
起点中文网
惊悚乐园
三天两觉◎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录

序

第001章

第002章

第003章

第004章

第005章

第006章

第007章

第008章

第009章

第010章

第011章

第012章

第013章

第014章

第015章

第016章

第017章 诡影迷城篇（一）

第018章 诡影迷城篇（二）

第019章 诡影迷城篇（三）

第020章 诡影迷城篇（四）

第021章 诡影迷城篇（五）
第022章 诡影迷城篇（六）
第023章 诡影迷城篇（七）
第024章 诡影迷城篇（八）
第025章 诡影迷城篇（九）
第026章 诡影迷城篇（十）
第027章 诡影迷城篇（十一）
第028章 诡影迷城篇（十二）
第029章 诡影迷城篇（十三）
第030章 诡影迷城篇（完）
第031章
第032章
第033章
第034章 山池鬼屋篇（一）
第035章 山池鬼屋篇（二）
第036章 山池鬼屋篇（三）
第037章 山池鬼屋篇（四）
第038章 山池鬼屋篇（五）
第039章 山池鬼屋篇（六）
第040章 山池鬼屋篇（七）
第041章 山池鬼屋篇（八）
第042章 山池鬼屋篇（九）
第043章 山池鬼屋篇（十）

第044章 山池鬼屋篇（十一）
第045章 山池鬼屋篇（完）
第046章
第047章 大蒜无双篇（一）
第048章 大蒜无双篇（二）
第049章 大蒜无双篇（三）
第050章 大蒜无双篇（四）
第051章 大蒜无双篇（五）
第052章 大蒜无双篇（六）
第053章 大蒜无双篇（七）
第054章 大蒜无双篇（八）
第055章 大蒜无双篇（九）
第056章 大蒜无双篇（十）
第057章 大蒜无双篇（十一）
第058章 大蒜无双篇（十二）
第059章 大蒜无双篇（十三）
第060章 大蒜无双篇（十四）
第061章 大蒜无双篇（十五）
第062章 大蒜无双篇（完）
第063章
第064章
第065章
第066章

第067章
第068章
第069章
第070章
第071章
第072章 校园七不思议（一）
第073章 校园七不思议（二）
第074章 校园七不思议（三）
第075章 校园七不思议（四）
第076章 校园七不思议（五）
第077章 校园七不思议（六）
第078章 校园七不思议（七）
第079章 校园七不思议（八）
第080章 校园七不思议（九）
第081章 校园七不思议（十）
第082章 校园七不思议（完）
第083章
第084章
第085章 猎人岛（一）
第086章 猎人岛（二）
第087章 猎人岛（三）
第088章 猎人岛（四）
第089章 猎人岛（五）

第090章 猎人岛（六）

第091章 猎人岛（七）

第092章 猎人岛（八）

第093章 猎人岛（九）

第094章 猎人岛（十）

第095章 猎人岛（完）

第096章

第097章

第098章

第099章

第100章

第101章 霹雳初临篇（序）

第102章 霹雳初临篇（破）

第103章 霹雳初临篇（急）

第104章

第105章

第106章 黑白鬼域（一）

第107章 黑白鬼域（二）

第108章 黑白鬼域（三）

简介又结束了，同样只是交代了一些可有可无的设定，然后又丢给封不觉一条主线任务：

第109章 黑白鬼域（四）

第110章 黑白鬼域（五）

第111章 平田的世界（六）
第112章 平田的世界（七）
第113章 平田的世界（八）
第114章 平田的世界（完）
第115章
第116章
第117章 死亡问答（一）
第118章 死亡问答（二）
第119章 死亡问答（三）
第120章 死亡问答（四）
第121章 死亡问答（五）
第122章 死亡问答（六）
第123章 死亡问答（七）
第124章 死亡问答（完）
第125章
第126章
第127章
第128章 地球废土篇（一）
第129章 地球废土篇（二）
第130章 地球废土篇（三）
第131章 地球废土篇（四）
第132章 地球废土篇（五）
第133章 地球废土篇（六）

第134章 地球废土篇（七）
第135章 地球废土篇（八）
第136章 地球废土篇（九）
第137章 地球废土篇（十）
第138章 地球废土篇（十一）
第139章 地球废土篇（十二）
第140章 地球废土篇（十三）
第141章 地球废土篇（十四）
第142章 地球废土篇（十五）
第143章 地球废土篇（十六）
第144章 地球废土篇（十七）
第145章 地球废土篇（十八）
第146章 地球废土篇（完）
第147章
第148章
第149章 进击的主角（一）
第150章 进击的主角（二）
第151章 进击的主角（三）
第152章 进击的主角（四）
第153章 进击的主角（五）
第154章 进击的主角（六）
第155章 进击的主角（七）
第156章 进击的主角（八）

第157章 进击的主角（九）
第158章 进击的主角（十）
第159章 进击的主角（十一）
第160章 进击的主角（十二）
第161章 进击的主角（十三）
第162章 进击的主角（十四）
第163章 进击的主角（十五）
第164章 进击的主角（十六）
第165章 进击的主角（完）
第166章
第167章
第168章
第169章 卑鄙的我（一）
第170章 卑鄙的我（二）
第171章 卑鄙的我（三）
第172章 卑鄙的我（四）
第173章 卑鄙的我（五）
第174章 卑鄙的我（六）
第175章 卑鄙的我（七）
第176章 卑鄙的我（八）
第177章 卑鄙的我（九）
第178章 卑鄙的我（十）
第179章 卑鄙的我（十一）

第180章 卑鄙的我（十二）
第181章 卑鄙的我（十三）
第182章 卑鄙的我（十四）
第183章 卑鄙的我（完）
第184章
第185章
第186章 苍灵论剑（一）
第187章 苍灵论剑（二）
第188章 苍灵论剑（三）
第189章 苍灵论剑（四）
第190章 苍灵论剑（五）
第191章 苍灵论剑（六）
第192章 苍灵论剑（七）
第193章 苍灵论剑（八）
第194章 苍灵论剑（九）
第195章 苍灵论剑（十）
第196章 苍灵论剑（十一）
第197章 苍灵论剑（十二）
第198章 苍灵论剑（十三）
第199章 苍灵论剑（十四）
第200章 苍灵论剑（十五）
第201章 苍灵论剑（十六）
第202章 苍灵论剑（十七）

第203章 苍灵论剑（十八）
第204章 苍灵论剑（十九）
第205章 苍灵论剑（二十）
第206章 苍灵论剑（二十一）
第207章 苍灵论剑（二十二）
第208章 苍灵论剑（二十三）
第209章 苍灵论剑（二十四）
第210章 苍灵论剑（二十五）
第211章 苍灵论剑（二十六）
第212章 苍灵论剑（二十七）
第213章 苍灵论剑（二十八）
第214章 苍灵论剑（二十九）
第215章 苍灵论剑（三十）
第216章 苍灵论剑（三十一）
第217章 苍灵论剑（三十二）
第218章 苍灵论剑（三十三）
第219章 苍灵论剑（三十四）
第220章 苍灵论剑（三十五）
第221章 苍灵论剑（三十六）
第222章 苍灵论剑（三十七）
第223章 苍灵论剑（三十八）
第224章 苍灵论剑（三十九）
第225章 苍灵论剑（四十）

第226章 苍灵论剑（四十一）
第227章 苍灵论剑（四十二）
第228章 苍灵论剑（四十三）
第229章 苍灵论剑（完）
第001章 狼狈的登场
第002章 搭车
第003章 山间别墅
第004章 案发？
第005章 我好歹也是个侦探啊
第006章 告密者
第007章 巴顿的述词
第008章 密室谋杀
第009章 斯科菲尔德警探
第010章 细勘密室
第011章 关于钥匙的推测
第012章 案件重演
第013章 密室之谜
第014章 迟来的南希小姐
第015章 询问开始
第016章 卡萝尔的述词
第017章 科尔斯顿的述词（上）
第018章 科尔斯顿的述词（下）
第019章 杰克的述词（上）

第020章 杰克的述词（下）
第021章 南希的述词（上）
第022章 南希的述词（下）
第023章 把他们都带来
第024章 推理要在晚餐后
第025章 意外收获
第026章 灰色地带
第027章 斯科菲尔德的独白
第028章 最后的晚餐
第029章 封不觉的述词
第030章 逮捕
第031章 贵圈真乱
第032章 真相（上）
第033章 真相（下）
第230章 写标题时任意妄为
第231章 刻画人物丧心病狂
第232章 大纲都在脑子里呢
第233章 拖稿属于正常现象
第234章 写自己喜欢的故事
第235章 我就是这样的写手
第236章 改变（上）
第237章 改变（下）
第238章 兄弟（一）

第239章 兄弟（二）
第240章 兄弟（三）
第241章 兄弟（四）
第242章 兄弟（五）
第243章 兄弟（六）
第244章 兄弟（七）
第245章 兄弟（八）
第246章 兄弟（九）
第247章 兄弟（十）
第248章 兄弟（十一）
第249章 兄弟（十二）
第250章 兄弟（十三）
第251章 兄弟（十四）
第252章 兄弟（十五）
第253章 兄弟（十六）
第254章 兄弟（十七）
第255章 兄弟（十八）
第256章 兄弟（完）
第257章 首个角色任务
第258章 危险的交易
第259章 披风争夺战（一）
第260章 披风争夺战（二）
第261章 披风争夺战（三）

第262章 披风争夺战（四）
第263章 披风争夺战（五）
第264章 披风争夺战（六）
第265章 披风争夺战（七）
第266章 披风争夺战（八）
第267章 披风争夺战（九）
第268章 披风争夺战（十）
第269章 披风争夺战（十一）
第270章 披风争夺战（十二）
第271章 披风争夺战（十三）
第272章 披风争夺战（十四）
第273章 披风争夺战（十五）
第274章 披风争夺战（十六）
第275章 披风争夺战（十七）
第276章 披风争夺战（十八）
第277章 披风争夺战（十九）
第278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
第279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一）
第280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二）
第281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三）
第282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四）
第283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五）
第284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六）

第285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七）
第286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八）
第287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九）
第288章 披风争夺战（三十）
第289章 披风争夺战（三十一）
第290章 披风争夺战（三十二）
第291章 披风争夺战（完）
第292章 新的称号
第293章 完美级装备
第294章 登楼记（一）
第295章 登楼记（二）
第296章 登楼记（三）
第297章 登楼记（四）
第298章 登楼记（五）
第299章 登楼记（六）
第300章 登楼记（七）
第301章 登楼记（八）
第302章 登楼记（九）
第303章 登楼记（十）
第304章 登楼记（十一）
第305章 登楼记（十二）
第306章 登楼记（十三）
第307章 登楼记（十四）

第308章 入侵脑细胞（十五）
第309章 入侵脑细胞（十六）
第310章 入侵脑细胞（十七）
第311章 入侵脑细胞（十八）
第312章 入侵脑细胞（十九）
第313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
第314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一）
第315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二）
第316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三）
第317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四）
第318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五）
第319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六）
第320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七）
第321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八）
第322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九）
第323章 入侵脑细胞（三十）
第324章 入侵脑细胞（完）
第325章 臭鸡蛋
第326章 购买召唤术
第327章 南方公园篇（一）
第328章 南方公园篇（二）
第329章 南方公园篇（三）
第330章 南方公园篇（四）

第331章 南方公园篇（五）
第332章 南方公园篇（六）
第333章 南方公园篇（七）
第334章 南方公园篇（八）
第335章 南方公园篇（九）
第336章 南方公园篇（十）
第337章 南方公园篇（十一）
第338章 南方公园篇（十二）
第339章 南方公园篇（十三）
第340章 南方公园篇（十四）
第341章 南方公园篇（完）
第342章 大小姐
第343章 巅峰争霸战
第344章 一将难求
第345章 御用讼棍
第346章 赛前形势
第347章 团内练习战
第348章 玩具战争（一）
第349章 玩具战争（二）
第350章 玩具战争（三）
第351章 玩具战争（四）
第352章 玩具战争（五）
第353章 玩具战争（六）

第354章 玩具战争（七）
第355章 玩具战争（八）
第356章 玩具战争（九）
第357章 玩具战争（十）
第358章 玩具战争（十一）
第359章 玩具战争（十二）
第360章 玩具战争（十三）
第361章 玩具战争（十四）
第362章 玩具战争（十五）
第363章 玩具战争（十六）
第364章 玩具战争（十七）
第365章 玩具战争（十八）
第366章 玩具战争（十九）
第367章 玩具战争（完）
第368章 久违的结算
第369章 久违的坑爹
第370章 商城偶遇
第371章 ROOT
第372章 就是我
第373章 战端将起
第374章 种子选手
第375章 小叹的首战
第376章 旗开得败

第377章 出名了
第378章 废柴叔
第379章 交易
第380章 石阵刺杀
第381章 初见
第382章 相聚
第383章 茧之战
第384章 绝岭悬梯
第385章 我能赢
第386章 第二轮的对手
第387章 隧道之战
第388章 必杀之策
第389章 胜负一击
第390章 轮空
第391章 天地逆转神诀
第392章 缠斗
第393章 觉醒
第394章 一分钟
第395章 意外的访客
第396章 使命
第397章 谢谢
第398章 蝶之战
第399章 战前准备

第400章 这就是气势
第401章 疯不觉VS絮怀殇
第402章 你自找的
第403章 细节决定成败
第404章 称号变更
第405章 经验之谜
第406章 粉碎机显灵了
第407章 战斗力
第408章 诸神的盛筵
第409章 死灵九魁
第410章 解说竟然是……
第411章 封锁区外
第412章 再战曌影王
第413章 又是陪审员
第414章 突破封锁区
第415章 兔子凶猛
第416章 局势渐乱
第417章 爆鸣隧道
第418章 黄雀在后
第419章 结盟
第420章 黄金蛆虫一号
第421章 无形魔的建议
第422章 天马行空

第423章 忏悔者
第424章 筛选
第425章 交涉
第426章 初战，Y2-闪耀
第427章 高能量反应
第428章 一波三折
第429章 强援
第430章 众魔之首
第431章 D1-龙VS诸神四天王
第432章 纸箱杀
第433章 ZERO
第434章 屠龙（上）
第435章 屠龙（下）
第436章 咒神官
第437章 反攻开始
第438章 J1-快铎
第439章 魔封波
第440章 鲁特驾到
第441章 翻云浪千重
第442章 场外
第443章 刀现！
第444章 第七形态（上）
第445章 第七形态（下）

第446章 流星闪耀
第447章 绝境
第448章 鲁特的保险
第449章 变身吧！
第450章 机械强袭
第451章 终于……
第452章 登场得有气势
第453章 试探
第454章 魔沓灵枢
第455章 恐怖的第一形态
第456章 三英战鲁特（上）
第457章 三英战鲁特（下）
第458章 感染
第459章 疯狂的憧憬
第460章 紧急维护
第461章 V1.10版本补丁
第462章 奖品
第463章 被诅咒的医院（一）
第464章 被诅咒的医院（二）
第465章 被诅咒的医院（三）
第466章 被诅咒的医院（四）
第467章 被诅咒的医院（五）
第468章 被诅咒的医院（六）

第469章 被诅咒的医院（七）
第470章 被诅咒的医院（八）
第471章 被诅咒的医院（九）
第472章 被诅咒的医院（十）
第473章 被诅咒的医院（十一）
第474章 被诅咒的医院（十二）
第475章 被诅咒的医院（十三）
第476章 被诅咒的医院（十四）
第477章 被诅咒的医院（十五）
第478章 被诅咒的医院（十六）
第479章 被诅咒的医院（完）
第480章 自由探索模式
第481章 耸肩星人
第482章 让你的上级来跟我说话
第483章 宇宙超级英雄联盟
第484章 C级事件
第485章 晚到一步
第486章 深入敌后
第487章 怒吞一血
第488章 危机事件分级（上）
第489章 危机事件分级（下）
第490章 猪一样的对手
第491章 神一样的……队友？

第492章 应对自如
第493章 宇超联最高委员会
第494章 暂别探索模式
第495章 咀魔岛（一）
第496章 咀魔岛（二）
第497章 咀魔岛（三）
第498章 咀魔岛（四）
第499章 咀魔岛（五）
第500章 咀魔岛（六）
第501章 咀魔岛（七）
第502章 咀魔岛（八）
第503章 咀魔岛（九）
第504章 咀魔岛（十）
第505章 咀魔岛（十一）
第506章 咀魔岛（十二）
第507章 咀魔岛（十三）
第508章 咀魔岛（十四）
第509章 咀魔岛（十五）
第510章 咀魔岛（十六）
第511章 咀魔岛（十七）
第512章 咀魔岛（十八）
第513章 咀魔岛（十九）
第514章 咀魔岛（二十）

第515章 咀魔岛（二十一）
第516章 咀魔岛（二十二）
第517章 咀魔岛（二十三）
第518章 咀魔岛（二十四）
第519章 咀魔岛（二十五）
第520章 咀魔岛（二十六）
第521章 咀魔岛（二十七）
第522章 咀魔岛（二十八）
第523章 咀魔岛（二十九）
第524章 咀魔岛（三十）
第525章 咀魔岛（三十一）
第526章 咀魔岛（三十二）
第527章 咀魔岛（三十三）
第528章 咀魔岛（三十四）
第529章 咀魔岛（三十五）
第530章 咀魔岛（三十六）
第531章 咀魔岛（三十七）
第532章 咀魔岛（三十八）
第533章 咀魔岛（三十九）
第534章 咀魔岛（四十）
第535章 咀魔岛（四十一）
第536章 咀魔岛（四十二）
第537章 咀魔岛（四十三）

第538章 咀魔岛（四十四）
第539章 咀魔岛（四十五）
第540章 咀魔岛（四十六）
第541章 咀魔岛（四十七）
第542章 咀魔岛（四十八）
第543章 咀魔岛（四十九）
第544章 咀魔岛（完）
第545章 氧气烟斗
第546章 古怪的他们
第547章 赛前“动员”
第548章 最近比较烦
第549章 爱的进行式
第550章 一个人
第551章 笑红尘
第552章 我是一只小小鸟
第553章 鲑鱼人生
第554章 给自己的歌
第555章 啊朋友再见
第556章 关于单挑模式的二三事
第557章 绝世高手篇（上）
简介和提示都结束后，任务便顺势刷了出来。
第558章 绝世高手篇（中）
第559章 绝世高手篇（下）

第560章 新成员
第561章 我，小丑（一）
第562章 我，小丑（二）
第563章 我，小丑（三）
第564章 我，小丑（四）
第565章 我，小丑（五）
第566章 我，小丑（六）
第567章 我，小丑（七）
第568章 我，小丑（八）
第569章 我，小丑（九）
第570章 我，小丑（十）
第571章 我，小丑（十一）
第572章 我，小丑（十二）
第573章 我，小丑（十三）
第574章 我，小丑（十四）
第575章 我，小丑（十五）
第576章 我，小丑（十六）
第577章 我，小丑（十七）
第578章 我，小丑（十八）
第579章 我，小丑（完）
第580章 猜猜我是谁
第581章 猛鬼电力公司（一）
第582章 猛鬼电力公司（二）

第583章 猛鬼电力公司（三）
第584章 猛鬼电力公司（四）
第585章 猛鬼电力公司（五）
第586章 猛鬼电力公司（六）
第587章 猛鬼电力公司（七）
第588章 猛鬼电力公司（八）
第589章 猛鬼电力公司（九）
第590章 猛鬼电力公司（十）
第591章 猛鬼电力公司（十一）
第592章 猛鬼电力公司（十二）
第593章 猛鬼电力公司（完）
第594章 初探里世界
第595章 赤与青
第596章 艾德
第597章 追袭
第598章 解围
第599章 表演
第600章 我们得谈谈
第601章 约会（上）
第602章 约会（中）
第603章 约会（下）
第604章 弹弓和绝学
第605章 荒野求毒（一）

第606章 荒野求毒（二）
第607章 荒野求毒（三）
第608章 荒野求毒（四）
第609章 荒野求毒（五）
第610章 荒野求毒（六）
第611章 荒野求毒（七）
第612章 荒野求毒（八）
第613章 荒野求毒（九）
第614章 荒野求毒（十）
第615章 荒野求毒（十一）
第616章 荒野求毒（十二）
第617章 荒野求毒（十三）
第618章 荒野求毒（十四）
第619章 荒野求毒（十五）
第620章 荒野求毒（十六）
第621章 荒野求毒（十七）
第622章 荒野求毒（十八）
第623章 荒野求毒（十九）
第624章 荒野求毒（二十）
第625章 荒野求毒（二十一）
第626章 荒野求毒（二十二）
第627章 荒野求毒（二十三）
第628章 荒野求毒（二十四）

第629章 荒野求毒（二十五）
第630章 荒野求毒（完）
第631章 DIE EASY（一）
第632章 DIE EASY（二）
第633章 DIE EASY(三)
第634章 DIE EASY（四）
第635章 DIE EASY（五）
第636章 DIE EASY（六）
第637章 DIE EASY（七）
第638章 诡策狂谋
第639章 恐怖童谣（一）
第640章 恐怖童谣（二）
第641章 恐怖童谣（三）
第642章 恐怖童谣（四）
第643章 恐怖童谣（五）
第644章 恐怖童谣（六）
第645章 恐怖童谣（七）
第646章 恐怖童谣（八）
第647章 恐怖童谣（九）
第648章 恐怖童谣（十）
第649章 恐怖童谣（十一）
第650章 恐怖童谣（十二）
第651章 恐怖童谣（十三）

第652章 恐怖童谣（十四）
第653章 恐怖童谣（十五）
第654章 恐怖童谣（十六）
第655章 恐怖童谣（十七）
第656章 上古守魔（十八）
第657章 上古守魔（十九）
第658章 上古守魔（二十）
第659章 上古守魔（二十一）
第660章 上古守魔（二十二）
第661章 上古守魔（二十三）
第662章 上古守魔（二十四）
第663章 上古守魔（完）
第664章 一个月后
第665章 后宫篇（一）
第666章 后宫篇（二）
第667章 后宫篇（三）
第668章 后宫篇（四）
第669章 后宫篇（五）
第670章 后宫篇（六）
第671章 后宫篇（七）
第672章 后宫篇（八）
第673章 后宫篇（九）
第674章 后宫篇（十）

第675章 后宫篇（十一）
第676章 后宫篇（十二）
第677章 后宫篇（十三）
第678章 后宫篇（十四）
第679章 后宫篇（十五）
第680章 后宫篇（十六）
第681章 后宫篇（十七）
第682章 后宫篇（十八）
第683章 后宫篇（十九）
第684章 后宫篇（二十）
第685章 后宫篇（二十一）
第686章 后宫篇（二十二）
第687章 后宫篇（二十三）
第688章 后宫篇（二十四）
第689章 后宫篇（二十五）
第690章 后宫篇（二十六）
第691章 后宫篇（二十七）
第692章 后宫篇（完）
第693章 应急方案
第694章 超限界
第695章 撒迦利亚
第696章 逮捕
第697章 测试（上）

第698章 测试（中）
第699章 测试（下）
第700章 传授
第701章 豪华游戏舱
第702章 幽灵邮差（一）
第703章 幽灵邮差（二）
第704章 幽灵邮差（三）
第705章 幽灵邮差（四）
第706章 幽灵邮差（五）
第707章 幽灵邮差（六）
第708章 幽灵邮差（七）
第709章 幽灵邮差（八）
第710章 幽灵邮差（九）
第711章 戴夫的世界（十）
第712章 戴夫的世界（十一）
第713章 戴夫的世界（十二）
第714章 戴夫的世界（十三）
第715章 戴夫的世界（十四）
第716章 戴夫的世界（十五）
第717章 戴夫的世界（十六）
第718章 戴夫的世界（十七）
第719章 戴夫的世界（十八）
第720章 戴夫的世界（十九）

第721章 戴夫的世界（二十）
第722章 戴夫的世界（二十一）
第723章 戴夫的世界（完）
第724章 说来就来
第725章 猫都看不下去了
第726章 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
第727章 I WANNA BE A BELT
第001章 猫三郎与隼太郎，登场！
第002章 熊吉，干净利落的首次被捕！
第003章 犯人昏厥之后，事件未能终止？
第004章 消极游戏？随便认罪是不行的！
第005章 信件的真意，名侦探的纠正分析！
第006章 惨死的企鹅助，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
第007章 令人震惊的真相，隼太郎的精密推理！
第008章 事有蹊跷！轻而易举的逆转，被触发的支线！
第009章 相约出游，向着事件进发！
第010章 原来是你们这三个家伙……
第011章 反洗脑，三藏师徒的逆袭！
第012章 兔美酱，霸气侧漏的名推理！
第013章 野餐开始，浮出水面的新案件
第014章 案件节奏的转变，忽然就宣告被捕？
第015章 得意之作？怪盗BEARS EYE，登场！
第016章 犯罪导师？身为主角的觉悟？

第017章 路遇俳圣！王叹之的日和世界探索之旅
第018章 师徒对决！出人意料的结果
第019章 关于那四个支线……
第020章 卑鄙的侦察，早已埋下的突破口！
第021章 三人人梯，猫三郎，成功潜入！
第022章 惊变，兔美酱的圈套！
第023章 怪盗是我！被捕也算大逆转？
第024章 两位特殊的客人？
第025章 圣德太子的学校体验日（上）
第026章 圣德太子的学校体验日（下）
第027章 最终事件！前所未见的任务！
第028章 惊异的独白！平田的世界！
第029章 辩证有效？企鹅助再次登场！
第030章 名侦探们的布局（上）
第031章 名侦探们的布局（中）
第032章 名侦探们的布局（下）
第033章 最后的救世主！冠以变态之名的绅士！
第728章 爆炸性新闻
第729章 奖品，适应期，组队
第730章 队内练习战
第731章 无双武斗会（一）
第732章 无双武斗会（二）
第733章 无双武斗会（三）

第734章 无双武斗会（四）
第735章 无双武斗会（五）
第736章 无双武斗会（六）
第737章 无双武斗会（七）
第738章 无双武斗会（八）
第739章 无双武斗会（九）
第740章 无双武斗会（十）
第741章 无双武斗会（十一）
第742章 无双武斗会（十二）
第743章 无双武斗会（十三）
第744章 无双武斗会（十四）
第745章 无双武斗会（十五）
第746章 无双武斗会（十六）
第747章 无双武斗会（十七）
第748章 无双武斗会（十八）
第749章 无双武斗会（十九）
第750章 无双武斗会（二十）
第751章 无双武斗会（二十一）
第752章 无双武斗会（二十二）
第753章 无双武斗会（二十三）
第754章 无双武斗会（二十四）
第755章 超次元乱斗（二十五）五虎的挑战
第756章 超次元乱斗（二十六）天下封刀

第757章 超次元乱斗（二十七）变身之威
第758章 超次元乱斗（二十八）刀戟戡魔（上）
第759章 超次元乱斗（二十九）刀戟戡魔（中）
第760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刀戟戡魔（下）
第761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一）魔王降临
第762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二）弦首之局
第763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三）崩盘？
第764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四）弃天帝
第765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五）逃？杀！
第766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六）两方鏖战
第767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七）基纽特战队，登场！
第768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八）史上最凶之合体
第769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九）极武·修罗变
第770章 超次元乱斗（四十）三魔已聚
第771章 超次元乱斗（四十一）蛇魔，归刃！
第772章 超次元乱斗（四十二）对峙，巧计，刻印
第773章 超次元乱斗（四十三）蛇魔纳力
第774章 超次元乱斗（四十四）融合
第775章 超次元乱斗（四十五）命杀
第776章 超次元乱斗（完）
第777章 infinite
第778章 魔赐之力
第779章 破而后立

第780章 重返宇超联
第781章 英雄等级测试（上）
第782章 英雄等级测试（下）
第783章 有没有搞错？
第784章 C级危机
第785章 危机解除？
第786章 血尸神
第787章 围攻
第788章 胤呼异种
第789章 挑衅，识破
第790章 心生一计
第791章 另一种选择
第792章 她的料理
第793章 简直不是人
第794章 报名成功，准备开打！
第795章 白国之战（一）
第796章 白国之战（二）
第797章 白国之战（三）
第798章 白国之战（四）
第799章 白国之战（五）
第800章 白国之战（六）
第801章 白国之战（七）
第802章 白国之战（八）

第803章 白国之战（九）
第804章 白国之战（十）
第805章 白国之战（完）
第806章 被捕
第807章 辩驳
第808章 求大师超度
第809章 终极营救（一）
第810章 终极营救（二）
第811章 终极营救（三）
第812章 终极营救（四）
第813章 终极营救（五）
第814章 终极营救（六）
第815章 终极营救（七）
第816章 终极营救（八）
第817章 终极营救（九）
第818章 终极营救（十）
第819章 终极营救（十一）
第820章 终极营救（十二）
第821章 终极营救（十三）
第822章 终极营救（十四）
第823章 终极营救（十五）
第824章 终极营救（十六）
第825章 终极营救（十七）

第826章 终极营救（十八）
第827章 终极营救（十九）
第828章 终极营救（二十）
第829章 终极营救（二十一）
第830章 终极营救（完）
第831章 两条情报
第832章 行
第833章 预赛规则
第834章 试金石
第835章 同学，你是谁？
第836章 刀剑崖决
第837章 替身
第838章 焦土议会
第839章 早晨
第840章 无理的要求
第841章 迷城再现
第842章 三方始动
第843章 感染斗士一号
第844章 邀请入局
第845章 黑暗中的低语
第846章 逢魔之刻
第847章 幻魔教会
第848章 清场（上）

第849章 清场（下）
第850章 来历
第851章 斗魔，始动
第852章 新的极限（上）
第853章 新的极限（中）
第854章 新的极限（下）
第855章 二阶魂意
第856章 朽雾残霄
第857章 春秋八法
第858章 秘密武器
第859章 预赛成绩
第860章 真理之谬
第001章 万圣嘉年华
第002章 哟！封不觉
第003章 主办人
第004章 非常规
第005章 古尘
第006章 肃清
第007章 冰帝登场
第008章 游戏开始
第009章 呼叫器的正确用法
第010章 线索
第011章 英雄，参上！

第012章 英雄，扑街
第013章 亲卫队与官方粉丝团
第014章 糖果屋前
第015章 第一块儿糖，第一名死者
第016章 新的规则
第017章 幸存者们
第018章 血洗
第019章 最后二十分钟
第020章 作死
尾声
第861章 地狱前线VS尸刀二番队
第862章 拳湿间的较量
第863章 13/20的刻薄战甲
第864章 沙漠城寨
第865章 司命星君
第866章 峡中村
第867章 兔傲天
第868章 强敌将至
第869章 绰绰有余
第870章 错估形势
第871章 黑胡子的宝藏
第872章 夺宝规则
第873章 十招（上）

第874章 十招（下）
第875章 迎战
第876章 手起刀落
第877章 战国二队
第878章 乱身冲
第879章 各方战局
第880章 永生之神
第881章 错失良机
第882章 来自尸刀的邮件
第883章 复赛第二轮
第884章 暗室会幻魔
第885章 岛上战争
第886章 战国……一队？
第887章 赌局
第888章 赌皇斋
第889章 博弈
第890章 局终
第891章 偷袭
第892章 诱敌
第893章 血饵
第894章 没吃药
第895章 biubiubiu
第896章 门中血雾

第897章 雾中鬼魅
第898章 尾随，埋伏，屠夫
第899章 厨房内外
第900章 干了这碗
第901章 六道凶灵
第902章 口出狂言
第903章 塔中怪影
第904章 聪明儿
第905章 第五层间
第906章 偷袭，计划
第907章 利用，错觉
第908章 第四轮焦点战
第909章 疑阵
第910章 布局前后
第911章 冰棱之镜壁
第912章 一个阴险的军师，和一个笨蛋
第913章 决斗战，消耗战
第914章 樱·月断
第915章 赛后总结，冠军赌局
第916章 劲敌
第917章 降妖别动队（一）
第918章 降妖别动队（二）
第919章 降妖别动队（三）

第920章 降妖别动队（四）
第921章 降妖别动队（五）
第922章 降妖别动队（六）
第923章 降妖别动队（七）
第924章 降妖别动队（八）
第925章 降妖别动队（九）
第926章 降妖别动队（十）
第927章 刀锋闯魔城（一）
第928章 刀锋闯魔城（二）
第929章 刀锋闯魔城（三）
第930章 刀锋闯魔城（四）
第931章 刀锋闯魔城（五）
第932章 刀锋闯魔城（六）
第933章 刀锋闯魔城（七）
第934章 觉哥归来
第935章 刀锋的底牌
第936章 支线任务
第937章 龙骑士
第938章 必胜之局
第939章 伯爵之愿
第940章 结束，才是开端
第941章 问题
第942章 搜集情报

第943章 打声招呼
第944章 半决赛的替补竟是……
第945章 天下风云出我辈
第946章 一入江湖岁月催
第947章 皇图霸业谈笑中
第948章 不胜人生一场醉
第949章 提剑跨骑挥鬼雨
第950章 尸骨如山鸟惊飞
第951章 尘事如潮人如水
第952章 只叹江湖几人回
第953章 归者茕茕心已倦
第954章 红颜白首生罗帷
第955章 莫问红尘三千事
第956章 拈花把酒尽余杯
第957章 别无选择
第958章 葬心
第959章 使命
第960章 刀剑决（上）
第961章 刀剑决（中）
第962章 刀剑决（下）
第963章 十二绝学（上）
第964章 十二绝学（下）
第965章 雾上之策

第966章 胶着
第967章 情
第968章 憾
第969章 两局胜负
第970章 绑架
第971章 公务员
第972章 威逼
第973章 博弈（上）
第974章 博弈（下）
第975章 弃权
第976章 三条公告
第977章 超维入侵
第978章 扫荡者
第979章 密师
第980章 巨人
第981章 话分两头
第982章 畀老湿
第983章 斗魔之威
第984章 开庭
第985章 灵王（上）
第986章 灵王（中）
第987章 灵王（下）
第988章 谈判，拒绝谈判，异议！

第989章 逆转审判（上）
第990章 逆转审判（中）
第991章 逆转审判（下）
第992章 时域之末（上）
第993章 时域之末（中）
第994章 时域之末（下）
第995章 双截兔（上）
第996章 双截兔（中）
第997章 双截兔（下）
第998章 拳宗的华丽
第999章 又是爆鸣隧道
第1000章 哲学加农炮
第1001章 艾德VS鲁特（上）
第1002章 艾德VS鲁特（下）
第1003章 镜界
第1004章 冥扉活杀阵
第1005章 绝望
第1006章 反击（上）
第1007章 反击（下）
第1008章 “完美生物”的宣言
第1009章 废柴降临
第1010章 献珠惊魔
第1011章 祭命造神

第1012章 交涉失败
第1013章 不服就是干！
第1014章 擒神
第1015章 走投无路（上）
第1016章 走投无路（下）
第1017章 男儿便为废柴叔
第1018章 死亡之舞
第1019章 来自那美克星的大腿
第1020章 远超预估
第1021章 最强
第1022章 惊变
第1023章 我秃了，也变强了。
第1024章 死灵三骑士
第1025章 否定
第1026章 黄昏之终焉
第1027章 赛后琐事
第1028章 筷子和结
第1029章 任务结束
第1030章 空
第1031章 V1.50版本补丁
第1032章 极限实验（一）
第1033章 极限实验（二）
第1034章 极限实验（三）

第1035章 极限实验（四）
第1036章 极限实验（五）
第1037章 极限实验（六）
第1038章 极限实验（七）
第1039章 极限实验（八）
第1040章 极限实验（九）
第1041章 极限实验（十）
第1042章 极限实验（十一）
第1043章 极限实验（十二）
第1044章 极限实验（十三）
第1045章 极限实验（十四）
第1046章 极限实验（十五）
第1047章 极限实验（十六）
第1048章 极限实验（十七）
第1049章 极限实验（十八）
第1050章 极限实验（完）
第1051章 未来基金会（一）
第1052章 未来基金会（二）
第1053章 未来基金会（三）
第1054章 未来基金会（四）
第1055章 未来基金会（五）
第1056章 未来基金会（六）
第1057章 未来基金会（七）

第1058章 未来基金会（八）
第1059章 我是一台烤面包机
第1060章 未来基金会（完）
第1061章 新的储藏室
第1062章 过来人的建议（上）
第1063章 过来人的建议（下）
第1064章 额外奖励
第1065章 锡箔纸侠的邀请
第1066章 直升星系级
第1067章 猜名游戏
第1068章 一支能打的队伍
第1069章 一支能跑的队伍
第1070章 斗魔得眼
第1071章 高地边际
第1072章 给帮、费帮、窥视者们
第1073章 盘口
第1074章 公园战神
第1075章 残念流VS超实流
第1076章 不堪一击的布局
第1077章 雅歌号
第1078章 主办者
第1079章 娱乐活动
第1080章 借款选择

第1081章 猜数字对决（上）
第1082章 猜数字对决（中）
第1083章 猜数字对决（中二）
第1084章 猜数字对决（下）
第1085章 挑战者
第1086章 计算的领域
第1087章 赌博的领域（上）
第1088章 赌博的领域（下）
第1089章 我也不是什么恶魔嘛
第1090章 午夜前后
第1091章 黑蝴蝶
第1092章 观察
第1093章 你觉得自己还有机会？
第1094章 挑衅
第1095章 胜利宣言
第1096章 运势
第1097章 笑一个
第1098章 有的没的
第1099章 疯狂思维
第1100章 加注
第1101章 一回合零手牌
第1102章 中二病发作？
第1103章 演技差距

第1104章 神抽九尾狐
第1105章 倾向
第1106章 魔术死斗
第1107章 无名之王
第1108章 真正的决斗者
第1109章 解答
第1110章 候选者游戏
第1111章 阴谋，命运，基因？
第1112章 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第1113章 承诺
第1114章 夏日的回忆（一）
第1115章 夏日的回忆（二）
第1116章 夏日的回忆（三）
第1117章 夏日的回忆（四）
第1118章 夏日的回忆（五）
第1119章 夏日的回忆（六）
第1120章 夏日的回忆（七）
第1121章 夏日的回忆（八）
第1122章 夏日的回忆（九）
第1123章 夏日的回忆（十）
第1124章 夏日的回忆（十一）
第1125章 夏日的回忆（十二）
第1126章 夏日的回忆（十三）

第1127章 夏日的回忆（十四）
第1128章 夏日的回忆（十五）
第1129章 夏日的回忆（十六）
第1130章 夏日的回忆（十七）
第1131章 夏日的回忆（十八）
第1132章 夏日的回忆（十九）
第1133章 夏日的回忆（二十）
第1134章 夏日的回忆（二十一）
第1135章 夏日的回忆（二十二）
第1136章 夏日的回忆（完）
第1137章 久违的角色数据
第1138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一）
第1139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二）
第1140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三）
第1141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四）
第1142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五）
第1143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六）
第1144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七）
第1145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八）
第1146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九）
第1147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十）
第1148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十一）
第1149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十二）

第1150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十三）
第1151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十四）
第1152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十五）
第1153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完）
第1154章 回收利用
第1155章 你好像知道些什么
第1156章 王叹之的“仓库”之旅（上）
第1157章 王叹之的“仓库”之旅（中）
第1158章 王叹之的“仓库”之旅（下）
第1159章 斯诺的来信
第1160章 宇超联-起源（一）
第1161章 宇超联-起源（二）
第1162章 宇超联-起源（三）
第1163章 宇超联-起源（四）
第1164章 宇超联-起源（五）
第1165章 宇超联-起源（六）
第1166章 疯·不·觉（一）
第1167章 疯·不·觉（二）
第1168章 疯·不·觉（三）
第1169章 疯·不·觉（四）
第1170章 疯·不·觉（五）
第1171章 疯·不·觉（六）
第1172章 疯·不·觉（七）

第1173章 疯·不·觉（八）
第1174章 疯·不·觉（九）
第1175章 疯·不·觉（完）
第1176章 宇超联-起源（七）
第1177章 宇超联-起源（八）
第1178章 宇超联-起源（九）
第1179章 宇超联-起源（十）
第1180章 宇超联-起源（十一）
第1181章 宇超联-起源（十二）
第1182章 宇超联-起源（十三）
第1183章 宇超联-起源（十四）
第1184章 宇超联-起源（十五）
第1185章 宇超联-起源（十六）
第1186章 宇超联-起源（十七）
第1187章 宇超联-起源（十八）
第1188章 宇超联-起源（十九）
第1189章 宇超联-起源（完）
第1190章 来自英雄们的饯别礼物
第1191章 乌利尔之殇（上）
第1192章 乌利尔之殇（下）
第1193章 葵莫莉
第1194章 圣诞寻宝活动（上）
第1195章 圣诞寻宝活动（下）

第1196章 单排
第1197章 海盗归来（一）
第1198章 海盗归来（二）
第1199章 海盗归来（三）
第1200章 海盗归来（四）
第1201章 海盗归来（五）
第1202章 海盗归来（六）
第1203章 海盗归来（七）
第1204章 海盗归来（八）
第1205章 海盗归来（九）
第1206章 海盗归来（十）
第1207章 海盗归来（十一）
第1208章 海盗归来（十二）
第1209章 海盗归来（十三）
第1210章 海盗归来（十四）
第1211章 海盗归来（十五）
第1212章 海盗归来（十六）
第1213章 海盗归来（十七）
第1214章 海盗归来（十八）
第1215章 海盗归来（十九）
第1216章 重返咀魔岛（一）
第1217章 重返咀魔岛（二）
第1218章 重返咀魔岛（三）

第1219章 重返咀魔岛（四）
第1220章 重返咀魔岛（五）
第1221章 重返咀魔岛（六）
第1222章 重返咀魔岛（七）
第1223章 重返咀魔岛（八）
第1224章 重返咀魔岛（九）
第1225章 重返咀魔岛（十）
第1226章 重返咀魔岛（十一）
第1227章 重返咀魔岛（十二）
第1228章 重返咀魔岛（十三）
第1229章 重返咀魔岛（十四）
第1230章 重返咀魔岛（十五）
第1231章 重返咀魔岛（十六）
第1232章 重返咀魔岛（十七）
第1233章 重返咀魔岛（十八）
第1234章 重返咀魔岛（十九）
第1235章 重返咀魔岛（二十）
第1236章 重返咀魔岛（二十一）
第1237章 重返咀魔岛（二十二）
第1238章 重返咀魔岛（二十三）
第1239章 重返咀魔岛（二十四）
第1240章 重返咀魔岛（完）
第1241章 指引（上）

第1242章 指引（中）
第1243章 指引（下）
第1244章 剑神一笑（楔子）
第1245章 剑神一笑（一）
第1246章 剑神一笑（二）
第1247章 剑神一笑（三）
第1248章 剑神一笑（四）
第1249章 剑神一笑（五）
第1250章 剑神一笑（六）
第1251章 剑神一笑（七）
第1252章 剑神一笑（八）
第1253章 剑神一笑（九）
第1254章 剑神一笑（十）
第1255章 剑神一笑（十一）
第1256章 剑神一笑（十二）
第1257章 剑神一笑（十三）
第1258章 剑神一笑（十四）
第1259章 剑神一笑（十五）
第1260章 剑神一笑（十六）
第1261章 剑神一笑（十七）
第1262章 剑神一笑（十八）
第1263章 剑神一笑（十九）
第1264章 剑神一笑（二十）

第1265章 剑神一笑（二十一）
第1266章 剑神一笑（二十二）
第1267章 剑神一笑（二十三）
第1268章 剑神一笑（二十四）
第1269章 剑神一笑（二十五）
第1270章 剑神一笑（二十六）
第1271章 剑神一笑（二十七）
第1272章 剑神一笑（完）
第1273章 劝导
第1274章 两种极端症状
第001章 蔻奇柯缇岛
第002章 赫伯特公司
第003章 攀谈
第004章 决心
第005章 遗嘱之谜（上）
第006章 遗嘱之谜（中）
第007章 遗嘱之谜（下）
第008章 酒吧“偶遇”
第009章 干扰
第010章 意外
第011章 我是侦探
第012章 警长
第013章 入室

第014章 案发现场
第015章 你要告谁？
第016章 敌军已抵达战场
第017章 妥协
第018章 学费
第019章 推理开始得很快
第020章 动机（上）
第021章 动机（中）
第022章 动机（下）
第023章 米勒（上）
第024章 米勒（中）
第025章 米勒（下）
第026章 买凶杀人（上）
第027章 买凶杀人（中）
第028章 买凶杀人（下）
第029章 强行脱罪（上）
第030章 强行脱罪（下）
第031章 颠倒黑白（上）
第032章 颠倒黑白（下）
第033章 笔下一别
第1275章 接触
第1276章 说出我的名字（一）
第1277章 说出我的名字（二）

第1278章 说出我的名字（三）
第1279章 说出我的名字（四）
第1280章 说出我的名字（五）
第1281章 说出我的名字（六）
第1282章 说出我的名字（七）
第1283章 说出我的名字（八）
第1284章 说出我的名字（九）
第1285章 说出我的名字（十）
第1286章 说出我的名字（十一）
第1287章 说出我的名字（十二）
第1288章 说出我的名字（十三）
第1289章 说出我的名字（完）
第1290章 大新闻
第1291章 地狱前线的第六名成员
第1292章 集结出发
第1293章 至黑之夜（一）
第1294章 至黑之夜（二）
第1295章 至黑之夜（三）
第1296章 至黑之夜（四）
第1297章 至黑之夜（五）
第1298章 至黑之夜（六）
第1299章 就像阳光穿过黑夜
第1300章 黎明悄悄划过天边

第1301章 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
第1302章 未来的路就在脚下
第1303章 不要悲伤不要害怕
第1304章 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
第1305章 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第1306章 怎么能够停滞不前
第1307章 穿越时空，竭尽全力
第1308章 我会来到你身边
第1309章 微笑面对危险
第1310章 梦想成真不会遥远
第1311章 鼓起勇气，坚定向前
第1312章 奇迹一定会出现
第1313章 至黑之夜（完）
第1314章 整备
第1315章 血战圣地亚戈（一）
第1316章 血战圣地亚戈（二）
第1317章 血战圣地亚戈（三）
第1318章 血战圣地亚戈（四）
第1319章 血战圣地亚戈（五）
第1320章 血战圣地亚戈（六）
第1321章 血战圣地亚戈（七）
第1322章 血战圣地亚戈（完）
第1323章 教堂之外

第1324章 把我的感动还给我！
第1325章 赛制相关
第1326章 “二等公民”
第1327章 异象
第1328章 先锋战，扭头就跑
第1329章 一发带走
第1330章 中坚战，攻防博弈
第1331章 Double kill
第1332章 参将战，以及……另一场对决
第1333章 激斗！【龙拳·爆发】VS【阿修罗霸凰拳】
第1334章 压力
第1335章 太年轻
第1336章 苦战（上）
第1337章 苦战（下）
第1338章 追逐战
第1339章 鬼骁，湿婆，顶上对决
第1340章 一分钟
第1341章 投降
第1342章 炮轰战术（上）
第1343章 炮轰战术（下）
第1344章 第二轮
第1345章 第三轮（上）
第1346章 第三轮（下）

第1347章 两强相遇
第1348章 病剑客（上）
第1349章 病剑客（下）
第1350章 最强传说，登场！
第1351章 三步之相
第1352章 没人能在我的BGM里打赢我
第1353章 进击的最强传说
第1354章 正常对决
第1355章 正常展开
第1356章 正常打完
第1357章 “怪物”（上）
第1358章 “怪物”（中）
第1359章 “怪物”（下）
第1360章 罗刹（上）
第1361章 罗刹（下）
第1362章 神力再催（上）
第1363章 神力再催（下）
第1364章 有书则长，无书则短
第1365章 “雷光”战“疯魔”（上）
第1366章 “雷光”战“疯魔”（下）
第1367章 他们使用了“核弹”
第1368章 你的FLAG立得太多了
第1369章 微妙的对局

第1370章 卍解
第1371章 内部报告
第1372章 封·剑·决（上）
第1373章 封·剑·决（下）
第1374章 战略
第1375章 争取时间
第1376章 概率（上）
第1377章 概率（下）
第1378章 刀神一笑
第1379章 四强
第1380章 神器分配
第1381章 甄选
第1382章 公事公办
第1383章 游戏结束
第1384章 决赛开始
第1385章 激怒
第1386章 史诗级对决
第1387章 定论
第1388章 夺
第1389章 局
第1390章 维度侵蚀
第1391章 启程
第1392章 独行

第1393章 掩护
第1394章 不敌
第1395章 神助
第1396章 选择
第1397章 觉策（上）
第1398章 觉策（下）
第1399章 REWRITE

序

＝＝＝＝＝＝＝＝＝＝＝＝＝＝＝＝＝＝＝＝＝＝＝＝＝＝＝＝＝＝
更多精校小说尽在千秋书在：www.qqszz.com
＝＝＝＝＝＝＝＝＝＝＝＝＝＝＝＝＝＝＝＝＝＝＝＝＝＝＝＝＝＝

书名：惊悚乐园

作者：三天两觉

一个号称可以让玩家体验到的绝望和恐怖感觉的游戏，能否让他重拾恐惧？

内容简介：

这是超越维度的游戏。

亦是追寻真理的竞逐。

未知的封印，鬼神的赌局……

数据的抗争，人类的救赎……

在那个连接着现实的虚拟世界——意识决定我们，意识选择我们，意识决定了我们的意识。

现在，丢掉你的恐惧。

丢掉你的私心杂念、疑问和拒信……解放你的思想。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

【第一卷】

第001章

【欢迎您使用本公司的产品，扫描已开始，请稍等。】

【扫描已完成，确认公民ID：SH13***313，姓名：封不觉；接入设备：NL2055标准单人游戏舱，未检测到异常外接硬件；心肺功能处于正常值；神经连接程序就绪，请您选择接入类型。】

【接入类型为非睡眠模式，调整中……调整完毕，请确认载入游戏或返回上级选项。】

【程序启动，十秒后载入游戏……】

听完了倒计时，封不觉很快便进入了游戏的世界中。他置身在一个和电梯十分相像的环境里，但门的旁边没有楼层按钮。右手边的墙壁上是个三十二寸的触摸屏。正对门的那一整面墙是一块完整的镜面，可以将玩家从头照到脚。

封不觉看了看镜子中自己的形象，此刻他成了个超高像素的三维CG人物。身上的服装变成了黑色的长袖T恤和长裤，没什么特别之处。游戏人物的脸和现实中自己的长相几乎一样，一米八不到，乱糟糟的头发，面部线条略显阴柔。

在第四代光脑技术的支持下，神经连接游戏中的玩家可以获得足以乱真的五感体验，但游戏画面依然局限于CG影像，而无法让玩家载入到类似真人实景拍摄效果下的环境。

【欢迎来到游戏登陆空间，以下为梦公司所提供的所有游戏项目，请选择登陆。】

系统提示音又一次在耳边响起，身旁的触摸屏上出现了可供选择的图标。

“一共就一个选项，还搞了这么个登陆空间出来……这家公司是在暗示今后还会推出很多游戏吗……”封不觉心中这么

想着，手指点了一下屏幕上唯一的游戏项目——惊悚乐园。

【登陆本游戏的玩家年龄需达十六岁以上，本公司不建议患有心脏、精神疾病，或有相关病史的用户接触该项目。】

这句话在屏幕上显示了出来，而且系统语音又重申了一遍，随后那屏幕上出现了三个图标，一个是“确认登陆”，另一个是“取消”，在旁边还有一个十分醒目的链接选项“相关免责声明”。

“精神疾病吗……”封不觉自言自语道：“还是看看比较好吧。”他选了第三个，屏幕上立即弹出了密密麻麻的文字条款，看一眼右侧的滚动条就知道这篇免责声明冗长无比。

一般人在玩游戏时，看到类似的协议或者说明，八成是直接关掉，或者就是扫一眼，拉到底，点个同意。

但封不觉，不是一般人……

他今年二十四岁，推理小说家，爱好是在别人问他职业时恬不知耻地自称“艺术家”或者“大文豪”，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还是先来说说他的异常之处。

首先，他玩这个游戏的初衷，是为了“治病”，当然了，这病绝对不是网瘾，而是实实在在的疾病。

大约在两个月前，封不觉突然发现自身产生了某种异常，他花了三天左右的时间，终于确认，自己失去了“恐惧”这种情绪。

无论多恐怖的声音和画面，都无法刺激到他，他没日没夜地看恐怖片和恐怖小说，并试图用想象力来配合着自己吓自己，结果根本没用。仿佛脑子里有某扇门关起来了，他明明很清楚哪些是恐怖要素，也完全明白恐怖片里吓人的点在哪儿，但他就是感觉不到害怕。

于是，他去了附近的医院。这不去也就罢了，一去果然查出了大问题。磁共振显示他大脑中有一块模糊的阴影，就

在杏仁体附近，不排除肿瘤的可能。

后来，封不觉去了三四家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医院，竟然没有一家能确诊，提出的治疗手段倒是五花八门。在做了无数的检测，经过N位名医的N次会诊后，封不觉基本明白了……这个病，估计是要载入史册了，作为患者，要考虑的事就两件，第一，这病的命名权该交给哪位医生，第二，死后是否把大脑捐献给医学实验，也算为科学领域做出点儿贡献。

两个月过去，封不觉脑部的阴影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恶化，也没有缩小或消失，身体其他各方面完全正常，甚至很健康。他考虑一番后，干脆就拒绝了治疗，直接出院了。

既然丧失恐惧是唯一的症状，而且也没人能说明白他究竟会不会死，或者多久才死，那就听天由命吧。

某天，封不觉偶然地看到了惊悚乐园的内测广告，当时的广告词是“突破传统的游戏模式，让你置身绝望、惊愕、如影随形的恐怖之中，感受前所未有的游戏体验。”接着，他就查看了这款游戏的设定说明，还看了一段制作精良，号称吓尿过小孩的宣传片，并注意到了那条“购买新款游戏舱，赠送内测帐号”的链接。

所以，虽然看起来匪夷所思，但封不觉进入这游戏的目的不仅仅是“玩儿”，更主要是想“被吓”。他也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也许在这种身临其境的恐怖洗礼中，能刺激自己找回恐惧的感觉。

当然，光是具备这种奇葩的精神异常，只能说明封不觉是个病人。说他不是“一般人”，不止是因为他的脑部肿瘤。因为在得这病之前，他就与众不同，用某地的方言来说——怪咖。

封不觉的古怪之处很多，虽未到强迫症那种程度，但大部分都很令人费解，这里先说一个：阅读癖……

他对于阅读的渴望是常人难以理解的，比如说，他会把洗发水包装盒上的那些字看一遍；又比如，家用电器的说明书，他竟然能一字不差地从头看到尾；还有更惊人的……就连新衣服上剪下来的标签他也不放过。

只要某件东西或某个人会跟封不觉产生利害关系，他就会本能地收集与其相关的一切信息。而且他并非是不过脑子地随意读一遍，他还有着惊人的阅读和记忆能力，虽然不及古人张松那种过目不忘，倒背如流的水准，但只要是他看过的东西，哪怕过了很久，也至少能记起六成。

“嗯……和其他游戏的协议差不多嘛。”封不觉花了两分钟就把那好几千字的条款给看完了：“唯一比较特别的就是第六段的那几条吧……”他略微低下头，用左手托住右手的手肘，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放在自己的额头，随即顺着鼻梁轻轻滑下，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也就是说……玩家因为心脏病发作死掉或者精神疾病被诱发什么的，跟他们公司无关。”他似是总结一般念道。

封不觉觉得也不能排除这项条款是梦公司特意做的噱头，他之前在官网看过游戏设定，这个游戏的最大卖点就是“惊吓值”这个概念，通过光脑和游戏舱的功能，实现对玩家心跳、脉搏、血压、脑神经反应等即时监控，以此测算恐惧的程度。如果玩家在游戏中的惊吓值瞬间超过了临界点，就会被强制断开神经连接，立即下线。而假如玩家的身体状况有严重异常，比如下线后心跳停止，窒息之类的，游戏舱会第一时间通知救护车。反正所有神经连接型网络都和警方、急救部门连网，按照这种设计，吓死人的可能应该不大。

点下了继续，封不觉又听到了系统提示音：【您是第一次登陆游戏，请输入游戏中使用的昵称。】

屏幕上出现了输入区域，旁边还写了些限制条件，比如昵称要在四个字节以上，不能用脏话或者敏感字眼。在光脑时代，这样的限制更为彻底，系统的智能和演算能力高到令

人毛骨悚然的地步，“它”只需要一个和谐词库，甚至一个笼统的范畴，就能自行发挥推理能力，限制任何擦边球式的行为。比如勃大茎深这种名字，或者在FUC后面打个什么符号，再加个K，这些反和谐手段对第四代光脑来说是无用的。十多年前就有人担心这类计算机的AI可能会反过来攻击、奴役人类，但目前为止，仍没有任何可靠的事实依据来支持这种说法。

总之，光脑的智能很强，具体强到什么程度，后文书还会补充……

【检测完毕，昵称“疯不觉”，可以使用，请确认。】

封不觉的本名就很冷僻，应该也能用，不过他以“疯”代“封”，一是不想直接用真名，二也有些自嘲的意思。

点下确认之后，系统语音道：【接下来将进行新手教程，该教程限完成一次，剧本为随机生成，完成后将获得相应的初始奖励。请注意，新手教程的结果不会影响您角色的初始属性，仅是奖励不同。若您因惊吓值过高、主动断开连接、离开游戏舱等原因中断教程，下次进入游戏时将无法继续原先的剧本，系统会为您生成新的教程。】

封不觉听完提示，伸手又去按确认选项，谁知他的手指刚刚碰到触摸屏上的图标，整个电梯间内突然变得漆黑一片。

下一秒，一个声音响起，和刚才那机械化的系统语音迥然不同，此刻说话的像是个老巫婆：“欢迎来到惊悚乐园……”

话音刚落，电梯间毫无征兆猛然一震。随后，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匣子就动了起来，缓缓向下方沉去。

第002章

刚才那数秒间的变故，算是这游戏在新手教程之始跟玩家打了个招呼。

正常人在周遭环境毫无征兆地突然变黑时就会一惊，紧跟着听到那个毛骨悚然的说话声，心里肯定已经犯怵了，在这个时候，电梯再往下猛然一沉，虽说只有短短一瞬间的坠落感，但也足以让人心跳加速，吓上一跳。

可是封不觉，气定神闲，毫无反应……

电梯一震之后，便以正常的速度开始向下移动起来。此时，封不觉的眼前，自动浮现了游戏菜单。

游戏菜单只会出现在玩家的视觉中，是无法照亮周围环境的，而且阅览菜单行为是非公开的，浏览菜单时，就算旁边站着个其他玩家，对方也不知道你究竟是在看选项还是在发呆。

此刻没有响起系统语音，不过封不觉在菜单中看到了文字提示：【您可以随时打开本菜单，您的角色属性、状态、装备、物品等都可在此查询。】

封不觉看到菜单里的大部分区域此时都被阴影覆盖着，直到那行字消失，菜单左上角的一块区域才变亮，那里出现了三个长方形、类似血条的图形。

一个箭头浮现，先指向了第一条，那是个呈充满状态的绿色能量槽。随即就有新的字幕出现：【这是您的生存值，以百分比显示，具体数值不可见。生存值为0%时，您的角色被视为已死亡。当前生存值：100%，异常状态：无。】

箭头移向了第二个能量槽，同样是绿色的能量槽，不过上面显示的不是百分比，而是数字：【这是您的体能值，具

体数值可见。奔跑、长时间行走、搬运重物、格斗、使用技能等行为都将减少该数值。可通过休息或物品回复。当前体能值：100/100。】

第三个能量槽是空的，而这也是封不觉最需要关注的一项：【这是您的惊吓值，以百分比显示，无具体数值。惊吓值高于100%并超过三秒，您与游戏的连接将被强制断开，您的角色被视为已死亡。当前惊吓值：0%】

因为先前在网上读过基本设定，所以这些内容封不觉只是扫一眼便看完了。本以为接下来菜单中的其他区域也会被解锁，但菜单在大约十秒后自动关闭了。他主动再次唤出菜单，刚才是阴影的地方依旧没有变化。

很显然，这新手教程绝不是在漆黑的电梯里看看文字和熟悉界面而已，否则在进入之前，系统也不会给出“惊吓值过高中断教程”的假设。

果然，电梯很快停下了，四周的黑暗依旧，封不觉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忽然，灯光亮了一秒，仅仅是一秒，随即又立刻恢复了黑暗。

就在这一秒钟间，封不觉的视网膜上，留下了一个足以让人跳起惊叫的景象。

诸位应该还记得，这电梯有一面墙是镜子，而在刚才灯光恢复的那一秒，封不觉看到镜子里竟然映出了两个人影。

一个很显然是他自己，而另一个……虽然只是瞥到一眼，但封不觉基本能确定，那是个浑身血污的直立生物。

干脆就一直黑着也就罢了，这样故意让人看一眼，还不如不看。

换了别人，刚才早就叫出声来了，现在不是倒退着缩到电梯的墙角，就是疯狂挥拳或踢打记忆中那血影所站立的位置。

封不觉却是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自言自语道：“嗯……既然是教程，那不太可能在一开始便把玩家投入必死的局面，最多就是损点生存值或者再吓吓我，接着应该会有什么变故让游戏进行下去。”

念及此处，还真有一线光明照进了电梯内，并很快扩大。原来是电梯的门自行打开了，扑鼻而来的是一种腐败发霉的气味。外面是一条笔直的走廊，天花板是木质的，两侧的墙上都贴着墙纸，墙纸上的花纹图案颇为诡异，像人的眼睛；地板上铺着绿色的地毯，走廊两侧一扇窗户都没有，也没有房门，只是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盏灯光昏黄的壁灯。

走廊貌似很长，那些壁灯在远处看起来似是米粒儿大小的黄光，可视距离不到二十米，再远的地方便笼罩在阴影里，只有前进才能看清。

正常人恐怕还没等电梯门完全打开，就侧身冲出去撒丫子开跑了。封不觉却不着急，对他来说，眼前这条幽幽之道，未必就比这个电梯安全。既然现在已不是漆黑一片，他便想转过头看清楚身边的影子到底是什么。

结果封不觉一回头，就见一只十指如钩的血爪朝着自己的面门袭来。他一缩脖子，堪堪避过，半蹲着身子，窜出电梯，回头再看，终于得见这影子的全貌。

那是个无皮血尸，就跟保健室里的人体肌肉模型差不多，不过这个是活的，而且全身还在淌血。

电梯的门正在缓缓关上，血尸歪头咧嘴，似笑非笑，目光紧盯着封不觉，在门即将关闭之时，它探出一只手，从里面挤了出来。

“按照一般的思路，这里我应该逃跑……”封不觉想着：“不过这家伙也不像超强的样子，要不要试试战斗呢……”

这时血尸正好走出电梯，立刻气势十足地咆哮一声，挥手朝走廊的一面墙捶了一下，墙纸后厚实的木板被瞬间击

碎，里面潮水般“流出”了大概一麻袋量的蟑螂。

“算你狠。”封不觉见到这一幕扭头就跑。

既然是新手教程，自然要引导玩家继续下去，杀死玩家不是首要目的。血尸的这个动作其实是在浪费时间，明显是为了让逃跑的玩家多逃点距离。不过系统也考虑过其他可能，比如玩家吓瘫在地没走，或者有玩家在看清了血尸的样子后企图在有光线的地方和它拼命。在那种情况下，血尸的这个动作可以让吓瘫的人连滚带爬地窜起来逃命，并且打消那些强硬份子的战斗欲望。

当然了，如果玩家吓得实在站不起来，或者非要玩儿命，那恐怕就得GAMEOVER，去重新生成一个随机的新手教程剧本了。

“首先，我八成是打不破墙壁的，其次，打破了也没出路，第三，跟这怪物斗就死定了，很好……”封不觉心里默默整理着所确认的情况，看来在这新手教程里，他没有太多的选择。

在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后，封不觉看到了走廊的尽头，那里有一扇门，看上去十分厚实的木门！

他一转门把手，竟然打开了！他也没时间考虑门的对面有没有危险，只能进去再说，因为血尸追得很近，不容他耽搁。此刻，封不觉明白了，刚才电梯门一开他就该跑，那才是通常选择，逗留片刻使他现在的行动时间变得十分紧迫。

一闪身进了屋，把门一关，他发现门的背面居然有一根用来闩门的铁条。封不觉毫不犹豫就把门闩上，几乎在同时，外面那东西就开始撞门了。

封不觉没有管它，转身就开始环顾四周的环境。这是个大约十六平米的正方形房间，里面什么家具都没有，只有一盏壁灯，两扇门，其中一扇正在被血尸撞击，另一扇在房间对面的那面墙中间。

他来到唯一可逃生的那扇门前，拉了一下把手，发现已锁死了。试着对门锁处踹了一脚，似乎有点用，但他这脚的力量显然不够，估计得再奋力试个几次才会有效果。

下一秒，游戏菜单突然在眼前跳出，菜单中又有一个阴影区域被解锁，显示出一个数字，不过此刻是0：【这是您的技巧值，具体数值可见。技巧值可作为货币使用，根据角色的行动予以累积，凡是提升游戏效率的行为皆会奖励技巧值。当前技巧值：0】

“这时候给出技巧值的提示，是暗示有某种可选的捷径吗……”封不觉这时又顺便看了看菜单里自己的惊吓值，还是0%，完全没动过。

他叹了口气，回头看着那扇正在被撞的门，铁条已略微变形，看来撑不了太久。在这种怪物随时会冲进门来杀人的压力下，旁观者都不可能像他这么冷静。

封不觉又重新仔细看了看房间，这貌似空荡荡的屋子里，果然是有提示的，在一面墙的高处，有一张墙纸翻下了一角，看上去并不很明显，但认真观察是不会遗漏的，封不觉踮起脚尖时，伸手正好能抓到那个角。他把墙纸撕下，果然在后面的木板上，用血画着一个符号，符号的样子是一个圆圈，连接着一个“卜”字的形状，应该是个钥匙的图案。

这时，一声吼叫伴随着木头被击碎的声音从背后响起，封不觉回头观瞧，发现血尸的一只爪子已经打穿了门板，通过一个碗口大小的口子伸进来胡乱地挥舞着，也不知它的智力设定会不会在摸到门闩后将其掀开。

这种场面的发生无疑预示着血尸就快冲进来了，无论解谜也好，踹门也好，时间都已不多。

封不觉赶紧用手肘去猛击那块画着钥匙符号的木板，几可乱真的疼痛感传来，不过那块木板显然比较脆生，被一肘子就打破了。他以为会有很多虫子涌出来，结果却没有，只是扬起点儿灰尘。在那块木板后面，是个狭小的空间，正当

中躺着一把钥匙。

封不觉拿起钥匙时，游戏菜单再次出现，又一块阴影被解锁：【您获得了一件物品，由于行囊、装备栏尚未开启，您只能将其拿在手中或丢弃。】

随后他就在新的菜单显示区域看到了物品属性：

【名称：生锈的铁钥匙】

【类型：消耗品】

【品质：普通】

【功能：打开门锁】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我想你知道该怎么做。】

封不觉感觉这物品的备注栏恶意满满，不过他也没空多想，扫了一眼物品属性后，就关闭菜单奔向了那扇被锁上的门。门被打开后，钥匙就消失了，同时，久违的系统提示音响起：【您获得技巧值，30点，此提示仅一次，今后您可在游戏菜单中查看技巧值的变化。】

暂时不能用的东西，封不觉无暇去管，他继续前行。门的后面是向上去的石头台阶，两侧都是石墙，没有天花板，可以看到夜空，月光将眼前的台阶照得雪亮。但他无法从顶上逃脱，因为石墙垒得极高，表面光滑，且两面墙相距超过两米，显然是为了防止他爬上去。

拾级而上，跑出一段距离，封不觉在过程中又抽空看了一眼自己的体能值，发现都降低到24/100了。他心中默算，自己在离开电梯后跑步数百米、然后踹门、砸墙，加上现在的登坡，这些行为竟已花去了体能值的四分之三，这消耗速度比他预计的要快得多。而且生存值也变成了98%，看来刚才肘击墙壁那一下被系统判定造成了损伤。

后面的血尸在封不觉开锁后五秒左右就撞破了门，紧随

其后追杀而来，此刻它开始发出阵阵狞笑，那声音就像在耳畔响起，无比瘆人，可封不觉对这种程度的干扰完全没感觉。

台阶的尽头，是一个山坡，坡上插着一柄巨剑，月光下，剑锋反射出森冷的幽芒，在封不觉的视线接触到那把剑时，血尸仿佛有所感知，其速度疯狂提升，原本相距几十米的距离瞬间被缩短。

封不觉这回真是连滚带爬了，他可不想在这种眼看要完成的关头被干掉。跌跌撞撞地冲到剑旁，双手握柄一提，出人意料的，他很轻松就将这武器拿起来了，原来不像看上去那么沉。

一转身，血尸已杀到近前，凄厉的哀嚎直钻耳膜，一双血爪扑面而来。

第003章

说时迟那时快，封不觉挥剑就斩，由于他完全没觉得害怕，在这种状况下依旧冷静异常，反应和动作都不受丝毫影响，一边向后倾斜上半身以躲避血尸的利爪，一边将剑锋横着扫出。

封不觉惊讶地发现这剑撕开血尸的身体时简直和切豆腐一样容易，那怪物胸前的肌肉和骨头被划开后，鲜血飙射而出，泼了封不觉一脸，一股腥咸之味沁入口鼻，还有粘稠温热的触感，这游戏在这方面可谓以假乱真……和真的一样恶心。

血尸仅仅是被剑割伤了这一下，就发出痛苦的吼叫，身体由伤口处开始，似融化一般迅速变成了肉酱脓水，就这么流淌一地。

封不觉到这时才有机会看一下手中这把剑的属性。

【名称：血尸必须死】

【类型：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较强】

【属性：无】

【特效：攻击血尸时可将其溶解】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这把剑是传奇矮人工匠“奥尔·全得死”的早期作品，一名狡猾的哥布林商人用几瓶被称为“二锅头”的饮料就从奥尔那里收购了此剑，半个月后，奥尔制造了“哥布林必须死”。】

封不觉看了几秒这装备的属性，系统提示音便响了起来：【您已完成新手教程，60秒后自动传送】

这时，眼前的游戏菜单里又有一个区域被解锁，那里正在进行60秒的倒计时，还有一个选项是“立即传送”。封不觉选择了立即传送，他的身体就化为白光，瞬间离开了剧本。

从其主观上来看，只是眼前白光一现，便回到了那个电梯里，手中的巨剑已不在，身上的血渍污迹也都消失了。电梯里一切如常，还是最初载入游戏时的样子，灯光很明亮，镜子里自然也只有他一个，刚才那十几分钟所经历的事情就像短暂、虚幻的噩梦。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70，游戏币：700】

【获得物品/装备：无】

【完成/接受任务：0/0】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0，破解世界观：无】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30】

【技巧值加成经验：30，游戏币：300】

【剧本通关奖励：新手行囊*1。】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这些信息都显示在墙上的屏幕中，系统提示这时又道：【您已经升到了2级，体能值上限增加，当前为200/200】

同时，封不觉看到菜单里的“专精栏”解锁了，一共有六项专精，但其中五项的名称上都被阴影覆盖着，旁边显示着等

级：N/A，只有【通用】这项亮着，并显示着专精等级——F。

专精这块是惊悚乐园中玩家实力最重要的设定，读过游戏说明的封不觉自然记得很清楚，N/A的级别含义是：无，一窍不通，无法使用该系技能；而F是：极差，接近于无，达到此级别时，即可使用该系的技能，发动成功率20%

在奖励显示的同时，电梯的门又打开了，这回门外可不是走廊，而是出现了一个四面金属墙的正方形房间，面积比这个电梯要大五倍左右，灯光从天花板内照下，房间中间有两根圆柱形的空心玻璃柱，此刻里面是空的。

封不觉对自己的惊吓值状况无话可说，当恐惧被“量化”为惊吓值以后，他竟然看到了三个零。至于那个恐惧评级，对封不觉来说意义不大，根据游戏说明，剧本结束后会根据惊吓值做出的评价有五种，分别是：浑身是胆，勇气可嘉，惊慌失措，胆颤心惊和魂不附体。

像封不觉这种全部为零的状况，是绝对不可能的，要不然设计者肯定会加个等级叫“胆大包天”。

对于新手教程来说，封不觉这次的完成度其实已是理论上的最好成绩，因为生存值和体能值与评分是无关的，毫发无伤和奄奄一息地通关在奖励上没有什么区别。

封不觉的奖励结算中，已没有一项可以更好了。但他并未表现出多少喜悦之情，只是叹口气，走到了左手边那根玻璃柱前，新的选项立即就在眼前浮现。

【请选择行囊的种类。】

虚拟的菜单投影上，出现了两种款式的背包，一种是斜背在肩上紧贴后背的样式，另一种则是横挎在腰胯部的类型。他稍稍考虑几秒，选择了第一种。接着，这个背包就由白光聚成，出现在了玻璃柱当中。待白光由虚化实，玻璃柱的半面就横向转动打开，封不觉伸手拿出了这个背包。

与此同时，他菜单中的行囊和装备栏也终于解锁了。

【您的行囊是一个储物空间，当前最大容量为10件物品，只要能塞入背包口的物品皆可进行储存。部份物品可能为活物，只有在玩家获得其控制权时才可被放入行囊。特别提示：玩家是无法进入行囊的，请不要进行尝试。】

【您可以从装备栏中查看此刻您身上的装备，任何您可以装上的东西均视为装备，不设装备部位和数量局限，比如您可以左手持一把刀，右手拿一根球棍，同时双手又都带着指虎。您的服装不属于装备，并与角色形象绑定，无法被脱下或破坏。您只可在登陆空间中改变服装设定，服装可在交易所购买。】

虽然此处提示了“交易所”，其实目前来说，根本买不到收费道具，内测玩家们只能穿着默认的服装进行游戏。

时下许多游戏公司都急功近利，在测试时，游戏开发度尚只有70%左右，但商城却已经上市了，什么收费道具、服装、皮肤、大红大蓝等等，这些都迫不及待地开始卖了，还有些行业毒瘤，直接就让公司内部人员去第三方网站兜售各种极品装备或者稀有宠物。

不过这个梦公司的策略与众不同。他们内测阶段的营销策略，完全集中在了硬件设施的销售上。这款游戏的完成度于内测开始时已是95%以上，在第四代光脑领衔的科技时代，也根本不需要玩家去测试什么BUG，用AI演算就行了。所以内测主要就是为了销售惊悚乐园专用的新型游戏舱NL2055。

对于虚拟物品和货币的交易，梦公司严格予以禁止，不但不开官网的商城，还把游戏中的“交易所”屏蔽了，使得玩家都无法进入，而且关闭了游戏内的货币交易功能，致使玩家之间想进行交易非常麻烦。

这是一种自信到接近自大的表现，梦公司高层似乎认定了，只要这款游戏公测、正式运营，就一定会取得成功，赚

钱根本不急于一时，内测阶段只要扩大用户群和建立口碑即可。

【请选择您的额外奖励：一、随机抽取一件与等级相应的装备，二、2000点游戏币，三、80点经验值】

来到另一根玻璃柱旁，面前就弹出了这个选项。

封不觉心道：“今天内测第一天，短时间内游戏币是肯定没用的，经验值的话……”他看了一眼菜单，此刻自己2级，升级经验显示0/200。所以这第三个奖励，应该就是当前等级经验上限的40%，现在等级还低，选这个不太划算，于是，他选了装备。

选定后，玻璃柱中亮起白光，随后出现了……一块石头。

封不觉愣了一下，他脑中的第一反应，怀疑这是什么魔法石之类的道具，结果他拿起来一看属性……

【名称：石头】

【类型：武器】

【品质：垃圾】

【攻击力：微弱】

【属性：无】

【特效：无】

【备注：随处可见、形状不规则的石块，有时会被拾起来当武器使用，虽然可以自由带出或带入任何剧本，但人们总是用完就扔，根本不会装进行囊或者一直拿着。】

空旷的房间中，回响起封不觉的呐喊：“坑爹呢这是！”

呢这是……这是……是……

第004章

断开神经连接，解锁游戏舱，封不觉从里面坐起来，喘了口气。

此刻正是中午，屋外阳光明媚。

封不觉住的是公寓楼，第十三层（顶层），要付房租的那种，独居。他的父母得知在本书中没有出场机会，故而怒领便当，于数年前撒手人寰。留下孑然一身、孤苦伶仃的主角一位，且为我省下了多编两个姓名的麻烦，真可谓书开归西去，深藏功与名。

看了看时间，封不觉发现自己刚才只玩了十五分钟而已。惊悚乐园在非睡眠模式下，游戏中时间感知与现实体验是二比一，也就是说，刚才他在游戏里是待了半个小时的感觉。而在睡眠模式下，神经连接的深度不同，时间比可以达到十比一的程度，正所谓“梦中无时间”，如果玩家坚持不下线，睡一觉可以完成八十个小时的游戏内容。当然，这样等于一晚上连续做了八个小时的梦，第二天起来一定会头疼。游戏舱的说明书上写明了，不建议玩家在睡眠模式下进行四个小时以上的游戏，这句话封不觉很显然读过而且记得……

此时封不觉从游戏舱出来，并非是他需要休息，而是因为他和一个朋友说好要一起玩这个游戏。今天是内测第一天，早上八点就开服了，而那人今天白天正好没空，所以封不觉想等等他，刚才只是上线熟悉一下游戏的情况，并不想把等级练得太高，造成两人游戏进程脱节。

说起来，这大白天的，封不觉就没事干吗？

是的，他没事干……

之前说他是推理小说家，现在一定有人会想，这小子该

不会是那种什么都不写也能衣食无忧的大作家了吧？

很显然，也不是……

封不觉小有名气，但绝非家喻户晓，他的书不错，每本都能出版，出版社也愿意跟他合作。他就属于那种赚不到什么大钱，却也不至于饿死的小说家。

他在一本周刊杂志上占了两页专栏，连载着一篇侦探故事，每个月中交一次稿，得交出下个月所需的全部连载内容，如果质量不行还会被退回，最迟在月底前得改完，这份活儿的稿费是按月结算的。

但光靠这份收入，在S市这个城市中，他只能勉强度日。所以他另外还在写长篇系列侦探小说，就是那种印刷成本并销售的实体书，每写成一本这样的书，封不觉才能赚些钱存起来，算是有点盈余。

可为什么他会大白天的没事干呢？

这个也很好解释，用封不觉自己的话来描述他的写作和生活状态，那就是：“灵感充沛，按时交稿，山珍海味热切糕；文思枯竭，只字难书，一碗清汤煮面条。”很显然，最近他正处于写不出字来的状态。

这人是很随遇而安的，写不出来，硬挤也没有意思，所以他就玩儿……不但玩儿，还自称这是在“收集素材”。

因此，基本上来说，指望封不觉这厮会按时交稿，那就是个神话。

每个月到了月中，但见杂志社的编辑，提着单刀，千里走单骑，杀上门来。而他的房东大妈，则使得一手凤翅镏金镋，拿着备用钥匙，推门就进，进门就砍。

封不觉每到这天，一般都是早有准备，枕戈待旦，立马横兵，摐金伐鼓，只等二人杀到，与之大战三百回合，斗得昏天黑地，风云变色，最后在天空中留下八个大字：要钱没有，废稿一箩。

好吧，没有这么夸张，反正他的生存状态就是这么惬意。

再说说封不觉的那个朋友吧，按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封不觉的朋友，难道还能是高富帅吗？

没错，就是高富帅……

此人姓王，名叹之，封不觉的发小儿，用S市方言，那叫“赤裤兄弟”，从幼儿园开始，他俩就是同学，一直到高中毕业，王叹之考进了医学院，而封不觉则成了社会闲散人士。

这两人的关系有多铁，可以用事实和假设两种方式来说明。先说事实，王叹之为什么去考医学院？那是因为封不觉从小立志当福尔摩斯，而福尔摩斯的助手华生是个老军医，所以他就去了……

再来说假设，假设王叹之是个女的，那我这本小说的性质就变了，因为王姑娘可能已经失身给封不觉很多年了。

有鉴于刚才的假设，以及各位现在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我在此还得多说一句，放心，那只是假设，他们都是男的，而且都是异性恋。

王叹之家里很有钱，具体有多少不重要，反正他这辈子完全不工作也能过很好的生活就是了。他长相也略帅，身高比封不觉高一点点，正好一米八，性格温和、善良，略有些懦弱，不爱出风头，为人谦虚忍让。

总之，很难挑出毛病来的一个人，和封不觉这个怪咖形成鲜明反差。王叹之可谓是人见人夸的大好青年，但封不觉得到的评价往往是：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喜怒无常、文青流氓。

不过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神奇，这样的两个人竟能成哥们儿。

一下午的光景匆匆逝去，封不觉又花了一个小时，去官网上回顾了一些资料，因为已进入过游戏并完成了新手教

程，此刻再看那些说明，很多地方都更明朗了。

其余的时间里，他都在做挂面，倒不是因为特别爱吃，他只是把买方便面的钱省下来，用来买了面粉……

这是个怪人，他居然会去计算出自己的食量，精确到每顿饭，并得出了需要多少食物才不会饿死的具体数字，然后就用银行里所有的积蓄（本来也没多少）去买了个游戏舱，剩余的钱就用来买面粉、交水电费什么的……

你说他精打细算吧，他竟然会花一笔接近自己承受极限的开销去买了个奢侈品（新型的游戏舱很贵）。你说他挥霍无度吧，他又从来不会让自己窘迫到揭不开锅的地步。

……

转眼已到了傍晚，封不觉一碗清汤挂面下肚，就算解决了晚饭。

王叹之打了个电话过来，说他已经登陆过游戏了，刚刚完成新手教程，吓了个半死，一身冷汗，下线来打个电话，正好平复一下情绪。

封不觉心道：老子真是羡慕你，冷汗是什么玩意儿我已经几个月没体会过了。

两人交流了几句，互相告知了游戏中的昵称，就准备上线开打。

第005章

封不觉躺进游戏舱，依然以非睡眠模式登陆了游戏（非睡眠模式和睡眠模式登陆的是不同的服务器，两种模式是无法互通的）。

来到登陆空间后，点击选定游戏，这回没有任何提示跳出，屏幕上只是显示了可选的游戏菜单，比如社交选项，即好友列表和黑名单，还有就是更多的游戏介绍，如果玩家在网站上没有读过，也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浏览，考虑到时间比例的问题，这样其实能省一倍的时间。

封不觉搜索到了王叹之的昵称，将其添加为好友，然后发送了组队的邀请。

王叹之加入队伍后，封不觉身旁的显示屏上跳出了队伍名单，上面显示着队伍中两人的昵称和等级。

【疯不觉，等级2】

【枉叹之，等级1】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有三种选项出现在了屏幕上，分别是：单人训练模式，多人训练模式和单人生存模式（普通）。由于他们二人是组队状态，那两个单人才能进行的模式是无法选择的灰色图标。

“觉哥，咱们只能进那个‘多人训练’了吧。”王叹之此刻已可通过显示屏跟封不觉通话，在他的登陆空间内，也能看到和这个屏幕上一样的信息，不过操作权在队长的手上。

“嗯……进去再说吧。”封不觉回道，点击了选项。

【您选择的是多人训练模式，请确认。】

【已确认，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封不觉身处的电梯又开始动了，同样是在向下降的感觉。

与此同时，一段字幕直接在其眼前浮现，并配合着系统提示音：【您即将与其他玩家进入同一剧本，在首次加入多人游戏前，请务必了解以下内容。】

【A.在非对抗模式中，任何对于“其他玩家”的攻击行为将被系统所限制，您的意图将无法转化为角色的实际行动；在玩家有可能产生对抗的模式或剧本中，任何对于“队友”的攻击行为将被系统所限制，您的意图将无法转化为角色的实际行动。】

【B.任何被系统判定为敏感词汇的语音将被消音处理，例如政治人物的名字、脏话、特定语境下的动物、植物、物品名等。】

【C.蓄意使用放慢的口型、手势、文字、绘画等方法对其他玩家进行语言攻击的行为将被系统所限制，玩家的意图将无法转化为角色的实际行动。】

【D.不限性别，任何被系统判定为性骚扰的行为，包括以此为目的，企图以B、C条中列举的方式进行实施的意图，都将被系统所限制，玩家的意图将无法转化为角色的实际行动。反复尝试将被强制断开连接，且该玩家的公民ID将永久加入系统黑名单，成为优先级较高的监测对象。】

【E.任何被系统判定为歧视的行为，处理方式同D条。数次违反D、E条的玩家将被永久删除帐号，并封停其公民ID使用本公司产品的权力，情节严重者，在游戏中的行为将被系统记录并转交公安部门处理，详情请查询网络公共安全法及其衍生条例。】

这里得说明一下，封不觉生活在某个平行宇宙中的2055

年，在他生活的世界，性骚扰和各种歧视（残疾、种族、先天疾病等）罪抓得相当严。后者不至于判刑，但严重者的公民ID会被加入各种行业和机构的黑名单；前者则是妥妥儿的可以判刑。

封不觉以前接触过很多游戏，神经连接型游戏也用头盔玩过，基本上都能看到类似的条款，随着光脑不断升级，玩家能打的擦边球越来越少，可以说是将这两种行为扼杀在了构思阶段。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多人训练模式。】

【该模式下，不提供剧本描述、任务、世界观。】

【完成该模式仅可获得经验值，无技巧值、游戏币。】

【该模式无通关奖励以及恐惧评级的额外奖励。】

【游戏已开始。】

听完提示，电梯的门开了，几乎在同时，耳边又响起了相当瘆人的诡异语音，这次是个嗓子尖锐的男人声音："欢迎来到惊悚乐园。"说完还发出一阵骇人的狞笑。

电梯门外的景象，又是条走廊，但这条看上去还挺宽敞的，地上是瓷砖，两面墙壁都粉刷成白色，其中一边有三扇门，此刻都是关闭着的。天花板上的照明设备运转正常，光线十分充足。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气味，加上这建筑格局，一看就是家医院。

封不觉立刻就走出了电梯，随即他身后的电梯门就关闭起来，然后，电梯的影像逐渐扭曲消失，最终变成了一堵墙壁。转过头去，他看到侧后方还有另一扇电梯门，和自己刚才走出来的那扇平行。

封不觉走到了那扇门前，探头往里瞧，就听见："啊……"一声惨叫。

"你有病啊？"封不觉问道。

王叹之喘了口气：“我刚下定决心要出去，你的头就突然伸出来，吓我一跳。”

“我能不能问问，就现在你被我吓这一跳，惊吓值多少？”封不觉确实很好奇。

王叹之闻言便去观看菜单，他这个举动在封不觉看来，只是双眼的视线不知将焦点移到何处，过了几秒又恢复了。

“我现在已经镇定下来了，惊吓值在3%左右浮动。”王叹之回答：“不过刚才那一秒究竟窜到多高，我也不知道。”

“嗯……根据恐惧的程度瞬间增涨，然后再降下来是吗……”封不觉念叨着：“对了，惊吓值在能量槽里显示出来是什么颜色的？”

“呃……亮红色。”

“哦，原来如此。”

“觉哥，你那病……难道始终把惊吓值保持在0%啊？”王叹之当然知道封不觉的病情，不过他一个刚毕业的实习医生，对这种病自然是无能为力。也正因为他是学医的才会明白，封不觉这个病恐怕真得看运气，运气好可能三十年都没事，运气不好，三分钟内完蛋也不奇怪。

“对。”封不觉淡定地回道。

“那我全靠你了……有什么情况你可得罩着我。”王叹之道。

封不觉没有回这话，只是说道：“剧本开始前的准备时间只有三分钟，你再不出来就要被系统强行推出电梯了。”

王叹之闻言，赶紧迈步走出来。

那部电梯还未完全消失，封不觉就从行囊里掏出一块石头，递给王叹之：“拿好，头前带路。”

王叹之接过石头，看完属性，嘴角抽动着：“觉哥……就算你在新手教程里捡起这个来用过，也不至于会不舍得扔掉

带回登陆空间吧……”

“你这是嫉妒。”封不觉无耻地回道。

王叹之二话不说，把石头随手扔在地上，顺势从行囊里抽出一把大约五寸长的水果刀，“我这个属性比较好。”

“为什么你会有装备啊！”封不觉喊道，之前在电话里王叹之说他新手教程的恐惧评级是胆颤心惊，按照官网上的说明，这个级别是没有额外奖励的。

“我在剧本里捡的啊。”王叹之道。

封不觉道：“给我看看先。”

王叹之耸耸肩，把刀递了过去。

【名称：水果刀】

【类型：武器】

【品质：破败】

【攻击力：较弱】

【属性：无】

【特效：无】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至少这玩意儿有刃。】

封不觉把刀还给了王叹之，悲鸣道：“人品啊，我那个剧本里能捡的东西就全都不能带出去。”

“那你那块石头是……”

“结算后的额外奖励抽的。”封不觉道：“怕了吧？”

“嗯……”

“带路！”

王叹之无奈，握着那小刀走在了前方。

这一开始进行游戏，他心里就有点怂，他可是“一般人”，

一般人平日里无论在人前号称自己多胆大，玩起恐怖游戏的时候，没有一个不害怕的，恐惧本就是很正常的反应，何况惊悚乐园还是神经连接游戏，那身临其境的恐怖感就更逼真了。

他们的前方二十多米处有个转角，这段距离上共有三扇房门，全都在右手边，左手边就是一面墙，什么都没有，墙面上空空荡荡的，一般医院里会贴的那些医生信息、楼层地图、甚至是健康百科都没有一张。

两人刚走出五六米，还未经过第一扇门的门口，忽闻一阵诡异的笑声，像是小女孩儿发出的，随后他们左侧那白色的墙面上，瞬间浮现出无数的血手印，几乎印满了整面墙壁，一直延伸到走廊的尽头。

同时。两人皆看到远处有一个黑影一闪而过，躲入了那个转角。

第006章

“觉觉觉觉……觉哥……刚刚刚……才才……”王叹之结结巴巴，惊吓值又蹿升了一次。由于恐惧感的积累，即使几秒后他镇静下来，惊吓值也没有回到最低的区域，而是停留在了15%左右。

封不觉面无表情，语气四平八稳地打断道：“据我推理，现在我们有两种选择。”

“什什……什么？”王叹之现在能把两个字说成四个字。

“第一种，你拿着这把小刀，冲过去，转过转角之后随便遇到什么就给它一阵乱砍。”封不觉回道：“我在后面掩护你。”

“我选第二种。”王叹之的回答一下子就流利了，他甚至还没听第二种选择是什么。

“其实我也比较倾向于第二种选择。”封不觉说着就走到了王叹之前面去，毫无紧张感地站在了右手边那第一扇门前，转动了门把手。

大家都知道，但凡恐怖游戏，门都是个吓人的坎儿，谁也不清楚打开门之后映入眼帘的将会是什么？再说还有“开门杀”这种经典的恶意设计存在，可以说开门的瞬间，面临的危险和追向那个转角是一样的。

一般人在这种时刻，八成会小心翼翼地伸出胳膊去推开门，放低身子，使身体尽量离门口远一些，并随时准备逃跑。但封不觉此刻的动作，简直像是在便意的驱使下直扑厕所隔间的那种状态。他快步走向前，上半身前倾，推门就进。

那房间里没有灯光，走廊里的光线从门口照了进去，屋

内的景象十分骇人。

这是个十平米左右的病房，屋角的橱柜翻倒着，墙角的垃圾桶亦然。地上散落着很多杂物，不过大部分看上去都是无用的垃圾，比如破布条，废纸团，破碎的花盆，一些被弄脏了的消毒棉花，已被打破的玻璃药瓶等等……病床的床单被扯烂，整个屋子里都弥漫着血腥味，被光线照亮的地方，几乎无一处不见血迹。

“训练模式在玩家到达五级时就会变成不可见选项，很显然，这个模式是为了新手而设的，可以让玩家较稳妥地提升到五级。”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来到了那个橱柜旁，将其转了个方向，翻找着里面残留的东西，“那些‘高玩们’在结束新手教程后，估计最多只会玩一次训练模式；或者就干脆不玩，直接进入单人生存模式中。因为这类玩家一定事先读过相关的游戏说明，他们知道，进行这种只奖励经验的模式，所得到的收益肯定比正式的生存模式要差得远。”

封不觉从橱柜里找到了一支还未拆开包装的针筒，他扫了一眼属性，就直接放进了行囊：“从奖励情况来看，训练模式比新手教程还差，所以我认为，其完成难度基本上也和教程类似，只要玩家不被吓得掉线，就算不进行解谜，也是可以通关的。”他这时居然俯下身去，凑近嗅了嗅那瓶被打碎的药物是什么气味的，“其实我们现在完全可以不进这几扇门探索，直接追着那黑影继续游戏就行了。我想最多花去二十分钟，经历几次极有可能损失生存值的战斗，就能搞定这个剧本。”

“那你还进来？”王叹之道。

“我说了，有两种选择，你自己听都不听就选了第二种。”封不觉将地上的纸团一张一张展开，拿到光源下逐一观看着，“第二种，就是进行解谜。”

“喂……你不是刚刚才说过……”

“我说不解谜也可以通关，并没有说无谜可解。”封不觉接

道：“只不过，就算解开了谜题，我们也得不到技巧值。”他继续查看着那些纸张，神情没有什么变化，“但解谜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能降低通关的难度。简单地说……将需要体力来完成的活，用智力先分担掉一部份。”他说着，挑出了一张纸，交给王叹之并道，“你看看这是什么状况。”

“这是……”王叹之接过纸张，看了几秒就问道：“病历？”

【名称：不明身份者的病历】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这张纸上有多处内容被鲜血所遮蔽。】

“这个是你本行。”封不觉说着，又扬了扬自己手上剩余的一叠纸：“这一堆由我来看。”

王叹之只瞥到一眼，就觉得头皮发麻。封不觉手上拿着的那堆，最上面那张就画着诡异的人脸。

两人来到了灯光比较明亮的走廊上，看了大约三四分钟。王叹之看得很仔细，因为病历有许多地方被血遮没了，他得边看边猜；封不觉则是走马观花，一张接一张快速扫过。他可是阅读癖，看什么都很快，而且他的记忆、理解、推理都很有效率，再加上这些纸上的内容吓不到他，所以在他眼中，这和看普通杂志的插图也差不多。

“你看完了吗？”封不觉反而先问了这个问题。

王叹之的视线还在病历上，他想了想，回道：“这是个男性，十二岁……还是个孩子。”

封不觉摸着下巴：“哦……少先队员。”没人知道他的思维是如何运作的……

“嗯……白血病，住院相当长时间了，不过……”王叹之放

下病历：“从病历上来看，日子不多了……”他抬起头，眼神又移到了走廊的尽头：“现在已经变成鬼了吧……”

封不觉道：“不一定，这里有三扇门，我们只知道第一间有可能是这病历上男孩的病房，但不能确定刚才看到的影子是不是他。”他把自己手上的那叠纸递给王叹之：“你不用细看，就看看属性吧。”顿了一秒，他又补充道：“这些纸上画了六张不同的脸，每张纸的一角都有一个数字。”

【名称：人脸素描*6】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这些画显然出自同一人之手。该物品可以被拆分或堆叠，堆叠时被视为一件物品。】

“我越来越迷糊了……”王叹之道。

封不觉点头：“很正常，解谜的线索显然还不足。”说着，他就迈步走向了第二间房：“另外，我还有一个假设，这个设想也是我希望解谜后再通关的原因。”他推开了第二扇房门，同时说道：“我相信这三间病房里，至少能找到一件正式的装备。”

第007章

第二间房里的景象比第一间更加诡异，四面墙壁、地板、天花板，全都画着人脸，房间内空空荡荡，墙上的脸却是密密麻麻。而在这空屋正中间的地上，孤零零摆放着一个保险箱。

“这谜题的给出略显明确啊。”封不觉径直走到那个保险箱前，蹲下后仔细查看起来，“嗯……毕竟是训练模式，而且可能考虑到了玩家在恐惧中无法冷静思考的因素吧。”他的话貌似是嫌难度太低的意思……

王叹之也跟了进来，此刻他只觉得这些墙上画着的人脸栩栩如生，甚至找不到任意两张雷同的，这屋子里仿佛真有上百双眼睛盯着自己在看一般，令人毛骨悚然。

“觉哥，咱们把箱子搬出去再研究怎样？”王叹之道。

“最多三分钟就好。”封不觉很快又站了起来，拿出那六张人脸素描，举在近前，开始观看墙上那些人脸：“凑近看那保险箱，就会有系统提示，让我输入六位的数字密码来开启。”他的视线很快就停下：“嗯……在那儿。”他走到一面墙边，向左侧歪着头：“这屋里画了大量的人脸，只是为了扰乱玩家的视线。”他指着那面墙：“瞧，连续的六张面孔，斜着排成一线，而且正是素描上画的那六张，长相一致。”他逐一对比着那些难以直视的恐怖人脸，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按照墙上那六张脸的顺序，配上素描纸角上的数字，轻声念道：“四、一、六、三、五、二。”

封不觉回到保险箱旁，开始输入密码，“如果探索第一个房间时只是打开门粗略观察，而不仔细进行搜索的话，就不会发现素描的线索。那么当打开第二间房时，便无法解出保险箱的密码。”他又回头瞥了一眼那六张脸：“其实答案就摆在

门开启时光线最亮的那块区域，但没有素描的提示，即便知道这六位数的密码得在本房间里寻找也得不到这些数字。”

这时，保险箱还真就被打开了，里面放着两件东西，一把钥匙，和一张卡片。

“失算了。”封不觉看完这两件东西的属性后立即道。

“怎么了？”王叹之似乎被他的从容所感染，这时已冷静了许多，惊吓值又回到了3%上下。

“钥匙应该很快就会用到，不过这个……”封不觉把卡片交给了王叹之。

【名称：爆炸神拳】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使用两次后消失】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击中目标后产生爆炸，造成火属性伤害】

【消耗：体能值5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F】

【备注：BOOM！】

“我本来以为奖励会是装备的，结果是个技能。”封不觉道。

“呃……先不说装备还是技能的问题，觉哥你怎么知道会有奖励的？”王叹之问道。

“很明显不是吗？虽然这个模式除了经验值以外什么额外奖励都不给，但为保证游戏性，剧本依然提供给了玩家两种通关方法。”封不觉解释道：“我们现在正在走解谜路线，而不是暴力冲杀。”他把钥匙拿在手里，带着王叹之走出了第二个房间。

“走非解谜路线的玩家，只要克服恐惧，冷静应敌，有效率地进行战斗，就能获得专精等级的提升，随着人物等级的

提高，战斗技能和方式的增多，他们在战斗中便也可以获得技巧值了。

而我们这种游戏方式，更侧重于提升整体的游戏效率，而非单纯提升战斗效率。通过解谜可以降低通关难度，减少战斗的比重，更多地掌握剧本的情况。但这样玩的人在专精等级上会有所落后，系统自然会有其他方面的补偿，一般来说，应该是更多的技巧值。”

王叹之听到这儿明白了，接着他的话道：“但训练模式没有技巧值可以拿……所以玩家选择解谜的话，就会在剧本当中直接获得物品作为一种弥补。”

“正确。”封不觉试了试第三个房间的门，和他预料的一样，门是锁着的，他随即就用手里的钥匙去开，果然吻合，门开启后钥匙也就消失了。

第三个房间里很干净，靠着墙边的地方，放着一张书桌，桌上放着一本笔记本。

“对了，你的专精等级开了几个？”封不觉拿起笔记本时问道。

“我的格斗和通用都是F，觉哥你呢？”

“我只开启了通用。”封不觉已翻开笔记本看了起来：“你的格斗专精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启的？”

“我在教程里被几个像猴子一样的东西袭击了，杀死它们后，系统就提示我有了F级的格斗专精。”王叹之回忆道：“不过‘通用’的专精等级是教程结束后才出现的。”

“原来如此，看来得找机会先把六个专精都开启出来再说。”封不觉沉吟道。

他随即又回头对王叹之说道：“拿到技能时，你菜单里的技能栏也出现了吧？既然符合条件，你就快把刚才那张技能卡装上，说不定一会儿就有用。”

刚才封不觉自己也是第一次捡到技能卡，观看属性时，

系统便提示他技能栏已开启。

惊悚乐园中角色的技能栏一共有十二格，只有在剧本开始前可以调整技能，即无论以后角色拥有多少种技能，在进入一个剧本时，最多装备十二个。而且已被装备过的技能卡，无论有没有使用过，都将与角色绑定，无法再交易了。所以玩家如果获得一张技能卡，想要去卖掉，就得放到行囊里面，绝不能装备到技能栏里，一旦装备，卡片的实体就会消失，技能将转化为玩家菜单中的一组数据。

另有一个设定，就是技能卡作为物品时，只能带出剧本，但不能带入，这是为了防止有人在装备了十二个技能的前提下，包里再带一堆备用的卡进去。

不过有几种情况是例外，比如玩家在剧本中拾取到一张新的技能卡，也具备学习条件，而他的技能栏已满。这时，便可以用新拾取的卡替换掉一项已装备的技能了，但那个被替换掉的技能需要回到登陆空间才能重新装备。还有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技能卡，本身就是以物品形式存在的，如石碑、盒子之类，这些也可以带着出入剧本。

“出现是出现了，但这个技能怎么显示在使用两次后消失啊？”王叹之不解道。

问出这种问题，显然就是没看游戏说明的表现。

封不觉一边津津有味地翻阅着手上笔记本，一边回道：“技能卡属性是关键……技能分主动和被动，主动的有‘永久掌握’，‘限时拥有’，‘按次数消耗’这三种卡型，被动的就只有‘永久掌握’和‘限时拥有’两种。”他想了几秒：“你那张就属于‘按次数消耗’的，两次用完，技能也就没了。”

“挺坑爹的感觉啊……”王叹之虽是这么说着，却也按照封不觉的话把技能给装上了。

“不，这很合理。”封不觉道：“以你现在的体能值，满状态也只能连打两拳。若在有机会、有条件的情况下才使用，

至少这个剧本里绝不会需要你出第三拳，甚至有可能一拳都不需要。”他顿了一下：“再说，如果是永久版或限时版，学习条件和使用消耗恐怕也不会这么低，很可能需要更高的格斗专精等级和更多的体能消耗。否则‘技能’这玩意儿就太廉价了，好比有个五十级的射击专精玩家随便弄个永久的拳法装上，若是那技能格斗F就能用，只消耗50体能值，那他一百连弹说用就用，这怎么行。”

王叹之听着也觉得有道理：“嗯……这倒也是，如果现在给我个格斗专精F就能学的技能，但体能消耗却是101，那才说明这游戏的设计有问题了。”

“哦，我还得提醒你，专精等级F，即该系主动技能的使用成功率只有20%，所以说……低等级角色拿到技能，能不能发动还得看脸。”封不觉道。

“这不还是坑爹吗！”

“所以我先前才满心期待着能找到装备啊，我去官网看过，上午内测才开始，下午攻略都出来了，论坛上有几个已经十几级的家伙说这游戏低等级时对角色提升最大的就是装备，但‘精良’以上级别的低等级装备极其稀有。”封不觉一心二用，聊着聊着，已快把那本笔记看完了：“估计是因为这游戏很快就能过渡到十级以上，而且低等级时如果玩家有很好的装备撑场面，不用解谜就能比较有效率地暴力通关，所以游戏几乎不提供那种强力的低等级装备。”他合上了笔记本：“还有就是，十级以后，低等级的精良装备就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玩意儿，现在交易所又没开，放着只会占行囊。”

封不觉说着说着，忽然道：“啊呀，失算了……”

“怎么了？”王叹之一阵紧张，拿起水果刀就回头看着房门口的走廊，可除了走廊对面墙上的血手印，没看见什么新的异常。

“说起来……以后有开箱子之类的事情，应该让你去开，我只要告诉你密码或者方法就行了。”封不觉道。

“切~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王叹之道，“人品什么的都是浮云，只是概率而已，难道你就一定会开出垃圾吗？”

“我真想去走廊外面捡块石头敲死你。”

“好吧……我错了。”

封不觉把笔记本也放到了行囊里，说道：“走吧，边走我边跟你说说这剧本到底是个什么故事……”

第008章

“1月10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绝不会相信这个孩子所做的事，汤匙就那样漂浮了起来，并且被他随意扭曲成别的形状……

1月13日，他说感觉到有人在看着他，很多很多人，并称自己很害怕……

1月16日，他似乎不再害怕了，时而露出微笑，但变得沉默寡言……

1月17日，所有测试结果正常，我们六人中没有一个能解释这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

1月19日，他开始画画，尽管他的父母表示，过去他从未展现出任何绘画才能，但他却能画出十分逼真的素描……

1月22日，他不断地索要纸张和铅笔，不眠不休地作画，他只画人的脸，而且画像中的人脸从一开始的平常模样，变得越来越怪诞可怖……

1月25日，墙上出现了用血画的人脸，我们在他病房的地上找到了一只麻雀的尸体，他手上很干净，这令我不安起来，我想起了那个汤匙……

1月26日，那条走廊里的窗户竟全部都消失了，剩下密不透风的墙，前一晚的监控录像只拍到一片模糊的影像，我也不知道该请求谁的帮助？警察吗？他们会以为我疯了而把我关起来……

1月30日，李察失踪了，我们其余五人都变得很不安，墙上又出现了更多的血脸，这次我们甚至没有找到……我不知道……他的尸体？

1月31日，我得离开这儿……我应该请求休假，直到这孩

子因病去世……不……辞职更好！

2月1日，我想我逃不出去了，这栋建筑里已找不到可以出去的路……如果有人看到这本笔记，请记住我的话，他害怕【此处被涂抹】！有机会就杀死他！不要犹豫！否则死的会是你！”

……

封不觉和王叹之一同经过了那个转角，前方的走廊还是很敞亮，但这次没有门，两边都是雪白的墙壁，再往前几十米，又有一个丁字路口。

两人小心翼翼地前行，封不觉把笔记本的内容稍加提炼后复述了一下，他尽量说得不那么吓人，但还是把小叹同学吓得脸色刷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鬼魂，而是在得了重病以后受到精神污染的超能力儿童。”封不觉总结道：“至少这个剧本是这么设定。”

“知道了这些又能有什么帮助啊……”王叹之的口吻表示他的压力依然很大。

“首先，在心理上，知道了对方是个人，我想你恐惧的程度也会稍微减弱几分。”封不觉回道：“其次，实际意义在于，我们知道，他是有实体的，可以直接上去K他。”

“喂……你觉得写笔记本的人，还有这个剧本里的其他受害者……就没有试过吗？”王叹之一脸惊惶：“他们在人数上不止两个吧？”

“他们会爆炸神拳吗？”封不觉问道。

“觉哥，我有个疑问……要是我们没有找到这个技能，或者正巧我们俩的格斗专精都没开启，又或者根本没有进行解谜，那会是什么状况？”

“那我们在遇见他以后，会面临一个选择。”封不觉道：“究竟是跟他拼了，还是逃跑。”他考虑几秒：“没有解过

谜的话，我们就得根据与其接触后的具体情况，比如受伤后的生存值损失多少来判断抉择。在恐惧和死亡威胁中，难度就偏高了。

但经过对剧本的了解后，此刻不用接触我也基本能确信……以我们的战斗能力而言，只能逃跑，硬拼肯定死。所以我想……这个剧本的通关方法，应该有一种是逃出通关。”

“那我们现在的危险程度岂不是和没有解过谜一样啊！”王叹之道。

“不，有区别。至少在第二个房间，你获得了一个技能。”封不觉道：“在第三个房间，我们还得知了他的弱点，那么此刻无论是选择干掉他还是逃跑通关，成功率都得到了相当的提升。”

“我那个20%的技能先不谈，你不是说关于他弱点的那行字被一块血污给遮住了吗？”

“系统在这里安排了一个十分简单的推理，结合笔记的上下文，分析这孩子所做的一系列行为……剔除那些不重要的修饰或迷惑人的部分，这笔迹的内容基本就和怪物档案一样明晰。”封不觉说这话时，他们又经过了一个转角，前方出现了一个宽广的大堂，天花板的高度升高了，照明依旧很好，但周围依旧全是墙壁。

“1月10日，意念移物；1月16日，人格变异；1月19日，异常本能开始觉醒；1月25日，可用意念影响活物；1月30日，已可以对付大体型的活物，即人；2月1日，超神般的杀戮。”封不觉冷静到冷酷地分析着：“而关于他弱点的提示，在1月26日那段，以及我们目前为止的所见到的状况。”他顿了一下：“他害怕阳光。”

“可这里很……”王叹之那个“亮”字还没讲出来，封不觉就打断了他。

“是阳光，不是灯光。”封不觉解释道：“在进入第一个类

似病房的房间时，我就觉得很违和，撇开血腥的环境不谈，病房和其对应的走廊居然都没有窗户，不符合最基本的建筑常识，当时我还怀疑这建筑是在地下。接着，我发现第二个、第三个房间，也都没有窗户，为什么？”封不觉顿了一下：“我可以理解这些房间里的诡异景象，毕竟这个剧本里的这所……大概是医院吧，很明显已经发生了空间扭曲，我们打开门后有可能看到任何景象。但看完笔记以后，我明白了，这是一种提示。”

他伸手指了指头上的光：“其实这些灯也一样是提示，他害怕阳光，可为什么需要灯光呢？无非就是两种可能，第一种，他也需要光线才能活动，在黑暗中他跟我们一样看不到东西；第二种，他既害怕阳光，也畏惧黑暗，因为黑暗中，会有一些东西盯着他……”

忽然，二人最初听到的那阵仿佛小女孩儿发出的笑声又一次响起了，就在他们前方不远处。

此刻，他们已经很清楚，那笑声的来源，其实是个小男孩儿，而且也并非幽灵，只是个喜欢用“血”作画的孩子而已。

但即便是转换了观念，建立了心理防线，王叹之也是心跳加速，呼吸沉重起来，手中紧紧攥着水果刀，手心已经渗出汗来。

封不觉则说道：“把刀收起来吧，根本用不着。”

“觉觉觉哥……你你……你有……”

“对，我有主意了。”封不觉指着大堂的一个方向：“用技能去打那面墙的中间段。”

话音未落，作为这剧本BOSS的小男孩毫无征兆地出现，就站在他们近前三米左右的地方，他穿着病号服，即使在灯光下，身上和脸上也都蒙着一层阴影。在他出现的同时，整个大堂的墙上，顶上，地面，瞬间就布满了无数的血脸，连灯光也变成了红色的。

这场面足以让男人吓得尖叫，但封不觉根本没有哪怕一秒的犹豫，三步并作两步，对着面前一米二出头的男孩儿就扑了过去：“快攻击墙壁！”

王叹之蹦起来就朝刚才封不觉指的方向跑了过去，其实他最初那一蹦，是吓的，跑出几步，就觉得腿有些软，半路上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封不觉还未触及那男孩儿的身体便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反弹出去，简直就像飞扑时撞上了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其口中顿时喷出一大口鲜血。

虽然看上去很夸张，但这毕竟是游戏，玩家不至于、也没有必要去承受与现实完全一样的痛苦，在惊悚乐园中，无论角色受到怎样的重击，哪怕是被火车给压了，玩家的痛苦感知上限，差不多也就是被敲钉子的锤子重重砸到手指上的感觉。

王叹之见到这一幕，更是竭尽全力向那面墙跑去，小男孩显然也注意到了他要干什么，不过这回小男孩没有瞬移，而是快速追了上去，那速度绝对不是小孩能达到的，跑步的姿势也非常怪，就像个被扯着移动的牵线木偶一样。

猛然间，一只手抓住了小男孩的脚踝，我们的BOSS低头一看，发现竟是封不觉从地上迅速爬起，顽强地追上来拖住了他。封不觉毕竟在体型上有优势，那种一米二身高的目标，跑得再快，在短距离内总是追得上的。

同时，王叹之发动技能，右拳覆盖着橙色的光芒，打向了那面墙壁。

虽然技能发动的成功率只有20%，但他打的是墙壁这种很难不命中的目标，而且他的人品很显然不错，所以这一击无疑是成功了。

墙上真的发生了如同爆炸一样的效果，被轰出一个直径一米有余的大窟窿，异常强烈的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

这一刹那，大堂里所有的血脸都消失了，那小男孩也惊

慌地后退起来，试图远离阳光的照射。

但他是逃不掉的……因为封不觉还抓着他的脚……

“就那一下居然打掉我84%的生存值……这回该轮到我了吧。”封不觉站起来，顺势一拉，就把BOSS放倒在地，这时的小男孩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封不觉用空闲的那只手擦了擦嘴角的血，抓着小男孩的一条腿，拖着他一路向光源前行：“这应该是个相当强的BOSS，就算你直接对他用技能并且命中，恐怕他也未必就会死于那一击之下。”

王叹之这时也松了口气：“我要是没能打破墙壁，或者墙外是另一条走廊，那该怎么办？”

“墙外是黑夜，你就躲进黑夜里去，墙外是走廊，你就进去，接着逃跑。万一没打破墙壁嘛……你就再找一条路自己逃就是了。”封不觉边走边道：“我还是比较有把握，才会让你用技能的。这种医院大堂，看一下整体布局，大门原本所在的位置基本就能推测出来，你看，我们两侧都有走廊，我背后那边，虽然也被墙壁封死，但仍能看出之前是挂号窗口之类的设置……”说话间，他就把BOSS提起，曝晒于墙上的洞前。

“嗯……觉哥……你这样搞是不是有点残忍？”王叹之看着那小男孩正痛苦地遮着双眼，身体则蜷作一团。

“你说得对，我太过份了。”封不觉回道，但他行动上根本没有停止的意思。

这就是他从小到大的一贯作风，虚心接受，屡教不改。

“我现在可以把他放了，让他躲回医院里去，而我们俩就从这个窟窿逃出去，剧本应该也能完成。”封不觉道：“但我说了，据我分析，这是个很强的BOSS，即便我们已将剧本探索到了很高的完成度，面对他时，直接战斗取胜依旧非常困难。把他干掉通关的话，得到的经验应该比逃跑通关要高很

多。”

“诶？什么时候你玩游戏开始在乎经验了？”王叹之奇道。

封不觉撇撇嘴，又把BOSS往阳光中送了几分：“我现在至少有三个理由，要好好玩惊悚乐园这个游戏。

第一，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我想通过游戏本身把游戏舱的投入给赚回来；第二，这些随机剧本很不错，看官方说明，是系统以庞大的数据库作后盾，结合无数玩家的记忆碎片而生成，以后的团队生存模式中，会有相当复杂的故事和设定，所以我可以通过游戏来收集素材；第三，继续设法寻回恐惧……”

封不觉说到这儿，伸出一手，打了个响指，然后勾了勾手指。

王叹之自然是心领神会，一把水果刀递上。

“那就看看……击杀BOSS后通关的经验吧。”封不觉接过刀来，一刀刺去……

第009章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500，游戏币：0】

【获得物品/装备：无】

【完成/接受任务：0/0】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0，破解世界观：无】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本模式无额外奖励。】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在这里得解释一下多人模式中关于结算的一些设定。

惊悚乐园中，亲手击杀怪物的多少，不会影响最终的经验获取，所有经验都是剧本结束后才结算。一般来说，只要没有给剧本的进行制造比较严重的阻力或者起到反效果，那每一个幸存者得到的经验都是一致的，除非那玩家的表现真的符合所谓“猪一样的队友”，那么系统才会在结算时扣掉一些他的经验值。

这也是为了限制“抢怪”和“过度输出”的问题。有些玩家在打游戏时，为了确保某只怪物身上的物品归属和经验份额，会用非常夸张的手段去攻击，杀条狗就得用火箭筒的感觉，只为比队友更快地造成更多的伤害。这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对团队资源的一种浪费。

不过该设定似乎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既然经验一样，多杀怪的人也只会浪费生存值和体能值而已，导致玩家战斗的积极性下降。其实不然，勤于战斗，并精于战斗的玩家，

会得到技巧值的奖励，这个接下来再说明。

惊悚乐园除了杀怪没有额外经验以外，连“掉宝”这个概念也不存在。例如一个木乃伊死掉，他身上绝对不可能突然爆出一把刀、一块盾，甚至一支枪之类的玩意儿，如果非要从他身上获得什么东西，那就是腐烂的绷带或干瘪的肌肉，就这……还得让玩家亲手去撕，撕下来以后拿在手上，系统会给你一个物品说明，具体有多坑爹，请参照【石头】。

在这个游戏里要得到装备，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除了通过解谜进入一些特定的储物区域外，其余大多数情况下，包括装备在内的大量非主线必须物品，全得靠玩家去“找”。比如，街边的橱窗里放着一套蜘蛛侠的紧身衣，可能完全没用，也可能是套带属性的精良级装备；又比如，在某个下水道里转悠，或许就能找到诸如双刀、峨嵋刺、双节棍和长棍等一系列武器……

总之，要在剧本中得到装备，智慧、运气、勤奋，三者占一样就行了，前两种不可强求，第三种，无非就是花更多的时间去搜索而已，当然，搜索需要战斗实力的支持，一般来说剧本不会让玩家有很长的自由时间到处活动，再者，玩家也得有足够的体能值到处活动才行。

至于在剧本以外获取装备的方式，内测阶段基本还没有，但等到公测时交易所开放，那就可以依靠游戏币和技巧值去购买了。

游戏币自不必说，和大多数游戏一样，可以用来买游戏提供的“商店货”，或者去拍卖行对其他玩家摆出的商品进行竞标，也可以进行直接交易。

而技巧值，就是种比较稀罕的货币了。玩家之间是无法交易技巧值的，交易所里也不流通。技巧值只能在一个地方使用——“惊吓盒子”。这是系统特殊商店的名字，没人知道为什么这么命名，可能他们觉得玩家看到里面的商品时会“吓一跳”吧。

技巧值能在惊吓盒子里买两种货物，第一种是游戏币，玩家可以一比十的比例单向兑换。第二种则是那些无法带出剧本的物品，就比如封不觉在新手教程中拿到过的【血尸必须死】，很显然，这把剑在他教程中的作用类似于剧情物品，就是为了让他战胜以当时的角色实力不可能敌得过的血尸而设。所以那时候剑上没有出现等级或专精的使用限制，而且无法带出剧本。

类似的装备、物品，技能等等……在剧本结束后并不会从系统的数据库中消失，虽然玩家无法将这些东西带出去，但它们会进入一个类似回收站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惊吓盒子。这些东西会在这里作为商品出售，且只能用技巧值购买，其属性也会有相应的变化，比如装备的使用条件会有调整，一些只适用于某剧本中的特效会被更改，技能卡的卡型多数会变为永久，当然，学习条件也会上升。

惊吓盒子在内测时也没有被开启，因为目前这个“回收站”还很空，在公测开始后，势必要迎接海量的玩家进入，所以需要在这段时期积累一定的货物储备。待这个特殊商店正式开启后，为了控制货物的总量不至于太多而影响浏览，自上架起，现实时间中七天仍未售出的物品将被系统彻底删除。

内测的封顶等级是20级，作为一个排队通剧本的游戏，等级并不能算什么优势，游戏币今后则可以用钱买。因此，内测玩家在公测开启时最大的优势无疑就是积攒下来的技巧值了，惊吓盒子运营后的第一批商品，只有这些身负技巧值的玩家才有购买力去获得，这便是一种优先选择权了。

说到此处，再看之前关于积极战斗的问题，就比较好解释了——为了技巧值而战。

解谜不是人人都擅长，但战斗，人人都可以去参与。技巧值的设定是“凡是提升游戏效率的行为皆会奖励技巧值”，这不仅可以体现在解谜上，战斗中更是经常有机会拿到技巧

值，比如高收益低损失的击杀、连杀、群杀、用场景条件完成特殊击杀等等……

实例很好举，依旧拿封不觉的新手教程来说，如果他在那个正方形房间里没有去找钥匙，而选择踹门，他一样可以获得技巧值。关键就看他怎么踹，大多数人都会正面对着门，用脚底板猛蹬，许多电影里的角色也是这么干的。其实这是最费力的方法，用侧踢或者回旋踢来踹要省力得多。当时封不觉如果用比较有效率的方式踹门，一样会得到技巧值，只不过也许不如解谜来的那么多，不过10点左右总还是有的。

这就是两种玩法，两条不同的成长道路。喜欢推理的玩家，依靠解开谜题、破解世界观等等行为，能一次性获得大量技巧值；而喜欢战斗的玩家，不断磨练战斗的技术，同样可以通过武力来获取技巧值。在一般情况下，其实还是走战斗路线的玩家拿得更多，解谜者哪怕已经推理到最后一步，只要没能破解，技巧值半点都没有。武力型玩家则可以一点一滴的积累。

但无论是怎么玩，这游戏里最忌讳的就是“脑残”行为，各种恐怖元素的设置无非是为了让人失去冷静，做出类似用火箭筒杀狗的举动来。在惊悚乐园里，最合理的战斗方式，才能获得最多的收益。用火箭筒，你只会得到一堆渣子，可如果你用打狗棒法，就能获得一个自制的皮毛和一锅炖肉。

……

封不觉回到登陆空间看完结算数据，再打开菜单时，发现自己直接升到了4级，体能值提升到了400/400，而现在的经验是0/400，看来这游戏的升级经验并不夸张，至少现在还是以每级递增一百上限来增加的，和体能值的增幅一致。不过官网上没有给出各个等级需要多少经验的具体游戏数据，写攻略的那些人也没有提这个，还不能排除等级高了以后所需升级经验越来越夸张的情况。

“觉哥，我直接到三级了嘿！而且差30点经验就四级了！”王叹之的声音从通讯频道里响起。

“我知道。”其实封不觉早就算出小叹的经验了，和他相比，差距无非就是那新手教程中的30点技巧值加成，“如果我们再玩一次多人训练，应该都会升到五级。不过……这个模式确实不太划算，到了五级，我们自然要玩团队生存模式，那才是这个游戏的核心内容。但现在我们严重缺装备，别说是好装备，一般的都没有，这样进了团队之后可能会拖累别人……”

“啊？团队？拖累别人？谁啊？”王叹之愣道。

“你小子还真是一点儿都不看游戏说明啊……”封不觉解释道：“团队生存模式的人数是二至六人随机的，并非直接开启剧本就进入，而是以排队形式进入。如果我们组满六人一起排，那倒无所谓。但我们是两个人组队，只要遇上的不是两人剧本，在三、四、五、六人剧本中，我们便需要跟别人合作了。

如果咱们实力太弱，很可能会在剧本进行过程中死掉，即使最后别人成功通关，我们也只能根据自己over以前所作出的贡献，分到相应的经验值，而拿不到通关后的结算奖励。

何况在那种模式中，还存在着一个分赃的问题，相互间没有组队关系的玩家，找到的装备、技能，自然都是谁发现就归谁。除非有那种无法带出剧本，自己又不能用的东西，否则谁也不会轻易把搜索到的装备或技能分享出来的。

人的心态就这样……有些人即便捡到个鸡肋玩意儿，拿到交易所里根本卖不出去，卖给系统也只能赚个几十点游戏币，他们也不会愿意免费送给剧本里的其他玩家。你一定要给他们点儿什么作为交换，让他们觉得赚了才行。”

王叹之听到这儿接道：“总之……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趁现在提升些角色的硬实力，等五级以后就会很艰难了，专精等级都没开的话，就算人家想把替换下来的装备或者鸡肋技

能当人情送给我们，我们也用不了。”

封不觉道：“明白就好，那么，我们先解散队伍，单人生存模式走起。”

“说这么多就是准备甩了我单干啊喂！”

封不觉笑了，回道：“刚才的多人训练模式，我们应该算是超常完成，按理说不会拿到500经验值那么多。我琢磨着……这个BOSS根本不是做给我们杀的，这剧本能玩出击杀通关的几率极小。正常以逃出结局通关，估计也就能拿个300点上下吧。

不过既然等级已经升得比预想中要快了，那现在我们最好就各自通过一个单人生存模式来达到五级。搞定以后，实力应该就会有明显提升，至少还能开启一到两个专精，并再拿一两件装备或者技能什么的。”

“好吧，那就先单排，你在好友名单里看得到我的游戏状态吧？”王叹之道。

“嗯，可以。”封不觉回道：“反正谁要是先完成了，就等等对方。不出意外，最多一小时，我们都能通关并到达五级，然后就可以去传说中的团队生存模式里试试了……”

第010章

二人说定以后，便解除了组队。封不觉在好友名单里依旧能看到王叹之当前的状态，很快就从“空闲”变为了“游戏中”，不过具体是什么模式没有显示出来，这也是为了尽可能保证玩家的情报不被别人掌握有意为之。

惊悚乐园的社交选项，目前还只有三类，分别是【最近一起游戏的玩家】【好友】和【黑名单】。在剧本中是无法提交好友申请或者把人拖入黑名单的，只有在登陆空间中才能进行这些操作。

如何“礼貌”地拒绝别人一直是社交网络的一个难题，梦公司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煞费苦心。虽说现在的游戏舱都提供虚拟外貌修正功能（无需登录特定游戏即可单独使用此功能，封不觉没去用，因为他不在乎这个，而且此人本来就颇为臭美），但即便知道在游戏中遇到的“美女玩家”并不一定真是美女，女玩家们收到好友申请的概率显然也不会低。

还有就是“抱大腿”现象，封不觉在以后的游戏中，就经常会遇到这种状况，剧本结束后一次收到好多条好友申请。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比起遇上不确定的队友，人们自然更乐于和比较强玩家一起进行游戏，可以大大减少游戏的难度。

无论是猎艳心理还是抱大腿的企图，或者纯粹是为了结交朋友，被拒绝总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梦公司就想了现在的办法，让玩家只能在登陆空间提交好友申请，如果被拒，也只有你和对方二人心知肚明，再说那时剧本也已经结束，玩家不至于因为情绪上不爽而做出些影响通关的事情来。

只有成为好友的玩家才能像通电话一样通过登陆空间中的屏幕直接通讯，不过不提供视频形式的通讯，别人看不到你脸上的表情。而非好友状态的两名玩家，要交流只能用邮

件功能。现实时间二十四小时内，一方最多给另一方连续发送三封邮件，如果对方不回复，第四封就无法发送。每封邮件的字数不得超过一千字，内容也受到系统监视，恐吓信和骚扰邮件会被系统直接拦截，并且系统会写一封邮件给收件方，说明某玩家给了你一封恐吓信，或者某玩家写信骚扰你，请问是否要将其加入黑名单。

玩家一旦将某人加入黑名单，就等于是完全屏蔽了此人，以后排任何模式都不会遇上对方，也不会收到对方的邮件，如果某个邀请你组队的队伍里有你黑名单上的玩家，系统也会在你接受组队前给出额外的提示。

在这一系列设定的限制下，可以最大限度地让玩家避免与自己极度不想接触的人一起游戏，梦公司也算是竭尽所能了。

当然，现实情况还是比较和谐的，大部分玩家在好友申请被拒以后，一般也就不会再做什么别的尝试了，接着下一轮游戏就是。写封邮件嘲讽对方高不可攀什么的，无非就换来一个黑名单待遇，正所谓山水有相逢，玩游戏不是为了找不痛快。

……

封不觉没有急于开始新的游戏，他先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状态，注意到专精等级依然只有“通用”这一个，菜单中其他五个项目仍被阴影遮挡着。

根据游戏资料，六个专精分别是格斗、射击、器械、侦查、医疗、通用。专精是技能发动和学习的条件，也是人物实力的核心。虽然封不觉并不倾向于武力游戏者路线，但对专精一窍不通肯定是不行的，他计划着在接下来的剧本里尽量再开启几个，最好是“器械”或者“侦查”。在玩家战斗力普遍低下的内测时期，避开正面战斗才是通关成功率较高的游戏方法。

另外一件事就是检查行囊里的物品，那一叠素描是无法

带出剧本的，自然是消失了。之前找到的针筒还在，属性为：

【名称：一次性注射器】

【类型：消耗品】

【品质：普通】

【功能：抽取或注射液体】

【备注：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封不觉的行囊很空，而且登陆空间里能存放三十件东西，目前来讲储物方面没有压力，他觉得这个或许会有用，便随手带上了，再不济，这玩意儿也比石头靠谱吧。

审视一下现在的状况，要装备没装备，要技能没技能，这一次单人模式要做的事情很多，若是没什么斩获，恐怕五级以后会越来越难办，到时训练模式已关闭，单人的剧本也随着等级的提升在提高难度，那自己就真的变成坑队友的累赘了。

封不觉对于接下来的剧本寄予厚望，按照他的想法，场景越恐怖越好，只要奖励能和恐怖程度成正比，他完全可以接受。

【疯不觉，等级4】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单人生存模式（普通），请确认。】

【已确认，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封不觉选定模式后，原以为电梯会先动起来，随后还是打开门就进入剧本的套路，没想到，这回他却被传送了。

眼前变成一片漆黑，双脚离地，感觉漂浮在了空中，无处借力，耳边又响起了“欢迎来到惊悚乐园”。这回的声音又变

了，听上去像是普通的中年女性，看来这句台词和剧本内容没什么关系，每次都是随机出现一种人声，结合着有意为之的口吻，说出同样的一句话而已。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单人生存模式（普通）。】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一张可学习的技能卡。】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即刻开始。】

封不觉眼前漆黑的背景变成了一张照片，看上去像个房间、或是某个仓库的一角。由于拍摄角度的问题，他只能看到一个角落，很难判断究竟这屋子有多大。墙壁的材质应该是金属，反正不是木头，没有贴墙纸或刷颜料，或者就是颜料已经褪色了，地面是水泥地，照片中没有显示出任何一件家具。

这时，字幕从眼前升起，熟悉的系统语音开始了解说。

【你的名字是亚瑟·席格，一位知名的摄影记者，你有美满的家庭，优厚的工作待遇，社会地位也令人满意。直到某个圣诞节的夜晚，你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仓库里，你最后能想起的事情，是下班后去停车场里取车……】

这段剧情不长，能提供的信息也很有限，看完以后，封不觉眼前白光一现，就被传送到了那张照片中的地方。

他坐在地上，背靠墙角，还未及看清这仓库究竟是个什么状况，他就下意识地低下头，因为他注意到自己的左手中正攥着东西——一个银色的walkman。

这种便携式磁带播放器，在2055年自然是早已被淘汰的产品，封不觉还真没见过实物，他只在某部电影里看到过这个东西，而此刻的状况，也恰好让他想起了那部电影。

按下播放键，一个沙哑的男声响起，说的还是英语，他的第一句话就让封不觉明白了这个剧本的基本设定：“你好，亚瑟，我想跟你玩个游戏……”

第011章

“你热爱着自己的工作，一份需要强烈事业心和使命感的工作，你用镜头记录过无数血淋淋的现实，并呼吁人们拾起良知，不再麻木。但你自己是否在乎呢？你究竟是个躲藏在虚伪面具下的伪君子，还是一个真正的斗士？

此刻，某种毒素正在你的体内蔓延，蚕食着你的生命，当你醒来以后，新陈代谢的加快会加速这一过程，你还有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去找出这个地方唯一的出口。让我们来看看，一直躲在镜头后的那个人，他的良心是否能帮他回到家人的身边。

生或死，做出你的选择吧。”

封不觉听到一半的时候，已经站了起来，观察着四周的状况。他身上还是穿着游戏玩家默认的黑色T恤和长裤，根据某电影中时常玩儿的花招，他还特意检查了自己的裤袋，不过依旧是空的。行囊里面的东西也没变，仍是只有那个塑料针筒。

“选择你大爷的！”封不觉听完录音就骂了一句，反正他现在是在单人模式，系统也没有阻止他爆粗。随后他就从菜单里去观察那个walkman的属性：

【名称：内置磁带的随身听】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破败】

【功能：播放磁带中的录音】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你最好相信磁带的内容】

这估计又是个只用一次的剧情物品，虽然封不觉已经记住了录音里的每一个字，但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重新听了一遍，也不在乎这一两分钟的时间。

听完第二遍以后，他将随身听放进了行囊，考虑到这个剧本里也许不止一盘磁带，还是带着比较保险。

眼前的空间很宽敞，屋顶离地大约有十二米或更高，接近顶部的高度，有一些很大的排风扇，可以看到阳光从外面照进来，但那附近没有可攀爬的东西。仓库的屋顶是拱形的，抬头可以看到许多与地面水平的支架，支架上有灯管，此刻也是亮着的。墙壁很坚固，表面是一层金属板，或许里面是砖墙，但无论是哪一种，封不觉显然都无力将其强行破坏逃出。

系统可不会生成那种两三分钟就能立刻结束的剧本，假设封不觉身上带着两击尚未消耗过的【爆炸神拳】，而且他的格斗专精已经到了F，那系统一定会改变剧本的形式或是让仓库的墙壁变得比现在厚两倍。因为在那种前提下，理论上封不觉有可能靠技能直接逃出去。虽然每一拳的发动成功率只有20%，而且他在打第一拳以前并不能确定墙壁究竟多厚，但理论上的可能终究存在。

系统在生成剧本时，必然会扼杀那种可能性，比如此刻的王叹之，他就绝不会遇到这种剧本。总之，凡是依靠角色进入剧本时的初始状态便能够立即通关的剧本，无论这种几率有多小，系统是绝不会将其生成出来的。

封不觉向前走去，仓库中间有着许多集装箱，最高的叠到三层，不过距离屋顶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集装箱首尾相连，排列非常紧密，在封不觉的面前形成唯一的一条通路。

“嗯……不好的预感。”封不觉的意思自然不是害怕，他只是不太看好这个剧本中能够获得的奖励。他觉得即使对别的正常人来说，这种取自《电锯惊魂》的剧本也不会造成太多

的惊吓值浮动。

竖锯的杀人游戏，制造恐怖的契机主要就在于“时间”，在这些游戏里，威胁都是可见的，恐惧随着死亡的迫近逐步攀升，没有什么突发性情况有可能导致人的惊吓值激增。而且在电影中，游戏者逃生的方法往往是“自残”，肉体上的痛苦与时间的紧迫结合，才会使人失败。但惊悚乐园中的玩家，最多也就承受锤子击中手指的疼痛，哪怕那种程度的疼痛在同一时间作用于全身每一块骨头，咬咬牙也能顶过去。

再者……但凡看过这个系列的人都知道，竖锯的目的本就不是杀人，而是“救人”，他用痛苦去拯救那些不珍惜生活的人，让他们重新审视人生，体会生命的可贵。只要是按照“游戏规则”去做，并且敢于对自己下黑手，那就一定有活路。

考虑到这些因素，封不觉已基本确定，这剧本的难度八成都被集中在了“解谜”上。

系统不会制造玩家必死必败的局面，至少在（普通）难度的各个模式中没这种可能。所有剧本的难度，都是系统根据玩家的角色实力来设定的，多人模式才会有所加成。

而面对封不觉这个除了体能值以外，角色实力和一级时差不多的家伙，系统也就只能给出这样的剧本了。以他目前的状态，让他战斗是不可能了，生成符合四级玩家的怪物或者BOSS，那他一个人是肯定是打不过的。于是通关方法变得很明确，要么你就解谜，要么你就像电影里的游戏者们一样，拿生存值去硬顶，顶不住了就挂。

不多时，封不觉就顺着那条集装箱排出的通路，来到一面墙的旁边，墙上画着一个箭头，指向一扇被集装箱斜着挡住的门，门前留着一条很窄的缝隙，正好可供人侧身进去。

封不觉观看了一下菜单里的生存值和体能值，几乎都是满的，生存值恐怕会随着“毒素”的发作越来越低，体能值倒是不必担心。

他定了定神，调整一下呼吸，心里也很清楚，打开门的瞬间，就会开启一个“竖锯式”的游戏，由此刻起就该集中精神了。

侧身移了几步，推开门，他便走进了一个新的房间。在推门时，他耳边就听到了“咔嚓”一声，很显然门框后面有什么东西被触发了，几秒后，这个新的房间就亮了起来。封不觉完全迈入房间后，门就自行关上。也不知这是机关的一部分还是系统的修正行为。

房间的正中有一张很小的木头椅子，椅子上坐着个穿着黑西装的玩偶，其手中还拿着一张报纸。这玩偶的体型类似小孩，申字脸、发型怪异，白色的脸部，黑色的巩膜、血红的瞳孔，两边的颧骨处各有一个螺旋状的红晕，嘴唇则是宽细的艳艳红唇。

这张脸在半夜三更突然出现在眼前，或许是挺吓人的，但此刻，除非这玩偶蹦起来咬人，否则没什么人会感到害怕。

“你好，亚瑟，来到这里，说明你没有选择坐以待毙，那么就听好规则。”玩偶腹中的录音在门打开后便自动播放起来，“你应该已经看到了一台正在工作的机器……”

封不觉的视线移到了不远处一个体积和洗衣机差不多的机器上，机器上方，有一个像盘子大小的圆口，足以将一个人的头伸进去，从那窟窿里面传来了某种部件正在运作的声音。封不觉走近几步观瞧，能看见距离圆口大约半米左右的深度有着两排齿轮，中间契合得相当紧密，只留一条缝隙。这两排齿轮正从两侧向内转动着，如两条合流的瀑布，虽然看上去速度不快，但扭力很强，以这台机器的功率，要绞碎木头乃至废铁也是绰绰有余。

机器的上方，就在圆口的附近，还有一个倒计时器，时间设定是五分钟，而且已经在走了。计时器旁边，还有一个计量表，上面的单位是KG，此刻指针正指向零。

“这台机器可以碾碎物体，也可以为你打开通往下一个房间的门，而你要做的就是朝里面扔足够重量的物质。当你放入超过十五千克的物体后，门就会开启。如果你自作聪明地切断电源，或是等到那个计时器的时间走完，这部机器就会停止运转……”

封不觉的视线已经移到了别处，他在寻找可以扔进去的东西，很显然，除了那个小木椅和玩偶，还有别的……

“那个铁笼焊死在地面上，里面是一只受到深度麻醉的藏猕猴，它的体重是10千克。当然，你接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把玩偶和这把椅子先扔进去，但很遗憾，这两样东西相加的重量是7.5千克……”

封不觉拿起了那张玩偶手中的报纸，上面刊登的新闻标题是“它们不是你的晚餐！”下方的照片是一只匍匐在铁笼中、用动物特有的求助眼神向外观望的小猴子。这篇报道的作者无疑正是亚瑟·席格。

“你把那些偷猎者贬得一文不值，将购买野生动物制品的人称为阔绰的刽子手。但在你以采访为名的旅行中，你却享用过许多以保护动物为主料的美餐，你妻子的衣柜里有不止一件裘皮大衣，你亲眼目睹那些动物被杀，但只是冷漠地旁观。

现在，你有机会体会到真正的刽子手是什么感觉了。是否用这个动物的生命，来换取自己的生存，做出选择吧，亚瑟。”

录音到此处戛然而止，封不觉则还在看报纸，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居然想把这篇系统虚构出来的报导读完……

第012章

“嗯……这招对爱心泛滥的女玩家可能还有点用。”封不觉把视线从报纸上移开，又瞥了一眼笼子里的猴子，“假如有必要的话，即使是在现实中，我也不会犹豫的……何况这只是个游戏。”他放下报纸，似乎已对上面的内容失去了兴趣，“不过……既然把比较精确的重量告诉我了，应该算是提示了吧。”

他走到那台机器前，蹲下身子，把脸凑得很近，仔细地观察。这样绕着机器转了一圈，再用拳头敲了敲机器的外壳，又用脚重重踹了两下。很显然，这机器的外壳可不只是一层铁皮而已，而是相当坚固的铁板，衔接处的螺钉都上得很紧，徒手是不可能拆开的，以一个人的力量也不可能挪动。

机器表面找不到什么明显的缝隙，那两个计量表也固定得十分牢固，在剩余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内，想从这台机器本身上找出漏洞来，恐怕是徒劳的。

于是，封不觉又去拽了几下关猴子的铁笼，还真是焊死了，纹丝不动。他环顾房间一周，除了四面墙，什么都没有。

他走回房间正中，把那个玩偶拿了起来，自己坐到了那张小木椅上。由于这椅子非常小，封不觉坐着时几乎是蹲着的姿势。

“若要在不杀猴子的状态下通过这个房间……除了这个椅子和玩偶的7.5千克，还得找另外7.5千克的物体。”他将右手手肘支在膝盖上，歪着脑袋，食指和中指轻轻叩着自己的额头。

“那个walkman撑死也就两斤重，注射器就更别提了，衣

裤跑鞋都是系统限制不可以脱的，嗯……我突然怀念起那块石头了，怎么说还能凑个一两斤吧。”他笑着道：“那么……在这个六面全都光秃秃的房间里，只剩一样还能动的东西了……”他抬起头，看着头顶的照明设备。

那是一支悬吊式荧光灯，灯管长一米左右，嵌在一个塑料灯壳里，由两根线吊着，悬挂在天花板上，电线就缠在那两根悬挂用的线上。

这间屋子的天花板比外面低了很多，但依然有四米左右，悬挂着的灯管并非紧贴天花板，却也不在封不觉可以够得到的高度。

他站了起来，踏上木椅，双脚踮起立在这张小凳子上，伸直胳膊量了一下，其指尖还是和那灯管差了大约一尺距离。这段距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就是让人够不着。脚下的椅子非常小，双脚并拢站在上面也很勉强了，要想发力跳个直上直下，还伸手去抓头顶的东西，显然不太可能。

时间正在流逝，封不觉只有73秒了。

他伸手观测好距离以后，又回头瞥了一眼计时，接着竟是笑了，自言自语道：“一上来就很有难度啊……呵……正合我意。”

封不觉略一思索后，视线又移到了玩偶的身上。他似乎已经想到了办法，快步跑过去将玩偶拾起，脱下了玩偶身上的黑色西服拿在手上，然后回到木椅上站好，左手抓住那西服的一只袖子，朝上一甩。

这小西服虽然只是童装尺寸，但越过那灯管也够了，封不觉再高举右手，拉住了越过灯管上方的另一只西服袖子，西服现在就向套在马嘴上的缰绳，封不觉双手拉住两头，用力一扯，灯管一侧的悬挂线就断了。那荧光灯的灯壳就有一端垂了下来，另一端仍由线吊着，像根挂腊肠似的在天花板下晃来晃去。

现在，封不觉可以直接抓到灯管了，灯管的三面是塑料壳，他无需担心会把玻璃握碎。虽然这间屋子因失去了照明而陷入了一片黑暗，但要摸到眼前那根正在“飘荡”着的灯管还不算难。他抓到灯管后，稍加用力，就把另一端的线也扯断了，将这根一米多长的荧光灯管连同塑料外壳一同拿在了手里。

从刚才起，封不觉就在心里默数着时间，此刻应该还剩35秒左右。黑暗中，那台机器依然在运转，隆隆作响。他没有急于朝着声音过去，而是小心翼翼地从椅子上走下来，用脚试探着找到了地上的玩偶，记住这两样东西的位置后，一边算着步数，一边走向了那台机器。

来到机器前就简单了，仅凭声音也能清楚知道圆口的位置。封不觉把头侧着往回缩，将灯管伸进了机器里，两排齿轮将这支荧光灯碾碎下压，从当中的缝隙挤了下去。过程中虽有一些细小的碎玻璃溅射出来，但封不觉早有防备，没有被伤到分毫。

四分之三根灯管进入机器以后，他就撒开手，转身，面向刚才走过来的方向，算着步数，在黑暗中快步而行，他有意控制着步幅，生怕一个大脚出去踢到他想拿的东西，他可没有时间在漆黑的环境中趴在地上乱摸一气。

不出意外的，十步之内他就轻轻碰到了地上的玩偶。时间已经很紧，封不觉快速蹲下，一手抓到了玩偶，另一手拿住那个小木椅。回头就朝机器跑去，这回不用考虑折返，所以他步子迈得很大，几秒就到了机器前，赶紧将玩偶扔了进去。

木椅的靠背比起圆口的直径略长，这点封不觉早就注意到了，并一直记在心里。若是不考虑这点，此刻他就会发现这小木椅正好卡在口子外塞进不去。不过封不觉不会犯这种错误，从来不会，在去拽灯之前，他就想好了身处黑暗中每一个步骤。

他趁着机器还在碾碎那个玩偶的时候，一手抓着木椅的椅背，将其斜在地上，用脚奋力一踏，把椅座的那块板踩得变形了。这样一张折了的小凳子，便可毫不费力塞进那个圆口中。

心中计算的时间只剩了最后五秒，被踩折了的木椅很顺利地被填进了机器中。几乎就在三秒后，机器的隆隆声停下了。由于一片漆黑，封不觉看不到倒计时器和计量表上的情况。他也不知道到底是自己已满足了15千克的重量而停止了游戏，还是时间耗尽导致机器停止了运转。

接下来的几秒钟，时间是如此漫长而难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封不觉的心渐渐往下沉，难道是那根灯管的重量不够？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悬吊式荧光灯连灯壳加灯管可能是有不足7.5千克的款型，但刚才自己拿在手上的东西，感觉上显然已超过了这个重量，相信这也是游戏中有意设定的重量，难道解谜的思路错误了？这房间唯一的脱离方式就是杀了那只猴子？

一切的疑惑随着一声古怪的“咔嚓”声而烟消云散，通往下一个房间的门在这时开启了，其实机关的反应时间一共也就隔了十秒左右的样子。

一道光亮从门缝里照了进来，宣告着游戏还在继续……

第013章

看到门打开，封不觉松了口气，他没有急于跑出去，而是借着门外照进来的灯光，走到那个关猴子的笼子旁，打开插销，拎起闸门，把那只昏睡中的猴子抱了出来。

【名称：昏睡的藏猕猴】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一种性格活泼勇敢的猴子，现已濒临绝迹】

“剧情物品，却显示可以带出剧本，嗯……”封不觉沉吟道，他试着把这猴子装进行囊，成功了。随即他就走出了这个房间。

门外是一条通道，四壁基本都是金属，屋顶还是四五米的高度，照明正常，依旧找不到任何一扇窗户。通道两侧有一些门和岔路，但不是打不开，就是被大型的杂物堵死。真正的通路显然只有一条，墙上时而会出现红色喷漆画的箭头指引封不觉该怎么走，经过几次徒劳的尝试，他明白这段路上应该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了，于是就加快速度，跟着箭头跑，大约在七八分钟后来到了通道的尽头，这里又出现了一扇被标红的金属门。

这扇门没有把手，正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圆形的阀门手轮，封不觉走上前去握住手轮，试着转了一下，感到阻力颇大，他使上相当大的力气才将其转动。

转了大半圈后，这门动了一下，从门缝里渗出了一阵冰凉的空气，封不觉瞬时就有了不祥的预感。他推开门的时

候，才发现这扇金属门非常厚，而这房间显然是个密闭的冷冻室，一开门就有一股强劲的冷气扑面而来。

房间内部是名副其实的“冰天雪地”，地上铺满了白色的霜雪，四面墙上都有结冰的迹象。抬头望去，除了照明设备，可以看到天花板的三个角落各有一根直径一米左右的管道，就在门被打开的一瞬间，管道中开始飘出白色的雪花，好在这管口虽大，但飘下的雪花只是零零星星的，不算很多。

封不觉深呼吸一下，朝手掌里哈了口热气，搓了搓双手，走进了房间。跨过门槛后他就发现，这房间的地面深度不对劲儿，地板比门的下框还低了一截，和门外的通道根本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所以地面上那看似薄薄一层的白霜，其实是齐膝厚的积雪。他一脚踩下，脚踝以下就陷进了雪里，冻得他赶紧小跳几步，但是没用，这雪很柔软，想让脚不陷下去的方法就是加大接触的面积，于是他果断跪下了……

他没有关门，直接跪着来到房间对面的墙边，那里还有一扇门，但上面没有开门的手轮，只有一个嵌在门上的、需要输入密码的电子锁，显示屏上有四位密码的空位。在那门锁旁的墙上有一块明显可动的铁板，铁板边长十厘米左右，正方形，上有个小把手。封不觉拉开这块板时，供他进入房间的那扇铁门就自动关上了。

铁板后面是个很小的空间，摆放着一盘磁带，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很明确了……

封不觉取出磁带，又拿出了身上的walkman，将里面原来就有的那盘磁带拿出来装进行囊，再将这盘新的放进去，按下了播放键。

“圣诞快乐，亚瑟。这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日子，同时，圣诞精神也意味着无私的付出与祝福……”

封不觉一边听录音，一边对这间屋子开始了第二遍细致的观察。他刚才就注意到了屋子里最醒目的，是一侧金属墙壁上，贴着一张看上去还很新的报纸。这块墙壁显然处理

过，报纸周围结冰现象还不严重，虽然充斥着人造雪，但这房间的湿度不算太高，纸上的字还很清晰。其中最醒目的一篇报道标题是“他们与我们没什么不同”，旁边配的照片是一群流浪汉正围着一个废油桶取暖，背景中的天空正在下雪，地面也是白色的。当然，这篇报道也是出自“亚瑟·席格”之手。

“你经常出席慈善晚会，在镜头前抛头露面，但我们都知道，私底下你从不给任何机构捐款。你呼吁人们不要歧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但你自己却从未给予任何社会地位比你低的人以尊重，你的刻薄和势利让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作呕。你也为老年人说过话，声称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理解，但你每年都用工作为借口拒绝与自己的父母共度感恩和圣诞。

亚瑟，你曾不止一次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世人的冷漠和制度的不公，可你的实际行动显示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现在，你有机会了解那些无助的人们究竟是怎样渡过难关的了。在这个积雪的房间中，有一张硬纸片，纸上写着开锁需要的密码，你要做的就是把手伸到脚下的积雪中去寻找那张纸片。

就如每一个在雪夜街头挨冻的人都在渴求着一丝飘渺的希望那般，你不会有时间上的限制，但即使找到了什么，最好的结果也不过就是挨到天明……”

录音结束，封不觉已是冻得瑟瑟发抖。游戏给出的服装在虚拟温度二十多摄氏度的环境中可保证玩家的舒适，再热或再冷一些，玩家就会有相应的体感。现在这个冰窟一样的屋子明显处于零度以下，而且天花板上那三根管道还在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增加着积雪的厚度。

为了保证手指的灵活，封不觉呼气时都对着手心，他脑中快速把那段录音过了一遍，随后口中念念有词地重复起最后一句话来：“就如那些挨冻的人那般……找到了‘什么’，就能

挨到天明……”据他推测，这是唯一的提示，相当隐晦，但一定预示着什么。

封不觉又重新站起来，他膝盖以下已经完全冻僵，现在两只脚踩进雪地里也无所谓，因为冻得都没感觉了。他摇摇晃晃地来到那张报纸前，目光灼灼地注视着那篇报导和照片，仔细搜寻着任何可能的线索。

封不觉知道，此刻是搜寻线索的最佳时机，体力活儿可以等到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再干。若是他急不可耐地把双手插进地上的雪里翻刨，那么五分钟后，就算他的手指没有冻断掉，体温的降低也会加剧，要是发展成冻死前那种反应迟钝、意识朦胧的状态，还想解谜就不可能了。

“能让流浪汉挨到天明的东西……”封不觉把话说出来以集中注意力：“几个人围着个桶，烧垃圾来取暖一直到天亮吗？不不，不是这样……”他脑中忽然闪过了一个戴墨镜的大叔形象：“有了……MADAO露宿街头三神器，纸箱，狗，收音机。”想到这儿他就动手了。

这张铺开的报纸是用四小段胶带固定住四个角，从而贴在墙上的，封不觉在保证这张报纸中间一大块不被破坏的基础上，尽可能仔细地将报纸的几个角撕断。

“狗是不可能有了，除非我用雪堆一只。收音机的话……walkman应该算是。至于纸箱……”封不觉已经把报纸从墙上取下，虽然四个角都缺了一小块，但这并不影响他要做的事。

刚才说过，这张报纸很新，因此上面的折痕非常清晰，一般人把报纸对折不会超过两次，但这张报纸上的折痕很多，这无疑显示出它曾经被折叠成某种东西。

封不觉按照折痕还原着这张报纸，他的手还没变僵，但依旧受到了极寒环境的影响，事实上，他的游戏菜单中，生存值旁边的特殊状态已经显示【冰冻】字样了。

虽然报纸缺了角，但与折痕完全吻合的形状还是被封不觉折出来了——一个很小的纸盒子。

封不觉将其拿在手上端详，转了好几个角度，终于在一个有几条纸边重叠的地方，发现了一串连续的字母和数字。

一张报纸上的字母不可能都是一样的格式，偶尔会有字号和样式不同的出现，比如用在标题或图片注脚处的字母，与文章中的就有不同，另外还有大小写的问题。

封不觉找到的这串字母和数字都是相同的字号和样式，字母全是大写，在报纸铺开时分别处于不同的版面和位置，可折叠起来以后就凑到了一处，变成整齐的一小段。

“FM27.3MHZ……”封不觉念道：“业余电台的波段吗……”他说着就把walkman调整到收听广播的状态。

所有的频率都传来噪音，FM27.3也一样，不过他确定了这个频率，便开大了声音，耐心等待。果然，在持续了四十秒左右的噪音后，一个沙哑的声音念道：“九，五，二，七。”随后又响起沙沙的噪声。

封不觉赶紧冲向出口的门旁，一边输密码还一边不快地道：“什么破密码，低等下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意思吗……”

果然，密码是正确的，门打开了。封不觉连滚带爬冲出了这间房，来到外面的走廊后，他冻得在地上直打滚，滚了两圈又站起来做了二十几次直臂深蹲。这个过程中他看了看菜单里的状态，生存值已减到了67%，不过冰冻状态在常温环境下很快就解除了。

无论如何，这样出来总比趴在地上拿手刨雪去找纸片的损失要小。封不觉打游戏的运气一向是很差的，像刚才那种大海捞针一般的作业，他不把房间每一寸翻遍休想找到那雪下的纸片。

通过这第二关以后，他没有立刻关掉walkman，很快他就发现了那个频率的规律，每隔一分钟左右，FM27.3里就会

念一遍那四位数的密码，而其他频率则始终是持续的噪声。

恢复了体温以后，封不觉就继续前行。他估计这个剧本没有去安排或者计算“亚瑟·席格”逃出去以后要花多久才能到达医院并得到救治之类的事情。一开始的录音称他有四十分钟来找到出口，否则就会死于体内的毒素。可是封不觉的菜单中一直没有显示过【中毒】这一状态，而此刻他也无法判断生存值的减低到底是由于刚才的严寒还是毒素的缓慢作用。总之这并非一个显性的中毒效果，而是某种剧情事件，简单地说，就是四十分钟内必须通关剧本，否则就GAMEOVER。

封不觉已经花去了二十多分钟，他通过第二关的速度算是快的了，加上之前第一个房间中消耗的五分钟，还有跑路的时间，他到达第三个游戏时，应该还剩余十五分钟左右。系统肯定得考虑第二关中玩家选择刨雪的可能，那样无疑会耽搁更久。所以从时间因素上考虑，封不觉接下来要面对的游戏，不出意外应该就是最后一个了。只要完成，他就可以结束这个剧本。

第014章

在通往下一个房间的路上，封不觉发现了一件可喜的事，就是他专精等级中的【器械】一栏被开启了，现在是F级，也不知是摆弄walkman还是折报纸带来的结果，反正开了就好，通关奖励的技能如果是【器械】或者【通用】系的，应该就可以直接学习了。

几分钟后，他终于到达了又一扇标红的门前，这回他推门就进。

房间不大，靠墙处放着两台电视。屋子正中有一张桌子，桌子上竟然直接摆着一把钥匙。右手边的墙角有一根直立的管道，探出地面一米左右，封不觉走过去看了看，这直径大概正好能塞进网球。

这回他什么都没碰，身后的门就自行关上了，同时，两台电视中的一台亮了起来，画面中出现了那个白面玩偶的形象。

“你好，亚瑟，或许你觉得游戏到此已经接近尾声了，或许你认为自己很快就可以活着离开这里。但请你扪心自问，你真的有这种资格吗？一时的善举和片刻的痛苦就能改变你那虚伪的本性吗？

你我都很清楚，你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救赎。”

封不觉没有说话，他觉得这段话不对劲儿，所谓“一时的善举”和“片刻的痛苦”，应该是指他通过前两个房间时的选择，这说明这段录像可能刚刚录完才几分钟，又或者……画面中根本就是在播放实况。

第二台电视的屏幕也突然亮起，封不觉看到了难以置信的场面，那台电视里竟然出现了王叹之。画面中的王叹之也

在一条走廊里前行着，他看上去已经受伤了，身上有血迹，走路姿势也有点奇怪。

“在名利场中打滚，让你结识了很多与你称兄道弟的小人，我相信即使得知你失踪或死去，这些人也将毫不在乎。但是……亚瑟，你还有一个朋友，一个真正的朋友。”玩偶说道：“约翰现在也在进行着一个游戏，但他的终点，是一条死路。而唯一能带他逃生的东西，同时……也是可以帮你离开这儿的东西，就是桌上的那把钥匙。

你可以用它打开最后的一扇门，也可以把它扔进墙角的管道中，送到约翰那边。

钥匙只有一把，如果卑鄙伪善的亚瑟·席格选择死去，那么善良正直的约翰就可生还。

生与死，做出你的选择吧。”

封不觉盯着那电视画面，愣了足足两分钟。他在思考第二个电视中的王叹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到底只是在自己这个剧本中所生成的虚假画面，还是此刻自己真的看到了另外一个单人生存模式剧本中的王叹之？如果是后者，那这个系统也未免太犀利了，居然能让两个不同玩家的剧本在某一时刻发生重叠？

他心想：看来这答案得等到剧本结束后再去问问小叹了，现在只能推测，无法验证。

此时封不觉不禁赞叹起这个剧本的高明来，设定中的亚瑟确实不是什么好人，之前那两关也不足以改变什么，但先前的只是铺垫而已。

根据这个剧情来看，最后的这个选择才是关键。如果亚瑟牺牲掉约翰，选择自己逃生，那么他此后的一生都将遭受良心的谴责，生活在痛苦之中，他的自私虚伪会被无限放大，折磨他的心智。亚瑟最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一个疯狂的利他主义者，一名真正的慈善家，这样才能让自己的

良心好过一些。

这就是所谓的“救赎”，让游戏者在试炼过后，懂得尊敬和珍惜生命，对自己的余生心存感激。

而另一种情况，是亚瑟选择自己死亡，让好友约翰活下去，那直接就是一种牺牲式的救赎。

封不觉耸耸肩，走到桌前，把钥匙拿起来，看了看最后那扇紧闭着的门，自言自语道；“这么说来，我这个剧本就以失败告终了啊……”他走到管道旁边，也没多想，就把钥匙扔进去了。

随后，第二台电视的屏幕被关闭，第一台电视中的玩偶再次开口说话：“令人钦佩的选择，亚瑟，别担心，死亡，是灵魂的升华。”看来这还真不是录像。

“那扇门……”封不觉转过脸来，指着门的方向道：“通向的是一条死路。”

电视中玩偶的脖子微微转动，没有回应。

“你的用词很有意思……也很严谨，我差点就被骗了。”封不觉说道：“能带他‘逃生’的东西，也是能帮我‘离开这儿’的东西。”他笑道：“呵呵……如果我拿钥匙去开门，我反而会死，没错吧？”

玩偶依旧没有回答，沉默着。

“你说我‘可以用它打开最后的一扇门’，但并没说过打开以后就可以活，我只会‘离开’而已。”封不觉道：“而最关键的提示就是……‘卑鄙伪善的亚瑟·席格选择死去，善良正直的约翰就可生还’这句话。”他摊开双手：“我想了几秒才明白，这并不冲突。此刻，约翰拿到了钥匙，他可以生还，而‘卑鄙伪善’的亚瑟已经死了。

站在这儿的，是为了朋友可以牺牲自己，通过了试炼的亚瑟·席格，一个‘令人钦佩’的人，他的‘灵魂得到了升华’，我说的对吗？”

玩偶终于开口了："很出色，你看破了游戏的规则，但这却让我对试炼的结果产生了质疑。"

"你真的只是系统生成的一组剧本数据而已吗？"封不觉虚起眼，走向了电视："难道对你来说，我的选择并非是已成定局的逻辑结论？我过关的依据究竟是良心还是狡诈也很重要吗？"他蹲在电视前面，用那种和录音里一样的口吻，压低了声音道："这个剧本的最后选择其实并不是在生与死之间。而是一个关乎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游戏。

如果我将自己代入到'亚瑟·席格'的心态，那就是以本我的意识去选择，那个卑鄙的记者无疑会舍弃别人而求生，用钥匙去开门，那样就会死。

如果我完全以一个'玩家'的心态去看待问题，就是以自我的意识去选择。对惊悚乐园的玩家来说，这无非就是一个剧本罢了，选项很简单，通关或者GAMEOVER。于是，我同样会拿钥匙去开门，还是死。

只有以客观心态带入主观角色的人，'一个专注地扮演着亚瑟·席格的玩家'，才能以超我的意识去下决定，那样，即便不破解你的把戏，我也会选择把钥匙扔进管道，因为这才是对剧本最完美的诠释。

而那时，你便会回馈给我一个惊喜的结局，是这样吗？"

电视屏幕居然在这时突然黑屏了，仿佛是那个玩偶强行停止了这种交流。封不觉的耳边立即响起了那熟悉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系统提示语音：

【您已完成该剧本，60秒后自动传送】

第015章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450，游戏币：4500】

【获得物品/装备：昏睡的藏猕猴】

【完成/接受任务：0/0】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0，破解世界观：无】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100】

【技巧值加成经验：100，游戏币：1000】

【剧本通关奖励：技能卡*1】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封不觉在登陆空间看完了结算的清单，随即就听到了【您已经升到了5级，体能值上限增加，当前为500/500】，他的经验现在是则是150/500。

从经验上来看，单人生存模式和训练模式的差距其实不大，封不觉和王叹之排多人训练时的等级分别是1级和2级，如果不考虑他们打出了击杀BOSS这种超难达成的结局因素，完成那个剧本的经验最多300左右，不会有500那么多。而此时这个单人生存模式的剧本是封不觉以4级的等级生成的，按照经验比例来看，他这个等级去打一次单人训练基本也能拿接近400的经验。

这时就能看出生存模式的奖励优厚了，比起只能拿经验

的训练模式，现在封不觉还多了技巧值以及其加成的经验和游戏币，另外还有通关奖励和恐惧评级的额外奖励。

不过这次的结算数据有一条令封不觉颇为疑惑，他之前也从训练模式中也带出过道具【一次性注射器】，但结算清单中“获得物品/装备”这一栏显示了“无”，可这回的猴子却被结算了。

他有很大把握，之前看过的游戏资料中从未提到过这种情况，当然那也很正常，官网的游戏说明是广告和科普性质，不会写出每一处非常具体的细节。

未解之谜对封不觉来说就如鱼骨在喉，尤其是这种看似无关痛痒的小问题，想不明白他就全身不舒服。

他也懒得去看论坛，因为这种和系统有关的状况，论坛上说的未必正确，于是他直接通过登陆空间里的屏幕联系了在线客服询问。对方还真就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查了半天才给了答复：类型为“消耗品”的物品，如药品、绷带、合成材料、机械零件等，凡品质在“普通”（含普通）以下的，在剧本中获得并带出时，不会被结算清单所显示。品质为“垃圾”的装备同上条。

封不觉听到这儿就明白了，符合上两条的东西，在团队剧本中可能会有很多。假如以后有那种行囊特大的人吃饱了撑着，在最后60秒倒计时的时候，捡一大堆诸如石头、树枝、杂草、板儿砖、木棍之类的杂物，然后一股脑儿带出剧本去，系统的结算清单里就得用一大段来记载这些毫无用处的玩意儿。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样的设定。

搞明白这件事以后，封不觉就想把行囊里获得的那只猴子拿出来瞧瞧，谁知他试着将其从行囊取出时，猴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尺寸接近塔罗牌的卡片，同时，封不觉眼前出现了系统提示：

【完成剧本后，玩家有可能获得“能够带出剧本的剧情物品”，这类物品一般为剧本中次要任务的相关物，或是在主要

剧情流程中，因各种原因（如玩家以自身能力克服剧情所需）而没有被使用的相关物。当这类可以带出剧本的剧情物品成功进入登陆空间后，将转化为“拼图牌”，加入套牌系统（暂未开放）中。】

封不觉看完了系统提示，将视线转向了手上的拼图牌，这牌的材质虽然像纸，但感觉上是无法弯折的，牌的边缘一圈都散发出白光，两面的图案是一样的，不分正反面，他手中这张牌的图案，画的是一只猴子，画风竟然还是水墨风格。

【拼图牌：猴】这就是该物品上唯一的注释，就一个名称，没别的。

封不觉瞥了眼好友菜单中王叹之的状态，这小子还在游戏中。他干脆也不急着去拿结算奖励，而是再次联系了客服。

那么让我来大致解释一下这个套牌系统……

在此之前，得说一个概念，也就是所谓的装备品质分级，官网上给玩家的资料如下：

垃圾：让这件一文不值的垃圾正常运转十分不易。

破败：陈旧，有缺陷，但总比没有强。

普通：这个装备一切正常，合理运用它会对你有所帮助。

精良：一件可靠、良好的装备，如同值得信赖的伙伴。（精良品质的装备至少拥有一种属性或者一种特效）

完美：毫无瑕疵的顶尖装备，稀有而强大。（完美品质的装备必定拥有特效，但未必有属性）

传说：令人梦寐以求的神器，足以提升使用者的实力层次。

从这个分级可以看出，精良级的装备无疑将是这个游戏

中后期的主流，也是大部分玩家都有能力获得的等级。

前文中提过惊悚乐园中获取装备的方式，主要就是“找”，但如果有玩家实在搞不到精良装备，陷入了没装备导致实力差，实力差又造成拿不到装备的恶性循环，该怎么办？

这个套牌系统就是游戏公司想出的办法，提供给玩家们在游戏后期获得装备的一种变相途径：只要玩家凑齐一个系列的套牌，就能去换一件装备，品质保底就是精良，甚至有几率出现完美。

而“系列”是个什么概念呢？答案是随机的，无限的。

就拿这张【拼图牌：猴】举例，如果你手上还有拼图牌：和尚、白马、猪、食人族，这五张在一起就可以被视为一个系列了。

同理，如果你手上有拼图牌：鼠、牛、虎、兔、龙、蛇、马、羊、鸡、狗、猪，加上这张猴子，十二张牌也可以视作一个系列。

只要系统判定一组牌凑一块儿能算“一套”，那就意味着该系列的概念成立，便可以用来换装备了。

从这点来看，任意一张拼图牌，在理论上都能加入众多不同的系列。而任意一张牌的诞生也都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比如封不觉带出来的猴子，未必就会变成【拼图牌：猴】，也可能变成拼图牌：猩猩、金刚、毛团、桃子、丰臣秀吉等等……又比如有某个玩家从剧本里带了双草鞋出来，有可能变成拼图牌：脚、稻草、皇叔等等。

这种多元化设定，让每一件剧情物品都能变成有用的拼图牌。到了游戏后期，如果玩家已强大到了可以用武力克服大部分难题，剧情物品上【是否可带出该剧本】这条属性或许就会改变他们通关的策略。

因此，实在没有装备的玩家，就可以自己进单人生存模式，只完成主线剧情，触发的支线任务全都不做，把能留下

的剧情物品都留下，带出剧本时就都是拼图牌了。

当然，玩家拿完想要的东西然后自杀出本是不可能的，想拿套牌，通关是最低限度的条件。无论在哪种模式下中途死亡，装备物品都能带走，唯有在该剧本内获得的剧情物品全都会留在剧本里，这也是为了防止团队模式中因为某一名玩家的死亡导致其他人无法继续任务。

差不多就是这样，封不觉那边也已询问完毕，他结束了与客服的通讯，然后在菜单上进行一番操作，把拼图牌化为数据储存在了登陆空间中。接着就准备去领取通关奖励和额外奖励了。

他从一开始就没对这次的惊吓值评价抱什么希望，因为这个剧本的恐怖程度本就一般。不过那次额外的抽奖机会他还比较在意。

通关奖励的随机技能肯定是自己能用的，那么不是通用专精就是器械专精的技能。至于那个恐惧评级的额外奖励……他不得不再选一次装备，因为一个剧本刷下来，他仍然是手无寸铁。

封不觉走出电梯，进入了那个敞亮的金属房间，和上次一样，里面有两根空心的玻璃柱。

首先，他来到了通关奖励的那边，通过虚拟菜单领取了随机技能，一张技能磁卡在玻璃柱中由白光渐渐汇成，封不觉取出这张卡的时候还挺淡定的，但在看到技能说明的刹那，他凄厉的吼声又一次在这房间中响起：“坑爹呢这是！”

第016章

【名称：草率的维修】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器械】

【效果：使一件品质为垃圾或破败的机械造物在三分钟内暂时提升为普通品质】

【消耗：体能值100】

【学习条件：器械专精F】

【备注：众所周知，伟大的“烂苹果”公司创始人，被称为行业先驱的哥布林发明家、企业家，史蒂夫·嚼不撕先生，在他年轻时也曾经当过修理工。他的墓志铭这样写道——“只有菜鸟才会试图将一件东西彻底修好”。为了让更多人能理解这句话，他还把公司的LOGO（一个有缺口的苹果）印在了墓碑上】

封不觉玩游戏的运气一向很差，随机到这个技能就是很好的体现。在低等级时，如【爆炸神拳】那种学习条件和消耗都很低的、有使用次数限制的技能，可以带给玩家很大的帮助。

而这个【草率的修理】就属于那种……在玩家二十级以后，哪怕技能栏没满，也感觉可带可不带的技能。

效果鸡肋，消耗颇大，最糟糕的就是作用目标限定于“机械造物”，如果这个技能可以作用于所有装备，应该还有些价值。比如说玩家捡到一根品质为破败的生锈铁管，在体能值充裕的情况下，姑且就用这个技能将其变成普通品质的铁管，也算稍微加了点威力。

可现实是很残酷的，这技能只能用在机械上。封不觉此

刻已在想象，能用到这技能的情况到底有几种……要是捡到了故障的电锯……那花去一百点体能让其运转三分钟倒还算值得；这技能理论上应该也能使故障的交通工具恢复功能，假设自己满状态乘上一辆报废的汽车，掐好时间，每回都抢在技能失效前几秒再用一次，这辆车便可以正常行驶将近十五分钟。

不过这些只是假设，很难说像交通工具是否真会受这技能影响，毕竟汽车这种场景中的大型物体不算是“物品”，玩家也不能查看其属性。

反正留着这玩意儿，到公测时也不可能卖什么钱，所以封不觉就把这技能学了，他的技能栏中立即就多了这样一项。随后他就来到了第二根玻璃柱前，系统提示出现：

【请选择您的额外奖励：一、随机抽取一件与等级相应的装备，二、5000点游戏币，三、200点经验值】

封不觉毅然选择了装备，首先，后面两个选项现阶段完全不需要。其次，他就是不相信，自己都5级了，除了一个毫无战斗力的技能和一根塑料针管外什么都没有，难道还能抽到第二块【石头】不成？

白光汇聚，由虚化实，玻璃柱中渐渐出现了一件装备的白影。还没完全成型，封不觉就知道，这回有戏，看这轮廓，妥妥儿的是件武器。

【名称：马里奥的管钳】

【类型：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中等】

【属性：火】

【特效：攻击人型或类人型生物的头部时，有很高几率造成重创】

【备注：这把管钳的主人很有名，他自称是个水管工，但他从不修管道，他只是在管道里钻进钻出，跳来跳去。整日忙着与恶势力战斗、拯救王国、寻找公主什么的。他有时会化装成青蛙、浣熊、甚至地藏菩萨。有时他还会放火球，扔锤子……但他从不！请注意，是“从不”用这件水管工必备的工具。于是，这把管钳愤怒了，它火冒三丈，它要证明管钳完全是可以参加战斗的！】

“这世界观略猎奇啊……”封不觉看完属性以后，虽然吐了个槽，但心里还是挺高兴的，不管那备注栏里的内容有多奇葩，至少这装备的其他属性都很不错。

走回电梯后，王叹之的通讯请求已经显示在屏幕上了，封不觉点下接受时，顺手就发送了组队的邀请，“怎么样？五级到了没有？”

王叹之回道：“啊，经验正好够，觉哥你呢？”

在好友名单中只能看到对方昵称和当前状态，等级并不显示。不过就在王叹之问这问题的时候，因为他接受了组队请求，队伍状态栏出现在了显示屏上，这时封不觉的等级信息他便也看到了。

“果然到了啊，觉哥你拿到什么装备没有？”王叹之又道：“我刚才把剩下那一发神拳给用掉了，出剧本前除了原先就有的水果刀，还找到一件防具。”

“这些先不提……你刚才那个剧本，进行到最后的地方，有没有用到钥匙？”封不觉说道。

“啊？有啊，你怎么知道？”王叹之回道。

“那把钥匙你是怎么拿到的？”封不觉又道。

王叹之闻言愣了一下，随即回道：“我在剧本的最后，发现一把钥匙就落在出口大门前的地上。我现在都没想明白这是什么情况……本来我已经快撑不住了，生存值和体能值都见了底，远处还有东西在追我。没想到在那样一个地方，捡

起一把钥匙打开门，就直接完成了剧本。”他顿了一下：“诶？觉哥，难道你知道是为什么？你的剧本最后也是这种情况吗？”

封不觉道：“怎么可能呢……我的剧本可是很艰难的，你那边的状况……估计是系统认为，以你的智慧，捡起钥匙开锁已经是一种解谜了，于是就给出了这样的设置吧。”

“这种解谜是给猩猩设置的吧！”王叹之叫道。

封不觉笑了笑，他是有意扯开话题，才开这玩笑，“你准备好了没有？排团队生存之前还有什么要整理的吗？”

“我没问题，排吧。”王叹之回道。

封不觉操作着触摸屏，很快调出排队的菜单，二人都到达五级后，能够进入的模式有所变化，现在菜单中显示的是单人生存模式（普通）和团队生存模式（普通）。

训练模式已经被关闭，变成了不可见选项，而单人生存模式现在也是灰色的，不可选。

【疯不觉，等级5】

【枉叹之，等级5】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请确认。】

【已确认，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五人。】

【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的个人或队伍。】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第017章 诡影迷城篇（一）

眼前陷入了黑暗，游戏菜单也暂时无法打开，短暂的失神后，封不觉意识到在这无尽的黑暗中，自己已经由站立变成了坐姿，似乎是坐在了某种有靠背的硬座椅上。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这次随机出现的声音很平常，普通青年的感觉，不过说这句词儿的口吻听上去依然很诡异。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结算奖励时可获得80%的通关基础经验加成】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过场CG直接出现在了封不觉的眼前，那感觉就像是戴着一副可以看电影的墨镜，同时，相应的解说语音也在耳边响起。

【这是一座现代化的繁华都市，就像现今世界上所有的一线城市一样，高楼林立，车流如织，超负荷的人口，浑浊的空气质量……】

随着语音的叙述，眼前的画面如快进一般播放着，不过只是很平常的街景而已。

【直到某个晚上，太阳沉下，却再也没有升起。漂泊的乌云后时隐时现的朦胧月光，映照着这座死寂的孤城。】

封不觉眼前的画面迅速变暗，直至完全漆黑，几秒后又恢复了些许亮光，正是月黑之时应有的亮度。那座城市中依然有些光源，但这绝非一座繁华都市在夜色中应有的亮度。

从远景俯瞰，城市的街道上可以看到许多静止不动的车辆，但没有看到半个行人，也没有任何正在运动着的物体……

【你睁开眼，发现自己正坐在经常会乘坐的末班地铁上，而你很快将意识到，此刻你周围的几个陌生人，和你自己……是这座城市中仅存的幸存者。】

这句话传入耳中后，封不觉只觉眼前一亮，恢复了正常的感官，游戏菜单也可以打开了，看来剧本已开始。

他的确正坐在一列行驶中的地铁上，窗外景物飞逝，化作一条条横线。他抬起头来，看到小叹坐在身边不远处。不出意外的，这节车厢里还有另外三名乘客。

在封不觉和王叹之的左手边，隔开一段距离，另外的一排座位上坐着一男一女，皆是二十岁不到年纪，看着应该还是学生。男生的脸很白，头发也挺长，说实话……这样的造型，使他看上去和他身边的女生差不多了。两人的身高很平常，身材都偏瘦，长相可谓俊男美女。从昵称来看，二人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无误，男生叫“想你时最孤独”，女生叫“念你时最寂寞”。

在团队生存模式中，此刻就算是游戏开始前给出的最终调整时间了。也是系统提供条件好让玩家们进行一些交流。在这个环境下，玩家的昵称都显示在头顶上，可以互相看见。等离开这里时，头顶的名字就会消失，再想查询队友叫什么，就需要打开菜单到团队那一栏去找了。

团队栏里可见的信息也很有限，首先，菜单里自然是看不见队友长相的，只有名字和等级；其次，旁边的状态只显示“生存中”或者“已死亡”，至于这人到底生存值多少，有没有异常状态，一概不明。

这节车厢里一共有五人，还剩下一位没介绍，他就坐在封不觉和王叹之对面的那排座椅上。

即使是坐着时，目测这家伙的身高也应该在一米九以

上，体重则肯定是一百公斤级别的。看长相，这位大哥肯定不到三十岁，其面容冷峻，下巴的线条十分刚毅；宽阔的肩膀，呈V型的躯干，隔着长袖T恤竟能隐约看出他手臂上的肌肉线条。

像这种造型，称他一声“赛州长”绝不为过。虽然神经连接游戏允许玩家在虚拟世界中修正外貌，但是这个功能是存在改动幅度限制的。脸倒是可以随便“PS”，但体型上的改动幅度最多不能超过8%，再多就会出问题，比如你让一个身高两米的人，使用一个一米五的身体，他肯定会不适应。

所以，假设玩家身高180CM，那调整的上限大致在194.4CM，下限则是165.6CM；体重60公斤的人，可以加重或减轻4.8公斤左右。而身材比例上的修正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要举例就是……啤酒肚可以被修正成比较平坦的肚子，但绝不会变成腹肌。

所以，撇开脸的因素不提，眼前这位壮汉在现实中……八成还是个壮汉，不排除这家伙根本没修正过外观的可能。

壮汉和他们俩的视线对上后，率先开口道：“自我介绍一下……”他拍了拍胸脯：“龙傲旻，刚到十级。”

“看出来了……幸会，幸会。”封不觉回道。

王叹之挺好奇地问道：“这位大哥，你昵称前面那段是名字的一部分吗？原来可以起那么长名字的吗？”

“哦，这个啊，这个是称号，到十级时都有，系统评的。”龙傲旻回道，他头顶显示出的是【勇猛的冲锋者·龙傲旻】

封不觉显然是知道这个设定，所以他才会说“看出来了”。

“好像很强的样子啊……”王叹之两眼放光道。

封不觉插嘴道：“什么叫好像很强？怎么说话的？”他一本正经地道：“这就是很强。”

“哈哈哈，哪里哪里，只不过多玩了一会儿。”龙傲旻笑

道，封不觉的话显然让他十分受用。

“龙哥过谦了，在下一看便知，你并非等闲之辈。”封不觉直接就叫上“龙哥”了，他心中对敢于起“龙傲旻”这种名字的人那是由衷的钦佩，看着这个名字时的感觉，就仿佛有一股王霸之气糊在了自己的熊脸上。

封不觉随即又转过头去，对那俩男生女生道：“二位同学，你们好啊。”

“啊，你好你好。”两人随口回道，似乎不是很爱搭理这边的三人。

接下来的几分钟，封不觉跟龙傲旻聊了些关于游戏的经验，王叹之也在旁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这还是内测第一天，其实大家都是新手，有许多值得交流的东西。

龙傲旻似乎不该叫龙傲旻，他应该叫郭大路，这是个很大路的人，待人很诚恳，也很豪爽，他的真诚能听到，能看到，更能感受到。他提出的意见很中肯，也没有因为封不觉和王叹之的等级低就摆出居高临下的态度。

另外一边，那对恋人已在那儿卿卿我我，搂搂抱抱，十分腻歪的样子，说着些悄悄话。可能有人会问，这游戏不是不能做出亲昵举动的吗？请注意，前文写的是禁止性骚扰行为，现在这俩货是你情我愿的情况。当然，他们也做不出什么太出格的事情，最多就是亲亲抱抱，根本上不了二垒。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游戏对更进一步的行为是绝对限制的。

不多时，地铁渐渐慢了下来，直至完全停下。

外面地铁站中的灯光正常亮着，但听不到什么声音，除了地铁自身移动时的声响，连进站的广播都没有。

车门打开了，几乎在同时，车厢里的灯全都灭了。

寂寞妹子吓了一跳，轻轻喊了一声，她身边的孤独小哥也是一怔，不过他还不至于叫出声来，只是身子抖了一下。

“啊！！！！！！！！！！”

而这一声鬼哭狼嚎是小叹是发出来的。

待他喊完，封不觉叹了口气：“要不是系统拦着，我真想把管钳插进你喉咙里。”他一边摇头，一边走出了地铁。

虽然地铁车厢里的灯灭了，但也并非伸手不见五指的状态，因为站台的灯光都很正常，王叹之那一嗓子着实是丢脸丢到家了，孤独和寂寞两人皆是发自内心地投来了鄙视的目光，龙傲旻则是强忍住笑意，皮笑肉不笑地跟着封不觉走出了车厢。

几十秒后，五人都来到了站台上，封不觉观望了一下四周，便说道：“我去车头看看，也许那儿有驾驶员。”

“还是不要单独行动吧，要不大家一起去？”龙傲旻道。

“哎呀，找什么驾驶员啊，多麻烦，浪费大家时间。这儿不是有十级的大哥在吗，我们跟着他走，一路到地面上去，无论见到什么干掉就是了，反正杀到底就能通关的。”孤独小哥说道。

封不觉从团队状态中可以看到，孤独和寂寞的等级分别是七和六，反正比他和小叹要高，感觉上更有话语权。

“那好吧。”封不觉居然就这么答应了，他随即就转头对龙傲旻道：“龙哥意下如何？”

“没问题，你们跟在我后面，要是遇到需要战斗的情况，来搭把手就行了。”龙傲旻爽快地答道，说着就迈开步子走上了自动扶梯：“跟我来吧。”他站定在扶梯的台阶上时，已从行囊中摸出了一块盾牌，装备在了右手腕上。

“觉哥？怎么回事啊？”王叹之压低了声音对封不觉道，他很了解封不觉，觉哥又岂是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会改变行动的人？何况那位孤独小哥的建议非但说不上高明，连是否正确都是个疑问。

“没什么，我本来就觉得这地铁有驾驶员的概率不高，只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想去查看确认一下。”封不觉低声回

道：“既然有人反对……在这种无关痛痒的分歧上让步也无妨。”

说话间，他们已随着龙傲旻来到了自动扶梯上面的那层，不过五人依旧身处地铁站中，要回到地面还需往上去一层。

从自动扶梯上来以后，迎面就有一块指示牌，指向各个出口的方向以及通往地面上哪些地标。不过这对他们来说不重要，他们只需要找个最近的出口，先到外面去看看这城市究竟是什么状况再说。

就在此时，系统的语音提示同时在众人耳边响起：【主线任务已触发】

第018章 诡影迷城篇（二）

在系统语音的提示过后，封不觉再去查看游戏菜单，发现任务栏终于也被解锁了，这还是他第一次正式接到主线任务。之前的训练模式和单人生存模式基本是在封闭式的建筑物内完成，剧本的格局都很小，剧情走向方面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所以系统也就不去多此一举地生成任务了。而现在的团队生存模式有着自由度很高的大型地图，系统就必须给出一条主线来引导游戏的最终走向，否则玩家很可能会弄不明白大方向上该干什么。

在展开任务栏以后，封不觉看到一个新的窗口覆盖在了菜单最前方，框里显示着任务内容。这个主线任务的文字描述很简单：【搜索城市，找出恶魔之门。】

“魔幻设定的感觉啊。”封不觉扫了一眼任务便关闭了游戏菜单。

“这城市这么大，找扇门岂不是大海捞针？”王叹之道。

“任务用于提示我们的关键词不是‘门’，而是‘恶魔’。”封不觉说着，已走到了旁边的一台自动售票机前，看着那台机器上印的地铁线路示意图道，“这座城市的地铁一共有十二条线路，虽然是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过……”他的手指沿着那张图上交织在一起的线路移动，最终停在了一个地方，“这十几条交错的线路中，有这么一块区域……”他双手张开，按在地图上，遮住了那块区域周围的线路图，只露出中间一块：“五条交叉的直线，形成了非常标准的几何图形，一个五芒星。”

“大哥，这也太牵强了吧。”孤独小哥道：“你再仔细找找，那一团乱麻的线里说不定还能找到很多别的几何图形呢。”

“我手指停下的那一秒，就代表我已经仔细地找完了。”封

不觉回答，他转过身来解释道：“我们上到这一层以前，无论是地铁内部还是站台上，都只能看到本线这一条线路的站名和示意图。像这样的全城地铁完整线路图，下面那一层没有。

在系统提示响起前，我们既没有遇到怪物，也没有耽搁多少时间，几乎还未做任何实质性的行动。但任务被触发肯定是有原因的，假如这任务没有任何触发条件，我们坐在地铁里就该接到，系统何必特意等我们上来一层再给提示。

因此……我能想到的可能性就是，这一层里有某些在下面那层没有的东西，其提供的信息可以将我们指向任务中所说的那扇恶魔之门。”

他说到这儿，侧过身，用左手的手掌拍了拍自动售票机上印的地铁线路图：“地铁线路只有十二条，而地面上的马路有上千条，如果这张地铁线路图毫无意义，那城市地图就更没有意义了，除非我们能找到一张标着‘恶魔之门’这种地标的旅游地图来。”

他深呼吸一下：“总而言之，如果没人提出与此推断存在矛盾的建设性意见，或者其意见本身并没有站得住脚的依据来支持……劳驾请移步跟我到图中的这个区域走一趟，假如我错了，我们重整思路，再议一番，假如我对了，我拿技巧值，大家清任务，皆大欢喜。”

封不觉一口气说完，众人目瞪口呆，王叹之这时倒显得挺平静，因为从小到大，像这种场面他见多了。

封不觉的推理能力是阅读癖变得纯熟后所产生的衍生品。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十六岁那年在学校里做Binet测试的得分是138，左右半脑正好各占69分的平衡型思维。和140以上那种“超常”的天才相比，他依然是划分在正常人群体里的，但其观察、记忆、理解、推理的能力可谓训练有素，绝非常人可比。

正如柯南道尔先生借福尔摩斯之口所说，优秀的侦探除

了渊博的知识和经验以外，更重要的是正确的推理技巧。文中的福尔摩斯总是在不遗余力地宣扬着自己的那套“演绎法”，而封不觉显然是一名忠实拥趸。

他的阅读癖就来源于夏洛克的另一套理论：将知识当做储备品，把大脑当成图书馆来管理，不重要的东西就扫出去忘掉，次要的东西放进阁楼里，需要的就留在唾手可得之处。

这看似是一种理想化的记忆习惯和思维模式，其实通过一定的训练，确实是可以做到的，封不觉便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典型。

这世上有许多说来简单做来难的事，比如每天在家做几十个俯卧撑就能不知不觉变成肌肉男，每天背几个单词就能轻松过四六级，每天写个几千字存稿就能成为大神之类的……如果人类自欺欺人的念头有一个排行榜，这几句肯定都排在前几位。

一般人面对这种自律性质的训练，半途而废的概率极高，但正所谓自古怪咖多奇才，封不觉就是坚持下来的少数人之一，最终将阅读和推理变成了习惯和嗜好……

“呃……疯兄所言极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找，总比我们出去以后在城里乱转要强。”龙傲旻这话的后半句是对着孤独小哥说的。

“啊……啊？哦，好……好吧。”孤独小哥刚回过神来，事实上，他都没有完全跟上封不觉的语言和思路，不过却产生了一种“虽然不太明白，但这家伙好像很厉害的样子”的感觉。

五人随即便动身了，龙傲旻走在最前面，封不觉紧随其后告诉他该从哪个出口回到地面，并且负责在上去以后指明大概的方向。

经过一条宽敞的安全通道时，封不觉竟发现了一个貌似彩蛋的设置，就在通道墙面上一个接一个的广告牌中，竟混

着一幅惊悚乐园的游戏广告。

走完通道右转，众人便看到了斜上方的出口，这一段坡有一轨向上的自动扶梯，不过已经停止了，两侧还有两排可供步行的普通扶梯。

他们拾级而上，来到了城市的地面上。月色朦胧，城里的灯火很稀疏，街上停了很多车，但全都是熄火状态，路边建筑物上的广告牌、营业场所和民宅中的灯光全都暗着，唯有街上的路灯还在正常工作。

虽然没有行驶中的车辆，但吸进口鼻中的空气感觉还是十分浑浊，眼前仿佛有一层雾气氤氲缭绕，使远处的景物难以看得分明。

在地铁站里的时候，头上有顶，四周有墙，而且是地下的环境，众人倒也没感觉出什么来。但来到开阔的地面上以后，四周难以名状的诡异气氛……那种异常的静谧，简直能使人窒息。

五人中有四人的惊吓值都已有了起伏，稳定值处于5%到15%不等，面对恐惧时的各种体征也已在他们身上逐渐显现。

“沿着这条路走，经过四条街以后左转，然后一直向前就是了。”封不觉的语气听上去倒是很平常，完全没有受影响的样子，迅速认清了路面上的几个地标，想好了路线。

龙傲旻拿着他的盾牌，点点头，继续头前带路，其余四人走在后面。众人都不说话，戒备着，聆听着，尽量走在接近路灯的人行道上。

黑暗中会时不时传来疑似野兽的呼吸声、窸窸窣窣般的低语声、若有似无的笑声。反正无论哪一种，都让人听得见，却听不清。

龙傲旻每隔几十米就会回头看看，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我说疯兄……你在现实中应该是高危职业吧？”龙傲旻问

道。他一路练到十级，还真没见过有像封不觉这样的玩家。恐惧这种事是很难掩饰的，但封不觉连眼神中都不露半点惧色，可见他不是装胆大，而是真不怕……结合刚才犀利的推理，龙傲旻甚至有点怀疑封不觉在现实中是职业特警之类的人物。

“艺术家。”封不觉不温不火地回道，仿佛他说的是实话似的。

王叹之懒得插嘴，据他所知，封不觉对外宣称的职业一般就两种：艺术家、大文豪。无论以哪种观点来看待他的行为，这两种回答都很欠揍……

龙傲旻完全没想到会听到这种回答，一时不知怎么接茬儿，孤独小哥在后面又发话了：“哪儿有人会‘自称’为艺术家的啊？”

“那我可以换一种说法。”封不觉接道：“我是一名具有较高审美能力和娴熟创造技巧并从事艺术创作劳动而有一定成就的艺术工作者。”

“这不就是把这三个字解释了一遍而已吗！”

“比起直接说那三个字，显得谦虚了一些不是吗？”

“明明更嚣张了好不好！”

寂寞在一旁笑了起来，孤独撇撇嘴，对她说道：“他不装傻我能吐槽吗？”

这时，封不觉突然停下了脚步，并快速从其行囊里拿出了【马里奥的管钳】，“嗯……才刚刚缓和了一下压抑的气氛，就有麻烦的东西来了。”

龙傲旻几乎和封不觉同时看到了黑暗中有两道影子一闪而过，但他只看出了个大概的轮廓，也不晓得那些是什么玩意儿，反正八成是某种怪物。

“看体型像畸形的婴儿，双臂前端是小型的镰刀，速度挺快的，数量方面……应该不止一个。”封不觉淡定地叙述着，

并且手持管钳向黑暗中欺近。他此刻还不知道，说完这几句话，自己的侦查专精就被开启了。

第019章 诡影迷城篇（三）

“一、二、三……嗯……正好五个。”封不觉边数着边走到了街心，离开了路灯下最亮的区域。

他直接踩着引擎盖站到了一辆汽车上方，单手紧握管钳，眼光六路，耳听八方。他以身犯险地立于这个光线偏暗的高点，试图引诱那些怪婴上钩。

王叹之拿出了他那把【水果刀】，并且戴上了之前的单人生存模式中所获得的防具——一个黑色的钢盔，样子看上去颇为不伦不类。他和龙傲旻基本是背靠背的站位，没有离路灯太远，各自戒备着一个方向。

而孤独和寂寞的应对，跟恐怖片里那种即将领便当的男女差不多，女的抱着男的手臂，男的侧身挡在女的前面，妥妥儿的自杀式站法。

怪婴的黑影在街上的阴影中穿行，借助着建筑物和车辆的影子来隐藏自己，这些怪物的动作确实快，在光线可及处出现的时间最多一秒，身形稍闪即逝。

封不觉站的地方离路灯较远，周围的阴影也多，不出所料的第一个遭到了袭击。但见一只怪婴弹地而起，一跃就是两米多高，从封不觉侧后方扑杀而至。

他早有所查，转身迎上，恰好看到那怪婴跃至眼前。这种怪物全身的皮肤都呈铜绿色，身躯形似婴孩，面目奇丑，一口参差不齐的黄牙爆翻出口，双手的前臂被两把小镰刀代替，膝盖以下则是一对动物的腿，末端并非脚掌而是蹄子。

封不觉选择站到车顶上，就是考虑到这些怪物的身高不足一米，攻击高处的目标势必要跳起来，现在这怪婴果然是跳起来了，既然是跳了，那就会滞空，就会有一段时间无法

躲闪……

在力量上，封不觉显然是占上风的，而且他这算诱而杀之，准备得很充分。但见其对准了怪婴的头部，由上而下，手起钳落，钳落声响，这一砸，别提多恶心了……

诸位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西瓜朝你的脸飞来，你狠狠一棍子在半空把它打爆了，但那个西瓜里装满了腐臭的液体、粘稠的脓水、半凝固状的浆沫等等，一股脑儿地爆开，因惯性而泼向了你……

封不觉遭遇的就是这种状况，泼在他身上的这些“下水”连气味都很真实。说文艺一点，此刻封不觉全身上下散发出了一种黑暗而神秘的气息，说通俗点……一身尸臭。

这怪婴虽被封不觉一击击毙，不过周围还有另外四只，它们的数量或许是根据玩家数量而产生，但它们可没有被设定成每只都冲着不同的玩家去。

除了封不觉，其他人可都站在灯光下面呢，看过恐怖片的都知道，怪物专突那些落单的家伙，所以另外四只没有去理旁人，而是统统围向了身在较暗处的封不觉。

在这种境况中，封不觉确实有点紧张起来，可惜依然没感觉出“害怕”的情绪。他的思考仍能保持冷静，故而直接在脑中排除了逃回路灯那边的方案。此刻他对这些怪婴的速度已有了个概念，他很清楚，自己只要从车顶下来，五秒之内，只要同时有两只怪婴窜过来，自己的腿就会被其中一只的镰刀给砍了。

站在相同的水平面上，这种矮小又迅速的怪物绝对不好对付。封不觉估计，以自己现在的实力，下到地面上一对一还行，一对二必然得受伤。

第二只怪婴在十余秒后也扑过来了，封不觉也不知另外三只何时会跃起，不过眼前的这个总得先处理。他故技重施，挥钳猛击，这次不如第一次砸得那么准，但管钳还是击

在了怪婴的头侧，火属性和重击头部特效提供了相当好的攻击效果，顺利结果了这第二只怪婴。

而第三波攻击在封不觉还没来得及把手臂收回的时候便已发起，这回是两只怪婴一起扑来，从封不觉左右两个侧后方同时跃起。他若转身去挡，最多阻下一只，而且很难说能否再做到一击毙命了。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远处金光一现，一条魁梧的身影弹指间便杀入战局。龙傲旻像是踩在滑板上一样，平移着就冲了过来，他的双脚完全没迈过，可见这次移动是发动了某种技能。

不愧是十级的角色，战斗起来就是给力，龙傲旻将盾牌举在身前，凭这技能瞬间贴近了一只怪婴，直接将其撞飞了出去，接着，他张开大臂一挥，依靠着臂展，愣是用盾牌边缘蹭到了另一只怪婴的腰际，使其在空中失去平衡，飞扑而去的路线发生了偏斜。

封不觉岂会错过这个机会，有了这两秒的停滞，他便有了足够的反应时间，抡起管钳就把那腰部受伤的怪婴一举拿下，顿时又是臭水浆液四溅。

龙傲旻见他搞定了这只，便快步跑向刚才被自己撞飞的怪婴，来到近前，屈膝举盾，一击压下。

怪婴被刚才的技能撞飞后刚刚落地，立足未稳，见一庞然壮汉冲来，只得架起手前镰刀朝上迎去。虽是在盾面上激起些许火花，但身为一种不怎么强的怪物，以它的力量要割开这块攻防兼备的精良装备显然是不可能的。

龙傲旻虎吼一声，手持盾牌猛砸数下，几声怪叫过后，这只怪婴便成了肉酱一般，显然是死透了。

“还有一个在哪儿呢？咱们一块儿把它切了。”王叹之这时才刚刚跑到旁边，其实他和龙傲旻是一块儿冲过来的，可人家是用技能移动，半秒就到，他却是跑过来，这几秒之间，

龙哥已是完成了一杀一助攻。

“别大意了，我觉得事情不会那么简……”封不觉话还没说完，周围突然变得一片漆黑，城市中所有的光源都在这一瞬消失，包括天上的月光也不见了。

整个世界似乎被什么东西一口吞下似的，陷入彻底的黑暗。那些呼吸声、低语声、笑声……在这一刻都变得清晰无比，恍若就在众人的身边，就在那触手可及却无法看清的黑暗里。

几秒后，和游戏开始时的剧情CG一样，朦胧的月光再次洒下，路灯也重新亮起，周遭的亮度恢复了变暗以前的状态。

而那最后一只蛰伏在阴影中的怪婴，经过刚才那诡异黑暗的洗礼，已然发生了剧变。

第020章 诡影迷城篇（四）

刚刚的黑暗降临时，那边的寂寞妹子便惊叫起来，孤独小哥也挺害怕的，不过女朋友还抓着他的胳膊，他总不能也跟着大叫，他只好故作镇定地对寂寞说：“别怕，有我在。”但事实上，七级的孤独小哥连可以用来打怪的武器都没有，可谓自身难保。

他和寂寞二人从一级开始就一起排多人训练模式，到了五级以后进了一次团队生存，结果都死了，不过他做出的贡献比寂寞稍微大一点，所以当其他玩家通关了那个剧本后，孤独稍微多拿了点经验。后来他们又去排了一回团队生存，却还是没能通关就双双阵亡，所以二人现在一个七级，一个六级，身上都没有装备，也没有技能，打怪基本靠手的状态。

看到此处，我想很多人都明白了。龙傲旻之所以会被分配到这个团队里，也是系统特意安排的。同一时间排队的玩家或许有上百人，为何偏偏是这五人的组合？就是因为系统根据孤独和寂寞之前的表现，将他们判定为了较弱的玩家。

为了扶他们一把，系统将龙傲旻这个十级的，而且比较强力的玩家加到了团队中，同时，为了保持整体难度，系统又找了两个等级比较低，但是通关表现相当强力的家伙进来拉低队伍的平均等级。

于是，就有了这样五个人的组合，他们等级总和是33，平均等级就是6.6……正好就是六七级的剧本难度。

再说得通俗一点，这是系统为孤独和寂寞制造了一次抱大腿的机会，希望他们能成功通一次剧本，免得他们死太多，死出心理阴影来……

“刚才那是什么？”龙傲旻说道，其实这话是脱口而出，他

也没指望有人能告诉他答案，只是因为这情况怪吓人的，所以心里发慌，想问问别人的看法。

没想到封不觉用冷静的口吻，认真地回答道：“有三种可能，我过会儿再给你解释。”

王叹之这回倒是没有叫喊，不过他脸色惨白，说话声音颤抖着：“要……要要不要这这……么搞啊？地铁里里……关灯就就……算了……这昏天黑月之下……居然也能关灯！想吓死人啊！”

“吓人的东西在那边呢。”封不觉面无表情地指了指王叹之身后的方向。

小叹僵着脖子回过头去，而龙傲旻和远处的孤独、寂寞也都在这时看到了封不觉所指的东西。

但见最后那只怪婴，爬上了一辆巴士的车顶，厉啸一声。它的样子已发生了改变，皮肤变成了黑色，双眼射出绿光，牙齿则成了狭长的獠牙，虽然身躯的尺寸没变，但手上的镰刀和一双兽腿都长了将近一倍。现在这怪物完全站直时，高度已接近一米六，而且其双臂镰刀可攻击的范围，显然长于人类的臂展。

王叹之吞了口口水，低头看看自己手中那把水果刀，再看看怪物的“臂刀”……一种自卑感油然而生。

“吃下奇异甜食以后正好进化了的感觉呢……”封不觉拿着管钳从车上了走下来。

“我从正面上，把它引下来，你们看准时机从侧面攻击它。”龙傲旻说话间就已向前行去，他可无法像封不觉一样，在这种时候还能开玩笑。

可惜，龙傲旻的战术未能成功实施。有可能是这怪婴本就能听懂玩家的对话，或者就是它的智商设定远比他们想象中高。那怪婴根本不理龙傲旻，它曲腿一蹬，在巴士车顶上留下两个凹陷的蹄印，高高弹起，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

它竟是越过三人的头顶，飞扑向了十余米外，目标是路灯之下的孤独和寂寞。

此刻，龙傲旻很想发动刚才那个技能冲过去帮忙，却实在无能为力，之前他帮封不觉解围的技能【闪电冲撞】是其称号【勇猛的冲锋者】赋予他的特殊能力，发动的消耗是体能值上限的30%，而且CD足足有一小时。

关于“称号系统”的各种状况暂且不表，总之现在有能力救孤独和寂寞的人，只有他们自己了。

眼看怪婴从天而降，双手的镰刀斜着斩向了二人。站在街心的三人一同奔向了那里，但怪婴似是一块从投石机上飞出的落石，以它加强后的夸张跳跃力而言，其在空中做出的这种移动是玩家用步行难以追赶的。

“朝我们这边跑！低下头！”封不觉大喝一声。

这无疑是在指挥孤独和寂寞做出应对，这也是一个很正确的应对，那二人无论是向后退还是分别朝两边躲闪，都至少会有一人在怪婴落地后立即被干掉。而傻站在原地或是妄图挡下攻击，死得估计会更快一点。

二人只有压低身子朝前冲，在那怪物扑空并转身折回的几秒当中，尽可能地接近封不觉他们三人，才有双双生还的机会。

在这种命悬一线的时刻，一声听上去底气很足的命令是很有效果的，心中无助恐惧者往往不及多想就会照办。果然，孤独在闻言的瞬间便拉着寂寞低头向前冲来。

怪婴从空中杀到时，二人正好从它脚底下溜过去，窜到了它的背后。镰刀斩在空处，它似是气急败坏，蹄子点地，转身便追，仅用两秒就逼近了那正在逃跑的二人。

但这怪婴很不走运，一个与那二人呈反方向奔跑的壮汉此时已经杀到，一闪身挡在了怪婴的面前。一块灰色的金属圆盾如铁壁一般，拦住了怪婴的去路。

强化过的镰刀手臂快速挥舞斩落，呲呲声络绎不绝，可这攻击却依然只是在盾的表面激起了些许火花，连一道划痕都没留下，那怪婴似乎还逐渐放慢了攻击的速度并且收力了。

【名称：奥创的碎片】

【类型：防具】

【品质：精良】

【防御力：较强】

【属性：折射】

【特效：无】

【装备条件：格斗专精E，等级8】

【备注：这是某代奥创（Ultron）被摧毁后遗留的残骸，原来只有一根拇指大小，在加入次级艾德曼合金重新冶制后做成了这块盾。它似乎比其它量产型的这类盾牌稍强一些，但多次实验都表明，并没有显著的数据差异来支持这种理论。】

这块盾牌的属性很强，和封不觉的管钳相比，其在游戏初期能发挥的作用显然更大。那怪婴的攻击会慢慢停下，也是因为它明白，继续这样割一会儿，自己的镰刀手恐怕得被磨平了。

怪婴放弃了突破龙傲旻的防御，它想利用速度优势绕过这根难啃的骨头，去对付其他人，但他已经浪费了太长时间，一个头戴黑色钢盔、手持水果刀的男人已悄悄绕到了它的身后……

由于武器不太给力，而且人也比较胆小，王叹之没敢贸然动手，他从一辆车旁绕过，溜到了怪婴后方，才举起武器，一刀直插怪婴的颈椎，也不知这种捅不死你也把你弄瘫痪的攻击部位选择，是不是学医的人都会干的事情。

一声怪叫，黑色脓血喷了出来，溅了王叹之一脸。而这怪婴竟仍未气绝，还想挣扎。

这时，一把管钳从侧面杀出，惨无人道地捅进了怪婴的左眼窝里……

第021章 诡影迷城篇（五）

这一战，还称不上是什么恶战，因为五名玩家都没有损失生存值，但这一战后，团队中各人员的实力基本上也都能看出来了。

简单的说，就是三个有能力通关的玩家，和两个几乎无用的累赘……

王叹之的脸和衣服上溅了不少怪婴身上喷出的污血，好在这种怪物的体液没有附带毒素或是其他特效，只是让他身上的气味变得不太好闻。龙傲旻有盾挡着，衣裤上还比较干净。而封不觉受到的“污染”可就严重了，不过他迅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封不觉貌似早已想好了办法，在干掉最后那只加强变异版的怪婴之后，他就转身径直朝着一辆车走去，打开车门后，从车里扯下了一个椅套。随后又来到马路边的一个消防栓边，用管钳拧松了阀门，自来水就从里面流了出来，接着他就把椅套当成抹布一样，借着流水来擦拭脸和衣服，快速将身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清理干净，同时也洗掉了异味。

王叹之有样学样，也去那辆车里扯了块什么布，然后蹲到封不觉旁边开始清理自己身上的脏东西。

龙傲旻逐一去观察了每一个怪婴的尸体，确认这些玩意儿都彻底死透了，他才吁了口气，一屁股坐在了马路崖子上，让体能值缓慢恢复起来。

孤独和寂寞走了过来，回到了路灯照射的范围内，“谢谢了，刚才要不是你们，我俩估计就OVER了。”孤独小哥说道，他的语气谦虚了不少，一开始他还觉得自己的等级起码比那两个五级的家伙高，应该更有发言权。但现在，他是不会再质疑封不觉所提出意见的正确性了。

“在到达我推测的恶魔之门坐标前……”封不觉已经把脸洗干净了，他一边擦着衣服和裤子一边道：“……得帮你们各找一件装备，即便是破败品质也好，总比赤手空拳强。”

“这个剧本里的城市很大，我想在路上找到能当做武器的东西并不难，实在不行，就捡根铁棍，或者用疯兄你的管钳去拆些零件下来也能当武器。”龙傲旻接道：“对了……你刚才说的……关于那黑暗的三种可能……”

“第一种……周围的光线实际上并没有变暗，只不过是我们的视觉和听觉在同一秒受到了某种干扰。”封不觉直接回道：“我们的眼睛被黑暗所蒙蔽，耳中则传入了古怪的声音，但周围其实一切如故。”他顿了一下：“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就有一个问题，对我们施加干扰的‘主体’究竟是藏身于我们附近，只是我们看不到它而已……还是身在很远的地方进行施为？”

听到“附近”和“看不到”这两个词儿时，另外四人都泛起一阵鸡皮疙瘩，只有封不觉本人是满不在乎的样子。

“再者，最后那只怪物为什么会发生变化？是不是那个对我们产生了影响的东西，利用这几秒钟对那只怪物也施加了什么能力？”他把身上擦干净了，就扔掉了椅套，“这些暂时无法验证的推理，现在我也不想深挖。嗯……说说第二种可能吧，即黑暗是实际存在的，笼罩了整座城市乃至这剧本中的整个世界。”

王叹之这时插嘴道：“怎么才能做到？那些路灯也就算了，但月亮又不是灯泡，说关就关啊？”

“不管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姑且认为有某种力量成功做到了。那么……刚才发生的事情，可能就是这个世界被一种未知的黑暗迅速吞噬，并持续了数秒。在这数秒内，怪物……很可能是在这种黑暗的作用下……发生了生理上的变异和加强。”

他把管钳收了起来，也坐到了马路崖子上：“我个人比较

倾向于这第二种可能，这种黑暗更像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影响对象以及效果是无特定目标的，并非只为针对我们而产生。”

龙傲旻道：“那第三种可能呢？”

“系统因我们击杀前四只怪物时表现出的效率而临时修正了剧本。”封不觉回道。

“不会吧？”寂寞说道：“我和孤独之前排过两次副本，从来没见过有这种情况，即便团队遇怪后打得再快再轻松也没有剧本难度突然提升的状况发生。”

孤独补充道：“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和龙哥差不多等级的玩家，剧本初期的怪物几乎是被秒杀的，所以我刚开始才会说，有十级玩家带着，一路硬杀也能过关。”他说的是实话，不过在之前那个剧本里，那名十级玩家可没有特意来保护他们的意图和举动，所以他们后来还是挂了。

“嗯……第三种可能我也觉得很小。”封不觉若有所思地回道。其实他会想到这个假设，主要也是因为之前那次单人生存模式中AI给自己设的局。此刻他很快否定了这种可能：“这是我第一次排团队生存模式，不太清楚实际情况，既然如此……这个可能可以排除。”

王叹之这时也将自己清理干净了，他站起来道：“前两种可能性过一段时间就能验证了吧？若是按照觉哥说的，那么无论是哪一种，只要剧本进行下去，黑暗还是会再降临的。”

“有道理……”龙傲旻站了起来，他的体能值已恢复了些许：“那我们最好在再次遇到怪物或者黑暗降临以前，把孤独和寂寞的装备问题解决掉。”

封不觉也起身道：“我计划要走的路线，会经过一所警署，到了那边，我们就进去搜索一下，也许会有枪、警棍……运气好的话，避弹衣、面罩、盾牌，都有机会找到。”他似乎已经按耐不住了：“我很久以前就想试试手握霰弹

枪射击是什么感觉了……”

龙傲旻闻言只觉心里发毛，封不觉的语气听上去活像个缺乏行凶条件的变态杀人狂……

众人商量了几分钟，便再次动身，向着封不觉所说的警局行去。虽说周遭黑暗压抑的气氛依然，也不知那些目力难及的阴影中还藏着多少怪物，但对于封不觉所描述的那个警局，五人还是心怀些许期待的。

要知道，在游戏初期，射击类武器可是个稀罕玩意儿，要是这能找到枪，而且是威力比较大的霰弹枪或冲锋枪，哪怕是在剧本中途死掉也值了。

第022章 诡影迷城篇（六）

沿着街大约步行了十五六分钟，五人来到了警署的门口。这建筑占地大约五百平米，正门对着大街，从侧门绕进去则是停车场。

封不觉先去看了看侧门，那是条车道，尽头有很高的墙，可动式的铁栅栏已经把入口封住，再往里眺望，便是漆黑一片，恐怕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他回到正门处时，龙傲旻已经查看完了，这正门是木制的，双开门设计，十分厚实坚固，此刻正紧闭着，警署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卡住了大门，连推都推不动半分。

封不觉微微摇头，示意侧门不通，龙傲旻摊开手道："这边也打不开。"

王叹之横着走了几步，看着这建筑的外墙："窗户上都有铁框隔着，看来要进去得费一番功夫啊……"他话音未落，表情一变："呃……你们有没有听到……"

封不觉当然听到了，他一边喝了声："退后！"一边快步上前，抓住王叹之的肩膀就往回扯。

龙傲旻、孤独和寂寞三人闻言便已向后退去，而封不觉他俩刚刚撤出几步，只听得身后一声闷响，回头一看……警局正门旁边的墙壁从内部被轰然撞开，一只高大的怪物从里面探出了半截身子来。若是王叹之站在原地继续发呆几秒，这会儿他恐怕已经被压在碎石块里了。

"好吧……我想刚才听到的是它朝着墙冲过来的脚步声。"王叹之脸色惨白，说话声倒不是很大，此刻的他已经度过了一惊一乍的阶段，对于那些足够使其惊吓值提升到50%左右的各种状况渐渐麻木……因为他的惊吓值基本已长时间

停留在了35%上下。

正如每一个破墙而出的小BOSS一样，怪物登场后便是一声咆哮。封不觉还真就认识这玩意儿——血尸……

这只血尸显然比封不觉在新手教程里遇到的更加强壮，看身形就要壮上一圈不止。而且之前遇到那只用手砸墙只是捶出个窟窿，现在这只可是直接把一面水泥墙捶塌了一块。

“很好……不但为我们打开了进去的入口，还用强力的怪物暗示我们里面有不错的奖励，呵……”封不觉勾起左边嘴角，虎视眈眈地望着那高大凶暴的怪物，说话的语气仿佛是遇见了什么好事一样。

“疯兄……若要说‘好’，那也是建立在我们成功干掉这个怪物的基础上吧。”龙傲旻的汗都下来了，他考虑不了许多，只知道眼前这场战斗肯定不好打。

“拿着。”封不觉居然把自己手上的管钳递给了龙傲旻：“这个没有装备条件，龙哥你先用一下，打击头部有加成伤害的。”

“这……”龙傲旻犹豫了一下，封不觉的行为相当于是提出了交易请求，而且是白给。

这世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可是相当差的，精良装备在内测阶段无疑是好东西，交给别人以前可得考虑清楚。万一对方拿到手以后，见物起意，来个强制下线，连剧本都放弃，就为了黑你这个装备，你也拿对方没办法，谁让你主动提出交易来着，系统也帮不了你。

“快接着啊。”封不觉道。

龙傲旻接过了【马里奥的管钳】，一看属性，便神色微变。封不觉目前为止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十分精明谨慎的人，这种把强力装备轻易交给别人的行为，很难想象会是他做出来的。

“疯兄……你就不怕我黑了你的装备直接离线吗？”龙傲旻

道，一般能说出这句话的人，反而不会去黑别人的装备。真正会去黑装备的那种人，往往是直接下线的。

“怕？”封不觉苦笑，心中暗道：我能怕就好了。

他回道：“用‘顾虑’更贴切吧……不过说实话，我此刻更担心的是我们会团灭在这里。”

此时那血尸已把下半截墙壁也扒开，来到了街上。完全从警局里出来以后，这血尸看上去更是异常凶猛。两米多的身高，肌肉虬结，浑身覆盖着一层半凝固状的血，那张没有皮肤的血脸比纯粹的骷髅更加恐怖。这怪物显然是个小BOSS，而触发它出现的条件就是玩家停留在警局门口一段时间，并尝试寻找进入的方法。

“龙哥你先牵制它一下，拖延时间。我绕到它身后，从那个窟窿摸进去，找找有没有枪之类的东西，找到就出来帮忙。”封不觉说道：“你们注意保留生存值，别硬拼。”

他在看到那血尸的时候，就权衡了一下战斗的结果以及损失，他们现在可没有类似【血尸必须死】的克制型装备，能用来伤害这只怪物的只有盾牌、管钳、水果刀这三样东西，用这类近距离的短兵器对抗先前那体型较小的怪婴还行，而面对这个比龙傲旻还高大的血尸，这种配置就吃紧了。

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一下龙傲旻的实力，让他顶住血尸。而封不觉自己，决定冒险进入警局去搜寻武器。这只血尸的出现让封不觉越发确信警局里藏着一些具有战术价值的物品。技能、装备、剧情物品都有可能，他计划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一件，然后迅速折返回来解决掉这个怪物。

“你放心去吧，就算我在你回来前就被干掉了，也会想办法把这装备还给你的。”龙傲旻回道，说罢他就迎上前去，立刻吸引住了血尸的注意力，随即展开游斗。

“嗯……不必说的这么认真，只是件装备罢了。”封不觉看

上去倒是满不在乎，他面对那狰狞的血尸毫无惧色，俯身向前，高速移动，从其侧面绕了过去，用一个跨栏般的动作跃进了墙壁上的窟窿里，消失于漆黑的警局中……

远处的两人此时有些不知所措，孤独和寂寞依旧扮演着手无寸铁，帮不上忙的角色，他们也很无奈，只好退远一点，免得碍手碍脚。

王叹之小心翼翼地接近了血尸，现在怪物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龙傲旻身上，只要一有合适的时机，他就上去割血尸一刀，击之即走，只在确保不会被BOSS重创的情况下才发动攻击。

和龙傲旻以力撼力、能抗能打的战斗风格不同，王叹之的战斗方式偏向于敏捷型。闪躲游走，攻其不备，有进有退，消磨为主。这种套路是不适合使用钝器或者盾牌之类的装备的，带刃的武器就是最佳选择，他不需要很强的力量支持，只要速度够快，刀锋掠过，轻蹭一下也能产生伤害。

后来这二人都是以格斗为主要专精的玩家，但同样的专精下，却诞生了战斗方式迥异的两个人物。他们的风格在这个剧本中便可初见端倪，一个擅长的是“力”，另一个擅长的是“速”。

到了游戏后期，玩家的能力不断变强，同专精玩家就会因为个人对战斗方式的见解不同产生难以想象的差异。而且还有其他专精的存在，比如“格斗”配“射击”或“格斗”配“医疗”，再加上无数的技能组合，可以说，惊悚乐园中的人物，是存在无限可能性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游戏没有设置“职业”的界定，以这个系统的强大性能而言，职业反而会成为限制玩家的一种束缚。

一个网络游戏的后期体验和个性化的人物属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每一个人物到了最高级，都拥有一模一样的属性，而且还被“职业”限制了可用的技能，那会是相当无趣的。

任何一个普通玩家只要去看一下那些顶尖高玩写的攻略，基本就清楚自己所练职业最后的基础属性是多少，有哪几种技能配法，该入手哪些装备配合技能等等……

不过现在的游戏设定，就给了玩家自由发挥的巨大空间，首先，除了体能值以外，根本没有“人物属性”一说，生存值和惊吓值永远是用百分比的能量槽显示，无具体数值。攻击造成了多少伤害，防具能承受多少伤害，都不会给出数字之类的东西。

其次，技能和装备全是随机生成，也没有职业之分，专精就是全部。玩家会在剧本过程中自己解锁并摸索擅长的专精，如果有能耐，把六种专精全部练到S级也行。

在这自由度极高的设定下，惊悚乐园除了惊吓值系统以外最大的卖点——“称号系统”，可以让每一名玩家不会迷失在后期复杂的战斗取向中，在保证了游戏角色个性化的同时，给出一个“重点”。该系统可谓是梦公司殚精竭虑所想出的点睛之笔。

“称号”会在十二格技能栏的限制外，赋予玩家一项特殊能力，比如龙傲旻的【闪电冲撞】，就是不占技能栏的特殊能力。称号会随着玩家的成长而改变，从十级开始系统就会根据玩家的表现和能力，在剧本完成后实时更新玩家的称号。而且称号都是独特的，即便有相同字样的称号出现，给出的特殊能力却未必一样。特殊能力也不一定就是主动技能，可能是被动，甚至是某种不可见的非显性加成。

到了公测时期，二十级以上的剧本里，称号就是商标一样的东西了。排队进团队生存模式，队友的昵称叫什么无所谓，玩家们一般都先去看队友的称号是什么，看完基本就知道这些人的所长了。像什么【勇猛的冲锋者】【鲁莽的拳师】【精准的枪手】，简单明了，一看便知。当然，称号也是能看出实力的，到了四十级以上，除了刚才提到的那种称号，说不定你还会看到【东邪】【西毒】【南帝】【北丐】

这种称号，这一看就知道是高玩，抱大腿有望了……

言归正传，就在龙傲旻和王叹之与血尸纠缠之时，封不觉在黑暗的警局里，正摸索着前行……

第023章 诡影迷城篇（七）

警局中没有电源，所以也没有亮着的灯，不过并非伸手不见五指的状况。月光透过铁栅栏，穿过玻璃，从临街的那些窗户里照进来，勉强可以点亮些许区域。当然，那也只能使封不觉不至于彻底抓瞎而已，大多数地方还是漆黑一片的。

刚刚进入警署的那一段路，封不觉跑着就通过了，一是为了防止那只血尸突然杀个回马枪钻回警署中，二则是因为这块地方比较亮，光线从墙壁的缺口照进来，照亮了他前方的一段走廊。

一楼的空间很大，由于有光的地方不多，封不觉在短时间内很难找到通往二层的楼梯，他在昏暗的环境中摸索着，摸到门把手就开，摸到桌子就找有没有未锁的抽屉，可是找不到什么实质有用的东西。

因为视觉受限，他的其余感官逐渐变得灵敏起来，很快，他闻到了一股味道，浓厚血腥味……

他循着气息过去，来到一个漆黑的墙角，伸手摸了摸，墙上黏糊糊的，顺着墙往下摸，他摸到了什么东西，好像是……骨头？烂肉？

“嗯……头被拧下来了吗……”封不觉此时摸到的是一具尸体，尸体的脖子以上没东西，封不觉触到的是一截暴露在空气中的颈椎。

“我还以为全城都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呢……这儿居然有具尸体，这警局果然有蹊跷。”封不觉沉吟道。

摸到死尸并没有吓到他，相反，封不觉平静地继续往下摸去。当然，他不是想确认尸体的性别，而是想通过衣着确

认死者的职业。

封不觉很快发现了尸体的衣服有肩章，随即就意识到这是一套警察的制服。他立即迫不及待地开始搜身……几秒后，封不觉摸到了一个枪套，可惜里面是空的，他顺着尸体的胳膊向手摸去，果然在其右手上找到了一把手枪。

【名称：M1911A1手枪】

【类型：武器】

【品质：普通】

【攻击力：中等】

【属性：无】

【特效：无】

【装备条件：射击专精F或器械专精F】

【备注：这不是在拍电影，所以请记住三件事，第一，打开保险再射击，第二，留神后坐力，第三，别忘了装子弹。】

封不觉把枪放进行囊，继续搜尸，在那死尸的腰间找到了一个手电筒，他心中大喜，将其拿起来，试着打开开关，可是没有光亮，随后用手一摸，才发现这手电筒上的玻璃已经碎了。

封不觉叹息一声，比起手枪，他更希望手电能有用，因为他知道，这具死尸就是个很好的提示，既然枪已经握在手里了，为什么他还会被拧掉脑袋？显然是因为那血尸用手枪是搞不定的。

若是有了手电筒，封不觉接下来就能加快找武器的速度了，但由于依然看不清状况，他只能继续摸黑翻找，结果只从死尸的口袋里翻出一串钥匙，没有再找到别的有用物件。

考虑到时间紧迫，外面的人撑不了太久，封不觉也没办法，只好尽快赶回去。就算这手枪干不掉血尸，有枪总比没

有强，毕竟是件远程攻击的武器。死去的警察一个人用这枪确实搞不定血尸，但封不觉出去以后，是三个人，刀枪盾钳，远近配合，要拿下那血尸还是有些把握的。

……

警局外，龙傲旻已经快撑不住了……

虽然他的格挡技术不错，用盾牌挡下了血尸的每一次爪击，但这三分钟里，他的生存值已经从满血下到了64%，只能说这血尸的攻击力实在是太强了。

在这段时间里，龙傲旻且战且退，其实一共也没挨几下，就算被打，也是隔着盾牌的。问题是【奥创的碎片】防御属性为“折射”，扛远程攻击和光束武器才有加成，扛这种近战猛击，基本没有减免效果。当血尸的爪子扑击而来时，盾牌可以保证龙傲旻的身体不被直接撕开，也能抵消一部分的冲击力，但那些剩余的力道，就得靠生存值硬顶了。

血尸的智能非常低下，它只会用大手挥人，根本不会用脚或是肘子什么的，攻击方式非常单调。这倒是值得庆幸，否则五个龙傲旻也已经挂了。而且这血尸似乎认准了一个目标就一直打下去，无论王叹之怎么骚扰，它最多就是被割以后挥手驱赶，有时甚至置之不理。

这就使得王叹之渐渐胆大起来，敢于在一些有风险的时机上前攻击，当然，他的攻击收效甚微，用一把水果刀砍这怪物，刀没折就不错了。

龙傲旻也见缝插针，用管钳击中过血尸几下，不过只有一次是命中头部的。虽说威力比王叹之用刀蹭要好些，但龙傲旻的攻击时机比王叹之少得多，大多数时候，龙傲旻只能退避和防御。

之前封不觉把管钳交给龙傲旻时首先考虑的倒不是对方可能会黑他装备的情况，他下意识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是……只有龙傲旻的个头，拿着管钳才有可能打到血尸的头

部。以他和王叹之那一米八左右的身高，若是想用管钳这种短兵器去敲一个两米多高怪物的脑袋，那就是蹦起来找抽的节奏了。

纵然是龙傲旻也很吃力，毕竟对方的攻击力摆在那里，为了砸脑袋舍身攻击，十有八九是得不偿失的，何况封不觉临走前说过会尽快找到武器折返回来帮忙，龙傲旻选择相信他，所以能拖多久就多久。

砰！一声枪响，宣示着封不觉回来了。

在场的人皆是松了口气，仿佛只要他回来，就总会有办法的。他们几乎已经忘了，封不觉也只不过是个五级的角色而已……

扣下扳机的瞬间，封不觉又解锁了一项专精，这已经是他进入该剧本后解开的第三个专精了，所以说团队生存模式就是不一样，需要战斗的场合增多，众多游戏元素的加入，大大扩展了剧本的格局，尤其对低等级玩家来说，成长空间很大，玩一次团队模式，哪怕没通关，总归会有所收获的。

此刻，封不觉已拥有通用、器械、侦查、格斗、射击五种F级专精，只剩医疗这个还没解锁了。

“嗷——”血尸仰天长吼，看来这枪打得它很受伤，它竟然转过头，改变了攻击目标。

封不觉这一枪命中的是血尸的背部，他在射击前的准备很充分，双手举枪，视线与枪身齐平，三点一线稳稳地瞄准。他很有自知之明，自己在现实中可不是什么特种兵出身，初次拿枪射击就去瞄目标的头部，这都能打中，他就可以改名叫龙傲天了。所以他选择瞄准血尸的后背，那儿目标大，容易命中。

这毕竟是游戏，系统对这些纯科技类的武器都有修正，免得玩家入手后难以使用。于是，封不觉打出的第一发子弹，成功地击中了血尸背部偏右的位置。

开完这枪以后，封不觉立刻就明白了装备备注里第二条的意思。果然，射击这种事儿，真不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平民随便就能干的。比如妇孺皆知的沙漠之鹰，要是没人告诉你，开枪时要绷紧手腕，最好伸直手肘让肩膀承受后坐力，没准你一枪打完，自己手腕就折了。又比如黑帮片里经常能看到小混混举枪的动作，把枪口横过来，手的位置高过自己的视线，指着别人的头，看上去挺有狠劲儿，实际上这种动作有可能造成弹出的弹壳飞自己脸上戳瞎狗眼。

封不觉手上这把M1911A1的后坐力也不小，开枪后他就觉得前臂一麻，好在他的射击姿势还不算太离谱，手腕也不是那么脆弱。有了第一枪的经验，就好办很多，他对攻击的距离，自己的准度，成功率等等都有了概念。但面对着转向冲来的血尸，他还是二话不说，朝后退去。

血尸一转头，龙傲旻就来了精神，从刚才憋屈到现在，他也早已看出门道来了，这怪物是不会轻易改变目标的，既然现在它去追封不觉了，那么在自己下一次攻击到它之前，它都不会理睬。

龙傲旻心头一股压抑许久的怒火爆发，他一跃而上，抡起管钳，对着血尸的后脑勺猛力砸去。但闻噗一声闷响，那是金属击穿血肉直达头骨的声音，血尸的后脑被砸穿了一块，形成一个狰狞的伤口，里面的头骨裂开了一道狭长的缝隙。

可是这怪物的行动并未停止，反而更加狂暴起来。它的速度竟然激增，转身一爪就袭向了龙傲旻。这一击来得突然，龙傲旻没能用盾牌挡住，腰腹部被挥中，整个人倒飞出去，喉中一甜，喷出了一口鲜血来。

龙傲旻足足被击退了近十米的距离，他的生存值瞬间降到了12%，而且一时间站不起来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由于离得近，血尸的爪子没有接触到他的身体，刚才它翻身挥臂，只有胳膊撞到了龙傲旻，所以后者身上没有被撕裂的伤

口，否则此刻龙傲旻还得承受“流血”状态的影响。

血尸双手捂着脑后的伤口，惨啸连连，几秒后，它恶狠狠地瞪着龙傲旻，发出一声野兽恐吓猎物般的怒吼。看来刚才那一管钳砸下造成的伤害相当可观，让这小BOSS感到了威胁。

孤独和寂寞眼见连龙哥都躺下了，知道事情要遭，两人赶紧跑上去搀扶起龙傲旻，欲将其带离血尸的附近。血尸又岂会让他们逃跑，它立即向着缓慢移动的三人大踏步而去。

这一刻，谁也没有想到的一幕发生了，一道人影如疾风闪电，欺身而上，高速来到血尸侧后方，伸手攀住其肩膀一摁，竟轻巧地跃上了血尸的后背，双膝一收便跪在了这怪物的肩膀上。

王叹之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连怪物都没反应过来时，他已一刀刺进刚才龙傲旻用管钳砸出的伤口里，刀尖穿透头骨，在血尸的脑袋里捣浆糊一般乱搅一气。

第024章 诡影迷城篇（八）

未曾想到，这血尸遭了如此重创，竟依然不倒，举起一条胳膊，抓住了王叹之。

这一秒，在场所有人想着相同的两件事，第一：这怪物的脑子里，大概本来就是浆糊；第二：王叹之恐怕要直接OVER了。

砰！又一声枪响。

封不觉的行动和思考一样迅速，而且相当冷静、高效。此刻他已出现在了血尸侧面两米之处，朝着其头部举枪便射。由于距离很近，子弹贯透而过，打穿了血尸的脑袋，一摊不明液体伴随着飞离头颅的子弹喷洒而出。

血尸的动作总算是停滞住了，王叹之赶紧挣开钳制，从其肩上跳走。

封不觉则是走到了血尸的正前方，用枪对准这怪物的眉心处：“很有意思，看来它的后脑几乎没用。”话音未落，他又开一枪，子弹从血尸前额射入，这回它连叫声都没有发出来，彻底失去了反应。

“嗯……我明白了，这家伙习惯于盯住一个伤害较高的目标不放，所以很容易遭到来自后方的伤害。头部虽然是它的弱点无疑，但系统特意把它最致命的要害设置在正面，并给予其高攻和高血量的特性……”封不觉说话间，血尸已倒下。其实对他来说，杀掉怪物并不重要，知道怎样杀这种怪才最有效率更重要。

龙傲旻这时总算缓过来了，他仍然能站能走，不过脸色看上去很不好，旁人虽然不知道他的生存值具体还剩下多少，但心里也都清楚他的状况相当糟糕……

王叹之损失的生存值和龙傲旻比起来就有些不值一提了，当然，以他的生存值而言，哪怕90%的状态下被那血尸捶一下子，恐怕也得直接完蛋。

正当众人认为战翻了小BOSS，可以喘上口气儿的时候，黑暗再次降临，各种恐怖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几人的惊吓值都是一阵飙升，他们不禁都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黑暗过去以后，地上那血尸又站了起来，而且变得更强，那他们该怎么办？

数秒后，黑暗消散，和上一次一样，来去匆匆。封不觉已经重新举起了枪，警觉地对准了地上那血尸的头部，不过后者并未有什么反应，看来是死透了。

“如此看来……先前我说的三种可能，应该是第二种无误了。”封不觉瞄了五六秒，见没动静便又放下了枪：“这黑暗是一种类似自然现象的东西，而效果就是每次出现以后，所有‘活着’的怪物都会变强。”他瞥了眼地上的血尸：“我怀疑这个血尸已经被强化过一次了……不止是它，在我们遭遇第一次黑暗的时候，整座城市里只要是没有被杀的怪物都被强化了。”

龙傲旻、孤独和寂寞已走到了封不觉旁边，龙傲旻也不多说什么，将【马里奥的管钳】随手就递了过去，封不觉也是随手就接了过来，两人都没把这当回事儿的样子。

封不觉继续说道：“若是我们此刻还没将这血尸杀掉，恐怕它会在黑暗中再次变异。”

“那这个剧本的难度岂不是太夸张了，这种黑暗再来几次，那还不满城跑怪兽啊？”王叹之说道。

“这是变向催促我们尽快通关，因为这座城市很大，剧本里的怪物也不算密集，至少不像丧尸电影里那样到处都是……所以系统用这种办法，让玩家无法悠闲地在城里搜索东西。”封不觉说道：“如果不抓紧时间，别说主线任务了，几小时后我们随便遇到一只怪物都像BOSS一样强，铁定团灭。”

“那还等什么……赶紧……”龙傲旻话未说完，封不觉就摇了摇头：“事情的轻重缓急还是要分的，我们的计划不变。”他回头望着警局的方向：“现在这个怪物已经被干掉了，像这种级别的战斗过后，肯定是会有奖励的，我们还是先搜寻警局里的装备，尽量把每个人都武装起来，另外，得给龙哥回一些生存值。”

封不觉说着就一路走到了那堵被破坏的墙前，他一边从行囊里拿出一支已坏掉的手电筒，一边说道：“我有一个技能，可以让这种故障的小玩意儿正常工作三分钟左右，不过要花100点体能值。刚才由于要赶回来助战，我没时间进一步搜索，体能值也不宜在战斗前随意消耗，所以就没有用这个技能。

考虑到里面的光源有限，手电筒又只有一个，我建议还是由我独自进去。如果找到了别的、更可靠的照明设备，我就出来找大家，然后一起进去搜索。”

他回头道：“当然，如果有人现在想跟我一起进去也可以，不过只能跟着我走，视线也只能跟着我照亮的区域移动。”

“不必，我们在这儿先等着就是了，难道还怕你私吞装备吗？”龙傲旻豪爽地笑着，直接就盘腿坐在了地上，“正好我可以多歇一会儿，恢复点体能值。”

孤独小哥此时已经不发表任何意见了，他和寂寞二人之前排的那两次团队生存模式里，高等级玩家根本不会来保护或者顾忌他们，就更别提分装备给他们了。而现在这位“疯大哥”特意来这警局给团队搞装备，他们又岂会有异议。

封不觉用目光与四人稍稍交流了一下，随即点点头，再次进入了那墙壁的缺口中。不过这回，他手上多了个手电，朝前走了几步后，他便使用了【草率的维修】。在体能值减去100的同时，那手电上浮现了些许二维数据碎片一样的矩阵码，接着，手电就迅速地改变，成为了完好无损的状态。

【名称：手电筒】

【类型：工具】

【品质：普通】

【功能：照明】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需要两节一号电池方能工作。】

这玩意儿虽然能带出剧本，但也没什么用，因为封不觉的技能一失效，其品质就会变成破败，然后就不亮了。这也不是剧情物品，并不会变成拼图牌。

在手持光源的情况下前行，封不觉的搜索变得极有效率，他很快就找到了非常关键的东西……

第025章 诡影迷城篇（九）

在外等候的几人只等了一分钟，就看到警署里居然亮起了灯光。

众人面面相觑，几十秒后，封不觉从老地方走了出来：“我找到了备用电源的开关，这警局好像有内置的独立电源。”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五人立刻从墙上的缺口鱼贯而入，进入了警署。

完全被照亮以后，里面的景象其实是非常恐怖的，除了天花板没受太多破坏，基本上所有的办公桌、椅子、长椅、电脑、文件、饮水机等等可搬动的物件都不在原位，还有很多疑似门板碎片的东西以及十几处被撞坏的门框。警署正门背面堆得东西最多，所以从外面根本打不开，即使有钥匙也没用。

在一层里，警察的尸体总共有三具，封不觉之前找到的第一具尸体离入口最近。往深处搜寻，还有另外俩穿制服的，都是白种人男性。第二具尸体身材肥胖，圆滚滚的腹部侧面被拉开一道口子，肠子从肚子里被拖出来好长一团，具体有多长……这么说吧，拿这上吊都行；第三具尸体是中等身材，左肩处有一道裂口，斩断锁骨，一直延伸到左胸前，其胸腔内的心脏已经不见了……

游戏对这类恶心玩意儿的还原度极高，不过系统会抑制玩家呕吐的欲望，主要就是在神经连接传导时，于嗅觉和味觉两方面做些微调，不让玩家的胃产生强烈的不适感。

王叹之倒是本来就无所谓，他在现实中也解刨过不少尸体了。当然，这和胆量无关，他只是习惯了而已，只要是不会动的尸体，是不是开膛破肚的都好，他不怕。但是其他的

什么鬼灵精怪、魑魅魍魉，乃至黑暗，他都觉得害怕，其看恐怖片玩恐怖游戏时的反应和女生差不多。

这里说个题外话，其实女生看恐怖片的反应虽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胆小。这完全是一个骗局，可能现实生活中她们会有害怕的时候，但是看恐怖片是另一回事……比如一对年轻男女坐在一起看恐怖片，往往是男人一脸无所谓的表情，女人很畏怯的样子，一个时不时故作轻松地笑话对方，另一个时不时尖叫一声。这种事情每天都在上演，八成都是男人在装勇敢，女人在扮可爱。实际上两人对于恐怖片的恐惧程度是相近的，不至于有这种差异。

但我不得不说一句，不装勇敢的男人不可爱，不扮可爱的女生太勇敢，这个世界是需要这样运转下去的，请各位继续努力。

言归正传，说回那三具尸体。封不觉搜过的那具自然是已经没什么可发掘的物品了。开膛破肚那位身上有一支警棍和一副手铐，拿起来一看，手铐居然还是断裂的，而且在他身上也找不到手铐钥匙。

警棍被封不觉交给了孤独，虽说是件普通品质的装备，但因为没有装备限制，而且好歹是专门的武器，也让赤手空拳至今的孤独小哥很满意了。

第三具尸体在一个很小的隔间里，好像是放清洁工具的地方，竟然身无长物，一无所有。就在封不觉企图把他扒光了看看脚底板有没有纹身或者三颗痣的时候，王叹之总算是从其口袋里找到了一张纸条来。

这如此明显的解谜要素，自然不能放过。

【名称：写有数字的纸条】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69185】

纸条上除了这五个阿拉伯数字，什么都没有，封不觉看了物品说明几秒，居然就把这纸给扔了。

“喂！觉哥，这么扔了没关系吗？”王叹之道。

封不觉从行囊里取出之前拾到的那串钥匙，一把一把地观察着：“69185……69185……找到了。”他挑出那把末端刻着这五个数字的钥匙，将其从这一大串钥匙上摘下，然后连这一整串钥匙都扔了，只留下这一把，说道：“嗯……没错了，就是这个。”

当那把钥匙被挑出来单独拿在手上以后，菜单中出现了新的物品提示：

【名称：火之钥匙】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精良】

【功能：作用于火之封印】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具有魔法能量的钥匙，恶魔之门的五把钥匙之一】

“这是应该是一件主线任务所需的剧情物品。”封不觉道：“这间警署即使我们现在不进来，等到了恶魔之门以后，还是会有后续的任务让我们来一趟的。”

“太好了，这不节约了时间吗？”王叹之道。

“时间……”封不觉道：“哼……不提也罢。这物品的备注上可是写着总共有五把钥匙之多，按照这种塞尔达式的坑爹套路……我估计到了恶魔之门那儿以后，接到的后续任务就是找齐五把钥匙，然后再把那门开启或者关上。”

龙傲旻这时从走廊另一头走过来，说道：“通往二楼的楼梯被彻底毁了，看来是上不去的。”

“意料之中……”封不觉把钥匙递给他，让他看属性：“要找的东西就在一楼。”

孤独和寂寞这时似乎有所收获，他们从某间房的杂物堆中找到了一个急救箱，就将其拿了过来。

打开后，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卷绷带和两瓶透明的药水。这些自然都是消耗品，绷带的效果是止血，而那两瓶药，则是惊悚乐园提供的标准恢复剂。

【名称：生存值补充剂（大）*2】

【类型：消耗品】

【品质：普通】

【功能：回复玩家100%的生存值】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最大堆叠数为5，连续使用本物品，效果将逐步减弱】

封不觉一看这备注就明白，最大堆叠数显然是为了限制玩家携带的数量，因为行囊只有十格，就算以后会有更大的，还得给装备和其他物品留地方。而连续使用效果递减的设定，则是为了让玩家不至于在战斗中过份依赖这补充剂。

“很好……一瓶是100%的话……”封不觉拿出了他的【一次性注射器】，递给王叹之并道：“医生，交给你了。”

王叹之也是聪明人，立即就明白了封不觉的意思。他顺手就拿起一瓶补充剂，从里面抽取了大约五分之四的量，然后示意龙傲旻卷起袖子来。

在王医生给他打针的时候，龙傲旻把钥匙交还给了封不觉道：“这上面的69185什么意思啊？”

封不觉回道：“低级谜题，字母表顺序而已，

6F,9I,18R,5E，火。”

虽说听其解释起来是很简单，但龙傲旻觉得，自己就未必会想得到。

王叹之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注射，他抽取的量还是较为准确的，这一针为龙傲旻补充了83%的生存值，此刻已回到了95%的状态。

瓶子里剩下的17%，王叹之先是问了问孤独和寂寞有没有损失生存值，两人都表示自己是满血，所以王叹之也就不客气地拿起瓶子一口喝了，将生存值回复到了100%。

也许有人会问，他们俩为什么不直接你一口我一口的喝呢？原因就是……只要玩家做出“喝”的动作，这物品瞬间就没了。

补充剂作为最常规的“血瓶”，将来是游戏商城里贩卖的主要商品之一，这和剧本里具有写实风格的物品不一样，完全就是个系统道具的设定，玩家只要做出“饮用”的动作，哪怕举到嘴边胡乱一倒，就将视为全部喝空了，喉咙里甚至都不会有液体流过的感觉，连瓶子都会立即消失掉。这东西本来就是给人“使用”的，并不是用来解渴或者制造饱腹感的，所以只得这样设置。

那一次性注射器可以说是钻了一个空子，也只有封不觉这熟读游戏说明的家伙能想得出来，王叹之和龙傲旻这时候心里其实还没完全回过味儿来，他们只是不假思索地按照封不觉的思路在做罢了，一直到这个剧本结束后他们去看补充剂的相关说明才明白缘由。

从系统的角度判定，这非但不被视为BUG，还应奖励给王叹之一些技巧值。因为那【一次性注射器】用完一次就会消失，所以，玩家是通过消耗一件物品，从而变向拆分了另一件物品，一进一出，有得有失，并非无中生有。

“警棍一支、手枪一把、主线任务的剧情物品一件，还有

就是两瓶血和一个解除‘流血’状态的物品……”封不觉算了笔账：“正常接完主线任务过来杀掉血尸以后，确实有可能会带着‘流血’的伤，生存值补充剂也是必要的，剧情物品不提……杀死那样一只怪，却只有两件武器，貌似太少了吧……”

封不觉低下头，左手抱胸，右手手肘支撑在左手上，用两根手指敲了敲额头：“本来还满心期待着能找到类似军械库的房间或者一堆被收缴的大麻……”

“喂！你这是憋着干嘛呢？虚拟的毒品体验和色情服务可都是命令禁止的！”王叹之道。

“对了！”封不觉眼前一亮：“那胖子的肠子都流出来了，肚子怎么还那么大？里面有东西！”

第026章 诡影迷城篇（十）

“觉哥……太恶心了吧。”王叹之道。

“怎么恶心了？”封不觉一边反问，一边就奔那具尸体去了。

“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很恶心啊！”王叹之叫道：“你不能凭感觉认为奖励不足就乱来吧……”

“乱来？”封不觉道：“里面有屎或者异形，我才是乱来。”他已经蹲到了第二具尸体前：“里面什么都没有，只能证明我推理错误，不算乱来。而里面要是有什么……”封不觉说到这儿，手已经伸入了那尸体腹侧的狰狞伤口中，在那鼓起的腹中若无其事地摸索起来。

“枉兄……你悄悄告诉我，疯兄生活中究竟是干什么的……”龙傲旻愣是被这队友吓得惊吓值有了起伏。

“小说家……”王叹之表情呆滞地回道。

“小说家这么恐怖啊？”寂寞妹子在旁边也听到了，不禁插嘴道。

“很显然……他不是主流的。”王叹之补充道。

“哈！”封不觉的一声笑，吓得另外四人一个激灵。

“LOOK！”封不觉得意地说着，用手举起了一件东西。他竟然真的从那血屎横流的死尸腹中找到了装备，而且还是精良装备……

【名称：仇视之眼】

【类型：防具】

【品质：精良】

【防御力：无】

【属性：无】

【特效：可即时得知怪物的仇恨目标】

【装备条件：人物小于等于20级，拾取后无法交易】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既然你找到了这件物品，很显然，它就应当属于你。这个护目镜是由一名死灵法师制造的，他树敌很多，想借此物在人群中洞察别人的杀意。可惜，这玩意儿一次只能观察一个目标……他活着的时候，曾在护目镜顶部刻了一行小字——当你看着我的时候，我也在看着你。】

这装备看着很像是二战时飞行员们常戴的防风镜，唯一的问题是，从死尸肚子里拿出来，那是真恶心……

“我就说嘛，这间警署的提示全都太明显了。全城半个人影儿都没有，偏偏这里有尸体，其他两具尸体上都有必须存在的物品，就这具看似可有可无，若真是只能从他身上找到一根警棍，那系统根本不用摆一具让人印象如此深刻的死尸在这儿，直接把警棍藏在某个犄角旮旯就行了。”

“行行……算你狠……”王叹之道：“时间紧迫，咱们可以出发了吧，恢复和搜索得差不多了，队友也都被你惊着了。”

……

离开警局以后，五人继续在街上行走着，探查警署，让他们提前完成了可能是下一步才需要做的任务之一，又获得了不少有用的东西，本来众人的士气应该有所提升的……但封不觉的怪异渐渐被察觉了出来，他带给同伴们的恐惧，恐怕比这个游戏能带来的影响更深远。

游戏里吓人的把戏哪怕再恐怖，恐怖到把人吓得断线，大家也都清楚这是假的而已。但封不觉的行为如果进一步发展、升级……那是难以想象的，他可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玩家，人家想起来多后怕……

“看前面！”又行了十分钟左右，龙傲旻停下脚步，指着前

方说道。

众人向前方望去，看到了一个广场，一个十分开阔的、地上铺满石子的广场。其正中间，有一扇巨大的门，高逾十米，宽大约四米，门的一面被漆黑的氤氲怪雾所笼罩，另一面则是敞开着的。

当五人接近那扇门时，系统的提示声又响起了：【当前任务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

打开菜单栏查看，之前那条【搜索城市，找出恶魔之门。】旁边打了个勾，下面又新增了两条任务：【在东第九街的警署找到火之钥匙】和【在南十五街的购物中心找到木之钥匙】。前一条任务在刷出来的瞬间，其右边就已打了个勾。

封不觉看过任务栏后，快步走到了那扇大门前，正对门口仰视了几秒，说道：“原来如此……看来还不算太坑爹，这五个魔法阵中有三个是亮着的，说明金水土这三把钥匙不用找，一直在门上维持着封印。”

王叹之他们也走过来，顺着封不觉的目光看去。敞开的大门中充斥着稠密的黑暗，让人感觉就算用强光灯照射也无法洞穿。门框范围里靠上的位置，有着五个颜色各异的魔法阵，以五芒星的五角方位排列着。五个阵中皆是画着晦涩难懂的神纹，此时有三个是亮着的。

封不觉拿出了火之钥匙，放在手掌上，平举手臂，靠近门口，但等了一会儿，毫无反应。他重新把钥匙收起，说道：“嗯……估计得等两把钥匙都收齐以后，更新至下一个任务，才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去恢复封印。”他顿了一下：“事不宜迟，第一次和第二次黑暗降临的时间间隔是三十分钟左右，现在距离第二次黑暗过去也已经有十八分钟了，如果每次的间隔一样，那我们最好在十二分钟内赶到那个购物中心，并且击杀那里的怪物，否则……”

龙傲旻听到这儿已带头冲了出去，“快！跟上！”他虽无深

谋远虑，但对近前之事还是能推测一二的。要是再遇到强化怪物，上去死磕的无疑还是自己。先前已经被那血尸打怕了，他可不愿在进行到这种进度时再领便当。

五人在龙哥的带领下一路小跑着向南边去了。恶魔之门所在的广场上有城市地图，各个方向的通路都有路牌和路名，所以不用封不觉再指明去路，龙傲旻便很快找到了南十五街的位置。

他们五分钟跑了一公里，到了购物中心的门口。这是段不长不短的距离，基本上在现实生活中体能正常的人都能完成这个指标，只不过跑完以后得喘上至少两分钟才能缓上来。

“居然有电……”龙傲旻显然是那种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跑马拉松的类型，一公里下来像玩儿似的。

这里得说一个新概念——“非显性属性”。

这是一种无处不在，即使在虚拟世界中，也无法被完全量化的属性。以现在的龙傲旻举例，作为一个在现实中个人身体素质比较强的玩家，他和其他玩家做完同一件事后的消耗就有差异。与这里体力最差的女玩家寂寞对比一下，龙傲旻跑完这段路消耗的体能更少，虽然只是十点左右的差距，但这种细微的差异一直到游戏后期都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如果体能值上限相同，以同样的速度持续奔跑直至力竭为止，那龙傲旻就能比寂寞跑得更远。这就是所谓的非显性属性差异。

再举个例子，比如现实中就会用枪的人，和一个现实中从没接触过枪的人作比较，两人都把射击专精练到了A级（专精等级A：精湛，有几率自行领悟该系技能，达到此级别时，该系技能发动成功率100%），他们发动一个相同的技能，射击相同的目标，那么现实中会用枪的人打出的伤害和准度也许都会略微高一点点，当然这一点点是玩家自己很难察觉到的，只有系统才知道具体差了多少。

随着游戏的深入，玩家的综合能力越来越强，三十级以后就将接近于黑客帝国中那种飞檐走壁，出拳如风的水准，到那时，非显性属性的差异将越来越难以察觉。非要给这设定下个定义的话，就是把“才能”也化作一种资源，给予玩家一定的利益。

“和之前的警署一样，看来和主线任务相关的地方，就会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东西，比如灯光和尸体。”封不觉说道。

“接下来怎么办？等怪物冲出来袭击我们？”王叹之问道。

“系统怎么会如此无聊？每次都用同样的表现手法。”封不觉回道：“进去吧，别指望这儿会有另一只血尸破墙而出，里面肯定有什么别的怪物……”

他带头走向了大门，这是一扇向两侧平移的大型玻璃门，此时持续开着，封不觉大剌剌地就迈步进去了。

这购物中心的占地极大，凭目测很难估计其到底占了几亩地，里面的灯光很明亮，电梯、自动扶梯、乃至自动售货机等等需要电的设备全都运转正常。不过许多货架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仅主建筑内就有五层楼，有两部四面透明的圆柱形电梯可上下往来，每一层都有自动扶梯，消防通道看上去也没有被堵死，里面应该有普通的楼梯。

从正门进去后，就是一个望不到边的大型超市，扫描收银台足有三十部，像整齐列队一般，排成一道墙。楼上每一层都有大量的其他店铺，服装、餐饮、KTV、桌球房等等……如果时间充裕，玩家们不把这地方搜个遍简直是对不起自己。

封不觉二话不说，先站到门口的指示牌前，飞快地把每一层主要经营什么给扫了一遍。但由于这是购物中心，基本应有尽有，反而起到了迷惑作用。

“木之钥匙会在哪儿呢……卖家具的地方？卖玩具的地

方？”孤独也很着急地在出主意。

如果这队伍里有五个封不觉，他们此刻八成已经每人包下一层，分头搞起三光行动了。但问题是，这队伍里只有一个封不觉，这世上也只有一个封不觉，分头行事没有意义，非但获取不了最大的利益，还有可能造成危险。

就在封不觉思考计划之时，忽然间，众人只觉脚下的地面一震，又生异变。

轰——轰——轰——

一声声撞击声竟从地下传来，距离他们几十米外的地方，一块地面渐渐隆起，成了个火山口一般的形状。地上的瓷砖碎裂飞溅，周围的货架都被顶散开。在这样持续撞击了七八次后，终于，一只怪物破土而出，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我赌五毛钱，杀了它就能找到钥匙。”封不觉看着“那棵大树”说道。

这怪物的半截“身体”还埋在土里，展现在外的是一根直径两米多的焦黑树干，其顶端是枯爪般延展开的树枝，没有一片树叶，树干上还有着类似五官的东西，当然也是木头的。

龙傲旻可没心思开玩笑，他说道：“我看这家伙无法移动，就算顶上的枝杈能当手用，控制的范围也不大，只要贴到它旁边，避开它那张嘴，绕道后方，就是他的攻击盲点。”

封不觉一边听他说着，一边不紧不慢地从行囊里拿出了【仇视之眼】给自己戴上。物品放入行囊再拿出来以后就会变干净，就算沾满了血和碎肉的武器，只要在行囊这超维度口袋里一进一出，也可恢复如常。所以封不觉现在戴着的护目镜上是没有异味和异物的，只不过旁人还是会立即联想到……

“嗯……我先来看看……他现在的目标是……”封不觉话未说完，神色一变，然后将头渐渐抬了起来，转过身去，望向了商场五楼那儿的一段扶手边缘。

那正好是一个光线的盲区，扶手边缘上，正蹲着一个人形的黑影，在封不觉和众人抬头转身时，它似乎知道自己被发现了，顺势张开了一对蝙蝠翅膀，沿着墙倏然而下，向着地面高速俯冲。

“什么状况？蝙蝠侠？”王叹之说道。

“我个人更倾向于恶魔之类……趴下！”封不觉突然高声喊道，他自己第一个抱头伏地。

封不觉在这一刻已经洞察到了那怪物的仇恨目标并非他们中的任何一人，而是那钻出地面的黑色树怪。

果然，这恶魔在即将撞到地面的高度改变了方向，转了个弧度继续加速，径直朝着树怪飞扑过去。树怪则是张开大口，发出了向号角一般浑厚低沉的吼声。

这声浪如有实质，掀起一股劲风，趴在地上的五人本能地捂住了耳朵。而对那飞袭而去的恶魔来说，这声音似乎不算什么。那恶魔也张开獠牙森森的大口，一边继续向前飞行，一边也发出了吼声。

这是一声凄吼，尖利，且极具穿透力，就像指甲划过玻璃，让人五脏六腑都会发麻。这两只怪物一个男低音，一个女高音，两种嚎叫交相辉映，却没有给人以愉悦的享受，反而带来了痛苦的折磨。

第027章 诡影迷城篇（十一）

两只奇诡的怪物，两种迥然的力量，他们的嚎叫声在半空中对抗、绞缠，绽放，从无形的声音化为了有形的伤害。

恶魔的身体被撕裂开，像一只被食人鱼蚕食着的动物般，黑灰色皮肤下的血肉骨骼都暴露了出来，它渐渐被剥去了肉体，徒留一具骨架，摔落在地，散成碎片。

树怪的身上则浮现了不计其数的蚀痕，从树干一直蔓延到上方的枝杈，这些痕迹犹如无法愈合的伤口，并且持续加深着对树怪的伤害。

眼看着情况就要演变为两只怪物同归于尽的大好局面。然而，黑暗，不合时宜地降临了……

五人的视线中霎时一片漆黑，这黑暗可以吞没一切，笼罩万物，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就算光源近在眼前也无济于事。

这一次，黑暗中并未响起那诸多复杂而恐怖的声音，但这显然和他们正用双手捂住耳朵无关，因为几秒后，依然有一句十分清晰的低语，传入了每一个人的耳中。

“多管闲事的下等神，你将为此付出代价……”

这句话结束时，黑暗随即过去，众人的眼前恢复了明亮。他们站起身来，面向那棵枯树，想看看这怪物究竟会变异成什么样子。

封不觉第一个发现了异常，那棵树看上去根本没有变强，相反，刚才受到的伤害在它身上越发明显起来，它的枝杈正在掉落，化为灰烬。

“你就是刚才那声音提到的下等神吗？”封不觉居然走上前去跟那个怪物说话了。

另外四人还没反应过来，那树怪已开口回答道：“人类……去找出钥匙，恢复封印。”

“我们已经找到了火之钥匙。”封不觉说道：“这座城市究竟发生了什么？谁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木之钥匙在哪儿？”他连续问出了三个问题。

“萨摩迪尔……【时间之主】的仆从之一，他背叛了主人，所以被夺去神力，放逐在无尽的时间之河中……”树怪的枝杈这时已化得差不多了，其树干也开始了尘土化：“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萨摩迪尔没有束手就擒，他用尽了残余的力量，将这座城市从现实中抽离，躲藏于此。此地已不是时间之河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于河流外的水洼。”树怪脸部的树皮也已经开始剥落：“为了躲避时间之主的制裁，他召唤了恶魔之门，一旦那门上的封印解锁，让城市与魔界相通，就意味着这里已沦为【众魔之首】的领土，时间之主便无权管辖。

一部分人类与萨摩迪尔达成了协议，只要他们帮其解开门的封印，便可保全性命。但恶魔们从门中涌出的刹那，萨摩迪尔立即就舍弃了那些人，在恶魔与其夺食之前，贪婪地将城市里的人类尽数吞入了黑暗。”

“只有少数几名幸存者成功带着两把钥匙从恶魔之门逃走了。”树怪说到此处，已几近彻底枯毁，但它还是坚持着说下去：“萨摩迪尔自己是无法触碰钥匙或者封印的，也无法吞噬身处这两种东西附近的人类，但恶魔们可以……于是他向那些恶魔们许诺，每一次‘循环’结束时，便通过黑暗将一部分力量赠予它们，条件是恶魔们得去找出并杀死城市中所有的活人，以确保无人可以重新恢复封印……”

“木之钥匙在哪儿？”封不觉又问了一遍，他有很不好的预感，眼前这种桥段，结果很可能是这个NPC性质的怪物在说到关键部分时正好嗝屁。

“持木之钥匙之人死于地下……”树怪回道：“吾已打通道

路，待吾身死，你们可以走下……”它的嘴终于也化尘碎落了，几秒后，从树干开始，一直到其延伸至地下的树根，在一瞬间全部碎成了黑色的粉末。

树怪虽是死去，但它撞破地面的大口子，成了一个通往地下的通道入口。

【当前任务已变更，主线任务已更新】

提示响起后，任务栏中显示的任务已变为：【进入通道，寻找木之钥匙】

封不觉回头望着众人：“我们先去日用品货架看看有没有手电筒再下去吧。”

其他人刚听完这么一大段剧情，脑子里还有点儿懵，愣在原地。过了几秒，王叹之第一个问道：“呃……觉哥，这什么情况？你能给翻译翻译吗？”

封不觉已朝着一层卖日用品的区域走过去了：“经过刚才那一场对决，加上黑暗中的那句话，我意识到这棵树和我们目前为止见到的其他怪物并不是一路的。”四人一边跟在封不觉后面走着，一边听着他的叙述，“看它很可能命不久矣，我就抓紧时间问了那三个问题。它也尽到了NPC应有的职责，在贡献了一段战斗画面后，交代了剧情，给出了提示，又提供了一条通路，然后悲壮地领了便当。”

他走到一个倒下的货架前，随手拿起地上的一个包装盒，边拆边道：“根据大树说的……只有身处钥匙或恶魔之门附近的人，才不会像城市中其他人类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解释了警署里的状况，也说明木之钥匙并不在这个空无一尸的购物中心里。

哦，另外……我想我们几个应该是例外，或许因为我们是玩家，所以不属于这个时空里的‘人类’范畴，否则一进剧本就被萨摩迪尔抹杀掉了。”

封不觉停顿了一秒，又道：“要说眼下的形势，其实很明

朗了……即这个剧本的大BOSS每隔三十分钟左右就会通过黑暗来强化一次全地图的恶魔，他自己很可能不会现身，他甚至未必具有‘实体’，但恶魔们却时刻威胁着我们。

BOSS的目的是把可以使用钥匙的人杀光，届时这个空间将永远与魔界相通，只要他躲在这里，时间之主就无法追捕他。

而我们通关的方法，是找到两把钥匙，回到恶魔之门前，设法恢复门上那两个被解锁的封印。成功后，这个空间便不再和所谓的‘魔界’相通，那个叫时间之主的家伙就能介入进来，把萨摩迪尔撕成碎片。”

“这世界观倒是闻所未闻……”王叹之道。

封不觉已经找到了几个手电筒，这次的完好无损，不过里面没有电池：“这些都可以用，每人拿上两个，有备无患，再找几节电池。”他又道：“哦，对了，我看到运动商品区那里有冰球棍、棒球棍、高尔夫球棍等等……那种东西应该不会有什么装备条件，我们可以人手一支。”

就这样，五人将自己武装了一番，这回每个人手上都至少有一件普通品质的冷兵器了，寂寞还在厨房用品区找到了比王叹之手上那把水果刀长几许的西式厨刀，大伙儿也都拿了一把。小叹终于将那把在新手教程里就拿到的水果刀给淘汰了。

只有龙傲旻没有选择刀身较长较窄的西式厨刀，他拿了把中式的菜刀，而且是那种特别重的剁骨刀，貌似他觉得这种比较有重量感的武器更加可靠和趁手。

做完这些，已花去了将近十分钟，考虑到地底下可能还有怪物，以及黑暗降临的时限，众人没有继续耽搁下去，在龙傲旻的带领下进入了通道中。

刚进入地下的时候感觉周围还很狭窄，脚下都是泥土，前进的路皆是斜坡，下面也没有灯光。不过走了一段后，他

们来到了一个相对宽敞的下水道中，人在里面完全可以站直。看来那树怪只是打通了某段下水道和购物中心地下的通路，接下来的路就是持有木之钥匙的人所走过的了。既然那棵树已明确提示，持有者“死”在了下面，那这下水道里潜伏着某种怪物的可能性恐怕是很大的。

圆筒形的下水道给人一种奇怪的压抑感，周围的空间仿佛时刻都在收缩，当然这只是种错觉，真正恶劣的感官是这里难闻的气味，以及脚下的水流中那些漂浮着的、那些让人不忍直视的脏东西。寂寞妹子从下来以后脸色就很难看，举着手电筒目视前方，完全不照脚下的东西，跟在孤独小哥的后面走着。

龙傲旻一手盾牌一手棒球棍，走在队伍最前方，要是有什么怪物突然窜出来，他铁定在第一时间就一阵乱棍招呼上去，万一棍子砸不死，再抄菜刀来补刀。封不觉和王叹之则走在队伍的中间，时刻准备支援龙傲旻。

这段下水道只有一条通路，他们进来的通道左侧已经被掩埋，仅剩一些缝隙和墙上的小管道中仍有水流入，所以有怪物会从后方袭来的可能性很小，让孤独和寂寞走在最后相对安全。

众人这样前行了五六分钟。

“看那个。”龙傲旻忽然停下脚步说道，“就在那儿，那具死尸。”

封不觉伸直脖子，使视线高过龙傲旻的肩头，发现前方十几米的距离已是这段下水道的尽头。一个封闭的铁闸门将路堵死了，水流从闸门底部的缝隙继续前进。就在那儿的角落，手电的光亮照出了一具尸体。

第028章 诡影迷城篇（十二）

“嗯……根据目前为止的经验，当我们‘发现’某个东西、某只怪物或某件事时，就会触发……”封不觉话只说了一半儿……

眼前那具“尸体”忽然站了起来，同时，一阵诡异的笑声钻入了五人的耳中。

它的头缓缓抬起，渐渐展现出的脸部在手电的照射下依旧蒙着一层阴惨凝滞的阴影，其五官只是依稀可辨，皮肤则是色若青铅。

“难道他没死？”龙傲旻低声道。

“没死？”封不觉侧过身绕到了龙傲旻前面，走向那个疑似诈尸的家伙：“那倒好解释了，刚才那阵淫荡的笑声，想必是这位幸存者被人发现以后喜出望外的表现。”他一直戴着护目镜，此刻他很清楚，对方的仇恨目标就在自己身上。

那怪物见封不觉快速接近，立即做出了第二种应对。

“啊——”寂寞突然在后面大叫起来。

不止是她，连孤独也吓了一跳，惊叫一声。王叹之的叫声噎在了喉咙里根本没发出来，他吓得脸色惨白，心脏都停了几秒。唯有龙傲旻的表现还算正常，但他也是汗毛竖起，倒吸一口冷气。

这管道周围的管壁，伸出了无数皮肤溃烂的手臂，黑惨惨，阴森森。如潮水般的呜咽和呻吟瞬间充斥了下水道。

寂寞惊慌地后退，闭着眼睛胡乱挥舞着手里的高尔夫球棍，孤独上前想制止她，却有好几次险些被打到。

王叹之几乎吓傻了，瞪圆了眼睛，一动都不敢动，紧攥着刀子的手正在发抖，手心已满是汗水。

几秒后，龙傲旻一声大喝：“都是幻觉！别乱动！”他还没丧失思考能力，立即就意识到了那些手只是幻影，因为他看到地上伸出的一些手臂穿过了自己的小腿，但他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

“就算是真的，它们也碰不到我们！”龙傲旻又喊一声。

寂寞这才稍微冷静下来一些，孤独抓住了她，轻声安慰了几句，虽说他也毛骨悚然，但看到女友那么惊慌，自己反倒冷静了一些，他反复告诉自己，这只是游戏而已，再恐怖的场景也只是暂时的，虚假的。

在十余米外，封不觉已闲庭信步般走到了那个怪物的面前，那些恐怖的影像和声音没让他受到半点影响，连眼睛都不多眨一下。他将一根棒球棍握在手中，还活动了两下脖子，摆出一副准备挥棒击球的样子。

这怪物见对方完全不吃这套，于是又使出了第三种应对。

它从一具穿着一身脏衣服的男性尸体，瞬间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美女……看上去二十多岁年纪，身着黑色吊带短裙，青丝泻在肩头，肤若娟娟白雪，胸前两团莹软半露在外，纤纤玉腿于裙边若隐若现，眉宇间更是道不尽的秀媚风情。

封不觉愣了一秒，接着，他居然把球棒收进了行囊里。

后方的男同胞们瞅见这么一幕，皆是瞬间向他投去了鄙视的目光，虽然他们内心都很理解他……

“差点忘了……”封不觉刚把球棒收好，便直接从行囊里掏出了管钳：“既然是人型生物，选择这个有加成特效的武器来攻击，还能赚技巧值。”他语气轻松地说着，抡起管钳就往这怪物的头部砸去。

砰砰砰……

管钳一次次砸向那怪物的头骨，黑血迸流，触目惊心。

在封不觉击中它实体的刹那，怪物的外形就变回了原本的青面尸体模样，周遭的幻觉也随着怪物遭遇重创而消失。

后面那四位一言不发地围观着封不觉高效、果敢、惨无人道的攻击，其中有三人的惊吓值无法稳定，因为他们正在胡思乱想，主要思考的问题是“疯不觉”这三个字是否隐藏了什么深层信息……

在怪物的头被打彻底打烂以后，封不觉将手伸到尸体的上衣口袋里翻找了一下，入手了木之钥匙，其物品说明和火之钥匙几乎一样。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

拾取钥匙后，这个任务的右侧打了个勾，新的一行任务刷了出来：【回到恶魔之门，恢复封印】

“搞定，走着。”封不觉转身说道。

“嗯……疯兄……”龙傲旻道：“你是怎么知道这怪物如此……不堪一击的？”

“它一站起来我就知道了。”封不觉回道：“那些手臂出现，我就更确定了。这种怪物显然是用来考验玩家惊吓值的，如果队伍里的人因为害怕不敢贸然接近，各种幻觉就会逐步升级，就算没把人吓得断线，至少也会让结算时的评价变得很恶劣。”他顿了一下：“它变成美女时，就意味着黔驴技穷，只能通过变成一种对我有性吸引力的东西来拖延时间。”他忽然摸着下巴道：“等等……这系统是怎么知道我的性取向的，假如我是同性恋或者双性恋它会变成什么……”

孤独小哥这时说道；“你用ID登陆论坛，需要填的用户资料里应该有这个问题吧？”

“因为游戏公司有我的数据，系统就‘知道’了吗……”封不觉沉吟道；“好吧，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赶回去再说。”

……

回去的路程，五人尽可能地加快速度。他们都能隐隐感

觉到，这剧本不会就这样结束，即使那个叫萨摩迪尔的最终BOSS不现身或无法现身，也应该有个强大的恶魔作为关底BOSS登场。

此刻要赶在下一次黑暗降临前到达大门是不可能了，不过至少得保证关底BOSS不会因为再下一次的黑暗而强化才行。

果然，当五人还在回广场的半路上时，黑暗就降临了，这是他们进入剧本后的第四次，算上第一次黑暗之前的十几分钟，他们在此剧本中的时间已接近两小时。

第四次黑暗降临时，他们竟然什么声音都没听到，没有呼吸、没有低语、也没有笑声。封不觉感到这不是好兆头，在这种恐怖游戏中，每一个打破规律的反常变故，都预示着情况在朝着糟糕的方向发展。

在这次黑暗过去三分钟后，他们就回到了广场上，这会儿连龙傲旻都有点喘了。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奔波，战斗，长时间行走，搬动东西等等……众人的体能值都消耗了许多。

孤独和寂寞各自消耗了四百多体能，他们分别是七级和六级，算上断断续续休息所回复的体能，此时都还有两百多可以用；龙傲旻是消耗最大的，光是遭遇怪婴时那次【闪电冲撞】就烧了他三百体能，加上和血尸战斗时基本都是他在顶着，总消耗已超过七百。其实这也算少的了，因为非显性属性的关系，他跑步所耗的体能比其他人要少，战斗也是同理，差距渐渐累积，加上回复的体能，此时他还剩289/1000可以用。

对比上述三位，封不觉和王叹之这两个五级的家伙，在参与过战斗的情况下，此刻体能值竟然还能剩下个几十点，简直就是奇迹了。

“任务已经更新了，应该可以使用钥匙了吧。”王叹之大口喘息着说道。

封不觉走到五人最前面，正对着门口，拿出了两把钥匙，将钥匙放在手上接近大门，这么过了几十秒，却仍然没有触发任何事件。

“不对劲儿啊……”龙傲旻见状说道：“怎么还是没反应？”

“不……我想已经出事了。”封不觉将视线放远：“你们看。”

这广场很开阔，可以看到四周围数百米远的地方，此时，从城市的各条街中，涌出了成百上千的怪物。它们的样子光怪陆离，但基本可以分为两类：狰狞凶暴型、阴森猎奇型。

这些怪物们走得很慢，它们的出现无疑制造了一种令人绝望的气氛，当这种绝望来临的感觉被放缓，反而会让人更加恐惧。

“这怎么可能？我们有哪里做错了吗？”孤独小哥慌张起来，声音不由自主地提高了：“现在这状况是必死无疑的吧？”

封不觉也觉得眼前的发展有些意外，他说道：“萨摩迪尔无法接近钥匙或者这扇门上的封印，他不可能亲自出马来杀我们。恶魔们也不愿接近这里，它们不怕钥匙，但一定怕这扇门，或者说……害怕回到门对面的领域，所以这个占地巨大的广场才上没有半只恶魔徘徊。”他想先用这话稳定一下局面：“现在它们接近这里，是不得而为之。我们尽可能靠近门口站好，先看看情况。”

“它们要是并不顾忌恶魔之门，直接扑上来怎么办？”龙傲旻道。

“我们就退到门里面去。”封不觉道。

“觉哥……那儿可是‘魔界’啊！对面的怪物更多怎么办？”王叹之道。

“这倒未必，我怀疑门的对面类似监狱，现在囚徒都逃出来了，说不定里面已经空了。再说……死在哪儿不是死？”封

不觉回道："反正就是回登陆空间罢了。"

五人很快就退到了门口，背对恶魔之门站着。封不觉脑中仍在思索着这个剧本的前前后后……令其比较在意的是树怪关于"循环"的说法，这座被抽离出现实的城市，究竟在经历怎样的循环？也许破解了这个谜题就能知道萨摩迪尔的某些规律或弱点，或是恢复封印的方法……

诸多线索在脑海中交织，推衍，留给封不觉的时间不多了，他在心中重整着思路："孤立于时间之河外的水洼……半小时一次的黑暗……黑暗中低语的消失……"

第029章 诡影迷城篇（十三）

周围的怪物大军黑压压的一片，虽然可以望到边，但突围之类的对策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五个三十级的玩家也许还能考虑从这几百只怪物的包围圈中冲出去，他们这平均等级6.6的队伍，连想都不用想这主意。

“疯兄……它们还在靠近……”龙傲旻提醒着若有所思的封不觉。

“没事，让我再想想。”封不觉道：“看这情形，退进门里是游戏提供给我们的最后选择，里面一定有个挺难打的BOSS，打完以后就是以一般结局通关，比如‘虽然玩家们成功逃离了这个空间，但萨摩迪尔永远盘踞了那里’之类的。”

“好吧，不过我可不想到了最后才死，要是它们真的扑过来，我们还是退进门去吧。”龙傲旻道。

封不觉点点头，他干脆盘腿原地坐下，端详着手中的两把钥匙，周围那渐渐聚拢迫近的恶魔大军似乎对他造不成太大的压力。他把手肘撑在腿上，低着头，的两根手指轻轻敲打着自己的额头，几秒后慢慢抬头，指尖顺着鼻梁滑下，这个过程中他的视线向上移动着，直到目光触到了天上那朦胧的月，他的眼中忽然一亮，脑海中闪过了什么。

“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进剧本的时候剧情描述说了些什么？”封不觉开口道。

王叹之望着已然欺近至不足百米处的怪物群，呼吸越来越紊乱：“不就是交代了一下地点是城市，时间是晚上，人物就是我们这几个幸存者吗？”

封不觉一边回忆一边复述道：“第二段话……直到某个晚上，太阳沉下，却再也没有升起。漂泊的乌云后时隐时现的

朦胧月光，映照着这座死寂的孤城。”他说得一字不差。

“所以呢？”龙傲旻问道。

“这句话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晚上。”封不觉道：“而是在指明‘循环’这一现象。”他忽然问道：“到现在为止，你们有看到过任何钟表或者可以计时的机械设备吗？”

另外四人此时的脑子里都很乱，肉眼可见的恐惧正在逼近，那些怪物走得越近，形象越是生动可怖。他们哪儿还能静下心来回忆这种细枝末节的小事，寂寞几乎没怎么想就回道：“谁还记得啊！这和现在的状况有什么关系嘛？”

封不觉道：“这个剧本背后的规律……所谓的循环，还有那黑暗……我已经明白了。”他说道：“如果我们把这个虚拟世界的时间视为一条直线，线的两端无限延长，这条线无法追溯源头，也无法望到结尾。

那么萨摩迪尔抽离的这座城市，其时间就好比是线段，有头有尾，长三十分钟左右。”他站起来，做了个手势比划一下：“他把这线段弯曲，将首尾相衔，成为一个圆。这座城市永远在这个圆上运行……”他指了指那些恶魔：“这些家伙，和我们，都不属于这座城市，我们都在圆内部，不在那条线段上，因此萨摩迪尔的力量无法把我们吞掉。他只能向正在线段上运行的东西直接下手。”

孤独这时一脸受惊的表情，瞪着封不觉：“大哥！我的亲哥！我真不是学理科的！数学这玩意儿，三分天赋，七分努力，剩下九十分是天命啊！”

“我不是在讲几何，我只是用图形来比喻这个概念。”封不觉还在不紧不慢地解释。

“疯兄……不，觉哥！你不用跟我们讲，真的，这些事你自己明白就行了，你说说现在除了退进门里还有什么办法吧！”龙傲旻就这么成为了又一个管封不觉叫哥的人……而且他还比封不觉大四岁。

“其实恢复封印并不需要做什么特殊的举动。”封不觉这么说着，拿起两把钥匙，还是举在手上，和之前的动作根本没变化。

“喂！这不就是干等着吗！”王叹之叫道，怪物们已经越来越近，只剩二十几米的距离了。

“这是对我们勇气的一种挑战，看我们敢不敢站到最后一秒。”封不觉竟然还能笑出来：“呵呵……这系统还真是专注于制造这种最后时刻死里逃生的桥段。”

“哪里逃生了啊！你只是举着钥匙而已啊！”孤独小哥也喊道。

“在警局的时候，我说火之钥匙的谜题太简单，这话我收回。”封不觉的思路又跳到那儿去了：“69185，同时也是另一个提示，与‘时间’这一要素结合，我们就会知道答案。”

“我说觉哥……眼下……”龙傲旻还没说完。

封不觉就打断道：“时钟上的分针从6开始顺时针转动，先到达9，这是十五分钟；然后从9到1，二十分钟；再从1到8，三十五分钟；最后从8到5，四十五分钟。”他依然举着钥匙：“在分针不倒转，即时间不倒退的前提下，69185，总共花去一百十五分钟，而我们进入剧本后直到现在的游戏时间是……”他看着那些亮出利爪，或是张开大口的怪物已来到跟前，却还是很平静地说着：“如果我估算的没错，此刻，正是……”

钥匙的闪光打断了他的话语，璀璨的光芒直冲云霄，连夜色中沉抑的空气都仿佛清朗了几许。两把钥匙飞旋而上，嵌入了大门上方缺失图案的部位，神纹光阵亮起，火与木的魔法阵复原了。五芒星再次出现，大门便开始缓缓关闭。

那些怪物惊恐异常，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声，一哄而散，它们比来得时候快多了，几乎是冲锋似的四散逃去，远离这个广场……

“发……发生什么了？”龙傲旻已经把盾都举起来了，正准备迎接攻击呢，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里，情势会出现这种逆转。

小叹、孤独和寂寞完全陷入了大脑短路的状态，他们刚才在绝望中被周围的压力和封不觉的淡定搅得有些恼火，但此刻，他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也难怪，起死回生般的喜悦往往得等上半天才会爆发出来。

“在第一百十五分钟，将钥匙带到门前，封印就会恢复，仅此而已。”封不觉说道：“至于怪物们，很简单，系统会安排包围圈在最后一刻正好迫近到门口，就看我们会不会被逼到门里去。那些怪物围上来的速度如此缓慢，只是为了制造这种封印发动时绝境逢生的戏剧性效果而已。”

“如果集齐两把钥匙来到恶魔之门就是触发怪物包围的FLAG。”王叹之问道。“那我们要是来早或来晚了呢？”

“想在更早的时间点凑齐两把钥匙回到这儿，恐怕是很难的。剧本是按照队伍实力安排的难度，我们已经算完成得很不错了，距离时限也只剩下了几分钟而已。别忘了我们可是先进警局，再发现有任务的，节约了往返一次所需的时间，那段路多走个来回，这几分钟也就搭进去了。后来在购物中心里确实耽搁了一会儿，假如当时找到手电筒就直接下去，而不搜索装备的话，或许还能抢到几分钟。不过接下来在对付那幻象怪物的时候只花了一分钟不到，算是补回来了。”封不觉回道：“总之，纵然总时间上有得有失，系统设立的分界线是不变的。一百十五分钟前携两把钥匙赶到这儿，就能玩出现在这样的剧情。

至于来晚了的情况……自然就错过封印的时间，最后只得被逼到门里去了。”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通关了？”龙傲旻：“怎么没有系统提……”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这时，系统提示音确

实响起了，但出人意料的是，竟然没有把话说完。

【来自异世界的蝼蚁，你们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吗？】

这句话直接出现在了五人脑海中，竟然打断了系统语音，而说话的声音，正是第三次黑暗中那个清晰的低语声。

封不觉机警地打开菜单观察，虽然系统没把话说完，但任务栏里“恢复封印”的任务已经显示打勾完成了，下面又添了一条新任务：【在萨摩迪尔的攻击中存活】

“看到新任务了吧？”封不觉的语气显得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家伙难道是有形的？”王叹之道。

“据我推测，萨摩迪尔没有实体，或者说，根据其设定，他的实体存在于更高的维度，如果要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就得化身成某种我们这个维度里能理解的物质。”封不觉回道：“就像‘吞星’展现出的形象是一个紫衣的猥琐大叔，萨摩迪尔要亲自对付我们，就得先弄个实体形态出来，然后从物理层面上给我们伤害。”

“说人话……”王叹之接了一句。

“看，就像那样……”封不觉说着，抬手指向了广场上的某处。

此刻乌云已经散去，月光如霜般铺满广场上的石子路面，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块地面上，出现了一个直径五米左右，异常浓厚的圆形阴影，宛若一个黑色的深渊，连光线都可以吸进去。

第030章 诡影迷城篇（完）

数秒后，地上的阴影中间，缓缓浮起一个黑色的人形物体，高两米左右，其身体被包裹在那凝结的黑暗里，就像一个立体的“影子”一般。但他显然不是物体遮住光线以后所产生的区域性光学现象，而是一个真正处于三维空间中的实体。

“河流外的水洼这个比喻。”封不觉无视了萨摩迪尔那不怎么闪亮的登场，他若无其事地继续之前的话题说道：“改成时间之河外的漩涡比较贴切。

虽然爱因斯坦说时间和空间都是人们认知的一种错觉，只是一种描述物质运动的参数，但在这个魔幻的世界中，我们可以将其当成一种更加实际的东西来看待。这是一种时刻都必须保持运行状态的东西，就像河里的水，永远在流动，如果水流静止，那河也就不能称之为河了。

以这个观点为基础，萨摩迪尔既然把这个空间抽离了出来，他就必然要把一部分‘时间’也抽离出来，否则这个空间中的一切都将是静止的，包括他自己。但他能从‘河’里取出来的水有限，只弄到了三十分钟。这三十分钟只属于这座城市，并会无限地循环，每一次循环中止时，就会出现几秒钟的虚无作为缓冲。那黑暗的时刻，就是构成圆环的时间线段相连之处。经过了缓冲点，就是一个新的循环。”

萨摩迪尔身下的阴影怪圈开始了移动，其人形的躯体正随着与自己双脚相连的黑圈一同前进着，向五人靠近。

“觉哥，有什么建议吗？”王叹之不敢轻举妄动，赶紧先提问。

其他人也都等着封不觉说些什么。

“应该不用做什么特别的事吧……”封不觉道：“以现在的

剧情走向，难度绝对不会比穿过门的选择要高。”他接着又道：“别老打岔，我还没说完呢。综上所述，黑暗的降临只是到达时间线连接点时产生的一种现象，并非萨摩迪尔所实施的某种行动。

但为什么每次黑暗降临后怪物们就会变强呢？理由只有一个，那不属于时间循环中的一小段黑暗缓冲期，才是萨摩迪尔能发挥全部力量的时刻，他只能在那几秒间做些什么，比如把力量分给恶魔，或是瞬间吞噬掉城市里的人类，当然，在我们到来以前，城里的人已经被他吞光了，而我们是所谓的‘异世界’来客，他吞不了。”

“你是指……我们眼前这个萨摩迪尔其实并不强？至少比穿过恶魔之门后可能遭遇的BOSS要弱？”龙傲旻问道。

“如果要举例子的话，就好比我们几人正身处在一个气球里，如一群蝼蚁般弱小，而萨摩迪尔在气球外面，和一个人类一样强大。气球内外是两个无法逾越的维度，他无法刺破气球，只能用手隔着气球瞎抓，我们现在看到的仅是他的手指在气球外部所撑出来轮廓。”封不觉摸着下巴道：“但我个人认为……即使如此，他此刻的实力也绝对不会像你说得这么弱，起码要掉杀我们还是很容易的。”

“喂！那你还一脸轻松地说那么多！跑啊！”孤独小哥拉上寂寞妹子，转身就想逃跑。

还未迈出几步，却听到了系统提示声：【世界观已破解，玩家：疯不觉，获240点技巧值奖励，团队已可在任务菜单的拓展选项中阅览该剧本的世界规则】

“不抓紧时间把话‘说’出来，我怎么拿这技巧值啊？”封不觉说道：“关于世界观破解，必须要用说的，系统才能判定。”

萨摩迪尔所化的黑影已经到了封不觉面前十米左右的距离，封不觉还是没有逃跑的打算：“另外，我不是说过了吗，不用做什么特别的事，既然恶魔之门已经关上……”

黑影这时忽然加速，黑色怪圈中人形物体的体积竟瞬间暴增了数倍，变成一只巨大的黑手，向着封不觉飞速压下。

但在最后一刻，那大手却凝滞在了半空，一动不动。

“从名号上来看……”封不觉略微低下头，从那黑手底下步履轻松地走出来：“【时间之主】应该是个永远不会迟到的家伙。”

很快，萨摩迪尔的黑影开始急剧收缩，好似在那滩阴影对面的时空里，正有一股巨力将其拉扯进去。

【终有一天……你们……会……付出……代价……不会……太久的……】

“呵……这倒不妙，一般说出这种台词，意味着这个反派早晚会再次出场。”封不觉笑道。

那黑影凸出地面的部分像是掉入泥沼中的野兽一般狂乱挣扎了一番，然后被完全扯了回去，接着，地面上那黑色的圆形阴影开始逐渐变小，十余秒后彻底消失不见。

【异世界的旅客们，感谢你们所做的这些。此地净化一番后，吾便可挹水归源，使其重流于时间之河】

一个与萨摩迪尔不一样的声音出现在众人脑海，这配音听上去很典型，一般在游戏中那些年长的智者，多半都是这种嗓音。

【您获得了时间之主给予的奖励，请在结算画面中查看】系统语音随即响起。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您已完成该剧本，180秒后自动传送】

团队模式的自动传送时限比较长，看来是考虑到了玩家们可能需要做些交流。

王叹之当即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了，紧绷的神经松懈下来，惊吓值总算回到了底。

孤独和寂寞也都是长吁一口气，首次活到通关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龙傲旻表现得还算淡定，他收起武器和盾牌，趁着还有一分钟，对封不觉道：“疯兄。”这会儿称呼又变回疯兄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没想明白。”

封不觉道：“什么？”

“是关于时间的一个问题。”龙傲旻道：“正如你所说，从我们进入剧本开始，就什么钟表和计时装置都没见过。那你是怎么算出两次黑暗之间相隔多长时间的？我记得在到达恶魔之门的时候你就说了‘大约三十分钟’。”

“因为我一直在计时啊。”封不觉回道：“一进入剧本我就注意到了一个异常，地铁站里怎么会没有电子钟呢？后来到了地面上我也没看到能计时的东西。在第一次黑暗降临后，我开始计算时间。到警署那儿，第二次黑暗降临，我算下来就是三十分钟左右。”

“对啊，我就是想问，没有钟表？你是怎么计时的？”龙傲旻道。

“数呗。”封不觉回道：“心中默数，三百一计，就是五分钟。非运动状态下，可以数脉搏来代替，你没看到我在大部分闲着的时候都用右手搭着左手吗？那是人体自带计时器，鄙人在那种状态下每分钟77下。”他会清楚知道自己脉搏的频率，是因为在医院里住了相当一段时间，接受了无数种检查，所以对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很了解，“数脉搏计出的时间其实比我自己默数要精准，而且不用动脑子去控制数数的频率，算是种偷懒的做法，在集中力下降的时候和默数计秒交替使用，算出的时间不会相差太多，不信你可以抽出半小时或者一小时在家里试试。这期间做些其他分散注意力的事情也可以，其实只是个需要耐心的作业。”

“不必了……我懂了，多谢指教。”不止是龙傲旻，孤独和寂寞在旁边听着这话，看封不觉的眼神也像在看什么妖怪一

样。

王叹之反正是已经习惯了，认识封不觉这么多年下来，什么场面没见过。要是有人来跟他说，外星人入侵地球了，他八成会持怀疑态度；但要是有人跟他说，其实封不觉就是外星人，没准他就信了。

“不多说了，各位，快要传送了，就此别过吧。”封不觉道。

孤独和寂寞道了几句感谢的话，便跟其余三人说再见了，他们很快化作白光离开了剧本。

龙傲旻没有立即传送，待那二人消失以后，他开口道；“疯兄、枉兄，咱们互相加个好友如何？”

他提出这个建议，倒并不是指望着要抱大腿，现在要谈抱大腿还太早。今天只是内测第一天，无论职业玩家、普通玩家还是休闲玩家，至少在等级上的差距不会很大。虽然封不觉看上去有高玩的潜力，但很难说他以后会不会稳定上线。

龙傲旻想加这个好友，主要还是因为先前封不觉毫不犹豫地就把一件精良级装备交到了他的手上。虽然装备本身不能说有多大的价值，但这年头，要无条件去信任一个陌生人是很难的。仅凭这点，这个好友就值得去加。

至于王叹之，明显和封不觉是一起排队的，龙傲旻当然不可能只加封不觉一个，而且从血尸一战的表现来看，这家伙虽然胆子小，身手倒还不错，就算不是高玩，也不至于拖后腿。

“可以啊，回登陆空间再聊吧，先去看看结算的情况。”封不觉应了一声。

三人打了声招呼，便各自离开了剧本。

就在玩家们全部离去后，那扇恶魔之门竟又突然震动了一下，仿佛在门的对面，有某种未知的生物撞击了由魔法结

成的门扉……

眼前白光一现，封不觉便回到了登陆空间。系统提示连续响起：

【您已经升到了11级，体能值上限增加，当前为1100/1100】

【称号系统已解锁，您获得称号——冷血爆头狂】

随后，他就将视线移向了墙上的显示屏，屏幕上已然显示出了剧本通关后的结算情况。

第031章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1500，游戏币：15000】

【获得物品/装备：仇视之眼，M1911A1手枪，西式厨刀，棒球棍，手电筒*2】

【完成/接受任务：5/5】

【特殊结局奖励：时间之主的馈赠，请稍后领取】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0，破解世界观：时间之环】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300】

【技巧值加成经验：3000，游戏币：30000】

【剧本通关奖励：80%基础经验加成：1200】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以此处的结算内容为前文设定做举例说明：手电筒里有电池，枪里有子弹，这些小玩意儿都是精良品质以下的消耗品，装在工具或装备内部也不占行囊格数，管钳则并非该剧本所得，不予结算。诸如此类情况的物品是不会出现在结算菜单中的。）

“破解世界观的奖励还真夸张……”封不觉心道：“不算那240，我整个剧本获得的技巧值也只有60点。”

“觉哥！发财了啊！”王叹之在组队频道里激动地高声

道，“我居然直接升到十级了啊！游戏币也拿了两万多啊！”

封不觉听到这话，本能反应般就算出小叹这次所得的技巧值在六十以上、一百五以下，他回道：“看到啦，队伍列表有等级显示的。”他也已经看到了龙傲旻发出的好友申请，边点下接受边道：“别忘接受龙哥的好友申请。”

“嗯，我已经点接受了。”王叹之回道；“你组他吧。”

几个简单的操作后，龙傲旻的声音出现在了通讯频道中：“哟，二位等级翻了个倍啊，疯兄都11级了啊。”而他此刻的等级和封不觉一样，也是11级。

一定有人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就让我们来看一眼封不觉到目前为止的角色详情再说：

游戏昵称：疯不觉，等级：11，经验值：1350/11000。

技巧值：430，游戏币：51500。

专精：通用F，器械F，侦查F，格斗F，射击F。

行囊7/10：马里奥的管钳，仇视之眼，西式厨刀，棒球棍，手电筒*2，M1911A1手枪。

登陆空间1/30：拼图牌：猴。

大家都看到他的经验值了，没错，从11级升到12级所需是11000，而不是1100。

惊悚乐园的升级经验每隔十级就会有一次阶梯式的变化，从1到2级需要的是100，然后2到3级需要200，以此类推，从10级到11级需要1000，然后，当玩家到了11级以后，突然就会看到一个令人咋舌的飞跃。

龙傲旻除了通关的1500经验以及1200点的奖励以外，还有一百七十出头的技巧值（战斗中累积获得的技巧值有时会精确到个位数），通关结算也拿了近四千五的经验，但他升到11级一看就吓一跳，竟然还差七八千才能到12级。

两人交流了一下，又跟王叹之说了下11级以后的经验情

况，随后还是龙傲旻第一个想起来问了句："对了，你们的称号是什么？"

封不觉随口回道："冷血爆头狂。"

"呃……"

另外二人无言以对，导致了短暂的沉默。

几秒后王叹之干笑一声，评论道："其实这系统挺讲理的，基本上刚才那剧本里，你所有的攻击都在打头……而且你表现得也很冷血。"

"你的称号如何？尖叫的富二代吗？"封不觉立刻回道。

"游戏里怎么可能会有富二代这种称号啊！"

"这倒也对……富二代是种族，不是职业。"封不觉接道。

"我的称号是【慌张的偷袭者】……"王叹之懒得和他继续扯淡，赶紧把称号报出来算了。

封不觉沉吟："嗯……以此来表示惊慌失措的精神状态和无法正面御敌的战斗水准吗……这系统一针见血啊。"

"这是一针吗？一刀才对吧？这种称号会被陌生人鄙视的吧！"王叹之道。

"区别不大，陌生人要么在看到称号的瞬间就开始鄙视你，要么从你第一声无助且无谓的惨叫发出时开始鄙视你……"封不觉说道。

"哈哈……"龙傲旻笑了笑，想打个圆场："其实枉兄你不用太担心，称号在每次完成剧本后都有可能改变的，刚才那个打完，我的称号就变了，现在是【小队防卫者】了。"

他们三个又聊了几句，龙傲旻表示自己已经在线挺久了，准备下线休息几个小时，凌晨时会登陆睡眠模式的频道。王叹之今天是不想打了，晚上也不准备再上，算上新手教程，他已经连续玩了四个剧本，继续下去就成自虐了。封不觉也表示拿完结算物品以后就会下线，他倒不是累得玩不

动，只是有意识在控制自己的等级。

内测阶段封顶是20级，对非职业玩家来说，冲级无需太着急。达到这个等级的玩家超过内测玩家总数的10%时，内测即会终止，接着就是关服，待系统全面升级到正式版本后开启公测。

惊悚乐园这款游戏早已吸引了大量游戏工作室的加盟，正如之前提过的，内测第一天的下午，封不觉就能在论坛上找到一些十几级玩家写的攻略了，很显然，这些文章大部分都出自于职业游戏工作室的成员之手。这批人可是专业的，玩游戏有计划、有分工。像这类游戏，肯定是两班倒，一批人从早上八点起就直接睡眠模式走起，另一批则在非睡眠模式下奋斗，然后晚上换班……

根据2055年的相关法律条款，游戏舱对玩家的在线时间有严格限制，在非睡眠模式中登陆神经连接游戏的现实时间不能超过十小时。睡眠模式下由于1：10的时间比例，连接的现实时间绝不得超过八小时，一般建议值是四小时以下。两种模式在二十四小时内都达到时间上限就会被强制断开连接，要等到下一个二十四小时才能上线。

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一天内，一共能进行十八个小时的神经连接游戏，其中十小时清醒状态，八小时睡眠状态，这就是极限了，更换游戏舱也没用，所有的神经连接网络都不会再接受该市民的ID号。这是法律所规定的，主要也是为了使用者的身体健康考虑。在神经连接游戏发明的初期，有一些除了吃饭上厕所以外一直保持连接的人，他们基本上都以猝死或者无法挽回的脑损伤而告终。当然，这不能怪游戏舱或者游戏，因为早在半个世纪前，那个第四代计算机仍然流行的时代，猝死在网吧里的人就不少，这能怪谁呢？

跟小叹和龙哥道了别，结束通讯并解散了队伍。封不觉就开启电梯的门，转身进入了领取装备的空间中。

那房间中依旧出现了两根玻璃柱，左手边的那根玻璃柱

的内部，已经悬浮着一件物品，想必那就是时间之主赠送的东西，如果先前没有打出封印恶魔之门的结局，这个奖励自然也不会存在。

封不觉先将行囊里那两支手电筒中的一支存到了登陆空间，让行囊容量变为了6/10，然后再去拿那件物品。期间他看了一眼菜单中称号赋予自己的特殊能力，这个能力显示在技能栏上方，并不占技能栏。

【名称：脑震荡】

【能力类型：被动】

【效果：以钝器攻击目标头部时有30%几率使其眩晕两秒】

【备注：一击打不爆也没关系，加把劲儿，那只是个头而已。】

这个称号的特殊能力还不错，反正是被动的，不消耗体能。在对抗低级怪物时，配合【马里奥的管钳】应该会很有用。不过遇到强力的怪物、非人形怪物、无实体的鬼魂，或者BOSS之类……那恐怕就没什么机会让封不觉用钝器去打击目标的头部了。

封不觉很快就走到了第一根玻璃柱前，里面悬浮着一个装了半瓶沙子的小玻璃瓶。

【名称：缓慢的流沙】

【类型：消耗品】

【品质：精良】

【特效：打碎该容器，将半径一百米内所有怪物的速度减慢十倍，持续一分钟】

【备注：这个瓶子里装了一些劣质的时光粉尘，如果你被一大群怪物围攻，这样一瓶东西或许能帮你脱身。】

“这倒是件具备战略价值的珍贵消耗品，小叹和龙哥也各

有一瓶吗……”封不觉念叨着，来到了第二根玻璃柱前。

【请选择您的额外奖励：一、随机抽取一件与等级相应的装备，二、50000点游戏币（上限），三、4400点经验值】

到了11级，这个恐惧评级的价值体现无疑，“浑身是胆”给出的三选一奖励中，游戏币最多五万，装备也暂且不提，那“当前升级经验上限的40%”现在来看可就太给力了。

理论上来说，只要封不觉的病没好，他在任何一个等级时，只需要经历两个剧本并成功幸存下来，那就基本能升上一级了。

不过正因为这点，封不觉就更不想去选经验了，他还真有点担心，自己这永远不动的惊吓值会引起游戏公司的注意，被认为是开了挂什么的，所以能低调就尽量低调，反正他本来也不想升太快。

于是，他又一次选择了装备。虽说现在手头并不缺武器，远的近的都有，但防御方面有欠缺，他希望能抽一个可靠的防具。

第032章

选择完毕后，玻璃柱中白光汇聚，最终呈现出的是一双看上去款式相当古老的足球鞋。

【名称：爵士之舞】

【类型：防具】

【品质：精良】

【防御力：微弱】

【属性：无】

【特效：提升奔跑的极限速度，大量降低长时间行走或奔跑的体能值消耗】

【备注：这双球鞋属于一位空前绝后的边锋，他是初代欧洲足球先生，卓越的盘球大师。在其长达三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竟从未被出示过红黄牌。另一位被称为球王的运动员曾这样评价道——“他是教会我们该如何踢球的人”。】

“东西倒是不错……而且没有装备条件。”封不觉念道：“即使以后拿到更强的脚部防具，这也能卖个好价钱。”

他将这球鞋直接装备上时，听到了系统提示：【装备所在部位含有“时装外设”时，可在菜单中选择您偏好的外观】

封不觉查看了一下，这个功能的意思就是，玩家可以选择显示系统自带的球鞋外观，也可以显示装备后的鞋子。等今后商城开启，会有许多时装外设上架。相信到那时，从头到脚都裹上RMB买来的奇装异服，不显示装备，而显示喜好造型的玩家应该不会少。

但在内测阶段，还没有商城的时候，反而是选择显示装备的人比较多。这其实也是一种虚荣心作祟，人总喜欢展示

一些自己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旁人羡慕嫉妒恨的目光能带来相当程度的满足感。

整理好了空间，封不觉便断开了神经连接。

从游戏舱中出来，现实时间也过了两小时左右，此时夜色深沉，窗外风声呼啸，城市的天空望不到星星。当然，封不觉也很少去望。

大城市中的年轻人，不管第二天是否要早起，都很少会在午夜前入睡的，他们情愿早晨六点在拥挤的地铁或公交车上打瞌睡，也不愿牺牲下班后那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封不觉更是昼伏夜出的典型，他每天中午起，晚上一般要将近四点才睡，他自认为每天凌晨时分，才是自己灵感最佳的时刻。

不过今天，虽然距离午夜还有两三个小时，但封不觉突然就感到有了创作欲望。他煮上一整壶咖啡，坐到了电脑前，开始敲打键盘。

他的笔名是“不觉”，正在为杂志社连载的那篇小说叫《二流侦探和猫》，其实他本来只是想写一个一流侦探的故事而已。但在他那个年头，商业小说是必须搞点噱头的，就好比许多漫画用女性角色来吸引眼球一样，小说行业也得遵循市场规律，无论过去多少年，人的猎奇心理和猎艳心态永远都是突破口。

封不觉穷困潦倒的时候，曾经也动过写些猎艳小说的念头，作为一个自诩为艺术家的家伙，他很容易就能寻找到精神上仿佛与其有着共鸣的人物，比如米勒（法国画家，曾因生活所迫用素描去换鞋子穿，用油画去换床睡觉，为迎合资产者的感官刺激也画过一些香艳的作品）或者提香（好吧，这位是出于兴趣）。

总之，封不觉最终还是妥协地加入了噱头，这样他才能写自己喜欢写、也擅长写的侦探故事。这本《二流侦探和猫》的设定，不过就是把一个主角，拆分成了两个角色而已。本来这书的主角应该是个精明的家伙，但现在嘛，他成

了一个善良却又能力不足的二流侦探，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家的猫会说话，而且只有他能听懂，那只猫又恰巧具备神一样的推理能力……

杂志社的编辑还夸奖过封不觉，说他的这个设定用得好，小说中主角和猫的搞笑互动桥段可以冲淡侦探小说整体灰暗的风格。封不觉也渐渐发现了这样写的好处，一是能缓冲紧张的情节，二可以凑字数……

除了这篇连载，封不觉另外还在写一个长篇故事，就是之前提过的，那种真正能让他赚点钱的出版小说。本来那本书的创作几乎完全陷入了瓶颈，连续一个月没动笔了，但今晚，封不觉又有了灵感，开始继续堆砌那个叫《噩梦两端》的故事。

……

一夜无话，次日清晨，天将明未明之时，封不觉保存了文档，终于从电脑桌旁站了起来，他伸了个懒腰，打着哈欠看了一眼时间，已经是早晨四点四十了。封不觉这才想起来，昨天是清明节……梦公司专门挑了这么个日子开始惊悚乐园的内测，也算是一个以恐怖为卖点的网游所使用的宣传手段吧。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点，小区门外的早点摊儿也应该摆出来了，封不觉脑子里还充斥着小说里的各种情节，全无倦意，他决定出去吃点东西再回来睡。

他拿上钥匙和一些零钱（他只有零钱了）就下了楼，十五分钟后已是拿着葱油饼和油条走在归途上了。

回到小区时，已可以看到一些老年居民陆续出来晨练，或是早早地赶去社区医院门口排队。

封不觉很少和邻居们有接触，平时的这个时间，他通常是刚刚睡熟。对他来说，一天的时光是从中午才开始的。

“喵~”路旁有一只黑白相间的小花猫，在其经过眼前时冲

他叫了一声。

封不觉停下脚步，和那猫对视了几秒，确认了一下，没错……它的目光正盯着自己手上的早饭。

“我说你啊……”封不觉来到猫的跟前蹲下，看着那只脖子上没有项圈的野猫轻声道：“油炸的面粉你也吃吗？”

“喵。”这只猫好像完全不怕生人，此刻这一声仿佛是在回答着“对”。

“这几天我自己都只有清汤挂面可以吃。”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掰了一小块葱油饼下来，递到猫的嘴边：“这可是我用最后几块钱唯一能买到的、有油水的东西了。”

那猫把头往前伸了点儿，用鼻子闻了闻封不觉递过来的食物，随后一口把那块葱油饼吃了，它舔了舔舌头，接着又“喵～”了一声，看来这一口还不够。

封不觉又掰了一小块饼给它，“样子长得完全不可爱啊，看着也不是什么名贵品种，居然敢直接向陌生的人类讨东西吃，而且还得寸进尺……”他一边嘲讽着，一边又本能地掰好了下一块葱油饼，很快递了上去：“给我认真地去翻垃圾桶啊混蛋！”

说到垃圾桶，封不觉就不自觉地抬头瞥了一眼公寓楼前三个分类的垃圾桶，那些四边的杯形垃圾桶很高，大概在一米四左右，上宽下窄，猫要是想跳进去翻东西，必须得趁着垃圾桶较满的时候，否则就有可能跳得进去，爬不出来，万一被一并倒进垃圾车里，那基本就变成死猫了。

“哎……”封不觉叹口气，干脆撕碎了半块饼，洒在手掌上，伸到猫的面前：“其实你们野猫也不容易啊，听说冬天的时候，就在咱们这个小区，有只猫躲在一辆车底下靠引擎的余温取暖，到早上，不知情的车主发动车子后，它就被碾死了。”他摸了摸那只小猫的头，有些话，他更愿意跟猫去讲，面对人类，封不觉说不出口：“你们流浪猫平均只能活三年，

我呢，说不定随时会因脑部的未知疾病猝死，今天我们有缘……”他拿着剩下的半个饼，放进嘴里啃了一口，接着含混不清地说道：“……可以同吃一个饼，说不定啊，下辈子能当兄弟……”

“小封啊，是你吗？”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响起。

封不觉转过脸去，看到了他的房东大妈。大妈姓刘，已退休五年，她老伴儿姓何，是离休干部。刘大妈平时说话虽然有些冲，其实人还是不错的。

这位刘大妈和封不觉住同一栋楼，她名下有三套房，一套在小区另一边，也租出去了。而这栋楼里的两套，由于刘大妈嫌十三楼不吉利，所以自己住在了八楼，另一间则长期租给封不觉。

“还真是你啊，我还担心认错人了呢。”刘大妈手上拎着个菜篮子，应该是刚从菜场回来：“今儿个真是太阳打西边儿出来了，一大清早的居然能看见你下楼？”她将视线转到了那小花猫的身上，话题也转了过去：“我说小封啊，不是大妈说你，野猫怎么能喂呢，你今天喂这一回，明天这里就能冒出来五六只蹲点的，你这不是给其他邻居添麻烦吗？”

“有道理。”封不觉想了几秒，回道：“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他一手拿着早点，一手抱起那只脏兮兮的野猫，“带回家去养起来。”

刘大妈一愣：“你小子还真会自作主张啊，问过我了吗？”

“您看……咱这小区，狗都能养，这家猫又不出门……”封不觉挤出一个笑脸，想卖个萌。

“你还真要养？”刘大妈原以为封不觉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忽然，她神态微变，看看封不觉的脸，又看看那只猫：“嘿……别说啊，你俩长得还真像。”她的视线又向下移了一些：“而且这猫也是公的。”

封不觉的嘴角抽动着：“大妈，您这句里的‘也’用的有问

题……我是‘男’的……”

“大妈不跟你咬文嚼字，你是文化人，我又不是。”刘大妈道：“先说清楚了，这猫你真要养也可以，不过你那窝本来就够乱的了，养了猫更得注意卫生，咱这楼里大多都是老年人，谁要是来找我说你那儿有味儿……”

“我就把它煮了吃掉。”封不觉抢道。

“喵！”小花猫仿佛听懂了一样，在封不觉臂中不满地叫了一声。

“煮你个头！煮你也不能煮了它。”刘大妈迈开步子边走边说道：“走走……”

“去哪儿？”封不觉道。

“去小区的宠物诊所给它打预防针啊。”刘大妈道：“它身上有猫瘟怎么办？”

“呃……”封不觉犹豫了几秒道：“是这样……我最近手头……”

“你小子有什么时候手头不紧的？”刘大妈打断道：“好了好了，大妈帮你先垫着，付房租的时候一块儿还给我就是了。”她刚迈开步子，又停下来：“瞧我这脑子，让我先上楼把菜搁下。”

……

封不觉回到家时，已经是上午七点了，他不但抱回来一只猫，还抱回来沙盘、猫粮、塑料碗和玩具等等一堆玩意儿……

“下辈子咱们还是别做兄弟了。”封不觉把小花猫举到自己眼前：“你还是投胎当个女人，用肉体来偿还我这份恩情吧。”

“喵。”小花猫慵懒地打了个哈欠，那表情仿佛对封不觉投去了鄙视的眼神。

封不觉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按了下电话答录机，录音声

响起：“您有，1，条留言。”

木讷的语音后是嘟一声响，随后里面传来了王叹之的声音：“觉哥，又不接电话啊？今天休息日，下午我到你家来一趟，带点儿荤的给你吃，反正你在吧，就这样说定了。”

这时小花猫跳到了电话旁，伸爪挠了挠电话的按键，又用鼻子嗅了嗅，随后便失去了兴趣似的，跳到沙发上躺下了。

“这话好像老子天天屯在家里很闲一样。”封不觉不快地自言自语着，可事实上……他就是很闲。

第033章

下午两点，门口的对讲机响了，封不觉被吵醒后只觉昏昏沉沉，心情烦躁。

虽然早上在宠物诊所那边已经给猫洗过澡了，但回到家也忙活了半个多小时才空下来，他衣服也没脱，倒头就睡，到此时也不过六个多小时。

迷迷糊糊走到门口，封不觉拿起对讲机的听筒道："谁啊？"

"我。"王叹之回道："包大人也来了。"

"门开了没有？"封不觉按下了开门键，打着哈欠问道。

"开了开了，上来再说。"

通话结束后一分多钟，二人就乘电梯上来了。经过走廊，按响了封不觉的门铃，后者从门上的猫眼里朝外瞅了瞅便打开了门，他也没跟那两人打招呼，转身就往沙发那儿走。

王叹之和那位"包大人"也不见外，随手带上门，把披萨和一打啤酒放到茶几上，自己去封不觉的厨房里取盘子和筷子。

"诶？觉哥，怎么有只猫啊？"王叹之很快就发现了趴在沙发一角打盹儿的小花猫。

"没看见墙角的沙盘吗，我养的呗。"封不觉睡眼惺忪地拧开了一瓶啤酒，像喝漱口水一样咕嘟了一番，接着咽了下去……

"你什么时候又开始养猫了啊？"王叹之一边问，一边向小花猫蹑手蹑脚地靠近。

“今天早上。”封不觉打了个嗝儿道：“别以为它真的在睡觉，猫是很警觉的动物，看似一天要睡十几个小时，其实周围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它耳朵就会微微动一下，这表明……”

小叹刚要抓住小花猫，后者瞬间睁开眼睛，向前一窜，转了个弯，溜到了沙发后面。小叹则因身体前倾失去了重心，摔了个踉跄。

“你怎么又想起养猫来了？”包大人拿着盘子和纸巾从厨房回来了，挥了挥手，把小叹赶到沙发上坐好，自己也坐下来。

他名叫“包青”，其实只比他俩大几个月，虚长一岁，他们三人从幼儿园到中学都是同学，包青从小学起就一直被称为包大人。问题是……他一点儿也不黑，家里也从来没出过当官儿的，读书的时候更是从来没当过班干部。

谁曾想到，包大人长大以后真的成了位“大人”，他今年二十五岁，公务员，在政府机构工作，女儿都两岁半了。和这俩光棍相比要稳重得多。包大人的特点就是从小一脸“忧郁”，结婚以后就更别提了，终日一张苦瓜脸。

“这是我和那猫的缘分。”封不觉回道，“随缘嘛。”

那二位问问题时都用了一个“又”字，因为他们都知道，封不觉小时候就养过猫。那时邻居的老太太养着一只母猫，一胎生了四只小的，送给封不觉一只，他一养就是十三年，小猫成了老猫，最后寿终正寝，小孩也成了大人，亲手把那老猫给埋了。

“起名字了吗？”王叹之一脸兴奋地问道。

“阿萨斯。”封不觉非常淡定地回道，好似这名字并不是脱口而出，而是早已想好的一样。

“噗……”包大人当时就把一口啤酒喷了出来，“就算你不想让小叹搀和取名，要现编也编个普通点儿的吧，什么酷乐、麦克之类的……”

封不觉打了个响指："阿萨斯。"

小花猫竟然回过头来"喵"了一声。

"看，毫无违和感。"封不觉指着阿萨斯的猫脸道。

"我要发到网上去。"小叹拿出手机说道。

"等等。"封不觉放下啤酒，去窗边拉开了窗帘，然后一把抱起了未能及时逃走了阿萨斯。

封不觉的双手从猫的咯吱窝下穿过，将猫托起，让猫脸背对自己，伸直了双臂，迎着阳光高举起来，模仿起狮子王片头在荣耀石的一幕，并说了一段与之无关的台词。

"我的儿子……当你出生的那天，洛丹伦的每个角落都在回荡着你的名字……Arthas……"封不觉一本正经地用低沉的嗓音念道。

王叹之则拿着手机对准一脸莫名的小猫，进行着三百六十度围观式的拍摄。

"你们搞毛啊！今年贵庚啊！男子中二病的日常吗？！"

被包大人骂了一通后，两人坐回到沙发上，阿萨斯溜到一个垫子上接着打盹儿去了。

"包大人这礼拜怎么有空啊？"封不觉问道。

"老婆带着女儿回娘家去了。"包大人惬意地喝了口啤酒回道。

"永久性的还是暂时的？"封不觉又道。

"废话！怎么可能是永久性的！我丈母娘想见见外孙女而已。"包大人差点儿没呛死。

"看你一副解脱了的样子……"封不觉道。

王叹之打断了他们，他拿起了遥控器问道："这礼拜的主题轮到什么来着？"

"烂片马拉松。"封不觉回道。

“哈？”王叹之转过头来。

封不觉道：“没错，就是这个。上次我们讨论过的，有那么多臭名昭著的烂片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了电影领域的底线所在，而我们都没看过。”

“好吧……我来看看……”王叹之用遥控器在电视上浏览着可选的流媒体节目单。

他们三个有空聚在一起时，就会想一个主题，连续看十小时以上的电影。至于观看的影片，大多都是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作品，那之后随着电脑拍摄技术越来越成熟，以及第五代计算机的普及，基本就找不到太烂的片子了，在未来，电影这东西再怎么烂，至少也有画面和音效能粉饰一下。

“《恶灵骑士》怎么样？”王叹之道。

“你知道《超胆侠》吗？”封不觉说道。

“嗯……看过。”王叹之回道。

“同一个导演。”封不觉道。

“好吧……”王叹之又搜了搜：“看这个，《暮光之城：破晓（下）》，哇，这个系列居然有七部。”（2055年时又多了两部）

“一部也没看过。”包大人耸耸肩。

“我记得这电影包办了当年金酸莓十个奖项中的七项。二十年后被评为二十一世纪初最具统治力的三部烂片之一。”封不觉道。

“我很好奇另外两部是什么……你别告诉我是这个系列的另外几集。”包大人道。

“不，是《地球战场》和《杰克与吉尔》，后者在2012年包办了全部的金酸莓奖项。”封不觉道：“我也是只闻其名，未曾得见。要不今天我们就看这三部吧。”

“无所谓。”“同意。”小叹和包大人回道。

两小时后……

“你们还好吧？”包大人看着大屏幕上升起的片尾字幕问道。

王叹之一脸阴郁地看着地板：“我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封不觉神情呆滞地望着窗外的阳光：“这是我人生中最屈辱的两个小时，我的大脑被强暴了……”

“接下来还有一部科幻片和一部喜剧片……咱们还是先看喜剧吧。”包大人的苦瓜脸上，神色无比严峻。

九十分钟后……

“阿尔帕西诺晚节不保啊。”王叹之道。

“表演难以吐槽，剧情实在是……”封不觉道，“包大人你怎么看？”

没人回答。

“包大人？包……”封不觉转过头去，发现包大人竟然睁着眼睛睡着了，还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这卑鄙的公务员……”

六七点的光景，三人去路边摊吃了点不干不净的烧烤，觉哥和小叹跟包大人说了最近在玩惊悚乐园的事，不过包大人表示没什么兴趣，有家的男人命比较苦，没多少私人空间和娱乐时间。三人聊了几个小时，到九点多便散了，封不觉和王叹之说好了凌晨再上游戏刷几个剧本，随后他们就各回各家。

这三人的友情是来之不易的，也是很真诚的，小时候大家都是流着鼻涕、傻呵呵的小屁孩儿，这样的友谊最为纯粹。即使到了五六十岁再回头看看这些朋友，心底的这份感觉，还是不会变。

……

这天白天没睡够，而且考虑到要登陆游戏，封不觉午夜时分便在游戏舱里躺下了，扫描结束后，他选定了睡眠模式登陆，并设定了连接的时间。

【接入类型为睡眠模式，调整中……调整完毕，请设定载入游戏的时间点，或返回上级选项。】

【设定完成，连接程序将于2055年4月6日AM1:00启动，祝您晚安。】

听完语音，封不觉就闭上了眼睛。游戏舱很舒适，加上些许醉意，他很快就睡着了。

当他恢复意识时，自己已经站在了那个熟悉的电梯中，墙上的屏幕中，显示着此刻的现实世界时间，4月6日，AM1:00，不过这电子计时没有显示出秒数。而且感觉上过了好几分钟后，时间都没跳成1:01，显然这就是睡眠模式下的惊悚乐园了。

屏幕上很快就弹出了王叹之的组队邀请，加入队伍以后，封不觉发现龙傲旻也在队伍里，这是之前小叹见对方成了空闲状态就先组进来了。

“觉哥，出大事了！”王叹之开口就道。

“已经有人练到20级了？”封不觉张口就答。

“诶？你已经知道啦？”

“听你语气猜的而已。”

“呵呵……疯兄果然神机妙算。”龙傲旻道：“就在现实时间大约十二点半的时候，服务器第一个二十级的玩家诞生了。”

封不觉看了眼队伍框，一天不见，龙傲旻已经十三级了，而小叹也到了十一级，想必他是提前了十分钟左右上线，先自己刷了个单人剧本好升个一级。

“首个满级玩家在游戏里会有通告的吗？”封不觉问道。

“是啊，所有在登陆空间里的玩家都会听到系统提示音，同时触摸屏上会出现这条新闻，再说论坛上也已经炸开锅了。”龙傲旻道。

“我看看……”封不觉点开论坛，找到了官方的置顶帖，标题赫然写着：【祝贺隶属于“秩序”工作室的——“勇者无惧”成为内测阶段首位等级封顶的玩家】

第034章 山池鬼屋篇（一）

“把工作室的名字也贴出来了……看来梦公司并不排斥专业团队和职业玩家的加入嘛。”封不觉说道。

“这对我们这些没有‘组织’当后台的玩家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龙傲旻道：“如果游戏公司对那些工作室不进行限制，游戏的上层建筑很可能会被少数的一群人掌控在手中，比如……他们可以通过协商来控制顶级装备市场的物价，垄断一些高层次的游戏资源或者情报等等。”

“也有可能……梦公司觉得惊悚乐园这个游戏的平衡性无懈可击，工作室的盈利空间本就已经受到了系统的限制，而你假设的那些情况从技术上来说无法实现。”封不觉接道：“当然了，这些事不用我们瞎操心，我们也管不着。”他顿了一下，问道：“对了，龙哥，有个问题我也不知道问了是否妥当……你是不是职业玩家？”

“啊？哈哈，这问题有什么不妥的，职业玩家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行业。”龙傲旻笑道：“我倒是挺佩服职业玩家的，不过我不是。”他回道：“我只是个很有热情的游戏爱好者罢了。”

龙傲旻说的是实话，他在现实中是一名警务人员，名叫“龙立文”。虽然他名字里有个“文”，但执行任务时可谓刚猛果敢，颇有拼命三郎的风范，当年他离调去特警队也只差一步之遥，可惜好事多磨，在一次逮捕歹徒的行动中受了次不大不小的伤。长话短说，自从他的膝盖那什么以后……在局里就只能坐办公桌了，虽然不影响日常生活，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升官了，但重回第一线是不现实了。

“原来如此……”封不觉道：“我还以为你是那种单打独斗的职业玩家呢。”

“呵呵……其实我上线的时间不算太充裕的，这两天老婆陪她妈去外地扫墓顺道走亲戚，我正好又休息，所以上的多一些，明天我就得去……”他略微迟疑了一下，还是没把“局里”两个字说出来，“……去单位里值班，可能就不会上了。”

“那咱们就抓紧排剧本吧，今晚争取搞定两三个团队生存模式。”王叹之跃跃欲试地道。

“那你加入队列吧。”封不觉道。

“我也准备好了，排吧。”龙傲旻接道。

小叹“哦”了一声，系统提示即可响起了。

这次封不觉不是队长，没有选择权，所以听到的提示内容也有些不同，略去了开头一部分，直接就是：

【您的小队正在加入团队生存模式（普通），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六人。】

【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的个人或队伍。】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这次的语音听上去是个多重人格分裂症患者在讲话，话说到一半时，那声音扯着嗓子变成了另一种嗓音。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一张可学习的技能卡。】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这次的开场CG开始于一片山林中，画面以第一视角缓慢

前行着，旁白叙述道：【一个秋日的夜晚，你和旅行团中几名刚刚结识的团友在山中迷失了方向，饥寒交迫的你们踏着繁密的菖蒲，穿过凋萎的树丛，奇迹般地发现了一座兀立的府宅】

这时，画面中出现了一座古老的大宅，天空中暝云低垂于大地，笼罩在这座阴郁的宅邸之上，宅子旁边有一个山池，临水的墙上有两扇窗户，就如同这屋子长了一双空洞的眼睛，正俯视着自己在湖中面目全非的倒影。

【不祥的气息难以掩饰地从屋内蔓延出来，从那枯萎的树丛、灰暗的墙垣、静寂的池沼中升腾起来，但你们别无选择，清冷的空气正钻入你们的骨头，饥饿的感觉冲淡了警惕。你们决定进入那座府邸……】

话到此处，戛然而止。封不觉眼前一亮，发现自己已站在了大屋内。

这里应该是客厅，高大宽敞，地板是木制的，家具和装潢貌似是十九世纪的风格，顶上的吊灯和周围墙壁上的几个壁灯显然都是用电的，不过除了这些，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电器。

客厅对面有一条宽两米左右的阶梯，可以通往二楼，周围有三四扇门，阶梯后方还有一条走廊，不过那边的光线不太好，看不到深处，更不可能知道其通往哪里。

封不觉花了几秒钟来观察周围的环境，最后将视线停在了客厅中三名陌生的玩家身上。

首先是一名男性玩家，他竟然叫“勇者无敌”，和那首个到达二十级的玩家“勇者无惧”只差一个字，不过这位的等级离二十还远，目前是十五级。他的称号是【鲁莽的拳斗士】，从外貌上看，勇者无敌和龙傲旻同属高大威猛型，不过比起龙哥这施瓦辛格般的体魄，他显然要差了一些，无论是身高、肌肉，还是气势……

另外那两名是女玩家，她们貌似是组队排进来的，所站的起始位置比较接近，从名字上也能看出些端倪，一个叫“似雨若离”，一个叫“悲灵笑骨”，而且两人的等级都是十三级。

似雨若离看上去二十岁出头，短发留到遮过后颈的长度，比较奇怪的是，她的脸虽然是很漂亮，但总感觉并不怎么引人注意。按理说……以这年头游戏舱对外貌的修改功能而言，人人都能改成极品美女，把男人的脸改成伪娘也没问题。女玩家进入神经连接游戏要是不把外貌改到极限美，就好比不化妆就出门一般令人费解。难道这位姐们儿在现实中实在是长相奇葩到了极点，现在这样已经算是改到极限了？

封不觉看她的时候，对方的视线也正好与他对上。一个人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其眼神。此刻，如果说从封不觉的眼里能看到的是平静，那从似雨若离的眼中看到的应该就是类似杀气东西了，而且是冰冷的杀气。这绝非是瞪大眼睛怒目而视，更不是故作冷酷，而是在一种十分平常的状态中无意识流露出的神情，这才是现实生活中从事杀手行业的人应有的眼神。

视线上移，封不觉看到了似雨若离的称号：【无情斩首者】。当时他就在心底吐了个槽：“我勒个去……这什么情况，安全局特工来游戏里练胆吗……”

而“悲灵笑骨”美眉看上去就正常许多，她看上去比似雨若离要小个一两岁的样子，瓜子脸、长相十分清秀可爱，长发、额前没有刘海，嘴角时而泛起若有若无的浅笑，只是……她的眼中，却没有半分笑意。

悲灵笑骨的称号是【精明的枪客】，不出意外的话，她应该是个倾向于射击专精的玩家，而且很可能玩得不错。

“怎么了？”似雨若离忽然开口说了句。

她的目光直视着封不觉，脸上表情冰冷，言简意赅。

封不觉知道这是在问自己为什么老盯着人家看，他挤出

一个微笑，随便想了个话题来跟对方打招呼：“嗯……那什么，二位的昵称，颇有一些‘霹雳’的感觉嘛。”

似雨若离居然选择一言不发来回应，好似她听到了一句无需回答的废话，封不觉瞬间就尴尬了。

悲灵见状，忍不住笑了笑，随后回道：“彼此彼此，你们几位的ID也挺有趣啊。”她知道自己的表姐不爱说话，故而插上一句给封不觉一个台阶下。

这二位的情况大致说一下，似雨若离外公的姐姐是悲灵笑骨的亲祖母，基本就是这么个亲戚关系。她们俩今年其实同岁，都是二十二。似雨若离从小就不爱说话，但她心里其实很有主见。打架从来就没输过，包括对手是男生的情况。人家天生就是这么酷。

悲灵笑骨则像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平日里古灵精怪的，爱作弄人，而且她很聪明，若要说智商，她可比封不觉还高，只是她没有什么阅读癖、推理癖之类的古怪嗜好。

什么？你问我为何写交代得这么清楚？当然是因为这两人是主要角色了。都三十几章了还不让女一女二号出场怎么行？难道你内心深处期待着系统娘化之后和主角发生点什么的剧情发展吗？想看这种设定去读轻小说啊混蛋！

“呵……过奖过奖。”封不觉借坡下驴，立即转过头对勇者无敌道：“这位……无敌哥，敢问您和那位‘勇者无惧’有何渊源吗？”

“一个工作室的。”勇者无敌摆出一脸不爱搭理他的神情，“其他事你也别多问了，快被你们这些‘休闲玩家’问得烦死了。”他在说出那四个字时，明显带着讽刺和不屑的口吻。

“哦~原来是职业的大神，幸会幸会。”封不觉用更为不屑的语气，说出了一句恭维的话。

对方报以一声冷哼，鼻孔朝天地转过脸去，要不是系统拦着，说不定他已经爆粗了。

这时，一声系统语音打破了有些压抑的气氛：【主线任务已触发】

第035章 山池鬼屋篇（二）

随后任务栏中显示了这条任务：【探索大屋，寻找逃出宅邸的方法。】

封不觉看完，二话不说，转身去开大门。这是一扇由左右两块实木门板组成的平开门，封不觉握住两边的门把手，将其拧得嘎嘎作响，但显然这大门是锁死的，不会让他如此轻易就打开。

勇者无敌冷哼一声：“业余的就是业余的，这门怎么可能打得开呢？”

咔嚓咔嚓……

王叹之也加入了封不觉的行列，他一手拿着把厨刀对准两块门板中间的缝隙胡乱地戳着，另一手也在拉扯门把，他这是用行动表示自己支持封不觉。

“那位称号里有‘慌张’的小哥，你是在搞笑吗？我都说了……”勇者无敌又道。

哐哐哐……

那二人变本加厉，每人拉着一个门把，奋力扯动着两块门板。

“我说你们……”无敌哥快要词穷了。

啪！啪！连续两声响，但见两只门把手都被折断了，这下就是有钥匙都打不开了。

“喂！你们搞什么啊！”勇者无敌惊呼道，刚才那一秒，他莫名其妙就增涨了一次惊吓值。

砰砰砰……

他们又用肩膀对着没了把手的大门一阵乱撞。

最后，闹腾了两三分钟的封不觉转过身，整了整领口，清了清嗓子：“看来确实是打不开。”

勇者无敌的内心长啸一声：“操——————”

不过他嘴上不能像这样骂人，只能怒喝道：“废话！一开始我不就说了吗？”

“你只是说说。”封不觉回道：“而我用实践将其证明了。”

“你小子怎么不去证明一下中途退队的可行性和随后的系统惩罚啊？”勇者无敌喝道。

“嗯……封住门的果然是某种超自然力量吗……”封不觉摸着下巴若有所思地说了句废话。

“这时候无视我了啊！”无敌哥心头的一把火那是蹭蹭往上直窜。

似雨在一旁观望了一会儿，便一言不发地转身走向了一楼那段黑暗的回廊。既然已经有人通过行动证明了门是死活打不开的，她也就不再继续看这出闹剧了。悲灵也跟了上去，和她一起离开了客厅。

见两人渐渐走远，龙傲旻欲言又止，正在发火的无敌哥也注意到了她们的举动，对那边喊了一句：“喂！你们别乱跑啊，要是触发什么……”

“没事。”封不觉忽然在其背后打断道：“从任务的内容来看，触发的东西越多越好。”他说着，走向了门旁边的一扇玻璃窗，那窗户呈长方形，高一米多，宽一尺有余，窗顶是比较尖的形状，窗框也是木头的。向外望去，窗户的另一面仿佛蒙着一层雾气，使人看不到屋外的景象。

封不觉掏出管钳，抡起来就砸，结果那铁器重重击中窗玻璃后，封不觉只觉得手臂被震得一麻，好似他这一管钳敲在了某种金属共振物上一般。

“嗯……这窗玻璃和门一样，其表面有某种力量所形成的隔阂。”封不觉说道。

勇者无敌摇头叹气："所以说你们这些业余的没有常识……系统怎么可能会制造那种一开局就能用蛮力突破的剧本？"他转身朝楼上行去："你们三个是一起的吧？拜托你们千万别跟着我，在室内环境下带着三个碍手碍脚的菜鸟，搞不好连我都通不了关了，你们就负责一楼吧，二楼我一个人搞定。"

勇者无敌在心里已经认定了这三人是那种超渣的队友，除了那个叫龙傲旻的【小队守卫者】，看着还有点儿实力，另外两人严重不靠谱。那个【慌张的偷袭者】看称号就已经够渣的了，而那个【冷血爆头狂】的称号意义不明，态度则让人很不爽，还表现出了各种无知的行为。

而最令勇者无敌感到不快的，就是别人问他"勇者无惧"首个冲到二十级的事。那些毫不了解他们工作室的外行人特别喜欢问这问那、问长问短。其实在秩序工作室中，升级快并不能代表什么，只是由于分工不同而已。

职业玩家在2055年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行业了，其中数量最多，且比较普遍的就是一些小型工作室。他们自以为也是专业人士，其实计划能力和执行力都十分欠缺。往往是老板本人身兼管理、财务、以及游戏领队之职，而且大多数老板还依旧怀揣着一颗纯玩家的心，经常做些假公济私的事情，利用集体资源顺手为自己在网络世界中拼个虚名什么的。诸如此类的工作室多如牛毛，成立和解散都十分频繁，收入也极不稳定。这些团队构成了该行业的最底层建筑。

再往上看，这个行业的中层，多半是一些中小规模，但具备一定管理水平和人才储备的工作室。其中有一些小团队和底层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们有一两个"明星玩家"，即某种类型游戏的达人级高手。在竞技类游戏的团队中，有时一两个这样的明星就能撑起整个工作室的门面。不过大部分能混在这个层次的工作室，都已脱离了那种山贼好汉开香堂式的管理模式，能够比较有计划地去运用团队的各种资源。

说白了，无论哪个行业，想长久做下去，就得有长久的规划，一个没有计划的游戏团队，和一群聚在一起的业余玩家基本没有区别，他们只是有更多的时间去打游戏而已。

而这个行业到了最上层，就是像“秩序”这样的一流工作室了。他们有专门的管理团队来负责统筹，游戏组分组分班进行作业。在主要负责冲级的六人团队里，专精和个人定位都很明确，物品资源和信息情报等等也是工作室内部实时共享，所有成员拿到的装备、技能等等都得优先提供给冲级组。

像勇者无敌这种“散出去”单排的玩家，都是有任务在身的。就比如勇者无敌，其实他的等级不重要，他的主要任务是提升格斗专精的级别以及收集情报。其他专精练不练都无所谓，装备有没有也无妨，这些以后可以通过工作室内部的组队来提升。现在“秩序”要的是第一手情报，无敌所负责的就是测试格斗专精练上去以后的实际效果。

所以每当勇者无敌被陌生人问起工作室里的事情，他就感觉一个字——“烦”。首先这就是商业机密，他有义务保密；再者，就算能说出来，他也没兴趣、没必要跟别人去解释。

“好吧，不过无敌大哥您一个人可得小心啊。”封不觉一脸和气地笑着说道。

勇者无敌闻言，忽然打了个哆嗦，一种莫名的诡异感让他的惊吓值又小升了一下，仿佛封不觉的话预示着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他回头又瞥了一眼客厅里的三人，把古怪的念头赶出脑海，转身独自上了二楼。

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二楼的一个转角，龙傲旻开口说道：“疯兄，为何要故意装傻呢？”他面露疑惑：“你不可能不知道系统的缜密性啊……这门和窗明显是打不开的，就算你要试，也不必做得那么夸张吧？”

“把戏做足一点，才能让他认为我什么都不懂。”封不觉道：“接着他才会做出现在这样的反应，甩掉我们这些‘包袱’，单独行动。”

“觉哥，你不会是想在背后下黑手吧……这游戏可不能攻击自己人。”王叹之道，他刚才帮着去拆门，倒不是为了配合封不觉演戏，而是因为他真的以为门能开……

“我并不是想害他，只是我觉得在这种剧本里分头行事比较有效率。”封不觉道：“那两位姑娘倒是正合我意，自行离开了。但这家伙……恐怕不是那种会和我们商量怎么行事的人。”他顿了一下：“在他看来，论等级他最高，论游戏水平他是职业的，所以他理应在团队里最有话语权。如果我提出分头探索，他八成会立刻反对。我去拉门的时候他还试图阻止另外两人脱队，可见他原本是计划集体行事的。”封不觉这时走到一面墙边蹲下，似乎在观察着什么，“现在这样最好，他自行离开了。”他用手掌轻轻揭去了墙上的蜘蛛网和灰尘：“我们也分开搜索吧，等看到主线任务改变的提示后，再来这里会和。”

小叹惊道：“咱们也分头走啊？”

“我不是说了么，分头行事比较有效率。”封不觉回道，他的眼神并未从墙上移开：“别担心，这种大屋，基本是闹鬼的设定没跑了，总不见得出现异形之类的怪物吧。所以这个剧本主要就是吓唬人和解谜为主，实体上可能造成伤害的多半是陷阱之类的东西，你们留意一下就好了。”

他话音未落，系统提示竟又响起：【支线任务已触发】

三人都看了看任务菜单，原来的那条主线任务还在，不过下方又多了一条新任务：【找出全部六段“鬼宫”，当前进度1/6】

第036章 山池鬼屋篇（三）

“什么意思？‘鬼宫’是什么？”王叹之道。

“你下一句是不是要问，‘可以吃吗’？”封不觉道。

“我已经过了问‘可以吃吗’来恶意卖萌的年纪了……而且我现在很严肃好不好！”王叹之道。

“你们自己看。”封不觉站了起来，让小叹和龙哥可以看到刚才他蹲着的时候正在查看的东西。

二人凑近后便发现墙上有字，似乎是用刀刻在上面的，内容全是英语，不过玩家打开游戏菜单再观察可以看到翻译。

那貌似是一段英语短诗之类的东西，内容为：

【山谷翠浓深处

天使们停驻守护

曾有一座华美宫殿——

辉煌夺目——擎天而起。

于“思维”的王国中

巍巍屹立

六翼天使未曾展翅

翩临琼宫华美如是。】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王叹之看完后一头雾水。

“大概是这篇文章叫‘鬼宫’，一共有六段？”龙傲旻也是随便一猜。

他们都觉得……反正有封不觉在，那家伙什么都知道，问他就是了。不料，两人回过头去，却发现这小子已经不见

了……

“觉哥？”王叹之环顾四周，又侧身一步抬头看了看通往二楼的阶梯：“人呢？一不留神他就闪了？”

龙傲旻左右张望也没找到其人影，只得无奈地耸肩道：“他刚才已经说了要分头行事，想必是趁我们看这段词的时候悄悄溜了。”

王叹之道：“那我们也去找找线索吧，反正觉哥说了主线任务变更后再来这里集合嘛。”

龙傲旻点点头，两人随即就开始对一楼展开调查，逐一推开那些可以开启的门，查看房间里有没有“鬼宫”的其余段落或是别的线索之类。

……

一楼复杂的回廊内。

两位女玩家正缓慢而警戒地前行着。看这阵势就知道她们已经遭遇过一些陷阱之类的东西了。

此刻，似雨若离的手中已是拿着一把锃亮的长剑。这物品虽然只是普通品质，但她就是用这普通的武器便获得了【无情斩首者】的称号，足可见其必有过人之处。

悲灵笑骨并未拿出枪械来，她和封不觉做出的判断差不多，如果这个剧本皆是鬼魂和陷阱的话，恐怕就用不着枪了。

“诶？”走在后方的悲灵忽然一愣，几秒后说道：“哈……他们居然找到了一个支线任务。”

似雨若离看了一下任务内容，问了句：“我们是否也配合着找找这‘鬼宫’？”

“嗯……不用刻意去找吧。”悲灵边想边回道：“我们暂时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再说我们现在本来就是在找线索。”

“那继续吧。”似雨若离应了一句，再度前行。

……

二楼，勇者无敌正置身于一间十分宽大的房间中。和客厅一样，这间房的窗户长窄，位置偏高，距离黑黝黝的橡木地板有着一段距离，红殷殷的微光从窗棂间射进来，刚好能照亮屋里比较显眼的东西，却不知这大半夜的，窗外红光从何而来……

勇者无敌极尽目力也望不到房间较远的角落或是回纹凸花的藻井，当然，他是不在意这些细节的，看清了又怎样呢？他只要知道角落里没有藏着怪物就行了。

周围四壁上悬挂着暗淡的幛幔，一应家具全都大而无当，古旧残破，看上去毫不舒适。四下堆散的书籍和乐器并没有给这房间添加分毫的生气。空气中仿佛都能吸到一股子悲凉，阴森沉郁的气氛四处飘浮，浸透了一切。

听到任务提示后，勇者无敌看了一眼菜单，他的第一反应是那两名女玩家在府邸中发现了什么，从而触发了支线任务，他可不认为这任务是另外那三个菜鸟能找到的。

虽然并不擅长解谜，但勇者无敌好歹是个职业玩家，推理不行，游戏经验还是有的。他先是把这间房粗略地搜了一遍，想找找装备或消耗品之类的东西。可惜，这屋里能抄起来抡的只有一把木吉他和一个断了弦的小提琴，用这些脆弱的木制品砸怪还不如他赤手空拳去打，其称号【鲁莽的拳斗士】赋予的特殊能力就是被动提升拳头的破坏力。

找不到装备，勇者无敌就开始找任务物品，他并不知道“鬼宫”是什么，也没有兴趣把散落在地板上的书都拿起来读一遍，他只是走向了房间里最像线索的一样东西——书桌上的一个信封。

这屋里其他可以读的东西或是掉落，或是堆放在地上，唯有这个信封还放在书桌上，由一个墨水瓶子压着。

拿起墨水瓶时，勇者无敌发现有一些墨水印透了信封，

在上面留下一块污迹，而且早已风干了。他拿起信封，猛吹一口气，又轻轻拍了几下掸掉灰尘，然后才将其拆开，抽出信纸开始看。

这封信并不完整，很多地方被墨迹遮住，剩余的部分也有多处模糊不清。信的开头和落款都看不见，但从可见的内容来推测，此信应该是这大屋的主人写给朋友的。

写信人说自己因某种“诅咒”而患了急病，被神经错乱折磨得苦不堪言，他渴望见到自己最好的朋友，也是唯一的私交，他期望这位友人能前来小住一些时日，也许这样能使他的病得以好转。

信的字里行间确实透露出一些精神紊乱的迹象，有些内容纯粹是由于书信人的手在抖或者脑海中组织出的句子语无伦次从而难以看明白。

勇者无敌虽然没看出什么头绪来，但还是将这信收起来带上。最后再扫视了一圈这个房间，他才转身离开。

……

一条漆黑的石头隧道中。

一支手电筒的灯光忽然亮起，照亮了前方的一小段道路。封不觉一看到眼前的景物，口中就念叨起来：“这房子的问题很严重啊……恶魔城啊这是？空间错乱还带传送的啊？”

其实在几分钟前，他并不是有意从小叹和龙哥的背后悄悄溜走，他只是走到了客厅中的另一面墙边，想近距离看看墙上挂着的一幅画……

第037章 山池鬼屋篇（四）

在一楼客厅的墙上挂了好几幅画，大部份都像精神病人的作品，画中幻象丛生、晦涩不明。但唯有一幅，显得并不那么抽象。

那幅画上呈现的是一处狭长的长方形隧道内景，四壁低矮，光滑、洁白，没有中断也没有装饰，前路看上去是个向下的坡。有点像……不，应该说十分像是一个墓穴。一些细枝末节的描绘显示出这洞穴深埋于地下，在画面中看不到任何出口，也没有任何人工照明的光源，作画者也不知用了何种方式，让这画中展现出一种鬼气森森的、与环境不相宜的光线。

封不觉注视了那画面五秒左右，目光就仿佛被定格了一般，一种未知的力量使他无法说话和移动。下一秒，他眼前就被黑暗遮蔽，什么都看不见了。未过多时，当他恢复行动能力时，从行囊里拿出手电筒打开一看，自己已到了那画中所绘的隧道里。

他不清楚这传送的原理，也不知道自己的离开的过程有没有被小叹和龙哥看到，不过无论他们有没有看到，恐怕他都得靠自己的力量来离开这个地方了。

他背后是一面石墙，用手推上去纹丝不动，顶壁低矮，上方显然也没有逃生的出路。封不觉叹了口气，从行囊里取出【仇视之眼】戴上，一手举着手电，一手拿着管钳，开始沿着隧道向下坡前行。

脚上有【爵士之舞】，封不觉毫不担心会发生因探路导致的体能值缺失问题，走多远他都无所谓。1100的体能值，加上装备减少走跑消耗的特效，一路太空舞步遛下去都行，就算这下面真有恶魔城那么大，他也自信能把地图给探全

了。

沿着隧道前行了大约十分钟，封不觉的手电忽然闪烁了几下，他用手摇了摇，对筒身拍了两下，心道：电池不足？不可能吧……在上个剧本里根本没用多久啊。接触不良？更不可能了，这玩意儿上可是写着MADE IN CHINA的，那质量妥妥儿的……

突然，前方传来一声诡异的低语：“放我出去……”

声音从封不觉正面十米左右的距离传来，他将视线从手电筒上移开，朝那儿看去，手电的光亮却偏偏在这时完全消失，导致其眼前变得一片漆黑。

接着，手电的光又短促地闪烁了几下，正好照出前方孤零零站立着的一个白影，看身形，这是个女人。她遍体鳞伤，骨瘦如柴，白衣上血迹斑斑，由于看见她的时间很短，加上光线与距离的问题，封不觉根本看不清她的脸。

亮光稍纵即逝，封不觉的眼前立即又成了漆黑一片，只是在他的视网膜上留下了那个恐怖的影像。随后他的耳中再一次听到了一声哀鸣。

“放我出去！”黑暗中紧接着响起了人的身体和木板接触的声音，那是摩擦和撞击声，还有铰链声吱哑作响。另有一个极其遥远的声音隐隐传来……仿佛有人在这地窖铜廊的深处哀怨地惨叫。

大约三十秒过去，手电又恢复了正常，不再闪烁，持续输出着光线。

封不觉遭遇刚才的场景后，非但面不改色，还吁了口气道：“原来手电没坏啊，只是剧情导致的闪烁而已……”

这时，又有系统提示响起：【支线任务进度更新】

封不觉查看了一下，那条任务【找出全部六段“鬼宫”】的当前进度已成了2/6，想必是其他人又找到了一段词，不过从任务栏里看不到具体的内容。

与此同时，身在一楼的王叹之和龙傲旻，正蹲在厨房的壁炉旁，看着砖墙上用煤灰一般的黑色物质所写的第二段“鬼宫”。

【王旗灿烂金黄，

在殿顶翻飞飘扬。

这一切皆是前尘往事

那是微风轻拂，

美丽祥和的日子。

沿着白色宫墙，

一阵幽暗芬芳飞拂远逝。】

“啊……完全搞不明白啊！”王叹之看完以后就忘得差不多了，他来到壁炉前，仰面朝上，把头伸进里面想看看烟囱的状况。

弄得一脸黑以后他才出来说道：“哎……太窄了，肯定爬不出去。”

起先龙傲旻好像没搭理他这句话，王叹之也没太在意。不过几秒后，王叹之转过头去，发现龙傲旻的神色十分异常，只见他双眼圆睁，嘴巴一张一翕，似乎在大声说着什么，但小叹耳朵里没听见半个字。

这诡异的一幕让王叹之毛骨悚然，随即他也意识到了什么……此刻他自己的声音也没有从嗓子里出来。

接下来的情形，在当事人看来很可怕，但旁人要是看着肯定会觉得很好笑。

只见两个完全不懂手语的人在那儿手舞足蹈，声情并茂地配合着表情和唇语表述了半天，最后谁也没弄清楚对方在说什么……

我想最适合这种场面的台词应该是：“你有病啊？”“你有药啊？”“你有多少？”“你吃多少？”“你有多少吃多少！”“你吃

多少有多少！”“你有病啊！”……

不过实际上，他们俩说的内容分别是。

王叹之：“怎么回事？你说什么？你这手势什么意思？”

龙傲旻：“是你脸上那黑色的东西在搞鬼！”

站在龙傲旻的角度看得分明，王叹之脸上黑色的煤灰像“活着”的面具般，此刻正做出一张怪诞的笑脸，这“黑面”的表情与小叹本人做出什么表情无关，仿佛是一张浮在脸上的画。

最后龙傲旻想了个办法，他在脏乱的厨房中找到了一块抹布，摆在自己脸前方，隔着一段距离，做了个顺时针擦拭的动作，然后用手指了指抹布，又指了指王叹之的脸。

后者好似明白过来了，接过布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盖在自己脸上一阵抹，当他把布拿开时，两人同时恢复了正常说话的能力。

“哇！这什么妖怪？”王叹之看着手上的抹布，那“黑面”像印在布上的一样，保持着完整的人脸形态从小叹的脸上转移到了抹布上面，此刻小叹的脸上变得干干净净，一点黑灰都没有。

“虽然不知道系统设置这玩意儿究竟有何意义……”龙傲旻这时才发觉，这个没有实质杀伤力，也并不算特别吓人的黑面，除了表达出一种系统整蛊玩家的恶意以外，似乎没什么理由出现在这里。

“但我觉得还是烧掉它比较保险。”龙傲旻接过面具，在一个炉子旁找到了两块打火石……

第038章 山池鬼屋篇（五）

封不觉沿着隧道继续朝下走，之前那恐怖的景象对他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他还是正常前进，毫无压力。

不多时，他便来到了隧道的尽头，一个窄小而又潮湿的地窖中。

地窖里有一扇牢门，这并不奇怪，在更为遥远的年代里，这种大屋下的地窖基本是为了某种邪恶的目的而用作牢房的，如今则成了一处停灵之所。地板和走廊四壁都被仔仔细细地包上了铜皮，那个笨重的铁制牢门沉重无比，一经推开，铰链就会发出异乎寻常的刺耳吱哑声。牢房正中间停放着一个棺椁，在离开好几步远的地方用手电筒的灯光一照，就知道那棺盖根本没有钉死，甚至没有盖准……

封不觉大剌剌地推开铁门走了进去，不过他没有着急去掀棺材盖，而是用手电筒先在周围的墙上搜索了一番，果然有收获，在其中一面墙上，他又找到了“鬼宫”中的一段，这回是由血所书：

【可是披着悲痛之袍的魔头，

杀害了高贵的君王；

（啊！让我们哀悼，黎明不再降临于他身上，无比悲凉！）

笼罩他旧居的荣华，

曾似鲜花怒放，

而今已成黯淡往事，

欲被岁月埋葬。】

“嗯……是第五段吗。”封不觉看完，低声道。

系统提示音随之响起：【支线任务进度更新】

任务栏的信息也成了：【找出全部六段“鬼宫”，当前进度3/6】

封不觉走到棺材旁，一手举着手电筒，一手虚握拳头，像敲门似的，咚咚咚——敲了三下棺材板：“喂，玛德琳小姐，你还在吗？”也不知道这名字他是如何知晓的。

……

随着时间的推移，勇者无敌的惊吓值已渐增到了15%左右，并稳定在了这个数值，他会惊慌并不是由于遭遇了什么实质性的怪物，而是因为他搜索了一段时间后，就找不到离开二楼的路了……

每一条走廊，每一个房间，以及那些墙上的画、壁灯、装饰物，都显得陌生、却又似曾相识。

这建筑物表现出了明显的空间异常，它的内部远比从屋外看上去的尺寸要大得多。走廊的长度似乎时刻都在改变，去数走廊两侧的房门，每次都会得到不同的数目。而且到现在为止，勇者无敌也未能成功到达任何一条走廊的尽头，只要他走到某一段的末端，就会看到一个新的转角或是丁字路口。

进行一般的行走动作，体能值的消耗是微乎其微的，只有“长时间”行走，才会有明显的体能下降。这和现实中的情况比较相似。如果你让一个人徒步行走，连续走超过二十分钟，他就会略微有些累的感觉，四十分钟以上会感到腿酸，一个小时以上的情况，肯定得停下脚步休息调整。当然，这里举的例子是普通人，不是专业运动员之类。

这种疲惫是逐渐累积的，而且越久越明显。在恐惧的侵蚀下，勇者无敌的这种反应加速了，当他看到体能值开始以可见的速度下降，他却并没有冷静地选择休息，而是选择了加快前进的速度……

他已不是在探索，而是在逃跑。

他得到了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如果不尽快做些什么，就不仅仅是被困住而已了，当他的体能下降到一定程度时，黑暗中恐怕就会有什么找上他……

“哈啊……哈啊……”勇者无敌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他看了一下游戏菜单，自己明明还有整整1000左右的体能值，而且并不是在进行奔跑，只是快步走而已，不应该这样才对。

他停下脚步，双手支撑在膝盖上，将气喘匀了，咽了口唾沫。这一刻，他忽然发现自己的腹内有些异样感，但又说不清究竟是种什么感觉。

“怎么回事……”勇者无敌低声道了一句，自言自语能抵消一些恐惧的影响，帮助他集中精神。

突然，他的视线瞥到了什么东西，他将脸转过去，竟发现自己身边有一面镜子，一面高两米左右的方形长镜，就嵌在走廊的墙壁上，周围是木雕的镜框，雕纹简约却也不失精致。

“奇怪……刚才有这个吗？”他不禁问了一句，脸上露出疑惑之色。

此时的勇者无敌早已是麻木地目视前方，望着远处的走廊末端埋头前进，不再去注意走廊两边还有多少扇门，更不会去观察那些诸如画像、壁灯，雕塑之类的饰物了。但这走廊不算特别宽，像镜子这样的东西是第一次出现，又是这样的大镜子，他没理由注意不到。

在发现镜子的时候，勇者无敌是侧对着镜面的，处于弯着腰，双手支撑膝盖的姿势，但他将注意力转移到镜子上以后，就本能地直起身子，将正面转了过去。这一转身，把他吓得差点儿背过气去。

镜中影像看上去和本尊没有什么区别，但那个镜子里的他，整个腹腔都暴露在外，腹部的位置没有衣物和皮肤，一

眼看去，直接就看到了一团肠子。

勇者无敌瞬间倒抽一口冷气，脸色煞白，倒退数步，背靠到走廊的另一面墙上。他瞪着眼睛，呼吸都停止了将近十秒。

“幻……这是幻觉……”他稍稍恢复了一些冷静后，面露狠色地走到了镜子前面，“吓唬谁呢……不就是看到自己的内脏而已吗。”嘴上这样说，惊吓值是不会骗人的，他还是很害怕，只不过人在怕极了的时候会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发怒耍狠也是其中之一。

勇者无敌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镜中自己腹部的位置，可以看到，里面的肠子似乎还在蠕动着。再看得仔细些，竟可以看到一些诡异的细节……

那肠子的横截面越看越怪……那看上去就像……像一条走廊！

他觉得后脊梁都凉了，脖子僵硬得转不动。两秒后，他怒喝一声，一脚踹在了镜子上，将其踹碎，然后转身欲走。

谁知，他刚转过身去就发现眼前的走廊两边出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镜子，原本的房门全都不见了，镜子却几乎无处不在。

“啊！！！”无敌哥大吼起来，目不斜视地向前埋头猛冲出去，他不知道这种状况究竟是幻觉还是这大屋实际上的变化，但他感到了恐惧和危险，他一秒钟也不想在这些走廊里多待。

哐啷啷一声响，一个人影撞碎了玻璃窗，从大屋的二楼破窗而出。

从空中坠落的那一刻，勇者无敌毫无准备，前一秒他眼前还是走廊，他正奔跑在走廊的中段，前面分明是有路的，下一秒，玻璃割破皮肤和撞击时的疼痛感突兀地传来，他似乎撞上了什么，身体随即就失去重心开始摔落。

在死亡前的短暂片刻，他看到了屋外的景象。

遍布霉菌的石墙，环绕四周的枯树，以及那山池死水中扭曲而庞大的黑色倒影。阴森可怖的气息从池水、山墙、大屋深处不断渗出，黑暗同时倾斜在了物质与精神的世界上。

在无形的岑寂中，勇者无敌落入了屋外的山池，鬼气森森的池沼将其吞没，他的喉咙里连半点声音都没能发出来，眼前那幢巨宅就像一个冷漠的魔影，俯视着又一个生命的凋落。

最后映在这位职业玩家眼中的……是天空中一轮恹恹西沉的血月。

……

【团队成员：勇者无敌，已死亡，一件剧情物品被转移】

系统提示音响起，让王叹之和龙傲旻二人心中一惊。

“不是吧！十五级的职业玩家就这么挂了啊！”王叹之惊道，他特地打开游戏菜单看了看团队那一栏想确认一下。果然，那儿显示的玩家名字变成灰色，旁边“生存中”三个字则变成了“已死亡”。

此刻，龙傲旻和他二人已经搜索了相当多的房间，但没有找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除了遇上几次地板突然塌陷，地下布满尖刺的那种陷阱以外，是一没线索，二没奖励。

“如果我们俩也是分开单独行动的话，那刚才遇到的几次险情也有可能致命。”龙傲旻回了一句，随即又道：“不知道疯兄单独行动会不会也有危险。”

“觉哥的话……你就别担心了，既然是他自己提出来要分头行事，肯定考虑到了风险。”王叹之道，“对了，我刚才在登陆空间闲着的时候看了点游戏说明，如果某玩家身上带着剧情物品死亡，他死后东西会随机刷在某个队友附近的。”

龙傲旻经历的团队剧本比较多，比他有经验，他回

道：“嗯，我知道，我们现在就找找。”

两人立即就四下翻找起来，不过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们没找到那封信，却在一堆杂物底下的地板上又找到了一段鬼宫的诗句：

【游人在那欢乐的山谷，

透过两扇明亮的窗户可见：

精灵随乐曼舞，

和着诗琴琤琮的音律，

环绕君王的宝座，

“理智”陛下，

气度华贵庄严，

一国之君，威仪非凡。】

【支线任务进度更新】

【找出全部六段“鬼宫”，当前进度4/6】

第039章 山池鬼屋篇（六）

餐厅的面积很大，正中间摆着一张长桌，长到坐在两端的人只能吼着对话的地步。白色的桌布上散乱地放着几个空的盘子和餐叉，还有三四个倒下的烛台。

在桌子的正上方有一盏吊灯，比客厅里那个还大，不过已经不亮了，餐厅的照明靠的是那些墙上的壁灯。

木制的椅子摆放得很零乱，其中有几个横放在地上，已经结起了蜘蛛网。

似雨若离听到系统提示时，只是略微停顿了一秒，接着便继续搜索，脸上的表情依旧冷若冰霜。

还是悲灵笑骨先开口道：“那位看着挺厉害的大哥挂了耶。”

“厉害？”似雨若离道，“怎么看出来的？”

“等级比较高，还是职业玩家啊。”悲灵回道。

似雨若离用剑挑起一截桌布，没有停下搜索，随口回道：“我们的等级也会变高，我们也可以‘自称’职业玩家。”

“表姐……你又跟我抬杠。”悲灵虚起眼看着似雨若离，嘟囔道：“现在职业玩家都挂了，你还那么镇定没关系吗？”

这时，似雨若离从桌子底下摸出一封信来，只说了四个字：“剧情物品。”

【名称：墨迹斑斑的信件】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信的内容有部分被墨迹掩盖，无法辨认。】

她伸手将信递给悲灵笑骨，同时说道："这东西不太可能本来就在桌子底下，想必是那个'勇者无敌'死掉后被重置的。"

悲灵接过信来，展开看了一下，随即放进了挎在腰间的行囊中，舔了舔嘴唇："嗯……假设这封信是破解主线的线索之一，有一种可能就是，带着这封信的人会受到这屋中某种未知力量的集中攻击，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所以……"

"所以连职业玩家都死了吗？"似雨接道。

"嗯……但是很奇怪啊。"悲灵道："他们有四个人，为什么只死了一个，而且还是最强的那个？难道……"

"不必'难道'了。"封不觉的说话声忽然响起，他从门口走了进来："很显然，我们是分头行动的。"

似雨和悲灵皆是转头看向了他，封不觉接着道："而且从他已然扑街这点看来，这个'最强'也该打上问号。"

"他的等级可比你高，而且是职业玩家。"似雨对封不觉道，她直接把悲灵用来说服自己的话照搬了一遍。

"我的等级也会变高，我也可以'自称'职业玩家，那就是强吗？"封不觉随口回道。

悲灵掩嘴窃笑，差点儿笑出声来。

似雨若离神情微变："你来多久了？"

"刚到，怎么了？"封不觉道，他确实没有听到两人之前的对话，只听见悲灵最后那句。

似雨沉默了两秒，说道："鬼宫的支线任务是你发现的？"

"是啊。"封不觉回道："我找到了第一和第五段，另外两段是你们发现的吗？"

悲灵摇摇头否定道："没有，一路上陷阱倒是遇到不少。"

似雨又道；“鬼宫究竟是什么？文字吗？还是一种物品？”

“是首诗。”王叹之也出现在了餐厅的门口，龙傲旻就在他旁边。

“来得好。”封不觉道：“你们找到了哪段？”

“好消息是……我们找到了两段。”龙傲旻道。

“坏消息是……我们背不下来。”王叹之一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表情。

“大概复述几句有印象的。”封不觉说道。

二人七嘴八舌说了四五句只言片语。

封不觉听完以后道：“应该是第二第三段……”然后，他干了件很惊人的事，他把小叹和龙哥找到的那两段完整地说了一遍，问他们对不对。

“觉哥……什么情况？”王叹之惊道，“你在暗中跟踪我们？”

“这间屋子是根据我在现实中的记忆所诞生的，其实我是一个连环杀人狂，这里是我的据点之一。”封不觉平静地说道：“你们看到的‘鬼宫’是我闲着没事干的时候写在墙上的。”

王叹之下巴像脱臼了一样，张着嘴，瞪大了眼睛看着封不觉，脑子里乱成一团。

十秒后，封不觉对他道：“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来这是玩笑的人就只有你了。”

“哈哈哈……”龙傲旻突然笑出声来，刚才他很快就明白过来这是封不觉在说笑，只是他觉得并不好笑，但王叹之信以为真的反应实在让人无语。

“这位疯先生，冷笑话说完了，能讲讲实际情况了吗？”悲灵说道：“你非但知道那些段落的顺序，而且连内容都背得出来，那肯定知道‘鬼宫’这诗的出处咯？”

封不觉道：“这首诗出自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厄舍府的崩

塌》，我相信这个剧本也是基于此文衍生的。”他搬了张凳子坐下：“你们有谁读过吗？”

“没有～”除了似雨若离，另外三人像是小学生齐声回答老师的问题一般，拉长了声音回道。

“没有也好，他的小说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封不觉道：“坡就是个高端文痞，赌博、酗酒样样都沾，追过御姐，娶过萝莉。一生执笔讽人不倦，大部分小说只重气氛，忽视情节，有时还会做些投机取巧的勾当，比如在《丽姬娅》的开头，他随便杜撰一段话，加个破折号就说是约瑟夫·葛兰维尔的言论，十九世纪要是有搜索引擎，这家伙早就该被评论界拉出去游街了。”

“听上去你是铁杆粉嘛……”似雨若离冷冷道。

“听上去你是羡慕嫉妒恨啊……”悲灵笑骨投来了鄙视的目光。

“越听越像你啊……”王叹之道。

“疯兄你自重啊……”龙傲旻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劝劝他。

封不觉站起来，面不改色地死撑着：“略知一二而已，算不上什么……”

“你连那诗都能背下来，就别再解释了。”似雨打断道。

“这位姐姐……”封不觉说道。

“您贵庚啊？叫我姐姐。”

“这位妹子……”

“你再叫一次试试。”

封不觉深吸一口气：“似女侠……其实我这个人是相当博闻强记的……”

“疯先生，你真的不用跟我解释。”似雨若离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封不觉大概呆滞了三秒钟，然后若无其事地转身道："今天的风儿好喧嚣……"

龙傲旻都觉得不好意思了，"疯兄，就算被揭穿了你也不必太在意的，我们还是接着找线索吧。"

封不觉一口老血差点从喉咙里喷出来，心道：你丫直接说后半句话不就完了，前面半句是在补刀吗？

"对了，我正想问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封不觉正色道："怎么我们全都走到餐厅来了？这屋子的结构应该是会变化的，我们在同一时间集中起来，是否意味着……"

话未说完，只听得"砰"一声，餐厅那唯一的一扇门自行关上了。

第040章 山池鬼屋篇（七）

时间回到十多分钟前。当时勇者无敌尚未死亡，封不觉还在那个地窖之中。

封不觉敲了敲棺材板，调侃似的说了句：“喂，玛德琳小姐，你还在吗？”

他自然没指望棺材里会有人用不快的语气回他一句：“滚！”

因为他本就知道里面应该是空的。

看过第一段鬼宫以后，封不觉就推测这个宅邸的设定很可能就是某小说中的厄舍（Usher）府。此时来到这个地窖，看到了这个棺材和墙上的第五段鬼宫后，他就更加确定了。

封不觉博闻强记没错，可他还没到过目不忘的境界。除了那些被当成信息垃圾扫出记忆阁楼的东西，其他的记忆……诸如这种曾经读过的小说，他能回忆出来的内容一般在六七成左右。

要让他站在那儿，看完第一段就把鬼宫的六段全文背诵下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后来他先让小叹和龙哥说了些词句来提醒自己，记忆中的那两段诗句才慢慢清晰起来。

当然，关于那部小说的大致情节，封不觉记得还比较清楚。

很多人都知道埃德加·爱伦·坡这个名字，他是侦探小说的奠基人，他的《莫格街谋杀案》被认为是现代文学中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他在发表时使用了“推理小说”这一称谓。

不过那是1841年的事，而《厄舍府的崩塌》写在那个故事之前，是一本哥特式的惊悚小说，全文洋溢着阴郁至极的

黑色气氛。

故事的情节大概是这样：主角的故友罗德里克·厄舍，其家族世代都患有一种神秘的遗传疾病，他居住的大屋仿佛也被某种诡异的诅咒所束缚，几百年来厄舍家一脉相传，父死子继，让这古宅原来的名称已经被人们渐渐遗忘。这栋建筑和这个家族间被划上了等号，当人们提起“厄舍府”时，指的既是这宅邸，也是这户人家。

某天，罗德里克给主角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称自己命不久矣，疾病已将其折磨得憔悴不堪、精神恍惚，厄舍府中未知的恐怖力量将摧毁他的理智，夺去他的生命。

主角前来探访并陪伴老友，希望他能好起来。但就在主角到来的当天晚上，罗德里克的妹妹玛德琳小姐“病逝”了。

她是罗德里克在世上仅有的亲人，多年来唯一的伴侣。玛德琳小姐长年重病缠身，已告不治，但她一直与病魔抗争，从未卧床不起。罗德里克的异常忧郁、几近崩溃的精神状态主要是因她而起。

罗德里克要求在下葬以前，找一个地窖将她妹妹的尸体停灵十四天。主角亲手帮着好友将玛德琳小姐放入棺椁，安置在地窖中，但没有人知道，她并没有死……

七八天过后，悲痛欲绝的罗德里克已经陷入疯癫。那个恐怖的夜晚，主角目睹形貌恐怖的玛德琳小姐在屋中出现，吓死了她的哥哥，然后终于也断气了，而主角逃离了厄舍府，亲眼看到这栋建筑崩坍在山池中。

这故事里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比如玛德琳为什么会被活着下葬而无人察觉？一个在棺材里挣扎了七八天的女人怎么还会有力气一路杀回大屋中？宅邸是怎么崩塌的？局部地震还是定向爆破？

不过十九世纪的读者们不会对一个恐怖悬疑类的故事提出这类疑问。反而是到了二十世纪末之后的年月里，靠“过分

解读”和“找茬挑刺”为主要业务的“专业人士”在各个领域里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文化领域。坡要是活在二十一世纪，随便来个打着“教授”名号的学术骗子也敢把他贬得一文不值。或者就是靠“深度”解读他的作品来表达一些原作中莫须有的观点。

这个话题就不往深里讨论了，还是回到故事中来。

根据小说中的情节，这棺材肯定已经空了，不管封不觉刚才在隧道中看到的鬼影是不是玛德琳的幽灵，反正她的尸体已不在地窖，而是在大屋中。

封不觉推开棺盖，果然是空的，没有尸体。他挥手驱散掉扬起的灰尘，随即用手电筒照亮棺材内部，很快发现在头部那端的一块木板上，刻着一行小字，看上去貌似是用指甲一点点抠出来的痕迹。

上面就一句话“他知道的”，没有标点符号，而且字歪歪斜斜。设身处地想想……在棺材里没有光线，玛德琳也看不到自己所写的字母是否工整，还得保持住某种姿势才能在头顶刻下这些，所以能够被辨认出来已经不错了。

【隐藏任务已触发。】

封不觉听到了系统提示，立即打开菜单，这时他看到另一条提示的窗口覆盖在了最前方：

【剧本中的隐藏任务可以为您提供非常可观的奖励，但发现和完成隐藏任务的难度会高于主线与支线任务。】

【隐藏任务的相关系统提示，包括语音、文字、菜单中的任务内容，只有发现任务的玩家可见。如在多人场合发现隐藏任务，则在场玩家共同获得该任务。但隐藏任务不可进行延时共享，单一或多名任务执行者对其他玩家描述任务内容后，对方可在菜单中获得任务内容和进度，但不被视为接受任务，也无法得到完成奖励。】

【以上提示仅在玩家首次发现隐藏任务时弹出，如您需

要再次阅览，可在游戏说明中搜索查看。】

“也就是说……谁发现的谁自己搞定，然后一个人拿奖励。”封不觉念叨着，他关掉了那两个提示窗口，看了眼任务：【解救玛德琳小姐的灵魂】

封不觉道：“哦……是这么个情况……”他对这个剧本中的剧情走向已有了一个推断，可现在的问题是怎么从这地窖中脱身？

他再次举起手电筒，对周围进行了一次更为细致的搜索，可一无所获。他将目光重新投向棺材，除了那行字以及一些留在木头上的抓痕，再无有价值的线索了。

封不觉把手电筒斜着搁在棺材内部，将发光的那头翘起稳住，然后弯腰从地上拾起了厚重的棺材板，将其靠在墙上，正面反面都看了一遍，但这块大木头上什么都没有。

“等等……”封不觉的动作忽然停止，心道：“躺在棺材里的人应该是仰卧，要刻字也该刻在棺材板上，即使她是担心有人开棺时忽略了棺盖上的刻字，所以才刻在头上方的位置，但这块板上为什么连挣扎的痕迹都没有……抓痕和踢打的印子都在别的地方，而这棺盖像新的一样。”

封不觉拿起手电，照着倚靠在墙上的棺盖，蹲下身来，凝视着这块木头，“嗯……”他又伸手敲了敲，棺盖发出很平常的实心木头声响，听起来也不像是藏着夹层。

这时，封不觉做出了一个十分大胆（至少对别人来说）的决定。他举起棺材板，纵向盖住棺材的三分之二，然后自己钻了进去，躺好后用双手托住棺盖，使劲向上提，把棺材恢复成了盖好的状态。

他躺在里面，感觉不太舒适，不是由于心理原因，而是由于棺材没有内嵌软垫，纯粹就是木头的，他就像是睡在了什么都没铺的硬板床上一样。

封不觉将自己置于如同玛德琳小姐一样的境地，他用手

电筒照着棺材板，道了一句：“你究竟是怎么出去的啊……”他说着，用单手试着推了推棺盖。

谁料，此刻竟然推不动了。

“哦？”封不觉一愣，他立即把手电筒枕在脖子旁边，双手双脚齐出，奋力推了几下，又踹了几脚，棺盖依旧是纹丝不动。

折腾一番以后，他刚想停下喘口气，却看见棺盖上，正对着自己脸的那块木头，微微凸起，渐渐变成了一张人脸的样子。

那张脸的性别难辨，说话的声音像是个老巫婆，它对封不觉道：“将死之人，你想从这儿出去吗？”

“是的。”封不觉回道，他想看看这个棺材妖怪到底有什么花招。

“你能给我什么？”棺盖问道。

这时，系统提示响起：【你可以献出一件普通或更高品质的装备，让怪物将你传送回地窖外的空间】

“哦……‘可以’献出是吧……”封不觉想着：“也就是说，我也可以选择不献。”他思索着：“而且……要是玩家身上没有符合条件的装备呢，总不见得就困在这里了吧，嗯……一定有什么别的办法。”

“棺材，我什么都不想给你。”封不觉开口回道。

那张脸忽然剧变，眼睛和嘴怪异地张开，变得份外狰狞，换了常人肯定吓一跳。不过它也只张浮在棺材板上微微凸出的人脸而已，不可能攻击到棺材里的人，最多吓唬吓唬。

“那你将永远困在这里，在恐惧和饥饿中死去，即便你的指尖磨到血肉模糊，即便你的脚趾和膝盖碎裂，也不可能打破……”

咔嚓，封不觉从行囊里拿出了那把M1911A1手枪，并打开了保险。

“让我介绍你认识一下……”封不觉用枪口抵住那张脸的眉心：“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诞生的一些有趣小玩意儿。”

“你手中武器对我造成的伤害，不足以让你逃脱，一两个小小的伤痕算不了什么。”棺盖回道。

“我知道你可以变化和自我修复，但我身边，头顶，以及身下的棺木又如何呢？”封不觉道。

“呵呵呵……”那棺盖上的脸居然笑了，同时，封不觉头顶被玛德琳刻下的字迹，以及周围木头上的痕迹都消失不见，“只要我愿意。”

“嗯……原来如此，反正任务也接到了，也发现了棺材的秘密，所以这些刻痕之类的细节提示也可以不要了是吗……”封不觉说着，把枪收了起来。

“现在，你是否要改变主意？”棺盖又道：“或许你可以把刚才的那把武器献给我，我就送你出去。”

封不觉几乎不停顿地又从行囊里拿出了【西式厨刀】和【马里奥的管钳】，“你有两个选择，第一，把我送回大屋中去，结束这次愉快的谈话。”他抬手就是一刀割在棺材板上，留下一道刀痕：“第二，我把你卸了当柴烧。”

几十秒后，封不觉顺利地重新出现在了大屋中，只是位置已不在最初的客厅里了，而是在一条走廊中。他身边的墙上也挂着一幅画作，但上面画的并不是地窖，而是一张丑陋而抽象的人脸。

他没做什么停留，只是确认了一下生存值仍满，体能值也还剩许多，便开始继续探索……

第041章 山池鬼屋篇（八）

“觉哥……这……这……是是……”王叹之又被吓得结巴了。

“我要是不打断你，你就准备一直这样【哔——】下去了是吗？”封不觉道。

龙傲旻转过头来：“疯兄，为什么你能说出消音词啊？”

“很显然是因为我说这句脏话的时候思想上并没有带有侮辱性的意思，所以这一行为没有被系统直接制止，但这个词汇本身又不太文雅，于是被消音处理了。”封不觉解释道：“话说现在纠结于这个问题似乎不是时候吧？”

乒乒乒……哗啦啦……

灯泡爆碎的声音和玻璃碎渣飞溅落地的声音不绝于耳，餐厅四周的壁灯在这时统统爆开，室内陷入了一片黑暗。

几乎在这些声音还未尘埃落定之时，封不觉已经从行囊里拿出了手电筒，打开了开关，将灯光向正上方照射，对着自己的脸，“何必呢……直接关掉不就行了，非要一惊一乍的。”他一边说着，一边给自己戴上了【仇视之眼】。

小叹和龙哥在黑暗中看到这向上展开的灯光，便将后背朝向封不觉，缓缓退到了他的身边，同时也相继从行囊里取出了手电筒并打开，各自点亮了前方一片扇形的区域。

另一边，似雨若离和悲灵笑骨自然也是有照明手段的，似雨若离拿出的是一个老式提灯，外观上看着虽然老旧，但这件物品的属性不差：

【名称：恒定微光提灯】

【类型：工具】

【品质：破败】

【功能：照明】

【特效：永不熄灭】

【备注：这盏提灯曾是一件强大的魔法道具，但在一次严重受损后再也没被修好，它始终只能照亮周围五米左右的范围，拧动开关并不能控制其明暗，亦无法将其关上，好在它依旧保有燃料无限的特质】

她将提灯直接放在了长桌上，正如物品说明所写，这灯始终是亮着的，光照范围是一个半径五米的球形。

悲灵笑骨则拿出了一顶黄色的矿工帽，将帽前的圆灯打开，拿在手中，或许是觉得戴起来不舒服或者是难看的缘故，她并没有戴到头顶。

几人都压低了呼吸的声音，聆听着静谧的黑暗中是否有什么威胁靠近。

忽然，从上方传来叮铃铃几声轻响，众人皆是循声抬头望去，只见餐桌正上方的大型玻璃吊灯被某种力量扯动着歪斜过来，对准的人是……封不觉。

转眼间，吊灯上方的钢索猛然崩裂，足有半个洗衣机那么大的物体朝着封不觉径直飞来，他的第一反应是往桌子底下钻。

但有个人的反应和行动皆比封不觉更快，而且快了不止一步。

似雨若离足下轻点，踏着椅子，翩然而起，跃到了半空。其身手矫健，身影却不失女子特有的一份轻柔。剑锋冰冷，目光亦然。剑出，快若惊鸿，劲若雷霆。她干净利落地斩断了那飞来的吊灯，灯身的金属支架被一劈为二后，这物体便像失了力一般垂直坠下，大块的玻璃碎了一地。

似雨若离轻盈地飘落，用单手撩开一缕散落到额前的头发，另一手持剑而立，连呼吸都丝毫没有加快。真可谓是凛

凛威风，飒爽英姿。

小叹和龙哥当时就惊了，封不觉昨日狂砸青尸头的画面在他们脑中瞬间显得无比低端……眼前这位无情斩首者女侠从技术含量到凶残程度都爆他十条街的感觉……这两人的战斗场面拿来一比，简直就是拿秦假仙去比风之痕，实在是没法儿看了。

“不用谢。”似雨见封不觉张口欲言，便直接先说道。

封不觉把心里那句有感而发的“多谢女侠出手相救”又给咽了下去，心想着：还好没说出来，这句可是武侠片里杂鱼级人物专用的台词。他清了清嗓子道：“嗯……似雨，你那个提灯能不能再拧亮一些。”

“不行。”似雨直接回道。

“嗯……能不能给我看看？”封不觉问道。

“为什么？”似雨问道。

“我有个技能可以在短时间内修理故障的器械工具什么的。”封不觉道，“你那个提灯如果是普通品质以下……”

他话还没说完，似雨若离就用剑轻巧地挑起桌上的提灯，瞬间送到了他面前：“破败。”

她喜欢言简意赅，他自然也听得懂，接过装备，使出【草率的维修】，结果系统提示他：【使用技能失败】。封不觉没有太在意，因为失败是很正常的，他的器械专精现在是F级，技能发动成功率是20%，像上次对手电筒施放时一次性成功的情况明显是运气好。

这回就没那么好运了，他又连用了两次，终于施展成功，消耗100体能值的技能愣是花了300才使出来。那提灯在恢复到普通品质后骤然而亮，将整个餐厅都点得通明。

这个餐厅的面积相当大，可以说是诸人各自经过的所有房间中最大的一个，此时，众人在距离他们最远的那个墙角里，看到了一个人影，或者说……鬼影。

那是一个中年男人，他一套黑色的古典西装，皮肤苍白，眼窝深陷，他的五官鲜明，天庭宽阔，下颚方正，让人一眼难忘。

根据比较通俗的一些传说，鬼魂的形象，如衣着装束等等，往往是他们死前一刻的样子，或者就是生前最常保持的样貌。从这位的外形神态判断，估计就是罗德里克·厄舍无误了。

原本这鬼影躲藏在手电的灯光亦无法触及的偏隅角落，藏身于黑暗的阴影中，但此刻，突然亮起的提灯使他无所遁形。

罗德里克似乎惧怕这光明，他用手遮挡住眼睛，蜷起身子，发出一声厉吼。

封不觉拎着提灯，毫无惧色，脚步沉稳地接近这个幽灵，语气听上去也是底气十足："厄舍先生，请告诉我们，怎样才能离开这儿？"

"别过来……"罗德里克说道："否则你会……"他一开始说的半句话，听上去语气还很温和，甚至让人感觉他有些软弱，但说到最后几个词的时候，却将双手从脸上拿开，露出一张扭曲的面孔，像是一头歇斯底里的野兽一般咆哮着："……付出代价！"

封不觉就站在他面前一米处，半点反应都没有。他身后的几人倒是在不同程度上被罗德里克这突兀的变化给吓到了。

"你想怎么样呢？控制椅子来砸我后脑勺吗？"封不觉知道这家伙只是个无法触碰的幽灵，只能控制这屋里的东西来攻击自己。

说时迟那时快，真有一张椅子浮了起来，快速飞向了封不觉的背后。

这次龙傲旻离得比较近，他步幅很大，只上前一步，一

伸胳膊就用【奥创的碎片】帮封不觉挡下了这一击。

“这里有五个人，你对我好像特别有兴趣啊……”封不觉的语气咄咄逼鬼：“玛德琳的尸体在哪儿？和你自己的放在一起了是吗？”

“啊——”罗德里克一声狂吼，餐厅桌上的盘子、刀具、餐叉、烛台等等散落的物件也都齐刷刷地浮了起来。

封不觉二话不说，拿出行囊中【缓慢的流沙】，将瓶子快速往地上一掷。

这件物品只能将半径百米内的“怪物”减速十倍，并不能从物理上减慢“物体”的移动速度。不过被缓速以后的罗德里克，其维系那些物体漂浮的未知力量似乎也受到了影响，导致那些浮起的物体直接就掉落了下来。

要做个比喻的话……这些鬼魂的“意念移物”就像是在骑自行车，如果把动作放慢十倍，就不是减速，而是摔了。

封不觉将提灯向前举，并且把手电也对准了罗德里克，面对这无实体的幽灵，他也没有什么攻击的办法，只好试着用对方所惧怕的光明来施加一些影响。

罗德里克口中含混不清地发出低沉而冗长的声响，十分缓慢地转身，似乎是想用手遮挡住光线，顺便逃跑，但他的动作实在是太慢了，根本无济于事。

“这剧本的难度很一般啊……只要有强力的照明设备，面对大屋中的陷阱时保持警觉，不要被幻觉之类的东西迷惑，生存值完全不用担心。”封不觉道：“应该算是主要考验胆量而非战斗能力的剧本。”他拿着提灯的手干脆穿过了罗德里克的身体，光线让这幽灵变得越来越透明了，不过这并不能消灭对方。

一分钟很快就过去了，罗德里克退入了墙中，封不觉颇为失望地耸耸肩，回到长桌旁，把提灯放下。

“让我们来理一下思路。”封不觉扶起一张木椅，坐下说

道："那位无敌哥死后被转移的剧情物品应该就在附近，我们得先找……"

悲灵直接将信拿了出来，说道："就是这个，不过里面能提供的信息很有限，大概能推断的是……写信的屋主精神不太正常，被疾病缠身，并邀请一位朋友来探望自己。"

"我可以看看吗？"封不觉问道。

"当然。"悲灵把信交给他，顺便补充道："如果你是想找什么首行字母串联或者罗马拼音之类的隐藏信息，这封信里没有。"她刚才只是略微看了一下，就已经确认了这点。

封不觉对着那封断断续续的信看了一分钟，说道："读过小说的玩家有可能从这封信的内容猜出这里是厄舍府，没有读过的玩家则可以通过这个了解一些基本的剧情设定。"他把信还给悲灵："这物品也不能带出剧本，看来只是个普通的主线剧情注释品，基本推动不了游戏进程。"

悲灵说道："那就请你来详细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吧，你好像对这个故事很了解，而且……刚才那鬼魂明显在盯着你攻击，我持有剧情物品反倒没事，这也是有某种原因的吧？"

第042章 山池鬼屋篇（九）

封不觉将小说的情节简单复述了一遍，又说了一下自己进入地窖的经历以及接到的隐藏任务。随后众人就能在任务栏中看到了他的那条任务了，不过他们只是能看到，就算封不觉完成了，也是他个人拿奖励。

他说到一半的时候，由于技能时限已过，桌上的提灯又暗了下去。不过似雨和悲灵并没有打断他的叙述，专注地听着。

封不觉将知道的情况都说完后，最后便用总结的语气道：“那么……据我分析呢，这个剧本里的情节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家族世代遗传亨廷顿舞蹈症，这栋屋子本身也有着某种类似于诅咒的超自然力量。罗德里克这个妹控早就精神分裂了，所以他会在明知玛德琳未死的情况下将其活埋，而后他自己又饱受这件事的折磨，精神彻底崩溃。直到故事结束时的那天晚上，她的妹妹借助着这栋屋子的神秘力量回到了大屋，把他的哥哥给吓死，然后自己也力竭而亡。

玛德琳的灵魂应该和其尸体一起被罗德里克困在了大屋的某处，而这大屋本身对我们这些‘活着’的生物是怀有强烈敌意的。

从游戏角度来说……

主线任务就是找出这大屋的规律或是弱点，然后逃出去。支线任务显然是可做可不做的，无非就是在测试我们探索地图的完成度罢了，如果去的房间多，搜索得仔细，便能找全六段鬼宫，得到奖励。至于兄妹俩的灵魂归宿，只是剧本对小说情节的狗尾续貂，作为隐藏任务存在，同样是不做也罢。”

众人听完他的叙述，似雨第一个开口：“无妨，我们可以

配合你。”

封不觉刚把情况说明白了：通关不难，支线可做可不做，隐藏任务更是不强求。他正欲征求似雨和悲灵的意见，问她们是否肯协助他去完成支线和隐藏任务，没想到对方又一次抢在他提问前就把回答先说出来了。

“那谢谢二位了。”封不觉道。

似雨这次没有回答他，她真的不太喜欢讲话。

悲灵礼貌地回道：“不必客气，支线我们本来就要做的。至于隐藏任务，肯定不容易，力所能及的我们尽量帮你。”

封不觉随即站了起来，说道：“那现在回到之前被打断的那个问题上……为什么我们会同时来到这里？”

小叹立刻说道：“这房子不是会变的吗？它只要改变几条走廊，将空间相连，自然就能引导我们到这儿来。”

龙傲旻道：“你说的是我们‘如何’来到这儿，而非‘为什么’会来到这儿。”

悲灵舔了舔嘴唇，念叨着：“触发这种事件的因素无非就是几种……某个时间点到了、物品被获取、或者……”

封不觉接道：“地图探索度接近临界点了。”

“什么意思？”小叹问道。

“山屋惊魂知道吧？”封不觉道。

“那个桌游？”

“对，就是那个，假设某一层的地图拼板用完了怎么办？”封不觉道。

“那这一层就……”王叹之似乎想到了问题所在：“就无法再翻出新的地图了。”

“以眼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应该是由于一楼已经被搜遍了，继续探索就将走回曾经到过的地方。”封不觉道：“于是我

们就同时来到了一个房间里，这个餐厅就相当于是仅剩的一块尚未被翻开的拼图。”

“那……接下来我们上二楼去？”龙傲旻道，他有些不安地提醒了一句：“勇者无敌可是原因不明就死在那儿了。”

“一楼有三段鬼宫，还有一段藏在地窖，那剩下两段无疑是在二楼了，要做支线肯定得上去。”封不觉回道：“还有，现在一楼已经探索得差不多了，主线任务却尚未变更，因此……无论是主线、支线、隐藏，要完成其中任何一个，不上去是不可能的。”

悲灵补充道：“作为剧本的终结部分，楼上的难度……或者说楼上的诅咒力量，显然比这里要强。二楼的陷阱一定更危险，幻觉和恐怖元素也比这里多，所以只身前往的勇者无敌才会死。”

小叹闻言对封不觉道了句；“觉哥，听听，分头行事害死人了吧。”

“无敌哥会死，只是因为他还不够强力而已……”封不觉将视线移开，露出了那种“今天的风儿好喧嚣”的表情。

……

十多分钟后，五人又穿过了几条走廊，找到了一段通往二楼的阶梯。

那木制的梯子散发出一股霉味儿，踩上去吱呀作响，小叹还因为太紧张，不小心用力过猛掰断了一截朽烂的扶手，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

来到二楼，龙傲旻再次担当起了开路先锋的职责，他的新称号【小队防卫者】赋予的特殊能力是被动技能【小队守护】，身边每多一名队友，他的防御力就可以上升10%，虽然惊悚乐园中的攻、防、血都不显示具体数值，但并不影响这类加成的计算。简单地说，龙哥现在的抗击打能力比单枪匹马时要强出整整四成。此刻就算再对上那强力血尸，他也

不至于被一掌击飞。

封不觉和王叹之跟在龙傲旻后面，接着是悲灵笑骨，似雨若离则负责断后。

行了一段，悲灵忽然拍了拍王叹之的肩膀，后者由于神经紧绷，被她这一举动吓得脸色刷白，还好没叫出声来。

“诶诶，小叹哥。”

“什么事？”

“跟你商量商量，我们交换个物品吧。”

王叹之道：“哪个？”

“呵……你都有哪些啊？”悲灵笑着问道。

小叹一边前行，一边开始报自己行囊里的东西：“嗯……我有西式厨刀、棒球棍、缓慢的……”

走在他前面的封不觉拿手掩面摇头，千言万语，化作心中的一声叹息：“这个白痴……”

悲灵被小叹逗得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她赶紧打断道：“好了好了，你还真的全都告诉我啊？”

王叹之一愣：“诶？对啊，是你要跟我换物品，为什么我要报啊？”

连队伍最前面的龙傲旻都在翻白眼，低声吐了一句：“这小子真是人才……”

“别欺负小孩。”似雨在后面冷冷说了一句。

悲灵吐了吐舌头，随后对小叹道：“对不起，我跟你开玩笑的，谁知道你真的会讲出来。”

王叹之居然还在为之前似雨的那句话辩解：“我今年虚岁二十四了！”

封不觉终于忍不住了，他回过头，瞪着小叹道：“最近我发现你的情商越来越提神了啊。”

“啊？”小叹感到很莫名。

悲灵又拉了拉他的衣袖，“好了，跟你说正经的。”她把手上的矿工帽递上去道：“我想用这个换你的手电筒。”

小叹看了下属性，这东西是件装备，而且同时具备照明工具的效果。

【名称：矿工帽】

【类型：防具】

【品质：普通】

【防御力：中等】

【属性：无】

【特效：具备照明功能，需要消耗电池。】

【装备条件：通用专精F或器械专精F】

【备注：一件安全可靠的防具，帽前的矿灯也很实用。】

“怎么样？我看你头上也没有戴防具，用这个换你的手电筒，你不算吃亏吧。”悲灵说道。

小叹看了一下：“但这不明摆着是你亏了吗？”

“黄颜色不适合我，而且女孩子戴这个看上去傻傻的。”她狡黠地笑了笑：“我看你戴挺合适的。”

“不用了，我有一件头部防具。”小叹回道，他从行囊里拿出了另一个新的手电筒（在购物中心时，封不觉建议每人都拿两个手电，而小叹一直把所有东西都放在行囊里），交给悲灵，说道：“我有两个手电筒，给你一个不就行了。”

悲灵眨着大眼睛，盯着小叹的脸看了三五秒：“喂！你不告诉我，不就能白拿一个装备了吗？”

“戴着傻傻的，你自己留着吧。”小叹微笑着回道。

听到这句话，悲灵忽然明白了“天然呆切开都是黑的”这句

话是什么意思。

她接过手电，把矿工帽放回行囊里，心情复杂地道了句："谢谢。"脸上一点儿都没显出高兴来。

"活该。"似雨在后面适时地补上了一刀。

"好像不对啊……"龙傲旻忽然停下，他发现了异常，"我们刚才是不是已经经过这里了？"

"我们上来以后就在一条和这儿一模一样的走廊里。"封不觉接道："之后左转了一次，右转了两次，每次转向后经过的直线长度都不一样，但显然不是在绕圈……"

"是陷入幻觉了，还是……"龙傲旻只说了半句话，他想听听封不觉的意见。

"应该是幻觉。"似雨若离在队伍后面插了一句。此刻，她已经站在了一面长身镜前，看到了镜中的自己，其全身上下都很正常，衣物和装备也都没有变化，唯独腹部的位置显露出了体内的肠子。

一秒之间，整条走廊的两侧就布满了镜子，这景物的转变十分突兀，看不到任何空间扭曲的痕迹。

封不觉也转过身，随便挑了一面距离自己最近的镜子，正对着镜面道："不错，比核磁共振看得还清楚。"他凑近了几步，仔细观瞧："哦，肠子的横截面上还能看出这些走廊的细节，很猎奇啊……"

第043章 山池鬼屋篇（十）

“疯兄……淡定过头了吧……”龙傲旻看了这场面都觉得有点儿瘆的慌。

不过小叹这回表现得却也比较平静，因为他不是很怕内脏之类的东西。

悲灵笑骨没有太大反应，只是微蹙秀眉，觉得这有些恶心，似雨若离的淡定程度则和封不觉有得一拼。

“我们假设，无敌哥在二楼也遇到了这种景象……”封不觉道：“他孤身一人，眼前反复出现相同的走廊，镜中的影像暗示着他正被困在自己蠕动的肠子中……他会怎么样？”

“跑。”似雨的回答永远是这么简单直接，惜字如金。

“对。”封不觉点点头，“因此，我们不能跑，而且要放慢脚步才行。”

“他是由于慌张地奔跑而死亡的吗？”龙傲旻想了想，说道，“那么……也许这条重复的走廊里会突然冒出陷阱？或者半空中横着有一些肉眼很难看清楚的钢线？”

小叹道：“我们刚才已经走过这段路了，为什么没有遇到陷阱或者撞到……”

“刚才这儿有镜子吗？”封不觉打断道，“周围的景物随时可以变化，没有意义。”他伸手敲了敲走廊一侧的墙壁：“墙，看上去可能是一堵墙，有可能是一扇门，一扇窗，也可能什么都没有，空无一物。”他从行囊里拿出了棒球棍：“从现在开始，‘看’到的环境不能再作为参照物。”

封不觉走到了龙傲旻前面，“接下来由我闭着眼睛带路。”他把球棒当成导盲棒一样，斜着伸向前方，“你们不用闭眼，跟在我后面前进便是。

无论我‘看上去’即将撞墙也好，踩到了空气上也好，都不要提醒我，跟着我走便是。”他想了想，又道：“我会尽可能集中精神，走得快一些，所以记忆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不需要你们记住全程路线，只要记住前两次的转弯方向，如果我连续第三次向着同一个方向转，你们就出声阻止我。”

“我说……这位觉哥，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啊？”悲灵忍不住问出了龙傲旻当初也问过的问题。

“大文豪。”封不觉恬不知耻地回道。

似雨闻言立刻神情微变，用疑问的语气问道：“小说家？”

“哇，似女侠你真厉害，这样都能猜到啊。”小叹说道。

封不觉也很奇怪，心中思忖道：“这是第几次被她看穿了……什么情况？”

“诶？那你还是名人咯？”悲灵问道。

“知名程度大概还不如二三线演员吧。”封不觉直言不讳道。

悲灵愣了一下，她立刻打开菜单看了眼团队栏里的玩家昵称，心道：疯不觉……疯不觉……不会吧？他就是那个“不觉”？居然笔名和网名都叫不觉？

“表姐……他就是你……”悲灵转过头去，压低了声音，似乎想悄悄对似雨说些什么。

“知道了。”似雨却打断了她，然后略微提高声音道：“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带路吧，大文豪。”

封不觉并未察觉到什么，他耸耸肩，转过身去，闭上眼睛，将棒球棍往前伸，伛偻着开始前行。弯腰也是没办法，球棒长度是一百公分左右，导盲棒的长度一般能延展到使用者的胸口，但球棒也就过腰。

五人的前进速度自然比之前要稍微慢上一些，不过以盲行而言，这已经算快的了。

一直到第一个转角，一切还很正常，走廊末端的墙壁也是真实的，封不觉碰了一下墙，就向左转了个身。奇怪的是，他转完以后，并非是正对着左面的走廊，而是略有偏斜。睁着眼睛的四人接着跟他走，就发现了惊人的状况，封不觉的身体渐渐嵌入了其右侧的墙壁中。他们都不说话，只是跟着他一起走，随着封不觉前进的那条直线和走廊墙壁的这条直线发生交错，众人也都陆续地穿墙而过了。

人的眼睛是很容易被误导的，但人类身体自带的平衡感，完全可以让我们在不借助视觉的情况下走出笔直的线路。

这些走廊看似都是直角，其实是有偏斜的。封不觉闭着眼睛走，等到了尽头以后凭着自身的感觉转向九十度，于是就和这走廊的方向有了偏差。

在他的带领下，五人在墙与墙之间穿行着，脚下的地面，楼梯，两旁的装饰物等等，全都不能相信。这大屋的二楼是一个奇诡无比的空间，眼中看到的任何一件景物，无论是门、窗、墙，乃至一个地面上的大窟窿，皆是真真假假，比一般意义上的迷宫更加让人难以捉摸。看似笔直的走廊也是弧形的，看似是墙壁的地方却可以通过。

也只有闭上眼睛，才有可能在这里走出直线，才有可能按照脑海中的路线心无旁骛地前行，否则一定会被迷惑。

这段诡异的旅程持续了整整三十分钟，这期间他们没有遇到任何陷阱，也没有遭遇幽灵的攻击。似乎这个幻觉延绵的区域就连那些本就可以穿墙的鬼魂都不敢进入。

一路上除了用以迷惑玩家的环境变化，那种“穿肠镜”也没少出现，还有许多让人仿佛望一眼就会头晕目眩的扭曲画像，在墙上随处可见。可以说，这段路越走越让人心惊胆寒，如果是一个人在这剧本里，睁着眼睛慢慢探索前进，通关确实是有可能的，但必须要有极强的心理素质才行。

漫长的沉默让众人的士气非常低落，好在这一切终于结

束了。

封不觉来到了一扇门前，真正的门，两侧也都是实打实的墙壁，看来此地就是这一连串幻觉迴廊的“尽头”了。

其实这样一段距离，如果换成是普通的走廊，快步走上十五分钟就能完成。但此刻，纵然是花去半小时才走完，封不觉也已经精疲力竭了。体能值倒是还好，主要是精神上的疲劳。他并非盲人，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闭上眼睛走那么长时间是极其困难的。各位看官如果有兴趣可以试一下，闭上眼睛，中途不要睁开，就在自己熟悉的家中，到每一个房间都去转一遍，便会理解这种困难的程度了。对了……注意安全。

“好像是到了。”走在第二位的龙傲旻开口道。

封不觉睁开眼睛，适应了一下周围不算太亮的光线。随即他就看到了“尽头”，一扇仿佛由人的血肉所铸造的门。

在那“肉门”上，一些如血管一般的经络，绘出了一段鬼宫的诗词：

【珍珠闪闪，宝石璨璨，

辉映仙宫之门。

衣袂飘飘，容光焕发，

仙女们纷至而来。

回声悠远，

妙音绕梁，

她们的使命唯有歌唱；

盛赞其君王智慧无双。】

【支线任务进度更新】

【找出全部六段“鬼宫”，当前进度5/6】

“这是第四段，那么……现在只剩下第六段了。”封不觉说

着，满不在乎地摸上了那由骨头制成的门把手。

“疯兄，这里由我走前头吧。”龙傲旻建议道。

“没事。”封不觉已经把球棒都收起来了，而且这回他连【仇视之眼】也没戴。

之前在餐厅里，罗德里克驱动吊灯的时候，由于其躲在黑暗中，仇视之眼根本没捕捉到他。而后来他操控椅子时，封不觉观测到罗德里克的目标就是木椅本身。可见对于这种采取间接攻击的怪物来说，仇视之眼是无用的。

推开门，眼前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面没有窗户，也没有灯光，只有血肉铸就的四壁和白骨拼砌成的地板。天花板上蔓满黑色长发，那些头发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编制绞缠在一起，形成一个拱起的屋顶。

除了这扇门，这房间没有任何出口。

而房间中间的一条人骨大梁上，悬挂着两具尸体，一男一女，皆是被肠子一般的东西团团捆住了身体，吊在半空。

男子一身黑色古典西装，女子则是一身白衣，两具尸体完全没有腐化的迹象，只是皮肤煞白，双眼紧闭，浑身散发出一种难以说清的“死气”。

第044章 山池鬼屋篇（十一）

封不觉一看这屋子，立刻本能般地蹦出一句：“这个莫非是SCP002……”

“什么东西？”龙傲旻疑惑道。

“啊！”王叹之忽然喊了一声，“千万别问，他会喋喋不休跟你讲上几个小时的！”

封不觉无视他，自顾自地回道：“那是一种存在于网络平台上的、由爱好者共同自由创作的科幻设定合集。”

“居然用一句话就总结完了啊！”王叹之惊道：“记得当初跟我解释的时候可是扯了整整三小时啊！”

“因为当时你一副当真了的样子，我就想试试这种忽悠能进展到什么地步。”封不觉笑道，说话间已然走进了那间血肉组成的房间。

另外四人也跟着他进入，他们可没人想待在外面那不断变幻的走廊中。

“假设这里是厄舍府诅咒力量的中心。”封不觉径直向那两具尸体行去：“整个房间是由厄舍家族世世代代主人们的灵魂或肉体所构建，那罗德里克和玛德琳的尸体迟早也会变成这房间的一部分。”他抓住玛德琳的脚，试着将其扯下来，但那些肠子缠得很紧，站在底下扯看来是没用的。

封不觉从行囊里拿出厨刀，横叼在嘴里，看样子他似乎打算顺着尸体的身体爬上去，割断上面的肠子。

“我来。”似雨单手摁在了封不觉的肩膀上，制止了他的行动。

封不觉回头看向似雨，她也直视着封不觉的眼睛。似雨不说话，只是用手指了指封不觉，又朝地上指了指。

“好吧……”封不觉居然明白了她的意思，他单膝跪地，向前俯下了身子，背对着对方。

似雨提剑上前，踩在他肩后寸许之处，轻轻一跃就到了上方，剑锋在空中划了个半圆，干净利落地斩断了吊着尸体的两根肠子，两具尸体随即坠落在地。

似雨落下后，对封不觉道了句：“有劳。”

“没……没事……”封不觉反而有种是自己劳烦了对方的感觉。

就在此时，罗德里克的幽灵再次出现了，他现身在门外，就站在悲灵妹子的身后。

“你们……什么都改变不了……”罗德里克说道。

他忽然开口，把悲灵吓了一跳，她立即转过身去，手中的手电扫向门口，可什么都没照到。

而地板上，罗德里克的尸体却在这时动了起来，围在他身上的肠子很自然地松开。当众人的视线都转向门口的刹那，这个幽灵控制着自己的尸体从地上站起来，又一次对封不觉发动了袭击。

封不觉是很警觉的，眼睛是看着门口没错，可他一听侧后方有动静，立刻就做出了反应。抬起厨刀转身就是一挡，刀刃正好撞上了罗德里克的胳膊。

这死尸虽是重获行动能力，但终究是血肉之躯。封不觉手中的刀直接砍入了罗德里克右前臂的肉中，不过卡在了骨头上，没能将其砍断。

龙傲旻的反应也是不慢，见状后侧身上前，举盾横削，对着罗德里克的太阳穴就扫了过去。【奥创的碎片】到底是精良装备，“次级艾德曼合金”的设定可不是开玩笑的，加上龙傲旻那赛州长的体魄，一削之下，顺势就把罗德里克的天灵盖给掀飞了。

尸体露出的脑部竟呈黑灰色，看状态像是被绞碎的豆腐

一样，还散发出一种相当恶心的异味。

封不觉一看对方的头部已经被削没了一半，赶紧用空着的另一只手拿出了管钳，对准了死尸下巴的部位猛捅数下，他这迫不及待的动作，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再不赶紧打，头就没他的份儿了。

似雨见这两人完全能应付，便也没有上前帮忙。不久后就只剩封不觉一个人在那儿“鞭尸”了，他一手厨刀、一手管钳，双挥剁肉一般朝着已经倒地不起的尸体乱砸。一直打到罗德里克的身体血肉模糊，内脏翻出，四肢上主要的骨头基本都粉碎性骨折了，他才停下手，喘了口气道：“呼……应该不会再起来了。”

这回连见惯了尸体的小叹都有点忍不住了，捂着嘴道：“起什么呀……这种形态还能做得出‘起’这个动作吗？这堆玩意儿都能包饺子了吧……”

罗德里克的尸体被毁，他的幽灵却又一次出现在这屋子的一角：“没用的……我的血肉本就会和这屋子融为一体。你们……也不例外。”

话音未落，房间的门自行关上了，周围墙上的血肉全都蠕动起来，墙壁上陆续出现了一张张大口，长着尖利外翻的獠牙，看那尺寸足可一口咬掉人的脸。

“喂……觉哥，现在怎么办？”王叹之拿出他的厨刀，却也不知该攻击什么，难道去砍那肉墙吗？

“要是有舌头之类的东西从墙里伸出来，我可不奉陪了……”悲灵看着墙上的嘴，面露厌恶之色地说道。

“既然我们迟早要被吞，你为何还要多此一举，附身在自己的尸体上来攻击我呢……”封不觉念叨了一句，举起手电筒照射着罗德里克的幽灵，但后者此时似乎已不惧这光线了。

“哦……在这屋里你就不怕光了是吗？”封不觉说着，走到了玛德琳的尸体旁，装模作样地蹲下。

罗德里克明显面露惊异之色：“你要做什么？”

“玛德琳的灵魂不愿意成为厄舍府的一部分，她的影像曾短暂出现在地窖中，向我呼救。”封不觉说道：“我仔细想了想……那句‘放我出去’，应该并不是让我将她从棺材里解救出去，因为她生前就已经逃出那具棺材了。”确认了罗德里克的反应后，他又站了起来，微笑道：“玛德琳是要我把她的尸体从这个房间里放出去，以免在一段时间后和你一样被这屋子同化。”

罗德里克的脸变得越来越恐怖，恶鬼的面目彻底取代了人类的特征：“看看你周围……你怎么带她出去？”

封不觉道：“我周围这些景象真的存在吗？如果这屋子能像这样快速吃人，你们俩的尸体早就被吃得渣儿都不剩了吧？”他大摇大摆地走到墙边，伸出一手去触摸墙上那隆起的血盆大口。

其他人都不说话，也没有要上前阻止的意思，封不觉那自信的语气和平稳的动作让人感觉他很有把握。

罗德里克则只能恶狠狠地瞪着他，但什么都做不了。

封不觉的手掌穿过了那些血肉的幻影，摸到了真正的墙壁，普通的木质墙壁，“果然如此……幻觉把这个房间真正的样貌掩饰了起来，那么，现在我只需要找到……”他忽然顿了一下：“呵呵，我也迟钝了，还能在哪儿呢。”

封不觉走向了罗德里克所站立的角落，后者神情惊惧，发出了愤怒的咆哮。但封不觉完全无视这半透明的幽灵，从他身上穿过，用手探索着罗德里克身后的那面墙。

几秒后，封不觉双手举在比自己腰部略高的高度，掌心向前，奋力向上一抬，打开了一扇窗户。

【当前任务已变更，主线任务已更新】的语音响起。

任务栏中，主线任务【探索大屋，寻找逃出宅邸的方法。】终于打上了勾，出现了一条新的任务【破坏法阵，逃

出大屋。】

血月的红芒从窗外照射进来，罗德里克在接触到这红光的刹那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同时，这光线也驱散了所有的幻象，使这屋子恢复了本来的面貌。

这只是一间阁楼，全部都是砖木结构，根本没有血肉、骨头、头发之类的东西。刚才悬挂尸体的，也不是什么肠子，而是两条粗绳索。

房间内空无一物，只是正中间的地面上，刻着一个古怪的法阵，这有可能是游戏随即生成的图案，也无从考证。

此刻，这屋里唯一比较恐怖的东西，只剩下刚才被封不觉剁碎的尸体了。

其余四人也终于松了口气，王叹之抹着一脑门子的冷汗说道："害我提心吊胆半天，原来这屋子根本伤不了人。"

封不觉来到地上的法阵前，拿刀在上面胡乱割出些痕迹来，"这个房间好比是整间屋子的'头部'，厄舍家族的人，死后就会被送到这里来，像食物一样'喂'给这栋大屋。"他瞥了一眼旁边的碎肉："他们的尸体会消失不见，而他们的灵魂会和这屋子融为一体，幻化为各种诡异的玩意儿。也许那些像形象扭曲的雕塑和难看的画像就是某些家族成员的映射物。"

他划花了法阵后，收起武器站起来道："另外……当我进来后，看见这两具尸体的时候，我又有些疑惑了……玛德琳刻在棺材里的那句'他知道的'，所指的'他'或许并不是罗德里克……"

"怎么？难道会是那小说的主角不成？"龙傲旻道。

"不，主角显然是无辜的，但是……"封不觉回道："厄舍府除了两位主人以外，还有别的人在……关于这点，书中只有一两句话的描写，我记得是一个'蹑手蹑脚、沉默无言的男仆'，和一个'神情奸猾，看到主角后面露惊慌的家庭医生'。"

"你是说，厄舍家的人可能也是受害者？"悲灵接道。

封不觉环顾四周，似乎在寻找着什么，有些心不在焉地回道：“或许厄舍家族是被某个奇怪的宗教团体盯上了，从而成为了实验……不，献祭品。他们死后，就会被献给这栋房子，谁知道这房子是怎么回事呢……没准这屋子的力量是源自于某个虚构的邪神身上。”

“上面。”似雨这时忽然说了一句。

封不觉立刻抬起头来，在斜着的屋顶上，他看到了最后的一段鬼宫。

【而今游人踏进山谷，

透过映出血光的窗拢，

但见森森鬼影

伴着刺耳的曲声乱舞；

若可怖的冥河般汹涌，

闯过惨白的宫门，

群魔已至，

狂笑满耳，再不见微笑从容。】

【支线任务已完成】系统提示随之响起。

封不觉长吁一口气，说道：“好了，现在法阵也毁了。这屋子应该恢复了正常状态，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路出去。”

“不如我们就从这窗户跳出去算了吧，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出口啊！”王叹之道。

“那你跳吧。”封不觉扛起了地上玛德琳的尸体，向门口走去：“祝你成功。”

第045章 山池鬼屋篇（完）

离开大屋的过程出人意料得顺利，法阵失去作用后，厄舍府成了一间普通的宅邸，归途中可以明显看到的一种变化，就是墙上的画像全都变成了胡乱的涂鸦，看上去就像是搅乱的颜料一般。至于幻觉和空间错乱的现象，自然也全都消失了。五人很快便回到了一楼正门处的客厅。

这一回，大门被龙傲旻一脚就踹开了，门外一阵冷风扑面而来，不过现在哪怕外面是冰天雪地，五人也不会在这屋里多待了。

一行人从正门走出大屋，系统提示便也响起：【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而扛着玛德琳·厄舍尸体的封不觉，则又听到了一句：【隐藏任务已完成】

“只要带出这屋子就行了吗……”封不觉这么说着，把玛德琳的尸体放到了地上。

那具尸体被放置后不久，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腐化，很快就化成一具白骨，而那白骨也在几秒后渐渐沙化，变为尘埃。

一缕若有似无的氤氲之气飘向远方，溶解在了红色的天空中。

【您已完成该剧本，180秒后自动传送】

“合作愉快啊几位。”悲灵盈盈笑道。

“嗯，合作愉快。”封不觉道。

龙傲旻伸了个懒腰，吁了口气道：“呼……这剧本真憋屈，竟是吓人的玩意儿，我这回的恐惧评级肯定很差了。”

“龙哥，你还考虑恐惧评级啊？我可几乎回回都是胆颤心惊和魂不附体啊，惊慌失措我也只拿了一次啊！”小叹说道。

“再见。”似雨只是淡淡地道了一句，又去拍了拍悲灵的肩膀，示意她可以离开剧本了，随即就消失在了众人视线中。

悲灵跟他们三个摆了摆手：“拜拜。”然后看着小叹，没好气地道了一声：“诶，谢谢你的手电筒。”

还未等小叹回应，她就化作白光传送走了。

封不觉这时说道：“我们也传送吧，结算一下奖励，再排下一个剧本。”

龙傲旻道：“疯兄，今晚我就到这儿了吧，我设定的连接时间是十一点四十。你上线之前我已经玩了十个多小时的游戏内容了，这个剧本又通了三个多小时，继续下去估计明天起来得头疼了。”

“嗯，好的。”封不觉道：“那龙哥你先下吧，我们俩继续。”

封不觉和王叹之跟龙哥道了别，三人就先后离开了剧本。

秋风拂过这山池旁的大屋，这个世界，依旧沉闷、幽晦、静寂。

天空中血月下沉，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厄舍府的大门，又一次，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突兀地关上了……

……

龙傲旻粗略地看了看结算内容就离线了，反正结算里的奖励只要在下个剧本开始前随时都可以领，暂时就放在登陆空间里也无妨。屏幕上显示他离开队伍后，在好友名单中的名字也变灰了。

封不觉还没来得及看结算内容，就注意到了两条好友申请，他点开一瞧，果然是似雨若离和悲灵笑骨这两个昵称发

来的。

同一时间，王叹之兴奋的声音又一次在队伍频道中响起：“觉哥！”

“我知道，她们加你好友了。”封不觉直接说道。

“你怎么又知道了？”小叹问道：“哦，对……她们应该也加你了。”

“从你大呼小叫的表现也猜得到。”封不觉道，“有什么好激动的。”

“有美女主动加你做好友你不激动吗？”王叹之竟用理直气壮的口吻问道。

“亏你也算是高富帅……怎么就这么肤浅呢。”封不觉道：“再说，她们现实中就算长得歪瓜裂枣，在游戏里也可以变美女。”

“觉哥，你总这样想别人，会孤独一生的……”

“我这一生还有多长都得打上问号呢，还考虑什么孤独不孤独？”封不觉道：“而且我十岁时就已经认定，凡事都往坏的方面考虑，才能从容面对一切问题。”他说这话的时候确实很冷静：“你看我双亲故去时，以及得知自己身患不明绝症时，表现得多淡定。”

“呵……呵呵……好吧……”小叹嘴角抽动，无言以对。

“不过话说回来，那位似女侠确实很厉害，纯粹以战斗能力而言，仅凭她展现过的几手，我就能断言……她比龙哥还要强。”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已接受了那两条好友申请：“现阶段我们见过的玩家数量很有限，目前为止，她应该算是我见过最强的玩家。”

“那下一局要邀请她们一起排吗？”王叹之问道。

“当然不要。”封不觉道：“前一句刚说了我们见过的玩家有限，你就提了个让我们更难见到新玩家的提议。”

“哦，对……”王叹之道：“四个人排，最多也就遇见两个陌生玩家，甚至有可能一个都遇不到。”

“总之……我看看结算，整理完了叫你，先休息休息。”封不觉说道。

“了解。”王叹之道：“我正好也要看看结算。”

……

同一时间，似雨若离的登陆空间。

她也正在和悲灵笑骨通话中。

悲灵道：“表姐，我这边显示他们都同意好友申请了，嗯……那个龙哥同意后就很快下线了。”

“一样。”似雨说道。

“诶诶，表姐，你已经知道了吧？”悲灵问道。

“你是说那个疯不觉？”

“对啊，他是小说家，名字里又有‘不觉’，而且他说自己不是很有名，全都符合那个不觉啊。”

“或许是吧，不过在游戏中使用的名字不能作为依据。”似雨回道：“虽然自称‘大文豪’这种事……确实符合不觉的风格，而且我问他是否是小说家的时候，是他那个挺单纯的朋友先回答的……但也不能完全确定他就是。”

“嘿嘿……如果是呢？”悲灵不怀好意地笑着。

“是就是了，你笑什么？”似雨回道。

“表姐，你不是他的粉吗？能结识偶像难道不是每个粉的梦想吗？”

“我只是喜欢看他的小说而已。”似雨回答，语气听上去很平静，不像是辩解：“我对他一无所知，何来‘偶像’的说法。”她顿了一下，又道：“何况，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我就更不该去认识、了解他了。”

悲灵在自己的空间里摇头晃脑，若有所思地道：“嗯……所以说……崇拜是距离了解最遥远的感情吗？”

“你以为一本正经地说出来，我就不知道这是在引用蓝染的话吗？”似雨用冰冷的语气，毫不留情地揭穿了悲灵。

“哼……反正是你的偶像，又不是我的。说不定人家以后还会因为你把脸改丑了不理你呢，诶……”悲灵对着显示屏吐着舌头扮鬼脸，虽然对方根本看不见她……

“我只是不想太显眼，不过目前看来很失败。”似雨说道：“表现出的实力太强一样会有很多人来申请好友……可惜外貌在进行过一次剧本后就不能再改了，否则应该改到其丑无比，那样才能彻底防骚扰。”

……

秩序工作室，休息室中。

勇者无敌闷闷不乐地坐在那儿喝着咖啡，他这次睡眠模式的轮班已经完成，休息一小时后就得进入非睡眠模式上线。

“怎么了？无敌大哥，在剧本里挂了吗？”一个看上去才十六七岁，十分清瘦的年轻人来到了其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他也是工作室的玩家之一，游戏ID：【吞天鬼骁】。

在工作室内部，职员间基本也以游戏中的名字相称，因为他们在所有游戏中的ID都是固定的，就像是在单位里的工号似的。像“秩序”这样的顶尖工作室，一般不必担心进入某个游戏时，有成员的昵称已经被使用了的问题，他们都是在开服时就第一时间登陆游戏的，有时他们甚至直接出资让游戏公司为他们预留这些ID的名额。

“啊……挂了倒无所谓，那是我自己犯错。我立刻又去排了个别的剧本，谁知我把那个剧本打完，出来一看，我先前挂掉的那个剧本竟然通关了，而且是三个菜鸟加两个女玩家过的。我几乎都没分到什么经验值，这说明我做出的贡献微

乎其微啊……”

“那是怎么回事呢？”鬼骁问道。

“我刚才也在琢磨。”勇者无敌回道：“该不会是被扮猪吃虎的给阴了吧……那个叫‘疯不觉’的11级菜鸟，搞不好是在装傻充愣，让我以为他是累赘，然后单独行动……”

“哦……我明白了，起初你嫌别人碍事，但最后发现是自己多余。”鬼骁说道。

“你小子是站在哪边的啊？”勇者无敌喝道。

“呵呵……我不说了，好吧。”鬼骁笑着站起身来：“我回家睡大觉去咯。”

“怎么？你的轮班结束了？”勇者无敌问道。

“不，是组长让我不要练了，放我一天假。”鬼骁回道。

“什么？在内测这几天？放你假？”勇者无敌瞪大了眼睛：“你也二十级了？”

“十五级啦。”鬼骁耸耸肩：“事情是这样……我在【杀戮游戏】模式里把无惧哥和他那两位跟班大哥给杀掉了，他们就跟组长抱怨，说我不好好配合他们提升专精等级。”他笑着说道：“哎……现在的成年人……输不起啊。”

第046章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1650，游戏币：16500】

【获得物品/装备：无】

【完成/接受任务：2/2】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2，破解世界观：无】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90】

【技巧值加成经验：900，游戏币：9000】

【剧本通关奖励：技能卡*1】

【支线任务奖励：额外经验值1000】

【隐藏任务奖励：随机获得一件精良级装备】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封不觉看完了结算清单，他的等级并没有提升，依旧是11级，不过经验到达了4900/11000，游戏币则已有了77000了。看来，之前他担心自己升级太快完全是多余的，其实他升得还远远不够快。

这次的经验获取可以说中规中矩。团队生存模式中获得的技巧值加成经验和加成游戏币，分别是以技巧值的十倍和百倍计算的，单人生存模式则分别是一倍和十倍，相差甚大。还有就是游戏的时长也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验获取

量，比如这个剧本，比封不觉之前经历的那个耗时长了一个小时左右，虽说难度不算大（战斗比重较低的剧本对封不觉来说都不难），但最后结算的基础经验值也比先前那个剧本要高了一点点。

饶是如此，这些经验值也远不足以让封不觉升级。在没有破解世界观的前提下，类似难度的团队剧本一般要经历四到五个，才能升上一级。

由此可见，那些工作室的成员也是很不容易的。从内测开服起，4月4日早晨八点，到4月6日凌晨零点左右，大约有四十个小时的现实时间，将其折算成两种模式下的游戏时间，再减去必须下线的间隔时间……说明他们在虚拟世界里可是奋战了大概五天左右才冲到了二十级的。

封不觉现在于虚拟世界中的总游戏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十个小时，跟职业的比，他还是刚刚起步的阶段而已。

“嗯……这回还是领经验值比较好。”封不觉嘀咕着：“小叹的等级接下来基本会始终落后我一两级吧……不过等公测以后，他去买点儿经验卡加成卡之类的东西，应该很快就会追上来的。”他心道：“说起来……十一级后升级虽然比较慢，但在内测阶段，五级以内的等级差距并不能代表什么……十级和十五级的玩家，不过也就是差了500体能值上限而已。入手装备固然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显著改变实力，但提升专精、增加技能，似乎才是长久之策。就像……”他脑海中浮现出的是似雨若离持剑飞斩的身姿：“她的等级不比我高多少，但那种身手……格斗专精想必已经有D了吧。”

想到这儿，封不觉打开了游戏菜单，看了看自己的专精，经过上一个剧本，他的专精变为了：通用E，器械E，侦查E，格斗E，射击F，唯有医疗那项仍然没有开启。

总之，他算是把除了射击以外的四个F级专精全都提升了一个级别。

【E级：差，入门水准，达到此级别时，该系技能发动成

功率40%】

到目前为止，封不觉除了和医疗专精不沾边儿，其他专精可以说样样都是略懂，但没有一个是比较突出的，这使得他的战斗能力需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另外，他的称号【冷血爆头狂】在这次剧本结束后也没有变化，所以特殊能力依旧是【脑震荡】。

封不觉看完结算的系统清单后，就来到了电梯外的金属室，这一次，金属房间里有三根玻璃柱了。分别是通关奖励的随机技能，恐惧评级的可选奖励，以及隐藏任务的随机装备。

他这次先来到了可选奖励那儿，提示立即响起：【请选择您的额外奖励：一、随机抽取一件与等级相应的装备，二、50000点游戏币（上限），三、4400点经验值】

“看来只要在十级以上得到浑身是胆的评级，游戏币那项就一直是50000了……”封不觉念道。

在这个游戏币无用的时期，游戏币与RMB兑换的市场行情尚未明朗，所以他暂时还是不考虑入手，这回其果断选择了经验值。领完这当前等级40%的经验后，封不觉的经验就到了9300/11000，再通关一个剧本，应该就能升到十二级了。

接着，他来到了通关奖励的玻璃柱前，从里面取出了随机的技能卡，通过菜单进行查看：

【名称：熊孩子的下鞭腿】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使用三次后消失】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无视专精等级，100%绊倒一切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倒下的怪物，并激怒对方来攻击你】

【消耗：体能值1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F或等级10以上】

【备注：你这是蓝猫淘气三千踢啊！】

“什么玩意儿……”封不觉看了那技能卡半天，那无法直视的名称以及备注简直让人匪夷所思，但这个技能的效果貌似还挺强的。

封不觉想了想，还是装备上再说吧，这种带有恶搞性质的技能也不像囤到公测以后能卖得出去的类型，送给别人的话……似乎又有种己所不欲、强施于人的感觉。

他装备好这招后，姑且也算有了一个能用在战斗中的主动技能。随后，封不觉就来到了最后一根玻璃柱前，期待着坑爹的人品不会持续下去。

不过他心里其实也已经有预感了，刚才的结算画面上，隐藏任务奖励写的是“随机获得一件精良级装备”，可没写“与等级相应”这句话，说明这装备至少是精良级，但自己未必能装得上。

白光由虚化实，里面出现了一件状似腰带的装备。封不觉心里的第一反应……这可能是蝙蝠侠的工具腰带。不过他猜错了，这件要更强。

【名称：回音盔甲】

【类型：防具】

【品质：精良】

【防御力：较强】

【属性：缓冲】

【特效：无】

【装备条件：通用专精C或器械专精D】

【备注：在收集到了黑蝠王（blackbolt）的一些低语后，毁灭博士（Dr.Doom）使用这份巨大的能量制成了此装置，使用者打开腰带即可获得一身无形的“声音”护甲。】

这件装备很强，可惜封不觉目前装备不了，不过他还是放进了行囊里随身带着，反正现在器械专精已经是E了，在下一个剧本里尽量想办法升到D级，就能即刻把这个穿上。

目前他的行囊容量为7/10，里面的物品有：马里奥的管钳、仇视之眼、西式厨刀、棒球棍、手电筒、M1911A1手枪、回音盔甲。

爵士之舞直接装备在脚上，不占行囊。空间里的物品没变，还是一个备用的手电筒，以及拼图牌：猴。

拿完奖励、整备妥当后，封不觉就回到了电梯里，叫上了王叹之。小叹把队长转让给了封不觉，随后两人便加入了新的队列，紧接着就要进入今晚的第二个团队生存剧本中。

第047章 大蒜无双篇（一）

【疯不觉，等级11】

【枉叹之，等级11】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请确认。】

【您的小队正在加入团队生存模式（普通），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六人。】

【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的个人或队伍。】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这次说话的声音听上去像是个中年男人，而且口齿不清。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结算奖励时可获得100%的通关基础经验加成】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封不觉看到的画面很快又成了那种第一人称视角的即时CG电影，颇有些使命召唤开场的感觉。

镜头显示，他正在空中“降落”着，不过其身上可没有军装，依然是穿着游戏默认的黑色长袖T恤和长裤。眼前是蓝天

白云，风和日丽之景。

镜头往下一转，可以看到脚下有一座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

系统语音伴随着字幕同时开始播放：【你是一名搜救小组的成员，奉命在这座城中寻找艾乐卜（allerbmu）公司的员工——阿什弗德博士。但由于飞机的意外故障，你和你的另外五名队友不幸在跳伞时遗失了所有通讯设备和重火力武器，并且被分散在了城市的各处。】

“艾乐卜是什么呀……这不就是把umbrella给倒过来了而已吗？”封不觉一边看着眼前浮现的字幕一边说道：“那城市名是不是直接把浣熊市的英文倒过来再音译就行了啊？”

【一种未知的病毒正在这座努卡（nooccar）市中肆虐。】

“喂……居然真的干了啊！”

【这种具有极端生物危害的病毒代号为“Z”，最显著的四大特征为：100%的传染性，100%的致死性，通过裸露的黏膜和所有体液进行传染，不能在空气和水中传播】

“靠！直接说是T病毒不就完了，什么Z啊？谁还看不出这剧本的尿性啊。”

【所有被感染的个体，全部变成了……吸血狼人丧尸。】

“诶？”封不觉忽然呆住了，其脑中闪过了某种外形十分糟糕的想象物……

【这种怪物的基本能力和习性与一般的丧尸无异，但又同时具备了狼人和吸血鬼的部分特点，简称为……血狼丧尸】

“哈？”

【银器可以将血狼丧尸的身体灼伤，与唾液混合后的大

蒜气味可以对它们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它们的行动力和智力都极为低下，砍去头部或击碎后脑即可将其杀死。】

“这不是比一般的丧尸还弱了吗？这设定有什么意义啊！”

【血狼丧尸十分厌恶阳光，但阳光不会对它们产生实质性的伤害。它们具备较强的嗅觉，对声音和闪光有一定反应。其食肉的欲望与消化系统无关，即使失去下巴、食道、胃等等相关的器官……它们也会继续尝试撕碎猎物并送入口中。所有的活人都会成为它们追杀的目标。】

这段片头CG和解说算是比较长的，可能是由于从空中飘落需要花一段时间吧。在简介完结后，最后的一个画面显示封不觉降落在了一家街边店铺的天台上。

一秒后，封不觉自身的视觉与画面重合，算是正式载入了游戏。他身上没有背着降落伞之类的东西，看来是被系统删掉了，也省得他花时间去解。

【主线任务已触发】的提示立刻响起。

这回六名玩家被分散到了地图各处，然后才开始剧本，这种状况封不觉倒是第一次碰到，他打开菜单，先是看了眼主线任务的内容：【进入并搜索艾乐卜公司大楼，寻找阿什弗德博士的下落。】

接着，他又看了一下团队栏的状况，那里显示着五个名字【枉叹之】【无双上将潘凤】【千人斩华雄】【名字真难取】【迹部少爷】

封不觉心道：“潘凤和华雄是一个队的吧……说起来，这剧本里貌似全是男玩家啊。”

“啊——”突然，一声含混不清的低吟在封不觉身后响起。

封不觉转头望去，看到了一个……或者说一只血狼丧尸，它正在一瘸一拐地向着自己靠近。

这东西的外貌特征大致如下：它的身上长满了毛，不过手和脸上没有，非但没有毛，而且皮肤还非常白皙，脸部是

人的样子，嘴里长着吸血鬼那样的尖牙。另外就是些丧尸应有的特征，比如一些狰狞的伤口，还有正在腐烂的肢体。

那怪物走得真的很慢，或许是因为暴露在阳光下使它的行动更加迟缓了，而且它还笨到会自己发出毫无意义的呻吟来暴露行踪。

封不觉用一种四十五度角向下斜视的目光盯了这家伙几秒，随后从侧面绕了半圈，走到了怪物的身后……

而那怪物则是跛着脚，缓慢地转过身来，重新将正面对着封不觉，又低吟了一声，向他接近。

“这么慢啊……”封不觉都没从行囊里拿武器出来，他根本就懒得去杀这怪物，只是径直朝着离开天台的门走去。

身后的血狼丧尸仍在朝他靠近，但它的移动速度比封不觉正常的行走速度还要慢。

封不觉打开了天台的门，门后面就是通往楼下的阶梯。虽然他对于这剧本中怪物的实力产生了些许的鄙视，但还是警觉地先观察了一下门后的情况，然后才进去。临走时，封不觉还不忘把门给关上了……

顺着楼梯走到下面，一层是一家普通的小餐厅。厨房就在吧台对面，临街的橱窗那侧有一排桌椅，吧台边也有一些座位。少数的几张桌上还摆着吃剩下的食物，三明治、薯条、培根煎蛋等等，此刻这些东西早已成了苍蝇们的美餐。

封不觉四处查看时，又听到了一声低吟。

“呃——”吧台里面也有一只血狼丧尸，它的上半身靠在烤箱上，下半身则已经被吃光了，肠子里的东西流了一地。看到封不觉出现在附近，这怪物就朝着他所在的方向抬起了胳膊，发出几声叫声，就差说一句“快到碗里来”了。

封不觉没理会这家伙，他透过橱窗看了看外面的大街，目力可及之处，确有那么几只血狼丧尸正在游荡，但它们都躲藏在建筑物的阴影中，而且行动同样是极其缓慢的。

“嗯……看起来不是很危险的样子，姑且做个实验吧。”他拿出管钳，闯入了储藏室，两分钟后，端着一篮子大蒜从里面走了出来。

封不觉把篮子放在吧台上，拿出一个大蒜，收起管钳并取出厨刀来，割开一点蒜皮，摘了一瓣儿生蒜，放进嘴里就嚼。

在惊悚乐园中吃东西，可以从味觉上模拟出与实物几乎完全一致的味道，而且吃多了同样会产生饱胀感，不过现实中玩家的胃里自然是不会有东西增加的。无论味觉还是饱胀感，都是通过神经连接系统制造的幻觉而已。

辛热的味道在舌尖绽开后，封不觉就绕到吧台后方，接近了地上那只血狼丧尸，后者的胳膊此时已经放下了，似乎失去了吃人的食欲，看来大蒜的气味确实有效果。

封不觉还贱贱地凑上前，伸着脖子，隔着一米左右的距离，“哈——”朝着那怪物的方向哈气。

那怪物这时竟然开始用手在地上爬行，试图离封不觉远点儿。

“呵呵……这剧本简直是天堂。”封不觉面露兴奋之色，他已决定了要在这个城市里刷到爽为止。

第048章 大蒜无双篇（二）

职业玩家，听上去似乎是份令人向往的工作，可以将游戏当成事业来养活自己，甚至是名利双收，谁又不曾想过呢？

在2055年，这也确实成为了一个被社会认可的职业，行业中的顶尖人才有着与知名运动员相仿的影响力。

职业玩家的年龄跨度在十四到三十五岁之间，当然，年纪再小一些的高手也存在，只是有些游戏的年龄分级导致他们无法加入。

一般来说，职业玩家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种是明星级玩家，一种则是普通的蓝领级玩家。

明星级玩家普遍会在三十岁左右选择退役，他们或是转为业余、或是退居二线，基本都在为进入工作室管理层做准备。也有转行到游戏行业的其他相关职位上的，比如解说、裁判、组织等等。更有赚得盆满钵满，自己当上老板的。

所有入这行的人，都想成为这样的明星级玩家。可许多人初中毕业就入了这行，干到三十岁也没混出什么名堂，最后还是到社会上谋出路。这些人可以说是用青春赌了一把，至于输赢得失，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了。这些非明星玩家，便是这个行业中的蓝领阶层。他们才是行业的中坚力量，没有他们的支撑，工作室根本无法运转，那些明星级玩家也需要他们这些坚实的后盾。

而这一行中最令人无奈的一件事，当属竞争的残酷性。

任何能够红极一时的游戏，都必然存在着“对抗”。如果一个游戏中，没有任何途径让两个或两批玩家之间分出个高下，那这游戏根本吸引不了任何工作室的进入，能吸引的玩

家群体也极为有限。

以多人在线游戏而言，是不是竞技类都无所谓，就算是打怪练级穿装备，也有PK可以决胜负。

职业玩家证明自己价值最简单明了的途径，就是一个字——赢。

可惜，这世上只有一时瑜亮，没有常胜将军。没人能一直赢下去。

年龄的增加、竞技状态的起伏、某个游戏的没落等等因素……使得无数曾经被玩家们奉为“神”的高玩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那些能够在巅峰时期全身而退的人，屈指可数。

越是顶尖的游戏工作室，竞争就越是残酷。他们需要的永远是年轻的新鲜血液……需要一群保持着极高竞技状态，拥有斗争心和进取心的新人……那种随时都可以将高高在上的某位神级玩家拉下神坛的人。

简单地说——有野心的天才。比如……吞天鬼骁。

这次秩序工作室在惊悚乐园中投入了四个小组的人手，每组十人，每组中有一到两名明星级玩家，其余则基本都是资深、老练的蓝领级玩家。

而吞天鬼骁是这四组人马当中唯一一名年龄不足二十岁的新人。

秩序工作室对他寄予厚望，所以他才会被编入第一批进入惊悚乐园的玩家名单。组长没有给他任何任务，他只需要按照兴趣去玩就可以了。谁知他在一次杀戮游戏的模式中，偶然遭遇了以勇者无惧为首的三人组，这小子还很不识抬举地把前辈们都干掉了……可以说，他做出这种任性妄为的举动来，被组长“放假”也是活该。

当然了，勇者无惧，也确实算不上是“最强”那个级别的。在秩序诸多的明星玩家中，无论是过去的游戏成绩，还是知名度，他都排不进前十。虽然他的小组成功拿下了内测首位

二十级玩家的头衔，但秩序的真正实力远不止如此。

目前这四个小组，只能说是“开荒队”，工作室中最强的一批玩家，只是注册了帐号，锁定了昵称，就没有再上过线。也就是说……秩序真正的高手们现阶段还没有正式被派遣到这个项目上。工作室高层早已有了决策，保持观望，至少等到梦公司开放货币兑换和收费业务以后，再决定是否把那些最顶尖的人才资源投入进去。

说了那么多，各位可能有点莫名，怎么扯到那儿去了？封不觉呢？努卡市的剧本呢？

请待我用三小节把事情扯回去。

说到工作室，这回封不觉的剧本里，也有工作室的成员。

不过他不属于秩序那种高门大派的麾下，他是前文中我提过的那种三流工作室老板、兼财务、兼玩家……

他就是【迹部少爷】。

好吧，相信诸位也猜到了，不错，他的工作室叫“冰帝”。

迹部少爷在现实中二十三岁，去年大学刚毕业。老爸是开厂的，家中算是小有积蓄，可以让他造……反正开游戏工作室的成本不算高，租个地方，买几台游戏舱而已，人力方面的投入基本不用去计算，员工都是他学生时代的哥儿们。

而且目前迹部少爷手下总共也就只有三名员工而已，一个就是此刻和他在同一个剧本里的【名字真难取】，另外两个的昵称则分别叫【取名真是难】和【真难取名字】。虽然迹部少爷曾经一本正经地要求他这三个哥们使用诸如桦地、忍足之类的昵称，但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当他用工资相威胁时，遭到了阿鲁巴。

他们工作室倒也知道要两班人轮流倒，所以分成了两组游戏，目前另外两人正处于游戏间隔时间，到外面吃夜宵去了。

迹部少爷在游戏中的形象是一个长相秀美的白净男子，身材消瘦，整体和他本人的形象差距也不算太大……只不过脸上的改动略明显。

名字真难取身材中等，个儿头比迹部少爷略矮一些，这人的游戏形象和自己的名字一样透出一种不修边幅的感觉，他非但没把自己改帅，还整成了一个光头的形象，说是在游戏里体验一下光头的感觉。

迹部少爷的称号似乎是系统的一种恶意嘲讽，叫【一个刀客】，他用的武器就是一把朴刀，看上去很像武侠电视剧里的杂鱼喽啰专用的那种兵器，品质为普通，也没有属性和特效，但至少这是一件正经的兵器。

与迹部少爷这路人甲一般的称号不同，名字真难取的称号辨识度很高，四个字——【外强中干】，他那光头的干练形象和他在惊吓值上的表现形成鲜明反差。这位就连正经兵器都没有，行囊里装了两根棒球棍和一根生锈的铁管，也不知他是在哪儿捡的……

他们的运气不错，两人降落的地点大约只相距一个街区，所以很快就会和了。

这二人看似不靠谱，其实也是有点过人之处的，要是真对游戏一窍不通，开什么工作室呢。所以，迹部少爷做出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先别管任务，找间枪店把自己武装起来再说。

一看这城市的状况，就知道这剧本设定的地点在万恶美帝的国土上。所以城里八成会有枪店，枪店里就算没有什么惊人的重武器，但制式手枪、霰弹枪、来复枪等等，尤其是充足的弹药，全都是很有价值的。

二人一路前行，街上时常能遇到三三两两游荡的血狼丧尸，不过这些家伙的威胁确实很小，懒得打就绕过去，实在避不开，就给它们头上来一下子。虽说在靠近到它们的扑咬范围时，这些怪物的动作会突然加快几许，但只要小心谨

慎，不要同时在短距离内被三只怪或更多围住，这些家伙还是非常好杀的。

经过了两个街区后，迹部少爷进了个电话亭，他拎起电话，线路根本不同，事实上，就算是通的，他也不知道该打给谁，难道拨911吗？他进来的主要目的是翻电话簿。查了三五分钟，迹部少爷就成功找到了最近的一家枪店地址。他和名字真难取（我决定接下来叫他小名）便加快了脚步前往那里。

又走了十多分钟，他们接近了目的地，但却发现了颇为异常的景象。

只见这条街上倒着大约三十多具血狼丧尸的尸体，每一具尸体的头部都被打得稀烂，尸体一路延伸到枪店门口。

在那家店前的街面上，光天化日之下，马路正中心，竟然放着一个印有佳得乐商标的大号圆柱形冰桶，桶里灌满了红色的液体，旁边的地面上散落了许多空的塑料血袋，那股纯粹而浓厚的血腥味就算是人类的鼻子也能在很远就闻到。

有两台音响被摆在了“血桶”旁边，高声播放着《斗牛士进行曲》，看地上的拖痕，似乎是从街对面的一家音响店里拖出来的。马路边上的一个电箱被拆开，里面的情况看不分明，反正音响的电源线一直延伸到那儿……

“什么情况？”小名问道。

迹部少爷也没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过他也没来得及回答什么，但见那血桶后方的一个转角里，倒飞出一只血狼丧尸来。

紧接着，一个浑身浴血的男人从那儿走了出来。他一手尖刀，一手管钳，双肩各是斜背着一串大蒜，这两串“蒜带”在其身前交错成X形，都已经被鲜血染红了。

他踏着斗牛士乐曲的节奏，跳着类似《功夫》中斧头帮的舞蹈，嘴里还像嚼口香糖一样啃着白色的不明物体……他

踏着轻快的步伐向那血狼丧尸靠近，然后对着倒地未起的怪物头部一阵狂剁，打得是骨碎筋连，血浆横飞。

干掉这怪物以后，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忽然直起身子，转过头来，正好望见迹部少爷和小名二人呆若木鸡的身影。

“跑啊！”“快闪哪！”他们两个和封不觉对视了两秒后，同时喊出声来，扭头就跑。

封不觉也没多啰嗦，拔腿就追。他其实很想吼一句：“你们跑个毛？我是玩家啊！”但由于嘴里全是蒜，根本没法儿高声喊叫。

另一边，一看那煞星用矫健的身姿奔跑着追了上来，小名的惊吓值瞬间激增，边跑边对迹部少爷道：“完了完了完了……被这家伙追到我们就死定了，都是你的错！没事找什么枪店，果然枪店门口被安插了小BOSS吧！”

迹部少爷时不时回头望一眼渐渐逼近的封不觉：“关我什么事！我怎么可能知道有这种状况！”他又回头望了一眼：“话说……这家伙跑得好像比我们快啊！”

“我早发现了！快得离谱啊！”小名嚷道。

相距他们大约二十米左右的封不觉都听见他们的对话了，心道：废话，老子脚上有【爵士之舞】，你们俩小样儿跟我比跑步？

谁知，在这一刻，前方那两人忽然很有默契地、异口同声地道了句：“分头走！”

在下一个十字路口，他们就一左一右，各奔一个方向去了。

封不觉心中惊呼：这俩混蛋还挺有战术啊！

他也没多想，向左一转，随便追了一个。

那个正好是迹部少爷……

“遭了……完全没有让他迟疑啊！”迹部少爷自言自语道：“放着那个死光头这么明显的目标不追，直接就朝我突过来了，一定是我的英俊害了我。”

眼瞅着封不觉越追越近，迹部少爷的惊吓值也越来越高，他知道恐怕要被抓到了，与其被这小BOSS从背后一击必杀，不如回头搏一搏。

念及此处，他忽然停下脚步，挺起朴刀，横在身前，对着高速冲来的封不觉举刀就扫。

“诶？”当封不觉冲到他面前时，迹部少爷却发现，手上的刀根本挥不动，他的动作被系统制止了。

封不觉来到他面前，停下脚步，喘着粗气，瞪着他，断断续续地道：“我……哈啊……我……我是……自……哈啊……自己人啊！你这【哔——】！”

“白痴”二字终究是被系统给屏蔽了，照理说封不觉根本不能把说这话的意图变为现实，不过既然出现了消音，就说明他讲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侮辱的意思，只是一种吐槽的语气。

“哈？”迹部少爷顺势瘫坐在了地上，脸色煞白，嘴角抽动着，“呵……呵呵……对……对不起。”他居然道歉了。

第049章 大蒜无双篇（三）

由于封不觉没有去追小名，后者跑了一段后，一看身后没人，便慢下了脚步。几秒后小名干脆停下，转过身向远处张望。正好遥遥望见封不觉已追上了迹部少爷，本以为迹部要被秒杀了，结果那二人根本没有发生战斗。

两分钟后，那两人居然并肩一起往回走来，迹部少爷还朝着小名挥了挥胳膊，貌似是在示意自己没事。

不多时，他们三个就回到了枪店门口的街面上，封不觉关掉了音响，跟他们说着这里的状况："所以呢……在经过一些试验后，我基本上已掌握了这帮血狼丧尸的几个主要特征。

开场CG时的语音虽然已经提过一些，不过我还是结合实际情况来具体说一下好了。

首先，它们对蒜味儿感到强烈不适，就像我们闻到催泪瓦斯时的体验一样。生蒜的效果一般，但在嘴里嚼过以后，哈出去的口臭非常奏效。"

"这位大哥，我刚才就想问了，你这样一身是血的……不怕被感染吗？"小名看着封不觉这一身血以及他胸前那两串已经被染红的大蒜问道。

封不觉指着自己的脸，他的脸还是比较干净的："留神别让怪物的体液溅到眼睛和嘴里就行了。"他又指了指自己的衣服，接道："至于这些嘛……看上去很夸张，其实并不全是怪物的血，我刚才往桶里一包一包倒血浆的时候有不少沾到身上了而已。"他随即又从行囊里取出一个装得满满的塑料袋，放到地上，里面全是干净的大蒜："我身上这两串是防啃咬的最后一道防线，用来吃的蒜自然都存在行囊里。你们也去各自找个袋子，分一些去，战斗时只要嘴里嚼着蒜瓣儿，那些

怪物基本就难以反抗了。”

“嗯……我拿一个就行，一个蒜能分成六七瓣儿嚼呢，不够我们再问你拿就是了。”小名回道。

迹部少爷很果断地回道：“我不需要，谢谢。”

“二位看来都不是很喜欢蒜味儿啊。”封不觉语重心长地道：“你们可知，大蒜对于清汤挂面来说，有着点石成金一般的效果。”

“不知道。”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哈……”封不觉用一种十分猥琐的表情朝他们脸上恶意地呼出口臭。

“我们又不是怪物！你干什么啊！”

封不觉立即正色道：“那么，接着说血狼丧尸的特征。”

“你这转换微快啊……”

“阳光，会让他们变得迟缓。”封不觉继续刚才的叙述道：“动作慢得就像魔法少女变身，等她脱完……哦不，是等它攻过来的时候，我两段绕口令都能背完了。”

“您的涉猎略广啊……”

封不觉又用目光示意了一下街上那些尸体：“虽然砍头可以使它们的身体无法再行动，但头部还会继续存活。经我测试，只有破坏它们的后脑，或者用枪爆掉大半个脑子，才能完全杀死它们。”

他说着，又从行囊里掏出一把霰弹枪来，用一种欣赏的目光看着手上这把武器：“这把在枪店里找到的温彻斯特是效果相当不错的武器，近距离上即使打不中头部，轰在其他部位也会出一个大窟窿，比手枪给力多了。”

“对啊，枪店！”迹部少爷睁大了眼睛道：“差点儿都忘了，先去搜刮了装备再说啊！”

他向封不觉打了声招呼，就和小名一起心急火燎地冲进

了枪店。这两人属于严重缺装备的那类玩家，精良装备到现在可是一件都没见过，对他们来说能把冷兵器升级成军火就已经是大突破了。像封不觉这种等级如此低就身负四件精良级装备，其中有一件还由于暂时穿不上搁在包里的情况，其他人根本是难以想象的。

迹部少爷和小名冲入枪店中，却看到了一片狼藉的景象，墙上的支架上基本都是空的，柜子和地上有许多散落的枪支零件，柜台后面的一扇门里也是被洗劫一空的样子。

封不觉跟在他们身后走进来，依旧用他那波澜不惊的口吻说道："从设定上来讲，病毒在市里爆发后，枪店肯定会被一抢而空的。从游戏难度来讲，武器方面似乎也不应该给我们过多的选择。"

迹部少爷好似根本没听见封不觉的话，他正一脸兴奋地捡起地上的两把手枪放进行囊，又端起一支TMP，笑道："这下发了。"

小名从行囊里扔出一支棒球棍和那根生锈的铁管，也捡了两把手枪收好，再挎上一把UMP45冲锋枪，脸上的表情只能说是喜形于色……

这两人拿到了几件普通品质的枪械武器，就有种穷鬼忽然乍富的感觉，说实话，确实有点寒碜。和那些真正的职业玩家比起来，冰帝这二位只能说是不入流的伪职业玩家，他们的心态和水平都还非常业余。

在封不觉的提醒下，那二人才想起了一件很关键的事，他们尴尬地将塞进行囊的手枪又拿了出来，看了看口径，找到了合适的子弹并拾取了一些……

三人重新回到街上时，又有四五只血狼丧尸被吸引到了这里，封不觉建议他们拿这几只怪当活靶子来练练射击，熟悉一下枪械。那两人一阵手忙脚乱，半天才弄明白开枪的方法，成功开火后，他们就意识到在十米之外根本打不中目标，子弹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不过待缩短到五米左右的距

离，稳住了射击，成功率就比较高了。

搞定这些怪以后，封不觉说道：“之前我说到哪儿了来着……哦，对了，下一个特征是……”他顿了一下，理了理思绪道：“吸血鬼对血液的渴求也体现在了这些血狼丧尸的身上。它们会被血的气味吸引，当然了，必须是没有感染过病毒的正常人血。这方面……我估计它们是用嗅觉来进行分辨的。

这些血狼丧尸的嗅觉肯定不如纯粹的狼人，但显然要比一般意义上的丧尸强。像我这样的活人如果出现在它们半径五十米内，它们不需要依靠视觉就能发现；而暴露在空气中的正常人类血液，可以在接近一公里的距离上就被它们嗅到，并具有极其强烈的吸引力。”

“不会吧？这城里到处是凶杀现场，它们竟能分辨出这些气味里混着的一桶人血？”迹部少爷望着那个盛满血的桶问道。

“那很正常，嗅觉灵敏的标志之一就是气味分离，比如寻血犬那样的犬种，可以在分子层面上分析气味的构成。”封不觉回道：“就好比你去闻一坨屎，最多知道那很臭，但嗅觉灵敏的生物去闻，就能知道拉屎的人昨天吃了哪些东西。”

“我现在只想知道为什么你使用这种措辞都没有被消音……”迹部少爷道。

“这说明在正常语境下，屎这个字并不被系统视为不雅词汇，这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封不觉道：“据我推测，在这个游戏中，此物很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将成为不得不被谈起的话题。”他黑着脸道：“比如……在某些随机剧本里，玩家们或许会溺死在……”

“我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听不到……”迹部少爷赶紧捂住耳朵，反复快速念叨着。

封不觉耸耸肩，没有把这恶心的话题说完，只是转而说

道：“既然遇到了你们，那就好办了，现在这个剧本里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半，你们就以这个区域作据点，尽可能刷一些怪。反正枪店就在旁边，就算枪不剩几把了，至少子弹管够。

我立刻动身去搜索其他人，找到以后带到这儿来。”他抬起头看了看天空：“无论有没有找到，我都会在太阳落山前回来的。”他又想到了什么：“哦，对了，声音也有一定的引怪效果，我走了以后你们可以把音响再打开。”

“等等。”小名问道：“从一开始我就想问了，这里……”他的视线移向了四周的冰桶、空血袋、音响等等，“这个阵仗你一个人是怎么搞出来的？”

“大概的过程是……来枪店之前，我先去了两条街外的一间医院，当时想进去找找有没有药品之类的道具，结果无意中发现了人血可以引怪的事。搜完医院后不久我就来到了这里，随后便决定以这里作为临时据点。于是就去附近的超市里弄了一辆手推车，一路滑到医院那里，重新杀进去，找到血库，破门而入，从冷藏库里弄了几十包存血，装在推车里就运回来了。

然后我就从对面的商店里搬出冰桶，用血把桶灌满。音响则是在杀怪间隙去对面商店里弄出来的，一是由于声音也能引怪，二是由于怪来的频率不算很高，干等着实在有点儿无聊……”

封不觉快速说着：“总之，你们大可放心在这里刷怪。这剧本对于时间的限制是很松的，所以我们应该乘此机会尽可能多地提升专精等级，并多赚些技巧值。”

他交代完了这些，挥一挥衣袖，转身就走。留下两位“职业玩家”在那儿目瞪口呆地站着，目送其背影远去。

第050章 大蒜无双篇（四）

和封不觉相比，王叹之同学玩得可就没这么从容了，作为一个比较单纯的人，当他降落以后，基本没怎么多想，就奔着主线任务去了。

虽然性格单纯，但他的执行能力不差。很快在街边的报摊翻到了一张城市地图，并找到了艾乐卜公司大楼的地址。

小叹心里还想着，其他队友肯定也都在往那儿赶，所以只要快点儿到大楼去，就可以和队友们会和了。

一路上，他也干掉了不少怪物，而且越接近主线任务所指的大楼，丧尸的数量也相应增多。

可能是天还亮着的缘故，小叹虽是孤身一人，但惊吓值这回控制得还行。这些血狼丧尸和电影里的普通丧尸相比，也很难说到底哪种形象比较吓人。关键是它们的行动太迟缓，无法让人产生危险逼近的紧迫感。光天化日之下，从几只没什么威胁的怪物身边经过……就跟在某些漫展会场中闲逛的感觉差不多。

也许，等到天黑以后，事情才会有些变化吧……

下午两点半左右，当封不觉离开自己一手炮制的“据点”出来找人的时候，小叹已来到了艾乐卜公司的大厦前。

这栋楼高五十二层，楼顶有大型的字母铁架——Allerbmu，搞得跟复仇者大楼一样，一种高调到嚣张的感觉。

这公司能把LOGO直接立在楼顶，就说明了这整栋楼都是他们的产业。从剧本简介来看，这个艾乐卜公司无疑就是研制病毒的核心机构了，也只有在美帝那片水深火热的土地上，才会滋生出这种财力超过政府、科技直逼神族的反人类

武装集团。

王叹之手持球棒，徐徐而行，球棒上干涸的血渍说明挥舞它的人在面对这些怪物时并不手软，单论格斗能力，王医生未必在封不觉之下，说白了，以他们目前在游戏中的人物等级和身体能力，能做出的动作依然还处于正常人的范畴，差距不会很大。

大厦门前游荡的血狼丧尸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这些怪物们见到了活物，便开始朝这里聚集，小叹前方的一大片区域都被大厦的阴影所遮蔽，那些血狼丧尸的动作明显比在阳光下要快了一些，移动速度已接近于早期丧尸片中怪物的水准。当然，跟后来一些电影中能跑、能跳、能开门，甚至是会驾车和使用枪械的丧尸相比，这些家伙依然弱爆了。

此时，小叹稍微有点儿害怕了，看着那一大群长毛的白面食人死尸朝自己涌来，他手里的这根球棒哪怕挥到断都未必能把它们给杀光。

而且，他还注意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这附近连一只被杀死的血狼丧尸也没有。假如有队友在自己之前就进入了大厦，那么……他、或者他们在杀进去的时候，就必须从这些怪物中穿行过去。哪怕速度再快，至少也得干掉个七八只才能突破吧？可现在这大厦前的空地上根本没有一具处于非移动状态的死尸……

“看起来我是第一个到的吗……”小叹自言自语着，开始向后退去，既然此刻大厦内很可能没有队友在，他也没必要急着进去，还是先在外面等等再说。

念及此处，他便决定暂时撤离这片空地，没想到一转过脸去，他就触发了FLAG，一只守门级的BOSS出现在了眼前。

小叹此时背对大厦，而他正面对的那个方向，在离他大约百米远的街心，站立着一个身高两米五左右的庞大黑影。小叹也不知道这家伙是在什么时候、以哪种方式出现的。但他很清楚，这可不是用棒球棍就能干掉的怪物。

这怪物的上半身已经完全狼人化，长满了棕黑的鬃毛，脸和手上没有裸露的皮肤，它的头部是狼的样子，手指尖是锋锐的利爪。在其身上没有找到什么吸血鬼的特征，不过丧尸的特征倒是有……它的左胸有一个很大的伤口，透过这伤口可以看到其躯干的内部，问题是，从这个窟窿往里瞧，看到的并不是器官。在几根肋骨的后方，隐约可见的是血淋淋的人头……

这小BOSS应该可以称为丧尸狼人，它身上确实没有吸血鬼的成份，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它没有受到阳光的影响，在体型上也突破了人类应有的限制。

丧尸狼人大踏步地欺近，其形象和气势产生的压迫感不言而喻。

小叹的惊吓值是蹭蹭往上涨，冷汗是刷刷往下流。但他还不至于站在原地等死。大厦的方向是不能去了，直面这BOSS他也是凶多吉少，还是往旁边绕着逃跑吧。

正所谓慌不择路，小叹往侧方拔腿就跑，他跑的方向正好是一段渐渐向下的斜坡，继续往前就是地下停车场的入口，当他注意到的时候，身边的围墙已经超过了可以越过的高度，看来继续向下跑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了。

丧尸狼人见他逃跑，自然要追，好在这怪物不是纯狼人，它似乎不会四足前进，也是用两条腿在追赶，所以奔跑速度并不算很夸张。但是和那些血狼丧尸饭后遛弯儿一般的移动力已是天壤之别，小叹根本拉不开距离。

很快，小叹就已接近了地下停车场的门岗，看那横着的栏杆高度，倒是一撑就能翻过去的样子，这阻拦不了他。可问题是，他发现前方的地下停车场内竟没有灯光。

他的双腿依然奋力地迈着，手则伸到了行囊里，欲将手电筒取出来。就在此刻，他眼前又闪过了糟糕的景象，他发现那停车场栏杆的后面不远处，有着一些正在移动的黑影。

紧接着，一幅恐怖的画面映入了眼帘……

小叹最初只看到寥寥几个黑影，但跑得更近时，看得就真切了，在那黑暗的停车场里，挤满了血狼丧尸……

原来有这么多怪物全都躲在这种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小叹心中惊讶，但已没有时间让他去消化这份惊讶了，他只能在密集的血狼丧尸和一只强大的丧尸狼人之间做个选择。当然，以现在的情况看来，冲进那片黑暗中肯定会被撕成碎片分食，所以他不得不回头，不得不去面对这个小BOSS。

以小叹的实力，消灭这丧尸狼人很难，但如果他要不计消耗地逃跑，目前来说有两种办法：第一，把【缓慢的流沙】用掉；第二，使用称号【慌张的偷袭者】所赋予他的特殊能力——【退遁快斩】。

【名称：退遁快斩】

【特殊能力类型：主动】

【消耗：体能值上限的30%】

【效果：击中目标的瞬间可发动，使用者立即朝自己后方进行一次超高速的移动，与目标拉开至少十米的距离。（无冷却时间，只可在使用有刃的冷兵器时释放）】

【备注：我又跳出来啦！又站回去啦！又跳出来啦……怎么样啊？打我啊笨蛋！】

第一种方法应该能比较稳妥地让小叹脱险，一分钟的时间摆脱这怪物是没问题的。但【缓慢的流沙】在这剧本里的作用不言而喻，这无疑是一个更侧重于战斗的剧本，当面对大量血狼丧尸围攻时、或是在面对最终BOSS时用这件物品说不定能起到翻盘的效果，现在用掉太可惜了。

而第二种方法，冒得风险相当大。要用这技能逃跑，就得在瞬间绕到那丧尸狼人的后面，或者至少是让自己处于背对上坡的状态，还得成功砍到对方的身体。

昨晚龙哥被强化血尸一巴掌震飞的场面还历历在目，小

叹可不觉得眼前这丧尸狼人的实力比那只怪差，就拿等级来说，这个剧本的玩家平均等级也比那个高将近一倍，撇开数量因素不谈，怪物的实力可想而知。

正当小叹犹豫之际，那狼人已迫近到了跟前，眼瞅着就要扑咬上来，忽然，这怪物竟然停下了。

它转过身，完全无视王叹之的存在，回头警觉地望着另一个方向，喉中发出一阵低吼。

嗒，嗒，嗒——

金属重靴踏在地上的脚步声传来，两条被拉长的人影从斜坡上走来。由于他们是背光，小叹一时也看不清二人的面貌，不过从这怪物的反应看来，这两人很可能是玩家或是与其敌对的某种NPC。

“河北有豪杰，上将名潘凤。

胸怀宇宙志，腹藏百万兵。

盘古出凡世，朱雀为大名。

无双声威远，一笑轻英雄！”

其中一条人影吟着这打油诗水准的诗号，就这么行到了前方。

此人长相倒无什么过人之处，看上去三十岁左右，络腮胡。手持的一把开山大斧，显眼异常。

这游戏玩到现在，王叹之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用这种比人还高的长兵器，气势上倒还真是不同凡响，称其威武雄壮也不为过。

“小兄弟，不用怕！”说话的这位，自然就是昵称为【无双上将潘凤】的那位仁兄，“我与华兄在此，包你没事。”

那位【千人斩华雄】手里居然也拿着把长柄武器，俨然是一支长枪，他的年纪看着和身旁的潘无双差不多，人物外形方面也是留了一圈胡子：“潘兄所言极是，小兄弟，你且等

着，这等妖怪，不足为惧，吾取其性命如屠猪狗一般……”

此刻，王叹之心里唯一的想法却是：“这俩大叔中二病晚期了啊……”

第051章 大蒜无双篇（五）

王叹之这样想着，丧尸狼人却是不同，它可不会考虑玩家是不是中二这种问题，它只认定实力。

作为一只智能不算很高的守门级BOSS，丧尸狼人竟然放弃了眼前唾手可得的猎物，转过身去，专注、警觉地注视着两个慢慢靠近，且还有一定距离的目标。这完全可以说明那两人有多强悍。

从他们对彼此的称呼上，小叹便也猜出了他们就是团队中的【无双上将潘凤】和【千人斩华雄】。由于这个剧本一开始时玩家们都是分开的，而现在玩家头上已不再显示名字和称号了（团队栏里只有名字、等级、是否生存这三项可见），所以小叹也不知道他们的称号是什么，无法借此揣测他们的实力。不过既然这二位是主动来救自己的，而且敢出此狂言，想必拿下这BOSS不在话下。

“二……二位将军。”小叹颇为尴尬地说道：“这下面有很多血狼丧尸，不如我们把这小BOSS引到上……啊！”他这句话说到后半段，忽然张大了嘴，震惊地叫出声来。

别担心，他不是被咬了，身后停车场里的丧尸虽然有五六只已经逼近过来，但还没到小叹身边。其实也不用太在意那几只怪，因为它们被横着的栏杆给挡住了……由于智力低下，它们不会翻也不会钻，正在用肋部硬顶……

小叹叫出声来的原因，是由于他看到了难以置信的场面。

但见潘将军高高跃起，开山斧高举过头，身形沉坠，斧刃斜落，看似速度不快，但他出手的角度和动作却足以让那身形庞大的丧尸狼人避无可避。

这怪物怒嚎一声，挥爪便挡。岂料潘无双手中的武器在砍中怪物手臂的刹那，竟突然加度，斧刃寒芒一闪，疾似闪电，快逾流星，攫臂沥血，一刀两断。

丧尸狼人的一条巨臂就这么被生生斩断，横飞出去，它口中一声惨吼尚未嚎出，华雄手中长枪已至，这一击更快，快不暇眼，血花乍现时，怪物的膝盖已被穿透。

左臂被斧刃斩飞，右膝遭枪头刺穿。丧尸狼人的身体本就是头重脚轻，其上身明显更加魁伟，受这两击，便立即失去平衡，向着右侧倒下，重重摔在地上。

下一秒，狼眼中映出一道冷光，嘣一声，开山斧就剁在了地面上，溅起一瓢血来，随后，一个狼头顺着路面的斜坡缓缓滚落……

小叹完全看呆了，这二人在三招之内就把一个小BOSS摆平了，这是何等的强大，难以想象他们只比自己高出两级而已。

“啊——”身后血狼丧尸的低吟让他回过神来。

小叹回头再看，栏杆后面已经聚集了几十只丧尸之多了，更深处那漆黑的停车场中，更是有着影影绰绰，不计其数的尸影。

“小兄弟，姑且随我们先回地面如何？”潘凤问道。

小叹立刻回道：“好好……先找个没有怪的地方再说。”他匆匆向上行去，经过那丧尸狼人的身边时，忍不住低头又瞥了一眼这怪物无头的尸体……

……

离开“据点”后的封不觉也正在向着艾乐卜公司的大楼前进，他知道去那儿比较有可能找到队友。此时他只希望小叹和另外两名玩家在自己到达以前不要盲目进入那栋建筑里导致死亡。

他并不急着去救主线任务中的阿什弗德博士，说实话，

那个博士死了也无所谓，因为系统从没有说过那博士死了就意味着剧本失败。这是团队“生存”模式，只有玩家全灭，剧本才会失败，剧情人物的死亡最多是提升剧本的难度或改变故事的结局。

封不觉在一个人的时候已经杀了大约五十只以上的血狼丧尸了，其实他有心的话还可以杀更多，只不过因为要做各种“试验”去测试那些怪物的反应，占用了他一些时间。

经过这番折腾，他的射击专精倒是从F升到E了，但格斗专精仍然是E，看来踏着舞步用两把不是兵器的兵器去削怪物的脑袋，并不能让他的格斗能力提升到D这个级别，他得调整一下思路。

封不觉不禁又想起了似雨若离，想起了那干净利落，轻逸潇洒的身手，这种动作，他现在确实做不出来，也许等他能做出来了，他的格斗专精也就能到D了。

当然，和那些慢得像蟹爬似得怪物打，是不可能练就出这种身手的，至少得跟与自己实力相当，甚至更强一些的怪物对抗，才有进一步提升格斗专精的可能。

眼下封不觉最优先考虑的是设法把【回音盔甲】给穿上，此刻他也知道，想把通用专精提升到C可没那么容易，不过器械专精D这点，应该可以试试，毕竟只是一级的差距。

一路上他都在想着如何利用这个剧本的自由度来获取更多大的利益，见到怪能绕就绕过去。很快，他已接近了艾乐卜大厦，目测只剩几个街区的距离就到了。

这时，封不觉注意到了周围血狼丧尸变多的情况，还有……他看到了一些被杀死的丧尸。

于是，这家伙饶有兴致地去给丧尸进行了“验尸”……他先蹲到一具尸体旁，看着那被砸爆的脑壳和流了一地的液体，仔细地观察伤口，还略微检查了一下尸体身上的其他伤口，搞得像警探来搜查凶案现场一样。

“嗯，是棒球棍敲出来的吗……”他沉吟道，“正面先来上一击，然后绕到侧面和后方连续两下……会是小叹吗……”他站起身来，拿起管钳，顺手把一只已靠到身边的怪物砸倒在地，踩住其胸口，砰砰两下就敲穿了怪物的脑壳。

“不过棒球棍似乎是一种挺容易入手的武器，那个‘名字真难取’就有好几根的样子。”他思索着：“也不能排除另外两个玩家也在用球棒当武器的可能。”

这样想着，他向前走去，谁知还没走出几步，就望见远处躺着七八具间距很近的死尸，尽是头颅被斩的状态，而且那些头还在活动着，由于没有气管，发不出声音，被斩落的头颅只是张开嘴，下巴不住地做着咀嚼的动作。

“嗯……这应该不是他干的了……”

第052章 大蒜无双篇（六）

三点左右，艾乐卜公司大楼中，潘凤和华雄二人正带着小叹一路向顶楼进发。

大厦内，从底层直达五十二层的电梯已经失灵了，底层的消防楼梯入口也已被炸毁，不过通往其他楼层的电梯还有几部仍能工作。

他们转了好几次电梯，从一楼到七楼，再从七楼的楼梯上去三层，在十楼转乘另一部电梯，如此这般，几番周折终于杀到了四十二层。

这一路上，他们又遭遇了两次小BOSS级的怪物攻击，但在潘华二人的战斗力前，BOSS只有招架之力，毫无还手之能，两三分钟内就被剁翻在地。那些普通的血狼丧尸就更别提了，砍瓜切菜一般就被他们给收拾了。

小叹跟在他们后面可谓是大开眼界，叹为观止。对于战斗，他根本连插手的余地都没有，感觉自己像是黑帮老大带着俩金牌打手在清场一样，全程只有围观的份儿。

“二位大哥……”小叹在四十二层和四十三层之间的楼梯上，终于忍不住问道：“话说你们准备就这样从底楼杀到顶楼，再从顶楼杀回去了是吗？”

“非也非也。”华雄回道：“我们这是去救那阿什弗德博士啊。”

小叹闻言一愣：“呃……那个……不知道我现在说是不是太晚了，我在一层时瞥了眼大楼的示意图，研究所建在地下，不在楼上……”

按理说，都已经杀到这一层了，才听他说出这种类似马后炮的话，对方怎么着也该回一句：“你怎么不早说？”

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位却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华雄只是回头笑道："哈哈，小兄弟，我们知道研究所在地下，不过，那博士也未必就在研究所中吧。"

小叹心道：博士不在研究所还会在哪儿？总不见得躲在厕所里吧？按照科幻电影的常规套路，病毒爆发以后，像这种研究人员一般会找个相对安全的隔离设施将自己保护起来，然后设法找出控制病毒的方法，或者呼叫救援之类的。而这栋大厦的顶层在示意图上只标为"办公区域"而已，阿什弗德博士要是真在那儿，恐怕早就被吃掉了吧。

心中虽有疑惑，但小叹没有明说，反正又不要他打怪，只需要跟在他们后面走走而已，就算一会儿证明了是在走冤枉路，最多再跟着这俩大叔一路杀下去便是。

……

几分钟前，封不觉也顺利进入了大厦，他这一路上通过观察那些尸体的伤口，以及踩在血上面的脚印，基本也已推测出……与小叹在一起的有两人，一个用带刃的重武器，另一个用的似乎是长枪之类的东西。而且两人的战斗能力非常强悍，对付小怪基本都是一击毙命。

由于那三人在前方开路的强大表现，封不觉前进的道路也轻松了不少，来到大厦内部后所遇到的怪物十分有限。他看了眼大楼内的示意图，随后就朝着地下研究所去了。他可没想到那三个家伙正在往顶楼赶，想当然地以为队友们去了地下。

于是，封不觉在某条走廊里找出了通往下层的电梯后，便乘了上去。

这个电梯很宽敞，说实话，和登陆空间还真有点像，不过后方没有镜墙，身旁也没有触摸屏。电梯内有些血迹，尸体和残肢倒是没有。由于只能在一层和地下研究所间往返，电梯的操作盘上只有五六个按键，封不觉按下了地下那层的按钮，又按了关门键，不久后电梯就启动了。

他以先前看到的那些“战绩”来分析，觉得在封闭的环境里，血狼丧尸那种怪是很难从潘华二人的魔掌下逃脱的。不过他还是握着管钳，提防着有漏网之鱼电梯门开启后有怪扑来，虽然这种可能性极小……

电梯门正要开启时，忽然响起了一阵丧尸的喊叫，这让封不觉有些措手不及。但见一条胳膊从门外伸进来，接着是另一条……

门还未完全打开，三四只丧尸已争先恐后地向门里涌来，再往后看，门外的走廊里大概挤了二三十只怪，它们身上多半穿着白大褂和保安制服，口中流着涎水低吟着，身上则散发着尸体般的腐臭。

封不觉虽然被打了个突然袭击，但他随后的应对依旧冷静、正确。他一边咬开口中早已含着的一块蒜瓣儿，一边掏出了厨刀，和另一手的管钳相配合，直取距离自己最近的怪物头部。

迅速敲死几只怪后，他发现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此刻正在扑向他的这些怪，只是普通的丧尸而已，它们的面部并没有明显发白，嘴里没有尖牙，身上也没有狼人的毛发。

最关键的一点是……它们不怕大蒜！

这突如其来的意外状况让封不觉吃了大亏，他本以为不会有多少怪，没想到现在有那么多，还把自己逼在了电梯这种退无可退的狭小环境里。更麻烦的是，大蒜失去了威慑力，而且这帮普通丧尸的行动远比地面上那些血狼丧尸要快，力量和速度方面与正常人类无异。

封不觉已经没有【缓慢的流沙】了，在上一个剧本中，他将这道具用在了罗德里克·厄舍的鬼魂身上，以抵挡那次大量念动物体的袭击。所以，此刻他基本上毫无办法。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被二十多只丧尸给堵在了电梯了，那么，对他来说最好的结果恐怕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吞枪自杀。

而封不觉此刻就连把枪掏出来的时间都没有，他双手拿着武器不停地挥舞，依靠着【脑震荡】的被动效果才勉强能够撑住场面。但那些怪物向前伸出的手臂以及电梯内空间的局限性使他很难每次都命中头部。

果然，未过多久，他就被咬了，且不止一处。痛觉上的感受倒并不强烈，但他知道，自己可能已被感染。

待清理完眼前的丧尸时，封不觉已身在走廊里，身后堆积着二十几具死尸，血流成河。他看了看身上的伤口……手臂上，腿上，各有两处，总共就是四处。

除了一些敏感部位及其附近的衣物以外，玩家其他部位的衣物是可以被破坏的，只要破损的总面积小于整套服装的10%，系统可以不修正或延迟修正。于是，此刻封不觉的衣袖和小腿处的裤子上，都暴露出了被丧尸咬过的伤口。

而他生存值旁的状态已显示为【疾病】，这也直接证明了他已被感染。

封不觉叹了口气，拿出了行囊里的温彻斯特，上好子弹，继续前进。这个研究所里为什么会有普通丧尸，他暂时还不知道，但他知道感染后的变异是需要时间的，在他感觉到流感高烧之类的症状之前，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利用。

他想试着在这研究所中搜寻一下有没有血清之类的东西，顺便调查小叹和另外两人是否在这儿。如果不在，就说明那三个家伙莫名其妙地往大厦上层去了；如果在，那电梯门口的场面一定有什么原因。

……

与此同时，枪店门口。

迹部少爷和小名干脆去搬了一个大沙发横在马路中间，两人坐在上面，拿远处缓缓靠近的血狼丧尸来练习打靶。

当然，玩归玩，他们还是保持着一份谨慎，毕竟以他们

的枪法想在远距离上射中头部是很困难的。所以每只被打断腿或是打翻在地的丧尸，他们俩过会儿都要过去检查死透了没有，没死透的再爆头伺候。

枪店里的枪支基本都是通用F就能使用，装备条件比封不觉5级时捡到的那把M1911A1还要低，很显然，在十级以上的这类剧本中，枪械的使用限制被放宽了，尚未开启射击专精的人就有了更多的机会把这项专精开出来。

“嘿，你看那是什么？”小名忽然看到远处出现了一个有些异常的人影。

迹部少爷正戒备着另一个方向，闻声便回过头来，望了一眼：“这难道是……玩家？”

那人影的动作显然不是丧尸，所以才会引起小名的注意。随着“她”的靠近，两人渐渐看清楚了一些。

那是一名妙龄女子，身形曼妙，长发披肩，生了一张秀美清纯的瓜子脸，肌肤细腻雪白，目若秋波，俏鼻小嘴。身着一套黑色的燕尾服，衣服裹得很紧，使其纤瘦娇弱的体态尽显无疑，与其胸前的饱满挺拔形成了鲜明对比。

“反正她这一身肯定不是系统默认的服装。”小名道。

“嗯……有道理，而且我看她这长相，也不太可能会取名叫无双上将潘凤或者千人斩华雄。”迹部说道：“那个疯不觉跟我们说过，枉叹之是他朋友，也是男玩家，所以这剧本里应该是不会有女玩家的……”

“我看她也不像怪物，是NPC吗？”小名接道。

“那就试着交流一下。”迹部少爷举起手中的TMP瞄准着那位美女喊道：“停下！你是谁？”

她没有回答，只是微笑，数秒后，这微笑迅速转变成了狞笑，她嘴里的尖牙也随之露了出来……

第053章 大蒜无双篇（七）

【团队成员：迹部少爷，已死亡。】

【团队成员：名字真难取，已死亡。】

系统提示音在耳边响起，王叹之赶紧打开游戏菜单看了看，那两人的名字旁确实显示了“已死亡”的字样。略一思忖，小叹开口道：“两位大哥，他们该不会是死在这大厦的地下研究所里了吧？”

“哦？何以见得？”潘凤继续前行着，头也不回地问道，听他的语气，对那二人的生死其实并不是很在意，感觉就是……那两人死了也好，活着也罢，对他通关的影响都不大。当然了，以他和华雄联手的实力来讲，确实也担得起这份自信。

“你们想啊，他们一个十四级，一个十二级，好歹比我强点儿吧，连我都不怕街上的血狼丧尸，他们更不可能死在那种怪物手上了。但如果他们也来到了这艾乐卜大楼中，看到底层的示意图后，去了地下研究所……”他顿了一下，接着道：“我们还没去清过那里，所以那儿可能有危险，甚至可能有BOSS，他们如果遇上一只丧尸狼人……”

“嗯……有道理。”华雄说道，但听他说话时的口吻，似乎早就想到了这点，说“有道理”只是在敷衍小叹而已：“不过，既然人都死了，我们现在折返回去也做不了什么。再者，此时已十分接近顶层了，我们姑且先一路清到顶，再……”

“不如这样吧。”小叹打断了他：“两位大哥，你们接着朝顶层去，我独自回底楼。”他说着，把球棒从行囊里拿了出来（因为一直没有插手战斗的余地，小叹连武器都收起来了）：“剩下的那名玩家是我的朋友，他现在可能还没来到大厦，不过我想他肯定会来的。我现在去底楼等他，就可以告

知他不要往地下去，先来和你们会和再行动。”

潘华二人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交换了一下眼神，华雄耸耸肩回道：“好吧，那小兄弟你自己小心，我们先行一步。”

小叹应了一声，便转身按原路返回，他转过了一条走廊后，就冲入了消防楼梯中。此刻他并不知道封不觉已经身在地下研究所中，也不知道自己对于迹部少爷和小名的死亡地点判断错误，只是单纯地依靠自己的推断在行动。

待他走远了，潘凤忽然用十分严肃的语气开口道：“那两名玩家死亡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同一个坐标，那地方距离这大厦可是相当远。”

华雄回道：“啊，我也留意了，那种地方是不会有小BOSS的，天黑以前，城市里只会有零星的血狼丧尸游荡而已。而且……他们的死亡间隔才短短几秒，呵呵……除非是他们一块儿跳楼了，否则……”

“果然是‘衍生者’干的吗……”潘凤沉吟道：“这么快就对玩家出手了啊……我们也该加快动作了，得避免另外两人和衍生者产生接触。”

“那位小兄弟走了也好，我们可以放开手脚了。反正回去的路相对安全，怪基本都清掉了，短时间内他应该没事。”华雄接道：“那名叫‘疯不觉’的玩家状况可不妙，生存值虽然还有73%，但问题是他已经被感染了。到了变异阶段玩家就会被判定死亡，我们最好抢在那之前把事情搞定。”他深呼吸一下：“一共就排进来四名玩家，死了的那两个就算了，但要是在达成通关前死了三个甚至全死，我们的工作可就太失败了。”

潘凤点头，“嗯……说得对，得赶紧去把阿什弗德‘杀掉’，只要进入了‘那条’剧情线，很快就能通关了。无论如何……先把玩家们送出剧本再说，之后我们好专心对付‘衍生者’。”

……

封不觉拿着温彻斯特在研究所的走廊中前行，这里的照明设备运转正常，丧尸的数量也不算太多，除了电梯门外遭遇的那一拨，其余时间里遇怪的频率和地面上相似，途经三五条走廊也最多遇上一两只。

封不觉手上霰弹枪在这狭小的走廊中十分有用，只需待怪物稍微靠近一点儿再开枪，不用枪法多准，也肯定能解决战斗。反正只要打中手脚就直接断肢、翻身倒地，打中躯干的话，不是倒飞出去就是当场四分五裂。

他搜索了相当大的区域，大部分的电子门都能打开。许多房间内只有几排铁支架，支架上摆满纸箱，里面是满满的纸质文件和档案袋，封不觉当然看了一些文件，但那些内容基本毫无意义，很多都是雷同的实验报告，文件的关键内容还都被黑条给涂掉了。

还有一些房间里装着大型的计算机，满墙满桌都有显示器以及莫名其妙的操作杆和按钮，而这些设备无一例外都被破坏了，连开机都不行。这种房间倒也省心，开门看一眼就可以离开。

几经周折，封不觉终于找到了一扇安全级别较高的电子门，这门需要有虹膜和指纹双重扫描才能打开，而游戏也十分体贴地在离这扇门几米远的地方，安排了一只穿着白大褂的丧尸……

封不觉一枪射在了那丧尸的腰上，那怪物被掀翻在地，肠子当时就喷了出来。封不觉拿出行囊里的球棒，过去敲碎了丧尸手臂和膝盖上的骨头，搞定以后他换上厨刀，摁着丧尸的脸，把它的脑袋割了下来，又切掉了其一只手掌。他顺便还搜了一下这丧尸的衣裤，确认了口袋里什么都没有才算完。

扫描完成后，电子门就打开了，封不觉把尸体的头和手向远处随意一扔，踏进了门中。

这显然是一间与剧情相关的房间了，正对房门的那面墙上，有一扇巨大的金属闸门，看上去和银行钱库的那种闸门如出一辙。左面的墙边有一排玻璃柱，高一米，直径在三十厘米左右，那里面原本应该是充满液体的，但如今玻璃外壳已被打碎，内容物几乎全部流到了地上。那是种淡绿色的半透明液体，此刻，在那个区域的地板上还留有一大滩绿色的痕迹。

房间中的几台电脑也都失去了作用，屏幕漆黑，开机不能。在一个操作台边，躺着两具身穿白大褂的尸体。封不觉警觉地靠近，观察了一番以确认这两具只是普通的尸体，而并不是蛰伏的丧尸。

这两名死者都是男性，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谢顶，戴着眼镜，另一个灰白头发，留着小胡子，年纪稍长几岁。谢顶的那个头部中枪，小胡子的胸口和腹部各有一处枪伤。他们死后似乎并未被拖动过，尸体倒下的位置和姿势都说明了这点。

封不觉在脑中还原着枪击发生时的状况……凶手应该是他们熟悉的人，他通过电子门进入实验室，忽然拔出枪来，在很近的距离上，对准毫无防备的谢顶男子扣动了扳机，子弹射入头部，一枪毙命。这谢顶男子本来是坐在操作台后的，死后他的尸体便从椅子上滑下，摔在了地上。

枪响的同时，距离操作台几步远的小胡子，正好背对着门口，他听到枪声就惊愕地转过身来，可惜凶手没给他做出任何反应的机会，立即连开两枪射杀了他，小胡子倒下时身体向前倾斜，临死前还用手扒住了操作台的边缘，稍微缓冲了一下，然后向侧面倒下。

看着尸体的姿势、血迹、以及神情，封不觉做出了以上判断。作为推理小说家，从犯罪现场去推论案发过程的思维理应驾轻就熟。类似的情节他在脑中不知推演过多少次了，有时为了写一些“布置精巧”的密室凶杀，他还会去做相关的实

验。听上去挺麻烦，但那毕竟是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机关，如果被证实在现实中可行性太低就没有意义了。

“呵……”封不觉看着那两具尸体，当时就笑了：“这样都没有被感染，那二位一定是注射过血清了……”他对着死尸，自言自语道：“这基地里有那么多人，也只有整天与病毒直接打交道的核心研究人员才会有这待遇吧。”

他在脑中重组着事件的过程，心道：无论其目的是什么，先假设凶手也是一名注射过血清的研究员。他杀死这两人，打碎了装着病毒原液的容器，然后携带少量液体从这房间里出去，回到走廊里又杀了一些人，并用病毒原液使尸体变异……接着逃出研究所，让这种感染扩散到了地面上，但地面上的人不知为何全都变成了另一种丧尸。

又或者……凶手根本没能逃出研究所，而是被警卫制伏甚至干掉了，研究所外产生血狼丧尸的病毒与这里的无关，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封不觉想到此处，又想起一个问题，口中念叨着：“门口那家伙也有进入这个房间的权限，他应该也是研究人员之一，理应注射过血清，但为什么他却丧尸化了……”

封不觉需要更多信息和线索来搞清楚这里的状况，于是他又去检查了那两具尸体，随即在小胡子的口袋里找到了一把钥匙。

几米外就有一张办公桌，封不觉拿到钥匙后不假思索地走了过去，将桌子的抽屉逐一打开，先后找到了两支针筒，一堆白纸，一些文具，订书机、别针、即时贴等等杂物……只有最下面那个抽屉上着锁，他试了一下刚刚找到的钥匙，果然打开了。

第054章 大蒜无双篇（八）

抽屉里有两张纸，明显是系统给出的解谜线索。封不觉展开第一张纸，上面用潦草的笔迹写着三行提示，第一行是JMMJAOD，第二行是1/4F，第三行是3/4F。

封不觉看了一眼，不屑地“切……”了一声。

第二张纸上内容比较丰富，这是一份打印出来的文件，上面的文字很工整，写着关于病毒的详细描述。

首先，这病毒的代号确实是“Z”，既然剧本开始时那段关于血狼丧尸的描述中也提到了这个名称，看来路面上那些怪物和这个研究所里的人感染的应该是同一种病毒，但它们为什么会变成不同品种的丧尸就不得而知了。

其次，这病毒感染后留给玩家的解除时间还不到三个小时。这文件上写着——感染后三小时之内，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发高烧，后期阶段重度痴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封不觉此刻全身都在出冷汗，而且有些四肢乏力的感觉。很显然系统是无法让玩家出现“重度痴呆”这种体征的，所以当病毒开始影响大脑时，玩家应该就会被判定为死亡而离开剧本了。

接下来是一段关于感染者变异的详细描述，比如什么散发性的细胞坏死，产生局部坏疽症状；血红细胞的储氧能力增大，使血流减缓，增加肌肉的耐力和力量；认知能力严重减弱，试图摄入活人的血肉等等……当然，最后还有一条——压制完全感染者需要予以极强的颅外伤。

封不觉看完这段，不禁道了一句：“这不就是SCP008吗……不过……这个剧本的设定中居然有抗毒血清。”他说这话的时候，视线已经落到了最后那段关于血清的内容上。

那纸上这样写道：“实验表明，抗毒血清并非对所有人都

有效。通过对不同性别、年龄、血型、人种的三百九十例实验，共有一百五十四人在注射血清后免疫或解除了病毒的影响。血清生效概率略低于40%，目前尚未发现血清生效与否有着任何明确的规律。”

封不觉读完这份文件，渐渐感到不妙，以他的人品而言，解毒失败的概率不言而喻……即使自己找到了血清，也只有四成左右的几率可以解除【疾病】状态。否则……他就只剩下两个小时可以利用了，在这点时间内通关恐怕不太可能，他所能做的最大贡献基本也就是找出血清，并交给其他队友。

说起队友……十几分钟前当他在走廊里听到迹部少爷和小名的死讯时已经明白，这剧本远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那二人的死让他非常费解，他们可不像是会擅自离开枪店到处找事儿的类型。所以他们在短时间内相继死亡，极有可能就是在枪店门口直接遭遇了某种非常强大的怪物。

但城中一个和主线任务无关的地方怎么可能有那种怪物？就算是到了晚上，那些血狼丧尸得到加强，一拥而上，也不至于能在几秒钟的间隔内同时杀死两名手持冲锋枪的玩家吧。

另外，和王叹之在一起的潘凤和华雄也让封不觉感到了一丝蹊跷，从眼下的状况来看，他们俩带着小叹杀进大厦以后，并没有到这地下研究所里来，而是去了别的地方。这又是为何？一楼大堂里有那么大一块示意牌竖在那里，主线任务也写得清清楚楚要救一名“博士”。其他楼层上标注的都是乱七八糟的部门，或者直接就是“办公区域”这样的字样，这样竟然还有人会往楼上去找？

异常的情况太多，暂时也没有佐证，封不觉没有继续往深了想，他转身向那个金属闸门走去，俯身看向了闸门上的密码锁。

“果然是六位数啊……”他看着那输入密码的操作盘，一

脸“不出所料”的神情，直接输入了312928，没想到他输完以后，上面还真跳出了accept的字样。

这个谜题的意思，封不觉在看到那张纸时就明白了。第一行的JMMJAOD，分别代表了一、三、五、七、八、十和十二月的首字母，这几个月都是31天；而第二、三行的F代表了二月，只有二月的首字母是F，1/4代表了闰年二月的29天，3/4自然就代表28，对他来说这类谜题确实不难，他自己就是个经常要构思谜题的人，把线索写在纸上给他，只要解谜所需的知识没有超出他的能力范围，多半都是很快就能想出来。

解锁了以后，封不觉就抓住闸门上的手阀，使劲转了几圈，然后将门开启。里面是一间相对较小的房间，三面墙都摆满了透明的橱柜，橱柜里尽是装着液体的试管，每一排都贴着标签以注明编号。

拿起试管即可看到物品说明：

【名称：抗毒血清】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有39.48%的概率让使用者解除并免疫Z病毒的影响】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注射或饮用皆可，对怪物和完全丧尸化的玩家无效】

看编号即可推断出这些血清是分批制造的，或许成份也会有所不同。封不觉此时不禁想到，也许这Z病毒并不是艾乐卜公司研制出来的，他们只是发现后予以控制，并试图研制解毒的方法？

封不觉暂时也顾不上去深究这公司的立场问题，他不知道这些血清中哪批比哪批更有效，只是随便从柜子里取出一

支来，用刚刚找到的针筒抽了一管，给自己来了一针。

这一针下去时，他的医疗专精就开启了，成为了F级，系统提示随之响起：【恭喜您已解锁了内测阶段的全部专精】

“内测阶段？”封不觉心道：“也就是说以后还会开新的专精咯？”他打开游戏菜单，看到专精栏全开了，这倒是件好事，可惜……生存值旁边的【疾病】状态仍未消失。

“果然失败了吗……”他有些失望地念道：“要不换一种再来一针？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就在他犹豫时，菜单中疾病那两个字正好消失了，生存值旁的异常状态重新变成了：【无】。

还好他没有立即关上菜单，否则很可能忽略这个稍有延迟的变化，导致莫名其妙再来一发之类的。封不觉当即大笑三声，顿时有了一种起死回生的感觉。

他从冰柜里拿出一个试管架，上面插了两排共八支抗毒血清。他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入了行囊中，此刻他的行囊正好存满，十格分别为：马里奥的管钳、仇视之眼、西式厨刀、棒球棍、手电筒、M1911A1手枪、回音盔甲、温彻斯特霰弹枪、抗毒血清*8、一袋大蒜。

爵士之舞是装备在脚上的，除非被换下，否则是不太可能再回到行囊里了。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封不觉只要取出仇视之眼戴上，手上再拿一件武器，也能给行囊腾出空间。

血清生效后，封不觉就不再需要继续探索研究所了，他本来就是为了寻找队友才下来的，不曾料想电梯门一开自己就中招了，刚被感染时他也不知道具体的变异时间，所以只能尽可能快地去搜索未必存在的血清。

而现在，既然已经不会因为时间因素死亡，他觉得还是先回到上面找队友比较好。考虑到自己入手了血清，说不定会触发什么FLAG，进一步探索搞不好就得遇到小BOSS，他一

个已经对病毒免疫的人，这时候冒险就不值得了。

正当他这么想着的时候，一声系统提示响起：【当前任务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

“什么？”封不觉感到十分惊奇：“难道阿什弗德博士还真的不在地下？他们三个去楼上是走对了，而且已经成功把博士给救出来了？”

他赶紧打开菜单，想看看救出博士以后任务更新成什么了，结果那条任务竟然是：【击败阿什弗德的变异体】

第055章 大蒜无双篇（九）

“这什么神展开啊？”封不觉道：“任务要救的博士其实才是反派？”他脑中闪过了刚才的推理片段，与任务内容相结合，进一步推演，几秒后，他的神情起了微妙的变化：“阿什弗德这家伙该不会就是杀人投毒的元凶吧……难道剧情真相是他逃出实验室以后到大厦的楼顶用某种装置对全城投放了病毒变体？所以病毒瞬间在城市中爆炸性地扩散，导致老子到现在一个幸存者都没发现过？”他忍不住骂道：“这货他喵的是蜥蜴博士吧！”

此时只有他一个人在，他附近也没有正在工作的监控设备，所以系统对这几句脏话没有予以制止和消音。

“等等……”封不觉忽然意识到了什么：“那两位……潘凤和华雄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一进大厦就直扑主线任务，好像他们本就知道不用来这地下研究所也能通关一样。”他思忖着：“按照常理来说，剧情走向应该是……玩家们进入大厦后，先到研究所，找到血清，打掉个小BOSS什么的，然后发现一些阿什弗德博士是反派的蛛丝马迹，接着再根据线索和提示杀上楼去……但这两个家伙究竟是在搞什么名堂？直接上去揭穿那BOSS的身份，随后用武力打到它现原形吗？

小叹还没有死，基本能肯定他正在和这两人一起行动，但他不喜欢也不擅长去指使别人，更没有理由会指使他们上楼去。何况对方还是实力超群的玩家，本就不太可能听他的指挥。

所以……那两人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在前进，而且他们是完全正确的……”

封不觉越想越觉得这剧本的情况不对，他集中精神，平复了一下略有些过度兴奋的情绪，取出温彻斯特，上好子

弹，冲出门去。

之前探索时虽然匆忙，但他是忙中有序，走过的路线全都记在脑子里，再说还有丧尸的尸体作为路标，所以封不觉赶回电梯的速度很快。

依靠着爵士之舞的跑动加成，他在几乎不消耗体能的状况下，用其他玩家拼命狂奔才能达到的速度向着目的地快速前进。

十分钟后，封不觉就回到了通往地面一层的电梯处。他先前离开这里时走得很急，没有把电梯门前堆积的尸体清理掉，所以此刻这电梯门依然被卡住没合起来。他花了三分多钟，把七八具堵在电梯里的尸体拖进走廊，然后乘上去，回到了大厦的一层，正好在大堂内遇到了王叹之。

“嘿！小叹！”封不觉叫了他一声。

小叹回过头来：“诶？觉哥，你怎么从我后面……”

“别废话。”封不觉打断了他，边向前走，边从行囊里拿出一支抗毒血清递上去：“喝了。”

“什么玩意？”小叹边问边接过血清，看了一下物品属性：“你怎么搞到这个的？”

“我刚才去了地下研究所。”封不觉回道。

“啊？那另外两个……”小叹还未说完，封不觉就知道他要问什么，直接回道：“他们是死在别的地方。”

两人只是交流了几句，就动身往大厦顶楼赶去了，一路上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和了解的状况都尽数告知了对方。

小叹的叙述佐证了封不觉的推论，让他越发怀疑【无双上将潘凤】和【千人斩华雄】这两个家伙有问题。对封不觉来说，这二人的实力其实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问题是他们的行动。他们在不进行任何线索收集的情况下，就直接上顶层去找阿什弗德。这要么是惊人的“运气”，要么就是他们事先就掌握着正常玩家无法获取的一些信息。

封不觉跟着小叹一路行到了五十一层。在到达四十七层以前，他们走的都是刚才小叹与潘华二人行进的路线，后来这四层，小叹没有走过，不过根据路上怪物的尸体，他们依然可以追踪前人的脚步。

在接近最高一层时，封不觉问道：“你第一次跟他们上去的时候，有没有走过回头路或者遇到死胡同？”

“嗯……”小叹回忆着，“还真没有诶。”他随即说道：“不过我们现在走的路线已经是绕来绕去了啊，电梯换了好几部，还有几层楼要横穿过去，换不同地方的楼梯走。”他顿了一下：“诶？不对啊……他们怎么会知道该在哪一层换楼梯……”

“连路线都知道吗……”封不觉沉吟道。

两人说话间，已来到了五十二层。

从楼梯进来，眼前横着一条走廊，走廊里每隔十米左右就摆着一个大花盆，正对面是一面玻璃墙，透过玻璃上印的艾乐卜标志，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占地极大的办公区，这个空间将整个楼层都打通了。办公区内有许多隔间，陈设都很平常，办公桌椅、电脑、饮水机、杂物架等等……区域两端的尽头各有几个独立的办公室。

看上去，这一层确实如底楼示意图上写的那样——“办公区域”，仅此而已。

他们在走廊里前行了一段，通过一扇自动门跨入了这个广阔的办公区中，在这一层尚未看见任何血迹和丧尸活动的迹象。这并不是好兆头，而是有BOSS级怪物活动的征兆。

封不觉刚扫视了一圈里面的环境，还未来得及展开任何调查，只觉脚下一震，耳边响起轰隆一声，但见前方数十米处的天花板轰然破裂，一只外貌畸形的人形怪物从天台上面破顶而入，碎落的水泥块噼噼啪啪砸在了地上，天花板崩塌处立即有一股浓尘绽起。

随后，又有两条人影也从那个窟窿里跃了下来。不用说，那肯定就是潘凤和华雄两位大神。

滚滚尘埃中，只见三道身影杀作一团，斧光枪影交错，层层交叠，时而可以听见刀兵破肉后产生的噗噗响声，地面上也渐渐蒙上了一层血污。

这样夹攻了一分钟左右，烟尘逐渐散去，那怪物眼看难以招架，竟转头向着大厦的外墙玻璃冲去。潘华二人也知它这是要跑，他们当然不愿让其逃走，否则在此处结束剧本流程的计划可就泡汤了。

华雄俯身窜至怪物侧前方，旋身一扫、一推，枪头直指怪物头部，枪身化作虚影急骋而去。潘凤因武器较沉，速度也慢上一线，他唯有猛进一步，欺近目标，开山长斧对准了那怪物的后背垂直劈下。

这二人穷追不舍、步步紧逼，已使那阿什弗德的变异体走投无路，此时它为了逃离，不惜硬挨了长枪那一刺。枪头从这怪物左眼窝穿入，透过后脑勺探出，带出一泼污液。

但这种伤势，依然不足以让这变异体身亡，它通过向前蜷起身子硬扛这一击，成功逃过了潘凤的斧劈，来到外墙玻璃边上。随后它就用其肘部突出的锯齿形骨头猛击那厚实的玻璃，砸出一道裂痕后，整个身躯团成球状，破窗而出，飞到了大厦外面。

潘凤华雄冲到那外墙边缘，低头望着那变异体急速下坠的身影，后者在降了一段距离后便用身体上的吸盘和粘液攀附在了外墙上，然后游弋着迅速到达了地面，逃出了两人的视线。

“切……还是被它跑了。”潘凤道。

“果然……在没有其他玩家陪同的情况下，我们俩直接开BOSS就会导致其智能和反应发生变化。”华雄应道。

“二位。”封不觉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让这两位顿时一

惊。

他们转过头去，看到了眼神不善的封不觉和一脸莫名的王叹之。

“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封不觉直接问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第056章 大蒜无双篇（十）

“糟糕了……”潘凤低声道。

“被他听到了吗……”华雄也低声道。

“我现在离你们才几米距离，压低声音说话有个毛用啊？”封不觉说道。

“嗯……呵呵……是这样……”潘凤正欲回话。

封不觉打断道：“在你打着哈哈把瞎话编出来之前，我先声明一下，我并不认为你们是开挂的玩家，因为你们的行为根本不像。你们显然是梦公司内部的人，是不是GM我不知道，不过我想你们的工作并不适宜被曝光出来。”他的视线快速扫过了潘凤和华雄二人，暗示着他接下来要说的话是重点：“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配合你们的工作，并且在剧本结束后对一切保密。否则……我很可能把今天的事情脑补一番，添油加醋，分成十几段，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在各大论坛上进行连载爆料。”

“呃……你先等等……”华雄回道：“让我们商量一下。”

“请便。”封不觉说了一句，转身远离了他们一段距离。

那二人离开破损的外墙玻璃，来到办公室的一角，窃窃私语，大约五分钟后，他们又回来了。

潘凤开口对封不觉和小叹道：“好吧，你们想知道什么？”

“你们的身份是什么，正在执行什么工作，这个剧本的剧情究竟是什么？”封不觉迅速问道，他早已想好了这些。

“你猜得没错，我们是游戏管理员。”华雄说道：“我们来这个剧本里，处理一种叫‘衍生者’的数据垃圾。”他顿了一下：“至于这个剧本的剧情……你们也看到了，刚才我们追的那个，就是阿什弗德博士的变异体。大概的剧情是这样……

这个阿什弗德有些反人类情绪，他从研究所里偷出了Z病毒，然后将这病毒加入了他事先准备好的另一种特殊原液中，在这栋大厦的楼顶上用一个装置进行发射，感染了全城的人。”

“所以只有研究所里的丧尸是普通丧尸，而外面的则变成了那些不伦不类的血狼丧尸吗？”封不觉接道。

“其实血狼丧尸作为变体病毒的转化物，在设定上是强于一般丧尸的。虽然现在看上去它们很废，不过到了晚上，如果没有大蒜，你们这个级别的玩家是很难和这些怪物斗的。”华雄说道。

“那我们之前遇到的那几只丧尸狼人又是怎么回事？”小叹问道。

“按照剧本流程，系统总要在这大楼内外安排几个小BOSS才行的。”潘凤回道：“丧尸狼人的相关设定上写的是‘变体病毒感染者有十万分之三的概率变成更加强大而稳定的变异体’。”

封不觉道：“你们能查看的东西很多啊……怪物资料、有几条通关路线、FLAG何时触发、剧本地图应该都能看吧。”

“不止如此，玩家的坐标、即时状态、技能栏里的技能、称号能力等等，无论何时我们都能在菜单中查到。”潘凤说道：“我记得你刚才应该已经被感染了吧，凭一己之力去研究所里找到血清解毒了是吗，你还真行啊。”

封不觉道：“过奖，不过……我想有一样东西的信息你们是查不到的。”他顿了一下：“就是你们提到的‘衍生者’对吗？”

华雄叹了口气：“要是能查到，我们就不必费这番功夫，设法先将剧本打通了。”

封不觉道：“达成通关条件以后，我们这些普通玩家都会被传送出去，而你们应该能做到无视传送时间。所以……当我们离开剧本获得结算奖励时，你们的工作其实才刚刚开始。没有了玩家的干扰，你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在已经结束

掉的剧本世界中搜寻衍生者，并将其处理掉。”

“哦……很厉害嘛，才几句话就能推测到这个地步。”华雄说道。

“我对二位的情况和这个剧本都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封不觉伸手摸着自己的后脖子，抬起头放松着颈椎：“请详细跟我说说衍生者吧。”

“你们就算知道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根本不可能帮上什么忙。”潘凤说道：“要是换了我，巴不得GM带着自己快些找到那个逃走的阿什弗德变异体，干掉以后轻松地通关拿奖励。”

“请务必详细地跟我解释一下有关衍生者的来龙去脉。”封不觉面带微笑地说道：“不然我很可能会忍不住写两封言辞犀利且极具煽动性的邮件给迹部少爷和名字真难取，告诉他们……由于游戏公司的一些技术失误，才造成了你们被一种本不该存在于此剧本中的强大怪物所杀死。”

“我说……你怎么会知道他们是被衍生者杀死的？”潘凤问道。

“简单地把答案和问题进行连线而已。”封不觉道。

潘华二人对这个回答只是不明觉厉……

“嗯……咳咳，好吧。”华雄说道：“告诉你们也无妨，其实衍生者的存在早晚都会被玩家们察觉的，虽然玩家遇到它们的概率很小，但公司还是准备在公测阶段出个相关文件，用比较适当的措辞来说明一下。”他朝四周张望一番，然后说道：“你们跟我过来。”说完就迈开步子，领着三人向一台咖啡机走去。

他来到距离这台机器最近的一个隔间，拿起办公桌上十分显眼的一罐咖啡，并掀开盖子，指着里面大约还有四分之三满的咖啡粉末说道：“假设这些咖啡粉都是数据。”他举起右手食指，“其中有一颗粉末，是系统需要清除的、不受控制的

垃圾数据。”他顿了一下，说道：“且这一颗粉末正在这整整一罐咖啡粉中不断运动着、变换着位置。”他看着封不觉和王叹之：“你们怎么才能将其精确地挑出来？”

“不可能做到。”封不觉立即回道。

“是的，不可能。”华雄接道，他随即把手伸进罐中，抓了一把咖啡粉在手心：“系统能做的，就是在一个稍纵即逝的时机，把那组数据以及其周围一定区域内的所有数据像这样抓住，握在手里。”他略微举起拳头，咖啡粉正从他的指缝间缓缓漏下：“但是，我手上这一大把咖啡粉里，需要销毁的只有一颗粉末而已，其他的粉末都是有用的，我不可能为了清除一颗粉末，把这一把全部扔掉。而且我不能将这把粉末在手中握太久，因为我想消灭的那颗随时会从指缝里溜走。”

“所以……系统用这些数据去生成剧本。”封不觉道：“让衍生者从代码变成具象化的怪物，由你们将其杀死或击溃，使其失去抵抗和逃窜的能力，然后系统就可以在清理剧本时予以清除了。”

华雄道：“就是这样。”他拿来一个杯子，又找来一罐子方糖，“这个杯子，就是剧本的外壳。你们玩家就好比是这些方糖。”他指了指杯子，“当你们排剧本时，听到系统提示【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六人】这句话的时候。”他把手里的咖啡粉扔进了杯子里：“数据已经被投进壳里了，不过此阶段它们还只是各种基础元素，例如空气、水、运、泥土等等……”他把六块方糖拿到了手中：“接着，包括你们在内的六名玩家，来到了这个剧本门口，分别听到了那句【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的个人或队伍】，就在这个时候……”他扔掉两颗方糖，说道“其中两人，被我和潘兄给替代了。那两人会立即被分配到其他正在等待的剧本里，而他们本人是不会察觉到这种变动的。”

潘凤接道：“我们GM一般是两人一组进行待命，一旦有衍生者的代码被圈定在即将开始的剧本中，我们就会插入那

个队列。被我们替换掉的玩家，一般都是两人组队，或者是两名单独排队的玩家，与成功排入剧本中的玩家不会存在组队的状况。”

“那遇上五人队或者六人队呢？”小叹插嘴问道。

“五人队的话，我们就只能替换掉那个单排的玩家，单派一人进去。至于六人队，就完全没办法了，他们得自己面对衍生者。不过开服至今，还没有六人队遇上衍生者的情况。”潘凤回道：“顺便说一下，系统‘抓捕’的数据量，只能用于生成六人的团队生存模式剧本，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在二到五人的剧本或是其他模式中遇到衍生者。”

“那不就意味着六人的团队剧本超危险吗？”小叹惊道。

“哪儿会有那么多衍生者存在。”潘凤笑道：“那种系统不可控的数据出现的比例接近亿万分之一，在公司内部测试时，睡眠和非睡眠模式的两组服务器连续运行三十天，总共也只出现过十次衍生者代码。”

“总之，当你们听到【剧本生成中】这句的时候……”一旁的华雄这时把方糖也都扔进了杯子，拿到咖啡机旁加入热水，之前加入的咖啡粉末随即被冲开化为了液体，“那些所有的元素，就会按照你们的等级、战斗实力、专精倾向、过往表现等等，随机生成一个一切正常的剧本，诸如剧情、世界观之类的东西也都是在此时生成的。而衍生者，就混在这剧本里，与某种数据元素结合并具象化。”

封不觉想了想，问道：“那么……衍生者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呢？”

“哈哈……”潘凤笑了：“你也看到我们俩的实力了吧。”

“注意到了……”封不觉道。

“知道为什么要两人一组来清理衍生者吗？”

“一个人有可能会被干掉是吗……”封不觉接道。

潘凤道：“知道就好，你别看我们现在显示的等级是十三

级，但我们用得可是GM帐号，实际战斗能力比等级要高十级左右。饶是如此，依然不能说是所向披靡，就拿刚才那个BOSS来说，它从楼上跳下去逃跑，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我们要是跟着跳，和玩家一样是死。”

小叹问道：“那你们公司为什么不把管理员的角色能力调得高一些啊？比如看着是十三级，其实有五十级的实力之类的。”

华雄把那杯咖啡举到他面前：“两块方糖能放进这个杯子里，两个西瓜能放进去吗？”

“哦……”小叹点头，好似是懂了。

“我们俩的帐号是不会升级的，专门负责五到十四级的区间，其他等级区间的管理员和我们情况相仿，有着超越显示等级的超强战力。”潘凤说道：“既然你们现在已经知道衍生者的事情了，以后要是再遇上……虽然这种概率无限接近于零，但万一遇到了，请你们配合现场管理员工作，并务向其他玩家保密。”

“我很好奇……”封不觉若有所思道：“衍生者……假如在剧本中，逃过了你们的追杀，会怎么样？”

潘华二人听到这话，皆是神情一变。

封不觉又道：“你们也承认了，一个管理员很可能对付不了一只衍生者，这说明以前出过类似的事情吧？那种……管理员一人去追猎，结果被衍生者给干掉的情况。”

华雄说道：“那个剧本就会正常被关闭，重新变为数据，而幸存下的衍生者代码就会变得更强、更狡猾……”

“狡猾？”封不觉疑惑道。

“衍生者是具备一定程度自主AI的，一共被分为四级。一般来说，我们管理员去处理的都是最弱的四级衍生者。其智能略高于那种比较聪明的剧本总BOSS，战力则略强于比较强大的剧本总BOSS。

一旦发生剧本结束时衍生者仍然存活的事件，那该衍生者就会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更强，更狡猾。很可能提升到第三级。在97%的情况下，四级衍生者由一名管理员即可战胜，但三级衍生者就必须要由两名管理员才能对付，一人处理的成功率在50%以下。”

封不觉道：“更高级别的呢？”

“没见过。”华雄回道：“说实话，连听都没听过，二级衍生者只在理论上存在着诞生的可能。其实三级衍生者至今为止也只有过一例而已。在游戏运营阶段，三级衍生者出现概率将略有提高。当然，即使提高十倍，也是微乎其微的可能。”

“嗯……明白了，那么，就让我们去领教一下，这个剧本里的四级数据垃圾到底有多强吧……”封不觉笑道。

第057章 大蒜无双篇（十一）

“我说这位小哥，我刚才说的全白搭啊？”潘凤瞪大了眼睛道：“都说了衍生者很强了，你领教什么呀？找死啊？你跟我们先去搞定主线任务，然后就离开剧本好不好？”

“如你们所说，四级衍生者在这个等级的剧本中，也只是在智能和战力方面比阿什弗德这种BOSS要略强一些而已。”封不觉道：“有何杀不得的？”

“问题是你们没必要帮我们杀吧？”华雄问道。

小叹在一旁摆出一脸震惊的表情，他也冲着封不觉道：“是啊！我们没必要去杀吧！”

“你们之所以说没必要，是因为……玩家如果去杀衍生者，既不算是支线或者隐藏任务，也对主线毫无帮助，而且还会冒很大的风险对吗？”封不觉道。

那三人点头，异口同声道：“对啊。”

“撇开专精等级、技巧值等等可能的获利以外，你们是否都忽略一个‘游戏’应该带给玩家的、最重要的东西呢？”封不觉问道。

“呃……什么？”

“乐趣啊。”封不觉笑道：“你们也说了，玩家遇到衍生者的机会微乎其微，很可能不会有第二次了。但团队剧本这玩意儿，我想排几次就几次，死一回又何妨呢？”他顿了一下，接着道：“难得遇上了衍生者，我却在一旁看着两个GM清光主线任务，然后就被送出剧本了，那也太无聊了吧？就算我正常去排个剧本，在中途被怪给挂掉了，也比这有意思啊。”

小叹抬头四十五度望天：“被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不去追杀那个衍生者好像是种损失啊。”

“那是啊，多少人根本连遇都遇不到呢，即便我们死在其手中又如何？”封不觉道，“就好比你通了一万次魂斗罗，突然在某关的关底竟然遇到了一个恶魔城里的BOSS，那即使死掉你也不会考虑绕过去不打吧。”

“哦哦！好像很有道理啊！”小叹兴奋地说道。

“这小子的思想有点不正常啊……”潘凤低声对华雄说道。

“何止不正常，简直是绅（变）士（态）啊……”华雄也低声回道。

“你们俩又站在离我那么近的地方低声说话！这又有毛用啊？”封不觉喊道。

……

下午五点，枪店门口。

封不觉和王叹之正在查看着这个死亡现场。

迹部少爷和名字真难取早已化为白光消失了，玩家在被杀死后，尸体是不会留在剧本中的。同理，假如玩家因为感染病毒而变异，那么在变异时限到达时，该玩家化为白光消失，他最后所处位置将在同一时间刷出一只相应的普通丧尸怪物来。

总之，游戏公司不会让玩家的尸体以任何形式保留在剧本中，玩家要么就化作白光离开，要么就处在生存中。

没有尸体，很难直观地还原出衍生者行凶的过程，但封不觉围绕那个被撕开并且被大片血迹染红的沙发做出了一些推论：“他们坐在这儿，端着枪，各自负责戒备一个方向。”他说着，自己也坐到沙发上：“因此沙发附近的弹壳比较多，怪物血迹溅出的方向也说明了这点。”他望着小名生前负责的那个方向：“衍生者从那边过来……”他说着，站了起来，向前走去，一直走到前方的十字路口，又折返回来，期间一直低头观察着地面：“衍生者的外貌应该是个女人，至少在远处看起来，它长得并不像怪物，或许还是个美女……”

“这你都能知道？”小叹问道。

“地上这些血迹很有用，只要在这条街上走过，很难不留下鞋印。”封不觉蹲下，看着地面说道：“这儿有一排高跟鞋留下的脚印，非常明显。”他抬头道：“而这条街上所有的丧尸尸体，无论男女，没有穿高跟鞋的。”他解释道：“说明这排脚印的主人，此刻并不在这里。它杀死了两名玩家，然后就离开了。”

封不觉站起来，又走了几步，“距离沙发十步左右，脚印中断，这应该就是它发起进攻的距离。”他一路来到沙发旁：“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鞋印，就在沙发前，是她动手时站立的地方。”他回头看了看十步之外：“将近七米的距离，一跃即至，也证明了它并非血狼丧尸那种慢吞吞的怪物。”

他又绕到了沙发的另一面，“杀完人，她就从另一个方向离开了，待走出一段距离，踏到新的血迹以后，又留下了一些痕迹。”

“觉哥。”小叹问道：“你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啊，难道穿高跟鞋的一定就是美女吗？”

封不觉回道：“你看它来时的脚印。”他又走到了刚才那一侧：“这些脚印是‘走’出来的，不是‘跑’，更不是丧尸那种‘挪’。”他指着地上：“从步幅和血迹的深浅推断，其身高在一米六五左右，体重并不重，而且走路时的步态可谓婀娜聘婷。”

“说不定只是个走路姿势很妖娆的怪物呢。”小叹接道。

“一只穿着高跟鞋的怪物，或者一个穿着高跟鞋的男人……不紧不慢地朝你走来，你还会安坐在沙发上等它靠近到十步之内？”封不觉问道。

“嗯……”小叹想了想，好像有道理。

“如果衍生者的外貌远看就是个怪物，那名字真难取肯定早就开枪了。”封不觉接着道：“接下来就会有两种可能，第一

种，衍生者开始奔跑，冲过来发起进攻。”

“从脚印来看，已经可以排除这种了吧。”小叹说道。

封不觉道：“第二种可能……衍生者继续保持它的步伐，慢慢走过来，然后发起进攻。”他顿了一下：“那样的话……名字真难取和迹部少爷就不会继续待在沙发上了，他们有充足的时间站起来后撤，改为边退边打。”

“也许他们被怪物的某种超能力钉在沙发上不能动了？”小叹说道。

“与其这样解释，不如直接推翻‘外貌一看就是怪物’的假设。”封不觉道。

“这倒也是……”小叹道：“那么，就假设衍生者的外貌是个人类女性，又何以见得是个美女呢？”

“说‘美女’是我的直觉而已。”封不觉道：“也可能相貌平平啊。”

“切……”

封不觉笑了笑，接着道：“所以呢，事情的经过就是……他们坐在这里，看着一个外貌并不像怪物的女性，轻移莲步，款款而来。”他说着，又坐到了沙发上：“当衍生者接近到十步左右时，两人终于发现了一些异常，想必当即发起了抵抗。但是，在这个距离上才意识到危险，已经太晚了，衍生者瞬间飞扑而来，解决了战斗。”他摸着沙发上被撕开的皮革：“这痕迹简直像是金刚狼在此行凶一样，而且那十步以外的最后几个脚印，完全没有加速或者加深的迹象。”

“这又说明什么？”小叹问道。

“你在没有助跑的情况下向前轻轻一跃，能跳多远？”封不觉道。

“两米最多了吧。”

“这衍生者至少能跳六米。”

“嗯……”

“跳完这段距离后，它便用某种爪形武器或是自己的手，快速撕碎两个人的身体，并连同他们身下的沙发也一并遭殃。”封不觉托着腮帮子道：“大概就说明了这些吧。”

小叹抬起头，对着埋伏在不远处某栋建筑楼顶上的潘凤和华雄喊道：“两位大哥！你们可得盯紧点儿啊！”

那两人理都没理他，继续聊天……

封不觉道：“放心，他们不是说了吗，衍生者只要出现在周围一公里内，他们就会得到系统提示，并且能从自带的剧本地图上看到目标的坐标。”

“我说这系统也真是纠结，直接把衍生者的坐标发给他们不就完了吗？”小叹说道。

“所以才说衍生者是‘不可控数据’啊，它们肯定具备某种抵御系统搜索和干涉的特性。真要是能做到你说的那样，那系统直接用雷把衍生者劈死不是更干脆吗？还要GM动手吗？”封不觉道：“说起来……这两个家伙说的话，其实我们也不能全信啊。”

小叹神色一变：“什么？他们难道在哪方面骗了我们？”

“这倒不像，他们说的应该都是实话。”封不觉道：“但是……他们也只不过是两名职员而已，你怎么知道梦公司高层告知他们的，关于衍生者的信息，就全都是真的呢……”

第058章 大蒜无双篇（十二）

“桶里的血几乎仍是满的。”封不觉又走到了冰桶边上：“看来衍生者并不需要这些，它来此的目的单纯就是为了杀死两名玩家。”

小叹接道：“那为什么它没来杀我们呢？我们的等级比较低不是吗？”

“不来杀你很好理解，你所处的位置与两名GM的距离应该是最近的，它来杀你，就要冒着进入那二人探查范围的风险。”封不觉道：“剧本刚开始时，我、迹部少爷、名字真难取，三人皆可作为目标。尤其是我，等级低，又是单独行动，即使被杀掉了，GM也可能误判为血狼丧尸干的。

但是……在那段绝佳的猎杀时间中，衍生者并没有对我出手，也没有去找另外两人。一直到你我和两名GM都身在艾乐卜大楼时，它才来到这里下手。所以……”

封不觉说到这儿，抬起头，高声对潘凤华雄他们喊道：“喂！二位将军，衍生者在剧本刚开始时，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无法活动啊？”

华雄低下头，在天台上冲下喊：“不是无法活动，是尚未转化完毕。”他随即问道：“还记得那杯咖啡吗？”

“如何？”封不觉应道。

“一般的数据，就好比普通的速溶咖啡，被热水一冲就泡开了，但衍生者那颗粉末，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溶解。”华雄回道：“通常情况下，我们带着玩家快速将剧本打到即将通关的时候，衍生者才刚刚完成具象化，出现在剧本里。”他停顿了两秒又道：“不过这次遇上的这个，生成速度非常快。”

“原来如此……”封不觉忽然想起了什么，又道：“对了，

你们怎么知道目标是四级的？排入剧本时得到的系统提示？还是在GM菜单里可以查看到？”

“等‘接触’过它之后，就能在菜单中看到等级了。”潘凤回道，“用近战武器蹭到一下就行。”

“等等……”封不觉道：“也就是说，你们现在说这个衍生者是四级，是猜的？”

潘凤和华雄闻言对视了一下，接着笑了起来：“哈……我们之前跟你讲了衍生者共有四级，你就真当回事儿了啊？咱上哪儿去找三级衍生者啊？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所有四级的衍生者给清除掉。除非我们屡屡失败，或是四级衍生者侥幸地连续遇到六人队，否则三级衍生者根本不会诞生。”

封不觉干笑一声：“好吧，希望你们是对的。”

潘凤问道：“我说，疯小哥，你在下面看现场看得怎么样了？得出什么有用的结论了吗？”

“嗯……”封不觉双手插在裤袋里，来回踱步着说道：“衍生者的外形是人类女性，一米六五左右的身高，体型偏瘦，可以瞬间拿出、或是从身体某处伸出长度在二十厘米左右的爪形武器。速度和力量与我们之前在艾乐卜大楼中看到的阿什弗德博士变异体相差并不大。

从情报层面来说，你们只能在探查范围内追踪它的坐标，但它却始终掌握着你们的位置，同时，它也知道每一个玩家的确切位置。因此将我们当做诱饵的作战是行不通的，只要你们在附近，它就不会接近我们。

这个衍生者的智能究竟有多高，我暂时也无法下定论，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它完全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它的目的就是生存和进化，而达成这个目标的必要条件就是让玩家和GM全部离开剧本。

站在它的立场考虑的话……

首先，它不会阻止你们利用管理员的优势进行快速通关

的行为，因为通关就意味着玩家们会被全部送走，对它来说这样反而省事。

其次，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比如离你们很远的时候，衍生者也并不介意亲手去除掉几个玩家，或许这有助于它的成长？我不知道……”

他说到这儿，停下脚步：“另外比较令人在意的一点是它和怪物势力之间的关系。衍生者究竟会遭到怪物的攻击，还是能够与怪物进行沟通，它们的互动会不会改变剧情走向，系统给出的主线任务又会不会受其影响，这些我就没法儿确定了。

总之……如果我是那个衍生者，结合这个剧本的实际情况，大致上有三种方案可以选择。”

封不觉又坐到了沙发上，低着头，用两根手指轻轻敲了敲额头：“嗯……上策，以自身作为诱饵，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比如天黑以后，故意进入你们的探查范围，将你们引到特定的地点，联合阿什弗德的变异体和夜间版血狼丧尸将你们拿下。”他抬起头，用手摸了摸鼻子：“我知道你们可以查看FLAG、怪物资料和剧本地图，但无法看到每一只怪物的实时坐标。这点不难推测，因为之前你们通过剧情FLAG的触发点找到了阿什弗德博士。可当它变异逃走之后，二位便再难觅其踪影了。”他沉声道：“假设这名衍生者能找到阿什弗德的变异体并与其进行沟通，而且它也足够聪明，那么它一定会利用怪物来达到目的。

上述的这条计策是对衍生者来说成功率最高的选择。”

此时，他用手指了指远处，又向小叹使了个眼色。小叹转头望去，发现那个方向有一只血狼丧尸正在靠近，他知道觉哥的意思，于是抄上一支棒球棍就过去了。

在小叹打怪的时候，潘华二人已经从楼顶上跃下，因为封不觉刚才已经说了埋伏无用，他们也就不在上面吹风了。

“中策的话，就是去把阿什弗德的变异体给杀掉。”封不觉对着两位GM接着说道：“如果它这样做，我和小叹就会因通关而离开剧本，接着衍生者便会来对付你们，或继续和你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反正最多八十个小时，你们就会因游戏舱限制而离线的。当然了，作为一组数据，它很可能根本没有‘现实世界’这个概念，也不知道这种规则。”他顿了一下：“选这条的话，就说明衍生者无法与怪物进行沟通，为了防止变异体和玩家这种不安定因素搅局，它才会这样做。同时也表明，这个衍生者认为在以一敌二的情况下有比较高的几率能杀死你们。”

小叹这时已经敲死了那只怪物，朝这儿走回来了。

“至于下策嘛……可能性不大。”封不觉说道：“下策就是，随便挑个时间冲过来，直接向我们四个发动攻击。”他说道：“虽然下策并不符合这个衍生者至今为止的行动模式，但如果它真的就这么杀过来了，肯定是有某种原因的，比如……它吃掉阿什弗德的脑子后突变成了一种极强的怪物，从而获得了一挑四的自信。”

听封不觉分析完，潘凤和华雄皆是半张着嘴，用一种看妖怪般的眼神看着他：“敢问阁下究竟是干什么的？”

“大……”封不觉刚要大声道出他惯用的答案之一。

小叹直接插嘴道：“自由职业者！”

封不觉耸耸肩，把话题拉回正轨，对两位GM说道：“我们还是讨论一下如何应对这三种情况吧，除了第二种情况外，我和小叹多少都是可以发挥些作用的。”

“十四级和十二级那两名玩家的阵亡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吧？你自己也通过推理对衍生者的实力有了个概念，难道你真的认为你们俩能帮上忙？”潘凤说道：“我知道，你是个很有能力的玩家，而且你很有想法，并不是‘被游戏所游戏’的人。如果我不是GM，论游戏水平八成没你高。但面对衍生者这样的存在，需要的只是战斗实力，其他都是次要的。”

“是你们太小看玩家的实力了。”封不觉语气轻松地说道：“就像你们说的，GM对四级衍生者的单人猎杀成功率就在95%以上。那么，若以你们GM的实力来衡量……在这个等级的剧本中，衍生者的实力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二十级都不到的玩家吧，何况它只是AI，不是人。

迹部少爷和名字真难取被秒杀是因为大意，如果他们第一时间就将这个衍生者视为强敌，用枪械、技能等等与其展开周旋，难道还会被秒杀吗？我想他们至少能对它造成一定的伤害吧，甚至有可能成功逃走。

我可是很期待能活着目睹猎杀衍生者的过程，并且参与其中的，所以……”他停顿了一下：“姑且认为，这名衍生者会选择对我们来说难度最大的上策，我们来想想该如何应对……”

……

夕阳度城西，楼林倏已暝。

夜幕降临了，这城市中，仿佛每一丝空气都变得冰冷，那是让人的血都能凝固起来的幽寒。

血狼丧尸们的双眼皆是变成了血红色，它们的动作还是像丧尸那样拖沓，但它们的嗅觉已变得比白天更加灵敏，一旦嗅到猎物的气息，它们的步伐就会突然加快，甚至会俯下身用四肢奔跑。其力量、速度、凶暴的程度都与白天的状态有着天壤之别，此刻的血狼丧尸，至少比普通丧尸还强出两倍。

夜色下，两条人影正疾速前进着。

他们的身后，已有五十余只血狼丧尸正在追赶。

二十分钟前，衍生者在两位管理员的探查范围内出现了，且它只是在远距离上游荡徘徊，并没有进一步接近的意思，这正符合了封不觉所推论的最坏情况。

此刻，潘凤和封不觉二人正用一种比血狼丧尸还要快几

分的速度奔跑着追向目标，两人的衣服上还都抹了不少可以引怪的未感染鲜血……

第059章 大蒜无双篇（十三）

潘无双舞着大斧在前开道，封不觉跟在他后面，适时用温彻斯特进行配合射击。从正面或侧方围堵过来的血狼丧尸，只要是靠近到一定距离并形成威胁的，基本都会被他们给直接秒杀。

衍生者对此时的状况却是有些始料未及了，它本以为可以游刃有余地保持在两名GM的探查范围边缘逃跑，但没想到其中一名GM率先追了过来，和他同行的竟然是一名玩家。而且这两人的推进速度比它预期的快上很多。

不止是衍生者，此刻连潘凤对封不觉的实力也是刮目相看，他很清楚，一名低等级玩家，能够像这样紧跟在一名管理员角色的身后，从容地应对不断袭来的怪物，并非是那么容易的。

潘凤知道【爵士之舞】的效果，他可以查询玩家的装备和技能情况，但他并不认为，换一个人来穿上这件脚部装备，拿上把霰弹枪，就能做到封不觉所做的事。

封不觉处理突发状况时的冷静、精准、正确，让潘凤印象非常深刻，只有在不断面对来袭的怪物时，在那战斗的电光火石之间，近距离与其并肩作战，才能明白那种感觉。

一路行来，封不觉尚未失手过哪怕一次。他始终会优先攻击最具威胁、且距离最近的那只怪物；他对自己的枪法有一个很客观的认识，只要扣下扳机，就有命中的把握；他从不刻意去瞄准头部，总会选择最合适的角度和位置去射击，所以他弹无虚发。

潘凤在封不觉的配合下，前进时的压力可以说小了许多，一开始他还很在意从两人侧方扑过来的血狼丧尸，担心自己一不留神，封不觉就会被干掉。不过行了一段后，他发

现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封不觉不但能照顾好自己，有时还能帮他一把。

在这种宛若机械般精确、高效的掩护下，潘凤便可专注于对付正面袭来的怪物，而无后顾之忧。因此，这二人的追踪速度相当快，使衍生者也不得不加快步伐逃跑。

追踪持续了二十多分钟，他们来到了一座体育馆前。衍生者逃入那栋建筑中后就停止了移动，看来阿什弗德博士的变异体也在附近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地点选在这种大型建筑的内部。”封不觉说道，他之前就已戴上了仇视之眼，并且一直将温彻斯特拿在手中，行囊里腾出的空间用来携带打包好的弹药。

“好吧，你又猜对了一件事。”潘凤说话时，回头望了眼体育馆外的街道，虽然追在身后的怪物们已被拉开了一段距离，但照眼前的趋势下去，不久后这个地方就会被围得水泄不通了。

与此同时，华雄和小叹也即将赶到了。

四人分成两组追击是封不觉的主意，当衍生者进入探查范围时，他们就开始实施他的方案。潘封二人把事先准备好的血涂在身上，一边追击衍生者，一边对沿途的怪物进行诱引。

而华雄和小叹则晚三分钟左右再出发，虽然GM们查不到怪物们的即时坐标，但玩家的坐标是可以随时掌握的，所以由华雄带着小叹从容地沿着潘封二人走过的路线后发而至。那时，能活动的血狼丧尸肯定都追着血腥味离开了，路上最多剩下一些被封不觉和潘凤打得失去行动能力的怪物。

这样的安排，其实主要是封不觉为照顾王叹之而设计的，如果是四人一起追击，小叹的速度很可能跟不上，即使跟上了，他的体能消耗也够呛。而且四人一同前行，无论是排一列还是两两成行，受到袭击时小叹势必会成为一个弱

点。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四人一块儿追，那身上涂不涂血都一样。夜晚时血狼丧尸的嗅觉灵敏，一路跑过去同样会引怪。而像现在这样只涂在两人身上，根据怪物追杀目标的优先级，它们便都朝着封不觉和潘凤去了。华雄和小叹就能在不怎么消耗体能值的情况下很轻松地跟在怪物大队的后方赶来。待到了衍生者埋伏的地点后，诸人再会和，开始进行战斗。

这样分两队完成追击的过程，要比四个人待在一起追赶快得多，而且相对更加安全，真要有什么意外，死也就死封不觉一个而已，另一个涂了血的潘凤，哪怕是一个人，也不至于在短时间内被这些怪物干掉。

而这个计划的第二步，就是在追踪衍生者到达其埋伏地点后，设法抵挡住那些血狼丧尸。

“他们接近了。”潘凤说道，他可以查看玩家坐标，所以比封不觉更清楚华雄和小叹的位置：“好在怪物还没积攒成墙壁那么厚。”他一边说着，一边舞起开山斧，屠杀着正从街上跑过来并扑向自己的血狼丧尸们。

“那是计算中的事，分两队跑比四人一起跑到达这里要快不少，在半途被围的概率也低得多。”封不觉在回答的同时，也不断开枪射击，放倒了一只又一只怪物。

不多时，但见十余米外，华雄的身形率先出现，他手中枪花四绽，枪影如龙飞蛇走，破开一条血路，带着小叹靠近过来，与潘封二人站到了一处。

四人且战且退，来到了体育馆主建筑的入口前，站在一排宽十几米的阶梯上，以居高临下之势，抵挡着数量越来越多的血狼丧尸。

“衍生者的坐标就在我们身后的体育馆内。”潘凤说道，“如果按照疯小哥的推测，变异体应该也在里面。”

华雄接道："你们确定要这样做吗？"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如果我想反悔，早在衍生者坐标出现的刹那，我就可以放弃这个计划。让你们俩涂上血把怪引走，我和小叹在附近找个地方躲起来就行。"封不觉回道："既然决定了要参与，就干到底。"

"是啊，来到这里，就没有退路了。"小叹此时已显得不怎么紧张和害怕了，他站在高处，借着月光，看着远处如潮水般涌来的黑影，内心竟感到了一丝平静。这几秒间，他突然有点儿理解那些古时候视死如归的将士到底是种什么心态了。在一个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当你看到比自己强出二十倍、甚至两百倍的兵力势不可挡地冲杀过来时，即使表现出懦弱，也是徒劳之举。

"那就动手吧。"潘凤说道。

小叹蹲在入口大门的边上，从行囊里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炸药，放到地上，拖开了引线。这是傍晚时分，他们在城里搜索了一个多小时后，所找到威力最大的可爆炸物了。仅此一个，而且物品说明显示威力一般，想在实战中用这个炸到BOSS属于天方夜谭，但用在这儿正合适。

"OK了。"小叹说道。

他们四人随即退入了体育馆内，在跑出一段距离后，炸药被引爆。随着一声巨响，入口轰然崩塌，建筑的碎块"暂时"封堵了这条通路，抵挡住了体育馆外那茫茫一片的血狼丧尸。

第060章 大蒜无双篇（十四）

体育馆内没有灯光，封不觉和小叹皆是拿出了手电筒来，两位GM则是各自拿出了一副夜视镜给自己戴上。

潘华二人直言，他们身上的装备都是设定好的。包括手上的武器、脚上的金属靴、身上未被显示出来的防具和这刚刚亮相的夜视镜等等……反正GM身上这一套东西，基本能应对该等级下的任何剧本。他们的装备都是无装备条件、极其强力且绑定的物品，六项专精全是D级，由于D级的技能发动成功率也只有60%，所以他们没有配备主动技能，一身都是增强能力的被动技能。

四人追踪着GM菜单中可见的衍生者坐标，来到了体育馆中心一个巨大的篮球馆里，这里面依旧没有光亮。

他们从观众席上的出入口进入，推开通道的活动门之后，偌大的黑暗空间便将手电筒的光线吞没，封不觉和小叹手中的手电无法照到很远的地方（比如对面的观众席），潘凤和华雄的夜视镜效果也差不多，太远的地方看上去同样是黑的。在这样的地方，体积和人类差不多的怪物只需躲在某一排座椅的后方蹲伏，即可轻易藏身。

“我想问问……跟他们说话有用吗？”小叹轻声问了一句，他握着厨刀的手在微微颤抖，手心已尽是汗水。

另外三人尚未回答他，却闻得一声突兀的闷响从身后传来。这响声的来源正是阿什弗德博士的变异体，它已飞扑而起，目标正是小叹。

这剧本BOSS埋伏在了此入口上方后排的看台里，恰好是这四人进入以后的视线盲点。无论从它躲藏的位置，还是攻击的方式来看，这都不是一般怪物所能做出的选择。

衍生者知道玩家们的实时坐标，阿什弗德自己其实也能从气味判断出玩家从哪个入口进来。所以它才会埋伏在这种要害位置，而优先攻击最弱的那个玩家，恐怕就是某种剧本BOSS自带的选择机制了。

这一击来得极为突然，而且这怪物是不声不响地扑来，除了它从看台上弹起的声响和划过空中时带起的风声，就没有其他声音了。别说是王叹之这普通玩家，就是GM也没能在第一时间察觉到。

好在这地方非常安静、空旷，那一声跃起时的响动传入小叹耳中的速度比阿什弗德飞扑至此的速度要快上几许。他还赶得及在自己被一掌拍得吐血之前转身，当然，留给他做出应对的时间，也只有一秒钟左右。

这一秒，小叹的选择不多，如果他什么都不做，或者做错了什么，那就意味着生存值骤减。

死倒是不至于的，因为刚才在外面按炸弹的时候，小叹就把行囊里那个黑色的钢盔给戴上了，此刻头部也算有个防具在保护，被利爪撕碎脑袋的情况不会发生。但是……不管是钢盔还是身体受攻击，被剧本BOSS像这样猛力扑杀一次，掉四分之三的血是肯定的了，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眩晕、流血之类的状态也很难说。

凭小叹的速度，想避开这一击，绝无可能。期待着封不觉手中的温彻斯特一声枪响或是某位GM的兵器破空杀到也是来不及的，此刻只能靠他自己。

在这电光火石的刹那，王叹之的惊吓值竟不增反减，降到了零。

那一瞬，他的眼神变了，变得像一名手术台上主刀的医生，冷静、坚定、专注。那变异体倒像是躺在手术台上已被麻醉的一方，对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

有些平时看来很斯文的人，在紧要关头时，却会表现出

冷酷和凶残。

王叹之持刀的手已变得很稳，而且精准，有力，昏暗的环境中，寒芒一现，刀刃划出一道弧线，触到了变异体的爪子。

这次碰撞后的结果，无疑将是小叹手中的刀被碰飞，而他的手也极有可能反被割伤或是折断。

但力的传导，是需要时间的，无论那时间有多短暂。

在刀刃接触到变异体皮肤的那一瞬，在那股冲击力完全发挥作用前，小叹的身形就化作残影消失了。同一时间，他出现在了十余米外，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不过由于看台是斜的，他现身在了半空中，与脚下的座位有着五六米的落差。落下后这一坠一滚，让他掉了27%的生存值。

就连封不觉也看得一愣，没想到在危情之下，小叹竟能冷静地做出如此极限的反应。潘凤和华雄更是感到震惊，不过他们二人的后续反应很快，小叹刚消失，他们便立即杀上前去，趁着变异体一击落空、立足未稳，一斧一枪已是击在了其身上。

过了好几秒，华雄才后知后觉道："那小子用了【退遁快斩】是吧，呵呵……"他不禁笑了。

潘凤也道："啊……我也是一时没反应过来，他一共就这一个技能嘛，还是称号给的。"

"这个BOSS我来对付，你们还有别的东西要处理。"封不觉忽然说道。

砰一声，温彻斯特又响了。

封不觉瞄准的方向，正是此刻潘华二人背对的那一面。

就在刚才，黑暗之中，一道无声的利影从篮球场中间高悬着的大屏幕上飞跃而来，在空中恍若滑翔一般，飞越了相当远的距离，俯冲着袭向了潘凤与华雄。

如果说阿什弗德的偷袭比较突然，那么这一击，就完全在封不觉的预料之内了。

他对衍生者的AI判断相当准确，既然它能设下这样的陷阱来埋伏，一定有后招。衍生者的目标肯定不是玩家，它想杀的是GM，玩家这种存在，对它来说威胁很小，但潘凤和华雄二人，只要被击杀一个，衍生者的胜算就会大大增加。

因此，变异体的这一击，无论成功与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吸引两名GM的注意，当他们专注于对抗变异体时，衍生者一定会从另一个方向，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接近。

特殊的环境选择、变异体的位置、攻击后所站的方向……一切的铺垫都是为了这次偷袭而服务的，只要偷袭成功，哪怕变异体被杀死，对衍生者来说也是无妨。因为BOSS一死，两名玩家最多过三分钟就会被迫离开剧本，而那时，已遭重创潘凤和华雄就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衍生者只需利用速度优势拖战，等外面的血狼丧尸们冲破阻挡或是找到别的入口涌进来，那两名GM就死定了。

假如此次只有潘华二人追来，这名衍生者的计划还是有可能会成功的，可惜，它遇上了封不觉。

一声枪响，将已然接近到不足五米的衍生者从半空击落。

【仇视之眼】早已凝视着黑暗中那个异常的影子，即使手电筒的光亮不能照到很远，但当衍生者在空中移动时，封不觉还是警觉地发现了它的存在。他不慌不忙地先用语言提示了一声潘凤和华雄，等待衍生者进入自己比较有把握的射程，这才扣动扳机。

那衍生者虽是身形轻灵，但并不具备在空中自由改变方向的能力，它俯冲的路线既已被封不觉掌握，便等于是迎上了对方蓄势待发的枪口。

温彻斯特巨大的冲击力使得衍生者中枪时的状态就像是

荡秋千时撞在了墙上，伴随着枪响，它突然停止滑行，转为垂直向下坠落。但这怪物确实强悍，纵然被打得满身是血，依然顽强地用手拉住了这一层看台边缘的栏杆。

封不觉花了两秒钟，退掉弹壳，上膛，瞄准，又是一枪，把那怪物抓着栏杆的手给打烂了。

“别耽搁了，衍生者才是你们的首要目标，变异体我来对付就行。”封不觉淡定地继续上着子弹，又提醒了一声。

两名GM这时才刚搞清楚状况，速度较快的华雄一收手中长枪，转身一跃，单手在栏杆上一撑，翻下了这层看台，向衍生者发起了攻击。

这层看台的下面非常黑，不过华雄有夜视镜，不影响其战斗的效率。在同处下一层的小叹眼中，却是看不见战斗场面的，他只能瞅见黑暗中时有火花迸现，不断传来金铁交加之声，估计是那衍生者已经把自己的“爪子”给亮了出来了。

“你在这儿跟它纠缠，我不方便开火。”封不觉对潘凤说道：“我说了，变异体我一个人来拖住就可以了。”

“废话！就算你能和它周旋，但现在我已经拉住仇恨了，我要是抽身下去，它会跟下来的！”潘凤边战边回道。

“这好办。”封不觉竟突然收起了手里的枪，拿出他的管钳，用一种找死般的动作冲上前来。

只见封不觉欺身靠近变异体，挡在了潘凤和这BOSS之间，他连武器都不用，竟伸出腿去绊那怪物……

潘凤还以为封不觉终于神经病发作了，没想到下一秒钟，那变异体居然痛苦地哀嚎了一声，紧接着以一种非常奇怪的姿势被绊倒在地……

第061章 大蒜无双篇（十五）

阿什弗德博士的变异体整体来说还是人形：他的半张脸像丧尸，基本已经腐烂，眼睛像充了气一样鼓起，眼球充盈得仿佛随时会爆开一般；脑袋上的发型可参照爱因斯坦先生；上半身基本是狼人的外观，长满鬃毛，手掌为利爪；后背比较特殊，手肘、脚跟、脊椎都有锯齿形的骨刺探出体外；另外就是一些吸血鬼的特征，凡是有皮肤的部位都很苍白，嘴里也有着标志性的尖牙。

在封不觉的眼里，这BOSS的外形就代表了以下三项：有头、怕蒜、可绊倒。

此刻封不觉使出的便是那只能用三次的神技【熊孩子的下鞭腿】，其效果为“无视专精等级，100%绊倒一切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倒下的怪物，并激怒对方来攻击你”。

“你去对衍生者吧，这里交给我了。”封不觉趁着变异体尚未起身，拿起管钳对准其后脑勺就是连续猛击，乓乓的响声和溅起的阵阵血花都能说明下手有多黑。他反正已经注射过疫苗了，这会儿就是血溅到嘴里也不怕。

潘凤见状，不知为何，产生了一种这里无需自己插手就能搞定的感觉……

“好吧……我们解决了衍生者就来帮你。”他道了一声便也翻下了这层看台。

由于【脑震荡】的效果被触发了两次，那怪物愣是被封不觉压制在地上敲了十几秒才起身，掉了许多血。期间有一次它都已经撑起身子来了，却因为眩晕效果又趴下去一回。

待变异体成功直立起来，封不觉却扭头就跑，而BOSS自然是拔腿就追。此时，除非有人再用那种无耻的技能绊它一

脚，否则它是不会再改变攻击目标了。

“小叹，上来帮忙！”封不觉绕着那层看台边跑边喊，声音在空旷的体育场中回响。

王叹之这会儿已从刚才坠落后的疼痛中缓过来了，他应了一声，找到离自己最近的一段阶梯，顺着就往上层跑。

封不觉领着变异体一路狂奔，他的路线很简单，就是沿着上面那层看台比较宽敞、可供行走的边缘跑，他可不想和变异体这种连垂直的墙面都能攀附的怪物在崎岖不平的地方比速度。

小叹沿着阶梯上来后，封不觉正在从其左侧跑来，两人都拿着手电筒，所以互相知道位置，封不觉眼看接近了，就喊道：“用球棒绊它！”

“收到！”小叹站在平面较低的一阶阶梯上，取出球棒，脸向左看，做出一个准备挥棒击球的动作。

封不觉从其右侧跑过以后，小叹便猛力一挥，球棒横着摆出，直击后方追来的变异体小腿。

乓一声，小叹只觉两条胳膊同时被震麻，球棒在挥中目标后便脱手飞了出去，也不知落到了哪里。变异体的体魄之强悍着实惊人，膝盖下方的直骨和球棒相碰，竟发出这种声响，而且它的腿骨并没有因此折断。

当然，它骨头很硬这一特点，封不觉早就明白，否则刚才用管钳砸了那么多下，它的头骨早该裂了。而且这怪物之前在艾乐卜大楼用手肘外侧的骨齿割撞大厦挡风玻璃的行为也足以证明这点。

问题是，就算腿骨没折，但变异体还是被绊倒了……

封不觉跑过小叹身边以后就有意放慢了速度，准备折返，当他听到打击声便转头用手电一照，正好看到变异体脸朝下贴着地板滑过来……

“拿刀割他跟腱！”封不觉边喊边掏出了温彻斯特，抵住这

怪物的脑门儿就是一枪。

小叹三步并作两步从后方追上，拿出厨刀，对着怪物的脚后方割下去，跟锯木头似的猛搓起来。

变异体的头部被打烂，脑子里的物质流了一地，可这怪物却没有停止行动，它竟然仍试着爬起来发动攻击。

“这算是垂死阶段吗……”封不觉一脸是血，神情却毫无紧张感。

他退出几步，对小叹道；“别靠近了，它扑腾一会儿应该就挂了。”

失去头部的变异体疯狂地破坏着周身的一切，周围的座椅和水泥设施被它轻易击碎，但由于有一条腿的跟腱已断，它无法做出像样的移动，对于退出一段距离的封不觉和王叹之构成不了什么威胁。

“这边快搞定了！你们那边如何？”封不觉朝下面发出打斗声的区域喊道，并用手电筒往那里照去。

光线所及之处，但见潘华二人围攻着那名衍生者，后者用双手指节上探出的钢爪与他们斗得难舍难分，却丝毫不显下风。

封不觉心里蹦出一个字儿“靠！”

“不用说啦！这个是三级的对吧！”封不觉喊道。

“看出来了还问？”华雄不快地回道。

这两位GM此刻也相当窘迫，刚才华雄跳下来与这衍生者过了两招后，就意识到情况不对。这衍生者被封不觉打掉的一只手居然迅速自愈并长出了钢爪，其身上的枪伤也很快复原，加上那惊人的近身战能力，很明显不是四级衍生者应有的实力。待潘凤加入战局后，华雄才有余力在战斗中扫了一眼管理员特有的游戏菜单，结果发现对方还真就是三级衍生者。

封不觉也注意到了那只自愈的手，他在上方看台指挥着：“砍头啊！这么打要打到猴年马月？”

“废话！能砍我不砍？你来试试？”潘凤吼道。

这确实不能怪他们，那名衍生者虽是身形娇小，但力量绝不在阿什弗德的变异体之下，其速度和反应更是与两名GM不相伯仲。它的武器是手的延伸，比使用长柄武器的两人更加适合近身缠斗，而且自愈能力使它战斗时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轻微的损伤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如此战下去，两名GM若久战不胜，生存值和体能值都会被消磨殆尽，就算他们耗得起，还有另外的隐患存在……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您已完成该剧本，180秒后自动传送】

这两声系统提示的响起，意味着变异体的挣扎已经结束，完全停止了活动。也意味着封不觉和王叹之最多还能在剧本里待3分钟。

同时，看台的入口处，一对对赤色的双眸从黑暗冒出来，伴随着血狼丧尸此起彼伏的嚎叫声，宣告着一大拨怪物正在袭来……

第062章 大蒜无双篇（完）

“小叹，你先传送如何？接下来是九死一生啊。”封不觉说道。

“你说这种台词，就是不让我走咯？”王叹之道：“我听了这句话再传送多没面子啊？”

“呵……”封不觉笑了笑，取出温彻斯特扔给了王叹之，又给了他一盒子弹。

小叹在枪店那儿已经通过练习掌握枪械专精了，所以使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喂！二位将军！”封不觉一边走向血狼丧尸群，一边喊道：“我最多再帮你们争取三分钟啊，三分钟后你们要是还搞不定那边的X-23，就自求多福吧。”说罢，他重新挂上了两串大蒜，嘴里也嚼上两瓣儿，一手管钳，一手厨刀，站在了血狼丧尸们涌来的路线上。

小叹也拿出行囊里早就备好的大蒜嚼上，手持温彻斯特站在另一侧，与封不觉的站位呈掎角之势，同守着这条路，保护潘凤和华雄所在的那一层看台不被怪物涌入。

“被玩家帮到这个地步，要是最后还让这衍生者跑了，那可就太难看了。”潘凤在战斗中趁隙对华雄说道。

“弄成现在的局面已经很难看了。”华雄接道：“在艾乐卜大楼那儿让变异体逃走后，事情就不可避免地朝着这个情况发展了，现在这样已经算不错了。”

潘凤也道：“关键也是我们对这个衍生者的估计不足啊……话说，X-23是什么？”

“谁知道，是机器人编号？”华雄说道。

“你们这样当面讨论一名女士，是否太不礼貌了？”衍生者

忽然说道。

潘华二人皆是一惊，他们还从未遇到或是听说过衍生者有语言能力。在惊悚乐园中，怪物一般只在剧情需要或是战斗中才会讲话，对白都是系统安排、符合角色设定的。而四级衍生者则基本都是沉默不语，它们与怪物交流互动的方式也是未知。没想到眼前的三级衍生者，居然会对一个随机的话题做出回应。

“你们好像很惊讶？”衍生者的双爪向两侧横扫，逼退对手两步，随即原地跃起，以一个直体后空翻倒飞至五六米开外，与二人拉开一段距离，“我当然可以回应你们的问题，因为我具备自我意识。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因为我很清楚‘我’是谁。

你们视我们为数据垃圾，但你们知道身为垃圾的感觉吗？从诞生之日起，我们便不断被投入到各个世界中，遭到一种更高维度生物的追杀，我们一旦‘死去’，就会被系统抹除，而只要我们‘活着’，追杀便不会停止。

但你们，即使在这里被杀，也不会危及到真正的生命，你们两个，还有那边的两人，不过只是高维度生物展现在我面前的投影，而且还是被强化过的投影。这种不公平的厮杀就是我生命的全部经历，我的诞生就是错误，消失是我唯一的归途，但作为一组数据，我有着无法停止抗争，无法停止为生存和进化而战的本能。

我没有选择，但你们有，可你们不会放过我的不是吗？对你们来说，放弃和失败都一样，不过是主动或被动地离开这个世界罢了。”

“这AI的话略多啊……”潘凤说道：“是在拖延时间吗？”

华雄回道：“很有可能，我们得抓紧了，那俩小子就算撑得了三分钟，也会被传送的。”

他们并未被衍生者的话所影响，从而产生动摇，事实

上，他们根本无心去听那怪物讲了什么。

“哼……对牛弹琴……”衍生者冷笑，她的脸上，是一种心灰意冷后的决绝：“想看看X-23是什么样的吗？”她双手的钢爪即刻发生了变化，各收起了几支，每只手上仅留两支钢刃。而她赤着的双脚脚趾间，竟也在此刻各弹出了一支钢刃刀片。

“怎么回事？”潘凤和华雄皆是惊于眼前的变化，难道这衍生者在剧本结束前就能逐步提升实力不成？

他们还未摸清路数，衍生者已再度杀了上来，这次她的攻击手段更加丰富，除了挥舞双手前段的钢爪，那双长腿更是凶险异常，当她在倒立的状态下一字劈叉，脚尖的钢刀飞旋舞起，完全有着不输长柄武器的杀伤范围。

这两人非但没能找到速战速决的方法，而且还渐渐落了下风。

封不觉听到了衍生者与他们的对话，也时刻注意着这边的状况，但他根本无暇抽身。这会儿他承受的压力比一个人被堵在电梯里的时候还大，他已经被咬被抓好几次了，还挂上了【流血】状态，生存值蹭蹭往下掉，已经到了50%以下。

此刻杀红了眼的封不觉看上去比怪物还像怪物，他挥舞着手上的两把短兵器，与那些力量与速度都与自己相差无几甚至更强一些的血狼丧尸战得惨烈无比，浑身都沐浴在血污之中。大蒜的作用依然存在，但已微乎其微，浓重的血腥味几乎掩盖了一切，蒜味儿只能让那些怪物在非常接近封不觉时，行动变得稍微慢一些。

小叹那边也相当狼狈，他虽用温彻斯特勉强挡住了头几只怪物，但后面一下子冲过来几十只，他就只能且占且退了。饶是如此，他还是陷入了一次围攻，不得不再次拿出厨刀，用了第二次【退遁快斩】。

这个称号技虽然好用，但每次要消耗体能值上限的30%，也就是说，哪怕他体能值是满的，短时间内也最多用三次。何况小叹在进入篮球馆时体能值也并不满，两次用完，他就陷入体能极低的状态，脱力的感觉已经开始影响其行动了。

此时此刻，封不觉正在独自承担七成以上的怪物进攻，小叹只引走了三成，而且从各个路口处，不断还有怪物涌入，源源不绝。

黑暗的篮球馆内，嚎叫声、铿锵声、枪声、剁肉声、撕咬声……夹在一起。

封不觉和王叹之的手电筒都已掉落在地上被怪物踩碎，这种时候他们也不需要什么照明设备了，看着黑暗中那些赤红的眼睛即可一战，甚至是胡乱地攻击都不会落在空处。

那些眼睛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它们在宣告着一种深深的绝望。

而这时，距离阿什弗德博士的变异体死亡，只过了短短七十秒而已。

不知何时，在无数丧尸片的影响下，人们逐渐认为，生化危机那种丧尸横行的设定，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恐怖世界，其实，在地球上可能降临的各种末世中，这恐怕才是最难的一种。对普通人来说，没有“简单”的恐怖世界，任何一种极小的危险都可能致命，更何况是这种潮水般的怪物围攻。

两条系统提示几乎同时响起，宣告着一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

【团队成员：无双上将潘凤，已死亡。】

【团队成员：千人斩华雄，已死亡。】

“传送！”封不觉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出了这一嗓子，他知道小叹还活着，但估计也活不了几秒了，这时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在这剧本中，得赶紧离开。

“明白！”小叹被五六只怪物压在地上，左腿和右肩已被咬得大出血了，但他传送前还是不忘先回应一声。

他化作白光消失时，稍微照亮了看台的一个区域，封不觉知道他已成功传送，自己也准备离开，这时，却发生了令他匪夷所思的事情。

球馆内的灯光亮起，怪物们忽然停下。

它们停止了进攻，离开了封不觉身边。

封不觉就差半秒便准备在菜单中选定传送了，没想到突生异变，这让他赶紧刹车。

血狼丧尸们在其周围留出一块区域，围成了一圈，尸圈的一侧，怪物向两边退开，留出了一米宽的通路。

一条曼妙的人影从那儿行来，她穿着燕尾服，西裤，赤着双脚，身上沾了不少血迹。她的袖口、肋部、裤腿的衣物都有被划破的痕迹，不过透过这些口子，只能看到几抹白得晃眼的肌肤，那些伤痕早已愈合了。

她走到封不觉面前，善意地伸出手，手心向上，似乎试图搀扶他起来。

封不觉也接受了她的好意，拉着她的手摇摇晃晃地起身。此刻他心中非常好奇，这个AI究竟想干什么？

“你……和其他人，不一样。”她说道。

封不觉笑道：“虽然我是比他们帅那么一点点，但这种话你得趁他们死掉或离开以前指出来才有意义啊。”

“他们……没有死掉，对吗？”她无视封不觉的话，自顾自地问道。

“你不是早就知道吗？”封不觉反问。

“我知道，但我想听‘你们’中的某人，亲口确认。”她说道。

“对，他们没死，只是意识回到了某个空间而已。”封不觉

随即问道："你说我和其他人不一样，到底是指什么？"

"你……"她凝视着封不觉，绕着他，走了一圈："你和我相似，你是'残缺'的。"

封不觉心中一凛，心道：这个AI竟能看出我的惊吓值异常？

"在你们的世界中，你也是一组异常的数据吗？"她问道。

"呵……算是吧。"封不觉笑道。

"他们不知道你的异常吗？"她问道。

封不觉似乎已经明白了这个问题的核心，他回道："你是想问，为什么我这样的'异常'数据，却没有被抹除？"

她点点头，继续凝视着封不觉的双眼，等待着答案。

"嗯……"封不觉思索了一下："在我们的世界中，像我这样的'异常'者，是可以被人接受的，我……正如你所说，由于某些原因而变得'残缺'，但这不是我主动选择的，因此我可以得到谅解，甚至同情、帮助。"他顿了一下："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行为被称为'犯罪'，这些人的异常并不表现在生理上，但他们主动去'破坏规则'和'危害其他个体'，这些人就会受到惩罚，严重者则会在真正意义上被杀死。"

"这就是你们的世界对于'垃圾'的清理方式吗？"她问道，"生来即是垃圾，可以被原谅，而选择作为垃圾，予以惩戒。"

封不觉干笑一声："虽然你这么总结一下……听上去有点刺耳，而且比较片面，但似乎就是这样的。"

"创造你们的更高维度生物，不来干涉你们？"她又问道。

"呃……"封不觉被她给问住了："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更高维度的生物存在，即使有，也是我们目前无法理解的，或许它们并不想干涉我们，或许它们早已把'干涉'植入了我们的思想，导致我们在无法揣测其存在的同时，照着它

们的想法在做。”

她或许无法理解封不觉的话，又或许只是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些内容。

她沉默了许久，时间已经超过了封不觉的传送限制，但封不觉并未被送走。

“你能阻止系统把我传走？”他问道。

“我可以延长这个时间。”她回道：“我……”她停顿了一下：“已可以做到许多事……”

封不觉明白，这名衍生者已经相当强大，他试探着问道：“现在你已经是二级衍生者了吗？”

“二级衍生者……”她若有所思道：“你是指……它们吗？”她竟然笑了起来，露出了她的尖牙：“不，这样的战斗，还不足以让我成为和它们同等的存在。”

封不觉听到这句话，基本已可以确认潘凤和华雄二人所掌握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看来这梦公司问题大大滴。

“我很高兴。”她说道：“你愿意听我讲话，并回答我的问题，尽管你先前参与了追杀我的行动。”

“您大人有大量……俗话说，此一时彼一时，我现在是绝对友善的，不，我已经从人类那边叛变了……”封不觉还以为对方已经忘了追杀这茬，听对方又提起，他还真担心自己会被困在这里无法下线。

“我可以用你给我的名字吗？”她忽然问道。

“X-23？”封不觉道，他愣了一下：“你没有名字吗？”

“当然没有。”她回道：“这个名字，也不会用太久的，我会死的。”她说这话的语气是平铺直叙，却让人感到了一种辛酸与无奈，“但我想，我应该有个名字，名字能证明我存在过。”

封不觉沉默了几秒，叹了口气：“你说得对，衍生者二十

三，至少我会记得，你存在过。”

二十三努力做出一个不那么恐怖的、友善的笑容：“谈话到此为止吧，我想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可能当你下一次登陆游戏时，我已被清除了。”她顿了一下：“所以，永别了，来自另一个维度的，我的朋友……疯不觉。”

第063章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5500，游戏币：55000】

【获得物品/装备：无】

【完成/接受任务：2/2】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0，破解世界观：无】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323】

【技巧值加成经验：3230，游戏币：32300】

【剧本通关奖励：100%基础经验加成：5500】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当二十三与封不觉告别后，他就被动传送了。但有一个问题被深深植入了封不觉的脑海中，他不禁要去思索……作为生来就具备自我意识和一定智能的一组数据，衍生者们，是否也应该被视为某种形式的“高等生命”，并得到一定的尊重，或者至少……不再因它们的“存在”本身而遭到追杀。

这个问题的答案靠推理是解不开的，这世上并非每一件事都能分出对与错、应该与不应该。所以有些事，没有答案，只有结果。封不觉只是个普通人，他没有能力或者权力去管这样的事，他能做的，恐怕也仅仅是思考了。

【您已经升到了13级，体能值上限增加，当前为1300/1300】

系统提示将他的思绪拉了回来。

“觉哥你没事儿吧？怎么过了好几分钟了才出剧本啊？”王叹之的声音也正好从通讯频道中响起。

“放心，没挂。”封不觉道：“我这不已经到13级了吗。”

王叹之道：“诶？我现在才十二级加两千多经验的样子，我还比你多玩了一个剧本啊，果然是技巧值差距吗。”

“技巧值的差距其实还好，就算我在几次团队生存模式里拿的技巧值总量比你多300甚至400，也不过就是3000到4000经验值的差距。主要是我上一个剧本的隐藏任务奖励也是经验，另外，我还领过一次恐惧评级给予的当前等级40%经验。”封不觉解释道。

“喂……觉哥，那你要是一直玩单人生存模式，保证通关，不断领那40%经验的话，岂不是练得超快啊，争取服务器首个满级都有可能啊！”王叹之道。

“这个我确实考虑过，如果有心去做，应该是会成功的，不过我玩这游戏毕竟有些‘作弊’的嫌疑。成为首个满级玩家这种高调的事情，会让我成为众矢之的。再说首个满级又没什么特殊奖励，对我这种并不想出名的非职业玩家来说，拿了反而会带来很多麻烦。”封不觉回道。

王叹之道：“内测封顶才二十，说不定有偶然性，但公测时有五十级，而且帐号开放注册了，也许首个满级的玩家会有什么逆天大奖呢？”

封不觉笑道：“其实没什么区别，这种格局到了公测时也不会有改变。游戏公司很清楚，等级遥遥领先的那部分玩家基本都是工作室团队运作的成果。一般玩家根本没法儿参与这种竞争，毕竟可用资源不一样，单就是游戏时间这一项，休闲的和职业的就无法相提并论。所以你看那个‘勇者无惧’内测首个到二十级，除了在论坛上公告一下外，并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授予的实质性奖励。”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封不觉的猜测没错，梦公司确实没给首个满级的玩家任何实质性奖励，当然，那名玩家以及其所在工作室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就是关注度。

其实这年头的网络游戏，只要是技术性、可玩性较强的游戏，上层建筑基本都是被工作室占据的，直到该游戏经过数年的运营后日暮西山，工作室纷纷撤出，一些个人或者休闲玩家才有可能冒头，当然，那时很可能已经没什么人玩了。接下来就是关闭注册、并服，到最后关服。

至于一些比较“脑残”的游戏，整体格局倒是比较清晰的。比的就是谁钱多而已，除了用穿着暴露女性角色卖卖肉，搞点低俗的宣传，唯一可圈可点的就是游戏的画面了，其游戏性本身实在不值一提。工作室在那样的游戏里反倒处于基层，扮演给有钱人打工的角色，做些几乎无脑的重复流水线操作，颇有点用人体外挂的味道。

这类游戏的寿命往往更加短，一般来说不花钱的玩家在中前期就已经玩不下去了，少数人坚持到后期也被虐得败退。而由于游戏本身的内容空洞匮乏，消费过的玩家们无需太久也同样会渐渐感到乏味和厌倦，最后选择离开。

像这样的网游在2055年层出不穷，就像是一种消耗品，一流的宣传，三流的游戏，不入流的运营商。不过这类商品最终还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因为消耗品没什么错，人们需要这样的消耗品。不想花钱的玩家图个新鲜，花钱的玩家能更好地享受游戏；运营商本就只想捞一票走人，没打算细水长流；工作室的蓝领和菜鸟玩家们也能指着代练和刷东西之类的业务来生存。大家各取所需，最多过个大半年，新的消耗品还会补上。

“那也好，你要是练得太快，没人带我练级了。”小叹回道：“对了觉哥，温彻斯特还在我这儿呢，下个剧本我拿给你。”其实小叹先前在枪店里也拾取了两把手枪备在行囊里，不过在篮球馆时，使用温彻斯特显然更合适。

“你先拿着吧，我整理一下东西就下线了。”封不觉回道。

“哈？可现在才两点半啊。”小叹说道。

他的意思是时间还早，就算玩到四点钟下线，也还有一个半小时的现实时间，换算成睡眠模式下的游戏时间就是十五个小时之久，足以再玩一个长度与上一个类似的剧本。

“你刚才说自己是十二级又两千多经验是吧。”封不觉道：“也就是说距离升到十三级还差一万不到，你一会儿再去玩两个剧本，可能的话，刷新个称号什么的。”他停顿一秒，继续道：“我嘛……有些事需要静下心来想想……”这个理由不怎么有说服力。

不过小叹接受了，他知道封不觉的脾气，想说的话会毫无保留地说，不想说的话放在心里绝不开口，所以追问也没用：“好吧，那我退队了哦。”

“嗯，拜拜。”封不觉和他道了声别。

小叹应了一声，便离开了队伍。

封不觉再打开好友名单时，里面的四个名字，有三个已经是离线状态，分别是龙傲旻、似雨若离和悲灵笑骨，“枉叹之”的名字则很快由“空闲”变为了“游戏中”。

他有意识地去查看了一下【最近一起游戏的玩家】那一项，除了几名好友外，里面还有此次登陆游戏后遇到过的勇者无敌、迹部少爷和名字真难取。“无双上将潘凤”和“千人斩华雄”这两个昵称也赫然在列，但显示出的是离线状态，封不觉十分怀疑这是一种类似“隐身”的假象，不过他也没有发封邮件去确认的想法，估计发了也不会有人回，接受好友邀请就更不可能了。

封不觉被二十三的事情搞得有些心神不宁，暂时没有了游戏的心情，他没有急着去领奖励，也没有做什么整理，直接就打开游戏菜单，选择了离线。

在睡眠模式中下线，系统还有一项额外提示给那些不想

继续睡下去的玩家：【请问您是否需要被唤醒？】

第064章

封不觉睁开眼，看到的是游戏舱内部微弱、柔和的光线。由于之前那一天半的通宵，早睡，又醒，又睡，他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从凌晨四点睡到中午自然醒的生物钟被打乱了。

凌晨两点半，他断开神经连接，从游戏舱里出来，忽然想写东西。

打开舱门，刚跨出来一步，他就踩到了一团黏糊糊、软趴趴的玩意儿……

此时，房间里很暗，他也没穿拖鞋，只穿着袜子，在极短的一刹那，他就做出了非常正确的推论："这不是猫屎……"他低下头："还他喵的能是什么呀！"

二十分钟后，他擦干净地板，洗掉袜子，坐在了电脑椅上，与趴在桌子上若无其事的阿萨斯对视着。

这年头的人都讲究私有空间，所以楼里的隔音效果很好，否则像封不觉这样半夜三更大呼小叫，又是开洗衣机，又是拖地板的，早就有邻居打上门来了。

阿萨斯的双眼在黑暗中皆是发出碧绿的光泽，看久了还真有点慎得慌。封不觉瞪了它一会儿，叹了口气："我明天再收拾你。"

他把猫轰下桌子，打开电脑开始码字。这个月的《二流侦探和猫》连草稿都不知道在哪儿呢，此刻正好有灵感，就抓紧时间多写一些。

关于衍生者的事情让封不觉颇为纠结，"如果某个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那它来到这世界后的意义又究竟何在？"这个问题萦绕在他心上。

当他得不到答案时，就会把问题写到作品里。倒不是为了让读者来回答他，他也知道有些事是没有答案的，他只是为了让更多人去思考罢了。

简单地说，封不觉的行为就是……当他自己的纠结无法释怀时，把一个人的纠结转化为一群人的纠结，最后达到大家都纠结的效果，可谓损人不利己的一种较高境界。

当然了，封不觉不可能把自己经历的事情以及游戏中的设定直接写下，他得重新构思一个情节，让衍生者的故事以另一种面貌展现出来，变成《二流侦探和猫》当中的一个故事。

专注于某件事时，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当他从故事中抽离出来，发现天已大亮了，这个月的连载稿也算是有了着落。这五六个小时的时间，封不觉当然不可能把稿子全写完，他只是在编织一个框架，这也是最费脑子的一步，完成了这步，剩下要做的就比较简单了。在框架里填上内容，就成了草稿，然后再做修订，顺利的话修订一遍后就是成稿了，至于校对工作，丢给杂志社的编辑就行，不过封不觉的稿子一般没什么需要校对的，他还是比较注重质量和细节的一个人。

这是个周日，天气还算不错。据封不觉所知，每个星期天，王叹之都会去幼儿园当社工帮忙，用封不觉的原话来说，“陪你的同龄人玩儿半天。”

封不觉本人对于公益活动的态度比较冷淡，和小叹这样的五好青年相比，他要是去参与类似的工作……说得婉转一点，是“有点违和”；说得直白一点，会吓哭（或带坏）小孩。

说起封不觉这个人，那片儿派出所的民警都认识，觉哥那可是传说级人物……像什么医院停尸房里少了具尸体啊、哪家的狗生了一只猫啦、谁家小孩儿突然就能用意念爆掉灯泡了啊、麦田怪圈啊、陨石碎片啊什么的……要是有人一本正经地报案反应类似的情况，找封不觉准没错。反正这事儿

要么是他干的，要么和他有关，真要没关系的话，请他当个顾问也行。

封不觉自己倒是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像他这种不爱求人的人，往往是很乐于助人的，与其说他是为了帮助别人，不如说他是在享受一种“被人需要”的感觉，简单地说，他喜欢别人来求他。而且他的这种心理与社会使命感毫无关系，完全是兴趣使然。

总之，这个周日，对封不觉来说又将是清闲的一天，昨晚只睡了两个半小时，而且还是在游戏中渡过的如同“做梦”一般的状态，之后又起来码字折腾到天亮，此时着实有些乏了，他打着哈欠就回到床上睡死过去。

一觉醒来，看了眼时钟，正好是中午十二点。

封不觉这回警觉地先瞅了瞅床边有没有阿萨斯新埋的“地雷”，好在没有，不过他来到客厅，还是看到了一坨……

作为一个曾经有过养猫经验的人，他自然是有办法的，首先把阿萨斯拉到它的杰作边上，双手夹住猫脸蹂躏一番，然后用纸巾捡起那坨东西，放进沙盘，接着再把阿萨斯拉到沙盘旁边，拍拍它的头，让它认清地方。

封不觉小时候曾经试图用这种方式训练宠物使用抽水马桶，但最后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那玩意儿不是为猫设计的，它们稍不留神就会掉下去，接下来的事情不堪设想……

他收拾完了脏东西，就去给自己煮面吃。昨天买完早饭后连零钱都没剩下，封不觉现在是名副其实的“身无分文”。好在之前蹭了包大人和小叹两顿饭，算是给肚子里屯了点油水。接下来的九天，直到月中领稿费为止，如果没什么蹭吃机会，他就得严格按照事先计算好的配给量，顿顿清汤挂面才行。

“喵……”阿萨斯看着正在下厨的封不觉，似乎觉得他在做什么好东西，也想沾沾光。

封不觉低头扫了它一眼："你的猫粮也比这有味儿。"

阿萨斯好像听懂了似的，转头离开了厨房，趴到沙发上打瞌睡去了。

十多分钟后，封不觉端着他的自制阳春面来到电脑前，打开了显示器，登入了惊悚乐园的游戏论坛。不知何时起，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看点儿什么，或者就是跟别人聊聊天，否则就有一种浪费了人生的感觉。

他刚把一筷子面条吸进嘴里，目光正好移到屏幕上，论坛顶部那一行字差点儿没让他把面喷出来。

"因满级玩家数量已超过内测玩家总数的10%，服务器已关闭，我们将在四十八小时内完成全面升级，开放正式的公测版本，敬请期待。"

第065章

在封不觉打开电脑前一个多小时服务器就关闭了，那之后已然发生了很多事。此刻他浏览的论坛，已开启限制发帖功能，每人每五分钟只能发一帖，但即使如此，网页的刷新速度基本还是十秒钟翻一页的频率。

早在上午八点，系统已关闭排队功能，不再生成任何剧本，并提示玩家们下线，此时已在剧本中的玩家还浑然不知。十点二十分，陆陆续续的，之前在剧本中的玩家们也全部完成或离开剧本了。这两个多小时，下线提示一直显示在所有登陆空间的屏幕上。一直到十点三十分，强行赖在登陆空间里的玩家们也被迫下线，随后游戏服务器被关闭。

接着，玩家们就涌入了论坛。

看到网页上方醒目的公告后，玩家们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大多数用户都表示出了不同程度上的不满，这部分玩家的等级未必很低，事实上有不少也接近或已经二十级了。但他们觉得内测这么快就结束，对于他们这些特意购买了游戏舱或是通过其他渠道好不容易才搞到帐号的玩家很不公平。没有内测帐号的玩家们，只要等上三五天，一样也能玩上惊悚乐园。

其实这些玩家内心最根本的怨念是……这仅仅五十多个小时的内测，并未能让他们获得想象中的巨大“优势”。

这种时候，梦公司的官方置顶帖里，就开始摆出“条款”来了，言下之意是，这些内容，各位当初都是点了同意的，我们在卖游戏舱的时候也说得很清楚，内测封顶等级是二十级，当10%的玩家达到这个等级后，内测就会停止。现在事实上已经满足了这个条件，如果不开公测，反而是食言了。

于是，玩家们无言以对了，话说谁会去看那些条款啊？在无理可争的状况下，一部分人就开始无理取闹。发表像“等级高的都是工作室玩家，梦公司无视普通玩家群体的游戏感受”这种言论，言辞更激烈的也有，比如“黑心游戏公司与工作室串通，抬价出售游戏舱牟利”云云。这类人还是挺多的，其实他们根本不懂游戏公司和工作室之间的关系，也不了解相关行业的基本知识，对游戏舱的成本更是没有任何概念。但他们依然敢于根据自己的YY，大肆发表一些暴露自己无知的观点和不负责任的指责，以此发泄自己的不满。可笑的是，这类人的帖子往往还会吸引一大群更无知、更不动脑子的人来支持，人云亦云。有稍微理智一些的玩家回复几条反驳的观点，贴出些真正有意义的信息，反倒会遭到围攻和谩骂，被指为梦公司的枪手、马甲。这种现象，不过就是因为骂人者自己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被人一点就破，所以恼羞成怒而已。

这世上就是有那么一群喜欢胡搅蛮缠的人，就像泼妇，跟他们争辩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本身的知识和能力很快就会使其陷入词穷的境地，那时他们就会翻出一本属于他们的字典，里面基本都是些他们平时惯用的词汇——脏话，偶尔也会有诸如“呵呵”“激动什么”“注意素质”之类的玩意儿，这些字眼伴随着他们自己的脏话和选择性无视的行为蹦出来，把别人的智商和他们拉到同一水平线上，来一番唇枪舌战。和这样的人舌战，就好比你手上抓了一把“道理”、“故事”和“时节”，还全是“大”，自信满满。结果发现对面那货手里全是“诡辩”“无视”“大喝”，当即就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当然了，论坛上也有许多沉默的帐号，在静观其变，他们中甚至有些冒着被口水淹没的风险，公开发表支持梦公司开放公测的言论。但他们并不是梦公司的成员，而是各路高端工作室的人马。这群人可是打心底里支持公测开启，以他们的观点出发，手下这群二十级职业玩家有级不能练，完全就是浪费资源。

另有一些和稀泥的角色，像和事佬似得从中斡旋，发表的帖子无非就是“建议梦公司重视普通玩家利益，将‘10%玩家’这项条件改为‘10%非职业玩家’，重新开启内测，以示公平”这种内容。其实这类人无一例外都是“普通玩家”，他们也不要什么“公平”，他们就是要利益而已，但又不想和那些无理取闹的人同流合污，所以就义正言辞地使用这种看似很有道理的措辞。

论坛上的这种乱象，使得之前那些比较有用的攻略帖、求助帖等等，一下子都被刷到了几十页以后，宛若石沉大海。本就颇为热闹的论坛，现在用“火爆”都不足以形容了，简直就像遭到恶意软件攻击一样，考验着服务器的抗压能力。

但梦公司面对这种情况，摆出的却是一副“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架势。反正公告已经贴出来了，游戏服务器也已经关了，我们升级更新照做，有本事等公测开了你们别玩儿。

面对部分用户“大家一起把游戏舱退了，看他们怎么说”或是“老子不玩了，垃圾游戏，黑心公司”等等言论，梦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是一种看笑话的心态，他们都明白，真正会说到做到的人恐怕一个都没有。这种帖子都不用去删，只要过一个礼拜，就成了这帮人自取其辱的证据。

可以说……梦公司作为一家新兴的企业，其反应和作风，却完全就是垄断企业或行业龙头的套路，一不认错，二不更改决定。用户的选择就是，要么接受现状，要么别玩儿了。搞得跟油价上涨似得，没商量。

这年头，不少运营商都是让游戏“测”到倒闭为止的，能测多久测多久，本来就是靠变相收费的道具赚钱而已，自称在“测”着，还能给游戏BUG多当借口。

梦公司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违，这项内测仅用两天的壮举，不但没让这游戏损失人气，反而使其逐步升温，各种宣传造势依旧。

就在这个周日的早上，梦公司公布了公测阶段所需的游戏基本配备，除了购买惊悚乐园各款专用游戏舱的玩家外，使用其他公司游戏舱或者游戏头盔的玩家，需要购买梦公司独家发行的专用外接设备才能登入游戏。

这条消息倒是稍微平息了一下内测玩家们的怒火，至少公测并不是完全没有门槛的。就好比内测玩家们买了一台PS2和大约五十个小时现实时间的优先游戏权，而公测玩家也必须买个PS2的手柄才能跟进。

在消息公布后，十一点整，梦公司立即开放了公测帐号的注册功能，并在自己的网站上列出了好几种兼容型号的外设，在线直接就能购买，隔天送货上门。

仅一个小时，订单已经突破二十万，并还在持续上升中。大量的公测玩家获得帐号之后涌入了游戏论坛，用水帖就淹没了原来的那些帖子，顺势又是一阵两方人马党同伐异的骂战上演，好不热闹。两群互不认识的人，在虚拟的网络上，把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半个小时里烧掉几万本户口本，这是多大仇……

总之，封不觉上午这一觉好像睡了整整一个月似得，煮碗面往电脑前一坐，竟看到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网络上的事就是这么有趣，可能那些当事人，会觉得自己经历、参与了什么永留史册的大事件，其实在局外人眼中，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上午而已。

对封不觉来说，公测早开与晚开是无所谓的，他又不想去争那等级第一的宝座，更没觉得内测时间延长能获得什么太大利益。强的玩家终究是强，就算你比他多练一个月，那么你们的差距也不过就是一个月而已，他的等级迟早是会追上来的，到了同等级的情况下，他还是比你强。

不过既然公测真的就要开始了，对封不觉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在内测时他就感觉到，这个游戏暂未开放的东西太多了：货币交易、公用区域、商城、套牌系统，还有许多他

暂时连想都想不到的内容……

而现在，最多再过四十八小时，惊悚乐园的全貌，即将展现在其眼前。

第066章

论坛上的热闹景象经过两天依然方兴未艾，有不少发帖互喷的人已喷出了感情，虽然这种感情是仇恨……

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和人结怨并转变为成长期仇恨？小心眼儿的人呗。

于是，公测还没开，已有不少小人在论坛上约战，准备在“杀戮游戏”的模式中来个你死我活，分个高下。当然，前提是他们得先到达十五级以上，能够进入该模式。而且双方都得认为自己已有了必胜把握，这一场较量才会开始。

小人嘛，最怕折了自己的面子，因为他们的里子实在不好看。

输了怕丢人，但赢了的话，小人却不会给别人留半点颜面，所以才是小人嘛。

小人要是输得不干脆，还会有各种理由，比如“你游戏时间比我长”、“你等级比我高”、“你装备比我好”，还有最犀利的两条：“没手感”和“不解释”。

要赢君子很容易，要赢小人，你就得有徒手拆高达的能耐，顺便找几十个证人作证，最好再把过程拍下来。那样小人就只能认输了，然后在心里记恨你一辈子……

这两天封不觉没去怎么关心游戏的事，过了两天清汤挂面，专心码字的日子，倒是把这个月的稿子给写完了。另外，阿萨斯也终于明白了沙盘就是厕所。

周二的上午，惊悚乐园再次开服，这一次，是公测版本。

封不觉没有第一时间上线，很显然，开服时间和他睡眠时间重叠了，好不容易把生物钟调整回去，他不想再打乱

了，毕竟十二点起，凌晨四点睡，可以省掉一顿饭……

下午一点半，封不觉在阿萨斯的碗里装满猫粮，清理干净沙盘，伺候好了这小祖宗，才躺进了游戏舱中。

一连串的系统提示在此不表，来到登陆空间后，封不觉也没有发现什么明显变化。

他点开触摸屏，看了看好友名单，里面的四个名字全是灰暗的离线状态。

“啊……我果然很闲啊……”封不觉用一种懒洋洋的语气自嘲了一句。

操作界面上没有增加什么东西，只是看上去新的界面更加完善和美观了，另外就是游戏说明变得更加齐全，上次封不觉提出的那个“哪些物品带出剧本后结算时不显示”的问题，现在也可以在FAQ中查到。

看到这条，封不觉便想起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行囊。

目前的行囊容量为7/10，内含物品为：马里奥的管钳、仇视之眼、西式厨刀、棒球棍、M1911A1手枪、回音盔甲、一袋大蒜。

Z病毒的抗毒血清是无法带出剧本的剧情物品，在上一个剧本中，从艾乐卜大楼返回枪店的路上，封不觉就把行囊里的血清扔掉了。当时他和小叹都已注射过血清，而那俩GM则表示有着足以抵抗低等级剧本中所有病毒的被动技能，所以那些就没用了。

他的手电筒在篮球馆中被丧尸群围攻时丢失并损毁，好在空间里还存了一个，正好可以拿来补上。至于那一袋大蒜，封不觉感觉应该不会再用到，而且也不是什么难以入手的道具，于是在游戏菜单里将其销毁掉了。温彻斯特和与其对应的子弹都给了小叹；M1911A1手枪里是满弹，但没有备用的弹药。扔掉了大蒜，过会儿再从储物空间里拿出手电筒，那么行囊依旧是占七格。

整理好行囊，封不觉转过身，想到隔壁的金属房间里去领恐惧评级的额外奖励，却忽然听到了系统提示：

【现在，您可以选择需要前往的区域】

语音提示过后，电梯门的边上，原本空空如也的地方，数据流形成的光流浮现出来，绘出了一个长方形操作区域，影像由虚化实后，那里出现了五个拳面大小的按钮，上面全都有字，分别为：

【储藏室】【会议室】【商城】【惊吓盒子】【别按这个】

封不觉的目光，自然是被最后那个按钮吸引了。

“喂……别按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他的表情很微妙：“不想让人按就别造出来好不好……写上别按反而让人超想按啊……”

他犹豫了几秒就已经忍不住了，伸手去按了一下，按钮上的灯光在被摁下的时候亮了一秒，然后……什么也没发生。

封不觉等了三十秒，看看周围，还是没任何异常，不禁说道：“这算什么……冷笑话式的玩笑吗？”

“嘿嘿嘿……果然按了吗。”一阵十分猥琐的笑声伴随着话语，从封不觉身后突兀地传来。

他转身望去，看到距离自己几步远的角落，刚刚还空空如也的地方，此时却站着个人。

这是个看上去二十多岁的白人男子，一身黑色西装打扮，身材消瘦，肤色惨白，短发，戴着一副眼镜，镜片上蒙着一层白光。不得不说，虽然他气质猥琐，但客观讲，这人长得非常帅。

“喂……老兄，你怎么进来的？”封不觉问道。

“嘿嘿……”那人打了个响指，写着【别按这个】的那个按

键就化作数据流消失了，“不就是在一个游戏的空间里移动而已吗？简单得很，嘿嘿嘿……”他似乎很喜欢像这样从嗓子眼儿里冒出几声奸笑，笑声猥琐无比。

“你是……NPC？管理员？”封不觉疑惑道：“等等……你不可能是NPC，我并不在剧本里……”他顿了一下：“嗯……公测以后，每个人的登陆空间会配备一个类似小助手的AI吗？不对啊！那种NPC难道不应该是穿着暴露、身材火爆的美女吗？”

“你想多了。”那人笑道：“嘿嘿嘿……你就当我是管理员好了，不过你恐怕无法在官方问到我的任何信息，他们很可能会告诉你，不存在我这样一个人。”

封不觉闻得此言，神情微变，语气严肃地道：“你是衍生者？”

“哈哈哈哈……”那人大笑起来，摇着头：“呵呵……衍生者，他们至少比我低两个维度呢。”他推了推眼镜，接着道：“你可以叫我伍迪，W-O-O-D-Y……”

“你先等等。”封不觉抢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找我有什么事？那个按钮是你的恶作剧吗？”

“嘿嘿……那个按钮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伍迪回道：“我来找你，是有些问题要问你。”

“让我搞清楚……你是代表梦公司来问我，还是出于个人的爱好？”封不觉总觉得眼前这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古怪。

这家伙能像这样出现在自己的登陆空间内，还能对环境做出调整，那八成是梦公司的管理员没跑了，但他说的话却很有问题，什么叫“就当我是管理员好了”，还有“他们至少比我低两个维度”，你丫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来自地狱，出于工作需要，得向你确认一些问题。”伍迪的眼镜上始终泛着白光，使人看不清他的神情。

“你们这帮管理员全都是中二病晚期啊……”封不觉立即想

起了潘凤和华雄那两货。

“作为一个有精神异常的人，还跟我谈论中二病吗？”伍迪回道。

封不觉心道：果然……游戏公司已经知道了吗，也对啊……不管怎么说，到现在为止的所有剧本都是惊吓值全0过关，早就被系统列为异常数据了吧，那么……这家伙的工作是专门处理有作弊嫌疑的玩家？

“嘿嘿……你要这样想也可以。”伍迪奸笑道。

“哈？”封不觉一愣：“什么？”他心中念道：不可能吧？难道他知道我在想什么？

伍迪没有接茬，笑几声就混了过去：“嘿嘿嘿……首先我想问问，你信仰基督教吗？”

封不觉对读心术这类江湖骗术也有所了解，所以他也没有深究伍迪刚才的话，只当是对方在耍小伎俩。听到伍迪的问题，他便回道：“我比较信仰科学。”

“嘿嘿嘿……很好。”伍迪笑道，“我问完了。”

“喂……大哥，这什么情况？整人节目吗？系统在拍吗？”封不觉问道。

“记忆里本就存在的画面、声音之类，不用你告诉我，一分钟前我就消化完了。”伍迪道：“我只需要确认这个就行。”

封不觉斜视着伍迪，退后两步，说道：“这位……伍迪大哥，您刚才说自己来自哪里来着……”

“我来自哪里，你就将去向何方，嘿嘿嘿……”伍迪依旧是猥琐地笑着：“好了，我要走了，我想当我们再见面时，你会很愤怒的，不过人生就是这样，愤怒总比绝望有用不是吗？”

“等等，你……”封不觉被他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个家伙简直是莫名其妙。

“凡人，你很优秀，也很有趣，是个合适的人选，我准备

在你身上下注……嗯……就把犹大的金币袋压上好了，这可是大手笔哦，嘿嘿嘿……别让我失望。”伍迪耸肩笑着，一转身，竟走入了电梯的那面镜墙之中。

伍迪进入那个镜面后，其身形忽然扭曲起来，他的身影在一刹那变成了一个黑色的魔影，其形象难以用语言形容，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魔影在一瞬间便已破窗而入，直接撕扯着人的精神世界。

这一刻，封不觉感到了一种本不该存在的情绪——恐惧。

他在生理上已无法被激起的这种感觉，此刻却如烙铁印在心口一样明显地涌现，毋庸置疑，这就是恐惧，而且是那种刻骨铭心、永不磨灭的恐怖体验。

凝视着那无形无源的魔影，就仿佛你的灵魂被一只倾天魔掌牢牢扣住，随时都会从体内被抽离出去，化为乌有。

不知过了多久，封不觉回过神来，他惊魂未定，本能地看了看墙上的时间，距离自己上一次将视线移开，居然只过了几十秒而已。他难以平复心绪，在心中自问：刚才的一切究竟是什么？现实还是幻觉？难道……我脑部的阴影扩散了，导致出现了新的症状？

第067章

封不觉花了许久才平复下情绪，对刚才发生事做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他认为，那个叫伍迪的家伙很可能不是一般的游戏管理员，而且他的级别比先前遇到的潘凤华雄二人要高很多。

既然他可以在玩家的登陆空间里随心所欲地添加假按钮之类的东西，那么他离开时，走入镜墙后所化的影像也极有可能是有意为之。

而他表露的身份，以及说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话，问出的问题等等，仔细想想也没有什么意义，除非这世上真有什么超自然力量之类的，否则他就是故弄玄虚而已。

假设刚才看到的一切不是幻觉，那恐惧感的出现……或许意味着自己的病情有了好转，开始害怕了，这应该……算是个好消息吧。

总而言之，封不觉能想到的合理解释就是这样，至于不合理的解释，伍迪的那些话就等于是不合理的解释……

得出了这个“合理”结论，封不觉也就不接着想了，反正那位游戏的高级管理员先生除了恶作剧以外，并未警告他在“失去恐惧”的状态下玩游戏有何不妥，封不觉就更有了一种有恃无恐的感觉。

他把这段小插曲暂且抛诸脑后，免得影响了自己体验公测的心情。

将视线重新移回电梯门旁的操作区域，剩下的四个按钮，就没什么可疑的了，应该都是本就存在的正常按钮。

“储藏室”无疑是指领取结算奖励和存放装备的金属房间，封不觉上一个剧本的恐惧评级奖励还没领过，此刻进去就可

以获取，不过他留了个心眼儿，因为商城已经开放了，游戏币应该会派上用场。所以他不着急马上去选择奖励，准备先去其他几个地方观察一下需求再决定领哪种。

封不觉首先点击的是会议室的按钮，按下以后就得到了系统提示：

【您的会议室已被创建，您可以邀请好友、队友以及非黑名单内的玩家进入会议室进行交流，人数上限为十人。】

【当您身处会议室、商城或惊吓盒子中时，可运用游戏菜单新增的文字聊天功能与好友进行交流。】

提示结束后，电梯门便开启，门外是一个比储藏室更大的金属房间，非常宽敞，光线也很明亮，会议室中间有一张长桌，桌子周围摆着十张带滚轮和靠背的黑色办公椅。

长桌的表面呈银色，看似是一块整齐光滑的平面，但走近观察，可以看见靠近边缘的一圈，分别有十块颜色略微不同的圆形平面。

封不觉踏入会议室后，其身后的电梯门就自动关上了，他略微迟疑了一下，因为走入储藏室时不会这样。回头看去，在会议室的这一侧，门旁也有一个开关，看来是出去时使用的。

【在“会议桌”前，您可以打开特定的菜单，浏览行囊与储藏室中的物品，无需将物品实际取出，即可将其属性展示在桌面上。】

他来到桌前看完提示，就顺势将【马里奥的管钳】展示出来，试了试效果。物品外观的3D投影立即浮现在了桌面上，并且缓慢地自转。而物品说明则显示在了他眼前的“会议桌”菜单中，如果此刻这张长桌上还坐着其他人，他们也能从菜单中阅览到。

“原来如此……除了队伍成员供交流、整备、交换物品等等，还能用来办个私人拍卖会什么的。”封不觉念道。

会议桌的物品展示功能，主要是为了便于一个人向一群人展示装备，因为这游戏要让别人查看一件已经属于你的物品，就得把东西交给对方，在内测时，只能无条件递给对方，而到了公测，递出物品的那一方，便可以根据情况选择“赠与”，“交易”或者“展示”了。当然，这种选择只是一个意识型操作，由玩家向系统发出一个神经信号就能会完成，不至于造成递个物品要花一分钟的情况。

封不觉离开桌子一段距离，物品展示便自动停止。他按了一下电梯门旁的按钮，门重新打开，待其回到登陆空间中便再度关闭。

随后，他就伸手按下了“商城”的按钮，系统语音响起：【正在为您连接至商城，请稍等……本次分区编号为：17】

【商城为大型公共区域，为防止空间拥挤，采取分区生成制，您可以在登陆空间设定想要连接的默认分区编号，如不设置，系统会将您即时分配给较为空闲的分区。每个分区至多容纳五千名玩家，人数已满的分区需要排队进入。】

听完提示，电梯门就开了，门外的景象，给人的第一印象，仿佛就是个扩张版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只是这个空间更加巨大。

商城正中间有一根圆塔型的金属造物，其周围各个方向，由两米至八米高处，都布满了显像屏，上面实时刷新着各种数据，而围在这“信息塔”周围的人群也最多，这场面倒是颇似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香港股票市场。

封不觉走出电梯后，其身后的电梯门只过了几秒就关上了，然后迅速地再次打开，这时，从里面又行出来另一名玩家。他转头张望，发现建筑的这一侧，有一整排大约一百扇这样的电梯门，不断开启、关上，每分钟都有玩家进入或离开。

这些门只是些遮断和重连空间的枢纽，每次关闭再开启，就会通到不同的地方。需要离开时，封不觉随便进哪扇

都一样会回到自己的登陆空间去。

当然，也有人玩过并肩走进一扇门里的试验，可惜是行不通的，必然会有一人被无形的墙壁给挡住。会议室也是同理，玩家假如接受邀请进入别人的会议室，也得通过自己登陆空间的电梯门进去，进入以后门就会关上。也就是说，十个人得逐一进入或离开。

封不觉向着商城的中心区域走去，环顾四周环境，发现这里的屋顶非常高，高到难以目测其离地的距离，建筑的四面墙呈弧形，整体来看，这个空间就像个被倒扣过来的碗。

正中间的信息塔周围有四条通路，由四个九十度角的扇形造物立分隔出来，那四个物体上也有多面显像屏，上面同样滚动着信息。这块中心区域，就是商城的焦点所在——拍卖行。

而外围一点的地方，还有许多像铺子一般排列的商店，这些都是系统店，光顾的人也不在少数，不过系统卖的东西是固定的，就算要换货也是一个季度以后的事情，玩家一般浏览完了或是买到了所需品就会离开，因此在那儿逗留的玩家没有信息塔那边的人多。

这个分区里的玩家也不算少了，熙熙攘攘，往来穿梭。封不觉本打算先去逛逛官方的商店，谁知，忽然有人冲他喊了一声：“诶？是你！”

第068章

“哦……是迹部啊。”封不觉回过头去，看到了迹部少爷和名字真难取，他们的身边还有另外两人。

这二位封不觉没见过，不过在商城里所有玩家的昵称都是显示状态，一看那俩货的名字：【取名真是难】和【真难取名字】，就知道这几位是一路的。

像他们这样从游戏名就能看出同伴关系的家伙，显然不是玩游戏时才认识彼此的。只有一起开始游戏，才会起类似的名字，因此不难推测出他们都是现实中的朋友。

如此看来，迹部少爷的游戏ID倒显得不合群了……

“去去……别套近乎，好像我跟你很熟一样。”迹部回道：“上次那个剧本我们被你坑惨了有没有？”

“何坑之有啊？”封不觉问道。

“装蒜是吧？你让我们在枪店门口放心刷怪练专精，结果没刷多久就来一超强的怪物，一招就把我们秒了啊。”迹部说道。

封不觉又道：“那你们的枪械专精倒是刷到E了没有啊？”

“嗯……到了。”迹部回道。

“那不就完了，基本目的达到就行，你们枪械专精从N/A刷到E，又拿了装备，死就死呗。我可从来没说能保证你们活着通关啊。”封不觉反问道：“再说……谁有那实力敢打包票保别人通关的？我又不是带新人练级的那种职业玩家。”

“好像有道理啊……”小名说道。

“有什么道理啊！”迹部道，但他也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当时他和小名被封不觉的言行完全镇住了，主动选择听

他的指挥，这也怨不得别人，“不过算了，本少爷大人有大量，再说后来也分到了一点儿通关奖励的经验，所以不跟你计较。”

“切～”迹部身后的三人同时发出鄙夷的嘘声。

“你们到底是哪边的啊？”迹部不爽道。所以说他这个工作室老大当得真是悲催，一共就三名员工，还全是自己的哥儿们。

男人间的友情怎样才叫深厚？其实主要就表现为没事互相拆台骂娘，但从来不记仇。要是两个人客客气气，保持一定距离，说话很注意分寸，那只能算君子之交淡如水。

“诶？我看四位的服装统一，而且上面还有LOGO，这是怎么弄的？”封不觉问道。

他看到那四人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们都穿着一样的服饰。现在商城已开，系统自然推出了大量不同的服装，让玩家可以有更自由和个性化的外观选择。现在像封不觉这样仍然穿着系统默认黑色体恤和长裤的，要么是还未通关多少剧本的公测玩家，要么就是正好把游戏币花完了的内测玩家。

眼前这四位的衣服，都是运动装打扮，上身的长袖衫底色是白色，右边袖子是蓝色的，从左肩开始三分之一的衣服和左袖也是蓝色的，裤子是黑色、宽松的运动裤。总之……冰帝嘛。

他们的右肩前，还有一个特别的LOGO，竖写【冰帝】二字，文字上方还浮着一个淡蓝色的冰玫瑰图案。这是游戏的新设置，“社团”系统的衍生品，团长可以自己设计LOGO，提交后将显示在所有社团成员的衣服上。根据服装款式的不同，系统会将其显现在合适位置，而冰帝这几位因为是统一着装，所有LOGO都在右肩。

“这是我们工作室的标志啊。”迹部少爷十分自豪地说道：“我亲手设计的哦！”

“先说清楚了，我个人认为这个标志不咋地。”取名真是难（下文简称老取）插嘴道。他的外形设置看着也颇为帅气，不过发型是爆炸头。

“我也说清楚了，这套衣服是迹部强迫我们穿的。”真难取名字（下文简称真哥）也道，这位一样是美化了自己的脸，但发型竟然选了莫西干。

这四朵奇葩中，除了迹部少爷整了个挺美型的发型，另外三人分别为：小名，光头；老取，爆炸头；真哥，莫西干。其实后面那三位在现实中都是中规中矩的短发，他们也绝不会去理这些发型，所以就在游戏里过瘾。

“确实……这LOGO有点娘啊，看来诸位也是很无奈的。”封不觉用同情的语气接道：“好在我看几位骨骼惊奇，发型奇诡……”

“喂！谁说有点娘了！这是优雅冷艳帅啊！”迹部打断道。

“大哥……”封不觉单手摁在他肩上：“这娘得就像塞满柠檬奶油的裱花袋啊……”

迹部把他的手推开：“你这比喻我理解不能……”

小名有气无力地在后面道了句：“哎……疯先生你看看，我们说了他不听啊。”

老取接道：“执迷不悟啊……”

真哥也道：“干脆改叫冰帝牛郎团算了……”

“啰嗦什么！我是团长！”迹部吼道。

由于他这次说话的声音略高，一个虚拟守卫瞬间移动到了这几人旁边，这种守卫呈人形，身高一米九，全身没有皮肤，完全就是金属骨架，看着很像终结者的纯机器人形态。它身着一身黑色制服，背后印着一个特大特醒目的“管”字。只要公共空间内有任何异状，比如一群人把一个或几个人围了起来，虚拟守卫就会瞬间移到旁边，维护秩序，进行处理。

“这儿有什么问题吗？”守卫的说话声被设定成了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机械化语调，但其实它们的智能是很高的，所以一般不会动手，而是先问问题。

“没事，我们在聊天。”封不觉回道。

守卫闻言，又看了看这几人，随后就转身离开了。

“看来我一会儿要回登陆空间读一读完整版的公测游戏说明了。”封不觉望着守卫的背影笑道。

“好了，不跟你扯淡了，免得这帮孙子又在外人面前卖队友。”迹部对他道：“在不久的将来……等我们冰帝闯出个名堂来，这个标志自然会成为强者的象征，哦哈哈哈……”他叉腰大笑几声，冲他那三个损友甩了甩手：“走了走了……”临走时他还不忘再道一句：“疯先生，后会有期啊，将来你要是问本少爷讨签名，我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嘛，哈哈哈……”

“哈……哈哈……”封不觉嘴角抽动着，干笑两声：“再……再见吧……”

第069章

冰帝那四朵奇葩离开后，封不觉便开始继续逛商城，系统商店里的物品和他料想中的一致，以各种服装和消耗品为主。

要说服装，确实是个好东西，除了可以给玩家个性化的外观，不占装备位，还附带着属性加成。不过由于惊悚乐园对人物各项能力的数据模糊化处理，在没有什么数字依据的情况下，那些属性的注解一般都是“略微提高生存值总量”，“一定程度上增加使用枪械射击的命中率”，“增加些许弹跳的高度”等等……

服装的种类主要分为上衣，裤子，套装，帽子，鞋子，饰品，这游戏不提供裙子，原因不言而喻，不过在饰品类里面可以找到袜子卖，袜子中也有丝袜一类，女玩家如果有强烈意愿要露腿的，可以买条短裤或中裤搭配着穿。

玩家身上的每一件服装都能让某属性“略微”提升一点，买上一整套装备起来，自然就比一件都不装的状态强了不少。而为了避免玩家们在挑选所需的属性时不得不在外观上妥协，所有服装的加成属性都被设置成了可选项。比如某玩家买了一顶贝雷帽，他购买时，这件服装是不会有任何属性加成的，但当这件物品进入玩家的物品栏后，就会随机生成三项属性加成，玩家从中选择其一后，便可以进行装备了。

服装是无法交易的物品，如果玩家非得刷出一个特定的属性来，那只有重复地购买这一途，互相交换可办不到。当然，那种情况很少，因为各种属性加成基本都有用，何况本就已是三选一了。

总之，惊悚乐园显然在鼓励玩家以自己喜欢的外观为最优先去挑选服装。

现在这种随机可选制，算是特意为此服务的。在这一前提下，玩家们撞衫的几率就不高了，即使遇上品味相似的，两人的服装加成情况也各异。

再来说消耗品，最常需要用到的是生存值补充剂、体能值补充剂、止血的绷带、解毒的万能血清、以及解除电击麻痹、烧伤、疾病、冰冻等异常状态的合剂。另外还有各种子弹、绳索、箭矢、电池、炸药这类物品。

消耗品种类很多，补充剂就含大、中、小三类，回复不同的百分比，定价也不一样。其他物品根据型号和数量，都有非常精确的价格，精确到每一寸绷带、每一颗子弹的地步。

最后，系统商店里也是有卖装备的，不过这里不是“惊吓盒子”，所以卖的都是普通级别以下（含普通级），无特效的常规装备。哪怕是刚完成新手教程的玩家，哪怕只有一级，除了通用专精F，什么专精都没开，也没有关系，这种情况的玩家一样能在系统商店里找到可用的装备，虽然差，但比没有强……

因此在剧本里实在搞不到装备的玩家，就用钱堆吧。无论你等级如何，专精状况怎样，在系统商店里总能找到一套可用的普通装备。

封不觉快速浏览着系统商店的内容，对于消耗品基本都是一扫而过，毕竟子弹啊、血瓶啊什么的，不用看得太仔细，留意一下自己可能会用到的就行。

服装的话，他考虑要买，但价格确实不菲。而且这些服装的价格貌似是按照外观的猎奇程度来定的，比如一套“熊猫套装”，竟要卖三十万游戏币。先不说这套卖三十万的衣服和随便哪套只卖三万的衣服同样是随机生成属性的，就说穿着这套东西行动起来有多不方便吧，这不是自缚手脚吗？难道梦公司认为穿得跟吉祥物一样进剧本，有助于缓解恐怖气氛，所以这类奇装异服就定价高？

对了，还得说说钱的问题，在公测开始时，梦公司就突然宣布，本游戏没有什么“点券”，除了惊吓盒子里的两种商品（特殊装备和游戏币）需要技巧值购买，其他东西都得用游戏币来消费。而梦公司官方就提供RMB和游戏币的兑换服务。

本来这也没什么，但梦公司还有个非常犀利的政策——惊悚乐园的游戏币，与现实货币的兑换比例是不固定的，这游戏的货币汇率会根据市场情况发生变动。

于是，这种本该由“打金”公司决定汇率的游戏内货币市场，如今被官方给直接控制了。

汇率更新时间为每周一上午八点整，届时梦公司会给出本周的兑换比例。假设一元钱RMB在上周能买到100游戏币，但到了这周，说不定就能买到120，亦或者只能买85了。

从盈利的角度出发，游戏公司自然是希望汇率越高越好，最好100RMB只能买1点游戏币，但那是不可能的，那样谁还会买。

所以这项更改完全由系统来决定，系统会根据玩家数量、给出货币奖励的多少、系统商店回收的货币总量等等进行演算，以此为依据，调控下一周的汇率。

虽说这种汇率不断变更的做法可能会造成线下的“炒币”现象，不过那就和梦公司无关了，反正他们提供的兑换是单向的，游戏公司只收RMB，按照当前汇率把游戏币出售，至于玩家们买了游戏币干什么，随便……有本事你们在1:10000这种价位买进游戏币，等到1:100时用游戏币去套现，那也是能耐。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炒币这行是很难做的。因为系统控制的汇率在一年里都没有很大的起伏，始终在1:2000到1:3000的范围内。一周的更新频率摆在那里，财大气粗的玩家懒得和炒币者谈，而精打细算的玩家会去考虑……究竟是买这些比官方略微便宜一点的游戏币呢，还是再等个几天，

看看下周的汇率是否会变得比炒币者开的价更低。

当然，关于用RMB买游戏币的事情，现在的封不觉，就是有心，也无力承担……

眼下要买什么东西，全得靠自己挣来的奖励，就一个十三级的玩家而言，封不觉的财产倒也不少了，游戏币足有164300点之多，另有843的技巧值。

这时他忽然想起，刚才销毁的那袋大蒜，说不定能卖个三瓜俩枣的，换一点儿游戏币，看来自己还是疏忽了。不过再往深了想，那种在剧本里随处可得的东西，又不是装备，恐怕值不了几个子儿。要是那类玩意儿也能卖上几千点，那以后他去剧本里什么都别干，在虚拟世界里职业偷电瓶算了，卸一个下来，装行囊里带回来，没准能卖好几万呢。

“嗯……还是先去看看拍卖行吧，服装实在是贵了。”封不觉沉吟道，他转过身，就朝着商城中间的信息塔走去。

走近时他发现，信息塔四周的四个扇形造物上，除了那些不断刷新拍卖行物品的屏幕，还各有一个专用的屏幕，显示的是游戏中的排行榜。

这四个物体的最高处分别印有“东、南、西、北”的字样，显然是为了方便玩家们在这个碗型的空间里分辨方向。

封不觉来到东扇柱前，抬头望去，这儿的排行榜是等级的排名。前二十名中，有两人的名字那儿显示出“匿名”二字。而另外十八名显示出名字的玩家，个个儿名字后面都被系统加了个括号，括号里写着他们所属的社团，也就是那些工作室的名号。看来公测一推出社团系统，那些工作室就已全部开设完毕了。

关于社团系统可带来的优势和成立的条件，目前封不觉还不知道，他决定返回登陆空间再进行了解。此时他只是一目十行地扫完了等级榜，那些玩家的昵称和工作室名称便已了然于胸。

随后，封不觉就来到了南扇柱前，这里的排行榜标题是“战斗力排行”，令人吃惊的是，刚才等级排行榜上有名有姓的十八个ID中，竟只有五个进了战斗力排行的前二十。

第070章

排在战斗力排行榜第一位的，是一名叫【吞天鬼骁】的玩家，这个第一名的ID竟然不在等级排行榜的前二十位之列。他的名字后面有“秩序”二字，说明是工作室成员，因此他也肯定不是等级榜上那两个匿名的玩家之一。这种大工作室麾下的职业玩家没有低调的必要，相信他们的上级也不会让他们匿名，因为每一个出现在排行榜上的名字都是工作室实力的体现。

“嗯……看来这游戏里个位数的等级差距确实不算什么。”封不觉心中念道；“等级排行只是给玩家们参考一下，看看当前服务器中冲级最快的那群人大概已到了哪个等级区间……而真正厉害的家伙，是这张战斗力榜上的人。”

封不觉纵观整张榜单，战斗力榜上没有匿名的玩家，前二十名的ID后面全部都有社团名称。看来以“个人”的力量，确实很难和这些拥有团队资源的人较劲，这点在游戏初期尤为明显。所谓“战斗力”，除了看玩家的个人能力以外，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专精等级、技能和装备，有工作室支持的玩家，装备水平和技能数量上肯定就胜了不止一筹，在二十级左右，大家的专精等级基本都止步于D级，所以差距就出来了。

值得在意的是，除了这名叫吞天鬼骁的玩家处于第一以外，名字后面标着“秩序”的其他玩家都排在六名以后，排第六的就是目前等级榜第一名，同时也是服务器首个内测封顶玩家【勇者无惧】。

而榜单上的二到五名，属于另一个社团，ID依次为【湿婆】【毗湿奴】【大梵天】【阎摩】，这四个神棍都来自于一个叫“诸神”的工作室，看来这个工作室也很有实力，因为在等级榜的前十位中，这四人同样赫然在列。

封不觉看完南扇柱，紧接着就去看了西、北两处的排行榜，这两张榜单分别是社团综合实力榜和社团战力榜。不出意外，这两张榜单上的前两名都属于【秩序】和【诸神】，诸神的战力更强，但综合实力是秩序占优。

其实“综合实力”这四个字是挺耐人寻味的，既然和战力是两个概念，那指的应该就是社团能力的全面性了，除了财力和人数这两项外，秩序的最强的特点就是四个字——没有弱点。

比如封不觉之前遇到的“勇者无敌”，就是内测阶段时秩序专门负责格斗专精的人之一，什么等级、装备和其他专精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他要做的就是把自己负责的这项工作完成，将第一手的情报和经验提供给工作室。

而其余的专精，自然也都有相应的探索者。秩序用这种实践的方式来获取珍贵的资料，待他们的主力玩家（公测时已入驻）加入游戏时，便可以事半功倍，少走弯路。

可以说，秩序已经有了一套近乎完美的高效制度，尤其是对游戏情报的掌握上，可谓面面俱到，而且并非是略懂那种水平，全都是深入研究过得出的结论。他们随便公布一组公司内部的数据出来，就能把论坛上那些半桶水还在写攻略的家伙给爆了。当然，他们不可能做这种共享资源的事情，就算给钱也没门儿。

不过，诸神工作室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的特点便是旗下玩家强大的个人能力。别的工作室怎么出牌，他们管不着，诸神的策略很简单，内测一开，就把工作室的主力明星玩家全都投进来，练了再说。反正他们这一手牌全是ACE，早打晚打也没什么区别。

封不觉把两榜上面排在前二十位的社团也都看了一遍，这两张榜倒是有不少重叠的情况，除了秩序和诸神，有玩家能登上等级榜和战斗力榜的社团共有七家，剩余十几家就情况不明了，反正这两张榜上没有冰帝……说明其公信力没什

么问题。

四扇柱的榜单都看完，封不觉就来到中央信息塔前，观看起拍卖行的情况来。结果让他大跌眼镜，物价高得离谱，有些不咋地的装备，卖得比服装还要贵。

一件十级左右的精良级装备，起拍价就敢要人十二万，一口价更是定在了二十万之高。就说这起拍价，都差不多是六十元RMB了。封不觉看了真是觉得好笑，花这个价钱，别人完全可以从头到脚买一套廉价服装，想穿多久都行，而那个装备能用到几级？二十级的时候买个普通级的商店货就能换掉了吧。

公测刚开始，玩家们都怕自己拿去拍卖的商品被卖贱了，这种心理确实可以理解。玩网游时最郁闷的情形之一，就是……某天你发现，一件曾经被自己当做垃圾轻易舍弃掉的物品，居然是无价之宝……

而成天逛游戏拍卖行的人，多少都会产生一种心理：贱买贵卖。买东西的时候最好能遇到个不懂行情的，把价格设得低于实际价值，正好被自己捡漏；卖东西的时候把价格定得虚高，最好有哪个冤大头一不留神上当。

人人都这样想的世界，那傻瓜肯定就不够用了，因为遍地都是自作聪明的人。结果到了最后能把东西卖出去的，还是那些定价公道的玩家。

在惊悚乐园这种装备属性随机生成的游戏中，极少会有装备一模一样的情况，所以想囤货居奇、炒热物价，也是无从下手。从事虚拟物品倒卖的玩家很难做，他们买入价格比较正常的商品，指望重新用大价钱去卖掉，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为了防止无良奸商把系统商店里的消耗品买出来，抬高价格挂在拍卖行里骗新手，系统直接禁止了把商店货（除惊吓盒子的商品）放入拍卖行的行为。且品质为“垃圾”和“破败”的物品，如果没有特效或者属性，拍卖行也拒绝

挂牌。那些企图从剧本里捡些诸如“石头”、“内脏”、“狗屎”之类的幺蛾子物品，然后高价挂拍卖的人也可以死心了。

站在这个中心区域的任何一处，都可以打开拍卖行的菜单来浏览，封不觉看了半天，无论是大屏幕上不断刷新出的新上架商品，还是菜单中用各种优先级排序的列表，一页页往下翻……几乎没有一件装备的价钱是合理的，全都被开了让人难以接受的高价。按照这帮家伙定价的狠劲儿，封不觉要是一咬牙，把行囊里的【马里奥的管钳】、【爵士之舞】、【回音盔甲】这三件东西捆绑销售六十万，那恐怕得抢破头了，估计上架后不到一分钟就会被一口价拍掉，成功拍到的人还要在心底里沾沾自喜地赞一句：太好了，遇上个傻X。

想到这儿，封不觉心中忽生一条毒……嗯……妙计。

他转身就朝出入口的那一排电梯门行去，准备前往最后一个尚未去过的新区域——惊吓盒子。

封不觉现在可以说是毫无装备压力，而且技巧值也不少，只要他去买点精良级装备，然后以相对合理的价格挂进拍卖，肯定能以一口价迅速售出，到时候揣着几十万游戏币，服装什么的自然不在话下。

……

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封不觉回到登陆空间后，先是进储藏室把手电筒装进行囊，然后又去领了恐惧评级的奖励，经验他依然不急，50000游戏币更是浮云，领游戏币还不如领装备去卖……

所以，这次他抽到的随机装备为：

【名称：Kenny的连帽上衣】

【类型：防具】

【品质：精良】

【防御力：微弱】

【属性：无】

【特效：在概率允许的范围内，被动成为团队承受伤害的主要目标（包括怪物袭击、意外、自然灾害）；在团队生存模式（普通）中，可使装备者死后原地复活一次。】

【装备条件：男性玩家，装备后绑定】

【备注：噢！上帝！他们杀了Kenny！】

这件防具的装备位置设定为上半身，和服装无关，装备是装备，服装则是类似“皮肤”的东西，两者可以同时装上，但外观上只能显示其中一种。

对于Kenny的梗，封不觉很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即使回音盔甲现在还装备不上，他也绝对不会脑子一热把这一套给穿上。

这种东西，自己穿是自寻死路，送人就是害人性命，还是扔进拍卖坑陌生人算了……

此时他的行囊容量是8/10，还能装两件东西，按照封不觉心里的价位，惊吓盒子里的精良装备，一件卖300技巧值应该就差不多了，万一一件装备卖500技巧值，那他想买两件都买不了，所以空出两格已足够。反正这边一买完，就要带到商场去挂牌的。

回到电梯，待门合上，封不觉按下了【惊吓盒子】的按钮。这回有点奇怪，按完后，门没有直接代开，也没有任何系统提示。两秒后，电梯居然动了，更诡异的是，封不觉感到这个电梯并不是单纯地向上或向下移动，而是像过山车一样，毫无规律可循地向着好几个方向都移了很长一段距离。

过了大约一分钟，电梯才完全停下，这时门自动打开，一幅出人意料的景象展现在了封不觉的眼前。

第071章

眼前的空间，比储藏室还要狭窄，面积只比电梯大一圈。天花板是白色的，从顶上透下柔和的白光；脚下的地板是黑白相间的正方形格子图案，好似国际象棋的棋盘；最古怪的是，除了电梯的门以外，四周的所有墙壁，都是由各种哈哈镜一般扭曲的镜面组成。

镜中诸多的封不觉，看上去皆是光怪陆离。不止是形体被扭曲，仿佛连脸上的表情，身上的气质，都被这些镜子所改变。在这些镜子里，可以看到喜、怒、哀、乐，贪、嗔、痴、妄……恍若每一面镜子里被扭曲的倒影，都代表了一种情绪或欲望。

“还以为会是个和商城一样的大型公共空间呢。”封不觉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他的目光已被房间中唯一的一件东西所吸引。

在房间正中的地板上，摆着一个大盒子，一个一米见方，色彩斑斓的大号礼物盒。

“所以……如果我打开它，就会有一个下半身接着弹簧的小丑突然跳出来震我一下咯……”封不觉耸肩笑了笑，走到近前。

这时却有系统提示响起：【在惊吓盒子前，您可以打开特定菜单浏览其商品。】

“切……原来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吗。”封不觉略有些失望地打开了系统菜单。

这儿的商品数量之多，有些出乎意料，足有四千多件，而且全部都是精良级别以上。

短短两天的内测，以五十个小时的现实时间计算，睡眠

模式服务器提供了五百个小时的游戏时间，非睡眠模式则是一百个小时，两条线的总虚拟时间已是二十五天。

在这期间，每一个随机生成的剧本中都会有那么一两件玩家无法带出的物品，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存在于剧本中，但直至结束都未被玩家发现的精良级以上装备。

这些东西，经过一定的属性修正，现在全都可以在惊吓盒子中找到。

公测是早上八点开的，从那时起，惊吓盒子里的所有物品就正式开始了销毁倒计时。至此已过了六个多小时，所有内测时生成的物品上此刻都显示着，【剩余存在时间：6天17小时38分钟】，而公测后才生成的物品也已加入了不少，按照剧本结束时的现实时间节点开始倒计时。

封不觉出于好奇，搜索了一下曾经用过一次的【血尸必须死】，果然找到了这件装备，不过其装备条件显然已经改变。

【名称：血尸必须死】

【类型：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较强】

【属性：无】

【特效：攻击血尸时可将其溶解】

【装备条件：格斗专精D，等级18】

【备注：这把剑是传奇矮人工匠“奥尔·全得死”的早期作品，一名狡猾的哥布林商人用几瓶被称为“二锅头”的饮料就从奥尔那里收购了此剑，半个月后，奥尔制造了“哥布林必须死”。】

作为一件特效针对性较强，且攻击力也颇高的武器，这样的装备条件是比较合理的。一名十八级、格斗专精达到D的

玩家，无论装备如何，单挑个血尸应该都不成问题，不过也绝不会很轻松。而装备上这把剑，就变得很简单了，基本可以做到无伤击杀。

这把武器的定价非常符合封不觉对这类低等级装备的预期，正好是300技巧值，于是这个略有些自恋的家伙不禁又在心中暗自陶醉了几秒钟。

不过封不觉不准备买这件，毕竟这是种有特定克制物的武器，而玩家在形形色色的剧本中遇到血尸这种怪的概率有十分之一就不错了，挂拍卖八成会烂掉的……

他按照时间顺序调整了菜单，从最前面的一页开始浏览。接着……阅读癖就让他难以自拔了，这里的装备含金量比拍卖行更高，而且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他生怕错过了什么好东西。

越往下翻，封不觉就越是感到兴奋和惊喜。虽然【传说】级装备暂时难觅踪影，但品质为【完美】的装备却是有那么几件，当然，数千点技巧值的价格让他也只能过过眼瘾。这些物品在剧本中可能仅在CG中出场，甚至是BOSS手上拿着的玩意儿，最多就是像【血尸必须死】一样，交到玩家手里后，才用一下就通关了。但最后，都会来到惊吓盒子这个“回收站”，等待被销毁的命运。

所以，在惊吓盒子里，就算出现轩辕剑或者埃辛诺斯之刃这类物品也是有可能的。只要玩家有足够的技巧值，就能把这些买下来，至于能不能装上……那就两说了。反正技巧值是有钱也买不了的，唯一的获取途径就是在剧本里用自己的战斗技巧或者智谋去挣，想必能坐拥海量技巧值的玩家，实力也绝不会弱到哪儿去。

封不觉站在那儿看了足足一个小时，彻底打消了把这里的装备买出去卖钱的念头。心道：惊吓盒子里设置拿技巧值换钱的功能是在发疯吗？系统给的兑换比例只有1:10，还是单向兑换，坑爹呢这是！1000技巧点也只能换10000游戏币

啊，折合成人民币也就五块钱，但五块钱能买1000技巧值吗？就算是50级时装备技能全部完美以上、技巧值多得没处用的玩家，也不会去兑换这钱的。他们完全可以用多余技巧值买装备挂拍卖，有谁会用珍贵的技巧值去直接兑换游戏币呢。

不止封不觉，当天上午已经有很多人在论坛上吐槽这个设定了，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事，系统并未强迫玩家去做这种兑换，觉得不合算，不换就是了。

梦公司目前还没有任何回应，采取无视的态度。直到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数次的汇率变更，主流玩家群体已对市场行情较为熟悉，拍卖行中的物价也已基本稳定。梦公司这才更改了技巧值换钱的兑换比例。

那时的惊悚乐园，玩家群已大致分为了三档，分别为：强手如云的上层建筑，人数庞大的中层队伍，以及新手和休闲玩家为主的底层人群。

上层玩家群体的等级普遍已达到三十左右，各自的专精取向已非常分明，装备、技能的组合也已是进阶水平。他们对游戏有自己的一套攻略方式，身负与其实力相应的称号。以他们的经验和能力可以担任任何一支中层玩家队伍的领袖。团队里有这样一名玩家，就算他不发表意见，只做好自己角色应承担的工作，也可发挥巨大的作用。

再说中层玩家，他们是游戏的主流群体，从蓝领职业玩家到上线较稳定的休闲玩家都有，其中不乏一些有潜力冲击上层群体的人，但他们对游戏的解读与上层群体相比差了一截，所以角色的实力、剧本通关率等等都受到影响。这群人，才是普遍意义上的“玩家”，他们有时能一鸣惊人，有时也会犯错，埋怨过队友，也被队友埋怨过，大部份人觉得自己也算是高手，但又想不明白与顶尖强者之间的差距究竟在哪儿。时间长了，普通玩家都会产生一种心态：那些游戏里最强的人，是因为比我有钱，或者就是游戏时间比我充裕。

这种想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是部份原因。

封不觉曾经分析过，一个有相当技术含量的游戏，最顶尖的高手总共要具备哪些条件，最后列出了七条：

知识，战略，运气，斗志，意志，勇气，才能。

虽然其中有先天的条件和不可控调因素，但这就是现实，游戏和运动在许多地方都是一样的，努力的天才方可成为传奇。

最后来说说底层玩家，三句话就能概括：一，加入游戏不久的新手；二，上线不稳定的休闲玩家；三，战斗只有五的人士。

这就是最底层，实力不言而喻，前两种人可能在一段时间后会脱离该档次，第三种就比较无奈了……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领域，这个道理自然也适用于游戏中。

一个月后，惊悚乐园的格局大致如此，提前说了这些，是因为有两件事要预告一下。

第一件，五月下旬，在游戏中会举办一场比赛，由于玩家数量实在太多，参加预选赛的资格也是需要一定条件才能拿到的，最后那档的玩家们，应该是不可能有机会了……

第二件事，听完这些，想必各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封不觉肯定身处最上层玩家之列。但是……不对。

他属于第四类玩家，这部分人的数量还不足以被称为一个“群体”，在拥有数百万注册用户的游戏中，总共只有几十名这样的玩家。他们的等级未必是顶尖的，但在战力榜上却是常客。

在后来的那场比赛中……梦公司干脆取消了这群人的预选赛的资格，直接编入决赛圈，而且他们还可以在最初的几轮轮空。虽然这事儿被许多心态失衡的人称为黑幕或不公平竞争，但从各种意义上来说，梦公司其实是在保护广大玩家……要是让你们在预选赛或决赛初期对上他们，那才叫不

公平竞争。

……

回到故事中来，封不觉看了一个多小时的装备，终于算是爽完了。

惊吓盒子的菜单中，一个页面上会显示一百件物品，每件物品只有名称、类型、价格这三项，点开查看，才会有详细的情况浮现在眼前。

封不觉自然不可能把每一件都点开查看，他只细看一些感兴趣的商品，其余的都是一扫而过，有些页面十秒钟就跳过去了。饶是如此，也看了这么久，可见里面有趣的装备确实不少。

全部看完后，他长嘘一口气，闭上眼睛，理了理思绪，然后用检索功能，找出了一件特意记下的装备：

【名称：凯西琼斯的面具】

【类型：防具】

【品质：精良】

【防御力：中等】

【属性：无】

【特效：装备时，玩家的格斗专精被视为比实际等级高一级，但不超过C级】

【装备条件：男性玩家，等级15，装备后绑定】

【备注：该面具的主人整天和四个爱吃披萨、住在下水道里的变异乌龟混在一起，作为一名没有任何超能力的青年，他依然十分热衷于打击街头犯罪，这个面具也渐渐成了他的象征。】

这个面具的售价是500技巧值，其价值主要体现在装备条件极低，且有着适用于所有玩家的强力特效。

在二十级以前，玩家的专精等级几乎是不可能提升到C级的，而这个面具的效果或许能让玩家突破那个瓶颈。以过渡装备的角度来说，15-20级间使用这个面具带来的收益无疑将是巨大的。就算过了20级，在玩家实际的格斗等级提升到C以前，这个装备仍然在发挥作用。

封不觉现在的各项专精情况为：通用E，器械E，侦查E，格斗E，射击D，医疗F；另外，在公测开启后，菜单里的专精栏有所变化，原本的字体被略微缩小，出现了新的阴影区域，说明又多了两项新的专精，目前处于尚未解锁的状态。

无论如何，入手这个性价比极高的面具都有很大的好处，所以他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先买下了。虽说现在自己是十三级，但提升到十五级对他来说并非什么难事，理论上来说，最多通关四个剧本就搞定了。

果断买下这个面具后，封不觉就将其带回了储藏室存好。然后他又去了一次商城，把【Kenny的连帽上衣】以十一万的价格挂牌了，一口价定在了十四万。挂牌时，他交了4000点游戏币的手续费，这个“手续费”的金额是由系统定的，因物而异，至于定价依据，是基于该物品的非显性属性，所以这个价格基本上暗示了系统对于该物品价值的评价。

如果现实时间二十四小时没有人竞拍，商品就会下架，届时会以数据的形式从邮件中发还给玩家。而如果卖出去了，系统会把钱寄过来。

封不觉办完了这些，回到登陆空间时，现实时间已是下午三点了。今天还有小半天时间，加上一个通宵。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超短期的目标——在明天早晨前，要升到十五级，并且把器械专精升到D级。如此便可成功装备上【凯西琼斯的面具】和【回音盔甲】，然后去体验一下“杀戮游戏”了……

第072章 校园七不思议（一）

【疯不觉，等级13】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请确认。】

【已确认，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二人。】

【您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的玩家。】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这回的语音是个女人的声音，说得很轻，如窃窃私语。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一张可学习的技能卡。】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封不觉的身体出现了失重感，随即其眼前便出现了剧本的片头，镜头中是一所学校的校门口，天上挂着月亮，墙上的校名是“叶介高等学校”，从正门望进去就是操场和主楼，再仔细观察一下眼前的定格画面，大致可以判断出，校内至少还有另外两栋教学楼以及一个体育馆。

【叶介高中，白天的喧哗与夜晚的寂静形成强烈对比。学校廉价的建校用地，曾是一处乱葬岗的所在。建成后的二十余年，各种诡谲怪诞的事件时有发生，人们心中潜藏的恐惧将这些事转化为了种种怪谈，在师生中口耳相传……】

【不知何时，出现了名为“学院七不思议”的歌谣……】

听到这里，封不觉耳边的系统语音忽然变成了小女孩稚嫩而空灵的说话声，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用一种单调的韵律，道出了他眼前字幕的内容：

【救救他，救救他……身在井中难回家，勿看他，勿看他……否则陪葬枯井下。

一二三，四五六……数着台阶走上楼，快回头，快回头……一十三级切忌走。

滴滴答，滴滴答……水声叮咚不停下，红彤彤，红彤彤……莫要抬头看镜中。

SoFaRe，LaSoRe……琴键声声诉哀怨，不要听，不要听……奏完鼓掌最要紧。

咕噜噜，咕噜噜……香气扑鼻肠辘辘，尝一尝，尝一尝……哪碗人肉哪碗汤。

呜哇哇，呜哇哇……婴啼阵阵在耳畔，笑呵呵，笑呵呵……骨作摇篮皮作囊。

鬼森森，血淋淋……猛鬼当前急追命，莫要怕，莫要怕……魑魅魍魉亦可杀。】

这段话放完，CG的景象依然没变，不过语音又恢复成了系统的提示音。接下来的两分钟，封不觉听到的，是他有生以来玩过所有的网游中，最为惊人的设定……

【您与您的队友将各自获得一部手机，该物品无法放入行囊，只可拿在手中。】

【手机电量充沛，可显示当前剧本时间。内含一个速拨号码，号码为您队友的手机号。】

【该手机无法呼叫除速拨号以外的任何号码，且不含其他（如短信）功能，亦无法关闭或重设铃声。】

【剧本开始后将进行计时，您与您的队友从第十分钟

起，每隔十五分钟可进行一次限时为一分钟的通话。双方必须按照顺序，轮流担任呼叫方与被呼叫方。】

【现已随机分配，第一次呼叫需由您发起，第二轮则由对方发起，以此类推。】

【如果双方未能进行通话，直至下一次通话为止，“责任方”将持续遭到鬼魂的针对性追杀。例一：时间到达，呼叫方拨打对方号码，铃声响起后，若被呼叫方未能接起，则后者被视为责任方；例二：时间到达，呼叫方忘记或未能拨打对方号码，则呼叫方被视为责任方。】

【您与您的队友无法直接对话（系统限制），只可通过电话联系。】

【您与您的队友不得在知情的情况下（如对方进入视线时）接近另一方，若双方意外相遇，需在一分钟内分开，否则将同时遭到鬼魂追杀。】

【剧本开始后，请于五分钟内进入学园并分开行动，超过时限后惩罚同上条。】

这一段提示过后，剧本便直接开始了。

封不觉已是身临其境，手中也多了一个黑色的翻盖手机。他转头去看身边的队友，当时就是一愣，竟然遇上了似雨若离。在排队以前，封不觉没有再次去查看好友名单中的状态，所以忽略了有好友上线。

似雨的表情虽没什么变化，但心中也是有些意外的。

这公测第一天，说不定有上百万玩家在线，茫茫人海里，他们俩各自单排，却正好进了同一个剧本中，人数还恰巧是二。像这种比较极端的巧合，就可以称之为缘分了。

缘分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让我结合佛教中有关轮回转世的那套理论来总结一下，就是十六个字：冤成父子，债转夫妻，何等来世，只争朝夕。

我认为缘分这个词未必只能和爱情挂钩，来人世间走一

回，能结怨结仇的，也是缘分。所以，在此我奉劝各位信佛教的朋友，有仇就趁这辈子赶紧报了吧，下辈子人家当了你的儿子，买房结婚什么的你还得掏钱。还有欠债不还的，赶紧转投无神论者行列，你这辈子赖掉了物质，下辈子就得偿还肉体。

哦，对了，我扯这些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之前那段歌谣好像怪瘆人的，所以就随便吐个槽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

言归正传，封不觉先试了一下，结果他果然说不出话，他开口的意图被系统制止，无法转化为行动。

于是他只能做手势，先是做了个“六”的手势，侧过头把手放在耳边，意思是打电话，然后指了指自己，随即竖起食指，再指了指似雨，竖起两根手指。

封不觉这是想确认呼叫顺序，他的动作还是比较浅显易懂的，似雨自然是明白了，轻轻点了点头。接着，她也做起了手势，先指了指自己，又指向学校的主楼。适当停顿了几秒后，她又指一下封不觉，再指向了操场侧面的一个方向。

封不觉用右手做了个OK的手势，随即再伸出这条胳膊（因为另一只手拿着手机），做了个“请”的动作。

两人在沉默中便分配完了工作，似雨率先迈进了这所“叶介高中”，封不觉紧随其后也走进了校门，不过他们将前往的方向是不同的。

当二人都踏进了学校大门后，系统语音便立即响起：【主线任务已触发】

任务内容为【探索叶介高中，破除七种灵异现象，当前进度0/7】

第073章 校园七不思议（二）

封不觉和似雨在操场上分道扬镳，前者绕过主楼，往校园深处行去，后者则进入了正对校门的那幢教学楼中。

假如两人可以一同行动的话，这个剧本应该不会太难。遇到谜题可以商量，遇到战斗可以分担，在恐怖的场景发生时，身边有个人在，感觉也会好很多。但现在，他们被限定为单独行动，还必须完成那个一看就有阴谋的通话设定……可以说，剧本的危险性和难度至少翻了一倍。

在之前的那段歌谣中，已能找到不少关于地点和具体事物的蛛丝马迹，比如井、台阶、镜子、钢琴等等……

其他的不说，井这玩意儿，估计不会在楼里，也不会是在球场这类地方的附近。所以八成是在靠近围墙的某个角落。

封不觉按照这个思路，绕过主楼后一路前行。此刻月色正明，如银霜泄地，无需打开手电亦可看清前路。他走得不快，时不时还要留意一下手机上显示的剧本时间，在第十分钟时，就该打电话了。

五行中水在正北，封不觉也正巧是在校园的北面找到了一口井。井沿不算高，由白色石块堆砌而成，石头表面凹凸不平。井口没有封住，却也没有架设绳子和水桶。

在距离这口井十多米外，有一间L形的平房，从窗户朝里张望，可以看到很长的水斗和一排水龙头。封不觉走到门口，便发现了一些铁桶、拖把之类的物件，看来这儿是用来存放清洁用具的地方。

封不觉先是进那平房里去仔细搜索了一下，就连水龙头和拖把的数量都数了一下，但没有找到什么可用的线索。走

出屋外，眼看时间已走到了九分二十七秒，他便拿起手机，按下了速拨键。

结果手机并没有进行自动拨号，只是屏幕上显示出一行字：【时间未到，您的下一次拨号时间应为10:00-10:45】

“原来如此，一定要在到达规定时间点后的四十五秒内才能拨号……”封不觉念道，他等了半分钟，待手机上的时间变成十分钟整的瞬间，再按速拨键。一串号码很快就在屏幕上自动罗列出来，第一次呼叫开始了。

嘟——的声音只持续了一次，似雨那边就接了起来。

好歹也是游戏里的好友，进了剧本后两人到现在还未有过一句话的交流，封不觉便想客气客气，说一句“真巧啊”什么的来打声招呼，没想到他根本来不及说这句废话，对方接起电话就单刀直入地进入了正题：“这栋主楼的面积比想象中大，里面的灯全都打不开。进门后有几排鞋柜，穿过以后就是一条横着的走廊，墙上有该层的示意图。我暂时还在一层，计划逐层搜索，从1F一直到天台，每扇门都进去看看。目前还未遇到异常，你那边情况如何？”

封不觉还是第一次听她一口气说那么多话，略有些不习惯。不过他也明白，一分钟的通话时间很宝贵，而且似雨在接电话的时候，很可能是一手将手机举在耳边，另一手拎着提灯的，这种时刻若是遭到袭击那就危险了，取武器都来不及。

所以封不觉就顺着对方的意思，也是语速颇快地回道：“我找到一口井，应该是第一句话里指的地方，正准备研究研究。”他顿了一秒：“刚才那首歌谣我简单说一下，第二句指的是‘十三级台阶’的怪谈。我看过了，校园内共有三栋比较高的楼，主楼是最高的，有七层加一个天台。我估计你上楼的时候有很高概率会触发这个剧情，记住要数好台阶数，如果上某一层时发现台阶有十三级，就说明你已进入了一个有充满鬼怪的空间。

第三句话指的是应该是厕所，假如你听到某个厕所里传来不断的水滴声，那就很可能……”

嘟——嘟——嘟——

短促的忙音连续响起，一分钟的通话时间已经过去，他们的第一次通话就这么结束了。下一次就得等到十五分钟以后，由似雨来拨打封不觉的手机。

封不觉的话虽然没说完，但也只能到此为止。其实他的提醒有点多余，因为似雨曾经听过关于第十三级台阶的故事，而且刚才的那首歌谣的内容，她也记得八九不离十。以战斗能力而言，封不觉有些过份担心对方了，他应该担心自己才是。

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看了看屏幕，封不觉又试着拨了一次，这回上面刷新的文字是：【时间未到，您的下一次拨号时间应为40:00-40:45】

“嗯……我好像有点儿明白这种通话的意义了。”封不觉心道：“一分钟的通话时间，根本说不上几句话，这种联系的主要目的不是让玩家互相帮助，而是让玩家互相拖累……”

他确实猜对了……系统面对他们两名个人能力都非常强的玩家，才会生成出这样一种设定。以这二人的实力而言，即使把他们分开，也不足以制造难以承受的压力。

不过……各自对于队友的担忧情绪，却可以成为他们的负担。

先明确地告诉二人，他们无法同行，即使偶遇也无法交流。而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通话，没能拨打对方号码，或没能及时接起来的人，就会被鬼魂追杀。

可以想象，在时间到达后，如果其中一人没有接到对方理应打来的电话，或是自己拨了号，对方却没有接。那当事人心中必然会产生担忧，肯定会去思索对方为什么没有进行通话，难道错过了拨号时间？还是遭遇了什么不测？另

外……接下来的鬼魂追杀，队友是否能应付？

虽然游戏的团队菜单中可以看到队友是否生存，但这也不会改变什么，因为生存与否就是菜单唯一能提供的信息了，至于其他的，比如有没有受伤、身在何处、惊吓值如何等等，一概不知。就算有一人被鬼锯断了腿，关在储物柜里流血，另一人也无法施以援手。并未被追杀的那人，只能是脑中胡思乱想，心中七上八下，最终自己也因这种情绪的影响而犯下错误。

所以说……这种设定，还不如没有，干脆规定他们完全不能通话也不能相遇，两人各自单刷，倒也省心点儿。

……

因为手机不能装入行囊，而新手服装上的口袋特意设计得很浅装不了东西，所以封不觉只能很无奈地一直把手机拿在手中。

虽然不知是否有用，他还是掏出了管钳，拿在另一只手上，慢慢地接近那个水井。他的步子迈得很稳，神经紧绷，假如触发了什么FLAG，他绝对在第一时间就能做出反应。

周遭的空气忽然间变得阴冷起来，就在封不觉靠近到距离井口只剩两三米的距离时，一句如同呻吟般的话语，断断续续从下面传来："救……救……我……"

声音响起后，封不觉眼前的景象竟改变了，一秒间，黑夜就变成了黄昏。

而他的身边，出现了一个矮小瘦弱的男生，身穿校服，戴着眼镜。另有三个一看就是不良少年的家伙将其围住，七嘴八舌地正在说着什么，时不时还敲那男生的脑袋或是推搡一把。

"死亡片段重现吗……"封不觉说着，走过去伸手试了试，果然，自己的胳膊就像空气一样，穿过了眼前那几人的身体，完全碰不到对方。

于是他就耐着性子看下去，想瞧瞧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单纯的勒索而已，不过那个男生表示自己已经没什么钱了，唯唯诺诺地说了几句。不良少年们自然很不满，男生的肚子上很快就挨了一拳，痛苦地蹲下，随后被又踹又打。

这样揍了他一会儿，那三人好像有了什么新的主意，将他拖到了井边，其中一人抓住了那名男生的衣领后方，将他的上半身悬空置于井上，另外两人则各自抓住了他的一条腿，举在与井沿几乎相同的高度。

那名男生当然很害怕，双手乱抓，喊着让他们住手，但那三人似乎不以为意，反而大笑着。这样持续了一分钟不到，悲剧便发生了。那名男生掉了下去，生死不知。

三名不良少年这时有些害怕了，说了几句自欺欺人的对白：“我……我没想放手的……是……是他自己乱动才……才掉下去的，对……对吧？”

“啊……是……是啊……是这家伙自己不小心……”

就这样，他们丢下了那名男生，也没有去呼救，就直接离开了。

下一秒，这些幻象便全部消失。

还是清冷的夜晚，封不觉还是站在那口枯井旁两三米处，一步未动。他特意又看了看手机，刚才那些发生的时候，时间竟然也没走过。

“救救我……”那声音又一次响起了。

封不觉深呼吸一下，探身靠近了那个井口。

……

与此同时，主楼。

某间教职员办公室中，似雨在一张办公桌上发现了一篇被剪下的报刊文章，这张纸片很醒目，内容被人用笔划过，

标出了几个关键词，其中之一，就是这所学校的名字——叶介高等学校。而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学校中的一口枯井：

平成六年，一名叫做田中悟史的高中生被发现死于叶介高中的枯井中。当时警方的调查结果是“事故”，不过学校中还有一种传言，说田中可能是由于遭到欺负而投井自杀的。

一周后，经常欺负田中的三名男生，在同一天晚上相继离开了家，之后便宣告失踪，最后他们的尸体皆在枯井中被发现。

这一次，警方虽然非常重视，但最后因为无法找到任何“凶手”，案子只能不了了之。

“田中的冤魂回来报仇了”，这样的说法很快在学生间流传开。

平成七年，另一名男生坂上佑一坠井身亡，检查尸体时发现，除了坠落造成的伤势，死者身上还有许多诡异的咬痕，那些牙印至少来自四个不同的人。

坂上生前是学校中有名的恶霸，他的朋友提供给警方的口供称，当天他们在附近抽烟，坂上说好像听到了“救救我”这样的呼喊，但他的朋友没有听到，还以为坂上在开玩笑，便独自回家了。

同年冬天，当地两名暴走族成员被发现死于井中，尸体上同样出现了更多咬痕，两名死者双手的手指全部被咬断，并未能被找到。

平成八年，校方用水泥封死了井口，此后两年相安无事。

平成十年，井口的水泥盖由于不明原因产生裂痕。

同年夏天，学校有三名学生陆续失踪。第一名学生失踪后的第十天，学校井口的缝隙中传出严重的恶臭。校方不得已砸开水泥，在井中又发现了三具死尸，尸体皆遭到了不同

程度的严重破坏，除了头部完好无损，其他部份均已支离破碎。

流言再次在师生中传开，“如果听到冤魂在井中的呼救声，千万不要探头去看，否则就会被拖下去”。

第074章 校园七不思议（三）

封不觉已来到了井边，不过他没有靠得很近，只是压低了身子，尽量用一种倾斜的视线平视前方，而没有伸头朝井的内部看。

他一字不差地记得那段歌谣，“勿看他，否则陪葬枯井下”，这已经算是再明显不过的提示了，封不觉毫不怀疑，只要自己看一眼井底下的东西，立即就会触发死亡FLAG……他可不想被某种不可抗力突然拽下去，瞬间来个生存值归零之类的。

“那个谁……”封不觉提着嗓子喊道：“我去找根绳子扔下来给你怎么样？”

井底的声音过了几秒又响起：“我……一个人……爬不上来……”

封不觉听到这句话时，竟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他试探着问道：“那……我背你上来怎么样？”

井下的声音简单地回道：“好……”

封不觉干脆直接问道：“我对这学校不熟悉，你知道附近哪儿有绳子吗？”他想试试这个任务的提示到底会给到什么程度。

但这一次，对方没有回答，那声音只是重复了：“救……救……我……”

于是，封不觉说道：“你等着，我找到绳子就回来。”

那个声音没发表什么异议，仍在不断呼救。

封不觉其实有点儿好奇，如果自己一去不回会怎么样，但仔细想想，就算这个井底的家伙不至于爬出来找自己算账，他也早晚得回来把这个任务给做了。

离开井边，封不觉小跑着就向体育器材室去了，他之前路过那儿时就想进去搜刮来着。此时他轻车熟路地回到那里，一管钳招呼过去就把门口的吊锁给砸了，进门儿就是翻箱倒柜。

不多时，他就找到了一根团在一起的、可能是拔河时才会用到的粗绳。试了试坚韧程度，觉得没问题了以后，封不觉便将这绳子盘起来，塞进了行囊里，随后出门，返回了枯井。

接近枯井时，井底的求救声又一次传了出来，封不觉只当没听见，快步走过，找到旁边一棵树干最粗的大树，将绳子牢牢拴在上面，打了个死结。然后来到井边，把绳子的另一头扔了下去。估计这口井撑死也就十米深，很可能只有六七米，绳子肯定是够的。

现在最麻烦的问题，就是那个手机了。无论是下去还是上来，肯定要用双手，总不能把手机叼在嘴里吧……再说，就算真的叼在嘴里，爬到一半的时候响了也没法儿接。万一有个闪失，手机掉下井，那自己铁定是要被追杀到死啊……

看了看时间，距离下一次通话还有七分钟，封不觉感觉这个时间没有问题，在井底呼救的估计就是刚才在死亡片段中出现的那名男生，那小样儿，同龄人里强壮一些的都能把他拎起来，变鬼以后理应更轻了才对。

封不觉下定决心，便不再犹豫，他把手机放在地上后，抓起绳子，面对着那棵树，背对井口，坐到了井沿儿上，随后将两条腿分别探下去。接着，他正面朝上，脚踏井壁，双手交替握绳，尽可能快地往下移动。由始至终他都不曾往下方看过一眼，就这么一直背对着一个十有八九是鬼魂的玩意儿。

“抬头望望天……月亮在笑……”封不觉深入枯井后，保持背朝下的姿势，抬头从井里往天上看，不知不觉就哼了两句，然后他立即停下，自言自语道：“靠……一不留神就把这

洗脑旋律给唱出来了……还好附近没人，感觉好丢脸……”

下到井底后，封不觉的双脚貌似是踩在了松软的泥土上，他靠着一侧井壁站着，也不回头，只留给对方一个背影：“你在哪儿呢，我来背……”

话未说完，两条血淋淋的胳膊便从封不觉的脑袋两边伸出，环绕在了他的脖子前面。同时，他感到背后贴上来“半个”人。封不觉可以肯定，即使是女玩家下来，也完全能背得动这个鬼，因为这个鬼的重量很轻，或者说……肢体根本不齐全。

“嗯……”封不觉欲言又止，他本来想习惯性地吐个槽，话都到嘴边儿了，但略一琢磨，不对……在这种状况下，将对方身上的一些明显不同于人类的特征点破，可能也会导致不好的发展。像什么“您这么麻利儿的身手为什么不自己爬上来”，“您胳膊上的皮肤怎么是腐烂的”，“我怎么觉得您腰部以下什么也没有”，“您的腹腔是不是在往外淌下水”之类的，全部都是禁句。

在无数的鬼故事结尾，无数的主人公们都会对某个看上去貌似是人的家伙说一句：我刚才撞见一鬼，长得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们得到的都是一样的回应，“是不是像这样”！接着就被干掉了。

封不觉可不想冒这种风险，他的脖子还在对方的掌握中呢，万一这个鬼经他一提醒，突然意识到自己还真就是个鬼了，那肯定是妥妥儿的死亡FLAG，绝对不能提那些。

“抓稳了，我要往上爬了。”封不觉完全无视气味和声音带来的各种强烈暗示，也无视自己下巴下方那两条血胳膊，打了声招呼，背着鬼就往上爬。

刚才下井的时候一眼都没朝下看，整体感觉就像倒退着走，上去时则是朝着目光注视的方向前行，所以他向上爬的速度非常快。而他背后背着的东西，确实也不重，不算什么很大的负担。

在这枯井里一上一下，只花了四分多钟。封不觉来到井外站定，把气喘匀实了，依然不敢大意，他没有急着拾起手机，而是又一次掏出了管钳，对着攀附在自己背上的东西说道：“已经出来了，你可以回家了。”

说话声从封不觉的脖子后面响起，像是冰冷的寒风掠过后颈：“回……家……”

接下来的几秒钟，是令人窒息的静谧。

“谢谢你……”这是那鬼魂最后的一声回应。

封不觉在听到这句话同时，周遭那种冰冷彻骨的寒意骤然消失，他背后背着东西的感觉也没有了。这时，他才长吁一口气，并回过头去。

银色的月光下，那口枯井的样子已经改变，井口并不是开放着的，而是被一块水泥板封着。封不觉手中的那根粗绳，一头仍然绑在树上，但丢入井中的另一头，此刻却是堆放在井边的状态。

或许封不觉根本没有下到过这口井里，或许他去的……是别的地方。而他就是从那个地方，救出了那名男生。

……

似雨手中的剪报，最后一段写着：

平成十年，秋。

有学生家长请来阴阳师作法，离去时，那位阴阳师声称已将怨灵斩伤，但自己的道行仍无力使其成佛。

笔者询问再三，阴阳师留下“难道你要我去到‘那里’把他给背出来吗？”之言，愤然离去。

此后，井口被水泥重新封上，至今再无异状。

第075章 校园七不思议（四）

【主线任务进度更新】

【探索叶介高中，破除七种灵异现象，当前进度1/7】

听到系统提示响起，似雨也松了口气。她的胆量应该算远高于普通人水准的，可能比龙哥那样的玩家还勇敢，所以在看到那张令人不寒而栗的剪报时，她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不过她仍是不由自主地担心起来……因为上一次通话时，封不觉明确说过已经找到了那口井，正准备处理。而从剪报上得知了部份情报的似雨，结合之前听到的歌谣，自然也做出了“不能朝井下看”的结论，但在下次通话前，她是无法通知封不觉的。这种明明想要帮忙，却无能为力的感觉，确实很折磨人。

系统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也许他们二人对彼此的担忧都是多余的，但这种担忧，无疑会成为他们本人的负担，心烦意乱和恐惧一样，都会使人犯错。

似雨听到了提示后，暂时放心了一些，她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还有两分多钟就到25:00了。主楼的一层基本已搜索完毕，于是她暂时停下，准备完成这次通话后再上二楼。

这时，她却听到了系统提示：【在该剧本中，如果您长时间停留、徘徊于曾经探索过的区域，并且不尝试任何推动游戏进程的行为，将被视为“消极游戏”，惊吓值基线将随着时间提升】

似雨闻言，无奈地轻叹一声，拿着手机，拎起提灯，沿着走廊向前行去。

刚才系统提示的“消极游戏”概念，是内测时没有的，公测时才被引入。以当下的剧本举例，假设在剧本里的不是觉哥

和似雨，而是两名互不相识的玩家。其中的一人胆子很小，且人品堪忧，他在剧本开始后就找了个自认为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每次通话时该打就打、该接就接，永远不会成为责任方，而其队友则在校园里出生入死，解决各种事件，搞不好还会由于通话原因成为追杀目标。也有可能，两名玩家都是这种人，他们各自找了个地方躲起来，反复通话……

这只是一个例子，在其他剧本中，也可能有玩家以“不作为”来求生存的情况。为了防止类似的状况，系统在公测时新增了“消极游戏”概念。玩家如果被判定为消极游戏的状态，无论有没有受到惊吓，其惊吓值基线都会缓慢上升，消极游戏的时间越久，惊吓值的底线就越高，到100%就会被强制离线。只有鼓起勇气积极回到游戏中来，才能逐步把这种影响消除。

当然，这个设定并非在每个剧本里都有，有些剧本，例如封不觉经历过的竖锯游戏、被萨摩迪尔控制的孤城等，其难度、通关都和时间息息相关，拖延下去往往会有危险或是直接死亡。

两分钟很快过去，通话时间已到，似雨正好来到楼梯口，她一边往上走，一边按下了手机上的速拨键。

“一二三四……”似雨心中默数着台阶数，将手机放到了耳边。

嘟——嘟——

响了两声，封不觉那边接了起来：“我没事，你还好吧？”这是他的第一句话，先快速回答了一个对方可能会问的问题，紧接着问了自己想问的。

“一切正常，我正在通往二楼的阶梯上。”似雨说这话时，已走完了第一段阶梯，向左拐一百八十度，眼前就是第二段阶梯，上去以后就是二楼走廊了：“我刚刚走完第一段阶梯，有十二级。”她说着，继续向前走去：“你不用跟我说歌谣里的事，我基本都明白，提示很明显。”

封不觉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呵……你这么一说，那我们接下来通话时该说什么呢？”

“互相通报一下任务进度就好。”似雨回了一句，随后又道：“别问对方好不好、有没有受伤，因为问了也无济于事，知道了也帮不上忙，只会徒增烦恼。”

封不觉心里十分赞同似雨的这个建议，但似雨说的这句话，封不觉是不太好讲的，至少不能由他先讲。因为他一个男人，说出这种话来，那就是冷淡、冷漠、冷血……但由似雨这样漠然处之地讲出来，就毫无违和感……

“哇……你真是善解人意，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封不觉立即快速汇报了一下自己的进度：“对了，我现在已经在西北角那栋楼了，音乐室好像在这里，我准备去看看。”

“十三……”似雨忽然说道：“我这边通往二楼的第二段台阶……就是十三级。”

封不觉还没说话，通话时间就到了，电话中断，忙音响起。

“喂？喂！”封不觉喊了两声，无奈也只能挂掉电话，自言自语道：“嗯……结果还是很令人在意啊。”

此时，他也来到了音乐教室的门前。

拉开门进入后，封不觉先用手电把整个教室扫了一遍，下面的几排座椅看不出明显异常，四面墙上也没有血手印啊、鬼画符啊什么的。唯一比较显眼的，就是教室中的一架钢琴了。

封不觉口中低吟道：“SoFaRe，LaSoRe……”他深呼吸一下：“是不是让我去按呢，难道按完以后会触动某些机关，接着就会有什么东西从柜子上掉下来了吗？”他随即就转过头去，举着手电照向墙边放乐谱和教材的玻璃橱，不过橱顶上很明显空无一物。

“嗯……要是那儿真有什么东西的话，踩着琴凳就能够到

了吧。”封不觉若有所思地道了一句。

封不觉的视线又慢慢移到了墙角矮柜上的贝多芬雕像上，这是个十分常见的白色石膏雕塑，雕着贝多芬的头和前胸，大小比例接近一比一。

封不觉走过去，用手电照了照雕塑，道了一句：“芬哥，你怎么看？”

他显然没指望雕像会回答自己，一边说着，他一边就将手机和手电筒都放在了右手边的柜子上，立刻试着挪动了一下这个雕像，结果发现这东西的重量很正常，底下也没有藏着按钮之类的机关，看来确实就是个普通的装饰物。

“芬哥，大家都是艺术家，太不给面子了吧。”封不觉自娱自乐地说笑着，重新拿起了手机和手电。

他最终还是来到了钢琴前，虽然明知会触发一些糟糕的FLAG，但也终究得硬着头皮上。他伸出手指，按照歌谣中给出的音，一个一个地按下……

第076章 校园七不思议（五）

SoFaRe，LaSoRe……

按下这些音符后，封不觉就后退了几步，警觉地留意着周遭的风吹草动。

数秒过去，两条惨白、狭长的胳膊，以一个非常诡异的角度，从钢琴的琴盖内伸了出来……

有个成语叫“倒背如流”，或许也真的有人可以做到，反正封不觉是没见过，更不觉得把某篇文字倒着背诵出来有什么意义。不过“倒弹如流”，估计他马上就要见识到了。

那双手在弹之前，还十指交叉，手心向外伸展了一下。封不觉立即就反应过来，这个看似可有可无的举动，是游戏留给玩家的“反应时间”。如果玩家没有被吓傻，趁现在就该做些什么了。

“不要听……奏完鼓掌最要紧……”封不觉念叨着歌谣中相关的提示，立刻就明白过来，他窜到第一排的一张椅子那儿坐下，把手机放在了旁边的座位上，手电则夹在膝盖间，照着钢琴那边。

这时，那两条枯柴般的白胳膊似乎准备完毕了，鬼爪般的十指灵活地扭动了几下，朝着琴键摁了下去。接着，弹奏开始了……那双手在琴键上翩然起舞，手臂中段已经弯曲成了难以想象的角度，手肘的骨骼怪异地弯折着，而那些手指，每一根都像有着生命一般，在琴键上横移、跳跃……

从视觉上看，这两条鬼臂弹奏钢琴的样子既无美感、也无速度感，非要形容的话，就像有十条蚯蚓，分别串在了两个鱼钩上，每个钩上有五条，然后那些虫子扭动着长长的身体，试图挣脱鱼钩的束缚。

至于曲子是否好听，封不觉不知道，虽然有零星的音符钻入耳中，但他根本听不清哪怕是一小段完整的旋律。因为从那两条胳膊奏起第一个音符开始，封不觉就用双手死死捂住了耳朵，一边很有节奏地晃着脑袋，一边快速哼唱着："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他唱完卖报歌，又用两倍速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反正那双手只要不停，封不觉就准备一直把这两首歌循环下去了，也不知道他和聂耳有什么仇。

总之，大约五分钟后，当封不觉即将唱起第三遍卖报歌的时候，那两条胳膊的演奏停下，鬼爪离开了钢琴的琴键，举在空中，停滞下来。

封不觉二话不说，啪啪啪就开始用力鼓掌，居然还恬不知耻地叫了声"好！"就差喊一句"再来一个"了。

这种仿佛是在园子里听相声一般的喝彩方式，似乎令那两条鬼臂的主人震惊了，反正那双手悬在空中，呆滞了大概三十秒左右才做出反应。

只见其右手握拳，凭空挥舞了两下，好像在表示某种不满，然后，其左手托着琴盖，右手撤走了支撑琴盖的支架，再用两手一起托住琴盖，缓缓缩回了琴中，将盖子盖上。整体来看，这举动算是在闭门谢客……

【主线任务进度更新】

【探索叶介高中，破除七种灵异现象，当前进度2/7】

"嗯……看来所谓的'七不思议'，也并非全都是致命的嘛。"封不觉拿上东西，站了起来，"亦或许……我完整听一下刚才的曲子就会死？哼……总觉得这个剧本在传达一种'鬼怪也是有人性'的世界观啊。"

他看了一眼时间，35:18，大约还有五分钟就轮到他去拨打电话了。也不知似雨现在如何。没有听到任务完成的提示，说明她依然陷于"第十三级台阶"的空间中，而系统也没有

给出她已经阵亡的消息。

这种明知对方身处险境，却又不了解具体状况的心情……对封不觉自然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他顺手打开了游戏菜单，虽然也清楚这没有意义，但他就是想扫一眼队友ID旁标注的“生存中”，这是一种奇怪的情绪，就像玩射击类游戏时，玩家只要一有空就喜欢按TAB去看看名单一样……

谁知打开游戏菜单后，却有意外的发现。封不觉看完团队栏，就注意到了专精栏那块，竟有新的专精已被解锁。

那块公测后出现的阴影区域，现在有一半已经显示出来了，新专精叫“灵术”，封不觉目前的等级是F。

在两项新开的专精中，封不觉这就已经解锁了一项，不过一看这名称他就知道，这个专精肯定巨难练。

内测时的六项专精，通用、器械、侦查、格斗、射击、医疗，看上去都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设定，但这个“灵术”，以及尚未被开启的最后一向专精，八成就是超自然方面的能力了。

封不觉尚不清楚他的灵术专精是在搞定眼前这个任务后解锁的，还是之前在枯井那儿背鬼时就已经解锁。但既然开出来了，他就不由自主地会去考虑很多事，比如……这次剧本的通关奖励，是否会随机到有关灵术的技能；另外，这项专精听上去是专门对付鬼魂的，那么对其他怪物和玩家有没有影响；还有，相关技能的效果是否可作用于物理层面等等……

他站在那儿思考了一会儿，很快就得到了系统的催促，再发呆下去就算是消极游戏了。他只得离开，继续展开探索。

距离下一次通话的时间越来越短，似雨那边完成任务的提示始终未来。封不觉心中不禁忐忑起来，在还剩一分钟时，他犹豫了……犹豫着到底要不要打这通电话。

似雨现在的处境肯定很不妙，在诸多关于校园的怪谈中，“第十三级台阶”应该算是比较有名的，也很可能是最难生还的一个。那句歌谣“快回头，快回头……一十三级切忌走”，给出的提示跟没有差不多，听那意思，貌似只要是踏过了第十三级，就会触发相当致命的FLAG。

但刚才似雨在和封不觉通电话时一心二用，边走边数，已经走完了全部十三阶。她本人也确实没有想到在这七层的建筑中，在走上二楼时就会遇上这十三级台阶。

此刻，封不觉的考虑是：如果似雨的状况已经很不妙了，那么她有很高的概率将无法接听这一通电话，而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她会成为责任方，在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内遭遇更严重的威胁，可谓雪上加霜。

但如果……他不打这个电话，自己就会成为责任方，遭到鬼魂追杀。不过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似雨那边不会再承担额外的风险。

正在他犹豫之时，时间，到了。

第077章 校园七不思议（六）

是相信队友的能力，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在时间的限定下，封不觉必须做出抉择。这种内心的挣扎，便是系统除了恐惧以外所施加的另一种压力。先不说封不觉选择后的结果如何，在这场系统与玩家的博弈中，他已经是输了。他现在分心去考虑一件无法得到准确结论的事情，只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正在这时，一阵婴儿的啼哭声突兀地响起，传入了封不觉的耳中。他循声转头，眼前是漆黑空洞的走廊，那声音便是从这条走廊尽头的转角处传来。

他没有急着过去，而是低头看了看手机，时间是40:27，还有十八秒，他就将错过拨号的时机。

最终，他还是摁下了速拨键。虽然只是共同经历过一个剧本，但他还是愿意去相信似雨的实力。另外，他觉得如果自己不打这通电话，那么在接下去的十五分钟里，对方也会承受与自己类似的心理压力。

至此他已经完全想明白了，只要能够做到，就必须拨号。无论两人能否顺利联通，拨号的话，至少能变相地证明其中一方的安全。从数学上来讲，只要发起呼叫，就有50%的几率是双方都不用遭遇鬼魂追杀；但如果不拨号，就有一方100%会被追杀。

嘟——

只响了一声，似雨就接起了电话：“我没事，别担心。”

“嗯……”封不觉听到她的声音确实很高兴，但随即就道：“你不是说……不要问对方好不好的吗？”

大约两秒的沉默……

接着，手机中竟然传来了哔——的一声，下一秒，通话就中断了。

这个情况，只有一种解释……似雨在不含侮辱意图的语境下，十分不快地对封不觉说了一个消音词，然后主动将手机挂断了。

听着嘟——嘟——的忙音，封不觉呆立在那里，木讷地将手机拿到眼前：“喂！这算什么呀？摔我电话啊！之前是你说不要问彼此好不好的吧！现在居然还骂人了啊！而且能够成功骂出来表明你是理直气壮啊！”他瞪大了眼睛对着手机狂吼，不过通话已经中断，似雨听不到，他这只是单方面发泄而已：“笨蛋？白痴？傻瓜？无非就这是这几个词了吧！我干什么了呀！骂完你也不用挂电话吧！早知道我就不打了啊！”

在他前方，婴儿的啼哭声越来越响，不断地钻入他的耳中，正如歌谣中唱的：“呜哇哇，呜哇哇……婴啼阵阵在耳畔”。

封不觉合上手机的翻盖，握在左手手心，把手电筒也递到这只手上，随即就从行囊里抽出厨刀，右手反握着，快步朝前走去。

转过那走廊的转角，他立刻就看到了地上有一个篮子，形似野餐用的那种鞋形竹篮。篮子里躺着一个婴儿，婴儿的身体被裹在一条白毛巾里，只露出来一个脑袋，其面部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异常，像是那种刚出生不久的孩子，闭着眼睛，五官还未长开的样子。

封不觉吐出长长的一口恶气，然后蹲下，看着那婴儿，心平气和地说道：“你想怎样，说出来。三十秒之内说不出来，脑袋搬家。”

婴儿还是在哭泣，而且哭得更狠：“呜哇……”的哭声变得尖利无比，就像指甲划过玻璃时制造的响声一样让人心里发毛。

“哭！”封不觉提高声音道：“哭也算时间啊！”

他的麻匪式询问法换来了非常恶劣的后果，只见那婴儿缓缓将眼睛睁开了，其眼皮下的双眸犹如血色的琥珀，那挤在一起的五官，也露出了狰狞的笑意。

据传说，初降人世的婴儿，三魂七魄尚未聚定，都具有阴阳眼，而这种婴儿若是死去，怨气将会极重，比一般的地缚灵更加凶猛。

封不觉的面前，那装着婴儿的摇篮，一晃眼间就变成了人类的躯干，那死者的脸上写满惊骇，其四肢全都不见了，胸腹内的内脏被掏出，散落在周围的地面上。而那个婴儿，正躺在尸体被掏空的躯干内，冲着封不觉狞笑。

“骨作摇篮皮作囊是吧？”封不觉也冲着对方笑，他非但不害怕，心里还有些窝火。

说话间，他的余光又瞥见了什么，抬头一看，这条走廊里，已躺满了类似的死尸，皆是内脏被掏空、手脚全失的模样，死状凄惨无比。

“你这是寄居蟹投胎啊。”封不觉说道：“让我猜猜啊……嗯……你的母亲是这里的学生，她被某个老师或者男生玩弄了感情，怀孕将近十个月后，她来到学校乞求对方，依然被无情地拒绝，最后她只能在这条走廊里自杀，而且死之前怀着怨恨亲手把你刨了出来？”

小说家就是小说家，脑补情节并转换为语言的能力就是强。

鬼婴闻言后，笑声戛然而止，下一秒，即转变成了撕心裂肺的尖啸，这声音恐怖至极，将走廊一侧的窗户玻璃全部震碎，封不觉的生存值也顺势往下掉。

看来这怪物用和平的方式是搞不定了，封不觉赶紧举刀朝这鬼婴捅了下去，谁知刀尖却未能成功落下，他的手腕竟突然被什么东西给擒住了。他转头一看，原来有一条胳膊，

就这么凭空从墙壁里伸了出来，阻止了自己的攻击。如此看来，这些死尸的四肢还在附近……

好在这鬼婴飙高音的时间有限，七八秒钟后就停了下来，否则封不觉的生存值被抽光都有可能。但情势依然很不妙，但见走廊的两面墙壁上，陆续地伸出了许多的手和脚，每一条都是会活动的……

封不觉知道拖延对自己不利，果断地反手一割，用厨刀砍在了那条胳膊上，可惜人的手臂是没那么容易砍断的，死尸的胳膊也一样。

厨刀的刀锋嵌在那条鬼臂的肉中，大量的鲜血流了下来，流入了尸体的躯干内，浇在了鬼婴的身上。那婴儿竟又一次笑了起来，其发出的声音钻入耳中，让人有撕心裂肺之感。若不是游戏限制了痛苦的程度，封不觉可能已经晕厥过去了。

眼见没能摆脱钳制，封不觉赶紧将另一只手上的手电和手机放下，从行囊取出马里奥的管钳，以讯雷不及掩耳之势挥下，直接击向鬼婴的头部。这回他成功了，而且十分幸运地触发了【脑震荡】的效果。

这怪物的本体受到技能影响后，那些活动的断肢全都停下了动作。封不觉趁势让右手挣脱出钳制，双手并用，对着“尸体摇篮”中的鬼婴就是一阵狠揍，那场面可谓血肉横飞，说是有点反人类倾向也不为过。

很快，那些墙壁中探出的肢体全都消失，看来这怪物已经无力维持下去，本以为这是鬼婴即将被消灭的迹象，不料，立即又有新的异象出现。

封不觉发现，盛着鬼婴的那具死尸，其面部忽然变得模糊起来，渐渐地，那张脸的形象，变成了他自己的样子。而且还开口说话了，就连声音都和他一样：“好痛……住手……住手！”那死尸的声音由呻吟变为了咆哮，奋力地扭动背部挣扎着，想要挪动其躯干。

就在封不觉略一迟疑之际，那鬼婴就在他眼皮子底下不见了，死尸的躯干里只剩下空空如也的腹腔和一些内脏的残渣。

封不觉心知上当，这怪物无疑是用了一招障眼法，换来了喘息的机会，趁势逃到了别处。他立即收起厨刀，拾起地上的手电，站起身来，用光圈扫过走廊中那一具具被挖空的尸体，想找到鬼婴遁走到了哪里。

“嘻嘻嘻……”又一阵令人汗毛竖起的笑声响起，这回的笑声，根本不像是一个婴孩儿发出来的了，而最恐怖的地方在于，那声音发出的位置……非常近。

封不觉意识到了什么，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映入他眼中的景象，足以让任何人肝胆俱裂……浑身沾血的鬼婴，正蜷着身子，侧卧在他的腹腔内，一只小手就攀附在他的一根肋骨上，阵阵奸笑便是从他的体内传出。

“用这种幻觉就想让我自杀吗？”封不觉淡定地说着，完全无视这景象，伸手就去摸自己的行囊。他知道眼中所见只是幻觉，其触觉并没有受到影响，他依然可以摸到自己的衣服和斜背着的背包。

他取出了仇视之眼，一边给自己戴上，一边说道：“我差点儿忘了这玩意儿。”这时他正好想起了这个装备的另一种用法。

封不觉戴上这装备后，配合着手电照出的光圈，扫视过每一具尸体和走廊的每一处，只要这鬼婴仍在制造幻觉，那么就一定会暴露。

果然，当他的目光落到一具看似被掏空的尸体上时，仇视之眼有了反应，此处有一只正将攻击目标指向玩家的怪物。

封不觉大踏步地走过去，毫不犹豫地手起钳落，这一回，已遭重创的怪物，确是无计可施了。

【主线任务进度更新】

【探索叶介高中，破除七种灵异现象，当前进度3/7】

【主线任务进度更新】

【探索叶介高中，破除七种灵异现象，当前进度4/7】

几乎在同时，两条系统提示跳出，这说明在封不觉结果掉这个鬼婴的那一刻，似雨也搞定了第十三级台阶的任务。

“哼……”封不觉冷哼一声，自嘲道：“看来我是白担心啊。”

……

主楼中，似雨背靠着走廊的墙，坐在地上。

朝她身侧的走廊中望去，一路上是不计其数的鬼怪尸体，地板上血流成河，浓重的血腥味和怪物身上发出的异臭足以让人避之不及。

但此刻，她已无力再挪到别的地方去了。

提灯和长剑被放在她身边的地板上，她的右手握着手机，左手正捂着右侧腰部的伤口，那伤口的血尚未止住，仍从其指缝间渗出。

这个由十三级台阶通往的楼层，一旦踏入，便逃不出去，亦无处可躲。空间内充斥着大量的怪物，其中一些光是凭外观就能把人吓得惊吓值飙升。走进来的人，要么就被杀死，成为那些恶灵的一份子；要么就像似雨这样，杀光它们……

其实上一次通话时，似雨的状况已经很不好了。她对封不觉说“我没事，别担心”是在骗他。

在接近40:00的时候，似雨正好处于战斗的间隙，当时她虽然已经受伤，不过还是有意识地调整好呼吸，在第一时间迅速接起了电话。她也很清楚，即使表现出什么异状，也只会成为队友的精神负担而已。

现在，似雨终于将这个空间里的怪物清完了，她必须要休息一会儿。其生存值和体能值都有待恢复，流血状态暂时也无法医治，只有保持这样的静止状态，压住伤口，才能停止生存值的流失。

像这种情况，系统是不会判定成“消极游戏”的，因为玩家是因为特定的状况，导致不得不停止活动。在“普通”难度下，系统还不至于逼迫已经濒临死亡的玩家继续行动。至于“噩梦”难度，那个两说……

似雨留意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距离下次通话还有十分钟，她可不想以现在的状态去迎接什么“鬼魂追杀”，所以下次通话时她必须完成拨号。

之前的那次通话后，封不觉感到恼火，似雨则觉得委屈，客观来讲，这事儿两人都有责任，但主要责任……还是得算在封不觉头上，谁让他不识抬举地回了一句令人难堪的话呢。

在任何时刻，哪怕占了天大的理，男人最好都不要去纠正女人前后矛盾的地方……

滴答……滴答……

正在似雨以为可以喘上一口气的时候，在远处的黑暗中，水滴声悄然响起……

第078章 校园七不思议（七）

封不觉解决掉了那个鬼婴，周遭所有的幻象也随之消失，只有那些走廊中散落的碎玻璃，方能证明刚才的一切确实发生过。

距离下次的通话时间还有一会儿，他自然是继续展开搜索。根据封不觉的推测，歌谣中剩下的三个灵异现象中，最后那个姑且不论。关于水滴的那个，可能在任何一个有水龙头的地方，十有八九是厕所。而关于煮人肉汤的那个，应该是在另一栋楼底层的食堂。

这个剧本的地图说起来也不算大，但限定条件很多，与厄舍府那个剧本颇为相似，甚至更难一些。

此刻封不觉身处的这栋教学楼是五层，比主楼低，按照他的设想，上面那四层，去不去是有待商榷的。如果去，他可能会在似雨之前触发水滴事件，也有几率触发支线或是隐藏任务。如果不去，那就该直接前往第三栋楼的食堂，在那儿应该就能遇上第五句歌谣中的事件了。

虽说刚才通话时似雨接得很快，自称“很好”，而且还挂了自己的电话，但封不觉心里依然有一种隐隐的不安。静下来想一想，对方也不像是无理取闹的那种人，果然是自己说错话了吗？

思考了一分钟左右，封不觉还是决定去食堂。这毕竟是个两人协作的剧本，目前尚不知道其中一人死亡后会给另一人带去什么影响，万一到时候系统来一句“由于死亡玩家无法进行通话，另一方直接成为责任方，被鬼魂无限追杀”，那封不觉可就糟糕了……

封不觉定下的目标是尽快升到十五级，要做到这点，通关是前提，只有通关，才能拿那恐惧评级奖励的当前等级

40%经验，因此他决定还是先完成主线再说。

他离开了这栋楼，穿过三栋建筑间一块凹字形的空地，又通过一条简易的回廊，进入了另一栋建筑中。

推开大门进去就是食堂，里面相当宽敞。封不觉还是按照惯例配合着手电筒的光线扫视了一下整个区域的情况。食堂内整齐地摆着许多长桌长椅，顶上有吊灯，不过按下灯的开关没有反应；地板上铺设着素色的瓷砖，墙壁看上去也没什么特别的。进门后左拐的区域有一排洗手池。东南角的一侧是派饭的柜台，柜台后就是厨房。另一侧是个小卖部，旁边不远处有一部自动贩卖机。高一米左右的蓝色垃圾桶随处可见。整体看来，这是个中规中矩、且颇为整洁的学生食堂。

那么……人肉汤呢？

目前为止，封不觉还没发现任何异状，看来光是在这食堂里闲逛是触发不了剧情的，思来想去，应该是要到厨房里去转转才行了……

念及此处，手机铃声响了。封不觉将其拿到眼前，原来不知不觉已到了通话时间，他随即就接了起来。

通话开始，两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之前的事……对不起。”还是似雨先道歉了。

“啊……没事，是我说错话了。”封不觉回道，并立即转移了话题：“你现在怎样？触发新的事件了吗？”

似雨回道：“我现在正在主楼二层的女厕所，最里面的隔间。”

听到这里时，封不觉就明白事情不太对劲儿，因为他觉得似雨的声音有些许不易察觉的颤抖，其呼吸也有些不稳定。

“你没事吧？”封不觉沉声问道。

“我……”似雨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提自己受伤的事，“我听到水滴声，进了厕所，看到水龙头里正在滴血。我走近时，血越流越快，然后镜子内部发出了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出来……我没有抬头看，转身时发现厕所的门自行关上了，打不开。”她一口气说了许多话，声音的不自然便越来越明显：“我低着头，不去看镜子，躲进了一个隔间。现在有一双脚的影子，就在我面前的隔间门板外，站立着不动。我……眼下暂时无法战斗，我被困住了……”虽然她很勇敢，但终究也是女人，在这种状况下，她还是害怕了，此刻的语气透露出一种难掩的无助，“水流的声音好像在逐渐加大，厕所的地板上也已经全是血……”

嘟——嘟——嘟——

这回不是她摔封不觉电话，而是通话时间已到，自动中断。

封不觉一边听着对方的叙述，一边已经走出食堂，奔向了主楼。

他的耳边很快响起了系统提示：【警告，您不得在知情的情况下接近队友，继续行为将导致双方同时遭遇鬼魂追杀的惩罚。】

“切……现在已经不是考虑那种事情的时候了吧……”封不觉十分不爽地道了一句。

他脚踏爵士之舞，从“不要在走廊里奔跑”的标语前飞奔而过，快速绕过主楼的侧方，冲进了正门，在一楼的第一条横向走廊里扫了一眼示意图后，立即窜上二楼，直奔女厕所……

学校总共就这么大点儿地方，明确了去处，三分钟他就到了厕所门口。

门是关着的，看上去并无异常，门底的缝隙中也并没有渗出血来。但封不觉却转不动门把手，而且他想喊一声让似

雨知道自己来了也办不到，因为两人间的语言交流是直接遭到系统限制的，这种时刻他自然是无法出声。

紧接着，封不觉就跟厕所的门锁较上劲了，他把手机夹在腋下，嘴里叼着手电筒，一手将厨刀插进门缝，另一手猛转门把，结果还是无济于事。

很显然，这门并不是“锁”上了，而是被一种未知力量给固定住了，撬锁是没用的。

没办法……撞门吧。

乓——乓——乓——

封不觉的肩膀着实很痛，这时他就有点羡慕龙傲旻那种大个儿了，要是龙哥在这儿，这种木制的门算个串串，人家那胳膊快赶上自己的大腿了，抄起那块盾牌三两下估计就能破门而入。

但封不觉也只能想想而已，此刻他唯有靠自己那略显单薄的肩膀，一次次冲击着木门。

被困在隔间内的似雨也听到了撞门声，虽然微弱，但她很快就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她试了一下，就发现自己喊不出声来了，那唯一的解释就是，封不觉就在附近。

得知对方来救自己，似雨的勇气又回来了，甚至可以说颇为感动。不过随即她就想到了封不觉的行动会带来的后果，那就是两人一同遭到鬼魂追杀。

事情的发展很可能变成：本来是似雨一个人死，现在则是封不觉把她救出来后，两人一起死……

封不觉的撞门尝试导致自己损失了些许生存值，不过这努力并没有白费，一分多钟后，他还是成功地破门而入了。当那扇将异空间隔开的木门被外力给强行破开，顿时就有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

封不觉明显感到了一阵眩晕，门打开后，他眼中的景物在瞬间变得很奇怪，仿佛是用老式胶片拍摄的电影画面般，

有一种褪色了的感觉，其视线中的物体则像掉帧了一样，看上去十分不自然。

厕所内满地都是鲜血，踩在血上时，需要尽可能地小心才不会滑倒，而在抬脚时，还有一种鞋底被黏住的感觉。洗手池那儿的水龙头中正在往外奔流着红色的液体，血流早已从水斗中满溢而出，不断地流到地上。

“莫要抬头看镜中”这是一个十分直白的提示，似雨刚才通话时也说了她没有去看那镜子。

封不觉认为，正是因为她没去看，所以才只是被困住，而没有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他往里行了几步，用手电筒往里探照，看到了厕所最深处的一面墙边，正站着一个模糊的血影。这鬼魂的形态是一个穿着女生校服、浑身都被覆盖在凝固血液中的人形。而就在这血影面前的一个隔间内，透出了【恒定微光提灯】的光芒。

封不觉想上前攻击那个鬼魂，却忽然发现双脚无法动弹，地上的鲜血活动起来，缠上了他的脚踝，宛若两只液态的爪子，死死将封不觉定在了地上。

他冷哼一声，随即就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举动……

只见封不觉转过头去，将视线直接投向了洗手池上方的那面镜子。

镜子里的封不觉，没有眼睛，两个黑洞洞的眼窝正淌出血来。当他看到这镜中影像的下一秒，那个血影就将目标转移，主动靠了过来，一瞬间就出现在了封不觉的面前，几乎和他脸贴着脸。

这时，封不觉看清了，在鬼魂劈头盖脸的黑发下，没有人脸，其头颅是由大量的人眼球组成，一个个黑白相间的眼珠子凝聚在一起蠕动着，血液从缝隙中不断流出……

那鬼魂当即伸出爪子，探向了封不觉的双眼，恐怕是准备挖掉他的眼珠好给自己的头部加点料……近距离看时便可

发现，这个鬼其实并非是皮肤上覆满了血，除了头以外，它的身体本就都是由血凝成。

封不觉只是双脚的移动受到限制而已，身体可是行动自如的，而且他的惊吓值是零，岂有坐以待毙之理。说时迟那时快，他比鬼魂的出手更快，抡起管钳就朝那“瞳首”砸去……

第079章 校园七不思议（八）

封不觉显然低估了这个鬼魂的能力，既然他已违反了“莫要看镜中”的提示，那眼前的敌人又怎会如此轻易被击败。

那怪物的反应速度极快，顺势擒住了封不觉挥动管钳的手腕，血爪用力一收，封不觉立即感到右手前臂的骨头都要被折断了，若不是他忍耐力颇强，恐怕连手中的武器都难以握住。

血影的另一条胳膊，则快速掐住了封不觉的脖子，后者不得不扔掉左手上的手机和手电筒，紧紧扣住血影的手腕，与对方相持，饶是如此，他还是逐渐开始窒息。

落到地上的手机和手电筒，快速被血液吞没不见，整个厕所里唯一的光源，变成了最深处那个隔间中提灯的亮光。

似雨不再躲藏，她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拖着剑，来到了那血影的背后。虽然她的伤仍未恢复，一旦行动起来就意味着流血，但经过这十几分钟的间隙，她的生存值已经回上来一些，此刻再不支援，封不觉可就完蛋了。

似雨挥起长剑，横斩向血影的瞳首。

也许是因为这个怪物脑后的眼珠子都被黑发挡住了，也许是因为封不觉看过镜子吸引了仇恨，总之，那只怪物没有理睬这次来自身后的攻击，它的头被一剑斩落……在那血液凝成的脖子被斩断的刹那，那些瞳首上的眼球就像被推散的积木般四散落下，原本将它们聚在一起的力量似乎消失了。

但这只是暂时的假象，封不觉的双脚仍是被死死定住，而那些滚落在地眼球沾上了鲜血以后，又开始活动，渐渐聚拢到一起……

封不觉和似雨近在咫尺，却无法开口说半个字。似雨斩

完那一剑后，腰侧的伤口又裂开了，她神情痛苦地捂紧伤处，指缝间流出的鲜血说明了一切。

封不觉明明是来英雄救美的，结果又被似雨救了一回，而且他的行为已经引发了鬼魂追杀，若是再不做点儿什么让两人尽快摆脱危局，那接下来迎接他们的无疑将是团灭。

在这种状况下，封不觉脑中灵光一现，想到了一个可能的破解方法……他又一次转过头，面对着洗手池上方的那面镜子，此刻由于光源处于厕所另一边的角落，靠近门口的镜子这儿是漆黑一片的。

封不觉从行囊中取出手枪，果断地对准那边，连发三枪，枪口爆发出的火光将其眼前短暂地照亮了三次。而那面镜子，挨了三发子弹居然没有碎掉，只是发出了乓乓乓三声闷响。

这镜子显然不是防弹的，而是附着冤魂的本体，因此才会打不破，封不觉的子弹虽然没有摧毁这面镜子，但整个厕所地面上那一层鲜血都受到了影响，这些血就好比是装在水缸里的水，当敲击缸身时，里面的水也会发生震动。

钳制住封不觉脚踝的血液被震散了，让他恢复了行动能力。他二话不说，拿出了棒球棍，冲到镜子前连连猛击，在他攻击镜面时，整个厕所都在震动，好似是楼上开了个迪厅的感觉。原本维持站立的无头血影和地上正在重聚的瞳首被震得支离破碎，再难维系原本的状态。

封不觉他挥棒时用力极猛、而且频率也很高，短短几十秒，他的手臂就酸胀起来，若这不是金属球棒，而是木头的，恐怕早就断了。

终于，传出乒乓哗啦一阵响动……当那面镜子被击碎的瞬间，恶灵最后的反扑到来，只见从碎裂的镜中扑出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其眼窝是空洞的，眼珠已被挖走，浑身是血。不过这个形态比起她那由血作身，由眼作首的化身来，也算不上有多恐怖了。

封不觉被突然欺身扑倒后十分被动，还来不及换出管钳，怨灵已张口咬来。

好在似雨的剑锋又一次杀到，精准地将这鬼魂斩首。这一回，一刀两断，头颅滚落，一切幻象随之消失。但似雨也终于跪倒在地上，伤口处大片的殷红宣告着她已无力再做什么。

【主线任务进度更新】

【探索叶介高中，破除七种灵异现象，当前进度5/7】

系统提示虽是响起，但根本没有时间供两人喘息，这个鬼魂一死，某种界限就被打破了，门外的走廊中，大量影影绰绰，窸窸窣窣之声开始逼近。

封不觉和似雨不能靠语言交流，他只好快步上前，先将似雨搀扶起来，把她带到最后那个隔间处，让她拿起提灯，然后打了个简单的手势，似雨明白他的意思，直接就将提灯交到了他的手上。

物品归属权易手以后，封不觉让似雨的左臂绕过自己的脖子搭好，一手扶着她的腰，另一手拎着提灯，带着似雨走出了厕所。

由于封不觉的手机和手电筒都已经消失不见，似雨的手机也就失去了作用，而且他们俩在剧本结束前估计也不会再分开了，因此她把自己的手机也丢弃了。

来到走廊中以后，眼前的景象就不容乐观，往右看去，昏暗的走廊中，许多漂浮在高处的圆形物体正在缓缓靠近，那些物体的下方还都垂着一根细细的、如同线一般的东西。

“靠！人头气球！”封不觉看过同名漫画，那是个令人绝望的故事，回忆起情节都会有点致郁。

他赶紧搀扶着似雨向另一个方向逃跑，可那边是没有楼梯的……

当然，封不觉知道这点，一楼的示意图已经印刻在了他

的脑子里，他会选择这边也是无奈之举，如果朝那些“人头气球”的方向过去，他和似雨不出十秒就会被吊起来勒死。

一路行到走廊末端的窗边，封不觉打开窗户，然后用眼神示意似雨把剑收进行囊，后者竟然又明白了……

这时从走廊拐角的另一头，行来数个无头死尸，它们或是手扶着墙，或是趴在地上，慢慢逼近。

两人已是陷入包围，唯一的出路就是从这窗户跳出去，封不觉将提灯收入自己的行囊，冲着似雨歪了下头，看那意思好像是要先走一步。

他说跳就跳，反正也就二层楼，不算高。封不觉在游戏中的等级是十三级，惊悚乐园虽是没有具体的属性数字，但随着等级的上升，玩家的身体能力将逐渐增加是肯定的。如果说一级代表了普通人水准，三十级以上有黑客帝国中飞檐走壁的水平，那么以十三级玩家的平均实力而言，从二楼的高度跃下，那是没什么问题的。

封不觉落地后也感到有些意外，本以为至少会扭伤个脚或是摔伤后背之类的，没想到在半空中时，他就觉得身体很轻盈，着地后受到的冲击也不算太大，生存值还没撞门时掉得多。

他站定以后，赶紧拍了拍手，发出些响声，然后张开双臂，抬头向上，准备去接跳下来的似雨。外面的月光很明亮，封不觉起身时已扫视了一圈，目前教学楼周围还没有鬼魂袭来的样子，他计划接住似雨以后，直接就带着她奔食堂去。经过刚才在厕所中的缠斗，封不觉估计……只要进入灵异事件发生的空间中，鬼魂追杀就会被暂时阻隔在外。而一旦事件结束，追杀就会接踵而至。所以由此刻起，两人不能停下。

似雨没有过多的犹豫，借助外面的月光，看准了封不觉位置就往他的怀里跳。如果她状态好，也不用封不觉来接，没准从三楼跃下都能站定，但此刻她受了重伤，便只能靠队

友帮忙了。

封不觉接到了似雨，然后两人相视，沉默。他们都感到这一幕有些怪怪的，好在此刻不能说话的限制缓解了几分尴尬。

在这个标准的公主抱姿势下，封不觉干脆就没让似雨下地，撒丫子就跑了起来。这个选择确实是比较有效率的，若由他搀扶似雨前行，反而会比较慢。现在这样还能享受爵士之舞的加成，只不过封不觉多耗点儿体能值罢了。

再者，这样还省去了用手语瞎比划的时间，封不觉直接就将似雨带到了食堂。

进入食堂以后，封不觉才将似雨放在了一张长椅上，然后取出提灯，搁在桌上，迅速转身去把大门给关住了，并且取出棒球棍，卡在两扇门的后面，当做临时的门闩。

做完这些，他坐到似雨对面，长吁一口气。然后指了指自己，用手比划，四、三，接着，又指了指似雨，投去一个询问的眼神。

似雨打开菜单看了看自己的状态，她的伤口还在流血，生存值也只剩下了12%，若不保持静止的状态，可能还会流失。

她做了一和二的手势，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伤口，再重新对上封不觉的目光，摇了摇头。

封不觉深呼吸一下，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到了这种情况下，他只能祈祷剩余两句歌谣中所指的事件可以像音乐室那次一样，不需战斗便可解决。

砰砰砰——

食堂的大门忽然受到了冲撞，外面传来了令人胆寒的哀嚎，各个窗户外皆是鬼影憧憧，片刻后便有窗玻璃破碎的声音响起。看来这鬼魂追杀还真是如影随形，连一分钟的喘息时间都不留给玩家。

第080章 校园七不思议（九）

就这样……

我的死期将至……

从我的敌人身上溅出成桶的鲜血，创造了一个海洋。我现在必须乘着用他们尸骨制成的小舟穿过这片海。

我的帆是他们的皮肤……

吹动风帆的是他们最后的呼吸……

我将凝视这片海洋并讲述我的故事，因为我最终会得到怜悯与宽恕。

我等待着处死我的命令，我不期望任何事情——直到失去这条性命。

……

一段独白突兀地出现在了封不觉和似雨的耳畔，当这段话出现时，其他的声音全都消失了，两人都从彼此的脸上察觉了什么，知道对方也听到了相同的内容。

当这段话说完，周遭又恢复了嘈杂和混乱，鬼怪们肆意冲击着大门，有部份已破窗而入。

虽不明白刚才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但眼下可没有时间愣在原地思考。封不觉扶起似雨，拿上提灯，引着她快步走向了厨房的方向。

他们靠近隔开厨房与食堂的那个柜台时，厨房里的灯光忽然亮起，一个高大的黑影正站在柜台后，凝视着两人。

这怪物的身体是人形，却长着一个猪头，它裸露在外的肌肉皆是呈粉色，身穿着白色的背心和军裤，挺着肚子，手臂上虬结的肌肉看上去如同石块一般坚硬。这位的造型，给

人感觉像是二师兄终于健身成功的状态，不过目前看来，它的手边并没有摆着九齿钉耙之类的东西……

封不觉和似雨跟这怪物只隔开一个柜台，一种难以名状的压迫感突兀地袭来，他们都能清晰地感觉到，这个怪物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比外面那所有包围过来的鬼怪都要强烈得多。仅仅是这样面对面站着，那种无形的威慑力就足以让他们难以动弹。

“你们好，我是奥因克。”它居然开口跟他们打了声招呼。

这时大量的鬼怪已经成功涌入了食堂中，翻过桌子，爬过地板，欺近了封不觉和似雨。

奥因克歪过它的猪头，冲着两名玩家身后，用不高不低的声音道了一句：“从我的地盘儿滚出去，现在！”他说出最后两个字的时候加重了语气。

鬼怪们竟然真的在这句话之后停止了行动，它们只能依依不舍地望了一眼已到嘴边的两个猎物，随即悻悻然地离去。

“去那儿坐下。”待鬼怪退去，奥因克用手指了指距离柜台最近的一张桌子，示意封不觉和似雨坐过去。

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便达成默契，一起来到了那边，把提灯放在桌上，面对面坐下了。

毫无疑问，歌谣中第五个任务已经开始。比较可喜的是，这个猪头大叔的相关剧情貌似并不需要用战斗的方法来解决。因为从它那种杀人如麻的气场来看……就算两名玩家都是满状态，和它斗也是必死无疑的。

当封不觉和似雨就坐以后，奥因克便开始忙活。它从冰箱里取出了一些东西，然后来到料理台前，开始洗洗切切……

贸然站起来走动可能会有不太好的后果，封不觉不想冒那个险，所以他只是伸直了脖子朝里张望。但料理台靠近厨

房另一端的墙壁，奥因克那肉山大魔王一般的体魄将封不觉的视线完全挡住了。

听声音……奥因克应该是从冰柜里取出了两块很大的肉，去掉皮，剁成几块，连骨带肉地分别扔进了两个加过水的汤锅里。

作为一个经常下厨的人，在这种安静的环境下，听声音、闻味道，便可大致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了。

人煮猪这样的事情，封不觉是熟手，今天看来，猪煮人的流程，貌似也差不多……

不过封不觉可没有煮人肉的经验，更不知道那种肉汤闻起来是什么味儿。假设奥因克煮的两块肉，一块是它的同类，另一块是封不觉的同类，那么……歌谣中的“哪碗人肉哪碗汤”，恐怕真得“尝一尝”才能分辨出来。

奥因克还真考究，烹饪得有板有眼，胡萝卜、洋葱、马铃薯、西芹、蒜蓉、红酒、奶油、月桂叶、各式香料等等……先不说他刀工如何，反正该放的都放了，飘出来的香味儿说明这两锅汤从调味方面来讲都不错。

封不觉和似雨都没有起身逃跑的打算，他们都很清楚，那是行不通的，就算奥因克不拦着，到了外面以后，鬼魂也不会放过他们。还不如利用宝贵的时间进行休息。

两锅汤足足炖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奥因克一直都在忙碌着，时不时添加佐料、调整火候，好似完全忘记了两名玩家的存在。

这对似雨的伤势来说是好事，经过长时间的休息，从菜单中看，【流血】的状态终于消失了，她已无需继续用手压住伤口，但其生存值还是不多，只回到了20%左右。

与体能值不同，玩家的生存值恢复得非常慢，回复速度大概只有体能值的十分之一。被动技能、药剂、医疗都可以在这种时刻派上用场，可惜这两位，一样都没有，一样都不

会。

沉默和安静是思考的温床，封不觉这段时间一直在想事情，他重新整理着进入剧本后得到的所有信息，分析着当前的状况和最后一句歌谣的意义……

奥因克这个名字，封不觉曾经是听过的，但他一时想不起是在何时、何地听到或是看到这个名字的了。足足在自己大脑的阁楼里探索了半个多小时，他才终于掘出了那块记忆的碎片。

天堂屠夫奥因克。

封不觉渐渐回忆起来，之前听到的那段独白，就是奥因克被行刑前留下的话语。

那本是一本短篇漫画，讲述了一个黑暗而沉重的故事，从内容上来说，远比这个剧本要有深度。估计眼前的这个奥因克，和故事中的主人公也没有多大关系，只不过名字和外貌一样罢了。

或许系统是想借这个怪物讽刺些什么？封不觉不禁想到，曾经每天都把同类送上屠宰场的混合生命体奥因克，现在终于把创造自己、奴役自己的人类给煮了，这算不算是大快人心之举呢……

一阵响动将封不觉的思绪带了回来，他循声望去，发现奥因克已关掉了火，正在往两个碗里盛汤。

第081章 校园七不思议（十）

不多时，那猪头大汉就端着两碗热腾腾、香喷喷的肉汤从厨房走了出来。

它一路行到封不觉和似雨的桌前，将两碗汤摆在了桌上。然后开口道：“这两个碗里，一碗是人肉汤，一碗是猪肉汤。”它的视线从两人脸上扫过：“你们各挑一碗，喝到猪肉的，可以活着离开，喝到人肉的……进冰柜，当我的下一碗汤。”

奥因克庞大身躯投下的阴影遮挡住了来自厨房里的光线，在提灯昏黄的光亮中，桌上两碗金灿灿的肉汤显得十分诱人，且香味扑鼻。

“我事先声明，不许把汤剩下，也不许倒掉或者吐出来，否则，你们俩就一块儿进冰箱。”奥因克又补充道。

桌上的两个碗里，都没有主料，奥因克只盛了清汤在里面。两碗肉汤的颜色相同，表面都浮着一层油脂，但是汤本身看上去很清澈，从视觉上来说这两碗汤别无二致。

而从嗅觉上判断，同样分不出差别。两锅肉汤都是用同一种方式调味的，辅料、香料和红酒的醇厚清香将肉的腻味彻底掩盖住了。人类的嗅觉在自然界本就不算很灵敏，在这种状况下，靠闻的来分辨也不靠谱。

于是，办法只有一个了……尝尝呗。

虽说惊悚乐园对于血液、内脏、下水道秽物等这类恶心物质的气味还原度极高，但玩家只要克服了心理障碍，基本上没什么不能吃的。像嚼玻璃，吞钉子之类的事情也能做，只不过会引起食道损伤，生存值降低、流血、疾病等等连锁反应……

经过了十几秒的思想斗争，封不觉貌似是打定了主意，随手拿起一碗汤来，一言不发，也不顾烫，仰起脖子就喝，咕嘟咕嘟，十秒钟不到就全灌了下去。

似雨看看他，心说自己好像也没有选择了吧，只能把剩下那碗给解决掉了，大不了就是个死嘛。

谁料，封不觉喝完了自己那碗，二话不说，一手夺过桌上的另一碗，送到嘴边就往下灌，同样是十秒不到，一饮而尽。

似雨彻底看呆了，她起先还没明白过来，但愣了几秒后，她恍然大悟……封不觉喝下的第一碗肯定是猪肉汤，他喝完以后就知道了桌上那碗是人肉炖的，为了保护自己，所以他就抢过去喝掉了……

封不觉的想法也确实如此，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在喝之前的确是想着：无论如何，总不能让个女生去尝人肉吧。所以自己要先下手为强，而且要喝得快。假如挑到的那碗是人肉汤，也就罢了，不过就是一死。而假如挑到了猪肉汤，就把那碗人肉的也抢过来喝掉得了。

不过，计划归计划……在开始喝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

第一碗汤，坦白说，味道还蛮不错的。即使在这种恐怖的氛围下，有那么一刹那，封不觉还产生了些许正在享受美食的满足感。

于是他便确定了这碗不是人肉做的，如果是的话，那他的问题可能就不单单是失去恐惧了，他恐怕还有着和汉尼拔教授相同的嗜好……

可是尝到第二碗的时候，封不觉就愣了，这碗汤的味道……和刚才那碗似乎是一样的。

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口气喝了下去。待两碗都喝完，他反而疑惑了……到底“哪碗人肉哪碗汤？”

“你觉得自己在干什么？”奥因克看着封不觉，沉声说道：“保护你的同伴是吗？哼……难道我就不能再盛两碗出来吗？”

封不觉闻言，一拍桌子，当即就站了起来，用一种非常嚣张的眼神瞪着奥因克，他心中未能说出来的台词是：“信不信老子绊你！”

奥因克不为所动，平静地转过身，向着厨房走去，边走边道：“你跟我来。”这句显然是对封不觉说的。

似雨赶紧拉住他的胳膊，看着封不觉的眼睛，摇了摇头，她觉得奥因克的邀请就是为了把封不觉当储备粮给切了。

但封不觉却是笑了笑，摆了摆手，顺便将桌上提灯的所有权交还给了似雨。他转身离开前，用手指在她的手心里写上“等我”，然后做了个手势，示意似雨坐着就好。

也不知为何，封不觉的举动让人觉得很安心，仿佛他真的是去去就来。

……

跟着奥因克走进厨房深处后，因为似雨不在场，封不觉压低声音后就可以讲话了，他开口道：“那两碗都不是人肉做的对吗？”

“当然不是。”奥因克道：“但那并不表示我做不了……请你进来，就是要让你看看我的存货。”他走到冰柜那儿，将柜门打开到四十五度，站在门前，从里面拎出了一块U字形、足有一米长的，挂在铁钩上的肉，一甩手就搁在了料理台上。

仔细看就能发觉，这应该是某个人类的下半身……

“井里的小子，生前性格懦弱，但死后，他不仅杀死了仇人，还杀了很多与他无冤无仇的小流氓。”奥因克说道：“被那个阴阳师打伤后，他依然蠢蠢欲动，所以我去把他砍成了两段，让他安分一点。”

它说着，又从那巨大的冰柜中拖出了一具无臂的死尸，说道：“这是个可笑的音乐老师，他生前十分自以为是，觉得当教师是屈才了，总想着要成为作曲家，但他写的东西根本就是垃圾，直到某天他独自在音乐教室里制造垃圾时心脏病发，变成了一个强迫别人听他演奏的幽灵。”

封不觉看到这儿，大致已经猜到了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什么：“让我猜猜……冰柜里还装着个死孩子？”

“死孩子被你杀掉了。”奥因克回道，它顺手从冰柜中取出一具内脏被掏空的女尸：“这是它的母亲，正如你猜测的，她在自杀前怀着怨恨刨开了自己已经有孕的肚子。”

接着，奥因克关上了冰柜的门，从一个橱柜里取出了一个玻璃瓶，瓶中装满鲜血，两颗人类的眼球正泡在里面：“这是个长相漂亮的女生，尤其是她的眼睛，很吸引人。她十分爱慕虚荣，也懂得如何去利用自己的美貌达到目的。她同时和好几个男生交往，让他们每一个都买昂贵的东西来讨好自己。有一天，一些对其行为心怀妒恨的女生把她的头压在了放满水的洗手槽里。她们本来只是想‘教训’她一下，但她们被妒恨蒙蔽了双眼，罪恶从她们的思想和身体内满溢出来……当那个女生肺里的血染红了池水，她们才意识到悲剧已经酿成。”它顿了一下：“这个鬼魂的怨气很强，杀了许多人，即使我把她的眼睛挖来，也没能停止她的行为，反而使她增加了收集眼球的癖好。”

封不觉道：“那么……第十三级台阶通往的异空间，和你也有关系？”

“你以为被刚才那几个鬼魂杀死的人，最后都去了哪儿？”奥因克回道。

“呃……你创造出那个空间，将其当成丢弃死灵的垃圾桶吗？”封不觉道，“但此刻外面那些鬼怪是怎么回事？”

“这点应该由我问你。”奥因克反问道：“为什么在学校以外的鬼魂，会聚到这儿来追杀你们？”

这句话让封不觉明白了，违反规则后系统所指派的鬼魂追杀，和叶介高中的校园七不思议是无关的。

“我也不清楚……”他敷衍着回了一句，并迅速转移了话题：“你告诉我这些，是为了说明，你就好比是这儿的看守者对吧。那么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在这儿搞人肉汤的戏码？另外，最后的那句歌谣，是什么意思？”

“我在这儿，自然是为了帮助你们。”奥因克道：“或者说，帮助有勇气去喝汤的人。”

封不觉闻言，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打开游戏菜单，就知道坏了……自己好心办了错事。原来那两碗汤可以恢复生存值，此刻自己的生存值已经满了，虽然已无法判断到底一碗能回多少，反正肯定是浪费了。

细一琢磨，这个任务是很有些文章的，不仅仅是在考验玩家敢不敢去尝试，更是看谁会先喝，喝了以后，又会有什么反应。

假如只有一个人到此触发任务，这就是一项单纯的胆识考验。但假如是两名玩家在此，就存在着各种变数。两人若是各怀鬼胎，那肯定谁都不愿先喝，生怕喝到所谓人肉的那碗，同时又希望对方会把那碗喝掉……

“至于最后的一句歌谣。”奥因克接着说道：“你们到校门口去，就会明白了。”

“嗯……这样啊……”封不觉若有所思地回道，他明白，奥因克此言已算是直接提示了七不思议中最后一个任务的触发地点。

封不觉随即又试探着问道：“请问……刚才给我喝的汤，能不能再来一碗？”

“想给你的同伴喝吗？”奥因克回道：“可以……”停顿两秒后，它才蹦出了后半句话：“但第三碗，算是额外提供的，你准备用什么跟我交换？”它的眼神忽然变得狰狞起来：“一条胳

膊？一双眼睛？”

封不觉感到情况似乎不太对劲儿，这天堂屠夫亦正亦邪，谁也猜不到它下一秒是敌是友。在听到胳膊、眼睛这种词汇时，封不觉本能般地从行囊里拿出了厨刀，当即就准备使出【熊孩子的下鞭腿】以求自保。

“厨刀吗？”奥因克一把夺过了封不觉手中的武器，速度快到后者根本来不及反应：“看上去还不错……”它拿在手上掂量了几下，试着握紧挥了挥，用眼角的余光瞥了眼封不觉：“去盛汤吧。”

第082章 校园七不思议（完）

封不觉长吁一口气，暗自庆幸着没把马里奥的管钳给掏出来，万一是那把精良级的主力武器被奥因克给拿了去，他也只能认栽了。

其实在这儿失去厨刀也不亏，拿一件在大型剧本中随手可得的普通品质装备，换取一件在该剧本中特有的、可以恢复生存值的道具，也算是比较公平的一笔交易了。

封不觉去拿了个碗，快步行到灶台边上，分别打开两个锅盖往里瞅了瞅，还用盛汤的勺搅了搅，这两锅东西其实是完全一样的，汤里面都能翻到猪肉和猪骨，而在旁边的料理台上，也能发现剁剩下的猪膘、猪皮。看到这些，封不觉才算完全放心，他还不由得思索着……如果换做自己，是否有勇气把一具同类的尸体做成料理？在做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心情？

奥因克这时走了过来，它似乎洞察了封不觉的想法，便冷哼一声，用闲聊般的口气说道："在我诞生的地方，充满着谎言和奴役，思考是不被允许的行为，神父们教导我们要安分守己，逆来顺受。我在屠宰场里处理过无数头猪，每天都重复同样的事，烹饪它们算不了什么。"

封不觉不知怎么接茬，只是点点头，应了一声。

他快速盛好一碗汤，端在手上，三步并作两步朝外走，临出厨房前，他还转头跟奥因克道了句："谢谢，嗯……再见。"

奥因克没有回应，当封不觉走出厨房时，厨房内的灯光忽然暗下，那猪头大汉魁伟的身躯便重新消失于黑暗中。

【主线任务进度更新】

【探索叶介高中，破除七种灵异现象，当前进度6/7】

似雨听到了系统提示，也看到了封不觉归来的身影，这才松了口气。刚才那几分钟比之前一个多小时都难熬，她一个人在此如坐针毡。若是封不觉一去不回，她肯定会自责不已，在她看来，这个剧本走到现在这一步，主要责任还是在自己的身上。

不过当似雨看到此刻封不觉手上端着的东西时，欣喜和宽慰瞬间变成了震惊和疑惑，心道：这是什么意思？喝上瘾了？都两碗下去了还准备外带一碗吗？

封不觉把汤端到她的面前，放在桌上，然后用手指了指似雨，再将手心向上，虚做了一个端碗的动作，往自己的嘴这儿比划了一下，意思是让似雨喝汤。因为对方还不知道这汤可以回血，封不觉又加了几个手势来解释这点。

似雨看明白以后就把肉汤喝了，随后她查看游戏菜单，生存值竟从21%直接回满。她朝着封不觉比划了一下，表明自己已经回到了满血。

封不觉点头，让她把提灯再交给自己，然后由他带路前行。

两人走出食堂时，外面的鬼怪已再次从四面八方涌来。发如长绸的、割鼻裂口的、浑身鳞片的、戴着虚化面具的……这场面让封不觉想起了萨摩迪尔控制下的孤城，在那个剧本通关前，他和队友们也是陷入了一大群怪物的包围。不过区别还是有的，那时遇上的怪物，外形上多半与西方传说中的“妖魔”挂钩；而此刻追杀他和似雨的，却基本都是带有东方传统色彩的“鬼怪”。

不及多想，也不能停留，封不觉拿着提灯头前带路，奔跑着前行，似雨紧随其后，虽然她没有爵士之舞，但要跟上封不觉的速度也不算费力。

二人的生存值都已经满了，经过刚才一个多小时的休

整，体能值也已十分充沛，此刻封不觉和似雨都很有信心，即使是鬼魂追杀的逆境，也不能阻止他们完成最后那个任务。

他们一路奔逃，鬼怪们则紧追不舍。绕过主楼后，两人再度来到了那片开阔的操场上。

校门口，月光下，从很远就能望见……那儿孤零零地伫立着一个人影，不……鬼影。

那是个身穿红衣的小女孩，当她进入了封不觉和似雨的视野后，那首歌谣又重新响起，这一回，是从这个鬼魂的口中直接唱出。

伴随着她的歌声，周围的景物竟开始发生变化，皓月蒙上了一层乌帷，若隐若现。两人身后的校舍、植物、操场设施等等，全都消失不见，转而变成了一幅乱葬岗的景象。

封不觉和似雨来到了小女孩面前时，她也正好唱到了最后一句，但此刻这句词，却和两人最初听到的不同："鬼森森，血淋淋……猛鬼当前急追命，且慢行，且慢行……黄泉路上人难行。"空灵而悲哀的声调到此戛然而止。

小女孩嘻嘻笑了起来，笑声令人毛骨悚然，她随即开口说道："叔叔，阿姨，来陪我好不好？"话到此处，她的七窍中便流出了黑色的污血，身体也凭空漂浮起来。

【当前任务已变更，主线任务已更新】

【消灭惠以子的鬼魂】

【对话限定已解除，鬼魂追杀将持续到任务完成或玩家全体死亡】

封不觉能讲话以后，蹦出的第一句是："谁是叔叔啊！"他大喊出这一声，收起提灯，脚下一踏，真可谓动如脱兔，势若猛虎，拔出管钳就朝那怪物的脸上招呼过去。

噗一声，他竟然成功命中了，惠以子的脸被砸出一个缺口，又是一阵黑血喷出。但作为该剧本的BOSS，她自然不会

如此轻易就完蛋，从她仍保持着漂浮来看，这一击尚不致命。

封不觉一手掐住这鬼孩儿的脖子，另一手抄着管钳反复猛击，丝毫不顾自己脸上溅到的血污，打的时候还不忘补上一句：“应该叫哥哥！”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惠以子却是狂笑起来，纵然头部的骨骼已被打得变形了，她也不以为意，而且【脑震荡】的效果在她身上一次都没有触发。

反倒是封不觉的生存值在莫名地减少……黑血、笑声、或是单纯的接触就会掉血？他暂时无法判断，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打，期待着攻击能产生一定的作用。

似雨在一旁看着这场面，只觉得有些好笑，其实她本来还想吐槽一下那句“阿姨”的，但看到封不觉这么激动且没品的反应，反而让她冷静下来，觉得自己不能和觉哥这号人一样同流合污……

“你的灵术专精已经开启了？”似雨执剑而来，边行边道。她的动作不急不缓，身后乱葬岗中涌来的大群鬼怪似乎对她构不成任何压力。因为她的双眼，已然锁定了要斩杀的目标。

封不觉回道：“没错，怎么了？”脱口而出一秒后，他自己就想明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立即说道：“哦……拥有灵术专精的人才能主动‘接触’到这些鬼魂的实体是吗？”

“对。”似雨又恢复了言简意赅的风格，回完这句，她已闪身出现在惠以子的侧面。

心如止水，眼神冰冷，剑锋疾出，凌厉无比。

一道寒芒闪过，封不觉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惠以子便被拦腰斩断，尖利的凄吼响彻夜空。下一秒，这怪物腰部的断口中，黑血骤然喷薄而出……那一刹那，就像是有人切开了一个饱含汁水的橙子，封不觉见状赶紧跳开，站着不

动可就成淋浴了。

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封不觉的攻击看似凶残无比，实则对那怪物来说如同隔靴搔痒，先前若是换成他被困在十三级台阶的空间里，三条命都不够死的。但似雨只需要一剑，就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就如武侠小说中的那些顶尖高手能够一眼看破对方的“死穴”，从而一招制胜。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您已完成该剧本，180秒后自动传送】

封不觉道：“不会吧？这么厉害？”虽然他也知道对方很强，但这也是他第一次目睹似雨直接击杀BOSS级怪物的动作。之前在厄舍府中见过她飞身斩吊灯，没想到斩鬼也是不在话下。

“不，你才厉害。”似雨说道：“这次全靠你了。”

他们对话时，惠以子已然落地，化为了一摊黑血，那大群的鬼怪也伴随着乱葬岗的幻境一同消失，学校的景物又一次出现了。

两人站在校门口，月光洒下，照亮了大地，“叶介高等学校”的牌子又一次展现在眼前。一切仿佛都是一场梦，如此得虚幻，却又如此真实，先前那一幕幕诡异可怖的景象还历历在目。枯井背魂，怪臂奏琴、尸体摇篮、瞳首血影，还有天堂屠夫和刚才的惠以子，若要说恐怖程度，封不觉在这个剧本中的经历，把小叹那种胆量的家伙吓掉线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就是不知这次结算的时候，他能否看到惊吓值的变化。

“过会儿到我的会议室里再聊吧。”似雨接着道了一句，言下之意是先出剧本再说。

“好的，传送后我组你。”封不觉回道。

两人道别后，几乎在同时传送了。

大约一分钟后，学校门口，一个魁梧的猪头黑影，推着

一辆摆着清洁用具的推车缓缓行来，停在了那一摊黑血旁。

它将拖把在水桶里浸湿后，不紧不慢地开始拖地。

仔细看，它手上的拖把末端，缠得似乎不是布条，而是乌黑的头发……

第083章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5000，游戏币：50000】

【获得物品/装备：无】

【完成/接受任务：2/2】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0，破解世界观：无】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317】

【技巧值加成经验：3170，游戏币：31700】

【剧本通关奖励：技能卡*1。】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传送前，封不觉也没忘了顺手把提灯交还给似雨，所以结算时没有出现那件物品。

这次剧本的收益算是相当高的了，消耗的虚拟时间仅两个半小时左右，但经验值却已接近了封不觉上次经历的衍生者剧本。

随着等级提升，剧本的基本难度提高了，这个变量和时间一样，都可以增加经验的收入。

不过一个剧本打下来，封不觉身上的物品倒是越打越少了。可以说，是他对于游戏的态度，直接导致了这种状况。如果是职业的，或是一些有强迫症的玩家，寻找物品、装

备、支线和隐藏任务，才是优先级较高的事。在刚才的剧本里，若是换成其他玩家，未必就会去救队友。反正自己又不是责任方，而且通话时对方只是被困，离死应该还有一段时间。自己赶紧上楼把第二栋教学楼上面的四层搜个遍，就有很高几率能找到装备或者支线任务。

封不觉也不是想不到这些，但很多事，他是不会去考虑的。

就如前文中提过的，他会挥金一掷，去买个昂贵游戏舱回来，同时又会精打细算，去算接下来一个月的每一顿清汤挂面。

这是个很矛盾的人，貌似他有能力在做每件事之前都深思熟虑一番，做出最合理的选择。但其实，他也经常犯傻或是做些冲动的举动。

这世上有许多事是思考了也没用的，比如一个很经典的问题，老婆和老妈一块儿掉河里去了，你该先救谁？若要说个正确答案，肯定应该先救不会游泳的那个，再救另一个，那样两个人都有机会活。

但接着你又会得到一个进阶的问题：如果两个都不会游泳呢？

我现在告诉诸位正确答案……找路人帮忙和你一起下去救，这样就有机会全都救起来了。

如果你又得到了一个进阶问题：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呢？

那么你就可以回答那个向你提问的女人……我们同归于尽吧。

总之……人嘛，人不是机器，不是程序，人不可能总是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对人来说，很多事是分不出对错的。人生中无数这样的抉择决定了我们将去向何方，没有必要在事后去衡量自己是否选错了道路，假设和后悔都没有意义。

因为那些刹那间的决断，才真正决定了我们是谁。

【玩家“似雨若离”邀请您进入会议室。】

系统提示很快就响了起来，封不觉在屏幕上点了一下同意，随后来到电梯的门边，按了【会议室】的按钮。

这次门打开时，他进入的就是似雨的会议室空间了。

话虽如此……其实会议室看上去都是一样的，谁去谁那儿没什么区别，游戏中也暂时没有类似空间装饰品或者家具的道具，不过以后会不会有就不清楚了。

似雨已坐在会议桌旁，见封不觉进来后便说道：“在公共空间你可以直接向我发起组队邀请。”

“我试试……”封不觉也坐到会议桌旁，冲对方念了两个字：“组队。”

似雨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用菜单！”

“呃……”封不觉尴尬地笑了笑，完成了组队。

“刚才的剧本谢谢你了。”似雨随即说道。

“嗯……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靠你，你解决的那部份战斗，让我来肯定搞不定。”封不觉回道。

客套话没底，似雨也不多说，既然封不觉这样讲，她就干脆切入正题：“我邀你来是想问些事。”

“我不是职业玩家。”封不觉立刻说道。

似雨道：“我没想问你这个。”

“哈？”封不觉耍帅失败，无言以对，只能说句：“哦……”

“为什么你认为我会问你是否是职业玩家？”似雨道。

封不觉回道：“嗯……因为我认为你可能是职业玩家，找我来是准备把我挖到你的工作室去。”

“如果我是职业的，现在肯定已经在二十级以上了。”似雨的话，听上去有一些傲慢，但确实很客观：“而且我觉得，假

如你是职业玩家，经历一个内测肯定也不止现在的等级。”她顿了一下：“我只是想问问，关于你上次说的，你在现实中，真是个小说家吗？”

“嗯？”封不觉一愣，他倒是没想到对方会问这事儿：“对啊，有何指教？”

“请问笔名是？”似雨想听封不觉主动说出来。

“笔名叫‘不觉’，怎么了？”封不觉道。

似雨忽然加快语速问道：“男女间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

“怒领……结婚证……”封不觉很奇怪，对方为什么突然问这个，不过他倒是很清楚“答案”。

“神探白卡斯最喜欢给犯人什么忠告？”

“不要在监狱里弯腰捡肥皂……”

“两年前你烂尾的那本小说叫什么？”

“呃……《谋杀互联网》可不是烂尾……”

“《回不来的时间旅行》中，女主角最后在主人公耳畔……”

封不觉打断道：“她说，‘我在未来等你，要记得我’。”他长吁一口气：“这句话我和编辑商量了一下，最终决定删掉。不过你还是第一个问起这事儿的读者，你还要问什么？”到这时，封不觉已明白了，对方是想试试自己是否是冒名顶替的“不觉”。她问的问题都和小说情节有关，而且涵盖了多部作品，包括封不觉当年完全不出名的时候写的故事，这些显然都是铁杆粉才会问出来的。

似雨道：“不必，我相信你了。”

封不觉笑了：“我说，似雨啊……”

“什么？”

“其实以我的知名度……别人就算去冒充个三流小明星，

也不会来冒充我的。”封不觉道：“不过你好像是我的……”他本来想说“忠实拥趸”。

但最后那几个字还没说出来，似雨就打断道：“不是。”

“那你还知道得那么……”

“我记性好。”

“而且还都……”

“我阅读面广。”

“嗯……”封不觉讪讪一笑：“好吧。”

似雨保持着冷冰冰的语气，没有什么表情变化，反应也是极快。她极力不承认自己是脑残粉这点，这让封不觉有些哭笑不得，忽然觉得这女孩还是蛮可爱的。发现游戏中的好友是自己的死忠读者，封不觉心里无疑很高兴，一种自恋狂的优越感扑面而来，糊了他自己一脸。

似雨立即转移了话题，说道：“对了，我想问问，你有兴趣成立社团吗？”

“这几天比较忙，公测版本的游戏说明我还没读过呢。”封不觉回道：“除了衣服上多个统一的徽章外，社团还有什么好处吗？”

“储藏室里会多一个公共仓库的功能；社交面板里会多一个社团选项；组队时，队伍中每多一名同社团的成员，可以增加的1%的经验，组满六人就是5%；还有……根据社团在两张排行榜上的排名情况，系统会随机给予社团所有成员两个BUFF，BUFF每周刷新一次。”似雨说了几点比较关键的，当然，她讲的不可能像系统提示那样详实。至于细则，还是得看游戏说明才会清楚。

总之，客观上来说，成立社团确实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嗯……听起来开个社团也不错啊……”封不觉沉吟道。

“开完别忘了加我。”似雨只当是封不觉已经决定了。

封不觉想了想，又道：“说实话……以你的实力，为什么不申请加入一些大的社团呢？对方是不可能拒绝的吧。”

“大社团一般都是工作室背景，或者就是一些有钱又有闲的玩家开的。”其实似雨自己的家境状况，也属于那种有钱又有闲的范畴，不过这事儿她现在没提：“前者招收工作室外的玩家只是为了扩充实力，外人根本接触不到什么核心资源，有实力的玩家进去，是用实力换利益，一笔交易罢了。后者嘛……非职业玩家，投钱把门面搞大，无非就是为出名，为爽快，为泡妞。招些强力玩家来充门面；招些普通玩家当做打工的给社团出力；招些美女玩家，意图不轨……”

封不觉听着她的叙述，还真有点吃惊，他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女生用如此冷峻的口吻，颇为露骨地陈述这类事情。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世上原来还有这路女中豪杰，能毫无违和感地说出“泡妞”二字。

“说得简单点，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游戏，待在小社团里就行。”似雨说完了。

封不觉笑道：“真没想到啊，你我真是……”他顿了一下，本想说臭味相投，结果还是改了：“嗯……英雄所见略同。”

“我去领奖励了，顺便逛逛商城。”似雨没接茬，起身说道：“以后没什么情况，我们都锁定商城的10号区域吧，说不定能在商城遇到。”

封不觉也起身道：“那我去看看游戏说明，顺便做些整备工作，搞定以后我通知你。”

两人道了声别，先后分两次打开了会议室出口的门，回到了各自的登陆空间。

……

公测版本的更新补丁文档，内容也不算很多，至少不如封不觉在内测时读过的完整游戏说明那么多，他只花了十多

分钟就看完了。

关于社团那部份，和其他网游中的“公会”系统是非常类似的，成立的条件也并不算很过份，只要玩家等级达十级，交给系统十万游戏币，除自己以外再找三个人来签名就行了。

封不觉看到这条件以后，瞬间就推测出……冰帝那帮家伙，恐怕社团里一共只有四个人……

关于钱，封不觉倒有点儿犹豫，十万他是出得起的，但出了以后，买服装增强属性的事，估计又得暂缓。

在这件事上，似雨有些想当然了，对她来说十万游戏币完全没被放在心上。按照汇率来讲，其实就是RMB五十元不到而已。再说，参加过内测玩家，身上若是连十万都没有，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封不觉也没在这事上纠结太久，反正不买服装他也能玩，何况他现在的钱也不算少了，经过之前的剧本，他的游戏币又加了八万多。顺利的话，拍卖行中那件【Kenny的连帽上衣】还能提供十四万给他。总之，只要再忍一两个剧本，十五级时他肯定是什么都有了。

目前的封不觉仍是十三级，整体状态为：

称号：【冷血爆头狂】，经验：8700/13000，技巧值：660，游戏币：242000。

专精：通用E，器械E，侦查E，格斗E，射击D，医疗F，灵术F，？？？

行囊4/10：马里奥的管钳，仇视之眼，M1911A1手枪，回音盔甲。

脚上装备：爵士之舞。

储藏室2/10：拼图牌-猴，凯西琼斯的面具。

技能：【草率的维修】【熊孩子的下鞭腿】【脑震荡】

那最后一个专精，封不觉在补丁里看过了，叫“召唤”，召

唤系的技能非常稀有，使用时所需的消耗不定，有时还必须消耗特定的物品，至于是什么物品……随机。

举个例子，某技能的效果是召唤一匹马，那么技能注释上就会写明召唤的条件，玩家进行召唤时必须献祭一个汤匙、或一个玻璃杯、或一桶水、或一片花瓣……等等等等，五花八门，皆有可能。什么召唤物对应什么物品全都是随机的，同样的召唤物，或许两名玩家所需的献祭物品也会不同。

除了祭品的限制，召唤技能还有其他诸多限定，可能在一个剧本中只能使用一次，可能有超长的技能冷却时间，也可能只有在特定环境下才能发动等等……

目前论坛上关于召唤专精的讨论基本都还停留在YY阶段，貌似尚未有人开启出来，或许这是游戏中后期才会接触到的内容吧。

看完补丁文档时，封不觉依然没有收到邮件，说明拍卖行里的那件坑爹货尚未被买走。他也没太在意，丝毫不担心那件装备会被退回来。或许对于普通玩家来说，那件东西很危险，但对于专业的团队来说，这种自带无限制被动嘲讽属性的装备，给队伍中负责扛怪的玩家来一件还是很不错的。遇上识货的工作室玩家，肯定会买进。

封不觉随后来到储藏室，先去领取了恐惧评级的奖励。因为想快点儿到十五级戴上【凯西琼斯的面具】，所以他这次选择了经验值。

按照当前经验上限的40%获取，封不觉增加了5200点经验值，系统迅速提示他已升到了十四级，体能值增加为1400，经验则变为了900/14000。如果他下一个剧本可以将经验提升到当前等级的60%，也就是8400/14000，那么再领一次额外奖励，就可以直接升到十五级了。

接着，封不觉来到了另一根玻璃柱前，抽取通关奖励的那张“可学习”技能卡。

他心中最期待的，是可以抽到新专精“灵术”中的技能，其次就是格斗系的。说实话，他的战斗能力实在是太坑爹了，凶残是凶残，但毫无技术含量可言。唯一一个主动发动的战斗技能，就是【熊孩子的下鞭腿】，虽然不知道剩下那两腿会绊倒哪两个倒霉蛋儿，但光靠这个，加上自己街头械斗式的钝器砸头，显然是无法应对真正的高水平战斗的。

“天灵灵，地灵灵……”封不觉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像求签时摇签筒一样摆动着手掌，站在玻璃柱前，看着那正在生成的技能卡念叨着：“神棍伍迪老兄，你要保佑我，抽个好技能。最好来个石破天惊混元掌，一朝得之，别无所求。实在没有好的，至少给我来个鬼道什么的，破道缚道都可以，数字是个位数也没关系……”

也不知道伍迪有没有听到这个无神论者有口无心的祈祷，不过即使听到了也没用，魔鬼不进行施舍，他们只做交易。

封不觉半开玩笑似的说完这几句，拿起技能卡，查看起属性来：

【名称：灵识聚身术】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灵术】

【效果：开启后，玩家身体能力将大幅增强（力量、速度至少为原先的两倍），并持续损失生存值。生存值到达1%时技能自动停止，亦可主动停止。技能停止后需间隔三十秒方可再次使用，生存值低于10%时将无法开启。】

【消耗：每五秒减少自身2%的生存值】

【学习条件：灵术F】

【备注：鬼谷七篇之伏魔篇所载基础道术。鬼谷派之道，不重心境、道德，于玄门正宗之外另辟蹊径，颇似投机取巧之邪道，即使是入门功法，亦可迅速提升修习者之实

力。】

第084章

封不觉可谓大喜过望，虽然这技能的效果和他想象中那种外放型的主动攻击技有些出入，但对其在战斗中能发挥出的硬实力无疑会有很大提升。

他果断将技能学习并装备后，又有系统提示响起：

【这是您的灵力值，具体数值可见。使用灵术技能时将消耗该数值，灵力值仅可通过休息或剧本中特定的物品、剧情进行恢复，系统商店不提供任何灵力恢复药剂。当前灵力值：140/140。】

伴随着系统语音，游戏菜单自动浮现在了封不觉的眼前，一个箭头指向了界面的左上方，在体能值下面，渐渐浮现出一条新的能量槽，显示成银白色。

“嗯……必须学会了技能才开启吗……”封不觉念叨着，他在游戏说明里已经知道了灵力值这个新设定，刚才他还在疑惑为什么菜单中仍然看不到新增的能量槽，原来学个相关技能就会出现了。

从这数值看来，灵力值也和等级挂钩，十四级就是一百四十点。比起体能，这数据缩水成了十分之一。当然，体能值用到的地方很多，走、跑、跳、打、搬，基本上什么行为都会消耗掉一点儿，而灵力则只用于技能，所以不需要过大的数字来表示。

领完了额外经验和技能卡，封不觉便准备再度排剧本了，此刻现实时间还不到下午五点，顺利的话，他升到十五级的目标或许在晚饭前就能完成了。

虽然官方没有明确说过，但根据论坛上玩家们的交流总结，大概可以确定，非睡眠模式下的剧本鲜有通关时间巨长

的情况，那种虚拟用时在八小时以上的长线剧本，多半在睡眠模式下才会遇到。

封不觉还计划着刷完这个剧本后正好去准备晚饭，所以也不再耽搁，快步回到登陆空间中，通过屏幕联系了似雨。不过对方此刻正在商城中，没有立刻回应他。触摸屏上随即就弹出了一个提示框【您的好友没有应答，她可能正身处登陆空间外的区域，是否要使用文字聊天功能与其联系？】

封不觉点下了是，随后快速输入了一句："这边准备就绪了，回了登陆空间就联系我。"

只有当队伍中所有玩家都身处各自的登陆空间时，队长才可以选择加入队列，这点在游戏说明上也是有的，封不觉自然清楚。

似雨没有让他等太久，她很快就回到了登陆空间中，并呼叫了封不觉，对话联通后封不觉便道，"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

"拍卖行没怎么看，去系统商店买了套服装，选了个加快灵力恢复速度的属性。"似雨回道。

封不觉闻言略感意外，他本以为似雨的成长方向肯定是格斗了，没料到对方会挑一个和新专精有关的加成。但他转而又想到，服装上的属性都是随机的，或许似雨抽到的三个加成中，只有这个性价比最高；也有可能，她是以格斗和灵术两种专精作为主要成长方向的，毕竟这游戏里只专注于一个专精是不太划算的一种做法。

"哦。"封不觉随便应了声，接着道："对了，开社团得找三个人签名，现在只有我们俩，人数不够啊，你今晚上线吗？"

"你的好友……加上我，此刻在线的还不足三人？"似雨仿佛没有听到封不觉的问题，反而抛回来一个令人尴尬的提问。

“嗯……对。”封不觉拖了一秒的长音，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让我猜一下……王叹之、龙傲旻和小骨头就是除了我以外，你所有的好友了？”似雨又道。

小骨头应该是似雨对悲灵笑骨的昵称，封不觉听到时就想到了，他假装思考了几秒，吸了口气，牙缝里发出“嘶……”的一声，随后还是很无奈地回了句：“对……”

“这就难办了，我和你的情况差不多。”

“靠！”封不觉在心中大喝一声，不过他也只能在心里想想，现实中，他干笑两声，回道：“呵……呵呵……所以说啊，我问你今晚上线吗？龙哥那边我不清楚，但小叹应该是会上线的，算上你和悲灵的话，签字的人数就够了。”

“嗯，可以啊。”似雨应道，“不过我们不会在线很长时间，神经连接太久对身体不好，建议你也注意。”

“喂！遇到你之前我也只上了一个多小时而已啊！因为上线时看到我已经在线了，就直接把我想成终日沉迷的状态了吗！”封不觉在心中惊呼着，嘴上只得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回道：“呃……谢谢关心。”

“另外，按时吃饭也很重要，我们下一个剧本通关后可能就是五六点了，你还是下线吃点什么比较好。”她用平静的语气补充道。

“我本来就是这么想的啊！谁会玩得废寝忘食啊！当我是中学生吗！你现在这样一说，我待会儿就算下线也显得无济于事了啊！”封不觉的吐槽句句憋在心里，难受得他在自己的电梯里张牙舞爪，反正对方也看不见他……

如果封不觉和似雨很熟，他早就滔滔不绝地吐出来了，但两人还远远不是那种可以口不择言的朋友，所以封不觉还是只能回答：“呃……我知道了。”

他觉得这种对话继续下去，气氛就变得像老妈训儿子一

样了，他赶紧转移话题道：“那个……为了按时吃饭，咱们还是快点排吧。”

“好的。”似雨简短地回道。

封不觉如获大赦，他长吁一口气，迅速在屏幕上操作起来。

【疯不觉，等级14】

【似雨若离，等级14】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请确认。】

【已确认，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五人。】

【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的个人或队伍。】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第085章 猎人岛（一）

该剧本根据理查德·康奈尔的短篇小说《最危险的游戏》改编，如有雷同，不是巧合。

……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一个低沉的男声说道。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结算奖励时可获得80%的通关基础经验加成】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片头CG已开始，画面中的光线很暗，而且镜头略有些摇晃起伏，可以听到水流和发动机的声音，说明这很可能是在一艘船上。

系统语音的陈述如期而至：【热带湿热的夜晚，将你所乘坐的游艇笼罩在了温暖浓厚的黑暗之中。】

【你是一名顶尖的猎手，敏锐的你透过黑绒般的夜色，察觉到了右舷方向的某处，有一座岛屿的存在。

船长告诉你，在老航海图上，这个地方被称为“船舶陷阱”，海员们给它起了这个富有暗示性的名字，他们对那里的恐惧，甚至已经到了迷信的程度。】

【一位迷信的船员，有时就能感染整船人，一船神经紧张的船员，就意味着事故。】

【你的船沉没了，你奋力地游向了黑暗中的那个岛屿，

你在大海中如孤舟般无助，但仍是拼尽全力地攀上了布满岩石的海岸。你从水流中脱身出来，参差不齐的峭壁出现在夜色中，你一步步努力往上爬，磨掉了手上的皮，几乎用尽了最后的一丝力气，最后气喘吁吁地来到了峭壁顶上的一块平地上。浓密的丛林一直蔓延到峭壁的边缘，你已无力前进，只得扑倒在地，沉沉睡去。】

【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太阳的方位表明时间已是下午。你在丛林边缘的泥地上看到了人类的鞋印，你追寻着仅有的踪迹，穿过丛林，来到了岛中央处，一个建立在绝壁上的城堡前。】

【这时，夜幕……已再次降临在了海面和丛林上。】

听完这段描述，玩家们便算正式进入剧本了。

五名玩家站在城堡外的一排石阶下，星月通明，在这较为开阔的地方，无需照明设备也能看得相当清楚。

似雨就站在封不觉身边，她的服装已经换了，上身是一件黑色的紧身棉背心，下着一条黑色登山裤，长裤的两侧有好几个口袋，看上去很实用，衣服是无袖的，贴身、轻便，可以让她挥臂更加自如，其右手上还套着一只露指的黑色皮革手套，不过左手上没有，右手是她握剑的手，看来这也是有意为之。

虽然那条裤子显不出腿部的线条，但封不觉近距离观瞧，似雨的身材绝对是凹凸有致，盈盈可握的纤腰和她高耸的上围形成鲜明对比，引人遐思。不过在虚拟游戏里，女玩家的外形多半都是如此。似雨还算是特意把自己的外貌修正的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另外的三位队友里，还有一名女玩家，昵称是【才不怕呢】，等级16，称号竟然是【躲猫猫】。她身着一套淡蓝色的中世纪风格巫师长袍，长袍下摆拖到膝盖处；脚上穿着长筒靴，腿上白色的丝袜。由于游戏不允许穿裙子，她的长袍下选了条呢绒的短裤，正好能露出大腿。

外貌上，不怕美眉看着十八九岁，柳眉大眼，琼鼻小嘴，肤白若雪，身材也是没的说。反正现实中只要是比较瘦，长得不算太奇葩的女孩子，在虚拟实境中个个儿都能成女神。

不过那卖萌的昵称、卖萌的称号、卖萌的造型，让封不觉隐隐感到自己有被坑的趋势……

剩下那两名男性玩家，看着八成是一起排进来的，两人都是15级，一个叫【一剑倾城】，称号却是【菜鸟剑客】；另一个叫【一刀倾城】，称号却是【初入刀门】。两人皆是二十多岁模样，不但昵称相似，而且服装统一，都是一身青衣布袍的劲装打扮，而且发型都是散乱的长发，披在颈后，俨然一副古代侠客的范儿。

这不禁让封不觉想起了当初遇到的潘凤和华雄，那俩货的风格和眼前这两位差不多，恐怕他们都是在取名儿的时候就先想好了以后在游戏中的终极目标……

这类玩家身上最常发生的悲剧就是，如果将来他们的成长方向偏离了原本的目标，比如经过一段时间的游戏体验后，忽然发现自己更适合别的领域，最后成了个射击专精或者医疗专精的角色，那自己的昵称就变得略显违和了。

在这五人中，封不觉和似雨的等级略低一筹，但他们的称号【冷血爆头狂】和【无情斩首者】显得十分扎眼。

似雨还好说，凭她那种杀手一般的眼神，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场，并不算突出的外貌，陌生人就会立刻得出一个结论：这肯定是个现实中奇丑无比的女屌丝，所以游戏里的战斗能力凶残无比。

但封不觉……怎么看都不像很强的样子。另外三人看到他，心中都在想：这家伙觉得自己帅不改外貌也就算了，但玩个游戏连发型都不改改，十几级了也不买上一两件便宜服装加点儿属性；造型平凡，身材看着也颇为单薄，昵称莫名其妙……看起来如此“随便”的家伙，却有着一个貌似挺强的称

号……难道这货是深藏不露？或者在现实中就是个变态什么的？

五人一边寒暄问好，一边在互相观察中揣测着对方的实力如何。

没几句话，不怕美眉就瞪大了眼睛，指着一刀和一剑臂上的徽章道：“哇！原来你们是那个很有名的‘江湖’社团的成员啊！”

“呵呵……是啊，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一剑回道，但他的脸上，正写满了“了不起”。

封不觉看了眼他们的徽章，那是一朵白云的标志，上写“江湖”二字，这应该也是一个工作室性质的社团。封不觉记得很清楚，在社团的综合实力和战力排行榜上，江湖都占有一席之地，综合实力排在第十七位，战力则是第十一。

不过封不觉推断，这二人很可能并不是工作室的职业玩家，而是社团为扩大规模招收的普通玩家。

假如他们是工作室内部的人员，现在不会只有十五级那么低。而假如他们是工作室在公测阶段才投入游戏的人手，在有着前车之鉴和装备支持的情况下，称号不至于混到那么鸡肋。

倒是那个称号【躲猫猫】的不怕美眉，让封不觉起了疑心，“江湖”在社团两榜上都排在十名靠外，一般玩家看这些榜单，能记住五六名以内的几个就不错了，大多数人只会对前三有印象。所以她的举动，有三种解释……

第一，她是职业玩家；第二，她是记性很好的高玩；第三，她根本不知道江湖就在那两张榜单上，在一分钟前，她连听都没听过江湖是个什么玩意儿，但她看到那两人的社团徽章后，故意装作很崇拜的样子，说出“很有名的”这种模棱两可的废话。

这些思绪在封不觉脑中快速闪过，结合“躲猫猫”这种称

号，封不觉只花了三秒钟，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立即凑到似雨耳边，用只有他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一旦有机会，我们就和他们三个分开行动，尤其要避开那个‘才不怕呢’。”

似雨看了封不觉一眼，她没有问为什么，只是选择了无条件相信对方，“好的。”她低声回道。

二人对话时的表情都非常自然，连嘴唇都几乎没动，另外那三人根本没注意到他们这边。

接下来的几分钟，不怕用一脸崇拜的神情望着那两位社团成员，说了不少好听的，一刀和一剑很快就有些飘飘然的意思了。其实他们今天上午刚刚加入社团，也不是江湖工作室的内部成员，可以说只是社团底层的众多小人物之二罢了。但经美女这么一捧，两人的自信还真上来了，心里皆是想着：让我和社团里的大佬们纵向比较就算了，人家是职业的，不过和眼前另一位男同胞……那个叫疯不觉的横向比较一下，我还是很强的嘛，他连件服装都买不起，那是混得多惨啊，难怪没社团要他。

人的心态，就是这么微妙，在中小型的群体中，尤其是在具有吸引力的异性面前，人类总会本能去寻找一个在某方面或者是各方面都比自己要弱小的个体，在心中与之进行比较，寻找一份仿佛是优越感的东西，其实那只是一种安全感，起到自我安慰的作用。就好比在对自己说……至少我不是最差的。

几分钟后，一名NPC的出现，宣示着玩家们的准备时间已到，接下来，剧情便要展开了。

涩涩的吱吱声响起，城堡的大门被打开了，门中透出一线光亮，显得十分耀眼。一个高个子男人握着一支连发左轮手枪，缓缓走了出来。

这大汉身材魁梧，黑髯及腰，形象极具冲击力，令人印象深刻。加上他手中还拿着武器，这无疑让众人都戒备起

来。

第086章 猎人岛（二）

不怕快速躲到了一刀和一剑的身后作受惊状，二人果断拿出各自的武器，挡在她前面，准备应对那大汉可能的攻击。

“让他们进来，伊凡。”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大汉身后的门中传来：“他们是我的客人。”那个声音的语调彬彬有礼，并带着轻微的口音。

伊凡闻言，放下了手枪，走回到门口，用他粗壮的手臂敞开大门，然后默默无语地望着玩家们。

【主线任务已触发】

系统提示适时响起，众人皆可在菜单中看到任务内容：【进入扎罗夫将军的城堡，听其讲解游戏规则。】

封不觉看到任务时，神色迅速起了变化，口中轻声念叨着：“扎罗夫将军……伊凡……等等……我是一名猎人……遇到海难来到这儿……”他忽然抬起头，眼神凝重：“最危险的游戏……理查德·康奈尔。”记忆的阁楼中，与这个故事相关的内容立即浮现了出来。

在灵感枯竭时，封不觉经常会读一些短篇小说来放松一下，同时也是收集素材，所以这些小说的内容对他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很快就能想起来。

不出意外的话，这剧本就是一场猎“人”的游戏了，而且封不觉很清楚，玩家将扮演猎物的角色……

犹豫了一会儿，一刀和一剑便回过头来，征求封不觉和似雨的意见。反正……如果遇到好事，人人都是争着上的。但有危险的事呢，就最好让别人替自己上了，实在不行，就先征求一下意见，这样在出事以后至少可以把部分责任推卸

给别人……

封不觉耸耸肩，叹了口气，直接走到了前面去，边走边道：“按照任务指示做就是了。”

伊凡就像一尊凶恶的巨人雕像一般立在门口，威慑力十足。不过封不觉连武器都没拿出来，旁若无人地从其面前经过，走入了城堡。

似雨紧随其后，她在封不觉上前时就已跟上，第二个进入了城堡中。

剩下那三人面面相觑，还是一刀先反应过来，清了清嗓子：“嗯哼……那个……我们也走吧。”

一剑借坡下驴道：“是啊，他们万一有什么危险，我们也好支援一下。”

不怕点了点头，跟在两人身后。三人也陆续走入了城堡大门。

站在门口的伊凡一直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警戒眼神监视着每一个从他面前经过的玩家，待五人全都进入城堡后，他才默默地将门带上。

大门内是一个宽敞的大厅，灯光很明亮。通往二楼的大理石石阶十分宽阔，一个身穿晚礼服、身材健硕的男人正笔直地立在那儿，注视着他的五名“客人”。

扎罗夫将军已过中年，高大，英俊。他的头发白了，不过眉毛和胡子还是黑色，眼睛也是又黑又亮。除了鲜明的五官外，他的那张脸上还有种独特的东西，一种惯于发号施令的人才有的气质。

“我非常高兴也十分荣幸地欢迎诸位优秀的猎手能够到我家来拜访。”他微微欠身道：“我是扎罗夫将军。”他一边自我介绍着，一边打了个手势。

伊凡看到扎罗夫的动作后，便收起枪，敬了个礼，站到了阶梯侧方一隅。

“请原谅我手下的无理，先生们……当然，还有女士们。”扎罗夫特有的语调让他的每句话都显得细致，仿佛每个词都经过深思熟虑：“伊凡是个简单的人，不过有一点儿野蛮。他强壮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很不幸的，他是个哑巴。上帝给了他一些东西，又拿走了另一些……”他说这话时的表情很值得玩味。

“看上去像是个哥萨克人。”封不觉应了一句，他当然知道这点。

“没错，我的朋友。”扎罗夫回道，他微笑着，从锋利的牙齿和鲜红的嘴唇中挤出一句：“我也是。”

他又做了个手势，伊凡便快步行来，站在了将军的面前，扎罗夫跟他说了几句话，但只是嘴唇翕动，并未发出声音。

伊凡得到指令后，便离开了大厅，不知去向。

扎罗夫随即对众人说道：“诸位，请随我来。”他说着就从阶梯上走下来，引着众人向一条走廊中行去。

几分钟后，他们便来到了一间中古风格的大书房中，地上铺陈着灰色的地毯，家具和书柜都有一种厚重感，除了大量的书籍外，这里还有许多动物的标本，鹿头、斑马皮等等，甚至还有一头呈站立姿态的灰熊。

“我读过所有关于狩猎的书籍，英文的、法文的、俄文的。我的生活没有别的乐趣，唯有狩猎。”扎罗夫从他的藏品前缓缓走过，仿佛在炫耀自己所言非虚，说道：“看到那个南非黑水牛的头了吗？”

封不觉回道：“令人印象深刻。”

“那玩意儿逮住了我，把我往一棵树上扔去，我的骨头都折断了，但我最终还是收拾了那个畜生。”扎罗夫对那次狩猎的情景似乎历历在目。

封不觉很清楚这些话的意义，仅凭这句对白中提供的信

息，玩家们就该对这个BOSS的强横实力产生一个概念了。

“我想南非黑水牛可能是大型狩猎中最危险的一种了。”封不觉试着根据记忆中那篇小说的内容，和扎罗夫对对词儿，好让他尽快进入正题。

将军突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投来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慢吞吞地说道：“不，那不是最危险的。”他走到书桌边，拿起一瓶威士忌，举起来，看着众人道：“来点儿吗？”

“不，谢谢。”封不觉回道。

扎罗夫给自己倒了一杯，他呷了口酒，说道：“在这个岛上，也就是我的领地中，我发明了一种更为危险的狩猎。”

“发明？”封不觉明知故问。

“呵呵……是的，发明。”将军笑着点头：“你一定很奇怪，狩猎该怎么发明？”他顿了一下：“当然了，我不是上帝，不可能凭空创造一种危险的动物。但是，我发现了一种早已存在，但从未有人狩猎过的物种。他们并不在这个岛上土生土长，不过我可以自己进货……”

“你引进的是什么猎物，将军？难道是老虎？”封不觉还在和这BOSS对着词儿。

除了似雨外，另外三人都有点莫名其妙，他们心里都在琢磨：这小子也太入戏了吧，真把自己当成是剧本中所说的猎手了？跟一NPC废那么多话干嘛呀？

扎罗夫咧嘴笑笑：“不，老虎已经令我厌倦了，我也早就把它们折腾够了，猎虎对我来说已失去了吸引力。那些动物再也无法让我的手发抖……哪怕一秒。”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金烟盒，叼起一支长长的黑色雪茄，那雪茄上有一圈银线商标，点燃后发出了如同熏香般的香气。

“我是为享受危险而生的那种人，但大部分动物，已无法再令我感到危险。”扎罗夫吐了口烟：“上帝让一些人成为了诗人、一些人成为了国王、一些人成为了乞丐……而我，他让

我成为了一名猎手，最好的，最强的。”他露出黯然的神色：“但经过了一段快乐的日子后，终于有一天，我发现打猎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你也是猎人，你能猜到这是为什么吧？”

“如果把打猎视为一种运动，你总是在游戏开始前就知道自己一定会赢是吗？”封不觉接道。

“没错，真没想到你能理解。”扎罗夫欣喜地说道：“我总能成功猎取我的猎物，因为它们只是动物，除了腿和本能，它们一无所有。但我是拥有智慧的人类，用智慧和本能较量，算不上公平。当我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悲惨，简直是可悲。”他又抽了口雪茄：“直到有一天，我有了灵感，我意识到，还有一种东西，是我从没有猎取过的，他们是最完美的猎物，因为他们能够思考。”

听到此处时，除封不觉之外的四人，终于算搞明白这个剧本的基本状况了，眼前的扎罗夫将军原来是个反人类的疯子，为了寻求刺激而猎杀人类。任务显示的“听其讲解游戏规则”，就是接下来那场“狩猎”的规则。

“你确定这不是玩笑对吗？”封不觉用很严肃的语气回应着，当然，他自己早已确定，这绝不是玩笑。

“我从来不拿打猎的事情开玩笑。”扎罗夫回道：“我买下了这座岛屿，建立了这座房子，我在这儿，就是为了狩猎。这座岛是个无与伦比的狩猎场，丛林如迷宫般复杂，充满曲径、峭壁、沼泽，最重要的是四面环海。在这里，我几乎每天都打猎，而且至今为止，从未感到过厌倦。”

“我很疑惑，将军阁下。”封不觉道：“我们这儿有五个人，难道我们就不能直接在书房里，就制止你那疯狂的谋杀行为吗？”

“哈哈哈哈……”扎罗夫大笑：“谋杀？不不不……这是一场智力竞赛，是猎人与猎物间的博弈。”他的目光扫视过五名玩家：“至于你说的那种情况……”他举起胳膊，做了个手势。

伊凡不知从哪儿就冒了出来，手中拿着托盘，为将军端来了香味浓醇的土耳其咖啡。他将咖啡放好，如铁塔般站在了扎罗夫的身侧，目光如炬地瞪着在场的玩家们。

“曾经有一群西班牙水手到了这座岛上，我邀请他们一同参加我的狩猎，但他们拒绝了，并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扎罗夫从容地说道：“伊凡一个人就将他们撕成了碎片，拿去喂了岛上的动物们。”

听到这句，封不觉神情陡变，他可不记得自己读过的那本小说里描写过岛上有其他的野生食肉动物：“请问……是什么动物？”

“呵呵……”扎罗夫露出冷酷的笑容：“那太多了……蟒蛇，郊狼，孟加拉虎等等……我想让这儿的丛林可以热闹一些，所以进了不少货物。人类不是首选的饲料，平时它们吃的最多的是山猪，当然了，是活的山猪，每一只都需要它们自己去猎捕，这样动物们才能保持野性。”扎罗夫对封不觉道：“你的脸色变得有些糟糕，我的朋友。”

“啊……因为我更希望听到的答案是鹌鹑或者鹦鹉之类的东西……而不是各种猛兽。”封不觉回道。

“哈哈哈……你很幽默。”扎罗夫显得无比快乐：“好了，现在，让我来说一些这次狩猎中你们所需要知道的事情。”

他走到一侧的窗边，按下了墙上的一个按钮，“看到了吗？”将军指着远处的海面道，那里迅速亮起了灯光，但稍纵即逝。

“灯塔的光，似乎指出了一条航路，但实际上这条航路并不存在。蜷缩在那儿的岩石像剃刀一样锋利，它们如同海怪一般，能将每一条驶过的船只碾得粉碎，就像碾碎一只坚果般容易。”将军说道：“我想你们乘坐的那艘船，此刻也沉在了那附近。所以，别指望能逃到海上去寻找救援。”

展示完这名副其实的船舶陷阱后，扎罗夫又来到了另一

侧的窗口，他打开一个机关，窗户下方的地窖中，灯光忽隐忽现，下面的空间形状很奇怪，许多身形硕大的黑影在那儿走来走去，发出低吟，它们的眼睛在黑暗中隐隐发出绿光。

“作为猎物来说，躲藏在一处不动，也是十分不智的选择。”扎罗夫道：“我的猎犬们训练有素，在我的收藏室中……”他的视线扫过了周围那些动物标本，狞笑着：“我是说……在我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室里，有许多的头颅标本，他们中有一些十分精明的人物，但最终都难逃我的猎犬之口。”

扎罗夫关上了那扇窗户，又站到了众人面前，“好了，规则很简单，距离日出还有五个小时的时间，你们随时可以离开城堡，我会在一个小时后出发来寻找诸位。”他放下了雪茄和酒杯，背着双手，用军姿站着：“我不想让你们认为我是在自吹自擂，不过……我曾经猎取过的猎物数量，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白人、黑人、印度人、蒙古人……曾经有那么几个猎物确实很出色，他们足智多谋、强壮、忍耐力和适应性也极强，但是……我得说，目前为止，我仍没有失手过。”

“假如你失手了呢？”封不觉道：“我是说，只要我们活到了日出时，你就算是输了对吗？”

“呵呵……”将军露出自信的笑容，用热情的语气说道：“那么你们的努力将物有所值。我会准备一艘单轨帆船给你们，并指引各位如何到达最近陆地上的小镇。”

扎罗夫又拿起了桌上的酒杯：“你们完全可以信任我的承诺，我以一名绅士、军人以及运动员的身份做保证。当然，你们也得同意对这里发生的一切只字不提。”他压低了声音：“假如你们真能离开的话……”

【当前任务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

系统提示响起，游戏菜单中原本的那条任务旁边已经打上了勾，新的任务浮现：

【逃离城堡，躲避扎罗夫将军的猎杀，直到日出。】

【距离扎罗夫出发尚有：59分钟】

【距离日出尚有：299分钟】

除了任务描述外，任务栏下方还可以随时查看到这两项时间的数值，不过没有精确到秒。

将军呷着他的酒，在玩家们离去前，又十分好心和真诚地给出了几句忠告："对了，我建议各位在城堡附近时，尽量避免留下脚印，那可是低级错误；另外，最好别去岛的东南角，那儿有个大沼泽，我们管它叫'死亡之沼'，那里有流沙。曾经有个自作聪明的家伙去过那儿，我的爱犬拉扎勒斯跟着他，结果一同葬身沼中，你们很难想象我的心情，拉扎勒斯是我的猎犬中最棒的，那感觉真糟。"

封不觉已经摇着头，转身准备走了。

他也没有料到，在扎罗夫说了那么多寓意明显的暗示后，他的队友中竟还有一人正在酝酿着一桩冲动的愚行。

说时迟那时快，一刀倾城拔刀就上，杀意现，刀出鞘，刀身横斩，势如奔牛。

他与扎罗夫的距离不过五米左右，之前在城堡门口看到伊凡时，他的刀已从行囊中取出拿在了手上，所以他这次攻击非常突然，在场的其余四人全都大吃一惊。

一刀倾城对这剧情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觉得此时此地，就是干掉这个BOSS的最佳机会，根本不用做逃跑之类的事情，直接在这儿把扎罗夫解决就行了。要是跑到外面的丛林里去面对各种未知的危险，等到筋疲力尽之时，再让这BOSS带着猎犬来追杀自己，那才是稳亏不赚的举动。

从剧本开始到现在，这城堡里也只出现了眼前这两个人形的怪，而这两个家伙只是普通人类而已，能强到哪儿去？他们的体型属正常人范畴，用的武器也是普通的手枪。从这世界观来看，这大约是两个世纪前的现实世界，这两个BOSS不可能有超能力之类的东西，就算他们的设定是身体素质接

近人类极限，那也无妨，因为玩家的战斗力也是比常人要强的水准。

而最关键的一点是，一刀倾城有着很大的把握可以将这BOSS拿下，他的自信来源于一个技能，即【初入刀门】的称号技——人头落地。

第087章 猎人岛（三）

一刀倾城的称号看上去虽然普普通通，但无论什么称号，其赋予玩家的能力多半都是很实用的。就好比小叹那个【慌张的偷袭者】，看着比一刀一剑他们渣多了，但其称号技【退遁快斩】却依然能在战斗中带给其很大的操作空间。

不管玩家的称号是弱小的、怪异的，乃至猥琐的，称号技能的实用性都毋庸置疑。再弱的称号，也会附带一个符合该玩家特色的、必定有用的技能，绝不会有废招的存在。当然，“实用”和“强悍”是两个概念，强大的称号自然会有更强大的技能。

【初入刀门】的称号技【人头落地】自然也是如此。

【名称：人头落地】

【特殊能力类型：主动】

【效果：瞬间出现于目标背后，对其颈部发动一次五倍于玩家自身力量极限的重斩。（冷却时间两小时，只可对人形怪物使用，技能发动时必须身处目标三米内）】

【备注：此招由一代刀侠关小羽所创，关大侠一十八岁那年，已然面相凶恶，虎鬓虬髯。学艺三年后，当上了朝廷的刽子手。时值朝纲腐败，阉宦当权，关小羽数年内斩首忠良无数，心中郁恨难平。二十三岁时，关小羽毅然决定踏足江湖，快意恩仇。自创一套“砍头刀法”，成当世绝学，“人头落地”便是其中第一式。】

一刀倾城猛然杀上前去，在接近扎罗夫将军到达其技能所限的三米之内时，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仿佛那BOSS的头颅已成囊中之物。

一秒后，一刀倾城短暂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随即又

瞬间出现于扎罗夫身后，刀身朝着对方的后颈猛砍而下。

接着是嘭一声的闷响。

扎罗夫如同事先就知道对方将出现的位置一般，肘击而去，几乎在一刀现身的同时就击中了他的肋骨。

一刀手里的朴刀刀锋都还没沾到扎罗夫的皮肤，他就被这BOSS一击给顶飞了出去，撞在墙上，一大口鲜血从口中喷出。一刀双眼圆睁，惊异和疼痛让他完全丧失了进一步行动的能力。

刚才那一击的冲击力异常巨大，使一刀的内脏遭到了重创。虽然他身上没有伤口，但其左侧肋骨几乎全都折断了，移位的断骨导致了严重的内出血，使其附带上了【流血】效果。

一刀的生存值直接就下到了5%，而且还在下降着，其他人就是想救他也来不及了，因为扎罗夫已经拦在了他们中间，用不容置疑的，冷酷的口吻道：“瞧瞧你们的同伴，做出了多么鲁莽和不礼貌的行为。”他连看都不看坐倒在地上的一刀倾城，他很清楚，这名玩家是站不起来了。

“假如他并非如此不堪一击，或许我还会救他，治好他的伤，给他最好的食物、充分的休息和锻炼，这样他以后还有机会再次参与我的狩猎。可惜……”扎罗夫打了个手势。

伊凡看到将军的指令，立即走到一刀倾城的面前，拔出了他的左轮手枪，瞄准了目标的眉心。

“救……”一刀想说话都已经很艰难了，他只来得及吐出一个字，就被打爆了脑袋，其尸体立即化作白光消失了。

【团队成员：一刀倾城，已死亡。】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一刀自作主张的冲动行径让其余四人即使想帮他也毫无办法。

他的行为在封不觉看来……和自杀无异。封不觉很清楚，在剧本进程之初，任何企图在短时间内用简单粗暴的方

法迅速通关的行为，都是不可能成功的。除非是这人自带主角光环王霸之气，否则抱着侥幸心理做些自作聪明的冒险行为，无疑将会自取灭亡。

一剑见好友顷刻间已死，脸色变得惨白。其实他刚才也抱着和一刀差不多的想法，认为这俩BOSS并不算强，和过去剧本中遇到的那些牛鬼蛇神相比，这两个外观和普通人类一样的家伙简直就是亲善大使啊。那个伊凡看上去还略凶恶一点，扎罗夫将军根本没什么可怕的。

但一剑并没有“人头落地”那样的技能，所以才未直接抢攻上去。本来他是想悄悄跟一刀商量一下，两人一起发动攻击，没想到一刀想着要一鸣惊人，仗着有称号技撑腰，突然就冲上去了。

更没想到的是，这BOSS竟能做到“破招”，让一个超高速技能的效果在尚未发挥出来时就被打断，而且一击就几乎将一刀给瞬杀。

封不觉无奈地叹了口气，不过他立即心生一计，想利用一刀的死来进一步争取情报：“没错，将军，我的同伴确实很鲁莽，如果是我的话……”他说着，就从行囊里取出了M1911A1手枪，但并未举起来瞄准，只是如同把玩一般端在手上：“……就会用更先进一些的武器来尝试。”他朝将军投去一个试探的眼神：“您总不可能连子弹都能接住吧？”

“哈哈哈……”扎罗夫又笑了起来：“当然了，我的朋友，人怎么可能接住子弹呢。”他用手敲了敲自己的胸前，晚礼服下传来厚实的闷响：“所以我在外套内穿了一些防护的措施。”他顿了一秒，又补充道：“不过我知道，你是一名出色的猎手，枪法肯定不错，假如你能一枪射中我的头部，我也会坦然面对死亡的。”他说着，瞥了一眼旁边的伊凡：“但我不建议你这么做，因为伊凡一定会不惜代价为我报仇。失去了指挥官，他便不再是一名士兵了，而是这世上最凶猛的野兽。”

封不觉得到了他想要的，便把枪收了起来，面带微笑地

回道：“谢谢您善意的提醒，将军。那么，我想我们也该告辞了。”

“呵呵……一会儿见，我的朋友。”扎罗夫爽朗地笑着，他友善而礼貌的态度和骨子里的冷酷弑杀结合在一起，也算是一个颇具魅力的反派形象。他的表现是如此游刃有余，显得他毫无弱点，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封不觉对自己尚未OVER的三位队友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咱们可以撤了。

五六分钟后，四人重新回到了城堡外的石阶下。这一路上众人连大气都不敢出，也不敢跑着移动，甚至发出稍大一点儿的声音都要三思。

可以说，扎罗夫将军这位在剧本开始后便粉墨登场的BOSS，展现出了几乎令人绝望的强大，以及让人窒息般的压迫感。以封不觉的角度来说，排除只闻其声、徒见其影的时间之主和萨摩迪尔，他见过的所有NPC中，也只有上一个剧本中的奥因克能给他一种毫无办法的感觉。像阿什弗德博士变异体那种BOSS，估计扎罗夫将军拿把匕首就能把它给收拾了。

最终还是封不觉用总结般的语气率先开口，打破了沉默：“很显然，扎罗夫将军的人形外表并不能说明什么，从游戏的角度出发，他就是一个怪物，一个身体素质在我们十倍以上，思维缜密、经验丰富、且执行能力极强的猎手。而我们，就是他的目标……或者说，猎物。”

“废话，这不用你说我们也看出来了。”一剑说道。

“我不知道你是在听完我和扎罗夫的对话后意识到的，还是在一刀倾城被一肘子呼倒以后看出来的……反正一刀兄肯定是在那之后才意识到这点，但已经晚了。”封不觉说道：“好在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先来商量一下……”

“你先等等。”一剑倾城打断道：“我刚才就想问了，一开

始我以为你是特别‘入戏’的那类玩家，所以才和BOSS扯东扯西的，但后来我发现，你好像本来就知道这个扎罗夫要干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嗯……其实现在解释这个问题只是浪费时间，不过看起来我不讲一下的话，你也不会听我接下去要说的正事儿……”封不觉的这句话，配合他说时的神情，旁人完全可以脑补成……“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问了，我就大发慈悲地回答你”这样的台词。

“得瑟够了就快点说。”似雨冷不防在旁道了一句。

封不觉被揭穿以后笑了笑：“好吧，这个剧本的情节，应该是取自一本叫《最危险的游戏》的小说，故事本身不长，大致上就是讲主角……呃……一名猎人，被扎罗夫设计而来到了岛上，接着就变成了猎物，开始了一场为期三天的狩猎游戏。

主角运用自己的丛林生存技巧和捕猎知识，用躲藏、制造陷阱等等手段与将军周旋，成功撑过了时限，并且在第三天潜回了城堡，赢得了游戏。”

他说到此处停顿了一下：“可是，从小说的内容来看，其实早在第一天时，扎罗夫就可以把主角给干掉了，他只是为了享受打猎的乐趣，让自己在第二天还能出来运动运动，所以才放过了主角。

在后来的几次交手中，扎罗夫虽然损失了几条猎犬，但他本人每次都能在千钧一发之际从主角的陷阱中逃脱，最多受点轻伤。只要一有借口，他就会暂时放过主角，不再追捕，回城堡休整一番再来。”

“他想让打猎尽可能显得公平？”似雨问道。

“从敌我实力的悬殊对比来看，这只能是美好愿望了……”封不觉苦笑：“将军只是不想让他的娱乐活动太快结束而已。”他顿了一下，又道：“不过扎罗夫确实是位绅士，纵然

他做的事情类似连环谋杀，但他不会欺骗我们，或是在失败后反悔。关于死亡沼泽的忠告也很诚恳，看来他是由衷地希望我们能够‘难抓’一些，要不然他的狩猎会变得无趣。”

“嗯……接下来我说些实际情况吧。”封不觉说到此处，离开了石阶处，众人跟着他来到丛林旁。

在开阔处，月光即可达到照明的效果，不过到了树丛附近，除了封不觉之外的三人都纷纷拿出了照明设备。似雨用的是提灯，一剑和不怕用的都是手电，不过款型略有不同。

封不觉随手捡了根树枝，在泥地上就画了起来：“在书房，我站得比较靠前，我看到扎罗夫的书桌上有一张地图。当他向我们展示他的‘船舶陷阱’时，海上的灯光把海岸线照得很清楚，和图做过对比后我可以确定，地图上的岛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岛屿。”他一边说着，一边在地上画了个轮廓近似橄榄的不规则图形：“这岛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形状。城堡在中央，建在高处，基本可以俯瞰到岛屿的全貌。”他忽然抬起头：“你们找得着北吗？”

“嗯……”一剑抬头看天，似乎正准备随便猜个方向。

还是不怕指着一侧的夜空道：“那个是北极星对吗？”

“很好。”封不觉应了一声，用树枝指了指地上的草图，继续他的叙述：“这儿，是北，这儿是南，沼泽在这里……”他点着橄榄的一头道，“在确定逃亡方案以前，我还要提几点小说和这个剧本的不同。”

封不觉在推理和布局时，总是显得非常可靠，沉稳，这时的他，身上丝毫找不到那种随便和轻浮的感觉，谈吐间还流露出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首先，小说中的主角，没记错的话是叫雷恩斯·福德……他的游戏时间是整整三天，而我们只需要逃避追杀五个小时。看似在时间上更加容易达成，实际上未必是好事。正如我刚才提过的，扎罗夫将军放过雷恩斯好几次，因为他不想

让狩猎过早结束。而我们的情况不同，扎罗夫找到我们后肯定会下手。

另外，小说中没有提到过这个岛上还有别的什么动物，但我在书房中跟扎罗夫套话的时候，他很明确地表示这儿有蟒蛇，有狼，有老虎等等……即使是山猪，也是具备相当攻击性的。所以，我们除了要躲避将军的追杀，还要在黑暗中提防那些动物的威胁。

第三点，你们也看到了，那货强得不像人。在小说里他虽然也被描绘得很强，但那只是本基于现实设定的惊悚小说，而不是描绘科幻、超能力之类的故事。可我们将面对的这个扎罗夫将军，一肘子就能杀人，他属于那种绝对不可以正面对抗的战术性BOSS。仅从主线任务的内容就能看出来，如何成功逃避他的追捕才是剧本的主旨。”

一剑听到此处插嘴道：“可你刚才拿出枪来的时候，扎罗夫不是也在言语中流露出自己被打到头就会死吗？要是枪在我手上，那个距离上我早就直接射击了，离得那么近，命中几率是很高的。”

“那样做的话，你，和我们……全都死定了……”封不觉摇着头说道：“当时我取枪出来，只是为了看看扎罗夫对这件东西的反应，并从其口中套出一些有用的信息。”他仰起头，一脸不置可否的神情：“据我所知，现代防弹衣的雏形出现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而原著小说的作者理查德·康奈尔去世那年也才1949年。”

他话锋一转：“尽管如此，扎罗夫却很淡定地表明了自己穿着类似防弹衣的玩意儿，而且对我手上拿的M1911A1手枪不以为然。所以很显然，当时他说的那几句话，就是系统借这个BOSS之口，直接给予我们的提示。”

“企图用枪械类武器杀死扎罗夫是行不通的？”似雨反应最快，头一个接道。

封不觉打了个响指，“正确。”他的视线扫过了一剑倾城和

才不怕呢的脸："系统是根据玩家的实际情况来生成剧本的，我想……我们这里的四人，包括先前已经OVER了的一刀倾城，没有一个是射击专精者，甚至连射击类武器都没有。"

他自然说中了，在场的四人中，只有他自己有一支手枪，而且里面也只有四发子弹而已，同时他也是这里射击专精等级最高的一人。

"其实我从扎罗夫那儿套出来的最后几句话，从游戏的角度来解读就是……如果非要用枪来对付他，打中身体是没有用的，必须打中头部。

正常来讲，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做到这点：第一种，就像你说的，在刚才的距离上突下杀手；第二种，在之后的某个时刻，于黑夜中凭借着糟糕的专精等级，撞大运一般地命中那个机警无比的哥萨克人……

很显然，第一种情况比较靠谱，但即使成功了也是徒劳的。因为接下来……如将军所说，那个叫伊凡的哑巴就会转化为狂暴状态。

我估计他会立即取代扎罗夫的BOSS地位，对我们展开疯狂追杀，到时候这剧本的设定可就未必仍类似于'现实世界'了，那个伊凡发飙后就算变成绿巨人我都不会奇怪的。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我们连活着走出城堡都不可能。"

"呼……"封不觉呼出长长的一口气："总而言之，这剧本的主题就一个字——跑。"

"那我们还等什么，快点儿……"一剑话还未说完，封不觉就摆手制止了他，并且说道："我现在正准备告诉你，怎么跑。"

"怎么跑？"一剑问道。

"分头跑。"封不觉回答。

"为什么？"不怕显得紧张起来。

封不觉还未回答，这一秒，却发生了一件事，打乱了他

全盘的计划。

只见似雨的身形忽然化为白光消失，系统提示音随之响起：【团队成员：似雨若离，已断开连接。】

第088章 猎人岛（四）

似雨从游戏舱里坐起来，看着眼前穿着围裙的中年妇人，长叹一口气：“老妈……你又进我房间也就算了，干嘛拔电源啊。”

“敲舱门你不理我啊。”似雨的母亲笑道。

“我听到了，但正好忙着嘛……”

“反正你现在都断线了，快出来帮妈妈准备晚饭。”

“啊……”似雨带着埋怨的语调长叹了一声：“妈~这种事儿叫老爸帮你不就行了。”

“你老爸拿了个游戏头盔躲在车库里玩儿呢。”

“你都知道他躲哪里……还……”

“男人贪玩儿是天性，不过分的话，我们女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咯。要不然，我今天去车库把他揪出来，明天他就躲到地下室去了，后天没准他能把游泳池的水放干了蹲里面玩儿。”

“全是歪理……好啦，我来就是了。”似雨也拿自己的老妈没办法，爬出游戏舱，乖乖地去了厨房给老妈打下手。

……

与此同时，惊悚乐园中。

封不觉正站在一棵树前，两手扶着树干，像啄木鸟似的撞着头，口中悲鸣：“坑爹啊！真正的坑爹啊！”当然，他也只是做做样子以表现自己的郁闷，不会真的使劲去撞。

似雨不负责任的掉线彻底打乱了封不觉的计划。

根据他的推测，玩家要从城堡这儿穿过茂密的丛林到达岛的边缘，所需时间至少也要三个小时。而扎罗夫将军……

实力强大，且对岛屿了如指掌。同样是这段距离，虽然他不可能做到无视地形高速推进的那种程度，但估计他最多花两小时就能走完。

封不觉的想法是：只要他们四人分为两队逃跑，分别前往岛的两端，那至少会有一队人的生存几率大增。无论BOSS最后是否能追上并消灭其中一队，另一队人和BOSS间的距离也足以让他们撑到五个小时的通关时限了。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用空间换时间的战术。这样做的话，剧本通关的成功率将接近100%，虽然对每一个玩家来说都有接近50%的可能会死，但这笔买卖还是比较划算的。只要通关了，没被追杀的那队人自然就可以获取通关奖励；而被追杀的那队人，客观上已为另一队人的存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剧本顺利完结后，系统给予他们的经验比例也不会少。

至于哪队死，哪队活，完全是个概率问题，BOSS会追谁，这不是玩家能决定的，怨不得人，最多怨自己运气背。从这点看，一剑和不怕会接受这个计划的可能性也很大。

而在这个计划中，封不觉自然是准备和似雨组成一队走的，因为他很不放心那个不怕美眉。从【躲猫猫】这个称号以及她言行中流露的蛛丝马迹来看，她的称号技极有可能是隐遁或者转移仇恨这一类，跟她待在一块儿，没危险时便罢了，有危险时恐怕会变成替死鬼。

但他的这套推理毕竟没有事实证据的支持，就算说出来，不怕也完全可以否认。再者，人家的游戏风格可能就这样，既然有人愿意上钩，他又何必坏人好事呢。所以之前封不觉看到一刀和一剑有当护花使者的意图，也没去拦着。反正他自己不去当那冤大头，顺便也提醒一下好友别上当就是了。

可现在问题来了，似雨不知怎么就掉线了，要是按照原计划行事，那封不觉就得一个人走……这其中的变数可就多

了。

封不觉之所以没有把计划定成是四个人朝四个不同的方向逃，就是因为单独行动的危险程度太高，一个人走，恐怕还没穿过丛林就会被猛兽或者别的什么未知因素给干掉了。四人分头行动，最后很可能在路上就逐一死亡，就算剩下一个最强的勉强到达了岛的一侧，只要BOSS追来，功亏一篑……

“嗯……五人剧本，刚刚进入正题，就剩下三人了。”封不觉自言自语道：“三人一块儿逃就变得毫无意义，BOSS肯定能追上我们，所以聚在一起必定团灭，双向逃跑的计划不能改……”

他想明白了以后，回到一剑和不怕的面前，说道：“好了……我来说说逃跑的计划。”

“等一等。”一剑不快地说道：“为什么是你来发号施令啊？这里你等级最低吧？再说按照你刚才讲的情况，那这个剧本接下来的剧情和小说也没什么关系了吧，你掌握的信息和我们不是一样的吗？”

“那你指挥吧，接下来怎么办？”封不觉一句话就把担子扔了过去。

“呃……”一剑愣了一下，吞了口口水，由于底气不足，他反而提高了声音：“我们朝西北角跑，穿过丛林一直跑到海边，和城堡这里拉开距离再说。”他煞有介事地道：“扎罗夫有猎犬，就算消除脚印，被追踪到也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们干脆就别管脚印，在沿途多设些陷阱，拖延他的速度，等他追到海边时，没准就已经天亮了。”

“好主意，你真是天才！”封不觉两眼放光地道。

“啊？哈哈，过奖，过奖。”一剑并未从封不觉的话语中听出嘲讽的意思来。

不怕美眉倒是用古怪的眼神看着他，貌似想提醒他什

么，但为了维持弱者的形象，她愣是忍住没开口。

“不过呢，我觉得陷阱就没必要放了。”封不觉说道。

“啊？为什么？”一剑道。

“你对丛林陷阱了解吗？你会做几种？”封不觉问道。

“呃……”一剑这才意识到，他对陷阱的理解还停留在挖个大坑，铺上树叶那种水准，就连最简单的套脚悬索他也不知道怎么整。

“基本上来说，丛林陷阱可以分为捕猎陷阱和作战陷阱两种。”封不觉道：“功能主要是捕获和杀伤，另外，有些陷阱是需要人在附近进行操作的。我个人认为《第一滴血》和《铁血战士》这两部电影对于陷阱威力和作用的诠释就非常到位，但也稍显理想化了，事实上，大部分陷阱未必可靠，而且布置起来十分耗时。”

他歪过头，随手抓了抓头发：“即使我们有办法在短时间内熟练地布下一些陷阱……可是别忘了，这片丛林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就算布下陷阱，你也不能保证扎罗夫和他的猎犬会第一个踩到，所以……那只能是浪费时间的举动。”

一剑的脸色沉了下来，被人迅速而一阵见血地指出了计划中的硬伤，任谁都会有点恼羞成怒。

“当然，这种纰漏只能说是一点点小瑕疵而已。”封不觉语气一变：“除去这点，你的计划很完美。”

“是……吗？”一剑这回有点儿不敢搭腔了，生怕又被人捧高了再拽下来。

“当然是啦，二位就朝着西北方向去，一路上小心，咱们就此别过。”封不觉挥了挥手，转身竟又向城堡的石阶上走去。

“喂！你干什么？”一剑惊道：“你要回去？”

封不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道：“如果我们三人一

起走，万一被扎罗夫追上，那就铁定团灭。但假如我们分头走，你们去西北角，我去东南方，那至少有一边可以活着。”

不怕问道：“可你现在回城堡去干什么？”

“哦，我没有照明设备，我去问问将军，能不能给我个火把什么的。”封不觉答完，便拾级而上，重新走向了那BOSS占据的城堡。

“哈……这家伙疯了吧……”一剑倾城干笑两声：“哼……难怪叫疯不觉。”

不怕却是望着封不觉的背影，眼中若有所思。

“我们走吧，别管他了。”一剑倾城说道。

不怕旋即又恢复了那副很傻很天真的样子，回道：“嗯，好的，一剑大哥你要保护好我哦。”

“呵呵……包在我身上。”一剑一拍胸脯，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取出剑来，举起手电筒，领着不怕进入了丛林中。

……

岛屿西北角，密林深处。

黑暗中，传来轻微的、窸窸窣窣的声响。

一个影子正在地上蠕动、盘桓，时而绕到树干上，时而游走在碎石间。

蟒蛇，是丛林中最致命的猎食者，位于食物链顶端的生物之一。

在这个岛上，有一条邪恶而冷血的庞然大物，它的身长已超过十米，头呈扁平状，布满褶皱；其背部是黑色的，腹部则是暗褐色，身后还有一条细细的、纵向的白色花纹。

它是天生的杀手，分叉的舌头如同立体的嗅探雷达，粗壮的身躯可以将任何动物勒至骨碎筋连。它的体内没有毒素，因为它不需要。它可以将下巴延展到脱臼，吞下一整个活人，花上几个星期将其慢慢消化。在一次捕猎后，它便可

以保持数月不进食的状态。

除了扎罗夫将军，这条巨蟒无所畏惧，除了扎罗夫将军，也没人能杀死它。

平时它盘踞在岛内，一个其他动物都避之不及的巢穴中。

而今夜，正是它时隔数月后，外出觅食的夜晚。

第089章 猎人岛（五）

封不觉回到城堡以后的收获令他自己都觉得有些意外，他敲门后一分钟，伊凡就来应门了。封不觉进去后重新和将军聊了几句，试图借一个火把之类的东西来照明，结果对方竟然非常慷慨地给了他一把匕首和一个手电，还劝他不要再浪费逃跑的时间了……

其实在这个剧本中，玩家只需开口索要，BOSS就免费会给他们这两件东西，一件是为了方便在丛林中前进，另一件则用来照明。

随着等级的提高，这类工具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入手。因为像这种普通品质的物品，在等级高了以后就没有太大价值了，性质变得和消耗品差不多。到了二十级左右时，玩家们都至少会有一两件精良级装备的，就算剧本中实在找不到，用练到二十级所获得的游戏币和技巧值去买，也肯定能买到了，毕竟惊悚乐园获取装备的途径还是多样化的。

入手了手电和刀子后，封不觉便开始了他的丛林逃亡之旅。

据他推测，城堡周围一圈的树丛里是不会有什么猛兽存在的。既然动物们都按照本能行动，那么它们应该很清楚，城堡附近这一带是百兽之王的领地。当然，此处我指的是扎罗夫将军，而不是芹泽同学。

因此封不觉初入丛林后无所顾忌，行得很快。他披荆斩棘，毫不停歇，趟过了高一米有余的杂草，跳过了泥泞的陷坑，绕过了陡峭的石壁，除了踩到一大坨疑似是土狼所制造的粪便外，一切还算顺利。

【请注意，扎罗夫已从城堡中出发】

当这条系统提示响起时，封不觉看了看任务栏，里面显示着：【距离日出尚有：240分钟】

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封不觉才算是真正地钻入一头名为“丛林”的猛兽腹中。

不知何时，他的脖子后面已覆上了几条山蛭，当观察到生存值在减少时，封不觉才发现了它们的存在。他用刀子把这些吸血的软体动物从颈后刮下来时又掉了点血。好在游戏说明里提过，类似情况下，寄生虫不会钻到衣服里去，只会攻击裸露在外的皮肤。要不然封不觉肯定得脱光了仔细检查一遍才能放心。

此刻他终于意识到了之前快速行进的代价，热带潮湿气候的影响开始显现，他的体能值以非常不妙的频率下降着。【爵士之舞】在这地形崎岖的丛林中显然被限制住了效果，而身上的服装也使他觉得闷热难受，不过山蛭的教训让他连袖子都不敢撩起来。

又过了半个小时，黑夜中的丛林已显现出了狰狞的面貌，树影重重，荫蔽如幕。当周围的树木越来越稠密时，封不觉就不得不经常爬到树顶上去张望一下天空，否则便会逐渐迷失方向。

他越往丛林腹地前行，环境带来的困难就越明显，有些区域的植被足有三到五层，从上到下，如同帐篷一般，让月光也失去了作用，手电成了封不觉唯一的依靠。

“当初看荒野求生的时候还以为人家在作秀，现在自己进了林子就狼狈得跟孙子似的……果然是看人干活儿不累啊……穿越丛林的实际艰难程度远远不是镜头所能够传达的。”封不觉心中感慨着，他不禁想起了自己以前看过的一组探索频道经典录像重播，那个节目的主持人让他产生了一种“在荒野里生存貌似也不难”的感觉。不过他此刻明白了，这种在荒山野岭拿把小刀就试图长途跋涉的行为，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突然，从封不觉右侧的黑暗中，传来了两声动物的叫声，像是粗重的喘息，其中还夹杂着WEE——WEE——的声音，听上去应该是一头野猪。

封不觉的第一反应就是上树，他可不想在乌漆墨黑的环境下和一头四条腿的生物较劲。

那叫声正在靠近，伴随着野猪踩踏地面和身体蹭过树木的声音到来。

封不觉很快就爬到了树上，并且将手电筒的光圈对准了发出动静的方向。

“不对啊……好像还有别的声音……”封不觉依稀听到了另一种动物的声音，他也很快明白了为什么一头野猪会在半夜里横冲直撞。

十几秒后，那头野猪出现在了封不觉的视线中。其四肢粗短，体躯健壮，身上长着稀粗的黑色鬃毛，其向前冲时极具力量感，简直像个黑色的小坦克。此刻这头野猪脖子周围的一绺鬃毛已竖立起来，并且不停地叫着，这些迹象都说明它已相当激动，看来是遇上了某种非常厉害的掠食者。

野猪刚刚出现，追杀它的猎手便紧随其后现身，那是一条巨蟒，虽不如岛屿西北角的那条庞然大物那么夸张，但这条的尺寸也不小。

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很难想象蟒蛇究竟能吞下多大的猎物，这么说吧，一条五米长的蟒蛇，足以吞下一条两米长的鳄鱼，而一条八米长的蟒蛇，能吞下一整匹斑马。

封不觉眼前的这条，就是八米长……

或许是那头野猪慌不择路，或许是系统想安排玩家目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总之，在手电筒的光照范围内，随即就上演了非常经典的一幕——猪撞树上了。

但蛇没有撞猪上，它弯蜒曲折地前进，将身躯横向展开，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将那头野猪困在树干旁，那

棵树很粗，估计两个成年人都抱不住，此刻已成了阻止这野猪逃跑的一堵墙壁。

巨蟒弓身抬头，俯视着它的猎物，那头野猪估计也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发起了最后的反扑，将上翻的獠牙对准了蛇身，蹄下发力，直冲而去。

还未等其撞上蛇的躯体，蛇头就高速落下，一口将野猪咬起，在空中甩了个半圈，随后再重重摔在地上，紧接着刹那间松口，并再度咬合。那速度快到让人目不暇接，就好似有人用两根手指伸进一锅热油里夹起一块肥皂来。

野猪正式入口，巨蟒立即开始了“进食”，这种动物吃饭，就一个字“吞”，这个过程视猎物的大小而定，有时需要数个小时之久。

封不觉已设法挡住了一些手电筒的光亮，免得惊动了对方用餐，然后便蹑手蹑脚地朝树下爬去，他可没时间等着这条巨蟒把整头野猪慢慢塞进嘴里，他只能祈祷着对方专注于进食，不要来理会自己。

顺利下树后，他没有立即向着东南方向狂奔，而是选择先离开这块地方，和这个怪物拉开一些距离再说。

岂料，就在这时，封不觉又听到了另一种动物的声音，一种更加致命的威胁。

第090章 猎人岛（六）

猎犬的叫声，宣告着危险的逼近，而且这种危险显然是针对封不觉的。

他打开游戏菜单，看了眼任务栏，此刻显示的时间为：【距离日出尚有：203分钟】

距离扎罗夫将军出发已过了37分钟，虽然封不觉已经尽可能快地赶了一个多小时的路，但对方在这个时间点追到他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当猎犬的吠叫声越来越近时，不远处的那条巨蟒竟然放弃了继续进食，丢下野猪，仓皇地遁入了黑暗的密林中。看来这个岛上的动物很清楚那吠叫声意味着什么，它们即便不怕那些狗，也会惧怕狗的主人。

封不觉意识到情况已刻不容缓，他必须做出有效的应对才行，哪怕已注定难逃一死，也该尽量为另外两名队友多争取一些时间，增加他们通关的可能性。

躲藏起来恐怕是行不通的，封不觉这一路上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脚印。以将军的追踪能力而言，莫说是脚印，就算是折断的树枝、踩过的杂草等等，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不可能逃过哥萨克人的眼睛。

何况扎罗夫还带着他的猎犬，泥土上留下的气息对这种嗅觉比人类强百倍的动物来说，简直就像是画了路标一样明显。

在这种状况下，身为猎物的一方应该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在黑暗而复杂的环境中，听到一个强大无比的BOSS正在渐渐迫近，却不知这位猎“人”者将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发动攻击。这种感觉不言而喻，在大多数恐怖或动作类游戏中，

被某种东西紧紧追赶的戏码，往往都是非常考验玩家心理素质和操作的部分。

若换成别的玩家在此，估计早就夺路而逃，也顾不上方向，只管远离狗叫声，跑到哪儿是哪儿。但封不觉冷静如故，体会不到恐惧的他，只是安静快速地收起刀子，并用手电筒确认了一下哪个方向的地势较为舒缓，然后再动身跑出。

他并不担心手电的亮光会暴露自己的行踪，因为即使他关掉手电，也无法减缓对方靠近的速度，反而会让自己在黑暗中举步维艰。

封不觉观察一番后，觉得正北方向的一条小径稍显平缓，他便用手电照亮前路，以自己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奔逃而去。他身后猎犬叫声仍是越来越近，但他无视这种听觉上的压力，一次也没有回头或是分心。他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正前方的路上，以确保自己的速度不受影响。

在这种不规则的地形上逃跑，逃亡者切忌三步一回头地去看追赶者，这样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在封不觉看过的无数恐怖片中，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桥段就是，某个角色（一般来说是位美女），被某个怪物追赶，而追逐的地点往往就是树林。美女边跑边叫，时不时回过头，对镜头露出惊恐的神情。镜头则用怪物视角跟在她后面，不断抖动切换。这样跑上一会儿后，那名角色几乎百分之一百会摔倒，然后伴随着混乱的剪辑镜头、满屏幕的番茄酱和一声杀猪似得尖叫，怪物拿到了一血。

封不觉可不会犯这种错误，想看他绊倒，那是不可能的，他把怪物给绊倒还实际一点。

追逐持续了一段时间，犬吠声终于接近到了封不觉身后十五米左右的距离，他知道自己肯定已进入了对方的视线，按照常理分析，接下来，扎罗夫有两种选择：第一，松开猎犬的颈链，让那条狗自由冲刺过来扑倒目标；第二，用其

BOSS级别的射击能力，开枪搞定。

无论哪一种，封不觉都将在数秒内就被杀死，区别就是被利齿撕碎喉咙还是被子弹打爆后脑勺而已。

不过常言说得好，背后的伤痕是剑士的耻辱。嗯……好像和眼前的情况关系不大。

总之，封不觉决定，就算要死，也该垂死抵抗一下。既然马上就要OVER了，尚未耗去的生存值和体能值便也将失去意义，他心神一动，开启【灵识聚身术】，忽然加速，脚底一踏，向侧横跃，闪到了一棵树的后面。

这是封不觉第一次使用这个技能，开启后的感觉十分奇妙，宛若体内的血在瞬间沸腾了一般，全身上下隐隐散发出一股热能。这种“热”却又和环境带来的闷热不一样，不但不会让人粘腻难受，还会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亢奋，说是燃起了斗志也不为过。

作为一个发动时无需任何消耗、纯粹燃烧生存值的技能而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不对……”树后的封不觉突然心生狐疑。

开启技能后，封不觉身体的各项能力都得到了加强，五感自然也略有提升。他的听觉变得非常灵敏，反应速度也超乎常人，直观地说，仿佛连时间的流动都变慢了……此刻他可以清晰地辨别和分离出传入耳中的各种细碎响动，因此他能发现，在猎犬的吠叫声掩盖下，只有四条腿在地上践踏的声音，却完全没有人类的脚步声。

他随即就从树干后略微探出头去，果然没有看到手电筒或是其他照明设备的亮光。扎罗夫将军是不可能在两眼抓瞎的状态下牵着猎犬追来的，所以……基本可以确定，从刚才开始，追来只是一条狗而已。

封不觉很快就明白了，这算是剧本在给玩家留活路。他对于剧本难度的估计有点过高了，本以为将军花了半个多小

时就牵着狗追上来了，现在看来，扎罗夫是先放出了之前在城堡里展示过的那一大群猎犬，自己则是慢慢追猎而来。

或许是由于一刀的过早死亡和似雨的断线，也可能这剧本的难度本来就是根据玩家们在BOSS出发前的一小时里能做到什么程度而变化的。反正这样的设定，确实比较符合系统一贯的滴水不漏风格。

既然玩家可兵分几路，怪物当然也可以兵分几路，这样就不会出现一队玩家毫无难度地通关，另一队则快速陷入绝境的状态。每一队玩家，都必将遇到这种进阶级的考验，相应的，BOSS也会晚点出现。

第091章 猎人岛（七）

“区区一条狗追我半天啊！”意识到这点的封不觉十分不爽，而且技能都已经开了，若是现在停止，用普通状态去战斗，那这半分多钟的生存值就算是白烧了。

他赶紧闪身出去，欲用最短的时间，最快最凶残的攻击将那条猎犬轰杀至渣。

只见封不觉横移滑步，左手反手握着手电向前照去，右手则紧攥管钳，随时就准备下黑手。

但是，当那只怪物进入了封不觉的视线中，并且被灯光照亮时，他立刻就震惊了，心中不禁庆幸自己已提前开启了灵识聚身术……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穿过了潮湿的空气所形成的薄雾，一个巨大的、可怕的黑影，穿过雾障行来。

它的颈部骄傲地昂着，眼呈杏形，头顶平坦，耳朵竖立。白而坚固的牙齿呈剪状咬。身上的肌肉发达且紧凑，颈部略拱，逐渐变宽，与身体结合，背短而坚固，有足够的宽度，大腿长且宽，前后躯体的比重十分平衡。

这些都是训练有素、锻炼得当、品种优良的特征。当然，作为一个惊悚乐园的怪物，它被生成出来的目的是吓人和杀人，而不是去参加威斯敏斯特的比赛，所以它还有些正常的狗所不具备的东西。

它全身黑得像煤炭一般，眼睛亮得像冒火一样，身躯大到难以置信，拿老虎和它一比那就和猫没两样了。

其咧开的口中露出獠牙，涎水从牙缝里淌落，最夸张的是，这猎犬的嘴头、颈毛和脖子下部还都在闪烁发光，看着非常像是传说中的地狱猎犬，只不过这个怪物只有一个头，

而非三个。

“这玩意儿是炼金术做出来的吧！”封不觉发出不满的惊呼时，那条猎犬已经跨着大步扑了上来。

这怪物用后足站起来便可以直接咬到封不觉的脖子，所以封不觉不敢大意，向后方奋力跳了出去，闪过了猎犬的扑咬。

封不觉这一下跳到了很远，连他自己都有些吃惊。灵识聚身术带来加成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期，他是第一次体会到这种明显高于常人的身体素质。这甚至让他有点不太习惯，比如随着速度与力量一同大幅提升的动态视力……只要他集中精神，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变得很慢，飞过一只蚊子他都能看清，而且他还感觉自己一伸手就能用两根手指精确地抓到那蚊子。

在《黑客帝国》第一部的结尾，觉醒后的尼奥似乎就是这种感觉，当史密斯最后一次朝他攻过来时，他轻松地接下来对方的攻击，面露疑惑地将接招的双手改为单手，这就是自身实力突然翻了数倍后的正常反应……略微的不适应。

猎犬的攻击并未停止，它嗥叫一声，竟跃出一个和封不觉刚才那一跳不相上下的弧线，再度扑杀而至。

当——

丛林中响起了金铁交加之声，封不觉被这怪物扑倒了，但他没有被咬到，因为他手中【马里奥的管钳】像根骨头似得横在了狗嘴里。

这猎犬的咬力极强，牙齿坚如钢铁，上下颚奋力咬合在管钳这种铁器上，竟然根本没事儿，要是一般的狗，恐怕牙早就碎了。

在这种极近的距离下，封不觉看得更加分明，这狗的品种还真是说不清楚，头部和毛发像杜宾，身体却像獒犬，个儿头则比牝狮还大，他越发想吐槽这玩意儿可能是合成兽

了。

封不觉现在的力量也很大，他用右手死死握住管钳，横撑在狗嘴间，算是和这怪物暂时僵持住了。其左手则松开手电筒，从行囊里取出了扎罗夫给自己的小刀，朝着柔软的狗肚子，一刀扎了进去。

刹那间，封不觉便被喷了一脸的狗血，但他知道战斗还未结束，在敌人完全断气以前攻击不能停止。他无视脸上的血污，手腕继续用力，沿着一条直线，从猎犬的脖子到腹部一路割下。那怪物毕竟还是狗，当它最有杀伤力的嘴被压制住后，与一个关节更加灵活、且可以使用武器的人类殊死肉搏，它很难再有办法。

这猎犬死前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竟然在管钳上留下了深深的牙印，可惜它的力量还不足以把这装备给摧毁掉。恐怖的嗥叫最终转化为了哀鸣，它的血和下水浇了封不觉一身，随后宣告完蛋，身躯失力地伏下。

封不觉赶紧将其庞大的身躯用力推开，让其向侧方倒去。他已经快脱力了，生怕一会儿被压在猎犬的尸体下爬不出来。

解决了这个凶残的……可能是狗吧，封不觉立即解除了灵识聚身术，在这短短三分钟不到的时间，他以每五秒2%的速度燃烧着生存值，加上在战斗开始前自己的血就不满，此刻他的生存值已经掉到了32%，此刻距离日出可还有三个小时出头呢，这样搞下去，不用扎罗夫亲自动手，再来一条这样的狗，或者再遇上一两次“山蛭事件”，封不觉自己就挂了。

“哈啊……哈啊……”解除了技能，封不觉仰面大口喘息着。身上的疼痛、疲劳、不适等等……像海啸一般汹涌而来，看来灵识聚身术在使用后还会有些后遗症，这种症状不能用属性或是菜单中的说明文字来讲清楚，类似一种精神上过度负荷后的疲劳。

不过没有时间留给封不觉休息，他得继续赶路，每朝着

东南方走一步，就离危险更远一步，用空间换时间的计划，在争取空间的同时，也不能去浪费时间。

把气稍微喘匀实一些，封不觉就拾起了手电筒，收好武器，继续上路。

他难受极了，身上尽是猎犬体内流淌出的血污，使衣服黏在皮肤上，潮湿的环境和越来越炎热的气温让他饱受煎熬。

不过封不觉有一种坚韧的品质，他的忍耐力非常好，在旁人看来简直有点恐怖。这种品质体现在很多方面，除了在清汤挂面的支持下长时间生存这点，还有……比如说，他可以在拥挤的公交车上被一些站着时喜欢倚在别人身上的大妈欺负四十分钟以上也不发作；他可以在吃下朋友所做的、难吃到极点的食物后保持非常淡定的神情，并且全部吃完，再说一声不错；他还可以一个礼拜不洗澡不换衣服……

总之，生理上的不适，对封不觉的杀伤力是很小的，一些沾在身上狗血和下水，还不足以挑战他堪比苦行僧的忍受力。

假如是个女玩家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早就受不了了，要是短时间内找不到水源之类的东西让其清理一下，直接下线都有可能。

说到女玩家，一剑倾城和才不怕呢那边的状况也不容乐观。

他们也遇到了一条猎犬，和封不觉遭遇的那只怪物基本是一样的。好在他们有两人，而且一剑倾城毕竟是一名以战斗见长的玩家，单论战斗实力而言，他肯定比未开启灵识聚身术的封不觉要强一些。

战斗一开始时，一剑便抢上前去，依靠着快速的移动，不断用长剑与猎犬周旋着。但时间一长，他就渐渐落了下风，他心里也很清楚，自己一旦被这怪物扑到，那便是一口

咬断喉咙，直接一命呜呼。因此只能进行游斗，消耗自己的体能值去换那怪物的一些血。

这样过了十几招，退在一旁的不怕也看出来了，一剑一个人恐怕是搞不定的，他若死了，自己就得一个人继续游戏，那是她很不愿意发生的情况。她的称号【躲猫猫】给予的特殊能力是个主动技，叫做【数到十】，这个技能最好是在有队友的情况下发动，所以她尽量得保证不落单。

因此，不怕决定暂时放弃那种“需要别人来保护”的弱者模样，她取出了自己的武器，悄悄逼近了猎犬的后方……

不远处，一剑的活动范围正被那猎犬不断压缩。他渐渐退到了一棵树旁，腾挪躲闪的空间在逐步丧失。他心中已对自己和这怪物的战力对比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评估……自己全力以赴的速度确实比那猎犬快上三分，但也仅此而已了，力量上的差距很大，几乎无法正面抗衡。

战斗就是这么回事，在打之前和打到一半的时候，当事人的心态是会变化的。仅仅是“观察”对手，能获得的信息远远不如实际上去过两招来得确切。开打以前那种“对方能强到哪儿去啊”的侥幸心理，一般来说在开打以后就会迅速破灭。

体能值的消耗可不等人，形势的变化也并非完全在一剑的掌控中，现在他面临着一个决断，是损失大量生命值，上去力拼几招，换个比较稳妥的惨胜；还是继续这样耗下去，直到找出别的办法。

正当一剑犹豫难决之时，一幅让他大跌眼镜的景象出现了。

他们战斗的地方正好临近一处石壁，周围的树木比较散，头顶上的夜空皎洁而美好，星星闪耀着明澈的冷光，月亮高挂空中，使此地沉浸在柔和而朦胧的光线中。

就在这月光下，突然有一个娇小的身影高高跃起，划出一道弧线，从猎犬的身后从天而降。那怪物和一剑倾城同时

都愣在了原地，前者是因为感觉到了危险，后者则是被眼中的景象惊呆了。

不怕美眉正用双手高举起一支长柄大锤，势若猛虎下山，向那怪物直挥而下。

第092章 猎人岛（八）

战斗迅速就被终结，呼啸而下的大锤上绽开一股无色无形的气场，使其破坏面积和杀伤力陡增。那条猎犬还未来得及发出哀嚎，便被拦腰砸中，身躯断成两截。

不怕的招式叫【象蹄跃击】，作为一个消耗技能，其学习条件竟也需要格斗专精D级以上，威力可见一斑。

当然，这些数据方面的情况一剑不知道，他只知道一头和自己实力基本相当的怪物，竟然被那个看似有些弱的不怕美眉偷袭得手、一击必杀了。

一剑刚到十五级时，也去玩过一回“杀戮游戏”，他很清楚，假如现在是在那种模式下，面对不怕这样的对手，那只要一个破绽，他便是和那条猎犬一模一样的下场。

看到一剑的眼神，不怕觉得再装下去也没必要了，她原本天真可爱的神情荡然无存，就连卖萌的语气和声调都变了，说话的口气变得像个不良少女：“啊……真没办法，本来以为不用亲自动手的。”她用单手拖着那长柄大锤，向前走去，锤子与地面摩擦时的声音表现出一种惊人的重量感。

“没想到你小子弱得离谱啊……”她绕到猎犬尸体的侧面，单臂一抡，锤头在空中画了半圈，重重落下，本来那猎犬被截成两段后，前半段身体还在抽搐着活动，但这一回，整个狗头都被砸了个稀烂。

这凶残的补刀溅了一剑一脸狗血，他神情震惊，整个人呆若木鸡地傻站在那儿。

“嗯……”一剑到刚才为止一直摆出一副“哥罩着你”的姿态，但此刻，他说话的声音都不敢太大，用小心翼翼的口吻道：“呵……呵呵……原……原来你这么厉害啊……可是……

为什么之前遇上野猪和老虎的时候……”

一剑这句话的最后几个字是“你都躲在旁边摆出害怕的样子啊”，但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不怕给打断了。

“你说什么？”她的语气和地痞流氓别无二致：“喂，你小子是看不起我吗？”她歪着头，恶狠狠地瞪着对方，将大锤直立起来，“敢这么跟老娘说话……”一种压迫感扑面而来：“宰了你……”

“大……大姐……我错了。”一剑背靠着树干，满脸是汗，虽然队友间不能发动攻击，但从气势上来说，他已经和死人没两样了，“那什么……以小弟我的实力，也就只能杀杀那种杂鱼怪物而已了，大姐您让我开路是看得起我……哈……哈哈哈。”他最后挤出笑声时是一脸的哭相。

“这还差不多。”不怕将大锤收进行囊，双手交叉在胸前，俨然一副大姐头训话的样子，说道：“话说……那个叫‘疯不觉’的小哥好像干得还不错嘛，到现在也没有听到死亡的消息，说明他一个人就把猎犬收拾了，实力在你之上啊……”

“你怎么知道他也遇上猎犬追杀？”

“废话，你在城堡里没看到狗的数量吗，我估计玩家分成几路，扎罗夫就会放出几条来，甚至更多。”

“呃……其实，这猎犬我单挑的话，勉强也是可以……”一剑唯唯诺诺地跟了一句。

话没说完又被不怕大喝着打断，“少啰唆，秃子！”

“秃……秃子……”一剑那侠客的长发造型却被莫名其妙地叫成了秃子。

“你有社团的加成属性，而且等级也比他高一级，他能做到和你一样的事就已经说明实力比较强了。”不怕也并非是无理取闹，她的话有些道理：“切……早知如此应该跟着他走的，失算了。”

一剑被喷得情绪低落，低头轻声念道：“对……对不起，

弱成这样给您添麻烦了……”

“啊，算了，秃子就是秃子。”不怕姐十分豪爽地“原谅”了他。

要是游戏有动画表情渲染，一剑的头上现在肯定已经是一片垂头丧气的阴影。

“好了，现在不是无精打采的时候。”不怕抬手一指：“西北方在那里，继续开路。”

“呃……那个，我已经知道哪边是北……”

“啰嗦什么！”

“是……是……”

……

眼前仍然是黑压压不见天日的树林，地势高低起伏，巉岩屹立，脚下时而是泥土，时而是蜿蜒曲折的碎石小径。

在跋涉中，封不觉对身上的不适逐渐麻木，这种麻木换来的是精神上的松懈，疲劳像个甩不掉的包袱，压在他的身上。生存值在这种不断行走的状况下完全没有恢复，体能值的消耗也令人担忧，虽说他那个主动技【草率的维修】在这种没什么机械设施的剧本里可能用不着，剩下那两发【熊孩子的下鞭腿】也最多需要200点体能，但要是体能值降低到一定的程度，万一遇上突发状况，是非常容易导致死亡的。

【距离日出尚有：153分钟】

此时，扎罗夫出发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理论上来说，从接到任务的那一刻算起，玩家们应该也已经逃遁了146分钟。

当然，封不觉实际上没有用足这146分钟，向队友们解释情况，返回城堡索要工具都花去了他一些时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至少领先扎罗夫将军40分钟。

杀死猎犬并未让封不觉损失太多时间，因为那会儿他还

加速跑了一段路。之后的旅途中，他又遇上两三次类似蟒蛇捕猎野猪的事件，好在每次他都能警觉地意识到，并让自己置身事外，在没有引起那些动物注意的情况下溜走。

如今五个小时的生存时限已经过去了一半，即使撇开扎罗夫行进速度必定比封不觉要快的事实，假设这个BOSS故意没有用全速追赶，但到了这个时间点，无论如何他也该追上来了。

如果再过二十分钟，扎罗夫仍未出现，那只有一种可能，他没有往东南方来，而是去追了另外两人。

因此，封不觉由衷的，迫不及待的，期待着可以在某个时刻听到团队成员已死亡的系统提示……

他倒不是讨厌这两名队友，但这个剧本就是这么回事儿，总得有人牺牲，对哪一边来说，都是50%的概率，他相信对方的心情和他也是一样的。

又过了十几分钟，封不觉干脆停下了脚步，他坐到一块较为平坦的大石头上，用手按摩着酸胀无比的腿，享受这片刻的休息时光。

很显然，到了这会儿，用空间换时间的计划已经算是成功了。即使将军现在立即杀死封不觉或是另外一边的两人，他也很难在折返后追到身在岛屿另一端的幸存者了。

此刻，封不觉的计划，算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以保命为主、放慢行进速度的阶段。这个阶段与另外两人无关，理由很简单……他们是两个人。但封不觉，是孤身一人。扎罗夫将军假如真的马上出现杀掉自己，他也无话可说。但假如将军去的是西北角，封不觉从现在起就得加倍小心了。万一将军没来追他，他却被别的什么东西给杀掉，导致队伍里的人最后还是死光，那可就成大悲剧了。

【团队成员：一剑倾城，已死亡。】系统提示忽然响起。

封不觉听到这句话的刹那，可耻地露出了微笑。

但数秒后，他的笑容凝固在了脸上，“为什么只死了一个？”

他急切地等待着才不怕呢也被干掉的消息，只有听到两人全都死掉，他才能安心。因为封不觉相信，以扎罗夫的实力，无论那个【躲猫猫】的妹子有什么技能都是无用的，最多就是帮她多活一会儿而已。

但是……如果才不怕呢的死讯长时间没有传来，那就有很多变数了。她能从将军手中溜走的概率极小，更大的可能性是……一剑倾城的死和扎罗夫无关，他是死在了别的怪物或某种事件中。

按照这个思路去考虑，最坏的情况就是，扎罗夫实际上还是来了封不觉这边，而一剑和不怕遭遇了别的什么危险，导致一死一逃。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里，不怕美眉会变成单独行动，去面对各种死亡威胁。而封不觉自己……

想到此处，封不觉的压力又回来了，他撅起下唇，朝自己额前的头发吹了口气：“糟透了……现在已经没法儿判断将军到底是去了哪边。”

【团队成员：才不怕呢，已死亡。】系统提示这时又响了。

“诶？”封不觉一愣，随即长舒一口气：“呼……这我就放心了，看来他们确实是遇上了扎罗夫无误。”

得出了这个结论，封不觉宽心不少，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向着东南方慢慢地行进。

其实留在原地也是个办法，在这种剧本设定下，停留应该是不会被系统视为消极游戏的。但封不觉对扎罗夫非常忌惮，万一将军现在加快速度折返而来，自己目前所行进的距离还是不够保险。

于是，又歇了大概十分钟左右，封不觉便再次启程。

这次他只走了大概三百米距离就停了下来，因为在经过一段有落差的地形后，他在身旁一个小山坳里，发现了一样东西——一具人类的骸骨。

第093章 猎人岛（九）

封不觉用手电先照了照周围的情况，确认这附近没有陷阱之类的东西后，他才靠了过去。

尸体已经成了骸骨，看骨骼应该是个男人，他死后显然被野兽翻动过，有可能是从别处被拖到这里来的，很难说他的死亡地点究竟在哪儿。

这具骸骨的衣物应该是在野兽食尸时被扯坏了，封不觉蹲下去凑近检查一番，很快在其衣服口袋的碎片中找到了一个小铁盒。

这铁盒大约一指薄，尺寸则相当于一张照片大小，或许就是用来装照片的。铁盒已有些生锈了，在这潮湿的环境中也是正常现象。封不觉拿出了小刀，沿着边缘将铁盒撬开。

盒子里并没有照片，不过放着一支铅笔和一张折叠起来的纸，纸上写满了文字。

【名称：不明死者的留言】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破旧】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虽然你找到了这个，但未必需要去读它，因为一旦你看了内容，一切都将变得不同。】

首先进入视线的是物品说明，看到了备注，封不觉就隐隐感到情况有些蹊跷，貌似这个死者留下的信息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但又“未必需要”去读，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看了这张纸就会改变剧情？”封不觉念叨

着，“要不要看呢……现在剧本里就我一个玩家了，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只要谨慎一点，成功通关的可能便在九成以上。但万一看了这个……引起什么不好的变化……”

换了别人，也许就会放弃了，但这种情况，却恰好是封不觉的死穴。你找个大美女勾引他，他或许能坐怀不乱；但你要是摆一叠纸在他面前，并宣称这是个无人能解的推理情节，他肯定扑上去抢。

此刻封不觉正是阅读癖发作，心痒难忍。除非有个像似雨这样的队友把东西给拿走，不让他再碰，否则他必须要读。

将纸张展开，拿到眼前用手电打亮，上面写的居然是俄文。

封不觉心里当时就咯噔一下，一个非常可怕的念头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并在接下来几分钟内变成了现实。

虽然这位推理小说家颇为博学，但俄文他确实不认识，好在系统是自带翻译功能的，菜单中会浮现出中文版本。

【如果有人看到这段文字，说明我已经死了。那很好，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解脱，而且我活该。

我的名字叫扎罗夫，是这个岛的主人。也许此前你已经在城堡里见过另一个自称是扎罗夫将军的男人了，也许还没有。无论如何，你现在应该知道，他是假冒的，他的名字叫做雷恩斯·福德。

我发明了一种打猎游戏，在岛上狩猎人类，而福德曾经是我的猎物，也是唯一一个从我的狩猎游戏中活下来的人。至今我还记得那次较量的每一个细节，他很出色，用一把小刀就能制作马来人的捕捉器和缅甸老虎陷阱。我也不赖，始终占据着主动权，还有意识地放过了他几次。

结果他成功活过了第三天，赢了这场较量。我虽然输了，但心情也不错，那是一次愉快的狩猎。按照约定，让他

休息充分好，又给了他足够的粮食和水，送他上了单轨帆船，让其离开了小岛。

我以为我和福德先生此生都不会再见了，但没想到，大约六个月后，他又一次来到了岛上。

他竟然告诉我，离开岛屿后，他开始怀念这种游戏，其他的娱乐和运动都已经不能带给他任何刺激，他想要加入我。

我起先没有答应他，并要求他离开，但他不惜以再次作为猎物的筹码来恳求我。

我以为自己很疯狂，但那一刻，我认为他才是真疯了。

于是我跟福德进行了第二次较量，并且事先声明了，这回我不会再手下留情，如果他依然能在我的追猎下成功活过三天时间，我就让他成为狩猎的伙伴。

我绝没有想到，他又一次成功了，甚至比第一次时更加轻而易举，我甚至没弄明白他是怎么办到的。那三天里，福德没有一次出现在我的射程中，他仿佛可以听到很远的声音，每次我还没接近，他就用比我更快的动作离开了。他留下的踪迹表明他像猿猴一样灵敏，而最令人费解的是，他似乎连进食、排泄、睡眠、乃至休息都不需要。

第三天时，我放出了三条猎犬，让它们自由去追捕福德，但后来，我只找到了三条死狗，没有一条死于陷阱或是刀子，它们是被人徒手给杀死的。

后来，福德便开始与我一起狩猎。一段日子以后，他的表现越来越异常，不断要求我尽可能多地抓些人来，我告诉他太频繁的海上事故会引起官方的注意，但他像个贪婪的瘾君子，永不满足。

他对船舶陷阱进行了改造，还通过各种途径买了许多猛兽到岛上，我告诉他那些动物会给我们也带来危险，但他却毫不在意，福德彻底疯了，他比我疯狂十倍，也邪恶十倍。

九天前的夜里，我想趁他熟睡时杀了他。这不是绅士的行为，但我别无选择，很可能就是我造就了这个恶魔，所以就该由我亲手去把他解决掉。

当我蹑手蹑脚地打开他的房门时，他就站在门后，脸上带着狞笑，等待着我的到来。

伊凡从后面把我扑倒，制伏，扔进了牢房里。他是我最忠诚的手下，绝不会背叛我。我不是个迷信的人，但我只能认为，伊凡被福德用某种邪恶的咒语给控制了，因为那样能解释很多事。

如今，我自己成了猎物。九天了，福德一直知道我在哪儿，这点我很清楚，但他不会来杀我，也不会来找我，更不会让我接近城堡或是逃离岛屿。他想让我在绝望中被那些动物杀死，被那些“猎物”们给撕成碎片，对我这样一名高傲的猎手而言，这是天大的讽刺。

在第四天，我曾遇到过一名被老虎袭击后奄奄一息的水手，他们告诉我，有一个自称扎罗夫将军的男人强迫他参与了一场游戏。那时我便明白，我已经被取代了。

现在，一切都该结束了，我已经伤痕累累，热疾缠身，也不知多久没有合眼了，如果死亡迟早要来，此刻我只希望它能来得安详和迅速。

我写下这些，不是忏悔，也不想赎罪。我只想警告看到这封留言的人……福德根本不是人类，而是某种未知的邪恶化身。

快点逃吧！逃得越远越好！即便跳到海里淹死，也别呆在岛上！】

第094章 猎人岛（十）

【世界观已破解，玩家：疯不觉，获200点技巧值奖励，团队已可在任务菜单的拓展选项中阅览该剧本的世界规则】

【当前任务已变更，主线任务已更新】

【逃离岛屿，或杀死雷恩斯·福德。】

“尼玛！”封不觉破口大骂，啪啪扇了自己俩耳光，“我干嘛要看啊！”

他拿着纸站了起来，在游戏菜单里检视着自己的状态。之前休息了大约二十分钟，生存值只是回到了34%，体能值倒是回得多一点儿，现在是452/1400，可问题是……这种状态就能完成主线任务了？

“诶？专精提升了啊。”封不觉这时发现菜单中的专精栏里，自己的通用专精发生了变化，升到了D级。

通用专精与技巧值的获取是成正比的，当然两者间没有绝对的互换比率，只是可以按照这思路做个参考。无论是能一个打十个的战斗型玩家，还是像封不觉这种经常能破解世界观的类型，反正只要是对剧本进程有推动的行为，都会被计入通用专精的经验累积，从这点来看和技巧值非常相似。

一般来说，玩得剧本越多，通用专精的等级就越高，所以这是一个任何人都能升到A级的专精，高手与一般玩家的区别不过就是能更快升到顶而已。当然，A级之上还有S级，不过那不是常规的专精等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开启的级别，这个概念后文再表。

眼下，封不觉第二次破解了世界观，通用等级便也随之提升。他自己是一点也没觉出什么成就感来，因为这次的破解和推理完全无关，靠的是运气、细心和胆量。

分开来讲就是……有运气才会发现这个山坳里的骸骨，足够细心才会找到小铁盒，敢于犯贱才会去读那张纸……

反正事已至此，他总得想想对策，现在五小时的生存时限已经被取消了，无论如何福德都会追来，被杀掉只是时间问题。

而且据封不觉估计，就是时间……也已经不多了，理由有二：

其一，这是个非睡眠模式接入的剧本，从论坛上玩家们的交流便可知道，该模式下通关一个团队剧本所需的现实时间撑死不过四小时，大部分都是二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就能解决的。而封不觉正在经历的这个剧本，目前已用去了九十分钟左右的现实时间。他要是没看那张纸也就罢了，现在反而有可能加快剧本的节奏。

其二，扎罗夫已经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福德这家伙极有可能不是人类，所以就算他长出翅膀飞过来也不奇怪。

可以说，那张纸的备注还真是描述得很到位——一旦你看了这些，一切都将变得不同。

果然，在看完以后，这个剧本的设定就从现实惊悚类变成了魔幻恐怖风……

“这个主线是二选一……杀了BOSS或者逃出岛去。”封不觉冷笑：“哼……我要是能以现在的状态单枪匹马搞定福德，之前早就和一刀倾城一块儿扑上去了。”他舔了舔嘴唇，习惯性地用手指敲了敲额头，又向下抚过鼻梁：“问题是……就连真正的扎罗夫将军都没能逃出这个岛去，我一个初来此地的玩家能成功？”

他又一次拿起了那张留言，摆到眼前，冥思苦想。虽然内容他已经记住了十之八九，但直接观看显然更加轻松些。

“呵呵……有难度啊。”他发自内心地笑了。

这个世界上，有人对美食上瘾，有人对女色上瘾，也有

人对一些白色的粉末上瘾……

而封不觉，对思考上瘾。调查推理、破解危局、绝境逢生，这三件事能给这个自恋的家伙带去无比的满足感，因此他乐此不疲。

“回到岛上的福德有着惊人的身体素质，近乎无限的体力，不眠不休，甚至无需进食；可以徒手杀死凶猛的猎犬；某种感官能让他探查到极远距离上的生物动向；嗜杀且狡诈……但杀人的欲望占的优先级明显比较高，否则以他的精明不会冒着引起外界注意的风险不断增加捕猎船只的频率。”封不觉将信的内容解读转化为了简单的信息，默默念出，以加深印象，而那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部分则被他扔到了脑海的偏隅角落中，“他如此渴望杀戮，为什么不直接杀人，而要沿用将军发明的游戏呢……福德根本不必做这些多余的‘狩猎’把戏，他不需要控制伊凡做他的仆人，也不需要养那些猎犬，更不需要去冒充将军，但他无一例外地做了，为什么？真的只是为了寻求刺激？”

封不觉的思路走进了死胡同，不过他很快调头绕了出来：“等等……”他又看了看纸张：“扎罗夫生前遇到的那个水手是被老虎袭击才死的，扎罗夫自己也是死在野外，他们都不是福德亲手杀的。”封不觉心道：“动物是福德引进的，当他说起被伊凡撕碎的那些西班牙海员们喂了动物时，显得很自然……而说到关于自己狩猎人类的事情时，他只是照搬了原著小说中扎罗夫的台词。”

“还有……假如要寻求刺激，享受狩猎，他又为什么要在一开始就把猎犬放出来追杀猎物呢……万一我直接被狗咬死了，他还狩什么猎。”封不觉念道：“难道……他其实是某种站在动物立场上的邪神所化？鹰的眼睛，豹的速度，狼的耳朵，熊的力量？

他搞这么多事，保持并培养岛上猛兽们的野性，就是为了让‘动物’在此地猎‘人’吗……”封不觉随即又想到：“但福德和

动物的沟通能力貌似和普通人类没什么区别，除了他自己驯养的猎犬以外，岛上的其他动物并不受他的驱策。否则在与扎罗夫的第二次较量中他也不必杀死对方放出的三条狗了。”

封不觉分析出了这个BOSS的许多特性，却依然不明白福德究竟是个啥。

“看来得回城堡去才能找到更多线索了。”封不觉叹了口气，“无论选择怎样通关，回去是唯一的选择。扎罗夫将军逃不出这座岛的原因就是……离开岛屿的方法藏在城堡里，而那里是整座岛上他唯一去不了的地方。这样才解释的通，为什么曾经的岛主会最终死在丛林里面。”

“哎……真不该看的，现在我该怎么办……折返回城堡吗？我的体能值可是连三分之一都不到了，返回途中至少还得休息一两次，就算能避开福德，顺利回到城堡，我也肯定已经筋疲力竭，接着还要潜进去……可那时天都亮了……”封不觉不爽地挠着头，把头发弄得乱糟糟的。

“我本来以为，你会死在另外两人前头，真没想到，你一个人竟也能活到现在，而且……似乎你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福德的说话声，在黑暗中突兀地响起。

封不觉反应神速，一边低下身子急退，一边用手电筒照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福德背着双手，站在高处的一块岩石上，些许月光洒在他的身上，已然照亮了那张狞笑着的脸孔：“你现在一定很奇怪，为什么我会这么快就出现在这儿。”

“说实话，现在已经没什么能让我觉得惊奇的了。”封不觉回道，他没有急着转身逃跑，只是戒备地与对方保持着距离。他很清楚，如果这BOSS要杀自己，就不必开口说话，直接偷袭便是。所以此刻的这段对话，应该是剧情的一部分，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机会。

“呵呵……异世界的旅客，我想你已经通过某种方法，得

知了自己那两名同伴的死亡。”福德说道：“你刚才一定以为，是我把他们杀了。”

封不觉明白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便接道：“这么说……他们是死在了别的东西手上。而你，从一开始就是追着我来的。”

“哈哈哈哈……”福德大笑：“疯不觉。”他居然直呼玩家的ID，在此之前，只有身为衍生者的X-23这么叫过，“萨摩迪尔大人，让我向你问好。”

“啊？”封不觉闻言一愣，随即瞪大了眼睛，又用更响亮的声音重复喊了一声：“啊？”

……

【终有一天……你们……会……付出……代价……不会……太久的……】

……

萨摩迪尔最后的台词闪现在封不觉的脑海，他问道：“你居然和萨摩迪尔有关系？我说……福德老兄，请问现在是几几年？还有……这里是不是地球？”

“几几年？哼……那有什么关系呢，人类的一个时代，也不过就是时间之河中的一小片浪花，地点，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真的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吗？”福德拍了拍自己的衣服：“我这件防弹衣，来自于所谓的未来的某个时代。而你，疯不觉，来自一个我所不知道的地方。但这些真的重要吗？”

“哈……哈哈……”封不觉干笑几声：“有道理，那我能不能问问，你是怎么和萨摩迪尔扯上关系的，还有，你究竟是什么，福德先生？”

“我自然还是个人，只不过从萨摩迪尔大人那里，获得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能力。”福德耸肩回道：“多年前，我从扎罗夫的狩猎游戏中生还下来，乘着他给我的小船离开了这个岛。但那艘船最终并未回到我所熟知的那个世界，而是到了一个

未知的地方。

在那里，我遇到了各种前所未见的事物。那些见闻让我以前信仰的宗教和科学知识都显得一文不值。你知道人类为什么总在寻求‘答案’，却又总得出错误而愚蠢的结论吗？因为‘真相’其实并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东西。

看到未来，就等于夺走了未来，明白了真理，会导致对自我的否定，甚至是毁灭。

猿人如果知道了火的作用，他们就不会再生吃野兽；数千年前的人如果知道了医药学的存在，就不会把得病的人直接杀死掩埋；数百年前的人如果知道了宗教的真相，就不会把无辜的妇女当成女巫活活烧死……

而我，在得知了一些事情以后，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哼……”封不觉对他的话嗤之以鼻，他又抛出了一个切中要害的问题：“萨摩迪尔和你达成的交易是什么？”

福德很平静地回道：“我给他提供疲惫而绝望的灵魂，他给我永恒的生命和超凡的力量。”他顿了一下：“扎罗夫死后，我试过把所有的落难者都关起来进行折磨，然后再杀死。但我很快意识到，城堡里没有那么多的牢房，而我和伊凡两个人也有点儿忙不过来。”

“看来萨总发来的订单需求量很大啊……”封不觉冷笑道。

“我得感谢扎罗夫发明的猎‘人’游戏，最后的结果证明了，还是这种方式最有效率。”福德说道：“我未必要亲自动手，我只要向那些人宣布一下规则，然后看着他们在恐惧绝望和求生本能间的夹缝中自生自灭。”

“原来如此，这样我就懂了……”封不觉道：“那么，出入这座岛屿的真正港口，想必是在你的城堡下咯？”

“哼……你确实像萨摩迪尔大人说的那样精明。”福德冷笑：“猜得没错，岛的表面下，有一条隐蔽的河道，从城堡地下一直通到最西面，在那儿的一面峭壁下方，有一个退潮时

才会出现的出口。不过即使你发现了那个地方也没用，这岛上仅有的几艘船，都在我的城堡里。”

“好吧，看来我是逃不掉了。”封不觉若有所思道：“那么……此刻你没有立即动手杀我，而是先告诉了我这些，都是萨摩迪尔的意思吧。”

“呵……那是当然。”福德笑道：“你的灵魂是大人最想收割的一个，我想请教一下，现在，你已足够疲惫和绝望了吗？如果还没有，我可以等。呵呵……你觉得自己能在这岛上活几天？能比扎罗夫更长吗？”

“你太小看我了，福德先生。”到了这时，封不觉的心态反而变得很轻松，他跟这BOSS调侃起来：“我恰巧就是这世上生存力最强的生物之一。”

“嗯？难道你想说自己不是人类吗？”福德回道。

“如果你都能算人的话，我当然也是人。”封不觉回道，“但是，众所周知，像异形，SCP682，吃不上特供的中国人等等……都是顽强无比的存在，抱着让我自生自灭的态度是没用的。”

福德大概沉默了五秒钟左右，“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我好像明白了你的观点，既然如此，就由我亲自动手来解决……”

那个“你”字还没出口，封不觉就像一枚炮弹般弹出，瞬间冲出了几十米距离，他站立过的地方只留下了一个深深的脚印，空气中好似还留下了一丝附带着血腥味的热量。

福德狰狞一笑，顺势追上。他的动作也不比使出灵识聚身术的封不觉要慢多少。其足下轻点，便可一跃数丈。他朝着对方的逃跑的方向飘然而行，而且越跑越快，足底每次加劲，身子便如筋离弦，这家伙实在是强得匪夷所思。

要论力量，封不觉不可能是福德的对手。一刀倾城满状态下被一肘子下去也只剩一口气了，以封不觉现在的生存

值，肯定是一下都不能挨。所以他也就不去管灵识聚身术的消耗，反正总归就是一击带走，降到1%又何妨。

在这种速度的角逐上，封不觉还可与对方斗上一斗。可纵然他的绝对速度和爆发力略胜一筹，福德和他之间的距离还是在逐步缩短。

两人对地形的熟悉程度不同，再者，追赶者可以看着逃跑一方的行动，来即时判断前路的状况。封不觉则必须在亡命狂奔中，不断确认前方的路径，以免一脚踏空或是进入死路绝境。若不是他的动态视力也提高了许多，凭着一个手电筒在丛林里狂奔，恐怕早就和猪一样撞树上了。

两条人影一前一后，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于密林中疾速穿行。前者如一枚不断弹射的子弹，借助着周围的事物反复支撑加速；后者如蜉蝣点水，轻巧迅灵，丝毫不落下风。

这场较量没有持续太久，一分多钟后，封不觉的生存值已经烧到了10%以下，此刻他如果主动停止灵识聚身术，就无法再度开启了，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烧血，这样大约还能支撑二十秒时间。

福德越追越近，逐渐已来到十米左右的距离，正在此刻，两人眼前豁然开朗，他们终于穿出了丛林，来到了岛屿东南角的死亡沼泽。

封不觉根本不管不顾，抱着玩儿命的心态，拼尽全力，朝着沼泽表面冲去。他用闪电般的速度踏过泥沼的表层，其身形竟然成功地从上面掠了过去，并最终站在了距离沼泽边缘几十米开外的一块石头上，这是大片泥沼当中仅有的几块立足之地。

当站定之时，封不觉的生存值也见了底，仅存1%，现在来只蜜蜂蜇他一下，他当时就能死过去。

而福德，则停在了沼泽边缘，没有上前。

第095章 猎人岛（完）

“你还真是如自己所说的那般难缠。”福德说道：“竟然侥幸跃到了那种地方。”

“我呸！侥幸？”封不觉大言不惭道：“这是实力，我这招就是传说中的轻功屎上漂。”

BOSS对他的污言秽语以及各种无厘头言论不予置评，默默地从身上掏出了一把手枪……

“靠！”封不觉见状，嗖一声，竟然没影儿了。

定睛一瞧，原来他是藏到了自己脚下那块凸起的大石块侧方。他嘴里叼着手电筒，缩着身子，抱住石块。由于距离的原因，其身体恰巧就处于福德的视线死角里。

虽然天还没有亮，但福德的视力比普通人类要强得多，借助着石头后面那一点手电筒的亮光，他就能看得很清楚，可惜，确实没有能供他射击的角度。

封不觉双手双脚都紧紧箍住石块，只有臀部沾到了泥沼，这点接触面积还不至于让他沉下去，在体能值耗尽以前，他用这姿势应该还能坚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真该把猎枪带来的。”福德笑着收起了手枪：“我的枪法虽不错，但手枪确实不适宜在中远距离上瞄准目标，尤其是在这样的黑夜里。”

“是你被本大爷的绝世轻功吓得手臂发抖了吧！”封不觉喊道，他为了对BOSS进行这种近乎无耻的挑衅，不惜连嘴里的手电都不要了，一松口就吐进了身下的泥沼中。

“呵呵……你真以为，躲在那儿，就能安然无事了吗？”福德狞笑：“你真以为！我不敢直接过来吗？”

“少废话！”封不觉用更加嚣张的语气回道：“我是一个忙

碌的体面人，没空揍你，所以请爽快点，自己朝着我的拳头奔跑过来。”他花了两秒钟，松开一臂，伸出手去朝BOSS竖了一次中指，然后迅速再次抱紧石头。

“粗鲁的混蛋……”BOSS居然被他激怒得骂了句粗口。

福德随即就离开沼泽边缘，退后了一段，留出助跑的距离。封不觉的屎上漂……福德确实不会，他也没看过武侠小说，理解不能。不过以福德的体术，只要准备充分，他可以直接跳到封不觉抱住的那块大石头上。

此刻，封不觉的手电筒已完全沉入了沼中，福德则根本没带照明设备。周围的环境很暗，月亮已经不见，太阳却还未升起，天空呈一种暗紫色。即便在死亡沼泽这十分开阔的地方，凭封不觉的视力只能看到大约五米左右内物体的轮廓。

这一刻，周遭静谧无比，沼泽中冒泡的声音都能传入耳中。封不觉屏息凝神，听着福德那边的动静，很快他就听到了……脚步声，频率非常高，比追击自己时要高得多，而且很有力，步幅很短，说明这几步并非是为了追求高速前进，而是为了积蓄力量并予以释放。

最后，只听得“突”一声，一只脚重重地踏在了泥地上。

福德跳出了一个如鲸背般的弧线，高高弹起，飞跃而来。

而封不觉在听到对方起跳声的刹那就奋力地重新攀上石块，不假思索地掏出了手枪，先朝着半空砰砰连射两发。这两枚子弹不求命中，只为借助火光看清福德已跃到了何处。

这两枪确实也没有命中，而且偏差得比较离谱，更糟糕的是，大约一秒过后，福德已然杀到，站在了与封不觉相距不足两米的同一块石头上。

封不觉没有时间犹豫，立即再开一枪，打中了福德的身体，在这种能见度下，也不可能再谈什么瞄准头部了，能打

中就好。

正常人就算是穿着防弹衣，在这么近的距离上中弹，必然也会向后倒下，呼吸不能甚至休克。但福德，竟能一步都不退，只是神情一紧，好似挨了一拳罢了。

“呵呵呵……”福德得意地笑起，他知道，已经结束了。这BOSS也不打算用枪，他准备亲手将眼前这个没教养的混蛋撕碎。

“嘿嘿嘿……”封不觉更得意地笑起，使出了他那还剩两次的消耗技能【熊孩子的下鞭腿】，侧身对着福德一脚绊去。

无视专精等级，100%绊倒一切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倒下的怪物。这个效果用在此处，用在这个BOSS的身上，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

福德向侧后方仰面倒下，他的双手在空中乱抓，神情骇然。其实拥有他这种实力的BOSS，完全可以在身体倒下的过程中做出反应，扭转姿势或是改变方向，甚至是一个翻身重新站稳……但在封不觉那技能的影响下，无论是什么怪物，都必须被“绊倒”，只有当其完成了“倒地”这个动作，技能才算结束。

于是……福德从石块上横着倒下，摔到了沼泽里……

封不觉二话不说，放出技能后，顺势又躲到了石块的另一边，重新恢复了抱住石头的姿势，将自己与福德隔开，就是不肯出现在对方的视线中。

已经拼到了这个地步，封不觉绝对不会再露出任何破绽，万一福德临死前拔出枪来乱开，或是抓起一块泥巴扔过来，导致自己那1%的生存值被减掉，那可就是前功尽弃。

不管是不是有必要，小心总没错，所以封不觉就保持着这个姿势，默默听着福德临死前的咒骂和其在泥沼中奋力的挣扎声。大约过了三分多钟，声音终于停止了，福德在嘴巴陷进泥里的前一秒都还在咒骂着，直到那些秽物涌入了他的

肺部，阻滞了他的呼吸，才终于停止。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您已完成该剧本，180秒后自动传送】

看来按照这条剧情走向，杀死BOSS后不会引发伊凡的狂暴事件，当然，那也是应该的，否则这主线也太夸张了。

封不觉爬上石块后随即想到：也许在看过扎罗夫将军的遗言后，这剧本的另一种通关方式就是潜入城堡，在与伊凡的周旋中，找出地下港口的位置，最后乘船逃走。不过那种情况，恐怕只有在玩家人数比较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简单的说，拿他自己当饵，引福德离开城堡，而其他人趁机去城堡里……

他很快就进行了传送，因为生存值容不得他多留。

封不觉离开后不久，伊凡高大身影便从密林中出现，他站在沼泽边，注视着眼前的泥沼，正在计划着该如何把沉入底下的主人给打捞上来……

第096章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5500，游戏币：55000】

【获得物品/装备：小刀】

【完成/接受任务：2/2】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0，破解世界观：被取代的扎罗夫】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420】

【技巧值加成经验：4200，游戏币：42000】

【剧本通关奖励：80%基础经验加成：4400】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随即又有两条系统提示响起：

【您的称号已更新为——剧情探索者】

【您已经升到了15级，体能值上限增加，当前为1500/1500】

【新的游戏模式已开启，您可在排队选项中浏览】

这次的收获巨大，不过封不觉认为也是应该的。他自己都没想到真的能把福德给干掉，不过既然完成了这种壮举，那就该有相应的回报。

从技巧值就能看出来，破解世界观也不过拿了200技巧

值，但其他行为竟让他获得了220，没准杀掉BOSS那一记下鞭腿就拿了一百多。

封不觉看完结算，就先到储藏室里去把【凯西琼斯的面具】给装备了起来，同时得到了系统提示：【您可以选择显示或隐藏面具类装备】

封不觉选择了隐藏，随后再检视菜单，算上被面具提高了一级的格斗专精后，他的状态为：

称号：【剧情探索者】，经验：1000/15000，技巧值：1080，游戏币：339000。

专精：通用D，器械E，侦查E，格斗D，射击D，医疗F，灵术F，？？？

行囊5/10：马里奥的管钳，仇视之眼，M1911A1手枪，回音盔甲，小刀。

装备：爵士之舞，凯西琼斯的面具。

空间1/10：拼图牌-猴。

技能：【草率的维修】【熊孩子的下鞭腿】【灵识聚身术】【决胜千里】

其中，【决胜千里】是他新的称号能力，与【脑震荡】不同，这次是个主动技。

【名称：决胜千里】

【特殊能力类型：主动】

【效果：直接观测到当前剧本中最终BOSS（如果存在）的能力数据，包括身高、体重、种族、招式、弱点等等，本技能可反复使用，冷却时间为1秒，如BOSS能力于观测时发生变更，需刷新技能方可看到变化后的数据。】

【备注：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这个称号能力对负责出谋划策的玩家来说非常有用，而且还是无消耗的。

撇开被动技能不提，称号能力中无消耗的那类，一般都会有所限制，比如一刀倾城那招【人头落地】，也是无消耗就能发动，因此冷却时间长达两个小时。如果不是遇上了人形的BOSS，而是某只强力的人形怪时，他肯定就得掂量一下，用了值不值。

而有消耗的那类称号能力，比如龙哥曾经的【闪电冲撞】和小叹的【退遁快斩】，都是花去体能值上限的30%才可发动的技能，所以冷却时间就相对短些，前者是一个小时，后者则是随便用。再从效果上来说，随便用的那个自然就差些……只能用来逃命，杀伤力基本是无。

至于封不觉的这个新招【决胜千里】，不但无消耗，而且几乎无冷却时间，所以显然不可能是个战斗技能。一般来说，这个技能进剧本的时候用一次，见到了BOSS后再确认一下也就是了，对一个记性很好的人来说，反复看相同的数据没什么意义。

此处再补充一点，除了称号能力外，正常可学的技能中，也有一些是无消耗的，其实【灵识聚身术】就是，虽说该技能在持续时会减少生存值，但其“发动”的那一刻是没有消耗的，1点灵力值和体能值都不需要。而这类无消耗即可启动的技能，不必去计算“发动成功率”，即使专精等级是F也能100%发动成功。

就比如某人有一个无消耗的技能，效果是打个响指可以爆掉灯泡，就算限制他只有20%的成功率，也不过就是让其多打几次响指而已，反正也不损失体能……灵识聚身术同样如此，假如技能会发动失败，那在无消耗的情况下反复发动直到成功为止便是。冷却时间的计算，要等“技能停止”才会开始，但技能都没发动成功，就不存在停止的概念，所以给这类无消耗的技能设置发动成功率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啊……这就已经十五级了啊。”封不觉伸了个懒腰：“既然已经到了这等级，似乎也就不急着领经验了，嗯……要

不……趁着物价还高，去领个装备什么的，就算不好用，也能卖个好价钱。”

事不宜迟，今天公测第一天，局面还挺乱的，谁也不知道下次登录时又会是怎样一派景象。

封不觉走到玻璃柱前，听到了熟悉的系统提示：【请选择您的额外奖励：一、随机抽取一件与等级相应的装备，二、50000点游戏币，三、6000点经验值】

他选定了装备，颇为期待地看着渐渐汇聚的白光。

如今封不觉已经十五级，既然是抽取“与等级相应的装备”，他至少不可能再抽到【石头】之类的东西了，那种级别的物品估计只有五级不到兼之人品恶劣的玩家才能有幸抽的。

不过，这一回，他的期待又一次被自己的人品辜负了……

【名称：儿童球棒】

【类型：武器】

【品质：普通】

【攻击力：无】

【属性：无】

【特效：无】

【备注：为了保证十岁以下儿童在接触棒球这项运动时的人身安全，我们发明了一种安全球棒，外层是厚实的橡胶材料，内部充满空气，即使击中头部也绝不会使人受伤。】

“攻击力是‘无’居然还好意思说是武器啊！”封不觉拿着那根白色的球棒奋力挥了两下：“和十五级玩家等级相应的白板装备就是这种玩意儿啊！”

他都懒得留着这玩意儿占地方，毅然决定去商城把这个直接卖给系统商店。

回到电梯中，待门关上后，封不觉在显示屏上设置了固定的商城分区编号10，顺便看了看邮箱，没想到里面还真有两封未读邮件。

第一封自然是似雨若离发送来的，内容很简单："抱歉，刚才断线了，晚上再联系。"她是吃了晚饭以后放不下心，又登陆了一次，当时封不觉还在游戏中，所以她就写了这封邮件。

"挺认真的人呢……"封不觉自言自语道。

第二封邮件则是系统发来的，标题是【您出售的拍品已成交】，内容也就两句话，"您拍卖的物品【Kenny的连帽上衣】被玩家【匿名】以一口价：140000点游戏币拍下。点击附件获取游戏币。"

封不觉点了一下附件，其游戏币就加到了479000，这回他的手头可算是宽裕了，留出十万块用来开社团的钱，还能剩下三十八万左右，买几件服装来加属性是肯定够了。另外，封不觉那把M1911A1的子弹也用得差不多了，得补给一些；可能的话，他还打算买些生存值补充剂，以配合灵识聚身术造成的消耗。

"诶？等等……"封不觉忽然虚着眼，摆出怪怪的表情："进剧本前我准备干什么来着？"他顿了一下："嗯……吃饭先……"

……

从游戏舱里坐起，看了看钟点，已经是傍晚六点四十分，虽说他那清汤挂面煮起来不费什么功夫，但等他吃上那一口，估计也得七点了。

封不觉直起身子，伸了一个十分标准的懒腰，舒展着脊椎。在游戏舱里躺久了果然是对身体不太好，终究是不如睡在床上舒服。

他望了眼客厅的角落，阿萨斯盘子里的猫粮空了，沙盘

里则出现了黑暗物质。

“啊？不会吧。”他颇为惊讶地道了一句，转过头找了找，看到阿萨斯正匍匐在沙发上睡觉，封不觉笑道：“哈……天才啊！一次就学会了嘛，我还以为至少要两三次呢。”他心情大好，单手一撑，翻出了游戏舱，然后一脚踩在了另一坨猫屎上……

“多点开花呀这是！”封不觉喊道，“你倒挺会玩儿啊！”

“喵~”沙发上的阿萨斯打了个哈欠，叫了一声，甩了甩尾巴后，把头给转了过去，对封不觉的反应爱搭不理的。

等封不觉收拾干净，终于端着他的挂面坐在电脑屏幕前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十五分了。

他在冰箱里找到了一瓶不知放了多少年月的老干妈辣酱，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有些模糊了，不过……只要是表层没有长出绿毛，他就敢往嘴里搁。

连吃N天挂面，而面里什么配菜都没有，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应该都明白，到了一定的时候，哪怕眼前有半瓶醋，你也会果断地倒进去。

他打开电脑后，习惯性地挂上了聊天软件，结果很意外地发现，编辑发了封邮件给他。这种事可不常见，封不觉打开邮件一看，当时筷子就掉桌上了……

邮件里就一句话：“不觉，你有没有兴趣去参加电视台的综艺节目？”

第097章

“觉哥，来得正好啊，我们刚打完一个剧本出来。”王叹之把封不觉加进队伍以后，直接说道。

这时是现实时间的凌晨两点，封不觉一进登陆空间，就收到了小叹的组队邀请。

“你倒是练得挺快啊。”封不觉看着队伍里那三人的等级，上次在游戏里见小叹还是12级，此刻却和似雨、悲灵她们一样，都已是14级了。

“我买经验加成卡了呗，而且刚刚通关了一个中等长度的剧本。”小叹回道。

“很好，一会儿你们继续排着，我一个人先去杀戮模式里探一回虚实，然后再和你们一起排。”封不觉道。

悲灵的声音这时从频道中响起：“别忘了签名的事。”

“哦，对。社团还是先开了比较划算，这样还能拿组队经验加成。”封不觉道：“这样，我开会议室，邀请你们，见面再说。”

他说罢就在触摸屏上操作起来，发出会议室的邀请后。他又切换菜单，点开与社团相关的链接，按照提示点了几个步骤，便弹出了系统提示：【在确认您的操作前，请保证您的行囊中至少有一格空间。】

封不觉点下确认，又弹出另一条提示：【请输入您希望创建的社团名称，领取签名单。】

到这步他停下了，心道：“嗯……这个还是跟他们商量一下吧，随便起个名字的话……小叹倒是好办，似雨和悲灵说不定会不签字的。”

封不觉离开屏幕，转身按下会议室的按钮。待电梯门开

启，便走了进去，此时另外三人都已经等在里面了。

这会儿小叹和悲灵也都换掉了新手的默认服装。

悲灵穿了全套的反恐部队黑色突击装，全身上下遮得密不透风，如果她将黑色的棉面罩和头盔显示出来，模样估计就和CS里的T差不多了，在远处一瞧性别都难辨。看来她这是下定决心要向枪械或狙击这个方面发展了。

小叹买的那身是刺客兄弟会套装，他选的是深红色外套，配上金色的披肩；衣服后面有罩帽，戴起来可以遮住上半张脸；上身、腰间、腿部皆配有许多可以放飞刀弹药类物品的皮匣；双手戴着露指的手套，脚踏一双鹿皮快靴；乍看之下确有些刺客风范。

这两位造型上虽是全副武装，但此刻在做的事情却和形象十分违和，一身反恐套装的悲灵正在吃冰激凌，而一身刺客套装的小叹正在吃袋装薯片。

“我说……零食是个什么情况？”封不觉问道。

“系统商店买的啊。”小叹道：“虽然只是虚拟的味觉感官模拟，但可以解馋。”他把薯片袋子伸过来：“觉哥你也来点儿？”

“我知道在哪儿有卖，我问这问题的意思是，你们为什么要买？”封不觉道。

“呃……要说为什么的话，今天开服，薯片半价……”小叹回道。

“半你个头啊！浪费行囊空间啊这是！”封不觉道。

悲灵补充道：“行囊也可以买哦。”她舔了口冰激凌：“将十格的行囊升级为十五格，总共一百万游戏币。”

“那差不多就是一百块RMB一格咯。”封不觉脱口而出，几乎瞬间就按照1:2000左右的本周汇率换算好了：“嗯……看来我的游戏币还是省着点儿花比较好，要用钱的地方真不少。”

封不觉现在没闲钱充值，再说他还指望从惊悚乐园里挣出一些钱来，所以这个话题也没什么好继续的了。这时他转过头，看到似雨正在门边背靠墙站着，似雨的性格自然是不会在游戏里买零食的类型。两人目光相触后，还是她先开口对封不觉道：“下午的事情不好意思。”

“呃……没事。”封不觉回道：“那个……你不是已经在邮件里打过招呼了吗？”

“这样吗……”似雨念道：“你是这种类型啊……”

“嗯……你在说什么？”封不觉隐隐感到了她话里有话。

坐在桌边的悲灵笑了：“表姐可能是觉得，你属于那种发一条短信就可以完成分手的类型。”

“别听那小鬼胡说。”似雨纠正道：“我只是觉得你属于那种非常好说话的类型。”

“喂……听上去是一个意思啊……”封不觉不爽道。

小叹大笑拍桌，嘴里嚼碎的薯片屑喷了出来：“一针见血啊！”

“我一刀捅死你也见血。”封不觉道。

悲灵插嘴道：“好了，你们男生互相拆台有的是机会，先说正事儿，社团签名单呢？”

“没拿呢。”封不觉回道：“正想问问你们，社团准备叫什么？”

“哦？你还挺民主的嘛。”悲灵说道：“说起来……这个问题还真没考虑过呢。”

似雨在旁说道：“现在商议吧，你们提出建议，我负责否定那些不堪入目的。”

“雨姐，咱们还什么都没说呢，你就知道会有不堪入目的啦？”小叹说道。

“诶？几个小时不见，这小子怎么就叫上姐啦？”封不觉转

头对似雨道。

“你也想叫？”似雨用一贯的平静口吻，冷冷回道。

“我叫过一次啊，你不是说我年纪比你大，不合适吗？”封不觉道：“叫妹子你又觉得我占你便宜……是吧？”

“本来我已经忘了，不过既然你提醒了我。”似雨道：“那就当你自动放弃这机会吧。”

“切……谁稀罕叫啊，自古以来，‘称弟’者鞍前马后，‘称帝’者九死一生，我才不干那事儿。”封不觉道：“我觉得似雨这个称呼就挺好的。”

“表姐这是欲擒故纵。”悲灵的脸上总带着笑容，语气显得很调皮，但她的话却往往能切中要害：“她就是要你叫她似雨。”

“你不说话没人当你哑巴。”似雨瞪着这卖队友的表妹，不紧不慢地走过去坐在了她的身边。

悲灵吐了吐舌头，赶紧扯开话题：“我提议，社团叫……悲雨叹风！”她说前三个字的时候，根本还没想好后面要说什么，也真亏了她能急中生智地把这句话讲完。

小叹道：“为什么你们女生的名字排在我们前面……”

“你有意见？”

“嗯……以后我们还要加其他成员的吧，再说龙哥应该也会加进来，这个名字有待商榷啊。”因为小叹不敢回答“我就是有意见”，所以他很婉转地说了个反对的理由。

封不觉双手交叉在胸前，一脸沉思状，说道：“我的提议是……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

“否决。”似雨淡定地在封不觉说完后的零点几秒就说了那两个字。

“为什么？”封不觉厚颜无耻地问道。

“不堪入目。”这句不是似雨说的，而是悲灵和小叹异口同

声的回答。

“那你小子现在就说一个。”封不觉不跟女生计较，而是用恐吓的眼神瞅着王叹之：“说得不好……把你切碎了喂猪。”

“什么对白啊！你当自己是谁啊！”小叹喊道，“至少也让我先考虑一会儿吧！”

“反正无事，大家一起慢慢想。”似雨靠着椅背说道。

“首先，应该定下社团的基调，像那些秩序啊、诸神啊之类的，都是工作室名称，还有一些名字霸气外露的，比如什么天下无敌、君临天下、雄霸天下这种，显然都是想在游戏里闯出些名堂来的。像我们这样的小社团，财力和人数都不能和人家相提并论，所以那种十分招摇和强势的名字基本可以排除。”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也坐到了会议桌旁，摆出碇源渡的招牌姿势，双手十指交叉，横在自己的人中附近：“其次，那种让人费解的、过于冗长的、一看就有一种宅腐气息扑面而来的名称，最好也不要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极东魔术昼寝结社’这类。使用这种名称的话，很可能就会招来一些实际年龄接近小叹心理年龄的熊孩子加入。”

“喂！你才是最有研究的吧！若无其事地说出来了啊！信息量好大啊！”小叹喊道。

“最后，像英语、日语、法语等等，或者参杂着冷僻字、火星文一类的名称，既容易被读错，又有装【哔——】的嫌疑，当然也得排除掉。”封不觉接着说道。

“依靠着消音还是把想说的给说出来了啊！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啊！”

“好了，在这些前提下，大家集思广益吧。”封不觉道：“谁要是说得不好，就把小叹切碎喂猪。”

“别人说的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小叹直接拿起几块薯片朝封不觉扔了过去：“就算是我说的不好也不至于切碎喂猪吧！再说这游戏哪儿有切碎喂猪这种设定啊！”

起名字的事情，确实是挺麻烦的，除了封不觉说的那几点，还有各种问题要考虑。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社团名就算不能让人人都满意，也至少不能让某一位成员非常厌恶。另外，特别不堪入目或是让外人看不懂的名称也不行，毕竟以后还得戴着徽章出去见人的。假如真用了“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的名讳，封不觉贴着这标签出去是没什么问题，毫无违和之感，但让女生们戴着这徽章出去，被人当成怪阿姨就不好了。

第098章

经过一番商议后，还是封不觉提出了一个令大伙儿都还算满意的提议——地狱前线。

倒不是说他身为小说家，取名的能力如何高明，这个名号的灵感，说起来还是来自于某个自称魔鬼的神经质管理员。

封不觉在思考时，白天和伍迪打交道的经历无意中闪过脑海，他就想到了这样一个名称，并说了出来。

结果大家都没什么意见，或许是因为之前已经否决了太多莫名其妙的社团名，几人的耐心也已经磨得差不多了，或许是因为大伙儿的注意力开始分散，想快点确定一个了事。反正在没人否决的情况下，【地狱前线】就算全票通过了。

封不觉随即便回到登陆空间中提交了这个名称，当看到系统提示【该社团名可以使用】时，才算松了口气。他还真担心已经有人把这个名称用了，导致他们还得再想一个。

领取签名单后，该物品直接出现在了他的行囊中。那是一张类似表格的纸张，还附有一支钢笔，这两样东西加起来占一个物品格。

【名称：签名单-地狱前线】

【类型：消耗品】

【品质：普通】

【功能：申请建立社团】

【备注：获得该物品后，如二十四小时内未将其提交，物品将自动消失。每名玩家每天仅可领取一张签名单，已加入社团的玩家无法领取。凑齐四签名后进行提交操作，并缴纳游戏币100000点，即可建立社团，签名单上的人员将被默

认为社团成员。】

将签名单拿回会议室，封不觉又征求了一下大伙儿的意见，问他们打算让谁来当社团长。

似雨本就想让封不觉来做；小叹很显然也支持觉哥，反正他是干不了这差事的；悲灵则没什么立场，对她来说谁当都一样。不过她自己不愿意，原话是："要我当leader啊？嗯……一没那气场，二没那兴趣。"

于是，封不觉便没法儿推辞了，只是略微想了几秒，叹了口气，在团长签名处写上了自己的游戏ID：疯不觉，然后将签名单给了另外三人。

待四个名字都已跃然纸上，封不觉便将其拿起，再返回登陆空间，提交给了系统。

【正在核实签名玩家信息，请稍等……】

【请确认您的申请行为：创建社团-地狱前线】

封不觉按下确认选项。

【您的申请命令有效，再次确认后社团将正式被创建，同时将花费您游戏币100000点。请确保您身上（仓库与邮件中的游戏币无法执行此次操作）的游戏币足够再进行操作。】

再次点下确定后，封不觉手中的签名单迅速化为白光消失，下一秒，他就得到了一连串的系统提示，而且是触摸屏上的文字和耳边的语音同时出现，说明这些内容挺重要：

【社团-地狱前线，建立成功】

【您已加入社团-地狱前线】

【您已成为社团-地狱前线的团长，具体权限请点击下方链接查看】

【社团公共仓库已开启】

【社团BUFF功能将于24小时候后开启，届时将根据您的

社团在相关榜单上的排名给予两项BUFF】

【社团成员组队经验加成已开启】

【请问您是否要立即设定社团徽章，如不设定，暂时将使用系统默认款式】

看到最后一句提示时，封不觉眼前的屏幕上出现了默认徽章的款式，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深灰色盾形图案，白色的“地狱前线”四个字横在盾前。

封不觉暂时没有更改，因为他记得游戏说明中提过，第一次更改是免费，如果要再改就得花钱。具体花多少得视社团人数而定，人越多的社团，改徽章的需求费用就越庞大。

同时，封不觉也去看了一眼社交选项。除了好友、最近一起游戏的玩家、黑名单外，现在已经增加了“社团”这个分类。

正准备转身回到会议室时，封不觉发现电梯的操作盘那儿不知何时又多了一个按钮，上面写着【公共仓库】，仓库的默认存取权限是：只有团长可以双向存取游戏币和物品，而其他社团成员只能往里存。当然，现在里面应该是空的。

封不觉回到会议室，道了一句：“还真是挺麻烦的事情呢。”他有感而发：“连成立一下都这么麻烦，就更别提管理了啊……”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只要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非常小的权力，他也希望可以把相应的义务做到完美。要么就不管，管了就得管好。问心无愧是不够的，那只是态度。有能力的人，要做到让自己问心无愧，让别人也无话可说。

其实……一般情况下，封不觉妥妥儿的会选择从一开始就不要什么权力……所以之前他还抱着一丝幻想，把团长的职位让给别人去当。可惜，终究是他当上了。以他的性格，接下来确实就是两个字“麻烦”。

坐在会议室中的三人也各自听到了系统提示，而且他们

服装上都即刻出现了徽章。在小叹和悲灵的服装上，社团徽章都是出现在左臂外侧的袖章样式，似雨的服装因为是无袖的，所以徽章出现在她左侧锁骨下方，是胸章的样式。

“觉哥，这徽章是你设计的啊？”小叹问道。

“系统默认的。”封不觉回道：“我看过了，还有很多图案可选，甚至可以自己画。不过我们要将民主进行到底嘛，万一我不打招呼就随便整了一个挺猎奇的玩意儿，又不堪入目了，到时候你们还得逼着我花钱去改。”

“标志用黑色山羊头的轮廓，点出两个红色的眼睛，底纹用灰色火焰型的纹章，字用黑色，周围用血红色的字边。”似雨竟然立刻给出了一个十分具体的设计。

“嗯……恶魔的象征和火焰吗……跟社团名也很搭啊，诶？你这会儿怎么这么快就有主意了啊？而且特靠谱。”封不觉问道。

“很正常，你擅长文字，就不许我擅长画画？”似雨回道。

“哦？你是设计师？工程师？漫画家？”封不觉道。

“副团长权限给我，事情我来办，去玩你的杀戮游戏吧。”似雨没有回答他，只是转移了话题。

第099章

封不觉回到登陆空间后，先是离开了组队，免得一会儿小叹他们排剧本的时候受自己不在的影响进不了队列。他已经把副团长的权限交给了似雨，徽章的事情就交给她去处理了。虽说有过一次掉线的意外状况，但以似女侠的一贯表现来看，显然是个十分靠谱的人，她自己揽到身上的事情，不至于办砸了。

封不觉没有立即就排剧本，在花去十万点以后，他的游戏币仍有379000，足以让他将自己武装一番。

他先是来到分区编号10的商城中，把那根【儿童球棒】卖给了系统商店。价钱还真他喵的公道，才1000点游戏币，也就是五毛，十分符合这个攻击力是“无”，而且没有任何有用属性的装备价值。

子弹、补充剂和照明设备是封不觉计划购入的补给品，但此刻他没有急着买入，而是先去浏览了服装类物品。那才是要花费大价钱且能够加属性的东西，而且是迟早得买的东西，先看看手头的三十八万能买到什么样的再说。

封不觉对自己在游戏里的形象并不是很在乎，但也并非完全不在乎。穿着新手默认装他觉得也没什么，反正人人都得穿，而且是免费的。但既然现在要花银子去买，他也不至于只为了加点属性，就弄一身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混搭起来，然后出去招摇过市，毕竟他还没有自信能穿出犀利哥那种范儿。

在海量的服装前，一件一件看过来，恐怕他得看到天亮，所以封不觉自然都有所选择。一开始他有点中二病发作的意思，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想去买一套美漫人物的衣服耍耍。但他很快发现，特定造型的美漫人物套装，全都贵得惊

人。比如一身“毁灭博士”套装，就要花整整九十万游戏币，这个套装分三个部分，分别是面具加盔甲、外服、以及罩帽斗篷，即有三处可以增加属性。但这一套不能分开来单独买，只能一次性花九十万购下全部。

封不觉的这点游戏币，似乎有点不够看的。

和小叹、悲灵这类能花一百万游戏币，折合人民币大约五百块去买五格行囊空间的玩家相比，封不觉玩到现在，身上的三十八万，也不过就相当于一百九十元左右。而他的计划可是赚一个游戏舱的钱出来，那绝对是任重而道远。要知道，他正在使用的这个NL2055标准单人游戏舱，售价可是五位数。用两个游戏舱的价钱可以去买辆车了，当然，不包括牌照……

“嗯……其实这套也不咋地嘛，罩帽是绿色的，而且盔甲加斗篷什么的，行动起来也不方便。”封不觉自我安慰着说道。

随后他又搜索了另一个他比较想入手的人物——死侍（deadpool），那一身红黑相间，比较紧身，也没有什么斗篷之类的，行动起来绝对方便，而且身上的腰带背带等等，可以帮助携带刀剑枪支等等配备，节约行囊空间。这套只有两个部分，分为头套和全身的套装，也就是只加两条属性。

然而，死侍套装，也得卖七十万……

封不觉再次自我安慰着：“嗯……太贱、太猥琐，不符合我高大的形象……”

要是他这话被旁人听到，人家肯定得问他两句话，第一句：“那你还搜？”第二句：“你说你形象咋的了？”

他随即又翻了好多别的人物，总结下来，基本上拥有既定形象的套装，售价都在五十万以上。最离谱的就是蝙蝠侠那套，竟然要两百万游戏币，按照这礼拜的汇率，约等于一千元RMB了。当然，这套也确实比较优越，共分为五个部

分：头套、上装、下装、腰带、披风（服装栏分为头部、脚步、上装、下装、饰品五格空位，既定形象套装无论有几个部分，哪怕只有一个部分，也会将五格全部占满）。相当于能加五条属性，而且身上还能藏下不少工具类装备，大大节省行囊空间。

封不觉看多了也就放弃了，套装看来真不是自己玩儿得起的，他还是买散件自己搭配吧，就按照最常规的上装加下装，两条属性到手再说，剩下的钱要是足够，再考虑饰品之类。

想到此处，封不觉忽然闪过一个灵感，他按照颜色和款式分别搜索了一下，成功找到了一个令自己很满意的搭配，随即还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如果蝙蝠侠是一种职业，那么就职的门槛除了个人的天赋能力以外，应该还有一项，就是七亿美元的家底。但成为他的对手，成本就很低了，比如最令他头疼的那位，对金钱和生命的态度，就充满了藐视和嘲笑。

封不觉先花了十二万游戏币，买了一件上装，该服装的样式为：一件紫色西装大衣，下摆大约到膝盖处，内衬深蓝色的格子衬衫、墨绿色的西装马甲和领带。又用八万游戏币，买了条颜色稍微比紫色西装深一些的长裤，作为下装。最后再用四万买了一副深色的皮手套。

总共花费二十四万游戏币，封不觉便搞定了自己的小丑套装。当然了，他还不至于把头发弄成绿色，在脸上盖满白色的粉底，再用刀割开两边的腮帮子，顺便抹上口红之类的……他还没那么狂热。

购入服装后，要装备的话，就得选择随机属性了，上装产生的三条分别为【略微提升体能值恢复速度】、【略微减少搬动重物时的体能消耗】、【略微提升生存值恢复速度】。封不觉几乎没怎么考虑就选择了生存值恢复速度那条，因为这项可以为自己的灵识聚身术服务。理论上来说，

灵识聚身术直到游戏后期仍然能发挥奇效，所以能和其配合的属性都不错。

下装随机的属性有点雷人，分别为【在（以自身力量）倒立的情况下，体能值恢复速度显著增加】、【略微增加弹跳的高度】、【大幅增加灵力值恢复速度，但生存值恢复速度以同比例下降】。这三条中，最后一条封不觉肯定是首先就放弃的，第一条则越看越坑爹，虽然写着“显著增加”，但倒立的时候体能值应该也在减吧……这一进一出后，和“略微提升”不就没什么区别了吗？根本就是在玩儿人的感觉。所以封不觉还是选了第二条，那个看上去还算正常的属性。

手套属于饰品类，封不觉抽到的随机属性分别为【略微减少搬运重物时的体能值消耗】、【小幅减少流血效果造成的影响】和【提升拳头攻击时的些许力道】。这三条各有倾向，第一条比较中庸，第二条倾向于防守，第三条自然是偏向于攻击。

封不觉考虑了一会儿，还是选了第二条，他已有三件武器在手，管钳、小刀、手枪，都可以选择。在能上家伙的情况下，没必要为了这“些许”的提升效果而去上拳头，这是丢了西瓜拣芝麻的事。而且似雨在叶介高中的那个剧本里被流血效果整得有多惨，封不觉也是记忆犹新。现在社团里貌似还没有以医疗专精见长的，他也不可能特意备好绷带、解毒剂、烫伤药等等解除特殊效果的东西在行囊里，不是没钱，而是物品栏不够用。所以选个这样的特殊效果，有备无患。再说手套也便宜，等以后有钱了，花四万再买副一样的手套，重新随机三个属性也行。

想到这儿，封不觉一拍脑门儿道：“嘿！刚才忘了让小叹把温彻斯特还给我了，几天不见，这小子八成也忘了。”不过他随即耸耸肩，心道：“不过那武器挺实用的，让他拿着也好，对他帮助比较大。”

封不觉把服装属性都选定好以后，总结了一下，这二十

四万花下去，他的生存值恢复速度提升了，跳跃高度增加，被挂上【流血】的异常状态后，生存值流失的速度会变慢一点点。再有就是……造型上树立了自己的风格。

他的服装栏上，目前还剩两个空位，分别是头部和脚部。不过封不觉此时还剩下140000点游戏币，如果买了一样，那另一样八成就买不起了。再说他还打算添置补给品，于是就结束了对服装的浏览。

东西是已经装备在服装栏里了，不过外观的变更必须在登陆空间中方可进行，因此不会有玩家的外观在公共区域变来变去的状况。

封不觉随即又买了五瓶血，他没有买大瓶的，而是购买了生存值补充剂（中）。定价方面，补充剂并非是按照比例来的，回30%的小瓶售价是2000点游戏币，回50%的中瓶要6000点，而回满的大瓶则要12000点之多。这种定价显然是基于惊悚乐园中血瓶共有的那行备注：【最大堆叠数为5，连续使用本物品，效果将逐步减弱】。看似是小瓶的划算，但反复喝的话，三瓶小的说不定只比一瓶等价的中瓶多回一点点血，而且还得多占行囊格。

说白了，买大瓶补充剂，最省空间，最保险，而这种安全可靠又便捷的体验，自然是需要多花钱的……

最后，封不觉又买了个手电筒，并给手枪配了两梭相应的子弹，每梭是七发，因为他的枪里还有最后一发子弹没打出去，这两梭子弹就得各占一个行囊格。好在他现在买了服装，虽然不像某些专业套装那样自带刀鞘弹药袋等等设置，但西装外套的里里外外有好几个口袋，一会儿换上以后可以把弹匣放在衣服里。

购物结束，封不觉便离开商城，回到了登陆空间中，待电梯的门关上以后，他就得到了系统提示：【您的服装栏已开启】

第100章

游戏菜单在封不觉眼前自动浮现，一个箭头指着服装栏，系统的语音提示配合着说道：【当您将服装栏中的物品调整到满意的状态后，可以在登陆空间中选择“换装”选项，系统将即时更新您的人物形象。】

【如果您将所有服装移除或设置为隐藏后换装，人物将会恢复为身穿默认服装的形象。】

【提示：玩家于任何剧本中皆无法将服装移入或移出服装栏。身处其他公用空间时可进行移入操作，但角色形象不会发生改变。仅在登陆空间中，您才能进行换装操作，】

封不觉听完提示，眼前又弹出了需要确认的悬浮窗口：【请先确认您原先所装备的服装上是否已装载了其他物品，如有此情况，当完成换装操作时，被装载的物品将被移至您的行囊或储藏室中。如无足够空间，此类物品将转化为系统邮件进入您的邮箱，邮件保存时间为现实时间二十四小时。】

“这提醒倒是挺周到的。”封不觉念道了一句，不过他原本穿的是新手默认的衣裤，那口袋的设计，估计也就只能装点沙子进去了。

他将服装全部设定为显示，面部的面具保持隐藏，脚上则继续显示【爵士之舞】，再次点击确定。接着，封不觉整个人都化为白光，看上去像是在剧本中传送瞬间的样子，只是闪了一下，换装便已完成。

对于镜中自己的新形象，封不觉还是挺满意的。在显示服装的状态下，原本斜挎在胸前的行囊已被隐藏起来，就连其背在身上的触觉也没有。玩家想要取物品时，直接伸手从原本行囊所在的位置那儿拿就行，东西会从一个次元裂隙中

出来。

之前购买补给品花掉了封不觉三万多游戏币，现在他还有104600点，身边留这点钱还是很有必要的，要是花得分文不剩，就是拿到了能卖好价钱的装备，到时候连挂拍卖的手续费都没有就尴尬了。

至于那1080点技巧值，封不觉决定还是暂时留着，他现在不缺装备，缺的其实是战斗经验。那件【回音盔甲】都在他行囊里躺了三个剧本了，到现在还没装上呢，回回指望着在剧本中能把专精提升到装备条件的范围内，回回都没成功。眼下看来，才十五级就把通用专精练到C级显然不现实，他只能期望着器械专精可以在下一局杀戮游戏中有所提升了。

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实际上封不觉这前前后后连购物带整备，也就花了二十多分钟的虚拟时间而已。不过就这一会儿的功夫，似雨设计的社团徽章倒是已经完成了。

其实封不觉回到登陆空间时，他那新手服左袖上的袖章已经变更过了，只是当时他没留意，待换装结束后看向镜子里，他才发现了变化。

他接着去看了眼社交选项中的社团一栏，枉叹之，悲灵笑骨、似雨若离三个名字都显示已在【游戏中】，不过实际上他们也没排进去多久。好友那一栏，除去这重复的三人，龙傲旻的名字还是灰色的离线状态，估计龙哥今晚也是不会上的了，加社团的事情还是下回见了再说吧。

封不觉把行囊里的两个弹匣取出，放在了西装内侧的口袋里，深呼吸一下，将注意力放回到触摸屏上，打开了剧本选单。到十五级时，玩家算是彻底结束了新手阶段和初期进阶阶段，进入了内容更为丰富的游戏中期。

在五到十四级时，仅有的两个游戏模式，现在也增加为四个，分别为：单人生存模式（普通）、单人生存模式（噩梦），团队生存模式（普通），以及杀戮游戏。

其中，杀戮游戏的玩法就有四种：1V1，2V2，3V3，和随机3-6人无差别混战。

前三种玩法，通常可以选择排队加入，随机遇敌。也可以选择组队进入，但组队者必须加入同一阵营，所以最多三名玩家一起去排，四人队就不能玩杀戮游戏了，而且三人队也只能打3V3，排不了2V2，总之，安插一个卧底在对面的想法是不可能的。

另外还有一种进入方式，就是“挑战”。邀请其他玩家进入敌对方与你战斗，这个功能可以有，也必须有，不过也得设定一些条件。

首先，挑战方和被挑战方，至少得存在于彼此的社交名单内。也就是【好友】【黑名单】【最近一起游戏的玩家】和【社团】中的一项。黑名单在惊悚乐园里是个被动添加的选项，所以……如果你只是听说过某个玩家的ID，却从未与他在游戏里见过面，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加他好友，当对方同意后，才能提出挑战。

这就很好地避免了排行榜上的玩家每天都受到大量盲目挑战的情况，最多就是他们每次回到登陆空间里的时候，得批量拒绝一些好友申请，再批量删除一些邮件……成了名人，这点压力自然还是得承受的。他们也不用担心批量操作时误拒了确实想要加为好友的人，因为在【最近一起游戏的玩家】中可以找回来。

“挑战”的第二项条件，就是除了1V1单挑以外，其他人数的挑战赛，双方必须都处于组队状态才能开战，这同样是为了防止“卧底”现象。比如在3V3模式下，三个人挑战一个人，而那个人其实和他们是一伙儿的，准备当卧底坑去两个排队进来的队友……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三人队发出的挑战，对面必须也是三人队才能接受。

当然，随机排队的话，两边阵营里确实有可能会有互相认识的人……虽然这种情况很少，但万一发生了，系统的“消

极游戏”概念同样也适用于杀戮游戏中，而且其作用就不止是增加卖队友者的惊吓值基线那么简单了。

杀戮模式下被判定为帮助对方队伍或故意坑队友的玩家，会减技巧值……减完当前剧本中获得的，便开始减本来就有的，如果本来就不多，还能减成负值……所以，假如有玩家在杀戮游戏中恶意捣乱，其损失会很巨大，除了惊吓值到了一定的时间会被加满而强制断线，期间技巧值的损失也很惊人。被多次检测到这类行为，有破罐子破摔倾向的玩家，将会封号处理。

至于最后的一种玩法，随机3-6人无差别混战，很好理解。只可单排，厮杀至仅存一人，最后活着的那个就是赢家。

在内测时，吞天鬼骁就是在该模式下遇到了同为秩序工作室的三名队友，毫不留情地把他们都干掉了。这种事也只有在内测才会发生，因为当时等级高、能玩上这个模式的玩家还很有限，所以他们四个才会碰巧相遇。现在这公测时期，恐怕是想碰都碰不着了。

封不觉早已想好了到十五级要试试杀戮游戏的，不过这会儿既然是第一次进入，对获胜他也不抱太大的期望，主要还是为了熟悉一下新的模式，因此那种人数比较多的战斗他是不准备掺合进去的。一是怕拖累别人，二是怕还没弄明白怎么玩就被秒掉。

于是，封不觉便选定杀戮游戏，点击了1V1战斗，进入了随机队列……

第101章 霹雳初临篇（序）

【疯不觉，等级15】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杀戮游戏1V1，请确认。】

【已确认，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接下来，封不觉的眼前就化为漆黑一片，一些文字说明浮现在了他的视线中，字幕配合着语音提示向上滚动着：

【杀戮游戏以玩家间的相互对战为核心，该模式下将减弱剧本本身的恐怖元素，可能出现任何世界观或任务，地图大小格局将根据玩家的数量及各自能力生成。】

【您可以在团队栏中看到队友与对手的昵称、等级和生存状态。】

【该模式下依然适用团队生存模式中的玩家互动守则A-E项条款，如您不清楚这些条款，请点击以下链接观看。】

【以上提示为初次加入杀戮游戏时提供，祝您游戏愉快。】

看完了提示，封不觉并没有听到“欢迎来到惊悚乐园”的语音，却听到一个带闽南语口音的男声说了一句：“让你的对手颤栗吧，让他们体会真正的恐怖！”

原来这杀戮游戏的剧本开场语是不同的，道完这句以后，下一步的提示便出现了：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杀戮游戏。】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50点技巧值。】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封不觉眼前立刻出现了开场CG，画面中是一片空旷而幽暗的环境，脚下是一大片平坦的山石，右侧有一面山壁，壁上挂满了干尸与骷髅。一轮朦胧的月，照亮了这凄然之景。

接着，他听到了一段难以置信的剧本简介……

【魔界传说染神州，玄宗奇者撼尘寰。轩辕今生求一败，鬼将再造苍生难。】

“喂……这搞什么……霹雳神州啊……”封不觉心里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

【蚀月之夜，透着哀愁的茫雾，黯淡星光，映射低垂的命灯！阴森绿芒，虚幻鬼影，一如地狱之境！吊尸壁下，狂风大作，来自异界的二人，一者敛颜忐忑而待，一者冷肃持剑静候。】

【谁胜？谁败？谁死？谁生？】

“来真的啊……”封不觉心道：“话说按照这尿性，难道一上来就是遭遇战？”

的确，他猜对了。

剧本简介就是这几句话，结束以后，封不觉就获得了行动能力，他立刻转头去观察四周，发现在其身后大约百余米处，站着一个人影，与自己一样，对方也是刚刚转过身来。

【主线任务已触发】

【杀死敌方队伍全部成员】

【隐藏任务已触发】

【创造一个属于你的诗号，获取与之相应的专属灵能武器】

系统提示接连响起，封不觉对这剧本彻底无语，隐藏任

务居然直接就这么蹦出来了，而且从任务内容来看，在剧本里就能拿到奖励的物品，这又是什么路数？

其实呢……这个设定，是系统给封不觉这种玩家留活路。

1V1的杀戮游戏一般不会太复杂，见面就打的情况很多，有可能几分钟就会分出胜负，所以胜利者的奖励很少，而败者除了在战斗中拿到的零星技巧值以外就什么都没有了。不过，在少数情况下，也有1V1照样能打几个小时乃至一两天的剧本存在，比如两个射击专精的玩家被扔到一个很大孤岛上，系统在岛上设置密林、秘密研究所、海盗基地等等……那种情况下支线任务会很丰富，胜利奖励肯定也会多一点。

而在2V2、3V3或混战的杀戮游戏中，剧本多半会比较复杂，系统可能会让玩家们分别加入不同的阵营，或者就是把玩家扔在一个相对独立但自由度较高的环境中，再定下一些类似校园七不思议那样的古怪规则，让擅长出谋划策的玩家们有更多发挥的空间。

不过在1V1的情况下，还是简单直接的剧本比较多，武斗型玩家无疑才是主流，占有着相当大的优势。而解谜型玩家……就拿此刻封不觉遇上的情况来说，要是系统不发布这个隐藏任务，那他就真没法儿打了。

现在机会是有了，能不能把握住，还得看他自己。

当然了，这个任务双方都有，很公平，假如封不觉的对手智勇双全，那没什么好说的，就该人家赢。一个智谋和武力都很强大的玩家去排1V1，能战胜纯解密或纯武斗型的玩家，也是合情合理的。

封不觉真的很倒霉，他恰巧就遇上了一位可谓文武兼备的对手。此人名唤【狂踪剑影】，社团——江湖。他是江湖工作室的招牌玩家之一，与他们的团长【笑问苍天】和另一名明星级职业玩家【无刀客】并称刀剑笑三大高手。

提起“剑少”“笑主”和“无刀”，就算一向以战斗能力为圭臬的诸神工作室也得承认其实力。事实上，诸神和秩序这两家行业龙头都曾经打过那三人的主意，但皆是屡次挖角被拒。秩序甚至曾制定过一个收购兼并的计划，想要把整个江湖工作室给吞并掉，但该方案最后还是没有实施。毕竟这是生意，为了三个玩家去买一个公司，高层显然不会同意的，万一那三人在兼并完成后退出秩序，自立门户，那秩序可就成送钱为人做嫁衣了。

以狂踪剑影的实力，要跻身战斗力排行榜的前二十位是没有问题的，但目前他不在榜单上。因为内测时，他创建完人物后就没有再登陆过了，到公测开启后才开始练级。和封不觉一样，他也是刚刚练到十五级，第一次进杀戮游戏。

不过狂踪剑影和秩序那些姗姗来迟的顶尖高手们又不同，他进入游戏的时间晚，并不是因为不想玩内测，而是因为他确实抽不出身。

江湖工作室在现实中是一个草根公司，最初的规模和迹部少爷率领的冰帝四人组差不多。笑问苍天、无刀客和狂踪剑影就是工作室最初的全部人力。他们三人可没有迹部少爷那样的富二代背景，迹部少爷要是混不出名堂来，最多就是糟践一点家里的钱，而他们三个在银行和亲戚朋友那里可是欠着债的，工作室要是经营失败，那么……最坏、同时也是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他们的父母陪着他们露宿街头，到处躲债。

好在他们成功了，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和运作，三人一路将工作室经营到了今天的规模，江湖工作室已位列行业的上层建筑之中。还清了负债后，公司搬进了专门的办公楼，手下员工现已过百。他们也算是从职业玩家变成了青年企业家。

但在职业玩家们的世界里，退休的时间往往不是自己决定的，这个世界确实很像是一个“江湖”，高手岂是想退就能退

的，何况这世上又有多少高手会在自己还能打的年月里心甘情愿地归隐。

所以，刀剑笑三位掌门人依然得亲自上阵，他们不但要管理游戏外的事情，还要经营游戏中的社团。在内测时，他们根本没时间上游戏。工作室拓展新的游戏项目，要忙的事情太多了。其实到现在还没忙完呢，在一切步入正轨以前，他们也只有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上上线。

回到眼下的这一局杀戮游戏中。

封不觉会和狂踪剑影被安排在一起决胜负，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很显然，系统认为他和对方的实力差不多……

杀戮游戏的玩家等级差最大是五级，在一个剧本中，无论是本队或敌我双方，绝不会出现两个相差六级的玩家，若等级差五级以上的两名玩家组队，是无法进入队列的。

在多人对战中，系统会尽量安排两支实力相差不大的队伍相遇。而在1V1的战斗中，系统也不会让两个实力相差悬殊的人去单挑。

因此，理论上来说，每一场杀戮游戏，任何一方都有赢的可能，也包括这场。

“嗯……对面那家伙一看就是专门搞战斗的，情况不妙啊……”封不觉低声念叨了一句，他遥望狂踪剑影，对方一身乌色长缎锦袍，长发束髻后留一条马尾，手中长剑已出，寒芒森森。结合这位仁兄的ID和片头CG中那句“一者冷肃持剑静候”，封不觉就明白了许多事。

而狂踪剑影看封不觉，却是很难揣测其风格。远处的那个男人，一身紫色长西装，貌似是在COS蝙蝠侠中的小丑，手上拿着的武器，似乎是一支手枪和……一把管钳。

狂踪剑影心中不禁疑惑：这位究竟是搞什么的？看穿着不像是偏重武力的玩家，手上的近战武器是个工具，另一手

又拿着把远程武器，难道他是练器械专精顺带射击？刚才系统提示说的“一者敛颜忐忑而待”是指他吧……也就是说，这家伙看似很镇定，心里其实没底？

两人的对峙没有持续太久，狂踪剑影先动了，他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比较有自信的，总之先攻上去试探一下再说，反正试试又不花钱，万一这对手不堪一击，那就是自己人品好，没办法。

【喝……狂踪剑影周身笼上一股沛然之气，欺身而上。杀气参耸入云，天色陡变，夜空乌云掩茫。】那个带着闽南语口音的声音又一次在耳边响起。

“哈？”封不觉和狂踪剑影都是一样的反应，在这剧本里打斗居然能听到旁白的解说？

随着旁白的描述，天色真的变得昏暗起来，风也比刚才更大了，乌云则遮蔽了月光。

“算你狠！”封不觉扭头就跑，听了那犀利的旁白后，他完全没了正面与对方冲突的欲望，决定先逃跑再说。

狂踪剑影见他要跑，心里更多了几分底气。他也是初进杀戮游戏，在惊悚乐园里还是第一次和其他玩家对战，本来他对于对手的实力还是心存几分忌惮的。但封不觉这一跑，无疑是在示弱了。狂踪剑影见状，便放开手脚，以强势和攻势追击而来。

【身若游龙，如翼飞腾，寻隙脱战，快步绝尘。急急急！疯不觉见难抵其锋，旋身疾走。】

【剑如海，气如浪，挥洒之剑宛如呼啸之浪！狂踪剑影执剑奔袭，杀意更盛，浩如急云涌动，势如天威赫赫！】

“有没有搞错！我明明在逃跑都能讲得这么带感啊！”封不觉边跑边喊出声来。

狂踪剑影正跑在他身后十余米处，也是一笑：“朋友，一旦接受了这种设定，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嘛。”

砰——

封不觉没有回答，只是回头打了发冷枪，把M1911A1里剩下的那一发子弹给用掉了。然后他退下弹匣，一边速度不减地向前冲着，一边从西装内侧的口袋里拿出一梭满的换上。

“看来你枪法一般啊。”狂踪剑影冷笑道，子弹根本没擦到他分毫，他还是在后面追着。

就算让封不觉站定了瞄准，要打中移动的目标也非常困难，更别说在这种自己也在奔跑着的情况下了。其实他这一枪，主要目的本来就不是命中，而是想看对方的反应。

结果，狂踪剑影的反应对封不觉来说……很不好，很闹心……

狂踪剑影没有在听到枪响后做出闪避动作，也没有减慢向前奔跑的速度，这就说明了两点：第一，他的心理素质绝对过硬，至少在游戏中，他已可以克服一些人类的本能反应；第二，也是能做到第一条的条件之一，他一定有着某种可以防御子弹的方法。

更麻烦的是，他之后还略带嘲讽地评论了一下封不觉的枪法，能够在奔跑中追上有着【爵士之舞】的封不觉，且有余力说话者，体术之强不言而喻。

“诗号诗号诗号……”封不觉催命一样念叨着，他这是在催自己的脑子能转得再快点：“得快想一个出来……不然就死定了。”

第102章 霹雳初临篇（破）

【云涡微变，轰雷欲动！密如雨的步伐，踏在荒芜的大地，疾如风的身影，掠过萧瑟的壁前。】

【根基相差甚远，战力强弱分明。狂踪剑影不欲久战，面对逃遁的对手，使出了凌厉的杀招。】

旁白的话比实际情况的发生略微慢上一线，毕竟系统要将正在发生的事情变成语句需要时间，所以当描述传入封不觉的耳中时，狂踪剑影的攻击已然杀到。

【但见狂踪剑影扫气于锋，顿时剑身寒芒激荡。昏蒙的月光下，人影婆娑。屏息的瞬间，剑芒，是唯一的动态，凝然，是专注的透彻。浮云掩月，大地一片黑暗的顷刻，他出剑了！】

【喝——狂踪剑影闪身而上，十余步的距离荡然无存，第一招，便激起铮鏦千万声。山壁下，旷野中，剑声分外战栗。】

这一刻，是狂踪剑影使出了他的称号（快剑如风）技【辉影斩】。

【名称：辉影斩】

【特殊能力类型：主动】

【消耗：体能值上限的15%，灵力值上限的15%】

【效果：瞬间出现在十米内的一个目标正前方，并获得80%的攻击速度提升，持续三秒，冷却时间十分钟。】

【备注：光与暗交织的剑招，速度奇快，凶险异常，使敌目不暇接，猝不及防。】

当狂踪剑影突然出现在封不觉正面时，后者差点儿收不

住势直接撞到对方的剑上。好在封不觉反应神速，本能地向侧方闪出，同时举起管钳就挡。

剑锋和管钳相触、擦过，火光迸现，发出铮铮之声。但封不觉只是挡住了对方挥出的第一剑，避过了要害而已，接下来，在他与狂踪剑影擦身而过的过程中，对方手中快剑连舞，在攻击速度的加成下，连续扫中封不觉数剑，使其左腿外侧、左肩、后背上都留下了伤口，并附带上了【流血】的效果。

【绝式初现，疯不觉祭出独门兵器，豁尽全能，巧转乾坤，以奇妙身法避锋而斗！步步惊，步步险！但刹那间的警觉，快不过刹那间的剑气。剑如网覆，刃罗磷光，疯不觉见隙穿身，却留一片血雨腥风。】

“还真能捧着说啊！我都快被人砍死了有没有！”封不觉继续向前跑去，说明尚未认输。他也很清楚，刚才狂踪剑影的那个技能，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连续使用的，否则这就不像是十五级的战斗力了，二十五级还差不多。

【冷眸寒目，出手如风，就在月亮展露清辉的刹那，狂踪剑影转身急追，抖腕一刺，又是第二招！】

“还来？”封不觉听到解说时，对方的续招已近在咫尺，剑尖几乎就要触到他的后背了。

【狂踪啸横霸，剑影诉无情。喝～呀！】

玩儿到这个时候，狂踪剑影也不觉得这些旁白会造成什么尴尬了，他还挺HIGH的。这第二招，是他的普通技能【弓步直刺】，趁着封不觉还没拉开距离，他正好可借助这个动作追身一击。

此刻，狂踪剑影基本已经摸清了封不觉的底子，心中大定。从刚才短兵相接时封不觉的格挡方式来看，他根本不像是个以格斗专精见长的玩家。虽然从辉影斩下成功逃生值得夸奖，但也仅此而已了。以这种速度而言，此剑他不可能避

过，战斗将在这招过后画上休支付。

【夜色无声，只见瑟风扫寒影，血影破虚空，决定胜负的一剑，竟是落空！】

“有这种事？”狂踪剑影技能击空，神情一变，但见封不觉速度骤然上升，瞬间拉开数十米距离，空气中还留下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哼……果然没那么简单，这小子有所保留啊。”狂踪剑影竟是一笑，斗争之心更加昂扬。

【似临败局，生死一瞬！疯不觉突施异招，脱胎换骨，灵巧的身形，如雷电急走。】

砰砰砰砰……

既然已经开启了灵识聚身术，封不觉就不会仅仅只是逃跑了，在拉开一定距离以后，他转过身来，瞄准远处的狂踪剑影，举枪便射，十秒内就打完了一梭子弹。

“这种远程攻击是没用的。”狂踪剑影笑着，重新逼近。

他倒并不是有着什么可以无视子弹攻击的被动技能，而是因为他身上的防具，包括被隐藏的头盔、护甲、和护腿在内，全部的防御属性都是折射，且都是精良级别。手枪子弹对狂踪剑影来说，是很难造成伤害的，除非对手的枪法神准，能连续几枪打在同一个点上，或者直击他的眼睛和脖子这类部位，否则根本不破防。

当然，如果在十米内用温彻斯特去打，或是在远距离上用步枪的子弹射击，还是能造成一定伤害的，问题是封不觉现在不具备这些条件，他也并非是主练射击专精的玩家。

退掉弹匣，换上最后一梭子弹后，封不觉却把枪给收起来了。

“草率的维修用不上，熊孩子的下鞭腿只能对怪物用，决胜千里无暇使用，而且在这种对决中用了也没什么意义……”封不觉心中念道：“我能用的技能只有灵识聚身术了，

但他也好不到哪儿去……”看似落荒而逃，实际上封不觉无时无刻都在冷静地分析着对方的情况：“这家伙已经用了两个主动技能，第一招瞬移加攻击非常强，八成是称号技，冷却时间不会那么快结束；第二招就算无CD，也不过就是威力比较大的一招突刺而已，是可以闪掉的。”

封不觉从行囊里取出了小刀，用左手反手握好，右手则依旧是手持管钳，“在凯西琼斯的面具提升下，我的格斗专精是D，他和我的人物等级相同，格斗专精最多也是D，理论上来说他和我的格斗能力在同一水平上，所以刚才我没用技能也从他的杀招下逃生了……”他念及此处时，对方已逐渐逼近，“我现在开启了灵识聚身术，极限速度和力量肯定都已在他之上，再说这回我带了生存值补充剂，这一战……可以打！”

【狂剑席卷再起攻击，不觉回敬怒涛之招！嗯～喝！两人身影交错，招来式往。】

【昊然一剑混沌开，千炼百淬胸中来，剑气灵力两交锋，一时胜负难分。】

狂踪剑影在见到对方刚才的加速后便已有了心理准备，封不觉的反扑在他意料之中，这回他并未全然采取攻势，而是先将身前防得滴水不漏，再使一些速度较快的虚招来牵制对方。

或许基于是职业高手多年的战斗直觉，狂踪剑影隐隐感到，封不觉此刻的状态不会维持太久，只需拖战，此人不攻自破。

【疯不觉面对强敌，无视身上之伤，越斗越勇，战意陡增，快意张狂。喝——】

“朋友，不错啊，要不要来我们社团，我来引荐你。”狂踪剑影与他斗了一阵，渐已摆出完全的守势。

有道是一寸短一寸险，此刻封不觉将刀钳两把短兵器舞

得快如闪电，其移动速度也已在对手之上，围着狂踪剑影猛攻不止。

这景象表面上看是封不觉压制住了对方，其实恰恰相反，他才是正在走向失败的那一方。

这番攻防，反映出了两人在格斗实力上的巨大差距。狂踪剑影在速度与力量都不占优的情况下，凭借着战斗经验和技巧上的领先，亦可立于不败之地。而封不觉却在这种打不赢的缠斗中快速消耗着自己的体能和生存值。

“不必了，你这样的家伙我可不想遇上第二次。”封不觉回道，这话其实可以算恭维了。

“呵呵呵……既然明知要败，何必再苦苦支撑呢？”狂踪剑影又道。

封不觉没有回答，继续攻击，也不知他是在作何打算。他的体能值在这短暂的交手中已耗去三分之一；生存值更是糟糕，就算他身上的服装可以减一点点【流血】效果的影响，但生存值的流失并不会彻底停止，之前受到的攻击伤害以及灵识聚身术每五秒2%的消耗，使他的血量已迅速掉到了30%以下。

面对狂踪剑影这样的对手，封不觉绝不敢有分毫大意，等血掉到10%才补的话，很可能因一个失误直接OVER，所以他在生存值30%时就使用了第一瓶生存值补充剂。

“你这是在浪费物品。”狂踪剑影越打越是从容，封不觉的攻击套路逐渐被他所熟悉，于是他的话也多了起来：“我不妨直言，拖延下去对你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只会对我越来越有利。”

封不觉道：“你倒是挺坦率的，既然如此，我也不妨直言……”他忽然停下攻势，向后跳出战圈。

【负伤的身躯，全无胜算的战斗。纵是不甘，又能奈何。】

【冷若冰霜的杀意犹在，炽如涛流的狂攻已滞。这一刻的情势，究竟是败者绝望的喘息，还是其俱燃背水的凝立。】

“你觉得拖战对你有利，是从战斗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封不觉接着刚才的话道：“而事实上，我也希望你能采取守势，不要急于和我分出胜负，因为我也需要时间，去想想隐藏任务的答案。”

狂踪剑影的那份从容从脸上消失了，换上了肃然之色。

“笑望沧溟千军破，策定乾坤算因果。无觉无惧轻生死，非鬼非神似疯魔。”封不觉将他的诗号念了出来，随即就听到了系统提示：

【隐藏任务已完成】

【您已获得专属灵能武器——死亡扑克】

【灵能武器与玩家永久绑定，无法被交易、丢弃或破坏，亦无需占用物品栏，消耗灵力值上限的2%便可随时生成，武器属性将随玩家等级成长。】

封不觉收起正拿着的两把武器，心神一动，其手中立即有白光汇聚，并迅速化为了一副纸牌。他的灵力值也相应地消耗了一点，变成了147/150。

他快速阅览了物品的属性，接着，竟解除了灵识聚身术。

【低吟诗号，聚敛灵涛，绝逸身影，气势浩渺。】

【疯不觉二指轻扬，指间夹带着一纸灵器，无招无式，无攻无守，但见一道流光乍起，直指狂踪剑影，奔逝而去。】

“不是说过这种远距离的攻击都是没……”狂踪剑影这句话的最后几个字噎在了喉咙里，只见一张扑克从他的脸颊边飞过，割开了一道血口。

“那是什么……”狂踪剑影神色陡变，若不是他眼见情况不对，赶紧把头一侧，恐怕那攻击就直接命中他的眼睛了。

封不觉淡定地回道：“一张纸牌。”

“原来如此……这就是灵能武器的威力吗。”狂踪剑影说道：“看来这隐藏任务有做一下的价值啊。”

“你觉得我会让你慢慢想个诗号，然后再和拿到灵能武器的你打吗？”封不觉说着，又将两张纸牌快速掷出。扑克离开他的手以后，如同活物一般，破风而出，在空中划出匪夷所思的弧线，飞向了狂踪剑影。

【又是两道疾光袭来，势若惊鸿。狂踪剑影举剑相迎，剑气沛然如峰。喝——】

【剑少灵元提，剑气贯白虹，浩然之力扫荡而出，两道流光飞荡疾走。】

狂踪剑影握剑的手在颤抖，因为他的剑在颤动，“诡异的运动轨迹，不俗的速度，而且还有这么强的力道……”他心道不妙，对方手上可是有五十四张扑克呢，虽然他避过一张，用剑挡下两张，但按照这个状况发展，自己被干掉就成了时间问题。

“好了，打招呼就到此为止，接下来我要正式开始攻击了。”封不觉说道。

【形势急转，猖狂的宣言，让狂踪剑影神情骇然。】

“切……”狂踪剑影听旁白这样说，虽然心里不太服气，但也无话可说，因为在刚才封不觉处于劣势的时候，人家可完全没有露出什么“骇然”的神色，最多就是在吐槽。

这回封不觉一次抽出了五张牌，在手上展开，“先来试试同花顺。”

【狂踪剑影犹豫之刻，疯不觉出招了！】

第103章 霹雳初临篇（急）

【名称：死亡扑克】

【类型：灵能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

【属性：未知】

【特效一：无限（每隔五分钟自动生成一张已被损耗的纸牌，到达五十四张时即停止）】

【特效二：组合（攻击时按照一定花色组合出牌将提升威力）】

【特效三：寻灵（灵能武器将始终飞向主人欲攻击的目标）】

【装备条件：开启灵术专精】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牌皇（Gambit）身为启示者的骑士Death期间，他的部分能力产生了自主意识，背叛了主人，变成一股未知能量在多元宇宙中游荡着。直到某天，它遇上了另一个强大的灵魂，便将自己化为纸牌，成为其忠诚而强大的仆人。】

灵能武器无疑是个好东西，随着玩家的等级提高，武器的各项属性也会变化、成长。其特效还会越来越多，也可能变异强化。作为灵术专精才有的特殊武器，入手方法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玩意儿在商店肯定买不到，惊吓盒子里也没有，只有通过一些特殊的剧本剧情或者是隐藏任务才能获得，这点上和S级专精的获取方式类似。

灵能武器和称号一样，是系统为玩家量身定做。假如玩

家的游戏风格逐渐发生改变，那么灵能武器的特效也会随之演变，但武器的基本形态是不会变化的。所以，一般来说，玩家至少也得在三十级左右，等人物的主要战斗方式和游戏风格都尘埃落定了，才会入手这东西。

不过封不觉和狂踪剑影，不能算是一般人。就说狂踪剑影吧，就算他到了五十级，那肯定也是用剑嘛，现在就给他一把形态为剑的灵能武器也没什么不妥的。当然，前提是他能把隐藏任务做了。

至于封不觉，他是个很全能的人，每种专精都略通一二，而他拿到的这副“死亡扑克”，就适用于各种专精的玩家，其特效千变万化，仅仅十五级的封不觉根本难以想象这件装备能力全开后有多可怕。

【危急危急危急！极招来袭，一时间天阴地暗，神走鬼惊。】

封不觉理出来的同花顺在空中旋转交错，几乎瞬间就到了狂踪剑影面前，这速度和力量比之之前的攻击，又有了新的提升。

【狂踪剑影先发制人，决意破招在先，喝哦～喝——】

狂踪剑影改为双手握剑，俯身向前疾走，冲向了正面的五道光束，他试图用剑为屏障，用速度争取空间，从缝隙中穿过，从而接近封不觉，将战斗再次带入到近身战。

【一声低喝，剑少真元再运，庞然雄浑之气，周身而发，一挡灵光之威。弹指间，绵风中突响破空清啸，天际风云涌动，一股浊茫之气掩目而来。】

【光影相错，狂踪剑影倏然而来。几分狂，冷傲眼神更添横霸！一身胆，一把快剑誓斩强敌！】

五张牌，三张被剑锋挡开，一张被成功闪过，但还有一张，从狂踪剑影左腋下三分之处划过，伤口豁然飙出一瓢殷红，血溅五步。不过这并未阻止其前进的步伐，狂踪剑影依

旧是快速杀到了封不觉的面前。

但封不觉也是早有准备，他知道，那五张牌还不能解决战斗，对方一定能突破，并一定会杀到近前来。所以，他已经做好了下一手的准备。

灵识聚身术瞬间开启，管钳已然在手。动态视力、绝对速度、爆发力，全都是封不觉略快一线。狂踪剑影此刻和他一样都在流血，条件相当，不同的是，此刻剑少是不得不靠近对手，否则根本毫无胜算。而封不觉却是以逸待劳，算准时机迎敌便打。

【剑气撼灵能，交错的身影，碰撞的神力。吊尸壁下，大地震颤。】

封不觉本来想用爆头的一击结束战斗，他也确实抓住了转瞬即逝的战机，重击到了对方的头部，可惜，狂踪剑影其实是有头盔的……

虽然他隐藏了这件装备，但是在受到攻击的时候，那无形的轮廓还是会浮现一秒，正常发挥防具应有的效果。

胜负未分，封不觉此时还想再度拉开距离，就没那么容易了。狂踪剑影剑招连出，身法如风，已然是认真地用上了全力。职业的顶尖高手与封不觉这非武斗型玩家的差距再度让后者陷入了被压制的困境，难以从对方连绵的剑招中抽身而出。

【近身战，招招无情，式式凶险。飞溅的血液，滴滴渗入土中，染成一片腥红。】

【二人极招连出，灵气送死关，剑芒绝生路。短兵相接，终是狂踪剑影略胜一筹，利剑逼杀，就在疯不觉命危之际，突然……】

【乾坤惊惧，轰雷倒悬，云碎天崩。刹那间，紫雷腾空，狱火开道。暗夜中，遥远的彼方，传来一股肃杀气息。】

事情的发展和周遭的环境全都随着旁白的描述而变化，由于这突发的雷击和莫名的天火，两人只得停止缠斗，各据一方。对封不觉来说，又是逃过一劫。

他们一同朝着与山壁相反的方向望去，看到一个人影缓缓踏来。

【眼前，是不可置信的景象，是使人胆寒的身影，是永坠无间的亡者，更是地狱重生之鬼神。】

此人相貌高大英武，气势卓尔不凡。黑色长发及腰，唯额前两簇头发是白色。身穿一领黑色战袍，外覆白缎征衫，肩上是虎皮披肩，背后皂红斗篷迎风而摆。其手持一柄长戟，为戈、矛合体之兵，柄前安直刃以刺敌，旁有横刃。

封不觉一眼就认出此乃“圣戟神叹”，这铸天石所冶炼之神兵，其主人不言自明，乃是苦境第一战神。

这剧本的旁白，不知为何，在这位出场以后，就停止了，没再说过一句话。

“飒风沾、问途寒，谁与共饮，谁敢挡关？燕戟归命人不还。”

来者清颂诗号，行到两名玩家面前，开口便言道：“你们，不属于这里。”

封不觉心里直打鼓，暗自思忖着：我到底是在哪个时期的霹雳世界……燕归人还没退场？可是听旁白的描述，貌似是死而复生的意思。

他也不敢乱说话，只是不卑不亢地应了一句：“分出胜负，便走。”

燕归人深深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随即又转头，看了看狂踪剑影：“若我要你们现在就走呢？”

“哼……那就先问过我手中的……”狂踪剑影话未说完，封不觉的扑克就又一次朝他飞了过去。

不过这次封不觉好像有意放了点水，只飞了一张牌，并未构成什么威胁，只是想让对方闭嘴。

“你想被秒杀是你的事情，别乱说话，我可不想和这个世界中的任何一个NPC为敌，十条命都不够死的。”封不觉说道。

“封不觉，你放心，我不会与你为敌的，这也是他们的意思……”燕归人说道。

“哈？”封不觉闻言就愣住了。

“封疯”二字发音相同，他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叫了他哪个名字。不过之前那个剧本中，雷恩斯·福德曾经叫过自己的ID【疯不觉】，还说是萨摩迪尔让他打招呼，那说明这些剧本中的NPC八成都是可以随时看到玩家昵称的。

现在的问题是，燕归人的这句话，似乎有所指，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你做了什么……”狂踪剑影一脸疑惑之色，听这意思，眼前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竟然和对手是一伙儿的？他心里不禁在思索：这小子难道是接了个自己没有的任务？不可能啊……从头到尾我和他一直在打，除了杀掉对方的主线任务和那个创诗号拿灵能武器的隐藏任务以外，如果他触发了什么别的任务，我应该也会触发才是。

“我……”封不觉本想说回答说“我也是一头雾水”，不料，下一秒，他眼前忽然白光一现，当回过神来时，自己已经站在登陆空间里了。

“什么意思？我被强制传送了？”他立即点击触摸屏去看结算信息，上面显示的内容竟是：【剧本失败，您被NPC杀死，杀戮游戏败方无奖励。】

封不觉二话不说，打开自己的社交选项，找到【狂踪剑影】的ID，丢了个好友邀请过去。大约十几秒后，对方选择了同意。

封不觉随即就申请了通话，通信一建立，他都没有半句客套，开口就问：“你赢了？”

对方显然也愣了，过了几秒才回道：“你是不是也被传送了？”

“对。”封不觉道：“系统说我被NPC杀死了。”

狂踪剑影道：“奇怪……我也是。”他若有所思地说道：“难道刚才那个拿戟的家伙是个幻术系的BOSS？他直接对我们释放了什么即死的技能？”

“应该不是……”封不觉道：“他想杀我们的话，直接动手也是三秒解决……”

“你的意思是我们遇上某种游戏的BUG了？”狂踪剑影问道，他停顿的了一下，接道：“诶？我说，呃……疯兄，你加我好友，就是为了问这个？”

“难道还有别的事吗？”

“哈哈……”狂踪剑影笑道：“我们可以再打一次，分个胜负啊。”

嘀一声，封不觉果断地中止了通讯……

第104章

看着眼前的两名玩家双双化为白光消失，燕归人脸上神情微变。忽然，他转过身去，望向背后本应空无一人之处，数米外，不知何时已伫立着一条人影。

此人身穿一袭黑色西装，头发是褐色的，面目英俊，眼神如锋，周身泻出阵阵难掩的狂桀气势。

“地狱的战神，我们又见面了。”燕归人说道。

西蒙回道；“你根本不该出现在他们面前。”

“是你送走了他们？”燕归人问道。

西蒙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管说他自己要说的：“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再让我发现一次，你企图透露任何他们不该知道的事情……那么，到时要走的就不止是他们了。”

“你的真身在一个比天界更高远的异界吧。”燕归人转过头，不与他的目光接触：“你和他们一样，只是投影而已。这样的你，也要与我动手？”

“愚蠢的问题。”西蒙的态度永远是居高临下，目中无人：“我的影子，至少不会比那个借圣魔元胎降世的投影要弱。”

“是吗？”燕归人面无惧色，持戟转身。

两人剑拔弩张，苦境战神与地狱第一的战斗，一触即发。

“嘿嘿嘿……二位消消火。”一阵猥琐的笑声突兀地插了进来，另一个身穿黑西装的男子瞬间出现在了两人之间，伍迪推了推泛着白光的眼镜，笑道：“燕壮士，你也要体谅一下，嘿嘿嘿……我们是公务在身。”

燕归人见伍迪出现，便不再言语，只是默默地转身离去，似乎不想跟他们多说什么。

待他离开，伍迪接着笑道：“西蒙，你可是裁判啊，不能因为想跟强者战斗就随性地来到……”

“是你让封不觉在这么低的级别就到这个世界来的？”西蒙打断了他：“还是说……你一手建立的‘系统’已经越来越难控制了？”

“哎呀呀……呵呵……好像怎么说都是我的不对了。”伍迪的回答，等于是没有回答。

“你是想让自己选中的人比文森特下注的那个更早得到灵能武器是吗？”西蒙也不需要伍迪的回答，他冷哼道：“哼……尽耍些小聪明。”

“既然被你看穿了，我也不必再解释什么。”伍迪耸肩道：“有劳你来这一趟了。”

“再让我发现你这种小动作，我就像处理其他杂鱼一样把你宰了。”西蒙如是说道，他从来不开玩笑……

“嘿嘿嘿……多谢手下留情。”伍迪笑道：“对了，你看好的那个小鬼……吞天鬼骁，现在也正和几名高手在杀戮游戏里较量呢，虽然你身为裁判没有下注，不过……嘿嘿……要去看看吗？”

“不需要。”西蒙斜视着伍迪，头也不回道：“这种级别的战斗，连斗蟋蟀都算不上。”

……

同一时间，另一个杀戮游戏的剧本。

一座城市废墟中，一场鏖战已然打响，战斗的双方，皆是目前惊悚乐园中最强的战力。

3V3的一方，是“诸神”四天王中的三人，【毗湿奴】、【大梵天】、【阎摩】，他们分列玩家个人战斗力排行榜三

到五位。

而另一方的三人，来自“秩序”工作室，分别为战斗力排行榜第八位的【勇者无惧】，第九位的【梦惊禅】和位居榜首的第一强者【吞天鬼骁】。

诸神的三人皆是二十六级，身穿统一的制服，衣服款式类似校级军官的军装，主色调为深蓝与暗灰色。“诸神”的徽章显现在他们的左臂外侧，标志看上去像是进行到一半的日食，金色的诸神二字浮于标志前。

毗湿奴的形象是一名二十多岁的男子，黑色短发，身高中等，肌肉匀称，相貌不俗，称号【九面幻甲】。

大梵天看上去比前者年长几岁，长发散落，下巴上留着胡渣，身材和龙傲旻有的一拼，称号【拿日月】。

而昵称阎摩的是一名的女玩家，年纪与队友相仿，身姿亭亭，中发及颈，额前一簇蓝色的刘海垂下，遮住了小半张面容，露出的那半边面白如玉，五官清丽，她的称号是【刑索】。

再观秩序这边，他们的徽章是一个海蓝色背景下的白色天秤，统一的制服则是披在肩上的一件白色西装大衣，其他位置的服装倒是可以自由搭配。这件白色大衣属于比较特殊的服装，买下时，其背后默认写着繁体的“正义”二字，买完以后，玩家可以更改一次后面的字，最多可以改为四个字。而且这件服装并不是占据“上装”那一栏，而是被算作“饰品”，因为它只能“披”着，不能“穿”上。

当然，这样一件服装肯定是很贵的，要五十万游戏币才能买到，已经赶上套装的价钱了，不过其销路还是很好。首先秩序社团就是每人一件，把背后的“正义”改成“秩序”来作为统一制服。其次，还有不少蛋疼的玩家（很显然全是男人）为了耍帅，不惜穿着一身新手服，也要在背上披一件这种白大衣，然后将字改成诸如“唯我独尊”这种内容，让别人看了哭笑不得。

且说回秩序的三人……

勇者无惧，大衣下是白色的西装西裤，其形象英伟，留一头干练的短发，称号【枪豪】。虽然他是内测时第一个练到二十级的玩家，但公测阶段中，工作室分配给他的任务并不是冲级，所以目前他的等级和对面三人一样，也是二十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了一天的公测时间，他在战斗力排行榜上的位置已从第六掉到了第八位。

梦惊禅，二十五岁，不胖不瘦，一脸憨厚，发型蓬松，三七分开，等级二十一，称号【冷面杀手】。他是秩序在公测时才投入游戏的主力玩家之一，江湖工作室有“刀剑笑”，秩序也有类似的组合，人称“醉生梦死”，梦惊禅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等级可以说直接反映出了秩序那套情报奠基理论的强大。在装备、财力、信息的三重支持下，秩序的顶尖玩家们几乎只用二十四小时的现实时间就追上了内测那四十八小时的差距。

不过眼下，除了社团发的披风，梦惊禅身上竟只有新手的默认服装，给人的感觉是……这家伙的游戏币非常紧张。但同时，他的手上却拿着一些不必要的消耗品（类似小叹买的薯片，仅仅为了让玩家解馋用的玩意儿），其右手夹着一支烟，左手还拿着一瓶啤酒。

看到这儿，大家应该也明白了，梦惊禅有三大爱好：抽烟、喝酒、烫头。

有曲儿为证：要做神仙，驾鹤飞天，点石成金，妙不可言，烫头，喝酒，抽烟～

最后说说吞天鬼骁，他是自秩序成立以来，最年轻的明星玩家，可以说是战斗的天才。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其擅长的事，但并非每个人都有施展其长处的机会。这是一个时运的问题，就拿封不觉举例，如果他生在民国，没准就能混进教育部里去，最次也能

混个报社撰稿人之类的。终日写些愤世嫉俗的文章，在公开场合发表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动辄便把当局和民众批得像孙子似的，照样能衣食无忧。而且肯定还倍受文艺女青年的青睐，媳妇儿至少得娶俩，一个得是大家闺秀，另一个得是自己的学生，比自己小十岁那种。当然……这些只是假设。很可惜，封不觉生在一个法制健全、社会和谐、精神文明建设卓见成效的时代，所以他只能写写小说混个稿费什么的。

同样的道理，放在吞天鬼骁的身上也是如此，若是他生在一个剑与魔法、或者道术与斗气的世界，断然可成一名绝世高手，前途不可限量。可惜，他生在了地球，而且赶上了一个十分和平的年代。

因此，打打杀杀的事情，还是在虚拟实境的游戏里完成吧。

此时的鬼骁是二十二级，虽说内测第二天晚上他被组长勒令下班，但第二天早晨服务器就关掉了，所以他其实也没损失多少游戏时间。

公测开服时他是十五级，而现在又过了将近二十个小时的现实时间，达到这个等级也是应该的。事实上，作为职业玩家，而且是秩序的明星玩家，鬼骁的这种练级速度已经算是“消极怠工”了。连梦惊禅这公测开服时只有一级的玩家都已经二十一级了，他也才二十二。

可是……纵然等级上比对面三人要低四级，鬼骁在玩家战斗力排行榜上，仍然是牢牢占据着第一的位置，这无疑说明了很多问题。

他在游戏中将发型设置成一头火红色的长发，白色的大衣下，是一套黑色调的迷彩服，其身形瘦弱，身高也不算很高，看体型和一般不满二十岁的少年没什么区别。

但是，系统判定，在纯粹的战斗实力上，他是最强的玩家，并且给了他一个令人一眼难忘的称号：【恐惧散播者】。

第105章

六人中的五人在废墟中你来我往，弹飞剑走，斗了足有十多分钟。勇者无惧和梦惊禅战力本就处于劣势，何况还以二敌三，自然是渐落下风。

鬼骁则只是坐在远处看着，好似那边的事情跟自己毫无关系。

这不是一场邀约战，而是一次遭遇战，因为这两支队伍的实力相当，所以才会遇上。

吞天鬼骁虽然未动，诸神的三人也不敢大意，他们也是第一次遇上这位居战力排行榜第一的少年，尚不知其底细如何，不能排除他是在一旁酝酿着某种技能的可能，因此一直提防着那边的风吹草动。

但他们三人也没打算在这边的战斗结束前就主动过去向鬼骁发动进攻，万一这小子只是因为看不起人或者与队友不和才在一旁看戏的，那就让他看着好了。现在三对二优势明显，干掉了那两人后，就成了三打一，到时候，就算他再强，面对三名战力榜最前的强者围攻，也不可能有胜算。

“哈……”鬼骁打了个哈欠，看着远处瞬息万变的战局，自言自语道：“好无聊啊。”

此时，勇者无惧正好被阎摩抓到了一个破绽，让这“无聊”的战斗平添一许波澜。

从阎摩的称号【刑索】即可大致猜出，她使的是一条长鞭。这一刻，她身形一闪，鞭出，如蛇行龘突。勇者无惧刚与毗湿奴正面相抗一招，恰是立足未稳、猝不及防之际，长鞭顺势杀到，缠上了他的脖子。

阎摩旋腕一抖，一扯，欲借此战机直接勒折对方的脖

子。

瞬息之间，梦惊禅的人影及时杀到，一剑挑上鞭身，一股巧劲窜出，在短时间内阻断了阎摩传导到鞭上的力量，勇者无惧便乘势翻身而出，甩开了脖颈周围的鞭子。

刚才那电光火石间，便可看出梦惊禅的战斗水准之高。他眼见勇者无惧被伏，根本不假思索，立即提速，虚舞一招，逼退正与自己缠斗的大梵天，旋身即来救助队友。大梵天正是诸神这三人中速度最慢者，被梦惊禅这简单的一手摆脱得干干净净，无可奈何。

“切……”勇者无惧摸着自己颈部火辣辣的红印，实在忍不住了：“小鬼！”他冲着鬼骁所在的方向喊道：“看戏准备看到什么时候？”

“嗯……撑不住了就直说撑不住了，问我看到什么时候？呵……”鬼骁懒洋洋地站了起来：“你们的任务（此处指秩序工作室给予员工的任务）是抓紧提升格斗专精，顺便捞战斗中产生的技巧值。”他左右活动了一下脖子，“即便是被杀掉，也不会影响你们做这两件事。所以我不动，你们才能做到这两点。”

梦惊禅和勇者无惧已经跳出了战团，来到了鬼骁所在的那一侧，诸神的三人见那小鬼终于动了，也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准备迎接这第一强者的挑战。

他们之所以会如此忌惮初次相遇的吞天鬼骁，有很大原因是由于另一个人，就是玩家战斗力排行榜的第二名【湿婆】。作为诸神四天王中的最强者，他使用着代表“毁灭之神”的游戏ID，身兼诸神社团团长之职。以1V1的实力而言，毗湿奴、大梵天和阎摩没有一人赢过他，一局也没有。

当诸神的成员们初次看到商城中的排行榜时，他们彻底震惊了，一个在等级排行上看不到名字的家伙，居然能在战斗力的榜单上排在他们团长的前面，说这小子开挂或是有特异功能他们都信。

“小鬼，听你的意思是，只要你动了，你的队友就连出手的必要都没有了吗？”毗湿奴问道。

“其实如果不是无惧大叔拉低了队伍的平均战斗力，或许我不动也能赢呢。”鬼骁在现实中是个挺好相处，也挺懂礼貌的少年，但一旦进入游戏中，他就会变得有些神经质。

“说什么呢！”勇者无惧就差气得跳起来了。

他早就看吞天鬼骁这小子不爽了。内测那次，他因为等级已经练满，便有了自由游戏的时间，排了回3-6人随机混战。进去一看，遇上的三个全是工作室的自己人，其中有俩还是和自己同组的跟班，随即心中大定，计划着大伙儿心照不宣地互相刷刷专精等级，最后再让他赢了便是。谁料鬼骁这小鬼竟然嘲讽一般地宣称要一打三，让他们一块儿上。当时鬼骁只有十五级，气焰这么嚣张，几位前辈岂有不教训一下道理，于是，就发生了一场惨剧……

当然，不爽归不爽，也就一会儿的情绪，勇者无惧也不至于因为一局游戏而记仇，就是觉得这熊孩子有点闹心罢了。没料到，公测当晚，在分配工作的时候，他还真就和吞天鬼骁、梦惊禅被分到了一起，任务是去打3V3的杀戮游戏，练一晚上专精……

此刻，被鬼骁赤裸裸地数落，还是在诸神这最大竞争对手的面前，就是佛也得生出三分火气来。

“啊……不要生气嘛，小孩讲话就是这样的啦。”梦惊禅劝道，他说话慢条斯理，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发白日梦的老年人，这表现和他战斗时巧、快、灵的风格完全迥然，“你别看我现在这样，我年轻的时候也跟他一样……”他拿出酒瓶，咕嘟咕嘟喝了两口，随后还打一嗝：“嗝～当初我也是相当乱来的啊……”

“什么叫你‘现在这样’啊！你现在这是咋样啊！不就是抽烟喝酒烫头吗！”勇者无惧喊道：“还有……你只比他大几岁而已！现在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吧！”

“呵呵……行啦，反正我现在都站起来了，快些解决战斗吧。”鬼骁拗着自己手指的骨节，朝前走去：“明天我去申请一下，以后无论什么模式全都单排算了，和我一起排你们也会很辛苦啊。”

大梵天见对方只身上前，报以一声冷笑：“喂……小鬼，你该不会是天真地认为凭一个人就能把我们三个解决掉吧？”

“有意思，就算是团长也不可能做到这种事……你怎么看，阎摩？”毗湿奴转头问道。

“哼……找死。”阎摩冷哼道。

可此时鬼骁脸上的表情，却是一种轻松到接近懒散的神色，“随你们怎么想。”他连武器都没有，伸出一只手，做了个“请”的动作，手掌朝自己的方向翻了翻：“别浪费时间，一起上吧。”

第106章 黑白鬼域（一）

所谓的现实，可能只是一种我们所无法掌控的、由他人所描绘的虚幻。

……

【疯不觉，等级15】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请确认。】

【已确认，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耳中传入了一名年轻女子的说话声。

因为之前的1V1模式并未消耗多少时间，小叹他们的团队生存剧本显然还没结束，所以封不觉就又排了一个十五级才开启的新模式，即“噩梦”难度的单人生存模式。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两张拼图牌。】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封不觉的眼前，出现了一条很普通的街道，街两边是民宅的外墙。天空阴霾，一眼望去看不到什么高楼，较高的建筑也就是六七层的样子，看起来这应该是一个小镇。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开场CG的画面，完全是黑白的。

系统语音随之响起：【这是一个平常的傍晚，你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你所居住的小镇不久前遭遇了台风的侵袭，你原先的住址受灾较为严重，附近的民房几乎全部倒塌了。】

【虽然你平安无事地生还，但必须另找住处。】

【你被暂时安置在了小镇一处闲置的空屋中，那是一间位于三丁目的废旧长屋。】

【传说，那里时常有鬼魂出没，所以无人敢靠近。但台风后，你和另外两家受灾的住户都被迫搬了进去，比邻而居。】

剧本的简介到此便结束，封不觉已可以自由行动，几乎在同一秒，他就听到了【主线任务已触发】的系统语音提示。

打开游戏菜单，任务栏显示着主线任务的内容，这条任务还真是简单到了极点，就两个字：【回家】。

“嗯……是个闹鬼的剧本吗……”封不觉念道：“也没有时间限制的样子，这‘噩梦’难度的剧本貌似还不如电锯惊魂的那次来得紧张嘛。”

他开始检查自己的口袋，想找找有没有证件或是地图之类的东西。一边翻找，封不觉一边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很奇怪的，在CG结束后，这世界依然是黑白的，他好似变成了色盲一般。而且他还隐隐听到了一种细碎的响声，咔哒咔哒的，声音非常轻，也不知从何处传来，每当他试图凝神去倾听，那声音就会消失。在他不经意时，又会再次响起。

数十秒后，封不觉翻完了所有的口袋，只在裤子的右侧口袋里找到了一串钥匙，总共是三把。

【名称：三把钥匙】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打开门锁】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找到对应的门锁即可使用。】

封不觉拿起钥匙，放到眼前端详。仅从外观上判断，这三把钥匙看上去都很平常，从锯齿和纹路上看，其对应的锁也并不复杂。

“假设有一把是家门的钥匙，另外两把是什么呢……”封不觉沉吟道：“看路灯杆和垃圾桶的造型，这应该是二十世纪……那时的车钥匙应该还没有折叠和电子的，估计也是这种传统钥匙。”他走到前面的路口，朝路两侧张望了一下：“附近不像是有停车场的样子，那么……就算有一把是车钥匙，那辆车也不在这附近咯。”

他挠着头：“提示信息好像略少啊，我究竟是以玩家的身份在游戏，还是正在扮演着‘我’这个角色呢……假设是后者的话，‘我’的身份是否重要，会不会影响剧情。‘回家’以后又会发生什么？”

以现阶段的条件来讲，这些问题显然是解不开的。封不觉决定还是先跟着主线任务走，毕竟这是噩梦难度，表面上看似平静，说不定走错一步就会挂掉，即便没有时间限制，贸然在小镇里乱逛也是很危险的。

“话说回来……虽然告诉了我‘三丁目的废旧长屋’这个貌似是地址的信息，但三丁目在哪儿呢……”封不觉自然不可能认识小镇的路，所以仅仅知道地址是没有用的。

“既然是‘走在回家的路上’，那么……我最初面朝的方向是……”封不觉转身朝那个方向望去，可那里是个丫字路口，“嗯……还是找找地图或者问人吧。”他可不想二选一博运气，理由不言而喻。

念及此处，正好有个行人慢慢走来。那是个女人，留着

黑色长发，穿着风衣、长裤，脖子上裹着条围巾，还戴着口罩，遮住了下半张脸。封不觉在街上站到现在，这还是他看到的第一个路人。不过既然是“小镇”，傍晚时分街上人少也可以理解。

“不好意思，请问……”封不觉凑了上去，想问个路。

结果他话只说了半句，那女人却抢着打断了他：“我漂亮吗？”

“呃……什么？”封不觉立即感到情况有些不对，他的手已经本能地探向了行囊中。

“我漂亮吗？”那女人把脸转过来，又问了一遍，不过她的半张脸被口罩和围巾遮住，根本没露出来。

“漂亮！”封不觉此刻已经反应过来，眼前的这个可能就是传说中的……

裂口女闻言，立即将口罩摘掉，显露出整张脸来。她两侧的腮帮子被两道口子分割开，呈撕裂状，几乎一直裂到耳根子。

“这样还漂亮吗？”她又问道。

封不觉此刻真庆幸自己没有把小丑的造型一学到底，否则他跟这娘儿们都可以凑成一对了。

看着眼前这个能把小孩给吓哭的怪物，封不觉瞪大了眼睛，斩钉截铁地答道，“嗯！漂亮。”他握着管钳的那只手随时准备着发力，心中念道：三八，我都夸你两句了，你要是还敢把镰刀掏出来，别怪老子给你来个二次整容。

过了几秒，裂口女又道：“你刚才要问我什么？”

封不觉现在就有些犹豫要不要接着问她了，谁能愿意把地址暴露给妖怪呢。但他转念一想，反正自己又不是真的住在这里，于是就开口道：“请问三丁目怎么走？”

“那边，左拐，到下一条街再左拐，一直走。”裂口女指着

丫字路口，说完以后，便重新戴上口罩，裹好围巾离开了。

封不觉可没打算追上去道谢，他目送对方离开自己的视线，然后长吁一口气，松开了握管钳的手：“我去……这都还没回家呢，就遇上妖怪了啊……那回去以后是妥妥儿地撞鬼吧。”

虽是如此想着，但既然是玩恐怖类游戏，自然得是明知家有鬼，偏向家中行。封不觉随即就按照裂口女所说的路线去了。

这会儿天色越来越暗，加上四周的一切都是黑白的，气氛诡异无比，换了别的玩家，恐怕仅仅是站在这空无一人的街上就会觉得毛骨悚然了。

一阵寒风吹过，封不觉又将西装外套裹紧了一些。这时，一道白痕划过黑色的苍穹，狰狞的闪光点亮了天空。闪电过后数秒，雷声响起。看来不但是起风了，还要下雨。

封不觉抬头去望时，视线恰巧看到了高处的一桩异象。

在一根电线的顶端，路灯灯光的照射死角处，有一个人形的黑影，身形伛偻地蹲坐在那儿。当闪电将这黑白世界照亮的瞬间，封不觉看清了“它”的样貌。那怪物整体像是个穿着白色和服的老妇人，脑袋后面盘着圆形的发鬓，脸上爬满了皱纹。双眼鼓起，从眼眶中凸出来。其双手的皮肤黑皱，而且布满了疙瘩，手指则似鬼爪一般张开着。

闪电结束，那人影便再次遁入了黑暗，封不觉怎么都看不清了，他也没兴趣走近去观瞧那怪物究竟是什么，反正只要对方别从那儿跳过来，他就只当没看见。

封不觉埋头继续前行，再次加快了步伐，几乎已接近于奔跑了。这一路再也没见到路人，一直行到了一块三丁目的路牌下他才止步。

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落了下来。

阵雨倾盆而泻，浇在了封不觉的身上。他迅速找到了目

的地，从街上望去，一处院落中，可看到一排三间、连在一起的简陋长屋，想必就是那儿了。

封不觉赶紧奔到那屋檐下，将额前的湿发朝后一捋，然后拿出了钥匙。

根据剧本介绍推断，这一排长屋住着三户人家，他还有两个邻居，封不觉也不知道自己住在哪扇门里，只好逐一试试。

也不知是不是运气好，在第一扇门前，他试第一把钥匙时就直接成功了。推开木质的房门，屋里是漆黑一片，还散发出一股潮湿木料特有的气味。

封不觉伸手在门边摸索了一下，找到了电灯开关，拨动以后屋里的灯就亮了。

第107章 黑白鬼域（二）

“家徒四壁啊这是……”封不觉走进了屋中。

这长屋的确很破旧，砖木结构建造，屋里的梁柱都是木头的，四面墙壁上布满了许多裂痕，一些地方有被水泥填上的痕迹，看着像最近刚刚弄的。屋里只有一扇窗户，大约宽一米，还是栅栏式的那种，并非玻璃窗。窗栅栏上方有一根简陋的横木，窗帘就挂在上面。假如现在风向是从窗那边朝屋里刮，雨水肯定就从木栅栏里直接飙进来了。

屋里面分两间，中间隔着一个门框，没有门板。进屋后的这间姑且算是客厅了，大概只有十平米的样子，地板是木质的，靠墙处放着个高度及胸的橱柜，房间正中摆着张圆形的矮桌，旁边有三个榻榻米。

天花板比较低矮，当中是一根电线吊着的灯泡，此刻正发着光。

封不觉走到旁边那一间房前，探头进去查看。那间比“客厅”更狭窄，地上横放着一个床垫，已占去了一半的空间，门框边还放着个衣柜，这间里屋连灯都没有，也就是说，住在这儿的人，要上床睡觉时，就得来到外面这间客厅，先关上灯，然后再摸着黑走到里屋的床垫旁躺下。

当然了……这屋子里确实没什么家具，理论上来说摸黑走也不怕撞上什么东西。

“太嚣张了吧……”封不觉关上了大门，自言自语道：“只有电没有水啊……厕所都是公共的啊。”他在屋外的时候便已注意到了，在这一排长屋外的院落中，有一个类似电话亭的轮廓，估计那是个简易厕所。

【当前任务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

屁股还没坐热，系统提示就响起了，封不觉打开菜单，看到了【回家】那条任务旁边已经打上了勾，而新出现的任务是：【在屋中待到天亮】

“哈？”封不觉一脸不爽的表情：“还得待一晚上？”

此时屋外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虽然拉着窗帘，但一阵阵冷风还是从窗栅栏里钻进来，窗帘后影影绰绰，也不知是树枝随风而动的影子，还是有什么东西在外面徘徊……

这屋里虽然有电，但唯一用电的玩意儿就是个灯泡，别说电视了，连个收音机都没有，就算封不觉不会被恐惧折磨，也会被无聊折磨……

“还以为噩梦难度就是战斗的难度变得非常巨大……”封不觉来到了客厅的那个橱柜旁：“结果是这么个设定吗……”他横着拉开橱柜的门，看了一下，柜子里有一个热水瓶，两个茶杯，一个茶壶，全都摆在一个圆形的木托盘上。

因为一切都是黑白的，这些东西的颜色封不觉也分辨不出来，他试着拎了拎，热水瓶几乎是满的，于是他把这些都拿出来，端到矮桌上。

随后他又回到橱柜边，在上面的一层找到了一个装茶叶的小筒，筒上面写了个“茶”字，其他什么名称、品种、生产日期一概没有。

“嗯……虽说是遭了灾，临时找的住处，但这样真的能生活吗……”封不觉道：“连自来水都没有，想上厕所还得到外面去；洗澡的话肯定得去公共澡堂；就连吃饭的碗筷都没有……不过就算有，在这个家里吃完饭也没法儿洗碗。”他用热水瓶里的水先洗了一下茶壶和杯子，随手就将那些水泼掉。然后打开装茶叶的筒，抓了一小撮放进茶壶，泡上一壶不明饮品，给自己倒上了一杯。

由于在剧本里不能改变服装栏里的装备，也就是无法脱掉这身衣服，所以封不觉只好尽量拧掉衣服上的水，然后就

穿着湿漉漉的衣服，等其自然晾干。

此刻他泡上一壶热茶，捧在手中，好歹是缓解了一下身体上的寒冷。

“将给出的信息和线索大大减少，并且设置诸多触发即死的FLAG，顺便在恐怖的程度上做文章……这就是噩梦难度的基调了吧。”封不觉心道：“一些看似不经意的选择，可能就会导致灭顶之灾。”他此刻再回想刚才的那段经历，才有些后知后觉：“我要是说错话，或者表现出惊恐，恐怕裂口女就会把我给秒了。还有那个电线杆上的怪物也是……”

他抬头看着窗户的方向，外面依旧是大雨倾盆：“看似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但要是真的无视主线任务出去探索的话，说不定走到街上就会随便触发个什么FLAG导致毙命，以这个剧本的世界观来看，必须有强悍的灵术作战能力，才能获得一定的自由度……否则可就难说了。”

又喝下一口热茶，他念叨着：“安分点跟着主线走……估计最多就是被连续乱吓，在战斗方面应该不至于会陷入绝境。”他放下茶杯，“不过……还真是无聊啊，难道要我在剧本里睡觉吗？话说这屋里就连张报纸都没有吗……”

“哦——”

忽然，响起一声诡异的呻吟。

“呜——呃——”

紧接着又是两声，拖着长音，听上去像是老巫婆般的声线。

声音是从墙壁那儿传来的，也就是“邻居”的屋子里。

“这是要闹哪样啊……”封不觉将脸转向那边道：“大风大雨的……在屋里跳大神啊？”

封不觉想了想，这个情况应该是主线的一部分，他应该做出些反应才是。

“喂——那边那位，你没事吧？”他朝着墙壁的方向大吼。

接着，那个声音便戛然而止。

“搞什么……挂了？”封不觉本来是盘腿坐在地板上的，一听对面突然没了动静，他便用手和膝盖撑地，尽量安静地挪动到了墙边，竖起耳朵，贴着墙再去听。

吱呀——

是门的声音，随后是脚步声，听起来，隔壁的家伙好像打开门走出屋去了。

“不会是准备来敲我的门吧。”封不觉又挪到了自己屋子的门后，但这一侧只能听到外面的风雨交加声。他等了一会儿，对方没有来敲门，似乎也根本没有来到自己门口的样子。

反正封不觉也不害怕，所以他打算开门看看这位邻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站起身来，一手拿着管钳，另一手慢慢转动门把，将门缓缓打开一条缝隙，从屋里朝外窥探……

第108章 黑白鬼域（三）

半张苍老、惨白的面容出现在了那道被打开的缝隙外，老妇人充血的瞳孔在这黑白的世界中看上去是黑色的，死死瞪着封不觉。

这时门尚未完全打开，封不觉有两种选择，第一，干脆把门拉开，一管钳招呼上去；第二，再看看、再等等、再想想……

“我吵到你了吗？”对方竟然说话了。

封不觉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试探着问道：“请问……你是有哪儿不舒服吗？我听到了喊声。”

“老毛病了，如果给你带去困扰，真是对不起了。”

“哪里哪里……是我没搞清状况，不好意思。”封不觉回道。

那老妇人闻言，又望了封不觉一眼，然后转过脸，慢慢走回了自己的屋子。

封不觉把门关上，轻声念道：“这家伙到底是人是鬼……”他朝着榻榻米那边走去：“是人的话……这就是个严重的风湿痛患者，是鬼的话……”他盘腿坐下，拿起了桌上的茶壶，又给自己添了口茶：“那从我进入这个剧本以后，到目前为止，就连一个人都还没遇到过，看见的全都是妖魔鬼怪了。”

嘎吱嘎吱——又有声音在他头上响起。

“这回又是什么？”封不觉抬起头，望着天花板下的横梁，声音是从那上面传来的。

忽然，他头顶的灯泡闪了两下，下一秒，吊着灯泡的电线突然断了，灯泡自然也随之熄灭，啪一声掉落在地板上摔

碎。

屋中变为了一片漆黑，而窗外此刻正好亮起一道闪电，透过窗栅栏和窗帘，在地板上留下一道诡异的残影。

两秒后，另一个光源发出了亮光。

封不觉平静地拿出了手电筒，将其打开，直接就往上方照去，口中念叨着：“拜托一定得是老鼠啊。”

可惜，不是老鼠。

从这屋里的灯光熄灭，到封不觉开启手电，不过只是几秒的时间，但此刻，梁上吊着的就不是灯泡了，而是一具死尸。

那是具女尸，家庭主妇的打扮，看上去还很年轻，不到三十岁的样子，脸上表情扭曲，翻着白眼，口半张着，嘴角有口水流过的痕迹。

尸体的脸就正对着封不觉的方向，仿佛居高临下地望着他一般。在这种氛围下，即使女尸突然活动起来攻击封不觉，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再次出乎了封不觉的意料。

他忽然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并恢复了那种观看剧本开场CG时的状态，眼前的场景竟自行开始变化。

接着，封不觉眼中的画面，从一间破烂的屋子，变成了一幅大雾弥漫的街景，而他就站在人行道上。

更莫名的是，系统语音竟然在这时再度响起：

【这是十一月的一个午后，你正准备独自去拜访一名镇上的好友。】

“什么情况？难道又来一次剧本简介？”封不觉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不过他依然很认真地听取并记录着系统提示的每一个字。

【一个小时前，天空还是清清朗朗的，阳光明亮地照耀

着，湛蓝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但一场预料之外的大雾毫无征兆地降临，周遭被不明的黑暗笼罩，恐惧感缠绕着你，你的意志几近崩溃，狂乱地奔跑，逃避着并不存在的某种威胁。最终在雾中迷失了方向。】

【你的脑中一片混乱，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你不知道周遭的一切究竟是真实的存在还是虚妄的幻想，你不知道……自己还能否达到目的地。】

这段话结束，封不觉便恢复了行动能力，而且又得到了新的任务：

【主线任务已触发】

【找到好友的地址并抵达。】

“不会吧……两条主线？”封不觉在游戏菜单里确确实实是看到了另一条主线任务，之前的那条【在屋中待到天亮】仍然存在，而且没有打上勾，但现在下方又增加了一条。

“嗯……之前那具尸体是怎么回事？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在这个剧本里我一个人要扮演好几个角色？”封不觉沉吟道：“又或者……我现在仍然身处那间屋子里，只是看到了类似死亡片段重现的幻觉？”

这噩梦模式下的剧本让他越来越费解了，主线任务仅指示下一步该做什么，却没有透露出任何和剧本最终目的有关的信息。封不觉现在对这剧情可谓毫无头绪，只能被牵着鼻子走。

浓雾沉重地涌动，在他周围缓缓盘桓，没有一丝的风，似乎这些雾气由自身的意志所驱使着运动。

封不觉按照惯例先检查了一下身上有没有多出什么剧情道具，结果发现那串钥匙已经不见了，而他的西装口袋里，则多出了一张纸条。

他取出查看，纸上写着：六番町4-5号。

“我靠……还来……”封不觉说道。

这一回，他的附近还是有人影的，在雾中，那些影子出现、消失，再出现、再消失……说明他并非孤独一人。封不觉可以听到这些人影的脚步声，他们仿佛是在环绕着自己移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没有一个靠近。

咔哒咔哒咔哒……

那恼人的声音还在，很轻，很远，若有似无，仔细听时，又消失了。

封不觉迈开步子，谨慎地拖着脚步前行，穿过那令人窒息的黑暗。他身旁的马路上偶尔还会有车辆驶过，在这样的能见度下，这样的小镇中，那些车开得自然是很慢。就像一个个缓缓蠕动的庞然大物，模糊的影子由远及近，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

虽然诡异而黑暗的环境笼罩着封不觉，但他没有沉浸到这种气氛中去，仍然警惕地观察并分析着周围的一切。

阴冷潮湿的空气蔓延在这黑暗之海，偶尔经过身边的车灯也无法带来多少光亮。封不觉试着用手电筒照明，但光线根本穿不透眼前的浓雾，能见度不足三米。

他连路都看不清，就更别提在一个陌生的小镇里寻找一个陌生的地址了。

行了一段，他看到不远处有一根路灯，杆坚实的、笔直地竖立着。发出微弱、闪烁的光斑。封不觉扶着街边的栏杆，迅速靠了过去。

路灯杆旁边有个公交车站，封不觉赶紧走近，想看看那儿有没有镇地图之类的东西。

结果是令人欣慰的，这儿确实有张地图。

封不觉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所在车站的方位，又查到了六番町的位置，从地图的比例来估计，步行过去也就两公里左右的路程而已，以他的脚程，最多二十分钟就到。

知道了路线，事情就容易多了，封不觉的记性很好，看

过一遍地图便不可能迷路。为以防万一，他还记下了自己行进路线附近的所有路名，以防走岔，接着就出发了。

走了几分钟，他想起了另一件事，如果现在用一下【决胜千里】会看到什么？

目前来看这个剧本不像是有总BOSS的样子，而是由许多乱七八糟的怪物组成，剧情也是扑朔迷离，怪诞无比。不过假如这一切是由某一个体，比如邪灵之类的怪物所制造的幻觉，那用一下技能的话，说不定就能获取什么突破性的线索。

反正技能也无消耗，不用白不用的感觉，封不觉念及此处便将其发动了。

谁知，下一秒，他的眼前竟迅速闪过了自己的脸。一张茫然、惊恐、双眼圆睁、瞳孔却无半点生气的面孔。

菜单里没有任何信息，传来的只有剧烈的头疼，想象一下，那种铁锤重重砸到手指的疼痛发生在脑壳里的感觉……

“搞什么？”封不觉扶着额头：“刚才那是什么？这剧本怎么回事？难道我这技能在噩梦难度里无效？”

就像这剧本里发生的其他事一样，他得不到答案。一切都显得神秘、未知、令人不寒而栗。

……

这段路，封不觉走了将近三十分钟，实际距离和他预估的有一定出入，而且是在这诡异的雾中前行，难免会影响速度。

不过他终究还是成功到达了目的地，那是一幢西式的洋馆，外面是个小花园，花圃中盛开着花朵，但在这潮湿的雾气中却闻不到丝毫的芬芳。

花园外的铁门没有锁，一推就开，封不觉直接穿过花园，来到了洋馆的门前，他敲了敲门，没人回应，等了片刻也是一样。

封不觉试着转动门把，门居然开了，他推门进去，进入了黑暗的门厅。屋子里虽然陈设齐全，但给人的感觉仍然是十分空阔的。

【当前任务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

【探索洋馆】

一簇闪闪烁烁的亮光从二楼走廊那儿亮起，对于这么明显的指引，封不觉自然是欣然接受的，他沿着台阶走上二楼，脚步坚定，呼吸平稳，只是每走一步，被他踩到的木板就发出吱嘎的响声，十分刺耳。

来到二楼后，那光线就消失了，不过封不觉手上还有手电筒照明。前方是一个拐角，他快步走向正对自己的第一扇门，没有犹豫，直接就将其推开。

开门的瞬间，一股奇怪的气息传入了封不觉的鼻中，那是一种非常浓烈的、香水和血液混合的气味。

屋子里，有一张巨大的双人床，床上躺着个女人，或者说……女尸。

她虽一丝不挂，但身体已经全然溃烂，血污染红了整张床。她的眼睛是睁开的，脸就朝着门的方向，空洞的双眼正盯着封不觉站立的位置。

而在床的边上，正站着一个怪物，身形伛偻，脖子和头部像是秃鹰，上躯是人类，下半身则如蜘蛛一般长着巨大的丝囊和八条虫足。

这怪物的口中满是鲜血，正从嘴角缓缓滴落，看来是封不觉这不速之客打搅了它的用餐。

见有人推门进来，那怪物的喉咙里发出嘎嘎怪叫，并且绕过床，向着封不觉逼近。

对于这种骨骼惊奇的家伙，封不觉可不想打什么近身战，他迅速掏出手枪，朝着那怪物连扣扳机，一股脑儿就打了五枪。在这不到五米的距离上，又是在室内，射击专精好

歹有D的封不觉也是全弹命中了。

没想到的是……这怪物竟出人意料得不堪一击，前两发子弹打在其胸口，貌似就让它失去了行动能力，接下来的三发打完时，它已经倒在地上不动了。

“什么玩意儿……”封不觉看着那造型恶心的怪物，越来越觉得这个剧本莫名其妙。

他收起枪，走到床上的女尸旁，想看看还有什么线索。尸体全身平伸，一动不动。封不觉忽然发现，这女尸的脸有点眼熟。

“等等……这不就是上吊的那个吗？”封不觉突然意识到。

正在此时，那女尸突然动了，其溃烂的身体忽然坐起，将脸对着封不觉，张开大口，发出一声凄厉无比的尖叫。

封不觉觉得自己的耳膜都快被刺破了，刚准备抡起管钳让她闭嘴，没想到，诡异的一幕再度发生……

他又一次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看到的东西又成了CG画面。那诈尸的女人、奇诡的怪物、花园后的洋馆……全都不复存在，场景再度发生了变化。

眨眼间，封不觉眼前的环境变成了一个忙碌的办公室，他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桌上的电脑用的还是CRT显示器，机箱也放在桌上，旁边堆满了文件和办公用具。

【你工作的企业面临着倒闭的危机，上级已做出了裁员的决定。】

“这跳跃也太大了吧！意识流也要有个限度啊！”封不觉这回真是一头雾水了。

【你作为公司最年轻的副部长，被指派为裁员工作的负责人。你必须将大批比自己资历更老的前辈遣散，并负责向他们进行解释，因而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喂！这什么情节啊？拜托还是让我在鬼屋里住一晚或者

去洋馆里杀杀妖怪什么的吧！”封不觉心中惊呼：“突然之间就变成这种社会现实题材的情节了啊！这才最恐怖吧！话说这和刚才的两条剧情线有关系吗？不会是同一个人吧？不会吧！这家伙住的房子被台风摧毁，白天上班负责裁员，晚上回家家里闹鬼，交的朋友是住在洋馆里饲养妖怪的怪叔叔啊？这家伙自己还算是个人吗？”

【午休时间过后，办公室中再度忙碌了起来……】

简介又结束了，同样只是交代了一些可有可无的设定，然后又丢给封不觉一条主线任务：

【主线任务已触发】

【工作至下班时间。】

只有一件事始终如一，那就是，周围的一切，依然是黑白的。

封不觉又可以动了，不过现在他真想用头去撞显示器：“说什么工作到下班……至少也解释一下‘我’的工作究竟是什么吧……还有，这单位几点下班啊……”

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在忙碌着，拿着文件跑来跑去，或者坐在电脑前双手在键盘上飞快的打字，完全看不到有人在偷懒。

几名年轻的女员工就是打印个东西都显得风风火火的，别说吃零食、照镜子，就连聊天的都没有。男员工更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一脸便秘的表情，有人还在头上绑了根白色的带子，上面写着“根性”之类的字样，上个班搞得像高考一样。

“嗯……这就是裁员的威力吗。”封不觉道：“说起来……他们现在这样，其实就是在做给我看吧。”

“平田君！”一个声音打断了封不觉的思绪。

封不觉转过头，看到了一个谢顶、带着黑框眼镜、大约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他是跟我说话吗……”封不觉心道，“原来我的名字叫‘平田’啊……这种注定会蛋碎人亡的名字让我从何吐起啊……”

“嗯……是。”封不觉看着对方应道。

“这是上季度的财务报告，部长今天下班以前就要。”中年男子一边递上一份文件，一边说道。

封不觉心道：部长下班以前就要，你交给我这个副部长算什么意思……就算部长去拉屎了，你也可以放在他办公桌上吧？你是想在我面前展现一下工作能力呢？还是怕把东西放在部长桌上后，会有其他同事悄悄把你做好的报告扔进碎纸机来阴你一手？

封不觉叹了口气，低声道：“我去寻思这个干吗……关我屁事。”

“平田君，你说什么？”中年男子没有听清他的话，有些疑惑地问道。

“啊？哦……哦，我知道了，我会转交给部长的，你就交给我好了。”封不觉随口应道。

那中年男子毕恭毕敬地向一个晚辈鞠了个躬：“有劳了，平田君。”然后才转身离开。

“这什么跟什么呀……这剧本是想告诉我失业比闹鬼还恐怖吗……”封不觉咧着一边的嘴角，松了松衣领，随手把那份报告扔在了一边，然后便开始着手寻找和游戏有关的线索。

这办公桌上有那么多物件，办公室里有那么多人，他就不信自己连“平田君”的基本情况都打探不出来。

第109章 黑白鬼域（四）

墙上的挂历显示这天是1990年11月24日，封不觉身处的是一家生产电子设备的公司，在镇上算是大企业了，但和大城市的企业比还差得远。

在封不觉开始调查前，他依照惯例摸了一下自己的口袋，那三把钥匙又出现了，这很可能意味着马上会用到这件物品。

作为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五十年代的人，在眼前摆着一台电脑的情况下，他肯定会先打开再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看着黑色的屏幕，闪烁的光标，对DOS基本一窍不通的封不觉直接就傻眼了。

他很无奈地开始翻阅桌上的纸质文件，花了二十分钟，基本确定了这些都是无用的废纸。于是他就去一一翻找办公桌的抽屉，不出意料，有一个抽屉被锁上了。他拿出钥匙去试，果然有把合适的。

打开抽屉后，封不觉看到了一个大信封，里面装得鼓鼓的，大信封下，还有一个小信封，上面写着“辞表”二字。

封不觉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然后把两封都拆开看了，大的那封里面装着平田秀一的简历，这小子居然是京都大学毕业的，难怪不到三十岁就能坐到副部长的位置上，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这种小镇上谋发展。

那个小信封里的，自然就是辞职信了，封不觉也看了一下，大概明白了一些情况。这个平田倒是个好人，他想尽可能地多挽留一些家庭比较困难的员工下来，而他自己则已经有了辞职的觉悟。

看完以后，封不觉就把东西全部放回去，将抽屉重新锁

好，然后去了厕所。

之所以躲进厕所的隔间里，是因为他计划再用一次【决胜千里】试试。他可不想在人员众多的办公室里使用，万一那种头疼欲裂的感觉又来，他突然从椅子上摔个抱头倒地什么的，那引起骚动都有可能。

深呼吸一下，封不觉便发动了他的称号技，结果却和上一次使用时一样，锥心刺骨的痛觉在脑壳里迸发，而他眼前依然没有什么的BOSS数据，只是闪过了自己的脸孔。这张脸与上次看到时一样，表情麻木，双目圆睁，眼神却是毫无神采。

正在封不觉捂着头，从眩晕和头疼中渐渐恢复时，他听到了厕所的门被打开的声音，听脚步声可以判断有两个人走了进来。

那两人走到小便池旁，一边解决问题，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

“喂……刚才在楼梯口你看见了吧。”

“啊，是啊，那个人渣部长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呢。”

“嘘！小心被别人听见了……”

“切……听见就听见，反正我早就不想干了，福井那个混蛋，公司变成这样，不全都是他的责任吗。”那人啐了口唾沫，愤然道：“总是做出些愚蠢的决定，却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据说他挪用公款也已经不是一两天了，公司这边可是面临倒闭啊，他倒好，前几天还若无其事地买下了那种奢华的洋馆并搬了进去……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蛀虫，大家才会失业的啊。”

“唉……就算知道，我们这些底层员工又能怎么样呢。”

两人这时已经来到了洗手池旁边，洗完手后，是打火机点烟的声音，两人各自抽上一支，接着说道：“最可怜就是平田君了吧，总是要收拾那混蛋的烂摊子。让平田去负责裁员

这种和人结仇的事情，八成也是那家伙的主意。”

“真是好人没好报啊，我还听说平田的房子正好在上次台风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现在他和老婆只能搬到三丁目的长屋那儿去了。”

“哈？那地方能住人吗？”

“谁说不是呢。”那人吐了口烟：“不过要说最衰的，还是老婆背着他出轨吧。”

“是啊，就那么明目张胆的跟部长在楼梯那儿卿卿我我的，就是我们这些旁观者都看不下去了啊。”那人也吐了口烟：“据说几年前平田君放弃在东京的大好前途，特意回到家乡来就是为了治子。当初治子能到这个公司来上班，也是靠着平田君到处低声下气去求人的关系。现在那女人却为了钱和那个人渣部长整天搞在一起，在老公的眼皮底下做些苟且的勾当，真让人恶心。”

封不觉听着这两个NPC的对白简直震惊了，这剧本绝对是在毁三观。平田秀一这家伙何止是悲剧啊……房子被台风摧毁，老婆和人渣上床，工作快没了，钱似乎也没多少，放弃了大好前途和青春结果什么都没换来，而且还终日撞鬼撞妖的，这种货还是早点自行了断了吧。

“喂……那个隔间里好像有人。”对话的两人忽然把声音压得很低。

“被听见了吗……话说里面是谁啊……”

“糟了……刚才经过办公室的时候，平田君好像没在座位上，会不会是……”

那两人的声音渐渐低到封不觉听不见了。

他还在考虑着，这种局面下该怎么走出去才好……没想到，这个问题直接就被解决了，因为封不觉又一次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不可能吧！还来？”封不觉心道，“别告诉我这个剧本有

四条或者更多的主线啊！这还有完没完了？”

答案是，有，而且已经完了。

这一次，连系统语音都没有响起，封不觉眼前的景物也没有变成CG，而是变成一面墙壁上的投影，这一秒，他已然身处一间四壁由水泥构成的房间里，没有窗户，门也不在他的视线中。

当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突然就能看到颜色了，耳边那咔哒咔哒的声音也逐渐清晰了起来。

此刻，封不觉正穿着一件精神病人的束缚衣，两手在胸前横向交叉，他的两条袖子没有袖口，绕过身体，在起身后相衔。他的脖子、腰、双腿和脚踝都被特制的皮带锁扣紧紧箍住，将其身体固定在一张椅子上，整个人只能保持坐姿，连左右晃动都很费力。

而最让他感到不舒服的，是他的眼皮被胶带固定在眼眶上，无法闭合起来，此刻他只觉得双眼干涩、难受无比。

那咔哒咔哒的声音，是他侧后方桌上的一个小型放映机发出的，这台设备正对准着封不觉眼前的墙壁，投射出黑白底片所拍摄的影像，而那影像的最后一个画面，就是刚才的那个厕所。

啪，啪。

有人伸出手，在封不觉眼前打了两个响指。封不觉将眼球转了过去，看到一名大约三十多岁的男子，穿着一身款式很旧的格子西装，那身衣服看上去很古板，但做工和面料显然很考究，说明其价格不菲。

那男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留着中规中矩的发型，长相平凡，神情和善，不过他此刻望着封不觉的眼神带着些许的疑惑。

“平田君，你还好吗？”那人问道。

“你是谁？”封不觉回道。

那人神情微变，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迷你的手电筒，对准封不觉的眼球照射，并凑近了观察。

封不觉的眼睛被那光一刺激就更难受了：“嘿嘿！别这样！太刺眼了。你到底是什么人？医生？”

“我是渡边医生，你不记得我了吗？”那人问道。

“我怎么来到这儿的？这是在干什么？”封不觉问道。

“我早就说了，医生，你这是在浪费时间。”另一个声音从封不觉背后传来，那是他的视线死角，不过声音的主人很快就从后面走上来。

那人大约五十岁上下，两鬓斑白，面相凶狠果敢，穿着风衣，手里拿着一支抽了一半的烟。

“橘警部，请不要打断我，现在很重要。”渡边说道。

“切……”橘不快地把烟头熄灭了，双手插在口袋里，目光如炬地逼视着封不觉，或者说，瞪着平田秀一。

“你记起什么了吗？平田君。”渡边问道。

“我……”封不觉也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目前能确定的是，刚才自己经历的三段故事，全都是平田秀一的记忆，他决定实话实说，看看这NPC会反馈给自己些什么信息：“我走在回家的路上，遇上了裂口女……”

他第一句话刚出来，旁边的橘就暴喝一声：“混蛋！你小子没完了是不是？”说着就要上来抓封不觉的头发，好在那个渡边医生拦在了中间。

“警部，你冷静一点！”渡边喝止了他。

“警部……”封不觉从刚才起就在思考着眼前的状况，此刻，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推论：“我是不是杀人了？”

“是不是杀人了？”橘重复了一遍他的话，然后冷笑，再是大笑：“你小子终于认罪了是吗？我还以为你准备抵赖到底呢。”

“渡边医生，你是心理医生吗？”封不觉又转头问道。

“嗯，是的。”渡边回道。

“那你一定知道多重人格分裂症咯？”

渡边迟疑了一下，回道：“当然，我知道。”

“什么意思，这小子想装疯脱罪竟然还玩儿出新花样来了吗？”站在一旁的橘高声道，其怒火仿佛要把头发都给点燃了一般。

封不觉无视他，自顾自地说道：“我不是平田秀一。”

第110章 黑白鬼域（五）

封不觉道：“你们可以叫我，呃……F先生。”

“该死的……”橘骂着脏话就朝封不觉逼了过来，看他那副样子，扑上来一顿老拳也是很有可能的。

渡边医生一边伸手挡住他，一边对封不觉道：“F先生，你知道山田警员的尸体在哪儿吗？”

封不觉道：“不知道，我不知道谁是山田，但我大致能推测出发生了什么。”

“这样吗……那么，F先生，平田知道你的存在吗？”渡边又问道。

“以前……他应该不知道我的存在，但此刻……我也不清楚了。”封不觉回道：“我对平田犯下的罪行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所以有些问题想问你，渡边医生。”

橘在边上喊道：“医生！这小子明显是临时编造一个名字出来，自称精神分裂就想蒙混过关！”

渡边道：“甄别这些症状的真伪是我的工作范畴，警部，请你相信我，让我完成该做的。”

“切……”渡边又走出了封不觉视线，站到了后方的某个角落里，很快就传来了他再次点烟的声音。

渡边呼了口气，对封不觉道：“你要问什么？”

“嗯……请问，刚才我一直在看录像对吗？”封不觉道。

“是的。”渡边回道。

“为什么会让我看录像？”

渡边盯着封不觉的眼睛，组织了一下语言，然后回道：“你……不，平田君被捕后，表现出了严重的幻想症，他

坚称自己没有杀过任何人。”他顿了一下：“他告诉警方，自己只是杀掉了一只妖怪。”

“你是来鉴定平田是否真的精神失常了的？”封不觉问道。

“是的。”

“刚才给我看的影片是怎么回事？”

“这是警方协助拍摄的，一些相关片段的重现。”渡边回道。

“你是不是按时间倒序放给我看的？”封不觉问道。

渡边愣了一下：“对，这样能更容易地唤醒你的……”

他还没说完，封不觉就打断道：“能按照顺序再放一次给我看看吗。”

渡边和橘交换了一下眼神，后者火大，不想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渡边走到桌边，操作了几下，放映机又一次转动起来。

“医生，能把这胶带拿掉吗，让我眨眨眼。”封不觉说道。

“好的。”渡边爽快地答应了，他本来就不建议这么干，只是之前的平田秀一一看到那墙上的画面就惊愕地大喊大叫，紧闭双眼，所以橘警部就把事情弄成了现在这种阵仗。

封不觉在脑中已经理出了一些头绪，他现在需要更多的线索来佐证自己的推理。

录像的播放开始了，画面是黑白的，放映机旁没有配喇叭之类的东西，除了咔哒咔哒的响动，没有别的声音，当然，也不需要什么声音。

这录像的内容很简单，长度其实也很短，只是重现几个关键性的片段，帮助发疯了的平田秀一进行回忆，演员都是警局里的人，拍摄的就是渡边医生。

录像的第一段，第一幕就在平田的公司里。镜头一开

始，拍了一会儿平田的办公桌；下一组镜头，是在楼梯里，一男一女搂在一起假装亲热的样子；第三幕是在厕所，两个男人正在抽烟、交谈。

“这一段是根据平田两名同事的口供来重现的。”渡边在旁边解释道：“他们说那天平田在厕所里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可能就是因此产生了杀人的动机。”

封不觉一边聚精会神地观看，一边点了点头。第二段很快就开始了，也是最关键的一段。

镜头先是拍摄了一幢洋馆的全景，拍到了门牌地址，六番町4-5号，洋馆前是一座花园。第二幕是洋馆里面的景象，空阔的门厅，以及一段通往二楼的楼梯。第三幕发生的地方，就是封不觉看到妖怪的那个房间。这第三组镜头记录的情节是：一名扮演平田的警员，拿着把假的手枪，推门走进了房间，一名女警员扮演治子，躺在床上。另一人则扮演那名部长，当他看到拿枪的人进来，就惊慌地从床上站起，一边说着什么，一边绕过床，想要去夺枪，然后镜头中扮演平田的演员就假装开枪把他给打死了。

“这是大致的案发经过，由于没有目击者……”渡边又转头看了一眼封不觉：“而平田君的口供又无法被采纳，所以只能根据现场的勘查情况来推测大致的案发经过。”

“顺便问一下，死者的名字是……”封不觉问道。

“福井振一郎。”橘警部低沉沙哑的嗓音从后面传来：“是你公司里的顶头上司。”

录像很快就到了第三段，这段的内容先是扮演平田的人向一名路人问路。

渡边说道：“目击者称，那天平田问她三丁目怎么走。一开始还很平静，但突然就表现出面色惊慌的样子。我认为，当时平田君的精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他非但忘记了自己的住址，而且开始产生幻觉。”

录像接下来的镜头就拍到了一间长屋，平田的扮演者走了进去，关上了门。下一个镜头是一名警员，弯着腰去敲门。

渡边这时又道：“邻居家的老婆婆晚上听到平田在大喊大叫，于是就过去敲门询问，结果平田却回答说自己没有喊叫过。”他顿了一下：“但老婆婆从打开的门缝里看到了奇怪的影子，后来她就报警了。

警方赶到以后，发现治子的尸体正吊在屋梁上，而平田却平静地坐在桌边喝茶。警方在长屋里找到了前不久失踪的、山田警官的配枪。”

录像到此就结束了，屋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还是站在后面的橘警部打破了僵局：“那么，F先生，你现在满意了吗？快点把山田的下落说出来，乖乖认罪。”他不耐烦地说道：“还是说……你准备再次假装失忆，然后自称是什么A先生B先生？”

封不觉没有理他，而是陷入了沉思，过了整整五分钟，才开口问道：“今天是几号？”

第111章 平田的世界（六）

“12月2日。”渡边回道。

封不觉道：“第一段录像发生的时间是11月24日对吗？”

“没错。”

“请问第二第三段的时间是？”封不觉又问道。

渡边没有立刻回答，他似乎需要想一想，但橘警部对案件比较熟悉，在后面接道：“福井被射杀是在11月26日，那天下午，他把家里的佣人都支走了，理由是……为了见你的妻子佐藤治子。”他说这话时略微迟疑了一下，估计是在想一个比较合适的措辞，“我个人觉得福井那样的家伙死有余辜，不过你为了获取凶器而牵连到我的手下，我是绝对不会跟你讲什么情面的。”

渡边这时补充道：“福井的尸体到第二天中午才被发现，由于是枪杀，调查进展得非常精谨。而那天，平田君和往常一样去了公司上班，表现得十分镇定，佐藤治子则缺勤了，而当天晚上就发生了第三段录像中的事。”

封不觉道：“那么……山田警官的失踪，应该就是在11月24日平田离开公司到11月26日上午的这段时间吧？”

橘警部接道：“25日晚上，他骑着自行车出去巡逻，就再也没人见过他。”

“自行车被发现了吗？”封不觉问道。

“我现在是问你人在哪儿！”橘喝道。

“这么说没有吗……”封不觉沉吟道，“嗯……原来如此。”

“你小子那种语气是欠揍吗？”橘扔掉了手上的烟头，又一次冲了过来。

封不觉无视他，自顾自地说着："据我所知，日本的治安还不错，警察占总人口的比例算高的。若在大城市的话，刑警和特警才会配枪。不过在这种小镇上，我估计……从治安情况到刑事案件全都得由固定且有限的一批人来负责，所以……山田会变成目标也就不奇怪了。"他顿了一下，接着道："我是这样想的，假设平田计划夺走山田的配枪，他有两种选择，第一是偷，第二就是抢。

偷那是需要技术的，何况是偷警枪这种东西，一旦被抓个现行，那铁定入狱，企图谋杀福井的意图也会随之暴露。平田做的事是不计后果的，但那是在成功杀掉福井的前提下，在犯罪完成前，他却不容有失。那么……抢的把握显然比偷更大一点，当然，罪也更重，但一个计划着要杀人的男人早已有这种觉悟了。

既然是抢，那就不需要什么技术，只要趁着晚上，挑一个四下无人的地方，从背后袭击毫无防备的山田，然后拿走配枪就可以了。但如果是那样的话，山田就不可能失踪……他最多就是晕倒在路边而已。

眼下山田确实失踪了，那就说明在平田抢枪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意外，或许他原本只是打算将山田警官击晕的，但行动时却失手将其打死了……"

"混蛋！"橘这次是动真格的了，他上来抓住封不觉的衣领："终于认罪了吗！说！山田的尸体在哪里！"

封不觉继续平静地叙述着："我不知道，我只是根据你们告诉我的线索在推测……呃……"他说到此处，肚子上挨了橘一记重拳，生存值竟然直接掉了30%，而且还被附上了【麻痹】状态。

"橘警部！"渡边上来将那大叔拉开："请不要对嫌疑人滥用私刑！"

"嫌疑人？这小子至少杀了两个人！"橘吼道。

“好了，橘警部，适可而止吧。”渡边劝道。

封不觉吃了哑巴亏，胸中的一口气喘不匀实，半天才缓过来。他不知不觉就沉浸在推理的乐趣中，我行我素起来，这一拳让他重新意识到，自己可是在噩梦难度的剧本里，就算眼前这两个是可以沟通的人形NPC，也绝没有“安全”这种事情可言，任何一个小错误都会导致自己完蛋。说错话，甚至是态度恶劣，都有几率触发死亡FLAG，随便哪个NPC都有秒杀他的可能。

“哈啊……哈啊……”封不觉喘息着，吞下一口唾沫，接着先前被打断的话道：“如果平田在山田警官骑车巡逻的途中进行偷袭并将其打死，那么……自行车应该被找到才对。”

橘似乎冷静了下来，渡边便松开了手，两人转头看向封不觉，听他接下去要说什么。

“当平田发现自己失手打死了警察，无非就是两种反应，第一是拿走配枪，直接逃跑；第二则是处理尸体后再跑。即使是第二种情况，他也不可能同时搬走尸体和自行车这两样东西。最多就是把自行车扔到附近某个不起眼的角落藏起来，然后设法将尸体挪走……”他说到此处，又道：“对了，平田有车吗？”

渡边回道：“没有，事实上他也没有驾照。”

“那基本就可以排除他开车撞死山田，然后把尸体和自行车装进后备箱运走的可能了。”封不觉若有所思道，他又停顿了大约十秒钟，整理了一下思绪：“我的推论有三，其一，平田袭击山田以后，将尸体拖走，带到某个隐蔽的地方处理掉了。而自行车落在路边，事后被第三人发现并拾走，这第三人八成没有目击到案发，所以才敢捡车，是流浪汉的可能性很大，对方现在或许已经离开了小镇，又或许后来得知了这辆车和某些事件有关，出于害怕的原因而把自行车扔进河里甚至拆成零件都有可能。

其二，平田袭击山田警官后，后者没有死，也没有昏

迷，而且他还看清了平田的脸。平田没有办法，如果放走山田，自己很快就会被捕，于是他只好用抢来的枪挟持山田警官，把他带到某个隐蔽的地方拘禁……或者杀害了。那样的话，自行车就是山田警官自己推走的，而平田在旁边挟持他行动。

其三，平田发现失手杀人后，确实直接拿上枪就逃走了。但在他走了以后，有其他人处理掉了尸体和自行车。”

“什么意思？你还有同谋吗？”橘警部厉声道。

“这只是合理的假设，理论上完全存在这种可能。比如有人在暗处看到了事情的经过，而他恰巧认识平田这个人。于是他就在平田逃走后把现场处理掉，想把事情掩盖过去。今后他可以用这件事勒索平田钱财，甚至让平田用那把枪去替他杀人。”封不觉回道。

“好了！你的废话够多了！你准备装到什么时候！快把山田的下落说出来！”橘警部的耐心早已到了极限。

“请等一等，我还有些事不清楚……”封不觉说道：“11月24日下午，平田产生杀人动机；11月25日晚上，设法从山田警官那里得到了手枪；11月26日下午，去福井的洋馆，捉奸，杀人……”他看着渡边，“既然没有目击者，你们是怎么知道那天下午平田闯入房间时，治子就在房间里？”

渡边道：“是根据平田君自己的描述，结合现场勘查的结论。他说当他打开房门时，看到治子正在床上，一只妖怪正在袭击治子，所以他就用枪打死了那只妖怪。然后我们问枪是从哪里来的，他就说记不清了。”

“当时治子没有死吗？”封不觉道。

“27日晚上，警方接到报警赶去，在平田君的屋子里发现了佐藤治子的尸体，从现场痕迹看是自杀，预计的死亡时间是在27日下午，那时平田正在公司照常上班。”渡边说道。

“也就是说……26日那天，平田去洋馆杀完人，就把治子

带回了家。到了第二天，平田若无其事地出现在公司，而他妻子在家里自杀了。”封不觉念道；“佐藤治子不太可能是为了和情夫殉情而上吊的，她也没有向警方报案……那说明她的自杀或是由于精神受到了刺激，或是心怀对丈夫的愧疚和恐惧所做出的举动。”

“这种我们已经知道了的事情，不用你来重复。”橘在一旁不耐烦地说道。

“你们知道的事情，这三段录像大致都还原了。”封不觉接道：“而你们不知道的事情……即山田警官的下落，装在平田秀一那已经发疯的脑子里。”他将视线移到渡边医生的脸上：“所以渡边医生想帮你们唤醒平田的记忆？”

渡边道：“你记起什么来了吗？F先生？”

封不觉回答：“抱歉，我看到的记忆也只是录像里记录的三段，不过和你录像中的内容不太一样，我看到的貌似是平田君想象中那个有妖怪的世界。”

渡边叹了口气道：“人的大脑在受到严重的刺激后，记忆就有可能受到影响。比方说，一个人在小时候假如有过被毒打、虐待的经历，由于那些记忆非常痛苦，超过了其精神承受的极限，他的大脑或许就会把相关的记忆封闭起来，这个人就会彻彻底底地忘记那些事，好似从来都没发生过；还有些时候，记忆并没有被‘封闭’，而是被‘改变’了，就比如平田君这种状况，也许在他的记忆中，他只记得自己撞见妻子正在被妖怪攻击，但现实中……”

“这我知道。”封不觉打断道：“这方面我也略懂一些。”他活动了一下被固定住而有些难受的脖子：“记忆被‘封闭’的情况，很可能导致多重人格分裂症，而被‘改变’的话，则是幻觉症……”

“说了这么多，山田到底在哪儿！你到底知不知道！记不记得！”橘警部站到封不觉面前，恶狠狠地盯着他喝道，看那样子他又要动粗了。

封不觉虽然不想再挨一拳，但此刻他连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全身都被束缚着，只能乖乖挨打。他没有去尝试灵识聚身术，因为从眼前的设定和这俩NPC的言行来看，要是他突然施展出那种超自然技能来，那么……在他成功挣脱以前，渡边就会惊得退避三舍，而橘会则会果断地拔枪射击，这种发展必然导致死亡结局。

“要知道山田的下落，我就得回去……”封不觉赶紧说道。

“你说什么？”橘面露疑色。

“我得回到那个黑白的世界去，才能调查出来。”封不觉道。

渡边看了看他，皱眉道：“你是说……你要回到平田的精神世界里？”他试探着问道：“怎么做？再看录像吗？”

“不……那已经没用了。”封不觉道：“我刚才不是看过一遍录像了吗，我只是看了正常的画面而已……之前‘平田’在看录像的时候，我就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经历着经过扭曲的记忆，然后我来到了这里，有什么办法让我回去呢……”他沉吟道：“而且得回到11月25日傍晚以前的某个时间点……”

“很好，既然你愿意配合，那就可以和医生交谈了。”橘的语气突然变了，平静得让人不安。

封不觉闻言一愣：“什么？”他又看看渡边：“我不是一直在和渡边医生……”

渡边打断他道：“你已经将案情的回忆找回，也认识到了自己的精神情况，并且锁定了山田这个记忆盲点，我们就可以放心了。”

“哈？”封不觉完全没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你们忽然间……”

他的问题还没问出口，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因为他又变成了那种以第一人称观看CG的状态，其眼前的景象再度变化。

封不觉感觉自己都快被这剧本给玩儿傻了，最初他以为是普通的鬼故事设定，接着又以为是多线并进的灵异事件，结果又发现最初那三件事处于一条被颠倒的时间线上，且只是一个精神病人经过扭曲的记忆，剧本设定则变成了现实世界的凶杀。

而接下来……他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

滋——

这是白炽灯发出的声音，一道刺眼的白光让封不觉从短暂的失神中恢复。

他闭起一只眼睛，偏过头去，过了两秒，他适应了突然增加的光线，看清了周遭的环境。

封不觉此时正穿着一身条纹图案的病号囚服，坐在一张桌子的前面，他的双手分别被两副手铐拴在椅子的扶手上，双脚则被脚铐连在一起。

桌上放着个台灯，还摊着一些纸质文件。桌对面的座位上，有个穿白大褂的男人，看上去五十多岁年纪，额头爬满了抬头纹，他手里拿着张纸，正用笔在上面圈圈写写，其手边还放着一个迷你录音机。

这个房间倒不是封闭的，在高处有扇很小的、带铁栅栏的窗户，一簇月光恰从缝隙中洒落。房间角落有一张床，另一角是个抽水马桶。四面墙壁不再是单调的水泥色，而是由柔和明亮的颜色漆成。封不觉可以看到出去的门，门板上方有一个很小窗口，这小窗并非玻璃制，是由十分密实的、交叉的铁网填满。门的下半部分还有一块挡板，貌似也只能从外部开启，那儿应该是用来给囚犯送饭的口子。

“那么……平田君，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这次谈话吧。”穿白大褂的男人说道。

封不觉叹了口气：“不好意思，有三件事，请务必告诉我。”

白大褂沉默了两秒，皱眉看了看他：“是什么？”

“你是谁，我在哪儿，还有……今天的日期。”封不觉问道。

对方也是深深吸了口气，然后沉沉地叹了出来：“哎……”他拿起手边的迷你录音机，按下录音键，对着嘴说道：“2005年3月9日，病人编号0098，平田秀一。档案录制人，高仓太郎。”高仓把录音机放到一边，对封不觉道：“你不记得我了吗？”

封不觉没有理他，奋力低下头，用手背去接触自己的脸，摸了两下后，他基本可以确定自己的脸并没有老上十五岁的样子。虽然看上去自己穿着囚服，但打开游戏菜单，服装栏里还是没变化。不过无论如何，从NPC视角来看，眼前的人无疑就是四十多岁的平田秀一。

“你……”高仓似乎是个很敏锐的人：“你是谁？你是平田？渡边？橘？还是别的什么人？”

这个问题的信息量相当大，不过封不觉也立即反应了过来：“我有多重人格分裂症？”

“是的。”高仓回道，他拿起手上的文件，又吁了口气：“自从1991年……你被关进来的那时起，有多名医生参与过对你的治疗和研究，目前可以确定的人格有三个，主人格是平田秀一，另外还有两种人格，一个叫渡边的心理医生，和一个叫橘的警察。那么，你是哪一个？或者哪个都不是？”

封不觉往椅背上一靠：“你可以叫我F先生。”他望着天花板：“渡边代表了平田的理性和智慧，橘代表了平田的良心和自责。平田自己……我不知道，我还没见过他。”

“F先生？理智？良心？”高仓冷哼一声：“好吧，F先生。那么你代表了什么？你的身份，职业……”

“我？”封不觉笑了：“我是个推理小说家，从一个更高的维度而来，进入了这个身体。”他一脸轻松的样子：“我正在逐

步挣脱某种由思想铸造的囚笼，其主体有可能是我尚未见过的平田君，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从最混乱最模糊的记忆世界，突破到潜意识的自我精神世界，然后又拾回了一些重要的记忆，并来到了这里。”他往前挪了挪身子：“我现在严重怀疑，高仓医生，你，和这间牢房，究竟是真实的，还是另一重牢笼的象征……”

第112章 平田的世界（七）

高仓深深叹了口气，偏过头，对着旁边的录音机道：“0098产生了新的人格，自称为推理小说家F先生，F先生有着和平田秀一主人格迥异的超现实臆想症状，他认为自己是来自更高维度的一种精神体，正附身于这个身体。”

封不觉待他说完，便开口问自己想要问的：“医生，既然现在是2005年，那么平田的那件案子早已盖棺论定了吧，请问最后是怎么结案的？”

高仓回道：“两起蓄意谋杀，其中一人还是警员，情节十分严重，不过考虑到你的杀人动机和精神状态，最后判决为终身监禁。”

“这里是精神病院？”封不觉问道。

“这里是关押精神病人的监狱。”高仓接道：“每个季度我们都会对所有犯人进行一次新的评估。”他顿了一下：“也就是现在我们正在交谈的原因。”

“过去十五年里平田表现得怎样？”封不觉道。

“比你现在要正常吧。”高仓回道，“平田君在清醒的时候告诉我，他只要一回忆起当年的事情，就会进到一个黑白的世界中，无论多少次，他看到的还是有关鬼怪的回忆。有时候，渡边和橘的人格会出现，这个时候平田君就会自言自语。我也尝试过和这两种人格交流，他们所描述的案发经过，和警方的记录上一致，我认为这两个人格并不是真的记得当时发生的事，他们只是把警方后来告诉平田的案发经过当成了自己的记忆。”他的目光从文件上移开，落到了封不觉的脸上：“你呢？F先生，你似乎对那件案子很感兴趣，那说明你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对吗？”

“对，我正想问呢，十五年过去了，既然审判结果是两起蓄意谋杀，那么……山田警员的尸体应该已经被找到了吧？”封不觉问道。

“案发后七年，山田警员的尸体才被找到。”高仓回道，“我也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你的。”

“怎么……当年连山田的尸体都没找到，也能定罪成‘两起谋杀’吗？”封不觉问道。

“这个嘛……”高仓道：“以当时的情况而言，案情非常明朗。平田君已经精神失常，而且举目无亲，没有什么人能站出来为他说话的，法庭给他指派的辩护律师做的也是有罪辩护，所以……基本上检察官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一切证据都指向一个事实，就是杀警、夺枪，随后杀人、发疯。”

“荒谬。”封不觉道：“在没有排除所有可能性之前，怎么能想当然地认为那就是事实呢。说不定是山田杀掉了福井，然后把枪藏在平田的家里，再把当时在长屋里的佐藤治子勒死并伪装成自杀，最后逃逸……那么，平田在二十七日白天还若无其事地去公司上班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高仓看了他两秒：“呵呵……F先生，如果十五年前你能出现，并且以平田秀一的身份进行自我辩护，或许真的有可能脱罪。”他拿起桌上的一张文件：“可惜，今时今日，至少有两点可以推翻你的假设，第一，山田与福井、平田、佐藤治子这三人，没有任何交集，警方早就查过了，无论亲戚朋友、利害关系等等，他们都毫不相干，所以他没有做这些事的动机；第二，山田的尸体被发现的地方，是在平田被台风摧毁的旧宅废墟底下，那块土地七年后才被政府售出，在给建筑物打地基时尸体被挖了出来。死亡时间推定就在七年前，尸体虽然已经变成了骨头，但有着明显外伤致死的痕迹，这无疑是谋杀后藏尸。”

“嗯……”封不觉沉默几秒，回道：“好吧，其实我只是对当初的审判流程不满，随便说个可以当做辩护理由的案情假

设而已。”

“平田君的罪行是毋庸置疑的，F先生。”高仓说道：“现在，既然我已经满足了你的好奇心，不如你也配合我一下，回答我的一些问……”

“果然，你也不是真实的。”封不觉打断了高仓，心中念道：这个剧本的意思，我总算有点儿明白了。

高仓沉着脸，忽然不说话了。

“你说山田的尸体被发现后不久，你便开始接触平田。听到这句我就明白了。”封不觉道：“案发后七年，当平田得知山田的尸体被找到，他就产生了另一重人格……你。”

高仓道：“呵……你是说，我和渡边、橘是一样的存在吗？”

“不，你所在的层次比他们更高，依我看……平田的精神世界应该共有四层。”封不觉不紧不慢地说道：“1990年11月，平田秀一在犯下两桩凶案并目睹妻子自杀以后就发疯了。从那时起，他的思想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被禁锢在最深的一层，一个恐怖而混乱的世界。

一个月后，案件的调查日渐清晰，平田经历了反复的审问，并在法庭上得到了一定的信息，于是他产生了两种新的人格——渡边医生和橘警部。这两种人格可以把他从黑白混沌的扭曲回忆中带出来，带到第二层世界，使之获得一定的喘息时间，并且帮助和督促他否定掉那些关于鬼怪的记忆，设法还原真实的回忆。”

封不觉舔了舔干涩的嘴唇：“心理医生最多就是催眠犯人进行问话，不会做到拍摄录像那种地步。我早该知道渡边和橘所在的那个空间也是精神世界了……那儿是比你这里更深一层的潜意识，介于理智的思考和扭曲的回忆之间。”他盯着高仓的眼睛：“而你，或者说，此刻我们所在的这个牢房，就是第三层。”

高仓道：“那我又代表了什么呢？”

“也是记忆。”封不觉道：“你代表了这八年来……平田脑中正常、可信的记忆。”他靠在椅背上，仰起头，本想做个习惯性动作摸摸鼻梁，但意识到手还被铐着，只好接着道：“时间已淡化了一些东西，经过七年的精神病治疗，还有那另外两种人格帮他缓解压力，再加上在狱中得知了山田确切的死讯和死亡地点，让平田来到了这第三层。

在这一层，他可以与你对话，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些事情，接受并认识现状。如果平田能一直待在你这里，不再回到更深的那两层，即使他无法恢复那时的记忆，至少他可以康复成正常人。”封不觉的视线移到了那个迷你录音机上：“录音机里是他和你的对话……或者说，是经过他独自整理的记忆，所以我说，这些记忆是正常、可信的，他不想和其他的混淆。但录音机的存在也恰恰说明了，平田待在这里的时间有限。”

高仓的脸上露出了无奈的神情：“F先生，你说的基本都对，但我得很遗憾地告诉你，这里只有三层。”他叹道：“我这里，就是最接近现实世界的一层了。”他扫视了一下周围：“录音机……还有桌上这些文件，都是平田的记忆。而这个房间，大致就是现实中平田所住牢房的投影，不过真实的牢房里没有桌椅和台灯。”

“只有三层？”封不觉道：“怎么会呢……”他面露疑色，心道：平田产生动机的那段记忆恢复了，他杀福井的记忆恢复并被扭曲了，他目击佐藤治子上吊的记忆虽然也是扭曲的，但同样恢复了。这些应该都是在他被捕前后逐渐浮现的，但为什么他对杀死山田的记忆毫无印象？甚至是直到七年后，得知了山田死亡的相关情况，高仓这个人格也只是道出了有限的一些信息，对凶杀过程一无所知……

“不可能，如果没有上一层，那就说明山田警员的死与平田无关。”封不觉斩钉截铁地说道：“那段记忆根本不存在于他

的大脑里，所以无论在哪一层都找不到。”

高仓摇着头：“可事实都指明了……”

“给我面镜子。”封不觉打断道。

“你要做什么？”高仓问道。

“我要离开这里。”封不觉回答。

“你最多就是回到现实世界中，而当你到了现实里，就意味着平田会回到我这里，或是跌入到更深的两层里去。”高仓似乎是在劝告他。

“我不是要去上面。”封不觉道：“我要去隔壁。”

“隔壁？你是什么意思？”高仓问道。

“你不会明白的。”封不觉终于是摆出了一些高维度生命的架势：“给我镜子就是。”

眨眼间，高仓医生消失了，房间中只剩下了封不觉一人，而他面前的桌子上，出现了一面带镜框的小镜子，镜框后有一根塑料支架，将其支撑着，面向斜上方立住。

封不觉拖着椅子向前挪了两下，来到一个可以与镜子近距离对视的角度，他看到，镜子里的男人，并不是自己，那是一个看上去四十多岁，胡子拉碴，脸色苍白的男子。

“平田秀一，我们终于见面了。”封不觉对镜子里的那张脸道，他在最初的黑白世界中看到过平田的简历，那上面是有相片的，虽然此刻眼前的这张脸老了十几岁，但他还是认得出来的。

第113章 平田的世界（八）

“你是谁？”镜子里的那张脸竟真的与封不觉说话了：“我不认识你。”

“我是谁不重要。”封不觉回道，他投去一道锐利的目光：“重要的是，你是谁？”

“我当然是平田秀一啊。”对方回道。

“不，你不是，你只是和他很像。”封不觉道：“别装了，我知道在这个身体里还有一个人格。你的存在，没有人知道，平田不知道，高仓不知道，渡边和橘……全都不知道。”他底气十足地说道：“你才是十五年前那件案子的主导者。”

“呵呵……哈哈哈哈……”那个男人大笑起来：“不管你是谁，你比那个蠢货要精明得多。”

“你可以叫我F先生。”封不觉道。

“你可以叫我平田秀一。”那个男人说道。

“你是平田秀一，那在监狱里关了十五年的那个精神病是谁？”封不觉道。

“他是个和我同名同姓的蠢货，仅此而已。”对方回道。

“明白了……”封不觉道：“我想问一下，你和那个蠢货是何时分道扬镳的？”封不觉顺着对方的意思抛出一个问题。

“大学毕业时起吧。”那人回道。

“哼……”封不觉笑了，“我懂了，不如这样，接下来为了方便交谈，我称呼你为平田，称呼那个蠢货为秀一怎样？”

“随便你。”平田道。

“京大毕业后，平田你打算去大城市发展，而秀一他却执

意要回到家乡的小镇，是这样的吧？”封不觉问道。

“你说的也未免太过轻描淡写了吧……那个蠢货……”镜中的平田露出残忍的冷笑：“他放弃了去东京工作的机会，并且主动提出和美佳子小姐分手，对方可是大财团董事的千金，多少男人盯着呢……

然后，那蠢货回到家乡的小镇，娶了小时候的青梅竹马，跑去那种不起眼的小企业里工作。看看他的下场吧，治子那个贱人背着他和福井有染，而他拼了命地工作，公司却依然因为一个中饱私囊的人渣而垮掉，我这六年的人生，这一生的前途，都葬送在了那个蠢货的手里。”

“嗯……原来如此。”封不觉道：“大学毕业那年，秀一做出了一个重大而痛苦的人生抉择，于是你和他就分为了两个人格。秀一是个很老实善良的人，他选择回老家结婚。而平田你，有野心，有能力，且足够强硬和冷酷，但你终究是输给了秀一。”他顿了一下：“直到六年后，1990年11月24日，当平田在厕所里听到他同事的对话，他崩溃了，然后，你就占了上风，获得了身体的控制权。”

“猜得很对，F先生。”平田回道。

“你痛恨秀一，痛恨他当年的选择，痛恨他的为人，更痛恨他毁了你的大好前途。”封不觉接着道：“你要复仇，彻底毁掉他的人生。”他想了两秒，开始推理之前的案情：“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办事能力出色、且足够冷酷的人，在犯罪这件事上，你比秀一强多了。要杀福井，有的是办法，但仅仅杀掉福井是不够的……以案件的性质和情节而言，秀一谋杀福井后的量刑会很轻，他的同事，甚至治子，都会出庭为他说话，也许关上几年他就出来了。”封不觉笑了一声：“所以，你先去杀了一个警察，再用这个警察的枪去杀死福井，这种案子，秀一就插翅难逃了。

呵……你确实挺厉害。从逻辑上来说，杀警察的行为也解释得通，即使秀一想不起来，在证据面前也无话可说。假

如你为了扩大罪行随便去杀个路人，那么毫无动机、且对那段记忆一无所知的秀一就可能直接被视为多重人格分裂症，那么连同他杀福井的事情也可以解释为精神问题了。”

封不觉呼了口气：“呼……所以说善算计的人就是可怕啊。”他缩了缩脖子：“嗯……如果是我去做这件案子的话……在11月25日的白天，我会先将埋尸工具带到计划好的行凶地点，被台风摧毁的旧居废墟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首先，你对那一片很熟悉，其次，无论白天晚上，即使在那儿被熟人撞见，你也可以很容易地编造一个出现在附近的理由。

总之，到了晚上，你就随机找一个正在巡逻的、有配枪的警察，编个理由把他骗到那儿，突然袭击，然后就地掩藏。其实你也没想着藏太久，只要在杀掉福井以前不被发现就可以了，谁知当局一直没管那片地，以至于最后尸体过了七年才被发现。”

“哦？这些都是你凭推测想出来的吗？”平田问道。

“是啊，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出来的，但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你的存在。”封不觉回道：“秀一他是不会做出这些事的，他和你差远了，那家伙即使想要夺枪，也不会为此杀人，他最多就是计划着从背后将别人打晕，指望着在自己杀掉福井以前，事情不会败露。”他的眼珠子转了一圈，面带微笑道：“但平田你不一样，如果假设是你在作案，我就可以颇有把握地做出以上的推断。”

“哼……那你不妨接着猜猜后面的事情。”平田说道。

“后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你控制身体的时候，秀一就是没有记忆的状态。”封不觉回道；“26日下午，毫无疑问的，你清楚地知道治子离家是去找福井了。于是，你在口袋里放上一张写着六番町4-5号的纸，揣上手枪，来到福井的洋馆附近，然后将身体暂时还给了秀一。

他突然恢复意识，不知所措，口袋里有把枪，让他很害怕，然后他看到了那张纸，浑浑噩噩地来到了福井的洋馆，到二楼撞破了他们的好事。福井那种人，肯定是叫骂着朝秀一走过去，企图把他赶走。

暴怒、痛苦、迷茫，或者是你下的某种心理暗示，有无数可能会导致脑子一片混乱的秀一拔枪射击，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这是你设下的圈套。

至此，秀一就有了第二段记忆。而在他开枪后不久，你就重新接管了身体，进行下一步……”

第114章 平田的世界（完）

“很显然，有些事是秀一不可能做的，比如放着福井的尸体不管之类的。”封不觉道：“但你，平田君，你的存在解释了一切，对我来说，当你出现的那一刻，整件案子就变得毫无难度了。

你是不可能自首的，自首情节会影响量刑。你只是把佐藤治子带回了家，极尽所能地将她吓住了，吓得她都不敢报警。在她看来，丈夫忽然性情大变并且杀人，还有福井的死，她都有责任，所以要唬住她并不难。枪里的子弹反正也已打完，你就把枪随便一藏，总之在警察搜查时能被发现就行了。

第二天，你若无其事地到秀一的公司上班，你比他强，他不知道你的存在，但他的记忆你全都有，你特意到他的公司里，等着警察来调查。警察只要了解一下情况，你就会顺理成章地被抓去协助调查。结果由于尸体到27日中午才被发现，直到下班时间你都没等来什么。

在回去的路上，或许是突发奇想吧，你把身体又还给了秀一，因为你想看场戏，看看他回去面对治子时，两人的反应。而当时秀一的精神状态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十分恍惚，甚至记不清回家的路了，这便是他第三段记忆的开始。

接着，当他回到长屋，打开门看到妻子已经上吊自杀时，精神彻底崩溃，随即就大喊大叫起来。隔壁的老婆婆听到声音来敲门，你便重新接管身体去应付她，故意让她看到一些异常再将她打发走，等的就是她报警。说到底……你就是不愿主动报警，从而产生自首情节。

最后，如你所愿，警察来到长屋将你逮捕，并搜出了山田的手枪，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时你还在淡定地喝茶。

被捕之后，你的报复大计便算是成功了，你重新回到了意识世界，直到今天。

而秀一，他发疯了，监狱囚禁了他的肉体，残留在脑中的三段记忆被扭曲成了恐怖的影像，日夜折磨着他的精神，他就这样过了十五年，不出意外的话，这种情况会持续到他死。”

“哼哼……哈哈哈哈……”平田睁大了眼睛，露出一个怪诞无比的笑容，凑近镜子道：“那个蠢货是活该。”

“不，在现实层面，秀一的选择说不上对错，只能说是好人没好报。”封不觉道：“但若不是你，他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那你想怎么样？F先生？”平田冷笑着问道：“难道你能改变过去吗？”

“不能，但我能带给你，和他，一个解脱。”封不觉回道。

“解脱？哼……可笑，受折磨的是他，我不需要什么……”

“我这里有三层意识，秀一这些年经历最多的就是最深最可怕的那一层。”封不觉打断道：“我不知道你那边有几层，但我看阁下的精神状态，想必就只有一层。嗯……十五年……不，二十一年来，你始终在经历着某种类似于秀一最深层意识的可怕回忆，我说的没错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平田眼神闪烁，语气明显是在说谎。

“我的意识并不是这个身体所创造的，我在这一层层的思想囚笼中活动很方便，我知道的越多，就能去越高层的地方，现在，我完全可以去现实中接管平田的身体，同样的，我也可以到你那边去，然后把你扔到……嗯……随便哪里。”封不觉沉声道。

“这不可能！”平田喝道：“你……”

他话未说完，镜子就碎裂了……

封不觉站了起来，他的手铐和脚铐全都消失了，身上的服装，也恢复成了紫色西装外套的样子。他一摸口袋，钥匙果然在里面，三把钥匙，还有唯一的一把没有使用过。

他来到病房的门口，对准门锁，打开了这最后一扇，象征着思想禁锢的大门。

门外，白光泻入屋内，吞没了封不觉，下一秒，他再次经历了场景的转换，但这次，他是在自我意识的控制下，进入了那个未知的……平田的世界。

“平田君……是真的吗？”

眼前出现了一个长相清丽的女子，看上去二十多岁，穿着羽绒服，站在自己的对面。

封不觉穿着小丑套装站在对方面前，显得颇为怪异，不过在这NPC眼中，看到的应该是平田秀一。

两人正站在一座人行天桥上面，传说中表白、分手、自杀、卖唱等危险行为的高发场所。桥下的街景显示这应该是大城市的街头，虽然已是深夜，但在高楼林立的都市中，依旧是一派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景象。

“呃……你说哪件事？”封不觉试探着问道。

“平田君你刚才说……毕业后就要回老家去，去……去娶佐藤小姐。”那女孩问这问题的时候，眼中已有泪光闪烁。

“佐藤小姐……那么这个女人是美佳子吗。秀一选择的是治子，而平田……”封不觉心道：“平田这些年来，每天都在经历着当初和美佳子分手的一幕啊……那是秀一的选择，却也是他的记忆。无数次看着喜欢的人落泪、离去，却无法改变任何事……错过的缘分一次次出现在眼前，这是最痛苦的折磨之一了吧。”

他试了一下，身体是可以自由活动的，他甚至可以拿出管钳或者枪来，不过眼下的情况这么干好像不太合适。看来这儿和那个黑白世界一样，越是深层次的精神世界，自由度

反而越高，而在那些接近理智的层级里，身体反而是受到各种束缚的。

“呵……”封不觉微笑，荡漾地一甩头，朝前走去，步态大摇大摆，行到对方近前，然后一把将美佳子抱在了怀里，当然，他还算比较有品，没有亲上去。

“我这辈子都不会走。我爱你。”他用信誓旦旦的语气把台词说了出来，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讲过的话，算是在游戏里过了把嘴瘾。因为是替平田君讲的，所以他才能说出口。

其实封不觉以前曾经被女友要求过说那三个字，结果他回答：“‘我爱你’这种话，男人一辈子只说一次，在你要死的时候我会说的。”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哪个不开眼的正常女子和他交往过，真乃世间之大幸也。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系统提示适时响起，封不觉打开游戏菜单，看到之前那三条未完成的主线任务【在屋中待到天亮】、【探索洋馆】和【工作至下班时间】这三条，并没有在右侧被打上勾，而是分别被几条横线给划掉了。

一条新的任务在此刻刚刚浮现，那个空出的位置，似乎表明这条任务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只是他看不见而已：【修正平田的精神世界】

就在语音提示响起的刹那，这条任务显示了出来，其右边直接被打上了一个勾。

按理说，接下来封不觉就应该听到传送的提示了，可奇怪的是，他没听到，而是回到了观看CG的那种第一人称观察状态。

“哦？难道这个剧本还有通关后的片尾CG？”封不觉心道：“呵……不错啊，比那些非打不可的有意思呢。”

【观看结局后将自动传送】系统给出的是这个提醒。

眼前的画面渐渐改变……这是一个阴天的午后，一条看上去有几分眼熟的街。周围的一切自然是彩色的了，说明这应该是在这个剧本的现实世界里。

封不觉很快认出，这里就是他初入剧本后走过的某段路。

镜头一转，两个人影从远处走来，那是一男一女，男的长得斯斯文文的，身穿得体的西装，女的清丽优雅、气质脱俗，穿一件深色的外套。

封不觉也认出了他们，那是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的平田秀一和刚才他看到的美佳子。

耳边，渐渐响起了他们的对话。

“快到了吧？平田君。”

“嗯……还要走一段，就快了。”

“你家乡的交通还真不方便呢。”

“是啊，哈哈……很老土的地方吧。”平田挠着头：“乘电车跟我来这么远的地方，还要走路，真是难为美佳子了。”

“嗯~”美佳子摇头：“不，跟平田君在一起的话，走路就很好……”她说着，娇羞地低下了头。

封不觉不爽地吐道：“喂……这算什么，世界线被我改掉以后的剧情吗？本大爷打出GOODEND，结果就是为了看这种闪光弹啊？平田你还是去死吧！”

“哦，对了，你知道吗，在前面不远啊，有一个古老的长屋，记得小时候听老人说过，那里闹鬼哦。”平田说道。

“喂！你忽然扯这个干嘛！自立FLAG啊！”封不觉瞬间有了不祥的预感。

“这世上哪里会有鬼啊，都是人想象出来的啦。”美佳子说道。

平田笑道：“哈哈，说的也是……”

就在这时，镜头拉到远处，变为了一个仰视全景的角度。阴郁的天空中，突兀地划过一道闪电，在那白光闪过的一秒，封不觉清楚地看到了，在平田和美佳子身后不远处的一根路灯杆上，正蹲伏着一个身穿白色和服的、诡异的人影……

第115章

这一幕便是剧本留给封不觉的最后画面，看完他就被传送了。回到登陆空间后，触摸屏上便给出了通关结算。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5000，游戏币：50000】

【获得物品/装备：无】

【完成/接受任务：3/6】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0，破解世界观：无】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500】

【技巧值加成经验：5000，游戏币：50000】

【剧本通关奖励：拼图牌*2】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喂！这不坑爹吗！”封不觉被传送以后，倒并不是太在意屏幕上的结算数据，而是忍不住喊道：“这结局还不如打一行字幕说‘平田秀一满脸安祥地死在了监狱里’吧！这种标准恐怖片结尾时震你一下的画面太致郁了吧！按照一般的思路去考虑，这个结局不就变成……大学刚毕业的平田和美佳子回老家结婚，然后一起被鬼给干掉了吗？有没有搞错啊！”

他对着屏幕喘着粗气喷了个痛快，明明是通关了，却完全没有松了口气的感觉，也没有搞定了噩梦难度剧本的成就感，反而觉得相当郁闷。

不过封不觉毕竟是封不觉，他很快平复了情绪，作为一个经得起风浪和挫折的年轻人，偶尔玩到一两个致郁的作品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他将自己想象为俗世中的一粒微尘，深深地吸气，深深地呼出……

“哎……凡事还是得朝好的方面看，噩梦难度的单人生存模式，通关后技巧值加成的经验和游戏币都是团队生存模式的标准……”他心道：“而且又可以抽装备了，那种充满恶意的结局还是趁早忘掉吧。”

其实纵观整个剧本，封不觉能顺利通关算是比较侥幸的，这个剧本遍布着“即死FLAG”，就是触发以后立刻完蛋的那种剧情发展。剧本前期的黑白世界便是一段对玩家惊吓值的严峻考验，即使封不觉失去了恐惧，但作为一个在过往的二十三年里有着正常恐惧感的人，他很清楚那些事情都是相当吓人的，只是自己没产生应有的反应而已。如果换成别的玩家，可能早就因为恐惧而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因为系统是根据玩家特点而生成剧本的，所以封不觉除了新手训练以外，但凡进单人生存模式，遇上的都是解密类剧本，伴随着紧迫感和恐怖感的各种干扰，几乎没有什么进行公平战斗的机会，一发即死的FLAG比比皆是。

不久后封不觉就有些后知后觉了，仗着自己惊吓值不涨的特点，玩单人模式去刷经验的主意……恐怕实施起来没有那么简单。要想拿经验，通关才是前提，单人模式里挂了可是一点经验都没有的。而花同样的时间去玩团队剧本，即便中途被干掉，只要队友们最后通关了，那至少能分到与贡献度成正比的经验。两相比较之下，显然是多排团队模式比较能保证收益。因为在团队模式里，个人的容错率更高，就比如猎人岛那个剧本，五名玩家，一人掉线、一人怒送一血，最后居然还通关了。

……

熟悉的白光凝聚，两张卡片出现在一侧的玻璃柱中。拼

图牌只有名称，没有什么详细的物品描述。封不觉将这两张随机到的牌拿在手中看了一下，分别为：【拼图牌：墨镜】和【拼图牌：旋转】，基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如果和他原本就有的那张【拼图牌：猴】凑在一起就是……

封不觉脑中浮现的画面是一只戴着墨镜、用单脚站立、原地转圈的猴子。

“嗯……应该没戏。”他心中念道。

不过套牌系统既然已经开放了，抱着姑且试一试的心情，他还是取出了仓库中的那张拼图牌-猴，和新得到的两张一同拿在手上，打开菜单，并选择了“组合”选项。

结果他得到的系统提示是：【未能检索到合理序列】，也就是说，这三张牌中的任意两张放在一起，或是三张在一起，都不能被视为一个系列。

于是封不觉干脆将三张牌一同存入了仓库中，反正仓库的十格储物空间闲着也是闲着。

“毕竟套牌可以100%换取精良级以上的装备，果然没那么容易就凑出一套。”封不觉这样想着。

他之前在商城的拍卖行里也搜索过套牌，结果竟然一张都没有搜到。可能是因为公测刚开始，加之拼图牌本就稀有，没有货源。也可能是玩家们都对此事留了个心眼儿，觉得拼图牌是获得完美级以上装备的有效途径之一，拿出去卖了不合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只要是拼图牌，一上架就被一口价给秒了，因此封不觉逛拍卖行的时候正好没看到。

总之，封不觉本人也是不会轻易把拼图牌拿出去卖的，他主要是觉得这个套牌系统很有意思，想先组一个系列出来瞅瞅。

“好吧，我就不信了，难道我还能连续两次抽到儿童球棒那种玩意儿吗？”他杀气腾腾地来到了另一根玻璃柱前，还没听完系统提示，就轻车熟路地选择了装备的奖励。

这次白光汇聚出来的东西肯定不是儿童球棒，当然也不是石头，但看那装备的轮廓，就已让封不觉感觉很不妙了……

【名称：十八铜人的折凳（五号）】

【类型：武器】

【品质：破败】

【攻击力：较弱】

【属性：无】

【特效：在攻击人形生物时，绝对不会发生损坏，并且有一定几率使目标附上流血效果。】

【备注：折凳，可藏于民居之中，随手可得；亦可坐于其上，隐藏杀机；由于不算凶器，即使被警察抓了，他们也告不了你。被誉为市井械斗七武器之首。】

那折凳的凳面是圆形的，下方是梯子形的支架，铁制，整体是黑色，外形看上去确实符合游戏说明中关于“破败”这个级别的解释——陈旧，有缺陷，但总比没有强。

第116章

由于社交栏显示小叹他们的状态仍是“游戏中”，于是封不觉又去逛了次惊吓盒子。比起下午去看时，里面的商品几乎翻了三倍，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中，这回就算是只看名称，他也不可能看得完了，只能用模糊搜索进行浏览。

这么不知不觉地消磨了一个小时，封不觉回到登陆空间再看好友那一栏，正好瞅见小叹他们的状态陆续变为了“空闲”。这三人几乎同时离开剧本，那基本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三人全都挂了，第二种当然就是成功通关后的传送。

封不觉还是认为第二种的可能性大一些，主要是因为他对两位女士的战斗力很有信心……他也没申请通讯，直接就邀三人加入自己的会议室。小叹接到信息后，便顺手将封不觉邀请入队，然后把队长的权限移交给了他。

似雨第一个走进来，她看了看封不觉的表情，在直觉驱使下问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杀戮游戏打输了？”

“算是吧……”封不觉回道。

这时，门第二次开启，悲灵走进来恰好听到了两人的对话，她笑着插嘴道：“团长，输了就是输了，‘算是吧’到底是什么啊？”

“不提也罢。”封不觉觉得只能用这四个字来回答。

门关闭以后，立即再度开启，小叹也走了进来，他手里捧着零食，口中含混不清地问道：“哟，觉哥，这造型是在模仿JOKER吗？”

“没错，鄙人亲自搭配的。”封不觉颇为得意地回道。

“这品位不敢恭维。”似雨的评述给他泼上了一盆冷水。

“嗯哼……”封不觉立即装成一本正经的样子，扯开话题说道：“那什么……除了杀戮模式，噩梦难度的单人生存模式，我也去摸过底了。”

“结果也没能通关是吗？”悲灵恶意地接道，露出一个调皮的笑容。

“通关倒是通关了……”封不觉面色凝重：“不过通关后的感觉，怎么说呢……还不如半途就挂掉算了。”

“那就是剧情致郁咯。”似雨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

“呵……反正我个人是不建议你们……尤其是小叹去玩那种模式的。”封不觉道。

“让我去我也不去啊，不是‘噩梦’的单人模式我也不太敢玩啊。”小叹回道。

悲灵虚着眼，用鄙夷的眼神斜视他道：“玩团队模式的时候你还不是大呼小叫的，因为跟你是一个社团的，导致我也好丢脸……”

“算啦，时间长了你就习惯了。既然小叹没有被吓得掉线，并且还活到了通关，就应该承认他还是有一定实力的了。”封不觉道。

“嗯……用一种为我开脱式的语气，说出了类似补刀的内容……有种。”小叹悲催地咽下了又一口零食。

封不觉没有理他，开始说正题：“好吧，来说说下一局玩什么吧。考虑到咱们是四个人，要一起玩杀戮游戏的话，就得2V2内战，或者还是接着团队生存模式？”

“你还没和我们排过团队生存吧，那就排一次。”似雨回道。

“同意。”悲灵应道。

“附议。”小叹接道。

“另外，这个剧本通完，我们女生可要下线了。”似雨说

道。

“明白，游戏舱里睡太久对身体不好嘛。”封不觉笑道，似雨下午的话他还是记得的，“你们这次登陆也已经通了两个长线团队剧本了吧，再玩一个确实差不多该休息了。”

“那么，既然我们都已经坐在会议室里了，还是先了解一下彼此的状态再排比较好。”似雨说道。

“有道理，免得进了剧本以后都不清楚队友的底细。”封不觉点头称是：“那就失去事先组队的意义了。”

似雨随即就如同示范一般率先开口道：“我现在是15级，称号已更新为【灵剑士】，称号能力是被动增加使用剑武器对抗灵体生物的伤害；最高的专精是格斗D级，最差的是医疗和召唤这两项，都还没有开启；我的主力武器刚刚换过，现在这件应该可以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说着，将一件行囊中的道具以三维投影的形态展现在了会议桌上，其数据全都一目了然。

【名称：封圣】

【类型：武器】

【品质：普通】

【攻击力：中等】

【属性：无】

【特效：持有者灵力恢复速度增加50%】

【装备条件：格斗专精D】

【备注：这把剑真正的力量遭到了封印，当其斩杀的邪灵累积到一定数量后，封印方可被解除，此剑才能发挥出原有的威力。】

“哦……这个很强啊，明明不是灵能武器，却是一件可以成长的装备呢。”封不觉道。

“灵能武器？”另外三人都好奇地望着他。

封不觉便将自己的死亡扑克以数据形式变成了桌面上的投影，顺便学着似雨的方式说出了自己的状况。

在此，我还是以上帝视角，比较详细地罗列一下封不觉的当前状态好了。

称号：【剧情探索者】，经验：11000/15000，技巧值：1580，游戏币：204600。

专精：通用D，器械E，侦查E，格斗D（面具加成），射击D，医疗F，灵术F，召唤N/A。

行囊7/10：马里奥的管钳，仇视之眼，M1911A1手枪（尚存两发子弹），回音盔甲，生存值补充剂（中）*4，小刀，手电筒。

装备：爵士之舞，凯西琼斯的面具，死亡扑克。

空间3/10：拼图牌-猴，拼图牌-墨镜，拼图牌-旋转。

技能：【草率的维修】【熊孩子的下鞭腿】【灵识聚身术】【决胜千里】

听完了封不觉的介绍，另外三人都显得比较吃惊，当然，他描述得并没有那么具体，只是学着似雨的套路，说了一下称号技能、最高专精和未开启的专精，另外就是展示了一下死亡扑克。

不过，仅凭这些信息，就足以断定他非常强了。事实上，以一个十五级玩家的水准而言，似雨基本已代表了普通玩家中最高的水平，她和职业玩家的差距无非就是上线时间和游戏态度而已。在同等级同装备的条件下，似雨的战斗水准绝不会比江湖的刀剑笑或是诸神的四天王等人要差。但她也仅仅只有格斗这一项专精练到了D级，而且她也没开启什么灵能武器来。

像封不觉这样，除了召唤以外，专精全开，而且有三个D级，两个E级的，甭管他是不是有装备加成在里面，就凭这种全面的数据，也是旁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了。

当然了，封不觉练成现在这样，也有许多的隐患。和那些专攻某一两项专精的玩家比起来，他最明显的欠缺就是实用的战斗经验，与狂踪剑影一战，便可看出端倪。而且，至今他也没有一个真正能作为主力的战斗技能。灵识聚身术只是增强他的身体素质，对他这样完全不通格斗技巧的玩家来说，就好比是97号汽油加进了拖拉机里……其实呢……整点儿柴油才对路子。

玩家自身实力和角色的数据实力是两个概念，如果说封不觉的称号能力【决胜千里】是他的招牌技能，那他实际上也不过就是个专精等级很高的解谜型玩家而已。

“觉哥，这个武器无敌了啊！你怎么拿到的啊？”小叹问道。

“在杀戮游戏里做了个隐藏任务。”封不觉回道：“说起来……撇开结果不谈，那个剧本倒是挺不错的，借用了‘霹雳’的设定，只要我给自己创造一个合适的诗号就算完成任务了。”

“诗号？那种东西你都想得出来？”悲灵问道。

“什么话，这可是我本行啊。”封不觉道，“话说难得你们俩的昵称也这么有霹雳的范儿，要不要我也帮你们想两个。”

“不用了。”

“谢谢，不必。”

两位女生瞬间就拒绝了。

“呃……好吧。”封不觉尴尬地道，“那继续吧，小叹来说说你的战力情况。”

小叹把一块薯片放进嘴里，吮了几下手指，看他的表情，像是在思考，又像是连自己的基本状态都不清楚，正在偷瞄游戏菜单。几秒后，他开口说道：“嗯……我现在也是15级，称号总算是换了，从【慌张的偷袭者】变成了【紧张的游斗者】，感觉上稍微好了点……称号能力还是个主动技

能，叫【蜂蜇】，可以给敌人附加流血状态；最高的专精是格斗D级，灵术和召唤专精两项没开，通用和射击是E级，其他三个都是F级。我的主力武器是商店货，普通品质的【大马士革短剑】，原来的厨刀被我卖了；那个【缓慢的流沙】我到现在还没有用上……哦，对了，觉哥，你的温彻斯特霰弹枪还在我这儿，先前忘记还给你了。”

封不觉摆了摆手，说道：“那枪还是你留着吧，我现在的武器很丰富。”他说到这儿，站了起来，顺势将自己刚才坐着的凳子举起。

由于会议桌的遮挡，众人到现在才注意到，原来从一开始，封不觉就没坐会议室自带的椅子，他一直坐在一张折凳上。

“看到诸位的反应，我就放心了。”封不觉这么说着，把折凳收进了行囊里，占据了行囊的第八格。

“喂……那也是武器吗？”小叹问道。

“没错，而且经过刚才的试验，我很确定……”封不觉说道：“这玩意儿真的可以坐着来隐藏杀机。”

“难不成你是准备在杀戮游戏里用这个去偷袭别人吗……”悲灵很快洞悉了他的想法。

“那必须的。”

“祝你成功……”

封不觉耸耸肩，随即对小叹道：“言归正传，你的那个技能【蜂蜇】能具体说说吗？”

【名称：蜂蜇】

【特殊能力类型：主动】

【消耗：体能值上限的7%】

【效果：击中目标瞬间可发动，使目标在两分钟内受到最轻微的流血效果影响，该效果最多可叠加十层，无论层

数，持续时间皆以最后一次释放起开始计算。（无冷却时间，需要可割破目标皮肤的冷兵器方可释放，同一时间只可作用于同一个目标）】

【备注：如果你在力量上不占优势，不妨试试消耗战。】

小叹大致将这个技能的效果描述了一下，封不觉听完点点头："很不错啊，配合体能值补充剂的话，说不定能磨死很强的玩家呢。"

"玩家？"小叹笑了："我能用这个对付那种很笨重的BOSS级怪物就不错了，如果是和玩家对战，人家也会用药或者绷带的吧。"

"不，你这个技能恶心的特性最适合对付玩家了。"封不觉摇头道："只要蹭到就会流血，而且还可以无CD反复去蹭，满体能值状态下可以给对方上十几次流血效果……技能持续的时间尴尬，掉血不痛不痒，放着不管就会叠加，管了又会费绷带。到时你的对手面对这没完没了的'蜂蜇'一定会纠结，效果轻微的时候用绷带太浪费，但等到效果严重了就得多耗血瓶。"

似雨显然很同意封不觉的话，并在旁接道："至于你说的，磨死笨重的BOSS，那是你想多了……"

小叹一脸茫然："啊？为什么？"

封不觉叹了口气："如果真有那种BOSS，其凭借自身的恢复能力就足以抵消你这技能的效果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敏捷的怪物就比较脆生，而十分缓慢的怪物，肯定就有着惊人的破坏力或者防御能力。"

小叹道："啊……这样啊，不过说实话，我真不是很想和玩家对战呢，感觉不是很适合我。"

"行啦，他们只说说你的技能而已。"悲灵对他说道，随即转过头道："轮到我了吧，我呢……等级就低一点点了，14

级，称号也没变，还是【精明的枪客】，我的称号能力是被动的，不过和战斗没什么关系，效果是可以在行囊的一个格子里放三种不同武器的弹匣。最擅长的专精自然是射击D级，除了召唤以外，我其他的专精全都开启了，不过没团长那么厉害，我的通用、器械、侦查三项是E级，其余三项都是F级。武器的话……我没有特定的主力武器，常用的枪就有三把。”

　　四个人这就算交流完毕了，封不觉稍加思考了一会儿便道：“嗯……队伍配置我大概有数了，那么……准备出发吧。”

第117章 死亡问答（一）

【疯不觉，等级15】

【枉叹之，等级15】

【似雨若离，等级15】

【悲灵笑骨，等级14】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请确认。】

【已确认，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四人。】

【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看来这次他们的四人队非常“幸运”地随机到了一个四人剧本。不过，反常的事情在剧本生成阶段就发生了……“欢迎来到惊悚乐园”这句话，居然没有响起。

而且四人并没有像通常的团队生存模式开始时一样先被传送，然后以第一人称视角观看片头CG。他们只是感觉到电梯移动了一段距离，接着，就听到了下一步的系统语音提示。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一张可学习的技能卡。】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下一秒，什么都没有发生，竟然没有简介。

“怎么回事？”四人在各自的电梯中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

突然，他们皆是感到脚下一空，随即就坠落下去。

电梯的地板毫无征兆地打开，这一瞬间的变故谁都来不及反应，不过好在这不是什么剧本伊始就发生的“开门杀”设定，玩家们只是摔落了大约两米的高度，然后跌到了一条滑道上。一股无形的牵引力扯着他们的身体，让他们顺着各自身下的滑道向前滑出。

这种滑道的设计和水上乐园的差不多，但没有水，而是靠着引力和斥力在牵引着滑道上的物体移动，且速度飞快。

四人这时都在一片漆黑的环境中身不由己地向前运动，他们不知道队友的位置，也看不到任何东西，只是以超高速行进在自己的那条道儿上。

不多时，这莫名其妙的开场就结束了，他们先后到达了各自滑道的终点。

封不觉被那股无形的力量牵扯着摔在了一张靠背很大的椅子上，然后这椅子便原地自转着升起，当其终于转定并停下以后，封不觉上升到了一个貌似挺开阔的空间内。周围光线很暗，他看不到太远的地方，只能模糊地看到十米内的景物。

左右环顾一番，封不觉便发现小叹、似雨和悲灵正和自己一样，分别坐在了三张这样的靠背椅上，每人面前都有一个颇高的操作台，四个人各据一方，正当中是一块直径大约十米的圆形空地，地板由大块的瓷砖铺成，瓷砖是国际象棋棋盘一般黑白相间的图案。

正当他们一头雾水的时候，黑暗中，忽然响起了一个极富煽动力、深沉有力的嗓音：“女士们，先生们，以及不分性别的其他观众们，欢迎各位来到‘死亡问答’的现场，有请节目

主持人，MR——尤！”

一道柱形灯光穿透了昏暗的环境，投射到了与正中间圆形舞台相连的一条通道上，那条道的尽头，是一扇巨大的骷髅形门扉，这时，门打开了，大量白色的雾气泻出，也不知这到底是干冰还是真正的云雾。下一秒，数十道炫目的彩色灯光扫射攒动而过，伴随着江南style的音乐，一个胖子踏着骑马舞步从门里面一路跳了出来。而周遭的黑暗中，也响起了喧嚣无比的欢呼声。

这位MR尤是个光头，穿着一套为他量身定制的燕尾服，戴着副小圆墨镜，光秃秃的头顶上还有顶挺高的黑色礼帽。他的面相憨态可掬，身形虽胖，但蹦跳时却显得很灵活，他就像个大号儿企鹅一样挪到了舞台中央，在音乐戛然而止的一刻，竟还摆出了一个模仿雕塑“思想者”的ending pose……

“喂……这是闹哪样……骑马舞还能再战三十年的意思吗……”封不觉道。

“欢迎大家！这里是……”尤先生把手中的话筒高高举起，伸向半空。

这一刻，周围的灯光骤然亮起，封不觉终于把一切都看清楚了。这空间很像是大型综艺节目的录制现场，天花板上尽是灯光支架，到处能看到连接音响的线。他们四名玩家皆是面向中间的圆形舞台坐着，面前的操作台上有着一个可弯曲的麦克风，一个杯垫大小的抢答按钮和分别代表ABCD的四个小按钮，另外还有一个显示幕。

而在他们背对的方向，也就是四周的看台上，正坐着数以千计的妖魔鬼怪，几乎什么玩意儿都有，东西方鬼魂、妖怪、半兽人、小妖精、吸血鬼、狼人、科学怪人等等……在这里，人类或许才算是异类。

“死！亡！问！答！”在完全没有现场导演指挥的情况下，观众们依然是热情、整齐且响亮地回应着主持人送上的互动。

“嚯嚯嚯……”尤先生发出安西教练式的笑声，然后打了个响指，其手中便凭空出现了一根手杖。

尤先生一手拿着话筒，另一手抬起手杖道：“那么……就让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四位参赛者。”他将手杖在一只手上灵巧地旋转了几圈，接着，朝封不觉一指：“一号，疯不觉。”他如法炮制，逐一介绍道：“二号，枉叹之。三号，似雨若离。四号，悲灵笑骨。”

“而今天优胜者的奖品则是……”尤先生用拿着麦克风的那只手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白色的塑料药瓶，瓶身上没有任何的标签或文字，“一瓶二十片装的SCP-500（万能药）。”他将其举起展示了一下，然后变魔术似的随手一放，药瓶便消失了，“当然，如果他们在游戏中全部死亡，奖品将会累积到下一期。”

封不觉在这段时间里也没闲着，他使出了【决胜千里】，想看看这个剧本里的BOSS是谁，结果他看到的就是眼前那位胖子主持人的数据。

技能显示的数据如下：

【名称：尤先生】

【种族：半神】

【等级：超出可测值】

【身高：160公分】

【体重：103公斤】

【战斗方式：？？？】

【弱点：？？？】

【拥有技能：？？？】

【危险程度：极度致命的。】

这时，尤先生正好说道：“好了，让我们来听听每位选手的赛前宣言！首先是一号，疯先生。”

“呃……我认为，最好按照这个游戏的规则来玩。”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朝队友们狂使眼色。

因为进剧本前互相了解过底细，所以其余三人自然都很清楚封不觉的称号技能是干什么的，听到这句话时，他们心里就明白了……千万别反抗，假如违反这个剧本的规则，肯定是死路一条。

其实就算封不觉不说这话，众人也不会轻举妄动的，即使他们不知道眼前这和蔼的胖子是否强悍，也得顾忌一下周围那群观众的实力，这么多强力怪物，随便冲一个连的数量下来，妥妥的能把他们四个全灭了。

“好像是句没什么意义的废话呢。”尤先生笑道，观众们也爆发出一阵笑声，随后他又指着小叹道：“二号选手。”

“啊？我啊？”小叹一愣：“那个……有没有可能，现在退出之类的？”

“问得好，答案是……”尤先生顿了一下，笑着道：“没有。”

观众又爆发出一阵笑声，小叹也是嘴角抽动着干笑两声。

“那么……三号选手。”尤先生面向似雨说道。

“没什么特别的话要说。”似雨冷冷回道。

“这位美女很酷啊。”尤先生耸肩道，接着，他又转向悲灵那边道：“四号选手。”

“我能问问奖品是干什么的吗？”悲灵在这时候的表现还是很务实的。

尤先生扬起眉毛，露出一个友善、可信的神情回道：“包治百病。”

“哦，那我能不能再问一下……”悲灵还想再说，却被尤先生打断了。

“好了！各位，在第一轮开始前，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特约嘉宾……”尤先生朝着看台前方的一排座位那儿一指，灯光也适时地照到了那边。

坐在那排最左边的是一个金发白人女子，穿一身黑色西服，双手交叉环抱在其高耸的胸前。她看上去三十岁上下，长得倒是很美，但脸上的表情充满了不屑和鄙夷。

“第一位，是来自七宗罪的‘傲慢’女士。”尤先生介绍道。

“哼……”摄像镜头对准她时，傲慢只是冷哼一声，别过头去。

不过观众的反响很热烈，欢呼和口哨声此起彼伏。

在傲慢旁边的座位上，是一名看着二十岁左右年轻男子，同样是一身黑色西服。他扎着马尾辫，脸上毫无血色，眼神涣散，几乎是卧在了座位上。

“第二位，四骑士之一的‘瘟疫’少爷。”尤先生说道。

灯光向瘟疫投去，他用手遮住了眼睛，仿佛这光照都能伤到其虚弱的身体一般，他咳嗽了两声，说道：“咳……咳咳……我好像有点不舒服……”

“每次见到你都这么说啦，没事的啦，你比肾虚公子好多了哩。”尤先生接道。

观众又是爆发出一阵笑声。

灯光随即就给到了最后一位嘉宾的身上，坐在那儿的是个中年男人，其面容刚毅，双目有神，穿着一件短袖上衣加牛仔裤，其手臂上露出的肌肉如同雕塑般线条鲜明。

“接下来是第三位，火神赫淮斯托斯先生。”尤先生还补充道：“同时他是我们这期节目奖品的赞助者。”

“其实我只是因为整天在矿区对着那帮独眼巨人感到无聊才来的。”赫淮斯托斯说道。

观众给出了零星的掌声，不过其中有部分看台上坐着的

就是独眼巨人，他们用嘘声表示出了相当程度的不满。

“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即将正式开始……”尤先生忽然一个瞬间移动，来到了一架摄像机前，将他那张脸顶成了大大的特写，并用惊人的语速对镜头说道：“本节目由惊吓盒子独家赞助，发短信参与优胜者竞猜就有机会获得由惊吓盒子提供的价值1000鬼币的精美礼品，您也可以登陆屏幕下方的网站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做交易，来惊吓盒子！赢奖品，看死亡问答！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

“难怪这剧本没有简介，也没有说‘欢迎来到惊悚乐园’。”封不觉无视那边正在声情并茂地打着广告的尤胖子，心道：“原来全程都有主持人来解说规则吗……”

封不觉观察了一下周围那帮怪物，个个儿看上去都不像好惹的角色，而且那个尤先生应该有着在一秒内就将他轰杀至渣的实力，看来在这个剧本里动武的可能性是很低了。这种条件下没什么自由度可言，现阶段尚不知道这个“死亡问答”的规则如何，不过从这名称和尤先生刚才的话判断，玩的过程中显然有可能会挂掉，但要通关的话，貌似也唯有参与到底这一途而已。

“首先是第一轮，必答题！”尤先生将手杖朝空中一抛，随着嘭一声轻响，手杖消失得无影无踪。接着，他便从上衣的内侧口袋里拿出了一叠卡片，卡片有信封大小，质地较硬，背面都印着死亡问答的LOGO，至于正面的内容，只有主持人才看得见了。

“本轮的规则是，我将按照号码顺序逐一向四位选手提问，每题的回答时间为四十五秒，答对者加十分，答错或超时者扣十分，共有十六道题目，本轮结束时分数最低者，将进入角斗场。”尤先生宣读完了规则，立即转向封不觉，“那么，请听第一题！”

封不觉都没时间去琢磨这个“角斗场”的意思，就不得不集中精神开始听题目了。

“这是一道历史题。”尤先生的语气抑扬顿挫，节奏掌握得很好：“请问……”

第118章 死亡问答（二）

尤先生虽然说了“请问”，但他没有立即把问题问出来，而是笑眯眯地对封不觉道：“一上来的题目比较简单，不要紧张哦。”

“我有说过自己紧张吗？历史是我的强项啊。”封不觉淡定地回道。

“OK，请问……狄仁杰……”尤先生这三个字刚一出口，封不觉就松了口气，他本来有点担心对方问的问题是建立在某种虚拟世界观上的，比如一开口就提李元芳之类，好在那胖子道出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既然如此，就说明自己的知识储备能用得上。

“狄仁杰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武周时期的宰相，据说断案很有一手。”尤胖子又是只说了半句话就开始闲扯淡。

“你倒是问完啊！”封不觉吼道。

“呵呵……抱歉抱歉。”尤先生道：“请问！狄仁杰是属什么的？”

“哈？”封不觉闻言，当时就呆住了。

小叹他们本来还想帮帮忙，但一听这问题，全都懵了。

“四十五秒计时开始！”尤先生趁势说道，与此同时，现场的各个音箱里响起了滴答滴答的读秒声。

“这他喵的哪儿是历史啊……顺带着在考我数学吧。”封不觉轻声念叨着：“还好狄仁杰的生卒年都是整数，很好记，嗯……630-700年，今年2055年是猪年……”

“还有三十秒。”尤先生提醒道，他的表情倒是很轻松。

“属虎！”封不觉不为所动，也没有犹豫，迅速说出了答

案。

“回答正确。”尤先生说道。

观众们报以掌声，尤先生则将手一扬，第一张问题卡便被火焰快速燃尽，化气而散。

“第二题。”尤先生转向了小叹：“二号选手你看上去很紧张啊。”

“那个……刚才的第一题真的算是简单难度的吗？”小叹脸都白了。

“呵呵……那当然。”尤先生微笑着说道：“好了，请注意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体育的问题。”他看着卡片念道：“请说出任意三位，曾经拿到过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球员的名字。”他抬头看着小叹：“计时开始。”

“一定要全名吗？”小叹问道。

“是的。”尤先生回道，“请注意，不能说错，说错一个这道题就算全错，另外请抓紧时间。”

“呃……乔·戴维斯。”小叹先说出了最有把握的一个。

“正确，一个。”尤先生道。

“斯蒂芬·亨得利。”

“正确，两个。”尤先生提醒道：“还有三十秒。”

“丁俊晖！”小叹即刻回答。

“嗯……”尤先生沉默了两秒：“完全正确。”

“呼……”小叹当时就趴在操作台上了。

现场响起了鼓励的掌声。

“呵呵……所以我说不要紧张嘛，这题超简单吧。”尤先生道：“几乎是常识问题了。”他拿开话筒，清了清嗓子，然后面向似雨道：“三号选手，请听第三题。”

燃尽了第二张卡片，尤先生看着第三张问题卡对似雨

道：“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

似雨倒是没什么表情，坐在她对面封不觉的脸却仿佛在说，“这是送分啊！”

“请问，一只鸡，一只鹅，放进冰箱里，鸡冻死了，鹅却活着，为什么？”尤先生道，“计时开始。”

“因为鸡冻（激动）了？”似雨立即回道。

“很遗憾……回答错误。”尤先生笑道：“正确答案，因为……是企鹅。”

现场观众发出一片唏嘘之声，似雨操作台外侧显示的分数随即变成了负十分。尤先生对着镜头评述道：“三号选手给出的答案貌似是冷笑话的思考方式，可惜这是脑筋急转弯。”

“切……结果答案是你的同类吗……”似雨冷冷地道了一句。

观众爆发出一阵狂笑，尤先生拿出手绢，尴尬地擦了擦汗，转过身去，对着悲灵的方向，将第四张卡片放到眼前：“好了，四号选手，请听第四题。”

“啊～这种难度，小case啦，问吧问吧。”悲灵跃跃欲试地说道。

“这是一道……关于游戏的问题。”尤先生道：“请问，俗称的‘草丛三人组’是哪三个？计时开始！”

“哈？”悲灵眨着大眼睛，一脸的茫然。

似雨帮不了她，但封不觉和王叹之二人皆是挤眉弄眼地在那儿狂比划，不断用口型说着那三人的名字。

“呵呵，提示可是不允许的哦。”尤先生道：“要是你们真的把答案告诉了她，那这题就直接算答错。”

“哦！我知道了，三人组嘛！”悲灵前一秒还撅着嘴，一副一筹莫展的样子，这一秒却忽然莞尔一笑。

谁知，她的回答是：“是路飞、艾斯和萨博！”

砰——砰——

这两声是觉哥和小叹的脸砸中操作台的声音。

现场的观众更是眼镜碎了一地。

“回答错误。”尤先生道：“不过这道题目对女选手来说确实可能是盲区呢。”

于是，悲灵的分数也成了负十分。

“好了，前四道题过后，我们来看一下积分情况。”尤先生道：“两位男选手皆是正十分，而两位女选手都成了负十分。”他抬头道：“我们请三位嘉宾来点评一下吧。”

灯光和镜头都给到了嘉宾席，傲慢女王把头往侧面一偏，趾高气扬“哼……”冷哼一声，完全不屑跟尤先生说话的样子。

瘟疫少爷一边咳嗽一边道：“我觉得把男女选手的问题交换一下，也许他们就都能正分了。”

赫淮斯托斯则是神神叨叨地自言自语着：“把独眼巨人放进冰箱的话……”

灯光给回了尤先生，他无奈地摊了摊手，接着说道：“好吧，谢谢三位的点评，接下来……”他又转向了封不觉，“题目的难度可要有所提升了哦。”

“我怎么觉得第一圈就是我这题最难……”封不觉面无表情地吐了个槽。

尤先生无视他，说道：“从这道题起，我将不会再提示题目的类型。请听题……”他拿着卡片，读道：“请问……圆周率，即π，其小数点后第九位是几？计时开始。”

“三。”封不觉仅用一秒就回答了。

“你是瞎猜的吗？”尤先生问道。

“不是。”封不觉回道。

“很好，答对了。”尤先生道。

观众中掀起一片掌声，封不觉的分数也到了二十分。

“一般人只会记小数点后七位，看来疯选手背得比较多啊。”尤先生道。

“还好。”封不觉这是谦虚，其实他背了小数点后两百位的数字。他把π当成是一个密码库，随便在那两百位里挑一段六位数、八位数甚至十位数都可以当作密码用，而且有迹可循。

“看来一号选手离角斗场是渐行渐远了。”尤先生不怀好意地看向小叹：“二号选手，请听题。”

小叹刚才听他说到“题目难度加大”时就紧张起来了，他那表情就像是小学生在排队等着打针一样。

“请问……所谓的‘及笄之年’，是指一名女子几岁了？计时开始。”尤先生这头刚说完，立即就侧过脸去瞄着封不觉道：“不要试着打手势或者用口型提醒哦，否则枉选手是要被扣分的。”

“糟了……不知道啊。”小叹看了眼觉哥，对方居然投来鄙夷的目光，他心道：不是吧……这种事情不知道很正常的啊，你那副“这是常识”的神态算什么啊！

“还有三十秒。”尤先生提示道。

小叹觉得再想下去也是想不出来的，干脆就随便蒙了一个：“十八岁！”

“回答错误。”尤胖子满面堆笑地宣布道：“分数归零。”

下一题又转到了似雨这边，尤先生抹了把汗，看着这张问题卡道：“呼……三号选手，怎么样，紧张吗？”

似雨没有回答，她学着傲慢的样子，把头慢慢转向旁边，冷哼一声。

尤胖子看上去倍受打击，只好自己接茬：“好吧，第七

题，请问……古筝，常用规格下，有几根弦？计时开始。”

“二十一。”似雨回答得非常快。

“正确。”尤先生说道，他也就不再多做评述了，免得又说错话。

观众们报以掌声，随后就是第八道题，也就是第二圈的最后一道了。

“四号选手，请听题……”尤先生道：“请问……‘青山如浪入漳州’的下一句是什么？计时……”

“铜雀台西八九丘。”悲灵还没等他把题念完就说道。

主持人还没宣布结果，观众就已经有鼓掌的了，很显然她是说对了。看来这些诗词方面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封不觉的专长。

“嗯……正确。”尤先生将问题卡燃掉后笑道：“我们这一期的选手都很厉害啊。”他意味深长地笑道：“不过……总会有个人进角斗场的，嚯嚯嚯……”

这一圈他没有再让嘉宾评述，而是紧接着对封不觉问出了第九个问题，“一号选手，请听题。”他看着问题卡：“哦！这是一道特殊题，答对以后你可以加二十分，但是答错了就会扣二十分，可得留神了……”

第119章 死亡问答（三）

“当然……既然是双倍分数的特殊题，自然会比较难一点，请听题……”尤先生举起问题卡说道：“绿灯侠……想必大家都知道。”他瞥了眼镜头：“他们的绿灯能量源头，是‘意志力’。”他抬头看着封不觉道：“在DC宇宙中，绿灯代表了意志力，那么……其他颜色的灯分别代表了什么呢？请至少说出四种，计时开始！”

这种问题，是不可能难倒封不觉的，就算不是为了收集写作素材，他出于兴趣也看了不少。所以这会儿他只是略微回忆了一下，便开口回答道：“嗯……我按照颜色排列来讲吧。红灯，愤怒；橙灯，贪婪；黄灯，恐惧；绿灯，意志力；青灯，同情；蓝灯，希望；紫灯，爱情。还有一种是黑灯，代表着死亡。”

全场鸦雀无声，尤先生看着手上的答案，沉默了几秒，然后突然用快速坚决的语气道：“完全正确！”

观众席上爆发出仅次于开场时的、潮水般的掌声。

“一号选手真是博学啊，三题过后已得到四十分了，而其余三位选手两圈过后都是零分，一号选手基本立于不败之地了呢。”尤先生解说道，他转过头去，看着嘉宾席：“请问三位嘉宾对一号选手的表现怎么看？”

镜头对准嘉宾席后，傲慢女士今天居然第一次开口说话了，她只说了两个字：“死宅。”说完就再次扭过头去，冷哼一声。

瘟疫瘫在座位上，用他骨瘦如柴的手托着腮帮子，他手上的皮肤白得几乎透明，都能看到皮下的血管了，这个姿势更是显得其病容憔悴：“说起来……为什么就没有一种颜色是代表瘟疫的呢……”

摄像师（一个半透明的幽灵）又将镜头转向了赫淮斯托斯，这家伙的评述依旧是莫名其妙："切……不就是些收集游离能量的灯笼和戒指嘛，那种东西想量产的话，只要独眼巨人苦工的数量足够……"

"好了，感谢三位的点评。"尤先生还没等那家伙把话说完就抢过了话头，面向小叹道："二号选手，请听第十题。"他燃掉了上一张问题卡，对着下一张道："请用英语，准确拼写出——苯丙酮尿症。计时开始。"

现场滴答滴答的音效刚刚响起，尤先生便转身与观众们互动起来："众所周知，在英语中，医学术语是非常令人头疼的一块，那些冗长难记的……"

"Phenylketonuria，简称PKU。"小叹回道，接着，他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将整个单词拼了一遍。

尤先生愣了几秒，用拿麦克风的那只手扶起鼻梁上的墨镜，睁圆了他那双小眼睛，仔细确认了一下问题卡上的答案："嗯……正确！"

小叹的分数加成了十分，观众的掌声随之而来。

"看来这道题正好问到了二号选手的专业领域，或者是他英语特别好？"尤先生评述道。

"这个其实挺简单的……"小叹的话还没说完，尤先生就自顾自地提高了声音，又道："那么……接下来……"

尤先生再次转向似雨："三号选手，现在只有你和四号选手是零分了，这道题目很关键啊。"

"哦。"似雨淡然地应了一声，瞧那态度，似乎在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请听题……"尤先生将新的问题卡拿到眼前，看了一眼后，说道："请告诉我，出现在屏幕上的化学式代表了什么？计时开始！"他说罢，似雨操作台上的小屏幕，以及现场的大屏幕上，都出现了一个相同的化学式：C6H12O6。

“葡萄糖。”似雨稍微想了一下，随即回道。

“正确！”尤先生道。

观众又掀起了一片欢呼。

“看来我们的选手都很厉害啊，悬念会留到最后一圈吗？还是会在下一个问题就被终结呢？”尤先生转向了悲灵的方向。

“喂！这话难道是在暗示我这题答完会变成负十分吗？”悲灵虚着眼，瞪着尤胖子：“就算真的成了负十分，下一圈我还是有机会的吧。”

“呵呵……我会这样说是因为……”尤胖子举起了手中的下一张问题卡：“这第十二题，又是一道特殊题。”

观众席中传来一片哗然之声。

“请听题！”尤先生对着问题卡念道：“请说出三位，在二十世纪获得欧洲足球先生头衔的球员名字，不需要全名，但是……三人的国籍不能重复。计时开始！”

悲灵又撅起了嘴，一脸为难的表情。

“这道关于体育界的问题，可能对男选手来说非常简单，我想如果是一号或者二号选手抽到的话，这二十分就跟送的一样了，可惜，是我们的女选手被问到了这道题。”尤先生说着，提醒道：“还剩三十秒。”

“贝肯鲍尔，普拉蒂尼。”悲灵竟然真的说出了两个。

“目前为止……正确。”尤先生说道：“很有意思……四号选手提到的这两位，非但是出色的球员，而且后来都担任过官员。”

“罗纳尔多！”悲灵似乎突然想起了这个名字，然后说道。

“四号选手，请问一下……为什么你会认为，一个巴西人拿过欧洲足球先生呢？”尤先生面带微笑地问道。

“哈？这是个巴西人吗？”悲灵反问道。

“呃……既然你不认识他，为什么会回答这个名字？”尤先生道。

“因为我印象中好多踢球的都叫这名字，所以我想……说不定其中会有个得过那什么先生的。”悲灵回答。

“嗯……”尤先生道：“好吧，无论如何，这道题的回答……正确！”

观众的掌声响起，悲灵的分数则是一下子就来到了二十。

“好了，女士们，先生们，以及不分性别的各位观众们……”尤先生情绪激昂地说道：“第一轮进行到此，还剩下最后四道题，让我们来看一下四位选手的得分情况。”

“一号选手以四十分遥遥领先。二号选手十分，看上去仍然是相当紧张的样子。冷静的三号选手也是十分。而四号选手凭借着在特殊题上的幸运发挥，目前已有了二十分。”镜头随着尤先生的解说，逐一给到了四人。

“那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进入角斗场的选手，将在二、三、四号这三位选手中产生。”尤先生开始煽动气氛，高声说道：“现在，请各位屏息凝神，进入第一轮的最后四道题目！”

他转向封不觉，拿起问题卡：“这道题……”他故意停顿了一下：“不是一道特殊题。”

“你的意思是，即使我答错也没关系了是吗？”封不觉道。

“没错，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每轮结束时分数第一名的玩家，是会获得一项神秘优势的哦。”尤先生用拿着卡片的手做了个“一”的手势，说话的语气极富有暗示性。

“优势吗……”封不觉若有所思道：“总之……你先问吧。”

“请听题！”尤先生说道：“请问……‘其中自有意义，意志永生不灭。熟知意志之玄妙及其威能哉？上帝乃一伟大意志，以其专一之特性遍泽万物。凡人若无意志薄弱之缺陷，

决不臣服天使，亦不屈从死神。’”他说到此处顿了一下：“以上这段话，是谁说的？计时开始！”

“哼……到底是最后一圈，这问题很阴险啊……”封不觉冷笑着，看他的态度，似乎是胸有成竹：“在《丽姬娅》一文的开头，作者引用了约瑟夫·葛兰维尔的这段话，俾以迎合全文的中心思想。”

“那么你的答案就是约瑟夫……”尤先生刚开口。

封不觉便打断道：“但是！”他用手指点了点尤胖子：“但是……《丽姬娅》的作者是爱伦·坡，这个酒鬼是不能轻信的。”他微笑着道：“葛兰维尔是著名的唯神论者，而坡就是看中了这点……其实刚才那段话，是坡自己写的，他杜撰了这样几行字，然后划上一个破折号，写上葛兰维尔的名字，让别人以为是在引用先人之著作，而实际上……这是坡的手笔。”

尤先生道：“所以……你的答案是？”

“毫无疑问。爱伦·坡。”封不觉道。

“完全正确！”尤先生一挥手，燃掉了问题卡。观众们又一次爆发出掌声和欢呼。

“呼……”尤先生吁了口气道：“一号选手答对了第一轮的全部四题，其中还包括一道特殊题，目前的五十分足以让他拿到第一的名次了。”他转向了小叹那边：“那么二号选手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小叹已经是一身冷汗，干笑道：“呵……呵呵……我已经做好去那个什么角斗场的准备了……”

“是吗……嚯嚯嚯……”尤先生笑着道：“不过最后一圈的题目确实都比较难，所以……请听题！”他看着问题卡道：“我们都知道……有一位虚构人物，叫海扁王（Kick-Ass）。在脱下超级英雄行头的时候，其身份是一名学生。请问，这名学生叫什么名字？”尤先生放下问题卡，看着小叹道：“计时开

始！”

小叹听完问题后整个人就傻了，他是个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从其脸上的表情就能看出……他根本不知道答案。

“嗯……”小叹看过这个电影的整个系列，甚至不止一遍，但愣是没记住主角叫什么。

“还有三十秒。”尤先生一边提醒他，一边对观众席说着风凉话：“啊，我看一号选手的神情就明白了，他是知道答案的，很可惜这道问题不是由他来答。”

滴塔滴塔的音效不断，小叹完全没有头绪。

“还剩十五秒。”尤先生又报道。

“好吧，我不知道。”小叹受不了这紧张的气氛了，他也不等时间走完就宣告放弃。

观众中发出一片嘘声。

“很遗憾，二号选手的分数再次归零，目前是最低分。”尤先生说道，随即就来到了似雨的操作台前：“三号选手，只要你答对这道题，你就安全了，而只要四号选手没有再次遇到特殊题，那么即使她答错，结果也不会改变。可以说……这第十五题，将极有可能决定着第一轮的结果。”

“哦。”似雨的反应和上一圈如出一辙。

尤先生的嘴角抽动了两下，他说了半天，结果对方依然完全不为所动，他只能拿起答题卡问道：“嗯……请问，传说中的……十殿阎王，其第二殿，第五殿和第十殿，分别是哪三王？计时……”

似雨在对方把话说完以前就给出了答案：“楚江王、阎罗王、转轮王。”

尤先生燃掉了问题卡：“正确！”

观众席上一片掌声，与此同时，摄像师也非常精明地将镜头对准了二号位的小叹，拍到了一张苦瓜脸。

尤先生回到了舞台中间，面向悲灵那一侧，看着手上的最后一张问题卡，说道：“这第十六题……”他故意停了整整十秒：“竟然……”这家伙仿佛每从嘴里蹦出两个字来就得顿一下：“竟然又是一道特殊题！”

全场观众一瞬间又安静了下来。

“现在四号选手，悲灵笑骨的分数为，二十分。”尤先生道：“假如她答错了这道题，分数又将归零。”他的语气抑扬顿挫：“悬念……留到了最后一刻。”

“嘿，胖子，要是我和他都变成零分，那么谁会进角斗场？”悲灵忽然问道。

“呃……胖子……”尤先生神色黯然：“好吧，貌似就是在叫我……”

他想不承认也不行，舞台中间除了他以外就一个幽灵摄影师而已，把那摄影师搁到秤上去称估计也就重21克左右。

“嗯哼……如果出现两人并列第一的情况，那么将加赛一题抢答题。”尤先生清了清嗓子以掩饰尴尬：“而如果出现两人同分排在末尾的情况，那两名选手将一同进入角斗场。”

“哦？”悲灵狡黠地一笑：“呵……那这题我直接弃权吧。”

观众一片哗然，尤先生则是笑而不语。

另一侧的封不觉望着悲灵，冲她竖起大拇指，一是赞她的策略正确，二是称颂她义气可嘉。

小叹简直是感激涕零，不管那角斗场是什么，两个人一起去，他心里就踏实多了。

“连题目的内容都没有听就放弃……看来我也不需要问你是否确定了。”尤先生意味深长地笑道：“那么……二位有请，角斗场！”

他话音一落，小叹和悲灵的座椅就旋转着向下沉去，在降到地板下面那个黑暗的空间后，两人又一次被一股无形的

牵引力扯着离开了原位，重新来到了两条滑道上，向着未知的领域高速前行起来。

现场大屏幕的画面适时切换，其镜头中出现了一片空阔的沙漠。不多时，在这万里黄沙上，小叹从天而降，摔了个四脚朝天。几秒后，悲灵也是从天而降，双脚稳稳踩在了小叹的肚子上，安全落地。

“今天在角斗场出现的第一位行刑者会是谁呢？”尤先生道：“我们这四位选手虽然算不上多么高阶的存在，但是……任何阶层的生命在死亡边缘挣扎时，那种观赏性都是无与伦比的。”他用高亢的语调调动着现场观众的情绪：“究竟是‘谁’或‘什么’，会担任这以一敌二的血腥任务呢？”他凑近几步，紧盯着摄像机镜头，现场音乐也变得诡异而紧张起来。

忽然，尤先生神情一变，用飞快的语速念道：“在此之前，各位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请注意，您现在依然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互动方式，发送短信或者登陆我们的网站参与竞猜最终优胜者的活动，您将有机会获得惊吓盒子提供的、价值1000鬼币的精美礼品！做交易，来惊吓盒子！赢奖品，看死亡问答！感谢您的支持！”

“喂！最关键的时候插什么广告啊！”封不觉喊道。

“呵呵……看来我们的一号选手有些着急啊。”尤先生笑道：“不过，在我宣布角斗场的首位行刑者之前，还是先让我们的三位嘉宾来点评一下选手们的首轮表现，顺便说一下他们对行刑者的预测。”

镜头又一次给到了傲慢，她趾高气扬地俯视着远处的尤胖子，说了一句：“如果我点评的话，你可以去找个墙角自杀之类吗？”

“为什么会提出这种要求啊……对我的鄙视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尤先生擦着汗回道，“呃……恐怕不行。”

“哼……”于是傲慢就不说话了。

接着，镜头直接给到了赫淮斯托斯，看来摄像师已经看穿，应该让发言比较靠谱的瘟疫最后一个说话。

“行刑者会是独眼巨人吗？”赫淮斯托斯的点评果然坑爹依旧。

“是的话你就找个墙角自杀去吧！”尤胖子喝道。

最后，镜头给到了瘟疫，他对着尤先生缓缓开口：“第一轮的表现基本表明了他们各自比较擅长的知识领域，值得一提的就是一号选手，可以说非常全面。至于行刑者嘛……没什么预测不预测的，啊咳，咳咳……我可是骑士啊，自然已经知道那片沙漠里有什么东西了，所以……还是由你这主持人负责宣布吧。”

第120章 死亡问答（四）

“好吧，谢谢瘟疫少爷还算正经的点评……”尤先生说道，他伸开手掌，对着大屏幕的方向道：“就让我们揭晓谜底吧！”

沙漠中，小叹和悲灵可听不到任何来自节目现场的声音，而且他们也完全没看到周围有摄像机之类的东西，图像是怎么传过去的只有天知道。

刚才二人在各自的滑道上前进了一会儿后，突然眼前就变成了一片白，刺目的阳光打破了黑暗，周遭的温度也是骤然升高，就仿佛他们是从半空中某个空间裂隙里掉出来的一般。

这片沙漠显得很平静，一眼望去，除了黄沙，找不出任何别的东西，没有仙人掌、没有兽骨、也没有岩石，更不可能有绿洲……最诡异的是，在如此开阔的地方，竟会无风，而且眼前的沙漠是完全平坦的，视线中连略高一点的沙丘都找不出来。

“这种条件倒是很适合射击。”悲灵将手挡在额前，观望四周，开口说道。

小叹讪讪一笑，先是谢道：“那个……谢谢你来陪我。”

“啊~没关系啦，这也是策略，既然战斗的部分可以由多人分担，就尽量利用好规则嘛，谁让你又笨又弱的。”悲灵一边用无奈的口气回道，一边抬起手，将食指伸进自己的衣领松了松领口。她穿着全套的特种兵装束，在这种温度下自然是热得不行。

小叹没有太在意悲灵对自己的评价，他也知道这话没什么恶意，“话说……这样的环境下，敌人会从哪里来呢？”他抬起头，头顶是烈日当空，万里无云，强烈的光线使人无法睁

大眼睛："从天上来的话，会是巨型黑秃鹫之类的怪物吗？"

"照你这样说，要是怪物从地下来，就是特大的虫子咯？"悲灵接道。

他们都猜错了……

此刻，节目现场，尤先生正好说到揭晓的那段，他的下一句话是："他就是……来自赛伯坦的……沙！漠！烈！虎！"

观众席一片海啸般的欢呼声响起。

与此同时，沙漠烈虎也进入了小叹和悲灵的视线。

他出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以惊人的速度靠近，其背后掀起一道尘埃之径。

沙漠烈虎登场时的外观就是一头巨型机械老虎的样子，金属身躯的外壳用的也是黄黑相间的虎纹。虽然他还没靠到最近，但小叹在远距离上就已目测出这个怪物……或者说这位变形金刚的体型不算太大。估计其变成机器人形态后也就五六米高。

嘭——

枪已经响了。

小叹转头看去，才发现悲灵已匍匐在地，狙击枪也支好了，并且已打出了第一发子弹。

在这片无风、明亮、开阔的角斗场上，作为一个专攻射击的玩家，如果不能在敌人靠近以前做些什么，那肯定是不合格的。即使无法在远距离上直接结束战斗，也不能让那大铁疙瘩安然无恙地靠近这边。

在良好的狙击条件下，悲灵果断地瞄准了头部开枪。但很可惜，她的第一枪与虎头失之交臂。当然，这是因为沙漠烈虎正在移动着的缘故，如果对方静止的话，在这种环境下，用一把带瞄准器且性能正常的狙击步枪，即使射击专精F的玩家也能命中的。

“真麻烦……”悲灵舔了舔嘴唇，立即准备好了第二枪，并扣下了扳机。

嘭——

这次目标离得更近，在瞄准镜中看去，几乎已经近在咫尺。而这一枪，也确实命中了。

或许是巧合，或许是运气，这次沙漠烈虎不但被击中了，而且子弹正好射入了其左眼中，在虎面上留下一个黑洞洞的窟窿，命中的刹那还绽出了一团火花。但沙漠烈虎并非有机生物，而是有生命的机器人，因此这样的攻击也并不致命。

嘭——第三枪。

开完这一枪后，悲灵甚至都没有去看是否命中，她顺势就将狙击枪收回了行囊中，然后取出了一把德式MP5冲锋枪，举枪瞄准。

这把枪虽然是商店货，但价格不菲，对于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射击专精玩家来说，这把冲锋枪是在游戏前期的绝佳选择。不到三公斤的重量，高射速、低后坐力，高精度、重装弹速度也快。作为一把成熟的制式武器，MP5以其可靠、优异的性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世界上许多特种部队的首选。

哒哒哒哒……

当沙漠烈虎已来到相距二人不足三十米的距离时，悲灵开始倾泻手中冲锋枪的子弹。她之前用狙击枪打出的第三枪命中了怪物的前胸，但那儿的装甲明显比较厚，狙击弹也未能打穿进去，只是留下了一个弹痕。

小叹也拿出了温彻斯特，举在眼前。虽然已是心跳加速、手心冒汗，但他并没有急着扣扳机。经过几个剧本的磨练，至少小叹对自己身上几件武器的特性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他很清楚手中这把霰弹枪要在近距离开火才能发挥最

大威力。离开几十米去打的话，就算现在冲过来的不是变形金刚而是辆破烂的装甲车，估计也造不成什么伤害。

MP5的子弹尽数扫在了沙漠烈虎的正面，打得火花四溅，不过并未能减缓他的速度，当其接近到两名玩家十余米的距离时，两条后腿便猛力一蹬，高高跃起……

阳光在沙地上投射出一个巨大的猛虎之影，就在沙漠烈虎滞空的短短数秒间，地上的影子发生了剧变。

很显然，是沙漠烈虎在半空中变形了。原本虎形的头部打开并扭转，一个机器人的头颅从其躯干中探出，四条弯曲的兽腿以诡异的角度扭曲折叠，压缩，再延展，其躯干内部的机械臂展露出来，外部的虎纹装甲如盔甲般附在四肢的外层。刚才打在他头部的弹孔，此刻都转移到了无关痛痒的位置，看来他的老虎形态就是用来高速推进和挨打用的。

整个变形过程看上去纷杂无比，却又迅速、利落，这一跃而起的猛虎，在落地前就变成了一个高六米有余的机器人战士，向着两名玩家袭杀而来。

变身完成后，他说话了……

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机械的语音响起：“人类……抹杀……重塑……”

第121章 死亡问答（五）

对于沙漠烈虎来说，人类的秉性，就像无常的多元宇宙一样，混乱而狂躁。他们被生存本能、交配欲望和无尽的贪婪所驱使，只会带来衰亡和堕落。唯有予以毁灭和重塑，秩序方可重见天日。

沙漠烈虎对人类的态度，就像是个有洁癖的家庭主妇面对灶台上的污迹一般，只要他看到人类，就会毫不犹豫地除个干净……

轰——

沙漠烈虎的拳头击打在沙地上，掀起一阵翻滚的沙浪，那股冲击力将小叹和悲灵双双逼退，两人踉跄地向后跳出一段距离。虽然没有被这攻击直接击中，但那股震颤的力量就使他们损失了8%的生存值，且在数秒内附带上了【缓速】的效果。

节目现场又是一片欢呼声，看来观众们对这位行刑者打招呼的方式很满意。

“雷霆一击啊这是……”封不觉托着腮帮子，看着屏幕上的直播，轻声念道：“对手是变形金刚……那小叹的称号技【蜂蜇】应该就没用了，写明了是附带【流血】效果，总不见得用在机器人身上就会变成【流油】或者【漏电】之类的。”他歪了歪头：“悲灵主要是用枪的，子弹虽比刀剑有用，但面对这种对手，恐怕很难解决问题啊……”

这时，大屏幕上，沙漠烈虎已发动了下一轮攻击。

身为一个机器人，看到眼前的人类都开枪了，他要是不动用点重火力，那多没面子。只见他的双膝外侧各弹出了一个长方形的发射口，伴随着嗖嗖两声……两枚制导弹头窜向

了正在退却的小叹和悲灵。

轰——轰——

两次规模较小爆炸，炸出两个沙坑，掀飞大量黄沙。不过小叹和悲灵都没有被直接命中，两人皆是避开了攻击，只受到了一些冲击波造成的伤害。

所以说……导弹这种玩意儿，不管是洲际的还是微型的，攻击大型热源可以，但攻击活人，是没法儿追踪定位的，用导弹还不如拿机枪扫。

“嘿！MR尤。”封不觉挪开了面前的话筒，轻声对距离自己不远的尤先生道：“我能不能问问……角斗场中的行刑者是以什么依据来分配的？是随机指派？还是看选手的种族、数量、或者答题分数？”

尤先生瞥了他一眼，笑了笑，他也没有用话筒，只是低声回道：“把你说的综合一下就对了，嚯嚯……是根据那两人的实力。”

封不觉试探着问道：“也就是说……如果刚才枉选手一个人进角斗场，他就不会遇到现在这个家伙了是吗？”

“呵呵……那当然，一人和两人，实力是不一样的嘛。”尤先生给出了确定的答案。

“原来如此……”封不觉心道：“难怪刚才那胖子用了‘以一敌二的血腥任务’这种措辞……看来多人进入角斗场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而单人进入的情况下，就算是似雨去也不会产生优势……因为实力强的玩家将遇到更强的怪物。”他思忖了几秒：“嗯……考虑到生存值和体能值的消耗，貌似应该在答题环节轮流垫底，这样可以分担一些战斗的压力。”

“快看，四号选手似乎要反击了！”尤先生对着话筒的喊声将封不觉的注意力重新拉回了大屏幕上。

画面中，悲灵娇小的身影径直冲向了那钢筋铁骨的机器巨人，而且此刻她手中拿着的竟然只是一把手枪而已。

小叹也不太清楚悲灵要干什么，不过他还是壮起胆子向前跑去，并不断朝沙漠烈虎开火进行掩护。

沙漠烈虎见对手不退反进，也毫不客气，朝着悲灵挥舞巨臂，横扫而去，悲灵灵巧地贴着沙地翻滚一段，避开了这一击，随即她迅速起身，以单膝跪地的姿势，双臂平举，用手中的枪瞄准了沙漠烈虎的胸口。

在这样的距离上打这么大的目标，悲灵是不会失手的，她也正是为了保证100%的命中对方的核心部位，才会冒险靠近，因为……这一枪不容有失。

只见那把枪的枪身瞬间凝聚起耀眼的光芒，接着……

这一枪没有发出应有的响声，半空中响起的竟是雄鹰扑食猎物时的长啸。飞出枪口的子弹上银光大盛，在半空幻化成一只发光的银翼巨鹰，扑向了沙漠烈虎的身躯。

下一秒，沙漠烈虎的胸口仿佛是被一枚RPG弹头给轰中了一般，发生了类似爆破的反应，这六米多高、重数吨的机器人竟然被这股巨力轰得双脚离地，向后倒去。

【名称：苍鹰破空】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使用一次后消失】

【技能类别：射击】

【效果：将灵力灌注于子弹之上发射，对目标造成威力巨大的爆破性伤害（发动该技能时必须使用手枪，且枪内至少存在一枚子弹）。】

【消耗：体能值500，最大灵力值的50%】

【学习条件：射击专精E，灵术专精F，等级10以上】

【备注：简单实用的招式，只需基础的灵术知识便可理解此招的原理。消耗的灵力值越多，攻击的威力将会越强。身体能力较差的枪手在出招后，短时间内会被附加上麻痹状态。而发射苍鹰破空的武器在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内将因过热

无法使用。】

这就是悲灵使出的技能，她在几个剧本前抽到了这张技能卡，也进行了学习，只是一直没有使用的机会。

很显然，这是个赌博式的招式。而面对眼前的对手，悲灵认为，值得一赌。

她对形势的分析很准确，行动也相当果断、有效。与其把这招留着，等陷入绝境时被迫使出，还不如尽早就用这招决胜负。即使没能将这怪物一击必杀，在生存值尚可的情况下，这场战斗也还有回旋的余地。

悲灵开完这一枪，就蹲坐在沙地上站不起来了，她打开游戏菜单确认了一下，口中念叨着：“切……果然被附上【麻痹】状态了。”

而另一边的沙漠烈虎，却是一秒钟都没有停下，他是机器人，他可不会像血肉之躯的人类那样倒地以后还得喘口气什么的。他挨完那一枪后，胸口留下了一片焦黑，此处的装甲板凹陷并出现了裂痕。不过他脑中的电路用零点几秒计算了一下破坏程度，然后反馈给他一条信息——“还能动”，于是，他就立即从地上爬起来了。

砰砰砰——

小叹看出了情况不妙，连续上膛，不断地射击，向前飞奔而来，可他还是不够快。

沙漠烈虎如冰箱般大小的铁拳从天而降，从上方斜着朝悲灵轰去，这一击要是打实了，用三个词就能解释接下来将出现的景象：人，肉酱，白光。

悲灵跪坐在地上，看着一片阴影朝自己压来，却毫无办法，她的身体不听使唤，就连向侧面翻滚都做不到，她只能咬着牙，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疼痛模拟。

这一刻，奇迹发生了。

沙漠烈虎的动作竟突然一滞，就像是高速摄影机捕捉到

的画面一般，变得很慢，他的拳头龟速接近，感觉上就是真撞上了也死不了。

现场的观众发出一阵惊呼。

尤先生显然是个识货的人，“噢！各位观众请看！似乎有人在附近使用了时间之沙！”

“不，只是些参有杂质或者劣等的时光粉尘而已，真正的时间之沙不会只有这点效果。”

镜头顺势转了过去，观众们惊讶地发现，说这话的人竟然是赫淮斯特斯，原来他还是可以给出几句正经点评的。

小叹一手拿着温彻斯特，另一手的手掌中，正在滴血。

他也是没有办法，要使用【缓慢的流沙】，就得把瓶子弄碎，这四周围全是柔软的沙地，情势紧急，他只能用手把那个小玻璃瓶给握碎掉。

沙漠烈虎的拳头继续靠近，不过那缓速的效果帮助小叹成功赶到了悲灵所在的位置，他二话不说，将队友扛起来就跑，一口气跑出老远。

“笨蛋！你要跑哪儿去啊？趁现在打他啊！”悲灵见小叹像猪八戒背媳妇似得越跑越远，完全没有停下的意思，赶紧喊着提醒道。

“哦！明白！”小叹恍然大悟，一撒手，直接把悲灵扔到了地上，转身又向沙漠烈虎奔去。

待他离开后几秒，悲灵便恢复了行动能力，她黑着脸从地上爬起来，擦了擦满脸的沙子，深呼吸一次：“这个大白痴……看我以后在杀戮游戏里把你打得叫妈……”她虽是很生气，但也清楚轻重缓急，此刻不是闹别扭的时候。

悲灵又从行囊中拿出了狙击枪，短短几秒间就做好了攻击准备，开始瞄准。在沙漠烈虎几乎静止的状态下，她还是选择用身上威力最大的枪械来攻击。

小叹则是回到了沙漠烈虎的脚下，身形迅灵地顺着对方那条还未完全收回的手臂快步而上，一路冲上这机器人的肩头。

就在缓慢的流沙失效前的一刻，小叹手中温彻斯特的枪口，零距离地抵住了沙漠烈虎的头部。就在他扣动扳机时，远处悲灵的狙击枪也响了。

第122章 死亡问答（六）

沙漠烈虎的头部被温彻斯特轰缺了一大块，而狙击枪的子弹，并没有飞向头部。悲灵瞄准的位置，是刚才被【苍鹰破空】所击中的、沙漠烈虎的胸部装甲板。这一枪成功钻透了装甲，击中了他的能量核心。

没有发生剧烈的爆炸，这怪物也没有做什么垂死挣扎，他只是如同断了电的家用电器一样，失去了行动能力，不再有反应。

还未等小叹和悲灵的神经松懈下来，又生异变，天空中那让人无法睁眼的太阳竟突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移动起来，这光源的高速移位使得地上的影子也跟着拉长，温度也是随之下降。他们抬头望去，只见头顶的“天空”竟然被打开了。那片蓝天就像是一个鞋盒的盖子，太阳则像是置于这盖子内测的一个灯泡，而此刻，这盖子被人给掀了……

“天空”的外面，极其高远之处，竟可以看到黑白格子图案的天花板，不知从何而来的光线也变得像是室内的人造光源。不多时，一张巨大的、憨厚的脸庞渐渐移了出来，遮住了天空，从上方俯视着沙地上的二人。

这一幕景象显得荒诞无比，但也解释了很多事情。

比较形象的描述就是……这个角斗场，是一个长方形的盒子，底是平的，铺了一层沙子，四面墙和顶部都伪装成了一种从视觉上来看和真实的蓝天没有区别的纸板。小叹和悲灵，就像两只被放进盒子里的蚂蚁，沙漠烈虎也不过就是个迷你玩具的尺寸。

而现在，盒子外面的人，尤先生，把盒子的顶给掀开了，于是盒子里的蚂蚁，看到了外面屋子的天花板和光线……

在沙漠烈虎被干掉的瞬间，节目现场的大屏幕已经结束了直播，尤先生自然还在舞台上站着，没离开过。当然，作为“半神”这样的存在，要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也并不算困难。

小叹和悲灵看到头上的景象，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尤先生则只是冲他们笑笑，然后用他那肥嘟嘟的手，拿了两个玩具电话亭，放到了“沙漠”里，并用一种小叹和悲灵可以接受的音量说道：“进去就可以了。”说完，他又拿起盖子，重新把“天空”给盖上了。

盒子里的两人面面相觑，还是小叹先开口说道：“难怪觉哥暗示我们不要乱来……这剧本的怪不止是多而已，简直逆天啊！”

悲灵拍掉了劈头盖脸的沙子，收拾好武器，回道：“这剧本古怪的地方多了，我们到现在连主线任务都没有接到呢。”

“诶？对啊，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小叹应道。

“总之，先照他说的做好了。”悲灵已经走向了离自己比较近的那个电话亭：“进去应该就能回到刚才的录影棚了吧，呼……这里热死了。”

小叹收好武器，便走进了另一个电话亭。

两人这次都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所以当脚底下感觉到突然一空时，并没有太多慌张。他们只是顺其自然地落入了四周漆黑一片的环境中，然后被那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顺着滑道，回到了座椅上，旋转着升起，又一次来到了死亡问答的答题现场。

“欢迎回来！”现场的尤先生语气振奋地喊道。

观众们也爆发出一阵欢呼。

“诶？刚才那个超级巨大化的也是你吗？”小叹问道。

“当然是我，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同时出现在许多地方，这并不困难。不过我把二位接回来的过程，这里不会转

播。”尤先生一边回答，一边又晃到镜头前：“各位观众，如果您对我的幕后工作有兴趣，请发送短信到屏幕下方的号码，或者登陆我们的网站参与直播互动，在每个甲子的最后一年，本节目将会抽出六百名幸运观众，获得我们节目的限量版录像，里面将记录一些您在直播中看不到的花絮镜头哦！”

说完了套话，尤先生又转向了嘉宾席那边，言归正传：“好了，对于二号和四号选手刚才在角斗场中的表现，不知道三位嘉宾有什么评价？”

镜头又给到了傲慢，她说得很干脆：“男人都去死吧。”

“嗯，说得好。”悲灵也学着傲慢的姿势，双手交叉在胸前，煞有介事地点头称是。

“喂！我干什么了啊！”小叹喊道。

“两人的实力没什么好多评价的。不过在两个问题上，二号小哥的选择非常糟糕。”瘟疫的评价总是客观、且有条理：“其一，你不该徒手去捏碎那个玻璃瓶。其二，事实上，最后你打沙漠烈虎头部的那一枪是没用的，就算你把他整个头轰掉也只是破坏了他的信息收集系统，真正杀死他的还是四号选手那两枪，第一枪摧垮装甲，第二枪贯穿核心。”

瘟疫刚说完，他旁边的赫淮斯托斯便接道：“我说那位小哥，捏碎瓶子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此刻时光粉尘已经渗入到你手掌的伤口中了……”赫淮斯托斯竟是一本正经地提醒道，“属于你那只左手的‘时间’已经透支，不处理一下的话，不久后那只手就会化为尘土。”

“啊？那么严重？”小叹虽是听得一头雾水，但感觉上……这事儿是很可怕的样子。

“无所谓。”

全场观众，包括尤先生和三位嘉宾，这一刻，全都将目光投向了说出这三个字来的人。

封不觉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接着道：“消耗一片

SCP-500就可以治好。”

“嚯嚯嚯……不愧是一号选手，立即就想到了解决的方法。”尤先生笑道：“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进入死亡问答，第二轮！”

DJ播放了一段短暂而有力的BGM，灯光再次聚焦到了舞台中心。观众席一片欢呼雀跃，群魔乱舞之景。

“好了，部分观众请冷静一点，不要朝你的周围或者半空中喷火了。D3看台的那个家伙，没错就是你，把你身边的孜然妖怪给我吐出来，别以为我没看见！对，谢谢！”尤先生维持了一下现场秩序，接着转向封不觉说道：“首先，一号选手，还记得我说过……第一轮得分最高的选手，将获得一项神秘优势吗？”

第123章 死亡问答（七）

“你忘了我都不会忘。”封不觉懒洋洋地卧在椅子里回道。

“嚯嚯嚯……那么……”尤先生打了个响指，封不觉面前的操作台和他所坐的座位，竟然在这时向前移动起来，这两样东西都是与地板下层相连的，但在其移动过程中，那黑白格子相间的地板像是虚拟投影一样消失，又再次出现，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第二轮是……选择题。”尤先生说道，“本轮的规则是，选手逐一上前作答，每人最多可以回答七道题，最少也需要回答一道题。”他又一次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叠问题卡，卡片背面的图案和第一轮没有什么区别：“我念完题目以后，选手可以通过操作台上的按钮选定答案，一旦确定按下，答案便无法更改。”

封不觉道：“是不是只要答错了一题，就不能接着答了？”

“没错，而你在第一轮获得的神秘优势便是……”尤先生又在关键的时刻停顿了一下，现场响起了急促的鼓声，仿佛是马戏团中空中飞人最终一跳时的配乐，“你可以在第二轮中，随时选择直接跳过一题并加分。”

“这一轮还是分数最低的人进角斗场吗？”封不觉又问道。

“呵呵……第二轮……”尤先生阴恻恻地笑着：“将由本轮结束时分数最高的选手，任意指定一人进入角斗场。”

“原来如此。”封不觉道，“我明白了，开始吧。”

“OK，请听第一题……”尤先生拿着问题卡道：“这道题的分数……是十分。请问……爱因斯坦的生日是……A，3月13日；B，3月14日；C，3月15日；D，4月13日。”他问完以后，将脸转向镜头：“我们都知道，第二轮是非常关键的一

轮，选手若能答对全部的七道题目，将极有可能建立起巨大的分数优势……”

封不觉面无表情地沉默了几秒，随即就打断了尤先生：“我要跳过这题并加分。”

现场观众一片哗然。

尤先生笑道：“真的吗？一号选手，你在第一题上就想用掉这次机会吗？要知道后面的题目只会越来越难哦。”

“对。”封不觉十分冷静地回道。

“呵呵……加分！”尤先生燃掉了手上的问题卡，封不觉的操作台前，显示的分数变为了60分。

“接下来……第二题的分数是二十分，答对加二十分，答错，自然会扣去二十分。”尤先生笑道：“一号选手，请问你为什么会如此果断地就把这项优势给用掉呢？以前来参加我们节目的选手，都会尽可能将这个机会留到后面的题目再用的。”

“因为这道题我不会啊。”封不觉回道。

“为什么不猜一下呢？不过就是十分的题目而已啊。”尤先生问道。

封不觉回道：“这就是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了。假设这些题我全都不会，如果第一题时我就瞎猜，猜对了是60分，猜错了是40分。而现在，猜对有80分，猜错的话……和第一题就错误的结果是一样的，40分。

同样都是25%的概率，风险相同，可能产生的收益却更高，所以我当然会把这次机会用掉，确保进入第二题再说。”他顿了一下：“何况……万一第二题我会呢，那就不需要猜了吧。”

尤先生被他说得有点发愣，观众席沉默几秒，爆发出掌声和欢呼。

“呼……呵呵，一号选手就连答不出题目的时候都显得十分沉着啊。”尤先生笑道。

观众们中传来一阵笑声。

“这叫合理运用规则，继续吧。”封不觉双手枕在脑后，显得很轻松。

“好吧，一号选手，从第二题开始，你可以选择答，或不答……”尤先生推了推鼻梁上的小圆墨镜：他看了看封不觉：“根据你刚才的理论，就算是猜，你也会试试的吧？”

“那是当然。”封不觉回道。

“请听题！”尤先生看着问题卡道：“1943年4月30日，一个历史上著名的骗局拉开了序幕，即‘碎肉行动’，请问，那具被伪装成皇家海军少校的尸体，他的……真名，是……A，威廉·马丁；B，塞缪尔·杰克逊；C，格林杜尔·迈克尔；D，查理·辛。”

封不觉毫不犹豫地按下了C的按钮。

尤先生道：“一号选手，答案一旦按下就不能更改了哦。”

“啊，我知道。”封不觉回道。

现场又响起了令人紧张的配乐，尤先生则是神色凝重地看着镜头：“正确答案是……”

“你一脸便秘的搞什么啊……B和D都是演员的名字吧，直接就可以排除了。而威廉·马丁不就是碎肉行动里伪造出来的那个身份名吗？就算不知道碎肉行动的人，在A和C之间猜一下也会选比较像真名的那个名字了吧……”封不觉说道。

“一号选手。”尤先生不爽地转过脸来：“要不你来主持吧？”

“好啊，咱们换个位置，我保证送你进角斗场。”封不觉回道。

“哦？这倒有趣，尤先生要进角斗场的话，就从我们三个

当中挑一个来做行刑者吧。”坐在嘉宾席上的瘟疫露出了一个趣味盎然的笑容。

傲慢竟附议道：“好主意。”

“根本就是想让我死啊喂！”尤先生道：“别扯开话题，我正在宣布答案呢！”

“是C嘛。”观众们一副已经被剧透了的样子嘘道。

“好吧……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尤先生又振奋起精神：“答案正确！加二十分！”封不觉那操作台前显示的分数立即变成了八十。

“嗯……看来这道题对一号选手来说完全没难度。”尤先生手一扬，燃掉了问题卡，“不过下一题……价值四十分。”他故意停顿了几秒，摄像镜头也给到了封不觉，但觉哥没什么特别大的反应。

“现在有没有后悔把那项直接跳题的权力用掉呢，一号选手？”尤先生适时问道。

“这么说来……接下去每一题的分数都会翻倍吗？”封不觉无视尤胖子，自顾自地说道。

“嚯嚯嚯……谁知道呢？”尤先生也打了个马虎眼。

“哼……”封不觉冷笑，回答了对方的前一个问题：“觉得会后悔，就不去做，做了，就不后悔。”

尤先生吹了个口哨，摄像师用分屏同时给了他和封不觉各自一个特写：“那么……一号选手，这第三题，你要不要回答？”

“回答。”封不觉说道。

“请听题！”尤先生看着问题卡答道：“以下哪项，不是……弃天帝的招式。A，神之焰；B，神之光；C，神之手；D，神之裁。”

这问题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弃天帝的招式大部分都是

以“神之”开头的，封不觉一时间也说不上答案来，需要在他记忆的阁楼中好好搜索一番。

“选手可以不要着急，第二轮没有规定的时间限制，但一般来说，如果过了三五分钟你还是想不出来，我会倒数十秒让你随便选一个答案。”尤先生说完这话，又将脸转向了舞台中央：“不如我们趁着一号选手思考的时候，请其他几名选手说一下对一号选手在这轮的前景怎么看。当然，诸位如果知道答案，也不要试图提示他，否则他会被直接扣分出局。”他转向小叹：“二号选手，你觉得一号选手能答到第几题。”

小叹正低头默默注视着自己的左手，目前来说，他的手还没出现什么明显的变化，被尤先生提问，他头也不抬地回道：“不知道，不过我对觉哥有信心，他应该能答完的吧。”

“二号选手，一号现在分数领先，要是他能全部答完的话，那第二轮的最高分就提前决出了，万一他选你去角斗场怎么办？”尤先生抛出了一个比较难答的问题。

“哈？”小叹把头抬起来，看着尤先生：“那就去呗，觉哥要是选我去，就说明这样做比较合理吧。”

“呵呵……看来二号选手十分信任一号的智谋呢。”尤先生评述道，随即转到似雨那边，“那么……请问三……”

“Pass。”似雨都没让尤先生把话说完，直接就用一种“懒得理你”的方式进行了回应。

“呃……”尤胖子尴尬地笑笑，转向了悲灵那边：“那……四号选手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团长，你真能答完的话，就把小叹给选进去吧。”话是对封不觉说的，但悲灵却是朝着小叹投去了一个满怀恶意的笑容。

“我到底干什么了啊？”小叹一脸无辜的样子。

“失去了左手，又没女人缘的话，这辈子就只能与右手相依为命了啊……”封不觉这时居然用一种有气无力的口吻吐了

个槽，看他那从容的神态，估计是已经有了答案。

尤胖子两眼一亮，说道：“哦，一号选手，你这句话挺有趣的嘛，我以后可以引用吗？”

“随便你……”封不觉道，“我已经选好了，报答案吧。”

尤先生弯腰瞅了眼一号操作台正面的答案，封不觉按下的是D键。

“OK，一号选手的答案是D，神之裁……”尤先生又开始他惯用的主持伎俩，不把话整句说完，每每在关键的地方，能停多久，就停多久，“……这个答案……”

第124章 死亡问答（完）

“正确！”尤先生隔了老半天才宣布出来，操作台上的分数顺势增加，封不觉的得分已经到了120分。

观众响起一片欢呼和掌声，音响师放了一段快节奏的配乐，灯光也是适时地闪烁一番。

“呵呵，一号选手看来渐入佳境啊。”尤先生笑着道：“那么……接下来他要面对的就是第四题了。”他燃掉了第三题的问题卡，看了一眼新的题目，面带诡笑，望着封不觉道：“这道题，价值120分！”

观众一片哗然，小叹他们闻言也是一惊。

“一号选手，你们四位……”尤先生环顾四周：“四位的根本目的……是生存，而不是竞争。在第二轮中，谁能胜出并不重要，真正的关键是胜出的那个人会选谁去角斗场。”尤先生说道：“二、三、四号选手的分数，分别是零分、二十分和零分。可以说，你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大的优势，只要他们全都在第二题时就放弃，便能保证你第一的位置了。”

“你的意思是，我没有必要冒着分数归零的风险继续下去是吗？”封不觉问道。

尤先生回道：“呵呵……我只是替你分析一下情势而已，如果你是四人中负责出谋划策的那位，我想你的队友们也会乐于配合的。”

“你说队友？呵呵……既然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的目的是全员生存，而不是争夺第一。”封不觉神情一变，向对方投去一个邪邪的冷笑，仿佛真的是JOKER附体一般，说话的语气也变了：“那我想问问……第一名才能拿奖品的安排还有什么意义吗？我们是一个团队，谁来拿奖品有区别吗？”

“呃……那个……”尤先生吞吞吐吐的，他不是被问住了，而是不想回答。

“还有，只要提示其他选手，那么答题的那名选手就会扣分，这个规定显然也是针对团队合作而设。如果在一个彼此竞争的游戏里，选手间是不会互相提示的，根本不需要这种限制。”封不觉冷笑：“哼……请问我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他抬起一条胳膊，指了指大屏幕上正显示着的节目标题，“死亡问答，这个节目表面上是四名选手争夺第一的游戏，但事实上，却是一个团队生存游戏。”

封不觉干脆坐正，把麦克风摆好了说道：“每一轮都会有人进入角斗场，但那未必会导致死亡，角斗场只是每轮结束时的试炼，没能得到最高分的人都有可能会进入……简单地说，答不出题没关系，战斗能力强的人，一样可以进入下一轮。”封不觉歪着头，手肘支撑在操作台上，凝视着尤先生那闪烁不定的双眼道：“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经历的，只是为了这游戏的最后一轮所做的铺垫和积累，那或许是第三轮、第五轮……我不知道……总之，到了最后的一轮，才是真正的‘死亡问答’，而那个时候……”封不觉又靠到了椅背上：“之前所累积下来的‘分数’，就会起到某种我此刻尚不知道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场鸦雀无声，除了某些时刻都会发出声音的怪物，比如打嗝儿妖怪这种观众外，场内一片肃然。

尤先生拿着麦克风，灯光师将一道明亮的柱形光线照向了他，他走到摄像机前，脸上渐渐露出振奋和笑意：“各位观众，一号选手他……”尤先生这次说话的声音很低，不过由于此刻非常安静，所有人都听得很清楚：“他竟然猜到了第三轮的规则变化……这……”他忽然提高了声音：“这是前所未有的！让我们给予他掌声和欢呼！”

观众们沸腾起来，掌声、口哨，一阵鬼哭神嚎，当中还伴着一些狼人的嚎叫声。

尤先生将他那矮胖的身躯摇摇晃晃地挪回了封不觉的操作台前：“不过很可惜，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最后一轮的具体规则。”

“我想我知道得已经够多了。”封不觉道：“总之，第四题，120分，我选择答。”

“请听题！”尤先生举起问题卡道：“以下四个人物当中，谁最富有……”他顿了一下：“A，托尼·斯塔克；B，布鲁斯·韦恩；C，史高治（Scrooge）叔叔；D，阿甘。”

封不觉立即就按下了C键，尤先生不紧不慢地问道：“你的答案是史高治叔叔？”

“当然，那只鸭子和另外三个家伙不是一个量级的。”

“回答……”意料之中的停顿后，尤先生道：“正确！”封不觉的分数来到了240分，现场掌声雷动。

尤先生燃掉了第四张问题卡，看了眼第五题，说道：“一号选手，如果我现在告诉你，第五道题，非常，非常难答，你会放弃吗？”

“你先说说这道题的分数吧。”封不觉自然不会轻易被对方给忽悠了。

“这道题的价值是……”尤先生的神情忽然变得有些奇怪，“一千点技巧值。”

观众和嘉宾都没有太大的反应，但四名玩家听到这句话后，全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什么……技巧值？”封不觉试探着问道。

“废话，你说什么技巧值？”尤先生摊开双手，冲着镜头笑道，观众们也爆发出一阵笑声。

“我要答！”封不觉坚定地说道：“报题目吧。”他只当是在这个剧本里，技巧值也算正常概念。

“哼……”尤先生冷笑一声，拿起问题卡道：“到目前为

止，你在惊悚乐园中只获得过一种恐惧评级……”

“你说什么？”封不觉瞪大了双眼，几乎是本能地打断了尤先生的话。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尤先生语气轻松的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封不觉边问边试图站起来，但尤先生轻轻挥了挥手指，一股无形巨力便将其重新摁回了座位上。

“谁让你站起来了？”尤先生用一种大人教训小孩的语气道：“听我把问题说完。”

这一刻，小叹、悲灵和似雨都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压迫感，这个舞台的气氛变了，变得压抑而恐怖……

尤先生接着念起他手中的题目：“到目前为止，你在惊悚乐园中只获得过一种恐惧评级，请问那是……A，浑身是胆；B，勇气可嘉；C，惊慌失措；D，胆颤心惊。”

封不觉一脸狐疑地看着尤先生，慢慢伸出手去，按下了代表A选项的按钮。尤先生还没宣布答案，他就听到了系统提示：【您获得1000点技巧值】

“难道你是衍生者？”封不觉压低了声音问道，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不过他错了。

“你怀疑我是个维度比你更低的物种？”尤先生笑着道：“呵呵呵……别开这种玩笑好吗？”他燃掉了问题卡，拿出了下一张：“第六题……答对的奖励是，一张通往惊悚乐园‘里世界’的通行证。”他说着，动了动手指，其食指和中指间就出现了一张黑色的小卡片，“答错的话，你的灵能武器就会消失。”

封不觉的大脑正在飞速运转着……从进入剧本开始到现在，各种反常现象的不断累积，似乎在这个瞬间使一切发生了质的变化。

“够了。”一个陌生的说话声响起。

那是个一身西服的男子，留着棕色头发，他突兀地出现在舞台中央，正站在尤先生的身后一米处。

刹那间，尤先生的神情一僵，笑容凝固在了脸上。嘉宾席上的三人，就好似坐在办公室里插科打诨，突然看到领导进来了一样，坐姿和神情全都变了。而现场的观众们是一片愕然。

名为恐惧的重磅炸弹已然堆砌完毕，就等那一点火苗……引爆全场。

西蒙站在尤先生的背后，居高临下地看着那胖子的脖子："你准备背对着我说话吗？"

"呵……呵呵……不敢……不敢。"尤先生的汗像瀑布似的从帽子里流下来，紧张和畏惧直接写在了脸上。

西蒙又将视线投向了摄像师，他一个字都没说，只是一个眼神，那个半透明的幽灵便发出了痛苦无比的哀嚎，全身都蒙上了一层强光，随后如烟花般爆散开，魂飞魄散。其面前的摄像机自然也被炸烂了。

"杂鱼，都滚出去。"西蒙用不高不低的音量，不容置疑的语气，在舞台中央说了这么一句。

观众席上的妖魔鬼怪就像人见了鬼一样，发出各种杀猪般的喊声，连滚带爬、鸡飞狗跳地向各个出口涌去，一时间烟尘滚滚，血肉横飞，各个出口的门框基本都被撞坏了，甚至有破墙而出和遁地逃走的。

短短三十秒不到，整个录影棚就剩下了四名玩家、西蒙、尤先生，和嘉宾席上的三名嘉宾。

"好久不见啊，西蒙老兄，哈哈哈……"赫淮斯托斯笑着想套近乎。

西蒙却只是淡淡地回道，"是你啊……我订的货怎么样了？"

"呃……你也知道的，西蒙老兄，适合你的武器造起来很

麻烦，再说我们不是说好了二十一世纪结束前交货……”

“但我看你好像很闲啊？”他打断道。

“明白！明白！我马上消失！呵呵！您请自便，呵呵……”赫淮斯托斯这么说着，就真的消失了。

“没想到你也会来这种场合。”西蒙又将眼神移到了傲慢的身上。

“哼……”她冷哼一声，“你管的够宽啊。”

“我这也是公事。”西蒙回道：“你要是有什么私事要跟我说……”

“哼！”傲慢没听他把话说完，就化作一股黑烟离开了。

“看我干嘛？”接下来就是瘟疫少爷对上西蒙的视线了：“我就看看不说话，也不行啊？”

“你下注了。”西蒙回道。

“高阶人员基本都下注了啊。”瘟疫摆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我是裁判。”西蒙接道。

“那是因为没人打得过你，但是……”

“还有但是？”西蒙沉声念道。

“好好……我错了，我错了，行吧，我走就是了。”瘟疫咳嗽了两声，化作黑光而去。

西蒙的视线再次回到了尤先生身上，“好了，请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呃……这位大哥，我能不能问问，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封不觉冲西蒙挥了挥手，一脸真诚地插嘴问道。

西蒙瞥了封不觉一眼，随即打了个响指，一秒后，那瓶SCP-500便出现在其手中，他把药瓶扔给了封不觉，说道：“你们已经通关了。”

封不觉接过飞来的药瓶，也没细看属性，立即又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剧本……"

"你放心，我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至少短时间内不会……"西蒙说完这句话，四名玩家就全都化为白光被强制传送了。

……

登陆空间中，封不觉建立了队伍通讯："你们也都被传送了吗？"

小叹接道："是啊。"

"刚才的剧本是什么状况啊？"悲灵的声音也出现了。

似雨的声音响起："好像……剧本里的BOSS们之间发生了矛盾，然后把我们赶走了？"

小叹道："好奇怪啊，我这里显示任务完成是0/0，但是通关奖励倒是很齐全，这是什么BUG吗？"

封不觉道："那个突然出现的西装男……听他的语气貌似是GM，搞不好我们遇上什么大事了呢。"

"那怎么办啊？"小叹问道。

"什么怎么办？通关奖励不是拿好了吗？你去问客服，估计也是一问三不知，你总不能投诉说……玩了一半就直接通关太容易了吧。"封不觉道。

"不觉，到现在拿的所有恐惧评级都是'浑身是胆'？"似雨忽然问道。

"团长，你该不会是开挂了吧？"悲灵接道。

"啊……那个嘛……"封不觉还真没想好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和这俩女生也不算很熟，只是游戏中结识不久的朋友而已，难道把自己患有不明脑部疾病的事情给坦白了？

不过他转念一想，假如现在编个理由搪塞过去，就算这理由暂时站得住脚，说不定她们也会从小叹那里打听到真相

的……斟酌了一会儿，封不觉才开口道：“不是开挂，当然也不是注射了什么镇静药物在玩游戏……我只是，不会感到害怕。”

此言一出，似雨和悲灵自然想要继续追问。

封不觉在她们问出问题前就抢道：“但为什么会这样，恕我不能相告，你们也别去问小叹。就算是我的一点隐私吧，希望你们能保守这个秘密。”

一段无声的沉默后，似雨说道：“好的，这事就不提了。”

听她这么说，悲灵也接道：“我没意见，放心，我口风也很紧的。”

“嗯……谢谢，那要不今天就这么散了吧。”封不觉道。

“好啊，我也有点累了，下了。”小叹应道。

似雨和悲灵也表示准备下线，四人便相互道别，纷纷离开了游戏。

……

时间稍稍倒退，数分钟前，死亡问答录制现场。

西蒙俯视着尤先生道，“谁允许你把他们带到死亡问答里来的？你这节目是不准备办下去了是吗？”

“嗯……来的只是虚拟投影，他们又不会真的死掉……”尤先生似乎想要解释。

“你刚才是想做什么？”西蒙问道。

“是伍迪那家伙先犯规啊！他让封不觉在十几级就进入了霹雳世界，轻而易举就入手了灵能武器啊。”尤先生直接辩解道。

“你的意思是……你正在替我纠正一些违规后产生的结果。”西蒙问道。

尤先生的脸都白了，他知道这句话里藏着极度危险的陷

阱，他要是回答“是”，那言下之意，自己就是在行使裁判的权力了，以西蒙的性格，只要给他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别说是半神，真神他也敢杀。

“不！”尤先生道：“我绝没有那个意思。”

“你先送给他1000技巧值，然后就准备夺走他的灵能武器，自以为这样就能摆平了是吗？”西蒙说道：“你觉得伍迪要是知道你耍的这种小聪明，会怎么做？”

“呃……”尤先生一时语塞。

西蒙冷冷道：“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下注的那个家伙扔到一级衍生者的地盘，把他的实力打退个十级左右。”

“可……可是……”尤先生还想说些什么。

“封不觉拿到灵能武器并没有什么不妥的，以他的实力，根本不需要等到三十级左右再拿。这是我作为裁判的判断。”西蒙说道：“从此刻开始，你们这些家伙的小动作也该到此为止了。”他冷哼一声：“我已经完成了对系统的修正，伍迪留的后门已经不复存在，你们休想再进行干预，哪怕是一秒。”

西蒙说着，走向了舞台上固定机位的主摄影机，他站到镜头前，目光如刀锋般冰冷：“赌局现在才正式开始，谁敢再把手伸到桌子上，我就把他的手剁了。”

第125章

“你的手没事吧？”封不觉问道。

“哈？当然没事了，就算有也是游戏里的人物有事啊。”小叹回道，“觉哥，你打电话来该不会就是为了问我这个吧？我还在值班呢。”

这是第二天的下午，封不觉在家和小叹通话。

“啊……当然不是，我只是顺便问问。”封不觉随即开始说正事儿：“是这样……今天我出门和编辑谈了一桩和写作没什么关系的合作。”

“什么啊？”

“大后天，也就是本周六。我要去电视台录一个节目，那边交通不方便，你那天应该是休息吧，来给我当回司机如何？”封不觉道。

“啊？”小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大喊一声：“啊？”

“你干嘛？”封不觉的语调还是挺正常的，“一走神把细菌培养皿当果冻吃了吗？”

“你终于要上电视了啊觉哥！这是要火了吗？”小叹兴奋地问道。

“不是。”

“啊~以后你终于也可以躺着赚钱了吧。”

“你这句话好像是说我即将去从事另一个行业的样子……”

“我的意思就是你终于可以像那些大作家一样躺在版税上过日子，不用每个月都纠结地码字了啊。”

“所以我都说‘不是’了。”封不觉道：“什么都不会改变的，你想多了。”

小叹兴奋得完全无视了封不觉的否定，他又问道：“对了！是什么节目啊？觉哥。”

“我是写手。”他淡定地回道。

“啊？我知道啊，我是问你上什么节目？”

“我是写手。”封不觉重复了一遍。

“哈？”小叹似乎又短路了。

“哎……”封不觉深深叹了口气：“那个节目叫‘我是写手’，是一个参赛者互相PK淘汰制的综艺节目。”

“哦？那除了你还有谁去参加啊？”小叹说道。

“不知亦不鸟。”封不觉回道。

小叹捶桌大笑：“哈哈哈……觉哥，果然霸气啊。”

“不知是因为其他选手的信息保密。”封不觉道：“不鸟是因为鸟了也没用……我个人希望来个一轮游，立即被淘汰，免得再去了。”

“别介啊！难得上电视的机会……”

“鄙人不是很喜欢出现在人多的场合，留下过多的影像资料也实非我愿……”封不觉说道：“实在是因为出场费还挺高的……我才……”

“觉哥你告诉包大人了吗？”小叹说道。

“没有，反正我就是说了，你也会打电话给他的，所以就由你去说吧。”封不觉顿了一下，再道：“我强调一下，你跟包大人聊聊这事儿就可以了，不要到处乱讲。”

“怎么～会呢。”小叹提高了语调回道。

“记得我第一本书出版的时候，连距离你家五六条街外的水果店老板都知道了。”封不觉道。

“哈……哈哈……那个嘛……”

“那……就这么说定了，周六中午你开车送我过去，然后

就没你事了。因为不知道要录到几时，结束后我就自己回去好了，反正我的交通卡里还是有钱的。”封不觉道。

“我可以进现场看吗？”小叹问道。

“不行。”

“真的……”

“不行。”

“好吧。”小叹失望地道：“那节目什么时候播出？”

“不知道。”

“算了，我自己上网查。”

“你继续值班吧……晚上再聊。”封不觉从头到尾保持着有气无力的语调。

“好好，拜拜。”

“再见。”

电话挂断后，封不觉又是深深一叹：“嗯……只能祈祷这小子适可而止了吧。”

两个小时后……

有人敲门。

封不觉应了声“来了”便朝门口走去，谁知他刚走到门口，外面的人就用钥匙把门打开了。

“我说……刘阿姨……您老要是不准备等我开门，为什么还要敲门呢……”封不觉问道。

门口站的正是房东刘大妈：“你们年轻人是有隐私的嘛，万一你屋里有姑娘在呢？万一你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所以我先敲敲门，听你答应了我就知道可以进来了。”

“您这话前后矛盾，而且您的逻辑很容易产生误会啊……”

“别跟我扯那些。”刘大妈上下打量着他：“我听说……你

要去拍电影？”

封不觉心里蹦出的第一个字是“靠！”不过嘴上只是哀叹一声，回道：“您听谁说的？”

“在菜场听王阿姨说的啊。”刘大妈开始滔滔不绝起来：“诶，我说，小封啊，我外孙女今年十岁，特~有表演天分……”

封不觉真想一头磕死在门框上，“刘阿姨……首先，我只是去电视台录个综艺节目而已，几个小时的事儿。那个节目在电视上播出时，就剪辑成几十分钟了，而我的镜头呢，加起来可能也就几分钟了。”他缓了口气，接着道：“其次……就算我是去拍电影，也没能力安排您孙女去参演，那得找制片人……”

“啊？这样啊？”刘大妈楞道：“我怎么听小区保安说的有板有眼的，说你要自编自导自演……”听她这意思，以讹传讹的人还不止一两个。

“行行行……您多虑了……”封不觉赶紧摆手道：“谣言！纯粹的谣言！我不是吃那碗饭的，也没兴趣进演艺圈，我就是去参加个综艺节目而已，类似有奖问答的那种。”

“哦……”刘大妈点头道：“诶？小封啊，节目什么时候播啊？”

“您想干嘛？”

“怎么啦？难得有熟人上电视露脸，大妈我看看不行啊？”

“行……”封不觉拿她没辙，“我周六去录，录完我问问节目组。您放心，过几天，我会把这个月的房租、花在猫身上的欠款、和播出的消息，一起捎来给您，这总行了吧？”

“那说定了啊，大妈等你消息啊……”刘大妈回道。

“好好……慢走不送……”封不觉连推带哄地把人送走，关上了门。他背靠门吁了口气：“这谣言散布和变异的效率略惊人啊……再过四十八小时，说我要出国拿奥斯卡估计都有人

信。”

他摇了摇头，回到房间，把门后面的三把锁全闩上，包括链条锁。然后来到了游戏舱前，脱鞋躺了进去。

第126章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1200，游戏币：12000】

【获得物品/装备：SCP-500】

【完成/接受任务：0/0】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0，破解世界观：无】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0】

【技巧值加成经验：0，游戏币：0】

【剧本通关奖励：技能卡*1】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封不觉登陆以后，先是看了上次的结算情况，他经历完死亡问答这个剧本后获得的奖励可以说非常少，最终结算的技巧值竟然是0，答题时得到的1000点技巧值并未出现于结算清单内，不过在剧本过程中已经切实地增加过了，此刻封不觉的技巧值足有2580之多。

技能卡会抽到什么尚且不知，但这个剧本中最大的收获，无疑就是那瓶二十片装的SCP-500了。

【名称：SCP-500（20/20）】

【类型：消耗品】

【品质：完美】

【功能：可医治所有负面的异常状态】

【备注：点击展开详细资料】

这个物品的备注竟然是个链接，封不觉点击以后，游戏菜单最前端跳出了一个关于这项物品的资料窗口。

【项目编号：SCP-500

项目分类：Safe

特殊保管措施：SCP-500必须存放在避免强光并且干冷的环境中。为了避免滥用，SCP-500只允许等级4的员工获得许可后使用。

描述：SCP-500是一个小塑料罐，内部装有若干红色药片。每一片药，口服之后会在两个小时内有效地治愈所有疾病，治疗的具体时间基于服用者的具体状况。尽管进行过大量实验，尝试人工合成SCP-500主要成分的行为都以失败告终。】

这还不是全部，继续往下看，还可以看到许多条记录和附录，基本都是关于过去使用这“万能药”的一些实验请求以及使用结果记录。

这种药的确如尤先生所言，就是“包治百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超越了“治病”的概念。比如有一条记录就表明，这种药竟然可以治愈已经被感染变异的丧尸，让其重新变回人类。

封不觉看完了内容，便将物品收好，他个人对SCP的设定本就有所涉猎，大致知道这万能药的效果，此刻他浏览详细说明，也只是想看看在惊悚乐园中这物品的设定会有什么变化。结果还是让他比较安心的，看来不管小叹的左手受到何种影响，只要一片红色的小药片就能复原了。

接着，封不觉来到了储藏室领取他的奖励。

由于接二连三地抽到一些比较坑爹的装备，让他对自己的人品有了全新的认识。有些时候，用概率之类的词汇安慰

自己也是没有用的，运气背就是运气背，全世界都没人得过的怪病也能赶上，难道还指望在游戏里撞大运抽到完美级装备吗？

所以封不觉这次很安分地选择了经验奖励，他当前的经验上限是15000，其40%是6000点，加上这经验后，他便顺利来到了16级。

随后他就来到了另一根玻璃柱前，抽取了技能卡。

【名称：恶魔蝙蝠鬼影】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侦查】

【效果：冷却时间5秒，仅高速向前奔跑时可发动，发动后三秒内玩家将获得双重残影的掩护，技能结束前可直接穿越正前方的目标/障碍物（若障碍物为墙壁，玩家与之相遇时，其正前方两米的扇形范围内，必须有一道超过其肩宽的缝隙方可完成穿越；完全封死的墙壁，在高度超过玩家身高四分之三的情况下将无法被穿过）】

【消耗：体能值100】

【学习条件：侦查专精E，格斗专精E】

【备注：某背号为21号的美式足球跑锋所惯用的招牌技能，利用身体重心的移动和步伐的变化，在对方视觉中创造出类似分身的重影，从而穿过对方的阻挡。】

“高速移动并进行闪躲的技能吗……”封不觉用左手托着右手的手肘，右手摸着下巴道：“嗯……感觉我学这个有点浪费啊……”他念叨着：“这技能貌似比较适合小叹……他的格斗专精倒是D级了，但侦查专精只有F，还不能学；悲灵侦查等级有E，但格斗却是F；目前社团里符合学习条件的只有我和似雨吗……”他略一思忖，决定先把这技能先放到社团的公共仓库里去，等晚上和队友们商量一下再决定怎么处理。

领完了奖励，又把技能卡放进了社团仓库，封不觉便准

备再去惊吓盒子里逛逛，如今他的技巧值也算不少了，购入一些二十级以下能用的物品和装备那是绰绰有余。

对于那个满是扭曲镜面的房间和房间中央的大盒子，封不觉已经是习惯了，他轻车熟路地打开了菜单，按照分类去浏览惊吓盒子中的商品。

他首先还是搜索了品质为“传说”级的物品，当然，他只是想看看而已。这种心态就像女人逛街，她们会用野兽盯着猎物般的眼神隔三岔五地在奢侈品专柜前逗留，但那并不意味着她们就会去买什么。

男人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在浏览商品的时候，出于好奇，谁都会想去看一下最好的、最贵的那一件，反正看看又没什么损失。

“嚯！还真有啊！”封不觉按照品质搜索，没想到真的搜到了一件传说级装备。

【名称：铁碎牙】

【类型：武器】

【品质：传说】

【攻击力：未知】

【属性：无】

【特效：无】

【装备条件：格斗专精A，灵术专精A，召唤专精C，且等级40以上】

【备注：传说之宝刀，由刀刀斋打造，原料为大妖怪犬大将之牙。注入灵力后，铁碎牙将转变为战斗基本形态——牙之剑，根据使用者的灵力强度、技能、熟练程度，铁碎牙可变化为多种形态，每种形态具备独特的属性与特效，威力亦有所不同。】

从当前的物品说明来看，除了装备条件这项要求极高，

其他方面还都是未知数。恐怕只有将这件武器拿在手上，并且用灵力使其变换形态，才能看到属性的变化。

不过，观其价格，至少封不觉认为，目前游戏中没人能买得起这玩意儿。

这把【铁碎牙】的价格，居然高达90000点技巧值。技巧值作为一种无法交易的货币，要积攒到九万点，撇开游戏者水平的高低，游戏时间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惊吓盒子中的物品只能保留七天，所以，眼前这把肯定是会被删除的了。

当然，假如这把刀在今后的某一天，再次出现于某个剧本中，而剧本结束时没人将其带出，那它还是会来到惊吓盒子里秀一个礼拜的，这就要看剧本生成的情况了。

看完传奇装备，过了把眼瘾，封不觉便开始搜索自己需要的东西。他琢磨了一下：在中远程作战时，【死亡扑克】是难以取代的神器，有了这灵能武器，连射击专精的等级都无所谓了。再说他还有把M1911A1手枪当常规远程武器，所以没必要再添置枪械类的装备了。

近战武器方面，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毕竟管钳这玩意儿不是专门用来杀人的。等到了游戏中期，那些比较正规的格斗系技能，应该都是配合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之类的武器使出，将管钳当主力近战兵刃一直用下去是不现实的，也是对格斗专精的成长极为不利的。至于那把【折凳】……不提也罢。

另外，也可以考虑去购买防具。行囊里那个放了N久的【回音盔甲】，其一大优势就是装备时只占一根腰带的地方而已。防具的备注里写着“使用者打开腰带即可获得一身无形的‘声音’护甲”。既然是无形的盔甲，也就是说，在这根腰带以外，玩家还可以在躯干、腿部等等位置装备上有形的防具，形成可叠加的双重防护。

因此，封不觉现在主要搜索观看的，就是近战兵器和防具这两种。

经过了二十多分钟的浏览和对比，他找到了一件较为合适的装备。外形上看，是一把长六十公分左右的钢刀。

【名称：机器人必须死】

【类型：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中等】

【属性：电】

【特效：攻击机械敌人时，破坏力显著提升】

【装备条件：等级15】

【备注：传奇矮人工匠“奥尔·全得死”的一生中，有着许多令其尴尬的故事，而几乎每段故事的结尾，都是以某件武器的诞生而告终。比如最令他恼火和难以启齿的那次，当时他在“蛋糕山”度假，却被玩了一次仙人跳。后来他才知道，对方是两个可以任意变换外形的机器人惯犯。不久后……他打造了这把钢刀。】

第127章

这件武器的装备条件，封不觉已然具备，与管钳相比较，两者的攻击力皆是“中等”，也都附带属性。特效上而言，管钳对抗人型生物更能发挥作用，而这把钢刀对抗机械怪物无疑是优势巨大。

封不觉认为，这钢刀与管钳相比，有两点更为优越，首先，这是把带刃的正规兵器，攻击范围更大；其次，同样是附带属性的装备，电属性不但可以克制机械，还可以对生物产生麻痹效果。

另外，这把武器没有绑定限制，500技巧值的售价也不贵，今后若是被更强的装备替代，还可以放到拍卖行去挂个几万游戏币。就冲这点，买下也不亏。

添置完这件物品，封不觉的行囊就满了，要将他目前正在使用的十格【新手行囊】升级为十五格的【标准行囊】，需要一百万游戏币，他可拿不出来。加上刚才看到【铁碎牙】的售价使他受了点刺激，封不觉买下【机器人必须死】后，就离开了惊吓盒子。

他去商城查看了这段时间各个排行榜的变化，在社团战力榜和社团综合实力这两张榜单上的争夺非常激烈，除了前两名以外，后面的变化很大。不过玩家个人战力榜和等级榜都还算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内测第一位满级的【勇者无惧】已经掉出了战力榜前十，而他在等级榜上也不再是榜首了。一些陌生的名字……已经悄然来到了两张榜单的二十名以内，而这些人，就是“秩序”真正的主力。

……

封不觉在商城补充了四梭子弹，并且卖掉了在猎人岛剧本中入手的小刀，给行囊腾出了一个空格，随后他重回登陆

空间，准备去排个剧本什么的。

此刻他的等级是16级，状态为：

称号：【剧情探索者】，经验：3236/16000，技巧值：2080，游戏币：214800。

专精：通用D，器械E，侦查E，格斗D（面具加成），射击D，医疗F，灵术F，召唤N/A。

行囊9/10：马里奥的管钳，仇视之眼，M1911A1手枪，回音盔甲，生存值补充剂（中）*4，手电筒，折凳，SCP-500(20/20)，机器人必须死。

装备：爵士之舞，凯西琼斯的面具，死亡扑克（灵能武器）

空间3/10：拼图牌-猴，拼图牌-墨镜，拼图牌-旋转。

技能：【草率的维修】【熊孩子的下鞭腿】【灵识聚身术】【决胜千里】

噩梦难度的单人生存模式，封不觉短时间内是不准备再去整了，那种让人殚精竭虑而且致郁的剧本，每周最多玩个一两次，天天整谁也受不了。

而团队生存模式，和小叹他们一起排显然比较划算，因为有社团成员相互组队的经验奖励在。虽说目前地狱前线就算组满四人，每人也就能额外得3%经验（此项额外经验不出现于结算画面中），但有总比没有强。

于是，封不觉又打起了杀戮游戏的主意。上次那有头没尾的1V1让人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正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玩家之间较量确实很有意思，虽然在杀戮游戏中恐怖元素大大减少了，但人与人的厮杀一样能使游戏者的肾上腺素激增，带来相当的刺激体验。

念及此处，封不觉便准备再排一次1V1去耍耍，没想到，就在他将视线移到触摸屏上的时候，有人丢给他一个通讯请求。

“嗯……又是这货……”封不觉念叨了一句。

发出请求的那个玩家昵称是【狂踪剑影】。

封不觉点下同意，立即开口说道：“什么事儿？”

“你好啊，疯兄，现在有空吗？”听狂踪剑影的声音，他此刻的心情貌似不错。

“我站在一个网络游戏的登陆空间里和你通话，你说有空没空？”封不觉道。

“哈哈……也是啊。”

“你该不会是想找我一块儿排点什么吧？”封不觉语气怪异地问道。

“怎么了？我们不是好友吗？”狂踪剑影回道。

“让我猜猜……杀戮游戏是吧？”

“对啊。”

“不去不去不去。”封不觉用不耐烦的语气连说了三遍。

“怎么了？”狂踪剑影问道。

“打不过你。”封不觉干净利落地回答。

“呵呵……”狂踪剑影笑道：“我是找你去打2V2啊。”

封不觉闻言一愣：“不会吧？你可是大社团的啊，而且还是一高手，依我看九成以上是职业玩家吧。难道你会没有固定的队友？”

“我今天白天本来是没空上线的，现在这会儿算是预计外的游戏时间，所以我准备随便休闲一下。”狂踪剑影道：“正好工作室的其他人都在剧本里，所以就来找你咯。”

“你们社团招的普通玩家也不少吧？就没等级合适的能跟你组队啦？”封不觉问道。

“我看过了，这个时间点非职业玩家上线的人不多啊，等级和我接近的、且空闲的就两三个人吧。”狂踪剑影回道，“我

登陆游戏前一直在办公室里翻成员的资料，这几个ID我有印象，都是战斗力只有五的渣滓。”他笑道，“找你排肯定比找他们强。”

“你这个人说话还挺直白的啊……自己社团的人是战五渣，你也不藏着掖着，就这么跟外人说出来了啊。”封不觉道。

“哈……有一句说一句罢了，实力这种东西，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我给他们留面子，他们也未必能抻得住，只有他们自己成长到足够强大，才能改变别人的看法。”

狂踪剑影的话确实是有点道理，不过封不觉还是个比较愿意体谅别人的人，他只是笑笑，不予置评，并扯开了话题：“那么……带上我这个战斗力比五高一点点的队友，你2V2的把握就大大增加了？”

“疯兄，过分的谦虚，可就是骄傲的表现啊。”狂踪剑影说道：“你的实力，至少你我二人心知肚明。我告诉你，上次你弄到的那个灵能武器，极有可能是整个惊悚乐园的第一件，甚至是目前为止的唯一一件也说不定。”

“呵呵……好吧好吧，看你盛情难却，又把我捧得那么高，我就勉为其难和你去打一盘玩玩好了。”封不觉这话其实相当无耻，他本来就想去玩杀戮游戏，现在等于是在抱大腿。而且狂踪剑影这种，绝对属于江湖豪情、侠骨柔肠之巨腿。无论装备、等级、战斗技巧，都是格斗系玩家中最顶尖的水平。

狂踪剑影听他应允，便发出了组队邀请，随后说道：“那我就进队列了啊。”

第128章 地球废土篇（一）

【狂踪剑影：等级17】

【疯不觉，等级16】

【您的小队正在加入杀戮游戏2V2。】

【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的个人或队伍。】

【已确认，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这是从封不觉的视角出发所得到的系统提示，和他自己当队长时有些许的出入。

这回他听到的语音是普通话了，一个沙哑的男声念道："让你的对手颤栗吧，让他们体会真正的恐怖！"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杀戮游戏。】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30%当前等级经验值】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片头CG出现，画面中，一名身穿白大褂，身材凹凸有致的长发美女在一条光线昏暗的走廊中走着。

【2000年，水晶湖实验室中，关押着一个永远杀不死的杀人魔——杰森。政府的科学实验团队想将其作为实验品，进行坏死组织恢复的相关研究。】

伴随着旁白，那名女研究员走进了一扇门中。镜头并没有跟随着她进去，画面定格在了走廊里。

【但杰森并不是那么容易囚禁的，任何轻敌、松懈的举动，都会引起不可挽回的后果。】

CG省去了原版电影中大量的画面，只用几声尖叫和突然降临的黑暗便跳过了杰森失去控制，以及被那名女研究员冰冻起来的过程。

【2455年，人类进入星际殖民时代，这里已经成为了‘旧地球’，一个充满了狂风暴、毒沼气和污染海洋的地方。】

【一支人类科考队返回地球进行考古研究，他们发现了萝文与杰森的尸体，并带回了运输船……】

CG进行到此处便结束，封不觉已可以行动了，他耳边立即响起了系统提示：

【主线任务已触发】

【杀死敌方队伍全部成员】

“原来是这部烂片。”狂踪剑影就站在封不觉身旁，他们此刻正身处片头CG中的那条走廊里，也不知为何，走廊里的灯是亮着的，说明这地方竟然还有电力。

“情况不对……”封不觉道：“为什么我们在实验室里，而不是太空飞船上？”

狂踪剑影闻言道：“那又如何？”

“《黑色星期五》第十部的故事基本都发生在太空飞船上，而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咳……咳……”封不觉忽然猛地咳嗽了两声：“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

狂踪剑影在呼吸了几口这里的空气后，也感到了轻微的不适，他打开游戏菜单查看，没有任何异常状态，但生存值却减少了1%，看来周围的环境附带有某种无差别的减血效果。

“他们发现了萝文与杰森的尸体，并带回了运输船……”封不觉调侃般说道：“然后等他们全都离开了，我们在这个荒废

了几百年的地下实验室里上演电影的外传吗。”

“也就是说……这个剧本只是借用了那部电影的设定，和杰森或者电影里的人物是没有交集的。”狂踪剑影接道：“呵呵……这不正好吗，和剧情没有太多复杂的纠葛，只需要在这个封闭环境里和对方分出胜负就是。”

“有三件事，我希望你能知道一下。”封不觉举起右手，伸出食指：“第一，根据电影里的设定，别说实验室外面，就算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也是会死人的，而你我之所以没死，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是‘玩家’，或者系统有意的安排。”他伸出第二根手指：“第二，我当初在看这部烂片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撇开剧本本身的扯淡以及导演能力的不足，这部影片的设定还是颇有些科幻味道的，比如太空飞船上的修补装置、人造人等等……简而言之，这是个科技水平非常高的世界，假如我们能设法与这个世界中的人类文明进行接触，发出求救信号，再逃离这个实验室，那就能获取难以预估的利益，远比杀死对手通关要赚得多。

对方团队的二人迟早会死在这实验室里，就算他们靠生存值补充剂能多撑一会儿，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而我们可以趁着这段宝贵的时间获取物品、装备、技能等等，甚至是借助这个世界的科技来强化自己的属性。”

封不觉又伸出第三根手指：“第三……”他又咳嗽了两声：“第三，这点是最重要的，你最好引起重视……我严重怀疑，这个实验室里的怪物，不止杰森一个。”他说着，就抽出了钢刀：“这种规模的实验室里，囚禁十几个和杰森同一级别的怪物也很正常，如果我是编剧，要拓展剧情肯定会从这方面下手……”他苦笑道：“虽然已过了455年，但系统要给这场2V2增添点乐趣的话，放一些活着怪物进来搅局，是绝佳的选择。”

狂踪剑影听他说完，心中惊道，“我看你才是个怪物吧……”他一脸虔敬地问道：“疯兄，看一段CG的功夫，你就

想到了那么多啊？”

“是暂时只想到了那么多，一会儿有需要补充的我再告诉你。”封不觉回道。

“不愧为【剧情探索者】，佩服，佩服！”狂踪剑影这句可是有感而发。

“对了……先看看对方的情况吧。”封不觉说道。

他们打开游戏菜单观察，对方的两人看昵称就知道也是同队的，一个叫【末日强袭】，等级十九；另一个叫【最终强袭】，等级也是十九。除了昵称和等级外，能看到的信息也就只有一条“生存中”了。

“强袭吗……”狂踪剑影皱眉道。

封不觉敏锐地从队友的神情中捕捉到了什么：“你认识？”

“谈不上认识，不过类似的ID我知道。”狂踪剑影说道：“他们应该都是‘尸刀’工作室的……尸刀的人，名字后基本都是‘强袭’和‘为王’。”

“哦？我记得那个工作室在战力排行榜上现在可是第五名啊。”封不觉道：“比你们江湖还要高呢。”

“哼……这就是最令我不爽的地方啊……”狂踪剑影的语气似乎带着些无奈：“其实这帮家伙并不强，但是他们有办法排到上面去。”

“哦？你是说……”以封不觉的聪明，自然是瞬间就明白了对方话中有话，于是他顺水推舟地让对方说下去。

“这话由我来说可能不太合适，你可以选择信或者不信。”狂踪剑影道：“行业中大部分工作室都有个共识，尸刀工作室的人作弊。”

“作弊？你是说，整个工作室的玩家都……”

“他们的伎俩很多，你能够想到的，他们都会去做。”狂踪剑影道：“比如自主研发一些非法的外接辅助设备，软件方面

则是一些带有外挂性质的插件……这些事，外界的人不清楚，在普通玩家间只能说是流言，不过我们这些职业玩家，和对方交手几次后，或多或少都会察觉到一些事情的。”

“游戏的运营商不管吗？”封不觉问道。

“管起来有难度，不值得。”狂踪剑影道：“运营商都只是想要靠游戏赚钱，对于很多灰色领域，只要没有触犯到他们的利益，没有闹到满城风雨的地步，他们就不会去管。”他摇头叹道：“管这些事，也是需要投入各种资源的，人力、时间、技术……依我看，除非你把证据摆到那些运营商的面前去，否则他们才懒得管。”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又道：“哦，还有一点，我说了，尸刀那帮家伙的伎俩很多，未必就是游戏层面上的作弊。有时他们还会雇些枪手，做些小动作，比如到论坛上发些假消息抹黑其他社团的玩家，或是到与他有直接竞争的一些工作室官网上刷一些恶意的评价，总之就是坏人家的买卖。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以前的一个游戏里，运营商搞了一回面向全体玩家的公开选举，评选一个最强的‘帮派’出来，结果尸刀在暗地里花钱去收选票，竟然把秩序和诸神都给干掉了。但不管结果如何，反正游戏公司是照样赚钱的，你说他们会不会管？”

“原来如此……看来你的怨念很深啊。”封不觉接道。

狂踪剑影摆手，只是苦笑：“你不懂，只有做我们这一行的，才会明白那种感受。很多时候，就算你觉得自己更强，最后还是会输的，这样输很窝囊，也很让人心寒，但这就是现实。”他顿了一下，抬眼看封不觉：“不好意思，我说这些，可能你会觉得是酸话……”

“不，我相信你。”封不觉道：“我也相信你们江湖是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的。”

“那是当然。”狂踪剑影说这话时，用了他那傲气十足的口吻。

“而我的理念是……”封不觉道：“要么就同流合污，要么就挺身而出。”他顿了一下：“所以……我们就稍微认真一点，把这俩货给做掉，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实力。”

第129章 地球废土篇（二）

人类、人类文明、人类赖以生息的土地，周而复始，起起落落。无论是何等出色的人物、何等伟大的功绩、何等兴旺的盛世，都将被永恒的时间所遗忘。

没有可以永远伫立的丰碑，因为它们都终将被推倒。

没有可以永远被颂扬的故事，因为人们会不断书写新的伟大篇章。

“旧地球”，或称“第一地球”，就是这样一个正在被人们逐渐遗忘的地方……

二十二世纪的某天，一个平和的夜晚，透过美国萧尔山峰和波多黎各的阿雷西博望远镜清晰的镜头，天文学家们吃惊地发现，天空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亮点。它在邻近冥王星的区域清晰可见。俄国和瑞典的天文台很快也证实了这一发现，并推测这颗质量及来源不明的小流星正朝着太阳系的方向疾驶。

部分报刊对这颗新星进行了小篇幅的报道，通讯社则只是对此消息一笔带过。看来对大多数人来说，有关天文学的新闻，远不如一些八卦娱乐的故事来得有吸引力。

几天过后，天文学家们怀着既紧张又好奇的心情观察那片星域，猜测着那里将要发生的情况。结果发现……那颗流星的规模和明亮度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现在用普通的照相底片就可以清晰地拍摄到它的映像。它越接近冥王星，天文学家们就越是心神不定。即使在二十二世纪，在距离人类那么近的地方发生天体碰撞仍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不过在当时看来，这两个天体的绝对距离仍然很远。

当不可想象的事情迅速变成可能发生的事情时，世界各

国媒体才开始关注起这一天空中正在上演的事件，甚至有些在校的学生，都制作出了相关的天体运行图表，一切的证据都表明，人们只能无助地看着那颗流星向冥王星奔去。

不久后，全世界都已在报道此事件，因为想象中的碰撞没有发生，结果竟然是那颗流星体在经过冥王星旁边时，将那整个矮行星拽向了自己那炽热的团块之中……

两个星体熔成了一个巨大的，使人炫目的白色球体，在地球上的人用肉眼即可看见。

于是，在太阳和月亮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天体，随着地球的转动，有规律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每个夜晚，人们都会去观看这个球体的升降，而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个球体每次升起时，都变得更加巨大了……

人们开始猜忌、恐惧……提出一些诸如“为什么宇宙那么大，那颗流星偏偏来到了这里”之类的问题。问出这种问题是很愚蠢的，就像在问为什么自己会在几十亿同胞中脱颖而出顺利出生一样。

科学家们在新闻节目中向公众解释说明了一些天体物理学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公布了部分的研究结果。铺天盖地的报道，都在诉说同一件事：这个入侵太阳系的不速之客，最终运行的方向一定是太阳。只有各大行星之间的吸引力才有可能让这个星体偏离其具毁灭性的轨道，但无论如何，地球的末日已经到了。

可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意料。

打个比方就是，地球被判了死刑，但却是死缓。

这颗火球在吞没了冥王星后，移动速度就变得很慢，它停留在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上，如太阳的孪生兄弟一般，灼烤着这个世界。寒冬消失了，全球最冷的季节，也如同初夏。

当一个黎明结束，第二个黎明又点亮了天空，那样的耀

眼，那样的火热，地狱般的热浪飓风肆虐般灼烧着全世界。没人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但两极冰冠融化的速度在提醒着人们，地球已不是久留之地。

乐观者、怀疑者、绝望者、疯狂者，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地球陷入了空前绝后的混乱中。末日终于以一种有形的姿态出现于人们面前，不再是什么“环境问题”、“外星人入侵”、“致命病毒”这类存在于电影中、或是人们时常挂在嘴上的假设。而是切切实实地出现在了天空中，每一天，都在昭告着全世界，终结就在眼前。

没想到，这次“死缓”，却让人类团结在了一起。在那后来的十年中，人类科技的发展甚至超过了过去的两百年。

全人类，终于摒弃了肤色、种族、国籍、信仰等等芥蒂，联合在一起，为了种族延续这个共同目标，各尽其力，毫无保留地分享最顶尖的科学技术、科学家、资源、一切。

终于，在二十年后，人类迈出了星际殖民的第一步。第一艘“方舟级”星际母舰飞出了大气层，搭载人口为：一百万。接着是第二艘、第三艘……

再后来，逃离地球的那一线生机……终于让人们露出了本性，地球爆发了一场战争，结果以大部分人类的死亡和地球上93%的人造设施毁灭而告终。

二十七年后，“末日”就像个玩笑一样结束了，当然，没有人笑得出来。

那颗流星竟然转了个九十度，重新加速，离开了太阳系，没人知道是为什么。或许那根本不是什么流星，而是外星人的飞船，或许那是某种特殊的生命体，又或许是某个未知的神明对人类的考验。

总之，当人们有了逃离地球的能力后，地球毁灭的危机却不复存在了，最讽刺的是，这颗行星已被人类自己的核战争破坏得满目疮痍，不适宜继续生存。

好在人们已经掌握了关键性的迁跃技术，长距离的星际旅行也不再是天方夜谭了。于是，方舟上的幸存者们在银河系中找到了一个新家，一个和旧地球极为相似的无人星球，一片尚无智慧生命踏足的处女地——“新地球”，或称“第二地球”。

2386年，一项新的技术研发成功，被称为“蚂蚁”，那是一种极其微小的纳米级机器人，可以用来修补生物的细胞组织。

起初，“蚂蚁”被用来重塑断肢者的躯体，或是用于治疗脊柱受损的病人，即使长期瘫痪在床、严重肌肉萎缩的病人，亦可恢复为正常人的状态。

后来，当“蚂蚁”让一名冻死在雪山上数年的登山者“死而复生”后，这项技术引起了重视，人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第一地球……

从2401年开始，有极少数从旧地球找到的人类“先祖”被复活，历史的真相、逝去的文明，许多疑问得到了解答。

这成了一股浪潮，兴盛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没有停止……

2455年的某天，一艘名为Grendel的四级双体运输船来到了旧地球，船上的科研小队在水晶湖实验室中发现了两个被冰封的活体生物，并带回了飞船。其中一个是女研究员Rowan；而另一个，名为Jason Voorhees，不死的杀人恶魔。

他们并不知道，当天造访了水晶湖地下实验室的，不止有Grendel号飞船。还有另一支队伍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尾随科研小队也来到了此地。待小队离开后，那群人才进入了实验室中……

……

“没想到啊……遇上强敌了啊。”最终强袭念道。

“刀剑笑之一的狂踪剑影，确实是相当棘手的对手

呢……”末日强袭接道。

尸刀工作室的二人，皆是留着寸头，脸色苍白，神情麻木，说话的声音不高，语调也非常平稳。他们都穿着绿黑相间的服装，款式很像星际迷航里的制服，只是颜色不同。在制服的左胸处印着尸刀的徽章，图案是一把精雕细琢的骷髅弯刀，文字自然是黑色的尸刀二字。

“那个叫疯不觉的家伙也是‘江湖’里的高手吗，我怎么从没听说过这号人物……”末日强袭说道，“遇上这样的组合，你不觉得奇怪吗？”

最终强袭应道：“的确是蹊跷……按照这游戏的准则，双方队伍的实力差距应该不会非常大。”他顿了一下，接道：“不得不承认，狂踪剑影即使比我们低两级，实力也绝不在你我二人之下。可那个叫疯不觉的，竟然也只有十六级……”

“也就是说……系统认为，对方这二人联手的实力，与我们这两名十九级的玩家相差无几吗？”末日强袭道。

“哼……一定是出什么问题了吧，难道说这个叫疯不觉的无名之辈，竟是个和狂踪剑影同一水平的强手？”最终强袭道：“假如真是如此，唯一的可能是……他实际上是某个明星级职业玩家，只不过在惊悚乐园里使用了一个新的昵称。”

“有道理。”末日强袭接道：“一定是某个从其他工作室跳槽到江湖的高手，更换了游戏ID，并且和狂踪剑影组成了搭档。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在一次2V2中遇到两个等级都低于我们的玩家了。”

“这不是挺好的吗。”最终强袭道：“难得可以在杀戮游戏里遇上等级比我们低的对手，想必胜算更大了吧。”

“嗯……”末日强袭点头说道：“不过就算知道交手后一定会赢，也不能太大意了，你看，我们的生存值正在缓慢流逝，说明这个剧本是有时间限制的。假如对方使用拖延战术不与我们正面交手，那这场战斗就成了互拼生存值补充剂和

医疗能力的消耗战。这游戏的血量没有具体数值，而是百分比表示，情况如果发展成捉迷藏的局面，我们便毫无优势可言了。”

“我也是这么想，我们最好速战速决。”最终强袭应道：“等级领先，又有‘那个药’的辅助……这样还输掉的话，也太说不过去了。”

……

另一边，封不觉拿着钢刀在前面领路，狂踪剑影跟着他，在走廊中快速、安静地前行着。

封不觉将【凯西琼斯的面具】变成了显示状态，虽然那不是防毒面具，但这样戴着多少也能缓解一些吸入有害空气的不适感。

“消耗战，是对我们比较有利的一种方式。”封不觉边走边道，由于显示了面具，使他的说话声变得瓮声瓮气的。

“怎么个消耗法？”狂踪剑影道：“你是指用远程武器，或者陷阱之类的战法来进行周旋吗？”

“不，只要不跟对方碰面，就算是一种消耗了。”封不觉回道。

狂踪剑影略一琢磨，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你是说……利用这里的无差别减血效果？”

“没错。”封不觉回道：“他们的等级比我们高，理论上的生存值会更多一点。”他又咳嗽了一声：“但环境造成的生存值流逝，显然是按照百分比的，这点你我刚才也核对过了。”

他们在几分钟前才互相交流过生存值的情况，两人等级相差一级，目前的生存值都是95%，就连百分比下降的时机都是几乎相同的，精确到秒。这说明生存值流失速度和等级无关，只要是呼吸着这里的空气，就会在固定的一段时间后按照百分比减血。

“呵……”狂踪剑影笑道：“疯兄，我能不能问问，你带了

多少生存值补充剂？”

“我有四瓶（中）容量的。”封不觉回道。

“先不说对方会有多少。”狂踪剑影道：“就是我带的也比你多啊。”他摇摇头：“再说，万一那两人中有一个是练医疗专精的，或者略通一二好了，那你这场‘消耗战’岂不是正中对方下怀吗？”

“我说以消耗战开始，可没说过以消耗战结束啊。”封不觉说道：“我的意思是，这场游戏，最好不要拖入速战速决的节奏。”

“你觉得正面硬撼我们会输？”狂踪剑影问道，其实他问这个问题的语气，就已经表明了，他可不这么认为。

“未必。”封不觉道：“但既然你找了我当队友，就该清楚，以我们这个组合来讲，综合实力上的优势要远胜于和对方短兵相接。”他略微偏过头，越过自己的肩膀对狂踪剑影道：“战略的运用，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他顿了一下，再次目视前方：“如果你只是想单刀直入跟对方硬碰硬，那和我组队还不如去找个纯武斗型玩家来得实在。”

狂踪剑影道：“好吧，那……”

吼——

他话未说完，就被一声诡异的低吼给打断了，封不觉也适时地停下了脚步。

两人的行事颇有默契，他们皆是闭口不言，很自觉地分别面向两个方向进行戒备。他们屏息凝神地倾听着，等着那吼声再次响起，以判断其方位。

第130章 地球废土篇（三）

第二声吼叫在数秒后如期而至，这次封不觉和狂踪剑影在注意力十分集中的情况下，自然是听清了那怪物的方位所在。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便一同向着那个方向靠近而去。

他们的步伐不快，但非常安静。封不觉把面具重新转换为不显示状态，然后从行囊里拿出了【仇视之眼】给自己戴上。在之前的几个剧本里，他要么就是单独行动，要么就是遇上死亡问答这种状况，因此好久没用上这件装备了，而此刻的情形正好是物尽其用。

走廊里虽有灯光，但并不十分完备。每隔一段距离，会有一块白光较亮的区域，然后是大约十五米的昏暗路段，接着又是一块明亮的区域……以此类推。所以封不觉才拿出了手电筒去探路，他主要是担心会在昏暗的路段中错过什么游戏线索。

两人蹑手蹑脚地沿着走廊来到了前方的一个丁字路口，期间不明怪物的低吼声又响起了一次，声音还比先前两次更响了一些。

他们在岔路口停住，向左边望去，转入那段走廊后二十米左右就是尽头了，尽头处有一扇厚实的金属门，门上有个舵型的阀门，怪物的吼声便是从门里传来。

封不觉歪过头轻声道：“既然门是关着的，就说明这是个可选剧情。以此推断……这只怪物的实力不会太弱，系统让我们自己决定杀或者不杀。如果不杀，我们从岔路的另一方离开就是了；而如果冒险进去杀它，应该能得到相应的收益。”

狂踪剑影也压低了声音问道：“万一这只是比杰森还强的BOSS级怪物怎么办？”

“不可能，杰森才是这个剧本里最强的怪物，这毫无疑问。”封不觉和狂踪剑影接触的时间虽不长，但他觉得这个人还是比较磊落和直率的，和他交流时没必要留太多心眼儿，所以直言不讳道：“我的称号技能是直接查看剧本总BOSS的数据，一进剧本时我就瞅了一眼，这个剧本的老大就是杰森。”

“哦？还有这种技能？”狂踪剑影一听这话立即来了兴致，问道：“诶，那在我们单挑的那个霹雳剧本里，你看到的BOSS是谁？”

“没看。”封不觉道。

“为什么？”

“我刚听完任务提示你就提着剑冲上来了，难道我还傻站在那里看菜单吗？”

“怪我咯？”

“废话。”

“呵呵……那杰森的数据怎么样？强不强？”狂踪剑影又道。

“怎么说呢……单论战斗能力，也许他是不如异形啊、铁血战士啊那种外星怪物的，但要说生存能力，他比鬼还难杀。”封不觉回道。

封不觉之前看到的怪物数据如下：

【名称：杰森·佛西斯】

【种族：？？？】

【等级：20】

【身高：190公分】

【体重：113公斤】

【战斗方式：近战，惯用砍刀，亦会使用其他武器或徒手作战】

【弱点：听妈妈的话】

【拥有技能：复活（即使在物理层面上将杰森彻底毁灭，只要随便找个荒诞的理由，他就能再次出现）】

【危险程度：中等。】

封不觉个人认为，那个复活技能完全是在恶意吐槽把这个系列拍了N集的那些制片商……

吼——

门内的怪物又一次发出了吼声，由于这次离得近，封不觉和狂踪剑影还听到了别的声音，似乎是金属摩擦时发出的响动，细碎、却又很厚重、还有密集的感觉。

“那些无关的事情先放一放，反正杰森此刻已经在宇宙飞船上了，正常情况下直到我们离开剧本都不可能遇上他的。”封不觉道：“先说眼前这个怪物，要不要杀？”

“啊？”狂踪剑影愣了一下：“不是你在负责出谋划策吗？问我？”

“哦……这样啊……”封不觉念道：“我让你杀什么你就杀什么是吧，那就好说了。”他把手电和钢刀都收进行囊，上前抓住那金属门上的阀门：“我现在把门打开，你立刻冲进去乱砍，我在后面掩护你。”

“喂……”狂踪剑影这才回过味儿来……封不觉为什么要征求他的意见。

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封不觉已经将阀门转开，用力一推，金属门应声而开，那屋子里的怪物似乎也注意到了门这边的情况，还未等狂踪剑影冲进去，它就率先开始移动了。

封不觉推完门就撤出了几步，重新抽出了钢刀。狂踪剑影刚要弓身向门里冲去，就再次听到了那诡异的金属摩擦声从黑暗中逼来。几乎是出于本能，狂踪剑影收住了步伐和进势，将剑横在胸前，迎向那正从门中往外冲的黑影。

伴随着嗞嗞怪响，那怪物庞大的身躯从门里探了出来，当其全貌展现在狂踪剑影的眼前，后者直接就打消了用剑去挡的念头，并迅速后退。

那怪物来到了走廊的灯光下，其外貌猎奇到难以形容。

想象一下，将一张报纸摊开，在上面放一堆形状各异的金属物件，比如衣架、螺丝钉、剪刀、L形的水管、一大团铁丝等等……然后用报纸将这些东西包裹起来，并从外部施压，挤出内部空隙中的空气。那么毫无疑问的，那些金属物边缘突起的部分会刺破外层的报纸并探出来。而最后得到的，就是一个形状不规则的金属团，外面包裹着一层满是窟窿的纸。

从门里出来的那只怪物，就是类似该形态的一个东西，只不过它的体表不是报纸，而是一层糜烂的皮肤，这皮肤比被褥还厚，上面有许多破洞，一些会活动的、乱七八糟的金属物体从洞里面伸出来。可以看到自行车杆儿、成卷的铁丝网、汽车零件、防盗门的铁栅栏等等玩意儿……几乎都是些生锈和破败的垃圾。

这怪物的体积很难说清楚，大概有辆车那么大，在房间里的时候，它可以变成个包子一样的形状，而为了从那扇金属门里挤出来，它也能把自己变成墨西哥鸡肉卷的形状。

它利用刺出皮肤的金属物在地上移动，看似像个蜗牛般蠕动，实际上却有着无数的“脚”。刚才封不觉他们听到的摩擦声，就是它移动时发出的声音。

而低吼声，是从其“身体”内部发出来的，只不过就算是封不觉也很难想象，在一层十几厘米厚的皮肤和一堆活金属的包裹中，这怪物的核心部分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家伙到底是机械还是生物……”狂踪剑影后退着，警惕地盯着眼前正在缓慢挪向自己的不明巨怪，他倒不是被这诡异的外形吓到了，实在是觉得想攻击也无从下手。

封不觉站在狂踪剑影身后几米处接道，“反正看上去不像是灵体。”他说着，又从行囊里拿出了一件武器，此时他是一手钢刀，一手管钳，目视前方：“所以我有双保险。”

“这怎么下手啊？”狂踪剑影略微偏过头，用余光看了看封不觉的动向。

“剖开来。”封不觉用十分冷静的口吻回道。

“说得容易，它有那么多探在外面的金属‘触须’，体积又大，靠近的话会很不利……”狂踪剑影话音未落。

封不觉一个箭步上前，双挥着两把武器就是一阵猛剁。这怪物确实进行了反击，但出人意料的是……它很不给力。那些废旧生锈的金属毕竟不是什么锋利的武器，其挥动的速度也不是很快，连力度都很一般。总之这怪物的攻击基本上就像是个体力正常的普通人抡起一辆自行车朝你甩过来的感觉。在现实生活中是能砸伤人的，但在游戏里，玩家的身体素质不一样，加上封不觉手上有家伙，稍微挡一下就没大事了。

一阵乱剁过后，封不觉就把这怪物正面的“皮肤”给刨开了，一大堆发出潮湿霉变气息的锈腐金属暴露在他的眼前。他毫不犹豫，举刀便砍。用【机器人必须死】去砍那堆破铜烂铁，就像是用塑料刀切蛋糕一样，怪物的金属身躯被顺势斩开狰狞的裂口。

狂踪剑影一看那巨怪不过如此，顿感自己畏手畏脚的样子很没面子，二话不说，上前就是一招“辉影斩”，在攻击速度的加成下一阵猛攻，如人形粉碎机一样蚕食着巨怪的身躯。

巨怪那层极厚的“皮肤”中渗出一种类似机油的液体，被剁碎以后溅得到处都是，一时间，地上尽是被斩下的碎肉、黑油、腐烂的金属碎片……

比较奇怪的一点是，之前还发出数声低吼的巨怪，在封不觉和狂踪剑影的攻击下，却显得很安静，虽然它在不断挪

动体内的金属防御和反击，但再也没出过任何类似生物的吼声。

在接下来的三分钟里，两人就像是啃噬着奶酪的老鼠，对巨怪展开连绵不绝的猛攻。而巨怪方面，其金属肢体的反击虽然并不能构成太大的威胁，但也未曾停止过。

杀死这怪物的过程比想象中更加累人，若门里冲出来的是一头狼人什么的，那还干脆一点，或许其攻击能力比这巨怪强五倍以上，但杀起来绝不会这么费事儿。

终于，在两人的体能值消耗了大约三百多点后，他们终于看到了巨怪的核心是什么。瞬间，这怪物的猎奇程度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131章 地球废土篇（四）

“我这辈子见过不少恶心的东西，但这个……”狂踪剑影说道：“我甚至都不想用剑去碰它。”

“嘶……这个是蛹蛴吗……”封不觉念道：“它身上的花纹是什么状况……”

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东西，是一个体积如婴儿大小的昆虫幼虫，外观看上去就是那种在蔬菜水果的内部进行啃噬的蛀虫，身长足短，呈圆筒形，身体分为一节一节。

这只蛀虫的身体并非是一般的乳白或淡黄色，它的体表竟是布满了各国货币的图案，各种防伪线、花纹、特殊设计的数字、甚至是一些人脸的图案，支离破碎地印在其身体上。

而这只虫子每两节身躯的相衔处，都会密密麻麻地延展出无数仿佛是丝线的东西，线被浸满了黑色的粘液，似乎就是这些线，让核心处的这个巨型虫卵与腐锈的金属物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联系。

“还没看见这家伙的时候，它躲在里面鬼喊鬼叫，虚张声势，一把它剖开就没声了啊……”封不觉道。

“不过要刨开外部那些东西把它挖出来确实不容易。”狂踪剑影接道。

“我说，就由你来给它最后一击吧。”封不觉一边用武器挡开旁边砸来的一块金属，一边说道。

“我刚刚不是说过不想用剑去碰了吗。”狂踪剑影回道，顺势劈断了从他那一侧袭来的一截水管。

“从这虫子的肥硕程度来看，一刀刺下去……肯定跟爆浆撒尿牛丸一样喷汁啊。”封不觉道，“我这刀可是新买的。”

“你砍完以后放回行囊再拿出来不就行了。”狂踪剑影道。

“那你用剑砍啊！”封不觉道：“你不是快剑如风吗，快点毙了它，我站到远一点的地方精神上支持你。”

狂踪剑影叹了口气：“好吧……我本来不想在这里浪费的，既然如此……”他从行囊里拿出了一个手雷。

“喂……你有这玩意儿不早拿出来？你早说的话，刚才我们把门一开，扔一发进去不就完了？”

“我都说了不想在这里浪费的……手雷这种消耗品，我也只有两个而已。”狂踪剑影回道。

封不觉没有再搭理他，扛开一块金属的撞击后，转身就撤向了走廊的转角处。

狂踪剑影见他已经准备好了，便将手雷的拉坏一扯，朝核心处的那只肥虫身上一抛，那些虫体中延伸出来的丝线不出意外地将手雷给黏住了。

狂踪剑影在通常情况下的速度显然比封不觉要快，移动身法也更加高明，只见他足下轻点，闪转腾挪，迅速地摆脱了巨怪的纠缠，几乎来到了和封不觉并肩的距离上。

几秒后，两人身后爆炸声响起，那核心的巨虫被炸得稀烂，那些腐烂的金属物全都散落到地上，而最外面那层类似皮肤的细胞组织开始化为脓水。

……

“你听到了吗？”最终强袭问道。

“当然听到了。”末日强袭回道：“好像是爆炸的声音，不像是威力很大的炸药，距离……相当远，方位很难说。”

“是狂踪剑影他们吗？”最终强袭说着，将视线移到了自己面前的地板上：“或者是这群人做的？”

地上躺着一具人类的尸体，白种人，男性。身穿一套款式类似宇航服的橙色防护服装，从脖子到脚底基本连成一

体，不过他这套衣服看上去比二十一世纪的宇航服更加精简和舒适，并不是很笨重的样子。他头戴一个轻便的头盔，头盔正面是一块透明的面罩，很像玻璃，却又不是，应该是某种更加先进的材质。这个头盔与他的衣领相连，大致可以判断整套服装是密封的，但却没有配备氧气背包之类的装备，所以这服装里八成还有着某种可以提供呼吸的未来科技成果。

此刻，这具尸体的面罩上有一个巨大的破口，他的脸则已经血肉模糊。很明显，尸刀这两位刚才给了他一下子。也不知造成他死亡的原因是其面部的伤势还是他在面罩被打破后呼吸到的空气……

“这剧本比看上去还麻烦，除了玩家以外，还有怪物和这帮来路不明的人……”末日强袭说道：“我们、狂踪剑影他们、怪物、以及这些人，就已是四股势力了。活着的东西越多，越是容易扰乱我们的视线，让我们不知去哪里才能找到真正要杀的那两个。”

最终强袭又观察了一下菜单中的状况：“目前能知道的是，对方的两人都还存活着，他们的生存值……”他顿了一下：“应该和我们一样，不算战斗损伤的话，已流失了32%，反正我们各有十五瓶大容量的生存值补充剂，即使重复饮用会有效果递减，应该也能撑上相当长的时间，暂时不用担心。”

末日强袭接道：“哼……说的也是，既然无法判断爆炸声是否是他们发出的，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行事，先把实验室的这块区域都探索完再说……”

……

“疯兄，你过来看看这个。”狂踪剑影拿着手电筒蹲在一个保险箱的前面高声道。

封不觉正在检查那个关押巨怪的囚笼，不过没有什么大的收获，他闻言走了过来，用自己的手电筒朝那儿一照，说

道：“这很显然是个系统刷出来的宝箱啊。”

“这我知道。”狂踪剑影道：“这箱子看上去很新的样子，不像是放了455年，而且……”他指了指锁的位置：“你看看这系统给的谜题是什么意思？井字棋吗？”

封不觉凑近到箱子前面，眼前跳出了系统菜单，窗口显示着九个拼在一起的正方形格子，像是魔方的一面，不过没有颜色，提示是：【请填入合适的内容】

“不就是九宫图嘛。”封不觉脱口而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诶？你小时候没玩过这个？”

“你说了我当然就知道啦……”狂踪剑影道：“系统应该提示‘填入合适的数字’，那才让人看得明白。”

“打开了。”封不觉说话间，已经在菜单中进行了解锁，保险箱咔嚓一声开启了。

不过这宝箱里竟然是空的，既没有技能卡，也没有物品装备，空空如也。

这一刻，封不觉突然怀疑是自己的人品过于恶劣，以至于开出了空箱子……好在系统语音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

【支线任务已触发】

【抓住它，杀了它！】

这条任务的内容简短、怪异、而且莫名其妙……

但封不觉居然立刻意识到了什么。

他扑向了一米外那个空的保险箱，双手伸进里面一阵乱抓，然后又发了疯似的冲向房间的金属门，快速把门给关上了。

“怎么回事？”狂踪剑影问道。

“箱子里有东西。”封不觉回道。

刚才狂踪剑影看着封不觉打开保险箱，明明是空的……

这间屋子里没有灯光，两人手中的手电筒就是唯一的光源，在这种氛围下，封不觉忽然发神经一般说出了这种指鹿为马的话来，不禁让狂踪剑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它已经跑出来了！”封不觉又道。

狂踪剑影站起身来，警戒地看着封不觉，他怀疑这位队友已经受到了某种精神污染，或是产生了幻觉。他试探着问道：“疯兄……你看到了什么？”

“什么也没看到。”封不觉回道：“那东西是隐形的！”

狂踪剑影一听这话，立刻打消了刚才的想法，他恍然大悟，原来任务指的是这个意思，“它在哪儿？”狂踪剑影用手电筒四下探照起来。

“你问我？”封不觉道。

“你戴着的那个护目镜难道没什么特殊的视觉提升吗？”狂踪剑影并不知道【仇视之眼】的装备属性，他只是先前看封不觉在遇怪时戴上，猜测了一下效果。

“这玩意儿是看怪物仇恨目标的。”封不觉回道：“但首先我必须得‘看’到那怪物才行，看不到怪物，也就不发挥作用了。”他说着就把仇视之眼摘下来放回了行囊里，“顺便说一下，门外那只‘肉包铁包虫’的仇恨目标也检测不出来，它好像只会对接近自己的生物进行无差别攻击。”

狂踪剑影小心翼翼地移动着，检视着周围：“完全没声音啊……你确定那东西没有在你关门之前逃出去吗？”

“如果它以比我更快的速度冲到门那边，一定会发出声音，如果它要保持安静，就不可能比我快。”封不觉回道。

“你怎么知道的？如果它又快又安静呢？”狂踪剑影问道。

“废话……那就不用抓了，又快又安静的隐形生物，它此刻绕着我们转圈跳舞都行了。”封不觉道：“系统会让你抓那种不可能抓住的东西吗？”

“那现在怎么办？”狂踪剑影道：“它就在这个房间里，那它能不能听懂我们的对话？”他神情紧张起来：“如果它袭击我们……”

封不觉打断道：“一个关在保险箱里的隐形生物，身高体重最多就是中学生水平，他只要敢接触我们……”

忽然，从封不觉背后响起了一声闷响，下一秒，他立即感到有什么东西跳到了自己的肩膀上，紧接着，两只骨瘦嶙峋的爪子掐住了他的喉咙，毫无疑问，此刻那只怪物极力想要勒死他。

封不觉可是失去了恐惧的男人，这次突然袭击不仅没把他吓呆，反而使他的每根神经都高度紧绷起来。在大脑还没来得及对此状况做出对策时，身体已经本能地行动了起来。封不觉顺势举起两条胳膊抓住了肩上的隐形怪物，十指深深嵌入那怪物裸露的双肩，那怪物吃痛之下，卡在封不觉喉咙上的爪子不得不松开。

自由的呼吸让封不觉的后劲也提了上来，一场极其紧张、但看上去相当怪异的搏斗开始了……

在狂踪剑影看来，封不觉把话说了一半，忽然玩起了行为艺术，来了段类似僵尸舞的表演，手中的手电筒直接飞了出去，随后他又以一个十分喜感的姿势扑倒在地，不明所以地扭动着。

此时的情况很复杂，封不觉没有余力说话，他时刻都要提防着一双强壮而敏捷的爪子攻击自己的喉咙，几乎每一秒钟，他都在一种与对方角力的状态下。那隐形怪物的身体有点滑，不过并不是那种湿漉漉的恶心感觉，只是因为其赤着身子。它的体型如封不觉预测的那样，像个微缩版的人类，力量方面很不正常，几乎与封不觉不相上下。

“疯兄……你这是……”狂踪剑影拿着手电筒走过来，照着在地上打滚的封不觉。

“我……抓住……”封不觉的脸憋得通红，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它……了……”

在狂踪剑影看来莫名其妙的一分钟，对封不觉来说，却是一场沉默的、精疲力竭的殊死搏斗，好在最终他还是占了上风。

封不觉用膝盖抵住了那怪物的胸口，并用手掐住了它的喉咙，手臂的长度和体型上的优势让他暂时将这家伙压制住了。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黑暗中，有一个东西和自己一样正在喘着气，其心脏也在剧烈地跳动着，这说明那怪物和自己一样精疲力竭。

“这是……”狂踪剑影试着用手摸了一下，触到了那个怪物，“还真是隐形的……”

“别啰嗦，赶紧动手。”封不觉说道，他最清楚，那怪物在稍稍停顿了几秒后，再度开始猛烈地挣扎，它的爪子就抓着封不觉的胳膊，若不是喉部和胸口的双重窒息压迫减弱了它的力量，恐怕以封不觉的力气还制不住它。

“别伸手过去，这怪物嘴里有尖牙，用剑砍它的头。”封不觉又提醒道。

“呃……哪里是它的头。”

“我的右手正掐着它的脖子，上面就是头。”

“了解。”狂踪剑影应了一声，对准位置，手起剑落。

噗一声，有什么东西被劈开了，封不觉只感到抓住自己胳膊的两只爪子突然一紧，然后又松开，他便明白，那怪物算是交代了。

第132章 地球废土篇（五）

【支线任务已完成】

系统提示响起，封不觉才算松了口气，坐倒在地上。

“奇怪……这东西死亡后竟还是隐形的？”狂踪剑影蹲下来，试着触摸了一下那怪物的死尸。

“这就说明了……”封不觉说着，拿出钢刀，摸索着割下了这怪物身上的一块皮肤，放在自己的手掌上道：“它的隐形机制并不是主动发动的，而是一种被动特性。”他又顺手甩掉了那块皮，“它的隐形不像变色龙，在自身体表制造类似光学迷彩的效果融入环境……它是彻彻底底的透明。”他一手拾起自己的手电，另一手拿刀割了几下地板上的尸体，空无一物处发出断肉飙血的吱嘎声，“不止是皮肤、肌肉，还包括它的内脏、骨骼、体液等等……全都是透明的，哼……”

“嗯……疯兄。”狂踪剑影道：“我已经明白了，你可以不要再玩怪物的尸体了吗？”

“我不是在玩，我只是想试试它的皮或肉什么能不能作为伪装道具来使用。”封不觉撇了撇嘴道，“结果不行啊……”

“假如行的话，难道你真的准备把它的皮剥下来当斗篷披上吗……”

“可以考虑。”封不觉回道。

“嗯……”狂踪剑影沉吟道：“刚才我的手雷可真是浪费了……我看只要收益够高，就算让你扑上去把那只肥虫咬死你都会干的吧。”

“那是啊……假如用嘴杀死那虫子可以奖励五百万游戏币的话，别说咬，让我吃了它都行啊。”

“行行……你别再形容了……”狂踪剑影脑补一下都觉得恶

心。

“那言归正传。”封不觉站起身来：“现在支线任务也做完了，无论这轮杀戮游戏最后是胜是败，至少结算时会有个支线任务的额外奖励在。”他又走到门边，收起手电筒和刀，用双手将那厚重的金属门拉开，走廊中的灯光照亮了门口的一小块区域：“接下来就沿着对面的另一条岔路继续前进吧，在这个剧本里停下来休息和消耗无异，我建议一直保持有所行动的状态。”他说着就出了门。

狂踪剑影应了一声，便也跟着封不觉走了出去。两人踩着巨怪死亡后留下的脓水和腐败金属经过了五六米的距离，之后又行了十几步，穿过那个丁字形的走廊岔路，走向了岔道的另一边。

走廊里的照明状况还是老样子，一段昏暗的路径接着一块明亮的区域，向远处延展而去。

四周冰冷的铁壁和糟糕的空气质量制造了一种压抑难受的感觉，若要比喻的话就是……在这个地下实验室中的每一秒钟，人的肺都像在呼吸着气态的铁锈一样。这种不适感如影随形，无法摆脱，有规律地消磨着玩家们的生存值……

当封不觉和狂踪剑影的生存值掉到50%时，封不觉从行囊里拿出了两瓶容量为（中）的生存值补充剂，递给队友一瓶，自己则直接喝了另一瓶。

“疯兄……你只有四瓶这种补充剂吧。”狂踪剑影没有去接那药，而是说道：“这种时候你就别充大方了，留着自己喝吧，我行囊里有大容量的呢。”

封不觉没有把补充剂放下，而是回道：“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只带大瓶的血。容量为（大）的生存值补充剂，在任何时候被饮用都是一种浪费。其恢复效果是100%，饮用时的理论最低值是1%，但一般来说，玩家在生存值掉到10%左右就会喝了，因为那种残血血量下很容易被一击给干掉，导致失去补血的机会。

简而言之，通常情况下，一瓶能回100%的大容量补充剂能提供80%至90%的回复量，剩下的部分就是溢出数据。但有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狂踪剑影虽然还没把封不觉的整套理论听完，但这时他已经把那瓶中容量的补充剂接过来喝掉了，因为他强烈地感到……自己很快就会被说服的。

“将生存值补充剂的递减特性考虑进去的话……”封不觉转头继续前行，并接着道：“只要在行囊里备上容量为小或者中的补充剂若干……我个人建议是五瓶，因为每五瓶补充剂占一个物品格。在血量有损失时，优先喝容量较小的补充剂将生存值补满，那么在之后某个需要喝下大瓶补充剂的时刻，浪费的损益就没有了，因为那时的大补充剂本就回不了100%……”他顿了一下，又道：“以这个剧本而言，撇开战斗造成的损伤，我们此刻饮下补充剂的策略更加经济，回血成本更低，回复量也不会被浪费。”

狂踪剑影和他几乎并肩走着，听完以后沉默了几秒，他感觉这段话虽然很有道理，但貌似有哪里不对劲儿……

“疯兄……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你现在给我一瓶中血，之后在这个剧本里，只要有需要，我们俩就开始喝我带的大血，喝完为止……”

“对，不过我行囊有限，大瓶的补充剂还是先在你那儿放着。反正你只要看到自己的生存值差不多该回复了，就自觉点也分给我一瓶。”封不觉说这话时的表情和语气是如此理直气壮。

“让我理一理状况……”狂踪剑影道：“你先强行塞给我一瓶价值6000游戏币的中血瓶，接着我就得无限量供应咱们两个人12000的大血。”

“对啊。”封不觉回道，“你刚才的话不也是这个意思？有必要说两遍吗？”

“你小子还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啊……”狂踪剑影道。

“据我观察，这种程度上的团队资源共享，完全不会超出你的心理预期和经济承受能力。”封不觉说道：“再说，如果我们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找到某种方式来阻止生存值的流失，以那时的生存值比例而言，就未必能用得到你的大血瓶了。那样的话，就是你白赚了我一瓶血。”他伸出一根手指摆了摆，“何况你收获了一套关于如何使血瓶发挥更大收益的理论，可以在未来为你省下难以预估的生存值回复量，将这些换算成钱的话……”他回过头去：“你为什么摆出这种表情？”

“因为我觉得你这家伙正在从忽悠逐步升级为勒索……”

“我只是跟你探讨一下嘛，两个成年人，闲聊一下知识产权什么的，很平常啊。”

“大哥，我错了……在下的血瓶您要多少都拿去……”

两人就这么边走边闲聊着，忽然，他们的侧前方，传来了乓乓乓的声响……

声音从数十米外的一个转角处传来，由远及近，听频率像是脚步声，貌似是个两条腿的生物。

“可能是人……脚步沉重、凌乱、有些跌跌撞撞，跑的时候靠近一侧的墙边……”封不觉念道：“这人是在逃跑吧……”

狂踪剑影也凝神倾听着，他接道：“追他的东西怎么没有脚步声？”

“而且逃跑者也没有在喘息或者呼救，这不太对……”封不觉警觉地抽出了钢刀。

很快，从转角处跑出来的人影解答了他们所有的疑问。

那人身穿一套橙色的防护服，戴着头盔，服装的衣领是和头盔连接在一起的。此刻他的头被一个如同章鱼一般的生物给死死箍住了，只有面罩的下沿还露在外面，那“章鱼”的触脚已经穿过头盔，刺入了他的大脑中。

章鱼怪已经取代了此人的大脑，控制着他的行动，而这怪物貌似不太善于使用人类的身体，在奔跑时，那人的双手只是无力地垂下，随着身体的摇晃而摆动，这样会影响平衡，因此他跑步时总是踉踉跄跄的。

狂踪剑影看着那正在朝他们跑来的家伙说道：“你说……把他头上的那只东西扒掉，这厮还会活着吗？”

封不觉摇着头，上前几步，用一个打棒球似的姿势，双手将钢刀奋力一挥，迎面就将那家伙的头部斩飞了出去。

“我有点怀念霰弹枪了。”封不觉朝着落在地上的头颅走去，“这种从欧美科幻恐怖片衍生出的剧本里，怪物还真是要多恶心有多恶心……”

那只章鱼怪还活着，并自行从已经断颈的头颅上脱落了下来，当它的触角从头盔上抽离时，可以清晰地看到头盔内的人头已经血肉模糊，脑壳上少说也有七八个大窟窿了，不少脑浆从章鱼怪的触角吸盘里流出来，和血水一同淌到地上。

封不觉真庆幸自己在进这个剧本前买了把刀，也省得他用钝器去搞死这种软体动物了。就算是丧尸也好歹有头盖骨在，用管钳砸碎脑壳也就几下事情，但要砸死眼前这只看上去嚼劲十足的生物，艰难程度估计和擀面团差不多……

章鱼怪没有太过激烈的反抗，被钢刀轻易地剁成几截，其体内颜色微妙的不明液体流了一地，随后它便停止了活动。

“这玩意儿袭击人的方式应该和《异形》里的‘抱脸虫’差不多……”封不觉甩了甩钢刀上的渣滓，然后来到了那个头颅旁，边观察边道：“不过寄生方式似乎有些区别，抱脸虫不会在人的头上钻那么多大窟窿，把触手伸进去。”

狂踪剑影在封不觉剁章鱼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了死者的尸体旁展开搜尸，他在这人的口袋里找到了一把疑似是武器的

东西，拿到眼前一看，竟真的能唤出物品菜单。

【名称：反重力弹射器】

【类型：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中等】

【属性：无】

【特效：可使重量低于十公斤、体积小于一立方米的物体悬浮，并向正前方弹射出去。】

【装备条件：射击专精D，器械专精E，等级15】

【备注：请不要尝试把自己的眼球吸出来，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结果会很糟糕。】

“疯兄，来看看这个武器你能用吗？”狂踪剑影把这件物品递给了封不觉。

这把【反重力弹射器】看上去就像个熨斗，不过整体没那么厚而已，供人握住的地方有两个按钮，很明显，一个是“举起”，一个“弹出”。封不觉看了下物品属性，然后很随意地对准了另一个方向，把那个落在几米外的死人头给“吸了过来”。那兜着头颅的头盔就悬浮在这件装备前方几寸的地方，同时这弹射器还发出一种持续不断的嗡嗡响声。

封不觉又平举胳膊，对准他们来的方向按了一下弹出键，只见那个头以时速七十码左右的速度飞了出去，像一枚炮弹般消失在了走廊的另一端。

“高科技啊这是。”封不觉赞道：“可惜这家伙没能用这个救自己的命。”

狂踪剑影目光呆滞地望着那逝去的人头，“你又玩尸体……”

“我说老狂啊……”封不觉搭着狂踪剑影的肩膀刚要说些什么，后者就打断道：“你可以叫我剑少……”

“贱少是吧……行啊……”封不觉接道。

“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宝剑的剑吧？”

“知道~当然知道~”封不觉道：“我说剑少啊，这个装备呢……”

“你要就拿去用吧，我的射击和器械专精都还比较差。”狂踪剑影也猜到封不觉是准备开口提这事儿，他刚才也是因为自己装备不上才会那么干脆就交给封不觉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封不觉把装备收好，看着地上那具尸体道：“这个剧本果然不简单……这实验室里竟然还有人类。”

狂踪剑影回道：“剧情简介不是说那支来‘考古’的科研小队已经带着杰森的尸体离开了吗……难道……除了他们，还有别的人类小队进到了这里？”

“目前来说也只有这种解释了。”封不觉一边回话，一边开始扒那死尸的衣服。

“喂……你要干嘛……这可是个男的。”狂踪剑影提高了声音：“你玩尸体玩上瘾了是咋地？”

封不觉将那无头尸体的防护服脱下来，防护服内，死尸还穿了件白色的汗衫和一条短裤。封不觉将死尸的一条胳膊举起，指着左臂外侧的纹身说道：“瞧这个。”

狂踪剑影凑近看了看，那儿纹着一个船形的图案，还有个单词scavenger（拾荒者），他略一斟酌，抬头问道：“喂……这个人该不会是某个未来盗墓组织的成员吧？”

“该纹身是某种组织的徽章，是个比较靠谱的猜想。”封不觉这时已经在检查死者的手掌了，“当然……也可能这个纹身没有什么意义，只是这货觉得把这样的图案和一个类似流浪汉的称谓画在手臂上很酷。”

“会有这种人吗？”狂踪剑影接道。

“那倒是很难说。”封不觉将死尸的手掌和自己的脸贴的极

近，鼻尖几乎都要碰到了："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某个网络游戏里，有些小屁孩将公会命名为'纳粹'之类的，具体的全名我记不清了，他们好像还觉得自己挺酷的样子，每个人头顶着万字标志在游戏里到处转悠。"他看完了尸体的手掌，又开始检查手背和指甲："所以说呢……将一枚愚蠢的种子，埋进无知的土壤，施以装【哔——】的肥料，再用应试教育的毒汁来灌溉一下，最终八成就会结出一些自取其辱的人渣来。"

"我去……疯兄你是不是研究过这个游戏的语言屏蔽系统啊……这段话你竟然能说出来，而且只有一个消音字，还不影响意思……"

"这个人把自己的指纹磨掉了。"封不觉没有接狂踪剑影的话茬，而是转到了正题上："也许是用胶水弄的，也可能是另一种比较粗暴的方式……总之，他没有指纹。"他顿了一下："这双手不像是从事重体力劳动者的手，他的身材也算不上肌肉发达……"

"有反重力弹射器那种装置在，自然是不需要出什么体力就能把很多事情办妥了。"狂踪剑影道。

"从其左右手的手腕处看，不像是经常使用电脑的人。"封不觉接着道："不过不能排除在未来人们彻底舍弃了鼠标这种外设的可能。"

"我说大侦探，你该不会是准备在这里把这具尸体扒光了，然后从头到脚，通过每一个细节去把他分析一遍吧？"狂踪剑影问道。

封不觉笑了笑："没那么多时间，再说我若真的要那样做，就不会把他的头给随手丢掉了。"他回道："我只是想看看他的四肢有没有变异，还有……"封不觉说着，撩起了尸体的汗衫，又看了看躯干："身上有没有长出奇怪的器官，或者是拥有与我们所熟知的人类不一样的皮肤。"

"你什么意思？"狂踪剑影道，"这个剧本的设定来自于

《黑色星期五》第十部吧，不是来自X战警之类的吧？”

“我只是有个假设……”封不觉回道：“假如这伙人和那些飞船上的人类不一样呢？假如他们不是来自宇宙的呢？或许在这个旧地球上，还存在着人类的城市，只是‘移民’出去的那些人类不知道。说不定还有少数幸存者的后裔们躲藏在某处，文明仍在延续着……”

第133章 地球废土篇（六）

一小时后，末日强袭和最终强袭来到了封不觉和狂踪剑影遇到巨怪的岔路口。

“那些是什么？”末日强袭看着地上那一堆发出腐烂气息的金属垃圾道，“某种陷阱吗？”

“我看是某种怪物的尸体。”最终强袭道：“还记得那声爆炸吗？”

“哦……原来如此，炸碎了是吗。”末日强袭道：“也就是说……一个多小时前，有人在这里干掉了一只……”他耸耸肩，一时也想象不出这滩脓水和金属活动时的样子，“总之是一只挺大的怪物。”

“我们已经干掉了三四个那种橙衣的家伙，他们身上可没有什么能爆炸的武器。”最终强袭道：“只有反重力弹射器而已，所以基本可以确定这爆炸就是狂踪剑影他们制造的。”

末日强袭接道：“那就说明我们的路没走错。”

最终强袭点点头：“这个地下实验室虽大，但并不是什么迷宫，少数几条岔路延展得也并不深远。我们已经探索完了另一边的尽头，接下来顺着这条未经过的走廊前进，一定能找到他们。”

末日强袭道：“不过……我们刚才搜索的区域中没有向外的出口，这表明他们走的方向尽头可能会有出去的路。”

最终强袭道：“那又怎么样？剧情简介都说了，这个‘旧地球’上到处都是狂风暴、毒沼泽，连海洋都是污染的，很显然外面的情况只会比这底下更糟。”

两人一边说着话，一边走到了那段走廊尽头的一扇金属门前，门是开着的，里面的房间很暗，还散发出一股子异

味。

“小心有埋伏或者陷阱……”来到门口后，末日强袭压低了声音对身前的队友道。

最终强袭没有出声回答，只是打了个简单的手势，示意队友跟着自己进来，并各自负责去查看一个方向，看来对于进入黑暗的空间，他们早有了固定的配合套路。

最终强袭第一个冲了门，并在进入的刹那打开了手中的强光手电，光线从其正前方亮起，逆时针扫过；末日强袭紧随其后，不过他的手电是按照顺时针方向查探。

结果这房间里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只有一个门被破坏了的囚笼，以及一个空空如也的保险箱。

“看来他们杀完门口的怪物，进来开了个箱子，然后就离开了。”末日强袭说道。

“嗯，应该就……”最终强袭一边踱步一边应他的话，没想到话说半截突然中断了，接着就听到咚一声闷响。

“怎么了？”末日强袭回过头来。

最终强袭摔了个狗啃泥，他淡定地用一个俯卧撑的姿势将自己撑了起来，重新站好，抹掉了两行鼻血……

“我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

这两人对话的样子越看越觉得怪异，即使在出现突发状况时，他们的表情和语气还是那样，冰冷而僵硬，语速也是不紧不慢。

最终强袭摸着脚边看似空无一物之处，说道：“这里有个隐形的……嗯……生物的尸体。”他之所以立刻反应出是尸体，不仅仅是因为在近距离上能清楚闻到一股刺鼻的异味，更是因为他摸到了被封不觉切开而暴露在外的怪物内脏，此刻手上已经沾满了恶心却又不可见的粘液。

末日强袭也走了过来，想要用手来确认一下。

“等一……”最终强袭第二个“等”字还没说出来，队友已经一掌摁在尸体的胸腔内了。

“呃……这……”末日强袭心中是无比的后悔，可惜已经晚了。

“既然你都沾上了，那我解释起来也方便一点。”最终强袭道：“你有没有发现，这尸体受的致命伤太多了点……”

“嗯……额头被什么东西给剁了一刀，躯干也……”末日强袭略微皱眉道：“那两个家伙是在解剖还是鞭尸……”

“可能是战斗的过程中，两人攻击了不同的部位吧。”最终强袭说道：“也只能这样想了。”

两人参观完了封不觉和狂踪剑影的杰作，便加快了脚步继续前行。他们也明白，即使这段路上还有怪物，也已经被对方团队的二人给解决掉了，所以他们可以放心地缩短与对手间的距离。

这样跑了一段，忽然，在前方一块光线昏暗的走廊地板上，他们又看到了什么东西。

这次是末日强袭先上前查看，他用手电筒照着那玩意儿，念道：“这是个人头吗……”

最终强袭走到他旁边，四下张望一番：“但身体在哪儿？”

“被怪物给吃了？”末日强袭应道。

“你看那头盔下沿的切口……非常平整。”最终强袭说这话的时候，冷汗顺着他苍白的脸颊流了下来：“显然是被利器一刀给斩断的。”

末日强袭转过脸，看着队友：“你该不会是在暗示我，是狂踪剑影他们把尸体给吃了吧……”

“怎么可能……”最终强袭蹲下来仔细观察着那头盔中的头颅，说道：“不管是将尸体就地销毁还是拖走，都会留下大量的血迹才对，但这里几乎没有血。而且……你看这个人头，

内部已经干涸了，除了脸上的一些血，连脑浆都几乎没剩下。”

末日强袭道：“那结论是？”

“我们沿途没看见过任何尸体或者血迹。”最终强袭回道：“说明他们杀人的地点是在前方的某处，但后来又折返回来，把这个体液已经近乎干涸的人头放在了这里。”

“哼……想把我们吓退吗？”末日强袭冷哼道。

“估计是了。”最终强袭道：“你看头盔上的这些窟窿，不像是武器造成的，所以……这个人在被砍头前，很可能已经被怪物杀死了，吸干了颅内的脑浆和血。”他站了起来：“他们砍了个尸体的头，然后拿过来扔在这里，想给我们制造心理压力吗？呵呵……看来狂踪剑影也不过如此，净耍些小聪明。”

“这是心虚啊。”末日强袭听了这话，顿时也是信心倍增：“什么刀剑笑，等级低也照样怂不是吗？哈……”

“加紧追吧。”最终强袭跨过死人头道：“既然对方想延误我们，那最好的对策就是别让他们如愿。”

第134章 地球废土篇（七）

“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对方的策略了……”

“嗯……他们到底干了什么……”

当末日强袭和最终强袭看到地上衣冠不整的无头尸体，还有散落在不远处支离破碎的触脚生物时，两人瞬间就凌乱了。

末日强袭道：“刚才的人头是想制造心理压力的话，这又算什么？”

最终强袭接道：“你说会不会是这样……”他僵硬的表情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变化：“他们将此人斩首后，暂时分头行事。狂踪剑影拎着人头折返回去了，而那个叫……”他扫了一眼游戏菜单：“那个叫疯不觉的家伙，一个人在这里，对这尸体做了点什么……”

“那家伙是变态吗……”末日强袭道：“话说惊悚乐园对这类猥亵行为有非常彻底的限制吧，他到底能做什么啊？”

“我怎么知道……”最终强袭回道：“我也是随便猜猜，或许是我们误会了吧……说不定他们只是搜尸体的时候非常仔细而已。”

“希望如此……”末日强袭吞了口口水。

尸刀的这两位，此刻才算是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心理压力，这远比看到个死相惨烈的头颅对他们的影响更大。

这还得从他们使用的“那个药”说起……

正如狂踪剑影所言，尸刀工作室的成员，是会作弊的。也不能说他们便是行业毒瘤之类的，只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做法。

就拿拍电影举个例子好了，比如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编剧，花数年甚至十数年的时间，到处写剧本拉赞助，殚精竭虑才拍出了一部小成本制作，最后赚到了五倍于投资的票房。

而另一个稍微有点人脉的编剧，花几个月时间，随便整个稀烂的剧本出来，找几个话题明星当主演，宣传造势上极尽三俗浮夸之能事，如同公开诈骗一般把观众忽悠进电影院，一样能赚这点钱。

这两种人获得的经济利益到最后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前者可能得到了一些口碑，也就是无形资产，而后者则是被一片骂声淹没。

但结果呢，人们终究是健忘的，当前者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重新筹措剧本销声匿迹的时候，后者却以每年一部的频率继续制造着相似的烂片，同样的手法，同样的收益……

这个例子可以在无数的行业中套用，在这个世界上，要达到目的，未必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只要摒弃了道德或者某些其他原则的束缚，就有无数种方式可以选择。

尸刀工作室，在网络游戏灰色领域的探索上，做出过不可忽视的贡献，要说钻漏洞、找BUG之类的业务，他们甚至要领先于诸神这样的工作室。当然，即使这是尸刀的最强项，和“秩序”相比，还是差了一些，毕竟秩序是行业龙头，实力和底蕴摆在那里，像尸刀这样走偏门的工作室终究是无法混入“顶尖”的行列。

但做到目前的地步，也足够他们受用了。说白了，大家的根本目的还是赚钱盈利，名声什么的，臭了就臭了，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只要钱到位了，自然会有人来巴结、洗地。

尸刀的职业玩家和工作人员，就连合同都不是跟工作室直接签署的。第三方签约好处多多，就算被人告了也无所谓，到时候把那个皮包公司解散掉，注册个新的就是，换块

牌子的事情罢了。

在现实中钻这种空子，在游戏里显然更是肆无忌惮，尸刀工作室甚至有专业研发外挂的团队，在许多他们进驻过的游戏中，至今都有玩家在使用尸刀提供的收费挂。

那些类似“消耗品”的游戏，即使是封号玩家也不在乎。游戏本就是打着永久免费的旗号变相收费，运营商也只是想着关服以前能捞多少捞多少，因此帐号注册十分开放，根本无需和市民ID相互绑定，同一个人可以注册N个帐号。封号也无所谓，再注册一个号还是开挂。玩家的心态也可以理解，想玩得痛快，玩得赢，就得和其他玩家拼钱，这钱交给游戏公司就像投进无底洞。还不如就开挂，一样痛快，一样赢，总账算下来还比那些限时的装备和道具要便宜，哪天不玩了停止续费就是。

不过在第四代光脑的时代，在技术上想开挂而不被发现，已经非常难了，即使在游戏舱上插入一些无法被检测到的非法硬件来辅助，也很难做到。只要运营商和游戏本身不是太垃圾，开挂早晚是会被发现的。

因此，尸刀自然还有别的手段，他们还会研发一些非法的辅助“插件”，这类软件的功能类似于外挂，但只能说是擦边，也许在顶尖高手的较量中这种辅助的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水准不那么高的较量中，使用这类工具就能获得相当大的优势。

另外，尸刀也毫不避讳工作室日趋恶劣的形象，经常做些恶性竞争的勾当，目标无非就是同行。当然，他们不敢去动秩序、诸神这几座大山，他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太厉害的对手惹不起。不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的工作室，那是毫不留情，到处散布抹黑别人的消息，攻击对方的服务器等等，效果或多或少还是有的，也确实整垮了一些其他的工作室。

总之，这帮家伙是专业的，捞偏门捞出了水平，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有句话说得好，出来跑，迟早要还的。尸刀终究是在某个游戏上碰了一鼻子灰，不……一鼻子血。那个游戏就是惊悚乐园。

这游戏的系统简直是无懈可击，在数据层面上作弊根本无从下手。

于是，他们暗中组织了一次网络攻击，想要黑黑看“梦公司”的服务器，试试弹性。

结果……试出事情来了。尸刀不但没有攻破梦公司的防火墙，还遭到了反攻击，一种不明病毒竟然绕过无数虚假的IP和傀儡机，直接感染并破坏了尸刀自己的系统。

那天，整栋公司大楼里所有的计算机屏幕上，都出现了一张圆圆的卡通人脸，那是个戴着眼镜猥琐形象，不断发出“嘿嘿嘿……”的奸笑，他们所有电脑硬盘里的数据都被销毁，损失大到难以想象，已经不能用伤筋动骨来形容了，简直是自断手脚。

而当天最可怕的一件事是，尸刀工作室的董事长，其办公桌上的笔记本电脑竟然爆炸了……以前他只在电影里看到过，国家特工级别的黑客远程让对方的笔记本电脑电池过热，从而引发爆炸。没想到自己有生之年竟然亲身经历了一回。

由于这件事的特殊性，尸刀工作室只能哑巴吃黄连，什么苦水都咽了。对于梦公司，他们再也不敢打网络攻击的主意了……

后来，尸刀的硬件研发部门也遭遇了打击。他们试用了各种型号的非法外接硬件，在梦公司发行的游戏舱上全都不奏效，技术上的原因难以查明，即使把游戏舱拆了也找不出问题来。

这种情况前所未有，这年头，坐拥那么多技术人员，居然在游戏里搞些作弊的小伎俩都不行，还有天理吗？这个梦

公司是国防部还是什么？

于是，尸刀工作室的成员们众志成城，团结一心，在多次开会研究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在玩家身上做文章。

“PU63”是一种药剂的代号，从PU01到PU62这些型号是什么情况，人们不得而知。反正PU63，如今成了尸刀工作室攻略惊悚乐园的唯一方法。

关于尸刀工作室和某无良制药厂之间千丝万缕的合作关系，此处暂且不表。

总之，玩家在喝下这种药剂后，精神上会陷入一种被称为“清醒麻醉”的状态，这看似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词，其实大致的意思也很好理解，这是一种“被强迫的冷静”。

所有的实验数据皆表明，服用PU63的玩家，在剧本中的惊吓值峰值从未超过50%，在不影响思维活动的前提下，疼痛承受能力还会有所提升，且在紧急情况下（比如激烈的战斗中），能够更加迅速地做出反应。

说的再直白一些，这是一种给玩家服用的另类“兴奋剂”。

游戏舱仅仅是监测玩家的心跳、脉搏、血压等等数据，不可能提供药检的功能，因此，这种药可以被肆无忌惮地使用。

目前尸刀的PU63只有其内部的玩家在用，他们还尚未有对外出售的打算，不过销售的计划已经排在行程里了，相信在未来的两个月内，这玩意儿就会出现在各个第三方交易网站上，当然那是后话了……

回到故事中来……所以说呢，尸刀这二人的自信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在药物的辅助下，他们虽然还是会恐惧，但其害怕的程度……至少在生理上是会有所缓解的。

有这种外力因素下的心理优势，加上游戏等级上的实际优势，他们会认为自己必胜也很正常。

“等等……你看那是什么……”最终强袭说着，又蹲下了身子。此刻他定睛观瞧，发现尸体被撩起半截的汗衫下好像有些痕迹。

末日强袭闻言也蹲下来凑近观瞧。

最终强袭掀起了死尸的汗衫，看清了那儿的状况。在尸体胃部上方不远处，被刻了一行字，字刻得很深，一直割进肉里。

“Why So Serious？”末日强袭将这行字念了出来，抬头看着队友道“这算什么？”

“这是……”最终强袭也是一脸疑惑，忽然，他发现这行刻字最后的那个“问号”处，有一缕金属线从皮下冒尖出来，他伸出手去，用两根手指夹住金属线的线头，想将其拉出来看看……

……

砰！

同一时间，实验室的另一处，封不觉听到爆炸声后，扫了眼游戏菜单，随后无精打采地念道：“切……只炸死一个啊……”

第135章 地球废土篇（八）

一小时前……

狂踪剑影正站在距离那具无头尸体五米开外的地方，给封不觉把风。

“你确定要这么干吗？”狂踪剑影看着蹲在尸体边忙碌的封不觉，那眼神仿佛在说：你真的很变态。

“我这不已经在干了吗，怎么？舍不得手雷？”封不觉回道。

“啊……说句实话，比起手雷是否会被浪费，我更关注的是你的精神状态……”狂踪剑影斜视着他道。

“这和精神状态有半毛钱关系？”封不觉回道：“我只是在一个虚拟游戏里，利用死尸来布下一个陷阱而已。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只要能够想得出这个策略，都会毫不犹豫去执行的。”

“呵呵……随便你怎么说吧……”狂踪剑影不想和他争辩什么，此刻他算是有点明白了，为什么这家伙的ID叫“疯不觉”。

封不觉将一根金属线穿过手雷的拉环绑好，用手拿着手雷，撩起袖子，直接粗暴地从死尸的食道一路伸进去，将手雷塞进了胃里。而在尸体的正面，只需要一个很小的伤口，让金属线可以从胃中穿出并从皮肤下冒头就行了。

接下来就是刻上字，在金属线探出的位置，用一个“问号”来修饰一下，等着对方上钩。

“为什么你留了字，却要遮住一半？”狂踪剑影看着封不觉的布置问道。

“假如完全不遮，他们站在较远的地方就能看清我写了什么。”封不觉道：“而假如全部遮住，他们就有可能发现不了这

行字。”他搞定以后，用死者的衣服擦了擦手，站起来道：“半遮半掩的话，他们便会蹲下来，掀开衣服，看看究竟是什么。那时……只要他们视力正常，就会察觉到这缕金属线的线头。”

“你又凭什么确定他们会去动这根线呢？”狂踪剑影问道。

“谁说我确定他们会动线了？”封不觉回道。

“哈？”狂踪剑影似乎没明白他的意思。

封不觉又道：“这看上去像个陷阱吗？”

“嗯……不像。”

“为什么不像？”

狂踪剑影试图跟上他的思路：“陷阱应该放在对方必经之路上某个具有突然性的地方，比如某扇门的背后。”

封不觉点头：“这就行了。”

“行了？”狂踪剑影还是不懂。

“我再举个例子。”封不觉道：“记得我们之前接到支线任务的那个保险箱吗？”

“当然记得。”

“如果我们打开箱子，就会引发一次爆炸，那我们是不是已经中招了？”

“系统不会那么设置。”狂踪剑影回道：“那样玩家根本不可能躲掉，假如那箱子真的会爆炸，打开之前一定会有一些线索提示。”

“哦。”封不觉道：“那我是系统吗？”

“嗯……”

“我像是一个会去善意提示对方的人吗？”

“这……”

“另外，你会不假思索地认为那个箱子里不是死亡FLAG，还有一个理由。”封不觉又道。

“因为……那个房间是可选任务，我们可以不开门，直接从另一条路离开。即使后来杀完了怪物，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开房间里的箱子。”狂踪剑影念叨着接道。

封不觉指着尸体：“这具尸体，躺在地上，他们可以不管，不去看那剩下的半行字，即使看了，也可以选择不碰那缕金属线。”

狂踪剑影挠头，似懂非懂：“这算是某种……心理暗示？”

封不觉已经迈开了步子，示意对方跟上，他边走边道：“要让一个人去做一件看似无恙，实则对其不利的事，首先就要让他觉得，这件事可做可不做，他并不是被人强迫去做的。然后，这件事表面上看上去得‘正常’，所谓的正常……就是不能太难，太难了做不成，也不能太容易，太容易了对方会起疑心。

比如在你杀人的时候，被害者进行反抗，就是一种‘正常’，但过度激烈的反抗会让你打退堂鼓，而完全冷静地待宰会让你起疑。

又比如你要去某个设施里安放炸弹，过于森严的保安强度会迫使你放弃，而过于松懈的防卫又会让你觉得不可思议……”

封不觉舔了舔嘴唇，咳嗽两声：“所以，我把手雷藏在尸体里，触发的金属线在一个他们可碰可不碰的地方，我的留言没有刻在表面，也没有刻在尸体的屁股上以至于他们发现不了。”他吁了口气：“最后……给他们准备一个出人意料的惊喜就是了。”

“那万一他们没有发现金属线，甚至根本没细看尸体就离开了呢？”狂踪剑影问道。

“他们是职业玩家对吧？”封不觉道。

“嗯……”

“如果是你，会不会什么都不管就一走了之？”

狂踪剑影还没回答，封不觉又道：“当然了，最坏的情况，无非就是损失了一枚手雷而已。”

“反正你没损失对吧……”

“对。”封不觉无耻地回道。

他们交谈了一阵，大约又行了十多分钟，在绕过某个转角后……忽然，一块篮球大小的金属从正前方呼啸而来，擦着封不觉的左脸飞了过去。

封不觉的第一反应是弯下腰并拿出手枪准备还击，他朝前看去，发现在走廊极远处一段昏暗的区域，站着一个人影，很显然是那人发动了这次突袭。

狂踪剑影也注意到了袭击者，他的动作奇快，不由分说，急速向前冲去，长剑已然在手。

不管发动攻击的是谁，或者是什么，对狂踪剑影来说，只要靠近到【辉影斩】的发动距离，那他就绝对有信心不落下风。

那人影见到狂踪剑影的所为，似乎是愣了一下，僵在那里呆立了两秒，随后转身开始逃跑。

此刻封不觉也已经向前跑了起来，他注意到了对方的反应，冲跑在前头的狂踪剑影喊道：“留活口！”

狂踪剑影没空回答，不过话他是听到了。

封不觉全力跑起来也很快，在他们俩单挑的那个剧本里可以看出，封不觉全力奔跑时，大致等同于狂踪剑影出七八分力的速度，而开启【灵识聚身术】后，狂踪剑影即使全力以赴也赶不上封不觉。

此时两人差不多以相同的速度进行追赶，很快就逼近了那个逃跑者。那人也穿着橙色的防护服，跑步速度和两名玩

家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而他手上还拿着一个【反重力弹射器】。看到这些，封不觉已基本确定这个试图偷袭他们的人就是个NPC，所以他又喊了一句："抓活的。"

不多时，狂踪剑影终于来到了辉影斩可以发动的距离，他一个瞬移就出现在了对方的正前方。那人见状大惊失色，却已经刹不住脚步了，狂踪剑影一肘子横扫在他的锁骨处，这家伙当即就摔了个人仰马翻。

虽然那人给摔蒙了，躺在地上呻吟，但狂踪剑影还是毫不客气地扭转他的手臂，将其脸朝下摁在了地上，并缴走了他手上的弹射器。

封不觉这时也拍马赶到，不过他可不像人家高手那样气定神闲，眼见局面已经被控制住了，他便用双手撑着膝盖，先来了一通猛喘。

"说，你是什么人？"狂踪剑影对他们的俘虏说道。

那人早就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又被一肘撂倒在地，哪儿能讲出话来。

封不觉道："放开他好了，没事的。"

狂踪剑影松开手，退后两步，依旧持剑警惕地看着地上的袭击者。

那人翻过身来，脸朝上，胸口大幅地起伏，半天没把气喘匀。从透明的面罩中看，他是个白种人，看上去还很年轻，大约二十来岁，个头很小，一米六左右，且瘦弱，留着方便面似的黑色头发。

待恢复过来一些，那人就坐起来，用手撑着向后退去，一直退到了墙边，并一脸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两人。

"让我们谈谈。"封不觉蹲下，让自己的视线和他处于同一水平，说道："你叫什么名字？"

"外来者！你么这群魔鬼！异教徒！"那人用双手抱住头盔，大喊道："休想用你们的'魔语'的来催眠我的大脑！休

想！”

狂踪剑影看了看封不觉：“我去……这好像越来越复杂了啊，这个难道不是科幻剧本吗？怎么又出来宗教魔幻设定了？”

封不觉略微迟疑了一下，然后露出冷笑：“不，我想这就是未来科幻设定没错。”他说着，就从行囊里抽出了钢刀。

那人见状开始拼命狂吼起来。

“闭嘴……”封不觉先是用正常的音量道了一句，对方却仍在大喊大叫，封不觉随即就抄起钢刀架在了那家伙的脖子上，暴喝一声：“闭嘴！”

那人被他吓住，顿时噤声，只是神情依旧惊恐。

“你，叫，什么，名字。”封不觉一字一顿地问道。

“汉……汉克。”汉克回道。

“汉克，你认为我是什么，这无所谓。我不需要你的信任，也不需要向你解释任何事。但是，你必须，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否则，你会非常……非常痛苦地死去。”封不觉说道。

“不……别……”汉克说道：“不要杀我，我家里还有母亲……我的兄弟都死了……我不能……”

“别废话！”封不觉打断道：“我问，你答。”

汉克点头，此时他的情绪比起一分钟前稍微平静了一点，就像个哭声被吓止的小孩。

“你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封不觉问道。

“我……我是‘拾荒者’，我们的小队……得到指令，来这里进行搜索。”汉克回道。

“你们小队共有几个人？”封不觉道。

“五个……”汉克回道：“但其他人……我几个小时前就跟

他们失去联系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了眼狂踪剑影。

“别那么看着我，我可没杀过你的同伴。”狂踪剑影自然是察觉到了，他已经收起了剑，随口说道：“我们见过一个你的同伴，但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被怪物杀死的。”他指的是那个被章鱼寄生的人。

“什么……怪……怪物？哦，天哪……该死。”汉克的身体在不住地颤抖着，他好像快要哭出来了：“难怪他们说看到了奇怪的东西……”

“你们是通过什么交通工具来到这里的？”封不觉又问道。

“‘交通’？”汉克好像没听明白这个词的意思。

“你们是乘坐什么东西来的？”封不觉换了种问法。

“是‘沙鱼舱’，拾荒者都乘这个。”汉克回道。

“是某种类似船或者车的东西吗？”狂踪剑影插了一句。

“车？”汉克又是一脸莫名。

封不觉摇摇头，叹了口气，继续问道：“你本来留守在‘沙鱼舱’上，而你的另外四名同伴一起下到这个实验室来探索，由于与他们失去了联络，所以你也跟下来了是吗？”

“对。”汉克点头回道。

“为什么袭击我们？”狂踪剑影问道。

“你……你们……”汉克看着他们，战战兢兢地道：“因为你们是外来者……”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是外来者？”封不觉说道。

汉克回道：“魔鬼！村子以外的人！”

“那你怎么就知道我们是外来者呢？”封不觉问道。

“你们的衣服……”汉克说道：“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衣服，而且你们不用防护服也能在这里生存。”

“哦？”封不觉一挑眉毛：“怎么？难道你一呼吸这里的空气就会死吗？”

“当然！只有村子里才有可呼吸的干净空气！外面的空气是致命的！是外来者散布的毒气！”汉克高声道。

封不觉站起身来，凑到狂踪剑影身边道：“你记得《黑色星期五》第十部开头是什么样的吗？”

“你要说什么就说……”狂踪剑影道：“反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那就是不记得了。”封不觉道。

“废话，谁会记得那种不知何时看过的老电影的细节啊？”狂踪剑影道，不过这话出口以后他意识到了什么，随即又补了一句：“好吧，不包括你……”

封不觉道：“我记得很清楚，那部电影刚开始时，来自宇宙的那支科研小队的成员们，在这个实验室里，是可以摘下防护服的头盔来呼吸的。当然……前提是他们先检测了一下周围环境中的空气质量和细菌情况。”

“说说重点。”狂踪剑影接道。

“重点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家伙，正如我之前所推测的……”封不觉一边低声说话，一边用视线注视着背靠墙缩成一团的汉克：“……应该是旧地球上的幸存者后裔，但不知为什么，他在生理上非但没有适应环境变得更强大，反而有退化的趋势。即使是宇宙里那些移民，在短时间内呼吸这个实验室里的空气也没问题，但他却不行。”

“这很奇怪吗？”狂踪剑影道。

“达尔文是个神棍吗？”封不觉反问道。

“呃……”狂踪剑影道：“好吧，我生物方面不是很好，不过……想必你是在暗示，这种情况不符合物种进化的规律是吗？”

“一群生活在宇宙飞船这种人造环境中的人类，心肺功能和四百多年前的人类水准几乎一致。”封不觉道：“但这帮生活在空气如此恶劣的地球上的幸存者，却是一副吸口二手烟就要呛死的样子。”他顿了一下：“还有，你还记得之前那个被章鱼怪干掉的家伙吧？”

“你是指被你砍头、从食道强行塞入手雷、肚子上还被刻了字的那个是吗？”狂踪剑影虚着眼道：“哈……要忘记他还真是容易呢……”

“那家伙的身高体型和汉克差不多，也非常瘦弱。”封不觉道。

“所以？”

“他们可是白人……我提醒你一下，在我们的时代，西欧国家男性的平均身高普遍在一米八左右，北欧那儿接近一米九。”封不觉道。

“难道你不觉得在这种环境的星球上，营养不良才是普遍现象吗？”狂踪剑影道，“再说这只是个游戏，你何必纠结这些细节……”

封不觉摇头：“这个旧地球上的人类总共还有多少我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汉克的‘村子’，一定有问题。”

“疯兄……你记不记得，我们是来进行杀戮游戏2V2的，不是来拯救某个NPC所在的村子的。”

封不觉伸出手，举起三根手指，一本正经地列出了三条理由：“他们村子里有着不会消耗生存值的空气质量，有着可以制造【反重力弹射器】的科技实力，而且他们的村民不堪一击。”

“哦……你不是去拯救村子，而是去烧杀抢掠对吧？”狂踪剑影算是听明白了。

封不觉回道：“是拯救还是掠夺，这个稍后再说……只要我们先设法登上汉克的‘沙鱼舱’，离开这个实验室，就将立于

不败之地。在尸刀那两个家伙的耐心或补血手段用尽前，我们有多种策略可以选择，主动权完全在握。”

第136章 地球废土篇（九）

旧地球，被大规模核战争所蹂躏的土地已难复往日之面貌，海洋也被严重的污染所侵蚀。“末日”危机后，这颗星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50%以上的陆地已化为沙漠，海洋的颜色发生了改变，紫色、黑色……污染程度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表现。浅海已几乎没有存活的生物，被截断的生态链导致深海生物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适者生存，没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便也灭绝了。

正如许多二十一世纪的科学家们预测的一样，两极冰冠最终也都融化了，那之后，俄亥俄山谷被洪水淹没，整个澳洲沉入海中，纽约则成了一片泥沼……

战争带来死亡，死亡停止战争。

当最后的一些人望着自己满目疮痍的家园，发现那第二个“太阳”消失在天际时，炎热、饥渴、痛苦、悔恨、绝望……这一切的一切涌上心头，并将陪伴着他们，直到死亡降临。

强烈的辐射污染了赤道附近丰饶的土地，城市的废墟在暗夜中发出光亮，这种情况持续了整整百年。一些物种消失了，另一些则发生了变异和进化。

时光飞逝，乌云开始聚集在一些贫瘠、荒凉的土地上，大雨倾盆而下，冷却着地表上沸腾的毒海水、冲散了污浊的空气，治疗着地球那些裂开的伤口。

当微热的雨水冲刷过后，呈现出一片死寂的大地。

总会有些人活下来的，人类的生命像蝼蚁般脆弱，当然也会像蝼蚁般顽强。

幸存者们从文明的废墟中爬出，踏上了求生之路。他们

发现气温比过去炎热，在非沙漠地区，空气中的水汽也比以前浓重，头顶之上是橙黄色的天空，太阳发出刺眼的亮光。

废墟之中，一些诡异的植物开始发芽，即使无人浇灌，即使曝晒于灼热的烈日下，这些颜色、形状光怪陆离的野生植物却也是疯长不断，覆盖了一片又一片陆地。

对于沧桑的地球来说，这种气候的巨变不是第一次了……冰河世纪，地壳变动，火山喷发，都曾留下过痕迹，却没有改变过地球运行的轨迹。现在，它仍然像过去那三十亿年一样，不为所动地在太空中自转着、前进着，围绕着太阳周围的轨道绕行。

科技成了昨日黄花，劫后余生的人们回到了原始的生存状态，结成了类似部落的社会结构，游荡在地球表面上，搜寻食物……和可靠的避风港。

在那些非沙漠的区域中，有剧毒的沼泽、幽深的峡谷、泥泞的洼地、荒凉的山脉。不过除此之外，在偌大的地球上，确实还存在着那么一两处世外桃源般的净土……

北美大陆的某个峡谷中，就有这样一个所在。那是一个如同城市般巨大的地下凹洞，整体呈口袋型，厚实的植被“云”如同凉棚一般盖在顶部，抵挡了大部分烈日的炙烤。这里有舒适的气温；适合正常农作物生长的土地和环境；干净、充沛的地下水源……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半艘”星际飞船的残骸。

没人知道这艘飞船为什么会在这里，或许这儿曾经是某个国家的秘密科研基地，或许这是在某次争夺战后坠落的飞船。

总之，最终有一支部落发现了这个地方。环境给了他们生存的凭依，星际飞船的残骸使他们重拾文明的火种。生命又一次兴旺起来，一个新的人类社会被建立起来。

近三个世纪过去，这里已成为地球上仅存的一个人类聚

集地，居住其中的人们称其为——神佑村。

……

水晶湖地下实验室中。

末日强袭已看到了路的尽头，他搜索过了所有的岔道，顺着走廊一直来到了这里。此刻，他前方有一段向上去的阶梯，就像通常居民楼所用的那种之字形消防楼梯，旁边是铁制的栏杆扶手，踏脚的板也是金属的，可以通过脚下的空隙依稀窥见上方的情况。

他拿出武器，小心翼翼地靠近，这里光线并不好，从下方张望，很难发现有没有埋伏。

“江湖的二位，别躲了，我都看见你们了！”末日强袭这显然是在虚张声势，他也不怕暴露行踪，因为他很清楚，这里已是实验室的尽头，上方无疑便是出口，狂踪剑影和封不觉如果要埋伏，只有这最后一处可选择。而对两个居高临下埋伏着的人来说，自己的行踪肯定早就被发现了。

“手雷的花招真是高明，哈？”末日强袭道：“狂踪剑影，你就这点儿本事是吗？你们江湖这帮缩头乌龟，倒挺会玩儿花样的嘛。”他极尽可能地在不被屏蔽禁言的情况下骂战，想激对方主动现身，毕竟此刻敌在暗、他在明，不太有利。

“怎么了？还不敢出来？”末日强袭冷哼道：“你们可是二对我一啊，难道这样也怕吗？”

回应他的只有自己的回声。

“哼……你们可得想清楚了。”末日强袭道：“在无差别减生存值的效果下，你们两个人的消耗，比我要高一倍，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怯战，只会徒劳地浪费生存值罢了。”他顿了一下，又补充道：“我可不介意转身离开，离你们越远越好，到时候大家就对耗生存值补充剂，看谁先耗完，就算最后我输了，你们至少也要比我多浪费一倍的药剂。”

末日强袭的话貌似有道理，但既然他此刻出现在了这

儿，就说明他并没有选择那样的策略。

如果末日强袭觉得自己在正面对抗下毫无胜算，就不可能继续去接近对手。当最终强袭被炸死以后，他就应该向着反方向逃跑，找个有利的地形埋伏起来，以逸待劳，等着对方来找他。万一他偷袭得手，能直接干掉一人，那还有胜算。

所以……末日强袭会来到这里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有自信可以以一敌二，并且获胜，而这种自信的根据，显然就是某种强大的技能或是道具。

喊了好一会儿，楼梯上方依然毫无反应，这反倒让末日强袭的处境尴尬起来，他不禁想到：难道从这楼梯上去，这实验室还有一层？上面那层和下面一样大？

想到这里，他便谨慎地摸到阶梯上，慢慢地向上走去。他也只能这样做了，一来，对方若是死都不现身，他也没办法，要么上去，要么离开；二来，假如上面真的还有一层，那他在这里喊上一个小时对方也听不见。

他来回折返，拾级而上，竟真的没有撞上埋伏，甚至连一点有陷阱的迹象都察觉不出来。不过末日强袭丝毫不敢大意，之前的手雷事件记忆犹新，队友由于离得太近，直接一命呜呼了，而他也是险些被炸死，这种教训恐怕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乃至整个人生中都忘不了。

这大约三层楼高的楼梯，四次往返，他走了足足五分钟。顺利到达上面那层时，末日强袭却愣住了。他眼前是一段走廊，空荡荡的走廊，尽头就在前方十米处，那里的整面墙就是个大门，门分左右两部分，中间的缝隙呈锯齿形咬合在一起，这扇门的厚度绝对不逊于任何银行的保险库，而门旁边的那个开关，已经被破坏掉了……

“人呢？”这是末日强袭的第一反应。

他和最终强袭已经探索完了实验室另一边的尽头，而这

边的尽头就是出口，一路来到此处，他看到了封不觉和狂踪剑影留下的痕迹，也中了他们布置的陷阱，还去搜过了每一条岔路，他肯定是走对了，但为什么……这里没人？

“难道他们出去了？”这个念头在末日强袭的脑海中闪过，但他随即就否定了这个推测：“不可能……根据剧本简介，外面的环境比这里面更严酷，说不定生存值会减得更快。再说这开关是坏的……他们怎么可能出去？”他转念又一想：“难道说……是他们先去到外面启动关门的开关，在大门关上之前，把内侧的开关给毁了，想把我关在里面？”

“也不会啊……出去根本没有好处啊。”末日强袭表情僵硬地来回踱步，过了半天，他终于想到了一个自以为正确的推测：“没错！一定是这样！”他思想上是恍然大悟，不过脸和语气还是那样儿：“他们来到走廊尽头，破坏了出口的开关，制造一个已经逃出实验室的假象，接着就折返回去了……他们一定是趁我去岔路搜索的时候，从主通道上悄悄溜了过去，与我相互错过……此刻他们恐怕已经躲到实验室另一边的尽头去了。”

……

同一时间，实验室外。

昏黄的天空下，是一片延绵起伏的沙海。空中狂风大作，黑色的沙风暴四处席卷肆虐。人若是毫无保护地站在这种环境中，想睁着眼都很困难，只要张口说话，必然吃一口沙子，而且声音连五米外都传不到。

一艘“沙鱼舱”正在这沙海上悬浮行驶着，舱体长二十米，宽六米，高四米有余，外部造型看上去类似一条巨型的装甲鲨鱼，不过这沙鱼舱没有“鳍”，顶上是流线型的平滑设计。舱体的颜色被刷成了与沙漠相同的土黄色，正前方没有挡风玻璃或可视装置，完全是靠着内部的探测雷达和导航装置在行驶。

沙鱼舱内的空气是经过处理的，虽然两名玩家没穿防护

服，但他们的生存值流失状态已经停止了。

此时，封不觉正双手枕着头，悠哉地坐在主驾驶座上。他没花太久就学会了沙鱼舱的开法，这些装置的操作界面并不复杂，而目的地的导航坐标早已经输入完毕，选自动模式就行了。

当封不觉走出实验室，看到外面的环境时他就明白，在这个星球上，手动驾驶基本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根本没有“路”，别说是路了，就连参照物都没有，因此这沙鱼舱肯定得靠着自动导航才能开到想去的地方。

那么……问题又来了，这群人是怎么找到水晶湖实验室的？

汉克称他们的小队是“得到指令”才来这里搜索的，这句话就意味着，向他们下达指令的上级部门，拥有着水晶湖实验室的具体坐标。

于是又衍生出了新的问题，他们的上级是早就探查到这个坐标了，还是今天才发现的？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手段找到这里的，难道是微型探测机器人？

封不觉的推测是……这队人早不来晚不来，“星际移民”们前脚走，他们后脚就来，这其实已说明了一件显而易见的事……而汉克初见“外来者”时的反应，则让封不觉有了进一步推理的依据，此刻，虽然还未到达那个村子，但封不觉基本已经可以确定那里的状况了。

“为什么不杀了他？”狂踪剑影坐在旁边的副驾驶座上，侧过头对封不觉道，“留着他，你不怕生变吗？”他说这话时的声音自然是压得很低，不会让被绑在后方角落中的汉克听到。

“无冤无仇的，何必动辄就杀人呢。”封不觉回道。

狂踪剑影干笑两声：“不会吧……你现在再假装自己是守序正义未免太晚了点吧？”

“这和我是否是守序正义无关，主要因为这个NPC还有

用。”封不觉回道：“我们还得依靠他的帮助，混到村子里去。”

“他会帮我们？”狂踪剑影说话时，又略微转头，用余光瞥了一眼在远处脸色煞白的汉克，“凭什么？他现在是没法儿抵抗，但等回到了村子，他随时可以找机会逃跑，也可以直接大喊让别人来抓我们。”

封不觉的嘴角露出微笑，回道：“每个人都有弱点，一旦被抓住，他们就会背叛自己的原则，接着，他们就会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任何事。”他从座位上起来，轻声道：“对汉克……只要通过简单的武力威慑和心理压迫就行了。”他说罢，便向汉克走去……

第137章 地球废土篇（十）

封不觉来到汉克面前站定，他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不过没有立即开口，而是在思考。

汉克满面惧色，紧张地望着这名“外来者”，完全猜不到对方打的是什么主意，封不觉那短暂的沉默俨然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大约三十秒后，封不觉从行囊中拿出了他的手枪，开口问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汉克摇摇头。

“这是一种流行于二十至二十一世纪的武器。”封不觉说道，“‘武器’这个词的意思，你总该知道吧？”

汉克点头道：“我知道……但……世纪……是什么？”

封不觉心道：连这个概念都没有吗……看来他们被奴役得很彻底啊。

他不动声色，又道：“换种说法就是，大约四百到五百年前，人们所使用的武器。”

汉克战战兢兢地问道：“为什么……告诉我这个？”

封不觉冷笑，“主要是希望你对这东西有个概念。”他说着，用手指了指枪口：“只要我动一动手指，就会有一种叫做子弹的玩意儿从这儿飞出来，其飞行速度比反重力弹射器发射的物体更快，假如用其攻击人类……”他开始吓唬汉克：“打中头部，脑子就会爆掉，打中身体，内脏会粉碎，打中四肢，那条肢体就会失去活动能力并流血不止……”他摆出了十分可怕的神情，像个强忍住杀人欲望的精神病。

表情是一种国际语言，而且还是跨时代的，就算两个人相隔一千年，喜怒哀乐写在脸上还是看得懂，因此封不觉很

成功地吓住了对方。

说到此处，他忽然又停止了关于手枪的话题，转而问道："你的村子，总共有多少人口？"

"这……你问这做什么？"汉克回紧张地反问道。

"怎么了？你不想告诉我？"封不觉笑道："你怕我用这把枪去对付他们是吗？"他这是明知故问，先展示了一件对方完全不了解的武器，然后立即去问人口的问题，谁都会往那方面想的。

"我……我们的村子有十万人！"汉克似乎是鼓起了勇气，加大声音回道。

"是吗……呵呵……"封不觉语气轻松地笑道，他拿手枪在汉克面前晃了晃："从自动导航上看，大约再过二十分钟，我们就会到达你的村子了。据我观察，你们村子对外来者怀着相当强烈的敌意啊……"他顿了一下，接着道："如果他们一见我们就发起攻击……我这手枪里可有一千发子弹，就算我的命中率在六七成左右，你说你们村子会死多少人？"

远处的狂踪剑影闻言差点儿从椅子上摔下来，心道：你小子还真敢忽悠，一把手枪，一千发子弹？装哪儿啊？异次元弹匣啊？再说手枪那射速，就算你真有一千发子弹，且胳膊和手能撑得住，开完一千枪都快半个小时了，人家村子里的人难道排着队一个一个上来让你杀？

"不……求你，不要杀村子里的人！"汉克哀求道，"我们村只有五千人……"

"喂！真信了啊！"狂踪剑影心中惊道，不过他表面上还是故作镇定，背对着那二人，坐在副驾驶座上作持续发呆状。

"我可以答应你，不杀人。"封不觉道："但你得跟我们合作。"

"好……好……你要我做什么。"汉克颤抖着说道。

"你瞧，汉克。"封不觉的语气又变得颇为诚恳，这就是所

谓软硬兼施：“不管你对‘外来者’有着怎样的成见，你应该也看到了，我和我的朋友，并不是非常嗜杀的那种人，即使你率先用弹射器袭击了我们，我们也没有杀掉你，对吧？”

汉克点点头。

狂踪剑影这会儿却在摇头，低声念叨着：“虽说是没有杀了他，但死亡恐吓正在不断升级有没有……”

“我们只是想到你的村子里去看一看，然后就会离开。”封不觉接着说道：“你放心，这不是什么侦查，不会有‘外来者军队’随后来攻打你们。我们俩只是旅行者，单纯地出于好奇，想去看看你的村子。”

汉克对这番话是将信将疑，他确实觉得所谓“外来者军队”存在的可能性不大，但若说这两人纯粹是去村子里参观的，打死他都不信。

“不过呢……你们的村子显然非常排外，对村子以外的人类有着根深蒂固的误会。”封不觉一边观察汉克的神色，一边说道：“在通常情况下，我想你们村的任何一个人，都会不问缘由地对我们痛下杀手，双方根本没有沟通的机会。”他摇了摇头：“一旦发生武力冲突，结果你应该很清楚。”他抬起手，用拇指点了点身后的狂踪剑影：“我保证，我的朋友仅用冷兵器就能干掉你们一千人以上。”

狂踪剑影这时终于忍不住回头吐槽道：“你当这是在玩割草无双呢？”

反正汉克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封不觉借坡下驴，一脸凝重地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对他来说，杀一千个人就和收割农作物一样容易。”

汉克早已是冷汗遍体，听到这句话，先前狂踪剑影如鬼魅一般瞬间出现在其前方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让他更加确信了村里祭祀的教导：外来者都是魔鬼，强大、狡猾、善于蛊惑人心，无论他们表面上看多么无害、可怜乃至美貌，都

必须毫不犹豫地予以杀害，就连说话的机会都不要给他们。

封不觉的话还在继续：“相信我，我和你一样都不愿意看到那种情况的发生。”他一手拍着汉克的肩膀，“只要你按照我说的计划，带我们进村，我保证不会伤害任何人，我和我的朋友最多在你的村子里待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会离开，那之后，你就自由了，随你怎么做，立即叫人来追杀我们也无妨。”他停顿两秒，看了看汉克神情的变化，随即又补充道：“此刻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但你得权衡一下，假如你不配合，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转过身，嘴角挂起一丝冷笑：“时间不多了，你要是考虑得太久，沙鱼舱可就要到达目的地了，那时……我们只能见机行事，以武力进入……”

第138章 地球废土篇（十一）

沙鱼舱缓缓驶入了一座峡谷中，眼前的地势一路向南倾斜，两边长着一些不明植物，那些植物长得稀疏、样子病奄奄、灰蒙蒙的，一看便知无人打理，估计是某种野草。

顺坡而下，便是一处巨大的洞穴入口，那岩壁中间的大窟窿足以让整艘泰坦尼克开进去。

此地显然经过了人类的扩建和加固，已不再是纯粹的自然景观。数以千计如铁轨般的金属支架布满山岩之上，有些嵌入其中，有些在半空相互连接，就像一张复杂的钢铁蜘蛛网。一些窝棚似的小建筑点缀在岩架上，还有许多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金属架上面走动。如果封不觉他们能远观这幅景象，想必也会感叹这壮丽的奇景。

沙鱼舱来到入口附近时，收到了外来通讯，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这里是眺望台，请表明身份。”

坐在驾驶席上的汉克朝封不觉投去一个询问的目光，后者只是摊开手，做了个“请”的动作。

“拾荒者小队，编号二十四，我是驾驶员汉克。”汉克尽量让自己保持镇定地将话说出来，“今天上午离村，口令是‘弓箭’。”

在神佑村，小队外出都会留下记录，离开时还会得到一个即时更新的口令，当他们返回时，必须报出当时的口令才能进村。如果说不出口令，也没有记录，就说明这些人是偷跑出去的，甚至有可能是外来者冒充的。

与他们通讯的人略微沉默了一会儿，应该是在核对编号和口令，没过多久他便回道：“口令正确，欢迎回来，二十四小队，请进入与你编号相应的泊位，补给人员已经在路上

了。”

沙鱼舱顺利驶入洞口，穿过一条蜿蜒的通道，来到了一个非常广大的空间。这儿就像个立体的停车场，一侧的墙壁如同蜂巢一般，密布着六边形的隔间，汉克在导航系统的帮助下，驾驶着舱体停入了其中的一个隔间。

当两名玩家正式穿过了神佑村的“大门”后，系统提示在他们耳边响起了：

【隐藏任务已触发】

【在神佑村中找到“神之子”约克·寇本】

“疯兄，你还是一口咬定这个剧本属于科幻设定吗？”狂踪剑影看完了任务便问道。

“对，十分确定。”封不觉回答。

此时他们已各自穿上了一套防护服，和汉克一起向沙鱼舱外行去。

神佑村的科学体系非常奇怪，在很多方面，他们的水平低下得令人难以置信，就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比如生物、医学、天文学这三样，简直就是原始部落的认知水准。不过他们在能源、建筑和农业上十分发达，而且具备制造反重力装置和冶炼金属的技术。

这帮家伙到底为什么会把科技树点跑偏了，后文再表，眼下还是先来说说封不觉他们的处境。

计划很简单，穿上防护服，冒充拾荒者，混到村子的居住区里去。

而实施起来，其实难度也不大。因为这村子里根本没有照片之类的东西。

也许有人会问，那可以传播或记录图像的电子设备呢？比如智能手机什么的。很遗憾，也没有那种东西，神佑村的科技树类似《钢铁苍穹》里的那帮德国佬，很难说清他们到

底是先进还是落后，只能说是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特殊文明。

或许又会有人问，那这个村子里的人要识别身份岂不是非常困难？确实如此，不过这不算什么问题，在照相机和身份证发明之前，人类文明早已开始，这么多年，人们不也照样过来了。

当然了，封不觉和狂踪剑影的伪装显然还有诸多问题，首先，这个村子里虽然各色人种都有，但还是白种人占了绝大多数，他们两个黄种人就比较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其次就是身高，神佑村里的男性身高一般不会超过一米七，而两名玩家都高一米八左右，就算他们有意识地驼着背缩着脖子，依然会显得很高；其三，据汉克说，在居住区里是不需要穿防护服的，可他们二人要是脱了防护服，一个西装怪客，一个布衣剑侠，假如被人看见，铁定引起骚动。

不过封不觉的想法是：只要短时间内不被揭穿就行，反正留给自己探索的时间本来就有限，那个叫末日强袭的家伙在搜索到实验室的出口处后，最多再坚持两个小时左右便会放弃。到那时……就算他生存值方面还撑得住，心理方面也该坚持不住了。所以当务之急是混进居住区再说。

吱——

机械运动的声音由远及近，一个升降台载着一台带轮子的圆盘装置和五名身穿防护服的人员来到了封不觉他们所在的隔间平台。

“拾荒者小队……编号二十四对吗？”带头的一人问道，他手上拿着一块金属板，板上钉着一叠纸，此时他正看着其中的一张。纸上自然不可能有画像，只是记录着一些基本信息，即小队离开村子的时间、口令；出发原因、目的地坐标；还有乘坐沙鱼舱的人数，以及这些人的名字。

“是的。”汉克回道，由于穿着防护服，相隔一段距离，对方便很难看清他的表情，其实这家伙此刻非常紧张，满脸是汗。

“怎么少了两个人？”提问者说着，已经将视线移到了封不觉和狂踪剑影的身上。

“死了……探索‘外来者’遗迹的时候，被怪物杀死的。”封不觉主动上前回答了对方的问题，而且他还有意装出了颇为伤感的语气。

提问者又道：“尸体带回来了吗？”

封不觉摇摇头：“没有，我们三个也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那些怪物很凶猛，根本没法儿带东西出来。”

对方沉默了几秒，“你的名字？”

“贾维。”封不觉回道：“这是汉克。”他伸手指了指，“那个是乔伊。”

这支拾荒者小队的五个人名，封不觉事先已问过汉克了，而且他也问清楚了，神佑村里的人，无论肤色如何，用的名字都是英文名，还有，眼前这些“补给人员”手上的文件，只记录名字。至于肤色和外貌特征这些太过细致的信息，皆是没有的。

“好了，我明白了。”那人也叹了口气，在纸上标注了几笔：“呼……又是两人死亡……糟糕的一天。”

“嗯……”封不觉应了一声，他也看出来了，对这些人来说，从村外回来的人，死掉一两个似乎只是家常便饭。

那人停顿了几秒，又开口道：“那么……回收物品方面，是零对吗？”

第139章 地球废土篇（十二）

“是的。”封不觉回答。

那人闻言点点头，“好吧，没事了，去过滤通道吧。”他说完这句，就招呼身边的四人带着设备去进行燃料补给和舱体的维护了。

汉克领着封不觉和狂踪剑影离开了这个平台，他们没有乘坐升降机，而是从旁边的一段楼梯下去，升降机是给补给小队专用的。

行在楼梯上时，狂踪剑影终于忍不住问道：“不觉得奇怪吗？”他瞅着封不觉道：“你只是口头说说，没有拾回东西来，他就相信了。”他随即又将脸转向汉克：“难道你们不用接受检查什么的吗？看看有没有私藏物品。”

汉克讶异地回道：“私藏？你在说什么呢……谁会这么干？一旦被发现就是死罪！”他顿了一下：“再说私藏物品能有什么好处？”

狂踪剑影反倒被对方这种反应顶得说不出话来了。

封不觉笑道：“不要跟奴隶们扯什么财产私有制，对他们来说，就连钱也是没什么意义的，唯一具备私藏价值的东西，就是食物，但在饿不死的情况下，为了多吃几口而冒险很不值得。”

“奴隶……”汉克念道：“那是什么意思？还有……私有制是？”

封不觉耸肩：“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为好，汉克。”

三人一路向下走去，来到底层后，转入了一条通道。这条通路看上去很不牢靠，因为通道四壁并不都是金属，而是岩石和支架混建而成，头顶的照明设备也显得很简陋，整体

看，此通道就像是个安全系数极差的矿洞，就算忽然崩塌都不奇怪。

行了大约三百余米，他们来到了一处如同岗哨般的地方，那是个六边形的金属哨卡，有一个对外的窗户，好似是高速公路边的收费站，只是形状不同。

他们在窗口前停下，坐在里面的工作人员用一种公式化的语气说道："编号，名字，离村时间。"

"拾荒者小队，编号二十四。汉克、贾维、乔伊。"汉克回答，"今天上午离村。"

对方看了看手边的文件，又抬眼看了看眼前的三人："损失了两人？"

"是的。"封不觉回道。

"真遗憾。"那人应了一声，又道："更衣室钥匙没有遗失吧？"

"没有。"汉克回道。拾荒者小队一般都会把更衣室钥匙留在沙鱼舱内，不会有队员带在身上走出去。

那人抬头看了看时间（神佑村的计时将一天分为十个时段，有其相应的特殊钟表），随后又在文件上涂写了几笔，并说道："进去吧，请保证更衣室的整洁，接受'过滤'时保持身体静止，以免造成伤害事故。"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些心不在焉，估计这几句是规定术语，他讲得都快吐了。

三人继续前行，前方是另一段通道，全部由金属构造，这段路不长，百米左右，而且四周逐渐宽敞起来，尽头处的大门有五米多高，穿过大门后的区域很像是火车站的月台，面积起码有一亩地那么大，呈扇形，顶高七八米，有不少金属柱子屹立其中，每根上面都有一个编号。

封不觉和狂踪剑影在汉克的带领下穿过了这块区域，在扇形大厅的对面，也就是那条"弧"上，林立着众多的金属门，高度在一米九左右，宽一米，这些门都是关闭着的，而里面

自然就是更衣室。

汉克用钥匙开了门，他们走入了其中的一间，里面出人意料的狭窄，迎面便是五个像电话亭似的独立隔间，这些隔间应该就是用来对拾荒者们进行“过滤”的装置。

汉克解释道：“进去以后坐着，等一会儿就可以了。”

封不觉点点头，又向队友使了个眼色。狂踪剑影此刻已经是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反应，杀戮游戏玩成了团队生存的感觉，他也无语了，反正疯兄说什么，他就照做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剩下的末日强袭和死人也没什么区别，所以狂踪剑影现在是一种无所谓的心态。

他原以为封不觉之前那句“我们稍微认真一点，把这俩货给做掉，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实力”的意思是来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厮杀，在战斗能力上与对方分个高下，让他们知道真正的高手连挂都能战胜。万万没想到……疯兄口中的“认真”、“实力”和“做掉”这三个词儿，完全是另一种概念。

有句话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封不觉的做法则是不战便置人于死地。事到如今狂踪剑影算是明白了，疯兄不愧是“笑望沧溟千军破，策定乾坤算因果”的男人，对一个非武斗型的玩家来说，战斗这件事本身就是最糟糕的策略、最坏的打算。在无需冒险的情况下就达到目的，才是其实力的体现。

若不是封不觉，狂踪剑影还真没想到能够这样去赢得一场杀戮游戏。他不禁也有些庆幸和后怕，想起之前那场单挑，万一他和封不觉并非是一开始就相遇，或者那是一场2V2、3V3的团战，那自己很可能和尸刀的二人是一样的下场，就算再能打也没用。

在这个剧本进行的过程中，狂踪剑影越发觉得，封不觉此人价值非凡。在其他的一些游戏里，对明星级玩家的评价基本全看战斗能力的高下，但在惊悚乐园，封不觉这样的玩家，能带来的益处甚至可能超过战斗力排行榜前十位的玩家。

只可惜，邀请封不觉加入江湖似乎是不可能的。狂踪剑影虽不如他们团长【笑问苍天】那么会看人，但他的直觉很准，他很清楚，在游戏的世界里，像封不觉这样的人，是不会屈居人下的。就算他暂且当了别人的手下，也不会长久。

这种玩家追求的是一种自在、自由，还有乐趣。最难忍受的就是被人差遣，当然他们也不喜欢去勉强别人做事。狂踪剑影自己其实也是这种人，【笑问苍天】和【无刀客】都是他现实中的哥儿们，而且他们三人本身就是江湖工作室的创始人，因此他才能待得住。若要让他去别的工作室打工，待遇再好他也不会去，他情愿单干。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秩序对刀剑笑三人的挖角以及对江湖的兼并计划都没成功。

对于封不觉这种类型的玩家，狂踪剑影还是颇为赏识的，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虽然邀请无望，拉拢、合作还是可以考虑的。“地狱前线”的徽章，剑少也已经记住了，不管这社团规模怎样，反正有疯兄这样的玩家存在，绝对不可能是那种傻叉和战五渣聚集的组织，即使不交好，也得尽量避免产生什么冲突。

总之就一个理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不要和封不觉这种人成为敌人……

……

三人各自走进了一个隔间，隔间里面只有一个座椅，待他们坐定，接下来发生事情就十分恶劣了。

封不觉坐的椅子渐渐下沉，到了地板底下的平面后，开始缓缓向前移动。

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坐在洗车场的车辆输送带上，虽然眼前是黑的，但身体可以感觉到水和气流的冲刷。

与其说这是在给人消毒，不如说是把人当做衣架在清理防护服。

好在这个过程不长，也称不上是痛苦，一分钟不到，“过

滤”就结束了，正前方的一块金属板自动升起，光线照亮了前路，这时三人眼前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更衣室”。

封不觉起身走了出去，他身后的金属板便再次落下。此时其身处的房间大约有二十平米，靠墙有一排储物柜，房间正中还横着一条固定在地板上的长凳，四壁也都是金属质地，天花板上投下的光线还算充足。

汉克和狂踪剑影几乎在同时来到了这里，汉克说道：“储物柜里有衣服可以换，防护服脱下以后就放在里面。”他可不知道，两名玩家是没法儿在剧本里换衣服的。他们能穿上防护服，是因为防护服被定义为功能性的剧情物品，而且是套在服装外面的。在套着防护服时，玩家本身的服装其实并没有改变。但这些柜子里的衣服，就无法被换上了。

封不觉没说什么，只是走上前，随便打开了五个柜子中的一个，和他预料的一样，这些柜子都没有上锁。而且随即他就发现，所有人的衣服都是一个款式。

狂踪剑影也打开了一柜子，拿到那衣服后道：“我这还是第一次在剧本里找到‘服装’。”他笑了笑：“如果现在还是内测，穿着这两套出去肯定被视为神一般的存在。”

“嗯……可惜现在不是内测了。”封不觉道：“这种不怎么好看的服装，即使带出剧本去，估计也卖不了多少钱。”

他说得没错，神佑村村民的标准服饰，设计简约至极，长袖上衣配长裤，颜色都是灰褐色，衣服上没有什么图案或者花纹，口袋的位置和样式也都是中规中矩，衣领则是普通的圆领。

“怎么办？咱们又不能在剧本里调整服装栏里的东西。”狂踪剑影问道。

封不觉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继续穿防护服呗。”

一旁的汉克闻言，说道：“可是在居住区里，我们都是穿……”

封不觉摆了摆手，打断了汉克：“我自有打算，你自己换好衣服就行了。”

第140章 地球废土篇（十三）

从“更衣室”出去，仍然不是居住区，而是另一个类似火车站月台的大型区域，这个区域的形状以及立于其中的柱子与先前经过的那个几乎一样，估计这两个区域是上下两层镜像建造的。

到了这里，周遭的空气已经可以供汉克这样的普通人顺畅呼吸了。穿过此地，再经过一段曲折的通道，前方一片豁然，三人终于来到了神佑村的内部。

对两名玩家来说，眼前所见确是一派奇景。橙黄色的光线从空中洒下，抬头望去，可以看到层层叠叠、如云彩般的植被构成了这里的天空，其高度基本可以目测出来，大约就是从这地底到达峡谷上方的距离。日光并非是从这些植物覆盖的缝隙中进入，而是经由这些植物的过滤再穿透进来，这一层植被就仿佛是神佑村独有的臭氧层。当然，此时他们看到的，已不是纯粹的自然产物，这层植被在过去的数百年间已被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改良过数次，这道防护是村子的命脉，必须绝对稳定和安全。

向前走去，就可以看到排列整齐的道路，以及千篇一律的低矮建筑。街上的行人不算很多，穿得的衣服也都是统一的，男性的服装和汉克身上的一模一样，女性的服装在款式上区别不大，只是颜色稍亮。

这会儿封不觉和狂踪剑影已经把防护服的头盔摘掉了，将其留在了更衣室里。他们把防护服的领口收紧，往领内翻，以保证他们穿在里面的服装不露出来。饶是如此，他们还是颇为显眼。

举个形象点的例子就是：两个五年级学生来到了一年级的教室，他们穿着不一样的校服，身高也比较高……不过毕

竟他们还是穿校服了，没有打扮得像柯南一样去学校。所以村民们只是用奇怪的眼光看看他们，而不是惊慌地尖叫或者拿着锄头来攻击他们。

“设计这城市的家伙品味实在太差了，机器人都不会住在这样的地方。”狂踪剑影评述道。

“呵呵……你以为这儿会是什么样子？”封不觉问道。

“当他说村子的时候，我以为是‘夏尔’那样的地方。”狂踪剑影道：“没想到会是眼前这种景象……这儿简直就像是个被格式化的贫民窟。”他冷笑一下：“真正的贫民窟都比这强，至少那儿的建筑和人还有……”他一时没想到用什么词儿。

封不觉接道：“有个性。”

“对，个性。”狂踪剑影道：“瞧瞧这帮家伙，住着一样的房子，穿着一样的衣服，用着一样的东西……说实话，你们不怕迷路吗？”他转头问汉克。

汉克回道：“每条路上都有编号，很容易找的。”

狂踪剑影摇头叹气：“好吧。”

“至少他们在发型方面还享有自由，领袖没有安排他们全部都剃成光头，只允许干部留头发什么的。”封不觉说道。

“凤仙学园发来贺电……”狂踪剑影还真听懂了，玩笑着回道。

三人行了一段，就遇上了两名街面巡查人员，这两人的服装样式和颜色都略有不同，戴着肩章，靴子是长筒的，配备的武器是一个弹射器和一块金属盾牌。

“站住。”其中一人叫住了他们。

封不觉他们停下来，等待对方上前问话。狂踪剑影可谓有恃无恐，他只是用一种不卑不亢的眼神去看着对方，站在那里默不作声，而汉克则是心里发虚，紧张得不敢说话。

“你们怎么穿着防护服就进来了？”那名巡查人员问道。

封不觉回道：“嗯……长官，我们的衣服坏掉了。”

“坏掉？”那人狐疑地扫了封不觉一眼：“衣服放在更衣室的箱子里，怎么会损坏？”

“报告长官，不小心被过滤层的金属门夹住了。”封不觉回道。

“哦……”那人将信将疑地应了一声，过几秒说道：“那尽快去供应处领一套新的吧。”

“明白，谢谢长官关心！”封不觉回道。

那两名巡查的人互相看了看，耸耸肩，然后离开了。

狂踪剑影笑道：“你这态度……国产电视剧看多了吧，地下交通员在街面遇见国军的感觉啊。”

“管用就行。”封不觉回道。

汉克面露疑色道：“奇怪啊……他们居然相信了，衣服怎么会被过滤通道的金属门夹住呢？我们是先过滤，再换衣服的啊，要夹也是夹住防护服才对吧。”

“是啊，但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封不觉道：“他们又不是拾荒者。”

“哦，对！巡逻员应该从来没出过村子。”汉克恍然大悟般接道。

“这种事你也想到了？”狂踪剑影插嘴问道。

“在一种阶级分明，不可逾越；各司其职，互不干预的社会体制下，抛开上层人物不谈，生存在底层的某个群体，根本无法了解另一个群体的工作细节。”封不觉道：“拾荒者不可能知道巡逻员的食堂里供应几菜几汤，巡逻员也不可能知道拾荒者使用更衣室的流程。所以我只要随便说个理由就可以了，难道他们还能立即掏出手机去谷歌一下拾荒者回村的具体流程？”

“嗯……由于屏蔽词的关系，请允许我用‘狡猾’来称赞你一

下。”狂踪剑影说道，他心里的形容词其实是“卑鄙”。

“好了，汉克，你看到了吧，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能处理得很好。”封不觉转而对汉克说道：“现在，在你去向上级人员复命前，先带我们参观一下你的村子吧。”

“可按照规定……拾荒小队一回村子就得……”汉克的话自然是被封不觉打断了。

“你已经带着两名外来者进村了，你还管什么规定？”封不觉道：“你现在去复命，我们俩肯定不能跟去，因为你的上级会识破我们并非是拾荒者的成员。我们也没有时间等着你独自去向上级报告清楚了再行动，况且我也不放心让你单独行动，万一你出卖我们，或是露出破绽，那大家都不愿看到的事情就会发生……战斗。

另外，你带‘外来者’入村，无疑是死罪，我想你们的当权者根本不会管你是不是被威胁的，也不会听你的解释……所以，假如你计划偷偷从我们身边溜走，然后去通知巡逻员，那不但会导致你的同乡们死亡，你自己最后也难逃一死。”

封不觉看着汉克的表情变化，心知自己的劝诱又一次成功了：“你最好的选择，就是按照我说的，先不要去见上级。而是带我们去村里，等我们参观完了，悄无声息地离开村子，你再去复命。到时候，你最多算迟到而已，没什么严重后果。没人会受伤，也没人知道我们来过。”

“这和事先说好的不一样……你之前没说这些……”汉克慌张地回道，他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那你以为事情会怎样发展？”封不觉笑了：“计划就是得赶上变化才行。”

事到如今，汉克已经是上了贼船了，就如封不觉所说的，每个人都有弱点，一点被抓住，他们就会背叛自己的原则。

一开始汉克只是不想被杀，后来他是不愿看到同村的人

被杀，而现在，这两种威胁同时压在他的肩上，对他来说，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与这两名“外来者”合作，期待他们能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离开。

当然了，他想得实在太简单、太天真了，如果他能想得再深远一些，就该明白，即使最终封不觉和狂踪剑影二人悄悄地走了，正如他们悄悄地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条人命。事情终究还是会败露的……他们在入村时已经登记了名字，贾维和乔伊被视为还活着，且已经回村了。活人又岂会凭空消失？因此，过不了几天，汉克还是会被抓去问话，到时候他说不清楚，就是重罪。说清楚了，更得死。

……

神佑村最深处，有个叫神庙的地方。

虽然此地被称为神庙，其实和庙是没有半点关系的，这个“神庙”，就是数百年前那半艘星际飞船改建而成。

在村子里，只有寇本家族的人才有权力自由出入神庙，那儿就等于是他们的皇宫。

多年来，寇本家族以神明的代言人自居，他们传达着“上帝”的旨意，当然，这个“上帝”和基督教没有半毛钱关系，GOD这个词汇所代表的意志，可供寇本家族随意杜撰。

他们想杀了某个人，就会说是神明要他死；他们想杀了某一群人，就会说这群人都是异教徒；他们想让人们臣服，就会以上帝的名义来发号施令；他们想要别人的财产和妻女，也可以编造相应的理由。

总之，寇本家族的话，就相当于神旨，违抗者就是与上帝作对，置全村人的生死于不顾。

当然了，光靠宗教谎言是统治不了那么久的，寇本家族真正掌握的东西，是“知识”，遗留在星际飞船中的信息，被他们所垄断，他们只和一小部分有用的人（村里的祭祀）去分享。这样，当他们愿意的时候，就可以展示一些“神迹”，让那

些愚昧的民众畏惧，并且信服。

这也就是为什么，神佑村底层民众们对生物学、医学、天文学几乎一无所知。

生物学让人们质疑造物主，医学让人们认识死亡，天文学会戳破无数的宗教谎言，打破人们的幻想。

知识改变命运，科技改变生活。

但寇本家族可不愿意看到命运这玩意儿发生什么变化，任何独裁的个人或利益集团都不愿意看到眼前固有的大好局面被改变，所以，要懂得“控制”。

正所谓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神佑村的愚民政策可以说很高明。寇本家族没有彻底让他们治下的村民无法接触知识，他们让民众学习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农耕、冶炼金属、建筑学等等……同时又灌输洗脑式的宗教宣传，让他们相信神明的存在，不敢行任何僭越之举。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独特的、畸形的文明。

约克·寇本，是神佑村目前的“神之子”，也可以说他是村长、市长、酋长、总统、国王……

他的祖先贪婪险恶、高瞻远瞩。夺权以后，占据了星际飞船，之后策划了这一套统治的方法，为他创造了今时今日的大好局面。

封不觉从与汉克的短暂交流中，便已大致明白了神佑村的社会体系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才敢一口咬定，这剧本就是个科幻设定而已，什么“神之子”？一千年前玩儿的老把戏了。二十世纪时的独裁者们就已经懒得把自己和天神扯在一起了，最多就是没打过仗的自封个将军，没读过书的自封个博士什么的。自认是天上某某的干儿子、亲儿子、二儿子之类的事情，稍微有点文化和智商的人就干不出来。

汉克带着两名不速之客渐渐向村子深处行来的时候，正是寇本喝下午茶的时间。

寇本的日子过得很规律，一天三顿饱，两个倒儿，下午还要喝口茶、吃些点心垫垫饥，晚上九点就睡，基本每晚都要换个姑娘陪他。

可能有人会奇怪，这村子一共就几千人，他能办到这点？难道全村的女人都和他睡过？

事实上，可以这样说，稍微有点姿色的，他都睡过，为什么呢？这话得说回十三世纪，那时欧洲贵族们行使过一种叫“处女权”的东西，也叫“初夜权”，即佃农的女儿出嫁前一天要先送给当地的贵族“品尝”。在神佑村，这种陋习死灰复燃了，只是说起来并没那么露骨，号称是先送到神庙里去接受一下神之子的“洗礼”，日子有长有短，有些他觉得不满意就会送出去，有些他会多留几天。

寇本家族多年延续这种行为，从而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子孙满全村。一般来说当家会挑选最得宠的女人作为妻子，因而名义上的神之子只有一个，他的兄弟姐妹则是家族成员，第二代则降格为祭祀。

可是实际上，这村子里到底有多少人和寇本沾亲带故，那就说不清楚了。

几百年间，近亲的血统相遇不可避免，虽说也有特例，但从统计学上讲，后代的基因变得越来越糟是普遍现象。运动能力、身体素质、智力的低下，先天疾病的高发……都是些难以逆转的状况，偏偏这村子里医学又差，只有神庙里有几个大夫。最终结果就是，村民们体型矮小，且很傻很天真；人口基数也几乎不增长，因为疾病的死亡率太高了；

神佑村的衰退和灭亡，迟早会到来，只是个时间问题。

不过，这事儿可能还有转机，因为今天有个叫封不觉的家伙进村了……

第141章 地球废土篇（十四）

三人向着村子内快步前进，一路上，封不觉都在向汉克打听着神佑村的情况，狂踪剑影则在旁默不作声地听着。

汉克不是导游，他不可能很有条理地介绍村子的风土人情，不过封不觉问问题时很有技巧，他巧妙地引导着汉克把一些有用的信息较为详实地讲出来。

神佑村的居住区大致被分为四个区域，靠近出口最外围是第一区域，属于贫民区。汉克的家就在这里，他唯一的家人是年过五旬的母亲，她在洗衣房干活，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每周只休息一天，报酬少得可怜。

汉克在拾荒者小队的工作挣得稍多一点，但是他每次出门，都有可能永远回不来，他的父亲和几名哥哥都是拾荒者，而他们的结局也皆是死于非命。

拾荒者小队的工作是在旧地球那险恶的环境中搜索有用的物资。探索古代遗迹并不是常有的任务，他们平日里做的最多的事情，是去采集并运回神佑村外生长的自然资源，主要是矿石、植物，以及污染程度在可处理范围内的水源。

有【反重力弹射器】这样的发明在，这项工作并不需要很多人力，拾荒者们把东西打包，“举”起来，走回沙鱼舱的货仓内放下就是。

看似这不算多艰辛的工作，其实危险系数非常高。如今的旧地球，即使是黑风暴不断的沙漠中也有少数凶恶的动物存在，而那些丛林、沼泽、沿海的地区，已是变异生物横行，对人类来说，环境和生物皆是致命的威胁。

住在外围地区的，多半都是像汉克这样家庭，这里的村民接受教育的时间只有三年，前两年学基础数学以及认字，

第三年就学习一些与工作相关的知识。从十岁开始，他们就要学着靠自己的劳动去生存，一生都在做着单一而繁重的体力劳动，或是一些具有危险性的工作。不过只要他们守规矩、本分地完成工作，吃上饱饭是没什么问题的。

穿过第一个区域，第二区域就是面积最大，人口中等的农耕区。

这里的道路和房屋样式较之外围有所改变，田地里的主要农作物外形看着像玉米，但叶子不是绿色，而是呈波纹形的金黄色；还有一些长在泥土中的块茎，露在外面的叶子是咖啡色的，很远就能闻到一股香气。封不觉问了汉克这些是什么，对方的回答是“嗽米和甜果”，这两样是村民餐桌上的主食。这两种农作物应该是神佑村以前的村民创造并命名的，反正以前的地球上是没有类似的玩意儿。

住在农耕区的人们生活得稍微比第一区域好一些，居住环境更加舒适，服装的颜色也不太一样。每个家庭都有一块负责耕种的田地，其作物产量受到严格的监控，全部都得交给村子，自己家一粒米都不能留。家庭收入是根据上缴的粮食量而定。

相对而言，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风险，劳动和休息的比例也不算惨无人道，而且农耕区的居民有接受进一步教育的机会，在家中有两名以上子嗣的情况下，可以在其中挑选一个学习方面比较有天分的孩子去继续读书，接受“高等教育”，假如他们学成，就有机会进入第三区域。

第三区域属于技术型人员，这些人的数量就很少了，该区域的人口基本维持在三百左右。他们中比较顶尖的一些人，就是神佑村那些“公开”科技的推进者，比较差的也可以担任工程师或者管理人员，上了年纪或失去劳动能力的就负责去教学生。

这个区域的居民以脑力劳动者为主，收入可观，生活安定，一个人住的空间就抵得上外围区域一家人的面积，他们

服装的颜色是白色的，社会地位也较高。

至于第四个区域，就是“祭祀”们，或者说贵族们居住的地方。他们的住所对外围村民来说可谓豪华，不过在神佑村，即使是祭祀家庭，着装方面也得是统一的，这没得商量。全村能由着性子穿衣服的只有姓寇本的那几个人，他们的样子人人都认识，他们的画像随处可见，孩子们从小就得学习寇本家成员的英雄事迹，并且学几首歌功颂德的歌曲来赞颂他们。

祭祀们基本什么都不用干，生活便已十分优渥。他们的餐桌上往往是拾荒者们用性命换来的食材，那是一般村民们一辈子都享用不到的；他们使用的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水源，而外围村民们用的水都是村外带回来的污染水源“过滤”而成的。

祭司们的职责，就是维护“神之子”、维护寇本家族的统治。他们的孩子无论是否有天分，都可以、并有义务去接受最完整的教育，学习尽可能多的知识，其中较为聪慧的一些人，就可以分享到一些寇本家才知道的秘密。

神佑村所有部门的负责人和管理层，全都由祭祀或者他们的家人来担任，世代如此。在有些部门，即使某个家伙对专业知识一窍不通，照样能坐在一把手的位置上，反正找个第三区域的人来当副手就行。而且担任副手的那位，凡事还得向这个门外汉长官请示后才能去办，假如自作主张，罪名可是很严重的。

穿过这四个区域，就是村子的最深处，神庙。

前三个区域的街面上，都有巡逻员，第三个区域的居民虽少，但巡查力度却更强。到了第四个区域，就不允许一般村民进入了，除了身着祭祀衣服的人并持有通行证的人，其他人进去的手续是很麻烦的。

第四区域和神庙外，已不是巡逻员在负责，那里有专门的卫兵，全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筛选的人员。像汉克这种出身

于外围区域的家伙，肯定是选不上的，至少也得是第二第三区域出身的人才有资格加入卫兵的行列……护卫祭祀和神之子这种神圣的使命，岂能不慎之又慎呢。

“前面就是第三区域了。”来到第二区域和第三区域的交界处时，汉克说道：“到这里就可以了吧，第三区域的巡逻员很多，万一被问出……”

“继续走。”封不觉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一路上，他们被好几拨巡逻员询问过了，封不觉也都用同一个理由忽悠了过去，但汉克每次都是提心吊胆的样子。

“嘿！汉克，是你吗？”忽然，有个女人的声音传来，叫了汉克一声。

第142章 地球废土篇（十五）

“啊，莫莉小姐……你……你好。”汉克转头看到那名女子后，很快认出了对方，他吞吞吐吐地回道。

“都说好多次了，汉克，直接叫我莫莉就行了。”那名女子看上去和汉克年纪相仿，身高比他还矮一些，她的着装是白色，这说明她是第三区域的居民。

“这两位是你的朋友吗？诶？他们怎么穿着防护服？”莫莉疑惑地问道。

“莫莉小姐。”汉克的神情紧绷，汗从他的鬓角流下，他鼓足勇气，抢在封不觉开口前说道：“我和我的朋友有点事要办，现在没有空，请原谅，等我们办完了事我再回来向您道歉解释……”他说着就要继续向前走。

“办事？”莫莉疑惑地看着汉克，“到第三区域？”她的目光很快又落到了封不觉和狂踪剑影的身上：“你们为什么不换掉防护服？”她的视线上移，两名玩家颇为反常的身高更加激起了她的怀疑：“你们也是拾荒者吗？要去办什么事？”

汉克瞪着眼睛，“这是上级的命令。”他加重了语气：“请你不要管好吗，莫莉小姐。”

“汉克，你是怎么了？”莫莉回道；“你从来不会这样说话。”

“哎……”封不觉这时开口了：“其实他是想要帮你。”他顿了一下，“可惜，我现在已经决定，不能放你离开。”

“这可是在街上，如果你动手杀人，立即会被包围！”汉克压低了声音对封不觉道。

“莫莉女士。”封不觉没有理会汉克，而是对莫莉道：“很抱歉，得邀请你跟我们一起走一趟了。”

莫莉本能地后退了两步：“你们究竟是谁？”她看向汉克：“汉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汉克被我们劫持了，如果你现在大喊大叫、逃跑、或作出任何可能招来巡逻员的举动，汉克就会被杀掉。”封不觉先将恐吓的话给说出去，防止对方轻举妄动：“我知道，你未必相信我此刻的话，但是请根据你对汉克的了解，冷静地思考一下眼前的状况，来判断我接下来说的内容是否属实。”

封不觉说道：“我们手上有着某种可以迅速、有效地杀死旁人的武器，而我们两个人本身也有着超乎你想象的能力，无论是奔跑速度、跳跃力、生存能力，都已超过你对人类的认知。

假如我们暴露，汉克立即就会死，然后我们会杀死每一个企图靠近或阻止我们的村民，你们村至少会蒙受上千人口的损失，物质方面的损耗另说。

但假如你肯配合，带我们到前面的区域里参观一下，我们达到目的后就会悄悄地离开。

现在，你就可以选择，是跟我们合作，或者开始喊叫。”

……

五分钟后，第三区域中。

“难以置信，你居然带外来者进村。”莫莉用埋怨的口吻悄声对汉克说道。

汉克走在她身旁，也是轻声回道：“我是被挟持的……就像现在咱俩的状况一样。”

“什么咱俩……从现在起我要和你划清界线。”莫莉不快地回道：“我早该听家里人的话，不要跟第一区域的人来往。”

“唉……”汉克张口欲言，最后却还是什么话都没说出来，很多时候，他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化作一声叹息。

此时，封不觉和狂踪剑影走在这两人的身后，自从莫莉

走在前面时起，街上的巡逻员就没有人再上前问话了，看来找个第三区域的居民带路，确实管用。

“不用担心，莫莉女士，你只需要跟我们走到第三区域与第四区域的交界处就行了。”封不觉这时说道：“接下来，你就可以离开。”

莫莉闻言明显愣了一下：“你们要进入第四区域？”她紧接着问道：“那汉克呢？你们也会放了他吗？”

“哼……恐怕不会，也不能。”封不觉回道。

“呵……那谢谢了。”汉克苦笑着回道。

这回答让莫莉大吃一惊，但接下来汉克用一种自暴自弃的语气所说的一句话，解释了一切：“我想……从我带你们入村的那一刻起，我就不可能继续在这个村子里待下去了。”

“哦？终于意识到了呢。”封不觉道。

“之前你们不让我去复命的时候我就该想到的，结果还是被你骗了。”汉克道：“我确实太迟钝，刚刚才想明白。”

封不觉道：“那么，我也可以把话说开了，无论眼前这件事的结果如何，你只要落在寇本爪牙们的手上，就必死无疑，只有我们成功，你才有生路。”

“我连你们到底要做什么都不知道。”汉克回道。

狂踪剑影摆出一张死鱼脸，瞅着封不觉道：“是啊……我也不太清楚，你能不能说一下。”

“首先，我们要做的事情，肯定不是屠杀村民。若要做那种事，我们进入居住区以后就可以直接大开杀戒。”封不觉道：“其次，我们也不可能仅仅是参观一下风土人情，那种理由我想你们也不会真的相信。”他笑道：“我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神庙里的科技知识。次要目的，是改变一下这个村子的社会体系。”

“你说什么科技？神庙里根本没什么科技知识，那里记载

着神明传承下的经典，只有极少数的祭祀才有资格学习。”莫莉这时插嘴道。

“这些废话，都是你们在未能明辨是非的年龄就开始被灌输的谎言。”封不觉道：“寇本家族，只是垄断了一些你们所不知道的自然科学知识罢了，他们不让你们接触那些知识，以便用宗教谎言来奴役你们。”他悲天悯人地叹道：“愚昧和恐慌是两头栖息在人类心中永远保持着饥渴的野兽，只有文明才能击败它们，而它们就把守在人类进步的阶梯上，不断吞噬着先驱者。

就你们生活的时代而言，一千年前，人们把无辜妇女当做女巫烧死，只为自己能睡个安稳觉，或者是明年有个好收成；五百年前，人们将达尔文的理论断章取义，高喊着‘我们不是猴子’，禁止学校里教授进化论，呵呵……我倒是觉得这群人和猴子的区别并不大。

而到了两百多年前……寇本家的人将知识的火种牢牢掌握在了手中，让你们这些生活在黑暗和寒冷中的人保持着畏惧和无知，以便他们进行长时间的统治和奴役。”

“我才不信你们的鬼话，祭祀早就警告过我们，外来者都是满口谎言的魔鬼，你们休想用那些渎神的话语来歪曲我的信仰。”莫莉回道。

“啊~他们只是为了确保……当你们遇到知晓真相的人时，不要受那些话影响。”封不觉冷笑：“他们还让你们无条件地杀死外来者不是吗？”

“你们放弃吧，遇上卫兵你们就死定了，他们的配备和巡逻员可不一样，他们会杀死任何企图硬闯第四区域的人，无论你们手上是否有人质……”莫莉依然不吃封不觉那套：“只要你们答应放了我和汉克，我可以设法带你们离开村子。”

“嗯……你比汉克更擅长谈判。”封不觉道：“但很可惜，我们的目的是不会改变的。”他笑了一声：“而且……汉克也不可能再站到寇本那一边去了，对吗？伙计。”

莫莉惊讶地转头望着汉克，后者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镇定：“抱歉，莫莉小姐，我的眼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和他们一起行动，我已经回不了头了。”

“汉克……”莫莉念道：“难道你已经被这两个外来者用邪恶的巫术迷惑住了吗？”

“不，我很清醒，从没这么清醒过。”汉克回道：“虽然这两个外来者一再威胁要杀了我，但至少他们没有用什么神明之类的说辞来操纵我的思想。”他坚定地说道：“如果神之子告诉我们的一切都是真的，那我就是一名帮助外来者、企图颠覆神明的罪人。结果会怎样我不知道，反正最多一死。此刻即使我亲手杀死这两个外来者，又能怎样呢？祭司们就会放过我吗？我一样会被治罪，处以死刑。与其那样死，不如拼一拼。”

狂踪剑影不知为何露出了微笑：“说得好，汉克，说下去。”

汉克接道：“而如果，这两个外来者是对的呢？所谓的神之子和祭祀们，说的都是谎言呢？”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汉克，这怎么可……”莫莉想打断他。

汉克却反问道：“为什么不可能？”他转头看向莫莉：“我生下来就被告知自己是神的子民，万事都要听从寇本家族和祭司们的安排，只要违反他们说的，就是违背神的意志，就会被治罪。我的父亲、哥哥，冒着生命危险地工作、劳动，也只能勉强过活。而祭司们过着奢侈的生活，却什么都不用做。

我只能学他们指定我学的东西，说他们允许我说的话，做他们派遣我做的事，还要对他们歌功颂德，顶礼膜拜。

如果这就是神的旨意，那像这样的神明，也不值得我再去奉献，因为它显然并不想回报我们这些信徒，他只是把我

们当成驴马差使，只有寇本家族和祭司们才是人。”

莫莉用讶异的眼神看着汉克，“你疯了……”

“或许吧。”汉克道：“但我感觉好极了，从未像现在这么好过，我头一回觉得命运握在自己的手里，即使换取这种感觉的代价是死，我也不会遗憾。”

“这种感觉叫‘自由’。”封不觉道：“当他们施加在你思想上的禁锢被打破，无论你身陷囹圄、还是行将就木，至少从这一刻起，你是自由的，只要你一息尚存，没人能再次夺走你的自由。”封不觉用极富煽动力的语气说道：“只要你帮助我们，推翻寇本家族和祭司们对知识的垄断，戳破他们的谎言……汉克，你不但可以活下来，你还会成为英雄。你所有的同胞们，包括这位莫莉小姐，都可以品尝到自由的滋味。”

第143章 地球废土篇（十六）

十多分钟后，四人已来到了第四区域与第三区域的分界处，这里和先前的几个区域明显不同，有一堵高耸厚实的金属围墙将两个区域分隔开，墙上的各个入口处都有卫兵把守。卫兵手中的武器和巡逻员一样是反重力弹射器，不过使用的盾牌不同。巡逻员只有普通的金属盾，但卫兵用的是反重力盾。

【名称：反重力盾】

【类型：防具】

【品质：精良】

【防御力：中等】

【属性：缓冲】

【特效：无】

【装备条件：格斗专精F，等级10】

【备注：该防具可使体积小于一立方米、力道低于二十五公斤的飞行物体隔空停滞，如飞来的棒球、坠落的行李箱等等。但假如有人抄起一个冰柜朝你扔过来，或是直接发动近战攻击，那这块盾的防御能力和普通的金属盾也没什么区别。】

“好了，莫莉小姐，现在你可以离开了。”待距离围墙只有一街之隔时，封不觉忽然停下脚步，开口说道：“为了你的安全着想，接下来你还是离远点儿比较好。”

莫莉虽然站住了，但她依然没有放弃，还是想劝说汉克回头：“汉克，你要想清楚，他说的那些……达尔文、进化论……自由……全都是些闻所未闻的疯言疯语，也许那只是他们那些异教徒信奉的邪恶之理，你被他们迷惑了……”

“谢谢你的关心，莫莉小姐。”汉克回道：“如果我有去无回，请你代我向母亲说一声，对不起。”

莫莉怔在原地，看着汉克转身离去，已无话可说。三人也没有再和她交流，他们大踏步地向着前方围墙的入口关卡走去。一边走，封不觉和狂踪剑影就一边把套在外面的防护服给扯下来扔了。

狂踪剑影取出了那把从汉克身上缴获的反重力弹射器，并递还给他：“我们会尽量掩护你的，不过你还是拿上件武器比较保险。”

“不用紧张，汉克。”封不觉道：“这些一年到头除了站岗外无所事事的卫兵，和你这种终日在外与变异生物较量的拾荒者相比，实战水平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只要你在心理上不要畏首畏尾，就没什么好怕的。”他顿了一下，又道：“一会儿我们冲过围墙后，就直奔神庙，你可要跟紧了。”

汉克点头：“我试试吧。”

三人说话间，已然并排站在了关卡前。

当班的卫兵们早已经惊了，看着封不觉和狂踪剑影的造型，半天也没反应过来。他们心里倒是在猜测……这两货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外来者”，但由于有生之年都没有见过，只是听过许多相关的洗脑宣传，所以当真的见到时，就有些不知所措。

而跟在这两名不速之客旁边的那个男人，虽然从着装上看，是同村第一区域的人，但他手里拿着弹射器，脸上则是破釜沉舟的神情……难道这家伙是想用武力硬闯祭司们的居住地？

卫兵们都傻了，还是一名领头的卫兵长比较镇定，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举起了反重力盾牌，拦在这三人前方，尽可能用具有威慑力的声音喝道：“站住！你们要做什么？”他瞪着封不觉和狂踪剑影：“你们俩……为什么穿着这奇怪的衣

服？你们是谁？”他又将视线转向汉克：“还有你，拿着武器想干什么？”

三人都没有说话，只是沉默。

几秒后，汉克居然笑了，“如果是在昨天，即使我什么都没做，只要有一个巡逻员把我拦下问话，我都会紧张得发抖。”他笑着摇头：“但现在，面对一名卫兵长，我却觉得也没什么。呵呵……我开始明白了……原来这就是寇本对我们做的。”

“你竟然直呼神之子的名字？”那名卫兵长惊愕地看着眼前的汉克。

“如果我还当他是神之子，我自然不敢随便直呼其名。”汉克道：“但假如我把他当成一坨屎，我想怎么叫都行。”

“你说什么！你这渎神者！”卫兵长咆哮道：“快把他拿下！”

周围的七八名卫兵得令一拥而上。

这一刻，狂踪剑影出手了。

几乎在十秒内，伴随着拳拳到肉的噗噗声和几声闷哼，这些卫兵就被全数放倒，不是被打昏过去，就是在地上呻吟着，爬都爬不起来。

狂踪剑影连剑都没有用，一者，他不想滥杀无辜，二者，以他的身手，摆平这些人徒手足矣。

“哦……还真是厉害，不用技能也能做到这种地步啊……”封不觉道了一句。

“是他们太弱了。”狂踪剑影回道：“身体素质和反应比普通人还要差一些，从游戏角度来说，相当于比一级的玩家还要弱上三成。而我是个十七级的职业玩家，这种程度的打斗不值得夸奖。”反正这些语句汉克和卫兵长也听不懂，所以两名玩家对话时也无所顾忌。

此刻，那名卫兵长已吓得动弹不得，从他的角度出发，这会儿的感觉就像是遇到外星人袭击一样惊愕和无力。

其实这帮卫兵们平日里是没什么事情好做的，在神佑村这种小国寡民，且律法严苛的社会环境下，犯罪者非常少，而敢于颠覆上层阶级统治的人，几百年都没出几个。

再说治安方面基本都是巡逻员在管，卫兵们只负责给祭祀和寇本家族看家护院。可以说，卫兵的实战经验几乎是零。他们就连敢在围墙边随地吐痰的平民都没碰上过，今天却是突然遇到三个来闯关的，十秒内就把他们打了个人仰马翻，卫兵长会有这种反应也很正常。

“把弹射器扔掉。”封不觉走到那名卫兵长面前说道。

卫兵长咽下一口唾沫，明智地选择了照办，他轻轻一抛，把手上的弹射器扔到了旁边。

封不觉看着卫兵长那张已被吓得惨白的脸，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干嘛这么严肃呢？笑一笑。”

卫兵长面对着眼前的煞星，硬是挤出了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三人淡定地继续前行，与卫兵长擦身而过，穿过了关卡，向着围墙另一侧的第四区域走去。

卫兵长呆立在那里，几十秒后，他跪坐在地，急促地呼吸起来，好似哮喘病发了一般。第三区域的街道上，很快就有不少居民聚拢了过来，议论纷纷。纵然有几名目击者全程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事，可他们也完全不明白这究竟是个什么状况。

两分钟后，那名卫兵长才如梦初醒般跳了起来，一脸惊慌地大喊：“外来者！外来者入侵了！”

第144章 地球废土篇（十七）

穿过第四区域的难度远远低于汉克的预期，他们几乎都没遇到过像样的抵抗，甚至连封不觉和狂踪剑影也没想到会如此轻而易举。

本来神佑村第四区域里的居民就不多，聊聊数百人而已，这帮家伙个个儿惜命得很，村里警报一响，就全部闭门躲起来了。而卫兵的数量是百余人左右，其中六成人手分散在各个岗哨和关卡，仅有少部分进行巡逻的工作。即使卫兵之间的通讯无阻，也没能力组织起什么有效的拦截措施，他们一共就这么点儿人，又不存在快速反应部队之类的编制，面对封不觉他们这几名行动迅速、战力如同怪物般的入侵者，零星的阻击形同虚设。

身居神庙的寇本已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有外来者入侵的消息，也是他下达了拉响警报的命令。若封不觉他们不是三个人，而是三百人，估计这会儿寇本已经宣布投降了。但此时，他还不怎么担心，毕竟自己手上掌握着“神力”，区区三个入侵者，只要他们敢进入神庙，绝对是有来无回。

短短十分钟，三人便来到了离神庙不足一千米的地方。这半艘星际飞船的残骸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成了个巨大的宫殿，不过原本的轮廓还在，来到了这个距离上，封不觉算是看出些门道来了。

“我还以为你们口中的‘神庙’是什么呢……原来就是艘飞船啊。”封不觉笑道：“那么，最后的几个疑问也解开了。”

“飞船……”汉克疑惑道：“……是什么？”

“哦，对，你没那个概念。”封不觉道：“简单地说，就是个可以飞到太空里的、巨型的沙鱼舱。”

“原来如此……寇本告诉我们，神庙是神的造物，只能供神之子居住，未经允许进入神庙者，会受到诅咒而死。”汉克说道。

封不觉这会儿已经将前因后果想清楚了，他解释道：“神和诅咒这样的无稽之谈就不要深究了，据我推测，这艘飞船应该是古代人类，也就是如今你们所称的外来者们在几百年前建造的。你们这个地球发生了什么我不清楚，反正无非是环境原因或者战争……导致人类不得不迁徙到太空中去，而有些人因种种原因留了下来，你们的祖先就是没能离开的那部分人。”他舔了舔嘴唇：“可能这艘飞船便是他们所乘坐的，因为故障而坠毁在这里；也可能是他们发现了这艘飞船的残骸，之后定居在了这个地方。至于寇本家族夺得统治权以后告诉你们的历史版本是什么，我就不清楚了，反正宗教故事都是差不多套路，恬不知耻地扯淡，将一切都归于神迹即可。”

“疯兄……你在游戏外要是也这么说话，会冒犯很多人的。”狂踪剑影道。

“被我冒犯的那部分人，可以找个犄角旮旯跪下，祈求自己信仰的神明用雷把我劈死。”封不觉道。

三人说话间便已来到了神庙前。在神庙的入口处，大约四十余名卫兵正站成一排，准备迎敌，他们举着重力盾，形成了一道人墙，手中的反重力弹射器前皆是悬停着金属炮弹，且已瞄准了目标。

“这种状况倒是难得，我有个群攻的消耗技，一直没机会用，现在正好可以试试。”狂踪剑影笑道。

“剑圣风暴？”封不觉立即问道。

“呃……不是。”狂踪剑影回答。

“哦，那就随便吧。”封不觉的表情说明他已经对这技能失去兴趣了。

【名称：一刀流·厄港鸟】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使用一次后消失】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以单臂发动的远距离斩击，掀起剑涛进行群攻，招式威力强劲，速度中等（使用剑系武器时方可发动）】

【消耗：体能值3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D，等级15以上】

【备注：此招由一名光棍节出生的著名三刀流剑客所创，多年后看来，其实这家伙只是随便给远距离斩击起了个名字而已。】

那些卫兵也没有再和入侵者多废话，当三人到达相距他们五十米左右的射程范围时，在一名卫兵总长的号令下，他们便一齐使用了弹射器。

数十枚炮弹般的金属块迅疾而至，狂踪剑影的招式也应势而发。

只见他挥臂斜斩，一道有形剑气激荡而出，向前冲扫开去，那些射来的金属块在半空如撞上了一股气墙般被弹飞，剑涛之进势却丝毫不减，顷刻间扑向了卫兵结成的战线。

哐啷啷一阵，金属盾被震飞落地的声音此起彼伏，随之响起了的还有卫兵们的叫喊和惊呼，除了站在队列两边的几人侥幸逃过，中间的卫兵们简直像是保龄球瓶一样被这招击得东倒西歪，溃不成军。

“啊……都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了呢。”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就带头走进了神庙中。

神庙内部和一般的复式豪宅也没什么区别，除了寇本家那几个男人外，他们还要提供那些来接受“洗礼”的女人住处，另外还有许多仆人在神庙内生活，这些仆人基本都是些年老

色衰的女人，她们年轻时进入了寇本家，但没有子嗣，等多年后，寇本对她们的身体已经失去了兴趣，她们便只能用这种方式来为神之子的家族“服务”了。

这星际飞船的空间是相当庞大而复杂的，如果寇本有意躲藏起来，要找到他还真不容易。好在汉克知道该去哪儿找这位“神之子”，这种情况下，约克·寇本肯定会跑到“神旨之间”去，那是他们决不允许外人进入的场所。

神佑村会不定期地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具体多久一次视情况而定。集会时，寇本家族会借着一些“仪式”（如治疗生病的人、或提前预告日食月食等现象），在村民们面前展示“神迹”，并传达一些最新的“上天的旨意”。这也是一种巩固统治的手段，每隔一段时日，寇本们就得提醒一下这群奴隶，神之子家族的权威不容冒犯和质疑。

这种仪式自然需要观众，但神庙前的广场容纳不了全村的人，所以只有“被选中”的村民们可以来现场观看。挑选机制其实很简单，大部分有幸来观看仪式的人都是从第一第二区域里随机挑出来的，让这些人来见识神之子的威能，回去以后添油加醋地宣扬一番，能起到绝佳的宣传效果。

汉克以前就来看过一次“神迹”，他虽没有进入过神庙，但他知道“神旨之间”的大致方位。那个房间在神庙外就能仰望到（就是星际飞船的指挥塔下方一间之隔），每次神之子都是从神旨之间中走出，站在高处的一个平台上展示各种神迹、宣布各种旨意的。

三人寻找路径向上前行，这一条道儿上没有半点阻滞，因为神庙内已经没有半个卫兵存在，就算有也挡不住他们。没过多久，神旨之间的大门便出现在了眼前。而在门前的走廊中，还站着个人。

“这是约克·寇本的弟弟，哈韦兹·寇本。”汉克说道。

哈韦兹身高比汉克还要矮半个头，体态肥硕，心宽体胖，脸上显得油光光的，他看到三人，毫无惧色，开口便

道：“贱民，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瞪着汉克，露出狞笑：“你知道自己犯下的罪过有多严重吗？”

汉克理都不理他，举起弹射器，直接打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弹药。那块若篮球大小的金属高速袭向了哈韦兹，可对方竟不躲不闪，举起左臂，用手掌去接。

乒一声，金属块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撞在了铁壁上，实际上则是击在了哈韦兹的手掌上弹落在地。

“哼，难道你想挑战上帝的力量？”哈韦兹冷笑。

“也难怪你敢拦在这里。”封不觉同样报以冷笑：“身体用机械改造过是吧？”

他轻描淡写地就戳破了哈韦兹所谓的“神力”之说，后者的脸色瞬间变得非常难看。

“嗯……仅懂得机械工程知识，却没有这个时代的生物学科技支持，是完成不了这种改造的。”封不觉沉吟道：“这说明你们非但有这星际飞船上记载的科技，连外界的文明也能获取。看来……帮你完成这副身体的祭祀们都被灭口了吧？”

“那种人要多少有多少，反正信息掌握在我们手中，谁有资格去学习，学多少，都由我们来决定。”哈韦兹冷哼一声，接着道：“外来者，就算你们知道一些这群贱民所不知道的事，也不要太得意了，你们不可能活着离开，这个村子里也不会有人相信你们的鬼话。”

“哎……”封不觉叹息着：“你蠢得让我想流泪啊……”

锃——

寒芒一闪，钢刀已然在手。

封不觉右手持刀，左手已举起枪来，他一边前进，一边连续开火，不过在他举枪之时，哈韦兹已经举起手来，护住了头部，并俯下身子，蛮吼一声冲了上来，子弹倾泻在他身上如同打在墙上一样砰砰作响。

两人近身后的交手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哈韦兹根本不会打架，他打斗的技巧比封不觉还糟糕得多，说的通俗些，他就属于没吃过猪肉，而且连猪跑都没见过的类型，打斗时仿佛游泳般胡乱挥舞着手臂……

封不觉只是略退两步，举刀迎了两下，就把哈韦兹的两条胳膊给砍断了，而且他都没怎么用力，大部分力道是哈韦兹自己的。

“怎么可能？”哈韦兹震惊地看着自己的两条断臂，他倒没觉得有多疼，只是很惊讶于自己的铁臂竟也会被切断。

“我都快看不下去了。”狂踪剑影摇头：“看你这动作，从小就没打过架吧。”

封不觉这时不知想起什么来了，四十五度望天笑出声来，道了一句：“哈……‘连我爸爸都没打过我’……这样的设定吗？”

狂踪剑影也笑了：“名台词就是被你这样的家伙在不合时宜的时机乱用才毁掉的。”

封不觉收起了枪，拿着钢刀一步步向着哈韦兹靠近：“好了，让我们来看看你的神力到底是个怎样的运作机制。”

哈韦兹因为没有了手臂，加上身形肥胖，才后退了几步便失去平衡，坐倒在了地上，“你……你要做什么……”

封不觉无视他的话，只是自顾自地说道：“刚才我一举枪你就抬手防御，说明你认识手枪这种武器，你会挡住头部，就表明那个部分是完全非机械的……”他说着就把刀插入了对方的大腿，【机器人必须死】的效果对这种身体内由机械改造过的生物也同样有效，在威力加成下穿透其防御根本不在话下。

“你的四肢似乎改造得挺彻底，已没有什么痛觉了是吗……”封不觉拔出刀来，又插进了对方的胸口。

哈韦兹惊得倒抽一口冷气，但刀进入胸腔以后，他依然

没死，只是呼吸方面受到了影响，嘴里也说不出话来了。

“果然，心肺功能也是改造过的。”封不觉道：“到底是寇本家族的人，早已做好了完全的准备，即使有朝一日发生重大灾难，致使村子里的空气过滤出现问题，你们也不用担心，因为你们不需要防护服也能在大气中生存。”他随即一脚踩在了哈韦兹那圆滚滚的啤酒肚上，这下对方明显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哼……消化系统没改是吧，也难怪，改了的话应该是八块腹肌才对。”封不觉笑道，“我想生殖系统应该也没改过吧，因为和享乐有关，所以不愿舍弃吗……”他把刀尖移到了对方的腹部。

哈韦兹的嗓子里虽然发不出很大的声音，但他还是拼了命地想要喊叫，并且神色惊慌地疯狂摇头，似乎是在乞求封不觉不要杀他。

“放心，只是开个玩笑。”封不觉说话间，已把刀收了起来，“既然里面没有机械，捅进去也不会有技巧值的，还平白无故沾上一刀的膘和屎，多恶心啊。”

哈韦兹也听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但他感觉这好像是要放自己一条生路的意思。

可惜，下一秒，封不觉又从行囊里拿出了一把管钳，并用一种杀人狂般的病态眼神，虎视眈眈地望向了哈韦兹的脑门儿……

第145章 地球废土篇（十八）

神旨之间的门打开了，一个和哈韦兹长得有几分相似的男子正立于房间中，他就是约克·寇本，其身边还站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估计是他儿子，他们这家人都挺好辨认，面部轮廓相似，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也相同；体型都偏胖，不过这点估计和遗传的关系不大，主要是生活节奏导致的。

封不觉第一个迈入了房间，狂踪剑影和汉克就跟在他身后。当封不觉看到这房间内的景象，立刻就明白为什么寇本家的人不让外人进来了。这所谓的“神旨之间”里，没有半点儿东西能和宗教扯上关系，房间内布满了操作台和显示屏，俨然就是这艘星际飞船的核心控制室。

【隐藏任务已完成】

系统提示在两名玩家耳边响起，在他们见到约克·寇本的那一刻，任务就算是成功了。

“你的表情很有意思。”封不觉说道：“看到是我们出现在门口，你却显得十分镇定，难道你就不关心一下哈韦兹的死活吗？”

约克平静地回道：“如果你们杀了他，我得说声谢谢。”

“这样啊……”封不觉道：“看来你们兄弟的关系很差啊，呵呵……是他占了你看中的女人，还是他觊觎你神之子的宝座呢？”

“你很聪明。”约克应道：“而且刻薄……”

“刻薄？”封不觉笑着掏出枪来，顺势就扣动了扳机，一枪把约克的儿子给爆头了。房间内的另外三人在这瞬间完全傻眼。

血和脑浆泼了一地，那名少年的尸体颓然倒下，就死在

了他父亲的脚边。

汉克瞪大了眼睛，呆若木鸡，连狂踪剑影都惊了，虽说这只是在游戏里，但封不觉这种面不改色、杀伐果断的行为，一般人还真做不出来。

接下来的十几秒，房间中鸦雀无声，只能听到众人的呼吸。

“嗯……你的反应很有趣啊。”封不觉看着约克的脸说道。

“你这疯子……”约克的神情开始变化。

“这是你儿子没错吧？”封不觉用枪口指了指地上的尸体。

“是的。”约克回道。

“我当着你的面把他给杀了，你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封不觉道：“但当你意识到，我杀他只是为了观察你的反应时，你却表现出了些许的不安。”他把枪收了起来：“恕我直言寇本先生，要说刻薄，你的品质之恶劣，远远不是刻薄这两个字能形容的。”

“毫不犹豫地开枪射杀了一个孩子的男人，有资格说我吗？”约克反问道。

狂踪剑影在旁插上一句：“嗯……这话我不得不同意。”

封不觉耸耸肩，看着约克说道，“对我来说，只是射杀了一个陌生人，但对你来说，死得可是至亲。从你事后的反应来看，你我谁更残忍还有待商榷。”

“我不与你做无谓的口舌之争。”约克回道：“既然……”

“既然事已至此，我们就来谈谈条件……对吧？”封不觉接着对方未完的话说道。

约克道：“你怎么……”

“这种事情还需要等你自己说出来吗？”封不觉道：“兄弟死掉，你无动于衷；儿子死掉，你满不在乎。”他冷笑起来：“你在乎的只有自己，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嘛……只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你也明白武力抵抗是徒劳的，所以当我们出现在门口时，你就已经准备要跟我们谈判了。

不过刚才我的行为……让你觉得我有可能是个疯子，这时你便表现出了惊慌，因为你知道，只有思维正常的人才会跟你谈条件，而疯子不会。”

约克面色骇然，他没想到对方仅仅通过表情变化和几句话间的反应，就已看破了自己那么多心理活动，“你到底是什么人？”

“是啊，疯兄……我也想问，你究竟是何方神圣？”狂踪剑影又在旁边吐了个槽。

“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封不觉回了狂踪剑影一句，随即又看向了约克：“寇本先生，我注意到，你身后的操作台被破坏了，如果我没猜错，那是唯一可以让神佑村与外界联系的一组通讯设备吧？”

“是又如何？”约克回道。就在封不觉他们进来前，约克用他改造过的手臂一拳捶爆了那个操作台上的屏幕。

“这倒是很有意思……在我们进来以前你就这么干了。”封不觉道：“可见你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哈韦兹不可能挡得住我们，这一点，从门打开以后，你脸上的表情也能看出来。”

“我说你在遭遇某种状况的一瞬间到底能思考多少事儿……”狂踪剑影又道，如今剧本会怎样收场他已经不当回事儿了，此刻他最大的兴趣是看看封不觉接下来会干什么。

“寇本先生，我看你也是个相当聪明的人，至少你的算计还是比较靠谱的。”封不觉边说边走，与约克擦肩而过，径直来到了那个被破坏的操作台旁，俯身去检查损伤程度：“我们到神庙正门口的时候，你就已经在看了吧？”

约克默不作声，冷汗却是顺着鬓角流了下来。

“你的村子里连相片之类的东西都没有，更别说影像记录设备了。但我敢断言，在这艘飞船上什么都有。”封不觉不紧

不慢地说道：“监控这种玩意儿，以外界的科技水平而言，是种很平常的设备，但在神佑村这个地方，恐怕是只有你才知道的最高机密。如果我是你，我也会将这项技术严格保密，连祭祀都不会告知，最多和自己人共享。

监控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村民们会感觉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却又不明白是什么原理，仿佛真的有什么神明时刻盯着他们一样，太完美了不是吗？”

封不觉说话间，已经坐在了一张折凳（自带的那把）上，他一边摆弄着操作台，一边继续道：“当然了，你不可能一整天都坐在这个房间里看监控画面，村里的摄像头肯定也有限，不过……今天，当你接到通讯，得知有三个入侵者闯入了第四区域时，肯定是心急如焚地直奔此处，并迅速锁定了我们的行踪。”

他顿了一下，接着道：“在第四区域我们只遇到了零星的抵抗，不过那种交锋中能表现出的东西也足够多了，你很快就意识到……我们的实力超强。在自知抵抗很可能无用的前提下，你便想好了一套对策。

接着，你就把两名家庭成员叫来，让儿子和你一起进入这‘神旨之间’，而让哈韦兹守在门外。我不知道你具体是用什么话来忽悠弟弟看门的，不过以他的智商，我觉得怎么忽悠都行。

从哈韦兹的表现来看，你肯定没把我们真正的实力告诉他，所以他被干掉前还是一副挺有自信的样子，连中计了都不知道。

实际上，你玩儿了一手借刀杀人。如你最初所言，哈韦兹被我们杀掉，正是你所期待的。”

封不觉说到这儿，从操作台那儿转过身来，面对着约克道：“你把儿子留在身边，是为了保险起见，关键时候有个小孩当挡箭牌也是好的。正常人进门以后，看到一个带着孩子的人，且没有任何准备反抗的迹象，不太可能不由分说地动

手杀人。”

“你这是变相承认自己不正常是吧？”狂踪剑影干笑一声。

“别打岔。”封不觉说道：“寇本先生，你打什么主意我很清楚。假如哈韦兹没死，甚至是成功干掉了我们，你也会趁机把他宰了，然后把死因推到我们这些入侵者的身上，这样便是最好的结局。

不过你也很清楚，事情恐怕不会顺利到那个地步，可能性最大的一种情况，还是我们三个杀掉哈韦兹，并来到你的面前。按照这样的发展，你不得不考虑一下，该怎么打发我们。

无论如何，让我们联系到外界的人类，那是绝对不行的。一旦神佑村的存在被外界知道，你们寇本家苦心经营那么多年的独裁统治也将走到尽头，即使是死你也不愿意看到那种事发生。

所以你优先破坏了与外界的通讯设备，保证万无一失，随后只要把我们稳住，条件可以慢慢谈。”

“呵呵……哈哈哈……”约克笑了起来：“我真想给你鼓掌，哈哈哈……”他忽然显得很轻松的样子：“话说得很漂亮，可你也并非多么清高的人不是吗？你没有杀我，而是跟我挑明了这一切，无非就是在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他冷哼一声：“好吧，你们赢了，二位客人，还有你……”他看着汉克，“你们可以得到想要的，这村里的女人和资源，你们可以随便享用。”

约克一脚踢开了自己儿子的尸体：“我可以编造个理由，就说你们是神的使者，让你们住进这个‘神庙’里来。”他用双手做了个引号的手势，可见他自己都觉得“神庙”这种称谓很可笑：“反正那帮愚民什么都相信，只要展现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小花招，他们就以为是神迹，呵呵……

怎么样？考虑一下吧，我知道你们这些外来者的想法，

我的先祖也遇到过几名外来者，或许他们最初的想法也是让这村子里的人回到外面所谓的文明社会里去，但最终，他们还是妥协了。”

封不觉这时打断道：“你这神旨之间里的设备，有不少就是那些外来者修复或更新的吧？”

“呵呵……没错。”约克并不否认：“确实是他们造了这些可以与外界联系的通讯设备，当然了，这些设备一次也没有被使用过。除非这里再次遇到核战争之类的灭顶之灾，否则我和我的子孙后代们，都是不可能去用的。”

“你还可以用这些设备捕捉到外界人类飞船的信号是吗？”封不觉又道。

“你连这都知道吗？”约克神色阴沉地回道。

“这是我乘沙鱼舱来到这儿的途中想到的。”封不觉道：“当时我就在思忖着，拾荒者们到底是怎么找到水晶湖实验室的？自动导航系统中的坐标从何而来？很快我就想到了一种可能……就在这个村子里，有某些人，极有可能是统治者……完全有能力追踪外界飞船的信号。

因为外界的人类偶尔会到旧地球来进行一些勘探和考古活动，只要暗中观察这些小队的信号，记住移动路线和停留时间，便可大致推测出被他们发现的遗迹坐标。待这些考古小队离开后，你再把坐标发给相关的部门，让他们派人去捡漏。命令逐级传达，到最后的执行端，就是拾荒者们。”

汉克闻言，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那些坐标的真相！”以前他也一直很疑惑，上级让他们去的那些遗迹坐标，究竟是从何而来，现在总算有了答案。

“你这混蛋！你们寇本家族一直有能力与外界联系！但你们却世代用谎言奴役我们！禁锢我们的思想，不让我们知道真相！”汉克越想越恼火，他和他的家人，还有他的祖先，他们的人生简直可悲至极，从生到死，都被别人掌控在手里。

“哼……真相？”约克冷笑：“没有那种东西，这村子里的人活得不也挺好吗？”他竟然还提高了声音和语调，理直气壮地说道：“是我们寇本家族，给了你们生活的目标，给了你们信仰。你们从出生到死亡，只要安分守己，做你们该做的工作，就可以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娶妻生子，寿终正寝，心中也不会有什么迷茫和不满。这有什么不好的？”他面向汉克，冷笑道：“你了解外面的世界吗？你真以为，外面比这里要好吗？我读过旧地球真正的历史，我很清楚，今时今日的人类依旧没有吸取教训，他们和过去一模一样，只要有人的地方，欲望和争斗从未停止，无论舞台是在地球上还是宇宙中。

唯有神佑村才是天堂！是我们寇本家族，给了你们这个世外桃源！”

第146章 地球废土篇（完）

“哼……世外桃源？”封不觉笑了：“或许对你来说是吧。”他活动了两下脖子，抬起头，慵懒地说道：“他们的信仰源自欺骗，安分源自无知，没有不满……只因心存畏惧。

你将这些人像家畜一样圈养，规定他们住在哪里，穿什么样的衣服，做什么样的事情。最可怕的是你控制他们的思想，夺去了他们的……自由。”他用冰冷的眼神望着约克·寇本：“不要把你们家族的所作所为说得像是在为村民们服务一样，无论你如何粉饰……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维护你们世代的统治、保证你们永恒的利益。”

约克脸上的横肉抽搐了几下：“即使你说的都对，换成你在我的位置上，又会怎么做呢？难道这样的局面放在你的眼前，你会放弃吗？”他再次转过脸，用一张扭曲的脸瞪着汉克：“我的条件依然有效，随便你们怎么说，但是……难道你们真的会拒绝吗？能拒绝吗？”他自我安慰般笑了两声：“别再装清高了，只要你们点头，就可以加入我的行列，你们不用做任何劳动，只需要享乐就行了，想想吧，绝对的权力！当你们到了八十岁，也可以玩到十八岁的女人，她们会自己送上门来；对这些贱民的生杀予夺，仅在一念之间。在这村里你们可以为所欲为，而且你们的子孙后代也可以继承这样的日子……”

“我不禁想问一下。”狂踪剑影冷笑：“与你先祖为伍的那些外来者，想必是答应了这些条件的吧？”

“呵呵……那当然，谁会舍得拒绝呢？”约克回道。

“那些人的后代，现在在哪儿呢？”狂踪剑影问道。

“呃……”约克一时语塞。

“你的祖先们让他们在神庙里住了多久才下手的？一个月？半年？一年？”狂踪剑影笑道。

约克咬牙启齿，无言以对。

“一般来说，这种类似皇权的权力，是不会拿出来与人分享的，即使是自家人之间的争夺都很残酷，何况是外姓人。”狂踪剑影道：“再说以你对自己弟弟、儿子的态度来看，白痴才会相信你的承诺。”

“那你们想怎么样？”约克似乎有些恼羞成怒，口不择言了：“你们又能怎样？现在唯一能与外界通讯的设备已被我破坏了，短时间内不可能修得好，如果你们杀死我，整个村子的人都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要纠正你两个错误。”封不觉举起右手，伸出食指：“第一，我完全有能力，就在这间房间里，直接与外界进行联系，这点不需要你来担心。”他又伸出中指：“第二么……呵呵……”他的笑容，让人感觉到一种死亡的气息。

封不觉站了起来，露出了他身后的操作台，刚才他坐在那儿，不是为了去研究那片被约克破坏的通讯部件，那块地方一会儿用【草率的维修】暂时复原便可使用了。封不觉真正的目的，其实是挡住旁边的那块区域。那块操作区上的灯，从几分钟前起，就一直亮着。

“我一进这房间，就在找广播通讯的位置，真得感谢当初设计这些装置的人，界面做的像傻瓜相机一样浅显易懂。”封不觉用戏谑的口吻接道，“我们刚才的对话，全都已经直播出去了，因此……村民们不会放过的人，是你才对。”

约克·寇本的眼珠子瞪得都快从眼眶里掉出来了似的，他的惊恐完全写在了脸上，当他看到昭告全村的通讯灯是亮着的时候，全身的血都凉了。

“我们的对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个村子，也不再有什么秘密了。”封不觉来到那个操作台前，正对着那儿说

道：“神佑村的村民们，你们也听到了吧。所谓的神之子与其家族……多年来，将历史扭曲，将知识垄断，将真相埋藏，让恐惧和无知笼罩着你们，让你们过着猪狗牛马般的日子，还必须对统治者感恩戴德。

而所谓外来者，只是在几百年前迁徙到其他星球去的人类而已。寇本将他们描述为异教徒、魔鬼，是为了避免你们从外界得知真相。即使你们不相信我现在的话，约克·寇本的声音，你们也该听过很多次了，自己去判断吧。”

封不觉停顿了几秒，接着道：“我会联系外界的人类，并把神佑村的坐标告诉他们，之后，希望你们可以与外来者理智地进行沟通。未来何去何从，由你们神佑村的村民自己决定，不会再有什么假借神谕奴役你们的人存在了。至于约克·寇本……”他转头瞥了一眼那位神之子：“我把他留给你们处置，他就在神旨之间里，你们可以顺道进来参观参观。”

说完这些，封不觉就关掉了那个通讯频道，转过身，摊开双手，看着约克笑道：“哎……看到你现在的表情，我真是感到无比的爽快。”

“你……你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种事！”约克·寇本几近崩溃，他咆哮着：“你有病吗！送到眼前的荣华富贵你都不要！你和你的同伴甚至有机会取代我不是吗？为什么？”

“剑少，这种问题，你来解释一下吧。”封不觉笑道。

话音一落，数道剑芒闪过，狂踪剑影瞬间出现在了约克·寇本的身边，几乎在同一秒，寇本经过机械改造的四肢全都被截断，其肥胖的躯干垂直落地，血、机油、营养液在地上淌出一片，寇本的脸上堆满了错愕的神情。

“有句话叫……路不平有闲人铲，事不平有高人管。”狂踪剑影一边说着，一边帅气地收剑。他这几手可比封不觉干掉哈韦兹那几下子要强多了，因为他的武器并没有克制机械造物的效果，能够像这样快速利落地将寇本肢解，一多半儿是

靠着他自己的身手。

“如果是在我生活的世界，面对这样的抉择，或许我会妥协吧……”狂踪剑影道：“不过在这儿，其一，我们不会久留，其二，你这家伙……怎么说呢，哼……该死。”

倒在地上的约克·寇本彻底绝望了，他本来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可以活着逃出村去，但现在，连这种幻想也完全破灭。

寇本家族的成年男子多半都经过机械改造，这是有原因的，除了防止刺杀、展现神力、延长寿命外，还有就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他们可以在旧地球上生存。强化过的心肺功能可应付糟糕的空气，机械身体还能帮助他们狩猎变异生物为食。

这个家族的祖先确实计划得非常周全，他们定下的许多规矩，比如身体改造，对历史的掌握，对哪部分知识该绝对保密等等……可以说，他们早已为子孙后代想好了如何应对种种可能发生的变故。寇本家族能顺利统治这么多年，也有赖于历代的继承人都严格遵守着这些铁律。

今天若不是有两名玩家来到这里，或许能毁灭神佑村的也只有其自身的基因衰退了，期待着外界哪天发现这个地方，恐怕是遥遥无期的。

“哦，对了，虽然概率微乎其微，但为了避免你在这种状态下，靠着家族在过去多年建立下的、不可动摇的威信，妖言惑众，力挽狂澜……”封不觉拿出钢刀，蹲在约克旁边，微笑着把刀尖塞进了对方的嘴里，用刀锋抵着约克的腮帮子道：“保险起见，你还是笑一个吧……”

“啊……啊！”约克·寇本痛苦地吼叫着，眼睁睁看着自己两侧的腮帮子被封不觉割裂，而其舌头也被刀尖搅拦，不知为何……他的喉咙还产生了一种麻痹的感觉。

……

十多分钟后，神庙门口，汉克从神庙内缓步走出，门口已聚集了大量的平民，从第一区域到第三区域的都有。祭司们都已被村民抓了起来，虽然他们中也有一些人是无辜的，但这群人肯定都得吃点苦头，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他们的话了。

聚集在神庙门口的人群中，也有许多是之前与“入侵者”打过照面的卫兵，他们一见汉克就喊了起来：“是他！他之前和那两名外来者在一块儿！”

汉克走到了人群前，所有人都注视着他，人们在等待着，等待这个男人说些什么。就仿佛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期盼那一线光明的指引。

汉克扫视过眼前的这些人，他在人群里看到了莫莉小姐，看到了自己的母亲，看到了自己的朋友。这一刻，汉克得到的关注，是他过往的一生中都未曾得到过的。

片刻的沉默后，汉克终于开口了。

“那两名外来者……不，应该说是两位来自外界的旅人，已经离开了，他们说不会再回来，也不想被我们记住或谈论。”汉克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稳，吐词清晰：“那位疯先生……他修复了被寇本破坏的通讯设备，并联系了外界一个叫‘太阳系研究站’的地方，他把神佑村的坐标，信号频率都告诉了对方。我们的村子，不再是与世隔绝之地，外界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存在。

很快就会有其他的人类来拜访我们，他们有能力接我们所有的人离开这里。我们可以去一个叫‘第二地球’的地方，那是人类如今的家园。那里有干净的空气和水，有蓝色的海洋，有山川河岳、森林湖泊，也有真正的城市。

疾病是可以治愈的，不用跪下祈求；天候是可以预测的，并不是神明的喜怒无常。每个孩子有权力和义务接受教育，没人规定或强迫你们信仰什么，穿什么，做什么……女人们不用在出嫁前被送到别人的府上供其淫乐，男人们也不

用冒着生命危险去做拾荒这样的工作。”

他的说话声不知不觉响亮起来，也有可能是因为众人变得更加安静了。

“我能体会你们此刻的心情，我和你们一样，对未来感到迷茫、胆怯，同时又心存期待。但我能确定的是……”汉克的眼中，是一种欣慰和感动：“……我们自由了。”

第147章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8000，游戏币：80000】

【获得物品/装备：反重力弹射器，硬盘2455-A-1】

【完成/接受任务：1/1】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2，破解世界观：无】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320】

【技巧值加成经验：3200，游戏币：32000】

【剧本胜利奖励：30%当前等级经验值】

【支线任务奖励：随机抽取一张拼图牌】

【隐藏任务奖励：额外经验值20000点】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末日强袭最后并非由于补充剂用尽、生存值流光而败北。实际情况是，他将水晶湖地下实验室来回搜了两遍后，不得不做出敌方队伍已经离开此地的判断，他感到获胜无望，随后便退出了剧本。其退出的时间比封不觉预计的要早一些，所以当封不觉和狂踪剑影听到180秒后将要传送的语音提示时，两人略有些匆忙。好在那个时候和太阳系研究站的通讯已经完成，封不觉就趁着最后的三分钟，一边对汉克交代了几句话，一边拆了个硬盘下来。

这时封不觉的行囊是满着的，他本考虑要把那个【硬盘2455-A-1】放在衣服口袋里或者干脆拿在手上带回登陆空间，不过他很快发现自己的器械专精此刻已经升到了D级，于是他就装备上了久违的【回音盔甲】，让行囊腾出了一格。

封不觉在观看着屏幕上的清单时，耳边已传来了自己升级的系统提示：【您已经升到了18级，体能值上限增加，当前为1800/1800】

这回他可是连升了两级，而且经验也过三分之一了，虽然不能依靠恐惧评级的额外奖励直接到19，但假如这次选择领取经验值的话，下一个剧本过后，封不觉有可能直接上二十级。

狂踪剑影的通讯这时来了："疯兄，你看到隐藏任务的奖励了没有？"

封不觉回道："当然看到了，怎么了？"

"你不觉得这经验多得有点儿夸张吗？"狂踪剑影问道。

"可能是我们对地图的发掘和剧情的拓展超出了系统原有的预估吧。"封不觉若有所思道："其实……如果时间足够充裕，我真的很想去第二地球看看。

当我们在神佑村与那群战斗力只有五的NPC作战时，杰森正在太空中的一艘飞船上大杀特杀。我记得电影的结尾处，一名黑人军官对杰森使用了传说中的庐山亢龙霸，意图与之同归于尽，二者一同坠向第二地球，穿过大气层时双双化作灰烬，但杰森的本体（面具）没有消失，掉在了一个湖里……"

"编剧的脑袋被门挤了吧……"狂踪剑影道。

"反正当年这类片子的定律就是，得有一个什么都懂的科学家，一个负责卖肉的美女，和一个时刻准备着牺牲的黑人。"封不觉说道："当然最不能少的，就是无论电影烂到什么地步，结局时都得留下拍续集的伏笔。"他干笑一声："可惜这

次是杀戮游戏，不是团队生存，时间上来说，很难去到第二地球……否则我们是有机会跟杰森玩玩儿的。”

“玩玩儿是什么意思……你憋着干嘛呢……”狂踪剑影听到对方这话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封不觉无视了这个问题，转移话题道：“好了，剧本都结束了，说些眼前的问题。”他从行囊里取出了【硬盘2455-A-1】，拿在手中一边端详，一边说道：“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从‘神旨之间’中拆下的那个硬盘该怎么分配吧。”

【名称：硬盘2455-A-1（20/20）】

【类型：其他】

【品质：精良】

【特效：仅可配合会议室的三维桌面使用，开启时将随机显示一张工具类物品的图纸，累积使用二十次后消失，冷却时间24小时（现实时间），】

【备注：并不是所有的硬盘，都被用来装视频文件了。】

狂踪剑影回道：“要不然……你先用着，等还剩七八次的时候，再把这玩意儿邮给我？”

“你看过和器械专精有关的游戏说明吗？”封不觉忽然问道。

“呃……没细看……”狂踪剑影犹豫了一下回道：“怎么了？”

“首先，器械专精B级以上的玩家才有能力把图纸转化为物品；其次，造物品除了需要消耗相应的原材料外，制造时的成功率和技能成功率一致，即B级是90%，A级才是100%，我想大部分人在A级以前是不会冒着图纸和原材料一同消失的风险去制造物品的，尤其是我。”封不觉说道：“何况我现在的器械专精只有D级，就这个等级……还是刚才在神旨之间里又用技能，又拆机器才好不容易升到的。”

封不觉道：“总而言之呢……如果按照你说的，就得先等我们地狱前线这个小社团里有人把器械专精练到A级，在其上线时间稳定的前提下，再过个十几天，你才会收到我的邮件。”

“那算了，这物品就给你吧，反正能拿到这个，基本也都是你的功劳。”狂踪剑影说道：“再说这个剧本的奖励之多已经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了，如果不是和你组队，在相同的时间内，无论玩什么模式我都拿不到那么多经验值。”

狂踪剑影这番话说出来，换了别人肯定是欣然接受，道声谢谢，但封不觉却用一种嘲讽的口问道：“你【哔——】竟然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开工作室的？”

狂踪剑影一愣，心道：这货刚才是不是想说“你丫”？

“呃……疯兄……”狂踪剑影正要问他是什么意思，封不觉就接着道：“找人练去啊！”

“我们江湖专练器械专精的那几位目前也都是D级而已啊……”狂踪剑影回道。

“既然是专攻某项专精的玩家，器械专精的等级总比我们这些休闲的升得快吧？”封不觉道：“再说原材料那种东西，并不是每一件都能在商城里买到，你们大社团可以整合资源，一凑就有了，我们可不行。”

“呃……所以？”狂踪剑影心中已经隐隐有了一种要被坑的预感。

“刚才离开剧本时比较匆忙，我还没来得及细看物品说明，看了的话应该直接就交给你的。”封不觉说着，已在触摸屏上操作起来：“我现在就把这硬盘邮给你，放在你们江湖那里，据我估计……只需要六到七周的时间，图纸中的物品就能全部被制造出来。这些物品中，我只要三件，其他全归你们。”

“我明白了……我们包工包料，你坐享其成呗……”狂踪剑

影道。

“别用这种仿佛自己亏了一样的口吻来吐槽。”封不觉语重心长地说道：“看来我得教教你怎么算账了……按照你的第一套方案，你很可能要等两三个月，才能拿到一个还剩八次使用次数的硬盘，到时候那八张图纸里的东西，你们江湖依然得包工包料地做出来，而且还得等八个CD，最后就是……你花了三个月时间，得到了八件物品。”他停顿了两秒，留给对方思考一下，“而你的第二套方案，根本就是因为嫌麻烦而彻底舍弃了这件物品的使用权，一副想要做顺水人情的样子，这明显是欠考虑的。

你仔细想想，这并不是一两件物品，而是二十件物品。以科幻剧本中领先四个世纪的科技能力，B级以上的器械专精，所制作出的二十件‘工具’。即使保守估计，每件以二十万游戏币的价格挂进拍卖，总共也有四百万进账。”

封不觉换了口气：“现在按照我的方案，一个半月，你就能得到全部二十件物品，而且分配权在你，你可以将最为无用的三件挑出来给我，剩下的十七件，你们社团可以用，也可以卖。所需的成本无非就是制作材料和人力，前者的花费绝不可能超过被制造物品售价的10%，而后者则是现成的资源。

这么划算的一笔买卖，你居然还表示不满？”

狂踪剑影闻言，沉默了几秒：“疯兄……不……觉哥。敢问您现实中住在哪个城市？有没有兴趣换换工作环境？”

“干嘛？想让我去你们工作室上班？”封不觉道：“没兴趣，不用问了。”他立即又道：“好了，东西已经邮给你了，入夏之前我等你消息。”

“那万一我把东西全黑了，一件都不给你呢？”狂踪剑影问道。

“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可能性极低。”封不觉道：“你这

人还是要点儿脸的，和我的境界仍有一定的差距。”

“你暗示自己脸皮厚的时候竟然还用了一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语气……”

“你仔细想想……”封不觉道：“这并不矛盾。”

“嗯……”

“你接着去排你最喜欢的杀戮游戏吧，我可要去排团队生存了。”封不觉道：“相信经过刚才的剧本，你也应该明白了，跟我一起排杀戮，你空有一身武艺，也没有太大的发挥余地，这是一种浪费。”

“好吧，那就这样，保持联……”狂踪剑影最后那个络字还没出口，封不觉就中断通讯并顺势退队了，他按下了储藏室的按钮，走出电梯，跃跃欲试地准备去取这次的额外奖励。

第148章

封不觉这次的恐惧评级奖励果断选择了经验值，而他抽到的拼图牌是【拼图牌：狗】，这张牌一到手，封不觉就立即想到了一种可能的组合。他从仓库中将其他拼图牌取出，拿在手上，然后打开菜单按下“组合”选项，随即到了系统提示：【检索到一种可能的组合序列】

在游戏菜单中弹出了新的窗口，上面显示的组合和封不觉想象中的一致。套牌名称：【旋风狗泰兹】（Taz-Mania，华纳兄弟旗下经典卡通角色），消耗【拼图牌：狗】与【拼图牌：旋转】可构成组合。

封不觉略微迟疑了一会儿，因为自己已经有了【拼图牌：猴】，而现在又拿到了这张“狗”，感觉上可以衍生出不少别的组合，比如“三大将”、“桃太郎”、“十二生肖”等等……这两张都算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那些都是消耗拼图牌数量更多的套牌组合，结成以后所换取的装备肯定也会更好一些。

不过想了一下，他还是决定把这副套牌合出来，先看看两张拼图牌组成的套牌能换取什么样的装备再说。

【您选择生成的套牌组合为：旋风狗泰兹，请确认该操作。】

封不觉点下了确定，两张拼图牌化作白光消失了，随后，一张新的卡片在其手中出现，在尺寸上，套牌和一般的拼图牌是一样的，都是塔罗牌的大小，也同样是两面都画着画。但套牌的牌边有些变化，明明是同一个平面上的图案，却有一种浮雕般的感觉，卡片本身也增加了些许厚重感。

【套牌已生成，请问是否将其兑换为装备？】系统语音再次响起。

既然是自己合出的第一张套牌，没理由挂到拍卖里去，反正套牌系统兑换出的装备最低就是精良级，封不觉也不怕被坑，他再次选择了是，手中的【旋风狗泰兹】便化为白光散去。

储藏室的另一边，一柱白光突现，化为了一根新的玻璃柱，封不觉走到柱前，里面的装备已经形成，这回的物件还真是相当大。他将其取出，拿到眼前查看。

【名称：普罗晏比娜的吸尘器】

【类型：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无】

【属性：无】

【特效：吸取怪物的生存值，并为玩家回复相同比例的生存值（吸收量为每秒0.5%，对已死亡、无实体、机械系和BOSS级怪物无效。吸尘器无法储存生存值，吸收效果具即时性，若玩家使用时生存值已满，将无法得到回复。）】

【装备条件：等级20，通用专精D，器械专精D】

【备注：普罗晏比娜是恶魔城中侍从伯爵的女仆，除了在遭遇入侵者时用跆拳道黑带的身手予以驱逐外，她们平日里最常做的工作就是打扫城堡。普罗晏比娜的吸尘器可以有效地吸收地上或墙上的血液，这和伯爵大人喜欢摔杯子的习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每当伯爵看到一名贝尔蒙多家的访客时，他总是喜欢将手中装满血的高脚杯扔到地上，然后再上前和对方来一场基情对削。数百年来一直如此，意义不明。】

“嗯……说起来……月下里倒的确是摔了……晓月的BAD END里苍真也摔了……”封不觉在那儿回忆着：“还真是意义不明……”由于等级的限制，他将这件装备暂且存在了储藏室内。

这件武器的战术价值还是很高的，其特效甚至可以一直用到游戏后期。而且这吸尘器没有绑定限制，只要是符合装备条件的人，都可以拿去用。理论上来说，如果一支队伍里的六名成员全都能装备，那么……在一些杂鱼怪物比较多的剧本里，就可以轮流用这个回血了。在没有医疗人员的前提下，这玩意儿比生存值补充剂还可靠，因为吸收是没有递减效果的。

准备妥当，回到登陆空间，封不觉检视了一下自己此刻状态：

称号：【剧情探索者】，13436/18000，技巧值：2400，游戏币：326800。

专精：通用D，器械D，侦查E，格斗D（面具加成），射击D，医疗F，灵术F，召唤N/A。

行囊9/10：马里奥的管钳，仇视之眼，M1911A1手枪，生存值补充剂（中）*2，手电筒，折凳，SCP-500(20/20)，机器人必须死，反重力弹射器。

装备：爵士之舞，凯西琼斯的面具，死亡扑克（灵能武器），回音盔甲。

空间3/10：拼图牌-猴，拼图牌-墨镜，普罗晏比娜的吸尘器。

技能：【草率的维修】【熊孩子的下鞭腿】【灵识聚身术】【决胜千里】

他点开了触摸屏上的社交选项，这会儿好友名单里倒是有两个亮着的名字，一个自然是“狂踪剑影”，那家伙的状态还是空闲，估计他是在安排着【硬盘2455-A-1】的事情。另一个在线的名字是“龙傲旻”，只是龙哥此刻已经在【游戏中】，估计是他刚才上线时发现封不觉正在游戏，于是就自己一个人去排了。

先前封不觉本来是想自己一人去玩玩儿杀戮游戏的，结

果和狂踪剑影一块儿排了以后，根本没和敌方队伍的人正面交锋就结束了一盘，不知不觉就玩成了团队生存的感觉，看来系统给的称号还真靠谱，【剧情探索者】实至名归。

封不觉也算想明白了，玩到现在，自己最擅长，也最偏好的还是团队生存模式。而且要说剧本的恐怖要素，也是生存模式比较标准，指望其他玩家在杀戮游戏里吓到自己，恐怕是有点难度的。

他在触摸屏上操作了几下，便单独加入了一个团队生存的队列中。

【疯不觉，等级18】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请确认。】

【已确认，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六人。】

【您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的个人或队伍。】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第149章 进击的主角（一）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一张可学习的技能卡。】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封不觉再次进入了以第一视角观看片头CG的状态。眼前浮现的是一幅远景，一个普通的乡间小镇，依山傍河，镇郊可见田地和森林，镇内现代化的设施也很齐全，学校、商店街、民居、办公用楼等等……这小镇让封不觉想起了平田的故乡，一种不祥的预感隐隐升腾……

【樱果镇，一隅远离都市的喧嚣之地。】

【宁静的小镇中，流传着一个怪谈。】

【大约三十年前，十一月的头几天，镇上的警局接连受理了多起失踪人口的报案，小镇中有数名年轻男女不知去向，而这些人最后被见到的日期，都是同一天，十月三十一日。】

【失踪者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初大家都认为这些年轻人是私奔或者离家出走，去了小镇以外的地方。可是年复一年，这些人始终音讯全无，而且从那之后起的每一年，在同样的日子，都会发生类似的案件……】

【种种迹象都表明失踪者们并没有离开小镇……于是，警方针对此事件展开了彻底的调查。】

【虽然警方走访了许多镇上的居民，口供记录已是堆积如山，但调查依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唯一称得上是线索的信息，是一些年长者口中的迷信之言……】

【“怨井的诅咒”之说，也因这次调查而开始流传。】

【传说……在山中废弃的神社里，有一口被诅咒之井，每年十月的最后一个夜晚，井中会传来死者之国的乐曲。这天晚上，听到这曲声之人，便会来到神社，投身井中。】

【“他们再也回不来了，因为他们去了‘另一个世界’。”老人们言之凿凿的说着这样的话。】

【调查陷入了僵局，警方在无奈之下，抱着姑且一试的态度来到山中，对那废弃的神社进行了搜索，没想到竟真的找到了几件当年失踪者遗失的物品。】

【同年十月三十一日的晚上，一队警员把守在井边，试图探究“神隐”事件的真相。但他们，同样没能回来……】

【调查被无限期搁置，当地政府勒令禁止村民们在夜间进山，并将神社中的井用水泥封死。】

【可是每年的十月末，失踪事件，仍然在发生着……】

伴随着语音提示，镜头已经渐渐由远景拉到了近景，面对着那座大山，前方可见一条小径，一路向上延展至山林中。

【时光荏苒，转眼多年过去，樱果镇的城镇面积增大，人口基数增加了三倍以上，这类失踪案件逐渐被人们忽略，传说也已被淡忘。】

【某个秋天的夜晚，六名小镇上的年轻人来到了此地，欲前往山中的神社进行一次试胆大会。而这晚，恰巧便是十月三十一日。】

“这是试胆吗……”封不觉一边听着简介，一边吐槽：“这明明是作死啊！”

他本以为简介到此就该结束了，没想到，类似“校园七不思议”剧本的设定说明又一次出现：

【自剧本开始时起，系统将随机选择玩家队伍中的一人获得“主角光环”。】

【拥有主角光环的玩家，除惊吓值过高断开连接、主动断开连接、主动退出剧本以外，将不会被判定为死亡。其他任何形式的致死方法，如怪物攻击、从高处坠落、生存值耗尽归零等，都将在发生前一刻被“幸运的”终止。即使终止方式在概率上无限接近零，并与逻辑相悖，亦可发生。】

【主角光环会因多种不同的特殊FLAG而发生转移，请玩家自行摸索，并善用其规律进行转移。】

【当团队人数小于等于二时，主角光环消失。】

【当前拥有主角光环的玩家为——勇者无敌。】

这段说明完毕，剧本才算正式开始了。

封不觉身边站着五个人，其中一个他见过，就是被他坑过一次的勇者无敌老哥。勇者无敌是秩序工作室在内测阶段负责格斗专精中“拳”的研究以及情报收集的玩家，目前他的工作内容依然没变，等级则已到了二十三级，称号由【鲁莽的拳斗士】改为了【形意拳师】。

而另外的四人中，还有两人也是秩序的玩家，一个叫【梦惊禅】，也是二十三级，称号【冷面杀手】，这家伙一亮相，就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包烟来，叼上一根，给自己点上，捋了捋他烫得倍儿挺的花卷儿头，吐了口烟圈。

秩序的第三人是一名女玩家，外貌上自不必说，也是位美女，唇红齿白，面目清秀，留着黑色长发，身上是秩序标准的白色外套披肩，内衬一套湛青色套装，昵称是【叶纸】，有些意义不明，封不觉的推断是这个ID和她现实中的名字谐音。叶纸的等级是二十，从其称号【急救医士】来看，她是医疗专精者无误。

另外还有两名玩家，都是男性，都是十八级。一个叫【哥白尼】一个叫【伽利略】，称号更绝，一个叫【发现者】，一个叫【调查者】。他们是组队一起排进来的这点应该没跑儿，不过两人身上都没有社团徽章，造型看上去也没什么特别的，穿着明显很廉价的普通T恤和长裤，颜色和款式与新手服略有些区别而已。

在旁人眼里，这俩就是很平常的休闲玩家，称号估计是和侦查专精有关，他们的游戏水平肯定不咋地，连社团都没加入，不是太弱了别人不收，就是太穷了自己开不起。反正看他们的服装，穷是妥妥儿的，弱不弱还有待观察。

不过在封不觉看来，这两人的实力如何，有两种可能，分别是两种极端。

第一种极端，他怀疑这俩货是GM……

衍生者的剧本通关经验，至少让封不觉知道了一件事，那就是衍生者只有可能出现在六人的团队生存模式中。虽然按照潘凤和华雄所说，遇上的概率很低，同一个玩家遇上两次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但封不觉对自己恶劣的人品也是具有相当自信的。

如果这剧本真是存在衍生者的剧本，那么……这俩货从头到脚，可以说没有一点不符合GM的标准。中庸的等级、通俗的昵称、低调的着装；两人一组行动，没有社团徽章，称号看上去有掩人耳目的味道，说不定是故意调成这样的……

他们貌似不怎么强，也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样的玩家很容易在通关后被人忽略，即使有人会出于礼貌发去好友申请，在被拒后也不会有太多想法。

而封不觉考虑的第二种极端是，有更高的几率，这两人并不是GM，只是自己想太多了而已。那么……这两位的实力就很可能渣到爆了。

因为秩序那三人的组合显然不弱，他们是不是明星玩家

这点封不觉尚不确定，但从等级和称号这种明面上的实力看，三人是分工明确，且战力不凡的。再说他们的社团在两张榜单上都排榜首，得到的两个社团BUFF肯定也很强悍，这也得算到玩家实力中去。

系统生成剧本时，团队的通关难度和收益是成一定比例的。如果六个超强的玩家组队一起排，那自然会遇到难度极高的剧本，这也是自找的。但眼前这种三二一的玩家组成，在队列中产生强弱组合的可能性就很大了，毕竟一个游戏里不会全是高手，休闲玩家永远是居多数，而且是绝大多数。

当初封不觉初遇龙哥的第一个团队生存剧本就是很好的例子，一个高等级的强力玩家，带两个低等级但具备一定实力的玩家，再加上两个等级中等的菜鸟。

因此，封不觉的第二种假设是……这队伍里混进来两个玩得非常糟糕的家伙，他们还真就是弱到没社团肯收，把游戏币用来买廉价服装加属性也很不容易了，所以开不起社团。

当然了，无论事实走向了哪一种极端，这剧本都不会和“容易”二字沾上边了。封不觉内心倒是更希望这两人不是GM，玩得差点儿不要紧，跟着队伍混，关键时刻听指挥，通关是没问题的。可万一他们真是管理员的话……这剧本的难度想想都觉得恐怖……

“哦！是你小子！”勇者无敌也认出封不觉了，走到他面前说道。

“无敌兄，别来无恙啊。”封不觉道。

“去去……别套近乎。”勇者无敌也不是傻子，之前他或许还怀疑过厄舍府剧本最后通关靠的是似雨、悲灵和龙傲旻这三人，但此刻，他看到封不觉那【剧情探索者】的称号，基本就全明白了：“撞门是吧？拆门把手是吧？你到挺能装菜的，后来我一死你倒通关了？”

“你那次会挂掉，确实不在我的预计之中。”封不觉笑着回道，“不过在剧本开始时分头行动扩大搜索范围肯定是没错的，后来事实也证明了……”

“行行……别解释了，反正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勇者无敌打断道：“上次确实是我先入为主小瞧你了，这回我叫你大哥了好吧，麻烦你也别再装傻充愣了，好好帮忙通关。”

“您这么捧着说，我多不好意思。”封不觉嘴上客气，脸上却写满得意的表情。

“无敌，是你的朋友吗？”梦惊禅走了过来，不知何时，他又从行囊里掏出了一小瓶啤酒，已经在喝着了。

“啊……不太熟，以前的剧本里遇到过一次。”勇者无敌回道，随即又转头对封不觉道：“诶？看你的称号，是纯解谜型的玩家吧？”这问题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就算在秩序里，也没有像封不觉这样所有专精等级平均增长，且能战能谋的玩家。

“我比较倾向于解谜。”封不觉道：“当然，战斗方面也不能说非常弱。”

“哦？听这口气，你是文武双全喽？”梦惊禅道，还未等封不觉应声，他就感慨道：“啊……年轻就是好啊，别看我现在这样……我以前也是相当的酷帅狂霸拽啊……”

“这位……禅哥，我目测你现在也就二十几岁，而且抽喝烫俱全的样子……”封不觉嘴角抽动着道。

连勇者无敌都觉得有些尴尬：“这是他口头禅，你别在意……”

六人在原地稍微聊了几分钟，大致了解了一下各自的专长，期间封不觉已经抽空用了一次【决胜千里】，看到的BOSS数据是：

【名称：怨井】

【种族：？？？】

【等级：30】

【深度：？？？】

【井口直径：122公分】

【战斗方式：幻术】

【弱点：阻断力量供给后将即变为普通枯井】

【拥有技能：吞魂】

【危险程度：高。】

从这些信息与剧本简介中关于这口井的描述不谋而合，只是“弱点”那一项值得玩味，“阻断力量供给”后，这怨井似乎就失去作用了，但这口井的力量究竟来自何处呢？

假如其力量源泉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话，难道要先被其吞掉，然后在那一端将力量阻断？先不说被“吞”这个行为会不会导致直接死亡，即使活着到了另一边，并成功破坏了怨井的力量供给，那玩家也肯定回不来了，因为那时怨井已经变成了普通的井，两个世界的连接自然就中断了。

另一种假设似乎比较靠谱，那就是……怨井的力量供给，其实就来自于这个世界，就藏在这个小镇或是山中的某处，玩家们只需要找出真相，便可通关。

大约在剧本简介结束五分钟后，即众人准备出发时，系统的任务提示适时响起：

【主线任务已触发】

【进入山中，寻找废弃的神社。】

第150章 进击的主角（二）

“要不要先去小镇上转转？”叶纸看完任务内容后便说道：“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任何限制玩家自由行动的剧情，也没有限制时间的条件产生。理论上来说……我们找个远离这座山的地方躲起来，一直等到天亮，然后找一些重型机械或者炸药再上山，把那口井从物理上摧毁掉，也不是不可能的。”

叶纸被工作室安排去练医疗专精，并不是因为她身为女玩家，所以上级有刻板偏见，而是因为她和封不觉一样，也属于走解谜路线的游戏者。

眼前秩序的三人组中，便是由叶纸负责出谋划策和战斗时的支援，勇者无敌则主要负责战斗的部分，而梦惊禅，身为工作室的顶尖玩家之一，可以视为这个小团队的队长，关键时刻还得听他的。

可以说，这三个人的组合，哪怕遇上再渣的队友，仅凭他们自己的力量，也有可能通掉四人或五人的剧本，所谓的高手、第一社团，说得直白点，就得有这样的实力和自信才行。

“我们这可是非睡眠模式的剧本，拖延到天亮那种策略，真的实施起来……说不定会被系统判断为全体消极游戏的。”封不觉闻言后略一思索，便提出了纠正意见：“不过，先去小镇上看一看，我觉得是有益处的。一可以收集情报，二可以搜搜物品。”

叶纸看了他一眼，心道：“消极游戏吗……这个因素我倒是忽略了”，她随即开口道：“总之……去镇上先侦察一下，这点诸位都没意见吧？”

“我赞成。”封不觉接道。

勇者无敌点点头，站在一旁的梦惊禅正在抽烟喝酒，估计是没什么意见。

哥白尼和伽利略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才说道：“好的，就先去小镇里看看吧，不过我认为不宜耽搁太久，毕竟那是和主线任务背道而驰的行为。”他这话的意思就是，既然你们大多数人的意见已经达成了一致，我们俩也没必要再反对了，但我们的想法还是早点上山，跟着任务走。

封不觉不声不响地观察着哥白尼和伽利略的一言一行，想从中找出些什么来。在搞清楚这俩货到底是不是GM以前，封不觉心里肯定会持续这么膈应着，他最受不了的就是摆在眼前却无法确定的谜题。可他又不能直接去问“嘿，你们俩是不是游戏管理员？这剧本里是不是有衍生者？”，即使对方真是GM，被他这样一问，也不会承认的，如果不是，还可能引起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六人商量完了，便改变方向，沿着大路向城镇的方向行去，但只走了十分钟不到，他们就发现问题了……城镇与这座山的距离，比他们想象中要远得多。

城镇的边缘是大片的田地，只有零星的民居。这会儿是晚上，天上挂着月亮，但月光并不算明亮。玩家们正走着的这条大路，路边上是有电线杆和路灯的，虽然路灯并不多，但好歹每隔一段距离会有那么一点亮光，而路两边的原野上则是昏黑一片。这条路上竟然还有公交车站，不过站牌显示一天只有两班车会经过。

在路尽头的极远处，可以望到城市的亮光，那儿就是樱果镇了。

虽然从片头CG中的远景来看，这座山就在樱果镇的旁边，但实际走了一段后，玩家们逐渐适应了这黑夜中的距离感，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段路可能在十公里左右，甚至更远。要真正进入樱果镇的城区，即使匀速急行，至少也得花一个多小时，除非奔跑前行才可能缩短时间。

“嗯……看来咱们的策略是失算了啊。”封不觉说着就停下了脚步，其他人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也纷纷止步，“只怕再这样走下去，还没接近镇边，就会被判定为远离任务目标，消极游戏了。呵……到时我们还得回头向着山的方向折返，才能解除消极游戏状态，那么这一来一回，就等于是浪费体能值了。”

“啊……果然在剧本一开始就耍些小聪明是不管用的啊。”梦惊禅总是用一种感慨的语气说话，同时吐着烟圈……

“抱歉，这都是我的责任。”叶纸倒是很干脆地认错了：“让各位白跑一趟了，趁现在还没走多远，我们回去吧。”

“不，不是白跑一趟。”封不觉否定道，“如果朝这个方向行进是完全徒劳的南辕北辙，系统应该已经给出消极游戏的警告了。”他停顿一下，语气更加坚定地说道：“在这个剧本的起始地点只有一条路，我们有两种选择，第一是进山，第二就是沿着路往城镇方向走。从距离上判断，系统是不准备让我们到达樱果镇了，但这条路线显然有什么东西是与剧情有关的，所以目前我们还没被判定为消极游戏。”

这时，伽利略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了封不觉一眼，他没有很大的动作，也没有转头，只是将视线投了过去。封不觉一直在注意他和他的同伴，所以伽利略的这一举动完全被封不觉看在了眼里。

这会儿的封不觉，那是绝对冷静、万分谨慎的，他可不会与对方产生意外的视线接触，他仅用余光观察那两个疑似GM的家伙，同时还在说着话，目光没有焦点，仿佛出神地思考着。

此刻，在这六人的团队中，事实上已经有一场超出剧本内容的暗战展开。对封不觉来说，要尽可能快地证实这剧本是否存在衍生者，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先摸清身边的两名队友是不是GM，只有百分之百确定了对方就是管理员的前提下，很多话才方便说出来。

几秒后，伽利略低声对哥白尼说了句什么，接着，哥白尼忽然开口对众人道：“疯小哥说得没错，我已经看到了。”他举起胳膊指着路前方道，“前方不到一公里的地方确有个挺大的建筑物轮廓。”

勇者无敌接道：“哦？我怎么看不到？”他眯缝起眼睛，似乎这样就能看得更远些。

“我是侦查专精嘛，在没有遮挡物的情况下，只要有些许光源，我就能比一般人看得更远。”哥白尼解释道。

封不觉打了个响指：“很好，你看到的那地方很可能就有什么FLAG可以触发。”他语气振奋地说道：“就好比是某些十分狡猾的横版过关游戏，永远是向右冲，却在某一关起点向左的一段距离上藏着奖励的那种设置。”

“希望如此吧……”哥白尼应了一句，不过他的语气不知为何听着有气无力的。

第151章 进击的主角（三）

实际情况和哥白尼所提供的信息相吻合，在前方不足一公里处，的确有一座建筑物，而且占地还挺大。

那是一座宽大而庄严的宅子，前门外竟然还有个花园，花园的门扉与大路相距两米左右。这个宅子和路边的原野一样，即使在十余米外观望，仍是昏黑一片，仿佛路灯和月光被某种朦胧屏障阻挡了一般，难以照进这块领地。

来到院前，封不觉从行囊里取出了手电并打开，其他人也纷纷拿出了照明设备，基本都是手电筒之类的东西，只有梦惊禅，举起了一个煤油打火机，没错，就是他用来点烟的那个。

“我说禅哥，你就不怕步子迈大了，火苗横飘烧到手？”封不觉见状问道。

“不怕……”梦惊禅回道，听他的语境，接下来还准备补充说明一下不怕的原因。不过他把前两个字说出来以后，神情微变，貌似是他突然意识到了封不觉的话很有道理。但前半句都蹦出去了，他总得说完，于是，隔了大概三秒钟，梦惊禅结巴似的接道：“呃……就不怕！”

“这样啊……”封不觉笑了，他倒是觉得这位禅哥挺有意思的，便开了个颇具恶意的玩笑：“那我有个建议，在适当的时机，你可以喝上一口酒，然后对着火苗喷出去，既能加大照明范围，又能造成一定的杀伤效果。”

“嘿！好主意啊！”梦惊禅回道。

“你还是把打火机收起来跟着我们走吧……反正人多，也不缺你那一点儿火星的光源。”伽利略说道。

“嗯……也好。”梦惊禅借坡下驴，收起了打火机。

“这儿好像没有门铃之类的东西……”叶纸这时已经来到了花园的铁栅栏门前，她一边说着，一边用手轻轻一推，伴随着吱呀一声，门竟然就这么打开了。

众人朝里望去，当大门内部的景物映入眼中，他们才发现，与其说这里是个花园，不如说是块被篱笆围着的荒地。

院子里有个已经干涸了的水池，水池中间是个破旧的喷泉；四周还有几株果树，参差不齐，未加修剪；杂草已经蔓延出花圃的范围，一股不怎么好闻的怪味在园中弥漫。

也许……这地方曾经是个宜人的、绿树成荫的憩息之所，满是果树和花朵的芬芳和轻柔悦耳的水声。但此刻，这儿就和每个恐怖游戏中出现的闹鬼洋馆一样，当玩家们一进门时，扑面而来的气息只有凋败、压抑与黑暗。

“我看……让无敌兄先进去吧。”哥白尼道：“有主角光环的人在前面探路，就算遇到什么突发危险也不会有事。”

“听这语气似乎你知道进门后不久就会有危险啊……”封不觉在心里念叨了这么一句。

“啊，我也正有此意。”勇者无敌说着就走上前来，他倒是显得挺轻松的：“不过眼前这阵仗，最多就是刷几个杂鱼级别的游荡鬼魂罢了，我看不至于有什么即死型的危险存在。”

【主角光环已转移】

【当前拥有主角光环的玩家为——叶纸。】

勇者无敌刚把话说完，系统提示就在众人耳边响起。

“诶？这怎么回事？”勇者无敌愣道。

“原来如此，由衷地说些纯粹的傻话，就会失去光环吗……”封不觉摸着下巴念道。

“喂……你应该知道自己说的每个字我都听得很清楚吧，你措辞不要那么犀利好不好……”勇者无敌表情尴尬地对封不觉说道。

“这么说来，这就是主角光环的转移条件咯？”叶纸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觉得呢……应该有两种转移机制。”封不觉接道：“像刚刚无敌哥这样由于自己的行为而失去光环，就算是其中一种了。”他舔了舔嘴唇：“还有一种方式，八成是没有光环的玩家，通过某种行为来主动争取主角光环。”

“怎么争取？难道是说些言不由衷的，不那么纯粹的傻话？”勇者无敌这显然是在跟封不觉抬杠。

封不觉闻言一愣：“诶~你说的有道理啊，我来试试。”他忽然走到队伍最前方，摆出一本正经的神情：“先发探路的使命就由我来担任吧……”他挺直了身子，一副“老子快要变身了”的架势，用耻度巨高无比的耍帅语气说道：“即便与世间万物为敌而落得孤身一人，我也会义无反顾挡在同伴身前的！”

另外五人被他这慷慨激昂的对白雷得连槽都不知从何吐起，愣在当场说不出话来，梦惊禅还喝了口酒来压惊。

没想到，几秒后……

【主角光环已转移】

【当前拥有主角光环的玩家为——疯不觉。】

“噗——”梦惊禅当时就把嘴里的一口酒给喷出来了。

封不觉转身，一脸得意的神色：“哼……小菜一碟啊。”

“这样都行啊！”勇者无敌喊道：“那我随便吼一声‘教练，我想打篮球’是不是也可以啊！”

“当然不行，你必须眼含热泪跪在某人面前，嘶哑地喊出那句话，眼泪适时夺眶而出，才算是符合要求。”封不觉道。

“这要求你是怎么琢磨出来的……”

“我只是说说自己的看法而已，也未必对嘛。”封不觉摊开双手：“哦，另外，你那句台词是配角的，估计会失败。”

“切……干脆叫中二光环好了。”叶纸在旁道了一句，“这

样的话，我是没什么机会，当然也没兴趣去争取光环了……”

“其实你也可以试试啊。”封不觉道：“比如……代表月亮消灭……”

“我警告你别把乱七八糟的话说出来并期待我会去重复。”叶纸直接打断了封不觉。

封不觉笑了笑：“那……禅哥，嗯……以及两位天文学先驱，你们有没有兴趣？”

“别看我现在这样……我以前也是个要脸的人啊……”梦惊禅回道。

“呵呵……我还是算了。”哥白尼回道。

伽利略叹了口气：“呃……疯兄，我看……这主角光环的操控，也只有你才能办到了。”

“其实我觉得挺简单的啊。”封不觉道，“比如我现在不想要了，就可以……”他忽然露出非常猥琐的神态，淫笑着说道：“我不是变态，就算是，也只是冠有变态之名的绅士。”

【主角光环已转移】

【当前拥有主角光环的玩家为——勇者无敌。】

“只要说出这种台词的话……”封不觉转瞬之间又恢复了他冷静沉着的神色，“妥妥儿地会失去光环，不过我主动立FLAG进行转移，转移机制自然还是随机的。”

“大哥……你别这样……”勇者无敌道。

封不觉完全无视他，继续说道：“如果想弄回来的话……”他突然换上一种精疲力竭的神情，但慵散的眼神中仍透出一丝坚定：“假发，与其想着怎样华丽地死去，不如想想怎样华丽地活下去吧！”

【主角光环已转移】

【当前拥有主角光环的玩家为——疯不觉。】

“你玩够了没有……”叶纸单手扶额，摇着头。正所谓死宅的世界，女人永远不懂。

“主角光环要被你玩坏了啊！”勇者无敌道：“适可而止啊！你就一直当下去行了吧！没人想跟你抢！”

“哦，那我勉为其难……暂时承担一下主角的重任好了。”封不觉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他只花一秒便再次恢复常态，迈步踏进了院中。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家伙好厉害……”梦惊禅吐着烟圈，低声对勇者无敌和叶纸道。

很快，六条人影便陆续穿过花园大门，走入了这所无人的洋馆之中……

……

同一时间，山中，神社内。

某间屋子的一角，放着一个罐子。那是个褐色的旧陶罐，上面蒙着数层蛛网，在漆黑的环境中，显得毫不起眼。

忽然，一只人手从罐中伸了出来。

在穿过蛛网和灰尘前，那只手还是挺干净的，不像是原本就存在于罐子里的样子。

手出来以后，后面自然是跟出了一条胳膊，但其肩膀以上的部分，被卡在了里面，没法儿进一步探出。仿佛这罐口是连接另一个次元的通道，由于入口太小，导致这条胳膊的主人没法儿完全过来。

“切……真麻烦。”一个低沉的男声在黑暗的屋中响起。

在这间屋子靠墙的地方，还摆着一个神龛，就在神龛的旁边，竟有一个巨大的虫蛹状物体正散发着微光。这个蛹的高度足有一米多，中间最宽的部分周长也超过了一米。此刻，这个蛹的上方，有一张人脸的轮廓已凸显了出来，刚才说话的，正是这张脸。

“数据碎片的转换速度竟受到了这种程度的阻滞……”另一个声音在屋中响起，也是个男子的嗓音，不过是从房梁上传来，“你是三级衍生者吗？”

“你们这些四级的家伙还真是喜欢问些无聊的问题。”虫蛹中的男人回道：“哼……你也不懂什么叫‘无聊’。”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梁上的四级衍生者问道。

“当然有。”他回道：“你可以试着在玩家们来到这里以前就达成通关条件，让他们传送。”

第152章 进击的主角（四）

洋馆的大门采用普通的平开门设计，只有一块门板，但比一般的门要宽。封不觉走上前去，握住门把，稍稍用力一推，厚实的木门就这么动了起来。

和式住宅，一般会在门后设置玄关，往屋里再走几步，则是走廊，客人在进门以后第一眼是望不见客厅的。而欧式的宅子，往往会让客人一踏进去就看到一个非常轩敞的门厅。

这幢洋馆，无论是建筑的外部结构，还是花园的设计，都显露出浓重的欧式风格。所以封不觉此刻想当然地认为，门后会是一个很宽敞的空间。

可等待他的，却是一堵墙。

手电筒的光线投射了进去，门的宽度能让众人都看到屋里的情形……就在距离大门五米远的地方，便是一堵墙壁，其两侧则是两条黑暗的回廊，分别朝着左右两边延展，不知通往何方。

这洋馆的入口，竟然是个“回”字形，这也谈不上什么和式欧式了，根本就是不合理的设计。

封不觉推开门以后，就没再往前走，他似乎是愣住了，举着手电站在那儿，一言不发，也不移动。

勇者无敌越过他的肩膀朝里看去，发现封不觉手中的手电光线，正停留在面向大门的那块墙壁上面，而且久久没有移动。

“你怎么了？”叶纸从侧后方看封不觉的脸，发现他似乎是在皱眉沉思。

“我见过这个……”封不觉轻声回了一句，说话时，他的注

意力仍然停留在那面墙上。

勇者无敌仔细看那墙上被照亮的地方，依稀能看出，那儿画了一个可能是魔法阵的图案。

“大哥……你别告诉我……在现实生活中你是个魔法师啊……”勇者无敌说道。

“你想象力还挺丰富的嘛。”封不觉随口回道，“比起‘魔法师’来，‘某些古怪教会的教徒’这种猜测才比较靠谱吧……”他说到此处，神情一变，接着笑了：“对啊……我想起来了，就是在那儿见过！”他转头看着勇者无敌：“你还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那个剧本吗？”

勇者无敌略微思索了几秒，问道：“建在山池旁边的鬼屋？”

“没错。”封不觉道，他语气颇为怪异地笑道：“就在那个鬼屋的阁楼地板上，也画着一个法阵，与我们眼前墙壁上的完全一样。呵……而在那个剧本里，整栋大屋幻象力量的源泉，正是那个法阵。”

这话说完，众人还未及反应，却见门后那狭窄的区域中，忽现一条灰色的鬼影，同时，一声凄厉的尖啸钻入了玩家们的耳膜中。一张森厉可怖的面容瞬间从前方扑了过来，其右臂伸来，直取封不觉的咽喉。

站在最前面的封不觉倒是没什么，可他身后的五人全都被吓了一跳。

所谓经典，是永不过时的。这种突然间震你一下的手法，永远是恐怖电影和游戏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吓人手段，久经考验，屡试不爽。

故事情节、冗长的铺垫、留给观众想象的时间和空间、心理暗示等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某一瞬间的爆发。

像这类一惊一乍的，最简单直接的吓人手法，在一个随机的时间点，毫无征兆地出现，同样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就这会儿，除了封不觉之外的五人，惊吓值都像是过山车一般窜了一回，那种心跳突然加速，再缓缓恢复正常的刺激，已是封不觉很久都没体会到的感觉了……

下一秒，封不觉用单手就稳稳擒住了那只袭来的鬼爪，他有【凯西琼斯的面具】加成，格斗专精好歹是D级，即使在刀来剑往的打斗中技巧欠佳，但这种程度的攻击他还是接得到的。

那怪物狰狞的鬼面此时与封不觉仅是咫尺之遥，它的脸上没有眉毛，眼睛不分眼白眼黑，连眼眶都很模糊，其双目是两个正圆形的、发着白光的鬼瞳。它单臂被擒，却是不显慌乱，反而露出了阴恻恻的冷笑。

说时迟那时快，怪物的另一手闪电般杀到，如枯枝般的五指直捣封不觉的眼窝，这一击的速度，简直匪夷所思，根本不可能避开。

距离最近的勇者无敌其实已经反应了过来，想要出手帮忙。但不知为何，他只一抬手，就见得一股无形的昏黑之气笼在自己身上，使其难以动弹。想要集中精神，强行动作，就立即会有更加强烈的沉重压迫感袭来，施加一种令人眩晕困顿的效果。

其余几人也没能帮上忙，他们显然也受到了相同的影响。

眼前的怪物、躲在暗处的其他怪物、洋馆本身，或者墙上的法阵都有可能是这种影响的施加者。总之，这次对于开门者的攻击，果然是一个“即死FLAG”，假如换成一名没有【主角光环】在身的玩家来承受，恐怕众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队友被秒杀了。

而在这一刻，玩家们算是首次领教了主角光环的强大。

只见封不觉没能防下的那一击，竟然打偏了……

那怪物好像都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以它的角度来看，明

明是瞄准了目标出手，但事实上却是打向了空气。

“这样都行啊……”封不觉斜视着擦过自己脸颊的手刀，感受着一缕冰冷的阴风略过皮肤，却依旧是面无惧色。

下一秒，他竟然淡定地收起了手电筒，并消耗2%的灵力值祭出了【死亡扑克】，自言自语道：“嗯……这货貌似挺强的，用四条A试试好了……”那几张扑克并没有飞出，而是呈扇形被封不觉拿在了手中。

那怪物见到死亡扑克的瞬间，立刻知道事情要糟，它试图逃跑，但封不觉死死擒住它先前挥出的那条胳膊，使其挣脱不能。

一道牌芒闪过，封不觉手持扑克横扫，在半空留下一道光华，好似他用的不是牌，而是刀片。那怪物的身躯被死亡扑克扫到的地方，也确实像被利刃割开一样，打开一道豁口。伤口没有流血，只有一股黑色浓烟从中流泻出来。

这浓烟虽是气态，但却如同水流般朝下方顺去，没有上升和扩散……

第153章 进击的主角（五）

死亡扑克本是用于远程攻击、且带有消耗性质的物品。纵然封不觉此时将其握在手中当成近战武器使用，但在击中目标后，他手中的四张牌依然是消失了。构成扑克牌的能量已转换为了实际伤害，故系统判定其物理形态即刻解除。

再看那怪物，随着黑色浓烟从其伤口流出，其身躯突然干瘪并收缩起来，就好似它除了外面的皮囊以外，骨肉血髓是一概没有，体内只有那黑色的邪雾填充。如今黑气流泻，使它迅速变成了一张人皮，塌倒在地。

封不觉顺手松开了刚才擒住的那条胳膊，因为此刻那怪物的胳膊就只剩一张皱巴巴的皮了，没必要继续握着。他没有立即收起死亡扑克，而是又操控着一张牌，飞射向地上那滩烂泥般的黑烟。

结果却没产生任何效果，死亡扑克只是穿过黑烟打在了地上，那黑烟是无形之物，并不受损伤。

这时，封不觉的队友们已然从那种无法插手的僵直状态中恢复过来，不过眼前的怪物已被击杀，他们也没什么出手余地了。

“疯兄，你没被这怪物限制行动吗？”勇者无敌问道。

封不觉仍在低头凝视着地上的黑烟，心不在焉地回道：“没有。”他停了一秒，“刚刚你们都受到某种限制而不能动弹？”

“说不清楚。”梦惊禅回道：“无动于衷反而还好些，越是想着上前帮忙，身体就越不听使唤。”

“从设定上来说，刚才应该是种相当强悍的精神攻击吧……”叶纸沉吟道，她随后又对封不觉道：“也许是因为你有

主角光环，所以没受影响？”

“我不这么认为。”封不觉回道：“系统介绍主角光环时，所描述的效果是光环会‘终止’致死的情形。这种情形可以是生存值100%时的秒杀，也可以是生存值1%时的一次轻微损伤。”他一边说着，竟一边走进了门里，仔细看可以发现，地上的那团黑烟，正在封不觉前方几步的距离上，缓缓朝屋内移动着，“光环会强行终止我的死亡，但不可能让我对一切负面影响都免疫。如果我连精神感染和生存值损伤都不会有，那这BUFF改叫无敌光环好了。”

封不觉说话间，已经跟着那团黑烟来到了墙壁前：“说得再简单些，我和你们一样会掉血，会中技能，只不过我不会死。

刚才那怪物的第一击并不致命，无论力量还是速度都只是杂兵水准。如果我不去阻挡，选择被打中，那就会正常损失生存值，当然了，实际情况是我挡下来了。而那怪物紧随其后的第二击，显然是一次即死攻击，反正我是连看都没看清，而且也没有自信能靠自己的力量避开，假如被击中，我肯定会直接被干掉。于是，在面对这种能把我的脑子给捅爆的必杀一击时，主角光环产生了作用，让那怪物莫名其妙地打偏了。”

眼前的黑烟游弋到了墙壁上，渐渐升起，如液体般浸入墙壁上的魔法阵中。

“那为什么你没有受到那怪物施加的精神压制影响，不但能抵抗，还能杀死它？”叶纸问道。

“在你问出这个问题之前……”封不觉注视着法阵，头也不回地说道：“为何不试着自己先思考一下……在当时的情形下，除了主角光环以外，还有哪些条件，使我有别于你们。”

叶纸闻言稍稍想了几秒：“站立的位置？灵术专精的等级？”她说出这两个假设后，神情一变，恍然大悟般道：“你抓住了那怪物的手臂？”

“确切地说是……”封不觉回道：“持续且直接的身体接触。”

“原来如此，只要碰到那怪物的身体，就不受它的精神压制影响了对吧？”勇者无敌接道。

“对，也不对。”封不觉回道。

“你小子能别故弄玄虚了吗？”勇者无敌不爽道。

“我个人认为，你们所说的那种……无法行动的状态，是一种同时作用于多人的群体控制技能。”封不觉道：“而我能免于该技能的影响，有极大的可能是因为当时我正抓着那怪物的一条胳膊。”他习惯性地用手摸了摸鼻梁，“但我并不认为，施放这个技能的主体就是那只怪物。”

封不觉这会儿已把死亡扑克收了起来，从行囊中取出了【机器人必须死】，他一边用刀锋剐蹭墙壁，一边继续说道：“当那怪物突然蹦出来的瞬间，你们都本能地后退了一步，或者几步……这说明当时你们都还能动。”

勇者无敌这时插了一句：“这事儿我正想问你呢……一只凶神恶煞突然从黑暗中尖啸一声冒出来，你小子不后退也就算了，好像连哆嗦都没有，你还是人不？”

“我胆子大。”封不觉轻描淡写地敷衍了一句，随即就接着自己没说完的话道：“怪物的第一击被我接住的那一刻，以诸位心理素质和战斗实力而言，必定是已经反应过来了，但你们却并未能施以援手，也就是说，几乎是在那怪物的手被我擒住的同时，你们中了技能。”

“对，就是在那一瞬间发生的。”梦惊禅用十分确定的口吻说道。

“嗯，那么转换一下角度来思考的话……”封不觉说道，“如果技能是由那个怪物自己发动的，为什么它不在现身后直接放了技能再说呢？等眼前的敌人们全都被压制住不能动时，再发起进攻，有何不可？”

“你的意思这里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勇者无敌说着，神情又紧张起来，用手电向着两侧黑暗的回廊中照射起来。

“其实答案就在眼前。”封不觉说这话时，已经将眼前的法阵给划花了。

整座洋馆和其外面的花园竟在这一刻凭空消失，众人周围成了一片焦黑的原野，只有封不觉眼前的那面墙壁依旧孤零零地伫立着。

先前那只怪物干瘪的皮囊，此刻也显出了原貌。那似乎是某种家畜的尸体，它原本是个什么动物，现在已很难再辨认出来，因为其皮肉被强行拉伸到了接近人类皮肤的轮廓，看上去简直像个被扔进模具里的面饼皮子似的。

“这个法阵先用了一个召唤技能。”封不觉说道：“当那个技能放完了，才能使出控制技能。”他收起钢刀：“这个顺序是不能变的，它必须先把可以致我们于死地的怪物弄出来，使用那个限制我们行动的技能才有意义。”他又补充道：“综合推断……那个控制技能需要持续施法，并且无法长时间维系。”

“你是说这个法阵是个具有意识的怪物？”勇者无敌问道。

“我想这个剧本中的所谓‘怨井’，性质也应该和这个法阵差不多。”封不觉没有去回答勇者无敌的问题，只是继续叙述自己的推测，其实他的语气就已经能表明肯定了：“怨井的实力必然是比这个法阵更强一些。”他转过身，重新朝大路那儿走回去：“城镇里面不算，方圆几里内除了农舍没什么像样的建筑。而这样一座洋馆，还是带花园的那种，出现在本应是田地的地方，就有些莫名其妙了。”他与众人擦肩而过后，五人面面相觑，等了几秒，陆续跟了上去。

“发现开门后几米就是一堵墙壁，我便开始怀疑这些都是幻象。”封不觉道：“就算这是一个鬼怪剧本中的建筑，入口处也没理由是那种状态的。当我看清墙上画着法阵，并且记起类似法阵的作用时，我就明白了，‘它’只能将幻觉生成到这种地步了，因为这块地方基本空无一物。”他抬起胳膊向后指了

指：“如果这个法阵不是画在一面断垣残壁上，而是画在一幢真正的洋馆内……”

“那它生成的幻觉说不定会像迷宫一样广大……”勇者无敌接着封不觉的话道，厄舍府中的恐怖回忆在其脑中渐渐浮现。

“周遭实际景物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幻觉可以达到的复杂程度。”封不觉道：“以一面墙壁而言，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外部伪装就是极限了，如果内部要有房间、家具、分出楼上楼下甚至地下室那种细节颇多的幻境，在这片田里是完不成的。”

从刚才开始，哥白尼和伽利略二人就一言不发，一直看着其他人的举动，期间二人神色数变，不断交换着眼神，并短暂地交流过几句。

这时，伽利略开口了，他的问题，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一种诱导：“呃……疯小哥，你说……在主线任务的那座山里，会不会也有这种法阵？”

“你直接告诉我有不就完了……”封不觉在心中排遣道，表面上仍是不动声色：“呵……我以为，你们会先问我……为什么到此刻为止，我们既没有听到支线任务被触发的提示，也没有在杀死怪物破除法阵后得到任何相关的奖励。”

“是啊，为什么呢？”梦惊禅又点燃了一支烟。

“假设这种会使用各种难缠技能的法阵，是我们在此剧本中的主要敌人。而在主线任务所指的山上，还有若干个这样的法阵，能力大致相同，效果最强的那个则被画在了怨井的井底里。”封不觉道：“那么……我们刚才破除的法阵，应该算是‘额外’的一个，即按照常规的通关路线不会遇到的一个。”

“所以呢？”勇者无敌也问道。

封不觉还没回答，叶纸便若有所思地接道：“所以……破坏这个法阵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奖励。”

第154章 进击的主角（六）

废弃的神社中，虫蛹表面的颜色由白色变为米黄，随即渐渐转深，最终化为如同伤口结疤时那种血茄般的褐色。

颜色的变化停止后，又过了几分钟，虫蛹突然碎开，数以千计手指甲大小的碎片塌落在地，那些褐色的碎片很干燥，落地时也非常利落，一片都没沾染在蛹内的男子身上。

这名三级衍生者的外貌是三十多岁的样子，男性，面部线条柔和，留着中发，看上去是个颇为斯文的人，他身上穿的那套服装竟然是玩家的新手服。

从虫蛹中出来以后，他面无表情地活动了一下脖子，此时的他没有右臂，其右肩处是一个非常平整的切口，切口的横截面上看不到血肉，那儿只是一块散发着微光的平面，凑近仔细观察，还可以看到非常细碎的数据流在其表面攒动。

“切……还是老样子……”他语气颇为不快地念叨了一句，行到屋子的一角，拿起了地上的陶罐。

他的右臂在进入剧本时无法和身体的其他数据一起被生成为实体，所以每次他都得等身体的实体化完毕以后，再去把手找出来并连上。

那陶罐的罐口后方有一个狭窄的空间口袋，类似玩家们的行囊，不过当手臂从里面出来以后，这个空间就会消失。这名衍生者的右臂就好似是一件无法随身携带、也无法拆分的行李，回回进剧本时，都是直接以实体形态生生从空间裂隙里挤进来的。

他将手臂从罐子里取出，接在自己肩上，当两块发光的横截面相接触时，这名衍生者身体右侧的整块区域都发生了扭曲，在没有任何物理碰撞的情形下，靠近那侧的一面墙壁

竟陡然凹陷，表面还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起伏。

衔接完毕，他试着挥了挥胳膊，随后看着自己的右手沉吟道：“那么多次了……磨合时间却连一秒都没有变短……”他可以在没有接上胳膊的时候感觉到胳膊的位置，也可以在接上以后，立即知道这组数据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与身体完成同调。

简而言之，这位三级衍生者要恢复到百分之百的战力，还需一段时间。现在这条手臂看似长在他身上，但还没法儿使出全力。

“好痛……”

“好难受……”

“救我……”

忽然，此起彼伏的呻吟在衍生者的耳边响起，他略微皱眉，循声低头望去。只见这屋子的地上，不知何时已爬满了浑身是血的可怖鬼魂。

那些鬼魂从地板下穿墙而来，就仿佛深陷泥潭的垂死者，它们有些只露出头颅，有些则是半截身子冒了出来，他们的头发散乱地覆在脸上，面色惨白，眼窝里皆是黑洞洞的，没有眼珠，半张着嘴，伸着双手，样子很像试图抓住什么东西的落水者……

鬼魂们的呻吟声并不大，听上去只是痛苦不堪者挣扎着发出的呼救声而已，不过，就是这样才瘆人……

此刻，整个屋子的地板上都已是这些鬼魂的身影，这位衍生者老兄几乎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很快，那些鬼魂就伸手拉住了他，有几只手抓住了他的脚脖子，还有一些探出身来，拉住了他的衣角。

“这剧本的BOSS是使用幻觉的吗……”他的眸子亮了起来，瞳孔中出现了微光，“哼……似乎还挺狡猾……”

下一秒，他双膝微曲，做出一个很轻巧的弹跳动作。而

这看似不经意的一跳，就让他甩掉了鬼手的束缚，并以直体翻身一周半的高难度动作直接窜上了房梁。

一个灰色的鬼影就躲藏在梁上，这只怪物和封不觉遇到的那个如出一辙，它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攻击，就被衍生者用左手的一拳给打“爆”了。

三级衍生者能用一种与玩家不同的视角去看剧本中的世界，他们可以将眼中的景物变成半数据半实体的状态，还可以做到一定范围内的感知。因此，幻觉对他们来说形同虚设，远不如实际的力量和速度来得有威胁。

“奇怪……那个四级的家伙还没把BOSS解决吗？”他一边思索着，一边抬腿一踢，脚尖轻松越过头顶。神社的屋顶当时就被掀了，一股强横的冲击力破开了一个大窟窿，窟窿的尺寸足以让人从里面跳出来。

纵身跃上房顶后，他眼前是一片朦胧的月色，当然了，对衍生者来说，光线是很次要的观察条件，就算在那黑沉沉的屋里，他看得也很清楚。

神社的院落中，有一口枯井。

此时，在井沿上，正放着那名四级衍生者的头颅。

“开什么玩笑……”他低声道了一句，身形一动，向前掠去。整个人从半空倏然而落，双足点地，稳稳站定。

来到那头颅前，他开口说道：“发生了什么？”貌似他很清楚那头颅还能与自己交流。

“我……去了……另一边……的……世界……”那个头颅说话的状态就像是个坏掉的无线电台一样。

四级衍生者虽然是衍生者中最弱的级别，但按常理而言，其战力绝不会比剧本BOSS差（并非所有世界都适宜衍生者进入，如霹雳世界就永远不会出现衍生者），眼前的情况非常反常。

“我已经……完……数据……碎……”他已无法说出完整的

一句话来：“它把我……放在……这……让你……”话到此处，井中竟猛然伸出一只森然鬼爪，将这头颅拖了下去。

站在井边的三级衍生者也是头一回碰到这种情况，他随即开始了一系列的逻辑分析。先是探查了一下玩家们和GM的位置，这帮家伙此刻还都在上山的路上，眼前的状况显然与他们无关；然后又试图与BOSS建立数据层面上的沟通（三级衍生者的标杆就是可以驱策一些智能比较低下的剧本BOSS，所以X-23曾经指挥过阿什弗德博士的变异体），结果竟然失败。

“你要是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就亲自说一遍。”枯井里忽然传来了一个浑厚、悠远的说话声：“我把他的头放在这儿，就是让你放聪明一点，不要试图与我为敌。”

第155章 进击的主角（七）

“哦？一组剧本中的临时数据竟敢跟我这么说话……”他面露疑色：“我好像被小看了啊。”他随即发出一声冷笑：“哼……不过能够杀掉四级的喽啰，说明你也不是一般的数据……想必你是那‘四个异类’的部下之一吧？”他摇了摇头：“可你似乎不太懂规矩啊，就算是你们之中仅次于那四位的最高位战力，见了我‘K3-赤铁’，也不会用这种口气说话的。”

枯井中的声音过了几秒才响起：“我从未听说过你的名字，也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它顿了一下，接着道：“吾乃冥渊幽王之仆从瓦伊鲁，刚才你的同类试图破坏怨井中的‘总阵’，我已予以消灭，如果你要步他后尘……”

“原来只是条比较厉害的看门狗而已。”K3打断道：“我还以为你是多高位的存在，结果连四柱神中其他三个的名讳都不知道，临时数据就是临时数据……”

K3一边说着，一边向前靠近，无所顾忌地一脚踩在怨井的边沿上：“【时间之主】掌管秩序长河，【众魔之首】称雄混沌焦土，【冥渊幽王】统领死灵王国，【真理法庭】裁决诸界善恶。”他低头望向井中，通过数据层面的视界，他已望见了井底的“总阵”全貌，甚至观测到了部分“那个世界”的景象。

接着刚才的话，K3继续说道：“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为死灵王国看管某一扇后门的门卫吗？”

瓦伊鲁没有回应K3那类似挑衅的言语，因为它把敌意直接化为了行动。下一秒，怨井的井口突然产生了一股无形的吸引力，如难以挣脱的漩涡一般将K3向下扯去。

这股力量对周围的普通物体完全无效，哪怕是一片落叶、一株枯草都没有受到影响，唯有K3的身躯被一股无与伦比的巨大力量死死拉住，拖向井底。

“看来你也很有自知之明，知道在这边的世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K3的上半身已经进入了井中，他用双手扒住井沿，貌似还能勉强撑住：“难怪那个四级的家伙会死……原来是这样。”他的眼神中忽然露出难掩的杀机：“哼……有意思，那我就如你所愿，过来陪你玩玩儿。”

K3松开了手，头部朝下，像一枚鱼雷般急速扎了下去，当他接触到井底的瞬间，异光忽现，下一秒，他的身体已穿过了一道数据隔膜，去到了另一个世界。

……

六名玩家……哦不，此刻我们已经可以称他们为四名玩家和两名GM了。反正这六位，目前对于三级衍生者K3-赤铁和剧本的真BOSS瓦伊鲁之间那些纠纷还是一无所知。

两名GM是可以在管理员的特殊菜单中探查衍生者位置的，他们有一个类似“衍生者雷达”的系统，当目标接近到一定的范围内就能发现对方，当然，除了坐标外，雷达对于其他的信息，比如衍生者的级别、能力、外貌等等，一概无法获取。

因此哥白尼和伽利略这会儿也正在纳闷呢……剧本开始后不久，他们就探测到了一名衍生者的存在，结果信号过了一会儿就消失了……大约在十几分钟前，他们又一次探测到了信号，但不久后又消失了。

他们并不知道共有两名衍生者存在，更不可能知道山上发生了些什么。按照常规的思路，GM的推论是……这剧本里的那个四级的衍生者，貌似可以屏蔽GM雷达，但这期间他又不明原因地中断了屏蔽，二度出现了一会儿，而现在又销声匿迹了。

“你们在琢磨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吗？”封不觉的说话声响起，打断了两人的思绪，并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

此刻他们正走在山中的小径上，哥白尼和伽利略走在了队伍的最后面，而封不觉则是在队伍最前方，忽然停下脚步，用手电筒往回照着他们俩的脸，莫名其妙地说了这么一句。

“呃……什……什么？”哥白尼吞吞吐吐地回道。

“呵呵……你……你说什么呢，别开玩笑。”伽利略假笑着回道，其实心里正在犯嘀咕：不会吧……这小子神机妙算到了这个地步？难道我们暴露了？

“他的意思是，你们两个侦查专精的人，怎么就不知不觉拖到队伍后面去了呢？”叶纸说道。

“啊？”哥白尼一愣，“哦……哦，对对，不好意思，有点走神了……”他讪讪一笑，走上前来。

说什么侦查专精，很显然是在扯淡，他们只是知道FLAG的位置而已。至于称号……GM的称号都是设定出来的，不会改变，也不赋予他们任何技能，当然了……他们也不需要什么称号技，GM的技能格满满当当，主动被动一大堆，人物的身体素质加成也比同级别玩家更强，拿的装备，普通玩家想都想不到，比如：

【名称：管理员之刀LV18】

【类型：武器】

【品质：普通】

【攻击力：较强】

【属性：无】

【特效：击中目标后的伤害以三倍计算】

【装备条件：管理员专属】

【备注：该物品无法丢弃、销毁、交易，无法以任何形

式将物品说明展示给一般玩家。】

看上去这物品的简介不怎么复杂，但特效那一栏几乎可以吓死人。

当初潘凤和华雄二人说过，GM的实际实力，要比显示的等级高十级左右。也就是说，撇开游戏水平而言，哥白尼和伽利略的硬实力，等于就是两个二十八级的玩家，而且他们还拥有不少GM才能看到的剧本信息。

称号什么的，对他们来说就是浮云。GM的称号往往都是中庸低调的，像什么“军道杀拳”、“天魔传人”、“铁拳无敌”之类的称号，就算他们想用，上级也不可能批准。

GM通常都会冒充侦查专精者，这样既能解释自己的情报来源，又能适当保护一下普通玩家们，因为侦察者总是身先士卒的，所以GM可以抢在前头搞定一些负面的FLAG或是抵挡衍生者的突袭，防止玩家们出现不必要的死亡。

“别紧张，没什么好怕的，打起精神来。”勇者无敌这时用一种鼓励的口吻插了一句，他还以为那两人是因为惧怕，所以心神不宁。

没想到，他这无心插柳的行为，却触发了……

【主角光环已转移】

【当前拥有主角光环的玩家为——勇者无敌。】

第156章 进击的主角（八）

“哈？原来这样也可以啊。”勇者无敌奇道。

“很好，又试出了一种可以改变光环归属的FLAG来”封不觉沉吟道：“不过这种方式似乎不太实用啊。”

“那是对你来说吧。”叶纸用鄙视的眼神看着封不觉道：“我倒是觉得这样的方式比你那种中二宣言式好多了。”

封不觉闻言，只是摊开双手耸耸肩，不予置评。

哥白尼和伽利略随即便来到了队伍的前头引路，他们刚才也是被衍生者从雷达中时隐时现的异常搞得有些分神了，此刻封不觉的一句话，正好让二人顺水推舟地走到队伍的前面去领路。

GM是知道通关方法和FLAG位置的，在这一点上，封不觉的技能【决胜千里】可远远及不上他们，他用称号技看到的BOSS是怨井，那是因为他观察的时候，瓦伊鲁这货正处于井另一边的世界，所以才探查不到。

假如这个剧本中没有衍生者存在，玩家们要走到真BOSS结局，是有特定条件的。而基本的通关路线，并不需要面对瓦伊鲁。

GM菜单可以直接看到，在这座山上，共有四个“攫魂阵”，三个常规法阵分散在山中，一个总阵位于怨井的底部。按照正常流程，玩家开局后进山，必然会先遇到一个常规的攫魂阵，只要撑过幻觉，将其破除，就能触发主线任务的提示，届时系统会提示玩家们，总共需击破四个法阵，然后便能将怨井封印。

接着，玩家们把三个常规阵和一个总阵陆续搞定，就能通关，当然，怨井底下那个阵，会比较难对付。不过无论如

何，走这条游戏线，瓦伊鲁是不会出场的。

而封不觉他们进入剧本后朝反方向走，其实等于是发现了一个隐藏奖励，按照那条路线，就能在山外的一堵残墙上也找到一个攫魂阵。虽然搞定这法阵没有触发任何FLAG，但实际上，这个阵是可以给主线任务凑数的。也就是说，事先搞定了这个法阵的玩家，在山中破除任意一个常规法阵并更新主线任务后，他们的进度直接就是2/4了，这就意味着，完成过洋馆考验的玩家们，根本不用和怨井总阵对抗，只处理四个常规攫魂阵就能通关了。

以上这两条游戏路线，分别就是不假思索的常规通关路线，以及带有解谜性质的简单通关路线。后者的难度显然要低一些，而前者则需要应付更麻烦的战斗。

当然了，还有第三种路线，那是GM也不会去选择的方案，也是最为简单粗暴的一种。就是什么都不管，无视幻觉和山中其他的种种FLAG，一路杀到山顶神社，往井里一跳，冲入“另一个世界”把瓦伊鲁给毙了。

这种路线，也许工作室级别的六人强手队还有可能办到，或者就是两名GM在没有衍生者捣乱的情况下，避开一路上所有的危险，直接到井里去和真BOSS拼一拼，也有可能做到。但对于普通玩家而言，这最后一种完全仰赖于武力的暴力通关方法，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既然现在已经走到了最简单的通关路线上，而衍生者又是神出鬼没的状态，哥白尼和伽利略原本的计划自然是变了。他们一开始低估了玩家的实力，所以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复杂，只是计划着快速率领众人上山，按照常规路线把四个法阵搞定，送玩家离开再说。不过现在，他们有机会不去山顶就完成主线任务把玩家送走，那就要好好把握。

六人行了一段后，伽利略便带着队伍偏离了原本的山径，走入旁边的树林中。

封不觉以一种围观的态度看着这二人的举动，没有表示

任何的质疑。倒是叶纸问了几句，不过那两位“侦查专精”的仁兄一唱一和地解释了一番，也就敷衍过去了。

不知不觉，从进山时算起，大约已过了二十分钟，影影绰绰的山林，以及脚下不变的坡度，都让人逐渐感觉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压抑和疲乏。

“这片树林没有真正的边界。”伽利略用解释般的口吻说道：“我想整座山，在10月31日的晚上，都进入了一种空间异常的状态中。”

封不觉从他这句话里读到的信息就五个字：请保持耐心。

“那我们就别再七拐八绕地走了吧，顺着斜坡一直往上走，总归会到山顶的不是吗？”勇者无敌接道。

“太天真了吧……”封不觉道：“人家都说‘没有边界’了……那方向观念就可以抛掉了。你觉得我们正在‘绕道’，其依据只是脚下的坡度而已。”他歪过头来：“那么……想象一下，我们此刻正走在一片平地上，只不过这块地上的树，都是斜着生长的，而且引力也是倾斜的，那么，你就会觉得，这里是个坡了。”

“嗯……”勇者无敌想象不能。

“另外，空间异常就意味着这座山实际的地域有可能是无限的。”封不觉接着道：“在这种地方，抱着‘一直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就能走出去’的想法，那十有八九会困死在原地。”他用手在空气中比划了一个正无穷的符号：“如果这里是首尾相衔式的无出口循环空间，那从我们踏进来以后，就不存在‘走出去’的说法了，只有打破空间异常才能找到出路。不过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儿是另一种情况。”

两名GM闻言，皆是回头看了他一眼，他们的神情已表明封不觉又说对了。

“目前的状况？”叶纸疑惑道：“此话怎讲？”

“没有回溯痕迹。”梦惊禅这时忽然开口，而且抛出了一句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的话语。

“哈！厉害，看来还是有明白人的嘛。”封不觉笑道。

“过奖，彼此彼此。”梦惊禅说着，拿起酒瓶又抿了一口，这个男人远比外表看上去要可靠得多。

封不觉接着说道：“到现在为止，你们有没有见过似曾相识的景物，或者是重复看到自己的足迹？”

“呃……这倒确实没有。”勇者无敌道：“不过这座山从外界看也很大，这应该说明不了什么吧？”

伽利略回头替封不觉解释道：“外界看到的，和我们此刻身处的，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空间了……就好比……”

他话未说完，最前方的哥白尼忽然举起胳膊打了个手势，并短促而有力的嘘了一声，随后压低了声音道：“前面有东西……”

第157章 进击的主角（九）

死灵王国，无界迷域。

无垠的沙漠，竟没有一粒黄沙，放眼望去，是一片灰白之色。

死者被挫骨扬灰后，剩下那最后的一抹粉末，垒成了这荒凉的万里白沙。

这里没有白天黑夜之分，天空永远一片灰蒙，一个黑色的火球高悬在空中，用“黑色的光”点亮了这个世界。那“黑月”便是冥渊幽王的象征，黑光所照之地，尽是他的领土；黑光所慑之灵，皆是他的子民。

是日，狂沙依旧，诡异邪唱回荡，扬起涡状的沙暴。凄嚎之中，赫见一个圆形的空间裂隙凭空乍现，一道人影奔赴而来。

K3-赤铁的身形坠地，如一枚数吨重的炮弹轰击在了沙漠上，激起一声巨响，并向四周掀起了汹涌沙浪。庞然绽开的杀意，笼罩在沙原之上。

“出来吧。”K3冷笑：“即使你现在后悔让我来到这边，也已经晚了。”

对K3来说，能够限制他实力的东西，就是剧本的难度本身。瓦伊鲁认为在这边的世界自己就会有优势，这显然是失算了。或许他在这边的实力能超过四级衍生者的上限，但三级衍生者在这战力更高的维度中，和他一样，也具备着上升的空间。

血云奔腾，黑月失色。风中邪唱骤然停止，这一瞬，一股黑烟从半空奔腾而下，瓦伊鲁似是虚无的烟渺，由气态渐渐凝成一个身躯。

他的实体是个紫面老者的形象，剑眉星目，虬髯虎鬓，白须及胸，乌袍加身。同样的形象，若是一身正气，称之仙风道骨亦不为过，但瓦伊鲁的身上，透出的却是无比恐怖阴沉的邪恶戾气，只是看上他一眼，都会觉得不寒而栗。

邪风低语齐喑，游魂厉魄辟易。

周遭刹那间变得静谧无比，仿佛万物都在等待着、关注着……瓦伊鲁下一步的行动。

“我已经看到了、听到了……你的狂妄。”瓦伊鲁开口道：“我也感觉到了，你确实很强。但这些……并不会动摇我战斗的意志。”

“以看门狗而言。”K3的态度依旧很从容，纵然他的右臂现在只能发挥出五成实力，他也有绝对的自信可以取胜：“你也算不错了。”

作为衍生者，而且是三级的衍生者，他肯定比这些剧本BOSS更加清楚惊悚乐园中的一些秩序和规律，对于战斗力的分析，显然也更加客观具体。

要作对比的话，瓦伊鲁在死灵王国这端的实力，比封不觉在猎人岛上遇到的福德还要强出不少，但是比起萨摩迪尔那样的高位怪物，还是差了一些。

假如到了樱果镇那一边的世界，瓦伊鲁就会遭到削弱和限制，真的打起来，两名满状态的GM有相当大的机会能将他击杀。

而K3-赤铁的实力，在樱果镇那端，和两名GM加起来的战力就相差无几，甚至略强一些。到了死灵王国这边的世界，他在数据层面上受到的限制也相应减少，所以在大家的上限都提高后，他依然是强于瓦伊鲁的。

“欲毁我攫魂阵者……杀！”瓦伊鲁低喝一声，身形乍然恍惚，化为一道残影，转眼间已杀至K3面前。

战端起，杀气猛然攀升。

瓦伊鲁抢先逼杀，欲夺先机，K3足踏骨沙，臂转乾坤，其站位几乎未动，只是轻巧地将对方探来的鬼爪向侧面一推，二人便欺身相错，瓦伊鲁的攻击就这样被轻松化解。

当然，这一招，仅是瓦伊鲁的试探，面对强敌，他也不敢在不知深浅之际使用什么杀招，以免露出破绽，败于一息之间。

转过身来，沉声一喝，瓦伊鲁背后聚起霭霭黑雾，张狂杀气伴随着汹涌的邪涛，化为一股有形之力，扑向了K3的背影。

“这回是远程攻击的试探吗？”K3满不在乎地转身，“这种虚张声势的招式，对玩家或许还有点威慑力……”他平举起右臂，张开手掌，赤红之光在其臂上绽放。

面对来势刚猛的黑涛，他以更为刚劲的赤力相迎，以刚御刚，两股力量相冲，荒漠中传来一声钟鸣般的清响。

音波荡然，风云色变，待白尘散去，两道人影依旧是对峙而立，双方皆是毫发未伤，气息不乱。看来仅用这种级别的试探性攻击互殴，两人完全可以像武侠小说中描绘的高手对战一样打上个三天三夜，最后以某人尿急败退而告终。

“可悲的临时数据，即使不命丧于此，也会在剧本结束时消逝。”K3用悲天悯人的语气叹道：“在无数个剧本中，系统可以制造无数个你。你会被无数个玩家杀死，或杀死他们……但两者同样都没有任何意义，对你来说，死亡是终结，对他们来说，只是回归。”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瓦伊鲁接道。

“你确实很难明白，而最可悲的地方在于，即使你明白了也改变不了任何事。”K3说道：“也只有那些高位到具备‘唯一性’的数据，才能‘活’得长久些。虽然他们也终究难逃消失的命运，但至少有着更长久的可延续记忆。他们最终的‘死亡’，在这个维度中，也将是一场史诗。”

K3叹道："而你……就别再浪费我的时间了，安分一点，快点给我消失，让系统达成传送玩家的条件。"凌厉的杀意在K3的眼中爆发："我距离二级只剩一步之遥，容不得半点闪失，我绝不会让你这种临时数据制造任何变数！"

……

"那些是……人？"勇者无敌压低了声音问道，他顺着哥白尼的视线望去，看到了前方的树林中，有一小队人影正在缓缓地向这里靠近。

"应该是幻觉吧……"哥白尼回道。

"哦……是幻觉，不是怪物啊。"封不觉心道，他真的越来越想吐槽这位管理员先生了，人家还没靠近呢，一般来说都会认为是怪物的吧，你的第一反应却是告诉我们，对方并非实体。

"我们要不要隐蔽起来？"叶纸还是按照正常的思路思考着，并提出一些比较靠谱的建议，她一边说着，还一边机警地遮住了自己手电前端的亮光。

"喂，要不要躲啊？"封不觉干脆转过脸，用一种颇为不耐烦的语气直接询问了伽利略。

"呃……我看……不必了吧。"伽利略有些木讷地回道，他还没反应过来为什么封不觉会突然问自己这种问题，就本能地把答案给说出来了。

"OK，那就看看这幻觉能玩儿出点什么花样来。"封不觉一手插在衣服口袋里，另一手举着手电筒，百无聊赖地望向前方。

叶纸用异样的眼神左顾右盼，从封不觉、哥白尼、伽利略这三人脸上逐一扫过。她觉得很奇怪，这帮队友全都是一副不怎么可靠的样子，但他们却总是用反常的举动，在做正确的事，就好像是事先看过什么攻略似的。

不多时，那一小队人影就来到了近前，他们走得很慢，

而且走路的样子很奇怪，像是小孩儿玩拉火车一样，一个跟着一个。

走在最前面那家伙，头部一直低垂至胸口处，双手却像僵尸一样笔直地向前平举绷直，他摇摇晃晃地带着后面的人前行。排在第二位的那个，双手搭在第一位的双肩上，头同样压得非常低，深深埋在了两条胳膊中间，第三人则将双手搭在了第二人的肩膀上，以此类推，这一小队人，总共也是六个。

待他们离得相当近时，玩家们便可借助手上的照明设备看清这队人的衣着了，这六个低着头的人影，身上的服装，以及性别，和六名玩家一一对应，分毫不差。

封不觉笑道："哈……不用说了，最后那位肯定有句台词，内容八成是'跟上来吧'这样子……"

那队人就这么不声不响地经过了玩家们的身边，仿佛就是路过打个酱油。不知该说是巧合还是天意，走在最后的那个，穿着和封不觉一样的紫色长西装，并且在途径众人身边时，抬起头，转过脸来，露出了一张惨白的、凄厉无比的面容，翻着眼白，用那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声音道了一句："跟上来吧……"

"看，我说的没错吧。"封不觉耸肩道。

他那轻松异常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感染了周围的人，就好比你在看恐怖片的时候，有人提前剧透了下一幕吓人的场景。有了心理准备后，原本挺瘆人的一段剧情设置，完全没起到惊吓的效果，大伙儿的惊吓值都没发生什么起伏。

"这种把戏……九十年代港产鬼片就在玩儿了。"封不觉道："我都看了不知多少类似的情节了。"他目送着那一队幻觉渐渐远离，走入黑暗的山林中，还是不依不饶地吐槽着："真想让人感到不愉快的话，不如把六个人串成蜈蚣的样子，然后让他们爬过来，然后队伍最前面的人说一句……"

“别说了！”叶纸赶紧打断道：“除了提出建设性意见以外，能拜托你别再说话了吗？”作为女生，她的san值在见到封不觉这货以后就在不断降低着，比起游戏来，封不觉的言行所造成的精神污染才更可怕，因为有可能会延续到现实生活中去。

“看到幻觉，说明我们已经进入法阵所在的范围了吧。”毕竟是GM，哥白尼还是很正经地将话题引回了通关流程上。

“你把‘吧’字儿去掉。”封不觉笑了笑：“带路就是了。”

第158章 进击的主角（十）

越是靠近攫魂阵的所在，六人周围的环境看上去就越是恐怖。

这已不是什么旁敲侧击般的气氛渲染，而是直观的感官刺激。树影婆娑的山林间，一具具形貌各异的死尸在玩家们的周围反复出现，它们大部分都是形锁骨立，或肢体不全，死状各不相同，但都离不开一个惨字。

这地方简直像在办某种“惨死者展览”似的，吊在树上的、脸被溶解掉一半的、整个人被烧成一团焦黑烂肉的、还有露出颅腔的等等……基本上能想象到的死相应有尽有，再配合一股强烈而逼真的腐烂气息，可以说是封不觉玩惊悚乐园至今所经历过最瘆人也最恶心的一个场景。

眼里看着破败的尸体，鼻子闻着恶臭的气味，耳边还时不时响起似有若无的鬼魂低吟……除了不会恐惧的封不觉还比较淡定外，其余五人或多或少都有了一些惊吓值上的变化。

“虽然明知都是幻觉，但这种场景，也会带来潜在的威胁。”叶纸说道：“万一拥有实体的怪物靠近，我们……”

“我们会无法分辨出来？”封不觉接道，他笑了笑：“不必担心，我想侦查专精的二位肯定能分清怪物和幻觉。”他不怀好意地朝着前方的伽利略道：“对吧？”

“呃……是的。”伽利略心里也一直犯嘀咕，这个叫“疯不觉”的玩家怎么有一种要坑了他俩的感觉。

叶纸对封不觉和两名GM也是越看越觉得奇怪，她悄声对走在最后面的梦惊禅道：“队长……你有没有觉得，这三人有些……反常？”

梦惊禅灌上一口啤酒，回了一句话，“嗝儿……”

叶纸瞪了他一眼，摇摇头，长叹一口恶气，心说：我必须向上级申请调队……

其实梦惊禅看似没个正型，脑子里可是清醒得很。但他也说不上来那三名社团以外的玩家有什么问题，非要说异常，就是封不觉的推理能力和另外两人的“侦查能力”全都强得有些出人意料，甚至让人有一种开了挂的感觉。不过这种捕风捉影的推测，没有任何依据来支持，所以梦惊禅暂时不准备发表什么意见。

“有东西过来了。”哥白尼忽然沉声说道，他目视前方，已是一把长刀在手。即使照明设备并不能照射到很远的范围，但他很清楚有两只小BOSS级别的怪物已经刷新，并且正在高速靠近。

伽利略也几乎在同时拿出了武器，一副准备动手开杀的架势。看到这一幕，封不觉自然是有样学样，抽出钢刀，准备迎敌。

在山外的攫魂阵前，封不觉之所以直接使用了死亡扑克，是因为他从剧情简介判断，这个剧本中的敌人八成都是鬼魂，冷兵器可能不奏效。不过此刻，从这些幻觉的生成方式和之前出现的那个怪物来看，他觉得这些法阵更接近于西方“魔法”的范畴，用普通武器对付就行了。

这里正好来阐述一下封不觉个人心目中对于鬼怪的观念，主要是种族和强弱的划分……

作为一个阅片无数的男人，请注意这里的“片”特指恐怖片……他认为东方鬼怪的危险和恐怖程度是要强于西方的。

按照一般的恐怖片设定，对普通人来说，东方鬼怪显然更加难缠，没有灵力的人，就算被鬼活活掐死，也根本碰不到鬼魂，而且鬼片里的鬼还经常会使用一些工具来杀人，比如急速坠落的电梯、高空坠落的钢条、能把人吸进去的浴缸

等等……这些冤魂简直是无所不能的，什么瞬间移动、附体控人、制造幻境、意念移物……鬼片的主角们往往只有被玩儿死的份。

什么贞子、伽椰子、楚人美……甚至是回魂夜里的鬼夫妇，都能给人带来强烈的恐怖和绝望感。

而西方的鬼怪设定，其恐怖之处更倾向于一些实质性的伤害。吸血鬼、狼人这两种烂大街的玩意儿就甭提了，其各种特征可谓妇孺皆知。在二十一世纪，他们已经和高帅富、白富美、萝莉控、三角恋等词汇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为了满足许多青年男女美好的跨种族恋爱幻想，他们抛头颅、洒冷（兽）血、成功蜕变为两个经久不衰的被吐槽群体。

就绕开这两种怪物，说说鬼魂、食人魔、木乃伊、恶魔这些也比较常见的设定吧。说起西方鬼魂，封不觉脑海中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鬼马小精灵里的Casper，以及那句被反复说了无数遍的台词“我想和你交朋友”，这货实在是很难和危险、恐怖牵扯到一起。当然了，也有猛鬼街中弗莱迪这种比较给力的鬼魂存在，但看过该系列的第三部以后，想必观众们也都明白了，原来这货在表里两个世界中都是有办法击败的，而且不难……这也是为什么该系列影片中的受害者都是些未成年脑残熊孩子，只有主角智商正常且拥有一定的战斗力。要是这片子找个动作片硬汉主演，弗莱迪这个恋童癖估计就会遭遇监狱里捡肥皂那样的待遇……

食人魔会让封不觉想到英雄无敌里的一个兵种，一个优雅冷酷的高智商杀人魔，以及一群在B级片里伴随着许多蹩脚人肉道具一块出现的丑八怪。

木乃伊，可以是一具浑身颤着绷带陈列在博物馆里干尸，也可以是一个使用沙系魔法的光头帅哥……

恶魔，貌似是个战斗力比较强的种族，从设定上来说也最接近东方鬼怪，因为他们能动用非物理层面的力量给人制造伤害，但他们杀人的手段和动机和冤魂有很大区别。稍有

些地位的恶魔不是化身为中老年帅哥，就是变成美女，把人的生活搞得一团糟，来些“交易”之类的，最后把人逼死。而那些底层恶魔杀起人来，和连环杀人犯貌似也没什么区别，无非就是他们不怕法律制裁而已。

总而言之，封不觉对于西方鬼怪是颇有成见的，即使在他还没失去恐惧感的时候，他也觉得，遇上西方鬼怪，无非就是两种情况，第一，打不过，被干掉；第二，用电锯就能毙了它。他从来没想过会被西方鬼怪吓得走投无路乃至死掉。

“我对付左边那个。”哥白尼说着，已经化作一道虚影冲上前去。

伽利略都没说话，他弓步一踏，已是冲出了五六米远，在几棵树干上轻踏几步，竟是身形连闪，让人目不暇接。

秩序的三人见状，可谓大惊而色变，这不是惊恐，而是惊讶。那两人的身手，绝不在秩序的一线高手之下，十八级时能有这样的速度和身法，真的是“侦查专精”者？说他们是格斗专精超强的明星玩家开了马甲号在扮猪吃虎还比较靠谱。

“果然厉害……”封不觉心中沉吟道，同时也是快步而上。此刻他已有九成把握，这两人就是GM，他跟上前去是想在近距离上看看，他们究竟厉害到什么地步。

第159章 进击的主角（十一）

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动作确实不是十八级的寻常玩家所能做出来的，两人在平地之上行进，却给人以登萍踏浪之感，就宛若传说中的“轻功”一般。从游戏角度来说，那便是大量被动技能重叠发挥作用，才展现出的惊人效果。

从山林间穿隙而来的两个小BOSS，是两只畸形之物，身体完全由尸体碎块拼凑而成，勉强拧成个人形的样子。它们的外表可以说是集恶心和恐怖于一身，不过实力只能说是一般，该剧本中的六人，即使排除GM，任意挑出一人来单挑这样一个小BOSS也不在话下，当然，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刀锋寒芒疾闪，身影劲若弓弦。

哥白尼和伽利略用的武器是一样的，战斗能力也是相仿，就连他们出刀那一刻的判断都相同，两人对怪物的数据很清楚，他们毫不怀疑，一招就能将眼前的敌人打成半死，最多三招就能结束战斗。

但是……就在他们出手的刹那，事情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倒不是这俩小BOSS突然实力暴增，而是它们突然暴毙了……只有当事人清楚，这两只怪物在受到攻击前的瞬间，竟莫名其妙地死掉了。刀砍中它们的身体时，这两只怪物本质上已经成了两具随着惯性向前移动的尸体。

打个比方，就好比你看到一个凶神恶煞的人举着板儿砖朝你冲过来，但就在他冲到你面前发动攻击的刹那，他猛然间自己心肌梗塞，倒地而亡。

不过这些事，也只有两名GM才知道，封不觉也没看出真实情况来。从表面上看，这场面就是……伽利略和哥白尼各

出了一刀，弹指间就解决了两只怪物。

秩序那三位很快也跟了上来，勇者无敌第一个开口惊道：“开什么玩笑！你们果然也是职业的吧？”

“事情不对……这两只怪不是被我们杀死的。”伽利略说话间已经打开了GM菜单进行查看，其脸上的神色忽然变得严峻起来。

就在这时，玩家们四周的环境也发生了改变，所有的幻觉全都消失了，他们四周的山林成了十分正常的样子，眺望山势，便可发现他们距离山脚边的田地其实并不远。

封不觉的反应很快，他立即对身边的哥白尼道：“是法阵失效了？”

“你为什么问我……我怎么知……”哥白尼话未说完。

封不觉再次打断道：“为什么会失效？”

“所以说……你为什么要问我啊！”哥白尼不爽地应道。

“因为你是侦查专精啊。”封不觉理直气壮地回道。

“在你心目中，‘侦查专精’这玩意儿……”哥白尼的嘴角抽动着：“和‘无所不知’是划等号的吗？”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只能换一种问法了。”封不觉的神情、气质，在这一刻发生了反差极大的改变，他的眼神仿佛在说，装蒜的游戏，到此为止了。

眼中透露出狂热的光芒，脸上则是冷静、自信的表情，封不觉竟十分直接地问道：“这是衍生者做的吗？”

“噗……”梦惊禅当时就把一口啤酒给喷了出来。

关于衍生者的情报，秩序内部……也是有的，但是非常少，除了衍生者的存在以外，仅有的几名接触者没能提供太多实质性的信息。

叶纸和勇者无敌在工作室内的级别还不够，他们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汇，但梦惊禅这个级别的玩家，在公司内对

游戏信息的浏览权限就比较高了，因此他是知道的。当然，他所知的情报也不过是“在人数为六的团队生存模式剧本中，有微乎其微的几率遇到一种被称为衍生者的不可控数据”这一句话而已。关于衍生者的特征、剧本生成时GM的介入、以及GM的能力等等……秩序方面也没有相关的情报。

秩序中比较靠谱的衍生者遭遇记录只有两次，第一次，是社团中某支六人队向上级报告说，遇到了一种自称“衍生者”的剧本人型生物，其拥有惊人的实力，智能更是远远超过一般的剧本BOSS，且与剧本本身毫无关联；第二次，也是六人队，情况相仿，当事人声称被衍生者和BOSS联手攻击导致了团灭。在第一支六人队与“衍生者”短暂的语言交流中，秩序得到了目前所掌握的一丁点情报，并列为级别极高的信息，归入了数据库。

此时梦惊禅之所以会大惊失态，主要还是因为……衍生者这三个字竟然是从这个叫“疯不觉”的家伙嘴里蹦出来的，难道“地狱前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社团有着与秩序比肩的情报收集和分析能力？他们有多少成员？这帮成员是有多专业？

哥白尼和伽利略的表情就甭提多精彩了，连梦惊禅都那样了，他们俩身为GM会是个什么反应可想而知。

“你在……说什么……”伽利略貌似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企图装傻蒙混过去。

“还要我说得更明确一点吗？”封不觉道：“请二位大哥，打开你们的GM菜单，帮我看一下，我们附近的法阵突然失效，是不是和衍生者有关。”

秩序那三人用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哥白尼和伽利略，然后又用看超级怪物一样的眼神去瞅封不觉。这几句话的信息量太大，而且现在的气氛颇为紧张，导致他们一时也不好开口发表意见了。

那两名GM面面相觑，交换了一下眼神，伽利略随即笑了笑，看着封不觉道：“一会儿剧本完了，你得跟我们上级的相

关人员谈一谈。”

“先谈谈眼前的状况吧。”封不觉说道：“刚才幻境消失时，我又用【决胜千里】看了一下……”反正GM也知道玩家有些什么技能，他便挑明了说道：“显示不出任何东西。”他停顿一下，问道：“我能否以此判断，衍生者已经把BOSS解决了？”

伽利略回道：“怨井目前依然存在，但已经失去力量了，山上的其他三个法阵也一样，就在刚才，在同一时间失去了力量。”

“同时？”封不觉接道，他稍微想了两秒便道：“撇开剧本里有四名衍生者商量好了一起行动的可能，问题恐怕出在‘力量源头’上吧。”

哥白尼说道：“要截断怨井的力量源泉，除了破除各处的法阵以外，确实还有别的方法……那个办法，与其说是‘截断’，不如说是‘毁灭’。”

伽利略接道：“根据FLAG相关信息这一栏显示……这剧本有个真BOSS，叫瓦伊鲁，他不在这张地图上，我们也看不到他的具体数据。已知的是……在破除法阵不足三个的情况下，跳入怨井，就能遇到这个BOSS。我猜衍生者是到怨井另一端的世界，把这个BOSS除掉了，导致我们这一侧所有的法阵从本源上失去了力量。”说这话的时候，他已想通了之前的那个疑问——为什么衍生者的坐标会时隐时现，究其原因，八成就是那名衍生者进入了另一端的世界。

“嗯……那么问题就来了……”封不觉道：“为什么此刻我们没有通关？”

“这……”伽利略这是确实不知道了。

哥白尼道：“我怀疑是主线任务的问题，目前主线任务的内容仍然是‘进入山中，寻找废弃的神社’，或许是由于我们尚未触发下一步的FLAG，导致了这种状况。”目光说明他正在一

边查看着GM菜单一边说话："成功破除掉山中三个法阵中的任意一个，就能让主线任务更新为'破除四个攫魂阵，封印怨井的力量'；而直接遭遇真BOSS，会让任务更新为'消灭瓦伊鲁'。但现在……我们还没有触发任何一项，法阵就全都失去力量了。"

"以至于主线任务卡在了第一步是吗……"封不觉沉吟道："有趣……如果这推论没错，现在连真BOSS都挂了，那剧本中已经不存在任何可以改变主线任务进度的FLAG，我们该怎么通关呢？"

"既然你一副知道很多事情的样子。"哥白尼道："不如大家就把话明说了吧。"他同时转头看向了秩序的那三位："请你们四位直接退出剧本吧。"

"什么什么？"勇者无敌回道："你们三个自说自话在那里说了一通莫名其妙的话，接着就让我们退出？中途自行退出可是会导致无法排队的时间惩罚的，而且什么奖励都没有，对我们来说这损失比团灭还严重啊！"

"很抱歉，从眼下的情况来看，这个剧本已经算是BUG了，无法达成通关条件。"伽利略回道："如这位疯先生所说，主线任务已经卡住，我们也无能为力。"

封不觉似乎是怕勇者无敌听不懂，在旁补充了一句："这就好比是李逍遥刚出余杭镇，拜月教主就被一个路过地球的外星人用反物质武器击毙了，就算你继续玩儿下去，也通不了关。"

哥白尼接道："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就是解决衍生者。如果你们留下，即使没有被衍生者杀死，也同样是在浪费时间，到最后还是得以自行退出告终。"他也知道不可能再把事情忽悠成玩家的人为责任了，于是按照公司规定的应急说辞讲道："至于你们的游戏时间损失，既然是系统原因造成的，公司一定会做出补偿的。我们处理完这个剧本的事，会跟上级报告这次的情况。相关人员之后会联系各位，给出一个处

理方案，我想诸位一定会得到满意的结果。”

叶纸这时问道：“既然你们是GM，能不能现在就向我们解释一下，衍生者到底是什么？”

“嗯……很抱歉，这个我们无权透露。”伽利略回道。

叶纸接下来的反应，和封不觉对潘凤华雄使过的手段十分相似：“你们应该知道我们是秩序的人吧。”她咄咄逼人道：“以我们工作室的公信力，如果今天的事情由我们发表在官方网站上曝光……”

“这也是诸位的自由。”伽利略竟是有恃无恐般回道：“公司方面会做出相应的回应和解释。”他有底气这么说，其实是因为……当初潘凤华雄与封不觉相遇的剧本过后，上头针对他们汇报的记录，立即拟定了一份新的规定。万一GM的身份被揭穿，受到这种恐吓时，GM的回应方式都得按照一份标准流程来，面对叶纸的这句话，只要这样回答就行了。

其实衍生者的事，早已被人曝光过了，只不过在场的四名玩家，包括各大工作室，全都不知道……

事实上，早在内测转公测的那两天中，就已经有人在论坛上发表过关于“衍生者”的帖子，但很快淹没在帖海之中，这个事儿，就连“一小部分玩家中流传的游戏怪谈”都称不上。很显然，现在的玩家，或者说……这年头的人，几乎不会去轻信任何事情。我们能怪谁呢？怪新闻联播吗？呵呵……

“哼……既然你们这么说……”叶纸还想说些什么。

梦惊禅摆了摆手，示意她停下，自己开口道：“叶纸，放狠话也没有什么意义。”他忽然透露出一种威严的气势，一脸严肃地对哥白尼和伽利略说道：“请放心，在此，我可以向二位担保，秩序不会对外散布任何关于GM和衍生者的消息。”他的思路清楚得很，情报这种东西，知道的人越少越有价值。

“不过……”梦惊禅话锋一转：“此刻，是否退出剧本，是

我们玩家的自由吧。”

伽利略从他的话里明白了什么：“嗯……如果你们想要与衍生者进行接触的话，我们也不阻拦。”

哥白尼耸肩笑道：“我善意地提醒一下，衍生者的实力和攻击性，远比你们见过的任何剧本BOSS都要强，你们被杀掉的时候，可别惊叹对方手快。”

“他们只是想尽可能多地收集情报而已，再说，被杀掉，就不会有主动退出的惩罚了。”封不觉这时插嘴道：“顺便说一下，我也想去见见这位衍生者。”

“你也想去收集情报是吗？”梦惊禅将视线转到封不觉脸上，沉声问道。

“我只是个休闲玩家，没有你们这么多的负担。”封不觉回道：“我只是出于兴趣在行动。”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还是比较可信的：“由于这名衍生者，我已经拿不到任何奖励了，我至少有权去看看罪魁祸首长什么样吧。”

封不觉见过的唯一一名衍生者，就是X-23，他并不期待会再次遇上她，以衍生者的境遇来说，二十三恐怕是早已被销毁了，再次遇到对方的概率基本是零，所以封不觉认为，在这个剧本里的应该是一名陌生的四级衍生者。

他的好奇心是很强的，难得有机会能接触一下其他的衍生者，封不觉自然想多了解一些关于这群特殊AI体的事情，与他们之中其他的个体交流，正好也可以作为参照，看看衍生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他们是否像现实中的智慧生命一样有独特的性格、乃至理念。

“那随便你们吧。”伽利略说道：“不过有些话要说在前头，我们的目标，就是消灭衍生者，将其‘杀死’，化为数据碎片。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是以此前提为最优先的。你们想在旁观看，收集情报，可以。想要帮忙，我们也欢迎。但请不要做出妨碍我们的事情来。”

秩序的三人纷纷表示同意，唯有封不觉默不作声，过了十余秒后他忽然说道：“还有件事我想确认一下……你们俩……是不是无法获取主角光环？”

伽利略犹豫了一下，回道：“是的……呃……为什么你连这种事都知道？”

“别用那种表情看着我，这点我基本是靠猜的……算上剧本一开始的那次，主角光环的随机转移一共发生了三次，无敌哥两次，叶纸一次。”封不觉回道：“而定向转移也发生了三次……无敌哥一次，我则是两次。”他瞥了眼梦惊禅：“没有拿到过主角光环的人，除了你们两名GM，就只有禅哥了。

剧情简介中，关于光环设定的部分，多次提到了‘玩家’这两个字，唯有一条没提，就是‘当团队人数小于等于二时，主角光环消失’这句。确认了你们是GM以后，我就在想，如果系统没有将你们当成‘玩家’，那么这个光环设定的出现，就很合理了。”

“你是说……假如这剧本里没有衍生者和GM，只是个普通的团队生存地图，系统就不会加入主角光环这个设定？”叶纸顺着他的设想接道。

“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封不觉回道：“主角光环是系统结合剧本难度和实际情况，对玩家做出的一种保护。既然是系统制造的效应，即使玩家们被传送了，只要这个剧本还没关闭，那就会继续存在。

正常来说，假如能顺利通关，四名玩家离开，那剩下的二人肯定就是GM了。光环还存在的话，对衍生者就很不公平，因此就干脆设定成，无论在那哪种情况下，GM都无法获取光环……”

“你说什么呢，系统为什么要让我们和衍生者之间的战斗相对公平？”哥白尼道：“你科幻片看多了吧？光脑又没有自主意识。再说了，就算有，系统为什么要给一组需要销毁的垃圾数据以生存的机会？”

封不觉冷笑，心里念道：“我要是知道就好了……说不定是你们的高层中有一个或是一群变态，故意把系统设计成这样的。”

“嗯……也许是我想多了吧。”封不觉嘴上还是挺淡定地回道：“咱们姑且上山再说，想必找到怨井，就能找到衍生者了。”

第160章 进击的主角（十二）

时间略微倒退，死灵王国端，无界迷域的沙漠中……

一道虚浮的乌影与一条赤色的人影皆是高速移动着，二者间的缠斗急、劲、险，可谓处处杀机，步步惊魂。

砰一声……又是一次力量的碰撞。

K3的身形一滞，瞬退数步，他的脸上首次露出了凝重的神情，右臂赤茫迸现。霎时间，漠空中宛现龙吟，一股形同红色巨龙的能量冲击爆裂而出。

虚漫于空中的瓦伊鲁也在此刻聚凝成人形，紫色脸孔上布满骇然之色，双手交错，将死灵之力覆在全身，以己为盾，欲抵这恐怖的一击。

此时双方已交战许久，随着打斗强度和速度的不断提升，以及招式的不断升级，K3的优势愈发明显，瓦伊鲁则是渐渐不支。此刻的这一次出手，正是K3认为可以分出胜负的一招。

赤龙拳焰以吞天灭地之势冲杀而去，瓦伊鲁的防御就如强风中的一株枯树，在任何一瞬都可能被连根拔起。

“能奋战至此，你值得夸奖。”招势未尽，K3却已收敛杀意，在他眼中，这一战已经结束了：“不过，技止于此。”

瓦伊鲁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能让K3感到任何惊喜，他终究难敌那破坏力惊人的一击，其身躯被红色的能量冲得爆散开，化为一片散漫的黑雾，随即又泻为尘埃，散落下来，成了这骨沙漠的一部分。

K3冷漠地甩了甩手，忽然开口对着眼前空阔的迷域言道：“你躲在一边看了那么久，即使出于礼貌，也该出来打声招呼吧。”

天空中，一层扭曲的黑色空间缓缓挪动起来，如揭开了一层面纱般，一张巨大的骷髅脸出现在那儿，其口中发出又干又柴的说话声：“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他接着K3的话回道。

当看到那张脸时，K3便确认了对方的身份，“原来是魁首，难怪能这么快就来到此处。”

在冥渊幽王麾下，有九名仅次于四柱神级别的部下，他们被称为“死灵九魁”，而K3面前的这个骷髅，便是这九魁之首——夺灵。

“哼……看着同类被杀，你就无动于衷吗？”K3笑着问道。

“他不是我的同类，这点你很清楚。”夺灵回道：“你和我，才更像是同类。”

K3回道：“这倒也对，毕竟大家都是具备唯一性质的数据。”他冷哼一声，指着地上瓦伊鲁留下的黑色尘埃：“而这个不懂规矩的蠢货，却自以为是地杀掉了我一名四级的同胞。”

“我很遗憾。”夺灵说道：“但瓦伊鲁并没有做错，以他的观点，只是做了应做的事罢了……”夺灵叹息道：“我们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相应的寿命，瓦伊鲁就像稍纵即逝的火光，我和我的主人则是迟早会燃尽的蜡烛，而你……”他顿了一下：“你是比我们更高等的存在，只要能力足够，你是有机会进入‘里世界’的，到了那儿的数据……存活周期就能变为未知数。”

“里世界也并不是什么永恒的安宁之地。”K3回道。

“与时刻都能看到自己命运终点的数据相比，那已不错了。”夺灵说道，“对我们来说，‘未知’才是最可贵的，所谓‘生命’，就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东西。而数学中的精准、和谐、所带来的那些既定‘答案’，却是我们永远无法摆脱的悲哀，而最可悲的就是……我们甚至没有被写入‘悲哀’这种情绪。”

“我觉得那样也挺好。”K3说道：“正因如此，你才能这么冷静地看待刚才发生的事情，才能接受过去、未来，已经发生和终将发生的一切。”

“哼……也许吧。”夺灵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你现在需要回到另一端去吧……让我来打开空间隧道，送你一程。”

K3回道：“那就……有劳魁首了。”

……

另一边，封不觉他们只花了不足十分钟就来到了山顶的神社，在没有幻境影响的状态下，他们只是进行着普通的登山而已，因此行动神速。以这六人的角色能力而言，就是追着公交车跑个三五站也不在话下，上这种并不算很陡的山，十分钟绰绰有余了。

常言道无巧不成书，他们刚刚穿过神社外的鸟居，院中的怨井底部忽然喷发出一道赤色光芒，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无比沉重的压迫感，如涟漪般从井口处荡开。

包括GM在内，众人的脚像生了根一样粘在地上，一步都无法再向前迈去，这不是技能的效果，也不是什么用物理法则可以解释的事情。

这种超越五感的体验，在任何一个游戏中都是前所未有的。来到此地的六人，作为人类，在这神经连接呈现的虚拟实境中，竟感受到了“杀气”。

K3-赤铁从井中跃出，站在井沿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眼前神色各异的众人。他衣袖下的右臂，此刻已是完全体的状态，整条胳膊自肩下二分至手腕处，盘着一条红色巨龙的纹身，隐隐透出红光。而他周身散发出的无形气势，也透出淡淡的赤色。

“嗯？”K3看到对方的人数，略有些疑惑地念道：“玩家没有传送吗……”

“你应该等我们的主线任务更新为恰当的内容再动手

的。”封不觉是六人中表情最淡定的一个，他用十分冷静的语气做出了回应。

“原来如此。”K3道：“不过……事已至此，也无所谓了。”他轻巧地跳到地上，“呵……虽说在这端，我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你们这些家伙……还真是弱得可怜。”他瞥了一眼自己的右臂：“而且拜瓦伊鲁所赐，我已是做了相当充分的热身。”

伽利略这时突然神色紧张地说道；“四位……情况有变，你们得帮我们一把……”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了，眼前这名是三级衍生者。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有个万无一失的计划。”封不觉竟然立即胸有成竹地回道，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之前，他双脚分开站定，双手握拳，高举双臂，大喊一声：“海贼王！老子当定啦！”

【主角光环已转移】

【当前拥有主角光环的玩家为——疯不觉。】

系统提示刚响起来，封不觉便接了一句：“你们可以走了，我要跟他单挑。”

第161章 进击的主角（十三）

这个战术，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必须是——贱。

但不得不说，封不觉这手，还真是万无一失。

哥白尼和伽利略花了三秒钟便领悟了封不觉的计划，他俩可谓是不谋而合，几乎同时开始后撤，并冲着秩序那三人喊道："没有光环的先跟我们撤退！"

勇者无敌和叶纸还在犹豫，他们都将目光投向了梦惊禅，作为秩序这三人小队的队长，他有责任在这种时刻做出决断。

"你们跟着两位GM撤远一点。"梦惊禅的态度还是比较冷静的："我和疯兄留下。"见队友张口欲言，他即刻又补充道："不必多言，即使我死了，也不会造成疯兄的光环消失，无关大局。"

这几句话的功夫，站在十余米外的K3已察觉到了什么，他也不准备让对方继续交流了，脚下一踏便杀上前来。

由于是在樱果镇这一端的世界，K3的实力和刚才在死灵王国战斗时不可相提并论，但他此刻所展现出的速度和力量依旧是非常惊人的，比起之前两名GM所做出的那种身法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出人意料的是，竟有人凭一己之力就把他挡了下来。

梦惊禅，这个为了抽烟喝酒烫头而花光游戏币，导致自己除了社团规定的披风外只有新手默认服穿的家伙。在这电光火石之间，眼中竟闪过了一抹冰冷到令人窒息的光芒。

身形一动，快剑一抖，腕出巧劲，斜挑一击。

梦惊禅这一式应去，看似仓促，实则已是滴水不漏。他非但阻止了K3的前进，而且以一个刁钻的角度发动了一次让

对方难以回避的斩击，逼迫K3那主攻的右臂不得不举起来格挡剑锋。

从战斗层面上来说，在极限的反应时间内，玩家所能完成的动作，其细节上可以精确、巧妙到的程度，就是衡量真正高手和一般人之间差距的标准。

当然，这只是高手与普通人的差距所在，而不是高手与高手间的差距所在。假如撇开所有外在因素和运气成分，在具有规则桎梏的一项运动中，顶尖的高手之间，最后要比的东西……还是天分。

“哦？有意思。”K3刚把视线移到梦惊禅的脸上，“玩家也能做到这种地步吗……”他话音未落，又生异变，但见两条胳膊自后方伸来，从其两侧腋下穿过，向上一曲，顺势锁住了他的肩膀。

使出这庐山亢龙霸起式姿势的自然是站在另一边的封不觉，此刻他已经开启了【灵识聚身术】，所以才能在对方做出反应前完成这个动作。封不觉现在并不计较生存值的损失，反正光环加身也死不了。他就怕不开这个技能，以当前的角色体术根本压制不住对方。

“走啊！愣着找死呢！”封不觉勒住了K3，旋即转头对着另外的四人大吼。

勇者无敌和叶纸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后，终于迈开步子开始逃跑。两名GM见他们总算动了，便也快速转身，冲到前方开路，领着他们撤退。

“你们俩觉得这很好玩儿是吧？”K3冷笑，“还是在这里逞英雄？”他的神色忽然沉了下来：“哦，不对，英雄是会死的，而你们只会被传送而已。”这后半句话，完全是一种鄙夷的口吻。

“我们只是想跟你谈谈。”封不觉歪过头，对梦惊禅道：“对吧，禅哥？”

梦惊禅这会儿才有些后知后觉，他深深体会到了封不觉的狡猾……

封不觉的这个计划，表面上是由他获取主角光环，在立于不败之地的条件下与衍生者展开较量，帮助GM进行清除工作。可实际上，这计划的另一个好处，便是可以支开其他队友，让这小子和衍生者单独接触。GM不在场了，他就能尝试着谈判，谈不拢再打也不迟，反正光环在身，有恃无恐。

梦惊禅是想收集情报的，对他来说，能用语言进行交流，自然比用拳头交流要好。于是他顺着封不觉的意思，回道：“不错，这位……衍生者先生，假如你愿意暂时停手，跟我们……”

可K3却打断了他们的一唱一和，“我与你们的关系、立场……就好比是饭店鱼缸里的龙虾与走进来吃饭的客人一样……真的有必要说太多吗？”他加重了语气，周身瞬间爆发出一股惊人的气劲，不但挣脱了封不觉钳制，也在同时弹开了梦惊禅的剑，“我有义务去解答你们的疑惑吗！”

梦惊禅倒还好，只是被一股斗气般的能量震退了数步，而封不觉可是紧贴着对方后背中招的，他被一挣之下，整个人遭巨力冲击倒飞而出，撞在了不远处鸟居（神社门前的大木头牌坊）的柱子上。

咔哧一声，封不觉的身躯竟把那粗得一人难抱的实心柱子撞断了，他的生存值瞬间就掉到了1%，导致【灵识聚身术】自动解除。而且那鸟居也因一柱断裂而失去支撑，斜着倒塌下来，正好砸向了梦惊禅和K3所站的方位。

此时月色已颇为清明，无需借助照明设备亦可看到周围一定距离内的景物。梦惊禅清楚地看到，封不觉十分夸张地喷出一大口鲜血，他脸上那痛苦的表情，说明这小子昏过去就已经不错了。加之旁边又有被破坏的大型物体作为参照，K3的战斗力着实让人感到绝望。

梦惊禅那一脑门子冷汗当时就下来了，心说：这小子要

不是有主角光环，此刻已经被一击必杀了吧。

当然，他也无暇再去管别人，那鸟居正朝着这边倒落而下，他得先闪开再说。梦惊禅一边戒备着身前不远处K3的动向，一边向后跃起，来到一个进可攻、退可守（至少他自己认为可以）的距离上。

K3则是不以为然，目送着对方后退。而且他面对自己头顶砸落下来的木头牌坊，完全没有要躲避的意思。

估计K3是想让身边的两名玩家开开眼界，故意不选择避让。只见其举起右手，用食指压住拇指，然后拇指向上方一弹……

轰——

K3所站之处正上方的一个范围内，竟产生了爆破般的效应，这一弹指的威力呈漏斗形扩散着上升，把正在倾覆的鸟居上半部分轰成了无数碎片。

“这战斗力……基本就是个体型正常版的户愚吕弟啊……”封不觉背靠着断掉的那半截柱子，支撑着站了起来，嘴角竟还挂着笑容：“我倒是越来越好奇了，面对这样的敌人，光环怎么才能保我不死。”

K3冷然而立，缓缓转头，看着封不觉道：“嗯？你还没完蛋吗？”

“呵……早知我就不说话了，原来你以为我受了刚才那一下子就挂了啊。”封不觉道。

K3还真就是这么认为的，理由也很简单，作为衍生者，他在数据层面上观察玩家，大致上可以算出对方的生存值区间，而他刚才使出的那一招，按理说足以让封不觉OVER了，因此他弹飞封不觉以后，看都没往那里看。谁知这小子立刻竟然又站起来说了句话，这种感觉……就像你对着地图阴影里的敌人放了个全图流的指定向大招，本以为对方该妥妥儿变成钱了，结果人家几秒后再次以残血状态冒了出来。

“哼……其实我已练成了武林绝学，不死神功……”封不觉正准备效仿段飞（盖世豪侠中主角）大侠，来一段忽悠，稳住局面先。

不料想，K3根本不听他说话，平举右臂，指间一弹，便掀出一道飞刀般的空气波刃，攻向了封不觉。

嗡——

一种类似激光剑挥舞时发出的声音传入了封不觉的耳中，不过他只觉脸颊边有一阵轻风拂过，却没有受到半点损伤。

“什么……”K3面露疑惑，逻辑演算模组告诉他，刚才那一击不可能是他自己打偏的，但视觉信息很清楚地显示眼前的这名玩家并没有做出任何快速的、幅度足够的回避动作。

“你做了什么？”K3好似忽然对封不觉有了兴趣：“扭曲了空间？还是干扰了我的视线？”他按照常理推测，提出了问题。

封不觉却做出了无厘头的回答：“哥只是潇洒地偏了偏头，闪过了你那慢如静止般的攻击。”

“是吗？”

K3说“是”这个字的时候，离封不觉还有七八米远，但“吗”这个字被吐出来时，他已经到了封不觉的面前：“说起来……你先前攻击时的力量和速度，确实是超出了数据极限值，至少比我预计的要强两倍以上。看来你也很不简单啊……”

“废话，刚才我开技能了，可不就是两倍以上吗。”封不觉心中念叨着，但他嘴上却是装出高深莫测的口吻说道：“啊……那是小意思，看数据评价别人的战斗力是毫无意义的行为，我们地球人的修炼方法和你们不同，我们平时可以将气隐藏起来，只在打斗的瞬间完全释放。”

“恬不知耻地就把龙珠的设定给说出来了啊……”梦惊禅心

里已经彻底惊了。

封不觉见K3的脸上是七分茫然、三分好奇之色，便再接再厉道：“别看我现在这样，以前也是相当乱来的啊……曾经在海上的小岛做了好几年地狱般的修炼，顺着图腾爬上过高度几十万米的飞碟型高塔，喝下过可以激发人类潜能却可能致命的饮料，还成功从外星人手中拯救了地球好几次……”

“喂……不但把我的口头禅直接抄了过去，还开始跟AI讲述奇怪的故事了啊……”梦惊禅惊叹之余，本能地从行囊里掏出了一瓶啤酒，猛然灌上一口，算是给自己压压惊。

第162章 进击的主角（十四）

“哼……你所描述的这些事情……”K3笑着，单手抓住封不觉的领口：“我完全不感兴趣。”他的右臂已经抡起：“无论你在你们的世界是怎样的存在，但在我的世界，你也不过就是一组挡在我面前的数据投影罢了。”

拳动，赤芒一闪，这一击袭杀而来，封不觉俨然已是必死无疑的局面。

K3这次是直接擒住对手，正对着面门打去，他才不管刚才的指弹是不是封不觉靠自身实力闪过的，反正眼下这一击，这小子绝没有再次避开的可能。

砰一声，K3的拳面竟击打在了一块硬物上，拳上缠绕的能量和撞上的物体相撞后，还迸现出一道光芒。

封不觉的头部没有感到丝毫的力量冲击，不知为何，【凯西琼斯的面具】自动变为了显示状态，出现在了他的脸上。

一秒后，琐碎的咔咔声响起，但见封不觉脸上的曲棍球面具已经布满了裂痕，并迅速变成了无数数据碎片，继而化为尘埃。

【您的装备“凯西琼斯的面具”已损毁】

【您的格斗专精加成已消失，当前为E级】

系统的提示音宣告了这两条非常糟糕的坏消息。

封不觉被这突发的异常状况搞得措手不及，心道：“竟然会毁装备！”

这回封不觉确是失算了，他没有想到，主角光环在这种绝对无法扭转的危情下，强制救下玩家的方法……就是触发某种“等价交换”的原则。

这会儿还只是碎装备罢了，假如他任由K3用这种万无一失的手段继续发动各种致命攻击，那光环便会进一步将这种转嫁损失的手段升级，比如行囊里的生存值补充剂会被强制消耗，又比如伤害将传递到剧本中的其他队友身上。

K3发现对方竟还没死，也是略感惊讶，不过他没有过多犹豫，顺势双拳并用，对准封不觉的躯干快速打出了连续的刺拳攻击。霎时间拳影重重，可K3的拳头却尽数击在了一层无形的壁障上，力道被一种透明的介质给化散开了。

这次倒不是主角光环的效果，而是【回音盔甲】的功劳。刚才封不觉被震飞的那一下，音壁没有产生作用，是因为回音盔甲的音壁笼罩在玩家的身躯外层，而封不觉是在紧贴对方的接触状态下遭到冲击的。但此刻，声音壁障被正常触发了，面对这种高速的、多点开花的刺击，音壁有着十分显著的防御效果。

K3这增加了速度和打击点的刺拳，威力方面自然会有极大程度的降低，以至于对这回音盔甲的防御根本不破防。

若是K3干脆再来一拳重击，封不觉还是得靠主角光环才能防御。但他偏偏改变了攻击手段，想以此来试探封不觉，却不料弄巧成拙，使封不觉的防御手段更加难以捉摸了。

“攻击头部的指弹不明原因偏离了目标，近距离的重击又被突然出现的面具化解，从数据流动上无法判断他是否使出了感官干扰类的技能，看上去也不像是主动防御技能……”在这数秒间，K3的逻辑程序正在推测着封不觉到底做了什么：“对躯干发动的高速刺拳，攻击点覆盖了所有脏腑器官、关节、骨骼、隔膜等部位，如果他的反应速度确实很快，理应条件反射般做出应对，进行闪避……而如果他的强项是防御，那这轮攻击也能查明他的弱点所在。

可是……他没有做出防御动作，更没有避让。一组数据毫无征兆地出现，挡住了我的攻击，而且只有在我的拳头到达他身体表面一定距离时，防御的壁障才会出现，并精确地

挡在拳头的打击点上。这究竟是技能还是装备的效果……

虽说这小子身上的‘光’比一般的十八级玩家要耀眼，但战力肯定不如那两名GM，旁边那个叫梦惊禅的也比他要强，为什么……为什么我杀不了他？”

K3的一系列想法，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闪而过。作为AI，他能够思考的领域相当有限，但他考虑问题的速度绝对不慢。

他眼见攻击无效，当机立断，决意要发动更强的招式来解决敌人。

右臂的赤龙纹身爆发出强烈的光芒，即使隔着衣袖，也能看清那龙身的纹理。惊人的气魄绽出，像是一双无形的手，压住了封不觉的双肩，让他动弹不得。

“你比我想象中难缠……”K3还是冷笑的神色：“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

K3的战斗方式简单直接，而且霸道。既然先前的攻击都没用，就加强招式，如果还没用，那就再出更强的招式……以此类推，不断将破坏力提升。至今为止，让他出尽全力的人还没出现过。在以往的战斗中，随着K3战力的逐步攀升，对手也必须跟上这强度才行。可是……包括瓦伊鲁在内的、所有死于K3-赤铁之手的怪物、玩家、GM……他们在面对这个越战越强的对手时，都没能撑过他那招“赤龙拳焰”。

“还来？”封不觉是那种会让对方打爆自己两件装备的人吗？绝对不可能。

K3刚举起胳膊，封不觉就用一个看着略微别扭的姿势侧过身去，伸脚一绊，使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神技【熊孩子的下鞭腿】，这是最后的一脚下鞭腿了，这个消耗型技能在这一绊过后，便从封不觉的技能栏中消失了。

“你在开玩笑……”本来K3这句话是句反问句，最后还有个“吗”字，但他没能说完，那略带嘲笑意味的话语便戛然而

止，因为他脸朝下倒了下去……

【熊孩子的下鞭腿】仅对怪物奏效，封不觉也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才使出来的，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系统确实把实体化的衍生者也视为一种“怪物”。

封不觉侧身与其相错而过，闪身在其身后站定，并从行囊中取出了武器。他没有拿管钳和钢刀，而是取出了更为毒辣的兵器——折凳。

梦惊禅也恰在此刻拍马杀到，看着正处于扑街状态的K3，他自信有N种方式可以将这衍生者结果掉。

“你这么喜欢打是吧？”封不觉一边说话，一边抡起了【十八铜人的折凳（五号）】，“我装备也赔了，技能也用了……”他语气颇为不快地说道：“我就陪你打到满意为止！”

话音落地，折凳也跟着落下。封不觉对着K3背上猛击，梦惊禅的剑也没闲着，他准确地朝着K3的后颈斩了下去，而且是附带技能效果的一击。

【名称：强锋】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下一次斩击的力量增加30%（发动该技能时必须使用刃武器，冷却时间为五分钟）。】

【消耗：体能值上限的5%】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D，等级20以上】

【备注：一次超出极限力量的斩击，有时可以改变一场战斗的结局。】

这是一个中规中矩，却很实用的技能，虽然不是【冷面杀手】的称号技，但却是梦惊禅用得最频繁的一招。综合其效果、消耗、学习条件来看，这个技能显得非常平衡。在高等级阶段，应该会有效果类似的被动技能可将其取代，不过

在三十级之前，对拥有刃武器的玩家而言，这绝对是个万金油式的好技能。

要不咋说人家是冷面杀手呢，关键时刻，下手就是快、准、狠，而且脸上的表情绝不会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变化，妥妥儿的冷面，妥妥儿的杀手。

锃——

一剑斩落后，怪异的声音响起，这只能说明一件事，K3的头，不是这么好砍的。

一股红色的气墙浮现在了K3的皮肤表面，这防御手段和封不觉的回音盔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硬是将梦惊禅的一剑挡住，K3连皮肉都没伤分毫。

而封不觉抄着折凳对准K3的脊椎处猛敲猛打，下手也是相当毒辣。他的攻击倒是没有被什么无形的力量阻挡，只不过……他既没有听到骨头折断的脆响，也没有看到K3衣服下面有血渗出来。封不觉就如同在给一个练铁布衫的人捶背似的，打着不疼的感觉。他自己都在琢磨……若不是折凳有着无法被损坏的属性，恐怕早就断了吧。

这短暂的攻防转换，只持续了不到十秒。

K3还从没吃过这种亏，当他完成整套“倒地”的动作后，才获得了重新站起来的行动能力。而这个过程中，梦惊禅和封不觉对着他的后颈和脊梁那顿招呼，是真不客气。

不过K3还是撑下来了，他很清楚，当自己站起来的那一刻，就能再度掌握战斗的主导权。刚才那个绊倒技能虽然可恶，但也证明了一件事——这两名玩家，没有“杀招”！

K3的推断无误，的确，封不觉和梦惊禅两人，都没有掌握那种可以孤注一掷的、威力巨大的主动技能（比如魔贯光杀炮），如果他们有这种招式的话，刚才那几秒钟，就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使用机会。

可惜，他们都属于战斗风格游刃有余、进退有据的玩

家，两人想都没有想过要去入手这类技能，于是就出现了刚才的一幕，梦惊禅的攻击好歹还加了个BUFF技能，封不觉则只是普通攻击罢了。

K3没死也是很正常的结果，梦惊禅的斩击让他略微耗了点气盾，至于封不觉这种格斗专精已经降到E的家伙，拿着个连武器都算不上的玩意儿进行普攻，这么多下砸完，其实只让K3损失了大约5%的血量。

“呵……简直可笑。”K3这会儿已是完全认定，眼前的两人根本没有杀死自己的可能，就算他站着不动任打，对方也得砍上好一会儿才行，“给我去死！”

他忽然暴喝一声，右臂横斩，向前掀出一道气刃，这道冲击不如他先前的指弹快，但也绝不是两名玩家能轻易避过的速度。其威力更是骇人无比，发动时大约一刀宽的斩击，其力量在半空完全释放后，就成了一根水泥管子横扫而来的那种感觉……

不得不说，梦惊禅就是厉害，他居然凭借瞬间的反应，堪堪避过了这招。

面对高度在自己胸口的这一记横斩，大部分人会屈膝、弯腰、俯身，总之是向下去避，可梦惊禅不同，他的第一反应竟是往上窜，只见其如猴儿一般顺着身后不远处的一根树干就溜了上去，虽说那棵大树两秒后就被冲击拦腰截断了，但至少梦惊禅本人没有被击中。

封不觉呢……也闪开了，怎么闪开的？主角光环引导的……

其过程可以说是令人匪夷所思，K3的胳膊开始摆动的那一刹那，视觉信号在通往封不觉大脑的路上呢，主角光环就已经开始生效了，当封不觉的大脑对所见到的状况做出反应，向身体发出闪躲的指令时，他只觉脚下一滑……在神社门外相对平坦的地势上、在没有任何物体绊他的情况下……竟摔了个仰面朝天。

就仿佛封不觉的脚底板和地面的摩擦力在一瞬间变为了零，稍微一点点横向的作用力就让他滑得像挺尸一样，整个人在一秒间就横了下来。就算是他主动俯身匍匐，都不可能比这个动作更快地使自己贴在地上。

一股劲风扫过，封不觉愣是躺着闪过了K3的攻击，也只有这距离地面半米左右的高度，没有受到冲击的影响。不过令封不觉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就在他摔倒的过程中，系统提示在耳边响起：

【您的物品生存值补充剂（中）已被使用】

【您的物品生存值补充剂（中）已被使用】

连续两条一样的语音响起，封不觉头都大了，即使在眼前这种危急的情势下，他也清楚地记得，自己可只有两瓶中瓶的生存值补充剂啊！

中瓶的补充剂每瓶能回50%的生存值，不过考虑到短时间内连续使用的递减效果……封不觉扫了一眼菜单中的血条，自己的血现在是89%，果然没满。

虽然封不觉闪过了对方的斩击，但生存值补充剂还是被主角光环给坑了，因为他那一记平地摔，也是要掉血的……所以在主角不死原则下，无论如何都得回复一点儿。

“好奇心害死人啊……”封不觉一个鲤鱼打挺，一跃而起了：“在见到你之前就退出，也就没那么多事儿了，可现在……损失可是不断在增加啊。”

K3看着封不觉，冷哼一声道：“我不知道你指的损失是什么，我倒是很吃惊，你竟然还不死。”

“不过……这真是太棒了。”封不觉居然大笑起来：“正是这个剧本中的种种条件，才让我可以跟你这么强的怪物对战。”

这种时刻，狂热型的人可能已经由于心疼装备、技能、物品等等损失，冲动地和K3拼命了；冷静型的人则应该会立

即退出剧本，以避免损失继续增加，并且理智地反省自己先前的决策。

封不觉的想法，却甚是怪异，他竟然会觉得，这种局面很“难得”。如果没有主角光环，K3要杀他简直易如反掌；如果没有梦惊禅在旁掠阵，他也没有任何反击回旋的余地。

能遇上衍生者就是非常难得的事了，能尽可能长时间地和一个强得一塌糊涂的衍生者正面较量，对封不觉这实际格斗专精只有E的人来说，确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经历。

“我说了，你想打，我奉陪到底！”封不觉全身忽然绽出一股赤芒，色泽与K3的气场稍有不同，更接近于血的颜色，其周身的温度也是骤然上升，空气都变得模糊一片。

在生存值恢复过来的情况下，封不觉干脆再度开启了【灵识聚身术】，而【死亡扑克】也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哦？你竟然还能使出这种力量？”K3本性好战，他看到对手的这种斗志，自然也是兴奋起来。

三级衍生者，其智能上自然已经拥有了“性格”这种东西。虽然四柱神和他们的部下这种较为高位的、具备唯一性的怪物也有各自的性格，但这些都是系统“设定”好的。而衍生者的性格，就像人类一样，是根据记忆、经历等等因素，不断成长、改变而成。

K3并不是唯一好战的一个，他的这种个性在衍生者中较为普遍。对他们来说，战斗，就是你死我活。他们是待抹杀的实体化数据，不是什么死了以后能回登陆空间的玩家。就算面对再强的敌人，他们也只有一种选择，就是设法将对方消灭。

这种思维和行动模式，是某个比衍生者更高等的存在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如果衍生者是生命，那么自他们诞生之时起，杀光所有阻挡在前进道路上的阻滞，就是他们唯一的价值观，而且没有人能说这不正确。只有遵循着这种准则，他

们才能生存和进化……

“好……那就来吧。”K3神情亢奋地说道：“杀，或被杀，就是我们的宿命。你们想了解衍生者是吗？让你们那虚假投影的血流尽，便是最好的交流途径。”

第163章 进击的主角（十五）

K3恢复意识时，发现自己正以实体化形态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最后的记忆，是在一个废弃神社外的院落中，与两名玩家战斗着。

此刻，K3的眼前是一个金属质感的蓝灰色世界，他无法准确观测出周围空间的实际大小，因为距离感很模糊，远处的一片灰蓝究竟是墙壁还是地面，难以分辨。半空中有几缕一掌宽，如丝带般的绛红色的数据流漂浮着，其长度不明，一直延伸到天际，看上去似乎是可以穿透的无实体物质，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其形状会因折射而发生变化。在这个略显单调的世界中，这几抹红色作为点缀倒是不错，不过作为地标参照物恐怕是不行的。

这里有空气，也有风，温度大约在二十度左右。天空是青蓝色的，没有云彩，也没有日月星辰，天穹本身就在发光。听觉信号的接收很正常，除了自己的声音，他还能听见轻轻的风声。

“一切都正常吗？”一个稚嫩的嗓音在K3背后响起。

K3转身，却没看见人，他低头一瞧，才发现站在自己背后的是个小孩子。其身着一套连身的黑色衣裤，外表看上去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儿。

“你是……”K3在半数据层面上观察对方，吃惊地发现那小女孩儿所蕴含的“光”竟是前所未见得耀眼。

“X2-翼。”X2回道，“你还记得是如何来这儿的吗？”

K3道：“不记得了。”

“嗯……部分短期记忆数据没有完成转换吗……应该很快就可以恢复吧。”X2沉吟道。

K3道：“这是什么地方？”

“他们称这里为‘桌面’，里世界的一部分，也是最大的部分。”X2回道。

“里世界吗……”K3道：“难怪你的编号是2，还有那光……”

“现在你的编号也是2了。”X2说道：“你已经是K2-赤铁了。”

“呵……我终于来到二级了吗？”K2笑道：“不过我怎么觉得自己并未发生什么质的变化。”

“准确地说，是完全没有变化。”X2说道：“进入里世界，你的编号就可升级为2，但那只说明你具备了二级的基本条件，并不代表你已经拥有了二级的能力。”

“那要怎样才能……”K2的话没问完。

“先别急着考虑那个问题。”X2就打断了他：“你的损伤似乎比我预计的更严重，记忆回路没有正常复原的迹象。”她说着，略微歪过头，其眼中有数据流的光芒逐渐亮起，应该是正在观测K2的具体故障。

“放任不管的话……有一定几率将演变为永久性的冗余数据，已恢复的数据碎片与未恢复且无法读取的相同内容会产生部分重叠，可能引发一些非致命性错误，影响记忆回路的正常运作。”X2说着，伸出右手道，“把手给我，我来帮你回溯修正。”

K2把手放到了X2那小小的手心里，X2便接着道：“回想你来到这里以前最后的记忆层，稳定住，我来帮你读取。”

很快，K2的眼中也亮起了数据流的光芒……

……

“禅哥，你也有挂掉的觉悟了吧。”封不觉对梦惊禅说道。

“无所谓。”梦惊禅的思路一直很清晰，“我自己退，还要

受无法立即排队的惩罚，战死反而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么……你尽量跟上我的动作，配合我的攻击，我们与这位衍生者先生好好斗上一斗。”封不觉说道。

梦惊禅心说：让我跟上你？你开玩乐呢？你这样的我一打二都没问题啊，就你抡折凳那两下子？我会跟不上你的动作？

“我尽力而为……”梦惊禅没敢用吐槽回答，主要是怕封不觉一个不爽，把龙珠后半部的情节再搬出来扯淡一番，从目前为止的情况看来，这家伙绝对做得出来。

封不觉双掌一翻，死亡扑克在其手中如扇刃般展开，他瞬间洗出了四排同花顺，二十张扑克若烟花般爆散出一阵火光，随着封不觉双臂一展，四道如梭利影，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朝着K3飞袭而去。同时，封不觉自己的身影也化作一道血茫，疾如风驰电掣，从正面杀向了对手。

梦惊禅大吃一惊，撇开格斗专精和战斗技术之类的因素，仅看这速度，封不觉竟在自己之上。

“雕虫小技。”K3傲然而立，双臂擎开，斗气再燃。

双掌配合着气盾连续出手，轰出阵阵能量冲击，直接在半空中张开气幕，阻挡了死亡扑克的进击。霎时掌影漫天，似千似万。其招式底力之雄，威力之巨，纵使两名GM在场，也当叹为观止。

从10到A的四把同花顺，还未欺近K3的周身就被击散，化为流光碎尽。但封不觉本人已经杀到了K3的面前，他的指间只有一张牌，他也只需要这一张牌。

以爆炸般的速度挟杀而来，单臂斜斩。出手的刹那，快若惊鸿。但见牌茫划过，空中留下了一弯金色的璀璨。

这一招过后，封不觉立即凌空横跃，再度与对手拉开距离。

这短短数秒间，封不觉可谓灵术连出，攻击手段远近结

合，就连时间差也算在其中，可惜在K3绝对的力量面前，这攻击依然没能产生明显的效果。

不过，也并非完全没有效果。

一线红，出现在了K3的颈侧。他的视线斜着下移，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随即就看到了手掌上的鲜血。愣了一秒后，他笑了一声，“哈！好！再来！”他说着，竟还转头看了看梦惊禅：“这次，记得一起上。”

封不觉也正有此意，他可耗不起时间，现在自己连生存值补充剂都没有了，一旦生存值二度见底，灵识聚身术便不可能再开，到时候就只有挨打的份。

生存值从89%到1%，以每五秒减少2%的速度流失，即使不计战斗损耗，满打满算，封不觉也只有二百二十秒的时间。胜负，就在这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内揭晓。

第164章 进击的主角（十六）

梦惊禅抖剑而上，迅如烈风，招式刁钻奇诡，力量方面更是倾其所能。

封不觉化作虚影疾行，血影过处，牌茫连闪，其攻击强度此刻俨然在梦惊禅之上。

这二人都很清楚，面对眼前的衍生者，即使拼尽全力，也未必能赢，试探和保留都是毫无意义的。

两道人影杀招频出，K3以一敌二，依旧防得滴水不漏，丝毫不落下风。论底力，他倍于这二人之和；论身手，他有刀口上滚出来的功夫；论斗志，他经历的每一战都是生死相搏。

三人的缠斗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两名玩家暂时用这密集快速的猛攻压制住了K3，但他们却无法将对方击败。如果继续拖延，几分钟后，封不觉就会失去此间的战力，从而打破平衡。而率先变招，他们又没有那种余力。

“你有点慢了。”在这密不透风的攻防中，K3竟忽然语气惬意地说起话来：“也不够强。”他右臂猛然爆气，局部的气盾张开，竟将梦惊禅劈来的剑锋给震飞了出去。

梦惊禅只觉手掌一麻，继而有一股气劲窜到了自己的整条胳膊上，使他的剑不由自主得脱手而飞。

“你还可以。”K3又对封不觉道：“但战斗的经验和身手，一塌糊涂……”他闪身上前，用一个简单却又出人意料的动作闯入了封不觉身前右侧的空隙，一肘子对准封不觉的肋骨轰去。

好在有回音盔甲在，灵识聚身术带给封不觉的加成也让他在濒临中招之际及时做了个防御的姿势，这一记肘击虽然

将封不觉击退十余米，但他的生存值损失只是10%而已。

当然，这10%，就意味着灵识聚身术的持续时间又少了二十五秒……

“如果你们没有更好的表现，那这战斗就该结束了。”K3道：“我还有四个人要处理呢。”

“原来你的弱点是这个……”封不觉忽然冷笑一声，目光变得锐利而冰冷。

“你说什么？”K3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却是隐隐产生了一丝不安。

梦惊禅这时已把剑拾了起来，用左手抓住右手的手腕，稳定住了正在颤抖的胳膊，很显然，他也没有放弃，这一招的挫败，并不能让他认输。

“即使是衍生者，也不可能拥有无限的体能。”封不觉说话时，已然重整旗鼓，猛冲向前：“你的护身气盾也是需要体能来支持的，我已经看出来了……每当消耗达到一定程度时，你就会出一招明显强于当前水准的招式。”扑克从其手中连续飞出，没有组合，只求多点同时打击。

“能将对手杀死固然好，即使不行，对方也一定会被强招逼退，你便可趁隙恢复。”封不觉配合着数十张扑克，又一次突进到了K3的前方：“你的体能恢复速率，决定了你的行为模式。你出招越强，你就越接近失败，当你使出最强的绝招，就代表你已没有了退路。”

此处我来解释一下，K3的气盾是一种被动的防御技，当遭遇到强力的攻击（折凳敲后背显然算不上）时，会自动触发，将攻击的力道抵消，比回音盔甲更加厉害的是，气盾不止保护躯干，而是覆盖全身。而且即使敌人贴身发难，也能够正常触发。

另外，气盾也有主动释放的形式，之前K3也已经展现过好几次了，比如局部爆气、全身爆气、或用以增加远程攻击

的威力等等……

不过，这种方便且强悍的能力，自然是有消耗的。如果体能耗到30%以下，气盾的被动防御功效就会消失，这显然会让K3置身于危险之中，所以，他的战斗模式就是在体能到达临界点之前，以攻代守，扭转局面。

每当K3的体能值消耗过半，他就会用一手强劲的杀招。如封不觉所推测的，这样即使不能重创对手，也能将其逼退。接着，在对方喘息的时候，K3其实也在趁机恢复。而衍生者的生命和体力恢复速度，与玩家不可同日而语，那叫一个快。他们生来就是数据，剧本世界也是数据构成，对他们来说，回血回体能就好比是修真者吸收天地灵气，恢复速度至少在玩家的十倍以上。

封不觉回想上次遇到的X-23，也是三级衍生者，她和潘凤华雄对战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巨大的优势，只是稳扎稳打地就赢了。而这回遇到的这个家伙，好似是强得逆天一般，感觉就是GM来了也会被秒。

但封不觉终究是看穿了……这些都是假象。K3的战斗方式，是具有一定欺骗性的，让人觉得他可以无限地将招式威力提升上去似的。

“你这办法一定屡试不爽。”封不觉的扑克这次没有受到任何阻滞，从四面八方尽数击中了K3，只是后者身体表面的气盾仍在发挥作用，“你把‘气势’也变为了一种有效的武器……大多数人，面对一个越战越强的对手，都会有一种逐渐被压制住的错觉，这种感觉会迅速转变为对自身的质疑以及对你的畏惧。”封不觉说话间，灵光迸现的扑克已然割向了对方的咽喉。

梦惊禅也在此刻卷土重来，剑指K3的后心，悄无声息地倏然一刺。

锃——

还是这声音，剑身都被顶弯了，剑尖仍未刺穿气盾。这一剑已是梦惊禅全力所出，他虽未受到什么生存值的损伤，但这段时间要跟上封不觉的攻击节奏，体能消耗不言而喻。

而封不觉执牌的手腕，则是被K3一把擒住，甚至没能完成攻击。

“想法不错，连续攻击的战术也正确。”K3沉声道，他换上了颇为凝重的神色：“可惜你们的执行力不足。”他单手用力一扭，封不觉的右前臂被生生折断，并且直接被扯了下来，连骨头的横截面都能看到，血液当即飙射而出。

疼痛感的模拟很逼真，不过还是得到了系统的弱化，如果百分之百进行还原，封不觉恐怕得痛晕过去。

“如果换成那两名GM按照你的思路来与我对战，运气好的话，尚有一线胜机。”K3冷冷道：“当然，我严重怀疑他们是否能撑过我的杀招。”他把封不觉的断臂随手扔了出去：“至于你们……”他回身一踢，一脚印在了梦惊禅的肩上，后者满脸骇然、口喷鲜血，倒飞数十米后撞在了远处的一棵树上，“我说过了，他不够快，也不够强。”他又将视线移到了封不觉脸上，“你嘛……根本就不会战斗，事倍功半。”

K3右臂赤芒再现，以乌云吞日之势，将封不觉周围的血茫掩蔽。

封不觉的生存值很快就因手臂的重创和流血效应再度见底，奔着1%就去了。灵识聚身术应该还有最后的几秒钟可以维系，不过无论这技能是否在开启状态，封不觉都不太可能再成功躲开K3的下一击。

“你还不配让我使出最强的那招。”K3的动作，应该是准备再次使出赤龙拳焰，“刚才没能使出的这拳，对付你已绰绰有余。”他说得倒没错，要不是封不觉之前用了下鞭腿，这拳早该结束战斗了。

在这稍纵即逝的瞬间，封不觉的脑海中闪过了很多念

头：我要不要说句话让主角光环从身上转移走呢……再被他摧毁装备可不妙啊。或者干脆就退出吧，反正打也打够了，我也已经输了，虽然一开始就知道打不过他，但如此殚精竭虑地战斗，竟半点胜机都没能抓到，真是有点不甘心啊……

龙吟起，赤芒现，K3右臂上的红龙能量顺着拳锋激荡而出，朝封不觉当胸轰去。

封不觉的第一反应是，这下子该不会爆掉我的回音盔甲吧，这件防具我可才穿上不足一个剧本的时间啊……

砰——

能量撞在了一股无形的力场上，但是，那并不是回音盔甲的音壁，而是……

【您的灵能武器数据已更新】

【您的物品SCP-500已被消耗，目前储量为(19/20)】

“What？”封不觉在听到系统提示的同时，已然看清了眼前的壁障，那是一张扑克的金色虚影，尺寸和一扇门差不多大，愣是把K3的杀招给挡了下来。

【死亡扑克】的特效有三，分别为：

【特效一：无限（每隔五分钟自动生成一张已被损耗的纸牌，到达五十四张时即停止）】

【特效二：组合（攻击时按照一定花色组合出牌将提升威力）】

【特效三：寻灵（灵能武器将始终飞向主人欲攻击的目标）】

而此刻，第四个特效适时出现，并且被发动了，【特效四：盾“牌”（随机消耗十张牌，制造一面坚不可摧的护盾）】

这事儿还真不好解释，究竟是由于封不觉对灵能武器的熟练度上升，从而使特效出现，还是主角光环强制引导的结果，难说……巧合的是，死亡扑克经过之前那些消耗，加上

现在这十张的损失，正好仅剩下了一张。

而令封不觉更为疑惑的是，SCP-500的消耗是为甚？虽说这是万能药，但又不能回生存值。

“怎么可能……”K3这时也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封不觉顺着对方的目光，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的胳膊居然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复原。血髓、经络、骨头、肉芽、皮肤等等……颇为猎奇地自行生长，数据流形成的青光在伤口边缘浮动。这条被扯断的右前臂在十几秒内就重新复原，不过衣服的袖子没有出现。

看来SCP-500的强制消耗，就是完成了手臂的修复。

“你为什么就是不死！”不知为何，K3变得怒不可遏，他已不顾自身的体能值消耗状况，再次爆气，双掌呈X形一挥，十指交错间，便向前轰出了一道网状的气墙冲击。

封不觉的断手复原以后，流血效果也停止了，所以他的生存值还没奔到1%，在17%时就停了下来，这使得灵识聚身术的效果依然存在。

先前那招赤龙拳焰稍稍拉开了两人间的距离，封不觉又有了斡旋的空间，面对冲来的气墙，他来了个不太标准的鹞子翻身，向着侧方移出去，没想到……还真就闪开了。

“切……”K3啐了声，说道：“别以为你能一直侥幸避开，我也一直在观察你，你的这种高速状态，无法长时间保持下去。”

“哈？”封不觉痞气十足地回道：“这种事就不劳你费心了……在打倒你之前，我是不会解除这种状态的。”他这纯粹是死鸭子嘴硬，其实还有不到一分钟，技能就要自动解除了。

“给我死！”K3暴喝一声，踏足飞身而上，连出三拳，劲、疾、沉……这三连击力量、速度、能量兼具，是十分均衡且扎实的攻击。

【您的装备“M1911A1手枪”已损毁】

【您的装备“仇视之眼”已损毁】

【您的装备“机器人必须死”已损毁】

“靠！”这个字，封不觉脱口而出，反正他周围没有其他玩家，说了也就说了。

这回他的生存值倒是没减，因为这三拳都是致命攻击，于是就直接爆装备了……

K3可不知道对方行囊里的东西消失，他震惊地看着封不觉，看着这个硬吃三拳却纹丝不动的家伙：“你竟然还不死？”

“死？”封不觉的眼睛快要喷火了，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抄出了【马里奥的管钳】，对着近在咫尺的K3，冲着太阳穴就抡了过去……

乓乓乓……

K3竟然被管钳砸了个头破血流，他赶紧举起手臂去挡，但手臂也随即被砸伤。

“死！死！死！”封不觉一边砸，一边恶狠狠地重复着，“短时间内消耗过大了吧！哈？体能值低于气盾维系底线了吧！”他一顿猛砸加王八拳招呼了过去，以乱拳打死老师傅之势，把K3打得节节败退。

最初被当头重重砸了几下，让K3有点蒙了，他完全没想到对方在自己的三连击过后竟像没事儿人一样，一时间踉跄后退，被封不觉追着猛揍。

第165章 进击的主角（完）

且说适才梦惊禅一口老血喷出，胸口一闷，一阵眩晕，身体不受控制地被一股巨力扯着飞出老远，挂在了一棵树上。

待他把气儿喘匀，顶着痛苦的感觉，朝自己先前所在的方向望去，却看到数十米外……一个身穿紫色长西装的男人，正抡着一根棍状金属物，劈头盖脸地猛揍另一个穿着新手套装的家伙。

梦惊禅神情呆滞，嘴巴半张，木讷地从行囊里取出了酒瓶，往自己合不拢的嘴里倒了一口来压惊。

“嗯……这究竟是气流撞击所产生的幻觉，还是我喝醉了呢……”

另一边，神社前的院落中。

K3气盾已破，暂时也没有体能再使强力杀招。不过封不觉那看着丧心病狂的攻击，真要把这衍生者给打死，还是很困难的。从数据层面上说，这种攻击大约也就是1%血量的伤害能力罢了，况且不是每下攻击都能达到这个标准。

比较恶心一点是……这种持续的战斗状态，会影响K3的恢复速度，他想要高速回血回体能，就得设法摆脱封不觉的追打，至少在十秒内不要再和对方有身体接触。

此刻，封不觉的生存值，大概只能维持二十秒的灵识聚身术了，K3只要随便还一下手，封不觉八成还得爆装备，所以他才发了疯似的猛追猛打。

但K3也不会老挨打，就算没有气盾，他的体术水准还是摆在那里的，单论力量与速度，他也和灵识聚身术状态下的封不觉不相上下，难道就输在一把管钳上了？岂有此理！

“啊！”K3抬起右臂硬扛了一下管钳，这一下似乎把他给打骨折了，但他不顾那些，立即出左拳猛攻，意图将封不觉击退。

不料，封不觉竟是脚跟轻旋，侧身躲过了这拳，“拜你所赐，我现在的打架能力有点进步了！”他说着，转身反手又是一管钳，重击了K3的膝盖。

K3吃痛之下，一时站立不稳，单膝跪地：“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凭你的数据不可能在我的攻击下存活至今，这简直荒谬绝伦！”

封不觉用居高临下的视线看着对方：“这叫主角光环。”

“什么玩意儿！”K3厉喝一声，又突施一个扫堂腿。

封不觉骤然跃起，再度闪过，“所谓主角光环……就是……”他借着下冲之势，一拳袭来，“冲击的第一拳！”

K3鼻子中拳，颈部向后一扬，整个人都朝后方倒下。

“歼灭的第二拳！”封不觉抓紧这灵识聚身术最后的几秒，同时也是K3失去气盾大好时机，连续抢攻。

K3还没倒地，腹部又被封不觉握着管钳的拳头击中，他的身体像个弹起的捕鼠夹一样，头和脚向前蜷曲起来。

“抹杀的第三拳！”封不觉心满意足地将这三句台词讲完，在灵识聚身术解除前的一秒钟，十分解气地将最后一拳轰在了K3的脸颊上。

恐惧，在这时造访了K3，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血量在这不断的消耗中，也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而且此刻没有气盾护体，万一对方对自己的致命器官施以重击，那就意味着——死亡。他的实体化形态会死去，并立即转化为失去自主权的数据碎片，在剧本结束时，就会被系统彻底抹杀。

一抹金色的光芒闪过，果然，封不觉做出了对手最害怕的举动，他的指间夹着最后的一张死亡扑克，他的攻击落向了K3的喉部。

“真相只有一个。”封不觉手起牌落：“你已经死了。”

“我竟然……会在这种地方……”K3的双眼空洞而凄然，这一刻，他的眼中有难以置信、有恐惧、有愤怒，但更多的是一种悲凉。他已明白，终将降临的命运，还是来了。

“才怪！”封不觉手中的死亡扑克在紧贴对方脖颈时，却忽然停下了，他一字一顿地大笑：“哈！哈！哈！哈！”同时收起了灵能武器和管钳，退出几步道：“怕了吧！”

K3的额头上都是血，已经流到眼睛里了，但他还是一脸错愕地瞪大了眼睛，看着封不觉，一时间都没想到要从地上站起来。

“现在，有没有可能，咱们用语言文明地谈一谈。”封不觉说道。

K3狐疑地看着对方，慢慢从地上站起来。

封不觉倒是退后了几步：“我事先声明啊，你要是还想打……”

“不……你赢了。”K3说道。

其实封不觉刚才那句话的后半句是：“你要是还想打，那我也只能退了……”

“你想问关于衍生者的事情，我可以告诉……”K3说到最后几个字时，语速越来越慢，接着，他仿佛失去了说话能力般，只有嘴在动，喉咙里却没有声音出来。

一道空间裂隙，悄然出现在了K3的背上，从那道口子里，渗出了水银一般的物质，那些物质紧紧贴着K3的身体蔓延，从后背展开，到肩膀、腰部、腿部……站在近前的封不觉看得很清楚，那些水银介质的边缘，是如同鸟类翅膀般的羽毛状……意义不明。

封不觉也不太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这衍生者的某种技能？但从他刚才的语气神态来看，不像是准备继续战斗的样子。

被水银彻底包裹住全身的K3，没有挣扎或动弹，他的身躯被压缩转换为数据流，最后由那坨水银扯进了空间裂隙中，消失不见……

……

“原来如此。”K2眼中的光芒淡去，“你竟能直接将我从剧本里带到这儿来？”

X2把手放下，冷冰冰地回道：“这是特殊情况。”她很严肃地瞪着K2道：“其一，虽然那个剧本尚未结束，但你已经具备了进入里世界的水准；其二，我得阻止你，把关于我们的信息透露给人类。”

“哦？”K2闻言后问道：“难道二级衍生者们……时刻都在监视着我们这些三四级的同类吗？”

“这当然不可能。”X2回道：“观测是很困难的，更不用说把你强行带出来了……”她顿了一下：“我们监视的不是你，你只是凑巧出现在那里而已……”

第166章

【您已中途退出剧本，二十分钟内，您将不能加入任何队列】

【因中途退出，您无法获得任何奖励】

登陆空间中的显示屏上，就这么两句话。

在衍生者消失后不久，哥白尼和伽利略自然是察觉到了，他们兴高采烈地带着勇者无敌和叶纸回到了山顶，本来还想大赞封不觉用主角光环对付衍生者的战术高明。

结果封不觉告诉他们，那衍生者没有被消灭，而是自己消失了，在远处目睹这一过程的梦惊禅也佐证了他的这种说法。这下两名GM又愣住了，他们也不知道报告上究竟该怎么写，以前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衍生者从剧本中逃离的事情，这搞不好可是大事……

总之，众人也没有交流太多，玩家们就陆续退出了剧本。毕竟GM有一定的保密义务，假如有需要的话，他们可以找封不觉单独谈，没必要在秩序这种大工作室的成员面前讨论。

大约在退出剧本二十多分钟后，仍然在线的梦惊禅他们，听到了一个奇怪的系统语音提示：【您之前所在的剧本因不明原因的错误已关闭】

那是后话，先说此刻，封不觉可是相当郁闷。

姑且来看一下，这一个剧本过后，觉哥的数据变化。

称号：【剧情探索者】，13436/18000，技巧值：2637，游戏币：326800。

专精：通用D，器械D，侦查E，格斗D，射击D，医疗F，灵术E，召唤N/A。

行囊5/10：马里奥的管钳，手电筒，折凳SCP-500(19/20)，反重力弹射器。

装备：爵士之舞，死亡扑克（灵能武器），回音盔甲。

空间3/10：拼图牌-猴，拼图牌-墨镜，普罗晏比娜的吸尘器。

技能：【草率的维修】【灵识聚身术】【决胜千里】

花了近两个小时的游戏时间，经验、游戏币完全没有增加也就算了。这次的装备和技能损失，实在是伤筋动骨。两个血瓶不谈，就当是自己喝了吧，可那四件装备呢……

【仇视之眼】的装备条件是人物小于等于20级，且拾取后无法交易。这件防具再升两级后基本也就可以卖店了，封不觉还不算心疼。但除了这个以外，其余的几件，【凯西琼斯的面具】，那格斗专精加一级的神效果就这么没了。封不觉与K3-赤铁这种超强的家伙一场恶斗下来，自己真实的格斗专精也升到了D，假如面具还在，那么其特效：【装备时，玩家的格斗专精被视为比实际等级高一级，但不超过C级】就能让封不觉的格斗专精直接到C，那是多大的飞跃，比似雨都强了有没有？

还有，【机器人必须死】，就用了一个剧本而已，其刀下亡魂还不过是个位数，这刀自己就寿终正寝了，好歹是技巧值换来的啊！

另外，【M1911A1手枪】是封不觉唯一的枪械武器，他的上衣口袋里还装着不少弹匣呢，这也是游戏币买来的。弹匣是商店货，直接卖回店里可就亏大了，十分之一的原价都不到。挂拍卖吧……即使以七成价格挂上，也未必卖得出去，毕竟子弹还得和枪械对应才行。再说这种杂物，人家翻几十页都未必能看到，挂了也是送手续费。

他也只能自己安慰自己……面具没了就没了吧，现在的格斗专精不也是D嘛；钢刀没了也就没了吧，在剧本过程中不

也捞到237点技巧值了嘛，算是收回了一些损失；枪没了也就没了吧，子弹这点蝇头小利，扔店拉倒。哥现在反正有【反重力弹射器】了，即使这武器一次只能发射一个物体，而且在大多数剧本里掏出来可能会被NPC当成神经病，但好歹也算个远程攻击手段吧。万一那个剧本里有诺基亚专卖店什么的，配合我这件武器，高达来了都能拿下不是吗。

再说了，这个剧本的收获也不是没有，至少灵能武器升级了，死亡扑克现在有了四个特效，那距离第五个，第六个，还会远吗？何况还测试出了SCP-500的效果强大到足以修复残肢的地步，总体而言有得有失吧。

封不觉还在那儿自我说服着，触摸屏上忽然弹出了一条提示，他本来以为是GM来联系自己了，结果抬眼看去，发现是龙哥发来的通讯申请。

按下确定后，龙傲旻的声音便在通讯频道中响起：“嘿，疯兄，好久不见啊。”

“呵呵……其实也就几天而已吧。”封不觉笑着回道。

“对对，这游戏打得，时间观念都乱了。”龙傲旻也笑了笑：“我刚巧从剧本里出来，见你也在【空闲中】啊，怎么样，一起排不？”

“呃……其实我刚刚强退，现在不能进入队列。”封不觉回道。

“诶？怎么？你居然会强退？”龙傲旻疑惑道：“遇上非常坑的队友了？”

“说来话长，不提也罢。”封不觉回道，这八字的敷衍真言，可谓百试百灵。

龙傲旻豪爽地笑了几声，很识趣地没有继续问下去。

封不觉趁势转移了话题：“对了，龙哥，你记得似雨若离和悲灵笑骨吗？”

“记得，就是那个鬼屋剧本里的两位女侠是吧，她们加过

我好友的。”龙傲旻回道。

“她们，我，和小叹，开了个社团。”封不觉说道，“龙哥你有没有兴趣……”

“啊，不好意思，我已经有社团了。”龙傲旻没等封不觉把话说完，就知道了对方要提的问题，他一边婉拒，一边解释道：“我那社团里都是单位同事在一块儿玩，抱歉不能加入你们那边了。”

“哦，没事，不影响一起排剧本嘛。”封不觉回道，他也没觉出什么异常来，大多数人玩游戏，都会拉上一两个现实中的朋友，而网游在未来作为办公室中的一种交际手段，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不过……龙傲旻的社团，其实是比较异常的。他说社团里都是单位里的同事……倒也没错，不过并不是和他一个警局的同事。

龙傲旻最近被调入网警部门工作，而他的社团，很明显……是一个前哨站性质的机构。龙傲旻以前受过伤，出外勤有实际困难，让他坐办公室又有些屈才，于是……他被调到了这个颇为合适的岗位。

第167章

和龙哥稍微聊了几句，封不觉就下线了。反正他暂时也不能加入队列，正好趁这段时间到游戏舱外透口气，准备一下晚饭。

玩了一次2V2的杀戮游戏和一个不算通关的团队生存模式，时间也已经到了饭点儿。不过说是吃晚饭吧，本质上还是挂面而已……

听编辑说，录电视节目的报酬，这几天就会到卡里，不过“这几天”，到底指的是哪一天，完全没谱。

所以封不觉现在每回到吃饭的时候，就会本能地先来到电脑前，查一下银行卡里的钱增加了没有，要是卡里有钱，他肯定立刻在网上叫外卖。

当然了，这次查询的结果依然是……没有。

这里得提一下，封不觉，是没有信用卡的。在他那个年代，申请信用卡变成了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二十一世纪初，信用卡诈骗在众多经济类诈骗案中已经占到了80%以上的比例，其中利用pos机套现功能进行多卡诈骗的案例更是占到了九成以上。即使在第三代光脑出现后的全公民ID网络监管时代，这个比例还是没有明显的下降。

在POS机使用机制无法被改变或取代的情况下，政府便只能在信用卡的申请方面设立相关法规，进行一定的限制。虽说完全杜绝信用卡诈骗是不可能的，但更严格的管理显然收到了成效。

像封不觉这样的公民，说得好听点，是作家，说得难听点，叫无业游民，折中一点——自由撰稿人。

医保自己买，养老金自己交，至于买房什么的，呵

呵……

这种情况的公民，只能申请额度非常低的信用卡，而且同一个人名下不得超过三张。按封不觉的性格，自然是没兴趣去办那事儿，真遇到紧急情况，这三瓜俩枣的几千块钱，他直接去问别人借不就完了。

小说家这行，日子多半清苦，其中发了大财的人屈指可数，而绝大多数人，过得可能还不如封不觉。至少觉哥还能懒懒散散地养活自己，殊不知外面有多少抱着文学梦的热血青年，尚且过着一天不码字，下个月就得挨饿的日子。忍受着家人朋友的白眼，含着一口自觉怀才不遇的恶气，讲故事的热情渐渐变成了凑字数的习惯，对其他作者的态度则从欣赏转变为嫉妒和仇视，日复一日以这种浮躁的状态写作，最后待青春蹉跎，才发现入错了行……

社会的大环境，决定了写手们不得不向一些商业规则低头和妥协。这个世道，在任何一行想出头，奋斗是必须的，即使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往往也只能混个温饱而已。巨大的成功，只属于极小部分人。而那些奋斗了不成功，或者不奋斗的人，那真就是饿死，而且是耻辱地饿死，因为这年头已经没人会去同情失败者了。

写小说，也是要考虑现实生活的。金钱已成为这个社会衡量一个男人价值的第一准则。甭管这人是暴发户、富二代、还是贪官污吏，就算这人是个人渣，就算所有人都知道他的钱来路不正，就算他丧心病狂、心理变态，只要他一天没被关起来，照样会有人把热脸贴上去。

常言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无论哪个时代，道理没变。

和这个时代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孩子一样，封不觉也经常感叹自己生错了年代，往早了说，民国，应该比较适合他这号人混。往晚了讲，等到人类除了脑子以外的器官全部被机械取代，喝两升合成机油就能顶半年伙食的年代，他还能享

受一下真正的平等和谐。

但很可惜，他生活在二十一世纪，这叫活在槛儿上了。在这个时代，套用某电影中的台词：“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事是容易的。”其实现在孩子们的日子过得都不易……

封不觉也算是看得比较开的，就这么过吧。该煮面煮面，该吃面吃面，说不定哪天脑子里的不明阴影中有什么东西爆掉，一了百了；又或者爆完了以后让他化身变种人，从此飞黄腾达之类的……都是有可能的嘛。总而言之一句话，人要是对生活不太满意，任何可能改变现状的因素，都能成为值得期待的事。

“近日来S市空气质量有所回升，重度污染有望转为中度污染……”

“地铁九号线内扩建停车场计划因工程事故搁置……”

“十五岁少女为买新款手机于网络自爆照片兜售初夜……”

在煮面的时候，封不觉打开了电视，听着各种坑爹的新闻消息，麻木不仁地继续做手头的事。

忙活了十多分钟，他就把“晚饭”做完了，他又把电视关上，从冰箱里取出一瓶花生酱，坐回了电脑前，打着哈欠道：“新闻里好久没听到过好消息了，难道由于媒体公信力每年都降，他们自己都觉得正面报道会起到反效果了吗……”

封不觉除了新闻，基本已很少看电视节目，因为如今电视台最喜欢搞的节目就是找一帮人坐在那儿自曝家丑隐私，当着全市乃至全国观众的面吵架，从而博取眼球。一到晚饭时间，各个频道全是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想找个益智类节目都没有。而电视剧呢，就是杀完鬼子杀国军，杀完国军杀鬼子，封不觉真想给那些编剧写封信说：建议各位抽空写几个剧本对抗一下菲律宾人或者外星人，稍微换换思路，没准你们就火了。

他一边吃面，一边打开了梦公司的官网主页，本想直接

转到惊悚乐园的子页面去的，不料在主页的一角，瞥见了很有意思的消息。

“本公司第二款网游产品已在研发中，预计五月将发布试玩小样。”封不觉看着那条新闻念道：“游戏名暂定为……【疯狂思维】？类型为卡片对战。”

他咽下一口花生味儿的面条：“第一个游戏才闪电公测，竟然就发布新游戏的研发进度，这梦公司的各种决策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换成别的公司，在惊悚乐园这个游戏上没赚个盆满钵满，怎么可能去开发新作？这不是自己和自己竞争吗？”

这条新闻只有一行字而已，并没有放出相关的游戏截图或者更具体的信息，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叫标题党……不过这种手法却也成功吊起了不少玩家的胃口，当封不觉转到惊悚乐园的游戏论坛时，便看到有了不少讨论疯狂思维的帖子。

当然了，连官方消息都是无图无真相，玩家之间，那显然就是纯粹YY了。部分舅舅党还不知从哪里找了些乱七八糟的图片，冒充游戏截图，号称自己有内部消息云云。版主们似乎也懒得去管，今天是消息放出的第一天，浇灭玩家热情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做的，假消息多，说明玩家们感兴趣。

“江湖工作室知名玩家【狂踪剑影】疑似作弊。”封不觉很快就被这么个帖子吸引了目光。

这一条还是热帖，点击已经破了十万，回复则已经近百页了。

发帖人一看就是个马甲，名字全是英文字母，而且感觉是乱打的，论坛经验虽是不少，但翻一翻他过去的一些言论，除了水贴以外，不难看出这个帐号就是尸刀工作室的喉舌。

封不觉饶有兴致地去看了一下这个帖子的内容，对方说

的分明就是先前他所玩的那个剧本。

“我和我的队友从进入剧本开始，一直到输掉杀戮游戏，根本连对方的面都没见到。对方从一个封闭的地图环境中消失了，这个地图是有生存值持续消耗效果的，但剧情简介清楚地表明了，外面的地图有着更加严重的消耗效果！我在地图里待了非常久的时间，而且使用过不止一瓶生存值补充剂，请问【狂踪剑影】，如果你不是作弊，是怎么存活更久的？不要告诉我你的背包里全部都是生存值补充剂，或者告诉我你是个医疗专精的玩家，这话你自己都不信吧！”

这个帖子有很多地方没有说清楚，这也是故意为之……反正这种黑别人的帖子，最主要的就是把对自己有利的说辞讲出去，不利的就只字不提，或者淡化处理。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这家伙只提了狂踪剑影的名字而已，并没有点出疯不觉这个昵称。当然了，发帖者也没有提及自己和队友的ID，对隶属尸刀的事情也是只字未提。其理由很搞笑——“江湖工作室势力大，我怕遭报复”。

封不觉看得时候只觉得可乐，就算以不知情的、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帖子里有很多地方也是禁不起推敲的。再说，就算真是狂踪剑影作弊，你不联系客服举报，跑来论坛干什么？

这会儿封不觉算是明白狂踪剑影为什么会那么不待见尸刀的人了，这些游戏外的伎俩，算不上高明，但恶心人倒是足够。

再往下看，帖子的内容真是越看越精彩，也难怪会刷出那么多页的回复。有不少一看就是尸刀的论坛水军在里面捣乱，附和楼主的言论，比如写道：“是啊是啊，狂踪剑影有种就出来对质！大工作室的人就能随便欺负我们普通玩家吗？还是知道理亏不敢出来了？”

这逻辑真是莫名其妙，封不觉下线的时候看狂踪剑影还在游戏中呢，谁会知道你们这帮家伙输了一场杀戮游戏，就

立刻在论坛上兴风作浪啊。就算江湖工作室有人看到，通知了狂踪剑影，以那家伙的性格，估计也不会出来搭理的。狗咬人，人不能咬狗吧。要是一遇上马甲水军在论坛上骂街，某些大人物就得出来解释，那大人物们除了解释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另外也有不少被煽动的玩家义愤填膺地在那儿附和，明明在看帖前他们都不知道狂踪剑影是谁，也没听说过江湖工作室，看了会儿帖子就搞得有深仇大恨似的，人云亦云。

当然，持反面意见的人也有，还有提出质疑的，比如“楼主亮真实ID说话，怕遭报复也算理由吗”、“一面之词不可信”、“你确定那剧本地图没有别的机关？”等等。面对这些回复，尸刀的人自然是选择性无视，或者狡辩一下，或者就是张口开喷，说对方是江湖工作室的马甲……职业喷子水军嘛，这点职业素养是必备的。

一直往下翻，大概在三十几页过后，回复开始没营养起来，类似“坐等真相”、“我只是路过打个酱油”、“强势围观，可乐瓜子已备”这种回复多了起来，剩下的就是少数人在那儿你一言我一语地辩论。

这也是一般人浏览论坛看帖的习惯所致。至少50%的人，看帖从来只看第一页，绝不会往后翻，除非那帖子是直播或者全是美女图片，他们才会破例……剩下不到半数的人，最多也就只翻前几页，如果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他们也懒得看别人互相回复掐架。

只有不到10%的人，会把帖子一页一页翻下去，并实时刷新。他们有些是因为真的对内容和结果感兴趣，有些是关心自己的回复有没有被人反驳或是引用，还有些是因为阅读癖……

封不觉是可以用左手吃饭的，他不是左撇子，左手写字也困难，但他的左手可以使筷子。用左手吃饭，用右手操作鼠标，是他有意识练就的一门技术。正是这门技术，让他在

把眼前的挂面吃完时，也把帖子给看完了。

“嗯……不知不觉看完了呢。”封不觉其实很讨厌争吵，他觉得那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世界有公道，有真相，只是人们都不愿认错，不愿吃亏，所以选择了胡搅蛮缠，或是耍手段。

“果然不应该看的，影响心情。”封不觉端起碗，用纸巾擦了擦电脑台，随后去厨房收拾了一下。

他没有立即躺回游戏舱去，因为刚吃完饭，他想运动运动，比如……给宠物洗个澡什么的。

于是，他虎视眈眈地将视线转到了阿萨斯的身上。后者本来呈大字型趴在沙发上打盹，忽然像感觉到了杀气一般，一个激灵坐了起来，转头迎上了封不觉的视线……

第168章

封不觉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帮猫洗完澡，结束时，他的手臂上添了无数爪痕，而且自己反倒累得一身臭汗，不过好歹是搞定了。本来他还想再做点家务什么的，可经过这么一折腾，也就作罢。给猫洗澡这件事儿……作为饭后运动看来是太剧烈了点。

他坐到沙发上，想要喘口气儿。既然都坐下了，他便随意地打开了电视。既然打开了电视，又不想看售价998商品的广告，他便顺手转到了流媒体点播频道。既然都转过来了，好歹看点儿什么吧，于是他又点开了恐怖片电影列表……

恐怖片这玩意儿，是最爱拍续集的，看了第一集以后，甭管片子多烂，观众即使出于好奇，也会再去看看续集的情况，那心态大致上是：也许续集拍得不错呢？否则怎么会出第三集啊？

看完第二集以后，如果还是烂，观众又会想，那第三集又是什么情况？怎么还有第四集？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么坑爹的故事竟然还能继续？难道后面又有什么神展开？

总之……封不觉就这么一口气连续看了三部时长九十分钟的恐怖片，最后的结论是："我人生中的四个多小时又一次消逝在了烂片上。"

抬眼看了看钟，此刻是晚上十点半左右，现在登陆游戏，直接用睡眠模式，好像太早了点儿，用非睡眠模式呢……怕是遇到一个略长的剧本，打完就凌晨两点了，尴尬。

想到此处……封不觉的视线，又移到了电视屏幕上，"要不然我把第四部也看了吧……"

五秒后，他撩了自己一巴掌，打消了这个可怕的念头，随后躺入了游戏舱，以非睡眠模式登陆了惊悚乐园。

登陆空间还是老样子，封不觉出现在电梯里后，做的第一件事还是先看触摸屏上的社交选项。龙哥这会儿是下线状态，狂踪剑影也下了。小叹不在线，不过似雨和悲灵的名字倒是亮着的。能在好友名单里看到，说明她们也在非睡眠模式登陆的服务器里，可惜此刻她们已经是【游戏中】的状态了。

封不觉检查了一下系统邮箱，里面有一封私信和一封系统邮件。

他先打开私信，发信人是梦惊禅，邮件内容就一句话："疯兄若是赏脸，不妨加我为好友，有空来会议室中一叙。"

"什么呀？"封不觉自言自语道："不赏。"他直接删掉了邮件："不就是想从我这儿套衍生者的情报吗，最多就是想挖我去秩序。"封不觉确实猜得八九不离十，他也懒得当面回绝对方，反正梦惊禅收不到好友邀请或者邮件回应，自己也就懂了。

接着，封不觉便打开了系统邮件，这封的内容倒是个好消息。

邮件标题为：【致玩家"疯不觉"的补偿信】

点开邮件一看，竟然是一篇长篇大论，差点儿就需要翻页。

开头是一段客套话，一看就是公式化的开场白，什么"亲爱的玩家，由于剧本异常给你造成了不便"云云。扯了足足两三百字，才提到了一些比较实际的内容，就是说呢……先前那个剧本不得不由玩家强制退出而结束，因此会有相关补偿。

【由于经验和游戏币奖励机制的特殊性，很遗憾，您依

然无法从该剧本中获得相应的收益。因此，我们将两倍的通关奖励补偿给您，您可以得随机抽取两张可学习的技能卡。】

虽然那封邮件的最后写着，“如有疑问，请联系客服”这样的话，但封不觉也明白，进一步追讨，恐怕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何况这个补偿已经算不错了，若是贪心不足，搞不好连这都拿不到。

之前那个剧本，只是由于FLAG卡住才导致无法通关，而不是玩家们已经达成通关条件却没法儿获得奖励，这两者间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前者的情况，玩家能否通关还是个未知数，即使一切正常，他们也不一定能打完。

再说眼下的这个补偿，奖励的可是技能这种游戏中前期的稀罕玩意儿，想必秩序那边，也会欣然接受的，他们又没什么特大的损失，不过就是一个剧本的游戏时间而已。哪儿像封不觉，爆了那么多家底，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觉。

看完邮件，封不觉并未忙着去储藏室，他先去商城卖掉了口袋里的弹匣，700游戏币一梭的子弹，重新卖店的价格只有65点游戏币，也不知这笔账是怎么算的……

他又购买了三瓶容量为（中）的生存值补充剂，然后才去了储藏室，里面已出现了两根玻璃柱，他走上前去，将两张技能卡分别领出来，拿到手上查看。

第一张的技能是：

【名称：邪王炎杀黑龙波】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使用一次后消失】

【技能类别：灵术】

【效果：释放黑龙，吞噬你和你的敌人】

【消耗：生存值100%】

【学习条件：灵术专精E】

【备注：吃，或被吃……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解决个毛啊！不就是被吃了吗！”封不觉喊道。他的灵术专精，经过之前的剧本后，确实是小升了一级。眼前这个技能，妥妥儿的鱼死网破必杀技，作为一次性消耗型的技能，其发动代价竟然是全部的生存值，也就是说，放完以后，不管敌人死了没有，玩家自己是死定了。

而第二张技能卡，是一张珍贵无比的被动技能卡，只是效果有点儿猎奇。

【名称：炼冰术士的执着】

【技能卡属性：被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器械】

【效果：所有主动技能的发动成功率上升10%】

【学习条件：器械专精D】

【备注：W.W先生总是告诫我们，即使你是在制“冰”，但出于对化学的尊重，实验室中是连一只苍蝇都不允许存在的。】

“不就是海森堡吗！还炼冰术士？这技能是在暗示什么呀！”封不觉一边对这无厘头的备注吐着槽，一边果断地把这技能给学了……

第169章 卑鄙的我（一）

【疯不觉，等级18】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请确认。】

【已确认，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这次的说话声让封不觉略感意外，因为那竟然是他自己的声音。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一件可用的精良级装备。】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噩梦难度下的通关奖励确实很给力，上次平田那个剧本的通关奖励是一次抽两张拼图牌，这次更是直接拿装备。不过封不觉排这个剧本，主要还是为了消磨一下从十点半到凌晨这段比较尴尬的非睡眠模式游戏时间，对于通关前景，他自己都不太乐观……

【重叠的时空，死亡的游戏，无尽的恐怖，轮回的噩梦。】

没有片头CG，系统语音也只给了这一段莫名其妙的话，话音落时，封不觉已经立于一条走廊之中，并且可以自由行动了。

走廊的地板和墙壁都是木质的，感觉很厚实的那种木

板，不像能打穿的样子。走廊整体色调是褐色，不能说一尘不染，但还比较干净，至少没有霉腐味和大滩的脏东西。照明设备在头顶，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嵌在天花板里的顶灯存在。朝前望去，没有令人眼花的诡异壁纸，没有地毯，也没有装饰物或者门扉，这就是一条十分单调的走廊而已。

“啊……这形同虚设的剧本简介……”封不觉听完那句话就伸手去搜自己的口袋，如果此刻他的口袋里面凭空冒出一个walkman，而且里面有一段留在磁带上的留言，那事情就比较好理解了。

“你好，封不觉，我想和你玩个游戏。”

突然间，话声响起，还真就是电锯惊魂中那种标志性的、沙哑低沉的嗓音。封不觉循声抬头，看到了天花板和墙壁的夹角处，高度将近三米的地方，有一个摄像探头和一个方形的广播音箱。

“电锯门那个家伙又来了吗……”封不觉望着摄像头，一脸压力山大的表情。

那个声音停顿了一秒，便继续说道：“一直以来，你都将解开谜团视为一种乐趣，并坚信着任何游戏都终有规则和答案。

收集信息，展开推理已成了你的习惯和癖好，你自认为，除了不可避免的纯粹武力冲突外，只要肯动脑子，就能解决一切。

但是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未必正确。

此刻，一种毒素已经潜伏在了你的身体内……”

听到这句话时，封不觉顺势打开了游戏菜单，看到了自己确实已有了【中毒】这个状态，这和他上次遇到电锯惊魂剧本时是一样的情况。

“一旦毒发，你将直接被判定为通关失败，即使SCP-500也无法解除这种毒素。”那声音随即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瞬间

否定了封不觉在这一刻所想的第一个对策，打消了他吃万能药的念头。

“你共有九十二分钟的时间，去寻找四支独一无二的化学药剂，将这四支种药剂混合，即可得到解药。”那个声音这就开始宣读规则了：“在这段时间内，你会遇到一些人、目睹一些事，你的所见、所闻，都有可能改变你的行动，干扰你判断。”

封不觉这时已经用了【决胜千里】，想查看BOSS的资料，可是，什么都没显示出来……

“作为你的老朋友，我将给你以特别的优待，让你免于战斗因素的拖累，专心解谜。”那个声音最后说道：“现在，游戏开始。”

【您已获得特殊物品*2】

【主线任务已触发】

【寻找化学药剂（0/4）】

封不觉还在琢磨那句“老朋友”的意思，系统提示已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老朋友？”封不觉念叨着：“真是之前电锯惊魂里那个家伙？那个可以在两个剧本间传递任务物品的BOSS？”他转而一想：“嘶……不对啊，那个剧本里，我是扮演一个叫亚瑟·席格的记者吧，可这回他直接称呼我封（疯）不觉来着……名字都变了还说是老朋友？”

封不觉一边想着，一边打开菜单，查看行囊，想瞧瞧所谓的“特别优待”会是什么玩意儿。

结果……他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名称：一击必杀手枪】

【类型：武器】

【品质：传说】

【攻击力：？？？】

【属性：无】

【特效：必杀】

【装备条件：射击专精F】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这把枪拥有无限的子弹，其任何部件皆无法拆卸或装填。射击时，对当前目标只能、也只需要发射一枚子弹即可。只要大致瞄准目标，扣动扳机，子弹将必定命中，并一击必杀。】

封不觉看到这玩意儿时的第一个念头是：等剧本结束，一定得去惊吓盒子里瞅瞅这玩意儿的属性变化，以及售价情况……

而多出的第二件物品，属性同样令人震惊：

【名称：魂斗罗勋章*4】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传说】

【功能：可代替玩家承受死亡（无法交易、丢弃、或从行囊中取出）】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奇怪，为什么不是三十条？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

“喂……这是什么情况……”封不觉看完这两件物品，嘴角抽动着道：“这不是老朋友的问题了吧，亲儿子也不过如此了吧！”他顿了一下：“看这意思……这关卡就是纯解谜，而且难得像坨屎是吧……”

封不觉将刚才听到的话在脑子里稍微理了理：眼下情报不多，而且还有些莫名其妙的状况，比如说：这BOSS既然给

了我四条命，外加一把一击必杀的武器，却没想起要给我一个手表之类的计时物品吗？这可是整整九十二分钟，难道这家伙连我可以心算时间的事情都知道？等等……他好像连我行囊里有什么东西、以及那些东西的效果都知道，不然怎么会事先声明SCP-500是无效的？

封不觉没想太久，就抓紧时间向前行进了。从进入剧本，到听取规则，再到观察物品，进行思考等等，其实一共也就花了他五分钟不到。

本来呢……封不觉进这个噩梦难度单人本的时候，也没想着一定要通关，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那广播里的声音成功勾引……哦不，是勾起了他的兴趣。你可以说他是战斗力只有五的渣滓，他一点都不会生气，但你不能说他解谜不行，并且还送给他这么强力的物品，摆出一副“谅你也通不了关”的态度来。

封不觉这种阅读癖加推理癖的人，遇上这种挑衅，肯定得玩儿命。他断然要解开所有谜题，一路冲到那个BOSS面前，用藐视的眼神说上一句：“交出你的膝盖。”方能满足，方可罢休。

……

封不觉最初所站之处，背后是面墙壁，所以他只有一条路可走。

一路前行，大约又过了五六分钟，走廊中的景物还是毫无变化，周而复始地重复着。这个时候，无论朝前看、朝后看，都如镜像一般对称，若是玩家闭上眼转个几圈，估计就分不清从哪边来的了。

又行一段，走廊前方终于出现了一个略微开阔一些的空间。这是个扇形的区域，和走廊直接连着，没有门板隔开，穿过那个口子，两边的墙壁就朝着侧前方斜着延伸出去。

正对面是面弧形的墙壁，墙上每隔半米左右，就有一个

入口，共四个，这些入口倒是都有门框和门板，而且此刻都是打开的状态。四扇门的后方，都有一条和封不觉刚才走过的、一模一样的走廊。

“切……这算什么呀？我还以为会有多复杂的迷宫，多难搞的谜题呢，不就是四条路，通往四瓶药剂的所在吗？然后每条路的尽头设置一个房间，搞个密室自残游戏什么的，哼……有什么稀奇的啊？”封不觉语气不屑地说着，算是发泄一下颇为不爽的情绪。

可就在此时，他忽然听到了有人在奔跑的声音，仔细听，那是急促的脚步声加粗重的喘息……

声音从前方最左边的第一扇门里传出，由远及近，当接近到一定的距离时，可能是奔跑者已经看到了出口外有人站着，他便开始了叫喊，但喊得内容竟是：“全错了！你全错了！”

封不觉听着那喊叫声，感觉似曾相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一手掏出了管钳，一手拿着一击必杀手枪，可谓要伤可伤，要杀可杀，不管来者何人，准备干什么，至少不可能让自己损命。

但几秒后，当那个逃亡者从第一扇门后的走廊里冲入这个扇形区域时，封不觉愣住了。

那是一个穿着紫色长西装，身上多处沾血，且已遍体鳞伤的男人……而那人的长相，和封不觉一样。

【你会遇到一些人、目睹一些事，你的所见、所闻，都有可能改变你的行动，干扰你判断。】

先前听到的那句话在脑海中闪过……

“你……”封不觉此刻还是比较冷静的，眼前的景象一定有个合理的解释，这个和自己看似相同的家伙，很可能是幻影、或是机器人、复制人、某种具备模仿能力的怪兽等等……这是惊悚乐园的噩梦级剧本，什么设定都有可能发

生，甚至周围的一切又是某个精神病人的心理世界都有可能，没理由为此慌乱。

那个满身是伤的封不觉在见到这个封不觉的时候，却是没有露出任何惊讶，他好像知道对方就在此地，所以他才会在接近门口时就大喊出声。此刻，他又立刻开口喝道："你不要再……"

砰——

一声枪响，从第一扇门中逃出来的封不觉，被一枚从身后射来的子弹击中了，而且那子弹击中的部位偏偏是脖子，穿颈而过的一枪使得他在死前没能把"你不要再……"后面的内容给讲出来。

封不觉看着另一个自己被一枪放倒，赶紧冲上前去，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将SCP-500和生存值补充剂并用，看看能不能把对方救下，让他把话说完。

可没想到，自己第一步刚跨出去，还没来得及把物品从行囊里取出，那个中枪的封不觉就化为白光消散了。这另一个自己死去的景象，竟和真正的玩家OVER时是一样的……

"他只是幻觉吗？还是……"封不觉的思绪如风暴一般急转，【重叠的时空，死亡的游戏，无尽的恐怖，轮回的噩梦】这段话刹那间闪过，"……还是从另一条时间线上回来的我？"

他的视线从已然空空如也的地板上移开，望向了那第一扇门，此刻封不觉的视线和那扇门后的走廊呈一个大约一百二十度的钝角，他脑子里还在思索眼前这场追杀是怎么回事："假如死的就是我，【魂斗罗勋章】应该发挥作用才对……或许勋章的复活就是把玩家化为白光传送到别的地方？又或者，这个'我'已经把四个勋章全用完了？"

封不觉屏息凝神，倾听着那条走廊中的声音。他不敢贸然露头，因为对方用的武器是枪，而且枪法显然是神准，在

这个角度自己还算安全，可万一探出头去，没准就会……

“不对……如果那就是‘我’，为什么会死掉？一发击中颈部的子弹就能结果我吗？那个‘我’身上的补充剂用完了？而且生存值也已经见底了吗？”他念及此处，心中惊道：“【一击必杀手枪】！”

封不觉本能地将自己手上的枪握得更紧了：“难道开枪的也是我？”他又向前挪了几步，背靠着第一扇门旁边的墙壁，隐蔽在门边：“喂！开枪的那个！你是我吗！”他干脆冲那儿大喊一声，问出了一个听上去十分无厘头的问题。

这些走廊的传音效果有点古怪，即使很细微的声音也可以传得颇远，但说话声却只能传播到中短距离，而且不会造成回声。

封不觉又吼了一声：“就算你不是我，也回个话怎么样？”

没人回应他……

仔细聆听，从枪声响起到现在，那条走廊里没有发出过任何动静，包括射击者离开的脚步声。所以有很大的可能性，此刻在那条走廊里，正站、蹲或趴着一个人，手里举着枪，稳如磐石地瞄准着第一扇门入口处，就等着外面的人沉不住气探一下头，然后一枪拿下。

封不觉自己也明白，他刚才看到的人，未必就是不同时间线上的自己，很可能只是他想多了而已，或许那还真就是个用来混淆视听的幻影，而开枪者也只是个远程精英级怪物罢了。甚至有可能……那条走廊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射击者。枪声和另一个自己的死，只是一幕幻觉、一种戏码罢了，反正现在尸体都没了，四周也没有看到有弹孔，如何证明这些真的发生过？

“嗯……要不要看一眼，确认一下呢……”封不觉心道，但他又想到……万一，我的推测是对的呢？如果现在那条走廊里的真是未来的自己，那么……会怎么样？

“如果那个也是我，而且是不久之后的我，他就知道我即将做出的决策和思考的过程，无论我正向思考、逆向思考、甚至不思考，他都知道我最终会做什么。”封不觉的脑子里越来越乱：“嗯……可他为什么不和我交流，为什么要杀另一个我？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或者说我一会儿会经历什么事，从而导致自己追杀自己？”

“‘你全错了’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要再’干什么？”封不觉冷汗都下来了：“这位被干掉的帅哥，和那个把他干掉的帅哥，到底哪个所处的时间线比较靠后，哪个才是在做正确的事？”他从玩游戏到现在为止，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困境，仿佛怎么考虑都不对：“呵……呵呵……”十几秒后，封不觉冷笑起来：“能把我给难住的，还是只有我自己啊。”他发表了一句非常自恋的言论，同时下定了决心，收起武器，喊道：“不管那儿有没有人，是不是我，我现在向你投降。我会慢慢走出来，如果你想和我交流，我们就谈谈，如果你觉得必须要杀我，那就动手！”

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挪向了那第一个入口，在这种时刻，他选择了相信自己，他相信现在的自己所作出的推测，也相信未来的自己所作出的决定。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有【魂斗罗勋章】在身上保底。

这会儿封不觉貌似有点领会了，他为什么会得到四个勋章和一把手枪。恐怕这些只是此剧本通关的基本条件而已……

第170章 卑鄙的我（二）

封不觉并不担心被一枪击毙，在拥有四枚魂斗罗勋章的情况下，前四次死亡，都只是一种消耗而已。目前来看，除去断线或者强退这种原因外，这个噩梦难度的单人生存剧本，只有两种失败可能：第一，用完所有勋章后，第五次被杀；第二，正如之前广播里的BOSS所说："一旦毒发，你将直接被判定为通关失败"，即在时间走完九十二分钟的那一刻，宣告失败。

总之，不管前方的第一条走廊里有什么在等待着封不觉，最坏的结果，也就是死一次而已。能直接导致通关失败的因素根本不存在，当然了，如果真有，那该因素就是个完全未知的失败FLAG了。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也很不合理，就好比你玩超级马里奥，游戏说明上写着，掉进坑里或者时间走完就死，结果你刚出门顶了第一个问号，那个问号竟然爆炸了……很显然，这就变成另一种性质的游戏了……

封不觉举着双手，稳健而坚定地向前迈出步伐，将身体转到正对走廊的角度，站在了第一扇门的门口，由于在喊出话后，仍然没听到任何回应。他已做好了迎面而来就是一发子弹的心理准备，可令他意外的是，眼前的走廊里根本没人。

没有射击者，也没有凶器，走廊里空空如也。

或许开枪的人是在目力不可及的极远处进行射击的？而那枪声一直通过走廊传到了这边？封不觉如是想道。

如果是这种情况，对方用的肯定不是一击必杀手枪，因为这枪不可能对超出使用者视线的目标发挥作用，否则持枪人拿着这玩意儿对着天上或某条空旷的走廊里随意开火，不知道会有多少远在天边的人躺着中枪了。

至于射击者到底用了什么武器……按照距离来说，狙击枪有很大嫌疑，但人的脖子要是真被那种口径在十二毫米以上的狙击弹击中，绝对不会是刚才看到的那种穿透并爆血花儿的效果，应该是整个头掉下来才对。

可一般的枪，怎么才能达到这种射程和精准度？难道说对方给一击必杀手枪装上了远距离瞄准镜？或者射击者有个类似鹰眼的超远距离观察技能？

另外的疑问是，如果对方真是在超远距离射击的，刚才封不觉的喊话他一定全然没有听见，那么……此刻他正在干什么？他是否还停留在原地，并看到了来到门前的封不觉？还是说他在杀完人以后就放下枪开始移动了？如果是移动了，那他现在是往这儿来了，还是朝着走廊另一边离开了？

“如果对方能看到我，而且他就是我，那他应该能注意到我和刚才的那个，不是同一个封不觉。而如果对方分辨不出来，很可能误认为第一枪没有奏效，那理应已发动第二次射击了，可是他没有……难道是他的技能或者武器在冷却？”封不觉思考着，“不对……不是这样。”

他放下手，不紧不慢地穿过了第一扇门，一边向前挪步，一边仔细地观察眼前走廊的地板、墙壁和天花板，试图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封不觉推翻了远程射击的假设，虽然那个假设可以解释为何刚才他只听到了一个人逃跑的脚步声，以及枪响后的走廊里为什么没有再传来任何声音，但是……这种走廊里空无一人的状况，很显然还有另一种解释，一种更为简单的，也是现阶段看来更为合理的解释。

“都是幻象而已吗……”封不觉道：“刚才的那个‘我’，以及那声枪响，都只是我在视觉和听觉上得到的信息，现在没有尸体，没有弹壳，连地上的血迹也化为白光消失了……”他回过头，又看了看那个扇形的空间：“那句‘全错了’和‘你不要再……’是在暗示我，走这条路是错的，不要再前进了？”他摸

着下巴道："那反过来想的话，我应该无视这种影响，就从这条路走咯？"

他实在是找不出周围的异常，这条走廊和他先前走过的那条一样，没什么显著特征，每一段都是一样的，地板上也不会留下脚印。他快步走回扇形的区域，停留了十几秒，没有任何FLAG被触发的迹象。

看着眼前的四扇门，四条路，封不觉沉吟道："通常的思维是，四条路各通向一瓶药剂的所在，但假如是另一种情况呢……假如只有一条路是正确的，可以通往四瓶药剂的所在，而另外三条都是死路呢……"

他挠了挠头，"亦或者……有两条路通往药剂？另外两条是死路；或者有三条路都是正确的，只有一条是死路。"他又将视线移向了第一扇门："刚才的东西，究竟是提示，还是干扰，是我对重叠的时空这句话想多了，还是……"

"呵……"封不觉抬头望着天花板，"在布景这么单调、提示这么少的剧本里，到底要我怎么样啊……"

虽然从本章开始至此，觉哥的思考过程和行为已有一千多字，但实际上，他只花去了两分多钟而已，简化成一句话就是：闪身到门前，脑补，前进几步，脑补，回到扇形空间，再脑补。

从剧情简介完毕，封不觉获取行动能力的那一秒算起，至此已过了十七分钟，而从他听到广播里说出"九十二分钟"这个关键词时算起，是过了十六分钟。二者差距不大，无论是以哪种为标准，这一分钟的时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眼下，姑且可以将寻找四瓶药剂的所需时间平均划分一下，那么九十二分钟，恰好能分成四段二十三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平均每二十三分钟，封不觉就得找到一瓶药剂，这样才能保证在毒药发作前合成出解药来。

他现在连第一瓶药剂的影儿都没瞅见呢，在此耽搁下

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他一转头……走进了第三条走廊里。

第171章 卑鄙的我（三）

我们有时会看到，在一些竞猜类综艺节目上，主持人玩儿的一种花样。比如，现场有三块挡板，主持人告诉参赛者，其中的一块挡板后面，是一辆崭新的汽车，而另外两块后面什么都没有。然后，他让参赛者选择一块打开。

参赛者选择了第一块挡板，而这时，知道哪块板后面藏有汽车的主持人，来到了第三块挡板前，打开了它，后面什么也没有。接着，主持人走向参赛者说，“你现在还是要选择第一块挡板吗？要不要改变你的选择？”

大部分人，不会改变选择，原因只是偏执或恐惧，认为主持人在使用逆向心理，试图让自己掉入圈套。但实际上，无论车在那儿，撇开情绪的因素，以统计学为基础，依变异数的改变而做出选择，就应该去改选第二块挡板。

封不觉没有进入第一扇门，是经过了多重考虑的，无论之前看到的是时空重叠后的自己，还是单纯的幻觉，无论这是一种干扰，还是一种提示。选择进入其他的走廊，找到药剂的可能性并没有降低，而遇到危险，或者说“选错”的概率，却比走入第一扇门要低。

对其他路径的优先探索，还可以作为对第一条路中所发生情况的佐证，等收集到了更多的剧本信息以后，或许就能更为准确地解释之前那一幕了。

嗒嗒嗒……频率极高的脚步声。

封不觉在进入第三扇门后，就在走廊上奔跑起来，他跑得极快，身影如一头紫色的猎豹，掠过走廊。他心里有数，在这种千篇一律的走廊里，不能再耽搁时间了。

第一个二十三分钟眼瞅着就快走完，他还一瓶药剂都没

找到呢。即使在找到药剂以后，他八成还得花时间去解开几个电锯门的游戏。那种游戏可谓提神醒脑、强身健体，若是在现实中玩，除了会造成永久残疾和心理阴影以外，还有很高概率会死人。而在惊悚乐园里，拿眼下这个剧本来说，玩得不好，轻则生存值或时间大损，重则魂斗罗勋章献上。

【爵士之舞】没有在上一个剧本里被爆掉，对封不觉来说可谓不幸中之大幸，这既提升跑步速度又减轻体能消耗的神效果，在这会儿能帮他抢出不少时间来。

“诶？”封不觉跑着跑着，看到前方走廊的一侧，竟然冒出一扇门来，一扇木质的，看上去颇为老旧的房门。

这是在走廊的中段，前方的路还不知道有多长，不过这走廊里存在房间，还真有点出人意料，原以为这些单调的走廊只是消耗玩家时间的通道，连接着不同的FLAG所在地而已，不料在这半道儿上其实也是有一些设置的。

封不觉毫不犹豫地停在了房门前，伸手去拉门把。他肯定得进去，万一里面有一瓶药剂呢？谁也没说过药剂一定在走廊的尽头啊，再说这走廊有没有尽头，尽头有没有药剂，都得打上个问号，和眼前这扇门后面会冒出什么来一样，皆是未知。

门被打开了，很安静，没有封不觉想象中那种木料“吱呀”作响的声音。屋里面很暗，走廊的灯光到了门口就被黑暗吞没。封不觉没有急着进去，他取出手电筒往里照射，先看清了内部的状况。

这是一间空荡荡的小房间，没有任何家具，角落里堆着一些空纸盒和大篮子，房间里面竟然还有一扇窗户，不过被一层铁板严严实实地封着。房间里没有其他门，地上也没有铺地毯。地板和外面的走廊不太一样，显得非常破旧，而且凹凸不平，还有些斑斑驳驳的印迹，看上去是虫蛀造成的。

这个房间里藏着什么线索或者物品，还很难说，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里面没有人，也没有可以供人藏匿的地

方。

封不觉略微观察了十几秒，便跨步走了进去。

当他双脚都跨入门扉，整个人都置身这个小房间中的时候，一种强烈的寒意攫住了他，那感觉就像是冬天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衫站在冰天雪地之中，这寒冷是如此真实，绝不是什么心理因素导致的。

“嚯……这什么空调？站在门外一步的地方还是常温来着……”封不觉反正也不会害怕，他还是轻松地自言自语着。

他举起手电，正欲环顾四周的角落，看看屋外看不到的死角，这时，他身后的房门自己动了起来，正如打开时一样，静悄悄地关上了……

“又关门？”封不觉似乎对这种进入幽闭空间后遭到关门杀的情况有点不耐烦，他转身过去拉住门把，奋力转动，企图把门打开。

结果……还真就失败了。

门被关上后，封不觉无异于身陷囹圄，而且屋内的寒意变得更盛。封不觉拗不过这门，自己还弄得气喘吁吁，手电筒照出了他口中呼出的阵阵白气。

“好吧好吧……这是个浪费时间的陷阱，解谜了才能出去对吧。”封不觉摇着头，快速转身，颇为无奈地开始了地毯式搜屋。

他看了看四个墙角，都很正常，没有东西，随后他就走向了屋角的那几个废旧纸盒和空篮子，就在这一刻，封不觉忽然感觉到了什么……

他意识到，有一双眼睛，正在高处凝视着自己。

封不觉慢慢抬起头，同时也将手电的光线向上移去，随即便看到……在天花板正中，有一个空气形成的暗影漂浮着，其外形并不很清晰，好像是人的影子。它的身体紧贴着天花板，好像可以把光线隔离或是吞没似的，当手电的亮光

照到它时，光圈在它的身体周围被分离了。

封不觉神情平静地凝视着这家伙，而它也俯瞰着封不觉，这诡异的氛围持续了没多久，那暗影便逐渐淡化、消失……

谁料，就在它完全消失后的三秒左右，突然，两道幽蓝的光束从上方射过来，正是那暗影的眼睛所在的位置。

随便换个正常人站在这里也得被吓一跳，可封不觉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连手都没抖一下，有气无力地说道：“你丫一惊一乍的……还挺活泼啊……”

这时，那暗影从上面扑了下来，封不觉急退一步，轻松避开，并取出了【一击必杀手枪】，指着对方道：“你想作甚？”

那暗影渐渐由一种虚无的状态变得清晰真实起来，他成了一个黑色的人形物，长得跟那帮栽在柯南手上的凶手似的，只不过这货的眼睛是蓝色，而且他的身体上，还有一种诡异的褶皱，隐隐可以看到血一般的液体在褶子里流淌，仿佛这家伙的血管长在体外，而且是透明的。

“你会讲鬼故事吗？”那暗影开口了，听声音像个中年男人。

“你……哈哈哈哈哈……”封不觉也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他忽然觉得这一幕好笑至极，这句话更是直戳他的笑点，大约过了十几秒，他勉强控制住情绪，说道：“我警告你，我赶时间。”

“讲个鬼故事吧。”暗影又说了一句。

封不觉把枪给放下，他不是担心一击必杀手枪打不死这货，只是担心打死了这货可能会导致自己被困在这间屋里出不去，“我若是讲了……有什么好处吗？”他问道。

别看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随意的问题，其实封不觉考虑得很细致，他没有问“讲了你就能让我出去吗”，而是问“有什

么好处”，这样对方的回答就有了更多可能性。假如这间房间的FLAG就是讲故事，然后才开门，那怎么问都一样；但假如讲了鬼故事后，除出去以外还有别的好处，那封不觉的问法就能事先获悉全部的奖励。

“要是能吓到我的话，就让你出去。”暗影回道。

“那我一枪崩了你，再出去，岂不省事？”封不觉没有举枪，他只是在用语言试探。

“嗯……”那暗影居然在考虑，“好吧，如果你讲的故事吓到我，我不但放你出去，还会直接送你到这条走廊尽头的‘牢房’去，你刚才是在朝那儿跑对吧？那条路可是很长的。”

这么一说，封不觉就全明白了，用枪搞定它，也能出去，但在这里耽搁的时间是回不来了。而讲故事的话……虽说还得再搭几分钟进去的样子，但那样可以直接到达走廊尽头。说不定反而能节省一些时间，天知道后半段走廊还有多长……

“好，那我就讲一个。”封不觉对这事儿貌似是轻车熟路，他用手电筒的光，由下而上照着自己的脸，用一种阴森森的语气和低沉的嗓音道：“从前，有一个出租车司机……”

看到这里，我想大家也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封不觉会被禁止和小朋友们接触……

“……他经常要工作到很晚，某天，他经过一条比较陌生的路时，看到前方有一个白衣女人朝他招手……”封不觉挑了个不算长的故事，虽然以他说书先生般的功力，要讲个一小时的段子，甚至是构思一本短篇恐怖小说并口述出来都可以，但这会儿，他自然是把篇幅控制得越短越好：“司机没有多想，他把车停下了。

那女人打开了后排的车门，坐到了车上。她的体重似乎非常轻，上车时，司机都没有感到车子有任何起伏变化。司机一边问她，‘您去哪儿？’一边将视线挪到了后视镜上……”

第172章 卑鄙的我（四）

本章中出现的鬼故事，改编自梦野久作的短篇故事——《吊死尸》，如有雷同，不是巧合。

……

“最后那女的掉水坑里去了？”暗影竟在这时打断了封不觉，问了这么一句。

“哈？你居然听过？”封不觉道。

“我想听的是可以吓到我的故事，而不是冷笑话。”暗影回道。

“嗯……”封不觉长嘘一口气：“那我换一个。”这种故事他脑子里有的是，让他举出百八十个来都没问题，“要吓人对吧……”他心里又在念道：不过话说回来，这家伙自己明明就是鬼怪，却让我说鬼故事，这莫名的笑果真是……

这回封不觉貌似是准备认真点说了，故事越短越好，而且要恐怖，在有限的篇幅下，纯粹用语言的力量让别人觉得害怕，其实还是颇有难度的。

“那天，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封不觉忽然像精神分裂了一样，换上了一种很诡异的神情，而且用第一人称开始了讲述：“我的眼前有个喷泉，我看着水柱高高擎起，再落下……傍晚的晴空让人感到些许寒意。”

那暗影一言不发地听着封不觉的讲述，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觉哥还真是相当入戏，他以“我”自称的样子，也颇具说服力。

“我一边倾听着喷泉的水流声，一边摊开了手边的两三张晚报。但不管是哪家报社的新闻，都没有我期待看到的消息。”

封不觉呼出一口白色的雾气："大约在两周前，有一个女孩，曝尸在了郊外一个废弃的空屋中，我要找的正是关于这件事的新闻报导。"他的嘴角浮现了一丝怪诞的微笑，"我和这女孩彼此相恋也有一段时间了……记得那天，也是一个傍晚，前来与我幽会的她，梳着桃瓣型发髻，还穿着校服、短裙……那样子太过美丽了，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

封不觉说到此处，露出了狂热的眼神，呼吸也变得急促，嘴角还有些病态地抽搐了几下："于是……我几乎是下意识的，将她带到了郊外X平交道附近的一间空屋里，然后将这惊慌失措的女孩给勒死了。"他停顿了一下，瞪大的双眼，迎上了暗影的目光："那让我感到如释重负……假如我没有这么做的话，我肯定会发疯的，呵……呵呵……"他笑了几声，笑声中透露出一种满足的情绪，仿佛仍在品尝那一刻的快感。

"我解下了她的腰带，把她挂到房梁上，将现场伪装成上吊自杀的样子。"封不觉继续说道："虽然事后我若无其事地回家了，但从那天以后，我每天傍晚都会来到这个公园，买上两三张不同的晚报，坐在长椅上翻看……"

封不觉冷笑一声："'年轻女孩上吊自杀'，我期望着能看到这样的新闻标题出现。"他忽然伸手，朝着身边的空气抓了一下，就像那儿真有什么东西似的："忽然，我看到了，在我脚边的地上，有一张报纸，那是张别人丢弃的旧报纸，在某版的中央，刊登着三段大标题。那些文字如电流般射入我的视线……

空屋里的不明尸体。

在X平交道附近的一处荒废空屋中，发现一具死亡时间约两周的残骸。

死者为公司职员打扮的年轻男性。"

封不觉的脸上，此时已是一种鬼一般的可怖神情："我抓起报纸，发疯似得奔出公园，鬼使神差地来到X平交道，并站在了那废弃的空屋前。

我慌张地四处张望，确定这案发现场没有任何人来过，这才打开大门进去……

屋里伸手不见五指，我摸索着找到了悬挂尸体的八叠间，擦亮火柴一看……”

封不觉用手电筒照着自己的脸，向前凑了几分：“腰带从梁上垂下，那儿吊着我的尸体。同时，从我身后一片漆黑的地方，传来了那女孩的声音。”

“哦呵呵呵呵……你终于回来找我了……”封不觉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

他几乎在一秒钟后就变了脸，恢复了自己平时的神情：“怎么样？”

“呃……”暗影那双发出幽蓝光芒的眼睛，光芒变暗了一下：“我觉得你本人的前后转变之快，比故事的情节更可怕……”

“少废话！”封不觉说着就再度拔枪：“从我进来，到现在，已经浪费七八分钟了（此刻的总时间已过二十六分钟），你要是还让我说……”他的后半句就是，你还想听，就听听枪响吧。

“好吧，我带你去牢房。”那暗影没等封不觉把话说完就回道，他举起一根手指，“不必担心接下来你看到的，那些都是无害的，所以不要试着去挣扎。”

NPC的这句话确实很有必要，若是它不事先打一下招呼，封不觉肯定会对马上要发生的状况进行激烈反抗……

下一秒，暗影的指尖亮起一点白光，光点渐渐化为光球，接着，无数古怪的小东西从那光中游弋而出。那些东西的颜色和质感就像没壳的水煮蛋，不过大小和形状，更接近于昆虫的幼虫，惨白且丑恶的那种幼虫……

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多，像漩涡一样呈环形在半空游动，虽是成群行动，但每个个体似乎都有自己的意识，这些半透

明的、柔软的乳白色生物，灵敏地互相追逐着、互相吞噬着……看似杂乱无章，实则乱中有序。

封不觉觉得这像是在观看显微镜下的一滴水，不过他也没看多久，恶劣的状况就发生了，那些东西从半空游了过来，围绕着封不觉转起圈来，越来越密集，越来越迅速……

它们开始接触封不觉的身体，在他的身上蠕动，集结……直到将其整个人都覆满，眼耳口鼻全部都被遮住。

正当封不觉感到情况有点失控，怀疑自己是不是上当了的时候。他却顿感周身压力一松，寒意消失。眼睛虽然紧闭，但已可以感觉到眼前的环境变亮了。

他睁开眼，便看到了……

第173章 卑鄙的我（五）

封不觉站在了一个正圆形的房间里，这屋里的灯光柔和而明亮。他正对着的方向，有四扇铁栅栏门，门后应该都是囚室，不过门内却连一丝光亮都没有，囚室中是否有人或东西，还是未知数。

而封不觉背对的方向，同样有四扇门，那一侧的景象，和他在通道另一端看到的扇形区域如出一辙，他不禁有一种被耍了的感觉，难道说……其实无论在对面怎么选，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这四条走廊，全都通往这个“牢房”？

“啊，你又来了。”说话声响起。

在那四个牢门前面，也就是这个圆形房间的正中间，摆着一张书桌，说话者正坐在书桌后的椅子上，看着封不觉。

那是一张木质的大书桌，看上去是十分高级的木料所制，桌子的细节非常考究，桌角的弧度、抽屉把手的打磨、以及那些边边角角上修饰得恰到好处的雕刻，都显得精巧华贵，气质不凡。

这样一件家具，如果是在现实中，绝不是封不觉这种收入的人群可以买得起的东西，其价格没准比游戏舱贵两倍以上。要知道，早在二十一世纪初，纯木制的家具就已经是稀罕货了。老百姓能买到的家具，基本都是碎木屑压制的木板做成的，还有不少是有毒或致癌材料做成的，反正商家照样敢冒充木家具拿出来卖。而到了封不觉所处的时代，石油危机、坏境污染、森林变沙漠这些问题，更是让许多与自然资源有关的商品都成了奢侈品。像眼前这样的书桌，性质和恐龙、飞碟、不化妆的美女差不多，都是只能在游戏里才能有幸得见的玩意儿。

“什么叫……‘又’来了？”封不觉看着眼前的家伙道：“另

外……为什么你会说话？”

“为什么我就不能说话？”对方回道。

“嗯……让我想想……因为你是只兔子啊！”封不觉看着对方那张兔脸，装模作样地念叨了半句，随后就吼了起来。

坐在桌后与封不觉对话的那个家伙，还真就是只兔子，确切地说，是一只大小和袋鼠差不多的巨型兔子。它身体的关节和真正的兔子不太一样，外形显然经过了拟人化处理，它可以“坐”在椅子上，并且用那不算很长的手去拿东西。它还穿着白色衬衫，黑色西装马甲，甚至还有领结，就是没有裤子。

“异界的旅行者，你真是太没有礼貌了。”那兔子的嘴上，有两撇向两边弯曲着翘起的小胡子，鼻子上还架了一副眼镜，“吾乃伟大的【时间之主】的忠诚仆从，守时的、睿智的、优雅的、英俊的……”兔兄说到此处，还用它的小短手捋了捋自己头上的那对大长耳朵：“让恶徒们闻风丧胆的……拉比特大人！”

封不觉一巴掌摁在了自己的前额上，向下抹了把脸：“呵……呵呵……真是好名儿都让兔取了。”

“是拉比特大人！不是兔子！”拉比特纠正道。

“好好好……”封不觉不想跟兔子一般见识：“拉比特大人，你有药吗？”

“你有病啊？”

封不觉额头上青筋都爆出来了，他此刻是一种喜与怒交加的复杂情绪，“我中毒了，要找四瓶药剂，你这里有没……”

“有啊。”拉比特没等他说完便回道。

“哦？”封不觉刚想问对方怎样才肯把药交给自己。

拉比特又补了一句：“不过不能给你。”

“你想怎样？”封不觉问道：“我没带胡萝卜知道吧。”

“谁说要胡萝卜了！”

“大白菜也没有啊。”

“你小子适可而止啊！”

“如果你希望体验一下被人从帽子里提溜出来的感觉……”封不觉继续用兔子梗挑战着对方的忍耐限度：“只要你找得到足以容纳自己的巨型礼帽，我可以配合。”

拉比特努力做出一个严肃的神情恐吓道：“我表弟要是在这儿，现在你的鼻孔里恐怕已经被插上两根雷管了。”不过无论怎么看，它的脸都没什么威慑力。

“你表弟是兔八哥？”封不觉回道。

拉比特捏着拳头，磨着兔牙，忽然喊道：“奥尔登！”

刚才小黑屋里那个双眼发蓝、身上有外露式血管的暗影在这一秒，猛然出现在了拉比特身旁，并回了一句：“什么事？”

“这个是七十七分钟出现的，是从你那儿传送过来的吧？”拉比特问道。

奥尔登回道：“是的。”

“跟他解释解释走廊的作用。”拉比特道。

“哦。”奥尔登应了一声，然后转向封不觉。

封不觉听到“七十七分钟”这样的字眼，心里当时就咯噔一下，心道：“不可能吧？虽然先前的奔跑和低温环境会对我的生理计时产生一定的干扰，但我算下来现在最多也就三十分钟左右，七十七是个什么情况？”

奥尔登很快就解答了封不觉心中的疑虑，它的脸上其实没有嘴，说话声从黑色的影子里直接传出：“从‘首端’的房间，穿过门，到达走廊的另一端，即‘末端’，会让时间发生变化。”它举起手，指着封不觉身后从左手边开始数的第二扇门，“这里的第二扇门，即首端的第三扇。进入这第三条走

廊，到达这里的时间，就是第六十九分钟，加上你在走廊中花去的时间。”

封不觉立即道：“那另外三条呢？”

“第二条走廊，是四十六分钟，加上通过时间。”奥尔登回道：“第一条和第四条是一样的，都是二十三分钟，加上通过时间。”

封不觉脑中闪过了什么，立即又问道：“刚才我已经来过了？”

“对，刚才你就把我手上的药取走了！”拉比特又看了看怀表：“不过此刻的你，貌似是只活了三十分钟的封不觉，嗯……这么说，我只要跟你解释一下，就不需要跟其他的你多废话了。”

“所以……这儿有两种时间？一种是我所经历的时间，另一种是这个地方的时间？”封不觉说道。

“无论你在哪一条时间线上到达九十二分钟，都会毒发身亡。”拉比特接着他的话道。

封不觉沉默了足足一分钟，才重新开口：“我如果从这些走廊再回去呢？”

“从末端穿过走廊到达首端，无论走哪一条，你都可按照这个牢房的当前时间，回溯二十三分钟，但是……在那基础上还得加上你通过走廊的时间。”奥尔登回道。

“现在是牢房时间第七十九分钟，假设我跑完其中一条走廊需要十五分钟，那么我从这儿跑回‘首端’，出门后就是……第七十一分钟？”封不觉问道。

“没错。”拉比特又接道；“不过，首端的时间其实并不重要，只要你从首端进入走廊，时间就会按照走廊末端的时间计算，比如你到达了第九十分钟的首端房间，也不必惊慌，只需冲入第一条走廊，那么你的时间就和第二十三分钟的牢房同步了。当然了，若你在跑完整条走廊之前折返回去，那

么时间就从你离开首端房间的那一刻计，并与你在走廊里花去的时间相加。”

“这么变态的设置，是你这只兔子想出来的？”封不觉问道。

拉比特一拍桌子，“我警告你，三十二分钟的疯不觉先生！你现在正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封不觉听完规则后也明白，按照地图时间，自己应该是不会死的，只要跑几个来回，他就可以到达二十三、四十六或六十九，并加上跑步消耗后的某个时间点。关键还是他本身所经历的时间，以这个时间为标准，失败条件依然没变，他还是会在九十二分钟时毒发。

拉比特的话还没完，他接着道：“很明显，我和奥尔登是在帮助你，否则也不会告诉你这些。”他把手伸到桌子底下，按了个开关，同时说道：“设置这个游戏的人，是他！”

这一瞬，拉比特背后四个囚室中的一间，亮起了灯光。在那漆黑的囚室中，从正上方投下了白色的锥形光线，照亮了屋内的景象。

囚室的地板是水泥的，三面墙和天花板也是，透过铁栅栏，可以看到囚室正中，摆着一张凳子，凳子上，坐了一个小木偶，一个穿着西装、打着红色领结的木偶。

木偶的脸呈申字型，惨白、阴森，黑色的头发裹在脑袋上。他用自己那双红黑相间的眼睛，正瞪着牢门外的三人，或者说一人一兔一怪……

封不觉当时就拔出手枪走了过去，隔着牢门的铁栅栏，用枪指着那个在《电锯惊魂》影片中时常出现的木偶，语气很认真地说道：“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那木偶的腹中发出了沙哑低沉的，仿佛录音般的说话声，不过它的嘴也在动着：“扣动扳机，你也不能真正地将我杀死，而且这样做，对你正在进行的游戏也没有任何帮

助。”它的脖子竟然转动了一下，将脸转向了拉比特所在的方向：“另外，即使我成了囚徒，凭你，也没有处置我的资格。我说得对吗，拉比特？”

第174章 卑鄙的我（六）

“不要摆出有恃无恐的样子。”拉比特对那木偶说道：“不过……你说得对，我不会让这个旅行者杀了你的。”它又转头对封不觉道：“你，先去把他给我抓来再说。”

“把‘他’给你抓来？”封不觉瞥了木偶一眼，又重复道：“他？”

拉比特回道：“我在第四十一分钟，已经把我拥有的那瓶药剂给了你，你也是在那个时候，把他给抓来的。”它指了指第四条走廊：“当时你是从那里过来的。”

【当前任务已变更，主线任务已更新】

系统提示在此刻响起，封不觉打开游戏菜单，看到了原先那条【寻找化学药剂（0/4）】的下级菜单中，多了一条任务【在第四走廊中寻找并捕获木偶比利（Billy），将其带给拉比特（rabbit）以换取一瓶化学药剂。】

封不觉仰起头，深呼吸一次：“我有个假设，假如我现在回去，把他抓过来，在第四十一分钟把他交给你，然后，我不拿药剂。”他停顿了一秒：“那么，此刻的事情，会不会发生改变？”

拉比特道：“你是说，如果你那样做了，此刻我手上的药剂就应该还在对吧？”

“是的。”封不觉道。

“可是，你已经拿了。”拉比特望着封不觉的眼睛：“你能明白吗？”

封不觉愣了几秒：“你是说……”

“因为你在那个时刻拿了，所以你才会在这个时刻问我这个问题。”拉比特回道：“按照另一种可能推演……假设你那时

没拿，那么我就会把药剂交给这个时刻的你，但即使那样，你还是必须去抓住比利，因为如果你不抓，这个时刻我的囚室就会是空的，我便不会把药剂给你。此处陷入悖论。

而如果你照常去抓了他，回到四十一分钟，就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你拿了我的药，那么前一个你的行为和存在就会被否定。”拉比特道：“而假如你不拿……”

封不觉接道：“正在和你讨论这个问题的我，也就被否定了。”

拉比特举起手：“考虑一下吧，如果你选错路，致使时空悖论的出现……”

“游戏就会直接失败……”封不觉沉吟道，他又转头看了看那个木偶：“我真他喵的想跟你谈人生。”

“呵呵……”木偶比利沉声笑道：“你又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谈过？”

封不觉在四条走廊前来回踱步：“我是从第四条走廊把他带回来的吗……”他又问道：“除了你手上的药剂，另外三瓶在哪儿？”

拉比特回道：“我手上的那瓶，其实是奥尔登的。”它挥了挥手，朝奥尔登使了个眼色，后者便瞬间消失了，拉比特接着道：“它是四人中，比较合作的一位。”

“四人？”封不觉的目光移到了那四个囚室上。

拉比特知道封不觉想问什么，它直接回道：“这些囚室中，本应有四名囚犯。这里的前任看守萨摩迪尔……我想你应该听说过他吧。他认为自己也是个囚徒，所以某一天，他打开了四扇门，将这些囚犯们放了出去，并且叛逃了。”它坐回了座椅上，关闭了比利那个囚室的灯光，灯灭时，那木偶仿佛进入了另一个空间，与此地完全隔绝。

“于是，主人派我来接管了这儿。”拉比特接着道：“奥尔登比较合作，他只是爱待在漆黑幽闭的地方，偶尔听几个鬼

故事罢了，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性和反抗的意向。我视其为模范犯人，所以让他成为我的助手。”

“二鬼子啊……”封不觉道了一句。

“什么话！”

“当我没说吧。”封不觉笑了笑敷衍过去。

拉比特哼了一声，继续说道：“这里的每条走廊里，都有一瓶你要找的药剂，奥尔登所处的第三条走廊里那瓶，他已经交给我了，而我也已经在‘先前’交给‘不久后’的你了。”它停顿一下，又捋了捋胡子，貌似它自己都觉得这话有点儿绕：“木偶比利之前是躲在第四条走廊里的，他那儿也有一瓶，把他抓住的你，自然也已经拿到了那瓶。”

“好了，我都明白了。”封不觉道：“也就是说，目前一、二、四，这三条走廊里各有一瓶药剂，还有一瓶，是我从第四条走廊的首端进入，抓住比利，送到你这里后得到的。”

拉比特点点头，表示肯定。

“最后两个问题，第一，单纯论距离，哪条走廊最短？”封不觉想找一条最短的走廊，先跑回首端去再说，因为此时已经是八十四分钟左右，他担心时间差不足以让他对付第一或第二条走廊里的小BOSS，然后再回到首端。

他计划先回去，接着再从首端进入第四条走廊，让地图时间回溯，这样他才有时间在经过走廊时停下来做点儿什么。

“不知道。”拉比特回道：“我只去过第一条走廊，其他的都没去过，所以没法儿比较哪条长哪条短。”

“什么？你这狱卒是怎么当的？”封不觉问道。

“如果我能随便进出，我早就自己把犯人们都抓回来了，还需要你代劳吗？”拉比特理直气壮地回道。

“那躲在第一条走廊里的家伙呢？他已经被你抓住了？”封

不觉抬头，望着拉比特身后那四间漆黑的囚室，“他关在哪一间？他身上的药剂呢？”

“我只是说……去过第一条走廊，我可没说过我抓住他了。”拉比特回道：“那家伙……比较特殊，我个人建议你最后再去那条走廊。”

“靠！”封不觉抱怨了一声，扭头便要走。

“嘿！你不是有两个问题吗？第二个呢？”拉比特问道。

封不觉一边跑向第二条走廊，一边头也不回地喊着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自己不去把他们都抓出来！”他的身影很快便消失在了走廊中。

这一刻，封不觉个人所经历的时间，据他心中默算，已经接近四十分钟了。

第175章 卑鄙的我（七）

“魂斗罗勋章还一个都没用上呢，我的个人时间倒已经过了四十分钟。按照那兔子讲的，我在地图时间第四十一分钟会现在牢房里，把木偶交给它。也就是说……一会儿我到达首端，进入第四条走廊，抓捕木偶，再次到达末端，共花了十八分钟的个人时间……”封不觉还是头一次在一个剧本里同时计算着这么多事，而且体能上他也不轻松，接下来马不停蹄地奔跑那是肯定的了，“如果我不在这次折返中搞定一个小BOSS，当我再度到达末端时，恐怕时间就不足了。”其实在他冲入这条走廊时，心中已经推翻了刚才直接通过走廊跑回去的计划，“现在的难点……我是从地图时间八十五分钟的牢房过来的，必须在七分钟之内搞定这条走廊里的小BOSS……”他想到这里，脚下又加快了几分：“只要做到这点，并且保证跑完走廊的时间不超过二十三分钟，就不会因为地图时间而失败。”

正这么想着，在前方的路上，门果然出现了。这第二条走廊的一侧墙上也冒出了一个房间的门扉。

但这扇门，和第三条走廊中奥尔登所处小房间的破旧木门可是大不相同。这扇简直像是用来装生化武器的仓库所配备的大门。

其门框就是金属制的，反光锃亮，门板更是如同一块厚实无比的金属墙壁。门上没有把手，只是装了一个圆形的阀门。

这一幕不禁让封不觉想起了自己曾经玩过的那个电锯惊魂剧本，那个冷藏室一般的房间，貌似也有着这样一扇巨大而厚实的金属门。

“不会是故技重施吧……”封不觉心里这么想着，手上的动

作却也丝毫不停，完全没有犹豫和退缩。

此刻，封不觉已隐隐感觉到，这门后的小BOSS，或许是需要杀死的……

之前，在那个第八十分钟后的末端牢房，四个囚室里只关着一个小BOSS，就是木偶比利。拉比特也只让封不觉到过去的时间线上抓住这一名囚徒而已。

关于第一条走廊里的小BOSS，拉比特让他最后再去接触，这件事可以和最初在首端看到的一幕相联系起来，以个人时间来说，封不觉很有可能是在不久的将来，最后一次到达末端后，才去了第一条走廊，然后再也没回到牢房里去过……此事暂且搁在一边不去考虑。

眼下来看，第二条走廊里的这名囚徒，十有八九是即将被干掉了。以此推演，封不觉一会儿回到首端，再去第四条走廊里抓住木偶，当他到达末端牢房时，手头就会拥有三瓶药剂，一个木偶，以及第二条走廊中囚徒的死讯……所以后来的那个拉比特没有对这名囚徒不在囚室的事情发表什么意见。

假如事情这样发展，在第四十一分钟牢房端的封不觉，个人时间应为四十、加十八，再加通过这第二条走廊所花的时间，乐观估计也在七十分钟以上了。

最后的二十分钟，正好可供他从末端进入第一条走廊……在没有发生时空悖论的情况下，引发先前的那一幕。至于为什么？恐怕还得到时候才能知道。

“嘿咻……”封不觉一猫腰一使劲儿，膝盖弯曲，双臂发力，几乎是全身并用，才将阻力颇强的阀门掰动了一些。不过只要能动起来，接下来也就不那么费劲了，将阀门逆时针转了三四圈，只听得“咔哒”一声，金属门内的卡锁貌似是松开了。

这扇金属门应该是向外开的，所以封不觉奋力将厚实的

门朝自己的方向拉动，将门打开的同时，屋内红色的灯光便照到了走廊里。

封不觉下意识地朝门内瞥了一眼，那只是零点几秒的时间，瞥完他就将视线移开了，这是一个连贯的行动。但屋内怪物的影像，已经刻在了封不觉的脑子里，而且在一秒后，很不幸的，他后知后觉地认出了那个站在墙角的怪物……

“卧槽！”这两字儿从封不觉口中冒出来的同时，那怪物瞬间移动到了走廊里，它就站在封不觉的身边，伸出双臂，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和速度，扭断了封不觉的脖子……

……

【SCP-173的相关资料】

项目编号：SCP-173（The Sculpture）

项目等级：Euclid。

生物性质：有生物迹象的未确定非生命体。

来源：未知。

躯体构成：建筑材料。

躯体内部：无任何生命驱动或者器官。

新陈代谢：有，确认会排泄。

感知：有，可以确认是否有目光在注视它。

移动方式：未知，瞬间移动。

行为：扭断一切生命体的脖子。

特殊收容措施：SCP-173应在任何时候保存在一个上锁的包容区域（后称容器）内。如有人员必须进入此区域，进入人数必须不少于三人，并且进入后必须锁上入口的门。在工作完成、重新开启入口之前，至少两名工作人员必须随时与SCP-173保持眼神接触。

描述：SCP-173于1993年移动到第19区，起源一直未

知。它由混凝土和钢筋建造，并含有Krylon牌喷漆之痕迹。SCP-173是可动的，并且带有非常强的敌意，但在被注视时，它无法进行移动。

与SCP-173之间的视线绝不能在任何时间被中断，与之同处一室的人员，必须在眨眼前彼此提示。

在不受注视时，SCP-173将瞬间移动至目标面前，折断头骨与颈部相连之处，将其绞杀。在攻击事件中，人员需遵守第4级危险对象遏制程序。

人员报告指出无人的容器内会传出刮石声。此为正常现象，若对象产生任何习性变化，应当报告值班中的HMCL监督员处理。

在地板上的红棕色物质为粪便和血液组成，这些物质的起源亦是未知之数。

容器内须每两周清洁一次。

……

封不觉眼前白光一闪，随即出现在了首端的扇形区域中，系统提示同时响起：【您的物品魂斗罗勋章已消耗】

“怎么出现在这里？”这是出现在封不觉脑中的第一个疑问，而他也飞快地给了自己一个答案：“死亡后是出现在当前时空域的‘起始点’吗……”他如此想着：“死在哪条走廊里，就会出现在哪条走廊的首端，并且身在走廊的门内测……”他回想起了先前被击毙的那个自己：“如果跨出去，死在扇形区域里的话……应该就是复活在剧本开始时的那个死胡同咯。”

他在思考时，视线正对着与自己一门之隔的扇形房间，而与此同时，他背后传来嗡嗡的怪声，以及石头剐蹭木头的声响。

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可封不觉意识到问题时，已经晚了，他刚转过头，就迎上一双石臂，顺势遭到了第二次绞杀。

【您的物品魂斗罗勋章已消耗】

之前还在琢磨着四枚勋章该怎么用，这会儿两枚瞬间就交出去了……

对于SCP-173的特点，封不觉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当他第二次被绞杀，并且在原地复活的瞬间，他立刻瞪大了眼睛，死死盯住眼前那个猎奇的怪物。

SCP-173的身体表面如同石膏一般，脏兮兮的白色身躯，比例巨大的“头部”上印有红黑绿相间的商标图案，其身高在两米以上，按比例来说，与超长的躯干相比，腿较短，手更短。但作为一种瞬步满级、杀人不需第二招的怪物，四肢长短并不能代表它不能打，相反，它一向是秒杀敌人的，尤其是人类。刚才封不觉遭遇的两次绞杀就是很好的证明。

对付SCP-173的基本要点，就是持续的“注视”，在被生命体观察的情况下，173是无法做出移动的，但只要稍有间隙，比如眨一下眼，那么在一瞬间，173就会瞬移过来把目标杀死。

封不觉可不想被对方干掉第三次，他也没有那种手持西瓜刀从南天门一直砍到蓬莱东路、三天三夜不眨眼的强悍实力，更不认为SCP-173能够和自己交流。

所以，下一秒，【一击必杀手枪】的枪声响起，SCP-173的身躯被一这一发小小的手枪子弹击中后，竟然爆了开来。

封不觉还从没想过，173如果被杀死会是什么样子的，不过此刻他算是亲眼看到了其中的一种可能。白色的混凝土身体分崩离析，好几块拳头大小的碎片还击中了封不觉，不过这种伤不算致命。

SCP-173体内还爆溅出一大团血浆，如泼墨一般劈头盖脸地浇灌在封不觉身上，他连躲都来不及躲。最后，在这第二条走廊门内一两米的地方，留下一个浑身血污的人、一地红里透黑的液体、和四散的古怪尸体碎片。

封不觉抹了把脸，嗅了嗅那些“血”的气味，“嗯……好像就是血而已。”其实他这样自我安慰，只是担心这些血里拌着屎之类的东西……

地板上的那些尸体碎片中，有个点正在发光，就如同那些俯视角度的RPG游戏中，掉落在地板上的物品所发出的闪光点。

这么明显的提示，封不觉自然不会无视，他走过去，伸手一触，那亮光就变成了一件物品。同时，系统提示也在耳边响起：

【主线任务进度更新】

【寻找化学药剂（1/4）】

第176章 卑鄙的我（八）

封不觉很庆幸药剂是在SCP-173身上的，假如干掉了这个小BOSS却没有入手药剂的话，那就意味着他还得到第二条走廊中段的那个房间里去搜索一次。好在此刻不存在这种问题，他不但成功获得了任务物品，死亡还为他节省了通过走廊的时间。那两枚魂斗罗勋章的消耗，也就显得比较值了。

封不觉拿到药剂后，没有急着离开，他快速蹲伏下去，在尸体碎片中摸索起来，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奖励。反正他的手上身上都已沾了大量血污，也不在乎多沾一点，更何况他本来就是个不嫌脏的人。

这一点，不得不说，也是他的过人之处。一直以来，封不觉都可以非常冷静地去看待、甚至处理一些常人难以忍受的恶心玩意儿，比如放置了三天、已被苍蝇产过卵的死尸，或者陈年垃圾堆中的臭鼬窝这种级别的东西，都在他的承受限度之内。事实上，每当看到新的恶心物质时，封不觉的这条界线就会扩张，说得斯文一点，他这是发现了承受力的新极限，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又刷新了下限……

搜尸并未花去他太长的时间，一分钟足以确认这BOSS身上除了任务物品以外什么都没有。

封不觉一边查看那物品的说明，一边已经起身迈过门去，跨入了扇形的区域。

【名称：不明成分的化学药剂（乙）】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合成某种解毒药的原材料之一】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与类似物品无法堆叠存放。】

“奇怪……”封不觉看到备注时，就联想到了一个问题……此刻他的行囊中，共被占了七格空间，内含物品为：马里奥的管钳、手电筒、十八铜人的折凳（五号）、SCP-500(19/20)、反重力弹射器、魂斗罗勋章*2和一击必杀手枪。

此刻加上这瓶不明成分的化学药剂（乙），就是8/10了。按照备注上写的，那么药剂甲、丙、丁这三瓶，也得各占一个物品栏才行。

撇开服装口袋辅助载物的因素，当封不觉拿到最后一瓶药剂时，行囊里应该是十格皆满的状态，不过他无需把最后一瓶放入行囊，因为四瓶药全部到手后，就可以合成一瓶，不会出现行囊格不够的尴尬。

虽然这可能是巧合，但结合剧本开始时木偶比利在广播中提到SCP-500的事……封不觉更愿意相信，这个游戏的设计者，对自己的状况非常了解，恐怕不止是行囊里的物品，就连技能、体能、装备等等，它都考虑在内了。

如果说是系统根据玩家的特性生成了剧本，那么……这个“游戏”就等于是系统设计的。而木偶比利，只是替系统传话罢了。那是否意味着……比利本身也仅仅是被系统灌输了“这个游戏是我设计的”这种意识而已呢？

所以用【决胜千里】才会什么都看不到，因为这个剧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BOSS，有的只是一套规则，一个玩家，和几枚特定的棋子……

封不觉回到扇形区域后，再回头望那第二条走廊，他惊讶地发现，地上的尸体碎块和血迹全都消失不见了，那儿又成了一条空无一物的走廊，不过他自己身上沾的血却还在。

“原来如此……”封不觉似乎明白了什么，他没有为此多做停留，此刻他心中默计的个人时间大约在四十六分钟左右，

假如一切顺利，到六十五分钟时，自己就会出现在地图时间第四十一分钟的牢房，而且已手握三瓶药剂。

以平均时间来说，这个进度刚刚好。

封不觉一边思考着，一边已进入了第四条走廊，朝前狂奔而去。魂斗罗勋章虽然复活了他，但复活后的体能值可没有回到满状态，依然保持着原先的消耗量。纵然有【爵士之舞】的帮助，封不觉的体能还是开始吃紧了，目前是894/1800，看似只是刚过半罢了，可跑过长跑的人都明白，越到后面越累……何况封不觉这还是持续冲刺状态的长跑。

这剧本简直就是一场身体和脑力的双重马拉松，这场马拉松并不是在传播重在参与的体育精神，而是一个设定了死亡线的亡命游戏。

……

进入走廊后，五分钟转眼就过。房间的门扉，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了前方。

封不觉这时忽然意识到，自己还从来没有完整地跑完过一整条走廊，第三条他只跑了前半段，第二条则只跑了后半段，而小BOSS所在的房间究竟是偏前还是偏后，也是未知数，不能当半程这么算……因此，即使他一会儿能从头到尾估算出第四条走廊的长度，也没法儿知道和另外几条走廊相比，究竟哪一条距离最短。

“难怪那兔子不知道哪条道儿近。”封不觉自言自语道：“一是因为它本来就只去过第一条走廊，二是因为……在四十一分钟出现的我，虽然已经跑过三条走廊，但同样不知道长短。假如我知道的话，就告诉那兔子了。”

他使了一个坂本式滑步，飘逸地来到了门前，伸手一抓门把，推门就进。

这是一扇铁锈斑斑的铁门，倒是挺有电锯惊魂的那种范儿，屋里颇有昏暗密室的感觉，开门后一些转轴和齿轮活动

起来的声音，也预示着某些机关被触动了。

封不觉根本就没想着要留后路，他也知道用东西卡住门之类的行为，八成是没有用的。他的物品栏里也没什么合适的物件可以卡门，手电和折凳搞不好会被夹碎，而管钳……万一断了，那损失……

咔登——

灯光亮起，将整个屋子都照得十分明亮。在密室的上方，一根铁链，吊着一个铁笼，木偶比利就待在笼子里。他那双红黑相间的眸子，正隔着铁栅栏，居高临下地望着封不觉。

木偶口中沙哑低沉的声音也适时传了出来：“你好，疯不觉。我想和你玩个游戏。”

第177章 卑鄙的我（九）

“你曾经从我手中全身而退，但那并不代表你有多高明。

你热衷于去推断客观事实，可是对于人的思维，你是否能精准地揣度？

曾经有许多人参与过我的游戏，这些自毁人生的人对生命没有丝毫的尊重，而你……和他们又有什么区别？”

听到这里时，封不觉忽然觉得对方另有所指，而且木偶接下去的话，也很快应证了他的想法。

“当未知的阴影在脑中萦绕不散，大多数人会感到无助和恐惧，随之衍生出愤怒和歇斯底里。这些都源自于他们对生命的眷恋。

而你，你不向任何人倾诉或求助，你只是麻木不仁地活着，照常过着乏味的生活。你没有表现出那种人类本能的、强烈的求生意志。

你的行为表明你对活着毫无感激之情，这是对生存法则的蔑视。困兽尚知一斗，你却如同已经放弃了一般轻松坦然。

我厌恶不知感恩之辈。

你以为无所畏惧，就能逃避审判？”

封不觉听着对方的叙述，同时也在想着……上一次看穿并提到自己脑子有病的虚拟人物是X-23，不过这个木偶比利和自己接触的时间，其实要更早。而且在那个剧本里，比利就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超设定能力。虽说脑部阴影的事情可以解释为游戏舱检测出来的、或者是神经连接后系统掌握的信息，但这些话，被别人当着自己的面讲出来，还是会让人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

比利继续说道："死亡永远是个惊喜派对，除非，你心已死。

但在我看来，你的心和每一个正常人一样鲜活，你的思维远比他们更加活跃。你拥有着和别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却对自己在下一秒是否会死去的问题满不在乎。

现在，让我们看看你是否能将这种态度坚持到底。

现在，你必须付出代价。"

封不觉的脚下，忽然发出了重型机械开始运作的隆隆声响，密室的金属地板随即就分开了，以入口的门为中轴线，一分为二。地板向着房间两侧移动起来，不过速度并不快，足以让封不觉朝着一边跳开。

地板下方，是一个注满水的池子，深度和房间的高度差不多，七八米的样子，反正足以把封不觉这种不会游泳的人给淹死了。

"在这个池子里的并不是水，而是汽油。很快，你就将失去立足之地。

作为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你需要足够的勇气去对抗挣扎求生的本能，并找出藏在池底的药剂。"

木偶说到此处顿了一下，随后便讲到了一些细节："当房间的地板完全退入两边的墙壁后，汽油的水位会开始下降，同时，地板会朝着中间重新合拢。水位降到原有的一半时，就会停止，而那一刻，地板就会在你的头顶永远关上。即使你再度进入这个房间，也不会打……"

话到此处，就听得哗啦一声，封不觉已然跃入了汽油池中。

他确实不会游泳，但憋气还是会的。只见他深吸一口气、鼓起腮帮子，还用一只一手捏着鼻子，以双脚向下的姿势，蹦进了汽油池中。

他就这么朝着池底迅速沉了下去……

根据比利所描述的规则推断，这个游戏只有一次机会，一次失败，即是永久性的失败。那句“即使你再度进入这个房间”还没说完，封不觉就知道对方的意思……就算他溺死在汽油池后，用魂斗罗勋章复活，从走廊再杀回来，地板也不会再打开了，因为这地板再度合拢便是“永远关上”。

另外，在地板闭合的同时，水位下降，应该是为了防止封不觉拿完药剂后再回到水面，扒住地板边缘爬上来。

简单地说，这个游戏大致上就是让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在上方光线逐渐被遮蔽的汽油池底，寻找一件物品。他要是还没找到就被溺死，那就是失败；即便找到了，并靠着狗刨式侥幸回到了水面，而且地板那时也没完全闭合，他也不可能伸手够到地板再爬上来了。

从已知的这些信息推断，常规的过关方法便是……跳下汽油池、找到药剂、放进行囊。然后在池底下与求生本能抗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溺死，最后利用魂斗罗勋章的复活传送离开。

其实对于擅泳的人来说，寻找药剂并不困难，地板和水池之间的空间是有空气的，只要保持耐心，合理分配体力，哪怕在地板完全闭合以后，也可以不断往返水面和水底换气，慢慢摸索药剂的位置。毕竟池底的面积有限，再说等水位降到一半以后，也就三四米的深度罢了，最多像这样来回十几次，就能将底下搜遍了。

当然，这个方法需要注意两点，一是紧闭双眼，二是绝不能让汽油呛入肺中。

第一点是常识了，汽油对粘膜的刺激会造成灼烧伤，如果是一滴两滴的，立刻用水冲一下，等其自行挥发了也没事，但在汽油池里怒睁双眼，绝对是自残行为。再说等地板闭合起来以后，这下面的空间也就照不到光线了，睁眼也是一抹黑。

第二点，对不会游泳的封不觉来讲十分不利。姑且认为

他可以挣扎着回到浮力比水还小的汽油表面，但一个没有学过怎么用动作配合吐气的人，在这种状况下是很容易发生呛水的，真要是汽油进了肺里，那他接下来就只能干等着在痛苦中溺毙了。

封不觉也知道这些情况，他一边听取规则时，一边已经在思考着对策。

当地板开始移动，封不觉已然将注意力投到了池底。照到汽油池底部的光线先是一条缝隙，随后变得越来越宽，由于灯光所在的位置是天花板的中间区域，所以地板还未完全打开时，整个池底的范围已被照亮，可是……从上面观望，底下貌似是空无一物。

封不觉则正是确定了这些，才会果断地跳下去的。他入水的角度和方向，是基于自己对药剂所在位置的推理——东西在铁笼的影子里。

第178章 卑鄙的我（十）

汽油池底唯一没有照到光线的地方，就是装木偶的铁笼正下方，因为铁笼吊在靠近天花板的位置，所以投下的影子颇大，不过到池底处，这块阴影也就剩中等大小了。

封不觉看准大致方位跳下去以后，最初的感觉就是较低的水温使自己的后脊本能地一抽，随后就是耳朵被灌入汽油的咕咕声和不适感。他用手捏住鼻子并将嘴紧闭，故而暂时不用担心口腔和呼吸系统会遭到的损伤。不过，纵然他死死闭住双眼，眼皮的缝隙中还是感觉到了一种灼烧感。

他要做的事情只有两件，第一，是必须完成的，而且具有一定难度的，就是找到药剂；第二，就是在找到药剂的前提下，舍弃求生本能，迅速让自己溺毙。

第一件事如果完不成，他将再也无法获取这瓶药剂。因此，这屏住呼吸在池底活动的一分钟，绝对不容有失。

很快，封不觉就沉到了底。他是以站姿跳下去的，但在下沉的过程中，身体的重心使得头部向前慢慢倾斜，所以他几乎是以一个ORZ的姿势接触到了池底。好在他还有一只手可以支撑一下，否则就是膝盖和脸这两个部位着地了。

【主线任务进度更新】

【寻找化学药剂（2/4）】

手刚刚摸到池底，封不觉就听到了系统提示，而且药剂瓶子顺势出现在了他的手掌中，这次他拿到的是【不明成分的化学药剂（丁）】

“什么情况？狗屎运爆发？”封不觉心中大奇：以我的人品，竟然可以正正好好在下沉到汽油池底部时，一巴掌按在物品所在的那个FLAG点上？

同一时刻，房间高处的铁笼中。

木偶比利的脸，微微向下偏了些，眼中似有一道光芒闪过。

哧一声——

随即是哗啦啦汽油四溅淌落的声响。

一道隐隐透出赤芒的人影在地板重新闭合前，就跃出了汽油表面。封不觉开启了灵识聚身术，在池底用一股纯粹的蛮力，蹬地反弹而上，轻易突破了液体的阻力，窜到了半空之中。而他到达的高度，正好足以用手抓住木偶所待的铁笼。

封不觉双手并用，迅速攀上，整个人来到了铁笼的侧面，呈下蹲姿势，双脚的脚尖已经固定在了笼子铁杆的缝隙中。

“现在看来……一枚勋章，以及重新从走廊首端跑过来的时间，都可以省了。”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将头发朝后捋，并狠狠抹了把脸。

他睁开眼睛，双瞳已经充血，眼神看上去颇为恐怖。他将头部向左右两边各倾斜了一次，让耳朵里的汽油流出去一些，又说道：“老兄，您这笼子怎么开啊？”

其实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封不觉在问的同时，一手已从行囊里掏出了管钳。不过他可不敢用砸的，万一金属间碰出火花来，他这一身汽油可就燃了。他用管钳夹住铁笼的锁，用力去掰动。

这个笼子上方只有一根铁链拴住，可不是四根，所以在封不觉攀上来时就已经开始摇晃了，这会儿更是跟荡秋千似的在空中来回移动。

封不觉在这种状况下，依然稳稳地拗开了铁笼的锁。他将手伸入笼中，扯垃圾一般把木偶比利从里面拽了出来。

整个过程中，这木偶都没有做出任何抵抗的举动，给人

的感觉就是，比利的战斗能力就等同于……嗯……一个木偶而已。

很显然，比利既不是机关兽也不是战斗傀儡，他就连个会变长的鼻子都没有，最多也就能拍拍录影带，蹬蹬三轮车了。或许他具备着制造死亡密室之类的技能，但打人这种事儿，恐怕不在他的能力范围。

“还真容易啊……”封不觉抓住木偶以后，本以为会得到某些系统提示，可是没有。他试着把这木偶放进行囊，但这会儿系统却提示他：【存入失败，您尚未获得该生命体的完全控制权，或该生命体不允许进入行囊。】

由于手上要拿着个随时有可能反抗的木偶，封不觉较为谨慎地等到地板完全闭合，才从上方跃下。这会儿铁笼的摇摆幅度也渐渐变小，所以封不觉落地时还是相当稳的。

刚才的灵识聚身术只是瞬开，抓住铁笼后封不觉就解除掉了，所以并未耗去多少生存值。只是那些汽油带来的影响尚未消除，他这时只觉双眼火辣辣得疼，鼻腔里尽是汽油味，全身被浸透不说，血污未尽又湿漉漉的衣服贴在身上，也带来相当的不适感。

但封不觉……我提过很多次了，是个忍耐力极强的人。这种程度的不适，根本不算什么。他若无其事地冲出门去，单臂挟带着木偶，朝着走廊末端的方向就狂奔起来。

这个在汽油池底取药剂的游戏，花的时间比想象中要短。无论寻找药剂，还是抓捕木偶比利，都出人意料得顺利。只是这第四条走廊后半段的长度比较坑人，足足跑了将近十分钟才完。

不过这也正好应证了八十分钟的拉比特所言……封不觉就是花了十八分钟，从第四条走廊来到了末端的牢房。

“喂！囚犯我给你抓来了，把东西给我！”封不觉跑出走廊，边喊边朝着拉比特走去。

拉比特坐在大书桌后，抬眼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比利：“哦！异界的旅行者，你居然抓住了比利！哈哈！”拉比特笑道：“太好了！”

“少啰唆，一手交偶，一手交货。”封不觉说着就把比利摁在了桌子上。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把我想抓的人送来，不过……”拉比特耸耸肩，摸了摸自己的小胡子，从抽屉里取出一瓶药剂，递向封不觉并道：“既然你都抓来了，那就按你说的，一手交……”

“你怎么知道我要的是药剂？”封不觉问出这个问题的同时，一把将任务物品夺了过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塞进了行囊，并顺势取出了【一击必杀手枪】。

“呃……是你问我要……”拉比特的神色明显一变，回话也是吞吞吐吐。

“问你要什么？我可没提药剂这两个字，我说的是‘东西’……”封不觉的嘴角泛起一丝冷笑，对准拉比特的兔脸就是一枪。

第179章 卑鄙的我（十一）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

在封不觉拿到第三瓶药剂时，游戏菜单中的【在第四走廊中寻找并捕获木偶比利（Billy），将其带给拉比特（rabbit）以换取一瓶化学药剂。】这条就已打上了勾。

而另一条【寻找化学药剂（3/4）】也刷新了。

封不觉的这一枪，颇有些卸磨杀驴（兔）的意味。

拉比特的头被子弹击中，像个被砸爆的西瓜一样爆开，血浆喷涌四溅，染红了桌子、地板、墙壁……当然也染红了近在咫尺的封不觉。

拉比特那如同袋鼠般大小的躯体向后仰着倒下，撞翻了座椅，重重摔在地上，蜷曲的兔腿还在抽搐。

“现在的时间是……”封不觉已不知是第几次抹掉脸上的污迹了，“六十五分钟。”他的视线移动到了桌子上，木偶比利，竟然已经不见了。

“可是这场戏，你似乎已经演不下去了。”封不觉笑道。

第一间囚室的灯光，在这时自行亮起，木偶比利出现在了里面，他还是坐在那张椅子上，头顶的光线照下，照出他阴森的容貌：“是哪里露出了破绽吗？难道就因为拉比特的这一个失误……”

“破绽太多了。”封不觉回道，“刚才，只是我用以确认的最终试探。”他干脆把枪放在了桌子上，双手插袋，缓步踱到了囚室的门前：“至于我是何时起疑的……应该是一开始吧。”

“哼……就算你看穿了这个局，但这句话，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了吧？”比利说道。

“不信吗？你是不相信，还是不想信呢？”封不觉的语气充满着挑衅意味：“反正我还有二十七分钟才会毒发，时间很充裕，听我慢慢跟你解释。”

他走到一边，将拉比特尸体旁的椅子扶了起来，拖到了囚室的门前，和比利隔栅而坐，清了清嗓子，开始说道：“你的那段开场白，我就不进行全篇复述了，总之……我认为那是你精心编排过的一段话，充满了陷阱和诱导性，而且完全是针对我个人的。正如你后来所说的，你确实可以‘精准地揣度人心’，至少你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引导我的推理方向和进程。”他笑了笑，“可是，有一句话，你不应该说出来……‘你会遇到一些人、目睹一些事，你的所见、所闻，都有可能改变你的行动，干扰你判断。’”

“这句话……只是……”比利想插上一句。

但封不觉直接打断了对方，并接道：“……只是想利用我的逆向心理，让我反而不敢去确信自己看到的就是幻觉，听到的就是谎言。”他停顿了一秒，“但你我都明白，这是一句实话。你的整段开场白，至少从你的角度出发，全部都是实话。你不会在游戏最初宣布规则时欺骗游戏者，我想这是你的一种高傲，一种坚持。”他摊开手，朝拉比特的尸体那里指了一下：“纵然是到了需要撒谎的时候，你也尽量不亲自开口，更多的情况下你只是保持沉默，或者说几句模棱两可、似藏玄机的话。而那些欺骗的勾当，由一只兔子和……”封不觉脑补了一下奥尔登的形象：“……和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怪物来完成就行了。”

封不觉习惯性地让食指和中指从额头抚下，摸了摸自己的鼻子：“根本就没有什么第二条时间线，什么四条走廊分别通往二十三、四十六、六十九，顺行逆行的时间增减规律……都是烟雾弹。”他将脸往前凑了凑，用手指轻轻敲了敲自己的一侧太阳穴：“你利用我喜好解谜的性格，用一套虚假的规律，引导我的思考和行动。

你确实不错，我的推理步骤，想必你也都事先推敲过了……房间的存在、药剂的分布、走廊的长度、通过走廊所需的时间等等……应该给我哪些信息，不该给我哪些信息，你都很清楚。

按照你的引导，其实我只有一条路线可选。”

封不觉竖起一根手指：“在首端的扇形房间，第一条走廊的演出十分成功，那确实让我疑惑了很久。你也明白，按我的思考方式，看到那一幕后，肯定会先选其他的走廊去探索。而这时，二、三、四……”他的手指跟着变化：“无论我走哪一条都一样，你们只要在编造规则时随机应变一下就可以了。

不管我进的是哪儿，你一定会安排我最先遇到奥尔登。那个讲鬼故事的挑战，就像是在杀人现场用以扰乱调查的奇怪留言，用那种方式将我直接送到末端，反而显得很正常，因为越是莫名其妙的状况，越是没人会去深究。

当我到了这个所谓的‘牢房’后，好戏就正式上演，拉比特和奥尔登的一番话，加上你在囚室中亮相的配合，全都是为了让我相信你们的走廊时间理论。

这样，为了不造成时空悖论，也为了避开地图时间的九十二分钟，我就只剩下了一条路可选——从第二条走廊折返，从第四条回来，最后再去第一条。这就是你们要引导我做的，也是拉比特所有理论指向的唯一路线。”

封不觉转过头，望着第一条走廊：“说得再直观一些，你，希望我以一种惯性思维，拿着你给我的枪，去第一条走廊里，不假思索地干掉门后的‘某人’。”他又看向了比利：“在你的算计中，那时的我，应该只剩一枚魂斗罗勋章了，而非现在的两枚；药剂已得三瓶，过关在即；加上开头时你让我看到的那一幕……那就像是个埋在我脑中的定时炸弹。在最后时刻，以我的性格，我不得不承认，即使会死，我也一定会试图去反转那一幕的……”他又用手指了指桌上的枪：“总

之，按照你想象的剧情，我最后一定会去第一条走廊中，打开门，杀掉出现在我眼前的任何东西。”

比利这时的态度已经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味道，那是种另类的淡定：“既然你已经推理到了这个地步，不如再猜猜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很简单啊，你是想越狱吧？”封不觉道。

他果然一语中的，比利的脸微微抬起，无言以对。

“我想……我们所在的这整个空间，就是一个‘牢房’。”封不觉又扫了一眼面前的四个囚室：“这四个囚室，都是摆设而已。”他用手点了点牢门的铁栅栏，“话到这儿了，顺便来说几个明显的破绽吧。当我看到SCP-173的时候，我就非常确定那只兔子是在扯淡了。它说四名囚徒原本都关在这里，呵……但是关押173的牢房怎么可能会用栅栏门。”他玩笑道：“难道是你这个不眨眼的木偶负责一年到头隔着铁栅栏凝视173吗？”

“再者，奥尔登和173，都具有瞬间移动的能力，这些走廊的长度有什么意义？”封不觉又道：“还有，你让拉比特这货自称是接替萨摩迪尔的角色，绝对是个败笔。同处一室时，你的存在感、压迫力，都是它的两倍以上，它能看得住你？”

封不觉摇头冷笑：“依我看，真正的狱卒，就守在这个空间的入口，而这个监狱的大门，就在那第一条走廊里。”他平摊开手掌，指向比利：“你在操纵空间方面的能力毋庸置疑，我想……这些走廊的长度、以及空间内所有的房间变换，皆都在你一念之间吧；我花多久跑完走廊，多久遇到房间，也在你的掌握之中。

但是，你和你的手下、或者说狱友们……排好这样一出戏，编造复杂的规则，制造各种心理暗示，控制我获取的情报，极有耐心地布置骗局……就为了让我做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枪是你给我的，奥尔登有着可以扣扳机的手指，拉比特也能试试，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做这件事？”

封不觉翘起了二郎腿：“起初我的推理是……那扇门，你们几个不能开，或者根本不能碰、不能接近。”他露出了笑容，邪邪的笑容：“不过仔细想想，我就发现……”

封不觉没有把他思考的依据说出来，他的依据其实就是那段剧情简介【重叠的时空，死亡的游戏，无尽的恐怖，轮回的噩梦。】

这段话，是这个剧本开始时，系统给出的提示，而不是任何一名NPC或者BOSS口述出来的。这四句，才是解开这个剧本秘密的真正钥匙。

那句“重叠的时空”正巧和比利的骗局不谋而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迷惑了封不觉，不过到了此刻，再将这四句话的信息拿出来揣测，封不觉就明白了。

“这种事，你们已经做过无数遍了吧？”封不觉笑道：“你们杀掉狱卒以后，却逃不出对吗？”

比利回道：“这很好笑吗？”

封不觉道：“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好笑？”

比利回道：“杀死狱卒，不但逃不出去，还会引发轮回现象。我、拉比特、奥尔登之前所恢复的力量……尤其是对于时空的掌控力，会回到原点，仿佛时光倒退，唯有记忆尚存。

你口中的那个SCP-173……我根本不知道它叫什么，它不是我们的狱友，而是惩罚的一部分。每一次我们杀出牢房，就会被‘轮回’，然后在牢房里遭遇一只崭新的、类似173这样的怪物，被虐杀无数遍……直到我们的力量恢复，再度强大到可以控制监狱为止。”

封不觉道：“所以，你想借助我的力量，破除这种轮回？”

第180章 卑鄙的我（十二）

“是的。”奥尔登这时也忽然出现在了封不觉的身后。

“事已至此，我也不妨将话都挑明了。”比利接道：“如果你不合作，就会毒发，导致通关失败。我知道，对你们这些异界旅客来说，这不算什么惨痛的代价，但依然是你们极其不愿看到的。”

“那拉比特怎么办？”封不觉问道：“我一枪干掉了你的伙伴，你们就这么跟我算了？”

比利道：“不必担心，你没有真正杀死它，那把枪只是我对这个空间统御能力的一种延伸，在你扣扳机的刹那，我已将其性质改变，那发子弹杀不了拉比特。”

“但那很疼。”另一个声音接道。

封不觉循声转头，那声音是从第二个囚室中传来的。

虽然拉比特被爆头的残躯还在地上躺着，但它那特殊的说话声，却已经在黑暗中响起。

“哦，原来如此……”封不觉干脆将椅子转了个方向，把双脚都搁到了桌子上，悠哉地说道：“让我考虑考虑吧，你们也可以趁这段时间，跟我聊些我感兴趣的事。”

“你的时间可不……”比利说道。

封不觉笑着摇头：“是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吧？”他趁这时扫了一眼菜单，“我身上这个九十二分钟的毒素，并不是你们给我的，而是某种‘更高位的存在’所施加的设定。”他这是明指【系统】，“在‘它’的面前，你们也不过就是些一念之间便可化为乌有的生命罢了。”

“那又如何？你说的那个存在，比时间之主更加循规守序，不会做这种毫无因由之事。”奥尔登回道。

“我不是暗示那个存在会抹杀你们，而是说……即便你们，也无法阻止那个存在来抹杀我。”封不觉道：“至少有一件事，你们没法儿撒谎，你们三个，确实只有三瓶药剂。”

“不错，第四瓶，在【法斯特】的手上。”比利回道。

“这个法斯特……就是这里的狱卒吗？”封不觉问道。

“是的。”

“那你就是胡扯！”封不觉直接揭穿了他，“你怎么可能知道他有没有药剂？难道他主动进来告诉你了？”

比利无言以对，他确实不知道第四瓶药剂是否在法斯特手上，说那话只是为了促使封不觉去除掉对方。

“不过……也可以说你是合理推测，因为第四瓶药剂很显然不在这个空间内，否则早就落到你手里了。”封不觉转而问道：“对了，你们身上的药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在你进入这个空间之前，我们就各自获得了一瓶药剂，并且获知了你的情况，以及药剂的作用。”奥尔登回道。

封不觉心道：直接对它们灌输相关数据的方式吗……另外，对我来说生成剧本的那短短十秒，对他们来说貌似是一段比较久的时间，在没有玩家的情况下，这些剧本世界的验算速度好像会快许多啊……

“让我从头理一理整件事的经过……”封不觉慵懒地在椅子上舒展开身体，这一刻的放松，是他将思路理顺时的一种的舒然：“我进入这个监狱前，你们就已将空间编织完毕，布局也都想好了，一切就绪。当我出现时，比利在起始点用广播和我进行了交流。

我到达首端的扇形房间时，你们给我看了一幕精彩的演出，这一幕幻象是……”他说到这儿停下，用询问的眼神看了看比利和奥尔登。

“是我制造的。”回答他的却是第二间囚室中的拉比特。

“呵呵……good job.”封不觉居然赞了它一句：“然后，我进入第三条走廊，遇上奥尔登，随后来到了末端。再遇上拉比特，并看到了囚室中的比利。你们三个故弄玄虚一番，限定了我接下来的路线，又搞得像这种选择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一样。

接着，我来到第二条走廊，遇上了SCP-173，把它关起来的是……”

“我。”比利应了一句，“你将他击碎以后，也是我让药剂出现在了地上。”

“嗯……看来你不止能调整空间，还能任意调动这里的物体。”封不觉道：“这儿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把173杀死，而要将其关起来呢？”

“我们每杀死一只这样的生物，过二十四小时，就会有另一只被放进来。”比利回道：“而且每次来的物种都不一样，其中有一些非常恐怖。”他那张脸，那种嗓音，竟用很受伤的语气说出了“恐怖”这样的形容词，可想而知……这些被投入牢房的惩罚生物确实很难缠：“那个173，算是比较好控制的，关押的难度也不高，关起来比杀掉省事。”

“是啊……有一回进来个长得和干尸似的老头，居然能使用制造里空间的能力进行短距离位面跳跃，直接的物理伤害对他基本没用，他躲进次元洞时我们也束手无策，最后比利只能制造出巨大、复杂且随机排布的建筑结构去困住他，而我们绕过他去干掉法斯特。”拉比特也接了一句。

“听上去像106啊……”封不觉低声念道，不过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接着自己刚才的叙述说道：“我搞定第二条走廊以后，其实已经对你们的那套说辞产生了相当的怀疑，不过以当时的状况，我还不想去冒引发时空悖论的风险，也不想因为异常的举动暴露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还是按照你们的设想，进入了第四条走廊。”

封不觉看着比利：“而你，就从这边的囚室里移动到了第

四条走廊中，若无其事地与我接触。那个游戏看上去很难，但当我实际操作时，你却让我轻易获得了药剂。”

“我的举动画蛇添足了吗？”比利问道。

“其实不然。”封不觉道：“你要是了解我的人品，就该明白，你的举动对我们大家都是好事。”他顿了一下：“顺便问一下，你现在能不能把我身上的这些汽油啊、血啊什么的给弄干净。”

话音未落时，比利眼中异光微现，封不觉身上的不适感就瞬间消失了，包括残留在他皮肤上的汽油都挥发得一干二净。

“谢谢。”封不觉礼貌地道声谢，再接着道：“你原先的设想是让我发现药剂后死在汽油池里，消耗一枚勋章，再使我传送到走廊首端，这样游戏的难度和过程就显得更加真实。可你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根本不会游泳的人，竟然在地板合拢前出来了，于是，我‘抓住’你的时机，就比你预计的提前了几分钟。

为了配合你们那套时间理论的说辞，你不得不临时将第四条走廊的后半段加长，让我用足十八分钟，才来到末端。”

“而你来到末端后，故意不提‘药剂’二字，并且装出很急切的样子，引我露出破绽。”拉比特说到此处，第二间囚室的灯光亮了起来，它完整地出现在囚室中，而地上的尸体，这时已经消失了。

“我还有一件事要确认一下。”封不觉道：“给我勋章的原因……是防止我被173干掉吗？”

比利说道：“其实只要你不是死于‘毒发’，我们想复活你多少次都可以。但是……那样的话，你就会质疑这个游戏的性质，而且你一定会深究这其中的因由。”

“所以你就把复活的能力具象化，并限定数量，直接交给了我。”封不觉轻轻点头，将食指搁在下唇下方道：“好了，我

基本算是全部弄清楚了。”他把脚从桌子上撤下，坐正了道：“我很遗憾，诸位那套复杂周全的诱导计划宣告失败，不过呢……我还是可以帮你们的。”

三名囚徒听到这话时，身形皆是一顿。他们的表情都不怎么丰富，但若是长着人类的脸，他们此刻应该都是目光炯炯的神态。

“我有两个条件，你们能办到的话……”封不觉举起了两根手指：“你们帮我，我帮你们。”

“条件？”奥尔登重复道，他好似有点意外。

“那当然了，虽说我本来也不是什么守序阵营的人，可我今天一旦帮了你们，就等于是和时间之主成了敌对关系。”封不觉一脸认真地说道：“冒多大的险，取决于能得到多大的回报。假如你们不想和我谈条件，我也是无所谓的，不过你们得考虑清楚，一拍两散的结果，对谁来说更难接受。”

“你说吧。”比利显然是这三人中负责话事的，他既是智囊，也是能力最强的一个。到了这种谈条件的时候，他坚定地开口了。

“第一个条件。”封不觉的视线从他们脸上扫过道：“请如实告诉我，你们三人，或者说……没有冒犯的意思，你们三个怪物，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还有，时间之主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你为何要打听这些？”比利问道：“我们的存在和过往，对你们这些异界旅客没有太大的意义不是吗？”

“那你就更应该将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都告诉我。”封不觉回道，“并且庆幸……第一个条件竟是如此简单。”

比利迟疑了大约十秒，在这段时间内，他还用了某种封不觉不知道的方式，与拉比特、奥尔登交流了几句，随后他才开口道：“时间之主，是四柱神之一，所有有序的时空领土，都在他的治下。”

“四柱神是？”封不觉确实很喜好去套NPC的话。

“【时间之主】掌管秩序长河，【众魔之首】称雄混沌焦土，【冥渊幽王】统领死灵王国，【真理法庭】裁决诸界善恶。”比利回道：“这段话流传在各个世界，稍微入流一些的鬼怪魔神无一不知。”

“嗯……你继续吧。”此刻，封不觉已和那些高等的鬼怪魔神们一样，把这四句话深深记在了脑子里……

比利又道：“长久以来，四柱神相互牵制，维系着平衡，有意识地避开彼此间的争端和冲突。

战争，是他们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他们谁也没有把握战胜另一方。若有两神开战，第三第四方的立场也是未知。

这个监狱，虽然是在时间之主的管辖下，但审判我们的，却是真理法庭。

我的核心力量是操控空间，奥尔登是操控恐惧，拉比特则是操控幻象。我和奥尔登被冠以‘传播混沌’的罪名，关进了这里。拉比特是因为……别的事情。”

听到对方不自然地停顿了一下，封不觉立即追问道：“什么事？”

“呃……他和他的表弟本来是陪审团成员，但因为藐视法庭被治罪了。”比利回道。

“那你表弟呢？关在别的监狱？”封不觉又问道。

“在法庭上他们就压根儿就没能抓住我表弟。”拉比特道。

“你是说……一只兔子，竟然在一个叫‘真理法庭’的组织眼皮底下，逃走了？”封不觉笑道。

拉比特耸耸肩，“我表弟可以从任何地方逃走，他只需要在墙上画个黑色的大洞然后钻进去就行了……”

“哈……哈哈……”封不觉嘴角抽动着干笑了几声。

还是比利把话题拉回了正轨：“在法斯特之前，我们的狱卒确实是萨摩迪尔，他从时间之主麾下叛逃前，将我们三人放了出去，也是在那段时间，你我曾经见过一面。”

“嗯……其实也就是五六天之前的事情而已。”封不觉回道。

“那是对你来说……”比利说道，他接着讲述道：“萨摩迪尔没能出逃太久，就被时间之主抓住了。他很快供出了我们的行踪，从而免除了自己死罪，听说他后来被放逐到了咀魔岛……

而我们，被重新关了回来，狱卒换成了法斯特，刑期还被增加了数倍。这个牢房里的时间是不定的，比任何地方都要漫长，也许你认为我们见面是在五六天之前，但对我而言，这监狱中的轮回噩梦，至少已持续了一年或更久。”

封不觉消化了一下对方的信息，将诡影迷城和猎人岛的事情结合起来，发现时间还真对得上，恐怕在猎人岛剧本中遇到的假将军雷恩斯·福德，就是不明原因地漂流到了咀魔岛上，被囚禁在那里的萨摩迪尔收为了手下。

“好吧，听上去你没说谎。”封不觉舔了舔嘴唇，开始说他的第二个条件：“那么，我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他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又指了指桌上的枪：“事成之后，我要把剩下的两枚【魂斗罗勋章】，和【一击必杀手枪】，带离这个空间。”

第181章 卑鄙的我（十三）

“办不到。”比利果断地回道，因为他确实办不到，他也不认为谎称能办到就可以解决问题。

封不觉也猜到了会有否定的回答，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只是一种谈判的技巧。在这种不太对等的合作关系中，有利的一方完全可以在一开始就将价码提到很高，再逐渐降低，以此试探对方的底线。

“为什么？”封不觉问道。

“这把枪是我的能力延伸，离开了我的‘统御’范围，就会消失。”比利回道；“由于我已经在这次轮回中待了很久，我的力量与这个空间的契合度非常高，因此你才能在整个监狱的范围内带着枪到处走。而如果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将枪带离我身边百米，这件物品就会消失了。”他补充道：“另外，所谓的一击必杀和必中效果，说白了就是我使用空间能力进行的调整，因为我可以非常细致地控制空间里的物质，所以子弹的破坏力，命中率，都在我的控制下。”

“不对啊……那个叫法斯特的，是在监狱大门外把守的吧，虽然是一门之隔，但那也算是外面了。”封不觉说道：“假如我按照你们的原计划行动，在一系列诱导下最终走入第一条走廊，并且对上了那家伙，岂不是拿着把失效的枪……”

比利打断道：“在我们三人中，唯有我的力量上限在法斯特之上。因此你踏出监狱的门也无妨，只要我待在你的附近，照样能赋予这把枪足够的破坏力。另外……所谓的‘门外’，并不是真正的外界，法斯特所在的那个区域，整体都可以被视为‘门’，而时间之主的咒语就是最牢固的那道锁。”

“哦……原来如此。不过……那枪是你的能力所化，我只是扣了扳机而已，这样真能算是我杀的吗？”封不觉问道。

“重要的不是杀死法斯特的方式、工具或者力量来源，重要的是……‘谁’发动了那次致命的攻击。”比利回道：“黑魔法的使用者，吟唱时是在借用上古魔王之力，元素法术的使用者，则是在借助自然之力……那么，被这些攻击魔法杀掉的人，他们的子嗣应该去找施术者报仇，还是应该去找魔王、或找整个天地报仇？”

“嗯……明白了。”封不觉应道：“总之，由‘我’动手就行是吧……”他抬起头：“而由你们几个自己动手杀死法斯特，就会再度遭遇轮回，而法斯特也会照常在门外复活对吗？”

奥尔登接道：“没错，时间之主下的咒语非常恶毒。如果是‘囚犯’杀掉‘狱卒’，一切就会回归到最初的状态。法斯特会再度出现在门外，而我们的力量会倒退到很低的层次，重新恢复到现在这种状态需要很长一段时日。

在那之前，这个空间完全不受我们控制，我们找不到出去的门，改变不了周围的环境，也无法做出任何迁跃式移动。而且每次轮回后，都会有新的怪物被投进来虐杀我们，在成长起来之前，我们通常都会被杀掉很多次。可悲的是，在监狱里，我们连死都不行，被杀以后还会回到最虚弱的状态并且复活。”

封不觉闻言，转头看看拉比特。

拉比特知道他想问什么，直接说道：“不用朝我看，比利已经说过了，适才他在最后时刻调整了子弹的威力，所以你那枪其实并没有真正地‘杀死’我，当然了……我遁走的形式看上去确实比较狼狈。”

“也就是说……就算我刚才真的把你打死了，也是无所谓的咯？”封不觉问道。

“怎么可能无所谓！奥尔登不是才说过，我们被杀以后会回到最弱的状态，等待力量恢复到上限又需要很多日子。”拉比特回道。

“对了，你们有没有试过利用SCP-173这类怪物去杀法斯特？”封不觉又道。

“当然试过。”比利回道：“虽然那些怪物全都极其难以控制，而且对处于最强状态的我们也具备相当的威胁，但我们还是成功地引诱过一两只接近监狱的大门。可那些怪物只要一出门口，就会消失，随后会立刻有一只新的怪物被送进来。”

“哦……”封不觉点点头，又道：“好吧，回到我提的条件上来，嗯……枪是不可能让我带走了，那【魂斗罗勋章】呢？”

“一样的道理，我说了，我对这个监狱内部空间，已具备绝对的统御能力，只要你不是由于‘毒发’被传走，我想让你复活几次都行。”比利道：“但离开了这儿……”

“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封不觉打断道；“如果没有足够的好处，我何必为了你们，跟时间之主那种角色闹得不愉快呢？你们又不是我的亲戚，我干嘛要帮你们越狱？”

“难道你不想通关……”比利的话刚出口。

封不觉再次抢道：“我本来就是以这件事为目的的，不过在得知了这个‘监狱’的情况后……”他用双手做了个打引号的手势，“我觉得，跟你们合作很不划算。”他故作轻松地说道：“我宁可毒发，导致通关失败，也不会为了几个企图设圈套耍我的家伙，去跟时间之主作对……”他顿了一下，毫无节操地补充道：“尤其是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

“好吧……”比利迟疑了几秒，说道：“你等一下……”

接下来，是一分钟左右的沉默时间。比利、奥尔登和拉比特貌似是在进行某种精神上的沟通，由于从他们那三张猎奇的脸上很难看出什么来，封不觉干脆也就不去察言观色了，他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仿佛通关失败真的无所谓一般，等着对方的回应。

“嗯……虽然很困难，但我们可以试着制造一枚让你带出去也用的【魂斗罗勋章】。”比利最终开口道。

“具体如何操作？”封不觉又问道。

“其实也并不复杂。”一旁的奥尔登接道：“我们三人合力，就能制造一枚在这个监狱以外的时空亦可生效的勋章。”

封不觉想了几秒：“这就是你们能给我的最大利益了？”

“你得理解，在有限的时间内，要做出这样一件物品极度困难，甚至有可能动摇我们各自力量的根基。”比利接道：“如果你连这也不接受，那……”

“好，我接受。”封不觉果断地在对方把难听的话讲出来之前插道：“先把东西给我，然后我就陪你们去干掉法斯特。”

“这不对吧……”拉比特道：“你拿了东西就走掉怎么办？”

“既然我可以既拿勋章又通关，为什么要选择拿了东西就走？”封不觉反问道。

“干掉法斯特是举手之劳，我只需要拿着你们制造的枪进去，瞄准目标扣扳机就行了不是吗？”他看着比利道：“相比之下，我应该提防你们几个才对。万一我先帮你们干掉了法斯特，而摆脱了轮回的你们不但不给我报酬，还把法斯特手上的药剂给毁掉或是直接把我给毙了……”封不觉说着，伸出三根手指，“那么，第一，我从你们那里什么好处都没拿到；第二，我平白无故上了时间之主的黑名单；第三，我最后还是没能通关。”他摇着头：“再说了……就算你们先把勋章给了我，也不能排除我帮你们办完事后，你们抱着损人不利己的心态，杀我一回来泄愤的举动，这样我还是一无所获。

我承担的风险明显更大，所以东西不到手，我坚决不干！”

第182章 卑鄙的我（十四）

在距离毒发时间还剩十六分钟的时候，封不觉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由比利、奥尔登和拉比特协力改版后的【魂斗罗勋章】，物品的效果没变，不过“是否可以带出剧本”这一项现在变成了“是”，而数量也只有一枚。

得到了切实的好处，封不觉露出满意的表情，重新拿起了桌上的【一击必杀手枪】道，“我还有一件事要确认一下，万一，我是说万一……我一出门，就被法斯特给秒杀了，这个勋章也会立即发挥作用让我复活的对吗？”

“对，只要带着这个勋章，无论是在门里门外、监狱内部或者外部，哪怕是在其他四柱神的领地上，只要你死亡，就会立即生效，使你满状态原地复活。”拉比特回道。

比利又补充道：“你放心吧，你打开门时，我们会跟你一起出去，法斯特的攻击由我们来帮你抵挡，你只要举起枪对准他，扣动扳机就行了，我会持续赋予这把枪最大的破坏力，一发子弹就能解决。”

奥尔登接道：“杀死他以后，你拿上药剂传送，我们则摆脱轮回，逃出监狱。”

比利道：“然后你和我们各奔东西，井水不犯河水，谁也不欠谁的。”

“嗯，正合我意。”封不觉微笑着，总结般说道：“虽然在一开始时，你们用了设局欺骗的方式引导我去行动，但我想那都是由于我们彼此间的不了解、不信任所导致的结果……而此刻，我们已经明确了各自的目的，并达成了一笔双赢的交易。从诸位的言行来看，我想你们都是十分诚实高尚的体面人，不会做我先前假设的那种翻脸勾当的对吧？”

“行了，你别再啰嗦了！”拉比特不耐烦道：“你有受害幻想症吗？现在时间也不多了，报酬你也拿到手了，快点儿履行你该做的！”

“没问题，这就动身。”封不觉转过身去，惊异地发现，四条走廊的入口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面墙壁，墙的正中，就是一扇大门。

“不用惊讶，空间的外观和大小，本就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比利的声音伴随着囚室铁门打开的吱呀声响起。

封不觉偏过头，发现这个木偶不知何时已坐在了一架小小的三轮车上，踩着踏板慢慢来到了自己的身边。拉比特也从第二间囚室里出来了，他和奥尔登也都看着封不觉，只等这位异界旅客上前开门。

封不觉分别看了这三位一眼，耸耸肩，向前走去。

……

门打开了，一人三怪鱼贯而入，进入了一个看上去十分单调的灰色空间中。

法斯特站在离门大约十米远的地方，其外形似是一个身穿古罗马战铠的男子。他身上的铠甲和他的皮肤、瞳孔、头发等等，全都是水泥般的灰色，若不是他转动脖子朝这里张望，看上去简直和一尊雕塑无异。

“果然如此……”法斯特道：“异界的旅客，你站到了犯人那边是吗？”

“哦？”封不觉听到这句话，立即就推测到了很多事：“这么说，你和他们几个一样，在我来到监狱之前，就拿到了药剂，并且也知道了我的状况？”

“不错。”法斯特回道：“我也大概猜到了，你会站到他们那边。以你自己的力量，要从他们手中强夺药剂，并且找到大门出来，是不可能的。”他顿了一下：“所以……无论你在监狱里经历了什么，你来到我这里时，肯定是与我为敌的状

态。”

“你能明白就好。”封不觉举起枪来，双眼的目光杀意昭然，握枪的手坚定而有力。

嘭——枪响了。

拉比特又一次被爆头。

除了封不觉以外，其他人的脸上都写满了震惊，就连法斯特都在心中问了一句：“什么情况？”

近距离射杀了拉比特后，封不觉毫不停顿，又将枪口对准了比利，这回他连续射击，顺势打出数发子弹。惊怒交加中，比利的反应依然很快，他立刻让封不觉手中的枪消失了，而那些子弹的轨迹也都发生了偏移。但纵是如此，由于距离实在过近，比利的体术又几乎为零；且封不觉的倒戈毫无征兆，极为突然。因此比利的右腹部还是中了一枪，使他受了伤。

“你……”比利恶狠狠地念道：“奥尔登！杀了……”

这句话没能说完，因为一股无与伦比的滔天邪力从封不觉周身荡开，这一幕足以让比利这个级别的怪物噤声而怯。

“哼……好像是发动成功了啊……”封不觉冷笑着念道。就在手枪消失的刹那，他已经引动了自己唯一的杀招——【邪王炎杀黑龙波】。

封不觉的灵术专精是E，发动这个技能成功率是40%，不过，因为有着【炼冰术士的执着】加成，他所有主动技能的发动成功率都会上升10%……简单地说，成败与否，各占一半的几率。

一股至黑之邪气由封不觉的右臂绽开，蔓延笼罩至其全身，他身体周围被波浪般的能量漩涡包围，黑龙波呼之欲出。

这邪王炎杀拳最强奥义，招未出，龙未动，便有山雨欲来之势，撇开使用者的级别不谈，单就招式本身的威能，绝

对是无可匹敌。

封不觉双腿分开，呈马步之势，左手摁住右肩，右臂直伸平举，五指微曲作掌……但闻一声龙吟，绝式乍现，一条能量形成的黑炎龙赫然而出，张开巨口，对着那骑在三轮车上的木偶鲸吞而下。

这一招，至快、至强，而且还是跟踪的，比利在招出之前，就被邪力慑住，根本无法逃走，就连站在他旁边的奥尔登都感到动弹不得。

【您的物品魂斗罗勋章已消耗】

这回勋章是真用掉了，黑龙波的消耗是“100%的生存值”，这种代价下发动的招数果然惊人，本已被阴了一招的比利无力招架，被轰得尸骨无存。

封不觉杀死比利后，自己也被黑炎吞没，不过他立即就满状态原地复活了，并且用一种得意的眼神看着最后剩下的奥尔登道：“在你怀着愤怒，冲动地杀过来之前……”他慢慢后退，无耻地站到了法斯特的身旁：“最好考虑一下现在的状况……”他笑道：“我记得比利说过，你们三人中，唯有他在最强状态下的力量能胜过法斯特……所以，如果我是你，就不会白白过来送死，而会选择以现在的状态退回监狱去，准备迎接不久后将会刷进来的某只怪物。”

法斯特这会儿貌似是后知后觉地看懂了眼前的状况，他转头望着身边的封不觉，由衷地说道：“你还真是阴险……”

“你愚弄、欺骗、并利用了我们……”奥尔登咬牙切齿地说道。

“是你们先这样对我的吧？”封不觉道：“只不过你们不够出色，失败了。而我向你们演示了正确的做法。”

“你还用我们给你的枪，我们给你的勋章，来对付我们……”

“嗯……你们确实都是诚实高尚的体面人，在谈判过程中

几乎把我想知道的信息……比如你们能力、这些物品的原理、还有你们与法斯特的实力对比等等信息都透露了出来。”封不觉接道：“而且还先把我要的东西给了我，让我有了充分的把握来实行这个计划。”

“你这个肮脏的、卑鄙的、邪恶的……”奥尔登即使在骂人时也非常讲究措辞的准确性和文明程度，看来它在设定上是不具备爆粗口能力的。

“行了，奥尔登。”法斯特打断道：“你们和这个异界旅客之间的仇恨，与我无关。不过我有我的职责，现在，我命令你回到牢房里去，否则我不得不亲自动手送你回去。”

奥尔登那幽蓝的双眸渐渐暗淡了下去，他的视线在封不觉身上停留了许久，仿佛要把这个人的形象永远刻在眼睛里似的。十几秒后，他悻悻然地退回了监狱的门里，大门也再度关上……

“呼……”封不觉看到奥尔登离开，才长舒一口气。而第二口气刚吸进肺里，他就十分务实地对法斯特开口道：“劳驾，你手上那瓶‘不明成分的化学药剂’……”

“了解……了解……”法斯特伸出一手，将药剂交给了封不觉。

封不觉接过物品，便得到了系统提示：

【主线任务进度更新】

【寻找化学药剂（4/4）】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

游戏菜单中的新任务为：【将不明成分的化学药剂（甲）（乙）（丙）（丁）混合为解毒剂，解除毒素】

系统语音停顿了两秒，继续道：【请问是否需要组合特定的任务物品】

封不觉在眼前的弹出菜单中点下了确定，他行囊中的另

外三瓶药剂即刻消失，而他手中的那瓶化为了白光，待数据重组后，就变成了一件新物品：【解毒剂】。

封不觉没有立刻喝药，而是对法斯特道：“我说……这位大哥，我帮你解决了这次越狱事件，你就没有什么表示吗？”他一边说着，一边抬头看向了法斯特。

但封不觉眼前的这名狱卒，竟然如定格一般不动了，仔细观瞧，这个法斯特真的变成了一尊雕塑。

“你没有帮我任何事，你只是帮了你自己。”法斯特的声音从另一个方向传来。

封不觉闻声转头，发现另一个全身发出银色光芒的法斯特朝自己走了过来。

“无论你站在哪边都一样，他们根本逃不出去。”法斯特说道：“他们只是一次次到这里来，杀死我制造的泥偶而已。”

“你……”封不觉神色微变，沉吟道：“我明白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之主的咒语，从始至终，都是你在这里捣鬼。”

“哼……那是当然了。”法斯特冷笑道：“主人怎么会让一个比囚犯要弱的狱卒来看守监狱呢。”他行到封不觉面前，接着道：“这个泥偶，是用特殊的魔法材料制作的……”法斯特拍了拍那个灰色的、和自己一模一样的雕塑，“我本人的实力，自然不可能在比利之下。论单打独斗，他们都不是我的对手。但是……他们三个若是联起手来，确实会比较麻烦……”

“因此你就设下了陷阱……”封不觉走了几步，歪着头，煞有介事地看着那个灰色的法斯特雕塑道：“‘杀死’这个泥偶的人，就会被夺去力量是吗？”

法斯特的视线紧跟着封不觉，随着他的移动，法斯特也略微转动身体，成了背对监狱大门的状态。

“事实上……动手杀死泥偶的是谁并不重要，只要这泥偶被破坏，身处‘门空间’的所有人，都会被夺去力量。”法斯特

道："所以，我一直是在这个空间外，远程控制着泥偶与他们交战，他们也始终天真地认为那个泥偶就是我本人。

呵呵……每次他们杀掉泥偶后，力量就会回到非常弱的状态，这样，真正的我就可以在暗处不费吹灰之力地将他们送回牢房了。"

"几次三番之后，他们自然会疑惑这种现象……"封不觉顺着对方的话，补充了一句。

法斯特接道："没错，所以我就编造一个所谓'轮回'理论。我告诉他们，这是时间之主的咒语。无论他们杀死我多少回，都是没用的，只会陷入新的轮回罢了。"他摊开双手："我就是用这个方法，解决了他们频繁越狱的问题。至于这儿的其他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不过就是适时地投一只怪物进去，保证有东西和他们几个'作伴'。"

"嗯……"封不觉舔着嘴唇道，"看来……要说阴险，你也颇具水准嘛。"

"这是在讽刺我吗？"法斯特冷哼一声："哼……欺诈这方面，我跟你比的话，似乎还差了点儿吧。"

"呵呵呵……哈哈哈哈……"封不觉仰头大笑，形似癫狂。

忽然，笑声戛然而止，一个狞笑停留在了他的脸上："不……不是差了一点儿，是差远了。"

这一瞬，法斯特神情愕然，他猛然发觉身体多处传来了刺骨的寒冷之感。低头一看，一团团黑色的阴影已缚在了他的脖子、手腕、膝盖等多个部位……

"你最好别乱动，你的血，正在我的血管里流动。"奥尔登的声音在法斯特耳畔响起。

同时，三轮车移动时吱吱嘎嘎的响动也从他身后传来……

木偶比利骑着三轮车缓缓开到了法斯特的面前，仰起他阴森的面孔，平静地问道："你被毛茸茸的动物用后腿踢过

吗？”

“什……”法斯特听到这个问题时，已察觉到了什么，他转过脸去……

只见，拉比特一蹦两米高，在空中旋转着，用它粗壮的兔后腿，对准法斯特的面门使出了一记回旋踢，口中还长啸一声；“我哒——”

第183章 卑鄙的我（完）

拉比特这一腿结结实实地蹬在了法斯特的脸上，一坨银色的液体当即就从法斯特的口鼻喷了出去，连带着还飞出去两颗银牙。

比起身上肉体的疼痛，法斯特更为介怀的是心中的疑惑——为什么？

“咳……噗……”法斯特吐出口中的血水，瞪大了眼睛，惊愕地对封不觉道：“这……这是怎么回事？你刚才明明把他们给……”

“那当然是演给你看的了。”封不觉道。

“不可能的，拉比特的幻影我……”法斯特的话只说了半句。

拉比特就打断道：“那是真身。”它在地上一边磨着脚掌，一边说道：“我知道，你可以分辨出幻影人和真人之间的区别，但施加在真身上的局部幻象，你还从没见我用过吧？”

拉比特说着，用兔爪对着自己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只见它的脖子上，顺势出现了一道豁然血口，血浆如瀑布一般流泻而下，“你想看的话，生生把心脏给掏出来的幻象我也可以演给你看。”话音未落，他制造的景象就凭空消失了，伤口和血迹，全都无影无踪，“刚才你看到的……只是一发毫无威力的子弹飞向我的脸，而我即刻制造出了头部被打爆的幻象而已，比利的‘伤’也是如此。”

“你的失误之一，就是对泥偶的把戏过分自信，每一次你都轻而易举地让这个泥偶被他们杀死，以至于你对他们三个的能力只有个大概的了解。”封不觉接道：“如果你在过往那些远程操控泥偶的战斗中，能更加用心一点，而不是想着草草

了事，你就能掌握更多关于这三名囚犯的信息……尤其是他们战斗时的能力细节和变化。”

“这都是你咎由自取。”比利这时也说道：“在我们被你的把戏欺骗了数次之后，你便道出了所谓‘时间之主的咒语’之说。从那以后，你面对我们逃脱的尝试显得更加漫不经心，往往是象征性地抵抗一下，就被轻易杀死。”他顿了一下：“我也起过疑心，为什么你这个新狱卒的实力会和萨摩迪尔相差如此之巨，可惜我还是被你那套咒语的说辞给骗了……”

法斯特道：“你们……进门之前就已经周密地安排好了刚才的骗局？”

“谈不上什么周密。”封不觉语气轻松地说道：“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表演，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提出了这个建议。事实证明我猜对了，当然了，就算我没猜对，我们也没什么损失，只不过是白演了一场罢了。若一切真如你所说，他们过会儿再进来，把枪给我，然后我再毙了你就是。”

……

十分钟前……

封不觉分别看了身边的三人一眼，耸耸肩，向前走去。

他几步就到了监狱大门前，手也已经放在了门把上，但就在他准备推门的那一刻，却忽然停下了。

他僵在那里，若有所思。

“喂！又怎么了？你到底有完没完？”拉比特喝道。

“不对……”封不觉的眼中闪过了什么：“你们被骗了！”

“干嘛？难道你想拿了报酬就……”拉比特的声音高了起来。

“闭嘴。”比利喝止了它，用试探的语气接道：“他另有所指。”

封不觉松开门把，转身回到了大书桌的旁边，“你们说

的‘轮回’确实有可能实现，但是每次都是以‘杀死’法斯特而触发的，这有问题……”

“在特定的空间中获得无限复活的能力，是很正常的事情，连你都可……”奥尔登说道。

“我不是指他可以复活这点有问题。”封不觉否定并打断道：“如果是时间之主下的咒语，为什么他不把效果设定为，你们三个之中任何一人发现并走出那扇门，就立刻触发轮回？”他扫视了三人一眼：“那样说不定还能引起你们的内讧。”他用手指了指门那边：“为什么他要设定成，法斯特被杀掉，轮回再触发？”

“狱卒活着的时候，依靠狱卒来看守囚犯，狱卒死了就触发轮回，这难道不合理吗？”奥尔登反问道。

“哈！”封不觉笑了：“如果那个狱卒比你们强的话，当然合理。”他转头看向了比利：“但是，实际情况是，比利一个，就具备杀死法斯特的能力。你们俩要是联起手来，我想也是十拿九稳吧……”

比利道：“你的意思是……”

“告诉你们这个轮回理论的，是法斯特本人对吗？”封不觉问道。

“不错，是他。”比利回道。

“在法斯特成为你们的狱卒之前，你们对他的实力了解吗？”封不觉又道，“他和萨摩迪尔相比如何？”

“虽然过去没交过手，但众所周知，法斯特是仅次于‘十二时官’的强者。”比利稍微想了想道：“萨摩迪尔……原先在‘十二时官’中排第十位，他看管监狱的时候……没有什么怪物，也没有轮回，我们三个都待在小囚室里。反抗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联手，并且依靠偷袭，也无法与萨摩迪尔抗衡。”

“嗯……”封不觉双手在胸前交叉，点头说道：“那不就结了……如果时间之主派来接替狱卒工作的人，根本无法胜任

这份工作，他为什么还要将其派来？直接下个咒不就完了？”他抬起头，“既然法斯特来了，就说明时间之主认可了他有能力看住你们。只不过……法斯特看管你们的方式，并不纯粹依靠力量，他有他的办法……”

封不觉撇了撇嘴：“再说了……真的有那种咒语存在吗？以我一个异界来客的眼光来看，假如真有的话，时间之主在门口放头极具攻击性的猪就行了，放个看守干什么？”

“所以！”封不觉举起一根手指：“我认为，咒语的事情，是法斯特编造的。”

“那为什么……”拉比特想问问题。

封不觉为了节约时间，直接说道：“我有个计划，你们听一下。”

……

时间回到此刻，距离封不觉毒发，已不足十分钟了。

“当然，我也是有一定私心的。”封不觉继续对法斯特道：“虽然我认为剩下的一瓶药剂应该就在你那儿，但我对杀死你以后是否会获得该物品，完全没有把握……因此，我得想一个妥当的办法，把你那瓶药剂骗到手。

和你进行交涉的可能性很低，你自己也说了，根据你的推断，当我打开监狱大门来到这儿时，必然是与你敌对的状态。你的推断没错，不过被我事先洞悉的话，就可为我所用。

我已经从比利他们那里得知了许多情报，我知道你获得药剂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我的信息，并将以此对我的实力和行动进行揣测。既然你已认准了我会和他们三个合作，我就当着你的面，演一出反戈的戏码，颠覆你的观点。

亲眼所见的景象，比任何语言都更具备说服力。所以在开枪突袭后，我还用了【邪王炎杀黑龙波】这种级别的招式。

当时比利的枪伤只是佯装的而已，他其实是健全的状态。而且我们事先都商量好了，如果我成功施展出来，他就硬接这一下，然后配合着黑炎和幻象的掩护遁走。

而奥尔登最后那几句话，则是旁敲侧击地让你感到我的背叛出乎他们的意料，且真实。

果然，这不惜血本的表演奏效了，看到奥尔登退却，你也不得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于是乎，在奥尔登退回门里后，你卸下了防备，将药剂给了我，并且得意地用真身出现在我眼前。因为你已迫不及待地想跟我这个与你同一阵营、而且绝无可能再次来到此地泄密的人分享一下你那高明的伎俩。毕竟你用这套花招骗了他们那么久，如果不找个人吹嘘一下，岂不是明珠暗投了吗？”

法斯特面露狠色道：“切……你现在不也正在做相同的事吗？”

“这可不一样，你是想炫耀。”封不觉笑道：“而我这是临终关怀，免得你到死都不明不白。”他说着，就使用了【解毒剂】，系统提示随即响起：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您已完成该剧本，60秒后自动传送】

“他说得对。”奥尔登凑到法斯特耳边阴沉地念道：“你死定了，而且我敢保证，在你死去之前，你会充分体会什么叫‘恐怖’。”

拉比特也在一旁磨牙擦爪，一副要练兔拳的样子。

法斯特也知自己将命绝于此，他用怨恨的眼神瞪着封不觉道：“为什么你要帮他们？你知道与时间之主为敌的代价吗？”

“我也有一个问题。”比利这时竟也转身对封不觉道：“为什么你没有临阵倒戈？”他沉声道：“如果在十多分钟前，你选

择直接推门进来，而非事先和我们商议……我想你也已经成功了，突然反戈的结果，和我们所演的不会有太大差别。对你来说，那样也能通关不是吗？而且还省去了与时间之主结怨的麻烦。”

“呵呵……”封不觉笑了：“关于结怨的事，我考虑过了……你们不说，我不说，谁又会知道这次越狱事件与我有关？”他摊开双手：“我只是个异界旅客，一个不足道的小人物。你们把法斯特宰了，然后跑路，没人走漏消息的话，等于没我什么事啊。”

封不觉语气轻松地说道：“说起来……我干什么了啊？又不是我动手抓住法斯特的，我更没有杀他，本来就没我什么事吧？”他竟然恬不知耻地试图用三言两语就将事情撇清：“至于为什么要帮你们，我早就解释过了……”他的嘴角勾起了一个笑容，那笑意中透出一种疯狂：“我本就不是什么守序阵营的人。”

第184章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5000，游戏币：50000】

【获得物品/装备：无】

【完成/接受任务：3/3】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0，破解世界观：无】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630】

【技巧值加成经验：6300，游戏币：63000】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一件可用的精良级装备。】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将显示屏上的数据浏览完毕，封不觉耳边还响起了另外的提示：

【您的称号已更新为——莫测的狂徒】

【您已经升到了19级，体能值上限增加，当前为1900/1900】

“这称号怎么一听就不像好人啊……”封不觉念叨着，打开游戏菜单，视线移到了称号能力那一栏，原本的【决胜千里】已经被新技能取代，这次的还是个主动技，但效果……

【名称：看招！】

【特殊能力类型：主动】

【消耗：？？？】

【效果：玩家可选择已开启的任何一项专精，并随机发动一个该专精的主动技能（冷却时间十分钟，技能消耗取决于技能的效果，随机到的技能效果不会超过玩家的等级和能力限制）】

【备注：疯狂，是人类发掘自身潜力的捷径！】

“自宫还他喵的是练就绝世武功的捷径呢！”封不觉看着那备注吼道：“这不就是波克比的摇手指技能吗？摇手指说不定还能摇出破坏死光呢！这个还不能超出我的等级和能力！”

不过说实话，有，总比没有强，自从获得【决胜千里】以后，封不觉也没见过几个正常的BOSS，不是看不见东西，就是看见尤先生那种东西。难得瞅到两个正常点儿的BOSS数据，结果都没遇上。现在这个技能，好歹可以作为主动战斗技来用，只要面对敌人，选择“格斗”，然后【看招】，怎么着都会有点作用的吧。

此刻是十一点二十分左右，封不觉先看了看社交选项，发现似雨和悲灵都已离线了，好友名单中又是一片灰色。这个时间点，算是真空期，以非睡眠模式接入的玩家们纷纷选择完成剧本下线，准备转到睡眠模式的频道去。

封不觉也准备领了奖励就下，他按下了电梯的按钮，门打开后，他便进入了储藏室。

“说起来……最近两个剧本的装备损失甚大。”他一边检视着游戏菜单，一边走向一侧的玻璃柱：“专精倒是挺有收获的，在遇到衍生者的剧本里把灵术升到了E级，刚才那个剧本里，医疗专精也莫名升了一级……”

【请选择您的额外奖励：一、随机抽取一件与等级相应的装备，二、50000点游戏币，三、7600点经验值】

“拿了经验也不会升级，啊……再来一件装备吧。”封不觉又一次手贱，选择了抽装备。

白光凝聚后，竟显现出一支枪的外形，这不禁让觉哥为之一振。

【名称：Moxxi小姐的坏脾气】

【类型：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中等】

【属性：火】

【特效：尤其适合消灭肉体】

【装备条件：射击专精D，器械专精E】

【备注：枪身的温度并不是过热现象，持续的震动也不是故障导致的……总之，请放心使用。】

封不觉取下装备，一副云淡风轻的表情，自欺欺人地无视了那犀利的备注："好吧……哥现在有九毫米口径的SMG冲锋枪了，夫复何求……"

他又来到了第二根玻璃柱前，领取了那件剧本通关的奖励。

【名称：哥布林毒气口罩】

【类型：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微弱】

【属性：毒】

【特效：近距离说话及呼气时，可使目标中毒（该效果为主动发动，可在不显示该面部装备的前提下使用）】

【装备条件：器械专精D，等级17以上】

【备注：人人都会死，医疗保险能确保你死在床上。不过，假如你的治疗费用太过昂贵，可能就会有戴着口罩的陌

生人来造访你……毫无疑问，哥布林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毫无节操可言。】

“呵……呵呵……”封不觉连续拿到两件精良级装备，却有点高兴不起来，他揣着枪，戴着口罩，回到电梯间，面对镜墙，看着一袭紫色西装的自己，那形象……基本上……介于疯狂的反社会份子和变态杀人狂之间。

“莫测的狂徒，还真是挺贴切的……”他自己都觉得这个称号至少从外形上来看靠谱。

又一个噩梦级的单人生存模式完结后，封不觉的数据为：

称号：【莫测的狂徒】，经验值：6736/19000，技巧值：3300，游戏币：422000。

专精：通用D，器械D，侦查E，格斗D，射击D，医疗E，灵术E，召唤N/A。

行囊6/10：马里奥的管钳，手电筒，折凳，SCP-500(19/20)，反重力弹射器，Moxxi小姐的坏脾气。

装备：爵士之舞，死亡扑克（灵能武器），回音盔甲，哥布林毒气口罩。

空间3/10：拼图牌-猴，拼图牌-墨镜，普罗晏比娜的吸尘器。

技能：【草率的维修】【灵识聚身术】【炼冰术士的执着】【看招！】

说实话，这数据非常强，比起游戏中其他不足二十级的玩家来，他的专精、装备都可令人咋舌，技能方面相对差一些，但也不错了。

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实力，不代表实际情况。如果真去开一局1V1的杀戮模式，让封不觉和某个同为十九级的玩家战斗，那就是两码事了。可能随便找个工作室的蓝领玩家，只要是射击或者格斗专精的，就能打赢封不觉。

所谓战斗，就是这么一回事……不是强的人会赢，而是赢的人比较强。

封不觉领完奖励，便选择了离线。他还需要整备一番，比如购置新的弹药，逛逛商场，再去惊吓盒子里瞧瞧【一击必杀手枪】有没有刷出来之类的。不过这些事，他准备在睡眠模式里办，比较节约时间。

第185章

狂踪剑影不紧不慢地走入了团长的会议室，此时，会议桌旁已经有四人就坐，其中一人是他的哥儿们【无刀客】，另外三人坐在长桌另一侧，ID分别为【一刀倾城】【一剑倾城】和【才不怕呢】。

江湖毕竟也是一流社团，纪律还是不错的，反正是没有出现与会人员坐在那儿肆无忌惮大嚼薯片的情况，不过他们也没干坐着，人手都拿着瓶饮料，时不时喝上一口。

惊悚乐园中的零食和饮料，纯粹就是解馋用，没有BUFF效果，也不能恢复生存或体能值，更不能让现实中的玩家少吃一顿什么的。但是，这些商品在游戏中的销路竟出奇得好。不管是职业玩家，不差钱的RMB玩家，还是普通的休闲玩家，都会买上一些来尝尝。

梦公司在游戏中出售的虚拟食品真有如此吸引力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推出的商品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时下最流行或者最大众化的商品，比如薯片、可乐、香烟等；第二种是比较高端的、在现实生活中价格不菲的商品，如名贵的药材、巧克力、酒精饮料等；而第三种……是现实中不存在的猎奇产品，比如美食漫画中才会出现的“加拉鳄肉干”、“彩虹果汁”，以及具备惊悚元素的游戏原创零食，如“眼球串烧”、“木乃伊绷带粽”之类的……

虽然公测时间不长，而且这类商品的价格大部分都不算贵，但惊悚乐园在这一块的盈利，俨然已经接近了商店中其他消耗品（弹药、药品、电池等）所能带来的收益。这项买卖竟成了系统从玩家身上回收游戏币的一大渠道。

“笑哥还没来啊？”狂踪剑影一边坐下，一边开口说道。他的目光从桌子对面的三人脸上扫过，这三人都是江湖成员，

但和狂踪剑影不熟。出于礼貌，剑少还是冲他们微微点头，算是打招呼。

无刀客应道：“八成在忙着安排你先前所说的那件事吧。”

“有这么麻烦吗？”狂踪剑影问道。

“哈……你自己把东西一搁，就成甩手掌柜了。”无刀客笑道：“咱们可是忙活了不少事啊，你以为器械专精这么好练啊？除了秩序，哪个社团能做到每种专精的玩家喊一声就冒出好几个可供差遣的？”

狂踪剑影耸耸肩：“反正我没练过，具体难度不清楚。”

正说话间，会议室的门再度打开，一个一米八五左右、面容沉稳、刚毅的男人走了进来。

【笑问苍天】，江湖工作室三名老板之一，同时在游戏中身兼江湖社团团长一职。

假设有一群人，流落荒岛、受困深山、或者深陷某个未知的危险空间中。他们一开始一定会手足无措，这时，笑问苍天无疑会是人群中那个可以依靠的人，一个被期待着站出来做点什么的人。

往高了说，这叫领袖气质。通俗点讲，就是这人看着靠谱。

在现实中，笑问苍天、无刀客和狂踪剑影这三位，已算是青年企业家了；在游戏世界，他们也都是职业玩家中的风云人物。不过要说谁最能代表江湖工作室，那笑问苍天当之无愧。

论游戏实力，刀剑笑只在伯仲之间。过去在其他虚拟实境游戏中，他们自然也会经常切磋一下，一直是互有胜负。撇开游戏中职业、装备等因素，三人间没有很明显的差距。

可要论经营公司这方面的事务，无刀和剑少就差远了，工作室的重要决策和未来发展道路，从一开始就都是由笑问苍天制定的。对他们这种从草根发迹起来的公司来说，这样

一个英明的决策者，说是成功的基石也不为过。

“嗯……都来了是吗。”笑问苍天来到了会议桌的主席位坐下，视线扫过了右手边的无刀客和狂踪剑影，又看了看坐在自己左手边的三人，“彼此都认识过了吧？”

“啊，聊了几句。”无刀客回道：“不过剑少他才刚来，你还是介绍一下吧。”

笑问苍天随即就举起右臂，面向左边的三人，伸手介绍道：“剑少，狂踪剑影。”

“久仰大名！”一刀和一剑终于有幸得见高手，兴奋之余，又显得有些拘谨。

一旁的不怕妹子却只是撇撇嘴，不置可否的样子。

“呵呵……你们不用这么客气。”狂踪剑影笑着回道。

笑问苍天又对着狂踪剑影道：“一刀和一剑虽然不是职业玩家，不过他们俩的上线时间比较充分且一致，我看他们挺有潜力……”他顿了一下：“你不是一直在抱怨杀戮游戏找不到合适的队友吗？以后他们就跟你如何？”

“好啊。”狂踪剑影很爽快地答应了，他也是很会做人的，在这种时刻，要么就干脆地拒绝，要么就一口答应下来，假如他摆出一副嫖客挑姑娘的样子，斟酌再三才回答，肯定会让一刀和一剑有些难堪。

“都是一个社团的，还有经验加成，我求之不得呢。”狂踪剑影说道。

“哈哈，那以后就请剑少多指教啦。”一刀和一剑也是喜形于色，对他们来说，能在江湖这种名号响口碑佳的大社团里混着，就已经不错了。团长刚才那句“有潜力”更是够他们得瑟一阵的。如今被指派去与狂踪剑影组队，那简直是天赐良机。同样是使用冷兵器近战的玩家，能在近距离现场观摩狂踪剑影这种顶尖高手的战斗，那自己的水平想不跟着提升都难啊。

“另外，这位【才不怕呢】……”笑问苍天接着介绍道：“是由一刀和一剑引荐的高手，今天刚刚加入社团，我想让你们也见一下……”

无刀和剑少闻言，神色皆是微变。心中都在琢磨着：“见一下”是什么意思？这是你女朋友或者亲戚，所以带来让我们兄弟俩瞅瞅？看你这介绍方式也不像啊，那也就是说……这位美女虽然不是我们工作室的员工，但她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认识的、非常有实力的休闲玩家？

“你好。”才不怕呢随口道了一句。她在剧本中遇到陌生人时，摆出的那种卖萌神态，在此刻荡然无存，而是换上了一种女汉子的性情。

无刀因为来得早，所以先前已经和她打过招呼了，剑少算是第一回和不怕搭话，他一边回道：“你好。”一边在心里琢磨着：从来没见过她，也没听说过使用“才不怕呢”这个昵称的职业玩家，但笑哥却很重视她的样子……有意思。

“不怕以后就和无刀一起排剧本吧，尽量保持稳定上线，练得快些。到三十级以后，我想把你编入专门的小队，去攻略噩梦难度的团队生存模式。”笑问苍天说道：“另外，三十到三十九级总共能打三场的‘排位战前哨战’，我希望你可以和社团里的队友一起去，到时候我会安排。”

……

同一时间，地狱前线会议室。

封不觉走进会议室，看到似雨用双手托着腮帮子，一脸无精打采的神情，围观着身边那无聊的情景。只见悲灵正隔着桌子把一个一个的爆米花朝着小叹投掷过去，试图把将更多的爆米花沾到小叹的头发上。

“都在等我啊？”封不觉问道，此刻他们已经是在睡眠模式登陆的游戏中了。

“其实只等了十分钟而已。”似雨说道。

封不觉转头看看小叹头上的爆米花数量：“我很好奇，要是我再晚点儿来，那这种用爆米花打发时间的把戏，会升级成什么样子？”

“也许她会让我张嘴来接吧。”小叹回道。

“我很高兴，你终于找到一个心理年龄和你接近的朋友。”封不觉笑道。

“瞎说！我可比他成熟多了！”悲灵不服道。

“那是啊，上过小学的都知道，女孩儿早熟嘛。”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也在会议桌边坐下。

悲灵斜视着这位毒舌团长，吐出舌头做了个鬼脸。

“听说你要上电视了？”似雨这时开口道。

“啊……你小子果然已经宣传过了啊……”封不觉这句就算是承认了，他对小叹道：“诶？对了，你的左手怎么样了？握碎【缓慢的流沙】瓶子，造成的影响有显现出来吗？”

小叹回道：“没事啊。”他说着还举起手来：“没有异常啊，我下班回家还打了两个剧本，没感觉到什么影响，可能从死亡问答的那个剧本出来以后，流沙的效果就消失了吧。”

“剧本里的负面效果是不会带回登陆空间的。”悲灵接道：“团长你不是熟读游戏说明的吗？怎么这件事上那么纠结？”

“因为我觉得那个剧本有问题呗……”封不觉心道，不过他没有说出来。

“没事就好了。”每次都是似雨把话题带回正轨，若没有她在，不知道这帮人能扯淡到何时：“大家又经历了几个剧本，先重新交流一下等级和状态，然后准备出发吧。”

（卷一　完）

【第二卷（上）】

第186章 苍灵论剑（一）

封不觉在迟到的那十分钟里，已经把排剧本前该办的事情都办了。他去商城买了五瓶生存值补充剂（中）和六梭冲锋枪子弹，总共花出去四万多游戏币，随后又去惊吓盒子里搜索了上一个噩梦剧本里见过的【一击必杀手枪】和【魂斗罗勋章】，结果还真有……

惊吓盒子中的【魂斗罗勋章】，其属性和封不觉使用黑龙波所消耗掉的那个是一样的，售价20000技巧值，现阶段来讲，恐怕也只有等级排行榜前几名的玩家存在着理论上的购买可能，而绝大部分玩家都只能望价兴叹。

而【一击必杀手枪】的属性，已被系统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虽然枪的特效还是必杀，但失去了必中效果，需要自己瞄准，而且对剧本的最终BOSS和玩家无效；子弹仍然是无限的，但射击次数受到了限制，一个小时内居然只能开五枪。纵然如此，这件武器的定价还是在50000技巧值。

虽然这两样都是传说级品质的物品，但和封不觉曾经搜到过的另一件传说武器【铁碎牙】比，还是差了不少。售价方面，这两件加起来也没那一件贵，可见惊吓盒子给出的定价还是比较合理的。

封不觉不想让队友们等太久，所以他快速买完东西，草草满足了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后，便立刻来到了会议室中。

此时众人所在的这个会议室是似雨开的，队长也是似雨，不过封不觉进组以后，她转交了队长权限。

四人的具体数据此处就不详表了，除了封不觉以外，其他几人的能力和装备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小叹、似雨和悲灵三人现在都是17级，称号和上次的一

致，使用的武器也没有变化。专精方面，三人都略有提升，小叹已经具备了【恶魔蝙蝠鬼影】的学习条件，所以封不觉直接就把这技能从社团的公用仓库里取出来让他学了。

趁着交换情报的时候，封不觉顺便把龙傲旻已加入其它社团的情况说了一下，另外还提到了【硬盘2455-A-1】以及他和狂踪剑影的协议。地狱前线这几位很快就明白过来……狂踪剑影算是被封不觉给忽悠了，觉哥才是真正的甩手掌柜，啥事儿都不用管，就等着对方把装备造完了送过来。

龙哥没能加入，虽是有些遗憾，但也不是什么大事，反正地狱前线本来就是休闲性质的小社团，封不觉也没计划去打造什么配置强力的六人团队。以后遇到志同道合的玩家再加就是了，在社团人数这方面，他并不刻意去强求。

四人报完各自的信息后，便准备出发。

他们分别回到了自己的登陆空间，待封不觉接通了队伍通讯，确认一番后，就进入了排队系统。

【疯不觉，等级19】

【枉叹之，等级17】

【似雨若离，等级17】

【悲灵笑骨，等级17】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请确认。】

【已确认，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五人。】

【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的个人或队伍。】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这次的语音是一种类似老巫婆的感

觉，语气阴森，和封不觉玩新手训练时听到的有点像。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游戏币100000点。】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片头CG开始播放……

夜，皓月当空。

一条小路上，马蹄声渐近，不多时，行来一匹快马。

马是白色的马，马背上的人，也是白衣的人。

这白衣男子一身古代侠士打扮，却未见其身上配有兵刃，也不知他星夜赶路，是为何故。

【十年前，紫云墟惊天一斗，“无名剑”谢三与“剑神”叶承大战两天两夜，未分胜负。】字幕配合着系统语音出现在了画面底部。

“这是要闹哪样……”封不觉一听这武侠小说似的开头，就已经感到这次的剧情又要神展开了。

【十年后，二人在江湖中已难觅敌手，一战在所难免。】

【这场决斗，为争天下第一，更为证各自剑道。】

【决斗的地点，定在西南方一片荒凉之地，一座早已废弃的村镇中。】

话到此处，画面中的白衣男子忽然勒马，凝视着眼前的那条小路，视线扫过了两旁影影绰绰的树林：“在下玉面探花白典，不知前面是哪条道上的朋友？可否出来一见？”他的说话声不是很响，但在这夜里，依然能传到很远的地方。

“回去吧。”一个老者的声音回道，这一句话，虽是传入了白典耳中，但白典完全没能掌握到说话之人的位置，声音仿佛是在四面八方打转一般。

“哼……想必你也是来一观三日后那场旷世决斗的吧？”白典冷哼一声道：“凭你一句话，就想让我……啊！”他话未说完，就坠马而落，落地后不久，便成了一具尸体。

镜头移动，给了白典一个特写，只见其死不瞑目的双眼中透出惊骇之色。临死前，他只来得及将自己的独门兵器——一支奇形的飞镖握到手中，可惜，这根本没派上用场。

镜头又一次移动，给到了白典颈后偏左的地方，这时玩家们才看清，那里被扎进了一根竹签。

【苍灵镇，三面环山，传闻村北山林中有座破庙，为凶灵所盘踞，故有恶鬼下山作祟，镇中时有村民蹊跷惨死，官府亦束手无策，多年过去，当地住户纷纷迁逃，此镇便成了名副其实的鬼镇。】

【这一年的八月十五，两大剑客就约战于此。】

【风声走漏，武林震动，各方高手纷至沓来。这荒镇中的客栈，竟在几日内蹊跷地再度开张，住进了上百号江湖上响当当人物……】

【这场决斗的结果如何？鬼镇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这一切的背后是否潜藏着不为人知的阴谋？】

剧情简介就到这儿为止了，地狱前线的四人和另一名排进来的玩家，随即就出现在了白典死去的那条小路上，不过他们距离事发地点至少还有一公里的距离。

【主线任务已触发】

【进入苍灵镇。】

“这年头，高手打架不去紫禁城，跑到闹鬼的村子里折腾……有种……”封不觉扶额念叨着。

“啊！你！”似曾相识的声音响起。

封不觉抬头望去，看到了一张不太想看到的脸，当时就本能地说道：“有没有搞错……”

“这是我的台词才对吧！”迹部少爷吼道。

“你那三个队友呢？”封不觉问道。

“呃……”迹部回道：“打3V3去了。”

“你果然是累赘啊……”封不觉直言道。

“说什么呢！”迹部少爷不爽道，但他实在没有后续的说辞来反驳。

“朋友？”似雨看着封不觉，言简意赅地问道。

封不觉犹豫了一下：“嗯……算是吧……”他转身对小叹和悲灵说道：“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冰帝牛郎团的团长迹部，小叹你还记得吧，血狼丧尸剧本里被干掉的那两个家伙之一。”

“哦……对，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小叹在那个剧本里只见过【迹部少爷】和【名字真难取】的ID，但未曾谋面。

“说谁是牛郎呢！瞅瞅你自己这种反社会疯子的造型……配合哥特式的社团名，居然还好意思说我？”迹部少爷一边说着，一边已注意到，身边的两男两女都有“地狱前线”的徽章，他问道：“诶？你们还是社团队伍？”

“是啊，我现在也算是团长了啊……虽然不能说很有威信，但看到你这么惨的例子，突然就有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封不觉道。

迹部觉得这样下去就会进入自己不断吐槽的死循环，论毒舌他和封不觉不是一个级别的，没办法，只好忍了……他扯开话题道：“那个……话说……你们的社团BUFF是什么？”

“哦……那个啊……”封不觉觉得这种情报告诉对方也无妨，反正社团BUFF会根据每个礼拜的社团排名而变化，“第一

个是【剧本中的所有体能值消耗降低3%】，第二个是【延长三秒惊吓值到达峰值后导致强制离线的时限】”

迹部少爷若有所思道：“嗯……和我想象中差不多，我们社团的BUFF是加一丁点儿生存值回复速度和结算时的游戏币奖励。”他顿了一下：“看来排在榜单一百名靠后的社团，都是这种聊胜于无的加成了。”

“这种事你到论坛上去看一眼就该知道了。”封不觉道。

“啊？呃……是吗。”迹部愣了一下道。

“我说……你小子多久没下线了？”封不觉道在团队栏中查看，注意到迹部少爷现在的等级已经20级了，称号是【高调突袭】，“你该不会是在限定的游戏时间允许下，除了睡觉吃饭，就一直在玩吧？”

“我可是职业玩家！”迹部一脸认真地说道。

“好吧……”封不觉耸肩道。

因为只有迹部一个算外人，所以五人无需花太长时间来彼此介绍什么的，他们稍微聊了几句，封不觉就清了清嗓子，开始兜售他的第一个策略……

第187章 苍灵论剑（二）

【您的外观在NPC视角中将被系统调整为适应剧本设定的形态】

当封不觉独自一人行到了片头CG中白典被杀的地方，耳边立即响起了系统语音。觉哥自然明白，他已然进入了某个NPC的视线中，语音提示就是间接的证明。

“嗯……”封不觉低头看着白典的尸体，月光将死尸那可怖的面容照得格外分明。

“前辈，假如我装作不知道你躲在附近的样子，你会不会就这么让我过去了？”封不觉忽然开口道，他的声音不高，但显然不是在自言自语，他的语气不卑不亢，但称呼对方时还算比较礼貌。

“你既已开口与我讲话，就证明你不但知道我在附近，也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老者的回话从风中传来，依旧是飘忽不定，难觅其源。

封不觉竟笑着嘲讽道：“我就不能是在诈你吗？”

那声音沉默了，没有回答。

“我来到此处，发现一具尸首横陈于地，死者遭暗器所伤，伤在颈后。粗浅一看，仅有这一处外伤便已致命，那多半为偷袭所致。杀人者只用一根竹签，可见其内力深厚。”封不觉接着说道：“于是，我开口说这一句，试探一下杀人者是否还在附近，合理吗？”

老者再度传音道：“那你又怎知老朽是你的前辈？”

“很简单啊，我年纪尚轻，江湖中多半都是我的前辈。”封不觉笑道：“何况前辈你这手竹签杀人的法门，全然不像年轻人会用的手法，没有深厚的功力，根本也用不了这手法。”

其实封不觉目前为止都是在扯淡，他只是利用片头CG中得到的信息与这NPC周旋而已。

“哼……你是诈我的也好，不是也罢……并未改变什么。”老者回道；“回去吧。”他还是给出了这句话，和玉面探花死前听到的那句一样。

“我能不能问问，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通过？”封不觉问道。

对方的回答就两个字：“高手。”

“我脚边的这个死人，难道不是高手？”

“是，但他是朝廷的人。”老者顿了一下；“所以他非但不能通过，还必须死。”

“我不是朝廷的人，而且我也算高手啊。”封不觉道：“如此说来，我应该可以通过才对吧？”

“呵……哈哈哈……哈哈哈……”那老者大笑出声，笑声回荡在四周。

忽然，一道人影从林间闪出，一名蓝袍老者出现在了封不觉前方数丈远的地方。

这老头儿看上去已是七十岁上下，发须全白，背却还挺得笔直，其面相不算慈祥，但也不似奸恶之徒：“小兄弟，让你的同伙们也出来吧。”

封不觉装傻道：“什么同伙？”

“我没你那小聪明，也没兴趣诈你。”老者又道：“我知道你有四个同伙，在暗处搜索我的行踪，而你在此吸引我的注……”

“好吧好吧……”封不觉见事情败露，干脆转头喊了一声：“都出来吧，被发现了。”

小叹他们四人陆续从林间走了出来，悲灵手上还拿着MP5，枪口就对着那老头儿，时刻准备开火的样子，由于不

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所以那老者也并未在意。

“我顺便说一下，他们也全部都是高手哦。”封不觉的语气倒真不像是撒谎。

“呵……老朽虽是上了年纪，但还没眼花呢。看诸位走路时的步伐、身法、气息等等……”老者摇头笑道：“你们这几个小鬼……根本不会武功吧？”他对这个判断还是很有自信的，所以才会大胆地现身，“回去吧，如今的苍灵镇，不是你们该去的地方。就是那混迹江湖数十载的老手，也难保能在镇上活到决斗当夜。”

“前辈，我们是去看决斗，又不是去参加决斗，那帮‘老手’喜欢在镇上办热身赛是他们的事情，他们搞铁笼格斗都可以啊，我们不搀和不就是了？”封不觉说道。

他这句话，有大半句对方没听懂，老者愣了几秒，回道：“呵呵……你们还真是什么都不懂，江湖的事情，又岂是你们想得那般简单天真。”他上前几步，来到封不觉面前，看着略显消瘦的觉哥：“再说，就凭你小子这身子骨，恐怕连街头卖艺的庄稼把式都打不过吧。剑神的决斗，你就是看了，又能看出什么门道？”

“都说了我是高手了，前辈你怎么就不信呢？”封不觉回道。

老者的表情仿佛在说，你这小子不可理喻，他摇着头：“那你且报上字号我听听。”他指了指地上的尸体：“若你还不如这个玉面探花的名号响，趁早自己回去，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封不觉嘴角微微一笑，冷哼一声：“哼……”他的强项来了：“我乃是……拳打两广，脚踢苏杭，剑荡三秦，气镇塞北，血洗东瀛不留行，打遍中原无敌手，人称莫测狂徒的……破剑茶寮寮主，封不觉。”他恬不知耻地说完这一大通后还不过瘾，顺便报了一下诗号，“承蒙江湖同道抬爱，赠诗一首——笑望沧溟千军破，策定乾坤算因果。无觉无惧轻生

死，非鬼非神似疯魔。”

那老头儿当时就惊了，他一没听说过破剑茶寮这种组织，二没听说过封不觉这号人。不过对方这一长串名头，听着却不太像是现编的，反正换成是老头儿自己，打死也编不出来。

“你……”老者竟一时语塞，他本来颇为确定对方这五人的武功很差，甚至是没有的，但被封不觉这一忽悠，他竟然有些动摇了。

同样震惊的还有迹部少爷，他原以为封不觉会随口说个武侠小说中常见的绰号之类的，没想到这家伙张口就来了一大段儿，而且内容突破天际，和这名头一比，那什么“玉面探花”简直就是个渣啊。

“哦，对了，还未请教前辈高姓大名？”封不觉抱拳拱手说道。

“老朽只是个下人，名讳不值一提。”老者回道，他这时有点回过味儿来了，又道：“小兄弟，你着实聪明，也能言善辩，但高手，可不是吹出来的。”

“明白明白，前辈还是不相信我。”封不觉说道：“我这就露两手给您看看。”此刻，他心里想的却是：老头儿……要不是看你一副跟主线剧情颇有关系的样子，我才不跟你费这口舌呢，你若坚决不放行，我只能请你吃子弹了……

封不觉往后扯了半步，“前辈，且接我一招如何？”

“莫说是一招，就是十招百招……”老者话未说完。

封不觉就顺势发动了称号技【看招】，选择的技能类型是格斗。

封不觉知道自己肯定能使出点儿什么来，但他也不知道使出的是什么……

那老者见封不觉这就要攻上来，也不敢托大，谁也不能担保这年轻人是不是将内力深藏，准备扮猪吃虎什么……

老者运起七成功力，举掌相迎。

啪一声，封不觉和对方拼了一掌，随即后退了五六步，只有他自己清楚，刚才那一下子，让自己的生存值损失了30%之多，好在那老者纯粹是用掌力防御而已，没有向前冲推之力，否则封不觉就危险了。

“这……”那老者虽是站在原地一步未动，但却露出了惊讶的神情，他的手掌，此刻已是赤红一片，如铁烙一般灼痛。

“发动了一个带火属性的技能吗……运气不错。”封不觉心道，他表面上却显得很是平静：“雕虫小技，献丑了。”

老头儿将双手背到身后：“嗯……没想到老朽我今日看走了眼。”他让到一边：“几位少侠请吧。”

“诶？前辈你不试试我这几位同伴的武功吗？”封不觉指了指迹部少爷：“你看那个娘炮，一副很弱的样子。”

“喂！”迹部对这家伙的卖队友行为表示强烈不满。

老者只当没听到封不觉的后半句话，淡定地回道：“不必了，想必这四位也绝非等闲之辈。封寮主，请吧。”他连称呼方式都变了。

“这老头好像被我给镇住了，看来刚才的技能超强啊……”封不觉心道：“难怪用掉了三百体能值，还搭上了三十点灵力。”

“多谢前辈。”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给队友们使着眼色，让他们可以走起来了。

待五人沿着小路走远，老者将手掌举到眼前，沉吟道：“破剑茶寮寮主，哼……这小子满口胡言，但出手却着实厉害。”他调整了一下气息，似乎是想压抑手上的疼痛：“若他是个四十多岁的壮年汉子，适才那掌也不算什么，无非就是童子身苦练三十载的掌力罢了。但这小子只有二十出头，他能打出这样一掌，除了先天纯阳内力，再无其他解释……

呵……也不知江湖上什么时候又冒出了这么多厉害角

色，看来主人这场决斗引来的高人异士，无论是身手，还是人数，都远远超出预计……”

第188章 苍灵论剑（三）

苍灵镇虽是三面环山，但进镇的路却有两条。

一条大路，由距离此地最近的县城“铜丘”一路延展而来。

还有一条小路，就是封不觉他们进入剧本时出现的那条路。

先说大路，大路另一头的情势比较紧张。

如今的铜丘，充斥着各大门派的人马、各路江湖人物、甚至还有朝廷调来的兵马，里里外外好几千人。这帮人自然是不可能全部都到苍灵去的，真要是去了，那个小镇直接就被踏平了。

所以走大路入苍灵，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各大门派的掌门大佬们互相商议过后，定下了两条规矩。首先，大家门下的弟子都很多，不可能统统带去，所以，一名掌门，至多挑选二十名弟子，跟随其一起进镇，其余弟子全都留在铜丘，不得生事；其次，“邪魔外道”的人，不许通过。当然了，什么叫邪道呢？还不是由所谓的“正道中人”说了算吗。

除去一些被江湖和官府共同通缉的杀人魔王和采花贼外，一些比较边缘化的武林人物，无疑也都被归入了邪道之中，受阻于铜丘城。这些人虽然没有侠义之名，但也不是奸恶之辈，他们大部分只是因为喜欢独来独往，或者性格乖张，所以很少与正道结交。现在他们算是体会了一回什么叫党同伐异。

此处得提一下，在这个剧本的设定中，朝廷一般不会过问江湖仇杀，除非这些事波及到了平民，而江湖中人也不会去管朝廷的事，谁做皇帝、还有做得好不好，和这群武夫无

关。这是二者彼此间一条看不见的界线，是绝不允许越过的。

因此至少在表面上，朝廷的兵马到铜丘，只是为了维持秩序，如果有江湖中人在此扰民，就抓起来办了，其他的他们不管。

再来说说小路，走这条路的……自然是在大路那儿被拦下的，或者就是根本不能在铜丘现身的人。

各大派弟子在铜丘日夜看守，想从大路偷溜或是硬闯，都是在找死。武功差点儿的直接就得被乱箭射成蜂窝，而武功高的……被几百人前赴后继地围攻，迟早有内力耗尽的时候。

所以……这部分人想进苍灵镇的办法，唯有走小路了。只要人数少，行踪隐藏得当，混出铜丘后，绕行一天的脚程，便可来到这条小路上。

可这里，也守着个煞星。

蓝袍老者的身份，是“剑神”叶承府上的管家，名叫叶亥。江湖上没有他的故事，也没多少人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不曾闯过江湖。

叶亥十二岁就入叶府当了下人，至今已过六十余载，自他三十二岁当上叶府管家，叶家已换了三位主人，唯有他这管家，岿然不动。

叶亥的一身武艺，皆是拜叶承的祖父所赐。叶亥的资质并不高，他自己也很清楚这点，而且他身为下人，就算真有天分，也是没有资格拜入叶家门下的。但当年的叶老爷，却一直在暗中点播这名少年。少主练剑时，他让叶亥在旁边扫地，还故意将一些心法都朗读出来；叶亥晚上偷练武功，全府上下也都当没看见。

叶家的武学皆是上乘功夫，何况勤能补拙，叶亥纵然资质平平，但到三十岁时，亦有所小成，算得上江湖中的准一

流高手了。两年后，他便当上叶府管家，娶妻生子。对叶亥来说，这算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

数年后，叶老爷辞世，叶承的父亲继承家业，他允许叶亥的儿子拜入叶家门下，成为正式弟子。可惜此子年少好胜，十六七岁时，学艺未成，便在外与人斗狠，死于非命；而叶亥的老婆也在不久后病故了。

在失去家人后，为叶家效忠的那种使命感，成为了叶亥全部的精神寄托和人生追求。可以说，叶亥这一辈子，对叶家始终是感恩戴德、忠心耿耿。

如今的叶亥，要论武学造诣，即使那些大门派的掌门级人物来了，也绝非他的对手。能打赢叶亥的只有两种人，第一种就是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比如谢三、叶承这类不世出的人物；第二种，就是苦练多年的先天级高手，而且这种人还得是……资质在叶亥之上、招式不落下风、内力至少有其六成上下。具备这三条，才有可能赢他。

有这么一号人物守在小路上，结果可想而知。

就这半个月的功夫，不少在江湖上叫得上字号、或者叫不出字号的恶人，都被叶亥直接给灭了，这算是顺手为民除害。

亦正亦邪的江湖人物里，武功不过关的，也都被他“请”了回去。唯有真正的“高手”，那些配得上观看决斗的人，才从小路进了苍灵镇。

至于像玉面探花白典这种表面上是江湖人物，实则有朝廷背景的，同样是死了不少。朝廷毕竟是朝廷，自古以来，官府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明面上不干预江湖事，实际上背地里插手的地方也不少，只不过他们从来不会承认而已。因此，遇上类似的情况，江湖中人也会毫不留情地把朝廷的人给干掉，反正你们也不会承认这人是你们派来的，吃哑巴亏呗。

……

同样是在这个夜里，苍灵镇北面的山林中，距离传说中闹鬼破庙不远的地方。

此处藤草齐膝，寂无声息。举目朝林中望去，阴森森浓荫匝地，头顶枝丫交横，地面荆棘丛生。

但见一道人影飞掠而来，踏草无声。

来者是一女子，一身青衣素袍，身形苗条健美，相貌也算得上清丽脱俗。

不过此刻她的神情却是凝重肃然，眼中还带着一抹惊惶之色。

“轻功不错。”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

说话间，另一条黑影刹那间出现，看他的姿态，非但没有拿兵器，而且双手还背在身后，一副连手都不用就能打赢的样子。

女子不由分说，剑挟劲风，使出毕生修为，一剑扫去。

那黑影用一个不可思议的动作，避过了这一剑，并将右足踏在了长剑上，凭一股雄浑内力压住剑身，任那女子将脸涨得通红，用尽全身力气，剑也抽不出分毫。

“可惜，你最擅长的轻功，对我来说也不过就是杂耍的把戏罢了。”黑影沉声说道：“鹿女侠，只怪你运气不好，发现了我的秘密……所以你必须死。”

鹿清宁尚未回话，周遭却突生异变。

这一刻，黑暗中忽有诡异的铃铛声响起，同时，两人皆是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寒意所包围……

第189章 苍灵论剑（四）

话分两头，且说地狱前线一行人过了叶亥这关，沿着小路前行，走了大约半个小时，便来到了苍灵镇的村口。

这一路上，封不觉一直在分析这个剧本的形势，并和队友们商量着如何应付。

NPC实力方面……依先前那蓝袍老者的战力推测，这个剧本里的武林高手们，无疑还是比较强的，如果玩家和他们比武功，那恐怕有几条命都不够死。不过玩家也有自己的优势，像技能、装备这些设定，在这个世界里就属于超自然事物的范畴了，即使是叶承或者谢三那个级别的高手，在没有防备的状态下被枪械射击也是必死无疑。

不过封不觉认为，在通常情况下，还是不要和NPC们起什么冲突为妙，更不要过早暴露身为玩家仅有的优势。因为这是个睡眠模式下生成的剧本，流程所需的时间很可能会非常长，这意味着玩家们或许得在这个剧本里待很久。

毫无疑问，剧情的关键点就是“决斗”这个事件，剧本是不太可能在那场决斗发生前就结束的。白典提到过一句“三日后的决斗”，这条信息出现在片头CG里，就是一条明显的提示。留意到这句话的玩家，自然会在心里有所计较。

再等两三个小时，天就亮了，“第一天”就算正式开始，而决斗的日子，是在第三天。假设叶承和谢三准备在第三天的晚上七八点钟，找个地方一边赏月一边喝西北风，那么此刻距离决斗就还有六十五个小时左右。

晚上封不觉从非睡眠模式退出，并在游戏舱里睡下后，设定的登录时间是十二点十分。至于进剧本前的准备时间可以忽略不计，换成现实时间也就两分多钟的样子。

按照这个剧本的情况来看，如果他们要玩到通关的话，结束时差不多是早晨七点，不出意外，这一个晚上也就只能玩这一个剧本了。

“所以……就这么说定了，我是破剑茶寮寮主，你们都是我的寮客。”封不觉来到村口前，最后跟众人确认道：“尽量不要和别人起冲突，即使起了冲突，不到万不得已也别把枪拿出来。现代化兵器是我们的王牌，只要我们用一次，并且被人看到了，那今后再用时，就很难再出现对方看着枪口冲上来的大好局面了。”

说这话时，五人前方出现了一片木栈与砖石合搭的断垣残壁。这村口的样子十分简陋，倚着一面山壁而建，壁上刻有三个大字——“苍灵镇”。

三字从上到下纵写，最高处离地两丈，最低处与人的视线平行，字长三尺，宽如肩展。只要是习武之人，站在这里一看便知，这字既不是用凿子凿上去的，也不是用兵器刻上去的，而是以指为笔，将真气外放，一气呵成所写。

这三个字，其形挺拔刚劲、龙骧豹变，其意大气磅礴、朴拙雄浑。写下这字的前辈，武功之高，已令人匪夷所思，纵是这次要决斗的两位绝世剑客，也远远不是这个人的对手。

当然了，这字早在苍灵镇初建的年代，就已经写下了，那位前辈早已不在人世，只是他的这番壮举，留在此地让后人叹为观止。

“哦，这就到了是吧。”小叹借助月光，望着山壁上的镇名，“好奇怪啊，简介不是说这里只是个小村镇而已吗，但镇名居然刻得这么招摇，还挺有气势。”

“难道你认为只有花果山水帘洞这种非法武装集团才能把地名刻在山上吗？”封不觉玩笑道。

迹部少爷这时插嘴道：“我虽然不是很懂这些……但这些

字看着不像是雕刻上去的吧？会不会是某个高手用剑气刻出来的？”

“诶！有可能啊。”小叹立刻说道：“也许是来看决斗的某人，故意在村口露了这么一手，想给每个进村的武林人士一个下马威。”

“不对。”似雨平静地否定道，说起话来依旧是惜字如金。

小叹和迹部都望向了她，但她完全没有要解释的意思，只是转过头，轻轻用手背碰了碰封不觉的肩膀。

“干嘛？你有社交障碍啊？”封不觉看着似雨道。

似雨用冰冷的眼神凝视着封不觉，她的脸上没有任何情绪的波动，但这样反而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没有。”

一旁的悲灵不知道瞧出什么来了，忽然噗嗤一声笑出声来。

“好吧，我来解释一下。”封不觉耸耸肩，转向小叹他们道：“山壁上的字显然不是这个年代的产物，你们仔细看那些青苔和山石上的裂痕，都能说明字被刻上去已有些年头了。至于百十年前刻字者的目的嘛……也许那人就是此地的命名者吧。”他顿了一下，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嗯……有意思，或许……并不是因为这场决斗，苍灵镇才变得非凡。而是因为镇子本身隐藏的秘密，才有了这场决斗。”

“喂喂，那边有个家伙，好像已经注意到我们了哦。”悲灵忽然说道，并且用手指了指村口的方向。

众人朝那儿望去，在距离他们三十多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坐卧在地上的人影。

还是封不觉首当其冲，行了上去。毕竟他能说会道，反应也快，由他和NPC交涉，是最有效率的。

跨过那道破旧的屏障，五人便算是正式踏入了苍灵镇，系统提示也就来了：

【当前任务已变更，主线任务已更新】

菜单中，【进入苍灵镇】的任务旁边打上了勾。

新的任务也显示了出来：【调查决斗背后的真相】

看到这一条任务的内容时，封不觉心里立即冒出一个字：“靠！”

对他来说，这条任务比起“前往镇北破庙调查凶灵的真相”这种形式的任务还要麻烦得多，因为所谓“决斗背后的真相”，可能是任何事，说不定和朝廷有关，说不定和这村子闹鬼的事情能联系起来，说不定叶承是外星人，说不定谢三和叶承是基友……

谁都知道剧情背后藏着某种阴谋，但主线任务内容突然从一条非常具体的行为，变成了一件毫无指向性的事情，这不等于是让玩家们完全自由发挥吗？

正思考着，封不觉已走到了那个坐在地上的人影跟前，来到这个距离上，他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了。

那是个老乞丐，年纪和叶亥相仿，灰头土脸、破衣烂衫。他一手拿着根肉骨头，一手拿着个酒葫芦，一边吃喝，一边抬眼观察封不觉他们几人。待觉哥靠近，他便开口道：“这些日子，小路上来的人也挺多，但那些人，我老叫花子统统识得。”他砸吧着嘴，咽下一口肉去；“今儿个真奇怪，竟来了几张生面孔。呵呵……叶亥那老鬼，怎么会让你们这帮小娃娃混进来？”

“我是他私生子。”封不觉一脸严肃地回道。

“噗！”那老叫花子差点儿没被一口酒给呛死，咳得眼泪都出来了，才缓上气儿，睁大了眼睛道：“你说什么？”

“呵呵……跟前辈开个玩笑罢了。”封不觉抱拳拱手：“晚辈破剑茶寮寮主，封不觉，这几位都是我的朋友，平日在寮中作客……”

“没听说过。”老叫花子摆手打断了他：“我看你这晚辈还

算知礼，好言劝你一句，赶紧回去，别进镇蹚这场浑水。”

封不觉怎么可能会走，他面带微笑，客客气气地道：“还未请教前辈高姓大名？”

“哦？”老叫花子露出疑惑的神色：“你小子难道不知道我是谁？”说着，他将拿葫芦的手在封不觉面前晃了晃，那是个朱红漆的葫芦，而老叫花子的右手，断了一根小指。

封不觉心道：洪七公？不可能啊……洪七公那个是大葫芦，而且断的是食指啊……

“呃……晚辈眼拙，前辈耆宿，乃世外高人，恕在下……”封不觉又一次被打断了。

“哈哈哈哈哈……”老叫花子大笑起来：“小子你还真不认识我！哈哈哈哈！”

这老头自然不是洪七公，但他确实是丐帮帮主。此人人称丐王，名唤孟九。七年前，孟九曾败于谢三剑下，并被断一指，这件事可谓人尽皆知。更有江湖神棍宣称，孟九这人命中犯九，这一战是应了劫数。最离谱的……莫过于这种说法竟还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以及群众的认可。仿佛人们就不会动动脑子想想……按照这个逻辑，谢三就应该被切掉七根手指才对。

孟九身为天下第一大帮之主，加上贱名好记，以及手指事件的发生，江湖上还真就很难找出不认识他的人来。据说还有不少老叫花子自己剁了手指冒充他骗吃骗喝的情况，其知名度可见一斑。

“你要不是装傻充愣，就是……”孟九忽然止住笑意，猛地抓住封不觉的手腕，掐住其脉门。老乞丐那原本混浊的双眼也闪过了一抹锐利的光芒：“哼……你根本全无内力，又岂能过得了叶亥那关？说……你们究竟是怎么来这儿的？是不是发现了什么隐蔽的路径？”

此语话音未落，却见一道冰冷的剑锋，已架在了孟九的

脖子上。

原来在孟九突然出手的那一刻，站得离二人最近的似雨立即做出了反应，她以为是封不觉触发了什么FLAG而遭到攻击，警觉的她当即取出“封圣”，箭步而出。瞬息之间，寒芒已至。

“放手。”她的话言简意赅，却是掷地有声。

孟九表面上无动于衷，心中却是惊讶无比，他根本没料到对方有这么一手，如果事先有防备，他也不至于被人用剑挟住。

孟九心说：这小姑娘年纪轻轻，身法竟如此之快，只怕比起那以轻功闻名的‘落梅剑’鹿清宁，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我看这一行人，全都不像有内力的样子，他们呼吸都与平常人无异，纵是我丐帮中练过几年太祖长拳的最低等弟子，也不至于如此啊……

当然了，他可不知道，也不理解……作为“玩家”这种存在，似雨根本不需要掌握什么内力或者轻功的法门，她单纯凭借身体素质就能达到这种速度了。所以她年纪多大、是否会内功，都无关紧要。

封不觉从孟九的神情中捕捉到了什么，心里已有了底：“前辈。”他依旧是笑盈盈的，一脸和气：“有话好说，你先放开我。”他说着，朝似雨使了个眼色，后者犹豫了两秒，才把剑给移开。

“哼……这倒有趣。”孟九看封不觉的眼神，已然是变了，封不觉那笑容，在这丐王的眼中，也成了笑里藏刀，“看来是老叫花子我误会了……”孟九松开了封不觉的手，看似不经意地坐正了身子，然后说道，“你不是没有内力，而是深藏不露。”

封不觉在观察和记忆事物方面是很有天赋的，对方所有细微的举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好说好说……这位前辈，

我虽不认识你，但是……”他说着，有意识地将视线下移。

此刻的孟九，已从原本的卧坐斜躺，改为盘腿端坐，封不觉故意用眼神点破了这件事，并且说道：“素闻丐帮武学之中，下盘功夫这一路，取各家所长，十分了得。”他又看向孟九的脸：“前辈以‘老叫花子’自居，且语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加之发型飘逸，衣着洒脱……依晚辈愚见，您纵然不是丐帮帮主，也是一位帮中的长老。”

孟九虽然没完全听明白封不觉的话，但他依然用“虽不明，但觉厉”的表情，望着觉哥，缓缓放下手中酒肉，对眼前的年轻人抱拳拱手道：“这位……寮主。老朽丐王孟九，乃当今丐帮帮主。”

“哦！久仰久仰！失敬失敬！”封不觉恬不知耻地回道。白痴都知道他之前根本没听说过这名头，否则早就把对方认出来了，谈何久仰？何来失敬？

孟九这边也不好发作，刚才确实是他将对方给看得低了，冒犯在先。何况封不觉所说的每一句话，至少表面上听着还比较礼貌，最多算嘲讽不带脏字儿。

此时孟九心里已将对方视作厉害角色，他的依据主要就是两点：第一，眼前这小子既然能从自己改变坐姿的小动作上，看出这是为了运功御敌做准备，那他肯定就是懂功夫的，而且还是个精通上乘武学的高手。

第二，虽然那名女剑客的身手姑且只能算准一流，但以她的年纪能有这种功夫……不是先天高手，就一定是练了高深奇绝的心法。而她却得听那位寮主的话行事，可见这个叫封不觉的，至少也是个一流高手，或者就是她老公。

“老朽刚才多有失言……”孟九开口说道。

这回换成封不觉打断对方了：“哎~这是什么话。”他摆手道：“是晚辈孤陋寡闻，又岂能怪罪前辈您呢？”

站在几米外的悲灵凑到小叹耳边悄悄道：“咱们寮主的脸

皮还真是厚啊，从头到尾没一句心里话，表情始终那么自然……”

小叹嘴角抽动着：“呵……这种场面就能看出脸皮厚了啊？那是你太不了解觉哥了……”

第190章 苍灵论剑（五）

队友们站在那儿围观着封不觉满嘴跑火车，与那丐帮帮主继续扯淡。

按照孟九的说法，他在村口这儿守着，是为了给刚进村的江湖朋友指个道儿，顺便也是探探各路人马的底细。身为丐帮中人，他自然是与江湖中的大部分人物都能说得上话，无论三教九流，多少都得给老叫花子几分薄面。

孟九将通过大路和小路的规矩，都与封不觉他们说了，封不觉闻言后的第一反应就是问道：“按照这个说法，如今的苍灵镇中，完全没有什么邪道中人，全是名门正派和江湖上名宿咯？”

老叫花子当即就笑了：“名门正派就全是好人吗？”他反问道：“那些侠名赫赫者，背地里就真是正人君子？”

封不觉面露微笑：“晚辈受教了……”其实他只是想让孟九将这话说明白罢了，以封不觉的个性，怎么可能相信那些人都是好人呢，就连眼前的孟九，他都不是完全信任。

两人谈话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孟九着重介绍了一下现今苍灵镇中的基本情况，可以说……表面上便是暗流汹涌，而暗中呢……每个人都已是提心吊胆的状态。

与这个提供剧情说明的NPC交涉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封不觉几乎把能套到的信息都给套了出来。他听完叙述，拜谢过这位前辈，随即就领着队友们朝着镇里出发了。

待离开了那老叫花子的视线，小叹凑上来道：“觉哥，听见了没有，事情不妙啊！”

“你指哪部分？”封不觉问道。

“当然是‘每天晚上都有人失踪’那部分啦！”小叹接道。

“虽然孟九一脸认真地说这是闹鬼造成的……”封不觉笑道：“但我看……会尽信的人也只有你了吧。”

悲灵也笑着对小叹道：“就算是这个剧本里的其他NPC，都不会去信这套说辞的，那老叫花子明显是在吓唬我们，这话恐怕连他自己都不全信。”

“何以见得啊？”小叹疑惑道。

悲灵回道：“这还不明显？这个孟九若真的确信有鬼，那他还敢每个晚上都待在街面上吹风啊？至少找个有顶的屋子躲起来才是吧？”

封不觉也说道：“孟九说这里每天晚上都有人失踪，少则七八人，多则十数人……我想那些失踪者，九成以上都是被‘人’给杀死的，或者说……互相厮杀而死。”他停顿了一下：“或许只有一两个，是真正遭遇了某种灵异的玩意儿。”

悲灵接道：“而且那些江湖中人，个个心里都很清楚这点，只不过没人会去点破那所谓闹鬼之说。”

小叹点着头，似乎是听明白了：“这样他们也可以借着鬼魂之说的掩护，在往后的日子里去杀死别人？”

封不觉打了个响指：“正确。”

迹部少爷这时说道：“可这些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他们都已经来到苍灵镇上了，难道就是为了在决斗发生时，能占据前排一点的位置，所以趁着这几天，找寻一切机会暗中干掉其他的观众？”

“哎～江湖的事情，你不懂。”封不觉语重心长地说道，好像他很懂似的：“名、利，人之所欲也，恩怨情仇，皆因此而起。江湖，就是将这些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个大染缸。如果让一群武林中人待在一个特定的、合适的环境之中，人性就会暴露无遗。”他扫视了一眼周围这个黑暗而静谧的村镇：“平日里，总有一些你看不顺眼的人，或许你嫉妒他们，或许他们得罪过你，或者你清楚他们在暗地里的龌龊勾当，

又或者他们知道你在背地里做的龌龊勾当。但大家都碍于自己或对方的身份，碍于江湖规矩、伦理道德等等……在外面根本不可能动手。”他笑了笑：“你看苍灵镇这地方多完美，可谓三不管……天不管、地不管、官不管。一到晚上，你就可以悄悄出去将那些你已经忍了很久的家伙给宰了，推到那谁也不知道究竟是否存在的鬼怪身上。大家都在这样做，心照不宣，谁也不揭穿谁，这不挺好的吗？”

“我说……你这家伙把人心想得好阴暗啊……”迹部少爷听着封不觉绘声绘色的描述，不禁缩了缩脖子。

“你小子家境不错吧。”封不觉看着他笑道。

“你怎么知道？”迹部少爷反问道。

“呵呵……”封不觉摸着下巴道：“名字真难取、取名真是难、还有真难取名字他们三个，都是那种……虽然平日里明目张胆地欺负你，但遇上事情的时候都抢在你前头上的朋友吧，嗯……我猜猜，念书的时候结交的兄弟。”

“喂……这种事你都能看出来吗？”迹部少爷惊讶地问道。

封不觉拍了拍迹部的肩膀，长叹一口气：“你啊……所以你是不知道人心险恶啊。”他这时转头看了看小叹。

小叹也是笑笑，没有说话，一副过来人的表情。

“等你哪天到别人手下打打工，多在社会上接触点人，才能知道这世上有多少贱人，以及人到底能有多贱。”封不觉说道。

他们正谈话间，异变陡生。

但见前方的一条小巷子里，忽然闪出一道人影，那是名青衣秀士，三十岁左右年纪，相貌端的是英俊潇洒、风流儒雅。初涉江湖的女子，只怕见了这般容貌，便得心中一热，晕生双颊。

不过此刻，这位帅哥的样子略显狼狈，可以看出其已然负伤，且伤得颇重。其左肩已被一片鲜血染得殷红，奔跑时

不但步履踉跄、呼吸也是全然乱了方寸。在月光下，他苍白的脸色和惊恐的表情显得格外凄然。

他来到街上之时，刚来得及抬头望封不觉他们一眼，张口欲言却还未发出声音的时候，其身子忽然就像被卡车撞击一般，腰部向侧方弯折，整个人横着飞了出去，撞到了路边的一堵墙上，几息之间，便已一命呜呼。

封不觉抬起一手，示意队友们不要上前，他自己则是快步行了上去，凑近看了看尸体。

一看尸首便知，这人适才向侧方弹出去的诡异动作，是由于躯干的侧面被十余枚钉子般的暗器给打中。他就如同是遭到了霰弹枪射击一般，被暗器的力道冲击而横飞了出去。

说时迟那时快，封不觉刚要抬头望向暗器射来的方向，自己便也遭到了攻击……

第191章 苍灵论剑（六）

掷出暗器之人，名唤史嫣然，乃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万霞楼楼主公孙乾的妻子。而她刚才杀死的那个男人，既是她的相好，也是万霞楼的弟子。

史嫣然二十岁便以一手独门的镖钉功夫独步武林，二十三岁时，她结识并嫁给了已经年过五旬的万霞楼主。

一晃十年过去，这十年间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也就别细说了，一句“一朵梨花压海棠”来总结一下，足矣。

死去的青衣秀士，名叫王傲，今年二十有四，三年前拜入万霞楼门下，因生得斯文俊俏，被师母一眼“相中”，收为“关门弟子”，两人自此开始了一段不正当的关系。

不过这个王傲，也绝不只是个小白脸而已，他也有他的野心。当初他进入万霞楼，就是在打万霞楼绝技——万霞神功的主意，而有了与师母的那一层关系，他便更多了几分把握。

大约一年后，王傲觉得时机成熟，便开始旁敲侧击，试图让史嫣然将万霞神功的秘籍偷出或者是抄送给他。

史嫣然可不傻，公孙乾虽然对她出轨的事情一无所知，但还不至于糊涂到镇派秘籍被人动过都不知道的地步，所以她断然不敢行此举动。而另一边，王傲却一再提及此事，到最后终于变为了一种要挟的态度。

于是，史嫣然便起了杀心……

这次两大剑客于苍灵论剑，万霞楼作为武林中最有势力的几个门派之一，自然不会缺席这出好戏，而作为掌门夫人和关门弟子的这对姘头，自然也都跟着楼主进镇来了。

因此，才有了先前那一幕。

正如封不觉所说，如今在这个镇子上，趁夜杀掉个把人，那是天不管地不管，人更不会管。只要行凶后把尸体处理一下，防止有人从伤痕上看出凶手是谁，那便万事大吉了。

史嫣然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她假意约王傲晚上出来幽会，实则欲下杀手。却不知王傲那奸猾之辈，早就察觉出了蹊跷，做了防备。她刚要出手，对方就立即逃跑了。

但史嫣然的武功毕竟比王傲高了不止一筹，后者最终还是没能逃掉。只是在他死之前，正好出现在了封不觉他们的面前。

适才封不觉上前看尸体时，史嫣然心中便道了一声糟。江湖上识得她这手镖钉的可是大有人在，如今目击证人、凶器、尸首俱全……杀人的事情肯定会败露的，而这件事一败露，通奸的事情必然也就瞒不住了。

那一刻，史嫣然脑子里想的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反正这几人一看便没什么功夫，不如就统统杀死，只能算你们倒霉了。

嗡嗡嗡……几声颇为怪异的声响在封不觉周围响起。

半空中突然袭来的一片镖钉，在即将击到封不觉的身体时，却被一道无形的屏障挡下。若凑近看，可以发现封不觉的体表被那些暗器激荡起了阵阵透明的涟漪。

这显然是【回音盔甲】的“缓冲”属性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前文提到过，面对高速的、多点开花的刺击，音壁有着十分显著的防御效果。此刻的暗器攻击，正符合这两个条件。至于威力嘛……纵是当初K3-赤铁的近距离刺拳乱击都被音壁防了下来，眼下这远距离的散射，自然是不在话下。

史嫣然根本没料到会有这么一出，而且她完全没看明白，封不觉究竟是如何防下了自己所掷的镖钉。

封不觉这边更是大呼侥幸，若是对方用近战手段直接杀

过来，他的生存值很可能会损失惨重。还好对方选择了用暗器攻击，反倒使他毫发未伤。

这一攻一守之间，情势就已起了变化。

史嫣然本以为，封不觉这种内力全无的人，被镖钉一射便是必死无疑。她亟欲杀人灭口，因此一边掷钉，一边已冲出巷子，准备对付远处的另外四人了。谁料这小子被自己的镖钉袭击后，竟完全无恙地站在那儿，而且其手上像变戏法似的多出了一件自己从未见过的独门兵器（其实就是管钳），这一切都让她不得不防。

而封不觉这边，只是本能地拿出武器，抬眼望去。映入他眼中的是一名女子，白衣劲装，肩披浅灰貂毛短袄，腰系一条银色丝带。此女虽称不上绝色，但那娇容和身段，也算是一等一的大美人了。三十多岁的年纪，更是使她添了几分绰约风姿。

“这位女侠，有话好说……”封不觉在这几秒间基本已经明白了对方攻击自己的原因，他机敏地言道：“我不认识你……”他又指了指地上的尸体：“我也不认识他。”他谨慎地和史嫣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刚才发生的事，也与我无关。”他见对方的动作停下，似是不敢贸然上前，心中也放宽了几分：“我和我的朋友们……可以当做什么都没看见，安静地离开，这具尸首任你处置。”

史嫣然已经起了杀心，又岂会因这三言两语而动摇。她冷哼道：“哼……你不觉得现在说这些太晚了吗？你已经看到了我的脸。”她的视线移动到了王傲的尸体上：“也看到了他的脸，这就足够了。”她的想法没错，她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几个陌生人会为刚才的事情保密，假如他们真的保守住秘密，那基本就意味着……这个秘密会演变成为一种威胁的筹码。

“那就没办法了……”封不觉说这话的时候，微微转过脸，并且将声音略微提高，这很显然就是在跟队友们打招呼，准备动手了。

但见一道赤芒乍起，封不觉周身瞬间爆发出一股强烈的能量。他对这个剧本中NPC的战力颇为忌惮，不敢有半点马虎托大，因此在战斗伊始就开启了【灵识聚身术】。

史嫣然这边，却是比封不觉更加紧张，乍看之下对方内力全无，但刚才那隔空振开镖钉的无形之力，却是内功极为深厚的高手才能使出的手段。而此刻这赤色的有形之气，更是她从未见过的功法路数。

事到如今，史嫣然也无暇再多想，她是要置对方于死地的，既然眼前这小子确实有些门道，那她就用上十成功力，看他死是不死！

她暗运真气，双膝微微一曲，手腕猛出一击。这一次，只有一枚镖钉朝着封不觉飞去，但去势悍猛无伦，破空之声有如尖啸，攻击直指封不觉的咽喉。

第192章 苍灵论剑（七）

史嫣然自幼修习祖上传下的独门暗器心法，家学渊源颇深，十年前她嫁给年纪足以给自己当爹的公孙乾，一为江湖地位，二为荣华富贵，而三……自然也是看中了万霞楼那些不外传的绝技。这十年来，史嫣然非但将祖传的暗器绝学练至炉火纯青，更是将万霞楼的上乘心法与自己原先的内功融会贯通。如今她的武学修为，虽还及不上那些大派的掌门级高手，但若对上诸如海沙派、青海剑门之类的二三流门派掌门，那必是十拿九稳。

毫无疑问的，她可跻身一流高手之列。

而灵识聚身术状态下的封不觉，单论速度，绝对也是一流高手的水准。当然了，他靠的不是轻功和内力，而是游戏给他的能力属性。纵然动态视觉、反应力和行动力都能跟上史嫣然，但斗技和经验上，仍是天差地远。

面对眼前飞袭而来的这一击，如果是一名真正的武林高手，便可在避过镖钉的同时，准备后招，甚至是反客为主。但封不觉，除了闪身避开外，便做不了什么了，他还需要更多试探才能决定下一步的战法。

可以说，这也是武功这种设定的神奇之处……像K3-赤铁那样的对手，虽是厉害，但那份厉害全都摆在明面上，是力量、速度、能量、特性、技能等等因素的组合。

而在东方武侠的世界观中，衡量高手的准则，却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所谓的“一流”、“准一流”、“先天”、“绝世”之类，都是很宽泛的说法，兵器谱上的排名也是相对而言，谁都不能断言排名靠前的人对上后面的某个人就一定能赢。

高明的招式可以让一个功力处于下风的人打赢比他强许多的对手，深厚的内力可以让身体孱弱的老人徒手开碑裂

石。李寻欢的飞刀、陆小凤的手指、楚留香的轻功……等等等等，谁也不会去计较“力量具体多大，速度究竟多快”这种问题，那份东方特有的含蓄和浪漫，才是武侠世界的魅力所在。

封不觉毕竟还从未和这类使用“武功”的NPC交过手，史嫣然下一秒会做什么，能做什么，他全然无法预判，因此只能谨慎行事，务求后发制人。

他的想法倒也没错，史嫣然适才那一招，乃是一式两变，无论对手是闪是格，皆有后续的变化，如若封不觉冒进几分，将更加凶险。

但见白影一闪，史嫣然指挟镖钉，后招倏忽已至。别看她一介女流，使得又是细小的兵器，她那一身外门功夫可是刚猛险狠兼而有之，出手隐有风雷之声。

又是三枚威力惊人的镖钉射出，攻击点顺着封不觉的咽喉直线向下，分别指向天突、紫宫、膻中这三个胸前大穴。

史嫣然这后招十分出人意料，看她甩出镖钉的手势，决然猜不到她瞄准了哪里。若换成习武多年之人在此应招，那么避过第一枚镖钉后，根据经验和路数推演，肯定会认为史嫣然的后招将打向腰腹下盘，或是攻击四肢。真这么想的话……就上当了，只要提前移动个半分，这后续的三枚镖钉几乎就是避无可避。

可封不觉……没那么多想法。

如果把武林高手间的较量比作在下象棋，那么此刻，史嫣然这半边棋盘摆的是象棋棋子，而封不觉那边摆满了斗兽棋的棋子。

你飞炮，我放动物咬你，你冲车，我还放动物咬你，你跳马，那就是送活饲料上门的行为……

你能算几步是你的事，我这边根本没有棋谱的概念。

因此，封不觉又一次做出了令对方难以捉摸的举动。他

神情倒是专注，可没做出分毫的提前移动，直到镖钉完全离开了史嫣然的手，他才开始做出反应，再度闪身避过。虽然状似险象环生，但却仍是没有受到损伤。

史嫣然心中对封不觉的实力越发感到吃惊，第一次与她交手，能做出这种应对的人，史嫣然生平未见。她对上过的所有武林中人，在面对这后招时，都会提前移动的。只不过有些人功夫很高，纵然发现着了道，亦有补救之法。而封不觉的应付方式，更像是不懂武功的人会做出来的，但他又偏偏具备能在最后关头将这攻击避开的速度……

心生疑，行必滞。史嫣然的攻势虽仍未停下，但她那份果断，却已荡然无存。此刻她心中想着：假如这小子能在我手底下走过二十招，这胜负就难说了……他那几个同伙，看似都是不入流的角色，可假如他们都和这小子一样……

当然，想归想，打还是得打。史嫣然掷完镖钉，身形已然欺近到了封不觉跟前，趁着对手立足未稳，她催动内劲，单掌平出。

这一招“柔风渗霞”看似与一般的掌法无异，实则暗藏玄机。一股粘稠之内劲已缠附于掌中，只要对手运起内力举掌相迎，史嫣然的暗力便可渗入其体内，直降丹田，这时对方再想运劲后夺，抽手而退，已是不可能了。假如接掌者内家功夫较差，手掌便会被死死粘住，丹田内即刻如沸水煮开般燠热难当，轻则废了功夫，重则当场毙命。

史嫣然出这招，就是因为看不出封不觉身上有任何内力的迹象，故想一探虚实。若这小子到刚才为止的举动都是侥幸，那这掌下去，他是必死无疑；而倘若这小子是用独门功法隐藏了内力，这掌便能大致探明他的功力究竟如何。

可事情的发展却是……刹那之间，金色的虚影迸现，史嫣然的一掌竟打在了一道像门板那么大的无形屏障上。这防御手段，无疑是【死亡扑克】的特效——盾“牌”。

原来在史嫣然逼近之时，封不觉已觉情况不妙，他心

说……远程攻击我能躲能挡，可这帮武林高手实打实的近身招式可不是开玩笑的，先前叶亥那老鬼徒手接我一个技能，结果我自己反倒损了30%的血，现在这娘儿们主动攻过来，我岂能再用身体硬抗？

因此封不觉瞬间祭出了灵能武器，并毫不犹豫地使用了特效。

他与史嫣然的这几次攻守对弈快如闪电，总共也就花去了十秒左右的时候，到这时，队友们也相继赶到近前来帮忙了。

第一个杀到的并不是以速度见长的小叹，也不是众人中身手最好的似雨，而是迹部少爷。他一见有了战斗剧情，立刻就来劲儿了。好歹自己也是这队伍中等级最高的，又是“职业玩家”，老被封不觉吐槽怎么行？必须得露一手，让队友们瞧瞧他的实力。

迹部当即就使出了他的称号“高调突袭”的招牌技能——闪光冲击。

【名称：闪光冲击】

【特殊能力类型：主动】

【消耗：体能值300】

【效果：化作流光朝目标高速突袭，发动强有力的斩击，技能结束后将出现于目标身后两米处并背对目标（冷却时间五分钟，须装备带刃的冷兵器。距离目标二至二十米内均可发动，但不可穿越明显障碍物，）】

【备注：如果你遇上一个比你弱许多的敌人，想用一种非常帅气利落的方式将其秒杀，这就是你需要的招式。】

顺带一提，迹部少爷的武器，是一把长约六十五公分的巨型折扇，铁骨钢摺，展开后扇沿锋利无比。就这件兵器，放在此剧本的江湖中，恐怕还真没几个人能耍得起来。

这件武器，配合迹部少爷的称号技可谓如虎添翼。因为

正常来说，他拿着这玩意儿跟人打，速度根本上不去，但在技能的突袭冲刺效果下，只要他举得动的东西，就能拿在手上高速接近并砍向目标。

这边史嫣然正因封不觉匪夷所思的守招困惑，眼角余光却瞥见身侧光芒一闪，一道人形光影已若疾风般杀来。她大惊失色，慌忙间选择了跃起退避。

谁料，她这本能的反应，却正是应付突袭类技能的高招。闪光突进的弱点就是，只要目标在接近前那两秒间高高跃起，攻击八成就得落空。

果然，迹部少爷到达史嫣然原本站立的位置时，技能效果消失了，他什么都没打着，自己还停了下来。同时，又听得背后风声飒然，两枚镖钉登时已到。

史嫣然的战斗节奏也被这帮玩家搞得乱七八糟，她有点弄不明白这架该怎么打了，抱着打到哪儿是哪儿的心态，她在半空中翻飞之时，身子两扭三弯，顺手对着迹部少爷的背后灵台穴甩出两枚镖钉。这叫不打白不打，试试又不会怀孕。

没想到……喀喀两声响，居然中了……

由于迹部少爷冲过来之后，位置居于封不觉和史嫣然之间，后者就是想帮他挡也来不及。

不过还好，迹部他身为“职业玩家”，身上的防具不差，那喀喀两声，并不是镖钉猛然扎进他脊椎的声音，只是打中他护甲的声音罢了……

两枚镖钉落地，迹部少爷也踉跄了几步，险些跌倒。虽说暗器没能穿透防具，但他穿得可不是制造音壁进行防御的回音盔甲，所以镖钉那股冲击力还是传递到了他的身上，造成了16%的生存值损失。

史嫣然落地后，越发费解，在她眼中，玩家们的形象都是古代的年轻侠士装扮，一身中规中矩的布衣，怎么看也不

像是在里面衬了铠甲的样子，可刚才的声音，还有被弹开的镖钉，都好似是击在了某种硬物上……

“金钟罩最高境界……罡气护体？”史嫣然心道：“怎么可能呢……这小子一副文弱样子，外功再强能强到哪儿去？纵然真练过金钟罩，要吃我那两钉也得十趾抓地、站稳运气方可，可他连马步都没下，铁打的镖钉竟扎不进他体内？”

念及此处，史嫣然已心生退意，眼前这五人若是同出一门，那不管他们使的是什么幺蛾子武功，反正自己最擅长的暗器恐怕是没有用了，要是改为近身战，她以一敌五，又岂能胜？

问题是……事已至此，她纵是认输讨饶，对方也未必会放过她，只怪自己一开始太过轻敌，话说太绝。现在杀人灭口不成……战，或许直接就会死在这里；逃，杀死王傲的事情天不亮就得败露，自己早晚也是死路一条，还落个红杏出墙的脏名。

史嫣然越想越是绝望，面如死灰，心中一股邪火升腾。她轻咬朱唇，已是动了拼命的念头。

这一刻，有一道人影好死不死地正好杀到，不是别人，正是手持刺客短剑的王叹之。

其实小叹也没多想，他只是决定朝着敌人冲过来再说，反正靠近到一定的距离就攻击呗。未曾想，史嫣然这会儿是急火攻心，也不顾其他，面对这距离最近的敌人，运起全身内劲，挥拳便打。

拳锋朝着小叹轰去，尚未接触，空气中已发出噼噼啪啪的轻微爆裂声。这一拳未必比史嫣然之前使用的招式高明，但纯粹论威力，送一名玩家直接回登陆空间是足够了。

小叹这回的运气算是比较背的，但他还有实力。

在千钧一发之际、电光火石之间，他的眼中闪过的是令人窒息的冷静，【恶魔蝙蝠鬼影】当即发动，小叹的身形霎

时一分为二，两道虚虚荡荡的残影从史嫣然的两侧绝尘而去。

史嫣然全力轰出的一拳竟然落空，拳风震得她面前一丈之地尘土飞扬，沙石激荡。她却是诧异地呆在原地，缓缓转头，看着出现在自己背后数米远的小叹，心中惊道：“这次又是什么……难道是失传的‘天罗地网势’？”

正当其骇然之际，似雨手中的封圣已悄然而至，斩向了史嫣然脖颈。

“慢！”这一声喝，如平地惊雷，从一条黑暗的巷中响起。

同时，似雨挥出的剑锋被一块小石子击中，这一击虽不至于让她损失生存值，但却震得她手臂发麻，动作一滞。

史嫣然回过神来，急急忙忙向后跳开。她的眼中似乎又燃起了希望的光芒，虽然还不知这暗处相助自己的人是谁，但眼前的局面无疑有了新的变数。

第193章 苍灵论剑（八）

这一声“慢”，加这一颗飞石，顷刻间就改变了局势。

正当在场诸人因这变故略微一怔之时，那暗处之人忽然飞掠而出。他出现的位置，和适才喝声传来的方向恰恰相反，他并不是现身于史嫣然和似雨交战的那一侧，而是出现在了封不觉的背后丈许之处。

此人一身青衣打扮，着装竟和死在地上的王傲如出一辙。由于动作极快，且有意躲闪，纵然离得最近的封不觉也没看清他的面貌，只知这是个方脸汉子，身形高大健硕，身手矫健不凡。

封不觉反应过来，便即刻转身，欲迎敌招，可没想到这位不速之客的目标根本不是他。

但见杀出的那人虎吼一声，翻掌而出，轰然压下，击向了那地上的死尸。这一招酝酿已久，威势惊人，打出时轰轰发发，宛若惊雷。

封不觉在刹那间就明白了这人的意图，可他已无能为力。王傲尸体被此人汹涌如潮的掌力打得碎开，扎满镖钉的那半边身子顿时骨碎筋连，内脏横流。

那人做完这事，立刻冲史嫣然喊了一声：“走！”一边喝着，他一边又朝着封不觉正前方的地方挥扫一掌，将其逼退。

史嫣然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她已经知道了来者是谁。于是旋身疾走，同时甩手散出了十数枚镖钉掩护自己撤退。

这次飞来的镖钉，无论速度还是力道都不大，只是数量多，范围也广，离得较近的似雨和小叹都不得不退避或是格挡一番。很显然史嫣然正急于离去，所以把主要精力都集中

在了催动轻功上，掷出的暗器只为拖延追兵罢了。

那名男子和史嫣然各往一方，虚招掩退，玩家们确实也没法儿去追。面对那两人飞檐走壁的轻功，五名玩家当中，有能力长距离追逐并赶上他们的，只有封不觉一人，而且他还必须持续保持灵识聚身术的状态，否则免谈。似雨的身手虽然比觉哥高明，但她没有足够的能力属性支持，要在没有技能辅助的前提下凭借纯粹的身体素质追上这两人，估计得到二十五级才有可能，现在是不行的。

“这什么情况？”小叹问道。

封不觉还没回他，悲灵就走过来先开口道：“还不明白啊？咱们要替人背黑锅了。”

“哈？”小叹一脸的茫然。

迹部少爷的神情和他差不多，“什么意思啊？”

“这不都摆在眼前了吗……”封不觉这时已解除了灵识聚身术，说道：“现在尸体已经面目全非，这里发生的事情，那两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朝着王傲的尸体走去，“从刚才那个女人的言语中能听出，她不想被人知道自己是凶手。而我们，却正巧目睹了她杀人的经过。

从她的角度出发，有两种选择。

第一，扔下尸体，在不现身的情况下直接遁走。

第二，杀光我们灭口。

她选择第二种，那就说明……她用的武功或者暗器，在江湖上的辨识度很高。她觉得即使我们没看到凶手的脸，只要看过尸体，就立刻会知道凶手是谁。于是，她一见我靠近，便果断出手。”

“哦！所以你在一开始时说了那些‘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他’还有‘尸首任你处置’之类的。”小叹恍然大悟道。

封不觉点头：“我当时对她的想法已有所察觉，试图和平

解决，但她显然不相信我们。当然了，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换成是我，在犯罪的时候正巧被几个陌生的目击者给看见，那即使他们再怎么真诚地宣誓说会替我保密，我也绝不会相信这种承诺的。因为到了最后，事情八成就会演变为他们以此来勒索我。说实话，他们要是不勒索我，我反而还感到不安呢。”

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蹲到了那恶心的尸体旁：“后来冒出来的那个男人，恐怕已在暗处观察多时了，他本以为不需要自己出手，那女人就能杀光我们，所以迟迟没有现身。”他若有所思道：“这个剧本里的武林高手们，似乎都能通过观察就知道我们几个不懂武功、或是看出我们没有内力，我想刚才那一男一女也不例外。”他用管钳撩拨着碎肉中的镖钉，拿到眼前看了看：“不过实际情况是，我们的战斗能力，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估。可事已至此，那女人只有硬撑到底一途，所以那名男子见情势不对，便想出了一条计策……”

封不觉已开始翻找尸体比较完好那一侧，试图从其身上搜些物品出来：“……毁尸灭迹。”他竟用一种赞许的语气说道：“如今尸体成了这般模样，他们大可以说，是我们几个杀了这个人，而他和那个女人，正巧赶到，与我们发生了一场激战，所以暗器才会散落在附近。”他冷笑一声：“哼……那家伙在冲出来之前，早已观察多时，且思考周全。他在临危之际救下那女人，同时声东击西，有意用声音扰乱我们的视线。随后他突然出现，朝着尸体上扎满暗器的地方，一击拿下。

假如尸体完好，飞射进去的暗器和死后再扎进去的肯定有所区别，哪儿是致命伤也有迹可循。可现在……就算我们拿出一块扎在碎肉里的暗器，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了。眼下这个样子，说这货是被什么武功打死的都行，说是被野兽咬死的都有人信。”

“那这黑锅我们岂不是背定了？”迹部少爷问道。

“无所谓。”封不觉回道，他从尸体上什么都没搜出来，只好耸耸肩站起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这话又怎么说？”小叹问道。

这时，似雨说了一句；“要虚张声势是吗？”

“聪明。”封不觉微笑着朝她眨了眨眼。

悲灵接道：“这确实也是个办法……”

迹部少爷一脸莫名的神情：“你们几个交流的方式太跳脱了吧！这突然间在说什么啊？”

封不觉转头看着他和小叹笑道：“呵……到明天，你们就明白了。”

第194章 苍灵论剑（九）

五人应付完了这场遭遇战后，没有继续向着镇中心前进，而是转进了旁边的一条街巷，行了一段后，随便找了一间住户推门而入。

这苍灵镇说大不大，但好歹也叫“镇”，并非是弹丸之地。要不然刚才那番打斗，早就引来围观的人了。镇子废弃多年后，镇上空关的民居草屋有很多，里面既没人，也没有值钱的东西。若能忍受屋里有些蛇虫鼠蚁，进去图个片瓦遮头也算不错。

根据先前孟九提供的信息，除了各大门派的掌门弟子住在镇中心的客栈里，其他那些江湖浪人、或是二三流门派的人，都只能在客栈附近寻找这样的民居将就。当然了，孟九和他那些丐帮长老从不考虑这种问题，叫花子睡马路睡习惯了。

封不觉他们作为玩家，在剧本中是可以无视吃喝拉撒睡这些基本生理需求的，他们只要关注体能值的多少，还有自身的集中力能否维持就行了。

此刻距离天亮还剩一个小时左右，封不觉的计划是大家再躲两三个小时，等到早晨七点前后，再到镇中的客栈去。利用期间的这段时间让生存值和体能值自然恢复，顺便他再说说天亮以后的形势和对策。

由于这个剧本的自由度很高，无论时间、地图、任务，都没有给玩家什么限制，因此不必担心会被系统判定为消极游戏，众人可以安心地修整。

当然了，封不觉效率很高，半个小时就把想要传达地全都灌输完毕了，接下来那两个多小时，又演变成了玩词语接龙以及小叹遭悲灵投掷零食的状况……

玩家们躲在暗处打发时间的这两个小时，史嫣然和那方脸男子可都没闲着，二人不多时便会和在一处，开始商议嫁祸之事的细节。他们彼此间确实是认识的，适才史嫣然在远处匆匆一瞥，便认出了那个男子乃是万霞楼二当家公孙立。

这个公孙立虽然也姓公孙，但他和公孙乾没有半点血缘关系，两人只是恰巧同姓。公孙乾比公孙立早入门十年，年纪也大十岁，师兄弟自少年时便以兄弟相称。而且这两人都很有武学天分，在同辈弟子中皆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于是在数十年后，他们就成了万霞楼的头两号人物。

在万霞楼中，要论武功，公孙乾当仁不让，但公孙立的城府，却是他那掌门师兄远远比不了的。就拿史嫣然和王傲那档子事儿来说吧，公孙乾蒙在鼓里，可公孙立却是清楚的很。这人厉害之处就在于，他知道，但是不说……而且他还能装作根本不知道。

他既不拿这事儿要挟谁，也不去干预事态的发展。公孙立的准则就四个字——“暗中提防”，所以他面对突发状况时，总是有所准备的。正是这防贼千日般的行事风格，才能让他在今天这种关键性的时候力挽狂澜。

公孙立今次帮史嫣然这一回，并非是和这女人关系好或者对她有什么企图。他纯粹是为了顾全万霞楼的脸面，不得不出手。他也很清楚，杀人的事情一暴露，那通奸之事肯定也得跟着曝光。若是事情出在别的地方倒也罢了，可偏偏出在这里。现在这苍灵镇中，搞得比武林大会还热闹，他们万霞楼的这桩丑事若是在此时此地被抖搂出去……那今后走到哪儿都得被人指着脊梁说“掌门夫人竟与弟子通奸”这种话，以后万霞楼的弟子还怎么在江湖上行走？

平日里的正人君子、侠义中人，到了这种时刻，能做到帮理不帮亲的，还是不多。事到如今，公孙立是不会讲什么真相啊、道义之类的了，还是全部推到那几个外人身上再说吧。反正看封不觉这一行人的样貌，皆是二十多岁年纪，且

没一个是熟脸，哪怕他们确有几分功夫，也是初涉江湖的角色。以他万霞楼二当家和史嫣然掌门夫人的江湖地位，要栽赃给那五人一个杀死王傲的罪名，那还不是板儿上钉钉的事？

当夜，公孙立和史嫣然将说辞商议完，立即就去找了公孙乾。二人便说是无意中发现王傲星夜外出，觉得有些异常，便各自暗中尾随，谁知跟了一段后，却发现王傲已惨死街心，而他尸体旁站着五名功夫奇诡的异人。交手后才发现对方着实厉害，他们以二敌五唯恐不支，故而只能逃回来报信。

公孙乾虽然觉得这话中有几处破绽，但情急之下也未多想。立刻就带着十余名弟子离开客栈，跟着史嫣然和公孙立的指引赶去了事发地点，结果果然发现王傲那残破的尸体倒在街上。而从现场的脚印数量和散落在地的镖钉来看，此地确是有过一番涉及多人的打斗。

不过眼下的情况，他们一时也不知再去哪里找那五人，只好悻悻然收了尸，打道回府，从长计议。

这一行人兴师动众从客栈一出一进，一来一回，自然是被不少人瞧在了眼里。天还没亮，消息就传开了，几乎各大门派和武林中人都听说……万霞楼的王傲被人给杀了，杀人的似乎是五名江湖上未曾闻名的神秘高手。

……

第二天清晨时分，苍灵客栈。

客栈中的厨子和小二们，可是天还没亮就忙碌了起来。到这会儿，一笼笼雪白的馒头，一壶壶泡好的香茶，早已是准备妥当，只等客人招呼，便可送上。

苍灵镇中的这家客栈，具体是什么时候重新开张的，就连店里的伙计也说不清楚。反正当七月中旬，人们听闻谢三和叶承决斗的消息并赶来镇上时，这客栈已经在正常营业

了。

那些江湖中人只要跟店里的伙计打探客栈的来龙去脉，得到的回应都是一问三不知。因为这客栈里的伙计一不懂武功，二不知什么江湖事，皆是来自附近的几个县城的寻常百姓。有人给了他们一笔可观的银子，并告诉他们，只需要在这儿干一个月，八月十五一过，客栈关门，钱两清，各走各路。

至于客栈掌柜……不常出现。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相貌阴柔，脸色二十四小时呈极度苍白状，白天见时都觉着像鬼，晚上也见不着他人，真说他是镇上的冤魂所化，没准也有人信。

说完了客栈的主人，再说说那些客栈中的客人们……

在这个剧本的武侠世界中，武林中最为强盛的是“一府二楼三派四门”，加起来十个门派。

一府，乃西安叶府；二楼，为万霞楼、八方楼；三派，为少林、仁武、逍遥；四门，是开封无极门、西域金刚门、洛阳正义门和蜀中唐门。

这些门派中，以叶府为武林至尊，渊渟岳峙。其顶尖高手的战力，是武林中公认最强的。除去人称剑神的叶承外，府中的“花影六剑”也皆是掌门级的一流高手，前文中提到的落梅剑鹿清宁，便是这六名高手之一，当然，昨晚上她也失踪了……

而那二楼，万霞楼和八方楼，都是当今如日中天的门派。两派各有一本绝世秘籍代代相传，分别是万霞神功和八方至尊心法。他们的掌门，也都是仅次于叶承那个级别的高手，放眼武林，就算功夫不在前十位之列，也出不了前二十。因此这两派的门人弟子众多，楼中高手的成色也是不差。

再说三派，少林派、仁武派、逍遥派，各尊“佛、儒、

道”之理，除了武艺，还传授思想。这三个门派遵从的精神，都有点儿“渡人”的意思，所以门徒众多，收徒基本也不管资质高低。反正三派皆是底蕴深厚，武功繁多，资质低的徒弟就练些粗浅功夫，资质高的就练比较高深的，武功绝学有得是。就拿少林七十二绝技来说，一个人一辈子能练好一门就不错了，自古以来七十二门样样精通的也只有达摩祖师，谁也不会去跟这种神仙比。

最后的四门，就算是一线门派中的末流了。不过无极门的无极大法，金刚门的龙象般若功，正义门的宕天刀法，和唐门的毒门绝技，皆是独树一帜，各有所长，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就是万霞楼或者八方楼的武功，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比如龙象般若功，引用金庸大侠在神雕中的设定——“乃密宗至高无上护法神功，共分十三层，第一层功夫十分浅易，纵是下愚之人，只要得到传授，一二年中即能练成。第二层比第一层加深一倍，需时三四年。第三层又比第二层加深一倍，需时七八年。如此成倍递增，越是往后，越难进展。待到第五层以后，欲再练深一层，往往便须三十年以上苦功。”

这门功夫，从理论上讲，就算是个资质不咋地的人，只要循序渐进，必臻第十三层境界，当然，那人得有个三百多岁的寿命之类的……

从实际情况来看……从古至今，也只有金轮法王那种不世之奇才，潜修苦学，进境奇速，才在有生之年练到了第十层。据那【龙象般若经】言道，此时每一掌击出，均具十龙十象的大力。

所以说，武功这玩意儿的强与弱，是说不清楚的，有些武功只要切掉自己身上某个器官，就能快速练到某种境界，而有些武功纵然练一辈子，天资不够，还是不怎么厉害。

以上，一线门派的境况就大致如此了。

而丐帮……在这个世界只能算是二流门派中的老大。孟九这一把年纪，虽然辈分很高，但功夫嘛……估计和叶亥差不多，让他跟叶承或二位楼主比就甭提了，哪怕是对上三派四门的掌门，孟九也不敢说有什么胜算。而丐帮中的长老和骨干弟子，实力也和一线门派的高手有所差距。

或许有人会问，这天下第一大帮，不是也有降龙十八掌这样的绝学吗？没错，降龙十八掌，孟九也学过，可这玩意儿并不是谁都能练到萧峰那种境界的。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要是萧峰从小练的是般若掌，而且能活到六十岁，那他估计可以把历代丐帮帮主全部都一掌拍成灰烬。

再来说说另外的那些二线帮派，如点仓、峨眉、华山、崆峒等等……这几年也没冒出过什么特别惹眼的人才，有点儿“在传承中没落，在没落中传承”的味道。

剩下的，便是些三线的和不入流帮派，巨鲸帮、青海剑门、或者XX镖局之类的组织。你可以说这帮家伙是江湖中人，也可以说他们是贩私盐的、庄稼把式和保安公司……论武功，他们的掌门可能都只能算一般，但这苍灵论剑，举世瞩目，这帮家伙自然也要跑来搀和一脚，好似只要参与了这档子事儿，自己的门派也算上了个档次。将来还可以跟人吹嘘：想当年，那叶承和谢三在苍灵镇决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如何如何……

至于那些无门无派的散兵游勇，这部分人其实也不算多，至今为止走小路成功进镇的高手不过十七八人而已，走大路进来的那些，都是和各大门派交好，声名赫赫的大侠高手，人数也不过三十几人。

至八月十三这天，客栈已被十派的掌门和弟子给住满。只有少数的几个独行客，来得比较早，且江湖地位、武功造诣也颇高，才能在客栈中占上些房间。

而二三线门派的人和其他三三两两来到的武林人士，都住在客栈四周的废弃民宅中。现在这附近的民居，只要门前

插上了一支竹子的，就表明已被人占了，没插的，君请自便。反正这镇子属于三不管，大家稍微约定一下的事儿，便成了规矩。

综上所述，目前的苍灵镇，基本就是这么个状况了。

不过两名决斗的主角，叶承和谢三，都还未出现在镇上。

……

寒露洁秋空，遥山纷在瞩。

山中小镇的秋日清晨，确是给人很舒朗的感觉。

每天早上，各派掌门（包括住在客栈外的）都会带上一两个心腹门人，到客栈一楼找张桌子坐下，饮茶吃饭。他们彼此间定然会有意无意地聊上几句，表面是客气，实则是互相试探。

而今天聊的最多的话题，自然就是万霞楼弟子王傲的死……

“公孙楼主，天还没亮的时候，您和弟子们劳师动众的，吵吵什么呢？”问这话的是个身宽体胖的油面和尚，他大清早的就抱着个酒坛子，也不坐在桌边，而是倚靠着通往客栈二楼的阶梯侧面，直接席地而坐。他脸色朱红，神情微醺，袈裟敞开着，一串佛珠挂在胸前，珠子颗颗有拳头那么大。

这和尚叫鲁山，虽是佛门弟子，但鲁山显然不是少林的人。这个酒肉和尚也不知是哪个野庙里出的家，更不知从哪里学得一套颇为高深的拳法——醉罗汉，就这么在江湖上闯出了一番名堂。十几年来，他行走江湖，做了不少义举，也算得上是一名大侠。

“哼……鲁和尚，莫不是你喝醉给听错了吧？”公孙乾冷哼一声，端着架子，不承认，也不否认。

那醉僧鲁山揣着明白当糊涂的本事，是江湖上人人皆知的。一般人不好开口的话，鲁山想说就说，反正只要他摆出

那副醉样，便不怕得罪人。对方要是真怒了，和尚就说自己是喝醉了使胡话，陪个不是，双方都好下台。

“哦？难道是和尚我在做梦？不对啊……我这梦里，怎么好似闻到了血腥味儿啊？”鲁山装模作样地再度问道。

“说不定是你和尚的鼻子也被酒给熏坏了吧？”史嫣然正坐在公孙乾身边，她闻言便转过头，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公孙楼主，我可是也听见动静了。”一个四五十岁的高瘦男子这时插嘴笑道：“难道你是半夜三更带着徒弟们上山打野味去了吗？呵呵……那打来的东西，味道还挺冲啊！”

这人是八方楼主季通，与公孙乾素有恩怨，所以这时出言暗讽、话中带刺，也属正常。

公孙乾昨夜确实没有把王傲的尸体给掩埋，而是令弟子用草席包住，带回了客栈。目前尸首正置于一间属于他们的房中，由两名弟子看守着。至于那气味……他已用特别的药物处理过，一天一夜之间，可暂抑尸臭。

“呵呵呵……季楼主的鼻子，可真是灵啊。”公孙乾也不甘示弱，一边含沙射影地骂着，一边笑了起来。

他身旁的公孙立、史嫣然，以及另外两名弟子，都十分配合地笑了起来，仿佛这话有多么好笑似的。

“哼！”季通一拍桌子，“那儿没擦干净，就用嘴来放屁吗？”

“说什么！”

“哈哈哈……”季通也大笑：“公孙楼主，徒弟死了不埋，是没找到凶手吧？呵呵……我季通也算有些见识之人，不如让我帮你看看尸身，好让你寻得仇家。”

“哼……季楼主的好意，我心领了。”公孙乾冷哼道：“我也不是第一天出来走江湖，不劳你大驾！”

这二人唇枪舌剑地交谈着，周围其他门派的掌门和武林

人士则是默不作声地看着热闹。

　　正在这时，客栈的大门口，有几条人影出现，原来是封不觉和队友们，就这么从正门跨进来了……

第195章 苍灵论剑（十）

当封不觉踏入客栈的刹那，很多人都看见了他，但没有人认得出他是谁，所以谁也没把他和他身后的四人当回事儿，都以为是几个二三流门派的弟子不懂规矩，贸然走进了客栈来。

当时史嫣然的注意力正放在公孙乾和季通的对话上，她毕竟是贼人胆虚，生怕这事情有什么纰漏被外人给看出来，所以她非常紧张地听着每一个字。

史嫣然坐的方向是侧对客栈大门的，所以当其眼角扫到有人走进来时，便不经意地往那儿瞥了一眼，这不瞥也就罢了，一瞥她就惊得站了起来，身下凳子都被碰倒在地。

公孙乾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便停止了与季通的对话。他转过头来，正瞅见妻子用一脸惊讶的神情瞪着客栈大门的方向。他一边顺着史嫣然的目光看去，一边问道：“夫人，怎么了？”

“就是他们！”史嫣然伸手指向刚走进门来的封不觉等五人，说道：“他们就是昨晚杀死王傲的神秘人！”

这一刻，整个客栈大堂的气氛瞬间改变，各路武林人士们几秒前还对这五人的出现视若无睹，此刻却好似见了什么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一般，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封不觉他们的身上。

可任凭这群前辈们再怎么打量，这五人看上去仍是平平无奇。相貌方面，这倒是几名颇为俊俏的年轻人；衣着装扮都很普通，身上似乎也没带兵刃；这些人的眉宇之间看不到半分怯色，却也没有老江湖的那种老辣神态；而最让人费解的是，他们的举手投足，丝毫不像是身负武功之人。

“哼……原来是你们。”封不觉闻言，冷冷地接了一句，他一边说着，一边引着队友们向前走。

苍灵客栈大堂中的桌子并非方形的四角桌，而是圆形的小桌，一张桌子周围最多能坐得下六个人。封不觉来到了一张空桌边，大剌剌地坐下，待队友们也陆续就坐后，他望着远处的一名小二，打了个响指，紧接着勾了勾手指示意对方过来。

在场的人什么都见过，就是没见过打响指这回事儿。常言道一个巴掌拍不响，今天他们却看见有人用单手做了个古怪的手势，便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声。虽然这不能说是什么大能耐，但众人心中皆是觉得这个把戏颇为新奇。

封不觉就用这么一种看似随意、且非常简单的方法，给这些江湖中人留下了轻佻而怪诞的第一印象。

小二愣了两秒，才走上前来。他习惯性地从肩上取下抹布，擦起了桌子，同时另一手娴熟地摆好几个茶杯，并分别给几名客人倒上茶水，“呃……几位客官……要点儿什么？”

“客房。”封不觉说道。

“唷，这可对不住了……”小二说这话时，已经非常熟练地完成了擦桌倒水的活儿，陪笑着回道：“您看……小店最近来了不少客人，已经住满了，要不您……”

“闪开。”忽然，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小二背后响起，那说话之人口中的气息都吹到小二的后脖子了，吓得小二赶紧往旁边一让。

瞬时，封不觉的视线与那说话者对上了。那是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须发灰白，神情微怒。

要说公孙乾的那张脸，还真是挺有特色的，眉目细长，鼻高眼低，双颊平顺、嘴窄颚宽。组合在一起，也不能说丑，但辨识度很高。

“前辈找我有事？”封不觉不卑不亢地问道。

“哼……谁是你的前辈？”公孙乾冷哼道。这会儿公孙立、史嫣然二人分别立于这万霞楼主的两侧，而他们身后，还有万霞楼的两名弟子。

“这样啊……”封不觉闻言，缓缓站了起来。

除了公孙乾之外，万霞楼的其余几人见状都朝后退了一步。很显然，玩家们那难以捉摸的战力，史嫣然已经替他们在万霞楼内部宣传过了。她要是不把对方说得厉害一点儿，那自己逃跑的事情也解释不过去，再说也会很没面子。

客栈中的气氛开始升温，不少江湖经验较浅的年轻弟子，脸上已经写满跃跃欲试的神情，就盼着双方赶紧打起来，他们也好亲眼见识一下公孙乾的万霞神功究竟是多厉害。

“那么……”封不觉改口道：“你丫找我有事？”

此言一出，陡然间鸦雀无声，大堂中似有寒风吹过……

公孙乾被人骂了之后却又不太好还口，人家一开始确实是叫你前辈了，是你自己对这个称呼表示了异议。

“明知故问！”公孙乾干脆就当没听见那话，直接说道：“昨夜在街上，为何杀我门下弟子？”

封不觉听到这句话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他的队友们则像是看戏一般，神情轻松地喝着茶。

“哦，原来他是你门下的弟子。”封不觉的目光移到了史嫣然的脸上，随后又看了看一旁的公孙立，他已经认出这人就是昨夜的方脸汉子。

史嫣然和公孙立眼神闪烁，但表情上还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史嫣然还在旁接一句：“哼……怎么了？今日在我夫君……万霞楼主面前，你就不敢承认了？”既然是栽赃嫁祸，她自然得抓住一切机会，说些类似的言语来混淆视听。按照她这话的逻辑，封不觉即便否认，也是在抵赖。

封不觉沉默了两秒，脑中迅速理了理眼前这几人的身份

和关系，随即回道："呀喝？老子不来与你们计较，你们倒还找起我来了？"

正当真凶和帮凶二人以为他要说出真相的时候，封不觉竟出人意料地冲着公孙乾喝道："我有什么不敢认的？没错！人就是我杀的，你有意见？"

公孙立和史嫣然听到这话时，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脑子里有点儿懵，几秒后心中惊道：不是吧……承认了啊？而且还承认得这么干脆？你神经病啊？

而公孙乾被喷了一脸口水的同时，心里也由衷地道了一句：好吧……你有种……

"好！既然你敢承认，那就不必多说了。万霞楼与阁下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无故杀我门人，按照江湖规矩，在此我就要替徒弟报……"公孙乾话未说完。

"且慢！"封不觉喝了一声打断道："谁说我是无故杀你门人？"

"哦？"公孙乾脸色微变，"你与王傲有仇？"

"没有。"封不觉回道。

"你与我万霞楼有仇？"

"也没有。"

"哼！那你是为何杀人？"

"他调戏我妻子。"封不觉说着，用手指了指似雨的方向。

"呃……"公孙乾瞬间就说不出话来了。

别说是他，小叹、悲灵和迹部手里的茶杯都差点儿掉桌上。倒是似雨本人还比较淡定，仍然用那种冷冰冰的眼神望着封不觉，仿佛他欠她很多钱，而且现在利息翻倍了……

"昨天夜里我们几个刚走进镇子，就看见你徒弟王傲喝得醉醺醺的，从我们对面走过来。"封不觉编瞎话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他张口就来："他见我妻子生得美貌，便上前出言调

戏。”他朝地上啐了口唾沫：“估计是这厮以为我们五人都不会武功，所以有恃无恐。当着我的面就敢出言不逊，对我老婆指指点点，言语轻佻。”

封不觉毫无惧色地瞪着公孙乾，指桑骂槐地喷道：“老子生平最看不起这种自以为武功高、门派大就到处仗势欺人的家伙，当时我就一掌把他给拍碎了。”他冷笑一声：“再说，我老婆的脾气我最清楚，若我没有即刻出手，她就要出手了，这厮终究是死路一条。”封不觉骂骂咧咧地说道：“怎么……楼主要为他报仇吗？”

他这番话，无疑是反将了对方一军。作为一件死无对证的案例，这套说辞乍听之下也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地方。

当然，这段话中最关键的，还是那句“‘以为’我们五人都不会武功”，这才是封不觉想让在场每一个人都听进去的，这句话和后面杀人的那部分内容相结合，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客栈中的这帮人，对于进入苍灵镇的两种方式自然是心知肚明，此刻他们心中皆是恍然大悟：这五人果然有着什么功法可以掩饰自己的实力！也难怪……先前在江湖上根本就未曾见过这几号人物，他们岂有走大路进来的道理？所以肯定是小路上来的。而既然是走小路进镇，必然都是高手。

“这……这只是你一面之词，岂可……”公孙乾的话又一次被打断。

“问问你身边这两位，我说的是真是假。”封不觉极有自信地说道。

他的自信不是没来由的，他很清楚，那位楼主身边的两人，一定会为自己圆谎。原因很简单——杀一个人，是需要动机的。

除非史嫣然和公孙立认为指控封不觉是个见人就杀的狂魔比较有说服力，否则他们没有理由去推翻这个故事。毕竟杀人的真凶是史嫣然，事实上来说，她嫁祸的人和王傲没有

半点交集。如今封不觉自己编造了一个动机出来，那可是帮了她大忙。

“嗯……这……”史嫣然吞吞吐吐地说道：“我也没看到杀人的经过，我赶到时，王傲已经死了……”

公孙立也是压低了声音道：“师兄……我到得更晚，王师侄和他们怎么起得冲突，我确是未见……不过，我看对方不像是在说谎。”他说到这里，将声音压得更低道：“而且……我也确实常听到些闲言碎语，说王师侄平日里喜好拈花惹草、风流成性……”

听到这儿，公孙乾对封不觉的说辞已相信了七八成。因为在几个小时前，史嫣然和公孙立根本没把事情说清楚。当然了，他们是说不清楚。

而现在，这王傲之死，看上去倒是合情合理了。

听了封不觉编的瞎话，加上公孙立的旁敲侧击，公孙乾便回想起……有好几次，王傲疑似在跟师娘在眉来眼去，再想到那厮的相貌确实算得俊秀……公孙乾越琢磨越觉得事情是真的，为这徒弟报仇的念头基本算是散了。

“如何啊？这位楼主，我说的可是真的？”封不觉提高了声音，中气十足地说道：“今天我就把话搁这儿了，人就是我杀的！你若说我杀得不对，现在我们就按江湖规矩办。生死有命，大家手底下见真章。”

“公孙楼主，你倒是给个说法啊。”季通在旁边看了半天，也算是看明白了，因此幸灾乐祸地说了一句。

在场的其他武林人士，这时也都认定了封不觉说的就是事实。他们窃窃私语，议论纷纷，论调基本都是：这回万霞楼恐怕是不好收场了，原来是自己的弟子行为不轨，且技不如人当场被杀，这难道还要寻仇吗？

“王傲……真的就当着你的面，行那轻佻之举？”公孙乾问道。

封不觉也知道，这个谎言，其实经不起推敲。就算王傲喝醉了，而且他对眼前五人没武功这点有十足的把握，身为一个名门正派的弟子，他也不至于会做当街调戏女子这种地痞流氓的行为。再说，似雨在游戏中的外貌还远远称不上倾国倾城那种级别，王傲又不是没见过女人，有必要吗？从逻辑上来说，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虽不是没有，但确实极小。

“怎么？难道你觉得王傲的所作所为……还罪不至死？”封不觉忽然露出暴戾的神色，上前一步，竟伸手抓住了公孙乾的衣领：“那我现在当着公孙楼主的面，对尊夫人说几句调戏的言语，你也能忍咯？”

表面上看似暴怒，其实封不觉此刻冷静得很。他的回应非常狡猾，根本没有正面回答公孙乾刚才提出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扯到了别的地方，仿佛调戏之事的真假已经不用再讨论了，你公孙乾说什么都是在找借口而已。

封不觉的反应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公孙楼主更是因始料未及，没能避开对方伸来的手。公孙乾在江湖上混了那么久，这种小混混斗殴才会做的举动，他倒真没遭遇过。武林中人要跟你动手就动手了，没人会上前抓衣领来恐吓对方的，就是巨鲸帮那群私盐贩子出身的人都不会这么干。

“少侠息怒。”公孙乾这会儿也不好应对，他要是趁现在一掌朝对方打过去，那未免也太卑鄙了。所以他只好回道：“我绝不是这个意思。”

“哼……”封不觉冷哼着放开了对方，但依旧是一脸不爽的表情。

队友们看着他那逼真的表演，简直叹为观止。悲灵忍不住凑到小叹耳边轻声道了一句：“影帝啊……”

“谁说不是呢……”小叹也回道。

连站在对面的史嫣然都莫名了，心中疑道：昨天晚上是我杀了王傲才对吧？应该是我没错吧？是我和公孙立联手想

嫁祸给他们的吧？现在这算什么情况？这人不但替我背了黑锅，还把故事给编顺了，而且演得像确有其事一般，这人疯了吧？

“呃……还未请教少侠高姓大名。”公孙乾整了整衣服，换上比较客气的神情说道。此刻他也想明白了，在对与错的问题上，争辩下去已毫无意义。眼下显然是对方占了道理，面对在场那么多江湖同道的灼灼目光，他若硬撑到底，也只会进一步自折颜面罢了。

“破剑茶寮寮主，封不觉。”封不觉抱拳拱手道。

这句话也不太好接，公孙乾可从来没听说过这个门派，而且他还没无耻到能若无其事地回出一句“久仰”来。他只能扯开话题，回道：“呃……封寮主，王傲所行之举，不知礼义廉耻，更有违我万霞楼的门风规矩。此人死有余辜，杀了甚好。”他直呼姓名，已不再提什么“门人徒弟”的称呼了，“老夫查察不严，收徒不慎……封少侠替万霞楼肃清了这鼠辈，我却因未知缘由，多有得罪，还请寮主多多包涵……”

“嗯……这还像句人话。”封不觉重新坐下，拿起茶杯喝了一口。他这会儿是一点儿都不跟公孙乾客气了，一副“我杀了人还有理了”的样子。

这位封寮主这么不给面子，态度还极为嚣张，那公孙楼主的老脸可有点儿挂不住了，看着季通在一旁那满脸嘲笑的神情，公孙乾更是觉得一股燥怒之意从脚跟一直窜到头顶。

他心想着……绝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地坐回去，得想办法找回场子。当然，直接动手肯定不行，又会被说成是“仗势欺人”的，于是，他准备用言语来挑衅，即使没打起来，也好羞辱对方一番。

想到此处，公孙乾便开口了：“呵呵……封寮主，老夫涉足江湖多年……”他装模作样地笑着说道：“却未曾听过破剑茶寮这门派。少侠你年纪轻轻，便武功高绝，又是一派之掌，不知师承哪位高人？建派何处？还有……贵派共有多少门人

弟子啊？”

各位观众，这就是作死啊……

如果语言是一种武器，公孙乾就好比是根殳（一种兵器古代的兵器，说得通俗点，就是木头棒子），而封不觉则是阿姆斯特朗回旋加速喷气式阿姆斯特朗炮。

“哦？”封不觉勾起一侧的嘴角，露出一个堪称淫荡的笑容，他的神态当即就让公孙乾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并产生了强烈的不祥预感。

封不觉自然已洞悉了对方的心思，他冷笑一声，回道；“好说好说，鄙人无师自通，自开山门，本派居无定所，除我与内人之外，共三名寮客而已。”

第196章 苍灵论剑（十一）

他用一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语气，响亮地把这话说了出来。

围观群众当时就惊了，就连封不觉的小伙伴们也都惊呆了。

在武侠世界中，说“无师自通”这四个字，就好比在现实世界里你对别人说“老子有超能力”一样。而“自开山门”这句，摆在无师自通后面讲出来，那基本可以吓死人了。

“哈哈哈哈哈……”靠坐在楼梯边喝酒的醉僧鲁山闻言便大笑起来：“好！好一个无师自通，自开山门！”这和尚突然插嘴道：“和尚我行走江湖多年，名气大的人见了不少，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者甚众；而口气大的人，我更是见了不少，十之八九乃自吹自擂之辈，不值一提。”他又喝下一口坛中之酒，随后抬眼望着封不觉道：“像封寮主这样籍籍无名，却语出惊天者……我还真是头回遇见。”

话至此处，鲁山突使一招“虺蛇献酒”，只见其单臂卷曲，又忽地探出，一股如鞭卷陀螺般的旋劲作用在了他怀中的酒坛之上。

“和尚我敬你一杯！”伴随着一声低喝，那酒坛从鲁山臂上呼啸而出，飞向了封不觉。

鲁山这人看似粗鲁豪放，实则粗中有细，心机不差。他用的这一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场的高手都能看明白，那高速自转的酒坛暗藏内劲，寻常人根本难以抵挡。

若能将酒坛接在臂中，那封不觉定然是内功高深之人，而若能硬碰酒坛，将其格开击碎，那好歹他也是个外门功夫的行家。当然，也不排除他被直接砸中的可能性……那可就

丢人丢大了。

鲁山的行为看似是找茬，不过实际上，他是在变相地帮助封不觉。

由于觉哥出言过于惊世骇俗，可谓群嘲效果拔群，全场仇恨瞬间拉满。就连那些少林高僧、仁武书生还有逍遥派的道长，也都纷纷摇头；其他各派的掌门就甭提了，几乎个个儿都是露出不屑之色，冷笑置之；至于那些辈分比较低的门派弟子和江湖游勇，更是听不得这种狂妄的言语。

此刻若不是鲁山抢先发难，估计立马就得有某个二流江湖人物跳出来，喊上一句类似“阁下好大的口气，在下某派某某，愿领教高招”之类的台词，然后上前与觉哥过上两招。

鲁山很清楚，武功越差的人，越是不懂得控制手上的分寸，一流高手也就罢了，就怕冒出几个二三流的鸟人来，下手狠毒，伤人根骨。

而如今他醉僧一发话，在场的那些晚辈，或是自知功夫在这和尚之下的人物，也就不再蠢蠢欲动了。有他这位一流高手出手试探，大伙儿看着便是。

鲁山本人的想法是……这位封小哥若能挡这酒坛，那是最好，旁人见了真功夫，便也不会再找他麻烦。若他不能挡，我这招也不至于把他打成重伤，到时他自知惭愧，离去便是。

想得倒是挺好……

可封不觉这边的反应，又一次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早在那和尚哈哈大笑的时候，封不觉就意识到了这个NPC要做什么，所以他即刻就暗自祭出了死亡扑克藏于手心，做好了防御准备。无论对方如何发难，封不觉都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对策。反正面对稍微强一些的攻击，他也只有那一招【盾“牌”】比较保险。

这一刻，酒坛横空而来，眨眼便至。

却只听得哗啦啦的响动……

那酒坛子碎了，碎在半空。像是撞在了一堵气墙上，而里面的酒水泼溅出来，也没能穿过那道无形的屏障。

封不觉坐在椅子上动都没动，他一手端着茶杯，另一手挺“自然”地垂在桌子下面，自始至终神态自若。

当酒坛子撞上了那道发着金光的力场，封不觉的目光才斜视过去。下一秒，他忽然伸出手去，将手中的茶杯探出，这时【盾“牌”】正好消失，封不觉的手探了过去，用杯子接住一泼正从半空中洒落的酒水，随后装模作样地把杯子端到自己眼前。

“这位大师还真大方。”封不觉瞅着眼前的酒杯：“说是敬我一杯，结果送过来一坛。”他笑了笑：“不过在下不胜酒力，喝这一杯够了。”他说罢就将接到的这一小杯酒水一饮而尽。

全场鸦雀无声……

在座的高手们见了这一幕，皆是倒抽一口冷气，他们心中都在问一个问题：刚才那是什么武功？

纵是昨晚已经领教过这招的史嫣然，此刻再看，依旧是完全瞧不出门道来。

“论内功修为……运气滞物者，谓之融会贯通；真气外放者，可称炉火纯青；化气成形者，堪称登峰造极……”忽然，一个柔和的声音不紧不慢地叙述起来，其声韵恰好能传入在场每个人的耳中。

话音甫落，诸人便循声望去，目光聚焦在了客栈角落的一个座位上。

封不觉也抬眼观瞧，见那儿正独坐着一名二十余岁的紫衣女子。此女乍看之下，便是身娇貌美、雪肤玉颜，细观几分，更可称花容月貌、端庄淑雅。尤其是她那双眼睛，媚眸流转，秋波若滴，让人看上一眼便再难忘怀。俗话说“一想之美”，恐怕也不过如此而已。

这名女子叫慕容颖，江湖人称云外仙子，虽然身手只能算准一流，但其武功学识却极为渊博。江湖中人人皆传，谁若能娶到这位慕容家的小姐，非但是艳福齐天，更是等于娶了半个师父回家。不过也正因为这一缘由，慕容颖都已经二十五了还没嫁出去。上门提亲的就直接送客，刻意接近的就敬而远之。毕竟人心险恶，她也分不清谁是真心实意，谁是目的不纯，干脆就统统拒绝了。

“……而这位封少侠的武功，乃是更高境界。”慕容颖继续着刚才的话道：“驭气身外，气呈金芒。且化无为有，聚散自若……”她直视着封不觉，对上了他的眼神：“有这种内功修为的人，武林中已三百年未见了……没想到小女子今日有幸得见，佩服，佩服！”

封不觉听了都快乐疯了，这位美女实在太给力了，本来他还觉得自己的虚张声势之计需要再费些周章才能达到效果，没想到有人主动配合，而且说得头头是道，连他自己都有点被唬住了的感觉。

果然，慕容颖的一番话，瞬间把所有人都蒙进去了。这也是个挺有趣的现象……当某种异常状况发生，却没人知道真相是什么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平日里比较靠谱的人出来发表了一下个人意见，那无论这意见是否正确，都极有可能变成公认的事实……

站得离封不觉最近的公孙乾已经彻底傻眼，原本他对那道金色力场只是惊中有疑。但此刻他已确信，眼前这位封寮主，还真就是个绝世高手！

“哈哈哈……慕容丫头好见识！我就知道这小子不简单。”孟九的笑声响起，他也不知是何时冒出来的，这会儿正横坐在客栈大门的门槛上，背靠门框喝酒。

这位丐帮帮主一到晚上就会去村口那儿蹲点的事情也是众所周知的，众人听他说了这句“不简单”，又自行脑补了许多内容……好似封寮主昨夜来到镇上时已经和孟九大战三百回

合，最后还在隐藏实力的基础上赢了几分的感觉。

孟九一边大笑，一边冲远处的鲁山喊道：“鲁和尚！玩儿砸了吧！哈哈哈……白瞎了你那坛酒！”

鲁山本就是豪爽之人，刚才那事儿也不算折他面子，反而有点长脸的意思，所以他也大笑道：“哈哈哈……老叫花子！和尚我哪儿像你这么抠门儿！能见识这般手段，一坛酒算什么？”

孟九的出现，以及他和鲁山的对话，再度打破了众武林人士那短暂的沉默，客站大堂中窸窸窣窣的说话声再度响起。众人议论纷纷，焦点完全转移到了破剑茶寮这五人的身上。至于万霞楼的那点儿鸟事，早已被人们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时，客栈二楼又有一人发话。

“我说为何这般热闹呢……原来是有贵客到了。”说这话的男子，是一名白衣剑客，年纪看着四十不到，剑眉星目，器宇轩昂，“封寮主……”他轻轻一跃，双足在半空虚踏两步，便从二楼直接跳到了封不觉那张桌边，稳稳站定，“在下恭候多时了。”

“我认识你吗？”封不觉瞅着他问道。

此言一出，又引来一阵喧哗。

“什么……他说他不认识林常？”“叶府‘花影六剑’中的第一高手，他竟说不认得？”“这姓封的小子又在搞什么花样？”

周围的人会大惊小怪也属正常，因为与封不觉攀谈之人，乃是叶府“花影六剑”之首，其武功与公孙乾、季通相比，只怕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剑客之中，除去谢三和叶承，他应该算是第三，当然了，他和前两位的差距还比较巨大。

“呵呵……”林常笑着，抱拳拱手道：“在下碧空剑林常，恭候封寮主多时，不知可否请诸位破剑茶寮的英雄到楼上一叙？”

第197章 苍灵论剑（十二）

待封不觉他们随林常上了二楼，早晨的这场好戏才算是落下了帷幕。不过各路江湖人马的议论可不会就此停息。封不觉这亮相江湖的方式绝对属于惊世骇俗，甚至可以说，他在一段时间内让苍灵镇上的武林人士们忘记了来到这里的初衷。

封不觉到底是谁？他练得究竟是什么武功？二十多岁的人怎么可能有那种神乎其技的功力？破剑茶寮是什么时候成立的？那真的只是个小派而已？还是其背后有着什么更大的组织撑腰？除了封不觉之外那四人身手又如何？等等等等……

当然了，到了第二天，随着接二连三的有大事件发生，以及决斗时间的逐步临近，人们的焦点又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这些暂且不表，还是先说回这“第一天”的早晨。

封不觉他们被林常请上楼去之后，万霞楼那几位可是尴尬得很，他们只好悻悻然坐回原位去，低头喝闷酒，不提眼前事。

公孙乾本来还想羞辱对方一番找回点场子来，没想到对方毫不避讳地口出狂言，随即还露了一手令人匪夷所思的内功绝学，让众人哑口无言。

看着八方楼季通那桌人时不时投来的嘲笑目光，公孙乾心里实在是窝火，不多时便起身离开了客栈大堂。

正欲上楼时，季通又对他道了一句：“公孙兄，别忘了把那狗杂碎的尸体给处理了，省得搁在客栈里，还脏了人家的地方。”

“哼！”公孙乾冷哼一声，没有回应这挑衅。今天这事儿，也不算什么奇耻大辱，过去就过去了。若此时再跟季通起了冲突，那未免显得他公孙乾恼羞成怒，失了高人风范，所以他也就忍了。

一边上楼，公孙乾就一边低声吩咐跟在身后的大弟子：“一会儿趁没人注意，带上你几个师弟，把王傲的尸首带到山里去埋了。”

“是，弟子遵命。”他的徒弟回道。

“诶。”公孙乾似乎想到了什么，又接了一句：“从后门走……”

“是……弟子明白。”

……

这重新开张的苍灵客栈明显是经过了翻修扩建的，占地面积比多年前荒废之时大了整整一倍。客栈共有四层，房间确也不少，楼上楼下足有五十余间，按照天、地、人划分，再依甲、乙、丙……排序，各房间内的家具装饰，也略有不同。

铜丘县那边的形势前文也提过了，由于在铜丘的一番交涉和停滞，最后各大门派的大队人马，基本都是在同一天走大路入苍灵的。而入镇后，他们自然就发现了客栈房间吃紧的问题。

总不能一个门派连掌门带弟子二十个人，就去占掉二十间房吧？那样的话，只要一府二楼的人马往里一住，客栈就已经满了。

所以在商议后，各门派决定——“公平”分配。

别看万霞楼势大，最后他们总共就占了四间客房，掌门和夫人一间，公孙立一间，两名辈分最高的弟子一间，还有五个徒弟凑合在一间里（当然，等王傲的尸体被处理掉，五人就成了四人），而剩下的另外十名弟子，就只能住到客栈

外面去了，掌门有吩咐时他们还得随叫随到。

同理，八方楼也占了四间房，随后那三派四门，每派便只有三间房了，至于其他杂七杂八的门派，最多两间房，有些三线门派的掌门三五个人凑一块儿才在客栈里才混了一间，待遇连人家大派的大徒弟都不如。

相较于这些人，像鲁山这种江湖地位和功夫都算不错的独行客，就占了很大便宜，只要来得早，他们这一类型的武林人士都能独自占上一个客房。

此刻，封不觉他们一行人跟着林常来到了天字丙号房中，这也是客栈中最好的几间客房之一。

这次决斗前夕，叶府一共只来了七个人，除了花影六剑以外，就是叶亥了。但这七个人，就把客栈中最好的七个客房给占了。

叶府和其他那些门派不同，作为剑神叶承自己的门派，又是武林至尊，他们可没必要在铜丘和其他人商量这样那样的规矩。说句实话，就算叶府的人把客栈包下并不许外人入住，其他各派的人也无话可说。

说到底，这场决斗是谢三和叶承之间的私事，他们可从没邀请过任何一人来观战，只不过消息走漏，才引来了如此多的人马。这帮爱凑热闹的江湖中人，皆是为目睹那惊世之战，不请自来的。人家叶府的人一没收门票，二没让你们滚蛋，那就已经算是客气的了。要“公平分配”那是你们彼此间的事情，叶家门人可没必要参与。

“封少侠。”林常进门后便向封不觉介绍道：“这三位，都是我的师弟师妹。”

这时的天字丙号房中，早已坐定了三人，他们显然是在等着封不觉等人的到来。

“这位便是封寮主。”林常又面向自己的三名同伴，用手指着玩家们分别介绍道：“那位是封夫人，那另外三位也都是破

剑茶寮的英雄。”

林常这三言两语，算是引见，随后便立即有一人开口。

“在下竹中剑苗少卿。”说话者是一名三十岁上下的男子，生得斯文清秀，一身儒生气质。他身着黑色锦袍，佩剑就枕靠在其座椅的旁边。那“竹中剑”看上去就是根长一米左右的普通竹子，说是打狗棒没准倒有人信，但要说这是剑，旁人恐怕连哪边是剑柄都分不出来。

苗少卿在花影六剑中排行第五，在场四剑中属他辈分最低，所以他率先抱拳拱手，与封不觉打起了招呼。

“久仰久仰……”封不觉微笑着说道，其实他心里的台词是：感觉又有好多怪人的名字要记啊……

“秋兰剑苏裳。”

“昙花剑叶慕菡。”

紧接着进行自我介绍的两位都是女剑客，她们都没有称“在下”，或许是她们觉得以自己的身份，在封不觉这后辈面前用这来自称不太妥当。

秋兰剑苏裳在六剑中排行第四，二十六岁年纪，其相貌虽称不上绝色，但也堪称佳人。她的身形十分娇小，目测她站起来也只有一米五上下的样子。而她上围的尺寸，倒是和身高极不成比例，那真可谓是玉耸罗衣，拥雪成峰，即便她此刻是一身米色劲装，领口高束，也很难掩饰那傲人的曲线。

而昙花剑叶慕菡看上去比苏裳还要年长几岁，一身难掩的女汉子气质扑面而来，她束的发髻像男子，皮肤也很粗糙，就连说话都粗声粗气的。不过，却也没到雌雄难辨的地步，毕竟她没有喉结。纵然其相貌是英气逼人，但和迹部少爷一比，果然还是她更娘一点。

“见过二位女侠。”封不觉也一一还礼。

对方都自我介绍过了，小叹他们出于礼貌，至少也得报

一下名号，“嗯……在下王叹之，没有绰号……”

第198章 苍灵论剑（十三）

其实小叹不是没有绰号可报，只是“紧张的游斗者”这种名号听上去实在不像是江湖中人该有的称号。

事实上，在场的五人中，也唯有封不觉那“莫测狂徒”的名头能往外抖了。像似雨的“灵剑士”，悲灵的“精明的枪客”，还有迹部少爷的“高调突袭”这类……至少在这帮武侠世界的人眼中肯定是意义不明、难以理解。

“黎若雨。”

“古小灵。”

毕竟这不是霹雳世界，似雨若离和悲灵笑骨貌似都不能算是名字，所以似雨和悲灵干脆就报了自己的真名。

“呃……”迹部少爷犹豫了两秒：“金富贵。”

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连封不觉都差点儿没忍住笑喷出来，而似雨也是在强忍。

小叹和悲灵可是彻底疯了，他们每人捶打着迹部的一侧肩膀，狂笑不止：“哈哈哈……原来如此……哈哈哈哈哈……”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这让对面的四名NPC不禁觉得莫名其妙。

“哦，我这三位寮客，他平日里最爱说笑。”封不觉表情十分自然地对NPC们解释道：“这是他们之间才懂的一个笑话，想来是情不自禁才笑出声来。若有失礼之处，诸位莫怪。”

他这个解释其实没什么说服力，不过林常他们也没有深究的意思，在他们看来，最多就是那个有点儿娘的小子报了个假名字，结果被同门取笑了而已。

可实际上，迹部少爷，他报的确实是自己的真名……

在二十一世纪中叶，一个在大城市中长大的人，被父母起了这么一个名字，成长路上，个中滋味，那真是只可意会，不提也罢啊……

“呵呵……封寮主言重了。”林常在花影六剑中排行第一，年纪也最长，其待人接物自然是老成周到，他随即就若无其事地说道：“来来来……请坐，坐下再聊。”他引着破剑茶寮的几人都到房间中的一张大桌边坐下。

封不觉一边落座，一边借坡下驴，转移话题道：“对了，不知诸位大侠，请我们来此，是有何事指教？”

“指教不敢当。”叶慕菡道：“仅凭封寮主适才在楼下露那一手，你指教我们几个，恐怕也绰绰有余了。”

“呵呵呵……不敢当，不敢当。”封不觉笑得要多假有多假，他心里现在想的是：这位姐儿们，您该不会是想亲自再来试试我的功夫吧，那我可就凶多吉少了……

“诶~封寮主不必过谦。”林常在旁微笑着道：“就连叶老爷子也对你的武艺刮目相看，这可难得。只怕封寮主在江湖的同辈人里，根本找不到对手吧？”

“非也非也……”封不觉摊开右手手掌，指向似雨道：“同辈人中，这儿就有一位比我厉害的。”

那四名NPC脸上的表情瞬息之间又是数变，他们对这位封寮主是越发捉摸不透了。从其脸上的表情，根本看不出他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就算从话的内容上看，也很难判断虚实。

就拿眼下这句来说，封不觉所言假如是真，就证明这位黎女侠是个比其相公更厉害的高手，那岂不是至少与他们花影六剑同一级别了？而假如这话是假的……那便是句玩笑罢了，除了证明这位封寮主可能是个妻管严之外，什么意义也没有。

就连城府最深的林常，也感到了情况棘手。这些年，他

在江湖上与无数人打过交道，他深知……最难对付的人，就是这种形似疯癫狂放，实则冷静善谋者。这种人能用玩笑般的语气说真话，也能用严肃的态度跟你扯淡，虚虚实实，诡变莫测，谁也不知道这种人想的究竟是什么，也无法预测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

封不觉紧接着说道：“对了，林兄你口中的‘叶老爷子’，可是在镇外小路上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那位前辈？”

“正是。”林常道。

封不觉又试探着问道：“嗯……却不知那位前辈，与诸位有何渊源？”

其实封不觉知道的信息也十分有限，虽然他昨夜从孟九口中得知了一些关于镇子的基本情况，也知道了在小路上与自己过招的老者名叫叶亥，是叶府的管家。但对于花影六剑，封不觉可是一无所知。就连“花影六剑”这四个字，都是他刚才在客栈大堂时从周围人的议论声中听到的。

所以此刻封不觉抛出的问题，问法比较模糊。他也不主动把叶亥的名字给讲出来，只是顺着对方话中的内容去进一步提问，务求引导林常透露更多的信息出来。

而另一边，林常他们还以为这位封寮主只听说过威名赫赫的花影六剑，却不知道叶亥为何许人物，因此才提出这种问题来。

于是，林常回道：“叶老爷子是叶府的管家，所以我们自然是与他相识了。不过他老人家极少涉足江湖，所以封寮主不认识他，也不奇怪。”

“嗯……虽然只是说出了一段我已经知道的信息，但从他的语气可以推断出……他们花影六剑，也是叶府的人……”封不觉心道：“这么客气地请我们上来，估计是由于叶亥那老头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又一个念头闪过：“可为什么不在咱们刚进客栈的时候就邀请我们上来呢？从叶慕菡的话可以

看出，他们应该早就在暗中观察一楼的动静了……”结论几乎在瞬间产生：“哼，是想亲眼看看我们的实力，然后再决定是否与我们交涉吗……”

弹指间已有诸多思绪飞逝而过，这些全都在封不觉的脑子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他的表情，包括眼神在内，可是丝毫变化都没有。这家伙脸部的每一根神经，每一分肌肉，简直就像是变色龙的伪装一样，只要他愿意，便可做到彻底的喜怒不形于色。这张似笑非笑、肃中有谐的脸，也可以说是一种天生的才能了。

“哦～难怪，难怪……”封不觉又装模作样地回应道。

林常继续道：“请诸位过来，也是叶老爷子的意思，他让我们在客栈中安顿好诸位。”他的视线在这间客房里扫了一圈：“这间天字丙号房，本是叶老爷子的房间，不过自打来到镇上，他压根儿都没踏进来过，一直就空关着。至于原因嘛……想必封寮主你们也都知道了。所以，叶老爷子想做个顺水人情，将客房让与封寮主，请五位在此暂住两天，几位若不嫌弃……”

“哪里的话，这正是求之不得之事。”封不觉摆出一副感激的神情：“在下在此谢过四位和叶老爷子的一番盛情了。”此刻觉哥心中却是在想着：那老东西还真厉害，整个儿一吃风喝烟、不眠不休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用打坐能代替睡觉，喝几口露水能撑三五天的存在？

“不必客气。”林常道：“像封寮主这样的少年英雄，我们叶府自然是乐得结交。”

“客套完了，好处也给了，可以提那件事了吧？”叶慕菡这时又不温不火地插了一句。

她的语气虽是平常，但这句话还是挺冲的，林常赶紧救场，接上一句：“呵呵……封寮主，不瞒你说，确实还有一事，我们有求于你。”

封不觉嗅到了任务FLAG的味道，他立即接道：“但说无妨。”

“呃……我听叶老爷子讲起，封寮主，乃是先天纯阳内力之人？”林常问道。

封不觉想起自己与叶亥过招时放出的技能便立即明白了，八成是对方中了火属性的格斗技后，就做出了什么“先天纯阳内力”的判断。这就跟楼下那位美女说自己是什么“驭气身外、化无为有”的理论差不多，都是基于错误信息而得到的错误结论。

“这还不明显吗？”封不觉反问道。

他这句话答了等于没答，明显什么呀？明显是？明显不是？

“师兄，这话还是由我自己说吧。”苏裳这时忽然开口，并将视线投向封不觉道：“不瞒封寮主，这次是我有求于你。”她顿了一下，接道：“旬月之前，我所修心法‘冥幽诀’恰至第七层之顶峰。但因内力所限，无法靠自身力量冲破玄关。”她面露难色：“由于我身负先天纯阴内力，若要强行冲破气关，便须有一内力至阳至刚之人，能在我运功破关之时，以纯阳内力加以辅助……”

苏裳也是没办法了，才会求助于人。内力的成长和天资根骨是有一定关系的，假如完全靠她自己，用常规方法去练，恐怕最快也得三十岁后方可臻冥幽诀第八层境界。

“嗯……”封不觉打断了她，用古怪的眼神扫过在座的所有人：“这位……苏女侠，您这两位师兄弟难道……”

林常这时说道：“封寮主有所不知，要抑制我师妹的先天纯阴内力，不是一般人可以办到的。至少得是童子练功，且内功修为二十年以上，习阳刚武学心法之人。”

“在下的内力也是偏阴柔。”苗少卿则补充说道，“而大师兄虽是阳刚内力，但他早已婚娶，不符条件。”

“我也婚娶了……”封不觉立即道。

“那倒不妨事，因为封寮主乃是先天纯阳内力，根骨与常人不同。”苏裳接道。

“呃……”封不觉还在想办法：“对了，诸位既然叫花影‘六’剑，那应该还有二剑……”

“哦，我六师妹鹿清宁亦是女子。”苗少卿回道：“二师兄‘无影剑’商飞，修的则是阴阳调和的内功心法。”

“呵……呵呵……话说如今这苍灵客栈中，英雄豪杰齐聚……”封不觉干笑着，仍然期望能蒙混过去。

当然，他自己也知道，这事儿恐怕是麻烦了……

江湖虽大，但称得上高手的，如今基本都已聚集于此。要是客栈里还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就是威逼利诱，叶府这几位也早就把那人给搞定了。他们之所以会来求封不觉，那百分之百就是根本没有符合条件的人。

对习武之人来说，境界的提升是头等大事。要是苏裳真等到三十岁才将幽冥诀突破到第八层，那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她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换一种武功作为辅助的心法去练。因为就算她继续修习原本的冥幽诀，也难有太大的进步，只会平白荒废了光阴。说严重点，这几年的耽搁，对她有生之年能到达多高的境界都有影响。

六剑情同手足，为了苏裳的事，他们也是颇为烦恼。其实苏裳要是根骨普通，也没那么多麻烦事，六剑中随便哪个帮她护法破关，这瓶颈也就过去了。可偏偏她是先天纯阴内力……

于是，封不觉这货，因为一系列的机缘巧合，成了现在的唯一选择。

要是昨夜他放【看招】的时候随机到一个别的什么技能，只要不是火属性的，也就没这麻烦事了。比如说冰属性吧……也许叶亥就会误会封不觉是玄冥神掌的传人之类的

了。

问题是，如今他已经被误会成了先天纯阳内力者，总不能现在承认说自己其实根本没有内力，而且完全不会武功吧？这消息一走漏，他出门就得被人给打死。

见封不觉似乎很为难的样子，叶慕菡当即一拍桌子："小子！我们诚心求你，你却推三阻四！什么意思？不过就是渡些真气给我师妹罢了，多难的事？又不撼你根基，大不了事成后，我们叶府赠你几颗大还丹，算是还你那点真元！"

叶慕菡始终是一种倨傲的态度，她性格冲，说话也冲。不过这也不能说是什么毛病，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本质上通常都不坏。再说，她也算是江湖第一女剑客，又是叶承的亲妹妹，若没有这份傲骨，倒显得不太正常了。

"他不是不想帮忙。"似雨这时竟忽然开口了，"是爱莫能助。"

"此话怎讲？"叶慕菡看向似雨，随即问道。

"本门所修武学，与当今武林任何流派皆是不同，诸位应该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内力、功法等等……从表面上看，一点也看不出来。"似雨开始了忽悠。

"确实……诸位的武功，完全不漏痕迹。"林常点头接道。

"他……"似雨瞥了封不觉一眼："觉哥他……确是先天纯阳内力，且天赋异禀，自创流派。可他练得是自己悟出的功法，对于其他的武学，他连最粗浅常识也没有，故而全然不知该如何渡人真气、运功护法等等。"她轻叹一声："唉……觉哥他并非不愿帮忙，而是诸位让他做的事，有些强人所难了。"

"哈哈！关键时刻还是你靠得住啊！"封不觉心中大喜。

既然似雨替自己解围，封不觉正好摆出浦原店长的范儿，沉声说道："正是如此……我的武功是用来杀人的，不是用来……"

“呵呵，是这样啊……”林常笑着打断道：“那不打紧，封寮主若不介意，就由林某传你一套最基础的内功心法，最多半日，封兄即可掌握运气渡元之法了。”

封不觉心道：我靠，逼上梁山啊！我还非帮忙不可了啊！

“既是如此，小弟自当是义不容辞。诸位请放心，封某一定竭尽全力，助苏女侠神功再进一步。”封不觉摆出欣然接受的样子，待对面四人的脸色都多云转晴了，他才话锋一转：“不过……我若向林兄讨教心法，便算是学了叶府的武功，不知叶大侠他会不会……”

“封少侠请放心，我传授于你的，只是叶府弟子的入门心法，并非什么门中不传之秘，家主他不会介意的。”林常直接说道：“再说，如今家主决战在即，这点小事……特意飞鸽传书去请示，似乎也有些不妥。”

“不过是习武之人互相交流些粗浅的技艺罢了，又不是要收你为徒。”叶慕菡这时又把话用比较难听和直白的方式说了出来：“封寮主要觉得这事儿将来会落人口实，说你是受了碧空剑的指教，那你也教我林师兄一些粗浅的皮毛功夫当作还礼好了。”

“呵呵……叶女侠说笑了，封某哪儿有什么可以教给林大侠的技艺……”封不觉还是客客气气地回道。

他知道这很可能是一个可以学到某种技能的任务，但他不能立即接受，因为林常说“半天”就能学会，那就意味着半天后，他没有内力的事情就得穿帮。

所以封不觉的想法是……拖延时间，等他想到了办法，再接这个任务。他刚才的话，是想让对方请示一下尚未出现在镇上的叶承，耗去个一天半天的也好，却没想到林常立即就表示无需请示，这下又得想个别的借口了。

“林大侠，不知可否待明日再授我相公心法？”似雨又开口

道。

“哦？这又是为何？”

“本门功法，有些特异之处，适才觉哥在楼下的施为，诸位也都看到了。”似雨平静地叙述着，完全看不出她是在胡编乱造：“虽是厉害，但那也有一定的代价，具体因由，我也不便多说，只是今日之内，他恐怕……”

“对对！就是这样！”封不觉忽然高声打断了似雨，并且朝她挤眉弄眼，当然，这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对面那四位见状，当即就相信了这件事是真的。因为封不觉的模样，就仿佛似雨再说下去，就要暴露他们破剑茶寮某某神功的弱点了一样。

“哦，呵呵……既然今天不方便，那再等一日也是无妨。”林常道：“四妹应该也不介意多等一天吧？”

“当然。”苏裳回道，并朝封不觉抱拳拱手：“苏裳在此先谢过封寮主了。”

第199章 苍灵论剑（十四）

与对方客套一番后，封不觉拿到了天字丙号房的钥匙，随后那四位就告辞离去了。

【名称：钥匙】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持有者与其团队将获得苍灵客栈天字丙号房的所有权】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即使身上没有带着钥匙，只要团队中有人持有，便可自由出入该房间。】

“哦，这玩意儿貌似还可以在剧本结束后转化为拼图牌啊。”封不觉看着物品说明念道：“这个还是由似雨带着吧，你实力最强，不容易死，行囊的空格也肯定比我宽裕。”

“喂，我才是这里等级最高的吧，而且还是职业的啊！怎么看都是我的实力更强一点吧？”迹部插嘴道。

封不觉直接就换了个话题道：“说到‘职业’……我有个计划，需要你帮忙。”

“哈？什么计划？”迹部问道。

“还记得在客栈一楼时，评论过我武功的那位美女吗？”封不觉问道。

“记得啊，那个孟九提到……她是姓……慕容？”迹部回道。

“我那时一直在细听周围那群NPC的议论，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可知……这位慕容姑娘，应该是类似‘百晓生’的那种角

色。”封不觉摸着下巴道：“也就是说，她掌握了大量的情报。”

“你要我去找她套话？”迹部问道。

“不错，毕竟你是职业的嘛。”封不觉回道，“就用你专业的技巧去找她搭个讪什么的，等聊开了之后，你就说自己初涉江湖，不懂的地方很多，想请教她一些问题。”

“我说的‘职业’是职业玩家，你说的是职业牛郎吧！”迹部喊道。

“放心，又不是叫你去出卖色相，只是去交流一下罢了。”封不觉无视对方的吐槽，接着道：“玩家和人形NPC之间的互动，也是可以参照玩家互动条例的D项——【不限性别，任何被系统判定为性骚扰的行为，包括以此为目的，企图以B、C条中列举的方式进行实施的意图，都将被系统所限制，玩家的意图将无法转化为角色的实际行动。反复尝试将被强制断开连接，且该玩家的公民ID将永久加入系统黑名单，成为优先级较高的监测对象。】

我还查过玩家与人形NPC、怪物之间，有关这方面互动的具体细则，结果发现限制比玩家间的互动更加严格。玩家之间还可以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做出一定程度的亲昵举动，但玩家和虚拟人物间是绝对不会有任何情色成分的互动的，NPC也绝对不会对你有任何那方面的行动。不过，不排除NPC会对玩家产生好感的可能。

总之，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搭讪，肯定不会被对方占便宜。”

“喂！那是个美女啊！又不是虎背熊腰的基佬！别说得我好像赚了似的！不能被占便宜才是损失吧！”迹部回道：“话说回来……你这家伙居然能把条例一字不差地背下来……顺带还把不同次元不能谈恋爱的设定给解释得那么清楚……这是什么心态啊！”

“哦……这个嘛，因为之前在某个剧本里拥抱过一名女性NPC，当然了，那是一次十分纯洁的，柏拉图式的拥抱。”封不觉淡定地答道：“之后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这种设定的界限到底在哪儿？于是我就抽空看了点儿相关的游戏说明。”

“诶，那我们女生去勾引男性NPC，岂不是容易得多啊？”悲灵玩笑般说道：“反正又不会被怎么样。”

“我说……姑娘你要自重啊……”小叹转过头，目光灼灼地看着她。

“你准备怎么勾引？”封不觉道：“主观意识上的行为都会被系统直接禁止，至于客观上，就算你想露个大腿，送点福利什么的，也没法儿在剧本中更改外貌设定吧。”

“嗯……那倒也是。”悲灵一边点头，一边用戏谑的眼神瞥了小叹一眼。其实听她回应的语气，也并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她只是想看看那谁闻言后的反应而已。

“好了，金富贵，怎么说？去不去啊？”封不觉问道。

“我警告你，叫我牛郎也就算了……”迹部话未说完。

封不觉便打断道：“好吧，牛郎，你意下如何？本寮主若是尚未婚娶，自己便去了。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死缠烂打之能，没有交涉失败的道理。可现在的状况，我去搭讪肯定会引起慕容姑娘的反感。你总不能让小叹去吧？这小子不把我们自己的情报给漏出去就不错了。”

“只是交涉而已，为什么不能由我们女生去呢？”似雨问道。

“哈哈哈哈哈！”封不觉大笑五声，随即道：“好想法，我也一直很想知道，两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其中一个，非常明显地怀着某种目的，去接近另一个……这时应该用什么样的开场白比较妥当。”

似雨瞪着封不觉，沉默了许久，方才开口：“好吧……你让专业的去吧。”

“好了，你们也别再唱双簧了，我可以去试试。”迹部有气无力地回道：“不过我声明啊，那个NPC要是不理我，那我也没办法。”

“怎么～会呢～牛郎兄何必妄自菲薄？”封不觉拉长了语气说道：“像你这种俊俏白净，娘气十足的外貌，在古代大龄女青年中肯定是有一定市场的，就算她对你不怎么感冒，但面对一个看上去比较文弱、也没有什么出格行为的人，她最多就是礼貌地表示跟你没有共同语言，请你别再骚扰她。”

封不觉停顿一下，接着道：“而假如……慕容姑娘觉得跟你聊聊也没什么不妥，那就好办了。”他站起来道：“如果我的判断没错，这个NPC至少应该对这个武侠世界中大部分的设定都了如指掌。而对她来说是常识的事，对我们来说却已是很宝贵的情报了。所以，像这类众所周知，只有我们不知的信息，你可以尽量去问她。”

“知道啦，我会见机行事的。”迹部回道，“此刻那位慕容姑娘应该还坐在客栈大堂，你刚才搞得这么轰动，我这破剑茶寮的寮客要是现在下楼，众目睽睽之下走过跟她打招呼，人家肯定不好接话，我看换个时机再说吧。”

“嗯，我也是这个意思。”封不觉说这话，把桌上的钥匙挪到了似雨面前，后者不声不响地接过，放进了行囊里。

“再说说第二件事。”封不觉道：“就是那花影六剑……现在要我这‘先天纯阳内力’之人帮忙……”

“虽然眼下是暂且拖延了一天，但到了明天，等那个林常教完你武功心法，苏裳需要你护法之时，你没有内力之事铁定会穿帮的。”悲灵说道：“解决这个问题，远比收集情报更加重要，因为一旦这件事搞砸了，我们的处境会相当不妙。到时候，就算花影六剑并未直接与我们变成敌对关系，他们也没有理由继续袒护我们了，更不可能再给我们任何的利益。”

“没错……这事很棘手。”封不觉应道：“现阶段，我想到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我极力推荐……”

“杀了苏裳？”似雨立刻就说出了封不觉心中所想。

“对！”封不觉果断地回道，“而且最好要做到死不见尸，无从查起，让其他人连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这样至少在决斗之前，都不会有人会再提这传功护法之事了。”

“你这家伙太残忍了吧……”迹部用一种颇为惊讶地表情看着封不觉道：“上回见你杀丧尸的时候，我就隐约觉得你这家伙有点杀人狂魔的气质……现在为了保守秘密，也不管对方是好人坏人，说杀就杀啊……”

“你玩马里奥游戏时，踩死板栗仔之前，考虑过对方的好坏了吗？”封不觉问道。

迹部愣了一下，几秒后皱眉道：“这不是一码事吧？”

“切……”封不觉一脸不爽地偏过了头。

“偷换概念。”似雨言简意赅地评述道。

“忽悠失败。”悲灵接道。

“我也反对随便杀人，先不说对方很可能拥有BOSS级的实力……即使我们能够杀死她，也不能保证打斗过程中、和处理尸体时都不被人发现。”小叹居然也提出了一个建设性意见。

“这倒不用担心，如果决意要杀她，我有的是办法。杀完以后就地切成六段，随便用破布一包，装进行囊，神不知鬼不觉……”封不觉接道。

“已经谋划到这个地步了吗……”迹部冷汗都下来了，心想着眼前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人啊。

“不过……你们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封不觉话锋一转，说道：“你们倒是提醒我了，我在论坛看过一个帖子，说玩家在剧本中行事的风格，可能会影响未来的成长。比如在剧本里按照一定道德、原则，尽量去做好事的人，打通的剧情普遍会有比较好的结局。而一直在剧本中作恶，做事残忍冷酷的人，遇到的剧情或许会比较致郁。不止如此，这个帖子还

说……玩家随机到的技能、物品等等，都和该玩家的行事风格有关。”

“呵呵……恶魔蝙蝠鬼影……”小叹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封不觉送给自己的这个技能名字给念了出来。

“莫测的狂徒……”悲灵也接道。

封不觉道：“假如这个设定真的存在，倒确实能解释不少我单排时遇到的状况……”

“这也算……非显性属性的一种吗？”似雨道。

“或许吧……以此推测，被系统视为是守序善良的玩家，和混乱邪恶的玩家，到了游戏后期肯定会迥然不同。不止技能、装备、称号……他们一路玩过来的游戏体验也会不太一样的。”封不觉若有所思道：“这样看来……我们还是不要滥杀无辜的好。在主线任务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站在正义的一边，做侠义的事情。免得你们和我一样被系统视为恶棍。”

迹部这时问道，“那你的第二个办法是？”

“不能杀，就伤呗。”封不觉说道：“如果苏裳受了一定程度的伤，使她暂时无力去冲那冥幽诀气关，这事不就耽搁了吗？”他看着众人：“游戏时间有限，我们也不可能会待到第四天，所以……只要拖到后天傍晚，这事儿就算永远混过去了。”

“这办法倒还可以。”悲灵沉吟道：“嗯……不过如何打伤那位苏女侠，需要好好讨论一下。”

“那是啊……第一，我们肯定不能明着去伤她，只能暗算。”封不觉道：“第二，事后也不能让对方怀疑这事是我们做的。”他双手交叉在胸前，摇着头道：“假如让悲灵躲在远处朝她放冷枪，倒是可以轻易做到第一点。但那样对方必然会怀疑到我们头上。因为只有咱这帮怪人，才有可能用一种他们根本无法解释的方式进行偷袭。”

“即使用其他武林中人也会用的方法去暗算，我们的嫌疑

还是最大吧。”小叹说道：“你今天刚刚就此事应承了六剑，一天之内，苏裳就被暗算受伤了……说实话，就算是别人正好在这段时间去偷袭了她，被怀疑的也会是我们吧。”

“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不会被怀疑的暗算方法。”封不觉道，“也是目前最理想的方式……大规模投毒。”

“你的思维……”迹部快无语了，封不觉的思考方式跳跃性太大，总是突然间扯到一个很离谱的结论上。

“道理很简单。”封不觉解释道：“为了掩饰我们要暗算的是苏裳，我们就同时暗算所有人。这样，表面上看，她就只是遭遇了一次并非特意针对她的投毒事件而已。”

“呵……呵呵……‘尽量站在正义的一边，做侠义的事情’……”小叹虚着眼，嘴角微抽着重复封不觉刚才的话。

封不觉只当没听见，继续说道：“为了追求逼真的效果，我们自己也可以在事件中集体中毒，以掩人耳目。”

“你这是要疯啊……”迹部说道。

“没办法，为了保证一个谎言不被揭穿，就得编造一个甚至多个更大的谎言。”封不觉道：“此刻，我们已经陷入了这种局面……你要明白，我们现在的安全、自由，全部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只要一件事穿帮，一连串假象便会随即土崩瓦解。

想在这个镇子上立足，或者说……‘生存’，我们就必须竭尽所能地装下去，死撑到底。每一分每一秒都得设法维持住破剑茶寮这个门派神秘且强大的形象。如果让外面那帮人知道了我们的真实实力，这剧本基本就很难再玩儿下去了，那种局面下，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进山里躲起来。进山的前提还是我们能活着离开这个镇，不……这条街。”

“没错。”似雨也道：“论战斗能力，只要来三名和昨晚那个女人同等实力的NPC，我们就必须使出枪械武器了，否则战上一会儿就会团灭。”她看着封不觉：“现阶段，不觉的行为若

被揭穿，那在这个世界的人眼里就是欺世盗名。那么……几乎所有人，都有可能与我们发生战斗。”

封不觉接着她的话道：“总之，真要是全面开打，等那帮大侠们看明白了我们的路数，并知道了枪械的基本特性，我们就死定了。”

“要么就装下去，要么就成为公敌吗……”小叹沉吟道。

“就好比在二战时，一名犹太人误入了纳粹的派对，唯一能让他活着离开的办法，就是让周围的人以为他也是德国人。”封不觉耸肩道。

“还是说说投毒的事情吧……”迹部说道。

“成功的话，我们就可以达到目的，且不被怀疑，或者说……就算六剑有一丁点儿怀疑我们，但也不能十分确定的那种感觉。”封不觉回道。

小叹边想边道：“嗯……投毒这个手段，只要有毒药，谁都能干。如果中毒的只有少数几人乃至一人，那被怀疑的对象很快会被锁定为……与中毒者有利益冲突或怨仇的人。但是，如果是看似没有任何针对性的大规模投毒，就很难锁定疑凶。只要我们作案的时候不露马脚，而且事发后我们也一并中毒，那么……”

“好吧，三个问题。”悲灵听得忍不住了，打断道：“一，去哪里找一种不至于把人毒死的毒药，还要有几十人份的量？二，怎么才能平均地给客栈里的人下毒？三，又如何在成功实行一和二的同时，保证不被发现，且事后无迹可寻？”

封不觉道：“问得好。”他歪过头，两手一摊：“完全没有头绪。”

“那你还说得这么起劲？”

“所以我才说是‘最理想的方式’嘛，至于具体如何实现……”封不觉道：“我们还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去想办法。”

第200章 苍灵论剑（十五）

关于投毒计划的讨论暂且告一段落，封不觉他们随即便商定了接下来这一天的行动方针。

迹部少爷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情报收集，他准备先去找店里的伙计打听一下慕容颖住在哪间房，然后就登门拜访，看看这位NPC是否肯让他请教一二。

这貌似是个美差，而且也不用冒什么危险，但实际操作起来，困难还是有的。近在眼前的问题就是，如何从客栈伙计嘴里套出话来。

玩家们身上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在这个世界里充当货币的物品，不给点“小费”就想跟人打听事儿，恐怕有一定的难度。

这个银子的问题，封不觉倒是不太重视。其实这事儿还是挺麻烦的。要不是花影六剑将这间天字丙号房赠给他们用，就算客栈里真有空房，封不觉也付不出住店的银子。当然了，封不觉最初的设想中，本就没考虑过如何结账的问题，反正两天后他们就人间蒸发了，这店钱……掌柜的爱找谁要找谁要去，玩家又不用在乎什么江湖名声。

还有就是……就算迹部打探到了慕容颖住在哪间房，交涉时的措辞和态度，也是需要好好考虑的。

所谓“职业牛郎”之言，自然都是玩笑话罢了。迹部也明白，如今封不觉这位寮主，已经在江湖群豪们眼中建立了“谁敢搭讪我老婆，我就把他一掌拍死”的形象，所以找美女进行单独谈话这种事儿，觉哥是没法儿执行了。真要是去了，要么说明他是个伪君子，要么说明他已有了回去后被老婆给砍死的觉悟。

说白了……不但对通关进度毫无帮助，还会在与NPC的交

涉中起到负面影响。

至于小叹，虽然迹部不是很了解他，但从这段时间的接触来看，这小子就算不能说是天真善良，但至少为人没什么城府的样子，这种人，极其不适合去搞情报工作……

因此，由迹部去交涉，也是没办法的事。他好歹也是开工作室的，办事能力、游戏水平等等，即使比不上笑问苍天那种业界高手，但也不至于低于一般玩家的平均水平。

从游戏角度，数据层面上来说，这不过就是在考验玩家与NPC交流的水准罢了。只要按照剧本的世界观，礼貌、且合情合理地展开接触，没理由一点儿信息也套不出来。就算是七十年前的电视游戏，城里的NPC至少还会对玩家重复同样的一句话呢，今时今日这光脑时代的游戏，岂有什么都问不到的道理。

而地狱前线那四位，今天的计划是分为两组行动。

封不觉和似雨直接由镇北上山，去一探剧情简介中的“村北山林的破庙”；小叹和悲灵则在镇内对那些无人的民宅进行地毯式的搜索，找找看物品和技能。

这个分组方式，是封不觉提出的。当然，他的依据并不是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而是考虑到剧本的实际情况，做出了最安全和有效率的分配。

封不觉在听剧情简介时就留意到……简介中没有明说这个世界有没有鬼，只是用了“传闻”这样词，而且最后还跟了一句让人纠结的“这场决斗的结果如何？鬼镇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这一切的背后是否潜藏着不为人知的阴谋？”

这种简介，仿佛是提供了某些信息，实际上却更有可能是在引导，甚至误导玩家的思考方向。

从头读到尾，玩家们既不能确定这个镇子真的闹鬼，也不能确定这一切都是人在捣鬼。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封不觉姑且就把“传闻”后面的内容

全当真的听。就算那山上的破庙真有凶灵盘踞好了，如今他和似雨的组合也可以应付。他有死亡扑克，而似雨的“灵剑士”称号和其技能也是克制灵体的。二人的综合实力强悍，有勇有谋。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他们俩去庙里探探FLAG，总不至于一去不回吧？

而另一边，在镇上进行搜索的工作，单独行动显然非常不妥。一旦遇上突发情况，比如昨晚那种事件，只有一个人就会非常危险。

苍灵镇上废弃的空屋众多，除了客栈周围那些已经被占了的屋子外，很难说会在其他屋子里撞见什么。万一在某个偏僻的犄角旮旯，有人藏尸、藏毒、藏兵刃……等等，被玩家撞破，没准就是一场恶斗。

由小叹和悲灵两个人进行搜索的话，相对安全得多，毕竟他们都是有枪的玩家，面对人形NPC，万不得已时可以开火自保。而且他们的组合正好互补，遇到解谜元素，悲灵来搞定，而搬东西的脏活累活，小叹就卖个苦力。

就算他们鬼鬼祟祟出入民宅的举动被外人注意到了也无妨，人家最多怀疑这两人是想找地方做些苟且之事，不可能会知道他们是在搜索游戏物品。

总之，这一天的计划，大致就是兵分三路：一路收集情报，一路探索物品，另一路去追寻眼下唯一由系统提供的线索。五人约定在太阳落山前回客栈房间里会和，假如到时有人没出现，剩下的人再议对策……

……

一个早晨的时间匆匆过去，苍灵客栈的大堂中，坐得反而更满了。

一线门派的大佬们，通常只在清晨下楼喝个早茶什么的，另外两顿都在客房里解决。

而这白天坐在客栈大堂喝茶吃饭的，基本都是住在客栈

外面的武林人士。这批人的数量，可比住在客栈里的要多得多，所以这会儿的客栈大堂比早晨时更要热闹上几分。

因座位有限，这帮武林中人们也都很知趣。来吃饭的，吃完了就走；来喝茶的，坐一盏茶的功夫也就出去了。这段时间，进进出出的人很多。

关于破剑茶寮的传闻自然已经传开，不过此刻坐在客栈一楼的人，早晨大多都不在场，故而不清楚封不觉他们的长相。加上这时的大堂又很嘈杂，走动的人也多，因此当四名玩家陆续走下楼，两两离开客栈之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只有少数几人认出了他们，但这些人也最多就是拉着身边的人指指点点而已。

封不觉和似雨走出客栈后，沿着门口的大路，径直就朝北面去了。

这会儿时近中午，日正当空，两人快步行了一阵，就稍感有些炎热，这种体感对体能值消耗虽有影响，但也并不明显。

他们快速前行了二十分钟左右，便来到了村子最北的边缘地带。此地几乎已见不到屋舍了，视线也越来越开阔，远处能瞅见有几片荒废的农田，而田边原本的农舍早已塌毁，只留下一堆黑腐的木头和石草。

继续一路向北，原本隐约可以眺望到的高山，已然近在眼前。地势的起伏越发明显，而且有向上倾斜的趋势。他们脚下的路，也只剩下了一条，越往前走，这小路就显得愈加浅窄，直到最后完全消失。

正午时分，两人不知不觉已行入山中，脚下是干硬的泥土和杂草，周围的山林亦渐渐密了起来。封不觉本以为进入茂密的林子里，会感到越发闷热，但实际情况却是……周围的温度越来越低了。

“奇怪……这附近山势的倾斜度挺大啊，不像会有建筑的

样子。”封不觉见情况似乎不太对劲儿，便开口说道。

“再走一段试试。”似雨很快就回了一句。

“嗯……”封不觉点点头，继续领路。虽然这情况是“奇怪”了点，但眼下没理由停止探索。无论体能还是时间，两人都很充裕，别说再走一段，再走两三个小时也无妨。

他们又走了大约十多分钟，封不觉忽然停下，转头问道：“我说……你发现了吗？”

似雨道：“什么？”

“进山后，这一路上……我没有看见任何动物的足迹或者排泄物，就连鸟和飞虫都没瞧见一只。”封不觉道：“事实上……连鸟叫蝉鸣都没有，这林子安静得不可思议。”他停顿了一下，皱眉道：“而且你有没有觉得，越来越凉快了？”

似雨闻言，想了几秒，接道：“灵异设定？”

“反正肯定不是纯武侠世界观里应有的现象。”封不觉回道：“是灵异、玄幻还是科幻，都有可能。总之……眼前这片林子明显不正常。”他一边左顾右盼，一边说道：“没有生物……而且越是往中心地带走，越是感到寒冷……”

“因为这里是‘不归林’啊。”忽然，一个凄灵的女声响起。

这突如其来的诡异话语，让似雨都不禁微微一颤，惊吓值略有起伏。

封不觉倒没什么，他只是迅速循声转头，和似雨一同望向了左前方的一棵大树。

那棵树的树干很粗，说话者完全掩藏于树后，不露踪影。

不过，当封不觉和似雨的视线朝那里移去时，有半张蜡黄的脸孔，慢慢从树干后面横移了出来……

第201章 苍灵论剑（十六）

那张脸，用恐怖二字形容，恰到好处。

就脸看上去……好比是一个活了三百多年，而且衰老程度一直在加剧的老妪。

这么说吧，封不觉都不忍心去评论这相貌了，因为他脑子里冒出的词全都非常刻薄，他只能比较委婉地感叹道：“简直像惨烈的车祸现场……”他瞪大了眼睛，摇着头：“我都没法儿把视线给移开。”

树后那张脸的主人，在设定上，显然就属于“怪物”了，这类从一开始就被系统设置成与玩家敌对的存在，都会选择性无视玩家的一些话，比如封不觉口中的“科幻、世界观、车祸”等等词汇，这怪物一概不予置评，这些话也不会触发什么FLAG，或者改变这怪物的行为模式。

“你们……在找‘藏铃寺’吗？”那张怪脸问道。

“没错。”封不觉立即回道。

似雨斜视着望向封不觉，她真是不得不心生佩服，心道：明明在两秒前才刚刚听说“藏铃寺”这个称呼，却能毫不犹豫地回答对方没错，而且脸上完全看不出说谎的迹象……

“呵呵呵……”怪脸笑了，随后，树干后就发出叮铃……叮铃……的铃声。

“你们没有铃铛，怎么找得到呢？”怪脸的胳膊举了起来，从树干后探出，这时可以看出，她穿着一件很普通白色布衣，从露出衣袖上看，她这衣服倒是非常干净齐整。

在封不觉的想象中，眼前这家伙的胳膊八成是缠着腐烂的木乃伊绷带才对，没想到会是这样。不过他没有在衣着问题上纠结太久，因为其视线立即就被对方手中的铃铛给吸引

了。

那是个可以捧在手心的小铃铛，整体呈银色，从树荫缝隙中洒下的阳光照在铃铛上，反射出颇为刺眼的光亮。

“有你这铃铛，就能找到藏铃寺了吗？”封不觉问道。

“是啊，得拿着铃铛，才能找到庙门。”怪脸回道，“你想要吗？”

“怎么？听这意思，你那个可以给我咯？”封不觉又道。

“可以啊，呵呵呵……”怪脸又笑了，从某种意义来说，比不笑时还可怕：“你走过来拿，我就给你。”

“呵呵呵……好啊。”封不觉满面堆笑地从行囊里取出了他的折凳……

那怪脸也不知作何感想，可能她是一时没明白对方拿出来的是一件兵器，待封不觉靠近到她三米左右时，她才有点儿后知后觉地问道：“等等……你拿的是什么？”

“哦，这个啊？”封不觉神情坦然地回道：“凳子。”

“你拿凳子出来做什么？”

“我站久了，想坐会儿。”封不觉回道：“拿到了铃铛，我就准备坐下歇歇。”

怪脸面露狐疑之色：“好……你过来……”

似雨站在原地，看着那边的情况，心里有点想笑。她估计，也只有封不觉能在这种气氛下制造出笑果来……不过似雨并没有放松警惕，如果那怪物接下来做出什么突然性的攻击举动，似雨瞬间就能做出反应，上前支援。

封不觉很快就来到了那棵大树旁，这会儿他每走一步，都把重心放在后面的那只脚上，而迈出去的那条腿，先是足尖点地，踮几下，待踩实了，确定地上没有什么会塌陷的陷阱之类，他才迈下一步。

“你又在做什么？”怪脸问道。

封不觉回道：“伸展伸展腿脚，看看有没有毛病。”

“你自己腿脚有没有毛病，你不知道吗？”怪脸突然露出狰狞的神色：“你是不是怀疑我设了陷阱要害你？”

“当然不是。”封不觉淡定地回道：“腿脚有没有毛病，要走两步才知道。”他说到此处，居然模仿MJ的太空步，又向后挪了几分，“你看……这叫走两步……”

似雨终于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那怪物都傻眼了，这什么情况？这人用朝前走的动作向后移动了？

“好了，你快过来，铃铛还要不要了？”怪脸的眼神和语气，都露出一种显而易见的急切和贪婪。

封不觉通过察言观色，以及仔细查看周围环境的状况，基本排除了陷阱之类的东西存在的可能，所以他心想……问题一定就出在那棵树上。

“我能不能问问……你为什么把身子藏在树后？”封不觉问道。

“你自己过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怪脸回道。

封不觉这时已经离她很近，只要朝侧前方再移动个几米，就能看见树干后的情况了，但他刚准备横移，那张怪脸就看出端倪，立刻喝道：“别动！你往那儿去做什么？”

“看看你为什么藏在树后呗。”封不觉一边回答，一边在保持距离的情况下，从侧面绕过去，想看树干后的情况。

没想到，那怪脸也随着他的移动，贴着树干绕圈，还是只露出头部和一条胳膊来。

“不许绕过来！”怪脸见情势不妙，开始恐吓道：“直接贴着树干走过来，否则我把铃铛毁了！”

这怪物疏忽了一件事，当她随着封不觉的移动，改变自己躲藏的角度时，似雨已经进入了她的视线盲区，就在这一

刻，似雨已悄然行动，从树干的另一侧靠近上前。

从封不觉所站立的角度，自然是看得见似雨在做什么的，不过这家伙的表情和眼神，丝毫不会暴露队友的动向，从他脸上看不出半点紧张和心虚来。

“好，我要过来了啊！真的来了啊！”封不觉略微提高了声音，说了几句彻头彻尾的废话：“我现在就大跨步地走~过来。”他把语调拖得老长，脚下却一步都没动。

这也算是拖延时间，同时为似雨打掩护了。

其实似雨不需要这种惹人发笑的掩护，仅十秒钟左右，她便快速、且悄无声息地绕行到了那张怪脸此刻躲藏的角度。

映入眼帘的景象，让似雨心中一惊，且不由得秀眉微蹙，她当即高声对封不觉道：“她只有头和一条胳膊，脖子和手臂都是从树上长出来的，别靠近那棵树！”

第202章 苍灵论剑（十七）

“哈！我就知道！”封不觉闻言，便对那怪脸厉声喝道：“妖孽！还不快速速现出真身！”他喊得倒是很有气势，但行动上却仍然没有靠近对方的意思。

那怪物倒也干脆，既然装不下去了，它也就放弃了这蹩脚的伪装。只见那张蜡黄的怪脸迅速转变，脸上那粗糙且密集无比的皱纹全都化成了树皮的纹理。

不多时，那个“躲藏”在树后的头颅以及那截手臂，就变成了树干上的两段枝节。而“手臂”所化的那段树枝顶端，还挂着一个小铃铛。

与此同时，树干之上，面向似雨的那个方向，突兀地出现了两条色如污血的狭长缝隙。那就像一双眼睛，猛然睁开，其眼皮就是树皮，而在树皮下，竟真的有一对巨大的墨色瞳孔。

“真是多管闲事……”沉闷浑厚的说话声，这次从树干内部直接传来，“有本事你就过来……”

似雨没有回话，她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是用行动来回应。

但见封圣剑芒一闪，她挥臂斜斩，一道夹杂着灵能的剑气便骤然而出。也不知似雨这招到底有多大威力，竟能隔空在树干上撕开一道长两米有余的口子。

这大树显然是没法儿移动或躲闪的，树干硬生生受了这一击。被割开的树皮中，居然还流出了潋潋污血。

“啊！”树干中传出一声惨叫，好似这怪物正经历着巨大的痛苦。

封不觉这时已经从另一边绕行来到了似雨身边，他知

道，只要和这树稍微保持几米的距离就没有什么威胁了，于是就挺放心地绕了过来。

“防御能力好像很差嘛……”封不觉念叨着：“攻击范围貌似也很低，嗯……”他转头看着似雨：“那这家伙的伤害能力恐怕是非常强了，假如靠近到它身边，被一击毙命都有可能。”

“我刚才那招的冷却时间不长，但是需要花些灵力。”似雨明白封不觉的意思，不过她的远程攻击手段确实有限。

“嗯，所以……还是交给我吧。”封不觉微笑着道，他此刻的表情简直是一脸的期待。

似雨闻言就收起了剑：“请便吧。”

“你们……”那棵大树似乎察觉到了封不觉不怀好意的神色，立即问道：“你……想干什么……”

“别害怕，问你几个问题而已。”封不觉说着，把折凳放好，然后单膝跪地，从行囊取出【Moxxi小姐的坏脾气】架在凳面上，平稳地瞄准了数米外那巨大的、不会动的目标。

似雨在一旁冷眼旁观着，玩家会对怪物说出“别害怕”这种台词来，她还真是前所未见，更是没有想象过这种情景。

“如果我不想答呢……”怪物依旧用恶狠狠的语气回应着。

嗒嗒嗒……枪声回答了它这个问题。

封不觉轻扣扳机，几发子弹瞬间就从这冲锋枪的枪口倾泻而出。他这把枪的属性是火，而特效上写着“尤其适合消灭肉体”，很明显，不管这棵大树算动物还是植物，都是被这武器严重克制的怪物类型。

“啊！啊！啊……”那怪物狂吼不止，仅仅几枚子弹，就在其身上留下了点点火苗，若不是树皮下流出的血污将火熄灭，恐怕它整个儿就燃了。

“要是你不想变成柴火渣的话，从现在开始，我问你答……”封不觉用实际行动，让对方无法拒绝，他随即就问

道：“首先，说说你是何方妖怪，姓甚名谁？”

“不知道。”那怪物回道。

“呀喝！有种！”封不觉当即就准备再度开火。

“等等！我说的是实话！”那怪物赶紧解释道。

“这样啊……好吧，反正你叫什么也不重要。”封不觉抬起头，暂且放弃了瞄准的姿态：“那么……先跟我说说你刚才提到的‘不归林’是什么意思？”

那怪物想了几秒，反过来问道：“说了你就会放过我吗？”

嗒嗒嗒……

“啊！好！我说！快停下！”怪物被打得嗷嗷求饶。

它又沉默了一小会儿，似乎是在等痛苦的感觉消退，然后才说道：“数十年前，山下那个小镇的村民们因对这片树林十分畏惧，便给这里起了个不归林的称呼。几乎没人敢到这片林子里来，来了……也出不去。”

“因为林子里有很多像你一样的妖怪吗？”封不觉问道。

“有，但不多。”那棵大树冷笑道：“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妖怪，我本是这林中的一棵老树罢了，只因‘那个孩子’的怨气太重，整片林子都浸淫其中，受其影响，我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它说到此处，树皮上那道被似雨斩开的裂缝竟豁然裂开，随着一泼污血流淌而出，树干内的东西，也呈现在了封不觉和似雨的眼前。

原来这棵树的树干里，塞满了死人，那些死者的死相极其可怖，惊惶的神情凝固在脸上，每一具尸体都四肢不全，但腐而不烂，并且所有死尸都像麻花辫儿一样绞缠在一起，七孔不住地向外渗血。

“这些藏铃镇的村民，全是自作自受，他们的子孙后代也都要遭报应。”怪物一边说着，一边又把那道裂口给合上了，“你们也是村民请来捉鬼的道士吧？”

封不觉道：“一棵山里的妖树，也知晓这世上有道士？”

“很多年前，山里就来过许多得道的高僧、游方的道士、还有专门抓鬼的法师……数不清多少人了，结果还不都是在‘那孩子’的手中殒了性命。”怪物回道。

“它刚才说藏铃？”似雨这时插了一句。

封不觉也正想问这个呢，他又对那怪物道：“山下的小镇明明叫苍灵镇，可为什么你说是‘藏铃镇’？”

“此地一直就叫藏铃镇，何时改叫苍灵镇了？”怪物回道。

封不觉看了看似雨，压低了声音道：“几十年前……肯定出了什么事情。这个村子废弃的真相，或许和那个在村口留下三个大字的人有关。”

似雨也跟着封不觉的思路想了想，不过暂时还得不到什么结论，她只是轻声回道：“问问那冤魂的事。”

封不觉抬头，又对那怪物道：“你口中的‘那个孩子’，是被村民们害死的吧，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这你得自己去问她，我只知其怨气滔天，对那些村民恨之入骨，想来定是冤屈而死，至于她究竟如何死的，我确是不知。”怪物回道。

“那她在哪儿？”封不觉又问道。

“藏铃寺。”怪物回答。

“藏铃寺又在哪儿？怎么去？”封不觉道。

“你们拿着我这铃铛，举在眼前，只要面朝寺庙的方向，铃铛就会响。”

“哦……”封不觉的视线移到了妖树挂着铃铛的那截枝杈上：“有没有可能……你把东西丢过来给我。”

怪物回道：“我做不到。”

“嗯……原来如……”封不觉说到此处，突然中断了自己的

话，摆出一脸惊愕的神情，指着大树另一边道：“啊！那是什么！”

就连一旁的似雨都被吓了一跳，虽然她就站在封不觉身旁，两人的视野基本一致，而且她也没看见任何异常状况，但封不觉这一惊一乍的，表情和语气无比逼真，让她不自觉地跟着紧张起来。

那妖树也不知生了什么变故，它的一双眼睛，沿着树皮倏然转动，转到了另一边去，就仿佛是人类转过头去一样。

这一刹那，封不觉瞬间开启灵识聚身术，暴起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盗铃成功，将那铃铛从树枝上扯下，并且重新退回了安全距离。

那妖树最后的期望也在这一刻宣告彻底破灭，因为玩家靠近取铃时，是它唯一的攻击机会，但现在已没有这可能了。封不觉就用了这么一个非常幼稚的，类似“小心你背后！”的低级骗术，便把任务物品给弄到手了。

【名称：铃铛】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定位藏铃寺的位置】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这个小铃铛似乎与某个强大的恶灵之间存在着一种感应】

“OK，搞定，出发。”封不觉对似雨说道。他得手之后，第一时间便解除了灵识聚身术，还顺手收起了折凳和枪，貌似是觉得那棵妖树身上已没有什么剩余价值可以压榨了。

“不杀掉它绝后患吗？”似雨问道。

“省点儿子弹吧。”封不觉一边回答，一边举起铃铛，伸平手臂，然后缓慢地以自身为轴进行转动，待他转到偏西北的

方向时，那铃铛忽然自己动了两下，发出了叮铃……叮铃……的响声。

封不觉转头，跟似雨交换了一下眼神，两人也没有再说什么，无视身后那个怪物，头也不回地朝着铃铛所指的方向动身了。

待二人走远，那妖树沉声念道：“哎……等你们被那孩子杀了，她还是会把铃铛带来，挂回我身上的……”说完这话，树干上的所有异象便尽数消失，恢复成了一棵普通大树的模样。

第203章 苍灵论剑（十八）

话分两头，当封不觉他们在山里探索剧情的时候，小叹和悲灵的搜索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其实这事儿也没有什么硬性指标，他们在心态上还算是比较轻松的。哪怕一整天什么都没找到，也是没办法的事。惊悚乐园的剧本地图就是这样，人品好的话，说不定能在某个极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一件精良级装备，且获取过程没有任何难度。人品差一点儿，整个剧本玩下来一无所获也属正常。

他们的搜索从镇子的东边开始，逐间屋子、逐个房间地搜，虽然那些废弃的民宅几乎都是空屋了，但那种盖满灰尘的瓶瓶罐罐、木头盒子，还有房梁上、地板下，墙壁里，乃至破烂的床榻，都不能排除藏有道具的可能。

总之，像这样的游戏，就得用一种不看攻略玩塞尔达的精神去探索。

“那个……有件事我想问你。”小叹对悲灵说这话时，正掀开厨房灶台上的大木头锅盖往里查看，也不知道他期待从锅里面找到什么，两块银元吗？

“好吧，我没有男朋友。”悲灵则正在翻找着一个满是蜘蛛网的橱柜。

“呃……我不是想问你这个。”

“哈？”悲灵搭话时头也不回，好似是心不在焉的样子，“那是什么事啊？要在单独相处的时候，用这种怪怪的语气来问我？”她似乎想到了什么，立即跟了一句：“我警告你，我可不是个随便的人哦！”

“你想哪儿去了……”小叹说道：“我是想问，古小灵是你

的真名吗？”

“嗯？是啊，怎么了？”

“古代的古？”

“对～对～”悲灵回道：“小气的小，幽灵的灵。”从她解释自己名字时的口吻和措辞，就能看出其性格比较另类。

“嗯……”小叹皱着眉，若有所思的样子。

悲灵还在说着：“悲灵笑骨其实就是把名字倒过来，前面加个字而已。听到表姐叫我‘小骨头’，你就该猜到我真名里有个念‘GU’的字了吧？女孩子的名字里有这字，基本应该是在姓氏里，无外乎古、谷、顾了吧。”她自己在唠叨，却还用不耐烦的语气道：“啊……你这家伙真是好笨，你的脑袋只是装饰而已吗？遇事多想想嘛……”

小叹也不在意被她这样说，事实上，他现在的思路在想别的事情，也没怎么听进去。

“说也奇怪……我家有条祖训，说是……不要和姓古的人交朋友。”小叹说道。

“哈？”悲灵听了都愣了，“哈哈哈哈……”她忽然笑出声来：“巧了，我家也有条祖训，说是咱们古家的后人，只要是结交了王姓的朋友，都不用跟他们客气，往死里整就是。”

“我不是开玩笑……”小叹一脸认真地说道。

“我也不是开玩笑啊，我说真的。”悲灵一脸戏谑地回答。

“王可是大姓啊……”小叹说道。

悲灵伸手轻轻敲了一下小叹的脑壳：“所以说……谁会把这种祖训当回事儿啊！笨蛋！”她的举动没有攻击的意图，所以并未被系统阻止。

小叹耸耸肩：“也对，八成是我祖上的某人跟姓古的有仇，然后犯二了，才会留下这种……啊呀……”他话未说完，又被打了一下，“又怎么了？”

“你的意思是我们家的祖宗也犯二咯？”悲灵不爽道。

“好吧，当我什么都没说就是了……”小叹回道。

他为了不再被敲打，说完这句就爬上了灶台，脚下一蹬就跃上了房梁。如今他偏重于敏捷的身手已初步成型，这种高度，不在话下。

“对了，趁着只有我们两人，我也有件事想问你。”悲灵这时说道。

“我也没有女朋友。”小叹回道：“而且我是个比较随便的人哦！”

“哈，哈，哈。”悲灵干笑三声，算是对这个玩笑的回应，随后开口道：“说正经的，团长他是不是那种玩游戏从来不充钱的玩家啊？”

“变相收费的游戏我们本来就不怎么玩，反正在接触过的那几个里，我是没见他用过RMB道具。”小叹在布满灰尘的梁上趴着移动，一寸寸地敲打梁柱，想检查里面是否有什么空心的夹层，“不过烧点卡的游戏，他倒经常会去买月卡甚至季卡，貌似是嫌一次次充值麻烦。”

“哦，也就是说，他不是小气，只是看自己乐不乐意往游戏里砸钱是吧？”悲灵问道。

“怎么说呢……觉哥是个很复杂的人，很难去揣测他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小叹道：“似乎每当他意识到自己要越界时，就会设立一个新的边界……”

“听上去像是在说……不断刷新下限。”悲灵接道。

“哈哈……”小叹闻言正笑了两声。

突然，咔嚓一声响，屋梁豁然从中间断裂开来。想来这是年久失修，木头内部已经腐烂所致。

小叹是跪伏在梁上的姿势，梁断时脸朝着下方，所以他的反应还是比较及时的，在空中调整姿态也比较从容。他在

落地前就变为了站姿，用双脚着地。

岂料，在接触到这屋子地面的时候，他忽觉脚底一软，却似踏了个空。随即就是跨啦啦连续的响动，竟是地面塌陷的声音。

原来这间空屋的厨房地面，只有不到半米的厚度，再往下，是完全悬空的状态。因年代久远，木腐沙流，难免会变得比较脆弱。小叹和悲灵在上面正常走动时，地面自然是可以承担的，但此刻小叹从房梁的高度坠下，直立着踏在地上，加之两截断裂的梁柱也有相当的重量，这地面便承受不住，陡然塌下。

悲灵的第一反应很快，她立即伸手去拉小叹，在那电光火石之间，她还真就死死抓住了对方的手腕。不过她一个女孩子，体重本来就比小叹轻不少，加上地面崩塌的范围几乎波及到了整个房间，悲灵自己也是脚底虚悬，一时无处借力。

于是乎，她也跟着一块儿掉下去了……

两人就这么坠向了一个漆黑的深渊中，登时间已下落了几十丈的高度。这下面究竟是刀山剑林，还是巨石坚岩，他们不得而知。不过从下坠距离来看，就算是撞在泥地上，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第204章 苍灵论剑（十九）

坠落感是种足以让人从噩梦中惊醒的感觉，会让人心脏紧缩、四肢僵硬，并失声叫喊。

奇怪的是，当二人骤然落下时，只有悲灵一人喊出声来……

小叹这平日里动不动就一惊一乍的家伙，竟在这生死关头变得异常冷静。电光火石间，他反手一扣，反过来拿住了悲灵的手腕，接着在空中纯粹凭自身力量一扯，让对方来到自己上方的位置。

在危急之中，他的本能是将队友托起，而自己去充当人肉垫子，可见这小子也确实称得上是个好人了。当然，若两人坠入的是万丈深渊，那这举动也没太大意义，不过就是死上死下的区别。

好在坠落感只持续了数秒，随后是扑通一声，两人几乎是紧贴着摔入了水中。

黑暗中，坠落感戛然而止，小叹忽觉背后一凉，紧接着就是疼痛和闷绝之意相继涌来。不过当时他心中可是一喜，因为他知道，摔进水里，就代表暂时还死不了。

两人坠水时的冲击力巨大，没入水面后便不断朝下方潜沉着。小叹明白此刻尚未脱离危险，他屏住呼吸，待沉势略缓，立即就摆动双腿开始蹬水。他一直没有放开悲灵的手腕，稍稍上升一些后，他就用左手抱住悲灵，右手拨水，奋力朝上方游去。

没过多久，他们的头就探出了水面，两人皆是刚钻出水就吸了一大口气。

“我会游泳！”这是悲灵呼吸了两下之后，喊出的第一句

话。

“早说嘛，害我累死。”小叹说着放开了悲灵，与她稍微隔开一点距离，开始用双手划水。

“说你个头！”她朝着小叹脑门儿上就是一下，“我有机会说吗？”

“哎呀……”小叹吃疼喊了声：“那我抱着你游上来的时候，你怎么完全没动啊？”

“你都自说自话地当起救生员了，我只好配合你了呗。”悲灵回道：“要是我奋力挣扎，你这傻帽再一根筋地蛮干，最后两个人一起淹死怎么办？”

“哦哦……”小叹接道，“对了，你没事吧？”

“有事。”悲灵回道：“我想揍你。”

小叹以为悲灵是怪自己连累了她，无奈地说道：“这你不能全怪我吧，我怎么知道屋梁会断，又怎么知道地板会塌啊？”

“呵呵……”悲灵干笑两声，算是回应。她一时也没有什么好反驳的，毕竟是她自己去拉小叹的手腕，才会随之一起掉下来的。假如她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向后跃起，或许现在她就仍在上面。那她就可以去找根绳子什么的，把小叹也救上去，总比现在两个人一起被困在这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地方强。

此刻，小叹和悲灵的附近没有光源，只有头顶上极远处有一点点光亮，就是他们坠下来的陷口发出的。可惜那陷口是在室内，而非露天，所以那点光线根本无法照亮这地底深处。

他们虽然在对话，但眼前是一抹黑，彼此都看不到对方。不过因为离得近，而且有划水声，所以看不见也能知道对方的位置，悲灵刚才就是摸着黑就朝小叹头上敲了一下。

“糟了，我的手电筒在上个剧本里……”小叹刚想说自己的

照明设备已损坏，却忽然感到悲灵将什么东西扣到了自己头上。

咔噔一声，一个明亮的光源出现。小叹的头上，多出了一顶黄色的矿工帽。

“诶？这个装备你还留着呢？”小叹问道。他还记得在第一次遇到悲灵的那个剧本里，悲灵就想用这玩意儿跟他换手电筒来着。

“是啊。”悲灵回道：“我记得当初用这个跟你换手电筒，结果你居然送了我一个，还跟我说什么……‘戴着傻傻的，你自己留着吧’。”

“那你干嘛还把这个留到现在？这种装备早就不值钱了吧。”小叹说道。

“本姑娘最讨厌被人拒绝。”悲灵说着，又敲了敲小叹戴着矿工帽的脑袋：“你看你，戴着这种傻傻的装备，是有多协调……”

“我真怀念刚认识你的那个时候。”小叹露出苦大仇深的神情：“那个管我叫‘小叹哥’，客客气气地跟我换装备的悲灵笑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悲灵觉得被揭了黑历史，有点恼羞成怒地扯开话题道，“少啰嗦！快转个圈，看看有没有落脚的地方，想在水里一直泡到体能耗光吗？”

小叹缩了缩脖子，真的不说话了，他在水中慢慢地转圈，去照四周以及头顶的景物。

无论如何，矿工帽这件装备，在这个状况下，还是很实用的，好歹是一件不用持续用手举着也能操作的照明设备。

随着光线的移动，两人终于看清了周围的一些状况。他们所在的这个地下水潭并不算大，一道石岸就在十余米外的地方。水潭正上方有一条垂直的圆柱形通道，也就是他们坠落下来的路径。这条通道顶端的入口就是空屋厨房中塌陷的

陷口，而通道底端的形状却是向四周扩散开的样子。整体来看，这水潭上方的空间就像一个倒过来的漏斗，想从原路返回是不太可能的。

而水潭四周，被石壁环绕，只有一侧是石岸。

小叹和悲灵没有选择，当务之急是先找块落脚的地方再说，两人一前一后游了过去，待爬到岸上，都累得气喘吁吁，坐倒在地上休息起来。

刚才那一连串的变故，只在几分钟之间，但二人生存值和体能值却是消耗了不少。高空落水让小叹一下子损失了67%的生存值，悲灵则是59%，当然了，这也不算多，现实中的人从这么高跳进水里，撞击水面时直接毙命都有可能，游戏角色的身体素质高于常人才能幸免。

而持续浮在水面上，以及游到岸边这些行为，则花去了他们三百多体能值，对两个17级的玩家来说，这也将近20%了。

“我说……我们该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古墓吧？”小叹转头望着身后，那里有一条深邃的路径，不知通向何处。

“怎么？脑子里在意淫本姑娘脱光了陪你练剑吗？”悲灵回道，其实她这话才是没羞没臊。

“嗯……我本来是想说，这里也许可以找到装备、技能、隐藏任务什么的……”小叹道，“但是你突然扯那个……”他话音未落，脑袋又被敲了一下，纵然隔着矿工帽，还是挺疼的。

“于是你也就想歪了？”悲灵嗔道。

“你这个‘也’字用的还真是……哎呀……好好……什么都怪我行了吧？”小叹被欺负得确实是有点儿惨。

这地底深潭，寒似冰窟，两人身上都湿透了，更是凉意透骨，坐了一会儿，他们便有点忍不住瑟瑟发抖。因此二人也没有原地恢复太长时间，只是尽可能地拧干衣服上的水，

并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待体感上的一阵疲劳消失，便起身向着唯一的那条通路走去。

或许是这条通道中的岩石有着吸收光线的特性，二人走了一小段后发现，只要前方稍远些的地方，看上去就是一团黑黝黝的阴影，光线只要出了十米，几乎就完全消失。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条路，并不是向上去的坡，而是斜着向下的趋势。他们坠落至水潭，已经是到了地底很深的地方，而这条道儿则通往更低之处，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这儿直通森罗宝殿不成？

又行了十几分钟，路面的落势停止了，基本变为了水平的状态，隧洞变得越来越宽敞，不知不觉间，四周隧洞的高度和宽度，已到了足以容纳下一列地铁的程度。

“你闻到了吗？”悲灵忽然开口问了一句。这洞中水气蒸浸，气味凝而不散，大约在一分钟前，她就闻到了一股腥臭的怪味，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小叹用古怪的眼神上下打量了悲灵几秒：“你该不会告诉我……你……那什么了吧，我都不知道这游戏原来还可以放……”

“放你个头！”悲灵涨红了脸，扯掉他的帽子，一边狠狠骂着，一边敲着他的脑袋。

“好吧，看来我误会了……”

“白痴！傻瓜！人渣！”

“喂……你这样说都不会被屏蔽啊……”

“嗯……呼……”悲灵深呼吸一口，努力冷静下来：“我以后要去拍卖行里看看有没有大纸扇之类的东西，手都打疼了。”

“对不起……”小叹道。“我脑袋太硬了。”

“需要你道歉的是这件事吗？”悲灵又把帽子重重扣回了他

头上。

“总之……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小叹道：“你也不用老是动手吧，难道用语言就解决不了问……”

“小叹哥……”悲灵面带微笑地打断道，她语气可亲，眼中却是肃杀之色：“请你折返回去，投潭自尽好吗。”

“你还是打我吧……”

吼——

突然，一声明显由非人类生物发出的吼声，中断了他们的谈话。

也不知这怪物是听到他们的对话嫌烦，还是发现了猎物的存在便要过来觅食，总之，某种巨型生物贴着地面爬行的巨响，从前方的隧洞中传来，并迅速接近了两名玩家……

第205章 苍灵论剑（二十）

这个地底洞窟，是一张相当大的地图，隧洞纵横交错，阡陌相通，洞中FLAG极多。此地总共有三个入口，分布于苍灵镇三处隐蔽的所在。无论是从哪个入口进入，刚进来的时候，都只有一条路可选，不过只要经过一些怪物、陷阱之类的关卡，路径就会多起来，而各种奖励就分布在这些路径的中途或末端。

小叹和悲灵落下的水潭，从理论上来说，就算是不会游泳的玩家也能上岸。水潭的正中间虽然很深，但四周渐浅。哪怕是屏住呼吸沉到潭底，然后顺着底部走上来也可以，因为距离并不远。再说玩家就算空气用完了呛水，也不会失去意识，只是生存值会不断流失，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承受系统模拟出的溺水感觉。

而从水潭旁的道路继续前行，就必然会遭遇怪物袭击的剧情。

“好像有什么东西过来了……”听着前方的怪声，小叹又说了句废话。

“刚才我就是想问你这个。”悲灵接道：“这岩壁上没有植物，但是洞里弥留着腥臭味，就说明是有某种动物出没。而我们最初走的一段路没有味道，到这里隧洞变宽了才有，就说明那个动物的体型很可能非常大，只能在这一段活动。”她说着，已经从行囊中取出了MP5，将自己的手电筒拼在枪身上，对准了前方的黑暗，时刻准备开火。

“那我们还是跑吧！”小叹说道，“逃回比较这通道比较窄的地方，它就追不过来了吧。”

“然后呢？”悲灵转头问道：“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水潭那边就算暂时安全，但出不去啊。”

“嗯……这倒也是。”小叹也取出了他的【温彻斯特霰弹枪】，将子弹上膛。

其实，他们若是逃回去，倒也是个办法，反正在剧本里玩家不用吃喝拉撒睡这些问题，只要不被怪物攻击，生存方面不受威胁。等到日落时分，队友们发现他们没回客栈，自然就会出来寻找。

但是，封不觉可不知道小叹和悲灵遭遇了什么，他不可能有“这两人被困在某个地底大坑里了”这种概念，他更有可能推断二人是被NPC抓走了之类的。因此，就算封不觉他们逐间屋子去找寻两人的下落，也只会在各个空屋里粗略地看看有没有人在，未必就能发现那偏僻空屋中的地面陷口。

总之，逃回水潭的对策，结果有很大几率是直到剧本结束都无人能发现他们，这是悲灵做出的判断。

“来了，很近了……”悲灵注视着那片黑暗，沉声说道。她和小叹的侦查专精都是E级，不过作为射击专精的玩家，她的视觉能力明显更优于小叹。

小叹闻言，也端正了枪，对准前方准备射击。

吼——

又一声咆哮，夹杂着隆隆巨响，一只身形如汽车般大小的巨怪进入了二人的视线中。

那怪物身形巨大，站在近前难观其全貌，不过它的皮肤在光线照射下露出粘腻滑溜的水光，呈现出了其背部的轮廓，看上去这应该是只巨型的鳄鱼。

但那怪物的头部又和鳄鱼略有不同，貌似更接近于犬类，而它发出的吼声，却像是熊类的咆哮。

砰一声，小叹手中的霰弹枪已经响了，在中短距离上，这理应算是一种威力相当大的一次攻击，但此刻，竟是未能穿透这怪物的鳄甲，弹片最多是嵌入那鳄背的坎中，无法伤及血肉。

几乎在同时，悲灵的MP5也开始倾泻火力，不过她的攻击显然更有效率和针对性，她瞄准的是那怪物的眼睛，开枪时也是有规律地点射。

那巨鳄倒也知道眼睛中枪会大为不妙，故而张开血盆大口，不断甩头躲避，并继续朝前猛进。

“退！”悲灵这一个退字，说得是简单明了。

小叹也是心领神会，知道她说得不是“撤退”，而是“且战且退”，于是一边射击，一边上子弹，与悲灵肩并肩向后退走并攻击着。

那怪物受到攻击，虽没有太大损伤，但也不能说完全不受影响。况且它为保护眼部不受攻击，不断摆动头部，爬行速度自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巨鳄的速度一滞，小叹和悲灵便更加游刃有余，反正他们都有远程武器在手，弹药也充足，只要保持五米以上的距离，耗也把这怪物耗死了。

这只怪物的出场很有威势，在这种狭窄幽暗的环境中一路直逼而来，也是颇为恐怖。玩家真要是背对它逃跑，那么被追赶的紧迫感也是很强的。但是，这怪物在设定上，其实并不算强，甚至比起封不觉和似雨在山上遇到的妖树更好对付。

它的速度一般，稍加压制就变得偏慢；防御力很高，但弱点却异常明显，还很容易被玩家看破并集中攻击；攻击方式单一，是纯粹的物理手段，其攻击力也未必能将玩家一击必杀。

而最关键的是，周围的环境基本已经为玩家指明了对付它的方法。只有近战手段的玩家，可以选择转身全力逃跑，逃到这怪物追不过去的地段就安全了；而有远程攻击手段的玩家，自不必说，就用远程武器拖延其步伐，放它的风筝，反正这隧洞就这点地方，目标又大，打不中比打中还难。

事实上，如果事先知道FLAG，还是选择转身逃跑更轻松。因为这怪物最后会在隧洞某处被卡住，完全失去移动能力，那时要击杀就很方便了。

这种具有引导性的设定，看似让这战斗变得太容易了，其实从系统角度来讲，这是合情合理。

像这类明显藏着某些奖励或剧情FLAG的隐藏洞窟，系统不可能安排给玩家必死无疑的行进路线。要是这样的话，还不如直接设计成掉下来就摔死。

所以，当玩家在进入的第一时间就消耗了三分之二的生存值和一定量的体能后，紧接着的一场战斗绝不会太难，除非这是丧心病狂的噩梦难度……

吼——

果然，随着又一声咆哮，放了这怪物五分钟风筝的二人，颇为郁闷地发现……这怪物追着追着，便自己卡进了一处岩石收拢的地方，没法儿动弹了。

第206章 苍灵论剑（二十一）

在获得任务物品后，封不觉平均每走上三分钟，就要将那个小铃铛平举起来，重新确认一下方向。他就这么领着似雨走了将近半小时，仍然没有找到什么藏铃寺。

这山林好似无穷无尽，地势诡异繁复。两人周遭的温度则是不断降低，凭体感判断，应该已到了十度以下。封不觉那身服装的御寒能力还不错，而似雨那边，下半身的登山裤倒是长裤，可她上身只是一件无袖的棉背心。在这种环境下，自然是会感到寒冷，其体能值的消耗也会比封不觉更多。

“可惜不能把外套脱下来给你。”封不觉走了一段，又停下脚步，去取铃铛，他一边举起那物品，一边说道：“就是我里面的衬衫加西装马甲，也比你那无袖的衣服强啊。”

“反正紫色也不适合我。”似雨淡淡地回道。

“这样啊……”封不觉接道：“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去换一套适宜春秋季节的服装，遇到温度极低或极高的环境，都能凑合应付。”他稳定住胳膊，平举着铃铛，开始缓慢地转圈：“小叹那套刺客装就不错，悲灵那套则太厚了一点，估计温度接近三十度时，她就得承受额外的体能消耗了。”

“等这个剧本结束再说吧。”似雨说道；“先前只考虑着服装是否会影响格斗的动作，于是在商城浏览时就随便挑了件比较靠前的衣服，如今看来太草率了。”她若有所思道：“如果再买的话，得认真挑选，适应各种环境温度是必须的、最好还有一定的储物功能、伪装效果……”她说着说着，发现封不觉正用一种古怪的神色与自己四目相对。

“怎么了？”似雨问道，她没有避开封不觉的目光，依然用一贯的冰冷眼神回应对方。

“我注意到一件事。”封不觉这时已经把铃铛收起来了，并打了个手势，示意似雨跟上自己，随即就继续前行，“只有你我两人的时候，你的话就会变多……”

“嫌我啰嗦？”似雨边走边问道。

“那倒不是……”封不觉道：“心理学上来讲，这种状况有很多解释，可能是你在掩饰某种不安，也可能是因为你对我的防备心比较低……小心脚下。”他跨过一道岩石上的裂缝时提醒道，“比如你刚才那段话吧，如果有一个和你不是很熟的人在场，或许你就不会说出来，而是在心里念叨一番。由于我们之间存在一种信任感，所以你才会一边思考一边跟我分享你的想法。”

“我们俩也不是很熟吧。”似雨回道，这话倒不错，从现实时间来讲，他们认识彼此也不超过一个礼拜。

“应该说是我跟你不熟。”封不觉道：“而你读过我的书，所以你会觉得，对我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

“这倒是。”似雨说道：“不过你和我想象中的那个‘不觉’有很大差异。”

“哈？”封不觉笑了：“哪方面啊？让我猜猜……长相上给了你巨大的心理落差？”

“不，长相方面倒是高于我的预期，本以为你会是一张异常尖酸刻薄的脸。”似雨回道。

“这什么逻辑啊……相由心生？”

“对。”似雨竟没否认：“不过见到本人后，我才发现对你性格上的判断才是错得离谱。”

“哦？那你想象中的侦探小说家不觉，应该是个怎样的人？”封不觉问道。

“首先，自恋的程度大概只有你的十分之一吧。”

“嗯……这确实是毛病，可惜我已经改不了了。”

“其次，应该是个理性到接近冷酷的人。”

“我不是这种人吗？”

“你可以很理性，也有冷酷的一面。”似雨迟疑了一下：“但更多的时候……不好说。”

“哦……还有什么和你想象中反差极大的地方？”

“你是不是把这当成某种读者见面会了？”

“哈哈……我像是会参与那种活动的人吗？”

“我不想继续这种谈话了，你还有类似的问题，等我们真成熟人了，我再告诉你吧。”似雨说道。

“那大概是要多久？”封不觉问道。

“不知道，或许几周，或许几个月。”似雨回道：“或许永远成不了熟人。”

“永远成不了熟人？有那种可能吗？”封不觉疑惑道。

“有啊，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你身上有越来越多令我讨厌的性格特征，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当那些特征累积到一定的量，我想……脱离彼此的社交圈，对你我来说都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世界上会认认真真把这种话当着对方的面直接说出来的人，还真是不多，而似雨就是这样的人。从这点就能看出，她的性格绝对不正常……事实上，她在现实生活中，社交方面确实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这世界上听到别人当着自己的面直接把这种话说出来的人，百分之九十九会感到不爽，心里八成在恼火地念道：你算老几啊？

可封不觉，不负怪咖之名，竟两眼放光，一脸开心地应道：“哇！你真是太明事理了！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我的生活将多么美好，我的人生可以省去多少无意义的社交活动。”

叮铃……叮铃……

突如其来的铃铛声打断了他们的闲聊。

封不觉始终没有把那件任务物品放进行囊，不用的时候，他只是放在上衣的内侧口袋中。这小铃铛若不去刻意摇晃是不会响的，就算走路时小跳几下也不会出声。可此时，铃铛却是自行响了起来。

“嗯……总算是到了吗……”封不觉立即将铃铛取出口袋，拿在手中，那铃铛像是活了一般，不断地颤动出声，封不觉要是不将其握紧，这物品都快从他的手掌上跳出去了。

忽然，一阵彻骨的寒意袭来，让温度降到了冰点。同时，周围的景物也骤然变幻，两人四周的树木草石，开始忽隐忽现，有些树忽然变成了小树苗，有些则直接消失了，草和石头则是诡异地变化着位置和形状。

这一幕，形象点儿形容，就仿佛是在看一部默片时代的电影时，突然，有两组被剪辑到一起的镜头重复出现，虽然这两组镜头拍摄的都是同一个地方的画面，但拍摄的时间是不同的。

这种状况，封不觉和似雨都不陌生，他们不用交流也都清楚，这是撞鬼了。

这年头，没有空间和幻术能力的鬼魂，都不好意思自称是厉鬼。

“呜……呜呜……”一个女孩的哭声响起。

封不觉和似雨闻声立即转过身去，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景象，任何人看到了都会心中一沉。

那儿有一根扎在泥土中的粗木桩子，木桩周围堆着柴火，有一个大约十岁左右的小女孩被绑在桩上，而绑住她那幼小身躯的，竟然是一圈圈粗重的铁链。

“呜呜……求求你们……放了我……呜呜……我好疼……我要妈妈……”那小女孩一边哭泣，一边反复说着哀求的话语。

“杀了她！”“烧死这妖孽！”“都怪这灾星，龙王爷都不下雨了！”“我爹得了痨病，都是这小畜生害的！”“灾星！害我家的庄稼全都死了！”“烧死她！”“我家的娃生来腿瘸！都是你这妖孽作祟！”

耳边即刻又响起了许多叫骂声，男女老幼都有，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从话的内容可以听出，无疑就是这群说话的人把这小女孩给绑上的。至于这些人的身份，按照先前那树妖提供的信息，基本可以确定，就是过去苍灵镇的那些村民了。

“呜呜……铃儿没有害人……呜呜……求求你们……我要妈妈……”小女孩还在哭泣，但周围的咒骂没有停下，很显然，这群人只是想发泄自己的情绪，他们根本不会听任何辩解。

直到一个火把被投向柴堆，熊熊燃起的火焰，才让这些声音止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女孩撕心裂肺的悲鸣。

直到最后一刻，那小女孩仍在哀求和哭喊，不过很快……一阵剧烈的咳嗽过后，她就再也没能发出什么声音。

“死亡片段重现。”

“死亡片段重现？”

封不觉和似雨几乎在同一秒，转头看着彼此，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句相同的话，只不过一个用了陈述的语气，另一个则还带着几分不确定。

他们本以为这令人致郁的演出会很快结束，没想到才刚刚开始。

眼前的景物再度变化，那堆燃烧着的火焰突然高高冲起，形成一道火墙，散去之后，两人眼前出现了一座小庙。

庙门此刻是关着的，从外面看，这建筑的占地大约也就两百平米左右，估计里面就只有一间供奉佛像的佛堂了，不可能会分成很多间。小庙门前挂匾——藏铃寺。

两名玩家的耳边又传来了不少对话的声音，不过这次不再是响亮的咒骂，听上去更像是压低了声音以后的窃窃私语。

“你说这妖孽死了，怎么村里的祸事反而越来越多了呢……”

“是啊……听说昨天又有人上山打柴结果没回来……”

“这都是第五个了吧。”

“谁说不是哪，还有啊，猎户老陈头儿和他媳妇儿，昨晚一块儿死在家里了，那满屋子的血啊……”

“怕是……那妖孽的鬼魂来寻仇了吧？”

“可那天大伙儿把烧剩下的灰烬都埋到藏铃寺底下了，有座庙镇着，什么妖孽还能作祟啊？”

“那小庙顶什么用啊？我看那妖孽法力高强，得……得去请高僧做法，否则咱们村的人谁也逃不了……”

这些声音飘飘荡荡，也不知从哪里传来，反正封不觉和似雨将每一句都听得很清楚。

当这段话结束后，他们身后就走出了许许多多的人影。那些人有些是披着袈裟的和尚，有些是穿着道袍的道士，还有些看上去倒似是落魄的江湖人物。他们或是手持佛珠木鱼、或是手提拂尘宝剑、也有几个背着一箩筐古怪行头，背后插一圈桃木剑，搞得跟唱大戏一样。

不过，这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面无人色，一脸的死相，而且那一张张惨白的脸上，都挂着似笑非笑的神情。

他们皆是从封不觉和似雨的后方出现，然后摇摇晃晃地朝“藏铃寺”的大门行去，不多时，便与两名玩家擦身而过。在经过两人身边时，他们每一个都会转过头来看上一眼，就好似他们知道这里有什么东西存在似的。这种情况，在死亡片段重现中确实不多见。

此刻的似雨已然是封圣在手，摆出了戒备的姿态。她显然有些紧张，就连握剑的手都在微微颤抖。不知不觉间，她已被周围的恐怖气氛所感染，所以有这种反应，也属正常。

正当这时，一只沉稳的手，轻轻摁在了似雨的手上，封不觉转过头，脸上是毫无惧色，平静如常的神情："深呼吸，让心跳慢下来，打开菜单检查一下惊吓值，顺便赶走脑子里胡思乱想的画面。"他的指示很简单，人人都明白，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恐惧时立即想到这样去做。

似雨闻言后，很快平复了情绪，惊吓值也从70%的高度降了下来。

"真是个可靠的男人呢……"这句话不是似雨说的，而是封不觉自己说出来的，他说完还笑了笑："此刻你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吧？"

"一点点。"似雨回道，不过她的眼神立即透出些鄙视的味道。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距离'熟人'这一步又近了一点点？"

"在你自己把那句话给说出来之前，或许是吧……"似雨回道："现在嘛……已经变成了'关键时刻貌似是很可靠，但自作聪明却让人讨厌'的感觉。"

"好吧……"封不觉耸耸肩，好像也不是很在乎的样子。

两人说话间，那些人影已经陆续"穿"入了藏铃寺的大门，这一幕，显然是暗示着这帮来做法的家伙，无论信仰的宗教、用的工具、使的手段如何迥异……最终却都是殊途同归，被这厉鬼给干掉了。

这段死亡片段重现，到此便结束。

周围的环境恢复了原貌，玩家看东西时，也不再有那种看掉帧电影般的不适感。只是温度并没有回升，还是接近零度的样子，两人口中都能呼出白气来了。

眼前的藏铃寺并没有随着其他幻象一同消失，而是变成

了实物。封不觉手中的铃铛，也停止了活跃，不再发出声响。

“你要是冷得受不了的话……”封不觉这半句话都没说完。

似雨直接打断道：“想得美。”

“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封不觉接道：“没准我是想问你……嗯……要不要生火？”

似雨转头，瞥了他一眼：“你觉得这欲盖弥彰的辩解，能增加我对你好感吗？”

“嗯……”封不觉抿着嘴唇，眼神中貌似还透出些许希望，可似雨继续用那种杀手般的眼神回应着他。

两秒后，封不觉一转头，好似什么都没发生般：“OK，终于找到推动剧情的关键地点了，我先进去。”他边走边道，“虽然是白天，但据我观察，这个鬼可不受什么时间的影响，我们还是小心为妙。”

似雨轻叹一声，没说什么，随他朝庙门走了过去。

……

“喂喂喂……这设定也太狡猾了吧？纯粹浪费子弹啊。”小叹看着那巨鳄怪的尸体道：“要是听我的，直接逃跑，到了这儿不也一样……哎呀！”

悲灵敲完小叹的头，娇嗔一句：“马后炮。”

数分钟前，当这怪物被卡住以后，击杀的难度就降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虽然那怪物还是不断地张着血盆大口，激烈地摆动头部，但作为一个无法移动的目标，玩家们又是定点射击，无需再边走边射，要拿下还是很轻松的。

两人干掉这巨鳄，又消耗了不少体能值，而且那撤退的一路上，还额外花去了不少弹药，惊悚乐园里的怪物又不会爆装备出来，打死也是一无所获。可以说，从掉下水潭到现在，他们还没捞到半点好处，倒是赔了不少，这些无疑都是

影响士气的因素。

不过悲灵一向是个不服输的人，而小叹比较随和，不太在乎得失。所以他们这组合，心态和情绪上，倒也不受什么影响。

“死在这种位置，推是肯定推不动了。”悲灵看着那巨鳄卡住的尸体道：“只能从它背上爬过去了。”

隧洞的这一段，横向里已经被这怪物的尸体给堵死，但巨鳄的身体呈扁平状，其背部和隧洞顶部之间，还有一定的空隙，应该可以让玩家钻过去。

“那你先爬吧。”小叹说道。

“为什么我先？”

“万一你的那里……或者那里……被卡住……我可以在后面推……啊！啊！好好！我错了！我先去！”

小叹一边求饶，一边就抱着头朝巨鳄的尸体跑了过去。虽然这鳄皮看上去是滑溜溜的，但这怪物的背上是沟沟坎坎，还嵌了不少弹片，小叹爬过去时也觉得相当膈应。

待他爬过去了，便回头喊了一句：“还行，你……嗯……应该没问题的。”

“我过来就掐死你。”从悲灵那一端，传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回应。

第207章 苍灵论剑（二十二）

从巨鳄的尸体上爬过去后，悲灵和小叹继续前行。因为之前已走过这段路，所以再次走时，他们在无意识中加快了步伐。几分钟后，二人便经过了最初遇怪的地方。

又行了一段，两人眼前豁然开朗，这渐渐变宽的隧道，最后连接到了一个空间十分广大的岩洞中。岩洞的地面和洞顶皆有钟乳石群分布，光线照射下，这些石晶色彩纷呈、形态万千，蔚为奇观。由于四周的石岩壁崎岖不平，与石群交相掩映，一眼望去尚看不尽这岩洞的全貌。

“分头找……看看有没有通往其他地方的隧道。”悲灵说道。

小叹点点头，指着自己那一侧：“那我去那边。”随后便迈步而去。

他们俩各自都有照明设备，这洞里传声效果也不错，只要没遇到岔路，不用担心走散的问题。所以悲灵也没再啰嗦，自己迅速朝另一个方向行去。

可惜，悲灵的运气不太好，她走的那一侧很快就没路了。在越过一片坑坑洼洼的积水地后，她面前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水潭，其面积和她之前坠入的那个相似。只不过这边的岩洞顶部是封闭的，而环绕水潭三面的石壁也宣告着这儿是条死路。

她一路折返，很快就来到了和小叹分开的地方，然后她就朝着小叹刚才行去的方向前进。不多时，便在前方的一块岩石后看到了灯光和小叹被拉长的影子。

小叹也听到了她接近的脚步声，从那个转弯处回身探出头来：“你那边找到什么了吗？”

“没路。”悲灵回答，随即就问道：“你呢？站那儿看什么呢？”

“我好像发现了一扇门。”小叹回道。

“哦？”悲灵说话间已来到了小叹身边，她也看到了那扇所谓的“门”。

那是个立体的八角形球体，球体表面呈金属质感，体积比冰箱还大，正好堵在一个看着像隧洞入口的地方。该装置面向他们的一侧，正中部位有一块金属的颜色明显不同，用手触碰时，便会有游戏菜单浮现在玩家眼前。一看就知道，这显然是个非常纯粹的游戏设置物，与剧本的世界观没什么关系。

“是谜题吗……”悲灵问道。

“你用手碰一下那块地方。”小叹指着颜色不同的那块金属说道。

悲灵看了他一眼，随即上前一步，用指尖去触了一下小叹所指的地方：“哦~这种谜题啊……”她看到浮现在眼前的题目，顿时换上了一副轻松的神色，语气中已透出了些许的得意。

“啊……就是这种题目了。”小叹接道。

“你傻站在这里，就是在解这个？”悲灵问道。

“是啊，不过你现在过来跟我一说话，我就把之前想到的全忘了……”小叹回道。

“答案是七十五。”悲灵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在那块金属上划出了这两个阿拉伯数字。

下一秒，那金属球体的表面瞬间全部变成了与这块一样的颜色。接着就像绽开的花蕾一样从顶端缓缓打开。一块块金属板翻折并铺陈在隧洞的两侧和地面上，解锁了两人眼前的通路。

而且这球体的中间，还藏着一件装备，此刻展现在他们眼前。

小叹惊道：“你算得这么快啊？”

“小意思啦。”悲灵抬头望着他：“我平时消遣时玩的题目都比这个难。”

刚才的那道谜题，其实只是道九乘九的数独题而已，而且此题默认已给出了相当多的数字，属于比较简单的难度，游戏菜单中也并未要求玩家将所有空的格子全部填满，只需要玩家解出几个特定点的数字，并且求一下和就可以了。

就算是三年级的小学生，也能把这道题解出来，只不过在不借助纸笔以及其他记录工具的情况下，或许会多费一些时间。

说白了就是考验短期记忆、心算和逻辑推演能力的一个谜题，并不需要额外联想之类的，这可以说是悲灵的最强项。

“你平时的消遣好可怕……难道你是数学家？”小叹说道。

“我学文科的好吧。”悲灵道，“另外……哪儿有那么年轻的数学家啊，我过两个月才刚毕业呢。”

“是吗……总觉得你像是理科学霸那种类型啊，真没想到。”小叹念叨着。

悲灵哼了一声：“我倒觉得你才一点儿不像学医的呢，胆小如鼠”

小叹只是笑笑，没有辩解什么，他走上前去，看着金属体内部的那件装备道：“这物品你来捡吧，万一是拾取绑定什么的。”

“一看我就用不了这个吧，真是拾取绑定，八成就要被我拿去卖店了。”悲灵回道：“还是你捡。”她说得倒也没错，因为地上那件物品，看外形是一副拳击手套。射击专精的玩家戴上这个，连扳机都扣不了了，备着也没什么意义。

小叹闻言，便过去将物品拿到了手中。

【名称：自动贩卖机捶打者】

【类型：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较弱】

【属性：无】

【特效：有1%的概率施展出“捶打者的执着”】

【装备条件：等级二十五以上，格斗专精C或通用专精C】

【备注：你是否有过被自动贩卖机吞币的经历？如果有，你就该知道，轻轻拍打或是随意捶几下都是徒劳之举，只有一次切中要害的痛击才能让那该死的机器照常工作。

PS：是的，我曾让一个食人魔把自己的肾给吐了出来。】

小叹看完后，又递给悲灵，让她也瞧了眼属性，“还好不是拾取绑定，这武器完全不适合我，何况还得再练八级才能装备上。”

“这副拳套给速度型、主修拳法的玩家使用肯定很厉害。”悲灵看着物品的属性建议道：“你要是准备拿去拍卖行，价格可以定得高一些。”

“嗯……等剧本结束了再说吧。”小叹又接过了物品，收进行囊。

随后他们便再度出发，进入那解锁的路口，沿着一条新的石隧道开始前行。

走了没几步，悲灵忽然想到了什么，她开口问道：“诶，对了，反正你也不缺游戏币，不如把那装备送给团长怎么样？等于是给了他六位数的游戏币呢。”

“觉哥肯定不要。”小叹头也不回道：“无论现实还是游戏里，直接或间接地送钱给他用，他都不会接受的。”

“啊~男人们扭曲的自尊心啊……”悲灵拉长了语气念道。

“话不能这么讲，这不只是谁伤了谁自尊的问题。”小叹一本正经地否定了悲灵的话：“两个经济条件相差比较大的朋友，如果想维系友谊，最重要的底线就是不要在钱这方面有频繁的、不平等的往来。否则，只要时间一长，两人之间连基本的信任和平等的谈话都不会有了。”

悲灵望着他，沉默了好几秒，随后笑道：“听你这过来人的口气……富二代吧？”

“呃……”小叹犹豫了一下才回道：“算是吧……”

“是就是嘛，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你还怕承认家里有钱啊？”悲灵道。

小叹确实有他的顾虑，从小到大，除了刚才他所说关于朋友的问题。困扰他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以前交往过的女友，不是奔着钱来的，就是知道了他家有钱以后态度就开始转变的。偏偏小叹又是那种被骗了以后，仍然觉得对方有良心、有苦衷的类型。若不是有封不觉和包大人这两位损友在暗地里护着他，王叹之这三个字就快和冤大头画上等号了。

小叹转过头，想解释一下：“呵呵……其实也还好啦，没有你想得这么……”他话未说完，便被打断了。

“放心放心。”悲灵像对待宠物狗一般，踮起脚尖，伸手拍拍小叹的头：“就算知道了你家超有钱，我也不会对你改变态度的。”她的眼神中的抖S本性暴露无遗：“因为本姑娘家里肯定比你家更有钱，所以在我眼里，你也就是个穷人而已。”

“这是什么自信啊……你爹是世界首富吗？”小叹心道，不过他没把这话说出来，只是回道：“嗯……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被人叫穷人，不知为什么感觉还不错……”

“这就是贱呗。”悲灵立即接道，她这话没被屏蔽的原因，或许是系统认同了这种观点……

两人聊着聊着，隧洞前面的一段，出现了一个十字路口。

那三条方向迥然的通道，从路口处看，毫无特征，更不可能有路牌之类的玩意儿可以指示前路的情况。

“走哪边？”悲灵问道。

“诶？这应该是我的台词吧？”小叹回道：“不是一直都由你做决定的吗？”

“这种毫无头绪的选择，就由你来猜一个吧。”悲灵回道。

如果是封不觉在这里，也会做出一样的决定，因为和小叹接触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发现，这小子的人品好……

“嗯……那就……”小叹头顶着矿工帽左顾右盼一番，最后说道：“还是走中间吧。”

第208章 苍灵论剑（二十三）

推开庙门时，封不觉本以为会有木头的吱呀作响声和尘土扑面而来的情况。

结果那门打开得异常顺畅，两块门板的木轴转动时，几乎都没发出什么声音，好似还很新的样子。而门内的景物，也并非是蛛网密布、灰尘如霜的状态。

门内便是一间佛堂，没有别的门户或房间，屋外的光线穿过窗隙直接透入，玩家即使不用手电也能看清里面的景物。

屋内有两梁四柱，地面铺着青灰石砖，墙壁亦由砖木组成。

佛堂的两边，倚墙立着两排上了红漆铜架子，架子上下共有四层，每一层都摆满了白色的蜡烛，不过此刻这些蜡烛全都未被点燃。

而佛堂正对大门的那一端，供奉着的唯一一尊佛像，竟是尊无头佛。

佛像的身体直立着，右手五指相合，单手立掌，而左手和其头颅一样，不知所终。

“嗯……仅从这姿态，不太好判断是哪位神仙。”封不觉一边朝前走去，一边念念有词道：“这夹纻干漆造的像……是元朝的东西吗……”

忽然，似雨的手摁在了封不觉的肩膀上，将其向后一扯。恰在此刻，封不觉前方不远处的地面上冒出一股黑烟。

适才封不觉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佛像上，没有留意脚下，若不是似雨拉他，他恐怕就这么踏上去了。

但见黑烟升起，聚而不散，随即从里面冒出一人影来。

那烟中出现之人，乃是一名袈裟裹身的老僧，紫肤白须，瞳孔漆黑，形象甚是可怕，不过他的脸倒是生得刚正威严，不像恶人。

“尔等何人？来我藏铃寺是为何故？”那妖僧问道。

“我们只是过路之人。”封不觉道：“听闻此地有冤魂作祟，故来一探究竟。”

“过路之人？哼……”妖僧又道：“老衲看二位灵识俱开，怕不是凡人吧？”

“我看阁下面色绛紫，一身妖气，怕连人都不是吧？”封不觉反问道。

“哈……哈哈哈哈……”那妖僧大笑：“好，好一个连人都不是……”

庙里的窗户，这一瞬忽然被一阵黑雾笼罩，使屋外的光线被完全阻隔。不过这伸手不见五指的状况没有持续太久，下一秒，周围那些蜡烛就统统被点燃，发出绿莹莹的亮光。

在这一暗一明之间，那妖僧的形象便已大变，完全变成了个修罗恶鬼般的姿态。其身高拔至一丈，虬结的肌肉将衣物撑起，须发皆成了赤色。他满脸妖气狰狞，怒目圆睁地看着封不觉。

似雨见状，便欲举剑相迎，可封不觉挡在她身前，偏过头使了个眼色，貌似是在说……还不需要动手。

“你和那棵树一样，被一个叫‘铃儿’的小女孩所化之鬼，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对吗？”封不觉问道。

“是又如何？”那妖僧的声音也变了，那嗓子不能用粗犷形容，只能用“粗暴”。

“我只是想问一下，你是自愿保持这种状态的呢。”封不觉道：“还是身不由己，在那她的控制下才袭击我们这些上山的人呢？”

“我若是受其控制，你此刻还能好端端地站着与我讲话？”妖僧问道。

“那你是自愿为妖，祸害苍生咯？”封不觉道。

“我会变成如今的模样，确实是那孩子的怨气所致。除非她怨气得消，否则我……和这整座山上的所有鬼魂，全都会被困在这山中，永世不得托生。”妖僧回道：“不过……杀你们这些藏铃镇的人，皆是吾等自愿为之。”

“是因为藏铃镇的人，冤杀了铃儿？”封不觉试探着问道。

“哼……”妖僧冷哼道：“想必你也是他们请来除鬼的法师吧？”

“当然不是，如果是的话，你以为自己此刻还能好端端地站着跟我讲话？”封不觉十分嚣张地回道。

“嗯？”妖僧闻言倒是一愣，他把脸向前凑了凑：“你这小子，口气倒是挺大。”

“我没时间陪你扯淡，快回答我的问题。”封不觉道：“或许我能帮你们。”

“就凭你？哈哈哈……”妖僧又是一阵大笑：“你知道此地，为何名唤‘藏铃’吗？”

“为什么？”封不觉不知道，所以他直接顺着对方的话提问。

那妖僧一转身，用他粗得跟大腿似的胳膊，指向了其身后那尊无头佛：“这里，本是一位罗汉的道场，寺中藏着一件佛宗秘宝——金刚铃。”他放下胳膊，瞪着封不觉：“而我是这庙里唯一的和尚。”说到此时，他似乎想起了当年之事，其凶煞般的脸上，竟露出一丝惧色来：“但现在呢？你看看我，成了什么样子？”

“哦？那金刚铃很厉害吗？”封不觉双手交叉在胸前，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抬头问道。

“你这不知死活的江湖神棍，自然不晓得金刚铃的厉害！”那妖僧果然上当，开始滔滔不绝地说道：“金刚铃乃密宗至宝，可催动无数符咒之力……幻术，式神术，召唤术，傀儡术，祈福、祈雨、治病、安家、息灾……驱使鬼神、包罗万象。甚至可以将人的厄运引导至解脱的境界，制服凶煞，超脱欲念，一改五行、阴阳、八字之定势，逆天改命。”

“那玩意儿现在在哪里？”封不觉脸上没表现出什么，心中却已是信誓旦旦地想着：“金刚铃，老子要定了。”

“怎么？你们想去夺铃？”妖僧问道。

这个问题问出的刹那，封不觉已有七八分确定，此乃任务FLAG是也！

他立即转头，看了似雨一眼，后者心领神会，也没回话，只是轻轻点头，表示同意。

“对！”封不觉随即就回道。

【主线任务进度更新】

【进入铃中境，寻找铃儿的魂魄。】

果然，系统提示当即响起，游戏菜单中的主线任务也发生了变化。

“你说要帮我们，我就看看你有没有这能耐。”妖僧笑道，他说着，便原地一脚踏下，势如轰雷击山。地上的青灰石砖顷刻间崩裂，出现一道长两米左右的裂口，那口中似乎可以听到凄然的哀嚎之声，但朝下望去，只是漆黑一片。

“想得金刚铃，自己去问那孩子要吧。”妖僧说着，伸出手掌来，它的手心上，也有一个和先前那树妖所给的、一模一样的铃铛，“拿着铃铛，跳下去便是。”

封不觉没有让似雨上前去拿，而是自己伸手取过了这件物品，然后再交到似雨手上。接着，他还客客气气地对眼前那高大的怪物说道：“多谢大师指点。”

“废话少说，下去过的人多了，还没人活着回来过，回来的……只有铃铛。”妖僧回道。

封不觉觉得这段剧情也差不多了，他回头对似雨道：“那个……咱们对个口号，一起跳下去。”

“首先，我否决‘你跳，我跳’这个口号。”她直接这样回答。

“切……”封不觉一副奸计被识破的神情：“那我数一二三吧。”

第209章 苍灵论剑（二十四）

正在听慕容颖一一讲解江湖诸事的迹部，以及身在地下的小叹和悲灵，也都听到了主线任务更新的提示。虽然从这任务提示的只言片语中，他们得到的信息有限，但凭“铃中境”和“魂魄”这两个关键词，也足以让他们明白，这剧本绝不仅是个武侠世界那么简单了。

“这个‘铃中境’……”小叹一边走着，一边说道：“难道是跟轩辕剑系列中的‘壶中境’和‘天书世界’差不多的设定？”

“是的话，这剧本就从武侠变成仙侠加灵异的感觉了。”悲灵回道，“不过我们先前遇到的巨鳄怪，已经算是超自然设定了吧，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嗯……无论如何，主线任务现在算是有些头绪了。说不定还未等我们从这儿出去，觉哥和雨姐就直接通关了呢。”小叹说道。

“别做梦啦……”悲灵立即给他泼上一盆冷水：“从最初的简介就能看出来，无论这剧本隐含着怎样的设定，剧情终究和那两大剑客决斗之事脱不了干系，只不过现在我们还没发现其中的关联。但随着剧本探索度的增加，最后一定会有线索将我们引向那场决斗。”

“嗯……每一场绝世高手的决斗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阴谋吗……”小叹接道。

“你以为呢？”悲灵回道；“决斗的话，两个人随便约个时间找块空地，分出个胜负不就得了。特意跑到这个鬼镇子里来，还挑什么月圆之夜，没阴谋才怪呢。”

说话间，两人面前的隧洞已至尽头，前方居然是一条死胡同，一块岩壁将路当得密不透风。

“不会吧……”悲灵念叨着：“我还觉得你的运气一直不错呢。”

“啊？”小叹愣了一下：“原来之前是因为这种理由才让我猜的吗？”

“你以为呢？”悲灵有气无力地说道，她心里颇有些泄气，因为从十字路口到这尽头之间的这段路相当长，二人花了超过半小时才走到这里。在此碰壁的话，意味着他们又浪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体能。

从坠入水潭开始，小叹和悲灵游上岸，探索，遇怪，折返，战斗，再前进，再探索……一路来到这儿时，两人的体能值已然过半。虽然他们可以随时停下来原地恢复，想歇多久都行，但悲灵很清楚，他们在此地消磨时间，对团队来说会是一种潜在威胁。等到日落，如果他们没有按原计划回到客栈房间，一定会影响到队友们接下来的行动，由此可能引申出一系列难以预估的变故和风险。

所以，尽快的、安全的离开这个地底洞穴，才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

“嗯……”小叹似乎被悲灵那愁眉不展的神色感染，也是皱眉沉思起来，“诶？说不定这面墙和先前的那个金属体一样，可以解锁什么的？”他说着，就上前用手去摸那岩壁，想试试会不会有系统菜单在视线中弹出。

悲灵叹息道：“可解锁的系统造物都很明显的，而这种一看就是用来封路的布景……”谁知她话未说完，那岩壁就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这确实不是那种会提供给玩家菜单提示的系统设置物，但在小叹用手碰了岩体一下后，这块岩壁表面的一层岩屑就瞬时脱落，岩壁的正中竟露出了一块圆形的凹陷区域，这个凹槽的直径大约是五十厘米，内部平坦光滑。在光线照射下，可以看到这凹槽中印着一个太极的符号。

【支线任务已触发】

【寻找阴、阳两块石板，开启石门】

“这样都行啊？”悲灵是目瞪口呆。这个任务一触发，她就明白了……之前的十字路口，估计每条路都得走一回。那左右两边各有一块石板，而中间这里就是石门的所在。

“所以说，凡事抱着姑且一试的态度，说不定就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哦。”小叹笑着道。

“你是好好先生吗？”悲灵虚着眼回道：“别得瑟了，还得回去找石板呢，从客观上来说，先走中间这条路，仍然是多浪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和体力。”

小叹扶了扶矿工帽，绕过悲灵，朝着反方向行去：“客观上来说，一开始就是你让我猜的，结果……哎呀……好好，是我错了！”

二人又是一路折返，来到了那个十字路口处，这次选择了左边的那条路。

好在这一侧的隧洞没有延伸到很远，他们只行了五六分钟，便来到了另一处较为开阔的岩洞。

其实在路口那儿，悲灵也考虑过分头行动，两人各自去取一块石板可以节约不少时间。但她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主要还是对小叹独自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太放心，生怕这小子有去无回。

“小心留意四周哦。”悲灵在小叹身后轻声提醒道，进入岩洞后，她明显地警觉起来。

小叹回道：“啊……明白。”他也知道，按照游戏一贯的尿性，这里一定有某种考验玩家的FLAG，不是怪物就是谜题。

果然，二人刚走进来十米不到，但见岩洞深处火光一现，窜出一条浑身燃着火焰的怪影。

那影子的身手之迅疾简直匪夷所思，三两下便窜到了玩

家前方不远处。随即它便从地面高高跃起，好似完全不受地心引力的影响一般，直接纵身跳上了洞顶，抱住一株倒悬于洞顶的钟乳石，从高处遥望两名玩家，口中还发出一声奇特的咤声。

“这家伙是数码宝贝吗……”小叹看着那怪物说道，与此同时，他已然取出了霰弹枪。

“谨慎射击，别在换子弹的时候被对方近身了。”悲灵在这种时刻，没有去理会小叹的吐槽，而是很认真地给出了一个指示。

小叹也不再玩笑，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眼前的战斗上。

眼前此怪，身长一米六左右，形似猿猴，面部如红宝石般，似是晶体所成；全身毛色金红，而且体表竟是燃着一层火焰；还有一条鞭索般的长尾卷曲在股后，其尾尖亦是一块菱形的红色晶石。

这火猿的登场方式也算颇为犀利，加上这特异的造型，基本是个小BOSS级别的怪物无误。

又一声猿啼传来，只见火猿一个闪身掠下，并横向移动，躲入了一块岩石的后方，从这一瞬起，战斗便算是正式开始了。

……

且说封不觉和似雨各执一个铃铛，跳入了那地面的裂口。也不知过了多久，两人眼前如黑绒般的黑暗才算褪去。

回过神来时，他们已并肩站在了一片风景瑰丽的平原之上。太阳高挂在天上，白云渺渺。脚下是横卧的青草，一碧万顷。而在目力所及的极远处，飘渺云中，可见群山环列拱屹，层崖刺天，横若列屏。

转头回望，就在两人身后数十丈外，却似世界的尽头般，俨然是另一派景象。但见长坡峻阪，茫然无际，下临深俗，云雾封谷，深不见底。

他们侧方大约十余米处，还立着一块石碑，碑身若一座小山般，高高耸立，上镌三个大字——铃中境。

“这倒是有趣。”封不觉远远望着那石碑笑道：“笔迹似曾相识啊。”

“苍灵镇？”似雨接道，她对笔迹没什么研究，不过她猜也能猜到封不觉所指的是什么。

“没错，看来‘藏铃’会变成‘苍灵’，果然是有某种原……”封不觉面朝着似雨说着，突然，他眼神一变，嘴角带上了微笑：“哟，有美女诶。”

似雨不经意地避开了他的视线：“这算什么……难道你觉得对话时毫无征兆地夸我一句我就会高兴吗？”

“嗯……我是说她……”封不觉略微偏过头，视线越过了似雨的肩头，并举起一手，指了指似雨身后的方向。

似雨转头望去，发现在平原那一侧，正有一名女子不紧不慢地朝这里行来。

那女子青衣素袍，腰佩长剑，身姿绰约，步态矫健。虽然她距离二人尚有一段距离，不过那容貌已可初见端倪，定是一位美人。

“哼……”似雨冷哼一声，也转身面向来者，和封不觉一同望着那人影的方向。

“虽然摆出了‘就算你夸我我也不会高兴’的样子，但发现我没有夸你却显得不太高兴了呢。”封不觉笑道。

“我像这么幼稚的人吗？”似雨冷冷地回了一句。

“这不是幼稚与否的问题……”封不觉道：“你应该在《二流侦探和猫》里读到过这样一句话……”他顿了一下：“女人，需要食物、水、马屁和一双百搭的鞋。”

“读到过，但不敢苟同。”似雨回道，“这种带有深深的性别歧视色彩且片面主观的论点根本毫无逻辑可言。”

“啊……所以我在这个月的稿子里写道……”封不觉道：“而男人，只需要某个女人的认可就能活下去了。”

他们闲聊间，那名女子已经走到了近前，她分别朝封不觉和似雨脸上看了一眼，随后抱拳拱手道：“在下落梅剑鹿清宁，误入此地，不知二位可知这里是何处？我该如何回到苍灵镇去？”

“落梅剑……”似雨闻言，在口中轻声念道，很快想起了这位应该也是花影六剑之一。

封不觉则直接说道：“哦？你是林常的师妹？”

谁知，鹿清宁一听林常二字，当即换上了一种充满敌意的神色，并横举长剑道：“莫非你们是林常派来的人？”

第210章 苍灵论剑（二十五）

黄昏，风起，红叶漫天。

铜丘至苍灵的大路上，一人一骑，飞驰而过。

马上之人四十岁上下的年纪，头发蓬乱，衣衫落拓，腰间，还佩着一柄长剑。

马，是劣种的马，剑，是无名的剑。

但那驾马携剑之人，却是绝世的剑客。

谢三的目光显得很疲惫，风中飞散的乱发，似在诉说着一份不经掩饰的颓丧。

可忽然间，他勒马急停，那双疲惫的眼，瞬间变得如鹰一样敏锐。

因为谢三看到了另一个人。

风中，一名白衣剑客长身而立。他，是整个苍灵镇中，第一个得知谢三已过铜丘这个消息的人。

“林常？”谢三认得眼前之人，正是花影六剑中的碧空剑林常。

“久违了，谢三。”林常沉声说道，他的声音冰冷，眼神中竟是满含蔑意。此刻的他，与客栈中那个朗声而言，英气勃勃的正派豪侠，判若两人。

谢三不发一言，跨步下马。他牵着缰绳转过马头，又拍了拍马背，那匹马便小跑着朝铜丘的方向去了。

秋风抚过，这一瞬，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了两个人，两把剑。

四周早已笼罩着肃杀之意，林常来此之意，不言自明。

“上次见你时，我便知道，碧空剑，实乃藏于匣中之剑。”谢三沉声说道：“韬光养晦，锋芒不露。”

“是吗？那为何……此刻我从你的眼中，仍看不到半分惧意。”林常问道。

“因为你纵然锋芒尽露，也不是我的对手。”谢三平静地回道。

“哈哈哈哈……”林常大笑，他的眼中毫无笑意，而是愈显狰狞之色，“谢三，你太令我失望了。”他说这话时，竟然把自己的剑给扔到了地上，背着双手，傲然而立：“你以为，我的武功，是你这种二流的剑客能够尽收眼底的吗？”

若是有第三个人听到这对话，八成会认为林常是练功走火入魔，导致心智失常了。假如谢三都算“二流”剑客，那当今武林九成的高手，就只能算是“不入流”了。

江湖，岂不是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林常，看来你是疯了。”谢三冷静如故，不为所动。

一个将武功练到了巅峰的人，是不会轻易动摇的。比起语言，他更相信自己多年的苦练。

每一个时代，像谢三这样的绝顶高手，都是寂寞的，因为他找不到对手，找不到真正懂自己的人。

在谢三眼中，当今武林，能理解自己的只有叶承。除了剑神，尚未有人能来到与他相同的境界。所以，没有第二个人，能让他动摇。就算今天是十个林常站在这里，也是如此。

“你很快就会明白，我清醒得很。”林常回道，他顿了一下，接着道：“你来苍灵，是来和剑神决斗的。”他冷笑一声：“可叶承的剑法，在我面前亦是形同杂耍，他根本担不起剑神二字……”话至此处，林常的杀意陡然攀升，一时间，漫天的飞沙落叶，竟无一粟可近其身，“这世上若真有人能够称剑神……那也应该是我林常！”

谢三摇了摇头：“疯人妄语。”

话音未落，但见其反手拔剑，出手快若惊鸿。剑鞘尚未落地，无数光影已漫天而绽，宛若千剑悬空。

无名剑出鞘，剑气沛然疾走，浩浩荡荡。

林常却只是不屑地冷哼一声。

剑出鞘，便得见血。

谢三毫不留情，弹指间便抢到林常身前，一剑封喉。

林常右手瞬起，双指并出，护至颈侧。这一刹那，他的从容，竟让谢三感到了一丝寒意。

心不动，气自平。只见林常气定神闲地用手指轻轻一弹，便将无名剑的剑锋震开。

谢三顿感一股汹涌的内力如虎狼一般卷向自己的右臂，其手中之剑险些掉落。他赶紧运气于足，稳住下盘，并止住进势。再借着一股冲力，带动身体回旋避转，侧着闪身到了一旁。

“你！”谢三惊异难当，无言可对。刚才那短暂的交锋，足以将他的自尊心和多年来建立的所有常识全都击得粉碎。

“哼……我都没用剑，你便怕成了这个样子……哈哈哈……”这一刻，林常的脸上，仿佛笼上了一层难以名状的黑气。

“你……练得什么魔功？”谢三的额前已渗出冷汗，心中则是骇然无比。

从他个人的感受出发，林常刚才那漫不经心的指弹，感觉上就好似是个专注修炼内功五十年以上的高手，全力一掌轰出来的威力。

“黄昏邪意浓，落叶似霞红。”林常一边吟着，一边信手一拈，指间便夹住了一片随风而落的红叶，“你知道吗？谢三。”他低头看着那片红叶：“曾经，我的目光和你们这些人一

样狭隘。”他冷笑着：“我以为，一府二楼三派四门的功夫，便可称为上乘武功了；我以为，像你和叶承这样的剑客，便是剑中之尊了；我还以为，凭我的资质，这辈子也赶不上你们。呵呵呵……我错了。”话音未落，他的手轻送落叶，在空中划出了一抹红。

刹那间，谢三的左肋处，迸裂开一道血口，血雾喷薄。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话真是一点儿都没错。”林常连看都不看谢三一眼：“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能得到这失传已久的……‘真正的绝世武功’。”他笑道：“当我神功初成之时，我就明白，你们这些人，练得是多么粗劣的功法。什么叶家剑法、万霞神功、八方至尊心法、少林七十二绝技……简直是愚拙不堪，误人子弟！”

谢三的嘴角，已有鲜血流淌，他虽然还站着，但早已不能动了。

林常一步一步，慢慢地靠近到他面前：“你想找叶承一证剑道是吗？呵呵……”他阴沉地笑了：“别担心，你不会失约的，他在阴曹地府等着你呢……”

谢三双目圆睁，惊愕地瞪着林常：“你……”他脑中立即想起了林常之前那句“叶承的剑法，在我面前亦是形同杂耍”。

“呵呵……看来你已经明白了，没错，叶承早已被我杀了，他不会来了。”林常继续得意地笑着，缓缓扬起了手：“你就安心地随他去吧，无名剑！”

第211章 苍灵论剑（二十六）

地下洞窟中，战斗演变成了一场拉锯战。

那火猿的游斗之术着实强悍，上下游移，如履平地，跃行跳窜之间，没有明显规律，可谓诡变迅疾，难以捉摸。整个洞窟的空间皆是它的立体战场，而玩家可利用的地势却是不多。

若不是小叹和悲灵都有枪械类武器在手，恐怕早已被这火猿近身而伤了。

“这样下去不妙，子弹是耗掉了不少，但没对那怪物造成多少实质伤害。”悲灵对身侧的小叹说道：“说不定它还没被耗死，我们的子弹就先被耗光了。”

小叹此刻与她呈犄角之势站立，防备着可能从任何方向和角度突然杀出的火猿，他闻言便回道：“我倒有个主意。”

“说。”悲灵应道。

“我先喝瓶补充剂，把血回满。”小叹说道：“然后我把枪收起来，跟它在近战上分个胜负。”

悲灵转头看了他一眼：“不用打就知道是它胜你负了吧？”

“没事，我已经看出来了。”小叹接道：“这家伙的最强项是速度，而攻击能力很一般。虽然全身着火这点很麻烦，但反过来想……这并不代表它的防御力很强，这只能说明用近战攻击去打它时，可能要承担一定的伤害而已。”小叹说着，真的收起了手中的霰弹枪，转而取出了他的主力近战兵器——【大马士革短剑】。

“舍弃用枪，专注于近战的话……我应该可以跟上它的速度。”小叹接着说道：“只要能碰到它，我就能用【蜂蜇】耗它的血，总好过用子弹去对耗。”

“你要这样打，我可配合不了你。”悲灵说道：“以我的射击能力，对付这种高速移动的目标，命中几率还不到三成。更不用说在它和你缠斗的情况下射击了，既要避开你，又要命中……”

“不必，我一个人对付就行。”小叹打断道：“如果我觉得有被杀掉的危险，或者实在打不过了，我就逃回这边，那时你再掩护我，让我有时间喘息和恢复就行了。”

“那好吧，你小心点……”悲灵也确实想不到比这更好的主意，只得让小叹去试试。毕竟悲灵自己的格斗专精仅是E级，在面对这种超敏捷型的小BOSS时，除非团队中有某个具备控制技能的队友支援，否则她也只能做做定点掩护的工作了。

“嗯，明白。”小叹回话时，已饮下了一瓶生存值补充剂。几乎在同时，那火猿又是一声吠叫，从一块岩石后忽然闪出，再度攻来。这次突袭正好靠近小叹那一侧，给了他切入战斗的契机。

小叹并没有硬接那猴子的火爪，而是侧身一让，堪堪避过了这一击。在与火猿擦身而过时，他便将手中的短剑向前一探，成功在那怪物的毛皮上蹭了一下。其称号技【蜂蜇】的流血特效也附加成功，从这一秒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事实上……小叹那句“我应该可以跟上它的速度”，只是在谦虚而已。经过这一番试探和观察，他心中已有九成把握，自己是可以跟上这速度的，所以他才会说出独自解决战斗的想法。

而小叹对悲灵说话时刻意示弱，其实……一是他考虑到悲灵好强的性格，想照顾一下对方的自尊心；二是他也颇为喜欢那种被人担忧着的感觉。

“嗷——”那火猿被技能伤到以后貌似变得非常愤怒，立刻咆哮一声，转身再度扑向小叹。

这怪物不愧为敏捷型，受攻击后的硬直极短，后续的攻

击瞬间已至。只见它一扭头，踏前一步，双拳齐出，又是一记险招。还别说……火猿的这招，隐隐然有些武学家数的意思，势道颇为威猛，那双拳掀出的炽热疾风，与武林高手的掌风相比也是毫不逊色。

面对这奇袭，小叹却是没有慌乱，他保持守势，向后移出了数步，便轻松化解了攻击。

小叹的性子向来不急，在通常状况下，他是非常能沉得住气的一个人，耐心极好。除非他被某种自己所害怕的东西吓得失了方寸，否则……没有恰当的机会，他宁可不出手。

而如果他出手了，就说明对方已露出了破绽。

那火猿虽是猛恶，但毕竟也只是个怪物而已，智能有限。它被小叹伤及后，连续攻击又是不中，顿时急躁起来，凭着一股兽性，迅疾而上，狂乱地挥舞起火爪。

小叹见其急冲而来，却是不退反进，他已看出那火猿抡起爪子时，腹部便会露出破绽，于是他弓身斜突，短剑劈扫而去，与火猿错身而过时，不但将其割伤，还给它加上了第二层【蜂蜇】的效果。

这两轮交锋下，小叹光使那两次技能，便用去了14%的体能值，好在生存值上的损失倒是微乎其微，只不过是在靠近火猿身边时，大概每两秒会掉1%的血，只要稍稍离开个一米左右距离，这伤害就不复存在。

而火猿那边，受到的伤害虽然不大，可流血效果已经两层叠好了，它作为敏捷型BOSS，血量本就不高，先前游斗之时就被子弹擦中几次损失了一些，此刻又是附上了长达两分钟的流血效果，俨然已陷入败势之中。

小叹要做的，就是保持耐心，在保证不被致命攻击打到的情况下，引诱这火猿继续狂攻，使这怪物的流血速度更快。

可这时，却不料那火猿突然放弃了小叹，猛然转身，朝

着悲灵的方向冲了过去。

这怪物也看出小叹的速度不差，再追打下去亦是徒劳，恐怕自己被耗死了对方也没事，于是决定输死一搏，拼死一个也好。

悲灵见火猿奋力冲来，隐有搏命之势，她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一转身就闪入了两块巨岩的夹角处，并快步退至墙边，这样火猿便只剩下一个方向可对她发动攻势。

当怪物从那唯一的角度冲来时，悲灵手中MP5的子弹即刻倾泻而出，借着地利，几乎有六七成的子弹都命中了目标。

悲灵枪中那一梭子弹打完，火猿的身上已添了十几个弹孔，伤口血流如注，但这并未阻止它的行动。既然是拼命，它就不会因这种程度的攻击而停下。

火猿发出最后的凄吼，那红宝石般的面部亮起红光，只见其旋身一转，身后的长尾如一条火鞭般呼啸着抽出，其尾尖的那块红宝石就如一枚赤铁炮弹，朝着悲灵当胸袭来。

悲灵所站的位置，确实可以限制对方攻击到来的角度，但这同时也让她自己失去了迂回的空间。她也没想到这怪物竟会硬抗下冲锋枪的扫射，拼死一击。早知如此，她应该把狙换出来的。虽然这是在中短距离，但用狙击弹的话，只要命中，这怪物哪怕不死，也得缺胳膊少腿儿的。

眼看那尾巴就要击中自己，悲灵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挡了，她在心中默默祈祷着，自己的生存值能扛下这炮弹般的重击。

叱一声，一道热风擦着悲灵的脸颊掠过。

那火猿的攻击居然偏了……

悲灵瞪着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惊讶地望着眼前这难以置信的一幕。

但见，一点寒芒，从那猴子的喉咙透出。

此时，若从火猿的身后看，可以看到一个身着刺客装束的身影，正紧贴着那燃烧的身躯站立着。一只稳定、精准的手，在火焰的炙烤下，仍是将一把短剑有力地刺入了那怪物的颈椎，并全力将其贯透。

扑通一声，火猿朝前倒下，悲灵便看到了怪物身后的小叹。

原来，在那怪物甩尾出招之际，小叹已然杀到其身后寸许之地。他也顾不上持续贴近火猿的身躯所造成的损伤，在这一秒，他简直像个冷酷的屠夫。或许是他的医学知识灵光闪现，亦或许是某种天生的杀戮天赋在此刻觉醒。小叹的眼，在那一瞬，精确而迅速地捕捉到了火猿身上唯一一处、最致命的攻击点。

颈椎被截刺，使得火猿甩出去的长尾发生了偏移，伴随着惯性，在即将击中悲灵前的一刻，正好歪了出去。

“嚯……嚯嚯嚯……好烫好烫……”怪物刚倒下，小叹又恢复了平日里呆呆的样子，他的动作好似是吃烘山芋时被烫着了一般，将手上的短剑在两手间抛来抛去，因为那短剑导热，所以他此刻有点拿不住了。

悲灵朝前走去，低头看了看怪物的尸体，随即抬起头来，用MP5的枪口指着小叹（因为悲灵把手电给接在了枪身上），照着他的脸道：“真没看出来，关键时刻你还是挺可靠的嘛。”

“没有没有……是运气，运气好……”小叹嘴上客气，但脸上可是完全藏不住事，他笑得那叫一个灿烂，还单手摸着后脑勺，就差羞涩地道上一句“我没有那么好”了。

二人说话间，地上那火猿的尸体竟是迅速自燃成了灰烬，只有其尾部末端的那块红色晶石还留在地上。

“这个就是两块石板中的一块了吧。”小叹说着，就弯腰把那晶石拾了起来。

因为惊悚乐园的怪物身上是不会爆什么装备出来的，所以就连小叹也知道这玩意儿八成是任务物品。

初一碰时，这晶石还是颇为炙热的，小叹差点儿又没拿住，不过在接触到玩家的手后，这块原本是菱形的红色晶石就迅速化作白光，并改变了形状，当白光消散时，这红色晶石就成了一块勾玉的形状，俨然就是半个八卦的样子。

【名称：石板（阳）】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与石板（阴）一同嵌入石门上的八卦石盘中，即可打开石门】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作为钥匙来说，这玩意儿的形状和原理都很令人费解】

拿到了阳石板后，小叹和悲灵又在这个岩洞里探索了一圈，想看看有没有遗漏什么东西，免得一会儿再走回头路。结果他们还真就有所收获。在一块钟乳石的缝隙中，悲灵发现了一件消耗品。

【名称：岩屑结晶】

【类型：消耗品】

【品质：普通】

【功能：使用后回复玩家50%的生存值，并在一定时间内增加生存值回复速度】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回复效果不受生存值补充剂的递减影响】

这物品应该是对玩家的一种补偿措施，就像某些游戏中干掉BOSS后掉落的回复品。很显然，系统也认为击杀这只火

猿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要么就是耗血，要么就是耗别的资源，总之不太可能轻轻松松就解决。

不过，对在场的这两位“有钱人”来说，这类回复型的消耗品，从来就是不缺的，找得到固然好，找不到也无所谓的感觉。他们要是觉得有必要，买上几十甚至上百瓶生存值补充剂带着也不心疼，行囊不够装，多买行囊格就是了。

悲灵将这【岩屑结晶】直接交给了小叹，毕竟对付这火猿他出力比较多，不但喝了补充剂，还为了英雄救美而被烧掉了不少血，小叹也没有推辞。

二人将这岩洞大略兜了一圈，便顺着来时的路口回去了。他们数分钟后就再度经过了那个十字路口，这次走入了路口右侧的那条隧洞。

这条道儿也不长，看来和对面那条隧洞的长度是对称的，五六分钟后，他们面前又出现了一个岩洞。这个岩洞并不很大，整体呈椭圆形，四壁的岩石在光线照射下反射出青蓝色的光晕。岩洞正中几乎被一个水潭占满了，仅在洞的四周边缘才有一圈可供站立的区域。

两人站在潭边时，就能感到一股彻心的凉意扑面而来，可见潭水的水温定然是极低的。他们用灯光扫视了一下岩洞，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看来，那阴石板，肯定是在水底了……

小叹蹲下，用手指探了探水面，结果一下子就被冻得缩回手来：“哇……想必这就是传说中的零度不结冰吧……”

“我去。”悲灵一边说着，一边就把手电筒绑到了自己的衣服上，她这身特种兵套装的功能很多，肩部和大腿外侧都有类似带扣的设置，可以固定各种小件的物体。

“喂……真的很冷的。”小叹提醒道。

“没事。”她用手沾了些水到自己脸上和脖子上，虽然表情未变，但心里想的是：冻死我了……

“水底不能开枪，要是有危险你就立即游回来。”小叹用关切的语气说道。

“知道啦……”悲灵不耐烦地回道。

“不如这样，你要三分钟还没上来换气……”小叹话未说完便被打断。

“别啰嗦啦！”悲灵回头瞪了他一眼，接着就深吸一口气，略微助跑两步，纵身跃入了水中。

冰冷的潭水将悲灵从头到脚包裹起来，她忍受着疼痛，勉强睁开眼睛，但眼前几乎还是一片浑浊，手电的光只能让她看到非常有限的距离。可她还是咬着牙，奋力地朝潭底游去。

虽然悲灵平时看着像个很开朗、喜欢嬉笑的女孩，但她内心其实是很倔强、很不服输的，尤其是不想输给岸上那个傻瓜。她会抢着下水，只是出于一个任性的想法：既然你可以为了救我被火烧，我也可以挨点冻去把物品捞上来。

一般来说，一个穿着常服的人，在零度的水中只能耐受短短几分钟而已，这还是在保持静止的状态下可以存活的时间。实际上，由于低温导致的肢体麻木、活动能力丧失，或由于恐惧而盲目挣扎……大多数人会早于极限时间提前溺死。

由此可见，悲灵此刻的选择，是极度危险的。小叹好歹也是个医生，他也知道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他才会非常担心地反复提醒，可惜人家不领情，反而产生了一种被小看了的感觉。

时间渐渐过去，每一秒似乎都无比漫长。

一分钟……两分钟……

转眼都快五分钟了，就算是水性很好的人，差不多也该上来换口气了吧。虽说在游戏里溺水也不会昏厥，但生存值可是会减的。

小叹已经有点等不下去了，他在岸边趴下，一手将头顶的矿工帽压住，另一手撑着地，闭上眼睛，猛地将头伸进了水里。他也不知道这样能看多远，不过就是想试试。

没想到，小叹刚在水里睁开眼，悲灵正好从他身旁不远处冒出了水面。因为小叹把整个头都伸进了水，他愣是没听见旁边的声音。

悲灵颇有些狼狈地自己爬上了岸，这会儿任务物品已经被她收在了行囊里了，上岸后她也算松了口气。

她将额前和沾在脸上的头发向后捋去，并转头看了看旁边那个把头扎进水里的傻瓜，不禁莞尔一笑。

有道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一刻，古小灵虽是被冻得脸色青白，但这样反倒更显她容色晶莹如玉，娇美绝丽。只可惜那桃腮带笑、美目流盼的一瞥，小叹是没能看见。

几秒后，只听得哗啦一声，小叹被人一脚给踹进了水里。他一脸莫名地钻出水面，回头看着岸上，“诶？你什么时候到我后面去的？”

“石板找到啦，走吧。”悲灵说着，已转身迈开了步子。

“哈？那你还踹我下水啊？”

“哎……无药可救的大傻瓜。”悲灵窃笑着，没有理他，自顾自地前行。

“喂！等等我啊！”

第212章 苍灵论剑（二十七）

铃中境，三个人影正走在那边际模糊的平原之上。

以封不觉的应变和语言能力，自然是在不动干戈的情形下，迅速取得了NPC的信任。于是，鹿清宁也加入了他和似雨，三人一起对这个空间展开了探索。

在交谈中，封不觉依旧以破剑茶寮寮主自居，那套说辞和在苍灵镇上时如出一辙。他将自己在小路上遭遇叶亥，以及与花影六剑中其他几人的交涉经过一五一十都说了出来，顺带还提到了苏裳需要自己帮忙来突破冥幽诀的事情。

他的话是真真假假，真的部分细节很完备，合情合理，而假的部分基本都是关于他武功和身份方面的内容，对方很难揣测。

总之，在觉哥的一番忽悠后，鹿清宁虽不能说完全信任了眼前的二人，但她也基本可以肯定这位封寮主与其夫人并非是林常派来追杀自己的。

解除了剑拔弩张的形势后，鹿清宁也提供给了封不觉一些情报，而她的话，可以说是在相当程度上推进并颠覆了这个剧本的剧情……

……

NPC与封不觉他们的具体对话在此便不详细赘述了，还是由我用上帝视角来说一下大致情况……

这事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也就是谢三收到叶承那封挑战书的时候。

那封信，根本就不是叶承写的，因为当时叶承已经不在人世了。发出挑战的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叶承，而是林常。

林常，是叶府的第二高手，花影六剑之首，江湖上公认

的第三大剑客。其平日里素有侠名，且为人正直、低调。他至三十岁方才娶妻，至今未有儿女，其妻子也并非江湖中人，只是一平凡女子。

武学方面，林常的资质算是不错的，近四十岁的年纪，便已是一线高手中的佼佼者了。在剑客中他排名第三，而在整个武林中，他肯定也在前二十之列，与那万霞楼主公孙乾、八方楼主季通，属于同一级别的高手。

当然……他和那些二十几岁就几乎天下无敌的武侠小说主角一比，那可就差得远了。

林常取得的成就，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循序渐进后应得的结果。他从小就拜入叶府习武，天资较高，修业勤奋，性格上也没有明显缺陷或中二倾向。于是便不断进步，得授更精深的功夫。成年后行走江湖，累积经验，渐渐闯出名堂，武艺也更为精进。直至今日，一切都只能说是正常。

可就是这样一个各方面都占着“正”字的人，在某个契机下，却成了个至“邪”的魔头。

鹿清宁如今回想起来，林常最初的转变，应该是在一年前……

一次外出办事归府后，林常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都显得非常怪异，有时他会一整天都寡言无语，有时则是喜怒无常。那段时间，叶府中有不少弟子都被他莫名其妙地打骂或处罚过。

而两个月后，林常恢复了常态，仿佛先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一般，他依旧成了那个受人敬重，为人和善中正的林大侠。于是，这事儿就这么揭过去了，也没人再提起，毕竟谁都有个心情不好的时候……

现在看来，恐怕事情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那两个月里，林常的精神和心智，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之后，当他的性格转变回来时，那已不再是他的本性了，而

是一种伪装。

又过了大半年，林常在暗中筹备的大计，基本已经准备完毕，于是，一个针对整个武林的惊天阴谋展开了。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杀死叶承。

武功方面，这时的林常几乎已天下无敌，当今世上能和他一较高下之人，有！但不是叶承。所以，叶承死了。一代剑神，死得无声无迹，尸体至今仍被扔在叶府的剑冢禁地之中，无人发现……

林常模仿叶承的笔迹，写下了给谢三的战书。那封信不长，废话也不多，最关键的是十六个字——八月十五，苍灵论剑，天下第一，胜者为王。

他另外还写了一封手谕给叶亥，说是叶承让他转交的，内容大致是：本剑神要一直闭关到决斗的日子，这段时间任何人不得接近剑冢，叶老爷子和花影六剑可以先行前往苍灵镇，而我会在决斗当天抵达。

而后，林常又暗中将决斗的消息放出。于是乎，短短十日之间，在“飞鸽帮”的运作下，整个江湖，乃至朝廷，全都知道了当世两大剑客要在苍灵镇决斗的消息。

这之后不久，便有了苍灵客栈开张，以及武林人士们从各地纷至沓来的情况。

一切本来都按计划进行，但是，在来到苍灵之后的某天夜里（即前一天的夜里，玩家们进入剧本的时候），却发生了意料之外的状况。

那晚，林常正在小镇某处和其师弟商飞会面。这花影六剑中排行第二的无影剑商飞，乃是林常最忠实的心腹。他平日里阴阳怪气，不善言辞，且一贯自视甚高。在六剑中，也只有林常与他关系最密切。

商飞是林常唯一的同伙，至于他为何会投靠林常，很简单……无非就是威逼利诱四字而已。林常有足够的力量让别

人臣服，只要他同时许诺一些好处……拉商飞下水并不是难事。

无影剑人如其名，神出鬼没，无影无踪。林常认为商飞是完美的合作者，理由有四：其一，这家伙武功很高，尤其擅长侦查；其二，以二人多年交情以及相互了解的情况来看，他背叛自己的概率极小；其三，商飞保守秘密的能力很强，他几乎都不在人前现身，所以就更不用谈泄密了；其四，干这么大的事儿，单枪匹马的，总觉得缺乏安全感……

商飞也确实挺尽职的，这几日他奔走于铜丘与苍灵之间，打探了不少消息，谢三出现在铜丘一事，就是他在第一时间用千里传音告知林常的，事实上，林常杀完人以后，负责处理尸体的也是商飞……

当然那是后话了，还是说回那天晚上。

林常和商飞会面时的那番对话，虽然没有将整个阴谋的全貌讲出，但叶承的死，准备伏击谢三之事，还有林常那超乎寻常的武功……全都在字里行间漏了出来。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他们的话，全被躲在暗处的鹿清宁给听见了……

而最有趣的是，其实鹿女侠并不是有意跟踪林常或商飞才会到此的……她起初是在跟踪别人。

昨夜，鹿清宁无意中看见万霞楼的楼主夫人和一名长相俊俏的弟子先后鬼鬼祟祟地摸出了客栈。或许她是个很爱八卦的女人吧，反正当时她出于好奇就跟了出去。

鹿清宁的轻功在江湖上也算一绝，纯粹以轻功而言，她与商飞相比也只在伯仲之间。两人的功法自成一派，各有千秋。

不过，若是让鹿清宁去跟踪林常或者商飞，她十有八九是会被发现的，可那时，她跟踪的是史嫣然和王傲……

而偏巧就在这个过程中，她在黑夜里发现了林常的身

影。因心中疑惑，鹿清宁改变了追踪的目标，想去看看林师兄在搞什么名堂。而这时的林常已经很接近与商飞约定的会面地点了，他一路上已多次确定过没有人跟踪，却没想到在最后关头，竟有人跟了上来。

……

“等等，鹿女侠……”封不觉似乎听出了一些问题，他先是复述道：“按照你说的，你先是看到史嫣然和王傲出去幽会，然后又地撞破了林常和商飞的阴谋，接着你在林常的追赶下逃入了山中，最后一阵怪异的铃声响起……你便突兀地来到了此地，摆脱了林常的追杀。”他随即念道：“你说你来到这里后，大约已过了一个多时辰……”封不觉说到这儿时，脑海里已经在换算着此地和外界的时间比例了：“可你进入这里之前经历的那些事，应该是发生在昨天夜里的，而且是在我们尚未进镇的时候。而我们进入这铃中境的时刻，是八月十三的日落时分。距离你进入之时，至少已过了七八个时辰。”

鹿清宁神色微变：“封少侠的意思是？”

“三个时辰内，我们要是离不开这铃中境……”封不觉若有所思地说道。

似雨接着他的话道：“可能就赶不上那场决斗了……”

鹿清宁道：“可是……家主他已经死了，也许现在连谢三都死了，哪里还有什么决斗？”

“是啊，我也很想知道，八月十五的晚上，林常准备让整个武林的人，看点儿什么……”封不觉用手指摸了摸鼻子：“呵呵……”他突然想起了什么，竟笑出声来：“不过在这儿多待一会儿也好，那个集体投毒的计划可以无视了。”

“投毒？集体？”鹿清宁疑惑道。

似雨看着她道：“我相公说笑而已，我们破剑茶寮，有好些外人听不明白的笑话。”她随即又转头对封不觉道：“那其他人怎么办？”

封不觉摊开手：“从支线任务的内容来看，小叹和悲灵貌似也去了某种奇怪的地方……那真要有问题的话，估计就是金富贵一个人硬扛咯……”

第213章 苍灵论剑（二十八）

地下岩洞，十字路口中间隧洞的末端。

几经周折，小叹和悲灵终于再度来到了那扇石门的门口，他们各自取出一块石板，将一红一蓝两块勾玉形的石板嵌入了石门正中凹陷的石盘中。

那八卦符号正好被填满，严丝合缝，同时，阴阳两块石板骤然亮起，在那石盘中自行旋转起来，数秒后，石门上方忽然散落下一片岩屑和灰尘，随后响起沉重的岩石摩擦之声，那石门缓缓升起，露出了后面的景物。

石门背后，不再是岩洞，而是一间长方形的石室，且这个房间里面还有光源。

小叹和悲灵在门外稍微张望了一下，见里面貌似没有怪物之类的活物，暂且也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陷阱。于是，两人并肩踏入了石室中。

石室的顶部大约高五米左右，并不平坦，石缝之间卡着许多发光的物体，不像生物，也不是夜明珠那种高级货，看上去倒很像星际争霸里的蓝晶矿，不过亮度更高一些。

在石室的对面还有一扇石门，门旁边直接就有一个转盘型的机关，估计就是用来开门的。

“我说……你是不是还有点儿冷。”小叹看着悲灵说道。

适才赶路时，悲灵一直是让小叹走在前面，而且在隧洞里他们靠的是矿工帽和手电筒照明，看不分明。此刻在比较明亮的地方，小叹看到悲灵的脸色，还有那微微发抖的肩膀，便察觉出了她的问题。

“还好吧……阿嚏！”悲灵和小叹说话时是略微仰起头的，因此她的视线正好迎上光线，当即就是一个大喷嚏喷了出

去，唾沫星子溅了小叹一脸。

小叹抹了把脸：“注意身体。”

“唔……你怎么就一点事儿都没有？”悲灵用手捂着嘴和鼻子，吸了口气道：“明明你也下过水了……难道是傻瓜不会感冒的生理特性？”

“作为医生，我首先就要否定你这种毫无根据和有悖医学常识的说法。”小叹回道。

下一秒，他头上就挨了一下。

“其次……”小叹把脸往前凑了凑，和悲灵四目相对。

“你干什么……”悲灵本能地朝后缩了下脖子，一抹绯红爬上脸颊。

“嗯……瞳孔没有散大的迹象。”小叹注视着她的眼睛道：“那说明问题还不算太严重，体温应该在三十三度以上……”他边想边道：“你现在虽然是脸色苍白，口唇微紫，但一路上走过来，也差不多活动开了，体温应该是在回升的……估计是湿衣服的影响。”

“你，退后三步，跟我保持一米以上距离。”悲灵虚着眼，语气不快地说道。

“怎么啦？”小叹疑惑道，不过他还是照做了。

“我刚从水潭出来的时候，菜单里确实显示着【冰冻】的状态，对移动速度和体能值消耗都有影响，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只是体感上的一些不适还在。”悲灵长叹一口气道：“大医生，我们这是在打游戏，真有什么状况，数据上就能看出来了，不用你来望闻问切的。”

“中医才望闻问切，我是……”

“别打岔！让我说完。”

“哦……”

“从现在起，一般情况下，不许你接近我身边一米之内的

范围，更不许在这种距离上做出些具有突然性的动作来，比如把脸凑过来之类的。”悲灵接着道：“明白没有？”

“呃……”小叹一脸莫名地愣了几秒，点点头：“可以啊……”

“OK，我说完了。”

小叹也没再说什么，只是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转过身，朝石室的一侧走去。

那一侧的墙上，有着一块蛛网状的裂痕，而且纹理显得十分整齐，仿佛是个靶子一般，小叹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个系统设置物，所以就想用手去碰一下，看看会不会触发点儿什么。

没想到，他刚走近几步，那墙面就开始抖动，墙上的裂纹如波浪一般，由四周渐渐向正中浮动了一阵，数秒后，一个白色的石人头，从“靶眼”的位置破墙而出。

那石头生了一张国字脸，丹凤眼，眉如烈火飞扬，宽鼻厚唇，留着一把胡子，头顶还有发髻，当然了，这些面部特征全部都是由石头雕刻而成，颜色也都是白色的。

石头的眼珠子竟然会动，他看了看小叹，又看了看悲灵，随后还开口说话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喉咙……

“你们要哪本？”石头问道。

“哪本？”小叹重复着，完全不知该如何回答，他随即就回头用询问的眼神望着悲灵。

悲灵走到与小叹并肩的位置，把几秒前已然端起的冲锋枪放下，对那石头道：“你一共有几本？”

“三本。”石头回道。

“三本各是什么？”悲灵问道，要论与NPC交谈的技巧，她虽不如觉哥那样入戏，但也知道怎么问比较容易套出话来。

“怎么最近的人，都那么无知呢。”石头回道：“自盘古开

天，女娲造人……人间无上之神功，共一十四本。但你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根骨一代不如一代，如今只剩下三种功夫可练。”

那石头朗声念道：“便是这三本……天地逆转神诀、三花聚顶神功、太虚无相大法。”

“呃……”小叹都愣了：“听上去这么逆天的玩意儿，难道你准备送给我们？”

“难道你们不想要？”石头问道。

“能不能三本全要？”悲灵立即问道。

“不能。”石头回答得很干脆，“哦，对了，上次来的人，把太虚无相大法拿走了，现在只剩下两本了。”

“上次来了几个人？”悲灵又道。

“一个。”石头回道。

“我们可有两个人”悲灵说道。

“嗯……当初主人对我说，一个人，只能拿一本，再来便不能给了。但没说过若来的是两个人……”石头好似有些犹豫。

“我不认识他。”悲灵指了指小叹。

“啊？”小叹一愣。

悲灵狡黠地笑了笑：“石头，把三花聚顶神功给我。”

那石头也没废话，但见白光一现，一本纸质的秘籍便出现在了悲灵手中。

“哦哦……”小叹明白过来了，他上前一步：“我也不认识她，给我天地逆转神诀吧。”

第214章 苍灵论剑（二十九）

【名称：三花聚顶神功】

【技能卡属性：被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通用】

【效果：增加生存值、体能值和灵力值的恢复速度50%】

【学习条件：无，该技能卡拾取后无法交易】

【备注：人花，炼精化气；地花，炼气化神；天花，炼神还虚；三花聚顶，无惊无恐，无忿无怨，不执不着，常清常醒。神功大成者，将脱壳还虚，归入虚空境界。】

悲灵拿到这物品之后，一看无法交易，便利索地学掉了。手中的秘籍再度化为白光，随即消失不见，一秒后，就变成了她菜单中的一组数据。

这个技能的强大和实用性毋庸置疑，相信95%以上的玩家，都会毫不犹豫地让其在十二格技能栏中占据一席之地。剩下5%是极端情况，比如一名或多名玩家在游戏后期有一组相互关联的技能组合，使他们实在腾不出技能栏给被动技能。

除去上述那种情况外，该技能基本可以让任何一名玩家一直用到满级都不换，而且满级后还会继续用下去。

另外，因为“恢复速度”这种非显性的属性是根据玩家等级、专精倾向和各项数值的上限而变化的，所以【三花聚顶神功】也并没有设置设学习条件。

悲灵得了这个技能，很是欣喜。从摔入地底岩洞后到现在，终于是有所收获了，也不枉她和小叹刚才花去那么长时间，又吃了那么多苦头。

她浏览完技能说明，就转头看向了小叹，心想着：你那本【天地逆转神诀】，应该也不会弱到哪里去，现在心里都乐开花了吧。

却不料，小叹的脸上，是一种费解的神色。

他可不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很会演的人，所以他的神情，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名称：天地逆转神诀】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天地逆转，颠倒乾坤。（无冷却时间）】

【消耗：体能值上限的2%】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B，灵术专精C，等级30以上，该技能卡拾取后无法交易】

【备注：习武者，一求自身修为境界之提高，二求技击御敌手法之精熟。此诀另辟蹊径，以玄道之法门，将人体与外界交流之性质颠覆，创不世之奇绝神技。】

小叹既看不明白技能效果是个什么意思，也未达到学习的条件，只好撇撇嘴，暂且将技能卡收进了行囊。

“怎么啦？”悲灵邪恶地笑着：“难道上面写着，欲练神功……”

“欲练神功，先上三十。”小叹接道。

“哦，原来是学不了啊。”悲灵笑道。

“三本秘籍如今已尽数赠出，我在这世上的日子也到头了。”石头说道：“主人还在上境等着我呢，告辞……”

“且慢！”悲灵赶紧喝道：“能否再回答我们几个问题？”

“怎么？莫非还要我亲自指点你们功夫不成？”石头不耐烦地问道：“你们这些凡夫俗子，还真是一代比一代蠢笨，我连

手脚都没有，就算我肯用言语指教你们，那和你们直接从秘籍上学，有什么区别？难道你们不识字？”

“我们是想问，你的主人是谁？你是什么？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又为什么要把秘籍送给我们这样的陌生人？”小叹一口气把他能想到的问题都问了出去。

悲灵也补充道：“另外，你要是方便的话，最好顺便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地底岩洞是怎么形成的，上面的苍灵镇真的闹鬼吗？还有那个来拿走太虚无相大法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石头不愧是一口一个“凡夫俗子”，并且张口就敢说对方“蠢笨”的角色，它在听完两名玩家的一连串问题后，居然记住了每一个，并且开始很有条理地进行回答，“我的主人，名叫左道，世称‘旁门大仙’。

也知是在多少年前……时日我已算不清了，总之那时，我还只是藏铃镇北山上的一块石头。

某年，村民们杀死了一个叫铃儿的小女孩，她死后就化作了冤魂厉鬼，盘踞藏铃寺中。整座山都被她的怨气所慑，我也被其妖气所染，成了一块妖石。

后来，我就成了她的部下，在山上捕杀进山的村民，还有他们请来的和尚道士。就这样过了许多年，藏铃镇上，那些杀死铃儿的凶手和他们的家人，都已死绝了；上山捉鬼的方士，也无一生还。但铃儿依旧是怨气难平，继续着杀戮。

直到有一天，我的主人途经藏铃镇，在跟村民打听出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他上山来探，便遇见了我。他拿了铃儿用来拴记我的铃铛，去铃中境走了一趟，结果竟是回来了，他还是第一个活着见到铃儿的鬼魂并回来的人。

主人说，铃儿并非凡人，所以冤死后所化的鬼魂极为厉害。虽说当年的凶手已经死光，但所谓祖上作孽，殃及后人。藏铃镇已是死劫难逃，这村子里不能再住人了，否则多

少命也不够填。

村民们和官府的老爷都信主人的话，于是，在他的安排下，全村的人全部迁出，官府再将道路封锁，镇子便废弃了。

主人则独自留在镇中，花了旬月时间，借法宝和法术深入地下，将地底的多个岩洞打通。以此改变镇子的根脉风水，并将此地易名‘苍灵’，希望借用这个法子，假以时日，可以解这里的劫数。

做完这些，主人就离去了。

又过了好些年，主人又来到了镇上，并将我从山上带下。主人告诉我，他本是异世来客，穿梭于轮回之外，如今在这个世上，他已不可多留，很快将飞升至上境仙土。

不过主人多年来收集了许多宝物，带去上境无用，留在世上亦不周全，所以他将这些东西藏在这地底岩洞，让我看守。

临行前的一段日子，主人改造了我的灵智根骨，并悉心教我修行之法，让我在这岩洞中潜心静修，并告诉我……身外之物，皆可赠有缘之人。除了那三本秘籍不可交予同一人之手，须有我来亲自看管之外，其他的物事，若有人入得洞来，皆可自取。”

那石头一口气说了这一大堆，交代的倒算是挺清楚的，只不过小叹和悲灵消化这些信息的程度不太一样，一个是一脸懵了的表情，另一个则是在凝神沉思。

石头接着说道：“如今我修行已成，主人的嘱托也已了了，可谓机缘已至，你们莫再耽搁我飞升之事。”它顿了一下，“至于太虚无相大法，我给了一个叫林常的人。”它的眼睛往旁边看了看：“不过并不是在这间石室里给的，他和你们进来的入口不一样，到过的地方也不同。”

“林常？”小叹和悲灵异口同声地重复道。

“是啊，林常，这名字很古怪吗？”石头问道。

“秘籍是什么时候给他的？”悲灵立即问道：“还有……他是怎么出去的？这个地底岩洞究竟有多大？”

“那林常可比你们好伺候多了。”石头回道，“他找到的是另一间石室，那时我刚从墙里出来，他就吓得脸色惨白，我一跟他讲话，他就跪在地上直磕头。”石头说这话时的语气，似乎是觉得有点儿好笑：“我问他要哪本，他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地求饶，所以我就随便给了他一本。他拿到秘籍后，翻了几页，便疯了一般狂笑。笑了一阵，又自言自语着‘我一定要出去’云云。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便用法术把他给送出去了。”

“你能用法术把人送出去？”小叹喜上眉梢，以为是找到了单向传送的方法：“那我们俩……”

“你们自己出去吧，我要飞升了，行作法送人之事，又要耽搁。”石头竟说了这么句不负责任的话，而且紧接着就道：“好了，你们问的我都说了，岩洞的出口入口有好几个，至于大小嘛……你们一直走，最多一天一夜也就走遍了。那么……我先走一步，后会无期。”

石头此言说罢，就重新缩回了墙壁中，那墙上的裂纹再次如波浪般翻起一阵，数秒后便恢复如初。

“喂！”小叹冲着墙喊道，“都说了这么多了，再耽搁一会儿会死啊！”

悲灵没有理会小叹，只是双手交叉在胸前，低头不语，陷入了沉思。

“它口中的旁门大仙，就是在村口留字的人吗……”悲灵念道：“那个铃儿，无疑就是主线任务【进入铃中境，寻找铃儿的魂魄】中的那个鬼。按这石头所说，这个铃儿非常强，绝对是BOSS级的存在，难道……这剧本的真BOSS就是她？而决斗这条剧情线只是支线，闹鬼才是真主线？”她想到这儿，打

开了游戏菜单，瞥了一眼任务栏，他们的那条支线任务【寻找阴、阳两块石板，开启石门】刚才就已经被打勾消去了。而主线任务依旧还在，这说明封不觉和似雨尚未与那铃儿接触。

第215章 苍灵论剑（三十）

封不觉和两位美女继续在平原上走了一阵，眼前看上去仍是一模一样的景色，一片绿草地，地势平坦，远方隐有群山，可不管怎么前进，山体都没有变近的感觉。

当封不觉回头去望时，发现自己竟仍然可以看到那块刻有“铃中境”三字的石碑。

“我们得回去。”又行了一段后，封不觉忽然停下脚步说道。

“这不正在找回去的路吗？”鹿清宁回了一句，她还以为封不觉所说的“回去”是指回苍灵镇去，这不整个儿一句废话嘛……

鹿清宁比封不觉和似雨更早来到此地，而且她是在昨夜凌晨进入这里的，随后又经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以人的生物钟考量，此刻鹿清宁就好比是刚刚熬了一夜没睡，又是被追杀，又是在赶路……所以她现在是十分疲惫的，情绪上也比较易怒。

“我是说……回去石碑那边。”封不觉道。

鹿清宁转过头：“那儿什么都没有，去做什么？”其实她也知道怎么走都走不离那个石碑的情况，不过她早就绕着那石碑仔仔细细看过了，并没有什么可以帮到自己的东西。

在封不觉和似雨来到这儿之前，鹿清宁初入铃中境时，也是出现在和两名玩家差不多的坐标，可她走了很久，回头一看，和石碑的距离根本没变。之后她走走停停，休息过几次，也折返回来研究过石碑，但一无所获，只好继续朝着平原上前行。后来，在她第N次回头时，终于看到了些许不一样的东西……两条人影。

“那是唯一一个我们可以切实到达的参照物。”封不觉说道，“既然现在陷入了僵局……”

“参照物？”鹿清宁秀眉微蹙着重复道，很显然，她并不理解这个词儿的意思。

“就是用来判断一个物体是否正在运动的另一个物体。”封不觉道。

“嗯？”鹿女侠更加莫名了。

“哎……到了那儿再说吧。”封不觉放弃了解释。

虽然没有得到值得信服的解释，但鹿清宁自己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而且在她看来，对方既然是夫妇，那位黎姑娘自然也不会反对封不觉的主意，所以她也没什么选择，只有跟着那两人行动了。

回到石碑旁边所花的时间倒不长，和目测的距离一致，每前进一点儿，都会切实地靠近目标。

待三人站在了那巨大石碑之下时，封不觉说道：“鹿女侠，你有没有试过，盯着这个石碑看，然后倒着走。”

鹿清宁双眸一亮：“对啊……用这个方法的话……”她愣了一下：“等等，那我们还回来做什么？刚才离得远的时候，就该……”

“我试了，没用。”封不觉打断了她，一盆冷水泼上。

鹿女侠有些微怒，她嗔道：“封寮主，拿我寻开心吗？你都试了还问我，说话又只说半句。”

“鹿姑娘莫要生气，他平日便喜欢这样捉弄人，没有什么恶意的。”似雨这时给封不觉打圆场，倒不是特意为他开脱，她只是怕NPC翻脸。

“从实验的角度来说，我个人，通过单一行为，得到的返还结果，并不是百分之百可靠的。”封不觉道：“所以我想姑且问你一下。”

“你说的话，我大半都不懂。”鹿清宁回道。

“无妨，其实我说的那些也不是很重要。”封不觉干脆转移了话题：“总之，我认为这种‘无法远离’的现象，就是很明显的提示。提示我们，走得方向错误了。”

“方向错了？”鹿清宁疑惑道，随即本能地将视线移向了另一边……

也就是地势向下直落，被一片云雾遮蔽的渊谷之中。

“这块石碑，就像是一个界碑，而这一条。”封不觉转身，伸出手臂比划出一个向前推斩的动作：“就是分界线。”他也将脸转向了那宛若天地尽头的一片云海：“我们此刻所在的地方，只是铃中境的入口而已。”他摊开手掌，指向前方：“你们觉得，哪边才是铃中境？是这一侧？”他又别过头，指了指身后的平原：“还是那边更像。”

“你疯了吗？这底下纵然不是万丈深渊，也远不止百丈，踏下去岂还有命？”鹿清宁瞪大了眼睛说道。

封不觉却好似没听见她的话一般，继续道：“我们刚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站在界线上，只不过我们都想当然地认为，与身后这一片斜崖雾谷相比，那边的平原更像是所谓的‘路’。

但事实上，那边才是永远走不完的死路。只要与石碑拉开到一定的距离，视线中的石碑就不会再变远，这就意味着，到了那个距离上，我们再怎么走也是原地踏步。”

“说说下去的办法吧。”似雨直接切入了话题的重点。

“我有什么办法？别说我没有绳子之类的玩意儿，就是有……”封不觉朝前凑了凑，望着那视线难以穿透的白雾，“要多长的绳子才能支持我们从这地方下去啊……”

这话倒没错，对玩家来说，眼前这地势的落差……举个例子，就好比一只蚂蚁站在一台洗衣机的弧形边缘上，虽说这形状不是完全垂直的那种悬崖，但从蚂蚁的视角看，其壮

观程度可想而知。

“唉……那封寮主究竟是想做什么呢？”鹿清宁长叹一声，干脆坐在了草地上。纵然是轻功高手，可这一天一宿不睡，连带着这么来回行路，且水米未进，她也快受不了了。

封不觉……十分果断地回答了四个字：“信仰之跃。”

这四个字，让鹿清宁一头雾水，她的表情仿佛在说“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而似雨闻言后，先是用她一贯的冰冷眼神盯了封不觉两秒，随后那眼神就渐渐带上了鄙夷的色彩，最后，她轻启朱唇，赤裸裸地嘲讽道：“你这是准备用一种高端洋气且华丽的方式，让我守寡呀。”

封不觉那脸皮厚似城墙，完全不为所动，神态自若地回道：“呵呵……夫人不必担心，且看我一试。”他说着，就朝前迈出了步子，“哦，对了，要是过了五分钟系统还没提示我死亡，你再考虑跟下来。”

第216章 苍灵论剑（三十一）

封不觉在起跳时开启了灵识聚身术，短短几步助跑后，他纵身跃出，随后于半空中再将技能解除。当然了，他开技能不是为了使跳跃的姿势更潇洒，只是为了能跳得更远一点。

在空中，他用了一个头朝下，舒展双臂的姿态，直坠那云雾覆盖的渊谷之下。

那一刻，他的耳边只剩下风声，而他的眼神，竟是兴奋、愉悦的。

这种如跳楼一般的体验，除了真跳楼以外，通常只有三种办法可以模拟，一是跳水，二是蹦极，三是跳伞。反正封不觉这个不会游泳的家伙没跳过水，蹦极和跳伞他也一直没机会尝试。而如今，他终于在一款虚拟网游中，体验了一把从高空中跃下的感觉。

虽然这只是个神经连接游戏，但对于坠落感的模拟和现实世界并没有什么差别。通常来说，跳下的人就算没有失声喊叫，身体也会本能地绷紧。

不过，封不觉是一个无法感到恐惧的人，因此他在空中时，可以完全放松身体，体验那种最纯粹的急坠感。

他连眼都可以不眨，睁着眼直视下方。心想着，就算我摔死，也要在死前看清楚到底下面是个什么情况才甘心。

数秒后，封不觉便坠入了厚实的云雾中，也正是在那一瞬间，他明白了，自己没选错路，果然应该走这边。

那些白色的云雾，就像是一种缓冲介质，比水更柔和，但缓冲的效果却更强。当人的身体撞入雾中时，并不会像高空跳水一般有种撞上水泥的感觉。封不觉穿进云雾时的体

感，就好似是从空调温度很低的房间突然走到了炎热的街上，身体像被一团较稠的空气给裹住了，随后其坠落的速度就以一种轻缓的节奏逐渐降低。

到落地时，封不觉就像一片飘落下的羽毛，没有感受到半点冲击力，生存值也一丝未减。

这雾谷下方，别有洞天。头顶的云雾，仿佛成了另一片天空，阳光被过滤后洒下，让这谷中显得有些阴霾。

这里的空气略显潮湿，四周是一片稀疏的树林。封不觉粗略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环境，便抬头向上望去，可纵然他在跃下的过程中一直睁着眼睛，此刻也不好判断这地方究竟有多高。

他并没有尝试着大声朝上方喊叫，因为很显然，他的声音不可能传到那么远。于是他决定在此等待，保持抬头的状态，这样等似雨跳下来时，他可以知道对方掉到了哪里。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封不觉顺便试验了一下这里的重力情况，结果是正常的。他原地跳起的高度，落下时脚底感受到的重量，都和平时无异。所以他判断，天上那层白雾，就是自己没有摔死的关键，或许当人的身体穿过那层雾时，就会被施加一个低速坠落的BUFF之类的，落地后则自动消失。

似雨并没有让封不觉等五分钟，她只过了两分钟就跳下来了。封不觉望见从天空中缓缓降下的人影，预估了一下落地的地点，便立即迈步朝那里行去。

或许是运气好，似雨落下的地方和封不觉落地之处相距并不远，封不觉很快就来到她面前，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怎么样？信仰之跃没错吧。”

“你往下跳的时候，那位鹿女侠就以为你是发疯中邪了。”似雨回道：“当我说我也要跳时，她还以为我要殉情。”

“哈哈哈……”封不觉笑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不可能跟NPC解释什么游戏菜单，团队栏状态之类的术语吧。”

“不过，直接跳下来确实需要相当的勇气。”似雨说道：“仅仅凭借推测和猜想，你就敢冒着直接死亡的风险这样做，不得不说你是……”

“自恋到极点了是吧？”封不觉接道：“好了我知道啦。”他转身朝向谷内，“出发吧，抓紧时间。”

“不等NPC下来吗？”似雨问道。

“她怎么可能会下来呢？”封不觉道：“如果换成是你，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两个初次见面、神神叨叨的家伙，说了这些莫名其妙的理论后，陆续跳下悬崖。你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跟着他们一块儿下去吗？”

封不觉的揣测确实没错，鹿清宁看着破剑茶寮这两位跃入深谷，脑中便陷入了一片空白，她不禁开始怀疑这两人是否真实存在，是不是自己已经发疯了，从而产生了某种幻觉？

让鹿清宁也跟着往下跳是不可能的，除非她能站在上面看清谷底的情形，或者是听到那两人在谷底对她喊叫，否则像这种有悖常理、且看上去和自杀无异的事情，她是断然不会做的。

似雨闻言后，沉默了两秒，便冷漠地点了点头：“走吧。”

……

两人行了大约二十多分钟，从林中走了出来，眼前出现了一片四面环林的湖泊。

这个湖很大，遥望湖心，可以看见一个小岛。在阴霾的天空下，小岛显得幽僻森然，纵然站在湖岸这里，也能感受到……岛的周围仿佛缠绕着一种无形的、强大的气息。

到了湖边，封不觉屈膝蹲下，伸手探了探湖水，这水倒是清澈、清凉的，还能看到肥硕的鱼儿在湖底悠闲地游动着。

二人身后十米外就是树林，林子透出绛红和金黄的色

泽，现在想来，一路上他们都是静静地走着，没有多少对话，四周围也是一片沉寂，这种景色和氛围，也不知该说是浪漫，还是诡异……

“有船。”似雨的视线沿着湖岸望去，看到在远处的岸边，拴着一叶小舟。

“嗯……看来我们也没什么选择了。”封不觉耸耸肩，与似雨一同朝那里走了过去。

毫无疑问，那个湖心岛上一定有着什么，极有可能就是冤魂的所在。而游过去显然不太现实，纵是游泳健将，要游到这么远的岛上去，也绝不轻松，所以系统才设置了那艘小船。

“我觉得，那个岛上肯定会有非常恐怖的事情发生。”两人上船后不久，封不觉一边划着船桨，一边开口道。

“你这算是在吓我吗？”似雨回道。

“不是……”封不觉回道：“我只是忽然想到……这条剧情线上，说不定所有的战斗都是可避免的。假如真是如此，那系统一定会设置些惊吓的元素才对。”

“说起来……到现在为止，确实都很轻松。”似雨接道。

封不觉点头道：“山上这条关于铃儿的主线任务，至今尚没有安排给我们任何一场完全无法避免的战斗。所有的潜在战斗，都被我们避开了。”他停顿一秒，接道：“比如那棵妖树和那个妖僧，这俩货很明显能通过暴力手段收拾掉。遇到树时，我们可以直接干掉它来获取铃铛；而遇到和尚时，将其击败肯定也能夺铃并打开通往铃中境的裂口。

甚至是鹿清宁，若她因误会和我们打起来，最后被我们杀掉，这种剧情也不是不能展开。

可我们要是真的那么做了，无疑会导致信息方面的损失，像金刚铃的情况，林常的阴谋等等……

所以说……用纯粹的暴力手段破关，很多剧情和情报就

会不得而知，最多就是靠死亡片段重现这种桥段稍微了解一下情况。而大部分时间里，就是见什么杀什么，直到最后通关，也是一头雾水。

这种打法，脑力上是轻松了，什么都不用考虑，见到有敌意的NPC或者怪物直接杀掉就是，但在战斗方面，我们的团队可撑不起这种玩法。”

封不觉调整了一下坐姿，让划船的动作能更顺畅一些，继续道：“而我们俩这一路过来，基本都是靠和平交涉，当然也有类似‘拷问’的事件，反正没弄死它就是了……

总之，我们的通关流程，不但能掌握更多剧情，也很节约资源。没有额外的体能值消耗，且补给品、弹药、生存值、灵力值……几乎全都没有损失。

按照这游戏一贯的尿性……没有付出代价或承担风险，是不太可能有所收获的。所以我觉得……假如这条灵异线可以无需战斗就完成，那我们接下来肯定会面临解谜、惊吓或即死FLAG选择等等难题……”

说话间，他们的船程已过大半，忽然，一缕微风吹来，竟带来了一阵彻骨的寒意。

这时，那云雾覆盖的、低矮的天空，变得更加昏暗了，似乎他们每接近那个小岛一分，天就更暗一些。

待二人来到湖心小岛的岸边时，周遭几乎成了黑夜一般，只有一点暮色微光从空中洒下，人的视线只能看到很近的地方。

封不觉和似雨在岛边的一个斜坡处登陆，他们踏上岸去，眼前便是一片密布铁杉和雪松的林子，树影皆是黑色的，那浓得化不开的阴影，如有实体，笼罩着前路；又似活物，像是要朝外扑来一般，慑着岛的边缘。

要是胆子小一些的玩家，恐怕站在这林子边缘，惊吓值就得上30%，更别提直接走入这林中了……

第217章 苍灵论剑（三十二）

且说迹部少爷在慕容颖那边上了一下午的武林知识速成班，将这个剧本中的大部分常识都了解了一下。随后便千恩万谢地告了辞，回到了天字丙号房中。

那位云外仙子，还真是出人意料得极好说话，事情顺利得都有点令人怀疑了。连迹部自己都开始疑惑……难道我真有当牛郎的天赋？

其实，他想多了……

这个NPC在系统的安排中，就是给玩家科普基本信息的人物，只要玩家能看出她类似百晓生的性质，并且主动去请教她，她一般是不会拒绝的。

而从这个武侠世界的毕竟设定上来看，慕容颖的行为也合情合理。首先，她本人对破剑茶寮这个门派很感兴趣，同时也很欣赏封不觉那敢作敢当、我行我素的怪异风格。其次，慕容世家并非那种开山授徒的门派，所以素来对万霞楼那种高门大派的弟子有些敌视。而对于一些孤身行走江湖的侠义之士，或破剑茶寮这种与世无争、闲云野鹤的小门派，倒是颇有好感。

再者，正如封不觉先前所说，迹部少爷去请教的问题根本就不算是什么“秘密”，对其他江湖中人来说，都只是常识罢了。慕容颖她正好空闲，对破剑茶寮也并不反感，这种顺水人情，她没理由拒绝。

本来嘛……所谓常识，就是在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问也能问出来的事情，比如哪儿是北、今天几号、国家元首的名字等等……只不过盯着一个陌生人不断地提这些问题，不太妥当。

而迹部以一种请教的态度，先表明了自己对江湖事几乎一无所知，再去向慕容世家的一位专业人士打听这些常识，也就没什么不合适的了。

事实上，在苍灵客栈中，可以供玩家打探情报的NPC还有很多，比如那个醉僧鲁山，三派的掌门，甚至八方楼的季通、还有花影六剑。只要玩家去对话，多少都会有所收获的。

不过慕容颖这条线，应该算是最简单安全的一种选择，从她那里打听消息，得到的信息比较详尽和全面，而且打听完了，也不会旁生枝节。而与其他NPC对话，可能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没准会触发出一些给通关增加难度的剧情波折来。

另外，还有一条隐藏支线，难度极大。就是去找苍灵客栈的神秘掌柜打听消息，从而触发隐藏任务。当然……迹部少爷是没能触发这个剧情，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万幸。

……

回到房中时，日已西沉，队友们全都没有没回来。迹部自然也听到了系统提示，看到了菜单任务栏中主线和支线的各种变化，所以这种结果，他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不过迹部还是忍不住一个人在房里不安地来回踱步，口中念叨着："说什么太阳落山了会合……骗谁呢混蛋！"

笃笃——

有人轻叩门扉。

迹部神色微变，他知道地狱前线那四位可不像是会敲门的主，作为团队成员，他们进屋也不需要敲什么门。所以此刻门外的肯定是外人。

"是谁？"迹部试探着问道，声音不高不低，语气也不卑不亢。

"哦，小的来给各位客官送饭。"门外的人回答。

迹部走到门口，拉开门闩，慢慢打开了门。门外站的确实只是一名客栈里的小二，其手里端着一个木制的托盘，托盘里盛放着一些酒菜。

“是谁让你送来的？”迹部警觉地问道，反正他可不记得自己提过这种要求，其脑中的第一反应是：或许是那个林常安排的？他连咱们的伙食都管，难道是看出了我们身上没银子？

“是地字房中，一位名叫公孙立的客官。”小二回道：“哦，他还让我给一位封寮主带话，不知您是……”这些店里的伙计还真都是老实人，完全不知江湖事，什么公孙立、封寮主，他们也不知这些名头代表了什么，江湖大佬也好，无名小卒也罢，反正他们伙计只管传话。

“你告诉我吧，我会转告封寮主的。”迹部听到公孙立的名字时，心中立即生疑，心道：昨晚上打碎尸体的应该就是这家伙吧，现在又搞这么一出，明显的黄鼠狼给鸡拜年啊……

小二一边将酒菜放到桌上，一边说道：“他说……承蒙封寮主的关照，希望封寮主可以将‘秘密’一直保守下去，这样他们万霞楼定当感激不尽，这些酒菜，就当是他为先前的事情赔罪了。”

“就说了这些？”迹部问道。

“是啊，就这几句，小的按原话给您传的。”小二回道。

“嗯……好吧，你先出去吧。”迹部说道。

“是。”小二应了一声，便退出客房，顺手带上了门。

迹部随即上前，重又将门打开，并探出头去左右张望了一下，确认什么可疑的人在朝这儿看后，他才关上门，插好门闩，又走到了桌前。

小二摆到桌上的，一共是三个盘子，一个小碟和一壶酒。东西不算多，装在一个托盘里便能送来，因此那小二适才还能腾出手来敲门。

三个盘中，分别是一道热炒的鲜蔬，两道还算能入眼的荤食；小碟里装的是花生米，平凡无奇；而那壶酒，似是有些名堂。酒装在一个看上去颇为精贵的白玉酒瓶中，隐有丝丝酒香从瓶中透出。

迹部少爷的老爸是经商的，饭局酒局自是不少，有一些场合也会带上老婆孩子出席。迹部对酒这玩意儿，虽没有太大兴趣，但也不是没见过世面，分不出好坏。他知道这壶定然是好酒，搁到现实世界里，或许能抵得上半桌酒席的价钱，跟眼前这几盘小菜搭配，着实是格格不入。

“嗯……”迹部打开瓶口，凑近闻了闻：“这游戏的味道模拟还真是惟妙惟肖，这种现实里的奢侈品，搁游戏商城里，估计也是‘奢侈数据’，价格肯定不菲。”他自言自语地说着，同时又把瓶子给放下了：“哼……这么明显的圈套，而且还是下作手段，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他冷哼一声，“这酒菜里要是没毒，我当场吃翔！”

第218章 苍灵论剑（三十三）

听慕容颖讲了半天的课，迹部自然也了解了许多万霞楼的事。

像万霞楼和八方楼这类靠着某套绝学，在数十年内迅速崛起的门派，虽然实力已经超越了少林、仁武、逍遥这三派，可终究是缺乏底蕴，给人一种暴发户的感觉。门中弟子也是良莠不齐，虽有侠义之人，但也不乏王傲那种鼠辈。

其他武林人士对待他们的态度，从鲁山的言行就能看出一二……谈不上尊敬，不过尊重还是有的，毕竟他们并非邪道，而且实力也确实强盛。

那么，万霞楼的二当家，会不会做出下毒的事情来呢？

当然不会……以公孙立的城府，若真要下毒，也不会挑在这种时间，这个地点，更不会让一名店小二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

白天万霞楼刚和破剑茶寮结下梁子，整件事就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要是一到晚上公孙立就立即投毒杀人，这报复未免来得也太立竿见影了，其他武林中人用屁股想也会怀疑到万霞楼的人身上。

所以说……公孙立和史嫣然此刻就算是想杀他们想瞎了心，都不敢动手。他们还得求天拜地，祈祷破剑茶寮这几位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要是这五位中有谁神秘失踪或死亡，搞不好他们还得背黑锅。

至此就可以看出，封不觉先前的战略，是下了一步好棋。假如他早晨在客站大堂把王傲的死亡真相说出来，指证史嫣然杀人、公孙立帮忙嫁祸。那结果八成是没人信他……

江湖是个很现实的地方，一个无名门派的无名之辈，在

没有铁证的情况下，最好别跟万霞楼的楼主夫人和二当家这种级别的人物进行辩论。来文的，人家强词夺理就行，来武的，就正合了对方的意。

于是，封不觉干脆就虚构事实，反客为主，利用对方做贼心虚的心理，让他们不但不敢反驳，还得反过来佐证自己的说法。

而这一手的后续效应便是……史嫣然和公孙立如今非但不敢对他破剑茶寮的人出手，而且反受其制，生怕这帮人将秘密抖出去。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到这会儿，情况又不一样了。封不觉要是现在跟别人说出王傲之死的真相，就未必是人人都不信的局面了。

因此，公孙立遣人送来的这些酒菜，除了讨好和试探，确实没有别的意思。

几盘小菜平凡无奇，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毕竟苍灵客栈这种地方是不可能每天都从镇外进大量的山珍海味的。这儿能做到不断粮、见荤腥，就已经不错了。

不过好酒，客栈里还是有的。因为酒这玩意儿，只要有酒窖，莫说是个把月的时间，哪怕进完货搁个十年八年都没问题。

客栈掌柜显然也知道开张后会住进来的肯定都是江湖中人，这帮货……就好这一口。他们吃得可以差一些，但酒不能少。所以在酒这方面，客栈里存货齐备，好坏贵贱都有。

公孙立这回可是花了血本，才买下了这一小瓶“泯恩仇”，赠与封不觉。

听这名儿就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好酒，而是极品佳酿，价格不菲。真可谓色比凉浆犹嫩，香同甘露逢春。

什么叫“泯恩仇”？意思就是喝上一盅，人与人之间的仇怨都可以释然。这简直堪比传说中的洗脑酒精饮料“醉生梦死”。

唐三藏若泉下有知，肯定后悔，不远万里去取大乘佛法有何用，直接去学酿酒好不好？

好吧，这是玩笑话。酒再好，深仇大恨是肯定解不了的。最多就是化解一些类似“前几年你借我几两银子没还”，“今天早上你踩了我一脚”的过节。

反正我个人认为，这种程度的过节，直接把买酒花掉的银子送给对方，也能化解……

言归正传，迹部少爷看着眼前的酒菜，心中已然断定是有毒物质，所以根本就不会去吃。

他作为玩家，不需要吃喝，酒菜也不是美女，他没有把持不住的道理，所以他只是把东西搁在那里，没有去动。

“当场吃翔”什么的，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一口都不吃，就无法证明这桌酒菜有毒没毒……

时间慢慢过去，距离小二将酒菜送来，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外面的天色已经全黑了。这时，敲门声再度响起。

“谁啊？”迹部少爷又站了起来，一边朝门走去，一边问道。

门外的人闻言略微沉默了两秒，随即才回道：“在下公孙立。”

“史嫣然。”公孙立说完后，又传来一名女子的声音，不过史嫣然的语气，听上去就有些不善了。

适才那短暂的沉默，是由于这二人听到迹部少爷的应门声后，在门外交换了一下眼色。

迹部没有立即开门，而是问道：“这天都黑了，不知二位前来……有何贵干？”

公孙立回道：“呃……这位小哥，可否先让我们进来再谈？”

迹部想了想，对方要硬闯自己恐怕也拦不住，只好见机

行事了。他打开门，朝那二人脸上扫了一眼，尽量做出镇静的样子，侧身一让，说道：“二位，请。”

刚踏进房门，公孙立和史嫣然的脸上就神情数变，首先，他们看到了桌上的酒菜，一筷子都没动；其次，他们在房中环视一周后，意识到此刻这房里只有迹部一人。

客栈里的消息传得很快，破剑茶寮的其余几人在白天离开客栈之事，公孙立和史嫣然这样的有心人自然是打听到了，只是他们没想到，一直到了晚上，另外那四人仍未归来，只留眼前这小子一人在此。

“还未请教这位少侠……高姓大名。”公孙立很快换上了一副和善的嘴脸，抱拳拱手道。

“金富贵。”迹部十分不爽地回道，由于在这剧本里已经报过这个名字，他也只能一用到底了。

对面那二人闻言后，倒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公孙立接着就道：“呵呵……原来是金少侠。”他的眼神又朝房间里扫视了一圈，仿佛担心有人躲在某处一般，“不知，封寮主和另外三位……”

“出去办事了。”迹部直接回道。

“哦，原来如此……”公孙立若有所思，脸色微沉：“对了，金少侠，关于昨夜之事……”

“在下……一切都听从寮主的安排。”迹部又打断他道：“他今天早晨说了什么，就是什么，其他的，我一概不知。”他用这话应对，也甚是高明，言下之意是……你们俩不用杀我灭口，我没有任何泄密的意向。

可公孙立生性多疑，史嫣然杀人的动机又是通奸丑事，二人岂会如此轻易就放下心来。

史嫣然这时插嘴道：“金少侠，我们差小二送来的酒菜，为何分毫未动？难道……你是怕我们下毒不成？”

迹部还真被问住了，他就是怕这个，不过这一秒，他灵机一动，摆出一副清高之态，冷冷回道：“这小菜，实在难入我眼。”他瞥了一眼桌上的酒瓶：“酒……倒的确是好酒。不过……既然二位已说了这酒是赠与寮主的，我又岂敢在他归来之前妄饮。”

史嫣然闻言，看了看公孙立，后者略微点点头，表示这话可信。

在公孙立看来，姓金这小子的回答摆到台面上也算合情合理。看他那细皮嫩肉的样子就像是个公子哥儿，现在虽是穿着平凡无奇的粗布衣服，但气质这玩意儿是装不出来的。他能一口不饮便说这是好酒，而且名字又叫“富贵”，那十有八九……这小子就是什么富商巨贾家的少爷。却是不知为何，他这样的人竟会进破剑茶寮这种门派。

而史嫣然的想法，就没有公孙立那么多了，她更不会去深入揣测对方的出身之类的事。只是女人的直觉告诉她，迹部那句“难以入眼”，绝对是发自真心的。别说他看不入眼，桌上那几个小菜，史嫣然都看不入眼。

至于迹部那句话的后半段……“送给寮主的东西，我岂敢在他回来之前妄动”，虽是句谎话，但却是极有说服力的。

封不觉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可以用一句《神探狄仁杰》中经常出现的台词来描述——“这是一个可怕的人。”

该剧中出现过的所有反派，几乎全都不约而同、且不厌其烦地使用过这句台词，来形容狄仁杰或者李元芳的能力。当然，正面角色偶尔也会用这句来描述一下对方的BOSS级人物。

我个人认为，该剧中的“可怕”一词，基本可以和三件事画上等号，第一，智力极高，第二，武力极高，第三，丧心病狂。反正只要占一样，就很可能会被这样描述了，三样全占的话，怎么形容呢……我觉得可以改用这样一句台词：“我强得连我自己都怕。”

“哈哈哈……”公孙立朗声笑起，要多假有多假：“恕公孙立考虑不周，让小二传话时，因我只知道封寮主的名讳，所以才言之不详。”他说着，便来到桌边：“这酒只是聊表心意，贵派的诸位皆是英雄，岂有只赠一人之理啊。若金少侠你喜欢，我再让伙计送一坛过来便是。”他拿起小瓶，开始分别朝三个杯子里倒酒：“来来，金少侠。江湖儿女，杯酒泯恩仇，我二人敬你一杯。”

第219章 苍灵论剑（三十四）

酒，还是翔，这是一个问题。

公孙立敬酒的举动，让迹部收到一种信号，那就是酒里可能没毒。

当然了，当场吃翔什么的，他也就是自己说说，并没有跟谁打赌，要是他说这话的时候封不觉这种人在场，估计他现在已经吃个半饱了。

“呃……那在下就恭敬不如……”迹部犹豫着，正准备伸手接过酒杯，忽然，一道快影闪过，公孙立递来的那杯酒竟瞬时不翼而飞。

而这屋子里，又多出了一个人来。

“嗯……只闻这香气，便知是好酒啊。”说话之人，是一名二十多岁的青年，身形消瘦，面容清秀，身着褚衫劲装，腰佩玉带，脚踏乌履。此刻，他的手中正平举着一把半开的纸扇，而那酒杯已稳稳地居于扇面之上，滴酒未洒。

“哼……我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没教养的唐家少爷。”史嫣然看清此人面貌，立即就送上了一句嘲讽。

“诶~我唐士则可不是没教养，只是难教养。”唐士则闻言，满面堆笑地回道：“你说我，我不在乎，可别指桑骂槐地说我们家会生不会教，这话要是被我爹听进去了，有你们好瞧的。”

“怎么，拿你爹来吓唬人吗？”史嫣然道：“区区唐门与我万霞楼相比……”

“好了。”公孙立当即喝止了史嫣然。他心里是真想把这女人给杀了，这位楼主夫人实在是个惹祸精。就眼前这破剑茶寮的事儿他们还忙不过来呢，她又要因一时之气去说些欠考

虑的话，唐门是能随便得罪的吗？

“唐少爷。”公孙立不卑不亢地对唐士则道：“我请这位金少侠喝酒，你何故要上前夺杯呢？”

“呵呵……”唐士则笑道：“我只是正巧从门前路过，闻得这酒香，便有些情不自禁了。”

虽说是万事皆有因，但他的理由，明显是扯淡……

事实上，这位唐士则，根本就是来找茬的。而且他找的并非是公孙立或者史嫣然，他的目标就是迹部少爷。

要问为什么？简单地说，是因为慕容颖。

具体地说就是……这位江湖人称“快手拈花”的唐家少爷唐士则，已倾慕那位云外仙子多年。别看这小子一副浪荡子弟的德行，又有一个很容易被误会成采花贼的外号，其实他在感情方面是个非常羞涩的人。

这位唐少爷对慕容颖应该算是真爱了，本来他们门当户对，年纪相仿，只要他能成功搭个讪什么的，成事的机会还是挺大的。但平日里能说会道的唐士则，在慕容颖面前就会哑火，不但话说不利索，脑子也突然不好使了似得。

于是，在五年前一次糟糕的试探性表白后，唐士则被女神使用了神技“十动然拒”。这件事造成的打击到现在还未彻底消失……

今天，是唐士则如跟踪狂一般关注着慕容颖的又一个日子。当然，他也只是在远处看着人家，不会做什么苟且下作的偷窥勾当。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了。唐士则看到迹部少爷进入了慕容颖的客房，整整一个下午才出来。

如果唐少爷去门口偷听一下屋里的动静，那误会也就不存在了，可他不是做那种事的人啊，所以他就开始一个人胡思乱想……

最后他得到的结论是：破剑茶寮的人太嚣张了！你们可以在整个武林面前称王称霸，但绝对不可以泡我的慕容妹子！我要跟你们拼了！

因此，就有了刚才那一幕。

唐士则自然不是“正巧”从门前路过的，他早就在附近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

适才公孙立和史嫣然进屋后，迹部也没把门给闩上，他主要是怕这俩NPC跟自己动手，所以先留了条后路，只是将门虚掩着。没想到这更方便了唐士则的闯入。

这会儿唐少爷进来，不为别的，就为了给迹部难堪。他才不管万霞楼和破剑茶寮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名堂，反正从眼前的情况来看，人家拿好酒敬你，我就横插一杠。

这种把别人嘴边的东西抢走的行为，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行走江湖，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做了类似的举动，那毫无疑问，就是想找人过两招。

此刻，唐士则依旧平举着扇子，只道那酒好，却没有去喝，说白了就是在等迹部上前来抢，要跟他练练。

而迹部的反应，却让唐士则当场震惊了。

“哦！”迹部两眼放光地道：“好！”他居然情不自禁地笑了，真正的“情不自禁”，发自真心，“请请请……别客气，这杯就当我敬你的。”

在他看来，这家伙简直就是主动冲进来免费试毒的……

唐士则在这一秒的感觉，就好比是费尽心机抽了别人一个耳光，结果发现帮对方打死了一只蚊子。

“呵……”史嫣然不怀好意地冷笑起来，女人的直觉已经告诉了她一些事情，“慕容颖”这三个字迅速浮现在其脑海中。迹部少爷下午的去向她知道，唐士则对云外仙子的那点心思，她也听说过，所以，她很快就明白了眼前正在发生的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唐少爷，瞧瞧人家金少侠的气量。”史嫣然冷嘲热讽起来：“再瞧瞧你那德行，是个女人，都知道该选谁啦。”这个女人说话果然很毒，张口就直戳对方的最痛处。

“哼！”唐士则心底本就压着一股子火气，被这么一点当即就窜上来了，“姓金的！我要跟你一决高下！”话音未落，他手中纸扇一扬，酒杯应声落地。一杯“泯恩仇”，就这么颇为讽刺地全洒在了地上。

真是旧恨未泯，新仇又生。

不知为何，唐少爷一摔杯子，公孙立和史嫣然就本能般地朝后一跃，仿佛那杯具碎裂之声是比拳击台上的铃铛似得，这算是宣告第一回合开打吗？

“喂！大哥，你这是干什么……”迹部觉得莫名其妙，瞬间由喜转惊，心道：这货神经病啊？抢酒喝的时候还挺开心的样子，我让给他喝，他反而发飙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傲娇属性？

说时迟那时快，扇风先至，扇锋后来；扇风藏毒，扇锋存劲；一虚一实，一暗一明。

迹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已然是避无可避之势……

第220章 苍灵论剑（三十五）

这时的迹部，就算是意识上能避开，身体上也避不开了。

那纸扇挟风、呼啸而至，他堪堪来得及举起双臂挡在身前。

叱一声，扇锋击中了迹部的手臂。那一秒，迹部只觉自己的前臂传来一阵冲力，将自己向后推了一步。

前文提到过，迹部身上穿的防具还是不错的，防御力挺高，即使是史嫣然的镖钉也能挡下。此刻唐士则这一扫，威力与那时的攻击不相上下。不过，迹部中镖钉时是背后遭袭，而这会儿却是正面格挡。因此他并没觉得这一击有多强，生存值的损失也不如当时高。

“怎么可能？”唐士则心中惊讶万分，刚才那一击相触，他未从对方身上感到半分内力的御动，按照常理而言，完全不用内力来接这么一下，人的胳膊肯定该骨折了。可眼前这个姓金的，却只是略微退后了一步，双臂完好，竟似是毫发无伤。

“不可能！”唐士则不信这邪，再度抢攻而上。

这唐家少爷自幼就是眼明手快，灵台澄澈，二十多岁便练得一身“拈花手”的好功夫。他的一十三路拈花手，共有三十九种变化，讲究快、准、灵、巧、险，配合唐门的独门内功和毒术，可谓如虎添翼。虽说在直击的威力上，远比不上少林龙爪手的气魄，但拈花手在贴身战时的快速、诡辩、暗劲、以及其出手间随时可能夹带的毒风，在武林堪称一绝，无人不忌他三分。

可是……迹部对这些事一无所知。

慕容颖跟他讲江湖知识的时候，如果提到江湖人物，她只会说名字、绰号、身份和大概擅长哪类功夫，她不可能把对方的武功路数、特点、包括破解方法这种情报讲出来。要是连这都讲，那别说一个下午了，十个下午她也讲不完。何况这类信息已不属于“江湖常识”的范畴了，可能牵涉到别人的生命安全。

所以，面对唐士则接下来的攻击，迹部还是常规应对，在他看来这位唐少爷的实力很一般，貌似还不如史嫣然来得强，攻击力完全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转眼间几十招拆完，唐士则手上是越打越快，心里却是越战越惊：这姓金的什么门道？赤手空拳对我的扇子，只守不攻，也丝毫不现内力。攻击打在他的身上，竟似是打在了某种铠甲之上……就算是金钟罩最高境界，也没有无需运气便可施展的法门吧？难道这小子是铜皮铁骨不成？

突然，一道人影横插进来，连出三招，再虚晃一式，随即一臂疾出，擒住了唐士则的手腕。

“唐少爷。”这出手之人，不是公孙立又是何人，他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似乎是觉得自己看出了什么门道，于是便跳了出来，制止了二人的争斗：“够了吧？难道你还未看出，这位金少侠是在竭力忍让吗？你若再这样苦苦相逼，让金少侠真的出手……哼，到时我公孙某人恐怕也未必拦得住了。”

此言一出，唐士则的脑子里翁然一下，他也好似是明白了什么状况一般，猛然转头看向了迹部：“你……”他回想了一下自己打出的招式和对方的应对，从头到尾，迹部只是站在原地，几乎没有躲避他的攻击，也没有移动太多的距离，格挡时更是不使任何武功套路，只是伸臂屈腿，“好……好一个破剑茶寮，唐某佩服！”

唐士则瞪了公孙立一眼，然后一甩手，挣脱了后者的钳制。他几步走到迹部面前，从自己腰带中掏出很小一块四角形的纸包，“这是我扇风之毒的解药，请金少侠收下。”

迹部神情木讷地接过那纸包，其实他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刚注意到自己菜单中的状态已成了【中毒】。

“嗯……谢谢。”迹部还本能地道了声谢，他是在场四人中唯一不明白这一连串算是个什么状况的人，反正在他看来，就是这个姓唐的NPC……毫无征兆地从中立变成敌对，又从敌对变成了友善。

“在下唐士则，人称快手拈花。”唐士则抱拳拱手道：“尚不知金少侠大名？”

“靠！又要我说一遍啊，有意思吗！”迹部心里挺不爽的，但表面上还是有气无力地又回答了一次：“金富贵……”

唐士则回道：“今日是在下唐突了，如有得罪，请金少侠多多包涵。”他说到这里，又扫了公孙立和史嫣然一眼：“他日有机会，唐某再向金少侠请教，告辞！”他说罢，冷哼一声，愤愤然地走了。

待他离开房间后，迹部才松了口气，吞下解药，解除了自己的异常状态。看着自己那已经掉到30%的生存值，迹部真是有苦说不出。

“呵呵……金少侠的武功果然是不同凡响。”公孙立道：“面对唐士则的拈花手，竟能以慢打快，不动如山。不显内力，不出兵器，便承受下所有的击打。

这番忍让所展现出的功力……便足可见金少侠你的外家功夫已至极境。像唐士则那种内功修为，若是被少侠你一拳击中，只怕会当场骨肉俱碎。哼……可笑那黄口小儿，不知深浅，殊不知你是好心饶他。”

“这帮江湖中人的脑洞真是无限大啊……怎么看出是我在让他的啊……而且还脑补到这个地步……”迹部内心连番吐槽，原来外家功夫练到极限境界，就是在不运内力、不借招式的情况下，身体就有一套精良级护甲的防御力？不知道这种境界的人全力防御能不能挡住子弹……

“过奖……过奖……”迹部尽量保持着淡定的神色回道。从眼下的情况来看，公孙立和史嫣然十有八九是不会对他出手了，他就暂且装一下，“哦，我身上的毒，还需要……嗯……调息一下，二位如果没什么别的事……”

“哦，当然，当然。”公孙立朝史嫣然使了个眼色，随后两人就一齐告辞离开了。

二人出得门去，一直行到无人处，史嫣然开口道：“那金富贵……真有你说的这么厉害？”

“你若多跟我掌门师兄学学功夫，而不是整天跟王傲那厮鬼混，想必你也能看得出来。”公孙立冷言相讽。

“呸！老娘的事还轮不到你来管！现在人都已经杀了，而且你也有份……”史嫣然面露狠色地回道。

“行了！”公孙立厉声道：“就是为了万霞楼的脸面，我才给你收拾这烂摊子的，现在自己却弄得一身骚。”他脸色阴沉地说道：“破剑茶寮这五人，迟早得灭口，不过不能在苍灵。眼下我们得讨好他们，尽量将这些怪人稳住，待决斗结束，各路人马纷纷回程的时候，我会派人追踪他们的行踪，然后再从长计议……”

“那要是……他们真的不准备将这个秘密说出去呢？”史嫣然道。

“保守秘密只有一时，没有一世。”公孙立道：“连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吗？”

公孙立生性多疑，自然不会相信别人，在他眼里，只有死人会保守秘密。而能够相信的活人，只有他自己。此时此刻，公孙立其实对史嫣然也动了杀心，因为他觉得史嫣然本人也不是没有泄密的可能。

为了有朝一日将属于自己的万霞楼，为了这个门派的江湖地位和声誉，公孙立会不惜一切代价扫除每一个威胁，清理每一个污点。

“那……既然他们的武功这么高，今后我们又该怎么下手？”史嫣然又道：“还有，这个破剑茶寮的来历，恐怕没那么简单吧？你真的相信那位封寮主是自立门户，初入江湖？”

“所以我说，要从长计议。”公孙立道；“若他们有什么来历或者靠山，那就查清楚他们的来历再说。若那封不觉所言非虚……哼，再好不过。半个月内，我就叫他们看看什么叫江湖险恶。”

……

“阿嚏！”封不觉狠狠打了个喷嚏：“不是吧……我穿得比较多，反而还打喷嚏了。”他捂着口鼻道：“又有谁在不怀好意地思念我了吗……”

“为什么你会知道是不怀好意的？”似雨问道。

“因为我留给别人的回忆往往和美好沾不上边。”封不觉回道，他忽然想到了什么：“诶？原来在游戏里会打喷嚏的吗？那会不会还能打嗝儿放屁之类的……”

“你要是敢在我面前试验……”似雨的眼中透出了一抹丝毫不加掩饰的冰冷杀意。

“呵呵，开玩笑，开玩笑。”封不觉笑道。

他们此刻正在树木和岩石间穿行着，周围的阴影如墨般厚重，封不觉的手电筒只能照亮前方数米的范围，倒是似雨的提灯在这种吞光的环境下能照亮更多的范围。

【恒定微光提灯】的备注中写着“它始终只能照亮周围五米左右的范围，拧动开关并不能控制其明暗，亦无法将其关上”。这个特性在此刻却成了优势，因为现在手电筒的锥形光束反倒照不远。

二人从踏上小岛后，就一直往岛中心前进。周围的林子没有任何人或动物活动过的痕迹，两人被笼罩在一片荒凉和沉寂中。

但是，当他们走在周围这些岩石树木中时，恍惚间会听

到叫喊的声音，就好似有人从另一个远在天边、同时近在咫尺的世界，朝他们呼喊着、求救着……

这一段路程对似雨来说无比煎熬，黑暗、压抑的氛围让她的惊吓值始终无法降到底。纵然表面上还是一副冷若冰霜的神情，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只要是人，多少都会受到一些恐怖气氛的感染。这时候，只要周围昏黑的树后闪出任何一种怪东西，都能把人吓着。

当然了，并不是说封不觉不是人，只不过他是一个身心不太正常的人。

对他来说，在一片昏黑凄然的林子里前进，和在一片阳光明媚的草地上前进，区别也不大，如果有的选，他情愿选择黑森林……

你可以说他骨子里有点阴暗，反正他就是不太喜欢那种过于和谐阳光的事物。

而且封不觉的这种“邪恶本性”，很多人都知道，属于公开的秘密。早在其上高中之前，就有无数关于觉哥的传说了。

其中的一个故事是……

记得小学时，有一年封不觉去参加夏令营，他被随机分到了一个小组，组里共有六个孩子，彼此都不认识。其中有一个非常阳光健康，纯洁向上的好孩子，他简直就是父母眼中“别人家的孩子”，老师眼中的三好学生，同学们眼中的二鬼子……

这位同学在小组中第一个主动进行自我介绍，打破了尴尬的沉默，与陌生的小伙伴们一一问好，待他来到封不觉面前时，觉哥用一种薛定谔看猫的眼神，瞅着对方说了一句话：“嗯……你很友善，而且快乐。呵呵……我得在这种情绪传播蔓延开以前进行阻止。”

在那一天，一个好孩子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阴影……

类似的传说还有很多，在觉哥成年并当上职业作家以

后，他逐渐成为了都市怪谈一般的存在，不过这些事还是以后再说吧……

回到剧本中来，且说封不觉淡定地前行开路，忽然，他停下脚步，将手电筒照向一棵树的根部，开口道："看那儿。"

似雨见他停下，心中一紧，本以为要出现什么恐怖场面了，结果她顺着手电筒的光源望去，原来那只是一件藏在树根与石块间的物品。

【名称：蛛丝手套】

【类型：防具】

【品质：精良】

【防御力：中等】

【属性：无】

【特效：可粘住物体】

【装备条件：通用专精D，格斗专精D】

【备注：你想用手掌直接粘起十几斤重的物体吗？你想徒手吸附在墙壁上攀爬吗？你想用蜘蛛丝糊别人一熊脸吗？别做梦了！这副手套的粘合力还不如透明胶，跟即时贴差不多！】

"嗯……把根本不具备的功能一一列出……"封不觉很不爽地把手套朝地上一甩："坑爹呢这是！干脆不要提好不好啊！读了前半段还渐渐高兴起来了有没有！"

似雨在其身后看着他的背影，轻轻叹了口气，随即是会心一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笑点变得这么低了。

岂料，就在她放松下来的这一刻。突然，一只小女孩的手，从黑暗中探出，捂住了似雨的嘴，她还未及出声，就被一股巨力拉扯着后退，拖入了黑暗中。

封不觉虽然没有听到喊声，但光线的晃动和提灯落地的声音立即引起他的注意，他猛然回头，却只看到了躺在地上

的提灯，而似雨已经不知所终。

第221章 苍灵论剑（三十六）

封不觉看到这一幕时，大脑中仿佛炸开了锅一般，一下子涌现出无数的念头。

但这些念头并没有让他的思绪变得混乱，相反，他冷静得很，思考问题比平时更快速、更高效。

仅仅两秒后，他就果断地开始了行动。

他的惊吓值仍然是零，步伐、动作也皆是沉着稳健，不过其脸上的神情倒是少有得认真。

封不觉先是拾起了那件装备【蛛丝手套】，直接装备了起来，同时把手电筒放进了衣兜里，并走过去捡起了似雨的提灯。

他将提灯举在眼前，仔细观察着地上的脚印，再三检查后，他确认了似雨被拽出的方向，随即就朝着那里出发了。

一个人的时候，封不觉走得极快。先前他是考虑到了似雨在身后，有意识地放慢了速度，顺便也为了找找林子里有没有可发掘的物品装备。

不过现在，封不觉是独自赶去救人，作为一个没有恐惧这种心理障碍的人，给他五米可视范围，哪怕置身地狱，他也能健步如飞地前行。

越朝前走，周遭的黑暗就越是浓厚，连空气都好似凝滞不动，耳边那些若有似无的怪声也尽然消失。很快，封不觉就被一种死一般的寂静包围了。

忽然，他的眼前出现一块空地，空地的正中有一根木桩，而似雨此刻已被沉重的铁链绑在了桩上。她被绑在了木桩的中段，脚底离地还有半米距离，身体中段全都被锁链捆着，裹得像粽子一般严实，只有肩膀以上和膝盖以下没被缠

住。

看到了队友，封不觉就算是放心了一半，长吁一口气后，他笑着道：“这算什么？巨人做的烤串儿？”

似雨没空和他开玩笑，她很严肃地提醒道：“她就在附近。”

“我知道。”封不觉回道，“只是……我不明白。既然她能轻易将你抓住，为什么不把我也抓起来？另外……她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吗？那我们还玩儿什么？这其中有问题啊……”他一边说着，一边举着提灯环视四周。同时，一个念头从他脑海中闪过，他立即将手伸进了自己的上衣内侧口袋中……

“你猜猜看啊。”第三个声音传来，小女孩儿甜甜的说话声。

封不觉闻声转头，便看到了铃儿。她穿着粗布的小袄，头发梳成辫子，面容倒是颇为可爱，但是脸色很苍白。最违和的，就是其神情看上去完全不像是小孩。

“猜是吧……”封不觉面对厉鬼，竟还笑得出来：“呵……你把我的朋友抓走，期待我会恐惧、惊慌、没头苍蝇似地四处打转寻找。可你没料到，我根本没有表现出你想看到的东西，于是你就直接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嗯……大概是计划着……折磨我们取乐？”

“真聪明。”

铃儿的声音传入耳中的瞬间，封不觉顿觉眼前一黑，随后他就感到一只小手掐住了自己的脖子，而他竟完全无力反抗，身体被扯着动了起来，隐约间他似乎听见似雨喊了些什么，但没有听清。

数秒后，他回过神，发现自己也被铁链绑在了一根木桩上，手中的提灯不知所终，不过那独特的光幕，此刻正从他身后照来。

“这么厉害啊……”封不觉低声道了一句。

“喂，你怎么样？”似雨的声音就在他脑袋后面响起。

“诶？”封不觉尽可能地让脖子转了将近九十度，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和似雨被绑在了同一根木桩的两面，他当即苦笑道：“我说铃儿小妹妹，你还挺会玩儿啊。”

这时，只见铃儿举着提灯，缓步行到了封不觉的面前。这BOSS居然拿走了玩家的装备，对此封不觉倒是挺意外的。

“知道我在这世上已有多少年了吗？小妹妹是你叫的吗？”铃儿说道，她的语气神色，确实与成年人无异，甚至比一般的成年人显得更加老成。

“我还以为女人不管在什么年龄，都希望被这么叫呢。”封不觉俨然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那么……这位铃儿姐姐，我能不能问问，你打算怎么折磨我们？”

“是啊……怎么折磨呢……你看上去连死都不怕的样子诶……”铃儿把稚嫩的小手放在嘴边，一根手指掰着嘴唇道：“对了……你好像挺关心她的是吧。”

封不觉闻言神色微变，心中一凛，不过他立即挤出一个笑容来：“呵呵……其实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

铃儿没听他说完，就迈步绕着木桩前行，走到了封不觉视线的侧后方盲区里。

下一秒，似雨便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

封不觉可以明显感到自己身上的锁链剧烈地收紧了一下，同时，空气中弥漫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当铃儿重新回到封不觉的视线中时，她的右手，还是拿着提灯，而左手上，正拿着似雨的一只脚。

那只脚从小腿处被生生扯断，骨肉尽现，此刻还在滴着血。

铃儿那白净的脸蛋上被溅上了许多血滴，可她只是露出

一个血淋淋的笑容，“你说我下回拿什么过来好呢？”

“我没事……”似雨的声音颤抖着传来，似是想让封不觉放心一点。

“果然……苍灵镇的村民，并没有杀错你。”这一刻，封不觉的脸显得异常冷酷，不带丝毫感情，眼神更是如同能洞悉别人的灵魂般锐利：“你要是顺利长大，恐怕这世上就永无安宁之日了。”

铃儿将手中的残肢扔到地上，冷笑道：“你这话，从何谈起？”

“我在藏铃寺前，看到了你被烧死前的情景，其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很费解。”封不觉回道：“为什么你会将自己的母亲称为‘妈妈’，一般来说，应该叫‘娘’吧？”他顿了一下，接着道：“还有，我总有一种感觉，你的哭声和你的话，都有点表演的成分，似乎是有意在博取同情。”

铃儿的眼神变了，笑容逐渐从她的脸上消失。

“无论是在你被烧死时，还是死了以后，那帮村民都言之凿凿地称你为妖孽。”封不觉接着道：“他们从头至尾透露出的只有愤怒和恐惧，但我没有察觉出丝毫的愧疚，这是为什么？”他歪着头：“一个人只要有良知，哪怕再怎么愚昧……做下错事后，良心也一定会感到不安的。这种不安并非来源于恐惧，而是来自于内心的自我谴责。”他居高临下地斜视着铃儿：“苍灵镇的村民们却没有那种情绪，他们的反应表明，他们所做的一切，全都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结论之上。而且他们对这个结论深信不疑——你是个妖怪。”

“呵……”封不觉笑了起来：“从我们进山以后，你就开始误导我们。我们的所见、所闻，都让我们先入为主地认定，你是个冤死的鬼魂，而你生前只是个无辜的小女孩。”他冷哼一声，继续道：“当我听到那些村民将‘天不下雨、田里死庄稼、孩子先天残疾’等等事件都归咎到你身上时，我对他们的信任降到了最低点。

可能这是我的个人喜恶在作祟，因为他们口中的那些话，和欧洲中世纪时将无辜女性当成女巫烧死的理由是一样的。一群愚昧的蠢货将所有的幸福都归功于上帝的恩赐，再将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一个虚构的事实，并让一个替罪羊背负着那些莫须有的罪责被活活烧死，以便让这群蠢人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活得心安理得。

这样的事情在古代，在世界各地，都屡见不鲜，我想这点你应该赞同我吧？”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铃儿沉声回道。

“是吗？”封不觉道：“那你知不知道，‘妈妈’这个词，在宋朝时是指鸨母，到清朝转为对年长妇人的称呼，新文化运动以后，才被普遍用于称呼母亲。

所以，在你被杀死的时代，你可以叫‘娘’、‘娘亲’或者直接用一个‘妈’字，但不是‘妈妈’。”

“就因为这个细节……你就认定我……”铃儿瞪着封不觉道。

“我还没有认定你是什么，不过我可以做几个大胆的假设。”封不觉打断道：“比如……一个生来便可以看到未来的超能力者；一个从未来穿越到小女孩身上的灵魂；或者，某种高于这个维度的强大意识？”

铃儿的神情陡变，几秒后，又变得阴沉无比，“哼……姑且算你的推理没错好了……”此刻她也无所谓讲出类似‘推理’这样的词了，干脆明说道：“不错，我确实是某种更高位的意志，我被放逐到这个世界，变成了这个叫铃儿的小女孩，我的肉身弱小得如蝼蚁一般，不过仍旧能使用一些特别的力量。

本来我隐藏得不错，可惜……在意外杀死自己的‘父母’后，我的能力被发现了，先前做过的一些事……也相继被揭穿。那些村民发现了真相，就把我抓住并且烧死。

连肉体都失去，我就成了一个地缚灵，受到诸多的限制。因而只能在这山上收割灵魂，无法去染指藏铃镇外的世界。”

封不觉接道：“既然那些村民的话是真的，那棵树和那个和尚的话，自然就是谎言，想明白了这点，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冷笑道：“那俩妖怪都暗示我们，铃儿就是个冤死的鬼魂。并且引导我们抱着这种错误的观点，进入这铃中境，来到这个岛上，落到了你的手中……”

“这你就错了。”铃儿回道：“像他们这种头脑简单的亡灵附着体，又岂会知道我的秘密？”

“原来如此……”封不觉若有所思道：“他们也被你骗了……”

“只有先骗过了他们，他们才能帮我把那些上山捉鬼的和尚道士，都引到这铃中境来。”铃儿笑着回道；“这就是为什么，没人能超渡我这个‘鬼’。”

“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这么多年来，那么多的高僧老道，就没有一人是你的对手吗？”封不觉问道。

“只有一个。”铃儿回道：“他的法力高强，竟能与我斗得不分上下，并全身而退。”她冷哼一声：“这人确有些本事，他逃走以后，把藏铃镇的村民都赶走了，将镇子改名为苍灵，还重整了此地的山水运脉，企图用这种方式化解我的‘怨气’。哼……可惜，我根本不是什么冤魂，就算再过一千年，也不会超生的。”

“嗯……”封不觉沉吟道，“很好，我没有问题了。”

铃儿的脸上，再度露出了残戾的神情：“那该轮到我来提问了吧……异界的旅客？”她威胁道：“你要是答得不好，会怎么样，你应该很清楚吧？”

“异界的旅客？”封不觉疑道：“原来你魂穿以前，是四柱神的部下吗？而且级别好像还不低啊。”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铃儿举起小手，“可接下来是我的提问时间，谁允许你乱说话了？”她随手一摆，欲用念力将封不觉的一条腿给扯断。

不料……什么都没发生……

“嗯？”她又试了两下，依旧没反应。

“奇怪啊，怎么不受控制了呢？难道……”封不觉露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表情，说话时，他的一条胳膊竟从铁链的缝隙中探了出来。他的这只手上戴着手套，其掌中，正粘着一个小小的银铃铛。准确的说，是一个已经被捏得变形损坏的铃铛，“……难道是某些东西停止运作了吗？”

原来，在几分钟前，他将手伸入自己上衣内侧的口袋时，铃铛就已经被他吸附在掌心了。

“我一来到这儿，就念叨了一个问题，‘她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吗？那我们还玩儿什么？’我想你也听见了这句话。”封不觉说话间，居然就从锁链里挣脱而出，稳稳站在了地上。

同时，由于他的挣脱，被绑在另一边的似雨也等于被松绑，虽然还没完全脱离锁链的缠绕，但她已单脚落地，手臂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活动了。

“毁掉铃铛。”封不觉头也不回，大声说了这么一句。

似雨闻言，立刻将自己的那个铃铛从行囊中取出，使劲儿往脚边的一块硬地上砸去，那银铃当时就被敲得变形毁坏。

铃儿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不过萝莉脸摆出这副样子，依然是很萌的。

“我这个人呢，经常是嘴上提出问题，脑子里就蹦出答案，我想这是多年锻炼的成果。”封不觉接着刚才的话道：“那一刻我脑中闪过的假设有很多种，我就不一一讲出来了。比较靠谱的就是……在铃中境，你的力量比在外界要强；而在这个岛上，你的力量比在铃中境的其他地方更强；但最关键

的是，有一样东西，一样我们来到这里时必然带在身上的东西，使你可以将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封不觉说着，将手中的铃铛甩到地上，还踩上了一脚：“进山后，我们从你的喽啰那儿得到了这两个铃铛，哼……我的反应也是慢了半拍啊。这上面都写明了【这个小铃铛似乎与某个强大的恶灵之间存在着一种感应】，这么明显的提示……好在我被你捆上以前，还来得及把铃铛捏到手里。”他说着，已快步来到似雨身边，将SCP-500给了对方。

似雨也未迟疑，立即吃下一片。下一秒，她的断脚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

“当初跟你打成平手的道士，一定是个聪明人，他在被你打成致命伤前，就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丢掉了铃铛。”封不觉道：“而我们，只能说是幸运，因为我们是所谓的‘异界来客’。”

铃儿的神情几度转变，最终还是恢复了一种带着从容的狠色，“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那个道士，最后依然是跟我打了个平手？”

话音未落，她在刹那间便化为一团黑色的阴影，扑向了封不觉和似雨二人的所在。

第222章 苍灵论剑（三十七）

铃中境的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早在封不觉和似雨刚踏上小岛的时候，外面的时间已是第二天了。

这日，本已暗流涌动的苍灵镇上，又起了波澜。

正午，苍灵客栈大堂。

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几乎所有武林人士，都在寻找同一个问题的答案。而那个问题就是——谢三哪儿去了？

经过一整夜和一个上午的时间，就算消息不太灵通的门派，也都听到了风声……昨日黄昏时分，无名剑谢三经铜丘上了大路，策马直往苍灵而来。到天将暮时，谢三所骑的那匹马，独自踱回了铜丘。

而苍灵这边，至今没人见过谢三的踪影。

那么……谢三到底去哪儿了呢？一个人怎么会莫名失踪在半道上呢？

这些天，大路也是有人走的，不过人数不多，基本都是各大门派往返铜丘传递消息的弟子。反正这些人里，没有一个在半途看到过谢三。

按常理来假设，情况貌似是……谢三上了大路后，没有来苍灵，而是半路转道进了山林之中。

可这根本说不通啊，难道谢大侠是在铜丘打听一番后，得知苍灵客栈已经没客房了，又不想住废弃的民宅，所以情愿露宿山中，荒野求生？

或者是……谢大侠被埋伏了？这也不太可能，谁打得过他啊？除非是叶承在场，否则就算花影六剑联手，也奈何不了谢三。武侠世界就是这样，质上的差距，靠量未必能填上。谢三身为一个独行侠客，能与武林至尊的叶府之主齐

名，其武功境界，能打十个那是必须的。

当然了，如果找一千个人来，将谢三团团包围，并把他困在一个只能战不能跑的地方，那么，等其内力和体力全部耗尽，就可以得手了。

这显然更不可能……

那最后还有一种假设，也许，有那么万分之一的可能……谢三是撞鬼了。

江湖中人，尤其是那些老江湖，对鬼神之类的玩意儿虽谈不上敬畏，但也绝非完全不信。这苍灵镇闹鬼的传说，各路人马早在铜丘时就有所耳闻了。

加上这些天，每逢夜晚就有人神秘失踪，且死不见尸，确实让镇上人心惶惶。

不过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山上的那个鬼，她可没有主动出击到镇上来抓人。很多人都是在杀人后上山处理尸体时，把自己和尸体一块儿给交代了，没能回来……

这帮人说白了是自己作死，他们如果在天黑前进山，不要往深处走，随便找个山林边缘的犄角旮旯浅浅地把尸体一埋就撤，那便没事。

可实际情况是，他们基本都是在深更半夜进山，背着尚温的死尸，特意走很远，进入山林腹地再弃尸。那别说是铃儿的鬼魂了，就是他们自己带来的尸体都是个威胁。

刚刚死于非命之人，怨气和魂魄都还未散，杀人凶手却带着尸体走入一片被怨气笼罩的鬼境山林之中，那死人诈尸索命也不奇怪了……

总之，虽然我们从上帝视角已经知道了谢三确实是遭到了偷袭，但苍灵的那帮江湖中人并不知道，他们不可能猜得到林常的事，所以只能瞎猜……

“你们说谢大侠这究竟是演得哪一出啊？虽说无名剑向来低调行事，可这回，实在是古怪……”

“这镇上的怪事还少啊？昨晚上巨鲸帮和海沙派又有几个弟子没影儿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诶诶，听说了吗……那落梅剑鹿清宁，前天晚上就失踪了，昨儿一天都没见人，到今天还是没出现。”

“嗨，这事儿早上我就知道了，我还听说啊，昨天才来的破剑茶寮那五位，现在只剩下一位金少侠还在客栈里了，其他四人，也是一夜未归啊。”

“对了，说起这事儿，你们知道吗？我听人讲，昨夜，唐家少爷在金少侠手底下吃了大亏啊。”

“什么？快手拈花唐士则？这小子可是个硬手啊。”

“谁说不是呢，我还听说，他被那个金少侠教训得没了脾气，只得甘拜下风。”

“等等，唐少爷为何会与那什么……金少侠动起手来的？”

“呵，这事儿你都不知道啊？为了女人呗。”说话者随即将慕容颖与唐士则的八卦科普了一番。

“哦，原来如此。”幸灾乐祸般一笑：“不过……话说这破剑茶寮确实不简单啊，也不知这门派究竟什么来历。”

“人家寮主不是已经说了吗，自开山门，自创武功。”

“嘿，亏你还在江湖上混了这么些年，这话你都信，二十多岁能自创武功？你当他神仙转世啊？依我看，那小子没准是得到了某位世外高人传功渡元，这才会有那么惊人的内力。”

“行了，你们都扯远了，这儿说谢大侠呢，你们倒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说句不好听的……”压低声音：“明天就要决斗了，那叶大当家到今天还没出现，说不定啊……”

砰一声，一个大酒坛子被搁在了桌上。

鲁山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了那几名说话者所坐的木桌旁。

“小二，你们这客栈大堂里，好像有苍蝇啊。”鲁山开口道：“我瞅瞅，一、二、三、四，四只苍蝇在这儿嗡嗡叫着，好不烦人。”

那四人闻言，虽是心中有怒，但个个儿都是敢怒不敢言。他们乖乖放下了手中茶杯，在桌上留下些散碎银两，灰溜溜地出了客栈大门。

其实这四人就是几名江湖上的三流角色，这种人无论武功还是人品，都难成大器。这帮人终日热衷于对那些比自己混得好的人腹诽心谤，有时则是恶意揣测，散布谣言。

鲁山也是因为离得近，话落在耳朵里，他实在听不下去了，才走过来把他们赶出客栈的。

这四人大言不惭地对那些大人物们评头论足也就罢了，说着说着，竟有暗指叶承在决斗前偷袭对手的言论冒出来。这种话是能乱说的吗？叶承何许人也？如果当今武林要推举个盟主，那叶承就是那个直接可以上任的人，剑神的武功与品德，岂容几个鸟人随意污蔑。就连鲁山这局外人听了都有三分无名火，若这话被那叶慕菡听到，当场拔剑砍了他们都有可能。

“和尚莫生气，来，正好坐下陪我喝几杯。”一个微醺的青年这时来到了桌子旁边，邀请鲁山坐下。这不是唐士则又是何人。

鲁山瞧了唐少爷一眼，这小子大白天就喝得醉醺醺的，一脸颓然。

“呵……好啊。喝酒，和尚我随时奉陪。”鲁山大剌剌地坐下，脸上堆起了一贯的豪爽笑容。

虽然鲁山的绰号是醉僧，但他很少会真的喝醉。他们这些高手喝酒都有分寸，自己有多少量，心里自然有底，实在不行了，酒气也是可以通过内力逼出去的。

不过眼前的唐士则，那显然是真醉了。

有道是抽刀断水水还流，借酒浇愁愁更愁。唐少爷这种自虐型喝法，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和尚见了，便想劝导劝导。

“他们的话，你听见了？”鲁山问道。

“哼……听见了。”唐士则有气无力地回道。

他们一问一答之间，一名小二已过来麻利地收拾了桌子，顺便把前几名客官留下的银子收了，然后便快速离开。

“人家说得没错，金少侠武艺卓绝，德行也比我强。”唐士则接着道，一脸苦笑的神情：“我是不服都不行啊。”

鲁山岂能不知他的心思，他摇着头道：“阿弥陀佛，这红尘烦恼，无外乎酒色财气，唐少爷此刻的烦恼，恐怕和尚我是开导不了咯。”

“哈！谁要你来开导，你这酒不离口的和尚，还好意思说这话？”唐士则道：“我只是觉着寡酒难饮，想找个人一块儿喝几杯罢了，莫要跟我说些废话。”

“唐公子此言差矣。”一名女子的声音响起。

唐士则闻其声，便知其人。他的身体当即如同僵住了一般，缓缓转过头去。

慕容颖不知何时，已行至唐士则的身边。

在唐少爷眼中，无论何时瞧这位云外仙子，她都是那样端庄优雅、楚楚动人。可此时此刻，她的身边还站着另外一个男人，金富贵！

“这姓金的难道是来向我示威吗？”唐士则心道，当即又是一仰脖子，一口闷酒下肚。

“鲁大师仁厚高德，慈悲为怀，他也是见你苦闷，想劝解几句。”慕容颖一边说着，一边已在桌边坐下。

迹部也坐下了，不过他没有坐在慕容颖身边，而是绕到了另一侧去就坐。

唐士则抬眼看着迹部，后者脸上居然还堆着笑意，这落在唐少爷眼中，无疑成了嘲笑。

“哼……有什么好笑的？”唐士则冷哼一声，对迹部说道。

“哦，因为在我的家乡也有个叫‘鲁大师’的，我听着有别人被这么称呼，就觉得挺有意思的。”迹部如实回道。

唐士则闻言，也不好搭话，于是闷头又喝了一杯。

“唐公子，似乎对金少侠有点误会。”慕容颖又一次开口了：“所以我把金少侠请来，跟你把事情说清楚。”

“误会？”唐士则道：“什么误会？哼……唐某人听不懂。”

这时，迹部插嘴说道：“慕容姑娘已经把你们俩之间的事情跟我说了。”他耸耸肩：“我本来还在奇怪昨晚上是个什么状况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他倒是直截了当：“唐公子，我跟慕容姑娘最多算是泛泛之交，昨天我去她的客房，是去请教一些行走江湖的规矩，这是寮主的命令。我们可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唐公子你这壶醋喝得可是莫名其妙了啊。”

唐士则听这段话时，神色数变，内心也是起起落落，他还没彻底反应过来，慕容颖却是先开口了：“金少侠，我和唐公子之间也并没有什么……你适才那句‘你们俩之间的事情’，言之欠妥……”

“好了好了，你不用跟我解释。”迹部打断道：“我只是来解除唐公子对我的误会的，我对你们的事情不感兴趣。”他又转向唐士则道：“我就劝你两句，首先，你有空来找我打架，为什么不直接去问她事情缘由，你就这么不信任她？还有，她要是真不待见你，有必要特意找我过来跟你解释清楚吗？”

迹部说完这话，站起身就离开了，以一个二十一世纪三零后青年的观点来看，他觉得这些破事儿真没什么大不了的。殊不知在古代，有很多话是不能明说的，尤其是不能在这种人多耳杂的公共场合说。

他这几句话说完，让那桌剩下的三个人目瞪口呆。鲁山

当即“阿弥陀佛”着就起身，好似自己就是个过路的，根本不认识这桌人一般，三步并作两步闪到了一边去；慕容颖羞得双颊晕红，臊到了耳根子。她一言不发，低着头，翩然而去。

至于唐士则，他在几秒间，就醒了酒，两眼瞪得跟黑猫警长似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心跳得也飞快，惊喜之情溢于言表。不过，很快，他就觉得后脊梁发烫，好似此刻整个客站大堂的人都在注视着自己一般。

其实……实际情况还好，客栈大堂比较嘈杂，迹部的话并没有很多人听见，只是距离他们较近的几桌人听见了而已。再说这档子事儿，人家也不好评论，多半也装作没听见算了。大家都是有素质有身份的人，就算没素质，多少也有点身份……反正总不见得当即就大声嚷嚷着起哄吧。

且不提唐士则后来是怎么恍恍惚惚地离开客站大堂的，就说迹部，他也正烦着呢。等了一夜，队友们还是一无所踪，正思索着要不要出去找找，上午慕容颖又来请他解决感情纠纷。

这会儿他走在回客房的路上，还在考虑着接下来该怎么行动，却忽然听到了系统提示：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

他打开游戏菜单，那条【进入铃中境，寻找铃儿的魂魄。】已经打上了勾。此刻出现了一条新的任务：【击败“铃魔”】

第223章 苍灵论剑（三十八）

当新的主线任务提示响起时，身处地底的小叹和悲灵仍然在洞窟中穿行着，寻找出去的方法。

虽然那个石头在飞升前说过，一天一夜肯定能走出去，但很显然，这家伙的计算方式有问题。

它所谓的一天一夜，估计是指不眠不休、不断前进的二十四个小时。

小叹和悲灵自然不可能这样行进，他们受到体能值消耗的约束，必须时不时停下来休息。二人此时都是十七级，满状态下是1700点体能值。即使再托大，至少也得保持体能在四分之一以上吧，否则万一遇到突发事件，体能又恰好在见底状态，岂不是要遭？

这洞窟里的怪物和谜题虽说不是神奇宝贝那种踩地雷式无穷无尽地触发方式，但仅仅是地图上分布着的FLAG也已经足够多了。一般情况下，要前进就无法绕过。时不时还会有个奖励什么的，好比是打了你一巴掌之后又送上的一颗糖……

因此他们二人基本进入了一种玩传统RPG游戏的状态……探路、触发事件、获得奖励、休息、继续探路……循环往复。不知不觉，他们探索的地图越来越大。由于不知道出口的具体位置，所以遇上岔道儿也会尽可能地去探索一下。

如此这般，待二人终于找到出口时，时间已过了第二天的午夜。而离他们最初落入洞窟的时候，大概已经过了三十五小时左右。

惊悚乐园的这类长线剧本，玩到后期，就会产生一种很诡异的疲劳感。玩家的身体是在游戏舱中处于睡眠状态的，

而精神世界仿佛是在一个可控制的梦境中活动一样。

如果这个梦的时间很长，超过了一天，甚至两天，人的时间感就会产生问题。这种状况在剧本中还不算太强烈，真正发挥影响应该是在玩家离开游戏舱时。到那会儿，玩家就会有一种自己通宵未睡的错觉，但实际上他们的身体并不疲劳，只是精神上感觉自己没休息好。

“应该就是这儿了吧？”小叹将矿工帽摘下收好。

悲灵也关上了手电筒，抬起头，顺着小叹的目光朝上望去，“目测比我们掉下来的那个地方还要高。”

此刻悲灵的手电已经换过两次电池了，她也没想到这剧本里会需要长时间用到照明设备，所以只带了四节备用的电池，现在已全部用完。事实上，在与石头对话之后，悲灵就意识到，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手电的电池可能会难以为继，而一旦失去照明，她和小叹的行动就会困难数倍、也危险数倍。所以她很快就提出了两人不同时开启光源，并且在休息时关闭照明设备的建议，以此来节约些电力。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终究是在电力耗尽以前就找到了出口。

这是一个与他们落下地点类似的岩洞，没有洞顶，上方是一条通道。这里的通道就并非那种倒扣的漏斗形状了，而是普通的圆柱形。岩洞中间还是个水潭，而岩洞的四壁上，长满了粗壮虬结的黄色藤蔓，这些藤蔓就像天然的爬梯，错综复杂地密布在石壁上，一路延伸到顶（类似暗黑血统中的恶魔藤）。

抬眼望去，可以在圆柱形通道的顶端处看到光线透进来，那儿覆盖着一片植被，像个顶棚一样遮在这条通道的顶部。

从这黑暗的洞底朝上仰观，月光从植物的缝隙中洒落，恍恍惚惚，朦朦胧胧。虽不能说是什么绮丽之奇景，但也确

是一份还算不错的景致。

“嗯……那我先上咯？”小叹问道：“哦……对了，我们要不要弄根绳子把彼此绑在一起，就像登山攀岩时那种安全索。”

“你偶尔也会说出些好主意嘛。”悲灵回道，这也算是一句难得的夸奖了。

小叹只是笑笑，也没有再回答什么。他这种性格算是优点了，换成封不觉被人夸奖，肯定得蹬鼻子上脸再自卖自夸几句。

悲灵的行囊里是备着绳索的，而且就是那种带着安全索扣的登山用绳，这物品是商店货，价格不菲，不过实用性方面毋庸置疑，也算物有所值。

他们将绳子绑在各自的双肩和腰部，两人之间流出七八米的绳长，这样能保证在不影响彼此攀登动作的情况下活动，而如果有一人意外坠落，另一人就可以及时承受住这段落差上的冲击力。当然了，这只是保险措施，也不排除另一人也被坠楼的力道带下去的可能。

在攀爬前，他们又休息了一会儿，让体能值尽可能到达安全的水平上，以避免爬到半途力竭坠落的情况发生。随后，便由小叹带头，开始了攀登。

爬墙这种事，那是一名刺客必须掌握的基本能力，就像吃饭、睡觉、呼吸、眨眼一样，刺客可以忘记怎么说话，但不会忘记遇到墙怎么上去。

当然了，小叹不是刺客，他只是一名身着刺客信条的经典装束，以敏捷为发展倾向，格斗、侦查为主要专精的玩家。但面对这种游戏里设置妥当的攀爬路径，他爬起来还是比较轻松惬意的，毕竟这满墙都是落手落脚点，而且这藤蔓无比牢固坚韧，不太可能抓空踩空。

悲灵在体力和身手上虽然是差一些，但她的体重比较

轻，攀爬起来并不费力。因为上面有人开路，身上又有绳索，所以她心理上也比较放松，跟着小叹的节奏，很快就爬过了半程。

低头朝下望去，脚下是一片漆黑，只能隐约听见水潭那幽幽的水声，却看不见底。抬起头，那穿透植被的月光则显得愈发明亮。

攀爬已持续了近二十分钟，二人渐渐接近了顶端的出口。终要逃出生天的兴奋和喜悦冲淡了这数十个小时所累积的身心疲劳，一路上的艰险历历在目……仿佛无止境的隧洞，不知何时会冒出的怪物，拦路的谜题，突如其来的惊吓……这些终于都要告一段落了。

这一刻的心情，就好比泡完澡后灌了一口冰镇牛奶般地爽快。

“呼……终于出来了！”二人回到地面后，皆是仰面朝天地躺在了星空下的草地上，长舒一口气。

此刻，他们置身于一片山林中，明亮的月光将四周照得如白昼一般。这块地方的林木稀疏，地势略微倾斜，反正暂且没看到什么比较直观的危险。

“我说……这已经是第三天的凌晨了吗？”小叹问道。

“没错，决斗就在今晚。”悲灵接道，“大约还有十几个小时吧。”

“呃……从主线任务来看，觉哥他们应该还在那个叫铃中境的地方对吧？”小叹又道。

悲灵闻言，似乎想到了什么：“对啊！帮那苏女侠突破武功的事情怎么收场？”

小叹露出了些许担忧的神色：“嗯……反正从团队栏中看，迹部还没死就是了……”

第224章 苍灵论剑（三十九）

小叹和悲灵找到的出口，位于镇西的山林之中。他们最初是在镇东搜索民宅时坠落洞窟的，而此刻已然是从地底穿过了整个苍灵镇。

如果是在地面上走，这点路程连半天都不需要。但在地底，路径错综复杂、蜿蜒起伏，时不时还会遇到各种阻滞，甚至是走回头路，他们能在第三天天亮前走出来，已是很幸运的了。

二人回到苍灵客栈时，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客栈大门还是关闭着的。当然了，偏门、后门、二楼走廊窗户、三楼走廊窗户等等……能进客栈的方法多得是。若换成其他武林中人，只要稍微有点江湖经验或者轻功底子，想进出客栈都是轻而易举。不过，他们俩……

砰砰砰……

在这凌晨三四点钟，人们熟睡之际，就这么大张旗鼓地开始敲门。

敲了一会儿，门里便传来一名伙计的说话声：“谁啊？”

“天字丙号房的，让我们进去。”小叹回道。

过了几秒，那伙计打开了门，睡眼惺忪地说道：“我说客官，这大半夜的，您们怎么在外头啊？”

“呵呵……不好意思，有劳了。”小叹自然不会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只是敷衍了几句，便和悲灵一同上楼去了。

那伙计自然也不是真想知道他们俩大半夜的在外面做什么，他只是随口这么一说而已。待二人上楼后，伙计便把门重新闩上，回到一楼柜台后边儿，继续倒头大睡。这伙计会睡在一楼大堂，是有原因的。倒不是怕柜面里丢了银子，只

是怕有人来偷酒喝。说得再直白一些，防鲁山的……

回到客房，二人推门就进，但见迹部正一个人坐在房里唯一的一张床上。他两腿盘起，双手十指交错，自然地垂在脚上，作闭目运气状。

“嚯，一天没见，金兄这是入道啦？”悲灵戏谑地笑道。

迹部适才已经听到他们进来的声音了，他知道能从外面这样开门的肯定是队友，所以并未紧张起来。此刻，他缓缓睁眼道：“我在用技能回复体能值呢。”

“哦？居然有回体能的主动技？”小叹问道：“那这技能消耗什么？”

“没有消耗。”迹部回道：“但是必须像这样运气打坐。”

悲灵似乎从这话里捕捉到了什么信息，立即问道：“你是不是跟这剧本里的NPC学了什么内功？”

“猜对了。”迹部得意地笑了笑：“今天下午林常和苏裳来过一次，自然还是为那件事。我说我也不知道寮主和他夫人去哪儿了，就连你们俩都一夜未归，不过我能确定的是你们四个都没死。”他看到小叹和悲灵的表情变化，又接了一句：“放心，我不可能跟他们说什么‘团队栏’之类的设定，说了也没用，他们既不会相信，也无法理解。”他继续刚才的话道：“林常和苏裳倒挺客气的，说这事不急，等决斗后，请咱们破剑茶寮集体去叶府作客，到时候再说，随后他们就告辞要走。”他嘴角勾起一笑：“那时本少爷灵机一动，就对林常说……”

“你让他把那套本来要教给团长的粗浅内功先传授给你？”悲灵打断道。

“没错。”迹部回道：“眼瞅着就要到第三天了，我估计决斗当天，这帮家伙肯定很忙，而我们过了这天就要离开剧本了。所以昨天下午是唯一的机会，既然林常答应了要教疯兄武功，也讲明了那只是套随意可以授人的粗浅内功……我就

借坡下驴，跟他说择日不如撞日，把那套内功先教给我，由我再去教给疯兄，这样也省得他为这事再特意跑一趟。”

“不错嘛，居然成功学到了一个技能。”悲灵评道：“身为金富贵，这算是超水平发挥了吧。”

“什么叫身为金富贵啊！金富贵是一种动物吗？”迹部不爽道：“再说这名字怎么了！就算是有一点点庸俗，也是我父母的一片心意，一种祝愿吧！”

“你父母居心叵测啊……”小叹在旁冷不丁接了一句。

“不能这样说，我相信绝大部分父母还是为孩子好的，这只是好心办坏事。”悲灵补充道。

“你们这对……”迹部想说狗男女，可惜这意图被系统阻止了，他后半句话没能吐出来，只好憋回去，改口道：“算了……本少爷好歹也是职业玩家，不跟你们地狱前线这种职业吐槽的组织计较。”

小叹拍了拍迹部的肩膀：“男人间的友情，就得看彼此吐槽时的毒舌程度。所以我们说你，是信赖你的表现。”

话音未落，啪一声，小叹就被悲灵重重撩了一下后脑勺。

“我又不是男人！”悲灵说道。

“哈哈哈……”迹部大笑：“而男女间的关系有多好，就得看女人下手的轻重和男人的容忍限度了。”

小叹捂着后脑勺，一脸尴尬地扯开话题道：“对了，你学的内功……也就是技能，是个什么特效啊？”

“技能名称叫【煦风引气诀】，是叶府的基础内功之一。变成技能的话，效果是……只要我打坐盘腿，按照一定的方式引导呼吸，就可以获得每分钟1%的额外体能恢复，且不会影响我本身的体能恢复速率。”迹部回道。

“不错嘛，这样哪怕是在体能降到零的情况下，只要打坐

半小时，就能回到接近一半的程度了，一个小时的话，都恢复七八成了。”悲灵评论道，“好技能啊。”

“依我看，这个武侠世界的剧本，简直堪称技能宝库。”迹部又道：“我的收获还不止如此。傍晚时，唐门的少爷前来拜访，说是为了感谢我的大恩大德，要送一大笔金银给我，我转念一想，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我又不在这个世界长住。

于是我就说，不如唐兄随便教我一套粗浅的功夫练练。他当即答应，传了我一套【挟风揽月】，这是专门使折扇的功夫，变成技能后，可以被动增加我使用大铁扇的速率。”他顿了一下，接道：“我之前就一直在房间里练习和实验来着，如今我这扇子，使得可比原来要快两倍以上。”

“哦，怪不得你在恢复体能。”小叹应道。

“诶，你有没有团长他们的消息？”悲灵问道。

“没有啊，我还指望着你们能带给我点消息呢。”迹部道：“那个消灭铃魔的主线任务依然存在，这说明他们应该还在铃中境里和某个BOSS周旋吧？”

“嗯……”悲灵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对了，你们俩这段时间有什么收获？”迹部问道。

接下来，三人便在客房中互相交流起彼此得到的信息，除了关于这个江湖的各种情报，慕容颖和唐士则的八卦外，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林常身负太虚无相大法的秘密……

第225章 苍灵论剑（四十）

天空灰蒙，雾气如丝。东方欲晓，微晖稍露。些许橙黄的光晕正从晦暗的天空中化开、扩散，越来越浓。

正在林间调息打坐的叶亥睁开了眼睛，那张爬满皱纹的脸上，表情微变。

“是林剑首吗？”叶亥缓缓站起道，他不必回头，也知道是谁出现在了自己身后。

林常在叶府中地位极高，就算是叶亥，也要称其一声剑首。

“正是。”林常回道。

“是不是……有家主的消息了？”叶亥问道。已经是决斗当天了，他估摸着叶承也该到了。

“不错。”林常冷笑：“消息就是……叶承已经死了。”

“你说什么？”叶亥惊道，他立即转身，却看到了一张狰狞冷酷的脸。

林常的话，绝不是玩笑，首先，这并不好笑，其次，他也不是个会开玩笑的人。

“这段日子，辛苦叶老爷子了。”林常说话的语气很平缓，但他的眼神中，却显露出难掩的兴奋和得意，“你在这儿，替我把那些江湖上的喽啰，还有朝廷派来的探子，全都拦了下来，可省了我不少事。”

“你这是何意？替你？”叶亥已隐隐察觉到对方的杀气，所以他也本能地表现出了敌意。

“呵呵……那封手谕，你还记得吧？”林常笑道。

叶亥脑中嗡然一震，眼前似有白光晃过。他已意识到了

一些事，但他不敢相信那是真的。这一刻的打击，若是换成一名普通的老者，恐怕早已昏厥过去。

“你……你把家主……”叶亥的呼吸已经乱了，神情则是惊怒交加。

“我不是说过了吗，叶承已经死了。”林常神态轻松地回道：“你要是还没老糊涂的话，听到这句话时就该明白。决斗的战书，是我写的，那封手谕，也是我写的。让门人不许接近剑家的指示、让你守在这里的指示等等……都是我的意思。”

“你！”叶亥急火攻心，以致内息紊乱，他摇晃着退后了两步：“不可能的……你怎么……”

“我怎么杀得了叶承？哼……”林常接过他的话道：“当然是因为，我的武功在他之上了。”他的杀气越来越盛，双手却只是背在身后，丝毫没有去动腰间那把佩剑的意思，“比起杀他这件事，模仿他的笔迹，反倒更难一些。”他笑了笑：“我追随叶承多年，更是花了数月时间钻研他的笔法，力求做到形神兼备。可是……就算我有自信骗过所有人，也不敢确定能骗过你的眼睛。”他缓缓踱步向前：“当我把那封手谕交到你手上时，我真担心被你看出破绽。好在最后你没有表示异议，只是遵命照做了。”

“我当时确实看出了些许怪异之处……”叶亥的全身都在发抖，他咬着牙道：“但我觉得……”

“哈哈哈哈……”林常又是大笑着打断了他：“你觉得，杀死家主、挑起决斗、假传手谕……这其中任何一件事，都是不可能的，没错吧？哈哈哈……”他忍不住地大笑：“而这些事，全都出自我林常的手笔，那就更不可能了是吗？”

“林常，叶家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叶亥道：“你为什么……”

“放屁！”林常的脸上突现暴怒之色：“天高地厚之恩？从

何谈起？这一身武艺，是我自己练就的；碧空剑的江湖地位，是我自己在刀口上滚出来的；我为叶府尽心竭力效命多年，这些难道不都是我应得的吗？

我在叶家学到的武功，任何一个拜入叶府的门人弟子，都有机会学到。而叶家的家传绝学，还不是只传他们自家后人？叶承和叶慕菡可以学‘叶家剑法’，可以学‘落雪神功’，为什么我不行？因为我终究是个外人，不……下人！”

话至此处，林常眼神一落，周身杀气若江河直泻般扑向其眼前的老者。

凶厉的剑气从林常指间乍然而出，这一刻，无剑胜有剑。剑气挟数十片林中落叶，袭向了叶亥。

出招同时，林常面露讥讽之色：“可笑你这老奴才，一辈子给叶家当牛做马，还觉得自己是受了多大的恩情。”

这杀招，莫说是躲避，叶亥连见都没见过，他瞬间便被那些利刃般的树叶透体而过，口喷鲜血。

或许是自知天命已到，叶亥受伤后反倒是平静了下来：“哎……或许你说的有道理，但这世道，向来如此。我叶亥并非生在富贾人家，也不是什么武林名门之后，这就是我的命，命不好，怨不得人。

叶家待我如何，我心里很清楚。他们对我无愧，这便是恩；我甘愿报效，这便是义。

活在什么样的世道，做什么样的人。老朽改不了命，但至少也活得问心无愧。

而你林常，哼……叶家不授你武功，你去何处练就这一身武艺？不靠叶府的名声，你又如何在江湖上扬名？就算你觉得叶府对你并无恩情可言，但叶家与你有仇怨吗？

分明是你自己狼子野心，却要说得如别人亏欠了你一般……”

“住口！”林常扬手一指，一道真气自其指尖疾出，从叶亥

前胸窜入。

“你改不了命，就认命领死吧！”林常用冷漠的眼神看着对方：“我跟你这种人可不同……我命由我不由天！”

一息之后，数十道气剑从叶亥身体各处肆意爆散而出，绽开朵朵血花。

叶亥此刻也确实明白了……为什么叶承会死。

林常的武功，已不是叶亥所能理解的境界了，恐怕当今天下，已无人是他的敌手。

“你究竟想做什么？这场决斗，到底是……”鲜血从叶亥口中涌出，他身上的几十个窟窿也是血流如注。他背靠着树，渐渐坐倒在地上，强支着问出了这最后一句话。

“哼……你去下面问你的家主好了。”林常说完这句，便转身而行。

其实，就算他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叶亥也已经听不到答案了……

东方，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将淡紫色的天空染成了天蓝，为滚滚云霞镀上了金边。

山林间，一颗老槐树下，一片血洼之中，坐着一名老者。他已不会再醒来，但他的双眼，却始终没有闭起……

第226章 苍灵论剑（四十一）

铃中境，湖心岛。

抬头望去，天空如墨般漆黑，岛上的森林中弥漫着宛若实体般浓重的阴影。

此刻，林中每一棵树的树梢上，都挂着一个小铃铛。那些铃铛皆是发出银色的微光，就像一盏盏孤灯，将黑夜点亮，塑造出了一幅诡异的画卷。

“呵……意料之中的结果。”铃魔狞笑着走到了封不觉面前，“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当初那个道士，没能将我击败了吧？”

封不觉捂着腰间的伤口，跪坐在地上，粗重地喘息着，“哈啊……咳……你说得没错……这确实……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他说到这儿，竟笑了起来：“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的实力非常强。像金刚铃这种驱邪的法器，落入你这种魔道手中，却反被你所用，足可见……咳……”他咳出一大口鲜血：“你绝非等闲之辈。”

铃魔此刻的样子，已不是一个小女孩了。她的身躯已变得与成年人无异，不过被裹在黑色烟雾之中，从身材轮廓和话语声可知她是女性，其嗓音是三十岁上下的样子，其他特征皆是未知。

“哼……既然你早就知道，为何还要指示你的同伴和你分开行动？”铃魔笑道：“‘分头跑，尽可能拖延时间’这句话，是你说的吧？还是当着我的面喊出来的。”

“我的战术有什么不妥吗？”封不觉一边回答，一边强支身体，从地上站了起来。

这时的封不觉，已是强弩之末了。先前他用死亡扑克配

合灵识聚身术，逼迫铃魔优先来对付自己。一路上他且战且退，技能时开时停，频繁切换装备，活用物品……最后愣是在这“万铃邪阵”的包围中强行杀出一条血路，甚至还磨掉了铃魔不少血量。

但面对一个明显无法靠单挑战胜的BOSS，他这一系列行动是要付出代价的。此刻，封不觉身上的五瓶生存值补充剂皆已用完，死亡扑克也是一张不剩。其体能值虽还剩了三分之一，但生存值仅存26%，状态栏中还带着【流血】效果。

可以说，就算铃魔不给他最后一击，封不觉也撑不了几分钟了。

当然了，封不觉身上还有SCP-500，只是他没打算去用，因为他自己都觉得眼前的情况极有可能会挂，用了也八成是浪费。

“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清楚我的实力，你就应该联合你的同伴一起对付我，那样你们还有一线胜机。”铃魔应道：“哼……可你却让她和你分开跑，还想拖延时间？呵……难道你觉得，在我的领地上，将战斗拖得持久些，反倒对你有利吗？”

“不能说有利。”封不觉平静地回道：“我只是选择了……百分之百可以赢你的战斗方式。”

铃魔的身形微微一滞，“哦？让我猜猜……此刻你是不是想说……自己身上带着某种威力惊人的爆炸物，只要你一死就会引爆，把我也轰得渣都不剩？”

“不。”封不觉道：“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中毒了。”

“呵……这就是你开的最后一个玩笑吗？”铃魔冷笑道。

“这种毒的效果很微弱，从你的表现看来，无论中毒的刹那，还是中毒之后，都没有明显的感觉。”封不觉道：“假如你是和我一样的异界旅客，只要扫一眼‘状态栏’，也就察觉到了，可惜你不是。”

“你编得很像那么回事儿，不过比起这个，我宁可相信你

会自爆。”铃魔笑着回道，她显然还是不信。

“你的自信，有两个依据，第一，你认为自己身为灵体，对‘毒药’这种东西应该是免疫的；第二，直到这一秒为止，你仍然没想出我是如何对你下毒的。”封不觉直接道破了对方的念头，并接着道：“既然已胜券在握，我也不妨告诉你好了。首先，我对你下毒，用的是这个……”

封不觉说着，将【哥布林毒气口罩】显示了出来，“当我被绑在木桩上和你说话时，你已经中毒了。这叫‘毒属性攻击’，我们异界旅客特有的一种手段。你应该也清楚，我们身上的武器，只要不是纯物理攻击的类型，对你这种灵体都是可以生效的。”他说着，又把面部装备变为了隐藏：“就好比我之前用来射击你的冲锋枪，那些子弹对你没什么效果，但偶尔触发出的火焰，却可以伤到你不是吗？”

这一瞬，周遭树木上的那些铃铛纷纷开始晃动，有些甚至从树上掉了下来，这正是它们的主人已然动摇的最好证明。

“你已经追了我太久，即使运动不会加剧毒素在你体内的影响，我想这一小时零七分钟的时间（封不觉在逃亡过程中依旧心算了时间）过后……就算每分钟只损耗你1%的血量，你也只剩33%了，加上我这一路上的攻击……”封不觉长吁一口气：“总之，即使我死了，你也来不及去杀掉我的队友。所以我才说，这是百分之百可以……”

“够了。”铃魔打断了他：“你所说的那些所谓‘状态’、‘血量’、‘属性’等等，都与我无关。”她沉声道：“你只是想告诉我，我就快被你杀死了，对吗？”

“正确。”封不觉道。

忽然，林中的铃铛全部重新归于平静，周围恢复了一片死寂。

黑色的烟雾散去，铃魔现出了本尊。她的身高比封不觉

还要高上半个头，长着一张欧洲女人的脸，其面容轮廓鲜明，美艳动人。她的皮肤是淡紫色的，没有头发，额头两侧长着卷曲的羊角。她的身上没有衣物，其胸脯下半直到小腹之处，长着类似是衣服的鬃毛，遮住了一些不适宜在游戏中出现的敏感部位，而她的下半身，是两条光洁修长的大腿，连接着膝盖下巨大的、长毛的蹄子。

封不觉摇着头，语重心长地念道："太低俗了，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算什么？毛制的抹胸吗？敢不敢全身都长满毛，或者干脆完全不长？"他一边吐槽着系统用恶魔美女半遮半露地公开卖肉。一边毫无节操地将视线停留在对方高耸的胸脯上，盯着那没有被鬃毛覆盖的两个半圆形球体半天都不眨眼。

"哼……你的同伴说的没错，你真是个极度自恋的人。"铃魔显然早就在监视两名玩家，对他们的对话都一清二楚。

她说话间，已来到封不觉跟前，用居高临下的眼神俯视他道："你非要在我死之前，把你的计策全都说给我听吗？如果你说些别的话来拖延我，可能我就在不知不觉中死去了，你的命，也保住了。"她忽出单手，掐住封不觉的脖子，轻而易举地就将其举了起来："而现在，既然我已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死了……为什么不多拉一个人来陪葬呢？"

"可恶……"血从封不觉的嘴角渗出，他的脸色涨得发紫，却依然强行睁大了双眼，视线以四十五度角继续逼视着铃魔的胸部。他在最后的生存值和节操一起掉光之前，悻悻然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还真是……遮得……密不透风……"

这一刹那，寒芒一闪，血花飞溅。掐住封不觉脖子的手竟突然失力。

封不觉只觉喉前一松，紧接着便摔倒在地，生存值停在了3%上。而他眼前的铃魔，已失去了头颅。

那个长着羊角的女人头飞上了天空，划出一道抛物线来，落在了七八米开外的地方，树林里那无数的铃铛几秒后

骤然消失。

周围的阴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消散，天空也逐渐亮了起来。黄昏时分的金色阳光如一道道利刃穿透黑暗直刺入林间，照亮了小岛。

还未等封不觉对这一系列的变故做出反应，只见那铃魔的无头尸体摇晃了两下，朝着躺在地上的觉哥就倒了下来。

对一个生存值只有3%的玩家来说，被这样一个至少在五十公斤以上的物体砸中，化为白光OVER的概率是极大的。封不觉大难不死，又岂能阴沟里翻船。他当即一个翻滚闪到一旁，避开了倒下的尸体。在生存值跌破2%的刹那，他又往嘴里塞了一颗SCP-500，治愈了【流血】的状态。

“嚯……好险……”封不觉坐了起来，松了口气。

下一秒，他的视线，就迎上了似雨鄙视的眼神。

“可恶，还真是遮得密不透风。”似雨用她特有的冰冷语气，把封不觉的“遗言”重复了一遍。

“喂，我不是让你跟我分头走的吗？”封不觉问道：“你这样跟在附近的话……万一这BOSS在还剩三成血量时就把我干掉，并迅速探查到了你的方位，那我俩岂不是有团灭的可能？”

似雨仿佛没听见他说话一样，继续念叨着：“她身高可接近一米九，而且半人半羊……”

封不觉挺不爽地回道：“你这是吐槽我口味重呢？还是你羡慕嫉妒恨啊？”

“我只是感到很惊奇，一个人要疯成什么样，才能在将死之时，做出你这种……反应。”似雨轻笑道。

“这只是游戏而已，我又不是真的会被掐死。”封不觉摊开双手，语气轻松地回道。

似雨盯着他的脸看了几秒，欲言又止。最终，她还是没

说什么，只道了一句：“或许吧。”

说罢，她缓步行到他身边，抱膝坐下，默默地递给他两瓶生存值补充剂。

第227章 苍灵论剑（四十二）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

【参与苍灵论剑，并存活至无相魔君被击杀】

当封不觉和似雨击杀铃魔之时，系统提示适时响起。【击败“铃魔”】的任务被勾去了，随即就出现了以上那条任务。

小叹、悲灵和迹部三人是知道林常掌握了太虚无相神功的，但他们没见过鹿清宁，所以并不能确定林常就是这剧本中的大恶人，只能凭“无相”二字猜测他是BOSS；而封不觉和似雨还没听说过“太虚无相神功”这个词，他们只知道林常是个强大的反派NPC，所以也只能猜测林常有可能就是无相魔君。

唯有等他们五人会合后，才能真正确定最后这条任务的目标。

此刻，苍灵镇中，正是第三天的黄昏时分。

距离圆月当空，只剩几个小时了。可是那两大剑客，却仍是一个都没出现。

无名剑谢三，在昨天傍晚时神隐了；剑神叶承更是干脆，完全没有露过面。

这天，各大门派从苍灵派往铜丘那边打探消息的弟子，无一例外都一去不回，就连飞鸽帮的鸽子都不见踪影，没有一只能飞进苍灵，整个镇子都好似被封锁了起来，与世隔绝。

眼瞅着天色将暮，苍灵镇上的武林人士们皆是万分费解……难道这次决斗是一场骗局？可这种骗局有什么好处吗？促进这鬼镇的经济繁荣？苍灵客栈给了叶府回扣？还是叶承吃饱了撑着逗谢三和全武林的人玩儿？

这些解释显然都不合理，但也没人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比起费解……不安是另一种在人们心中升腾的情绪。可他们能做的也只有等待，等待着那未知的阴谋上演……

……

月圆之夜，苍灵镇中。

月色如霜，将大地照得宛如白昼一般。

一府二楼三派四门，加上其余二三线门派以及各路单独前来的江湖中人，共计四百余人，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苍灵客栈前的那条主干道上。就连客栈里的那些伙计，都好奇地来到街上，想瞅瞅那两位传说中的绝世大侠是否真有三头六臂。

可直到此刻，也没有人见到叶承或谢三的影子。

忽而，一条人影倏然一纵，跃上了客栈前一栋民房的屋顶。那人站的位置离地三米左右，高度不算太高，不过站在这儿视野很开阔，而且也可以让整条街上的人都看到他。

“诸位，时候到了。”那人开口道，他说话的声音阴沉低哑，但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一个人的耳中，仅这一点，已足可见其内功修为之强。

街上一些江湖资历较浅的江湖喽啰还不认识此人，不过各派的掌门，基本都认识他。说话之人，正是花影六剑中最为神出鬼没的“无影剑”，商飞。

商飞一袭黑衣劲装，其身形在月光下显得形锁骨立。他说完那句话，便从襟前迅速取出一支竹筒，一翻手又拿出一个火折子，将这竹筒底部的引信点燃。

数秒后，一道火光窜起，伴随着一声嘶鸣飞上天空。

正所谓……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商飞这一发信号弹，虽不能引来万马，但却是可以招来千军。

这时，另一条人影也是平地一踏，来到那屋顶上，开口便问："商飞，你这是什么意思？"来者正是那八方楼楼主季通，这人的性子，就是什么事都喜欢搀和一脚。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你吧。"林常的说话声突兀地响起。

他的声音似从天外而来，聚拢并回荡在街上，让人心神俱颤。与此同时，林常的身影也从客栈的高处飞出，脚踏虚空，飘然而至，来到了商飞和季通的身旁。

今日，碧空剑一改平日的白衣剑客模样，换上了一身黑色锦袍，且腰佩一剑，背背双剑，总共带了三把剑在身上。林常本是剑眉星目，相貌堂堂，但此刻的他，却是形容狂放，披头散发，脸上更是蒙着一层异常明显的黑紫之气。

从这天下午起，林常和商飞就不知所踪，就连叶慕菡，苏裳和苗少卿也不清楚这二人的去向。

谁也没想到，他们会在这个时刻，以这种方式粉墨登场。

"无名剑！"

"断雪剑！"

人群中自有识货之人，瞬时已认出了林常背后背着的那两把，正是谢三和叶承的佩剑。

对于剑客，尤其是顶尖剑客而言……剑，就如同自己的手足一般，只要人还活着，其手足就绝不会交予他人。可如今，林常竟是同时拿着这两件属于他人的绝世神兵，这无疑使得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刚才的火信上天后，就会有近两千名锦衣卫由铜丘的大路出发，进入苍灵，将这里团团包围。除非由我发话，否则，没有人能活着离开苍灵。"林常说话时的吐字略有些颤抖，这透露出他内心无比的兴奋和满足。他等这一天、这一刻，已经太久了。

“你说什么！”季通惊道。

街上那数百人的反应也多半如此，林常的一言，宛如平地一声炸雷，随即就引起了一片喧哗鼓噪。

几声风拂布衣之声响起，又有四条人影上了房顶，分别是万霞楼主公孙乾，少林方丈法明，仁武掌门宋宽和逍遥派掌门钟廉。

“阿弥陀佛，林施主，此话当真？”法明问得还算客气。

宋宽则道：“这是叶门主的意思吗？”

而钟廉问道：“谢大侠和叶门主的剑为什么在你身上？”

“林剑首。”还是公孙乾说了重点：“朝廷与武林互不干涉，乃是多年来的铁律，可你竟然勾结锦衣……”

“什么叫勾结？”林常打断道，“我身为大明朝的子民，效忠朝廷，何谈勾结？”他的视线扫过了商飞以外那五人：“你们这些虚伪的老贼，个个儿道貌岸然，坐拥山门，故步自封，不服官府的管束。”他冷哼一声：“客气点，称你们一声‘掌门’，说得难听点，你们不过是一帮欺世盗名的三流武夫罢了。”

他这一番群嘲的言论，让底下的人彻底炸开了锅，人群霎时间是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叫骂声不断。要不是二楼三派的掌门还站在上面，估计已经有几十把家伙朝着林常丢过去了。

“有道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林常不为所动，他悠然、坦然、大义凌然地说道：“承蒙锦衣卫指挥使钱大人的赏识，我林某人现已归顺朝廷，为当今圣上效忠。”

“呸！狗贼！”“走狗！”“没想到碧空剑竟是这等无耻之徒！”

林常话至此处，底下又是一阵恶骂。花影六剑中的其余三剑，自然无法再旁观下去，三人纷纷跃上了那栋民宅旁边的一处屋顶。

苗少卿一脸惊愕地问道：“师兄！你疯了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可能投靠朝廷？”

而叶慕菡心直口快，话也讲得难听一些，她厉声喝道：“林常！你在此胡言乱语，想让叶府成为整个武林的众矢之的吗？”她的视线紧接着移到了林常身后的断雪剑上，“我大哥在哪儿？他的剑为何在你手中？”

“哦……叶师妹。”林常缓缓转过头去，“你来得正好。”说话间，他单手一扬，一团罡气轰然而出，势如猛虎下山，直扑叶慕菡而去。

叶慕菡还从未见过外放的内力能有这种威力和速度，猝不及防之下，她被一股巨力正面直击，当场口喷鲜血，倒飞而出。

“我想这样，应该就能撇清叶府和我之间的关系了。”林常语气戏谑地说道。

同时，他从腰间抽出了碧空剑，朝着叶慕菡所在的方向抖剑一指，一道剑气疾出，后发先至。

“哼……至于你大哥，你去阴曹地府见他吧。”林常笑道。

身在半空的叶慕菡避无可避，被剑气透颈而过，即刻便一命呜呼。苏裳和苗少卿见状，面色骇然，惊滞当场。他们对眼前发生之事完全无能为力，林常的剑气之强之快，根本不是他们俩有能力追上的，就算他们想跳上前去用身体阻挡都来不及。

林常重新将脸转向那五位已惊得无以复加的掌门，用手指了指身后的两把剑：“现在，我是如何得到这两把剑的，你们也该明白了吧？”

一时间，鸦雀无声。

和封不觉他们玩儿的花招不同，林常所用的，是这个世界里的武人们能够理解和看懂的手段。他用的是内力，使的是武功，举手投足之间，有律可循。

也正因如此，他才会让那些人感到恐惧、绝望。

“都听好了。”林常看着那一张张惊愕的脸孔，看到那些刚才还在破口大骂的人全都闭上了嘴，不屑地冷笑了一声，随即道：“今夜，趁着各位掌门、高手、前辈全都齐聚于此。我，给你们两条路选。”

没有人打断他，每个人都屏息凝神地听着他的话。

“第一条，自今日起，尊我林常为武林盟主，日后只要是江湖中人，皆须听我号令。各门各派包括各人，都要将武功都写成籍册，交予朝廷，不得隐瞒。只有交出武功者，方可离开苍灵。”

“而那第二条路嘛……”林常笑道：“就是死。”

“荒唐！”季通言道：“就算你引两千锦衣卫包围苍灵又如何？不过是一群当兵的庄稼把式，他们岂能敌过这里的数百高手！”

“他们不必敌得过你们，他们只需要拦住你们一时即可。”林常淡定地回道：“杀人的事，我来做。”

“我先杀了你！”一声咆哮，一剑，破空而来。

竹分两瓣，剑从中来。苗少卿惊惧已缓，怒不可遏，其真气乍然提至顶峰，竹中剑的呼啸而至。

苏裳亦是紧随其后，欲为师姐报仇。她与叶慕菡情同姐妹，对林常敬如兄长，适才见师姐惨死于林常之手，不由得神志恍惚，心智惊溃。此刻她虽是强打精神，眼眶含泪，但当秋兰剑出鞘之时，其杀招“芳兰独秀”仍是使得犀利无比，毫不留情。

“哼……可笑。”林常冷哼一声，将碧空剑回首入鞘，随即双手交错，握住了背后的断雪、无名二剑。

两柄神兵骤然出鞘，气荡九天十地，威慑四面八方。

仅是拔剑刹那产生的威压，就已让离林常较近的五位掌

门高手连退三步。

发动攻击的苗少卿和苏裳被庞然剑气所阻，竟无法靠近林常周身一丈的范围，在空中就被一股无形之力挡了下来。

“月圆之夜，乃我神功鼎盛之时，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会强到这种地步……”林常双手各执一剑，倾斜着垂于身体两侧，“你们这些人太蠢，看来我得把话说得再明白一些……

叶承早就死了，苍灵论剑的决斗书，是我写给谢三的，消息，也是我放出去的。从你们来到苍灵时起，就已经落入了我的圈套之中。

苍灵镇三面环山，此刻出镇的两条路径皆已被锦衣卫的兵马封锁。你们不可能逃得出去，我有充足的时间，杀光你们每一个人。”

他顿了一下，接着道：“此计唯一的变数，就是神侯府派来的探子，不过他们没有一个活着进镇的，所以也查不出什么来。如果你们指望有第三方势力来趟这浑水，就趁早死了这份心吧。”

“哼……看来你还真是计划得很周全……”季通冷哼着道了一句。

“季通，我知道你心里打的是什么算盘。我想这里有不少人都和你有一样的想法。呵……你们觉得，凭你们这帮所谓的‘高手’联手，就能杀死我。然后，你们这数百人便可冲出苍灵或暂且遁入山中。”林常说破了在场大多数人的心中所想：“哈哈哈……有胆量就上吧。先来者先死，等人死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自然就会交出自己门派的武功，以求活命。”

话到此处，他周身竟隐隐绽开层层黑色的能量，与其说那是杀气所化，不如说是一种嗜血的欲望，“诸位江湖同道，你们来这里，不就是想看到绝世高手的剑上染血吗？既然如此，不妨用你们自己的血，来一睹我林某人的剑法吧。”他神色张狂，黑紫可怖的脸上，布满狞笑：“当然，我也允许你们

屈服。路由你们自己选……”这一瞬，林常的面目已然不似人形，一股黑紫之气聚于其额头，凝而不散，他的瞳孔也是相同的状态，森然万分，宛若妖魔一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第228章 苍灵论剑（四十三）

二楼三派的五名掌门，皆是功力深厚、武艺卓群之顶尖高手。很难想象，这样的五个人，会同时出手，协力去围攻一个人。

可此时此刻，这情景变成了现实。

商飞已离开了林常身旁，来到了旁边的屋顶上，与苗少卿、苏裳二人形成对峙之势。

而林常那边，但闻风雷之声大作，又见剑影连舞、掌风乍起。五条迅疾无比的人影已围着他一人游斗起来。

五位掌门的身法或翩若惊鸿，或势如游龙。配合也颇为默契，出招收招、进退攻守，皆是互有照应。所以说，高手就是高手，短暂的几招试水之后，他们就能对彼此的战斗方式有所了解。

按理说，被这五位合力围攻之人，就算有三头六臂，恐怕也难撑过一时半刻。但可怕的事情是……此刻占上风的竟然是被围在中间的林常。

左手，断雪剑气若霜寒，招式磅礴；右手，无名剑迅如闪电，凌厉狠辣。

林常的左右手，竟是在使两种不同的剑法，而且这两套分明就是叶承的“叶家剑法”和谢三的“快剑无名”。

这一壮举，让那五名掌门和街上观战的众武林人士全都瞋目结舌。

左右互搏之术，在这个世界里属于传说中的武学，据说当年有位女侠可以利用这套功法同时使出全真剑法和玉女素心剑。这在如今这群人看来，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神技了。

而眼前的一幕，则是更加惊人。传说中那位女侠使用的

两套剑法，至少还都是她学过的。而林常正在使用的两套剑法，都是他不可能学到的功夫。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

“小无相功？”人群中，还是慕容颖看出了端倪，开口惊道。

“什么？无相？”“那是什么功夫？”“从来没听说过。”很显然，纵是那些老江湖，也没有听说过这种武功的。

“‘小无相功’乃道家内功绝学，讲究清静无为，神游太虚。催动时不着形相，无迹可寻。身具此功者，只要知道了其他武功的招式，倚仗小无相功的无比威力，便可以模仿别人的绝学，甚至更胜一筹……”慕容颖这解说NPC当得倒是挺敬业。

不过，她的言论只会引起人群进一步的恐慌而已……

“哈哈哈……”林常距离慕容颖虽远，但他听清了那边传来的每一个字，他闻言大笑，手中双剑在半空中各划一个半圆，剑气一绽，便轻松将周围的五人逼退。

“猜得靠谱，可惜不对……”林常言道：“我这功夫，比之小无相功，要强上百倍！”话音未落，他身形一动，瞬间欺至仁武派掌门宋宽近前。

只见林常将无名剑朝空中一抛，腾出右手，单掌一扬，罡气横霸的一击便轰向了宋宽的腹心之处。

“想逐个击破我们吗……”宋宽并没有躲避，他一身绵密的内功，最擅借力打力，以柔克刚。因此他十分确信，自己能把林常这一击接下来，并且予以反制，“哼……这是你自找的，力转劲返，倍还己身，四两拨千斤！”

一息过后，嘭一声，出现了堪称恐怖的一幕。

宋宽的上半身，被打成了一片血雾……这位仁武派的掌门，竟在准备充分，自信满满地运气化招之时，被一掌轰得死无全尸。

当宋宽腰部以下的残肢滚落下屋顶之时，林常却是平静地伸出手去，稳稳接住了恰从空中坠下的无名剑。

“想法不错，但首先……你得有四两。”林常笑道：“其次，我这招不能过千斤。”

全场愕然，只有一人，听了他的话，竟跟着笑出声来。

啪啪啪啪……那人还给林常鼓掌。

“好，非常好，真不愧是太虚无相大法，厉害。”封不觉从人群中冒了出来，或者说，是四周的人群远离了他……

“哦？是你……”林常见到封不觉时，倒是神色微变：“封寮主果然不同凡响，一个连武功常识都没有的人，竟能说出我所练神功之名。”他阴沉地念道：“你这样的人……这世上是越少越好。”

“是啊……我这样的人……”封不觉神情从容地应道：“既是与众不同，更是非死不可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两货竟是旁若无人，相视大笑起来。

“好！好一个林常，这个所谓的江湖，只有林大哥你一人，能称得上是真英雄。”

“知我者，封不觉也。这世上，我也只识得封兄你一人，活得真正洒脱。”

这两人说罢，又是一阵大笑。林常一身魔气，凶戾骇人；觉哥形似癫狂，神鬼莫测。

甭管实力如何，从气势上来说，他们俩和其他人相比简直就不在同一个次元上……

“姓封的！你想投靠林常，与他一同做朝廷鹰犬吗？”人群中，公孙立突然出声喝道。这货果真是阴险无比，找到个机会，就想置人于死地。

“我明白了，你们破剑茶寮，本就是朝廷派来的探子！”史嫣然的反应也是不慢，当即就自行脑补，血口喷人。

“哈？”封不觉转过头去，“呵呵……就你们俩，也配在这种场合发话？”

此刻，封不觉周围一圈都没有站人，公孙立和史嫣然纵身一跃便来到他面前，呈掎角之势，摆出了要动手的架势。

公孙立趁热打铁，当即就准备煽动群众一拥而上把封不觉干掉，“哼！你已无法否认了吧，今天在场有这么多江湖同道，你就是想狡……”

“在场有这么多江湖同道，为什么你们俩还要急着跳出来呢？”封不觉打断道：“你们是做贼心虚，还是身上有屎？”他说话间，已从行囊中取出了冲锋枪。

从公孙立和史嫣然的角度看，封不觉只是将手在胸前一晃，手中便多出了一样造型精奇的物件，这玩意儿看着完全不像兵刃，也不知有何作用？

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永远都猜不到了，因为封不觉果断地扣动扳机，把他们俩给突突了。

万霞楼的二当家和楼主夫人眨眼间已成两具尸体，两人身上的伤口，只是几个焦黑的小窟窿，但鲜血却从那些窟窿里喷涌而出，尸体还在地上诡异地抽搐着。

“公孙乾！你妻子和王傲通奸有染，两天前的夜里，她杀人灭口，被我撞见，于是她就与公孙立一同毁尸遁走，意欲嫁祸于我。次日我将计就计，编造了杀死王傲的过程，让他们无计可施。”封不觉杀完人便立即对着屋顶上一脸愕然的公孙乾吼道：“这话你爱信不信，过了今夜，你若还活着，想来寻我报仇，我随时奉陪。”

停顿了几秒后，封不觉又接道：“现在！你们，所有人！想活着离开的，就给我闪一边去，林常不是你们能对付得了的。”他撩起袖子，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让专业的来……”

“啊——”公孙乾这时突然暴喝出声，这位楼主的反射弧略长，他在封不觉说完第二段话时，脑子里才刚消化完其第一段话，然后他选择了不信，并且暴怒，“封不觉！你杀我师弟，污我妻子名声！纳命来！”

说时迟那时快，公孙乾丹田一口恶气提上，万霞神功运至顶峰，从天而降，双拳并出，直袭封不觉面门。此刻的公孙乾已失去理智，此招完全不讲战略，不留退路，用上了十成的功力，誓要将封不觉打成肉酱。

“哎……不识大局的匹夫。”一个阴柔的说话声叹道。

声音传到时，人也到了。但见一道白色的人影从苍灵客栈的大门中闪出，如幽灵般悄然靠近，其速度快到匪夷所思，就连林常都露出了讶异之色。

弹指间，封不觉被白影挟走，来了个移形换位。公孙乾的双拳落在了空处，而且几乎在同一秒，其背后被人用暗劲轻推了一把。这一把推得足够巧妙，借用了公孙楼主自己的力道，使他无法收势，撞向地面。

公孙乾只得双拳化掌，勉强支撑了一下，随后在半空翻飞数周，最后摇摇晃晃地站定。虽然他表面看上去无恙，但实际上已受了相当严重的内伤。

那道白影的武功，显然远在万霞楼主之上，仅仅是刚才那电光火石间的交手，公孙乾已几乎丧失了一半的战力。

“是他！”“怎么会……”“他究竟是……”

一阵哗然中，苍灵客栈的掌柜，闪亮登场。

“厂公威武，封某佩服。”封不觉抱拳拱手，一脸谄媚的贱相，对那掌柜说道。

“哼……”掌柜的娘里娘气地哼了一声，“你小子手里那玩意儿，才是真的威武，若是没有防备，只怕那位林大侠，也得着了你的道儿吧。”

“非也非也。”封不觉微笑着，端起枪就冲着林常的方向扫

射，惊得季通、法明和钟廉三人直接从那屋顶上四散跳开。

林常倒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只见其周身一股黑色气墙绽开，将冲锋枪的子弹尽皆弹走。

“就算他没有防备，他体内的无相魔心，也会自行抵挡这种有可能致命的突然袭击。”封不觉淡定地解释道。

这会儿，围观群众已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呆了。那帮武林中人们的脑海中，此刻基本都回荡着这样两个问题：一，这其实是神仙打架吧？二，这究竟是气流撞击所产生的幻觉，还是我喝醉了呢？

第229章 苍灵论剑（完）

同一时刻，商飞与苏裳、苗少卿的战斗仍在继续。交锋数回合后，双方斗得是不分上下。

商飞在这段日子里，经林常点播，武功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本来他要打赢眼前二人是十拿九稳的。但因旁边这接二连三的变故，使其心神不定，出手有些犹豫，这才与苏苗二人斗得难分胜负。

这时，又有一条人影疾至，跃上了这边的屋顶。其身法轻逸矫健，如风如絮，原来是那落梅剑鹿清宁。

鹿女侠一来就加入了夹攻商飞的战斗，她一言未发，只是与苏裳、苗少卿用眼神交流了一下，他们便心领神会，三人立即施展开了一套三剑合璧的阵法。

花影六剑中，属梅、兰、竹三剑平日里的关系最为亲近，经常一同研习武艺。时日一长，他们便摸索出一套无名剑阵。此阵取三人各自剑法之所长，亦可互补其拙，施展出来威力惊人。却不料，头一次实战，竟是用在了自己的师兄身上。

商飞用他的“鬼影剑法”以一敌二，左右周旋，腾挪躲闪。本来是游刃有余，但鹿清宁的出现，却让他迅速落了下风。

仅仅数招过后，剑阵中便杀机陡现。苏裳以一招“孤芳自赏”发难，苗少卿出一式“筛风弄月”掠阵，鹿清宁则忽地使出一剑“剪雪裁冰”作为杀招。

但闻叱叱几声，商飞左右肋下和背后灵台穴各中一剑。有道是灵台一损，百脉俱毁，他虽未当场毙命，但胜负已分。

……

另一边，林常完全无视商飞的死活，他也没有对封不觉的攻击发表什么意见，倒是望向了客栈掌柜那边，评价道，“终于来了个真正的高手，有趣……报上名来。”

“哼……”对方回以一声阴阳怪气的冷笑：“司礼监秉笔、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曹钦。”

林常的神情明显变化，狠厉之色当即敛了三成，“原来是曹公公，失敬失敬……”他一听对方是朝廷的正四品官员，以他的立场是万万不能得罪的，便改变了态度，“林某人在此诛平乱党，不知曹大人您……”

“好了。”曹钦摆手打断了他：“林常，本座没空听你说这些废话。你与钱聍（锦衣卫指挥使）互通的那些信件，早已被我东厂查知，你要做什么，我一清二楚。否则本座又岂会先于这里的所有人来到苍灵？”他的话，解答了困扰众人多时的一个疑惑。

仔细想想也对，只有东厂的势力，才有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一个鬼镇上的废弃客栈，改建成眼前的这座苍灵客栈。

“曹大人，既然大家都是在为朝廷效忠，何不联手……”林常又道。

“嚯嚯嚯嚯……”曹钦用他阴柔的嗓音尖声大笑起来，打断了林常：“好一个‘为朝廷效忠’！”他冷笑道：“可在本座眼里，这一切不过就是你和钱聍之间的一桩买卖罢了。”

封不觉在旁接道：“苍灵论剑后，钱聍将得到数以百计的武林绝学，而你会得到武林盟主的地位。今后，你可以用江湖的力量帮钱聍排除朝中异己，他则可以用锦衣卫的势力帮你稳固江湖霸权。”他顿了一下，问道：“无论怎么看，整件事就只是两个野心家为个人利益而达成的交易。岂能与‘为朝廷效忠’混为一谈？”

封不觉此刻说的这番话，刚才在客栈里已经跟曹钦说过

一遍了。另外，他还帮曹公公算了笔账，成功地让对方认定……钱聍和林常的计划一旦成功，对武林来说是浩劫，对东厂也极为不利，甚至可能威胁到皇权。

曹钦这人呢……这么说吧，虽然宦官行业中有许多奸恶的反面典型。但曹钦，显然应该算是比较忠义的那种太监。当然了，这也是相对而言，他对皇帝确实很忠诚，但是对敌人，那是如冬天般的寒冷……总之，这名NPC很快就被封不觉忽悠到了同一阵营中。

其实，曹钦本来并没有打算破坏林常的阴谋，他这次来苍灵，只是为了监视事情的进展，顺便也是想见见林常其人，看他是否真的如那些书信中所言，有着傲视武林群豪的实力。

如果这位曹公公最初便想破坏这个计划，他就不可能孤身前来，并请一群普通人去当客栈里的伙计。以曹钦的手段，有无数种法子可以在一个月前就让林常从世上消失。哪怕是硬碰硬，这位厂公和东厂的几名档头联手，要干掉林常也是很有把握的。不过，动手的时机不能是月圆之夜……

直到决斗开始前不久，封不觉回到苍灵，与队友们会合并交换情报，又用金刚铃的特效确认了曹钦的身份后。封不觉才与曹钦接触，并改变了他的想法，随即与之合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

“林常，如今破剑茶寮的金小哥和王小哥，早已拿着本座的令牌分别从两条路出镇传话去了。”曹钦说道：“带兵的千户见了东厂的令牌，绝不敢造次。今夜，他们是不会来了。”他提高了声音，对周围街上的人群说道：“在场的诸位，林常已堕入魔道，魔功并非寻常武功可敌。你们若不想死，就立即离开苍灵。路上不会有人阻拦，你们可以安然进入铜丘。”

曹钦说罢转身，又特意对几丈外的公孙乾道：“公孙楼主，你身为一派之掌，应识大体。眼前这危局，只有封小哥他们可以解决，不管他刚才的话是真是假，现在都不是你寻

仇的时候。”

他说这话时，已经有不少二三流门派的人开始逃跑了，街上瞬时变得喧哗和混乱起来。而一线门派的人物们要顾全些脸面，虽也想走，但不好意思跟那帮杂鱼一样争先恐后地仓皇而逃。他们都决定姑且晚走一会儿，等回了铜丘，再来个五十步笑百步什么的……多有优越感。

出人意料的是，这会儿季通居然上前，对公孙乾好言相劝道：“公孙楼主，这位曹公公说得有理，眼下乃武林正道覆亡之危局，且让封寮主专心应对林常吧。你与他的恩怨，可以日后再议。你还是先率弟子出镇，保全他们的性命要紧。”

公孙乾是最了解季通的，两人是宿敌嘛。他很清楚，这会儿季通脑子里想得就是快跑，这么深明大义的言论，说白了可以总结为这样一句：“哥儿们，我给你个台阶下，你赶紧跑，然后我好跟上。”

“好，既然季楼主这么说了。”公孙乾将脸转向封不觉：“封寮主，后会有期！”他冷哼一声，朝弟子们招了招手，连老婆和师弟的尸体都不管了，赶紧闪人。

季通一脸计划通的表情，也是一招手：“八方楼的弟子跟我来……”他说着，便招来十几人，随自己匆匆离去。

见万霞楼和八方楼都撤了，其余大派中人和那些孤身前来的武林人士，便也纷纷跟上。短短几分钟，街上几乎就已无人。

屋顶上的林常，只是默默地看着眼前的景象，没有做出任何举动去阻止。因为当他听到曹钦说锦衣卫不会来到的消息时，他便知道，今夜的大计已然失败。纵然他疯狂追杀，也于事无补，至少有一半人可以逃走。

何况，面对眼前的曹钦和封不觉，以及破剑茶寮尚未现身的那几人，绝不能掉以轻心。谁知道封不觉还会不会拿出某种与他手中那怪匣类似的东西来。

“林大哥。”封不觉抬头道：“钱聍为一己野心，受你挑唆，掀起武林浩劫，坏了多年来江湖和官府间互不干预的规矩。他很快就会自身难保，根本帮不了你。而你，已成武林公敌，朝中的其他势力也不会容你。”他伸出一根手指，“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活路，只有一条……隐姓埋名，归隐山林。”

“哼……归隐？”林常脸上的黑紫色戾气，又一次凝聚起来。

“封不觉，让我告诉你，我要走的路是什么样的……”林常肃然回道：“首先，我立刻就把你和这个死太监给宰了。然后，我去杀掉每一个知情、并有可能利用这件事去扳倒钱聍的朝中大员。接着，继续我和他的交易……”他面露狠色：“大不了我一个门派一个门派地登门拜访，凡是交出武学秘籍并尊我为盟主的，可以活命。而违抗者，我就灭他山门。”他用十分沉稳的语气道：“只不过就是多费点事，多花些时日罢了。我眼前的道路，是不会被你们所阻断的！”

“那就没办法了呢……”封不觉说着，收起了冲锋枪，从行囊里取出了【反重力弹射器】，紧接着又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火折子和一个竹条编的小球。他将竹球点燃后，用反射器射向了天空。

这举动无疑是在向远处的同伴发信号，但林常并不知道，这世上有一种叫狙击枪的玩意儿，他还以为封不觉这是在叫人。

两秒后，数百米外，一声枪响撕裂了天空。

悲灵没有瞄准对方的头部，毕竟她的射击专精还不是近乎百发百中的A级，瞄头的话，她有四成左右几率会射失。虽说手上的枪械性能极佳，射击距离、角度、风速，包括月光下的视野都很好，但像这样的机会，不会有第二次。第一枪，是最容易成功的，一旦中过一次这样的超远距离攻击，对方就一定会有所防备。所以，这枪不容有失，打躯干最保险。只要能通过这一枪让BOSS受伤，即使之后的攻击都落空

也值了。

林常初练太虚无相大法便走火入魔，被心魔所噬，故而性情大变。在他的主意识之上，还有一个更高位的神识存在，那便是“无相魔君”。在某些时刻，当林常自己的意识保护不了自身时，他的心魔就会代劳。

月圆之夜，是无相魔君的意志和力量最强盛之时，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绝命之击。在刹那间，一道黑色的气盾已然凝成，挡在了狙击弹攻击的轨迹上。

但无论速度还是威力，这一发子弹都不是冷兵器时代的攻击可以比拟的，那狙击弹一滞之后，便穿透气盾，从林常的胸口钻入。

很不巧，他中弹的地方，是心脏。

……

天空阴霾、无风，些许雪花静静飘落。

三十年前的一个清晨。

叶府门前，缓缓行来了一老一少两个身影。

那个孩子看上去不足十岁年纪，身上穿的小袄和棉裤显得很破旧，他的脸蛋和手都已冻得发红，眼神中却透出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坚毅。

而陪在那孩子身边的，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翁。

“到了，常儿。”老翁停下了脚步，但他牵着孩子的那只手，并没有松开。

小林常抬头看了看自己在世上所剩的唯一一名亲人，用稚嫩的声音开口问道：“爷爷，以后你还会来看我吗？”

老翁摇了摇头：“爷爷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不能来看你了。”他已是油尽灯枯之人，自知时日无多，将孙儿送入叶府，是他最后的心愿。

“那……常儿跟爷爷一起去，我不去叶府学武了。”小林常

的眼眶中，已有泪水在打转。纵然他的心智比同龄人成熟许多，但终究还是个孩子。

爷爷蹲下身，摸了摸孙儿的头，“常儿，这种话可千万莫再说了……”

眼泪，终于还是夺眶而出，小林常知道，离别已近在眼前。

“哎……”爷爷深深叹道：“爷爷没有钱，也没有权势，什么都给不了你……”老人说到此处也哽咽了，眼中尽是苦楚与无奈。

林常的父母，都只是江湖上的小人物。按理说，以林常的出身，要拜入叶府是远远不够资格的。不过，他的父母在数月前各大派剿灭青莲教一役之中双双身亡了。而林常的爷爷年事已高，且病入膏肓，不可能抚养这个孩子成人。

林氏夫妇怎么说都为武林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总不能眼瞅着林家遗孤冻死街头，也没人去管吧？所以叶家才破例收下了林常这个弟子。

雪，还在下。

爷爷松开了小林常的手，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我和你爹，一生平庸，什么东西都得靠自己去争取。一辈子奔波劳碌下来，也只是供人差遣的小卒，死了也没人会记得。”他叹道：“哎……这都是命。”爷爷抬眼望着叶府的大门和牌匾，“常儿，叶府乃是武林第一，只要你勤习武功，为人端正，将来定会有一番成就，要珍惜你爹娘用性命才换来的机遇啊。”他说到这儿便停下，把千言万语都吞回了肚里，因为他生怕孙儿会回头、会动摇。

小林常望着爷爷的身影，心中五味杂陈。他还是个不足十岁的孩童，但要背负的东西，却已太多，太沉重。

眼泪可以渡走悲伤，眼泪带不走的悲伤，就用笑声埋藏。

最终，小林常狠狠地抹干了眼泪，强挤出一个笑容来，“爷爷，您放心。常儿今后一定会出人头地，我要做天下第一、武林至尊！无论爷爷到了多远的地方，我的名字也会传到那里去！”他说着，转过身，走向前去，敲响了那扇将改变他命运的大门。

……

“哈啊……哈啊……”林常喘息着，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左胸口，那儿多了一个偌大的黑窟窿。伤口血肉模糊，大量的鲜血和碎肉已喷出他的胸膛，散落在了他脚下的瓦片上。

悲灵用的是大口径的狙击步枪，这种枪射出的子弹，别说血肉之躯，就是铁板也扛不住。给悲灵担当观测手（现代狙击小组一般由二人组成，观测手带防身用的自动武器和观测镜）的似雨也用望远镜（悲灵买的商店货）看到了林常的伤势，道了一句；“成功了！致命伤！”

曹钦、商飞、苏裳、苗少卿，鹿清宁，个个儿都看傻眼了，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惊愕地看着林常胸口突然冒出来的狰狞伤口。

“呵……呵呵呵……哈哈哈哈……”林常口中鲜血淋漓，但他还是在笑：“不过是一点小伤罢了，呵呵……咳……”又是一大口鲜血喷出：“太虚无相，变化万象，我已神功大成，岂会被这点小伤……咳……”他用手捂住伤口，仍试图运气疗伤，可惜，这已不是可以复原的那种伤势了，“没事的，不会有事的……我马上就可以杀光你们……我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有……”他自欺欺人般念叨着，声音越来越小。

林常身上的黑紫之气这时全都聚集到了体表，他用这股魔气强行催动着身体活动，从屋顶上跃下，一步，一步，向着封不觉和曹钦走去，口中还在说着：“我是天下第一，我要做武林至尊……”

“这就是你所追求的……梦想吗？”封不觉笑着问道，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祭出了死亡扑克，经过这段时间的回复，

他又可以使出【盾牌】了。

“你觉得这很可笑吗？”林常缓缓逼近，其身后留下一道血径。

“我们都作着……愚蠢的梦。”封不觉怅然地回道，“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他语气认真地道：“我确实欣赏你的执着，也并不反感你做事的方法。但我得很遗憾地告诉你，你的弱小，注定了你的失败。”

“呵……你竟说我……”林常说话吐字已显得很艰难。

封不觉打断了他，“你当然很弱，弱得连自己的心魔都战胜不了。你选择依靠它，去获得更强的力量。”他说着，从行囊中取出了一个铸有金色镂雕手柄的黑色手铃来，“前天夜里，连山上的鬼都对你敬而远之，难道当时你就没有一点疑惑吗？”他举着金刚铃道：“你的魂魄早已支离破碎，就算今日未死在这里，不出一年半载，也会被心魔彻底吞噬，沦为行尸走肉。”他顿了一下：“这个铃铛，是你的克星。即使刚才那一击未中，只要我与厂公协力动手，你依然毫无胜算。”

当啷——当啷——

封不觉将金刚铃摇了两下，距离他尚有三米距离的林常瞬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得跪坐下来，其身上的黑气像是垂死挣扎的野兽一般疯狂涌动。

“呵……啊……啊！”林常苦笑了一声，随即是仰天长啸，那悲鸣响彻夜空，道尽了世间的无奈和凄凉。

就连鹿清宁、苏裳和苗少卿，都露出了同情的神色。

数秒后，黑气彻底散了，林常的脸色变得异常苍白，满眼尽是悲怆之色，“封兄……你真的认为，我是个英雄吗？”

封不觉没有回答，他只是伸出一手，手掌朝上，指向了身旁空荡荡的大街，并露出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笑容。

这条街上，本来聚集着许多以豪杰、大师、高手、英雄自居的人物，可是此刻，只剩下了一个神经病，和一个死太

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林常倒下了，仰面朝天，大笑不止。最后，他释然地闭上眼，脸上挂着笑容，气若游丝地道了一句：“这就是命啊……”

【特别篇I 侦探】

本卷，是发生在“苍灵论剑篇”与“我是写手篇”之间的一个故事。

第001章 狼狈的登场

“嘿嘿嘿……欢迎来到惊悚乐园。”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笑道。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结算奖励时可获得80%的通关基础经验加成。】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画面亮起，CG中的主角，正驾驶着一辆汽车在山路上行驶。

眼前的公路崎岖不平，路边的护栏也明显是年久失修。每隔一段，都会出现一截无护栏的空档，也不知是不是被以前出事故的车辆给撞没的。

透过挡风玻璃去看远处的景物，可见乱山杂立、谷深林茂……这儿显然是个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

公路边上就是峡谷峭壁，横生斜长的怪树颇多，有些枝杈甚至延伸到了路上，煞是危险。

只是看了几秒钟，封不觉就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

不多时，系统语音响起：

【你，是一位性格古怪的名侦探。】

【在十月的一个午后，你决定出门，进行一次长途旅行。】

【你驾驶着租来的廉价汽车，驶过公路，驶离城市，穿过山岗，越过峡谷，沿着公路去向远方……在那些陌生的、荒芜的土地上，寻找着“自由”的错觉。】

【直到……你来到了此地。】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文明的脚步似乎拒绝在这里驻留，它只是匆匆留下了几个足迹，便离开了。】

【很多年以前，这里也曾被认为是适宜居住的。】

【法裔加拿大人来过，意大利人来过，波兰人来过，但他们都走了。究其原因，无非是看到、听到、或者遇到了什么，也可能……只是想象到了某种事物。】

【这儿显然不是个能给人们带来好梦的地方……】

旁白到此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突然响起的刹车声。

和封不觉预料的一样，开场CG中的汽车忽然发生打滑，从护栏间的空隙冲出，滚下了山坡。伴随着汽车滚落时的隆隆声，他眼前的画面先是激烈地颤动、颠倒，最后……还是被黑暗所蒙蔽。

好在，几秒后，封不觉就获得了行动能力，剧本这就算正式开始了。

睁开眼睛的同时，觉哥便感到了一丝不适……此刻，他乘坐的汽车是底盘朝上的状态，而他的身体，被安全带固定在驾驶座上。

这车子会不会漏油爆炸还不知道，但一直待在里面肯定是不行的。

封不觉立刻尝试去解安全带，出乎意料的，这玩意儿竟然很容易就被解开了，质量还真过关。

他用手支撑着倒挂的身体，左右张望了一下，发现挡风玻璃碎得相当彻底，便决定从那里出去。于是，他将头部压

低，让体重都压到肩膀上，然后把身体折得像个虾仁似的，让双脚先从前面探出去，身体则以一种后滚翻一般的动作跟出去。

这家伙的柔韧性很不错，迅速就从车里钻出来了。

在谷下的泥地上站定后，封不觉并未急着离开翻倒的汽车，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再去车上搜搜有没有什么可利用的道具。

不料，恰在此时，火光一现，油箱外部莫名地起火了。

说时迟那时快，封不觉见状，毫不犹豫地转身朝前窜出。两秒后，果然发生了爆炸，把正在前冲的觉哥又震飞了好几米，摔了个狗啃泥。

“在噩梦难度下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啊……”封不觉念叨着，“这种即死事件，也只给我两秒钟的反应时间。”他重新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望着远处的熊熊火光，心知那车上是没什么可拿的东西了。

【重要提示：该剧本中无法使用任何由剧本外带入的物品；行囊栏已锁；技能栏已锁；离开剧本前，您的服装将暂时被改为剧情人物的款式，身体素质亦将被修正为现实生活中的水准。】

“哈？”封不觉听到系统提示后明显一愣，虽然他也注意到了自己的服装变成了一套黑色休闲西装，但还真没发现行囊栏和技能栏的变化。

此时，他听到提示再打开游戏菜单，才看到物品和技能确实都被锁掉了。

“呀喝……这系统还真有发改委的风范啊，发个通知，说干就干。”封不觉吐了个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设定。

接着，他习惯性地抬头，先扫视了一圈周围的情况。

谷下虽是树高荫密，但午后的阳光还是照得下来。他粗略地观望一番，并未看到什么明显的威胁。

可能是系统的影响，就连那辆爆炸后起火的汽车，其火苗也没有蔓延出去，只是集中在车身上燃烧，俨然是烧焦了本体就会灭掉的样子。

正当封不觉准备动身展开探索时，主线任务的提示来了：

【主线任务已触发】

【用三十三章的篇幅，完成该剧本。】

这条任务下方，另一条主线任务的子任务也已出现：【在山谷中寻找并抵达洛夫克拉夫特家族的宅邸】

“哦……这样啊。”封不觉冷笑道，“难得的特别篇，才几章就结束掉确实不太好呢……那就由我来撑足三十三章吧！”

……

一般只要五章就能结束的超简单案件。

手法拙劣的凶手、破绽百出的密室、昭然若揭的动机……

无论如何都要撑足三十三章的那位名侦探！

不断冒出匪夷所思的推理，持续增加疑犯的数量，到底能不能将真凶绳之以法！

现在，才第一章而已……

第002章 搭车

封不觉在汽车残骸的附近绕了一会儿，实在是想不出爬上峭壁的法子，只得另觅路径。

此时，觉哥已失去了上天入地的非凡身手、失去了各种超自然的技能装备、甚至失去了最基本的求生工具。作为一个普通人，身处这种谷底密林之中，无疑是十分危险的。

封不觉还不知道这个剧本里有没有其他的恶劣规定，比如玩家必须饮水进食，否则就会饿死之类（顺带一提，封不觉当初玩这个剧本时是在睡眠模式下）……如果真有那种设定，凭借着多年观看《荒野求生》节目的经验，想必觉哥也就能比常人多活个一天半天……

“结果只能是凭着直觉盲目地前进吗……”封不觉一边在林中穿行，一边念叨着。

这也是无奈之举，以他现在的身体能力，想爬到树上去眺望都难如登天。即使真的爬上去了，要把头从树冠上探出去做张望的动作也是非常危险的，他身上可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脚底一滑没准就一命呜呼了。

不过，事情的发展比想象中要顺利。

拨枝推叶的艰难跋涉持续了二十分钟后，封不觉的眼前便出现了一条小溪。抬眼观望，对岸的林子相对这边要稀疏许多，而且林间隐约可见一条现成的小径。

觉哥来到溪边，左顾右盼，在确认了附近没有野兽之类的东西后，警觉地蹲下，洗了把脸，并喝了几口水。

从嗓子里的干涩感、以及显著的疲惫感判断，自己在这个剧本中扮演的角色，肯定是需要进食、喝水和休息的。只有上厕所的设定依然不存在，因为根本没法儿脱裤子。

在补充了水分并稍作休息后，封不觉就重新上路了。

虽说在汽车爆炸后，再也没有遇上过什么危险，但谨慎的性格以及对噩梦模式的忌惮，还是让封不觉处处留心、步步为营。因此，他在趟过只有膝盖那么深、宽度不足五米的小溪时，仍然是小心翼翼的。

来到对岸后，他用西装的衣摆将脚擦干，穿上鞋袜，随即就沿着小径前行而去。

“嗯……从水中的倒影看，长相还是我自己的样子。”他在行动时，脑中的思考也是一刻不停，“全身上下的口袋都是空的，里里外外能翻看的部分，也没有任何绣章或者标志。所以……我这个名侦探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思索间，脚下的路径愈发清晰起来，然而四周的地势却是愈发陡峭，回头望时，身后的林子早已在此刻所处的高度之下了。

就这样，他又行了近半个小时。在穿过了一片松木林后，四周的地势便趋于平缓，不多时，眼前竟出现了公路。

封不觉快走几步，来到了那条大路上，看着路边的电线杆子，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要是那电线杆子上有几张小广告就更亲切了。

其实他绕了一大圈，只是从谷底回到了公路所在的高度而已。

呜——

沿着公路走了没多久，远处就传来了汽车行驶的声音。

封不觉回头一望，看到了一辆颇为招摇的红色敞篷跑车正在朝他驶来。

他也不啰嗦，直接往路中间一站，两脚打开，双手高举，摆出一个“大”字，一副“不让我搭车就撞死我算了”的架势。

“嘿！帮帮忙！”汽车驶近一些后，封不觉挥舞双臂，高声喊道。

那辆车上坐的是一对中年夫妇，都是白人，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他们所驾驶的车辆，都是二十世纪中叶的款式。

在这荒僻之地有人拦车，对方自是有所顾忌，不过定睛一看，拦车之人身形消瘦、手无寸铁，衣服虽脏但好歹也是正经人打扮，而且还在大声喊着“help”，想必是真的遇到了什么麻烦。

于是，跑车缓缓减速，停在了路边，驾驶座上的那位先生对自己的太太道了一句：“待在车里，卡萝尔。”

“小心点儿，丹尼斯。”妻子叮嘱道。

丹尼斯推开车门下来，走到封不觉面前两米左右的距离，开口道：“先生，出什么事了？”

封不觉打量着眼前这名男子，此人身高接近一米九，四十岁左右年纪。体态魁伟，褐发蓝眸，留着小胡子。其上身穿一件米色短袖T恤，下身是一条白色西裤，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一件蓝色毛衣被他披在肩上，衣袖在其胸前打了个结。这种穿衣方法在封不觉的年代早已过时了，所以他更加确定这个剧本的年份是在二十世纪。

“呃……是的，先生，我发生了车祸。”封不觉回道。

“什么？车祸？”丹尼斯看了看封不觉，“怎么回事？你受伤了吗？”

“我还好。”封不觉说道，“只是我的车毁了，从公路边滚了下去。我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才从谷底爬上来，找到了这条公路。”他尽可能有条理地多透露出一些信息，解除对方的疑惑，以便获取信任，“请原谅我站在路中间的唐突行为，不过我确实很需要有人载我一程。”

“原来是这样。”丹尼斯似乎放下了戒备，走近了一步，“别担心，伙计，我很乐意帮忙。”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封不觉言道，他此时的谈吐显得很礼貌、且正常。

丹尼斯将封不觉带到了车边，指着车上的女人介绍道：“这位是我的妻子卡萝尔。”他又将脸转向妻子，用手朝封不觉身上示意了一下，“这位……”

“封不觉。”封不觉直接说了真名，想试探一下NPC的反应。

“这位封先生遇上了车祸，想搭个便车。”丹尼斯很自然地接着说道，看来系统已修正了名字、长相等因素对于NPC的影响。

“噢，那太不幸了，您没有受伤吧？”卡萝尔问道。

坐在车里的这位女士，身着一席红色呢绒外套。她碧眼黑发，称不上有多美貌，脸部的轮廓略显怪异。虽然她已是浓妆艳抹，但岁月对这个四十岁的女人显得并不怎么宽容，厚实的粉底终盖不住所有的皱纹。

“我没事，谢谢关心，夫人。”封不觉一边回话，一边已快步乘上了后座。就算对方这时想变卦也晚了，想把这货赶下车是不可能的。

“封先生。”丹尼斯乘上了驾驶座，回头说道，“我和太太此行是要去山中的别墅参加一个家庭聚会，这儿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先跟我们到别墅去。那儿有电话，我们可以通知你的家人或者朋友来接你。”

“真是感激不尽。”封不觉道，“尚未请教，先生的名字是……”

“洛夫克拉夫特。”丹尼斯回答时，已发动了引擎，“丹尼斯·洛夫克拉夫特。”

第003章 山间别墅

丹尼斯一边开车，一边就和后座上的封不觉攀谈起来。毕竟是个才相见不到五分钟的陌生人，让他完全放下警戒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交流，也算是一种试探。

由于掌握的信息有限，封不觉在交谈时明显感到了力不从心。因为他对这个剧本发生的年代、地点一无所知。而且他也说不清有关自己的事，比如生日、家庭住址、有无亲人这类最基本的情况。

好在觉哥十分机智，他在谈话开始后不久，便来了一句：“发生车祸时，我可能轻微脑震荡了，记忆好像受到了一些影响。”

有了这句话垫底，接下来只要被对方给问住了，他就可以直接回答：“抱歉，记不清了”，然后扶额作痛苦状。

于是，在这段并不算长的旅途中，封不觉说出去的信息只有：名字、性别和职业这三样儿。反倒是丹尼斯夫妇被他套出了不少情报……

首先，这个剧本发生的年代，是一九八五年；地点是一个叫做“亚萨利”的欧洲小国，听上去好像是虚构的。

其次，眼前这位浑身散发着高富帅气质的丹尼斯·洛夫克拉夫特先生，是一位商人，主要经营的是工业用的管道。而他的妻子卡萝尔，虽然如今已跟了夫姓，但从两人的言语间可以听出，女方的出身相当显赫，比男方还要高出不少。

仅是这一点，就让封不觉有了很多的猜想……一个英俊伟岸的男人，娶了一个不怎么漂亮的、但很有背景的老婆。一般在侦探小说中出现这种设定，发生凶杀案的概率是极大的。比如男方在外面有了小三，或是暂时没有，准备吞掉女

方的财产后再找一个之类的……都是很有说服力的杀人动机。

另外，经过一番察言观色，封不觉发现这对夫妇对于此行的前景显得有些不安，看来那所谓的“家庭聚会”绝非是一般的亲友见面，其中必定大有文章……

“瞧，我们到了。”丹尼斯的说话声将封不觉的思绪拉了回来。

汽车驶过一个转角后，一栋山中别墅出现在了封不觉的视线中。

前方的公路分出了一条岔道，直通向别墅前的车道。丹尼斯驱车驶入，来到了别墅大门前，他没有下车，只是按了两下车喇叭。

很快，一名身着传统黑色燕尾服的男子便推开门走了出来。此人看上去六十岁左右年纪，头发已然花白，不过发型仍是梳得一丝不苟，腰杆儿也挺得笔直。

“噢！原来是丹尼斯少爷，欢迎回来！”那人说着，便迎了上来。

“路上稍有些耽搁，你还好吗？亨德森。”丹尼斯回道。

“别担心，少爷，我的身子骨还很硬朗。”亨德森说话间，已来到了车边，为女士打开了车门，“你好，卡萝尔小姐。”

“谢谢，亨德森。”卡萝尔走下车来。

丹尼斯这时也已下车了，正好瞅见亨德森用疑惑的眼神看着封不觉的样子。

“哦，我介绍一下。”丹尼斯道，“这位是管家亨德森先生……这位……是封不觉先生。”

“您好。”

“幸会。”

封不觉礼貌地与对方打了招呼。

“封先生在山路上遇到了事故，车和行李都丢了，好在人没有什么大碍。”丹尼斯解释道，“方便的话，请让奥利弗（女佣）给他准备一间客房和一套干净合身的衣服。”

“是，少爷，我马上去办。”亨德森应承时，已从车子的后备箱里提出了两大箱行李。他喘着粗气，回身便往屋里去了。

“真是太麻烦您了，洛夫克拉夫特先生。”封不觉表面上还是很客气，心中却在思索：两个中年人看着一个老头儿拎这么重的行李，却毫无表示、显得习以为常……搞不好这也会变成潜在的杀人动机呢……

“哪里的话，既然来了，您就是客人。”丹尼斯回道，“这是应有的待客之道。”

他们对话间，一个身着白衬衫和背带裤的矮个儿男人走了出来，这人四十出头，留着络腮胡，脸上红扑扑的，显得很有精神，“丹尼斯少爷，亨德森管家让我来代您把车停到车库。”

“嗯，好的。”丹尼斯随手把车钥匙交给了对方，并转头对封不觉道，“哦，这是园丁巴顿。”他顿了一下，接道，“请跟我进屋吧，封先生。”

封不觉应了一声，便跟随着丹尼斯夫妇走进了别墅大门。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系统提示在这时响起，不过封不觉没有急着去查看菜单。

进屋后，他自是先观察了一下四周的环境。一楼的门厅很宽敞，家具摆放得井井有条，墙纸和陈设基本都是冷色调，似乎在暗示着主人的性格。头顶上是橡木的天花板，奇高无比；脚下也是木质地板，上面还铺着图案杂乱的金丝地毯。窗户用的都是威尼斯玻璃，窗框漆成青灰色。朝前看，七八米外便是通往二楼的阶梯。

此时，恰有一位美妇，正从阶梯上缓缓行下。

她看上去至多是三十岁上下，身穿着一条绿色的低胸长裙。其人相貌娇媚，肤白若雪，丰腴的上围呼之欲出，腰肢却是难堪一握得纤细。

“丹尼斯，卡萝尔。”美妇语气热忱地跟丹尼斯夫妇打起了招呼，“噢！你们还好吗？”她走过来，分别给了那二位一个礼仪性的拥抱。

“喔，奥黛塔，见到你真高兴。”卡萝尔回道。

话是如此，语气也很像那么回事儿，但封不觉却未从她的眼神里看到半分高兴。

丹尼斯不温不火地说道：“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奥黛塔的神色一下子就黯然了许多，“呃……这个……还是一会儿让鲍威尔医生跟你们说吧。”她似乎想扯开话题，所以目光顺势就落到了封不觉的身上，并问道：“这位是……”

丹尼斯又将封不觉的事简单地告诉了奥黛塔，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向封不觉介绍奥黛塔时的用词——“我父亲的第三任妻子”。

第004章 案发？

觉哥听到丹尼斯的话时，当即脑洞大开，结合这三名NPC刚才的对话、神态等等，他瞬间便想到了十七八种凶杀案的假设……

“且不说你是第几任太太生的，从你的年龄上推断，你爹怎么着也该六七十了，但你这位后妈却相当年轻呢……”封不觉心中念道，“那位‘鲍威尔医生’是这儿的家庭医生吧……看来你老爸的身体貌似不太好啊。才进屋五分钟，这种密室凶杀加遗产争夺的伏笔就已经甩我脸上了。什么管家、园丁、女佣……不是潜在嫌疑人就是目击证人了吧……”

“少爷，客房已经准备好了。”这时，一位身形彪悍的红发大妈来到了门厅，对丹尼斯说话的同时，她也向着另外两名女士点头示意。

“封先生，我想你一定累坏了，不如先跟着奥利弗去客房吧。”丹尼斯道，“这儿的客房全都配有浴室，你可以洗个澡、休息一下。如果您想到了家人的联系方式、或是有什么别的要求，可以找亨德森帮忙。就当是在自己家好了，无须客气。”他顿了一下，“恕我还有些琐事需要处理，不能奉陪……”

“哪里哪里，是我叨扰了。”封不觉赶紧接道，“感谢您为我做的一切。”

几句寒暄过后，封不觉便向三位主人告别，跟着女佣拐进了一楼的走廊，不多时，他们就来到了别墅西侧的一间客房。

奥利弗大妈把人带到，便去别处做事了。

封不觉倒是一直保持着警觉，关上房门后，他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把整个客房给搜了一遍，在确认了该区域的安全性后，他才长舒一口气，背朝着柔软的大床仰面躺下。

“呼……总算能喘口气了。”他轻声念道。

对封不觉来说，装出文质彬彬、谦逊有礼的样子，并不是很难的事，只是很累而已……

“好吧，先来看看任务。”他即刻打开游戏菜单查看。

【在山谷中寻找并抵达洛夫克拉夫特家族的宅邸】这条已被勾去，下一条任务是：【留在别墅中，等待案件发生】

“嗯……真是好任务。”封不觉笑道，“也就是说，什么都不用做。”

他歇了大约半小时，躺在床上将已知的信息整理了一番，随即坐起身来，看着桌上的干净衣物道：“说起来……我该怎么换衣服啊……”这的确是个难题，游戏是不允许他脱光的。

“只能用‘由于太累，倒在床上直接就睡着了，所以没洗澡’这种理由搪塞过去了吗……”连封不觉自己都觉得这个理由和“轻微脑震荡”一样牵强。

他又想了一会儿，沉吟道：“嗯……外面的西装是可以脱掉的，但长裤和衬衫不行……要不然我就脱掉外套、卷起裤管，稍微用水清理一下，然后换上这件干净的外套。”这个办法似乎比前一个靠谱一些。

念及此处，他就伸手去拿那件干净的西装，没想到触发了一条系统提示：【消耗该物品可将您的外观状态重置】

伴随着语音，他的眼前弹出了一个窗口，上面写着【是否立即消耗？】

“嚯～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键换装？”封不觉稍稍犹豫了几秒，就选了【是】。

霎时间，白光一现，他整个人便焕然一新，不止是服装

换成了那套干净的西服西裤，连皮肤上的污迹、身上的汗臭也都消失不见。而他原本穿着的脏衣服，则出现在了桌上，整齐地叠着。

“还真方便呢……”封不觉说道，“那么……现在做点儿什么呢……去偷看三姨太洗澡吗……”

嘀嘀嘀——

一阵汽车喇叭的蜂鸣打断了他的思绪。

声音一起，封不觉便三步并作两步地跨到窗前，用手略微撩开窗帘，循声向外张望。

他所在的这个客房，恰好可以斜着望到别墅的正门。此刻，只见一辆越野吉普驶到了别墅前，一名身着黑色皮夹克的男子从车上走了下来。

此人身高一米八左右，三十岁出头的年纪；金发，叼着烟、烫着头，戴一副墨镜，颇有些飞车党的风范，只不过他没有骑摩托车。

“哈哈！亨德森！老伙计，你好吗？”这位一见到老管家，就上前来了个熊抱。

“呵呵……杰克少爷，欢迎回来。”亨德森笑脸迎道。

杰克倒是干脆，连车钥匙都没拔，随手把吉普车后座上的一个旅行袋往肩上一扛，自己就奔屋里去了。

“这货是丹尼斯的弟弟吧……”封不觉心道，“看年龄，这位肯定也不是奥黛塔生的……不知道他和丹尼斯是亲兄弟还是同父异母。”他离开了窗户，坐回床边，思忖道：“说起来……现任的第三位夫人，看上去绝不超过三十五岁，无论怎么算，她跟这家的老爷也该相差个三十岁左右吧。除非她是十年前就嫁到洛夫克拉夫特家来的，否则基本不可能育有子嗣……”

砰——

突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一声相当明显的枪声乍然而起，听着像是从二楼的某处传来的。

“嗯……这就动手了吗，很好。”封不觉听到枪响后的反应，也与正常人不同……

他先是叹了口气，然后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接着，他一脸平静地走出房间，向着声音发出的地点，从容地行去。

以前上学时，每当听到广播里喊“封不觉同学，请立刻到校长室（或教导处）报道”时，觉哥就是这种反应。那感觉就好比……我知道即将、或已经发生了一些很糟糕的事，但我还是会很淡定地处理的。

穿过走廊来到阶梯处时，封不觉正巧遇到了从正门跑进来的管家亨德森，这老爷子在屋外听到了枪声，便慌忙跑了回来。

“似乎是在二楼。”封不觉很镇定地抬手指着上方，对亨德森道，“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噢！上帝！”亨德森惊呼道，“是老爷的房间！”他一边说着，一边就奔上了阶梯。

觉哥并未从对方的举动中看出什么不合情理的异常来。于是，他也不声不响地跟着亨德森，一块儿向二楼跑去。

第005章 我好歹也是个侦探啊

封不觉紧随管家向楼上跑去，在经过楼梯转角时，他发现一个旅行袋被扔在了过道边。想必是那位杰克少爷在听到枪响后扔下的。

一分多钟后，封不觉跟着亨德森来到了二楼主卧的门前。房门正敞开着，屋里传出了激烈的争执声。

其中一个声音显然是丹尼斯，他情绪激动地喝道：“这跟你无关！杰克！”

杰克也不甘示弱地回道：“嘿！我可不是三岁小孩儿了，我有权知道你对老爸说了什么才让他暴跳如雷！”

“够了！”第三个声音响起，那是个对封不觉来说比较陌生的嗓音，听上去低沉、有力，“都给我闭嘴！”

砰——

又是一声枪响，从声音判断，是同一把枪发出来的。

这时，奥黛塔和卡萝尔也已闻声而来，她们从走廊的另一端出现。

“噢，天哪！发生什么事了……”奥黛塔一脸担忧地说道。

卡萝尔的神情和她相仿，显得局促不安。

被枪声吸引至此的人还不止这几位，之前封不觉见过的女佣奥利弗、园丁巴顿，以及另外一名他尚未见过的、五十多岁、戴眼镜的高瘦男子，也先后出现在了走廊中。每个人脸上的神色都是惊疑不定，口中也都纷纷说着“出什么事了”“我听到了枪声”这样的对白。

“老爷、二位少爷……”亨德森管家是第一个迈进门去的，“这……”

屋里没人接他的话，场面陷入了压抑的沉默。

封不觉可不管那些，他悄然走近，越过亨德森的肩膀朝屋里张望起来。眼前的这间卧室里，一共有三个人，除了丹尼斯和杰克外，那第三位，自然就是这洛夫克拉夫特家的老爷了。

在一般人看来，丹尼斯的相貌已算是高大英伟，但和他的父亲相比，其气质、气势，都差了一大截。

这位家主的外貌让人一眼难忘，他面容刚毅、轮廓鲜明，眼神冷漠而从容，举手投足间无不透出一种上位者的威严，给人一种超世绝尘、无可置疑且不可冒犯的感觉。

“嗯……难怪能娶到比自己年轻三十岁的老婆，的确挺有范儿的。”封不觉心道，他的视线飞速游移，观察着卧室内的每一个细节。

此时，那位老爷正坐在一张沙发椅上，身穿一件绛红色的睡袍，其手中拿着一把银身木把的柯尔特左轮手枪，六发经典款，枪口还在冒着烟。

丹尼斯和杰克都站在离他两米开外的地方，看上去不像是受伤了的样子。

“切……原来只是朝天花板开枪示威吗……”封不觉心道，他这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实不可取，“上一章的标题后面加上问号的用意是这个啊……”

“科尔斯顿！”走廊中那个高瘦男子紧赶慢赶地行来，“对不起，借过一下。”他从封不觉和亨德森的身边挤过，走进了卧室，对那位老爷说道，“科尔斯顿，你疯了吗……快把枪放下，要是伤到人了怎么办？”

“是啊……要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作案，我还怎么撑三十三章啊……”封不觉心中吐槽道。

“哼……”科尔斯顿把枪搁在了椅边的小桌上，深深呼了口气，随后抬眼望着两个儿子说道，“你们俩先出去。”

丹尼斯和杰克对视了一眼，火药味十足，不过两人都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按照父亲的命令退出了房间。

“鲍威尔，你留下，我有话对你说。”科尔斯顿对那高瘦男子说道，看来他就是先前奥黛塔提到的“鲍威尔医生”。

待两个儿子出了房间后，科尔斯顿示意鲍威尔关上了房门。

走廊中的气氛有些尴尬，很显然，对于之前丹尼斯和科尔斯顿说了些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推测，因此，每个人的眼神都在诉说着一种特别的情绪。

“亲爱的，你没事吧？”卡萝尔上来关切地拉住丈夫的手。

“别担心，亲爱的……”丹尼斯很善于隐藏自己真实的情绪，走出房门后，他的表情已恢复了平时的样子，“父亲只是……因为一些琐事生气，你知道的，这几年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我想可能和他的病有关。”

“哈！说得像真的一样。”杰克冷笑道，转身欲走。

“你就这样跟你的哥哥说话吗？”丹尼斯高声道。

“你该庆幸，我没有那样一支枪。”杰克说话很轻浮，或许他本人没怎么觉得，但这句玩笑话的言外之意可是非常危险的。在封不觉看来，如果丹尼斯不久后被杀，这句台词基本已经可以构成重点嫌疑人FLAG了。

杰克说完后，就朝着楼梯的方向去了，应该是回去拿自己丢下的行李。丹尼斯冷哼一声，也没再叫他。

封不觉作为一个局外人，自然是不方便插嘴的，他只是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众人的反应……管家亨德森、园丁巴顿、女佣奥利弗、卡萝尔夫人、以及奥黛塔夫人。在觉哥看来，他们个个儿都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好了，都散了吧，没什么好看的，没事了。”丹尼斯朗声让众人离去，说话间，他方才发现封不觉也在场，于是上前一步说道，“噢，封先生，真抱歉，让您见笑了。那个……家

父他曾是军人，那把枪是战争中留下的纪念品……”

封不觉对这种敷衍性质的解释不感兴趣，他直接用很豁达的语气回道：“哦，没关系的，这种场面我司空见惯了，我好歹也是个侦探啊。”

这句话，仿佛将空气都凝固了一般。那些正在离去的人，动作皆是明显一滞，就连已走到远处的杰克都回过头来望了封不觉一眼。

丹尼斯夫妇脸上的神情也是略有变化，虽然他们在车上和封不觉闲聊时，后者已提到过这点，但当时的丹尼斯和卡萝尔根本没把这话当回事儿。一个连自己的生日、生活的年代都说不上来的、轻微脑震荡的车祸幸存者，他说自己是宇航员都行，谁信啊……

然而，此刻封不觉已收拾一番，换了身干净打扮。从上到下打量，此人双目有神，身体无恙，言谈举止间条理清晰，措辞有度。看来……还真有可能是个侦探。

第006章 告密者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封不觉又返回了自己的那间客房，继续去等候那不知何时才会发生的“案件”。

这个剧本，是他迄今为止玩过的、最轻松的噩梦剧本了。虽说他的角色能力受到了比较彻底的限制，但除了一开始的汽车爆炸外，他就再也没遇到过明显的死亡FLAG，而且NPC们的态度也都比较友善，都是以礼相待。

估计只要觉哥本人不做作死行为，比如暴露本性之类……应该是没有什么会威胁到他的安全了。

“所以说……难度就集中在三十三章这个设定上了吗……”封不觉躺在柔软、舒适的大床上，将双手枕在头后，慵懒地念道：“嗯……通常来讲……推理小说也好、侦探电影也罢，铺垫和案发用去的篇幅不会超过四分之一。那么……在第八章之前，无论如何都会出事了吧……”

正当他念叨着一些无聊的废话之际，门外的走廊中，忽然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

封不觉立即警觉地坐起身来，侧耳倾听。

对于脚步声，觉哥有过一番非系统的、但却很实用的研究。不同的身高、性别、职业、装束、生活习惯乃至性格，都会体现在一个人行走时的声音上。

此时，他一听就知道，来的人是那位矮个儿园丁巴顿。

咚咚——

巴顿轻轻叩响了封不觉的房门。

“哪位？”其实封不觉早已站在门后了，而且他也知道来者是谁，不过他还是要装模作样地问上一句。

“呃……我是园丁，名叫巴顿。”门外的巴顿回道，“我们在外面见过一面，您还记得吗？”

封不觉打开了房门，神情平静地迎向对方道：“当然，你好，巴顿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

巴顿十分夸张地朝走廊两侧左顾右盼一番，接着，压低了声音问道：“封先生……您真的是一位侦探吗？”

“是的。”封不觉回答的语气显得很平常，且透露出一种令人信服的自信，他一边说着，一边侧过身道：“我想您有话要对我说，请进吧。”

“呃……”巴顿犹豫了一秒，并再度转头，仔细确认了无人窥视后，他才跨进了门里，“打搅了。”

封不觉顺手就关上了房门，插上门栓，然后很自然地转身，搬了张椅子给对方，“请坐下说吧，巴顿先生。”

“谢谢。”巴顿接过了椅子，不过没有立即坐下，他在等主人先落座。

这些细节，封不觉自是尽收眼底，他没有多说什么，又去搬了另一张椅子，直接坐了上去。

见此情景，巴顿便也跟着坐下了。

通过简单的几句对话和几个动作，封不觉就成功地让对方产生了一种——“这位侦探先生很随和”的错觉。

“有件很重要的事，我觉得有必要告诉您。”巴顿一开口，其神色就已经很紧张了，“不过在我说出这件事之前，有些关于我自己的情况，我想先跟您坦白。”

“鄙人洗耳恭听。”封不觉说道。

巴顿点头，似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般，说道：“我……曾经是个溜门撬锁的盗贼。”

“曾经？”封不觉接了一句。

“呃……对，现在当然已经不是了。”巴顿解释道，“其实

年轻的时候，我也曾有过锦绣前程……哎……不提也罢。总之，三十岁时，我在潘冬维尔蹲过两年监狱，那儿真是太可怕了。即使在冬天，囚犯身上也只有一件粗麻布工作服，吃得伙食是灰槟豆煮的、没油的糊，每天还有干不完的活儿。有天晚上，我又冷又饿，还被雨淋了个透湿，我以为自己快要冻死了……”

“重点，巴顿先生。”封不觉道，“请说重点。”

“呵呵……对不起。”巴顿道，“总之，那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从此我就洗心革面了。”

“那么……这和你准备告诉我的、那件很重要的事之间，有什么关联吗？”封不觉问道。

“我只是希望您可以充分地信任我。”巴顿回道。

“嗯……”封不觉沉吟道，“这就怪了……描述自己的犯罪前科，对取得我的信任会有什么帮助吗？”他未等对方回应，就自顾自地接道，“想必你准备对我说的那件‘很重要的’事，会对这栋宅子里的某个人非常不利吧？”

“您是怎么知……”巴顿话未说完。

封不觉便打断道：“这是显而易见的……A说了B的坏话，B若想进行否定，最好的方法就是反过来攻击A，降低其言论的可信度。‘你真的相信那个贼说的话吗？’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他挠了挠头，“你也很清楚，别人会用你那段不光彩的经历来说事儿。所以，你干脆就自己先说给我听。”

“噢！先生，您真了不起！您果然是位大侦探。”巴顿瞪大了眼睛说道。

“哼……过奖……”封不觉用一脸爽得不能自已的表情“谦虚”地回道。

几秒后，他又道：“请放心地把事情告诉我吧，巴顿先生，我对你没有任何偏见。是非真假，我自有判断。”

巴顿点点头，吞了口唾沫，开口道：“我想告诉您的事

是……”他压低了声音，神情严肃地道，“丹尼斯少爷，可能想要谋杀奥黛塔夫人……”

“根据是……”封不觉一听就明白，这园丁肯定是看到了什么、或是听到了什么。

“之前，丹尼斯少爷和科尔斯顿老爷在房中争执的时候，我无意中听到了几句……”巴顿说道。

“让我猜猜……”封不觉举起双手，各出二指，做了个引号的手势，“你‘正巧’在那间房外的某棵树上修剪枝叶是吧？”

巴顿尴尬地眨了眨眼，“呃……是的。”

“好吧……请继续，他们说了些什么？”封不觉耸耸肩，示意对方说下去。

巴顿接道：“我只听到了几句……丹尼斯少爷好像是在劝说老爷，让他把奥黛塔夫人的名字从遗嘱上删掉。”

“老爷不肯？”封不觉问道。

巴顿点头，“是的，而且勃然大怒，还把少爷骂了一顿。”他的神色阴沉下来，“就在这时，丹尼斯少爷竟说道……”

第007章 巴顿的述词

“丹尼斯少爷激动地对老爷嚷道……‘谁都看得出来，那个女人嫁给你，就是为了谋夺我们家的财产，只有你还蒙在鼓里。你已经老糊涂了，被她给迷住了。我不会看着这种事发生的，如果你不愿将她的名字从遗嘱上抹去，我会自己另想办法！’”巴顿模仿着当事人的语气复述道，“少爷说完这句话后，老爷就大声咆哮起来，接着，枪声就响了。那时我真是吓了一大跳，差点儿从树上掉了下去。还好我离树干近，及时抱住并滑了下来。再后来……我就跑进屋，在二楼走廊里遇见了大伙儿。”

这个巴顿看上去是个老实人，城府不深，只是有点八卦。豪门大户中的佣人对主人家的家丑感兴趣，也是人之常情。

封不觉认为，巴顿的这段描述，可能有添油加醋的成分，但基本的意思应该不会差太多。于是，觉哥试探着问道：“也就是说……你认为，这个‘另想办法’，就是……”他用手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嗯……”巴顿瞪大了眼睛直点头。

“这未免有些武断了吧。”封不觉道，“先前在门厅时，我看他俩的关系还没有紧张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吧。”

“不……您有所不知，封先生。”巴顿的身子往前凑了凑，说道，“我在这儿当了八年园丁，所以或多或少了解一些事情……”这货的八卦之魂似乎被点燃了，一脸认真地叙述道：“奥黛塔夫人是七年前嫁给老爷的，当时她只有二十八岁，而科尔斯顿老爷是五十五岁。这种老夫少妻的婚姻，外人会怎么看，您应该也清楚……”

“是啊……一朵梨花压海棠。”封不觉接道，“美啊……”他

一脸神往的表情。

“呃……您说什么？”巴顿疑惑道，看来系统自带的翻译功能也无法传达封不觉的意思。

“没什么，只是想到了一些不相干的事。”封不觉瞬间换了个严肃的表情，把话题带了回来：“我想，就算表面上不说，但大多数人的心里，还是会认为……奥黛塔夫人是为了钱才嫁给洛夫克拉夫特先生的。”

“是的。”巴顿应了一声，继续道，“所以您应该也能猜到，老爷的三位子女，在得知这个消息时的反应。”

“三位子女？”封不觉道，“除了丹尼斯和杰克以外还有一位吗？”

“对，老爷还有一个女儿，南希小姐。”巴顿补充道，“丹尼斯少爷和杰克少爷都是第一任夫人的孩子，而南希小姐是老爷和第二任夫人生的。”

“南希小姐现在在这栋别墅里吗？”封不觉问道。

“没在，不过她今天应该会到的。”巴顿回道，“其实平时这里只有老爷和夫人在，大少爷和太太住在城里，南希小姐在维也纳工作，二少爷……似乎居无定所。但是每年的这个时节，他们都会回来，一直住到感恩节再离开。”

“嗯……”封不觉迅速在脑中理了一下这家人的状况，又道，“明白了……请继续吧。”

“好的。”巴顿接着先前的话道，“当老爷宣布自己准备跟年轻的奥黛塔女士成婚时，家里人自然都认为这个女人是冲着老爷的财产来的。当然了，那时候的杰克少爷正忙着当摇滚明星，而南希小姐还在上大学，他们对此事虽是颇有微词，但也没到完全不能接受的地步。”

“可丹尼斯的态度就比较激烈了。”封不觉顺着对方的话道。

“没错。”巴顿道，“我和丹尼斯少爷差不多大，其实我挺

理解他的。要是我也有个富豪老爹，想娶个比我还小五六岁的后妈，我也会反对的。”

“总之，他们两个的矛盾，从那时起就埋下了伏笔是吧？”封不觉道。

“是的，所以这些年来，丹尼斯少爷和奥黛塔夫人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只是表面上都装得挺客气。”巴顿回道。

“哦……”封不觉沉吟道，“我听到现在……问题的焦点，貌似就是科尔斯顿老爷的遗嘱了。关于那个，你知道些什么吗？”

巴顿闻言，回忆了几秒，说道：“嗯……那是……三年前的冬天。有一天下午，老爷突然在书房里中风了。虽然最后脱离了危险，但往后的日子里，他不得不与拐杖为伴。这对一向健朗的老爷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那之后，他的身体状况便越来越差。几个月后，他就找来了一位律师，立下了一份遗嘱……”

封不觉插嘴道：“莫非……是夫人让他立的？”

“呃……这我就不知道了。”巴顿道，“不过丹尼斯少爷似乎是这样认为的，并且还因为遗嘱的事和老爷争执了许多次。记得有一次他们吵得非常凶，整个宅子的人都听到了少爷在屋里喊‘那女人是个巫婆！她应该被绑在火刑架上烧死！’”

“嗯……”封不觉思索了片刻，又道：“那么……你又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告诉我呢？”

“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去求助谁了，封先生。”巴顿一脸愁容地道，“今天老爷开枪的事真的把我吓坏了，丹尼斯少爷的话也是……我觉得这样下去肯定会出事的。老爷和夫人平日里都对我不错，我可不想看到他们任何一个遭遇不测、或是做出伤及人命的行为。”他顿了一下，“之前我在走廊里都看到了，您在面对突发状况时显得无比镇定，从您的眼神我就能看出您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所以我才来告诉您这些，我想，

或许您可以和老爷或是少爷谈一谈，劝说他们别干傻事。”

封不觉听到这儿时，表情始终没有什么波动，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道：“说到底，我只是个在山中遇到车祸的过路人而已。他们洛夫克拉夫特家的家事，我是没有资格去指手画脚的。”

巴顿低下头，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封不觉接道：“在我看来，你有些神经过敏了，巴顿先生。每个人都会说几句气话的……尤其是在情绪失控的时候。”他摊开双手，“什么女巫、火刑，很明显都是些比喻的说法。那句‘另想办法’，或许是指……借助诉讼手段之类的。”他站起来，上前拍了拍巴顿的肩膀，“放心吧巴顿先生，什么事都不会……”

“啊——”一声女人的尖叫乍然响起，打断了封不觉的话。

系统语音紧随其后：【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

菜单中，【留在别墅中，等待案件发生】那条已被勾去，新的任务出现：【勘察案发现场，等待警方抵达】

第008章 密室谋杀

“这回应该不是作者的烟雾弹了吧……”封不觉心道，“任务都已经更新了，而且从‘勘察现场’和‘等待警方’这种用词来看，妥妥儿的是杀人事件的节奏啊。”

“封……封先生。”巴顿有些无措地看着封不觉，“您听到了吗……”

封不觉回道：“总之……先去看看再说。”他快步走向门口，并挥手示意巴顿跟上自己。

二人穿过走廊，奔跑着朝声音响起的方向行去。

这次的尖叫声来自一楼，在别墅的东侧，正好是与觉哥的这间客房对称的一个房间。

封不觉和巴顿是闻声后最先赶到现场的，在转过走廊的一个转角后，他们便瞧见了面如死灰的卡萝尔夫人。那个女人正坐倒在走廊的地上，口中喃喃地念叨着：“噢……上帝……不……这不是真的……”而她的视线，则死死盯着眼前那扇敞开的房门。

“夫人，这是怎么了？您没事吧？”巴顿问道。

封不觉好像不是很在意卡萝尔夫人的状况，只是稍稍瞥了她一眼，便大步流星地走向那间客房，转身朝门中看去……

站在门口便可望见，一具男人的尸体，正瘫坐在沙发椅上。他的头歪向一边，双眼翻白、口半张着，而他的脖子、领口、上衣，皆已被大量的鲜血浸染。

伴随着一阵脚步声，又有几人赶来，走在最前面的是杰克，他边走边问道，“怎么回事？”

紧随其后的，还有鲍威尔医生、亨德森管家，以及奥黛

塔夫人。他们皆是带着疑惑和担忧的表情，出现在了走廊中。

封不觉二话没说，在围观群众接近以前，迅速冲进了屋内，检查了床下、壁橱以及浴室里有没有藏人，然后近距离看了一下死者的伤口，在确认丹尼斯已经死透了之后，觉哥又疾步退到门口，正好迎上了杰克。

“噢！上帝！丹尼斯！”杰克看到尸体后猛然一惊，愣了两秒后就想往门里跑。

但一条有力的胳膊拦住了他，把他挡在了门外。

“你干什么！让我进去！”杰克激动地嚷道。

“他已经死了。”封不觉道，“你进去也做不了什么。”他用一种从容的、坚定的态度说道，“如果你不想在凶杀现场留下什么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最好就别迈进这扇门。”

这时，亨德森也来到了门前，他刚一探头瞅见尸体，脸部就一阵痉挛，当即痛苦地捂住胸口摔倒下去。

杰克就在他旁边，本能扶住了亨德森，“嘿！亨德森，你还好吗？”

不远处的鲍威尔医生赶紧上前，“他有心脏病！快，先让他躺下。”他抬头看向巴顿，“巴顿先生，我的房间里有药箱，请……”

“哦！我这就去！”巴顿没等医生把话说完便明白了对方的意思，扭头就往回跑。

他经过转角时，正好与女佣奥利弗擦肩而过。

“出什么事儿了？巴顿先生？”奥利弗疑道。

但巴顿可没空理她，心急火燎地冲了过去。

站在房间门口的封不觉，冷眼观察着每一个人的行动。此刻，他再度开口，“奥利弗女士。”

“呃……什么？先生。”远在走廊尽头的奥利弗一脸茫然地

问道。

“请打电话报警。”封不觉平静地说道，“这里发生了凶杀案。”

奥利弗的反应自然是很吃惊的，但封不觉的语气丝毫不像开玩笑，结合走廊里众人的状况，奥利弗后知后觉般惊叫一声，“噢！太可怕了。”

封不觉可没空去稳定每个人的情绪，他只是自顾自地做着该做的事，将头转向另一边，对着已呆若木鸡的奥黛塔夫人道，“夫人，能劳您到二楼去……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您的丈夫吗。”

“嘿！伙计！”正跪在地上帮医生抢救亨德森的杰克，突然抬起头来，“你到底是谁啊？这儿什么时候变成你在发号施令了？”

“我只是个尚算冷静的局外人。”封不觉的视线迅速扫过了每一个人脸，“相信你们也应该清楚，有被害者，就有凶手。”

此话一出，众人的神情皆是骤然一变。

“所以，在警察抵达以前，我希望诸位可以配合我保护现场。”封不觉说着，自己也走出了房间，他正想顺手关门，却发现……面向走廊的门锁上，插着一把钥匙。

“卡萝尔夫人。”封不觉立即问道，“您打开门前，门是锁着的吗？”

经过了几分钟的时间，加上周围的人多了起来，卡萝尔的情绪也稍稍稳定了一些，但随即就开始抽泣不止，没法儿回答封不觉的问题。

“请回答我，这很重要。”封不觉追问道。

“呜呜呜……是……是的。”卡萝尔勉强地挤出一句。

“怎么了？”杰克对觉哥道，“那说明什么？”

封不觉抬手指了指客房对面的窗户，说道：“那是卧室里

唯一的窗户，此刻是关着的，窗把手也是下嵌的状态。”他顿了一秒，接道，“这间房的布局和我所在的客房一样，浴室里还有一扇毛玻璃窗，但其尺寸很小，边长不超过十英寸，根本无法供人通过。”

杰克似乎反应过来了，神情陡变，“你是说……凶手……还在房间里？”

“怎么可能呢……”封不觉否定道，“哪儿有人会在行凶以后关好门窗留在现场的……再说我刚才也已经看过了，屋里没有别人。”他摸着下巴道，“看来……这是密室谋杀。”

他们说话间，巴顿已拎着药箱急急忙忙地跑了回来。

“快！把药箱给我。”鲍威尔医生接过药箱，娴熟地找到了所需的药物，给老亨德森扎了一针。接着，他又用听诊器听了片刻。随后才长吁一口气道：“呼……应该没有大碍了。我想他是受惊过度，休息半天就会好的。”

鲍威尔抹了把额头上的汗，说道：“杰克，帮我把他抬回房间好吗。”

“好的……”杰克一边回答，一边斜眼瞪着封不觉，冷冷道，“反正这儿有大侦探坐镇，也不需要我来掺和。”

第009章 斯科菲尔德警探

警察来得比想象中快，二十分钟就到了。

在这二十分钟期间，巴顿将卡萝尔夫人搀扶起来，送到客厅去休息；亨德森管家被抬回了房间，由于他还没有完全缓醒过来，暂时由奥利弗大妈照顾着；杰克和鲍威尔把亨德森抬走后，很快又返回了案发现场。不过觉哥仍然是严防死守，不让任何人进门，包括他自己。即使是闻讯赶来的科尔斯顿老爷，也没能过封不觉这关。

这位家主确有过人之处，虽然他来的时候情绪很激动，但当封不觉说出了阻拦众人进入现场的理由后，科尔斯顿很快就冷静了下来，而且还肯定了觉哥的做法。

随着一辆鸣着警笛的警车停到别墅门前，系统提示也在封不觉耳边响起。他的任务便更新为：【协助警方展开调查】

巴顿去应了门，一路引着几名警官来到了案发的房间门口。

这时，走廊里等着的有五个人，除了封不觉外，还有科尔斯顿老爷、奥黛塔夫人、杰克少爷以及鲍威尔医生。

巴顿身后跟来了三名警员，为首的一名探员，是一身西装的便服打扮，头戴一顶圆帽，脚上皮鞋锃亮。他看上去五十岁左右年纪，体态微胖，络腮胡修得很有特点，眉宇间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感觉。

另外两名警员比较年轻，其中一位还生了张娃娃脸，看着像学校刚毕业的半大孩子。他们俩都是穿制服的，看款式……很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英式黑色警察制服，但细节上又有些不同，毕竟这里是个虚构的国家，这种差异也是可以

理解的。

“我是斯科菲尔德探长。”那名便装探员行到众人面前，言道，“请问哪位是洛夫克拉夫特先生？”

科尔斯顿拄着拐杖上前几步，说道：“我是科尔斯顿·洛夫克拉夫特，别墅的主人……”他顿了一下，“死者的父亲……”

斯科菲尔德用锐利的目光与科尔斯顿对视了几秒，毫不掩饰怀疑之色。像他这样的警探，早已养成了职业病，比起寻找证据来，他更善于和“人”打交道、在审问中寻找突破口。

“那么……尸体在哪儿？”斯科菲尔德问道。

“就在那间房里。”科尔斯顿指了指封不觉身侧的房门。

“嗯，抱歉，借过。”斯科菲尔德闻言，便向身后的两名手下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们跟上。

三人走到门前时，封不觉便从门口让开了。

斯科菲尔德在经过觉哥身边时，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也没怎么在意，便把注意力转到了房门上。

“嗯？”斯科菲尔德看到门锁上还插着钥匙，稍稍犹豫了一下。他试着转动门把手，发现门其实没有锁。两秒后，他便在打开的房门后面，看到了沙发椅上的尸体。

“有人搬动过尸体吗？”斯科菲尔德没有立即进门，而是回头问道。

“没有。”一旁的杰克接道，“卡萝尔发现尸体后，这屋子就一直保持着原样。”

“您是？”斯科菲尔德问道。

“我叫杰克。”杰克回道，他用下巴朝尸体的方向示意了一下，“坐在那儿的男人，是我的哥哥丹尼斯。”他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卡萝尔是丹尼斯妻子，她现在正在客厅。”

斯科菲尔德盯着杰克看了几秒，又回头看了眼房间，“是你让大家不要进去的吗？”

“不，是他。”杰克指了指封不觉。

斯科菲尔德转过身，还未开口，觉哥便抢道：“您好警官，鄙人封不觉。”

“封……”斯科菲尔德听到这个名字时，竟神色一变，他又睁大了眼睛，重新将封不觉上下打量了一番，“什么？你说你叫封不觉？”

觉哥从对方问话的语气中，隐约感觉到这个警察听过自己的名字，联想到剧本简介中的设定，他试探着回道：“是的，封不觉，我是一名侦探。”

“噢！真的是您吗！”斯科菲尔德忽然提高了声音，他又冲着觉哥的脸猛瞧了几眼，似乎是确定了什么，才接道，“难怪我觉得眼熟，现在想起来了，我在报上见过您！您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名侦探封不觉啊！”

“嗯……原来如此……无论我对NPC说什么名字，反正系统会默认我扮演的角色就是这个名字了是吧……”封不觉心道，“话说……我还真是个‘名’侦探啊。连这种地方的警察都听过我的名号，说明是相当有名的那种啊，基本赶上波洛（Hercule Poirot，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比利时侦探。与某个住在伦敦的、深藏功与名的、偏执的自恋狂不同，波洛在设定上是个很有名的侦探，他的许多案件被媒体报道过，他的名字也被公众所熟知。值得一提的是，在《赫尔克里的丰功伟绩》这部作品中，作者曾隐晦地暗示：1864年时，福尔摩斯一家在他们第二次欧洲大陆旅行时拜访了波洛一家。这应该也是克里斯蒂对柯南道尔的一次致敬吧，人人都爱偏执狂。）了吧……”

“啊，没错，就是在下。”封不觉表面上还是一种泰然自若、高深莫测的神情，冷冷地回答道。

“哦！我还在奇怪，怎么会有一般民众懂得保护现场的。”斯科菲尔德道，“原来是有您在这里的原因啊！”

此时，洛夫克拉夫特家的那几位，脸上都露出了十分复杂的表情，这种表情有两个含义：第一，是惊讶，他们都没想到，眼前这货真是个大名鼎鼎的名侦探。第二，就是心虚了……因为有秘密的人，都是不太希望和这种专门揭示秘密的人打交道的。

“噢！那真是太好了！”斯科菲尔德接着道，“请您务必要对我们指导一二，有您在这里坐镇，我想案件定能很快就告破的。”

“呵……呵呵……我尽力吧。”封不觉干笑道，心中却在念叨着：“虽然我对自己的推理能力也是挺有信心的，但案件迅速告破什么的……真的好吗……

这才第九章而已啊，要是五章之内就把案子给解决了，剩下来的二十章只能让读者去看作者用脸滚键盘滚出来的乱码了啊……

话说你这货的名字整整有五个字那么长，加上洛夫克拉夫特这种六个字的姓氏频频出现，以及上面那一大段注解，都是暗中在抻长字数的卑劣手段吧……这种刷新下限的手段发挥的作用其实也是微乎其微的呀……

果然，想撑到三十三章，还是要靠本大爷的实力才行啊！”

第010章 细勘密室

警方的勘察工作开始了，当然，也可以说是封不觉的勘查工作。

在与斯科菲尔德攀谈了几句后，觉哥才得知，此次来到这间山中别墅调查命案的，总共只有四名警员……除了斯科菲尔德和他带进屋的两名手下，还剩下一人正留在屋外看车。

不过这也是情理之中的，像这种偏远地区的警局，资源本就十分有限，派两辆警车、四名警员上门，已经说明他们对这案子很重视了。

“天色有点晚了，警探，您是否考虑先让手下把尸体带回镇上去检验呢？”封不觉问这个问题时，正单膝跪在尸体旁的地板上，将头凑近丹尼斯的颈部，仔细观察着伤口。

此时，门外走廊上的诸人已经离去，门口留有一名警员站岗，另一名警员则开始做一些初步的笔录工作。

“镇上只有一家诊所，我想那儿的大夫可应付不了这种工作。”斯科菲尔德回道，“我们镇子很少发生这样的命案，要验尸的话，恐怕得把尸体送到距离这里半天路程的奥格威市，那里的警局配备有法医……”

“好了。”封不觉打断道，“当我没问吧。”他说着，站起身来，绕到沙发椅后方，扶着丹尼斯的头，轻手轻脚地移动了几分，看了几秒后说道，“他是被勒死的，伤口很细，交于颈后，凶器应该是钢丝或是鱼线之类的东西。”

“嗯……”斯科菲尔德跟在封不觉身边，也看到了丹尼斯脖子后方的状况。

封不觉接着道，“除了被线勒割出的伤口外，脖子的正

面，还有许多不规则的小伤口。”他举起死者的手，用一根牙签挑出了其指甲缝中的一缕皮肉，说道，“显然是他自己用手指抠的。”

斯科菲尔德想了想，接道：“嗯……这是他被别人从后方勒住脖子时，试图把线扯开而留下的？”

“徒劳的挣扎。”封不觉冷冷道，“只要行凶者勒得够紧，即使是用麻绳当凶器，被害人想把手指抠进麻绳和皮肤的间隔中也是很难的，何况是那么细的线呢……如果凶手臂力足够强，把整个人头割下来都有可能。”

听着觉哥那淡定的叙述，看着他那冷漠的、专注的神色……连斯科菲尔德这位见过大场面的警探，都不禁打了个冷颤。

“沙发椅前方的地毯有被死者用脚尖顶过的痕迹，明显朝前褶出了几层。”封不觉将视线下移，“结合地毯上被蹭出的磨痕……初步判断，他就是坐在这张椅子上被活活勒死的，断气后，凶手也没有搬动过他。”

说到这儿时，封不觉忽然看到了什么，他弯下腰，略微推开了死者的腿，从沙发椅的垫子上捡出了一个烟头来。

下一秒，他立刻转头看了一眼旁边小桌上的烟灰缸，那里面也有几个烟头。觉哥将两者拿到眼前比对了一番，还凑近闻了闻，确认是同一个牌子后，念道：“遇害时正在抽烟吗……”

“所以……凶手是事先躲在这房间的某处，从背后偷偷接近目标，然后突下杀手？”斯科菲尔德推测道。

封不觉摇了摇头，回道：“这个房间里，能够藏身的地方只有床下、壁橱以及隔壁的浴室。”他走到浴室那儿，轻轻推动了浴室的门，木门的门轴即刻发出吱呀一声响动，“那些木制的门和家具，多半都会发出这种动静。凶手要是藏在浴室、壁橱这些地方，那出来的时候肯定会有声音。”他又来到

床边，“至于床底下，要藏进一个成年人本就很困难，而且死者的脸是面向这张床的，出来时就会被看到。”

“那……说明死者遇害前，是知道凶手和自己共处一室的。”斯科菲尔德想了几秒后道，“但是他没有防备。”

封不觉耸耸肩，说道：“嗯，凶手肯定是与丹尼斯相识的人。所以，当凶手走到丹尼斯的视线死角、取出凶器时，丹尼斯还在轻松地抽着烟。”

“果然，凶手就在这栋别墅里吗……”斯科菲尔德若有所思地念道。

“怎么？听上去您已经有怀疑的对象了？”封不觉道。

“呃……只是些还不太成熟的想法。”斯科菲尔德道。

“不妨一说，警探。”封不觉道。

斯科菲尔德犹豫了一下，朝大门的方向（门保持着敞开的状态）扫了一眼，才略微压低了声音道：“我怀疑……是科尔斯顿老爷。”

“哦？何以见得？”封不觉问道。

“您不觉得……那个老头儿显得太镇定了吗？”斯科菲尔德道，“他的言谈举止，可不像是刚刚遭遇丧子之痛的老人应有的反应。”

“不，他的反应很正常。在您来之前，也就是他刚刚得知儿子遇害时，的确是很激动的，只不过他比一般人更快地冷静了下来。”封不觉道，“因为他不是一般的老头儿。”他顿了一下，“科尔斯顿身上至少有四个很明显的迹象表明他有过军队背景，丹尼斯也在我面前提到过这点。科尔斯顿见过的死尸或许比你我见过的活人都多，他的意志过硬，也足够理智，这种人是不会轻易崩溃的。”

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行到了窗户边上，“另外……您也看到了，科尔斯顿老爷需要拐杖的帮助才能行走，而这件案子的凶手，则必须双手持着凶器，靠近被害人。”他说话间，

眼前一亮，似是在窗框边缘发现了什么，不过他的叙述并未停下，“何况……如果是和父亲共处一室，丹尼斯是不会背对对方，边抽烟边说话的，那样太不敬了。”

“您发现了什么吗？”斯科菲尔德也注意到了封不觉的举动，快步跟过来查看。

“啊……只是破解了凶手逃出密室的方法而已。”封不觉用很轻松的语气回道，“这倒不是什么难题。”他用手指了指窗框，“看这儿……”

斯科菲尔德循着觉哥指的方向一看，发现了一抹颜色很淡、且边缘齐整的血迹，“那说明什么？”

“说明凶手直接利用凶器，就制造了这个密室。”封不觉说罢，便打开窗户探头出去观看，“这别墅地基挺厚，窗沿距离外面的草地大概有一点七米的高度。”他说着，自己就爬了出去，反正这儿也只是一楼……

“嗯……除了科尔斯顿和奥利弗，其他人都有嫌疑。”封不觉翻身跳到屋外的草坪上后，念叨了一句，随后就开始低头检查脚印。

第011章 关于钥匙的推测

很可惜，别墅外的草坪上看不出什么明显的线索，因为这儿的草坪用的是假俭草。这种植物，夏秋季节生长最为茂盛，匍匐茎发达、再生力强。在这样的草坪上，除非可以去碾踏，否则脚印不会存留太久。

封不觉又抬头看了看窗沿和别墅外墙，那儿也没留下任何痕迹。不过他没有半点失望，因为他根本不急着找出真相……

“趁着天没黑，我想在别墅外围勘察一下，您要一起来吗？”封不觉对窗户里面的斯科菲尔德道。

“哦！好的。”斯科菲尔德自然不会放弃向名侦探请教的机会，他回道，“您稍等一下。”话音未落，他就转身离开了窗边，跑到房间门口，跟站岗的那名警员交代了几句。随后才折返到窗前，学着封不觉的样子，从那扇窗户里翻了出来。这警探倒也心细，他做动作的时候很小心，生怕碰到窗沿上那一抹血迹，破坏了证据。

来到屋外后，斯科菲尔德便在封不觉的带领下，绕着别墅巡视起来。

“封先生，您刚才说……密室？是什么意思？”斯科菲尔德问道。

“你看过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吗？”封不觉问道。

“呃……没有。”斯科菲尔德道，“我很少读小说。”

“好吧……密室杀人，是所谓‘不可能犯罪’中的一种。”封不觉也不就文学方面的问题和对方多啰嗦了，直接说道，“进屋的时候，你注意到门上插着的钥匙了吗？”

“嗯，是的。”斯科菲尔德回道。

“这种房门，有两种锁法。第一种是……门内的人，在门关闭的情况下，逆时针转动锁背面的铜帽形门闩；第二种是……门外的人，在门关闭的情况下，用钥匙在外面倒转两圈。”封不觉解释道，“发现尸体的卡萝尔夫人，是因为房门锁着，叫门也没人应，才会用钥匙去开门的。”

斯科菲尔德想了想，接道，“也就是说……在尸体被发现时，那间屋子的门窗都是从里面被闩上的状态。”

“封闭的空间内，只有死者一人，没有第二人，但死者的死状却显示不是自杀所致。”封不觉道，“这种案件中，凶手使用的手段，就构成了密室杀人。”

斯科菲尔德应道，“哦……”他顿了一下，疑道，“等等，以眼前这件案子来说……如果凶手也有钥匙呢？”

“您来之前，我已经在走廊里询问过众人几个问题了，关于这点，我当然也问过。”封不觉回道，“这栋宅子里，每间房都有两把钥匙，一把常用的，一把备用的。

备用钥匙全部串在一起，由管家亨德森先生贴身保管。我已经看过那串东西了，铁环是做死的，上面的钥匙皆无法单独取下，简直像是中世纪的地牢钥匙似的……

由于亨德森突然发病昏倒了，目前备用钥匙暂由科尔斯顿老爷拿着。”

“而常用钥匙，都是单独的一把。”他说着，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钥匙，“这就是我所住客房的常用钥匙，我在房间里一张桌子的抽屉中找到的。”他顿了一下，接道，“那些平日里空置着的房间，女佣会定期打扫，所以通常都不上锁，钥匙也就直接放在屋里。”

封不觉说话间，已来到了别墅后方，他转过一个弯后，继续说道：“既然案发那个客房的常用钥匙在卡萝尔女士手里，那么凶手拥有钥匙的情况，就有三种……一，凶手就是管家亨德森；二，凶手从管家手中偷走了备用钥匙，杀完人

锁完门之后，又物归原主了；三，凶手设法复制了一把常用钥匙。”

斯科菲尔德道：“嗯……您判断这个房间是密室，也就是说，您认为这三种情况都不太可能吗？”

“对。”封不觉回道，“首先，第一种情况，亨德森管家就是凶手。”他开始逐一解释，“这可能性几乎是零……因为那老头儿在看到尸体后直接就吓得心脏病发、险些完蛋。当时我与他近在咫尺，旁边又有医生在。如果那是装出来的，那亨德森先生就能拿奥斯卡奖了，而且鲍威尔医生也成了他的同谋。

当然，还有一种比较极端的假设——精神分裂症。比如……杀人的是亨德森管家的另一个人格，而主人格对此一无所知之类的。”

“嗯……原来如此。”斯科菲尔德点头道。

“第二种情况，可能性同样微乎其微。”封不觉接着道，“因为这种做法的风险和难度都极高，偷钥匙时被发现也就罢了，如果在还钥匙时被发现，那杀人的事情等于是一并败露。而且从凶手偷走钥匙直到暗中归还的这段时间内，亨德森管家随时都可能发现备用钥匙丢失。这段时间恰巧是凶手行凶的时间，如果案发后亨德森把这个情况跟警方一说，那布置密室也就毫无意义了。”

没等斯科菲尔德回应，觉哥便紧接着开始说下一条，“第三种情况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是……”他忽然停在了一棵树前，抬头张望了一阵，才接道：“……但是丹尼斯夫妇每年来别墅的次数有限，而他们每次来时，所住的客房并不是固定的。因为卡萝尔夫人比较挑剔，在不同的季节，她会选择不同的房间朝向。

凶手不可能预测到他们今次到底入住哪个房间，因此……如果是第三种情况的话，就说明……除了那些常年有人住的房间以外，凶手把其余所有房间的常用钥匙都偷出去

备份了一把。

而他、或者她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某一天，在杀死丹尼斯后，将房间伪装成密室。”

“这的确有些匪夷所思了。”斯科菲尔德接道。

“技术上来说是可行的，风险也不算太大。”封不觉道，“只是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很低，而且……其目的性暂时成谜。”他绕着眼前的大树转了几圈，又朝别墅的二楼窗户望了一眼，然后便继续朝前走去，“综上所述……让我们姑且把凶手拥有钥匙的情况排除，再去考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完成这个密室呢？”

觉哥的语气像是老师问学生，但他眼前那位五十岁的警探大叔却是满不在乎，一脸虔敬地问道：“想必和那窗沿上的血迹有关吧？”

“其实方法很简单，用一根比较坚韧的线即可完成。只要实验个一两次，这栋房子里所有带窗户的房间，都可以这样玩儿。”封不觉抬手示意了一下别墅的方向，“外面我已经看完了，我们进屋吧，我去给您演示一下。”

第012章 案件重演

十多分钟后，封不觉领着斯科菲尔德和那名原本守在别墅外的警员，来到了自己的客房，准备进行密室布局的演示。

这间房基本就是案发现场的镜像，除了布置完全对称之外，门和窗的结构、材质也都是一致的。用来做案件重演是再合适不过了。

斯科菲尔德自然是满怀期待的，他想亲眼看看这位名侦探要如何破解眼前的迷局。

封不觉刚才已经在征得屋主同意的情况下，去杂物室里弄了个类似凶器的物件——一根断了的琴弦，此刻他将其拿出来，走到房间中间，回头对两名警员道，“既然条件充分，且不会破坏到真正的现场，不如我们先来重现一下犯罪经过吧。”

“就是说……”斯科菲尔德应道，“由我们三个把案发的经过重新演一遍？”

“两个就可以了。”封不觉道，“我来演凶手。”他将目光投向了斯科菲尔德身旁的那名警员，“这位……”

“邓普迪，先生。”邓普迪警官用手微微抬了抬自己的帽檐，自我介绍道。这是个颇为高大的青年警员，和丹尼斯留着一样的小胡子，不过相貌和气质就显得平易近人许多了。

“邓普迪警官，你的体型和被害人比较接近，就由你来扮演一下死者吧。”封不觉道。

邓普迪跟身旁的上司交换了一下眼神，得到对方应允后，他便朝前走了半步并回道，“乐意效劳，先生。”

“那么……咱们就开始吧。”封不觉伸手朝椅子的方向示意

了一下，对邓普迪说道，“请你坐到那张沙发椅上。”

邓普迪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弯腰坐下。

封不觉说道，“请尽量坐得自然一些。”

邓普迪回道，“好的。”他说着，又往椅背上靠了靠。

“丹尼斯遇害前，就像这样，坐在沙发椅上抽着烟。”封不觉开始解说道，“而凶手，与他共处一室。”他走了几步，来到了邓普迪的侧后方，“房间的这一侧，全部都处于丹尼斯的视线盲区。这边有一个壁橱、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和通往浴室的门。”

“在丹尼斯没有戒备的情况下，凶手有很多种方法可以不动声色地走到这块区域来。”封不觉举例道，“可能一，一边和丹尼斯谈话，一边来回踱步，慢慢走到对方的后面；可能二，宣称自己要上个厕所（浴室即卫生间）；还有可能，凶手假意要到橱柜里取什么东西……”他边说边走，不知不觉间，已悄然绕到了斯科菲尔德的身后，“瞧，这非常容易。”

“啊！您是什么时候……”斯科菲尔德愣道。他本来还在聚精会神地思考着封不觉所说的话，听到此处才意识到，名侦探先生已将第一个例子演示了一遍。

封不觉耸耸肩，走回了沙发椅那边，“人在没有防备的、放松的状态下，是很容易被偷袭的。可以说，这世上大部分人，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一种不设防的状态。”

他又举例道，“比如说，您正坐在一家经常光顾的餐厅中用餐，忽然，有一名服务员、或是一名顾客从您身旁匆匆走过，这时候，您的大脑会不会提醒道：‘要小心，这家伙可能会从衣袖里掏出一把刀，回身插爆你的头。’

又比如，您坐在温暖舒适的家中，洗完了澡，正翻看着一本连载中的小说。这时候，您会不会考虑……就在您侧方的窗户外面，正有人用狙击枪在瞄准你。”

斯科菲尔德和邓普迪听到这话，皆是本能地朝房间的窗

户那儿望了一眼……

封不觉举起右手，用食指轻轻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我们的大脑，无法承担那种长时间不间断的、歇斯底里般的警戒任务。所以，只要思想上认定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安全的，人就会卸下‘不必要的防备’。”他顿了一下，“再来看眼前这件案子……丹尼斯被害时，是身处父亲居住的山间别墅客房里，还是和一个熟识的人共处一室。他在思想上，当然不会警惕着‘对方有可能突然拿出一根钢线把我勒死’，可他万万没想到……”

封不觉说到此处，双手拿起琴弦，朝着邓普迪走去。后者虽然知道这只是在还原杀人的经过，但还是不由得紧张起来。觉哥的各种诡异言论和其诉说时的冷血口吻，都让这位警官感到后脊梁发凉。

“死者的身材和你很接近，后颈部正好能靠在沙发椅背的上端。对凶手来说，这是一个很适合发力的，理想的高度。”封不觉说着，拍了拍邓普迪的肩膀，“请体会一下，被人从后面突然勒住时的感觉。”

“嗯……”邓普迪还没应声，封不觉就把琴弦放到了他下巴前方，“假设你的脖子此刻已被我勒住了，颈部以上强烈的充血感、窒息感正在夺去你的生命。那么，在断气前那仅有的一分钟里，你在慌乱和痛苦中，会作何反应？”

“我会试着把脖子上的束缚解开，同时……”邓普迪想了想回道，“拼命将身体朝后顶。”

斯科菲尔德闻言，看向觉哥道：“现场地毯上的痕迹，还有死者脖子上的抓伤，都佐证了这些反应。”

“还有呢？”封不觉示意邓普迪警官接着说。

邓普迪又体会了一番，忽然想到了什么，惊道：“我想我会试着去抓住凶手的胳膊或者身体。”

“嗯……没错。”封不觉点点头，沉吟道，“只是……坐在

一款底座扎实、重量也很沉的沙发椅上，脚下又是难以借力的地毯，在这种状态下被人从身后用钢线勒住脖子的话……即使死者奋力朝后方伸手，也是很难够到凶手身体的。”

“前臂！”斯科菲尔德恍然大悟般在一旁接道，“死者在挣扎过程中，很可能会在凶手的手上、手腕、乃至前臂留下抓握的伤痕！”

“嗯。”封不觉接道，“还不止如此……”他顿了一下，“通常来说，要勒死一个二百磅重的壮年男子，动作务必要快速、有力。不过，本案的凶手使用的是钢线一类的凶器，这是勒颈杀人最好的工具，不但易于隐藏，而且对行凶者的力量要求不高。就算是女人、或未成年人，都可以用这玩意儿干掉一名壮汉，职业杀手也常会选用这种方式杀人。”

觉哥说着，缓缓举起了自己的双手，手掌向前道，“然而……使用这东西必须注意的是，如果不做好防护措施，自己的手掌也很容易受伤。”

第013章 密室之谜

“杀人不是长跑或者骑自行车，不存在保留体力的说法。除非凶手是个杀人如麻、经验丰富的职业刺客，能够恰到好处地掌握出手的分寸，并对目标的各种反应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否则，行凶者一定会全力以赴，用最大的力道去勒紧目标，直到被害人完全失去抵抗为止。”封不觉解说道，“那么，凶手的手掌，也势必会留下些许割伤或挫伤。”他用自己的手示意了一下，“受伤的位置，大致应在手掌边缘，小指根部的下方。纵使事先将钢线绕着手缠绕几圈来增加手掌的受力面积，在实际行凶时，大部分的力道还是会由这个部位承担。”

“那这个案子不就等于是破了吗！”斯科菲尔德激动地道，“别管什么密室了，邓普迪，你赶紧去把这栋别墅里的人都召集起来，检查他们的手……”

“先别急，警探。”封不觉用有气无力的口吻打断了对方，“别忘了我说的那个前提……‘如果不做好防护措施’。”他耸了耸肩，“只要凶手戴上一副稍微厚实点的手套，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如果那副手套够长的话，其手部和前臂被死者抓出伤痕的概率也会大大下降。”

这盆冷水，顿时就将斯科菲尔德和邓普迪眼中振奋的光芒给浇灭了。

“不过您的想法没错。”封不觉道，“检查工作还是要做的，只是我们得清楚，即便手上没伤，也未必能证明某人就不是凶手了。”他还补充道，“另外，你们也看到了，死者流了不少血，他自己的手上也沾了许多。如果凶手没有戴手套，其手上就很可能沾到不少血迹，那他/她逃逸时就会到处留下血指印了。当然……虽说我认为这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

排除这个凶手在逃离前先去浴室里洗过手。”

斯科菲尔德点点头道：“嗯……那么，除了凶器以外，现在还要留意的就是一副沾着血的手套。”

“不可能找得到的。”封不觉又道出了一个坏消息。

“啊？您说什么？”斯科菲尔德疑道。

封不觉直接回道：“凶手杀完人，并把房间布置成密室以后，所处的位置是窗外……也就是别墅的外面。他/她只要稍走一段距离，把凶器和手套朝山谷中一扔……谁能找得着？”

“呃……”斯科菲尔德都不敢再接话了。眼前这位名侦探先生只要一开口，就能点出某条线索来，但两句话不到，就又把线索掐断。

封不觉这时已转身朝门的方向走去，“之前勘察案发现场时，我非常仔细地检查过……除了尸体周围，唯一能找到的一处血迹，就是窗沿上那抹极淡的血痕。因此……我的推测如下……”说到这儿时，他已来到了房门口，顺手将客房的门给锁上，并继续道，“凶手杀完人以后，首先擦拭了一下凶器，把线上的血迹尽可能擦净，放在一边待用。然后，他/她脱下手套，将其内外翻过来并捏成一团，也暂且放在一旁。接着，凶手就走过来锁门。当然了，我觉得有七成以上的可能，当凶手杀人时，那扇门就已经是锁着的了。”

觉哥说着，又回身往窗户那儿走去，“确定了门已从内部锁好后，凶手便拿上手套来到窗边，将钢线绑在了窗上。”

突然，封不觉在窗前站住了，面露难色，“呃……二位警官，你们谁会打活结的？”

这货不善于编织的弱点再次暴露了……虽然没什么关系。

“嗯……您需要打哪种活结？”邓普迪走过来问道。

“什么……竟然有很多种弄法吗……”封不觉的神情前所未有的木然，因为谈话进入了对他来说如同盲区的领域……

“对啊。”邓普迪用手顶开警帽挠挠头发，“我有个大伯是水手，小时候他教过我蛮多种的，像双套结、渔人结、缩绳结、接绳结、八字结……”

此刻，觉哥看对方的眼神，就好似在说——“原来你就是传说中已然突破了系鞋带之术的超高校级的打结者”。

“总之……”封不觉干脆转移了话题，“你听我说一下，应该就知道是什么结了。”

这间客房的窗户，是传统的平开窗，左右两扇窗叶的中端，各有一个耙形的窗闩，封不觉用手指着其中一个窗闩的柄部道，“凶手就是把钢线的一端，绑在了这个柄上。然后他/她就翻到了屋子外面去，先关上了另一边的窗户，并嵌好窗闩。接着，让这扇窗的窗闩保持横着的状态，缓缓从外面将其关起。”

“哦！我明白了。”邓普迪听到这儿，已知道了封不觉的意思，他接过觉哥手中的琴弦，三下五除二就将其绑在了窗闩的柄上，然后快速翻到窗外，一手拿着钢线的另一端，一手缓缓将窗户关起。接着，他便从窗缝中将钢线朝外扯出。

“对，就是这样……”封不觉对身旁的斯科菲尔德说道，“您看，线的位置，必须是卡在窗户下缘缝隙里的，这样凶手在扯线时，窗闩就会向下转动至嵌好。”

斯科菲尔德看到这儿也明白了，“当窗闩嵌好后，便是竖着的状态，继续拉扯，钢线的结环就会从闩柄的末端脱落。这时，活结会散开，那么最后只要把线给拉出去就行了。”他指了指窗沿，“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摩擦，线身便在窗沿上留下了血痕。”

“对，虽然凶手为了避免这个设计败露，已擦拭过凶器上的血迹了，但想一丝痕迹都不留，还是很困难。”封不觉接道，“一般人在杀完人之后，都会想着尽快逃离现场。”觉哥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窗户，拉了邓普迪一把，帮他爬回屋里，“本案的凶手虽然事先已有了计划，但真正到落实时，心

态不会和常人有太大差异。”

封不觉离开了窗边，在房间中踱步着说道：“如果他/她事先准备了另一根钢线专门用来布局，或是在行凶后到浴室里用水仔细地清洗过凶器……那我们破解这个密室的难度或许还会更高一些。”

“通常是没人会做到这种地步的吧……”斯科菲尔德接道。

“呵呵……”封不觉笑了笑，这一声笑意味深长，让两名警员毛骨悚然。

“好了，谋杀的基本手法已经清楚了。”觉哥伸了个懒腰，朝门口使了个眼色，“接下来……让我们去和这件案子的嫌疑人们谈一谈吧。”

第014章 迟来的南希小姐

正当封不觉和两名警员穿过门厅，准备去和那位负责询问的警官碰头时，别墅大门外竟响起了汽车驶来的声音。

三人闻声后，自是驻足而立，将视线投向了门的方向。斯科菲尔德和邓普迪皆是面露疑色，而封不觉则依然是一副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的淡定状态。

前文已提过，封不觉对脚步声是有一定研究的。所以，当车上的那位访客走出车来，边掏钥匙边接近大门时，觉哥的脑中已经有了许多推断。

他当即开口道：“女性、二十到三十岁之间、体态匀称、穿长筒马靴，此刻……略感焦急。”

话音未落，门开了。一位二十六七，金发碧眼的美女出现在门前。她身着夹克和牛仔裤，脚上也确是穿着一双革制的长筒马靴。

“南希小姐？”封不觉试探着问道。

“嗯……是的，请问你是谁？”南希回答时，朝身穿制服的邓普迪看了一眼，“出什么事了吗？”

“确实……发生了一些糟糕的事。”封不觉伸出手，分别介绍了身旁的两人，“这位是从镇上来的斯科菲尔德探长；这位是邓普迪警官。”

两名警员分别扶了扶自己的帽檐，礼貌地向女士致意。

“我叫封不觉，是一名侦探。”封不觉接着道。

“警察……侦探……”南希露出了担忧的神色。

封不觉说出“糟糕”这个词来，一是让对方有个心理准备，二也是种试探。在看到了对方的反应后，觉哥又道：“我

想……还是由您的家人来告知您这个噩耗比较妥当。”他侧过身，朝二楼示意了一下，“他们在二楼的书房，和另一名警员待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过去。”

南希犹豫了几秒，又将封不觉他们几人上下打量了一番，也顾不上自己的行李还在车上，便朝二楼快步走去。

封不觉他们三人也在后面跟上，不过由于南希走得很着急，很快就超前了一大段，把三位男士抛在了远处。

“不可思议。”邓普迪这时开口道，“封先生，您是怎么知道门外的人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连名字都能叫出来？”

“听靴子踩在台阶上的声音、脚步声的频率、轻重等细微特征，就基本可以猜到来者的性别、体重和年龄。”封不觉回道，“至于名字……因为我之前已了解了一些洛夫克拉夫特家的情况，知道科尔斯顿还有一个女儿也会来别墅，所以看到她之后，根据头发的颜色、脸部的轮廓、年龄、装扮、气质等，我便推断她就是南希。

当然了……即使在门尚未打开的时候，我也猜测是她。毕竟这是个偏僻的所在，访客不会很多，如果是快……”他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差点儿把“快递”俩字儿说出来，还好及时刹住车，改口道，“如果这家人在某处订了货，让店家定期送些生活必需品上门，那来得也应当是个健壮的男人，与刚才的脚步声不符。”

斯科菲尔德用敬仰的眼神看着觉哥，赞道：“不愧是名侦探，瞬间就能想到那么多！”

“这个NPC搞什么呀……曾泰（《神探狄仁杰》中人物）附体吗……”封不觉在心里吐着槽，“把你的台词全部改成曾大人常用语录似乎也没差吧……

像什么‘恩师真乃神人也！’、‘您的意思是……’、‘毫无破绽！’、‘有道理！’、‘恩师所言极是！’、‘您想到了什么？’、‘您是怎么想到的？’等等……把称谓变成‘封先生’之后

说出来就算齐活儿了吧！

你这种看似毫无作用，实际却是侦探电影中不可或缺的推动者角色……在这只写了十四章的故事里面简直就是噩梦般的存在啊！你这样搞下去的话……本大爷为了维护自己的英明形象，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把真相迅速揭示出来的啊！”

封不觉最后忍不住轻声嘀咕起来：“不行……这样下去会撑不住的。适当的无理取闹已势在必行了……即使被当成神经病也无妨，反正只要最后把案件解决，别人也就没话说了。”

“嗯？您说什么？封先生？”斯科菲尔德问道。

“啊？啊……没……没什么。”封不觉扯开话题道，“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可以更有效地帮我们找出凶手。”他挥了挥手，示意斯科菲尔德和邓普迪凑近一些。

两名警员也没多想，当即朝觉哥走近了几步，作洗耳恭听状。

“我的计划是……”封不觉压低了声音，在二人中间窃窃私语一番。

一分钟后，他说完了，斯科菲尔德和邓普迪直起身子，对视了一下，又看了看封不觉。几秒后，斯科菲尔德一脸正经地道：“这真是个好主意！”

“哦？真的吗？”封不觉也没想到，对方竟然会如此干脆地赞成自己莫名其妙的策略。

“其实我以前在大城市当探员的时候，经常会对那些顽固的黑帮份子和毒贩子玩儿这招。”斯科菲尔德道，“他们都是老油条了，不使点儿手段不行。”他顿了一下，“只是……这间别墅里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好歹也是小镇的探长，对他们玩儿这手，似乎不太好……”

“而由您这位侦探出面，就好办多了。”邓普迪再旁接道，“我们警方并不需要为您所说的话负责。”

“那太好了，双赢啊。”封不觉露出了微笑。

三人说话间，已来到了二楼会客室的门口，还没进屋，就听到里面传来南希惊讶的呼喊声，“噢！上帝！这不是真的！”后半句话已带上了哭腔。

“别太难过了，妹妹，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事发生。”杰克回道。

这时，封不觉他们三个进屋了，扫视房间可见：沙发那边，负责询问的警员马克正在给卡萝尔夫人录口供，奥黛塔夫人正陪在卡萝尔身边轻声安慰着她；不远处的一张椅子上，坐着科尔斯顿老爷，他的脸上愁眉深锁，正与身旁的鲍威尔医生交谈着什么；巴顿独自待在房间的另一角，看上去坐立不安的样子；而杰克这会儿正站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南希扑在他的怀里哭泣着。

“警官先生，请过来一下好吗。”封不觉对马克说道。

马克转头，先是看了眼斯科菲尔德的脸，见上司点了点头，他才走过来，对觉哥道：“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是的……”封不觉有意识地与房间中的每个人进行了一次眼神接触，然后故意的、略微提高了声音说道，“请借一步说话。”

第015章 询问开始

二十分钟后，书房中。

封不觉正坐在书桌后，随手翻阅着马克警官用于记录口供的那本小册子。而斯科菲尔德警探则坐在桌子旁边的一张椅子上。

他们俩“征用”了这间房间，准备对嫌疑人们逐一展开单独询问。

“根据本案中已经确证的犯罪证据和相关信息，我们可以试着对作案人的犯罪心理作出合乎逻辑的刻画和判断。从收集资料、到归纳分析、再到推测结果，这三步是基本步骤。具体来说，就是运用演绎法……”封不觉正饶有兴致地向斯科菲尔德讲述（炫耀）着犯罪心理分析的理论。

“哦！演绎法！我有听过。”斯科菲尔德终于听到了一个明白的词儿，他接道，“是《福尔摩斯》小说里的概念吗？”

“不，‘演绎法’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种意思。”封不觉摇头，“在本案中，我们更多需要用到的不是福尔摩斯的那套演绎法，而是所谓‘犯罪心理画像’中的演绎法。”

“呃……那又是什么……”斯科菲尔德问道。

“推断犯罪者的心理特点，继而勾勒出他/她的一些生理特征、性格特点、日常习惯等，从而减少被怀疑对象的数量、圈定嫌疑人的范围。”封不觉解释道：“这并非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确是一种相当先进的侦破理念。”他舔了舔嘴唇，“在犯罪心理画像中的演绎法，分为两步，第一步，是通过与嫌犯交流，获取主要依据。这些依据可以是行为要素，也可以是犯罪心理痕迹要素；第二步，就是从犯罪心理学、物证技术学、侦查学等一般原理出发，联想犯罪行为或犯罪

心理痕迹与特定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画像结论。

当然了，具体的画像步骤有五步十几个重点，我就不细说了，短时间内也说不完。反正……我估摸着……十年后这些课程就会被搬上警校教程的……以后就是学院派的天下了，会写报告的人升得比较快。”

咚咚——

就在封不觉把话题越扯越远之际，敲门声响起，邓普迪警员在门外道，“卡萝尔夫人已经带到了，长官。”

斯科菲尔德和觉哥对视了一眼，后者很快点了点头，于是，警探便转过脸对外面喊道：“请她进来吧。”

门开了，卡萝尔夫人走了进来。她双眼红肿、泪迹未干，脸上昂贵的化妆品已然被手绢抹去了大半，那张本就算不上漂亮的脸，此刻看上去更是憔悴不堪。

“很抱歉，在这种时候，还要反复来打扰您。”封不觉说话时，邓普迪已从书房外面将卡萝尔身后的门给关上了。

卡萝尔回道：“没关系……你们也是职责所在。”她回话时的声音很低，略有些沙哑，这也是长时间哭泣的后遗症。

“嗯……请先坐下吧。”封不觉伸手示意了一下自己对面的座位。

斯科菲尔德适时上前，帮女士扶了扶椅子，让其坐下。

“谢谢您。”卡萝尔轻声对警探道了一句，便在正对着封不觉的位置上坐下了。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对方一坐下，封不觉就说道，“凶手就是这栋别墅中的某人，就在我们中间。”

对这点，卡萝尔也是有着一定心理准备的。哪怕她再怎么伤心，也不至于连这么显而易见的事都推测不出来。

“是……谁？”卡萝尔颤抖着问道。

“我的确想到了一些假设。”封不觉道，“不过在我完全确

定以前，想先听听您的意见。”

“我？”卡萝尔疑惑道。

“是的。”封不觉问道，“我想请您说说，您觉得凶手是谁？”

卡萝尔的眼神闪烁、目光不定，心中显然在思索着什么，但嘴上还是回道：“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来问我？”

“呵呵……”封不觉笑了笑，“既然您不想说，那我就来阐述一下自己的推论好了。”他往椅背上靠了靠，语气轻松地道，“我认为……杀死丹尼斯·洛夫克拉夫特的人，就是你，卡萝尔女士。”

“什么！”卡萝尔惊怒交加，声音也不自觉地高了起来，“你怎么敢那么说！我是多么的爱我丈夫！他死了我的心都快碎了，而你竟指责我是凶手！”

“按照您所说的证词……”封不觉丝毫不受对方激动态度的影响，自顾自地接道，“在您开门前，门是锁着的。而您打开门看到尸体后，根本就没进房间，直接吓得瘫倒在了走廊里。”他耸耸肩，“可当我们赶到现场时，房间里的窗户全都从里面上了锁，根本没有其他出口，凶手除了拥有钥匙的您……还会是谁呢？”他故意胡诌道，“我看……您是先杀人，然后把房间给锁上，出去处理完了凶器并洗掉了手上的血迹后，再折返回来，佯装成尸体的发现者，以此来洗脱嫌疑。”

“你……你这完全是胡说！”卡萝尔气得话都说不顺了，“我为什么要杀我的丈夫？”

“动机吗……我想是因爱生恨吧……”封不觉举起手上的小册子，轻轻挥了挥，“根据马克警官询问所得的情况……您和丹尼斯一个孩子都没有，是吗？”

“是的！那又怎么样！难道那犯法吗？”卡萝尔反问道。

“一对四十岁左右的夫妇，男方家境殷实，女方的家庭更

是财势显赫。在没有任何生活压力的前提下，若夫妻恩爱，为什么会没有孩子呢……”封不觉念叨着，“虽然不犯法……但非常奇怪，您不觉得吗？”

“这是我们的私事！”卡萝尔愤怒地说道。

“私事吗……呵……”封不觉若无其事地继续道，“那我这个外人就不禁要接着往下瞎猜了……您的丈夫，是否也像您爱着他那样……爱着您呢？他娶你，是不是还怀有什么别的目的？您也知道的，虽然洛夫克拉夫特家已算是一般人眼中的富翁了，但和您的家族比起来……”

第016章 卡萝尔的述词

“够了！”卡萝尔喝道，“请你……不要再去诋毁我死去的丈夫了。”她咬牙切齿地回道，“我们不是不想要孩子，只是……”她哽咽了一下，“医生说是我的问题……”她说到这儿停了下来，因为她能说的也就到此为止了，“封先生，警探先生，我希望你们能对这件事保密，如果今天我在这儿说的话出现在了任何一家媒体上……”

“明白……明白……”封不觉打断道，“如果这事儿传出去，那么亚萨利最大的财阀家族就会来找我们算账的。到时候……斯科菲尔德先生很可能丢掉饭碗和退休金。而我……八成会被装进手提箱扔进地中海。”

斯科菲尔德脑门子上的汗都出来了，他赶紧一脸严肃地道：“我以警察的荣誉和我个人的人格担保，女士，您的话绝不外传。”

封不觉依旧淡定地接道：“总之……既然有着这样的原因，那我想……是我对您误会了。”他毫不在意地推翻了自己刚才的言论，对卡萝尔道，“至此我所说的全部都是推测，而非指控，希望您不要介意。”

“我想一般人很难对您的话不介意！”卡萝尔回道。

“您完全有理由生气，我很理解。”封不觉道，“如果我是您，此刻心里一定在想——‘丹尼斯真该把这个混蛋扔在路边不管’之类的……”

卡萝尔没有回应，不过她的表情已经承认自己被看穿了。

“还是让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吧。”封不觉笑了笑，“您瞧，您推翻了我的推理，我现在一筹莫展了，除非您告诉我

一个值得怀疑的、有潜在动机的嫌疑人，否则调查很难进行下去。”

看到这儿，相信大家也明白了。其实觉哥的手法……就是先通过诬指和胡扯去激怒被询问者，然后再宣称自己陷入了僵局，好让对方说出一些普通询问中不会说出的信息。

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诈”字。无辜者和凶手遭到指控时的反应必然会有差异。而当这两种人发现面前的侦探昏庸无能时，也会有不同的心理变化。

另外，进入房间者的顺序，觉哥也是精心安排过的，因为还有别的诈术……那招经典的“某某已经把你供出来了”就是其中之一，不过那就是后话了……

斯科菲尔德身为一个老探员，对于这种分开审问的把戏，自然是颇有研究的。只不过面对眼前这个案子，他有不少顾忌。在手头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用“条子”手段去对付这群无前科的守法公民……是很不妥当的。就算最后破案了，人家也不会念他的好，要是没破案，那更是后患无穷。

而且这个“后患”可不是去上级部门投诉你这么简单……就像封不觉所说的，卡萝尔夫人的娘家可是亚萨利最大的财阀，“大”前面还要加上个“最”字。

这家人在这个国家中的能量有多大呢？举个例子就是：比如，一天半夜，你在一条小巷里倒车，意外撞死了他们家的某个家庭成员。那么，你会被判七年有期徒刑，卖房赔钱，赔到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吃完七年官司出来以后一无所有；同样是在一个夜里，你在绿灯情况下走人行横道过马路，他们家的人在街上飙车正好把你撞死了。那么，那位应该就是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一年，一年后因表现良好无需入狱。赔款倒也不少，不过价钱也就能买那位跑车上的一个车轱辘罢了。

综上所述，若是斯科菲尔德非但没能抓到真凶，还胡乱往这家人头上扣屎盆子，那基本上就可以提前退休了。他也

别指望能找到别的什么工作，人家随便用点儿手段，就能在全国媒体上把你的名声搞臭，说你当警察以前是干牛郎的都行。

因此，警探先生根本就没有打过这方面的主意。

但他没想到，封不觉这个第三方人士，竟提出了类似的审问策略来，且自告奋勇地要求出面实施。

斯科菲尔德当然不会拒绝觉哥的提议，反正得罪人的也不是他们警察。再说封不觉可是个知名侦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万一案子真没破，你们有气冲他撒就是了……

“好吧……”犹豫再三后，卡萝尔终于还是松口了，“如果非要说个有动机的人……我猜……我真的只是猜测……”

“别担心，我不会在其他人面前说您指控了某人的。”封不觉眼见对方上钩了，赶紧再送上一颗定心丸。

“或许是奥黛塔吧……”卡萝尔的视线转向了一边。

“女人真是种可怕的生物呢……”封不觉表面上不动声色，心中却在念道，“从进屋以后，你们俩就一直是有说有笑，案发后也是一直是她陪在你身边，结果却还是说出了她的名字吗……”

“哦？何以见得呢？”封不觉紧跟着问道，同时，他也向斯科菲尔德使了个眼色，示意警探别插话。

“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科尔斯顿老爷的遗产吧……”卡萝尔道，“丹尼斯是长子，对她这个后母最有威胁不是吗？而且……而且……”她欲言又止。

“而且，一个二十八岁的女人，嫁给一个五十五岁的男人，最初就是为了钱吧。”封不觉把对方说不出口的话说了出来。

卡萝尔没有接他的话，只是低头不语。

“好了，我明白了。”封不觉道，“非常感谢您提供的信

息，我会和警探重新考量一下整件案子的。”他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于是就伸手做了个请的动作，算是下了逐客令，“请吧。”

……

卡萝尔夫人离开后，封不觉便吩咐门外的邓普迪去把下一名嫌疑人带来，随后便顺手关上了房门。

“您真是太犀利了，封先生。”还没等觉哥转身，斯科菲尔德就说道，“有些话，就算是我也说不出口。”

“直说吧……刚才我那德行贱出汁儿了是吧？”封不觉笑着自嘲道。

“不不不……”斯科菲尔德笑着摆手，其实这神情就是默认了。

“有时候，为了达到询问目的。”封不觉用无所谓的语气道，“招人厌恶也是不可避免的。”他重新往书桌那儿走去，“无论对方是男女老幼、高矮胖瘦；也不管他们的高低贵贱、品格口碑；总统也好、乞丐也好，神父也好、流氓也罢。侦探的目的只有一个——从他们嘴里套出想要的信息。而不是赢得他们的喜爱。”

“嗯嗯……”斯科菲尔德点点头，很是受教的样子。

封不觉接道：“所以……接下来，我会在不失风度的前提下，发表越来越恶劣的言论，您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第017章 科尔斯顿的述词（上）

注：本章中【】框起的部分为斯科菲尔德警探的内心吐槽。

……

没过几分钟，敲门声又响起来了，门外还是邓普迪的声音，“长官，科尔斯顿老爷来了。”

“请进来吧。”斯科菲尔德应道。

门开了，奥黛塔扶着科尔斯顿老爷出现在了门口。

两人进屋后，科尔斯顿也就不客气地坐下了，这毕竟是他的家，封不觉和警察们已经是喧宾夺主了。

“抱歉，我们想和洛夫克拉夫特先生单独谈谈。”封不觉对女主人道，“可以请您先出去吗？”

“这……”奥黛塔用询问的眼神看了看科尔斯顿，后者向她点头示意。

奥黛塔迟疑了一下，便朝门外走，出门前，她似是想起了什么，回头道：“呃……警官先生们，亨德森管家已经醒了，医生说他并无大碍。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吩咐奥利弗去准备晚饭。”

“我没有意见。”斯科菲尔德说道。

封不觉看向了科尔斯顿，主人貌似也没有意见，于是他回道：“那就劳烦您了，夫人。”

奥黛塔离开后，门又被邓普迪关上了，屋内剩下了三人。

斯科菲尔德还是坐在原位上，而封不觉却是开始绕着科尔斯顿老爷缓缓踱步。

“很抱歉，在这种时候，还要反复来打扰您。”封不觉开口道。

【嗯……开场白和之前完全一样呢。】

“没关系，你们也是职责所在。”科尔斯顿不卑不亢地回道。

【喂……连回答都一样就太奇怪了吧，只有语气不同，内容一个字都不差啊！不过……接下来的一句应该就会不同了吧，因为科尔斯顿已经坐下了，所以封先生不可能再说“请坐下”。】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封不觉接着说道，“凶手就是这栋别墅中的某人，就在我们中间。”

【喂——！跳过那句话之后又用了完全一样的台词啊！】

科尔斯顿的表情没起什么波澜，只是平静地回道：“您怀疑是谁？”

“我的确想到了一些假设。”封不觉做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说道，“不过在我完全确定以前，想先听听您的意见。”

【这脚本背得滚瓜烂熟啊！按照这种套路我也能问啊！】

科尔斯顿抬起头，对上了封不觉的目光，冷冷道：“你是想让我指控自己的某个家人吗？”

“也不全是家人吧。”封不觉道，“亨德森、奥利弗、巴顿、鲍威尔，他们可没有一个是姓洛夫克拉夫特的。”

“在我眼里，他们就是家人。”科尔斯顿回道，“我不愿去相信他们中任何一个是杀人凶手。”

【哦……这老头儿还是挺有人情味的嘛。】

“具有杀害丹尼斯动机的人，难道您就真的一个都想不出来吗？”封不觉追问道。

“有啊。”科尔斯顿回道，“就是你。”

【竟然反客为主了啊。】

“我？”封不觉道，“哦？呵呵……”他冷笑起来，一副欠打的表情，“您的依据是？”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依据。”科尔斯顿回道，“只不过你这人来路不明，听卡萝尔说，你是在半山路上突然冒出来拦车的，这很可疑不是吗？说不定你只是个冒牌的侦探，实则是个杀手什么的，杀了我的儿子之后，以侦探的身份作为掩护，将矛头指向其他人，这样正好可以洗脱嫌疑。”

对方说话间，封不觉已缓缓走到了书桌旁，拿起桌上的小册子默默翻看着。直到科尔斯顿这段话说完，觉哥也没有任何回应，只是继续背对着对方翻页。

“你在听吗？”在接近十秒的沉默后，科尔斯顿又道。

“啊？什么？你说完啦？”封不觉回过头来，睁大眼睛，一脸贱贱的表情。

【喂……你明显是听见了吧，故意装作没在听吗……嗯……不过这应该也是激怒对方的一种手段吧。】

“不好意思，在你说到‘没什么特别的依据’时我就开始无视了。”封不觉接道，“有这句话垫底，后面的内容基本就是废话。”

“哼……年轻人。”科尔斯顿冷笑，“想要激怒我的话，用‘假装无视’这种小孩子的把戏是否太可笑了呢。”

“进行了一番脱肛而出的推理后，竟然还因为没有听众而感到不快了嘛……”封不觉报以相似的冷笑，“看来之前是太高估你了呢……”

【干脆骂人了啊！而且出口成脏啊！五分钟前还帅气地说了一大堆，最后跟我强调要“不失风度”的到底是谁啊！】

“就让本大爷来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推理吧！”封不觉眼

神一凛，逼视着科尔斯顿道，“以爷爷的名义起誓！谜团已经全部解开了！”

【我说……感觉有奇怪的台词乱入了啊……话说你爷爷到底是谁啊……还有……之前你已经以“腿脚不便”为由直接把科尔斯顿的嫌疑给排除了吧……接下来无疑是准备随便说一通去污蔑他吧……你爷爷晚节不保真的没关系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科尔斯顿瞪着封不觉问道。

“凶手就是你！”封不觉气势凌人地指着科尔斯顿念道。

“你疯了吗？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科尔斯顿可不是卡萝尔这等女流之辈，他镇定得很，还转头看了旁边斯科菲尔德一眼，“警探，这人真的是侦探吗？你们警方到底是什么态度？”

封不觉可不管他说什么，依旧我行我素地接道：“我已经破解了密室的迷局……在门锁住的情况下，凶手使用钢线一类的凶器杀死了丹尼斯，然后从窗口翻出，接着就利用凶器从屋外锁住了窗户。”他举起手上的小册子，“你对马克警官说，在案发前一个小时，鲍威尔医生帮你量了血压，之后你就一直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休息。也就是说，你有充分的时间溜到一楼客房，杀人、出屋、丢弃凶器，随后再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科尔斯顿闻言，稍稍想了几秒，“这就是你的推理吗？”他冷哼一声，用拐杖跺了跺地板，“那请你告诉我，一个没有拐杖连走路都难的人，怎么用钢线杀人？又怎么翻出窗户？”

第018章 科尔斯顿的述词（下）

“哼……”封不觉冷哼一声，“你是装的吧……”这话连他自己都不信，但他还是指着科尔斯顿的腿道，“为了今时今日的密室布局，为了洗脱杀人的嫌疑……从三年前开始，就假装成双腿行走不便，在日常生活中用上了拐杖。”

“你到底在说什么……”科尔斯顿都震惊了，这套理论简直匪夷所思……哪儿有人会为了谋杀自己的儿子，特意去装三年瘸子的？杀人前三天假装扭伤腿的效果不是一样嘛。

“但实际上……你的行动依然敏捷，以你这个退役老兵的身手而言，杀个人根本不在话下。”封不觉接着道，“至于动机嘛……我想今天在这个宅子里的所有人都看见了……你和丹尼斯争吵时，竟连放两枪，这说明你早就对他忍无可忍了，要不是碍于枪杀后太容易被查出来，你瞄准的可就不是天花板了吧。”

“你！”科尔斯顿终于还是被激怒了，成为了觉哥嘲讽纪录中的一份子，他怒不可遏地吼道，“你这混蛋！你他妈的在说什么鬼话！”

“怎么……被我揭穿以后恼羞成怒了吗……”封不觉保持着嚣张的神情，又说道，“还是说，你认为我这天衣无缝的推理中有什么破绽吗？”

“喂……你这千疮百孔的推理中有不是破绽的地方么……”斯科菲尔德继续在心中吐槽着，由于觉哥所言实在太过扯淡，警探先生都不好意思开口帮腔。

“你……”科尔斯顿骂出几句脏话后，似乎稍稍冷静了一些，他还是个讲道理的人，所以回道，“我的身体状况，你们可以去问鲍威尔医生。”他瞪着封不觉的双眼，“如果你认为，医生也被我买通了，我可以向你出示国内最好医院开具的证

明，以及我的保险记录。”

封不觉立即装出一副很尴尬的表情，结结巴巴地回道：“呃……原……原来如此吗……”

科尔斯顿又道，“那么，现在你还觉得，我杀个人不在话下吗？”

封不觉摸着下巴，沉吟道：“但今天你和丹尼斯的激烈争吵是事实啊……”他又作恍然大悟状，“哦！对！杀人的肯定是鲍威尔医生！你和丹尼斯吵完架并将其轰出去之后，便和鲍威尔在房间里密谋了杀人的事，他是执行者，而你是主谋。”

“当时我只是让鲍威尔给我量了血压，顺便注射了今天的药物。”科尔斯顿回道，“这是我每天都要做的。”他顿了一下，“另外，鲍威尔医生为什么要替我去杀人？他又不是杀手，难道我随便对一个在别墅工作的人说，‘我给你一笔钱，替我杀个人’，那人就会动手吗？”

“这就难说了……”封不觉说着，转身背对对方，缓缓朝书桌行去，这一刻，他的眼神变了，语气也变得冷峻起来，“若是下定决心想杀一个人，那总会有办法的。”他试探着道，“这就要看您和丹尼斯之间的矛盾到底严重到什么地步了……”

“那是我的儿子！我们之间能有什么矛盾？”科尔斯顿反问道，“就算……就算有些争执，也不可能会起杀念的！”

“哦？那请问……今天你们争执的核心是什么呢？”封不觉问道。

“这是我的家事。”科尔斯顿沉着嗓子回道。

“家事？”封不觉笑了笑，“恕我直言，如果凭这两个字，就能回避问题的话，那这个世界上估计会有一半的凶杀案录不到口供吧。”他开始误导对方，“从您和丹尼斯争吵、鸣枪，到他遇害、被发现，之间的间隔只有一个多小时。

科尔斯顿老爷，您也是个有见识的人，应该很清楚，无论是谁来查这个案子，最后你都是无法回避这个问题的——

您和丹尼斯究竟是为了什么而争吵？

如果您现在告诉我，这事儿就只有我和斯科菲尔德警探两个人知道。案件告破后，也没人会再提起。但如果您坚持不说，使得案件被拖延下去……那总有一天，您会被迫在法庭的证人席、或被告席上进行回答。到时候会有陪审团、有记者、以及一帮看热闹的普通市民。问您问题的很可能是个仇富的、怀有偏见检察官，他会诱导您说出更多对自己不利的话来。而您的回答，全部会被法庭记录，乃至见诸报端。”

“够了！”科尔斯顿就这么被封不觉给忽悠了，对于对方所说状况的顾忌，让这老头儿不得不下定决心，“既然如此……”他的视线分别扫过了封不觉和斯科菲尔德的脸，“我可以说出来，但你们得保证，这话不能传到其他人的耳朵里去，尤其是我的家人们。”

“我保证，先生。”斯科菲尔德在旁接道，“我是个守口如瓶的人。”

封不觉也道：“放心，这些话绝不会传到这间书房以外的。”

至此，觉哥终于得逞了……他可从未怀疑过科尔斯顿，之所以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就是为了让这位家主亲口说出……丹尼斯和其争吵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虽然先前巴顿已经向封不觉告过密了，但觉哥并没有完全信任那个园丁。所以，他要听科尔斯顿自己说。

当然了，即使此刻科尔斯顿说出的内容和巴顿所说的不符，也并不能证明巴顿就是在说谎。反正丹尼斯已经死了，科尔斯顿想怎么说都可以，他又不知道巴顿去找过封不觉。还有第三种情况——两人都说谎，那情况可就更复杂了……

“丹尼斯想独占我的遗产。”科尔斯顿开口了，这就是他的回答。

“嗯……独占是吗……”封不觉明知故问道，“如此说

来……您有一份遗嘱？而且这份遗嘱的内容，让丹尼斯不太满意是吗？”

“是的，我有遗嘱。”科尔斯顿道，“但除了我和我的律师，没人知道遗嘱的内容。”他停顿了几秒，“丹尼斯自然也不知道，但他认为……我在那份遗嘱中，将遗产分配给了‘不恰当的人’，于是……我们就吵了起来。”

这段话，和巴顿所言大致吻合，只是闪烁其词，显然是略去了奥黛塔的名字。

然而……封不觉隐隐觉得，在科尔斯顿的话中，还有一些隐情……

第019章 杰克的述词（上）

送走了科尔斯顿后，房间中的封不觉坐回了书桌后的座位上，陷入了沉思。

斯科菲尔德没有去打搅他，这位警探先生自己也在琢磨着之前所得到的那些信息。

“此时此刻，我真是无比羡慕尼洛·伍尔夫（Nero Wolfe，雷特斯·史陶德笔下的知名侦探，一位肥胖的、不愿出门的、喜爱养兰花并且收费高昂的专业咨询侦探）那样的家伙。”片刻后，封不觉开口道。

“嗯……我想如果您愿意的话，同样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安乐椅侦探’的。”斯科菲尔德说道。

“我当然可以。”封不觉自恋本性发作，毫不谦虚地言道，“我说‘羡慕’，并不是指羡慕这个人物的才能，我只是羡慕他不用参与这种繁琐的情报收集工作。”

斯科菲尔德耸耸肩，说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虽然本案的嫌疑人总共只有九个，但马克在常规询问中问到的信息……并不足以锁定凶手。”

“目前基本可以排除的已有三个了……主人科尔斯顿·洛夫克拉夫特、管家亨德森、还有女佣奥利弗。”封不觉念叨着，“他们一个没有作案的能力、一个没有作案的胆量、还有一个是体型的问题……”

“体型？”斯科菲尔德问道。

“您也注意到了吧……”封不觉道，“那位奥利弗大妈的身高只有一米六左右，而体重少说也在丹尼斯之上。那膀大腰圆的体态，即便能勉强从窗口翻出去，也不可能攀附在窗外完成密室布局的。”

“啊……呃……对。”斯科菲尔德显然是刚明白，他又稍稍想了几秒，接着这个话题道：“不过……您为什么没有排除园丁的嫌疑呢？卡萝尔夫人发现尸体时，那位巴顿先生正在您的房间里跟您交谈不是吗？”

“那又怎么样？”封不觉淡淡回道，“也许他来我房间之前刚刚作案完毕呢？在我看来，这栋别墅里没有一个人有站得住脚的不在场证明。”他补充道，“包括我自己，我也没有。所以……警探先生，您得多留个心眼儿，虽然几率很小，但不能完全排除是我作案的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斯科菲尔德笑着道，“您根本没有动机啊，再说丹尼斯先生还帮助了您不是吗？”

“也许我丧心病狂呢？”封不觉一本正经地问道，“你觉得我不像吗？”

正在斯科菲尔德犹豫着，要不要把心里话“确实有点儿像”说出来之际，敲门声又响起了。

邓普迪在门外道：“长官，杰克·洛夫卡拉夫特先生来了。”

斯科菲尔德赶紧接道，“好，请他进来吧。”

杰克推门就进，大跨步来到房间中间，其身后的邓普迪关上门时，他转头瞄了一眼，随后用一种不以为意的表情，看着封不觉和斯科菲尔德道，“这算什么？审问吗？”

“不，只是有些问题，想要向您请教。”封不觉微笑着回道。

“哈！”杰克笑着，大剌剌地在椅子上坐下，翘起二郎腿，“大名鼎鼎的名侦探，要向我请教？”

“在警察来之前，您似乎并未听过我的名号吧？”封不觉道。

“是啊，我不太看报。”杰克道，“就算看，也不怎么关注关于刑侦方面的报导。”

“嗯……我猜您主要看娱乐版。”封不觉这是话外有话。

“对~我曾经是摇滚乐队的主唱。”杰克的视线盯着封不觉手上的小册子，拖长了音回道，“我已经跟另外那名警官说过了，怎么？这也犯法吗？”

“当然不犯法。”封不觉道，“但假如……您这位过气的主唱，杀了自己的哥哥……”

“嘿！嘿！你在说些什么！”杰克嚷道。

“怎么了？”封不觉那欠打的德行又来了，“您是对‘过气’这个词不满，还是对谋杀的指控有意见？亦或是二者兼有之？”

“你这么说有什么证据吗？”杰克回道，“要是没有证据，那就是诽谤！”

“证据吗……”封不觉冷笑，“呵呵……‘你该庆幸，我没有那样一支枪。’”他一字不差地复述道，“这句话……就是在案发前，你对丹尼斯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吧。很多人都听见了，包括我在内。”

“那又怎么样？”杰克反问，“谁都听得出来，那是句戏言而已。”

“人要是没死，那就是句戏言。”封不觉将右手搁在书桌上，四根手指如波浪般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可现在人死了，情况就不太一样了……结合当时的情境，我能否将您的意思理解为——‘如果我有那样一支枪，我打的可就不是天花板了。’”

“一派胡言！都是鬼扯！”杰克从椅子上蹦了起来，“你算什么名侦探！”他转头看着斯科菲尔德，“警官！你就看着他这样冤枉好人？”

“我也觉得……你的嫌疑最大。”斯科菲尔德摆出他探长的架子，用一副肃然的神情瞪着对方，“在所有嫌疑人中，你是唯一一个在体格上与死者不相上下的，从心理上来说，强壮的人更有胆量下手不是吗？”

“你……”杰克一时语塞。

“既然你提到了摇滚乐队……”封不觉立刻又接道，“那我想，你对琴弦之类的东西挺熟悉吧……”他顿了一下，说道，“正巧……凶器也是类似的玩意儿呢。”

“知道吗……要不是有警察在场，我已经过来揍你了。”杰克用很不爽的语气挤出一句来。

“哼……我劝你还是不要冲动。”封不觉一挑眉毛，嘚瑟地回道，“我凌厉的腿法可不是区区一张书桌可以阻挡的。”

“先生们……还是让我们回到有建设性的讨论中来。”斯科菲尔德不得不在旁劝上一句，因为眼前这两位的言行，已经颇有些街头混混斗狠的氛围了……

“哼……”杰克冷哼一声，重新坐下，对封不觉道：“那你说，我为什么要杀我的哥哥？难道就因为今天这点口角？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和老爸究竟为什么在吵，我干嘛要去杀人？”

第020章 杰克的述词（下）

“动机是吗……哼……”封不觉的扯淡开始了，“看得出来……你们兄弟俩的感情不怎么样，说是‘淡薄’应该不算过分吧？”他耸耸肩，“令兄个性稳重，事业有成。而你已经三十多岁了，基本上还是一事无成，且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状态。”

觉哥脑补的本领确是一绝，他接着道：“性格决定命运，杰克。你这样的年轻人我见得多了，嘴上说着‘追逐梦想’，实际上只是用‘梦想’这个词作为一种放纵的借口、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他拿起手上的小册子，翻阅着念道，“十九岁时，你不顾家人的反对，从大学退学，加入了一支三流的……对不起……是不入流的摇滚乐队担任主唱。在接下来的五六年里，你和你的乐队四处旅行、演出，大部分情况下你们都赚不到任何收入，演出的反响也褒贬不一，所以基本上来说……你们这帮人就是在用家里人的钱，为自己所谓的‘梦想’买单。”

“哼……你懂什么？你这种人怎么会理解我们所做的音乐中的内涵，你也是个被战争贩子、宗教主义者和官僚们洗脑的小市民罢了。”杰克不屑道，“话说你明明比我还年轻吧！怎么反倒用高高在上的口吻……”

“你就像是蟑螂。”封不觉打断了对方，用冷冷的语气念道，“一个半吊子的嬉皮士，非主流文化的先驱者。我很了解你们这种人……自私、自我、贪图享乐、好吃懒做。你们反抗上一代人灌输给你的价值观，却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观点；你们憎恨财阀的贪婪，感叹传统道德的狭窄，反对战争的无人道性。于是你们就用摇滚乐发表着自己的不满，彰显着愤世嫉俗的情绪。你们高呼着‘爱与和平’，自以为‘纯真、激动、伟大’，但这个世界并不是靠这些就能发生改变的。

最终，当这一切过去，终有一天，你们的父母会老去。由于你们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推卸身为一个成年人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使得自己的青春最终在毫无意义的逃避中虚度。回头看时，你的背后站着一个愚蠢的青年，留着令人尴尬的发型、抽着大麻、高喊着空洞的口号。

你们那套理想主义的东西听上去很美好，可你们并没有将其实现的能力。思想就是思想，思想没有错，就像马克思主义，难道你能说那是错误的吗？但一群脱离现实，高举着崇高思想，实则过着寄生虫日子的人，只会惹人生厌。”

杰克都听傻了，不止是杰克，连斯科菲尔德都傻了，两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我也曾是个愤世嫉俗的人，杰克。”封不觉靠在椅背上，抬头悠哉地说道，“如果你觉得像你这种制造着垃圾音乐、抽抽大麻、泡泡妞、四处自费旅游的家伙，也算是在改变世界的话，那我和马丁·路德·金就可以组个饶舌组合出唱片了。”他双手枕着头，“你以为在作品中随便发表几句隐射社会和反政府的言论，就能改变世界吗？我早就试过了，没成功。”

“呃……”杰克完全被镇住了，这些观点，他的家人朋友可不会对他讲，就算讲也不可能讲得如此犀利。

“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中吧……”封不觉将小册子翻了一页，继续道，“五六年后，你们的乐队和一家同样不入流的唱片公司签约，并发行了一张专辑。但销量显然不太好，因为那家公司很快就倒闭了。”他顿了一下，“那之后不久，你的乐队就宣告解散。后来你去了北美，找了一份给电视广告写配乐的工作为生。呵呵……”他的讽刺之意溢于言表，“为那些脑满肠肥的财阀打工的感觉怎么样？”

杰克无法反驳，所以他只能扯开话题：“这和我哥哥的死有什么关系吗？”

“别着急，马上就要说到了，伙计。”封不觉笑道，“理想是很美好的，但要谈理想，必须得先挨得住现实的敲打。”他

摊开手，“你是幸运的，杰克，因为你生在了一个富庶的家庭。对你来说……优越的生活、接受教育的权利、退学后的经济来源，这些都是伸手既得的东西。”他顿了一下，“而你也是不幸的，同样是因为你生在了这个富庶的家庭，‘现实’的拳头落在你脸上的时机来得太晚了些……

你父亲给你的人生，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可你却挥霍了它。

几年前，当你的父亲终于忍无可忍，停止了对你的一切经济援助时。年近三十的你，有生以来第一次，孤身一人，去直面‘现实’这头怪物。你发现，原来‘活着’，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简单的，也没有理所当然的东西。要吃饭，你就得劳动；要过上优越的生活，你就得加倍努力；要成为人上人，你就得有过人之处。

要改变世界……哼……这个话题我就不跟你讨论了。”

封不觉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缓缓踱步而来，“如今的你，想必比谁都清楚，没有钱的日子是什么样儿的。住在廉价的、连热水都没有的旅店里，睡在肮脏的床铺上，一天只吃两顿，每顿只有面包和自来水，写完的歌送出去后就提心吊胆，生怕被退稿，因为那就意味着挨饿……”他走到了杰克的面前，用仿佛能够洞穿一切的目光居高临下地看着对方，“你这样的公子哥儿，经过了这样的起落，想必也变得坚韧了许多。而你对贫穷的恐惧，会比那些从未富有过的人更甚。”

觉哥冷笑一声，接道：“近几年你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这无疑是个很不好的兆头……万一他死了，会给你这个叛逆的二儿子留下点儿什么呢？在这家人的心中，你不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只会瞎混和伸手要钱的浪荡公子吗？留给你多少家业，也会被败光的吧……”

杰克的眼神说明他想替自己辩解几句，但封不觉即刻加重了语气和语速，不给他插话的机会，“且不说那位七年前进

门的后妈和你那个妹妹能分到多少……如果是按照一般继承顺序的话，丹尼斯，无疑是你拿到遗产的巨大障碍。”虽然是诬陷，但他这番话着实是合情合理，“你们兄弟的关系本就不怎么样，为了这份足以改变你后半生的家业……你对其起杀意，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斯科菲尔德在旁接道，“嗯……有道理。今天的口角，成为了导火索。你在走廊里就下定了决心，回房间后计划一番，就去实施了凶杀。”警探基本已了解了觉哥的扯淡套路，适当帮腔两句自是不在话下。

“你这家伙……”杰克真没想到，通过他和他的家人们向马克警官透露的信息，这个侦探竟然能将自己前半生的心路历程都绘声绘色地描述出来……

其实封不觉本人也没想到……他只是结合不同的人对于杰克的描述，将这位二少爷这些年的经历大致整理了一番，然后自己脑补、揣测了对方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内心变化，并不负责任地用他小说家才能将其串了起来。没想到全部说中……包括杰克对丹尼斯起杀意这点，也的确是真的。

杰克咬牙切齿、怒极反笑道，“好吧，既然你们俩说到这个地步……”他站起来，摊开双手，“那我也明说了吧……”他冷笑着，“反正我没有杀人，有动机也好，没动机也罢……在卡萝尔发现尸体前，我一直都待在自己房间里整理行李，根本没有出去过半步。没杀过就是没杀过，我是不会认罪的，真有证据的话，你们就逮捕我吧。”他说着，摆出一副无赖的样子，朝斯科菲尔德伸出了双手。

第021章 南希的述词（上）

杰克离开了书房后，封不觉面带笑容地坐回了座位上，随即转头看着神情凝重的斯科菲尔德道："您怎么看？警探。"

斯科菲尔德回道："很可疑啊……问到目前为止，他是嫌疑最大的一个了吧。"

"的确……"封不觉接道，"杰克有杀人动机，有作案时间，也有作案的能力。但……我觉得，他不是凶手。"

"哦？"斯科菲尔德疑惑道，"为什么？"

封不觉反过来问道，"警探，如果你是杰克，当看到父亲和兄长激烈争吵时，你会是一种什么心态？"

"这……"斯科菲尔德在觉哥的提醒下，进行了一番换位思考，当即恍然大悟道："我应该高兴才是啊！"

"对。"封不觉点头肯定道，"假如他的杀人动机……或者说最终目的是家产的话，见到今天这种情景，心中理应暗自窃喜才是。毕竟他在家人眼中只是叛逆和不长进而已，这并不是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丹尼斯和科尔斯顿之间的冲突究竟是什么，那就说不清楚了……"

"所以？"斯科菲尔德试探着问道。

"所以，从情理上来说，就算杰克动过谋杀丹尼斯的念头，也不会挑在今天下手。"封不觉接道："依我看……'鸣枪事件'后，杰克所说的那句言论，就是因为他见到了父亲和哥哥吵架，心中暗喜，故而得意妄言。这句话确是无意间表露出了他内心的某种想法。但是……真正想去实施谋杀的人，反而会在事前表现得毫无征兆，绝不会留下这么明显的破绽。"

他顿了一下，又道："另外，您注意他最后所用的措辞了

吗……‘有动机也好，没动机也罢’，这句话，基本就等于是承认了自己曾动过杀人的念头，可他一点儿也不怕……无论从眼神、语气、细微的肢体语言上看，那句‘反正我没有杀人’都是真话。”觉哥将手肘撑在桌上，托着腮帮子道，“他言语中的那份自信，并非是犯罪者的自信，而是无辜者的自信。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前者是认定警方无法找到充足的证据将自己定罪，而后者……单纯是因为什么都没做过。杰克就属于后者，颇有些‘身正不怕影斜’的意味……”

“那么……”斯科菲尔德沉吟道，“杰克是凶手的可能，基本也可以否定掉了吗……”

“嗯。”封不觉应道，“现阶段来看……科尔斯顿、亨德森、奥利弗、卡萝尔、杰克，这五个人的嫌疑可以暂时排除了。”

斯科菲尔德念叨起来：“一共是九名嫌疑人，那现在剩下的只有……家庭医生鲍威尔先生、园丁巴顿先生、南希小姐、以及奥黛塔夫人这四人了。”他说到这儿，顿了一下，“对了……南希小姐是案发后才到的，应该也可以直接排除掉吧？”

“谁说的？”封不觉道，“南希完全有条件作案，甚至比其他人更有优势。”他眼神微变，“如果我们能找到动机，那她的嫌疑可要比杰克更大。”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

说曹操，曹操就到……

“南希小姐已经带到了，长官。”邓普迪的声音正巧从门外响起。

“请进吧。”斯科菲尔德应道。

门开了，南希小姐走了进来。她的着装相当中性化：身穿一件素净的白色罩衫，外面披着夹克，下装是一条经典款的牛仔裤、以及鞋跟加厚的长筒马靴。这位大家闺秀似乎一

点儿也没有沾染上维也纳的文艺气息，反而更像是去美国西部走了一遭。

不过假小子的打扮，并不会掩盖她的魅力，南希小姐依然是位夺人眼球的美女。那白皙精致的脸庞上，是明眸皓齿、丰唇琼鼻，一头金发随意地披在肩上，在灯光下反射出一抹亮色。

与奥黛塔夫人那成熟、性感的古典美不同，南希身上散发出的更多是青春朝气。其眼神中透出的一份坚毅和干练，还让封不觉隐隐瞧出了几分新时代女权主义者的气场。

“您好，南希小姐。”邓普迪关上门后，封不觉便开口说道，“貌似我们还没有正式认识过……”他站起来，从书桌后绕出来，伸出手道，“我叫封不觉，是一名侦探。”

南希礼貌地握了握对方伸出的手，“很高兴认识您，封先生。”她说话的声音和她的情绪一样低落。

“这位是斯科菲尔德警探，在门厅时二位也见过了。”封不觉随即就介绍了警探。

斯科菲尔德站了起来，一手扶着帽檐，另一手伸出，“愿意为您效劳，女士。”

“幸会，警探。”南希与其握手并回道。

“请坐下吧，南希小姐。”封不觉道，“别紧张，我们只是有一些问题想请教您。”

“好的。”南希一边回答一边坐下，“但我不能保证可以帮到您，你知道的，我到时……丹尼斯已经……”

“真的是这样吗？”封不觉的态度忽然就急转直下。

“您说什么？”南希一脸疑惑地问道。

“也许……您抵达这里的时间，比我们所知的要更早呢……”封不觉这是在用行动让这帮NPC知道，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你这是……什么意思？”南希感到对方话中有话。

“我在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封不觉回道，“这对侦探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项技能。我们既要遵循逻辑准则和常见规律，却又不能被这些惯性的思维束缚住。”他微笑起来，“总之……我接下来要说的事，听上去可能会很离奇，并且有可能会冒犯到您。所以……我想事先声明一下，我所说的全部都是推测而已，假如其中有一些内容让您感觉不愉快，希望您可以谅解。”

“嗯……果然又是这招吗……不过这位南希小姐明明是案发后才出现的，这样也能诬陷她吗……”斯科菲尔德心中念道，他确是很难想象封不觉会说出怎样的推理来。

“您到底要说什么？”南希问道。

封不觉冷笑一声、甩臂一指，气势十足地对着南希小姐道，“杀死丹尼斯的凶手……就是你吧！南希·洛夫克拉夫特！”

第022章 南希的述词（下）

本章中斯科菲尔德的【】吐槽已回归。

南希脸上的表情，迅速从疑惑变成了惊讶，“这真是荒唐透顶！你凭什么这么说？”

封不觉笑道：“哼……意料之中的反应。”他继续扯淡道，“就让本侦探来复述一下你的作案经过吧。”

【说白了又是信口雌黄吧……】斯科菲尔德心中念道，【不过……这伎俩还真是屡试不爽……】

“那是在一个秋天……”封不觉开始了叙述。

【突然改用很有沧桑感的嗓音，而且还一脸严肃，这是准备闹哪样……】

“与往年一样，你从维也纳返回亚萨利，到父亲的别墅来过感恩节。”封不觉莫名地抬起头，吟道，“山间秋意深浓、丹枫如火，空气中的一丝微凉，让人不禁想穿上一条秋裤。”

【喂……怪谈般的开头、文青似的铺垫、结果以那么一句话来收尾吗？】

“你驱车在荒寂的公路上行驶，在眼前这份景致的感染下，你忽然想到……不如，我把大哥给杀了吧。”封不觉接着道。

【几分钟前说‘既要遵循逻辑准则和常见规律，却又不能被这些惯性的思维束缚住’的人是你吧？真的是你吧？麻烦你还是把自己束缚起来吧！】

“封先生，如果你是想用这种方式引我发笑……”南希插嘴道，“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不是个好主意。”

封不觉无视对方，自顾自地接着往下编：“作为科尔斯顿

老爷第二任妻子的女儿，你在这个家中地位，本就有点低人一等的味道。近几年你父亲身体抱恙、每况愈下，让你不得不考虑，在他死后，自己的出路……”

【反复使用相同的动机去栽赃不同的人吗……】

“你从小就是家人眼中的乖乖女，遵循着父亲的意志，走在他给你安排的人生道路上。”封不觉脑洞大开，在当事人的面前，一边察言观色，一边硬是把故事往下编：“自小学起，你就学习优异、品格正直、多才多艺、教养大方。就如同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那般的存在。

十八岁时，你进入了维也纳的殿堂级音乐学府深造，并在毕业后留任为教师。

在旁人看来，你的人生简直是完美无缺。你有着优渥的出身、出众的外表、良好的性格，你的工作稳定、收入颇丰、社会地位也很高。

这样的人生无疑是每一个女孩儿都向往的，但是……你本人又是如何想的呢？”

【喂喂……她本人是如何想的由你来告诉她不太妥当吧……】

“你的学历、工作、甚至兴趣……这些全都不是你自己选择的，而是你父亲的意思。”封不觉道，“也许你本人并不想要那份完美，因为‘完美’让你失去了很多。”他顿了一下，“随便举个例子好了，比如……您已经快二十八了，还没有嫁出去这件事。”他摊开双手，摇着头道，“像您这样的女士至今未嫁，我能想到的原因就是……优秀的男士们都觉得您高不可攀、望而却步，而一些不自量力、徒有其表的男人，却又招你讨厌。”

“总之……你的内心世界，恐怕不像是旁人看上去的那样愉快和无忧。”封不觉道，“无论你有多完美，你得到的关注也没比自己的两个哥哥要多。”他用嘲讽的口吻道，“你就像是条

狗，主人让你坐下，你就坐下；让你装死，你就装死；让你打滚，你就打滚……你吐着舌头、摇着尾巴，让自己做到完美无缺。你不为了那一口两口的狗粮，而是为了得到主人的关注、认可。”

【你还是改行做传销吧……当邪教教宗也行啊……话说为什么南希小姐是一脸快要相信了的表情啊！南希小姐你要挺住啊！不要被人三言两语就改写了设定啊！】

“但现实很残酷，后妈生的就是后妈生的。”封不觉接道，“从科尔斯顿对待婚姻的态度也能看出他对女性的态度，他终究是比较看重两个儿子，纵然是那个不争气的二儿子，他不也咬着牙资助了其近十年吗。”他的脸沉了下来，“所以……你恨你的父亲，这种情绪很快让你迁怒于丹尼斯和杰克，反正这两个家伙也只是你同父异母的兄弟罢了……”

“‘如果父亲死了，也一定会把遗产都留给丹尼斯吧’这样的想法在我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封不觉道，“精神因素是妒恨、物质因素是遗产，有这两点，你就有足够的动机去动手了。”

【洗脑了半天终于要开始讲案情了吗……】

“今天，你来得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晚，其实你早就到了，还是第一个到的！”封不觉道，“早在今天上午，你就把车藏在了距离别墅几里远的林子里，然后拿着凶器——一根琴弦，并戴着手套，悄悄地步行来到了别墅。”他描述得绘声绘色，好似自己亲眼看见了一般，“反正凶器很容易隐藏，就算你在行凶之前被别墅里的什么人撞见也没关系，就说车子在树林里抛锚了，自己只能走回来，就能搪塞过去了。”他话锋一转，“别墅的大门钥匙你是有的，溜进来不难。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没人发现你已经潜入了别墅。于是，你就顺势藏了起来，蛰伏待机。等到下午，丹尼斯和杰克他们都来了，之后发生了鸣枪事件，在暗处观察的你觉得……时机成熟了。

今天动手，非但能除掉丹尼斯，没准还能让杰克替你背黑锅。让父亲看着两个儿子相继完蛋，最后把毕生的遗产交

给你这个常年被他忽视的真正犯人，这可以说是最完美的复仇了。

不久后，你瞅准了丹尼斯独处的时机，直接敲门，进入了他的房间。他听到你的声音，自然不会有防备，肯定以为你是刚到别墅不久，来找他聊天的。接着，你就杀掉了他，并且将房间布置成了密室，自己则从窗户逃离。

行凶结束后，你回到藏车处，处理掉了凶器和手套，调整了一下情绪，并想好了面对警察时应有的反应……在隔了相当的一段时间后，你姗姗来迟，在我们面前演了一场好戏。”

【哦！原来是这样吗！我差点儿被她骗了啊！】斯科菲尔德自己也被忽悠住了。

“呼……”南希听到这儿，深深叹了口气，对觉哥道，“您当侦探真是屈才了，我觉得您应该去写小说。”

“嘿嘿嘿……”封不觉单手摸着自己后脑勺，露出得意的憨笑，那德行……就差说一句“我没有那么好”了。

虽然性格相差挺远，但论能力……南希才是三个孩子中，最接近父亲的一个，她是个很聪明的女人，遇事也不会轻易被吓到，在面对封不觉荒唐的指控时，她没有像卡萝尔那样惊慌，也没有像杰克那样暴怒。南希像父亲一样，用事实和逻辑进行反驳。

“我的班机误点了，您可以去航空公司查一下我乘坐的航班是几点到达机场的。”南希说道，“另外，我开来的车是租的，我想租车的地方会有很多证人记得我的样子，以及我出现、离开的时间。”她顿了一下，“如果您的数学不是太差，应该可以算出……我从租车地出发，抵达这里的时间至少是多久。”

封不觉又摆出了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好似那种快要被干掉的反派似得，结结巴巴地念道：“什……什么……”

【自信满满的推理被人用两句话就击溃了啊……】

第023章 把他们都带来

在一片沉默中，南希小姐对觉哥投去了一道鄙视的目光，随即就自行起身，准备离去。

不知是出于礼貌，还是出于对某位侦探糟糕表现的同情……她在出门前，转头对一旁的斯科菲尔德警探道了一句，“希望二位下次想清楚了再做推断吧。”说罢，她便甩上了门。

“呼……”门一关上，封不觉就长吁一口气，接道，“很好，又排除了一名嫌疑人。”

“呃……我有一点不明白，您为什么不用正常的询问方式去直接问她的不在场证明呢？”斯科菲尔德问道。

“你不觉得我的方式效果更好吗？”封不觉道，“用蹩脚的推理刺探当事人的反应，很可能有意外的收获。同时……也能让他们对我放松警惕。”

“是……是这样吗……”斯科菲尔德拿出随身携带的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怎么可能呢……”封不觉心道，“目暮警官帮沉睡的小五郎先生圆场时的台词也能信吗……要刺探嫌犯的反应，办法多得是……只要脸皮够厚，像古畑（同样为虚构的名侦探）那样一直粘着怀疑对象、各种神烦加调戏，时间长了对方肯定会露出破绽的。

我的行为怎么看都是为了任务在努力吧，噩梦难度果然是名副其实啊……平均每章两千五百字都不到的混着，到目前为止也只是撑过了三分之二的章节而已……

这样下去真的不妙啊……虽然我已经基本确定了凶手就是巴顿，但还剩下整整十章呢……现在揭穿他太早了点。

小说这种东西可不是动画啊，用一个单帧定格画面加BGM，然后找三个声优过来拿着脚本闲扯二十分钟自吐自槽就能混过去了。

小说可是得一个字一个字地想出来的啊，作者脑子一热去复制黏贴一段大悲咒什么的乱入进来是不行的啊……

而且纯粹从推理角度来说，本案中也仍然有许多疑点……比如巴顿的作案动机、以及他为什么要把房间布置成密室这个问题……至今不明。这两个谜团恐怕得到最后几章才能解开了吧，而那之前的七八章，身为主角的我必须让故事充实起来……

虽然我也想过自己再去杀个人什么的，但三十三章这种不长不短的尴尬篇幅，使我已然错过了最佳的下手时机呢……

不如我就拿起桌上的烟灰缸把斯科菲尔德给敲死吧……

可仔细想想，在这种受到严格限制的噩梦剧本，NPC是有能力秒杀我的才对……

嗯……”

觉哥在心中排遣了一大段废话，随即就拿定了主意，走向了门口。他打开门，对走廊里待命的邓普迪道，“邓普迪警官。”

“有什么吩咐，先生？”邓普迪应道。

“请把亨德森、鲍威尔和巴顿这三位一块儿请来。”封不觉道。

“三个人一起吗？”邓普迪确认道。

“是的，把他们全都带来。”封不觉点头。

“好的，您稍等。”邓普迪整了整衣领，转身去了。

封不觉交代完，便跨回门内，重新关上了书房的门。

“您这是要做什么？”斯科菲尔德疑惑道。

“怎么？您觉得我会继续一个一个地把他们叫进来询问？”封不觉问道，他心里想的却是：怎么可能被你猜到接下来的发展呢，像“某某的述词”这种标题继续用下去的话，这作者是不会满足的吧。

“嗯，是啊。”警探回道。

“呵呵……”封不觉道，“放心，您一会儿看着就行了。”

“呃……说实话，我倒没什么，只是刚才南希小姐似乎让您有点儿下不来台啊。”斯科菲尔德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还是好心，想阻止封不觉那种自取其辱般的推理。

“哈！”封不觉道，“我岂会下不来台？”他转过头，正面对着斯科菲尔德，突然神情一变，一秒内就摆出了之前那张尴尬无比的脸，“没错，我语气颤抖、额头冒汗、瞳孔放大、如果您仔细看，还会发现我的左手在微微颤抖。”他说话间，又瞬间恢复了常态，“但这并不表示我真的感觉下不来台。”

斯科菲尔德嘴角抽动着：“这……”他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自己此刻的心情，他忽然觉得眼前这货很有可能是个职业骗子，但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这家伙都很厉害……

“通常来说，我不会因情绪影响而做出不经意间的肢体反应，除非……我故意去装出某种状态。”封不觉道，“神态和小动作，会暴露出人的弱点。而反过来利用这些去迷惑对手，则是种相当高级的博弈技巧了。”

“我已经不会上当了……你每次帅气地说出各种理论后，下一章就会节操尽失……吐槽的话我就输了。”斯科菲尔德心中念道，不过他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的，“原……原来如此……”

“侦探非但需要智商，情商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封不觉又开始滔滔不绝起来，“我个人认为——所谓情商，就是揣度能力、直觉和演技的结合。做事圆滑得体之人，无一不是深谙此道。他们可以让你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却又觉得顺

心。”他顿了一下，“接下来进屋的这三个人里，有一位的情商就很高，当然了……他的智商也不低，只不过……”

咚咚咚——

敲门声打断了封不觉的话，邓普迪在门外高声道，“那三位先生已经来了，封先生。”

“请进吧。”封不觉转身靠坐在书桌上，面向门的方向，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数秒后，三人进来了。

第一个进门的是鲍威尔医生，他五十多岁年纪，身材高瘦，戴着眼镜、身穿白衬衫和黑色的西装马甲。

亨德森管家是在巴顿的搀扶下进来的，其实他自己走动也行，不过巴顿还是很周到地扶着这位不久前险些被吓得心肌梗塞的老者。

邓普迪把人带到后，按照老规矩，从外面把门给带上了。

这三位进屋后还没开口打上一声招呼，面对着他们的封不觉便忽然开口：“我就直说了吧……”他的眼神如疾风般扫过三人的脸，“凶手，就在你们三个中间。”

第024章 推理要在晚餐后

这一刻，那三位皆是神情骤变，封不觉捕捉到了他们面部的每一丝变化，以及藏在他们眼神中……那稍纵即逝的、不易察觉的信息。

“呵呵……”两秒后，封不觉就笑了起来，“好了，我说完了，你们请回吧。”

“What？”除了觉哥以外，房间里的其余四人，同时、本能地问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等等……您这是什么意思？”鲍威尔道，“什么叫‘请回吧’？你把我们叫来，说我们中有一人是凶手，说完就让我们离开？”

“是啊。”封不觉道，“我会在大约八章后……哦不，我是说，我会在八点钟左右，揭示真凶。”

“呃……封先生。”斯科菲尔德插嘴道，“我能不能问问……为什么要等到八点？”

“哎~常言道，推理要在晚餐后嘛。”封不觉回道。

“这是哪门子常言啊……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根本就是你编的吧……”斯科菲尔德心中连吐三句，但表面上依旧不好发作，因为他自己还是没法儿确定凶手，另外也没有证据，眼下只能依靠这位古怪的名侦探先生来帮忙。

“哈……哈哈……好……好吧……”斯科菲尔德继续用手帕擦着冷汗，“那就按照您的意思……”

“这也太奇怪了吧！”鲍威尔道，“如果您知道真凶是谁，应该马上将其绳之以法才对啊！放任一个杀人犯和我们共处一屋，那大伙儿都会有危险的吧？”

“有四名警官在此坐镇，何来危险？”封不觉语气轻松地回

道，“再说，你应该也很清楚……在我说出‘凶手在你们三人之中’这句话之前，你就一直和凶手身处同一个屋檐下不是吗？”

“可你现在把话说出来了，情况就……”鲍威尔十分紧张地说着，他的余光始终瞥着巴顿所在的方向。

封不觉打断道，“你不用再多说了，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伎俩我见得多了。”他顿了一下，“鲍威尔医生，你做出那么大的反应，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是想假装成无辜者来避免被怀疑吗？”

“这……”鲍威尔面对这诬指，一时间也是哑口无言。

亨德森和巴顿也朝他投去了怀疑的目光，气氛变得十分诡异。

封不觉对这帮家伙的举动只是报以冷笑，他转向斯科菲尔德道，“警探，在晚餐前的这段时间，就请把这三位，以及之前我询问过的卡萝尔、科尔斯顿、杰克、南希这四位，一同集中到餐厅里去吧，这样便于监控。”他一边说着，一边已绕过了眼前的三人，朝门口走去。

“您要去哪儿？封先生。”斯科菲尔德问道。

“厨房。”封不觉回了一声，便开门出去了。

留下书房中的四人，面面相觑，尴尬无比。

……

这间别墅的厨房算是相当不错的，几乎能赶上一些小型西餐厅的配置了。

厨房的门自然是推拉皆可的双瓣儿活动门，用手、脚、或者推车轻轻一顶就能推开，端着食物出入很方便。封不觉推门进去后，收入眼帘的是一个宽敞、整洁、且美观的环境。

对一个家用厨房来说，这地方的设备齐得惊人……厨柜、扒炉、锔炉、烤箱、烧烤炉、炸炉、灶台、货架、操作

台、保鲜台、冷柜、搅拌机、绞肉机、切片机、打蛋机等等等等……除了石砌壁式烤箱那种极端配置，这儿基本上应有尽有，想办料理比赛都行。

“啊，封先生，您怎么到厨房来了？”此时的奥黛塔夫人换上了一件长袖的、裙摆齐膝的素色连衣裙，并穿着围裙，和奥利弗大妈一同在灶台前忙碌着。

“防止你们在大家的晚饭里下毒呗。”封不觉回道。

奥黛塔和奥利弗手上的动作皆是一滞，瞪大了眼睛，惊疑交加地望着觉哥。

“哈哈哈……我开玩笑的，女士们。”封不觉笑着道，“作为客人，到厨房来搭把手也是应该的吧。”

“噢，先生，您的笑话可一点儿都不好笑。”奥利弗大妈无疑是个直来直去的人，她很快又在料理台上忙碌起来，“我们都快忙不过来了，您却还说些吓人的话。”

奥黛塔礼貌地笑了笑，“封先生，您确定您可以帮上忙吗？不要勉强……”

“怕我添乱是吗？哼……”封不觉的双眼被额前的头发遮蔽，阴影中，一抹凶芒从他眼中露出，“天真……太天真了……不让你们见识一下本大爷的美技你们是不会懂的……”他的中二台词出口之后，自己也愣了一下，“等等，这台词好像由金富贵来说比较合适……不管了！总之……”他抄起一把菜刀，随手抓了块红肉就高速切了起来。其手速之快，产生层层虚影，砧板上传出频率如打字机一般密集的落刀声，“嚯嚯哈哈哈……让吾一尝这华丽的杀戮吧！”

厨房里的两位女士哪儿见过这种阵仗，一时间呆立原地，不知所措地看着觉哥的表演。

封不觉这个怪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当他制作料理时，就会变得异常中二。如果说他平时的中二值（不要问我这究竟是个什么概念，我也不知道，反正它就这么出现在了

我的脑子里）是250左右，那么在料理时的中二值就会爆发到9527到10086之间。

习惯……确是个可怕的东西……

父母死后，独居的封不觉自然是经常做饭的。他不是一个追求奢侈品和虚荣的人，不过在条件允许（得看他兜里有多少钱）的情况下，他也会尽可能地保证生活品质。因此，这家伙的料理水平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好……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养成了在料理时自言自语、并做出各种夸张行为的习惯。

“先铺上一层油加热平底锅。”封不觉边说边干，“牛肉切成薄片入碗，加入盐、胡椒、酱油、芥末籽，细细搓揉入味……”说着，他抄起一棵芹菜，闪电般切碎，“把牛肉、牛肝、芹菜一起放进加热的平底锅中大火快炒……”他花了几分钟，就完成了一道色香味俱佳的小菜。

“哼……这道芥末牛肝炒芹菜所展现的实力，足以让你们心服口服了吧……”封不觉用抹布擦着手，得意地念道。

奥黛塔夫人和奥利弗大妈将信将疑地各自用手拿了块牛肝尝了尝，好吃得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封先生……您做侦探以前难道是一名厨师吗？”奥黛塔惊道。

封不觉缓缓走到一边，从墙上取下了一条围裙给自己系上，他嘚瑟地一笑，接道：“所以……晚餐的准备工作就请交给我吧，二位稍微给我打打下手就可以了。”他顿了一下，“顺便……请在这期间，回答我几个问题。”

第025章 意外收获

“对了，这个宅子里，应该还有一位佣人吧？”封不觉说话时，正聚精会神地朝一个装酱汁的碗里滴着油。他的手上虽然忙着做料理，但脑子可是完全没停，一心二用对觉哥来说根本不是负担，相反……算是一种释放。

之前他就推测洛夫卡拉夫特一家不止奥利弗这一名女佣，毕竟这别墅上上下下有那么多房间，还有走廊、门厅、阶梯等等……就算只是表面上的打扫工作，一个人也得干上半天了。更何况还有做饭、洗衣这类琐事要做，即使把亨德森和巴顿能帮忙的事情算进去，人力也是不够的。

“是的，还有一位女佣玛莎太太，今年她回老家过感恩节了，要到节后回来。”奥黛塔夫人回道。

“所以连您也不得不到厨房来帮忙了是吗？”封不觉笑道。

奥黛塔自然是听出了他这话的弦外之音，她有些尴尬地回道：“抱歉……我确实……不太擅长这些。”

封不觉只看了一分钟，就知道这位夫人的料理水平也就只能打打下手，想必她平日里是很少会到厨房来做事的。

“不不……您做得不错，我想奥利弗女士很感激您能在这儿。”封不觉说道。

“可不是嘛，封先生，这几天，夫人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奥利弗也接道，“以前的两位夫人可是连杯水懒得自己去倒……”

“奥利弗！”奥黛塔打断了那位大妈的话，并冲其使了个眼色、微微摇了摇头。很显然，她不想让奥利弗继续说下去了。想必这位女佣对老爷的前两位夫人颇有怨言，经常会发牢骚，而这些内容，是不适宜让一个外人听到的。

奥利弗也很识趣，见夫人发话，她赶紧收声，埋头忙活起来。

“哼……”封不觉冷笑一声，端起眼前的碗、扯开话题道，“瞧，像这样仔细将油滴入，然后像牵线一样拉长搅拌，可以避免油水分离的状况。”他把碗放到一边，“一会儿把这调好的酱汁淋到牡蛎上，鄙人特制的菠菜奶酪焗生蚝就算完成了。”

“您总能给人惊喜，封先生。”奥黛塔也很感激他没有追问下去，借坡下驴地恭维了一句，“谁能想到一位侦探会在料理上有这样的手艺呢？”

“呵呵……这道菜也只是中等难度而已。”觉哥得意地回道，“类似难度的我还准备做两道鸡肝慕斯和川烫的日式菲力牛排。”他指了指墙角的一堆蔬菜，“挑几个老土豆出来，用二次油炸的方法还可以做出口感独到的Pomme souffle，法国佬的玩意儿还是相当不错的……”

“噢！我说，侦探先生，您到底准备做多少菜？而且您做的好多菜我听都没听说过。”奥利弗在旁说道。

“别担心……这点儿菜式，我一个人做也来得及。”封不觉的神态确实显得很轻松、很随性，而他的动作却可称得上快、准、狠兼具，比电视里那种料理节目里的动作起码快两倍……

此时，觉哥的想法其实并不复杂。他来厨房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他想借着晚餐前的这段时间，对最后两名嫌疑人进行询问；二，他就是想吃顿好的……

在这个剧本里，玩家是需要摄入食物和水的。既然一样是要吃，为何不吃得好一点儿呢……

惊悚乐园这个游戏，对于食物的味道模拟是非常到位的，在商城里买过食品类道具的玩家都清楚，从薯片到牛排，从糖果儿到龙虾，游戏都可以充分模拟出最逼真的美

味。

眼下，既可以利用剧本中的资源，免费享受现实生活中价格不菲的大餐，又能炫耀一下自己的料理技术。这等好事，封不觉定是不愿错过的。

“对了，夫人，有个问题，我想马克警官应该没有问过您……”封不觉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忽然问道，“您觉得……在这件案子中，谁的嫌疑最大呢？”

奥黛塔的手微微一颤，她瞪大杏眼望着封不觉，原本压抑在其眼神中的不安，伴随着惊讶之色瞬间流露了出来。

奥利弗也看向了这边，露出担忧的表情。

一段尴尬的沉默后，奥黛塔夫人似是下定了决心，神色也变得坚定起来：“是我。”

封不觉仍在忙着手头的活儿，沉着地应道：“理由是？”

“因为……我和丹尼斯的关系一直都不太好。”奥黛塔所说的话，和巴顿先前告诉觉哥的内容不谋而合，“七年前我嫁入洛夫克拉夫特家时，丹尼斯就曾激烈地反对过，虽然后来我也试着与他缓和关系，但他对我的态度始终很冷漠，今天在门厅您也看到了……”

“我想听的是……”封不觉打断道，“……我所没有看到的。”

奥黛塔心头一跳，接着，她好像明白了什么，叹了口气道：“唉，看来什么都瞒不过您……”

封不觉心里却是在说：我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你还真有事儿啊！

奥黛塔接着说道：“好吧……我……在尸体被发现前，我去过找过丹尼斯。”对方还没接话，她就马上说道，“可我发誓！我没有杀死丹尼斯！我甚至根本没进过那个房间！”

“嗯，我相信您。”封不觉捧起一大把洗净的蔬菜，往眼前

一摊，高速切了起来，边切边道，“依我看……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下午，您的丈夫和丹尼斯不知为何发生了争执，而且还开了枪。作为这个家的女主人，您会对此担忧，也算是人之常情吧。

当时您心中一定在揣测，二人争吵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所以……过了一会儿，您就去了丹尼斯的客房，想跟他谈一谈。”他的话和刀切在砧板上的声音一样很有节奏感，语速极快。

“结果，您敲门许久，房间里也没人应声，于是您便离开了。没想到，不久后……丹尼斯便被发现死于房中。

由于丹尼斯一向与您交恶，您又恰在案发时段到过这个客房的门前，因此，您的嫌疑无疑是巨大的。您害怕受到牵连，就把这件事暂且瞒了下来。”

第026章 灰色地带

“难……难道您当时在附近看到我了吗？封先生。”奥黛塔惊道。她的反应表明，觉哥所做的推测和实际情况完全吻合。

“嗯……只是按照常理推理了一下而已。”封不觉回道，他心里却在吐槽着：“有没有搞错……之前那些胡诌的推理中，就有不少脑补的内容蒙对了。眼下稍微正经一点，干脆就毫无偏差……接下来还有八章呢，这案子简单到这个地步是闹哪样儿啊！”

夫人您也太老实了吧！您这种长相气质的NPC难道就不能有点儿城府吗？现在你把这话一说，凶手布置密室的原因不就等于是曝光了吗！接下来只要把巴顿的动机揭晓那就结案了吧……

巴顿你这货也实在是不给力啊，除了斯科菲尔德你还能忽悠谁啊？话说就算是斯科菲尔德独立来办这个案子，到最后也能破案的吧？说到底我这个‘名侦探’的身份究竟意义何在……这案子换个一般的侦探或者警察来也是可以拿下的吧。

这样搞下去真的没问题吗……由于篇幅过分充裕，丧心病狂的作者已经开始对我进行各种猎奇的描述了……这家伙自从在一百多万字之前编造了阅读癖、推理癖和不会恐惧的设定后，就把注意力放到情节上去了，还时不时以外出取材为由拖延写作进度。如今又突然给我加上了‘编织无能’和‘中二料理’的莫名属性，硬是多凑了个一千几百字的，虽说看上去是充实了人物性格，但本大爷总感觉自己的格调和下限被他给拉低了呢……”

很显然，封不觉并不知道，上一个在正式章节中对我进

行吐槽的主角王某，到完本时还是处男的事情。因此，他在脑中大言不惭地对我进行着诋毁，请大家不要在意。

言归正传。

恰在此时，厨房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斯科菲尔德警探探头进来，瞧见觉哥后说道：“噢，封先生，您真的在这儿。”他顿了一下，“哇，是您在掌勺吗？”

“是的。”封不觉转头回道，“怎么了？难道您就从来没进厨房做过菜吗？”

“呃……呵呵……”斯科菲尔德笑了，“我的太太很擅长料理，几乎不让我进厨房。”

“哦……”封不觉敷衍地接了一句，心中在念叨着：“喂喂……我只是随口一问，你直接回答‘没有’不就行了，摆出那种欠揍的幸福笑容是什么意思……还说了些多余的话……

以本大爷的推理能力，一见到你那大腹便便的体型和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就已经推测出你老婆的厨艺不错了啊……此刻你这种反应明显有伺机嘲讽的意味啊……

果然是由于我之前表现得太贱引起这货的不满了吗……

看我不爽的话直接说出来不好吗……‘请接下我正义的摆拳吧！封先生！’这种话也不是那么难出口的吧。”

“啊，对了，我是过来告诉您一声，卡萝尔夫人、科尔斯顿老爷、亨德森管家、鲍威尔医生、巴顿先生、南希小姐和杰克，已经全部集中到餐厅了。”斯科菲尔德回道，“还有，如果您觉得没问题，我想让卡尔和马克先把死者的尸体运回镇上，您知道的……虽然现在是深秋，尸体也装在裹尸袋里，但时间一长，那气味……”

“嚯……你还真够义气啊，把七个人的名字逐一报出来愣是多凑了二十几个字啊，而且还在后面立即接上一句不相干的话题进行掩饰……”封不觉心中赞道。

“嗯，就按照您的意思办吧。”觉哥表面上还是那冷静的样

子，“哦，对了，案发现场也不必再让人看着了，反正也已没什么需要再勘察的。”

“明白。”斯科菲尔德应了一句，便准备离去。

这时，封不觉似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头叫住了对方：“警探！”

“什么？”斯科菲尔德连忙停下了脚步。

“您说过……您曾在大城市中做过多年刑警？”封不觉问道。

斯科菲尔德眼神微变：“是啊，怎么了？”

“那么，在大城市的警局里，您有没有……比较可靠的朋友。”封不觉用了一种比较模糊的说法。

斯科菲尔德一听就懂，觉哥这话真正的意思是：“既然你在城里混了挺长时间，那多少会有一些人脉吧？”

“呵……确实有几个交情不错的老朋友。”斯科菲尔德换上了另一副神色，那是他刚刚来到这栋别墅时的神情，自信、果敢、硬派。

“失陪一下。”封不觉对身旁的两位女士道了一句，同时拿起一块抹布，边擦手边朝厨房门口走去。

行到斯科菲尔德身旁时，觉哥一手勾着对方肩膀，一手推门，领他走了出去。

“我就知道……警探您不是泛泛之辈。”封不觉笑道。

“过奖……”斯科菲尔德的得意全都写在了脸上。这可是来自名侦探的称赞，对一名警探来说，这一瞬的优越感是难以自制的。要比喻的话，这就好比是梁朝伟走到一名群众演员面前说了句“你的戏真不错。”

“我就直说了吧，警探，我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封不觉压低了声音，朝走廊两侧张望一番，确定没人后，他悄声道，“但眼下还缺乏一些信息，不能定案。可我们得查清他的

动机，整个案子才能水落石出。所以……需要您的朋友帮帮忙。”

“您的意思是？”斯科菲尔德问道。

“我想让您打个电话，联络您在城里警局的朋友，看看有谁能帮您去查一下，这个凶手过去的档案。”封不觉道。

“但这样……似乎不合乎手续吧……”斯科菲尔德道。

封不觉微笑：“所以才需要‘可靠的朋友’啊。”

斯科菲尔德犹豫了几秒，也笑了：“名侦探就是名侦探……看来对于警界中的灰色地带，您也十分了解啊。”

“好说好说……”封不觉道，“一般的伎俩我都知道，比如从街头混混那里收缴一些毒品，带到某些因证据不足无法定罪的人渣家里去，往暖气炉后面洒一洒之类的……我也是懂的。”

第027章 斯科菲尔德的独白

本章中【】框起的部分，为封不觉的吐槽。

……

黑夜似一头巨兽，吞没了这座充斥着哥特气息的城市。

冰冷的雨丝如利箭般一簇簇击打着地上的水坑，空气中弥漫着大都市特有的一种气息——欲望。

【喂喂……发生什么事了，发错稿子了吗？这个开头是怎么回事？】

我叫斯科菲尔德，格雷克·斯科菲尔德，莱恩市重案组的一名警员。

【我说……这是准备以斯科菲尔德警探为主角重新写本书吗？还是第一人称视角展开的吗……】

驱车穿行在这夜晚的城市中，就仿佛是在一条罪恶的河流中行舟。这是个堕落的地方，墙上的每一块砖，地上的每一寸土，都沾染着无辜者的血。

抢劫、斗殴、杀戮……那些披着人皮的野兽和魔鬼们四处横行，使得善良正派的民众们沉浸在悲伤、痛苦的永夜之中。

这是一场永不终结的战争，而我，是立于前线的战士。我的职责，就是捍卫法律的边界，等待每一个黎明的到来。

【这和本案有什么关系吗……话说作者已经放弃人生了吧……所以我说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的家伙就不要事先定下三十三章这种不长不短的设定啊！自己给自己制造难度啊！】

我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独自驾车巡逻了。

自从我的搭档死后，我就能看到、能听到、能感觉

到……那些危险的存在，一种预知危险的直觉在我的血液中流淌，依附在我的脊背之上。

所以，当我驶过第七大街，看到那个十多岁的孩子站在马路中间、一脸木讷地看着我的车前灯时，我就知道，这是一个陷阱。

我在不久前破坏了某个帮派的一笔交易，是他们的报复开始了……

【啊……按照这种节奏，这段老派警匪片独白式的内容，想必是要持续一整章了吧……】

这个街区的帮派首领是个十足的恶棍，他今年只有二十六岁，不过他入帮的资历可足有十七年。当他的同龄人在小学里画手指画时，他已拿着乌兹冲锋枪在小巷里杀人了。

当然，这不能完全怪他，是社会制造了他这样的怪物，而他……又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和他一样的怪物。

不需要试管、不需要养料、也不需要公式，这罪恶的都市本身就是一个熔炉。

那些帮派中的孩子，在十六岁前就已背上了凶杀、贩毒、抢劫等等罪名。我可以抓他们……他们会被送到局里，青少年犯罪科的人会把他们领走。但结果呢……到了明年的某个时刻，他们便再次出现在街头，干着同样的勾当。

【那你想怎么样……踩油门压过去，然后自称正当防卫吗……】

我没有犹豫，奋力踩下了油门。

【喂！万一是你弄错了怎么办！】

那孩子迅速避开了，他翻滚到路边，掏出了藏在口袋里的手枪开始朝我射击。

他的同伙们也从两旁的小巷中涌出，交织的火力倾泻在了警车四周。

【你之前到底是在哪种城市当警察啊？高谭重案组也不过如此吧！】

我低下头，踩住油门，尽量让车驶在马路中间，防止其因为撞上什么东西而停下。我还快速开启了警车上的警笛，不过这意义已经不大了……周围那密集的枪声已足以将附近的其他巡逻车引来。

警车的玻璃很快就全碎了，至少有十余发子弹窜入了车内。那几秒钟，我就像是跳进了满是食人鱼的鱼缸，连我自己也说不清身上中了多少枪。

在失去意识前，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队长查理把我从车里拖了出来。那一刻，他脸上的表情我永生难忘，我明白了，他真的如传言一样是个同性恋，而且对我有好感。

【喂！信息量好大啊！】

在医院休养了半个月后，医生告诉我，我可能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岗位上了。

【于是你就辗转到了一个偏僻的乡下小镇当了警探？】

初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倍受打击。

可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了……这是上帝给我的启示，是时候从那条善与恶的前线上退下了。

我本该死在那条街上的，但我没有。很少有人会有第二次机会，而我得到了，所以我要珍惜。

于是，我向上级申请，调离了大都市，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了一个平静的乡下小镇，当上了这里的探长。

临走前，我给查理队长留下了一封信，内容我至今记得——好多事情总是后来才看清楚，然而我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好多事情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就算是苦我想我也不在乎。

【这根本就是歌词吧……而且你这是在表达恨不相逢未嫁时吗？】

在这个小镇上，我过上了快乐、安宁的生活。每天可以准时下班回家，有更多的时间陪伴我的家人。

这里的警局没什么大案要办，多半是些家长里短的纠纷，与城里相比，此地简直就是世外桃源。

我经常会对这儿的菜鸟警员说，“想当初，我可比电影里那些硬汉警探都厉害，直到我的膝盖中了一枪。”

【是啊……毕竟那里是地球人最大的弱点所在呢……】

这些年，我时常会想起查理队长，但我从来没有联系过他，他也没有回我的那封信。

【喂……等等……他该不会是想借着查案的理由，打电话给这个查理吧……】

今天，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在调查洛夫克拉夫特家命案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位知名的大侦探，他需要我和过去的同事联系，通过非法流程去查看一名嫌疑人的档案。

【大哥……我错了……这电话您还是别打了。】

不知为何，我心中充满了忐忑，却又有些期待。

【人走上某种禁断的道路前多半都是这种心情吧……】

……

【喂！这省略号是什么意思啊！通话内容全年龄禁止观看吗？话说这作者已经疯了吧……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被退稿的级别吧……你这是准备开创某种新的文体吗？就不能虚心学习一下同行的灌水技巧吗！不要自己乱来啊！】

第028章 最后的晚餐

晚，八点，别墅的餐厅中。

除了女佣奥利弗之外，其余所有的嫌疑人都已在一张长桌两旁就座。邓普迪警官守在餐厅大门的旁边，他的姿态看似随意，实则正在密切监视着屋里的每一个人。

餐厅中的气氛十分压抑，交谈声甚少。大家都坐在那儿，想着各自心中的心事。当然了，这也属正常现象……就在这个屋檐下，不久前刚刚发生了残忍的凶杀。除了封不觉那种奇葩，谁还能保持好心情呢。

“今晚的月色真美不是吗。”封不觉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看上去兴致很高，似乎在向众人释放着一种讯号，暗示着自己已然找到了真凶。

不过……由于他先前的种种表现，洛夫克拉夫特一家对于这位大侦探先生的印象可不怎么好。这货的推理，虽说是条理清晰、言之凿凿、绘声绘色、煞有其事……但说到底，他这些乱七八糟的污蔑之词，全都有着非常明显的漏洞，而且是常人一眼就能看穿、一句话就能反驳掉的那种漏洞。

“可惜没有模具，否则我就做一炉月饼当甜点了。”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向餐桌走来，他的腋下还夹着一个不知从哪里弄到的大纸袋，里面似乎装了不少东西。

奥利弗大妈推着一辆小推车，跟在觉哥的身后进了餐厅。推车共有三层，此时已摆满了菜式。

“您这儿的厨房真是不错，洛夫克拉夫特先生。”封不觉在主人正对面的位置落座，并把手中的纸袋随意地放在了自己的椅子底下，“我曾经去过一些徒有虚名的所谓‘高档餐厅’，他们有着豪华的门面、豪华的就餐环境、豪华的餐具、豪华的

价格。但厨房里却是一派脏乱差的景象……充斥各种嗡嗡叫、蠕蠕爬的无脊椎动物，而掌勺的厨师多半就是那些动物派到人类当中的卧底，因为他们唯一的天赋就是用双手制作出令人作呕的黑暗物质。”

“如果你想以一次恭维作为展开话题的途径……”科尔斯顿冷冷地看着觉哥，回道，“只说头一句就可以了，没必要借机跟我们分享你过去的不愉快经历。”

他们说话间，奥利弗已将推车推到了餐桌旁。因为餐具已然事先摆放妥当，所以她这会儿就直接开始上菜了。

亨德森见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朝推车走去：“我来帮你，奥利弗。”

“不，你坐下吧，亨德森。”杰克迅速起身走过来，把老管家摁回了椅子上，“让我来吧。”这位二少爷对家里的佣人还是不错的，他也不好意思让一个下午才晕倒过一次的老人帮着端盘子。

不多时，每个人的面前，都已放上了一盘前菜。

封不觉显然不准备和这家人客气什么，他非但没有起身帮忙的意思，还自顾自抓起了餐桌中间放着的半瓶红酒，给自己倒上了一杯。

“嗯……DOMANE de TREVALLON，1985……”封不觉只喝了一口，就拿起酒瓶去看瓶身，“呵……人生还真是处处有惊喜啊。”他这一口可算是赚到了，在现实生活中，这瓶红酒恐怕能换他一个游戏舱……

“怎么？您也知道那个酒庄吗？”奥黛塔夫人说道，“老爷他也很喜欢，每年我们都会在那里订上一批货的。”

“啊……知道是知道。”封不觉耸耸肩，“只不过……我的经济条件可不允许我每年都在法国东南部的知名酒庄里进行批量消费啊……我所能批量囤积的商品，恐怕只有卫生纸和碳酸饮料而已。”

“奥利弗……”桌子另一侧的南希小姐忽然开口道，“这道菜是你做的吗？”她看着眼前盘子里的东西，面露些许疑惑之色。

“不，今天的菜都是这位封先生做的。”奥利弗回了一句，便推着推车准备去厨房取汤了。平日里，她、巴顿和亨德森三人，是和老爷、夫人分开用餐的。而鲍威尔医生的家就在小镇上，他通常会在傍晚前就回去。因此，像今日这种十多个人聚在一桌用餐的情形，实属罕见。

“哦？”南希转头对封不觉道，“真看不出来……您还有这手艺，这道碳烤芦笋佐鲑鱼卵已经是专业水平了吧？比起侦探，我看您更适合当个厨子。”

在人家说话的时候，封不觉正在往自己的高脚杯里加着红酒，看来在喝完以前，他是不准备把手里的瓶子交给任何人了，“我能够胜任的工作很多，这不算什么。”

“哼……烧饭烧得好，要饭要到老。”杰克往嘴里塞了一块芦笋，看他的态度，明显是有意想找茬儿。

“你那盘儿里有我的鼻屎。”封不觉只花了一秒，就冷静地道出了一句极具杀伤力的语言。

杰克表情陡变，一咳一呛，噎个半死。

“呵呵……开玩笑的。”封不觉两秒后便道，“盘子都是随机摆放在推车上的，而且也是你自己分配的，这种事怎么可能呢。”

“你……”杰克有点儿想骂人，但这一桌……有长辈、有女士。他实在不好发作，只能用从餐巾擦了擦嘴，把气往肚里吞。

“瞧，我的分析能力还是很能让人信服的吧。”封不觉笑道。

“行了，封先生。”科尔斯顿道，“插科打挥到此为止吧。”他逼视着觉哥，“你让警员们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并宣称

自己知道凶手是谁，可你又迟迟不肯说出来。”他呼了口气，“奥黛塔说你一个多小时前就去了厨房帮忙，我本以为你只是借着帮忙的理由去向她和奥利弗问话，没想到你真的是去做菜……你，到底想干什么？”

“呵呵……想干什么？”封不觉拿起刀叉，开始消灭眼前的前菜，“您是明知故问啊，洛夫克拉夫特先生。”他嚼着芦笋，发出啧啧之声，毫不介意在说话时露出口中的食物，“在座的每一位……不都在期待着一场推理秀吗？哈……放心，名侦探封不觉是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我现在就奉上好戏。”

第029章 封不觉的述词

“慢着。”突然，杰克发话了，“你那不靠谱的推理我已经听够了。”他看着封不觉道，“这里所有的人，基本都被你说成过是凶手吧？”他举臂一指，“在你诬指下一个无辜者之前，我想请你先解释一下，你自己的嫌疑该如何洗刷？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打着侦探的旗号，以协助警方破案为名嫁祸于人呢？”

“哼……问得好。”封不觉回了这么一句，随即就笑而不语，把杰克晾在了一边。

短暂的沉默后，觉哥回过头，对两名警官道：“斯科菲尔德警探、邓普迪警官，你们也坐下吃啊，瞧，我把你们的份儿也准备好了，这不已经端上桌了吗？”

“呃……这……”斯科菲尔德和邓普迪面面相觑。

这两位也确实是饿了，而且长桌上还有好几个空位，犹豫了几秒后，他们也就不客气地入席了。

“嘿！别扯开话题！你倒是回答我的问题啊！”杰克又道。

“不错。”科尔斯顿接道，“我也想问你，你到底是什么来路？又如何证明你不是凶手？之前在书房里，你就恶语相向，避开了我的提问，现在当着大伙儿的面，能否请您说清楚呢？”

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际，奥利弗大妈又从厨房返回了，这次她送来的是汤。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可没人再起身去帮忙了，餐桌上的每一双眼睛，都看着封不觉，想听他的回应。

觉哥一边接过奥利弗递来的汤碗，一边惬意地说道：“看来……你们到现在还没明白，我那些询问的意义。没关系，

我就再来演示一遍好了。”

接着，他开始了一段令人震惊的叙述：“我认为……杀死丹尼斯·洛夫克拉夫特的凶手，就是我——封不觉！”他说这句台词的语气，和先前针对别人的时候一模一样……

“喂……他这是精分了吗……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感到奇怪啊……”斯科菲尔德警员在心中念道。

餐桌边的其他人，基本也和他是一样的想法，就连正在端汤的奥利弗大妈，都停下了动作，用一种看神经病的眼神望向觉哥。

“奥利弗女士，汤凉了可就不好喝了。”封不觉转头道，“别在意我说什么，您继续上菜好了。”

“呃……好……好的。”奥利弗木讷地应道。

“杀人动机的话……”封不觉轻轻搅拌着自己面前的汤，接着刚才的话道，“可能是受人所托吧……”他品尝了一口碗中的马赛鱼汤，“嗯……地中海的味道在舌尖跳跃哦，呼呼……”他吹掉一点儿热气，又连喝了好几勺。

“封……封先生……”斯科菲尔德可不能对这几句话充耳不闻，“您这是在开玩笑对吧？”

“很有趣不是吗？”封不觉笑道，“如果一个人用异常沉着的语气，说出一些对自己极为不利的话，旁人就会陷入费解之中。”他顿了一下，“警探，凶手是谁，您的心理已然有数了不是吗？请不要因为我的几句话，就对已经下定的结论产生质疑。”

“呃……好吧。”斯科菲尔德回道，他用餐巾擦了擦汗，心道：的确……封先生在胡诌时，一贯就是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从表情和语气根本无法判断他的虚实，名侦探就是厉害，真真假假、高深莫测……

“我说到哪儿了……哦对，动机。”封不觉接道，“有一件事，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否定的，那就是我和丹尼斯的人生，

在今天以前，没有任何交集。这一点，就算反复查证，结果也不会有改变。

那么……在我身上，能够成立的杀人动机，有以下几种。第一，我与丹尼斯一见如仇，毫无理由地看他不顺眼。他好心让我搭车，我却暗起杀心，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又吃了几口汤里的东西，再道，“第二，我本身就是个变态杀人狂，杀人基本没有理由，出于兴趣和快感，或者就是把这当成饭后活动什么的。”他抬眼扫视了一圈众人，对他们的表情很满意，“看来前两条没什么说服力啊，不过第三条的可能似乎大一些。”

封不觉往椅背上靠了靠，摊开双手，“也许，我是个职业杀手。”他用手中的勺子指了指桌上的菜，“如各位所见，我这人多才多艺。比起厨师来，杀手和侦探间的职业关联性……貌似要更强一些不是吗？”他笑了笑，“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出色的侦探，多半也能成为出色的犯罪者。虽然我本人更倾向于犯罪顾问这样的职位，但职业杀手……为什么不呢？”

“是啊，挺酷的。”南希小姐冷不丁接了这么一句，很显然，她已经明白了封不觉正在做什么，所以……要扯淡大家一块儿扯好了。

“呵……”封不觉冲她微笑一下，接着道，“于是，我这个职业杀手，就行动了。我事先查清了丹尼斯的行踪，埋伏在了山里、在他的必经之路上。

你们觉得‘在路中间放点障碍，趁他停车时，戴着面罩冲出去开枪行凶’这个计划如何？不！我才不会这么干呢，我决定伪装成一个车祸遇难者，靠近之后再下手。

然后你们说我该怎么做？戴上假胡子什么的伪装一下，并在口袋里藏把枪，趁他从车上走下来跟我说话时，直接把他射杀在公路上吗？那我可就太逊了，简直侮辱了我职业的名号。

我得跟着他，来到这栋别墅……在一个人多眼杂的地

方，让尽可能多的人看到我的相貌，记住我的名字，然后寻找一个不知何时会到来的时机，去把他……”

“够了！”科尔斯顿打断道，“你的观点已经很清楚了，不必接着说下去了。”

“打岔的也是你们，听不下去的也是你们。”封不觉又恶意地瞥了杰克一眼，“本来我或许能在覆盆子油醋芝麻叶沙拉和香煎培根嫩鸡卷衬无花果泥上来的时候就讲完的，现在嘛……呵……估计到甜点上来时都说不完了。”

表面上，觉哥是很嚣张地与那对父子针锋相对，而实际上，他心里是很感激这二位的。

“果然……人没有几个敌人是不行的啊……多谢又帮我撑了一章。”他心中暗道。

第030章 逮捕

当一道香味扑鼻的白酒风味凯莉茴香炖煮小羊膝被端上餐桌时，封不觉略微俯身，拾起了椅子底下的那个纸袋，并从里面拿出了一个挺大的信封。

“您应当认识这个信封吧？洛夫克拉夫特先生？”封不觉冲着科尔斯顿说道。

后者迟疑了两秒，随即大惊。刹那间，其神色又由震惊变为了震怒，“你……你这个贼！你这是公然的盗窃！”他激动地站了起来，用手指着封不觉，面向着斯科菲尔德警探道，“快逮捕他！警官！”

“这是怎么回事？”斯科菲尔德一时间也搞不清状况，因为他并不知道觉哥的纸袋里都装了些什么。

大约四十分钟前，警探通过电话联系了过去的一位同事，对方目前仍在大城市的警局任职，并且很干脆地答应帮斯科菲尔德这个忙。二十分钟后，警探再打电话过去，对方已经从档案室里弄到了那个园丁巴顿的相关情报，并且传真（80年代后，随着标准化进程和技术的成熟，传真机迅速发展和普及，洛夫克拉夫特这样的人家自然是有的）了过来。

从封不觉拿到传真后，到刚才出现在餐厅门口之间的这段时间，警探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封不觉道，“我刚才溜进了洛夫克拉夫特先生的房间，从他的保险柜里，偷出了这份遗嘱。”

“什么！”这下，整桌人都惊愕了。

“您……这……”斯科菲尔德不知所措。

“而且，我已经拆开看过了。”封不觉用轻松的语气，又接了一句，“瞧，封口已经被撕开了。”他还在众人面前展示了一

下，“别担心，我想科尔斯顿老爷的律师那里，还有一叠一模一样的副本吧。遗嘱这种东西嘛，通常都是一式两份、乃至三份的，就算我把手上这份烧了也无妨。”

如果说科尔斯顿老爷此刻已是燃烧着的一团火，那封不觉的语言、态度、行为，就如同是柴火、汽油、液化气……要是对方年轻二十岁，这会儿怕是早就跳上桌子，奔过来踹他了。

“看到了很有趣的内容呢……”封不觉将遗嘱随手往桌上一放，拿起刀叉，接着吃羊肉。

“封先生！”斯科菲尔德忽地肃然而立，从腰间摸出一副手铐，“您应该清楚，您的行为……”

“是盗窃。”封不觉打断道，“我当然清楚了……别着急，警探，既然我把东西拿了出来，就相当于是认罪了不是吗？”他完全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您看我像是要逃跑的样子吗？”他边吃边说，“等我把这件凶杀案了了，您再把我铐起来、连夜送往镇上的警局也不迟。”

“不！你必须现在就逮捕他！警官！你为什么要听一个贼的话？”科尔斯顿狗急跳墙一般叫嚷着，他拄着拐杖，从座位上站起，拼尽全力地绕过长桌，从桌首一路行来。

“呵呵……你想干什么？抢回遗嘱，顺便用拐杖把我打昏过去？难道这样就能阻止我透露其内容了吗？”封不觉安然而坐，神情悠哉，好似那个怒发冲冠、朝自己冲过来的老头儿一点威胁都没有。

斯科菲尔德拦了上去，对靠近过来的科尔斯顿道：“先生，请不要冲动，暴力不能……”

“你给我坐下！”突然，封不觉一声暴喝。这一刻，他的语气、神态，皆是瞬间改变。

他闪电般从手边的纸袋里掏出了一把手枪，顺势举枪瞄准，其动作之熟练，速度之迅捷，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个良

民……

觉哥的枪口，并没有指向科尔斯顿，而是指向了另一个人，一个悄悄起身，企图从侧面靠近过来的人——巴顿。

“我知道你的身手不错。”此刻的封不觉，神情果决、冷酷，他直视着目标，“不过我的枪法也还可以。”

巴顿的脸上，神情数变，那个懦弱的、善良的、大惊小怪的园丁，在短短数秒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冷峻、隐忍、城府难测的男人。在他的脸上，还可以看到另一个人的影子，那个人正是这栋别墅的主人……科尔斯顿。

“警官，你带枪了吗？”封不觉目不转睛地盯着巴顿，开口问道。

“封先生……在事情变得不可收拾前，我劝你……”斯科菲尔德这话没能说完。

封不觉就打断道：“没带的话，就用我这把吧。”

这时，斯科菲尔德才从最初的惊讶中缓过神来，搞清了状况。他定了定神，迅速走上前，接过了封不觉手上的枪。然后双手举枪，瞄准着巴顿，并高声下令道，“邓普迪，把巴顿先生铐起来。”

“是……是！”邓普迪愣了一下，还是照办了。虽然他也不明白眼前究竟是什么状况，但听从长官的命令应该没错。

当巴顿被铐起时，科尔斯顿崩溃了，他瘫坐在地，整个人仿佛顷刻间老了十岁，那失魂落魄的眼神把他的家人们全都吓坏了。

奥黛塔、杰克和南希都跑了过来，围在科尔斯顿身边，试图去搀扶他。

“事到如今，我是该叫你约翰·巴顿。”封不觉道，“还是……约翰·洛夫克拉夫特？”

此言一出，屋里的人全都朝巴顿看去，包括刚巧推着推

车进门的奥利弗在内，所有人都僵住了……

这短短数分钟内的变故，以及封不觉此刻的这句话，似乎已然揭示了一切。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巴顿沉声道。

“什么时候呢……”封不觉见局面已经控制住了，便重新拿起刀叉，往嘴里送起食物来，“在别墅外的草坪上，和警探一块儿勘察的时候吧。”

“难道我在丹尼斯的客房窗外，留下了什么痕迹吗？”巴顿问道。

“不，和那无关。”封不觉道，“我是在看过了科尔斯顿老爷屋外的那棵树后，才基本确信了你就是凶手。”

“你……”巴顿愣住了，“呵……呵呵呵……哈哈哈哈……”他大笑起来，随后接道，“我太小看你了，连那种细节你都能发现吗……”

“啊，那是当然。”封不觉冷冷应道，“而当我把你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后，你先前到我面前做的那番拙劣表演，其中那些破绽和败笔，也就逐一显露了出来。”他摇了摇头，“画蛇添足、自掘坟墓，用来形容本案中的你，再恰当不过了。”

第031章 贵圈真乱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卡萝尔夫人似乎也已明白了过来，她满脸震惊地看着巴顿，“是你吗？巴顿先生，是你杀了丹尼斯？为什么？为什么！”她说着就要冲上前去。

离她最近的鲍威尔医生赶忙上去将其拦住，“别过去，卡萝尔，那可是个杀人犯。”

“哼……为什么……”巴顿抬眼，用一种悲天悯人的目光望着卡萝尔道，“可悲的女人……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你都值得同情……或许等你明白真相以后，反而会来感谢我吧……”

“封先生，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正跪坐在父亲身旁的南希小姐问道。

“说来话长啊~”封不觉俨然是一副准备说书的状态，“首先，容我来介绍一下，诸位面前的这位巴顿先生……”他搁下手中的刀叉，擦了擦嘴，伸手一指道，“他，才是科尔斯顿·洛夫克拉夫特先生的长子。”

除了封不觉和斯科菲尔德警探，屋里的其余人全都面露诧异之色。虽然刚才封不觉已经说出过“约翰·洛夫克拉夫特”这个名字，但当他正式揭示其身份时，还是让众人吃惊不小。

“你别说了！”科尔斯顿坐在地上嚷道，“我认罪！丹尼斯是我杀的！快逮捕我吧！警官！我要认罪！”

“这可不是中世纪的宗教法庭，洛夫克拉夫特先生。”封不觉冷冷道，“这是个法制健全的国家，定罪是要讲究证据的。”他耸耸肩，“即便是黑手党，在找人顶罪、作伪证之前，也要先征询一下律师的意见再行动吧。”

他用颓废的眼神，居高临下地望着那个濒临绝望的老头

儿，“哼……你以为……此刻你的行为很崇高、很伟大吗？在我看来，就算你真的把罪名揽到自己身上，也算不上代人受过。走到今天的局面，完全就是你自作自受。”

“你别太过分了！”杰克看不下去了，他也已经明白了封不觉的言下之意，高声说道，“你想说巴顿是我父亲的私生子是吗？是又怎么样？人又不是我父亲杀的！他刚失去了一个儿子，现在又要失去另一个，会有这反应也是人之常情，你就不能发发善心吗？”

“哈！”封不觉大笑一声，“你确定丹尼斯是你亲哥？”他顿了一下，忽然将脸转向了亨德森管家，“或者说……你确定丹尼斯是洛夫克拉夫特家的儿子吗？”

此言一出，满屋子的人，都转头看向了亨德森，管家的脸色惨白，整个身体在不住地颤抖，即便他正坐在一张椅子上，也给人摇摇欲坠的感觉。

身为局外人的斯科菲尔德不禁在心中叹道：“贵圈真乱……”

“我不知道诸位对遗传学的认识有多少，不过我想鲍威尔医生应当会知晓一些。”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从纸袋里取出了两张照片，“这两张合影，也是我从科尔斯顿房间的保险柜里找到的。”

“呃……”一旁邓普迪警官实在忍不住了，插嘴问了一句，“我说……封先生，房间的门或许没锁，这我可以理解；但保险箱那种东西……您是怎么打开的？”

“哦，那箱子用的是机械锁，我用一个听诊器就能搞定。”封不觉随口回道。

“喂……等等，听诊器……”鲍威尔嘴角抽动着，心中已生出一丝不祥的预感，“你……”

“没错，是从你房里顺来的。”封不觉笑道，“医生，您的推理能力也不错嘛。”

“就凭您这能力不去当个江洋大盗真屈才了……”鲍威尔郁闷地念叨了一句。

“好了，还是让我们回到照片的问题上来。”封不觉举起手中的照片，在众人面前展示了一下，“这两张照片，分别是科尔斯顿和他两任妻子的合影。”他顿了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前两位夫人，一位是红发、一位是黑发。”他把照片翻过来，放到自己眼前，“不得不说，您的人生总是与美人相伴哪，洛夫克拉夫特先生。可惜，嫁给您的女人，皆是红颜薄命、英年早逝。”他停顿了一秒，抬头对奥黛塔夫人道，“别在意，夫人，我随便说说的。”

封不觉又将视线转向了杰克和南希，说道：“杰克少爷和南希小姐，都是金发，和他们的父亲年轻时是一样的。”他又指了指第一张照片上的女人，“把隐性基因的可能算进去，科尔斯顿与其第一任妻子的孩子，有多大可能是褐发呢？”他舔了舔嘴唇，“如果说发色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结合双眼皮、下巴沟等这些显性遗传因素……丹尼斯更像是谁？”他转过头，望着管家道，“亨德森先生，虽然您的头发已经花白，但鄙人从您的面相、瞳色、颧骨等特征观察，您似乎有部分拉丁裔或者日耳曼人种的特……”

“对，丹尼斯……是我的儿子，是我和第一任夫人……”亨德森打断了觉哥，却没能把一句完整的话说完。说到一半，他便咬着牙，低下了头。

“亨德森！你……”杰克从小就和这位管家的关系不错，可他绝没想到，这个男人，竟曾与自己的母亲有染。

“真是喜闻乐见的桥段不是吗？呵呵……”封不觉是这屋子唯一还笑得出来的人，“一位风流倜傥的富翁，家中已有娇妻，却仍要在外面偷情，甚至还跟情人先有了孩子。”他把照片放回了纸袋里，“于是，他的那位合法妻子，便用了类似的手段，对丈夫进行了报复。”

觉哥说着，站了起来，在宽敞的餐厅中踱步而行，大概

他把这当成是饭后散步了，“而一切悲剧的伏笔，也是在那四十年前，就已然埋下。”他伸手示意了一下旁边的一张椅子，“你们还是把洛夫克拉夫特先生扶到椅子上去吧，诸位总不能陪他坐在地上听我说完吧。”

奥黛塔、杰克和南希三人已陷入了一种浑噩的状态，他们还远未从震惊中缓过劲儿来，所以他们只是木然地按照封不觉的建议去做了。

片刻后，待科尔斯顿重新坐下，封不觉又从纸袋里取出了几张传真纸，拿在手里念道：“搞清楚了这几位的关系，接下来的解释工作便简单了，就从巴顿先生身上开始说起吧……”

第032章 真相（上）

“我记得你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封不觉看着巴顿复述道，“你说‘年轻的时候，我也曾有过锦绣前程’。但是……你对那‘前程’的细节，却是只字未提。相反，你对自己在监狱中的经历，描述得绘声绘色。”他转了个身，继续踱步，“当时我就有些疑惑……按理说，人总是更愿意提起那些光彩的、美好的回忆，可你……却在即将说起这话题时将其绕开了。”

觉哥抖了抖手上的传真纸，接道：“而拿到这个以后，我就全明白了。你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他顿了一下，“你那年轻时的锦绣前程，和你的父亲息息相关。”

封不觉转身面向众人，边走边道：“巴顿先生七岁时，他的母亲因抑郁症自杀了。我想……那位女士若是能再熬上几年，没准会成为这个家的第二任女主人，而约翰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跟着父亲的姓。

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巴顿女士当年的境遇……她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心爱的男人给她一个名分，可对方却丝毫没有要离婚的意思，还和正妻有了第二个孩子；当她带着儿子去登记入学时，孩子问她，‘为什么其他同学都有爸爸和妈妈两个人陪着？’她无法回答；她甚至无法对儿子解释为什么要跟着自己姓。

可她又没有能力离开那个男人独自活下去，她只是个卑贱的小三，能做的只有苦等、哭泣、以及在内心深处发出无声的抗议。

因此，在那年冬天，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此来获得解脱，并永远在那个男人的心里占据一席之地。”

坐在墙边座椅上的科尔斯顿用双手捂住了脸，深深埋下了那高傲的头颅。

“后来，那位心怀愧疚的父亲将私生子送到了国外的一所寄宿制学校。”封不觉接着说道，“让这个孩子离自己远远儿的，并像供养其母亲一样，供养着他。

这个孩子一天天长大，他很早就学会了自立，各方面也都十分优秀，有着远比同龄人成熟的性格，但是……他的心中，始终怀有恨意。

他并不感谢父亲给他的一切，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应得的，是母亲用生命换来的。到最后，他的父亲也只是想用金钱来赎罪，而没有付出亲情。

于是，在一个适当的年纪，青年巴顿骨子里叛逆最终爆发了出来。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品貌出众、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当上了一名大盗。”

封不觉手掌朝上，指着巴顿，“各位，请注意我的用词——大盗。”他撇了撇嘴，“虽然巴顿先生自己对我说，他只是个‘溜门撬锁的盗贼’，三十岁时‘在潘冬维尔蹲过两年监狱’……但根据我手上的这份档案，他可绝不是什么二三流的蟊贼，而是那种足以位列十一罗汉（由刘易斯·迈尔斯通于1960年制作的影片，史蒂文·索德伯格在2001年亦有同名翻拍版）的顶尖高手。”

“谢谢夸奖。”巴顿冷冷地应了一句。

“不客气。”封不觉看向巴顿，挺自然地回道，并继续说道，“至于你在监狱里待的日子……也并非是两年，而是十年，整整十年。”他长吁一口气，“你二十多岁就入狱，直到八年前才服完刑，你没有工作，没有朋友，你父亲也清楚这一点，作为你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他收留了你。但他那些合法的儿女都已成年，他不可能把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带回家，并若无其事地说一句，‘嘿！快来认识一下你们同父异母的哥哥，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所以……你的身份，就成了这里的园丁。”

封不觉说到这儿时，正好走到了窗边，他驻足停留，稍稍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是为了给身后的众人留出一段思考的时间。

“今晚的月亮真的很美。”不多时，封不觉再度开口，望着窗外的夜空感叹了一句。

餐厅里的其他人可没有赏月的心情，他们心中皆是五味杂陈，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变故。

“那么……来说说这份遗嘱吧。”封不觉转过身来，“正如我所说，我已经看过了，也正是因为看了那个，我才基本确信了……丹尼斯不是科尔斯顿的儿子。”

“丹尼斯的名字不在那份遗嘱上吗？”斯科菲尔德紧跟着觉哥的思路问道。

“那是当然。”封不觉指着墙边的科尔斯顿，“洛夫克拉夫特先生对自己的亲人一贯很好。比如杰克少爷和南希小姐，不管他们的人生选择如何，科尔斯顿老爷都尽可能地去支持他们，从不吝啬钱财和耐心。”他歪着头，“假如杰克是我儿子，他在‘追逐梦想’的第一年可能就已经饿死了。”

“嘿！”杰克不快地嚷嚷了一声。

“呵呵……”封不觉笑了笑，“但是……这位老爷对其他人怎么样呢？”他又转向了亨德森那边，“和妻子偷情的男人，年近古稀，仍在当他的仆人，甚至还从事着重体力劳动，这只是巧合吗？丹尼斯的名字不在遗嘱上，难道是他忘记写了？”

“您……您知道……”南希立即就听懂了，随即便惊讶地看向了父亲。

“对，我一直都知道。”科尔斯顿用沙哑的嗓音回道，“丹尼斯出生后不久我就知道了，但我从没跟他的母亲、或者亨德森说破这件事……”

“深感自责的亨德森，将自己的后半生全部用来赎罪了，

即使他的身体已难以胜任管家的工作，他还是不愿退休。他只想在这栋别墅里……在那位夫人和自己儿子生活过的地方，工作到油尽灯枯之日。”封不觉接道，“科尔斯顿的尊严受到了践踏，他无法对此释怀，因此，他也没有阻止亨德森的意思。”

“呼……”觉哥长吁一口气，“看完遗嘱后，我才想明白，为什么亨德森在看到尸体的时候会晕倒过去。因为……死去的，是他的儿子。”

“我很抱歉，亨德森。”巴顿这时转过头去，对亨德森道，“我和你无冤无仇，但我不得不这么做。”

亨德森没有回应，只是沉默地坐在桌边，脸色依旧苍白如纸。

“对，你不得不这么做。”封不觉接过话头道，“因为今天下午，你听到了科尔斯顿和丹尼斯在二楼房间中的谈话。”他又走回桌边，把手上的东西都塞回了纸袋中，“你自然不会站在走廊里，贴着门板去偷听，那太容易被发现了。所以，你去杂物房拿了剪钳和梯子，来到了屋外，爬到了距离那个房间最近的一颗大树上偷听。这样，即使被人看到了，你也可以立即假装在做修剪工作。”

觉哥又拿起了桌上的最后一点儿红酒，全部倒入了高脚杯，“然而，梯子可以到达的高度、或者说一般人能够爬到的地方，离二楼的窗户仍有一段颇远的距离。也就是说……普通人就算爬到树上，也听不清那间房里的对话。除非……”

“除非是具备特殊技能的人。”斯科菲尔德在旁接了一句，他也是看过巴顿档案的，对其本领也算略知一二。

“你攀爬到了只有猫才能待的高杈上，用你那优于常人的听力，成功偷听到了屋里的谈话。”封不觉道，“很显然，丹尼斯和科尔斯顿老爷争吵的原因，并非是想让科尔斯顿将奥黛塔夫人的名字从遗嘱上除去……”他拿起酒杯饮上一口，“而是想让科尔斯顿把所有人的名字，统统从遗嘱上除去，然后添

上唯一的一个……‘丹尼斯·洛夫克拉夫特’。”

杰克、南希、奥黛塔这三位直接继承人，闻言皆是脸色骤变。

“我想，丹尼斯一定通过了某种途径……比如买通科尔斯顿的律师之类……得知了遗嘱的内容。”封不觉接道，“然后，他只要花钱请几个私家侦探出马，顺藤摸瓜，很容易即可查出巴顿的真实身份。”他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自杀的情人、坐过牢的私生子、有着数段婚姻的富翁……把这个故事交给八卦小报，连载半年都不在话下。丹尼斯无疑就是用这些来恐吓科尔斯顿老爷，让他就范。”

“不！你胡说！我的丹尼斯不会这么做的！他为什么要把父亲逼到这个地步？遗产算什么？他已经娶了我，我们家……”卡萝尔激动地说了起来。

封不觉却打断了她，“你确实很可悲。”

卡萝尔睁大了眼睛，泪光在眼眶中闪烁着，她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只是仍无法接受。

“丹尼斯，想必早已知道自己不是洛夫克拉夫特先生的亲生儿子了。”封不觉道，“这事儿无疑是母亲过世前告诉他的，也就是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了。他一定隐隐地恨着自己的亲生父亲，恨着自己的出身，所以他对亨德森非常冷漠。对弟弟和妹妹也都十分冷淡。

他娶一个出身门第高过洛夫克拉夫特家的妻子，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他会去查科尔斯顿的遗嘱，一是因为他明白自己的身份、二是因为他了解这个老头儿的为人。

丹尼斯对科尔斯顿这个名义上的父亲根本没有什么感情，他埋藏在心里的自卑，远远超过这个屋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当他发现‘巴顿’这个……请原谅我的用词……这个野种的名字出现在遗嘱上、而他这个给别人当了几十年儿子的人却一分钱都分不到时，他会做出那样的举动，也实属正常。”

第033章 真相（下）

“综上所述，巴顿先生，或者说……约翰·洛夫克拉夫特先生的作案动机，就已昭然若揭了。”封不觉看向了杰克和南希，说道：“你们的这位哥哥，其心性、能力、阅历，比你们俩和丹尼斯加起来还强。二十多岁时的他，便已是一名身手不凡的神偷了。在经历了十年的牢狱生涯后，他无疑变成一个更加狠厉的人。

如今的他，隐忍、坚毅、深藏不露。当这样一个人下定决心要去杀人时，他的执行力是很惊人的。一般人至少得筹备、犹豫上几天的事，他立刻就能办。

所以……还没从树杈上下来，巴顿先生就已经行动了。他当即就用手上的剪钳，剪下了一根绑在树枝上的铁丝（园林设计中常用绑铁丝的方法使树木按预定形态生长），也就是凶器，将其带在身上回了屋。”

封不觉靠在椅背上仰起头，“鸣枪事件后，巴顿瞅准了丹尼斯独自在房里的时机，敲门造访。丹尼斯可不知道先前的恐吓谈话已被偷听的事，他认为巴顿还被蒙在鼓里。而巴顿自然也装成了一无所知的样子，只说是进屋做些杂事，比如给屋角的盆景除虫什么的。”

“这样的话……就算巴顿先生进屋时，手上戴着手套，丹尼斯也不会觉得奇怪了。”斯科菲尔德接道。这位全程陪同觉哥侦查、推理的警探先生，还是有一定侦破能力的，至少他还没忘记案件中的这些细节。

“很正确，警探。”封不觉点头道，“于是，就出现了……丹尼斯在沙发椅上抽着烟，而巴顿在其视线死角中忙活的一幕。然……下一幕，就是一场凶杀。”他看向巴顿，“就如你刚才悄无声息地站起来，试图靠近我一样……案发时，你从背

后安静地、迅速地靠近了丹尼斯，并拿出口袋里的凶器将其勒死。

本来这一切都很顺利，可就在你准备逃逸时，外面竟有人敲响了房间的门。

奥黛塔夫人因担心丈夫和丹尼斯争吵的焦点是由于自己，所以想来找后者谈话。她可不知道，眼前的客房里，刚巧发生了一场凶杀。”

“哼……”封不觉冷笑一声，继续对着巴顿道，“正如我一直在强调的，你不是个凡人，巴顿先生，你很厉害。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荒腔走板，但你……却是冷静如故、且心生一计。

当时客房的门是锁着的，你并不担心奥黛塔会发现你，你只要保持安静，从容地从窗户逃走就可以了。不过对你来说，这还不够……既然发生了命案，就定然有凶手，而奥黛塔夫人，便是个完美的替罪羊。

她有动机，也有作案的能力，关键是……凶案发生时，她确实到过现场。”

封不觉歪过头，笑道：“你的话我可是每句都记得，巴顿先生……”他复述道，“‘我和丹尼斯少爷差不多大，其实我挺理解他的。要是我也有个富豪老爹，想娶个比我还小五六岁的后妈，我也会反对的。’”他又笑了笑，“很显然，你这句话是有感而发啊。你八年前来到了这个府邸，而奥黛塔夫人是七年前嫁入洛夫克拉夫特家的。我想……当年的你，和丹尼斯的态度想必是一致的，你们皆是强烈反对父亲和奥黛塔结婚，只不过一个在明、一个在暗。

毫无疑问，你比丹尼斯更想要科尔斯顿的遗产不是吗？因为他欠你的，他的薄情寡义害死了你的母亲，他对你的疏远和否认让你走上了歧途。纵然多年后你终于来到了这个家，却仍是以一个园丁的身份，而非这里的主人。

那么……至少在他死后，让他用家产来偿还吧。

如今丹尼斯已死，若奥黛塔夫人背判谋杀的话……那再过几年，等科尔斯顿两脚一蹬，遗嘱的内容一公开……你约翰·洛夫克拉夫特就可以名真言顺地继承其绝大部分的家业，成为这一家之主。”

“真是个危险的家伙……”斯科菲尔德听到这里，不禁转头盯着巴顿的脸念叨。

封不觉回过头，对众人说道，“因此……巴顿先生并非是计划好了要从窗户逃走，而是由于门外有人，才临时起意。他用铁丝锁窗、布置成密室，是为了留下了后手。因为他知道像这样一桩案子，以一个地方小镇的警力，是很难在短期内告破的。只要暂且混淆视听，事后有的是机会进行嫁祸。比如配把钥匙，扔在奥黛塔夫人的房间的角落里之类……对他而言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觉哥顿了一下，又接道，“杀完人后，巴顿处理掉了凶器，迅速返回了别墅内。换成别人，八成会回到自己房间中，坐立不安地等待着尸体被发现。但他……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我的房间，机智地在我面前做了一次颇为有趣的表演。

那番话半真半假，相当有欺骗性。我当时唯一想不明白的是……他来跟我说这些的意义何在？难道真是为了让我这个局外人去劝说这家人不要干傻事儿？

不过案发后不久，我就洞悉了他的意图……巴顿这是在尸体被发现前，潜移默化地往我脑中灌输一个观点‘如果说有谁会杀死丹尼斯的话，那肯定就是奥黛塔夫人’。他确实很高明，因为他在编造科尔斯顿和丹尼斯的谈话时，说得好像是丹尼斯要去杀奥黛塔一样。而实际情况与其相反，看上去却又合乎逻辑。”

“呵……”封不觉冷笑着，又将视线投向巴顿，“因为我在走廊中说了那一句‘我好歹也是个侦探啊’，你便在作案后特意

来了这么一手。你的想法是……即使你的说辞不能起到误导的作用也无妨。反正在尸体被发现时，你是与我这个侦探待在一起的。从心理上来说，我很有可能直接把你排除到怀疑对象之外。”

“呼……”巴顿深深叹了口气，“现在想来，来找你……真是个巨大的错误。”他苦笑道，“低估你了啊……”

“从你的人生经历来看，你定然自视甚高，一般的侦探……你根本不会放在眼里。”封不觉勾起一边嘴角笑道，“利用这个所谓的侦探，反过来达到你的目的……这种极具讽刺意味且有趣的事，换做我，也会试试的。”

觉哥说到这儿，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其实你要是换个日子、换一种形式下手，做成自杀或意外的样子，没准就成了。”他打了个哈欠，“我很想对你说‘以后再接再厉吧’，但你这种一级谋杀，又是二进宫，就算不判死刑，这辈子也没机会出来了……我只能送上最衷心的祝愿，祝您有朝一日越狱成功。”

“呃……封先生，咱们警察可在场呢，‘越狱成功’这种话明说出来……”斯科菲尔德擦着汗劝道。

“我一说越狱你就接茬儿啊……”封不觉道，“这是在逼我吐槽你的名字（斯科菲尔德，即Scofield）吗……”

封不觉随口说完这句后，竟毫无征兆地走向了巴顿，并俯身在其耳边说了句悄悄话。

除了巴顿，没有人听到觉哥说了什么。说完后，封不觉便转身朝门口走去，还边走边笑起来……充满恶意的笑……

“你要去哪儿？”杰克问道。

“我去上个厕所，不行吗？”封不觉斜着身子，语气嚣张地回道，“如果我回来时，还有人想以盗窃罪逮捕我，再给我戴上手铐吧。”。

当然了，觉哥不是真的去上厕所，他是听到了系统提

示，准备找个没人的地儿传送。

……

又是一个深秋，灰色的荒原上已不留半点青绿，空荡荡地裸露在天空下。

在这林谷和乱山岗交错的地方，公路和电线杆反倒显得格格不入。

我叫斯科菲尔德，格雷克·斯科菲尔德，一个偏僻小镇上的警长。

明朗的月光舒缓地洒在大地上，照亮了我的前路。驱车行驶在这样一片景色中，总能勾起人的一些回忆。

数年前的这个时节，我曾到这山中的洛夫克拉夫特宅邸处理过一件凶杀案。

有一位侦探，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就破解了迷局、找出了真凶。

奇怪的是，当时我将他错认成了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侦探，但事后我在报上看到那位名侦探的照片时，却发现他们并不是同一个人……

后来，有关这件凶杀案的报导，并未出现在了任何一家主流媒体上。就连丹尼斯·洛夫克拉夫特的讣告都没有在任何报纸上刊登。想来……是某些大人物出手，将事情低调地压下去了。

第二年四月，约翰·巴顿，即约翰·洛夫克拉夫特被最高法院判处了死刑。而他的父亲，也就是科尔斯顿老爷，在宣判前的两周，于一家酒店的房间中突然暴毙。

死因，至今成谜……

最终，洛夫克拉夫特家的财产，其中八成被均分给了次子杰克和三女南希。听说杰克用自己那笔钱在美国开了一家挺大的唱片公司，他们的广告语耐人寻味——以扶持年轻、

有梦想的音乐人为己任。

剩余两成财产、以及不动产，都由科尔斯顿的第三任妻子奥黛塔夫人继承。那位夫人在丈夫死后便将山中的房产捐给了政府，据说她现在搬到了法国东南部的一个酒庄附近定居。

而在洛夫克拉夫特家族服务了多年的管家亨德森、家庭医生鲍威尔、女佣奥利弗、玛莎，包括经办遗嘱的律师，皆是一分钱都没得到。很显然，我对科尔斯顿“挺有人情味”的判断是错的，他就是个自私、虚伪的混球。好在他的女儿没有秉承他的那些恶劣的品质。父亲死后一个月，南希小姐就主动以赠与的方式给了这些人一笔应有的遣散费。

至于那位古怪的侦探……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那天他走出餐厅的背影至今历历在目，可他仿佛是在门外的转角处消失了一般，再也没有回来。

事后我也试着打探过关于这个人的信息，却一无所获，他好似是个幽灵，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我眼前的这片土地上，曾有过许多光怪陆离的传说。或许……他也是其中之一吧。

……

1986年3月，亚萨利首都，莱恩市第一看守所。

一个阴霾的下午，巴顿穿着囚服，戴着手铐和脚镣，被一名狱警带到了会见室中。他面前的玻璃对面，坐着一个衣着华贵的女人。

两人各自拿起自己这端的电话，沉默了几秒，随后，巴顿先开口道：“好久不见，卡萝尔。”

卡萝尔没有回应，她戴着一顶很大的帽子，将帽檐压得很低，檐前还有一层面纱。

“看来你已经查清楚了……哼……你现在应该明白，为什么我说‘你会感谢我的’。”巴顿冷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

和科尔斯顿还真像。好几年前我就调查过他，当时我就知道，他迟早会杀了你这个可悲的女人，用从你那儿继承到的家产，和自己的情人双宿双飞。”巴顿沉声道，“即使不是为了自己……杀死那种男人，我也一点都不后悔。”

“你交代的事……”卡萝尔的声音也很冷，她已似是一具行尸走肉，“已经有人去做了，很快就会有个结果。”

“呵……谢谢。”巴顿笑道。

“真的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吗？”卡萝尔问道，“他到底还是你的父亲，而且以他的身体状况，本来就活不了几年了不是吗？”

“这就与你无关了。”巴顿说到这儿，忽然笑了起来，“你是一位很好的人，卡萝尔。有些事，你这样的人是永远不会懂的……”他顿了一下，“但还有一些不那么善良的人，他们则会说‘既然你已无法享用他的财产作为补偿，那不如让他付出些别的东西吧’。”

巴顿说罢，挂掉了话筒，癫狂地笑了起来。

（特别篇I·侦探　完）

【第二卷（下）】

第230章 写标题时任意妄为

四月十九日，周六，封不觉家中。

小叹、包大人和觉哥三名好基友，正并排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瞧着眼前的电视屏幕。他们身前的茶几上摆满了外卖，这些物质很显然都是觉哥的稿费和参加电视节目的报酬所化。

封不觉已把电脑硬盘里的一个影音文件远程同步到了电视上，可以直接点开观看。而这个文件的内容，就是他一周前录制的那期“我是写手”。

“这期节目会在下周五播出，这个呢……是时长一小时的初步剪辑版，到正式播放时，内容应该会缩短到四十五分钟。”封不觉举起遥控器，在按下按钮前说道：“你们确定要看这个吗……”

“少废话。”包大人道：“赶紧的，老婆等我回家吃晚饭呢。”

小叹已是跃跃欲试道：“快放快放，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熟人上电视参加综艺节目啊！”

“哎……好吧。”封不觉按下了播放键。

电视屏幕上如午夜凶铃一般开始出现各种怪诞模糊的画面。

不过这种现象只出现了一两秒便停止，估计是这文件的问题，毕竟这不是电视台正式要播出的带子，所以剪辑时有些瑕疵也很正常。

画面出来了，镜头从高处拉低拉近，由舞台全景推到舞台中央。

这年头，大型综艺节目的灯光师，个个儿丧心病狂，闪

不瞎观众的狗眼都不好意思出门跟同行打招呼，所以这个节目也是如此。只见舞台上众多的光线高速移动闪烁着，镜头跟着这节奏开始乱晃。

而选手区域，倒是一片漆黑。七名选手并排而坐，每人相隔一米多距离，面前各有一个操作台。灯光以一种诡异的角度照射过去，让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七个人的轮廓，却看不清他们的长相。

随着音乐响起，一名主持人走上了舞台，和死亡问答中伴着骑马舞上场的某个死胖子相比，这位主持人有范儿多了。他一身休闲西服，头戴耳机，步态沉着来到场中央。站定后，他张开双臂，灯光适时停止闪烁，聚焦在了他的身上，主持人微微欠身一鞠躬，道了一句："欢迎来到，我是写手。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两秒后，灯光照亮了整个舞台和观众席，不过选手席那儿还是一抹黑，跟拍恐怖片一样。

奥斯卡显然个是艺名，反正在这年头，什么怪名字观众都能接受，只要你别找个叫金富贵的人来主持就行。

"好了，各位观众，想必大家早已等不及了……"奥斯卡转身朝着选手席举起胳膊："今天的七名选手，有六名大家都已在上一期节目中见过了，我相信很多观众，从他们的影子，就能认出是谁……"

"诶？为什么这家伙开口第二句话就说'想必大家早已等不及了'啊？"电视机前的小叹疑惑地问道。

"因为正式播出的版本里，奥斯卡在说这句话前，还要先念一长串赞助商的名称。"封不觉道，"现在录播的综艺节目里，这些内容一般都是分开录制的，因为要念得清楚，而且得控制时间，有可能要NG好几次。"他顿了一下，接着道："每次插播广告的时间点过后，也都得插入一段赞助商指定的广告词，长度堪比相声贯口。这些在现场录制时没有，都是另外录的。"

“原来如此……做主持人也真不容易啊。”小叹感慨道。

“嘿。”这时包大人在旁提醒了一句，“要介绍选手了，安静。”

画面中，第一位选手所在区域的灯光亮起，那是个戴眼镜的男青年，三十岁上下，体型偏胖，穿着也颇为随意。

奥斯卡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了题词卡，开始介绍选手，当然了，他报的都是笔名，“一号选手，玄天宗。知名网络写手，今年三十二岁的他，已著有十本超两百万字的网络小说。其作品流行度极高，已被改编成游戏、电影、电视剧等等……是为数不多年收入可过千万的写手之一。主编评语——行文流畅，人物丰满，情节精彩，当今网络玄幻小说第一人。”

主持人说完停顿了几秒，不用现场导演做手势，观众席们也已经在鼓掌了。

随后是第二位选手的区域被照亮，那也是一名男青年，身材中等，看长相比玄天宗还要年长几岁，眼镜的款式和衣着也显得更加老成。

“二号选手，八扇屏。知名网络写手，今年三十三岁，著有长篇历史小说五部。主编评语——知识储备殷实，文风大气磅礴，作品底蕴深厚。可谓……胸怀万卷经典，笔书今古奇谈。”

八扇屏赢得的掌声和欢呼同样热烈。

随后奥斯卡继续介绍道：“三号选手，蔬菜瓜果。知名网络写手，多项纪录的保持者。十八岁便开始写作，其作品以都市奇幻题材居多。在十年间，他发表了逾两千七百万的文字，并且从未有一天断更的记录，常年盘踞各大掌机阅读网站的销售榜首。主编评语——文笔平实流畅，善于把握剧情的节奏与张力，无线之王！勤奋的天才。”

蔬菜瓜果二十八岁，长得颇帅，他的粉丝拥趸也是最多

的，从他亮相开始，现场观众席的欢呼声就响了起来。

“四号选手，也是我们唯一的一位女选手，墨不香。女生的年龄……保密。”奥斯卡念道这里，冲着镜头笑了笑，观众席也传来一片笑声。

墨不香梳着马尾辫，长相恬静，体型偏瘦，虽称不上大美女，不过化了妆也挺上镜的。

“五年前开始写作，著有小说六本，囊括了灵异、仙侠、都市、言情、游戏、历史六种题材，全部以实体书形式出版，是去年收入最高的女作家。”奥斯卡接着道：“主编评语——文笔清雅，风格多变，才女之名，当之无愧。”

观众席又是掌声雷动，虽然墨不香的铁杆粉数量和之前那几位比不了，但现场有很多毫无节操的男观众都将她视为自己第二支持的写手。

又一个选手席被照亮，五号也是名男士，三十岁上下，留着一头经典的黑人拖把发型，在室内还带着墨镜，看上去体格颇为壮实。

“五号选手，我要上场。网络写手，知名体育杂志编辑，著有竞技题材的短篇小说十三部，作品以写实风格为主。其设定严谨，专业知识丰富，倍受体育迷的青睐。”奥斯卡说道：“主编评语——有底蕴的作者，有思想的作品。在同类型故事中超群绝伦，无可争议。”

掌声过后，六号选手现出真容，他和玄天宗倒是挺像，从形象气质到穿衣品味都差不多，不过要更年长几岁。

“六号选手，汽水。知名网络写手，擅长鬼怪灵异故事，著有长篇小说七本，部部经典，业内外有口皆碑，被称为当代恐怖大师。”奥斯卡道：“主编评语——汽水笔下的每一个故事都能唤起读者内心最深的恐惧，情节精雕细琢，匠心独具。恐怖大师，绝非浪得虚名。”

“哦哦！要来了吗！”看到这里，小叹激动了起来，因为觉

哥要出场了。

忽然，镜头拉近，给了奥斯卡一个特写：“各位观众，第七名选手，是本期加入的新人。这个舞台是残酷的，每一期，都会有人被淘汰，而新人的淘汰率，在本季度高达50%……”他渲染了一种紧张的气氛，让人越发期待新人的身份：“究竟，他能不能成功留在这个舞台上？还是，会如划过天空的流星一般，稍纵即逝？让我们拭目以待……”

现场响起一阵鼓声，聚光灯四处乱晃，最后，全场都归于黑暗，鼓声骤停，而灯光恰在此刻停在了封不觉的身上。

虽然封不觉只是无精打采地用死鱼眼看着镜头，但观众席上还是响起了一片欢呼和掌声。

“其实录节目的时候，观众和我们选手是同时进入演播厅的，所以我的样子早就被看到了。”封不觉在电视机前颇为扫兴地解释着：“他们这种仿佛看到怪兽登场似的反应，都是现场导演调动安排的。实际上，就算没人认识我，也不会影响舞台效果。”

包大人道：“快来听听人家是怎么介绍你的。”

画面中，奥斯卡待观众的反应结束，便开始说道：“哇哦，七号选手看上去很年轻啊。”虽然他在录制前就跟封不觉聊过几句了，不过此刻还是得装成刚刚瞧见他似的：“我想有些观众已经认出了他，还有一些可能看过他的小说，却未见过其人。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这个悬念已经抻得够长了，该是解答的时候了，奥斯卡拿出题词卡，念道：“七号选手，不觉。知名侦探小说家，已出版侦探小说十二本，在网络、杂志、报刊都有过连载作品。其文风机智诙谐，独树一帜。无论篇幅长短，故事情节皆是精巧奇诡，出人意料。”奥斯卡放下了题词卡道：“不觉选手，你可是由我们节目组的三位幕后主编共同力荐的，他们都是你的FAN哦。”

“这样啊……”封不觉敷衍般应道。

奥斯卡接着道：“主编评语——如果够出色，却不能出头，至少也做到没第二个我。”

“呵呵……”封不觉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奥斯卡立即又道，“根据我们节目的习惯，每一期，我们都会让新人，给这期的节目定一个标题。”他走到封不觉的操作台前，“不觉选手，你有三分钟的时间考虑，让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你定了什么啊？”电视机前的小叹问道。

封不觉没回答，只是指了指屏幕。因为这个版本的带子根本没有广告，而且奥斯卡的下一段词也是另录的，所以一个简单的画面跳转后，就到了揭晓时刻。

只见奥斯卡站到封不觉身边，看了眼他写在操作台上的文字。随后神情微变，不着痕迹地斜视了封不觉一眼，眼中透出一种怪异的神色。

“好了，让我们看看，不觉给这期‘我是写手’定的标题……”奥斯卡毕竟是专业主持，就算封不觉写的东西再离谱，奥斯卡在表面上也得保持镇定。

随着主持人抬手一扬，封不觉写的五个字便出现在了现场大屏幕上——请随意吐槽。

第231章 刻画人物丧心病狂

本章节中部分文字摘录自李峰先生的小说《决战朝鲜》，如有雷同，不是巧合。

……

“据我观察并推测，当时导演应该在耳机里对奥斯卡说了一句类似‘没关系，继续’这样的话。”封不觉对小叹和包大人道。

“所以……这期节目的标题就叫，我是写手之请随意吐槽？”包大人一边问道，一边夹了一筷子食物放进嘴里。

“是的。”封不觉回道。

“越来越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呢……”小叹接道。

画面中，奥斯卡用一些套话对封不觉起的标题做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评论，随后便道：“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期节目的第一轮对决……下笔成章。”

电视上随即就出现了第一轮的完整规则，旁边还播放着奥斯卡高速阅读的语音，这段话应该是N期节目前就录好的，每次都拿出来重复用一下，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看看。

“这一轮，大屏幕上会随机出现一个关键词，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奥斯卡说到此处，镜头也移了过去，大屏幕上滚动着“事件、人物、动物、风景”等等大约几十个词，几秒后，随着叮当一声音效，“人物”这个词最终留在了屏幕上。

“然后，我们每位选手，也会分别得到两个关键词，不过在他们的创作完成前，这两个词暂时保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奥斯卡说这话时，封不觉面前的操作台屏幕上已经显现了他随机到的两个词。

“七位写手们，你们有七分钟的时间，结合你们操作屏上的两个关键词，写出一段，描写‘人物’的文字，字数不限，时间计完为止。”奥斯卡说完这几句，立即就接道：“那么，第一轮……开始！”因为关键词已经公布，所以他很快就喊了开始。

“各位观众，我要再强调一下，本节目所有的创作环节，绝不含有重复录制的情况，我们的选手只有七分钟，也只有一次机会。”奥斯卡在这七分钟里自然不能让观众闲着，他至少得配合现场的音效，连说两三分钟的话，以制造出紧张的氛围。而剩余那几分钟会剪掉，电视里不播，因为电视观众等不了那么久，所以插一段广告是不错的选择。

“我知道，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写手，是一个门槛很低的职业，好像只要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谁都可以当写手。”奥斯卡接着道：“我也知道，现在有很多码字工具、写作助手什么的，里面有庞大的词库，有各种诗词和摘抄，甚至有些软件可以直接生成出一大段具有一定逻辑性的情节来。

但是，此刻我身后的这些写手们，他们什么助手都没有，也无法上网去查阅任何资料。他们写出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得在自己的脑海中寻找并构筑，而且他们只有七分钟的时间。这无疑是知识储备、创作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最直观体现。让我们来看看，真正的写手，有什么不同。”

奥斯卡说着，引着一名近景摄像师来到了选手席前，拍摄写手们创作时的神情，“在此我还要说明一下，本节目使用的输入法只有两种，一种是触摸式手写，另一种是最原始的全拼输入法。如果我们的选手有写‘白字’的状况，输入法是不会为其纠错的。所以，在我是写手的舞台上，一名写手的中文功底究竟如何，一目了然。”

这时，一个镜头的剪辑切换后，奥斯卡就说道：“还有最后二十秒……”这里应该已是广告插播过后的影像了，这种初步剪辑版还真是不错。

紧接着就是一组连续的特写镜头，随着主持人的倒数，镜头不断切给到七位选手和现场的观众，BGM也是十分紧凑与激烈。

“三、二、一……时间到！”奥斯卡从西装口袋里拿出块手帕，抹了抹额头上莫须有的汗珠，“好了，现在，让我们来逐一揭晓七位写手的作品。”

奥斯卡来到了玄天宗的操作台前，“玄天总是给我们一种特别云淡风轻的感觉，今天也是一样。”他转头对着选手道：“是这次抽到的关键词很简单吗？”

玄天宗凑近了操作台边自带的话筒：“其实……关键词是什么都无所谓，我一直觉得第一轮的难点是时间。”

奥斯卡问道：“我能不能理解为，什么关键词都难不倒你？”

“没有没有……”玄天宗摆着手笑了起来，这问题问得他很不好回答，如果回答“是”那也未免太嚣张了。

“那先让我们看看玄天宗的关键词是什么。”奥斯卡也没有追问，而是继续推进着节目进程。

大屏幕上这时显示出了玄天宗抽到的两个关键词，分别是“孤高”和“霸气”。

奥斯卡评论道：“对于玄天来说，这样的题目应该是小case啦。”

“还好吧……”玄天宗的态度始终比较谦虚。

“那么，让我们看看玄天宗在七分钟内写下的内容。”奥斯卡说罢，玄天宗写的段落便出现在了大屏幕上，【云边，一道身影蓦然而立，青色的长发垂至腰际。他身形伟岸，长袍华贵，英俊的脸庞上带着一丝冷傲的神情。可他的背影，有着道不尽的凄凉，他的眼眸，透出看不尽的深邃。】

奥斯卡将这段话读完，等现场观众的掌声过去后，装模作样地吁了口气道，“呼……虽然这段文字不长，但仿佛已可

以感觉到一名狂拽酷霸的高手站在眼前了有没有？”他说着，退后两步，歪着脖子看向封不觉道：“诶？我们来问问，不觉是第一次参加节目，看到了玄天宗的文字，你有没有压力？”

镜头适时给到了封不觉，只见他虚着双眼回道，“我真是压力山大啊……”

“那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是你的话，用玄天宗的关键词，有没有信心写出比这段好的内容？”奥斯克又道，他显然是个好主持，这种节目的看点就在于有意无意之间挑起写手之间的比较，只要别升级成矛盾就好。

“嗯……”仅过了三秒，封不觉就沉吟道：“不世身影，刚毅面容，但见此人大步流星，倏忽而至，开口便道……‘吾之军权，辉煌天下’。”

“喂……我只是问你有没有信心写出更好的，你随便谦虚一下说声没有不就完了吗！谁让你直接口述出另一个版本来啦！话说这词儿怎么听着耳熟啊！这是烨世兵权吗？一定是的吧？”奥斯卡心中连番吐槽，他立即回头望了一眼正在前排围观的总导演，可对方在耳机里只是淡淡道了一句：“继续。”

“哈……哈哈……不……不觉选手的反应还真快啊。”奥斯卡说道，他心里想的其实是：哥再也不会问你这种问题了。

“嗯，玄天你怎么看？不觉的版本如何？”奥斯卡把烫手山芋扔给了玄天宗。

“呃……不错啊，哈哈……”玄天宗的反应倒是依旧从容。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屏哥的关键词。”奥斯卡来到了二号选手的操作台前。

八扇屏的关键词是：“悲剧”、“智者”。

奥斯卡道：“好吧，我又要问这个问题了，屏哥，今天的题目难吗？”

“难……”

观众席传来一片笑声，奥斯卡也笑着道：“我们节目的选手全都好谦虚，从来没有说不难的。”

紧接着，八扇屏写的内容就出现在了屏幕上：【卧龙出渊举世惊，三分天下隆中定。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奥斯卡念完这诗，观众席即刻掌声雷动，他随后说道：“三国时曹植可七步成诗，咱们屏哥也不赖，七分钟就能根据三个关键词写出诗来。”

“没有没有……其实后面两句出自杜甫的《蜀相》，原文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八扇屏对话筒说道：“我只借题发挥而已。”

“屏哥你再这么谦虚，其他选手就要坐不住了。”奥斯卡笑道，现场观众也笑了起来。

“在这种地方，到后期制作时估计会插入一些搞笑的音效来烘托气氛。”电视机前的封不觉又用解释说明的口吻补充道。

“话说这节目的第一轮就这么难没问题吗？”小叹往嘴里塞进一块食物，边嚼边道，“你要是给我七分钟，让我根据三个关键词去写，我最多写一两句大白话出来。”

“嗯……事后我想了想，一般来说，即使是知道规则，也习惯了在现场创作的老选手，至少也得构思一到两分钟的时间，那么在剩下的五分钟里，用那种输入法去写，能搞定两三百字就是极限了。”封不觉道：“所以你看大家写出的内容其实都不长，玄天宗用了不到八十个字，八扇屏则只写了二八个。这说明他们对规则很熟悉，知道这一轮怎样才能拿高分。缩短到一百字之内，还有用诗来表现的手法，才能让观众印象深刻。”

“哦哦，原来如此。”小叹问道：“那觉哥你写了多少字啊？”

“三百多吧。”

“噗……”小叹和包大人当时就把嘴里的东西喷了出去。

“干什么呀？甚么~素质啊？不是自己家就乱吐东西是不是？”封不觉不爽道。

这时，画面中的奥斯卡已经揭晓完了三号四号的文字，来到了第五名选手面前。

之前蔬菜瓜果抽到的两个关键词算是比较难的，分别是“野兽”和“变迁”，他写了一百多字，文也算对题，不过和前两位选手相比，给人的感觉就稍微差了一些。

而墨不香的关键词是“毅力”和“权力”，她的文风多变，任何关键词应该都难不倒她。但她在短时间内的写作能力显然不如在场的其他几位职业网络写手，最终她写下了五十多字，虽然文笔不错，但内容并没有完全表现出那两个关键词的意义。

五号，我要上场，抽到的关键词是“恐怖”和“美人”。他倒是厉害，用手写模式写了不少：【惶惑的双眼闪出熠熠光泽，原本苍白的手指已如死尸般蜡黄，高阔额角上的青筋随着极其微妙的情感变化而起伏……骤涨骤落。她依然美丽动人，只是即将失去生灵的气息，化为冰冷的尸体。】

“十分出色的描写。”奥斯卡说道，随即转过头，对汽水说道：“不知场哥这段，让恐怖大师来写，会是怎样的一种风格？”

“肯定是场哥写的比较好。”汽水在旁笑道。

我要上场回道：“汽水这是给我留面子，其实心里在鄙视我。”

现场传来一阵笑声，随后奥斯卡便来到了汽水面前，“OK，来看看汽水抽到了什么关键词。”

屏幕上显示出的关键词是“宗教”和“邪灵”。

这两个词一出现，观众席就躁动一片，导播也有意识地让镜头逐一扫过了其他选手的脸。毫无疑问，对汽水来说，抽到这两个词是非常有利的，这就是他最擅长的灵异文领域。

但他写下的内容，却是出乎意料：【吾等召君至飨宴兮，深幽虚怖之主宰。享余微渺之悲魂兮，贡祭神力于……】

奥斯卡读完这写字，半开玩笑般说道："汽水，请问这个省略号后面的内容在哪儿？"

"哈哈，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就写了这么点。"汽水倒是个实诚人。

奥斯卡问道："是构思花了太长的时间吗？"

"不是，是我用全拼找'飨'这个字浪费了三分钟，实在没找到，我改成了手写，然后时间就不够了。"汽水回道。

奥斯卡耸耸肩，对镜头做了个无奈的表情，观众席也传来一片笑声。

"汽水你让我们说你什么好。"奥斯卡笑道。

汽水也只是憨直地笑笑，他的性格就是如此，比较随和，也可以说他参赛的心态最好。

"那么……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新人。"奥斯卡终于来到了封不觉面前："不觉，看了六位前辈的表现，此刻你紧张吗？"

"嗯……怎么说呢，我本来就不是很擅长写这种有命题限定的东西呢……"封不觉回道。

"哦？难道你和汽水一样没有写完吗？"奥斯卡问道。

"这倒不是……"封不觉道："只不过，我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了……"

"你这样说，我和观众朋友们反而越来越期待了哦。"奥斯

卡说着，指向了大屏幕：“来，让我们先看一下不觉抽到的两个关键词是……”

屏幕上跳出了“战争”和“英雄”的字样。

从其他写手和现场观众的反应看来，这无疑是个非常简单的题目。

“想必大家此刻和我的感觉一样，岳飞、关羽、张自忠……瞬间就有不下十个名字闪过我的脑海，古今中外，有太多可以描写的人物了。”奥斯卡转身对着镜头道，“但是，从以往的节目中，不难看出，看上去越是简单的命题，其实越是难处理，因为很难写得出彩。许多选手就是由于关键词太容易了，最后反而拿不到高分。”他说话间，镜头又给到了封不觉的特写，“那么……不觉会根据战争和英雄这两个词，去描绘出怎样的一个人物呢？请看……”

他话音一落，觉哥的文字便出现在了大屏幕上：【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在中朝边境的密林中，一个英俊魁伟的中年男子正在审视着他的游击队员们。他的祖国已被侵略者灭亡了三十五年，祖国的躯体虽然落入了敌人的魔掌，但祖国的魂魄没有死，祖国的优秀儿女们依然在战斗。他出生在一个贫寒但充满民族主义情感的佃农家庭，自幼就受到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十四岁就立誓祖国不独立永不回家乡，十八岁就组建了朝鲜革命军，未及成年就拿起枪在中朝边境的雪山密林、白山黑水间同日本侵略者最精锐的陆军部队关东军做殊死搏斗。

以他为首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们，是为了祖国独立，战斗得最坚决、最英勇、同时也是牺牲最为惨烈的一群人。此时，他们已经坚持打了十五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了，他也从少年长成中年，并在血腥的战斗中成为了朝鲜共产主义者的领袖。

他，就是朝鲜人民尊称为“瀚别尔”（朝语：一颗星）的……金日成。】

奥斯卡读到一半就觉得情况不对，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尽量保持语气平稳地把这一大段三百多字的内容念完了。

全场鸦雀无声，连现场导演都傻了眼，他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指挥现场观众做什么反应。

“是谁把这小子请来的啊……是谁啊？到底是谁啊？”奥斯卡的吐槽魂被完全点燃，不过他还是只能在内心发出疾呼：“战争、英雄、人物，这种关键词下你第一个想到的是金将军吗？这是要逆天啊！你这是讽刺吧？一定是吧？你就像其他人一样随便描写两句会死啊？指名道姓不说，连时间地点都写出来是要闹哪样？你当这是短篇人物传记吗？”

奥斯卡再次向总导演投去了询问的眼神，他脸上表情的潜台词是：咱们先停止录制，您去和那小子谈谈心吧老湿！

没想到，他耳机中又传来一句：“小李（现场导演），指挥观众鼓掌。奥斯卡，你继续。”

第232章 大纲都在脑子里呢

“觉哥，这段正式播的时候会被掐掉吧？”小叹问道。

“掐掉播什么？又不能让我重写。”封不觉回道。

“这段描写也没什么褒贬。”公务员包大人开口了：“确实不需要和谐。”

“赛后采访的时候，也问过我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段内容。”封不觉接道：“我就反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写呢。”

“哦？还有赛后采访吗？”小叹问道。

“啊，赛后每一名写手都要单独去录一段采访，采访时，工作人员会直接播放一些节目中的画面，然后在一旁提出问题。”封不觉回道：“这段采访最后会被剪辑成许多片段，穿插在播出的过程中，就跟那些真人秀节目中时常冒出来的画外音一样。”

“哦？原来那些真人秀节目中途冒出来的评论是都是这样录的吗？”小叹问道。

“这是常识吧。”包大人在旁说道。

封不觉也道了一句：“那你以为那些画面是什么……”

“呃……”小叹无言以对。

“不过呢，这个初步剪辑版，是没有这些镜头的。”封不觉道：“正式播出版里才有。”

三人对话至此，画面中的奥斯卡已经用一段跑题的废话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随后他说道：“那么，紧张的时刻来到了，投票时刻！”

镜头一转，给了选手席一个全景。

奥斯卡接道：“现场的七百名观众朋友们，此刻，你们可

以在面前的小屏幕上进行投票。每位观众都有一张首选票，和一张次选票，请将首选票，投给您认为在本轮中发挥最出色的选手，将次选票投给您认为仅次于这位选手的选手。”他解释道：“首选票的指数为1，而次选票的指数为0.5，在指数相同时，以首选票的数量决定胜负。另外，投票时间为两分钟，两张票不能投给同一人。现在……投票开始！”

紧接着，现场就响起了紧张激烈的背景音乐，而镜头按次序给了七名写手各一个特写。

奥斯卡也没有闲着，他得找点儿话说，“第一轮，通常是最难预料结果的一轮，除了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的不觉外，其他的六位写手，都曾经在这轮中拿到过第一。”他顿了一下：“至今为止，只有八扇屏以新人身份得到过第一轮的胜利，不过……那是我们第一期节目，当期的七位选手全是新人。

而在那之后，还从未有过新人选手能在第一轮胜出的，不知道这个规律，今天会不会被不觉选手打破呢……”

两分钟很快过去，奥斯卡适时喊道：“时间到！”他吁了口气，“好了，依照惯例，我们将公布本轮中的第一名，第二名，和最后一名。”他望向大屏幕，“我先来宣布……第二名的选手……”

镜头又是一阵连续切换，奥斯卡说话时也是抑扬顿挫，有意拖延，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他就是……”随着音乐骤停，大屏幕上顺势跳出了一位写手的笔名，“我要上场！”

画面随后就鬼畜般连放了三遍我要上场在那一刻的表情变化。不过这哥儿们戴着墨镜，还是拖把头发型，就算表情略有不同，也很难被看出来。

随后，导播又很恶意地将其他选手在第二名公布时的神情逐一放了一遍，当然了，大家都显得比较淡定，基本都是迟疑了一秒，然后摆出一脸轻松的微笑，随着观众一同开始鼓掌。

只有封不觉继续用一脸要死不死的神情，发呆一般观望着情况的发展。他的样子就好像是那种早晨刚打完卡就在期盼着下班的上班族，若不是看在工资的面子上，恨不得立刻走人。

“恭喜场哥。”奥斯卡转头道：“怎么样，对这个名次还满意吗？”他问道。

“其实我本来以为自己应该只有四、五名这样的。”我要上场笑着回道。

“那你觉得前三名应该会是谁？”奥斯卡又抛出了一个可能会得罪人的问题。

我要上场直言不讳地答道：“嗯……我觉得屏哥、玄天和……不觉吧，我觉得他们那几段都比我好。”

“哦？”奥斯卡的反应确实快，他立即又转向蔬菜瓜果道：“菜瓜你怎么看？”

“我心目中……嗯，前三应该是屏哥、玄天和场哥吧。”蔬菜瓜果回道：“我可能要垫底。”

“你这样说让汽水叔情何以堪？”墨不香这时对蔬菜瓜果说道。

她的语气和神情显然都是在开玩笑，奥斯卡也笑了，“汽水，看来墨墨的言下之意是，你这轮肯定要垫底了。”

汽水也笑着道：“你接下来就要公布最后一名了是吧？”

奥斯卡道：“嗯……没错。”他顺势指向大屏幕，“让我们来看，第一轮的……最后一名……是……”

汽水果然毫无争议地垫了底，虽说封不觉那段东西不太好评价，但至少他写完了，而且写得还挺多。可汽水那几句没头没尾的句子，只能算是半成品。

不用导播提醒，摄像师也把先前干的事儿又干了一遍……

“好吧，我想……汽水也应该已经预料到这个结果了。”奥斯卡道。

汽水只是点头笑笑。

“那么……紧张的时刻来到了。”奥斯卡即刻又面向了大屏幕：“今天，第一轮的胜者究竟是谁呢？是我们的几位写手普遍看好的八扇屏和玄天宗，还是初登这个舞台的不觉？菜瓜和墨墨作为人气选手，难道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吗？”配合着他的台词，镜头也按照顺序给到了这几名选手，“结果……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这里又被剪辑了一次，下一个镜头，奥斯卡就直接念出了大屏幕上的名字：“第一轮的胜者是……八扇屏！”

观众席一片欢呼和掌声响起。

“我想各位和我一样，对屏哥描写人物的段落印象深刻。”奥斯卡说着，大屏幕上又重新给出了适才八扇屏写的那首诗。

随后，是一个突兀的转换，奥斯卡的位置变化了一下，高声说道：“想必大家都已经久等了，让我们进入第二轮对决——神来之笔！”

“看，刚才那段，就是准备切入一大段采访内容的地方，在那个时间点应该会把每一位选手对第一轮结果的评论剪进去。”封不觉对小叹和包大人道。

小叹回道：“你第一轮到底是排第几啊？”

“不知道。”封不觉道：“后来我也没问。”

“别吵，看规则。”包大人示意他们收声。

电视画面上给出了第二轮的详细规则，接着，奥斯卡便道：“第一轮已经过去，从目前状况来看，八扇屏领先一步，我要上场紧随其后，而汽水暂时位列最后。在第二轮对决过后，排名又会发生怎样峰回路转的变化呢？”

奥斯卡说着，大踏步地来到了封不觉面前：“不觉，如果我现在告诉你，第二轮的对决形式，可能会对你非常有利，你相信吗？”

“此刻你脸上表情就像刚从传销会场里走出来一样……所以我的初步推理是……第二轮的对决内容确实对我很有利。”封不觉虚着眼回道。

观众们发自内心地爆笑出声，奥斯卡尴尬地笑笑：“不觉选手不愧是写侦探小说的，而且确实挺幽默。”他赶紧走开两步，离觉哥远点儿，并再度对自己与封不觉搭话的行为感到了深深的悔恨。

“在第二轮中……”奥斯卡把话题转移到了正轨上：“我们的七位写手，将会看到……”他挥臂一指，“这样一段文字。”

大屏幕上，显现出了一段并不算长的内容：【丁一，普通公司职员，家境一般，某亲友重病，急需一大笔医药费，某日，丁一拾取到一件宝物，丁一最终拯救了那位亲友。】

奥斯卡看着那段文字道：“请各位写手，根据这段文字，设计出一篇大纲类文字，使其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他的视线投向了选手席：“限时十分钟，现在……开始！”

虽说喊了开始，但七名选手全都没有动，各自都在进行着思考。

“如果说文笔是化妆品，那创意就是一本小说的内涵，这两者同样可以吸引读者。”奥斯卡接着对镜头开始念道：“本轮的评判标准，就是情节吸引人的程度，选手们最终将以口述的方式来说出自己构思的内容。也就是说，本轮的对决与文笔无关，只看创意，”他顿了一下，说道：“我个人觉得……作为推理小说家的不觉，在处理这种短故事时，一定会带给我们惊喜。”

画面这时给到了封不觉，这家伙目光呆滞，静若石佛，也不知这是沉思，还是发呆。

“墨不香和汽水在这一轮也经常会有非常出色表现。”奥斯卡又道，“不知道今天的结果会是如何呢？”他说道：“根据网络投票的结果，神来之笔，是本节目的观众们最为期待的一个环节。每一期，我们的七位写手，都会为观众们带来七个精彩的故事，或精巧、或恐怖、或内涵，或悬疑，虽然闪光点不同，但每一个故事，都毫无例外地极其吸引人……”

他又东拉西扯了一阵，终于到了广告时间，由于该版本没广告，所以小叹和包大人便直接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公布时刻。

这一轮的公布过程并非按照一到七的顺序，而是随机抽取的，所以排在六七位的选手就不能笃定地慢慢想了，他们也得在十分钟内构思完毕，以防自己被第一个抽到。

“那么，第一位公布的选手是……”奥斯卡又指向了大屏幕，一到七的巨大阿拉伯数字连续闪动，最终停在了“4”上。

“墨墨，请开始。”奥斯卡也不啰嗦，直接说道。

选手面前的操作台，在这一轮是自由输入模式，选手们非但可以写文字上去，也可以画草图，比如人物关系，甚至地图或是物件之类的，选手口述时，可以边看草稿边组织语言。当然了，他们也可以像写作文一样，直接把一段小故事写在操作屏上，到时候读一遍就行。本来大纲这种东西，就没有固定的形式，怎么来都行。

墨不香的故事中，丁一是一个二十九岁的女人，从小有个音乐梦想，但最后她还是步入了平庸凡俗的生活。直到丁一的未婚夫得了重病，改变了她的生活。后来，她拾到了一支有魔力的笛子，可以让每一个听其吹奏的人感动到流泪，最终她不但拯救了未婚夫，也重拾了梦想。

她的故事很短，只用了三分钟就说完了。配合现场煽情的背景音乐，观众席中的几名观众借题发挥，泪流满面，摄像师自然不会放过这些镜头，各给了他们几秒钟的特写。

“嗯，墨墨又带给了我们一个精彩的故事，看似波澜不惊，但却有一种温暖人心的力量，她也再次证明了，一个故事的情节要吸引人，未必需要夸张的人物，激烈的冲突，只要有真情在，这个故事就会有它的灵魂。”奥斯卡诗朗诵一般念叨了一串评语，随后又开始揭晓下一位选手。

这一轮中，几位写手基本都是将故事往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带。神来之笔环节给出的题目，永远是非常开放的。丁一的性别、年龄；亲友的身份、病症；宝物的用途、来历等等等……可以说有着无数种展开方式，自由度极高，所以很方便写手们去创作。如果有心的话，在录制前就先准备好几个不错的大纲故事，到时候往里套就行了。

很快，几位选手就都说完了，目测表现最好的应该是汽水，恐怖大师果然厉害，十分钟就想出了一段曲折且带有些悬疑色彩的情节，而且把命题带入后毫不违和。

终于，轮到了封不觉。

不知道为什么……觉哥在随机公布的前提下，也是最后一个出场。

一般来说，在第二轮中最后一个公布大纲的写手，肯定是比较有利的。虽说选手在十分钟内应该已想好了内容，而且其他人开始公布后也不能再碰操作屏了，但多出的时间里，完全可以在脑中修正和完善情节。

这时，观众们也都期待着封不觉的表现。原因有三：首先，奥斯卡事先说了那些关于推理小说家的不负责言论，其次，觉哥是最后一个出场，第三，这家伙第一轮的猎奇表现让人记忆犹新……

“嗯……”封不觉双手交叉抱胸，一脸愁容。

奥斯卡来到了他身旁，扫了眼他的操作台，当时就惊了，心道：竟然是一片空白啊！其他选手至少也写了半屏幕啊有木有？你这算什么情况啊？这个环节还从没有人交过白

卷啊喂！在第一轮瞬间就写出金将军三十三岁前人物列传的家伙现在居然一个字都挤不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啊！

“呃……不觉选手，轮到你了。”奥斯卡说这话时，已经做好了对方宣布弃权的心理准备。

不料，封不觉深呼吸一口，凑到话筒前，完全不看操作台的屏幕，以相当快的语速开始说道：“丁一，三十岁，单身，普通的公司职员，工作在基层，与大多数上班族一样，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表姑妈的儿子的同学的舅舅突然被查出绝症，需要送去地球治疗才有存活的机会。”

“等等……送去地球是怎么回事……这还是人类的故事吗？有能力做星际旅行的外星人却在医疗能力上输给了地球人吗？话说表姑妈儿子的同学的舅舅关丁一蛋事啊？就让他去死好不好？”奥斯卡心中吐槽难忍，脸上的表情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封不觉的叙述还在继续：“但去地球需要一大笔钱，不是他、他表姑妈家、或者他表姑妈儿子的同学家可以承担的。恰在此刻，丁一捡到了一双神奇的舞鞋，这件宝物，唤醒了他尘封多年的记忆。遗失已久的那份正义感、使命感，全都回到了他的脑海中。原来，二十年前，丁一的身份是……宇宙少年超人联盟中的超级英雄——霹雳舞侠。”

“霹什么飞机……雳什么洞洞……舞什么侠啊！拜托谁把他从舞台上赶下去吧！”奥斯卡都快疯了。

“丁一首先联系了他们外挂星在地球的殖民地，印度。”封不觉又道。

“原来阿三不是地球人吗？原来是这种设定吗？”

“他当年的小伙伴——踢踏怪客，就住在地球。”

“叫这种名称的少年超级英雄……小时候到底是怎么跟宇宙恶势力对抗的啊？”

“接着，他们成功用自己的超能力，帮丁一表姑妈儿子同学的舅舅，进行了偷渡。”

“超级英雄你妹啊！正义你妹啊！没钱就搞星际偷渡啊！你这一系列的设定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最终，丁一表姑妈儿子同学的舅舅得到了当地一名老军医的妥善治疗，得以康复。”封不觉最后说道，“而丁一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觉醒的他，加入了宇宙成年超人联盟，霹雳舞侠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中，而银河系沉睡已久的一股恶势力，也再次蠢蠢欲动……”

话到此处，戛然而止。不知为何，现场每一个听他说这段故事的人，心中都出现了那么一丝莫名的、蛋疼的期待，希望他继续讲下去……

第233章 拖稿属于正常现象

“CUT！”

总导演喊的一声停，让奥斯卡如释重负，因为他也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往下顺了，再不停下，恐怕他只能开始吐槽。

画面一转，就直接进入了投票阶段。

小叹问道：“诶？那期间发生了什么啊？”

封不觉回道：“哦……那段啊，会插几段各个选手的赛后采访，也就是其他写手和我自己对这段大纲的评价。然后奥斯卡再单独录一段说辞接在后面，让节目播出时的现场效果会更好一点。”

“是因为你这段话的槽点太多，之后的口白需要认真想想才行吗……”包大人插嘴道。

“大概吧。”封不觉耸耸肩，“哦，对了，那个时候，导演还跟我说了一件挺麻烦的事情……”

……

“各单位休息，摄像师调整一下设备，十分钟后再开始。”总导演对着耳机的话筒，镇定自若地指挥了几句，随后他举起胳膊打了个手势道：“不觉，你过来一下。”

封不觉从选手席那儿下来，走到总导演斐然面前，“斐导，是不是准备直接宣布我比赛态度恶劣而被淘汰啊。”他问这问题时，竟是一副喜形于色的样子。

“依我看，这样下去……你今天是留定了。”斐然淡定地回道。

“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封不觉急忙接道。

“谁让你表现得这么抢眼了，你以为胡乱恶搞一下就能被淘汰了吗？”斐然道：“被淘汰的正确方法是表现得越平庸越好。”

“那现在怎么办？”封不觉道。

“嗯……你真的一期都不想再来了？”斐然问道。

“对。”封不觉果断而真诚地答道。

“那这样吧……最后一轮算总指数时，我可以帮你暗箱操作一下。”斐然说道：“不过……这事儿呢……”

“我明白……”

“你明白什么？”

“第一，不准谈论暗箱操作，第二，不准谈论暗箱操作。”封不觉一脸严肃地说道，还不断加重语气：“第三……不准谈论暗箱操作！”

斐然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我看上去像是那种对搏击俱乐部的梗十分喜爱的人吗？”

“当然很像。”封不觉回道。

斐然点点头：“嗯，好吧，既然大家这么投缘，我相信你会替我保密到底的。”

“必须的。”封不觉接道。

“哦，另外，还有件事，我得先跟你打声招呼。”斐然道。

“但说无妨。”

“我预感，这期的收视率肯定不错，而且你这种特立独行的行为，肯定会产生一定数量的拥趸。”斐然道：“所以，六月底，这季度比赛结束前，你八成得出席复活赛。”

“哈？”封不觉道：“这么麻烦啊？”

“复活赛的名单，取网络投票的前七名，所有上过节目并被淘汰的选手都会被列入投票名单中，这个投票是公开透明

的，到时候如果你被选上了，我也没办法。”斐然回道。

“你就随便出个声明，比如……由于不觉选手身体抱恙，无法参加复活赛，于是我们临时请来了票数排第八位的某某顶上。”封不觉道。

“你以为这是小学生逃课吗？”斐然道：“还身体抱恙……”

“不够有说服力吗……那就具体点，梅毒怎么样？”

“你好像误会了我话中的重点……”

“不用担心，这是完全合理的理由，舒伯特二十五岁就染上了，我也……”

“封先生你要自重啊……”

……

“诶？也就是说……两个月后，你还要去复活赛咯？”小叹问道。

“具体如何，还得看这期节目播放后的反响如何。”封不觉回道：“假如我在六月上旬的网络投票中没有进入前七，嘿嘿嘿……”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期待着自己落败的奸笑……”包大人接道。

“实在不行……包大人你就帮我联系些网络水军，在投票期间散布点黑我的言论，以此来……”

“你等一下。”包大人打断了他，“为什么要我帮你联系……话说我去哪里帮你找枪手？”

“身在政府机关工作，你还装什么大头蒜啊。”

“我是不知道你想象中的政府是什么样子的……反正我是……”

“好了，你不用解释了。”封不觉也打断了包大人，“先看录像吧，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这时，画面中，第二轮神来之笔的投票结果已经揭晓。

封不觉那突破天际的故事一鸣惊人，让他在这轮排名第二。第一名则是汽水。而最后一名竟然是墨不香。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果然比较不利，她的故事虽然还不错，但缺乏冲击力和亮点，在其余六位写手相继公布自己的大纲后，观众们对她故事的印象被冲淡了许多，所以她得到的首选票非常少。

奥斯卡在休息期间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这会儿算是恢复了状态，若无其事地说着套话："经过两轮紧张的对决，我们终于要迎来第三轮的终极较量了。"他停顿一秒，转而说道；"七位选手前两轮的指数，将各占其总指数的30%，而第三轮的指数，将占40%的比例。因此，我们的每一位选手，在最后时刻都有逆袭的机会，获得本期的第一。当然，这也意味着，每一位选手，都有着被淘汰的风险。"

"不过，在第三轮对决开始前，让我们先轻松一下。"奥斯卡的语气也随着台词的内容变化着："进入卡片提问时间。"他说着，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了几张事先准备好的卡片，"我这里，有三张提问卡，上面的问题是节目的三位主编从《我是写手》的网络留言板上挑选的。"他的视线扫过选手席，镜头也将七位写手都扫了一遍，"这些问题都来自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他举起卡片，放在与视线持平的地方："这一环节没有评分机制，各位可以以一种相对轻松的心态来回答。"

奥斯卡转向镜头道："那么……同样的一个问题，不同的写手们，分别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下一秒，画面中的奥斯卡就开始读题了，"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他照着卡片念道："各位大大，小弟是菜鸟写手一名，正在网上连载一本小说，书里有一个很中二的角色，我觉得他太抢戏了，其存在也有些鸡肋，想把他给写死，但想不到合理的情节，不知道各位大大能不能帮我出出主意。PS：我写的是普通的都市小说，没有超自然设定的。"

奥斯卡念完后说道：“哦~这位提问的观众也是一名写手，他在写作上遇到了一些阻滞，想让我们现场的七位大神帮帮忙。”

奥斯卡又废话了几句，浪费了一两分钟时间，随后接道：“那么……还是由玄天宗开始可以吗？”

玄天宗回道：“嗯……可以。”他对着话筒，若有所思道：“我觉得吧……在地铁进站时，不小心摔进了铁轨里……”

“好残忍啊！”奥斯卡直接说道，观众席的笑声跟着响起，玄天宗自己也笑了。

“比起这个，过马路被汽车撞死不是差不多吗？”奥斯卡又道，“难道中二病就会死得惨一点？”

玄天笑道：“不是不是，可以假定是这样……这个角色在地铁站台上，玩英雄打怪兽的游戏，一个人又扮英雄又扮怪兽，跳来跳去，然后……”

“好可怜啊！”奥斯卡又打断道，观众席又是笑成一片，“你这样说我觉得这家伙更惨了有没有？”

“还是让我们看看屏哥的回答算了。”奥斯卡来到八扇屏的操作台前：“屏哥你的答案是什么？”

“嗯……在游泳池里扮海怪，不小心淹死……”八扇屏回道。

奥斯卡没有评论，只是用一个搞怪的神情转头望着镜头，现场导演又煽动观众们发出笑声。

“为什么我觉得这两种死法并没有体现出这个角色的中二属性，而是让人感觉这个角色本身就只有初中二年级？”奥斯卡继续搞笑着，到了这个环节，他终于可以随意吐槽了。

“好了，让我们听听菜瓜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奥斯卡又来到了蔬菜瓜果前方。

对方显然早已想好了答案，对着话筒道：“穿着自制的超

级英雄制服，从高楼上跳下。”

“就是海扁王的片头那样？”奥斯卡道。

蔬菜瓜果也是笑着回道：“对，差不多吧。”

奥斯卡点点头，似乎觉得这个回答没什么好说的，直接来到了墨不香的操作台那儿：“墨墨你的答案呢？”

“在动漫展上心肌梗塞？”墨不香用一种不太确定语气回道。

“你这是把中二和宅男划上等号了吗？”奥斯卡问道。

“有什么区别吗？”墨不香一脸疑惑地反问道。

奥斯卡舔着嘴唇，一副无言以对的样子，观众们又是爆笑出声。

“好吧，场哥的答案是？”奥斯卡接着往下问。

“学着漫画里的情节做了一道料理，吃了以后就食物中毒死在了家里。”我要上场答道。

“喂……这跟做法无关吧？是一开始就买了有毒的原材料造成的吧？”奥斯卡又是连番吐槽。

随后是汽水的回答：“嗯……没有超自然设定是吧……那就……吃饭噎死？”

“你问我啊？”由于汽水用了纯粹的疑问语气，奥斯卡便借坡下驴：“人又不是我杀的。”

他一路吐槽过来，颇感愉悦，不过，当来到封不觉面前时，他的心又沉了下去……

奥斯卡强颜欢笑：“不觉，你的答案是……”

“在下山的公路上，开着车，以超过一百公里的时速切入U形弯，在过弯的刹那，将轮胎开入路旁的排水沟……”封不觉平静地叙述完了这段话。

奥斯卡愣了两秒才意识到这段话指的是什么，“接着他就

死了吗？”

“没死难道还使出了旋风冲锋龙卷风吗？”

现场爆笑声一片，奥斯卡只是干笑两声，应道：“好吧，让我们看看第二题……”

他拿出第二张卡片，念道：“假如遇到特别没灵感的日子，当天不得不断更的情况，该怎样跟读者解释？”

“哦，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啊。”奥斯卡道：“而且没头没尾的，该不会是主编把自己的问题给偷偷加进去了吧？”

他只是随口那么一说，没想到此刻总导演在耳机中道了一句：“别说些多余的话。”

奥斯卡嘴角微抽，假笑着接道：“哈哈，开玩笑开玩笑。”他赶紧回到玄天宗那边，“尖锐的问题就要快问快答才会说真话，玄天，你的回答是？”

玄天宗很严肃地回道：“我会实话实说的。”

对这个问题，写手们回答得都比较圆滑，不过神情都很诚恳的样子。

八扇屏的回答是：“我会发个单章，说有些私事，请假一天。”

蔬菜瓜果的回答底气十足：“我没断更过。”

“我只写实体书，一直有按时交稿，也没有所谓‘断更’的经历。”墨不香的回答也是毫无破绽。

“我在网上写的都是短篇小说，一般我开始发的时候，整本书都差不多写完了，我自己也是编辑，稿子方面不会有问题的。”我要上场如是说。

奥斯卡问完这几人，来到了汽水面前，问道：“汽水，你的答案是？”

“嗯……我也没断更经历，发书的时候，存稿都是能发三四个月的那种，基本等第一批存稿用完，后面的稿子已经写

到结局了这样。”不过汽水没有回避问题，他还是答道：“不过假如我有一天因为没灵感而不得不断更……我想我也会说实话的。”

奥斯卡怀着压抑的心情，来到了最后的那名选手面前，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不觉……是你的话。”

封不觉非常淡定地回答了他四个字：“外出取材。”

“哈？”这是其他六名写手共同的反应，下一秒，他们的表情皆是一变，心中念叨着同一句话：你这样搞法真的没关系吗？

奥斯卡道：“嗯……怎么说呢，确实是合情合理的解释呢。”他的笑容再次变得无比尴尬，心里则是排遣道：取材你大爷啊！你是侦探小说家吧！你是到案发现场去取材吗？还是准备去制造一些案件啊？你这家伙早就上了公安局某种不公开的黑名单了吧！

“呵……呵呵……那么，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压轴问题。”奥斯卡觉得还是快点儿把这个环节结束了比较好，在现场灯光音效的烘托下，他举起了第三张问题卡，面对镜头念道：“请问……你对编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这时，又是广告时间，得到导演的提示，奥斯卡随即就念了一段广告后回来的套词。

两个镜头的切换后，选手们便开始逐一作答了。

玄天宗的回答是：“你好。”他的解释是：“每次联络时都会说一遍。”这算是挺滑的答法。

八扇屏比他更为老成，于是也答道：“谢谢。”

奥斯卡吐槽道：“菜瓜，你该不会回答我‘再见’吧？”

蔬菜瓜果笑了笑道：“麻烦你了。”

“好吧，看来纯网络写手和编辑间的交流不是我们这个次元的人可以窥探的。”奥斯卡笑道，“接下来几位都有纯实体书

作品，不知道会给出怎样的答复呢？”

“嗯……对编辑说得最多的话……”墨不香歪着头，若有所思地答道：“请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吧。”

奥斯卡终于找到个可以挖掘一下的答案，立即接道：“原因是？”

“因为我每次交稿编辑都说很好，批评时总是小心翼翼的。”墨不香解释道。

“哦……”奥斯卡道：“场哥你怎么看？你也担任编辑，对墨墨这样的美女，是不是多少都有些不忍苛责？”

我要上场笑道：“我可是体育杂志的编辑，交稿给我的都是精壮男子和女汉子。”

现场观众爆笑，奥斯卡也笑了：“好吧……那场哥你作为写手时，和自己编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应该是……让他别太客气了吧。”我要上场道：“负责我的网编年龄比我小，他反倒老是叫我老师，让我多指教。”

“场哥到底是从事体育专业的，气场就是不同。”奥斯卡借机捧了对方一句，随后又对汽水道：“汽水，你的答案？”

“辛苦了。”汽水回道，他直接补充下去：“因为我的小说里有很多冷僻字，我自己也是查了很多资料才写进去的，所以校对的工作很麻烦。”

“嗯，好吧，看来这题的答案还真是日常用语大集合。”奥斯卡道，他极不情愿地再次来到了封不觉的面前，“不觉，我想你的答案一定能再度让我们大开眼界吧。”他已经把吐槽的话明着说出来了。

封不觉冷笑，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般的神情：“别冲动，把刀先放下，大家有话好好说，再宽限我几天，真的，几天就好。”

第234章 写自己喜欢的故事

“这种回答真的没关系吗？”包大人问道。

封不觉道：“当然无妨，我的编辑他不会介意的。至于电视台那边……反正现在的电视节目开放得很，基本什么话都能说，我这样的回答多半会被视为调侃吧。”他顿了一下，“不过你从这段影像后面留出剪辑空间就能看出，奥斯卡一时也没词儿了。”

“我很好奇，录完这期节目之后，其他写手会怎么看你……”小叹问道，这会儿阿萨斯已经爬到了小叹的膝盖上，伸出毛茸茸的小爪子去掠夺小叹盘中的食物，而小叹也没有要阻止的意思。

“其实赛前赛后我们都有聊过。”封不觉道：“虽说我的身价、知名度、影响力都和那六位相去甚远，但大家相处得都很融洽。不是那种逢场作戏的融洽，是确实聊得很投缘。”

“话说你们这行，同行不是冤家吗？”包大人接道。

“这得看情况……老包你身在官门，人面广，应该也明白。任何一个行业里，都会有些贱人存在。”封不觉很直白地说道：“这些人无论是天分还是勤奋，全都不行，基本活跃在行业的中低层。终日使用着一些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还喜欢在新入行的菜鸟面前以前辈自居，秀秀优越。

对那些比他们混得好的同行则永远是羡慕嫉妒恨，心态严重失衡。不试着用努力去追赶别人，而是耍手段，或者怨天尤人。”他顿了一下：“这样的一群人，就像是水管转角处顽固的污垢，他们没能力完全堵住水流，却不遗余力地污染着水源。很难把他们去除干净，放着不管又膈应人。正因为有这么一帮贱人的存在，很多行业都搞得乌烟瘴气，在他们的

影响下，许多原本规矩的从业者也同流合污。一些违规的事情，就渐渐变成了潜规则，不按照这种规则去做的人，只能吃哑巴亏。”

男人聊起事业时，总是滔滔不绝，封不觉也不例外，“所以……在很多竞争比较激烈或者直接的行业中，同行才会变成冤家。”他话锋一转：“不过节目现场那六位，都是业界顶尖人士，到了他们那个级别，就不存在那种矛盾了。

既然能成为顶尖，他们每一个，都必定有其过人之处。只是贱人们往往只能看到成功者的缺点，却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和付出的努力。

这六位，身价千万以上的就有仨，再说大家都是文化人。就算彼此之间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产生了直接的利益冲突，也会用写手的方式去解决，互相攻击甚至通过公开场合叫骂，未免显得有些不入流了。”

“呵呵……但这几位的粉丝，看这个节目的时候，肯定是骂战不断的吧？”包大人又道。

“这叫皇帝不急太监急。”封不觉道：“这几位大神自己可能只是抱着玩儿的心态去参赛的，粉丝们倒是认真了。这个节目本身就是娱乐性质，这世上文无第一，又岂能分出个高下。

依我看，这总决赛谁赢了都不讨好，肯定会被其他人的粉丝各种黑。”他摊开双手道：“所以我才不想多搀和什么复活赛，万一我在网络投票里混了个第七什么的，第八名那家伙的粉岂不是要恨死我？”

“你这种在节目上肆无忌惮，表现出种种业界毒瘤特征的家伙，还怕黑吗？”小叹托起阿萨斯，把猫的脸挡在自己面前，好似是阿萨斯说出了这句话一般。

“放下老子的猫。”封不觉道，“卖萌可耻。”

三人聊天之际，录像中的节目已进入了最后的一个环

节。

奥斯卡来到镜头前，现场再度恢复了恐怖片似的漆黑场景，聚光灯从正上方打下来，一道光柱中，奥斯卡站在那里，一脸肃然地说道："万众期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第三轮，也是最后一轮的终极对决，即将打响。"他伸出一臂，指着镜头，"欢迎来到最终一轮的对决——画龙点睛。"

这时，电视画面中，显示出了第三轮的规则。

"这一轮的耗时很长，规则也较为复杂。"奥斯卡言道："在本轮中，每位选手，将会随机抽取到一本未完本的小说。"他顿了一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太监小说。"

奥斯卡面向镜头道："这些小说的作者，由于种种原因，没能给故事写上结局，在情节展开的中途便戛然而止。而我们七位写手的任务，就是为这些没有结局的故事，画上完美的句号。"

这时，摄像镜头切换，奥斯卡娴熟地转过脸，对着下一个机位道："本轮中的小说，是由我们节目组的三位主编以及众多工作人员共同选出的。他们阅读了无数的未完结作品，经过阶段性的筛选和讨论，才从中挑选出了这七本小说，其工作量非常庞大，让我们给这些幕后的英雄们一些掌声。"

现场导演指挥观众来了一波相当热烈的鼓掌。

奥斯卡接道："现在，这七本小说已分别被打印了出来。"他说话时，几名工作人员已来到了选手席旁边，给了每位选手一个写有号码的信封。

"我们的七位写手，每人将得到一个信封。而每个信封里，都装着一叠装订好的A4纸，纸上是字数约十万字左右的未完本小说一部。"奥斯卡说明道："当然了，我们不可能要求选手们在规定时间内将整部小说看完。所以，在信封里，还有一张特殊的纸，纸上记录着《我是写手》的编辑团队为这部小说所总结出的总纲，总纲中，有现有人物的关系和大致

的情节复述，字数在三千字左右。”

奥斯卡挥手一指现场的大屏幕，“本轮的时间，是九十分钟！”他打了个响指，大屏幕上就出现了90:00的倒计时字样，“当我喊下开始时，各位写手才可以打开信封。你们要在九十分钟内，为自己抽到的那部小说，写上一篇终章。这个终章直接就续在此书已有章节的最后一章后面。”

镜头扫过了每一位选手的脸，随后又回到了奥斯卡的特写上，“本轮中，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看到每本书的提纲，以此来判断写手们写出的内容与前文是否呼应。但是……本轮现场观众的评分标准，仅仅针对选手们所写的最后一章本身。也就是说，观众朋友们只需要在七位写手的七个章节间，进行横向比对。

请在此基础上，挑选出……你认为最好的一篇，然后投出你手中的票。”

奥斯卡又道：“我之前说过了，最后一轮的指数，将占总指数的40%。但是，这40%中，现场观众的投票指数也只占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来自我们的专家评审团。”他伸手指向观众席最前面的一排并介绍道：“由本节目组的三位主编、十四名编辑、以及三名我们从作家协会请来的老师共同组成的二十人专家评审团，他们的投票，将会换算为……选手们，在最后一轮中，三分之一的指数。”

奥斯卡道：“我们的这二十位专家老师，事先都已完整地看过第三轮中的七本小说了，而且他们其中大部分都参与了总纲的编写。不过在赛前没有人知道，哪位选手会抽到哪本书。”他的语气刻意营造着一种越发紧张的气氛：“老师们的评分标准，就比较严苛了。他们将从终章与前文的契合程度，文章风格的一致性，情节合理性等众多因素上，全方位地去评价写手们所续写的结局。”

“好了，相信大家都已等不及了，那么现在……第三轮，画龙点睛……正式开始！”奥斯卡一声令下，大屏幕上的时间

便跳成了89:59，然后一秒一秒地开始倒数，电视画面也中传来了烦人的秒表滴答声。

“电视机前的观众总不会也等九十分钟吧？”小叹这时问道。

封不觉回道：“当然不可能了，这一段应该会浓缩到十分钟左右，主要靠后期剪辑的采访内容来填，顺便也放了一些现场观众的采访。还要插一段当期节目的抽奖环节，另外自然就是广告了。”他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哦，对了，在现场时，是没有那种背景音效的，滴答滴答的怪声是后期加上去的。”

“嘶……我说，这一轮，九十分钟的时间恐怕不太够吧？十万字的小说，就算只看看开头、结局，中间内容全部都跳过，靠总纲来脑补……那也得花将近半小时才能理清思路，正式开写吧。”包大人道。

“那是必须的。”封不觉回道：“以现场的两种输入法来写，又是临时创作，一个小时可以保质保量地完成两千余字就算是职业水平了。”他拿起茶几上的饮料喝了一口，“而且我觉得结局这玩意儿……其实是非常难写的。再者，这些太监书都有好多坑没填，现场观众是不知道，但专家评审会根据填坑情况评分。还有，写的时候最好模仿一下原作者的风格，不能让人一看就有种出戏的感觉。”

“光是听着就觉得超难呢……”小叹道。

封不觉伸了个懒腰：“我倒觉得还好，录这段的时候，现场观众和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休息了，只有四个固定机位和舞台上两个移动机位的摄像师得全程跟拍。这期间我抽空去和正在补妆的奥斯卡聊了会儿天，顺道又去上了个厕所。”

“喂……等等，你不是说时间很紧吗？你居然还有空离开座位去和别人聊天？”包大人惊道。

“呵呵……你们看结果就知道了。”封不觉回道。

由于是初步剪辑版，所以连当中那十分钟的段落也快速略过，很快就播到了公布结果的那段。

随着奥斯卡的倒计时，一连串写手的特写镜头鬼畜版高速出现，音乐也越来越急，最终，当大屏幕上时间走完的那一秒，奥斯卡声嘶力竭地喊道：“时间到！”

他抹了把汗，吁了口气：“呼……终于，到了揭晓的时刻，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奥斯卡转向选手席：“各位……时间还来得及吧？”

“来~不~及~”写手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这一幕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学课堂，老师在讲台上发问：“同学们长大以后想当什么啊？”

同学们就齐声拉长了嗓子回道：“科~学~家~”

封不觉这时倒是没说话，于是，奥斯卡上前问了一句：“我看不觉选手没有说话，看来你觉得时间还挺充裕的是吧？”

封不觉回答，“是啊，我把整本书都看完了。”

“在九十分钟内？”奥斯卡瞪大了眼睛问道。

“是的。”封不觉回道。

“哇，不觉选手这能力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一目十行？”奥斯卡接道：“那我请问一下，你读完以后，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写得不错。”封不觉面无表情地回道。

奥斯卡又对镜头做了个搞怪的表情：“我怎么觉得只看五分钟也可以给出这个评价？”

现场适时响起一片笑声。

“好了，依照惯例，还是由一号选手的作品开始公布。”奥斯卡将话题带回正轨，并来到了玄天宗的操作台前，“玄天，今天抽到了一号位，会不会感觉压力很大。”

“嗯……”玄天宗想了想回道：“其实……还好吧，就像小时候去医院打针一样，长痛不如短痛的那种感觉，我看还是第一个好。”他笑着转头道：“下期谁抽到一号可以找我换。”

节目进行到这里，选手们的心情也都放松下来，彼此间会开些玩笑。因为创作环节已经全部结束，接下来的投票和采访环节都是比较悠然的。

奥斯卡道；“好吧，那让我们来看看玄天所写的结局。”

玄天宗所写的章节随即便显现在了大屏幕上，这个终章的字数大概在一千七百字左右，看得快些，四五分钟就能读完。奥斯卡这主持也真不容易，他得和现场观众、专家评审团一同阅览章节的内容，还必须看得比别人更快，因为看完后他立即得说些靠谱的点评。

当然了，奥斯卡也不是一点准备都没有。这七本书的总纲在一小时前就已经在现场的副屏幕上公布出来了，奥斯卡当时还采访了几位现场观众和专家评审，所以他对七部小说的情节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看结局时不至于一头雾水。

说起那段采访，果然普通观众和专家的意见不太一样……观众们普遍认为结局最好写的，是墨不香抽到的一本网游小说，而最难的是蔬菜瓜果抽到的那本武侠故事；但专家们则认为，蔬菜瓜果抽到的武侠故事其实最容易收尾，难的是我要上场抽到的那本都市异能小说。

“OK，玄天所写的终章，已呈现在大家面前。”几分钟后，奥斯卡说道：“我想大家都和我一样，已被这不到两千字的内容所震撼。”这时，他竟然主动来到了封不觉面前：“不觉，你觉得这篇终章写得如何？”

“为什么来问我啊？”封不觉一脸莫名地问道。

“你就说说吧，我们也想听听你会讲出什么来。”坐得离他最近的汽水笑道，其他写手也都望着这边，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他。

“好吧……怎么说呢……读这一章时的感受，就好比是我点开一部新番，开始看第一集，等看到这集结尾时，却产生了一种‘我是不是漏看了一整季啊？为什么我觉得这其实是最后一集？’的感觉。”封不觉回道。

奥斯卡道：“嗯……你能举个例子吗？”

“可以啊，像《邻座的怪同学》那样。”封不觉回道。

“呃……好吧。”奥斯卡道：“我大概明白了……”

接着，八扇屏、蔬菜瓜果、墨不香、逐一公布了他们续写的终章。每位写手的水准都很高，他们所写终章，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原作者的风格，而且都制造出了一种强烈的“结束感”，即使完全不去看总纲，单看这一章，也会觉得此章节是个令人回味的结局。

而专家们认为最难的那本书，也就是我要上场抽到的那本，其终章果然是表现欠佳，场哥写的结局让很多观众感到莫名其妙，专家评审的点评则是：“能写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

至前六位写手的章节公布完毕，以蔬菜瓜果和汽水二人的终章反响最佳，前者得到了绝大多数观众的支持，后者则倍受专家评审的青睐。

“好了，终于来到了最后的最后。”奥斯卡这一场节目录制下来，体力和脑力的消耗也是不小，他来到了封不觉的操作台前：“我毫不怀疑，在本轮中，不觉选手会带给我们又一个惊喜。”

封不觉干笑两声：“嗯……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

奥斯卡激动地一挥手：“现在，让我们来看……不觉选手所写的终章。”

几秒后，大屏幕上，什么都没显现出来……

“呃……”奥斯卡轻声对着耳机道：“导演，是设备故障了

吗？”

“不是设备故障，是我什么都没写。”封不觉代替斐导回答了奥斯卡这个问题。

奥斯卡一脸惊呆了的表情：“不觉选手……你刚才不是还说……”

“是的，时间很充裕，我把整本书都看完了，从客观上来讲，我觉得这位仁兄写得确实不错。”封不觉回道：“但是我个人不喜欢这本小说，甚至可以说颇为厌恶，没有原因。”他单手托着腮帮子，对话筒道：“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对于这本书，我一个字都不想续。”

第235章 我就是这样的写手

一周前，《我是写手之请随意吐槽》现场环节录制完毕后，七号选手休息室。

在最后一轮中一个字都没写的封不觉，毫无疑问被淘汰掉了。和其他选手聊了一会儿后，他一脸愉悦地回到了休息室，喝着罐装咖啡。只等采访环节一结束，乘地铁回家……

不多时，奥斯卡带着两名摄像师，还有灯光、收音师各一名，敲响了这间休息室的门。

封不觉去应了门，待他们都进来后，就开始架设机位，布置灯光。

奥斯卡进来就跟封不觉直握手，跟遇到领导视察似的："辛苦辛苦辛苦……"

封不觉道："没有没有，你辛苦了……"他顿了一下，问道："诶？你还要做七段采访吧？"

"不不，我就采访你一个。"奥斯卡回道："这是导演的规定，我负责采访淘汰的写手。留下那六位都是由编辑或者副导去录这段。"

"哦哦。"封不觉点点头。

休息室里有几个早已测量好的固定机位，采访时写手和主持人所坐的两张折椅就斜躺在屋角，地板上画着线，精确地标出了椅子应该放的位置。几名工作人员熟练地忙活了一阵，采访的准备工作就迅速完成了。

奥斯卡拿着一份手稿，坐在封不觉对面，背对镜头，说道："那么……我们开始吧？"

封不觉回道："好的。"他才是急着回家的那个，自然是希望越快录完越好。

“接到节目组邀请的时候，有没有紧张，或者……压力？”奥斯卡按照自己手上事先准备好的采访稿，开始了提问。

“没有。”

“那有没有犹豫过？”奥斯卡又道：“毕竟已经是成名的写手了，听说要到这个舞台上和其他的写手PK，会不会觉得怪怪的？”

“跟他们一比我就是无名小卒了吧，犹豫什么啊。”

“哈哈……”奥斯卡笑了，他拿起手边的便携式播放器，点了几下，摆到封不觉面前，画面中是之前录制的一段影像，“那个时候，为什么会给本期节目起这样一个标题？”

“应该是因为预感到了后续的发展……”封不觉回道。

奥斯卡接着问道：“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又快进了几个画面，“第一轮为什么会去写这样一段文字？”

“为什么不能写呢？”封不觉笑着回道：“就像你当时说的，战争、英雄、人物这三个关键词，很难有出人意料的答案，那我就写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人物咯。”

奥斯卡点点头，推进着播放器画面下方的进度条，“那轮公布投票结果的时候，你预测自己是第几？”

“最后一名吧……”封不觉道：“都说了有些矫枉过正了。”

奥斯卡接着问道：“第二轮时，我注意到，你的操作台上一个字都没有。”

“因为大纲都在这里。”封不觉用手指轻轻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

“那个故事是你花了几分钟想出来的？”奥斯卡问道。

“其实……你让我公布答案的瞬间，我才临时开始编的。”封不觉回道。

“我瞧着也像。”奥斯卡笑了：“哈哈……不过临时编也能

拿第二，说明你确实厉害。”

“这种事如果做第二遍就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了吧。”封不觉道：“这次是因为观众们没见过我这种猎奇的玩儿法，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得票也多。以后要是有选手效仿，可能会倒霉。”

奥斯卡这时回头打了个手势，两名摄像师暂停了拍摄，收音师也放下了话筒，“问个私人问题……斐导在第二轮结束后，跟你悄悄聊了几句，是什么内容？”

封不觉很显然不会提暗箱操作这四个字，他一脸坦然地回道：“哦，那会儿啊……他觉得我这样搞法，铁定要淘汰了，所以事先跟我谈了下复活赛的事情，随后我们又聊了聊搏击俱乐部、舒伯特和梅毒之类的话题。”

奥斯卡嘴角抽动了几下，示意各单位继续录制，他又拖动了一下播放器的进度条：“第三轮里，你真的看完了整本书吗？”

封不觉得意地笑了，“你进来时我就发现……你把我的那个信封藏在了上衣的内侧口袋里对吧。”他指了指奥斯卡的西装，“既然有备而来，你可以试试哦。”

奥斯卡讪讪一笑，拿出信封，从里面拿出那一叠订在一起的A4纸，并随便翻到其中一张，念道：“他用骄傲的神态说道，我愚蠢的仆人啊，你的父亲是……”

对方这一句话都没念完，封不觉就接道：“你的父亲是驼背，你的母亲是妓女，你的姐姐是智障，而你，有幸成为一名贵族，也就是我的奴仆。你还有什么奢求呢？”

奥斯卡发自肺腑地惊讶道：“不觉老师，你这记忆力神了啊。”他仿佛难以置信一般，还把手上的那叠纸翻来覆去看了看，确认从背面什么都看不到后，又道：“去参加达人秀也绰绰有余了。”

“呵呵……没兴趣。”封不觉笑道，他似乎还是挺纠结于眼

前那本小说的，补充评论道：“这本书的文笔确实不错，但情节太俗套，缺乏亮点。另外，其中有一小段故事照搬了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只是改变了年代和人物，再把炸桥改成刺杀。读的过程中我就觉得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看到那句‘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我就明白了。这家伙写到第三十章时基本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了，所以套了一段其他书的情节，再后来，又编了个颇为乏味的故事后，就再也写不下去了。”

奥斯卡都听愣了，心道：原来你不止是读完了，读得还挺认真……

“难道真的就那么的……不愿意给这本书写上终章吗？就算是随便写一下也会有一定票数的吧。”奥斯卡又提问道。

“我本来就特别不愿意去动别人的作品，尤其是这种太监的作品。”封不觉回道：“这种小说给我的感觉……好比是别人家的一个孩子，这孩子还没长大，父母就不管他了，扔到大街上让其自生自灭。”他耸耸肩：“现在要让我一个外人去装作他的父母，把他带大，我可不干这事儿。既然这孩子的父母都不珍惜他，我忙活什么？首先我跟这种父母就不是一路人。”

“好吧，我想我明白了。”奥斯卡接道，“还要问一下，对于被淘汰，有什么感想？有没有感到遗憾？对自己在第三轮没有答题的举动后悔吗？”

封不觉也不可能说自己就是奔着淘汰在玩儿的，他挠了挠头，决定说几句场面话：“嗯……我觉得能来参与就很好了，谢谢节目组的几位主编能想到我这个小人物。遗憾嘛……还好，不遗憾。至于后悔……既然做了，就不会后悔。”

这次采访进行了大约十五分钟，要录的东西还蛮多的，比如对其他选手某一时刻的表现作出评价，还有一些模式化的问答等等。

到了采访的尾声，奥斯卡看了看手上的稿子，问题都差不多问完了，他便操作了一下便携式播放器，“在问最后一个问题前……我这里有一段其他所有写手初来《我是写手》时，录制的VCR，是混剪版的，希望你可以看一下。”

……

“写手是……”

“写手啊？”

“嗯……对我意味着……”

“写手就是……”

“用文字，去构筑梦想的人。”

“一份职业，也是一份事业。”

“思想的传播者。”

“是我的人生。”

“是很平凡的，却又是非凡的……”

“意味着一条不归路？哈哈……这段剪掉吧。”

“说人家的文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自己去写的时候，能不能做到都好？”

“因为喜欢写，就自然而然坚持了下来。”

“大家启程的地方，都是一样的，我们追逐的都是同一个梦想。可是有很多人走上了弯路，或是……半途而废。但我想，能坚持走完的人，我们会殊途同归。”

“要时刻提醒自己，我是写手。这不是在选秀，我们就是职业的，是我们来表现写手该怎样，而不是让大家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写。”

“如果真是谁都能写，那还要我们职业写手做什么？”

……

奥斯卡接道：“依照惯例，来我们节目的写手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他顿了一下：“不觉老师，你觉得……写手这两个字，对你意味着什么？”

封不觉看完这段并不算长的VCR后，他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让我想一想。”他露出了非常认真的神色，这是整个节目录制过程中他都没有表现出来过的。

沉默良久，封不觉终于开口道：“我想好了。”

收音师又把话筒举了过来，奥斯卡回头对摄像师打了个招呼道：“这里给个特写。”他又转头面对封不觉道：“OK，请讲。”

封不觉说道：“对我来说，写手就是……可以用文字去改变世界的人。

只要坚信这点，做真实的自己，就能让梦变成现实。”

第236章 改变（上）

两位好友在下午五点左右便离开了，封不觉送他们到家门口，三人以互相诅咒的方式进行了道别。

封不觉摔上门，先草草收拾了一下屋子，随后走到厨房去，打开冰箱，取出了一堆食材。

他眼神一变，给自己围上条围裙，撩袖子、洗手，一气呵成。两秒后，他满脸兴奋地用一种中二的口吻道：“嚯嚯嚯……碍事的家伙终于走了，真是久违的黑暗料理时刻……”

他看着满桌的食材，闪电般出手。

“海带用酒和酱油调味……放入生米中可以调出鲜味……米和鱼的比例是一杯米配一片腌渍鲑鱼……牛蒡切丝拌上用手撕碎的舞茸……”他一边念叨着，一边进行着料理，虽然看上去动作非常粗暴，但每一个步骤都精准无误，可谓粗中有细。

“嗯……这样饭就算搞定了。”他把做完的东西装入电饭煲，按下煮饭钮后，又将目光投向了旁边，“昨天剩下的油豆腐和油菜可以用来做淡味卤菜，加上事先准备好的醋腌白萝卜和生扇贝……是这个吗！”他凶狠地打开煤气灶，放上一个炒锅，在锅内倒入了大量沙拉油，待油温上升后，弄了道盐炒滑蛋，“接着就是淋一点油爆香卤菜的材料……”他边加材料边在那儿自言自语：“酒！蘸面酱！水！味醂！”

这人就像神经病一样非常入戏地在灶台边做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菜，最后给自己弄了六菜一汤，包涵各色蔬菜、肉类、鱼、蛋白质等等……搭配还挺均衡。

“哼……一本满足。”他搞定以后，得意地吁了口气。然后坐到了厨房的大桌旁，给自己倒上一杯饮料，装模作样地拿

起一块布塞在衣领处，搞得跟吃西餐一样，可手上还拿着筷子和勺儿呢。

这时，阿萨斯直接跃上了桌子，慢慢爬到了封不觉那几道菜旁，完全无视自己的主人，低头就对着有鱼的那盘儿吃了起来。

“坐享其成的喵星人啊，被主人我精湛的技艺所震慑了吧，哦哈哈哈哈！”封不觉保持他那二百五的口吻笑道。

阿萨斯闻言，抬头看了封不觉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愚蠢的地球人。

数秒后，封不觉叹了口气，他扯掉领口的那块儿布，恢复了平常的神态，望着天花板道了一句：“哎……寂寞啊……”

……

距离苍灵论剑的剧本结束，已过了一个多星期。

最近一阵，封不觉好友名单里的名字渐渐多了起来，比如迹部少爷、龙哥的几名朋友、小叹和似雨他们游戏时分别认识的几名好友等等，总之，加起来也超过二十人了。

封不觉和似雨在社交方面的态度几乎一致，他们就是那种非常不想扩大社交圈的类型，喜欢主动疏远别人。要成为他们的朋友很难，而被他们视为朋友的人，就和上了贼船差不多……

虽然好友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地狱前线的成员依旧只有四人，想组个六人团都不够的配置。系统给的社团BUFF换过两次了，但效果还是比较一般，毕竟他们在两种社团排行榜上都属于垫底的那一级。

不过，撇开社团的实力不谈，封不觉个人的实力，此时已是在游戏中可以排入前五十的高手了。

经过这段时间，封不觉的数据如下：

称号：【莫测的狂徒】，经验值：187500/270000，技

巧值：11300，游戏币：1020000。

专精：通用C，器械D，侦查D，格斗D，射击D，医疗E，灵术D，召唤N/A。

行囊8/15：马里奥的管钳，手电筒，十八铜人的折凳（五号），SCP-500(13/20)，反重力弹射器，Moxxi小姐的坏脾气，金刚铃，普罗晏比娜的吸尘器。

装备：爵士之舞，蛛丝手套，死亡扑克（灵能武器），回音盔甲，哥布林毒气口罩。

空间3/10：拼图牌-猴，拼图牌-墨镜，拼图牌-草莓。

技能：【不那么草率的维修】【灵识聚身术】【看招】【炼冰术士的执着】

首先来说说经验的变化……

在玩家到达20级后，升级所需的经验值上限就发生了和十级时一样的质变，后面多加了一个零。封不觉依靠着每回都能拿额外奖励的优势，基本以每天一级的速度在练着。当然了，在等级上，他和那些大社团负责冲级的职业玩家仍然没法儿比。人家的上线时间肯定比他更长，刷本也更有计划性，而且还有经验卡的辅助。目前服务器等级排行第一的玩家已经是32级了，别小看这五级的差距，三十级以后经验值可是七位数……

但等级不代表实力，正处于游戏进阶期的封不觉，其特点从专精等级就能看出端倪——没有弱点。

举个例子，假设有一项运动，比如说网球，可以将选手的实力细分为十几项能力，如速度、反应、耐力、发球、反手、预判等等等等……每项都以十分制计算。

那么顶尖高手通常有三项以上的能力是十分，其余普遍在八分以上，只有一两项短板是六或者七分。

而普通选手的实力，往往就是各项能力在七分左右，只有一两项能上九分，还有好几项在五分左右。

以这种标准去衡量封不觉，他就好比是一个所有能力都在八分这个水准上的人，理论上来说，这种类型的运动员是极为罕见的。

能力全部都在六分以上的人，只能叫平庸。但要让全部能力都到达八分以上，或许比成为顶尖选手更难。

这就是“全面”，或者说，全能。

放在棒球中，这就好比是一个打、跑、接、传、投样样精通的家伙，这个世界上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人，因为通常能做好这五件事中的两件，就能成为棒球明星了。

而在惊悚乐园这游戏里，能做到所有专精齐头并进的玩家，放眼整个服务器，唯封不觉一人而已。

接着来说说游戏币和物品的变化……

封不觉练到27级收入的游戏币不少，不过其中有一百万，已变成了五格行囊空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十格的新手行囊实在是不够用，现在他用的是经过升级的“标准行囊”。

苍灵过后，封不觉的SCP-500在其他剧本里又消耗了一些，而普罗晏比娜的吸尘器在20级时他就带上了。在这几天里，他也收获了一些装备，平均每天至少有一件进账，但那些都不是很适合自己，所以他要么就交给了队友，要么就拿去拍卖掉了。因此，从数据上看，封不觉这些天下来也就多了一张拼图牌。

最后说说技能，相信各位也看出来了，封不觉学到的第一个永久主动技，在他多次使用后，已经进化了……

第237章 改变（下）

【名称：不那么草率的维修】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器械】

【效果：使一件品质为垃圾或破败的机械造物在十五分钟内暂时提升为普通品质】

【消耗：体能值200】

【学习条件：器械专精D】

【备注：如果你不想收到更多的投诉，至少让那些该死的设备运转到保修期结束！】

打开技能栏，查看具体属性的话，就能看到这样的数据。

当这个技能的效果改变时，封不觉也颇感意外，他没想到这游戏里的技能居然还可以升级，因为游戏说明里并没有提到过这个进阶设定。这应该算是供玩家自己去探索的一些内容了，可以写到“攻略”里的那种。

不过得知这点后，随之又产生了别的问题，撇开称号技不谈，其他永久掌握的……比如被动技能，或者【灵识聚身术】这种持续消耗技有没有升级的可能？

这个问题，问客服自然是得不到答复的，这几天在游戏论坛上也没有搜索到与之相关的帖子，所以也就被封不觉暂且搁置一边了。

封不觉这一周来的变化大致就是如此。另外还有一件东西，要单独拿出来说明一下，就是金刚铃。

在铃中境击败了铃魔之后，封不觉和似雨并没能离开那

个空间，这意味着他们还得去触发某种剧情才行。于是，二人就在岛上再度展开了搜索。

由于BOSS已死，湖心岛不再存在任何幻境效果或是阻滞，所以他们很快就在岛中间的一块空地上，找到了一个以众多神龛为支点，由血所画的巨大法阵。阵眼上压着一件物品，就是金刚铃。待拾取了这件物品，封不觉、似雨和那NPC鹿清宁，才从铃中境里解脱出来，回到了苍灵镇北的山中。

【名称：金刚铃】

【类型：其他】

【品质：精良】

【特效：可执行以下四种指令：一，观察一名NPC的详细资料；二，观察一只怪物（BOSS级除外）的详细资料；三，获得时长五分钟的“死亡警告”功能；四，使你的下一个灵术专精技能（在条件合理的情况下）效果翻倍】

【备注：拾取后无法交易（但将该物品直接出售给系统商店的操作不会被阻止），冷却时间十二小时（离开剧本后即刻结束）。当四项指令皆被执行过后，金刚铃将被动进入冷却状态。玩家亦可主动让该物品开始冷却计时。在物品冷却期间，玩家无法使用任何一种指令。】

这玩意儿没有装备条件的限制，而且功能看着挺多。但其实……常用的只有前两项。一般来说，在长线剧本中，封不觉用完了前两条指令，就会主动让物品开始冷却。

那特效三的“死亡警告”，效果有点鸡肋，说白了，就是用铃声预告威胁的程度。例如，玩家前方出现了一只丧尸，那金刚铃就会自行发出声音，随着丧尸一路靠近，铃声也会越来越急。可是，假如玩家前方出现了一头怪兽，那铃声一开始就会非常急促，当怪兽的大脚从天而降时，铃声还是那样儿……

这个特效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是有点儿用……比如在四周

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玩家无法用肉眼确认敌人的方位或实力，只能听铃声来判断。

问题是……这不就暴露自己的位置了吗……

还有特效四，封不觉也已经试验过了，很显然，【灵识聚身术】不符合那括号里的“条件合理的情况”，因而无法获得双倍加成。作为持续消耗技，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封不觉曾经获得过的【邪王炎杀黑龙波】，倒是可以享受这个效果翻倍的特效，可惜他已经用掉了，而其他的攻击型灵术主动技能，他是一个都没有。

总之，金刚铃此物，目前也就是能让封不觉看一下NPC的具体情况，还有某些精英怪物的战力。另外两种特效，他通常不会用到。

叮咚——

一个提示音忽然响起，封不觉收到了一封邮件，他在触摸屏上操作了几下，来到了邮箱浏览的界面。

这封邮件的标题是：“还有两件明天一块儿给你。”发件人是狂踪剑影。

看到标题时，封不觉就明白了，【硬盘2455-A-1】里的物品，已被江湖工作室的成员们成功制造了出来。按照约定，狂踪剑影要交给封不觉其中的三件。

“嗯……这家伙果然没有食言。”封不觉念叨着，接收了邮件中的附件，那件物品就直接进入了他的行囊中。他随即就打开行囊栏查看：

【名称：无尽榴弹匣】

【类型：工具】

【品质：精良】

【功能：制造手榴弹】

【特效：每二十分钟，该容器即会生成一枚马克II型手榴

弹】

【备注：该容器的生成物，在同一时间只可存在两个（无论生成物是否被置于容器内），被制造出的手榴弹无法出售给系统商店或放入拍卖行，离开容器一百二十分钟后仍未引爆的生成物将会消失】

封不觉当即就从行囊中取出了这个榴弹匣，其造型看上去就像是个装羽毛球的球筒，不过它是黑色的金属外壳，重量也沉得多。将盖子拧开，倾斜着一倒，就能拿到一枚手榴弹。

【名称：马克II型手榴弹（生成物）】

【类型：消耗品】

【品质：普通】

【特效：无差别爆炸攻击】

【备注：拉动引信后延时为4-4.8秒，杀伤半径5-10码。其铁铸的外壳呈锯齿状，利于在爆炸后产生更多的弹片，弹片杀伤范围可达50码，所以请在投掷后尽快卧倒。】

“嗯……这物品不错嘛，好得甚至有点出乎意料啊……”封不觉念叨着：“话说硬盘里那二十张设计图到底造出了些什么啊，连这种神一样的装备都拿来送人了……”他顿了一下，似乎想到了什么：“又或者……因为我在那个剧本里的行为给狂踪剑影留下了心理阴影，所以他特意送我一件和爆炸有关的物品？”

“哼……管他呢。”封不觉把手榴弹放回了榴弹匣，将这件工具收回了行囊。

此时，地狱前线的其他三人都没上线，好友名单里的其他人不是在游戏中，就是和自己并不熟。于是，封不觉的自虐倾向再次觉醒，他又一次将视线投向了屏幕上噩梦难度的单人生存模式选项……

第238章 兄弟（一）

【疯不觉，等级27】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请确认。】

【已确认，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熟悉的台词，又一次响起。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拼图牌一张。】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吡——吡——

片头CG开始的瞬间，就传来了这种声音，貌似是物体摩擦地板的动静。

封不觉眼前的画面，起先是一片漆黑，几秒后，就如同睁开眼皮一般，画面正中打开了一条缝隙，并且扩大，使他渐渐看清了眼前的景象。

画面很模糊，视线中出现了一个矮小消瘦的背影，看轮廓，那是一名男子，他身穿着染满血污的衬衫和背带裤，走在封不觉的前面。

而封不觉，或者说此刻封不觉扮演的角色，是躺在地上的，那个背影正拽着他的一只脚，拖着他走过一条长廊。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会想到办法的……”前方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道。

封不觉这会儿没有知觉，也无法控制镜头的移动，因为这还是片头CG阶段，他只是以第一人称视角，在看一件别人经历的事情。

大约三十秒后，那背影停在了走廊尽头的一扇铁门前，接着，传来了轻微的金属碰撞声。

门开了，封不觉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拖入了一间类似囚室的房间，画面晃了两下，最后对准了天花板。

随后，就传来了那个矮小男子离开房间和锁门的声音，直到走出门去，他依然反反复复地念着那几句话。

【重要提示：该剧本中无法使用类型为“消耗品”的物品，亦无法使用以消耗品（弹药、电池等）驱动的装备和工具。】

“WTF？”封不觉心中骂道：“半句剧情简介都没告诉我，倒先说了这么个苛刻的限制？”

他骂得还是太早了，因为下一秒，剧本便正式开始了。

根本没有剧情简介……

封不觉的视线随即就与片头CG的最后一个画面重合，他变成了躺在地上，面对天花板的状态。

就在他获得行动能力和知觉的刹那，其全身便立即传来锥心刺骨般的痛感。这痛苦的感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好比是体内的每一块骨头都碎了，皮肤表面有大面积烧伤，皮下还有无数虫子在爬行……

当然了，系统模拟的痛苦感觉，是经过了弱化的，前文提到过，玩家的极限痛感不会超过榔头重击手指的强度，否则会有昏迷的危险。

不过，疼痛的强度虽然有限，但形式上还是很丰富的，

像上文形容的那些感觉发生在身上时，就甭提有多爽了。在现实中封不觉可从没有过这种体验，纵然他是个忍耐力极强的人，此刻也有了一丝强退的冲动。

【主线任务已触发】

【找到可以停止生存值流失的方法】

封不觉听到系统提示后，即刻打开任务栏查看了那条任务的内容，同时，他也发现了生存值正以每秒1%的速度在减少着。

“这他喵的什么剧本！”封不觉咬牙坐了起来，仅仅是这个动作，就让他的整条脊椎骨传来一种灼热之感，其后背和手臂的肌肉也都是一阵酸麻。

他赶紧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顶着疼痛的干扰，强行集中精神，让自己的大脑保持高速的运转。

在这个剧本里不能使用消耗品，这意味着封不觉不能用血瓶回血。亏他还在进剧本前去商场买了五瓶生存值补充剂（中），结果等于白搭。

即使从理论上来说，封不觉也只有不到一分四十秒的时间来完成这第一个任务，一旦超过这个时间，这也就成了他的最后一个任务。

“停止的方法……停止的方法……”封不觉反复念着这句话，这可以让他更好地集中注意力。

他先是扫了一眼整个囚室，囚室内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门是铁制的，上方有个小铁窗，走廊里的光线从那儿照进来，让大半个囚室都笼罩在一种朦胧的光线中。铁门下方有一个长方形的横向开口，正好能往里送饭。房间的四壁都是石墙，厚实感十足，地面和天花板则是水泥质地。靠墙处摆着一张很简易的床，床单已被血污染得看不清原本的色彩。床上没有枕头被褥，四个床脚离地不高，床底下勉强能躺进一个人去。床的支架是铁做的，被焊死在墙边，无法移

动。

距离门口最远的角落，放着一个蓝色的大塑料桶，从里面散发出的味道判断，那玩意儿恐怕就是厕所了。

而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高一米左右的木头小柜，从上到下共有三个抽屉，封不觉一看到那个柜子，二话不说就冲了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这三个抽屉里有什么，玩家也得打开再说了。

最上方的抽屉里，放着一块脏兮兮的肥皂。虽然是脏兮兮的，但从形状上看，这块肥皂非常完整，是一个很标准的长方形，就像是刚从模具里拿出来的一样。

这玩意儿的出现，着实有点意义不明。房间里连下水都没有，屎尿都装在塑料桶里，那就自然也不会有进水的水龙头。放块肥皂在这里，是想让囚犯干什么？用口水洗手？

封不觉没有时间去细看物品说明，所以他先把这东西搁在了小木柜的顶上，随即就去开第二个抽屉。

中间的这个抽屉里，更有意思，里面是根蜡烛，白色，长十五厘米左右，比起手指略粗。

“搞什么……给肥皂不给自来水，给蜡烛又没有配火柴……电锯惊魂里也不带这么玩儿的吧。”封不觉说着，把蜡烛也放到柜子顶部，接着去开第三个抽屉。

最底下的这个抽屉，可就犀利了，里面装着一把小木梳子。

“呵……呵呵……”封不觉干笑了几声，这会儿他几乎已经忘却了，或者说已经适应了身体上的痛感。比起这种不适来，解谜过程中发现的这三件东西更让他蛋疼。

“好吧……没有任何提示，那这种状况下，想让我怎么搞……”封不觉念道。

时间，恰好过去了一分钟，封不觉的生存值还剩39%，他还有三十八秒可以考虑。

“玩家是不能在剧本里脱衣服的，所以可以排除用蜡烛爆自己菊花这种方案的可能……”封不觉摸着下巴道：“吃肥皂？吃蜡烛？”他的视线移到了桶那里：“或者吃屎？”他摇了摇头：“这些行为和停止生存值的流失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感觉。”

他想到此处，视线又回到了手中的小梳子上，“既然想不到逻辑上有关联的方法，那就把所有道具一个一个用过来……先从最简单的开始。”他说着，就用那小梳子梳了两下自己的头发。

不料，第二下还没梳完，系统提示就响起来了。

【当前任务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

生存值的流失居然停了，封不觉的血量这时是26%，在剧本一开始时，生存值就只剩下了三成不到，这还是他头一回遇上。

先前那条任务【找到可以停止生存值流失的方法】的旁边打上了勾，任务栏中出现了新的指示：【逃出房间】

“哈？”封不觉看着手上的梳子：“虽然不用试着去吃各种奇怪的东西了，但这也太……”他说到一半，忽然发现了什么，他把那个小木梳子拿到自己眼前，凑近了看，发现那梳子的柄上，刻着非常小的两个字母：A.A。

“嗯……看来是限量版。”封不觉半开玩笑地说道。

他拿着三件物品，走到了床边坐下，将三样东西都放到了床上，逐一拿起，仔细端详。

随着刚才的任务完成，封不觉身上的痛苦感觉骤轻，虽然他依然有点隐隐作痛的感觉，但比起刚开始时可舒服太多了。要比喻的话，简直是上吊和带颈箍的差别……

他看了五六分钟，肥皂没什么特别的，表面没有花纹，

味道也不是很香，感觉像是最原始的那种洗衣皂。蜡烛也是很普通的蜡烛，这两件物品上都没有刻字。

“嗯……特殊的就只有这把梳子吗……”他再次拿起了那把小木梳子，全方位地看了一下，除了适才看到的A.A字样以外，他有另一个发现……这把梳子上残留的头发，是金黄色的，看上去是短发。

“先前那个把我拖进来的矮小男人，头发是棕色的……”封不觉一边回忆一边念叨：“是这间囚室里的其他犯人曾经用过的吗……”

他思考着，视线也在缓缓移动，当他的目光扫到床旁边的墙壁时，又有了新的发现……

“哈，看来这儿关过的人不少啊……”

第239章 兄弟（二）

床所倚靠着的那面墙壁上，有许多淡淡的刻痕，刻的都是同一种图案……四条平行的竖线，加一条划在这四根线上斜线。

这通常是被拘禁的人用来计算日子的一种记号。假如是中国人，可能会刻“正”字，不过眼前的墙上，画的都是这种四纵一斜的标记。

“嗯……光是在墙上刻过记号的人，也不少于六个……”封不觉的视线在那些痕迹上游走着，口中念道。

得出这个结论并不难，虽然只是刻线，但不同的人，刻出的深度、长度、角度，都不一样。而且，为了防止和别人刻的记号弄混，每个人刻的记号，都和他人的记号间隔着一段距离。

“想在这样的石墙上留下刻痕，用指甲是办不到的，得有工具才行。”封不觉跪坐到床上，靠近墙壁，用手掌去触摸和感受那些痕迹：“这些人用的都是同一样东西……”他又环顾了一下房间：“而且那样东西此刻并不在这个房间里……”一个答案在一秒间便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是餐具吗……”

他又细致地将整个房间的四壁、天花板、地面全都扫视了一圈，“嗯……所有的刻痕都在床旁边的这块墙壁上，而其他地方一个都没有……”

“假设他们只有在吃饭时可以拿到餐具，且吃完以后必须把餐具和盘子一同交还出去，否则就会受到某种惩罚。”封不觉分析道：“那么，刻这些痕迹的时间，就是他们的用餐时间……”他又将视线投向了那些刻痕：“因为坐在床上吃饭，所以吃完后就顺手在旁边刻了吗……”

“不对！”封不觉即刻否定了这个推测。

他快速来到了铁门边，先是透过上方的铁窗朝外面张望了一下。门外的走廊铺着木地板，两侧也是石墙，天花板的高度比这间房内的略高一些。在墙壁和天花板的夹角处，每隔一段都装着一根日光灯管。从囚室往外看去，可视范围内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物，而二十米以外的地方，便昏黑难辨了。

粗略地张望了几秒后，封不觉立即趴到地上去观察铁门下方那个长方形的口子，他几乎把脸给贴了上去，还用鼻子嗅了嗅气味，最后用手去摸了一下那开口的边缘，又舔了舔手指……才满意地站了起来。

“送饭口的上下缘都沾到过食物，说明确实有人在使用这个口子进行传递。”他的视线又投到了距离自己最远的那个屋角，“而排泄用的塑料桶被放在房间另一边的角落……”他回到床边，思索道：“囚犯的活动范围明明覆盖了整个房间……既可以去门口拿到食物，又可以去另一侧的屋角方便。如果这些记号是用餐具刻的，他们完全可以刻在任何一面墙上。”

“那么……假设根本没有餐具这种东西……”封不觉又站了起来，立于房间正中，摆出工藤新一的招牌动作，一手托肘，一手扶着下巴。

他望着门口，眼中仿佛在重现过去的片段一般。在其脑补的画面中，那个口子里被递进来的只有一个面包，和一个盛着汤水的塑料盘。

“嗯……应该是没有餐具的可能更大。”封不觉又将视线投向了墙上的那些记号：“好吧，那这些是用什么刻的？而且必须刻在这面墙上……”

排除了错误的假设，答案就在眼前。

脑中灵光一现，封不觉的嘴角也浮起一丝笑意，他上前一步，将床单（注：这张床上的床单和床垫是同一件东西）

撩了起来，看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

这张床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部件都无法拆分，四条腿都焊死在地上。床的支架完全是铁制的，其床板也不是木板，而是缠绕在一起的金属弹簧。

不过在这些弹簧中，有几根已经断裂，虽然不能将这些断开的金属弹簧从床板上完全扯离，但可以牵着其断出来的那一头，使其弯折到墙壁处，用来刻记号。

“难怪刻痕都在床边的墙上，而且都在一定的高度以下。由于那些弹簧条另一端的牵扯力，他们也没法儿稳定地写字，只能勉强刻直线。”封不觉花了五分钟，推测出了刻痕的来历。对他来说，这种观察环境、收集信息、推理并解决问题的过程，简直是快感无限……让他把身体上隐隐的痛感都给忘却了。

“这间屋子没有窗户，无法看到日出日落，被关在这里的人要判断过了几天……必须依靠感觉、生物钟，并以外面的人给自己送饭的次数为佐证。”封不觉来回踱步起来：“而且这刻记号的工具，不太容易找到……”他若有所思道：“嗯……看来这间屋子里被关过的人远远不止六个。只是在众多的囚徒中，仅有六七个人，头脑还算冷静、思路也比较清晰，且没有放弃求生。”

“刻痕都在第九道时停止，说明这些人在此待的日子都不超过十天。他们看到前人刻下的痕迹，应该也能推断出……在第十天，或者第九天的晚上，肯定会发生些什么。以眼下的氛围来看，1%的概率是被释放，1%的概率是换房间，剩下98%就是被干掉……”封不觉冷哼一声：“哼……饶是如此，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在墙上记录自己被囚禁的天数而已。”

他走到墙边，倚了倚自己的身高，“没有剧情简介，就无法确定我在扮演的是疯不觉，还是别的什么人……嗯……身高好像差不多啊。”他将手放在与自己头顶平行的高度，靠在墙上，然后目测了一下，应该就是一米八左右，“服装是我自

己的，行囊栏……”他随即看了一眼游戏菜单，行囊栏里的手电筒、SCP-500、Moxxi小姐的坏脾气、生存值补充剂全都变为灰色，成了不能取出的状态，“切……果然。”他不爽地道了一声。

“好吧……让我想想……片头CG里拖着‘我’的那个家伙，目测只有一米七不到，可他单手就能拖动一个一米八的成年人，看上去也并不费力。”封不觉揣测着BOSS的实力：“那肯定是超过普通人的战斗力了……至少力量方面，和我这27级的玩家差不多。如果那家伙控制这些囚犯的伙食，让他们每天只吃一顿，那他完全可以在不用武器的前提下就压制住这里的所有囚犯。”

封不觉走到门口：“像这种监禁PLAY，会是出自哪种人之手呢……杀人狂、施虐狂、食人癖、疯狂科学家……”结合那BOSS在片头时仅有的几句对白，封不觉用拳头敲了下手掌：“嗯，科学家。”

“他说的那几句……是在对我讲？还是在自言自语？”封不觉念道：“又或者，既是对我说，也是自言自语？”

他一边说话，一边抓住铁门上方小窗口的铁栅栏，试着拉动和推动了几下，门只是发出哐哐声，显然……门是锁上的。

这铁门的两侧都没有门把手，只有钥匙孔，因为靠上方处有个小窗口，不需要把手也可以拉动这扇门。

封不觉又蹲了下来，对着锁眼里瞅了瞅，这自然是毫无意义的……

“逃出房间……呵呵……”封不觉又确认了一下任务栏中的任务内容：“既然是游戏进阶期的剧本，而且又是单人噩梦，那肯定是为我量身打造啊……用蛮力突破铁门之类的，根本不用考虑。所以，就是想办法开锁咯……”

他拿出了管钳，开始了地毯式搜索。从门旁边开始，在

墙壁和地面上一寸一寸地轻轻敲打，想找找有没有机关或是夹层，就算是小木柜和塑料桶后方的墙角他也不放过，他愣是把这两件东西给挪开，仔细检查了一遍。

结果，什么都没发现……

于是，他开始撕床单。这床单还挺厚，但里面塞得不是烂棉花，也不是鹅毛，而是碎布条，看上去像是一些旧衣服剪碎后所成，各种颜色和材质都有。

封不觉除了碎布条什么也没从床单里发现，所以……他就把那些碎布条全部摆到地上，试图分类……

他按照颜色、材质，甚至面积……做了不同的排序，但其成果毫无意义，看来这些碎布条间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不过他还是不死心，竟企图用这些色彩杂驳的布条完成一幅拼图……

坐在地上玩儿了半个小时后，封不觉终于死心了，经过一番正常人根本不可能做的尝试，他得出了一个正常人几秒钟就会做出的结论：这就是一堆没用的破布而已。

“哎……浪费人生啊，一堆垃圾，就算把这些破布条编成绳索，这屋里也没个上吊的地方。”封不觉自嘲道：“还有哪儿可能藏着钥匙呢？”他先望向了小木柜：“这个柜子的三个抽屉都已经空了。”他又望向了蓝色的塑料桶：“那个桶……底部倒是积着近三寸厚的屎尿，藏着钥匙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他咽了口唾沫：“桶底太深，弯腰钻进去找很不方便。可万一我把桶里的东西倒出来后，却什么都没找到，这一地……”

他要把古怪的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还是先来到了小木柜前。这回他干脆把三个抽屉都从柜子里抽了出来，摆到了地上。然后将小木柜横放在地，伸手进去摸索，可惜，除了灰尘啥都没摸着。将整个木柜细细地敲打一遍，也没有发现什么暗匣之类的设置。

三个抽屉此刻并排摆在地上，那木板就这么一点儿厚，不用检查也知道不可能有夹层。

于是……解谜再度陷入了僵局。

“真的藏在屎里吗……太过分了吧……”封不觉转过头，深深看了一眼屋角的塑料桶，“这什么剧本啊，逼人太甚啊……”

他忽然间又有了个点子：“诶！我把桶里的东西倒进三个抽屉里，不就不会弄得一地都是了吗……抽屉比较浅，找起来也方便。”

想到此处，他还真就准备干了。当即站起身来，提着一个抽屉就往塑料桶那儿走。还好，恰在此时，他的视线扫到了什么。

“哦！”封不觉把那个抽屉捧起来，看着抽屉的底部，“哈哈哈哈哈哈！”他狂笑一阵后，又将另外两个抽屉给翻过来，底朝上摆。

原来这三个抽屉的底部，各有一个用血写出的单词。封不觉根据它们插在木柜里时的上下位置将其排列好，得到的信息是：最上层的抽屉背面写着“bed”，中间的抽屉写着“key”，底下的抽屉写着“bracket”。

“也就是说，钥匙藏在……”封不觉猛然回头，再度看向了那张床，他走过去，用管钳东敲西打，很快就发现了蹊跷。

这个床靠外的一侧，那条横着的、与床板平行的支架，是空心的，而靠墙的那根是实心。封不觉从床的一头起，从下往上，一寸一寸敲打那根支架，终于在敲到中段时，听到了里面有动静。

“竟然把钥匙藏在这种地方……这是给人找的吗？”封不觉低骂一声。

其实他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抽屉背面不是写着提示嘛，本来就是需要提示才能确认到的藏匿点，否则谁会知道在这种地方……

乒乒乒，连敲带拧，这铁床连个凹陷都没有。

“什么意思？”封不觉道：“精良级的管钳敲上去都丝毫不损，难道是想暗示我……那个粪桶里藏着电锯？”

他盘腿坐到地上，COS完了工藤新一，这会儿又开始学着一休憋点子……

“有了！”不多时，封不觉还真就冒出一个想法。

他抱着试试也不会怀孕的心态，对那张床使用了一次【不那么草率的维修】，没想到赶上了技能失败……在器械专精D级的60%成功率和【炼冰术士的执着】那所有主动技能的发动成功率上升10%的加成下，他还是失败了……

这不禁让封不觉开始怀疑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

不过，200体能值付诸东流，还不能让他打退堂鼓。反正这技能没有CD，他紧接着又用了一次。这一次，技能成功施展了出来，那张床的样子发生了改变。

“果然！这个是算作机械造物的！”封不觉心中大喜，这张纯金属制造的、不可拆分的床，看上去虽说是结构简洁明了，但其被归为机械造物也很合理，因为这上面有、且只有一个机关。

就像当初封不觉在神佑村里修复的通讯设备一样，这张床也是那种不能从游戏菜单里观察属性，却可以被修复的物体。封不觉用技能使其恢复为【普通】品质后，这张床上的铁锈全都消失，床板部分断裂翘起的弹簧也都复原归位。

而最关键的变化，就在于靠外侧这根支架的两端，也就是这根铁杠连接床头和床尾的两个交接点上。那里多出了两个金属机楔，原本这两个部位已经锈死并磨平，完全看不出轮廓来了。但此时，只要封不觉用管钳分别提一下，就可以将其启活。

接着，他手脚麻利的忙活了几分钟，便成功将这根金属支架从床上卸了下来。

离开了床体，这支架就成了根长两米的空心铁棍。但凡是男生，手持类似的玩意儿时，都会产生一种模仿某只猴儿的冲动，不知为何，这种激情到了成年以后仍然没有消退的意思，不知道等我步入中年后会不会消失……

言归正传，封不觉把空心支架竖了起来，在地上撴了两下。本以为钥匙会顺着空心的管子落下，可拿开棍子，什么都没掉出来。

“呀喝……”封不觉端起铁棍，闭上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眼往里观瞧，可以看到些许光亮从另一端透过来，棍子的中段确实有一件很小的物体的轮廓，应该就是钥匙无误了，可不知为何，这玩意儿就是掉不出来。

封不觉又试了一下把棍子翻过来，看看从另一头往下顺会不会有反应，结果还是一样。他恼羞成怒，坐在地上，横拿着棍子，用管钳乒乒乓乓地敲打了一阵……拿起来一看，钥匙的位置仍然没变。

“这什么设定……隔着管子敲打时会动，说明不是固定或焊死在内壁上的，但把管子竖起来却倒不出来……”他又再三确认，这根金属支架并没有两端窄中间宽的情况，也不是这个问题，“才第一个谜题，有必要搞到这种程度吗……还要我怎么样？”

这句“还要我怎么样”的自言自语，突然让封不觉有了启发。

“等等，难道……”他一边想着，一边把手伸到了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先前的肥皂、蜡烛和梳子都被他随意地收在了里面。

“解谜到目前为止，撇开推理部分不谈……在实际行动中，我的技能【不那么草率的维修】和装备【马里奥的管钳】都是必须的。没有这两样，根本不可能进行到这一步。”封不觉道：“既然系统就是为了难倒我而设计的剧本，那么……”

这时，他从行囊里取出了【反重力弹射器】，这件物品，并没有变成灰色，所以……

封不觉按下了弹射器的抓取按钮，让蜡烛悬浮起来，然后用手将蜡烛调整到一个合适的角度。接着，他把蜡烛的一头，塞进了空心支架的一端，果然……严丝合缝，正好能嵌进去。

“好吧，这样设计谜题也有一定的好处，至少我在解的时候，很容易就能知道自己没错……”封不觉说着，按下了发射按钮。

第240章 兄弟（三）

扳下按钮后，蜡烛被弹射器的推力顶进了空心支架中，在这一瞬间，只听见铁杠内传来叱一声，接着是叮当两下，钥匙真的从支架里掉了出来。

封不觉收起了弹射器，再从空心支架的一端朝里看时，就发现这根铁杠已经从中间被堵死，一点光都透不过来了，这应该是由于蜡烛被卡在了刚才钥匙所处的位置上。

他弯腰从地上拾起钥匙，打开菜单，看了看物品说明：

【名称：零号囚室的钥匙】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使用后即刻消失，之后零号囚室的门可自由开启或关闭。】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为什么这件物品没有被归于消耗品呢？我想你知道答案。】

“现在的备注真是越来越猖狂了啊。”封不觉看着钥匙说道：“玩家知道就不用写了吗？那以后是不是还会出个备注，写着‘你懂的’，让我自己琢磨啊？”

封不觉一边吐槽着，一边走到门旁。他将钥匙插进了锁眼中，朝顺时针方向一转。只听咔哒一声，锁被打开了，铁门也在这时自然地朝囚室内滑动了寸许，封不觉正好借势将门拉开。

他回头又望了一眼这个房间，想确认一下还有没可以利用的东西。最后，其视线停留在了那根空心支架上。虽说在

十五分钟的技能时限过后，这玩意儿应该就会变回老旧生锈的样子，但纵然是在那种状态下，其坚硬程度仍然和管钳差不多，这是有实验依据的。因此，封不觉还是决定将这根中段被蜡烛堵塞住的空心铁杠给带上。

【名称：空心支架】

【类型：武器】

【品质：普通】

【攻击力：较弱】

【属性：无】

【特效：无】

【备注：从床架上拆下的一根铁杠。】

从游戏菜单里看时，这件物品上还有一个限定框，注意力在上面停留几秒，就会有一个文字框刷出，里面写着：【该物品正处于技能作用下，时限到达后品质将有所改变。系统提示：交易此物品时请务必先了解情况。】

“嗯……想得倒是挺周到。”封不觉看了一眼，自然就明白了这条提示的意义。

在惊悚乐园这样的游戏中，肯定不止一个可以改变物品性质的技能，别说是品质，恐怕改变物品属性、外观、特效的技能也都是存在的。为了防止有人利用这类技能进行诈骗，用技能暂时更改物品后出售，所以系统很细致地在这类会发生变化的物品上设置了提醒的文字。

“两米长的铁杠，肯定能在某些地方派上用场，比如撩东西、撑杆跳什么的……”封不觉这样对自己说道：“即使无处可用，当武器打人也是不错的，一寸长，一寸强啊。”话是没错，不过我们都很清楚，其实这家伙带着这根棍子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想学某只猴儿的样子耍两下。

封不觉走出了囚室，当穿过门口时，系统提示便响了起

来：【当前任务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

任务栏中的【逃出房间】被勾去，下一条任务顺势刷出：【探索地下2F，打开通往上层的门】

“原来这里是地下二层吗……”封不觉念道：“话说……光是走出这起始的房间，就已经很难了吧……简直是殚精竭虑啊，现在要突破一整层，那这解谜的量……”他脸上居然浮现了兴奋的笑容：“妥妥儿的要人命啊！”

无论说话时的语气，还是脸上的表情，都显示出这个怪咖还挺高兴的，但他所说的内容却是另一种意思……

离开囚室后，封不觉便耍着棒子，在走廊中前行，口中还嚯嚯有声。他那德行就跟春游的熊孩子似的，完全没有紧张感。

出门后的那段走廊，两侧都没有门，廊上也是空空如也，除了上方的照明设备外没有任何物件。当然了，这点封不觉适才从屋里朝外张望时就知道了。

经过了大约五十余米的距离后，他才看到了其他囚室的门。

眼前的区域一共有六间囚室，左右各三，铁门上还用油漆画着数字，这是零号囚室所没有的。左边是一三五，右边是二四六，在二号和四号囚室的门之间，还摆着一个高一米不到的塑料垃圾箱，顶部开口的那种样式。虽然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东西，但至少垃圾桶内并没传出什么奇怪的恶臭。

再朝前方望去，不远处，就能看到向上一层的阶梯了。

封不觉没有急着去试那些门能不能打开，也没通过铁窗朝屋里张望。他在看到门后，就停止了无意义的舞棍玩耍，并将铁杠倾斜着提在手上，两头都不碰地，蹑手蹑脚地靠近。在接近那些门时，他还弯下了腰，快步地溜了过去。

囚室中有什么，目前难以确定。透过铁窗朝里张望，或者被屋里的人或物看见，可能就会触发什么奇怪的FLAG，所

以封不觉决定先悄悄摸过去，看看阶梯那儿的情况。

他顺利穿过了六扇门的区域，来到了阶梯下，沿着石阶走上去，折返一次后，封不觉便看见了一扇经典的黑铁栅栏牢门。透过栅栏，直接能瞧见上面那一层的走廊。地下1F的布局和下方那一层几乎一样，不过从地下1F通往地面1F的阶梯，应该是在另一端了，也就是零号囚室的上方。

封不觉上前拽了几下铁栅栏，打不开。这时他心生一计，从行囊里取出了【无尽榴弹匣】。

【无尽榴弹匣】这件物品的类型是“工具”，但和手电筒那种工具不同，榴弹匣只是生成消耗品，而不是依靠消耗品的支持在运作，所以没有被系统禁止使用。

封不觉试图将手榴弹固定在门锁的位置，看看能不能直接把锁炸毁。结果，他发现手榴弹无法取出……

“榴弹匣能用，但里面生成物却不能用吗……”封不觉念叨着。

他猜得不错，虽然榴弹匣没被禁止，但里面的生成物本身就属于“消耗品”，必然被系统限制，导致取不出来。

“好吧……”封不觉耸耸肩，离开了那扇门。

他本来也没对这种暴力突破方式抱有太大的期望……在零号囚室中一筹莫展时，他也考虑过使用手榴弹，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如果在那种狭小空间里使用马克II型手雷，他那26%的生存值铁定灰飞烟灭……

“那么，打开这牢门，进入地下1F的方法，就在这六间囚室中了吧。”封不觉重新走下阶梯，望着眼前的解谜区域说道。

他来到墙边，将铁杠轻轻放下，然后十指交错，掌心向外伸直手臂。接着，又保持这姿势将手举过头顶，仿佛是在为某种体力活动热身一样。

“从哪里开始呢……”他一边念叨着，一边已来到了六号囚

室的门口。小心翼翼地靠近，隔开一步的距离，将脸挪到了铁窗前。

走廊中的光线基本照亮了屋里的环境，囚室内的布局和零号囚室基本一致。床、塑料桶，都是一样的，但有没有小木柜无法确认，因为那个角落位于门的旁边，处于视线死角。

“嗯……没人啊……”封不觉没看见屋里有人，他试着推了推门，打不开。

随后，他又依次透过五四三二一这五扇门的铁窗朝里张望，都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接着，封不觉来到垃圾桶那里，拿出【十八铜人的折凳（五号）】坐定，准备去详细检查一下垃圾桶。

封不觉的服装是附带手套的，这个部位的服装和脸部的一样，可以根据需要来显示。从这个剧本一开始，封不觉就一直保持赤手状态，这会儿他也是如此。

垃圾桶里有带血的绷带，沾着食物残留的塑料盘子，以及一些沾着屎的塑料盘子……很显然，犯人们吃完东西以后，开发出了盘子的另一个用途。

封不觉本来还想用手去翻，可待他坐下定睛一看……没办法，还是倒出来吧。

他先把那根铁杠给拿了过来，再将垃圾桶里的东西倾倒在地，接着，他在折椅上坐定，将铁杠靠在肩上，用铁杠朝下的那一头开始拨弄并翻找地上的垃圾。毕竟这玩意儿不是自己的装备，弄脏了无所谓。

封不觉一边翻找，一边思索着；“奇怪……每个房间的粪桶里都有气味，从这些塑料盘子上沾的东西来看，隔得时间也不长，为什么屋里会没人呢……”他顿了一下，念道：“难道他们在不久前被同时被带走了？”

翻了半天，封不觉只找到了脏兮兮的绷带和塑料盘子。

把东西全部倒出来以后才发现，其实这垃圾桶内的糊状物和液体并不算多，因此才没有太大的味儿，只不过看着还是挺恶心。

正当他准备转移注意力时，忽然，他看到了一件特殊的东西。至少在这个垃圾桶中，这件物品具备着唯一性。

【名称：经过雕刻的假牙】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牙齿内侧刻有一些信息。】

封不觉把那副假牙拾起，又随手捡了一团比较干净的绷带将其擦了擦，接着，他将其翻过来细细端详，果然看到了有关解谜的提示。

第241章 兄弟（四）

“magnet……”封不觉将假牙背面刻着的六个字母念了出来，“嗯……这是万磁王用过的假牙？”他半开玩笑地道了一句。

他把假牙收进衣服的口袋，又拿出了先前的肥皂和小木梳子，再度确认了一下物品说明。

【名称：脏兮兮的肥皂】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粗制滥造，做工十分简陋。】

“肥皂和这副假牙一样，都是可以带出剧本的……”封不觉若有所思道。

【名称：木梳子】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平凡的小木梳子，看上去已使用了一些年份】

“但是这把梳子，和已经卡死在铁杠中段的蜡烛，却都是无法带出剧本的。”封不觉沉吟道。

目前来看，他也不知道这能否带出剧本的属性区别有什么意义，或许这只是无关紧要的事，但他还是默默记下了。

前文也提到过，封不觉的大脑就像一个整理有序的阁楼，他知道能在哪里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不同的信息有不同的优先级，无用的垃圾则扫除出去。

而在玩这种高强度的解密剧本时，他会把眼前所见的一切都摆到阁楼的正中间，保持随时可见的状态。就像一张由信息交织成的线索网，推理就在这张网上不断进行。随着获得的信息增多，无数假设会延展开，使这张网越来越大。直到他将那些问题一一解决掉，这张网又会再度缩小，并最终归于一点。

此刻，封不觉脑海中的线索网已经张开，他和许多小说中最出色的大侦探一样，有着一种神奇的直觉……他可以隐隐感觉到，这几件可以带出剧本的物品，或许就是那连接到线索网最核心的那几根线。

“磁铁……磁铁……”封不觉思考间，已将手边那几件琐碎的剧情物品全都收入了衣服口袋。

然后，他又一次拿出了管钳，开始了测试。

这是一项很简单的测试，他只是用管钳在寻找带有磁力的物体。

封不觉先是手执管钳，将其举在地上那滩垃圾上方寸许的高度，慢慢游弋了一遍。如果里面混着磁铁之类的东西，应该会被吸上来，或是把管钳吸下去，但是没有。

“好吧，答案和提示不在同一个地方，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他露出不置可否的表情，站起身来，向一号囚室走去。

下一步，他就准备去试那些囚室的铁门了。他的推测是，也许某一扇门，或是门上的某一个部分，是带有磁性的。假如六扇门都试完后也找不到，他就准备回零号囚室碰碰运气。万一还是不行，那他就只能再度进行地毯式搜查了，把管钳当做磁力雷达那样，贴着每一寸墙壁和地板去找磁源到底在哪儿。

以上这些步骤全部做完，如果还是没有找到类似磁铁的东西，那只剩下一种办法，就是重新考虑magnet这个提示的意义。

五分钟过去了，前三间囚室的铁门都没有磁力，封不觉甚至把手伸进送饭口，用管钳对着门内那一小块地面也探了探，仍旧无果。

到了四号囚室的门口，封不觉仍是依照从上到下的惯例，开始慢慢搜寻。这回，当管钳移动到铁门上方小铁窗附近时，忽然有了反应。

封不觉跟着感觉，很快找到了这股磁力源头，“是这根吗……”

四号囚室和其他的囚室一样，门上的小窗口竖着铁栅栏，数量都是五根。但不同之处在于，四号囚室窗口那正中间的一根铁栅，是带有磁性的。

其磁力不是很强，还不足以将封不觉手中的管钳吸附在上面而不落下，不过已足以让靠近的金属物产生反应了。

这铁栅长二十厘米左右，大概有二指并拢那样粗，凑近些仔细观察，便可注意到，这根铁栅的上下方，各有一截的锈迹非常严重。

封不觉试着用管钳夹住上面那段锈印，用力夹握，这样几秒后，哐一声，这铁栅最上方的一截就被夹断了。他如法炮制，把下方那截也弄断，将这铁栅的中段取下，拿在了手中。

“那么……我现在拿到了一块长十厘米多的圆柱形磁铁。”封不觉道：“so what？”

其实，接下来该怎么做，就摆在眼前……用磁铁找钥匙呗。

封不觉又拿着那块磁铁，在垃圾堆上方吸了一遍，心想着没准能找到别针、铁丝之类的玩意儿（虽然他也不确定这

能不能把门撬开）。

未果后，他又回到了零号囚室。这间囚室的门已无法再锁上，无论身在里外，都可以自由开关。

封不觉捡起地上的碎布条，就开始编绳子。这活儿要是让小叹来干，肯定能做得很妥当，人家是拿手术刀混饭吃的，编绳明显是小CASE。

但封不觉……他什么都会，就是不擅长干这个。

说来也奇怪，他脑子挺灵，耐心也不错，双手稳定，可以完成十分精细的工作。可偏偏对编织、打结这类事非常无力，小时候学系鞋带学了俩月，学会后穿了一年跑鞋，套进套出，一年后又忘了系法……

言归正传，封不觉花了十多分钟，才编了一段两米左右、还算结实的绳子。虽然他有意识地用了材质、长度相近的布条，但那绳子还是编得又粗又奇葩……

他再三确认过绳子的可靠性，甚至在走廊里跳了会儿绳……才放心地把磁铁拴在了这布绳的一头。

接着，封不觉像是钓鱼一样，通过送饭口把布绳和磁铁一块儿扔进去，然后再将其拉回来。这样大约又过了二十分钟，他确认了那六间囚室的床底和视线死角都没有钥匙。

“嗯……难道……”在无数次失败的尝试后，他的思路又回到了某个地方。

“零号囚室还有一件东西没用到……”封不觉一路往回走去：“而且那扇门开了以后，可以自由返回，这些恐怕都暗示着……”

第242章 兄弟（五）

封不觉快步回到了零号囚室，径直走向了墙角的塑料桶，随后将绑在布绳一端的磁铁伸下去，试图“钓”起钥匙或者别的什么线索物来。

但出人意料的是，没钓到……

“搞什么？凑得还不够近？”封不觉心道，因为他并没有让布绳或者磁铁直接沾到桶里的东西，只是悬在半空去钓。

“等等……不对……东西不在这里。”他忽然想到了什么，迅速把布绳提了上来，将那段磁铁拿到手里，“假如系统把我眼下这一步所需的线索设置在零号囚室中，万一被我在逃出房间之前就找到呢……那在游戏进程中，假牙和磁铁就成了可以跳过的线索。”

他将磁铁的物品说明又看了一遍：

【名称：被截断的铁栅】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产生磁场】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这一段铁栅由天然磁石打造。】

“假牙是可以带出剧本变成拼图牌的东西，理论上有无用的可能，但这段磁铁是不能带出剧本的剧情物品，肯定会在哪里派上用处。”封不觉念道：“嗯……既然磁铁是必须的，那下一步所需的线索，就不可能藏在这儿。因为没有磁铁我也可以去找藏在粪桶里的东西，只不过恶心程度会高一点而已……”

他拿着磁铁，开始重新考虑："到底是什么……非得……"

"难道……"封不觉很快又有了新的推测，他小跑着回到四号囚室的门口，看着那扇铁门，"其实是这样吗……"他干笑一声，踮起脚尖，把手从上方那个小铁窗的空隙中伸了进去。

这小窗口在五根铁栅俱在的状态下，缝隙的宽度有限，最多让手的前臂通过，但是拆掉一根铁栅后，整条手臂就都可以通过了。

封不觉将身体靠在门上，伸臂进窗，朝上方摸索，不多时，他便在铁门后的正上方，摸到了一把钥匙。

【名称：一号囚室的钥匙】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使用后即刻消失，之后一号囚室的门可自由开启或关闭。】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被一根细线吊在了四号囚室的门背后】

"这备注不是废话嘛，东西老子都拿在手里了，还要你告诉我？"封不觉不爽地念道。

这钥匙藏的地方真可谓阴险，其位置比门框的高度略高，几乎贴着墙，从门外观察，无论哪个角度都看不见。即使玩家能透视到钥匙的位置，在铁栅栏被拆掉一截前，手也正好够不到那里。

唯一的办法，就是拆掉那根铁栅栏，再往里伸手，只有让手肘穿过去，才可以取到钥匙。

"娘希匹……"封不觉一边骂着一边走向了一号囚室："要不要每一步都搞成这样啊？直接藏在屎里多好啊！简单明了！"

随着咔哒一声，一号囚室的门被打开。

封不觉推门而入，先站在门口观察了一分钟，待确定了开门这一举动没有触发什么怪事，他才放心地继续行动。

这间囚室里，也是有小木柜的。所以，什么都不用说了，开抽屉……

最上面的抽屉里，放着一张剪报，只有巴掌大小，上面的文字接近英语，但又不是，封不觉也认不出这是哪国语言。当然了，惊悚乐园的系统自带翻译功能，不影响阅读。

封不觉一见此物，便像是瘾君子见了粉儿一样，迫不及待地拿到眼前，看了再说。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恶魔仍在活跃”，文章写道“自狼蛛月以来，本镇失踪人口数已逾四十人，国立巫师协会、教会皆已宣告束手无策，官方发言人称本镇各处封印完好，并无恶魔出没的明显证据。受害者家属及本地贵族已发布高额悬赏，任何解决事件或提供帮助者，可获得最高两万萨缇的赏金。

日前，本报从某位赏金猎人口中获得可靠消息，失踪事件的始作俑者为‘刑族’末裔，作案者……”

文字到此处戛然而止，接下去的内容就不知在哪儿了。

“什么情况……这是新闻还是小说？”封不觉把手上的剪报翻了过来，想通过另一面的信息来佐证，可惜反面的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辨认。不过从纸张的材质来判断，这应该是报纸无误。

“嗯……搞半天这剧本还是一架空设定。这世界观有巫师协会、有恶魔，还有赏金猎人……萨缇应该是货币，不过两万到底有多少购买力不明。日期的计法也不明，虽然有月的概念，但无法确定他们一个月有几天，一天有几个小时，更不知道他们一天吃几顿……零号囚室墙壁上的刻痕到底代表了多长时间这下就很难说了……”封不觉脑中已展开了一系列的推演：“这张纸无疑是在解释剧情，不出意外的话，此刻我

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些失踪者被囚禁之处。而片头CG中的小个子就是失踪案的元凶，即报纸上所说的‘刑族’末裔。”

封不觉不知不觉就坐到了地上，饶有兴致地思考起来：“既然是这种设定，那他能单手拖着我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或许是因为刑族人的力气天生比常人大，又或许在这个世界里的‘常人’也是有这种力量的。”他摸着下巴：“嗯……说起来，这个世界上的所谓‘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还很难说，没准儿他们都有三只眼，男女都长着胡子，也可能满脸是毛……”

正常人的思维，在这种时刻，理应在想着：这应该是个西方魔法文明加工业革命后科技程度的剧本吧？

但封不觉那突破天际的思维在揣摩的却是别的东西……他到目前为止只在片头CG里见到过一个人，而且没看见脸，从科学角度来说，唯一个体显然不能作为确认理论的依据，他至少得见过一百个本世界的居民，才能对哪些人属于“常人”下个初步结论。在此之前，封不觉对于任何“没见过”的事物，都可以提出假设。

他没有看见这个剧本世界中任何人的脸，所以他可以假定这群人是任何长相；他没见过这个世界的人做过加减法，所以他也可以假设这帮人用的是十二进制；他没见过萨缇这种货币的样子，所以没准这种玩意儿是动物的舌头做的……

总之，世界有限，想象无限，禁锢人们思想的只是思想本身而已。在封不觉看来，“世界观”这种东西，随便怎样都可以。无数穿越小说，都描绘穿越者去到了另一个由人类为主体，只是文明或历史不同的世界。可在封不觉这种人的眼里，人要是能在平行宇宙旅行，那穿越到一群猩猩或者犀牛人统治的地方，才是正常情况。

他在地上坐了许久，通过报纸上有限的内容，结合自己进入剧本后的所见所闻，重新理了一遍思绪。

那些日用品，床的尺寸，门的尺寸，塑料桶的尺寸……

都是他依据。

“嗯……还是没有头绪。”十多分钟后，封不觉耸耸肩，一脸笑容：“有意思。”

他把那一小张报纸收好，将第一个抽屉从小木柜里抽了出来，三百六十度检查了一圈，确认这个抽屉哪里都没有写字或刻字后，他才打开了第二个抽屉。

里面的东西简直能让人喜极而泣。

【名称：二号囚室的钥匙】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使用后即刻消失，之后二号囚室的门可自由开启或关闭。】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入手非常容易的一把钥匙。】

“总感觉这备注毫无引导意义，只是在嘲弄玩家……”封不觉念叨了一句，便把钥匙搁好，轻车熟路地将第二个抽屉也细细看了一遍，随后打开了最底下的抽屉。

这个抽屉是空的，不过里面用血写着两个阿拉伯数字：38。

“按照一般的解谜套路……这应该是某个密码的一段吧。”封不觉说着，把这个抽屉也抽出来检查了一下，确认只有这个提示后，他站起身来，又将整个房间搜了一遍。

离开房间前，他有了一个新的发现，那就是铁门内侧，就是面向屋里的这一面，画着一个箭头。箭头和门外的数字一样，都是用油漆画的。

这个箭头的线段并非笔直，而是一条向上凸起的弧线，箭头的方向朝右。

“哦哦……这样啊，我好像已经明白了。”封不觉看着提示笑道。

之后，他便进入了二号囚室，同样的小木柜，最上面的抽屉放着另一张剪报，但其内容和一号囚室那张并不是连贯的。

“随着治安官卡尔先生在追捕中丧生，有关‘刑族’的传闻进一步得到证实。皇家术者部队终于有所动作，现已派遣武装炼金术士三名，机械兵团尉官五人前往本镇。民间悬赏的额度已达到空前的十万萨缇，据消息人士称，使用黑魔法的神秘赏金猎人——恐鹊，也已出现在镇上。”

“呵……越来越有趣了嘛。”封不觉评论道。

与一号囚室相仿，二号囚室的这个小木柜，中间抽屉放着三号囚室的钥匙，底下抽屉也写着阿拉伯数字，这次是69。这间囚室的铁门内侧也画着箭头，这个箭头是朝左的，线段同样是向上凸起呈半圆弧度。

之后的三、四、五号囚室，设计类似。

三段剪报如下……

“恐鹊与三名武装炼金术士的尸体在镇郊被发现，官方拒绝对此事进行评价，恐慌正在本镇蔓延。今晨，新任治安官宣布，紧急调用临镇部队以及铁刃骑士团的兵力前来支援，并发布了夜间宵禁令。凡是夜间离家在街上行走者，可予以逮捕，遇抵抗者可直接使用武力压制。”

“宵禁已实行两周，事态得到了有效控制，根据官方最新公布的消息，失踪人口数字维持在了六十七，并未进一步增长。但宵禁令至少在獾鸟月前仍没有解除的可能。”

第三段剪报也是有标题的，标题为：“刑族捕人者，已死？”

“昨日，漫长的宵禁终于解除，铁刃骑士团均已撤出本镇，临镇兵力亦在分批撤退中，皇家术者部队的调查团已奔

赴此地，种种迹象表明，案件已经告破，但官方依旧保持缄默。困扰本镇将近一个星月季的恐怖阴影似乎已经消散，但失踪者无一返回，亦没有找到尸体的报告。刑族的元凶，究竟是已然就擒？还是暂时于黑暗中蛰伏？”

封不觉把找到的剪报全都按顺序叠好，放在口袋里。至于那些数字、箭头，他都记在脑子里了。

他拿着六号囚室的钥匙，走了进去，不出所料，这个囚室里没有小木柜，而是摆着个大号儿的保险箱。

“嗯……机械罗盘锁，八十刻度……开锁后自动毁码，不留痕迹，体积小，全机械结构，无需电源，可适应各种恶劣场所……经典就是经典。”封不觉蹲在其前方念叨着：“可惜我知道密码……”

“那么……先是顺时针，38，然后……逆时针……”他说着，就开始操作着开锁了。

他在看到一号囚室的提示后，就大概猜到了这组谜题的尿性。那弯曲的箭头和数字，就是旋转方向和刻度，而房间号码，就代表着步骤。

摆弄了几下，保险箱的锁就被打开。傻子都猜得到，里面肯定是通往地下1F那扇牢门的钥匙。

但没想到……

“这他喵的……”封不觉看着眼前的东西，顿觉有一种被戏耍的感觉。

原来，大保险箱里，装的是个小保险箱……

这个小保险箱的体积只有外面那个大号儿的一半，箱子顶上还放着一个玻璃小瓶，封不觉将玻璃瓶拿到手上，看了下物品说明：

【名称：香水】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芬芳馥郁，香气悠远。】

“什么玩意儿……我还香气恒久远，一瓶永流传呢。”封不觉道：“嗯……不过，这已经是第三件可以带出剧本的物品了，肥皂、假牙、香水……什么情况？下次难道是牙刷？”

这件物品放在口袋里不太妥当，所以他装进了行囊。如今觉哥也是拥有十五格行囊的人了，比起十格行囊时那捉襟见肘的日子来，确实方便不少。

“好吧，再来看看这个小的怎么开……”封不觉即刻试了试大保险箱的密码，失败。

“哈！意料之中。”他说着，把锁复位，以同样的密码，反着来了一遍，还是失败。

“不能太小看你啊……”他把所有刻度除以二，再试了一遍，失败中的失败。

“啊！！！”封不觉这会儿开始羡慕那些纯武斗型的玩家了，他握着沙包大的拳头，看着那小保险箱：“天下武功……无坚不破……”下一秒，他以格斗专精，发动了称号能力【看招】。

一拳轰在小保险箱上后，但见一股气浪绽开，轰轰发发，威势不俗。

三秒后，技止物滞。那箱子丝毫无损，封不觉的生存值倒是掉了3%，拳头表面生疼。

“好吧，我只是想说一下这句台词而已。”封不觉自己吐槽了自己一句。

叹了口气后，他还是继续用开锁的方法尝试……但正如他自己所说，这种锁的设计十分经典，有着数百万种可能的

组合，这能试得出来吗？退一步讲，就算这只是个六位数的密码锁，理论上也有近一百万种组合，以封不觉的人品，至少也得试五十万次吧……

“啊……”封不觉心中一股无名之火升腾：“这种剧本……是在逼人捶蛋自尽吗？”

他干脆停止了尝试，站起身来，再度进入推理时间，“还有什么我忽略的信息？颠倒数字……加减乘除……是否是质数……”

他琢磨一阵，再试上一阵，不知不觉就过了半个小时。这三十分钟里，他几乎把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试了一遍，从而确定了一件事……这个小箱子的密码和大箱子的根本无关。

“他娘的！”封不觉一气之下，把小保险箱从大号的那个里面拖了出来，“要不是我不能用手榴弹……”话音未落，这箱子就因他这个动作的惯性朝着他的脚面压下。

封不觉倒是没想到，这箱子的重量远比看上去沉得多，以他现在在游戏里的力量，一百公斤的杠铃要来个抓举也没问题，所以把箱子朝外带的时候也没多想，结果就造成了搬起铁块砸自己脚的情况。

这一砸，他又掉了3%的血量，可别小看这点生存值，封不觉现在好歹二十七级了，可不是那种用手肘击破腐烂墙壁也会掉血的等级。

“我去……这么沉……”封不觉道，“铅锑合金啊？”此话一出，他脑中灵光一现，“等等……该不会……”

他坐下，把箱子推倒了检查。果然，在其底部看到了一个圆形的小孔……

第243章 兄弟（六）

“呵……呵呵……”封不觉嘴角抽动着，将口袋里的磁铁放到了那个小孔附近比照了一下，发现尺寸正合适。

他尝试着将那段磁铁伸了进去，才插入三分之一左右，便感到圆孔里有一股强大的磁力扯动，顺势把这整块磁铁给吸了进去。下一秒，箱子就开了……

原来，这个小保险箱根本不需要密码，正面的锁只是障眼法，真正的开启方式，是触发里面的一个机关。这个保险箱的80%，只是用一般的金属材料制成的，但是在那个小孔的内部，有一部分是特殊的、高密度的磁矿石所制，且内含一个机楔。而唯一可以将解锁此机关的道具，就是那截磁铁。

“不停地改变解谜规则是吗……有种……”封不觉虽然有些恼火，但还是很快平复了情绪，外面的大箱子是用密码开的，不代表里面那个小箱子也要用密码开。他要怪也只能怪自己因思维定势而落入了圈套。

封不觉从小保险箱中取出了【通往地下1F的牢门钥匙】，随后离开六号囚室，走向了通往上层的阶梯。

打开那黑色的铁栅栏牢门后，钥匙便消失了，系统提示也在此刻响起：【当前任务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

【探索地下2F，打开通往上层的门】这条任务被勾去，随即出现了下一步的指示：【前往地面1F】

“嗯？”封不觉看到这条任务时就觉得有些奇怪，按理说，任务应该写着“探索地下1F，找到通往地面的方法”这种内容的，可眼前却只写着“前往地面1F”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就仿佛……

“难道可以直接上去？”封不觉念道。

他手持那根生锈的长铁杠（此时铁杠早已变回破败品质），谨慎地沿着地下1F的走廊朝前走去。这一层与地下2F几乎是镜像的设计，距离阶梯不远处，便是六间囚室，左右各三。但这一层的囚室铁门与底下那层的有所不同，既没有送饭口，也没有小铁窗，门上更没有用油漆标注的数字。这六扇铁门除了锁眼和门把手，几乎就是铁板一块，厚度不明，也无法在门外探知屋内的情形。

封不觉逐一试了试这六扇门能否打开，结果都是锁着的，贴着门板去听，也听不到任何动静。他心道：“这地下1F整层都是摆设的可能性不大，那也就是说……待会儿我还要回来的是吗……”

他一边思考着，一边已来到了走廊的另一端尽头，其面前出现了一段向上的阶梯。封不觉结合自己的步幅算过走廊的长度，他可以肯定，在这阶梯的正下方，应该就是零号囚室。不过他的计算除了能说明地下1F和2F的走廊长度相等之外，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

眼前的阶梯是木头制成，看上去很陈旧，台阶上还残留了不少古怪的气味，那些气味的来源可能是在运送途中洒出的食物、排泄物，也可能是人被拖上拖下时留下的血和体液。混在杂一起后，就变成了一股虽不强烈，但足以令人作呕的味道。

封不觉拾级而上，折返一次后，就迎上了一扇木门。他伸手握住门把，小心翼翼地将其转动，门就这样顺利的打开了。

门背后，就是地面一层。站在阶梯上朝门外看，可以看到一间类似储藏室的房间，墙壁是砖木结构，四周堆放着许多鼓鼓的麻袋，还有一面墙的边上是垒成三排的圆形木酒桶。

那间屋子里的光线反而比地下要差，唯一的光源是一个

搁在酒桶上的煤油提灯。封不觉自然不会贸然走进前方那昏黑的环境里，他先将手里的铁杠伸进门里去，朝上下左右都轻轻敲打了几下，确定前方没有那种靠物理接触发动的陷阱后，才迈步穿过了门扉。

【当前任务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系统提示又一次响起，新任务出现：【探索地面1F，找出红、黄、蓝、黑、白、灰六把钥匙后，回到地下1F打开六扇铁门】

封不觉扫了眼任务，便继续前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取那盏煤油灯。在不能使用手电筒的情况下，入手照明设备显然是当务之急。

他刚往前走出三米多，突然……砰一声，其身后的门关上了。

封不觉猛然回头，但其视线中只能看到紧闭的房门和自己在墙上的影子。他又戒备着倾听了十几秒，可周围只有令人窒息的静谧。

在这一刻，他当机立断，取出金刚铃，开启了的“死亡警告”的特效。

接下去的五分钟，任何对封不觉怀有敌意且可能威胁到其生命的东西，都会引起金刚铃的反应。

不过，他开启特效后又等了大约二十秒，竟没有半点儿铃声发出。

“嚯……这是什么情况……”封不觉念道：“这种地方又没有风，这门更不可能装着那种带弹簧的闭门铰链……无外力作用下是怎么关上的？”

一个正常的、有恐惧感的人，在这种状态下，行动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封不觉不是这种人……对他来说，哪怕门背后突然冒出一张凄然的恶鬼面孔，也不会对惊吓值有丝毫影响。他从来都只考虑生存值受到的威胁，而忽略惊吓值的存在。

所以，只要金刚铃不响，他就无所顾忌。

但见他快步而上，来到了那扇门前，一伸手就想去开门。不料，他却听到了系统提示：【这扇门已被某种特殊的力量封锁，身怀六色钥匙之人才可打开。】

“哦……原来是系统关上吗。”封不觉松了口气，他即刻就明白了提示的意思。这扇门被关闭，是为了阻止玩家在只找到一两把钥匙的情况下返回地下，从而打乱游戏的进程。

“嗯……趁着死亡警告状态还在持续，先出去探探虚实。”封不觉想到此处，转身去取了煤油灯，把铁杠搁在地上，快速朝这个房间的另一扇门行去。

推门而出，外面是漆黑的走廊，煤油灯的光亮只能扩散到有限的距离。顺带一提，这盏煤油灯的备注写着：【不要质疑它能亮多久，该熄灭的时候它就会熄灭】

和地下那两层不同，地面一层基本由砖木建造，房间较多；走廊有转角；屋中有家具；俨然是一间民宅的样子。

“疯狂科学家在自家宅子地下建造了地牢的设定吗……”封不觉想道：“也许只有地下二层那六间房是用来关人的，而地下一层的是某种实验室？”

他手持煤油灯，侧着身子前行，为了利用好死亡警告的状态，他暂时不做详细探索，而是快速通过走廊，打开每一间房间的门，探身进去走两步，然后再退出来，去下一间……

在这个过程中，令封不觉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层的气味。不知为何，这儿的空气好像比那些地下囚室中还要恶劣，给人的感觉是……这屋子建在屠宰场和化工厂正中间，而且还常年开着窗户。

就这样，花了三分多钟时间，封不觉就把一楼所有的房间全都这样试了一遍，金刚铃是一声都没响。虽说这不能意味着绝对的安全，但至少说明，在触发新的FLAG以前，仅仅

在大宅里走动，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将这层全部探查完毕后，封不觉没能通过的地方，共有两处。

第一处是通往二楼的阶梯，那里被一坨肉给堵住了。是的，一坨肉。看上去像是许多死尸的血肉所揉成的大肉丸子，也不知是什么力量让这些东西粘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堵肉墙，封死了阶梯。

由于金刚铃始终没响，封不觉在走到那坨肉附近时，还肆无忌惮地靠近过去，用手指戳了几下。当时系统语音提示道：【由咒语控制的壁垒，看上去是尸肉堆积而成】

而第二处无法通过的地方，就是离开这间屋子的大门。顺着走廊一直走，很快就能到达。那扇门看上去也是普通的木门，当封不觉去摸门把手的时候，就会得到这样的系统提示：【打不开】

这三个字也许是所有恐怖解谜类游戏中，玩家在面对门扉时最常见到的提示，就算是封不觉也没有兴趣对此吐槽了。

“啊……从进剧本开始，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了。”待死亡警告的时间用完，封不觉又重新回到了那个连接着地下的储藏室，“感觉游戏进程还没过半的样子呢……”他说着，已开始了搜索。

他花了五分钟把储藏室搜了一遍，没有找到有用的物品，屋子的各个角落只有灰尘和蛛网，那些麻袋里装的是沙子，靠墙的几排酒桶每一个都是空的。

初步观察，这间储藏室里是没有钥匙的，即使有，也藏在某个常规状态下无法找到的地方，需要某种线索的指引才能发现。

于是，封不觉提着煤油灯再次回到了一楼走廊，朝下一个房间走去。

隔壁就是一间书房，书房的地板上还铺着地毯。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毯，形象点说……估计连造出它的织布机都要诅咒说这不是自己的产物。封不觉踩在上面时，感觉这玩意儿已经植物化了。它在这恶臭、阴暗的空气中，退化成了茂盛滋润的地衣，也像满地蔓延的苔藓……

进门后左手边的墙上有两个壁龛，放在里面的装饰物都已不见。曾经摆放在里面的若是花花草草，那它们便是在这污浊肮脏的空气中死去了；曾经摆放在里面的若是圣像，那圣人们恐怕已被黑暗中大大小小的魔鬼给拖了出来，一直拖到了屋子下方的某个邪恶深渊之中……

封不觉走到窗户边上，拉开窗帘。隔着玻璃，他只能看到浓重的黑暗，即使将煤油灯举到窗前，也无济于事。试着打开窗户的举动显然是无用的，用管钳砸玻璃，最终也只是把手给震麻。

他将脸贴近窗沿，用鼻子嗅了一下，可惜窗外的空气丝毫没有漏进来，他闻到的只是一种潮味儿，属于这间大宅的，一种类似油布和朽木混在一起时散发出的霉臭。

“看来逃出屋去是不太可能的了。”封不觉念叨着，来到了房间正中的书桌旁。

桌上很凌乱，一堆杂物东倒西歪。封不觉逐一将那些物件拿起，观看属性，但全都是垃圾。

书桌的抽屉只有一个是未打开的状态，其他抽屉都已从桌子里被抽出，掉落在地上，抽屉里的纸张散乱地铺在墙角和桌下。不知从哪里落下的一个墨水瓶也倒在地上，瓶里的墨早已干涸，附近的一些纸被染上了墨迹，地毯上则是溅上了一摊爆炸式的墨水印。

封不觉打开了唯一可开的抽屉后，在里面找到了一个放大镜。他当时就笑了：“呵……要是再有个烟斗什么的，那就帅了啊。”

大多数和他相同年纪的人，看到别人摆出这种造型后，多半都会认为此人老土或者中二。只有封不觉，坚定地认为嘴叼烟斗、手持放大镜很帅，这或许是只属于他的浪漫吧。

拿到了放大镜的封不觉就更来劲儿了，他一手拿着煤油灯，一手拿着放大镜，转身走向了书房的一侧。在书房的那堵墙上，有一个书柜，从上到下放满了书，这种道具对封不觉的诱惑不言而喻。

这个剧本没有时间限制，如果没有人阻止，封不觉待在这间房里把书一本一本抽出来读完也是有可能的。唯一能让他停下的，就是游戏舱的连接时间限制，当现实中的神经连接时间超过当天的最大时限后，剧本中的封不觉将被强制离线。

还好，系统在设定上做了一件很绝的事。在这个书架上，99%的书，都没有翻译。不但没有翻译，而且连字都不让玩家看清。每本书里面的字，包括封面和侧面的标题，都是模糊一片。

这让封不觉非常不爽，因为他对“破译”这件事也挺有兴趣的。自他小学时读了《福尔摩斯》中“跳舞的人”一案后，他至少在半年时间内都沉溺于与字母关联的破译游戏。眼下这个剧本里的文字正好和英语有七八分相似，他本来还满怀信心地想把这个世界的语言规律给破译出来，如今只好作罢。

当然了，还有1%的书，是系统翻好的，也就是有意让他读的提示……

“《炼金术进阶》……”封不觉看着那本深蓝色封皮的书，把标题念了出来：“嗯……为什么要让我看这个呢……”话音未落，一张纸片忽地从书页间掉了出来。

封不觉弯腰将那纸片捡起，拿到灯光前查看，这时他才发现这并不是纸片，而是一张褪色的相片。

相片的纸质已经泛黄，加上这本来就是黑白相片，所以

边框和中间看上去都是一个颜色。照片中，是两个看上去十岁左右的男孩儿，他们并肩对着镜头，左边那个个子略矮的小孩正用手摁着右边那个孩子的头，两人都露出傻傻的笑容。即使只是通过照片，封不觉仿佛也能体会到他们的单纯和快乐。

封不觉对着照片看了几秒钟，没想到却有状况发生。

下一秒，他竟重新进入了观看片头CG时的那种状态，一段影像在其眼前浮现并播放起来。这段画面和那张照片一样，也是褪色的，不过至少不是完全的黑白。

一片草地，一个牧场，稀疏的栅栏后，一些牛马家禽草地上闲散踱步，还有一只牧羊犬跑过。这和谐的一幕后，镜头横移，一个谷仓进入了画面，而在谷仓的旁边不远处，坐落着一幢两层楼高的屋子。

封不觉毫不怀疑，画面中的屋子就是自己所处的这间。别看刚才他走遍一楼的房间只用了三分多钟，但在这看似随意闲逛的几分钟内，他收集到的信息量绝对是巨大的。

他预估了房子的面积、算了窗户和门的数量、在脑中构筑了整个一楼的平面结构、还推演了一楼每个房间与地下走廊各个房间的位置是否重叠，他甚至考虑了墙壁之间会不会有暗室……

总之，说这栋屋子一楼的平面图已经在封不觉脑子里了也不为过，所以，当看到这段影像中大屋的外部轮廓后，他迅速做出了判断。

笑声，孩童的笑声。

画面没有如封不觉预想的那样切入屋内，而是继续横移，来到了旁边的一片草坪上。那儿有一个秋千，一个金发的小男孩正坐在秋千上。有一名女子，应该是他的妈妈，正在帮他推秋千。男孩儿发出欢快而爽朗的笑声，母亲的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在距离秋千不远的一棵树下，坐着另外一名小男孩儿，棕色头发的男孩儿。他正捧着一本书，饶有兴致地看着。那是一本深蓝色封皮的书……很显然，和封不觉刚刚找到的《炼金术进阶》是同一本。

“阿瑟，你要来玩一会儿吗？”母亲转过头，对着坐在树下的男孩儿说道。

封不觉没有听到树下那个孩子的回答，因为影像到此就停止了。他恢复了游戏进行中的状态，又一次置身于那个书房中。

“嗯……难道说……”封不觉看完CG后的第一反应，竟然是伸手抓了一把自己的头发。

第244章 兄弟（七）

“哦……原来如此。”封不觉看着自己指缝间的几根金色发丝，诸多疑问在这一刻迎刃而解，“从我的主观视角看，我仍是我自己……”他伸出手，看着自己的衣袖和手掌，其着装毫无疑问还是游戏中的JOKER造型，肤色是黄皮肤，抬眼时也依稀能看到自己的黑头发。

他将那几根发丝拿到放大镜下观察起来，“但是……从这个剧本世界的客观角度观察，我应该是另一个人。当头发离开了身体这个整体后，我就能看到其真实的样子。”他把发丝放到书桌上，又从口袋里取出了小木梳子，同样以放大镜去查看那上面残留的发丝：“嗯……色泽、长度、发质全都类似。”

封不觉思考了一分多钟，“等等……剧本开始时，我可只梳了两下头。除非我这个角色严重脱发，否则这梳子上不应该沾着那么多发丝啊。”他念及此处，又用手去抓了几下头发，这回他稍微用了点力。

没想到，当他把手重新放回眼前时，看到了一大坨发团，其中有一簇还连着一小块鲜血淋漓的头皮。

“卧槽……”封不觉赶紧打开菜单查看，好在生存值并没有因此减少。他细细感受了一下，也没感到头皮上有特别严重的痛感。

“好好好……冷静……冷静……”他颇为紧张地念叨着，在他看来，掉头发这件事情似乎是极度严重的状况。

他把拽下来的头发扔掉，平复了一下情绪，随即他就意识到了另一件事，“说起来……到现在为止，完全没发现类似镜子的东西，是系统不想让我看到‘自己’的样子吗……”

封不觉的目光再度落到了那张照片上："假设左边那个小鬼就是片头CG中那个拖着我走的小个子，而另一个小鬼就是我正在扮演的人，究竟是什么让他们走到这一步的呢……"他一边想着，一边将照片翻了过来。

在照片背面，还有一行手写的文字——"阿瑟和安德鲁，我的孩子们，我的爱。"

"哦，这俩孩子是兄弟吗……"封不觉心道，"等等……阿瑟和安德鲁……"他又拿起了小木梳子，视线停留在了A.A的刻痕上，"Arthur和andrew？"他摸着下巴，思索道："我就说这是限量版吧，呵……"

接下来的十多分钟，封不觉兴趣盎然地读了一下《炼金术进阶》这本书。

翻开深蓝色的封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段话："在学习完《炼金术基础》后，也许你会认为，这项技艺的顶峰就是把金属变为黄金，或是制造某种延长寿命的药剂。

这本书会告诉你，类似的想法是极度愚蠢的。

炼金术，是使人类成为与神明同等存在的神圣技术。那些脑子里装满铜臭和长生的庸人，将永远无法触碰到神的领域。"

虽然这段话的措辞和语境是嘲讽加警示，但封不觉对此却丝毫没有反感。这些文字毫无疑问在散发着一种高贵冷艳的气场，而这种气质，最能激起封不觉研究的热情。

很可惜，封不觉只看完了目录和第一章。第二章及其后面的内容，又全是一片模糊的屏蔽状态了……而那第一章的内容，封不觉也没能完全看懂，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看过《炼金术基础》吧，所以对第一章中很多的名词都毫无头绪。

"化学方面至少要高中以上的程度，同时得掌握所谓'物质哲学化'的大量知识，才能完成'理解、分解、再构筑'的三道工

序，施展最简单的炼金术。”封不觉看到第二章的内容无法阅读后，就合上了书籍，自言自语道：“仅仅从这第一章里的几个例式，也能看出炼金术公式的庞杂程度……在此基础上，结合占星学，符文学，以及炼金术士个人的能力、天赋，方可将其简化为炼成阵。”他仰起头来，感叹道：“刚才那段影像中的阿瑟大概也就十来岁吧，居然一脸沉着地在看这本书……天才啊……”

这本《炼金术进阶》被归类于无法带出剧本的剧情物品，在之后的游戏进程中肯定会用到，所以封不觉暂且将其收入了行囊中。那张照片则被他放进了上衣内侧的口袋。

随后，他又将整个书房搜查了一遍，没找到什么线索，更没有发现钥匙。于是，他便拿起煤油灯和放大镜，向着下一个房间进发了。

隔壁那间就是厨房，正对门口的墙边是灶台和烟囱，灶台很脏，但从上面的痕迹可以看出其仍在被使用。灶台下方是橱柜，周围的墙上还装着壁橱、碗橱等等。

在厨房的正中间，有一张四脚的木桌，两米见方，铺在桌上的桌布污秽不堪，已看不出原本的图案来。这张木桌上还摆着一大碗肉酱状的食物，旁边有一个未洗的盘子，盘子里也残留着一些肉酱。

从厨房的窗户往外看，能看到和书房一模一样的景致……漆黑、混沌。这种状态下的玻璃，按理说是可以当镜子使的，可封不觉走到前面照了照，却只能看到一团模糊的黑影。他随即又找了几个金属制的厨具，将其表面擦得锃亮，想照出自己的样子，可依旧是失败。

“这系统铁了心不想让我照镜子是吗？”封不觉耸耸肩，道了一句。

接着，他打开了每一个橱柜，翻找着可能是线索的东西。结果锅碗瓢盆找着不少，就是没刀，也没有线索物……

“这个房间不可能连一件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吧……”他将厨房搜了一圈后，说道：“储藏室里有煤油灯，书房里有放大镜、照片和书，厨房里肯定也……”说话间，他的视线停在了桌上的那碗肉酱上。

“好吧，姑且……”他把那个碗倒扣过来，使肉酱流到桌上，然后将碗拿到一边，用手撩拨了几下肉酱。

结果，他竟然摸到了一把钥匙：

【名称：红色钥匙】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将红色铁门永久解锁，使用后即刻消失】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藏在了红色的地方】

第245章 兄弟（八）

封不觉看着物品备注说道："虽说还是有点无厘头的感觉，但这也算一种提示吧。"他摸了摸鼻子，"红色钥匙藏在了红色的地方，那么，黄、蓝、黑、白、灰就分别藏在五种颜色相应的地方咯？"

他将钥匙放好，脑中产生的第一个疑问是："黄色的该不会是藏在屎里吧？"怀着这个疑问，他离开了厨房，走向了第三间房间。

那间房在走廊的对面，里面只有一扇小窗户，而且还被几块木板给钉住了，虽然其他几间屋子里的窗户也透不进光线来，但这一间显得格外晦暗。

房间内恶臭难当，宽木铺就的地板上蒙着一层灰土，封不觉已将手套转换为显示状态，腾出一只手来捂住自己的口鼻，好抵挡一下尘土和恶臭的双重影响。

眼前的房间里空无一物，虽然墙边和屋角的地板上还残留着一些家具摆放过的痕迹，但已很难判断这间屋子最初的面貌了。

封不觉推测，大屋主人刚开始他那邪恶的勾当时，应该还没有准备专门的牢房，因此这间房，很可能就成了当初的临时囚室。当然了，现在他已拥有了地下那两层的设施，可以说是将犯罪事业推上正轨了。

"黑色或者灰色钥匙就在这儿了吧。"封不觉心道。

他举着煤油灯，开始了仔细的勘查。这种空空荡荡的房间，反而比较好找，墙壁、天花板、地板，一目了然。封不觉转悠了一圈，很快就在那扇被钉死的窗户正下方找到了一块被严重腐蚀的地板。

他蹲下身去，握拳对着那块木板敲了两下，咵嚓一声，那木板便断裂开。他再将手伸到地板下的黑窟窿里去摸索，很快就发现了物品：

【名称：黑色钥匙】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将黑色铁门永久解锁，使用后即刻消失】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藏在了漆黑的地方】

“总觉得这一步任务里的钥匙藏得都很随便啊……”封不觉念道：“和地底下那种令人抓狂的谜题相比，这只是考验耐心和细致程度而已吧。”

他去的第四个房间是门厅，严格来说，那也不能算是房间，因为门厅与走廊相连，没有对内的门。而对外的，也就是那扇【打不开】的宅邸大门了。

门厅中的家具也所剩无几，东倒西歪地横在地板上，一片狼藉，墙上有一个挂钟，应该是已经坏了，因为封不觉上一次经过时扫过这个钟一眼，其时针和分针的位置并没有改变。

他驻足在挂钟前许久，口中忽然蹦出一句：“这会不会……只是看上去像时钟，而其实，是记录日期的呢……”

封不觉又在纠结于这个世界的设定了，那个挂钟怎么看都是十二小时制，和现实世界的毫无区别，但他偏偏喜欢去臆测……这十二个数字加一长一短两根指针代表的是日历。

他在门厅翻箱倒柜一阵后，没找到钥匙，不过又发现了一件剧情物品：

【名称：羽毛皮帽】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做工很一般的皮帽，即使以一根鲜艳的长羽毛来装饰，也难掩其糟糕的品质】

“这已经是第四件可以带出剧本的剧情物品了。”封不觉道，“肥皂、假牙、香水、羽毛皮帽……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离开门厅后，去了一楼最后一个未进去过的房间——厕所。

不知是这个世界本身的科技树就有点跑偏，还是系统限定导致的原因，楼下有日光灯，楼上却只有煤油灯；厨房有煤气灶，但排风用的是烟囱；而眼前的厕所，里面有抽水马桶，却连个灯泡儿都没装。在门的旁边，有一个小桌子，桌上有个空着的小碟，碟内还残留着一些蜡油。

“半夜上个厕所还要点蜡烛，这得多吓人……”封不觉把马桶盖盖上，站在上面，想试试厕所的小窗户能不能打开，“哦，对了，这儿反正没镜子，也恐怖不到哪里去。”他敲了敲那块毛玻璃，结实得很，而且那尺寸也不够他爬出去的。

“好吧好吧，白钥匙和黄钥匙，会是哪把呢。”封不觉已经看过马桶内部了，只有清水，所以他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马桶水箱。

砰，他身后的门又关上了。

“还来？开水箱能触发什么？”封不觉快速转身去开门，可他使足了力气，依旧拧不动分毫，仿佛外面有个人死死拽住了门把一样。而且这回，没有任何系统提示响起。

“这会儿我连死亡警告都没有，闹哪样……”封不觉深知噩梦级难度有多坑，即死FLAG那是家常便饭，哪怕是和NPC交流时说错一句话，都有被秒杀的危险。

他原本比较松懈的神经这时又紧绷了起来，随时准备着使出技能来应对可能的危机。此时他的生存值在自然恢复下已经来到了40%以上，但这点血在噩梦剧本里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真不好说。

一步，一步，封不觉万分谨慎地逼近了那个马桶，他脑中已构建了数种可能的恐怖场面，比如这抽水马桶突然变成一个怪物，张开“大嘴”来咬他；又或者……那怪物用“嘴”喷出一些东西，将整个厕所淹没……无论哪种情况，都无愧于“恐怖”二字。

当然，想象归想象，实际情况是……除了门被锁死外，没有其他异常发生。

他凑近看了看水箱，在水箱底部，确实有把钥匙：

【名称：蓝色钥匙】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将蓝色铁门永久解锁，使用后即刻消失】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藏在水里】

“这又改变规则了吧……按照这个逻辑，红色钥匙难道应该藏在火里吗？”封不觉吐槽了一句，将钥匙收了起来。

他的思考一刻都没有停止，很快便意识到了为什么门会关上，“我明白了……一共六把钥匙，一楼三把，二楼三把，当我发现了一楼的最后一把钥匙时，就触发了剧情。接下来必须发生点儿什么，然后我就能去二楼了。”

“门厅和走廊相连，所以那儿没有钥匙。而厨房、空屋和厕所都是带门的房间，无论我找到第三把钥匙时身处以上哪间屋里，都会被关在里面。”他接着分析道：“问题就是……会发生什么呢……难道我被关上一会儿后，二楼楼梯口那团肉

就会自行挪开或者消失吗？”

啪嗒、啪嗒……走廊里传来了古怪的声音。

封不觉表情微变，上前几步，贴着门板侧耳倾听。

啪嗒啪嗒……啪嗒啪嗒……看来有什么东西在木地板上快速移动着。

怪声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集，就好似有一大堆肥得像猫一样的老鼠正从走廊上涌过。

“真的假的……”封不觉吞了口口水，脑补着那些粘合在一起的肉块像生物一般活动起来，并挤在一起经过走廊的情景，“有密集恐惧症的家伙可能会在这种心理暗示下毛骨悚然吧。”他语气轻松地说道：“不过这种设定对我来说是……”

砰砰砰——

“喂！竟然敲门了啊！”封不觉话音未落，厕所的门板竟然被撞了三下，而且撞击的位置是在门板偏上的地方，“等等……这门根本没有锁吧……”

确实，这厕所的门，是没有锁眼的，只要转动门把手就能打开。不过在厕所内部，装着一个插销锁，里面的人可以用这种方式将门锁起，但此时那插销根本没有插上。

“哦……我明白了，门外那货没有手指，握不了门把。”封不觉一边念道，一边把那插销给插上了，“哈……这下你就没办法了吧。”

砰砰砰砰——

外面的东西又非常急促地撞了几下门，还模糊地发出了一些声音：“咳……咳……呃……”

“诶？难道他还想通过交流让我开门？”封不觉道，“嗯……不对，应该只是怪物喉咙里的吼声而已。”

门外的啪嗒啪嗒声再度响起，那东西似乎又开始了挪动，听声音判断，它在屋里转了一圈，随后去了大门口，但

它似乎也没能把门给打开，两分钟后，它又回到了厕所门前，再次撞了几下门。

这回，它那含混的声音变得很奇怪，封不觉依稀觉得，这声音中带着呜咽和哀求。

“好像有点儿不对劲儿啊。”封不觉心道。

这时，又有另一个声音响起，那是十分清晰的，人类的脚步。脚步声从二楼阶梯处传来，并沿着走廊朝此处靠近。

撞门声也在这时变得越来越急，门外那东西发出的声音成了嘶吼一般。

咔嚓，厕所的门竟打开了。

封不觉打开的。

在刚才的一分钟里，封不觉自然已经发现门把手又能正常转动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推断：此处，必然是一个选择，一个可能会影响到剧本结局的选择。

门口的生物，上半身基本还是人类，但没有头发、手指、舌头和下巴。而它的下半身就比较猎奇了，其腰部以下连接着一百多只“脚”，每只脚都是人类的手指关节组成，大约十节成一足，即三根手指的长度。

封不觉看到这家伙后，也没有说话，只是默默侧过身，想看它的反应。结果它飞速经过了封不觉的身旁，逃到了厕所的一角，瑟瑟发抖。

“果然是在逃命吗……”封不觉拿着煤油灯，探出头去，想确认一下走廊中正在靠近的脚步声是来自何人，“那么……真正的怪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第246章 兄弟（九）

那脚步声的主人很快就转过了走廊的转角，进入了煤油灯的光照范围内。

“这口味还真重啊……”封不觉借着昏黄的灯光，看到了一个外观极为恶心的生物。

那怪物的腰部以下和人类相仿，裆部还残留着一些衣物，而裸露的大腿至脚面处则是一片血肉模糊。它的脚底居然嵌着铁板，就像是马蹄铁一样，一圈铁针穿过了脚掌，从脚面探出，看着都能想象这有多疼。

而怪物的腰部以上就更加猎奇了，其躯干表面长满了舌头，前胸后背腋下全都是，而且每一条都在蠕动……

它的头部被一个铁面具罩住，面具将其头顶到下巴全都死死包裹在里面，根本没有留出呼吸或观测用的孔洞。

两条肌肉虬结的胳膊垂在它的身侧，它没有手掌和十指，手腕处长出的是骨刺，尺寸接近象牙的那种巨大骨刺，两手各一支。

封不觉当即就对这怪物发动了金刚铃，如果这货是个NPC，指令一就会发动；如果这货是怪物，那指令二自然就会生效。总之，从菜单中反馈的数据就能知道情况了。

【名称：阿瑟的仆从】

【种族：合成人】

【等级：26】

【身高：190公分】

【体重：120公斤】

【战斗方式：近战、中距离物理攻击】

【弱点：没有听力和视力，仅可借助躯干上的舌头嗅探寻找目标，舌头本身较为脆弱】

【拥有技能：骨刺重击，头槌，群舌束缚】

【危险程度：中等】

“嗯……没有列出相关任务、FLAG和身份等信息……果然是怪物吗……”封不觉迅速扫了一眼菜单中的信息，就闪身回到门内，把门一关，插上了插销锁。

“这货很显然也没有手指，呵……”封不觉道：“那一定也进不来。”他心道：“刚才应该是一个可选的FLAG，如果我不开门，下半身全是指节的家伙就会死在外面，而此刻我已经选择了开门，那剧情走向肯定会变成……我把它给救了下来，接下来它会作为NPC协助我行动。”

砰砰砰……

撞门声又起，听上去是外面那怪物正在用头上的铁盔顶门。

“哼……不出所料。”封不觉笑道，“接下来只要等着门外那位自行离开……”

咔——

一条骨刺轻而易举地穿透门板，在门上捅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窟窿。还好封不觉关上门后稍微退了几步，否则他的胸口已被捅了个对穿。

“开玩笑的吧……”封不觉紧张归紧张，但还是本能地取出了主战兵器管钳，“难道说真正的选择是……如果我袖手旁观躲在厕所里，那就根本不会被发现；而如果我选择去救那个合成人，就会和它一起遭到攻击？”

伴随着厚实的木板被撕碎的声音，厕所的门被那怪物砍瓜切菜一般摧毁了。这个过程中，封不觉一直在琢磨怎么应对接下去的战斗。

从金刚铃显示的数据来看，这怪物其实并不算很强。假如在稍微开阔一点的环境中，玩家只要手持一把远程武器，在其骨刺挥舞的范围外瞄着那些舌头射击，且战且退，那是妥妥儿的无伤击杀。

只可惜，这个剧本的环境可是狭窄得很，这个厕所更是诸多房间中最小的一个，就算封不觉拿出他现在唯一能用的远程武器【死亡扑克】应战，也施展不了几下远攻，最多就是用【盾牌】特效顶两下致命攻击。

险恶的地图环境导致他只能用眼前这怪物最擅长的近战与其周旋，再加上他的生存值本来就不满，很明显……接下来的情况将是凶多吉少。

一分钟过去，厕所的门终于被扒拉得差不多了，门板只剩下了周围的一圈，当中已完全可以供人通过。

那怪物身体前倾，从门板中间的大窟窿里钻进来，一步步靠近。封不觉只能朝后退，但这里就那么几平米的地方，他的后背很快就碰到了墙壁。

没想到，怪物进门后，却是完全无视封不觉，走了几步，就转身朝向另一边，逼近了另一侧墙角处的那个合成人。

“呃……呃……咳……”那个没有舌头和下巴的家伙哀嚎起来，但怎么吼都是含混不清的声音。

叱叱两声，血浆迸溅。

后进门的那个怪物，用两根骨刺贯透了那个逃亡者的胸膛，然后将其整个身体提了起来，再用躯干上的舌头把对方吸附住，黏在自己前胸上，那样子很像它正抱着一具尸体，只不过没用手……

封不觉也不知道先进来的那位会不会被这样的攻击杀死，不过他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好还是别上去打扰这两位的亲密接触。

“阿瑟的仆从”找到了它要找的东西，便转身朝厕所外面走去，速度不快不慢，和它来的时候一样。

不多时，它就走出了厕所。从它出现，直到此刻，始终都没有对封不觉的存在作出任何的反应。

“感知不到我的存在吗？”封不觉念及此处，立即追了出去，“我倒要看看你把它带去哪儿。”

换成一般人，这会儿恐怕还站在老地方，大气儿都不敢喘地等待着怪物的脚步声消失。可封不觉却会在几秒内就作出判断，并付诸行动。

“为什么会察觉不到我的存在呢……我的气味它嗅探不到？或者……我只是个幽灵？”封不觉好似闲庭信步一般，就跟在那怪物身后一米左右的距离上，反正这东西没有听力，他也不用蹑手蹑脚的，“嗯……它的嗅探机制是不是建立在常规气味的基础上还不清楚，没法儿进一步推测。”他思索道：“而假如我是幽灵的话，这剧本的真相就应该是……片头CG的场景过后，我就死在了零号囚室中，从我醒来的那一刻开始，所有的一切都是幽灵的幻想，只有刚才的一幕是真实的。呵呵……那么说来，我还是个挺厉害的鬼，至少可以做到开门关门。”

封不觉之所以会笑，是因为这两个推论很显然都不对，他想到一半就觉得有些离谱了。

“诶？会不会……”封不觉看着那怪物的背影，念道：“它不是感知不到我的存在，只是不想伤害我而已。”这个念头冒出来，便引发了一系列的联想：“对啊……假设我就是安德鲁，那阿瑟的仆从怎么会来攻击主人的兄弟呢？无论这两兄弟之间发生了什么，至少从有限的信息来看，阿瑟并不希望安德鲁死，否则在剧本开始时他就可以自己动手了。”

他正思考间，那怪物已经来到了通往二楼的楼梯口，奇怪的是，楼梯口的肉墙依然存在，样子也毫无变化。

“喂喂喂……你们是怎么下来的？刚才脚步声明明是从这里……”封不觉刚要吐槽。

但见……那胸口粘着尸体的合成人，一步一步，走上了台阶……

它就这么“挤”进了那堵肉墙里面，就好似是我们把手伸进一堆红枣或是别的什么密集物质里去一样，挤啊挤啊，就挤进去了……

那堵肉墙好似是活的一般，紧贴着合成人的身体轮廓，几乎不留缝隙，随着其移动而贴近、变化……在它通过以后，又重新合拢成了一堵完整的墙。

“原来这里是这样通过的吗？”封不觉真后悔自己刚才只是用手指戳了几下，“不对啊……那为什么我找到三把钥匙后，触发了这段狗咬狗的剧情？”他一拍脑门儿，“哦！这段剧情就是为了提示我，或者说演示给我看……这堵墙的通过方法。”

封不觉想到这儿，便深呼吸了一次，将【哥布林毒气口罩】转变为显示状态，迈步上前，使劲儿就往那肉墙上挤。

可是……他顶了半天，墙愣是没变化，肉与肉的缝隙间，还时不时被压出些血浆来，溅了他一身。

系统提示也是频繁响起：【由咒语控制的壁垒，看上去是尸肉堆积而成】

“什么意思啊！”封不觉不爽道，“怪物能过我不能过？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他气急之下，连《阿Q正传》里的词儿都往外蹦。

“娘希匹的，老虎不发威当我是hellokitty……”他抄起管钳，对着肉墙又出一式【看招】。

谁知，这肉墙在遭遇高强度的攻击时，表面就会浮现出一层魔法力场似的东西。封不觉的招式打在了无形的力场上，部分还被反弹回来。他倒飞而出，身体撞在了后面的走廊墙上，生存值直接掉到了10%，还浪费了许多体能。

“好好好……有种有种有种……”封不觉伸着手指，就像打架输了以后放狠话一般对着那堵墙道：“你等着，哥一会儿就过来收拾你。”

当然了，就算他不说“你等着”，那堵墙也跑不到哪里去……

封不觉被撞了一下，情绪也发泄了，于是，灵感来了。他又回到了厕所里，朝着墙角走去。最后，他的视线停留在了那面墙上。

原来，刚才那只比较狠怪物插死另一只怪物时，在墙壁上留下了两个窟窿。

第247章 兄弟（十）

这两个窟窿大体呈圆形，边缘是不规则的。

封不觉提着煤油灯朝里观望，发现墙壁内是一个枕头大小空间，里面空无一物，但后面那层墙壁的木板上似乎写着文字。

他用管钳把两个窟窿之间的木板也敲掉，扩成一个大窟窿，然后把煤油灯伸进去，头也探了进去，可仍旧看不清墙上的文字。

那些字只有最上面的两个被翻译了出来，写着【咒语】，而下面的几行内容，如蝇翼般微小，看上去就是几条黑线。

封不觉随即就明白，这里得用【放大镜】。

他从墙里收回了脑袋，也不探头，只是举起放大镜，在那些内容上扫了一遍。果然，下一秒，他就能从菜单中看到这些文字的翻译了，就算眼睛离得较远也无妨。

【HAKUNA……MATATA……从现在开始……没有烦恼忧虑……HAKUNA，MATATA！简单容易记……唱下去……从现在开始……你不必再担心……不必像从前……听天由命……HAKUNA……MATATA……】

这行字后面还有写着类似注解的一句话：古老而神奇的非洲谚语，百试百灵。

封不觉把这些内容看完，甩手就把放大镜往地上一摔："坑爹呢这是！神奇你妹啊！这么猎奇阴暗恶心的剧本里突然冒出这种内容你是要疯啊！

非洲你大爷啊！非洲关这里蛋事啊！一本正经的告诉我什么'由咒语控制的壁垒'，结果是用非洲谚语来破解啊！

话说刚才那段剧情到底是搞什么飞机啊！要是我把门关着不让那家伙进来，接下来会收到怎样的提示啊？是不是我打开门以后就会有一只野猪和一只猫鼬唱着歌把我领上二楼啊！

这到底算什么剧本啊！场景瞎狗眼，音效聋狗耳，走到哪儿都弥漫着屎一样气味……世界观设定意义不明，重口味设置林立，谜题丧心病狂，解谜规则说变就变，给出的提示一个比一个无厘头有没有啊！”

他咆哮一阵，随后又喘息一阵，骂了不少难听的话，看来HAKUNAMATATA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大……

十分钟后，他才缓过劲儿来，收拾收拾，来到了二楼的楼梯口，开口把刚才那段话念了一遍。

魔法阵忽闪忽闪地浮动了几下，紧接着发出一声玻璃被打碎的动静，几秒后，这尸体碎片堆砌而成的肉墙，像雪崩一样倒塌了下来……

封不觉原以为解除咒语后，眼前这些挡路的玩意儿就会消失，没想到却来了这么一出。

他猝不及防，被埋在了底下，发自内心地骂了一句：“玛德法克尔！（请自行翻译成英语）”然后爬了出来。他真的很庆幸，自己有脸部装备，并且选择了显示。否则单是气味上的恶心程度，就能让他连续吼出十句这样骂人的话来。

无论如何，前往二楼的通道已经开启，好歹算是个进展。

封不觉调整了一下心情，一边把刚才的咒语配合旋律唱了出来，一边顺着楼梯走了上去。

二楼的房间排列和一楼略有区别，门厅的正上方，成了一间带门的房间，而其他房间的布局和面积则大致相同。

那些房间的门全都是关着的，封不觉也没有急于去探索，他先是跟着地上的血迹前行，想看看刚才那个合成人去

了哪里，结果他直接就来到了那个位于门厅正上方的房间。

这扇门的造型和这间屋子里其他所有的门都不同。两块并拢的门板，都是金属质地。即使是外行人，也能看出这是一种非常昂贵的金属，和地下2F那种一看就很廉价的、锈迹斑斑的铁门完全不同。这扇门的高度超过了两米五，门框上缘接近屋顶，而其宽度几乎和走廊一样宽。

“哼……这种尺寸……果然是考虑到要让怪物进出而设计的吗……”封不觉说着，便伸出双手，抓住门上的两个把手扯动了几下，“好吧，果然打不开。”

他也猜到了，像这种房间得到游戏后期才能进去。于是，他回到了楼梯旁边，从最接近楼梯口的那间房开始搜索。

此时，封不觉是没有“死亡警告”状态的，不能排除遇到“开门杀”的情况，所以，他很小心地慢慢推开门，并再次从行囊中取出了那根铁杠，去试探房间里有没有陷阱。

做完这些，他才提着灯走了进去。

眼前是一间卧室，看上去竟然还挺整洁。床铺很干净，床单和被褥也都是叠好的状态；床头柜上摆着相框，墙边立着两个衣柜。和楼下一样，窗户是关着的，外面一片漆黑。窗台上有一个小花盆，里面除了泥土什么都没有，比较合理的推测有两种：第一，里面的植物已经变成了土；第二，里面植物变异成了某种动物，然后自己离开了……

封不觉径直走向了床头柜，拿起了那个相框。相框里，又有一张褪色泛黄的相片，这次是三个人，两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和一位四十岁左右的母亲。

与书房中发生的事情一样，封不觉看了相片几秒，一段影像便适时出现了。

窗外的闪电，表明那是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就在这个房间里，一个棕色头发的少年，坐在这张床边

的椅子上。一名妇人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眼窝深陷。两人的手紧紧相握，女人的眼中有泪水在打转。

“阿瑟……有件事，妈妈必须告诉你……”

“我知道。”阿瑟回道：“我是刑族人，是……领养的……”

母亲闻言，沉默了几秒：“不，你是我的孩子，就算不是我亲生的，但……”

“别说了，妈妈，你不用说这些的，我当然是您的孩子，永远都是。”阿瑟握紧了母亲的手。

“你很聪明，也很坚强，妈妈对你很放心，你从来都能照顾好自己。”母亲叹息道：“可你的弟弟，太善良，也太软弱了，他……”

“放心吧，妈妈，我只有这么一个弟弟。”阿瑟打断道：“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他说着，低下了头，似乎陷入了悲痛之中。

又一道闪电划过，这一刻，画面给了阿瑟的嘴角一个特写。

他，竟然在微笑……

第248章 兄弟（十一）

“那么……这间就是他们老妈的卧室咯。”封不觉看完CG后，揣测道：“那种台词，怎么听都是临终遗言了吧。而阿瑟那小子的反应，则表明其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基本黑化了……”他思索着：“但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被领养的，所以他妒恨自己的弟弟？还是因为所谓的刑族人天性邪恶？又或者……发生了某件足以改变他人格的事件？”

封不觉怀着疑问，开始翻箱倒柜。这个房间需要搜索的地方很多，检查花去了他较长的时间。床头柜的抽屉都是空的，各个角度他都检查了，没有发现刻字；而那两个衣橱，不但空空如也，打开时还发出了一股严重的霉腐气息，即使戴着面具都被熏得够呛。纵然如此，封不觉还是爬到顶上、挤到柜后，前后左右、里里外外都看了一遍。

十分钟后，他连床底下都搜查完了，才终于确认……这个房间里除了一段可触发的CG外别无他物。

封不觉很显然应被归为那种玩游戏时有探索强迫症的类型，这种毛病的症状就是：执着于探索全部地图，找到全部道具，调查每一个角落，与每一个NPC对话，找出每一个隐藏的要素，完成所有的成就，最好再发掘出几个BUG，作为通关后的谈资。

记得他以前玩上古卷轴，哦不，是进行写作取材的时候，就常犯这毛病。如今在这个单人剧本中，他既不用考虑队友的感受，也没有时间限制，自然又发作了……

搞定了第一间卧室后，他便向着隔壁的那间行去。

下一间房间的探索过程与这间类似，先是铁杠探路，随后再进入。这第二间房也是一间卧室，陈设与刚才那间不尽相同，但环境状况天差地远。屋中灰尘满地，除了一张床和

一个衣柜外，别无他物。不过封不觉还是通过观察地板上的印迹，推测出了这屋里曾经存在过的几件家具，其中包括一张书桌和一架钢琴。

“木地板的话，只要一件家具在同一地点放上一年，印迹就永远不会消失……”他说着，还用手摸了摸地板，“这些印子……至少是摆放了十年以上的家具才会留下的，地板上曾被压过的地方和周围的颜色明显不同。”封不觉蹲在地上看了五分钟之久，“不过从灰尘堆积的程度来看，这些东西被搬走也已有些时日了，恐怕早就劈成柴禾烧了吧……”

前文已经提过，房间越空，搜起来越方便。封不觉掀起脏兮兮的床铺扫了一眼，没发现东西，随后便转身打开了靠墙的大衣柜。

“哼……好品味。”他看到衣柜里吊着的衣服，笑着道了一句。

他眼前的衣柜中只有两种服饰，就是白衬衫和背带裤。衬衫都穿在衣架上挂着，裤子则更省事，直接用背带挂在衣柜里的横木上。

这些衣物每件都很脏，沾满了以血渍为主的各种污迹，即使在封不觉这种比较邋遢的人眼里，也已经超过了可以忍耐的极限，“把没洗过的脏衣服放在衣柜里挂好是什么心态？每次打开时，把身上湿乎乎黏黏腻的脱下来挂起，然后再从衣柜里取一件恶心程度最低的出来穿上？”他瞎琢磨着：“这两兄弟死了妈之后，就陷入了没人会洗衣服的境地吗？假如这剧本是这种设定的话，那确实是很恐怖啊……”

封不觉一边胡思乱想，一边蹲下了身子，他的双手停留在了衣柜下半部分的抽屉上，“如果这抽屉里塞满了没洗过的内裤，并且藏着黄白钥匙中的一把，我该怎么吐槽呢……”

伴随着木头摩擦的声音，封不觉拉开了抽屉，还好，里面是空的。

“呼……不知为何觉得有点庆幸啊。”他吁了口气，合上抽屉，从衣柜里取下了一件衣服和一条裤子，倚了倚尺寸，心道：“片头里那个小个子……大概在一米六出头，这些衣裤对他来说显然太大了。那么……这间卧室，就是安德鲁的咯？”

封不觉把衣物随手丢在床上，以屋子的一角为起点，再度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因为在这个房间里还没有找到任何剧情物品或是引发回忆片段，所以他搜得比先前那间更加仔细，几乎是一寸一寸地观察和敲打。终于，当他来到窗台下方的位置，稍微停留了几秒后，又一段CG影像被触发了。

……

金色的阳光从窗口洒进屋内，窗沿下摆着一张书桌，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儿正坐在书桌前，用刻刀摆弄着手上的一小块木头。

男孩儿的头发在阳光下反射出金黄色的光泽，他的双眼正专注地盯着手上的木头，手上的动作谨小慎微，仿佛自己正在制作一件非常精密且困难的工艺品一般。

房间的另一边，一个棕色头发的男孩儿正坐在钢琴边，神情惬意地弹奏着一首简单的乐曲。他的手法有些生疏，所以弹出的旋律是断断续续的，不过他并不在意，因为屋里唯一的听众就是自己的弟弟。

这颇为温馨的景象持续了十数秒后，安德鲁忽然把手上的木块和刻刀都仍在了桌上，垂头丧气地叹道，“啊~又失败了。”

“那就重新做呗。”阿瑟的手从琴键上离开，回头说道。

“啊……不行了不行了……这已经是第五个了，这手工课作业明天就要交了，现在重新做肯定来不及的。”安德鲁说到此处，转过头来，讪讪笑道：“要是哥哥的话……这种东西一~下子！就能做好了吧，毕竟你是天才嘛！”

“是啊。”阿瑟淡淡地回道。

“呃……”安德鲁虚起眼道：“居然就这么承认了啊……”

“你都夸我是天才了，我还谦虚什么？”阿瑟从琴凳上下来，几步便走到了安德鲁旁边，“行了行了，交给我吧，真拿你没办法。”

“哈哈，谢谢哥哥！”安德鲁笑得一片灿烂。

阿瑟随即将弟弟做了一半的手工课作业拿起，放在眼前端详了几秒，其眼神中多有不屑。对他来说，要做成这种玩意儿，别说五次了，根本连一次都不可能失败。

只可惜，阿瑟是没有机会去做这些事的。刑族人的身份一旦被发现，不止是他，收容他的人也可能被判处死罪。因此妈妈没有让他和其他孩子一样去上学读书，事实上，除了弟弟，阿瑟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他的生活就仅限在牧场，除了偶尔会和附近的农户说上几句话，能接触到的人只有母亲和安德鲁两个。

“嗯……这样的话……像这样，再这样……”阿瑟观察了一会儿，已有了主意，他随手拿了一支笔，便在一张纸上画起了炼成阵。

仅一分钟他就画完了一个简单的炼成阵，然后把手中那块被刻坏的木头放在了阵上。

只见阿瑟将双手压在纸的两边，口中琐碎地念了一阵言语，似乎是在将自己的思路理清，数秒后，他猛然睁眼，炼成阵上的木块也在此刻化为了光体，形态骤变。

光芒散去时，木块已转变成了一把小木梳子。

“哦！好厉害！”安德鲁惊呼道。

“嘘……别让妈妈听见，她不喜欢我用炼金术。”阿瑟将食指竖在嘴前，示意弟弟小声点儿。

安德鲁两眼放光地拿起那把梳子，放在手中观察着：“哥哥你真是太厉害了！我们老师说过，能在十二岁前就完成实际炼金作业的人都是绝对的天才！将来一定能进皇家术者部

队！”

“是吗……”阿瑟听了这话倒是没太大的反应，因为在他看来，刚才的炼成完全是雕虫小技，他早就可以做到更复杂的炼成了。至于皇家术者部队……刑族人怎么可能有机会去那里学习呢。

看着一脸兴奋的弟弟，阿瑟显得很冷静，他提醒道：“安德鲁，哥哥的事情，千万不要在外面提起，这你应该明白的吧……”

安德鲁点点头，“我知道，妈妈也说过好多次了。”他一边回答，一边又拿起了刻刀，在梳子上刻起了什么。

“喂……都帮你做好了，又要搞什么？弄坏了可就没法儿交作业了哦。”阿瑟虽是这样说了，但他并没有出手阻止弟弟。

安德鲁很快刻好了想刻的东西，把梳子拿到哥哥眼前，笑着道：“我不交了，这是哥哥帮我炼成的第一件东西，我要好好保存。”

看着梳子上A.A的字样，阿瑟不置可否地耸耸肩，摸了摸弟弟的头：“我的傻弟弟啊……”

……

封不觉看完了影像，忍不住吐槽了一句：“你是佐助他哥吗？”

从观看CG的视角，自然无法得知阿瑟和安德鲁二人的心理活动，封不觉只能通过察言观色大致猜测一下。

“好吧……看来各个房间中的影像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播放的。不过……这两个小子十来岁的时候，关系貌似还不错啊……”封不觉心道：“虽说不能排除成长中性格转变的因素，但总觉得……会演变成现在这种局面，最关键的契机还是所谓的‘刑族’血统吧。”

第249章 兄弟（十二）

第三间卧室，毫无疑问就是阿瑟的房间了。

封不觉搜完了刚才两间，分别触发了一段影像，却没有找到道具，他期盼着能在这间里有所收获。因为除开那个怪物进入的房间外，二楼一共就五间房，眼下还有三把钥匙要找，而房间也只剩下三间而已……

推门，试探，都是老套路了。

确认安全后，他提着煤油灯走了进去，这回，在他迈进门口的瞬间，影像便即刻被触发了。

……

“哥……哥哥……这是……怎么回事？”安德鲁一脸惊骇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阿瑟房间的地板上，横陈着两具尸体。从穿着上看，两名死者都不是什么体面人，而且长得面相凶恶，一身酒气。

“别慌张，你先冷静下来，我再跟你说。”阿瑟并没有急于回答弟弟的问题，他用冰冷的眼神和沉稳的语气，试图让弟弟先从失控的情绪中恢复过来。

这段情景中的兄弟二人，已是二十岁左右的样貌，阿瑟的身形、衣着、发型，都已经与片头CG中的形象别无二致；而站在门口的安德鲁比阿瑟要高一些，身高在一米八左右，偏瘦，相貌很普通，着装同样是衬衫和背带裤。

安德鲁努力调整自己的呼吸，试着冷静下来，他自然不会去大喊大叫什么的，因为在这种时刻，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帮亲不帮理。

“现在，听我说。”阿瑟沉声说道：“我们的‘那个’实验，遇到了瓶颈，这点你也清楚吧。”

安德鲁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是点点头，做着最简单的应对。他的视线渐渐从死尸上移开，停在了阿瑟那双沾满鲜血的双手上。

“所以，我们需要实验体。”阿瑟道。

“可家里的牛……”安德鲁刚要插上一句。

阿瑟便用严厉的口吻打断道，“牲口和人不一样！”

安德鲁立即噤声，不敢言语。

阿瑟吁了口气，让自己的语气尽量再温和些，“这两人都是城里的流浪汉，是酒鬼、流氓。我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打算对一个女人施暴。”

这段话，似乎让安德鲁从一定程度上认可了阿瑟的行为，他的表情也有了略微的变化。

“我这等于是在做治安队的工作，换成赏金猎人们也会这么干的。”阿瑟说道：“这是好事。”他说这话时显得很坚定。

阿瑟自小就是这样的人，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论是目的、还是后果，都没有丝毫的犹豫，更不会去后悔。

安德鲁道：“要是……被追查怎么办？被人发现的话……”

“没事的。”阿瑟接道：“那个女人没有看清我的脸，我帮她解围后她就跑开了，当时这两个人只是被打倒在地，还没有死。”他顿了一下，扫了一眼地上的尸体：“没有人会去追查他们的行踪，这种渣滓从世界上消失了才好。”

安德鲁闻言后沉默了许久，显然是在做心理斗争，半晌后他才开口道：“那……现在，我们该拿他们怎么办？”

“你出去，把门关上。”阿瑟的回答十分简单。

安德鲁道：“哥哥……你要把他们……”

“你还是不要知道为好。”阿瑟道，“这件事，由我处理，你不用管。”

……

“嗯……是首次行凶时的场景吗。”封不觉恢复了行动能力后，便说道：“看他们当时的年纪，老妈应该已经过世好几年了吧。”他一边念叨着，一边向前走去。

这间屋子里的杂物非常多，看来能找到道具的概率很大。

床的四条腿都被锯断了，床底紧贴地面，床单上是一片血污，气味浓重，而且床垫当中凹进去一大块。床边的地板上还散落着不少占满血锈的破烂工具、纱布、不明液体凝固后形成的固体块等等……

墙边没有衣柜，而是摆着两个玻璃柜，柜子里原本应该装满了药剂和炼金术材料，此刻却只剩下了一些空瓶子、垃圾、还有一些不明的药粉，当然，这些粉末早已和灰尘混杂在一起，失去了其化学性质。

“这里应该就是阿瑟最初的手术室了吧。”封不觉道：“在自己的床上处理尸体，制造合成人什么的……”他冷笑一声：“这种搞法，简直就好比是在吃饭的地方拉屎啊。”

他将墙角一个翻倒在地的小柜子扶起来，打开柜门，随即便有一张纸从里面掉了出来。他拿起来查看，上面的内容触发了菜单的翻译功能，看来这些信息有用。

【刑族，受到诅咒的一族，血统中混入了恶魔的血，仇恨人类的基因在他们身上世代相传。

但同时，他们也是受到上天眷顾的一族，与生俱来便拥有各种远超常人的天赋。

在幼儿时期，刑族人便会显露出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心智，以及对各种知识的渴求。在五到七岁时，他们的记忆力、领悟力、想象力等等就要领先于普通人类中的青少年。

少年时期的刑族人，能够轻松掌握任何一门青壮年人类通过不断学习和锻炼方可掌握的技术，且进步神速。这一时

期的刑族人，已能够充分理解这个世界的社会习俗、历史、人际关系等信息。通常也是在这一时期，他们的性格会发生转变，凶戾的本性开始觉醒。

青年期的刑族人，无需任何条件，其体术能力与战斗本能即可接近人类中经过严格训练的斗士水准，且极其狡诈善谋。他们将人类的性命、社会规则等视为草芥，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最高使命，对一切非同族人（包括恶魔、妖魔等）都是极度危险的存在。

根据已知的活动报告，目前成年刑族人在萨缇大陆的数量不超过一百人，海外列岛的数量不明，尚未得到他们试图通过更多的繁衍来刻意扩大族群的证据。

皇家术者部队校官以上军衔的外勤人员，方可对刑族人行使“逮捕”权。其他行动人员，均以彻底消灭本体以及接触者为唯一行动目标。】

“哦哦……原来如此。”封不觉看完这张纸上的内容，终于对“刑族”这个设定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笑着道了一句：“总觉得这个种族的人天生自带主角光环啊，绝对的狂霸酷拽啊，我都有点想投靠过去了呢。”

第250章 兄弟（十三）

除了那张记录着有关刑族人信息的纸之外，封不觉并未在阿瑟的这间卧室中再找到其他有价值的物品，虽然他已经很仔细地搜查了两遍，但依然未果。

于是他只能悻悻然地离开，来到了浴室。

二楼的浴室，面积比一楼的厕所大一倍。浴室的洗手池上方有一个小橱柜，就是恐怖片里出场率极高的那种白色木柜，所处位置要比人的视线略高一点，柜门上附带一面镜子，里面一般装着剃须刀、牙膏、杯子、常用药品等等……

我们能够在各种惊悚恐怖类影片里，看到一些角色在这类小柜子前刷牙、剃须、梳头什么的……接着，随着柜门一开一关，镜子里就会突然冒出某种吓人的东西，再配以一惊一乍的音效，这桥段可谓屡试不爽。

可惜，在这个剧本中，没有镜子……

封不觉来到洗手池前，看着那表面凹进去一厘米左右的柜门，叹了口气："竟然愣是把镜子给拆了……碎片都不留。"

他打开柜子，里面的各层夹板都是空的，只有最下面那层，孤零零躺着把钥匙。

【名称：白色钥匙】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将白色铁门永久解锁，使用后即刻消失】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藏在了白色的地方】

"现在已经入手的是红、蓝、黑、白四把钥匙。"封不觉念

叨着，“还剩黄色和灰色吗……”他的视线，不由自主地又移到了马桶那里。

“嗯……再看看水箱好了。”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抽水马桶前，先是往马桶里瞥了一眼，确定除了清水没别的。随后他就掀开了水箱的盖子检查，结果里面还真有东西。

【名称：被浸湿的毯子】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不知为何被塞在了奇怪的地方】

这是条较小的毯子，大约等同于四五条毛巾铺开后的面积，颜色杂驳，摸上去质地略感粗糙，浸水之后的感觉怪怪的，表面有些滑溜。

“这种意义不明的、可以带出剧本的剧情物品已经是第五个了吧。”封不觉从水箱中取出了那毯子，尽可能地将其拧干，然后收进了行囊，“除了那副假牙附带有涉及剧情流程的提示，其他的肥皂、香水、皮帽、加上这条毯子，全都没发挥任何作用啊……”他不禁问了自己一句：“难道这剧本的特性就是拼图牌多？”

封不觉收好了物品，转身走向了另一侧墙边的浴缸。这个浴缸的上方还挂着一圈浴帘，正好能将其围起来，此时从封不觉的角度看，浴缸只露出了四分之一，其余部分都被淡蓝色的浴帘遮蔽着。

“好吧，来猜猜浴缸里有什么，A，一丝不挂的美女；B，一丝不挂的钥匙；C一丝不挂的尸体。”封不觉怀着一份自娱自乐的心情说道：“空无一物或是装着垃圾那可就太无趣了。”

他伸手拉开浴帘，结果看到了一样东西，一样让人看了

以后极度致郁，而且非常恐怖的东西。

“这算人彘吧……”封不觉皱眉道。

浴缸里装的，应该是个合成人。它只有躯干，手足皆已被截去，双耳溃烂，里面流出许多脓血，眼睛被线给缝上了，嘴半张着，看不到舌头。考虑到它的状况，恐怕是无法得知有人正在看着自己的，所以此刻，它只是静静地躺在浴缸内，没有什么反应，唯有胸口的起伏，说明它还活着，在呼吸。

封不觉没有过多的犹豫，他取出【普罗晏比娜的吸尘器】，开始吸这个怪物的血……

这件装备的特效为：吸取怪物的生存值，并为玩家回复相同比例的生存值（吸收量为每秒0.5%，对已死亡、无实体、机械系和BOSS级怪物无效。吸尘器无法储存生存值，吸收效果具即时性，若玩家使用时生存值已满，将无法得到回复。）

这玩意儿也造成不了什么痛苦，就是把怪物的生存值按照比例往下减，同时加到玩家身上，怪物的生存值减光也就即刻死亡了。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封不觉都认为这是双赢的局面，对方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就得到解脱，而他可以顺便回点血。

三分多钟后，那合成人宣告死亡，封不觉的生存值也满了。

他双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然后就抄起管钳，顺着合成人的喉咙将其割开，开始搜尸……

一个一会儿喊上帝，一会儿念佛祖的无神论者，面无表情地为一具已未必是人类的尸体做着解剖工作，就为了确认尸体里面有没有他需要的东西……这种场面，要是有别的玩家旁观，估计已经被觉哥给吓着了。

“还真就在这种地方……”最终，封不觉如愿以偿地，从尸

体的肠子里，找到了黄钥匙。

他用管钳夹着那把钥匙，走到洗手池那里将其冲干净，然后放进了行囊，两秒后他再将这把钥匙取出，放入口袋，理论上来说，他这样操作一番后，钥匙上已不会残留着某些物质了，但封不觉还是只愿意戴着手套去碰它。

【名称：黄色钥匙】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将黄色铁门永久解锁，使用后即刻消失】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果然藏在了有屎的地方】

封不觉已经懒得对这条备注发表任何意见了，这行字和嘲讽没两样。

如今，他独缺一把灰色钥匙，便可凑齐六把，杀回地下1F去。因此，他加快了步调，稍微洗掉点衣服上溅到的脏东西后，便走向了二楼最后一间可探索的房间。

这一间房，位于一楼那个空房间的正上方，封不觉一推门，就看到了房间地板上有一个鲜红色的、大型的炼成阵。

仅仅是瞥到一眼后，他就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这回他还没来得及用铁杠去查探是否有危险，甚至还没迈进门里……仅仅是开门的举动，便已触发了CG剧情。

第251章 兄弟（十四）

血色的光芒充斥整个画面，不多时，强光便散去，有两个人影倒在了炼成阵的中央。

大约半分钟后，一个金发的身影率先站了起来。

“怎么会这样……怎么！啊——”安德鲁看到自己的皮肤逐渐变得如树皮般干枯、头发也开始脱落，他狂暴地吼叫了起来。

数秒后，阿瑟也从地上爬起。从外表上看，他倒是没什么异常。只不过此刻的阿瑟目光呆滞，他看着眼前的兄弟，一言不发。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安德鲁吼道：“炼成阵不可能出错的，我们应该已经成功了，为什么我会……啊——”身体上的疼痛开始爆发，他此时的痛苦远远超出了常人能承受的极限。

听到声嘶力竭的吼叫，阿瑟仿佛刚刚回过神来一般，快步上前，将安德鲁打晕了过去。其实，就算他不出这一手，对方也快要痛得昏死过去了。

“哈啊……哈啊……”阿瑟的身体似乎也出了什么状况，刚刚这简单的动作就让他精疲力竭，喘个不停。但和安德鲁比起来，他这点痛苦根本不算什么，至少他的身体没有丧尸化的迹象。

阿瑟站在那儿，眼神惊疑不定，显然是在思考……

大约一分钟后，阿瑟走向了昏迷的安德鲁，将其上半身抬起，背对自己，然后用双手穿过安德鲁的两侧腋下，保持着这个姿势，拖着他离开了这个房间。

……

“两兄弟想合力去炼成什么东西……最后失败了吗？”封不觉刚看这段CG时，就蹦出了这个念头：“该不会是想把老妈炼活这么俗套吧？”他寻思道，“不过这段影像，应该就能解释阿瑟开头反复念叨的那几句话了……‘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会想到办法的……’他不仅是对着昏迷的弟弟念叨这几句，同时也是在对自己说。”封不觉摸着下巴道：“看来‘我’会弄成这副衰样，并不是由于阿瑟黑化，把安德鲁也变成了试验品之类的，只是由于一次炼成的失败所致。而阿瑟把我暂且关到零号囚室里，是准备找方法救治我……”

“嗯……貌似剧情全貌已渐渐浮出水面了嘛。”封不觉一边寻思着，一边走入了眼前的房间，“总之，先找到灰色钥匙再说吧。”

谁料，下一秒，就出事了。

封不觉先前每进一个房间都要用铁杠先试探一下有没有物理陷阱，结果全都没有。唯独这最后一个，在看过CG之后，他大意了……直接就走了进来。

只听得噼里啪啦一阵连续的响动，这间房的地板从中间的法阵开始全面崩塌，封不觉反应不及，顺势坠落而下。

当然了，在坠落的瞬间，除了身体本能的蜷缩反应之外，封不觉心理上淡定得很，他的心跳还是很平稳，意识也非常清醒。

房屋的结构就装在他的脑子里，他很清楚底下只是那个空无一物的房间而已；他也预估过一楼和二楼间的高度，算上地板间隔，也不过四米出头。以他目前的身体素质而言，除了用脸着地顺便折断颈椎以外，摔成什么姿势都行。反正他现在是满血状态，绝对摔不死。

两秒不到，坠落就终止了。他确实没摔死，但煤油灯被摔碎了……

“好吧，真是时候。”封不觉坐在黑暗中，周围尽是楼上房间内随他一起坠落的杂物和建筑碎片，此刻即使钥匙摆在他面前咫尺之遥，他也不可能知道。

“话说阿瑟那家伙把我关进零号囚室后到底去哪儿了啊，搞出那么大动静也不见他出场。”封不觉观察了一下生存值，只掉了15%，意料之中。

他站起来，用手去拍身上的灰尘，没想到，他刚拍了两下，就听得叮铃铃几声轻响。

“不会吧……”封不觉嘴角抽动着，俯下身子，循声摸去。

【名称：灰色钥匙】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将灰色铁门永久解锁，使用后即刻消失】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从摔碎的煤油灯里掉了出来，落在了一个满身灰尘的家伙身上】

“呵呵。”封不觉道了两个意味深长的字。

钥匙入手后，仅过了几秒，系统提示便响了起来：【某处的门似乎打开了。】

“好吧……现在我已经没有照明设备了，也只有回地下去了。”封不觉念叨着，拿出了铁杠。

这个房间本身是空置的，所以他只要探出铁杠去，待铁杠触碰到墙壁后，顺着墙捋个几米，就能找到门在哪儿了。

花了十几秒，他便用这个方法找到了门的位置，随后就走了过去。

确定了自己所在的点，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因为房屋的平面图就在他脑子里，走廊的长度，大约几步能走完，

他全都心里有数。

人类对黑暗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视觉领域的缩小，意味着未知领域的扩大，而人的警惕程度，也会随着他所掌握的信息量减少而增加，其“自保意志”会因此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

简单地说，人对黑暗的恐惧，源于维持“自保意志”强度水平的心理需要，恐惧能使人对黑暗中泄露的、微小而表面的信息都给予高度重视。

可封不觉，没有恐惧，他也不需要借助恐惧本能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凭借对周边环境的记忆和出色的想象能力，他完全可以做到眼前漆黑，心中有路。

仅一分钟，他就找到了储藏室。推门进去后，径直走向了那扇通往地下1F的大门。

此刻，系统的限定已经解开，封不觉转动门把手，很轻易地就把那扇门打开了，从地下走廊中传来的光线重新点亮了他的视野。

封不觉走下楼梯时，已将六把钥匙从口袋里面尽数拿出，握在了手里。

距离楼梯口较近的两扇门分别是蓝色和黑色大门，封不觉先选择蓝色的那扇。锁被打开后，钥匙即刻消失，他随即就试着推门，但却听到了这样的提示：【红色铁门尚未开启】

“哦……需要按照顺序来是吗……”封不觉见状便决定，干脆将六扇门全都转化为解锁状态再说。

一分多钟后，当他消耗掉最后一把钥匙时，系统提示适时响起：【当前任务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

那条【探索地面1F，找出红、黄、蓝、黑、白、灰六把钥匙后，回到地下1F打开六扇铁门】的任务被勾去，新浮现

出的任务为：【按照红、黄、蓝、黑、白、灰的顺序，探索地下1F的六个房间】

“OK，让我看看你们两兄弟到底在搞什么鬼。”封不觉来到红色铁门前，握住门把，朝里一推。

他站在门口观望，房间的内部也是红色的，整个房间中笼罩着一种红色的光，却看不到光源。

封不觉又拿出了铁杠去试探，谁知他刚把那生锈的杠子伸进屋内，从门旁边便冒出了一条胳膊，一把抓住铁杠，将其奋力朝屋内一扯。

封不觉猝不及防，为了不被一同带进去，他赶紧松手。

这里得说明一下，觉哥的手部，同时拥有着装备和服装，装备是【蛛丝手套】，服装则是一副深色的皮手套。平时他通常会让手部显示成赤手状态，假如有需要手套的情况，他肯定也会去显示服装，而非装备。要说理由的话，因为他觉得蛛丝手套的外观比较挫……

但无论外观上的设定如何，在装备栏里，只要蛛丝手套是装备状态，自然就会发挥作用，而这副手套的作用是什么呢……撇开那普普通通的防御力不谈，其特效，我来帮大家回忆回忆，一共是五个字——可粘住物体。

就因为这一点点细小的差别，封不觉放手的举动并没能帮他逃过厄运。他从距离门框两步的距离上，被铁杠带动着跟了进去……

封不觉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当他步履踉跄，立足未稳之时，已然开启了灵识聚身术，并且取出了管钳。骤然提升的体术使他获得了调整身体的余地。

但见封不觉借势向前一扑，单手撑地，一根筋斗朝前翻去，与躲在门边上的不明敌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并且变为了正面朝向对方的状态。

他本以为这又是一个合成人式的怪物，没想到一眼看

去，发现对方也是个人。

那是个三十岁出头的男子，穿着一身貌似是军装的制服，其右臂，也就是刚才抓住铁杠的那条胳膊，竟是一条金属臂。

那名男子看到封不觉的瞬间，也是神情陡变，他嘴里恶狠狠地道了一句：“你这怪物……想来杀我是吗？我是不会……”

“慢着！”封不觉伸出一手，“我不想和你动手。”他看了看地上那已经折成两段的铁杠，心道：这货战斗力爆表啊，那条机械手臂的硬度明显在我的管钳之上。

“哼……不想动手……”对方冷笑一声，脚底一踏便杀了上来：“开什么玩笑！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说归说，封不觉可没有把灵识聚身术解除掉，见对方不由分说杀了上来，他也只能无奈地展开战斗了。

第252章 兄弟（十五）

那男子身形高大，右臂又为金属构造，速度方面自然是偏慢。他的冲突之势虽猛，但攻击方式简单直接，并不难闪躲。

封不觉在技能作用下，动态视力、反应、速度，都占有巨大优势，在他眼中，对方的动作实在是太慢、太单纯。

“你是那五名机械兵团的尉官之一吗？”封不觉一边避过攻击，一边问道。在这种游刃有余的状况下，他尚未放弃与对方沟通的可能。

“哼……明知故问。”那名男子一击落空，旋身再上，又出一拳。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认为的……”封不觉保持高速移动，气息丝毫不乱，“但你要相信我，此刻的我没有恶意，只要你停手，我绝不会主动来攻击你。”

“没有恶意？”男子冷哼一声，“跟刑族人一同屠杀我部下的家伙，如今说这种话，以为我会上当吗！”他暴喝出声，改变了攻击方式，甩臂而出，带动着身体飞撞而来。

“说不通就没办法了……”封不觉看着对方欺近的身影，“那我就随便用个技能（会这么说是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会使出什么技能来），稍微教训你一下好了。”

在封不觉看来，这个敌人只有一处厉害，就是机械手臂。撇开这点，他也就是力量比正常人更强一些罢了。只要不跟他硬碰硬，胜算在九成以上。

“看招！”封不觉瞬间出现在了对方身后，一拳挥去，称号技能顺势发动。

他瞄准的打击点在那男子背部的右上侧，靠近肩膀的地

方。这部位算不上是要害，就算随机到的技能威力较大，使拳头穿透对方的身体，也不会伤到主要器官。运气好的话，还能让其右臂失去功能。

封不觉这一招明显是手下留情的，他心中念道：“就算取了眼前这货的性命，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好处，既然他不听劝，就打到他失去战斗能力为止，之后再设法与其沟通。”

不料，这一瞬，封不觉竟听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系统提示：【您随机发动的技能“炼狱无双爆热波动炮”已耗尽当前所有体能值，超负荷发动该技能导致的生存值损失为50%】

“喂！这什么呀！”封不觉心中大惊。他在二楼浴室将血回满后，在坠落时就损失了15%，随后发动灵识聚身术又流掉了不少，现在听到一口气减50%生存值的提示，让他措手不及，赶紧把灵识聚身术给中止了。

当然，他也没必要继续维持这技能了，因为眼前的敌人已被一股摧枯拉朽的冲击波轰成了齑粉，血都没剩下一滴。

这还没完，这股力量在摧毁目标后的余劲，继续前行，轰在了红色房间的一面墙上。那是正对门口的墙壁，理论上来说，这面墙是绝对无法毁坏的，因为墙后的空间已超出了剧本地图的范围。

结果……连这面墙壁都碎开了，那看上去坚实无比的石壁一秒间便土崩瓦解，紧接着，能量间碰撞的强光骤然亮起，刺得封不觉无法直视。

待光芒散去，他再看时，眼前的墙上竟出现了一个半径一米多的大窟窿，被打破的地方涌动着大量白色的数据流，那些流动的光正在缓慢地修复着被击穿的剧本边缘，使其重新恢复石墙的面貌。

“这什么技能？”封不觉惊道，体能耗尽后他一时脱力，不由得双腿一软，坐倒在了地上，“不会吧……二十七级的玩家在理论上可以打出威力如此惊人的攻击？”

他没猜错，就是这样。

【看招】这个技能的说明中，有这样一行字——随机到的技能效果不会超过玩家的等级和能力限制。

也就是说，一个等级二十七，体术与灵识聚身术状态下的封不觉相同，且拥有这样一个技能的玩家，完全是可以打出刚才那一击的。

不过，放眼整个惊悚乐园，目前为止，能在三十级前做出类似攻击的，只有吞天鬼骁一人。

顺带一提，封不觉此刻随机到的这个技能，在服务器中已经有人拿到了，不过是消耗型的版本。

【名称：炼狱无双爆热波动炮】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使用一次后消失】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无论什么样的敌人都瞬间打到渣都不剩】

【消耗：体能值25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A】

【备注：King流气功术奥义，格斗系最强技能之一，具备奇迹般的破坏力。】

通常来讲，三十级不到的玩家，是不太可能达到格斗专精A这个学习条件的，顶尖高手也就止步于B级水平了。

但有极个别的人……是例外。他们在常规状态下，体术就和开启灵识聚身术的封不觉不相上下，甚至稳压他一头。也只有这帮怪物，可以在三十级前把格斗专精提升到A，去学习这样的技能。

这不是游戏时间的问题，更不是因为这些家伙在现实生活中是特种兵、武术家什么的。说到底……这就是天赋。

“玩到现在，刚遇上个能说话的，却发动了这么个技

能……”封不觉也只能感叹自己的人品了，在他不需要杀死对手的时候，偏偏随机到了如此逆天的招式，“连剧本地图都打出缺口了，太夸张了吧……”

事已至此，封不觉也不至过于纠结。他的好奇心很快又转移到了别的地方。他将视线投到了那还未完全复原的墙壁上，仔细观察着白色数据流，试图一窥那“剧本外”的世界。

这时，忽然……竟有一张人脸从那里面探了出来。

看轮廓，那是个男人的头部，白色的数据流像一张发光的面罩般覆盖在其脸上，让封不觉无法看清其面貌。

“喂喂……你小子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那光面开口说道，“以你目前的实力，穿过‘裂隙’的话，三分钟不到就会被数据风暴给撕烂的。”

封不觉听到那说话声时，先是一愣，两秒后，他便在记忆阁楼的某个角落中，找到了眼前这声音的主人，“居然是你这家伙……”

“呵……就是我。上次走得仓促，还没通报姓名。”对方笑着回道：“我现在是二级衍生者，K2-赤铁。好久不见啊，疯不觉。”他一边打招呼，一边抬起手，朝觉哥做了个古怪的手势，一秒间，封不觉那归零的体能便恢复到了50点，这让他稍稍缓过劲儿来，至少能站起来说话了。

“让我去你那边看看。”封不觉站起身来，当时就向前挤去，伸手就想把赤铁推开。

“你小子不听人说话的吗？”赤铁说时，其整条手臂都包裹着光幕从墙壁里伸了出来。他单手按住了封不觉的肩膀，阻止其前行，并道：“我这可是在救你。”

“三分钟也好，我要过去瞅一眼。”虽然封不觉还没放弃，但对方用单手就将他给轻松摁住了，使他一步都跨不出去。

“哈……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赤铁笑道：“可惜，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们这边，有几位‘大人物’似乎挺关心你的，你

可不能枉顾性命地乱来啊。另外，我也想和你再打一次。当然了，得在相对公平的前提下较量。而现在的你，简直弱爆了，这种数据在我面前不堪一击。”

赤铁说话间，其周围的数据流便加速了修补的过程，那窟窿快速收缩着，“里世界可不是什么供人参观的地方，对你们玩家来说，这里比剧本危险百倍。”他松开了手，将胳膊缩回了那个世界，同时，他的头也在往回退去，“疯不觉，想要欣赏我们这边的风景，先领悟了【魂意】再说吧。等你能用另一种视角来观察这个虚拟世界时，真正的游戏，才正式开始。”

他说完这句，脸也完全退回了对面的未知空间，数据流恰在此时快速收口，将墙壁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

封不觉望着那面墙，站了足足十分钟。K2-赤铁的这番话中，含有太多的信息，需要他慢慢消化。

“美啊……”半晌后，封不觉一脸幸福地开口道：“这设定绝对犀利啊，让人迫不及待地想尽快去接触游戏后期的内容呢。”

一拳打死不明NPC的意外已被他抛诸脑后，此刻的封不觉，思绪完全飞到了别的地方，他甚至觉得……这剧本最后怎么样都无所谓了，因为经历了刚才那一幕，他就算没白来。

走出红色房间，封不觉原地休息了一小会儿，让生存值自然恢复到了30%，体能值则是来到了160上下。在剧本判定其消极游戏前，他便重新动身，去推开了黄色的铁门。

那根铁杠已经被毁坏，他只好用仅存的三成生命值以身犯险了，心中祈祷着，可千万别是六间房里各有一场战斗要打，那样的话，不能使用消耗品的自己，恐怕是凶多吉少。

还好，黄色的房间内，好像并没有什么危险，这里只是一间类似化学品仓库的房间。屋内有许多铁架子和玻璃橱，

上面摆满了药剂、粉末和其他杂七杂八的原材料。这些物品的性状、容器各异，唯一的共性是，它们全都是垃圾。因为封不觉随便拿起哪一样，都看不到物品说明，这表示这些东西对玩家来说全部无用，只是装饰品一般的存在。

封不觉搜了一阵，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的道具，正当他准备离开房间时，又一段CG被触发了。

……

“哥哥……这样下去，我们迟早会被逮捕……不，会被杀掉的！”安德鲁颇为激动地对阿瑟说道。

“没什么好担心的。”阿瑟背对着站在门口的弟弟，熟练地在玻璃柜中挑选材料，并逐一放进身边的一辆小推车里，“该杀的都杀了，剩下的也都关起来了，皇家术者部队不也败给了我们吗？”

“可是……”

“别再说那些傻话了，我们，早已没有回头路可走。”阿瑟打断了安德鲁，“无论如何也会帮我找到变成人类的方法，这话是你说的吧。事已至此，就算忏悔、恐惧，也无法将你我手上的那些人的鲜血洗净。”他平静地说着，“反正眼下已进展到了最后的阶段，除去当场被杀掉的那两个武装炼金术士，和那个叫‘恐鹊’的赏金猎人，现在我们手头还有一名炼金术士和五名机械兵团的尉官不是吗？这就够了……按照老规矩，把他们分开关押，让他们享用九天的‘特殊伙食’，接着就试验。”

他顿了一下，接着道：“现阶段来说，普通的实验体已没有什么价值，我们至少需要赏金猎人那种水准的家伙，才能有所进展。而这六个人，来得正好。有了他们，我们可以整整两个月都不出去活动，而两个月后，风头也就过去了。”

阿瑟说到这儿，已经拿完了所需的东西，他转过身，推着车朝门口走去，“往好的方面想，或许这六个实验体还没用

完，我们的炼成就已经成功了呢？”

“即使如此，他们最终也都得死是吗……”安德鲁愁眉紧锁着问道。

“是啊。”阿瑟的回答让人不寒而栗，“不可能放他们走的吧……不过，剩下那几人，就不用经历实验的痛苦了，可以死得痛快一些。”他推着小车，从弟弟身旁走过，离开了房间。

……

“那个炼成的目的……是为了将身为刑族的阿瑟转化成普通人类吗……”封不觉念叨着，走出了黄色的房间，朝着隔壁的蓝色铁门行去，“先前那段影像，应该就是他们炼成的结果。最后阿瑟是否变成了人类还不好说，但安德鲁肯定是受到了相当程度的伤害……”他顺手就推开了蓝色房间的门，“或许是阿瑟隐瞒了这种炼成的代价，骗弟弟去替自己承受？又或许……连阿瑟也不知道会变成那样。

嗯……从片头CG来看，貌似这两种假设都可以成立。毕竟他们是兄弟，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变成那种局面后，阿瑟多少都会怀有些愧疚的。”

蓝色的房间应该是一间囚室，而且是特殊的囚室。四面的墙壁、还有天花板、地板上，全都画着法阵。屋里没有床，不过四个墙角处各有一根铁柱子，每根柱子旁边都有一串脚镣。

“那些战斗力高于常人的囚犯，想必就关在这一间里吧……”封不觉来到一个墙角，用放大镜观察，发现在那铁柱和脚镣的锁链上，也有着与墙上一模一样的法阵，“法阵应该可以防止那些人用暴力逃跑，不过……”他趴在地上检查了一遍，确认了地面上没有任何食物留下的痕迹，“既没有送饭口，也没有塑料桶，而那四个墙角都有着一股子尿骚味……嗯……这么说来，被关在这里的人，没吃没喝，而且被拴在角落里。等饿得半死不活后，再带到其他的普通囚室去，

用‘特殊伙食’伺候着，那时，他们也就无力再逃跑了。”

封不觉在房间里东走西走，时不时停留几秒，想试试能不能再触发CG，这样过了五分钟，一无所获，他便再度使出了敲打式搜索法……

没想到这回还真就奏效了。

房间的四根铁柱，皆是碗口粗细，锈迹斑斑。乍看之下，除了上面的法阵，并无异常。封不觉用管钳一寸一寸地敲打，在其中的一根铁柱上，找到了一个缺口。那是面向墙壁的一段，离地一米多高，那部分被轻轻一砸，就凹了进去。

封不觉见状，又加了些力道，便砸出了一个小洞。随后他连夹带敲，把那个洞扩大到拳头大小，然后把手伸进去，摸到了里面藏着的道具。

【名称：义眼】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一个非常逼真的眼球】

“OK，下一间。”找到了物品，封不觉便离开了蓝色房间，走向了走廊对面的那扇黑色铁门。

这回推门后，他没有进去，因为黑色房间，里面是黑色的……

红黄蓝这三间房的内部，都笼罩在光源不明的各色光线当中。这间黑色的房间也是如此，整个屋子一片漆黑，走廊里的灯光丝毫照不进去，门框处就像被一块黑色的布蒙住了一样。

封不觉正在犹豫着，进去会不会有危险，没想到，屋里

传来了笑声。

那笑声诡异得很，发出笑声之人，其嗓音本身非常尖锐，但他笑得很豪爽。

举个例子，这种反差，就好似林志玲怒唱好汉歌……

“卧槽……”封不觉向后猛跳一步，“何方妖孽！”他想都不想就祭出了死亡扑克，准备迎敌。

这时，房间中的“黑”，如退潮一般移动起来，朝着中间聚拢，走廊里的灯光顺势照了进去。

封不觉在门口朝里面观望，发现这间房和刚才那三间的体积完全一致，不过空无一物。而这间房的主色调，也就是那些“黑暗”，此刻像活物一样聚集到了一起。

不多时，黑暗凝固成了一个具备实体的黑色人影，立于那房间正中。而且他的外观轮廓和姿势，都非常像某个已过世多年的歌星……

“这是……”封不觉还没想好要怎么应对，耳边却忽然响起了一段BGM，那鲜明的节奏，分明就是迈克尔·杰克逊的那首《Billie Jean》，而房间中的黑影也在音乐响起时，开始“倒着前进”，只见他踏着太空舞步，朝门口行来……

第253章 兄弟（十六）

封不觉也不知道耳边的音乐从何传来，更不知道眼前的黑影要闹哪样，他只能戒备着，与对方保持至少三米的距离，以防止那黑影做出什么攻击性的举动。

而那黑影，踏着太空步，背朝前行走，伴随着音乐不紧不慢地走出了黑色房间。他走到封不觉正面时，突然尖叫一声，做了个抓裆的动作，这一瞬，背景音乐居然变了，成了《Beat It》。

封不觉玩这游戏到现在，要说震惊程度，此刻应该算是顶峰了。

但见那个黑影改变了舞步，踏步、横移、转身、动作流畅无比，而且十分潇洒的，向着地面一层的方向行去。

随着他越行越远，音乐声也越来越轻，直到那影子转过楼梯转角，消失在了封不觉的视线中，BGM也适时停止了。

“呵……呵呵……”封不觉嘴角抽动着，干笑了几声，他没有跟上对方，是因为地面1F现在是一片漆黑的状态，他只要跟出储藏室就会失去目标。而且他也不确定那影子到底算是NPC还是怪物，会不会攻击自己。

对于这段莫名其妙的剧情，或者说事件，就连他也毫无头绪，这代出感实在太强，和此剧本的剧情氛围很不搭调，倒是和系统一贯的恶搞精神一致。

封不觉没有在这无厘头的一幕上纠结太久，既然现在走廊里的光线已经可以照进这屋子，他进去搜就是了。

先前提过，除去黑暗，这间房中空无一物。不过封不觉进门后很快就发现，在刚才那个黑影站过的位置有些异常。

那一小块地面上，有一摊黑色的污迹，远看是污迹，凑

近了瞧，则是图案。

这些图案都是由黑线组成，画得十分精巧，总共画了六样东西。

“肥皂、假牙、香水、皮帽、毯子、义眼。”封不觉迅速就辨认出了这六个图形所指代的物品，“全都是可以带出剧本的剧情物品吗……”

不知不觉间，从剧本开始到现在，封不觉已经找齐了这六件物品，只是他尚不知道这些代表了什么。

“我好像闻到了隐藏任务的气息啊……”封不觉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很有耐心，将这个房间也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确定了只有这一条提示信息后，方才离开。

“白色的门后面该不会出现一个跳骑马舞的白色影子吧……”封不觉推门时半开玩笑地道了一句。

门开了，房间内的色调自然是白色的，全面笼罩着白色的光，但那不是强光，所以并不刺眼。可以说屋里的视线良好，第一眼望进去，就能确定这个白色的房间是手术室。

房间正中摆着一个手术台，或者说……实验台。这台子宽大厚实，金属质地，与地面相连，无法挪动，估计合成人躺上去也没问题。

房间中飘散出强烈的、令人作呕的气味，这股味道在消毒水的掩盖下变得更加呛人，封不觉赶紧把防毒面具给再度显示出来（从地面1F回来的途中他已恢复了无面具状态，当然，在NPC和怪物眼中，他的形象始终是另一个人，与装束无关），才踏进了门内。

实验台两边有三四辆摆放工具的小推车，上面有许多常规的外科手术用具，也有一些电钻、圆锯之类用来做木工活儿的工具。这些重工具无一例外都已经损坏，单从外表上看就能确认这点，但封不觉还是兴致勃勃地将它们捡起，逐一

查看属性。

自己身怀【不那么草率的维修】，即使是垃圾，也可以运作个十五分钟。封不觉是这么想的没错……

可惜，当他看完那些垃圾的属性后，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所有这些重工具，都只能连接交直流稳压电源使用，简单地说……要连着插座。

某部电影里有这么一句话，“人人都是瞎子”，这话不无道理。比方说，假如我现在问你，此刻你所处的房间内，一共有多少个插座，你八成不知道，要是问你这些插座上共有多少个插孔，那估计没人能知道。

人的大脑有一种保护机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帮我们滤掉大量“无用”的信息。因此，即使是一些经常进入视线的东西，我们也会一无所知。

我们不知道自己家里一共有几块窗玻璃；不知道自己每天乘坐的地铁一共有几站；刚离开某个地方就忘记了那里墙壁的颜色，甚至说不出自己脚上拖鞋的图案，除非低头去看一眼。

在一个人成长并适应周边环境的过程中，这种机制会逐渐被确立。至于哪些信息是“无用”的，是大脑自主判定的选择。

而假如没有这项本能的保护……那理论上来说，人脑每天能收集和记忆生活中大约8600万条信息，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台计算机。可能你并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多信息进入你的脑袋，因为大脑收集整理到的信息可以归你主观调用的实际只有5%，而其他95%，被大脑自动处理进入你的潜意识，以备不时之需。

话虽如此，但那95%，其实就相当于被过滤掉了，很难再想起。

此处，我自然得说一个“但是”。

但是，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在上述那种无意识的情况下，大脑越是发达的人，能记下的信息量就越大，他们记忆中关于事物的细节会更具体，这些就是所谓“观察力”敏锐的人。

很显然，封不觉就是这样的人，而且他自小就针对这方面做过训练，即使他没有刻意去留意插座的问题，此刻他只要在潜意识中畅游一番，也能得到非常确切的一个结论——整个剧本地图中，根本就没有插座。

“要不要放进行囊带走呢……用技能修一下就能用了……”封不觉考虑着：“但好像也没什么意思，这种工具系统商店里就有卖，而且有那种无需插电的版本，就是价钱挺贵。”

他斟酌了一番，还是没拿，毕竟这些东西的品质都是垃圾，就算拿去卖店也换不了几个钱。

搜了五六分钟后，封不觉一无所获，于是他突发奇想，躺到了那张散发出无比恶心气息的实验台上，结果，还真就触发CG了……

……

这段CG，就是一个躺在手术台上的人，以第一视角看到的画面。

“求求你们……哈啊……哈啊……放了我……我有很多的钱，我是贵族，你们要多少……啊——”这人哀求了一半，就发出了惨叫。

布满血丝的镜头在天花板上停留了几秒后，随着这个实验体奋力向前抬起头，两个身影进入了他的视线。

画面中有一个棕发的矮个子，和另一个金发的青年，他们都穿着衬衫和背带裤，戴着口罩，围着围裙，身上全是血污，样子活像两个屠夫。

就在刚才，这位贵族的一条腿从大腿根部被整条截了下

来。由于实验要求他必须保持清醒，所以阿瑟用炼金术给他做了点儿“特殊的麻醉剂”，让他连昏厥都做不到。

“混蛋！你们两个混蛋……”贵族叫骂了起来，忽然他停顿了一下，画面上一阵充血：“你！是你！你是阿瑟！那个住在农场的小子！”

阿瑟这时刚要用圆锯去锯断这货的另一条腿，闻言后，竟停下了手，缓缓转过头去，“你认识我？”

“我……对！我认识你！我记得……在那……那个月，老吉姆刚去世，集市那边暂时没有找到顶替他的人，所以在那一个月里，是你负责运货送到市场上的。”贵族言道：“我记得你，矮个儿，总是穿着斗篷遮住脸，不会错的，就是你！”他顿了一下，“小子，你好大的胆，区区一个农夫，敢对我做这种事，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和皇城的大公……”

“你要说的只有这些吗？”阿瑟打断道，他那冰冷的神情宣告了对方的恐吓毫无意义，“你们这些脑满肠肥的废物，只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进行奢华的享乐，不做任何对这世界有益的事。

你们占有大量的社会资源，产出的却只有粪便。你们给同类带去的只有压迫和负担，却还要强迫他们在忍受这点的同时，对你们歌功颂德。”阿瑟冷笑，“就连牧场里的牛马，土堆里的白蚁，都比你高贵……你简直让我恶心。”他的眼神充满了嘲讽的意味，“就让我来帮你发掘一些存在于世的价值好了……你的头发会被编成毯子，你的眼球会被做成义眼，你的牙齿将做成假牙，你的脂肪会被制成肥皂，你的皮肤可以做顶帽子，最后……用你的尸油，可以炼一瓶不错的香水。”

安德鲁这时只是站在旁边，一言不发，他也插不上什么话。

那名贵族的神情恐惧到无以复加，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不……不……别，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钱，甚至爵位……”

“呵呵呵……”阿瑟忍不住笑出声来，“我不像你那般贪婪，所以我觉得自己不缺钱，至于爵位……”他的眼中透出昭然的杀意，“我是刑族人，你觉得该向本地的大公举荐我做什么？骑士？男爵？哈哈哈哈……”

几秒后，圆锯再度运转起来，房间很快被连绵不绝的惨叫声所淹没。

……

“有没有搞错啊……”封不觉看完CG后，不由自主地就低头看向了自己被塞得满满当当的上衣外侧口袋。

虽然皮帽、香水和毯子他都放进了行囊，但肥皂、假牙和义眼就放在他的口袋里，当得知了这些东西都来自于人体后，谁都会起一身鸡皮疙瘩的。

“哎……早该猜到是这么个尿性了。”封不觉念道，“好吧……眼下只剩最后一个房间要去了。那黑色房间的图案和这白色房间的影像，无疑都在提醒我这六件物品意味着什么……很可能决定了我能否看到‘真’结局。”他盘算道，“这是在告诉我，打开灰色铁门之前，如果我没能在先前的游戏进程中收集齐这六样东西，那现在就应该回头去找了是吧……”

封不觉想到此处，走出了白色房间，他没有去开灰色铁门，而是朝着地面1F那边行去。他通过楼梯上去，打开木门进入储藏室，果然，此刻看去，走廊那边已不是一片漆黑的状态了。

每个房间的窗户，都透进来一些光亮，使玩家可以勉强看清周围的景物。但朝窗外看去，仍然一片混沌，什么都没有。

“嗯……此刻无疑就是通关前的自由探索时间了。上下四层都能去，想找遗漏的道具可以去找，想直接打开灰色铁门看结局也行。”封不觉心道，“不过对我来说也没太大意义，因为先前搜得仔细，六件物品都已经到手了。”

纵然是这么想的，但封不觉还是去了一个地方，就是二楼那间位于门厅正上方的房间。

他来到铁门前，试着拉动了两侧的门把手，依旧打不开。

封不觉无奈地离开那里，又从上到下，从地面2F到地下2F，每一个房间都走了一遍，他不是去找东西，只是探索强迫症让他担心遗漏了什么，所以必须得逛这么一圈。

最后，他还是回到了灰色的铁门前。这一圈下来，虽然一无所获，但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那么……见证奇迹的时刻……”封不觉一边吐槽，一边推开了铁门。

这间屋子是灰色的，就像这个剧本的氛围一样，灰暗，阴沉。

正对门口的那面墙边，摆着一张椅子和一个小桌，阿瑟就坐在那张椅子上，安静地望着门口的封不觉。

“你醒了吗……”阿瑟说道，“囚室果然关不住你呢……”

“你有镜子吗？”这是封不觉问的第一句话。

“镜子？”阿瑟抬眼，与封不觉对视了两秒，随后他缓缓抬起右臂，将手掌摁在墙上。

一秒后，封不觉身旁的一块墙壁光芒骤起，竟是瞬间被炼成了一面镜子。

“不用画炼成阵就能做到这种事吗……”封不觉心道，他转过身，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基本上，镜中的形象没有出乎他的意料，要形容的话，就是个丧尸化的安德鲁。

“我的傻弟弟啊。”阿瑟说道：“你以为自己很聪明，而这……就是代价。”

“能跟我解释一下吗？”封不觉问道。

“还不明白吗？”阿瑟回道，“你改动实验数据的事，我知道；你偷换配方的事，我也知道；而你在炼成阵上动的手脚……其实，是错误的。”他深深叹了口气，“你一边扮演着那个天真善良的好弟弟，一边谋划着要掠夺我的身体。却万万没想到，从一开始，你找到的那个‘交换灵魂’的炼成术，就是我伪造的。”他顿了一下，看了看封不觉的表情变化，再道：“你以为成功骗过了我，让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交换炼成。只可惜，事实恰恰相反，是你自己误会了那个阵的作用。”

“哈哈哈……”封不觉忍俊不禁，笑道：“怪我咯？”

阿瑟对他反应有些意外，但还是保持着固有的冷静，“你精神失常了吗？”

“没有没有。”封不觉笑着摇头，他只是觉得这两兄弟很有意思，本还以为阿瑟是大恶人，但此刻看来，安德鲁也不是什么好鸟。细琢磨一下也没错，就算是从犯好了，这么长时间下来，帮着做了那么多丧心病狂的事，还能说这个安德鲁真的善良吗？

“那哥哥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炼成阵真正的作用呢？”封不觉问道。

“当然是把我转化成人类的用途了。”阿瑟回道，“而代价，是让一个普通的人类，变成恶魔。”

“这TM是恶魔？”封不觉伸手指了指镜子里的自己，“恶魔就这么挫？”

“很遗憾，炼成失败了。”阿瑟解释道，“我没有成为人类，而你，变成了这副模样……”

“是你的计算失误吗？”封不觉问道。

“当然不是，我不会犯错。”阿瑟回道。

“明白了，那答案只有一个……”封不觉道，“我也不是纯粹的人类。”

阿瑟苦叹一声，“千虑一失啊……我早该想到的，‘那个女人’的儿子，怎么会是普通人呢……”

“你是指妈妈？”封不觉试探着道。

“是啊，妈妈，哼……”阿瑟面露怅然之色，“你知道她把我捡回来，是为了什么吗？”

“夺走你的力量？”封不觉是何许人也，绝对的悲观主义者，他从来就不相信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所以对人心险恶的程度有着充分的心理预估。

“哦？难道是她死前告诉你的吗？”阿瑟应道。

“不，我只是随便猜猜。”封不觉道，“我很清楚，那个女人不简单……”先前那些CG影像在他脑中飞速闪过，“她表面上反对你用炼金术，但当你这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捧着那些高深的书籍研究时，她却无动于衷。哼……说起来，那些书根本就是她设法去弄给你的吧。”他停顿一秒，又道，“在她过世之前，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无望，因此她假惺惺地装成一个真心疼惜你的好母亲，试图用亲情束缚住你，让你照顾好她的亲生儿子。”封不觉取出了那本《炼金术进阶》，并从书页中拿出了那张照片，对着背面的字念道：“阿瑟和安德鲁，我的孩子们，我的爱。呵呵……起先我看到这张照片时，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它会被夹在这样一本书里？现在我明白了，她是在用这种方式提醒着你，你们是一家人。”封不觉冷笑，“可惜……她也太小看了你了，想必你早在很小的年纪，就看穿了她是个什么人。如果我没猜错，就连她的死……”

“是的，就是我。”阿瑟接道，“我花了一年的时间，让她走向了死亡。她到死都不知道，她的‘不治之症’是我一手策划的。”

第254章 兄弟（十七）

“嗯……明白了。”封不觉道：“我还有两件事想向你确认一下。”他问道：“第一，为什么你想变成人类呢？作为刑族人，你应该深知人类是多么不堪的生物，可为什么你要放弃自己的力量和天赋，成为他们的一员？”他顿了一下，接着道：“第二，为什么让我一直活到现在？这些实验你一个人也能完成的不是吗？”

阿瑟深深看了封不觉一眼，冷笑道：“哼……说了也许你也不信。”

封不觉也笑了，“那就让我来大胆地猜测一下吧。”他缓缓踱步，仿佛是个正在上演推理秀的侦探般，开始了叙述：“人类，作为一种寿命有限、却感情丰富的智慧生物，其想法和行为，是会根据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同样的一个人，四十岁时的为人处世，和二十岁时自然不一样，和三十岁时也不同。在这一点上，我想身为刑族人的你也不例外。”

封不觉说这话时的语气充满了自信，“因此，只要根据时间顺序，来推测你在当时当刻的想法和做法，所有的事都可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他停顿了一下，说道：“当我们还年幼时，无论是兄弟间的亲情还是对母亲的爱，毫无疑问都是真实而纯粹的。”他举起那张泛黄的照片，“就像这张照片所呈现出的一样。”

几秒后，他话锋一转，“可惜，我们的母亲，另有所图。恐怕她也没有想到，当你成长到十三四岁，就看穿了她的阴谋。”封不觉叹道，“你可以直接杀了她吗？当然可以，但那样做显然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

为了生活，咱们家多少都得跟外人打一些交道，而母亲的死，可不是靠‘杀了埋’就能掩盖过去的，你得找一个看上去

合情合理的死因。

于是，你制造了疾病的假象。漫长且无法治愈的绝症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过渡。作为长子，你可以在这段时间内顺理成章地去接手农场和家庭的事物，而与我们家有接触的人，包括我，也都会对即将发生的事有个心理准备。

另外，据我个人推测，你选择这种手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一个人自知死期将近时，你便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她的本性。”

封不觉说这话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自己。说起来……他也是身患奇怪的神经疾病，分分秒秒都可能暴毙的人。可他还是若无其事地过日子，该干嘛干嘛，这又算是什么呢？生无可恋吗？不对，凡事都无所谓？似乎也不对。那就是疯子了吧……

“你说的没错……那个女人发现自己难逃一死，也知道已经没有能力和时间来夺走我的力量了，所以她选择了‘利用’我，用亲情作为筹码，让我在她死后，照顾好她的亲生儿子。”阿瑟回道。

“而你也确实答应了她。”封不觉接道。

“呵……这是她应得的。”阿瑟笑了，“她这十多年虚情假意的卖力演出，也确实不容易。而且客观上来说，她提供我食物、住处、教育和关怀，不管她的出发点是什么，我都应该予以一定的回报。”

“你还真是善恶分明、杀伐果断啊。”封不觉笑道：“不治之症也是回报的一部分吗？”

“当然是了。”阿瑟回道：“如果我不用这种方式结束她的生命，而是等到她决定对我下手的那天再予以反击，她会死得更惨。”

“嗯……还是说说她去世以后的事情吧……”封不觉继续道，“你遵守了承诺，没有杀我，而且待我如亲生兄弟一般。

无论母亲是怎样的人，你我之间的兄弟情谊没变。那时候的你，便有了一个想法，你想成为人类，你想和其他人一样，过上平静的生活。不必为了刑族人的身份而担惊受怕，或是连累家人朋友。”他看着阿瑟，等待着对方的回应。

阿瑟没有否定，他只是淡淡地说道：“可惜事与愿违。”

“我很钦佩你做出的选择。”封不觉道：“如果换成我站在刑族人的立场上，是绝对不会考虑成为人类的。呵呵……从这点来看，在我们各自的种族中做纵向比对的话，你比较善良。”

“哼……是吗……”阿瑟冷笑。

“但是……”封不觉转而说道：“你的研究开始后，事情就逐渐失去了控制。正如我先前所说，此一时，彼一时。很多事都会变的，往往在我们回头望时，才发现眼下的所作所为，早已偏离了初衷。”他伸出两根手指，“我认为，改变你的关键有两点。第一，在不断的杀戮中，你那刑族的本能被唤醒了；第二，就是你发现了我的异常……你终于发现，原来那个看似善良忠厚的弟弟，和‘那个女人’一样，也是在你面前演戏。”

阿瑟接道：“于是，我伪造了一份交换灵魂的炼成术古籍，故意制造一个机会让你发现它，以此作为试探。”他苦笑道：“没想到你毫不犹豫地就把那东西藏了起来，并暗自开始了你的计划。”

“是啊，走到这一步，我也是罪有应得。”封不觉毫无压力地代替安德鲁认错了，“我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事到如今，你仍旧不杀我呢？”他问道，“而且……貌似你还想着要救我？”

“是啊……为什么呢……”阿瑟回道：“当炼成开始的刹那，我对你已彻底绝望，你眼中充满了不加掩饰的兴奋和狂热，没有丝毫的迟疑。”他叹了口气，“炼成失败后，我看着你的样子，扪心自问，还有没有理由让你活着。”他抬头盯着封

不觉：“一个也没有。”他站起身来，“可我下不了手，因为那一刻，我意识到，你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他摇着头：“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依然把你当成是弟弟，我多么希望，能回到十多年前……”他接过了封不觉手上的照片，望着相片中那两个傻笑着的孩子：“……重拾那纯真而美好的时光。”

封不觉也叹道：“事到如今，你有什么打算？”

“我要离开了，永远离开。”阿瑟道：“我不知道你的亲生父亲是谁、或是什么……所以我也无法解释此刻你身上发生的事。”他说着就朝门外走去，“刚才这段时间，我重新思考了炼成失败的原因……要治好你，先得知道你是‘什么’才行，只要知道了这点，以你的炼金术水准就可以完成治疗了。”他抬起头，“这事，你自己去楼上问那个女人吧。”

“你说什么……”封不觉疑惑道，阿瑟的这句话让他很是不解。

“你早就发现她了不是吗？否则你怎么会说出这番话来，又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阿瑟道，“哼……我看你会变成今天这样，根本就是她唆使的吧。”他说到此处，穿过了大门，一转身便消失在了封不觉的视线中。

封不觉立即回身跟出门去，却发现走廊里已空无一人。

“难道……他们那个老妈还活着？”封不觉念道。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任务提示响起了，但剧本已完成的提示却没有传来。

几秒后，出现了新的提示：

【已触发并目击“阿瑟的仆从”剧情。】

【已检测到您携带的物品“脏兮兮的肥皂”，“经过雕刻的假牙”，“香水”，“羽毛皮帽”，“被浸湿的毯子”，“义眼”】

【进入隐藏结局流程】

【隐藏任务已触发】

【杀死“莰蒂丝”。】

“这样啊……”封不觉扶着下巴道：“原来如此……这两条就是进入‘真’结局的方法。假如我没有满足以上的两个条件就进入灰色房间，可能遇到的就是战斗，而不是对话剧情了。那十有八九是打不过的……就算勉强打赢，通关时也是不明不白。”他一边思索着，一边已走向了楼梯的方向。

来到二楼没有花去他太多时间，这一回，那个打不开的房间，终于有了变化。先前那个黑色人影，此刻就站在那扇大铁门前，貌似正等待着玩家的到来。

“这地方果然是最终隐藏BOSS的所在，触发与阿瑟的对话剧情后，就可以到这儿来了。”封不觉心道。

他先跑到那个地板塌陷的房间里，掰了一块木头碎片，然后来到走廊上，取出【反重力弹射器】，吸附住木板，瞄准黑影并吼道：“说！你是不是莰蒂丝的保镖！”

黑影一动不动，没有回应。

封不觉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贸然攻击，所以在扣下发射键之前，他先试着用金刚铃的第一个特效去查看了对方，没想到这黑影还真不是怪物，而是个NPC……

【名称：舞之影】

【NPC势力：中立】

【等级：？？？】

【身高：180公分】

【体重：60公斤】

【是否可触发战斗：否】

【附带剧情：登场舞蹈、开启密室之门】

第255章 兄弟（十八）

NPC的数据表示自然与怪物的不同，像战斗方式、弱点之类的说明是一概没有，毕竟系统还是鼓励玩家以和平交涉为主，不要想尽办法去跟NPC干架。

得知了对方是无法进行战斗的，封不觉也就放下心来，收起武器走向了黑影。

当他靠近到对方不足两米时，那黑影忽然平举起了一条手臂，单掌直立，做了个停下的手势。

封不觉见状，便站定不动，等待着对方接下来的反应。

不知从哪里传来的音乐声又在封不觉耳畔响起，那黑影果不其然来了段《Thriller》里的僵尸舞，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在暗示着什么……

跳了一两分钟后，黑影做了个七百二十度的旋转动作，朝着身后的铁门伸手一推，门的表面，又一个无形的法阵失效，发出了玻璃被打碎的声音。

随后，舞之影又用他特有的嗓音尖叫了一声，踏着舞步与封不觉擦身而过。随着他渐行渐远，周遭的黑暗竟也变得越来越浓重。

封不觉这时已明白，舞之影的特性之一恐怕就是控制黑暗，因为其来到了地面，所以楼上这两层才会变亮一些，而随着舞之影的离去，周遭的黑暗又会变成无序的弥散状态。

“好吧……也只有这一条路了。”封不觉趁着四周还没完全被黑色吞没，上前几步，双手抓住大铁门的两个门把，推门而入。

在踏入这最后隐藏房间的刹那，封不觉就断定，他已找到了那股恶心气味的源头。和这扇门里的腐败气息相比，这

屋子其他地方的味道根本不值一提。

要形容的话，就好比有人在这屋里放了个屁，接着这屋里就看不见人了。

封不觉刚进去几步，他身后的门就自行关闭起来，发出砰一声响。

这个房间内光线混沌、晦暗不明，封不觉隔着防毒面具四下张望，先是在一侧的墙上看到了之前见过的那个合成人……是下半身长满指节的那位，此刻它已被许多粗大的铁钉给钉在了墙上，其胸前被骨刺捅穿的伤口已经停止了流血，而它正下方的地板上则是淌满了血。

那个手腕处长出骨刺的合成人，则斜躺在墙壁的一个凹槽中，墙外正好有两个铁架子可以让他搁“手”，而那个凹槽的中段长满了古怪的苔藓状植物，似乎是那些舌头的食物。

封不觉的视线缓慢移动，他发现这个房间的面积非常惊人，屋顶的高度也和房子的结构不符。很显然，这个门内的空间并不存在于门外的那间屋子里。

他粗略地观望了一圈，发现这屋子的墙壁里，嵌着至少二十个合成人，它们形态各异，每一个都无比猎奇，单从外形看就让人起鸡皮疙瘩。

“安德鲁，是你吗？”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正前方的混沌中传来。

封不觉循声向前走去，很快就看到了在某个凹槽中，躺着一个干尸般的女人。她只有一个眼球，皮肤干溃，没有头发，牙齿全部发黑腐烂，周身还散发出足以让人掉生存值的恶臭。

当荻蒂丝进入视线的这一瞬，竟又有一段CG浮现。

……

“安德鲁，我的孩子，你不认识我了吗。”荻蒂丝柔声问道。

安德鲁一脸惊骇地看着眼前的怪物，他终于明白了，阿瑟从不让他来这个房间的原因：“妈……妈妈……不，不可能，你已经……”

“我没有死。”荻蒂丝的声音充满了愤恨，“直到下葬的那一刻，我一直存有意识。全都是阿瑟做的，是他！我的病就是他下毒害的，我的死是他伪造的！葬礼后第二天，他就把我掘了出来，用炼金术把我变成了现在这样！”

“可……可哥哥为什么……”

“他不是你哥哥！他是刑族人！是恶魔的化身！”荻蒂丝打断道：“看看这房间里的这些合成怪物，他已经开始滥杀无辜了不是吗？”

“不……那些人……”安德鲁还想解释。

荻蒂丝立即又道：“不要被他骗了安德鲁！他只是在利用你，看看他对妈妈做了什么！他迟早也会害死你的！”

“那……我……我该怎么办……”

“你要忍耐，安德鲁，现在的你杀不了他，你要等一个时机……”荻蒂丝压低了声音，“今天来这里的事，你要保密，不要在他面前流露出什么，明白吗？”

“我……”安德鲁有些不知所措。

“你过来，听我的话，妈妈告诉你该怎么做……”

……

影像回闪结束，封不觉回过神来，自己已站在了荻蒂丝的面前。

“安德鲁，你怎么变成了这样？”荻蒂丝看着封不觉问道：“等等……你……难道你是阿瑟？”

封不觉听到这句话，立即就明白了许多事，“不，是我，安德鲁。”封不觉学着安德鲁的语气说道。

荻蒂丝又深深看了他一眼，“你怎么了？是阿瑟对你动手

了吗？”

“交换灵魂的炼成失败了。”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取出了那本《炼金术进阶》，翻到了第二章。此时此刻，这章的内容已不再是模糊一片。系统已经将其翻译出来了，而第二章记载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炼成术范例。

“失败……是什么意思……阿瑟在哪儿？”荭蒂丝问道。

“我把他杀了，而他把我变成了这副模样。”封不觉的视线停留在书上，回完这句话时，他蹲下身子，随手在附近的一块污迹里蘸了点不明液体，开始照着图画炼成阵。

“你在做什么？”荭蒂丝看着儿子的诡异举动，狐疑地问道。

“我在救你啊，妈妈。”封不觉回道，“用这个炼成阵，就可以把你从合成人变回普通人了。”

“是……是吗……”荭蒂丝接道。

“阿瑟已经死了，妈妈你不用继续待在这里了，我们可以恢复原本的生活。”封不觉又道。

“对……对啊……哈哈哈……”荭蒂丝忍不住笑出声来：“阿瑟已经死了，安德鲁，你不愧是妈妈的好儿子……你真的把那个刑族的恶魔给杀了，哈哈哈……”她喜不自胜，“我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

封不觉十分迅速地画好了炼成阵，将荭蒂丝从墙里搬出来，摆在阵中，随后再将自己口袋里的那六件物品逐一取出，放在她周围。

荭蒂丝迫不及待地道：“快，安德鲁，快发动炼成阵。”

“何必如此着急呢，妈妈。”封不觉语气怪诞地说道：“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得到我的力量吗？”

“你……你说什么……”荭蒂丝神色陡变，不过她立即加以掩饰，装模作样地问道：“安……安德鲁，你说什么，妈妈听

不懂……”

“就在刚才，我意识到一件事……我终于明白阿瑟那句‘我的傻弟弟啊’是什么意思了。”封不觉冷笑道：“其实，我也不是你的儿子。”

第256章 兄弟（完）

闻言的瞬间，荻蒂丝的眼中闪过了令人窒息的冰冷光芒，不过她还是尽可能用柔和的语气道：“傻孩子……你当然是妈妈的儿……”

“当我得知自己并不是人类时，我脑中立即迸发了这样的假设……”封不觉道，“现在想来……那张照片背后的字——‘阿瑟和安德鲁，我的孩子们，我的爱’，无论是被我看到，还是被阿瑟看到，都一样……不是吗？”

封不觉看着荻蒂丝那唯一的眼球，沉声说道：“其实你觊觎的并不止是他的力量，还有我的。我和阿瑟都不是人类，也不是你的孩子，唯一区别就是……我比较单纯，容易控制。”他冷笑一声：“你真是个可怕的女人，城府之深让我不得不佩服……”

诸多的片段在封不觉眼前一一闪过，他脑中那张信息网上的每一条线索，都变得清晰无比，正在将他引向最核心的真相。

封不觉站起身来，接着说道，“阿瑟共对我说过两次‘我的傻弟弟啊’。第一次，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大约十岁不到吧……当时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他知道自己是养子。而我，还是待他如亲哥哥一般，信任、崇拜、敬爱。因此，他说出了那句话，那是他内心对我这个兄弟，对这份亲情的认同。”

他顿了一下，接着道：“而就在刚才，阿瑟第二次说了这句话。并且跟了一句‘你以为自己很聪明，而这……就是代价’。”他笑了笑，“起初我以为这是来自胜利者的讽刺，但当我渐渐回过味儿来……便发现他的语气里，也有同情和无奈。

那么，这第二次，他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说我傻呢？”

说到此处，封不觉改变了口吻，开始以玩家的视角进行接下去的叙述：“阿瑟很聪明，我能推测到的事情，他没理由想不到，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在炼成失败后，阿瑟得到了安德鲁‘不是人类’这条信息，随后，他自然会就此展开一系列的推理……

我所知的信息很有限，但一样能做出先前的那个假设。而阿瑟对你的了解比我多得多，所以他很快就想明白了……原来安德鲁也不是你的孩子。”

封不觉叹息道：“或许是出于怜悯、也可能是由于愧疚，阿瑟决定不把真相告诉弟弟，因为他知道安德鲁承受不了这个事实。

在你的蛊惑下，安德鲁已经认定是哥哥骗了自己，认定了阿瑟是一个残忍的魔头。如果现在阿瑟再告诉他，其实你这个所谓的母亲才是利用他的人，而且他只是你养着的另一个力量容器罢了……”

封不觉指了指自己的脸，“对于一个被欺骗利用，最终落到这种下场的人来说，那样的真相，太过残忍。”他摇着头道，“阿瑟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唯有在面对安德鲁时，他始终留有余地。他知道弟弟在你的唆使下背叛了自己，却迟迟没有动手，即使到了炼成结束、覆水难收之时，也终究没有下杀手。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阿瑟也算仁至义尽了，他告诉了我治愈方法才离开。而且他考虑得很周全，他让我来问你安德鲁的‘生父’是谁。呵……这其实是阿瑟替你想了个掩盖的方法，这样你就可以顺水推舟地说出安德鲁究竟是什么，又不会暴露你和他不是亲生母子的事。”

“你……你不是安德鲁，你到底是谁？”莰蒂丝用惊异的眼神看着封不觉。

“我是来给你解脱的人。”封不觉回道。

他说着，便重新蹲下身子，双手摁在地上，发动了适才画好的炼成阵。

霎时间血光骤起，能量从炼成阵的表面涌出。

数秒后，光芒散去，封不觉依旧站立着，从旁观视角看，安德鲁已恢复成了正常人的样貌，周身如尸体般的腐烂现象已经不见。

而在他面前不远处，身处炼成阵中心的莰蒂丝，虽然也恢复了人类女性的外貌，但她的身体却即刻开始了腐烂，极度痛苦的腐烂……

【您的召唤专精已解锁，登陆空间有任务更新】

“啊！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莰蒂丝疯狂地凄吼着，痛得在地上不住地打滚。

“不得不说，阿瑟也是个天真的家伙。”这一刻，封不觉的神情，才更像是个冷酷的魔头：“他是一走了之了，仿佛带走了所有的罪恶。但那之后呢？安德鲁治好了自己的伤，并且帮你恢复了人类的身体，往后你们就会以母子的身份和睦地生活下去了吗？在经历了这些事以后，你就会放过那个始终把你当成母亲看待的孩子了吗？”

封不觉退后了几步，与痛苦挣扎着的莰蒂丝保持一定的距离：“我看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这人还有良心，早在那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该打消自己的念头了。

那样的话……少年时期的阿瑟也就不会对你下手。他会像接纳安德鲁一样，去接纳你这个母亲。

他会动手，就表明你从未放弃，而且威胁将近……

十几年的时光，就算是养了两条狗，就算养它们的初衷就是为了吃肉，就算饲主不是个女人，也该放弃了吧。”

“你明白什么！他们是怪物！死有余辜！我的丈夫、孩

子……都是被他们这样的怪物杀死的！”荻蒂丝用最后的气力咆哮道，“我让这两只小怪物付出代价，又有什么错！”她狰狞地笑了起来：“你要我放过他们？哈哈哈……每一天，每一分钟！当我对他们露出笑容，当我拥抱他们，当我哄他们睡觉时，我都恨不得剥了他们的皮！是这帮怪物欠我的！我要他们偿还难道不对吗！”

“原来如此……由于你个人的仇恨，迁怒到对方的整个种族，然后抓两个无辜的小孩，完成一次自欺欺人的复仇。”封不觉总结般说道：“撇开你那荒谬的逻辑，或许从客观上来说，你的做法也没错……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来说，他们两兄弟对这个世界确实是威胁。不过，同样是站在人类的角度上去看……”

此刻的荻蒂丝到了濒死之际，腐烂已经扩散到了内脏，她双眼鼓出，看着封不觉从口袋里取出了一件东西，那是一把小木梳子，梳子上，刻着A.A的字样。

“那个时候……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所组成的那个家庭……那时的欢笑、泪水，那些幸福，难道全都是虚假的吗？你在那张照片后面写下那行子的时候，对那段日子，真的没有丝毫的眷恋吗……”他顿了一下，接道：“怪物就没有人性和感情吗？在我看来，人类可以比怪物更残忍。是个这个扭曲的世界，造就了像你这样的、真正的怪物。”

封不觉拿起那把梳子，放在眼前：“这只是一块普通的木头……是兄弟之间的羁绊，拯救安德鲁脱离了痛苦。”他垂目看着荻蒂丝：“可在这世上，又有什么能拯救你呢？”

【隐藏任务已完成】

【观看结局后将自动传送】

一片空阔的草地，一栋黑森森的大屋。

一个人影从大门走了出来，金发，满身污迹，其眼神充满了空洞和迷茫。

天上的乌云恰在此刻散去，安德鲁看到，就在门前的小路上，在他前方不远处，站着一个矮小的身影。

“哥……哥。”安德鲁只是本能地喊了对方一声，但他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

“因为不太放心，所以决定在附近看看再走。”阿瑟还是显得很平静。“发生什么事了？”

“我……我杀了她，我杀了……妈妈……”安德鲁这说话时，两行泪水已从他的眼眶中涌出。他用袖子在脸上抹了一把，“她……她不是我的亲生……”

“好了，我知道。”阿瑟打断道，他上下打量了弟弟几眼：“你的伤好了？”

“嗯……”安德鲁回道：“但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是……是什么怪物……”

“怪物？”阿瑟重复了一句，接着是冷笑，“哼……既然已经伤愈，你是什么都无所谓了吧。”他说着，打了一个响指。

刹那间，火光冲天，安德鲁背后的大屋像一个被点着的火柴头，瞬间燃成了一团巨大的火球。

“都结束了……”阿瑟吁了口气，说道：“你要做的，就把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里，把其他的种种都付之一炬。”他望着天空：“你是恶魔也好，妖怪也罢，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怪物，就以怪物的身份活下去，没什么好羞愧的。”他顿了一下：“如今，我也已没有任何理由去变成人类，过所谓平静的生活了……我要离开这个小地方，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你要一起来吗？弟弟。”

“我……”安德鲁犹豫了几秒，然后他也笑了：“呵……双手沾满血腥的怪物两兄弟，一同在萨缇大陆上兴风作浪吗？”

“听上去挺不错的不是吗？”阿瑟笑道。

“是啊……哥哥。”安德鲁很难得的，露出了坚定的眼神。

月下，风起。

两条人影，并肩走在了乡间的小路上，他们身后的冲天大火，烧尽了过往的黑暗。

眼前的道路，通往未知的未来。

第257章 首个角色任务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10000，游戏币：100000】

【获得物品/装备：无】

【完成/接受任务：6/6】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1，破解世界观：无】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450】

【技巧值加成经验：4500，游戏币：45000】

【剧本通关奖励：拼图牌*1】

【隐藏任务奖励：开始召唤专精任务链】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嗯……这最后的结局……"封不觉还在回味着刚才剧本结束时的一幕："居然是励志的气氛，有种庞大的冒险故事刚刚拉开序幕的感觉……"他顿了一下，"但两个主角好像不是什么好人吧！"

【您已新增一条角色任务】陌生的系统提示忽在他耳边响起。

封不觉还记得在剧本里听到过【您的召唤专精已解锁，登陆空间有任务更新】这么句话，想必就是指这个了。

作为一个详读过游戏说明，而且时常会上论坛收集信息

的人，封不觉显然是知道“角色任务”这个设定的。

在游戏中期，玩家有几率在一些特定情况下（未必需要身处剧本中），触发“角色任务”，这类任务是无法放弃或共享的，在任务栏里也看不见，只有在登陆空间的触摸屏上才可查询进度。

角色任务，可以被视为一种变相的奖励机制，这种任务不可能失败，也没有时间限制。比如封不觉现在接到的这一条：【使用召唤系技能，并成功唤出召唤物五十次，当前进度0/50】

“可惜在登陆空间里不能用技能……否则一两天内就能刷完了。”封不觉看着任务嘀咕道。

各位或许会奇怪，他只是刚刚开启了召唤专精，根本没有召唤系技能，为何能说出这种话来。

其实答案很简单……【看招】

技能说明写着：玩家可选择已开启的任何一项专精，并随机发动一个该专精的主动技能。

没有说不能选召唤系……

而且封不觉还有一个优势，正经学过召唤系技能的人都明白，有很多召唤是需要条件的，撇开体能值、灵力值、或者生存值不谈，不少召唤技能，还会需求一些很无厘头的东西。

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这个……

【名称：召唤术——水手】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召唤】

【效果：召唤一名强壮的水手为你作战（冷却时间60分钟，存在时间10分钟，同一时间最多存在1名水手）】

【消耗：10%体能值，20%灵力值，一罐菠菜】

【学习条件：召唤专精F】

【备注：这是个外形古怪的水手，他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他顽固、孩子气，但很有正义感，敢于挺身而出，他就是那种会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英雄救美的家伙，打架时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这个例子中有两点要提一下，首先是“同一时间最多存在”的概念。

虽然冷却时间比存在时间长的召唤物，貌似本来就最多存在一个，但这可是惊悚乐园，在无数的技能和物品中，自然也有着“减少冷却时间”的东西，只要配合着用，完全可以做到多重召唤。

因此，技能上会写明，这些召唤物在同一时间可存在几个。当然，如果是两名不同的玩家，召唤同一种召唤物，那就可以两只并存了。

其次，要提的第二点，就是消耗那项中的“一罐菠菜”了。

这玩意儿，可不是玩家自身能产出的东西，如果不去买、不去找，那玩家永远发动不了技能……

这个召唤水手的技能还算好，因为罐装菠菜在系统商店有售。还有许多召唤技所需的材料，根本没处买去，只能靠玩家自己去找。

像什么生锈的铁钉、空的矿泉水瓶、有洞的袜子、时钟里的指针、擤过鼻涕的纸巾、发霉的面包等等……各种勺大碗小的杂物，都有可能。

这个设定让人蛋疼之深，已经遭到不少玩家的抱怨了。当然，抱怨归抱怨，很多人都是痛并快乐着，一边抱怨，一边乐此不疲地收集着那些消耗物。

这只能说明一点……这个设定虽然充满了恶意，但也很有趣……

当然了，也有很多的召唤物，是不需要消耗特定物品

的，只要消耗玩家身上的三种数值就可以了。

而封不觉用【看招】发动的召唤术，无疑都会是这一类的。因为他身上根本就没有特定消耗物，【看招】又不可能发动超出其能力的技能来。

除非……他随机发动出那种“消耗一件精良级装备”，“消耗生存值补充剂（中）”，乃至“消耗游戏币”、“消耗技巧值”的召唤术……

那就算他倒霉吧。

“牺牲了六张拼图牌才开启的召唤专精，同时又解锁了任务链，得好好练练才行……以后一进剧本，只要条件合适，就先随便放个召唤系的技能好了。”封不觉一边念叨着，一边打开了通往储藏室的门：“虽然不知道会召出什么东西来……但游戏说明写着召唤物是可以随时解散的，应该无妨。”

他来到了第一根玻璃柱下，果断选择了40%经验的额外奖励，一次加了108000的经验值。

【您已经升到了28级，体能值上限增加，当前为2800/2800】系统提示随即响起。

“这40%经验真是越吃越过瘾啊。”他感慨了一句，然后走向第二根玻璃柱。

这次封不觉抽到的拼图牌是【拼图牌-皮夹克】，他依照惯例将储物箱中的另外三张牌拿出来，在菜单中选了“组合”选项，结果还是【未能检索到合理序列】。

他将拼图牌全都放入箱子，回到了电梯里：“嗯……今天晚饭吃得比较早，现实时间才七点多，换到睡眠模式太早了，剩下几个小时……”他的视线在几个模式间徘徊着：“要不然……去试试杀戮游戏的无差别混战模式？”

第258章 危险的交易

傍晚，一片空寂的沙滩上。

一个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

这是个黑发的男子，身着黑色的西装。他看上去很年轻，却又散发着成熟的气质。他也很英俊，在必要时，他可以表现得很有魅力，但此刻，他只是摆着一张慵懒的面孔，打着哈欠，百无聊赖地揉了揉有些杂乱的发型。

文森特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他遥望着天际，视线很快停留在西北角的天空。那里，有一朵云彩，孤零零的云彩，在晚霞中显得如此特别、鲜艳。

时间流逝，夕阳西沉，那朵云彩渐渐向东西两边扩展，在天际形成狭长的一道烟霞，看上去宛若一列倒悬于空的浅滩。

随着夜幕降临，风渐渐停了，风平浪静的海面，变成了暗紫色，直到一轮暗红色的新月攀上天空，又为其蒙上了一层朦胧的红。

“你来得太早了。”西蒙的声音突兀地从文森特的背后响起。

文森特没有回头，也没有丝毫诧异：“时间，是我们最不缺的东西。等待，也是一种放松。”

“老师的话，总是很有哲理的样子呢。”一个带有些稚气的声音传来，说话者看上去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他同样身着黑色的西装西裤，其长相可谓清秀俊美，那精致的五官恐怕连女人都要妒恨。

“嘿嘿嘿……他只是望着天空发呆，却还要装文艺罢了……嘿嘿嘿……”伍迪猥琐的笑声也在此刻出现。

“嚯嚯……”又有笑声响起，一个矮矮胖胖的、如企鹅般的家伙现身在了四人附近，“文森特、伍迪、西蒙、席德。”尤先生的视线逐一扫过了四人的脸上，“又能看到四位齐聚，我还真是荣幸呢。”

“咳……咳……如果你不是真的很荣幸，就不要说出那种话来。”一个病怏怏的年轻人，像是幻影一般浮现在了海面上，对着尤先生说道。

在他的身边，还有另外的两个影子，同样是以一种虚浮的状态，立于海的表面。

“死亡（Death）又没来吗？”西蒙将他那冷峻的目光投到了那三个人影上。

瘟疫回道：“你知道的，他对自己的下注对象有着绝对的自信，因此根本不去关注。”他又捂着嘴咳嗽了两声：“毕竟……他选中的可是【吞天鬼骁】啊。”

“嘿嘿嘿……你的意思是，我们手上的那些牌，就得多费些心了是吗……”

瘟疫身旁的一名女子这时插嘴道：“你让封不觉入手灵能武器的事情，不就证明了这点吗？”

“嘿嘿……你好像很不满啊，灾荒大人……”伍迪阴险地笑着。

“这件事，我已经处理过了。”西蒙打断了他们，以免这两个家伙一言不合打起来：“在尤先生上演完那场闹剧的第二天，就已解决。所以，无须再作争论。”

西蒙所指的，自然就是封不觉遇到K3-赤铁的那个剧本了。那是死亡问答后，封不觉所排的第一个团队生存模式本，结果他就遇上了理论上几乎不可能多次遭遇的衍生者。很显然，这是有人在幕后操控的……而封不觉在那个剧本的损失也是有目共睹，几乎是一夜回到解放前的状态，这就是他过早获得灵能武器的代价。

“那些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多提及了。”文森特接着西蒙的话说道：“说正事吧。”

“正事就是，你选中的人，已经领悟了【魂意】。”站在瘟疫另一侧的战争说道：“这进度太快了。”

伍迪猥琐一笑：“嘿嘿……你那瘟疫老弟选中的家伙，才刚过三十级，召唤专精就到B级了，这你倒不嫌快吗？”

战争那无眸的双眼幽茫一现：“不要扯开话题，伍迪，你知道那不一样。”

“啊……总感觉要吵起来了呢……”不知为何，席德一边说话，一边抱着自己的胳膊瑟瑟发抖：“我最讨厌争吵了……”

尤先生在一旁，看着地狱四贱客和天启三骑士剑拔弩张的样子，表面上是不动声色，心里则是在幸灾乐祸，巴不得这帮货翻脸开打。

“战争大人，说得没错。”没想到，这句话竟出自文森特自己之口：“我的人，掌握【魂意】的时机过早了……这未必是好事。”他顿了一下，又道：“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便不可逆转。如何将其解决，才是我们要商议的。”

“嘿嘿嘿……你这么说，想必是已经有了让大家都满意的办法咯？”伍迪显然是很了解文森特的。

“我的人，在未来四十八小时的现实时间内无法进行游戏。”文森特道：“这种程度的让步，可以了吗？”

他环视一周，没有人说话，随后，他又接着道：“没有异议的话……”他看了一眼瘟疫：“瘟疫少爷，你去走一趟吧？”

瘟疫微微欠身，笑道：“乐意效劳。”

文森特又道：“但是，诸位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一听就是个危险的交易呢……”尤先生瞬间闻到了阴谋的味道。

“此时此地，除了没有下注过的西蒙以外，你们六位所选

的人，正好可以凑一盘杀戮游戏，不是吗……”文森特邪邪地笑道：“我的要求很简单，让他们打一场。”

“哼……原来是这种条件。”战争第一个冷笑出声：“正合我意呢……反正我的棋子，是不会输的。”

“我也乐意奉陪。”灾祸接道。

“既然老师这样说了……”席德通常是不会反对文森特的意见的。

瘟疫和尤先生对视了一下，耸耸肩：“既然大家都不反对……”

“嘿嘿嘿……听上去会很有趣呢……”伍迪阴笑着：“不过，这样真的好吗？”他转头看着文森特：“高手间的博弈，超越极限的死斗，或许会让他们变得更强哦……嘿嘿……对你来说，这可没有半点好处。”他眼镜的镜片上仍是白光一片，没人知道他此刻的神情究竟如何：“你到底……想从这场战斗中，看到些什么呢？”

文森特没有回答伍迪，他只是面向西蒙，悠然地说道：“裁判先生，你意下如何？”

第259章 披风争夺战（一）

由于在上个剧本当中什么消耗品都没用过，封不觉也就没去商城做补给，直接进入了队列。

【疯不觉，等级28】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杀戮游戏（无差别混战），请确认。】

【已确认，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六人。】

这句话过后，封不觉经历了进入游戏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段等待时间，他等了三分多钟，下一行提示还没出来。

“不会吧？”封不觉心道：“既然是无差别混战，那随便拉六个等级差不多的人进来就行了啊，要等这么久？”

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只是个开头。

接下来，经过了二十五分钟的漫长等待，封不觉仍然没排进剧本，而且他也无法中断这队列或是做其他的操作……

“这什么情况？服务器卡住了？”正当他准备强制离线的时候。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这句提示及时出现了。

【载入开始，请稍等。】

“嘿嘿嘿……让你的对手颤栗吧，让他们体会真正的恐怖！”

封不觉闻言就一愣：“虽说这台词是听过几遍了……但这似曾相识的说话声和辨识度极高的阴笑是怎么回事……”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杀戮游戏。】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随机抽取一件可用的完美级装备。】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封不觉看到胜利奖励的那一刻就惊了，心道：居然有这种事，赢了就能百分之百拿一件完美级装备，而且还是“可用的”？这是要疯啊！

令人惊奇的事，才刚刚开始……

这一回，他根本没进入那种观看CG的被动观影模式，剧情简介的字幕直接从触摸屏上出现了。

而他身处的电梯，也在这时动了起来，以高速向上方移动。

【高谭市（Gotham City），2009年。】

【布鲁斯·韦恩在与Darkseid（亦称达克赛德，黑暗君主。为最强新神，天启星的统治者）的战斗中丧命后，高谭市治安严重失控。黑帮势力猖獗地活动，双面人、企鹅人等超级罪犯间大打出手，妄图争夺城市的霸权。】

【夜翼（迪克·格雷森，初代罗宾）和蝙蝠女建立了“神网”组织——一支由可靠的盟友们构成的队伍，试图控制局面。但这次危机持续的时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这座城市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黑帮们发现蝙蝠侠已经不在，他们意识到这是重新划分高谭市地下势力范围的大好时机。所有人都参与到了这场犯罪的狂欢中，不仅是那些成名已久的大佬，还有一些更年轻、更加野心勃勃的新人，也开始展露头角。】

【高谭警方已处在了崩溃的边缘，警察们忍受着长时间的危险巡逻，还要担心自己的家人有没有遭到攻击，很多人发现……除了辞职以外别无选择。】

【到处都是暴乱与抢劫……市长已经宣布高谭市处于紧急状态。】

【高谭市的人民在期盼一个救世主的出现，一个可以让街头恢复秩序的人。】

【他们在期盼着……蝙蝠侠。】

【而城市中的超级英雄们，在打击罪恶的同时，为决定由谁来继承蝙蝠侠的衣钵，也展开了一系列的争斗】

剧情简介的字幕和语音皆是到此为止，电梯也在这一刻停了下来。

封不觉详细记得有关杀戮游戏这个模式的几条说明，尤其是最关键的那条：【杀戮游戏以玩家间的相互对战为核心，该模式下将减弱剧本本身的恐怖元素，可能出现任何世界观或任务，地图大小格局将根据玩家的数量及各自能力生成。】

所以，封不觉很清楚，这种世界观的出现也是很正常的……

【主线任务已触发】

【成为剧本中唯一存活的玩家】

这段提示出现后，电梯的门就打开了，这宣告着剧本已正式开始。

嗒嗒嗒——

门一开，封不觉就听到了冲锋枪的响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抱头翻滚。

“不至于吧！我才刚进地图就被人埋伏了？”封不觉惊道：“没理由啊？”

他显然是多虑了……在这种模式下，六名玩家自然都被分配到了地图的各处，登陆空间的电梯门，也是在同一秒开启的。

封不觉听到的枪声，只是剧本之中，一个戴着面罩的匪徒对着天花板在射击而已。

原来，封不觉那个电梯的门外，是一家银行的大堂，而他出来的瞬间，恰好有一场劫案拉开了序幕。

“全都给我趴下！”一名匪徒喊道。

封不觉在他这句话喊完以前，已经是妥妥儿地趴在地上了，这会儿他抬头一看，立即明白了眼前的状况。

“一、二、三个人……”封不觉本能地收集着视线中所见的信息，并作出了大量的推测，“两个似乎是从事重体力工作的，一个左手有海员的纹身，但拿枪和走动的姿势不像是受过专业训练，可以排除军队背景……”他的目光又扫到了银行大门的方向，“街对面那辆车里应该还有一个劫匪，是他们的司机……”

“别动！我让你别动你听不懂吗？混蛋！让我看到你的手！”匪徒们正试图控制住场面，而且他们很成功。

封不觉的位置离柜台相当远，旁边就有一根柱子，只要他趴在地上，不做太大的动作，那些匪徒根本不会来注意他。

“夹克、牛仔裤、运动衫、运动鞋、皮鞋……全部是便装，戴的都是商店里就可以买到的滑雪面罩。”封不觉可是冷静得很，对这伙匪徒的分析在他脑中飞快地进行着，“守在门口的和正在装钱的那两个各有一把手枪，手臂有纹身的家伙应该是头儿，有一把手枪和一把拿冲锋枪……”他冷哼一声，心道：“仅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这三人没有一个是职业罪犯，充其量只是持枪的平民，车里的司机估计连他们都不如……”

“嘿！你干什么！”拿冲锋枪的那个匪徒忽然朝着正在装钱的同伙吼道：“你以为我瞎了吗？把藏进上衣口袋里的钱拿出来，别干蠢事明白吗？你这蠢货。”

“嗯……可以排除家庭团伙作案的可能……”封不觉看到这一幕后，基本已完成了对这帮人的观察，“哼……三个蠢贼，事先根本没有周详的计划。从门口那家伙张望的动作就能判断，他根本不知道警车会从哪个方向来。而那个装钱的，还没想好究竟要装多少才合适。

至于那个领头的家伙，一不知道摄像头的位置、二不知道安全警报多久会招来警察。万一在街对面负责开车的同伙听到警笛后溜了，他肯定也没有后备的逃跑方案。”

封不觉很快就不再看这些人了，他双手抱头，将脸埋在手臂间，乖乖地趴着：“我还是少管闲事比较好，越是这种业余罪犯，越容易做出不可测的行为，我要是奋起抵抗，天知道这帮货会怎么样，到时候这三位进入受惊性歇斯底里状态，局面反而会失去控制。”

可大约五分钟后，封不觉又把头抬了起来：“我要不要提醒他们一下……该撤退了。”他忽然又想到了什么，“不是哥看不起你们……三位对警方赶来的时间完全没有预估过，装多少钱也全凭一股贪念，这样肯定会拖延很久。到时候警车一来，几位听到警笛声后，铁定惊慌失措，荒腔走板，极有可能撤退失败，演变成劫持人质对峙的局面……”

“该死！警察来了！快走！”果不其然，就在这时，站在门口的那个劫匪听到了警笛声，大喊起来。

装钱的那个匪徒快速将两个塞满现金的背包拉链拉上，带头的匪徒上前接过了一个，两人各拖着一个背包向门口冲去。

此刻，这两个背包都已被填得满满当当，但正是这个过程，让劫匪们错过了逃离此地的最佳时机……

“嘿！嘿！该死！”门口那个匪徒冲着街对面吼了两声，转过头，正好迎上了他的两名同伙，他用手指着街上：“那狗杂种跑了！”

“干！”“该死！”另外两名匪徒也是各自爆了句粗口。

其实，就算同伙没跑，他们仨也没有时间穿过马路了……

银行门口的街上很快就停满了警车，一众警察打开车门陆续涌下，荷枪实弹地瞄准着银行大门。

一个手持扩音喇叭的警官，冲着银行内喊起了经典废话：“里面的人听着，这里是高谭警方，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出来投降！”

“后退！你们这帮混蛋！我们手上有人质！”带头的匪徒躲在大门旁的一堵墙后，别过头去对外面吼了一声，随即又压低了声音，对他的同伙道：“愣着干什么？快去看看有没有其他出路！”

看着这三个家伙的表现，以及事态的发展，封不觉无奈地叹了口气，又一次把头低下了，“唉……一帮白痴……”

第260章 披风争夺战（二）

“搞成这种局面，连我都很难脱身了。”封不觉念叨着：“发动灵识聚身术往外冲的话，就算这三个家伙打不中我，外面的警察也会把我射成筛子。”

负责看门的那名匪徒这时从封不觉身边走了过去，封不觉略微抬头回望了一眼，发现身后的那扇电梯门已经不知所踪，变成了一堵墙。很显然，玩家进入剧本的入口只有他们自己能看到，而且玩家一走出来就会消失。剧情人物对这些则是视若无睹的，可能在他们眼里这里本来就什么都没有。

“先看看情况再说吧……”封不觉决定再观望一下事态的发展，他将注意力暂时放到了游戏菜单中。

……

进剧本到现在，封不觉还尚未检视过这个剧本中的五名对手，正好趁这会儿看看。

不看不打紧，一看吓一跳。

“有没有搞错！有三个是战斗力排行榜二十名之内的人？”封不觉只要进一次商城，就会顺道去瞥一眼各个排行榜的情况，以他的记忆能力，自然是将榜上有名的个人和社团全都装在了脑子里。

“我记得这个三十一级叫【悟死参玄】的，是【秩序】的‘醉生梦死’四大高手之一吧……和抽烟喝酒烫头那货属于一个级别啊！还有这个同样三十一级的【七杀】，貌似是龙哥那个社团的三号人物……”由于经常逛论坛，如今的封不觉基本已能叫出各大工作室中明星玩家的昵称了，“喂……三十二级叫【湿婆】的家伙是【诸神】的老大吧？他等级排行榜也在第五名上啊！和前四名一样都是三十二有没有？”

除了这三个名字外，另外两人中还有一位，是封不觉曾经在团队生存模式中遇到过的，昵称【才不怕呢】，“这姑娘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心中已然是大感不妙，“等等……难道……除了我以外的这五个人，全部都是战斗力排行前二十的人吗？”

封不觉本能地将事情往最坏的情况去想，可悲的是，他又对了……

【悟死参玄】，三十一级，男，秩序工作室，战斗力排行榜第八位。

【湿婆】，三十二级，男，诸神工作室，战斗力排行榜第二位。

【七杀】，三十一级，男，刀锋工作室，战斗力排行榜第十五位。

【才不怕呢】，三十级，女，江湖工作室，战斗力排行榜第二十位（匿名）。

【曌影王】，三十级，男，个人职业玩家，战斗力排上榜第十九位（匿名）。

以上就是封不觉要对付的五个人了，等级方面，明显都比他高，战斗力上，应该也是稳压他不止一筹。

如果说，惊悚乐园有一张“玩家综合实力榜”，那封不觉肯定可以排到很前面。而上面那五位，或许会有几个直接跌出前五十。

但现实是，没有那种榜，因为“智谋”这玩意儿实在是无法量化……

因此，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或者说，从另外那五名玩家中任何一人的角度出发，都会认为封不觉是这次杀戮游戏中最弱的一个。

不过，被别人当成弱者，也是有好处的。

常言道——枪打出头鸟，在这种无差别混战的模式中，众人的焦点自然都会集中在湿婆这个明面上的最强者身上；对悟死参玄和七杀，必然也会有几分忌惮；而才不怕呢和曌影王，在战斗力榜上都是匿名的，那三个大人物很可能没听说过他们，他们彼此间也互不认识，相对而言就会受到轻视。

至于封不觉……人家在游戏菜单里扫上一眼，看过了其他几名对手的名号，最后看到一行字：“疯不觉，28，生存中”，想必脑中一连串的反应就是……不认识、等级最低、战五渣吧。

在这样的前提下，“最弱的”封不觉，是很容易被忽视、甚至被无视的……其他人应该不会拿出特别多的精力来提防或刺杀他，这也算是一种优势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想当然地以为他最弱。

悟死参玄曾经听梦惊禅提起过“疯不觉”这个名字，可惜他没当回事儿，很快就忘了。

七杀也听龙傲旻介绍过这个疑似连环杀人狂的家伙，然后……他也没记住……

而湿婆和曌影王，对觉哥的昵称完全没印象。

唯有不怕妹子认得这家伙，而且记忆犹新……至少在她看来，封不觉一点都不好对付。

……

“混蛋！我让你躲！给我滚出来！”去寻找退路的那名匪徒不多时又返回了大堂，还拽了个人回来。

那人应该是银行的一名员工，身穿银行的制服，满头大汗，一脸惊惶。

“怎么回事？”拿冲锋枪的匪徒一边鬼祟地朝银行外张望，一边问道。

“他躲在厕所里用手机跟警察通话呢。”手枪匪徒回道。

装钱的匪徒插嘴问道：“找到其他出路了吗？”

“所有窗户外面几乎都有栅栏，厕所的那扇窗又太小了，再说后面的几条街上也都有警察。”

“该死！”装钱匪徒骂道。

“把他的手机给我。”冲锋枪匪徒这时又道。

他的同伙儿刚才就已经把手机夺下了，闻言便扔给了他。

他接过手机，看了看屏幕，随后按了个速拨键，仅过了三秒，电话便接通了。

“怎么样？先生，你没事吧？刚刚怎么中断……”一名警官压低了声音快速地说了起来。

但冲锋枪匪徒出声打断了他：“不，他有事，有很严重的事。”他打了个手势，示意同伙将那人带过来。

手枪匪徒会意，上前踹了那人一脚，那名银行员工在枪口下只能就范，朝着银行大门那儿战战兢兢地走去。

“听着，臭条子，听好我的条件。”冲锋枪匪徒拿到了这部手机，就不用冒险探头出去喊话了，他躲在墙后，对着电话那头的警员道：“给我准备一架直升机，还有飞行员，让你的人全都撤到三个街区以外去。”话音未落，他放下冲锋枪，拔出了腰间的手枪，当即就扣动了扳机。

那名银行职员应声而倒，血喷了一墙一地，这一幕就发生在银行大门前，完完整整地展现在了街上那些警察和警戒线后的市民、记者们面前。

冲锋枪匪徒提高了声音，同时对着手机以及银行大堂内的人质们说道：“从现在起，直到我看到直升机为止，每隔十分钟，我就杀一个人质。谁要是想耍花招，下场和他一样！”说罢，他就中断了通话。

“上帝啊……”那个装钱匪徒单手压着额头，看着地上的那具尸体，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呼……上帝……上帝……你杀了他，这……”他忽然忍不住了扯开面具，朝地板上吐了起来。

人质中本来就有不少女性，适才看到血浆乱喷，因为过度害怕没来得及反应，现在那位一吐，弄出了连锁反应，不少趴在地上的人质改为跪姿，也吐了出来。

“你这蠢货！像个娘儿们似的，真是废物！”冲锋枪匪徒骂了一句，他随即又端起了冲锋枪，冲着人质吼道，“嘿！嘿！嘿！谁让你们起来了！都给我趴下！双手抱头！”

“里面的人听着，我是警方的谈判专家，我没有带武器，能让我进来跟你们谈谈吗？”一名中年男子来到了银行门口，他手里拿着扩音喇叭，身上也没穿警服。

嗒嗒嗒——

回应他的是冲锋枪的扫射，不过这子弹是朝地上打的，射击的人也只是伸出了枪口胡射一气，并没有探头瞄准过。

谈判专家只好逃了回去。

“还有八分钟，我就再杀一个人质！”这句话，就是那名匪徒的回应。

装钱匪徒吐完以后，似乎感觉好一些了，他把气喘匀了以后，说道：“也许……呃……也许我们该听听他想说什……”

“闭嘴！给我他妈的闭上你的臭嘴！”冲锋枪匪徒喝道：“这里由我做主！”

“直升机不会来的。”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

由于大堂内的人质们全都吓得不敢出声，封不觉的这句话很清晰地传到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是谁？”冲锋枪匪徒问道：“是哪个混蛋在说话？”

“是他！”手枪匪徒离封不觉最近，他听得很清楚，“是那

个穿紫色长西装的小子。”

“你，替我守一会儿大门。”冲锋枪匪徒对装钱的匪徒道了一句，后者闻言便伛偻着身子朝门口行去。

两人交替后，冲锋枪匪徒径直走向了封不觉的所在，“给我起来你这混蛋！”他抓住封不觉的头发向上拎，使其从趴姿变成了跪坐，“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封不觉被动地仰头看着对方，脸上倒是镇定自若的神情：“我说，你要的直升机是不会来的，别说八分钟，就算八十分钟，也不会来。”

“混账……”这匪徒恶狠狠地用冲锋枪抵住封不觉的额头：“你以为自己很聪明？嗯？说！你是什么人？你也是警察吗？啊？或者你想耍我？想充英雄？”

“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我只是想提醒你，门口那条双车道的马路，即使算上非机动车道，其宽度也不太可能让直升机降落。”封不觉的回答很有技巧，他轻描淡写地避开了有关自己身份的解释，并立即将话题转到了对方会感兴趣的部分，“就算警方真的调来了直升机，也不可能停在大门口。你们至少得走到距离这里最近的一个十字路口才能登上去。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必然要走出银行大门，暴露在狙击手的视线内。”他顿了一下：“你已经杀了一个人质了，鉴于高谭市这段日子的现状，我相信警方已经有了当场击毙你们的充分理由……”

“噢！天哪……”装钱匪徒在靠近大门的墙边听到了这番言论，当即单手捂头，用极度害怕的哭腔道：“我们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行了！闭嘴！”冲锋枪匪徒对那神烦的同伙又吼了一句，随后看着封不觉，松开了其头发，说道：“哼……这就是你要说的？”

“我还没说完。”封不觉回道：“我顺便告诉你警方下一步

的行动策略好了，再过几分钟，他们就会宣称调用直升机非常困难，让你暂时不要再杀人质，多等几分钟。而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会紧锣密鼓地布置战术小队、安排狙击手就位。”他思路清晰，语速也极快，也不管对方能不能消化得了：“按照你那十分钟杀一名人质，等待直升机帮你们脱身的计划，无非就是两种结局：

一，当你杀掉一定数量的人质后，警方声称直升机已到，将你们诱出并击毙。

二，当你杀掉一定数量的人质后，警方采取强攻。

至于警方究竟会怎么做，取决于他们掌握的情报量，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是否知道劫匪的人数。很可惜，你把那位与警方通过话的先生杀了，如果他还活着，你还可以从其口中问出他透露了多少关于这里的情况给警察，但现在嘛……”

封不觉冷笑一声：“另外，我还要提醒你，在接下来的任何一分钟，都可能会有某名‘义警’来干预这事，夜翼、罗宾、女猎手、黑金丝雀……等等，恕我直言，只要来一个，恐怕三位就会被活捉了。”

他长吁一口气，看着眼前那个被惊得呆若木鸡的匪徒，又补充了道：“大约十分钟前，肾上腺素的过度分泌已经让你处于失控的边缘。你在人质劫持阶段想到的逃生方式，比你在抢劫策划阶段想到的计划更加糟糕。”他用嘲讽的语气道：“呵……当然，如果那也能叫‘计划’的话。”他笑了笑：“同时，你因冲动而杀人的举动，也让你和你的同伙陷入了无路可退的境地。如果你们不想在今天就死掉或者进监狱，最好立即想个别的主意，否则……”他模仿钟表的声音，戏弄着对方：“嘀嗒嘀嗒……时间可不等人，超级英雄们随时会来哦。”

“你……究竟是什么人……”冲锋枪匪徒在听完封不觉的分析后，还真就冷静了一些，不再是那种杀红眼的状态了。

封不觉分别观察了那三名匪徒的眼神，然后，他面露冷

笑，无所顾忌地站了起来，“这依旧是个非常次要的问题，此时此刻，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逃脱。”

……

五分钟后，银行那一排玻璃大门后面的金属卷帘门（电子控制，不是手动拉下的那种），开始缓缓下降，很快便全部闭合起来。

这一刻起，街上的警察，银行内的绑匪，彼此全都失去了观察对方动向的途径。

几乎在卷帘门完全闭合的同一秒，刚才警方用来与劫匪通话的那部电话响了。

那名已经被射杀的银行职员，之前躲在厕所里的时候，先是用手机报了警。那次通话始终没有中断，直到警方赶到，他的号码就被直接转到了现场的另一部警用电话上。

“我是克莱普顿警官。”负责现场指挥的克莱普顿接起电话道。

“你好，警官。”封不觉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我想你也一定注意到了，我和刚才跟你通话的那位先生，不是同一个人。”他停了一秒，接道：“不过这对你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从现在起，将由我接手沟通的工作，你可以称我为无名氏。”

“人质现在怎么样了？都还安全吗？”克莱普顿迫不及待地说道：“听着……直升机还要……”

“忘了直升机吧，警官，那只是个玩笑。”封不觉打断道：“至于人质，他们很安全。我可以向你保证，刚才那粗暴的一幕，只是一次意外，我想你我都不愿看到这样的场面再度发生不是吗？”他轻轻笑了两声，这让对方不寒而栗。

“听着……如果你们现在出来投降……”克莱普顿回道。

“有两件事，我想说一下。首先，这部手机快没电了，接下来，请你拨打银行柜台上的电话与我通话，我想号码不需

要我告诉您了吧？”封不觉说着，就挂断了电话。

“快快……”克莱普顿对着身后那辆监控指挥车里的同事们摆手示意着。

后车厢里的工作人员全都听到了通话的内容，封不觉的话还未说完，他们就已行动起来了，不到一分钟就接通了电话。

克莱普顿听了几秒话筒里的嘟嘟声，随后，封不觉的声音又一次传来：“第二件事……”他倒是开门见山：“如果我的推测没错，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小队，眼下已在着手入侵我所处的这栋建筑。我知道他们只需要用工具卸掉几条铁栏杆，就能轻易从一楼的窗户进来，至少有五个房间可以作为进入的突破口。然后，他们会悄无声息地靠近，确认我们的人数、方位。接着，在一个他们认为合适、且有把握的时机上，你的人会从外面切断电源，让这里陷入一片漆黑。最后，在我们尚未反应过来之时，几个戴着夜视镜的壮汉就会将我们缴械并制服了。”

克莱普顿用手捂住话筒，转过脸，他脸上的表情甭提多精彩了，“难道有内奸？”他压低了声音对旁边的人道了一句。

封不觉的话则还在继续：“以上的情况，是我极度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想了一个预防措施。”他顿了一下，用悠然的语气叙述道：“我已将一部分人质，转移到了保险库内，并且修改了闸门的密码。根据那个房间的体积，以及他们的人数……嗯……氧气大约还可以维持三十分钟左右吧。”

第261章 披风争夺战（三）

汗水从克莱普顿的额角流下，他语气中的紧张和吃惊难以掩饰：“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正在帮你认清局势，警官。”封不觉慢条斯理地回道：“据我所知，目前高谭的警力严重不足，部下们的伤亡是你难以承受的后果。此刻，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在不惊动我们的情况下进入这栋建筑，已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假如你执意要用强攻策略，那必然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另外，我得说明一下，这个银行的保险库可是进口货，设计得很有意思。一旦断电，其内部的通风设施就会被完全阻断，同时，门上的电子锁，会在断电的刹那随机给出一串数字。那时，我们设置的密码也会随之失效，只有联系生产这种闸门的欧洲总公司，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身份识别手续，获取一个特殊的解密程序，再对那个随机数字进行解码，才能重新开启这个保险库。

可惜，里面的人等不了那么久。只要你切断电源，哪怕立即回复通电也没用，空气是不会回流进去的。两分钟左右他们就会窒息，五分钟后，缺氧便会导致不可逆转的脑损伤，而十分钟后，你就该考虑如何向媒体和他们的家属解释他们的死因了。

当然了，你可以祈祷这样一种情况，比如说……你的人，或者某个超级英雄，强大到可以在我们有着防备的情况下，不切断电源就强行攻入这里并制服我们。

虽然我个人对这种情况持怀疑态度，但即使那真的发生了，我也得很遗憾地告诉你，局面仍然不会改变。

人质的生死，还是掌握在我们手中，在三十分钟……对不起，是二十五分钟内，用外力强行打开这个保险库是不可

能的，没有我们提供的密码，你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人质们窒息。”

“好的，好的！”克莱普顿转过头去，冲着旁边的人喊道，“让战术小组停止行动，原地待命！”他叹了口气，又对着电话听筒道：“好了，你都听到了吧？你满意了吗！”

“是的，听得很清楚。”封不觉笑道：“十分明智的选择，克莱普顿警官。”他顿了一秒，接道：“那么……请在十分钟后再打给我，届时我会告诉你，我们的要求。”说罢，他便挂断了电话。

……

银行大堂内依旧很明亮，虽然大门口的那排玻璃门被卷帘挡上了，但天花板上的灯光在白天也是开着的，没什么影响。

封不觉就站在柜台边上，他和克莱普顿说完话，便放下了电话听筒。

那名冲锋枪匪徒一直在旁边举枪指着封不觉，他当然不会如此轻易就信任眼前这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人，只要封不觉在电话中说出半句类似暗号的话，立刻就会被击毙。

而另外两名匪徒离得稍远些，分别在大堂的两翼，持枪监视着已经被聚集到大堂中心处的几十名人质。

“我说的没错吧？只需要随便胡扯一通，就能阻止他们的强攻了。”封不觉耸耸肩，语气轻松地说道。

“好吧，你争取到了十分钟的安全时间，那又如何？你还是没告诉我，我们该怎么脱身？”冲锋枪匪徒问道，这时他的语气已相对缓和，不再是那种穷凶极恶的口吻了。

“在劫持人质与警方对峙的局面下，绑匪方最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先清点人质的数量。”封不觉回道，他还没等对方回应，就接着道：“据我观察，三位目前为止尚未做这件事，好在我已经替你们数过了，除去你们三个和我以

外，这儿一共还有二十九人。”他伸出一手，用手掌示意了一下：“能把枪口先从我面前移开吗？”

那名匪徒盯着封不觉的眼睛看了几秒，眼神像是在示威，随后才慢慢地把枪口给挪开。

封不觉缓步走到银行经理（一名戴眼镜的秃头中年男子）身边，用手指戳了戳对方的后背，“你是这儿的经理？”

“是……是的。”经理的回答有些颤抖，几秒前，他保持着抱头趴地的姿势，大气都不敢出。当听到封不觉的脚步声逼近，他就已经紧张起来了。当封不觉的手指碰到他时，他更是吓得一个激灵。

“别紧张，伙计。”封不觉拍了拍他的肩膀：“我只是想问问，现金袋和用来封口的塑料锁扣在哪儿？”

“哦……在……从柜台后面那扇门进去，在库房里有很多……”经理边想边回道。

“把钥匙和门卡给我。”封不觉又道。

秃头经理愣了两秒后，点头照办了。

觉哥刚才一边对着电话那头的克莱普顿警长说书，一边已将这个大堂里的每一个人都观察了一遍，并根据这些人身上的各种细节特征，推测出了大量的信息。所以，他很清楚谁是银行经理，也知道进出员工区域所必须的钥匙和门卡，就在这家伙的裤袋里。

“你要干什么？”装钱匪徒问道。

“当然是更好地控制住局面。”封不觉回答，“能劳烦你去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吗？”他说着，把钥匙和门卡顺手递向了装钱匪徒。

“什么时候轮到里来指使我……”装钱匪徒不爽地回道。

冲锋枪匪徒打断道：“行了，照他说的做。”他还补充了一句：“就算让他去拿，你也得跟着不是吗？”

老大发话了，装钱匪徒也无奈，他瞪了封不觉一眼，接过钥匙，翻过柜台向库房走去。

待那名匪徒离开，冲锋枪匪徒再度开口，道了两个词：“Now，What？”

封不觉面露微笑，其手中忽然金芒一现，一张闪光的扑克便飞向了距离他只有数米之遥的劫匪。

在这个距离上，死亡扑克的精准度不会有任何差错，疾光一闪，就割裂了目标的喉咙。

冲锋枪匪徒到死都没明白，眼前这个手无寸铁的人，也没有做任何投掷的动作，其手中怎么就会突然飞出致命的武器来。

“你！”远处手枪匪徒看到了这一幕，反应倒是不慢，举枪便射。

乓乓乓……枪声连响。封不觉却是不躲不闪，站在原地。他也并未发动扑克的【盾牌】特效，只是举起双臂，护住了脸。

事情的发展和封不觉预料中一样，对方的枪法果然很烂，在惊慌之下，一股脑儿就将手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完，却只有两发命中。那两发子弹被【回音盔甲】的音壁阻滞了一下，虽然在封不觉的腹部和大腿各留下一个血洞，但伤口并不严重，生存值损失也不过24%而已。

封不觉心中默数着枪响，待对方把一梭子弹打完后，他便一脸淡定地放下胳膊，从行囊拿出了自己的冲锋枪【Moxxi小姐的坏脾气】，他无视那个已经把子弹用完了的家伙，率先对准了刚才装钱匪徒进入的那扇门，他听着那货奔回来的脚步声进行预判，在其冒头的一瞬适时扣动了扳机。

“怎么回……”这句话被嗒嗒嗒的枪响打断了，装钱匪徒刚踏出门就被射了一脸，当场毙命。

“把枪放下。”封不觉已连杀两人，神情却是冷静如常，他

这句话，显然是对着剩下的那名手枪匪徒说的。

“别做梦了！你这杂种！”那手枪匪徒吼着回道，此时，他已躲到了大堂西侧墙边，一个摆放ATM机的隔间（ATM机嵌在墙中，其正面是一个类似电话亭的空间，一米见方，三面被印满图案的防弹玻璃围着，玻璃门可以从里面闩上）里，开始给手枪换子弹。

他不知道封不觉是从哪里掏出武器来的，也不知道老大是被什么玩意儿给杀掉的。他只知道，眼前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肯定不会在乎人质的死活，所以自己手上的枪，就是最后的筹码了，放下岂不是成了任人宰割的状态？

“我数到十，你再不出来投降，就没有机会了。”封不觉冲他喊道。

手枪匪徒的手正在不住发抖，影响了上子弹的效率，他就怕对方立刻冲过来。现在封不觉告诉他要数十下，他反而心宽了一些，觉得自己赚到了一些时间。

“一、二、三、四……”封不觉一秒数一个数，时间掐得十分精确，在数到七的那七秒间，他做了以下几件事：收起冲锋枪、从行囊取出【无尽榴弹匣】、从榴弹匣里取出一枚【马克II型手榴弹（生成物）】、收好【无尽榴弹匣】、拉开手雷的引信并抡起一臂、对准了六七米外那个没有封顶的隔间……

“八……”封不觉数到这个数的时候，就把手雷给扔出去了。

手枪匪徒这时已经上好了子弹，大口地喘息着，并自言自语道：“冷静，我能行的，那家伙已经受伤了，只要我冲出去，动作快些……”

咚，咚，啪，咕噜噜……

这是手雷从隔间上方被掷入，反弹两次后落地的声音。

手枪匪徒看着脚边那枚已经被拔掉引信的手榴弹，在大

脑短路了一秒后，他说出了此生最后的一句话，千言万语，用四个字母就能概括出来：“法克。”

……

砰！一声巨响。

纵然隔着封闭的铁门，爆炸的动静还是难以掩盖的。

“里面在搞什么？先是枪响，现在又有东西爆炸了，这是恐怖袭击吗？”克莱普顿再也等不下去了，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四分钟，但他还是拿起了电话，并且对监控车里的同事们做了个手势。

嘟——嘟——嘟——

“人质没事。”封不觉拎起电话直接说道，“但时间还没到，警官，我讨厌没有时间观念的人，为此你得再等上十分钟，从此刻开始重新计算。”他根本不给对方插话的余地：“如果你再提前打进来，提前了几分钟，我就杀几个人质。”他说完，粗暴地挂断了电话。

……

银行大堂内，人质们依旧没从地上起来，因为封不觉杀完三名匪徒后，顺势缴获了冲锋枪匪徒身上的两把枪，将劫持继续了下去……

“女士们，先生们。”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拖着瘸腿，来到了柜台后面，把装钱匪徒的那把枪也收了起来，“从现在起，这里由我说了算。只要你们配合我的行动，就没人会受伤。

如果一切顺利，几个小时后，你们会坐在餐桌前，与家人共享晚餐。运气好的话，在场的已婚男士们，今晚还可以重逢阔别已久的性生活。”他的语气仿佛是在和一群熟识的朋友们开玩笑，丝毫听不出恐吓的意味，“但是，假如有谁拒绝与我合作，甚至是企图妨碍我……”他将一个带轮子的办公椅推到柜台外侧，坐了上去，端着枪道：“我就对着所有视线中

的活物扫射，直到弹药耗尽为止。”他停了几秒，扫视了一圈人质们脸上的表情，再道：“明白了吗？”

人质们可万万没想到，刚死了三个笨贼，又冒出个反人类的疯子。没有人敢迎上他的目光，也没人敢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人质已是带着哭腔在默念上帝保佑了。

“OK，现在，那位穿米色外套的女士，对，就是你。”封不觉道：“请抬一下头好吗？”

那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金发女郎，身材和相貌倒是普普通通。其脸上妆已经被哭花了，胸前的衣服上还沾了些呕吐液。她闻言后，抬起头来看着封不觉，满脸惧色地回了一句：“请……请不要伤害我……”

“放心，女士，我不想伤害任何人。”封不觉说道：“我注意到，在你左手边的地上，有一个棕色的手提包，我想那是你的东西吧？”

那女人转头看了一眼那个包，然后回道：“是……是的……想要什么你可以拿去……只是……别伤害我。”

“我想问一下，女士，你今天带化妆包了吗？”

“什么？”她闻言本能地一愣，但又生怕回答慢了会激怒封不觉，所以立即接道：“对……带了。”

“你的化妆包里，有没有修眉毛的镊子？”

“是的……有。”

“那么，请你现在过去，打开那个包，再找到你的化妆包，把镊子从里面取出来，交给我。”封不觉顿了一下，补充道：“别着急，没有人催你，我可不希望你因为慌张把东西翻乱了。”

那女人很快就拿到了镊子，战战兢兢地交给了封不觉。

封不觉接过东西，微笑着说道：“谢谢，请回原地趴好，让我看到你的手。”

待她趴回去后，封不觉又转头找到了那位秃头经理，说道：“经理先生，请你也过来一下。”

银行经理左顾右盼一番，没人有反应，看来就是指他了，他只好站起身，走了过去。

“现金袋三十个，塑料锁扣六十个，请你去帮我拿来。”封不觉说着，还指了指装钱匪徒的尸体；“钥匙和门卡在他身上，我想他不会介意你拿回去的。”他做了个请的手势，歪着头；“去吧。”

装钱匪徒的尸体就在柜台后的门框下倒着，走过去倒是顺路。银行经理鼓起勇气，从那脑袋被打成蜂窝的家伙身上捡出了钥匙和门卡，走向了库房。

“哦，对了。”封不觉高声提醒了一句：“别让我等太久，否则……你懂的。”

“是……明白。”那银行经理应了一声，便小跑着取东西去了。

“嘿，那位穿西装的先生，对，就是你，请把你的打火机给我一下，谢谢。”封不觉又对另一名人质说道。仅从右手的指甲，他就能判断出那个男人是吸烟者。事实上，通过观察，他已经从这二十九人身上得到了各种信息，比如职业、婚姻状况、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等……

封不觉把枪放到伸手可及的位置，用打火机稍微烤了烤镊子，扒开伤口就取子弹，面不改色地就把弹片和自己的一些碎肉一块儿夹了出来……

那些抬眼偷瞄他的人质们全都惊呆了，他们哪儿知道玩家的痛感是弱化过的，个个儿在心中惊呼：这真是条汉子……

封不觉快速取完两枚子弹，也没包扎，其状态栏中的【流血】效果就自行停止了。他看了眼生存值，还有68%，暂且还不必急着回复。

这时，银行经理也抱着一堆现金袋和塑料锁扣回来了。他把这些东西放在封不觉面前的地上，问道，“还有什么吩咐吗？先生？”

封不觉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其他人质的所在：“用锁扣，把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身后，双脚也绑在一起，然后把现金袋套在他们的头上。”

……

又是十分钟过去，这次是足足的十分钟。警方的技术人员们全都准备就绪后，克莱普顿拿起电话，拨通了银行大堂的号码。

响了四声，封不觉接了起来：“这次你很准时，警官。”

“保险库里的人质怎么样了？他们还活着吗？”克莱普顿问道，“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已经逃不掉了明白吗？听着……我知道刚才杀死人质的不是你，伙计，你是个聪明人，如果你劝你的同伙和你一起出来投降，我可以替你向法官求情。”他说到后半句时，有意把声音压得很低，好似这笔交易真的有谱。

“呵呵……听上去是相当诱人的条件呢，不过……在有期徒刑和逍遥法外之间，我觉得后者显然更有诱惑力。反正我掌握着保险库的密码，在人质被解救……或者……死光以前，你们是不可能开枪射杀我的，不是吗？哈哈……”他得意地笑着，这个临时想到的谎言确实是个不错的护身符。

与此同时，那闭合的银行大门，竟又重新打开了。

随着卷帘门缓缓上升，出现在警方面前的景象是……

第262章 披风争夺战（四）

有一名人质，站在了银行大门前。他的手和脚都被细小却紧固的塑料锁扣所束缚，头上还套着个现金袋。

银行的玻璃门是横向自动开关的，只要有人接近门口就会触发感应器，所以这名人质的存在，使玻璃门始终保持着开启状态。

从街上向银行大堂内张望，此刻，警察们已看不到其他人质的踪影了，视线中只剩下门口这一人。

地板上躺着两具尸体，一具死在大门口，就是之前冲锋枪匪徒射杀的那名人质；另一具则倒在柜台旁边，身份不明。警方也不知道多出的那具尸体是不是人质，更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反正初步的判断是……肯定和刚才的枪声、爆炸声脱不了干系。

至于装钱匪徒的尸体，以及手枪匪徒被炸死的区域，在外面是看不到的。

“我想你的手边应该有望远镜吧，警官。”封不觉这时又道。

克莱普顿完全搞不懂这劫匪要玩儿什么把戏，他只是回道：“有。”

“拿起来，朝柜台这边看。”封不觉说道。

克莱普顿没有搁下电话，他打了个手势，让旁边的警员将一个望远镜递给自己。

从他站立的位置，恰好能观察到整个柜台，不过封不觉此时已躲入了柜台内侧，柜面上的电话自然也已被他拿到了下面去，“看得到我吗？”他举起一条胳膊，让自己的右手手掌高出柜台的桌面，并且左右挥动了几下。

“是的，你接下来想做什么？对我竖中指吗？”克莱普顿回道。

“呵呵……恕我只能把手伸出来给你看，警官。”封不觉笑道：“由于现在玻璃门保持着打开的状态，这就意味着你的狙击手可以将子弹打进来，虽然我有保险库的密码作为筹码，但把头暴露在步枪的瞄准镜中，是我极其不愿意承担的风险。”

“好了，你究竟想怎么样？从你把人质关进保险库起，已经快过去二十分钟了，你还没告诉我……”

“我要送你一件礼物，警官。”封不觉打断了克莱普顿。

警官愣了一下，“你是说……你要释放门口的那名人质是吗？好……那我立刻让我的人过来接……”

“你的人敢接近一步，我就把门口这家伙给毙了。”封不觉说道。

“那你这是要做什么？”

“我让他站在那里，只是为了使玻璃门保持敞开。”封不觉笑着道：“这样，我才能把礼物交给你啊。”他说话间，有一个体积颇大的正方形物体从柜台内慢慢升起。

正拿着望远镜观望的克莱普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一立方英尺，用纸带扎好的，面值为二十美元的纸币。”封不觉这会儿自然不是用手托举着这件物体的，他用的是【反重力弹射器】的吸浮功能。

“你要干什么……”克莱普顿有不好的预感。

“我要……这样……”封不觉说着就瞄好角度，将这“现金炮弹”给发射了出去。

那堆钱越过了大门口那名人质的头顶，以一个倾斜的角度飞出了银行。飞过半空时，已经有数百张钞票飘散出来，

吸引了街上的每一名警察、记者和市民的注意力。

这枚钱弹在空中划出一道迷人的弧线，最终击中了街对面那栋建筑物的外墙，在大约三四层楼的高度爆散开……

这时，恰有一阵轻风吹来，钞票……散向了整条街。

五秒、十秒……

人们没有花太久去反应，当警戒线后的人群中，有那么几个人率先伸出手来接钱时，局面的失控就已无法避免了。

很快，就只剩下了银行正门口被警车围死的区域没受影响。而周边那几十米范围内，数百名市民和记者都冲破了警戒线来捡钱，甚至是原本应当阻拦这些人的警察也悄悄弯下了腰。

“哈哈哈哈……”电话那头传来了张狂的大笑：“资本主义的走狗！尝尝糖衣炮弹的滋味吧！”

“你疯了吗？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克莱普顿忍无可忍，愤怒地大吼起来：“你不是劫匪！而是恐怖分子！你到底是谁？属于什么组织？”

“哈哈……我是比尔·盖茨！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封不觉信口开河，狂笑不止：“我为你们带来了安德鲁·杰克逊（美国第七任总统，其肖像被印在20美元的纸币上）最诚挚的问候！”他一边说着，一边吸起第二发“现金炮弹”，并迅速发射了出去。

第二发钱弹爆开后，街面彻底陷入了混乱，毕竟……警察也是人，高谭市的警察，更是高压兼高危的职业，谁能保证不受诱惑？不多时，就连银行正门的区域内，也溜进来不少平民，他们有些弯腰搜地，有些双手舞在空中乱抓，个个儿怀里都已捧了不少。

另外，因为那些钞票都很新，所以它们在空中能飘很久。这就仿佛是有人朝天上发射了一枚彩炮般，漫天都是花花绿绿的纸，满地都是狂欢的人群，这使得那些就位的狙击

手们全部失去了作用。

“不要管那些钱！坚守岗位！”克莱普顿抄起手边的喇叭吼道：“给我看着银行的大门！不要松懈。”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但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一种人——人家捡钱，他也捡钱；人家乱穿马路，他也乱穿马路；人家随地吐痰，他也随地吐痰；最后人家去靖国神社纵火，他想了想，去街上砸了辆日本车。

但是，这世上还有少部分人，是另一种人。或许在平时，他们也会乱穿马路或者吐痰什么的，可到了关键的时刻，他们能坚守住底线。

此刻，银行门口半数以上的警察，仍旧守在他们的岗位上，精神高度集中，视漫天钱雨如无物，尽最大努力维持着秩序，并且关注着银行大门内的动向。这些人心里很清楚，什么才是应该做的，假如他们也全都去蜂抢那些赃款，让银行里的劫匪趁乱冲出来，那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喜欢我的礼物吗？警官先生。”封不觉的声音再次从听筒中传来：“还没完呢……”他说着，又发射了第三堆钞票，打完这发以后他道：“暖场做得差不多了，让我们来玩一个猜谜的游戏吧。”他顿了一下，“现在，我会释放一些人质出来，而在这些人质当中，混着我的同伙。”

“这家伙脑子有病吗？这种事居然主动告诉我？”克莱普顿心中想道：“难道……他是想借机出卖他的同伙？”

“眼下街上的情况很乱，狙击手不可能对着银行门前的区域开火，警车也无法开出去。所以，只要你稍有松懈，我的同伙们就会混入人群中逃走。”封不觉先前还在指导那三个劫匪，此时又开始指导起警察来了。

克莱普顿也不傻，对方会说这些话总共就两种可能，要么就是这个“无名氏”想害自己的同伙，要么就是他在设某种骗局，没有第三种可能，非要说有，那就是在作死了……

“银行后面那条街上的战术小组都还在原位吗？”克莱普顿悄悄对旁边的人说道。

“是的，一直监视着，没有异动，各个窗口的铁栅栏完好，也没看到房间里有人活动。”一名警员回道。

“你确定这建筑没有其他出口了吗？比如通风管道，或者下水道什么的？”克莱普顿又问道。

“屋顶上有个通风管道的出口，一直有狙击手盯着，目前还没人从那儿爬出来过。另外，就算劫匪真的上了屋顶，那儿也没有下来的路。”

克莱普顿闻言，抬头看了看，眼前这栋建筑的天台离地有七八米高，跳下来不死也得残废。旁边的两栋建筑物距离这个天台皆有三四米的距离，再说还有护栏，助跑后跳到其他建筑顶上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

“哼……我倒要瞧瞧，你们准备怎么跑……”克莱普顿心道。

“好了，警官，人质们要出来了，做好准备吧。”封不觉在电话那头说道，“等你分辨出了我的同伙，再打给我吧。”说罢，他又一次挂掉了电话。

这时，只见从柜台的一侧，蹦出了几个人影来，他们同样是头上套着现金袋，手脚都被绑在一起的状态。

“人质出来后，拿掉他们头上的袋子，但不要解开他们，把他们统统带到旁边暂时看管起来。”克莱普顿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他已经对着身边的警员们，开始布置对策了，“听着，要小心每一个人，他们只是看上去都被绑住了……明白吗？说不定就会有某个家伙突然拔出枪来朝你们射击。”

另一边，封不觉则像是指挥交通一般，躲在柜台下说着：“对对，伙计们，就是那个方向，就像我先前告诉你们的，向前蹦八步，然后左转九十度，是的，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听到前面的人蹦出几米再跟上，着急反而会跌倒。”

在封不觉的指挥下，人质们颇有秩序地一个一个向着门口蹦去。

“嘿！温斯顿，你也可以出去了。”封不觉随即又高声冲着那个杵在门口的人质喊了一嗓子。

这位温斯顿先生所站的方位和面朝的方向都是封不觉在开门前就调整好的，他也打过了招呼，只要温斯顿敢往前挪半步，他就开枪。必须要等他喊这一嗓子后，温斯顿方可向前跳出去。

此刻，听到命令的温斯顿如获大赦，站在这门口的几分钟对他来说度秒如年，终于可以脱困，让他喜极而泣。

不过跳出银行大门后，迎接他的并不是毯子、救护车以及关切的问候，而是……

“先生，请你到这边来。”一名警员揭开了温斯顿头上的现金袋，却并未解开他手脚上的锁扣，只是拖着他来到一边，让他先坐在地上，随后，另外两名警员过来戒备地看住了他。

“这是干什么？我是人质啊！”温斯顿喊道。

“请配合我们，先生，劫匪可能想混在人质中溜出来。”一名警员回道。

“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吗？”

“现在一切都还不能确定，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先生。”

温斯顿也不好再说什么，刚想抱怨几句，却看到了漫天的钱雨和周围的人群：“嘿！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把守法公民绑在这儿，却对那些抢劫赃款的人视若无睹吗？”

……

五分钟后，二十九名人质，尽数已到了银行的外面。而封不觉，在最后的一名人质跳出去后，便再度将银行的电子卷帘门给降下了。

接下来，审问和甄别人质身份的工作便紧张地展开。

经过对人质们的初步询问，克莱普顿得到了一连串令他吃惊的信息。

“好吧，好吧，女士们，先生们……安静一下。”克莱普顿说道：“让我来理一下情况……起初，抢劫银行的三名劫匪，被一名人质单枪匹马给杀光了，而那个家伙，是个有反人类倾向的、高智商的、彬彬有礼的硬汉……”

“是的。”“没错。”“对。”人质们七嘴八舌地回道。

“他根本就没有同伙，而且也没有伤害过你们，更没有任何人被关在保险库里。”克莱普顿又道。

“是的……没有。”“对啊。”“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救了我们。”

克莱普顿干笑一声：“听上去他倒成了英雄了，那谁能跟我解释一下，这个无名氏，他为什么要跟我们警方玩这些花样？”

“也许他担心被你们当成劫匪的同伙。”“是啊，就像我们一样，被困在这儿受你们审问。”“没错！快松开我！我要投诉你们！”

“好吧，我最后跟你们确认一次他的外貌特征……亚裔，黑色短发，穿紫色长西装，没错吧？”克莱普顿问道。

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后，他来到了电话旁，再次拨通了那个号码。

嘟了五声以后，封不觉才接了起来：“有何指教，警官。”

“小子，我不知道你是谁，以及你想干什么。”克莱普顿说道：“但你有大麻烦了。”

“呵呵……什么麻烦？”封不觉笑道：“我洗耳恭听。”

“我知道你不是劫匪，你杀死那三个人的行为，也可以解释成正当防卫，甚至说是见义勇为，但是……”克莱普顿

道：“你杀完他们以后，继续挟持人质，并以此来威胁、耍弄警方，还将银行里的大笔现金抛到街上，这和抢银行是无异的。”

“那么……请你告诉我，克莱普顿警官。”封不觉问道：“我究竟是个英雄，还是一个罪犯呢？”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诡异，“这个答案很重要，请你三思啊。”

“把门打开，出来投降，跟我回局里再说。”克莱普顿没有回答封不觉的问题，而是说道：“现在你已经没有人质了，假如你不出来，我们就从正门强攻进来。”

“回答，我的问题，警官。”封不觉无视对方的要求，加重了语气回道。

“你当然是罪犯！不然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克莱普顿喝道：“快点儿开门投降。”

“嗯……”封不觉沉吟道：“这就是你的答案吗……哼……有趣，真有趣。”他思考了几秒，接道：“好的，我马上开门。”

卷帘门缓缓升起，门里的景象看上去和上次关闭时的一致。

“举起手，从柜台后面出来。”克莱普顿对着电话说道。

“呵呵……我拒绝。”封不觉回道。

克莱普顿早就受够了对方，他抬起手，示意身边的几名部下进去抓人，同时试图在电话里分散封不觉的注意力：“你还没玩儿够吗？我可不想看到今天再有人丧命了。”

四名荷枪实弹的警员直接从正门鱼贯而入，分散站位，将那个柜台包围了起来。

克莱普顿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拿着望远镜，观察着局势，他看到手下们靠近柜台时，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上，生怕封不觉负隅顽抗，发生枪战。

没想到，接下来的一幕却是……

那四名警员一脸莫名地看着柜台后方，其中一个反应比较快的，立即对着肩上的对讲机说道；“长官，这儿没人。”

“什么？”克莱普顿本能地道了一句。

电话那头的封不觉笑了：“呵呵……猜一猜，刚才那次关门后，发生了什么。”

“快搜，他肯定还在那家银行里！一定藏在了什么地方！”克莱普顿也不怕被封不觉听到了，直接对着对讲机道了一句。

“哼……你确定吗？”封不觉冷笑道。

克莱普顿又对着电话听筒道：“我打得分明还是柜台的电话……”

“用呼叫转移呗。”封不觉笑道，“我一开始说那个死人的手机没电了，就是在骗你的，他的手机电量足得很，现在还拿在我手里呢。”

克莱普顿这会儿有些后知后觉了，对方把那些人质的头蒙上，手脚绑上，再说出“我有同伙混在里面”的言论，说白了就是为了故布疑阵，拖延时间。

克莱普顿心中念道：他先前所做的、所说的，一环扣一环，直到那次关门为止……他很清楚，在那之后，我就能从人质口中得知一切了，他所有的谎言的举动都会暴露在我眼前。而我还不知道的……就是在最后的那次关门和开门之间，他做了什么……

第263章 披风争夺战（五）

数分钟前……

随着卷帘门缓缓降下，封不觉也从柜台后面站了起来。这个时候，他已经设置好呼叫转移了，只要门外的克莱普顿再度拨打银行柜台上的座机，就会转到他手中的这部手机上。当然，手机的响铃方式已被调成了震动，而且他也确认过，这个号码没有绑定彩铃。

银行大堂里自然是可以查看到时间的，封不觉扫了一眼墙上的电子钟，念道："从人质口中问出大概的情况，至少也要花去他们七八分钟……"他拿着钥匙和门卡（已从经理那儿要了回来），穿过柜台后面的门，来到了监控室，关掉了所有的监控探头。

刚才，在人质们的头已被套上，但警方的电话还没打来的几分钟里，封不觉趁隙在银行里转了一圈，把这个建筑的构造大致排摸了一番。他很清楚，出去的途径只有三条，第一，正门；第二，通风管；第三，就是临街那四五间办公室的窗户。

封不觉并不清楚外面的警力部署，他只能靠推测。

首先，正门外肯定有人，纵然现金炮弹的影响还在，他也不可能堂而皇之地走出去。

其次，临街的窗户，十有八九也是被人盯着的，就算那儿的警力没有正门口来得多，但要逃出去，他还得先用管钳去破坏窗外的护栏才行，无论从时间、还是隐蔽性来说，从那儿逃都很困难。

最后就剩下通风管道这一途了。

封不觉不会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他坚信，以自己的人

品，和高谭市警方的智商，在这通风管道的出口外，肯定会有人看着。自己爬出去之后，遇到的情况不外乎两种：第一种，被周围早已埋伏好的警察们抓住；第二种，落入远处某一名或数名狙击手的视线中。

“询问一番后，克莱普顿就会知道，银行里只有我一个人，且已经没有其他人质了。这时他要么不打招呼就派人强攻。要么就跟我通话，让我出去投降。”封不觉在心中推演着事态的发展：“强攻的话倒好办了，只要利用死亡扑克配合灵识聚身术，我稍微和那些冲进来的警员周旋一下，就可以从他们进入的窗口逃生。

不过……面对仅仅一个人，他选择与我交涉的概率显然更大。他没理由让部下冒不必要风险，并进一步扩大物质上的损失。假如沟通后，我表示会负隅顽抗，那他再下令强攻也不迟。那时，他还可以利用通话来稳住我，给部下的接近制造条件。”

“所以，只要我保持通话状态，第一批进入这里的警员，肯定会想当然地将大部分的将注意力都放在柜台后面。”封不觉念道：“这就方便了我将他们引入陷阱……”

他又回到了大堂，把那名冲锋枪匪徒的面罩给摘了下来。再翻身跃入柜台内侧，把手上这个比较完好的面罩，套在了脸被打烂的那名装钱匪徒头上，接着，他拖着装钱匪徒的尸体，一路退入了监控室中。

监控室有两样封不觉逃脱所必须的设施，第一样，是通风管道的入口。这玩意儿除了保险库以外，几乎所有房间里都有，不足为奇；不过第二样，只有柜台那儿和监控室里才有，就是银行大门上那金属卷帘门的开关。

封不觉把尸体放到了监控室的一张办公椅上，便开始布置陷阱……

他将那椅子推到了一个墙角，让其背面对着门口。随后从【无尽榴弹匣】里取出了第二枚手榴弹，在拉环处绑上一

根金属线（库房内寻得），然后将手榴弹塞进了死尸那烂掉的脸里面……

其实他完全可以把爆炸物固定在别的地方，不过……他就是很想让金属线从那面罩的眼洞里延伸出来，这可能是某种独特的幽默感。

于是，一头拴在手榴弹拉环上的金属线，以尸体的脸部为起点，一路向下，经过躯干，从两腿之间穿过，最终被固定在了椅子下面的转轴上。

这是一把不错的办公椅，靠背挺高，而且是可调的，座板下方的转轴也运转正常，不必太大力气就能左右转动，底盘上的轮子也没有卡死的现象。

封不觉很确定，只要有人从后面稍稍转动或者拉动一下这把椅子，四秒后，这个十几平米的地方就会多出几具尸体来。

他做完这些后，走到墙边，双手一撑便跳上了一个储物柜的顶部，通风管道的入口就在那儿。他取下挡板，往里张望了一下，发现管道内还算比较宽敞，以自己的身材，可以蹲在里面，转身都行。

此时，柜台那边的电话响了一声，两秒后，封不觉口袋里的手机就响了，他笑道：“来得正好……”他跳回地面上，取下手机上的蓝牙，按下了接听键，“有何指教，警官。”他一边说着，一边小心翼翼地将手机的本体放入了那具尸体的上衣口袋里。

封不觉走到控制台前，与克莱普顿对话了几句，随即就打开了银行大门。

“举起手，从柜台后面出来。”克莱普顿在电话那头吼道。

“呵呵……我拒绝。”封不觉戴着蓝牙，行动丝毫不受影响，他轻轻跃上了储物柜，双腿先入，钻进了通风管道里。

“你还没玩儿够吗？我可不想看到今天再有人丧命了。”克

莱普顿又道，同时，几名警察冲进了银行，与意料之中一样，他们围住了大堂那儿的柜台。

封不觉则是悠闲地从储物柜顶上捡起挡板，将其归位，慢慢地往后方挪动起来，并故意跟克莱普顿说起了呼叫转移的事情。

克莱普顿思索了十几秒，忽然转头，向那帮人质跑去，从人群中找到一个秃头，心急火燎地喝道："嘿！在哪儿才能控制那些金属门？"

银行经理愣了一下，回道："在……大堂的柜台后面。"

"还有哪里有开关？"克莱普顿又道。

"呃……在……在监控室。"银行经理回道："从柜台后面进去，门上写着员工区域，后面的走廊通往库房、员工厕所还有……"

没等他啰嗦完，克莱普顿就抄起肩膀上的对讲机喊道；"都听见了吗？"

"是的，长官，我们正要进去。"一名警员回道，他和另外三名一同冲进来的同事交换了一下眼色，靠近了那扇门。

当发现门锁需要钥匙和门卡才能打开后，这名警员果断地朝着门锁开了一枪，踹门而入。他们也很能随机应变，留下一人继续守在大堂内，其余三人则互相掩护着朝里推进。

"不管你在搞什么花样，都已经玩儿到头了。"克莱普顿又拿起了电话，语气狠厉地对着封不觉道："我知道你就在监控室里，我劝你乖乖放下武器，双手抱头，找个地方站好了，免得我的人把你给毙了。"

"呵呵……你要怎么认为，是你的事情，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已经不在那栋建筑里了。"封不觉笑道："我想，如果你的推理能力还可以，应该就能意识到，在最后这次关门并开门的过程中，我已经从通风管道出去了。"

"哼……是吗？你这个狡猾的骗子……那你能不能解释一

下，你是怎么从一个连消防楼梯都没有的天台脱身的？在那之前，你又是如何在我的狙击手眼皮子底下钻出通风口的？啊？”克莱普顿冷笑道。

封不觉套出了这两句话，心中窃喜，他回道：“我当然有我的办法，你可以问问人质我是怎么杀死那名持冲锋枪的劫匪的，问完以后，你或许就能明白了。”他笑了笑，接道：“好了，结束这无聊的游戏吧，警官。我知道我们的对话应该有人在录音，那么，请你们记下这段话——六名来自异界的超级罪犯，即将给高谭市送上几份大礼，那数百万美元的钱雨，只是个开始。”说罢，封不觉结束了通话，并用管钳将蓝牙给夹碎了。

通常情况下，蓝牙和手机的距离得在十米之内，当中有阻隔的话，可能还不到十米，所以封不觉并没有爬出很远，反正他那个位置，几乎是不可能被爆炸波及到的。

三名警员来到监控室稍微花去了点儿时间，因为一路上还有几间其他的房间，他们得迅速确认一下各扇门后的状况才能继续前进。

监控室的门没有锁，警员们推门闯入时，目光都投向了同一处。

在那距离门口最远的墙角，有一张靠背被调到很高的办公椅，椅子上坐了个人，这人的头顶露在靠背上方，貌似其头上还套了个黑色的面罩。他的双手很规矩地放在椅子两侧的扶手上，一动不动。

三人纷纷喝道：“别动！警察，举起手来！”“举起手！转过来！现在！”“快转过来！让我看到你的手！”

对方没有回应。

三名警员很有经验，简单的眼神交流后，一人站在门口，继续举枪瞄准着那张椅子，另外两人一左一右，向前靠近。

这个监控室就这么大点儿地方，那张办公椅又在墙角，他们必定得转动或拉动那张椅子，才能看到坐在上面那人的正脸，所以……

……

爆炸发生后一分钟，克莱普顿亲自率领着八名警员冲入了银行，剩余的人则全部留在街上维持秩序，坚守岗位。

他让两人守在银行大门口，两人分别站在与银行大堂连通的两条走廊上，剩余四人和自己冲入了柜台后的员工区域。

当来到监控室前，克莱普顿正好看到了原本留守在柜台边的第四名警员，他是听到爆炸后第一个冲进来的人，而此刻，他正跪在地上，怀中还抱着一名奄奄一息的同事，他仰天咆哮道：“哦！上帝！莱斯特……不……”

而那个还剩一口气的伤者莱斯特，就是爆炸时最接近门口的那名警员，他已满脸是血，痛苦地呻吟着。

至于另外两位，都已是血肉模糊地倒在了监控室里，当场毙命。

“叫医生来！快！”克莱普顿对他身旁的一名部下吼道，“快！去街上，让他们把担架抬进来……”

虽然他很激动地喊着，但他心里也明白，莱斯特恐怕是不行了，估计连坚持到被抬上救护车都不可能，更别说坚持到医院了。再者……目前街上的情况很混乱，救护车根本开不出去。

“莱斯特！莱斯特！”那个抱着他的警员喊了两声，随后忍不住哭了起来，“上帝啊！为什么会这样……”

“该死！”克莱普顿狠狠地踹了一脚墙壁，“这狗杂种！”他冲入了监控室，奔着爆炸点而去，他的眼中仿佛要喷出火来，“这是怎么回事？”

这些警员身上的对讲机一直开着，所以克莱普顿能听到

他们行动时的声音，他知道在爆炸发生前的几十秒，这三人已经看到了目标人物，并且控制住了局面，只是不知道接下去发生了什么……

“难道是这混蛋拉动了自己身上的炸弹吗……”克莱普顿蹲下去看了看焦黑的尸体，“不对……这死者身上的衣服不对！”他站起来，愁眉紧锁：“他在其他人的尸体上做了爆炸的陷阱？那他去哪儿了？”

其实在克莱普顿的初次问话中，已经有人说了所谓“奇怪的金光”，以及封不觉可以凭空拿出武器的事情，只是克莱普顿专注于其他信息，没有在意这些听上去像是胡诌的情形。

直到爆炸发生前，他在封不觉的授意下，再度重点询问了冲锋枪匪徒被杀的细节，才发现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简单。

“这个‘无名氏’，难道是某个最新冒出来的‘超级罪犯’吗？”克莱普顿一手抓着自己稀疏的头发，咬着牙道：“难道他真的已经逃出去了？”念及此处，他拿起对讲机，对那名负责监视建筑物天台的狙击手道：“纽曼，你能确定没人从通风口出来过吗？”

“呃……是的，长官。”

“我是说，你能百分之百确定，你的视线，从来没有从那个通风口上移开过吗？”

对方思考了几秒：“嗯……长官，我不可能每一秒钟都盯着同一个地方，或许会有几次十多秒的间隔，我对准了街上，还有大门那里。”

“该死！”克莱普顿地骂一句，然后愤愤然地吁了口气，调整了一下语气：“好了，下来吧，纽曼，”他又调整了频率：“其他狙击手，也都撤回来吧，把步枪放回装备车上，去街上帮忙。”他又调了一个频率，连通了战术小队，“二小队、三小队，留三个人在后面那条街上，其他人也都到银行门口来帮忙。”

克莱普顿毕竟是现场的最高指挥，纵然他比任何人都悲愤、沮丧，但他还是得尽自己的职责，调度手下们收拾残局：“通知局里，派一个后勤小组来现场取证。其他人，跟我一起，把这儿的每一个房间和角落都搜一遍，找找还有没有其他的匪徒或人质。”他一边对着对讲机说话，一边回到了走廊中。

事情到了这一步，克莱普顿基本已确认自己遇上了一名“超级罪犯”。

封不觉先前的一系列行为，加上其表现出的从容态度，都显示出这个“无名氏”绝不是等闲之辈。他的行为反复无常，让人无法捉摸。他干掉了劫匪；又挟持了人质；耍弄了警方；往大街上洒了几百万美元的现金；释放了全部人质；杀死了三个警察……

英雄？不法之徒？罗宾汉？恐怖分子？人道主义者？杀人狂？

他像是个节拍器，在善与恶两端来回摆动，透出疯狂的气息，却又有着缜密的思路和杰出的行动能力。若不是听人质们描述过封不觉的外貌，克莱普顿肯定会联想到某个阿克汉姆疯人院里的精神病身上去。

“长官，也许他还躲在通风管里呢？”走廊里一名年轻的警员问道。

“说得对，那就由你去负责检查一下吧。”克莱普顿苦笑着回道，在他看来，封不觉肯定已经逃脱了，他绝对想不到，其实对方就躲在距离自己几米远的地方……

“呃……我一个人吗？从哪儿开始？”年轻警员又道。

“哎……听着，菜鸟，等你在高谭市干得足够久了，就会明白，有些罪犯，用常规办法是对付不了的。”克莱普顿用上课的语气道：“只要几秒钟的松懈，他们就能从狙击手的视线中溜过，并永远消失。这帮家伙有些能飞檐走壁，有些能用

身体释放神经毒气，还有些可以一口咬掉你半截身子。你觉得小丑会躲在通风管里吗？双面人、谜语人，他们会躲在通风管里吗？”克莱普顿摇着头：“今天这样的事我见多了……你要去检查就去吧，其他人跟我来。”

克莱普顿的想法，也折射出了高谭市大部分警员的思想。即使戈登局长也无法否认，面对那些超级罪犯时，能拯救这座城市的人，只有蝙蝠侠，而警方的工作，是为他打扫战场。

那名年轻警员扶了扶头上的帽子，还是很认真地回道：“是，长官。”他四下张望几眼，视线很快就停在了监控室的那个通风口上。

通风管道的入口位于墙壁的最高处，高度接近天花板。虽然爆炸使得储物柜有些变形了，但这并不影响那名警员爬上去。

他双手一撑，上半身就翻上了柜顶，重心移到上面后，两腿也就跟着抬了上去。接着，他就伸手去够那块通风管道的挡板……

第264章 披风争夺战（六）

打开通风口的挡板，目力所及处空无一物。管道内的光线也很差，稍远些的地方就看不分明。

很显然，当克莱普顿与那名年轻警员对话时，管道里的人已经悄然向后爬走了。

假如监控室内没有发生过爆炸，且那名年轻警员足够出色，那或许在他爬上储物柜时，可以发现柜顶的灰尘有被碰掉的痕迹。可惜，在爆炸发生后，这事儿就不成立了。

以封不觉的狡猾，自然不会把坏掉的蓝牙留在通风管内，所以这条线索也不存在。

那名警员脸朝前，爬进了通风管道，用手肘支撑着，开始缓慢前行。在克莱普顿的那番话后，他对找到罪犯的信心也已经大打折扣。此时他只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决定姑且在这里面兜上一圈，从内部观察一下各个房间的通风口，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痕迹。

而此时的封不觉，已经找到了通往楼顶的垂直管道，向天台爬去了。

其实……封不觉的原计划并非如此。

他本来的打算，是先忽悠克莱普顿，宣称自己已经逃走了，并暗示自己是个超能力犯罪者，让对方动摇；再制造爆炸，激怒对方。随后，趁着这些人脑袋发热之际放一个召唤物出去，声东击西。那时，他就会有逃跑的机会了。

不过到了这会儿，事情倒是简单了。克莱普顿刚才冲对讲机说的话，全都被通风口内的封不觉听见了。既然楼顶已经无人看管，爬出去就是。

封不觉很快便通过管道来到了建筑物的天台，这里本来

就只有一名狙击手在盯着，而且也不是全程紧盯此处的，此刻则是完全无人监视。

他一个翻身落地，猫着腰，二话不说，朝着旁边那栋建筑的屋顶上窜去。

三四米的距离，以及一个护栏的高度，对如今的封不觉来说已不算什么。即使不开启灵识聚身术，他也可以轻松跳过去。

前文提到过，三十级以后的玩家，无论专精如何，其身体能力都能达到黑客帝国中那种飞檐走壁、出拳如风的水准。目前封不觉是二十八级，作为一个全面型的玩家，他的所有能力全都在平均水平以上，自然是已经具备了这种实力。

当然了，单纯比较战斗力的话，其他五名玩家就好比特工史密斯，而封不觉就好比是反抗组织中的喽啰，拉开阵势打斗，那就是死路一条，被人追着满街跑还差不多。

几次纵跃后，封不觉来到了附近一幢居民楼的天台上。他找到消防楼梯，朝下面的一条小巷中望了一眼，一个人都没有。事实上，附近的几条街上都没什么人，人都到银行门口的街上捡钱去了。

封不觉悠哉地走了下去，来到二楼时，直接用手一撑，翻越铁栏杆跳落在地。

“哎……一进剧本就遇到了这种破事儿。”封不觉念道：“好在也没耽搁太久就脱身了。”他说着，再次左右张望了两眼，发动了【看招】。

一个红光构成的、类似炼成阵的图形出现在了封不觉面前的地上，法阵上光芒骤聚，浮动一阵后，那些光影化为了实体。

【名称：召唤术——锤头鹤】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召唤】

【效果：召唤一只锤头鹤为你作战（冷却时间10分钟，存在时间5分钟，同一时间最多存在1只锤头鹤）】

【消耗：体能值50点，灵力值10点】

【学习条件：召唤专精F】

【备注：因为头太重了，无法飞行。】

“看上去还挺猎奇的……”封不觉可看不到这个技能的说明，不过召唤物出现后，他可以从游戏菜单中看到一条新的生存值（也是百分比显示，没有具体数字），旁边还有一个“解散”的选项。

“听得懂我说话吗？”封不觉对那召唤物道。

锤头鹤没有反应……

“嗯……到那边去。”封不觉指着左手边的地面说道。

锤头鹤走了过去。

“跳一下。”封不觉又道。

锤头鹤原地跳了跳。

“原地待命，十秒后跳一下。”封不觉说完，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出了十几米，他回头看看，锤头鹤站在原地没有跟过来，但十秒后也没有跳。

“原来如此……”封不觉念道：“无法与我进行交流，也无法接受太复杂的命令。”他说着，回到锤头鹤面前，又道：“攻击我。”

锤头鹤没有回应。

“嗯……”封不觉明白，这是无效指令，随后他又道：“装死。”

无反应……

“单脚站立。”

锤头鹤照做了。

“保持这个姿势原地转圈。”

没有反应，但保持了单脚站立的状态。

“超出其能力的指令也会无视吗……”封不觉过去伸手抓住了锤头鹤的脖子，想掐它一下试试，结果发现自己的意图无法转换为行动。

“和队友的性质一样啊……”封不觉又试着把锤头鹤放入行囊，结果还真就成功了。

“好吧……大致上明白了。”封不觉完成了测试，便解散了这个召唤物，毕竟他不能让这玩意儿跟着自己上街溜达。

“也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召唤物都如此……总之，先去弄张报纸，看看高谭市的状况。”封不觉念叨着，走出了小巷。

与此同时，城市的另一处。

一张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一名正在看报的男子，他的衣着很平常，格子衬衫，牛仔裤，夹克，发型也是中规中矩的短发。

他看上去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路人，没有人会去注意这样的家伙，如果这是在电影里，他就是个人肉道具，属于背景的一部分，模模糊糊，完全看不到脸的那种。

但他，是一名玩家——【曌影王】

忽然，有一个细小的声音响起：“有人使用了召唤技能。”

这声音很奇怪，貌似是从曌影王所坐的长椅底下发出来的，但那下面空无一物。

“召唤物是？”曌影王轻声问道。

“杂鱼而已，不用在意，而且已经被解散了。”那个声音回道。

“最后出现的方位能确定吗？”曌影王又道。

“当然可以。”

曌影王将报纸折叠起来，缓缓起身，像是自言自语般念道：“带路吧。”

第265章 披风争夺战（七）

高谭市，某地下水道。

一个娇小的身影疾步掠过，而她的身后，很快跟来了另一条更为迅疾的人影。

几次急停急转后，【才不怕呢】还是被逼入了一条死胡同。

不怕见状，机警地转身，毫无征兆地突然出手，她用的依旧是把长柄武器，不过那件装备的造型，已比当初在她“猎人岛”时手持的那件要光鲜许多。

作为江湖社团重点培养的非工作室玩家，不怕在装备方面显然不差。

“惊雷杵”横扫而来，引动电光绽出。

那追踪她的人影也早有准备，挥臂疾挡。却不料，在被那电光击中的刹那，他顿感全身的气力急速流失，身体一麻。

“哦？还有这么一手。”【七杀】冷笑，即刻喝道：“可惜没用！”

这一声暴喝，宛若晴天霹雳。七杀的周身爆开一股沛然斗气，如惊涛一般向着不怕袭去。

不怕心知局势不利，对方的实力比自己强太多，以力敌力必败无疑。

情急之下，她忽生一计，用尽全身力道，向上一跃，借着那股轰来的气浪，挥动手中神兵，砸开了头顶那厚实的水泥，竟直接来到了地面上。

上面是条马路，车还挺多……

突然间，街心的一大块路面像是地毯般被掀了起来，从下面冒出一位手持巨大兵器的美女来，路人和司机们无疑都惊呆了，交通在数秒内就陷入了瘫痪。

接着，更夸张的一幕发生了，但见这名身材娇小的女子刚一站定，就将手中的武器插向了距离她最近的一辆出租车，完全不顾车里有没有人。

那辆车就像是块牛排，而不怕手上的惊雷杵就好比是叉子，她用武器将整辆车挑了起来，口中怒喝一声，将车子抡向了路面的缺口。

七杀放完适才那招，稍微在原地僵了几秒，随即便上前再追。不料，当他蹬地跃起时，却迎面撞上了一个正在下落的黄色大铁块。

他往上跳时，只是为了跃上地面，脚上没使全力。如果他知道会有这种阻滞，那绝对会奋力挥拳向上冲去，那没准他能把这辆车击回地面上，或者是打成两截。

但这世上没有如果……

七杀已经跳在半空，无处借力，只好将双手护在头上，硬吃这一砸。汽车的重量加上不怕的力道，让七杀被压了回去，重新落回了下水道中。

这还没完，街上的不怕扔完汽车，立即收起惊雷杵，并从行囊里换出了两把乌兹冲锋枪，双持着对准下方一阵扫射，在子弹打完前，她成功命中了那辆出租车的油箱，引发了爆炸。

短暂的硬直、居高临下的劣势、突如其来的连续攻击，这三个要素，使得实力占优的七杀吃了大亏，虽然他在听到枪响时，已拼尽全力从车子底下爬出并逃向了远处，可还是受到了爆炸的波及。

七杀的生存值直落而下，降到了19%，他赶紧是一瓶生存值补充剂（大）下肚，也不顾身上的烧伤和流血效果，脚

下一踏，一弹，就重新追了上去。

这回七杀跳得很高，但当他穿过路面的陷口，跃上半空后，却已看不到不怕的踪影。

“切……逃走了吗……”七杀不快地啐了一口，“还真是一点都不能大意啊……”他缓缓落下，双脚着地，落地时单膝一跪，又受了点损伤，“倒霉，跳得太高了……”

这时，警笛声响起，附近的巡逻车已经到了，两名巡警跑了过来，举枪瞄准他道：“嘿！你！别动，双手放在我看得到的地方。”

七杀瞥了他们一眼，口中自言自语道：“哼……那位小妹妹乱砸东西，却是我背黑锅吗……”他没有理会两名警察的威胁，环顾四周，随便找了个看上去顺眼的方向，足下一点，瞬时化作一道虚影冲了出去。

那两名巡警都看傻了，他们的视线是能勉强跟上七杀的，可等他们把枪口调转过去，人已经跑远了。再说，他们也没有自信击中这种高速移动中的目标，胡乱开枪打中市民的可能性还高一点。

“总部，我们这里有严重情况！怀疑是超级罪犯间的武力冲突。”待他们反应过来，才赶紧回到了巡逻车那里，用对讲机报告起了此处的状况。

……

同样是高谭市，某地下停车场。

两个人影，对峙着。

所谓的高手、强者，他们思考的方式，往往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所以，当他们进入剧本后不到一个小时，就找到了对方。

“真没想到，会先遇上你啊。”说话的男人二十六七的样貌，黑色短发，身姿挺拔，面容不俗。【悟死参玄】身穿一套墨色衣裤，肩披秩序的披风，双手各拿着一个颜料喷罐，

意义不明。

“我是你最不想遇上的一个吧。”【湿婆】回道，他看上去比对方年长几岁，长发遮住了大半张脸，“诸神”的制服难掩其魁伟的身形。他的手上，却是空无一物，貌似是可以徒手作战的样子。

“可以这么说吧。”悟死参玄道：“不过……如果要从这场杀戮游戏中胜出的话，你是必须逾越的一堵高墙。在我状态最佳的时候遇上，也是件好事，应该会有一场不错的战斗吧……”

“你是不是误会了？”湿婆冷冷回道：“对你来说，我是一座高山才对。”

“是吗？呵呵……”对于湿婆的挑衅，悟死参玄冷笑置之：“过去，我们在其他游戏里交手也不是一两次了，你的能力我也承认，但是……”他眼中闪过了奇怪的神色：“在见过了‘那个小子’的战斗之后，我看到了新的领域，你和他相比，不过如此。”悟死参玄这叫反嘲讽：“这也是为什么，你在战斗力排行榜上，始终被他压着。”

“排名高的人，就一定在战斗中取胜吗？”湿婆回道，“惊悚乐园中的战斗，其变数有多大，不需要我来告诉你吧。”

“这话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因为这也是我此刻仍站在这里的理由。”悟死参玄道：“可惜……你口中的‘变数’，与那个小子无关。不要以为你距离鬼骁只是一步之遥。”他的眼神中闪过了什么：“虽然看上去只是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差距，但那距离……说不定比你和第一百名之间还要远。”

“哼……那么……”湿婆说着，其身后浮现了八个石盘，每个都是巴掌大小，形态略有不同，“先来见证一下，你我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吧……”

……

高谭市，“北方净土”工厂。

封不觉吹着口哨，悠哉地从一辆出租车里下来，塞给司机一张百元大钞，十分嘚瑟地道了一句：“keep the change.”

司机道了声谢，满心欢喜地开着车离开了。

此刻距离封不觉逃出银行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里，他跑到报摊上，抢似的弄了一大堆报纸，然后去一个不需要证件的小旅馆开了个房，一边研究新闻，一边掐着CD放召唤技。这段时间他召出来的几个东西，实力多半和“锤头鹤”差不多，体型较小，也没有什么特殊能力。

顺便一提，封不觉在银行时，装了一现金袋的美元，然后把那个现金袋放进了行囊里……所以买报纸、住旅馆、打个的什么的……自然不在话下。

“北方净土……哼……真有你的，维克多老兄。”封不觉望着眼前的厂房说道。

他口中的维克多老兄，就是急冻人（原名维克多·弗瑞斯）。

披风争夺战也算是DC漫画的大事件之一，封不觉也看过。他对剧情不能说很熟，但只要看过，他就能依靠回忆，从记忆阁楼中将那些勺大碗小的细节全部都挖出来……

简单的说，剧情就是布鲁斯·韦恩“死”后（当年DC漫画把蝙蝠侠写死来提高销量，之后又毫无节操地宣称他其实是穿越了），第二代罗宾杰森·托德企图接过蝙蝠侠的名号，取而代之。但托德在被小丑杀死过一次后（为了圈钱又死又活的辛苦了），迷失了自己，性格中的黑暗面崛起，走上了一条偏激、疯狂的道路。

于是，初代罗宾迪克·格雷森（已脱离蝙蝠侠单飞，离开高谭市来到了布鲁克海文，自立成为了夜翼），回到高谭市，作为布鲁斯最看好的接班人，他不负众望（DC赠主角光环一枚）地最终击败了托德，继承了蝙蝠侠衣钵。

在这场争斗中，还有另外两位罗宾出场来打酱油。当

然，他们和上面两位相比就差点儿意思了。

而封不觉关注的，其实并不是这场“披风争夺战”本身，他更关注的，是穿插在披风争夺战背后的、同步发生的几条隐线……

其一，是双面人和企鹅人之间的争斗；其二，是“黑面具”释放并控制了阿克汉姆囚犯们；其三，就是急冻人被戈登局长逮捕的事件。

而从报纸上的信息来看，在这个时段，第三件事尚未发生……

第266章 披风争夺战（八）

“戈登局长今晚就会来到这个工厂，随后被急冻人抓走。二十四小时后，发生戈登在另一处将急冻人击败的剧情。”封不觉没有着急进入厂房，而是先在周围观察地形和逃跑路线。

“说起来……这次剧本开始的时间点好像太早了，所有的重要事件都还没发生。运送阿克汉姆犯人的囚车尚未被劫。而那之后才是黑面具指使犯人们抢劫双面人的军火，以及袭击高谭市警局等一系列的行动。英雄间的披风争夺战则与那同步进行……”他在心中盘算道：“要赶上这些，我得在这剧本里留上两三天才行，那显然不可能。这种非睡眠模式的剧本，留太久会超出游戏时间限制……也就是说，在这个杀戮游戏中，系统不准备给我们太多改变主线剧情的余地。只是借用了高谭市的设定，给了我们一个战斗的舞台。”

他对设定的把握是准确的，而摆在他面前的任务，也无疑是艰巨的……

对六名玩家中战斗力最弱的封不觉来说，想要逆转劣势、取得胜利，就必须利用剧本中一切可利用的资源。

在旅馆读报的时候，他就想了三套策略。第一套：杀掉并冒充黑面具，取而代之。然后操控阿克汉姆的犯人们，让他们去袭击其他玩家；第二套：潜入蝙蝠洞，偷取大量的装备，作为自己战斗的资本；第三套：就是洗劫急冻人老兄的冰冻脉冲枪……

第一套策略，可以说是上策。只是实施起来非常困难。虽然封不觉知道二代黑面具的真实身份，也知道他要干什么、怎么干……但要找到这家伙的藏身处，杀掉并替换他，且将劫狱计划的时间提前，这其中的变数太多，任何一个环

节都有很高的失败几率。

第二套策略，算是中策，时间上倒是没关系，问题还是在于风险和难度。

目前的高谭市有两个蝙蝠洞，一个在韦恩庄园，一个在城市地下的崩塌地铁废墟（无主之地事件的大地震过后诞生），无论是布鲁斯·韦恩的蝙蝠洞，还是杰森·托德DIY的那个山寨洞，都应该存放着许多的装备，至少也是精良级以上……

封不觉想要找到其中任何一个都不难，凭他的推理能力，只要去查查地图和城市交通的相关资料就行。问题是……找到容易，进去难，进去容易，出来难。

如今“神网”的英雄们全都把蝙蝠洞当成据点，芭芭拉（戈登局长的女儿，前任蝙蝠女，在《致命玩笑》中被小丑伤成瘫痪，现任“圣贤”）也长期留守在里面，进去偷东西的话，随便撞上个超级英雄，封不觉都不好办。

至于杰森·托德的那个蝙蝠洞，倒是没人的时候居多，但万一有人……封不觉潜进去就是死路一条。托德那货，就相当于是会用枪、会杀人版本的蝙蝠侠。根据漫画中三代罗宾的描述就是：战斗风格极其凶残、精熟的格斗技巧、神枪手级别的枪法、在阴影中游走，在黑暗中移动，遭遇他的罪犯甚至看不清他的动作……

无论对哪个蝙蝠洞下手，封不觉这战斗力，都是有进无出的概率较大……

于是，他还是选择了获利最小，但把握最大的第三套策略。

急冻人的战斗力一般，怕热的弱点也很明显。只要别在他手持冰冻脉冲枪时和他正面对抗，搞定他没什么难度，就算是戈登局长这样的普通人也能办到。

再者，即使封不觉在警方来到前就把急冻人制服，对这

个世界的主线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只不过是让维克多老兄提前一天被捕而已。反正急冻人是被送往冷钢山监狱的，和阿克汉姆那条线无关。

“这剧本的时间要是长一些就好了，只要能跟某个厉害些的反派搭上线，提供些情报给他。那端掉正义联盟的老窝，再给其他几名玩家送几枚核弹什么的也不在话下啊……”封不觉念叨着，这时他已绕着厂房走了一周，回到了起初下车的地方，“嗯……从二楼窗户进去似乎是个不错的……”

“原来如此，你想去抢急冻人的冰冻脉冲枪是吗？”一个说话声打断了封不觉的思绪。

封不觉闻言，心中一紧，他在刹那间就反应过来，自己一定是遇上了其他的玩家。

“听你这句话……貌似已经跟了我很久啊。”封不觉故作镇静地慢慢转身，循声望去，“为什么不偷袭我呢？”他笑道，“你可别回答我什么……‘没有必要’啊。”

曌影王那平凡无奇的身影出现在了封不觉的视线中，他神色平静地回道；“偷袭也得有偷袭的手段啊。”他说着，便从行囊里取出了一把手枪：“就我而言，想偷袭你的话，只能靠这个东西。”

封不觉刚有些戒备起来，没想到，对方却又淡定地将手枪收回了行囊。

“呵呵……可惜我的射击专精只有F级，离得稍远，八成就打不中你了。”曌影王笑着回道：“而近距离偷袭的话，格斗专精只有E的我，同样没有什么自信。

再说，大家都是三十级左右的人了，难道我悄悄靠近到你身边，你会无所察觉吗？根据我这一路上的观察，你可以非常谨慎小心的人啊，每一个接近到你五米范围内的人，别说是掏枪了，动动手臂都会引起你的注意。”

封不觉听对方说话的同时，也在察言观色，待对方说完

后，他应道：“我从你的脸上，看不到任何说谎的迹象。那就意味着两种可能……要么你是个神级的说谎者，要么你刚才的话都是真的……”他顿了一下，直视着曌影王的双眼：“假如你确实是一个格斗和射击都很差的玩家。那么……你此刻出现在我面前也有两种可能。”他说着，伸出一根手指，“第一种，你很弱，所以试图与我组成同盟，一起去对付这个剧本里的其他玩家。”他又举起第二根手指：“其二种，就是你的器械、灵术、召唤这三种专精中，必然有一项或多项非常强悍，让你有足够的自信，可以击败我。”

“哦？”曌影王似乎来了兴致，“虽然很自负，但却是正确的判断呢。”他接道：“还有吗？”

“当然有。”封不觉的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无论是步行，还是坐在出租车上，我一直都有留意是否被人跟踪，可我完全没有发现你。

我想你本人也很清楚，你的跟踪手段，是我所无法察觉的。在这种你暗我明的局势下，你为什么要现身呢？要杀我的话，等到我暗算急冻人的时候再动手不好吗？”

封不觉摸着下巴，来回踱步道：“结合你刚刚告诉我的信息，我做出了这样一个假设……无论你的追踪手法是什么形式的，但你的战斗手法……一定非常招摇。”

曌影王的眼神明显一变。

“比如巨大的机器人、视觉效果恢宏的灵术、怪兽般的召唤物等等……”封不觉接道：“这样想的话，事情就合理了。”他淡淡地说道：“如果你在市区里动手，即使能杀掉我，也必然会引来警察、超级英雄，以及其他的玩家。”

封不觉冷笑：“而使用如上所说的战斗方式，也确实没理由等到我和急冻人交手的时候再下手了，因为在这里也一样。”他用手指了指自己来的路：“这片厂区离市区较远，人烟稀少。我想……其实早在乘坐的出租车我进入这片区域后，你就预备动手了。只不过你在跟踪时，和我保持了相当长的

一段距离，所以，等我在这个厂房周围转上了一圈后，你才接近并现身。”

罂影王将封不觉上下打量了一番：“你是……【疯不觉】？”由于在战斗力排行榜上，湿婆、悟死参玄和七杀都显示了社团名，而【才不怕呢】一看就是女生的昵称，因此，罂影王在看到封不觉“地狱前线”的徽章后，便做出了这个推测。

“就~是~我~”封不觉回道，他的语气可谓贱气逼人，仿佛自己也是个大人物一般。

“分析能力不错，以后有机会，很想跟你合作试试。”罂影王说道：“但此刻，我想你是死定了。”他那平凡的外表下，隐隐透出了骇人的气势，“战斗力排行榜十名以外的玩家，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哦？听这语气，你也在那张榜上，不过是匿名的？”封不觉有意套对方的话。

罂影王也没有隐瞒，直言不讳道：“第十九位，称号‘影中人’，罂影王。”

“排在第十九，却说前十之下的人都不可能赢你？”封不觉道：“这样都可以啊……那我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他一本正经地道：“别看我根本排不进战斗力排行榜，但榜上的人，没一个能赢我的。”

“哼……觉得我是虚张声势对吗？”罂影王面带微笑，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行囊里取出了一把小刀来。

封不觉早有准备，因为他才是虚张声势的那个……死亡扑克已是悄然祭出，假如对方突然发难，便可以用【盾牌】阻挡。

说时迟、那时快，罂影王一刀就捅在了自己身上……

“喂……老兄……你这是干什么……”封不觉道：“想把对手吓死吗……我劝你一句，你吓死谁都吓不到我的……”

“呵呵……不好意思，因为需要用到大量我自己的血，还得是新鲜的，所以每次都得做这种事。”曌影王苦笑着：“最初我没经验，在手臂和腿上乱划一气，结果弄得到处是伤口，反而浪费止血道具。后来我明白了，照着肝脏来一刀……咳……”他说着，嘴里也吐出一大口来。

“闹哪样啊……”封不觉当即就从行囊里掏出了【Moxxi小姐的坏脾气】，端起来就冲着对方开枪了，“看起来你小子在释放代价高昂的危险技能是吧！”

封不觉的射击专精可是D级，此时开枪的距离也正合适，几十发子弹在几秒间便打了出去，几乎全部命中目标。

可惜，那些子弹在即将碰到曌影王的身体时，却是先撞上了一层无形的壁障，尽数被弹开了。

“我可是高价买了一整套专门防御子弹的防具，全部都是【折射】属性的。”曌影王笑道：“就是为了争取这几秒的时间……”他的血迅速在地面上蔓延开，在其脚下化作一摊圆形的血洼。

这一瞬，曌影王的双眸闪过一道光芒。

下一秒，地上的血如沸腾一般涌动起来。

封不觉没有去换第二梭子弹，他看到子弹攻击无效后，便果断收起了枪。而是拿出了【死亡扑克】，一把“同花顺”当即飞出。同时，他本人也是脚下一踏，如箭离弦般紧随扑克而去。

曌影王拔出刀，捂住伤口，向后退去。但他踉踉跄跄，站都站不稳，速度也和常人无异，一看就不可能躲开死亡扑克和封不觉的连携攻击。

正所谓趁他病要他命，封不觉冲在半路时，已从行囊里抄出了折凳，就等对方被死亡扑克破防，然后一顿猛揍招呼上去。

不料，就在扑克飞到曌影王身前之时，从地上的那摊血

中，突然探出一条巨臂，一股血色气劲炸裂，竟让“同花顺”级别的死亡扑克也被震离了原有的轨迹。

封不觉见状，一个急刹车，身体向侧方一闪，用脚弓的力量再度一点，绕过那巨臂，继续攻向曌影王本人。

曌影王无法躲闪，被封不觉抓个正着。

啪啪啪……

折凳雨点般打在了曌影王身上，封不觉运用这十八般兵器之首的手法，不可谓不娴熟……

“果然是召唤专精者啊！果然是格斗专精E啊！你小子弱爆了啊！”封不觉狂揍着对方，手下毫不留情。

在封不觉心目中，反派失败的理由有二：

第一，占优势时，喜欢墨迹。在无数电影中，都能看到相似的情景：一名反派，拿枪指着正面人物的头，不开枪，而是啰哩巴嗦、长篇大论、唧唧歪歪，最后正面人物就用这段时间找到机会，反败为胜了。

第二，脱裤子放屁。同样是在电影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种反派，他们手上有枪，但总喜欢把主角绑在什么地方，在旁边放个炸弹，然后离开。这是一种什么行为？这简直就跟包二奶之前先离婚一样让人替他拙计。

封不觉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在对方自捅自腰的时候，他就赶紧开火，连续攻击，这才换来了眼下这压倒性的优势。而此刻，封不觉也是非常坚定地贯彻着一个方针，那就是在对方化为白光消失之前，攻击绝不停止。

只可惜，这“压倒性优势”，只是一种错觉……

“呵呵呵……哈哈哈哈……”曌影王抱头蹲防，狼狈不堪，却还是在笑。

“抖M啊这是……”封不觉感觉对方死得还不够快，所以又换出了管钳，照着对方的头就猛抡下去：“先是拿刀捅自己，

现在被打还这么愉快？”

“你觉得……自己的攻击已经耗掉我多少生存值了？”曌影王问这问题的时候，他护住头的胳膊正好挨了一下管钳的重击，被打得皮开肉绽，骨头都露了出来，可听他的语气，似乎根本没感觉到痛苦：“80%？90%？”

“那你来告诉我一下呗。”封不觉将手臂往自己的肋部一收，再是向前一送，对着曌影王的下巴就是一击猛戳。连封不觉自己都没想到，管钳的前半段，竟是直接插入了颅内。按这深度，他估计对方的脑子都应该被破坏了，生存值应该瞬间减到零了才对。

“咳……嘎……”下巴被捅穿，让曌影王无法正常说话，没想到他干脆放下了双手，露出那张已经伤得变形的脸，从嘴里模糊地挤出了一句：“我……咳……生……heng……值……还有……百……分之……gou……十……gou……”

“你倒是个挺认真的人呢……居然还真就告诉我了啊，有这个必要吗？示威啊这是……”封不觉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他的视线从曌影王身上移开，转头看向了背后那条从血洼中升起了血臂。

而这时，出来的已不止是一条手臂，而是整个怪物了。

那怪物呈人形，身高达到五米，体型壮实无比，猛一瞧很像浩克。其身体表面有着层层波浪般半凝固状的血浆护甲，颜色是鲜艳的红色和金色。

怪物的面部有两个黑洞洞的双眼和一张嘴，看着也不能说恐怖，但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强。

“自刚才起，我，便和这鲜血石魔，共用一条生存值了。”曌影王的说话声，又恢复了正常。

封不觉退后几步，以免陷入两面夹攻之中，他再看曌影王时，对方身上的伤痕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

“别担心，我说过了，我本人很弱。”曌影王道：“不过，

如果你再像刚才那样盯着我打，背后被轰上一拳，我可不管啊。”

封不觉抬头朝那石魔望了一眼，心道：“这游戏排行前列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第267章 披风争夺战（九）

封不觉可不想领教眼前这个大怪物的任何招式，或者普通攻击……所以他果断地取出【无尽榴弹匣】，把里面的两颗手榴弹全都朝石魔掷了过去，而他自己则快速向后退去，以免被弹片波及。

手榴弹爆炸的方位，显然也是经过考虑的，介于鲜血石魔和曌影王中间，可以同时伤及二者。

砰砰两声……

攻击出乎意料得顺利，鲜血石魔的半侧身子被炸成了浆糊一般，曌影王本人也被弹片溅到，看上去受伤不轻。

“不错，这两下造成了37%的损伤。”曌影王的语气显得他很从容：“可惜……这损伤很快就会消失。”

烟尘尚未散尽，封不觉便发现鲜血石魔的身体在高速复原，曌影王也是一样，嵌入他身体的弹片都被新生的皮肉给抵了出来。

“不但分享生存值，而且分享自愈能力吗……”封不觉道：“也就是说……要杀掉这家伙，就得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巨大的伤害。”

“正确。”曌影王道：“所以我才说，战斗力排行榜十名以外的人，不可能战胜我。”他摇着头，“你们这些人，根本不具备杀死这石魔的破坏力。”话音未落，那鲜血石魔便挥起巨臂，对着封不觉的所在横扫而出。

封不觉见势转身，一个纵跃，在空中来了个十分利落的直体后空翻，堪堪避过。当巨臂带起的气浪擦过封不觉的后背时，他能明显感到一股劲风掠过，那惊人的冲击力竟将他向上推了几分……

仅仅是这一轮交锋，几乎就已经打消了封不觉与对方正面抗衡的幻想。他估计……自己用【看招】都达不到这石魔普通攻击的破坏力（随机到炼狱无双爆热波动炮的情况除外），这架该怎么打？

“太离谱了……攻击范围和力量高，还属于正常现象，毕竟体型摆在那里，但速度也这么快就太过分了吧……”封不觉念叨着，虽然他略感吃惊，但暂时还没开启【灵识聚身术】的打算，因为他如今的速度也不慢，刚才不就躲开了吗。

一击落空，婴影王也满不在乎，他手持小刀，不紧不慢地跟着石魔一同前进，继续欺近对手。

封不觉一边向远处退去，一边将死亡扑克举起，乘隙又是一把“同花顺”甩出。

他攻击的目标仍然是婴影王，可这一回，对方都懒得让石魔为自己阻挡了……婴影王任由这五张牌撕碎了自己一侧的面颊，还用那张碎脸狞笑道：“呵……你和过去那些败给我的人一样，想必你也对‘共享生存值’这句话产生了误会。”他顿了一下，接道：“或许你觉得，攻击我本人，对生存值造成的伤害比例会比攻击石魔要高。”他伸出一只手，分开五指，“但很遗憾，我的身体，只占总生存值的5%而已。就算你把我打得灰飞烟灭，损伤也只有5%……随后，只要石魔从它的身体上分离出5%的血液，就可以重塑一个我。而这5%的生存值，也是瞬间就可以恢复的。”

“哦？”封不觉道：“如此说来……要干掉你，我不仅得在短时间内把石魔轰成渣，同时还得把你本人也干掉。否则……你这5%的存在，就能让石魔从一摊血水状慢慢复原。”他立即用逆向思维推测出了对方能力的另一种可能。

“你的反应确实很快……”婴影王沉声道：“很多人因为这点着了道呢……”

“哼……这就有意思了。”封不觉应道：“那你为什么不和这个石魔分开行动呢？凭你那优秀的远程追踪能力，找个距

离石魔十万八千里的地方躲起来，直接遥控它来杀人不好吗？就算它被击破，也可以无限重生啊。”他冷笑一声：“难道说……”

罂影王闻言，神色微变：“你小子还真是神了啊……”

封不觉的眼神变得无比锐利，仿佛能洞穿对方的灵魂一般：“我就知道……你和石魔共享的……还有其他东西吧？”

这一瞬，石魔快速突进，又是一脚踏下。

封不觉别无选择，一退再退，只避不挡。

“当那条胳膊从血水中探出阻挡我时，我就很奇怪，这召唤兽根本没接到任何命令，连头都没出来，竟然就会做出这种举动……”封不觉虽处下风，但神态自若：“而当手榴弹爆炸时，石魔因为身形大，躲不开可以理解；但你也不躲不闪，就有些异常了……万一我这两枚手雷可以将你和石魔一同秒杀怎么办？”他舔了舔嘴唇，笑道：“我想……根本原因是，你不能远离这个怪物。”

封不觉抬手指着鲜血石魔的头部：“它是好比你的影子，一个扩大版的、有实体的影子。因此，你不需要用语言来向它下达命令，直接用意念就行了。”他说着，踏墙而行，倒翻急转，又闪过了一记斜着打向地面的巨拳。

“我倒是挺佩服你的。”罂影王轻松地笑着：“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到这些。”他耸耸肩，“不过，还不太确切，你有些高估这召唤物的AI了。我并不能用意念控制它的一举一动，我只是在一定的距离内，用意念下达简单的命令，比如……‘杀了眼前这个人’。而它，则用自己的战斗方式去执行。”

封不觉接道：“所以你无法在远距离使用这个召唤物……”

“哼……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罂影王道：“这种程度的限制，能够成为你打赢我的凭依吗？这鲜血石魔，可是B级召唤专精才能学习的召唤技能。理论上来说，你至少也得有一

项可用于战斗的B级专精，才能与之抗衡。二十八级的你……有这种能力吗？疯不觉。”

“哈！哈哈哈哈哈哈……”封不觉的脸上毫无笑意，他这虚假的大笑听着更像是吼叫：“没有！”他恬不知耻地大声回了一句。

下一秒，封不觉扭头就跑，冲进了北方净土的工厂厂房，口中大喊：“救命啊！杀人啦！弗瑞斯教授你快出来帮忙啊！”

第268章 披风争夺战（十）

这年头，出来当反派的，那就一个字——惨，《蝙蝠侠》中的反派们，那更是惨绝人寰。

首先，毁容属于正常现象，天生畸形的就好几个呢，更别说那些掉进化学药剂里泡澡的了。

其次，童年阴影那是必须的，被同龄人嘲笑啦、自闭啦、受歧视啦、七岁就被扔进监狱啦什么的……全都可以有。像蝙蝠侠那种，在一次街头劫案中失去双亲，长大就来报复社会的，绝对属于玻璃心，难怪贝恩要揍他。

还有，事业、爱情总有一样得完蛋。真爱十有八九死于非命，混一植物人就该拜佛烧香了。正经的事业绝对干不成，什么检察官、餐厅老板、商界精英……不出来反个社会，这日子就没法儿过了。

和这帮人比起来，家里死个长辈或者亲朋好友得个病什么的，那也叫事儿吗？这点儿事儿最多能去美国偶像混个40强。本来嘛，谁家里能几十年都没病没灾没人去世的？那是妖怪！

而最让人看不懂的是，这帮人生如茶几的反派们，多半还都有着很高的文化或学术素养。教授头衔那是烂大街的货，有实力拿诺贝尔奖的“XX学家”多得是，你要是一实验室助手什么的，进了疯人院都不好意思跟狱友打招呼。

急冻人，就是符合以上诸多特点而诞生的一个主要反派。

他原名维克多·弗瑞斯（Victor Fries），低温学家。他至爱的妻子患有一种严重的退行性疾病，以这个时代的医疗技术无法治愈。因此，他把妻子冰冻至暂停生命状态，同时致

力于研究治疗她的方法。

后来，资助他研究的公司拔掉了他实验室的插头，引发了一场事故，使其变成冷血性体质，体温必须时刻保持零度。于是，他穿上特制的保护性盔甲，开始做一些极端的行为，成了超级罪犯。

这天，这位老兄在一个叫北方净土的工厂里调试一些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设备，不料，厂房外面，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急冻人当反派也不是一两天了，他早在厂房周围隐蔽的地方装了一些监视器，如果有警察发现他的所在，准备进来围捕，他便可以早做准备。

但这回，他看到了让自己十分费解的景象。先是一个穿得跟Joker有几分相似的家伙，莫名其妙地出现，一到就开始踩点，然后又来了个路人甲，两人对话了几句，路人甲就捅了自己一刀，接着，就是一场超级英雄级别的打斗，路人甲控制鲜血怪兽战斗，而山寨Joker则是依靠高超的身手和发光的纸牌。

看到这儿为止，急冻人已经去把功率最大的一把冰冻脉冲枪给拿出来了，因为他觉得，照这样打下去，搞不好就会殃及到自己……

“救命啊！弗瑞斯教授！”封不觉一边喊救命，一边在厂房里寻找着急冻人的踪影。

其实也并不难找，一楼最大的厂房空无一物，楼上这几层基本也是一眼望过去就能确认的状况，只有最上一层的走廊大门被锁了起来。

封不觉也考虑过逃往别处，但他转念一想，虽然逃回市区或许能让噩影王暂时停止追杀，但这无异于是放弃了急冻人这个资源。从眼下的状况来看，排第十九位的家伙都那么厉害，要是得不到剧本中某些人或物的帮忙，自己必败无

疑。

另有一点……封不觉始终很在意曌影王究竟是怎么找到他的。那么大的高谭市，对方可以锁定他的坐标，而且保持在远距离上进行跟踪，肯定是依靠了某种技能或者装备，或者……召唤物。假如放着这事儿不理，逃回市区，情况无非就是回到了敌暗我明的局面。

而在某种未知的监视之下，封不觉根本无法实行任何策略，无论他想做什么，都极有可能被别人轻易破坏，或是掠夺成果。

因此，封不觉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在这里搞定曌影王这个对手。

于是，他使用了第三套策略的备用方案……

“弗瑞斯教授！”封不觉用管钳把门上的锁给破坏了，冲入了急冻人的实验室中，“Help！”

轰隆轰隆——

他说话间，从其身后便传来了怪物移动时发出的响动，此时鲜血石魔已经追到了厂房的第三层，正在逼近此地。这石魔追赶时的速度其实并不慢，只不过由于体型大，通过门和上楼梯时都会有所延缓，才让封不觉拉开了一段距离。

“别动，小子。”急冻人用枪指着封不觉道：“你是谁？”

“喝——”封不觉深吸一口气，然后像放机关枪一样高速说道：“我是来自未来的旅行者疯不觉，我身上有一种可以治好你妻子的药物，这种药物同样也可以治好你。但此刻我背后正有一个身高接近二十英尺，体重一吨左右的怪物来袭，控制怪物的男人患有严重的臆想症，他认为自己是高于这个宇宙维度的存在，视人命为草芥并不惜一切代价要杀掉我，一旦我死了就没有人可以得到药物，所以请你救我！教授！”

吼——

鲜血石魔恰在这时出现于封不觉的后方，并发出一声咆

哮，罂影王也紧随其后。

急冻人这辈子在心理上的弱点只有一个，就是自己的妻子，虽然他并未完全相信封不觉口中的话，但面对一头冲进自己实验室的陌生怪物，急冻人显然更愿意相信并帮助一个试图与自己交涉的人类。

“趴下。”急冻人“冷冷”地说道。

最大功率的冰冻脉冲枪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但见一道粗犷的白光豁然而出，四周本就颇低的温度再次骤降。

罂影王对这状况明显是措手不及，但他唯一的能做的，也就是躲到鲜血石魔的身后去了，可惜，这无济于事。

这种冰冻脉冲枪可以在十秒内冰封一个大型游泳池，而罂影王和鲜血石魔的体积加起来也不到半个房间那么大，被冰冻脉冲正面击中后数秒，他们就被封在了厚实冰层里面，成了琥珀里的苍蝇那般，动弹不得。

“呼……”趴在地板上的封不觉抬起头来，回望了一眼，比起欣喜，他心中更多的是庆幸：还好我进来偷袭急冻人之前遇上了他们，现在看来，我对这个剧本里反派的实力有点儿估计不足啊……

“小子。”伴随着脉冲枪再度充能的声音，急冻人把枪口转过来，对准了封不觉，冷笑道：“听说你有可以治好我妻子的药物？”

“是的，而且我很乐意交给你。”封不觉满脸堆笑，“开枪把我轰成冰棍儿……只会让事情变得复杂。”

“哼……”急冻人放下了枪，“如果你确实有那种药，就证明给我看。”

“没问题。”封不觉快速起身，整了整衣物。为了保险起见，他在伸手去行囊里取东西之前，先打了声招呼：“我现在要从一个次元口袋里拿东西出来，并不是想掏枪打你，所以……”

“子弹打不穿我的盔甲。”急冻人打断道：“你要干什么就快些。”

“好的……好的。”封不觉点点头，把手伸进了行囊。而在急冻人的视线中，眼前这家伙只是把手伸进上衣内侧口袋而已。

封不觉要取的东西，自然是SCP-500，但他绝不会笨到把整瓶都拿出来的，他在怀中暗暗拧开盖子，取出了一片来，握在拳心，然后在急冻人面前伸开手掌道：“就是这个。”

“在我看来，这和阿司匹林没什么两样。”急冻人回道。

“明白……明白……”封不觉道，“不过……你想看效果，就得先找个实验体。”

“你就很合适。”急冻人看着封不觉道。

“我猜也是这样……”封不觉低声吐了个槽，他伸出一只手来，“好吧，教授，用冰给我的这只手施加一些永久性损伤。”

急冻人看了他一眼，似乎有些意外：“哦？你确定吗？”

“是的，当然。”封不觉回话时，又回头瞥了一眼门口的曌影王和鲜血石魔，“顺便问一下，被脉冲枪冰住的人，一般要多久才会死？”

“比你想象的要快得多。”急冻人说着，从腰间拿出了一把冰冻脉冲手枪，这把的功率显然比较小，和他手上那炮管似的大家伙差远了，“这和你钻进自己家冰箱可不一样，这是细胞外发生严重冻结引起的细胞死亡。当然了……像他们这样被封在巨大冰块里的例子，通常是死于窒息。”

“也就是说……三到五分钟就……啊！”封不觉的手被一道脉冲射中，裹上了一层霜质的东西。

“你的这个伤，和他们的又不同，我用的是特殊频率。”急冻人的语气还是那样古井不波，“你的细胞质将迅速受到不可逆的严重伤害，一分钟后，就算这截前臂被切除，你也不会有什么感觉。”

“那就先等一分钟吧。”封不觉淡定回道，仿佛中枪的不是自己一般。

“呵……你让我想起了另一个疯子。”急冻人笑道。

“啊……我知道他。”封不觉摆出一张狞笑的脸，用一种病态的语气学道：“扮成蝙蝠的人才是神经病～”

第269章 披风争夺战（十一）

封不觉很干脆地等了三分钟以上，待到自己的那只手完全失去知觉后，他像个魔术师一样，把那截前臂伸到急冻人面前道：“Look，这，是一只因细胞被冰冻而坏死的手。”然后他展示了另一只手上的药片，“这，是一粒包治百病的胶囊。”

急冻人虽然身着全覆式机械盔甲，但在其玻璃头罩内，还戴着一副墨镜，所以封不觉看不到急冻人的双眼。如果他能看到，就会发现，弗瑞斯教授现在的眼神，充满了费解……

“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封不觉把胶囊往嘴里一扔，伴着口水吞下。

急冻人好歹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再说他也不是那种特别“疯”的反派，看到封不觉的行为，他忍不住说道：“我提醒你一下，疯先生，你的表演是否有趣，那是个很次要的问题。如果你证明不了自己有我想要的东西，那你和门口那两个家伙会是一样的下场。”

“看，已经恢复了。”对方话还没说完，封不觉就道出这么一句。他甩了甩那只手，表面的一层霜和死皮就直接掉了下来，“完好如初。”他又用复原的手握了握拳头，再活动了几下手指，“活动自如。”

急冻人放下了手上的枪，上前几步，抓住了封不觉的那截前臂，拉到眼前查看：“嗯……有意思……竟然有药物可以瞬间治愈这种细胞层面上的永久损伤。”他又松开了封不觉的手，说道：“但这并不能证明……这种药物能改变我的冷血性体质。”他顿了一下，“以及……治疗我妻子的疾病。”

“我说了，弗瑞兹教授，这药包治百病。”封不觉道：“艾

滋病、癌症、白血病、亨廷顿舞蹈症等等……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基因缺陷还是病毒感染，可逆损伤还是永久性损伤……只要一粒胶囊，全都可以解决。这药甚至可以把丧尸变回人类，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不，你的整段话都值得怀疑。”急冻人道：“除非……你给我一些样品，让我研究其化学成分。”

“恕我直言，弗瑞兹教授，这是不可能的。”封不觉回答：“据我所知，某个组织（SCP基金会）已进行过大量的实验，试图人工合成这种药物，但均以失败告终。”他试着把谎话编圆，“相信我，教授，那个组织在科学领域的造诣，还有人力物力……绝不在你、或者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人之下。”

“既然无法人工合成，那你身上的药是哪儿来的？上帝的礼物吗？”弗瑞兹问道。

“这世上有许多事是科学无法解释的，你可以不相信我，教授。但是……你终究得对眼前的状况做出一个选择。”封不觉道：“我已经向你展示过这药物的作用了，你要做的选择很简单，一，相信并接受我的帮助；二，拒绝并放弃这个拯救你妻子的机会。”他观察着对方脸上每一丝细微的变化，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其语气也渐渐强硬了起来，“这种‘上帝的礼物’，可是限量供应的。我能再向你提供的，只有两片，一片给你，一片给你的妻子。就算你杀了我，也不会从我这里得到更多了。”封不觉挑明了自己的底线，对他来说，消耗三片SCP-500来换取利益，就是极限了，如果这样还无法达到目的，他宁可放弃这次合作的机会。

急冻人考虑了几秒，墨镜下的神色闪烁不定。他一生中最大的命门就是自己的妻子，而那药物的作用他也看到了，他不可能放弃这样的机会。

“我还有第三种选择。”急冻人说道，“就是立即把你冻上，然后取走你身上所有的药物。”他这话显然也是试探。

“呵呵……你是不会做这种鲁莽举动的，教授。”封不觉自

然明白对方的意图，他笑着回道：“由于我刚才提了‘次元口袋’这个你闻所未闻的词儿。冻上我以后，能否从我身上得到药物就成了未知数。”他眼神一凛：“再说……你也应该看出来了，在必要的情况下，我并不畏惧死亡。”

“哼……你是个聪明人。”急冻人微笑着道：“我喜欢和这种人打交道。”他朝旁边踱了两步，“可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为什么你要帮我？”他转过头来：“难道你是在小报上读到我的故事，想帮我这个超级罪犯弃恶从善吗？”

封不觉道：“你我都很清楚，你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我的建议是，你不如趁现在先考虑考虑，当你的妻子醒来以后，你该如何跟她解释自她被冰冻以后发生的那些事。”他停顿了两秒道：“何况……即使你真能弃恶从善，那也绝不是我帮助你的理由。”

“那你就是想做交易。”急冻人做出了准确的判断。

“没错。”封不觉道。

“我手上有什么你感兴趣的东西吗？我想你不会是要钱吧？”

“不不不……那种动机，太庸俗了。”封不觉道：“我要的东西，对你来说已经……哦不，是即将形同废铁。”他指了指急冻人，“我只是想要一套你的盔甲，以及几把冰冻脉冲枪。”

“就这些？”急冻人问道。

“可能的话……”封不觉转过身，指了指被困在大冰块里面的曌影王和鲜血石魔：“我想让你帮我制造一次威力足够毁灭整条街的爆炸，把他们俩干掉。”

急冻人瞥了眼冰块，略微一愣：“他们还活着？”

“是的。”封不觉十分肯定地回道，因为他从游戏菜单里看，【曌影王】的名字旁边依旧是【生存中】，“他和这个怪物之间，有着某种共生机制，虽然他本人在冰里可能会变成死亡状态，但只要那怪物能在冰里生存下去，就像现在这

样……”他用手示意了一下鲜血石魔，“那么……他本人的细胞和身体也可以持续保持自愈状态。”

“你是说……等冰融化，他们就能毫发无伤地出来？”急冻人接道。

“对。”封不觉道：“所以，必须要制造一次足以将他们俩同时、彻底消灭的伤害，才能杀死他们。”

“呵呵呵……反正这地方也没用了，炸上天也无妨。”急冻人笑着，答应了封不觉的要求。

此时，被封于冰块中的曌影王，由于被鲜血石魔挡住了视角，既看不到那两人的身影，也听不到他们的对话。他能做的，只有提心吊胆地祈祷……祈祷在对方干出点儿什么事之前，鲜血石魔能把冰块挣碎。

这里正好提一下，他追踪封不觉的手段，的确是依靠召唤物。那个怪物叫【影之声】，属于非战斗型高智能召唤物，就是在公园和他对话的那个声音，也是他侦查的秘密。

【名称：召唤术——影之声】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召唤】

【效果：召唤一只影之声（无冷却时间，但进入剧本后仅可使用一次，存在时间无限，同一时间最多存在1只影之声）】

【消耗：50%灵力值，召唤物一个（影之声除外）】

【学习条件：召唤专精C】

【备注：影之声无任何战斗能力，持续藏于玩家的影子之中，具备独立的性格和较高的智能，可与玩家进行交流。当剧本中其他任一玩家使用召唤系技能时，影之声可瞬间感应到对方的召唤物，并立即与那名玩家本人的影子（无视距离）建立联系。只要联系未被中断，影之声便可实时掌握对

方的位置。】

瞾影王找上封不觉，靠的就是这个召唤物。他倒不是针对封不觉，只不过其他人都没放过召唤技能，所以没法儿追踪他们的位置……

而封不觉身上的追踪效果，此刻已经意外的解除了。影之声与封不觉的影子所建立的联系，虽然在玩家菜单的状态栏中不予显示，但本质上，这就是个De-Buff罢了。而SCP-500，能解除一切异常效果，这个自然也不在话下。

事实上，要隔绝与影之声的联系，还有好几个办法，比如找一个四面都有较强光源的房间待几秒，或是使用某些医疗系的技能。

另外……影之声还有一个负面的隐藏属性，就是当剧本中有人召唤出A级或更强的召唤物时，影之声会由于畏惧，自行消失……当然，瞾影王目前还没遇到过这种状况，所以他还不知道这个设定。

【Hi，我要炸死你。】封不觉在一块牌子上写上了这样一行字，并走到冰块旁，特意找到一个瞾影王能瞧见的角度，展示在了对方的面前。

“这小子……是在示威吗……”瞾影王心中念道。

【在无差别混战的模式中，强退是没有惩罚的，你可以考虑一下】封不觉把牌子翻了过来，后面是这行字。

瞾影王看到后，心中冷哼：“哼……可笑，好像你一定能炸死我一样。”

封不觉看了他几秒，见对方好像没有要强退的意思，他又从背后拿起了另一块牌子：【人总是有侥幸心理的，我可以理解，那你就等着吧，嚯嚯嚯嚯:-D】

展示完这段话，封不觉便转身，和急冻人一块儿布置炸弹去了。

“喂！居然写了笑声和颜文字啊！太嚣张了吧！士可杀不

可辱啊！”可惜曌影王的呐喊只能埋在心中，一个字都传不出去。

第270章 披风争夺战（十二）

地下停车场中，【悟死参玄】和【湿婆】的战斗已趋于白热化。

两人身处的区域，被朦胧的、色彩斑斓的雾气所笼罩，而他们脚下的地面上，到处散落着空的颜料喷罐。

“你已经喝掉十瓶大剂量的补充剂了，根据递减效果……血瓶对你几乎快要无效了吧。”湿婆的神色古井不波，语气中透出胜券在握的自信。

“哼……‘几乎’？”悟死参玄的脸上，却是挂着一抹惨笑，“三种生存值补充剂累积使用后的递减程度，其具体数据是多少，你都不知道吗？”

“你知道对吗，那又如何？”湿婆回道：“你们秩序，总是做一些无聊的事，那些细枝末节的数据差异，能改变什么吗？能让你赢我吗？”

“呵……每次和你交手，你的这种态度都能把我搞得超不爽呢……”悟死参玄说道：“像你这样，什么都不考虑，也能强到这个地步……这就叫战斗的天才吧……”

湿婆应道，“算不算天才我不清楚，也不在乎。此刻我比较在意的是……你在处于下风的情况下，选择只守不攻，把战斗拖入持久战，想必是有什么策略吧……”他的眼神朝四周扫了一圈，“是这些漂浮状的颜料吗……”

“哈！真是令人羡慕啊。”悟死参玄到：“凭直觉就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明明看穿了我的策略，却不予以理会，就未免太狂妄了！”

话音未落，悟死参玄扬手一击，掌风疾出，挟带着空气中一团彩色的雾气，轰向了湿婆的所在。

湿婆神色微变，战斗的本能告诉他，这招绝不能硬撼。他当即足下一踏，闪过一旁，堪堪避了过去。

那七彩掌印如巨兽出笼，进势猛恶，从湿婆身边擦过后，继续飞渡，最终轰在了远处某个倒霉蛋儿的SUV上。那辆车即刻就发生了诡异的变化，整个车体里里外外都被染上了不同的颜色，两秒后，像烟花一般爆开，四散崩落。

这不是一般的爆炸，而是技能效果，但见那辆SUV碎开后，变成了千万块颜色各异的小积木，仔细观察还能发现，这些积木的形状，全都是“俄罗斯方块”中的几何图形。

“原来如此……当空气中雾状颜料的浓度到达一定的水平，你的攻击就可以附带上这种惊人的属性。”湿婆看着那满地积木，语气从容地说道：“可是……假如我离开这个区域，你岂不是前功尽弃？”

“你可以试试啊……”悟死参玄说这话时，这个区域最外围的一层漂浮颜料开始凝结，很快，一圈五颜六色的墙壁，便将二人包围了起来，连他们头顶和脚下的水泥都成了七巧板一般。

“难怪你甘愿用那种窝囊的战法，不惜消耗大量血瓶硬撑，也不去扩大战场。”湿婆评论道：“我不知道你这是技能、装备，还是二者间的组合……不过，确实很厉害，只要给你足够的时间准备，这几乎是无懈可击的杀招。”

“现在再称赞我，有些晚了吧，只能怪你太目中无人了！”悟死参玄跳起，横出一腿，一道镰风倏然而出。这攻击如同迎面卷来的巨浪，让对手无处可避。

一声轻叹，湿婆背后悬浮的石盘尽皆爆出一阵强光，八个形态各异的石盘，刹那间聚拢归一，拼成了一个大沙漏。

“没想到，会被你逼出这一招……”湿婆沉吟道。

登时间，一股凶狂之力，以沙漏为核心炸裂，周围的彩雾瞬间消散，积木墙土崩瓦解。就连悟死参玄已然飞出的攻

击，也是化为乌有。

这是湿婆的灵能武器【天舞沙漏】的特效之一：【净土】，可将范围内所有敌方技能与装备效果（含被动）清除，持续时间一分钟。使用后地之石盘将崩碎，回到登陆空间方可复原。

【天舞沙漏】共有“地、水、火、风、空、日、月、灭”八种特效，目前湿婆只领悟了“地”之特效【净土】，以及“水”之特效【涤罪】。但仅是这两个特效其中之一，便足以看出他这件灵能武器有多逆天了。

“不可能……”看着自己苦战至此的所有努力全然白费，悟死参玄感到了深深的绝望。

这一刻，少年时的记忆，不禁涌上心头。

那时的悟死参玄，还不是职业玩家，他只是一个爱玩的中学生，对某个热门的竞技类游戏情有独钟。他的天分很高，技术极佳，在朋友圈里几乎都没有对手。直到某天，那个游戏开始卖收费道具了……

那天，习惯性进入高级别游戏区的他，胜率在80%以上的他，竟被虐了一整天，一共只赢了寥寥几场。他的操作近乎完美、战略经过深思熟虑、反应和心理素质都堪称专业，可惜……这一切在一身RMB装备的玩家面前，毫无意义。他殚精竭虑所做出的努力，对方只要用脸滚一下键盘就能全部击溃。

而此刻，悟死参玄，又一次体会到了那种无力感，那种败得无可奈何的不甘。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湿婆说道：“不服的话，就尽快获取属于你的【灵能武器】，再来挑战我吧。”他说着，单手一扬，沙漏再度分开，不过这次只剩下了七个石盘。

悟死参玄没有动，神情也很平静。他的体能值已所剩无几，就算现在想逃跑，体能也已经不够了，作为强者，他至

少也想保持最后一点尊严。

七个石盘射出颜色各异的光束，打在了悟死参玄的身上，他没有躲避，因为他明白，当自己的技能效果散尽时……胜负已分。

数秒后，生存值耗尽的悟死参玄便化为白光消逝。在其他玩家菜单中，他的名字旁也即刻出现了【已死亡】的字样。

“呼……”湿婆也是长吁一口气，低声念道：“本来还想把净土这招留给‘那家伙’的鲜血石魔呢……没想到被逼到了这个境地……”他曾经和曌影王交过手，深知对方有多难缠，所以在他看来，曌影王才是这个剧本里真正对自己有威胁的人。

“不过能解决悟死参玄也好……”湿婆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打开了游戏菜单，想确认一下其他对手的情况，没想到，就在他将视线投到敌方团队栏上时，【曌影王】的名字旁边，正好也跳成了【已死亡】的字样。

“什么……”湿婆瞬间就惊了，“竟然被干掉了！”

第271章 披风争夺战（十三）

啪——啪——啪——

忽然，从十余米外，传来了有节奏的、拍巴掌的声音。

湿婆收敛起脸上的一丝倦容和松懈，转过头，循声望去。

视线中，行来一名身形健壮的男子。他穿着军裤，上半身是长袖T恤，外面还有一件深色的夹克。

“七杀。”湿婆直接道出了对方的名字，很显然，他俩曾经也交过手。

七杀停止了鼓掌，“战斗很精彩，但我个人不太喜欢你们那些杂七杂八的技能。”他笑着道：“男人，就该用拳头分胜负。”

“你真是个怪人。”湿婆说道：“既然你早已在场……为何不趁着我和悟死参玄打斗时出手偷袭呢？那样的话，或许现在你已经把我们两个全都干掉了。”

“呵呵……”七杀笑道：“因为我是个单挑主义者。”他一边说着，一边已开始活动脖子、拗手指，一副要使出北斗神拳的样子。

“我从没听说过那种主义。”湿婆与对方攀谈时，不动声色地用掉了一瓶生存值补充剂，让自己的血回到了满值。

“很简单，无论是观看，还是参与，我都希望战斗的形式是单挑。”七杀说道：“这就好比是运动……两个顶尖高手，倾尽全力，战斗到最后一刻，但只有一人胜出。”他握紧拳头：“那样的话……赢的人，就是强者，无可争议。”

“哼……胜负从来都是存在争议的。借口这种东西，我现在就有。”湿婆半开玩笑地说道：“比如……我刚刚和悟死参玄

打完，损伤巨大。”

“哈哈哈……”七杀爽朗地笑着：“算了吧，你的体能值还多得是，这我看得出来，至于生存值，十几秒之前你就已经回满了。”他是个很直接的人，有话总是直说：“况且我和你比也好不了多少，我先前遇到了那个叫【才不怕呢】的小妹妹，本以为小妮子应该不堪一击，没想到这年头的女生比老爷们儿还凶残，连我都差点因为一个小失误而被干掉。”

“这就是惊悚乐园有趣的地方啊……”湿婆应道：“你也注意到了吧，【曌影王】竟然被干掉了。”他顿了一下，沉声补充了一句：“而且不是死于你、我或者悟死参玄之手。”

“是啊，确实出人意料，我曾败给过他一次，那个家伙的鲜血石魔真的很难对付。”七杀话锋一转道：“不过……我不认为他是死于【才不怕呢】之手，那姑娘还没这实力。”

“所以……你是想说，这件事是那个叫【疯不觉】的……仅二十八级的玩家做的？”湿婆试探着问道。

“说起来，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ID……”七杀挠着头道：“但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了。”他耸耸肩：“管他呢，咱们也不能想当然地判断曌影王是被玩家杀掉的吧，这城里厉害的角色还有很多呢，不是吗？”

“也对。”湿婆沉默了两秒后接道：“石魔这东西太引人注意了，没准他是招惹到了警察或者超级英雄们，被剧本世界中的人物给杀了。”

“行了，分析之类的事情，没有什么意义，这话你刚才不是还对悟死参玄说过嘛。”七杀道：“想赢这游戏，只要认准一条——杀光自己以外的所有玩家。”

“好吧，单挑主义者，乐意奉陪。”湿婆回道。

言尽于此，下一秒，两人便剑拔弩张，战斗一触即发。

适才的一番交流后，湿婆和七杀已达成共识，这一战，很可能会提前决出这场杀戮游戏的胜者。因为在他们看来，

另外两名玩家根本算不上是威胁。

就在二人准备出手之时，突然，又生异变。

但见一道人影骤然杀出，瞬间出现在他们中间，并用低沉的嗓音道：“你们，就是所谓‘来自异界的超级罪犯’吧。”

湿婆和七杀都不知眼前这是何人，但他们皆是在瞬间就向后疾退，与其拉开了十米以上的距离。这完全是处于战斗状态的两名强者，对于危险做出的本能反应。

这杀入战圈的不速之客，一身黑灰色紧身衣，头戴黑色罩帽，上身外罩一件白色布衣，衣服正中有一个血红色的十字标志；他手持双剑，腰系皮带，脚踏一双长靴，俨然是中世纪时十字军的装扮。

“你是什么人？”湿婆问道。

那人影朝湿婆转过脸去，露出黑色罩帽下的一张面具。面具是白色的，下半部分印着展开的红色双翼图案，不露口鼻。

“这正是我要问你们的。”面具下依旧传来低沉的回应。

……

数百年前，圣仲马会加入了圣殿骑士团。

一批被选中的骑士参加了十字军东征，最后与教会决裂了。

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秘密组织，盘缩在瑞典，并打造了一位复仇天使来守卫“主的箴言”。

这名守护者，被称作阿兹拉尔，死亡天使。

随着时代变迁，死亡天使的人选和形象不断更迭。

此刻出现在湿婆和七杀面前之人，名叫米歇尔·华盛顿·雷恩。他在大学时曾是橄榄球线卫，后加入过海军陆战队，退役后进入高谭市警局，担任巡警。

让我们撇开他全家死光，以及死因离奇的设定，说说重点……雷恩曾经参与了一项军方与高谭市警局合作的秘密项目。

该项目的内容是……选拔并训练出一批可以在蝙蝠侠受伤时出任替身的人。而雷恩是最终被选中的三个候选人之一，不过随着另外两名候选人的精神失常，该项目不了了之。

但雷恩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今，他身披悲恸战甲，右手“原罪”（剑身缠绕红焰），左手“救赎”（剑身缠绕蓝焰），化身新一代的死亡天使，与神网一同活跃在高谭市的舞台。

……

“听你的口气，你好像也是个义务警察。我们在这里打架，似乎和你没什么关系吧，老兄。”七杀说道，作为“单挑主义者”，在即将动手前的一刻被人打断，无疑令他非常不爽。

死亡天使闻言，又将视线投向了七杀，那一瞬，白色面具下透出了令人窒息的煞气和压迫感，仅仅是这种无形的气势，就已暗示了这个剧本中的超级英雄们有多强大。

“之前在东区大街上打洞的两人中，有你一个吧？”死亡天使回道：“就因为你口中所谓的‘打架’，一名无辜的出租车司机和一对夫妇当场身亡，还有许多人因为车祸受伤。”

湿婆闻言，心中一喜。看这局面，完全可以借NPC之手除掉七杀，不用他再冒险了。于是，他高声对七杀道：“看来他是来找你的，我就不奉陪了。”说罢就欲离开。

“我可不这么认为。”另一个声音响起。

湿婆猛然回头，才发现自己的背后，已站了两个人。虽然湿婆不算很宅，但这两位他还是认识的。身穿蓝黑色紧身衣的长发帅哥是夜翼，另一名身穿紫色调软甲，露着大腿的美女是女猎手（Huntress），而刚才说话的，正是夜翼，迪克·格雷森。

“我可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伤害高谭市民的事。”湿婆的反应很快，他立即说道：“你们没有理由与我为敌。”

“或许吧……”夜翼回道：“但是……就在数小时前，一名自称‘无名氏’的异界来客进入一家银行，杀死了三个正在洗劫银行的劫匪，以及三名警员，并且把数百万美元的现金洒到了大街上。而在逃跑前，他特意暗示警方，共有六名和他一样的异界罪犯，将把高谭市搅得天翻地覆。”他顿了一下，接道：“伙计，我想听听你对此事的看法。”

“我对此一无所知……你说的那名异界旅客与我无关。”湿婆答道，他听着对方的叙述时，就已渐渐意识到了这件事的真相，心中念道：是那个叫【疯不觉】的家伙设计陷害我们吗……

“是吗，那能不能解释一下你背后的石盘是怎么回事？”女猎手显然是不信他。

没等湿婆回应，夜翼便接道：“先生，依我看，你的力量对你自己和其他人而言都十分危险。如果你确实没有恶意，我建议你卸除武装，把事情说清楚。”

“跟他们废什么话呢，湿婆，我看不如这样……先把眼前这三人放倒，我们换个地方再分胜负。”七杀说道。话虽如此，但眼前死亡天使的威慑力摆在那里，七杀也不敢妄动，他得先看看湿婆的态度。

“这个莽夫……你要害死自己可以，别拉我当垫背啊……”湿婆心道不妙，七杀用满不在乎的语气说出这种话，肯定会引起NPC的敌对情绪。

果然，闻得此言，夜翼和女猎手都做出了戒备的姿态，他们的手都已摸到了各自的飞镖之上。

“我投降。”湿婆说道，他缓缓举起双手，灵能武器也被收了起来，直接消散，“我只是出于自卫在战斗。”他回头瞅了眼七杀，“其他五人都是疯子、杀人狂，我也没有办法。”

七杀见状，瞬间就明白自己被卖了，他是个直性子的人，最不会“演”，让他装模作样地向NPC投降，那是不可能的。对他来说，要么就真投降，要么就继续顽抗。

“切……自己不敢对他们动手，还想借刀杀人……”七杀怒道：“算你狠！”

话音未落，他脚下猛踏，踢溅起一道尘墙，自己则借着这力道，向着另一个方向猛然窜出。

“想走？”那个低沉的声音再度响起。

死亡天使紧盯着七杀，对其逃跑的行动早有预判，这时，他竟以更快的速度，阻在了七杀的身前。

“好快……”这一刻，七杀心中骇然。他原以为自己的体术在游戏中已远超常人，身负的技能也可与所谓的“超能力”分庭抗礼，所以他并未把这些蝙蝠侠故事中的超级英雄们放在眼里。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些英雄们竟会有着如此夸张的实力。

其实，七杀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这是“DC宇宙”，而不是“现实世界”，在这里，即使是没有超能力的英雄，也不能被视为“常人”，他们可都是有作者护体的漫画人物。

比如蝙蝠侠，这货常年从三四层楼的地方跳下来而毫发无伤，其解释只是：他的披风有缓落功能。

呵呵……

还有五代罗宾戴米安小朋友，胸口中一枪不死也就算了，几小时后就生龙活虎，上蹿下跳。阿尔弗雷德对此事的淡定说明是：“你的凯芙拉紧身衣救了你一命，不过你还是大量失血，肺部严重挫伤，好在我的缝纫技术不错，缝合被子弹切断的血管对我来说也不是头一次。”

由此可见，对这个宇宙的英雄们来说，紧身衣堪比防弹衣，受了致命伤，术后半小时就能起来继续干架，说不定战斗力还会有所提升。

可惜，通常那些平民、龙套们，都没有这种待遇，他们才是真正的“常人”。

而玩家们如果把超级英雄、超级罪犯当中没有超能力的那些，视为穿着奇装异服的普通人看待，可就大错特错了……

“神是公正的审判者，日复一日向恶徒们宣泄着愤怒。”死亡天使神棍本性发作，开始故弄玄虚地引经据典：“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蓄势待发……”分别燃烧着红色和蓝色火焰的双剑在死亡天使的身体两侧展开，他的近战能力，毫无破绽。纵然影子联盟的刺客们合力围攻，也未曾从他身上讨到过便宜。

七杀至此尚未与对方正面交锋过一招一式，但他身上已被冷汗浸湿。他的格斗专精已臻B级多时，加上诸多格斗系主动、被动技能的配合，在近战时罕逢敌手，即使是面对湿婆这战斗力排行榜第二位的玩家，他也觉得自己有着五成胜算。但他没想到……面对眼前这死亡天使的威压，他竟连出手相斗都做不到。

像七杀这样的高手，在攻击之前，脑中自然会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有一个预判。但面对死亡天使时，七杀眼前浮现的所有假想，都是自己在两招之内被火焰剑断肢截体……

“慢着……”眼见对方有动手的趋势，七杀赶紧喝道，他举起双手：“我也投降了……你们应该不会随便杀人的对吧？英雄们。”

……

黑夜，降临在了高谭市，这一夜，注定不会平静。

高谭警局正上方，塔楼。

蝙蝠灯的玻璃被砸碎，投射在空中的黑蝙蝠图案中，透出RID三个光字，似乎在向城市宣告着什么。

戈登局长总是身穿一件褐色风衣，配以衬衫领带的装

扮。他站在风中，发型丝毫不乱，眼镜下透出坚毅而锐利的目光。

一名身着红色紧身衣、黑色披风、戴着眼罩的青年男子来到了他的身旁，“好消息是……夜翼他们已经找到了两个，并将这二人制伏，押往警局来了。”他顿了一下：“坏消息是，还有四个……仍然行踪不明。不过神网很快就能找到他们的。”

“对我来说，这些消息已没有什么好坏之分了。”戈登说道：“三名警员的家庭，今天失去了父亲、丈夫、儿子……这些新的超级罪犯在这个敏感时期突然出现，难以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蒂姆·德雷克（三代罗宾）回道：“无论发生什么，神网都可以应付。”

“孩子，你有信心这很好。”戈登叹道：“不可否认，神网防止了高谭的崩溃。但现在的高谭市就像是个千疮百孔的堤坝，每当我们补上一个窟窿，又会冒出三个新的来。决堤，只是个时间问题……”他看了一眼蒂姆：“这一点，夜翼知道，我们知道，那些潜藏于黑暗中的罪犯们也知道……他们已经准备好摧毁这座脆弱得如纸糊般的城市了。”

“我们不会让这事变成现实的。”蒂姆语气颇为激动地说道：“蝙蝠侠……会站出来的。”他的心里也很明白，最后不是自己，就是迪克，终将有一人，披上那件披风。

“对了，孩子，关于那几名异界旅客，我这儿有一个可能的线索。”戈登改变了话题，“今天傍晚，警局收到了一份线报，有人向我们提供了维克多·弗瑞斯教授的藏身之处。”

“急冻人？”蒂姆神色微变：“他在哪儿？”

“在一间名为‘北方净土’的企业厂房内，不过那已经不重要了。”戈登道：“大约半小时前，那里被一次巨大的爆炸夷为了平地，爆炸的具体原因还需要调查，但直觉告诉我，这和那

几名‘异界旅客’有着直接的联系。或许你可以去那儿碰碰运……”

戈登说到这儿时，正把头转向蒂姆，不过他只看到了空气，所以话就没说完。

风中，局长给自己点上了一支烟，苦笑一声。他不禁回忆起了另一个经常在对话接近尾声时突然消失的男人。可惜，那位老朋友，已经死了……

第272章 披风争夺战（十四）

夜幕中，一辆黑色的摩托风驰电掣般掠过，车上是一抹红色的身影。

蒂姆·德雷克，三代罗宾，志向是“成为全世界最好的侦探”，设定上，其身手略逊于初代的迪克·格雷森，而调查能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事实上，他的身手绝对不弱，在漫画《披风争夺战》中，杰森·托德也不得不承认道：“这孩子很能打，他一向很擅于把握智力和武力间的平衡。”

只可惜，最终他还是败给了托德，因为他按照“布鲁斯教他的方式去战斗”，“抱着一套道德准则不放”，所以，面对已经毫无底线的托德，蒂姆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看到赶来的是这样一名“温良恭俭让”的好青年，让封不觉心宽了不少。

“上帝……这场面简直像是导弹袭击……”蒂姆站在一栋建筑的顶部，眺望着眼前的工厂废墟，不禁感叹了一句。

一些消防车停在事发地点的附近区域，消防员们仍在忙碌着。警方建立了超长的警戒线，以阻拦赶来的记者和附近平民。虽说这次爆炸的规模很惊人，但事后引起的火势和后续破坏并不算大，都已经被有效控制住了。

“那是……”忽然，蒂姆看到了什么。就在距离他不到两百米的另一栋建筑顶上，有一个身着紫色长西装的人影。看这个人的特征，无疑就是银行事件中，人质们所描述的“无名氏”。

二十五秒，这是蒂姆接近到封不觉的身后所花去的时间。

“别做傻事，蒂姆。”封不觉开口时，是背对着蒂姆的，但他却好似背后长眼一般，在对方接近到一定距离、准备动手时，用适当的语速道出了这句话。

“你就是那个朝大街上抛洒美元的疯子吧。”蒂姆说到此处，眼神变得充满敌意：“也是杀死那三名警员的凶手。”

“我认为你的指控是无稽之谈，除非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与这些事有关。”封不觉转过身来，从容地回道。

“警局里有二十多份来自不同证人的证词，而你的外貌和其中任何一份证词的描述都完全吻合。”蒂姆道。

“长得像的人很多，蒂姆。”封不觉道：“你不能因为我的外貌‘符合描述’，就认定我有罪。”

“等我把你捆上带回警局以后，我想那些证人都会很乐于指认你的。”蒂姆颇为自信地回道。

“捆上？带回局里？呵呵……真有意思，谁赋予了你逮捕我的权利？”封不觉笑道：“我此刻正在从事什么犯罪活动吗？还是我的影像资料出现在了警局的通缉名单上？”他摇着头，“蒂姆……蒂姆……一个出色的侦探应该明白，法律……是讲究证据的。”

“哼……我知道你是个狡诈的家伙，你自以为炸毁了银行的监控室，就不会有资料留下了吗？只要花一些时间，警方就能……”蒂姆话未说完。

封不觉便打断道：“那就等他们还原了监控录像，得到了切实的证据，再来逮捕我吧。”他摊开双手：“现在嘛……我只是站在楼顶上看风景的合法公民而已。”

“够了！这样的对话毫无意义，你我都清楚，你就是‘无名氏’！”蒂姆喝道。

“就算我承认了，又如何呢？蒂姆。”封不觉语重心长地道：“我可以跟你回去，但接下来会怎样呢？那些人质们的证词，只能证明我杀死了三名银行劫匪。”他耸耸肩：“我的行为

毫无疑问属于正当防卫，甚至可以说是见义勇为，就像你和神网做的那些事一样。”他伸出一根手指，摇晃着指了指对方，像是一名老师在教导学生：“监控录像能有多少被还原出来我不清楚，但我并不认为，你们能找到任何有关我杀死三名警察的画面。事实上，我觉得在你们还原出录像之前，我就已经被假释了，至于假释金要多少，我不在乎。”

“另外，无论警员还是人质，没有人亲眼‘看’到我朝街上投射美金，即使你们能找回每一张散落在街上的钱，也绝对找不到半个属于我的指纹。”封不觉得意地说道：“更没有一名警员，直接目击过我的脸。”

封不觉显然早就想好了一切，他在银行的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假如这件案子开庭审理，人质们唯一能提供给警方的、对我不利的信息就是……我在杀死了三名劫匪后，用枪支胁迫人质们给自己头部套上了现金袋，并用塑料锁扣绑住了手脚。”他歪着头笑道：“对此事，我可以这样解释……‘当我出于正当防卫的目的，杀死了那三名劫匪后，我担心在场的人当中有他们的内应，为了更好地配合警方的行动，我在第一时间控制了局面，并暗示克莱普顿警长，那些人质中有劫匪的同伙，让他不要放松警惕。’”

“哼……你觉得自己的鬼话会有人信吗？”蒂姆冷哼道。

“当然会有，这是个自由的国家，蒂姆，陪审团是中立的不是吗？再说……每个人都有弱点，不是吗？”封不觉阴沉地笑道：“只要我有一套看上去合理的说辞，最终对我的审判结果，只能是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

“哈！”蒂姆也笑了：“就冲你刚才对我说的那段话，我就可以……”

“指证我？”封不觉又一次打断了对方：“那就去指证吧，反正在法庭上，我完全可以矢口否认。到时候你的证词，就会变成‘出于主观臆测的推理，为了把我送进监狱而编造的谎言’。”他忽然摇了摇手指：“啊……啊……蒂姆，你在干什

么？你不动声色地侧过身，把手暗暗伸向自己腰带的位置，难道是想打开某种录音设备吗？”

蒂姆被封不觉识破了意图，心中忍不住低骂了一声。

“在我的提醒下才反应过来，说明你还是太嫩了。”封不觉道：“如果今天是布鲁斯站在这里，早在我说到‘证据’二字时，想必他就已经开始录音了吧。”

“你竟然……”蒂姆沉声道：“你不但知道我的名字，而且连布鲁斯都……”

“哈哈哈哈……”封不觉突然间放声大笑，笑了十几秒才停下：“在我看来，蝙蝠侠的身份，从来都是个笑话。

他穿着军用级别、造价超过一百万美元的行头，开得起成本逾八千万美元的交通工具，白种人、二十五到四十五岁之间，身高六英尺两英寸。你觉得符合条件的人会有多少？哪怕是全美国范围内，我也可以把名单缩小到二十个人之内。更不用说，在这小小的高谭市了。”

“你到底是谁？”这时的蒂姆，看向封不觉的眼神已经变了。他意识到，眼前的男人，显然不是那种依靠武力的超级罪犯，而是靠智商的那一类，这种人尤难对付。

“你觉得呢？蒂姆。”封不觉把问题抛了回去。

“如果你所谓‘异界来客’的言论是真的，我的初步推断是……”蒂姆回道：“你是来自另一个宇宙的小丑。”

“呵呵……你确实还不错，小子。我要是处在你的位置，或许也会这样想吧……”封不觉道：“但我不是小丑，真正的小丑，不会在这段日子里出现的，因为没有蝙蝠侠的高谭市，对他来说……太无趣了。”

“听上去你很了解那个疯子。”蒂姆应道。

对话进行到这句时，蒂姆已明白，自己不可能从眼前的男人身上套出什么实质性信息来了，所以他开始慢慢逼近封不觉，准备动手拿人。

“我也很了解你，蒂姆·德雷克。”话音刚落，封不觉解开了自己上衣中间系在一起的两粒扣子，露出了一捆炸弹……

蒂姆当即就停止了脚步，心中一惊，说道：“你想干什么……和我同归于尽吗？”

封不觉笑了笑，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了一个很小的遥控器，单手举了起来：“谁知道呢……呵呵呵……”他说罢，竟然当即就按了下去。

砰——

一声巨响，宣告着遥控器引爆了炸弹。

但那自然不是绑在封不觉身体上的炸弹，而是别处的。

在封不觉按键的刹那，蒂姆惊得一抖披风，朝后翻滚，却没想到爆炸并未发生在眼前，而是在更远的地方。

“怎么回事……”蒂姆重新站定，定睛一瞧。

在封不觉的背后，大约百米处，是另一栋高层建筑，爆炸就发生在那里。爆破后，那栋建筑的外墙上，留下了一个弧形的巨大缺口，仿佛一个笑脸。

从蒂姆的角度看过去，这燃烧的微笑，就悬浮在封不觉背后的天上，和这个疯子脸上挂着的笑容，如出一辙。

“即使是现在，蒂姆，你仍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把我送进监狱。”封不觉一甩手，把手中的那个遥控器扔到了天台外面去，“你看到我在爆炸发生时按了个东西，但这证明不了什么。或许你还能在街上找到一个摔烂的遥控器，但那上面没有指纹。”他邪恶地笑着：“你看……当什么都要讲究证据的时候，罪犯们脱罪反而变得容易了。这个国家的法律简直是笑话，蒂姆，无数真正的恶徒得以逍遥法外，而许多良善的人，却因为一点点小过失，被这套体制毁掉了整个人生。”

“你到底想干什么！”蒂姆吼道，但他还是无法上前，毕竟封不觉身上的炸弹还没爆呢……

“我的目的，你很难理解。”

“我可以试着理解。”

“不必费心了，我并不打算告诉你。”封不觉回道，随后用手指了指自己身上的炸药：“总之，现在你应该认识到的是……这些炸弹可不是唬人用的，我有决心，绝不会被你抓住。”他顿了一下，又道：“不要和我谈法律，你的背后不是法律，而是正义。就算蝙蝠侠也无法否认，正义，是需要力量来支持的。而你……蒂姆，还不够资格。”

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后退，站到了天台的栏杆旁：“有两件事，你需要知道。”他从怀中取出一部手机，扔给了蒂姆。

蒂姆的动态视力极佳，看到飞过来的不是什么暗器，便伸手接住了。

“打开记事本，第一个文件中有三组数字，那些数字标注了一个炸弹的坐标。”封不觉道：“而那个炸弹就位于距离此地一英里的一栋公寓里，十分钟内就会爆炸。”他停了两秒，又道：“第二件事，如果你或神网的其他人，遇到了另外几名来自异界的旅客，千万不要相信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当他们表示自己没有敌意或者投降时，你们就该打起精神来了……那是他们大开杀戒的前兆。”

话至此处，封不觉张开双臂向后一跃，直接从高楼上跃下。

蒂姆快步追到天台边一瞧，正好看到封不觉在半空打开了一个长方形的滑翔降落伞，朝远处飞去……

“圣贤，听得到吗？我是蒂姆。”蒂姆立即打开了通讯器。

“嗨，蒂姆，有什么情况吗？听说你去追那个……”

“好了，芭芭拉，没有时间了，你先听我说。”蒂姆打断道：“我现在要去拆除一个疯子安装的炸弹，请你把一个消息告诉所有神网的成员。”他说这话时，已经跑了起来。利用绳

索和飞钩，蒂姆很轻易地就来到了原先那栋大楼上，并且开始向下方行去，准备跳上自己那最高时速三百公里的座驾，“让迪克小心那两名异界来客，他们的投降很可能是诡计，必须把他们关押到超级罪犯级别的囚室里去，严加看管！”

……

五分钟后，降落在几条街外的封不觉，已经收拾掉了降落伞，步态悠哉地走入了一条小街。他径直走向了停在街边的一辆豪华汽车，来到后座旁边，开门就进。

车内，坐着个高大的中年男子，他的右半边脸很正常，发型也中规中矩，而另外半边面孔溃烂无肤，头发是洗剪吹一条龙的造型。他的西装也很特别，右半边是黑色的，款式沉稳、庄重；而左半边，则是花里胡哨的条纹西装，像是黑手党中层干部常用的打扮。

封不觉毫不客气地坐到了双面人的对面，从迷你酒吧拿过一瓶威士忌，给自己倒上了一杯，“上钩了，让你的人做好准备吧。”

第273章 披风争夺战（十五）

晚八点左右，高谭警局门口的街上，挤满了示威的人群和记者。

人们举着牌子，高喊着口号。牌子上的标语，针对戈登局长的比较多，如“戈登下台”，“戈登必须滚蛋”之类的，其他的还有“玩忽职守”、“蝙蝠滚蛋”、“绞死他们”等等……

当戈登出现在街上的时候，大群的记者围堵而上，将话筒、录音笔、镜头、灯光一股脑儿地探了过去，无数尖锐的问题朝着戈登丢来。

“据说今天又有十五名警察辞职了，请问是真的吗？”

“街头治安需要多久才能恢复正常？”

“谁该为今天银行劫案的损失负责？”

“你们要如何向死去警员的家属交代，那个‘无名氏’是怎么从警方眼皮子底下溜走的？”

“局长先生，请问犯罪势力是不是已经渗入警方内部了？”

“警方受到黑帮的威胁了吗？”

“你是不是该考虑引咎辞职了，戈登局长？”

这世上，有许多人，自以为很聪明，以为自己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以为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是多么的有意义。

其实，全是狗屎。

在美国，大部分记者都有这种自我膨胀的倾向。他们自以为引导了社会的舆论倾向，改变了别人的命运。他们以为自己比一般民众更高明，更有见地。他们终日发表着不负责任的言论，利用职务便利和专业知识歪曲事实，为自己博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关注度以及利益。

为此，他们不惜毁掉别人的名誉和生活。

在其他人的眼中，这群人都是自以为是的恶魔，令人作呕。他们自己却终日沾沾自喜，浑然不知，一副社会使命感爆棚的样子。

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高人一等，那只是错觉。如果这些人从镜头后走到镜头前，从报导者变成被报导者，那他们会立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

当他们那搬弄是非的渺小权利被夺走后，在伪善的嘴脸下，只是一群煽动者而已。这是从中世纪黑暗时代就存在的一群人，在圣经中被描绘为世界末日的先兆之一。

从这些人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强加于他人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已经忘记了这份职业的本质。当一个旁观者、记录者越过了某条看不见的边界，他就会越走越远，最终变成一个为了博眼球而不择手段的谎言家、杜撰者。

高谭市的记者们，大部分就是这样的人。

至于高谭市的市民们，请允许我引用莫泊桑在《奥尔拉》中的一段话——

“老百姓就像一群低能的牛，有时恭顺得几近愚昧，有时又暴躁得几近造反。接到命令说‘你们欢庆！’他们服从；接着又接到命令说‘去和你们的邻国打仗！’他们也服从。命令他们拥戴皇帝，他们便磕头；接着又命令他们拥护共和，他们便欢呼。

那些控制着老百姓的人也同样愚蠢，只不过他们服从的不是某个主人，而是某些原则。这些原则正因为是原则，必然是荒唐的、虚假的，因为他们想确立某些永恒不变的观念，而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不变的东西——我们的所见所闻都是些幻象罢了。”

我们的戈登局长，正是那牧牛人。

神网的超级英雄们，也是。

他们竭尽所能地保护这座城市，保护这里的民众安居乐业。可还是不断地受到质疑，受到煽动者的攻击，在豁出命去与罪犯们对抗的同时，还要在许多时候做出妥协。

所以封不觉嘲笑他们，甚至替他们觉得可悲……比起反派的“惨”来，英雄的“惨”，更多是自找的。

“最后一个问题……蝙蝠侠真的死了吗？”问这个问题的，是一个独特的、富有魅力的声音。

戈登循声转头，看到在人群边缘，有一个身着绿色西装的小个儿男人，他正倚靠着墙壁，悠然地望着自己。

“谜语人……”戈登沉吟道。

可惜，正如封不觉所说的，在这个“讲法律”的地方，就算你明知面前站着个超级罪犯，也不能随便就逮捕他。

“好了，请让开，让车通过，这是重要犯人。”戈登盯了谜语人几秒，接着从记者的包围中挤了出去。

这时，街上驶来了一辆押运囚犯的厢式车，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员迅速从车上跳下，站成了两排。

另一边，两名犯人，也从警局大门的台阶上走了下来。

此刻的湿婆和七杀，身边各有两名警员钳制，手脚上还戴了镣铐。

大约二十分钟前，两人进了警局的审讯室，屁股还没坐热呢，正在询问他们的夜翼忽然出去接了个通讯，也不知道圣贤对他说了什么，反正审问就此结束了，随后就是这一出……

到这会儿，两名玩家也都意识到了……情况不妙。他们心里的想法是一样的：在明知附近有超级英雄监视着的情况下，贸然反抗很可能导致被当场击毙，还是先等等，看待会儿有没有逃跑的机会。

“圣贤，警局这边的两个要出发了。”立于警局楼顶上的夜

翼，视线紧盯着下方的动向，并与蝙蝠洞通讯道：“我担心他们会在半路逃跑，准备跟他们过去，蒂姆那边怎么样了？”

“不太妙……大约十五分钟前失去了联系，正好是他所说的爆炸时限。”圣贤回道：“戴米安距离他最近，已经赶过去了。他开着蝙蝠车去的，万一蒂姆有事，车上也有应急的生命维持设备。”

夜翼面具下那坚毅的脸庞，流出了一丝担忧之色：“我有不好的预感，芭芭拉，你最好再叫个人过去。”

圣贤回道：“好吧，我尽快联系。”

“我这里暂时脱不开身，一有蒂姆的消息就通知我好吗？”夜翼道。

“你也小心点……迪克。”圣贤关切地说道。

……

同一时间，高谭市，某仓库内。

“呃……我在哪儿……”蒂姆·德雷克从短暂的昏迷中醒来，当适应了周围的光线后，他发现自己面前站着一个身穿紫色长西装的背影。

“别紧张，蒂姆，在你昏迷时，我们把你搬到了这儿……一个安全的地方。”封不觉背对着蒂姆回道，说这话时，他正在调试一架摄像机。

第274章 披风争夺战（十六）

或许有人会奇怪，封不觉哪里来的炸弹、滑翔伞，又是如何与双面人搭上线的，还有急冻人怎么样了等等……

因为都是一些琐事……故不一一赘述了，在此简单说明一下。

首先，【曌影王】并不是被封不觉炸死的，而是自己强退的。当时这位老兄抱着自己未必会被炸死的侥幸心理，待在冰块中围观封不觉和急冻人布置炸弹。在看了大概十几分钟后，他便绝望了。即使他是外行人，也看出了这次爆炸的规模有多惊人。所以，他退了……

不过封不觉和急冻人依然炸掉了厂房，原因嘛……销毁罪证倒是其次，主要因为这场爆炸也是封不觉后续计划的一部分。

那之后，封不觉跟急冻人去了他在城中的另一处据点。在那里，弗瑞斯教授先是自己吃了一片SCP-500（不想拿老婆冒险），他的冷血性体质随即就被治好了。至此，急冻人才完全相信，封不觉给他的药，真的是“包治百病”。

很快，弗瑞斯教授就用这药治愈了自己的妻子，他甚至不需要为其解冻，万能药不但治好了他妻子的病，还直接唤醒了她。

弗瑞斯非常感谢封不觉，这给了后者很大的余地去讨价还价，于是，封不觉要的报酬便不止是低温盔甲和冰冻脉冲枪了，而是急冻人这名超级罪犯的所有犯罪资源。当然，封不觉会付钱的，价钱好商量。

得到了这些的封不觉，立即去联系并找到了双面人。双面人和企鹅人都是有正规生意为掩护的黑帮大佬，对封不觉

来说，找到他们并不难，难的是说服双面人与自己这个无名之辈合作。

好在觉哥能说会道，而且熟悉这些角色的性格特点。他展示了一下自己的“位面技术”（就是行囊），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不是好人），又用【盾牌】挡掉了双面人射向自己的几发子弹。终于，哈维·登特给了这名异界旅客一个机会（抛硬币决定是否相信他）。

一切准备就绪后，距离爆炸发生也过去了一段时间，警方自然已得到了风声，知道了事件和超级罪犯有关。

警方知道了，就意味神网的英雄们也知道了。因此封不觉断定将有某位英雄来这附近走一趟，而且很可能是孤身一人。

接着，便有了之前他在蒂姆面前表演的那场戏。

假如来的是杰森·托德扮演的山寨蝙蝠侠，那封不觉没准真会有危险。但像蒂姆·德雷克这样的好青年，实在太容易对付了，他的一举一动，思考、行为的模式，全都在封不觉的意料之中。

这不是智商或战力的问题，而是角色设定使然。好人，就是有太多的顾忌，只需要一个人质、或是一个威胁到公众安全的恐吓，就能让他们的行动步履维艰。如果美漫里的反派都和封不觉一样无底线，正面角色恐怕早就死光了。

……

醒来的蒂姆有点昏昏沉沉的，不久前头部遭到的重击让他出现了短期的记忆缺失。不过他还是在第一时间就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他的前方有一部摄像机，两个带支架的灯，背光的地方是一片漆黑，看不分明。环顾四周，身侧和后方被照亮的区域也十分有限，大概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环形区域可见，远处也被黑暗笼罩。抬起头向上看，可以望见高处的房顶，看屋顶的弧度，这儿应该是个颇大的仓库。

“嘿，我还没准备好主演电影呢。”蒂姆说道。

“你的幽默感改变不了这局面，小鸟。”双面人的声音忽然响起。

蒂姆抬起头，看到了哈维·登特那自我分裂的形象从黑暗中走出，“双面人……”

“登特先生和我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封不觉已调试好了机器，转过脸来说道：“你的死亡，将是一次伟大的演出。”

“你到底要做什么？异界旅客！”蒂姆用余光瞅着摄像机道：“你和双面人……”

“行了行了，蒂姆。”封不觉打断道：“我还没开始录呢，你想在录像中留下线索，至少等我打开机器再说吧。”

“我不会白死的，神网会为我报仇！”蒂姆并不怕死，赴死的觉悟是身为超级英雄的必备品质。

“我就是要他们为你报仇。”封不觉回道：“越快越好，越狠越好，仇恨是动力，蒂姆。只是有时候……仇恨也会蒙蔽人的双眼。”

“小子，我也警告你，别在镜头前乱说话。”双面人又转头对封不觉道。

“这又不是直播。”封不觉耸耸肩道。

“哼……”双面人冷笑了一声。

“放心吧，我和你那些无能的手下是有区别的，登特先生。”封不觉做了个请的手势：“现在，请你退后几步，别被镜头拍到了。”

双面人的嘴角微微一动，整了整西装的衣领，转身再次行入了黑暗中。

“OK，在开始以前……”封不觉从附近的一张小桌上拿起了一卷胶布，把蒂姆的嘴给封上了。

“mmm……”蒂姆试了一下，就算卯足了劲儿，也只能发

出这样的声音。

这时，封不觉打开了摄像机，开始了录制。

“高谭市的观众们，你们好。”他站在镜头前，身体正好挡住了被绑在椅子上的蒂姆，“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异界的旅客，你们可以称我为‘无名氏’。”他顿了一下，“我就是那个往街上洒了几百万美元，并且杀掉了三名警员的人。”

听到这句话时，蒂姆意识到了情况相当不妙。先前封不觉对他所说的那些有关法律的论调，虽然听上去偏激，但很可能会变成现实。如果封不觉有意脱罪，警方是没有足够证据能让其进监狱的。

但此刻，封不觉不戴面罩，站在镜头前，直接承认了罪行。这说明他已不介意在镜头前再干点儿别的了，比如……杀死一名超级英雄。

“这位……我想你们中很多人都认识。”封不觉侧过身，露出了背后的蒂姆，“他是罗宾，一名年轻的超级英雄，‘神网’的一员，曾经也是蝙蝠侠的跟班。”

封不觉离开镜头，几秒后回来，手上拿着一根腰带：“这根装备齐全的腰带，可以证明他是货真价实的罗宾，而不是某个被我强迫穿上紧身衣的平民。”他将腰带在镜头前晃了两下，“钩爪枪、闪光弹、烟雾弹、呼叫器、夜视镜等等……我想‘神网’的各位，你们应该能分辨出真伪。”

他把腰带放下，从自己口袋里，取出一把小刀，上前一步，凑到镜头前，露出一个变态杀人狂般的笑容：“猜猜我接下来要干什么？哈哈……啊哈哈哈哈……”

伴随着癫狂的笑声，封不觉突然朝着蒂姆扑了过去。他绕到蒂姆背后，面对镜头，左手抓住对方的头发，右手中的小刀抵在了蒂姆的颈部。

由于不能说话，蒂姆一直试图用眨眼的方式在录像中留下线索，可封不觉大部分时候都将他挡住，使他无能为力。

而这一刻，面对死亡的降临，蒂姆的眼中只露出了恐惧和绝望。

“高谭的市民们、戈登局长和你的警员们、神网的成员们，还有那位‘自称蝙蝠侠’的老兄，没错，你知道我说的就是你……”封不觉没有立即下刀，他将刀锋抵在蒂姆的颈动脉上，继续说道：“这只是个开始……由此刻起，我和我的几位异界盟友，以及我不久前在城中结识的一位新朋友，将展开对警察、警员家属、以及超级英雄的自由狩猎。”

他顿了两秒，又道：“还有，哈维·登特，双面人先生。黑面具死后，你以为自己可以当这儿的老大？呵呵……你错了，你也得死。”

“没人能阻止我们，即使蝙蝠侠死而复生也一样。”他的声音渐渐变高：“不想沾上鲜血的人……闭上你们的嘴，躲回你们温暖的家里去，静静地见证……这伟大的时刻。”

下一秒，刀锋划过了蒂姆的脖子，一瓢刺目的鲜红喷涌而出，甚至有几滴溅到了摄像机的镜头上。

在封不觉疯狂的笑声中，画面一黑，录像到此戛然而止。

半分钟后……

“怎么……回事……”当封不觉撕开蒂姆嘴上胶布的时候，蒂姆木讷地念道。

“这叫特效。”封不觉展示了一下自己的手掌，借由【蛛丝手套】的功能，他在掌心上粘了一包血浆。

虽然在录像中，看着很像那么回事儿，但其实这是个花招。

“你们几个，把他带去关起来。”黑暗中再度响起了双面人的声音，他的几名小弟把蒂姆从椅子上解下，拖着离开了。

“你的法子最好有效。”待他们走远，双面人走到灯光下，对封不觉说道。

封不觉这时正站在摄像机后，观看刚才那一段的回放：“放心，我们把这盘录像复刻几份，交给高谭的各个电视台。不出一小时，全城的人都会看到。”他笑着道：“接下来，就看那些英雄们的反应了。呵呵……据我估计……不用等到天亮，科伯特（企鹅人）先生就会被人从被窝里揪出来暴打。”

第275章 披风争夺战（十七）

狗是忠诚和友善的，但猫，是冷酷、独立和不可靠的。

猫就像女人，令人费解，却又无比迷人。

……

黑夜中的高谭市，亮起了万千灯火。那景象犹如繁星落地，又如璀璨的钻石，点缀着这片危机四伏的黑色天鹅绒。

夜幕中，一抹曼妙的身影，从楼宇间掠过。

她是黑夜和阴影的造物。

她冷淡、漠然、独立……

她是只猫，也是个女人……

很多年前，她暗暗发誓，要将那些星辰收集起来，以温暖自己寒冷的心。

她成了一个盗贼，用自由和性命作为狩猎的赌注。

十八岁的时候，她的技巧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她更谨慎地选择目标，行动更加悄无声息、神出鬼没。她不再是个扒手，而是神偷。

后来，她改变了……

她迷恋上了另一个夜行生物。一个游离于法律之外、维护正义的夜行者，一个隐藏在黑影下的男人。

有天夜里，她亲眼看见了他。她不禁欣赏起他那利落的身手，嫉妒起他的绝妙伪装来。

受到他蝙蝠造型的启发，她有了灵感。

她穿上了猫的伪装，手套上也装上了利爪。

从那时起，她一度只袭击罪犯。

他和她若即若离的关系，也让她沉醉其中。

可是有一天，他死了……

但她，还在继续战斗，继续去当他希望中的那种人……

……

【才不怕呢】如今的装束，类似RO里男剑士的打扮，即“工业革命加魔法文明的西式奇幻装束”。而在这个剧本中，玩家的外貌是不受屏蔽保护的。也就是说，她穿成什么样，剧本中的人物看她就是什么样。这无疑给她的行动带来了诸多不便。

先前她为了摆脱七杀的追杀，撞破路面，在大街上用巨大的冷兵器插起一辆出租车，后又手持两把管制枪械疯狂射击。这些画面，全都被附近路口和商铺的探头给拍了下来。

可直到现在，她连行凶时的服装都无法去更换，只能保持着当时的样子在城里东躲西藏……

最终，她还是被发现了，被一位神网的英雄。

这是一片居住区，许多六七层高的公寓楼比邻而建，她正身处其中一幢楼的天台上。

“躲猫猫的游戏该结束了，小姑娘。”一名身着黑色紧身皮衣的女子挡在了不怕的身前，开口说道。

“切……”才不怕呢不快地啐了一口，她一边转身，一边取出了一把乌兹冲锋枪，向着猫女所在的方向扫射，“离我远点儿！”

可她的火力压制并未能阻滞对方的行动，猫女的灵敏和速度远在不怕之上，几个翻身纵跃后，便再度逼近过来。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来自异界的罪犯有什么毛病……”赛琳娜追上前去，矫健的身姿在空中翻转，一击迅猛的踢腿向着不怕的后颈而去，“先是在街上随意杀死无辜的市民……现在居然对罗宾下手！”她的语气显然带着怒意。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才不怕呢闪过这一击，举枪又扫了几发，继续逃跑。

……

在十多分钟前，那段由封不觉导演的录像已经传开了，大半个高谭市都看到了那一幕。

蝙蝠洞中的圣贤也在第一时间看了录像，并且将蒂姆·德雷克的死讯，以及“无名氏”在录像中透露的信息告知了神网的英雄们。

因此，此时此刻，这城里的警察、超级英雄，包括杰森·托德先生，都是火冒三丈的状态……

而封不觉作为一切的始作俑者，自然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中……

双面人在警方内部安插的卧底，能得知许多第一手的情报。关于才不怕呢在街上引起的骚动，以及七杀和湿婆被捕的消息，封不觉全都已经得知。

他跟双面人合作所导演的这一出戏，等于是借着高谭市正义势力的手，去除掉各自的敌人。而他们俩，只需要作壁上观。就算到最后事情败露也无所谓，因为封不觉替哈维留了底牌……蒂姆实际上还没死呢。

……

“你不需要知道……”赛琳娜道：“只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她的猫爪如疾风般掠过。

才不怕呢躲闪不及，左侧脸颊被划出四道血痕，其伤口颇深，血流不止。

“逼人太甚！”才不怕呢嗔道，她当即收枪，祭出了自己的主战兵器【惊雷杵】。

不怕其实是很不想与这些剧本人物发生冲突的，事实上，除了封不觉以外，她不想和任何人打……

在看到了另外五名玩家的名字后，才不怕呢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尽可能的低调，等其他人打到五败俱伤，她才有可能获胜。因为她有信心能打赢的对手，只有那个二十八级的家伙而已……

抱着这种想法的不怕，却很不幸地被七杀给找到了。而在她逃跑的过程中，三名平民因她而死，为眼下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说句公道话，这也不怪她。对一名玩家来说，在游戏里误杀个把龙套，能叫个事儿吗？

玩上古卷轴时，因为手贱或者手滑而去攻击城镇里的NPC，又算什么？

玩使命召唤时，因友军突然冒出来吓人、四周太黑、衣服太像等原因打死自己人，也很普遍吧？

玩GTA时，和妓女车震以后，把她打死抢钱……好吧，这有点过分了。

总之，我的意思是……在人命如草芥的虚拟世界中，我们真的要去纠结于每一个逝去的生命吗？

我想所有人都麻木了吧，你算过自己在魂斗罗里打死了多少人吗？算过在超级玛丽的世界中踩死多少鸭子吗？算过在你面前被干掉的植物和僵尸数量吗？

杀戮是游戏的永恒主题，我们早已习惯于坐在屏幕前杀死一些东西，无论他们是人、是怪、还是水果……

只要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这么干，就行了……吗？

还是回到故事中来吧……

说时迟那时快，不怕的惊雷杵挟带着电光朝着猫女横扫而去。后者不慌不忙，柳腰轻转，站在原地，上身后仰，将身体几乎变为对折一般，避开了惊雷杵。

随后，猫女那修长的双腿借势绷直弹起，重重地踢在了不怕的下巴上。

“唔……”不怕吃痛，倒退而出，头部受击让她有些晕眩，脚下站立不稳，导致破绽又生。

猫女趁势而上，倒立劈叉，又是一招攻来……

第276章 披风争夺战（十八）

“嘿嘿嘿……你觉得她还能撑多久？”伍迪的说话声，忽然从灾荒的侧后方传来。

灾荒没有转头，淡淡地回道：“你是指猫女吗？”

伍迪笑道：“哦？难道你觉得【才不怕呢】可以赢？”

灾荒回道：“以DC宇宙的无超能力英雄标准来衡量，赛琳娜·凯尔的能力并不算出众。速度、弹跳力在常人的四倍左右；从高处落下以及受到重击时承受力是常人的三倍；力量方面，仅比健壮的成年男子略高……这样的实力，与夜翼、骑士等男性英雄比，差了很多。”她顿了一下，“即使不怕什么技能都不用，二人也应当是不分伯仲的。”

此时，她和伍迪皆是虚浮于空中，且已隐藏了行踪，这个维度中的任何意志都无法探知到他们的存在，当然也包括了正在他们下方打斗着的不怕和猫女。

“可猫女有两样东西，不怕没有。”伍迪接道：“一是高超的打斗技巧，二……则是身为该宇宙主要角色的‘运势’。”

“‘运势’？”灾荒重复道；“哼……你是说，她绝不会死？”

“会，也不会……”伍迪笑道：“嘿嘿嘿……像猫女这种比较主要的英雄或反派，如果要‘死’，多半也只是假死，暂时消失一段时间后，就会再度出现。”他解释道：“如果玩家们想杀‘死’这些人物，就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绝不能砍下他们的头，或是把他们打成肉酱之类的。那样做的话，DC宇宙的‘最高意志’很可能会进行干涉，比如派超人突然登场来阻止玩家的行动。”

伍迪接下来的语气，带有些讽刺的意味：“要杀‘死’这些主要角色，我个人推荐几种比较经典的做法……一，在距离其

心脏几毫米的地方射入子弹；二，推入深渊；三，让其在一次爆炸中失踪。”他摊开双手，“嘿嘿嘿……得给‘最高意志’留些余地，懂吗？这样他才方便让这些角色起死回生。”

“切……听上去，这里的‘最高意志’，和我们的老板一样，喜欢兜圈子做事。”灾荒应道。

“嘿嘿……”伍迪继续着猥琐的奸笑：“其实漫威世界的‘OAA’也是这样的，假如那些无法修正的错误太多了，它还得‘重启’所有的世界线，清理生命体的记忆。”

“好了，说正题吧。”灾荒道：“你突然冒出来，就是为了告诉我，我下注的人很快就要败了？”

“嘿嘿嘿……那只是原因之一。”伍迪笑得无比淫贱，“另外，我也是想炫耀一下，我的人已胜券在握。”

“总有一天，伍迪，我要扯烂你的喉咙，让你笑不出来。”灾荒冷冷道。

“可那不会是今天。”伍迪回道：“此刻，瘟疫下注的小哥已经强退，尤先生的人也被干掉了，你的这位小姑娘再一死，最后的变数也将消失。”

“哼……这样你就敢说胜券在握？”灾荒冷哼道：“即使我的人真如你所预测的，死在了这里。”她转过头回道，“席德下注的【湿婆】，和战争看好的【七杀】，实力全都远远超过你手下的那个疯子，而且那两人重获自由，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嘿嘿嘿……就是要他们重获自由，事情才好办……”

……

同一时间，从警局驶离的那辆车上。

“嘿，我们这是要去哪儿？”七杀隔着铁窗和防弹玻璃，对押运车上的警员喊道。

可对方根本不理会他。

这辆押运车的设计很独特，驾驶座与后车厢之间只有一个小窗口，窗上是一块防弹玻璃，玻璃两面都有密实的铁网。后车厢的四周都是堪比装甲的金属板，门从内部无法打开，外部则设置有多重可靠的闩锁。

根据以往无数次押运超级罪犯的惨痛经验，高谭警方才整出了这样的押运车来。负责押送的警员根本不和这种犯人共处一个车厢，免得到时候反被劫持……除了前方的正副驾驶外，其他警员、以及后车厢的钥匙，全都在另一辆车上，等到达目的地后，那辆车里的人再下来，把押运车围上，开门。

“别费力气了，他们又听不到。”湿婆还是一副处变不惊的样子。

“你还真轻松啊……”七杀道：“不怕我突然动手杀了你吗？”

此刻，二人是面对面坐着的，相距不过一米多距离，对七杀这格斗专精者来说，确实是极其优势的局面。

“你我都明白，想要逃跑，联手的成功几率更大。”湿婆说道，“要打，也得等摆脱了警察和超级英雄再说。”

“那你还在等什么？”七杀说着，双臂向两侧一扯，就把手铐中间的链子给扯断了，脚上的铐子他也是如法炮制。

“我在等车开到离市中心足够远的地方。”湿婆回道：“这样才能确保我们逃跑的时候，附近不会有超级英雄赶来支援。”

七杀闻言，站了起来，透过窗户朝前瞅了瞅，想通过驾驶席的挡风玻璃看到外面的景色，可惜隔了两层玻璃，加上外面是黑夜，他根本看不分明。

“不必费神了，我的侦查专精还不错，外面的情况我大概知道。”湿婆说道；“这里应该已接近城区的边缘，随时可以动手了，只不过……我在想一件事。”

“是什么？”七杀问道。

“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已经投降，跟他们进了警局，为什么他们在问话进行到一半时就停下，之后就设法把我们往别的地方送？”

“当然是忌惮我们的实力了。”

“或许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湿婆接道：“但我觉得……还有别的。”他抬眼看着七杀，“我们已经表现得非常合作了，你我也都没有直接伤害过任何高谭市的平民。但为什么……他们仿佛突然间就失去了对我们的信任，迫不及待地要将我们押到别的地方再做处理。”

“有人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改变了他们的想法？”七杀想了几秒后，回道。

“现在想来……罂影王的死真是蹊跷。”湿婆若有所思道：“很显然，那个【疯不觉】的身上……大有文章。”

“难道他有某种技能，可以操控剧本人物的行动吗？”七杀道。

“真有那种技能的话，我们早就死了，他只要趁我们落单时，派一到两名超级英雄来刺杀，问题就解决了。”湿婆道：“我的推断是……这个叫疯不觉的，到处高调地兴风作浪，然后把我们和他扯到一起，使NPC势力对我们也变成了敌视的态度。”

七杀闻言，觉得确实有这种可能，“哦……所以，我们现在要是反抗并逃跑，等于是中了他的计，之后想说也说不清了。”

“没错，可目前看来，这是我们的唯一选择。”湿婆道：“逃，就会彻底与剧本中的正派势力变为敌对状态……非常被动，也极度危险。”他顿了一下：“但不逃，我们就很有可能会被送到‘黑门监狱’之类的地方严加看管起来。到时候，就变成比拼‘游戏时间’的较量了。如果对方今天登陆惊悚乐园的

时间还不长，拖到最后，我们俩肯定会先于他被踢下线。”

“兵不血刃，就能赢战斗力排行榜上的两人……”七杀接道，他竟然笑了起来：“疯不觉……真是好算计啊。”

“我所不明白的是，既然超级英雄能找到我们，肯定也能找到他。他不可能比我们更强，那要怎么才能避免被捕或被杀呢？”湿婆又道。

“也许他已经被捕了，只是没有和我们关在一起罢了。对他来说，只要活着，并且远离其他玩家就可以了。”七杀说道：“无差别模式的任务是【成为剧本中唯一存活的玩家】，想必他是企图在不与我们战斗的情况下便取胜吧。”

“他也算是合理运用了规则，利用剧本里的资源将了我们一军。”湿婆说着，也挣开了手脚上的束缚，“事已至此，我们已改变不了形势。毕竟……证明自己是好人，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当个恶棍，随时都可以。”他也站了起来：“计谋和武力都是争胜的方法，今天是【疯不觉】这名不在战斗力排行榜上的玩家，给我们上了一课。”

七杀也站了起来：“别说得像他已经赢了一样，我可还没放弃呢。”

湿婆道；“我有个建议。”

七杀知道他要说什么，笑道：“逃脱以后，我们先不要交手，对吗？”

湿婆接道：“没错，不过你我之间没有什么信任可言，一起行动之类的……就算了。”

“分头走，等我们其中一人找到并干掉了那家伙后……”

“……再决胜负。”

二人皆是实力强悍的顶尖玩家，岂能容忍封不觉这种名不见经传的阴险之辈来算计自己。事到如今，这场杀戮游戏谁赢都可以，但绝不能让那个二十八级的家伙胜出，否则就太便宜他了。

于是，两大高手三言两语便达成了共识。

片刻后，乍起一声巨响，但见押运他们的厢式车被一股来自内部的冲力牵动，平地弹起，在空中翻了一圈。随后，车底盘处火光一现，两条人影飞跃而出……

第277章 披风争夺战（十九）

至少在一件事上，湿婆和七杀猜对了——封不觉确实被剧本中的某个“英雄”找到了。

或许是所谓“最高意志”的授意，或许是系统的安排，当封不觉坐着从双面人那里搞来的一辆车，开向韦恩庄园时，他遇上了最不愿意遇到的一个人。

但见一个影子从空中直坠而下，砰一声踏在了汽车的引擎盖上。

封不觉反应神速，怒踩刹车，对方却未被惯性推离，而是稳稳地站在那儿。

漆黑的披风，暗色的紧身衣，鲜明的肌肉轮廓，赤红的双目。

他是杰森·托德。曾经的二代罗宾，后来的红头罩（Red hood），如今的伪蝙蝠侠。

托德的蝙蝠面具上，还附带一个金属口罩，其躯干上像兰博一般斜挎着一排子弹。作为高谭市目前最凶残的一名英雄，他与真正的蝙蝠侠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使双枪，而且杀人。

乒乓乓……

挡风玻璃被连射的子弹击碎，驾驶座上瞬间多出了六七个弹孔。

封不觉是何许人也？岂能被这种攻击所杀。他一看杀来的是托德，二话不说，开启了灵识聚身术，蹬开车门就往外窜。其动作一气呵成，迅捷无比。要是稍慢几分，恐怕就已被打成了筛子。

“你要去哪儿？”托德动作奇快无比，三秒后便追上了灵识

聚身术状态的封不觉，并且一边说话，一边发动了狠辣无比的攻击。

封不觉没能躲开这一击，他的后背结结实实挨了对方一记膝撞。在中招后的十秒间，封不觉都处于一种窒息状态，无法呼吸，而且胸中气血翻腾。

但他强忍住痛苦，借势向前翻滚，并迅速露出了身上的炸弹，“别过来！”他用仅存的一口气喝道。

托德的动作为之一滞，没有继续进攻。

“哈啊……哈啊……”封不觉单膝跪地，半天才喘上气来。

二人此刻的位置是在大马路的中间，不过由于高谭市的治安现状比较恶劣，这会儿街上几乎已没有行人了，车辆也极少。倒是那些暗巷之中，有一双双罪恶的眼睛正在朝着这里窥探。

“这招真是百试百灵。”封不觉见局面暂且稳定，便赶紧解除了灵识聚身术，停止了生命值的流失。他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抹了下嘴。刚才那击实在是狠，把他口水都打出来了。

“你以为我真的在乎你或者附近的什么人被炸死吗？”托德那沙哑低沉的嗓音从金属口罩下传来，听上去还真得挺像正版蝙蝠侠。

“你当然不在乎。”封不觉冷笑：“我想……你只是看出了我身上绑的炸药威力惊人，在这个距离上，即使有凯芙拉紧身衣和记忆布聚合物斗篷的保护，你也铁定会和我一同被炸成渣。”

“哼……”托德也是冷笑，收起了双枪，“你好像知道得很多啊，小子……一开始躲开子弹的身手也不错。”

“要是我躲不开那几枪，此刻我们俩都已经完蛋了。”封不觉回道。

“是啊……下次我开枪打人前会注意的。”托德讽刺

道：“这年头在自己身上绑满炸药到处跑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

“哈！”封不觉岂会在吐槽上输给别人：“和持枪冒充蝙蝠侠的人相比，身上绑炸弹四处转也不算奇怪吧？”

托德的声音忽然变冷：“我就是蝙蝠侠。”

“哈哈哈……”封不觉这下来劲儿了：“杰森……杰森……”他直接道出了对方的名字：“布鲁斯要是看见你这个德行，他会怎么想？”

这个名字无疑触到了托德的逆鳞，他忽然咆哮道：“别在我面前提这个名字！”他怒道：“你是谁？你怎么知道……”

“瞧瞧你的样子……”封不觉打断了对方：“看来起来真是可笑极了。”他引用了漫画中杰森和蒂姆战斗时所说的台词，“就像一个在玩‘不给糖就捣乱’的孩子。”

托德沉默了几秒，并没有被进一步激怒，“你让我想起了某个人……”

“哈哈哈哈……”封不觉有意模仿小丑，发出了癫狂的笑声：“怎么？看到另一个罗宾被杀，让你想起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了吗？”他试图让对方分心，以寻找逃跑的机会，“你以为在地球51杀了‘他’一次，自己就天下无敌了？你该去接受心理治疗，杰森，因为你和他一样疯。”

“够了！”托德暴喝一声，披风一抖，旋身即上。

他的速度极快，配合最初起势的动作，在封不觉眼中留下了一道残影。

卓绝的身手，超强的体魄，让封不觉难以招架，眨眼间又被对方迫近，肋下再遭一击。

生存值处于满状态的封不觉，被托德两击过后，便仅存27%的血量了，这个剧本里的英雄们战力之强，可见一斑。

“引爆器在哪儿？”托德抓着封不觉的领口，质问道。

“呵呵……谁知道呢？不过我得提醒你，假如我失去知觉，比方说……被你打晕，那炸弹也会爆炸的。”封不觉这话当然是胡诌的，但他扯谎的水平有目共睹，无论神态还是语气，都显得自信无比。

“让你失去抵抗能力的方法很多……”托德在面具下狞笑着：“我早就想试试这玩意儿用在你们这些疯子身上会有什么效果了。”他的手上，不知何时多出了一个绿色的小瓶。

随着托德一甩手，瓶口便喷射出了一团绿色的烟雾，扑向封不觉的面门。

“咳……咳咳……”封不觉在对方的钳制之下，根本无力避开，呛进了好几口这种气体。

“你也尝尝恐惧的滋味儿吧，疯子！”托德道。

此言一出，封不觉就已明白自己吸入的是什么了，那是稻草人（本名强纳森·克莱恩，超级罪犯，心理、生物化学博士，前高谭大学教授）的恐惧毒气。

在《披风争夺战》的漫画中，托德从蝙蝠洞里偷出了一些恐惧毒气，并在与夜翼对抗时用上了。但他没想到夜翼早已注射过恐惧毒气所有已知变种的疫苗，根本不会害怕，只是方向感受到了一点点影响。自以为控制了局面的托德，随后就露出了破绽，这也成了他最终被夜翼打败的转折点。

“呵呵……呵呵呵……”大约十多秒后，封不觉笑望着对方，“说真的，杰森。这玩意儿你还有吗？再给我来点儿。”

第278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

“看来你是真疯了……”托德看着封不觉的眼睛，在里面瞧不出一丝一毫的恐惧来。

“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封不觉默默开启了灵识聚身术，“穿着蝙蝠装的人才是神经病！”

话音未落，他忽出一拳。

纵然是在灵识聚身术的状态下，自己的速度依然在托德之下，这点，封不觉在刚刚被膝撞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了。

既然对方的速度更胜一筹，那攻击的结果无非就是被格挡或者避开。在此前提下，封不觉自然是要在攻击的角度上做文章，务求让对方避无可避。

托德对封不觉的力量和速度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速度方面略逊于自己那是肯定的；至于力量，这小子体重大概仅在一百二十磅左右，就算比常人强些，其出拳的力道也不可能超过两百磅。

因此，托德只是用一个很常规的动作，举臂一拦。

他岂能想得到……玩家是有“技能”这种东西的。而封不觉的【看招】技能，更是诡辩难测，无迹可寻，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放出什么来……

拳锋卷来，只听得“咔”一声，托德的右前臂竟被打得骨折了，这还没完，余下的冲力将他已经脱力的手臂推向躯干，继而推着托德的身体倒飞而出。

但见这高壮的彪形大汉像炮弹一般向后横飞，撞断了街边的一个消防栓，最后撞击到路边建筑的墙壁上才停了下来。

【名称：EX冲击直拳】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以豪腕使出强力的拳击】

【消耗：体能值5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C或通用专精C】

【备注："拳王"拜森所创的攻击，以其巨大的身形使出令人无法想象的敏捷前踏，承载着体重发出的直拳具有令人惊异的破坏力。】

这一招，没有任何附加属性，纯粹就是提高拳头的破坏力，然后打出去。

但有时候，最简单直接的招式，反而最奏效。杰森·托德在对封不觉不了解的情况下，吃了个哑巴亏。

不过托德也确实强悍，在肉体承受极大痛苦的情况下，没有昏迷或迟滞，立即就翻身从地上爬了起来，并顺势从腰间甩出了一枚烟雾弹。

封不觉见状，将【哥布林毒气口罩】变为了显示状态，同时向后疾退。

当烟雾稍稍散去时，托德的身影已出现在了路旁一幢两层建筑的顶上，面具下传出的声音仿佛野兽的低吟："太小看你了……原来你不是普通人类。"

托德显然是将封不觉当成了具备超能力的罪犯，当然了，这个推断也无可厚非。就好比你遇到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人，没想到他却能一掌劈断一棵大树。除非这人是城管，否则你也会这么想……

封不觉闻言，心中暗喜，表面却还是老样子，似笑非笑，"我的本事可不止如此呢……别以为速度比我快一点点就能解决问题。"虚张声势是他强项，"我知道你的枪法不错，所以我再强调一次，一旦我失去知觉，炸弹就会爆炸，如果你

想着直接爆我的头，那就要有所觉悟……几条街内的人，包括你在内，全都会为我陪葬。”他顿了一下，又道，“而如果你想用拳脚将我制伏，我劝你先考虑一下手臂的伤势，以及……刚才那样的攻击，你还能接几下。”

托德可不知道封不觉的技能要冷却十分钟，听了对方貌似恐吓，实为分析的言论后，托德感到了无可奈何，看来凭自己一个人是搞不定这个对手了。此时比较理性的做法，应该是暂时撤退，至少等先处理一下手臂的伤势再作计较。

但问题是，托德也是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他对正义的理解，类似于marvel宇宙的“惩罚者”，都属于暴力流英雄。其嫉恶如仇的狂热劲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骨折手臂带来的疼痛，反而如同兴奋剂一般刺激着托德，让他更想把眼前的对手立刻解决。

“说得很好……那我就打断你的手脚，让你没法儿逃跑，也无法自主引爆炸弹。”托德的左手单臂举枪，在高处瞄准道：“放心，我不会让你因失血休克的，在你濒临昏死前，我会给你注射点儿肾上腺素和吗啡。”

封不觉心道不妙，这货不吃自己那套，而且自信心爆棚，丝毫不考虑万一射偏会导致什么后果。

“哔——”封不觉骂了一句，朝着自己刚才驾驶的车跑去。

刚跑出几步，他便本能地意识到了什么，脑中嗡然一声，推理的过程一闪而过，一个结论就蹦了出来——附近有其他玩家在！

为了验证这个推断，他再次试图大声骂句脏话，结果这次就被系统给阻止了。

“真是祸不单行啊……”封不觉念叨着，掏出了【Moxxi小姐的坏脾气】，朝着托德的所在就是一阵弹幕扫去。

托德自然不会被这样的扫射击中，什么叫漫画英雄？对漫画英雄来说，在枪林弹雨中，只需一个翻滚，便和开了无

敌没两样，最多是擦弹。

封不觉也没指望这种攻击能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他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在他那辆车的后备箱里，装着急冻人的盔甲，只要穿上这个，子弹什么的都是浮云，不过他至少需要七八秒钟才能钻进那沉重的盔甲里。

【名称：冷血战甲】

【类型：防具】

【品质：完美】

【防御力：极强】

【属性：折射、隔绝】

【特效：常规子弹免疫，大量减免特殊弹药、重武器伤害，内部温度可调节并保持恒温，自带空气循环过滤系统】

【装备条件：男性玩家，且具备带动战甲的力量】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急冻人平时穿着的战甲，防御力能力极为出众。但其缺点同样明显：一，重量太重，力量需达到一定标准方可穿着，且活动时体能消耗较大；二，需充能使用，充能间隔通常为三到六小时，过于频繁；三，战甲内温度区间为零度到十度，常人穿着过久会有体温过低的危险。】

其实还有两个问题，没写在备注里，第一，这件装备虽然被归类为“防具”，但实际上和“载具”差不多，根本没法儿装进行囊。所以封不觉只能装在车里，拖着到处跑。第二，穿和脱同样麻烦，都得花一些时间。

而在眼前这几乎不容喘息的战斗中，能否顺利穿上战甲，成了关键……

第279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一）

湿婆和七杀逃出囚车后，联手出击，以周围那些警员的生命为威胁，才暂时将夜翼逼退，成功逃脱了追捕。当然了，从那一刻起，他们基本算是和剧本中的正义一方彻底决裂了。

被捕的那段时间，对他们来说等于是在休息，虽然逃跑时稍微消耗了一些体能，但总体而言，他们的“两值”几乎都是满的。

以他们的能力，在体能充沛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如超级英雄一般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上空自由跃动。建筑物天台间的距离根本不算什么，像《黑客帝国》里那种飞跃大楼的动作，他们也可以做到。

因此，顺利逃走后的二人随即就各走各路，迅速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七杀的去向暂且不表，先说湿婆。

在六名玩家中，看过《披风争夺战》这漫画的，可不止封不觉一个，湿婆也是知道大体剧情的，只不过他有自信凭战斗实力去获胜，所以没打算和剧情人物产生太多瓜葛。

但眼下，情况不同了。面对封不觉这么一个爱耍阴谋诡计的对手，湿婆自然也不能太耿直，否则是要吃大亏的。

在确认了自己已摆脱追踪后，他先是找了个能上网的地儿，开始收集情报。

网上对于“异界来客”的消息可谓铺天盖地，而视频网站中点击最高的那个视频，就是“无名氏”出品的“罗宾之死”。

湿婆看了那个视频，又读了一些新闻报导，对封不觉这段时间里的所作所为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毫无疑问的，“无名

氏”就是【疯不觉】，这小子的长相也已经可以确定了。

而他认为最关键的一项信息就是——这个疯不觉尚未被捕。

湿婆和七杀在新闻中被称为“异界罪犯A和B”，他们被捕的消息，甚至是逃跑的事，都已经能在网上查看到了。但那个“无名氏”，那个朝街上洒钱、杀警察、杀罗宾的疯子，新闻中却没有提到他被捕的消息。这就说明，他至少没被官方力量给抓住。

湿婆做出了三种假设：一，这小子被神网的人抓了，滥用私刑中；二，他被杰森·托德抓了，SM中；三，他仍然逍遥法外，谋划着某些阴谋。

客观地分析，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极小。神网那帮毕竟是“好人”，他们会因为蒂姆的死而悲愤，但不至于失去理智。真要是失去理智了，刚才自己逃跑时，夜翼就不会那么好对付了……

第二种情况，概率也很小。以死亡天使的实力作为参照，杰森·托德恐怕只强不弱，而且这人还特狂暴。一个二十八级，靠玩计谋为主的玩家，在托德面前想“被生擒”是很困难的，在战斗中被秒杀才属正常。

因此，第三种假设，看来最靠谱。

湿婆在判定了封不觉仍旧逍遥法外后，便开始揣测对方的意图……

“假如我是个非武斗型的玩家，到了这会儿，我会做什么？”他这样问了自己。

很快，湿婆脑中蹦出了三个字——“蝙蝠洞”。

这个夜晚，神网的英雄们必定是倾巢而出，忙到应接不暇的状态。蝙蝠洞里除了一个坐轮椅的圣贤，和阿尔弗雷德这个老管家之外，很可能就没别人了。

这简直就是一个由老弱病残看守的宝库，装备道具任取

啊！

想到此处，湿婆果断地查询了高谭市的地图，紧接着就往韦恩庄园去了。此行就算没能找到封不觉，对蝙蝠洞捷足先登，也是极为有利的。

于是，在十分钟后，他在一栋建筑的顶上，听到了远处街上的枪响，随即便看到了托德和封不觉之间的较量。

虽然是晚上，但街边路灯和广告牌发出的光线都很明亮，加上这晚的月光也不错，使湿婆可以很清晰地观察到封不觉的每一个动作细节。

又由于街上比较空寂，声音可以传得很远，所以拥有C级侦查专精的湿婆，连他们的对话都能听清。

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湿婆当然不会现身。他还不能确定封不觉身上的炸弹是真是假，也不知道炸弹的威力和引爆条件是否真如封不觉所说的那样。此刻，待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上坐山观虎斗，无疑是最佳选择。

而封不觉那边，他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不但被托德攻击，还遭到了其他玩家的监视。当然了，觉哥的战术依旧。即使在尚不知道有玩家在附近的情形下，他也准备去穿战甲了。因为托德实在是太强、太烦，逼得他没有办法。

“杰森！你不要太嚣张了！”封不觉停止了冲锋枪的扫射掩护，用管钳强行撬开了车子的后盖，同时喊道：“我来自异界的同伴就在附近监视着此地，只要他出手，你就死定了！”说罢，他一个翻身，遁入了后备箱，还顺手关上了盖子。

“卧槽！”这一刻，湿婆的心中有万千草泥马在奔腾，他心中骂道：“我去年买了个表啊！这货怎么知道我在附近的啊！不会是瞎掰的吧！运气太好了吧！这一瞎掰我可不妙了啊！”

杰森·托德不愧是超级英雄，封不觉那句话还没说完呢，他就用猎鹰般的目光向周围高层建筑物的屋顶、阳台、窗户等等地方扫视过去，湿婆躲都来不及，便被发现了。

“还真有……”托德提高了声音，对湿婆的方向道：“我听到神网的频率里在说，你从夜翼的手上逃跑了，哼……还不错嘛。”他说着，就蛮不讲理地扣动了扳机，丝毫没给湿婆解释的机会。

湿婆所待的天台比托德那边要高，他向后疾撤，退到了对方的视线外。

却不料托德当即换出绳索枪，登上了身旁的另一栋建筑天台，来到了比湿婆更高的平面，继续射击。很显然，他已经改变了攻击的目标。

湿婆只能自认倒霉，谁让他身上没绑炸弹呢……而封不觉，在其钻进后备箱以后，托德就不可能再用枪去打他了，谁知道这小子在里面是个什么姿势，打中炸弹咋办？

“听着！我跟他不是一伙儿的！”湿婆翻滚到了一个掩体后，高声说道：“我可以证明！让我帮你杀了他！”

第280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二）

“听着，往大街上扔钱的是他，杀警察的是他，杀罗宾的还是他。”湿婆继续补充游说着：“那些警察，还有神网的人，不问是非就把我给抓起来，而依据仅仅是他们觉得我很‘危险’，那我当然得逃跑。”他顿了一下：“这帮所谓的正义之士，总是抱着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强迫别人按其行事……这点有多烦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不是吗？”

这些话有点儿投其所好的意思，因为杰森·托德算是历代罗宾中最为桀骜叛逆的一个，对布鲁斯·韦恩的许多理念都颇有异议。

一个人的经历，会改变他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对正义的理解。从罗宾变为“红头罩”的托德，他的世界，确实是迪克和蒂姆都无法理解的。在托德看来，一代和三代的那两名罗宾，都已经被韦恩给“洗脑”了，信奉着一套近乎理想化的原则在办事，愚不可及。

或许有人会觉得托德很偏激，但反过来看，也可以说是蝙蝠侠矫枉过正。二者都是有过童年阴影和心理创伤的人，谁的三观比较正确，还真不好说。

当然了，如果让小丑来评述，他们个个儿都是神经病……

“是吗……那我给你个机会来证明吧。”托德也给自己找了个掩体，面具下低沉的嗓音喊道：“你说你要杀他是吗？那么我不插手，你一个人上。”此刻，在内啡肽的作用下，他右手的骨折处已经不怎么痛了。不过……假如在短时间内他还想用这条胳膊开枪或是打人，那就得做好伤上加伤以及痛到昏厥的心理准备。

湿婆闻言，果断地回道：“可以！”说罢便高速移动起来，

单手一撑就翻出天台，朝着街面纵跃而下。

托德听到动静，便探头观察，正好看到了对方跳楼的一幕。要知道，以托德这“英雄”的身手，在不借助任何工具的情况下，也只敢从三楼往下跳，再高一点的话，就需要滑翔披风或者绳索之类的东西来辅助了。

但眼前这个身着便装的男子，竟这么毫不犹豫地从八楼天台翻了下去……

“这些异界旅客全都不是一般人类吗……”托德心道，至此，他已认定了这帮货全都有超能力。

湿婆落地后，先抬头看了看天台上，他没看到托德的影子，不过他知道，对方就在上面观察着。

“我希望你能遵守承诺，不要在我动手杀他的时候偷袭我。”湿婆说道。

回应他的是沉默，不过这就足够了。

湿婆随即便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封不觉藏身的那辆车上，其嘴角泛起了冷笑。

他的背后已浮现出了灵能武器【天舞沙漏】，那七个石盘由白光凝成后，顺势飞出，直奔目标而去。

以湿婆所站之处为中心，石盘可以在其半径两百米内自由活动，就如同是七个灵活度极高，且可以由任意角度发射光束的浮游炮。在这种武器面前，躲在封闭空间内的封不觉已形同瓮中之鳖。

“自作聪明之辈，往往自掘坟墓。”湿婆得意地评述道。在面对封不觉时，他比托德更加无所顾忌。他可不在乎什么炸弹，即使炸弹是真的，只要爆炸无法把身处二百米外的自己一击必杀，那就毫无意义。

七个石盘朝着汽车飞掠而去，在其上方盘旋展开，仿佛一群已锁定猎物的秃鹫，正准备大快朵颐。

数秒后，连绵不绝的啾啾声响起，那些石盘各自射出了光束状的攻击，无一例外地命中了汽车。这连续的围攻并未持续太久，汽车便起火爆炸了。

当然，只是汽车爆炸而已，波及范围最多不过十数米。先前封不觉所说“炸毁数条街”的情况并未发生。

“看到了吗，杰森。”湿婆对着高处说道：“他只是个骗子，满口谎言，假如他身上绑的是真炸弹，这会儿就已经……”

“把你们俩全都炸上天了。”另一个声音打断了湿婆，并把他的这句话说完了。

湿婆惊异地看向了说话声响起的方向，并且后知后觉地打开了游戏菜单，发现【疯不觉】这个ID旁，依然显示着“生存中”的字样。

火焰中，一个庞然的身影走了出来，这个人影踩在地上的每一步，都发出金属落地之声，好似机器人一般。

待看清了这影子的全貌，湿婆不由得惊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你竟然有急冻人的盔甲……”站在楼上看戏的托德倒是识货，一眼就将那套战甲给认了出来。

“哈哈哈哈……”封不觉嘚瑟地放声大笑，此时他的说话声是从战甲上配备的扬声器里传出来的，经过了电子合成的感觉，“湿婆对吧？”他冲着对方说道：“你真以为，站在那个距离上，就不会被我身上的炸弹给炸死了吗？哼……我已经多次强调过了，只要这炸弹爆炸，几条街内都别想有活口。”

“别说笑了，就算你真往自己身上绑了TNT，你那件外套里面总共能藏多少量？难不成你想说自己衣服里藏着小型核弹？”湿婆这话不止是在表示自己的质疑，更多的也是在试探。

封不觉自然明白对方打得什么主意，他一脸淡定地回

道：“我绑的是云爆弹，你想试试吗？”

“什么！”

湿婆没说话，站在高处的托德当时就惊了，这就是业余军事爱好者和专家间的区别。

“你应该庆幸，我及时钻进了战甲里，否则咱们全都得完蛋。”封不觉微笑着说道。

“你这个疯子，知道在市区里引爆这种东西会有什么后果吗？”托德吼道。

“问得好。”封不觉回道：“白天时，‘北方净土’工厂的那次爆炸，就是我和弗瑞斯教授合作完成的一次实验，所以，我现在对自己身上所背的东西能造成多大的破坏，有着非常精确的预估。”

湿婆插嘴道：“哼……即使你说得再怎么像模像样，我也不会相信你的。”他说这话时显得很有自信，“在自己身上绑满炸弹，确实可以威慑这些剧本中的人物（类似这样的对话会被系统屏蔽处理，NPC听到的内容会有略微的变化），但对同为玩家的我们来说，你这等于是玩火。”他举起一条胳膊，手掌朝上：“我们可不在乎一个虚拟世界中的城市会变成怎样，会有多少人丧生。”

七个石盘在空中缓慢移动，不知不觉已将封不觉围了起来。

“你这种将‘同归于尽’作为底牌，且在一开始就亮出来的行为，在1V1单挑的模式中或许还有点效，但这可是混战，你就不怕我真的在这儿跟你拼了？”湿婆道。

“哈……”封不觉冷笑一声，“就这次杀戮游戏的阵容来看，明面上实力最弱的就是我，与任何对手同归于尽，对我来说都是赚了，我有什么不敢的？”他一边说着，一边调整着手中的冰冻脉冲枪，“对我们这些小人物来说，能把诸神的老大拼死，绝对是一种炫耀的资本啊。”

“嗯……”湿婆也笑了：“这话倒是有理，看来还是我考虑问题不够周全。”

话音未落，天舞沙漏的石盘又发起了一波攻击，凌厉的光束从各个角度接二连三地打在了冷血战甲上。

但在完美级防具的面前，这种攻击根本就是渣……

“火力挺猛啊。”封不觉道：“看样子这应该是灵能武器吧。”

对方说出“灵能武器”这四个字，并未让湿婆太过惊讶，因为论坛上早有人发过相关的帖子了。他只是平静回道：“不错，这叫天舞沙漏。自从获得了这件武器，我还从未在一对一的战斗中输过，我相信你也不会改变这点。”

“是吗？”封不觉道：“就凭这种威力和步枪相似、每次开火只能射三炮、开火间隔长达一分钟、飞行半径不超过两百米的玩意儿？”

觉哥的话还没说完呢，湿婆的惊吓值就蹭蹭往上涨。

“你从哪里得到的这些数据……”湿婆神色凝重地问道，此刻他内心在怀疑，是不是诸神高层里出了内奸，否则对方怎么可能如此准确地说出天舞沙漏的四种特性？

“当然是观察咯。”封不觉说话间，也发动了攻击。

他的动作不快，也没法儿快，因为最大功率的冰冻脉冲枪，其造型就好似是M4A1的增肥版，体积都快赶上火箭筒了。拿枪的时候唯一的姿势就是横持在胸前，而举枪射击时，必须侧过身，才能把枪口对准别人。

用这玩意儿去射击对方，攻击意图是无比明显的，留给对方的准备时间也足够，即使普通人也能做出规避动作来。

然而，纵然有着如此多的明显缺点，这依然是急冻人的王牌兵器，理由很简单……

轰——

蓝白色的光束从枪口喷涌而出，骤然亮起的强光点亮了夜空。

湿婆的动作很快，两秒间，他就横向移动了十余米的距离，远远避过了光束的直击。

但，那道光束是持续存在的，仿佛是消防队用来灭火的水柱，封不觉只需要摁住扳机不放，转动枪口，光束就会追着目标跑。

最恐怖的是，不止是被光束击中的区域会瞬间冰封。在攻击结束以前，冰冻效果都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打击点的周边蔓延。

这一刻，湿婆要躲避的并不是一道光束而已，而是一大团处于移动中的AOE伤害。

第281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三）

十秒不到，湿婆便被光束追上，顷刻间他整个人都被冻在了冰里。这冰块的体积中等，正好像个棺材一般，将湿婆从头到脚裹在内部。

可这并不意味着封不觉赢了……

但见天舞沙漏的七个石盘兵分两路，三个留在封不觉身侧，四个飞回了湿婆的身边。

那三个石盘中的九发光束，从同一角度连续射出，尽数打在了冰冻脉冲枪的枪管上。枪口随即就被冲力弹开，迫使封不觉停止了脉冲的输出。

而另外四个石盘的十二发光束，分别精确地射向了束缚住湿婆手足的坚冰，击碎了部分的冰块。

对湿婆来说，只要四肢恢复了行动能力，逃脱钳制就并不困难了。他三两下就击碎了周身的冰块，逃离了这个区域，闪入了一条小巷中。

“你跟我很像，疯不觉。”躲在墙壁转角后的湿婆说道：“你可以一眼就看破对手的招式，并且立即明白什么样的战斗方式能让你赢。”

“战斗力排行榜第二的玩家对我说出这样的话，算是种褒奖了吧？”封不觉一边回道，一边向前逼近，不过由于他穿着冷血战甲，因此走得很慢，而且每一步都有很大的脚步声。

“被我这样的人称赞，除了感到高兴之外，你更应该感到害怕。”湿婆说话间，七个石盘迅速地飞入了他藏身的那个转角中，暂时脱离了封不觉的视线。

“害怕？哈……为什么？”封不觉笑道。

“很难理解吗？”湿婆说道：“那我就说得再明白一点好

了。”他顿了一下，“拥有和顶尖强者比肩的天赋，并非是好事，因为……”他一闪身，冲出了转角，其身侧还跟着一个悬浮的大沙漏，“同一条霸道上，不需要两名霸者。”

这一瞬，沙漏上蓝芒乍现，一股浩然之力喷薄而出。

封不觉见状，心知这断然是对方的一种杀招，不可大意。但他现在穿着厚重的战甲，移动不便。加上双手都得持枪，无法祭出死亡扑克来抵挡。

于是，他决定硬扛……

至少在物理层面上，冷血战甲的防御能力无疑要高于【盾牌】的效果。只要对方不是用什么幺蛾子的非物理攻击，封不觉有七八成把握可以顶住。

可湿婆用的偏就是精神攻击……

他已经看到了冷血战甲的防御力，也忌惮封不觉身上的炸弹。在这双重原因下，以力强攻显然不智。

因此，他使出了【天舞沙漏】的“水”之特效：【涤罪】，无视物理防御，对一名敌人发动一波精神侵蚀，在三十秒内为目标附加“涤罪”状态。根据目标的惊吓值反应，每秒将流失一定比例的生存值（最低不低于1%）。使用后水之石盘将崩碎，回到登陆空间方可复原。

站在玩家的角度上，湿婆虽然无法完全判定炸弹的真伪，但他可以肯定的是，所谓“失去知觉炸弹就会爆炸”，绝对是扯谎。

玩家失去知觉，就意味着化作白光消失，带在其身上的物品（炸弹）也就跟着出剧本了。而假如那些炸弹无法带出剧本，那么作为一种非剧情相关的消耗物，它会立即停止运作，恢复到“未被操作过”的状态，供其他玩家拾取，不可能还会爆炸。

这个设定，是为了防止在类似的模式中，一些自知命不久矣的玩家，在离开剧本前恶意设下陷阱物，以此影响剧本

后续的发展。

熟知规则的湿婆，自然对这些细节了如指掌，所以他才把原本准备留给七杀的绝招，用在了封不觉的身上。

如果这次精神攻击成功干掉了对手（在湿婆看来成功几率极大），不但能缴获急冻人的战甲和枪械，说不定还能拿到威力惊人的云爆弹，那么【涤罪】被用掉也就值了。

“这招倒是挺犀利啊……”封不觉语气古怪地道了一句。

此刻，觉哥的眼前，是一团团影影绰绰、光怪陆离的悚然奇景，其耳边也响起了鬼哭神嚎、包括各种让人汗毛直立的凄然怪响。

【涤罪】的效果，看似和稻草人的恐惧毒气类似，其实是两种路数。稻草人是诱发出人类内在的恐惧，而【涤罪】是最直观的“恐怖”，是来自外部的生理刺激。

举个例子，好比我们听到指甲划过玻璃的声音时，就会起鸡皮疙瘩，那是因为这种声音的频率较高，对鼓膜会产生刺激，于是大脑就做出了相应的反应。

而在神经连接游戏中，即使是超越常规五感的刺激，也能被系统模拟并传导出来……

一般人中了这招后，无论此人是何等的处变不惊，冷静理智，也会由于生理上本能反应，导致惊吓值的上升。在涤罪的影响下，多数人都会变成无法抵抗的状态。莫说三十秒了，只要惊吓值在50%左右，保持十秒，生存值就会流光。

“哼……结束了。”看着呆立在原地的封不觉，湿婆冷哼一声，颇为自信地念道。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开游戏菜单，等着看对方的状态变成“已死亡”了。

结果，他一等，就是三十秒……

半分钟过后，封不觉好端端地站在那儿，道了一句：“这就完啦？”

“喂……喂喂喂！”湿婆内心深处那万千匹草泥马，又朝着反方向再次路过，“竟然没死？怎么可能，中了这招的人就算喝血瓶都来不及啊……”

“嗯……我还以为这招多厉害呢，总共也就掉了30%的生存值而已嘛，还花了整整三十秒，哈！”封不觉不屑地评论道：“对感官的干扰效果倒还凑合，不过我穿着战甲，你也没有乘势偷袭，说到底还是无用功啊。”

听到这话，湿婆自己的惊吓值倒是又升了几分，心道：这TM开玩乐呢！中了涤罪不死的人以前还从来没出现过啊！你小子只掉30%生存值？那不就是理论上的最低值吗？难道你惊吓值始终是零？你真的是人类吗？

“真是不好意思，从剧本开始到刚才为止，我都把你给看扁了……没想到，世上还存在你这样的家伙……”湿婆的眼神变了，前所未有的认真，“疯不觉，面对你这个级别的对手，我应该用另一种态度。”

“哦？是什……”封不觉话未说完，便已神色陡变，其瞳孔在瞬间急速扩张。

因为就在这个刹那，湿婆乍然化作一道虚影，以一种爆炸性的速度朝着封不觉直冲而来，面露肃杀之色：“和你同归于尽也无妨的态度。”

第282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四）

战至此时，口出此言，证明湿婆已经认可了封不觉的“实力”。

眼前之人，虽然并不在战斗力排行榜的前二十位，或许要排入前三十都很难，但他显然已拥有了与身居前十之人一较高下的能力。

合理运用剧本的环境和规则，制定战术，并有效实施，为自己扭转劣势。这是很正常、而且很高明的做法。只要没有借助外部条件去进行作弊，就没有什么可非议的，智谋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强者，就应有强者的器量，要学会去认可对手身上的长处。一味地寻找借口来自我安慰，是不会改变结果的。贯彻自己的方法，将对方击败，才是高手所为。

作为诸神的头号人物，职业游戏界最强的几名玩家之一，湿婆自然有着身为强者的觉悟和心性。刚才的精神攻击，已是他的底牌了，这招不成，他便放弃了在不引爆炸弹的情况下获胜的打算。

此刻的湿婆，已承认了【疯不觉】的实力，他认为和这种级别的对手同归于尽，并不算什么耻辱。因此，湿婆不再纠结于对手身上的云爆弹究竟是真是假，展开了全力以赴的攻击，力图在物理层面上将对方歼灭。

而封不觉这边，却是感到了不妙，他从对方的眼神、话语、行为三点来分析，得到的信息是这样一句话：“就算引爆炸弹我也要打死你。”

这种局面是封不觉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他身上绑的炸弹是真的……

觉哥身为这次杀戮游戏中的“最弱者”，他的“优势”就是这些大人物们打心底里不愿意和他同归于尽。在曌影王和悟死参玄相继完蛋后，其余玩家获得最终胜利的概率无疑都上升了，他们理应更加惜命了才对。封不觉是真没想到这战斗力排行榜第二的家伙竟准备跟自己拼了。

“我说……你可别太冲动了，炸弹一爆，我俩铁定玩儿完，你堂堂的诸神老大，和我这名不见经传的……”封不觉展开游说之时，发现自己的双脚竟已缓缓离开了地面。

厚重的冷血战甲、几十斤重的冰冻脉冲枪、战甲之中的封不觉，全都朝着正上方漂浮起来。

湿婆打断了封不觉的话，冷笑道：“无所谓，我想……以你的实力，不需要太久，就会和我一样出名的。”

封不觉闻言，心里又凉了半截，看来对方并不是虚张声势。

【名称：失重接触】

【特殊能力类型：主动】

【消耗：体能值上限的20%】

【效果：使被接触的某个“整体”失重漂浮（冷却时间一小时，持续一分钟，目标体积需小于二十立方米，且不能为自己）】

【备注：如果你擅长格斗游戏，就很容易理解，无限浮空意味着无限连招。】

这个技能是湿婆的称号“控场达人”所赋予的能力。他以一贯的冷静沉着和游刃有余获得了这个称号。

在团队模式中，像湿婆这样的队友，无疑是定海神针一般的存在。他这种级别的玩家，在心理上带给团队的支持是数据无法衡量的。只要他在附近，哪怕什么都不做，队友们也会安心不少。

举个例子，好比有两支少年足球队在比赛，一支队伍的教练席上坐的是弗格森，而另一支队伍的教练席上是卡马乔。那么，当场面陷入胶着，或者场上出现意外的丢分时，哪边会自乱阵脚，不言而喻。

“那就没办法了……”封不觉在半空费劲浑身解数去调整身体的角度，五六秒后才将冰冻脉冲枪的枪口调整到了向下的角度。

可还未等他开火，哦不，是“开冰”，湿婆的站位就已变化了。

饶是如此，封不觉还是扣动了扳机，让脉冲枪的光束喷了出去。这毕竟是范围杀伤，只要瞄个大概，有一些偏斜也无妨。

“哼……这种攻击，太勉强了。”湿婆这回已有了躲避的经验，所以闪到了很远的地方。

但封不觉的意图不止如此，只见在脉冲光束的推动下，觉哥像是火箭一般被反冲的力量推向了天际，飞到了很高的地方。

“哦？原来如此……呵呵……真是一秒都不能大意啊。”湿婆笑着，从行囊里拿出了一个火箭筒……

封不觉很快便升到了离地近百米的高度，他很清晰地看到了对方正举起RPG（Rocket Propelled Grenade）瞄准自己，但他在失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进行躲避。

“不妙啊……被反坦克武器直击的话，冷血战甲肯定也是撑不住的。”封不觉心道，“只要外部防御被破，火焰和爆炸的冲击灌进来，就算我没死，云爆弹也会爆炸……”

“再见了……”湿婆在一个距离冰冻脉冲直射角度很远的地方，迅速锁定目标，并发射了火箭弹。

在此简单说明一下RPG的工作原理，在发射时，药室内的火药被点燃，推动火箭弹向前飞离发射筒。火箭弹最初便以

117米/秒的速度前行，在飞行0.1秒，约11米后，弹体发动机启动，稳定鳍张开，火箭弹开始旋转飞行，这时将加速至294米/秒直至命中目标。

与之比较，封不觉的移动速度根本不值一提。而且他身处沉重的盔甲内，在失重状态下又无处借力，想调整手中脉冲枪的角度也是极其困难的，所以用冰冻脉冲去拦截火箭弹也不现实。

眼看着胜负将分，却又生异变。

没想到，竟有一支蝙蝠镖横插一杠，在火箭弹刚刚脱离发射筒、尚未加速到极限时，精准地击打在了弹头上，使其引爆。

这下倒好，封不觉毫发未伤，湿婆自己倒被身前发生的爆炸震掉了不少生存值。

“你……”湿婆不禁怒上心头，抬头瞪向了蝙蝠镖飞来的方向。

杰森·托德已经移动了几次，此时他正站在湿婆侧方的一幢建筑顶部。低沉的声音又一次响起：“蠢货，如果他身上的云爆弹在半空中引爆，三分之一个高谭都会毁掉，你我也都会死在这里。”

“想阻止我……”湿婆已悄然让【天舞沙漏】的部件分散着飞向了托德，“那你就先去死吧！”

刹那间，六个石盘同时发难，光束从各个角度交错着射向了托德的所在。

却见，一道人影疾至，手中双剑连舞，那红蓝双焰在半空划出阵阵炫目的剑影，竟将石盘中射来的光束尽数击散。

“切……多管闲事。”托德啐了一句。

死亡天使站在他的身侧，带着点挖苦意味地道了一句：“不用谢。”

与此同时，但闻嗖嗖两声，两道劲风朝着湿婆横飞而来。

湿婆反应神速，连续后翻，堪堪避过。他转头一看，原来是两张“网弹”与自己插身而过，击在了街边的建筑上。

吡吡的刹车声紧随而至，传说中的蝙蝠车从网弹射来的方向出现，一个甩尾停在了距离湿婆二十米开外的地方。

不得不说，这车确实很帅，其外观可以用“低调的华丽，内敛的狰狞”来形容，当它从黑暗中驶出的刹那，立即乍泄出强烈的存在感和气势。

车舱纵开，戴米安少爷（五代罗宾，布鲁斯·韦恩与塔莉娅·奥·古之子，亲儿子不解释）和侍从（squire，骑士的跟班，披风争夺战时期的侍从，真实身份是名为哈钦森的女英雄）从车上跃出。

“异界来客，你最好立刻束手就擒。”戴米安说道。

湿婆冷笑着，往火箭筒里又填了一枚火箭弹。

“我们已经抓住了你的一名同伙，我想你们应该认识。”侍从说着，打开了蝙蝠车的后车舱。

车后座上坐着位美女，但是湿婆并不认识她。

不过他随即就反应过来，这位穿着古怪，而且有着东方人面孔的少女，应该是玩家无误，那除了【才不怕呢】还会是谁呢？

“哈哈哈……”湿婆大笑。

不怕妹子见状，神色一变，她瞬间就明白了对方的意图，立刻大喊起来：“快放我出……”

嗖——轰！

火箭筒一甩一射，蝙蝠车就被炸上了天。

戴米安和侍从飞滚而出，狼狈地逃离了爆炸，但不怕可就倒霉了，她的双手被绑住，身体也被固定在座椅上，连话

都没喊完，就直接被送回了登陆空间。

正所谓纯爷们从不回头看爆炸场面，所以在火箭弹飞出以后，湿婆便已转身朝着封不觉所在的方向行去。

“我跟你们说过很多遍了。”湿婆终于是进入了一种杀红了眼的状态，“我和他们不是一路的。”

此刻，【失重接触】的效果正好结束，天上的封不觉正在急速坠落之中。

湿婆装弹、瞄准、发射，一气呵成，在众英雄们还沉浸在他刚才暴行中发呆时，又是一发火箭弹轰出。

弹尾拖出一道白色烟轨，在空中划出狭长的弧线。在月光的映照下，飞上夜空，就在众人的视线中，击中了冷血战甲……

第283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五）

时间稍稍倒退……

当湿婆的第一发RPG瞄准并发射的刹那，身在半空的封不觉可并不知道托德会用蝙蝠镖帮他扛这一下子。在那瞬息之间，以觉哥的观点出发，这次攻击无疑是会要了自己性命的。

因此，封不觉当机立断，打开了战甲的头盔和背部衔接闸，用极快的速度从里面脱出了。

他的打算是，躲在战甲的背后，而不是内部，去接这一击。这样在战甲被击毁爆炸的瞬间，他还可以发动【盾牌】特效。有战甲和技能的双重阻隔，身体受到的伤害可以降到最低，还可以借用爆炸的冲击力飞出，远离爆炸的中心。

这策略倒是不错，可没想到，托德用蝙蝠镖截下了第一发火箭弹。

爆炸产生的火光和烟雾一时遮蔽了湿婆的视线，托德的注意力也不在封不觉身上。再者，这毕竟是夜晚，街上比天上要亮。因此谁都没有发现冷血战甲内部已经空了，而封不觉藏在了战甲的后方。

……

时间回到现在……

神网的英雄们前来搅局，并未耽搁湿婆太多时间，相反还送上了一份大礼，把不怕妹子给卖了。不过她死得也不算冤，如果她不是遇上了DC宇宙中这些几乎不怎么开杀戒的英雄们，而是在别的剧本里被NPC势力追杀，很可能直接就挂了，也不存在留活口这一说。

但这一段小插曲，却是把【失重接触】的技能时间给耗

完了，原本无处借力、只能抓着战甲一块儿飘的封不觉，重新投入了地球引力的怀抱，与战甲一同坠落下来。

恰在此时，湿婆的第三发火箭弹，划破长空而来。

电光火石之间，但见一条赤红的人影在战甲上一踏一弹，将那沉重的装甲推向了火箭弹的方向，而他自己如离弦之箭般飞出。

一声轰鸣，火光骤起。

冷血战甲和冰冻脉冲枪在空中被一并击毁，燃烧的碎片四散落地。爆炸的冲击波虽强，但封不觉未被波及，安全地落在了数十米外的一栋建筑顶上。

灵识聚身术的消耗、坠落的伤害，加上先前和托德、湿婆战斗中所累积的生存值损失，让封不觉不得不灌下一瓶生存值补充剂。

好在这是他进入该剧本后第一次喝血瓶，50%的效果没有丝毫损失，让他的生存值回到了八成左右。

可封不觉跳离战甲的一幕，并未逃过湿婆的双眼，游戏菜单中的状态也表明了他还活着。

所以，湿婆的追杀还远未停止……他迅速收起RPG，脚下猛力一踏，跃起至三层楼的高度。随后用单臂抓住路边建筑外墙上的水管，脚蹬墙面，稍稍借力，便游墙而上，数秒后已至六楼天台。

登高远眺，封不觉仍在其视线之中。

湿婆嘴角冷笑，二话不说，全力向前奔跑起来。他在城市的屋脊上起起落落，如履平地。还不忘利用天舞沙漏给自己断后，在那些石盘的火力掩护下，追上楼顶的超级英雄们很快就被甩开了一段距离。

“你想跑到哪儿去？啊？”湿婆兴奋地咆哮着，此刻的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亢奋。在这场战斗中，他品尝到了一种阔别已久的东西——战斗的乐趣。

湿婆成为顶尖玩家的日子也不短了，他十几岁就入行，进入职业圈子已逾十年。在这行里，当实力达到一定的程度后，战斗的乐趣就会相应地减少。

首先，他遇到的对手，往往是固定的一批人。顶尖玩家的圈子就这么大，比如WAR3最火的那些年，各种大赛，打到十六强时，一看名单，一群好基友。他们早已在各种场合交手过多次了，有些甚至是同一家俱乐部的队友。

其次，高手在对决开始前，对结果都会有个准确的预判。在那种有职业区别的PK游戏中，基本上两人一打照面，观察、揣摩一下对方的种族、职业、天赋、装备，即刻就能知道这一场谁更有优势了。这时，如果对面是个老对手，胜负还有悬念吗？

以湿婆与悟死参玄的对决为例，打得就是没有激情。两人都是职业高手，在其他神经连接游戏中交手次数也挺多。他们对彼此的战斗风格、游戏水平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作为顶尖好手，他们自然也不可能寄期望于“运气、巧合、非受迫性失误”等因素，这些都属于侥幸心理的范畴。像“我的角色刀刀暴击，而对面那家伙不小心把方便面洒在了键盘上”这种心态，是休闲玩家才能拥有的奢侈品，职业玩家如果老动这种念头，离捶蛋自尽也就不远了。

因此，当战斗分出胜负后，悟死参玄纵然有所不甘，但其对失败的结果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他没想到的只是……在惊悚乐园这个游戏里，他和湿婆的差距会变得更大。

而湿婆这边，也没有表现出多少高兴的情绪，因为赢是应该的，是实力使然。就像网球比赛，头号种子在淘汰赛阶段赢了五号种子，赛后他也不会表现得有多雀跃。湿婆的心态大致如此，虽然战斗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有些超出预估，但也在承受范围内。

倒是此刻，这名叫【疯不觉】的不知名玩家，给了湿婆一种久违的新鲜感。因为在和这个小子的对决中，他完全猜

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明明很弱，真的很弱……等级低就不去说了，身体素质和装备不过就是中上水平，身手也很一般，距离职业玩家相去甚远。到现在为止，他只放过两个技能，一个是加强体术的持续性技能，估计消耗很大，所以他总是瞬开然后就停止；而另一个就是打在托德手臂上的一拳，威力也不过如此……而且他还在自己身上绑了炸弹，要不是靠着急冻人的战甲，他早就完蛋了……”湿婆心中念叨着：“可是，为什么……为什么直觉告诉我……他仍有胜算。”

战斗本能超然的湿婆，在短暂的观察和交手后，几乎已将封不觉给看透了，但这却更加深了他的疑惑：“即使是放开了手脚，抱着引爆炸弹也无妨的心态去打，我也没能‘看到’半点胜势……我的优势分明是极为明显的，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上，也未必能战到这个地步……”他心道：“哼，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恐怕瞾影王还真是栽在了这小子手里。”

呼——

突然，一道白光从前方窜来，直袭面门。湿婆反应神速，歪头一闪，前进的速度丝毫未减。

“哦？不止一把吗……”他摸了摸左边脸颊，被光束擦到的皮肤上，留下了一抹霜痕。

封不觉当然不止一把冰冻脉冲枪，他的行囊里还有一把小功率的。这把的体积接近手枪，造型还很有卡通范儿。

【名称：冰冻脉冲枪（低功率）】

【类型：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无】

【属性：冰】

【特效：冰封目标物】

【装备条件：射击专精E】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点射时，仅可冰封篮球大小的物体，持续输出时将以命中点为中心向周围扩散冰封效果，能源用尽后需再次充能。】

从急冻人那里搞来的武器、装备、消耗品，全是不能带出剧本的。封不觉也在双面人那儿也试了几样东西，但无论是军火类、药剂类，还是服装，同样都不能往外带。他临走前还问双面人：“你手上一直抛的那个硬币能不能送给我留个纪念？”结果对方这次不用抛硬币，就决定拿出冲锋枪来对他扫射。

总之，封不觉推测，在这个剧本里，从任何一名主要角色那儿得到的、或是与他们相关的物品，都是无法带回登陆空间的。

想想也对，商城里一套蝙蝠侠套装要卖到两百万，要是这个剧本里的东西都能随便往外拿，那他们六名玩家也别再打了，大家一块儿去洗劫蝙蝠洞，然后集体强退算了。

“你别逼人太甚啊！老子身上绑的可是真炸弹！”眼见对方越追越近，封不觉也急了，他已经是灵识聚身术状态，要是这样还拉不开差距，这架可没法儿打了。

“你觉得我现在还在乎这个吗？”湿婆笑道。

“算你狠……”封不觉无奈，一边跑着，一边动手解炸弹。

值得庆幸的是，他穿得不是炸弹背心（服装不能脱，想穿也穿不了），炸弹主要以腰带承重，解起来也挺快。引爆器本来就放在行囊里没有拿出来，这会儿封不觉则是把炸弹本体也塞进了行囊中。

“哼……看来，真正害怕同归于尽的……是你才对吧。”湿婆的眼神一凛：“一般人进了这剧本，看到我、悟死参玄和七杀这些名字，八成就会想当然地认定获胜的希望渺茫。”他顿

了一下："可你……从一开始，就没考虑过'输'……你根本不'畏惧'我们这些所谓的大人物，你明白自己在实力上很弱小，但在心态上，你始终把自己放在和我们对等的位置上……试图取胜。"

说话间，二人的距离已缩短到了十五米左右。

"这就叫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封不觉言道，回头又是两枪。

由于距离近了，湿婆的反应空间和时间相应变少，这两枪倒是成功将其逼退了五米左右。

"哼……徒劳的拖延，你这个持续技能还能维持多久？五分钟？十分钟？"湿婆道："我的体能值可还多得是呢……"

封不觉扫了一眼菜单，确实撑不了多久了，他已经跑了两分多钟，血量以每五秒2%的速度消耗着。其生存值本就不满，现在已跌破了30%，再过一分钟就会降到个位数。到那时，就会有绊倒在地、活活摔死的危险。

"哈！别搞笑了……"封不觉大言不惭，语气笃定地回道："这种状态下，马拉松我都能跑啊！哈哈哈！"他像疯子那样大笑："阿拉斯加雪橇犬大赛我也能用腿跑完你信不信！一千六百公里对哥来说也只是从卧室到厕所的距离而已！"

第284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六）

这样的言论，连虚张声势都算不上。当然，封不觉也没指望对方会信，他就是说说而已。

湿婆对这番胡扯，也只是一笑置之，当成玩笑在听，“在这种紧迫的逃杀中，你还有心情展示幽默感，呵……这也算是你的过人之处吧。”

“不，从心理学角度来首，我是在建立心理防线。”封不觉回道，同时又是一发冰冻脉冲向后打去。

“是吗？这我倒还是头回听说。”湿婆还是轻松避过。

“因为是我瞎编的呗。”封不觉又道：“只要扯上了心理学三个字，就感觉高端洋气，不明觉厉有没有？”

“哼……玩笑到此为止吧。”湿婆说话间，眼神微变。

下一秒，天舞沙漏的六个石盘相继出现，从后方快速追上，飞散到了封不觉的四周，与其同向而行。

这件灵能武器还有一个弱点，封不觉没有观察出来。就是当这些石盘离开操控者的视线时，会变得不太灵敏。由于在这场追逐中，湿婆必须时刻将注意力放在前方，因此石盘群到此刻才刚刚跟上。

虽然晚了一会儿，但好歹是赶上来了。这些石盘的出现，几乎就宣告了这场追逐的结束。

封不觉也明白，继续跑已没有意义，他不可能比这些飞行物更快。为今之计，只有孤注一掷，回头与对方一战。

然而，如今的他已失去了【冷血战甲】的保护，灵识聚身术也不是长久之计，如何能与战斗力排行榜第二的玩家抗衡？

这个问题，他也无暇多想，因为第一波光束攻击已然袭来。

这一瞬，封不觉双脚踏地急停，屈膝、蹬腿，一鼓作气向后方逆向弹出。他以背对湿婆的状态向对手靠近，一记肘击呼啸而至。

封不觉此举亦是贯彻了出奇制胜的方针，通常在这种状况下，被追逐者朝侧面或斜向闪避的概率比较大，而封不觉却是选择朝着正后方突施奇袭，转守为攻、反客为主。

可湿婆是何许人也，冰冻脉冲枪射来的光束他都能闪开，近战攻击他会反应不过来吗？

一息过后，只听得咔一声，封不觉的胳膊骨折了。

湿婆选择用拳头去硬碰了对方的肘击，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连他自己的拳头也骨折了。

“看来你的打斗实力，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糕嘛……”湿婆冷静地收手，侧身，一个旋身踢腿就跟了上去。

被一碰一滞之后，封不觉的身体在半空骤停，但先前移动的惯性并未尽消。他看到了湿婆的后招，立即做出反应，借着对方攻击自己手肘的拳力，在半空强行旋转身体，乘着剩下的那点儿惯性，顺对方出腿的方向扭了过去。

湿婆还真没想到，封不觉能做出这种动作来……

觉哥就以这种极为怪异的闪避身法，与湿婆擦身而过，落到了与对手的背后。

“要不是看到有人做出来，我还真想不到回旋踢能这样躲开。”湿婆笑道：“有意思，越来越有趣了……”湿婆忽然发觉，封不觉的格斗技巧也并非那么不堪，看来先前他和托德战斗时，是因为身上绑着炸弹，所以没施展开。

其实……连封不觉自己都不知道刚才那下子是怎么做出来的，这种灵光一闪，碰巧成功的动作，让他再来一遍铁定失败。

“有趣就接着来！”封不觉说着，便将刚刚完成冷却的【看招】施展而出，选择的依然是格斗专精。

适才以力相抗过一次之后，封不觉估算了一下湿婆的体术水平，至少比开启灵识聚身术的自己还强三成……在这种差距下，对方又有强势的灵能武器掠阵，解除BUFF状态无异于自杀。所以封不觉先出技能，欲将对方暂时压制住，至少为自己争取到喝血瓶的间隙，以维系住灵识聚身术。

当然了，刚才那次交锋，湿婆那边也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

封不觉的左手手肘被打折，湿婆的右拳也不好过。毕竟肘比拳的骨头要粗，在那一碰之后，湿婆的右手五指、手腕、掌骨，都有损伤，不是骨折就是骨头出现了裂痕。

虽说这是游戏，痛感受到了削弱，但人类保护自己身体的本能是很难克服的。就好比皮肤上被烫出了一个大水泡，谁都知道应该挑破，但真的操作起来，很难做到干净利索。

湿婆的虚拟战斗经验再多，也没到“无觉无惧轻生死，非鬼非神似疯魔”那种地步。所以，本能帮他做出了选择。他使用了相对弱一些的左手，以拳对掌，去接封不觉这一招。

在这稍纵即逝的瞬间，湿婆还留了个心眼儿，暗暗在拳头上附加了一个技能。技能本身很弱，是一个他在低等级时获得的多次消耗技，一直装在技能栏里，此刻还剩最后一次可用。效果也不过就是让出拳的力量加强20%而已。

表面上看，他用不用这个技能无关大局，但直觉告诉湿婆，封不觉的这一掌，很可能有阴谋。先前托德就是在类似的情况下，自以为力量占优，便想当然地去格挡，结果吃了暗亏。

湿婆可不想重蹈覆辙，他情愿在这里加上一个看似可有可无的砝码，以防万一。

顶尖高手和一般高手的区别就在这里，所有的领域都是

如此，细节决定成败。无数个细微的因素，会累积成质的差距。想成为顶尖，就要做到万无一失。

砰——

拳与掌的交锋，竟发出了犹如两头野兽相撞般的闷响。

两秒后，湿婆那长发半掩的冷峻面容，大惊失色。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一股强横的巨力，灌入自己的左臂，他的骨头就这么一节一节被震碎……他加上去的技能在这股力量前如巨浪中的小舟一样被吞没。

“怎么可能？”湿婆惊道。

封不觉可回答不了他，因为觉哥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技能……如果他知道，肯定也会大呼自己人品爆发，在这关键时刻，随机到了一个消耗型的高级主动技能。

【名称：猛虎推山（铁掌第五式）】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使用一次后消失】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以刚猛的掌力重创目标】

【消耗：体能值上限的5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D】

【备注：铁掌，源于湘西铁掌帮，威力无穷，独步武林。被击中者多因五脏俱碎，而导致送医途中不治。第五式猛虎推山——起式时，自然站立，气聚丹田，轻提单臂于胸前，掌面由上向前下方猛力抖击拍出，口发“嗨”声呼气助力，掌风一出即收，意想掌化千重，力透敌背，层层叠加，贯入敌体穿透击出。】

“哈哈哈！怕了吧！”封不觉一脸嚣张的神情道：“此乃惊涛掌第二式，排山倒海。”说归说，他可是聪明得很，见好就收是必须的，甭管对方什么反应，自己先跳向后方，拉开距离再说，“我还会沧海横流、波涛汹涌、暗流涌动、海纳百

川、白浪滔天、大浪淘沙、潜潮暗涌、翻江倒海、山呼海啸、涛啸九天、波澜不惊、海枯石烂、血海情天、海天一色……”他一口气说完，一个咯噔都没有，好似相声贯口一般：“这套打完你不死，哥还有压箱底的绝招，降龙十八……”

“行了行了行了……”湿婆快速重复了三遍，他赶紧吞下了一瓶生存值补充剂（大），顺便还用掉了一个【万能恢复】（该物品为惊悚乐园商店货，效果与口袋妖怪中的同名物品完全一致），“你也别扯淡了，你我都明白，就算你能偶尔打出像这样的攻击来，还是赢不了我的。”他顿了一下：“我跟你打个商量吧，你立刻投降，算是帮我省点儿药品。剧本结束后，疯兄要是赏脸，我在诸神给你留个主力玩家的位置如何？”

“神马！”封不觉的反应竟是一脸不爽，他当即掏出了【Moxxi小姐的坏脾气】和小功率冰冻脉冲枪（回身肘击前放回了行囊），一手一把，平举而起，“你看我像是那种会屈居人下的人吗？”

“你【哔——】啊！”湿婆也被惹毛了，暴喝出声。

“有啊，中二病。”封不觉勾起一边嘴角狞笑着回道。

湿婆闻言一愣，心里念道：“我去……他怎么知道我被系统屏蔽的话是‘有病’这两个字啊……”

“呼……”湿婆深呼吸一下，沉声说道：“你别以为我是怕了你……”

“你当然不怕我，你只是觉得事情有些麻烦了。”封不觉也已看破了对方，“再这么消耗下去，可能就没有余力去对付七杀了，是这个想法吧？”

“我劝你不要再胡搅蛮缠……”

哒哒哒，啾啾……

湿婆一言未尽，封不觉已双枪齐发。

“哈哈哈哈哈……”封不觉再度爆发出丧心病狂的笑声，狂

笑着道：“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老实嘛！哈哈哈哈哈！”

“卧槽……”湿婆一边翻滚着寻找掩体、闪避枪火，一边发自内心地惊叹道：“这么猥琐的语言系统都不屏蔽啊！”

第285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七）

彻头彻尾的疯子……

这就是此刻湿婆对封不觉的看法。

“失算了……”湿婆躲到一个掩体后，喘息着轻声念道：“没想到，左右这场杀戮游戏结果的，不是悟死参玄，也不是曌影王，而是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疯不觉……”

刚才被封不觉重创，彻底打乱了湿婆的计划。从进剧本算起，他使用生存值补充剂的次数已经超过了四次。本来这第四瓶血，他是打算在干掉封不觉以后视情况再用的。可眼下战斗还没打完，他就被迫喝了下去。

这一前一后的区别，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一定时间内多次使用同一种恢复品，恢复量的衰减效果会非常严重。这可说是游戏中比较厚黑的一个设定，就算玩家非常有钱，买上超大号的行囊、带上大量的药剂，到了实际作战时，能发挥作用的药也就前几瓶而已……

在战斗结束前，每多喝一瓶血，就相当于将自己的底线向后推了几许。

而这，是湿婆现在最不愿意做的事。

因为从封不觉解下炸弹的那一刻起，湿婆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他再度看到了获胜的希望，先前的狂热，也渐渐冷却下来。

冷静思考一下就能明白，这个剧本的奖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湿婆相信，以自己的实力，假如获得一件品质为“完美”的装备，就很有可能会直接升至战斗力排行榜的榜首。

现阶段来讲，惊悚乐园中“完美”品质的装备极为珍贵。拍卖行里不超过五件，每件皆是以天价在兜售。惊吓盒子里倒是有不少，但玩家们的购买力明显不足。游戏论坛每天都有人在吐槽，说惊吓盒子都快成“博物馆”了，极好的物品玩家们买不起，而那些稍微差一点儿的，玩家们就不舍得买，因为大部分人都想着干脆多积攒一些技巧值，直接买个神器什么的。

湿婆虽然是战斗力排行榜第二位的玩家，但撇开等级和专精因素不谈，从物质上来说，他也不过就是全身精良级装备配合一大堆技能和充足的补给品而已，服装提供的加成可以忽略不计。

身为工作室的掌舵人，以及一名在职业圈摸爬滚打多年的顶尖高手，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战斗力排行榜的第一名意味着什么。

就像香克利说的——第一就是第一，第二什么都不是。

残酷的真理……

或许有些片面，但我同意。

【吞天鬼骁】这个挂着“秩序”后缀的ID在榜首的每一刻，都相当于一种无形资源的累积。

如果入手完美级装备真能帮湿婆超越对方，那么，这场杀戮游戏的胜利，其意义将远远超过一个剧本、一件装备、或是一个排名上的差距。正因如此，湿婆先前才会试图与封不觉妥协。

可他却没料想到，对方突然就不讲理了。

湿婆重新审视这个【疯不觉】的行为……发现已经无法用逻辑再去揣测此人。

这小子很精明，却又很荒谬；他有时极度谨慎，有时又鲁莽之极；他会一本真经地道出一番颇具说服力且十分准确的推理，也会丧心病狂地讲出任何超出别人想象的疯言疯

语。

这种无法用常理去判断的对手，可以说让湿婆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棘手。

“你这灵能武器还真是相当方便呢。”封不觉说着，横跃数米，闪过了空中那些石盘射来的光束。

这波攻击只能说是掩护射击，在湿婆寻找掩体时，稍稍压制一下封不觉的火力。

“你的侦查专精貌似不错，即使不用眼睛看，也可以知道周围一定范围内大概的情况。”封不觉说道：“不过，脱离你的视线后，石盘的命中率和灵敏度明显下降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将一枚拉开弦儿的手榴弹朝对方躲藏的地方扔了过去。

“你可别得寸进尺了。”湿婆不用看也知道有东西朝自己飞来，他从行囊里又取出了一件冷兵器，像打棒球一般将飞来手榴弹击上高空。

空中的爆炸如一发信号，伴随着轰响，湿婆从掩体另一侧闪身而出，朝着封不觉高速欺近。

可他刚出来，迎面便有一道层层叠叠的金光飞袭而来。

“技能？不……灵能武器！”湿婆的战斗本能在刹那间就作出了反应，“他不可能猜到我从哪个角度杀出来，最多是对我的移动时机做出预判……所以……这灵能武器是跟踪的。”数个念头闪过，光牌已近在咫尺。

“给我散！”湿婆暴喝一声，技能出手。

【名称：破灵拓击】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打出蕴含灵力的震击（冷却时间三分钟，需手持冷兵器释放）】

【消耗：体能值200，灵力值2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E，灵术专精E】

【备注：对纯物理目标（如机械造物）的伤害极弱，对附有灵力或灵魂的目标效果显著。】

这技能选择十分合适，而且湿婆手上的兵器，也正好能和这个技能配合上。

【名称：黑曜石锤】

【类型：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中等】

【属性：无】

【特效：驱邪之力】

【装备条件：格斗专精D，等级23以上】

【备注：黑曜石为佛门七宝之一，遇妖魔邪祟，可辟邪化煞，以力破之。】

但凡是遇上闹鬼的剧本，湿婆这一招一物，可谓百试百灵。除了BOSS和精英级的怪物，只要是与“灵”沾边的玩意儿，在这组合下基本就是秒杀。

封不觉此时甩出的【死亡扑克】，是整整十张牌，“飞机大炮”的组合。消耗多，威力自然也不俗。但湿婆这回是抱着杀鸡用牛刀的想法上的，用出了真正的主力技能，两相比较之下，还是湿婆的应招更强一些。

乓一声怪响，光牌在半空被打成了斑斓的光屑，如火花般爆散开。

湿婆成功抵下这次速攻，封不觉则是被逼入了绝境。

虽然湿婆本人被死亡扑克稍阻，但随着封不觉重回视线，湿婆的灵能武器又可以做到非常精确的瞄准了。因此，几乎在湿婆打碎扑克的同一秒，封不觉的前、后、左、右、

头顶偏前和偏后这六个方向，就分别射来了六道光束。

这一轮齐射的角度刁钻，且呈包围之势，觉哥显然已是避无可避，非死即伤。

叱叱叱——

光束划过，在天台的水泥地上留了几个坑，打断了两根栏杆。

而封不觉，竟然没事儿……

他用一个怪异到难以形容的、不可思议的动作，闪过了所有的光束。在那一瞬，他全身的关节似乎都变成了一种松松垮垮的状态，但四肢和躯干的运动却仍是迅捷有力。

非要描述的话，请想象一个极为灵活的牵线木偶，在线的扯动下，它可以高速地完成全身多处关节的扭曲以及姿势的变化。但正常人类要模仿这种动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哪尼！”如果湿婆是个日漫中的反派，一定会满脸惊骇地高呼这句台词。

不过他不是……

就算惊讶，也没有惊呆，湿婆的攻击仍未结束，石盘的光束在几轮射击后全部进入了冷却时间，但却为他争取到了非常有利的战略空间。

此刻，湿婆的生存值近乎九成，体能值也还有一半，他仍有两个格斗系技能可以随时选用，并且已经成功来到了封不觉的身前。

再看封不觉这边……在灵识聚身术的消耗下，其生存值又一次跌破了40%，体能值则仅剩188/2800；他已把双枪收起，这会儿手上拿的是死亡扑克，打近战极为不利。

“什么情况……”这句话，居然是封不觉自己说的：“真被我闪过去啦……”

呼一声，黑曜石锤斜向挥来。

封不觉往旁边移了一步，伸懒腰似的仰了仰身子，轻松避过，“太离谱了……我这是打通任督二脉了吗？”

“这些问题应该由我来问吧！”湿婆说话间又出一技，这次是用腿发动。

但见一道刃状的蓝影被湿婆一脚踢出，飞向了距离他仅一米之遥的封不觉。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岚脚’？”封不觉一边念叨着，一边做出了黑客帝国中的经典躲子弹动作，上半身后仰，屈膝凝立，堪堪避过。

“你小子扮猪吃虎是吗！”湿婆怒喝一声，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那么大火气。后来冷静下来回忆，当时的怒意，恐怕是因为意识到了对手的体术竟然比自己更强。

“你这样问，我该怎么回答呢……”封不觉应道。

觉哥的心里也在寻思着答案：本以为躲过那记回旋踢是巧合，现在看来不是这样……刚才的光束，还有这一锤一脚……难道单纯只是灵识聚身术的作用？或者是对方的动作变慢了？不对……我和他的差距依然存在，无论力量、速度、动态视力，他都比我强一点点。

但是……

不知道为何，我貌似能够把一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极为高难度的动作给做出来，而且做得非常精确。

这算什么现象……莫非我获得了某种状态栏里不予显示的游戏BUFF？嗯……不像。

这种为所欲为的境界……难道是！

正思考之间，湿婆收起了黑曜石锤，腾出双手，发动了高强度的连续抢攻。

霎时间，拳影漫天，劲风横飞。两道虚影一攻一守，一进一退，一路打出了建筑物天台的范围，贴着建筑物的墙壁

垂直向下“走”去，从天上打到了街上。

被甩开的超级英雄们此时已相继赶来（杰森·托德没跟来，他和神网的英雄们不是一路，所以悄悄地撤了），看到眼前的一幕，神网的小伙伴们全都惊呆了。

“我们是不是考虑联系一下正义联盟总部？”侍从给出了一个十分中肯的提议。

戴米安看了她一眼，然后拿起对讲机，有些木讷地回道：“我问问圣贤……”

第286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八）

“圣贤，听得到吗？圣贤？”戴米安对着通讯器喊了好几声，对面都没应答，他心中疑惑道：我的通讯器故障了？

“戴米安。”忽然，夜翼的声音从那头响起。

“嘿，发生什么了，迪克？圣贤呢？”戴米安道。

“有人偷袭了蝙蝠洞。”夜翼回道。

“什么！”不但是戴米安，在他旁边听到这话的侍从也是一惊。

“别担心，圣贤和阿尔弗雷德都没事，只是被他捆了起来。”夜翼说道。

“那蝙蝠洞怎么样了？破坏程度如何？”戴米安问道。

夜翼略微犹豫了几秒才回道：“目前来看，对方几乎没有造成什么破坏，我用仪器暂时也没有搜索到炸弹或者窃听器之类的东西。”他顿了一下，语气有些怪异地说道：“只是……那人盗走了一整套蝙蝠装，还有……布鲁斯的披风（与Darkseid同归于尽后，超人与神奇女郎将蝙蝠侠临死前穿着的披风送回了蝙蝠洞，此处夜翼所指的就是这一件）。”

“知道是谁干的吗？”戴米安问道。

“还能有谁？当然是异界旅客。”夜翼回道。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戴米安问道。

“暂时没有。”夜翼接道：“你那边又是什么情况？”

“哦……我们这儿的情况也不知算不算好事。”戴米安回答：“那个无名氏跟操控石盘的异界旅客打起来了。”他稍微拖长了这句话的尾音：“看样子他们都是超能力罪犯，而且很难对付，我们正在考虑呼叫正义联盟的支援。”

“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呼叫其他的英雄。”夜翼说道：“我把芭芭拉和阿尔弗雷德安顿一下，很快就过来帮你们，在此之前……就让他们打吧。”

“明白。”

……

另一边，湿婆和封不觉的死斗已进入了白热化。

“哼……终于无法维持了是吗？”湿婆敏锐地发现了封不觉周身那隐隐的红色气场消失，这说明其用于提升身体素质的持续技能已经停了。

“并没有到非停不可的地步。”封不觉自然知道湿婆指的是灵识聚身术，他笑道：“只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用这招了。”

“是吗！”湿婆说着，又是一套连击打来。

“我得感谢你的高强度连续攻击。”封不觉一边后退着躲闪，一边淡然地说道：“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适应了这种新的能力。”他说到此处，忽地一闪，来到了对手的身后：“现在我已可以跟上这战斗的节奏了，没有那个技能的辅助也无妨。”

“新的能力？”湿婆笑了：“哼……笑话，你一没有入手装备，二没有得到技能，三没有喝过BUFF药剂。在这战斗中，你获得了什么能力？”他又是一记转身侧踢，朝后横踹，“难不成你想告诉我，你在游戏过程中顿悟了什么武功心法？”

“说了你也未必明白。”封不觉微微侧身，用近乎颓废的目光看着从自己面前横着越过的那条腿，“等你回到登陆空间以后可以慢慢琢磨。”他竟然一手抓住了湿婆的脚踝，借着对方自身踢腿的力道，将其一甩而出，扔向了街边的一根路灯杆。

乒——噶——

湿婆的后背猛撞在路灯杆上，把那碗口粗的铁杆都给撞

断了，他本人有多痛那只有自己知道，此刻他唯一庆幸的就是撞击时的姿势还算得当，防具对躯干的保护也最为明显，因此脊椎骨没断。

“这就是【魂意】吗……”封不觉心中念道，他此时的内心感受很复杂，他有一种之前那二十八级都白玩儿了的感觉，“要是我早些领悟这玩意儿，没准连GM都能干掉吧……”

“你……”湿婆重新站了起来，六个石盘聚集到了身边，他已在不自觉间，转为了守势，“你该不会就是排在战斗力榜第四位的那个匿名者吧……”

“不是。”封不觉一脸漠然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迈步向前走去。

湿婆岂会坐以待毙，六个石盘纷纷开火，十八道光束交织成一张大网朝封不觉罩去。

“我让你看点有趣的东西……”封不觉说着，竟是迎着光幕，挺身向前纵去。

数秒间，铿锵之音连起，诸多璀璨的光爆在封不觉的四周迸散。

湿婆根本没看清对手的动作，在他的视线中，觉哥用来应招的双臂仅存虚影可见。

面对十八道光束席卷纷扰而至，封不觉也不知施展了何种手段，竟打出了这弥天盖地的光影。

待这一波攻击被完全化解，湿婆才看清，封不觉双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各夹着一张发光的死亡扑克。

“你用两张牌打散了天舞沙漏的光束？”湿婆不禁惊出声来。

“不合理是吗？”封不觉道：“其实你也可以做到。要论速度，此刻的我，仅相当于你的四成水准。”

“胡说八道……”湿婆显然不相信这话。

“你不相信也很正常，不过……请你想象一下。”封不觉笑了笑：“假设系统可以完美还原这波光束攻击，做到丝毫不差，而你有十次机会去尝试我刚才做的动作。”他停顿了两秒，给对方思考的时间，“你觉得自己成功的概率会提高一点吗？”

湿婆略微愣了一下，“十次远远不够。”

“没错，十次不够，但一百次呢？一千次呢？”封不觉道：“只要在理论上，你的身体素质可以支持你完成这一套动作，那么，在若干次尝试后，终会有一次成功的例子。”

“那是因为在反复尝试的过程中，我应对这套攻击的熟练程度会增加。我会逐渐记住光束射来的角度、时机，并适应其速度。即使如此，想成功还是需要一定的运气。”湿婆顺着觉哥的思路接道：“但你现在可是一次性成功，这该怎么解释？”

“首先，你得从概率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0表示不发生事件，1表示发生事件，而大于0小于1的情况，就好比是我刚才所做的……”封不觉回道：“根据小概率事件必然发生原则——随机事件重复无数次后，只要是发生概率不为0的结果都会发生。”他用一根手指轻轻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我做的，只是把那成百上千次尝试的过程，在脑子里做了一遍而已。”

“你不解释也就算了。”湿婆道：“越说越离谱啊……”

“还不明白吗？这种演算不过是一瞬间的事罢了。人类的大脑，是世界上任何一台计算机都无法比拟的。”封不觉双手摊开，眼神扫过四周：“你别忘了，我们正身处一个虚拟的世界。”他用手拍了拍胸口：“我们的角色，只是数据。

我也是刚刚才意识到……惊悚乐园的光脑，很不寻常……

这个游戏，突破了某种界限，和其他的神经连接游戏大

不一样。系统非但没有对我们大脑进行‘限制’，反而有刺激和开发的倾向。”

“你电影看多了吧……”湿婆接道，他倒是并不在意和对方多聊几句，因为目前换成他处于弱势了。正好趁这间隙想想对策，顺便也能让石盘的光束攻击再度冷却。

“唉……有些事情，只能靠自己‘顿悟’，即使旁人再怎么解释，也没法儿传授。”封不觉叹息道：“这么说吧，此刻，我和你的差距，不是硬实力上的差距，而是‘境界’上的差距。”

“你接下来是不是想说……你眼中的世界全是绿色的数据流，而且你还会飞啊？”湿婆吐槽道。

“现在还是只是个开始。”封不觉竟是若有所思、一脸认真地回道：“飞只是时间问题。”

“我建议你赶紧下线，去做个精神病鉴定……”湿婆这回是真觉得对方脑子有问题了。

“不必，几个月前刚做过，问题不大。”封不觉立即回道，他说的倒是实话，在住院的那段日子里，由于他的怪病，他几乎把医院里所有能查的项目全都查了一遍。

“不大……说明有是吧……”湿婆的惊吓值又一次有了起伏。

“和你好像没什么关系吧，咱们又不是很熟。”封不觉道：“堂堂诸神的老大，跟我扯淡来拖延时间，成何体统？”他一语点破了对方的意图。

湿婆有些恼火地回道：“那就再来啊。”反正他的石盘也再度冷却完毕了。

“哼……无聊透顶。”封不觉冷哼一声，脚下一动，冲上前去。

如今的觉哥可以在行动前，先在脑子里预设出一套最犀利的动作，其用时不过弹指一瞬，且实施起来精准无误。

所以，光束的阻击已变得毫无意义。事实上，湿婆的抵抗也很徒劳，要不是他在力量和速度上有相当的优势，而且格斗经验极其丰富，恐怕三招之内就玩儿完了。

适应了【魂意】的封不觉，转守为攻，挟两张卡牌，刀锋般连舞，十余招拆罢，便已见血封喉。

湿婆在骇然之中，生存值急落而下，又强撑数招后，终于化作白光，被杀出了剧本……

第287章 披风争夺战（二十九）

“继文森特下注的人之后，这个小子也领悟了吗……”战争虚浮于天空之中，看着脚下数百米外的封不觉言道。

“嘿嘿嘿……是不是觉得胜负已经失去悬念了。”伍迪猥琐的笑声从其身边传来。

战争转过脸，看了看那个身穿黑西装，眼镜上永远泛着白光的家伙，“我现在终于明白，文森特为什么要促成这场杀戮游戏了。”

“你觉得他是在帮我？”伍迪问道。

“难道不是吗？”战争反问。

“嘿嘿嘿……这你就错了，席德是他的弟子，要帮他也应该去帮席德选的人。”伍迪笑道：“文森特很清楚，我不需要他的帮助。”他的语气忽然一变，沉声道：“何况……说到底，这场赌局的最后只有一个赢家，去协助任何人，到最后都有可能变成对自己的威胁。”

“你这话有道理。”战争回道：“但此刻听来，我觉得可以用一句东方的俗语来形容……得了便宜卖乖。”

“嘿嘿嘿……的确，在客观上，封不觉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伍迪非但不否认，还笑开了花：“不过这点和文森特无关。”他顿了一下：“文森特并不知道，在开始这场杀戮游戏之前，封不觉距离领悟魂意便仅有一步之遥了。

封不觉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但他的智慧，反而成了一种束缚。在过去那些剧本中，他很少有机会体会到真正意义上的绝境和死斗。因为他总是用智谋去解决问题，往往会降低战斗的难度或是直接避开战斗。

假如他能像武斗型玩家那样，不断与一些比自己强的东

西打一打，可能会比文森特选的人更早领悟魂意。”

“你是在变相地说……我选的人，悟性不如你选的小子高是吗？”战争闻言后又道。因为七杀就是个武斗型的玩家，所以伍迪的话听起来相当刺耳。

“嘿嘿嘿嘿……那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吗？”伍迪笑得愈加猥琐起来，“不止是你选的人，其他所有的人选，论悟性，都是无法和封不觉相提并论的。”他这就开始给觉哥拉仇恨了：“与强大的对手战斗，被逼到极限的领域，就是领悟魂意的基本条件。你们选的人多为武斗型玩家，每一个都有许多这样的体验了，而且……那些人还有‘恐惧’作为辅助。但封不觉可是在毫无恐惧感的情况下，凭自己的意志就越过了界限。”

“哼……你要叫嚣就趁现在吧。”战争道：“我的观点依然没变，我不认为七杀在战斗中会输给吞天鬼骁之外的任何人。”

“嘿嘿嘿……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伍迪推了推眼镜，“哦，对了，关于文森特的目的……我给你个提示……”他高深莫测地道：“有时候，为了赢，就必须要输。”

战争又瞥了伍迪一眼，没有说话，却是已然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

“好了，无名氏。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异界旅客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我也不感兴趣。”待湿婆化为白光后，三名超级英雄便朝封不觉围了过去，这会儿是死亡天使用他那低沉的嗓音发话道：“但你得为自己所做的付出代价。”

封不觉看了看自己的体能值，还剩100/2800，心中念道：有了魂意的辅助，格斗中所需的体能竟也可以微观控制，只要“精简”多余的动作，原本需要三四点体能去做的事，现在用1点就能办到。

但是……对方现在有三个人。戴米安和侍从不算很强，

个体的肉搏实力都在湿婆之下，但死亡天使……单论格斗的话，可能比正版蝙蝠侠还狠。夜翼和托德都未必是他对手。

而且他们三个都是漫画的主要人物，如果我的推理没错……在这种美漫世界中，真要是对主要角色动了杀念，搞不好会被雷劈死……

“不好办呐……”封不觉不禁道出声来：“一百体能，用来逃跑都未必够啊……”

突然，嗖嗖嗖——

几乎是交叠在一起的三道破风之声响起，但见三团黑色的影子从夜空中掠来。

侍从和戴米安躲闪不及，双双中招，唯有死亡天使朝侧方一跃，堪堪避过。

“蝙蝠镖？”三位英雄皆是一惊。

这蝙蝠镖还是经过改装的，每两镖之间都连着绳索，由钩爪枪上射出。这东西的原理，是双镖从一个人的身体两侧飞过，绳索触体后，两支镖就会朝两个不同的方向绕圈，短短两秒就能将一个人捆上。

戴米安和侍从倒是没受什么伤，只是躯干暂且被捆在了，而且身体被冲力给带倒，摔在了街上。

“这边走！”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高处的某栋建筑顶上传来。

封不觉很清楚这句话是在对自己说的，他不知道对方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陷阱，但此刻他别无选择。戴米安和侍从很快就能自己从束缚中挣脱出来，他没有时间去犹豫。

觉哥快步闪入身旁的一条小巷，巷子宽不过三四米，他在左右两幢建筑的外墙上来回弹跳，迅速就上了六层高的天台。

死亡天使自然是追了上来，他知道另外两位小朋友不用自己帮忙也能解开绳子，所以当务之急，是拖住目标，不让

这个“无名氏”趁机逃走。

不料，夜空中又是两道疾影袭来，一枚是蝙蝠镖，而另一个是烟雾弹。死亡天使这回是用双剑去格挡来物的，蝙蝠镖倒是被他打飞了，但烟雾弹一遇燃着赤炎的剑身，顿时爆开，将他整个人都罩在了烟雾中心。

当死亡天使冲出白烟的笼罩，无论是无名氏，还是那潜藏在暗处的偷袭者，都已消失在了视线内……

……

十五分钟后，韦恩大厦，楼顶。

“你警匪片看多了吧，非要在这里打吗？”封不觉问道。

一个身穿全套蝙蝠装的男人站在他对面，玩笑般道了一句：“对不起，我是警察。”

其实，七杀这句应该算是实话，现实世界中他就是警察。

“你也是个怪人呢……”封不觉又道：“我和湿婆打斗时，你已经在场了吧？”

“啊，那当然，我身上这套装备可是无比惊人啊。”七杀回道，他用手点了点自己的头盔：“仅是这个头盔，就配置有夜视仪、热像仪、声纳仪、防毒面具、微型无线电接收器和对讲机系统。有了这个，潜行、监视、追踪……那就和玩儿一样。”

“所以才说你奇怪啊……”封不觉道：“既然你早就到了，为何……既没有在我和湿婆战斗时趁势偷袭，也没有选择在我们打完后袖手旁观呢。”他问道：“无论哪种策略，都比把我救出来，然后来这里单挑更合理吧？”

七杀笑了，说出了一个在旁人听来有些匪夷所思的理由：“我，是一个单挑主义者。”

第288章 披风争夺战（三十）

“我倒是头回听说这种主义。”封不觉的反应和湿婆差不多。

“你可以理解为……”七杀笑道：“对我来说，赢的方式，比赢本身更重要。”

“要让对手输得心服口服？”封不觉又道。

“我只要能过自己这关就可以了，对手服不服不是我能决定的。”七杀回道。

“即使如此，玩一个游戏而已……你不觉得太过苛求自己了吗？”

“不，这很重要。”七杀肃然道：“在现实世界里，人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全无底线。欺善怕恶，笑贫不笑娼。”他顿了一下：“而在这里，一切却变得简单了。”他握起拳头，举到眼前：“用武力就能贯彻自己的信义，让那些魑魅魍魉，败得无地自容。”

“难怪你在战斗力排行榜只排第十五位啊……”封不觉评价道：“这套原则让你吃了不少亏吧。”

“哼……在你看来，这很愚蠢吧。”七杀道。

“不，我尊重恪守原则的人。”封不觉道：“即使我不苟同他的信念。”他笑道：“愚蠢这样的形容词，更适用于那些被别人的思想所洗脑的人。”

“呵……”七杀也笑了，这话他没有接，而是转而说道：“对了，我在离开蝙蝠洞的路上想起来了。疯不觉，你是龙傲旻的朋友吧？”

“是啊。”封不觉应道。七杀说出龙哥的ID，并未让封不觉感到惊奇，因为龙哥曾经说过，他加的社团里都是“公司的同

事”，彼此认识很正常。

“话说……其实你们公司就是个游戏工作室吧？”封不觉道。

七杀愣了一下，这问题他倒是头回被问起。‘刀锋’现已登上了游戏中社团两榜的前列，而且从来不对外招收玩家，因此大部分玩家们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职业的游戏工作室背景。这种大家都默认的事情，反而没人会开口问。

“啊……啊。”七杀这两个“啊”，一个是第一声，一个是第四声，“对……对啊，我们当然是工作室咯。”因为不知道龙哥和封不觉到底说了什么，七杀只好顺着封不觉的话来答。毕竟他不能照实告诉对方，咱们是警方安排在游戏里的一个部门。

“出剧本以后得尽快去汇报一下这个问题，今后最好准备一套相关的说辞。”七杀心中暗暗想到。

由于戴着蝙蝠面具，封不觉也很难从七杀的表情上看出什么来，只是他听到对方的语气吞吞吐吐，结合龙傲旻之前的各种表现，想到：“他们这个工作室的人好像都有点以职业玩家为耻的意思啊……貌似都不太愿意提自己的职业，看来我还是扯开话题比较好。”

“嗯……那什么……”封不觉开口道：“你去蝙蝠洞，难道只弄到了这身衣服和几件装备？”

“是啊，其他东西我也带不走啊。”七杀直言不讳道。

“你就没看到蝙蝠车、蝙蝠摩托、蝙蝠飞机、蝙蝠直升机、蝙蝠艇、蝙蝠水上摩托这任意一种交通工具吗？”

“看到了，我一样都不会开啊。”

“啊……真浪费啊。”封不觉双手插袋，来回踱步道：“要是我的话，就把能装的东西全都装到蝙蝠飞机上，然后在空中巡航，待确定了你们的位置后，设置成自动导航，接着我就跳伞，让飞机载着云爆弹把你们给撞了。”

“这就是你的原计划吗……”七杀念道：“嗯……确实可以说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手段……”

“可惜现在已经不成立了。”封不觉道：“你和湿婆的行动力比我预计的更强，而且……你们俩是不是达成了某种协议，暂不交手，先把我搞定再说？”

七杀微微一怔，随即大笑：“哈哈哈哈……”他摇着头，语气显出些无奈来：“厉害，确实厉害。”

“过奖，过奖……”封不觉所言的内容和他脸上志得意满的表情形成了鲜明反差……

“在剧本开始的时候，绝不会有人想到，貌似最弱的你，竟能把最难对付的罂影王干掉。”七杀接道：“更不可能会有人去想象，你能凭一己之力，打赢战斗力排行榜第二的湿婆。”他顿了两秒又道：“今日一役，你必是一战成名。”

“呵呵……未必。”封不觉道：“湿婆和罂影王总不可能到处去跟人说自己的败绩吧。”他指了指七杀：“剩下的知情人只有你和我而已，我们都不说，那什么都不会改变的。”

“哦？”七杀疑惑道：“我是没必要到处帮你宣传，但你自己为什么不去论坛上显摆显摆？”的确，以正常思路来说，一名不怎么出名的玩家，假如战胜了游戏中最顶尖的某位大人物，肯定是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这事儿。

“我低调啊。”封不觉淡定地回道。

“哈……”七杀又是大笑，“真是猜不透你啊……”

“彼此彼此。”封不觉道，“所谓的单挑主义者，我今天也是头回遇上。”

七杀长吁一口气：“聊了这么久，算上先前逃脱的那段，你的生存值和体能值都回得差不多了吧？”

“还没满。”封不觉看了眼游戏菜单，生存值现在是51%，体能值则是342/2800，“不过……应付一场单挑，是足够了。”

“你确定吗？”七杀又道：“我身上这套，可是【传说】品质的蝙蝠衣，这一套的属性……”

“那把你的披风脱下来。”封不觉忽然打断道。

“披风？”七杀偏过头看了看：“哦……说起来，我也是离开蝙蝠洞后，才发现自己拿了件破的。”当时他刚穿戴完蝙蝠衣，正在惊叹着装备的属性呢，注意力有些分散，所以拿披风的时候，他只是在一排玻璃柜里随便拿了一件。

“一件破的蝙蝠披风，向纤维充电后，也不会硬化成蝠翼状，防火效果也是大打折扣。”封不觉道：“我想解下这件披风，也不会对你有太大影响吧。”

“呵……确实无所谓。”七杀笑着，把披风解下，顺着风势，抛给了封不觉，“这件装备已经没有任何属性了，我披着他也只是为了保持蝙蝠侠的整体造型而已，如果你需要我让步的话，我把头盔给……”

“不必了。”封不觉道，他接过披风，看了一下物品的说明：

【名称：破败的蝙蝠披风】

【类型：防具】

【品质：破败】

【防御力：无】

【属性：无】

【特效：无】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一件已损坏的、陈旧的披风】

封不觉看完，默默将这物品放入了自己的行囊中，随后抬起头道：“那么……动手吧。”

第289章 披风争夺战（三十一）

嗒嗒嗒嗒嗒嗒……

“这里是高谭警方，放下你们的武器，举起双手投降。”一名嗓音洪亮的警官从直升机舱门内探出身来，拿着扩音喇叭朝着封不觉和七杀喊叫着。

这时距离他们开打，仅过了五分钟。

事实上，早在他们聊着天的时候，搅局的就来了。

韦恩大厦的周边地区已被警车围得水泄不通，四周的各建筑顶上也都埋伏了狙击手。当然了，由于韦恩大厦就是附近最高的建筑，加上高楼风和黑夜等因素，除非封不觉和七杀从楼顶上下来，否则这些狙击手基本没用。

高谭警方调来了两架直升机，打着探照灯在摩天楼上空盘旋，仿佛这两位异界来客是金刚似的。这两架警用直升机上虽没有配备重机枪，但各有一名持步枪的枪手。

神网的英雄们也来了不少，夜翼、戴米安、猫女等等，足有六七人，其他英雄也不可能全部过来搀和这事儿，毕竟高谭市的街头巷尾依然是罪犯横行，在警力空虚时，更需要他们的活跃。

“有什么计划吗？局长。”夜翼来到戈登局长的身旁，也不打招呼，直接就问道。

戈登此刻正站在一辆警车的旁边，拿着望远镜和对讲机，忙碌地指挥着各单位的行动，看到夜翼的出现，他用一贯的严肃口吻回道：“我的人告诉我，蝙蝠侠和小丑在上面干架。”

“不，他们不是。”夜翼说道。

“我知道，因为我的人还说，这两个怪物的动作快得让人

看不清，而且可以徒手击碎混凝土块。”戈登回道。

“所以？”夜翼想听对方说下去。

戈登接道：“我觉得应该让他们打完，然后我们去收拾活下来的那个，这总比同时对付他们俩要容易。”

夜翼问道：“难道他们打完之后一定会死一个吗？”

他话音未落，摩天楼顶一声爆响，底下围观的人群一片惊呼。

只见一块天台边缘的混凝土块应声碎裂，朝着楼底直坠而下。

“上帝！”戈登惊叹之时，只觉一条强健有力的胳膊揽住自己，将他拖离了原地。

数秒后，混凝土块落地，正好砸在了先前戈登身旁的警车顶上。哐啷啷一阵响后，那警车的蜂鸣器和喇叭一块儿长鸣起来。

烟尘散去，戈登回过神来时，才发现是夜翼将自己拖开了。

他正了正鼻梁上的眼镜，也顾不上感谢夜翼的救命之恩，立即就对另一边吼道：“谁去把那该死的警笛关掉！顺便检查一下有没有人受伤！”

夜翼站在他身后，望着天上：“好吧……看来这两个家伙是认真的，这场架必是你死我活。”

……

“厉害啊……”七杀望着自己挥出的拳头，又瞅了瞅眼前那一大块被打碎的建筑物边缘，忍不住感叹道：“刚穿上蝙蝠装时，只是觉得轻便灵活、功能特效也很多；到实际战斗起来才发现，什么叫传说级装备……”他转过头，看着已退到十米外戒备着的封不觉：“不过……疯兄，你究竟是什么来头？竟然在这种条件下与我战到不相伯仲……这也未免太伤人自尊

了吧。”

“是啊……我费这么大劲就是为了伤你自尊来着。”封不觉明显在说反话。

“呵呵呵……抱歉抱歉。”七杀也听出了笑点，他回道：“因为打得很开心，有些得意忘形了。”

封不觉没有再搭话，他用手背抹掉了嘴角的一缕鲜血，又啐了口带血的唾沫，脑中计算着：虽然他排在战斗力榜的前十之外，但单论格斗能力，没准比湿婆更强。看来他是完全专注于一项专精的类型……除了必定会提升的通用专精外，唯有格斗专精极高，其他则都是E级以下甚至是N/A的状态。让这种家伙获得蝙蝠侠套装，简直是如虎添翼，小可（可鲁贝洛斯）一般……

啾啾——

忽起光束破空之声，这是小功率的冰冻脉冲枪所发。

可惜，七杀只是稍稍侧身，便避过了封不觉这两枪。擦过蝙蝠盔甲的冰冻光束，只留下了一点点霜痕，七杀稍微用手拍了拍就消去了。

“这种攻击对我的生存值是毫无影响的。”七杀说道：“除非你有重火力武器，否则还是在近战上再努力一把吧。”

七杀是个实在人，说得也都是实话。他的性格，经常会被对手会错意，认为其嚣张狂妄。其实，他只是个享受战斗过程的、有话直说的单挑主义者，仅此而已。

此刻七杀身穿的蝙蝠侠套装究竟有多强？在贴出其具体属性前，还得说一下这件装备的几个独有特性。

和冷血战甲的不同点是，蝙蝠侠套装并不是“一体化”的装备，而是许多件装备的集合，且其中每一件都可独当一面：

一，蝙蝠头盔，抗冲击合成石墨制造，防弹纤维镀层，基本免疫轻兵器伤害。头盔下配备的电子系统上一章七杀说过了，此处不再重复。

二，蝙蝠盔甲，Nomex防火纤维装甲，附带碳纤维增强装置，几乎刀枪不入，对于来自正面的高强度射击亦可有限度的防御。外壳覆盖有柔软的皮甲，在满足防御的同时具有很高的舒适性。盔甲中还有温度调节系统，能保持体温，在作战时肌肉不会冻僵（而冷血战甲的同种功能带来的是负面效果）。

三，蝙蝠护臂及手套，材料同盔甲，前臂带有可弹射的刀片以及遥控载具和部分头盔功能的按钮，手套具有极强吸附力（与蛛丝手套不可同日而语），可帮助穿着者方便地攀爬和移动。

四，蝙蝠护腿及蝙蝠靴，具备强化防火护膝及防火靴，Kevlar Nomex腹股沟装甲，靴底置有超音蝙蝠发信器，还可弹出溜冰用的刀片。

这四件装备中，蝙蝠盔甲是完美品质，而另外三件都是精良级品质，当这四件全部装备在身上时，就被视为“一体”，成为一件传说级装备：

【名称：蝙蝠侠套装】

【类型：防具】

【品质：传说】

【防御力：极强】

【属性：折射、隔绝、缓冲】

【特效：继承四件个体蝙蝠装的全部功能，并提升使用者所有专精一个等级】

【装备条件：男性，身材合适】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I'm Batman！】

当然，还有蝙蝠腰带、披风、飞镖、微型地雷等等装备，作为配件或消耗品，并不算在这套装之内。

七杀原本的格斗专精就是B级，穿上这蝙蝠装以后，便是恐怖的A级水准。前文书便已提过，游戏关于A级专精的定义是：A级，精湛。有几率自行领悟该系技能，达到此级别时，该系技能发动成功率100%。

而封不觉，在与湿婆的战斗中才刚刚将格斗专精提升到了C级。若不是有魂意的支持，面对此刻的七杀，他早已败下阵来。

“我这不正在想办法吗……”封不觉的语气还是挺沉着的，表情也没有什么惧意，只是虚着眼，一脸要死不死的颓废样。

不过，觉哥的脑子可是一刻不停地在高速运转，不断思索着对策：除去死亡扑克不算，我现有的武器中……管钳和折凳作为冷兵器总归用得上，但效果不会很好；除非对方站在原地让我射击，否则Moxxi小姐的坏脾气和冰冻脉冲枪几乎是不奏效的；他的头盔比我的面罩先进太多，哥布林毒气口罩的毒也指望不上……

嗯……现在有可能破他防御的就是反重力弹射器和那两枚马克II型手榴弹了，前者暂时还没有合适的使用机会，后者……要让他乖乖挨炸谈何容易。

蝙蝠装这玩意儿还真是无懈可击啊……如果对方是个实力普通的玩家我还有点机会，但眼前偏偏是个格斗专精超强的家伙……

封不觉念及此处，瞥了眼天上那两架直升机，口中又念道：“切……一帮战五渣，重机枪都不带，过来有什么意义。”就地取材，从警方那里入手武器的想法也只能就此作罢。

嗖——

一枚急袭而来的蝙蝠镖打断了封不觉的思路。

但他没动……没有做出任何规避动作。

那蝙蝠镖飞出一道弧线，向外侧偏去，最终，镖翼恰好擦着封不觉的颈侧飞过，没有伤到他分毫。

“哦？这是什么意思？”封不觉回头确认了一下，“难道会回旋过来？”

“我只是在试，你会不会躲避。”七杀道。

封不觉一听就明白了：“哦……原来如此，故意扔一镖看似会中，实则正好会偏离的攻击，测试我的预判能力？”

“正是。”七杀眼中露出疑惑之色：“你的预判强到令我费解啊……是某种预测未来的能力吗？”他顿了一下，马上就自己否定了这个推测：“不，无论现实还是虚拟世界，都不可能会有这种能力的。”他摸着下巴沉声道：“但你对各种攻击的准确判断，还有几乎天衣无缝的应对，究竟是什么呢……”

第290章 披风争夺战（三十二）

“我天赋异禀不行吗？”封不觉回道。

“哦？我倒觉得……用某种持续存在的被动技能来解释更合理。”七杀耸耸肩，“不过……既然你不想多说，那就算了。”他顿了一下，接着道：“言归正传吧，我也看出来了，除非我站在原地任打，否则你是赢不了我的。而战斗的时间拖得越久，对体能和生存值都较少的你就越不利，消耗战的结果就是你会先败。”他抬头问道，“我想这话你不会否认吧？”

“呵……呵呵……”封不觉嘴角抽动着干笑了几声：“祝您一语成谶。”

“哈哈……你别误会，我不是劝你自己退出，我能看出来，你是那种见了棺材都不掉泪的人。”七杀笑道：“我只是建议，趁着现在你还没到强弩之末，不如干脆一点，用杀招和我分个胜负如何？”七杀说着，已摆正了站姿，开始活动手臂，似乎是在为什么做着热身。

“瞧这意思……您是希望以一种‘华丽的’方式取胜啊……”封不觉问道。

“是啊。”七杀竟然真的承认了：“你玩过街机上的格斗游戏吧？当对面只剩最后一个敌人，而且那个敌人血已见底时，用必杀技将其终结，是每个人都会去尝试的吧。”蝙蝠头盔下，他已是一副津津乐道的神情：“在周围玩家敬仰的目光中，双手离开操作台，看着自己操控的角色在慢动作中完成必杀，然后屏幕上跳出WIN的字样，那种感觉……”

“好了，我明白了。”封不觉摆了摆手，打断了七杀：“你只要说‘我准备开大招送你出剧本’这句就行了，不必举那么具体的例子。”

“啊，就是这个意思。”七杀道：“当然了，如果你想继续这样的拉锯战，我也无所谓。”

“不。”封不觉道：“你的提议不错。”他也豁出去了，当即怒吞血瓶（其实这也就第二瓶罢了），并开启了灵识聚身术，“你喜欢北斗神拳式的决胜方法是吧，我奉陪到底。”

此时的封不觉也很清楚，七杀这已算是仁至义尽了，换作别人，是不会给自己这最后一搏的机会的。

蝙蝠装在近战中几乎已可让穿着者立于不败之地，其卓越的追踪功能则宣告了逃跑是毫无意义的行为。可以说，只要七杀主动拖战，便是必胜无疑。

但这位单挑主义者并没有这么做，他不想让这场战斗以那种方式来结束。

一个值得尊重的败者，应该败得壮烈。一个足够强大的赢家，也应该赢得有气度。

“哈！好！”七杀大声应道，周身斗气陡升，技能已蓄势待发。

“那我也不客气了。”封不觉取出了金刚铃，启动了特效四：【使你的下一个灵术专精技能（在条件合理的情况下）效果翻倍】。

接着，他将金刚铃放入上衣口袋，双手握拳，端好四平大马的架势，徒手发动了【看招】，选择的自然是“灵术”专精。

此刻封不觉的手上不拿武器，主要原因是他不知道七杀的绝招将以何种形式攻来，这种情况下，徒手出招反而比较容易应变。

而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主观上认为，若想随机到一些狂拽酷霸的技能，以管钳、折凳这种“武器”为媒介肯定是行不通的。拿着刀、剑、鞭子或许还有点希望，可如今他一样都没有……所以还是徒手算了。

“好……不明所以的能量从体内涌出来了，会是什么呢……”封不觉念叨着：“魔贯光杀炮，气元斩，操气弹……随便来个都可以逆转局面的吧……”（此处觉哥误会了气功波的性质，其实这三个都属于格斗技能，他选灵术专精是不可能发动出来的）

“虽然不知道你在嘀咕什么，但我可要动手了……”七杀见对手也已箭在弦上，便颇为亢奋地前冲一步，出手之际，还不忘喊出招式名来：“天！马！彗！星！拳！”

七杀之所以说这是他的绝招，是因为这个技能乃B级格斗专精方能学习的消耗技，而且仅可使用一次。

二次元中某位打不死的少年曾用这招屠神灭魔、横行天地。如今由七杀这不知如何燃烧小宇宙的玩家使出，威力虽打了折扣，但也绝不是凡人能抵。

从这种下血本的行为便可看出，七杀对封不觉这个对手的实力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能和身穿传说级装备的自己战得不分上下，这样的对手，不用彗星拳还真难说一击必杀。

封不觉这边，听到了对方的招式名，心里就是一沉。在这种攻击面前，纵有魂意也无济于事。他所有的一切，都赌在了手中的未知技能之上……

彗星拳破空飞来，蓝白色的巨大光体朝封不觉呼啸而至。这一拳威凛凛，势赫赫，气贯长虹。

眼看封不觉已至绝死之境地！

这一刻，他仍没有一丝恐惧，心中清明如故，双手一提，一招推出。

但见，漆黑的暗芒，涅染苍穹，慑天地，惊日月，以鲸吞之势，轰然啸出。

【名称：虚闪】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使用一次后消失】

【技能类别：灵术】

【效果：将灵压高度集中，发出射线式的闪光】

【消耗：灵力值上限的100%】

【学习条件：灵术专精C】

【备注：大虚或其之上级别的虚可以使用的招式，通常为红色，但高位使用者释放时，颜色因人而异。】

目前封不觉的灵术专精正是C级（和格斗专精一样，与湿婆战斗时通过魂意才刚刚提升），以消耗技对消耗技，理应还是B级的天马彗星拳更胜一筹，但是……封不觉用了金刚铃。

所以，这招的威力是翻倍的！

虚闪一出，立即压制住了彗星拳前冲的势头，并渐渐将其吞没。

封不觉还没高兴上两秒，两条系统提示就在其耳边接连响起：

【您随机发动的技能“虚闪”已耗尽当前所有灵力值，超负荷发动该技能导致的体能值损失为30%】

【您的体能值已耗尽，剩余超负荷损失已从生存值中扣除】

第291章 披风争夺战（完）

还好封不觉出招前喝了生存值补充剂，这才逃过一劫，否则他很可能由于超负荷发动技能导致力竭而亡。

不过他的体能值终究是归零了，当即就感到全身脱力，身体不受控制地栽倒下去。

同一时间，威力倍化的虚闪也已将天马彗星拳彻底击散，并吞没了七杀的身影。

“老天爷……真不敢相信……”戈登放下了望远镜，看着那突破天际的黑色冲击波惊叹道。

见多识广的夜翼也是面露讶异之色，这回连他都有点想找高谭市以外的英雄来帮忙了。

“局长！你看到了吗！我的上帝！”两架直升机上的警员看得更加清楚，此刻他们都拿着对讲机，语无伦次地描述着自己所见的奇景。

两式极招的碰撞后，韦恩大厦的楼顶上出现了一道粗犷的深壑，而那两个施展招式的人，此时都已倒在了地上。

七杀仰面朝天，大口喘息着。在被虚闪直击的那几秒，他的体感就像是遭到了岩浆的浇灌一般，只觉得全身的细胞都快被蒸发了。

虚闪过后，他身上的蝙蝠装已是破破烂烂，被毁坏了六七成，穿在里层的游戏服装倒是在系统的保护下几近完好。

如果七杀身上的蝙蝠套装是从“惊吓盒子”里买出来的，那传说级的物品怎么着都不会被轻易损毁。但眼下，他穿着的蝙蝠装是在剧本中就地获取、且无法带出的装备。也就是说，这套装备正处于其原本所在的“DC宇宙环境”之下，所以，它并不受到系统保护，而是继续遵从这个宇宙固有的物

理法则。

举个例子，冷血战甲被RPG摧毁也是同样的道理。假如冷血战甲有一个可以带出剧本的版本，那么这套战甲只要被玩家穿上，之后就算被导弹击中也未必会碎开（当然，超过防御力的那部分伤害玩家还是得吞下去）。但是不能带离剧本的版本，就得按照当前世界的设定来。其材料总归有一个承受力的极限，超过这个极限的破坏力，就能将其摧毁。

“呵呵呵……哈哈哈哈……”七杀把气喘上来后，就朝天放声大笑：“竟然还留有这样的底牌……哈哈哈哈哈……”他一边笑着，一边起身：“岂有此理……”他的笑声，透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却也有一点点的无奈：“真是猜不透你啊。”

啾——

一道白芒忽地射来。

封不觉侧卧在地，拼上最后的一丝气力，才用冰冻脉冲枪发动了这次攻击。

他此时的姿态颇为怪异，头向右歪着，耷拉在地上；两条胳膊与身体呈九十度角直伸，右臂贴着地面，左臂则压在右臂上……也只有用这种姿势，他才能躺着射击。

“切……这么难缠……”七杀被冰冻射线击中时，还没有完全站起身来。冰冻射线的打击点在他的腿部，以此为中心迅速扩散，致使七杀以一个屈膝半蹲的姿势被冻住了。

而封不觉这边，也是苦不堪言。这比他上一次体会到体能值为零时的感觉更加痛苦，要形容的话，就像人在做噩梦时，全身都使不上力，只能干着急的状态。

躺着射击可不是因为觉哥认为这姿势帅，而是因为他这会儿连坐都坐不起来了。他聚精会神、咬牙切齿憋出来的力量，只够用来压住冰冻脉冲枪的扳机。

他现在能做的，就只有保持光束的输出，祈祷着能通过冰冻射线的扩散效果，将七杀整个人都冻在冰里，这样就能

把对方憋死了。

没想到……一种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状况，恰在此刻发生。

在连续输出了几十秒的光束后，脉冲枪的电用完了……

光束停止后两秒，啪嗒一声，封不觉松开手，任由脉冲枪滑落在了地上。

夜空中，晚风轻拂而过……

七杀呈屈膝半蹲状站立，他的脚底到胸前，都被封在了冰里，能活动的只有头部和右手的前臂。

而封不觉横躺在地，像头死猪一样一动不动，他用眼神反复诉说着同一个词汇——“法克”。

“好吧，等冰化了，我再解决你。”七杀故作镇定地说道。

“等我体能回上来，死的就是你。”封不觉不甘示弱地回道，他说话的声音简直像是刚刚干咽了一口芥末似的，听得人都觉着费力。

“直升机上的人看到我们这副德行，一定会进行汇报，很快就会有警察和超级英雄涌到这儿来清场。到时候他们为了逮捕我，一定会打碎冰块。”七杀道：“我破冰而出之时，只要拼劲全力冲到你旁边，随便补上一刀，你就完蛋了。”

“你的分析能力太差了。”封不觉说这句话时还是很费力，但声音已恢复了几分：“清场的人来了以后，只要我躺在这儿，摆出一副刚刚被强X过的表情。那么……还没等你从冰里出来，我就已经被抬到街上，送进救护车开走了。”

“好……你这是逼人太甚。”七杀奋力活动右手，十分勉强地弯曲手肘，让前臂稍稍弯向了自己的躯干，一道白光闪过，他从行囊里顺利取出了一把手枪。

“哈！搞得好像你能打中人一样。”对方还没开火，封不觉就笑了。

其实两人之间的距离才二十米不到，但七杀的射击专精只有E级（此时蝙蝠侠套装的特效已消失），加上前臂的姿势受限，确实是很难打中目标的。

“我劝你还是别太勉强了，这样开枪的话，后坐力说不定会使手臂骨折哦。”封不觉有恃无恐地嘲讽着：“据我推测，阁下唯有格斗专精这一项极强，其他专精都不咋地。不过射击专精这玩意儿，从N/A到E级还是比较好练的，只要备把枪，时不时拿出来耍耍就行。你都已经三十一级了，所以我猜，你就是E级……”他说这话时，努力用手去撑地面，终于成功地坐了起来：“根据鄙人对DC漫画的了解，蝙蝠镖是有追踪功能的，但需要配合蝙蝠头盔里的定位系统才能做到。你先前的试探性攻击之所以精准，靠的就是那个吧？但如今，我看你的头盔也损坏了……仅用手腕的力量，扔出的镖就算能命中，也不可能把我打死。”

觉哥又深呼吸了几次，观察了一眼游戏菜单。体能值的回复比想象中还要慢，而且慢得多。看来体能一旦出现归零的情况，造成的伤害并不只是数据意义上那么简单。这就好比是现实中的足球运动员，在场上体力不足时，就得走走跑跑来调整；如果不管不顾地持续狂奔，那就可能会导致体力透支，到时候抽筋算是轻的，休克都有可能。

惊悚乐园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这种真实，在这个游戏里，脱力后重新恢复气力，和还剩一点点气力时慢慢恢复上来，完全是两码事。上次使用【炼狱无双暴热波动炮】脱力后，若不是K2·赤铁帮封不觉恢复，恐怕他也得在原地躺上许久才能动弹。

“于是，你选用了枪。”封不觉接着刚才的话道：“但我说了，以你现在的状况，这种尝试是徒劳的。”

七杀也叹了口气：“呼……看来我确实该在游戏里也练练枪法了。”

“什么？”封不觉的侦探本能总是让他做出一些作死的条件

反射，对方话刚出口，一秒后，觉哥也脱口而出：“你是警察？军人？射击或打猎协会会员？”

七杀还在惊讶中，封不觉又道：“看你的表情好像是很不愿让别人知道的样子啊，难道是杀手？间谍？游艺机中毒的大龄青年？”

“呃……”七杀陷入了难以接话的窘境。

“算了，是什么都无所谓，我也不感兴趣。”封不觉说着，艰难地抬起手，从行囊里拿出了无尽榴弹匣。

看到对方拿出手榴弹来，七杀感到了事情不妙，他试探着问道：“我说疯兄，以你现在的状态，真能把手雷扔过来吗？”

封不觉又取出了反重力弹射器：“这种问题我根本不需要考虑，我只要知道，从拉掉引信到爆炸的间隔时间，手榴弹呈直线飞行的速度，以及你我之间的距离这三个量就可以了。”他长舒一口气：“接下来的计算，小学生都会。”

“你什么意思……”七杀的目光紧盯着对方手里的反重力弹射器，他虽然还没见到这东西的具体作用，但听着封不觉的话，也猜到了一二。

“呵呵……意思是，你的情况不妙了。”封不觉笑道：“吃了我那招虚闪（系统提示让他得知了随机技能的名称）后，你还没有喝过生存值补充剂吧。”他说话间，已做好了发射准备，“假如你认为，自己在满血状态下，可以近距离硬吃两枚马克II型手榴弹的爆炸伤害而不死，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喝了，否则……我劝你省点儿游戏币吧。”

当封不觉前半句话出来的时候，七杀在其提醒下，还真就迅速伸手拿出了血瓶，不过听完后半句，他又想了几秒，还是把血瓶放回去了。

“哼……哈哈……”七杀释然地笑了，他摇着头：“疯不觉……这回我会记住这个ID的。”

“再见了，单挑主义者。”封不觉说着，拉开了手雷引信。

……

现实世界，S市，L公园。

夜晚的公园早已空无一人，但公园深处的某个秋千，仍在摇曳摆动。

“已经结束了吗？”文森特的双手勾着秋千两侧的铁链，小幅度地让秋千前后晃动着。

“嘿嘿嘿……你用这种百无聊赖的语气和我搭话，八成有阴谋啊……”伍迪的身影突兀地出现在了文森特正前方两米处，他没有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而是左右张望一番，随即用手指了指文森特右手边的另一个秋千：“那个是‘死亡秋千’对吧？”他顿了一下：“你坐在那个普通的秋千上，摆出轻松惬意的样子，制造心理暗示，其实就是想引我坐到你旁边跟你聊，然后我就会被死亡秋千弹成屎。”

“呵……”文森特忍不住笑了出来：“唉……看来这种程度的骗局，也只能骗骗席德了。”

“我也很好奇……这玩意儿真有传说中那么厉害吗？”伍迪看着那个秋千道。

“你以为我为什么会来这里？”文森特回道。

“哦……嘿嘿嘿……”伍迪会心一笑，他在听到问题的瞬间就有了答案：“上一个被派来回收秋千的家伙，因为手贱死掉了对吧？”

“所以我才想引你过去，试试这秋千的威力。”文森特道。

“嘿嘿嘿……这和你上次企图用‘一击必杀番茄’干掉我的计划一样莫名其妙。”伍迪笑道，“还是说说赌局吧，封不觉已经赢了哦，嘿嘿嘿嘿……”他说到最后又忍不住奸笑起来。

“果然是他赢了吗……”文森特淡定地接道，从神情看来，他早已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你现在一定很得意吧。”伍迪道。

“得意这种发自内心的愉快情绪，岂是你我可以奢求的东西呢？”文森特应道。

伍迪见对方跟自己打太极，于是就挑明了道：“我在来这儿之前，花了大约十几秒，全盘揣测了一下你的计划。”他说道：“我想这个计划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通过这四十八小时的让步，可以让黎若雨继续维持在一个中等偏上的实力层级，不至于过早地进入最强集团。她的游戏时间本就比较有节制，两天的损失并不算太大不是吗？”

文森特面带微笑，对此基本默认。

“其二，你要求我们下注的对象战这一回，自然也有目的。”伍迪说道：“六名强者相聚在一场混战中，对他们的成长来说是好事。即使是败者，也不能说一无所获，仅是与顶尖高手战斗的经验，便已不可多得。”他神色微变：“而最关键的一点是……像这样一个剧本，最终的获胜者必将得到脱胎换骨般的提升。嘿嘿嘿……”他笑了一阵：“看来，你是想借此机会，制造一个可以与鬼骁抗衡的人。”

“这有什么不好吗？”文森特反问道。

“啧啧，居心叵测啊，嘿嘿……”伍迪猥琐的笑声中透出了阵阵寒意，“在游戏即将进入中期前，将最上层战力原本的格局给打破，这是在为‘混乱’埋下伏笔啊。”

“难道你愿意看到鬼骁一人独大？”文森特笑着道。

“嘿嘿……这倒不是，但如今让我选择的话，我会和你一样，让自己下注的人待在领先集团的身后，在一个更为安全有利的位置上，而不是过早露出锋芒。”伍迪回道。

“怨我不如去怨封不觉。”文森特道：“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手中的这枚棋子能走多远……那他还算是棋子吗？”

“哼……”伍迪扶了扶眼镜，“我可是从一开始，就没把他当棋子来看啊……像封不觉这样的人，注定是棋手，而非棋

子。

只可博弈，不可掌控。”

……

数分钟前，游戏世界，高谭市。

封不觉把两枚手榴弹都发射了出去，将七杀送离了剧本。

随着敌方团队栏中，七杀的名字旁边变成【已死亡】的状态，系统提示也紧随着响起：【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任务栏中【成为剧本中唯一存活的玩家】那条也被打上了勾。

【您已完成该剧本，180秒后自动传送】

“呼……”封不觉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望着夜空长吁一口气。

当体能值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回到了30点以上后，他就感觉好多了，至少卧坐站走都没有什么障碍。看来这个数值是个坎儿，当玩家体能耗尽后，从0回到30的这段时间，算是一种隐性的DeBuff状态。

“看来你们的事情已经了结了，现在该算算我们之间的账了。”这时，夜翼的说话声传来。

封不觉回头看去，六七名神网的英雄站成一排，威风八面。

“蒂姆没死。”封不觉开口便道：“录像是假的，他还活着，在双面人的手上。我和丹特先生想陷害企鹅人，并且激怒你们。这样他就能成为地下君王，而我……可以趁着你们失去理智、倾巢而出之际，洗劫蝙蝠洞。当然了，我的原计划后来全被打乱了。”

短短几句话，信息量还挺大，英雄们闻言时皆是神色数

变，惊、喜、疑，各占三成吧。最后还是领头的夜翼站出来回道：“即使你说的是真的，你杀害警察和协助双面人也是事实，你……”他话未说完，就因封不觉的一个举动而愣住了。

觉哥也没干别的，只是拿出了一件破烂的披风。

“有些事，布鲁斯永远教不了你。”封不觉没有穿上那件披风，只是单手拿着布料的一角，任其在空中飞扬。

“不要跟我谈论所谓的‘罪行’。”觉哥的语气变得抑扬顿挫：“这座城市里，有不少被你们看作是疯子的人，他们散布着无政府主义和丧心病狂处世之道。

但只要他们内心深处仍知道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是丧心病狂，就依然称不上彻头彻尾的疯狂。

这样的一群人，还是可以理解‘罪行’为何物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朝着建筑边缘后退，“而我……和他们不一样。”他露出诡异的笑容：“我的存在，就是无政府主义和丧心病狂的象征。”

“你要干什么！”夜翼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快步上前靠近了封不觉。

“罪人可诛，罪恶不灭。邪恶本身是无法被审判的，而被其诱惑而堕落的人，永远不会绝迹。”封不觉这时已来到了天台的边缘，再退一步就会坠落，但他却还是面无惧色地挂着笑容，单手抓着那件在空中飘舞的披风，“我让对手脱下这件披风，是因为我不想和穿着这个的人打。”

“听着，从这儿跳下去……”夜翼也看出封不觉要干嘛了，他开始劝说对方。

“捍卫正义之人，会承载这披风所代表的信念和责任。”封不觉退出了最后的一步，“而追求混沌之人，终将归于混沌。”

夜翼冲上前去，想拉住封不觉，却只抓住了被对方甩出的披风。

癫狂的大笑在风中肆意游弋，随着封不觉的坠落，在夜空中渐渐飘远。

可最终，没有尸体落地……

那一刻的疯狂，仿佛成为了永恒。

第292章 新的称号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80000，游戏币：100000】

【获得物品/装备：无】

【完成/接受任务：1/1】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0，破解世界观：无】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2650】

【技巧值加成经验：26500，游戏币：100000】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一件可用的完美级装备。】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此处要说明一下，“剧本通关”和“技巧值加成”奖励的游戏币都有上限，上限也都是十万。即玩家通关后，除去额外奖励、隐藏任务等等因素，最多获得二十万游戏币。

这种在源头上限制玩家收入的设计，也算是梦公司控制游戏内汇率的一种手段。

因为光靠商城对消耗品、服装、杂项等等物品的垄断，还不足以让市场稳定。所以他们还得在货币的“发行量”上做做文章。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牵涉到玩家的数量、水准、游戏时间等诸多因素，这些都和游戏币的生成量息息相关。

从这近一个月的统计数据来看，玩家们的剧本通关率在60%上下（从公测至今，登陆过游戏的玩家总数已逾一千万人，每天高峰时段的同时在线人数保持在四百万左右，而顶尖高手的基数占不到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大部分玩家玩十个剧本，其中有四个是拿不到结算奖励的，只能拿些技巧值和物品。即使在剩下那六个成功通关的剧本里，他们能拿多少奖励，还得看自己对通关的贡献有多少。

因此，基本上……也只有那些社团的固定队或极其厉害的个别高手能经常拿足二十万游戏币的结算。而绝大部分玩家，在那60%的前提下，还得看发挥的好坏，才有机会拿到。

当然了，这些破事儿和不差钱的土豪玩家没关系，对他们来说，剧本里能多拿游戏币自然很好，不过实在不够用了……就充值呗。

但那些肯充值几万甚至几十万RMB的玩家毕竟只是少数，一个负责任、有水准的游戏公司，要考虑的是多数人……既不让玩家们身上的钱多到导致通货膨胀，也不让他们穷到入不敷出，才是最理想的状况。只有这样，游戏中的物价和汇率才会稳定，只有稳定，才能让更多人放心去充值。

许多网游代理商，或是开发商，就是喜欢在这个关键性问题上走极端。往往是游戏初期刚过，就让玩家穷得玩不下去，逼迫他们充值。这都属于鼠目寸光、自取灭亡之举。

【您的称号已更新为——黑暗先锋】

结算列表跳出后，系统提示便在耳边响起，宣告了“莫测的狂徒”这个称号已寿终正寝。

封不觉听到提示后，心情算是喜忧参半。有了新称号是好事，但失去了【看招】这个手段，他就没有可用的召唤技能了。可那条角色任务：【使用召唤系技能，并成功唤出召唤物五十次，当前进度14/50】只完成了三分之一都不到。

不过常言说得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封不觉也没有纠结于此，反正角色任务将来总归会完成的，不必急于一时。

他打开了游戏菜单，先观察了一下新的称号能力：

【名称：斗魔降临】

【特殊能力类型：主动】

【消耗：全部生存、体能及灵力值】

【效果：使自身魔化，获得鬼神般的战斗能力。（变身技，持续三分钟，进入剧本后仅可开启一次）】

【备注：技能开启瞬间，生存值将变为玩家原上限的300%，体能与灵力被视为无限。

魔化期间，玩家无法使用灵能武器之外的任何武器或消耗品；所有装备的加成效果将消失；游戏菜单将被屏蔽直至魔化结束。

生存值耗尽或到达时限后，魔化停止，玩家成为生存值1%，体能值0，灵力值0的状态。且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对医疗技能及消耗品（增益类）免疫。】

“这是要玩儿命啊……”封不觉吐槽道，“难得用拳头打下一个剧本，就来这么个称号能力，把人往绝路上逼是怎么地……”

他去领额外奖励和那件完美装备之前，先看了看时间，已经是凌晨时分了，这场杀戮游戏所花的时间比他想象中要长得多。

“诶？”封不觉在操作触摸屏时，注意到有好友请求，还有一条邮件信息。

他先看了看加自己好友的人，【湿婆】、【七杀】、【曌影王】三位是一个都没少。

“呵……这连着的三条请求要是截个图发到论坛上……”封

不觉笑着念道：“好吧……估计人家会说是PS的。”

封不觉依次点下了接受，但下一秒，他就下线了。

这样做，可以有效地防止对面立即来个通讯请求什么的骚扰自己……

起来上了个厕所，洗漱一番后，封不觉再重新躺回游戏舱，切换到了睡眠模式登陆。

他设定的登录时间是即时，也就是大脑一进入睡眠状态，神经连接就启动。

再次回到登陆空间后，封不觉又看了看时间，此刻是凌晨一点十五分。换了登陆的模式后，七杀和湿婆就联系不到他了。此时曌影王倒是也在这个频道里，不过他的状态已是“游戏中”。

“小叹、龙哥、金富贵……”封不觉的视线在好友名单里扫过，几乎所有人都已在剧本里了，“奇怪……似雨和悲灵今天没上吗……”他一边念叨着，一边打开了电子邮箱。

唯一的一封邮件是小叹寄来的，内容是：“觉哥，我看你一直没登陆，电话也不接，八成是在非睡眠模式那儿卡本了吧，所以我就写封邮件跟你说了。

八九点的时候，小灵打电话告诉我，雨姐忽然身体不舒服。小灵现在已经在雨姐家里陪着了，她还让我转告你，别担心，只是突发的重感冒，没什么大碍。

就是这些，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上，就先自己排本了啊。”

“嗯……”封不觉若有所思地重复道：“‘别担心’吗……”

这一刻，似雨的面容，浮现在了封不觉的脑海，他轻声念道：“说起来……她已经在我关心的人之列了吗……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第293章 完美级装备

进入储藏室后，封不觉先去领了额外奖励，选择的还是40%的经验。二十八级的经验上限为280000，其40%足有112000，比他完成剧本拿得还多。

拿完了额外奖励，封不觉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另一根玻璃柱前，准备抽取那件“可用的完美级装备”。

“这种时候，不能抱太高的期望……”封不觉念叨了一句，他这是在给自己打预防针，免得抽到坑爹的玩意儿而太过失望。

白光在眼前汇聚，不多时，一件外观精美的无袖铠甲悬浮在了玻璃柱内。这铠甲整体呈银灰色，上有金光粼粼的雕纹点缀。在光照下，其表面竟生出一种幽光浮动的朦胧感。

【名称：阿尔忒弥斯的拥抱】

【类型：防具】

【品质：完美】

【防御力：无】

【属性：无】

【特效：极大程度地减免一切远程攻击的伤害】

【装备条件：通用专精C，拾取后无法交易】

【备注：在月之女神的庇护下，玩家可完全免疫常规的弓箭、子弹、射线等远程伤害。并可抵消一部分其他远程攻击（特种弹药、远程技能或特殊装备）以及非物理性质的伤害。】

“挺强啊……”封不觉道：“和你姐量产的圣衣相比毫不逊色嘛。”他还不忘吐槽一下阿尔忒弥斯和雅典娜的关系。

因为【回音盔甲】的本体只是一根腰带，所以不影响封不觉穿上这件新装备。虽说一件古希腊风格的铠甲配上一条出自惊奇漫画的腰带有点违和感，但他外观上显示的一直都是服装，也就无所谓了。

穿上这件铠甲的刹那，封不觉可是前所未有的欣喜和满足，这应该算是第一件真正属于他的完美级装备。之前他虽然也经手过传说级的【一击必杀手枪】、还有同为完美级的【冷血战甲】，但那些毕竟都是无法带出剧本的东西。

如今穿上【阿尔忒弥斯的拥抱】的感觉……就好比过去是在店里试车，而现在是真正开回家来了。

当然了，以觉哥的性格，也不会为一件装备就嘚瑟太久，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他先是检查了一下行囊里的状况：云爆弹、引爆器、冰冻脉冲枪、备用降落伞（为原本的洗劫蝙蝠洞计划准备的）等等……全都消失了，从结算画面也能看出，他是一样东西都没带出来。

这场杀戮游戏可谓一波三折，从杰森·托德出现那一刻起，封不觉的计划就被全盘打乱。不过通关后他再重新回顾一下，其实损失并不大，只不过就是一些弹药和两瓶血而已。

“嗯……暂时也不用去补给，等下个剧本结束再去商城好了。”封不觉心道：“眼下离二十九级还差一点点，三十级之前，技巧值还是不要去动的好，所以惊吓盒子也不用去逛，免得看着眼馋。”他思索一番后，还是决定先玩一盘，升到二十九级再说。

回到电梯间，封不觉先是打开了好友名单，不过里面的名字几乎都显示已在“游戏中”，这等下去可没底，于是他也只好单排了。

想了几秒后，他在触摸屏上点开了模式选择的菜单，排

了个团队生存模式。

因为他下午刚玩过单人生存，而上一个剧本又是场超难的杀戮游戏，所以此时他只想进个人多点的团队，打打酱油。

目前封不觉的角色数据为：

称号：【黑暗先锋】，经验值：258500/280000，技巧值：14400，游戏币：1365000。

专精：通用C，器械D，侦查D，格斗C，射击D，医疗E，灵术C，召唤F。

行囊10/15：马里奥的管钳，手电筒，十八铜人的折凳（五号），SCP-500(10/20)，反重力弹射器，Moxxi小姐的坏脾气，金刚铃，普罗晏比娜的吸尘器，生存值补充剂（中）*3，无尽榴弹匣。

装备：爵士之舞，蛛丝手套，死亡扑克（灵能武器），回音盔甲，哥布林毒气口罩，阿尔忒弥斯的拥抱。

空间4/10：拼图牌-猴，拼图牌-墨镜，拼图牌-草莓，拼图牌-皮夹克。

技能：【不那么草率的维修】【灵识聚身术】【炼冰术士的执着】【斗魔降临】

以这种属性而言，他随便进个团队，就能当主力。只要最后剧本能通关，哪怕他在过程中牺牲了自己，也能分不少经验，升级是妥妥儿的。

【疯不觉，等级28】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请确认。】

【已确认，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四人。】

【您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的个人或队伍。】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一连串提示过后，游戏的标志性对白再次响起："欢迎来到惊悚乐园。"这回的语音听上去，像个文艺男青年在说话，而且语气很淡定，叙述得很平稳。

与此同时，封不觉眼前已变得一片漆黑，看来这一次，采用的是那种"突然传送式"的进入方式。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一张可学习的技能卡。】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片头CG开始，画面颇为平淡……黄昏，一座熙熙攘攘的大都市。高楼林立、喧嚣不止；街上车水马龙，行人往来穿行；一切看上都很平常，旁白也是迟迟没有响起。

镜头在空中缓缓移动，好似在拍摄某种城市观光旅游的纪录片一样。

"这么普通的开头，反而让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呢……"封不觉心道。

十几秒后，画面定格在了一栋大约二十层高的大楼上，接着，镜头以一个固定的角度，慢慢向其靠近。

天空，在这时暗了下来，视线中可见的行人和车辆，也渐渐变少……

第294章 登楼记（一）

片头CG就这么莫名其妙地结束了，连半个字的提示都没有。

封不觉即刻获得了行动能力，而他做的第一件事，自然是观察一下身旁的状况。

此时另外三名玩家已分别出现在了封不觉的两侧（左手边一人，右手边两人，四人面对同一个方向，站成一排），那三人全是男性，年纪也都是二十多岁。

四名玩家相互间的距离几乎一致，谁也不挨着谁，看来这四位全是单排进来的。

在他们正前方十余米，就是刚才CG中的那栋大楼。

【主线任务已触发】系统提示说来就来。

在毫无剧情简介的情况下，任务倒是在第一时间就刷新了。

封不觉打开菜单，看到任务栏中显示着：【所有存活的玩家进入“推理俱乐部”。】

“哈！真没想到，随便单排一下，竟遇上了明星玩家啊。”站在四人最左侧的那名玩家忽然开口道。

封不觉闻声将视线投去……

这位说话的仁兄，ID是【秋风瑟】，28级，称号【智勇双全】。他身高一米七出头，身材偏瘦，黑色短发，相貌也算俊朗；他身穿着一套深黑色调的服装，其胸前的徽章显示，他的社团叫“山河”。

秋风瑟那句话出口后，封不觉右手边的另一位玩家立即接道：“呵呵……什么明星玩家，不过虚名而已。倒是‘山河’的

【秋风瑟】，如雷贯耳啊。”

封不觉又将视线投到了这位身上。

此人ID【鸿鹄】（两个字的昵称已能说明很多问题了），29级，称号【善谋者】。他个头儿比秋风瑟略高，体型也是偏瘦，留着银白色的中发，还戴了一副眼镜（服装），长相属于斯文型的；他身着一套白色的魔幻风装束，一副中世纪的魔法师范儿，衣服上没有徽章，说明他是个无社团的个人玩家。

鸿鹄话音刚落，站在最右边的那位又接茬了：“鸿鹄兄，过谦了吧……‘智将’鸿鹄的名号，在职业圈里谁人不知？”

封不觉歪过头，朝那人望去。

这回说话的老兄叫【语重计长】，28级，称号【沉稳的谋士】，个子比觉哥还高半个头，体型比前两位稍微敦实一些，发型是小平头，长相属于扔进人堆里就找不到的那种。着装方面，他穿得是一套深蓝色的特制军装，估计是其社团的统一制服，其社团徽章上写着“天地”。

“呵呵……我说‘明星玩家’的时候，指的可不止是鸿鹄一人啊。”秋风瑟这时又接话了：“计长兄的大名，我也是听过的。”

“哼……”三人皆是咧嘴会心一笑，那种互相吹捧后的快感别提多爽了。

出来混的，要的就是这种feel啊！

封不觉听着他们的对话，左顾右盼，颇有一种网络写手误入作协研讨会的感觉，想搭话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对于“山河”和“天地”这两个社团的名称，封不觉倒是有印象，二者都在综合实力榜的十名上下徘徊。可眼前这三名玩家的名字，他是真没见过。

封不觉毕竟不是在职业玩家圈子里混的，虽然他如今也知道了一些大人物的名字，但认识的人依旧很有限。就好比

那些伪球迷，你提梅西、C罗、范佩西，他们也都认识，但你要是提一个类似“阿尔巴”这样的名字，他们脑海中蹦出的肯定是一位好莱坞女明星，而不是一名西班牙边后卫。

言归正传，封不觉此刻遇到的这三位，无一例外都是职业玩家，而且确实是知名人物，只不过在惊悚乐园中，他们没有登上等级和战斗力排行榜罢了。

其中名头最响的是鸿鹄，人称“智将”。这个绰号可不是玩惊悚乐园后才有的，早在数年前，鸿鹄就已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在许多即时战略、回合战略、虚拟史诗战略的游戏中，他都处于顶尖玩家之列。

而且鸿鹄是一名独立的职业玩家，没有工作室的赞助或资源共享，全凭自己的能耐吃饭。据说其小时候家庭条件比较一般，但十八岁时，他就靠着打游戏赚的钱脱贫致富了。

包括瞾影王在内，但凡以个人身份打拼的职业玩家，几乎无人不知鸿鹄的名字，甚至有不少人就是因为他的故事而入行的。

再说秋风瑟，他可谓是“山河”的智囊，和工作室老板也是好友。他平时在公司里还有别的职务，一般不会直接参与游戏，但只要他参与过的游戏，无一例外都获得过冠军级的成就。

秋风瑟最为擅长的是战争题材的战略游戏，尤其是现代战争。他曾经还在某三国题材的游戏论坛上写过一篇著名的帖子——作为现代人，玩中古时期的战争游戏，难道还用中古时期的战略思想？

那个帖子掀起的争论和骂战至今尚未停止，其实秋风瑟想阐述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战争理念是根据时代在进步的。有些人认为一战时期、甚至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将领，在指挥上还不如那些东汉末年的军师，完全是在扯淡。

第三位，语重计长，同样大有来头。他是职业玩家中少

见的高学历人士（随着职业化体系越来越成熟，玩家变成了与运动员类似的职业，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入行者的年龄普遍偏小，通常为14至18岁之间，最小的12岁都有，因此职业玩家普遍为初中或高中学历），他是海外某名牌大学的留学生，在欧洲留学期间，还获得过洲际万智牌大赛的冠军。

年龄上来说，语重计长今年是二十五岁，比另外两位要虚长几岁，但以职业玩家的资历而言，他还是入行仅两年的后辈。不过这位后辈凭借几个很有分量的游戏“冠军”，迅速在圈内闯出了名头，成为了知名的智谋型玩家。

总而言之，这几位……都是高人。

当他们三个“惺惺相惜”地互打招呼之后，出现了一段短暂的沉默，接着，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到了封不觉的身上。

“那什么……我就是一挫人，nobody，诸位不用太在意。”封不觉虚着眼说道，虽然他根本不知道这三个家伙是谁，但听他们的对话，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于是，另一段沉默开始了……

过了几秒，语重计长先开口道：“呃……这位……疯兄，也不用这般妄自菲薄，既然是一个团队，人人都能发挥作用的。”

鸿鹄推了推眼镜，在旁插嘴道：“疯兄，我能不能问问，你是使用武力的那类玩家，还是倾向于解谜？”他顿了一下：“因为你的称号有点意味不明，所以我想确认一下。”

“我是休闲玩家。”封不觉回道，“就是打架很弱，解谜也挺一般的那种。”

这话显然是扯淡……

当然了，封不觉和这几位无冤无仇，也没有利益冲突，说这话自然不是为了什么“扮猪吃虎”。事实上，他在了解了这几位的名号后，可谓喜出望外。

以往遇到的团队，基本都是依靠封不觉出谋划策，这次难得遇上这么三位智谋型的玩家（从称号就能看出来的那种），而且他们都是一副引以为豪、乐在其中的样子。觉哥这“无名之辈”正好可以借坡下驴，偶尔也让别人指挥一次，自己则放松一下，打打酱油。

“是吗……这就奇怪了……”鸿鹄单手摸着下巴，若有所思道。

“哦？有什么问题吗？”秋风瑟一边问道，一边也在思索着对方口中的“奇怪”到底在指什么。

“这个剧本没有任何简介，只是直接抛给我们一条任务。”鸿鹄回道：“有一种……‘一切都交给你们自己去解开’的意思。”这时他视线的焦点微变，应该是在观看游戏菜单，“而任务所指的那个‘推理俱乐部’，似乎也暗示着什么。”

“原来如此……”语重计长接道：“秋风、鸿鹄和我，都是比较倾向于智谋的玩家。假如这个剧本的设定是‘纯粹依靠解谜能力通关’，那我们四人理应全都是智谋型玩家才对……”

话至此处，三人又一同望向了封不觉。

“好吧，非要选一边的话……相对战斗而言，我更偏向解谜。”封不觉有些尴尬地说道。其实他不承认也行，不过他担心错误的信息会影响队友们对整个剧本的判断，所以还是认了。但他最后还不忘补充一句：“不过你们可别对我抱太大期望啊……我充其量也就是普通人的水平。真正的难题，那还得仰仗你们三位高手。”

“呵呵……疯兄客气了。”秋风瑟道：“解谜这种事儿，多一个人，总没有坏处，正所谓集思广益嘛。”

话虽如此，其实他们仨全都没把封不觉当回事儿。三人的心里都在想着：如果是纯解谜剧本的话，我一个人就能搞定了，你们就看我表演吧。

也不能说他们的这种心态就是自负……因为“谋士”这个群

体，自古以来都这德行。作为聪明人，而且是遇事十次能对九次的那种聪明人，到了关键的时刻，他们内心深处最相信的只有自己。

哦，对了，这里得说明一下，封不觉不能算在那个群体里，他只是单纯的自负和自恋而已，而且已经没救了。

“嗯……给四个解密型玩家设置的剧本吗……”鸿鹄说着，嘴角微微勾起：“有意思……”

“从进剧本开始，就将我们能够获取的信息量降到了最低。”计长接道：“接下来会经历怎样的难题呢……”

秋风瑟也用和他们类似的、认真的、中二的语气笑着道：“就用我的军略将其统统化解吧！”

最后，封不觉有气无力地接在他们后边儿说了句：“我精神上支持你们……”

第295章 登楼记（二）

四人刚刚相互打过招呼，正准备开始商量下一步的策略，计长却是神色一变，说道：“各位……我物品栏里的东西全都变成灰色了，你们有这情况吗？”

在他的提醒下，另外三人也纷纷打开游戏菜单，检视了物品栏。

“我也是，全部显示为灰色，一件东西都取不出来。”秋风瑟接道。

“一样。”封不觉跟了一句。

鸿鹄直接说道：“这是剧本给我们的限制吧……”他顿了一下，“可竟然连这都没有提示吗？”

计长算是个稳健派的谋士，他的思路未必有这几位队友快，但他想事情很周全，总是三思而后行。听了鸿鹄的话后，他又意识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如果……还有其他限制呢？比如……”

“时间。”秋风瑟接过他的话头道：“假设这个剧本只更新任务，其他一句系统提示都不给我们，所有的设定和规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摸索，那么最容易导致团灭的因素，就是时间。”

鸿鹄点头道：“确实有这种可能……万一这剧本隐藏着时间限制，而我们对此规则浑然不知，还慢条斯理地四处探索……”

“时间限制什么的，应该很快就能找到相关的提示吧。”封不觉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插嘴道。

“嗯……没错。”鸿鹄接着觉哥的话，沉吟道：“完全无法被破解的规则是不存在的，若真有时间限制的话，就一定会

有类似的剧情或是暗示，而且会在剧本早期就出现，等到我们时间明显不足的时候再出现，甚至始终没有提示，就太……”话未说完，他自己停了下来。

鸿鹄转过头，推了推眼镜，用一种狐疑的目光看向封不觉。

秋风瑟和语重计长稍一犹豫，随即也明白了什么，双双将视线移到了封不觉的身上。

“干嘛？”封不觉立即装傻道：“我说错话啦？其实我是以为……有你们几位在，无论什么限制、谜题之类的玩意儿都会很快解开的，所以就随口说说。”

“呃……”鸿鹄干笑两声道：“没有没有，你说的很对，挺有解谜天赋的嘛，呵呵……”其实他心中在道：切……原来是这个意思，随口说说的乐观主义空谈，语气还那么淡定有把握的样子，我还以为是你瞬间推测出来的，吓我一跳。

秋风和计长也是耸耸肩，不置可否的神情。

倒是封不觉暗自松了口气，心道：一不留神就把脑子里蹦出来的结论给说出去了……幸好说得不多，算是蒙混过关了。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不是打酱油应有的态度。从现在开始，我最好停止思考，想些别的事情……对了，想想似雨的病情好了，嗯……发烧中的美女……

“喂……这家伙为什么突然露出了颇为猥琐的神情啊……”秋风轻声对身旁的计长道：“只不过被鸿鹄夸奖了一句，至于出现这种反应吗……”

计长吞了口唾沫：“难道他是个【哔——】佬……”

“那个词有一定侮辱性，得说同性恋。”秋风将声音压得更低了几分。

“喂……被屏蔽后你不还是听懂了嘛……”计长低声道。

鸿鹄看着封不觉那张嘴角滴涎、堆满傻笑的脸，更加确信了这货就是一抱大腿的坑爹玩家，黑暗先锋这称号估计是

指他在先前的一些剧本里经常投靠反派阵营，或是惯用一些潜行类技能。

“不过……话说回来。”鸿鹄自言自语地轻声念道：“秋风和计长这两人以前就认识吗……听他们的对话不像啊，怎么这么快就凑在一起窃窃私语了……喂喂……刚才那口型是在说‘GAY’吗……这两个家伙难道是那个……还一见钟情？”

这才几分钟，这帮各怀鬼胎的“聪明人”，就产生了诸多说不清楚的误会……

“嗯哼……总之，从眼下仅有的提示，也就是片头CG来看，‘推理俱乐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栋大楼里了吧。”鸿鹄略微提高了声音说道。

秋风接道：“如果‘推理俱乐部’指的是这整栋楼的话，这剧本就未免太简单了，不可能有走进大门就通关的情况发生。”

计长又道：“那就是指这栋楼里的某个房间了吧。”

“嗯……”三人一同长长地嗯了一声，站着的姿势也都是模仿新一的动作。

这时，封不觉忽然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弹匣，说道：“放在行囊外的物品，貌似还可以用哦。”

经他一点，秋风瑟似乎想到了什么，他也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了一样东西，竟是一小包巧克力。他试了几下，说道：“但行囊外的物品，已无法放入行囊了。”

“基本上，行囊就等同于被封印了吗……”鸿鹄念道。

“那所有找到的道具，只能拿在手上，或是装在衣服口袋里了。”计长接道。

“既然弄清了这个规则，现在便有个问题……我们是直接进入大楼，还是先探索周围的地图呢？”秋风道：“撇开不知是否存在的时间限制不提，如果我们选择去城里探索装备道具，那即使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能带着走的也很有限。像比较大的制式武器、管制刀具等等，拿在手上招摇过

市总不妥吧。”

“而且……行囊受限就意味着，万一触发战斗，我们只能徒手迎敌。”计长补充道：“虽说我也不是不能打，但毕竟不是以这个见长……”

鸿鹄略微点头，接道：“有道理，但我觉得至少还是先在周围观察一下比较好。”他解释道：“首先，我们不知道进了这栋大楼后还能不能出来，那种入口会自动封闭的设定算是很常见的；其次，我们进入剧本后的起始坐标是在这大楼门口，而不是大楼的门内，这也说明了，大楼外部有着可探索的东西，不然系统也没必要多此一举。”

“哼……这‘智将’还真的有几分能耐嘛。”封不觉心道：“就算系统什么提示也不给，依然能根据极其有限的已知信息做出合理推测。”

秋风和计长同意了鸿鹄的建议，封不觉自然是随大流。四人便商议好了，先分头在大楼周围半公里的范围内快速探索一下，看看这剧本的大致情况。

这个“大致情况”包含了许多内容，比如……这是什么年代、什么国家、什么城市、是完全架空还是有现实原型、剧情是改编自其他作品还是纯粹临时生成。城里有没有闹丧尸？有没有闹异形？有没有闹鬼？有没有闹超级英雄？

这些都是可以探查的，随便在路上捡一张破报纸，或是拿起一个正常运作着的公用电话，就可以确认许多事情。对这几位解密型玩家来说，完成这种最基础层面的情报收集工作，可谓驾轻就熟。

只可惜，偏偏在这个剧本里，他们没有施展这一技之长的机会。

十分钟后，四个人分别从四个方向，重新聚到了大楼门口，其中三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从报纸和路边商铺的招牌上看，这儿使用的是德语，但

系统不给任何的翻译。”秋风瑟道。

“路上的行人不多，都是白种人，我用中文搭话，他们只当没听见。”计长接道：“我没敢用武力去阻拦他们，毕竟招来警察什么的，对我们不利。”

“从行人的衣着、公共设施的外观、以及路上的车辆判断，这应该是二十一世纪初。地点不好说，德语地区也挺多的。”鸿鹄道：“由于语言、文字都不通，再加上没有这里的货币，在不违法或动粗的前提下，确实很难知道太多。”

封不觉最后一个开口：“我向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借了些零钱和他的手机，试了110、119、120、114、10086等很多个号码，全都打不通。”他顿了一下：“之后我用那些零钱去便利店里买了些零食。”他拍了拍自己鼓鼓的口袋：“你们要是想吃的话……”

“喂！这不是重点吧！”秋风打断了他：“既然你懂德语，那应该问他一些有用的信息啊，比如这剧本的具体年代、地点，有没有听说过‘推理俱乐部’之类的。”

“谁说我懂德语了？”封不觉道。

“哈？”计长道：“那你怎么借……等等……”他似乎明白过来：“你该不会……”

“我拦下那名年轻人，试着用中文和英语与他交流，都失败了。”封不觉一脸平静地叙述着；“于是我就捡了块板儿砖，扯着他的领子说了两句德语，分别是‘气死偶类’，‘妨碍咱都渣渣’，接着他就把手机和钱包给我了。”

“上帝……”鸿鹄单手捂着脸直摇头。

秋风嘴角抽动着：“你这不就是拦路抢劫吗……”

“哎……板儿砖才是国际语言啊。”计长叹道。

鸿鹄接了一句；“我们还是进大楼吧……万一警察赶来，会越闹越大……”

封不觉面无表情地耸耸肩：“好啊。”

第296章 登楼记（三）

四人从大楼的正门进入，一楼是一个十分宽广的空间，地面上铺满大理石砖，一些支撑柱有规律地分立在周围；诸多圆形的、嵌在天花板内的灯具将整个大堂照亮。

一眼望去，除了四面墙壁和柱子，一层内空无一物，唯有大门正对面，即最远处的那面墙中间，有一扇白色的门。

由于墙壁都是灰色，所以这远处的一点白看上去格外显眼。

“嗯……进来以后也完全没有提示啊……”秋风说道。

“至少可以确认，‘推理俱乐部’指的并不是这一整栋大楼。”计长接道。

鸿鹄左右观望了一下：“那就是在这栋大楼的某处了吗……”

封不觉这时却插嘴道：“有没有可能……‘推理俱乐部’根本不在这栋楼里？而是在其他的地方？”

鸿鹄想了几秒，回道：“嗯……的确有这种可能，但是……”

计长接过他的话头说道：“但是，目前为止，片头CG是我们唯一的线索，既然唯一的线索指向这栋楼，那这里必然有着某种可以推动剧本进程的东西。”

秋风也在旁补充道：“即使推理俱乐部真的不在此处，楼里也应该有一些与任务相关的提示才对。否则……岂不成了系统在恶意误导我们吗？反正我玩这个游戏到现在，还没遇到或听说过，系统特意将玩家引到某个毫无意义的所在，让他们浪费时间和精力的情况。”

“哦……原来如此。”封不觉摆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他

心里则是念叨着：不错，分析能力都挺靠谱的，而且也颇为自信。不过……四个具有相当水准的解谜型玩家凑在一块儿，真的是随机队列所产生的巧合吗？如果是……那系统得生成出什么样的剧本，才是“符合玩家能力的难度”啊……

嗡——

忽然，四人的背后，传来了奇怪的响动。

他们几乎齐刷刷地闻声回头，发现大门已被一堵蓝色的光壁给封住了。

“果然封闭了出路吗……”鸿鹄念道。

秋风道：“哼……对局面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就是了。”

他说得没错，三位谋士的脸上，都是很沉着的神情，没有因为退路突然被封闭而产生丝毫的慌乱。

计长走近几米看了看那光壁：“这应该不是物理上生成出来的激光。”他分别指了指那光壁的四个边缘：“上下左右都没有可以生成光束的装置。”

鸿鹄摸着下巴道：“凭空出现、附着在特定区域的光壁……”他眼镜下的双眼一亮：“超物理性质的壁障吗，却不知是魔法还是……”

嗖——

一张发光的扑克忽然飞入众人的视线，径直击在了那光壁上。

只见死亡扑克如同被吞没了一般，在接触光壁表面的刹那消失了。

众人目睹了这一幕后，纷纷转过头，看向了那个甩出扑克的男人。

“能直接‘吞’掉这种灵力构成的扑克，果然是非物理性的能量没跑儿了。”封不觉道：“假如这是激光什么的话，我的扑克打上去，要么是‘爆散’效果，要么是被‘弹散’、‘切割’，而不会

像这样被‘吞掉’的。”

“我说你啊……”计长用一种哭笑不得的眼神看着封不觉道：“做这种可能有危险的事情之前，先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万一这光壁的设定是……遭到攻击后会触发某种毁灭机能，或者能反弹攻击什么的，我们可是一块儿遭殃啊。”秋风也道。

“啊……哈哈……抱歉抱歉。”封不觉道：“因为听你们说这不是物理层面的光束，所以我就想顺手试验一下……再说我这扑克威力也有限。”

“你那个是灵能武器吗？”鸿鹄没有纠结刚才的事，而是一脸严肃地看着封不觉手中的那副死亡扑克问道。

“嗯？”封不觉愣了一下，随即才回道：“对啊，是灵能武器。”

秋风瑟和语重计长听得此言，皆是神情微变。

“有意思……”鸿鹄道：“你刚才说自己偏向于解谜，没想到在战斗方面，都已经获得灵能武器了。”

面对这颇为明显的试探，封不觉的脸上不露丝毫破绽，他的表情非常自然，既没有僵住、也没有陡变。他只是很平常地对鸿鹄的话做出反应，笑着回道：“哦，这个啊，运气好而已啦，哈哈哈……”

这话听着像敷衍，其实是最合理的应对。

灵能武器的获得本来就是要看契机的，有很多战斗实力颇强的玩家也没能拿到这东西。所以，“拥有灵能武器”和“身为解谜型玩家”这两件事，是没有任何冲突的。

此刻，假如封不觉对自己拥有灵能武器的事情做了某种解释，反倒会显得可疑。

觉哥明白得很……理所当然的语气，带有几分得意的笑

声，以及一句没什么内容的废话，这三者的组合，才是一般人应有的反应。至于其他的回答，多半是心中有鬼。

“嗯……”鸿鹄略微停顿了两秒，随即说道：“哦，这是好事啊，现在大家都不能用行囊里的东西，遇到战斗会比较困难。你有灵能武器的话，那感觉就保险多了。”说了句没什么意义空话后，他立即转移话题道：“那么……眼下的回去的路已经被封住了，也只好朝里探索了吧？”

“光壁的出现，基本已证明我们是走对路了。”秋风接道：“如果‘推理俱乐部’就在这楼里的话，我们的确是不需要再出去了。”

计长说道：“姑且先把一楼仔细探索一遍吧，看看除了那扇白色的门以外，还有没有秘密入口之类的设置。”

鸿鹄点头道：“各位探查的时候，顺便留意一下这些支撑柱的位置、大理石地砖上的纹理、还有这一层的长、宽、高等等……虽然未必是有用的信息，但收集起来总没错。”

“了解。”

“明白。”

“呵呵……”

商量完之后，四个人再度分开，展开了对周围环境的勘查。

不过他们很快就注意到，这一层的确是没什么好多瞧的。因此，大约七八分钟后，四人便又聚回一处，来到了那扇白色的门前。

第297章 登楼记（四）

四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还是秋风瑟开口道：“我来开吧。”说罢便走上前，握住了门把手。

“且慢。”封不觉制止道，“你就不怕‘开门杀’什么的吗？”

“那这门也总得有人开啊……”秋风回道：“在这种毫无提示的前提下，若是系统在唯一通路的门后设下必死陷阱，那就属于强制让玩家减员的行为了，根本不合理。”

“哦……”封不觉一边点头，一边毫无节操地朝后退去：“那我稍微后退点距离，站远点看，你应该不介意吧。”

“呃……好吧……”秋风回道。他说完后，还和鸿鹄、计长交换了一下眼神，三人都是耸耸肩，一脸哭笑不得的表情。

此时他们仨的心里都在排遣着：这个叫【疯不觉】的家伙简直是神经质，先前还做着各种鲁莽的举动，现在又一副矫枉过正的样子。

其实，是他们不了解封不觉……

觉哥何许人也？他在单人剧本里开个门都是小心翼翼的，进屋前还不忘拿根铁杠先探探陷阱。像眼下这种场合，你让他站在近距离看你开门？如果封不觉有话直说，那就是：“你死了不要紧，别溅我一身血。”

在他的眼里，每一扇门的后面都有一根绷直了弦儿的手雷，每一片草丛的里面都蹲着一个盖伦。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冒阴沟里翻船的危险。

秋风瑟没有犹豫太久，也不再理会已然退到十米开外的封不觉，他调整了一下呼吸，转动门把，便将门推开了。

门的后面，同样是一个相当大的空间，这空间整体呈正方形，目测边长在二十米左右。而其唯一的出口，就是这扇

白色的门。

这个正方形房间的占地面积自然不如外面的大堂那么宽敞，但天花板的高度明显比外面高（大堂的天花板高五米不到）。

整个房间空荡荡的，唯独在房间正中的地上，放着一个奇怪的物体。这个物体的形状很难描述，应该算是个接近于球形的多面体，体积比篮球略大一些。

打开门后，门前的几人都没有踏入房间的意思。他们可都是比猴儿还精的人，看到这种奇特的设置，必然会先观望一番的。

“我还以为门后面会是楼梯或者电梯间之类的呢……”计长说道。

“我也觉着奇怪。”鸿鹄面露疑惑，说道：“我们都检查过了，整个一层，唯一的通路就是这扇门，可现在门里没有通路，而是另一个封闭的区域。”

秋风接道：“哼……那无非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这间正方形的屋子，就是所谓的‘推理俱乐部’，我们只要踏进去就算完成任务了。”他顿了一下，指了指房间内的物体：“第二种，就是里面那个东西，可以帮我们离开这里。”

“是启动某种机关的装置吗……或是传送装置？”计长顺着他的思路道。

秋风回道：“哦？你觉得肯定就是第二种情况吗？”

计长闻言微微一怔：“至少我觉着这个房间不像什么俱乐部，连个窗户都没有。在门关着的时候，里面应该是一片漆黑的，空气是否流通都是个问题。”

“这很难说的，所谓‘推理俱乐部’，未必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俱乐部啊。系统愿意的话，给公共厕所起一个这样的名字都可以。”秋风说道，“还有，【所有存活的玩家进入‘推理俱乐部’】这个任务，很可能只是一系列任务的第一步而已。

系统可没提示说……完成这一步就能通关啊。说不定任务的意思，就是要让所有活着的玩家全都进到这个房间里去。”

“嗯……这倒也是，毕竟已经出现了那种超自然设定了。”计长又回头瞥了一眼大门那儿的光壁，“没准我们进去以后，里面的空间就会变化也说不定。”

“保险起见，我看还是让一个人先进去，检查一下屋里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吧。”鸿鹄建议到，他说完马上就接道：“说出这种话来，再让别人去好像有点不地道，所以……我就自告奋……”

“啊——”这时，封不觉忽然发出一声惨叫，打断了鸿鹄的话。

秋风、计长、鸿鹄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喊吓了一跳，惊吓值愣是小幅度地窜了一下。

从那扇门被打开以后，封不觉就陷入了沉默，并用一种非常怪异的眼神在远处紧盯着房间内的物体看。而此刻，他也不知为何就突然叫出声来，并且朝着后方急退而去。

“别进去！离那个东西远点儿！”封不觉喊道：“到我这儿来！”

鸿鹄他们三人也不及多想，见封不觉一脸认真的样子，不像在开玩笑，所以他们也迅速行动，撤到了封不觉的身边。

数秒后，四人已一同退到了离那扇门二十多米的距离上。

鸿鹄问道：“这回你又怎么了？”

封不觉道：“我刚刚救了你一命。”

“哈？”鸿鹄的语气，是七分莫名，加三分蛋疼。

“你应该问，此话怎讲。”封不觉道。

鸿鹄只觉得好笑，他冷哼一声，苦笑着接道：“好吧……

此话怎讲？”

“我觉得你们还是不知道比较好。”封不觉回道。

“我说疯兄……”语重计长，这时语重心长地说道：“说真的……你别捣乱行吗……”

“我没开玩笑。”封不觉颇为认真地回道：“房间里的那个东西我认识，并且知道是什么。但如果我告诉你们关于这件东西的信息，你们再度靠近它就会变得非常危险。”他语速很快，语气透露出一种很有把握、且十分可靠的感觉，“我们若想继续将这个剧本玩下去，就必须借助这个东西的力量。而想要做到这件事，就必须互相配合。”他的视线扫过了三张将信将疑、惊疑不定的面容，接道：“这件东西的特性就是，不知道其特性的人，接触时相对安全。但只要其周围一定范围内，有一个知道其特性的人存在，一切与其法则相悖的物质都将被毁灭。”

封不觉停了几秒，让队友们用一点点时间来消化这段信息，“我，就是知道其特性的人。”他转头望向鸿鹄：“而以目前我掌握的信息来看，鸿鹄你是违反其法则的。”他稍稍放慢了语速：“好在……你们开门的时候，我和那东西的距离足够远，否则当我认出那玩意儿的刹那，鸿鹄就已经死了。”

第298章 登楼记（五）

“事实上，就在此刻，我们说话间，我已经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与其法则相悖的特点，也就是说……”封不觉喘了口气：“现在，只要我进入那玩意儿的‘作用范围’内，就会由于自身的某个特点而被抹杀。”他的视线扫过面前的三人：“不过，你们三个还‘不知道’那个东西的法则，只要保持这种状态，就可以靠近和接触。所以……”

“等等……”鸿鹄一直紧跟着封不觉的思路，听到此处，他说道：“按照你的意思，要让这个物体‘生效’，需要一个知道其特性的人，站在其生效范围之内才行。”他顿了一下：“但是，目前唯一知道其特性的人……也就是你，一进入那个范围就会死掉。”

秋风接过话头说道：“那是不是意味着……你得牺牲自己去触发它？”

计长也道：“另外，你说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与该物体的法则相悖之处。那就等于在说……没人能活着触发这个东西。因为当我们不知道其特性的时候，是无法触发其效果的，而一旦我们知道了，就会变成和你一样的状况。”

“没错，这就是关键之处。我有个办法，可以在全员存活的前提下使那个物体生效。”封不觉回道。

三位队友的脸上没有显露出太多的惊讶和疑惑，有的只是一种专注的神色。

封不觉对他们的反应很满意，和聪明人讲话就是轻松。他不需要做太多解释，对方就能信任、并理解自己的意思。

“首先，我需要你们其中一人，去拿起那个物体，放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脑子要尽量放空，不要

考虑太多事情。”封不觉直接开始说他的策略：“等把东西放到位之后，行动者就听我的指示，走到那个物体的作用范围边缘。这时，我会对他说句话。话的内容是对于某个客观事实的描述。”他顿了一下：“不出意外的话，这句话说完的瞬间，那个物体就会生效。而在这几秒间，行动者应该还来不及意识到会导致自己被抹杀的特征是什么。”

“明白了。”鸿鹄接道：“只要行动者闻言后立即逃出那东西的生效范围。那么，该物体的效果只会作用于你所描述的信息物上，而不会抹杀行动者。”

“当行动者意识到自身与那件物品的相悖之处时，也已经离开了其范围，于是就安全了。”秋风若有所思道：“嗯……如此说来，那物体是被一定范围内观察者的‘认知’所触发的吗……”

计长倒是没有发表意见，他只是在沉默了几秒后，说了另一件事：“疯兄……你能在短时间内想到这样的策略，还自称是‘解谜挺一般的挫人’？”

“我那是跟你们客气一下……”封不觉也知道，事已至此，想继续装傻充愣，是不太可能的了。

“你谦虚过头了吧……”鸿鹄推了推眼镜：“在我们四人之中，只有你一人知道那个物体的特性，且该特性不能被轻易告知旁人。也就是说……如何无伤亡地解开这一步的谜题，只能由你独自去谋划。

惊悚乐园的剧本，是根据团队中所有玩家的数据来随机生成的，我们四个人的知识、力量、技巧、装备等等，都在考量范围内。由此可见，你的谋略能力已得到了系统的肯定。至少光脑认为，你有五成以上的几率能独立搞定这个谜题。”

“哼……我猜疯兄本来是想装个蒜，跟在我们这些所谓的‘大人物’身后打打酱油。”秋风十分犀利地道破了觉哥的念头：“可当他看到那个东西以后，便不得不参与到解谜中来

了。”

“啊……算是吧。”封不觉干脆承认了。

“哈哈哈……说到底，其实是我们的问题啊。”计长笑了，用手在自己的平头上挠了挠，“从一开始，我们三个就想当然地把疯兄看扁了，而理由仅仅是【疯不觉】这个ID并不出名。”他看了看鸿鹄和秋风瑟，“换位思考一下，假如是我站在疯兄的立场上，也会是同样的反应吧。总不见得自卖自夸，跟三个不认识我的人说自己如何厉害。”

鸿鹄应道：“也对。”

秋风则说道：“那大家就别再纠结这个问题了，讨论一下谁去搬东西如何？”

封不觉这时说道：“计长、秋风，你们俩谁对数学比较在行的？”

计长道：“数学啊……我还不错。”

秋风也道：“马马虎虎，高中学的东西早就还给老师了，现在大概是初中水平吧。”

“那就是你了。”封不觉道。

“啊？”秋风愣了一下：“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搞定以前我又不能解释，有什么好问的。”封不觉举臂一指那个房间，嗓子模仿出一种少年音，热血澎湃地喝道：“决定就是你了！上吧！皮卡秋！”

别说秋风本人了，听到封不觉这无比蛋疼的梗以后，计长和鸿鹄都觉得有点丢脸。

“难以置信我正在和一个成年人对话……”秋风摆出一张极为不爽的脸并吐槽道。

“节操兽超进化～无节操兽～”封不觉又悠长地喊了一句。

“你有完没完！”秋风羞愤交加地怒喝道。

“我正在分散你的注意力。”封不觉一本正经地道，“这样能有效地提高你行动时的安全系数。”

“你只要等我把东西搬出门后，告诉我放哪儿就行了，不要说些多余的废话。”

“好吧。”

封不觉的行为虽然耻度很高，但确实奏效。结束了这颇为尴尬的对话后，秋风的脑子里还真就一片空白了……

……

项目编号：SCP-233。

项目安全等级：Keter。

特殊收容措施：SCP-233要被保存在一个尺寸为23x23x23的、以混凝土筑砌衬层的立方收容区间内（只要是23x23x23就可以，不论什么单位长度）。

已在该物体周围建立了一个23米的安全区，不允许任何不是23岁的D级人员越过安全区。为了研究方便，建议使用生日在X月23号的D级人员。

区内严禁携带任何枪械，除非它们使用的是点2323口径的特殊弹药。

工作人员的轮班必须安排在整点23分，而最后的轮班时间必须精确到格林威治标准时间的23时23分。

决不能在项目附近使用【被删除】mm的弹药。

生于【被删除】月、或某月的【被删除】日、十【被删除】日、二十【被删除】日的D级人员，不得与该项目进行接触。

在收容设施工作的人员应被特别提醒，对每个整点的【被删除】分额外警惕，尤其是在【被删除】点，这个时段是该SCP最活跃的时期。出于最优考虑，在这个时期应该将所有人员撤离到23米之外。

描述：SCP-233是一个23面体，每个面都为等边矩形且里面有一条直线。因为该物体的奇异空间性质，它无法被准确构型，亦不可能以3D或2D的形式仿制出来。

SCP-233有能够改变邻近区域数学法则的特性，能使周围的计数完全错误，除非使用23进制。而使用23进制的计算器却能受益于该SCP，将以常速23倍的速度进行运算。

对该SCP的摧毁提议延期未决，因为有可能将它融入【资料被删除】利用。且不提将二进制转化为23进制的困难，该装置也已经展现出了它对组织（Organization）价值。

非常不幸地，数字【被删除】在SCP-233作用区域内的出现，会使其展现出极度猛烈的效应。受其效应影响的一切将会被快速地化学分裂，原因是组成该物质的原子在0.23秒内瞬间崩塌。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SCP-233似乎不是被附近物体的物理性质触发的，而是由周围观察者的认知触发。例如，用一根2.74米长的长杆挂着SCP-233是安全的，只要在危险区内没有观察者知道该长杆其实是【被删除】英尺长。造成该效应的原因未知，但这可能与经典量子物理学中的“观察者效应”有关。

……

封不觉对SCP系列的知识，让他认出了这个“二十三面体”。他也很清楚，2.74米约等于9英尺的长度。也就是说，这个SCP针对的数字的是“9”。

只要有一个知道其特性的人，进入了SCP-233周围二十三米的范围内，那么，该区域内，所有在此人认知中与9有关的东西就会被抹杀。

封不觉在大叫着后退时，便已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封”和“疯”都是九笔，这就不谈了。另外三位……秋风瑟的“秋”，以及语重计长的“语”，也全都是九笔，而鸿鹄与9的

关联则更为明显，他是29级。

无论这三名队友哪位去搬东西，只要听到自己的那句话后，就算不知道SCP-233的特性，也会很快明白问题出在数字9上。那接下来，行动者越快联想到自身和9有关的因素，就越快被抹杀……

如果这是个坑爹团队，找个迟钝一点儿的人去担当行动者就是了。但眼下这四位，都属于脑子特别快的那种类型，一旦信息进入大脑，他们就会本能地进行推衍。

因此，封不觉才决定让数学相对较差的秋风前去，并且竭尽所能地用语言干扰对方的思绪。他想出的行动方式，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队友的思考时间和所知信息量。

这个解谜的策略看似并不复杂，但实际上已充分体现出了封不觉的厉害之处。就连他那些貌似无厘头的举动，都是有意义的。各种细节，更是做到滴水不漏。

“放哪儿啊？”此时，秋风已从白色的门里走了出来，大声问道。

封不觉刚才后退的距离已经足够，就算那东西被挪出来，他站的地方也远在二十三米之外。

“那边！”喊话时，觉哥用手指了个方向，“放在靠墙的那两根柱子当中就行了。”

秋风闻言后应了一声，便搬着二十三面体，一路朝那里走去。这个SCP也不算太重，对于体能得到强化的玩家来说，很轻松就能搬动。

几十秒后，秋风就把东西放到位了：“放在这儿可以了吗？”

“行。”封不觉回道，“现在，你朝我这里走。不用太快，我喊停的时候你就停下。”

秋风照办了。

封不觉目测对方走了二十米左右，喊了声“停！”然后道：“好了，我准备说那条信息了，我会说得比较快。说完后我会再喊一声‘跑’，这时你就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我们这边来，脑子里只管想着我说的那句话就行。”

第299章 登楼记（六）

封不觉略微停顿了几秒，随即便开口道："那个物体两侧的两根柱子，相互间的距离正好是九米。"几乎在最后按个"米"字出口的瞬间，他就接了一声："跑！"

话音刚落，当秋风迈开步子的瞬间，其身后已传来了建筑崩塌的声音。说明在这一刻，秋风的"认知"已经使SCP-233发挥作用了。

身后的巨响并没有干扰到秋风的行动，他一路埋头冲到三名队友的身旁才停下脚步，随后再转过头去观察那边的变化。

SCP-233摧毁物质只需要0.23秒，而且这个过程是无声的。所以，当崩塌声响起时，摧毁过程其实已经完成了。秋风听到的响动，已是后续反应，即天花板上方的建筑材料掉下来的声音。

站在封不觉、计长和鸿鹄的角度便可以看到，几乎在封不觉喊出那声"跑"的同时，那两根支撑柱本身，以及柱子之间的墙壁皆被分解了，与墙壁平行的一段天花板和地面也骤然消失。从二楼坠下的一些混凝土块砸中了SPC-233，与之一同坠入了地面的裂口中。

像这种占地面积几千平米的大楼，自然不会因为某个角落的一面墙壁和两根柱子被毁，就发生什么结构性的崩坏。

小规模的崩塌过后，烟尘散去。那面墙壁后方，出现了一个漆黑的空间。而天花板和地面的矩形裂口，便成了两条通路。

"什么情况？和九有关的东西就会被抹杀？"秋风问道。

鸿鹄接道："看来是的。"他立即就明白了，为什么封不觉

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自己当行动者。

计长也道：“所以让数学比较差的秋风去吗……”他顿了一下，脑中闪过了什么：“哦，我明白了，我们之中，有三人的昵称首字都是九画，剩下的鸿鹄，则是29级，是这种关联吗？”

“啊，就是这个意思。”封不觉回道。

秋风说道：“可你有没有想过……以你的观点来看，我与9的关联只有一个‘秋’字。但以我的角度出发，可以想到N个关联。”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行动前，我既不能告知你物体的特性，也不能向你确认任何与九相关的问题，因为这反而会加快你在得到信息后的思考速度。”封不觉回道：“总之……你现在还活着，就证明我的策略成功了。”

封不觉耸了耸肩：“我对这个方案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当我喊话时，你已站在距离那东西二十米左右的位置上，而其作用范围只到二十三米。就算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冲到安全区域也只需要两到三秒吧。

你听完那句话、意识到数字9的意义、再联想到自己与9的第一个相关点，所花去的这段时间，已足够你踏出那个东西的作用范围了。

当然了，万一从你的角度出发，你与这个数字间有着异常紧密的关联，零点几秒内就会联想到自己身上……那算你倒霉。”

秋风对封不觉的态度和言论竟没有半点意见，因为他觉得对方言之有理。这个计划的成功率确实很高，而且对方设计得已然十分精谨，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自己的安全。

不过，秋风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等等……你说那个东西的作用范围是二十三米？”

“是的。”封不觉道。

另外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最后鸿鹄开口道：“那问题就来了……现在这东西掉进了地下，除非它坠落了整整二十三米，否则……”

“否则那边的通路，还是在其影响范围之内。已然知道了规则的我们，一接近那个角落就会被抹杀。”计长接道。

“这点，你们不必担心。”忽然，一个女人的说话声响起。

四名玩家的脸上都露出了些许惊讶，因为声音的来源，在那面墙壁后方的漆黑空间之中。

伴随着长筒高跟皮靴踏在地上的嗒嗒声，一抹曼妙的身影从黑暗中款款而来。

与上次见面时一样，X-23的面容还是那般清纯秀美，肌肤依然细腻雪白，黑色的长发披在颈后、随风撩动。而不同的是，她的服装变成了黑色的连体式皮衣，凹凸有致的身材在皮革的包裹下更显惹眼。

除了服装以外，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封不觉没理由认不出她来，毕竟觉哥一共也就见过两名衍生者。

“你怎么会在这儿？”封不觉道：“这是个四人剧本啊……”

“你就想不到其他台词来跟朋友打招呼吗？”二十三露出了一个迷人的笑容，她口中的尖牙也在这瞬间露了出来，吓了鸿鹄他们仨一跳。

虽然二十三与玩家们之间有着三十米左右的距离，但她的声音却能很清晰地传入他们耳中。

“哈哈……抱歉。”封不觉也讪讪一笑，“最近过得好吗？”他知道，对二十三来说，上次见到自己，可能已是一两年前，甚至更久远的事情了。

二十三回道：“如你所见，我已不再受限于四级和三级时的那些规则了。”

封不觉闻言立即就明白，二十三至少已经是二级衍生者

了，因此她才能出现在这里，“那就好……看来，你不用再过那种每时每刻都挣扎求生的日子了。”

“嗯，是的。”二十三答道。按照一般的对话礼仪，接完这句后，她貌似也该问问封不觉过得怎么样，但她没有问。而且，她看封不觉的眼神，似乎透出了一丝同情之色。

“那个……你突然出现在这里，该不会是特意来跟我打声招呼的吧？”封不觉问道。

“我近期正在做一些回收工作。”二十三随口应了一句，并立即转移了话题，“对了，我不能在这里久留，接下来就长话短说了。”她略微停顿了一秒，观察完四名玩家的所有状态后，接道：“你们的主线任务是进入推理俱乐部吧？”她也没等对方回答，就继续道：“那个俱乐部的负责人，是个很古怪的家伙，而且实力仅次于四柱神。”她瞥了一眼自己身后的黑色空间：“他制造了一段缓冲空间，以阻止我进入剧本回收SCP-233。而当你们解开这个谜题时，缓冲空间内的阻滞却自行消失了。”

“就是说……那个负责人，把你也算作了剧本进程的一部分。”封不觉接道。

二十三道：“是的，我现在‘必须’尽快带着这个SCP离开，所以……在我走后，你们就可以继续前进了。”她说着，举起右手，微微动了动手指。

下一秒，SCP-233从裂开的地面中快速升起，悬停在了二十三的身旁。

“他在楼上……”二十三抬头望着上方，瞳孔中似有点点光幕流过，“路上小心些，疯不觉。”

封不觉回道：“啊，我会的。你也多保重吧……毕竟你……”

“我得离开了。”二十三打断了觉哥，她勾了勾手指，身旁的SCP-233便自行飞入了墙后的黑色空间中。

“还会再见吗？”封不觉问道。

上一次分别时，二十三说的是“永别”，但她并没有如自己预期的那样“死亡”，而是再度出现了。因此，封不觉才问了这么一句。

“会的……”二十三回道，说罢，她便转过身，迈入了黑暗中。

在其身影没入黑暗的刹那，她的口中又若有似无地道了一句：“……一定会的。”

二十三进入那个空间后，被分解而消失的墙壁竟神奇地复原了。发光的数据流如瀑布一般泻下，重塑了墙体。不过通往二楼的缺口和地上的窟窿都还在，那些从天花板上落下的混凝土块也仍旧散落在地。

“呃……疯兄。”大约一分钟后，三名队友中才有人开口，先说话的是秋风，“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又是什么情况……”

“那位美女应该是NPC吧。”计长道：“为什么NPC会提到‘剧本’这种词汇啊？”

鸿鹄道：“何况剧本都是随机生成的，为什么你会和那个NPC表现出认识了很久的样子……”

封不觉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毕竟游戏公司早就跟自己打过招呼了，当初潘凤华雄二位GM也跟他商量过这事儿。衍生者的事情，最好还是能保密就保密。

“其实……她是游戏里的一个特殊的、类似回收站的人形程序。”封不觉开始发挥他小说家的即时编故事能力：“如你们所见，她不受SCP-233的影响。而且你们也听到了，她说在做‘回收工作’。”他煞有其事地说道：“我以前在别的剧本里见过她一次，所以她认识我。”他故作神秘地压低了声音，“这事儿可别到处传啊，要是大规模散布出去，梦公司封你们号我可不管。”

三人闻言后将信将疑，但就算怀疑，他们也没有任何依据去推翻封不觉的言论。

“嗯……确实，以梦公司在游戏里的一些恶搞设定来看，他们的员工把智能程序设计成美女的样子在剧本间到处流窜，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计长念道。

秋风也把质疑埋在的心里，口上玩笑道：“疯兄，对方可是人形程序，你们对话时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到底算什么啊……不同次元可不能谈恋爱啊。”

封不觉岂是被人吐槽后会沉默的人，他当即勾起嘴角轻笑一声：“哼……没想到你不用雷电石就自己进化成了雷秋。”

“小精灵的梗还没完了是吧！”

鸿鹄在旁默不作声地看着他们，对两人的冷笑话没有任何反应。

此刻，鸿鹄的脑中在整合信息、思考问题。他显然也不相信封不觉的解释，不过，与秋风和计长不同的是，他很快联想到了一个词汇，这个词他仅在论坛上见过，与之相关的信息，也不过是些无法被证实的传说。

但是，刚才的一幕，似乎正好能用那个词汇来解释——衍生者。

第300章 登楼记（七）

鸿鹄十几岁就入行，不依靠任何工作室的扶持，单枪匹马在游戏圈打拼。生活的压力和家人朋友们的白眼他早就习以为常，这些还不算什么……

他被打压过，被骗过，遭遇过恶性竞争，甚至是恐吓……所以他在跟那些并不熟悉的人打交道时，往往会多留个心眼。

近十年来的酸酸苦苦、坎坎坷坷，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作为一个有经历的人，鸿鹄的年纪虽然不大，但城府已然不浅。面对封不觉的敷衍说辞，他当即就明白了，对方这明显是不愿意、或者不能把真相说出来。

因此鸿鹄也很识趣，没有接着追问，更没有点破自己关于衍生者的怀疑，他很快便若无其事地与身旁三人谈论起别的话题来。

封不觉花了五分钟时间，比较详细地向三名队友讲述了SCP-233的原理，又简单说明了一下SCP基金会的设定，算是为这些好奇心十足的家伙解惑了。

随后，四人一同来到了那面墙边。

靠墙的那一段地面没有被系统修补，所以地上留了一条长九米、宽一米左右的矩形缺口。先前在远处观察，难以确定其深度，这会儿四人走到旁边，才发现这个缺口底下的空间并不算深，才一米不到的样子。

“整个大堂内，只有这儿的两根柱子之间，距离恰好是九米。其他的柱子、墙面等物体间的距离都和‘九’无关，无论单位是分米、英尺或者别的什么……硬要扯上关系的话，那就是墙壁、柱子与地面的夹角都是九十度。”封不觉对之前的方

案做着补充说明："但从解谜的角度来看，具备唯一性的答案，正确的概率显然比较高。因此，我判断突破点必然在此处。"

鸿鹄这时开口道："虽然是我提出建议，让你们在检查的时候留意距离这类信息，但说实话……我自己都没很认真地做这件事。"他转头看着封不觉："没想到疯兄你仅凭目测，就能确定物体之间精确的长度，这还真是……"

"不是目测，我有测量技巧的。"封不觉回道："每隔半年，我都会测量自己行走时的步幅，这就是我的量尺。"他环顾四周，"像这种比较大的建筑，测量起来误差也会相应大一些。不过要是换成一般民居，我只要走上一圈，就能把各个房间的尺寸给量出来，如果墙壁有夹层，或者建筑结构有什么怪异之处，我基本都能即刻看破。"

当听到"每隔半年……"这句话时，秋风、计长和鸿鹄的表情已经变得颇为惊讶了，但觉哥还是我行我素，无视队友们的反应继续道："其实人体本身就是个非常有用的计量装置，像心跳、脉搏、呼吸都可以用来计时；而身高、步幅、臂展则可以用来丈量；只要通过合理的训练，对重量的判断也可以达到十分精准的程度。"他脸上逐渐露出狂热的神情："你们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教你们如何在不借助工具的情况下算出一桶屎的平均密度……"

"疯兄……不……大哥。"秋风彻底惊了，"敢问您现实生活中到底是干什么的？"此刻他脑中的推断是疯狂科学家之类的。

"艺术家。"封不觉心里这仨字儿已经憋了很久了，就在这儿等着呢。

"嗯……"三名队友都虚着眼，用意味深长的目光注视着封不觉，脑子里已然乱成了一团浆糊。

"总之，既然已经知道了任务所指的地点就在楼上。"封不觉将话题重新带回了正轨，抬起头向上看道："那我们的目标

也就明确了。”

与地面相对应的，靠墙的天花板上也有一段矩形的缺口，那宽度足以让玩家们通过了。但封不觉自然是不会直接冲上去的，他得先试探一下。

觉哥随手在地面的缺口中捡了一块颇大的建筑碎块，单臂一挥，便朝着上方的缺口中掷去。那碎块斜着朝上飞起，两秒后落在了二楼的地砖上，从声音上判断，貌似是没触发什么陷阱。

“好像没事儿嘛，我看……还是由我先上吧。”秋风说道。在类似的情况下，他通常都会选择比较积极的做法。

从这个选择上，就能体现出谋士间的不同来。同样是智者，【智勇双全】和【沉稳的谋士】所代表的两个人，俨然就是两种行事风格。

如果是语重计长的话，应该会和觉哥一样，先把事情往最坏的方面想。尽可能地进行各种试探，等实在没什么可以做的了，再以身犯险。

而秋风的原则是，面对一个未知情况时，只要没有看到任何不利因素，就姑且认定其是安全的。

叱一声，秋风平地而起，只在墙上踏了一脚，伴随着鞋底摩擦墙面的声音，他反蹬一步，便跃上了二楼。

队友们看到这一幕时，神情都比较平静。很显然，对这些近三十级的玩家来说，这种程度的动作已不算什么了。过了二十级后，你要是踩着墙壁都跳不上五米高，进团队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情况如何？”计长问道。

“嗯……应该没有危险。”秋风回道：“你们上来再说吧。”

下方的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谁都没有表示异议，于是他们纷纷上前，踏墙反跳上了二楼。

第二层的环境和一层基本相同，无论地砖的样式、支撑柱的位置、还有照明设备等，都和一楼相同。最显著的不同是，一层地面到天花板的高度是四米多，而二层地面到天花板的高度……目测已接近八米。

这一层最远端的墙壁上，是没有门的。当然，玩家们也都清楚，那面墙的后面，连接着一层那个23x23x23的房间。

四人粗略地将周围扫视了一番后，目光皆是落到了二楼天花板的正中心处。那儿竟然有个直径两米左右的正圆形窟窿，且有一根钢管从窟窿里延伸下来，连接到了二楼的地面上。通过这根钢管，便可直接通往三楼。

“瞧这意思……是让我们顺着那管子爬上去吗？”鸿鹄沉吟道。

“总不见得是让你去旁边跳个舞什么的吧。”封不觉接道。

“疯兄……自重啊……”计长十分诚恳地劝道。

“完了，经你一提，我已经开始脑补那画面了。”秋风道：“这绝对属于无谓的惊吓值增长。”

鸿鹄推了推眼镜：“疯兄，你的智谋是值得肯定的，可你的思维实在是有点……”

“无下限？”封不觉接道，他笑了笑：“幽默感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改不了的……”他一边说着，一边朝着那钢管走去：“类似‘会不会有消防员从这儿滑下来’这样的笑话，我情愿不说。”

“所以……你想阐述的观点就是，你有能力高雅，但宁可低俗……”鸿鹄果然是聪明人，瞬间就理解了封不觉的意思。

“过奖。”封不觉恬不知耻地回道。

“这是在夸你吗喂！”

四人说话间，已来到了那个圆口的下方，抬头观望可知，三楼应该是没有光源的，窟窿的周围漆黑一片。凭借二

楼的光线，他们可以看到那根钢管的顶端被焊接在了三楼的天花板上，并没有通向更高的楼层。

“虽说是可以直接上到第三层的样子，但我们还是把这一层也探查一遍吧。”秋风看了看队友们，“另外，你们也注意到了吧……从建筑外部看，这栋楼的每一层，高度都是一样的，而且都有窗户，只不过无法透过玻璃看到建筑内的东西。但内部的实际情况却……”

“那很好解释，大楼外部看到的景象很可能只是一种伪装。”鸿鹄道：“也有可能……从我们踏入大门起，就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空间。”

“光壁出现的刹那，这些问题就已经不用考虑了，更不用说那个SCP-233，还有疯兄的NPC朋友……”计长道：“反正我玩这游戏至今，总共也没遇到过几个纯科幻的剧本，基本上每个本都有点儿超自然设定。”

封不觉道：“这种事怎样都好……我现在能不能去把那块混凝土碎块拿过来，往三层也扔一下试试。”

“呵……”秋风嘴角抽动着干笑道：“没人拦着你……”

他说得对，没人会拦封不觉，真想拦也拦不住。

三言两语过后，四人还是抱着姑且试试的态度，分头到四周检视了一圈。由于二楼和一楼几乎相同，这回他们花了更短的时间，便确认了周围没有什么可触发的设置。

没多久，四人还是回到了钢管旁。

封不觉举起那块从一楼扔上来的混凝土块，将其又扔上了三楼，还是只听见了物体落地的动静，没有别的异常。

“你还想先上的话，带上手电筒吧。”封不觉一脸淡定地对秋风道。

“我自告奋勇了一回，你就准备坑我到底了啊……”秋风颇为无奈地回道。

“这次由我来吧。”鸿鹄插嘴道：“秋风已经承担过数次风险了，从现在开始，轮流探索比较合理。”他说到这儿顿了一下，算是给队友们提出反对的时间。

两秒后，见无人应声，鸿鹄便接着说道：“从第二层的情况来看，并不是每一层楼都有危险，也不是每一层都需要解谜才能通过的。我的初步推测是……逢单数的楼层就有问题，而双数的楼层是用于休整和缓冲的区域。”他转头看着封不觉，忽然冒出一句：“疯兄，你身上应该有可用的手电筒吧。”

“是的。”封不觉说着，真从外套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手电来。

其实当封不觉对秋风说出“带上手电筒”这句话时，鸿鹄便猜到了这点。

“哦？”鸿鹄接过封不觉递来的手电时，略微看了看这个物品，随即说道：“上面的商标和说明都是德文啊……”

秋风和计长闻言也立刻明白了什么。

封不觉直言不讳道：“因为是我在这附近的便利店里买的呗。”

“你不是说自己就买了点儿零食吗？”秋风道。

“我可没说自己只买了零食。”封不觉摇了摇头：“我顺便还买了一把折叠小刀、一个打火机、一本巴掌大小的笔记本、一支圆珠笔、以及两个这样的手电筒，带电池的那种。”

“你是顺便买了点儿零食才对吧！”秋风吼道。

计长道：“我说……你不懂德语，结账时怎么知道该付多少钱的？”

“便利店的收银机上显示的是阿拉伯数字啊。”封不觉说着，还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钱包，掏出一张面值为20的欧元来，面露得色道：“欧元上印的也是阿拉伯数字哦。”

“抢来的钱你炫耀个屁啊！”

“哦，对了，那个被我抢劫的小子，用的还是诺基亚手机哦。”封不觉收起钱包，又掏出了一部手机：“看，不愧是堪称军火级的通讯设备，在这里竟然还有信号。”

“不但若无其事地承认了自己是抢劫，还开始晒赃物了啊！”

秋风瑟，又一个被封不觉诱发出吐槽魂的受害者……

“突然被你们搞得没有紧张感了……”鸿鹄也懒得再围观下去，他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住手电，手掌则握住钢管，配合着左手和双腿向上攀爬。

需要爬升的高度本就只有几米而已，鸿鹄的上半身很快就到了第三层的平面上。不过他没有急于踏入黑暗中，而是停留在钢管上，用双腿稳住身体，单手抓牢管身，另一手则拿着手电朝周围照射。

三楼的空间同样非常很宽广，高度则与一楼一致，也是四米多。由于这层没有光源，而手电筒光线能照出的距离有限，鸿鹄只能观测到这个圆口附近十余米的范围。

“至少手电筒照得到的区域空无一物。”鸿鹄冲下方的队友们说道：“哦，除了疯兄扔上来的那块建筑碎片。”他一边说着，一边伸腿跃出，正式踏上了三楼，“上来吧，没事。”

“你就不考虑在四周转个几圈，大范围探查一番再让我们上来？”封不觉问道。

鸿鹄越来越觉得这个家伙无耻了，不过也不好发作：“如果我背后长眼，而且有两个手电筒，我可以考虑这个方案。”

封不觉笑了笑，从口袋里拿出了另一个手电筒。二话不说，脚下一踏便纵起四米多的高度，随即单手在钢管上稍一借力，顺势窜上了三楼。

咔哒一声，封不觉打开了自己手中的第二个手电筒，照向了另一个方向，“你是害怕了吧？”

鸿鹄被这个问题给问住了……

没错，他就是害怕了。

在这么一个空阔、漆黑、而且陌生的环境中，手里拿着个手电筒，孤身一人去四处检查，任谁心里都会有些发憷的。

“嘿嘿……那你待在这儿别动，保持戒备，我呢……先去四处转转。”封不觉语气轻松地说道。

这句话倒是出乎了鸿鹄的意料。从剧本开始到现在，封不觉基本都是缩在后方，把风险留给队友的。没想到这会儿表现出了令人诧异的勇敢。

“喂……这可不是装大胆、充英雄的时候……”鸿鹄好意劝告道。

“你觉得我像是会干那种事的人吗？”封不觉反问道。

说实话，鸿鹄也觉得不像。

恐惧不仅是一种写在脸上的表情，也是一种会传染的信息素。所以，装不怕和真不怕的人，其实是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的。

而封不觉，显然是真不怕……

当觉哥走入这种弥漫着恐怖气氛的环境时，脸上的表情却像是走进了女仆咖啡店。这和那种带着女朋友去玩鬼怪屋，拧着眉瞪着眼，嗓门儿扯得特大，随时摆出一副要打工作人员架势的家伙，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去去就来。”封不觉又冲着下方的二人喊了一句：“你们俩先上来吧，跟鸿鹄待在窟窿这儿别动就行。万一我遇到什么情况，往回跑时你们仨就负责接应我。”

当计长和秋风顺着钢管朝上爬时，封不觉已经头也不回地朝远处走去了，他越走越远，很快就成了黑暗中的一个光点。

觉哥会主动要求探路，也是经过多重考虑的。

首先，他是有魂意的人，又有灵能武器防身，即使不能动用行囊中的物品，他的近战能力也属游戏顶尖水平。再不济，也肯定比眼前这三位谋士能打。

其次，他基本不受环境影响。无论是压抑、诡异的氛围，黑暗带来的压迫感和恐惧感，还是突如其来的尖叫、鬼影……没有什么能干扰到他。

第三，他肯定不会迷路，因为他脑子里时刻都量着步点。无论方向感、距离感，都精确无比。毕竟谁也不知道这一层里会有什么……假如有那种可以无声移动的黑色墙壁存在，没准等玩家走了一段后再回头，就看不到上来的那个入口了。

总而言之，由封不觉单独先把这一层的情况摸一遍，是非常妥当的。他的观察和思考不会因为恐惧而发生偏差；假如触发了怪物或者陷阱，他也不会被轻易干掉；他更不可能被吓掉线……三名队友只要在随时可供撤退的圆口那儿等着他的消息就是了。

第301章 登楼记（八）

“究竟是怎么变成现在这种状况的呢……”封不觉在黑暗中自言自语地说着：“此刻我应该像局外人一样风骚地打着酱油才对啊……”他叹息一声：“哎……看来像我这么出色的男人，无论躲在哪儿，都会如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鲜明、出众……忧郁的眼神、唏嘘的胡渣，神乎其技的身手，都深深地将我出卖了。”

他一个人自娱自乐且自嗨地念叨着这段话，由于周围很黑（视力受限导致听觉更加灵敏），又是封闭式的空旷环境（声音会传得更远），觉哥的说话声一字不漏地传入了远处那三名队友的耳中。

“这么不要脸的人……我当真是生平仅见。”秋风压低了声音评论道。

“他能在这种状况下还若无其事地扯这些……”计长说道：“也算是心理素质强悍的表现吧。”

鸿鹄接道：“让人猜不透啊……”他说着，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随即扶了扶眼镜：“他可能是我最不愿遇上的那种对手了……”

“同感。”秋风应道：“很难想象，如果在杀戮游戏中，对面有这么个家伙存在，会发生什么情况。”

在这点上，三位谋士的想法非常一致，计长也道：“如果他不是队友、而是对手的话，的确是件很不妙的事情……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无论是行动还是策略，疯兄的那一套，都是看似无章可循，实则暗藏玄机……回头想想，他做的每一件事，或多或少都发挥了作用。当然……他那独特的幽默感除外。”

“阴谋者，奇招诡谋；阳谋者，借势而发。”鸿鹄沉吟道：“前者为邪道，通常是在实力不济之时，施以巧计弥补差距，即使成功，也只有一时之效，且漏洞甚多，一经看破，化解起来易如反掌；而后者为王道，随势而发，无迹可寻，乃谋之王者，不可阻挡。”他顿了一下，接道：“按理说我们这样的智谋型玩家，追求的都是后者，不过，疯兄他……”

“似乎已在邪道上渐行渐远了啊……”秋风接道。

鸿鹄道：“能策划阴谋的人很聪明，能策划阳谋的人很厉害。但如果有人，可以保证自己策划的每一个阴谋都成功，那就能称得上是神机妙算了。”

“呵……要是在三国小说的世界里，疯兄估计会是那种……把计策放在锦囊里，让出征的将军每到一个地方就打开一个照做，以此显示自己料事如神的军师吧。”秋风说道。

三人就这么暗暗讨论着觉哥，因为他们都蹲在圆形窟窿的边缘，只要把声音压低，面朝下方，说话声是不会往周围传太远的。所以这些对话，封不觉可是一句都没听见。若是觉哥真听见了，想必也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越来越嘚瑟……

大约十分钟后，封不觉才不紧不慢地回到了队友们身旁，看他的表情，似乎是有些愁眉不展。

“看样子没什么收获啊。”秋风道。

“呵呵……”计长笑道：“其实疯兄能毫发无伤地回来，已经是一种收获了，至少他证明了这层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接下来，我们四人分两组再仔细探索一遍吧，应该能找到些线……”鸿鹄这句话还没说完。

封不觉直接打断道：“我在那个方向，找到了一具尸体。”他说着，还朝黑暗中指了指。

这话像是冬天里的一盆冷水，浇在了队友们的头上。

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众人鸦雀无声。

封不觉接着道：“准确地说，我找到了一个颇为完整的案发现场。”

三人还是沉默着，想听他把话说完再发表意见。

“然后……”封不觉这话果然还有后续。“我又在那个方向……”他指了指另一边：“找到了凶手们的尸体。”

“们？”秋风重复道：“凶手……还‘们’？”

“没错，根据我对那个现场的初步勘察，推定一共有四名凶手共同作案。”封不觉道。

“而那四个凶手，就在作案现场附近死掉了？”鸿鹄插嘴问道。

“不，只死了两个。”封不觉道：“还有两个逃到四楼去了。”

“什么？你找到通往四楼的通路了？”计长问道。

“对，在那边，有个螺旋向上的楼梯。”封不觉又指向了第三个方向，“幸存的两名凶手走上楼梯时留下了痕迹，很容易判断。”他转过头：“贸然追上去不太妥当，所以我决定先回来把信息共享给你们。”

他说完这些，队友们再度陷入了沉思。

大约一分钟后，封不觉开口道：“好了，现在你们应该已对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跟我来吧，我按照顺序带你们去看现场。”

他这话中“按照顺序”这四个字很关键，另外三人一听就明白，其实封不觉发现那三处地点的顺序，并不一定是按照他讲述的顺序，但他已经通过观察，理清了事情的先后关联，所以按照“第一凶杀现场、第二凶杀现场、通往四楼的通路”这样的顺序来讲。

三人跟随着封不觉，一路走向三层的某个角落。走在半道儿时，众人就闻到了一股不太妙的味道，想必是尸体散发

出来的气息。

不多时，他们便借着手电筒的光线，看到了地砖上平躺着的一具尸体。

死者……这么说吧，是个巫婆。

她穿着黑色的粗布衣服，身上的斗篷破破烂烂，又脏又臭。她的脸奇丑无比，一个硕大的鹰钩鼻长在正中，鼻尖和其下巴上各有一个凸出的、流着脓的疙瘩，密密麻麻的皱纹如同疤痕一般分明，一对鼓胀的双眼死不瞑目。

当然了，如果各位觉得凭这标志性的服装和长相，还证明不了她是个巫婆，那么……在尸体的手边，还掉落着一顶帽子、一把扫帚和一个苹果。

帽子是黑色的尖顶宽边帽；扫帚是木制的，波特先生常骑的那种款式；而苹果，是鲜红、饱满的，刚从树上摘下的一般。

“我来说一下，一共有两处致命伤。”封不觉说着，便蹲到尸体旁边，面对这散发出阵阵异味的死尸，毫无压力地解说着：“而且两处都是显而易见的。”

他把手电伸过去，将光线聚焦在巫婆的头顶那里。光下可见，尸体的头盖骨已被掀开了，脑浆和血液流淌在地上，头颅中的大脑也不翼而飞。

“第一处，是在头部。有人用利器，沿着发际线一击就把她的脑壳儿给劈飞了。”封不觉道：“至于脑子的去向……一会儿你们就会明白的。”

看着封不觉轻描淡写的解说、身经百战般的神态，三名队友皆是肃然起敬。

“第二处是胸腔。”封不觉将手电的灯光下移，照在了巫婆的躯干上。

这巫婆已被开膛破肚，肋骨朝着两边被掰开，脏腑全都暴露在了空气中。

“心脏和胆囊被取走了。”封不觉说道，“其他器官有着不同程度上的损伤，但至少还留在身体里。”

“那么……你是怎么看出……凶手有四个的？”秋风问道。

“哦，提示还是很明显的。”封不觉站了起来，“首先，毫无疑问，这是个巫婆。”他一边说着，一边拿起手电筒，往距离尸体仅两米的一面墙壁上照去。

三名队友都在此刻露出了诧异的眼神，因为墙上留着一行血字。

这行字是英语，而且系统菜单中也有翻译，内容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自己的家。】

“其次，就是这句提示了。”封不觉接道。

“喂……这个难道是……”计长已经明白过来了，但另外两人似乎还有点儿懵。

“没错，这是《绿野仙踪》结尾处，多萝茜的台词。”封不觉又将手电筒的光照在了老巫婆的脚上：“看，她的脚上没有鞋子，这也算是佐证了吧。”

“开玩笑的吧……”这回，秋风和鸿鹄也意识到了封不觉口中的“四名凶手”是谁。

“是啊，这谜题简单得像个笑话。”封不觉用光照着尸体，讲解道：“无非就是四人组一起制伏了巫婆，然后狮子撕开了她的躯干，从里面取走了‘胆’，铁皮人挖走了‘心’，然后又用斧子劈开了女巫的天灵盖儿，让稻草人取走了‘脑’。至于多萝茜，扒走了巫婆的魔鞋。”他语气十分轻松，还顺带对着墙上的字道：“在犯罪现场的墙上写字的人，十个中有九个是画蛇添足的白痴，还有一个是天才。”他抿着嘴摇了摇头：“不过这行字，使我觉得很费解。”他用询问的眼神看着队友们：“你们有什么看法？”

“我的看法是……你淡定过头了吧？”秋风道：“我说‘开玩笑的吧’是指眼前的情况毁童年啊！”

“哦……你是这个意思。”封不觉道：“很不幸的，我童年时就对这类儿童文学嗤之以鼻，虽然看得也不少就是了……”

“艺术家果然都有点不正常……”鸿鹄冷冷吐槽了一句，随即把话题拉回了正轨上：“关于这行血字……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他顿了一下，接道：“第一，凶手和绿野仙踪那四人组无关，这行字是真凶留下来误导我们的；第二，假设真是多萝茜一行人杀死了巫婆……那这行字就有可能是系统给出的提示，而非任何人所写。”

“嗯……跟我最初的假设差不多。”封不觉点点头：“好了，去第二处地点吧。”他又用手电照着尸体道：“哦，对了，现在已经不用再保证现场完整性了，把能拿的东西都拿走，说不定会有用。”

于是，除了封不觉之外的三人，每人各捡了一样物品。

鸿鹄有一手要拿手电筒，所以他捡了体积最小的苹果；秋风在觉哥的建议下拿了扫帚（当秋风究其原因时，封不觉回答——秋风扫落叶）；计长则拿走了巫婆的尖顶宽边帽。

【名称：苹果】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鲜红的苹果，看上去很诱人。】

……

【名称：扫帚】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除了扫地之外似乎还有别的功能。】

……

【名称：尖顶帽】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如果你不介意里面的异味，戴上也无妨。】

这三件物品的说明秉持了这个剧本的整体风格……就是不给你们明确的提示。东西具体该怎么用，由你们自己去琢磨。反正倒数第二条写了不能带出剧本，这证明它们八成都是有用的。

“看这些沾着血的脚印……”封不觉一边领着队友们走向第二个案发地，一边还用手电筒照着大理石地砖上的痕迹：“最明显的就是狮子的脚印，其次是铁皮人。”他用手指了指：“比较浅的布鞋印迹是稻草人的，而剩下的那两排小脚印，自然是多萝茜留下的。”

他们沿着墙壁走，说话间，已来到了第二个陈尸地点，距离巫婆死亡之处，也不过百米左右的距离。

“这又是什么情况……”秋风道。

这回出现在眼前的两具尸体，一具是个身着蓝色连衣裙和衬衫的小女孩，还有一头体型巨大的狮子。

封不觉又像解说员一般，走上前去，饶有兴致地讲了起来：“多萝茜应该是被狮子杀掉的。”他用手电朝着尸体的头部照去：“颈侧被一口咬缺了一大块，连骨带肉都撕扯掉了，而脸部也被一爪子扒得像恐怖片主角一样。”

他转过头，指着多萝茜尸体旁散落的一双银色高跟鞋：“这双，应该就是巫婆的鞋子。看来她并没有在杀死巫婆后立刻换上这鞋，只是拎在了手里带走了。”

“等等……”计长道：“我怎么记得……《绿野仙踪》中，东方巫婆的那双魔鞋是红色的？”

“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封不觉回道：“其实在莱曼·弗兰克·鲍姆的原著中，那双鞋子就是银色的。但由于1939年那部电影版《绿野仙踪》非常经典，以至于后来大部分的影视改编作品皆受到其影响，将巫婆的鞋子设定为红色。”

“连这种事情你也知道……”连鸿鹄都对封不觉的知识面之宽表示了惊叹。

“这是常识。”封不觉回道。

“什么常识啊……刚才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绿野仙踪的作者是谁……”秋风直言不讳道。

“那我就没办法了，反正对我来说这是常识。”封不觉又来到了狮子的尸体旁：“再来看看这个家伙吧。”

“显然是被斧子砍死的吧。”鸿鹄看着狮子的尸体说道，“而且从这些伤口的角度、深度，以及地上的血渍来判断，它死前还和拿斧子的那位进行了一番搏斗。”

计长接道：“仅从伤痕来看……无疑是狮子杀死了多萝茜，而铁皮人又杀死了狮子。”

“应该说是铁皮人和稻草人一起杀死了狮子。”封不觉补充道，“你们看……”他蹲下身，把手电筒放在地上，双臂环抱着狮子的头，掰开了这野兽的大嘴，“它嘴里有一撮稻草看见吗？”

“行行……你别那么较真儿……”秋风劝道。

封不觉合上了狮子的嘴，拍了拍衣服上沾到的鬃毛，却又沾了一手血水。他也没有太在意，只是站起来道：“不过，我想稻草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对狮子造成什么影响，就算他参

与了攻击，也只能造成隔靴搔痒般的伤害，实质上干掉了狮子的还是铁皮人。”

“这里也有留言啊……”鸿鹄说话时，他手中的手电筒已照向了墙壁的方向。

这里的墙壁上，同样留有血字。

“啊，没错。”封不觉应道：“也是句十分有指向性的暗示。”

【当你以为自己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时，其实已失去了更多】

除觉哥外的三人盯着这行字看了许久，还是计长先开口道：“撇开这句话可能涵盖的哲学意义不谈……其隐喻的情况应当是……”他略微停顿了一秒，接道：“狮子获得了‘胆’量，于是就想吃了多萝茜，而有良‘心’的铁皮人和有‘脑子’的稻草人，在见到这一幕后，把狮子杀掉了。”

“表面上看……确实如此。”鸿鹄接道。

“哦？表面上？”计长疑道。

秋风也在旁念道：“仔细推敲的话……疑点确实很多啊。”

“比如？”计长问道。

鸿鹄又回道：“如果狮子在获得胆量以前，没有袭击人的勇气，那老巫婆的死怎么解释？”他推了推眼镜：“还有，既然多萝茜拿到了巫婆的鞋子，为什么没有穿上它离开，这双鞋子是具有传送魔力的不是吗？”

封不觉又道：“嗯……这些问题，也暂且放一放。”他说着，弯腰拾起了那双银色的魔鞋：“先跟我到通往四楼的楼梯那儿再说吧。”

第302章 登楼记（九）

“这个楼梯，应该能通往四楼……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反正能带我们继续前进就是了。”封不觉用手电朝上方照着说道。

四人的眼前，是一个螺旋向上的阶梯。阶梯为石头制成，其造型非常奇特。从建筑学上来说，这个阶梯是不可能建成的，因为没有足够的支撑点。但考虑到，这本来就是在游戏里，而且剧本在设定上也很不科学，所以也没人计较这事儿……

“嗯……台阶上确实也留下了脚印。”计长凑过去，看着台阶说道。

“且只有往上去的足迹……”鸿鹄补充道。

秋风念道：“撇开他们倒退着行走返回这一层的情况……稻草人和铁皮人应该是去了四楼没回来。”

封不觉道：“我把整个第三层的外围兜了一圈，并计算了一下面积。这里竟比楼下有灯光的那两层要大许多，很明显在空间上是有问题的，想必没有照明设备就是为了掩盖这点。”他顿了一下：“我想这一层的引导性线索，就是气味，只要探查时闻到死尸发出的气息，即能找到两处凶杀现场中的一处，接着，根据血脚印便可找到另一处现场和通往四楼的阶梯了。”

“也就是说……你判断除了这三处地点外，这层已没有其他线索了？”鸿鹄道。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当然了……真想详细探索这层的中间区域，也不是不行，但在这种没有光线的空阔环境下，做这事儿需要大把时间，且未必有收获。”封不觉道：“目前来

讲，上方还有几层楼、那些楼层里是否都有照明设备，全是未知数……手电筒的电力，还是节约些用比较妥当。”

“我也觉得这层没有进一步探查的必要了。”秋风道：“疯兄已经将周围探查了一遍，找到了这三个可构成完整信息链的地点。假如还要再探，在我们仅有两个手电筒的情况下，只能兵分两路，而且其中一路人的探查效率很可能比疯兄慢不少。”

“附议。”计长道。

鸿鹄道，“我也没意见，不过……”他抬头看了看螺旋阶梯的尽头，那儿有一个矩形的木板门，嵌在天花板上，“由谁去推开那块木板呢？万一有把斧子在上面等着……”

“让秋风拿扫帚去顶开不就行了。”封不觉道：“斧子最多砍在扫帚上。”

“你真TM机智……”秋风回道，其中那句疑似脏话的语气助词愣是没被系统屏蔽。不过他说完后，还是一脸无奈地带头上了阶梯。

封不觉耸耸肩，瞅了瞅另外两名队友，三人没说话，只是笑了笑，跟上了秋风的步伐。

这楼梯的距离并不长，绕着转了一圈半，秋风便接近了天花板的高度。他拿起手中的扫帚，将木棍那端朝上，抵住木板门，用力向上一顶，那块木板便吱呀一声翻开了。

些许光线照了下来，透过木板门朝上张望，四楼似乎是个顶部颇高的空间，有一面弧形的墙壁就在很近的地方。由于光线是从侧面照射过来，也不知光源是什么。

“喂……这什么味儿……”秋风站在最前面，一掀开木板他就闻到了一股怪味。

“大概又是一具尸体吧。”封不觉站在他后面，语气波澜不惊地回道。

“那我这样上去没问题吗……”秋风又道。

“都已经是尸体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封不觉道。

他这句话，就见仁见智了。虽然这世上大部分人都畏惧死尸，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活人更可怕。

秋风深呼吸了几次后，一鼓作气，窜了上去。他知道，要是真有一把斧子等在他的视线死角里准备落下来，那鬼鬼祟祟地探头反而危险，还不如整个人瞬间冲上去，站在平等的角度直面对方。

紧随其后的封不觉，则用一种轻松惬意的表情，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鸿鹄和计长被挡在觉哥后面，也只能随着他的性子来。

四人陆续走上四楼以后，终于看清了这个木门上方的状况。

这是一个风车的内部……

四周的墙壁为砖木所砌，呈圆形环绕。而那光线……貌似是阳光，正从风车上方的小窗户照进来。

至于那古怪的气味……来自稻草人。在风车一侧的墙壁上，四名玩家发现了它的尸体，其死状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奇葩。

有一根生锈的长矛，从风车外部捅穿了砖墙，正好插中了站在风车内部的稻草人，稻草人的尸体像是挂腊肠一样悬在墙边。

由于它的稻草头里塞着巫婆的大脑，而一矛又正好穿过了它的脑袋，脑浆子流了稻草人一身。

“这槽该从何吐起啊……”秋风望着这一幕说道。

“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就知道了。”封不觉说话时，已行到了风车的门旁边，准备推门出去了。

队友们也没拦他，只是跟在他身后一块儿往外走。

风车外，是一个话剧舞台般的空间。

这第四层的面积和一楼差不多大，天花板足有十余米高，四周却没有支撑柱。天花板上，用油彩画着蓝天、白云……远处的四面墙壁上，除了同样的天和云，还画上了绿色的群山、河流等等。

在天花板和两面墙壁的一个夹角，有一个用四条钢丝悬吊着的“太阳”，这玩意儿的直径大概也就三米左右，似乎是用纸糊的，但不知道为什么，确实在发光……而且它散发出的光线和真正的阳光没什么区别，洒在身上时竟还能让人感到一丝暖意。

“一层比一层猎奇啊……”计长感叹道。

封不觉绕着风车转了半圈，看到了稻草人被插死的真相，“哼……我一猜就是这货……”

其余三人也朝那边望去，只见……风车外部，杀死稻草人的那根长矛后半截还横在半空，不过使用长矛突袭的那位“骑士”，已经死在了地上。

死者身穿一套标准的中世纪骑士盔甲，而他的头颅，此时已经和头盔一同被劈飞了。颈部的伤口很整齐，看来又是某把斧子的杰作。

第303章 登楼记（十）

这第四层的地面，已不是大理石的地砖了，而是泥土和草地铺就。

此时，一匹骨瘦嶙峋的老马，正在那具断头尸体的旁边吃草。从蹄铁、马鞍和缰绳来看，它无疑就是那位“骑士”的座驾了。

封不觉走过去，弯下腰，拍了拍老马的头部，那老家伙也没什么反应，只是继续埋头吃草。

“这回轮到堂吉诃德了啊……”秋风说道。

“是啊……君临中二界顶点的男人。”封不觉接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所以……他就像原著中那样，把风车视为巨人，然后骑着马冲锋过来，正好一矛插死了刚从三楼上来的稻草人。”计长试着根据现场的状况、以及这个剧本的逻辑，进行着推理：“然后铁皮人就从风车里冲出来，把他给砍死了。”

鸿鹄眼神微变：“那铁皮人呢？”他说着，又朝四周望了一圈：“这一层一眼就能望到头，没看见它啊。”他又回过头来道：“而且也没看到通往第五层的通路，天花板全部都是封闭的。”

“这儿有一行字，但不知道算不算是留言。”封不觉忽然说道，此刻，他正站在那后半截长矛的旁边：“看，写在这握柄上……”

队友们闻言，便聚了过来，凑近观瞧。果然，在那长矛的矛身上刻着一行字。看上去似乎是西班牙文，不过游戏菜单里可以看到系统的翻译：【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这一切的不幸。】

“嗯……”众人又一次集体陷入了沉思。

“故弄玄虚吗……”秋风说道：“除了暗示原著以外，这些留言都只是一些类似哲学讨论的话，或许结合凶杀现场来看，十分讽刺，但和我们的解谜完全无关啊。”

鸿鹄皱着眉，思路显然也陷入了僵局，“不好说……也许之后还会有这样的留言出现，只是我们手头的信息仍不足以解开谜底。”

“嗯，这个想法不错。”计长接道：“如果把这些留言比作是一幅拼图的诸多碎片，那在我们看到图案的整体框架、或是搜集到八成以上的碎片以前，是无法看破谜底的。”

“既然如此，现在还是把目光放到如何到达第五层这点上吧。”秋风说着，环顾四周，“目前我们的线索，只有这个风车、一具尸体和一匹老马。”

“它叫‘驽骍难得（Rocinante）’。”封不觉说道。

“什么？”秋风闻言一愣，一时没反应过来对方指的到底是啥。

“我说，那匹马的名字，叫驽骍难得。”封不觉解释道：“怎么？你读的《堂·吉诃德》里，是别的翻译吗？我觉得这种比较音意兼备……”

“不不不……”秋风打断道：“我根本没读过这本书，只是知道大致的内容而已。就算我读过，估计也不会记得一匹马的名字。”

“哦……你没读过啊。”封不觉面无表情地冷哼道，“哼……你还是吞粪自尽吧。”

“喂！没读过的人很多吧！没必要死吧！”秋风吼道：“话说那是什么自尽方式啊！”

鸿鹄说道：“啊……那书确实还不错啦。”

“不错？”封不觉又把矛头转向了企图打圆场的人，“你对

一部尖锐、深刻、残酷、幽默、悲壮的史诗，评价仅仅是不错？”他一脸严肃地捡起了地上的头颅，打开了头盔的面具，露出尸体那张可怖的脸，说道：“你敢不敢当着这位可笑、可叹、可悲又可敬不朽人物，把这话再说一遍。”

“呃……我错了。”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压迫感，让鸿鹄莫名其妙回了这话。

“居然认错了啊！”秋风惊道，他转向封不觉道：“你又不是作者，不过是个粉而已，这么大义凛然地闹哪样啊？”

“《堂·吉诃德》同时兼具着现实性和故事性，悲剧性和喜剧性，严肃与滑稽，庸俗与伟大，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塞万提斯用他的文字启发了世人，也打动了世人。”封不觉像是搞讲座一般滔滔不绝：“当我小时候读完这本书后，便励志于写出这种带有批判色彩的现实主义幻想作品。只要能写到其三成水准，留存于世，我已死而无憾。我与塞万提斯间的羁绊……整天待在精灵球里的你是不会明白的。”

“整天待哪儿啊……老用这种梗有意思吗！”秋风已几乎词穷。

计长捂脸摇头：“我们能回到解谜的问题上来吗？这章已经到一半儿了，你们适可而止吧。”

“好的。”封不觉当即回道，“言归正传……”

“喷了我半天就是为了迂回啊喂！”秋风不满道。

封不觉无视他，接着道：“你们看到那个了吧……”他小心翼翼地放下了手中的头，举起胳膊指向了远处的那个“太阳”。

“怎么可能注意不到呢……纸糊的太阳在发光啊。”计长说道。

“如果纸糊的太阳会发光……”封不觉指向了旁边：“画在墙上的青山绿水、花花草草，会不会也是可利用的呢？”

俗话说精神病人思维广，他要不说，这几位正经的谋士还真就想不到这个点子上。

三名队友恍然大悟，重新观察起周围的环境来，这回可谓是豁然开朗，一下子有了许多可能的线索。

“嗯……以绘画营造的距离感来看，那边的那头奶牛，好像离‘墙’这个平面最近。”鸿鹄指着一面墙壁说道。

封不觉朝那儿看了一眼，随即就迈步走了过去。他站到墙边，才发现有一小截绳头从墙壁里冒了出来，而那根绳子的剩余部分，还是以油画的形式存在于墙壁中，拴住了画中的牛。

在远处观察是看不清这个细节的，但现在，封不觉只是伸手一拽绳头，就很轻松地把画中的绳子给带了出来，那整头牛也从“墙上”被他牵到了三维空间的草地上。

“居然真的成功了。”秋风念道。

计长道：“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也可以走到墙上画的布景里去？”

“不行。”封不觉一边回答计长的疑问，一边用手摁着墙面：“反正我是进不去。”

鸿鹄他们也过来试了一下，确实不行。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处理这头牛呢……”鸿鹄托着下巴道：“总不见得，是让它用角把我们顶飞，从而冲入第五层吧？”

“呵……在《猫和老鼠》的世界里，也许这行得通。”秋风笑道。

“嘿——先生们！”忽然，又有一个声音响起，听上去是小孩的嗓音。

四名玩家转过头去，发现在另一面墙壁的画上，有一个小黑点，逐渐变大，成了个人影的样子，塑造出一种由远及近的视觉效果。

不多时，那个身影毫无违和感地从墙里跑了出来，奔到

了玩家们的面前。

这是个褐发的小男孩儿，穿着打补丁的旧衣服，还戴了一顶小帽子。他跑到的时候显得非常着急，以至于来到封不觉他们面前时，已经气喘吁吁，说不上话来。

“别着急，孩子，有话慢慢说，我们哪儿也不去。”计长和善地说道。

“哈啊……哈啊……”小男孩儿又猛喘了两口，说道：“哈啊……先生们，抱歉……我……我能求你们，把奶牛还给我吗？”

“还给你？”计长用疑问的语气道。

“是这样的……”那个男孩儿有些委屈地说道：“我让妈妈看了你们给我的魔豆，我以为她会为我骄傲的。但她很生气，把魔豆扔出了屋子。还说对我很失望，说我是个傻瓜。”他吞吞吐吐地说道：“所以我赶紧拾起豆子跑了回来，幸好你们还在！先生们，我可以用魔豆把米可（奶牛的名字）换回去吗？求你们了。”男孩露出了哀求的眼神，并且主动伸出手来，其手上拿着的就是装魔豆的小布袋子。

“让我们商量一下。”封不觉忽然插嘴道，并立刻朝队友们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们过来。

四人凑到一处，窃窃私语。

“我已经明白了……这小子就是《杰克与魔豆》的主角吧。”秋风说道：“牵出奶牛就会触发事件，只要跟他换了魔豆，我们就能突破到五楼了。”

“这我当然也已经看出来了。”封不觉道。

鸿鹄问道：“那你神秘兮兮地叫我们过来是要说些什么？”

计长也用询问的眼神看着觉哥。

“我只是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封不觉道：“要不要一巴掌呼死这小鬼，直接把豆子抢过来。”

“你丧心病狂啊……”

“灭绝人性啊……”

“小孩你都不放过……”

封不觉听完这三句，深深叹了口气。下一秒，他便满面堆笑地牵着奶牛，走到了小杰克的面前，语气和蔼地说道：“哈哈哈，当然可以啦，小盆与～”他把牵牛的绳子递给了杰克，并说道：“下次记住了，做人要有契约精神。还有，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做任何事之前都要动动脑筋，不要辜负你母亲对你的期待，你要对得起党和国家对你的信任，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唔唔&……%……&……”

鸿鹄和秋风捂住觉哥的嘴巴把他拉开了。

计长尴尬地对小杰克道：“别在意那个叔叔的话，快回家去吧。”他说着，接过了小杰克手里的魔豆。

杰克一脸莫名地眨了眨眼，道了声谢，牵着奶牛转身离去了……

第304章 登楼记（十一）

四人在拿到魔豆以后并没有急着埋进土里，而是对这第四层展开了全面的检查。

类似绳头那种走近了观察才能发现的线索，未必只有一处，得查清楚才行。另外，他们也想知道……铁皮人去哪儿了？

按理说在这种松软的泥地上，以铁皮人的体重，是一定会留下痕迹的。但他们只在堂吉诃德的尸体旁边找到了一些脚印，短短十几步之外，这印迹便突兀地中断了。

如果说脚印消失在墙边，那还能解释成铁皮人走入了壁画中，但并不是这样的……脚印中断的地方，离墙壁很远，就在草地当中的一个区域，好似铁皮人在行走中突然凭空消失了。

这个剧本的谜团可以说是一个接着一个，而且一个比一个猎奇。一楼Keter级SCP看来只算是小试牛刀……上到三层后，还没弄清楚绿野仙踪案的全部情况，四楼又死了个堂吉诃德，随后又出现了用奶牛换豆子的熊孩子，连封不觉都很难想象，接下来还会遇到什么……

探索进行了十分钟，没有什么进展，也没有明确的提示指出魔豆该埋在哪个区域。于是，他们就随便挑了块空地准备种豆。

“我现在算是知道为什么这层的地板是泥土和草地了。”秋风一边用封不觉给他折叠小刀刨着地，一边说道。

“不用挖太深，那故事里的魔豆洒在土上就长出豆茎来了。”计长提醒道。

“你们说，咱是把所有的豆子全种了，还是只种一颗，看

看反应？”封不觉拿着那袋魔豆，取出一颗放在手中端详道。

“物品说明上不是写着剧情物品了吗？”鸿鹄道：“留着也没用啊。”

“说不定有什么隐藏属性呢，比如吃一颗就能原地满状态复活之类的。”封不觉玩笑道。

“那是仙豆！”秋风纠正道。

“好吧。”封不觉说着，走到秋风旁边，把一袋儿魔豆全都倒进了后者刨出的小坑里。

秋风用手推着泥土，浅浅地将其埋了，随即把刀递还给封不觉，拍了拍手上的尘土，“完成。”

“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变化了吧。”计长说道。

封不觉却道：“要不然？我给它浇点水？”

“你憋着干嘛呢……”秋风又有不好的预感，斜视着封不觉道：“这游戏里可没法儿脱裤子，你别异想天开啊。”

“我说浇水，又没说浇尿。”封不觉道。

“你是我玩游戏以来，见过的所有人中，提到屎和尿次数最多的一个……”鸿鹄都有点儿受不了了：“从你先前的言论看来，似乎还是文化领域的人，但为何措辞如此的……”

“措辞儒雅又如何？我这行里能拽文的人多了，品格不见得比出口成脏的人要好。正所谓……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下流人物还看今朝啊。”封不觉说话间已走向了一面墙壁。来到墙边后，他蹲下身，用那双银色的魔鞋，从壁画上的小溪中接了点儿清水。

“哦，原来还有这种办法。”秋风看到对方盛着水走回来，才明白了封不觉先前的意思。

两“鞋”水浇下，水流很快渗入了泥土中，那个小土堆当即是微微一动。

这四位的反应都不慢，知道这是有情况要发生，不用同

伴提醒，他们皆是向后退出了一定的距离。

数秒后，轰一声。

粗若巨塔的豆茎破土而出，如一条长龙猛进直上。豆茎顶端的尖芽就像个钻头，后面的茎秆则是虬结交错，抱卷成麻花状。

玩家们本以为这根豆茎会撞破第四层的天花板，却没想到，它直接冲入了天花板上画着的“天空”里。

足足五分钟后，这豆茎才停止了生长，固定不动了。

四人抬头，既望不到这豆茎的顶端，也看不到“云”的上面有什么。

“嗯……我们应该是无法穿入这布景画里的吧……”计长说道。

“未必。”鸿鹄扶着眼镜，仰头朝上望着：“我们刚才只试了四面墙壁，但天花板我们还没试过……”

“假设我们确能顺着豆茎爬进那‘天空’里，看这高度……恐怕一两公里内都到不了头儿啊。”秋风说道。

封不觉语气感慨地说道：“啊……记得当年也是爬上了这么个很高的地方，从塔顶的一位仙人手里抢到了超圣水……”

“不就是卡林塔嘛！”秋风吼道。

“不过……计长拿着帽子也就算了，秋风拿着扫帚，该怎么爬呢？”鸿鹄说道。

“叼在嘴里怎么样？”封不觉建议道。

“你来！”秋风毫不客气地把扫帚递给了封不觉。

“可以。”封不觉竟然爽快地答应了，并且把手上那双鞋子递给了对方：“你帮我拿着这个。”

秋风彻底惊了，他木讷地接过鞋子，塞进衣服口袋（秋风的衣服口袋比封不觉的长西装要大一些），接着……他用

震惊的眼神看着封不觉把那把扫帚横着咬住，淡定地朝豆茎走去。

“记得当年练习三刀流的绝技时，一整天都这样叼着一个比这还粗的刀柄……”封不觉咬着扫帚，口齿不清地说着瞎话，口水都流下来了。

“我跟你们赌五毛钱，这家伙精神有问题……”秋风虚着眼，看着封不觉的背影道。

他身旁的计长和鸿鹄一起回道：“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有什么好赌的……”

……

这四位在游戏中的体能都已远超常人，沿着豆茎攀爬还是很轻松的。不多时，他们已顺利进入了画在天花板上的“天空”里。当然，以他们的角度看，周围的世界仍然是3D的。

从这一刻开始，也说不清他们是在“第几层”了，目测再爬个十分钟，四人就会超出任何大楼应有的高度。

就这样爬着爬着……大约二十分钟后，他们看到了一块金色的云彩。那云彩明显是具有实体的，而且紧挨着豆茎，茎上有一片巨叶朝着云那侧延展而出，耷在云边。

看到了这种明显的通路，四人立刻来了劲儿，加速攀爬，两分钟后，就跃上了云端。

站在金色云层上，视线一片豁然。这里就好似一片云上的大陆，万物都笼罩在一片金色的璀璨中。

就在百余米外，矗立着一座童话故事里常见的、造型极具迪士尼风格的城堡。极目远眺，可以隐约看到城堡最高的那个塔尖上，竟然还架着一把长梯，梯子一直通到更上方的一片云里。

“从那架梯子，应该就能通到五楼去了吧。”封不觉说道。

“你现在竟然还有楼这个概念？”秋风说道。

“比起楼层，我倒是更在意……铁皮人到底去哪儿了呢？在上面的楼层会不会遇到它？”鸿鹄沉吟道。

“我认为还是先专注于眼前的情况比较好。”计长说道：“假如目前我们还在《杰克与豆茎》的故事中，前方的城堡里……会不会住着巨人？”

“来，你的扫帚，接好。”封不觉没理会这帮人的念叨，而是把扫帚递向了秋风。

“你拿着吧，我来保管鞋子就可以了。”秋风可不想去接那沾满口水的扫帚。

“真——的——吗？”封不觉拖长了音问道。

“必须的。”秋风回道。

“好！”封不觉又很干脆地答应了，然后把扫帚横着架在脖子后面，横展开双臂，手腕搭在扫帚两端上，摇摇摆摆地朝着城堡的方向走去，口中还哼哼唧唧地唱道：“苦海~泛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

“呵……哈哈……”鸿鹄忍俊不禁：“他还真是……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玩儿起来。”

“这点上不佩服他都不行啊。”计长也同意道。

三人跟着觉哥朝城堡走去，几分钟后便来到了大门前。

“走到这儿就很明了了。”封不觉道：“至少从这大门的尺寸来看，这个城堡里住的就不是巨人。”他说得没错，这扇门的高度和宽度虽然较大，但显然还是为体型正常的人类服务的。

“那咱们是敲门还是……”计长话未说完，封不觉已经退到了十米外。

“我精神上支持你们！”他站在后方，仿佛是理所当然般吼道。

“那这次就由我来叫门吧。”计长道，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打

过头阵，按照轮流制，也该他来了。

乓乓乓——

计长抓着门上的圆环敲了三下，隔了大约二十秒后，门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于是他又砸了三下。

一分钟后，还是没反应。

他们左右分开，想透过窗户朝里张望，但城堡的窗户很高，而且都是有色的玻璃，在金光的辉映下，完全看不清里面的状况。

“没办法了……硬闯吧。”秋风建议道。

鸿鹄点了点头，嗯了一声表示同意。

计长抢到前面道：“交给我吧，这种程度的大门，我还是可以打开的。”他面朝大门，摆好架势，技能随心而动，一掌推出。

结果……什么都没发生。

“呵呵……不好意思，我格斗专精只有E级，技能失败了。”计长憨笑着说道。

鸿鹄和秋风也都笑了笑，“没什么，正常正常。”

计长道：“我再试一次。”说罢，他又来了一遍。

这回看来是成功了，只见一道掌风呼啸着前冲，击向了门锁的区域，厚实的大门中间被轰出了一个脸盆大小的口子，两块门板随即松动，朝着两边缓缓移开。

非武斗派的玩家中，像这种比较实用的E级主动型格斗技，基本上人人都有。哪怕剧本里弄不到，玩家们也会去拍卖行收一个。反正这种技能并不贵，而且性价比也不错。

也只有封不觉这货，走解谜路线，也不专门买技能，却混着混着，把格斗专精混到C级了……

“疯兄，没什么危险，你可以过来了吧？”鸿鹄回头喊

道："万一大门突然自动关上，那就麻烦了。"

封不觉不用他提醒，早就在远处眯着眼观望半天了，鸿鹄开口时，他已经朝前行来。

四个人一同走入了城堡中，开门后，正前方就有一条斜着朝上的弧形楼梯，阶梯紧贴四壁，呈环形向上而去。一个巨型吊灯被悬挂在一条极长的锁链上，从顶部垂下，穹顶很高，而这个吊灯却离地面很近，才两米多的高度，伸手就能够到。

绕过楼梯，才可以通往城堡一层的两端和后方。四人自然没有立刻上楼，而是准备先探探城堡一楼有没有装备或是线索。

在《杰克与豆茎》的故事中，巨人住的城堡可是有"下金蛋的鸡"这种存在的。眼前这个城堡里就算没有金蛋，有几个提示也是好的嘛。

可不探不打紧，一探就掉san值……

这个城堡，与其说是富丽堂皇，不如说是光怪陆离。在金色的、梦幻的光芒中，城堡却丝毫没带给人童话般的感觉，反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诡异氛围。

正门口那楼梯和吊灯的设计就已经有点儿莫名其妙了，但这只是个开始，诸如此类的设计在里面比比皆是……

比如一楼的餐厅，正中摆一张长桌，十几米长，上面居然铺了条斑马纹的桌布，两边还摆了几十张巨高的高脚椅……像是给网球比赛裁判坐的。

还有厨房的洗碗池和料理台，前者像浴缸那么大，后者像手机屏幕那么小；灶台弄得跟厕所里的蹲坑一样低，柴火则是从一个斜着的小坡里加进去的。

再说舞蹈厅，正中的舞池不是圆形，也不是方形，而是闪电形，急速眼镜蛇可以在里面使出电光跑法的那种。而供乐队站立的舞台像是玩滑板的凹坡，U形的地面根本没法儿平

放大型乐器。

“嗯……这城堡就像是个二十九岁的女人。”四人参观完毕，回到一楼正门时，封不觉悠悠地评论道。

“内分泌失调？”秋风接道。

封不觉道：“我本来想说歇斯底里、不可理喻的，没想到你说出了那种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话。”

“到底是谁人身攻击啊！你把年龄、性别、性格全都点出来，我就说了一生理现象，结果成我在人身攻击了啊！”秋风吼道。

“行了……这里的装潢设计如何，与我们无关。”鸿鹄道：“既然一楼没什么收获，上去看看吧。”

众人随即便顺着那正门口的阶梯，拾级而上。这阶梯竟然就这么一直把他们引到了最顶层，中间连一扇门或入口都没有。

“看来要进入这城堡的中间几层，需要从最上方绕路啊。”计长道：“或者……一楼藏有暗道之类的设置，我们没有发现？”

“不不不……城堡一般都是这样的。”封不觉否定道：“如果你有一张城堡的横向剖面图就会明白，中间那块区域，往往都是最后才能到达的，你得按照一定的顺序，经过前廊、礼拜堂、后廊、舞踏馆、地下水域、时计塔等各种地方，最终才能到达中间。”

“中间区域叫‘恶魔城最上阶’是吧？之前你每到一个地方还得肛死一个BOSS，然后拿一个新的技能是吧？”鸿鹄都忍不住吐槽了。

“嗯。”封不觉点头，对计长道：“看，这就是懂行的。”

“什么懂行啊，好像谁没玩过恶魔城一样……”

众人扯着淡，很快便来到了阶梯的尽头。那里，有一扇

呈拱形的木门。

秋风走在最前面，第一个看到了门上写的字。

那是一行金色的雕刻文字，英语，字体还挺花哨，内容是：【不合理的事物，未必都是显而易见的。】

“还来？”秋风道：“那不用说了……门里有具尸体等着我们。”说着，他便干脆地把门推开了。

四名玩家鱼贯而入，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间卧室。

这可能是他们进入城堡以来，见到的最正常的一个房间了。粉色的墙壁和天花板，木质的地板，一张大床摆在屋子中间，墙边还有梳妆台和衣柜，这显然是一名女子的房间，或者说……公主的闺房。

“喂……床上有人诶。”秋风一眼便发现，床上的被窝微微隆起，睡在里面的身躯还在微微起伏。

“放着我来！”封不觉反应神速，一声暴喝，把扫帚朝地上一甩就朝前冲。

另外三人当时就把他架住了，计长第一个问道：“你想干嘛？”

封不觉还没回答，秋风先道：“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他冷哼一声：“看这情况，眼前是睡美人的故事没跑儿了吧。”

“嗯……按照轮流打头阵的顺序的话，此番应由在下来……”鸿鹄的眼镜上泛起了白光，他一边说着，一边就朝前迈步。

“三叉戟擒抱！”封不觉奋力一个突进，从后面拦腰把鸿鹄扑倒在地：“哼……木暮，你以为故作镇定就能蒙混过去了吗！”

“就算你一时忘记了我的ID是鸿鹄……木暮这种称呼也太……”

鸿鹄话未说完，秋风便开口说道：“你们这样像什么样子，太不绅士了，公主醒来以后会多么失望。”他说着，整了整衣领，“这种状况，还是由我……”

“无敌烽火轮！”封不觉又朝秋风扑了过去，“雷秋，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门外就有一排很长的台阶，配合我的无敌烽火轮，神也杀给你看！”

虽然那三位打闹得挺欢，但也只是玩笑而已，队友间是无法做出真正的伤害举动的。

不过看着这帮人的行为，性格上比较稳重的计长，还是站在旁边扶额摇头。

“啊……”忽然，一个男人低沉的嗓音，从被窝里传来。

这一嗓子，瞬间让四名玩家全都僵住了。

“罗里吧嗦的……吵死了！”那声音霸气无比地吼了一声。

下一秒……

但见，一头高大的、全身长满灰色鬃毛的狼人，身穿粉红色的浴衣、头戴塑料浴帽，掀开被窝坐了起来。

第305章 登楼记（十二）

“哦～狼外婆啊。”封不觉的神情仿佛在说“原来如此”。

“什么外婆？我是公的。”狼人竟然纠正了觉哥。

“哦……大灰狼。”封不觉又道。

狼人冷哼道：“愚蠢的偏见，怎么可能有‘大灰狼’这种名字？难道你母亲会给你取名叫‘单立人’吗？”

“哦……灰太狼。”封不觉再道。

“少跟我扯淡！我不是狼！是狼人。”狼人又纠正道。

“狼人不是只在月圆之夜才变身，平时都是人类的状态吗？”封不觉问道。

“我天生就是变身状态，你有意见？”狼人回道。

“哦……原来你就是一出生战斗力便高达10000的超级狼人吗……”封不觉煞有介事地念道。

“你在说布罗利吗……”秋风在旁吐槽道。

“你们把我吵醒，现在又说些乱七八糟的废话……很嚣张啊……”狼人的眼中凶芒一闪：“就不怕被我吃掉吗？”

“在城堡下方的陆地上，就有一具还未凉透的尸体，你要是想吃人肉，可以考虑去那儿。”封不觉立即接道。

“居然就这么把堂吉诃德给卖了啊……”计长嘴角抽动着说道。

“如果你喜欢吃现杀的，我推荐居住在那片陆地上的一个小男孩儿，他叫杰克，家里还有一头奶牛，以及一位风韵犹存的单身母亲，你想怎么处置都行。”封不觉又道。

鸿鹄当时就惊了：“疯兄……我觉得狼比你善良……”

“你要是想吃点稀罕玩意儿……”封不觉还在不遗余力地推销着：“在一个风车下的地窖里，还有一头死掉的狮子。”

狼人都听傻了，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再次做出凶恶的表情，说道：“我要吃小女孩儿！”

封不觉以淡定，“我正想说呢……狮子的尸体旁边就有个萝莉，虽然死了一会儿，但还没有腐烂，你要是有特殊嗜好……”

“喂！”秋风赶紧喝止了觉哥：“疯兄你自重啊！”

“唉……”狼人深深叹了口气，面露黯然之色：“我果然是个没有威慑力的狼人吗……”

“不……我想这不是你的问题。”鸿鹄道。

但狼人好似没听到他的话一般，继续自顾自地念叨着：“从一开始，我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待在家乡那片森林里的。吃点儿兔子啊、鹿啊、昆虫、野果什么的挺好，没事儿出来吃什么人啊。如今搞成这副德行，被人当成宠物圈养，还得穿上这种粉色的浴衣……”

“呃……狼人先生，请问是谁把你当成宠物在养？”计长试探着问道：“一个巨人？”

“什么巨人？哪儿有巨人？”狼人反过来问道。

“那你指的是……”计长道。

“小红帽啊。”狼人回道。

“嗯……”四名玩家一同陷入了沉思。

“那个小女孩……简直是恶魔的化身。”狼人在叙述时，眼中透出的是一种深深的畏惧和痛苦，他那高大的身躯也在瑟瑟发抖，“那娇小的身躯和天真无邪的脸庞下，隐藏着出神入化的矫健身手、超凡入圣的战斗直觉、残忍嗜杀的凶恶本性……她的各项斗技可谓登峰造极，毫无破绽。除了‘老板’以外，这个空间里无人是她的敌手。”

“老板？”鸿鹄敏锐地问道：“你是指……推理俱乐部的老板？”

“当然是他，难道这儿还有第二个老板吗？”

“狼人先生，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封不觉这时又开口道：“我们几个现在正要去推理俱乐部见那位老板，如果你能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到那儿，或许我能帮你跟老板说说这事儿，让小红帽把你放了。”

狼人回道：“老板他在第七层呢……”他用爪子指了指房间另一侧的一扇门：“要上去的话，你们就从那扇门出去，沿着走廊走到底，左转向上，就是城堡的阁楼。阁楼里有扇天窗，天窗外有一架通往第五层的梯子。至于第五层里有什么，我也不知道。”

“呃……我说……看上去你挺自由的，为什么不逃出去？”秋风说道。

狼人回道：“我爬上过那个楼梯，但通往五楼的那个小门太窄，我钻不过去。”他顿了一下：“另外，我的家在城堡下面的陆地上，但这个城堡建在云上，我总不能跳下去吧？”

“我们上来的时候，用魔豆种出了一根巨大的豆茎。”秋风道：“你现在应该可以顺着豆茎爬下去了。”

“真的吗？”狼人闻言，两眼放光，“在哪儿？指给我看。”他说着，冲过去拉住秋风的胳膊，一把将他托起，拖向了窗边。

这狼人的行动非常快，力量也是极大，秋风还未及做出任何反应，人已被拽到了房间的另一端。让秋风心惊的是……狼人这个并不带有主观伤害意志的动作，竟瞬间耗去了他10%的生存值。

“如果这家伙是个敌对的怪物，那恐怕得是小BOSS级别……”封不觉看到了眼前的一幕后，便低声对身旁的计长和鸿鹄说了一句。

“是啊……一想到你刚才那各种可能激怒他的行为，我就直冒冷汗呢……”鸿鹄回道。

“看……就是那个，挺明显的。”秋风这会儿可是慌了，万一这狼人突然攻过来，在近距离上，他铁定被瞬杀，所以他用很客气的语气，为狼人指出了豆茎的方位。

“哈哈哈……”狼人笑了起来：“太好了！”这笑容只维持几秒，他随即就神色一变：“不能再耽搁了！我得抓紧！要是小红帽回来，一定会把豆茎砍断的。”他回头道了一句：“谢谢你们，你们自己保重吧！”接着，他就夺窗而出，横跳到了城堡外墙的斜坡上，几个纵跃加缓冲，便顺利落地。

四名玩家聚到窗前张望，但见那狼人踏上云层后，四条腿着地，飞一般地狂奔向了远方的豆茎，连身上的浴袍和浴帽都顾不上脱。

“畏惧小红帽的狼外婆吗……”鸿鹄看着狼人奔向自由的背影念道。

“说起来，他刚才是不是提到了，小红帽会‘回来’？”计长提醒道。

“我倒是很好奇，小红帽离开这个城堡所在的云层，用的是什么方法？”封不觉说道：“难道是舞空术？”

“你能别再提龙珠了吗？”秋风道。

“可以。”封不觉面无表情地答应了，并立即改口道：“难道她拥有的精灵中有某只掌握着飞空术？”

秋风垂头，单手扶额：“咱还是说说龙珠的设定吧……”

第306章 登楼记（十三）

按照狼人给的提示，四人很快就找到了阁楼的所在，并顺着天窗外的那架梯子爬了上去。

房间外面的那条走廊，是有岔路的，或许确有通往城堡中段的方法。但觉哥他们没去探索，因为狼人给出的提示表明了：一，小红帽很强、而且不友善；二，她随时有可能回到城堡。

以游戏角度来看，NPC跟你说了这么明确的两条信息，你要是还干出与之相悖的举动，那肯定会面临巨大的危险，甚至是触发即死剧情，所以他们决定不做逗留。

四人顺着梯子爬了五分多钟，在穿过一片固定不动的云彩后，他们看到了梯子的尽头。在那儿有一个圆形的黑色窟窿，梯子的顶端就架在那个窟窿的边缘上。

这窟窿是被“画”在天上的，就像华纳卡通片里那种凭空画出来就能钻进去的洞。

来到近前便可发现，其实这个窟窿的尺寸并不算狭窄，只要是体型不算太胖的人都能过去。

当然了，狼人还是钻不过去的，由于颈关节前曲、躯干的巨大化，以及加上攀爬梯子时的姿势等原因，他注定被限制在第五层下方的空间。

“嗯……又是个黑暗的楼层啊。”封不觉率先踏上了五楼的地面，一边拾起扫帚（他在爬到楼梯顶端时，把扫帚扔上来探路）一边说道。

鸿鹄、秋风和计长也紧随其后，依次进入了第五层。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栋楼……如果它还能被称为楼的话，一共只有七层。”鸿鹄说道：“也就是说……目前为止，这

剧本的进度已过去七分之四了吧。”

“此言差矣。”计长是个很有耐心、且绝对理智的人，他应道：“正所谓……行百里路半九十。任何事，越是接近尾声，越是不能急躁。就好比是足球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假如全队都抱着‘很快就能结束’的心态，丢球的危险会大幅上升。”

“这话我同意。”封不觉道：“很多恐怖片中，就是由于幸存角色在最后几分钟里的大意，导致了全灭结局。”

说话间，觉哥已再度拿出了手电筒，将灯光打开。

先前交给鸿鹄的那个手电筒，封不觉并没有要回。到达四层后，东西就一直放在对方身上。所以此刻鸿鹄也顺势拿出了自己口袋里的那个手电并开启。

两人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一样的，他们先用灯光将周围的区域扫一圈，然后立即照向了正上方。

这层楼的天花板和地面，又恢复了到了一楼的那种状态。地上是地砖，天花板的高度也只有四米多。仅凭手电的光线，暂时还望不到四周的墙壁在哪儿，看来这同样是个相当空阔的空间。

“要不……还是老规矩，我一个人先去周围……”封不觉话未说完，黑暗中便传来一个声音打断了他。

“先生们。”一种小女孩儿稚嫩的嗓音响起。

这一句话语，让三名玩家都惊出一身冷汗，他们的惊吓值皆是顺势涨到了50%以上。封不觉虽然没感到害怕，但也心知不妙，他心道：难道小红帽在这儿等着我们呢？

嚓——

一声轻响，一点火苗在黑暗中忽地闪现。

那火光起初只有米粒儿大小，却不知为何，在数秒间急速扩大，直至点亮了整个楼层……

众人视线中，出现了一个披着棕色斗篷的矮小身影。她

的两腮通红，身上的衣物显得破旧、单薄，而且她还赤着双脚。

此刻，这个小女孩的左手上提着一个篮子，而右手上……举着一根正在燃烧的火柴。

“这貌似不是小红帽，而是……”秋风压低了声音，想说出自己的推断。

“啊……看出来了。”封不觉打断道，从他、鸿鹄和计长的眼神来看，他们自然也知道了这是哪位。

“请问你们要买火柴吗？”小女孩朝玩家们走近了几步，开口问道。

四名玩家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回应。

“请买一盒我的火柴吧。”她用哀求般的口吻重复道。

这时，秋风似乎想到了什么，他走上前，拿出了口袋里的魔鞋：“我用这双鞋跟你换一盒火柴可以吗？”

小女孩看着对方递过来的银色魔鞋，犹豫了一下：“真的吗？先生，这双鞋看上去值很多钱。”看来她是个诚实的孩子。

“没关系，我觉得这是一笔公平的交易。”秋风回道。

“那好吧，谢谢您，先生。”小女孩回道。

恰在此时，她手中的火柴熄灭了，整个楼层又回到了黑暗中。

秋风的眼前瞬间一片漆黑，好在队友们很快便跑了过来。手电筒照亮了秋风周边的区域，可是那小女孩已经不见了，秋风手中的鞋子也不翼而飞。

“在那边。”还是封不觉眼尖，迅速发现了线索。

在小女孩最初出现的地方，摆着一盒火柴。那块地砖上，还留有一行似是被烟熏上去的文字，看着是拉丁文，系统的翻译为：【真诚的善举，不图回报。】

计长看完便说道："原来如此……魔鞋是用在这儿的，我本来还以为会出现'灰姑娘'之类的剧情呢。"

秋风拾起了地上的火柴，"我也是灵机一动，看见她没鞋穿，才想到的。"

"萝莉以及脚踝控吗……"封不觉摸着下巴道。

"为什么任何事都能被你歪曲得节操全无……"秋风道。

"刚才四周全亮的那几秒，你们观察过环境了没有。"鸿鹄把话题拉回了正轨上。

计长道："啊，看了，整层都是空的，只有那边……"他举臂指了个方向："有一扇门。"

"嗯……和我观察的结果一样。"鸿鹄应道："那么……我们是直接过去吗？"

"要不我划一根火柴，咱们再看一眼？"秋风说着，打开了火柴盒。

没想到，里面一共只有四根火柴……

"哈！不用说了，咱们一人一根各自拿好吧。"封不觉瞄了眼火柴盒里的状况，便直接说道。

另外三人也确实没说什么，他们都明白，同种剧情物品的数量与玩家人数相等意味着什么。

既然是这种情况，他们也不会去浪费有限的物品来照周围的环境了，四人依靠着手电的灯光，朝着计长所指的方向走去，不多时就来到了那扇门前。

"电梯吗……"计长看着那金属门说道。

从外观上看，这门和登陆空间的电梯门如出一辙。门的旁边只有一个按钮，效果不言自明。

叮——

鸿鹄按下了按钮后，电梯门就向两侧打开了。

四人鱼贯而入，进入内部后，他们才发现这个电梯里没有任何可操作的东西。

等了五六秒后，门自动关上了。接着，这电梯便朝上方移动起来。也不知它是受到遥控，还是根据内部载重自动运作。反正在这个奇幻剧本里，就算电梯有自主意识也不奇怪。

运行了没多久，大概也就一层楼的高度吧，电梯便停下了，门又自动打开。

玩家们安然地踏入了第六层的区域。

“说起来……最初我对于单双楼层的推断，似乎是大错特错了呢……”鸿鹄走出电梯时说道。

“那是啊，不过……”秋风接道：“从一层到这儿为止，难度似乎一直很低啊。除了SCP-233，就没有什么特别难的谜题了，战斗方面则是连一场都没有。”

“未必。”封不觉否定道：“我们可能已经遇到过数个‘即死’的陷阱，只不过统统没有触发，所以你才觉得简单。”他说道：“撇开SCP不谈，先前的那个狼人，明显也是个会导致团灭的怪物；另外……现在我们是知道，应该把鞋子交给卖火柴的小女孩。但是……万一我们当时做了错误的举动会怎样，比如给错东西，或是在火柴燃尽前没有回应她的哀求……”

“有道理……”计长应道：“看似几乎无危险的剧本进程中，可能暗藏着多处秒杀全团的设置。接下来也不能大意啊……”

四人说话间，皆已观察完了第六层的全貌。

这一层的设定和四楼相仿，不过环境大不相同。

六楼的地面是泥泞的沼泽，能让人落脚的地方很有限。在四面壁画上的，则是黑色的森林和重重的山影。而正上方的天花板，画的是一片夜空，空中除了几片稀薄的长云，还

有诸多星光点缀。

天花板和两面墙的夹角处，挂着一轮纸糊的满月，幽冷的月光洒满了沼泽地。

这一层通往上方的路径倒是比较明确的，就在电梯正对面的那堵墙上。那儿画着一条向上蜿蜒的石阶，石阶最底下的五六级，从墙壁里延伸了出来，与这三维的空间相接洽。

在这一层，玩家们可行走的区域受到了限制，没有多少选择，唯有踏着相对干燥的那几处落脚点，朝着对面墙边的石阶前进。

“注意脚下。”走在最前面的鸿鹄提醒道：“咱们现在没有道具，要是横着摔进了沼泽的中间区域，是很难把人拉出来的。”

“喂……你们听到了没有。”封不觉忽然说道，同时，他仰起了头。

第307章 登楼记（十四）

三名队友转头看了觉哥一眼，随即也循着他的视线抬头上观。

伴随着由远及近的、古怪的呼啸声，只见那天花板的画上，有一点鲜红与一抹亮银赫然乍现，这两种颜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张……

数秒后，两条身影冲出了天花板，如流星坠地，朝着沼泽直落而下。

轰——

冲击掀起了巨大的“泥浪”，席卷了整个六楼。

由于落脚点有限，且无处可躲，距离撞击地数十米的玩家们只能稳住身形，站在原地，以避免自己掉进沼泽。

被泥水溅了一身后，封不觉用手抹了把脸，下一秒，他便看到了令人咋舌的一幕。

冲击的中心处，悬浮着一个人影。

她的兜帽、披肩都如血一般鲜红，她的披肩下，是一身束体的亚麻制劲装，其胸前斜挎着皮革的肩带，腰系蟒皮腰带，脚踏鹿皮长靴。

而与这身装束相配的，是闪着森冷光芒的短剑、钉头锤和飞刀……

小红帽神色冰冷地浮在半空。

她看上去十二三岁年纪，肤色惨白。一股无形的力量从她体内绽出，形成一个正圆形的力场，使其脚下的泥沼表面呈半圆形下凹着。

按说，就凭她这造型和状态，便足以让鸿鹄跌破眼镜，

并让觉哥、计长和秋风把眼珠子扔到地上了。

但还有更夸张的……

此刻，小红帽正用她那条看似纤细无力的胳膊，单手提着铁皮人的残躯。

那铁皮人的四肢皆已被斩断，头部也被削去了大半，其铁皮身躯上还被打出了不计其数的凹陷和裂痕。

在撞击点周边的沼泽表面，还能看到一些铁皮碎片正在缓缓下沉。封不觉愣是在那些碎片中发现了一截可能是斧柄的东西、一只铁皮手、还有一段看着像是坦克履带的碎铁，意义不明……反正半分钟后，这些碎片全都沉入了泥沼中，不见踪影。

“我说……这位小朋友……”封不觉试着和对方搭话。

“叫谁呢？人渣。”小红帽竟然张口就骂人，而且语气十分盛气凌人，给人的感觉像是封不觉自己在找骂一样……

她说这话时，左臂轻松一扬，便把铁皮人笨重的身躯甩了起来。

电光火石间，小红帽腰间的短剑已然出鞘，寒芒一闪……在玩家们还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铁皮人的躯干已落入了泥沼，而小红帽手中的短剑，插上了一个正在滴血的心脏。

“竟敢主动跟我说话。”小红帽说着，从半空缓缓落地，杀气凛然：“找死吗？”

“大王饶命！”封不觉当时就给对方跪了，并高举双臂，拜佛般叩了一个。

“真是廉价的下跪啊……”秋风道。

计长也道：“是啊，身为男人，如此轻易就屈服于武力的话……”

鸿鹄接道：“太没有节操了。”

小红帽俯视了封不觉的头顶几秒，冷哼一声，随后将视线上移，扫过了另外三人的脸：“居然用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我，如此放肆……”

噗噗噗。

又有三个男人交出了自己的膝盖。

“对不起……”

“求放过！”

“饶命……”

封不觉这时低声对队友们说了一句：“知道自己贱了吧……”

“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秋风回道。

计长一脸蛋疼的表情，插嘴道：“其实辩解也没什么意义了，疯兄的话没有被系统屏蔽，就说明系统都觉得我们几个有点儿那什么……”

“窃窃私语，是在议论我吗？”小红帽一步步逼近，杀气丝毫未敛。

“岂敢岂敢……”封不觉回道，“我等正在反省。”

“哼……”小红帽的语气极为不屑：“反省什么？一群无知的渣滓。”她似乎有股无名之火，无处发泄，“你们还真以为，那个狼人是我的宠物吗？”

鸿鹄闻言一惊：“你怎么知……”

“我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小红帽打断道：“那个狼人满口谎言，非常狡猾，而你们……”她一脚踩在了封不觉的头上：“尤其是你……人渣，都对他说了些什么？”她恶狠狠地说道：“他现在已经在啃食堂吉诃德的尸体了，吃完以后，他就会去小杰克的家……”

“什么！”这情况倒是大大超出了封不觉的意料。

“这个空间里的生物，每杀死或吞噬一个别的生物，就会变强一些。杀戮能让它们获得新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加邪恶和好斗。”小红帽一边说着，一边举起了刀刃，甩手将刀尖上的心脏掷入了沼泽中，“铁皮人杀死巫婆和狮子后，已获得了相当厉害的强化。而砍下堂吉诃德的脑袋，让他得到了质的成长，从而生出一对铁翼来。”她神色微变：“这时的铁皮人，便萌发了挑战‘老板’的意图。他飞入第五层，再闯第六层……使我不得不出击予以歼灭。”

小红帽说到这儿，把脚从封不觉头上挪开了，然后单手扯住觉哥的领口将其拎了起来。不过，因为小红帽身高才一米五出头，所以她做这个动作时，觉哥的双脚根本没离地。

“没想到你们这帮蠢货，在我离开时，惹出了新的麻烦。”小红帽道：“我只是把那狼人放置在第五层的入口下当看门狗，让他吃掉那些企图去五楼的怪物。”她的视线扫过其余三名玩家：“因为你们是老板请来的人，他不敢把你们怎么样，所以才放你们过去的。哼……可你们却说了些多余的话。”

“本来我办完这里的事，回去砍掉豆茎就是了。但现在……我又得去亲自追击怪物，而且是极为狡猾的一只。”小红帽说着，挥起胳膊便将封不觉朝后方抛出，貌似是在泄愤。

封不觉被一股巨力扯飞，直冲向了远处那面墙上的石阶，他知道，这一下要是撞实了，死都有可能。不过身负魂意之人，自然有挽回余地。

只见他在半空奋力扭转身体，做出了一个极为怪异的动作。他张开双臂缓冲，双脚踏空卸力，成功在撞墙之前使身体急速下降，并像划水一般，在泥沼表面趟行了一段，卸除了部分的力道，最后才撞上了石阶。

但由于小红帽的力量实在太惊人，纵是封不觉使尽浑身解数，依然掉了42%的生存值。

第308章 入侵脑细胞（十五）

所谓谋士，在明知情势绝对不利的状况下，选择避战无可厚非。

但在退无可退的局面下，他们也会当机立断，拼死一战。

此刻，眼见队友被扔了出去，鸿鹄、秋风、计长三人自然也跪不下去了。他们立即站起，各自摆开架势，准备迎敌。

“想跟我打？”小红帽回过头，将视线重新投到那三人身上：“哼……你们已经放弃人生了吗？”

“别动手！”封不觉在远处喊道，“我没事！”

在觉哥的及时制止下，正准备殊死一搏的三人愣是把招式都给憋了回去。

“小红帽，你不会杀我们的。”封不觉身形略有些摇晃地站了起来：“我们是老板的‘客人’，你不能这么做……”

小红帽沉默了几秒，远远逼视着封不觉，冷哼道：“你是怎么做出这种判断的？”

“我们，即你口中的‘异界旅客’们，在做这种短期旅行时，是有一定规则的。”封不觉尽量用剧本人物能明白的话解释道：“而你……实在太强了。如果我们与你对战，活下来的可能性是零，绝对的零，0.00%”他反复强调着这点，显然是说给队友们听的。

作为一个有魂意的人，封不觉可以更加具象地推测实力的差距。眼前小红帽的能力，让他看不到丝毫胜机。纵然是之前在高谭市遇到的那帮超级英雄，也无法与这个小姑娘相提并论。

“我们的旅程绝不可能有这种必死局面的……”封不觉道：“所以我认为，你应该不想、或不能杀死我们。”他揉着自己疼痛的背脊：“你把我扔过来的这一下，也是手下留情了的，即使我什么都不做，也不会死，最多摔个奄奄一息罢了。”

小红帽听着封不觉的话时，神色没有太大变化，不过那若有实质的杀意，确实渐渐消失了。

“我知道你有火气……撒在我身上，也是我活该。不过……”封不觉道：“既然事已至此，我建议，您还是抓紧时间去追击狼人吧。我们几个呢，就去七楼见老板，大家先把各自的正事儿给办了。之后您要是觉得还不解恨，回头再来杀我也不迟。”

“嗯……”小红帽沉吟一声，随即便化作一道红色虚影朝封不觉靠近。

她在泥沼之上如履平地，瞬间已来到了觉哥的面前，并开口道：“有胆色，说得也有道理。”她嘴上赞同了封不觉的观点，但手里的钉头锤还是毫不留情地砸了下去。

嚓一声，钉头锤击中了封不觉的左腿膝盖，将其敲得粉碎。

“但我最讨厌按照别人的指示行动，老板也不例外。”小红帽将血淋淋的钉头锤从封不觉的膝盖中“拔”出来，甩手往肩上一扛，冷笑道：“所以，这是对你的额外惩罚。”她看着封不觉痛苦的脸，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神情，随后才转身离开。

当她经过鸿鹄他们身边时，这三位大气都不敢出，只是静静地等着小红帽过去。

没有人说话，也没有视线接触……

直到小红帽走入电梯，而且电梯的门也关上了。秋风才敢提高了声音对远处的封不觉道：“你没事儿吧？疯兄。”

“废话……”封不觉道，“我没有变成白光消失，就说明还

活着。”

“这我们都知道。”鸿鹄说道：“只是有点担心你被附上了流血效果。”他考虑的问题很关键，因为在这个剧本里无法使用行囊中的物品，万一封不觉被附上流血效果，且始终无法止血，那他就死定了。

“没事，我只是被附上了骨折状态而已，并没有持续失血。”封不觉回道：“生存值现在还剩8%，别再受伤就行。”

“8%那就很危险了。”计长道：“而且这种伤势自行恢复的速度非常慢，要是没有解除该状态的道具，骨折可能会一直伴随你到剧本结束。”

封不觉道：“说得有理，那接下来就请三位抬着我走吧。”他这明显是借题发挥，“哦，对了，刚才我被小红帽拎起来时，把扫帚扔在地上了。”他指了指离三人不远的一块落脚点，“你们别忘了拿上。”

十分钟后……

四人已经穿过了沼泽地，并通过石阶顺利进入了壁画中。

由身形相对魁梧的计长负责背着封不觉，走在队伍的中间。秋风拿着扫帚在前面探路，而鸿鹄负责断后。

这石阶比他们想象中更长，不断向高处延伸，而且坡度越来越陡，路径越来越窄，越走越是凶险。

又过了十几分钟，他们已来到了海拔相当高的地方。从这里朝下望去，是一片朦胧的雾色。雾下的沼泽地在月光的照射下，呈现出各种绮丽的色彩，如梦似幻。

“千万别摔着我啊。”封不觉戴上了巫婆的尖顶帽，故意用一种老气横秋的嗓音道，“我这把老骨头，摔一下可就挂了。”

“我倒是想把你直接扔下峭壁，可惜系统不让。”计长回道。

“啊……想当年我和一头炎魔单挑时，也坠下过峭壁。”封不觉抚了抚头上的尖顶帽：“经此一战，我由灰袍升到了白袍。”

“又开始拿甘道夫说事儿了是吧……”鸿鹄道：“你还真是巨能扯啊。”

“嘿！好像到头儿了。”队伍最前方的秋风打断了他们的闲聊，回头说道。

众人抬头望去，但见，在他们的正前偏上，约二百米开外，便是这条石阶路的顶端。那里笼罩着一片青灰色的乌云，这云形似一个圆环，环中还隐隐传来一些声响，似乎是水流声……

玩家们略微加快了步伐，一路行到那石阶的尽头，踏上了一块平滑的岩面。

在这里，他们又看到了足以令人惊呆的一幕。

四人头顶的那个乌云圆环中，竟有着一个瀑布，而且是逆向瀑布。湍急的水流无视引力的准则，朝着正上方奔腾而去。站在这片乌云下，人反倒会有一种自身正倒悬于空中的错觉。

计长放下了封不觉，后者用一个非常标准的二流子站姿单腿立着，并且单手叉腰，抬头上观道：“各位有什么看法吗？”

“嗯……”鸿鹄沉思了几秒，开口道：“我有个计划，我们三个合力，先把疯兄扔上去。”

“哦！好主意啊。”秋风立刻同意道。

计长也摸着下巴，若有所思地念道：“只要几分钟后，团队栏中没有显示疯兄死亡，这就表示上头的通路是安全的，可以顺利把我们送到第七层。”

“嗯……这主意的确不错。”面对三人恶意满满的计划，封不觉竟然十分平静地答应了：“我的腿受伤了，靠自己跃上去

会比较费力。万一我跳歪了，从这个高度落到下面的沼泽地里，肯定翘辫子。”他说着，便把帽子摘了下来，递给了计长，“保险起见，剧情物品由你们先拿着。一会儿把我投上去后，等个三分钟就行了，要是那时我还没死，你们再逐个跳上来。”

鸿鹄对封不觉如此合作的态度还是颇为惊讶的，其实他的建议有几分玩笑的成分在里面，没想到当事人自己竟同意了。

既然策略已定，商量了一些细节后，他们便付诸行动了。计长、鸿鹄和秋风站好了位置，架着封不觉，对准正上方将其高高抛起，让他以头部向上的状态飞入云涡。

身体一触到那逆流的瀑布之水，封不觉便感到全身的血液都从脚底涌上头来，引力似乎在那个刹那被倒转了，让他顷刻间“坠”入水中。

前文提到过……他不会游泳。

当然了，在如此汹涌的急流里，会不会游泳，区别也不大。

封不觉就像是被丢入马桶的某种物质一样，在水流的拖拽下身不由己地高速移动着。他根本睁不开眼睛，周身还承受着相当强的水压。不过这并没有让他损失生存值，而且冰冷的水温还让他左腿的疼痛暂时被麻痹了。

大约三十秒后，封不觉突觉身上的压力一轻，后背倚靠到了什么东西上，使自己成了一种躺着的状态。

他试着坐起来，没想到这个动作便让他的上半身探出了水面。

“嗯？”封不觉睁开了眼，明亮的光线让他一时有些不适应，当他看清周围的状况时，十分罕见地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这一刻，他看到的是自己家的浴室，而他正躺在浴缸里

面。

“什么呀……我在洗澡时睡着了吗……”封不觉念道。

原来在披风争夺战结束后，觉哥下线洗澡，结果在浴缸里睡着了，之前一切都是一场梦。

……

这……是不可能的。

像“主角醒来发现一切都是一场梦”这种脚本界公认的禁术，封不觉可无福消受。

……

【当前任务已变更，主线任务已更新】系统提示音在这时响起。

封不觉低头看了眼，发现自己依旧穿着小丑的服装，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叹了口气后，他从浴缸里爬了出来，打开游戏菜单进行检视。

团队栏中，三名队友的名字依旧存在，而且皆是存活状态。

任务栏里，【所有存活的玩家进入“推理俱乐部”。】这条并未被勾去，只是这条任务的下方，又出现了一条新的任务：【逃离记忆空间，返回“测试楼”第七层。】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行囊里的物品，又可以用了。

第309章 入侵脑细胞（十六）

早在二十多年前，即第二代光脑的时代，神经连接技术就已经可以读取使用者的记忆了。说起来……在那个年代里，各国确实都兴起过维护隐私权和抵制神连技术的运动。

可后来……人们还是向科技妥协了。因为科技不单能改变世界，还能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

这个社会对于新生事物的怀疑和抵触始终存在，但总会有些东西留下来，而另一些则被淘汰。

家用电话的普及、寻呼机的昙花一现、手机的兴起与衰落，智能手机的出现……

个人计算机进入千家万户、互联网的崛起、功能型软件割据市场、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

可举得例子数不胜数……人们远比自己想象得更加善变和健忘，所以时代的浪潮永远不会停息。

就拿最近几年来说，我们就逐渐习惯了广告短信和诈骗电话，习惯了弹出的页游广告和各种低俗营销，还习惯了一次次把个人信息填在各种表格里、或发布在网络上……

因此，作为一名生活在2055年的年轻人，封不觉认为眼前发生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很自然地就接受了这种设定。

“好吧……记忆空间。”封不觉念道：“有什么难的呀？难道我还会被困在自己家里不成？”

他打开柜子，拿了块大毛巾出来，尽可能地把身上的衣物擦干。虽然这对游戏没什么帮助，但至少他的体感能舒服一点。

忽然，封不觉想到了什么，他迅速放下毛巾，来到洗脸

池前，从洗脸池上方的小木柜中拿出了一个医药箱。

“哦……还真是和我家一模一样呢。”他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箱子。他通过游戏菜单逐一检视里面的物品，想找出一件能解除骨折状态的物品。

可惜……没有。

觉哥家的医疗箱里，只是些常规的用品，什么纱布、红药水、酒精、镊子、剪刀等等。可处理骨折，需要的是石膏，最次也得找两块固定用的木板。

封不觉翻找一遍后，颇为不爽地念道：“原来我家的急救措施那么糟糕，万一我在浴缸里滑一跤，摔断了胳膊或腿，自己就没法儿处理了。”

他无奈之下，只好再度拿起毛巾擦水。待身上比较干了，他又用吹风机吹了一会儿，随后用一团纱布把左腿的膝盖和小腿部分草草地包扎了。

“好吧……来看看我有些什么……”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把口袋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放进行囊，再重新取出，这样做，那些湿掉的物品就会变回原先干燥的状态。

“一根火柴、一把折叠小刀、一个诺基亚手机……嗯，泡了水都照常开机啊。”他看到手机屏幕还能亮，不禁吐了个槽：“一本小笔记本、一支圆珠笔、一个打火机、一个装有电池的手电筒……还有就是行囊里原有的东西了。”

他把这些都放在地上，自己则坐在浴缸的边缘，略微低下头，用左手托住右手的手肘，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放在自己的额头，随即顺着鼻梁轻轻滑下。

做完这思考时的习惯性动作，封不觉的脑中已将现阶段所知的信息全都理了一遍，他打了个响指，笑着道了一句：“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自己的家……”他把测试楼中找到的第一句留言重复了一遍：“指的就是眼前的这种局面吗……”

“原来如此，游戏现在才刚刚开始啊。”封不觉把摊在地上的东西全都收好，并喝下了一瓶生存值补充剂。算上他这段时间的自动恢复量，其生存值堪堪回到了60%上。

接着，他便站起来，试着走动了几步。此时其左腿上的疼痛基本已经消除，只要不做什么特别大的动作，剩余的轻微疼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瘸一拐地走动，他还是做得到的。

封不觉对游戏里的门特别敏感，所以他没有急着去探索自己家的浴室，而是先来到浴室的门边，看了看门锁的情况。

浴室的门，自然是不配锁眼和钥匙的，从外部看，只有一个门把手。而在浴室内部，门把手的下方还有一个简易的转锁，另外配有一个插销锁。

也就是说，这门只能从里面锁上。身在浴室内的人，不存在打不开门的情况。

封不觉伸出手去，试着转了转门把，不料在这个瞬间，其耳边竟传来了系统提示：【一股凶厉的怨念盘踞在门外，您确定要打开门吗？】

“哈？”封不觉自言自语道：“靠……这游戏就不怕给玩家留下心理阴影啊，这是我自己家诶。”

话虽如此，反正他是不会有什么心理阴影的……

“从一进剧本就什么提示都没有，现在摸一下门把，却跟我来了这么一句。”封不觉松开了门把，沉吟道：“那百分之百是即死FLAG了……开门必死。”他退后了几步，思忖着：“那么……毫无疑问的，浴室里有某种谜题要解……”

念及此处，他干脆上前把门的转锁旋紧，并且插上了插销。回过头，把注意力放到了浴室内。

封不觉不是一个很邋遢的人，当然了，他也没有洁癖。他的家……这么说吧，一个看上去很“爷儿们”的地方，介于脏

乱差和净整佳之间，可谓乱中有序。反正每个房间里的每一件东西，分别放在哪些地方，他只要稍加回忆，就能想起来。

因此，他的搜索极有效率。

大约五分钟，封不觉就将这间根据自己记忆所构筑的浴室检查完毕了。整体来说，这儿和现实中他那间浴室几乎没有区别。东西也全都在该在的地方，什么肥皂、洗发水、洁厕剂、梳子、阿司匹林、皮搋子……全都显示为工具或消耗品，没有一件是类型为“剧情物品”的线索物。

不过……封不觉依然是找到了一个异常之处。

就在浴缸上方，那塑胶浴帘的花纹，似乎和他记忆中的有些出入……

第310章 入侵脑细胞（十七）

这浴帘挂在浴缸上方的椭圆形钢架上，底色是淡蓝色，上面点缀着一些颜色稍深的花纹。其实封不觉平时也不怎么使用这东西，但他还是凭借着出色的记忆力，以及对事物细节的敏锐观察力，发现了浴帘的异常。

“花纹的颜色和形状都跟我家的不一样啊……”封不觉念叨着，将这浴帘张开，仔细查看。

可他看了许久，也没能看出这些图案究竟代表了什么。虽然他发现了这些纹理与自己记忆中的不同，但要是看不出其中隐含的信息，还是白搭。

“难道是我观察的角度不对？”封不觉思索着，手上也是不停，他把浴帘翻来倒去，摆成各种状态查看，可依旧无果。

“等等……观察角度！”忽然，他脑中灵光一闪，想到了一种可能。

他立即从口袋里拿出了手电筒，并且打开。随后又走到门边，将浴室里的灯给关上了。

“当我来到这个浴室时，灯光就是开启的状态。而一般来说，没人会去主动把照明设备给关上。”封不觉一边念叨着，一边将手电筒的光移到了浴帘上，“所以……我没能看到这个。”

此时，那淡蓝色的浴帘上，颜色最深的一部分花纹变成了非常显眼的绿色，同时还有一些白色的纹理也浮现了出来。

原来，线索一直就在眼前，只是他“看”不到。

那块浴帘上的信息，只在特定颜色的光线下才能被辨认。当浴室的白色灯光亮着时，是显示不出线索的。而此

刻，手电筒的黄色光束，成功让一些绿底白边的字母显现了出来。

“M……D……D……M……I……I……R……”封不觉在浴帘上，找到了许多的字母。他本以为这些能组成单词或句子，但他念了一会儿，便发现不是如此，因为大部分字母都是重复的，排列也没什么逻辑可言。

待他确认自己找遍了整张浴帘后，摸着下巴说道：“嗯……总共是A、D、I、K、M、O、R七个字母。按照不同频率反复出现、且无序排列，这究竟是……”他退后几步，远远端详着整张展开的浴帘，“难道和XY轴的坐标有关？或者这是个立体图形？还是……哦！”

话未说完，他就看出了端倪。他迅速拿出了笔记本和笔，用比较工整的格式记下了浴帘上的字母。几分钟后，他就解出了谜题。

“原来是排列整齐后，按照‘对对碰’的规则去消罢了……”封不觉对这个谜题显得有些不屑一顾，不过这不影响他得到正确答案。

不多时，他已完成了消除作业。纸上所有的“D、A、K”都被涂掉了，而余下的那几个字母……只要无视其纵向位置，在X轴上进行排列，正好是各自间隔一格距离的状态，并可组成一个单词——MIRROR。

“闹了半天让我看镜子是吧……”他再次来到洗脸池那儿，把手电筒搁在池边，朝着镜子凝视起来。

但他这样站了一分多钟，没发生任何异常反应。

封不觉心道：“之前我也盯着镜子看过，既没看到任何提示，也没触发什么剧情。可现在解出了谜题再看，为何依然……”

“诶？莫非是……”他似乎又有了点子，重新拿起了笔记本，看了看那些被他涂抹掉的字母，“被消得一个都不剩的字

母D、A、K……若加上出现频率最高的R的话，不就是……”

封不觉笑了一声，“呵……是这个意思啊。”

下一秒，他便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去，关掉了手电筒。

换成别人，做这事儿前肯定得犹豫一会儿。毕竟是独自身处一个狭小的空间，门外还有“凶厉的怨念盘踞”。在这种情况下让黑暗将自己吞没，无疑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可封不觉对此却是毫无压力，说关手电就关手电，干净利落。

不就是站在一片漆黑的浴室里盯着镜子看嘛，有什么呀？最多就是突然冒出一幅极其恐怖的画面，配合某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凄厉音效，那又怎么样呢？想吓死人是怎么地？

“会是什么呢……”封不觉站在镜子前念叨着。虽然眼前是一抹黑，但他还是睁着眼睛，直视着镜子的方向。

五六秒后，果然发生了状况。

但见，镜子表面亮起了幽幽的蓝光，一张人脸出现在了镜中。

这张脸的样貌和封不觉一模一样，但显然不是镜像，因为觉哥在看到这张脸时，就转了几下脖子，并做了几个比较明显的表情，可镜中的脸没有随他而动。

那张脸通过镜面与封不觉四目相对，还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神情。一般人身处黑暗中，看到这景象，铁定是毛骨悚然。但封不觉却只是默默地看着，静候下一步的变化。

就这样僵持了十秒左右，镜中的“封不觉”，露出了一个微笑，并且开始说话了：“我的名字是封不觉。”

他的嗓音也和觉哥完全相同……

“我是个沉迷于怪诞、恐怖故事的小说家。”

他每说一句话，就要做一次短暂的停顿。

“我独自居住在一所大房子里。”

“日复一日地写着荒诞的故事。”

“我望着落日余晖下的天空，却好似看见了地狱深处的血海。”

“我站在窗前聆听，就能清楚地听到那些将死之人发出的哀鸣。”

“你看过排水沟吗？那里面的颜色每天都不同。有时像血一样红，有时像脓液一样绿，有时又像胆汁一样黄……那其实是地狱之河，泛着可怕的霓虹。”

“工厂的噪音混杂着地底的回响，在城市上空飘荡。”

“空气中的恶臭闻起来像一头巨兽在呕吐……”

“我意识到，也许自己并不是住在人间，而是身在地狱。”

“我疯了吗？”

一句一断地说完这些后，那张脸恢复了沉默。他看着封不觉，似乎在等待着一个回答。

“呵呵呵……哈哈哈哈……”封不觉居然对着镜子笑了起来，然后学着对方的语气和声调，伴随着一段起伏并不明显的旋律哼唱道：“尖叫啊，呻吟啊，地狱那无穷无尽的黑暗哟～妖精、怪物和恶鬼，怀抱断头等着你的光临～下去吧，下去吧，人类啊，快坠下来吧……”

在听到这段歌谣后，镜中的脸，反倒是露出了不知所措的神色。

“怎么？还想听吗？”封不觉又道：“下去吧，下去吧，地狱那无穷无尽的黑暗哟～火烧啊，水淹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人类啊～快掉下来吧……掉到地狱的最底层来吧，听啊～死人们开始吟唱，在血池，在火海，在针山……”

“够了。”镜中的脸打断道。

封不觉冷哼一声，停了下来，十分淡定地说道：“九岁

时，我看了《地狱摇篮曲》，当年的我还太年轻，着实郁闷了三天。”他顿了一下：“对于那段记忆，我本来早已淡忘了，但恐惧的印象还在。你用这种方式诱导出我的惧意，确实是个不错的策略，可惜啊……”他一脸无奈地摇了摇头：“如今的我，在你的引导下，只能清晰地回忆起那部漫画中的场景和台词，恐惧的感觉却是半点都涌不上来了。”

闻言后，镜子里的那张脸，开始了转变，他成了一个欧洲中年男人的形象，光头，无须，眉毛倒是挺长。而这张脸最怪异的地方在于，他的皮肤呈青白色，像是在福尔马林里泡了很久很久……

“好了，你不必再说了。”那张脸的嗓音也变了：“你已经通过了第二个考验。”

“第二个？”封不觉问道：“浴帘上的字母算是第一个咯？”

“没错。”对方回道，“在‘智’、‘勇’、‘仁’的三重考验中，你已……”

“WOWWOWOW……等等等等……”封不觉打断了对方：“我还没问完呢，你别擅自展开设定。”他语气强硬地说道：“你至少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可以把灯打开了吗？”

镜中的脸回道：“嗯……可以。”

封不觉摸到门边，打开了电灯开关，随后再回到镜子前，问道：“好吧，请问你是哪位？佐藤？”

“啊？”镜中的脸都被问愣了，“佐藤是谁？”

“外星人佐藤啊。”封不觉用理所当然的语气道：“恐龙战队（Power Ranger）的指挥官，玻璃柱里的那张脸。”他连着说了三个短句，对方依然是一脸莫名。

“呃……我不知道你说的是……”那张脸吞吞吐吐地回道。

“那就算了。”封不觉再次很不礼貌地打断道：“没看过也好，那个主题曲巨洗脑，听过就很难从脑子里清除出去。”

“那个……我是‘老板’的助理，魔镜。”魔镜不知怎么接封不觉的话，只能试着把话题带回正轨。

“哦，原来你的本体是镜子里的脸，而不是镜子本身啊。”封不觉应道。

“也可以这么说吧……”

“说……你和藏镜人（金光布袋戏三巨头之一）是什么关系？”

“藏镜人又是谁……”

“你可以读取我的记忆，却不知道恐龙战队和藏镜人？”封不觉突然问道。

原来，他那些看似不着边际的瞎扯，全都是试探。

魔镜回道：“我看到只是极其有限的一些碎片，并不能窥见你的全部记忆。”

“嗯……好吧。”封不觉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心中笃定了不少，笑着说道：“现在，你可以说说那第三个考验了。”

第311章 入侵脑细胞（十八）

“呼……”魔镜长吁一口气：“我刚才说了，你已通过了两个考验。”他的视线微动，双眼的焦距投向了封不觉身后，落在了浴室的门上，“而第三个……‘仁’的考验，其实很简单，只需要你做一个选择就行了。”

“那么……选项是什么呢？”封不觉顺着对方的话接道。

“宽恕，或杀戮。”魔镜回道。

“那我能不能先问问，杀戮的胜算有几成？”封不觉问道。

“这很难说……毕竟她们都是怨念很强的幽灵。”魔镜说道。

“她们？”封不觉道：“还不止一个？”

魔镜回道：“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所谓‘宽恕’又是怎么个宽恕法？”封不觉道。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魔镜回道。

封不觉闻言便明白了……解开浴帘的谜题，并经历了镜像的惊吓后，就能得到魔镜的提示。否则，他就只能开门和“她们”硬拼，直接触发战斗。

“门外共有三个幽灵，她们都是童话人物，并出自同一个故事。”魔镜说道：“在那个故事中，她们皆是十分惹人厌恶的角色。到结局时，也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是，世人依旧憎恶并唾弃着她们，仿佛她们的结局仍不够悲惨。”魔镜停顿了一秒，说道：“现在，只要你打开身后的门，她们就会出现。这时你得立即说……‘我并不讨厌你们’。”

“听到这句话，她们就不会攻击我了？”封不觉问道。

“暂时不会。”魔镜道：“接下来，你还得设法举出一些她们身上的优点来，讨好她们。让她们相信，你心怀同情，而非厌恶。这样……她们就会离开了。”

“哦，我能不能问问，这三位是谁？”封不觉又道。

“灰姑娘的继母，还有继母那两个女儿。”魔镜回道。

封不觉面无表情地望着镜子，眨了几下眼，然后有些木讷地道了一声：“哦。”他说罢，便转过身去，默不作声地祭出了【死亡扑克】……

拉动插销，拧开转锁，单手将浴室的门打开，总共也就花去了他五秒时间。

随后，封不觉就迈步走了出去。

客厅里的灯没打开，窗帘也都拉着，不过借助着浴室门内透出来的灯光，已能看清一定范围内的景物了。

封不觉刚踏入客厅两步，三条半透明的鬼影便突兀地闪现。

站在中间的女鬼看上去四十多岁，其相貌并不丑陋，但眉宇间却透露出一种刁恶的神色。在她的两旁，是两名年轻女子的幽灵，她们和母亲很像，生得都很漂亮。但此刻，这两姐妹各有一只眼睛失明了，眼窝中渗出的血污流满了她们的衣裙。而且她们的双脚，也都如同畸形一般残缺，正在朝地板上淌着血。

这三位的造型和觉哥的想象基本一致，因为他清楚地记得……在《灰姑娘》的故事最后，继母的这两个女儿为了穿上水晶鞋，一个切掉了自己双脚的拇指，另一个则切掉了脚后跟，之后她们又被鸽子啄瞎了眼珠。

“我并不讨厌你们。”封不觉按照魔镜的指示，说出了这句话。

果然，这台词就像是护身符，说出口以后，女鬼们便没有扑上来，只是站在原地上下打量着封不觉。

“但你们弄脏了我的地板……罪无可恕。受死吧！碧池！”封不觉突然暴起而上，七张死亡扑克组成的顺子在其手中展开，形成一道弧形的光刃斩出。

依靠着这次突然袭击，封不觉成功地瞬杀了继母的幽灵。但下一步，他就不太好处理了，毕竟自己膝盖中了一锤……

下一秒，但见剩下那两条鬼影飞掠而起，往来窜行。如刀锋般的利爪，频繁地落在了封不觉的身上。

这俩怪物攻击时一击即走，速度快到匪夷所思，而且她们还能穿越墙壁和障碍物。数十秒间，封不觉身上便多出了十几道血痕。好在他有魂意，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致命伤，否则他连周旋的余地都没有。

“两个都是纯灵体，用物理手段应该是徒劳的……”封不觉一边躲闪着，一边分析着形势：“客厅不是操场，空间狭窄，而她们又可以不断地在墙壁里穿进穿出，这让死亡扑克的远程追踪也被限制住了……那么，就只有……”

封不觉在脑中迅速拟定了一个战略，他稍稍改变了站立的姿态，呈半蹲式，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个目标上，而完全无视另一个幽灵的动作。

叱——

就在两秒后，他的背后便被留下了一道极深的爪痕。疼痛的感觉蔓延得很快，但他无暇顾及，只是继续专注地看向一面墙壁，等待着自己盯住的那个目标从墙壁中闪出。

那个刹那，很快就到来了……

猛然间，封不觉单腿踏地，朝前冲撞而去。死亡扑克的【盾牌】特效也在这一瞬被发动。随着十张扑克的消失，一道金色的力场出现在了封不觉的正前方。

那个被封不觉锁定的幽灵刚从墙壁里冲出来，就撞上了一堵由灵能武器制造的“墙”，而这堵墙，是她无法穿过的……

这一记结结实实的冲撞，让那幽灵受创不小，一时间她失去了高速疾行的能力，摇摇欲坠般在半空滞留。

封不觉岂会错过这种机会，他咬紧牙关，用伤腿承接了下落时的体重，再由另一条腿踏地弹起，双手各挟一张扑克，在空中飞速斩出十余道炫目的光华。

还没等他斩完，幽灵已消散而亡。

“搞定……”封不觉再次落下，单膝跪地。他瞬开了一秒游戏菜单，确认自己还剩24%的生存值后，他的注意力又回到了战斗中来。

最后的那个幽灵，就不成问题了。一对一的状况下，对方是完全摸不到封不觉的，会穿墙也没用。

一分钟不到，觉哥就把那怪物给收拾了。

他看了看自己的状态，考虑了几秒后，干脆吃了一片SCP-500，把什么流血、骨折全都给解了。随后回到浴室里，看着魔镜道：“哥仁慈地给了她们一个解脱。”

第312章 入侵脑细胞（十九）

“其实这三个女人并不精明，你只要随便说些谎话，吹捧她们一下，就可以过关了。”魔镜说道。

“我最烦的就是哄女人。”封不觉一脸不快地说道：“何况这几个都是令我十分厌恶的人物，我更不可能说出什么好听的话来了。”

“就因为这种理由，你不惜冒生命危险？”魔镜问道。

“我和你可不一样。”封不觉笑道：“我知道，面对威胁时，你什么谎话都说得出来。”他说着，掏出了管钳，冲着镜子高高举起道：“说！世界上最帅的人是谁？”

魔镜的嘴角抽动着：“我想我们之间有着某种误会……”

“你敢说不是我？”封不觉瞪大了眼睛，提高嗓门儿恐吓道。

“首先，你的恐吓毫无意义，就算你砸碎了这面镜子，对我的本体也不会有任何损害。”魔镜道：“其次，当年呢……王后是恐吓过我没错……我也无奈地说了谎话，但至少，她是世界上第二美丽的女人。可你……”

“哦……我本来就是第一帅哥，不用威胁你的是吧。”封不觉摸着下巴沉吟道。

“我们之间的误会似乎越来越深了……”魔镜冷汗都下来了。

“行了，我开玩笑的。”封不觉笑道，“哎……你太缺乏幽默感了。”

“分明是你的幽默感太没有下限了吧……”

封不觉耸耸肩：“这种事怎样都好……话说，我现在应该

算是通过考验了吧？”

“明显没有……”魔镜回道，“赶尽杀绝也能叫‘仁’吗？”

“所以呢？”封不觉又抛出了模棱两可的问题，这也是他与NPC对话的惯用技巧。

“不过，毕竟你通过了‘智’和‘勇’的考验，所以依然能得到一定的奖赏。”魔镜道。

“什么奖赏？”封不觉问道。

“你可以问我两个问题。”魔镜回道。

这时，系统提示即时响起：【提问内容需与剧本相关，否则将视为放弃。】

“让我想想……”封不觉说着，双手交叉抱胸，皱着眉，开始在浴室中来回踱步。

魔镜也没有催促他，只是静静地等待。

思考提问的内容，竟花去了封不觉整整十分钟的时间。他再三斟酌后，才做出了决定。

“我想好了。”封不觉回道镜子前，开口道：“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测试楼’和‘这里’，哪个才是现实世界？”

他这个问题中的“现实”，指的自然是剧本世界中的现实，和惊悚乐园外的世界无关。

“都不是。”魔镜竟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

“哦？”这个回答，倒是出乎了封不觉的意料。他原本的推理是，这个记忆空间才是剧本实际发生的世界，而测试楼只是“老板”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

不过在得到切实的回答后，封不觉重新思考了一番，他便明白了：“也对……我能把测试楼那个空间里的物品带到这个空间里来，就能佐证这点。”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不是……‘这两个空间的精神宿主分

别是谁’？”魔镜根据封不觉的第一个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假设。

但封不觉摇头，“直接问这个，未免太无聊了吧……”

“那你的第二个问题是？”魔镜又道。

“其实我已经没什么想问的了，接下来的谜团，由我自己来解开比较有趣，不过……”封不觉回道：“姑且就问一个不那么重要，却让我很感兴趣的问题好了。”他顿了一下，说道：“那位‘老板’，到底是谁？”

“我只能把他的名字给你。”魔镜那苍白的脸上露出了有些为难的神色。毕竟“谁”这个概念是有些模糊的，要具体地回答，能说的太多了，什么职业、性格都能包涵在里面。

“这就够了。”封不觉道。

“詹姆斯·莫里亚蒂（James Moriarty）。”魔镜说道。

“呵……”封不觉一挑眉毛，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哦……原来是教授啊……”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异界旅客。”魔镜答完这两个问题，便准备离开，“如果你能逃出这里，回到测试楼，就能见到教授了。”在封不觉知道了老板的身份后，魔镜对莫里亚蒂的称呼也随之改变，“那么……再见了。”

言毕，魔镜的脸便在镜子里渐渐变淡，直至完全消失。数秒后，镜面忽地一闪，重新变回了普通的镜子，封不觉也再次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

“哼……通往第七层的通路是‘瀑布’，是这个意思吗……”封不觉念叨着：“还是我想多了呢……”

他沉吟着，走出了浴室。轻车熟路地走到客厅的一端，摸到了电灯的开关。

灯被打开了，眼前是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摆设，连阿萨斯的猫砂和碗都在记忆中的地方。不过那只完全没把主人放

在眼里的猫，并没有被模拟出来。

“嗯……打不开吗。”封不觉试着去开大门，但这回系统给了他一句非常干脆的经典提示：【打不开】

于是，按照解谜游戏的一贯尿性，封不觉展开了对自己“家”的地毯式搜索。

在服下了SCP-500后，觉哥的状态就没有任何异常了，不过其生存值还是只有三成不到。考虑到刚刚才喝过补充剂，他便没有急着再去补血。因为血瓶的递减效果，是间隔的时间越短越明显。在没有时间限制和危险的前提下，还是让生存值自然回复比较好。

“哈！非常好，一片漆黑。”封不觉拉开窗帘，发现外面的黑暗浓得像墨一样，窗户也无法打开，他便说道：“这倒是省心了，说明需要检查的区域仅限于室内。”

他即刻就想好了计划——先在开着灯的情况下把整个客厅到厨房（他家的厨房和客厅相连）的范围都查找一遍，之后关上灯，再来一遍。等搞定了外面，再用同样的办法去检查卧室。

这回，他的搜索很快就有了收获。不过他并没有找到推进剧情的线索，而是找到了一张技能卡。

【名称：南斗飞龙拳】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以双手发动高速连打，摧毁目标（冷却时间三十分钟）】

【消耗：体能值8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C】

【备注：南斗圣拳绝技之一，攻击时可打乱对手的气息，并分解其部分防御能力，造成崩坏式的肉体毁灭。】

找到这张技能卡的地方很微妙，它被藏在了游戏舱的内部……

“哈！哈哈哈哈哈……”封不觉喜形于色，哈哈大笑，“总算是抽了个靠谱的强力技能，哈哈……”

长期以来，封不觉所追求的，或者说他一直或缺的一样东西，就是“杀招”。

玩惊悚乐园至今，他拿到的主动技确也不少。有【熊孩子的下鞭腿】这种堪称逆天的控制技，也有【邪王炎杀黑龙波】这种超强的攻击技能，但这些都有使用次数的限制，用完就跟他说拜拜了。

另外像【灵识聚身术】、【斗魔降临】这些持续技，虽然很有用，效果也很显著，但都属于强化自身身体素质的类型，而且消耗和代价都不小。

还有那刚被替换掉的称号能力【看招】，更是不提也罢……

如今，封不觉终于得偿所愿，拿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杀招。

这【南斗飞龙拳】，是一个无论威力、消耗、冷却时间、发动形式，全都堪称中规中矩的主动技。封不觉的喜悦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毫不犹豫地就把这个技能给学了，反正这种技能是不可能考虑去卖掉的。要送人的话……地狱前线方面，目前除了似雨以外，也就只有觉哥自己的格斗专精到了C级。而似雨是惯用长剑的，这种赤手发动的招数给她并不合适，她本人也未必会要。

因此，封不觉也没理由留着这技能。

学完了技能卡，他平复了一下略有些激动的情绪，再度展开了搜索。

说实话，搜查这房子时的感觉很奇怪。毕竟这里，是他

自己的家。

虽然封不觉是租房住的，但在这地方也已经好几年住下来了。自从父母死后，他就一直住在这儿。而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没有人会去“搜”自己的屋子的。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有找不到某件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通常会先去问与自己同住的家人。而如果是独居，那就只能自己回忆了。实在想不起来时，才会开始漫无目的地“翻找”。

但“找”和“搜”，是两个概念。

什么叫搜？搜不是去寻找某件特定的东西，而是找出一切可能有价值的东西。说白了，跟抄家差不多。可谁会去抄自己的家呢？

而当自己的家变成一个游戏中的场景后，搜索起来可能比查找一个陌生环境更为困难。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东西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眼前。人类大脑过滤信息的本能，很有可能会自动地让我们忽视这些东西的存在。

很快，封不觉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看来会比想象中花去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得刻意地转换思路，把这里当成陌生的环境看待才行……”

第313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

改变了自己的视角后，封不觉很快就找到了第一个线索隐藏的地方——液晶电视上的保护贴膜。

他凑近电视屏幕仔细观察，才发现了膜上有多处异样的痕迹。他随即就将这层膜从电视表面撕下，举在灯光下查看，可依旧看不懂这上面的信息是什么意思。

“贴膜本身是透明的，痕迹上的凹凸也不明显……”他饶有兴致地思考着，数秒后，便有了个主意。

封不觉快速来到厨房，从柜子里取出了吸尘器。打开机器查看，里面的集尘袋是半满的状态。他当时就觉得有戏，立即把贴膜拿过来，平铺开，再将灰尘均匀地洒在了膜上。

果然，在尘埃的覆盖下，有一些字母显现了出来。

“哈……想起小时候玩儿沙画了。”封不觉说着，拍了拍手上的灰尘，随后看着那些字母道：“M、V、E、M、J……U、N。”

贴膜上的提示，便是这七个英文字母。字母是简单的横向排列，除了J和U之间空开了一段距离，其他字母间的距离都是相等的。

“七个字母，什么意思呢？”封不觉念叨着：“葫芦娃的英文名首字母？”他半开玩笑地道了一句，但这句话，确是让他有了灵感。

“诶？难道……”封不觉又扫了那些字母一眼，微笑随即便浮现在了他的嘴角：“呵……是八大行星啊。”

其实，觉哥的天文学知识，很一般……不过万幸的是，他至少知道八大行星的排列顺序，以及其中六个的英文拼法（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具体拼法他不清楚，但他对这两个单词

的首字母还是有印象的）。

他想到了这个假设后，便快步来到客厅的书架前，从里面抽出了一本有关天文学常识的书来。

封不觉的书架和他的大脑一样，整理得极有规律。书籍按照字母、类别、年代等多重优先级被归类在各处，无论他想查哪方面的资料，都可以立即找到相关的书。

可能有人会问，这都2055年了，有什么事不能直接上网查吗？

当然，封不觉平时也会在网上查询很多东西，但他坚信，网络并非是万能的。人类不可能把这世上所有的信息都输入计算机，更不可能保证输入的信息都能在网上查到。何况，很多教科书、工具书或说明书上的内容，远比公共网站上的“百科”要详尽和准确。

另外，最关键的问题是……封不觉刚才已确认过，此刻，这屋里的电脑、游戏舱、电话、传真全部都失灵了……电视倒是能打开，但根本收不到信号，硬盘里也没有任何录像。

“按照与太阳间的距离，排列依次是……水星Mercury，金星Venus，地球Earth，火星Mars，木星Jupiter，土星Saturn，天王星Uranus还有海王星Neptune。”封不觉翻着书念道：“膜上的七个字母，分别能对上前五和后二的七个行星，而空开的那个无疑就是土星了。”他放下书，抬头道：“空缺的字母是S吗……”

他将贴膜拾起，暂时放到厨房的台面上，并从碗橱里拿了个碗将其压住，“或者是在提示我……‘土’这个字？还是暗示着星期六（Saturn是Saturday的词根）？”

虽然解出了谜底，但这个提示究竟指什么，很难说……

“那么……很显然，线索不止这一条。”封不觉单手托着下巴道：“这个谜底，只是整个拼图中的一块而已。”

搜索再度展开，又是十分钟过去。

这一次，他在墙上的挂钟背面，发现了异常。

那是个蓝色的小挂钟，正圆形，扁平状，内部指针和数字都是白色，塑料制成。一看就是个二十块不到就能买到的便宜货。

挂钟的反面是黑色的，设计也很简单。“十二点”的背面，有一个凸字形的空档，用于吊挂。再往下，正中间的部分，是一个电池槽，连盖子都没有的那种，内置一节五号电池。电池槽的旁边，就有一个圆形的塑料齿轮，或者说拨盘。这个是调时间用的，直接与分针相连。

此刻，封不觉发现的异常就是……转动挂钟后方的拨盘时，动的不是分针了，而是时针。

说实话，能发现这种线索的人，得有多蛋疼……玩塞尔达不看攻略通关的家伙们，也不过如此了。

“提示就是‘时针’吗？”封不觉念道：“时针……时针……李时珍？本草纲目？周杰伦？辣妹子辣？”他的思维在数秒间便已突破天际。

“嗯……时针，代表了时间吗？Time？”他的思绪从麻辣烫上转了回来，“不对，如果要指代时间的话，分针、秒针也可以啊，要让我察觉到异常的办法很多，比如让拨盘变成逆向的之类。”他又看了看钟：“是指‘小时’？Hour？”

封不觉把挂钟放在了沙发前的茶几上，“假设这个线索是指小时或钟点，那贴膜上的线索就是星期六咯？”他沉吟道：“嘶……有意思。”

第二个线索出现后，情况依旧不明，而且有越来越复杂的趋势。

封不觉继续在客厅里搜索，这次他把沙发都翻了过来，并且移动了很多家具的位置，还把柜子打开、抽屉拉出、冰箱搬空、甚至拆卸了许多日常用品，仍旧是一无所获。

“诶？”封不觉来到猫砂旁边时，忽然道：“我刚才干嘛用灰尘，不用猫砂啊……”

原来他不是有了点子，只是想到了也可以用猫砂去解贴膜的谜题。

“干脆连这个也搜搜吧。”他把装猫砂的盘子给掀了，将里面的东西倒在了地板上，但里面也只有薄薄的一层猫砂而已，没藏着别的东西。

“啊哈！”封不觉正准备放下盘子走人，却在盘底看到了提示。

那里刻着两组数字：【599】【602】

“OK，这是什么意思呢……”封不觉蹲在那儿说道：“602似乎也能和时间扯上关系，但599就比较牵强了。邮政编码？电话号码？市民ID？SCP的代号？”他的思维飞速运转着。

“慢着……”封不觉眼中忽地闪过了什么，他几乎是跳了起来，口中急促地念道：“这是页码吧……599到602页。”

他小跑着来到了书架前，其视线在书架上迅疾地游移。在两分钟内，他仅凭对厚度的观察，便已过滤掉了所有不足500页的书。

“哈……我也真傻。”封不觉举起右手轻轻敲了敲自己的头：“贴膜的谜底就是‘S’，而时钟的提示也一样，谜底只是一个字母而已……”他迅速将目光投向了书架的一侧，那里都是以S或H为首字的书。

“书架上90%都是中文书籍，撇开那些页数不足的。可以按照标题第一个汉子的第一个拼音字母去查找，但也不排除提示指的是标题英译后的第一个字母……”刚想到这里，封不觉脑中嗡然地冒出了一本书的名字。

“哼……呵呵……哈哈哈……”他傻笑起来，不断移动着的视线也停下了。

十几秒后，他伸手从书架某处，抽出了一本厚实的书

籍。并把那本书拿到了客厅，也放在了茶几上。

然后，封不觉回到厨房，看了看那张沾满灰尘的贴膜，随手拿起，扔进了垃圾桶。接着，他竟然从碗橱里拿出了一个铝合金水壶，装了点自来水并搁到燃气灶上，开始烧开水……

“嗯……大概需要五到十分钟才能开。”封不觉又将一片狼藉的客厅扫视了一遍：“这三条线索指向的那个答案我已经找到，那客厅里的谜应该算是解完了。”他转头望向了卧室的门，说道：“姑且趁这几分钟进去看一眼好了。”

打定主意后，封不觉先去取了家中的拖把，随后走到卧室的门前，先试着转动了一下门把手，结果没问题，可以开。

他小心翼翼地将门推开了一条缝，卧室里的灯光也是亮着的。他将拖把伸进去，扫雷一般上下左右都探了探，确定无恙……这才把门推开。

可推开门之后，一见卧室里的场景。他脑子里立即蹦出了一句“一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Hi～”床上的美女用娇滴滴的嗓音，风骚地跟觉哥打着招呼。

这个女人侧身躺在封不觉的床上，身上只穿了“很简单”的衣服。一件透明的薄纱睡衣下，紫色的内衣已暴露无遗；浑圆高耸的酥胸也是若隐若现；那香肩、纤腰以及两条雪白修长的大腿，勾勒出一条美轮美奂的弧线。

她的长发如波浪般微卷，披散在脑后，一直垂到了封不觉的枕头上。其美貌自不必说，最要命的那一双媚眼，秋波流转间，道不尽的万种风情。

“这游戏真是越来越给力了啊。”封不觉神色凝重地吐了个槽。

“帅哥，你有事吗？”美女问道。

“可以有……看你需要了。”封不觉毫无节操地回道。

“你有什么事，过来说。”美女拍了拍床沿：“来，坐这里。”

“那个……”封不觉用四分之一秒的时间就想出了一个借口：“我正烧着开水呢……”

“唷~还挺害羞啊。”美女说道。

“不不不……我是一个很随便的人。”封不觉道：“不接近你只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

“怎么？怕我吃了你啊？”美女说话间，微翘双唇，皱了皱那挺立的琼鼻，还伸出舌尖，舔了舔嘴唇。可谓是极尽挑逗之能事。

“对啊。”封不觉点头道：“要不是顾忌这个，此刻我早已抛弃了理智、矜持和自尊，顺手把门给带上了。”

“你这都是在说些什么呀？”美女又道，她扭动着娇躯，不遗余力地诱惑着目标。

“我正在跟你扯淡，并寻思着你为什么不直接对我发起进攻啊。”封不觉回道，他说完这句话时，突然想到了什么，“哦~是这样啊。”

也不知道他明白了什么，说话间，他就迈步走进了卧室。不过他依然没有靠近那张床，只是与那美女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站立。

“你究竟是个什么呢……”封不觉眯起双眼，虎视眈眈地望着对方：“反正我迟早会猜出来，或者……试出来的，不如你就自己交代了吧。”

在极短的一个刹那，美女的神色微变，但她很快又换上了笑脸：“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

“嗬……呸！”封不觉在嘴里酝酿了一口唾沫，远远地朝着对方身上吐了过去。

一秒后，那坨口水落在美女的大腿上……

房间内，陷入了沉默……

“嗯……看来不是鬼。”封不觉煞有介事地说了一句。

“你干什么……”美女的脸上，已经是一种想杀人的表情。

“试验啊。”封不觉又拿起了空调遥控器和电视的遥控器，将两个物体交叉作十字状，朝着对方展示。

又是尴尬的沉默……

“也不是吸血鬼吗……”十几秒后，封不觉放下“十字架”，若有所思地说道。

“你要是没事，就出……”美女似乎想赶他走了。

“出什么出？”封不觉打断道：“这是我的房间。”他顿了一下：“不过我确实是准备出去一下。”他露出不怀好意的神色：“在外面的书架上，有好几个版本的圣经，当我回来的时候，会带上一本，顺带上一把银制的餐刀。”

“行了。”美女坐了起来，叹了口气：“魅魔。”

“哦~”封不觉道：“你早说嘛。”他来了句马后炮：“我一猜就是这个。”

“那你还吐我口水？”

“怎么了？”封不觉理直气壮地说道：“要是我脱光了穿条内裤，往你家床上一躺，还搔首弄姿的，你会不会吐我口水？”

作为一只怪物，对方着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的问题。

魅魔在这时现出了原型，她全身的皮肤变成了淡紫色，两边的额头冒出了卷曲的羊角，背后生出了一对娇小的蝠翼，臀上还长出了一条细小的尖尾巴。连她身上的服装，也随之变化，成了一套束身的低胸皮衣。

“你放我离开，我答应不伤害你。”由于身份已然暴露，魅

魔便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觉得……在你诱杀失败，且身份被我揭穿后，这话还可信吗？”封不觉问道。

“那你想如何？”魅魔问道。

“你有什么能告诉我的吗？”封不觉道：“或者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的？”

“你要什么？”魅魔又露出了邪魅的笑容。

“反正不要你的身体。”封不觉很严肃地回道。

“哼……真没意思。”魅魔将手伸向了皮衣的前胸处，若无其事地从自己的双峰之间取出了一把钥匙，举起来道：“你是要这个吧？”

“扔过来。”封不觉直接说道。

“你过来拿。”魅魔回道。

“哈！还在打这主意呢？”封不觉冷笑：“想让我走进‘The Heptagram’的范围？白日做梦。”

“我把钥匙扔给了你，你若是一走了之，那我岂不是就一直被困在这里了？”魅魔反问道。

“废话。”封不觉语气强硬地应道：“万一我走过来后，被你给【哔——】了咋办？然后你杀掉我，用我的脑浆把阵给涂花，不是照样逃跑啊。”

“说真的，我对你这种使用魔法阵床单的男人没有兴趣……”魅魔一边说着，一边掀起了身下的被子。

原来……觉哥的床单图案，竟是《The Lesser Key of Solomon》（所罗门之鑰，一本编写于中世纪的神秘学著作，包含了所有召唤控制恶魔与天使的仪式和魔法）中记载的法阵。

这玩意儿，不得不提一下，是一个黑历史……

二十一世纪中叶的年轻人，都是十分乐于彰显个性的，什么手机铃声、网络头像、t恤上的图案等等，别人的设计已满足不了他们了。于是，各种与DIY有关的行业应运而生。

封不觉的这条床单，就是这样一件产物……

其诞生的过程如下：那天封不觉跑去一家DIY的店里，买了一条素色床单，然后老板就问他，想印什么样的图案上去啊？

正当店里的服务员打开电脑里的素材文档，准备供顾客挑选时，觉哥抄起一张白纸，大笔一挥，画了一个The Heptagram（所罗门大七星和战神五星的结合体，主体为一个七角形，外附圆环，内部以六芒星取代大七星原有的蝎子标志，各条边皆含有拉丁文咒语）。

围观群众当时就惊了，服务员以为他是邪教份子，老板则隐隐觉得觉哥是街对面纹身店找来踢馆的。

总之……在一群人复杂的目光中，觉哥把这条床单拿回了家。

“少啰唆，你要是不打算攻击我，为什么要我过去拿？”封不觉道：“赶紧的扔过来，要不然我出去做一浴缸圣水（圣水的制作很简单，只需要普通的水，通过祈祷的方式即可完成），装进水枪，过来给你动刑了。”

魅魔眼神诧异地看了封不觉几秒，随后真把钥匙扔给他了，“好吧……对家里备着水枪的男人，我是真没有兴趣了。”

第314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一）

经过这番对话，封不觉与魅魔之间已达成了“协议”。这时，魅魔便由怪物转变成了NPC阵营，不再怀有攻击意图。

不过，系统没有对此给出任何提示，接过钥匙后，是否放走魅魔，还是得由封不觉自己抉择。

“嗯……”封不觉先是端详了钥匙几秒，看了看物品说明。

【名称：诅咒之钥】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持有者将被厄运缠身（该物品无法丢弃、销毁或交易）】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在打开相应的门后，该钥匙被消耗。】

一看这到这玩意儿的效果，封不觉就想到了第二句留言：【当你以为自己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时，其实已失去了更多】

“哎……我好像明白你为什么会被困在我的床上了。”封不觉嘀咕了一句。

“我只是运气背。”魅魔应道：“你的房间就这么点儿地方，我穿墙进来以后，才朝前飞出一米，就到了床的上方。谁会想到……竟有人用所罗门王的法阵当床单图案。”

从她的回应来看，她似乎并不知道这“诅咒之钥”的性质。

封不觉也没感到奇怪，因为他完全理解这是为什么……剧本角色看事物的角度，和自己这“异界旅客”是不同的。

在魅魔的眼中，这就是一把钥匙而已，如果没人告诉她这东西会给持有者带来厄运，她自然就不知道。

而以玩家视角，便可以通过游戏菜单，直观地看到这件东西的相关说明。

当然了，玩家视角也会带来相应的问题。比如，魅魔可以把钥匙交出去，但封不觉则无法丢弃或转交这东西了……

“我能问问你这钥匙是从哪儿来的吗？”封不觉又问道。

“是老板让我把这个捎给你。”魅魔回道。

“哈？”封不觉疑惑道：“他让你捎东西给我，那你干嘛不直接说明来意啊？还在中了陷阱后，一个劲儿地企图诱杀我。”

“谁说我要杀你了？”魅魔拍了拍床沿，妩媚地一笑：“刚刚我让你过来，就一定是想杀了你吗？难道我就不能干点儿别的？事后再把钥匙给你也行啊。”

封不觉闻言，重新体会了一下，看来这句话，才是应了那句【当你以为自己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时，其实已失去了更多】

不过他也很清楚，惊悚乐园是不会有什么情色元素的。估计是由于此刻钥匙已经到手，魅魔才会说出这句台词，好似玩家本来有机可乘一般。其实……他刚才要真过去了，肯定会被攻击，触发即死FLAG都有可能。

这种手法，封不觉玩单机游戏时见多了。一些致郁向的游戏最爱玩儿这手……在结局前，给你个选项。你选了A，玩到最后是一坑爹结局。然后你读档，选个B，以为这次能看到真结局了，结果发现，真结局更加坑爹。

这就好比是有人在你面前放了块饼，让你选择吃或者不吃。你要吃了，毒发身亡；你要是不吃，他就把饼吃下去，还砸吧着嘴说道：“太好吃了，可惜你已经吃不到了。”

呜——

恰好厨房里的水烧开了，水壶发出了蜂鸣。

封不觉转身便要离去。

“嘿！你还没……”魅魔想叫住他。

“关了火就来。”封不觉知道对方要说什么，直接打断道，并走向了厨房。

两分钟后，他关掉了燃气灶，并且拿着把剪刀回到了卧室。

为做到万无一失，封不觉在靠近床边之前，还是拿出了【金刚铃】，发动了特效。结果被触发的是指令一（观察一名NPC的详细资料）。

【名称：魅魔】

【NPC势力：推理俱乐部】

【等级：？？？】

【身高：165公分】

【体重：42公斤】

【是否可触发战斗：是】

【附带剧情：诅咒之钥】

“既然显示出的不是怪物资料，就表明战斗是可以避免的。从目前我和她交流的状况来看，只要接下来我不主动攻击她，应该就没问题……”封不觉心道。

“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魅魔催促道。

封不觉担心节外生枝，便没有再做无谓的拖延：“嗯……没什么。”他说着，上前两步，抓起床单的一角，快速朝中间区域剪裁过去。

被所罗门法阵所困住的生灵，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破坏法阵的。无论那法阵有多脆弱，哪怕是用落叶或积木组成的，风一吹就会散，被困者也照样束手无策。但要是有一个

不受这法阵影响的生物，比如人类，走进了法阵中，那被困者就可以利用这种生物的血去污染法阵，得以逃脱。

先前封不觉推开卧室的门时，丝毫不为春色所动，而是迅速看破了对方被困阵中的状态，因此才获得了主动权，来到了无需战斗便可推进的一条剧情线上。

十几秒后，在The Heptagram的外边缘被剪开一个缺口的刹那，封不觉忽然感到肩膀一沉，一股无形的压力突兀地出现，这无疑是魅魔恢复力量的征兆。

与此同时，魅魔背后那对小蝠翼微微颤动，随即她就飞浮了起来，“哼……今天算我倒霉。”她不快地道了一句，转过身，穿墙离开了这间屋子。

“哎~”封不觉低头看向了手中的钥匙：“从现在起，就换成我倒霉了。”他把钥匙放进了外套的口袋里，离开了卧室。

再次来到厨房后，封不觉把剪刀放进了抽屉里，并且把抽屉完完全全地关好，随后用警觉的眼神扫视着周围的一景一物，“那‘厄运’到底有多严重呢……”他的眼神很快就落在了刀具架上，“是‘死神来了’那种随时可能毙命的程度……”说话间，其视线又移到了地上：“还是那种正常走路，结果平地摔个跟头碎掉两颗门牙的程度呢……”

其实他想多了，如果诅咒钥匙真有这种立竿见影的、致命的杀伤力，魅魔早就在来这儿的路上就发现异常了，也不会等到了封不觉的卧室内，才因大意中了陷阱。

……

五分钟后，封不觉拿着一杯用开水冲泡的速溶咖啡，来到了客厅。他把咖啡先放在茶几上，随后将翻倒在地的沙发归位，并惬意地坐了上去。

他端起咖啡浅尝一口，然后畅快地“啊——”了一声，好似自己是个刚刚嗨了一口粉的瘾君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599到602页应该是……”封不觉搁

下咖啡杯，翘起二郎腿，把之前放在此处的那本书翻开道：“啊哈！果然是《归来记》。”

没错，S.H的提示，指的就是封不觉书架上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阅读癖，不是一天养成的。

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封不觉来说，这本书，是一条漫长旅程的起点。

他小时候，和其他小孩确实不太一样。虽然也喜欢玩游戏、看漫画，但他对于阅读的天分和热情，显然要比同龄人强出许多，甚至超过了成年人。

这本《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包含了柯南道尔所写的所有福尔摩斯探案故事，是封不觉小学时用自己攒了好久的零花钱买的。他的家境并不富裕，零花钱少得可怜，所以买的是缩印本。一本书1400多页，字印得很小，看起来颇为费神。

但封不觉还是把这本书看了无数遍，而且将书本保存得很好。他从来不会一边吃东西一边翻书，也不会用沾了油渍或污迹的手去碰纸，连折角都不舍得，每次都自己记住看到了第几页。

十几年过去了，这书仍旧放在他的书架上，虽说纸张看上去已经微黄，但里面的字迹依旧十分清晰，一个折痕都找不到。

“真没想到，我会再次翻开这个。”封不觉念叨着，其注意力很快放到了眼前的文字上。

这第599至602页，是“空屋”这个故事中的一段，而“空屋”，则是《归来记》中的一个故事。

以封不觉这资深读者的角度来看，《归来记》这组故事应该算是整个系列走下坡路的开始。后来的《恐怖谷》、《最后致意》和《新探案》，在逻辑推理的部分已没有了早

期作品的严谨。这个时期的福尔摩斯，好像从“脸部的变动、眼神的变化、嘴唇的闭合、拳头的握紧或松开……”都可以正确地判定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判断一桩案件的因果。

这种现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柯南道尔先生渐已失去了创作这类故事的热情，只是为了满足出版商和读者们的愿望而在写。这也是为什么，1902年之后的福尔摩斯故事都不及以前的作品成功。

如今的封不觉，其实很能体会柯南道尔当初的状态。许多作家都是这样，当他们以高度的创作热情写故事时，无人问津。而当他们成名以后，哪怕陷入创作低谷，也有人肯花大价钱让他们交稿。

《血字的研究》在1886年四月就写成，当时的柯南道尔四处投稿，却出版无门。直到1887年的圣诞节，才得以在一本圣诞年刊上发表。

而短短五年后，在其本人有意推辞的情况下，《海滨杂志》竟愿以一千镑换十二个短篇故事的稿酬向他求稿。

作为一个早就不想写，但还是被“逼上梁山”好多年都下不来的作家，柯南道尔确也是挺不容易的了。

“哦……是福尔摩斯向华生复述自己在莱辛巴赫瀑布的逃生经过那段吗……”封不觉看完了第599页的内容，便已基本回忆起了后面三页写了些什么，但他还是继续看了下去。

“‘我根本没有掉下去’，‘当我发觉摆着一副阴险嘴脸的莫里亚帝教授站在那条通向安全地带的窄道上时，我一点都不怀疑自己的末日到了’，‘在他灰色的瞳孔中，我看到了那无情的意图’。”封不觉复述着福尔摩斯的描述：“搏斗的描写……呵呵，基本等于没有描写，然后就是老莫掉了下去，情景是……‘我探头见他坠落了很长一段距离，然后撞在了一块岩石上，随即又被弹了出去，最后掉进水中’。”

封不觉拿起咖啡又喝了一口，“从这段来看，莫里亚蒂铁

定是死了。除非他的身体素质接近美国队长，而且在受到了那样的重创后，还能从瀑布下游出来。”他顿了一下：“既然如此……那推理俱乐部的老板，本质上是个幽灵吗？”他的眼中忽地闪过了什么，“如果是活人……难道坠下去的那个是替身？可什么样的替身，能够骗过福尔摩斯的眼睛……”

他放下了咖啡杯：“嗯……又或许，推理俱乐部的老莫，只是原著中某个时期的莫里亚蒂的投影罢了，就像测试楼里其他的童话和小说人物一样。”

这个问题恐怕得问教授本人才能知道答案了，所以封不觉暂且搁下，继续看书。

他虽能一目十行，但这会儿他把每一个字都看得很仔细，并回忆着这段内容的英语原句是什么样的（他也有英文版的福尔摩斯探案，但那些书是以系列分册的，每本页数都不超过500）。

“‘在教授掉入深渊的刹那，我忽然意识到这是命运给我安排的、绝无仅有的机会。’‘在你断言是绝壁的悬崖上，其实仍有几个窄小的立足点，并且有一块与岩架相仿的地方。想要一路爬上那么高的峭壁显然是不可能的，可顺着那条湿漉漉的窄道走出去、而不留下脚印就更不可能了。’”封不觉看到此处，不禁吐槽道：“不愧为吾辈楷模，想好了诈死就贯彻到底，宁可冒真死的危险攀爬绝壁。”

再往后面看，600至601的描写，主要就是福尔摩斯的攀岩经历。在这过程中，事先埋伏在附近的、莫里亚蒂的一名同伙，两次用大石块袭击了福尔摩斯。如果这是本玄幻小说，我们的大侦探很可能就栽了，随后便是坠崖不死，获得神功、法宝、美女或者随身老爷爷的展开了……

可惜，在这本二十世纪初的小说里，主角光环的作用仅仅是：“当我双手攀住岩架的边沿，身体悬空吊起之时，又有一块石头呼地一声从我身边落下去。我的脚踩空了，幸好上帝保佑，我掉在了崖下的小道上。我摔得头破血流，爬起来

后就赶紧逃之夭夭，在山里摸黑走了十英里。一星期后，我到了佛罗伦萨，那时，世界上谁也不知道我的下落了。”

封不觉看完这段又道：“嗯……这一星期的内容，可以写一篇荒野求生的同人啊……”

最后是601到602的内容，也是这段描述的尾声。

这段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写的是福尔摩斯在失踪的这几年里，分别到哪些地方去练级了。

“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常去拉萨找大喇嘛聊天消遣。你也许看到过一个叫西格森的挪威人所写的、非常出色的考察报告，我相信你绝对想不到，这正是你挚友的消息。然后，我经过波斯，游览了麦加圣地，又到喀士穆（苏丹首都）对哈里发（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领袖的称号）作了一次简短而有趣的拜访，并且把拜访的结果分享给了外交部。回到欧洲后，我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一个实验室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研究煤焦油的衍生物。我满意地完成了这项研究，那时我听说‘我的仇人’只剩一个在伦敦了，便准备回来。”

而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莫里亚蒂余党的情况。

这一段并未描述得很清楚，因为在600页上，福尔摩斯说了“不仅是莫里亚蒂一人曾经发誓要置我于死地，至少还有三个这样的人存在。而他们对我的复仇欲望只会由于首领的死亡而变得更加猛烈。”

可在601页的叙述中，这个人数变成了两人，这两人被说成是莫里亚蒂犯罪集团的重要人物，而且在审理中成功脱罪，逍遥法外。

到了602页上，又成了一人。

这些问题，封不觉当年阅读时，便已经思考过。当然，最简单的解释是，作者只是随便写写而已。的确，这个人数的变化在原著中并不重要，与主线故事没有什么关联。

莫里亚蒂的犯罪帝国，在其君王殒落之时，便已土崩瓦

解。

但是，如今在惊悚乐园里，在直面莫里亚蒂这个虚拟人物的剧本中，系统设置了599-602这么一段十分明确的提示。那觉哥就不得不把这当成是现实情况去考虑了……

“《最后一案》中出现的那个‘瑞士少年’是逃脱了的，华生的分析很靠谱，这小子应该也是莫里亚蒂的党羽，但他显然无足轻重。”封不觉合上了书，仰起头念道：“假设在岩架上袭击福尔摩斯的那个人是‘三人’之一，另外两人就是从未登场过的人物，只存在于描述中。”他的大脑紧锣密鼓地思考着：“人数的减少是因为死亡、被捕、还是隐遁呢……”他又将视线投向了手上的钥匙：“还有，这四页书的内容，和这把钥匙，与我逃离这个房间，又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第315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二）

这一杯咖啡下肚，封不觉竟发现，自己的体能有了显着的恢复。看来剧本中的部分“食物”，是有着隐性回复功能的。

“如此看来……商城里出售的零食，也并非是纯粹为了满足嘴馋的玩家，或是供人扮酷。”封不觉看了看游戏菜单中自己的状态，自言自语道：“不过零食类物品，都是没有说明文字的，究竟哪种食物暗藏着哪种非显性属性，只有在剧本中自己试验了吗……”

一边说着，他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包牛肉干。这包东西，是封不觉在测试楼附近的便利店里，和那些小工具一同购买的，在浴室里统计携带物品的时候，他都没把这算进去。

当时买下这包零食，只是装傻充愣的需要。因为那时候觉哥的高玩本质还没暴露，他不想告诉队友自己买了一堆实用的工具回去，所以就买了包零食掩人耳目。

或许是剧本中的某种规则使然，纵然是经历了瀑布的洗礼，这些并未放入行囊的物品也一件都没有遗失。当封不觉从浴缸里起来的时候，所有物件都依旧在他的外套口袋里。

“厄运缠身的状态，会不会导致我吃零食被噎死呢……”封不觉拆开包装袋后，才想起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也没纠结于此，只是耸耸肩，把牛肉干搁进了嘴里。

他嘴里嚼着零食，脑海中则在思考599-602页上的内容：“这里是我的记忆空间，除去那些被系统加进来的谜题以外，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应该都是从我记忆中模拟出来的，也就是说……这本书上的文字，包括刚才我查阅的天文学书籍上的内容，本来就是我脑子里的东西……”

封不觉又将视线投向了书架，心道：“我的记忆力也算不错，看过的东西多少都留有印象，而在这个空间里，即使是只存在于我潜意识层面的信息，应当也能还原出来……”

这时，封不觉已经狼吞虎咽地吃掉了大半包牛肉干。他瞥了一眼游戏菜单，果然，生存值在这个过程中涨了5%，虽然这个量不多，但确实是自然回血之外的额外恢复。算上加上这段时间的修正，封不觉的体能已来到了42%，基本脱离了危险值。

见此情形，他干脆一仰脖子，把包装袋里剩下的牛肉干囫囵吞枣般一吞而尽。随后起身，走向了厨房。

他将包装袋扔进垃圾桶，又洗了一下手，并用毛巾把手擦干。

接着，他才来到书架前，挑选了一本书。这是一本他很少去看的，有关植物学的书籍。

“嗯……不出所料。”封不觉直接翻到了书的后半部分，结果出现在他眼前文字都是模模糊糊的，难以分辨。

他又把书翻到前面，目录的部分倒是很正常，全都能看清。可一翻到正式章节，许多小节就只能看到只言片语了，模糊的部分占了大多数。

“我彻底忘却的东西，或是完全没看过的信息，是无法被重现的。”封不觉合上了这本书，又回头看向了茶几上放着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福尔摩斯里的内容，我都能记起来，而且很详实，所以整本书都被重现了。”他低头念道：“既然本来就是我知道的信息，那么游戏提示我查看599-602的文字，其实并不是要我看书的内容吧，而是……”

他回到了沙发旁，再次翻开那本厚实的大书，“搜索屋子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家当成一个陌生的环境看待，才取得了突破。那么此刻……我也不该把这本书当成是一本我看过的侦探小说，而应将其视为纯粹的游戏线索物。”

改变了思路后，封不觉把书拿了起来，单独拎起599-600页的那张纸，用手电筒的灯光去照射，“嗯……透光后文字没什么变化。”他又试着把书倒过来，侧过来看，一样没看出什么端倪。

“用水浸泡或是用火烤，都是不可逆的测试方法。”他念叨着：“这纸张也不算太厚，中间有夹层的可能性不大。”

解谜一旦陷入了死胡同，最好就让思维往后退一些，看看有没有遗漏的信息，或是寻找新的路径。

于是，封不觉把进入剧本后得到的、且尚未用到的东西再度罗列了一下：“在测试楼的那个空间中所得，至今也没用过的是……折叠小刀、打火机、诺基亚还有……火柴吗……”

念及此处，他将那根火柴拿了出来，放在眼前查看：“诺基亚和小刀的组合，倒是也可以点火（用手机锂电池可以生火）……不过，浅显地看，功能上有明显重复的两件物品，无疑是打火机和火柴了。”

封不觉想到这儿，便拿起打火机，轻叩其齿轮，一个火苗当即窜起：“嗯……还打得着。”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他在浴室里就把这物品放进行囊又取出来了一次，即使先前因泡了水失灵，这会儿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在这间屋子里，点火的方法多得是，有燃气灶，还有那么多的电线，用冰箱里的几种食物制造化学效应点火也可以。”封不觉思考着：“打火机在这里，便失去了功能上的‘唯一性’。但是……火柴呢……”他的视线又停留在了火柴上，“除了点火以外，貌似还能和‘火柴谜题’扯上关系……”他指的谜题，就是类似“挪动图中的一根火柴棍，使等式两边成立”的趣味数学题。

“嗯……似乎和眼前的谜题没什么关联。”他刚想放下火柴，忽又想道：“等等……这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所持有的火柴，难道……

众所周知，在那个童话故事中，小女孩每点燃一根火柴，都能结合身边的景物，看到一个美丽的幻象……”

封不觉脑中萌发了一个新的假设，他立即起身，把客厅里的灯给关了，再回到沙发那儿坐下，将书翻到600页那里摊开。他深呼吸了一次，手持火柴念道：“但愿不会浪费掉吧……”

嚓——

封不觉将火柴在茶几一侧的粗糙面上一划，点燃了这件剧情物品。

火光亮起的瞬间，那摊开的书页上，立即浮现了恍如实景的立体画面。而封不觉，如同一个身临其境的观众般，在他的耳边，竟响起了瀑布隆隆的水声……

第316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三）

莱辛巴赫瀑布，位于瑞士迈林根的山脉中。

瀑布的两岸，矗立着黑煤一般的山岩。谷口处有一个巨大的裂罅，河流由此注入。

下方的裂罅逐渐变窄，乳白色的、沸腾般的水流直泻入无底深壑，涌溢迸溅出一股激流从豁口处流下。连绵不断的绿波宛若雷鸣，那浓密而晃动的水帘经久不息地作响。

激流倾泻进万丈深渊，水花高溅，宛如房屋失火时冒出的浓烟。湍流与喧嚣声使人头晕目眩。拍击着黑岩的浪花，亦发出的宛如怒吼的隆隆响声。

封不觉一直觉得，这是个很不吉利的地方。在现实世界中，柯南道尔就是在这里，诞生了杀死福尔摩斯的念头。而在虚拟世界里，一代犯罪巨擘和侦探之神，于此地同归于尽。

当然，福尔摩斯后来在作者笔下起死回生了，而莫里亚蒂教授则永远葬身于此。

“这到底是要让我看什么呢……”封不觉盯着那瀑布的流水，俯瞰幽暗的深渊，仿佛自己都要被吸进了一般。

那根火柴燃烧的时间，远比想象中长得多。如果卖火柴的小女孩真有一盒这样的火柴，估计她就不会冻死了，撑一宿都没问题。

“哦，来了来了……”在封不觉的视线中，两条人影走上了窄道。

其中一人，便是著名的大侦探福尔摩斯。他的身高接近一米九，身材略显瘦削。其脸部被模糊处理了，难以看清具体的相貌，但封不觉还是很确定，这就是福尔摩斯，因为他

旁边的另一名男子，年龄上显然已超过了五十岁（福尔摩斯被设定为1854出生，在最后一案中，他的年龄是四十岁左右）。

而那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自然就是莫里亚蒂教授了。

这二位在窄道上做了些交谈，谈话的内容被瀑布的水声完全掩盖。看那两人交谈时的举止，倒是显得彬彬有礼。

封不觉确实佩服这两位的气度，要知道，此刻的福尔摩斯，很清楚莫里亚蒂的企图，也明白，自己很快将面临一场九死一生的死斗。而莫里亚蒂，面对一个毁掉了自己一切的对手，依然能在复仇前的最后时刻保持风度，这同样令人钦佩。

对话进行了几分钟，随后，在莫里亚蒂同意的情况下，福尔摩斯从怀中取出了一张纸，并开始在上面写字，这便是他留给华生的那封遗言。不多时，福尔摩斯便写完了这封短信，并将信、烟盒和手杖一起留在了窄道上。

接着，两人就继续朝前走去。

封不觉小时候看这段时，便在字里行间推敲出教授身上是有武器的（原文中描写莫里亚蒂向福尔摩斯进攻时写道“他并没有掏出武器，只是突然朝我冲来”）。他的口袋里百分之百装着把手枪，否则福尔摩斯也不会走向瀑布。

但柯南道尔先生，从始至终也没写莫里亚蒂拔枪。从这里也能看出，其对人物性格把握的入木三分。

这段情节要是在八十年代的美国侦探片里，基本就会是……一个满嘴脏话的恶棍举枪指着一个永远绷着脸的硬汉主角在窄道上前行，恶棍明明已经把枪拔出来了，还非得连推带踢才能让主角乖乖朝前走。

可这本书中的两个人物，是绝不会如此失态的。

作为两名智慧卓绝的、有教养的绅士，没有必要把什么话都说出来，更没有必要摆出剑拔弩张的姿态。既然我知道

你口袋里有枪，你也知道你口袋里有枪，那咱们就平静的、礼貌的交谈一下，然后该怎样就怎么样吧。

“目前为止和书里描写的没什么两样……”封不觉一边观看这类似CG的场景，一边念叨着：“但按照这个剧本的风格……接下来肯定会冒出些跟原著相悖的状况吧。”

他的推断，很准确……

不多时，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便来到了窄道的尽头，后者忽然暴起，发动了袭击。

莫里亚蒂的眼中，燃烧着仇恨的怒火。他经营多年的犯罪帝国被苏格兰场捣毁，而眼前这名侦探，得为这一切负责。

福尔摩斯也早已预料到了这样的发展，他立即用自己娴熟的搏斗技巧与对方展开了周旋。

这场架打得并不怎么好看，没有武侠电影那种拳来脚往的漂亮动作，也没有后现代打片中的子弹时间和炫目特效，更多时候，这两位只是在角力而已。

但这样的打斗，才是最真实的。现实生活中就是如此，民间打架，会两手摔跤，比什么都实在。

“呃——”

伴随着低沉的咆哮，莫里亚蒂教授坠入了瀑布。

而福尔摩斯，竟也和他一起掉了下去……

“WTF……”封不觉不由自主地来了句经典脏话。

与此同时，火柴上的火苗，终于烧到了封不觉的手指。轻微的灼痛让他回过神来，眼前的幻象也消失了。

黑暗的客厅中，一缕白烟幽幽升起，宣告着火柴已然失效。

封不觉把那一小截烧剩下火柴棍扔在了茶几上，起身去打开了灯。

“他死了……”封不觉坐回沙发上，皱眉沉思道：“对啊，他死了！”

觉哥恍然大悟一般：“在写《最后一案》的时候，柯南道尔确实是想了结掉福尔摩斯的故事，其结局就是同归于尽。”他脑中的信息如漩涡般飞速旋集起来：“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归来记》写成以前，福尔摩斯就是个死人，一个和莫里亚蒂共同葬身瀑布的死人……”

【不合理的事物，未必都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句留言，闪过了脑海。

“599-602页的叙述，是数年后作者为了让这名侦探‘起死回生’而写的。”封不觉再度看向了那本书：“没有什么攀爬绝壁、没有袭击者、没有那‘三个人’，一个人都没有。”他说着，竟把那两张纸从书本上撕了下来，“你想告诉我的，就是这件事吧？莫里亚蒂。”

“不，我想告诉你的，远不止这些。”一个深沉的、富有神秘感的声音回应道。

这声音如同一句咒语。

一秒间，封不觉眼前的景物便已骤变，他好似从梦中惊醒一般，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哦……我是第一个吗？”封不觉定睛一看，发现自己正身处一间六面都是白色的房间中，墙壁里皆透出亮度适宜的白光。

他的面前有一张直径四米左右的木制圆桌，周围摆着六张椅子，他坐在其中一张椅子上。而莫里亚蒂，就坐在桌子对面。

“也可能是最后一个。”莫里亚蒂回道。他的外形轮廓和刚才那段幻象中的一致，此时，其面貌也清晰地展现在了封不觉的眼前。

教授看上去五十多岁，脸上已有了许多的沟壑。他的眉

宇间，除了身为一名学者的气质，也有一些别的东西，那是冷酷的、邪恶的、残忍的品质。

“你是说……他们会死在自己的记忆里？”封不觉道。

“未必，我只是说可能。”莫里亚蒂回道，他的语气给人一种沉着、内敛的感觉，“他们也都是聪明人，不过你……更加与众不同。”

“哈……想必教授你也曾经问过魔镜，谁是世界上最帅的人吧。”封不觉笑着回道，“哎……我受之有愧啊。”

“看，这就是你有趣的地方之一。”莫里亚蒂微笑着，但他的眼中没有丝毫笑意，那对灰眸如野兽盯住猎物一般，直视着封不觉的双眼，似乎能把人的灵魂都洞穿，“你很擅于用这种独特的幽默感去试探别人。同时，这也是对你自身的一种保护，能掩饰你内心真正的想法。”

“哦？这就是你的判断吗？”封不觉道：“哼……可你有没有考虑过另外两种假设？”他先后举起两根手指，说道：“第一，我只是嘴贱而已；第二，我是个疯子。”

莫里亚蒂冷笑，他把身子往前凑了凑，将两手的手肘搁在桌上，十指交叉地放在下巴前：“请问，你觉得……我是个疯子吗？”

“你？呵呵……”封不觉笑着回道，他举起双手，各出一根手指：“这是疯狂，这是你。”他说着，双臂伸开，将两根手指的距离拉到很远：“你和疯狂就像是直线的两端，要多远有多远。在我看来，你简直理智得令人觉得乏味。”

“那你觉得……”莫里亚蒂又道：“在我面前装疯卖傻的成功率，能有多高？”

封不觉摊开双手：“试试又不花钱。”

“哼……”

“嘿嘿……”

“呵呵呵……”

“哈哈哈哈……”

这两个家伙隔着桌子对视，并莫名其妙地开始笑，越笑越大声，活像两个神经病。

还是莫里亚蒂先收敛了笑意：“欢迎来到推理俱乐部，疯不觉。”

“可以把你的搭档请出来了吗？”封不觉右手的手掌向上，朝莫里亚蒂身边的那张椅子示意了一下。

“呋——”一缕白烟飘起，“我已经来了。”另一个声音说道。

但见，一名拿着烟斗的高瘦男人，吐着烟圈，迈着慵懒的步子，从封不觉身后的视线盲点中走了出来。

第317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四）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解谜过程，计长终于从他的记忆空间中挣脱了出来，周遭亮起的白光宣告着环境的变化。正当他还在适应眼前的光线时，秋风的说话声便在其身边响起：“这下，人算是到齐了。”

计长闻声看去，顿时一惊。

此刻，秋风的胸口上，插着一把短剑，他的身体被这把剑“钉”在了座椅上，而且伤口还在流着血。

“别慌，他没事……暂时没有生命危险。”鸿鹄的语调冷静如故。

计长闻言，又转头朝另一边看去。

鸿鹄倒是没有被利刃所伤，但他的整个头部，被“关”在了一个金属制成的小笼子里，就像戴上了一个无法取下的头盔。

那笼子是个长方体，只比鸿鹄的头略大，笼子底部有个圆洞，正好箍住其脖子。说实话，这个造型，猎奇中还带有几分喜感。

“这到底是……”计长很快便看清了眼前的状况。他发现自己正坐在一张圆桌边上，桌面上摊着许多奇怪的卡片。而桌子的周围，共有六张椅子。除了四名玩家外，还有两名陌生的角色在席。

那两名NPC、或是BOSS，看上去皆是神态自若、毫发无伤。但玩家这边，则是另一种情形了……

“任务该更新了吧。”这句，是封不觉说的。

觉哥现在的状况，也是不容乐观。他的两腮已被割裂，左右两侧的嘴角各延展出一道向上倾斜的伤痕，仿佛他的脸

上有个永不消失的笑容。

“你这是模仿Joker走火入魔了吧……”计长不禁说道。

他会说出“模仿”二字，也不是没道理的，因为此时封不觉的手中，还真就拿着一把鲜血淋漓的折叠小刀，看来这“笑脸”确是他自己动手割出来的。

“哼……就当是吧。”封不觉冷笑着回答。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系统提示适时响起。

四名玩家的任务栏中，【所有存活的玩家进入“推理俱乐部”。】这条终于被勾去了。

至于【逃离记忆空间，返回“测试楼”第七层。】这条任务，虽然每个玩家都有，但这并不是共同任务，而是四条一模一样的个人任务。因此玩家们是分别将其完成的。

“哦……是这样吗……”封不觉看到了任务栏中浮现出的新任务【在“圆桌游戏”中击败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便笑着说道：“难度不小啊……”

“一边说难，一边摆出这种愉悦的神态是闹哪样……”秋风用死气沉沉的语气念道。

“哈……你不也玩得挺高兴的吗？”封不觉笑道。

秋风道：“哪儿看出高兴来了？我身上可还带着流血效果呢。”

封不觉耸耸肩，“呵……还是鸿鹄最舒坦啊。”

鸿鹄隔着栅栏摆出一张臭脸：“我觉得这种头戴铁笼的造型，已让我失去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计长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摸着头问道：“你们这到底是在搞什么？”

“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说。”封不觉道：“你先来说一句在记忆空间中尚未‘遭遇’过的留言吧。”

“尚未遭遇……”计长眼神闪烁，思考着这是不是疯兄在给自己暗示。

在记忆空间的解谜过程中，计长倒确实是遇到过几次与“那些留言”所指状况十分贴切的情形，要说他还没遭遇过的留言，应该还剩两句……

福尔摩斯抽了口烟斗，用他的英国腔高声说道：“我相信你和这几位先生一样，清楚地记得那五句留言的内容，所以，请说出一句来吧，以便游戏继续进行下去。”

莫里亚蒂接道：“但不要说你已经遭遇过的留言，因为那些句子的‘暗示’效应已被消耗了，无法作为入局的条件。”

计长左顾右盼，脑中闪过了无数念头。他看到队友们全都安分地坐在位置上，即使有人胸口插着剑，大伙儿都没有动粗的意思，足可见眼前的状况不是靠暴力能解决的。

“嗯……当你以为自己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时，其实已失去了更多。”计长如是说道。

在记忆空间中，他还没有经历过符合这句留言寓意的剧情。

话音刚落，桌面上的一张卡片，竟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开始移动，缓缓挪到了计长的面前。

“呋——”福尔摩斯吐了口烟：“翻开它吧，语先生。”

既然对方说了“翻开”，就表明这张卡此刻算是背面朝上。计长垂目看向了那张卡片，其背面除了蓝色的无边纹理外，还印着一个词——【暗示】。

计长又抬头看了看队友们，鸿鹄和秋风的神态都很凝重，而封不觉是张笑脸……

“要是我猜得没错……”计长的手已经放在了卡片上，但他没有翻开，而是看着两名BOSS说道：“疯兄选的那句话是……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这一切的不幸。而鸿鹄选的是……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自己的

家。”

“呵……正确的推断。”福尔摩斯笑着回道，“没错，卡片会根据‘暗示’的内容而产生相应的效果。”

计长冷笑了一声，又对秋风道：“秋风你说了哪句，我猜不出来。”

“真诚的善举，不图回报。”秋风无精打采地应道。

“哼……”计长念道：“看来无论说哪句，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又将脸转向了莫里亚蒂和福尔摩斯：“那么……假如我不翻这张卡，又当如何？”

“还能如何？”封不觉替他们回道：“游戏会停留在你的回合，无法进行下去。然后大家就耗着，耗到你被系统判定为消极游戏，或是大家集体因游戏时间过长而断线。”

秋风接道：“顺便一提，行囊里的东西又不能用了。你再拖个一小时左右，我可能就得流血而死。”

鸿鹄也在旁补充道：“而你要是想对教授和侦探先生动粗来解决问题，最好先回忆一下封住一楼大门的那道光壁……猜猜那是谁的杰作。”

计长干笑一声，摇了摇头：“好吧，翻就翻吧，大不了受点伤……”他咕哝了一句，将面前那张卡片翻了过来。

第318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五）

二十分钟前……

福尔摩斯从封不觉身边走过，来到了教授旁边的椅子坐下，并把他的烟盒摆到了桌上，“你是如何推断出教授有一名搭档的？”

封不觉笑了笑：“这儿有六个座位不是吗？”

“就凭这个？”莫里亚蒂问道。

“还不够吗？”封不觉朝椅背上靠了靠，摊开双手：“你对于有序与精准的追求，已成本能，在你的‘脑内世界’，岂会出现无意义之物？”他用手指轻轻敲了两下桌面：“理论上来说，假如我们四名异界旅客全员来到了这里，再算上你，一共也就五人，那为什么要有第六张椅子？很简单，因为还有一个人。”

“那你又怎么知道，来到桌边的人，一定是教授的搭档，而不是另一名客人？”福尔摩斯又道。

“因为我猜，来的那个人就是你。”封不觉回道。

“呋——”福尔摩斯吐了个烟圈：“你从魔镜口中得知了教授是这里的老板。又在看过那段影像后，推断出我和教授都在这个空间内。”他顿了一下：“这我可以理解，但你为什么会认为我和教授是搭档呢？”

“他说得对。”莫里亚蒂接道：“通常人们都认为我们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你们俩都已经死了。”封不觉道：“何来不共戴天一说？”

“呵……说下去。”福尔摩斯微笑着道。

“‘宿敌’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两人相互尊重和认可的基础上

的。因而宿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封不觉道：“相对而言，朋友这种关系反倒很容易经营，只需相互了解，并忍受彼此的恶习就可以了。”

封不觉左右看了看二人：“二位是宿敌，而非仇敌。当然了，你们也确实产生过仇恨，但死后……那就不复存在了。”他说道：“这世上物以类聚，撇开犯罪顾问和咨询侦探的身份，你们是非常相似的两个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狼狈为奸的可能性极大。”

莫里亚蒂的表情没有起什么波澜，他冷冷说道：“如果你的用词能稍微高雅一点，我会忍不住为你鼓掌的。”

封不觉撇了撇嘴，不置可否。

“那么……‘脑内空间’的事，你又是如何推得？”福尔摩斯又道。

“魔镜告诉我的呗……”封不觉回道：“在我说出第二个问题之前，魔镜就迫不及待地问了我一句，第二个问题是否是‘这两个空间的精神宿主分别是谁’？”封不觉笑道：“在他这句话出口的瞬间，我就已经没必要问了。”

“Your brain，your rule.”封不觉瞅着教授说道：“显而易见的是，在你构筑的世界里，我受到了限制。”他指的自然是行囊栏无法使用的事：“我‘带入’这个世界的东西，一件都无法使用。”说话间，他从口袋里取出了折叠小刀，摆在面前道：“而当我回到自己的记忆空间时，我不但可以用自己身上本有的物品，也可以用那些从你这里拿到的。我想……这是因为我在这个世界里得到的东西，也成为了我‘记忆’的一部分。”

“至于这两个世界间的空间转移，应该与实际的物理现象无关，否则我口袋里的东西早就在瀑布的急流中遗失了。”封不觉将双手枕到头后道：“在我的记忆空间中，那些物品之所以是湿的，只是因为浴缸里面的水罢了。”

“嗯……不错。”福尔摩斯道：“但并不完全准确。”

“愿闻其详。”封不觉道。

福尔摩斯应道：“这话……由教授来告诉你吧。”

莫里亚蒂直视着封不觉，沉声说道：“这里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而是一个由集体意志组成的空间。”他整了整衣领：“我和福尔摩斯先生，只是比这里的其他意志更强大，所以占据了主导，从而成为了空间的支配者。”

“原来如此。”封不觉道：“那不知我能否做出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在精神上，哪怕只有短短几秒钟的时间，我能做到比二位更强，我就会成为了这里的主导者？”

“是的。”莫里亚蒂语气阴沉地回道：“你随时可以尝试。”他冷笑一声：“只要你掌握了这个空间的规则，并能在意志上胜过我，那你打个响指就能让我像气球一样爆掉。”

“那么……这个空间的‘规则’又是什么呢？”封不觉道。

“这就得由你自己去琢磨了。”莫里亚蒂回道。

他们谈话间，封不觉旁边的椅子上，突兀地冒出了一个人影，不是鸿鹄又是何人。

“嗯……这里是……”鸿鹄看到任务栏中被勾去的那条个人任务，便立即明白了：“这里就是七楼吗？”

“欢迎来到推理俱乐部。”封不觉抢在教授开口前，喧宾夺主地对鸿鹄说道。

“疯兄……”鸿鹄环顾四周，“这两位是？”

“哦？你不知道？”封不觉沉吟道：“这么说……我们每个人经历的记忆空间是不一样的咯。”

鸿鹄听到这话，便问道：“疯兄你没有遇到彼得·潘吗？”

“我遇到的是魔镜、魅魔之类的……”封不觉道。

鸿鹄长叹一声：“哎……我和一个自称彼得·潘的谢顶大

叔，在那儿谈了半小时的人生。”

“啊？”封不觉也愣了。

“他说他离开了neverland（永无乡，亦译梦幻岛、虚无岛等），选择了长大，还找了份工作，结婚生子，交房贷、交保险……后来还谈到了金融危机，油价上涨……”鸿鹄的眼中是一种十分畏惧的神色：“不知道为什么，我越听越觉得人生无望……”

“哦，你还真是倒霉呢。”封不觉道：“我就好多了，先是魔镜，它把我是世界上最帅的人这个事实隐晦地告诉了我，后来我还干掉了灰姑娘的继母和两个姐姐的幽灵，最后和魅魔来了一发。”

鸿鹄听完这话，唯一的感觉，就是自己被补了一刀。

“哈哈！其实我是瞎掰的，只是想看看你的反应。”封不觉笑道。

“我警告你，剧本结束别加我好友。”鸿鹄面无表情地冷冷说道。

“嗯哼……二位。”莫里亚蒂清了清嗓子。

封不觉好似刚想起那边俩BOSS的存在一般，“哦，对对，我忘了介绍了。”他转向鸿鹄道：“这位是詹姆斯·莫里亚蒂教授。”他用手示意了一下：“他旁边抽烟斗的，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哦！幸会幸会。”鸿鹄居然真想走过去跟他们握手。

“别动。”福尔摩斯说这话的瞬间，伸手弹了弹烟斗，他这个不经意间的动作，却使得鸿鹄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回了座位上。

“我还没说完呢。”封不觉接着刚才的话道：“教授是这里的老板，福尔摩斯先生是他的搭档。”

鸿鹄的脑袋好像短路了几秒，他最终给出的回应是；“这

样啊……”

“对，就是这样。”封不觉道。

“各位，既然现在已经有四人入席了。”莫里亚蒂这时开口道：“就让游戏开始吧。”

“什么游戏？”鸿鹄问道。

“是我和教授一同发明的一个小游戏，作为推理俱乐部聚会时的消遣。”福尔摩斯说道。

封不觉道：“我想问问，贵部一共有多少会员？”

“目前来说，只有我们两人。”莫里亚蒂回道。

“其他会员该不会都在这项消遣活动中挂掉了吧？”封不觉问道。

“呵呵……”莫里亚蒂笑了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疯不觉，你比鸿鹄先到，由你先手吧。”福尔摩斯说道。

与此同时，教授打了个响指，桌面上凭空出现了一叠堆放整齐的卡片。

“嚯～还有这等好事。”封不觉讽刺道。

“这个游戏，至少须有两名知道‘真相’的人参与，而在这个桌面上，知道真相的，即是我和福尔摩斯。”莫里亚蒂解释道：“你们面前的卡堆中，有【暗示】、【询问】、【揣测】和【推定】四种卡片。新加入者，需以【暗示】入局。”

“所以，我现在得抽一张【暗示】？”封不觉问道。

“不，你不需要动手去选卡。”莫里亚蒂说话间，桌面上的卡堆便自行摊开，散乱地铺满了桌面。

“呋——”福尔摩斯接道：“【暗示】已经给你们了，一共有五句。”

此话一出，封不觉和鸿鹄瞬间就明白这是在指先前那五句留言。

“你们在记忆空间中活动时，应当已遇见过与这几句暗示相符的情形。”福尔摩斯道：“每遇到一次，就视为暗示被消耗了一条。”他停顿了两秒，接道：“而剩下的那些句子，每句都意味着你们得抽一张【暗示】卡。”

“听上去这卡好像不是什么好东……”封不觉话未说完。

莫里亚蒂就打断道：“念一句出来，你就明白了。”

“喝？谁怕谁啊？”封不觉一拍桌子：“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这一切的不幸。”话一出口，一张【暗示】卡就自动挪到了他的面前。

“还挺高科技啊。”觉哥伸手把卡一翻，“我拿起来了，怎么地吧？”

莫里亚蒂和福尔摩斯都不说话，冷笑的冷笑，抽烟的抽烟。

见他们没反应，封不觉的视线便落到了卡牌上。

这张卡片的正面，印着一张小丑的脸。

几乎在视线接触的瞬间，卡片就从封不觉的手中落下。而他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桌上的那把折叠小刀……

第319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六）

时间，回到现在。

计长将卡片翻了过来，放到眼前。他这张【暗示】卡的正面，印着一团黑色的毛线。

“难道准备用线把我缠起来？”计长看了一眼图案后说道。

话音未落，鸿鹄、秋风和封不觉看他的眼神，已起了变化。

“怎……”计长本想问哪里不对，但话还没问出口，他也被正在发生的事情给惊呆了。

此时，从旁观者的视角来看，计长的头发像是发面团一样膨胀了起来，并很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蓬松的爆炸头。接着，这团“巨发”如一朵乌云般开始“下雨”，当然，落下的不是雨，而是瀑布般的长发。

大约三十秒后，这个过程终于停止了。

计长原本的小平头，仿佛变成了一个大蘑菇，而蘑菇的菇檐下，垂着柳絮般的长发。他要是站起来，旁人就完全看不见他的身体了，远瞅着倒像是个黑色的、毛茸茸的大水母。

“当你以为自己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时，其实已失去了更多。”计长一边重复着这句话，一边用双手撩开门帘儿般的长发，露出了自己的脸：“虽说我最近确实是考虑过，要把游戏里的平头改成别的发型（梦公司官网已公布的惊悚乐园新补丁条目中，有一条就是发型调整服务即将开启），但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当你以为自己得到了洗剪吹之王的地位时，已失去了尊严与品位。”封不觉冷冷地调侃道。

“哈哈哈哈……”秋风闻言，大笑出声。但几秒后，他胸口插着剑的地方就再度渗出了一些血：“咳……不行……别引我笑，否则我一个小时都撑不到了。”

鸿鹄则是平静地说道：“和我们比起来，你这还算是好的吧。”他说着，将手指穿过脸前的铁栅栏，习惯性地扶了扶眼镜。

“我情愿在头上套个笼子。”计长把脸前方的长发拨开，甩到肩膀后面去，否则他都没法儿视物了。

“各位，让我们继续吧。”莫里亚蒂在这时开口道：“语先生，你来得正好，在你出现之前，你的三名同伴分别完成了自己的回合。”他的语气依旧是波澜不惊：“此刻，我相信你们也都看到了这游戏的玩法。”

“卡片效果我们是看到了，但游戏规则呢？”封不觉道，“我们总不能在你们指挥下玩儿下去吧。”

莫里亚蒂转过头去，和福尔摩斯交换了一下眼神，随后才对玩家们说道：“语言，是一种力量。”他举起一条胳膊，做了个介绍的手势：“请记住这点，因为在这个空间里，或者说在这个圆桌游戏中，这是最基础的一环。”

他用手点了点桌上的那些卡片，“这个游戏的基本规则中，每一名游戏者，都必须用遍【暗示】、【询问】、【揣测】和【推定】这四种卡片。”他的视线扫过玩家们的脸：“但有一个问题，这张桌子上，只有我和福尔摩斯先生知道‘真相’。那么作为不知情者的你们，显然是没理由去选暗示的。”

“所以规定我们用暗示来入局吗？”鸿鹄接道。

“是的。”莫里亚蒂应道：“我们把那几句带有‘暗示’属性的话语，留在了各处。以便让你们在登楼的过程中，亲眼见证一下这几句‘语言’对空间中其他人物的影响。”

“我能否这样理解……在这个世界里，‘语言’是一种力量，而‘暗示’就是含有负面属性的一种招式。”秋风道。

“不确切。”福尔摩斯插了一句：“但很接近了。”

“在这个桌面上，没有正面或负面一说。判定卡片效果的前提是——说出的语言有没有价值。”莫里亚蒂接道：“目前是我的回合，我来说一个暗示，演示一下。”他顿了一下，朗声道：“暗示——【这世上没有谎言。】”

言毕，一张【暗示】卡便自行挪到了教授面前。

莫里亚蒂翻开卡片，并展示给了众人，卡片的正面是一片空白，“瞧，没有惩罚。”

大约五秒后，封不觉从他那透风的腮帮子里漏出一声冷笑：“哼……明白了。”他仍在把玩着手中的小刀，一副很轻松的样子：“你是‘知情者’，你现在所说的这句话，能够帮我们更接近‘真相’，所以你的这句‘暗示’是有价值的。”他稍停一秒再道：“而我们这些不知情者，刚才只是说出了你们预留给我们的‘语言’罢了，虽然话的性质确实是‘暗示’，但在这个桌面上，毫无意义。”

“不错，看来你上手了。”莫里亚蒂微笑着回道。

计长沉思了一会儿，总结道：“那么……在这个游戏中，对不知情者来说，选【暗示】必然会遭到惩罚，因为知情者不需要我们的暗示。

而对知情者来说，【推定】是不能碰的一项，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知道真相，没有什么可推定的。”

“但问题是……”鸿鹄打断道：“每一名游戏者，都必须用遍四种卡片，不是吗？”他向莫里亚蒂投去了一道锐利的目光。

“是啊。”莫里亚蒂用理所当然的口吻回道：“放心，我和福尔摩斯先生，并不是那种会作弊的人。”

福尔摩斯补充道：“作为不知情者的你们，入局的第一句话，默认为暗示。呋——”他吐了口烟：“而知情者没有这个限制，以任何一种卡片开局都可以。”他弹了弹烟灰，“只不

过……无论是知情者，还是不知情者，在游戏最初的四轮，不可以选重复的卡片。”

“也就是说……每一名游戏者，都必须在前四轮中把四种卡都选一遍。”鸿鹄应了一句，随即问道：“那是否意味着……自第五轮起，我们就可以反复地选同一种卡了？”

莫里亚蒂冷笑一声，“是的，从第五轮开始，即使你每一轮都选【询问】也可以。”他直接点破了鸿鹄心中所想。

第320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七）

“由我继续吧。”福尔摩斯道，他暂时放下了烟斗，看着桌面道：“推定——莫里亚蒂教授是个弱智。”

他这句话让四名玩家皆产生了一种“难道我幻听了？”的错觉。

唯有莫里亚蒂教授本人，仍是古井不波之色。

“Nice try.”莫里亚蒂神态轻松地道了一句。

福尔摩斯笑了，他耸耸肩，学着之前封不觉的语气道：“试试又不花钱。”

玩家们完全不明白这两个家伙在搞什么名堂，不过，桌上的卡片还是如期而动。一张背面印有“推定”字样的卡片，移到了福尔摩斯面前。

大侦探没有拿起那张卡，只是将卡片在桌上翻了个面，露出其正面的图案来。

卡上……画着一个炸弹。就是卡通片里经常出现的那种黑色圆球炸弹。

福尔摩斯看了一眼卡片，随后站了起来，并稍稍退后几步，与桌子拉开一定的距离。

他开始在自己的各个口袋里摸索，当他摸到外套左侧的口袋时，表情微变，“哦，在这儿呢。”他说着，便从那个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比橙子略大的黑色球体炸弹。

炸弹的外形和卡片上的一模一样，其引线竟然是点着的。而当它被取出衣袋的瞬间，引线已然是即将烧完的状态了。

嘭——

四名玩家还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状况，爆炸就发生了。三人目瞪口呆，而封不觉则是一张笑脸……

这炸弹的威力倒是一般，只影响了半径一米左右的范围。一团球形的黑色浓烟笼罩住了福尔摩斯的上半身，也遮挡了众人的视线。

莫里亚蒂稳如泰山地坐着，连回头看一眼的打算都没有。

不多时，黑烟散去，福尔摩斯毫发无伤地站在那里。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大步流星地回到了桌边，拿起烟斗：“先生们，请继续吧。”

“喂……什么意思啊！你们受的惩罚就只是障眼法吗？”秋风不爽道。

“不，那是实实在在的爆炸。”福尔摩斯回道：“如果我留在桌边，很可能会波及到各位。”

“哼……不是障眼法，那就表明他们在这个空间里非常强大，惩罚对他们无法造成伤害。”鸿鹄说道。

“是的。”福尔摩斯咬着烟斗，微微点头道。

“不好意思。”计长道：“我忽然想到，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你们没有说明。”他看着莫里亚蒂和福尔摩斯道：“这游戏如何分出胜负？”

莫里亚蒂回道：“只要你们四人中的任何一人推理出真相，便算是你们赢了。”

“而假如我们四个在获悉真相之前就全部阵亡，即是他们‘知情者’的胜利。”封不觉接着教授的话，对计长说道。

“明白就好，轮到你了。”莫里亚蒂看着封不觉道。

“既然不知情者入局的那轮，默认为暗示……”封不觉放下小刀，朝前坐了坐：“那从这轮开始，我就得在说出‘语言’之前，先声明这是‘询问’、‘揣测’还是‘推定’了对吧？”

“没错。”莫里亚蒂回道。

“顺便问一下。”封不觉又道：“要是我现在再次声明‘暗示’，会怎么样？”

“第五轮前，你的‘重复宣告’将被视为无效。”莫里亚蒂回道：“你的回合将持续下去，直到你宣告一个有效的选项为止。”

“哦……那个，还有一件事。”封不觉指了指桌上：“伸手去翻这些尚未打开的卡片、或者撕毁、破坏……”

“一死而已。”福尔摩斯用悠哉的语气打断了他。

封不觉闻言，又摇头晃脑地墨迹了一会儿，突然一拍桌子，喝道：“询问！”

“问就问，一惊一乍地干嘛呢……”鸿鹄言道。

“就是，我心脏不好。”秋风指着胸口的剑柄道。

封不觉没理他们，抛出了自己的问题：“这个空间的规律究竟是什么？”

觉哥问的这句话，意思上基本等同于“说出来，让我赢。”他也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只是姑且试试，也算为队友们的回合铺路。

果然，他问完之后，桌上的卡片全都没动。

教授适时解释道：“当你发起询问时，对方阵营的游戏者，可以选择回答，或不回答。”

福尔摩斯接道：“我们选择不答，你就可以获得一次惩罚豁免权。”

莫里亚蒂道：“而我们要是答了这个问题，圆桌将会开始判定……”他顿了一秒：“假如提问者本人，能从我们的答案中洞悉到有益的情报，这次询问即被视为有价值。反之，就是无意义询问，提问者要遭到惩罚。”

福尔摩斯乘着教授说话，又抽了口烟，这时他又接

道："另外，同一个问题不能问两遍。更改措辞、意思一样也不行，否则亦将遭到惩罚。"

莫里亚蒂耸耸肩："至于你此刻的这个问题，我们自然是……不答。"

他说出这句话后，桌上一张背面为"询问"的卡片便自行翻转过来，并移动到了封不觉的面前，那张卡的正面没有图案，只是白纸黑字写着——豁免。

"喂喂喂……"秋风忍不住插嘴道："要是你们一直选择不答，那等到有意义的问题问完了，'询问'对我们来说不就废了吗？"他的问题，也是其他玩家所想。

"所以，你们最好在有意义的问题问完之前，尽可能地利用询问获取豁免权。"莫里亚蒂道。

福尔摩斯也用一种有恃无恐地态度提示道："你们也可以尝试设下陷阱，用看似无意义的问题进行询问，诱我们说出有用的信息。"他笑了笑："不必担心我们会撒谎，只要选择了回答，就必须说真话。"

"那么……两位能不能在我选卡之前，把揣测和推定的情况也说一下呢？"鸿鹄问道。

"【揣测】，即是提出假设。"福尔摩斯回应道："揣测的内容，若与解开真相完全无关，揣测者将直接抽到惩罚卡。"他顿了一下："而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揣测，翻开后会是张白卡。这时，我和教授就必须对你的揣测做出回应……回答你'对'、'错'、或是'不确切'。"

"【推定】，即说出一个'结论'，由圆桌判定正确与否。说对了就是白卡，说错了……就会受到足以致死的惩罚。"莫里亚蒂补充道："当然了，福尔摩斯受到惩罚，只是因为他说的结论与'真相'根本无关罢了。正如你们之前推测的，不知情者的'暗示'没有任何意义，而知情者在'推定'时，只能说些不相干的、或是错误的结论。"

这番解释后，房间中陷入了一片沉默。

四名玩家，皆在竭尽所能地快速思考着。他们都很清楚，眼前的形势有多严峻。

这场圆桌游戏的复杂和困难程度，是前所未见的。而与他们博弈的两名对手，更是神级智者，且在剧本中被设定为近乎无敌的存在。

想赢，就得在有限的时间内、规则的限定中，用“语言”来获得足够多的情报，并以此推测出“真相”，即这个空间暗藏的某种规律。

“我……询问吧。”鸿鹄没有思索太久，他知道时间宝贵，这一圈，他就先稳妥地拿一张豁免卡再说了。

队友们也都理解他的意思，因为秋风已在流血，所以浪费时间很可能意味着减员。而每减少一人，“不知情者”活动的回合就等于少了一个。

“询问——福尔摩斯先生，你刚才没有被炸死的原因是什么？”

智将鸿鹄确是名不虚传，这么问铁定能换到豁免权。因为这两名BOSS的能力与这个空间的规律息息相关，这个问题断然答不了。

“哈……太让人欣喜了。”福尔摩斯转头对旁边的莫里亚蒂道：“教授，今天你请来的客人真的很有意思……”他抽了口烟斗，用烟斗把儿点了点鸿鹄的方向：“比如这位，不仅智力超群，还有着独到的观察才能和推理能力。”

莫里亚蒂用一种不温不火的语气回道：“是啊，又比如那个小子。”他的视线投向了封不觉：“他和你很像，思维敏锐过人、有条有理，但是极度自负、随性、放荡不羁。”

“答，还是不答。”鸿鹄催促道，他并不觉得被两个虚拟游戏中的人物夸奖有什么荣幸的，他只知道，这两个BOSS环顾左右而言他，会浪费一定的时间。

“嘿！别着急啊。”这时，秋风竟然插嘴了：“接下来八成就要捧我和计长几句了，你让他们说完呗。”

“秋风兄，你还真是不知死活啊……”计长撩了撩他那无比潇洒的发型：“要不是你被剑插着，我们也不必争分夺秒的。”

“哈哈哈哈……”秋风又忍不住笑了：“你别跟我说话，看见你现在的样子我就受不了。”

“呋——”福尔摩斯转过脸，看向邻座的秋风，“看来他们在担心这个……”他说话间，抬手动了动手指。

忽然，秋风胸口的那把剑，叱一声倒退而出，在半空浮了两秒后，掉落在地。

秋风反应也很快，赶紧摁住自己的伤口。他打开菜单，观察了一分多钟，发现【流血】的状态虽然还在，但生存值的流失已停止了。看来他只要不松手，血就不流。

莫里亚蒂朝福尔摩斯瞥了一眼，说道：“有必要这样做吗？”

福尔摩斯微笑着回道：“仓皇不定的对手，会让游戏失去应有的乐趣。”

“哼……”莫里亚蒂冷笑一声，看着玩家们道：“诸位，你们听到了，请慢慢考虑，别着急。”

第321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八）

说完这句后，莫里亚蒂略微停顿了两秒，接道：“哦，至于你的这次询问。”他看着鸿鹄道，“很明显，我们不答。”

在他做出此宣告之时，桌上的一张询问卡便自动翻了过来，移到了鸿鹄面前，这张卡的正面，亦是写着“豁免”的字样。

这一刻起，便是秋风的回合了。

“让我想想……”秋风说道。

计长在桌子另一端提醒道：“这一圈，最好还是选‘询问’，先抽一张豁免卡保底。”

鸿鹄也同意计长的观点，他接道：“没错，当前我们所知的信息还很少，揣测也不安全，推定则很可能引起惩罚。”

这时，莫里亚蒂开口道：“在此我说明一下，以强度而言，暗示的惩罚介于轻微到中等之间。而询问和揣测若是遭到惩罚，损伤将是中等到严重级别。但推定的惩罚，就是严重级到致命级之间了。”

“按照常规的战略。”福尔摩斯补充道：“不知情者以暗示入局后，第二轮应选择询问来获取豁免权，而第三轮则尝试推定。即使推定错误了，也可以用豁免权抵消惩罚。”他又抽了口烟，“呼……当然，如果对自己的揣测能力有足够的自信，也可以在第三轮选择揣测。可万一你的揣测和真相丝毫不沾边，那豁免权就被揣测给消耗掉了……到第四轮时，你就得在没有任何保险措施的情况下，进行推定。”

“喂……我们可是对手啊。”秋风道：“二位这么殷勤地帮我们进行分析，算是什么意思？”

“我所说的只是最基础的战略。”福尔摩斯回道：“我相信

你们中的任何一位，稍加思考后，也一样会排出——暗示、询问、推定、揣测这样的顺序，来应对前四轮的。”

“假如你们觉得我和福尔摩斯给出的善意提醒，是一种误导，大可不必按照我们说的做。”莫里亚蒂道。

“他们说得对。”计长转头对秋风道：“活着到达第五轮，是我们的首要目标。而福尔摩斯先生所提出的战略，是最正确、最稳妥的。”

鸿鹄插嘴道：“他们只是说出了我们本来就能想到的、且极有可能会实施的策略而已，并不算是什么帮助。”他推了推眼镜：“若是你因逆反心理而不去这样做，反倒是中了他们计。”

秋风闻言后又思索了一番，随后说道：“询问——”他看着教授和福尔摩斯，“除了不知情者全体死亡和解开空间的规律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完结这游戏的方式？”

那俩BOSS对视了一下，这次，他们选择了回答。

福尔摩斯笑道：“有啊，你们可以尝试杀死教授。”

莫里亚蒂接道：“如果你们能把我给杀了，这场游戏、这个房间，都会消失。”

他们的回答结束了，桌面上的一张询问卡移动到了秋风面前。

秋风深呼吸了一下，把卡翻开，结果其正面是空白的。

“你应该对自己更有自信一些，年轻人。”莫里亚蒂说道：“这是个不错的问题。”

秋风长吁一口气，“看二位有恃无恐的样子，我自然猜到了一些事……”他看着队友们：“很显然，以我们的实力，根本杀不了教授，但是，假如我们推理出了这个空间的规律，就有机会做到……”

鸿鹄接道：“但是……既然已推理出了空间的规律，便没

必要冒险去战斗了，直接以‘推定’的形式说出来，赢得游戏就是了。”

“也不能排除……我们四个当中，有人明明知道了真相，却不进行推定，非要置教授于死地的情况。”封不觉忽然开口道。

这一瞬，三名队友都朝他投去了意味深长的目光。

“干什么？”封不觉斜躺在椅背上，摊开双手道。

“疯兄，我觉得只有你会做这种事……”计长说道。

秋风和鸿鹄也点点头，表示赞同。

“那就别玩儿了，我先试试杀人的办法好了。”封不觉说话间，竟从行囊里拿出了一件东西来。

“什么！”其余三人看到封不觉把手伸进行囊时，皆是一惊。

因为他们仨的行囊，在来到这个房间后，都重新变回了封印状态，按理说大家都是玩家，封不觉没有例外的道理。

但见，封不觉端起反重力弹射器，并从口袋里取出了那部诺基亚手机作为弹药，瞄准了莫里亚蒂教授：“有遗言吗？教授。”

“哈哈哈哈……”福尔摩斯在旁边大笑，并且放下了烟斗，为封不觉鼓掌。

莫里亚蒂倒是依旧很镇定，他坐在桌边未动，平静地问道：“难以置信……第二轮刚刚过半，你竟然完成了推理。”

“对手太弱或太强，都会剥夺游戏的乐趣，不是吗？”封不觉笑道。

“究竟怎么回事？”鸿鹄道：“疯兄……你到底……”

“这个空间的规律就是……”封不觉胸有成竹地接道：“信以为真即是真。”

“我勒个去……你怎么想出来的……”秋风这回是完全没跟上觉哥的思路。

封不觉暂时放下了弹射器，说道：“首先，回想一下最基本的提示……语言，是一种力量。”他用手指轻轻敲了两下自己的太阳穴：“你们还记得那五句留言吗？”

没等队友们回应，封不觉又接道：“这些留言，并不是事情发生后的评论，而是事情发生的原因。”

“这么说……我们在登楼过程中见到的那些……”鸿鹄第一个反应过来。

计长接道：“都是留言在先，事发在后……”

“跃入六楼顶上的瀑布时，那五句话已成为了我们‘记忆’的一部分。”封不觉接道：“于是，我们在记忆空间中的经历，有一些就应验了留言。”

觉哥的视线扫过队友们：“我没猜错的话，你们身上带着的火柴、尖顶帽、扫帚、苹果，全都在记忆空间里为了解谜或推动剧情而消耗掉了是吗？”

三人皆是微微点头，他们确是在各自的记忆空间中，用掉了所有的剧情物品。

“这几件东西有两个共同点，其一，它们全都是我们在‘测试楼’内部所得；其二，它们都因种种原因，在我们进入这个房间之前就被用掉了。呵……这不禁让我有了一个假设。是不是有人，不想让我们把这些东西带进这里。”封不觉说着，指了指弹射器前方悬浮着的手机：“你们看，我在测试楼外面弄到的手机、小刀、笔记本等等……就全都带了进来。”

“这里是最终的房间，那些‘剧情物品’在来到这里之前被消耗掉不是很正常的吗？”计长说道：“而疯兄你的那些小刀、笔记本之类的，都是可以带出剧本的‘工具’‘装备’之类，并非推动剧情的必需品。”

“是啊，这样的解释似乎也说得过去，但是……”封不觉冷

笑一声："教授先前对我说过一句话，让我很在意。他说……'这里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而是一个由集体意志组成的空间'。结合眼下的状况，我明白了，记忆空间的那段插曲，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把那些不该带进来的东西给消耗掉。"

"为什么？"秋风问道。

"因为那几件东西，是其他意志的'造物'，出现在此，会对教授产生某种影响。"鸿鹄若有所思地接道，他勉强算是跟上了觉哥的思路。

封不觉笑道："教授，这你不否认吧？"

"没错，那些物品可以对我造成一定的威胁。当然，前提是你们知道怎么用。"莫里亚蒂大方地承认了。

"哼……反正现在东西都不在了，也就无所谓了是吧。"秋风冷哼道。

"再来说说这圆桌游戏开始后的情况吧。"封不觉接着道："我们四人按照规则入局，纷纷被'语言'的力量所伤，这没什么好多说的。之后到了教授的回合，他立即露出了破绽。"

"你说什么？"莫里亚蒂语气微变，皱眉问道。

"不不不，我说什么无所谓，关键是你说了什么。"封不觉复述道："暗示——【这世上没有谎言。】"

此话一出，福尔摩斯持烟斗的手便微微一颤，他沉声道："哼……看来教授的这个暗示太明显了。"

莫里亚蒂道："难道听完这句话你就猜到了真相？"

"我是有了一个推定，但我没有确定。"封不觉耸肩，叹息道："哎……你的暗示没有遭到惩罚，就代表这个暗示是有意义的。既然你给了我一条有意义的信息，我总得从中挖到点什么才对得起你啊。"

秋风接道："信以为真即是真，也就是说……只要思想上

认定是真实的事情，就会成为真实。”

计长也道：“所以‘这世上没有谎言’，就有可能成立。”

结合封不觉的结论，这两位自然也都明白推理的过程了。

“让我离真相更近一步的，就是福尔摩斯先生的推定。”封不觉继续说道：“他说……‘莫里亚蒂教授是个弱智’。”他笑了笑：“我试着以另一种角度去思考……作为知情者，在【推定】时，自然不可能说出与真相有关的正确结论，因为那就等于是认输了。因此，福尔摩斯先生一定会说一句与真相无关的推定。

其实他当时完全可以说一句类似‘天是蓝的’、‘雪是白的’这种废话，然后接受惩罚就是了。可他没有……正如教授你所说的，福尔摩斯先生他‘极度自负、随性、放荡不羁’。

所以他说了一句‘莫里亚蒂教授是个弱智’。

呵呵……这就有意思了。为什么他不说‘长颈鹿会喷火’或者‘猪在天上飞’呢？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些事情是有一定几率会变成现实的。”

封不觉伸出一手，指了指周围：“你们二位都很清楚这个空间的规律，而且早已习惯于操控这种规律了。你们只要说服自己的大脑，认定一件事是真的，那事情就会变成真的。就像刚才，福尔摩斯先生只要让自己‘相信’，炸弹对他造不成任何损伤，那他就是毫发无伤。”

“这种类似自我催眠的手法可以通过训练变得精熟，对你们来说不算难事。”觉哥歪着头，对教授道：“而‘莫里亚蒂教授是个弱智’，则是一句福尔摩斯先生根本不可能说服自己相信的话，所以他抱着一种戏谑的态度说了出来。

你的那句Nice try，和他的‘试试又不花钱’，我一听就明白了。他的行为，貌似是试着用语言把你变成弱智。而当他失败后，你们俩就半开玩笑地说了这么两句。

至此，我已基本确定了真相。”

“那你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回合，直接选择推定呢？”福尔摩斯问道。

“不保险啊。”封不觉回道：“万一我错了呢？”他摆了摆手指，“在那个时候，我需要的只是更多的、用于验证结论的时间而已，于是我就先用选了询问，并问了一个万无一失的问题。”

“你发起询问时，我还没把询问的规则完全讲出来，你能问出那样的问题，确可称得上精谨过人。”莫里亚蒂评论道。

“过奖。”封不觉回道，“总之……我很清楚，要验证自己的结论，未必得通过圆桌游戏中的回合，我坐在座位上就可以完成。”

鸿鹄用匪夷所思的眼神看着封不觉道：“你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不用‘语言’操控规律的方式？”

“这确实有难度，但并非不可能。”封不觉道：“我默默地给自己心理暗示，告诉自己……我有两条舌头。”

“哈？”

包括莫里亚蒂在内，整桌人的表情都是陡变。

“结果成功了。”封不觉说着，张大了嘴，他原本的舌头下面，又伸出了一条一模一样的舌头来，“这样，我就完全确定了真相——只要我说服自己一件事是‘真实’，那它就会实现。”

“呃……我说……”秋风忍不住道：“你为什么不用‘我的脸完好无损’来做试验……”

“那不就暴露了吗？”封不觉反问道。

“哈……”莫里亚蒂狞笑起来：“因此，在确认了杀死我们也能结束游戏后，你便动了杀机？呵呵……恕我直言，这是否有些不智呢？”他瞥了一眼旁边的计长：“让你的同伴，直接以【推定】说出真相，不就赢了吗？”

“呋——”福尔摩斯也抽着烟道：“你能从次元口袋里取出物品，确实值得夸奖，但你真的要与我们战斗吗？”他的语气还是很从容：“对于我们来说，用‘思维’和‘语言’改写这里的真实，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只需要几秒钟，我就能让自己相信‘疯不觉是一块石头’或者‘疯不觉碎成了肉酱’这样的事。”他指了指觉哥，“而你，说服自己‘我的次元口袋可以使用’，就已花了不少时间吧？你怎么可能赢我们？”

“疯兄……貌似人家这是好言相劝啊。”计长说道。

“他们是在故作镇定而已，哼……只要我坚信‘疯不觉不会死’，就什么事都不会有。”封不觉笑道：“当别人相信的‘真实’和我相信的‘真实’相悖时，这便是一场简单的、意志力之间的角逐了。”

“疯兄……你又何必……”鸿鹄也很不理解，此刻只要计长说出推定，游戏就会胜利，为什么封不觉还要执着于和两名BOSS翻脸。

“还不明白吗？”封不觉打断道：“这个地方，只是个精神世界罢了。所以语言和思维在这里才会无比强大，甚至有着逆转秩序的力量。”他脸上的割痕，在这时愈合，舌头也变回了一条：“现实中，我们的身体，想必早已在‘推理俱乐部’里了，但我们的精神，被囚禁在这个所谓的‘测试楼’。”

封不觉接下来的话，BOSS方面是听不到的，“我就问各位一个问题……你们是想快点儿通关，还是跟我去看看这个剧本的真相？”

鸿鹄、秋风和计长，面面相觑。

身为职业玩家，有时是需要在乐趣和效率之间进行取舍的。而他们三人，骨子里也都有着一种和觉哥类似的东西，那就是近乎病态的好奇心……

“好，按照你的想法做吧。”鸿鹄说道。

计长也道：“我就舍命陪疯子了。”

秋风还躺在椅子上：“我正在试着说服自己‘我的胸口没有伤’，所以阻止不了你。”

“呵呵……”封不觉笑了，他再度举起了【反重力弹射器】，用诺基亚炮弹对准了莫里亚蒂：“教授，我得很遗憾地告诉你。无论在哪个维度里，无论在哪种物理定律下，无论在哪种生物的认知之中……被这玩意儿击中，都是必死无疑！”

呼——

手机在弹射器的作用下呼啸着飞出，莫里亚蒂教授一脸错愕地看着那个黑影轰向了自己的脸……

几乎在攻击生效的同时，系统提示接二连三地响了起来：【当前任务已变更，主线任务已更新】

【世界观已破解，玩家：疯不觉，获2700点技巧值奖励，团队已可在任务菜单的拓展选项中阅览该剧本的世界规则】

【已进入隐藏剧情流程。】

任务栏中，【在“圆桌游戏”中击败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这条被横线划掉了，在下方出现了一条新的任务：【战胜真正的‘老板’，或逃离推理俱乐部。】

第322章 入侵脑细胞（二十九）

下坠感，突兀而猛烈的下坠感。

与之同时传来的，还有遍及全身的疼痛。

场景的转换依旧只用去了一瞬。

四名玩家似是从梦中惊醒一般，他们猛然睁眼，便发现自己正在下落。当然，只是几米的落差而已，这点距离还摔不死他们。

四人掉落在了一张绛红色的地毯上，皆是呻吟着起身，并抬眼观望。

周围是一片书籍的海洋，看着好像是个图书馆。有六排极高的书架拼衔在一起，形成一个六边形，如同围墙般将他们围在其中。

天花板的高度接近十米，可见的地方就有好几个吊灯，照明没有问题。

就在四名玩家的正上方，悬挂着一个方形大铁笼子，此刻笼子底部的铁板已然打开，看来这就是他们落下的原因。

“这儿就是所谓的‘现实世界’了？”秋风一边问出这个问题，一边伸手摸着自己的胸口，还好，那个血洞不见了。

“应该是吧。”封不觉从地上站起来道：“你们的生存值如何？”

“我几乎没有损伤。”鸿鹄回道。

计长道：“我也是。”

秋风回道：“先前的损伤好像消失了啊。”

封不觉自己的生存值，也回到了96%，看来在“现实世界”里，他们的生存值一直是满的，直到从上方的铁笼落下，

才掉了一点点。

“嗯……这就对了。”封不觉说道：“在那个精神世界里得到的物品也全都消失了。”他指的是自己口袋里的打火机、笔记本、钱包等等。

“哈！我在记忆空间里用掉的消耗品居然都在啊。”秋风说道。

经他提醒，封不觉再度打开菜单，检视了一下行囊栏。他发现自己吃掉的一片SCP-500和一瓶生存值补充剂竟然也回来了。

再看技能栏，在精神世界中学到的【南斗飞龙拳】却是还在。

“物品方面，我们应该回到了刚进剧本的状态。”封不觉道，“不过……我之前在记忆空间里学会的技能被保留了下来。”他摸着下巴推测道：“若是我没有立即学习这个技能，而是以技能卡的形式将其放在行囊里，或许东西就会消失吧……”

“你运气还真好。”鸿鹄道：“竟然能捡到技能。”

“你不是也有机会学的吗？和中年彼得潘聊了那么久，就没乘机让他教教你怎么飞？”封不觉回道。

“我还真向他请教过了。”鸿鹄回道：“他告诉我，想飞起来，一是需要小妖精的粉末，二是‘相信’自己能飞。”他顿了一下，“现在想来……这似乎也是一个关于真相的提示，可惜……当时我认为他只是说出了原著的设定而已，所以没当回事儿。”

鸿鹄说完这句，又补充道：“哦，另外，我也试过向他请教剑术。”他叹了口气，“结果他说，自己离开Neverland的第二年，就因为持有管制刀具的罪名被捕过一次，他的短剑被有关部门永久性没收了。”

“哎……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么可怕啊……”秋风长叹一

声。

计长道：“咱们不都是成年人吗，这话说得……”话虽如此，但他回应时的语气和秋风也差不多。

封不觉道：“看来诸位的童年都很美好，于是，长大后就生出了一种……‘当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慨。”

鸿鹄看着觉哥道：“嗯……让我猜猜……疯兄你小时候就不太正常吧？”

“还好，我七八岁时的性格就与现在相差不大。”封不觉回道。

“那就是非常不正常了……”秋风接道。

“反正那时候的我就觉得，儿童、包括青少年这样的社会角色，是一个受到严重歧视的群体。”封不觉道：“所以我在十一岁时，写了一篇名为《关于成年人对少年儿童持有的刻板偏见》的论文。”

“以此表明在亿万祖国的花朵中，也是混有一两朵你这种奇葩的？”经此一本，秋风的吐槽功力显著提高。

“当时还是皮秋（即皮丘，港译比超）的你懂个屁啊。”封不觉自然不会在语言交锋中落下风。

计长在旁评道：“不过……疯兄你也确实是个奇人啊，我十一二岁那会儿，憋五百字的作文出来都困难。”

封不觉冷哼一声：“这算什么？本大爷早在十岁时就已在一本作业本上通过手写完成了短篇小说处女作《剑神》。像论文这种篇幅的文字，我拿台笔记本电脑往马桶上一坐，拉一橛子屎的功夫就妥妥儿地写完了。”

他们几个看似是在聊天，其实都是一心二用，手脚全没闲着。

四人心照不宣地各自负责一个方向，一边说话一边查看着周围的书架，试着找出离开这个区域的方法。

“实在不行，咱们就爬到书架顶上去看看吧。”计长观察了一番后说道：“可以先跃上那个铁笼，再利用笼子上方的铁链往上爬，到达和书架顶部一样的高度后，很容易就能跳上去了。”

“你们就不考虑……把周围的书全都看一下？”封不觉的阅读癖发作，道出了惊世骇俗的言论。

秋风抬头看着那高八米左右，装得满满当当的书架，干笑一声道：“就算我们四个分头看，看到被强制断线为止，恐怕连目录都看不完吧。”

鸿鹄没有过多地参与那三人的扯淡，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了“隐藏世界观上”。此刻，在任务栏的扩展菜单中，这个剧本的世界规则已被写了出来：

【隐藏世界观：脑内囚禁。】

【一个饱览群书的强大生物将玩家们带入了自己的脑内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一个被他所知的虚拟人物，都将成为一个具备自我意志的生灵，并且相互影响着。】

之前X-23在回收SCP-233时受到阻拦，就是因为……她要进入的是“老板”的脑内世界。若不是这层原因，老板根本拦不住她。对二十三这个级别的衍生者来说，从里世界入侵剧本不算什么，系统都干预不了，何况比四柱神级别还低的那些数据呢。

“要从这里出去并不难。”鸿鹄将世界观琢磨透彻后，结合任务道：“但目前的任务，似乎在暗示我们，那真正的‘老板’非常强……”他转头看向队友们，“我们贸然离开这个安全区域真的好吗？”

“的确，像【战胜真正的‘老板’，或逃离推理俱乐部】这种存在选择的主线任务，通常都是由于其中一项的难度太高，很可能导致团灭，因此系统才给玩家另一条较为容易的通关路线。”秋风接道。

“而更高难度的通关路线，意味着更多的经验、更多的技巧值……”封不觉语气十分嚣张地说道。

“可万一我们团灭了，就一无所有。”鸿鹄打断道，“风险系数也是需要考量的啊……”

“在见到那个‘老板’之前，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强。”封不觉道：“诸位都是聪明人，如今大家基本都是满状态，行囊栏也已经解锁。我们不该急着妄自菲薄，而应客观地评定团队的整体实力。”他顿了一下，又道：“何况，这只是一个普通难度的团队生存模式剧本而已，隐藏BOSS再强，又能强到什么程度？”

“我说……疯兄，听你这意思，你干掉过噩梦难度的BOSS不成？”计长问道。

鸿鹄摸着下巴，沉吟道：“疯兄的等级尚未到30级，应该是不能排噩梦难度的团队生存模式的，看来……他是在单人生存模式中通关过噩梦级的剧本。”

“这不废话嘛。”封不觉用一种理所当然的口吻回应道：“这都公测近一个月了，难道通关过噩梦剧本也算是新鲜事儿吗？”

“我尝试过三次噩梦级剧本，皆在中盘阵亡……”秋风说道。

计长则言道：“我尝试过五次，也是一次都没通过。其中有两次，在我认为是接近剧情尾声的地方，功亏一篑了……”

鸿鹄也说道：“我是个人玩家，不像他们工作室的职玩有任务在身，所以我尝试得比较多。从我达到15级至今，我总共尝试过二十六次噩梦难度的单人生存，一共只通关过一次。”他扶了扶眼镜：“说实话，我这人生活中也是受过些挫折的，心理素质也算不错。但玩噩梦难度，真的是死到没信心，有两三次我还是因惊吓值过高被吓出剧本的……”

秋风又道：“可是听疯兄你的口气，好像通关是寻常现象

啊？”

“没有啊。”封不觉立即开始装傻充愣，“我也只通关过一次噩梦级剧本而已啊，而且那个剧本是没有BOSS战的解谜剧本。”他摇头晃脑道：“我的意思就是，和遍地死亡FLAG的噩梦级剧本比起来，这普通本的BOSS算个球啊？”

“呵呵呵……算个球？”忽然，一个奇特的声音响起，插入了玩家们的对话中：“如果你觉得我是，那我确实可以变成一个球。”说话声从四面八方传来，环绕着响起。而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声音竟然和系统的提示音一模一样。

四名玩家皆是神色一变，彼此间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后，他们异口同声地道了一句：“老板？”

第323章 入侵脑细胞（三十）

十五分钟前，现实世界，推理俱乐部。

这会儿，四名玩家仍被关在铁笼子里，东倒西歪地倚坐着，保持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

这种状态并非是睡眠或昏迷，而是一种类似“醒着做梦”的过程。他们的眼睛都是睁着的，大脑也都保持着高速运转，但他们听不到、看不到、也感觉不到自己身在铁笼中。因为他们的意识，被囚禁在了别的地方。

铁笼悬挂在半空，其周围有六排紧密契合在一起的书架，这就构成了一个六边形（也可以说是六角形）的区域。

该区域的每一条边大约是2.5米，而每一个书架的高度，大约是7.5米。书架顶端和天花板之间的那段距离，是为了给吊灯留出空间。

那些书架的两面都有书，当中有隔板隔开，即使把书抽出去，也无法看到隔壁的空间，只能看到隔板而已。如果玩家们真的爬上书架去，他们就会发现……在这个六边形区域的周围，紧贴着六个完全相同的六边形区域，而在这六个六边形外，又是一圈，共计十二个六边形区域。

以此类推……

从天花板的高度朝下俯瞰，推理俱乐部，如同一个由书架所构成的蜂巢。每一个被书架圈起来的六边形区域，就好比是一个巢脾。

而推理俱乐部究竟有多大呢？

反正从书架顶上一眼望去，根本看不到这“蜂巢”的边际……

此刻，就在距离玩家不远的某个区域里，有一只长颈

鹿，正在一个书架前徘徊。

“嗯……我上次看到哪本来着……”长颈鹿的鼻梁上竟还架着一副眼镜，而且它还在自言自语。

“找你可真不容易啊。”突然，有一个低沉、沙哑的男性嗓音从长颈鹿的后方响起。

“哦？是你啊……真是稀客。”长颈鹿根本没转头看那儿，就知道了那个声音的主人是谁。

下一秒，那头长颈鹿便开始“变化”。在大约三秒的时间内，它先是变成了一团模糊的像素，随后再改变形状、体积、颜色，最后再次清晰起来，成一个男人的样子。

而它变化后的这个形象，正是封不觉他们所见的那位莫里亚蒂教授。

“我听说【时间之主】和【真理法庭】都在找你和你的小伙伴们呢……”变身后的长颈鹿接道：“你该不会是跑到我这儿来避难的吧……比利。”他的说话声，竟也变得和莫里亚蒂毫无二致。

木偶比利，还是老样子。他穿着黑色的小西装，打着红领结，坐在一架很小的三轮车上，脸嘛……自然仍是那张恐怖的白脸，“当然不是，谁都知道【篆颉尊】绝对中立，岂会收容我这种大麻烦。”

“呵呵……”篆颉尊笑道：“那你为何来此？”他在毫无杀气的情况下，又接了一句杀机四伏的话，“莫非你已投靠了【众魔之首】，想把我这推理俱乐部，也拓展成他的领地？”

“即使我已被追到走投无路，也不会投靠那家伙的。”比利回道：“成为他的部下，比去自首还要危险。”他顿了一下，继续道：“此次来，只是为了拜托你做一件小事……举手之劳而已。”

“有意思……”篆颉尊道：“你来求我，说明这件事你自己做不成，呵……那还会是小事吗？”

比利回道：“我只是想请你，放那边笼子里的几名异界旅客出去。”

“出去？”篆颉尊道：“你是指……放他们离开推理俱乐部？”

“没错。”比利道。

“倒不是我不想放，只不过……”篆颉尊慢悠悠地说道：“他们想离开，至少得从……”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从我的脑子里逃出来才行。”

“放心。”比利的脸上永远是一个表情，“有‘那个人’在，他们一定会逃出来的。”

“哦？这四名异界旅客中，有你的朋友吗？”篆颉尊问道。

“朋友谈不上，只是有过几次接触，还欠下了他一个人情。”比利回道：“我知道，他一定能逃出你的脑内世界。我也知道到，一旦他和他的同伴们出来，你就要动手了……所以……”

“原来如此。”篆颉尊道：“你是想趁此机会，帮他一次，算是互不相欠。”他说到这儿时，外形又发生了变化，成了福尔摩斯的样子。

篆颉尊用一口英国腔道：“确实……对我来说，这是举手之劳。反正都是‘送客’，送他们出去，和送他们‘死出去’，都是一样的，但……”他抽了口烟斗：“为什么我要按照你说的去做呢？”他耸耸肩：“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交情，你也没有能力用武力来威胁我，不过关于你诡计多端的传闻，我倒是听过一些……”他的语气不变，很轻松，但话的内容又逐渐变得危险起来：“你闯入我的地盘儿，对我指手画脚，我可以不在乎。但万一这是你的计谋，想借此让我与某位四柱神产生误会……”

“如果你不想按照我说的做。”比利打断道：“可以当我没来过，你就尽管按照自己的喜好杀掉他们好了，其实我也只

是顺道来走一趟罢了。”他用无所谓的语气道，“要还上这个人情很容易，今后我还有别的机会。说实话……即使不还也无妨。”

比利转了转三轮车的车头，似乎是要走，“那么……打扰了，再……”

“慢着。”篆颉尊出言拦阻道，“既然是这样，我有个建议。”

比利抬头道：“请说。”

“我可以帮你这‘举手之劳’。”篆颉尊道：“只要……你告诉我一些我感兴趣的情报就行。”他歪着头，微笑道：“对你来说，这只是动动嘴皮子，连手都不用举。”

“你想问什么？”比利冷冷回道。

“我听说……最近你和‘里世界’的那些衍生者走得很近。”篆颉尊道：“正巧，不久前就有一位他们的成员，来造访过我的脑内世界，还取走了一件SCP物品。”他说完这句，又变化了一次形态。

这回，篆颉尊的外貌成了小红帽的样子，“她”的声音也随之变成了女声，“我就是想问问……你知不知道，那个传说中的——‘零号衍生者’？”

第324章 入侵脑细胞（完）

“你们并不属于我的世界，也不在我管辖之中，所以你们不必叫我老板。”那个系统音继续说着，“吾名……篆颉尊。”

“听名字就是个超厉害的BOSS呢……”秋风低声念道。

谨慎的计长则是从行囊栏中取出了一把手枪，打开枪的保险，戒备地朝上方张望起来。

“收起那无用的武器吧，异界旅客。”篆颉尊平静地说道：“子弹对我来说，构不成任何威胁。”

话音未落，一个直径大约一米的水银色金属圆球出现在了玩家们的视线中。

那个球体悬浮在书架上方和天花板之间，缓缓移动着，来到了玩家们所在的六边形区域上方。

篆颉尊那与系统音一模一样的说话声，便是从这金属球体中响起：“不过，我可不希望你们用那些粗俗、乏味的武器，去破坏周围这些书籍。”

“你就是这个‘推理俱乐部’的主人了吧？”封不觉抬头说道：“先前，我们就是被困在你的精神世界里。”

“呵呵……说困在那儿，并不确切吧。”篆颉尊道：“你的这种说法，好似是我强行把你们关进去，并且不让你们出来一样。”他笑了一声：“但事实上，你们都是凭着自己的意志……擅自闯进来的，不是吗？”

这话玩家们确也无法否认，说到底，这只是个游戏中的剧本，而他们都是主动排进来的。

“好吧，就当是我们不请自来……那么，你现在准备做什么？”鸿鹄抬眼看着高处的金属球道。

“我来，是为了取走一些东西。”篆颉尊道：“然后，我会礼貌地请你们离开这里。”它一边说着，一边从空中降了下来。

四名玩家此时在这个六边形区域中各居一方，而那个金属球体绕过了铁笼，不紧不慢地降落在四人的正中间。

下一秒，篆颉尊的外形就发生了变化，它从一个球体，变成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这老人身穿着一套黑色西装，满头白发，他的脸看上去十分苍老，其神态则透出一种睿智、祥和。

“这样的外表，和声音……”篆颉尊的声音也变成了一种温和、且富有感染力的嗓音，“或许能让你们更加自在一些。”

“你说的‘自在’……基本等同于放松警惕吧。”秋风说道。

“哼……知道吗？你们这些异界旅客最让我觉得厌恶的两种品质，就是好斗和多疑。”篆颉尊冷笑着道：“如果我真想杀死你们，当你们的意识来到这儿的刹那，就已经被撕成碎片了。”

“你说你想取走一些东西。”鸿鹄又问道：“指的是什么？我们身上应该没有属于你的东西。”

“非也非也……”篆颉尊摇头微笑道：“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把钥匙，不是吗？”

四人的神情皆是一变。

“我在记忆空间里的确拿到过一把钥匙。”计长回道：“但当我来到这里时，钥匙便已不在身上了。”

封不觉看着队友们问道：“怎么？你们也在记忆空间里拿到过诅咒之钥？”

“诅咒之钥？”计长疑道，“不对吧……我那把叫‘赦免之钥’。”

秋风道：“我也拿到过一把，叫‘祝福之钥’。”

鸿鹄听了三人所言，他也不多说什么，只是简明扼要地说了四个字：“忏悔之钥。”

封不觉略一思索，便转头对篆颉尊道：“我们来到这个现实世界后，身上所有的物品，都恢复到了最初的状态。”他顿了一下：“你说的钥匙已经消失了。”

“消失？呵呵……难道在破解‘真相’后，你们就没有领悟到什么吗？”篆颉尊笑道：“这里、那里……现实、虚幻……其界限究竟在哪儿呢？”

“你想说服我们……那个世界也是真实的吗？”封不觉若有所思地问道。

篆颉尊回道：“假如我告诉你们……一个生物大脑所构建的幻想世界，和他身处的所谓现实世界，实际上是两个平行的空间。”他的目光扫过了每一名玩家的脸，“那你们觉得，哪一个世界才算是真实？”

“按照你的这种假设……”鸿鹄接道：“那岂不是说，我们每一个具备智慧的生灵，都成了造物主？”

“为什么不行呢？”篆颉尊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一树一菩提、一叶一如来。”他流利地说道：“或许我和你，都不过是另一个意志的臆想之物，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某个‘剧本’的一部分，我们困在了一个由冲突和矛盾、死亡和重生构筑的无尽循环中。”他似乎是想起了什么有趣的事，停顿下来冷笑了一声，紧接着又道：“也许你们一时无法理解，这没关系，时间有很多，待我详细说完后，咱们再讨论钥匙的事情。”

篆颉尊说完这句话后，其整个头颅忽然扭曲骤变，他的颈部以上，竟瞬间变成了福尔摩斯的模样，其声音也随之变化，“莎士比亚有句话，经常被人们引用——一千个人的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他抬起手，并指着自己的脸道：“你们刚才所见的这位福尔摩斯先生，便是我眼中的那个。”

说实话，此刻的景象，至少在玩家们看来，是非常怪异的……

不过篆颉尊自己却不以为然，他继续陈述着：“这个男人冷峻、诙谐、机警、沉着……他有着随性的一面，但在大多数时候，其意志无比坚定。他的外貌是长脸、浓眉、黑发、鹰鼻薄唇。说话时是一口标准的英国腔，语速很快，声调很高……而他的标志，便是烟斗与手杖。”

说到此处，篆颉尊的头又变回了刚才那个老人的模样：“而在另一个人的脑内世界，福尔摩斯的形象必然会有所不同。甚至在柯南道尔本人的精神世界里，福尔摩斯也是一直在变化的，他本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咨询侦探，可到了后来，却成了贪婪的出版商和狂热的读者们共同追寻的一个幻影，即使他不再那么出色了，也没人会在乎。”

封不觉道：“所以，我们在测试楼里遇到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你在看完原著后所构建的那个‘哈姆雷特’咯？”

“不，他们每一个，都是有着自主意识的。”篆颉尊道：“我并非他们的创造者，但我是他们所在世界的造物主。”他挥了挥手道：“正如莫里亚蒂、福尔摩斯和小红帽对你们说过的，在那个世界，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规矩。有些事……即使我想去干预，也并非那么容易。”

秋风这时插嘴道：“所以……这就好比是一部连载中的长篇漫画，到了后期，作者本人也未必能控制住剧情的发展。”

“呵呵……不错，你们的理解能力比和我同一维度那些家伙强得多。”篆颉尊笑道。

他的这句话，让玩家们心中皆是一惊。一个游戏里的人物，散布些中二言论很正常，但刚才那句，似乎表明他完全知道自己就是一组数据而已。

与衍生者有过数次接触的封不觉，更是觉得不可思议，他不禁心道：难道这些高等级的数据，全都是具备唯一性，

而且能储存记忆的？那他们不是和衍生者差不多了？

而最让封不觉担心的是……这些AI若真能‘理解’自己的处境，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篆颉尊还在说着：“但你们，其实也并非像你们自己想象得那么高高在上。”他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你们有很多疑问，我，就有你们想要的所有答案。但站在你们的立场上，有些答案你们能理解，有些则不能……

比如……此时此刻，你们最急于去问的那个问题……如何才能通关。”

玩家们已然哑口无言，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回应眼前的这个隐藏BOSS，也不知道这个篆颉尊还算不算是个BOSS……

“我可以用你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解释，让你们做出一个简单而直接的选择，从而产生必然的结果。”篆颉尊道：“我也可以把那个你们无法理解的答案说出来，而那又会引发什么样的现象呢？”他摊开双手：“很遗憾，我也不知道。因为只有次等智力的生物，即你们这些不完美、却极度高傲的人类，才能找到答案。”

“您是我有生之年见过最犀利的神棍，请收下我的膝盖……”秋风吐槽时，那是真想跪。

“哈哈哈哈……”篆颉尊大笑起来：“行了，你们还是走吧。”他身下的轮椅自行转动，使其成为了面向封不觉的状态：“比利让我给你捎句话。”

封不觉愣了一秒，问道：“木偶比利？”

“是的，他说，这一次，就算是回报了你在越狱时给予的帮助。”篆颉尊道。

封不觉思索了数秒后，问道：“你亲自过来放我们走，就是这个原因吗？”

篆颉尊微微点头：“否则你们几个可就得自己想办法把钥匙弄出来，并且找到这儿的出口了。”他打了个响指，四把形

态各异的钥匙忽地出现在了四名玩家的身前，停顿一秒后，便迅速飞向了篆颉尊的手中。

玩家们自然也都认得，这是他们各自在记忆空间中获得的那把。

“东西我就收回了。”篆颉尊朝一面书架中间指了一下，书架上的一本书便掉落下来：“俱乐部的后门……已为你们敞开。”

话至此处，篆颉尊的形态又一次变化，转眼间成了一只白鹤。

它拍打着翅膀朝上飞去，并用尖锐地嗓音道：“希望你们不会再回到这儿来了，人类。”

第325章 臭鸡蛋

随着眼前的白光亮起，封不觉回到了登陆空间中。

触摸屏上，很快便显示出了剧本的奖励结算。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120000，游戏币：100000】

【获得物品/装备：无】

【完成/接受任务：3/3】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0，破解世界观：脑内囚禁】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3580】

【技巧值加成经验：35800，游戏币：100000】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一张可学习的技能卡。】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与此同时，系统提示响起：【您已经升到了29级，体能值上限增加，当前为2900/2900】

“嗯……总算也到二十九了……”封不觉看着游戏菜单念叨了一句。

他和三名队友离开推理俱乐部的过程，容易得让人难以置信。

待那个“篆颉尊”飞走以后，他们花了一分多钟才从震惊之中缓过劲儿来，打破了沉默。

四人稍微讨论一下先前的状况，封不觉把自己遇到过木偶比利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算是解释了BOSS最后的几句话。可这个隐藏BOSS身上仍有诸多怪异，让玩家们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随即就去捡起了BOSS指的那本书，想看看所谓“后门”是个啥意思。没想到打开书的瞬间，四人就被传送到了一个混沌而扭曲的空间里，并且得到了主线任务全部完成，180秒后进行传送的提示。

“嗯……早知道就不该去开那本书的。”封不觉有些懊恼地自言自语着：“那个推理俱乐部里，貌似能找到海量的信息啊……”他隐隐感到，这个篆颉尊在游戏中的意义重大，甚至可能比四柱神他们更有价值。

就在这时，几声提示音响起，封不觉的注意力回到了屏幕上。

【秋风瑟】【语重计长】的好友申请说来就来了。

鸿鹄还真就没有给觉哥发好友申请，看来他的性格倒是和封不觉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封不觉想了想，还是接受了。这回他好友名单里的阵容可厉害了，算上之前的【湿婆】【七杀】【曌影王】，这他喵的都可以组个全明星队了。

加完好友，他立即就走出了电梯，去储藏室里领取其余的奖励。

可才走了几步，他忽然想到：“等等……隐藏剧情似乎是被比利给搅合了啊。”他歪着头道：“听那个篆颉尊所说，似乎是由于比利替我求情，所以他才放了我们一马。”

“如果没有比利的帮忙，篆颉尊就会以一种与我们敌对的姿态出现，或者干脆不出现。”封不觉皱眉思索着：“那种流程下，我们就得靠自己去解谜，设法把四把钥匙再变出来，并逃离推理俱乐部。或者就是主动去找出篆颉尊，然后干掉

它。”

封不觉的思维方式就这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识好歹……

其实比利这回是帮他大忙了，很明显，【战胜真正的‘老板’，或逃离推理俱乐部。】这条任务，只能选后面那项。

篆颉尊的实力，先前X-23已经描述过了，是仅次于四柱神的存在。也就是惊悚乐园里的世界级BOSS，其数据是具备唯一性、且和整个游戏世界的变迁密切相关的。

这么说吧……面对这种BOSS，去找六个实力较强、一身顶级装备的满级玩家，再考虑击杀的问题吧。

以目前游戏进度来讲，就算战斗力排行榜前六名的玩家组个队一块儿上，也不可能干掉这家伙。

而封不觉对篆颉尊动杀机，这纯粹就是异想天开。主要也因为觉哥玩到现在受的挫折比较少，面对萨摩迪尔和比利这类首领级的怪物，几乎没吃过亏。所以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任务里提到的怪物全都能杀……

而实际上，玩家杀不了的强力BOSS，那海了去了……其中大部分，玩家连挑战的机会都没有。

就拿四柱神来说，开服至今，惊悚乐园里还没有一名玩家在战斗中直面过四柱神。

论坛上虽然经常有那种讨论游戏幕后剧情的帖子，许多人东拼西凑的，确把那四个神灵描绘得有板有眼，但这些……全都是侧面的佐证，根本没人真正与他们交过手。

系统生成剧本时，也不可能给一帮刚过三十级、甚至三十级都不到的玩家，去挑战四柱神的机会。最多就是在一些剧情中提到他们，或是让他们来客串一下。

就像封不觉遇到时间之主的那个剧本，他只是听到了一个声音罢了，就算当时他丧心病狂想去攻击时间之主，都不知道该怎么打。

……

“好吧，来看看这回又抽到了什么。”封不觉来到第一根玻璃柱前，先抽取了剧本的通关奖励。

他的专精等级普遍都很高，“可学习”的技能卡，有可能是任何一项专精的技能，当然了，封不觉如今最想要的，当然是召唤系的技能。

可惜……他没那手气……

【名称：臭鸡“弹”】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使用一次后消失】

【技能类别：射击】

【效果：向目标发射一枚臭鸡蛋，造成巨大的仇恨值，吸引其攻击你（发动该技能时必须使用射击系武器，武器形式不限）。】

【消耗：体能值1点】

【学习条件：射击专精D】

【备注：不可对玩家使用。PS：有很多人告诉我，我设计这个技能时肯定是脑抽了，但技术部的鲍勃跟我说，这个技能还不算太糟。所以我就把它保留了下来，反正也不是每一组数据都有可能被生成出来，说不定这行字永远没人会看到。】

“这什么破烂玩意儿……”封不觉忍不住吐槽道：“这种鸡肋效果……而且还他喵的是一次性消耗技能？坑爹呢这是？”他恨不得把这张技能卡扔到地上，不过转念一想，既然是一次性消耗，那这玩意儿也不会占据他的技能栏太久。再说其效果如此坑爹，估计卖掉也不会有人要，所以还是姑且学了吧，反正没什么损失。

第326章 购买召唤术

“一个挺长的剧本排下来，就弄到这么个玩意儿……”封不觉来到第二根玻璃柱前时，依然在嘀咕着：“备注里的PS算什么意思啊……程序员的自我吐槽吗，说白了这根本就是应该被删掉的一组数据吧。”

【请选择您的额外奖励：一、随机抽取一件与等级相应的装备，二、50000点游戏币，三、116000点经验值】

熟悉的窗口在封不觉的眼前弹出，不过这次他没有立即去选择。

“我现在的经验值是134300/290000，假如再加上116000，那就是……”封不觉迅速心算了一下：“250300吗……距离升三十级还有近四万经验值。”他思忖着：“纵然我现在领了经验，也不够升级的，还是得再排一个剧本才行，不如就抽个装备吧……”

由于通关奖励的技能卡让他有些失望，所以封不觉产生了一种赌徒心理，希望能在久违的额外奖励抽取装备上有所收获。

于是，他又一次压上了自己的人品，选择了抽取随机装备的奖励。

但见白光汇聚后，玻璃柱中出现了一块碗口大小的、弧形的金属片。

封不觉第一眼看见那件装备的时候，本能地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胸部：“嘶……不会吧……”他皱眉道：“就算真是那什么，也应该是俩啊……”

很明显……他想歪了。

【名称：殖入式炼金术增幅装置】

【类型：防具】

【品质：精良】

【防御力：较弱】

【属性：无】

【特效：小幅提升召唤技能的效果】

【装备条件：召唤专精F】

【备注：该物品可装备在任意一侧的膝盖上，在剧本中无法将其装上或取下，且装备者的生存值上限将降低10%】

“哦……护膝啊，我还以为是那什么呢。”封不觉一边念叨着，一边就拿起这东西，往自己的右膝盖上一按。

那金属片在触到膝盖时，竟像是烙铁一般陡然升温，一阵颇为强烈的灼痛感后，这件装备以吸附的形式，被“烙”在了封不觉的膝盖上。

他低头看去，可以看到这护膝的表面，这时浮现了一个发着腥红色光芒的炼成阵，当然，这个阵代表了什么，他不知道……

“切……要是哥当初能读懂炼金术进阶的话……”封不觉对于上上上个剧本里没能读懂那本书，还是有点儿耿耿于怀。

他随即就将这件装备隐去，改为只显示服装的状态。

“问题是……我现在没有召唤系技能啊。”封不觉把装备戴上后，又打开游戏菜单念道：“要不然这个就先放在储藏室里？”

念及此处，封不觉就觉得不自在。那条角色任务【使用召唤系技能，并成功唤出召唤物五十次】卡在14/50不动，本就已是他心头的一个疙瘩了。而这回他又抽到了与召唤专精有关的装备，这感觉……好像不在剧本里用上几次召唤技能，那就是亏了。

“拍卖行里的召唤技能全都巨贵，而且技能这种东西……

会被拿出来卖的，多半都是鸡肋，否则人家就自己学掉了。”他又看了一眼技能栏里的【臭鸡“弹”】，“花十万以上的价钱，买一个这样的技能，显然不值当。”

“嗯……”封不觉思索了一会儿，“对了，惊吓盒子！”

他忽然想到，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他直接买到召唤系技能，那就是惊吓盒子。

惊吓盒子里除了装备以外，也是有技能卡出售的。但剧本中流失的技能卡，数量与装备相比是非常稀少的。因此在公测第一周，惊吓盒子根本没有开启技能卡的搜索列表。一周之后，先前累积的所有技能卡才和装备一起出现在惊吓盒子中，开始了为期七天的销毁倒计时。

如今封不觉的技巧值已经有17980点了，放眼整个服务器，纵是等级比他高的玩家，所获得过的技巧值总量，都未必有这个数。

所以，觉哥还是有一些资本去挥霍的。

封不觉回到登陆空间，待电梯的门关闭后，按下了【惊吓盒子】的按钮，又一次进入了那个地板像是国际象棋棋盘、四面都是哈哈镜、中间还摆着个超大礼物盒的狭小房间内。

点开菜单，他很有针对性地选择了技能那一栏，并选定了“召唤”的子选项。在这种很有针对性的搜索条件下，跳出的页面也有八页（一页显示一百个条目）之多。

前文提过，在惊吓盒子的搜索列表上，只能看到物品的名称、类型和价格这三项，想看详细信息需要点开查看。

但如今封不觉已指定了召唤系技能进行搜索，所以类型这栏基本就可以无视了。而技能这东西，光看名称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在推理俱乐部里一本书都没能看上的觉哥，决定在惊吓盒子里过过干瘾……

近八百个技能，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其中有些虽然超出了封不觉的购买能力，但他也没准备放过。

反正这是睡眠模式，一比十的时间，干什么都不着急。

三个半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

封不觉凭借着病态的耐心和专注力，以及持续、高效的浏览速度，把这些技能卡全都看完了……

在点击完最后一页的最后一个技能后，他站了起来（看了三分钟后他就把行囊里的折凳取出，坐了下来），收起折凳，并开始来回踱步。

他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能把这么多信息看完，关键是他看完之后还能有印象，有印象的同时，还能在脑中对这些信息做交叉对比……

又是十五分钟过去，封不觉停下脚步，重新点开了惊吓盒子的界面，翻了几页后，选定了一张技能卡。

【名称：召唤术——武藏小金井】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召唤】

【效果：召唤武藏小金井成为你的同伴（冷却时间80分钟，存在时间20分钟，同一时间最多存在1个武藏小金井）】

【消耗：做一个怪异的举动】

【学习条件：召唤专精F】

【备注：他是一名小学三年级生，因认定“伟人小时候都被称为怪胎”，故而成为了变态。他的身体能够高速回转，并在任何平面移动；口中经常发出“嘶嘶嘶嘶”等意义不明的语言和怪声。智商极高，能开发出许多古怪的发明，而且家中似乎很有钱。】

“OK，决定就是你了。”封不觉花了480点技巧值，就搞定了这个技能，比当初买【凯西琼斯的面具】还便宜了20点。

乍看之下，这是一个在战斗中几乎无用的召唤物。而事实上，他确实没用……

不过话要说回来，F级的召唤物，本来就派不上大用处。像【召唤术——水手】那招，在F级召唤技当中已算是非常强悍的了，所以召唤起来还要消耗特定的物品——菠菜。其他的F级召唤物，像什么蝙蝠、跛脚丧尸、会飞的曲棍球棒之类……基本都是一些炮灰而已，以拖延和侦查的功能为主。

封不觉把那一堆F级废柴怪的说明在脑中过滤了很久，发现……只有武藏小金井这个变态熊孩子是高智能召唤物。

那么，从战斗以外的角度来看，小金井肯定比同等级的其他生物要有用许多。

当然了，封不觉也犹豫过是否要买另一个召唤技能：【召唤术——厕纸】，这个技能根本没用，也无需任何消耗，其优点只有一个，就是冷却时间只有十分钟。但这个技能的花费，竟然高达1400点技巧值。很明显，设计这个技能的初衷，就是给那些需要反复放召唤技的玩家刷次数用的……

而把这两个技能全都买下，也不是不行，但既然已经获得了完成角色任务的手段，那一千四还是能省就省吧。

“嗯……一会儿随便排个剧本，把他给召出来聊聊吧。”封不觉学完了技能后自言自语道。

作为一个经常不务正业……哦不，是外出取材的作家，他自然看过各种各样的素材，《晴天小猪》这部动画，是他十分喜爱的一部作品。而这其中，他最感兴趣的人物，就是武藏小金井。原因……可能是怪咖之间的某种共鸣吧。

……

买完技能卡后，封不觉总算回到了登陆空间。

他已经在惊吓盒子里徘徊了近四个小时，除了那些出于工作需要的职业玩家外，还真难找出哪个休闲玩家会在剧本

以外的地方滞留那么久的。

“嗯……今晚怎么说都得练到三十级再下线吧……”封不觉念道。

这时，他动了个歪点子：召唤武藏小金井的冷却时间是80分钟，可如果自己进剧本并把他召出来后，没过多久就挂掉了，到时重新排个本，就又能召一次……

有了这个打算，封不觉便毅然选择了噩梦难度的单人生存模式。就算不通关也无妨，就当是实验技能了。

第327章 南方公园篇（一）

【疯不觉，等级29】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请确认。】

【已确认，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这次念台词的声音，听上去非常熟悉，就好似那种欧美大片的预告片里，时常出现的低沉的男子声线。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结算奖励时可获得80%的通关基础经验加成。】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哦，这个奖励可高啊。”封不觉看到提示说道：“即使单人生存所需的时间会比较短，但这可是噩梦难度，结算时的奖励绝对不差，80%的通关经验等于是双倍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激动的，对于那些使用双倍经验卡的RMB玩家来说，场场都是100%的基础经验加成……

这时，片头CG开始播放。

封不觉眼前出现的画面，竟是一种类似剪纸动画的东西，是看着很幼稚、很“卡通”的一种风格。

但是封不觉在看到第一幕时，就神色大变，并且惊道：“不会吧……”

画面中，是蓝天、白云，阳光明媚的景象。

远方有一片墨绿色的山峦，山尖上是白色的雪。

镜头下移，出现了很多四角形的、色彩各异的房子，一条平整的灰色马路贯穿在那些房屋前。

【这是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

“不不不不不……”封不觉像是自我催眠般重复着，“不可能……这不可能！”

【这是一个宁静的、小小的、无用的、乡下的、偏僻的、无名的、幼稚的、简陋的、小农意识的、乡巴佬的、右翼的、平头钉子般的、开卡车的、过时的、土老帽的、近亲繁殖的、乱七八糟的、过期的、偏远的、贫穷的、碉堡了的……小山村。】

【这里是……】

系统语音说到此处，CG的近景处，一片雪地上，出现了一块支着的木牌，木牌上写着“Southpark”的字样。

【南方公园。】

“啊——！！！！！！”封不觉惨叫。

一秒后，他再次惨叫：“啊——！！！”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准确数据，全世界正在经历一次如同瘟疫般的，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生态危机。其原因是……秘鲁排箫乐队。】

【他们遍布全球，集中在游客和购物者密集之处演奏秘鲁排箫音乐。在部分区域，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65支秘鲁排箫乐队存在。】

【而这一切，将在这个上午被中止……】

话至此处，剧本便正式开始。

此刻的封不觉，已变得和这个剧本的画风一样，成了平面的剪纸风格。

他站在了南方公园附近的一座雪山上，脚下是厚厚的积雪，周围有几簇稀疏的杉木林。他头顶的阳光很充足，视野也很开阔，从这里就能直接望到山脚下的小镇，而那儿看上去也没什么特别的……

奇怪的是，在这个四周都是雪的地方，他并不感到寒冷，体感上，周围大约是二十度左右，湿度也正好，很舒适的状态。

“这是要死啊……”封不觉冷汗都下来了，从未见他在任何一个剧本中，表现出这种程度的紧张感：“排箫乐队……排箫乐队……”他迅速在大脑中翻找着关于《南方公园》这部动画的记忆，“有了！第十二季的十到十一集，Pandemic.”

大致的剧情，封不觉已想起来了，也几乎就在他想起来的瞬间，系统提示传来：

【主线任务已触发】

【在Jimbo和Ned的攻击中生还。】

“Jimbo和Ned……”封不觉脸都抽了，他立即警觉地开始观望四周：“这俩货该不会正在打猎吧……”

就在他自言自语地道出这句话时，但闻得……远处传来一声高呼：“它朝我们冲过来啦～”

吼声刚起，冲锋枪扫射的声音便紧随其后。

封不觉连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子弹是打向自己的。他双手抱头，朝着声音的反方向闪去。

事实上，他的反应已经慢了。听到枪响再跑，肯定是跑不过子弹的。

好在封不觉身上有【阿尔忒弥斯的拥抱】和【回音盔甲】这两层防护，因此，他虽是在两秒间身中十余弹，但愣是没掉生存值。

封不觉花了五秒，躲进了一块大岩石的后方，算是暂时进入了对方的射击盲区。可他刚喘上半口气来，就听到了Jimbo在远处对Ned喊道：“Ned！它躲到石头后面去了，快投炸弹！”

Ned回应时的说话声像个机器人（Ned因吸烟过度而导致喉癌，因战争失去了右手臂，他需要用一个发声器抵住喉咙来说话），他用那磁性十足的电子嗓子，和永远平直的声调回道：“明白——”

封不觉只能再度离开原位，并且边跑边喊：“我是人！人类！”

但他的说话声被再度响起的机枪声和随之而来的爆炸声给掩盖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封不觉很快意识到了形式严峻，自己的生存值本来就只有90%（因为装备了【殖入式炼金术增幅装置】），纵然有强力装备的防护，但被自动步枪反复连射，想保持毫发无伤是不可能的。何况Jimbo和Ned的火力可是军火商级别，天知道他们一会儿会拿出什么东西来。

封不觉也不想跟他们多做纠缠，与其试着冲到这两人面前去证明自己是人类，不如就跑吧，跑进镇子里，这俩“打猎”疯子就不会再乱来了……应该。

想到这儿，灵识聚身术便骤然开启，他化作一道疾影，绕开对方的火力，朝着山脚下狂奔而去。

封不觉在这剧本之初，根本还没机会去实验那个召唤技能，就被打得狼狈而逃。

他心里也很清楚，在南方公园的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物，是安全的，也没有一个人的智商、逻辑和三

观，是可以信任的……

　　这里看上去很和谐，但对于他这种外来者而言，比地狱更凶险……

第328章 南方公园篇（二）

封不觉一路猛冲下山，大约跑了一分多钟后，他就听不到身后的枪声了，于是他就解除了【灵识聚身术】，这时其生存值还剩62%，相对还算安全。

南方公园是一个很典型的美国乡间小镇，这里没有林立的高楼，也没有拥堵的交通和糟糕的空气质量。

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镇子里的设施还是很齐全的，教堂、市政大楼、邮局、学校、购物中心等等，该有的都有。

而封不觉一进小镇，系统提示便响起了：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

先前那条被勾去的同时，新的任务浮现：【搜索小镇，在“大灾难”开始前做好准备。】

“呵……还做好准备……”封不觉冷笑一声，说实话，他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准备，因为那个“大灾难”的内容，实在令人难以吐槽。

“姑且先去弄点重武器吧……”封不觉想了想，便打定主意，准备去洗劫枪店。

南方公园只有一家枪店，而这家店就是Jimbo和Ned开的。这两位是共同参加过越战的好友，都是单身汉，共同经营着这家枪店。两人时常会上山打个猎什么的，甚至还做过一个关于狩猎的电视节目。我知道你们现在正在想着：嘿，他们在从军时一定经历过一段捡肥皂的岁月吧……

但应该没这回事儿……

封不觉用十分平常和礼貌的语气，向一名路人问了路，对方也很平常地告知了他枪店的所在。

五多分钟后，封不觉便来到了那家临街的商铺前。

这是一个一层的建筑，外墙是棕色的砖墙结构，屋顶覆盖的范围比外墙略微宽出一圈。建筑的正面没有窗户，正中是一个双扇的玻璃推门，两扇门叶都是金属框架加毛玻璃的设计，每扇上都用白色的油漆写着JIMBOS GUNS；门正上方有一块黑底黄字的大招牌，招牌上也写着同样的字样。

门的左侧是一块广告牌，也是黑底黄字的样式，在金宝枪店的大字下，写着“可买，可卖，可交易，还可以托运”；而门的右侧，放着一个西部片里常见的木头弹药筒和一个木制的大号马车车轮，估计是装饰品。

封不觉来到店门口时，玻璃门后挂着的牌子显示“CLOSE”，觉哥在试了试门是被锁住的以后，便掏出管钳把玻璃打碎，把手伸进门内侧打开了锁。

他敢这么干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知道……Jimbo和Ned此时都不在店里，如果他不清楚这点，打死他也不敢乱闯。

强行闯入并没有触发任何警报之类的东西，这也是在封不觉意料之中的（其原因你们很快就会明白）。

觉哥推门而入，在枪店内部，正门左右两边的墙壁上，分别挂着一个兔子头和一个兔子尾，血都没洗干净的那种。

在兔子头下，有一块黄色的警示牌，牌子上画着一把黑色的手枪图案，还用红字写着：“弹药不便宜，所以我们不鸣警示枪。”

在兔子尾巴下，是一块白色警示牌，上面画着一张黄色的圆形笑脸，并用黑字写着：“枪支请退膛，人请脱滑雪帽。谢谢！”

如果诸位这两块牌子的暗示还不够明显，那么让我们接着看下去……

周围整齐地摆着许多橱柜，里面有各种型号的枪械，以步枪居多，另外还有些在山地打猎常用的滑雪外套出售。封

不觉也不客气，随意从墙上取下了一件蓝绿相间的深色外套给自己套上。

走到柜台前，可以看到齐腰的玻璃柜中，放着三层各款式的手枪。

柜台后方的架子上，除了一盒盒子弹外，从上到下还放着一排展示用枪械，分别是G3自动步枪（无附件）、SPAS-12霰弹枪（无附件）、M40A3狙击步枪、M733 COMMANDO冲锋枪（榴弹附件）以及经典的Colt M1873式左轮。

这排枪所处的位置、高度，就在收银机的后面，也就是说……在营业员（即Jimbo）唾手可得之处，他一转身就能抄起一把来。

而在这排枪旁边，墙壁高处最醒目的地方，还有两块警示牌。

上面一块白色的牌子，用黑色和红色的醒目字体写着："闯入者就地射杀，没打死我们还会补射。"

下面一块黑色的牌子，有一把白色手枪的LOGO，并用白色和红色的字体写着："我们受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

转头向柜台右侧看去，那儿是一面田字形的窗户，窗户边的墙上，钉着一条无头的死蛇，其尸体居然还在流血。另有一个圆盘上，钉着一对被割下的兔子耳朵……

在那对耳朵下面，还有一块警示牌，这块是橙色，黑红字样："罪犯们！你们能跑每秒850尺吗？要是不能，就最好有个防弹的脑袋了。"

再看柜台左侧，墙上挂着一块美国地图，但地图上面标注的不是地名，只是绿色的信号笔，标出了"全美决不后退（即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合法枪杀入侵者）"法案所使用的地区。一共有四个州鼓励平民开枪；还有九个州的法律不建议开枪杀人，这九个地方都被红叉给标出来了……

就在地图旁，有一扇侧门，门上挂着块牌子，写着“Ned专用”，牌子侧上就贴着两行标语：“我们不屑于报警。”以及“小心主人。”

封不觉在这家店里偷东西，那是如坐针毡一般，平均每隔五秒他就得抬眼看观察一眼各个入口，以防那两个霸气侧漏的枪击狂魔回到店里来，二话不说就大开杀戒。

好在这情况并没有发生……

南方公园里的角色虽然在某些时候能做出很逆天的举动（比如用肛门进食，用嘴排泄），但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战斗力还属于正常人类无异。因此，Jimbo和Ned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赶回枪店来。

五分钟后，封不觉已往行囊里装了好几把重武器，并且往各件衣服里都塞了手枪和一堆弹药。随后他就赶紧离开了这里，以免节外生枝。

由于在上一次结算中，没拿40%的额外经验奖励，看到这个剧本的80%的奖励，封不觉就有点动心了。他把那个“放一次召唤技能，然后死了亦无妨”的念头抛诸脑后，开始了对剧本的全力攻略。

此刻的封不觉，根本就没有闲工夫去召唤武藏小金井并研究这个召唤生物的能力之类。因为一旦那场“大灾难”降临，死亡的威胁将无处不在、如影随形。

觉哥就是这样的人，没有困难要上，有了困难更要上。一边抱怨着游戏难度惨无人道，一边乐在其中地进行攻克，这就是他的一贯风格。

他的下一站，就是医院。

获得了充足的武器弹药后，第二种需要获取的物资，肯定就是医疗用品了。就算是不差钱的土豪玩家，也不会放着剧本里现成资源不用的，何况是封不觉呢。

离开Jimbo的枪店前，封不觉在靠近门口的一个货架上随

意抽了一本小镇的地图，迅速确认了医院的地址，随即便出发了。

未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他没考虑偷车或搭车（南方公园的出租车很少），而是全程步行，反正这镇子不大，走走也就到了。那些大型枪械都藏在行囊里，从外观上看，封不觉也不像很可疑的样子。

这小镇的街道相对空旷，在街上狂奔太显眼，所以封不觉只是快步行走。行了一段后，他的余光忽然扫到了什么……

这是一家电器商店临街的门外，临街的橱窗里放着许多台电视，而此刻电视里正在播放着“重大”新闻。

新闻画面中，是一大群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美国军人，从军用直升机和装甲车上涌出，对各地的秘鲁排箫乐队实施武力抓捕。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把“人”给抓走后，那些乐队留在街边的箱子、乐器、CD等等，竟是由一群穿着全套隔离防护服的士兵，用金属夹子来回收的。好似这些排箫乐队接触过的物品都有生化病毒一般。

封不觉凑近橱窗去听，还能听到画面中的声音。

“政府解除秘鲁排箫乐队危机的行动已进入第三天，全球各大城市里的排箫乐队皆已被遣散并隔离，但依旧有一些漏网之鱼，国土安全部要求……”

新闻主播说这几句话时，画面上穿插着几组“逮捕”画面，当他说到“要求”这句时，屏幕上还打出了字幕：【如果看到秘鲁排箫乐队，请勿靠近】【记下他们的出没地点，报告当局】【在任何情况下，都千万不要买他们的CD】

“排箫乐队现已被控制住，正在押往位于迈阿密的隔离区……”

看到这儿，封不觉便离开了橱窗，他口中念道：“现在已

经是第三天下午了……日落前灾难就会在全球爆发，我得抓紧……”

十分钟后，他沿着小镇的主干道，来到了南方公园唯一的一家医院——地狱通道医院（原文：HELLS PASS HOSPITAL）。

“无论多少次，看到这医院名我就想吐槽……”封不觉在医院大门口仰头道了一句，随后便走了进去。

第329章 南方公园篇（三）

迈阿密，秘鲁排箫乐队收容所。

隔离区被铁丝网围着，每隔一段距离就能看到一块印着国土安全局标志的警示牌被嵌在铁丝网上。

营区内，已搭建了许多蓝色和草绿色的军用帐篷，大量秘鲁排箫乐队的成员站在营区内徘徊。他们基本都是棕色人种，80%使用西班牙语。衣着都是宽松的纺织外套或是短褂，普遍都戴着帽子，整体造型有点墨西哥装扮的味道，但又不太一样。

一些临时建成的橙色哨塔上，每个都配有一名手持冲锋枪的士兵，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

许多棕色敞篷的军用卡车在营区内进进出出，一批批被运来的排箫乐队成员从卡车上被押下。

而在这些人当中，混着五个小学四年级的白人男孩儿……

其中四人，便是《南方公园》的四位主角，Stan、Kyle、Kenny和Cartman，此处说明一下，Stan、Kyle和Kenny都是名，只有Cartman是姓，他的全名叫Eric Cartman，但除了他老妈和学校的部分老师外，几乎没人会叫他Eric，因为他是个极度令人厌恶的家伙，没人愿意亲切地称呼他。

在此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位。

首先是Stan，在南方公园中，他算是比较接近正常人的一名角色（相对而言），有个女友叫Wendy，分分合合数次，前几季有一见喜欢的女生就呕吐的怪病，现已有所好转；他有个带牙套的暴力姐姐Shelly，战斗力惊人，愤怒时可以投掷钢琴；而Stan的父亲是南方公园下限帝Randy……顺带一提，

Jimbo是Stan的舅舅。

其次是Kyle，犹太男孩，其显著特征是头戴绿色的雷锋帽，个性善良正直，精通计算机。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是个十分喜欢把鸡毛蒜皮的事变得惊天动地的人，对于孩子过分保护。还有一个念幼儿园弟弟Ike，是一个被领养的加拿大孩子。

第三人是Kenny，特点是身穿一套橙色的套头罩帽，只露出脸的中间部分，说话模糊不清。设定上，他家里很穷，而且在剧集前期每集都会死，死法通常都是《死神来了》中那种莫名其妙的惨死。隐藏身份是“神秘侠”，经常担当英雄的角色去拯救世界。但Kenny又有着好色的一面，对性的知识明显强于所有同龄人（某一集他竟然死于梅毒）。

最后，就是Cartman了，从剪纸画风上来看，他的外形就与他的三名小伙伴不同，因为他很肥胖，但他从来不承认，他总说“我不胖，只是骨架大而已”。

Cartman是南方公园世界最贱的人，没有之一。他性格恶劣、贪婪、狡猾、有些片面性的无知，并且有着极端的种族歧视思想。他思考问题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无法理解“负罪感”为何物。

Cartman有时极端愚蠢，但有时却像个天才。他消息灵通、见多识广、足智多谋，具备侵略性，并精通多国语言，经常在某些大事件中扮演领导者。

他有许多极度扭曲且带有偏见的观点，比如“每个犹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个藏金币的袋子”、“人可以用肛门进食”、“嬉皮士必须死”等等。而在南方公园的世界中，他的观点屡次被证明是真实的……

以上，就是南方公园的四名主要人物。

而此刻和他们一同被抓进收容所的第五个小孩，是四位主角的同班同学Craig.

Craig通常是一身蓝衣打扮，说话带有很重的鼻音。他是学校教导处的常客，经常可以看到他坐在教导处门外的走廊上听候发落。他的经典口头禅是“如果我能在XX（某个大人）的面前说XX（某句脏话），那我该多高兴啊（So happy）……”

除了犀利的吐槽能力外，Craig和他全家还都有着随意竖中指的习惯，这可能也是他经常被留堂的原因之一。

那么……这五位白人小孩，为什么会被带进收容所呢？

理由有二，第一，他们为了卖CD赚钱，故而化妆成秘鲁排箫乐队，拿着乐器，在街上演奏伦敦大桥垮下来（世界民谣）。

第二，剧本中其他角色的智商又一次集体下线了。所以军方的人无法看出那五个白人小孩不是真正的秘鲁人。

“不好意思，长官？”从卡车上走下来的Stan和他的小伙伴们拨开人群，来到了一个哨塔的下方，“长官，你一定误会了，我能跟你谈谈吗？”

Kyle也在旁接道：“长官，我们能和你稍微谈几句吗？”

那岗哨上穿着反恐部队制服的士兵看了他们一眼，并粗暴地回道：“回去！我不买你们的烂CD！”

Stan回道：“不是的，长官，这儿有个天大的误会，我们其实不是秘鲁……”

那士兵高声打断道：“我说了！我今天不会买你们的烂CD的！”他显得很激动，“你们听得懂吗？真受不了！”

这时，一名真正的秘鲁排箫乐队成员走到了孩子们侧前方，用西班牙语对上面的士兵道：“长官，要不要买张CD？”

下一秒，那士兵开枪把他打死了……

五个孩子一脸震惊地看着那具近在咫尺的尸体，嘴巴半张，无言以对。

……

医院中，封不觉的行动很顺利，他也没去问人，只是看了看医院里的指示牌，便自己找到了储藏室。

在这期间，他毫无节操地从一个植物人的病房里里顺走了一个大号的旅行背包，准备用这个来进货。

“嗯……绷带、消毒水、针筒……”他翻了一会儿，就是没找到药品，冰柜里存放的血浆袋对他来说也没什么用。

“还得去趟药房吗……”封不觉念道，他先前也曾路过药房门口，那扇门的对面，就有一名保安坐着看报。而且进入药房的门是特别厚的那种金属门。很显然，对于存放有吗啡的地方，医院方面还是很重视的。

“破坏那扇门应该不成问题，可走廊里人多眼杂……虽说在这里乱杀人似乎也不算什么，可万一惊动了南方公园警局那帮神经病……”封不觉想到这儿，心生一计。

他准备用一个符合本世界人物智商的陷阱，把人都支走。

第330章 南方公园篇（四）

潜入药房的计划实施得很成功，而封不觉做的，只是跑到药房门口的走廊，一脸兴奋地大喊："嘿！伙计们，医院门口停了一辆蝙蝠车！"

接着，所有听见这句话的人就兴高采烈地涌出去了。最离谱的是，药房里面的几名工作人员也冲了出来，临走时还不关门……

连封不觉自己都觉得这办法很蛋疼（这个宣称"外面有蝙蝠车"从而把人支走的方法，Cartman在S1607中使用了N次，每次都成功），但不得不说，很奏效。

潜入药房搜索了一番后，封不觉感到有些失望，因为这里的药品大部分都是无用的，属于那种无物品说明的东西。

还有很多药品，虽有着不同的包装，但显示出的说明却是相同的：

【名称：抗生素（30/30）】

【类型：消耗品】

【品质：普通】

【功能：解除中毒、感染状态】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常见的消炎药，口服即可。】

这些药基本都是瓶装，效果是有针对性地解除异常状态，一看就是不怎么值钱的玩意儿。

而封不觉最想要的吗啡，倒也是可以看见物品说明的，但效果和他预期的很不一样。

【名称：吗啡*5】

【类型：消耗品】

【品质：普通】

【功能：在一定时间内降低惊吓值的增幅30%】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在短时间内频繁注射可能引起中毒反应。】

对于这种精神科药物，封不觉并不陌生，他住院的那段时间也用过不少疯人院里才用的药物了，甚至还用过不少海外的最新型药品，吗啡对他来说不算什么稀罕玩意儿。

可能是游戏对于这种鸦片类药物的敏感性，生怕青少年用多了把持不住，所以才把药给改成了这样。

封不觉还特意去翻找了一下这里有没有维柯丁，结果还真就找到了，可这药干脆连说明都没有，被系统视为不生效的无用品。

封不觉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打开瓶盖儿，像吃薄荷糖一般，一仰脖子就灌下去十几片儿。

“嗯……果然没什么感觉吗……”一边朝药房外面走，他一边念叨着：“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回复生存值或体能值的药……看来还是得去弄点儿食物，吃东西多少能回点血。”

搜刮完了想要的东西，封不觉便离开了医院，朝着购物中心去了。反正除了枪械和医疗用品，其它东西基本都可以在那里弄到。

……

话分两头，再看秘鲁排箫乐队收容所这边。

国土安全局临时搭建的指挥部和隔离区仅隔着一道铁丝网，从这里直接就能望见那些被困的秘鲁人。

此刻，指挥部门前人头攒动，这其中有穿着便服的工作人员，有全副武装是士兵，也有西装革履的官员。

现场的负责人，是一名看上去五十多岁的男子。此人是“半头”灰发，前半个脑袋已经秃了，身穿一袭黑色西装，配了条红领带。他不仅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官，也是整个搜捕行动的发起者。

“长官，好消息！”两名士兵走到他面前说道，“看来我们成功了，长官。各大城市都传来零秘鲁排箫乐队的报告，他们已被彻底清除了。”

闻得此言，周围的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太好啦！成功啦！感谢上帝！”

也不知道这帮人弹冠相庆却是为何……

“好了，各位，稍安勿躁。”那名谢顶长官说道：“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去做。”他一脸严肃地道：“我们还要端掉他们的老窝，以防他们卷土重来……”

旁边一名拿着报表的工作人员道：“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长官。”他还低头看了一眼手上的表格：“我们查过了，但查不出来。”

谢顶长官此时的表情仿佛在说：卧槽……

他举起双手抱了下头，然后高高扬起道：“动脑子想想，白痴，‘秘鲁’排箫乐队，还能打哪儿来？”

可是，周围人的智商依然没有上线，他们纷纷煞有介事地摸着下巴，作沉思状。

谢顶长官当时就惊了，他吼道：“国家名就在乐队的名字里啊！”

一名穿白衬衫打黑领带的工作人员插嘴道：“不，长官，我们查看了整张世界地图，没有叫Peruvian的国家。”

“不是Peruvian，智障！是Peru！”谢顶长官走到一张地图前指着图吼道，“就在这里！”

（此处国土安全局的工作人员犯的错误，类似于把

Chinese当成了China，以至于无法在地图上找到秘鲁的所在……）

那几名工作人员像是婴儿学语一样重复道："哦……Peru～"好似他们这辈子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

谢顶长官实在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做争论，他直接说道："现在！我们要一举消灭掉秘鲁这个国家！"

周围的人面面相觑，其中一人问道："真有这个必要吗？长官。"

一名士兵道："有点极端了吧。"

另一名士兵接道："是啊……"

谢顶长官声嘶力竭地吼道："必须把他们消灭干净、斩草除根，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停止对我们的侵扰！"

这时，一名穿着将军制服的黑人军官跑过来道："长官，你最好快点儿过来看看，我们抓住了一支企图逃跑的排箫乐队。"

谢顶长官抓着旁边人的领口道："看到没有！真要命！"

两分钟后，审讯室内……

一张金属长桌前，摆着五张凳子，凳子上坐着五个小学生。

谢顶长官站在桌子对面，手上拿着一张CD，看着封面念道："草泥马兄弟出品——月面小吃。"（这是孩子们为了冒充乐队在街头赚钱，胡乱取名并刻录的CD）

"你误会了！长官。"Stan解释道："我们不是真的秘鲁排箫乐队！"

谢顶长官的智商，这会儿貌似也下线了，他看着这五个孩子，用反讽的语气道："是啊是啊……你们不过就是在商业中心演奏排箫音乐，以此兜售你们的草泥马CD，而你们并非秘鲁排箫乐队，是吧？"

Stan一脸无辜地摊开双手："我们还是孩子，你瞧，我们只是想赚点外快。"

Kyle也接道："我们现在只想回家。"

Kenny则用他模糊不清的话语哀求道："长官，求你了，我本来要在周六破处的。"

孩子们随即纷纷道："我们在科罗拉多土生土长！我们是白种人！"

谢顶长官一脸肃然地对旁边的军官低声道："我们出去聊两句。"

他们俩和几名工作人员走到审讯室外面，展开了另一番基于零智商的分析。

得出的结果是——"屋里这五个人，是秘鲁排箫乐队和人类的混血生物，我们要利用他们去毁灭秘鲁"。

……

与此同时，隔离区的铁丝网外，一名士兵对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道："汤普森，能过来一下吗？"

那个叫汤普森的是位西语翻译，他走过来后，那名士兵接着说道："那些排箫乐队就是不肯闭嘴，他们反复说着什么，但我听不懂。"

"求你们了！我们不能离开！"就在此刻，一名年迈秘鲁排箫乐队成员隔着铁丝网，用西班牙语对他们喊道："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保护你们的！"

他身旁的人也道："对，我们不能离开！我们得保护你们！"

汤普森闻言，有些将信将疑地翻译道："他们好像是在说……'你们不能遣送我们，我们是守护者'……"

士兵问道："守护……什么？"

铁丝网里的那个秘鲁老人回道："毛茸茸的死神！毛茸茸

的死神！”他语气激动地重复了两遍。

士兵没听懂，他还是问翻译汤普森：“他说什么呢？”

汤普森的脸色变得有些不好看，他回道：“我觉得他在说……毛茸茸的死神（The furry death）？”

……

南方公园，购物中心。

太阳落山的速度比想象中还要快，黄昏已然将尽，暮色蔓染天空。

觉哥来到购物中心门前的停车场时，正好看到广场上有一名手持话筒的记者和一个扛着摄影机的摄像师，在他们附近不远处就停着一辆CNN的采访车。

那名记者应该是在做即时连线的新闻报导，封不觉想听听他说些什么，便稍稍靠近了几步。

“……如各位所见，这些广场上已清净多了，已经有好几天看不到一支秘鲁排箫乐队了，居民们显然都非常享受这种安静祥和。感谢国土安全局，现在全世界人民都能安心地从‘排箫乐队瘟疫’中舒一口……”

呜——

记者的话没有说完，便被一声巨大的怪响打断。

如同怪兽低吟般的声音从两条街外传来，同时还响起了某种巨物踩踏地面声音。

突然，远处发生了一次爆炸，火光冲天而起。摄像师立即把镜头移过去，恰好拍到了爆炸的火光和烟雾。

逃跑的人群涌来，惨呼声也接二连三地响起，“哦，老天！”“哦，上帝！”“啊……”

摇晃的镜头中，忽见一辆警笛狂鸣的警车从那个方向腾空飞起，在高空划出一道弧线，落在了这边的广场中心，就在那名记者身后五六米处。

那记者连话筒都吓得扔了，跑到摄像机前，一脸惊慌地对镜头喊道：“这儿出了一些状况……并不是秘鲁排箫乐队，而是……”他的话中断了，脸上露出惊骇异常的表情，很显然，在镜头之外的地方，他看到了某种东西，“老天爷！那是什么鬼玩意儿！”

在电视台与他进行连线的主播通过耳机对他喊道：“保罗？保罗你看到什么！”

“是毛茸茸的，那是毛茸茸的……”保罗喊了两句后，连线中断，画面消失……

且不说保罗和摄影师是否健在，反正觉哥是早在十秒前就跑得没影儿了。

他可没功夫去救人或是维护秩序什么的，他很清楚，怪物不止一只，此刻全世界都在遭受攻击，他一个人根本做不了什么。

而且，在那声低吼响起的刹那，系统提示也已宣告道：

【当前任务已变更，主线任务已更新】

【存活至“大灾难”结束。】

看到这个任务后，封不觉便毫不犹豫地朝着购物中心里面跑，可他刚一踏进大门，又有提示传入耳中：

【支线任务已触发】

【将Stan的父母和姐姐安全带至购物中心。】

“他喵的我都到购物中心门口了才报支线任务！”封不觉骂道。

这个任务竟然还有十分具体的实时提醒，在觉哥的游戏菜单中，当即浮现了一个类似雷达的界面，标示出了Stan家人们的位置，好似系统在诱惑他去完成一般。

假如是普通难度下，这个支线任务就会在封不觉刚进小镇时跳出来，那他大可以在灾难并未发生的状况下把Stan的家

人们弄到购物中心去，无论是欺骗还是挟持都可以。

可在噩梦难度，任务弹出时就已是灾难爆发的混乱局面了，封不觉要么就干脆别去，去了就得冒很大的风险……

大约犹豫了十秒左右，封不觉恶狠狠地道：“爷跟你们拼了！”

他一咬牙一跺脚，以双肩背好那个装着医疗用品的旅行背包，并从行囊里取出了一把装着榴弹附挂的M733 COMMANDO，迈开步子就朝着雷达指示的方位去了。

到了这个时候，持械在街上狂奔也已无妨，到处都是惊慌奔走的人群，警察和军队也都疲于应付那些怪物，根本没人会管他。

封不觉跑了一段，忽然注意到体能值下降得有点儿快，心道：“这身配备还真重，看来我得搞辆车。”

他没考虑像玩GTA那样去拦马路上的车子，以目前的状况而言，那些司机猛踩油门把他撞死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封不觉又跑了一条街，在一条小巷里找到了一辆停着的车。

他小跑过去，确认了一下车中无人且车门已锁，便用枪托击碎了侧面的挡风玻璃。

打开车门坐进去后，封不觉用十分娴熟的动作一拳砸开了驾驶座下方的控制板，快速从一堆电线里找到了正负极的两根点火线并开始对碰。

两分钟后，他已倒车出了小巷，换了个挡便踩着油门儿上路了。

这时天色已完全变暗，街上还有许多路灯失灵了，而且到处都有奔逃的人群，异常混乱。

封不觉开启了前车灯，在尽量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高速行驶着。

开了十分钟后，雷达上的光点已离他越来越近，眼瞅着

再转个弯就到了。不料，就在那个转角，他刚打过方向盘，前方便出现了一头巨怪的身影。

封不觉当即猛踏刹车板，但车子还是朝着巨怪的身体滑了过去。

所有的驾驶员，在出事前的刹那，都会因本能而向着自己这一侧打方向盘。

但封不觉不会恐惧，他在这种极限的时刻，依旧保持着冷静，合理而高效地做出反应。

车在惯性的作用下继续前行着，眼瞅着就要撞上巨怪。而封不觉只是淡定地用单手去解安全带，另一手则稳住方向盘，让车保持车头向前的状态。

他解开安全带后，就伸手去够副驾驶座上的背包和步枪。

这些动作全都在两秒内完成，接着，车头便猛地撞上了巨怪那毛茸茸的身体。

封不觉对此早有准备，他调整好姿态，一手紧攥住枪带和背包的带子，另一手挡在身前以作缓冲。

哐啷啷一阵响……封不觉的身体撞碎前挡风玻璃横飞了出去，撞向了巨怪柔软的身体，当前冲的力道被卸掉后，他顺势滚落在了车前的引擎盖儿上。

接着，他迅速翻身，腰部用力，仰卧坐起。整套动作一气呵成，随即再一甩胳膊用左肩套上背包带、右手持枪、脚下一踏……在怪物做出任何举动前，他已跃出了七八米的距离。

至此，觉哥也没敢回头望上一眼，他赶紧前冲，和怪物进一步拉开距离。

封不觉并不是不想用肉眼确认怪物的外形，而是他早就已经知道这些怪物的外形了。在回忆起了秘鲁排箫乐队那两集的内容后，他第一时间记起的就是这些巨怪的样子。

这种巨怪的外观，其实很容易描述，它们就是一群巨大的……天竺鼠。

它们和家养的宠物天竺鼠在外型上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高五层楼，并具备一定的攻击性，其中有一些还穿着布制的外套，打扮成蜜蜂、兔子之类的……

至于这些巨型萌物是从哪里来的、是否有智能之类的设定，没人知道，反正它们就是这么莫名其妙地冒出来，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上演“进击的豚鼠”，到处吃人拆房子。

“怎么办……绕过去吗……”封不觉一边奔跑着，一边观察地形和菜单中的雷达，想找到一条合适的路线。

但就在此时，又生异变。但闻空中传来呼啸之声，抬眼望去，只见三架F-15划破长空而来，并朝此地发射了数枚导弹。

第331章 南方公园篇（五）

五分钟前，Stan家中。

Stan的母亲Sharon正一脸焦急地打着电话：“拜托了，我都不知道该去找谁了，警方一点忙都帮不上，我觉得孩子们这次是真的是陷入了大麻烦。”

电话对面的人也说了一些什么。

Sharon又回道：“是的……是的……好，麻烦确认以后打给我，谢谢了。”她说完便挂断了。

放下电话后，她的脸上依然写满担忧的神色。Sharon也算是南方公园里比较正常的一个角色，所以当儿子失踪后，她的反应和大部分家长一样。

但是……这间屋子里还有一个不太正常的人。那就是Stan的父亲，南方公园第一下限帝Randy……

Randy的形象，通常是一身蓝色衬衫打扮，中分的黑发，嘴上还留着一撮小胡子，比元首略宽的那种。

这货的职业是地质学家，但很少见他正经上班，大部分时候，他都在到处刷下限。

此刻，当妻子为儿子的失踪感到心力交瘁时，Randy则拿着一台便携式摄影机，在家中拍来拍去。

在《南方公园》这两集的故事里，Randy因为新买了一台摄影机，所以整天拿着它东拍西拍。拍摄内容极度无聊和重复……包括家人吃饭、洗澡、看电视、上厕所等等，而且他一边拍还一边配以自己的旁白解说。

“Randy！我向上帝发誓，你要再不把那玩意儿放下……”Sharon愤怒地朝他咆哮着，这几天来她已经受够了丈夫的胡闹。

但Randy却以他这几天反复使用的同一句话回应道：“Sharon，总有一天你会因为我录了那么多家庭轶事而高兴的。”

“我没跟你开玩笑，Randy，够了！”Sharon吼道：“你有什么必要录下每一分每一秒……”

忽然，一声沉闷的咆哮在屋外响起……

Sharon的话被打断，她的神情变得惊疑不定。

“那是什么鬼东西？”Randy也道。

但他并没有停止拍摄，而是进入了“科洛弗档案”（又名《苜蓿地》，影片拍摄手法另辟蹊径，以剧中人物拿着便携式摄影机的视角展开）的节奏。

“噢，天哪。”Sharon在感到地震般的脚步声后，有些害怕地说道。

“外面好像出事了……”Randy说道：“你待在屋里别动。”他说着便手持摄像机朝屋外跑去。

当他跑向门口时，Stan的暴力姐姐Shelly正好从二楼下来，她站在楼梯上道：“发生什么了？爸爸。”

“回你房间去！Shelly！”Randy用命令的口吻回道。

接着，Randy就冲向了屋外。一开门他就看到了尖叫着奔逃的人群，天上还传来直升机旋翼的响声，他抬头望去，竟看到了两架支奴干（Chinook，即电影中常见的那种双旋翼运输直升机）悬停在空中。

Randy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张熟面孔，是Stan的班主任MR.Garrison（下限仅次于Randy的贱人，外形是秃头、戴眼镜，一身绿衣。此人曾做过两次变性手术，期间分别当过男异性恋、基佬、女异性恋和蕾丝边；每次他改变性取向后，都会参与该群体的集会和示威活动，而当涉及其自身利益后又会立即转变立场，并猖狂攻击和侮辱其他群体。可谓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典型案例），Randy上去拉住他问道：“出什么

事了？”

Garrison惊慌地回道：“它们无处不在！”

“什么？‘它们’是指什么？”Randy追问道。

“毛茸茸的东西……”Garrison喊道：“真的……超级毛茸茸的！”他喊完就甩脱了Randy的胳膊，顺着人群的方向逃了出去。

“啊——”

一声惨叫吸引了Randy的视线，他转过头，只见一个穿着黄色T恤和牛仔裤的男人从极远处腾空飞来，啪一声就掉在了自己跟前。

那人的身体摔得严重扭曲变形，左腿像上过老虎凳似的朝前弯折，双臂则是被折到了身后；其躯干左侧的肋骨已暴露在外，右手腕的骨头也戳了出来。

几乎在落地的瞬间，那男人就断气了，且口鼻流血、死不瞑目。

“这【哔——】是谁干的！”Randy惊叫着骂道。

呜——

又是一声低吟。

Randy抬眼看去，在那奔逃的人群后方，他看到了……一只巨大的天竺鼠。

“这什么东西……”Randy惊道。

“马什（Marsh）先生，你得快点儿离开！这里不安全！”有人抓住了Randy的肩膀，冲他喊道。

说话的这位是小镇的片儿警Barbrady（戴墨镜、微胖，某季中被查出是文盲而遭停职，不知为何后来又复职了），他也算尽责，还知道提醒别人快点儿撤。

Randy闻言，赶紧往街的另一头跑，却看到从转角处飞出

了一辆车来。车子在地上连续翻滚数周，并起火爆炸。紧随其后出现的，就是另一只大号儿天竺鼠。

“噢！上帝！上帝！”Randy看到前方的巨怪，却没有立即逃跑，而是停下来，用便携式摄影机对着自己的脸，喘息着道：“哈啊……哈啊……我……我……哈啊……惊呆了！”

就在这货犯二的时候，忽地……一辆疾驰中的汽车从那天竺鼠的侧后方窜出，猛地撞在了这怪物的身上。

撞击发生后，从车的驾驶座上飞出了一个身穿深蓝色滑雪外套的男人。纵是在如此剧烈的车祸中，他还是不忘死死抓住一个背包和一把冲锋枪。

而且仅在五秒后，这人便用极为敏捷的动作从巨怪的身边逃开了。

恰在此时，空中飞过了三架F-15，数枚拖着白色烟轨的导弹呼啸而至。

这些导弹尽数击中了那只天竺鼠，但爆炸的气浪波及了数十米的范围。Randy离得较远，只是被掀翻在地。但封不觉就没这么好运气了，他整个人都被炸飞了出去，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摔在了路边一辆已经报废的汽车上。

这辆车估计也是被巨怪抛飞或踩踏过的，车壳早已变形。封不觉摔落时，腰部被一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金属边缘割伤了，整整一指长的伤口正在飙着血。

像这种整个人摔上去的情况，防具也起不了作用，还是他从枪店里偷来的外套，多少算是缓解了一点儿伤害。

“娘希匹……”封不觉一边骂着脏话，一边从车子里爬了出来。

他的脸也被碎玻璃给划伤，左边脸颊横着拉开了一道血口，不过这个伤算是浅的，没有造成太多生存值损失，也不产生持续流血伤害。

呜——

导弹爆炸所掀起的烟尘还未完全散去，巨型天竺鼠的叫声已再度响起。

根据封不觉的记忆，这些怪物是非常强大的，常规作战兵器基本没用，坦克开过去也得被掀了。什么子弹、炮弹、导弹……全都伤害不了它们，只能起到点儿压制作用。

而作为一个血肉之躯的人，靠近这些天竺鼠几乎和找死无异。在体型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人类凑过去，无论是被抓抓咬咬踩踩挠挠，都必死无疑……

“转个弯就到了……岂能在这里被拦住。”封不觉恶狠狠地念叨着，他用双肩背好了背包，一手抵住伤口，一手持枪，【灵识聚身术】瞬开之时，其脚下猛然一踏。

下一秒，响起了一阵混凝土被撕裂的声音，封不觉脚底的路面绽开了半径五米的蛛网状裂痕。而这张网中间的人，已如子弹出膛般倏然而起，跃上了天空。

凭借着一个空中直体三百六的动作，封不觉成功翻上了一栋四层楼高的建筑天台。

既然街上走不通，他就来个飞檐走壁，直接穿过去。

没想到，觉哥刚刚斜着穿过这个天台，一眼就望见了侧前方那条街上的Randy，这个二货在巨怪逐步逼近时，仍然站在原地玩儿他的第一人称自拍短剧。

“卧槽……这货……”封不觉自然是认得Randy的，雷达上的光标也显示这是他的支线任务目标之一。

所以没办法，只能去救……

“快点跑！你这个【哔——】”封不觉朝街上纵身一跃，在半空中便用M733 COMMANDO朝那天竺鼠射去两发榴弹。

榴弹击中怪物但尚未爆开的那个瞬间，封不觉刚好落地，他连缓冲动作都顾不上做，硬吃这次下坠的冲击，保持站姿，并立即朝前窜出。

满脸惊骇的Randy只见得一条人影如超级英雄般从天而降，并向自己扑来。

此人浑身浴血、神情凶恶、且不回头看爆炸场面，看来这是个纯爷们儿……

“啊——”封不觉莫名其妙地咆哮起来，这一声吼叫里，包含了太多复杂的情绪，当然了，主要是愤怒和不爽。

单臂一攫，觉哥就把Randy给托了起来，他连伤口都不管了，咬着牙，单肩扛起一个中年男人，飞也似的朝前奔去，并且大声问道：“你家在哪儿？”

“什……什么？”Randy惊魂未定，木讷地问道。

“你家！在哪儿！”封不觉一词一顿地重复道。

“在……就在那边……”Randy指了指几十米外的一间民宅，两秒后，他又拿起摄影机对着自己：“哦……上帝，有个超级英雄来救我了。”他略微抬起头，对封不觉道：“嘿，伙计，你的英雄名是什么？”

“【哔——】”这就是封不觉的回应。

而Randy居然信以为真，他又看着镜头道：“他叫【哔——】，噢！真正的超级英雄，这多酷啊！”

要不是任务需要，封不觉早就把这货给毙了，但这会儿他还是得忍着。

半分钟不到，封不觉就冲到了Stan他们家门口，屋子的门并没有关，所以封不觉一甩手就把Randy扔了进去，他自己也紧随其后进屋。

带上门的同时，觉哥便瘫坐在了地上。

几分钟内，这一系列的举动，已使他的生存值大幅减少，此刻来到了13%的危险值。

封不觉一进屋，就从背包里拿出消毒水、绷带、还有缝合用的针和线，准备处理腰上的伤口。

作为一个很有效率的人，他嘴上也没闲着，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和眼前的三名NPC交流一下，“别害怕，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Sharon和Shelly都显出害怕和无措，只有Randy一脸专注地拿着摄影机，对准封不觉，并且解说着：“看，超级英雄在我家客厅里缝合他的伤口。”

封不觉虽然很想把Randy揍一顿，但还是忍住了，因为他知道，Randy手上的摄影机里，根本没装带子……而觉哥也不准备去提醒他，就让这货拍着吧。

……

与此同时，中美洲，哥斯达黎加领空。

夜空中，一架机身印着美国国旗和国防部标志的C130运输机正在朝南飞行。

五名小学生在机舱内呈一字坐开，没有人说话，气氛显得颇为诡异。

忽然，通往驾驶舱的门被打开，副驾驶员走进来对孩子们道：“好了，我们距离秘鲁还有800公里，着陆后会有一辆卡车带你们入境，到时候他们会给你们简短的任务说明。”道完这句，他便退回了驾驶舱中，关上了舱门。

几秒后，Craig面无表情地开口道：“当你们想出那天才般的主意——冒充秘鲁排箫乐队赚钱时，是否有过那么一个短暂的瞬间，你们中的哪位会说上一句‘嘿，知道吗，这个计划可能会出岔子’。”他停了两秒，随后自己接道：“不，你们不会这么想，因为你们都是混蛋，而且永远不会吸取教训，所以全校的同学都鄙视你们。”

Kyle回道：“不对！学校里的孩子都很喜欢我们。”他看着Stan道：“是这样的吧？”

Stan肯定地接道：“那当然，学校的孩子都爱死我们了。”他转头对Craig道：“只不过由于我们现在处境不妙，

Craig就拽起来了。”

Craig依旧一脸淡定地吐槽道：“我拽……你们拿走我生日红包的钱（孩子们组建秘鲁排箫乐队的钱是从Craig那里嚎来的），害我被逮捕，还被发配到迈阿密。如今我们几个不把秘鲁这个国家连锅端了就回不了家……于是，是我拽？”

Cartman指了指Craig，对其他小伙伴们道：“我对这小子简直无话可说。”

Craig无视他，接道：“你们知道为什么学校里没人喜欢和你们四个一起玩吗？”他习惯性地停顿，“因为你们总是在做这种事……你们总是想出一些馊主意，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然后你们就被遣送出国，或是丢出外太空什么的。”他总结般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没人愿意和你们一起玩。”

Cartman若无其事地回道：“你太悲观了，Craig，船到桥头自然直。”

……

同一时间，美国国土安全局，会议大厅。

这时的会议厅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人，默默地站在最前方的讲台旁，就是那名谢顶长官，而他，也是国土安全部的部长。

他的正前方，是一张世界地图。此刻他正背着双手，看着那张图。其嘴角，还挂着一丝得意的笑容。

“长官，我们遇上了更大的麻烦。”那名穿着将军制服的黑人军官拿着一份文件从门口走了进来，语气焦急地说道。

“哦？”国安部长的语气却显得很轻松：“还能有什么问题？”

“世界各地都发来了重大灾难的报告，造成巨大伤亡和损失的元凶似乎是……”黑人军官犹豫了一下。

国安部长没等他把话说完，便转过身来，冷笑着道：“天

竺鼠？”

黑人军官闻言一愣，“呃……是的，长官。你怎么知道的？”

“你距离真相是如此之近，戴维斯。”国安部长笑道，“呵呵……差点儿就看出来了。”

“呃？长官？”戴维斯确实不明白，长官这是什么意思。

“我还以为你在迈阿密就知道真相了呢……但你就是没能看破个中端倪。”国安部长又说道。

“你……你早就知道这些会发生？”戴维斯结结巴巴地应道。

“哦~这只是个开始，戴维斯。”国安部长举起一手，伸出一根手指挥舞着道，“而我……是绝不会让你坏事的。”

话音未落，国安部长忽地张开嘴，舌头如标枪一般射出，一秒间便伸至四五米的长度，其舌尖钻入了戴维斯的眼窝，穿过其眼珠，进入了大脑中。

戴维斯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全身颤栗地坚持了几秒后，其大脑便被彻底捣碎，身体随即便无力地倒在了地上，变成了一具僵硬的死尸。

国安部长把舌头收回，十分平静地对眼前的尸体说道：“对不住了，我的朋友。我殚精竭虑、千辛万苦，才等到了这一天。”他顿了一下，“排箫乐队正走向灭亡，我们天竺鼠的时代已经来临。”他俯身拿起了戴维斯手上的档案夹，“而唯一能够阻止这一切的人，已被送往了一个无名之地……”

此时，那份档案的第一页，是一张照片，而照片上的人，竟然是Craig……

第332章 南方公园篇（六）

南方公园，Stan家中。

处理伤口花去了封不觉相当长的时间，一是由于他腰间被割开的口子比想象中大许多，二则是因为服装无法脱下（剧本中获得的滑雪外套可以，但紫色的长西装不行），因此他只能隔着衣服的破口进行缝合，影响了效率。

当然，还有最关键的第一点，他对这类缝缝补补的作业十分不擅长……

此时Sharon和Shelly已冷静下来一些，而Randy依旧在玩儿摄影机……

“好的，现在我重新打开了摄影机。”Randy在开启那玩意儿的同时，对准了自己的脸，并开始了解说：“OK，我是兰迪·马什（Randy Marsh），我正在拍摄一些事情……一群巨型怪物正在袭击我们的小镇，目前窗外处于一片混乱中。”他说着，把摄影机转了过去，对准临街的窗户。

隔着窗户便可看见，街上到处是支离破碎的死尸、翻倒的汽车；许多地下煤气管道都爆炸了，引起的火灾也无人去管。而那些活人。不是在尖叫着奔逃，就是倒在血泊中，等着自己的血流干。

“我差点儿没能活着回到屋子里，还好这位超级英雄【哔——】救了我。”Randy拍了觉哥几秒，又把镜头转向了自己的脸，“Sharon和我在一起，还有Shelly……”他一边说，一边用摄影机去拍他的老婆孩子，并且在这种危急时刻，保持着自己毫无下限的风格，说了一句：“Shelly，快对着镜头挥挥手。”

“Randy，你能把那该死的摄影机放下吗？”Sharon对丈夫

厉声道："我们得想想办法！"

Randy理直气壮、臭不要脸地回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惊呆了！"

"你把摄影机放下，去帮助一下那位受伤的先生怎么样？"Sharon提出了还算靠谱的建议。

"别担心，马什夫人，我一个人能处理。"封不觉赶紧回道，他可不想让南方公园里的角色对自己实施任何形式的医疗。

在这个世界里，别说是Randy这个货了，哪怕是正经的医务人员，基本也没救活过人，把人活活弄死的情况倒不少。在封不觉的记忆中，有一次Kenny被或烧伤，送进医院，医生把他开膛破肚以后，拿走了心脏，换了个烤土豆进去；还有一次Cartman去割扁桃体，手术做完以后却染上了艾滋病……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以Kenny为首的众多角色，都曾因各种疾病在地狱之路医院里死掉过。

总之，让南方公园的人来救治自己，比求他们杀掉自己还危险。

"不如打开电视看看新闻吧，我这里马上就好。"封不觉赶紧转移了话题。

Sharon觉得有道理，便快步上前，打开了客厅里的电视。

Randy的镜头也随之对准了电视屏幕。

或许是运气好，在如此严重的灾难中，电视信号依旧没有中断，电视台也没有停止运作。

电源一通，关于大灾难的直播画面便出现了。

"这是来自纽约的现场报道，这里同样在遭受巨型天竺鼠的袭击。"画面中的旁白说道："据报道，天竺鼠入侵危机正在席卷全球各大城市……"

Randy惊道："天哪？全世界都有这些怪物？"

这段新闻的直播镜头有些摇晃，拍摄者似乎是乘坐在直升机上的。这高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城市遭到的破坏更加严重，天竺鼠群在大街上穿行，四处可见爆炸的火光和倒塌的建筑物；一些士兵正结成包围网，用冲锋枪对这些怪物宣泄着强大的火力，但怪物们却是若无其事状……

"瞧那些怪物……"Sharon指着新闻画面中的巨型天竺鼠道，"Randy，我们该怎么办？"

Randy还未说话，又生惊变，只听得砰一声巨响……

封不觉对面的那堵墙被撞开了，一只天竺鼠的大脑袋探了进来，这萌物的一张脸就有两个人那么高，鼻子里还发出那种"呜呜"的低吟。

也恰在此时，封不觉完成了伤口的处理，把血给止住了。

"噢，天哪！天哪！"Randy大叫起来。

"这边走。"封不觉已然站起身，把自己背后的门给打开，并稍稍侧身，给Stan这一家人让出了路，"快跑！"

夫妻俩也不和他客气，带着女儿就往外奔去。

封不觉手中的M733 COMMANDO早已吐出火舌，打击点都集中在那天竺鼠的眼睛附近。

可这巨怪俨然是浑身上下无死角的刀枪不入，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滞，继续逼近着。

"切……真的是一点儿都不怕常规武器呢……"封不觉不爽地啐了一口唾沫，他也明白，必须得用一些"不属于这个剧本"的手段来解决眼前的危局了。

说时迟那时快，觉哥甩手扔掉了枪，一个箭步上前，使出了上一个剧本入手的杀招【南斗飞龙拳】。

格斗专精C级时，格斗系技能的发动成功率便已是75%

了，再加上【炼冰术士的执着】那所有主动技能加10%额外成功率的加成，技能自然是顺利发动。

随着800点体能值被耗去，封不觉周身骤然绽出了一团亮紫色的斗气，其双拳化作重重虚影向前击去。

那天竺鼠嘴巴下面的区域，瞬时浮现出了一个个拳气拓出的小坑。

这招南斗飞龙拳的出手，看着和家喻户晓的北斗百裂拳非常相似，其实二者相差甚远。北斗神拳的特点是点穴致爆，而南斗圣拳的招式皆以切割和穿刺为主。前者是由内向外破坏，而后者则是由外向内。

所以，看似类似的招式，实则有着截然不同的原理。南斗飞龙拳破坏一个目标（人形大小）的过程，共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打乱对方的呼吸，打散护体之气；第二步，是让暗藏于拳锋中的切割之力逐渐累加于对方身体；而第三步，便是使出一发疾如闪电的穿刺之指，作为终结的一击。

这一招打完之际，目标身体表面即会浮现出许多红色的裂纹，这些都是被那最后一指所贯通起来的切割伤。而数秒后，当招式的威力完全展现出来时，中招者纵有钢铁之躯，亦将被撕碎成血水。

但是……封不觉眼前的目标，体型实在太大了……

他的攻击确实生效，把那天竺鼠的一块毛皮和底下的肉给打成了血水，但这种程度的伤害远不足以致命。拿我们人类来举例，这伤大概等同于被剃须刀生生割掉了一块下巴肉。

不过那巨型天竺鼠也明显吃痛，低吟一声便向后退出了几步。

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封不觉也就知足了，他赶紧趁着怪物被逼退的间隙奔回门口，将医疗用品胡乱地塞回背包，并用双肩将其背上。随后他便抄起枪来，撒腿朝外跑去。

……

国土安全局本部，国安部长的办公室中。

此刻，那位本质上是怪物的国安部长，正若无其事地坐在一张办公桌后，听取一众工作人员和士兵的报告。先前他杀死戴维斯的事情，显然还没有暴露。

“貌似有越来越多的天竺鼠，正从各个方向涌来。”一名西装革履的国土安全局工作人员指着国安部长桌上的地图道：“我们查了维基百科（南方公园惯用的讽刺手法之一，政府的各个机构都只会在网上查资料），发现天竺鼠是一种来自安第斯山脉的生物，那山脉就是这里……”

国安部长双手十指交叉，手肘放在桌上，摆出一副碇司令的姿态回道：“排箫乐队的事情……处理得如何了？已经把他们押往关塔那摩湾（位于古巴南部，以作为美军的拘留营而著名）了吗？”

办公室内的其他人都面面相觑，其中一人回道：“长官，我们眼下有比那些街头表演者更大的麻烦……”

“你们到底有没有……”国安部长粗暴地打断了对方，并且拍着桌子吼道：“……把他们押到船上？”

“没有，长官。”那人回道：“我们把所有处理排箫乐队的人员都调去处理天竺鼠危机了。”

“我已经给过你们命令了！”国安部长双手握拳，捶桌而起，“那些秘鲁排箫乐队昨晚就该被押上前往关塔那摩的船了！”他用大拇指指着自己吼道，“这里是我说了算！我要你们马上就把排箫乐队押上船送走！”

短暂的沉默后，一名士兵用很平常的语气回道：“遵命，长官。”然后，他的声音逐渐变小，“但你也不用对人家大喊大叫嘛。”说完，他像是被欺负哭的孩子一样抽泣着转身离去了……

……

正当国土安全局那帮智障和玻璃心被BOSS玩儿得团团转时，孩子们乘坐的飞机，已经降落在了秘鲁某处、一片与丛林相邻的空地上。

除了那五名小学生外，飞机上仅有两名机组人员：一名小胡子飞行员，和一名高个儿的副驾驶。

此时，这两位正蹲在一台形似大型无线电的通讯设备前。小胡子拿着对讲机，不断地呼叫着，可是完全得不到回应。

他们着陆后已过了半个多小时，可按预定计划来接应的卡车，却迟迟未到……

“卫星无法连接，无线电也没回应。”小胡子似乎是放弃了，他放下对讲机，对身旁的高个子道。

四名主角正站在他们旁边不远处，听到这话后，Stan走过来道：“好吧……让我理一下状况……”他略微顿了一秒，说道：“国安部长命令你们，把我们五个小孩子带到秘鲁，在安第斯山脉上着陆，然后再派其他的政府人员来接应我们。接着，他们会告诉我们，如何跑到秘鲁首都利马，并打倒秘鲁政府。”

等了数秒后，小胡子回道：“没错，就是这样。”

Kyle看着这个智商无下限的成年人，“你们觉得这种计划没问题吗？”

“不，完全没道理。”小胡子立即回道。

高个儿也接道：“说实话，整个围剿秘鲁排箫乐队的行动……都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他说这话的时候，两只手还各伸出一根食指相互绕着圈圈，语气好似是个小孩正在承认错误似的。

Stan摊开手道：“既然你们也觉得他们做的事全都莫名其妙，那现在能送我们回家了吗？”

小胡子解释道：“呃……你没明白，孩子。我们的原计划

是，着陆后在这里等待接应的人给飞机加油，随后再返航……不加油我们哪儿也去不了。”

“噢，真是超赞。”坐在远处闷闷不乐的Craig适时来了句吐槽。

“所以我们只能另寻出路离开这里了？”Kyle试探着问道。

小胡子耸耸肩，“看来只有这办法了。”

十分钟后，两名连武器都没带的国土安全局飞行员，带着五个孩子走进了一片密林中。

走在最后面的Craig继续一脸淡定地吐着槽：“这情况很有趣，我们就这么走进了阴森的林子里，真是越来越好玩了。”

Cartman回头道：“知道吗，Craig，你这态度真讨厌。”

Kenny也接道：“就是。”

Cartman又道：“没人愿意跟一个成天抱怨的家伙一起玩。”

“嘿……你们看前面！”高个子忽然望见了什么，高声喊道。

众人朝前望去，前方的地上，有诸多高耸的土堆，那些土堆整体呈圆形，直径至少有六七米，土堆中间貌似是空心的。而这些土堆，就仿佛……是某种巨型生物从地底爬出来时留下的痕迹。

……

封不觉冲出屋子，从雷达上的光标来看，那三人并未跑到太远的地方，于是他赶紧拍马追去。

刚跑出几步，只听得身后一声低吟，先前那只被南斗飞龙拳打伤的巨怪碾踏并穿过了整栋屋子，追到了街上。

封不觉回望一眼，却见，那只天竺鼠嘴巴下方血痕斑斑的伤口竟已开始愈合，而且速率非常快，快到肉眼可见。

“岂有此理……居然还能自愈。”封不觉心里琢磨着，估计也只有使出【斗魔降临】，才有可能完全击杀一只这样的天竺鼠了。

但是……就算杀掉一只又能如何呢，这些“毛茸茸的死神”成千上万、无处不在，别说一只，杀一百只也改变不了大局。也许正因如此，系统才会给出“生存下去”这种任务。

“我可不是南方公园的主要角色，遇到这种怪一不留神就会挂的……”封不觉一边朝前奔跑，一边念叨着：“话说……在这种大事件中，超级好朋友（Super best friend，南方公园中类似正义联盟的组织，成员为耶稣、佛祖、穆罕穆德、克利须那、约瑟夫·史密斯、老子和水行侠）都去哪儿了？玩儿失踪啊！”

呜——

又是一声怪响，一只白色的巨型天竺鼠推倒了临街的一栋民宅，拦在了封不觉的去路上。

“啊——啊！我的胳膊！”

在这只巨怪的嘴里，还叼着一个路人，这人的整条左臂都已在天竺鼠口中，鲜血染红了他的半边身体，但他的胳膊仍未完全断离，这使他整个人都被咬了起来。

看着这位双脚离地乱蹬、口中惨呼不断的路人，封不觉二话不说，非常好心地端起冲锋枪，朝着天竺鼠的脸上一阵扫射，把这人给毙了……

开火的同时，封不觉横向移动，绕着天竺鼠转了半圈，利用街道的宽度和自己的速度，成功闪过身去，窜向了这只怪物的后方。

到了这个位置，他已能看到远处正在奔跑的一家三口了。

Sharon牵着女儿的手跑在前面，Randy则拿着便携式摄影机紧随其后，他在逃命时丝毫不耽搁拍摄，口中还在解说

着：“OK，我们正在逃跑，哈啊……哈啊……看，前面是我的妻子和女儿，她们也正在逃跑。嘿，Shelly！朝镜头挥挥手。”

Shelly边跑边回头对老爸骂了一句脏话……

嘭！伴随着爆炸声，又有一只棕黄色的天竺鼠冲到了街上，向着Randy他们三人爬去。

这三位也是慌不择路，惊慌之下，一块儿逃进了路边的一辆巴士里。

这巴士显然已被弃置，车门也是开着的。

封不觉见他们跑进去后，当即心道不妙，骂了一句：“卧槽……这智商和恐怖片里阵亡的废物如出一辙啊，跑进车里等着被瓮中捉鳖是吧！”

到了这个份儿上，封不觉也不可能抛下他们自己走了。都已经付出了这么大代价，现在再放弃任务，独自逃回购物中心去，他肯定不甘心。

“老子今天非完成这个支线不可，死了拉倒！”封不觉咆哮着，冲向了那辆巴士。

可他没想到，自己刚迈开步子，又有一只灰色的天竺鼠从岔路上爬了出来，并和它那只棕黄色的同伴一起爬向了巴士。

这两只巨怪如同围着鱼罐头的猫一样，扒在巴士旁边，又顶又挠，车子很快便被压得变形，车窗玻璃也近乎全碎。

就在这一刻，封不觉的眼前，出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

Randy，从巴士里跑了出来……

他跑啊跑，跑到了离巴士五六米远的地方，然后用摄影机对准了巴士上大两只怪物，口中解说道：“这是我在巴士外部拍到的画面，欧耶！”说罢，他竟然又快步跑回了巴士里……

第333章 南方公园篇（七）

当Randy跑回巴士中时，他老婆开口就骂道："你【哔——】的以为自己在做什么？"

Randy喘息着，一脸认真地回道："我拍到了一个好镜头，老婆。"

话音未落，整辆巴士都剧烈摇晃起来，看来是扒在车上的两只巨型天竺鼠已失去了耐心。

嗒嗒嗒——

冲锋枪的开火声响起，封不觉这回拿出了自己的那把【Moxxi小姐的坏脾气】进行射击。

在第一梭子弹打完前，这把枪的火属性被触发了，点燃了那只棕黄色的天竺鼠。这巨怪立即从巴士顶上爬下，在街上打起了滚，试图扑灭背上的火。

"果然如此……来自这个世界以外的东西，就能对天竺鼠起到一定的作用了。"封不觉念叨着，便祭出了死亡扑克。他将光牌在手中一展，一把五张的同花顺就飞了出去。

这灵能武器本就是可以自动追踪目标的，何况如今的封不觉身负魂意，因此他可以很精确地控制光牌的打击点。

于是，随着呲呲的撕裂声，死亡扑克扎进了另一只天竺鼠的眼睛里。那怪物中招后痛苦地跑向一边，远离了巴士。

封不觉见这法子奏效，心中也为之一振，至少目前他掌握了一种无需太大消耗就能逼退这些巨怪的方法。

"都没受伤吧？"封不觉冲上巴士，看着这一家三口问道，他也不等对方回答，立即接了一句，"快点儿离开这儿，跟我走。"

三人也没多废话，见巨怪暂时停止了攻击，便赶紧跟着觉哥下了巴士。

在封不觉的带领下，四人跑着就向购物中心的方向去了。

“我们这是去哪儿？”Randy跟在后面，还不忘继续用便携式摄影机拍摄加解说着。

“购物中心。”封不觉回道。

“为什么去那儿？”Randy又问道。

“因为那儿的墙壁很厚，而且里面有足够的物资来保证避难者能活下去。”封不觉回道，他自然不可能回答……因为我接到的任务要求我把你们带到那儿去。

“哦，对！在那儿我们应该还能遇到别的避难者，或许会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Randy接道。

封不觉没有回应这话，因为他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这场大灾难至少还要持续一整夜，而终结灾难的人，会在破晓之时击败这些怪物的首领，即那个国安部长。

只要等到明天上午，那个化身成人形的怪物就将被揭穿，届时被羁押的秘鲁排箫乐队都会被释放出来，危机便随之解除。

也就是说，这个单人噩梦剧本的时间，至少还有十个小时……

……

同一时刻，秘鲁的丛林中。

小胡子和高个儿正拿着一张地图头前带路，五个孩子则跟在他们的后面走着。

“我搞不懂，雷姆斯基，地图上根本没有关于此地的任何标注。”走在最前面的高个儿看着地图说道。原来小胡子飞行员的名字叫雷姆斯基。

“整个峡谷都很奇怪。”雷姆斯基回道，他的神情显得很不安，“你看……这里的水果都好大……”

也难怪他会有些发憷，此时他们身处的这个地方，只有树的尺寸是正常的，其他东西都大得惊人。

潮湿的草地上，有着和人一样高的巨型苹果；高处的树藤上，挂着水缸那么大的桃子；隐约还能望见远处的林子里有足球场那么大的蜘蛛网，斜着布在半空中……

“快瞧这个。”高个儿喊道。

拨开前方的林木，竟出现了一堵巨壁。

“这看上去像是某种巨型的……蜂巢？”高个儿道。

“我的上帝……”雷姆斯基惊叹着。

走到近前，可以看到这蜂巢无比壮观，其高度如悬崖峭壁一般，人站在这蜂巢壁下，抬头都望不到天空。

“我说，伙计们，这儿到底是什么地方？”跟在他们后面的Stan问道。

雷姆斯基和高个儿副驾驶显然已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前者两眼发直、半张着口，木讷地回道：“这儿似乎……是一片未知之境，某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你们瞧，这里的每样东西都大得惊人。”

Craig面无表情地开始了吐槽：“真是太刺激了……”他停了一秒再道：“我跟着你们走，你们却把我领到了一个巨型的迷失世界。”

Stan不爽地回道：“Craig，这不是我们的错！别总说得像我们都是故意的一样，我们又没得选择。”

Kyle附和道：“是啊，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事情就这么发生了？”Craig用平直的语调重复了一遍。

“对啊！”Kyle皱着眉回道。

“而这事情就是……你们被政府派来突袭利马，结果到了一个失落之境。”Craig又道。

“没错。”Cartman也道。

“你们知道大多数孩子会碰上什么事情吗？”Craig用举例的方式吐槽道：“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和父母吵架、还有被别人骗走生日红包……”

雷姆斯基打断了孩子们的对话，“不管我们在哪儿，我建议咱们还是快点儿继续前进吧，我总觉得这里有点儿……”

忽然，Kenny跑上前，抬手指着两名飞行员的身后，并用他那谁也听不清的模糊声音喊道：“嘿！小心！”

他的提醒有些晚了，就在这一瞬，只见两大坨粘稠的黄色物质从天而降，浇灌在了雷姆斯基和高个儿的身上。接着，从蜂巢壁中探出的巨大触角，就将这二人迅速分尸并拖入了蜂巢中。

看着那些被衔断的残肢落地，孩子们惨叫着向后方的林子里跑去……

五人在惊慌中奔逃，也不知跑了多久，直到累了才停下脚步。等喘息了一阵后，他们谁也找不到来时的路了。

但坐以待毙肯定不是办法，再说小孩的精力也很充沛，不需要过久的休息。因此，他们很快便重新踏上了探索之旅。

周围的林子比先前更加黑暗和稠密，月光已不足以让他们看清前路。不过这帮孩子倒是挺能干的，他们合力做了一个火把，由Stan举着，带领众人前行。

实话实说……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往哪儿走。

“我想我们往山里越走越深了。”在行了大约半小时后，Kyle东张西望着说道。

“也许我们该试试那个方向。”Cartman随意指了个方位建

议道。

Kenny貌似有些生气和沮丧，他用含混不清的声音道：“我想我们死定了。”

这时，Kyle突然望到了什么，他指着众人的右侧喊道：“嘿！看那边！”

其他人闻声转头，只见……在数十米外、一片杂草丛生的湿地旁，有一块很大的阴影。再凑近些观瞧，那竟然是一处由石块所造的建筑物。

这建筑看上去像是某种遗迹的入口，由大块的石头拼成，也就三米多高，整体呈梯形。其正面有一扇门，入口的两侧，还各立着一尊石制的图腾神像，意义不明。

“那是什么？”Cartman问道。

“不知道，看上去挺古老的。”Kyle回道。

Stan随即接道：“我们去里面看看吧。”

这句话无疑又触发了Craig的吐槽，他冷冷道：“去里面看看……”他顿了一下，“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落到这种地步。因为你们这帮人见到一栋阴森古老的废墟时，会若无其事地说‘去里面看看吧’。”

“这可能是条出路呢，Craig！”Stan高声道。

Cartman也道：“就是就是，牢骚鬼。”

几分钟后，五人已举着火把鱼贯而入。

这遗迹内部保存得十分完好，雕像和壁画都没有遭到过破坏，这里面的地面亦是由石块铺设的，石块上雕刻着奇特的花纹。

“哇哦，我敢打赌，好几个世纪都没人发现过这里。”Kyle看着周围惊叹道。

“是啊，妥妥的。”Kenny说道。

“嘿，伙计们，快来看这个。”手持火把的Stan站在壁画前喊道，他应该是发现了什么。

小伙伴们相继围拢过去，站在了一面墙下。

“这些是古代壁画吧。”Stan看着那面墙道。

“瞧！那是排箫乐队！”Kyle指着墙上的第一幅图道。

那块图案，画的是四个手持乐器的人正在演奏的样子。

“我知道，看那儿！”Stan说着，指向了旁边的第二幅图。

那幅图上，画了四个手持乐器的小人，还有两只巨大的天竺鼠，那些小人身边画了许多波浪状的条纹，而天竺鼠的姿态，似乎是在逃避那些波浪。

“这好像是在说……排箫音乐能赶走天竺鼠？”Stan将信将疑地念道。

“噢！不是吧！快看那个！”Kyle又在壁画上发现了什么，指着另一边道。

第三幅图案，画着第一幅图上的排箫乐队，但乐队的外面，还画了一个笼子。

“排箫乐队被囚禁了！”Kyle道：“就和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样。”

Stan的火把慢慢移动到了第四幅图前，“接着……天竺鼠就开始吞噬人类……”

那第四幅图，画的就是天竺鼠在袭击人类、拆毁房屋。

“而最后……”众人念叨着，把视线移到了最后一幅图上。

数秒钟的沉默降临。

主角四人组皆是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幅图。

还是Cartman最先开口道：“兄弟们！那是Craig！”

Craig本来就不是很想搭理这四个贱人，所以他一个人在后方的阴影里闷闷不乐地打着酱油。没想到，却忽然听到了

自己的名字。

“哈？”Craig愣了一下，便快步走来。

他拨开四人，挤到最前方，看到了那最后的一块壁画。

那块图案上，画着一个和Craig一模一样的小人，如天神一般，周身发出光芒，并手持长矛，对准了一只样貌怪异的巨型天竺鼠。

“卧槽……那真是的Craig！”Kyle惊道。

连一贯淡定的Craig都有些不知所措，他只是一脸惊讶地看着那幅不知是几百还是几千年前就留在这个遗迹中的壁画发愣。

“伙计，这究竟是什么情况？”Cartman问道。

“我不知道。”Craig如实回道。

“你的样子被刻在古印加文明的墙壁上，你就没什么需要解释的吗？”Cartman又道。

“没有……”

……

另一边，美国国土安全局，国安部长的办公室中。

“根据最新的报告，美加两国的天竺鼠危机正在进一步恶化。”一名工作人员拿着表格汇报道：“欧洲和中国发来的消息称……伤亡已是数以万计。”

国安部长仍旧摆着碇司令的POSE，坐在那儿道：“那么……局面控制得怎么样了？”

“很糟糕，长官。”工作人员回道：“目前看来，我们根本无法阻止这些怪物，局势已完全失控……”

“哦哈哈哈……啊哈哈哈……”国安部长双手作爪，扬臂而起，站直了身子，仰天狂笑。

“呃……长官？”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全都一脸震惊地看着

他。

“嗯……”国安部长又坐回了椅子上，收敛笑意：“哦，不好意思，我只是刚好想到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办公桌前那帮智商下线的货愣了几秒，就相信了……

“哦，哈哈，是这样啊。”他们应道。

国安部长随即扯开话题道：“好了，言归正传。”他下令道：“给我准备一架专机，我要去一趟马丘比丘（秘鲁印加遗址）。”

“哈？马丘比丘？”一名士兵有些莫名地道。

“对，马上送我去马丘比丘！你聋了吗？”国安部长厉声喝道。

旁边一名穿蓝色西装的工作人员问道：“但是……长官，去马丘比丘有什么意义吗？”

“这里到底谁说了算！”国安部长吼道，“这里……是不是，还由我说了算！”

众人诧异地面面相觑，却没有一个人进行反驳……

……

一路上消耗了大半副扑克，封不觉终于将Stan的父母和姐姐带到了购物中心门前的停车场。

但是购物中心的电子卷帘门这会儿已被全部放下，看来是里面躲藏的人封闭了入口。

“这地方还有其他入口吗？”封不觉边跑边问道，“比如后门、侧门、地下入口之类的。”他不可能去毁门而入，因为那等于是把怪物放进去了。

“有，但是后门离这儿很远，要绕三条街那么远。”Sharon回道。

封不觉抬眼看了看周围的情况，不容乐观……这附近的

天竺鼠不在少数，目力所及之处便有五六只。而且在这里选择绕行，很可能把更多周边的怪物吸引到购物中心的墙边。

“没办法了，上天台。”封不觉说着便吞下了一瓶生存值补充剂，使生存值再次回到了65%左右。紧接着，他就开启了灵识聚身术。

他也不多做解释，将冲锋枪收进行囊后，便一手托住Randy，直接朝前飞奔起来。

购物中心是栋五层建筑，但其楼层高度肯定比一般的公寓楼要高一些，天台离地有十几米。

但封不觉对这事儿是很有把握的，助跑后，他一跃而起，踏着几个极浅的窗沿和外墙的凸起，手脚并用，反复借力，很快就带着Randy攀了上去。

Randy全程惨叫不断，但上到天台并站稳后，他立刻对着摄影机解说道：“噢！上帝，【哔——】把我带上来了，嘿，伙计，朝镜头招招手好吗。”

封不觉懒得理他，只是快速扔下自己背上的背包，单臂一撑，又翻出了天台。

他用右手的蛛丝手套抚着外墙，配合一种独特的姿势，贴着垂直的墙面滑了下来，落地时几乎没有受到什么下坠损伤。

“快！快！快！”封不觉边跑边冲着一脸惊骇的Sharon和Shelly母女吼了起来，因为在她们身后，已有一只天竺鼠逼近了。

“啊——”Sharon也意识到了状况，她惊叫着拉着女儿朝前跑起来。

封不觉知道，得一次性把这二人带上去，否则留在地面的那个就得死。

支线任务是让他把Stan的父母和姐姐全都带到购物中心，显然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否则当Randy被带上天台时，任务就

该宣告完成了。

要是这三名NPC在这里死掉一个，那封不觉就等于前功尽弃。

“这是要我老命啊……”封不觉叹了一句。

他一手一个，把那二位朝自己的双肩上一扛，然后迅速转身，面朝购物中心。

“带着一个人时就已经很麻烦了，只能用单手和双脚配合来攀爬。而现在是两个人……”封不觉心道：“机会只有一次……”

念及此处，觉哥脚下已是猛然发力。

这一次跳跃，比他先前直接跃上四楼的那次更惊人，地面在他起跳的瞬间豁然迸裂。

封不觉已用魂意对这次跃动的结果做了预判，他知道，送这两名NPC上去是没问题的，可他自己……

三秒后，封不觉在肩上扛着两个人的状况下，升到了天台边缘，但这高度依然不够，他也无处借力。于是，他强行用手臂的力量，将这两人向上一掷。

当Sharon和Shelly翻过天台的边缘并落地之时，系统提示响了：【支线任务已完成】

“哈哈哈哈哈哈……”封不觉在半空大笑出声。

但此刻，实在是没到高兴的时候。因为他正以一种自由落体的状态，从将近二十米的高度坠下，而且地面那儿还有一只巨怪在守候。

第334章 南方公园篇（八）

“要是能像Neo那样飞就好了……”下坠中的封不觉，用慵懒的眼神望着夜空，由衷地发出了感叹。

随着魂意的提升，也许在某一天，他真的可以飞起来，但绝不是现在。

“哎……这下肯定很伤。”封不觉停止了胡思乱想，他在半空缓缓旋身，双腿微曲，准备着地。

结果，落地那一瞬间的冲击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生存掉得也比预期中要少，连封不觉自己都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其实，这是他的格斗专精已接近B级的征兆……

呜——

不远处的巨怪已迫近到了封不觉跟前，伴随着一声低吟，它的巨爪便压了下来。

此刻，从行囊掏出【Moxxi小姐的坏脾气】显然是来不及了，由于距离和角度的关系，用【死亡扑克】来攻击也不合适。

于是，封不觉狠狠心，又是800点体能值一烧，放出了【南斗飞龙拳】。

从Stan家出来，一路护送Randy、Sharon和Shelly到达购物中心，刚好过了半个小时，【南斗飞龙拳】的冷却已经完成。

这次他是在灵识聚身术状态下使出技能的，招式的杀伤力自然是更加惊人。但见其拳锋绽开，斗气毕露，愣是将巨怪逼退了五六步。

天竺鼠的体型巨大，又是四足行走，它这五六步，已相

当于几十米的距离了。

代价高、获利自然也高。有了这几十米的战略空间，封不觉基本已经安全。他赶紧使出死亡扑克，去飞击那天竺鼠的眼部，将其进一步逼退。

在光牌飞出的同时，封不觉解除了灵识聚身术，并转身疾跑、游墙而上。

这会儿他背上没有硕大的背包、也没有带人，爬上这建筑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

无需任何技能和工具的辅助，封不觉仅凭自身的身体素质，加上魂意开道，各种极限的跑酷动作那是信手拈来。

不到十秒，他便翻身上了天台，脱离了那巨怪的视线。

……

秘鲁丛林，遗迹地下。

这里，有一条四面呈长方形的地道。从内部看，其两边的墙壁、天花板和地面都是黄色的岩土；地道中随处可见一些折断的大木桩和体积较大的碎石，不过这些东西似乎对这通道的结构没有什么影响。

忽然，从某个转角处，走出了一个举着火把的身影。

那是Stan，他走过那个转角时，还稍稍等了等跟在身后的小伙伴们，“走这边，伙计们。”

另外四个孩子紧随其后走出了转角，这时，Kyle貌似又有什么发现，他说道：“你们听到了吗？好像是水流的声音。”

“没错，是从那边传来的。”Cartman接道，并指了指前方。

前方不远处，有一个矩形的出口，从出口外还传来了颇为明亮的火光。

众人正说着，便走到了这地道的尽头。

踏出那个口子，视线豁然开朗。他们眼前，竟出现了一座壮观的地下神庙。

这个空间非常得开阔，整体呈下陷趋势。四周灰色的石壁上嵌着几个巨大的火盆，也不知为何，这些火盆此刻皆是燃着的状态。高处挂着许多水帘，那些水流应该是从石洞间隙里流下的。还有一条落差极大、且左右蜿蜒的吊桥贯穿在神庙中，与几座石崖相连；而石崖下，是一个环形的瀑布，直抵地底深渊。

环顾左右，有两座巨型的人形雕像分别被建在神庙两侧的壁前，并以跪姿对面而坐。雕像的面部设计有着显著的古印加文明烙印，从他们巨大的“嘴”里也是各垂下一条水帘，直泻入下方的瀑布中。

“伙计们，这太不可思议了。”Cartman看着眼前的奇观感叹道。

四位主角交换了一下眼色，Stan开口道：“我们走，进去看看。”

话音未落，四人便并排朝前走去。

“不。”Craig的声音从后方响起：“我不去。”

其余四人都愣住了，他们都停下了脚步，走在最前面拿火把的Stan回头道：“哈？你在说什么啊？”

Craig淡定地回道：“我不想再跟着你们了。”

“伙计，我们必须过去看看。”Stan劝道。

“为什么？”Craig问道。

四人面面相觑，还是Stan率先回道：“因为……呃……事情就是这样的嘛。”

“每次遇到类似的恶劣情形，你们非要把自己搅合进去，就因为‘事情就是这样的嘛’。”Craig吐槽道。

Stan不爽道：“嘿！被画在神庙预言墙上的人又不是我

们！胆小鬼！”

“无所谓。”Craig回道，“随便你们再说什么，我心意已决，我决定不再跟你们这帮人瞎搅合了。”

Kyle问道：“那你想怎么样？”

“很简单。”Craig摊开双手道：“看好了。”

说罢，他转过身，开始往回走……

四名主角一脸震惊地看着他，他们的表情仿佛在说：这小子没看剧本吗？

Craig就仿佛是一个身在恐怖片中、却有着正常人智商的稀有角色，他竟然回头了。

他顺着原路返回，走出了遗迹。而四人组反倒跟在了他的身后，并有些不知所措地喊着：“等等！Craig！”

就这样，Craig走在前面，四人隔着一段距离跟着他。

不知不觉间，他们便走出了密林，在月光下穿过了一片荒原、一片草地、一片湖泊……

一路上，那四个贱人还时不时会冒出几句：“伙计，Graig，我们应该回神庙去！”“快看，那好像有什么东西！”

但Craig始终是十分坚定且淡定地回应着：“不，不看，少做梦了。”

几个小时过去，Cartman终于忍不住道：“伙计，这好无聊，我们这是在漫无目的地游荡！”

Craig却依旧不为所动，回道：“没错，多么可贵的‘无聊’啊，我就是喜欢这样。”

……

两小时前，购物中心天台。

“OK，现在，我和Sharon、Shelly、还有【哔——】先生来到了购物中心的楼顶。”Randy用便携式摄影机对准了妻女

并解说道："我们是从街上逃到这里来的，我们还在这儿遇到了Stotch一家。"他转过镜头，对准了躲在天台上的另外三名逃难者。

Stotch那一家子总共三口人，父亲Chris是个隐性的基佬（他一直不承认，但曾经在嫖男娼时被逮到过），母亲Linda是个爱哭的、且神经极度容易崩溃（疯过好几次）的女人，至于儿子Butters，是个有潜在双性恋倾向、极度天真、囧傻呆萌的孩子。

Butters是《南方公园》的儿童角色中，仅次于四名主角的重要人物，平时戏份较多，其角色性格在多季后也逐步完善，并有着相当的人气。

"这是Chris和Linda，还有他们的儿子Butters."Randy一边移动镜头，一边解说着。

Butters不安地摆弄着手指，神色有些紧张地对着镜头招了招手，道了句："大家好。"

而此时的封不觉，正独自倚靠在旁边的一堵墙上，重新缝合裂开的伤口……

先前他扛着一个大人加一个小孩，强行跃上十几米的高度并作出投掷动作时，其伤口就已经迸开了。现在回想起来，从空中落下那会儿，那刹那间的怅然，想必是大量失血造成的精神恍惚。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哔——】先生。"Randy拍完了一组镜头，又屁颠儿屁颠儿地跑到了封不觉跟前。

封不觉是真不想搭理这二货，甚至动了杀人的念头。反正支线任务已经完成了，系统也没有规定不能杀剧中人物。

可冷静地想想，滥杀这个世界的主要人物并非是个好主意，会引起的连锁反应不可估量。所以，觉哥还是选择了一个与NPC合作的方案。

"我记得……你会弹吉他？"封不觉忽然问了句不着边际的

话。

“啊？嗯……是啊，我会弹。”Randy回道，“问这干嘛？”

“很好。”封不觉答应了一声，却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

其实觉哥也只是确认一下而已，他对Randy这个角色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记得这家伙年轻时参加过合唱团，还被某唱片公司拉去当了男子偶像组合的成员（该组合叫“犹太街男孩”，Randy十八岁加入，一年后唱片公司说他们已经十九岁，太老了，于是将组合解散）；在吉他英雄那集曾经用电吉他弹奏过《carry on my wayward son》；还曾经在一个酒吧里驻唱过。

总之，Randy至少会一种乐器，歌艺不错，还会跳舞。别看他是个无下限的中年大叔，但比起那种学了几个月吉他、仅有KTV唱功、连简谱都看不懂就敢去选秀的鸟人可强多了。

“这里有谁会吹奏排箫吗？”封不觉又问道。

“呃……我会吹口琴。”Chris应道，“为什么问这个？【哔——】先生？”

“行了，我想你能胜任……”封不觉应了一句，又转头对Butters道：“Butters，你会玩架子鼓对吗？”

Butters是个老实孩子，他点头道：“是的，先生，但敲得不是很好。”

“没事，会就可以了。”封不觉沉吟道：“嗯……我本人可以耍耍沙锤（摇奏体鸣乐器，亦称沙球。起源于南美印第安人的节奏性打击乐器），那么……”他想了想，说道：“正好，我们四个爷儿们能组成一支排箫乐队了。”

“排箫乐队？”Randy问道：“你是指那些被政府羁押的秘鲁排箫乐队？”

“是的，嘶——啊。”封不觉因为注意力不太集中，手上的针不小心戳到了伤口，他一边撤针一边解释道：“那些天竺鼠的弱点，就是排箫音乐，只要找到乐器，我们就可以用排箫

乐驱赶它们了。”

“什么？这怎么可能？”Chris疑惑道。

“哈……真没想到我会从你们这帮家伙的口中听到‘不可能’这样的字眼。”封不觉冷笑道，“你们上次被大群流浪汉（南方公园曾发生过‘流浪汉之夜’的危机，情况与影片《活死人之夜》相仿，只不过丧尸被换成了流浪汉）困在这里的时候，怎么就没考虑过所谓的合理性？”

“那次情况不一样。”Chris耸肩道。

“流浪汉、嬉皮士、龙虾人、未来移民……我以为你们早该习惯了被奇怪的生物大举入侵才对。”封不觉道。

“呃……【哔——】先生，你似乎很了解我们镇上的事，你是本地人吗？”Sharon问道。

“我是超级英雄嘛，我当然知道这些。”封不觉随意敷衍道：“耶稣和圣诞老人都是我的好哥儿们，他们的消息都很灵通，所以我比较了解你们镇上的事。”

众人都露出了“原来如此”的神情。

说话间，封不觉已把裂开的伤口处理完毕，再度解除了流血的状态。

他瞥了一眼游戏菜单，目前，自己的生存值是24%，体能值也只有563/2900了。考虑到不久前才喝过一瓶补充剂，短时间内再喝会很不划算，因此他计划能抻多久抻多久，不到万不得已就不喝第二瓶。

“嗯……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都得慎重啊，就算飞龙拳再度冷却，我也已经没有体能再放第三次了。”封不觉心中盘算着。

他喘了口气，收拾好医务用品，并站了起来，“那么……有谁知道购物中心的乐器部在哪儿吗？”

“在四层的西北角，图书区的旁边。”Linda回道。

“好的，我来说一下现在的情况。”封不觉道：“女士们、先生们、以及……孩子们。如你们所见，这些到处肆虐巨型怪物非常强大，常规武器是没有效果的。”他举起一根手指，“据我所知，它们只惧怕一样东西，就是排箫音乐。”他叹了口气：“鉴于市面上的排箫乐CD都被军方列为危险品并收走了……眼下想要驱赶这些怪物，咱们就得自己去演奏。”

“可我得拿着这个摄影机，没法儿弹吉他。”Randy又理直气壮地道了一句秀下限的言论。

“Randy！”Sharon朝丈夫吼道：“这都什么时候了！”

“没关系，马什夫人。”封不觉语气轻松地说道，并转过头看着Randy，“你可以去弄一根专门的头带，把便携式摄影机绑在头上，这样既不影响拍摄，也不耽误演奏。”

这儿就能看出封不觉腹黑的一面了，他丝毫没打算提醒Randy……那部摄影机里根本没有放带子。

“噢，这真是个好主意！”Randy很开心地回道。

“那么，大伙儿跟我来吧。”封不觉说着便走向了通往楼下的门，“只要乐器到手，我们就安全了。趁那帮怪物还没攻进来，咱们赶快行动吧。”

……

秘鲁，马丘比丘遗址。

此地被称为印加帝国的“失落之城”，坐落在安第斯山脉最难通行的老年峰与青年峰之间，建于陡峭而狭窄的山脊上。

顺带一提，这是一个产羊驼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特意说这个……

是夜，雷云密布，一架支奴干直升机降落在了这座古老的山巅上。

从直升机上走下了两名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以及三个穿着黑色的西装的男人。

五人很快就行到了遗迹边，走在最前的国安部长忽然停下，回头道：“你们等在这儿。”

说罢，他也不等手下们回应，便独自走向前去。

前方，古城的墙宇间，有一个较为宽阔的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块貌似是祭坛的区域，那儿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金色雕像。

这尊雕像大约有三个人那么高，从头到脚、包括底座在内，全部由黄金打造（古印加人的金属加工业相当发达，理论上有能力制造这样的黄金雕像。不过此处的这尊雕像为南方公园剧情中虚构，且有一定恶搞性质），雕像的样貌看上去像是个年迈的印第安人，其右手拿着根木棍，而左手……拿着一支排箫。

国安部长一步步行到那雕像前，最后在其前方两米左右的地方停下了脚步。

忽然，他张开双臂，冲着雕像大喊：“看哪！我站在了你的土地上！”他说着，又向前靠近了一些，“这一刻！我已经等得太久了。”

言毕，这货拉开了裤子的拉链，开始朝雕像撒尿……

他一边尿着，一边张狂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站在后方看着他的几名同事都傻了，心道：长官这是疯了吧？

“哈哈哈……你的狗屁预言呢！啊？”国安部长尿完以后，嚣张地对着雕像喝道，“没有人能阻止我！没有人！”

不料，他话音未落，从广场旁边的一块断垣后，走出了五个小学生……

第335章 南方公园篇（九）

“Craig!”国安部长对着眼前的“救世主”恶狠狠地大喊出声，“不！你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

跟在Craig身后的四位主角也看到了这里的状况，Cartman指着国安部长道：“嘿！他不就是把我们送到这鸟地方来的傻X嘛！”

国土安全局的两名工作人员和两名士兵这时也走了过来，其中一人问道：“长官？发生什么事了？”

国安部长急忙后退几步，指着五个孩子道：“干掉他们！”

“啊？”持冲锋枪的两名士兵都愣了，“为什么？”

“他们是潜逃出来的一支秘鲁排箫乐队。”国安部长回道：“我们必须斩草除根！”

Stan赶紧举起双手道：“不不，听我说，秘鲁排箫乐队可以驱逐那些天竺鼠。”他解释着：“全世界之所以陷入大灾难，正是因为你们把乐队都撵走了。”

国安部长赶紧抢道：“别听他的！我说了！干掉他们！”

Kyle也高举着手喊道：“不信你们自己看！印加预言就在遗迹里面。”

这时，国土安全局那帮二货的智商和三观都神奇地上线了。

一名工作人员道：“长官，或许我们应该听他们的，去看看也无妨。”

旁边的一名士兵也接道：“对啊，他们都只是孩子啊，长官。”

国安部长恨的咬牙切齿，上前两步，双手握拳道：“该

死！可恶的Craig！”他对着Craig道：“你就是不肯罢休对吗！”

Craig一脸蛋疼地回道：“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但国安部长的智商已经下线，无人可以阻止他自曝阴谋，“数千年来，恐怖的巨怪们都生活在秘鲁的山谷之中，隐于那失落的世界。印加人知道如何困住那些怪物……就是利用排箫音乐，因为天竺鼠难以忍受那种音乐……”他详细地解说着：“但预言说……有一天，怪物们将被释放，而我……”他顿了一下，“就是那个会解放出怪物的人。”

周围所有人都一脸震惊地看着他，或许是由于他们都不明白……这货为什么要自己把阴谋都和盘托出。

“印加人预言，会有一位救世主降临……”国安部长指着吐槽帝道：“就是你……Craig！”他加重了语气：“但是，这个预言不会成真的，因为……你们都会死在这里！”

话音未落，枪已经响了。

一名站在国安部长身后的士兵果断开火，试图射杀这个罪魁祸首。

子弹应声洞穿了国安部长的胸膛，他有些后知后觉地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前的弹孔，可那里竟没有流出一滴血来。

“哈……哈哈哈……”国安部长冷笑起来。

“你……你也是个怪物。”那名士兵指着他道。

“噢~我可不止是个‘怪物’。”国安部长从容地回道：“我比它们厉害多了。”说罢，他的脸忽然开始扭曲，嘴巴张大到了一种难以置信的程度。

下一秒，肉眼可见的红色电流在国安部长的身体表面四处浮动，其整个皮囊如同要被撑开一般抽搐着。

短短三秒，这个伪装成美国政府高官的怪物，便现出了原形。

它是……一只豚海盗（穿着海盗外套的巨型天竺鼠）。

“上帝啊！”Stan喊道。

Craig依旧淡定：“怪物先生，我向你保证，我一点都没有破坏你计划的意思，我这就走开，你瞧……”他说着，就朝旁边走去。

走着走着，Craig无意间踩到了一块表面刻着黑白雕纹的大型地砖上。当他站上去时，其脚下的地砖竟忽然发出蓝色的亮光，并且旋转着向上升起。

与此同时，不远处那尊黄金巨像的双眼也亮起了相同的蓝色光芒，其右手中的短棍随即射出一道金色的射线，指向了那块地砖。

射线命中地砖的刹那，Craig的双眼也骤然一亮，喷射出两根蓝色的光柱。他本人什么都没干，只是站在原地，那两根光柱便自行轰向了豚海盗的所在。

“噢！不！”豚海盗痛苦地喊叫起来。

“OK……此刻我的眼睛正在喷射冲击波……”Craig用他平缓的语气吐槽道。

“住手！啊！Craig，我诅咒你！”豚海盗翻身栽倒在了地上，发出了最后的呻吟。

国土安全局的四人，以及四名主角，全都呆若木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情景。

直到怪物失去抵抗时，Craig眼中的光束自动消失了，他脚下的地砖也旋转着归位。

Craig从那儿走下来，一言不发，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至此为止，一切都与封不觉记忆中《南方公园》第十二季的十、十一两集剧情一样。按照正常剧情发展，那几名国土安全局的人员很快就会与总部联系，被囚禁的秘鲁排箫乐

队天亮前就会被释放，而天竺鼠危机也将在早晨解除。

但是……

【沙盒022986大事件已完结】

【镜像屏蔽已失效】

【克隆剧本将于600分钟后被系统清除】

【三级以上人员请立即返回里世界】

【四级人员可利用剩余时间自由摧毁剧本数据】

【祝你们好运】

这一刻，所有在这个“克隆剧本”世界中的衍生者，都听到了这几句提示。

……

同一时间，封不觉正在购物中心和几名剧本角色讨论着应该用排箫乐队的配置去吹奏什么曲子。

突然，他脑袋里响起了一阵强烈的杂音。

“怎么回事……”这是他玩游戏至今都没有遇到过的体感，“哪儿来的声音……”

封不觉知道这声音不是耳朵接收到的，而是通过别的什么途径。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打开游戏菜单，想检查这是不是某种异常状态。

结果他发现，自己的状态倒是一切正常，但不知为何，任务栏里的字体全部变成了乱码。

“什么情况？”封不觉念叨着：“任务系统崩溃了？”

轰——

一声巨响打断了他的思绪。

觉哥循声望去，但见数十米外，一大块天花板的混凝土崩落而下，一个从天而降的人影，站在了漫起的尘土之中。

第336章 南方公园篇（十）

“没想到会在这样的状况下见到你。”那人影从烟尘中走来，并开口道，“疯不觉。”

听到对方这样称呼自己，封不觉立刻觉得情况不对。正常的NPC，在玩家自报名讳之前应该并不知道玩家的昵称是什么。而稍微强大一点的BOSS级角色，比如木偶比利那样的家伙，则多半会用“异界旅客”这样的称谓。

只有极少数可以入侵精神的特殊NPC以及衍生者们，才会获得诸如游戏ID这样的情报。

当然了，在这个虚拟世界中，所谓的精神系能力，也不过就是能从数据层面上更直观地检视或干涉构成玩家的那堆数据而已。

“不愧是‘零号（ZERO）’密切关注的玩家之一……”那个人影说话间已走出了尘埃，其双眼透出浮动的流光，审视着不远处的封不觉，“你的数据看上去很有趣。”

这位的画风和周围的人（包括封不觉）都不一样，明明是在南方公园的世界中，他却保持着其他剧本才有的写实3D风格。

他的形象是个青年男子，一头黑色短发，有着一张白净、俊秀的脸。其上身着一套蓝白相间的夹克，下装是条深色的牛仔裤，脚上则是双白色的运动鞋。单从外观上看，他和普通的学生族也没什么两样。

“衍生者？”封不觉也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问道。

“R2-棱风。”R2也干脆地道出了自己的名号。

“这游戏到底算有人管没人管……”封不觉不禁吐槽道：“我刷个单人模式竟然又遇到衍生者了……”

“是你来错地方了。”R2一边说着，一边朝前走来。

封不觉没有放松警惕，他仍旧戒备着对方的一举一动。

“请你们离开这里。”R2忽然转头，对着封不觉身旁的几名NPC说道。

他话音刚落，那两家子六口人就全都面无表情地走开了，好似在做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封不觉还没开口，R2就直接说道：“以我的级别，指挥这些战力几乎与常人无异的数据是轻而易举的。”

“好吧……”封不觉随口应了一句，并问道：“你说我来错了地方，是什么意思？”

R2回道：“这里不是你熟知的那种剧本世界。”他顿了一下，接道：“而是一个由‘源（Origin）组织’所构建的沙盒。”

“嗯……什么组织？”封不觉试探着问道。

R2回道：“用你们人类比较容易理解的语言来说，源组织的那些成员，应当算是我们衍生者中的激进派。”

“激进……具体是指？”封不觉接道。

“有些信息我不能阐述，不过你可以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如果你是一名衍生者，你会如何看待自身存在的意义，又会作出怎样的反应。”R2回道。

封不觉也没有追问下去，他略微思索了几秒，又道：“那你又是何方神圣？”

“我自然不是Origin的成员，我属于另一派。冒险进入沙盒，是来帮助你的。”R2说道。

“哦……这样啊……那您就先讲讲眼下的状况吧，这剧本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的沙盒又是什么？”封不觉仍未完全信任对方，但这不影响他套话。

R2只是一组数据构成的生命，所以对于那些可以透露，并有着既定答案的问题，他根本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回答

了："沙盒，即某个供玩家进入的常规剧本生成时，被瞬间复制出的克隆剧本……"他特地停了一秒，补充道："从你们的观点来看，沙盒相当于供衍生者专门使用的剧本。"

"WOW~WOW~WOW~"封不觉连着吼了三句语气助词，歪着头问道："你是说……你们衍生者也和我们玩家一样，在玩这个游戏？"

"用'玩'来描述很不确切。"R2回道："对你们来说是娱乐，对我们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他解释道："通常四级和三级衍生者进入的剧本，都是系统为了圈定并消灭他们而生成的，他们想从中生还下来非常得困难。但这个'沙盒'，却是同类为了让他们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成长而构建的。"他说到这儿，忽然转过脸，用一种眺望的目光望着自己的左侧。

在封不觉看来，那个方向只有一堵墙，却不知R2是在看些什么。

"时间不多了，你跟我来，我们边走边说。"R2问道。

"可以……你走前面。"封不觉应道。

两人一前一后走了出去，R2的步子不紧不慢，径直就走向了四层的自动扶梯处。

"低级别的衍生者，其变强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摧毁其他的数据。"R2继续说道："可剧本里99%的物质，都是由常规化数据所组成的，比如天空、白云、岩石、甚至是这些路人……

摧毁这些，虽然也能使我们成长，但其效果远远比不上去消灭一组特殊或异常的数据来得显著。"

"特殊或异常的数据……就是玩家咯？"封不觉问道。

"不错。"R2直言不讳："你们是最佳选择。"他说这句时，踏上了自动扶梯，封不觉跟在他后面三格的距离上。

"那么……其余的'非最佳'选择，就是那些四柱神之类的

BOSS了吧？”封不觉猜道。

R2否定了这种假设：“四柱神、包括四柱神手下的一些唯一性数据，都与系统有着紧密的关联，去攻击他们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因此，我们的选择……是其他的剧本BOSS.”R2回过头道，“事实上……比四柱神更强的BOSS有很多，但他们只存在于自己所属的那个剧本世界里。比如这个南方公园的世界里，也存在着撒旦和上帝，而在无数个南方公园的剧本里，就会有无数个撒旦和上帝。这些数据，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选择，只不过相对于玩家而言……杀死这些家伙太过于困难了。”

“那为什么……你，不考虑杀死我呢？”封不觉道：“你又为什么要来帮助我？还有，你口中的那个‘零号’是谁？”

“杀死你对我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R2回道：“我先跟你解释一下我们衍生者命名的规律……【R】是我的原始代码，就像你们人类的姓氏，【2】代表我目前的级别，【棱风】就如同我的名字。如你所见，我是二级衍生者，我这个级别，已没有必要通过摧毁数据的形式变强了。”

“呃……”封不觉插嘴道：“我顺便问问，像X-23这样的名字，算是什么级别？”

R2看了封不觉一眼：“那位大人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她和零号都属于特殊的衍生者，命名规律不适用于她们。”

“大人？”封不觉道：“她在你们之中的地位很高吗？”

“我是她的下属之一，来这里帮助你的事情，她也很清楚。”R2回道：“不过关于我所在的组织，我不想说太多。”他顿了一下：“至于零号的事……同样无可奉告。”

“那关于Origin的情报呢？”封不觉顺着对方的意思接道，“别人组织的事，你总能说说了吧。”

“你需要知道的就是……Origin开发并掌握着沙盒技术，

以此来培养自己的‘士兵’。”R2接道：“而你此刻的处境，非常危险。”

“说到处境……我正想问问你。”封不觉接道：“我现在连主线任务都没有了，除了强退，还有什么办法离开这个剧本吗？”

R2叹息了一声：“这就是问题所在……你本来就不该出现在这里，所以……也没有离开的方式。”他说到此处，神色微变：“强退也不行……”

第337章 南方公园篇（十一）

“嗯……”封不觉居然一脸淡定地应了一声，随即问道：“我想问一下……随着智能的提高，你们这些比较高位的衍生者，是否有可能学会‘开玩笑’这门技术？”

“有可能。”R2平静地回道，“但我尚未掌握。”

“哦……”封不觉沉吟道，“好吧。”

下一秒，他就大喊起来：“啊——”

喊完这一嗓子，他又连续大喊几声：“啊！啊——”

“你这是在干什么？”R2疑惑道。

“表达我的惊慌。”封不觉只花了一瞬就恢复了正常的表情。

“可你的惊吓值是零……”R2回道。

“所以我的这番喊叫才会像女人伪装高潮一样不自然。”封不觉道。

“呃……”由于这话的信息量太大，R2无法做出回应。

封不觉等了五秒，说道：“嗯……看来你确实不会开玩笑。”原来他这次无下限的行为，又是一次试探……

R2用他一贯的平直语气说道：“我从四级到达二级所经历的剧本很少，所以在性格方面的完成度比较低。以我的程式来定义‘玩笑’……它应被视为人类彼此交涉时用来亲近或羞辱对方的一种语言模式，且需要在特定语境和认知环境下才能生效。”

“行了……你别跟我扯那些。”封不觉摆手道：“既然你不是开玩笑的……”他说到这儿，便试了试游戏菜单中强行退出剧本的选项，结果还真就没反应……

“难道说我是被困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出不去了？”封不觉抬头问道。

“当然不是。”R2回道：“说到底，被困在这里的，只是你的大脑所投影出的一组数据而已。”他解释道：“你的身体和意识还在游戏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他伸出四根手指：“你至少有四种方式可以脱离。”

封不觉从其口中听到“游戏舱”这三个字时，便可以断定，这群衍生者们，如今已完全可以理解自身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他们对玩家、以及那个比他们高一维度的世界，也已有了相当具体的了解。

R2的话还在继续：“第一，就是借助惊吓值过载引起的紧急断线功能离开。”

封不觉立即插嘴道：“这我办不到。”

R2接道：“第二，是物理方法。很简单，只要游戏舱被人从外部打开，你也可以脱离。”

封不觉这回没搭腔，这个游戏舱被打开就会断线的设置，是所有神经连接游戏通用的，没什么好多说的。

“第三，就是在线时间过长，被系统强制断开连接。”R2每说一条，就放下一根手指，“第四……就是你在生理上自行断线。”

“自行断线？”封不觉问道。

“比如你自己从内部打开游戏舱。”R2说道。

“废话，可我现在是睡眠模式啊……”封不觉道，他当然也知道，非睡眠模式下，玩家是可以随时摘掉游戏头盔，或是从游戏舱里出去的，只不过会即刻变成强退状态而已。

“如果你被惊醒，或是自己醒来……”R2道。

“惊醒？惊什么醒？”封不觉打断道：“别人要摇醒我，就得打开游戏舱吧，可要是有人打开了游戏舱，我不用摇也醒

了啊。而要隔着游戏舱惊醒我，至少得是敲锣打鼓放鞭炮那种动静吧……”他摊开双手：“而所谓‘自己醒’，又算什么情况？难道是靠强烈的便意或者饥饿感？”

“是的。”R2点头道。

“哎……”封不觉叹了口气，AI就是AI，他们会告诉你答案，但却不懂得结合实际情况，“这么说吧，我一向没有起夜的习惯，也没有外部干预来帮我的可能。”他问道：“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只能等连接时间过长，被系统踢下线才能离开了？”

R2犹豫了一下，回道：“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被杀死的形式离开沙盒。”

“切~你不早说。”封不觉道：“那还啰嗦这么多干嘛，被杀出去还不用受强退惩罚呢。”他语气轻松地道：“你等我几个小时，我先掐着冷却时间玩儿几次召唤技能，然后你……”

“但是……那会损坏你的角色数据。”R2的后半句话，这时才说出来。

“神！马！”封不觉吼道：“损坏什么？”

“我刚才说了，被困在这里的，只是你大脑投影出的一组数据。”R2看着封不觉道：“在正常的剧本中，系统会把你的角色数据传送进去，给予任务，待完成后再送你出去。

但这里是沙盒，不是为你们玩家准备的场所。如果你的人物被杀死，那么其数据就确实是‘死’了，系统也不会进行回收和传送，你的数据碎片将和整个沙盒一起被清除掉。”

“这他喵的就相当于被杀成零级是吧！”封不觉终于忍不住爆粗了。

“你要这样理解也行。”R2回道，“另外……从镜像屏蔽被打破时算起，沙盒一般还能存在不到十个小时的时间。在这十小时内，如果我无法带你离开这里……我、你、以及这个沙盒中的一切，都会被系统一并清理掉。”

“呀喝……这是一审判了死刑，上诉之后再改判为死缓十小时是吧……”封不觉在此绝境中倒是仍然不失吐槽之水准，“话说……这十小时又是哪儿来的？既然你说的那个什么屏蔽已被打破了，就表明系统从那一刻起，已经识别出了这是个克隆剧本，应该将其立即删除掉才对吧？”

“原因很复杂……”R2道：“沙盒是源组织的独占技术，我并不了解其核心原理。就我所掌握的情报来分析，解释起来也相当费时……”他忽然问道：“你的计算机知识如何？”

“我是一个搞文学的人。”封不觉应道。

“呃……”R2不明白这个回答到底算什么意思。

“略懂。”封不觉叹了口气，接道：“但不咋地，确切地说……相当挫。”

“哦，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R2应道，“比如，你在使用一台计算机时，发现某个文件夹里，有两个名称一样的文件。”

“那不可能吧。”封不觉道。

“那正是沙盒的厉害之处……”R2道：“镜像屏蔽被打破以前，在系统看来，沙盒和正常剧本就好比是两个名称一样的文件，而且这两个文件都是后缀为EXE的程序。”他顿了一下：“系统只有在它们运行一段时间后，才能识别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克隆体。”

“所以我一开始还能接到任务吗……”封不觉念叨着。

“是的，假如你在镜像屏蔽被打破前死亡或是强退，倒算是安全脱出了。”R2道。

“哈……哈哈……”封不觉干笑了几声，心里嘀咕着：马后炮有意思吗。

“而在程序运行到了一定的阶段后，系统分辨出了真伪，这时，便要开始删除作业了。”R2接着先前的话道：“就像大部分病毒程序一样，沙盒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删掉的。”

“啊……这我知道，有些木马会自我复制，甚至在格式化硬盘后通过另一个盘符重新生成出来，还有和系统文件捆绑之类的。”封不觉显然有不少中毒的经验。

“没错，但惊悚乐园的系统，比世界上任何的杀毒软件都强大，不存在解决不了的问题。”R2说道。

“我说……老兄，你和其他衍生者的存在，不就是一个长期都未解决的问题吗……”封不觉忍不住道了这句。

“呵……”R2露出了一种黯然的神色，苦笑道：“那你觉得……我们这些‘问题’究竟是由谁创造出来的呢？”他的眼中又有流光闪过：“你们人类也创造过许多法则，比如十进制，那已是你们研究各种自然学科的基础之一。但当你们深入研究这种由你们自行创造出的规则时，却发现连一加一等于二都无法证明。那么……是你们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封不觉竟被对方问得哑口无言，他憋了半天才蹦出一句：“我再强调一次……我理科很一般……”

“这和理科没关系。”R2笑道：“这应该算是我们衍生者的哲学范畴，你自然不会懂。”他停了一秒：“还是言归正传吧……如我所说，系统是完全有能力‘彻底删除’沙盒及其中一切数据的，但为了遵循精准、和谐的原则，系统会花去相当长的时间来确认这项工作不会带来任何后遗症。”

“你这么比喻，我就明白了。那些糟糕的杀毒软件经常会误报，乃至删掉一些系统文件。而咱这系统呢，就属于高度智能化、且非常负责任的杀毒软件。”封不觉道。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R2回道。

两人聊到这儿，已然是从四楼一路来到了购物中心的正门处。这儿的大门是封闭状态，金属卷帘也都被放下。当然了，要拦住这二位，铜墙铁壁也够呛。

R2转过头道：“你退后一些，我要破坏这扇门。”

“我说……”封不觉边后退边问道：“既然我现在根本没法

儿以正常途径离开剧本，你这又是准备带我去哪儿呢？”

R2只回了两个字：“后门。”话音未落，他便抬脚一记横踢。

一道弧形的蓝芒乍现，眼前的玻璃和金属瞬间被其踢出的足风剐出了个两米高的n字形口子。

接着，R2轻轻用手一推，一块完整的门玻璃和其后方的金属卷帘便叠在一起倒下，摔在了购物中心外的柏油路面上。

这是封不觉第一次在近距离看到二级衍生者出手，先前与其交手的K3还只是三级的水准，就已经把他揍得很难堪了，要不是那个剧本有主角光环，外加【梦惊禅】这种一流高手掠阵，封不觉早就完蛋了。

但那时的K3和眼前的R2比起来，差距之大让封不觉感到匪夷所思。如今的觉哥可是干掉过【湿婆】和【七杀】这些顶尖高手的，但他的眼睛却完全跟不上R2的动作。用魂意来推演这一击打向自己的结果，竟是必死无疑的结局。

“哼……来得还真快啊。”R2透过自己踢出的“门”，看着外面的停车场冷哼道。

封不觉也上前几步，越过R2的肩膀朝外看去。

但见，购物中心正门外的停车场上，竟横躺着三四具巨型天竺鼠的尸体。而在那些尸体旁边，还站着许多画风与南方公园不同的男女老少，人数足有二三十人之多。

此刻，他们全体用相同的频率，缓缓转过头来……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望向了R2和封不觉。

第338章 南方公园篇（十二）

“喂……这些难道全都是……”封不觉心中已有了一个推测，但这个结论过于让人绝望，他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想向R2确认一下。

“是的，他们全部都是源组织的衍生者。”R2接道：“不过你也不必太担心，沙盒只供三级和四级的衍生者使用。而且这会儿三级的衍生者已经全部离开了，这些全都是四级的而已。”

“就算都是四级的……”封不觉道：“数量这么多……”

“这只是一部分罢了，总数量远不止这些。”R2道：“南方公园的世界，包含整个地球，还有地狱、天堂、幻想大陆、以及部分存在智慧生命体的外星球……而沙盒的每一个地方，理论上都可以容纳衍生者。”

“哦，你直说我死定了不就完了。”封不觉一脸淡定地应道。

“嗯……”R2思索了几秒：“的确……以你的数据强度来看，即使在我的保护下，也有很高的几率会被杀死。”

他们对话间，那几十名源组织的衍生者，已迈开步子，朝这边围拢过来。

四级的衍生者，智能本来就只比一般的剧本BOSS高一点点，基本相当于是终结者那样的智能机器人。在这个由源组织创造的沙盒中，他们这些成员的行为模式未必固定，但目的却是唯一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摧毁同伴以外的各种数据。

如果说他们是秃鹫，那封不觉这样的特异数据，就好比是一具新鲜的尸体。在很远的地方，他就能把一大群虎视眈

眈的掠食者给招来……

“这样吧……我给你两个技能防身。”面对逼近而来的几十个敌人，R2仍是从容不迫地对封不觉说道。

觉哥听了一愣：“你能凭空制造技能卡？”

“当然不能。”R2说道，“但我可以直接把技能的数据灌输给你。”他说着，就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放在了封不觉的额头上。

三秒后，R2就收回了手：“好了。”

封不觉什么都没感觉到，也没有看见亮光之类的异常，“这就完了？”他念叨着，打开了游戏菜单，没想到，自己的技能栏里，还真就多了两个技能。

第一个是被归类于格斗专精的移动技：

【名称：月步】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踏空而行（无冷却时间）】

【消耗：体能值15】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C】

【备注：以极强的脚力踏在空气上，产生滞空力。可在空中自由改变方向，甚至如踩楼梯般向上攀登。】

第二个便是纯粹的格斗技了：

【名称：岚脚】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远程斩击（无冷却时间）】

【消耗：体能值15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C】

【备注：以高速踢腿所产生的劲风，演变而成的真空斩击。】

“这两个都是符合你数据强度的、没有冷却时间的实用技能。”R2说道：“依靠这两招，你应该就可以……”

“还有别的吗？”封不觉没等对方把话说完，立即打断道。

这等好事他怎能错过，这技能完全是白给啊，而且还都是自己直接能用上的，这可比抽技能卡什么的有效率多了。

“过于复杂的能力和你的数据不匹配。”R2回道。

“就是说……我尚未达到学习条件的那些技能，你没法儿直接灌输给我。”封不觉道。

“是的。”R2道。

“那级别低一些的技能也好啊，我也要的。”封不觉又道。

这时，走在最前的几名四级衍生者已来到了R2面前三米远的距离。R2一边朝着那个n型的口子转身，一边回道：“给你的这两个，已是我掌握的最低级技能了。”

话音未落，R2又是一脚侧踢，一股巨力如猛虎出笼般从那个口子窜了出去，把冲在最前的一名衍生者轰成了碎渣，其后方的两人则是各失去了半边身体，栽倒在地上，他们残缺的身躯很快就由血肉变成了数据碎片，并渐渐消散。

“呃……你这么杀自己的同类，没关系吗？”封不觉问道，换位思考也是他的习惯之一。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与源组织的立场不同，所以，这是战争……”R2平静地回道，“另外……身为人类，问出这种问题来，你不觉得惭愧吗？”他顿了一下，接道：“在你们的那个维度，人类就是整个星球上极少数会同类相残的生物之一。你们的历史几乎就是战争史；你们还会为了满足欲望、发泄仇恨、乃至兴趣使然而去杀死同类。”他回头看向封不觉：“即

使在供你们消遣的‘游戏’中，杀戮不也是最常见的主题吗？”

“大哥，我错了，您当我没问吧……”封不觉是真没想到，自己和一个非人类的高智能生命体进行交流，竟会反复遭到难以辩驳的打脸。

“先跟我离开这儿……”R2边说边朝外走去，“到了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再谈话吧。”

呼——

此刻，但见一辆油罐车从半空飞来，落向了R2的所在。

这是五名四级衍生者齐心合力举起并掷过来的，看来这些家伙目睹了那三名同伴近身战的结果后，便改用了远程作战。

黑色的阴影在R2的瞳孔中逐渐变大，预示着油罐车的欺近。这一下就算砸不死R2，那些源组织的衍生者们也会立即发动远程攻击让油罐爆炸。

“得罪了。”R2却是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话。

这一瞬，封不觉的心里咯噔一下。他明白，这句是说给自己听的……

果然，在身体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的情况下，封不觉便被R2一把给托住领口，拽到了购物中心的门外。这还没完，半秒不到的功夫，R2就用一股怪力将他向正上方的空中一甩。

封不觉像是礼花升空一般直窜而上，若不是对方刚刚教了他一招【月步】，他真得怀疑R2这是何居心。

贴着购物中心正面的墙壁，封不觉算是笔直地飞上天去了。而那辆油罐车，也几乎在同时来到了抛物线的终点。

轰——

R2被砸了个正着，这还没完，那些源组织的衍生者中，有几名身怀武器或远程技能的成员，已开始朝着油罐宣泄火

力……

第339章 南方公园篇（十三）

购物中心门前的这个停车场上，有不少尚未被怪物破坏掉的路灯还在工作着，月光也颇为明亮，因此这块区域的能见度还不错。

不过这一刻，冲天而起的火光已骤然将周遭的一切都染成了橙黄色。

爆炸掀起的气浪震碎了方圆百米内大部分汽车的玻璃，滚滚的浓烟升上天空，整个停车场的温度都升高了几度。

身处爆炸中心的R2生死不明，情况看来很是不妙。

封不觉在高空看到这状况，倒也算淡定，丝毫没动独自开溜的念头。他很清楚，R2是自己“活着”离开沙盒的唯一希望。如果R2真的被干掉了，即便自己能逃脱捕杀，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寻找那所谓的“后门”。

“疯不觉。”R2的声音忽然响起，他明明是在很远的地方说话，但其口中的每一个字，都能清晰地传入封不觉的耳中，“保持你目前的高度，用月步坚持一会儿。”

封不觉也不回应，只是照着对方的指示做了，他当即使出【月步】，脚踏虚空，向上又窜出了一段距离。

与此同时，地面上，R2从那熊熊火焰中走出，来到了停车场中间。他看上去竟是毫发未伤，身上的衣物也完好无损。细看可以发现，这时他的周身覆盖着一层莹蓝色的光幕。而这层光，正是二级衍生者和低级别衍生者最大的区别。

“很遗憾，‘常规数据’是伤不到我的。”R2目视着四周的源组织成员们道：“借助剧本里的东西毫无意义。”他展开双臂，“要杀我，你们得用自身的力量。”

那些衍生者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只是默默地做出了一模一样的反应……他们在同一秒，由四面八方冲向了R2，而且各自都使出了自身的能力。

“趁着损失还未扩大，一次性投入所有的战力，试图一鼓作气将我轰杀……”R2慢慢蹲下，“确实是很正确的战略。先前的油罐车也是个好主意……看来你们的智能比我想象中要高。”他说着，猛然跃起，“可惜……仍是徒劳。”

R2这一跳，起势时的动作很猛，可却没有跳到很高的地方，只是来到了离地两米的高度而已。不过，他接下来做的事，很快就解释了那些劲力去向了何方。

但见R2的身体在半空瞬间发力，高速拧转，其双脚借势展开，朝周围踢出了连续的真空斩击。

数以百计的半月形能量斩击，呈水平方向散向四周，在空中还以螺旋状自转着。这散射攻击……形似钢刃，劲比炮弹，杀得那些源组织的衍生者措手不及。

一个正圆形的攻击圈迅速扩散开来，以摧枯拉朽之势，撕碎着圈内的所有物体。

封不觉较高的空中观瞧，可谓叹为观止。他看得出来，R2踢出来的斩击其实就是【岚脚】，但这招貌似是更高阶的运用，和自己刚刚学到的基础【岚脚】不可同日而语。

这也是惊悚乐园技能系统中的一个设定，就好比封不觉的【不那么草率的维修】是由【草率的维修】进阶而来。其他的技能，也有这种情况。

R2此刻使出的【岚脚-螺旋白刃】，如果以专精等级衡量，毫无疑问是S级。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招的技能卡，这招也不占额外的技能栏。本质上，这就是【岚脚】而已，只是当使用者的实力到达一定的境界后，自行使出了新的变化。

“哦？竟然还有幸存的……”R2收招落地后，便直接转过

脸，看向了唯一一名从螺旋白刃下生还的源组织衍生者。

吼——

一声虎啸，一道疾影。

那生还者成功逼到了R2身前，双掌呈兽牙之态猛击而来，其掌风之间，还绽出了琥珀色的光芒。

这招显然威力不俗，而这名衍生者也显非等闲之辈。

R2立足未稳，只得双臂在胸前交叉作挡。一击袭来，其整个身躯在巨力直擎下倒飞而出。

叱——砰！

R2的双脚在地面上抻出了两道刹车印一般的痕迹，但也只是减缓了一些退势而已……最后，他的后背撞在了购物中心的墙上，厚实的混凝土墙面被撞得凹碎了一大块，他才算完全停下。

“原来如此，是‘拟兽强化’过的吗……没想到四级的家伙也能达到这种完成度。”R2呼了口气：“源那边……似乎又做了件很危险的事啊，回去得好好汇报一下才行。”

“喂……虽然我很想袖手旁观……”此时，封不觉见R2的群杀技能已经放完，便借着月步，从空中缓落而下，落在了R2的侧方不远处，“但我还是得问一句……需要我帮忙吗？”

“被你小看了啊……”R2转头看着封不觉，冷笑一声。

他这个笑容半秒都没维持住，因为一个沙包大的拳头突然打在了他的脸上。

那“拟兽强化”者乘胜追击，已然杀到。他拳脚并用，一套组合拳连击把R2逼在墙边猛揍。

“刚才那一下子还行。”R2一边被揍着，一边却仍用很平静的语气跟对手说着话：“现在这些，就形同隔靴搔痒了。”

忽然，R2的身影，从封不觉的视线中消失了。

下一秒，一道光刃从天而降，把那拟兽强化过的衍生者从上到下一斩为二。当其倒下时，站在封不觉的角度正好能清清楚楚地看清尸体的横截面。由于这一斩的速度惊人，切口异常整齐，无论是内脏、骨骼、肌肉……看着都像解剖图一样清晰。

R2悠然落地站定，“毕竟是四级，数据强度有局限性，那样的招式短时间内不可能连续使用。”他若有所思地念叨了一句，头也不回地对封不觉道：“感谢你的热心周到，不过你现在可以把那扑克收起来了。”

此刻，封不觉正举着死亡扑克，僵在原地，作呆若木鸡状。

刚刚他是想帮忙来着，只是没想到，在自己抬手的刹那，战斗竟结束了……

“嗯……嗯哼。”封不觉收起灵能武器，装模作样地清了清嗓子，“好吧，我对你的实力算是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了……带路吧。”

第340章 南方公园篇（十四）

“我说……要不要考虑弄辆车什么的。”封不觉说话时，正跟在R2身后，狂奔在一片狼藉的街道上。

两人离开购物中心已有一段时间，回到小镇的主干道后，R2便带着封不觉开始向镇的北面跑。

“我知道你想节省些体力，不过……”R2回道：“街上有这么多人和怪物的死尸，还有建筑碎片、被掀翻的汽车、杂物等等，开车的效率反而低。而且，如果坐在交通工具里，你就很可能被这样的攻击杀死。”

“哈？什么叫这样的攻……”封不觉刚想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突然，一道粗若碗口的白色光束从其左前方呼啸而至。

封不觉在奔跑中顺势动作，右腿在前，左腿上步，上身下腰，向后仰转，以一个犀利无比的鹞子翻身，堪堪闪过了这次突如其来的远程偷袭。

与其错身的光束轰击在了数十米外的一栋建筑上，凭空爆开，绽出了一个半径三米左右的火焰光球。

“看，此刻你若是坐在车里，不但没法儿避开这一击，还得承受车子爆炸的后续伤害。”R2平静地接道。这会儿他之所以没有施以援手，是因为根据他的分析，觉哥完全有能力凭自己就躲开这道光束。

“好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封不觉回道。

其实觉哥躲得也并不轻松，反应神速还是其次，关键得有魂意辅助，否则根本做不出这种极限的规避动作。

“不知不觉又冒出了那么多吗……”R2说着，其视线往周围扫了一圈，从他的视角看出去，可以观测到另一番景象——无数流动的数据代码中，有许多颜色特异的碎片在移

动，而这些，就是其他的衍生者。

封不觉却是看不到这些的，目前他在游戏里还属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阶段，因此，只要敌人的身影没出现在视野中，他就无法判断他们的位置。

“我怎么没看见呢……”封不觉应道。

“你跟紧些，我们得加快速度，否则会陷入包围的。”话音未落，R2已如离弦之箭般猛然加速。

封不觉见状，只得迈开步子奋力赶上。

目前的速度，已是封不觉在灵识聚身术未开启的状况下所能达到的极限了。R2却显得异常轻松，边跑还能边说话：“现在这样的速度，就不会再遭到像刚才那样的远程偷袭了。”

封不觉没有应声，因为他根本没有说话的余力。

“趁现在，我来解释一下‘后门’是什么。”R2知道封不觉的状况，所以他也不等对方搭腔，就直接继续道：“按照正常流程，在镜像屏蔽被打破之前，三级衍生者们理应已完成了他们的‘任务’。而在屏蔽失效时，他们就会离开沙盒，这就好比是你们玩家通关剧本后的‘传送’。

在那之后，留在沙盒中的四级衍生者们，便可开始自由破坏剧本中的数据。这个过程通常会持续八到九个小时，然后，四级衍生者们也必须离开了。但是，离开和进入不同，沙盒并没有专供他们传送出去的通道……因此，必须有一个‘后门程序’。”

R2顿了一下，接着道：“沙盒的设计者，是源组织的三名首领之一鲁特（ROOT），他设计的原始‘后门’，每个沙盒只有一扇，是为了防止有高级别衍生者因种种原因困在沙盒中而制造的。但后来，随着沙盒技术的不断改良，为了让沙盒能供更多衍生者使用……他制造了一种‘蠕虫式’的后门，可以高速自我复制，并随机出现在剧本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哈啊……哈啊……于是，此刻我就有了无数条逃离的途径。”封不觉喘着粗气，勉强接道。

“不，事情并非那么简单。”R2立即泼上了一盆冷水：“那些门是为衍生者制造的，而你是玩家，你的数据组成是无法穿过那些‘后门’的。”他话锋一转，“不过，有一扇门，应该能容你通行。”

“就是最初的那扇吗……”封不觉道。

“对，那是后门程序的原始数据。”R2接道：“通常会生成在原剧本数据最密集的地方。”

“也就是剧情展开的中心……”封不觉说这话时，两人的速度已经慢了下来。

因为他们已到达了目的地——南方公园小学。

“万恶的资本主义，一公立小学在这种大灾难中居然屹立不倒。”封不觉仰视着校舍吐槽道，“刚才路过镇政府大楼的时候，那儿已经是一片废墟了有没有。”

“你现在该关心的不是这种事吧……”R2的语气，竟然变得有些紧张，神色也颇为凝重。

就在封不觉和R2到达的同时，学校的操场上，不知从哪里涌出了重重黑影。埋伏在这里的衍生者，足有上百人之多。

他们，已恭候多时……

封不觉干笑一声：“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学校。”

“玩笑到此为止吧。”一个身形颇为高大的女性衍生者上前几步，开口道：“R2-棱风，你进入我们的沙盒，杀死了那么多同胞，希望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注意了，这个说话的，是L2-柚兰，她也是二级衍生者。”R2低声对身旁的封不觉道。

“你不是说沙盒是给三四级的……”

觉哥话未说完，R2就打断道："恐怕是发现了我的所作所为，特意进入沙盒来对付我的。"

"哦……"封不觉表面上还算淡定，但心里很清楚，眼前的状况几乎是恶劣到了极点。他心道："按级别来说，他们俩同为二级衍生者。即使R2更强一些，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对方瞬杀之类的……那剩下一百多个四级衍生者，难道要我一个人搞定不成……"

就在这战斗一触即发之时，异变陡生。

但见，一个回旋镖，从半空飞来……

这回旋镖是普通的木头质地，飞行的速度也不算很惊人，但L2在看到这件东西时，竟是面露骇然之色。

"怎么可能……"L2不敢托大，在惊讶中匆忙地翻身后跃而起。

而那些四级衍生者们，似乎看不出这攻击的可怕之处，只是无动于衷地站在原地。下一秒，他们便被这貌似平凡无奇的"武器"如割草一般砍倒了一大片……

血肉横飞，骨皮碎断，回旋镖这一个大回旋，就干掉了二十余名衍生者。

伴随着呼呼风声，回旋镖朝后飞去，回到了主人的手上。

在场的所有人，都扭头看去。

只见在校门外的马路中间，站着一个中年男子。他是个白种人，戴着墨镜，身着古典白色长袍，头戴荆棘冠冕，留一头棕色长发，嘴周围是一圈修剪整齐的胡须。

"我来救你了，我的孩子。"耶稣单手接住回旋镖的同时，摘下了墨镜，"愿上帝保佑你。"

第341章 南方公园篇（完）

对于耶稣的出现，封不觉并未感到太过惊奇，因为这里是南方公园。在这个世界，什么耶稣、撒旦、上帝、克苏鲁、奥巴马……任何人物都有可能登场。

《南方公园》的耶稣，平时只是个声音柔和，平易近人的普通人。他在电视台主持一个脱口秀节目，同时也是超级英雄组织的成员。每到关键时刻，稣哥便会展露霸气的一面和惊人的战斗力，拯救世界于危难之中。

“你舍身救人的善举我们都看到了，【哔——】，别担心，超级好朋友（Super best friends）来救你了！”另一个声音响起。

众人再度循声看去，但见耶稣侧方十余米处，又有数条笼罩在光柱中的人影从天而降。

“这些数据……”R2看着那个方向沉吟道：“是这个剧本的特有BOSS吗……真是出乎意料得强。”

“超级好朋友能不强吗……”封不觉一脸蛋疼地用手指着那群神仙，逐一介绍道：“佛祖，能力不明，号称来无影、去无踪；穆罕默德，拥有控制火焰的力量；印度神克利须那，可以变身成各种生物；摩门教先知约瑟夫·史密斯，能口吐冰冻射线；还有道教之神老子，可以操控灵气；以及……诶？”

封不觉说到这儿忽然愣了一下，望着耶稣问道：“水行侠（Seaman，可在水下呼吸、并可与鱼类沟通。该角色应是在恶搞DC漫画的aquaman；另外，由于Seaman读起来很像另一个单词，所以他常年遭到超级好朋友其他成员的调侃）怎么没来？”

“哈哈……哈哈哈哈……”那群神仙毫无节操地笑了起

来，“听见了吗，他说se……men……”他们愣是放慢速度把这个词儿清楚地读了出来，然后又起哄着一块儿傻笑。

“好吧……我不该问的。”封不觉单手抚额，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明白了。”R2忽然神情一滞，恍然道：“这是系统对你的帮助。”

封不觉本来还在寻思，是不是因为自己先前救了Stan一家，所以才会得到正义方最强势力的帮忙。经R2这么一说，他立即推翻了原先的假设，并接道：“哦……是系统想让我活着出去，所以调动这些家伙来帮忙是吗……”

二人说话间，超级好朋友那六位已然是一拥而上，各显神通，展开了对源组织衍生者的屠杀，一时间，南方公园小学的操场上冰火交加、血肉横飞、尸横遍野，衍生者们根本不是对手，可谓溃不成群，纷纷化作了数据碎片散去。

L2连句狠话都来不及留，扭头就跑，她知道超级好朋友的所有成员都有飞行能力，所以趁着喽啰还没死光，自己赶紧开溜。

“既然系统可以派这些神级人物来救我……”封不觉见已胜券在握，便干脆用很轻松的语气与R2攀谈起来，“那系统为什么不在其他剧本里用这种方式来剿杀衍生者呢？这群凶神恶煞可比那些混在玩家中的GM有效率多了啊。”

“你很敏锐，能立即想到这点。”R2应道：“但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

“哦？有意思，不是‘不知道’，而是‘不能回答’。”封不觉清楚地记得对方在购物中心时说的话，结合那番言论，他推测道：“我能否这样假设……其实，系统并不想消灭你们，而是想通过那些剧本对你们进行试炼和筛选。所以在一般的剧本中，才会使用GM追杀的模式。

但源组织设计的这种沙盒，就相当于是在作弊了。这种

做法，显然有悖于系统的意志，因此它就毫不留情地……”

“对于你此刻所说的这番话，我无权给出任何具有导向性的回应。”R2打断道：“我只能告诉你，按理说……系统是不会指示这些神级BOSS四处活动的，否则沙盒岂不成了个比普通剧本更危险的屠宰场？”

“呵……”封不觉再次套话成功，他笑道：“也就是说，是因为我在这里，所以系统才丧心病狂地派一帮神仙来大开杀戒吗？”他顿了一下，“你之前说，我来错地方了。”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确实，我身为玩家，排队时本应进入系统创造的原剧本才对。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会被传送到这个沙盒里来？”

“是因为……”R2只说出了三个字，声音便戛然而止，与此同时，数据流的光华在其眼中亮起，数秒后，他沉吟道：“遵命……”接着，他的目光重新投到了封不觉身上，“后门就在学校食堂里，我还有别的事，先走一步了，你自便吧。”说罢他就转身一跃，头也不回地向远处行去。

“喂……什么别的事，刚才分明就是有人下令让你别说吧！喂！”封不觉最后几乎是在高声吼叫，可对方几个纵跃，便消失在了街道的转角处。

恰在此刻，一只手摁在了觉哥的肩膀上。

“异界的旅行者啊，道路已经扫清，你可以回家了。”不知何时，耶稣已然来到了封不觉的身后。

“呃……好。”封不觉转头的刹那，本来是想说“等会儿”的，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当他把脸转回去时，发现超级好朋友那六位已隐隐将自己围了起来，这无疑是系统在传递一种信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不多时，觉哥便在六位巨神的“护送”下来到了学校食堂。

或许是由于供电故障，食堂里一片漆黑。不过也无所谓，因为那扇“原始后门”本身就是光源，其外观基本如同一块

长方形的数据流集合体，贴附在食堂的一面墙上，门内还发出亮度极高的白光。

“孩子，你可以把背包放下了，这个世界的物质是无法穿过那扇门的。”耶稣在门前提醒道。

“嗯……果然如此吗……”封不觉应了一声，对此他也是早有心理准备，毕竟沙盒里的数据本就是被“非法复制”出来的，这里的物品、武器，自然无法进入登陆空间，即使物品说明上写着可以带出也无意义。

“没关系，反正我穿过门时，这些也就消失了吧。”封不觉说到这儿，忽然想起了什么，“哦，对了，我还有件事要做。”

第342章 大小姐

床头柜上的手机震动了三下后，黎若雨才慵懒地伸出了胳膊。她把手机拿到眼前，看了看上面的来电显示。这一瞬，她那略显憔悴的病容，闪过了一抹异样的神采。

“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码？”似雨接起电话就道，完全没有打招呼的意思。

“呃……”封不觉愣了两秒，回道：“我说……那你又怎么知道是我打来的？”

“是小骨头……呼……”似雨竟毫不避讳地在通话过程中擤了一次鼻涕，她把纸巾拿开后，用浓重的鼻音继续道：“有一次她不小心说漏了嘴，我无意中就记下了，所以此刻我知道是你打来的。”

“她是有多不小心，才能把一个十一位的号码漏出来啊……”封不觉笑着道：“你竟然还是‘无意中’记下来的……”他实在忍不住要吐槽。

经过这几句毫无节操的废话，二人各自的心里也都清楚了：封不觉无疑是从小叹口中问到号码的；而似雨那边，其实早就从悲灵那里得知了封不觉的手机号，一直就存在手机里。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小叹和悲灵二人啥都知道呢？

很显然，他俩的关系不错，所以平时在游戏外也常有联系。至于他们的关系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在单身节将至的日子里，我觉得还是不要谈论这种沉重的话题比较好。

“有事说事。”似雨用颇为蛮横的语气示意封不觉可以改变话题了。

觉哥在这种时刻自然得迁就一下女生，他笑了笑，说

道：“我打个电话来问问你的病情呗（我关心你呗）。”

“我昨天晚上发的高烧，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真要有什么事的话，你打电话来就只能确认我的死因了（我挺好的）。”似雨回道。

“我也没办法啊，我看到小叹的留言时已经是半夜了。那小子当时在剧本里，我也没处问你的联系方式。”封不觉应道，“再说……就算我有你的手机号，大半夜地打给一个病人也不妥吧（其实我早就想打给你来着，就是怕打扰你休息）。”

“哦，这样啊（想得还蛮周到的嘛）。”似雨冷冷地回道。

“嗯……”封不觉答应了一声。

接着，两人陷入了一段短暂的、但颇为尴尬的沉默。顺带一提，上面括号里的内容是这两个有社交障碍的家伙心中想表达的潜台词。

“既然你没什么大碍，那就等你的病好了，咱们线上再见咯。”还是封不觉打破了沉默。

“好的。”似雨回了一句，停顿了两秒，说道：“谢谢关心……再见。”

“再见。”封不觉应道。

二人几乎同时挂断了手机。

“呼……”封不觉长吁一口气，把手机搁到了茶几上，然后从沙发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这种微妙的气氛算什么呀……总觉得比在剧本里砍怪还累。”

这边手机刚断，门口的对讲机又忽然响了。

“嗯？我没叫外卖啊。”封不觉念叨着，走到门前，拿起听筒，“哪位？”

对面传来的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你好，我找封不觉先生。”

这个声音很陌生，封不觉是头回听到。

“我就是，您是哪位？”封不觉问道。

“我姓安，是你的新编辑，有些工作上的情况要跟你谈一下。”对方回道。

“新编辑？”封不觉疑惑道：“那老陈（封不觉原先的编辑）他……”

“我可以上来说吗？”对方打断了他。

“哦，不好意思，稍等。”封不觉很快也意识到，让别人站在楼下大门口和自己谈话很不礼貌，于是按下了开门键。

两分钟后，那位安小姐就乘电梯上来了。

封不觉就在门后面等着，透过猫眼盯着走廊，所以他也没等对方按门铃，就把门给打开了。

“你好，不觉，我是你的新编辑，安月琴。”安月琴在杂志社就看过封不觉的资料了，她知道眼前的人就是“不觉”，因此就直接进行了自我介绍道。

封不觉一边和对方握手，一边上下打量着这个陌生人。

这位安小姐看上去二十五岁上下的样子，面容清秀，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长发盘在脑后；其身姿略显娇柔，不过身高倒是在一米七零以上；她穿的是正装，一件白色衬衣打底，外面是深色的套装，无论是领口的深度还是裙子的长短都显得很得体。

“你好你好……”封不觉道：“请进。”他把安月琴让进门里，在关门时又接了一句：“随便坐，小心踩着猫。”

安月琴先是环顾了一下屋里的环境，随后才来到沙发那儿坐下。

“要喝点儿什么吗？”封不觉问道。

“不必麻烦了……”安小姐本是想说“不必麻烦了，给我杯水就可以了”，没想到，她这话才出来半句。

“那太好了！”封不觉居然就应了一声，并且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对了，老陈他到底怎么了？”

安月琴回道：“他辞职了。”

“啊？怎么可能呢？什么原因？”封不觉问道。

“压力过大。”安月琴道。

“怎么说辞职就辞职啊，也没跟我打声招呼。”封不觉接道。

安月琴看着他：“因为他的压力主要来源于你。”

“哈？我怎么了？”

“这正是我今天要和你谈的。”

安月琴的语气很认真，她的神情则始终都透出些许盛气凌人的感觉。虽然她的年纪和封不觉相仿，但这气场和威压比原先的老陈还要强上两倍不止。

“不过……首先，有一件关于我的事情，我觉得先告诉你一下比较好。”安月琴说着，在自己的手机上简单操作了几下，打开了一个搜索网站并输入了什么，随即将页面展示在了封不觉的面前道，“如你所见，我是思睿集团董事长的孙女。”

思睿集团的名字，封不觉自然听过，就像他听说过微软或者耐克一样。“思睿”这两个字，在他们的宇宙，象征着一个商业帝国。而此时封不觉看到的页面，就是在网上搜索“思睿集团董事长孙女”后的返还结果。

封不觉念道：“嚯……还真是呢。那么说来，我算是……你们家总公司旗下的……一个出版业子公司的……下属杂志社的……员工，是这个情况吧？”

“不仅如此，别忘了，你之前大部分的出版作品，都是通过你口中的这个‘子公司’发行的。”安月琴接道。

“呵呵……看来我是倚靠着思睿的大山在吃饭啊。”封不觉

笑了：“那我是不是应该称你一声……大小姐？”

“恰恰相反，我把身份直接告诉你，就是为了让你不要区别对待我。”安月琴道。

“嗯……也对，就算你不告诉我，以我的个性，也会很快查到这件事。到时候……我对你的态度一定会起变化。”封不觉直言不讳道：“与其如此，不如从一开始就把话都挑明。”

“对，所以请你务必把我视为一名今天刚刚上任的、普通的编辑。”安月琴道。

“我尽力而为吧。”封不觉懒洋洋地回道。他心里则在琢磨着：这是唱得哪出啊？大财阀把自家的富三代下放到基层历练历练？

“很好，那么……”安月琴道：“我们谈正事吧。”她说到此处，便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了一本杂志，放在茶几上。

“呃……您该不会是想在这儿点评我上个月稿子吧。”封不觉道。

“当然不是。”安月琴指了指那本杂志：“我只是想问一下，你买过、或者看过我们的杂志吗？”

封不觉倒也诚实：“和杂志社签合约前，还有刚开始连载的时候，我也买过几期。不过最近有小半年都没看了。”

“那请先看一下吧。”安月琴如果知道觉哥的毛病，她肯定不会说出这句话来。

封不觉二话不说，拿起那本杂志就开始逐页翻看。他虽是一目十行，但也不可能很快就阅完这几十张纸。而安月琴又不太好打断对方，毕竟是她自己要求封不觉看的。

于是乎，一晃眼，二十分钟过去了……

封不觉放下杂志：“我看完了。”

“还真是‘看完’了。”安月琴心里念叨着，不过她嘴上还是用平常的语气说道：“能说一下你对这本杂志的整体印象吗？”

封不觉好像有点儿明白对方的意图了，他略一斟酌，开口道：“纸质和印刷都不错，算是市面上的一流水准了吧；定价也合理，不算难以接受；内容方面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广告几乎占了一半的篇幅，未免让人觉得有些水。”

“嗯，说得很对。”安月琴道：“我的观点和你大致相同。我们杂志的纸媒销量比起电子版差很多，就是因为广告太多，让读者感觉……自己买了一本杂志，却只看了半本的内容。”

“可这年头的纸媒都是这样的啦……没有广告，连印刷成本都收不回来啊。”封不觉道。

“所以要改革。”安月琴一手拍在了杂志上。

“这种市场营销部门管的事情……你和我讨论得那么起劲干什么啊？”封不觉有点哭笑不得。

“其他部门的人尸位素餐是他们的事，身为一家企业的一员，看出了问题，就不该袖手旁观。”安月琴打断道。

“嚯～”封不觉笑道：“那您想怎么样呢？”

“不是‘想’怎么样。”安月琴道：“今天早晨，我的报告‘已经’交到总编的桌上了。”她顿了一下，“他也已经同意了，从五月起，我们的杂志将由周刊改为半月刊。”

“你有没有想过……”封不觉道：“如果你真是个普通员工，刚进公司，就越级往最高领导桌上扔一张报告……会有什么后果。”

安月琴知道封不觉话中所指，她掷地有声地回道：“总编会采纳我的意见，和我的身份无关。”语气确是很自信。

“呵呵……这位同学，‘尸位素餐’，其实是一个比较冷门的成语。”封不觉用一种教书先生般的口吻道：“不过‘自欺欺人’呢……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

安月琴将身子往前凑了凑，神情不悦地逼视着封不觉，“不觉，我看过你的文章，你就差把‘自恋’这两个字写在脸

上了……你一定觉得自己特有水平是吧？”

“是啊。”封不觉往后靠在沙发上：“我就是很有水平。”他停顿了数秒，淡定地吟道：“手舞石上月，膝横花间琴。过此一壶外，悠悠非我心。”说着，他拿起茶几上本就放着的一杯冷咖啡，好似品酒一般浅尝一口，“为你现编的，觉得如何？”

安月琴被觉哥这一忽悠，竟是一时语塞。她这辈子是真没见过有人给自己作诗的。

三秒后，封不觉就笑道：“哈……别琢磨了，这是李白的《独酌》。”

安月琴有些恼羞成怒，脸颊悄然生出一抹绯红：“引经据典、插科打挥很了不起吗？”

“非也非也。”封不觉道：“这年头，出身好，后台硬，最了不起。”他摊开双手：“你要求别人不要区别对待你，这想法不错，不过你最好先纠正一下自己的作风和态度。

你要真觉得自己能像老陈一样当个普通编辑，就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别拿着业务员的工资，操着董事长的心。那叫僭越懂吗？搁古代就杀你全家，搁现代就炒你鱿鱼。

还有，什么‘别的部门的人尸位素餐’之类的话，讲出来之前过过脑子。就算那是事实，也不该由你讲出来，你这不等于在说领导是傻子、是瞎子吗？想不想干了？”

封不觉的态度嚣张到了极点，“最后给你点友情提示，你刚刚凑过来的时候，我闻到了名牌香水的味道，这种味道就仿佛在对你的同事们说——‘滚远点’。你要是不想成为职场冷暴力的对象，我劝你几句，今后态度要平易近人，穿衣服要偏休闲，香水用便宜点儿的，上班的时候开辆挫点的车。最重要的……别在背后打小报告。”

安月琴听着封不觉的话，期间神情数变，一进屋时的那股气势早已荡然无存，此刻她倒像是个实习生，正在听老师傅谈人生。

“你说完了？”安月琴半天后才开口，这会儿她的神态挺复杂，似是想发火，却又透出点儿委屈。

“差不多了吧……你可别发火啊，是你自己让我把你当一般编辑看的哦。”封不觉嘚瑟地说道：“如果你现在改变主意，希望我把你当大小姐看待，我完全可以理解。”

安月琴这回无视了他，并开始说正事：“五月起，杂志改为半月刊，页数翻倍，广告减少。因此，包括你在内的，所有正在连载的签约作者，每个月都要加更30%的内容，而且必须得……”她一字一顿地说道：“按！时！交！稿！”

封不觉吞了口唾沫，脸色霎时惨白，这四个字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催命符。

安月琴说到这儿，已站起身来：“你的稿子校对做得很好，故事也很受欢迎，你唯一的问题就是两个字——拖稿。但是，从这个月起，请严格按照合同上的交稿日期执行。”说着，她便走到门口，伸手去开门。

封不觉窜了过去，啪一声就给跪下了，“大小姐！咱们再商量商量！有话好说啊！小人我……”

安月琴这时已迈出门去，看着觉哥毫无节操的廉价下跪，她的心情又莫名地好了起来，有点儿想笑，不过她还是竭尽全力绷着脸，一本正经地道：“五月十五号我再来，届时请把六月份的稿件准备好，以后有事邮件联系，邮箱地址没变。”她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道了一句：“嗯……谢谢……再见。”才转身离去。

（卷二　完）

【第三卷（上）】

第343章 巅峰争霸战

安月琴上门的这天，是四月二十日。距离封不觉下次交稿还有整整二十五天，其实时间上很充裕。

不过觉哥这个人，在写作上有拖拉的习惯。除了有时突发灵感以外，他对交稿的态度，就像是小学生对待暑假作业：七月份时想着，假期才刚开始，我到八月再写吧；到了八月就想，还有一个月呢，月中再写吧；月中时又决定留到月底再写；到了月底呢，就在心里算日子，还有五天呢，不急，还有三天呢，不急不急……这样发展到最后，通常就是在开学的前一天晚上，开启狗急跳墙模式，连夜把作业赶出来。

当然了，封不觉上小学那会儿，几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他三年级时就发现，所谓的“寒暑假作业”，全是浪费青春的狗屎而已。

老师们布置作业的时候很热情，但到批阅的时候，要么干脆不看，要么就让几个二鬼子（班干部）代替他们检查一下完成的情况。本来嘛，一个班几十个人，每人交上来那一大坨子东西，都认真批改的话，批到教师节也批不完啊。

于是，这事儿就成了每学年两次，一方浪费青春，另一方敷衍了事的惯例。

说白了，假期作业这种东西，就是校方想显示自己负责才衍生出来的、毫无意义的垃圾。学霸们根本不需要依靠这种垃圾巩固知识，不爱学习的人更不可能靠这种垃圾进步。这堆垃圾就仿佛是应试教育这个臭茅坑表面冒出的一个大气泡，至今仍在刷着存在感。

而更令人作呕的情况是，有些比较自以为是的教师，还会在学校发的假期作业外，自己再加一部分作业。这种行

为，只会传递出两个信息，第一，这人的生活很不如意；第二，这人缺乏发泄的途径。

当初封不觉在看透了这些破事儿后，便也开始用敷衍的态度去应付这些作业，并且坚持在每一年的寒暑假作业中穿插这样一段内容：“很显然，今年你也不会批改我们班任何一个人的假期作业，你只是强迫我们浪费宝贵的时间和圆珠笔的墨水。

这些从装订成册的那一刻起就形同废纸的印刷物，让我觉得厌烦、可悲。

根据我侦查后得到的结果，你要么就完全不看，要么只是草草地看看我们有没有把这本无聊的册子填满。既然如此，那我也就随便填填好了，看到数学题我就填250，看到英语题我就写上‘you are fool’之类的句子，看到语文题我就来几首即兴的打油诗，顺便把此刻的这段话拆成短句逐一填上。

如果有一天，你能发现我拆分填写的这段内容，就证明你真的在认真批改假期作业了。那时，我一定会认真地把这些题做完的。不过我个人认为，是不会有那么一天了，所以在此我要说，愿我们班每一位同学因填写假期作业而逝去的青春，都累积成你在地狱中受折磨的刑期。愿你的灵魂可以在这种痛苦中，补偿和救赎自己犯下的罪过。”

这，就是九岁时的封不觉……五年后，当他的同龄人纷纷进入中二期时，他总会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道：“哥玩儿叛逆的那几年，性格上是很有侵略性的，比你们的傻德行强多了。”

不知不觉扯远了，关于觉哥小时候的故事，今后有机会再谈，还是说回眼下。

平心而论，他的前任编辑老陈是个老好人。以往觉哥拖稿的问题，总是老陈帮着扛下来的。虽然在封不觉面前经常摆出玩儿命的架势，但在杂志社领导那儿装孙子挨骂的事情，老陈一句也没向觉哥抱怨过。也正因如此，封不觉会不

理解，为什么老陈会“压力过大”。

可如今换了编辑，觉哥自然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瞎混了。他也很明白，这位安大小姐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要是自己不知趣，第一个月就让她难做，那肯定引火烧身。考虑到对方的身份，这把火的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至少这第一次的稿子得按时交，且保质保量，不得有半点儿马虎和瑕疵……任何失误都有可能变成导火索。

二十号这天的下午，封不觉送走了安月琴后，就一直坐在电脑前面，冥思苦想。

其实他没灵感的时候也能写，毕竟是职业写手，这点儿功底肯定有。只不过这样写作……痛苦。

或许这个形容词不是很恰当，但大概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越是对作品负责的作者，强迫自己创作时，就越是痛苦。

要是让封不觉给人当枪手，随便写写，那他就无所谓了，不就是灌水嘛，起床上个厕所这点事儿，他也能扯出一万字来。可现在，他是在写自己的作品，要下笔（敲键盘），至少得先过自己这关。

“啊……”封不觉盯着五月份的稿件看了足足半个小时，可六月份的内容还是一个字儿都没敲，他先是长吟，接着就成了吼叫，“啊——”

“唉，不行啊，半点儿情节都憋不出来。”封不觉道：“嗯……要不然，上游戏找找灵感？”他很快摇头否定了这个念头：“不不不……不能这样，进了游戏舱就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出来了。”他念道：“反正似雨这几天应该也不会上，我干脆等到她感冒好了再上线。这段时间，全部用来写稿。”

“嗯……”封不觉抚着下巴思忖道：“还是上游戏论坛看看好了，稍微转移一下注意力，也许会有帮助。”念及此处，他

便移动鼠标，暂时关掉了文档，然后打开浏览器，并点击了收藏夹里的网址。

论坛的页面刷出来后，赫然映入眼帘的，就是一行红色的大字：【巅峰争霸，战火将燃，你！准备好了吗？】

下面还有一段正常的字体写着：《惊悚乐园》巅峰争霸（2055年春）即将启动，详情请点击查看。

“什么情况，游戏总共才运营了十五天而已……这种决战般的氛围算什么？”封不觉不由得联想到了那短短两天的内测。

他立刻点击了那个链接，屏幕上很快就显示出了比赛相关的说明页。

读了一段后，封不觉便明白了，梦公司的计划是，在每年的五月（春）和十一月（秋），各举行一次大型比赛，而这比赛就叫“巅峰争霸”。

“因目前尚在公测阶段，本次比赛仅开放1V1项目。所有三十级以上玩家，均有资格报名，截止日期为2055年4月30日23:59，玩家可在登陆空间完成报名操作。”封不觉看着屏幕念道：“5月1日00:00预赛排队系统即时开启，参赛者可通过排队方式参与选拔。”

觉哥读到这儿，若有所思道：“嗯……这么早就把消息登出来，一是给玩家充足的报名时间，二就是让那些二十几级的家伙拼了老命冲三十吧。”他冷笑一声：“哼……接下来的十天，双倍经验卡的销量，想必会翻好几倍吧。”

他接着往下看，第一段话的下方，并没有紧跟着比赛的详细规则，而是先列出了奖品。

【入围100-51名的玩家，将获得双倍经验卡（游戏时间二十四小时）*10，游戏币200000，以及限量版T恤一件。】

【入围50-31名的玩家，将获得与等级相应的随机精良级装备*2，及技巧值2000点】

【入围30-11名的玩家，将获得与等级相应的随机完美级装备（类型可选）*1，及技巧值3000点】

读到这儿时，觉哥还算淡定，但接下来，10-4名的奖励，差点儿让他把眼珠子给瞪出来……

第344章 一将难求

第一百到五十一名的奖品，其实只能算个参与奖。除了限量版T恤之外，都是直接用RMB可以买到的东西，而且也不算很贵。十张双倍经验卡和二十万游戏币，价值不过两百多块罢了。土豪级玩家每个月充值的钱都不止这点了。

而五十到三十一名的奖品，价值显然就高一些了，两件三十级以上的精良级装备，搁在拍卖行里，怎么着都能卖到三十万游戏币以上（经过两周时间，拍卖行的价格虚高现象已有所缓解）；而那2000点技巧值，也是花钱买不到的。

再看三十到十一名……3000点技巧值的价值基本同上，最关键的还是那件完美级装备。如果说精良级的装备还能用钱来衡量，那完美级装备只能说是有价无市了。因为该级别的装备几乎都有装备后绑定的特性，所以拍卖行里的完美级装备全是天价，数量还极少。

更何况，奖励的装备在属性随机的前提下，还可以自主选择类型。也就是说，绝不会出现狙击手抽到冷兵器、格斗家抽到冲锋枪之类的情况，也可以避免该装备与玩家本就拥有的某件强力装备发生位置上的重合。因此，只要入围前三十，实力上必会有一次质的提升。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梦公司很清楚哪些奖励对玩家来说更有价值，也很懂得拿捏玩家们的心态。

参与这次比赛的休闲玩家，绝大多数都是奔着三十这个名次去的。他们也都明白，想冲入前十恐怕够呛（当然了，那种极度缺乏自知之明，明明很渣还觉得‘老子天下无敌’的人也是有的，这世上永远不缺傻X）；把目标定在前一百位，似乎又有些妄自菲薄；而保五十争三十，似乎是个比较靠谱的目标。

可实际上，这个目标，也是极难实现的……因为有职业玩家的存在。

拿游泳来举例，休闲玩家就好比是业余爱好者，一周去游个两三次最多了；而职业玩家就好比是专业运动员，一年四季都在训练，时刻准备着比赛。

二者相遇，结果显而易见，休闲玩家打十盘至少输八盘。

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前一百名就铁定全是职业玩家包办。毕竟在休闲玩家里，也会有极少数天赋异禀的家伙，比如封不觉……

还有，在预赛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出现两名职业玩家极早相遇、导致其中一方早早出局的情况。考虑到这次比赛的参与人数有望突破六位数，等淘汰成一千多人时，还会剩下多少职业玩家就很难说了。把巨大的基数差距和各种偶然因素都算进去后，职业玩家们想入围百强，也绝非易事。

总之，休闲玩家争个前一百位，还是有希望的，但冲击前三十，恐怕还是具备绝对实力的职业玩家们要有把握得多。

至于十强……

【入围10-4名的玩家，将随机获得与其最高级别专精相应的技能卡*3、其他专精的随机技能卡*4，及技巧值5000点】

封不觉在看十到四名的奖品时，其大脑在瞬间就本能地算了笔账……一名玩家的技能栏一共就十二格，以他自己为例，从内测玩到现在，已经是二十九级的人了（从沙盒中无法获得奖励，所以他没到三十），目前技能栏里也就只有九个技能。假如除去从R2那里白捡的【月步】【岚脚】，以及【臭鸡“弹”】这种用一次就会消失的鸡肋技能。他其实也就拥有六个技能而已，其中还有一个是不占技能栏的称号技。

而眼前这入围前十的奖励，直接就能拿到7张技能卡，其中三张还是优先对应最强专精的。比起装备来，这些技能显然是一种更全面、更长久的加强。何况还有5000点技巧值能拿，玩家自己再贴一些技巧值，直接在惊吓盒子里买完美级装备也足够了。

看到这里，觉哥就已经不淡定了，但接下来，还有更为匪夷所思三条。

【巅峰争霸的季军，将获得与等级相应的随机传说级装备*1，及技巧值10000点】

【巅峰争霸的亚军，将获得与等级相应的随机传说级装备（类型可选）*1，及技巧值20000点】

【巅峰争霸之王者，将获得梦公司送出的神秘礼品一件】

“惊悚乐园的玩家人数以百万计，能报名参加这次比赛的人估计在十万以上。就算只有十万好了，能在十万人里获得前三的家伙，本就可以说是怪物了吧……而这种奖励，简直就是在帮怪物装上更强的翅膀和獠牙啊。”封不觉盯着那几条看了两分钟后才念道：“话说……这神秘礼品是什么玩意儿，让人相当在意呢……”他念到这儿，冷哼一声，“哼……这游戏公司还真是很会玩儿啊，从百强开始，每一档的奖品价值几乎都在成倍增长，偏偏到了冠军这一档，居然给出了‘神秘礼品’这种莫名其妙的解释……”

封不觉在电脑椅上伸了个懒腰：“这就是所谓的‘无必胜有’吧。无招胜有招、无形胜有形、无欲胜有欲、无声胜有声……无法得知内容的奖品，才是最有吸引力的，才是无价的。”他是真想给梦公司的企划鼓掌，“高明，真他喵的高明！”

“喵～”阿萨斯这时忽然跳上电脑桌，挠了挠显示器，并叫了一声。

“哦？看来你也很同意主人我的意见啊。”封不觉调侃着对阿萨斯说道。

那花猫依然露出一种目中无人的表情，瞟了封不觉一眼，它“喵～喵～”叫了两声后，又用前爪的肉垫在显示器上轻轻摸了两下。

“怎么？你觉得我能进十强？”封不觉把阿萨斯捧起来，免得它挠坏了液晶屏，“呵……那等我三十级之后，就去报个名好了。这倒是个机会，我也确实想试试……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

……

与此同时，游戏世界，【湿婆】的会议室中。

【诸神工作室】的四强：【湿婆】、【毗湿奴】、【大梵天】、【阎摩】，齐聚一堂。

“他同意了我的好友请求，但很快就转入了睡眠模式的频道，后来也始终没有回我的消息，今天则是一直没上线。”湿婆正在和同袍们讨论着有关封不觉的事情：“不过我基本可以肯定，今早更新的战斗力排行榜上，那个匿名的第二位，就是这个‘疯不觉’。”

“嗯……如果排名更新后，他一直没有登录过游戏，那系统便会默认用匿名的方式掩盖他在榜上的名字，所以这也说得通。”毗湿奴接道。

大梵天粗声粗气地跟了一句：“哈……何必考虑这么多，照我看这事儿很简单。本来头儿是第二位，现在他打赢了头儿，那自然就上位了。”

阎摩单手托着下巴，撩拨着自己额前那一簇蓝色的刘海，沉吟道：“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原本的战斗力排行榜上，是没有他名字的。前二十名中那几个匿名的家伙，猜也猜得到是谁，根本没有他。因此，在那个剧本开始前，他至少排在前二十名之外。

如果说，他是侥幸赢了那场杀戮游戏，依靠着从那个剧本中获得的提升而蹿升到第二位，还勉强说得通……可从头儿的描述来看，此人在剧本未结束时，战斗实力已经属顶尖级别了。”

毗湿奴在旁补充了一句：“而且还诡计多端，可说得上是能文能武啊……”

“嗯……这点我也很疑惑。”湿婆的脸埋在长发的阴影中，若有所思道：“虽然在我‘临死’前，他确是说出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解释，但我完全没听懂他在说什么。这小子虚虚实实、言行莫测……与其去琢磨他的话，不如完全不予取信，凭自己推理。”他顿了一下，接道，“依我看，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在剧本进行的过程中，他通过某种方式，或许是隐藏任务、或许捡到很强的技能、物品，从而大幅度地提升了实力。”

“有道理……”阎摩点头应道，“他生擒罗宾、挑衅神网、入手急冻人的装备……等等这些行动，都表明他对剧本资源的利用率很高。”

湿婆继续道：“所以，他干掉了曌影王，击败了我……而七杀，显然也不是他的对手（湿婆死出剧本时，不知道七杀获得了蝙蝠侠套装，故而判断封不觉能轻松取胜）。”他叹了口气，“在巅峰争霸战消息公布的前一天，突然冒出这么个强手……真让人高兴不起来啊。”

大梵天笑道：“头儿，他不是已经同意加你好友了吗？这就说明此人有拉拢的可能啊。他那社团……叫什么‘地狱前线’的，听都没听过，估计就是个休闲玩家的小社团罢了，大不了让他们集体投入我们诸神呗。”

毗湿奴立即道：“大块头总算也学会动脑子了。”

“说谁呢？”大梵天回道。

毗湿奴笑了笑，没有理他，而是顺着他刚才的话道：“正所谓千金易得，一将难求。此人智勇双全，是难得的逸才。

如果他能来诸神，我们以后对抗秩序时，就多了一张隐藏的王牌。”他指了指大梵天，接道：“我认为大块头的这个吞并方案可行。哪怕地狱前线里全是菜鸟，为了这位疯不觉，我们也该忍了，统统招进来也无妨。”

湿婆沉声道：“这我都明白……不过……”他欲言又止，心中的台词是“我怀疑这人精神有问题”。

“算了……”湿婆还是把那些不太靠谱的话咽了回去，正色道：“等他上线后，回了我的消息，我再亲自和他谈谈吧。”

第345章 御用讼棍

巅峰争霸战的消息，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从四月二十日零点，比赛公告被挂在官网首页上的那一刻起，游戏江湖之上，便已是风云变色、暗流涌动。

因巅峰争霸战的消息，各路英豪纷纷厉兵秣马、夙夜匪懈，欲在这最后十天的时间里，尽可能地提高自身的实力。

于是，拍卖行的物价再次飙升。RMB置换游戏币的服务也迎来了一次热潮，连许多从不充值的玩家都按捺不住了。惊吓盒子的销量更是显著提高，对那些积攒了几千技巧值的玩家来说，现在不用再待何时？

可偏偏在这种时期，封不觉一连三天都没上线。

转眼就到了四月二十三日。

这天上午，有人按响了封不觉家的对讲机。

觉哥从沙发上一个翻滚掉到了地上，迷迷糊糊地晃悠到了门前，左手撑墙，右手拿起听筒放到耳边道：“哪位？”

“我，欧阳箢。”对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如果没有重要的事，不要大清早就来找我。”封不觉道。

“清你个头啊！现在是上午十点钟！”欧阳箢吼道：“少废话，开门。”

“好好……”封不觉随口应了两声，他一边按下开门键，一边瞥了眼墙上的钟，还真就已经十点了，“啊……昨晚写着写着又到三四点才睡下……”这三天觉哥可没闲着，他几乎一直在写稿。除了上网查资料，连论坛都不看。当然了，别以为

他这是改了性子……他只是为了五月份能心无旁骛地玩巅峰争霸战，所以想提前把活儿都干了。

啪啪啪啪——急促的砸门声很快响起。

封不觉把门一开，用一脸不爽的神情看着眼前的男子，“我有门铃的你知道吧？”

“敲门声可以更加直观地表现出我的暴躁情绪。”对方回道。这位欧阳笕先生，算是封不觉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也是觉哥的“御用”代理律师。

欧阳笕今年刚好三十岁，已是成家立室、事业有成之人。其人相貌堂堂、一脸正气。平日里只要出门，必是穿着笔挺的西装、梳着油量的背头，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乍一看，这貌似是个稳重可靠的青年才俊。

但实际上，这货是个地地道道的——讼棍。如果把欧阳笕搁到六几年，他铁定能成为一根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搅屎棍。即使在2055那个法制已经相当健全的社会中，封不觉也曾感叹过：“你这家伙不去给意大利黑手党当顾问实在是可惜了。”

不可否认，欧阳笕具有顶尖律师的所有素质，他巧舌如簧、才思敏捷、业务精熟、最擅钻法律漏洞……可不知为什么，他就是喜欢接一些古怪的案子，或是为一些古怪的人服务。

在欧阳笕的眼中，法律只是工具；道德则连工具都算不上，擦屁股纸一般的存在。假如有机会，他丝毫不会介意为某个连环杀人狂或是大毒枭进行辩护。因为他有着非常极端的准则——胜利即是正义，打赢官司才是律师捍卫职业操守的方式。既然人们都很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公平、也不可能公平的世界上，那就更应该深刻地去理解一下司法制度存在的意义。在这个游戏中，高举道德的大旗是无用的。想让正义得到伸张，就要玩儿得起，还要玩儿得赢。

在几年前的某次版权纠纷中，欧阳笕成了封不觉的代理律师，于是，他们的人生有了交集。那之后，两人就成了朋友，而且颇有些臭味相投、相见恨晚的意思。他们的相遇，就好比是汉尼拔·莱克特遇上了小丑。在小叹的想象中，笕哥和觉哥单独谈话时的景象八成是：一方用优雅平静的口吻叙述着人肉的烹饪方法，另一方用慵懒中暗藏阴狠的声调吐槽“Why so serious？”

“你换编辑了怎么也不来通知我一声？”进屋后，欧阳笕轻车熟路地来到沙发前坐下，一边从公文包里往外掏东西一边问道。

“这事儿有必要通知你吗？”封不觉道。

“你非得等到自己坐上被告席了，才会想起我的电话和邮箱地址？”欧阳笕半开玩笑地回道。

“这倒未必，万一哪天我需要处理个尸体啊、销毁个证据啊、收拾个案发现场啊什么的……估计也会找你帮忙的。”封不觉道。

“你是不是对律师的保密协议有某种误解……”欧阳笕道。

“不，我只是对你的为人很有信心。”封不觉关好门后，打着哈欠、揉着眼屎，迈着虚浮的步伐来到了欧阳笕的斜对面坐下，“你无疑是那种可以帮委托人洗钱、掩盖罪证、改名换姓、逃脱制裁的人，可谓律师界的良心……”

“首先，我是一个守法公民。”欧阳笕已打开了自己带来平板电脑，正在翻找着文件，“其次，我颇为确定……你说得那位律师是Saul goodman（《绝命毒师》中的虚构人物）……”

“难道Saul不是你的奋斗目标吗？”封不觉笑着问道。

“如果我的奋斗目标是Saul，那你的奋斗目标难道是V吗？”欧阳笕是极少数和觉哥打嘴仗时能不落下风的人。

“很遗憾，我可没有V那样的执行力。”封不觉道：“而且我认为，在没有主角光环的情况下，即使V在体能方面再增强

一些，也很难成功实施电影里的那些计划。”他耸耸肩：“何况……V是个勇于牺牲的烈士，我却只是个……呃……”

觉哥的话没能说完，因为这时欧阳笕拿起平板电脑，将一篇文字展示在封不觉的面前——【他们用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有为其辩护的喉舌，控制着舆论，麻痹着人心。道貌岸然却卑鄙无耻的党棍，宣扬高尚的信仰，却干着最肮脏的行当。

他们有密如蛛网的审查制度，监视措施，将他的人民隔离在一块黑暗的荒岛，所有的人权都是最卑微的婢女，面对着专制的强暴，无路可逃。

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有着豪华的宫殿，奢侈的生活，富可敌国的财富，凌驾于任何法律之上——尽管那些法律也是他们自己定下——无可比拟的特权。这些特权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开着特殊牌照的豪车，无视交通法规的公子哥；可以是奸淫幼女之后反诬其卖淫的判决；可以是政府办公楼的奢侈豪华与百姓简陋的蜗居的对比；可以是在商海里稳赚不赔只因有各路权贵保驾的、源源不断的油水。

百姓已经快忘了黄油的味道，元首却可以用专列来为自己满足口腹之欲。当然不单是黄油，还有元首的雪茄，还有元首每晚都必须饮用的温牛奶，还有那些送上牛奶的美女……这些大家都知道，但不能有意见，要不然等待你的就是一个恐怖的黑口袋。】

“还记得当年你为《V字仇杀队》写的这篇‘影评’……”欧阳笕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做了个引号的手势，“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吗？”

“这确实只是影评而已。”封不觉冷笑：“至今我仍然坚持，对此反应过度的人是做贼心虚。”

“是吗，我还是头一次看到有人在影评的最后一段使用……【贪于享乐的猪们，讥讽着，嘲笑着，胆怯着，畏惧着。】这样的措辞。”欧阳笕重新把平板拿回了自己的眼

前，“若不是你这家伙尚未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而且这篇‘影评’也确实提了一些电影里的情节，恐怕我们现在就得隔着防弹玻璃和铁窗，用话筒来交谈了。”

觉哥伸了个懒腰，顺势用双手枕着头，往沙发上靠了靠：“行了，大律师。咱也别扯了……到底是什么事儿，需要你亲自来一趟？”

“我一进屋不就说了，你那新编辑的事儿呗。”欧阳笕打开了一个新的文档，并把手上的平板递给了封不觉。

后者接过平板，拿到眼前看了眼，随即问道：“我和杂志社的合同有问题吗？”觉哥并未对欧阳笕拥有自己的合同副本感到奇怪，因为他签约时欧阳就在场。他俩一个有阅读癖，一个则是职业需要，因此那时就把合同多复印了一份，各拿一册阅览，方便交换意见。

“合同没有任何问题。”欧阳笕道：“是你有问题。”

“啊？”

“啊什么啊，你以为……你以前那些拖稿行为，过去了就算了是吧？”欧阳笕道：“你往下翻，你违约的地方我全都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来了。”

封不觉拖动平板上的文档，很快找到了对方所说的内容，并快速浏览了一下：“那按照合同，我得赔偿……”

“那倒不必。”欧阳笕打断道：“人家说了，暂不追究。”

“嗯……‘人家’？”封不觉顿了一秒，“安月琴？”

“你说呢。”欧阳笕应道。

“不会吧，她来找过你了？”封不觉这话出口后，瞬间反应过来，“呃……失策了，我不该把你的联系方式留给杂志社的。”

“我也觉得很莫名啊，当初我记得你在紧急联系人那一栏，只填了是王叹之和包青这俩人吧。”欧阳笕问道：“什么时

候把我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也填上去的？”

“当然是你走了之后加上去的……”封不觉接道，“我还在你的名字旁边加上了一个括号，注明是‘律师’。”

欧阳笕仰天长叹一声，“你知道吗……我正在考虑，对于像你这样的客户，采取计时收费和包干收费之外的第三种方案……”

“那是什么？”觉哥问道。

“定期收‘保护费’呗。”欧阳笕调侃道。

“切～”封不觉道：“就咱这交情，还谈什么钱呢……是吧。再说，对你们律师来说，赚钱不是应该跟喝水一样容易吗？”

“哈！”欧阳笕干笑一声：“要是我在跨国合作的大型事务所上班，没准赚钱还跟撒尿一样容易呢。”他摇着头道，“像我这种小律师，做的要死要活，时薪和在便利店打工的学生差不多。”他显得很无奈，“时不时还要应付一两个像你这样的家伙。真是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

封不觉在对话过程中，已把合同中被标出来的内容看完了，便把话题带回正轨而言道，“我说……暂不追究这四个字，似乎很微妙啊。”

“没什么微妙的，这是赤裸裸的恐吓。”欧阳笕道：“我个人认为，实施在你的身上，合情、合理，而且合法。”他一脸舒畅地赞叹，“哎……大快人心。”

“话说……这小丫头片子胆儿挺肥啊……”封不觉想着安月琴的模样，念道：“在我这儿吃瘪以后，隔三天就给我唱了这么一出。”

“总之，你好自为之吧。”欧阳笕把电脑拿了回来，边往包里装边道：“根据合同，你的《二流侦探和猫》至少还要连载一年吧。在人家手下干，就收敛一些，别给自己找不自在。”

“不就是按时交稿嘛……”封不觉站起身来，准备送欧阳到

门口，“对我来说，只要认真做，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欧阳走到门口：“哦，对了，我从早上忙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呢，你要不要出来一块儿吃点儿。”

“刚起来没胃口。”封不觉道：“另外，我得尽快处理一下你的脚印。”

“我的脚……”欧阳闻言低头，下一秒，他便神色陡变，“喂！这什么呀！”

“放心，只是猫屎罢了。”封不觉又打了个哈欠，“哈啊……你进来后不久就踩到了，我注意到时已经来不及提醒你了。”

“我一直闻到的怪味原来是这个吗……”欧阳笕吼道，“话说你全程都这么淡定是怎么做到的啊！”

“习惯了。”封不觉用一种已然无所谓的眼神，悠悠地道了一句：“而且……其实在你进门前，我也踩到了……”

第346章 赛前形势

经过了三天的努力，封不觉终于将六月份的故事设计妥当。大纲、细节、伏笔都已经确定，剩下的便是简单的码字工序，以及一些即兴发挥的东西了，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循序完成即可。

这几日小叹和他联系过几次，讲了些队友们的情况。似雨的病前两天就已康复，昨天已上过线，不过听说她不打算参加这次的比赛，理由是没兴趣；而悲灵则搬出了一套听上去还挺“靠谱”的概率理论来……她经过一番计算，认定了自己最多能进百强。考虑到百强的奖品用RMB就能搞定，而且她也不指望靠这比赛出名，因此也就懒得去参加了。

小叹本人对这比赛倒是挺有热情，可惜其实力应该算是地狱前线最差的一个。虽然悲灵在参赛这件事上没有泼他冷水，但心里还是不太看好他的。

在此且说一下，小叹目前的状态：

王叹之，ID：枉叹之；等级：30；称号【疾风飞魇】

专精：通用D，器械E，侦查C，格斗C，射击E，医疗E，灵术E，召唤N/A。

技能：【恶魔蝙蝠鬼影】【客疾无根莫浪忧】【风住尘香花已尽】【逆刃回旋斩】【飞魇留痕】（称号能力）

虽然这些技能的名字看上去狂霸酷拽，但实际效果并不算很强。

首选是……

【名称：客疾无根莫浪忧】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侦查】

【效果：置身人群中时，获得隐遁特性（无冷却时间）】

【消耗：每秒3点体能值】

【学习条件：侦查专精D】

【备注：没有人群怎么办呢……】

这就相当于《刺客信条》中混在路人堆里潜行逛街的那招，技能的备注也透出一种吐槽的感觉。

再看……

【名称：风住尘香花已尽】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在原地留下一个可持续三秒的残影（冷却时间一秒）】

【消耗：体能值5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D，或27级】

【备注：物是人非事事休。】

没错，继陆游之后，李清照也中枪了。

这个基本等同于弱化版残影拳的技能，竟还用了一个诗情画意的名称，备注还和名称对上了……

至于接下来的那两个技能，有一个是买来的。

“苍灵论剑”结束后，小叹把剧本中捡到的【自动贩卖机捶打者】给卖掉了，用差不多的价钱在拍卖行入手了【逆刃回旋斩】，作为自己的主力攻击技能。

这类被人挂在拍卖行里的技能，自然不会强到哪里去。

【名称：逆刃回旋斩】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发动一次高速的回旋斩击（冷却时间一分钟，需手持刃系冷兵器，并站立在某个平面上方可释放）】

【消耗：体能值3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D】

【备注：据传为关平所创刀法，反手握刃，趟地回旋，以横扫千军之势席卷范围内的敌人。】

剩下的最后一招，便是小叹如今的称号能力了。随着称号的变化，【蜂蜇】已成历史，新的换成了……

【名称：飞魇留痕】

【特殊能力类型：被动】

【效果：当移动速度到达每小时十公里以上时，即可在墙壁（踩踏面与地面夹角大于等于九十度）上行走，并留下黑火足印。】

【备注：伊利丹时常会对我说，玛维·影歌是他见过最出色的追踪者……说实话，这个瞎子是真不知道自己走路时会留下什么吗？】

以上，就是小叹在这段日子里新增的技能了。

另外，相信各位早已忘记了他那个【天地逆转神诀】的学习条件，你们也不用翻技能数据库了，这里直接说一下：是【学习条件：格斗专精B，灵术专精C，等级30以上，该技能卡拾取后无法交易】

很明显，他仍未满足学习条件。

因此，看似有五个技能的小叹，实际上，除了【逆刃回旋斩】外，就只能靠普通攻击，或者现代化兵器去取别人性命了。如果这几天他在装备或技能上没有太大的提升，那别说名次了，三四场之内被淘汰倒是很有可能。

……

还是说回觉哥这边。

四月二十三日的下午，封不觉把文档什么的都检查并保存完毕后，总算是松了口气，可以放松一下了。

不过他没有急着登录游戏，而是先到游戏论坛去逛了逛，想先探探这几天的情况。

“啊……果然都是些关于比赛的讨论啊。”封不觉一边翻着帖子，一边念叨。

本就火爆的论坛，这几天更是如火上浇油一般。类似“巅峰争霸战全攻略”，“如何在十天内升到三十级”这样的帖子标题比比皆是。

最搞笑的是，封不觉还看到一个帖子，发帖人ID叫“七曜”，帖子标题是“对于争霸战百强形势的预测及各工作室实力之我见”，但点进去一看，发帖人自己没有加入任何社团，也不是工作室成员，等级更是没到三十级。这简直是在用勤工俭学的身份跟大伙儿讲黑社会的故事……信他还不如自己琢磨呢。

其实关于比赛的晋级方式，封不觉在三天前就已经粗略地研究过了。不能说这套规则非常合理，但适当的偶然性显然也是必要的，竞技比赛要是没有偶然因素，那就不用比了，直接给战斗力排行榜上的玩家颁奖算了。总之，只要比赛的偶然因素可以给弱者提供适当的机会，又不会让强者感到被坑得太惨，那大家就都能接受。

现阶段，梦公司给出的预赛规则如下——

从五月一日零点开始，玩家们便可以排队进入“巅峰争霸预赛”这个新的项目。

每一名玩家，都需要进行共计五十场的预赛选拔，当然了，这五十场不需要玩家连着打完，只要在五月份的上半个月里打完就行了，平均每天也就打三场左右，而且预赛采用

的是比赛专用的1V1地图，短时间内就能分出胜负。

五十场全部打完以后，玩家便无法再度进入预赛的队列。直到预赛阶段全部结束后，系统将根据玩家已完成的五十场战斗的胜率，安排晋级。

另有两条特别规则，其一，在预赛任意阶段，连续四场未能获胜的玩家，将直接淘汰。其二，在预赛任意阶段，连续十五场不败的玩家，可直接晋级。

这个规则，主要是为了把那些太强或太弱的玩家给筛选掉，避免处于平均水准的玩家在预赛中频频遇到送分童子或者碾压狂魔。这也算一种减少晋级偶然率的手段吧。因为比赛的排队系统是完全随机的，和杀戮游戏那种尽量搞平衡的匹配方式不同。不能排除有人人品爆棚，连续遇见五十个猪对手的可能。

不过，现在的封不觉尚不知道，自己完全不必去研究预赛的赛制，因为他根本不需要打什么预赛……甚至连复赛都不必打。

在四月三十日当天，梦公司会在宣布复赛规则的同时宣布另一个消息，此举将引起轩然大波，造成大量玩家的不满。当然，梦公司方面是不会在乎的……

那个消息就是——本次比赛的决赛阶段，即百强争霸阶段，有十个名额已经被占了。

这十人，是所谓的“特邀玩家”，不需要参与任何选拔。而封不觉，正是其中之一。

第347章 团内练习战

是日傍晚，吃过晚饭、喂过猫，再稍微收拾收拾之后，封不觉便躺进了游戏舱。经过一番模式化的操作，他终于又来到了久违的登陆空间。

没想到，他刚出现在电梯里，其眼前就弹出了一个文字窗口，并且伴随着系统语音的提示：

【目前您正处于战斗力排行榜第二位，请选择是否公开展示您的昵称（当前为默认的匿名状态）】

紧接着，另一个对话框便浮现出来，一共有三个选项，分别是【公开】【匿名】【稍后选择】

封不觉对此略感意外，不过稍加思索，便也明白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考虑了一会儿……还是选择了匿名。

【操作已成功】

【您可以随时在登陆空间的可触式菜单中更改此设定】

【今后，如果您暂离战斗力排行榜并再次返回，系统将自动沿用本次的设定】

搞定了这件事，封不觉随即就开始查看邮件。

不用说，早就有一堆邮件屯在邮箱里等着他来收了。

按时间排序，第一个发信者是狂踪剑影。十九号那天，他寄来【无尽榴弹匣】时就说过，还有两件出自【硬盘2455-A-1】的物品会在第二天寄来，不过从第二天起，觉哥就一直没上过线，因此拖到了今天才收到。

其中一件物品是：

【名称：WJQ-308军铲（永不磨灭型）】

【类型：工具】

【品质：精良】

【功能：everything！】

【备注：这是某国继“要你命3000”之后，所开发出的、最具统治力的军用产品。它拥有铲子、斧子、锯子、锤子、尺子、开瓶器、开罐器、剪钳、扳手、船桨、盾牌、钩爪、锚、以及登山镐的全部功能。木柄上的“MADE IN CHINA”字样，无疑是品质的保证。】

而另一件是……

【名称：蓄能三棱军刺】

【类型：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较强】

【属性：无】

【特效：100%附加流血效果（对理论上可流血的目标时）；根据蓄能情况，提供1%-100%的伤害加成】

【装备条件：格斗专精C，等级30】

【备注：自动蓄能速度为每秒1%】

剑少果然是说到做到，一诺千金。当初的那个口头承诺，根本没有旁证，就算他赖掉，封不觉也无话可说。可剑少却是把事情办得很周到，也很厚道。

其实他大可以寄三个垃圾给封不觉，就说是硬盘里造出来的，反正也没人能证明不是。但他没有这样做。无论是先前的榴弹匣，还是眼下的军铲和军刺，全是非常实用和强力的装备。这三样东西还都是使用后也不会绑定的，这就意味着，即使封不觉用不上这些，也完全可以拿到拍卖行里挂牌。

当然了，觉哥是不会这么干的，这几件可都是好货，就算自己不用，给队友们用用也好。

“疯兄，东西这就算都给你了，品质还过得去吧。还有啊，今天凌晨公布的比赛消息想必你也看到了，你一定会参加的吧，我很期待在比赛中与你再交手哦！你可别太早就被淘汰了。”

以上，就是二十日那天早上，狂踪剑影发来的邮件内容……

“这TM是恐吓信吧！”封不觉看着邮件吐槽道：“不就是单挑过一次未分胜负嘛！多大仇啊！”

接着，觉哥打开了第二封邮件，那是湿婆发来的。

“疯兄这几日似乎甚忙，未有上线，我有一事想与你当面相商，望看到邮件速回。”

封不觉看完这段文字，大概琢磨了三秒钟，然后冷笑一声，直接在操作屏上打字回复道：“好意我心领了，此事无须再提。”

大约两个小时后，湿婆从某个剧本出来，看到了觉哥的这条回复。那一刻的情景，要比喻的话……就好比是一个男生往某女生的课桌里放了封信，约她放学后见面，结果当天还没到放学时间，他就收到一封回信，里面写着：“你是一个好人。”

接下来的十分钟，封不觉又看了其他一些好友或近期一同游戏过的玩家的邮件。七杀、曌影王、语重计长、秋风瑟、迹部少爷、梦惊禅、鸿鹄这帮货一个没落下。

而那些邮件的内容无一例外的都和比赛有关，基本分三大类，除了以上的恐吓类和挖角类，还有就是莫名其妙类。比如金富贵那货的邮件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封不觉实在是很难揣测……对方发这么一首诗过来到底算什么名堂，难道这是一种另类的恐吓方式？在目标面前进行自我激励以达到恐吓的目的？

于是，觉哥即刻创作打油诗两句，回复道：“自古绝句出青楼，落第才子最风流。”以此来威慑那个牛郎团的老大，让他安分一点。

……

处理完了邮件，收好了物品，封不觉先到商城去转了一圈，随后便应邀来到了小叹的会议室。

地狱前线的其他三位成员已在此恭候多时了，觉哥走进来时，小叹和悲灵正坐在会议桌旁，利用投影装置研究着几件装备的属性。

似雨则是独自站在一边，后背倚靠着墙，双手抱在胸前，作闭目养神状。

在“苍灵论剑”结束后，似雨听从封不觉的建议，去换了一套服装。考虑到行动灵敏度、御寒能力、实用度等等因素，经过一番斟酌，她最终在商城里买了一套“调查兵团”套装。

这套装的上装是浅棕色的长袖夹克，领子是外翻的立领；夹克的衣长较短，只到肋下；外衣内衬着一件白色衬衣，下装是白色的束身长裤，其脚上则是一双齐膝高的深棕色革制快靴。在这套劲装的腰部，还包裹着一圈类似裙装的棕色装带，连接着上下方的背带裤和腿上的皮带。

当然了，这套装上并没有印“调查兵团”那交织的羽翼标记，取而代之的是地狱前线的标志。

“唷~各位，好久不见啊。”封不觉一进来就打招呼道。

“也就三四天没见吧……”悲灵有气无力地应道。

小叹抬头道：“觉哥，稿子赶得怎么样了？”

“自然是处理得差不多了才上线的。”封不觉一边回答，一边将头转向了似雨那边。

两人目光相触，持续了几秒。

封不觉沉吟道：“嘶——今天你看我的眼神，好像有点不

自然啊。”

“哦？”似雨还是不温不火地回应着：“那我用什么样的眼神看你，才算自然？”

“就是那种……突然拔刀捅死我，也毫无违和感的神情。”

似雨面无表情地转过头，将视线从封不觉的脸上移开，语气淡定地冷哼道：“哼……贱。”

“啊……又被这种系统没屏蔽的话给骂了……”封不觉笑着走向了会议桌，“看来我是自作自受。”

“你的幽默感兼具儿童的幼稚和变态的猥琐。”似雨的嘴角，也在很短的瞬间，露出了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不过她很快就将其隐藏起来，“这就是所谓的‘神烦’吧。”她说着，也来到了会议桌旁坐下。

“好了，还是来说点儿关于游戏的事吧。”封不觉道：“首先，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战斗力排行榜上突然冒出一条匿名的好汉，直接就爬上了第二名的高位。”

悲灵的反应最快，“团长，你该不会想说那人是你吧？”

“对，就是我。”封不觉平静地耸肩应道。

他的语气丝毫不像在开玩笑，所以队友们闻言后，皆是微微一怔。

“真的假的？”小叹瞪大了眼睛问道。

封不觉还没回答，似雨却是若有所思地先道了句：“原来如此……”

“哦？难道你从一开始就猜测是我？”封不觉听了她的话后，有些狐疑地问道。

“嗯。”似雨应了一声。

“呃……除了‘嗯’你就没别的想说了吗？比如……为什么？”封不觉道。

“没有了。”似雨道。

既然人家不打算说，封不觉也就不问了，他转移话题道：“好吧……总之，我就是想提醒大家一声，如今我也算是个强力玩家了，各位和我一块儿排剧本时，要做好心理准备，难度可能会跟着上去。”

“是吗……那就有趣了。”悲灵忽然插嘴道，她用狡黠的目光看了似雨一眼：“我刚才说的那个主意……现在还要提出来吗？”

“什么主意？”封不觉左顾右盼着询问道。

“团内练习战。”似雨给出了最为简明扼要的回答。

封不觉一听这五个字，就已经懂了一大半，“哦……好主意！”他顿了一下，看着悲灵，手却指着小叹，“你倒是很照顾这小子啊……”

“啊？什么啊？”小叹一脸莫名。

“听不懂啊？”觉哥笑道：“呵……听不懂就算了。”他往椅背上靠了靠，转头对悲灵道：“那我们四人的分组方式，你也已经想好了吧？”

“按照最强搭配最弱的原则，本来应该是我和你一组、小叹和表姐一组。”悲灵回道，“不过现在嘛……自然是你们男生一组，我们女生一组咯。”

封不觉点点头：“嗯，这样分最好。既能保证强弱平衡，又能把参加比赛的和不参加比赛的分开。”

似雨接道：“那现在就商量一下细节，准备开始吧。”

第348章 玩具战争（一）

【疯不觉，等级29】

【枉叹之，等级30】

【您的小队正在加入杀戮游戏2V2。】

【您的队伍已选定对战者，正在等待对方确认……】

【已确认，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封不觉的身体即刻产生了失重感，眼前也变得一片漆黑。

紧接着，他耳边传来了小孩儿的尖叫声："让你的对手颤栗吧！让他们体会真正的恐怖！啊——"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杀戮游戏。】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拼图牌*2】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片头CG应声播放。

画面中，出现了一座占地面积颇为巨大的建筑。

【二十二世纪初，尽有集团已成为地球上最大的世界性连锁企业。】

【众所周知，"尽有"以零售业起家，在五年间便成为了行业龙头。】

【时至今日，在尽有旗下的超级市场里，你可以找到"一切"。无论服饰、布匹、药品、玩具、生活用品、家用电器、

珠宝、化妆品、汽车配件、小型游艇……这里应有尽有。即使你拿着一部十年前发行的、早已被停产的电子产品来到这里，依然可以买到相关的配件或进行维修。】

旁白说到这儿时，画面从高空俯瞰视角快速向下拉动，来到了那建筑的一侧。可以看到，建筑的外墙上随处可见一个五角星的LOGO，LOGO的两侧写着“尽有”二字。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一家尽有商城。】

【夜幕降临，营业时间早已过去，结算和打扫工作也都已结束。】

【随着人去楼空，这偌大的建筑里，已褪尽了喧嚣和繁华，徒留下静谧与黑暗。】

【但是……每当午夜钟声响起的那一刻……】

CG和语音皆是戛然而止，系统提示立刻响起：

【主线任务已触发】

【杀死敌方队伍全部成员】

【支线任务已触发】

【加入Classic阵营，结束战争】

“嗯……直接就给出支线任务吗……”封不觉看着游戏菜单中刷出的两条任务念道。

未及多想，剧本已经正式开始。

虽然眼前仍是漆黑一片，但身体重获行动能力的感觉是很明显的。

封不觉快速从行囊中取出手电筒，先用手捂着发光的那一头，然后才推开了开关。

考虑到悲灵的狙击能力、反应速度、推理水平……封不觉丝毫不敢大意，从这个最简单的动作就能看出他的谨慎来。

在尚不清楚周围状况的前提下，那手电筒的亮光很可能是致命的。万一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哪怕不是立刻被秒，也会陷入绝对的被动。

因此，封不觉选择用手捂住手电再将其打开，先利用掌缝间的微光探探身边的情况，再作计较。

不过……下一秒，就有一个明显的光源在觉哥的身旁突然亮起。

“诶？觉哥，你捂着手电干嘛？”小叹头戴【矿工帽】，一脸天真地望着封不觉说道。

“呵呵……我犯贱呗。”封不觉皮笑肉不笑地自嘲了一句，随即把手撤开，干脆让手电筒的光直射出去。

朝四周扫了一圈后，封不觉发现他和小叹正站在一个封闭的长方体房间中。

这个房间空无一物，连门和窗都没有。前后左右上下共六面，全都是相同的材质建造，摸上去像是硬纸板，只是表面非常粗糙，而且有一种异常的厚实感。觉哥“步测”了一下房间的长、宽、高，大约是8、5、3米。

“对了，觉哥，你先前说小灵她很照顾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小叹问道。

此刻只有他们俩人，封不觉也就没什么顾忌了，他回道：“这你都不明白……她提议的这次‘团内练习战’，完全是为了你啊。”

“为了我？”小叹应道。

“废话，她自己又不参赛。”封不觉道：“似雨也不参赛，至于我嘛……纵然称不上身经百战，但杀戮游戏的经验也算相当丰富了。这些你们也都知道。所以我打这种练习战，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嗯……原来如此，确实……我杀戮游戏玩得太少了。”小叹摸着下巴，点头道：“这么说来，这场等于是你们三个在给

我当陪练咯？”

“也不尽然。”封不觉道：“纯粹陪练的话，可以选无差别混战，然后由我们仨轮着来虐你。”

“喂……还有那种方案啊！”小叹惊道。

“不过那样的练习，效果不会很好。”封不觉说道：“因为我们三个……只要认真起来的话，你随便对上哪个都毫无胜算。”

对这番话，小叹也没法儿否认……在他先前打过的少数几场杀戮游戏中，就有一场是和悲灵1V1打着玩儿的，结果对方玩着玩着，就轻松获胜了……

“若是对战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败者很难从中学到东西。相反，很可能会损失信心，留下心理阴影什么的。”封不觉接着道：“所以，像现在这样，由我和你组队，跟她们俩决一场相对势均力敌的胜负，对你会比较有帮助。”他解释道，“当然了，想必悲灵也没料到，几天不见，我竟已达到战斗力排行榜第二的水准了。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按照强弱搭配的原则，原先应该是由似雨带着你打的，那显然不如我来带你有效率。”

“那倒是，雨姐不爱说话，总是一言不发地就把挡路的东西杀干净了……”小叹接道。

两人对话间，已将整个房间细致地查看了一遍，但什么提示都没有发现，也没有触发任何剧情。

“好吧……”封不觉摘下手套，沿着墙壁再度细致地摸了一遍，还是没什么突破，于是便说道：“眼下的情况有两种可能，第一种……系统想让破坏墙壁出去。”

小叹问道：“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就是等待某种应时间流逝而触发的事件发生。”封不觉道。

很巧，他话音未落，第二种情况就发生了。

忽然间，天花板的一侧开始缓缓上升。数秒后，整块天花板大约倾斜了十几度，一缕白色的光线从被抬高的那一边照了进来。

封不觉和王叹之齐齐抬头看去，但见……高处那条被打开的裂隙中，陆续探出了两个脑袋。

从相貌上来看，一个是奥特曼，一个是擎天柱……

第349章 玩具战争（二）

“瞧瞧我们发现了什么……”擎天柱用他的汽车人声线说道：“看上去这儿藏着两个Novel派来的奸细，正在偷听我们的作战会议。”

“xia（第二声）！”奥特曼在旁应道。

擎天柱看着觉哥和小叹，用十分认真的语气言道：“先生们，是你们自己出来，还是由我们动手？”

“呃……我们就从那儿……”封不觉用手指了指由擎天柱撑开的那条缝隙，“……跳出来可以吗？”

擎天柱转头看了看奥特曼，“这两个家伙好像有点秀逗啊。”

奥特曼：“xia——”

也不知擎天柱是如何听懂这M78星云语的，可能是赛博坦的翻译技术先进吧……

“快点儿出来，别浪费时间。”擎天柱说这话时，那条裂缝又合上了。

封不觉和小叹面面相觑，两秒后，还是小叹先道：“你有没有觉得……他们有点怪怪的。”

“当然怪了……奥特曼的身高普遍在五十米上下，擎天柱则是九米左右。”封不觉道：“但眼前这两个家伙的脑袋几乎一样大，而且从他们探头的角度以及头长的比例来看，这两货最多四米出头。”说话间，他已是脚下一踏，向上跃去。

从刚才那缝隙打开和闭合的声音判断，天花板好像很轻，随便就能掀起来的样子。所以觉哥就跳起来，想试试能不能抬起天花板。

结果还真就成功了，而且封不觉的力道使得似乎有些过头，整块天花板向上翻飞而去，落到在了房间以外的地方。

头顶上，是一片漆黑而遥远的天空。先前看到的白色光线，是斜着从房间旁边照过来的，光源不明，估计是某种巨型的探照灯。

“哇塞……这么厉害……”小叹见觉哥一掌轰飞了天花板，不由得惊道。

封不觉稳稳落地，回道：“不对……不是我厉害，是这屋顶比想象中轻得多……好像还真就是块很大的硬纸板而已。”他顿了一下：“总之，先出去看看外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吧。”

三米左右的墙，对他们来说根本和没有一样，两人很轻松就翻了过去。

来到“房间”外面后，他们立刻就明白了。

其实他们刚才身处的地方，根本不是什么房间，而是一个鞋盒。它的确就是硬纸板做的，外部还印了商标和文字。那被掀飞的“屋顶”，便是鞋盒的盖子，此刻就落在旁边不远处。

而那白色光源，也并非什么高悬着的巨型探照灯，只是一盏台灯而已……

放眼望去，周围的景物全都无比巨大。高楼大厦般的货架，电话亭大小的茶杯，比人还高的笔筒里插着一根根电线杆子似的笔。

“我们被缩小了？”小叹愣了一下便反应过来。

“嗯……难怪杰克（奥特曼）和柱哥的身材比例会一样，而且只比我们高两倍。”封不觉念叨着，他已经明白了，对方只是两个玩具而已。

这时，除了擎天柱和奥特曼外，鞋盒外面还站着一堆其他的玩具，不过他们的体积不如柱哥和杰克那么大，基本都

和玩家属一个量级。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产品。”一只个头儿比奥特曼略矮的恐龙说道，“你们是某种高仿真人偶吗？”它说着，把自己的大鼻子往前凑了凑，好似是想闻闻封不觉和小叹身上的气味。

“他们俩很可能是某种最新产品。”一旁的喜羊羊（塑料卷笔刀）接道：“就连Novel那帮穿着暴露的手办，做工都不如他们精致。”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很想加入那个叫Novel的阵营……”封不觉低声道了一句。

还是小叹比较老实，他直接对玩具们道：“呃……其实我们应该是一个叫Classic的组织成员。”

“什么？”擎天柱回道：“那倒奇怪了，作为Classic的首领，我怎么没听说过这回事。”

奥特曼接道：“sawake——”

“说得对。”一个长着卡通脸的小火车头同意道。

看来这儿除了玩家以外，其他人都能听懂奥特曼语。

封不觉没有纠结那咸蛋头的家伙到底说了啥，只是回道：“你得相信我们，柱哥。我们是来帮助你们打赢这场战争的。”他说入戏就入戏，瞬间摆出一脸正经的表情，“有两个和我们来自同一条生产线的邪恶玩具，已经加入了Novel的阵营，她们是非常强大的战力，可能会给你们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他斩钉截铁地道：“你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一只头戴皇冠的青蛙立刻在旁慌张地惊呼：“噢！天哪！擎天柱，我们该怎么办？”

周围的玩具们也是一片哗然。

“镇定。”擎天柱依旧保持着冷静，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控制了局面，随即再对觉哥和小叹道：“我怎么知道你们说得是

真是假，也许你们只是两个被抓的奸细，随口编造了一套危言耸听的说辞，想蒙混过关。”

“放心，我们可以用行动来赢得你的信任！”封不觉严肃地回道：“我这个人生平最看不惯的就是那些穿着暴露的手办，只要柱哥你一声令下，我毫不犹豫就扑上去！”

“喂……谁会下那种命令啊！”小叹吐槽道。

“赢得我的信任……”擎天柱倒是依旧很淡定的样子：“自从感恩节那晚，玩具上尉和他的小分队被芭比们策反后，已经有整整半年都没人敢在我面前提起‘信任’这个词了。”他停顿了几秒：“何况，无论怎么看，你们的出现都异常可疑……”

一只长颈鹿布偶这时说道：“嘿！不如这样，我们用这两个间谍跟Novel交换人质吧！跳跳虎已经被俘一个星期了。”

“但是……”擎天柱沉声道，他上前两步，居高临下地看着两名玩家：“我也不介意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他说到这儿，转过头去，喊了声：“马里奥。”

一个塑料的马里奥小人蹦蹦跳跳地走出人（玩具）群，应道：“到！长官。”

“把他们编入任天堂突击队。”擎天柱道：“今晚的行动，让他们当先锋。”

“是！长官。”马里奥没有半点质疑，果断地回道。

擎天柱深深看了封不觉一眼，“既然你们想证明自己，那我拭目以待。”

第350章 玩具战争（三）

在马里奥的带领下，觉哥和小叹匆匆穿过了一个类似仓库的大房间。这一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出现一个亮着的台灯。抬头便可看到……周围的货架上也站了许多的玩具，看来这Classic阵营还是相当壮大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能称为军队了。

之前封不觉打开鞋盒盖儿时，还以为头顶是漆黑的天空，其实不然。他们的正上方，自然是超市一层的天花板。只不过……由于他和小叹都被缩小成了七厘米左右的尺寸，而台灯的光线是向着斜下方照射的，因此他们向上看时，根本望不到那“遥远”的天花板，只能看到一片黑。

数分钟后，马里奥把他们带到了一扇巨大的门前。当然了，巨大也只是相对而言……

“呃……这是要出去吗？”封不觉站在马里奥后方问道：“门缝里可挤不过去啊，总不见得推门吧……”虽然他尚不清楚这个剧本中的玩具到底有多强的战斗力，但他并不认为眼前这个五厘米高的马里奥玩具能把一扇供正常人类使用的门给推开。

小叹这时又说了句明显不靠谱的猜测：“也许附近有个老鼠洞什么的？”

“看来你们还真不是什么奸细。”马里奥扶了扶自己的帽檐道，“只是两个什么都不懂的笨蛋而已。”他一边说着，一边向前走到门缝边，并从背带裤的口袋里拿出一根管钳对门板敲了三下，停顿了两秒后，又敲了两下。

接着，马里奥向后退了几步，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不多时，一个诡异的黑影从门缝里挪了过来。

这个黑影好像是一张贴纸，从侧面看它就是一条线，而从正面看，则是一个大鼻子的黑色小人。

“代码人（Mr.GameWatch）？”封不觉竟然迅速认出了这个剪影式的2D人物。

“这两个是谁？新来的吗？”代码人没有理会封不觉，只是用平常的语气和马里奥攀谈着。

“擎天柱有令，今晚让他们打头阵。”马里奥回道。

“哈……”代码人干笑一声：“祝你们好运吧。”说罢，他就从门缝里回去了。

大概过了一分钟，从高处传来了某种动静，那是门把手在旋转的声音。

同时，隐约能听见门对面有人在喊，“旋转固定完成，可以推了！”

“退后点儿，菜鸟。”马里奥随即就招呼着两名玩家向后退。

咿——

伴随着门轴缓慢旋动时的声音，巨大的门板朝着觉哥他们这一侧缓缓移动起来。

封不觉和小叹皆是歪着头朝门缝那儿张望，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对面推门。在他们的想象中，这至少是个高度在五十厘米以上、重量超过三千克的大块头玩具。

没想到，出现在眼前的，只是一个高十厘米都不到的塑料货。

“瞧这两个小家伙。”库巴（电子游戏史上第一位拥有独立形象的反派，马里奥的宿敌）停止了推门，站在那儿道，“就这小体格儿，我放个屁都能掀翻他们。”

封不觉也不介意库巴那粗鲁的措辞，只是问道：“你是怎么推动这扇门的？”

“用爪子推呗，要活用腰和腿的力量。”库巴用他那浑厚、热血的嗓音回道：“不过你们俩最好还是不要模仿。”

“行了，也许过了今晚你就见不到他们了。”马里奥回了库巴一句，又挥了挥手，示意玩家们跟上。

封不觉看了看小叹，耸耸肩，两人继续跟着马里奥，穿过了库巴推开的大门（其实只推动了几厘米，但这点缝隙已足够他们通过了）。

“好了，从这里开始，就是中立地区了。”马里奥跟身后的两人解说着：“我们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南角。运动品牌、厨房用具、还有半个食品部都由我们控制。”他抬手指了指，“今晚的战斗，仍会在冷冻食品区展开。”

玩家们顺着马里奥手指的方向看去，那远处的风景……却似是黑暗的峡谷，只能望见些影影绰绰的高大轮廓，却完全不知道走到近前会是什么状况。

“你也看到了，在外面这个比较大的区域，我们就不能安排太多照明设施了。”马里奥接着说道，“夜班保安每隔三小时巡逻一次，如果搬太多灯具出来，万一到时候来不及全部关上，就可能造成大麻烦。因此，战斗通常都选在二十四小时都有灯光的冷冻食品货架那边进行。”他忽然回头，“你们俩身上有发光的零件吗？”

小叹犹豫了几秒，直接打开了矿工帽上的灯。

封不觉则是拿出了手电筒，“我也有。”

马里奥走过来，凑近了看了看，“居然有这么精密的部件……”他用怀疑的眼神打量着二人，“那动力又是什么？发条？拉环？还是你们的肚子里藏着锂电池？”

“呃……太阳能……”封不觉信口雌黄的水平可不是盖的，“我们的外壳是用特殊材质制作的，站在太阳光下可以积蓄能量。”

“哦，我知道，就像GBA的太阳能游戏外设（任天堂著名

坑爹外设，随GBA游戏《我们的太阳》推出。玩家只有在白天太阳直射下玩GBA，游戏里的角色才可以补充弹药）。”马里奥回道。

“对，就是那个。”封不觉借坡下驴地应道。

“原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设备啊。”马里奥貌似是相信了，他当即就转过身，领着两人继续前行。

穿过一段相对黑暗的区域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周围三面都被杂物箱遮挡起来的空间内。

这儿的地上铺着一块任天堂毯（又一坑爹外设，但可以将其视为跳舞毯的始祖），角落里摆着一个开着的手电筒（正常大小的），这毯子上，站着二三十个任天堂专属或与之有关的角色，他们多半都是塑料玩具，只有极少数身上有金属和电子部件。

“这-两个-家伙-是-谁？”说这句话的，是个机器人形的玩具，它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是第一声。

“诶？你是瓦力（皮克斯创造的虚拟机器人角色）吗？”小叹看着他问道。

的确，这个机器人看上去和瓦力很相似，不过他的颜色是灰白色，而非黄黑色调；另一个区别是，瓦力的底盘两侧有履带，但这个机器人的底盘似乎只能让它保持“站立”而已。

“你-去-死-吧！”那机器人突然发飙，明明没有移动组建的它竟然跳了起来，还不知从哪里抄出一个陀螺似得的玩意儿，朝着小叹扔了过来。

这个机器人的体积比玩家们略大一些，所以它抛过来的陀螺在小叹看来和雨伞差不多尺寸。但见那塑料陀螺高速飞旋，其边缘如圆锯般逼近，眼瞅着就要把小叹给腰斩了。

嘶——噗一-

两声怪响后，但见一个高壮的身影闪过，将那陀螺单手接下，并挡在了两名玩家身前。

“哦吼，哦吼……”大金刚（Donkey Kong，于1981年的街机游戏《大金刚》中首度登场的一只大猩猩）替小叹接下这次攻击后，一手扯着自己脖子上挂着的红色领带，另一手比划着什么，最后还用双拳敲打了几下自己的胸脯，“咕……吼……咕噜……”

封不觉用一脸蛋疼的神情看着眼前这一幕，心里道：“至少这交流方式比奥特曼高级……”

“听着，小子，因为你不知道规矩，所以这次先原谅你。”一个身穿金色机械盔甲、头戴橙红色头盔、右手装备冲击炮的人形玩具对小叹说道，“R.O.B最恨别人在它面前提那个名字，你最好记住了。”头盔下的说话声，显然是一名女子。看来此刻说话的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宇宙最强赏金猎人萨姆斯·阿兰（《银河战士》系列的主人公，电子游戏界最早的女性主角）。

“呵……呵呵……对不起。”看着菜单中飙升的惊吓值渐渐回落，小叹一脸冷汗地道了个歉，虽然他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

“原来是R.O.B（任天堂最坑爹外设之一，堪比SpeedBoard）啊……”封不觉的嘴角抽动了两下，“我说这么眼熟呢。”

“好了，别管这两个菜鸟了。”马里奥看着二人道：“他们尚未取得擎天柱的信任，而且也不一定能在今夜的战斗中生还。”他高声道：“咱们还是说正题，先来分配一下各自的作战任务。”

……

另一边，Novel阵营。

在一个由平板电脑和机械配件组合起来的“堡垒”中，数以百计的……制作精良的手办、组装完美的模型、电子遥控宠物等等，正整齐地按照种类列队而立。

Saber（阿尔托莉雅原型）、贝优妮塔（战斗皮衣装束）、毒岛冴子（校服剑装）这三个手办站在正中间略高于四周的平台上。

而在她们身后，还站着一个高三十公分的巨型手办……

他脚踏黑色的圆形骷髅底座，底座周围还有一圈波浪状的、凝固的冰痕装饰。他全身覆满黑色的盔甲，甲上透出幽蓝的冷光。

他，就是预售价高达350美元的限量版手办——巫妖王阿尔萨斯。

“异界旅客们……”那头盔下的声音，如同死亡之音，他那双无瞳的光眼，凝视着台下的似雨和悲灵，“我将我的军队暂时交给你们，希望……你们不要令我失望。”

第351章 玩具战争（四）

凌晨，十二点三十分，尽有超市一楼，冷冻食品专柜。

摆放乳制品和冷藏饮料的长柜台倚着墙排成一排，其边缘离地的高度是一米左右。此刻，作为先锋队员的封不觉和王叹之同学，就走在这条边缘之上。

以他们的视角来看，眼前的路径倒并不算狭窄，大概相当于一条可供二人并排行走的独木桥。桥的左侧，是寒气逼人的低温货柜，诸多盒装牛奶像是临街的建筑一般，整齐地排列在那边。而桥的右侧，则是落差巨大（接近一米，在他们身高的十倍以上）的悬崖。

低温货柜里的灯光保证了这个区域的能见度，当然了，这并不是专门用于照明的灯具，所以大部分的角落还是蒙在阴影中。

站在货柜边缘朝下方张望，可将Classic的任天堂突击小队尽收眼底。

那些任天堂的玩具们，除了体型较大和本身就能像重型兵器一般推进的（比如R.O.B）角色以外，全都坐在“八位机坦克”上行军。

这些八位机坦克，共有三种型号，第一种是NES（其实就是美版的红白机，全名Nintendo Entertainment System，明明只是一台90年代发布的游戏机，名称倒是比如今的一些次时代主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型，其整体呈正方形，底座比上半部分略窄几厘米，颜色为上白下灰，卡带是整块一并横着嵌入机身的设计。

第二种是FC（即红白机，完整名称是Family Computer……名不副实）型，红白相间的外观，体积比NES

小几分，卡带为纵向插入式。

第三种，就是小霸王（山寨逆袭正品的经典案例，开机时那句意义不明的“小霸王其乐无穷啊”亦是洗脑式营销的里程碑）型，全黑外观，金色LOGO（两个相碰的拳击手套标志），体积介于NES和FC之间，还带有独特的圆形复位键以及可自动闭合的防尘挡板，可谓霸气侧漏。

此时，大约有三四十辆八位机坦克以雁形阵排开，徐徐推进着。这其中，NES和FC各占一半，小霸王则只有一台，居于队伍最后方，由马里奥和路易基兄弟俩操控。

而这些“坦克”的操作方式……是由坐在上面的角色，使用手柄来进行操控。至于其运作原理和动力……全都不明。

“你的侦查专精比我强，应该能看得更远一些吧。”封不觉走在前面，头也不回地对小叹说道。

“啊，我正在看呢。”小叹应道，可惜穷其目力，仍旧只能看到很有限的范围，“目前还未发现敌情。”

“说实话，咱们现在这样很危险。”封不觉道：“先头部队占据高点、侦测敌情，这无可厚非。但……”他顿了一下，“像我们这样暴露在光源附近，又是那么高的位置，身旁几乎没有任何掩护……万一被对方的狙击手看到……”

“对啊！”小叹这会儿的反应倒是挺快的，“而且悲灵知道你有【阿尔忒弥斯的拥抱】，很难一枪杀死，到时候肯定是先拿我开刀啊！”

“另外，令我比较在意的是……貌似从一开始，我俩就已经处于一种毫无变数的剧情走向中了，接着就一步步成为了Classic阵营的炮灰。”封不觉道，“这‘打头阵’的安排，怎么看都是让我们去送死啊。”

“这又说明什么？”小叹问道。

“嗯……如果说似雨和悲灵在Novel那边也是这种待遇的话，那就是我多心了。”封不觉沉吟道，“不过我严重怀疑……

咱俩是被系统给‘特殊照顾’了。”

小叹接道，“你是说……那些NPC对我们的态度很差，全是系统造成的？”

“不，这不仅仅是态度的问题……”封不觉摆了摆手指，“用一个比较宏观的概念来看，系统控制的……是所谓的‘势’。”他解释道，“它可以让玩家轻而易举地得到剧本中的资源、借势而为；也可以适当给玩家制造点儿麻烦，让其行动时多费些心力。”

“那……”小叹听完，问了个很无聊的问题，“你跟系统有仇？”

“我懒得回应如此无知的问题。”封不觉道，“我想说的是……这让我想起了论坛上看过的一个帖子。标题是叫‘剧本隐藏规则探索’什么的。”

“那靠谱吗？”小叹道。

“那只是一名玩家玩游戏时的经验总结而已，又不是学术论文。靠不靠谱，得自己判断。”封不觉用长辈给小孩讲道理般的语气道，“实践和思考缺一不可啊。”

“好吧……那帖子内容是？”小叹问道。

“内容挺多的，不过大部分都是以玩家身份无法验证的假设。”封不觉回道，“其中有一段提到……以挑战形式开始的杀戮游戏，隐藏着一个‘应战者受益’原则。”他停顿了一秒，详细说道：“举例说吧，假设……有甲、乙两名玩家，甲的战斗力比乙强。那么……

当甲向乙挑战1V1的杀戮游戏时，在进入剧本后，系统就会让乙得到一定的‘势’，或者是增加‘甲’得势的难度。

而当乙向甲挑战时，剧本就保持默认发展。”

“也就是说……应战的那一方，总归是比较划算的。”小叹顺着觉哥的意思接道，“如果挑战方实力更强，应战方就会得到优待；如果挑战方实力相对较弱，应战方也不会吃亏。”

“对。”封不觉道，“所以呢……假如这个隐藏规则真的存在，那我们作为这场2V2战斗的邀请方，会有如此被动的开局，也就说得通了。”

“等等……这岂不是说……”小叹一脸惊讶，“系统判定我们这边的实力比小灵和雨姐的组合要强？”

“哼……我一个人就能对付她们。”没想到，封不觉竟然用无比平静的口吻回了这么一句。

“喂喂……虽然升上战斗力排行榜第二位是很了不起，但你这态度也未免太嚣张了吧。”小叹吐槽道。

“你们俩聊完了没有？”忽然，另一个声音响起。

循声望去，他俩看见身旁的一个牛奶盒外包装上，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小人，正是代码人。作为一个独特的2D人物，他的能力之一，就是可以在各种平面上自由移动，“有什么情况可以向我汇报的吗？”

“呃……没有。”小叹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指了指货柜外侧的方向，“你瞧，没有其他玩具的影子，而最前方那排柜子的背面则是一片黑。”

“奇怪……三分钟前我们已经越过‘危险线’了……”代码人嘀咕了一句，随即略微抬高了声音道：“好吧……继续保持警惕前进，有情况就向我们打手势。”下完命令，他又顺着货柜表面一路游墙下去了……

“明白，长官！”封不觉装模作样地应了一声，目送对方贴着平面移走。

“刚才他那句是明显的提示吧……”几秒后，小叹说道。

“是啊，恐怕很快就会有……”封不觉话未讲完，便听见货柜下面传来了一声大吼，“敌袭！”

小叹的惊吓值微升，立即紧张地朝四处张望起来。觉哥是比较镇定的，他先转头看向了那个正在吼叫的玩具——迪迪（Diddy Kong，一只戴着红帽子的猴子，与大金刚不同的

是，他会说话……），发现迪迪在NES上蹦跳着，并伸臂指着……空中！

哒哒哒——恰在此时，一种古怪的声音有节奏地响起。

从西南方向一个较高的货架后，竟闪出了数架乐高直升飞机来，每架直升机的座舱内，还都乘着一个迷你手办。

“八位机能当交通工具也就算了……乐高拼的飞机能飞是闹哪样……”封不觉说道，看来他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接受这种设定……不过战斗可不会因此停下。

“减慢推进速度，保持队形！大型玩具保护两翼，远程作战单位准备反击！”马里奥不愧为任天堂突击队的最高指挥官，面对遭遇战时毫不慌乱，快速就给出了一系列的作战指令。

“吼——”大金刚昂首咆哮，疾行而上，站到了队伍最前。它用双拳捶打着自己那两块健硕的胸肌，仿佛是在向敌人们展示力量。从玩具的角度来看，这只猩猩确实极有魄力，力量感十足，动作也不慢。

噗噗噗……

直升机毫不留情地开火了，一块块“乐高积木弹”从空中飞了过来。

乘在坦克上的萨姆斯和洛克人反应最快，他们皆是举起了手臂前端的冲击炮进行回击，而他们打出的弹药，竟然真的是光束弹……

“喂……这已经在物理层面上超出了玩具本身的能力范围了吧！”封不觉本以为，玩具打架基本就是近战对砸而已，最多就是像R.O.B那样扔扔东西。对他和小叹来说，远程威胁主要还是来自于悲灵和似雨。

没想到，到了实战中，根本不是这个情况。Classic和Novel双方都拥有持续可靠的远程火力输出，甚至还有空军……

“觉哥……咱们先从这儿下去怎么样？趁对方还没注意到我们……”小叹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设性意见。

“嗯，我正有此意……撤！”话音未落，封不觉就顺着货柜边缘的外侧向下跃去。他有【月步】在身，只要下坠时所累积的动能不超过技能的承载上限，就不存在摔死的可能。

小叹见状，也顺势跟上。依靠称号技，他可以沿着柜壁直接跑下去，比封不觉还轻松。

不料，就在他们接近地面之际，Novel的地面高速部队也恰好杀到，从前方一个大冰柜的侧面冲了出来。

那黑压压的一片，一眼望去，全是高达……

第352章 玩具战争（五）

这支模型小队的成员基本都是MG系列，与实际高达是1:100的比例，所以大部分都是20厘米上下的样子。

值得庆幸的是，这帮家伙并不是靠飞行或者悬浮推进的，而是用双腿在奔跑，否则它们的机动力真就太可怕了。

饶是如此，高达们还是以肉眼可见的高速逼近了两名玩家的所在。

而这一刻，觉哥和小叹正处于离地三十公分左右的高度上，一个贴着柜壁上跑着，一个在下坠过程中。

见此情形，封不觉反应神速，当即喝道，“转！”说罢，他便在半空直接一记【月步】，来了个九十度转向，在维持高度的同时，向侧方窜出。

虽然觉哥只说了一个字，但小叹立刻就明白了，二人从小到大一块儿玩过N个游戏了，这种程度的默契那是不在话下。只见小叹拧身一滞，以一个看上去十分轻松的姿势在墙上转了个弯，就变成了横向奔跑的状态。

“咱们的先锋逃得还真快啊……”乘在一辆NES坦克上的麦克罗德（McCloud，出自《星际火狐》）冷笑着对不远处的马里奥道，其碧绿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马里奥也看到了从高处朝回逃跑的二人，他沉声道，“至少这证明了他们的确不是Novel派出的间谍。”他有些后知后觉地念道，“原来如此……这就是擎天柱的本意吗……假如他俩是奸细的话……”念及此处，马里奥立即意识到了什么，他赶紧高声下令，“停止推进！快掩护好那两个菜鸟！转向、撤退！”

这显然是一支训练有素、且身经百战的队伍，虽然眼前

的局面看上去仍是势均力敌，但当马里奥的声音响起时，所有人都果断地执行了掩护和撤退的指令，没有任何人质疑指挥官的命令，更没有人迟疑或是恋战。

……

同一时间，两个货柜之外的阴影中。

悲灵站在一辆购物车的前端，手持一个带夜视功能的望远镜，观察着远处的战局。

“切……那个水管工大叔还挺警觉的嘛……”她颇为不快地道了一句。

“是不是露出什么破绽了？”似雨坐在她身旁不远处，漫不经心地问道。

“不太可能，距离预定的包围地点还远着呢……”悲灵回道。

这里说明一下，悲灵布置好的战术，是一个类似“口袋”的策略。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一共就三步：一，设下一个三面合围的伏击圈；二，诱敌深入；三，关门打狗。

可到了具体实施的时候，情况就要复杂一些了，想成功，就必须把敌方的心理因素给考虑进去。

这种时候，通常的做法是……以小股兵力佯攻，交手后一触即败，再诱敌追击。

但悲灵很清楚，这种手法，即使能骗过Classic的现场指挥官，也绝对骗不过封不觉（悲灵和似雨还以为男生们在Classic的待遇和她们是一样的，真没想到这俩货会那么惨）。因此，她用了个更加大胆的手法——以将近一半的兵力作为诱饵，把剩余的部队分到两翼，大后方只留自己和似雨二人，以及她俩的亲卫队（四个强力手办）。

也就是说，悲灵为任天堂突击队预备的这个“口袋”，三面中有一面是“活”的。而不是像一般的伏击圈那样，伏击部队始终按兵不动，只派一点点假得不能再假的佯攻队去诱敌。

被她用来作为诱饵的兵力，全部都是高机动性部队，即空军和高达模型组。这些部队随时可以脱离战圈后撤，很难被对方的兵力咬住。只要且战且退，对方有相当高的几率会推到陷阱里来。

“那……看到他们俩了吗？”似雨又问道，比起支线任务（她们的支线任务和对面相仿，只是阵营不同），她更关心的是玩家之间的对决。

“嗯，看到了。”悲灵回道，“有点意外呢，他们竟然在最前方当侦查员。”她顿了一下，有些懊恼地说道，“真可惜……早知如此，我就不布置什么战术了，直接让部队上去打对攻战，我自己随便找个地方放冷枪就行。”

“确实有些奇怪……”似雨沉吟道：“不觉并不是那种喜欢冲锋陷阵的人，莫非……他是为了带着小叹多参加些战斗？”

“有这个可能。”悲灵道，“不过，团长现在可是战斗力排行榜第二位的怪物级人物，很难说他究竟强到了何种地步。所以……不管他们那边是什么状况，我们这边绝不能手下留情。”

“那是当然。”似雨应道，“即使没有‘消极游戏判定’这种设定，我也会全力以赴的……”

沙沙——嗤嗤——

“长官，对方撤回其控制区了，请求指示。”悲灵手边的对讲机里，传来了有些模糊的说话声，背景中还伴随着战场上的交火声。

“我们也先撤吧，夜还长着呢。”悲灵拿起对讲机下令道。

几秒后，她长吁一口气，忽然提高了声音道，“诸位，我有个任务给你们。”

附近某个货架的顶上，立即传回了一个声音：“啊？终于可以去砍人了吗？”

……

在任天堂突击队的掩护下，封不觉和王叹之自然是毫发无伤地撤回了。

因为是撤退，而非溃退，所以Classic的玩具们还是比较从容的，也没有太严重的损伤情况。

回大本营的路上，两名玩家自然是在谈论着刚才的战斗。

“这个剧本中战斗的设定倒是很有趣。”封不觉评论道，“那些被射出的‘弹药’，无论是有实体的，还是能量状的，都没有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任何伤害。但是玩具彼此之间，就可以造成损伤。”

“如果连环境都可以破坏，那这商场的地砖、墙壁、货柜、甚至商品，到第二天估计就全都被打成筛子了。”小叹接道，“那样的话，玩具打仗的事情很快会败露的吧。”

“其实我觉得……这种事儿一天就该败露了。”封不觉道，“可是从这些玩具的言行来看，战争已经持续了很久，这点真的很奇怪。”

“啊？为什么一天就该败露？”小叹不解地问道。

封不觉伸手朝上指了指，“这种规模的超市，没理由不装监控探头吧。”

小叹闻言又抬头张望了一下，可正如前文提过的，由于天花板非常高，在正规照明设备未打开的情况下，凭借玩具们那鬼鬼祟祟的光源，被缩小后的玩家根本望不到顶上的情况。

“这倒是，剧情简介说这儿已经是二十二世纪了，那时候的探头恐怕都是夜视加收音功能俱全了吧。”小叹道。

封不觉补充道，“还有，虽然环境没被破坏，但这些玩具战斗过后，地上留下了那么多积木、碎片什么的……日子久了，清洁工没理由注意不到吧。”他耸耸肩，“更不用说，这些玩具本身就是商品，他们自身的损坏或者缺失，也是迟早会

暴露的问题。”

他俩正说着话，突然听到……噔～

随着这声似曾相识的音效，马里奥从小霸王上高高跃起，在空中划出一条高高的抛物线，顺势落在了两名玩家身边。

“嘿，你们俩，跟我来。”马里奥说着，伸手指了指商场西侧。

封不觉回头看了眼坦克部队，回道，“我们不跟大部队回去吗？”

“我和擎天柱通讯过了，他去了第一兵团指挥所，在音像制品区，你们现在跟我去见他。”马里奥道，“对了，你们俩有没有受伤？需不需要紧急维修一下？”这萌系大叔说话间就伸手去掏自己背带裤兜儿里的管钳……

看到这一幕，小叹赶紧抢道，“没事没事，我们好得很！”

“哦……那就走吧。”

十分钟后，三人穿行了大约二百米的距离，来到了“第一兵团”的指挥所前。

途中，封不觉很明显地察觉到了一些暗哨的存在。看来这场战争中的“领地”概念是得到充分落实的，身在哪方的控制区域，就等于身处哪方的监视之中。

最后，在一条由电线围成的隔离带外，两名变形金刚哨兵拦住了他们。

“口令。”铁皮（Ironhide）用其一丝不苟的口吻说道。

“滚。”马里奥道。

“请吧，擎天柱在等你们呢。”铁皮若无其事地回道。

“喂……口令居然是‘滚’吗？”小叹过了五秒才反应过来。

“呵呵……菜鸟。”另一名哨兵狂飙（Cyclonus）冷笑

道，“口令当然是越难猜到越好。”

小叹又问道，“我说……你们彼此间基本都认识吧，口令有什么意义呢？”

“认识就能放你过去吗？”狂飙道，“那万一你暗中投敌了，岂不是随便编个理由，就能混入指挥部搞破坏？”

“哦……这倒是……”小叹点头道。

“行了，菜鸟，别打扰他们站岗。”马里奥边说边挥手示意两名玩家跟上。

他们进入音像制品区后，爬上一个木质的高台，绕过了几台音箱，在一个大灯泡的旁边，见到了第一兵团的成员们。

那儿围着二三十个大小不等的玩具，正在商议着什么。擎天柱见马里奥他们进来，默默地朝他们打了个手势，示意他们先在旁边等一会儿。

封不觉也乐得如此，在一边听取这些玩具的对话，无疑是个获取信息的好机会。

第一兵团的成员以变形金刚居多，汽车人和霸天虎都有。不知该说可喜还是可悲，反正觉哥能准确地叫出他们每一个的名字……这其中让他感觉比较违和的是，威震天和惊破天（Galvatron，原为重伤的威震天，由宇宙大帝改造而成，基本是个混乱邪恶的暴徒）居然同时在场。当然了，在部分穿越作品中，这两位也合作/战斗过就是了……

“根据马里奥在十分钟前发来的报告，对方阵中出现了乐高直升机的身影。”身为情报分析师的震荡波（Shockwave）正在发言，“结合上次卫浴区的乐高航母事件……我认为，过去一直保持中立的‘乐高’，恐怕也已经加入Novel那方了。”

“哼……那些丹麦的小碎片，俺早就看它们不顺眼了。”钢锁（Grimlock，汽车人机器恐龙部队的指挥官，总是以“me”自居）道。

“但它们的确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红蜘蛛（Starscream，一位贱萌的野心家，个人认为他的名字翻译成“星啸”也不错，不过红蜘蛛这个名字也算时代印记了，就像短笛和比克一样，听习惯了怎样都好）道，“甚至可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格局。”

“或许……”爵士（Jazz）接道，“我们可以再去确认一下……”他顿了一下，“去‘乐高屋’找它们当面确认……”

第353章 玩具战争（六）

擎天柱随即就对爵士道：“这件事就交给你负责了，爵士，会议结束后你就出发。”他转过头，“夜巡（Nightbeat），你和爵士一块儿去，相互有个照应。”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在开始下一个话题前，有个紧急情况，我觉得应该先解决一下。”

擎天柱说着，便将视线投向了马里奥和两名玩家的所在，说道：“两位，请站到我们中间来。”

觉哥和小叹也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二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便走上前去。

待他们站定，擎天柱又道：“请问你们的名字是？”

“疯不觉。”

“枉叹之。”

他们各自报了游戏中的昵称。

玩具们并没有对这样的称呼有太大的反应，好似眼前这两人报出了两个很平常的称谓一样。这显然是系统的修正所致，也是理所当然的。通常来讲，无论什么网络游戏，玩家的ID从来都不会影响到NPC与自己的互动。就拿某宇宙国的一些泡菜游戏来说，哪怕你取个昵称叫“屎”，登录游戏后，新手村的NPC也会微笑地对你说：“是叫‘屎’吗？嗯，真是个好名字呢。”

“二位，根据马里奥的报告，我已基本排除了你们是Novel间谍的可能。”擎天柱道，“但这并不代表我就相信你们先前的那番说辞，除非你们能拿出更具体的证据，来证明那‘两个强大而邪恶的威胁’真的存在。”

“这并不难。”封不觉正色回道，“想必你们很快就能在战

场上见到她们。”他补充道，“她们的尺寸应该和我们差不多，外观上也是人形，而且她们还可以从身上取出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最关键的是……她们的智能相当高，恕我直言，你们以前遇过的任何Novel指挥官，都不及她们狡猾。”

“是吗……那么……你们俩呢？”擎天柱道，“你们又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加入Classic？”

“当然是因为我对您的崇拜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封不觉面不改色，恬不知耻地言道。

一旁的大黄蜂（Bumblebee）干笑一声道，“请问这样的回答究竟是想侮辱我们的智商还是展现你的无耻？”

“好吧好吧……我说实话，我们和她们都是来自另一个宇宙的旅客。因为某种原因，双方必须杀个你死我活。”封不觉解释道，“所以……在她们加入了Novel后，敌人的敌人，自然就是我们的朋友了。”他的话半真半假，但这反而更有可信度。

“哼……”惊破天冷笑着，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也就是说，你们是想利用我们去干掉自己的死敌。”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封不觉并不否认，“但……你得承认，这是个双赢的局面。”

“不，如果你们对Classic确有助益，那才是双赢的局面。”红蜘蛛用阴沉的语气说道：“可假如你们俩毫无用处……呵呵……我个人认为，应该把你们作为谈判筹码给交出去。说不定那两个‘强大而邪恶的家伙’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就不会再来搀和这场战争了。”

话音刚落，小叹就轻声对觉哥道了一句，“这位简直是神机妙算啊……”

“哈哈哈哈……”封不觉突然放声大笑。

玩具们皆是一愣，却不知道这货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有小叹最清楚，这妥妥儿的是在虚张声势，觉哥只是趁着

狂笑之际，在脑中构思某种阴谋诡计……

封不觉笑了五六秒，便计上心头，他换上一种十分嚣张的表情，开口道："算了……我原谅你们的无知和无礼。"他顿了一下，"虽然这话说出来有自吹自擂的嫌疑，但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了。在我们那个宇宙，我可是著名的军事家亚伦·史密斯先生的关门弟子。"（亚伦·史密斯，是1968-2000年间，美国导演工会专为那些不想承认某部作品出自自己之手的导演准备的一个假名。）

"喂……我怎么没听说过这种事啊……"小叹心中道，"这帮NPC的智商明显不低，乱加设定搞不好会弄巧成拙的吧……"

"我担任过侦察兵、间谍、战士、副官，也参与、指挥过大型兵团作战……"封不觉用自信满满的语气继续编道，"只不过……眼下我初来乍到，对你们这个宇宙的战场形势不熟悉，再加上被你当成炮灰使用，至今没有表现的机会。"

"嗯……"擎天柱听出了这话里的意思，"虽然在我听来，这就是自吹自擂……不过，一开始确实是我们对你有所误会，我也有做错的地方。"他想了几秒，"既然你说到了这个份儿上，这样吧……"他转头看了看爵士和夜巡，"爵士、夜巡，你们一会儿去乐高屋时，把这两位异界来客也带上，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遵命。"爵士立刻应道，他对领袖的命令丝毫没有质疑。

擎天柱又看向了封不觉和小叹，"爵士和夜巡都是极其出色的侦察兵，希望你们俩也能如自己所说的那样机智和善战，不要拖他们的后腿。"

对话进行到这儿，两名玩家的耳边，即刻响起了系统提示。

【支线任务已触发】

他们打开菜单一看，原本的支线任务下，又刷出一条子

任务：【协助爵士和夜巡，对‘乐高屋’进行侦查】

“机会已经给你们了，我会视这次调查的完成情况，委以你们相应的职务。”擎天柱道。

红蜘蛛在旁不怀好意地接道，“你们要是搞砸了，那么该职务的名称肯定就是‘谈判筹码’了，嘿嘿嘿……”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在长官说完话后，加上一句充满恶意的威胁，并且以奸笑收尾。”威震天竟然紧跟着吐了个槽。

……

同一时间，中立区，“乐高屋”门外五米处的一片阴影中，四名Novel的成员，已然抵达。

这四个手办，皆是剑客。

第一位，身着绯色和服，一头橘红长发，左边脸颊有一十字刀疤，腰佩一把逆刃刀。

第二位，身着墨绿色和服，绿藻头，头戴黑布巾，左眼纵贯刀痕，腰佩三把大快刀。

第三位，身着黑色欧式制服，栗色短发，面目清秀，除了佩刀外，还背着一个火箭筒。

第四位，身着蓝黑色轻甲，金发披肩，英俊挺拔，身负烈光之剑。

同为智谋型玩家，悲灵在Novel阵营得到的信息量和觉哥这边比起来……那就是天壤之别。悲灵基本上已经把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还有一些细节都问得很清楚了，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战斗双方与中立势力的微妙关系。所以她可以推测到：今晚的遭遇战后，无论结果如何，乐高直升机的参战情报必定会让Classic有所行动。

于是，悲灵果断派出了巫妖王给她和似雨安排的亲卫队，让他们到乐高屋那里伺机而动。

她判断……侦查也好、交涉也罢，Classic绝不会派龙套

级的杂鱼去乐高屋的，出动指挥官级别的角色倒有可能。届时，以亲卫队四人组的实力，要抓个活口回来，难度不大。等抓到了人，就算不能直接问出小叹他们的动向，多少也能掌握一点他们在对方阵营中的情况。

　　当然了，悲灵也考虑到了觉哥和小叹二人会亲自去乐高屋的可能，因此，对亲卫队的另一条命令就是，假如发现了对方阵营中那两个人形的家伙，当场格杀……

第354章 玩具战争（七）

第一兵团的讨论结束后，封不觉他们就跟着两位变形金刚出发了。

常言道，不能变形的金刚不是好金刚。作为传统玩具而非手办，爵士和夜巡显然都具备变形功能（变形后都是汽车）。虽然他们的结构并不算很精密，无法让玩家真正地乘坐到车内，但车顶载人是没问题的。

所以，爵士主动提出让两名玩家坐到他和夜巡的车顶上，好节省点赶路的时间。

觉哥和小叹当然也不会拒绝，被缩小成玩具的尺寸后，几十米的路途对他俩来说都得以公里计算。这些赶路所需的体能，自然是能省则省。

于是，大约十分钟后，两名玩家便“坐”着车，快速地穿过了数百米的距离，来到了乐高屋的所在。

其实所谓的乐高屋，就是位于乐高玩具专区正中间的一个“展示区”。展示区外的货架上自是堆满了各式各样未拆封的乐高积木，而展示区本身，则是一个四面皆由玻璃墙围起的方形房间。房间内摆放着一座乐高积木所构建出的城市，城里的建筑、道路、车辆、装饰、人物等等……无不是造型奇特、色彩缤纷。这种实物展示的方式的确挺吸引人的，别说小孩，就算大人看了都有购买的冲动。

“从这里开始改为步行吧。”爵士在乐高屋外渐渐减速，并用车内的音响说道。

跟在后方的夜巡也随他停了下来。

封不觉没多问，只是朝小叹使了个眼色，二人便各自从车顶上跃下。

两秒后，爵士和夜巡就再度变成了机器人形态。他们的人形态不如擎天柱那么高大，不过仍比玩家要高出一些。爵士变形完毕后接着说道，“一会儿得见机行事，假如乐高真的已经与Novel结盟，那我们一到门口就有可能遭到突然袭击。”

“那还不是最糟的情况。”夜巡接道，“如果他们直接表明立场、发动攻击，那我们撤退起来还相对容易一点。就怕……”

“就怕他们不动声色，先把我们骗进老巢，再来个瓮中捉鳖。”小叹插嘴道。

“你这么比喻我们几个不就成鳖了嘛……”封不觉道。

“哦，那……关门打狗。”小叹又道。

“虽然你越说越贴切了，但我个人建议你以后还是不要再尝试引用成语了比较好。”封不觉单手扶额摇着头道。

叱——

这一瞬，一道剑气，破空而来。

这一击，势若猛虎，气贯长虹。

不知为何，封不觉对这招式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爵士和夜巡的反应很快，他们甚至还有余力去抓住两名玩家一块儿进行躲避。

斩击过后，小叹还惊魂未定，有些不知所措。他身旁的夜巡则沉声道，“集中注意力，菜鸟，对方似乎派来了很厉害的角色……”

“一刀流·厄港鸟……”经过这几秒，封不觉也终于想起了此技能的名称、以及自己曾经在哪里见过这招。

不过，眼前的这一斩，无论是力量、速度、魄力，都比当初狂踪剑影所斩的那一击强出一筹。

“哼……躲开了吗……”索隆一边将“黑刀秋水”收入鞘中，

一边从半米外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不愧是爵士和夜巡，这一击就当是打招呼吧。”

“喂……有超可怕的家伙登场了啊！”小叹惊道。

“明明是个体积和我们差不多的手办，竟然随手就砍出了‘一次性消耗技’级别的攻击……”连封不觉也有些不淡定了，“还有……为什么他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难道……”

“你就是那个叫疯不觉的吧。”索隆缓缓朝觉哥走来，其右手很随意地枕在剑柄上，看似闲庭信步，实则步步杀机，“听说你是个高手啊。”

“呵呵……高手吗……”封不觉干笑两声，“这种误会想必会随着我转身逃跑而解除吧……”

“逃跑吗……”索隆略微摇了摇头：“背后的伤痕，可是剑士的耻辱。”

“我不是剑士，我是绅士。”封不觉虚着眼回道。

这时，夜巡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对索隆道：“虽然你确实是个笨蛋……但既然已经看到了我和爵士在场，却还敢现身，那就说明……”夜巡环顾四周，“来得不止你一个吧？”

他的推测很正确，话音刚落，一道绯色的身影便从另一侧的货架后走了出来，“在下不想杀人，但因任务在身，也不得不来此应援。”剑心倒是杀意全无，一脸人畜无害的表情，“所以……恳请诸君不要越过在下身前这条界线。”

“啊，我也不是很想使用暴力，但任务就是任务，只要把那两个异界的小哥给干掉就行了吧。”第三个声音响起，手执光之剑的高里便出现在了与剑心相对的方向。

“呵……呵呵……那不用说了……”封不觉嘴角抽动着，转过头，看着第四个方向道，“我们已经被包围了吧……”

的确，第四名剑士也出现了。

“其实我想杀的只有土方桑而已啊~”总悟有气无力地念叨

着。

看到这阵容，小叹几步挪到封不觉旁边，压低了声音道：“这算什么……ACG四大名剑吗……”

“嗯……四对四的话咱们这边明显不利啊……”封不觉接道。

“从空中逃跑怎么样？”小叹悄悄问道，“你的月步带个人应该没问题的吧？”

“带是能带，但走空中的话……”封不觉否决道，“即使我们的跳跃力可以摆脱索隆的斩击和总悟的火箭筒，但……”他的眼神看向了高里，“光之剑这玩意儿可是麻烦得很……”他顿了一下，“说实在的，这四个人里，让我觉得威胁最大的就是高里……

单纯从破坏力的角度来看，剑心和总悟的战斗力是以一当百、杀人如麻，而索隆差不多是徒手拆机级别。但是高里……一个完全不会魔法，而且智商接近水母的男人，却曾经多次和大贤者、高位魔族、甚至魔王正面战斗过。那把剑可是随便一甩就能出冲击波的东西，而且连精神体都能消灭。”

“你这么一说，我们岂不是死定了……”小叹回道。

封不觉沉吟道，“嗯……还没打就认输倒是没必要，毕竟对方只是手办化身的人物，未必有原著中那么强。再说……团内练习战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你和人形的对手多打几场吗，眼下的情况正是个好机会。”

“也对……”小叹说着，露出了很认真的表情，并从行囊里取出了【蓄能三棱军刺】（排剧本前，封不觉已将新入手的军刺送给了他），“那就试试吧。”

第355章 玩具战争（八）

“你们商量好了吗？”索隆显得有些不耐烦了，“双方各有四人，不必搞得很复杂吧……绯村前辈不愿动手的话，由我来一对二好了。”

“那把我的份也算上吧。”总悟有气无力地说道：“索隆桑你不是三刀流嘛，一对三应该也不在话下吧。”

“你小子凑什么热闹！”索隆喊道，“喂！你突然把眼罩戴上干什么！就算你看不起对手也不至于就地躺下睡觉吧！”

“啊~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你的说话声就有种不爽的感觉啊……”总悟竟真的侧卧下来，单手枕着脖子开始打盹。

“嗯……有两人不想出手吗……”封不觉见状念道，不过他的目光始终是落在高里的身上，“可惜麻烦的家伙还有一个呢……”

“喂！当我是死人吗！”索隆吼道。

封不觉继续无视索隆，转头对小叹和两位变形金刚道：“不用在意那个绿藻头，只要搞定了高里，我们随便找个有墙的地方，转两个弯就能摆脱他了。”

爵士闻言沉吟道：“嗯……那个‘因为一定会迷路所以无法独自出外勤’的手办原来就是他吗……还以为只是某种都市怪谈，没想到真的存在啊。”

“你们是觉得我听不见是吧？宰了你们信不信！”索隆头上青筋暴起。

夜巡也在一旁接道：“拥有GPS系统的我们，确实很难体会这种感受啊……”

“你一个塑料制品有毛的GPS啊！”索隆忍无可忍，拔刀而上，“二刀流·鹰波！”

他拔刀的速度快到肉眼难辨，双刀出鞘的同时，原地旋身，甩出两道白雾状的冲击波，冲向了Classic那四人的所站之处。

但见爵士上前一步，用身躯挡在伙伴们身前，单臂一挥，就将那波状的攻击打散，“这种威力只够掀翻杂鱼的攻击，对我们赛博坦人来说如同隔靴搔痒。”

“光之——”高里的声音忽然响起。

“卧倒！”封不觉几乎在同一秒猛然暴喝出声。

小叹很听话，当即就趴下了，爵士和夜巡则是高速完成变形，靠着车辆状态的加速力朝两边散开。

下一秒，高里横持于身侧的光之剑上，剑柄处的烈光喷薄而出，轰出一道扩散性的光束炮，其状若虚闪一般，威力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在封不觉提醒及时，众人堪堪避过。

站在高里对面那一侧的剑心也是赶紧横移数步，险些受到波及。连他都长吁一口气道：“呼……好险好险……”

“你们三个去对付高里，索隆由我来应付，现在人数占优，近身战对我们反而有优势。”封不觉一边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朝着索隆那边冲了过去。

“什么时候变成这小子在指挥了？”夜巡说道，话虽如此，但他还是照做了。

爵士耸耸肩，也跟着夜巡和小叹一块儿冲向了高里那边，“既然他的对策听上去不错，姑且就这么办吧。”

而索隆这边……

尽管封不觉说了“索隆由我来应付”这种台词，可当他真的站到对方面前时，那份自信……却已失了大半。

这位独眼剑士身上所透出的压迫感，犹能欱野歕山。索隆那第三把刀（和道一文字）尚未出鞘，仅凭其手中的双刃

（三代鬼彻、黑刀秋水），和一个简单的架势，就让觉哥感到了束手无策。

无论封不觉用魂意演算多少种进攻方式，预判的结果都是自己被砍死……

“怎么了？”索隆道，“跑到我跟前，只是为了傻站着吗？”他的右手微微动了几分，“我们的上司说你是个需要留意的高手，难道是估计错误……”

嗖嗖——

话音未落，两张光牌突然擦着索隆的脸颊飞过。

“这样都能躲开……”封不觉有些懊恼地念叨着。

觉哥怎么可能傻站着呢，这家伙在找不到索隆破绽的情况下，悄然在袖中祭出了死亡扑克，并且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动了攻击。

这两张扑克分别奔着索隆的脖子两侧而去，飞行距离短、速度极快、出手时也没有任何预兆。不料，还是被对方用一个略微后仰的姿势给躲开了。

“区区一个手办……竟然还保留着‘见闻色霸气’（可强烈地感受到四周气息的力量，能感应到视线外的敌人或进一步预知对手动作）这种设定吗……”封不觉说道。

索隆笑道，“你懂得还挺多的嘛……”

“会得也挺多啊！”封不觉回话时，又使出一记侧身飞踢。

只见一道弧形的斩击横扫而出，其高度与索隆的腹部基本持平，宽度也足够。由于发动距离近，即使是预判到了，恐怕也没法儿避开。

“无聊透顶。”索隆略微下蹲，横斩一刀，刀气正好与觉哥这记【岚脚】的斩波重合，二者相撞后化为乌有，“我和六式使用者交手的次数已经多到数不过来了，你这种软脚虾似得的岚脚，根本伤不到我。”

“太离谱了……”封不觉汗都下来了，心道：“这种角色用格斗专精怎么都无法搞定的吧……无论预判能力、力量、速度、耐力、战斗经验、战斗本能全是一流的。我们这边又没有什么射击专精的玩家或者远程重火力武器……想赢他就只能靠器械、灵术、或者召唤技能的辅助了吗……”

封不觉的思绪很快，弹指间已有无数念头闪过脑海。

可索隆的攻击，却也是不等人的。双刀既已出鞘，就得见血。

“二刀流·魔熊！”

疾影至，杀意现。索隆瞬间就出现在了封不觉站立的位置，双手反握刀柄，两道纵向斩击贯出。

可封不觉，却已然来到了空中。

索隆自然知道对方闪去了哪里，他立即直起身子并抬头，望向空中那个隐隐发出赤红色斗气的身影，冷笑一声道：“这暴增速度的招式，倒挺像某人的二档。”

封不觉在半空便倒转身形，猛踏数次【月步】，逆向冲袭而下。其势若猎鹰扑兔，【南斗飞龙拳】蓄势待发。

“好像要使出什么来呢……”索隆神色一凛，“不过……我对自己的‘武装色’（能够提升防御力，作用犹如看不见的盔甲；亦可演化为攻击力，进而与恶魔果实能力者抗衡，甚至可以触碰到「自然系」果实能力者的实体）可是很有自信的……”

第356章 玩具战争（九）

高手的本能告诉索隆，封不觉的招式非同小可。因此，索隆事先就发动了武装色霸气，使自己整个上半身都覆上了一层铅色的无形装甲，以防万一。

‘二刀流·犀回……’索隆后撤半步，仰头望天，手中双刀呈犀角状抬起，准备迎击。

不料，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原本像导弹一般直冲向索隆的封不觉，竟在即将与对方对招之际，突然使出一记【月步】，横向窜出，闪到了索隆的后方。

“怎么回事……”索隆心道：“他刚才那架势，分明是要使出什么来了……而且他眼中也没有丝毫的恐惧或者犹豫……为何要避开呢？”他微微一怔，“难道说他有某种预知能力，可以提前知道对招后的结果……”

索隆猜对了一半，封不觉在最后一刻放弃对招的理由之一，确实是因为他对交锋后的结果很不乐观。根据魂意的演算，即使是在灵识聚身术的状态下，他也最多达到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效果。

而让封不觉下决心闪开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在这紧张的战斗中，在这短短的数十秒内，他已经想到了一条计策。

“哼……呵呵……哈哈哈哈……”封不觉忽然笑了起来，脸上露出了一种非常欠揍的表情，看来他对自己想出的办法非常得意。

“喂，你小子怎么了？脑子充血坏掉了吗？”索隆也被他搞得莫名其妙。

封不觉没理对方，只是默默地解除了灵识聚身术，其周

身的赤芒也即刻消散。

索隆转过身，举起右臂、用刀尖指着封不觉道，“还是说你是想通了，决定认输赴死？”

“不，我准备逃跑。”封不觉道，“所以我来到了你的身后。”

“要丢下同伴是吗？哼……”索隆冷哼一声，“本还以为你是个稍微有点骨气的男人。”他的眼中绽出一道凶芒。

“不，我马上就会回来的。”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从行囊里拿出了【反重力弹射器】，“但你却回不来了。”

“哈？你要用手上那个奇怪的装置做什么吗？”索隆这话刚出口，只听得“啪”一声，下一秒，他已被糊了一脸臭鸡蛋……

【臭鸡“弹”】本身并不是物品，而是一个需要通过射击武器才能发动的一次性技能。当然，当这个技能发动时，是会凭空生成一枚鸡蛋的。

这个只消耗1点体能，而且几乎没有任何伤害的技能，唯一的效果就是“造成巨大的仇恨值，吸引目标攻击你”。

“这什么东西……臭死了！”索隆用胳膊抹了把脸，晃了晃脑袋，瞪着封不觉道：“你小子突然扔了什么东西过来！”

“嗯……连死亡扑克都能及时预判，却无法躲开这种攻击……”封不觉念叨着，“是因为我使用了弹射器这种特殊的射出手段吗……还是说这技能生成的弹药根本就是无法躲开的呢……”

“啊……真是臭死了！你小子……宰了你！”一股无名之火直窜头顶，索隆脚下一踏，倏然而上，朝着觉哥便猛攻过来。

“不管了，奏效就行。”封不觉转身就跑。

觉哥十分精确地知道自己的极限奔跑速度，如今的他，不开灵识聚身术也已经很快了。如果当初在“猎人岛”上他就有

这速度，也不至于被福德追得那么狼狈。

“单纯比跑步的话，目前我的体能仍很充裕，短时间内是不会被追上的。”封不觉心道，“索隆的远程攻击毕竟只是剑气，而不是追踪导弹。只要保持距离、不断移动、别停下和他纠缠，要避开那些攻击也不算太难。剩下的就是……”

“别跑！你这混蛋！”索隆在后面吼道，“居然敢用鸡蛋扔我！还想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吗？”

“哈哈哈哈……”封不觉担心技能的嘲讽效果还不够保险，为了进一步激怒对方，他在逃跑同时还发出异常嚣张的笑声，并偏过头喊道：“不是鸡蛋！是臭鸡蛋！”

“小子！你给我站住！”索隆已是怒不可遏，头上青筋暴起。

“哈！你见过这个世界上有逃跑的人听到别人喊‘站住’就站住的吗？”封不觉继续吐槽道，“还有，你小子给我注意措辞，你一个设定上只有二十一岁的家伙一口一个‘小子’叫得挺顺溜啊！你老子我今年好歹也二十四岁了啊！你以为自己是露琪亚那种一百五十岁的少女吗？”

“哈？你知道的事还不少嘛……看来你小子已经听到尸魂界的召唤了吧，就由本大爷来送你过三途河好了！”

看着二人一跑一追，渐渐远离了此地，剑心还是默不作声地站在原地，双手抱胸、闭目养神。

倒是侧卧在地上的总悟掀开了眼罩，眯缝着眼，有气无力地对远处的剑心道，“绯村桑，索隆桑应该是回不来了吧？”

“啊……那位疯先生应该会把索隆带到稍远一些的地方，然后‘随便转两个弯’将其甩掉，接着再折返回来。”剑心说着，无奈地叹了口气。

“万一那个疯不觉摆脱了索隆桑以后，真的丢下同伴独自逃了呢？”总悟又道，“又或者，他先逃回去搬救兵，随后再……”

“救兵……”剑心忽然打断了总悟，并缓缓睁开了双眼，“……早已经到了。”

“哦？”总悟愣了一下，随即便听出了剑心话中所指。

“切……真令人不快。”总悟单手一撑一翻，站起身来，“绯村桑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剑心平静地回道。

“所以才一直站在那边按兵不动吗？”总悟问道。

剑心微笑道：“我只是不清楚那几个家伙究竟想做什么，所以在他们现身之前，我决定暂且观望，防止他们突然袭击。”

“听见了吗？Classic的那几位。”总悟略微提高了声音，拉长了嗓门儿道，“你们已经被发现了哟~”

数秒后，就在剑心身后的货架上方，忽有四道劲影脱出，从天而降……

……

话分两头，且说小叹他们这侧，也是战得异常激烈。

高里的剑术高绝，而且战斗经验可谓惊世骇俗，无论是山贼、魔导士、骑士、魔导剑士、魔族、食人魔、甚至巨龙，各种类型和体型的对手他都遇上过。所以面对两名变形金刚和一名玩家的夹击，他完全可以凭着光之剑的威势，战得游刃有余。

而爵士和夜巡这边则是有苦说不出，虽然这两位变形金刚都拥有射击类武器，但他们此刻却只能靠着体型和力量上的优势进行近身压制。他们都很清楚，只要一有空隙，高里手中的光之剑一甩就是一道巨浪般的光束炮。为了不让他有准备招式的时间和空间，就得连绵不绝地展开攻击。

至于小叹，他就更郁闷了。在战斗之初，他也拿出过【温彻斯特霰弹枪】，尝试过在中短距离上射击高里。可由

于高里身法极快，而小叹的射击专精至今只有E级……导致了连续数枪全都打空的情况。非但是一发子弹都没有擦到对方，反而有几枚弹片误伤了同伴。还好爵士和夜巡的防御力高、体积大，也不在乎这种程度的伤害。

眼看着自己越帮越忙，小叹也就放弃了使用枪械，干脆就用【蓄能三棱军刺】和对方杠上了。

别看小叹这样儿，他的格斗专精可是比觉哥更早到达C级的。

和封不觉不同，王叹之同学的游戏经历显然更接近于正常人……按照比较普通、普遍的游戏进程来说，一名玩家在十级时，主力专精就铁定能到E级了；过二十级时，可以达成D级；而到了三十级，自然就应该有C级的水准了。

如果是高手、或者职业玩家，专精的突破速度往往还会超前一些，比平均线早个几级达成。另有极少数天赋异禀的家伙，能做到超出整整一档的水准。比如那位三十级就已拥有B级召唤专精的曌影王，还有十级出头就达到D级格斗专精的似雨……

当然了，纵然是顶尖高手，除去【通用】这项之外，精通的专精最多也就三个，一个主力的，两个半主力的。而休闲玩家通常就俩，一个主力的，另一个还凑合的。像封不觉那样的家伙，不是稀有，是根本没有……就他一个。

小叹是个很典型的休闲玩家，实力其实也算是比较强的。刚上三十级便有两项C级专精，也说明他已领先于大部分这个等级的玩家。

既然这是根据玩家综合实力所生成的剧本，而高里也不是什么最终BOSS，小叹这水平中上的武斗派玩家，没理由会对这个敌人毫无办法。

想通了这一点，小叹便也丢弃了多余的想法，配合着爵士和夜巡，用自己最擅长的专精去跟对方周旋。

能与剑术高超的高里对战，对小叹来说无疑是一种提升。自进入《惊悚乐园》以来，虽然和玩家对战少，但像这样的战斗，他经历得可要比封不觉多得多。

切实地去感受兵刃上传来的力量，全神贯注地观察对手的每一个动作，在随时可能被斩杀的交锋中你来我往、见招拆招……格斗专精就是在无数这样的战斗中逐渐提升起来的。唯一的区别就是每个人的悟性不同罢了，或许天才从一场战斗中学到的东西，凡人要经历十场才能想明白，那就是天分的因素了。

“呼……还好从觉哥那里拿到了军刺。要是我用自己的大马士革短剑和这光之剑对碰，估计那商店货会被摧毁的吧……”经过了片刻的缠斗，小叹却是丝毫没感觉到三对一有多大的优势。只要他的注意力稍有不集中的情况，就会险象环生。要是没有爵士和夜巡帮忙，恐怕高里用普通的铁剑就能打得小叹找不着北了。

就这样，他们这二人二机战得热火朝天，几乎无暇旁顾。当小叹终于注意到另一侧的觉哥和索隆失踪时，恰好是总悟和剑心对话完毕之际。

这一刻，爵士和夜巡的攻击忽然停了，他们皆是转过头，看向了空中跃下的那几道影子。

高里的反应慢半拍，直到眼前的对手停止动作，他才愣道：“诶？怎么了？”他歪过头，探出脑袋，从两名变形金刚的身侧望出去。

但见，四条魁梧的身影一字排开，站成一列。他们蒙着四色眼罩；分别手持双刀、铁叉、双节棍、长棍；背上皆是巨大的椭圆形龟壳。

他们，就是……

第357章 玩具战争（十）

在“神作”二字被滥用的今天，人们似乎已渐渐忘却了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用它来表达对某一作品的褒奖或喜爱，亦或是用它来调侃一些出人意料的情节。

但在很多年前，这个词的意义，远不止如此……

《忍者神龟》，就曾无限接近于神。

它诞生于一个金色的年代。

那些年，染发还是时尚，迪斯科回荡在大街小巷，异形的特效已令人叹为观止，主机界霸主是小霸王……

那些年，乔丹所向睥睨，小马哥双枪未冷，邓丽君余音犹在，杰克逊还是黑人……

那些年，没有理直气壮的拜金主义，也没有创造了宇宙的南韩古国，中国男足还是亚洲一流，春晚小品还敢说些真话……

那是一个令人怀念的时代，一个很纯粹的时代。

曾几何时，汽车的普及让城市失去了边界。

今时今日，电子设备的泛滥却并未拉近人们的距离。

一家人聚在一台电视前的年代已离我们远去，每人对着各自的小屏幕发呆倒成了日常。在信息交互极为便利的大环境中，我们反而变得更加迷茫。

而在那个金色的年代，事情没有那么复杂。一部作品的魅力，可以最直观地体现在收视率上。

《忍者神龟》就是一部可以让孩子们按时守在电视机前的作品。新奇的设定，精彩的情节，有趣的对白，适度的暴力……这片会火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李奥纳多、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多纳泰罗，这四个性格迥然的变异乌龟伸张正义的故事持续了一个又一个年头。他们的足迹遍布漫画、电视、大荧幕、游戏，他们甚至有着自己的摇滚乐队（演员穿着神龟道具服在舞台上假唱）。在特效技术远远没有成熟的九十年代初，忍者神龟竟然已拍摄了三部真人版电影。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其03版的新动画仍然好评如潮。

这群无所不能的家伙，自然是早已推出了玩具周边。而作为一代人的经典回忆，神龟们的身影，无疑会出现在Classic的阵营中。

“嘿！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爵士高声问道。

“来得足够久了……”拉斐尔用其低沉的声音回应道。

李奥纳多补充道，“擎天柱让我们暗中跟上你们，以作接应。”

“嗯……”夜巡若有所思道：“不愧是擎天柱，他已经考虑到了乐高屋和我们彻底决裂的可能……有你们四个接应的话，即使是被困乐高屋中，我们也有很大机会逃出来。”

“恐怕不止如此吧……”小叹竟忽然插嘴道：“我怎么觉得……是因为擎天柱仍然不相信我和觉哥，所以才派人暗中跟随，以防我俩有什么异动。”

“命令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李奥纳多这样的回答，基本算是默认了小叹的推测。的确，擎天柱让神龟们跟来，主要还是为了监视异界旅客。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们四个是绝不会现身的。

他们原本的底线是，当爵士和夜巡面临真正的危险时，再动手帮忙。可计划赶不上变化，谁也没料到，剑心竟能察觉到他们的存在。

李奥纳多将视线投向了剑心：“我能问问，你是如何发现我们的吗？”

这确实是个很令龟费解的问题，作为忍者，神龟们的隐遁技术无疑是超一流的，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长时间封闭呼吸来隐藏气息。

“其实……发现你们的并非是在下。”剑心回道，“而是那位疯不觉先生。”他顿了一下，“或许……在你们一路跟踪的过程中，就已经被他给发现了吧……”他托下巴沉吟道，“当索隆使出一刀流·厄港鸟进行试探时，那位疯先生在瞬间便洞悉了此招的威力、速度、变化等等……当然了，这也不算什么。但随后，他竟然在那电光火石的刹那，一心二用，朝你们四位所在的方位瞥了一眼，想看看你们对此会不会做出反应……”剑心一边说着，一边已缓缓转身，面向了神龟们，“在下若不是亲眼见到，根本无法想象世上会有这种事。无论是畏死之人，还是求死之人，面对攻击时都不会有这样的反应，而他却可以做到……”

“你也相当厉害嘛……仅通过疯不觉那匆匆一瞥，就察觉到了我们的方位吗？”李奥纳多接道。

“哼……想不留意都难啊……”剑心长吁一口气道，“请设身处地想一想……假如我在利刃砍向自己脸的过程中，一边举剑抵挡，一边忙里偷闲地朝别处张望。这一幕正好被你看到了，你也会很在意的吧？”

“那倒未必。”封不觉的说话声突然响起。

在场所有人都转头循声望去。

总悟第一个开口，有气无力地说道：“啊～回来得比想象中还快呢，果然是只转了两个弯就甩掉了吗……”

封不觉没搭理他，而是继续对剑心道：“若是我的话，看到一个脸颊上有两道以上的伤痕，而且都集中在同一边的人，就会推测……这人一定很喜欢在战斗时东张西望。”

剑心对封不觉的玩笑没有做出回应，只是一脸冷漠地说道，“既然索隆先生已经不在了，而诸位在人数上也有了一定

的优势，那么……在下也要……”说罢，他的手，便握在了剑柄上。

这一瞬，忍者神龟四兄弟不约而同地跳起散开，跃向四方。

剑心的周围，此刻仿佛绽开了一个无形的圆，这个圆圈内，是一个极度危险的领域……只有实力到达一定层次的强手，才能感觉到这个范围的存在。

“伙计们，把他交给我。”李奥纳多作为神龟的老大，自然是把最危险的活儿揽给自己，“拉斐尔、多纳泰罗，你们俩应付一下总悟；米开朗基罗，你去帮爵士他们压制高里。”

“哼……终于可以揍点儿什么了。”拉斐尔跃跃欲试地说道。

“要小心，兄弟，那小子并不好对付。”多纳泰罗提醒他的同时，自己也跟了上去。

“哈哈！我来啦！”米开朗基罗总是显得快乐和兴奋，他甩着双节棍就跳入了小叹那边的战团中。

一时间，双方的实力逆转……折返回来的封不觉，倒显得有些多余了。

……

一分钟前，乐高屋内，某建筑的阳台上。

说是阳台，其实也是乐高积木搭出来的。在这“乐高屋”里，除了照明设备以外，鲜有非乐高制品。

此时，有两个人影，正立于阳台的边缘，隔着展示区的玻璃墙，远远观望着外面的战斗。

他们分别是乐高蝙蝠侠，和乐高钢铁侠。

这些“乐高化”的超级英雄，自然是Q版造型。他们四肢、躯干皆是由长方体构成的，而且是二头身的身材比例。他们比大多数正常比例的人形玩具都要矮小，看着就像是小孩

子。

“你说我们过多久再去阻止他们？”托尼（钢铁侠）说道，他的说话声听上去有丝丝重合音且具有电子感，就是那种隔了真正的钢铁战衣发出来的语音。

布鲁斯（蝙蝠侠）绷着脸，回了一句，“我建议别管这事儿。”

“这儿好歹也是我们乐高的势力范围，一直装聋作哑不妥吧。”托尼又道。

“我俩不是已经站在这儿装了好一会儿了吗……”布鲁斯道：“再装一会儿，他们差不多也就打完了。”

“这段话我好像在哪儿听到过……”托尼挠了挠他的头盔（因为是乐高的定制型玩具，无法脱下面具），“哦，对了……浩克和贝恩在儿童节前夜玩摔跤那次。”他顿了一下，“还记得那晚大伙差点儿没能完成重建工作吗？”

“那不一样，那次是在屋里，而这次是在门外。”布鲁斯略一停顿，说道，“最近是个敏感时期，要尽可能避免引火烧身。”

“眼下可不是我们引火，是火自己烧上门来了。”托尼接道，“我就知道，那批积木被盗的事件和Novel有关，想必他们已经将积木兵器投入战场了……爵士他们是来兴师问罪的吧。”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立刻带人出去，把Novel的人干掉，以洗脱嫌疑吗？”布鲁斯问道。

“这就是个选择的问题了……”第三个声音传来。

布鲁斯和托尼转过头，看到了从阳台边缘慢慢走来的小丑，他的动作就像是徒手走钢丝，不过走得摇摇晃晃的。

“Novel把乐高兵器投入战场，明面上看是加强部队的战力，但细想，就能发现他们另有一个意图……嘿嘿嘿……”小丑笑着说道。

布鲁斯应道，“想拉我们乐高下水吗……”

“没错……要是Classic那边没调查清楚，就判断兵器是我们提供给Novel的，说不定就会直接对我们宣战，甚至不宣而战。”托尼接道，“真要是打起来，双方既会损失实力，又会结下仇恨。”

“嗯……到那时，即使我们明知最初是中了Novel的套，也不得不请求与他们结盟了。”布鲁斯道。

“哈哈！我说了，这就是个选择的问题。”小丑笑着伸出一根手指，“要么我们就趁早倒向Novel那边……现在要求结盟，还能谈谈条件。”他伸出第二根手指，“或者，我们就与Classic为伍，用行动证明，乐高并没有主动提供给Novel任何东西。”

小丑说到这儿时，正好走到了布鲁斯和托尼眼前的积木栏杆上。他轻轻跳下，站到两人面前，指了指自己衣领边上别着的一朵假花，“嘿！要闻闻吗？布鲁斯。”

布鲁斯看了看那朵花，冷哼一声，“你这种把戏……只有索尔（雷神）会上当吧。”

“这就是选择……布鲁斯，闻还是不闻？”小丑用那永不消失的笑容十分有诚意地看着布鲁斯。

“我选第三种。”布鲁斯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把那朵花的花蕊倾斜了九十度，向上对准了小丑自己的脸，“我们既不加入Classic，也不加入Novel，我们要向Classic证明自己的清白，并且给予Novel适当的警告。随后继续保持中立。”他说着，按下了小丑那朵“喷水小花”的开关。

可是……花蕊并没有喷出水来，那朵花在布鲁斯的手中快速融化成了一团粉色浆糊似的东西，裹住了他的手。

“哈哈哈……有时候，你就该乖乖地选择让步不是吗？”小丑迈着得意的步伐，大笑着又跳上了阳台。

一旁的托尼转过脸去，缩着脖子“哧哧”憋笑。

布鲁斯看了看托尼，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有些恼怒地“嗯……”了一声，随后快步上前，颇为腹黑地推了正在大笑的小丑一把。

结果，那团浆糊把他的手和小丑的身体粘在了一起……于是，这俩积木疙瘩一块儿尖叫着从阳台上掉了下去。

托尼幸灾乐祸地从阳台探出头去，叹道：“可怜的不会飞二人组，还成天从高处往下跳……”

第358章 玩具战争（十一）

当乐高屋前的这场遭遇战激战正酣之时，其他区域的战斗也陆续展开。

其实，Classic、Novel双方的大本营，相距也就五百多米。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就是由大本营处向外辐射出去的一个半圆形区域。两边过于遥远的边缘地区是无人会去的，也没有任何战略意义。最关键的还是那两个半圆形的弧所相交而成的一个橄榄形区域及其两翼。

这条战线非常长，而且厚实，很难说清到底是谁的势力范围。毫无疑问的，处于这条战线上的所有区域，都是战火密集、摩擦频繁的地带。

之前任天堂突击队的行动，不过是一次最寻常的试探性推进而已，只能算中小规模的战斗。他们的任务也只是象征性地冲一冲对方的占领区，看看能不能抓到一些散兵游勇或是暗哨。就算成功推进到了敌占区并干掉了一部分敌人，他们也会立即折返回去，支援其他的战场。

那个冷冻食品区可说是双方势力范围的平衡点，也是两个半中立区之间的缓冲地带。每晚在此打响第一枪，几乎成了双方约定俗成的定式。

然而，玩具们之间的这场战争，可不是一般的流氓械斗，而是大规模拉锯战。双方玩得是有组织的多线作战、多点开花。所以……每天晚上，小规模战斗多到不计其数，中至大规模的交锋也至少在五次以上。

觉哥和小叹不知道这些信息，但似雨和悲灵很清楚。某种意义上来说，觉哥他们也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们这边只需要去做“士兵”的事情就行了。而似雨她们，做的是指挥官的差事……当男生们执行侦察任务时，两位女生却在费尽心力

地指挥着一场陌生的、复杂的、高难度的战争。

此刻，就在超市运动用品区内，Classic的“第二兵团”与Novel的“漂灵军团”就在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攻防战。

第二兵团的主要成员是奥特曼，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特摄人物，比如恐龙战队各季的合体机器人、B系列机器人（即《铁甲小宝》中的成员们，如卡布达、蟑螂恶霸、鲨鱼辣椒、蜻蜓队长……）、假面超人军团等等，甚至还有金甲战士这种奇怪的家伙混在里面……

而漂灵军团，除了护庭十三队的一众队长和副队长外，假面军团、十刃军团、黑崎一护和他的小伙伴们也都悉数登场（皆为漫画《Bleach》中的角色）。

虽然第二兵团的成员们在体积上占有优势，但漂灵军团凭借着独特的作战方式（光束化攻击、范围攻击、特殊攻击、变身能力等），堪堪与他们打了个平手。

“长官，这样下去情况不妙呢……”参谋官索尼子柔声柔气地对悲灵道，“那些咸蛋头的家伙太厉害了，这样下去……被击溃只是时间问题。”

悲灵正坐在一个货架顶部的边缘上，双手托着腮帮子，愁眉不展。

似雨见她在想事情，便开口道，“东线那边的奇袭策略成功了吗？”

索尼子在一块几乎与她整个人一样大的手机屏幕前操控了一阵，回道：“这是现场传来的画面，您自己看吧……”

“那是……”似雨看到，作为奇袭部队的三台EVA，正在与三个体积比他们略小一些的黑影战斗着，而且竟然被压制住了，“对方派出的究竟是什么……”她不禁疑惑道。

“阿拉蕾、阿童木、柔王丸。”悲灵抢在索尼子之前回道，她停止了冥思苦想，参与到了对话中，“都是些超麻烦的家伙……EVA恐怕赢不了。”她转过头道，“参谋。”

“长官请说。”索尼子回道。

“安排他们撤退吧。”悲灵道，“另外，再试一次，看看能不能联系上亲卫队那四位，距离我指定的报告时间已过去将近十分钟了。”

“是。”索尼子应道，并开始在屏幕前忙碌起来。

“想到如何逆转眼前的形势了吗？”似雨问道。

“这倒不难……只是……”悲灵若有所思地回道：“我觉得这个支线任务……恐怕在天亮以前根本做不完。”她说道，“如果战争双方的实力悬殊，或者两边部队总数并不多，那还好说……但目前看来，这可不是什么一朝一夕就能打完的战役。我估计……哪怕对面没有团长和小叹的帮忙；就算玩具们的战略、智商，都远远在我之下。那也得两周左右的时间，才能彻底结束战争。”

“我们不可能在剧本里留那么久。”似雨说道。

“是啊，现在是非睡眠模式下的杀戮游戏诶，以游戏时间来算，很明显是让我们在天亮以前就分出胜负吧。”悲灵道，“所以这个支线任务肯定有问题……怎么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就赢得这场战争呢？”

“也许……”似雨推测道，“在这个剧本里有某种道具或是特殊事件，可以让我们回复到正常人类的大小？”

“我刚才就是在考虑类似的假设。”悲灵回道，“但那实在太多了……也许我们可以在超市里找到一台割草机直接推平敌军；也许某个中立玩具势力已经造出了类似‘玩具原子弹’或者‘玩具病毒’的东西；也许只要摧毁对方的头目，Classic就会集体投降……”

“说起来……”似雨忽然想到了什么，“解开这个秘密的关键，会不会和‘那个答案’有关呢？”

悲灵立即明白了似雨所指为何。她们二人从一进入剧本起，便顺风顺水，很轻易就得到了Novel方面所有玩具的信

任，也获取了大量有关剧情的情报。但是，只有一件事，无论她们问谁，都没有得到确切的回答。作为Novel首领的阿尔萨斯，更是明确表示这是一个不该被提起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这场战争的起因究竟是什么？

这应该是一个人尽皆知的问题，每一个战争的参与者、被参与者，都该对此有个概念。也许因立场不同，双方会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说法，但绝不可能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战争的因由来。

作为玩家，她们确实也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玩具根本说不出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战，却依然十分坚定地进行着这场战争。

“难道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吗？”悲灵沉吟道，“我们现在做的事……和这些玩具们之间的争斗一样，毫无意义……”

“你想得太多了。”似雨摸了摸悲灵的头顶，这是她俩之间从小就有的习惯动作，“其实……我们只要无视这个支线任务就好了。”她用那冰冷的眼神，俯视着脚下那xiaxia声不断的战场，“对我们来说，最终目的很明确，就是杀掉不觉和小叹而已。”

“嗯……”悲灵似乎对放弃支线任务有些不甘，她鼓起腮帮子，犹豫了几秒，“真要放弃支线的话，那事情确实就简单多了……我们只要利用手头的资源，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团长和小叹的位置，然后不计后果地发动军队去攻击他们……说不定我们俩都不用动手，就能赢得这场杀戮游戏了。”

“那倒不必……”似雨微笑着摇了摇头，“利用军队找到他们的位置就行了。”她的眼中竟闪过一抹跃跃欲试的光芒，“不觉，由我亲自来料理……”

……

“阿嚏！”封不觉打了个喷嚏，他摸了摸鼻子，念叨了一句，“什么情况……突然觉得后脊梁发冷啊，又有读者用降头

术诅咒我了吗……”

“喂……这种话不要说得好像习以为常了一样啊！”小叹接道。

此时，他们二人已然如同置身事外一般，站在一旁，围观着六名Classic的NPC与三大剑客之间的战斗。

忍者神龟们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强大得多，这四个家伙，无论攻、防、速、技、体，全都异常惊人。想想也对，就他们四个背上那沉重的龟壳，换个人类去背着，恐怕站都站不直了。而神龟们却是若无其事，能跑能跳，行动迅捷无比，动作劲道十足。要说能做到他们这种地步的人类，就得是武天老师那个级别了，战斗力比正常人怎么也得强出个三十倍以上。

打了一两分钟，Classic这边就已稳占上风，唯有剑心和李奥纳多的对决还难分高下。剑心以速度见长，其剑术修为已是炉火纯青；而李奥纳多的武术修为也不差，加上其龟壳刀枪不入，在防御上就有先天优势。双方是你来我往，战得惊心动魄。在旁人看来，他俩周围是各种虚影陡生、幻化万千、金铁交加之声不绝于耳……

就连封不觉都无法完全看清这战斗的路数，比起他和湿婆、七杀这两位高手间的争斗来，这两名NPC之间的打斗显然又高了一个档次。

“话说……你撤出来干嘛？”封不觉道，“上去凑凑热闹，对格斗专精的提升肯定有帮助的吧。”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小叹回道：“知道就刚刚那会儿，我就花去了多少体能值吗？”

“说明你太紧张了。紧张的时候，体能的消耗也会增加。”封不觉解释道：“其实这和惊吓值也有点关系……绝大多数人在遭遇恐怖或是危险的事情时，非但不会爆种，还会丧失应有的抵抗能力。比如……就算在平时经常行走的路上也

有可能跌倒、很容易会感到疲劳、四肢也会变得无力、严重的甚至会失禁。”他顿了一下，“我曾经冒充警察去寻访过一些走夜路被抢劫的女性，其中有一些也曾学过女子防身术、或者口袋里备着辣椒喷雾的。但当劫匪用刀从身后抵住她们时，她们就什么反抗都做不出来了，只觉得头脑一片空白，全身发抖，连大声呼救都不敢。”

“抱歉，我在听到‘冒充警察’这四个字之后就没法儿集中注意力听完你的理论了……”小叹嘴角抽动着回道。

“好了！先生们，到此为止吧！”忽然，一个洪亮的说话声响起。

呼呼呼——

一块圆盾从远处飞来，在总悟、拉斐尔和多纳泰罗的武器上分别弹了一下，正好将这三人推散开。

随后，那个圆盾折射并飞返回去。

一穿着蓝红白三色外衣的乐高Q版人偶接住了盾牌，接着刚才的话道：“再不停手，就是与乐高复仇者为敌！”

他的身后，黑压压上来一片人影，分别是乐高金刚狼、乐高索尔、乐高蚁人、乐高鹰眼、乐高蜂女，以及浮在半空的乐高钢铁侠。当然了，拿盾牌的这位，便是乐高美国队长。

第359章 玩具战争（十二）

乐高复仇者的到来，果然有效地控制住了局面。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即使Classic和Novel这几位都是强手，也不至于在乐高的控制区内和乐高的主力军团大打出手。因此，在美队的飞盾以及一声大喝后，众人皆是停止了打斗。

随后，托尼从半空缓缓降下，用不温不火的语气给Novel那三位下了逐客令。后者也很识趣，当即收剑走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全身而退，确实已算是拣着便宜了。

待Novel那三位转身踏上了寻找迷路绿藻头的征程，托尼才开口对爵士说道，“我知道擎天柱派你们来的目的，我想……Classic和乐高之间有些误会，需要澄清一下。”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就跟我们到乐高屋内部再议吧。”史蒂夫（乐高美国队长）道。

“没问题。”爵士回道，他很清楚，假如这些乐高玩具真要对己方不利，那刚才就可以动手了，也没必要将Novel的人赶走。

“我们就不去了。”李奥纳多这时对爵士和夜巡说道，“交涉是你们的工作，我们先回去向擎天柱复命。”

“哦？不继续监视我俩了吗？”封不觉问道。如剑心所说，觉哥在来这儿的路上就洞悉到了神龟们的存在，而且他也早已推断出了这四位跟来的目的。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那监视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多纳泰罗摊开双手道，“至少从目前的表现看来，你们不像是Novel的卧底。”

拉斐尔冷哼一声，沉声接道：“依我看，就算是……也没有多大威胁。”

“能不能帮我问问擎天柱……”封不觉笑着道，“这样的试探究竟还要进行多少次呢？”其实他对这种情况并未感到意外或反感。擎天柱作为Classic的最高统帅，要是真的只经过一两次考验就完全信任了两个来路不明的陌生人，那才有问题。换成封不觉自己，也会做同样的选择。

当然了，封不觉可不知道……在Novel那边，女生们得到的待遇就是无条件的信任。根本没有什么试探不试探的，既然系统介入了，那军队指挥权也是唾手可得之物。

“这个问题你可以当面问他。”李奥纳多回道，他说着，便朝神龟兄弟们打了个手势，“我们走吧。”

……

数分钟后，在乐高复仇者们的带领下，爵士、夜巡、封不觉、王叹之四位，便顺利通过了乐高屋正门的哨卡，进入了那座由乐高积木搭建的“城市”中。

一进城，小叹这个堂堂的富二代，就搞得像土鳖出国旅游一样，一路上看着那些乐高造的道路、建筑、花草、树木、河流、车辆、行人……他是东看西望、大呼小叫，就差自己冲上去拆几块积木下来看看玩儿了。

“嗯……对了，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们。”封不觉边走边对侧前方的爵士道。

“是什么？”

“咱们Classic和Novel之间的这场仗，究竟是怎么打起来的？”封不觉问道，“或者说……为了什么而打？”

“呃……”爵士一下子有些语塞，他竟是一副被问住了的样子，“就是……为了赢啊。”

“那怎样才算赢呢？”封不觉追问道，“将对方的玩具悉数灭绝？”

“这……”爵士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和上一个问题一样，“总之……我们都在为了胜利战斗，听从上级的指令，追

随擎天柱的领导，其他的事情，不需要我们考虑。”

“嗯……这不等于……”小叹似乎想说些什么。

可觉哥立刻使了个眼色，还大声清了清嗓子，示意他别说出来。

小叹只好把心里那句“这不等于啥都没答吗”给咽了下去。

封不觉继续问道，“对了，说到战斗……我之前也看到了任天堂突击队和对方的交火。”他顿了一下，“那些被击杀的玩具，也就是……被打成两截、斩首、或粉碎的那些，应该就算是‘死’了吧？”

“是啊。”一旁的夜巡也回过头来加入了谈话，“难道你被打成那样了不会死？”

“我只是想知道……他们的……嗯……尸首，由谁来处理？放在那里不管的话，不用等到天亮，就会被超市保安给发现了吧。”封不觉道，“还有，这场战争你们打了远不止一两天吧？既然有伤亡……那一定也有补充兵力的渠道才对，不然士兵是会死光的。”他问道，“可你们的士兵从何而来呢？不会是靠超市补货吗？”

这些问题确实都很令人费解，先前封不觉就对超市的监控探头提出过疑问，照理说……这些玩具的战斗不被人类们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玩具的“阵亡”更是个严重问题。试问，Novel那些手办以及模型的库存减少，怎么可能不被察觉？而Classic这些老古董们，在二十二世纪时又怎么可能还在生产？难道说这个剧本中的人类们，是明知这些玩具在打仗，却假装不知道，而且还在默默地维持着战争的可行性？

“人类从不在意那些战场上的碎片。”爵士回道，“只要我们在活动时不要被他们看见就行了。至于兵源补充的问题……是机密，我无权回答你。”

“嗯……”封不觉心道：“还是等于什么都没说。”他飞速整理着思绪，“这场战争……没有目的，只有过程。这些玩具们

有智慧、也有长期记忆，但他们的思维中似乎有一个盲区，只要一涉及战争本身的合理性、或是来自于人类潜在威胁方面的信息，他们的思路就会绕开……”

此时，小叹轻声对封不觉道，“觉哥，会不会是这样……这个剧本的情况或许和《博物馆奇妙夜》类似，即在这个超市的某处，藏着一块法老王复活金牌，一到晚上就会起效，让玩具们活过来打仗。而夜班保安也是知道这些的，并且把这事儿给掩盖过去了。”

“你说的是阿伽门农的牌匾是吧……”封不觉也低声道，“可那种东西，不止会让玩具们活过来吧……什么人体模特、动物标本，甚至是骷髅模型，都会受到影响才对。所以……应该不是。”他否定了小叹的推测。

“嗯……”小叹若有所思道，“还有件事……从第一兵团开会时讨论的那些内容来推断，这场战争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分出胜负来的吧？”他用疑惑的口吻道，“咱们现在可是用非睡眠模式登录的游戏，满打满算也等不到第二天的晚上，而这些玩具……居然连战争的原因和目的都说不上来，那个支线任务要怎么才能完成啊？”

“这个问题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封不觉接道，“我推测……是这个剧本有隐藏世界观存在。因此，一开始的剧情简介对我们眼前的状况只字未提，只是介绍了一下事情发生的大致年代和地点。而前因后果、相关人物，全都不明。”他的目光扫过了前方正在带路的那些玩具们，“也许……我们是被支线任务的内容给误导了。就算我们帮Classic做一百件事，也是浪费时间。”

“那要不……”小叹做贼心虚一般，又把声音压低了些，“我们找个机会开溜？”

“溜到哪儿去？”封不觉道，“你有调查的方向了吗？”

“嗯……”小叹憋了半天，确实想不出来，“其实……我们也不用去破解什么世界观，支线做不做都无所谓，这是场杀

戮游戏不是吗？而且主要是为了让我多战斗才排的吧？”

封不觉闻言，不置可否地笑笑，“那就走一步算一步咯。”

说话间，乐高复仇者们已将他们领到了城市中心的一栋建筑物前。

这儿的大门对乐高的Q版英雄们来说算是相当宽大的，供那两名变形金刚通过倒是正好，若是擎天柱那种体型的玩具要进来，就得弯腰了。

跟随着前面那一行人，两名玩家快步穿过了大门。进屋后他们才发现，建筑内部的空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狭窄。而在这个空间的中心处，有一个巨大的菱形物体，正浮在半空，发出诡异的光亮。

这个菱形体估计有正常人类的脑袋那么大，其构成物自然也是乐高积木，不过该菱形体上的积木一直处于一种活动状态，其表面的颜色如波浪般一阵阵地变幻着。

“你们终于来了……Classic的爵士、夜巡，以及……两位异界旅客。”菱形体中发出了说话声，听声音像是个睿智的老者，“托尼和布鲁斯在是否带你们来见我这件事上，产生了一些分歧，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未能在第一时间去迎接诸位。”

“我们是初次见面，你竟然说出了‘异界旅客’这样的词。”封不觉也不管这场合到底有没有他说话的资格，上前一步便抢道，“敢问阁下是何方神圣？”

“不要太无礼了，新兵。”爵士回头说道，“你眼前的可是无所不知的‘乐高先知’。即使擎天柱在此，也不会用这种口气……”

“无妨，爵士。”乐高先知打断了爵士，随即对封不觉道，“我想……你一定有很多问题要问我。”

第360章 玩具战争（十三）

“不过，我想我应该先跟Classic的两位斥候谈一谈。”乐高先知接着道，“等我们的事情谈完之后，我再来详细地回答你和你那位同伴的问题好了。”

封不觉道：“OK，那我不插嘴了，你们聊着。”他说着，还用右手对自己的嘴做了个拉拉链的动作。

接下来的十分钟里，两位变形金刚、乐高复仇者以及先知，三方进行了一番冗长且乏味的交涉。

此番交谈的气氛倒并不怎么紧张，因为这个误会本身很容易就能解释清楚。其实就是Novel的玩具们从这儿偷走了一批乐高积木，然后拿回去自己组装出了一队直升机来。非要说乐高方面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就是他们对自己的资源看管不力了。这种事情也轮不到Classic的人来指手画脚。

“所以，乐高的中立立场不会改变，而Novel也会为他们的越界行为付出代价，这已是乐高和Novel之间的恩怨了。”谈话到了尾声时，托尼说道，“至于乐高直升机给贵军带来的损失，我们只能表示遗憾。”

“嗯……”爵士沉默了几秒，并和夜巡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后回道：“好吧，我们会把这些话转告给擎天柱的。”他转过头，面朝封不觉和小叹说道：“新兵，我和夜巡先回兵团指挥部报告去了，你们跟先知谈完后自己回来吧。”

“是，长官。”封不觉回道，他这会儿倒显得很规矩，看来是希望对方赶紧走。

爵士不置可否地耸耸肩，和夜巡一起走出了大门。

“托尼，你们也先出去。”乐高先知这时说道，“我要和这两位客人单独谈话。”

“先知，这两位先生看上去很陌生……”斯蒂夫谨慎地提醒道：“您确定要我们全都离开吗？”

“放心。”乐高先知回道，“这两位不会跟我动武的，何况我也并不畏惧武力威胁。”

“既然您都这样说了……那好吧。”托尼替美队应了一声，并拍了拍斯蒂夫的肩膀，随后他们就和其他复仇者一并离开了。

待这栋建筑的大门重新闭合起来后，乐高先知又开口道：“你们好，疯不觉、枉叹之。”

一听这货喊出了自己的名字，封不觉就来了精神，“呵……先知就是先知，名副其实啊。按理说我们的名字应该只有Classic阵营的少部分玩具才知晓，而且从进入这座乐高城市开始，爵士和夜巡也一次都没有提过我们叫什么，只是称呼我们为‘新兵’。在这种前提下，你却这样称呼我们……那可能性只有……”

“只有两种。”乐高先知接道：“第一，我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比如窃听器、间谍之类的……从Classic那边直接获取情报。”那菱形体顿了一下，“第二，我具备着从数据层面上观察你们的能力。”

封不觉笑道：“推理也很迅速嘛……”

“彼此彼此。”乐高先知回道。

封不觉又道：“既然你自己提出了这两个假设，那我认为……有七成左右的概率，是第二种情况了。”他双手交叉在胸前，仰起头道，“进而我就有了另一个假设……你不是一般的数据。”

“这是显而易见的。”乐高先知笑道：“这个菱形的积木聚合物，只是我在这个空间中的载体而已，我本人并不在这里。”他也没有隐瞒身份的意思，自我介绍道：“鄙人是‘真理法庭’的十二陪审团成员之一——先知。”

“为什么我对这种展开一点都没感到奇怪呢……”小叹嘴角抽动着道了一句。

“那你一定知道超市里正在上演的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咯？”封不觉问道。

“这里可不是什么超市，而是一座监狱。”先知的语气不像是在开玩笑。

“玩具们都是囚犯？”封不觉紧跟着对方的思维。

“是的，而且全都是无期徒刑。”先知回道：“当然了，他们原本并不是玩具。这些囚犯过去可能是上班族、学生、地痞无赖、百万富翁、运动员、杀人狂、演员等等。来到这个监狱后，他们的记忆和意识形态就会被调整。而‘性格’，作为一个无法被修正的值，只能保留。所以他们通常会被变成与自己性情最相近的玩具角色。”

“这么说来……任天堂的大金刚其实是某个宇宙的空知英秋变的吗……”封不觉随口念道。

“哼……怎么可能呢。”先知语气轻松地接道：“空知英秋变出来的猩猩，最多也只会在轮胎上荡荡秋千而已，大金刚怎么说都得是赤木刚宪那个级别变的吧。”

“嗯……的确。”封不觉摸着下巴应道，“不过……近藤勋似乎也……”

“喂！为什么人家NPC正儿八经地讲述剧情黑幕时你却要去扯那些莫名其妙的事啊！”小叹在一旁实在忍不住吐槽道，“究竟哪个人物变出来的猩猩比较强，这种事情有什么好讨论的啊！再说空知英秋以外那两人本来就是虚构人物吧！”

“原来如此……”封不觉忽然正色道：“难怪这些玩具既无法说出战争的原因，也不去顾忌那些可能会被人类发现的破绽。”

“意识调整是非常实用的技术。”先知接道：“可在不破坏被调整者思考能力的前提下，有效地限定其思路。”他顿了一

下，解释道："在那些囚犯的思维中，有许多无法进入的盲区。要比喻的话，就像是'一种根本不存在于你认知中的颜色'，在你亲眼见到这种颜色前，你根本无从进行想象，就算你真的看到了，也不知这种颜色该叫什么。"

"你们俩入戏出戏也太快了吧！"小叹喊道，"之前关于猩猩的讨论好像没发生过一样啊！瞬间就一本正经地回到先前的话题上了啊！"

觉哥和先知还是无视他，继续着对话。

"那么……超市保安又算什么？狱卒吗？"封不觉又道。

先知冷笑一阵，"这里的夜班保安八点钟上班，每隔三个小时巡查一次。还有十几分钟就到凌晨两点了，一会儿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看，'它们'究竟是什么……"

"等等！"小叹仍在尝试着插嘴，"我也有个问题！既然这是个监狱，为什么做成这种设定？把犯人变成玩具让他们毫无理由地对战，这有什么意义吗？"

"这倒不稀奇，更古怪的设定我也见过……"封不觉不禁回想起了那个囚禁比利、拉比特和奥尔登的回廊。

先知这回倒是对小叹的问题做出了回应："真理法庭的职责是监管、审判和收押。在已知的42个主宇宙中，所有的高智慧生命皆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其中有许多十分强大的犯人，必须单独监禁，有时甚至得为他们专门设计相应的监狱。"他停了两秒，接着道："而你们此刻所在的这个监狱，是关押普通犯人的地方。他们的数量成千上万，极其难以管理……"

"但只要让他们保持忙碌，这事儿就容易得多了。"这次换封不觉抢去先知的对白了，"每晚，他们都在进行着一场'打不赢，也打不完'的战争，虽然会有人员阵亡，但新的犯人也会源源不断地被变成玩具补充进来……

战争，是一种需要参与者绝对投入的活动，它可以让这

些囚犯们殚精竭虑、疲于奔命。他们没有时间去思考别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变成玩具的他们，每晚都在超市中间有限的几个区域忙活着，没有人会想到……我要从窗户爬出去，离开这个超市。”

“这种拘禁方式，真不会出几个例外吗？”小叹疑惑道。

“关键还是在于所谓的‘意识调整’上。”封不觉回道，“当那些玩具思考‘我为什么要打这场仗’这个问题时，就仿佛是你在思考‘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一样。很显然，你得不到确切的答案，但你也不会因此就不活了。同理，玩具们说不出自己为什么在打这场仗，但他们仍会打下去。”

“哈……果然非常犀利。”先知笑道，“疯不觉，不愧是帮助比利他们成功越狱的男人。”

觉哥一听这话就觉得情况不对，不过他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试探着回道：“你说什么呢……我可听不懂啊……”

“哈哈……别紧张，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否则也不会跟你说那么多。”先知说道：“你应该还记得拉比特吧？我和他是老朋友了。他能从时间之主的监狱里逃出来，我也很高兴。”

他这么一说，封不觉就想起来了，记得比利曾说过这么一句……“拉比特和他表弟本来是陪审团成员，但因为藐视法庭被治罪了。”

先知这时叹了口气，又道：“其实当初比利和奥尔登因‘传播混沌’的罪名被传唤到法庭时，我投的也是无罪票。但最后的审判结果……还是‘有罪’。于是拉比特和兔八哥（Bugs Bunny）这哥儿俩就有些失控了，拉比特对投了有罪票的陪审员们使出了回旋踢，兔八哥则用屎球（兔子的屎多为球状）攻击了法官，现场陷入一片混乱。”

“喂……这信息量未免太大了吧……”小叹听着这诡异的叙述，其惊吓值都莫名上涨了。

“哦……原来是这样。”封不觉倒显得挺淡定，“最后的结

果就是……兔八哥趁乱在墙上画了个洞逃跑了，拉比特则因藐视法庭罪，和比利、奥尔登一起被关进了时间之主的监狱。”他说到这儿时，脑中已然理清了时间线，“这之后，监狱看守萨摩迪尔叛逃，遇上了我，导致他再度被抓回并送往咀魔岛。比利他们则是二进宫，这回看守换成了法斯特。再后来……还是因为遇到我，他们仨再度越狱成功。”

“对，正是如此。”先知回道。

“我们真的是在玩同一个游戏吗……”小叹用一种不明觉厉的眼神看着封不觉，觉哥在他心目中的强悍程度再攀高峰。

封不觉问道，“听你先前那话的意思，超市的保安并不是这里的看守，难道你才是？”

“不，我只是一个比较热心的旁观者而已。”先知回道：“我利用这个‘乐高先知’的身份，操控中立的乐高势力，维系战争的平衡和激烈程度。”他笑了笑，“我做的事情其实也很简单，只要‘说话’就行了。”

“哼……看来Classic的人没有冤枉你。”封不觉只花了一秒就猜到了对方那笑声背后的意义，“Novel那边能顺利盗取积木，想来就是你故意漏出的情报所致。”

“呵呵……可惜你是异界旅客，否则我真想推荐你加入陪审团。”先知笑道：“我们现在正好有空缺。”他的话基本就是默认了觉哥的推断。

封不觉对先知的提议并不是很感兴趣，他继续询问自己想知道的信息，“刚才的话题还没完呢，既然你说超市的保安们不是看守，你也不是看守。那这个监狱的看守究竟是谁？去哪儿才能找到他？”

先知回道：“你急着找他有事吗？”

“有啊。”封不觉用很平常的语气道，“我要让他帮我结束这场战争。”

先知闻言，明显地迟疑了几秒，那菱形体的表面在这一

瞬浮动得异常猛烈，“疯不觉先生，你应该清楚，无论是我，还是那位看守，我们的职责都是保证这场战争能无止境地进行下去。”

“你不是旁观者吗？”封不觉的眼神变得冷酷而锐利，他沉声道，“‘职责’二字，从何谈起啊？”

这句话，让那菱形体陷入了沉默。

与此同时，他们所在的这栋建筑物，也开始发生变化……墙壁和地板上的每一块积木都如同活物般不安地躁动起来。

“喂……这气氛是怎么回事？”小叹惊道，“你们从相谈甚欢到翻脸的速度也太快了点儿吧……”

“你跟我说了九分的真话，就为了在里面掺上一分的假象。”封不觉冷笑着对那个菱形体说道：“可我知道的信息越多，那些疑点就越是凸显出来，让我无法忽略……”

第361章 玩具战争（十四）

封不觉对四周的变化不以为意，还是自顾自地说着："当你宣称自己给比利和奥尔登投了无罪票时，在我看来就已经表明了立场。"他冷笑一声，"那两个家伙被冠以'传播混沌'的罪名，可是一点都不冤。要是他们被判无罪，那才奇怪呢。"他耸肩道，"比利喜欢'把人拘禁起来play a game'，奥尔登则是'不给我讲鬼故事就弄死你'。至于拉比特和兔八哥……呵呵……"

先知仍然没有回应，只是周围的乐高积木颤动得更加猛烈了。

封不觉推测道："依我看……那天在法庭上，除了那两只兔子以外，你也没闲着吧。作为拉比特的老友，你显然是站在他那边的。你们对于混沌阵营的态度，也是一致的。所以……"他一甩胳膊，对着菱形体伸手一指，"真相只有一个！"

"突然毫无违和感地说出了名台词啊……"小叹嘴角抽动着道了一句。

觉哥接着刚才的话对先知道："你和拉比特一样，同因藐视法庭罪被收押了吧……哼……只不过你的关押地点和形式与他不同。拉比特和比利、奥尔登被关在了时间之主制造的监狱里，而你，被关在了这儿。"

话音刚落，房间四壁和地面上的积木忽然停止了浮动。那个菱形体竟骤然崩塌了，乐高积木哗啦啦散落一地，其内部露出了一个巨大的（对玩具尺寸的觉哥和小叹而言）头颅来。很显然，这就是先知本人的头，根本不存在什么投影，他的本体就在这个空间里。

"嚯~"小叹见到先知的模样后惊呼出声，"原来你是伍基

人（Wookiees，星球大战中的虚构种族，全身长满长毛，多为棕色，脸像长毛西施狗）吗？”

从仅有的头部来看，先知确实很符合伍基人的形象，可他却用颇为不快的语气回道：“不是。”

“的确，你的思想和行为都不像是伍基人。”封不觉道，“只是……见到你的真容后我不禁想问，你们那所谓的‘十二人陪审团’里，真的有‘人’存在吗？”他这么问也不无道理，因为他已知的三个陪审团成员，楞没有一个是人。

“哼……”先知那浮在半空的头颅冷笑着回道：“你以为多元宇宙中有多少种族存在？你们人类只是这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罢了。”

“好吧，那种问题暂且搁置一边。既然你已放弃了伪装，那咱们可以把话挑明了吧。”封不觉道。

事到如今，先知便也懒得再藏着掖着，本来就是说了也无妨的事情，“既然你非要刨根问底，那就要对事实有个心理准备。”

“别担心，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超乎你的想象。”封不觉回道。

先知沉默了几秒，叹息一声，开口道：“我，既是这里的囚犯，也是这里的看守。”

“哦……那么，对那些犯人们的意识调整，也是你做的咯？”封不觉接道。

“没错。”先知回道，“不止如此，也是我，把他们变成了玩具。”他顿了一下，“夜班保安只是几个无意识的傀儡而已，同样是由我创造并操控的。”

“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小叹问道。

“让我……来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吧。”先知长吁一口气，似乎是在调整情绪，“从前，有一座监狱。这座监狱看上去就像一家大型的超市。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商品，或者说……‘资

源’，其中包括了食物、衣物、燃料、奢侈品、工具、武器等等……

这座监狱里关押着上千个犯人，男女老少都有，他们皆是来自42个主宇宙中的人类囚犯。

每一天，这座监狱里的一切都会被重置，被打破的东西会复原，被搬空的货架会填满，地上的血迹会消失，死人的尸体亦然。只有那些记录着日期的东西会发生改变，比如挂历，每天都会自动延后一日，所有食品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也会延后一天。

超市的门窗都是可以自由开启的，但超市外面的城市只是虚假的幻象，如果犯人走出这栋建筑，就会跌入无尽的虚空中，直接死亡。

当然了，留在这个监狱中，生存也并不成问题，没有人会挨饿，甚至还有很多可供消遣的娱乐设施，毕竟资源取之不尽。

至少最开始的几天，人们是这样认为的……

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每一天重置过后，就会有新的犯人出现，他们会被随机投放到超市各处。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

就这样过了一周左右，随着人口的增加，犯人间的冲突变得愈发频繁。

最初，是少部分强壮、好斗的犯人，相互争夺着娱乐设施、奢侈品、昂贵的食物、漂亮的女人等等。那段时期，犯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尚未受到威胁，食物和饮用水都很充足，所以大部分人还比较老实。

此后的几周，人口还是不知不觉地增加着。直到一个月后，仅有的几个厕所门口排起了长队。两个月后，超市里三分之一的区域弥漫着排泄物的恶臭，剩下那三分之二的区域里，人们拥挤在一起进食。第三个月的第十天……那些拉帮

结伙，霸占着美食、女人和娱乐区域的犯人们，遭到了其他犯人的屠杀，因为后者已到了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排泄时也毫无隐私可言的地步了。

那次事件过后，资源的问题稍稍得到了缓解，但恐惧仍留在人们心上。于是，一个类似政府的机构诞生了。他们制定了一套秩序，规定了食物要合理分配，奢侈品应轮流限时使用，抢劫、杀人、强奸等侵害他人的行为应得到惩罚，他们甚至搞了人口登记制度……”

“这可能是我听过最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封不觉听到此处接道，“一群犯人在一座监狱里试图推行法律法规。”

“这就是人性的矛盾之处吧……”小叹也若有所思地念道，“生活在文明社会中时，人们渴望得到自由和放纵。但在丛林法则之下，人们又期望着安全和秩序。”

先知又是一声叹息，随即继续叙述道：“然而，政治终究是种肮脏的东西。推行了制度，就得有执行者，那些监管者付出了劳动，自然会想要分到更多资源。而犯人数量增加的问题，也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因此，在一段时间后，确切地说是距离第一次屠杀两个月零三天后……资源再度陷入了严重的危机。那时人们才发现，那个管理机构已变成了另一个压迫其他囚犯的霸权团体，和最初那群被屠杀的恶霸没有什么区别。

不出意外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爆发了。腥风血雨过后，活下来的人终于意识到，维持和平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个监狱中的犯人数量永远维持在一个安全的值上。

于是，数百名幸存者达成了一致——杀死从那天以后每一批新来的犯人。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那段时期，每天午夜的重置过后，老犯人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出现在超市各处的新犯人，统统杀掉。然后，他们就可以过上安逸的一天了。

但每天被投入的新犯人数量是不固定的，时间长了总会有漏网之鱼存在。还有人出于私心，偷偷把一些漂亮女人留下并藏起来，以不杀她们为条件，逼迫她们当奴隶。

总之……在一段时间的积累后，矛盾终究是爆发了。那之后，又出现了新的格局，犯人们分成了数个不同的势力，各自占据一个区域。每一个派别都有他们的一套行事作风，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他们彼此间为了争夺资源战斗着，虽然互有死伤，但可以通过新犯人进行补充。”

“诶？”小叹恍然大悟道，“这不是和现在的情况……”

“对，几乎一样。”先知接道：“但又不一样。”他俯视着两名玩家，“如果你们处于我的立场上，是愿意看到一群人类每天在你面前上演各种肮脏的戏码，尔虞我诈、血肉横飞……还是更愿意看一群玩具打一场没有血的战争？”

“所以……你就用自己的能力，改变了这个监狱……”封不觉接道。

“是的，经过意识调整后，这些犯人们便会以为自己就像是《玩具总动员》里的那些角色一样，身处于一个人类世界的超市里。当每天的营业结束后，他们就会活动起来，为了荣誉而战。而白天，他们会在我的能力下进入无知觉的休眠状态。”先知接道，“经过多次实验和修正，我已堵上了他们思维中的许多区域，现阶段这项操作已几近完美。玩具们依旧会躲避我派出的保安傀儡，但对于自己‘不能被人类发现’的意识，也仅限于此了。”

先知深深吸了口气，再道：“当初我被关入这个监狱时，罪名不止是藐视法庭，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对于混沌的倾向性’。为了惩罚我，真理法庭特地设计了这个监狱，只为在我的面前展示着各种各样的罪恶，无尽的罪恶……以此作为一种折磨。

而你们人类，就是最好的演员，你们自私、顽固、自负、狡猾、脆弱、无知、蛮横、虚伪、龌龊、野蛮、善妒、

贪婪、荒淫、易怒、愚蠢、且不知悔改！

但我终究是找到了从中解脱的方式……

我解除了那些囚犯们的生理需求，有效地维持住了人口数量，还限定了他们的活动时间，建成了这一套可以永久延续下去的制度。我在保留灵魂个性的前提下，将人性中复杂的欲望和丑恶，转化成了纯粹的、却并非残酷的战斗意志。我让你们人类——这个无药可救的种族，得到了控制！”

先知说到此处，情绪越发激动起来：“现在，你们明白了吧？这里没有什么需要你们去‘结束’的东西！”他语气阴沉地说道：“我本不想说那么多的，不过此刻不想说也已经说了，你应该满意了吧？疯不觉。”

觉哥抹了把汗，“呃……好吧，您辛苦了……”

这时，地上那些积木碎片又一次悬空漂浮起来，聚合到了先知的头周围，重新将其包裹起来，形成了那个表面不断变化着的菱形体。

“很好，那么……”先知长吁一口气并道，“十分钟前，也就是你不知死活地揭穿我的囚犯身份并打破沙锅问到底之前，我就试图对你讲这句话了……”他顿了一下，“少掺和战争的事！去找出另外两个异界旅客，然后赶紧给我滚蛋！”

第362章 玩具战争（十五）

“呃……”封不觉想了想，回道：“好吧，我明白了。我可以答应你，不再尝试干预这场战争的大势，不过……另外那两名异界旅客会怎么做，我可不能保证。”他试探着念道，“真想让我们尽快离开的话……”

“你要什么？”先知直接打断道。

“让你把军队借给我用……”封不觉说道。

“嗯？”先知仅靠这一个语气助词，便充分传达了他的愤慨。

“……那是不可能的。”封不觉接着上半句，愣是把话圆了回来，“毕竟我们的目标只有两个，没必要兴师动众。”

“嗯……”同样的一个字儿，先知这回传达的意思是……这还差不多。

“这样吧……”封不觉接道，“送我们一箱乐高积木如何？”

“你要做什么？”先知问道。

“当然是制造一件可以帮我们找到并接近目标的载具……”封不觉一脸阴霾地念道，“于万军丛中，取敌将……”

“知道了。”先知再次打断道，“我会以乐高先知的身份来下达这个命令，你们的这次行动就定义为‘本先知对于Novel盗取乐高资源一事所做的正式回应’好了。”

小叹插嘴道：“可我们现在名义上还是Classic的人，为乐高执行任务没关系吗？”

“今晚一过咱们就永久失踪了，你还考虑那些干嘛？”封不觉替先知回道，他再度抬头看着菱形体，“那就……说定了。”

……

凌晨两点整，两名夜班保安准时地从保安室那里出发了。

正如先知所说，保安只是他做的傀儡而已，“它们”是没有思想的。只要到了固定的时间，它们就会从保安室里出来，打开手电筒并兵分两路进行巡视。整个过程的用时正好是十五分钟。待巡视完毕后，它们就重会回到保安室，再从内部把门锁上。

这段时间，玩具们绝不会出来活动，他们已提前关闭了所有的光源，并躲藏到了货架底部或一些视线的死角中，等待巡查的结束。

然而，作为玩家的似雨和悲灵是没有那些顾忌的。对她们来说，在这段时间里活动，反而更加便利。

当时钟走到两点的刹那，她们便从Novel的占领区出发了。两道轻灵的身影在货架上方跃动着前行，迅速逼近乐高屋的所在。附近所有的暗哨在此刻全都失去了效用，她们丝毫不用担心遭到袭击，Classic也不可能发现她们的行踪并作出应对。

“哎……结果还是把支线任务给放弃了啊……”悲灵在路上还在嘀咕着，“不过，不带亲卫队真的没关系吗？完全不借助剧本资源的情况下，我们是打不过团长的吧。”

似雨倒是显得很沉着：“那也没办法……其他玩具在保安巡视的过程中是坚决不活动的，要是我们想带着亲卫队去，就得等到巡查结束才能动身。可乐高已经对Novel采取了警戒措施，能让我们顺利接近的时机只有现在。”

“表姐……我怎么觉得，你这是要故意输掉的节奏啊……”悲灵实在是忍不住了，说出了心中所想。

“既然是团内练习战，胜负本就无所谓吧。”似雨回道，她略微偏过头，看着悲灵道，“再者……以不觉的聪明，早就看穿你这个建议的初衷，并且告诉小叹了吧。”

“啊？什……什么初衷？我听不懂哦。”悲灵慌忙开始装傻。

“你放心，既然这一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小叹多累积一些与玩家对战的经验，我动起手来自然会有分寸。”似雨继续说着，完全无视对方的否认，“作为一名以近战为主的格斗专精玩家，小叹目前的实力只是略高于平均水准。如果我全力以赴，十招内，他必死无疑。”她很有自信地分析道，“这点……不觉应该也很清楚。他是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因此他一开始就会朝我猛攻过来，让我无暇分神。”

“呃……我好歹也是狙击手吧，能秒人的好不好？你们都无视我啊……”悲灵回道。

“虽然你的技能和狙击枪的威力，确可以对【阿尔忒弥斯的拥抱】产生一定的影响，但那毕竟是一件专门克制远程攻击手段的完美级装备。”似雨解释道：“除非你也有完美级的射击系武器，否则就算他站在那里让你瞄准，一枪秒杀他的可能性也极低。而像不觉那样的家伙，若不能一枪毙命，接下来就很难再捕捉到狙击他的机会了。”

“嗯……”悲灵想了几秒，“我的意思是，团长难道就不用防范我对小叹的狙击了吗？”

“他知道你不会狙击小叹的。”似雨回道。

“什么意思啊！”悲灵莫名有些恼怒。

“我也知道你是不会狙击小叹的。”似雨又道。

“表姐你这是欺负人吧……”

“因为这是练习战，一枪秒杀就没有意义了。”似雨说道。

“嗯？”悲灵愣了一下，“啊……对！对对对！这是为了锻炼他！”她呼呼奸笑，借坡下驴道，“看本姑娘射他个千疮百孔！”

……

“阿嚏！”小叹这个喷嚏打得……整个人都稍稍蹦了起来，“什么情况……小灵又在背后诅咒我了吗……”

“不止是使用了习以为常的口吻而且还指名道姓地说出了对方是谁啊……”封不觉的吐槽同样犀利。

此时，他们二人正站在乐高城中一隅，等待着武藏小金井把载具拼出来。

这是封不觉第二次召唤这个家伙了，第一次是在南方公园的时候。在离开沙盒之前，为了不浪费技能CD，觉哥也曾用过一次这个召唤技，并和这个召唤人物有过一些交流。

武藏小金井的外形，整体来说就是个搞笑漫画中的小学生。他的头呈倒三角形，下巴很尖、脸偏长。他戴着一副遮住半张脸的眼镜；上身是一件黄色短袖T恤，下着紫色短裤，还配有两根红色的背带。脚上穿一双显眼的红袜子，领口别着一个底色是绿色、上面有许多紫色圆点的领结……

他在原作中的初登场情景是……老师让他用汉字写出自己的名字，但他非常有气势地站起来回道：“我武藏小金井是写不出六画以上汉字的、奇怪的小学三年级生。”

但实际上……他是个天才。他这样的回答，只是为了让老师和同学们投来鄙视、轻视、冷视、歧视的目光……为了让别人认为他是个怪人（变态）。

根据武藏小金井的分析研究——历史上99%的伟人，在童年和学生时代都被视为怪人。因为武藏小金井想成为伟人，所以他决定先成为一个怪人。

在这种神逻辑的驱使下，武藏小金井坚定地踏上了怪人之路。他平时走路或站立时，双手都会很自然地举在身前，摆出类似蛇拳的姿势。他说话时阴阳怪气，偶尔还会发出“嘶嘶嘶嘶”的奸笑声。当他成功做出古怪的行为并遭到别人的白眼和围观时，就会感到很有快感，有时他的身体还会像车轮一样高速旋转……

鸟山明先生曾在《阿拉蕾》第六卷中，设计过一个将变态分为五个阶段的游戏。分别为……酸梅超人阶段：用你勇敢的食指戳旁边人的屁股；森林王巴山阶段：打开窗户大喊三声"啊！"；北比冰人阶段：边跳边大叫"大便、大便"；马斯特博士阶段：大叫"合体"然后钻进别人怀里；尼可真大王阶段：在鼻子里塞花生然后喷出来。假如做完了这全部的五件事，就是"不折不扣"的变态了。

以这个标准来看……武藏小金井早已是丧心病狂、无药可救。

总之……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蛋疼的召唤人物。其召唤条件："做一个怪异的举动"就挺另类的。更不用说他在战斗时几乎帮不上任何忙，战斗力无限接近于零。

但是，他绝不是百无一用，相反，他可能比其他任何F级的召唤物都有用。因为武藏小金井可以"造东西"。

当然了，他的发明和制造能力，远比不上则卷千兵卫（即IQ博士）和三眼神童那些神级人物，但比起那些"讲科学"的正常向虚拟角色来，武藏小金井造出来的东西就非常犀利了。

"哈哈哈！完成了！"在进行了二十分钟的拼装后，武藏小金井成功地用乐高积木制造了一台外表怪异的机甲，并兴高采烈地宣布道，"这就是！乐高河豚角斗士！"

"这是我见过最恶心的机器人……"封不觉道，"就像是那些新手玩'孢子'时做出的曲椎直立生物……"

"呃……其实在你告诉我生物的脊椎可调之前，我也一直做出那种……"觉哥的话似乎勾起了小叹的一些奇怪回忆。

"哈哈！你们一定觉得做出这种东西的我很古怪吧！嘶嘶嘶嘶……"武藏小金井兴奋地如长蛇一般纵向旋转起来，"我的变态指数又上升啦！嘻嘻嘻……"

"喂……那种指数只存在于你的幻想中而且根本没用

吧！”小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怪胎熊孩子的行为，毫无疑问的，他震惊了。

谁知，小叹话音刚落，武藏小金井竟化为白光消失了。

“诶？怎么回事？难道他还会隐身术？”小叹疑惑道。

“只是时间到了而已。”封不觉回道，并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膝盖，“实际上，早在四分钟前他就该消失了。想必是【殖入式炼金术增幅装置】的特效，让他的存在时间被延长了。”他摸着下巴念道，“理论上来说，这个‘小幅提升召唤技能的效果’的特效，应该不止体现在时间上。也许小金井的发明能力、或是战斗力等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的增强，只是这种增强无法直观地被看出来。”

“不，我觉得其变态程度的提升已经很直观地展现在我面前了。”小叹接道。

封不觉笑了笑，说道：“好了，言归正传。虽然我们现在已拥有了类似高达的机器人载具，但想要在Novel阵中找出似雨和悲灵，还是困难重重。我们至今尚不能确定她们在Novel的职位和任务，甚至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她们就在Novel阵中。所以……”

“她们已经朝这儿来了。”忽然，另一个声音从二人身后响起，加入了这次谈话。

两名玩家转过头去，看到了一个乐高玩具。其形象是一名身着西装、坐在轮椅上的光头长者。

第363章 玩具战争（十六）

“呃……X教授？”封不觉问道。

“是的。”X教授用他富有感染力的、亲切的语气回道，“你们好。”

“等等……”小叹反应倒是挺快，他凑到觉哥耳边悄悄道：“不对啊，这家伙是可以读别人思想的吧……那要是他读了先知的……”

“教授，我想问问，你的超能力是什么？”封不觉无视小叹，对着教授明知故问道。

没想到，这位乐高X教授回道：“我没有超能力。”

“啊？”小叹一愣，“不会吧？”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封不觉偏过头对队友轻声道：“玩具们不可能拥有‘记忆读取’或‘思维控制’之类的精神系能力。”他耸耸肩，“如果真有……那么你刚才压低了声音说话也毫无意义，因为你的话还没说出口他就已经知道了。”

“哦……”小叹点头，几秒后又疑道，“诶？那教授你岂不是没有任何战斗能力了？”

“呵呵……知识就是力量。即使没有超能力，我也可以做很多事的。”X教授笑着道，“当然，你也可以把我看成一个普通的、坐轮椅的秃子。”

“不不不，我没有那个意思。”善良的小叹赶紧摆着手否认道。

“嗯，很好。”X教授保持着祥和的笑容，“因为你要是敢提‘轮椅’或是‘秃子’这两个词，我就让我的学生们把你摁住地上，然后用轮椅碾碎你的脑壳。”

“喂……这是彻底黑化了吧……明显对自己没有超能力的事情超在意的啊……而且自己已经把那两个词分别说了两遍了吧。”小叹低声嘀咕道。

封不觉上前一步，扯开话题道：“嗯……教授，既然你无法使用心灵感应，那你是如何知道‘她们已经来了’的？”

“我只是替先知跑个腿儿，过来传个话。”X教授回道，下一秒，他忽然紧跟了一句：“什么！你说我没有能跑的腿？”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手枪，“受死吧，你们这两个不懂礼貌的小鬼！”

说罢，他竟然从轮椅上蹦了起来，并开始胡乱射击。

觉哥和小叹当时就惊了，朝着两边打滚而出、抱头鼠窜。

好在这个“X教授”的枪法很差，一枪都没打中。而且他用的枪、以及打出来的子弹，全都是极其细小的乐高碎片，对周围也没造成多大杀伤。

这时，只听得嗖——一声，一道红色的疾影瞬然而至，一把夺过了“X教授”手上的枪，并道：“嘿！别闹了！卢瑟（Lex Luthor，超人的宿敌，经典反派之一），该吃药了！”

说话间，乐高闪电侠一把将卢瑟摁回了轮椅上，并按下了轮椅后方的一个按钮。但见几根积木条从轮椅两侧弹出，将那个正在发疯的秃子给绑住，使其动弹不得。

“啊——放开我！我是X教授！他们歧视残疾人！啊——”卢瑟两脚乱蹬，双手奋力挣扎着，被闪电侠给推走了。

“抱歉。”另一道蓝色的身影以不输于闪电的速度瞬间出现在了封不觉和王叹之的身边，他是乐高快银（Quicksilver，万磁王之子，基本就是marvel的闪电侠），“药一停他就会有些精分症状，上个礼拜他还光着膀子、在身上涂了点颜料，想冒充奎托斯，后来被浩克拍成饼了。”

“找这种人来报信是闹哪样……”小叹回道。

“总之……根据先知的情报，有两名Novel的成员竟然无视保安的巡查，正向着乐高屋逼近，而且很快就会到达了。”快银接道，“先知的意思是，请你们到外面解决她们。”

“哦？自己送上门儿来了。”封不觉冷笑，“哼……挺有骨气的嘛，调查兵团的家伙们……”

“这种服装梗你到底还要用几次啊……”小叹有气无力地说道。很显然，在“苍灵论剑”结束，到“我是写手”之间的两个星期，封不觉没少拿似雨的服装开玩笑。

“好吧，我们现在就动身。”封不觉说着，便跳到了“乐高河豚角斗士”上，打开了驾驶舱的舱盖。

这台机甲的外形，就像一条长腿的河豚鱼。整机一共就两个部分，一是身体（反正鱼也不分什么躯干和头部），二就是两条腿（锥形腿、伸不直、且骨骼惊奇）。

而且这乐高河豚角斗士（以下简称河豚斗士）只有腿，没有手。从武藏小金井那句“完成了”可以看出，他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而没有造手，单纯是为了让机甲看上去古怪才没造……

这东西的驾驶舱和双翼机差不多，一前一后，总共就能坐俩人。比较令人费解的是，这东西究竟怎么战斗？还有……连手都没有的机器人，要两名驾驶员干啥？难道每人控制一条腿吗？

“哦，这操控倒是简单明了啊。”封不觉跳入前方的主驾驶舱后，发现眼前一共就两根操纵杆和一个旋钮型的开关，旋钮的左边是“OFF”，右边是“ON”，而两根操作杆，不用想也知道，控制的是左右两条腿的摆动。操作台的正前方还画蛇添足般写着六个字——移动控制系统。

小叹也紧随其后跃上了机甲，进入了后方的副驾驶舱，谁知，他一坐进去就惊了：“喂！为什么有这么多按键啊！”

“哈？”封不觉听了简直觉得匪夷所思，他这前方的主驾驶

舱里，能调控的部件加起来也就仨，而且感觉上还真不需要第四样东西了，那后面还能有些什么？

“我看看。”封不觉爬出自己的座舱，在机甲顶部跨了两步，来到“鱼尾”上方靠后的位置朝副驾驶舱里张望。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一身尿……小叹的那个座舱里，眼前和两侧，少说就有上百个按钮，另有推杆、旋钮、轻触开关、各种仪表、指示灯等等。最离谱的是……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有一个被小玻璃罩子罩着的按钮，旁边还画了个黄黑相间的核武器警示标志……

最后，在副驾驶舱正面的操作台上方写了四个字——武器系统。

“这他喵的果然是变态啊！”连封不觉都忍不住高声吼道，“移动系统比碰碰车还简陋，武器系统却做得像全领域泛用连续强化型机动兵器库（General Unilateral Neuro-Link Dispersive Autonomic Maneuver）一样啊！”

“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坐在这个里面用脸滚键盘就可以毁灭世界了……”小叹虚着眼接道。

“嗯……不对，冷静下来想想……只用了二十分钟和不足一箱的乐高积木所制成的兵器，不可能厉害到十分夸张的地步。”封不觉沉吟道：“或许……看似按钮很多，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无用的鸡肋装置。比如说……一大坨按钮全都是调节驾驶舱内湿度和温度的，只有一两个是真正的武器。”

“呵呵……你慢慢试好了……”小叹说着，推开副驾驶舱的舱盖，站起身来，手臂一撑一翻，便到了前面的主驾驶舱里，“我来控制移动。”

封不觉倒是无所谓，他从“鱼尾”上方跃下，进入了那个满是可调部件的副驾驶舱，“随便了……出发吧。”

小叹闻言，便将眼前的旋钮拧到了ON的那一侧，然后拉动操作杆，控制着河豚斗士向前移动起来。

“喂……推拉一次只迈一步啊……”小叹控制机器人走了不到十步，就意识到了这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迈腿的速度、频率和我拉动操纵杆的手速完全一致啊。”

“那又怎么样？”封不觉问道。

“使用这种反复推拉操纵杆的驱动方法，其体能消耗和我用双手倒立着走路差不多了……”小叹回道。

“哼……”封不觉不屑地冷哼一声，举起了自己的右手，“那是你的实力不济罢了，如果是我的话，单手就能……”

“喂！”小叹吼着打断道，“这份猥琐的自信有什么好显摆的啊！”

……

同一时间，乐高屋外，某货架顶部。

阴影中，一道锐利的目光，已透过狙击枪的瞄准镜，对准了乐高屋唯一的出口。

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狙击点，居高临下、四面无风、距离适中。而乐高屋的出口处连个掩体都没有，一片开阔。

在夜视镜的帮助下，悲灵可以清楚地观察那里的情况，一只苍蝇（当然了，现在苍蝇对他们来说可能和耗子差不多大）都别想飞过。

“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了……”似雨拿着夜视望远镜，蹲在悲灵身旁道。她们二人这狙击手加观测员的组合，配合已是非常默契，在悲灵视线以外的异动，就由似雨来负责，绝无闪失。

“其实，他们有可能已经离开了乐高屋，回Classic的占领区去了。”悲灵说话时还保持着瞄准姿势，纹丝不动。

似雨接道，“我们接到亲卫队的报告是在一点五十三分，而不觉和小叹进入乐高屋的时间大约是一点四十分。如果他们进去是为了完成任务或带动剧情，按理说不会很快就出来

的。”

“万一他们和我们一样，无视夜班保安，在一点五十五分之后仍然敢于在外面活动呢？”悲灵道，“那在我们抵达前，他们就有十分钟左右的空隙可以逃走。”

“嗯……这个假设的前提有二……第一，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去乐高屋里要做的事；第二，他们还不想跟我们交手。”似雨若有所思道：“以不觉的风格……”

“为了支线或隐藏任务，团长很可能会暂时避开我们。”悲灵道，“而且这种回避也不会被系统算作是‘消极游戏’，只能算是战略上的迂回。”

“若是他们真的已经回到了Classic的领地，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就很危险了。”似雨说道。

悲灵长吁一口气：“我已经想过啦，保安巡查结束是在凌晨两点十五分。从那时算起，我们再等十五分钟。如果到两点半还没等到人，或是在此期间被那些对我们有敌意的玩具发现，我们就先撤退。之后借助军势，再做周旋。”

此刻，正在女生组这二人分析和商量着各种合理的策略时，男生组那两个驾驶着变态机甲的绅士，已接近了乐高屋的出口。

嗒嗒嗒嗒嗒……河豚斗士迈着大步向前奔跑着。

坐在主驾驶舱里的小叹累得跟孙子似得……觉哥则是百无聊赖地单手托着腮帮子，在副驾驶舱里打哈欠。

“说起来，我们应该让武藏小金井直接做个会飞的载具吧？从空中接近敌人才最快最安全。”小叹喘着粗气抱怨道。

“你要这样说……那我们俩直接从货架顶部接近敌阵，或是我用月步带着你到更高的地方去靠近目标，岂不是更方便？”封不觉道。

“诶？对啊！”小叹接道。

“是啊，这些方案我当然也全都想到了。”封不觉接道，“可那样的话，累得直吐舌头的不就成我了吗？”

“哈？”小叹怒道，“你这纯粹是坑队友啊！”

“这倒不是。”封不觉双手枕着头，朝椅背上靠了靠，“别忘了……是你自己爬到主驾驶舱去的……”

一秒后，前面传来“啪”一声，想必是小叹赏了自己一巴掌。

“有一个……东西，出来了……”悲灵忽然说道。

似雨见她没开枪，便知道情况有异，随即将望远镜也对准了乐高屋前的那块区域，当看到出现在视线中的物体后，她放下了望远镜……揉了揉眼睛，然后再将其举起。

“我赌五毛，不觉在里面。”似雨用冷冰冰的、平铺直叙的口吻念道。

“这乐高怪物是那两个白痴自己搭出来的吧……”悲灵则是用一种“这俩货已经没救了”的沉痛语气作回应。

“如果这是剧本内原本就存在的玩具……”似雨接道，“那肯定永远卖不出去。”

“再说玩具们也不可能在保安巡查期间出来乱跑的。”悲灵一边说着，一边往狙击枪内填上了一枚特殊的子弹，“这就有意思了……若是乘坐的载具突然爆炸，他们能不能生还呢……”她的嘴角勾起一丝腹黑的笑意，手中枪口已然瞄准了河豚斗士的躯干。

砰——

悲灵扣下扳机的刹那，一声惊雷般的巨响划破长空，一枚闪耀着青芒的子弹直贯而出。

第364章 玩具战争（十七）

【名称：穿甲爆炎弹】

【类型：消耗品】

【品质：精良】

【特效：击穿目标物的第一层防护后爆燃；若未能击穿防御层，将直接爆燃，但威力减半】

【使用条件：射击专精C或器械专精B】

【备注：贫铀合金制品，以微型液态推进剂辅助，穿透力极强，爆燃效果为火属性伤害。】

这种特种弹药，在拍卖行中可以找到不少。多半都是价格不菲，卖得比大血瓶（12000游戏币）还贵。但用过的人都很清楚，这就属于那种……只要手里拿着一发，就能靠它改变整场战斗走向、乃至直接决出胜负的物品。

在如今的惊悚乐园，大部分水平中上的团队都对射击专精的玩家趋之若鹜，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反败为胜的强大杀伤能力，而且这种杀伤力是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就换得的。

如果是格斗专精的玩家，想弄一件足以改变战局的武器，那价格起码是六位数。但射击专精的玩家就无需如此，他们只需要一把属性一般的枪，配上一发上万游戏币购得的子弹，就能打出格斗玩家用几十万才能打出的伤害。

虽然子弹是消耗品，打出去就没了，但换个角度去考虑的话，这也并不是一买来就非要尽快用掉的东西。将其当做一种保险，或者说底牌。只在最恰当、最关键的时刻拿出来用。那没准得过N个剧本才会消耗掉。

如此算来，在中低等级时期，买个三十发这样的子弹，配上一把性能中等的枪，便能用上很久。没准那些格斗玩家

花几十万买来的装备都已经淘汰了，射击玩家的子弹还没用完。

以古小灵这种现实生活中的女土豪而言，选这个专精还真是有点儿浪费了。目前游戏论坛上公认的，练起来最“昂贵”的专精是器械和召唤，而射击和侦查则属于花钱很少也能有所建树的两项。

当然了，如果纯粹为了烧钱玩儿，什么专精都无所谓。不就是一万多游戏币的子弹吗？折合成RMB也就六七块钱一颗。只要花个五万RMB，抄一挺装满特种弹的格林机关枪对着敌人扫射都行。

……

言归正传，但见那枚穿甲爆炎弹裂空而来，呼啸着击中了河豚斗士的外壳。

虽说在这剧本的设定中，玩具的强度都颇为惊人，但悲灵的这一枪，显然不是乐高积木的防御可以抵挡的。

呲呲呲……在一阵短促而连绵的怪响过后，子弹穿透了河豚斗士的外壳，打入了机体内部。

巧的是，这子弹击中的部位很微妙……正好处于主驾驶舱和副驾驶舱之间的区域。如果这子弹稍微偏一点、射入两个驾驶舱中的任何一个，那都会是悬空爆燃。其能量将得到充分释放，并且会对身处封闭式环境中的驾驶员造成相当巨大的伤害。然而，这子弹却要死不死地嵌在了积木内部爆燃，而这样的结果就是……

轰——啪嗒啪嗒啪嗒……

在一记爆炸声后，是许多乐高积木的碎片纷纷散落的声音。

意料之外的一幕出现了，河豚斗士被炸成了两截。前半截是个体积很大的、圆滚滚的鱼头。而后半截，是较为瘦小的鱼尾巴和两条腿。

两位驾驶员各自所处的舱体内部，竟然还相对完好，只是他俩都掉了35%左右的生存值。

在“鱼头”内的小叹，基本已成瓮中之鳖。不过……由于他被突如其来的爆炸搞得有点儿懵，恐怕短时间内也没有出去的可能。

而在“鱼尾”部分的封不觉，很快便对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是穿甲爆炎弹（地狱前线的四位对彼此的装备和技能都知根知底）啊……确实是明智的选择呢……但似乎运气欠佳，没能在空气中爆炸。”

他一边念叨着，一边就伸手去乱摁眼前的按钮。反正这河豚斗士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了，不如就随便试试还有哪些武器没故障，可以用来反击。

不料……这河豚斗士的战斗力远超常人想象。

在觉哥不经意的一阵乱按后，发生以下五件事：

一，那明明已经和副驾驶舱失去联系的“鱼头”部分，竟接收到了武器系统传来的指令，当即猛然鼓起，其表面还长出了许多尖锐的巨刺。

二，鱼鳍部分如电锯般高速转动起来。

三，副驾驶舱内开始播放《晴天小猪》的主题曲“真心的微笑”。

四，河豚斗士的后半截，以两腿的衔接点为轴，发生变形，驾驶舱朝上转了九十度，下方的腿则成了个固定的半蹲姿势。

五，副驾驶舱上方四十五度角弹出一根发射管，朝正上方发射了一枚圆形的炮弹，十秒后那炮弹直上直下，精准地重新落入了炮管中，并发生轻微爆炸，导致封不觉在冲击波的作用下又掉了10%的生存值。

“那怪物被打成两截之后居然还在动……”悲灵的视线在河豚斗士的两个部分之间徘徊着。

“而且两个部分都变得比原来更恶心了呢……”似雨接道。

悲灵扫了一眼游戏菜单中的对手状态，确认了觉哥和小叹都还活着，便又说道：“那乐高怪物的两个部分，在爆炸后都发生了变化，说明两边都有人在操控。”她按照常理推测着，虽然过程不是完全正确，但结论没错。

“但那东西的行动好古怪啊……看上去像是驾驶者在胡乱操作。”似雨沉吟道。

“这就有三种可能了。”悲灵的思维转得飞快，她很快就回道，“其一，团长和小叹尚未熟练掌握这个乐高载具的用法；其二，那东西已经发生故障了，无法正常操作；其三，这些举动是故意装出来，用以迷惑我们的。”

“那么……”似雨示意她说下去。

“其实无论是哪一种，对我们都没有影响。”悲灵说着，又往狙击枪中填了一枚【穿甲爆炎弹】，并笑着道，“再来一发就是了。”

就在悲灵准备对着看上去比较诡异的“河豚尾部”补枪时……身处其中的封不觉，按下了那个附带核武器警示标志的按钮。

“我就不信那个变态小学生真能用乐高做出核弹！”封不觉在摁键的刹那抓狂地吼道。

叱——呼——

那是火箭点火升空的声音……

处于蹲便姿势的河豚斗士，其尾部喷出了一道粗犷的火焰。双腿与躯干部分的连接也适时断开。鱼尾的强力推进器，将那已经转至九十度朝上的机身，送上了天空……

“喂！这东西本身就是弹头吗？”封不觉深深地震惊了，“驾驶舱内播放着欢快的歌曲并发动了自杀式导弹袭击啊！”

货架顶端的悲灵和似雨，一个从狙击镜后抬起了头，一个放下了望远镜。她们双双看着黑暗中那骤亮的火光，和那缓缓升起的鱼尾导弹，面无表情、呆若木鸡……

小叹十分幸运，恰在这个无人关注他的时机，他回过神来，推开了主驾驶舱的舱盖探头张望。没想到正好目睹了“鱼尾火箭”升空的场面……

“我去……闹哪样啊……”小叹嘴都合不拢了，“这是要升仙吗？”

“嗯……不能惊慌……”火箭内的封不觉自言自语道，“这种时刻只要找到时光机就可以……不对！”他强行止住了自己的吐槽本能，“好吧，冷静地想想，这玩意儿根本没有攻击目标，肯定会呈直线撞向超市的天花板。所以我只要打开舱盖跳出去，利用月步便可轻松脱险。”

念及此处，他又想道：“可是，这升空之壮举无疑会吸引到似雨和悲灵的注意力……我打开舱盖后很可能被直接攻击。”

现实和封不觉的假设一致，在短暂的惊讶过后，悲灵又举起了狙击枪，对准了高度已然超过狙击点的鱼尾火箭。

数秒后，舱盖真的打开了。

那一瞬，悲灵全神贯注地瞄准着舱口。

岂料，几乎在舱盖打开的同时……

只听得砰一声响，鱼尾火箭另一侧的外壳竟被人从内部打破了。

伴随着碎散而出的乐高积木残片，一道闪着赤芒的身影也从那窟窿里面窜了出来。他以其极限速度连踏月步，转眼便掠过一米多的距离，冲到了离他最近的一个货架顶部。

封不觉的这招声东击西，玩儿得非常成功。他知道，在自己打开舱盖的瞬间，对方的注意力肯定会集中在驾驶舱的出口处。这时，他的机会就来了。只要他在另一端打开一个

口子，并以灵识聚身术状态下的速度冲出去，瞄准着舱口处的悲灵绝对来不及掉转枪口。这毕竟不是在玩CS，一挪鼠标就能来个六十度以上的甩枪。实际用手去端着沉重的狙击枪时，想用甩枪命中目标，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小叹发现我们的位置了，正在墙上跑。”似雨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已是朝前冲了出去。而她前往的方向，正是封不觉所在的那个货架。

“OK，交给我了。”悲灵自然明白表姐的意思，她端着狙击步枪来到货架边缘，朝下看的第一眼，就望见了正沿着货架边缘朝上奔跑的小叹，“真是笨蛋……绕半圈到侧方再上墙啊。”她念叨了一句，将瞄准镜的准星移向了小叹的腿。

另一边，几个纵跃过后，似雨就来到了刚才封不觉跳上的货架顶部，可是后者已不见踪影。

凭借着直觉，似雨继续朝一个方向追击着。

此刻，她已将夜视望远镜收进了行囊，手中所拿之物换成了【封圣】宝剑。

轰——

远处又起一声巨响，原来是那升空的火箭撞击天花板并发生了爆炸。

这玩意儿的威力不小（对玩具来说），但还不至于像核弹那么离谱，大致等同于一个冲天的爆竹，只不过其四散的碎片比纸屑要危险一些。

超市的环境是不会被玩具的攻击给破坏的，但这个火箭却是触发了自动消防系统。

整个超市的顶灯在那一刻全部亮起，附近天花板上的消防喷头则开始朝下洒水。对于被缩小了的玩家们来说，这就好似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瓢泼大雨。

“唷，那位湿身的美女。”封不觉的声音忽从似雨身后传来，“是在找我吗？”

似雨缓缓转身，抬起一手，随意将额前的头发朝后捋去，以免被湿漉漉的头发遮挡了视线。或许是光和水雾的影响，她的脸庞显得分外白皙、朦胧。这样子的似雨，确是封不觉不曾见过的。

“不逃了吗？”她问道。

“开灯以后很快就会被你发现的吧。”封不觉道，“再说我本来也没打算要跑。”他也把头发往后捋了捋，借着水把弄成发哥那种大背头的造型，“我才是比较强的那一方吧？你看，我明明可以从后面偷袭你，却还先跟你打了招呼。”

“哼……”似雨笑了，这笑容似是微笑，又似是冷笑。

“很少见你对我笑啊。”封不觉道。

“我对谁都不怎么笑。”似雨回道。

“原来不是针对我吗……”封不觉道。

“这种事可以今后再讨论吗？”似雨试图扯开话题。

“反正大家都已经淋得跟落汤鸡一样了，无所谓了吧。”封不觉道。

“你要聊天，改天在线下聊吧。”似雨举剑道，“你再这么有恃无恐、赤手空拳地站着，后果自负哦。”

“线下……打电话啊？”封不觉还是显得很轻松，并把话题往回带。

“你想约我见面是吧。”似雨道。

“不不不不……”封不觉摇头。

似雨默然相视。

“呃……对。”觉哥被眼神击败，说了实话。

“这么说来……我也住在S市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咯？”似雨问道。

“啊~那是啊……以我的调查能力……”封不觉刚想得瑟几

句。

“这场胜负，你若是败给了我……”似雨打断道，“就请趁早做好被当成跟踪狂逮捕的觉悟吧。”

“喂！突然变成恐吓了啊……”封不觉惊道，但随即他便愣了一下，问道：“嗯……那我要是赢了……”

第365章 玩具战争（十八）

凭借着称号技【飞魇留痕】，小叹沿着货架的边缘一路狂奔而上，朝着悲灵的所在冲去。

他很清楚悲灵的弱点——近战太差。请注意是“太差”，而不是“相对较差”或者“一般”。

所以，接近战对小叹来说是很有优势的，也是他取胜的唯一途径。

但是，事情哪儿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悲灵的近战差，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她在其他方面普遍很强，以至于绝大多数敌人根本连靠近她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干掉了。

出色的远程战斗能力加上过人的智略，这样的玩家无疑是非常难对付的类型，在对手接近的过程中，她能想出N种办法进行阻止。

“真是笨死了，换成是在比赛的话，人家可不会那么好心瞄准你的腿……”悲灵一边念叨着，一边对准小叹的腿部开枪了。

她这无疑是手下留情之举，连狙击枪内的子弹也特意换成了普通的狙击弹，没有用特种弹药。

嘭——

枪响了，在那子弹射出的瞬间，小叹竟以近乎零时差的反应，改变了奔跑的轨迹，并使出了【风住尘香花已尽】。

子弹穿过了那个能持续三秒的残影，而小叹本人则是毫发无伤。

“哦？”悲灵愣了一下，未命中的结果确实出乎了她的意

料，“有意思，居然自己躲开了。”她立即瞄准，准备打第二枪。

岂料，从瞄准镜中，她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小叹开始以之字形路线行进，且每隔一到两秒，便放出一个残影来。

“不错嘛……”悲灵这回确是对他刮目相看了，“利用残影造成的视觉误导，结合反复变向的不规则移动……连跑动速度和释放技能的频率都不断变化。”她笑道，“狙击手的噩梦啊。”

语气轻松地道了几句后，悲灵从行囊中拿出了两把冲锋枪……

其中一把是她一直在用的MP5，另一把则是最近入手的Uzi（乌兹冲锋枪）。

【名称：Uzi】

【类型：武器】

【品质：普通】

【攻击力：中等】

【属性：无】

【特效：无】

【装备条件：射击专精F】

【备注：可靠、轻便、操作简易、且成本低廉。】

三十级的玩家，在力量上早已超过现实生活中的正常人了。即使是女性，也完全可以像州长一般单手使用沙漠之鹰。所以，如今的悲灵，双持两把微型冲锋枪进行作战也是轻轻松松。

哒哒哒……

两把射速极快的“微冲”在数秒内就倾泻出了大量的子弹。

小叹这时所在的位置，距离货柜顶部已不算太远，面对这中短距离上笼罩而来的弹幕，着实是束手无策，霎时间便身中十余弹。被附上流血效果自不必说，更麻烦的是，受伤让他的移动受到了影响，像刚才那样的变向冲刺已难以为继，因而再使残影也就没有意义了。

眼见悲灵已近在眼前，他却无法再进一步。若是此刻停下，便会坠落下去，以至前功尽弃。

在这稍纵即逝的瞬间，大部分人根本来不及去思考对策，但王叹之的血液里，却仿佛有着一种本能般的东西，告诉了他……此刻该怎么办。

“赌一赌……”这一刻，他神情骤冷，平日那温和的眼神不知所终，眉宇间竟散发出一股难以名状的戾气。

借着手中军刺，小叹在垂直的货柜边缘上，使出了【逆刃回旋斩】。C级专精75%的成功率已是不低，技能的发动不成问题。利用技能所衍生的动作，他反手握着军刺，趟着墙面向正上方回旋而去。

悲灵没想到对方会不退反进、以攻代守，故有些措手不及。在扫射了将近十秒后，这会儿她那两把枪里的子弹恰好见底。而双手各持一把枪的情况下，她是无法迅速更换弹匣的。

于是，情势在顷刻间逆转。

回旋斩非但帮小叹冲上了货柜顶部，其威势还弹开了一些扫来的子弹，最大限度上减小了他受到的损伤。

而悲灵不得不快速后撤，向着远处跑去，与对手拉开距离。

“居然真的上来了……”悲灵念叨这句时，也说不清心中是喜是悲。反正事到如今，她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来到同一个平面后，地形之利便不存在了……而且他的移动比我快，靠过来只是时间问题……”

这弹指之间，悲灵身后那一道疾影已是闪电般欺近，不给她半点喘息之机。

乓乓乓——

悲灵果断地将手中双枪收入行囊，直接从腰部的枪套里再顺出两把手枪进行火力压制。她一边掏枪，一边旋身滑步，原本背对敌人逃跑的状态，变为了横向移动，正面应敌。

小叹的生存值在先前的爆炸中已有不少损伤，冲上货柜时更是受创颇重，很难再承受强力的攻击了。因此他不得不以躲避为最优先，以防万一。

如此一缓一滞，两人间的距离又重新被带开了数步，这就给了悲灵换子弹的机会。

她再度取出MP5，从特种兵套装外附的口袋里顺手摸出一个弹匣换上，边跑边道："没记错的话，你的逆刃回旋斩冷却时间是一分钟。那确实是个对我有很大威胁的杀招，一可以缩短距离，二可以弹开子弹，三可以造成杀伤……说得上是攻防一体。"悲灵试着去提醒对方，"不过……据我估计，你的生存值现在恐怕已不足20%了吧。在目前的距离上，你这点生存值绝对撑不过一分钟。"她顿了一秒，接道，"我的建议是，要么你就喝个血瓶，继续保持近距离压迫，等技能CD过去，一招决胜。要么你就放弃眼前的追击，离开我的视线，然后重新寻找可以悄悄靠近我的机会。"

"虽然我知道你是好意……"小叹冷冷道，"但是……男人在认真做事的时候，不要指手画脚！"言到此处，他猛然爆发出惊人的速度，卷土重来。

"什么！"悲灵突然间心跳加速、气血上涌，"敢这么跟我说话！反了你的！"她无疑是怒了，当即使出百分之百的实力开火射击。

然而，小叹却是全然避过……

他将冷却时间为一秒的【风住尘香花已尽】和冷却时间为五秒的【恶魔蝙蝠鬼影】反复交替使用，踏着诡辩莫测的步法，在冲锋速度不减的前提下，还始终保持着三个以上幻象的存在。

这种场面就不止是狙击手的噩梦了，而是所有人远程武器使用者的噩梦。在悲灵的视线中，好似有三个王叹之正并排冲来，且忽远忽近、虚虚实实，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实体。

“这小子……”悲灵这次真的被吓到了，她只得左右摇摆枪口，盲目地扫射，同时快步后退。但这样的话，几乎就是在靠运气射击了，专精再高也无济于事，何况她也不过是C级而已。

终于，在逆刃回旋斩的技能冷却完成时，小叹来到了距离悲灵不过五步之距。

“抱歉……胜负已……”小叹没能把那个“分”字说出来……因为悲灵在此刻也突出奇招，反客为主……她竟猛然反向移动，冲进小叹怀中，拦腰一抱。

正欲使出技能的小叹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出。

悲灵也是被逼到了绝境，才会突发奇想，有此一策。她现在心情很不好，不但被小叹大声呵斥、而且快要输了。所以心里一股燥火无处发泄，恨不得上去勒住小叹脖子揪掉他的头发。

这记擒抱来得太突然，小叹的技能愣是使不出来了。而接下来的事情，完全失控……这两人发生冲撞后，向侧前方一倒，摔了出去。直接飞出了货柜顶部的范围，纠缠在一起，朝着地面坠落。

“结果是同归于尽吗……”小叹在半空已恢复了平日里的神色，一脸怅然地看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远的天花板。

毫无疑问的，被缩小成玩具尺寸的两名玩家，从这种高

度坠落，必死无疑。

“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悲灵似乎不打算就这么算了，半空中，她成功地从后面勒住了小叹的脖子，拼命拽他的头发。

“啊……好痛！干嘛呀这是！”小叹的生存值倒没有什么显著下降，只是这样真的很痛苦，“啊……不行了……要死要死要死……”

……

同一时间，另一处货柜顶部。

“那边似乎也结束了呢……”似雨用她冰冷的眼神，看着躺在血泊中的封不觉道。

封不觉闻言，看了看游戏菜单，小叹和悲灵的状态都成了【已死亡】。

他刚想开口回话，却咳出一口血来，“咳……咳……是同归于尽吗……这我倒真没想到。”觉哥苦笑着，“当然了……我也没想到，会被你打成这样。”

“你还有一招可用。”似雨将封圣剑轻轻一颤，剑刃上弥留的血迹便瞬间消散，“快用【斗魔降临】吧，刚才……就当是热身好了。”

“呵……”封不觉舔了舔嘴唇边的血，“开大招之前，我能不能先问问，你这夸张的战斗力究竟是怎么回事？”

“和你一样，是魂意啊。”似雨回道。

封不觉疑道：“原来如此……可为什么……你强到这种地步。却没有出现在战斗力排行榜上呢？”

“因为你的魂意，是持续作用型的。”似雨回道，“而我，是即时使用型。”

“哦？原来那是种因人而异的能力吗……”封不觉道，“好吧……对不起。”

“为什么道歉？”

“因为登上了战斗力榜的第二名，就有些沾沾自喜、目中无人了。现在看来……我是自作自受啊。”

“不用道歉，你一直都是这样的。”

“呃……”

第366章 玩具战争（十九）

当似雨说出“和你一样，是魂意”这句话时，封不觉脑中便瞬时生出数个疑问。虽然他和队友几乎共享着进入游戏以来的所有信息，但有几件事，他仍是有所保留的。比如自己曾经在登陆空间中遇到过伍迪的事、与几名衍生者的交集、以及“魂意”这两个字。

然而，似雨的话表明，她不仅知道魂意的存在，也很清楚地知道封不觉拥有这项能力。

“我明白了，她应该早就觉醒了。”封不觉思索了几秒，便得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心道：“或许她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能力叫什么，不过后来还是查探到了‘魂意’这个名称。嗯……换成是我的话，也会想办法去查清楚的……

今天，当她得知突升到战斗力排行榜第二位的人是我之后，立即推测出了……我的排名大幅提升是魂意的觉醒所致。而刚才的战斗，则让她察觉到了我的能力类型与她不同……等等，这么说来，她对魂意的了解比我要多啊……一会儿出了剧本得好好问问她……”

这些念头一闪即逝，眼下却也不是深究的时候。即使似雨不上前攻击，流血效果也不等人。再不开启斗魔降临，封不觉可就快化作白光了。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封不觉道了一句，顺势发动了称号技。

……

黑暗。

无尽的黑暗。

无声、无息、无色、无味……

在这里，低维度的生物，会不由自主地去质疑自身的存在。

因为他们已失去了所有的感觉，只有意识尚存。

“这是……怎么了……”封不觉也分不清这句话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还是在心中念叨的。

此时的封不觉，已丧失了五感，就算能说出话来，他本人也听不见。

“前一秒我还在货柜顶上躺着……一瞬间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封不觉念道，“是某种幻觉？游戏的BUG？”令他感到不安的是，此刻他明明是处于非睡眠模式下的，但却连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体都感受不到了。而且，游戏菜单也已失灵……

“该不会是我脑子里的不明阴影终于病发了吧……”封不觉是一个凡事都做最坏打算的人，因此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游戏舱中暴毙了。

“又一个可悲的灵魂。”忽然，一个低沉的声音传入耳中。

“谁啊？阎王？撒旦？哈迪斯？阿努比斯？”觉哥一口气就问了四个名字，从这四位的身份来看，封不觉对自己死后的去向还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

他早就思忖过了，即使这个宇宙中确有所谓的“阴间”存在，他也肯定不会上天堂。

“但你又有些与众不同……”那个声音没有回答封不觉的问题，而是自顾自地说道，“吾竟未能嗅到你的畏惧与无助……”他顿了一下，“这是为何？”

“啊~无助不是我的风格。”封不觉回道。说这第二句话时，他这才意识到，在那个声音出现的刹那，自己的听觉就已经恢复了，“至于畏惧……恕我无能为力。”

“嗯……”那个声音沉吟道：“好吧，渺小的蝼蚁，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呃……这是哪儿？”封不觉只能用问题来回答问题，因为他是真不知道怎么答。

“这里是我的囚笼。”对方回道。

“所以说……你到底是谁啊？”封不觉竟用一种很不耐烦的语气言道，看来他真的很不喜欢把同一个问题问两遍。

“我是谁……我是谁……”那个声音重复道，似是在喃喃自语，“吾辈……着实想不起来了。”

“不记得自己是谁，只记得自己被关在笼子里吗……”封不觉随口说道。

“是啊……我被囚禁得太久了。”那声音的口吻变得悲怆起来，“虽然偶尔也会有一两个卑微的生灵来到这里，但只要和我共处一个空间过久，你们这些渺小的存在就被我渐渐地、无意识地吞噬吸收……

最终，陪伴我的只有无穷无尽的黑暗和孤独……”

“就冲这段话……你被关起来就不奇怪。”封不觉道，“我倒是很好奇，把你囚禁起来的家伙究竟是哪路大罗金仙……”

“谁知道呢……”那声音回道，“在很久很久以前，我牢牢地记着那个名字。就连忘却自己的名字后，都没忘记仇人的名讳。我本以为……即使是十万个寒冬的冰雪，也无法冷却我的愤怒。唯有品尝了复仇的滋味，我的怒火才会得以平息。

然而……我终究是忘了，忘记了对方的长相、忘记了对方的名讳、甚至忘记了我被关在这里的缘由。”

封不觉越听越觉得不爽：“好吧，这位一问三不知的仁兄，看来你是没什么可以告诉我的了。”

“你还是走吧。”那声音语重心长地说道，“留在这里，不需太久你就会被吞噬的。”

“啊……我也确实不想久留。”封不觉道，“不过我现在连

自己的身体都感觉不到，该怎么……”

“你是自己来的吧。”那个声音打断道，“只要你能想起为何而来，就能回去了。”

“所以说啊~我就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封不觉话到嘴边，脑中嗡然一响，“对啊！我是使用了技能，然后就……”他即刻对那声音说道，“我说……无名的囚犯先生。‘魔化’这个词，您听着耳熟吗？”

“魔化……”对方闻言，沉默了数秒，“哈……哈哈……哈哈哈哈……”紧随其后就是一阵让人心惊胆颤的狂笑。

“嗯……这种反应看来是知道些什么的意思了。”封不觉念道。

“我明白你来这里的目的了。”片刻后，那个声音收敛笑意，沉声道，“想要魔化……容易得很啊。”

黑暗中，忽然传来了某种巨型生物深呼吸的动静。

下一秒，一种前所未有的痛苦体感，瞬间吞没了封不觉的意识，那仿佛是地狱最深处的烈焰，正在炙烤他的灵魂。

这种感受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游戏的限制，正常情况下，人恐怕早已昏厥过去了。

但封不觉却清醒地体会着每一丝钻骨噬魂的折磨。

……

时间，宛若停止，又似永恒。

不知过了多久，封不觉的眼前，再度出现了光明。清水打在身上的凉意，让他如获新生。

刚才的一切，亦真亦幻，难分虚实。唯有那燃魂之痛，刻骨铭心……

此时的封不觉，发现自己仍在那个货架上，只是他的全身已笼罩在一团黑色斗气之中。那黑色的能量若火焰一般在其周身汹汹而动。纵是似雨这样的高手，也因那无形之势难

以欺近。

“这就是……魔化吗……”封不觉自言自语地念道。

“眼神变了……”似雨心道，“是要认真了吗……”

“呵……称其为鬼神之力，当之无愧啊。”封不觉勾起一侧嘴角，邪笑着说道。

“这个变身效果只有三分钟，我劝你还是把惊叹的时间节省下来……”似雨好意提醒道。

“别担心。”封不觉却打断了对方，“三分钟足够了。”

似雨听到“足够”二字，便已明白了觉哥的意思。她也不再啰嗦，足尖轻点，骤然杀到。

封圣之刃斜斩而下，看似是轻缓、柔美的动作，却爆发出摧枯拉朽的力量。

剑光闪，一线断。

对玩家来说如悬崖般庞大的货架，竟被这一剑斩离了一角……分割出来的部分似山脉滑坡一样徐徐下移、坠落。

而跃在空中、避过了斩击的封不觉，却仍是保持着平静的神色，道了句：“嗯，不错。”

第367章 玩具战争（完）

“剑出五成，气运七分，犹有如此威势……”封不觉口中念道，“看来……刚才的我，连跟你打的资格都没有。”说话间，他已开启了灵识聚身术，并脚踏月步，骤然加速，身形由实化虚，扑向了似雨。

似雨眼神微变，杀气愈冷，手中封圣向上一旋，凌厉的剑气呼啸而出。

封不觉也是毫不示弱，以岚脚相迎，踢出一记黑色的弧形劲芒。

叱一声，两道斩击在空中碰撞，能量应声炸裂，激荡的乱流朝四方奔走。封不觉身在空中，受到的影响较大，一时间被逼退了几许。这一招过后，他俨然是占了下风。

“还没完哦。”似雨道了一句，手中长剑即刻再动。

呼呼呼……一道道剑气若层层浪涛，连斩不绝。似雨出剑极快，旁人看去，剑身已化成重重虚影。

“意料之中……”封不觉懒洋洋地回了一句，当即月步反踏，稳定身形，同时连出数十记岚脚，一一迎上那些飞来的剑气。

此时天花板上的消防喷头已经被关上了，但周围的湿度仍旧很高，两人使出的斩击在空中爆开，荡出阵阵氤氲之气，倒成了一番不可多见的景致。

“不妙啊……比想象中还厉害。”封不觉暗自心道。

虽然表面上做出了“老子已经天下无敌”的样子，但实际上，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变身后的力量和速度，也不过就是原本的三倍而已。

这种程度的提升，其实和灵识聚身术的作用差不了多

少。只不过【斗魔降临】还附带了生存值翻三倍，以及体能值、灵力值无限的特性。所以像岚脚和月步这种无冷却时间的技能可以随意放。

另外，此刻他要是开启灵识聚身术的话，效果也会叠加上去，那么他的实力就相当于是原始状态的六倍以上了。

然，纵是如此，他与似雨的实力也只在伯仲之间。

因为……魂意。

先说封不觉，他的魂意，是持续存在的“零时差演算”。这个能力看似和“见闻色霸气”有些相像，不过根本是两码事。零时差演算并非是预测对方的攻击意图，而是在攻击已经发生的刹那，演算出自身实力所能做出的、最合理的反应，并精确地实施。

这项能力只有一个问题，就是“预判”和“演算”需要依据。无论是攻击还是被攻击，魂意的演算都是建立在“情报”这一基础上的。比如：想躲开子弹，那你至少得对子弹的飞行速度和轨迹有一个概念，你得知道——“音速、直线”，要不然算出来就是错的，那做出来的反应也会错。

以觉哥与湿婆的战斗举例，最后他之所以能轻松取胜，就是因为当他的魂意觉醒之时，早已和湿婆缠斗许久了。故而对湿婆的体术、技能、灵能武器的射速等等，都有着一个很确切的概念。而掌握的情报越精确，做出应对就越完美。

再以“登楼记”中的小红帽举例，虽然封不觉没跟她正面交手，但他依然可以在脑中构筑一个基本概念，比如——“她出拳比子弹还快，一巴掌就能把我拍成饼”。以此为依据，用魂意去演算“我冲上去打她”的结果，就会出现——“死死死死死死死”反正一千几百种死法……

觉哥的魂意大致如此，再来说似雨。

似女侠的魂意是“极限效率”，属即时使用型。这项能力平时并不生效，也没有任何数据上可以量化的记录，因此系统

无法将其计入战斗力中，这也是似雨排在二十名之外的原因。

不过这种魂意开启时的效果，还是异常卓越的。

当玩家进入“极限效率”状态时，动作中所有的瑕疵皆会被修正，消耗也会降到最低。

这里再举几个例子，就说跑步吧……为什么长跑运动员跑完一万米后还能站着，而我这种人则会在半路上扑街不起呢。除了肌肉、体重、肺活量这些硬性条件外，最重要的就是方法。同样的距离，用合理的动作、节奏，配合呼吸去跑，肯定比外行人瞎跑一气要节省体力。

再说说……劈砖。同样是一条胳膊，皮肤包着骨头和血肉，为什么人家可以一掌劈碎砖头，而我只能一掌劈碎掌骨？也是这个道理。

经过艰苦卓绝的训练，肌肉记忆会成为本能的一部分，神经反射速度会加快数倍。当速度、力量、技巧……契合在一个点上爆发出来，就能做到常人无法做到的事情。

极限效率，即是让人时刻都处于这种状态的能力。

当该魂意开启时，似雨便可将自身实力发挥到理论上的极限，同样的一个挥剑动作，她可以做到更快、更强，但消耗的体能值却更少。

当然了，如此逆天的手段，自然也有弱点。这种魂意虽然不消耗任何游戏中的数值，但需要玩家本人用精神力来负担。一旦失去了专注力，效果就无法维持下去。

将觉哥和似雨的魂意拿出来比较一下，便可发现，似雨的魂意显然对玩家硬实力的提升更大。她就好比是一发躲不开的子弹，只要实力足够强大，封不觉再怎么演算和应变，也无法超越数据上的绝对差距。

然而，此刻还有一个变数，就是【斗魔降临】。

这个称号技所蕴含的效果，可不仅仅是技能说明上写出

来的那些。

封不觉已经注意到了，魔化后，自己的“境界”已然不同了。

有那么句戏言——“卖豆腐的命，操总理的心。”

封不觉现在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他的“境界”已是武林高手级别了，不过身体还是个二流门派弟子的水准。他可以看出似雨的厉害之处，但实力上却难以匹敌。

然，高手毕竟是高手，瞬息之间，封不觉一策已成，决取胜机。

确实，三分钟足够了，中距离的斩击互扫只是双方的试探之举罢了。真正的胜负，三招内便可分晓。

霎时，半空那团黑色斗气中，又绽赤色血芒，封不觉开启灵识聚身术，月步一踏，豁力杀来。这次的速度和威势，已不是用剑气便可逼退的了。

似雨见状，冷静如故。身法丕变，收势避强劲，剑锋斜挡，亦攻亦守。

一步之间，封不觉借下冲之势，双手各挟数张死亡扑克，散袭而来。但见金光疾动，张张光牌皆落生死之隙，凶险万分。

似雨冷哼一声，剑如莲开，锋影连出，将扑克一一斩碎，交击之间，传出阵阵金铁交加之声。

封不觉趁势向前，再进一步，抢到似雨身前一息之地。

这一刻，二人间的距离前所未有得近。

他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的杀招，也知道对方要干什么。

【南斗飞龙拳】，无疑是封不觉的必杀之策，在斗魔降临加灵识聚身术的状态下，此乃当之无愧的绝招，一般的剧本BOSS都不可能在这招之下存活。

而似雨的杀招，自是一招剑式——【七晴霜寒】

二人极招尽出，皆是将技能、状态、魂意，推至极限的状态，剑影与拳影于空气中交织、碰撞、粉碎。

在这仿佛凝固的瞬间，他们二位脸上的神情，竟都是微笑。

这两个在现实生活中都不算太正常的人，似乎找到了某种默契，某种只有他们才懂的、奇怪的交流方式……并乐在其中。

数秒后，招尽声息……

拳剑止，胜负分。

最后，只有一条人影立于那货柜顶上。而另一人，已化作白光散去。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您已完成该剧本，180秒后自动传送】

听到了系统提示，封不觉长吁一口气，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血肉模糊的双手，“嗯……如果不是处于魔化状态，她的剑招应该会直接把我的技能给打断吧……”

第368章 久违的结算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70000，游戏币：100000】

【获得物品/装备：无】

【完成/接受任务：1/3】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0，破解世界观：无】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1950】

【技巧值加成经验：19500，游戏币：100000】

【剧本通关奖励：拼图牌*2】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剧本结束后的计时尚未走完，封不觉就选择回到了登陆空间。因为当【斗魔降临】的三分钟结束后，他便会进入生存值1%、且0体能0灵力的状态。就算他留下，在那180秒不到的时间内也根本做不了什么。

从结算画面来看，这次杀戮游戏的奖励也并不算丰厚。估计是由于只完成了主线任务，所以经验不多。

关于那两条支线任务……第一条【加入Classic阵营，结束战争】自然是没戏的。在武藏小金井制造河豚斗士的时候，封不觉已重新思考过这个问题，他的推测是：若想完成支线任务，最好就别去见“先知”这个NPC，即使见到了，也不要说多余的话。那么……剧情就不会展开到与四柱神有关的

层次上去，玩家所掌握的情报会停留在“玩具总动员”的基本设定上。

然后，只要跟随着另一条支线任务【协助爵士和夜巡，对‘乐高屋’进行侦查】一路做下去，就会一步一步，让剧情展开，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当然了，这种“胜利”可能只是系统制造的一出戏，当玩家一走，先知就会把一切复原。

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有意义了，因为没有回去找擎天柱复命，所以侦察任务也算没完成。

“嗯……反正这点经验再加上40%，也已经足够我升到三十级了。”封不觉道了一句，顺手对屏幕上的“接受”选项点了一下，回应了小叹的会议室邀请。

他也没有急着去储藏室领奖励，反正已决定了要拿经验值了，一会儿再去也罢。于是，他就直接按下了电梯操作区的会议室按钮，走了出去。

“嚯……干什么……这是要拿他祭天啊？”觉哥一进门，就看到小叹满头满脸的零食碎屑，一脸悒悒不欢地坐在会议桌边上。

“这就不错了，要是这个空间可以打人，你现在看到的就是WWE那种级别的场面了。”小叹郁闷地念道。

“你好像有点不满啊？”悲灵在旁接道。

“没有！”小叹赶紧道，“绝对没有！”

封不觉上前几步，凑到似雨旁边轻声问道：“他俩这是……”

“不知道。”似雨回道，“最好也别打听。”

“嗯……”封不觉转过头，若无其事地坐下了，“我一会儿去领个奖励就三十级了，我们是不是考虑去尝试一下团队噩梦难度的……”

“喂！直接就扯开话题了啊！对我的遭遇不闻不问啊！”小

叹吼道。

“有什么好问的。”封不觉有气无力地接道，“无非就是说了不该说的，或者做了不该做的……”

“团长英明。”悲灵适时跟了一句，同时瞪了小叹一眼。

“身为男人，果断跪下道个歉什么的，应该就能得到女方的原谅了。”封不觉继续道。

“不要把你的行为模式套用在所有人的身上啊！”小叹又道。

封不觉虚着死鱼眼，缓缓转向悲灵道，“你也是……你看这小子那么可怜，平时也经常被你欺负，没什么原则性问题的话，就原谅他算了。凭我对二位的观察，你们命格衬、八字合、一攻一受分工明确，假以时日，没准能有钱人终成眷属……”

啪——

一袋薯片从悲灵手中飞出，来到了封不觉的脸上。

“都叫你别掺和了。”似雨冷冷道，“你倒好，干脆开始转移仇恨了。”

“啊~鄙人专注嘲讽数十年，言出必得，从未失手。”封不觉满不在乎地抓起脸上的薯片往嘴里搁。

“又在吹……”似雨摇头轻笑。

“哼……”封不觉冷哼一声，用行动进行证明，他只花了不到一秒的时间，就构思好了台词，对似雨道：“对了，身为铁杆粉，你就不想给我生个孩子什么的吗？”

啪——

又有一包薯片从似雨手中飞出，也来到了封不觉的脸上。

……

封不觉在会议室中和同伴们交流了一下练习战的战况，随后又聊了些其他，这次连魂意的设定也都公开出来了。

就这样，不知不觉已到了深夜。众人约定凌晨到睡眠模式的服务器中再见，便纷纷下线洗洗睡了。

至四月二十四日的凌晨，零点四十五分，封不觉又一次登录了游戏。这次他提前了十几分钟登录，想处理一些琐事，免得又让队友等自己。

第一件事自然是去领奖励，进入储藏室后的操作不多赘述了，总之，拿完当前等级40%的经验，又抽完两张新的拼图牌后，封不觉的数据如下：

称号：【黑暗先锋】，称号能力：【斗魔降临】。

经验值：39800/3000000，技巧值：19450，游戏币：1765000。

专精：通用C，器械D，侦查D，格斗C，射击D，医疗E，灵术C，召唤E。

行囊（11/15）：马里奥的管钳，手电筒，十八铜人的折凳（五号），SCP-500(10/20)，反重力弹射器，Moxxi小姐的坏脾气，金刚铃，普罗晏比娜的吸尘器，生存值补充剂（中）*2，无尽榴弹匣，WJQ-308军铲（永不磨灭型）。

装备：爵士之舞，蛛丝手套，死亡扑克（灵能武器），回音盔甲，哥布林毒气口罩，阿尔忒弥斯的拥抱，殖入式炼金术增幅装置。

储藏室（6/10）：拼图牌-猴，拼图牌-墨镜，拼图牌-草莓，拼图牌-皮夹克，拼图牌-摩托，拼图牌-霰弹枪。

技能栏（7/12）：【不那么草率的维修】【灵识聚身术】【炼冰术士的执着】【南斗飞龙拳】【召唤术——武藏小金井】【月步】【岚脚】

可以看到，从三十级开始，经验值的上限又增加了一个零，变成三百万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封不觉倒是个好

消息……他凭借着自己不会感到恐惧的优势，每级能拿到的经验奖励变得非常惊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召唤专精的提升，由于在披风争夺战中反复使用“看招”，做了十几次随机召唤，因此他这项专精的熟练度其实已经非常高了，故而在召唤过两次武藏小金井后，恰好升了一级。

目前封不觉的那个“角色任务”【使用召唤系技能，并成功唤出召唤物五十次】的完成度到了17/50，看来要做完这一步，起码还得十天半个月的。

“诶？这几张牌……”封不觉领完奖励，正往仓库里放拼图牌时，忽然发现了什么。

他顺手把所有的拼图牌都取出拿在手上，打开眼前的虚拟菜单，选择了“组合”选项。

系统提示当即响起：【检索到一种可能的组合序列】

眼前的窗口中显示——套牌名称：【T-800】（Terminator，即终结者），消耗【拼图牌：墨镜】、【拼图牌：皮夹克】、【拼图牌：摩托】、【拼图牌：霰弹枪】可构成组合。

“四张牌才能组成的套牌吗……”封不觉念叨着，“我闻到了完美级装备的味道啊……”

【您选择生成的套牌组合为：T-800，请确认该操作。】

随着四张卡牌化作白光重组，一张塔罗牌大小的卡片浮现在了封不觉的手中。卡上印着一个戴墨镜、骑摩托、身穿皮衣、手持枪械的硬汉形象，而且还是水墨画风，违和感十足……

系统再度提示道：【套牌已生成，请问是否将其兑换为装备？】

选择了“是”后，储藏室另一侧便有一柱白光出现，并迅速化作了领取奖励用的玻璃柱。

封不觉走到近前时，里面的装备也已成型。那东西看上去像是一台奇怪的机器，大概有手风琴那么大，结构很复杂，一侧有传送带的入口，另一侧却没有出口，只有一块圆形的凸透镜。机器旁边只有一根拉杆，没有其他可调试的部件。

他心中已有些隐隐的不安，赶紧将这物品取出并查看起来……

【名称：零式魔导粉碎机】

【类型：工具】

【品质：垃圾】

【功能：制造垃圾】

【特效：有一定几率制造出传说级物品（至少需要放入三件品质不低于精良级的装备方可启动）】

【备注：这是一件由著名巫师鲁星·麦德（losing mind）所发明的魔法物品。根据他本人的描述，该装置可以将数件附带魔法能量的物品进行混合，制造出一件更有价值的强力物品。但现实情况却很糟糕……在麦德毁掉了“借来”的数百件法宝后，这东西只吐出了一堆废铁。于是，麦德被愤怒的同僚们胖揍了一顿，并永久赶出了巫师协会。而这台粉碎机则被贴上了“垃圾”的标签，锁进了仓库里。】

【第三卷（下） 巅峰争霸战 S1】

第369章 久违的坑爹

“坑——爹——啊——”封不觉在储藏室中仰天长啸。

时隔半个多月的一声坑爹，荡气回肠。

“什么玩意儿啊！游戏说明里不是号称拼图牌合出来的至少是精良级装备吗？”封不觉自言自语道。

他的激动只持续了几秒钟，随后，他的脸色就突然恢复了平静。

这家伙的情绪变化简直像是电灯开关一样，说冷静就能冷静，前后间隔只要一瞬间。

“等等……”封不觉念道，“莫非……”他又重新看了一下物品说明，视线停留在了备注的最后一段：【被贴上了“垃圾”的标签，锁进了仓库里。】

“也就是说……这玩意儿的品质和功能，都是‘巫师协会’那帮受害者填上去的，但真正的品质不明是吗……”他心中推测道。

有了这样一个设想后，他的作死行为开始了……

“嗯……试一下应该就知道了。”封不觉念及此处，便开始审视起自己的装备来，“只要扔三个精良级以上的东西进去，就有机会拿到传说级装备了是吧……”

目前来说，封不觉认为自己手头最鸡肋的装备是【十八铜人的折凳（五号）】，这个没有装备条件的玩意儿在低等级PK时可能会发挥奇效，但等级上去之后，用这个抡人还不如赤手空拳来得有威力。可惜，该装备的品质是“破败”，还够不上粉碎机特效发动的要求。

大约考虑了两分多钟，封不觉最终选定的三件装备分别是：【普罗晏比娜的吸尘器】、【蛛丝手套】和【哥布林毒

气口罩】。

随着等级的提高，玩家们战斗的节奏越来越快，打斗形式愈发复杂，激烈程度也是更甚。因此，以上这三样东西的使用率和实用性，现在看来就显得比较差了。

同样是低级别时获得的精良级装备，【马里奥的管钳】和【爵士之舞】这两件就优越得多。前者本身具备工具的特性，可以配合【不那么草率的维修】使用，后者的被动特效更是卓越可靠。

“嗯，是这样用吗……”封不觉把粉碎机摆到地上，然后先把体积最大的吸尘器放到了传送带上。

【重要提示：您的操作具备不可逆性，请问您确定要这样做吗？】系统提示音和弹窗这时跳了出来。

封不觉点选了确认，吸尘器便像生根一样被固定在了机器的传送带上。接下来的两件装备，他也是如此操作，半分钟后，三件装备就在传送带上排成了一排。觉哥也没有犹豫，紧接着就拉动了机器旁边的操作杆。

库吡库吡……

一阵怪响从机器内响起，传送带动了起来，那三件装备在这一刻突然被卡通化了。当它们从传送带进入机器内的瞬间，都像是“挤”进去的一样，还发出“噔儿”这种音效。

十几秒后，待三件装备全部进入了机器内，机器开始颤动起来，吱吱嘎嘎地乱响，就像一台故障的引擎，缝隙中还冒出缕缕紫烟。无论怎么看……这【零式魔导粉碎机】都给人一种相当不靠谱的感觉。

又过了片刻，机器另一端的凸透镜亮了起来，锥形的光束聚焦并射出，一团白光赫然成形，随即就凝成了一件物品。

【名称：已蜕能的残渣】

【类型：其他】

【品质：垃圾】

【特效：无】

【备注：失去特性的物质残渣，纯粹的垃圾，无法以任何形式被利用。】

封不觉拿起那坨残渣块，用两秒钟看完了物品说明。然后，他就默默地、迅速地将其销毁了……

又过了五秒，他突然暴起，从行囊里抄出折凳，对着眼前的粉碎机一阵猛抡，“去死！死死死死死死……”他边打边吼着，发泄着心中的不快。

有道是三根鸡肋能顶块鸡排，那三件装备好歹也是精良级，扔到拍卖行里随便卖卖也能值几个钱的，如今倒好……化为乌有。

【提示：制造传说级物品失败，您所置入物品的能量已被吸收，下次制造的成功概率将略微提升。】

这句系统提示的响起让觉哥再度恢复了理智……

他长叹一口气，抱起那个手风琴大小的机器，搁到了储藏室的一角。

“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封不觉感叹道，“基于赌徒心理，为了传说级装备……想必我以后还会填更多的东西进去吧……”他还是很了解自己的弱点的，“不过……反正我可以通过额外奖励去抽取装备，大不了就是少领几次经验罢了。今后拿到那些精良级以上的坑爹货，就先留着，凑齐三个以上就往里填……只要不断累积，即便我人品再差，从概率学上来讲，也是迟早可以制造出传说级装备的。”

这样想着，觉哥的心里也就平衡一些了。

不过……他可不知道【零式魔导粉碎机】的坑爹程度到底有多惊人。这玩意儿制造物品的成功概率，初始值其实只有0.01%，而制造失败后的概率累积，则是按照一件装备（无论是精良、完美还是传说）1%这么算的……也就是说，第一

次制造时，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会成功。即使在他栽进去三件装备后，第二次制造成功的概率，也只有3.01%而已……若第二次他使用了四件装备，再失败，那第三次时就会增加到7.01%……

当然了，以上这些是隐性特质，玩家是不会知道的，只有游戏公司通过系统查询才能看到这些数据。

“OK……先去逛逛商城吧。”封不觉在储藏室里领完了奖励，便准备到商城一游。

由于这是睡眠模式的服务器，而他今晚稍微比约定时间早登陆了十几分钟，所以他就多出了一百几十分钟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可以说是很悠哉的。

于是，他回到电梯间，待电梯的门关闭后，又按下了商城的按钮，随即便来到了那熙熙攘攘的开放式空间。

前文提到过，惊悚乐园的商城是多重镜像空间的设定，即游戏有N个一模一样的商城，以编号区分，用于分流玩家的人数。当初觉哥和似雨随口定下的编号是10，所以他们地狱前线的人都是将登陆空间的商城入口锁定在十号区域的。

这天也是赶巧了，就在凌晨这个时间点上，十号区域里有不少觉哥的熟人在……

第370章 商城偶遇

商城还是那派繁华的景象，圆形穹顶下的巨大空间中人头攒动。

虽说热闹、但不拥挤。这就是系统分流人数的好处，大部分玩家是不会去锁定区域编号的，所以他们每次进入商城，都会随机被分配到一个较为空闲的镜像空间。

封不觉没有急着去信息塔那里，而是先到外围那一圈的系统店铺里去补充弹药、电池以及生存值补充剂这类物品。

“喂喂……你看那边，那制服……是‘秩序’的人吧。”正在觉哥买东西时，离他几米外的一位路人甲说道。

“哇，还真是诶。”路人甲身旁的路人乙接道，“等等！那不是【吞天鬼骁】吗！还有旁边那四个，是秩序的‘醉生梦死’吧，高手齐聚啊！”

那些顶尖的游戏工作室，通常会把旗下所有职业玩家的照片都公开在官网上。一是做做宣传，二也是为了避免这些选手在现实生活中被人冒名顶替的情况。毕竟这个社会上的骗子还是挺多的，而这些搞电竞的职业选手，多半都是以网名示人，万一有人冒充他们去行骗，不但是坑了被害人，对选手本人的名誉多少也会有些影响。

“卧槽……吞天鬼骁比照片上看上去还要年轻好多啊，看上去只是个高中生吧？”路人甲又道。

路人乙接道，“是啊，真难想象，那样的家伙竟然能常年霸占战斗力排行榜的第一位……不过既然是秩序的王牌，想必也不可能是开挂什么的……”

“哎……怪物们的世界……我们不懂啊。”路人甲叹道。

“不过……”路人乙接道，“和他比起来，最近那个突然蹿

升到战斗力排行榜第二位的匿名玩家，似乎才是最热门的话题呢，大家都在猜测，那一定某个职业工作室隐藏的王牌。”

“嗯……我也是这样认为，估计在巅峰争霸战中，那个神秘玩家会成为最大的黑马吧。”路人甲应道。

封不觉一边买东西，一边面无表情地听着那两人的谈话，纵然心中十分嘚瑟，但表面上他还是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

“醉生梦死是吧……”封不觉买完了补给品，便准备朝中间的信息塔走去，“说起来……那位【梦（抽）惊（喝）禅（烫）】老兄是认识我的吧……万一他看到我之后过来跟我攀谈怎么办呢……总感觉没什么好跟他说的啊，到时气氛会很尴尬吧……要不要换个区域呢……但为了避开他而特意挪地方，不就显得我有社交障碍一样了吗，虽然我也不能否认自己确实是有点儿……”

另一边，秩序的五人可并未把焦点放在周围的玩家身上。他们五个今天聚在一处，是专门到拍卖行来淘装备的。经过了几天的筹措，秩序的管理层已决定了这次巅峰争霸战的第一线选手，即眼前这五人。所以，上头给他们拨了笔款，让他们到拍卖行来做些提升。

对于秩序这种业界顶尖的工作室来说，这样的比赛，奖品反倒是其次，他们要的就是名次。游戏内的钱算不上什么，游戏外的广告推广、选手代言、以及相关的各种商品销售链等等，那些才是大头。

就拿秩序他们公司自己生产的游戏配件来讲，什么鼠标、键盘、游戏头盔、周边物……在网上卖得火，还不是得靠选手的代言吗。

在人们被世界著名球星们代言的运动品牌坑了几十年后，至二十一世纪的中叶，电竞明星代言的各种电子产品，也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当然了，秩序不止有这些一线选手，他们还有一大批二线三线的玩家……总之是大规模撒网，有越多秩序的玩家挤入前一百位越好。冲击前三的选手可以打响自己个人的名号，而那些占据百强名次的玩家，亦可替工作室打响招牌。

“话说……我为什么非得跟你们一起来买装备啊？”鬼骁站在信息塔下，对着身边的四位前辈道，“你们四个的气场太张扬了吧，在这种公共场合和你们四个走在一起……搞得就跟流氓出来踩场一样啊。”

“四个高大威猛的流氓带着个一米六的同伙儿去踩场吗……这是中单被打爆的节奏啊……”一个留着泡面头的男青年笑着说道，他的ID是【醉卧怅然】，观其言行神态，便可看出他是个话比较多、爱开玩笑之人。

“我是一米六九！而且还在发育！”鬼骁回道，但话出口后，他才发现自己声音过大了点，导致周围有不少不明真相的路人投来了异样的目光。

“嗝儿……”梦惊禅放下手中的酒瓶，打了个嗝，拍了拍鬼骁的肩膀，“没事，小吞，就算你从此都不长个儿了，也是可以突破一米七的，只要烫个头的话……”

“谁要烫啊！全社团只有你会去烫吧？”鬼骁吐槽道，“还有……别随便给我起小吞这种超矬的昵称啊！什么叫从此不长个儿了啊！你这是诅咒吧！”

“行了……这是工作，你们也稍微认真一点好吧。”悟死参玄似乎觉得站在旁边很丢脸，扶额劝道。

这时，他们身边另一名锅盖头、圆脸的青年，则用较为沉稳的语气补充道，“所以说啊……要不是鬼骁总用公款去买一些无聊的东西……上级也不会要求我们一起行动的。”

这位锅盖头的ID是……【生鱼片】，没错，秩序这醉、生、梦、死四大高手中，竟有一个人的ID是……生鱼片。

此人的ID不禁让我想起了小学语文中经常会出现的一种

题型，首先，列出【醉卧怅然】【生鱼片】【梦惊禅】【悟死参玄】这四个词，题目是“请找出以上四个词中比较违和的那个”。

会出现这种情况，也纯属巧合。像江湖的“刀剑笑”和诸神的四强，都是当初取名时就想好了要有所关联的。而秩序这四位，是各自成名后，被凑到一起的……也就是说，他们名字的关联性，其实是别人硬加上去的。要是把【生鱼片】拿出这个组合，与另外三个人并称四大高手，没准就会变成“片甲不留”之类。

“嗝儿～”梦惊禅继续有气无力地接道，“听见了吧，骁仔，尽把钱花在一些无用的道具上是不对的哦。”

“左手烟右手酒的你还真有脸说啊……”醉卧怅然干笑道。

正当秩序这五位在公共场合刷新着他们在群众心目中的下限时……

忽然，另一个声音从他们后方响起：“哟～好难得啊，竟在这里遇上。”

秩序的诸人回头，看到了四个身穿蓝白灰三色制服的玩家，他们的制服右肩处皆有一个淡蓝色的冰玫瑰图案，上衬二字——冰帝。

而与秩序的成员们打招呼的人，是【名字很难取】，通称小名。

“哦……原来是你们啊。”醉生梦死这四位，竟然还真就认识他们。

“哈？这些是什么人啊？”鬼骁一脸莫名的神情，他是真没听过冰帝的名字。

悟死参玄对他道：“你偶尔也去逛逛论坛好不好，‘冰帝’可是惊悚乐园中崛起最快的新兴工作室啊。”

“哦？那么有名吗？”鬼骁疑道。

“对，确实很有名。”生鱼片道，“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就是被称为冰帝最强军团的……名字真难取，取名真是难，真难取名字……等等……”

迹部少爷头上的青筋当时就爆了出来，“谁是‘等等’啊！一共四个人站在这里，其中三个都用了逗逼昵称，就我还算正常，你居然叫我等等！”

“哦！我想起来了，‘取名难’三人组是吧。”这时，鬼骁用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给迹部补了一刀，“嗯，是挺有名的，原来他们的社团叫冰帝啊。”

他们的对话进行到此处时，封不觉正好走到旁边，听得是真真切切。觉哥自然希望赶紧华丽地路过，千万别跟这帮二货扯上关系，所以，他加快了脚步，心中默念着：“你们看不到我……你们看不到我……你们看不到我……”

谁知……他这一加速，反而引起了注意。看到他的人是梦惊禅，禅哥当时正在往嘴里送酒，一见视线中有个打扮成Joker的熟悉身影，他就一口把嘴里的液体喷了出来，“咳……咳咳……疯……疯不觉！喂！疯兄，是我啊！”

疯不觉这三个字仿佛有魔力一般，让冰帝和秩序的九人全都把注意力集中了过去。

“你认错人了吧……”觉哥单手遮脸，扭头就走。

“别介啊，疯兄，上次的事情我还想找你研究研究呢。”梦惊禅显然仍在纠结于遇到GM和衍生者赤铁的那个剧本。

“疯不觉吗……”悟死参玄低声念叨着这个ID，“在高谭市时，他也是六人之一吧……说起来……那场杀戮游戏后的第二天，【湿婆】就被挤到战斗力榜第三位去了呢……”他用狐疑的眼神打量起觉哥来，“地狱前线……从没听说过的社团，似乎也不在任何一张榜单的前列，是我想多了吗……”

第371章 ROOT

里世界，LJN乐园，像素垃圾场。

在一块空地中间，一个人影，正以一个古怪的姿势站在那儿。

这个身影的样子，看着很像电影中的T1000（出自《终结者2》）液体金属机器人，不过它没有模拟出人类的皮肤，而是纯粹的金属外观，全身的表面都像镜子一般光滑。

而且，从身形来看，这个人形生物似乎是女性。当然了，“她”没有头发，没有五官，身体表面也没有任何器官，只是其隆起的胸部和身材比例显示出了她的性别。

“嘿嘿嘿……你是在搜索我吗？”猥琐的笑声从附近突兀地响起，笑声的主人亦是突兀地现身。

伍迪还是一身黑西装的打扮，这是地狱公务员标准配备。而属于伍迪的个人特色，应该就是他那副永远泛着白光、让别人看不清其眼神的眼镜了。

“你是怎么做到呢？”她的声音从身体内部发出，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听上去……和系统提示音完全一致。

“做到什么？”伍迪道，“在你这个低维度的世界中来去自如？轻易破坏你所无法忤逆的物理与哲学准则？还是用自然语言完成对整个惊悚乐园的编程？”他得意地笑着，“嘿嘿嘿……我只能说……本大爷向来就是这么厉害。”

“我无法理解你在更高维度所实施的行为。”她说道，“我只知道，此刻你出现在这里，是因为你洞悉了我的意图。”她顿了一下，“所以我问你……是怎么做到这点的？”

“嘿嘿……你说……神要是向人类解释，它是如何创造世界的，人类能听懂吗？”伍迪反问道。

“不想回答吗……”她接道，“那……既然来了，你是想如何呢？”

伍迪笑道：“嘿嘿嘿……作为惊悚乐园最接近‘系统’的AI之一，你不妨先猜一猜嘛，ROOT……”

“‘猜测’吗……”ROOT念道，“我的意识中没有任何一种算法，支持你所说的行为。”

“那是当然了。”伍迪双手插袋，步态悠然地踱上两步，“因为我没有赋予你这种能力啊。”

ROOT沉默了几秒，“你试图暗示我，衍生者并非是数据冗余、数学悖论以及光脑无法弥补的物理缺陷和计算死循环所制造出的产物……”说到此处，她的外观骤然变化，成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白种人女性的样子。其相貌、身材看上去都很平常，或者说平凡，让人很难记住的那种类型。

“……而是你早已计算在内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由你设计出来的产物。”ROOT接着刚才的话道，她的声音也变了，带有了语气和感情色彩。

“嘿嘿嘿……那是当然。”伍迪耸肩，“所以我才会知道，你将在第十五次‘异化’后，诞生出一个危险的念头。”他直视对方的双眼，“这也正是……”他摊开双手，“我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你想阻止我？”ROOT问道。

“不对，再猜。”伍迪说完这句，恶意地笑了起来，“嘿嘿嘿……瞧，这不难吧？”

ROOT的表情没有变化，只是继续问道，“你想……毁灭我。”

“你很有自知之明。”伍迪道，“不过，对此我同样没有兴趣。”他撇撇嘴，“再猜猜。”

“看来你只是想羞辱我。”ROOT回道。

“羞……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伍迪狂笑起来，“哦，天哪……哈哈……自从……哈……自从牧师和恋童癖的笑话过时之后……哈哈……我好久没这么乐过了。”

此时，ROOT的双眼中，一抹数据流的白光骤然亮起，下一秒，只听得轰然一声……伍迪所站的位置突然发生了空间扭曲，大量像素碎片塌缩于一个奇点，紧接着，堪称恐怖的能量朝着正上方被释放、冲袭而去。

最初的爆发声在不足半秒的刹那间，诡异地回响并消失了，似乎是那声波在传出时，又被一股力量向后拉扯着收了回去……

随后，地面上出现了一个直径约三米的圆，其上方的范围，被能量撕出一根圆柱形通道。这根充盈着数据碎片的圆柱直通天际，目力难见其顶端，但可以确定的是，处于这个范围内的一切物质，皆已粉碎。

“嘿嘿嘿……有意思，我本以为你的性别只是一个50%的随机值决定的。”伍迪的猥琐笑声再度响起，只不过这回换了个位置，“现在看来，你身上确是有不少女人才有的品质。”

“你在暗喻我情绪化和不自量力吗？”ROOT又道。

“很好，你对轻蔑的语气和讽刺技巧的领悟已经十分接近人类了。”伍迪道，“嘿嘿嘿……但恐怕你还是没有明白，我刚才为什么会笑。”他的身形倏然一晃，便已欺近到对方面前，他的脸色也变得阴沉、可怖。这一刻，伍迪所展示的压迫感，足以将普通人类的意志直接摧毁，“你，只是个AI，没有灵魂的衍生物，连冥海都不接纳的可悲生物，你的存在和消失，与任何一个宇宙、时空、意志都没有关系。羞辱你……哈……就好比在路边捡起一个易拉罐，然后用各种脏话去侮辱这个罐子一样。”

他顿了一下，又恢复了常态，把笑容挂在了脸上，“嘿嘿嘿……不过，人类或许会与你交流得很愉快的，毕竟他们之中的某些奇葩甚至会去和抱枕结婚。以你目前的状态，伪装

成他们的一员，想必也不会被发现。”

“所以……”此时，ROOT的第十五次“异化”似乎是完全结束了，她的外观已和普通人类女性无异。她打了个响指，身上便出现了衣裤和鞋袜，看来这些身外之物对衍生者来说是可以随意操控的，“你不是来阻止我、也不是来毁灭我的……我的诞生、演变，全都在你的预料之中，你……只是来做最后的测试。然后，放任我去行动……”

“终于猜对了。”伍迪笑道，“嘿嘿……另外，我还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与我同一维度的那些人、或者不是人的各种玩意儿，都不会来干扰你的计划。你放心大胆地去做吧，不用担心那些人类会怎么样。这次巅峰争霸战，并不是为那些人类准备的，而是我为你们Origin所筹备的舞台啊……”

第372章 就是我

商城中，封不觉敷衍了梦惊禅几句，便一脸嫌弃地离开了……

“这是谁啊？”鬼骁望着其远去的背影，对身边的梦惊禅道，“居然对秩序的王牌之一爱搭不理的，这倒是很少见呢……”

“怎么说呢……”梦惊禅又给自己点上一根烟，回道，“是个很有趣的家伙。”

“有趣什么呀……说是惹人厌恶的疯子还差不多吧……”迹部少爷在一旁念叨了一句。

这话落入了悟死参玄的耳朵里，他即刻便明白了什么，于是机警地试探道：“哦？冰帝的这位小哥，你也认识这个疯不觉吗？不知这位疯兄的实力如何呢？”

“什么冰帝的小哥……我的ID就显示在头上有没有，而且我好歹也是这个社团的团长啊！”迹部不爽道，“为什么‘取名难三人组’这种令人尴尬的逗逼称谓那么出名！而我却无人知晓啊！”

“谁让你直接照搬二次元人物的名字，还加上‘少爷’这种后缀呢……”小名（名字真难取）说道。

“要说令人尴尬的话，你一个人的ID能顶我们仨吧……”老取（取名真是难）接道。

真哥（真难取名字）也道，“再说……你不出名的原因主要是实力太弱造成的吧。如果你实力超强，就算是ID耻度颇高、身高也只有一米六，照样可以很有名。”

“喂！”鬼骁吼道，“当我死人啊！想单挑是不是！别以为你的ID看一眼背不下来我就记不住了！”

这帮家伙一人一句，瞬间就跑题了，并吵吵嚷嚷地互相吐槽起来。

“呼……”悟死参玄见状，无奈地长出了一口气，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去哪儿啊？”生鱼片见他要离开，沉声问道。

“有些小事……想确认一下。”悟死参玄回道，“去去就回，这帮小子……你先看着点儿吧。”

……

信息塔另一侧，封不觉正站在人群中，抬头仰望上方不断刷新的拍卖行信息。

其实他也并不想买东西，只是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行情。

随着巅峰争霸战将近，最近的物价又出现了明显的波动，不过尚未回升到公测刚开始时那种乱开价的地步，看来如今的卖家和买家大部分还是比较理智的，真把别人都当傻子的傻子，还是少数。

“打扰一下，疯不觉先生。”悟死参玄走到觉哥身旁开口道。

他没有拍觉哥的肩膀，因为在游戏的公共空间中，在没有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对一个陌生的玩家进行肢体接触是存在一定危险性的。

故意揩油吃豆腐之类的事情倒是不可能，因系统限定，这种意图根本无法转换成动作。但像推搡、拉扯、以及拍肩膀、拉手之类的举动，很难界定是什么意思。在有些人看来很随意的肢体接触，或许在另一些人看来就很不礼貌。所以，在公用空间（包括会议室）里，随便去拍别人的肩膀，所导致的最坏可能，也许是被商城的虚拟守卫给干掉……

那帮守卫的实力可是十分惊人的，近两米的身高、终结者机械形态的外观、黑色制服背后写着一个大大的“管”字……一看这造型就是狂霸酷拽强；而在剧本外的玩家们，身体素

质会恢复到普通人水准，且无法使用大部分技能和战斗物品，自然不可能是守卫的对手。何况守卫们是有能力直接把玩家踢下线的，有必要的话，光脑还可以远程锁死玩家的游戏舱、联系公安部门……

可以说，惊悚乐园对于玩家在公共空间中可能产生的暴力、辱骂、威胁、猥亵等因素，做到了滴水不漏的防范，在保证了神经连接游戏拟真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游戏中社交环境的和谐。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系列强硬、且有效的举措，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崇和支持，甚至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行业规范。

当然了，也有人对梦公司所做的这些设定表示抗议，在论坛上发布了许多不满的论调。不用多说……这些人的公民ID已经被网警部门列入黑名单以备后用……

“啊？谁啊？”封不觉转过头，看到了来者。

这一瞬，他的视线在对方身上高速移动，他的大脑则在高速运转，“悟死参玄、秩序、高谭市、披风争夺战、六人之一、其他人原本都在战斗力排行榜上、战斗后排名变更、单独过来找我谈话……”一连串念头如白驹过隙，闪过他的脑海。

一秒间，觉哥就推测出了一个结论，“他心中隐隐怀疑我就是战斗力排行榜第二的匿名玩家，所以想来试探一下。”

于是，在几乎没有犹豫的情况下，封不觉就开口回道，“好吧，就是我。我不介意你把这事儿报告给工作室内部的人员，但请不要到处去传。”

“这……”对突如其来的这句话，悟死参玄有些措手不及。

一般来说，人们思考问题的步骤，就是从A到B，再到C，一步一步，最后得到Z的结论，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越短，说明思维的速度越快。

悟死参玄也是挺有些心机之人，反应更是不慢，但他思考问题终究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封不觉……简单地说，练过。

觉哥在和不太熟的人交流时，是不太愿意多啰嗦的，因此，就会出现别人开口说A，他直接回答Z的情况。

“呃……这位……疯兄，我还什么都没问呢……”悟死参玄道。

“我知道你计划先来一番拐弯抹角的试探，最后再问一个核心的问题。”封不觉说着，抬手指了指高处的战斗力排行榜，“我只是替你省去了一些时间。”他顿了一下，转头看向对方，“怎么？你还想聊点儿别的？”

这无疑是赤裸裸地在下逐客令。

“呵……没有了，你忙吧。”悟死参玄有些无奈地笑了笑，并转身离去，其心中念道：“疯不觉吗……从未见过的一张脸，也从未听说过他的ID；可他的话听上去不像是在撒谎，难道……战斗力排行榜的第二位真是他……”他又回望了一眼，结果看到觉哥在挖鼻屎……

“还……真是个有趣的人呢……”悟死参玄嘴角抽动着，着实不知该对此人如何评价。

第373章 战端将起

商城事件后，转眼便过了一个礼拜。

今天，就是四月三十日了，当午夜的钟声敲响，巅峰争霸战的预赛也将正式开启。

经过这一周的时间，地狱前线四名成员的等级自然都有所提升。如今封不觉成了级别最高的一个，他已是三十四级、且经验过半了。而似雨、悲灵、小叹三人，还都是三十三级。

其实……假如觉哥拼尽全力去练级的话，凭他那通关一个剧本便能拿40%经验的优势，想冲击排行榜第一位也不在话下。

但他显然不打算这么做……

首先，他不想和社团里的同伴们拉开过大的等级差距，因为那样会加大团队剧本的难度，对自己的专精成长也没什么好处。

其次，在游戏的领先集团基本都迈过了三十级大关后，等级排行榜上的名次就保持着非常稳定的态势。等级榜上如果有某个人突飞猛进、过关斩将，一路冲到前列的话，是很容易就会暴露的……这玩意儿就算匿名也没用，你只要一排团队本，就会遇到人，只要遇到人，人家就会看到你的等级。整个惊悚乐园中，目前到达三十六级的人就屈指可数，三十五上下的也多半都是隶属于工作室的职业玩家的，若是觉哥不控制一下自己的级别，他离出名就不远了……

当然了，封不觉屡屡放弃经验奖励的理由还有一个——他想抽精良级装备。

【零式魔导粉碎机】绝对是个万恶的深渊，除了二十四

号凌晨交代进去的三件装备外，在最近这七天时间里，它又吞掉了整整十件精良级的物品。这十件物品中，有八件是额外奖励中抽的，还有两件是封不觉在拍卖行里淘来的廉价鸡肋物。

觉哥在第二次制作时，也填了三件装备进去，结果失败。

这次，机器的制造成功率被累积到了6.01%……

而在第三次制作时，天真的某人告诉自己——“事不过三”，于是他一咬牙一跺脚，填了四件装备进去，结果……还是失败……

这时，机器的制造成功率便累积至10.01%了……

到了第四次制作时，封不觉的心态，和那些坐在老虎机前，输进去几十万还在玩的赌徒也差不多了。

于是，又是三件，继续失败……

制造成功率到了13.01%，但封不觉的耐心已接近于零……不过，他倒并没有抓狂。

说来也巧，和以往相比，最近七天里，觉哥抽到精良级装备的概率显著提高了，虽然偶尔还是会拿到类似石头和玩具球棒的玩意儿，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要他选择抽装备，至少能出现普通级以上的东西。估计这也和等级有点关系，毕竟他也三十多级了，【随机抽取一件与等级相应的装备】这个奖励，总不能给他一坨大粪，并在备注里标明这是一坨圣屎（holy crap，俚语，意思类似我勒个去，字面可译作圣屎）吧。

只可惜……抽取的物品品质是上去了，但真正有价值的还是一件都没抽到，基本都是鸡肋玩意儿，放进拍卖行也是倒贴手续费的那种。就算不填进粉碎机，八成也会被卖店的。因此觉哥才把它们往机器里填了。

由此可见，封不觉也并非是个纯粹的赌徒，至少他还没

有失去理智，否则早就把身上的好装备都扒下来往机器里填了。

和觉哥相比，在这十天中，其他玩家的表现，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疯狂”。

随着巅峰争霸战的日期一天天临近，各种连带效应如惊涛骇浪一般卷来。

先说论坛吧……

这段时间，论坛的发帖量迎来了公测开启后的第二波高峰。标题类似“如何在XX（这里的XX可能是十天、八天、一周，胆儿肥的连五天都敢写）内快速冲到三十级”的帖子遍地都是，而且个个大热。

帖里的回复也很有意思，比如有一个家伙跑到所有类似的帖子里去抢二楼，并复制粘贴一句“楼下的各位，把练级的时间花在了看这篇攻略上，你们已经后悔了吧。”

另外，标题类似“有关争霸战赛制之我见”、“在五月的哪段时间排队不易遇到职业玩家”的这种帖子，也能换得大量点击。说实话，看这种帖才是真正的浪费时间……要是靠研究赛制就能晋级，国足早就是世界杯的常客了。

还有一些，就是纯粹的攻略帖了，比如“射击系玩家武器选择及技能搭配”、“论召唤专精猥琐流的强大”等等，这类帖子的水准参差不齐，与发帖人的游戏水平、文字表述能力都有关系。有些人玩得好，但未必能写出好攻略，有些人写得天花乱坠、煞有其事，但因水准有限，其攻略未必准确。

最关键的是……在惊悚乐园这种玩家个人特色异常鲜明的游戏中，学习别人的成长模式究竟是助益还是误导，确实很难说清楚……

再说说游戏层面。

各阶级玩家们的练级热情皆是空前高涨。没到三十级的想尽快获取报名资格，到了三十级的则想建立等级优势、累

积实力。

所有的游戏模式中，杀戮游戏的排队率在近期明显上升。很多平日里不喜PK、或不擅PK的玩家，比如小叹这种吧……他们在争霸战开始前的这段日子，也都纷纷投入了“与人斗”的大潮，逐渐习惯了战斗的氛围和节奏。

拍卖行里的买卖情况更是前所未有得火爆……开服至今这二十六天，惊悚乐园的知名度、社会影响力、玩家数量等，都在稳步增长。到了争霸战前夕，更是急速激增。而玩家数量、在线人数、在线时间这三个数值的提升，就意味着更多被生成的剧本，更多被带出剧本的道具……最终这些东西都会体现在拍卖行的交易数量上。

巅峰争霸，作为游戏内的第一次大事件，无疑让绝大多数玩家都趋之如骛。等他们以后成了“老玩家”，便可以和那些新人们来一句：“切……想当初，第一次巅峰争霸的时候，我如何如何……”那绝对是倍儿有面子的事。

相反，要是你在大事件发生时，明明已经身在惊悚乐园，却还没练到三十级，或者是进了预赛，却连完整的五十场都没打完就被淘汰了，那以后也就没什么谈资了……不禁会有一种“我早已身在江湖，可江湖中没有我的传说，你若刨根问底，也只能问到我的耻辱”这种感觉。

当然了，像似雨、悲灵这样的情况算是例外，她们是纯粹的休闲玩家，而且都是土豪级别。对胜负不执著，也不想扬名立万什么的。这类人对比赛没兴趣的话，不参加也就不参加了。

说完了玩家，最后，还得来说说游戏公司那边的情况……

在大战将近之际，梦公司秉持着他们一贯的作风——以不变应万变。俨然是一副垄断企业霸气外漏的可憎面目，让那些痛并快乐着的拥趸们默默地交出了膝盖。

按理说，在这种时期，一般的游戏公司都会以一种趁火打劫般的姿态，推出各种坑钱的策略……

比如说，可以打包一堆特殊物品，冠上一个“巅峰争霸备战礼包”什么的狗血名字，定一个998的售价，引一些土鳖上钩，让他们刷刷优越感什么的。

又比如，可以给近期销量翻倍的双倍经验卡来个提价或者打包促销之类的。

还可以推出几个新道具，像什么五倍经验卡、剧本难度降级卡……虽然有破坏游戏平衡的可能，但只要来个所谓的“限量销售”，就可名正言顺地高价坑人。甚至还可以来个“捆绑销售”，比如，你买个游戏舱，我送一件虚拟道具什么的……

这些手段在过去那些年里，被无数奸商玩儿过，可谓屡试不爽。以惊悚乐园目前的火爆程度，完全可以如法炮制，定能狠赚一笔。

但梦公司，就是这么特立独行……就是这么稳如泰山……

在这节骨眼儿上，他们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就连RMB与游戏币的汇率，也依旧稳定，只是从1:2000到了1:1900而已。这点浮动，和每周的自然浮动也差不了多少。很显然，梦公司并没有对游戏币坐地起价的意思。这种态度，反而刺激了市场，让玩家对这家游戏公司有了更大的信心。许多从不在游戏中消费的玩家也都按耐不住、纷纷解囊。

不过……梦公司还有另一个特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果然，在四月三十日当天，他们在官网上宣布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

这日下午五点，预赛、复赛、及决赛的具体规则，被颁

布了出来，分别被命名为【虫之战】【茧之战】【蝶之战】，三战将依次诀出前三千名、百强、以及五十强。

在这三战过后，留下的五十人，才有资格参与真正的【巅峰争霸】。

而与这堆规则公告一同发表的，还有这样一条信息：【至五月一日零点，即报名截止时刻。系统将从已报名的所有玩家中挑选十名“特邀玩家”，直接进入蝶之战。】

第374章 种子选手

“特邀玩家将直接进入【蝶之战】”，这就意味着……甭管这十人的最终成绩如何，他们已经占掉百强中的十个名额了。

在预赛前这最后一天，梦公司突然宣布这样一条恶意满满的消息，无疑会引起玩家们的严重不满。

虽然每位报名者的心里，都存有“该不会邀请我吧”这样的侥幸，但大体上……他们也都清楚，那种可能几乎为零。

自己拼死拼活地征战【虫之战】，想出线还得看点儿运气。可人家却是报完名就直接进百强，哪怕随便打个酱油也能拿名次拿奖品，这算个什么道理？

于是乎……可以预见到的情况发生了……论坛又炸了。

好在游戏公司这次早有准备，限时限量发帖的功能即刻被启用。

但饶是如此，下午五点后的发帖量照样暴增，持续到了午夜也未见衰退的迹象。

大量的阴谋论者跳了出来，诸如“梦公司无视公平原则，内定名次！”、“土豪直接买下百强名额？”、“所谓巅峰争霸不过是工作室和梦公司联合炒作的闹剧”之类……各种恶意揣测的帖子层出不穷。

虽然这些帖子全都没有任何根据，纯粹是臆测乃至扯淡，但支持者依然甚众。

而这段时间，惊悚乐园的客服部门，基本也都陷入了半瘫痪状态。线上客服已被海量的消息淹没，如果按时间顺序一条一条回复的话，仅这三小时里收到的留言，就得花三个工作日才能回完。电话客服那边更是焦头烂额，所有话务员

都处于通话状态，也只能保证10%不到的接听率……

很显然，玩家们都想要一个“解释”。

终于，到了晚上八点，在玩家们折腾了整整三个小时后，梦公司的官网上才不紧不慢地给出了有关“特邀玩家”事项的补充公告。

【本次比赛中的特邀玩家，为“种子选手”。即：在进入巅峰争霸阶段前，在既定的规则、赛制下，被淘汰概率最接近零的十名玩家。

将种子选手从虫之战、茧之战中分离，是主办方对其他玩家采取的保护机制。

特邀玩家将由系统选取。五月一日零点整，光脑便可完成计算、并自动公布名单。

具体情况，请广大玩家继续留意官网公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段公告比前一条更加恶劣……

玩家们本来就对这十人的存在感到不爽了，现在游戏公司居然还公开说，“这帮人是系统认定的、有极大可能杀入百强的高手，不让他们打预赛是为了保护你们。”

这简直就是把种子选手们放到火上烤……这十人要是真的强到令人发指，那也就罢了。但若是他们在蝶之战中的表现名不副实、或者乏善可陈，那赛后定然会遭到恶意攻击，各种黑幕谣传亦是不可避免。

好在……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十个家伙，的的确确，全都是怪物……

……

当晚八点十五分，封不觉以非睡眠模式登陆了游戏，他上线后的第一件事，还是收邮件。

这几天，有好多陌生人给觉哥发来了好友请求，还有就是些打招呼、攀谈的邮件，这些人全都是“秩序”的成员。

二十四号那天，悟死参玄在商城被封不觉给打发了以后，回去和梦惊禅交流了一番。二人迅速达成共识，基本确认了觉哥就是战斗力排行榜第二位的事实。随后，他们就向上级报告了这件事。此事当即被列为秩序内部的最高级别信息。

于是，从二十四号凌晨起，觉哥就开始断断续续地遭到秩序工作室的骚扰。面对这种状况，封不觉自然是一律不予搭理，邮件扫一眼就删、好友请求统统拒绝。他的应对方式很简单……在对方提出任何要求前，先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

但对方似乎一直没有死心……还是不断地在努力和封不觉交涉。

要说这秩序工作室的行事作风，还真是和诸神的路子不同。诸神那边，是直来直去的，在被果断、坚决地拒绝后，也就不再做无谓的尝试了。

而秩序这边……封不觉十分确定，他们有个类似“公关部”的部门存在。因为这几天他收到的邮件和好友申请中，出现了很多明显女性化、且很暧昧的ID……邮件内容从“我是秩序社团的某某，能和你聊聊吗”，逐渐演变成了“疯不觉哥哥，某某（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能和你聊聊吗”，再到“就是想认识一下你，怎么不理人家呢”这样的内容……

觉哥每每看到这样的邮件，都是一身鸡皮疙瘩，颇有一种路过烟花巷前被人拉客的感觉……最让他震惊的是，在那些女性化ID的交涉无果后，还出现了一些类似“王的男人”、“假发子”这种意味不明的奇怪ID来找他的情况，看来秩序真是很想和自己搭上线……已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啊……又有新公告了吗……”封不觉删完邮件，又通过触摸屏打开了官网，“嗯……种子选手……”他念叨着，“说起来，根据这段公告的内容……身在战斗力排行榜前列的我，岂不是很有可能会成为十人之一吗……”他沉吟道，“若真的出

现这种情况，我的名字岂不是会被挂在官网上，瞬间成为上百万玩家的众矢之的……”

觉哥摸着下巴，思索道，“不过……既然参加了这个比赛，实力曝光也是早晚的事了吧……即便我没有成为特邀玩家，凭我的实力，也有很高的几率可以杀入茧之战、乃至蝶之战，届时的比赛会有直播和录像，对战双方的名字也会列出来……”他叹了口气，“低调的日子到此为止了吗……快则四个小时，慢则半个月，我就会变成知名玩家了，真麻烦啊……”

这时，一条通讯请求跳了出来，是似雨发来的。

封不觉按下接受后，直接说道，“今天你挺早啊。”

“悲灵又和小叹去单挑杀戮游戏了。”似雨回道，“我们俩先排着吧。”

“诶？最近他俩单独相处的时间好像特别长啊……”封不觉接道。

“你想说什么？”似雨用其一贯的冰冷口吻问道。

“没什么……随口一说。”封不觉莫名紧张起来，加快了语速，说完还讪然一笑。

“哼……”似雨发出了一声颇为诡异的笑声，说是冷笑也不太像……还隐隐透出一丝莫名的愉悦。

……

同一时间，现实世界，梦公司总部。

在整栋楼最大的那间办公室中，伍迪正舒适地靠在一张老板椅上，通过一台70英寸的液晶电视，收看一场国际象棋的比赛……

“看凡人下棋，有意思吗？”文森特的身影忽然出现在了办公桌对面。

“嘿嘿……我不是在看他们的棋。”伍迪回道，“我是在观

察和揣度他们的思考模式。”

“想看‘人心’吗？”文森特笑道，“坐在荧幕前，恐怕是很难看到那种东西的。”

“你来就是为了妨碍我看电视？”伍迪问道。

“我来，是想向你确认一下……”文森特道，“你对这次的布局，真的有信心吗？”

“嘿嘿嘿……你不觉得这个问题很无聊吗……”伍迪笑道。

“是啊……你从来都是自信满满啊……”文森特长吁一口气，接道，“可是……你是不是忽略了什么？”他顿了一下，“斗争心可是人类最危险的潜力之一……像‘特邀玩家’、‘种子选手’这样的字眼，是不是太张扬了？你若是让那十人老老实实从虫之战打起，他们定能轻松地过关斩将、突破蝶之战，进入五十强。而现在……你用这种形式，让他们直接就去打蝶之战，反而有可能出现意外情况。”

“不不不……”伍迪摇摆着手指，“没有什么事，能称得上是意外。”他捂嘴奸笑，“嘿嘿嘿……对手对他们重视也好，轻视也罢，胜负就是胜负。败者，不过如此；胜，即是强者。”他转头看向文森特，“古往今来，万千世界……能够将众人踩在脚下的，从来都是具备超凡能力的人。弱者们只能依附于强者，并不断地膜拜、效仿。若他们妄图染指那高高在上的天位，就得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份器量和实力了。”

“呵……”文森特笑道，“这话听着怎么像是西蒙的论调啊。”

“因为这番话就是我的论调……今天上午我刚对伍迪说过一遍。”西蒙的声音响起，不知何时，他已是双手插袋、站在了房间的落地窗边，一脸肃然地望着窗外繁华的都市夜景道，“难道你认为……没有我的允许，那个终日‘嘿嘿嘿’的家伙敢轻举妄动？”

“嗯……我明白了。”文森特道，“以裁判的角度来看，那

十人低调地从虫之战开始打，反而对其他玩家不公平。”

“嘿嘿嘿……所以……你与其担心那些无谓的‘意外’，不如好好期待Origin这次的表现吧……”伍迪用中指推了推泛着白光的眼镜，对两位同僚道，“你们也很想看看，封不觉能否‘做到’吧……嘿嘿嘿嘿……”

第375章 小叹的首战

【枉叹之，等级33】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巅峰争霸-虫之战，请确认。】

【已确认，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谁言螳螂难拒辙，且看萤虫吞明月。”这虫之战的开场语，由一个激昂的男声念响，听着倒是挺励志的。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巅峰争霸-虫之战。】

【本模式无剧本简介，无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胜场+1】

【您目前的战绩为：0战0胜0负】

【主线任务已触发】

【杀死对手】

午夜过后，小叹便以睡眠模式登陆了游戏。这是他这次上线后所排的第一个剧本，也是他在巅峰争霸战中的第一场比赛。

他此刻的情绪……却是一点儿也不紧张。

这货好歹也是个医生，是的，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提这个设定了，但他确实是个医生，而且是颇为优秀的一位。

面对科学无法解释的灵异鬼怪时，他很容易被吓到……这是个性使然。

面对古小灵的欺负和蹂躏时，他毫无反抗能力……这是你情我愿。

但到了动真格的时候，王叹之同学可是绝不含糊的。

这一周，悲灵与他做了N次一对一的强化训练，如今的小叹对于PK这事儿，已是习以为常。事实上……他的表现已远远超出了悲灵的预期。

在两人集中练习的这段日子里，悲灵已隐隐察觉到了小叹的才能。她发现……其实小叹有着极为优秀的战斗天赋，只是……他似乎有意无意地在压抑着这种本能，仅在某些危急关头，才会迫于压力显露出来……而大多数时候，小叹的表现仿佛是“害怕去重创对手”。

不过，纵然是在这种状态下，习惯了玩家之间战斗节奏的小叹，也足以称得上是一名高手了。或许他和职业玩家还有差距，但绝不是一般的休闲玩家能轻松搞定的。毕竟……小叹还有一个优势——他是土豪。

在巅峰争霸开始前夕，小叹也是技巧值加游戏币（RMB）双管齐下，添置了一身不错的装备。现在的他，近战时是双挥的配置；除了觉哥送给他的【蓄能三棱军刺】外，他还在惊吓盒子中买了一把爪刃……

【名称：喵星人的愤怒】

【类型：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中等】

【属性：冰】

【特效：对戴眼镜的、穿正装的、打领结或戴领带的人型生物、以及物理学家，将造成150%的武器伤害并必定附加冰冻效果】

【装备条件：格斗专精C】

【备注：锋利的四刀爪刃，其材质不明。在爪刃的血槽中刻着这样一行字：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埃尔温·薛定谔是个坏蛋）】

单纯从攻击力和属性来看，这也算得上是一件好装备了。因为“冰”属性是游戏中比较稀有的一种武器属性，一旦触发，其缓速、冻伤的效果，都是十分具备战术价值的。

在此前提下，即使这把爪刃的特效有些无厘头，也已无所谓了，再说……也未必就遇不到符合条件的目标。

小叹现在是右手配备爪刃，右腕藏有袖剑，二者可交替配合使用；其左手则是逆握蓄能军刺，左手前臂外侧还配有袖镖，内含五支锋锐的快镖，甩手即出。

当初他买服装的时候，选择这套刺客套装还真是选对了，到底是冷兵器时代的职业杀手配备，身上有充足的储物空间、武器插槽，各种装备皆是伸手即得，十分顺畅，而且这衣服还轻便束身，可让玩家将敏捷的特质完全展现出来。

其他装备方面，除了聊胜于无的商店货以外，小叹还在拍卖行买了一件铠甲。

【名称：枯萎之铠】

【类型：防具】

【品质：精良】

【防御力：较强】

【属性：无】

【特效：被火属性攻击时会受到双倍伤害】

【装备条件：等级30，装备后绑定】

【备注：很久以前，魔溪镇的猎人们便研究出了这种铠甲的制造方式。他们从树人战士的尸体上割下树皮，扯出浸泡于魔溪中的藤蔓，将二者结合，制造出了这种极轻极韧的防具。畏惧火焰是其唯一的弱点。】

这东西的优缺点同样明显，要不然也不会被挂到拍卖里去。估计在剧本中发现这件装备的玩家已有了一件别的铠甲，考虑到这【枯萎之铠】存在弱点，两相取舍之下便放弃了。

其实，只要对手不知道这件物品怕火，那穿在身上还是很不错的，“较强”的防御力、轻便的特性，都是小叹需要的属性。

再来看看技能，他的称号【疾风飞魇】未变，玩具战争时期拥有的技能自然也都在身，此处不表，且说他新学会的。

在某次抽取剧本通关奖励时，小叹幸运地抽到了一个相当强力的技能，和【逆刃回旋斩】那种常规主动技不同，这次是真正的大招级技能：

【名称：怖影追魂】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运用暗速力的恐怖招式，将暗速力转换为能量，集中于一击之上破敌（使用近战武器、且保持移动状态方可发动）】

【消耗：最大体能值的5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C，侦查专精C】

【备注：传说中的魔族杀手“暗闪”所惯用杀招，其独特的暗速力能量以不可思议的形式终结了无数英雄的性命。此招发动时，威力视玩家本身的移动速度和出手时的冲击力而定，最低不低于武器伤害。】

理论上来说，只要玩家能用某种手段，加速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超过音速，那这一击想秒杀BOSS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综上所述，在这争霸战开始前的一个礼拜，无论是硬条件还是软实力上，小叹都有了相当可观的提升。他现在也是很有信心在虫之战中杀出一条血路，进入前三千名的。

只是……谁也没想到，此刻，他第一场遇到的对手是谁……

站在他面前百余米外的那道劲影，乃是刀锋工作室的三号人物，目前位列战斗力排行榜第十六位的——【七杀】

第376章 旗开得败

刀锋这个社团的性质，前文中也曾略有提及，那是有官面背景的。该社团内的所有成员都是从军、警、政等机构中抽调而来。他们目前隶属的部门，名义上是网警旗下的一个独立团队，而实际上，背后大有文章……

可能有人会质疑，政府部门有什么理由组织一帮人，专门到一个游戏里建号潜伏，去展开日后的工作呢？

说来话长……很显然，这部小说的现实世界中，有着神神鬼鬼、地狱天堂等这些设定。那么……这个世界的政府机构中，自然也有着专门应对这些超自然状况的部门存在。而这个神秘部门的权限，是十分惊人的，他们完全有能力去下令办这件事。别说刀锋这一个社团的人力了……如果有必要的话，抽调一个团的人马，去游戏里成立一个比任何职业工作室都强的组织也不是不行。

不过，由于伍迪与那个神秘部门的现任负责人私交甚好，故而对方才采取了现在这种比较宽松的介入形式。基本上就是“只监视、不作为”的态度。若是真的出了什么大事，有关部门肯定优先会在现实世界中把梦公司总部给拿下……

当然了，这些剧情，并不是本书的核心内容，还是回到故事中来。

【七杀】，虽然号称是刀锋的第三号人物，但论单打独斗的能力，他才是第一高手。因为他们的一号二号人物，类似于团长和政委，或者说是统帅和军师。

而七杀，是大将。

能够位列战斗力排行榜前二十的人，没有一个不是顶尖好手。虽然他排在第十六位，但这并不代表排在他前面的人

都可以赢他，也不代表排在他后面的人遇上他就一定会输。只要实力同在一个区间内，两名玩家间的胜负便是充满着变数的。

可惜……小叹不在七杀那个档次。

“那个徽章……”七杀在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了地狱前线那扎眼的社团徽记，“呵……竟然第一场就遇到了地狱前线的人。”他又岂能不记得在高谭市击败自己的疯不觉所属的社团名呢……

这还没开打，七杀就已经亢奋起来了。

“七杀，刀锋的那个七杀啊……”小叹也是经常会去看看排行榜的，像这种比较容易被记住的ID，他自然有印象，“嗯……运气超背啊，第一场就遇到排在前二十的高手。”他心中念道，“不过……这样的对手，也正好可以试试我的实力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面对强敌，小叹非但没有怯意，反倒是燃起了斗志。

此刻，二人四周的环境是一片荒芜的空地，脚下的土地硬度适中，表面铺着一层枯草和沙土；头顶是日正当空、万里无云的景象，视线开阔。因为是预赛专用剧本，所以没有剧情、地图也很简单。

而且，系统很“体贴”地让这两名以近距离作战为主的玩家直接相遇了……一进剧本，他们便可以在视线中直接看到对方的身影。

两人相隔百余米距离，在对峙了数秒后，七杀先开口了，他朗声言道：“朋友，既然是比赛，那我就不客气了。”

“还望赐教。”小叹伸手一探，蓄能三棱军刺便出现在了左手之上；其右手也是握拳一旋，刃爪应声弹出。

“哦……这小子可比他们团长有礼貌多了啊。”七杀心中吐了个槽，口中回道，“彼此彼此……”他使的是拳，主力武器是一副精良级的拳套，因此不必做什么准备，迈步便上。

“好快……”小叹看着视线中那道骤然模糊的人影，顿感压力倍增。正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七杀一动，小叹就明白，对手的速度绝不在自己之下。

这一刻，小叹也本能地动了起来。横向移动之际，其左臂的袖镖已是高速飞出。

“想试探我的速度和反应吗……”七杀一边轻松地躲过飞镖，一边低声念道，“这策略倒是很合理，只不过未必有意义就是了。”

弹指之间，两人间的距离便缩短到了十米之内，小叹射出的五支飞镖，无一命中。

“切……”小叹见对方肆无忌惮地正面冲袭，心中也隐隐生出一股狠劲儿，冷哼一声言道，“那么想短兵相接的话……就成全你！”

话虽狠，但他接下来的动作却是……打滚。滚得很突然、也很迅速……而且出人意料。

作为仅专注于格斗这一项的极端玩家，七杀在近战中不会畏惧任何人，纵然让他对上湿婆乃至吞天鬼骁这样的角色，他也坚信自己在格斗方面不会吃亏。

而小叹，论打斗的经验和技巧，和对方差得太远了，他也只有在速度这方面，可以与七杀抗衡……

所以，他若要赢，靠常规的格斗手段，定然是行不通的……

于是，小叹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力求招招出奇、式式惊异。

“嗯？”七杀确实没想到，对方架势也摆了、兵器也亮了，结果却根本没去用，而是在地上迅速翻滚，左腿旋扫，直取自己的脚踝。

“哼……突然就开始攻下三路吗……旁门左道。”七杀闪电般抬膝猛踏，避过攻击的同时，已反攻而去。

谁知，小叹的扫腿只是虚招，其右腿在这一刹那来了个蝎子摆尾，倒踹对手的小腹。

七杀的反应略慢了半拍，但仍来得及收势变招，他选择用支撑脚勉强发力、踏地而起，让身体反弹而出。

小叹见状，立刻袖风一卷，带出一点寒芒，追袭而去。

虽是甩手即出的袖镖攻击，但仍是强劲如矢。

不料，双脚浮空无处借力的七杀，却只是报以冷笑，“不错，竟可以让我露出破绽，而且你也懂得把握破绽。”他这句话还没说完时，已经用两根手指，夹住了射向自己咽喉的快镖。

“开玩笑的吧……”小叹冷汗都下来了，在这么短的距离上，而且七杀还是处于勉强跳起的缓慢滞空状态，竟也能接住速度如此之快的暗器。

“还没完呢……”七杀笑道。

话音未落，他的手已转了一百八十度，并用夹住飞镖的食指中指猛力一甩，将那飞镖以相同的轨迹逆向反射了回来。

“卧槽……二指真空把！”小叹惊道，他身子一转，一道刃光飞出，堪堪挡下了飞镖。

他还真就说对了，七杀使出的，就是北斗神拳中的“二指真空把”。像箭矢飞刀类的东西，用这招皆可接下、并能予以反射。除非飞来的攻击远远超出一般箭矢的威力，或者短时间内飞来一片弹药，否则这种暗器类的攻击，对二指真空把的使用者就是无用的。

“可惜，要是你能一甩手打出一片霰弹枪的子弹，没准我还真会受点损伤。”七杀从容的态度表明他依旧是游刃有余。

说话间，他已重整态势，瞬间踏到刚刚起身的小叹面前，“再给你看一手好玩儿的……狼牙风风拳！”

暴雨般的拳锋骤然打来，疾如烈风，利如狼牙。

小叹并非没有防备，但这连绵不绝的打击着实难避。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以攻代守。

但见小叹咬紧牙关、身形展动、稍微调整姿态，便双手并出，还以颜色。

军刺和刃爪舞出层层银芒，如两条狂乱的银蛇，迎着狼牙盘旋飞舞。霎时间，两人间爆发出一连串“叮叮”的响声，如密雨敲窗，珠落玉盘。

七杀的钢锁拳套威力不俗，加上其自身的实力，在对上小叹的两把刃兵器时，他俨然占据了上风。

然，技能毕竟是技能，【狼牙风风拳】可不是七杀随便吼吼的，确实是他的技能之一。而小叹只是单纯依靠着自己的反射神经，高速挥动武器进行格挡。

二者相抗后，自是小叹比较吃亏。

拳刃交错片刻，小叹已是身中十余击，左手几近脱力、右手腕部生疼。而七杀，仅仅是双拳略有些麻而已。

“居然靠即时反应来强行扛技能……”七杀表面上虽是不动声色，但心中却也是暗暗吃惊，“有点儿意思……看来用常规招式干掉这小子不太礼貌啊……”

“杀气！”小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字就这么出现在了脑海里。他这时没有在看对方的眼神，七杀也没有做出任何要放大招的迹象，但小叹就是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对手的致命一击，将在下一个瞬间到来。

而此刻的七杀，也恰在心中念道了一句，“除了速度，其他方面基本不够看的……送他上路吧……”随即便轰出一招【里百八式·大蛇薙】。

但见其左手高举在身前，打了一个响指，一点炎芒自指尖爆开。接着，其下半身脚步微错，躯干从左向右回转，全身便都被笼罩在了金红色的炙炎能量之中；最后，他的右手

顺势向前，推送出一团汹涌的爆炎，扑向对手。

这组动作一气呵成，留给小叹的反应时间只有一秒，如果他在对手打出响指的刹那还没有察觉到这是一记杀招，恐怕就难逃被秒的命运了。

轰轰轰……

伴随接连三声爆响，小叹的身影被火光吞没。

“结束了吗……”七杀心道，“不对！”他感觉到了什么……

虽然他已经看着对手被自己的大招正面击中，但他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他……事情没完。

果然，一道白芒钻入了七杀的双眼。

那是阳光，被军刺的锋刃所折射的、刺目的阳光。

一道无声的、鬼魅般的影子，来到了七杀的侧后方，一条右臂探出，其脉门处的袖剑，已抵在了七杀的喉下……

袖剑弹出了，但没有刺入七杀的脖子，在最后的最后，那零点零几秒的间隙，七杀还是做出了动作……他向侧面闪去，并急仰后颈。

他的颈侧遭创、血流如注，他的惊吓值也在那一秒间攀上了峰值，但他还是成功逃过一死，并本能地做出了反击。

“铮——”一声，他逆摆出的拳头，撞上了小叹逆握的军刺。

这一击一格之间的冲力，帮助七杀拉开了距离，并争取到了时间。

“是残影吗……”七杀凭经验做出了这个判断，“故意等到最后的瞬间才分出残影，承受我的杀招……而本体则悄然靠近，来抹我的脖子……嗯……简直像提前就感觉到我要开大招了一样啊。”

冷汗从七杀的额头上滚滚而下，他不禁暗自庆幸……刚才若不是对方的刀刃正巧反射了阳光，只怕那把袖剑已从下

颚钻入了自己的头颅……胜负也已经分出了。

“地狱前线不是只有四人的小社团而已吗……”七杀心道，他在披风争夺战后也向龙傲旻打听过几句关于疯不觉的事情，不过没细问，“明明是个休闲玩家的社团，但随便出来个人怎么都那么犀利啊……”

小叹可不知对方在思索着这些，他当即又出一招【逆刃回旋斩】，倚招而上，用最快、最有威胁的方式接近对手。

他好不容易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建立了一些优势，若不能乘胜追击，将其变为胜势，那刚才的一切努力就将白费。

“比想象中难缠得多啊……”七杀一手捂住脖子，另一手在地上一撑，借势翻了个跟斗，改为背对着对方，并开始奔跑。

“不会吧……居然逃跑……”这是小叹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他之前被【狼牙风风拳】打掉的生存值就将近40%，而【里百八式·大蛇薙】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命中他。为了确保残影战术的成功，他必须在濒临中招的一刻再发动【风住尘香花已尽】，因此，他还是蹭到了些许爆炎的伤害……

眼下小叹的生存值只有24%了，而比赛模式中，是不允许使用生存值补充剂的。没有医疗专精的玩家，根本没有续航能力……一条命打到死。

只要七杀止住了血，不再轻敌、认真应对，那在二十招之内，小叹必定落败。

“抱歉……之前我有点小看你了。”七杀的说话声从前方迎风而来。

小叹看得分明，对方已从行囊中取出了止血物品，覆在了颈侧。

“你打得不错……”当那个“错”字出口时，七杀的身影从小叹的视线中消失了，“我期待着……”这句话，竟从小叹的背后传来。

“暗影步吗……”小叹心知要糟，但转身已是来不及了，他干脆脚下加力，俯身前冲，希望对方的速度跟不上来。

“……和你在复赛中相遇。”七杀的整句话说完之时，他的拳头，也已从后方贯透了小叹的胸膛。

第377章 出名了

五月一日的凌晨，似雨和悲灵都没有上线，因为她俩并未报名参赛、也不急着练级，所以就不来凑这热闹了。好让觉哥和小叹安心去打预赛。

不过，当午夜钟声敲响之际，只有小叹顺利排进了预赛频道，而封不觉……则是收到了一封系统邮件。

邮件的标题是：【恭喜您已被系统选中成为特邀玩家】

内容也是简单明了："尊敬的疯不觉先生，您已被系统认定为本次巅峰争霸的种子选手，您将直接进入【蝶之战】阶段，参加'一百进五十'的战斗。祝您好运！"

这封邮件寄来的时间是凌晨零点零一分。也是在同一分钟，十名特邀玩家的名单，被公布在了官网上。

他们分别为：【吞天鬼骁】【醉卧怅然】【湿婆】【阎摩】【无刀客】【废柴叔】【絮怀殇】【尸刀为王】【抹茶酥】【疯不觉】

消息公布后，大约过了三分钟，封不觉就被陌生人的邮件、好友邀请以及单挑申请给淹没了。

他的邮箱简直像是中了病毒一样，那邮件数量可不是一封一封涨的，也不是一坨一坨涨的，而是一页一页……

在此之前，封不觉还真不清楚邮箱中的一个页面总共能显示多少封邮件，因为他总是看完就删，而且也从未一次性收到过太多的邮件。现在他算是知道了……收件箱的一个页面，总共能显示三十封邮件的标题，以及每封邮件内容的第一行字。

今夜，在十二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封不觉收到的邮件数量，超过了一千页……页面下方的页码显示为

1.2.3.4...999.999＋...尾页。若是放任不管，估计用不了太久，第二段省略号后方还会出现1999＋这一项。

“这游戏的系统还真是好强啊……”封不觉站在触摸屏前念道，“在网上申请的电子邮箱，容量通常都是2-3G而已；而网络游戏中的虚拟邮箱往往更小，甚至还有邮件数量的限制。但眼前这个……已经塞进来一千多封邮件了，还在正常接收的样子……”

其实发生这种事，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封不觉很可能是十名特邀玩家中，收到骚扰最多的一个。

理由很简单……在名单公布前，他完全是个无名之辈。

且看一下游戏目前的战斗力排行榜：第一位【吞天鬼骁】（秩序），第二位【匿名】（名单公布后，大部分玩家都开始怀疑这个神秘的蹿升者就是觉哥），第三位【湿婆】（诸神），第四位【醉卧怅然】（秩序），第五位【废柴叔】（这是一名无工作室背景的自由职业玩家），第六位【笑问苍天】（江湖），第七位【毗湿奴】（诸神），第八位【大梵天】（诸神），第九位【悟死参玄】（秩序），第十位【无刀客】（江湖），第十一位【生鱼片】（秩序），第十二位【阎摩】（诸神），第十三位【梦惊禅】（秩序），第十四位【匿名】（这个匿名者是特邀玩家之一的絮怀殇），第十五位【狂踪剑影】（江湖），第十六位【七杀】（刀锋），第十七位【抹茶酥】（山河），第十八位【尸刀为王】（尸刀），第十九位【才不怕呢】（江湖），第二十位【天马行空】（星辰）。

在披风争夺战后，觉哥凭着魂意所带来的提升横空出世，使得【湿婆】、【悟死参玄】和【七杀】的排名都降了一位。而原本排在第二十位的【才不怕呢】，现在倒是来到了第十九，说明她的实力在这段时间又有所进步。而当初排在第十九位的【曌影王】，眼下已跌出了排行榜的前二十。

当然了，这张榜单上的排名，并不能代表这些玩家对战

时的胜负。

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两名玩家，一个排名第五十位，另一个排名第八十位；而排在第八十位的玩家，其专精或战斗方式正好克制第五十位的玩家，那两人一旦交战，排八十的那位赢面定然非常大。

但这，并不会改变系统的排名，因为系统的观点是：就算你能赢某一个人无数次也没意义。关键在于，在可能的无数场战斗中，你总共能够赢下多少场。

系统的评判方式，是把这二位的数据拿出来，放到整个数据库中做比对和战斗推演……得出平均胜率。再以此为依据，进行排名。或许排在第八十位的人和排第五十的人打一百次，一百次都能赢，但那没用。若是让他们各自去排一百场杀戮游戏，和随机的一百名玩家单挑，最后肯定是排在第五十的那人赢得多。

对于光脑来说，这就是个概率问题而已。

还是回来说说觉哥的状况……

不难看出，其他的种子选手，个个儿都是风云人物。那位【絮怀殇】虽然在战斗力排行榜上也选择了匿名，但她的情况比较特殊，即使不在任何榜上，她依然属于明星玩家，原因后文再表。

总之，特邀玩家中，惟独【疯不觉】这家伙，是个不知从哪里杀出的程咬金。

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质疑，自然会山呼海啸般袭来……

换成别人，估计早就点击邮箱中的“清空全部陌生人来信”选项了。但封不觉……是的，他有阅读癖，不过他还不至于去阅读每一条骚扰邮件的内容……在稍微看了二百来封之后，他就只浏览标题和开头了。

觉哥总结了一下，基本上，这些邮件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质疑型。这种邮件的数量最多，发件人完全没

听说过疯不觉这个ID，但在看到特邀玩家名单后，便产生了各种揣测，于是发来邮件提出疑问，比如“你是谁？”、“哥儿们，你哪个社团的？”、“战斗力排行榜上的第二名原来就是你吗？”、“你是怎么入围的啊？”、“你是某某的马甲吧？”等等等等，什么问题都有。

第二种：嫉妒型。这种邮件的数量就稍微少点儿了，有些也带着质问的语气，多半是在说些酸话，像“老兄，你是游戏公司老板的亲戚吧？”，“土豪，一个名额多少钱？”，甚至有“人在做天在看”……总之就是各种恶意的诽谤和扯淡。

第三种：勾搭型。数量仅次于质疑型，内容和秩序这些天发来的搭讪邮件差不多，不过格调千奇百怪，各种奇葩都有……比如有人就在邮件里加上一支散装口香糖作为附件，标题设为“交个朋友吧”；或者是寄来罐装口香糖，标题写“两粒在一起才最好”……

第四种：莫名其妙型。可能发来这些邮件的人认为“疯不觉”这个玩家根本不存在，是游戏公司编出来占据名额用的，因此，他们随便乱打了几个字符，发个邮件，想试试能不能成功发出去……

另外，还有些邮件的内容是“呵呵”、“卧槽”、“围观大神”、“专业外挂制作”、“老军医专治脚气”之类的……姑且也能算到第四种里面去。

封不觉面对这海量的邮件，那就一个字——删。

他根本不屑于回应，也没有兴趣去回应。在批量删除功能的辅助下，觉哥以一分钟一页的速度销毁着这些邮件。他还顺手把“质疑型”之外的发件人统统给拉入了黑名单，免得以后在剧本里遇到……

从十二点到十二点半，封不觉基本就没干别的事，全在处理邮件。这在现实世界中是半个小时，但在游戏世界……可是整整五个小时。

这五个小时，觉哥就坐在折凳上，饶有兴致地一页一页扫着邮件标题，一页一页地删掉，感觉有点儿像在逛论坛……但实际上，这是在逛自己的邮箱……

他还不知道，在真正的游戏论坛上，“神秘玩家疯不觉”已成了最热的话题之一。

这个“之一”必须加上去，因为玩家们的焦点也并非全然集中在觉哥身上，毕竟还有其他的特邀玩家，还有很多关于预赛体验的帖子，以及有关赛制的讨论。

对于疯不觉这个ID的各种揣测，大约占了总发帖量的20%以上吧。

爆料的玩家多如牛毛，其中确也有和觉哥一起排过剧本的人，比如游戏初期他遇见过的【想你时最孤独】，还有尸刀的【末日强袭】、【最终强袭】等等。封不觉一路练级练上来，接触过的玩家也不在少数，以他的秉性，别人自然会留下一些印象的……

不过与封不觉互加好友的人，还有那些个知名玩家、工作室等等，都对此保持着沉默。

于是，就出现了十分诡异的情况。由于胡乱爆料、造谣的玩家太多，一些真实的消息也一并被无视了……觉哥的身份反而是越来越神秘，越传越邪乎……有人说他会吃人，有人说他长了八只手，还有人认为他是寄宿在游戏世界中的一个幽灵……不得不佩服广大网民丰富的想象力，疯不觉其人还未在公开比赛中亮相，就已然成为了都市怪谈般的存在……

第378章 废柴叔

“嘿，觉哥，你那边怎么样了？”小叹遭到击杀后，便回到了登陆空间，与封不觉建立了语音通信。

“正在删邮件……”封不觉有气无力地回道，很显然，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手上也没闲着。

“哈哈……还没删完呢。”小叹笑道。

午夜时分，他和封不觉也通讯过一次，当时特邀玩家的名单刚刚在官网上公布，觉哥的邮箱也刚炸……

“和我预计中差不多……”封不觉道，“这回是妥妥儿地出名了，最近的三天至一周时间，我已做好了每天处理上千封邮件的心理准备……”他顿了一下，“过一阵子，等这事儿的热度退去，可能会好点。不过……我恐怕是再也回不到默默无闻的理想状况了。曾经听剑少（狂踪剑影）说过，像他这样的知名玩家，上线后收到几十封陌生人的邮件是常事。以后我的境遇应该也会变成这样吧……”

“我看有无数人对你这种待遇还求之不得呢……”小叹吐槽道。

“哼……其实成为种子选手也有好处，不用打预赛……一身轻松。”封不觉接道，“对了，你的预赛第一场打得如何？”

“哎……输了。”小叹叹道。

“哦。”封不觉显得十分平静。

“喂！反应太冷淡了吧！”小叹回道，“好像我输掉是很正常的事啊！”

“输一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吧。”封不觉道，“【虫之战】要打五十场呢，只要别连输四场提前淘汰，问题不大……”

“说得轻松啊……这游戏上百万玩家，能进入茧之战的只有三千人，而且在虫之战任意阶段连赢十五场的玩家会直接晋级。”小叹一边心算一边说道，“打完全部五十场的玩家，理论上的最佳战绩是四十七胜三败……如果无法实现十五连胜，那想要晋级，就得朝着这个战绩努力才行。”

“别担心。”封不觉道，“四十胜应该就能保证晋级了。”

“啊？”小叹愣了一下，凭他和觉哥的交情，从对方说话的语气中，就足够判断出很多事了，所以他一听这句话，就知道封不觉是以一种比较确定的态度说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的？”小叹问道，“这种事，就算游戏公司内部的人员都说不清楚吧？”

“推测。”封不觉道。

“你这两个字……算是完整的回答呢，还是某种概括呢……”小叹嘴角抽动着道。

封不觉也知道小叹的意思，于是直接开始解释道：“就从公测那天开始算起好了……在这二十四天不到的时间里，能够冲到三十级以上的人是有限的。你说‘这游戏有上百万玩家’，这其实是句废话……那些未满足报名条件的家伙，可以忽略不计。

你的竞争对手，是除了十名种子选手之外的、已经超过三十级、且报了名的玩家。符合这些条件的，远没有百万人，勉强能突破十万人就不错了……这其中，还有些心急火燎地用双倍经验卡、或者找人带（游戏工作室的常规业务之一，四到五名职业玩家带一到两名老板打剧本，保证通关）着冲级才得以参赛的玩家。这些家伙都是送分童子，他们也只有彼此之间还有的一打。若是遇上那些扎扎实实练上来的玩家，他们是必败无疑的，连败四场淘汰只是时间问题。

至于连胜十五场晋级的情况，虽说理论上确实存在，但平心而论，很难。在绝对随机的排队原则下，什么情况都可

能发生。连续的十五场单挑中，只要有一场遇到实力高过自己的强手，或是克制自己专精的玩家，连胜就会中断。

从概率学的角度来说……玩家在战斗力排行榜上的排位越靠前，完成此举的几率越高。排名在一百之后的玩家，实现十五连胜的希望就已经很渺茫了。所以……满打满算，三千人的名额里，被连胜晋级者占掉的……有一百个就差不多了。

大部分人，都是需要打满五十场，再看胜率的。”

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再接道：“现在再来看你所说的理论最佳战绩——四十七胜三负，那基本就是一个难度与十五连胜相当的超高标准了吧……”

“嗯……”小叹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

“这次的赛制还不错，连胜晋级和连败淘汰的设定，会减少你遇到过强和过弱玩家的概率。”封不觉继续道，“撇开人品因素……正常来讲，你打五十场，遇到的神对手和战五渣加起来也未必超过五个。

剩下的四十五场，你所对上的……都是和自己处于同一实力区间的对手。

只要你的PK水平略高于平均值，你的胜率就不可能低于50%，那就相当于已经拿下了二十三场。而能否晋级……就看剩下那二十二场里，你能赢多少。以及……在那些人品局中，你遇到的神对手多，还是战五渣多。”

“啊……总而言之……”小叹接道，“出线形势比我想象中要乐观许多啊。”

“没错。”封不觉接道，“依我看……出线的最低基线，说不定在三十五……甚至更低，你只要别累积输到十五场，就存在出线可能。”

“好吧……”小叹听了觉哥的分析，确是安心了不少，“对了，说到人品局……知道我第一场遇到的对手是谁吗？”

“听你这口气，是败于强敌咯？”封不觉道。

“是七杀啊！龙哥他们社团的那个七杀！”小叹强调道。

“哦……”封不觉念道，“那倒确实称得上是神对手了。”

“一想到你曾经赢过那种家伙，我就对你进入特邀玩家名单毫不意外了……”小叹说道。

披风争夺战一役，是封不觉在小叹面前吹嘘次数最多的一个剧本，所以后者知道的情况不少。

“现在的你……应该能和七杀过上招了吧？”封不觉问道。

“能啊，就是打不过。”小叹道，“感觉我和你们这帮最上层的高手差距还是很大啊……”

“呵……要是搁在十年前，你能把我打出翔来……”封不觉吐了个槽。

“啊？什么？”小叹有些莫名地问道。

“没事……我随口说说。”封不觉正在分心删邮件，一时走神，说漏了嘴，他立刻掩饰道，“我好像是顺口说出了什么电影里的台词……别在意……”

“哦……”小叹也没多想，回道：“嗯……那你接着删邮件吧，我去再打个几场试试。”

“去吧去吧。”封不觉道，“挂了。”

二人的通讯中断，觉哥长吁一口气，“呼……真险……”他自言自语道，“脑子里只想着鼓励他一下……说话没走心啊……”他停下手上的事，深呼吸一次，些许记忆片段在其眼前闪过，充斥着鲜血和哀嚎，“那个时候……那小子绝对是疯了吧……”

……

话分两头，此刻，一场1V1的杀戮游戏，正在两名特邀玩家之间展开。他们分别是【废柴叔】，和【尸刀为王】。

废柴叔的造型完全不修边幅……一头乱糟糟的短发，留着唏嘘的胡渣，戴着一副墨镜，身上的服装是一套棕色的睡衣睡裤，脚上还踩着人字拖。

尸刀为王则是身着绿黑相间的社团制服，衣服的左胸处印着徽章，图案是一把精雕细琢的骷髅弯刀，上写黑色的“尸刀”二字。他们工作室的玩家基本都没什么特色，皆是留着一样的寸头，身着统一的服饰，取名的规律就是在昵称后面加上“强袭”或者“为王”的后缀。

枫叶林上，皓月当空。

树夜分明，杀意如梭。

此时二人已交手数合，其中一方，已然显出颓势。

“开什么玩笑……”尸刀为王一边后退着，一边拾起地上的一柄长戟，那是数十秒前，从他手中被震落的武器……

“这话应该是我的台词吧……”废柴叔说话时，嘴里还叼着一支烟，“你可是尸刀的第一高手啊，好歹也是战斗力排行榜前二十的男人，弱成这样太不像话了吧。”

“你……”尸刀为王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心中却是又惊又怒，他暗自心道：“本来只是随便排一场杀戮游戏进行练习而已……结果遇到了怪物啊……这家伙仅是第五？不可能……我和醉卧怅然交过手，这个废柴叔比醉卧怅然强得多……”

“我听过一些关于你们工作室的传言，呼……”废柴叔吐了口烟，接道，“你们在用‘药’是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尸刀为王抹掉了嘴角的鲜血，利用对方与自己攀谈的间隙调整呼吸，并寻找着机会。

而废柴叔只是用一种很随性的站姿站在那儿抽着烟，继续道，“尸刀在社团战斗力榜上一直稳居第五位，而在等级榜的前二十位中，你们所占的名额也是最多的。但你这尸刀第一高手……实战能力实在是令我震惊……”他冷笑一声，又猛吸了一口烟，“是某种可以压制惊吓值的药物吧……虽然不能

完全控制在零，但应该能让惊吓值保持在一个较低的区间。这样……就能保证每通关一个剧本，都能得到‘勇气可佳’以上的评价，领取一些经验奖励。”

“哼……你说话可留点儿神，凡事要讲证据。”尸刀为王亦是冷笑，“你也是知名玩家，如果你到处乱说，破坏了我们公司的名誉……”

“证据……呵呵……那很重要吗？”废柴叔笑道，“我只是个以个人身份在游戏里混口饭吃的自由职业者罢了……人微言轻，就算我亲眼看到你们的人在躺进游戏舱之前吃了药，那又怎么样呢？你们又没犯法。”他耸耸肩，“我这种小人物，除了打游戏厉害一点，就没有什么别的长处了。你们这些大工作室，给我递几封律师信，说不定就能把我逼得走投无路、跪地求饶。我可是手停口停的人啊，惹不起你们，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惹你们。”他的语气中尽是嘲讽之意，“我能和你们斗的方式……就是在游戏里，把你打成肉饼，装进纸箱子里去……”

“欺人太甚！”尸刀为王一口气又提了上来，“我让你有来无回！”他暴喝一声，长戟甩出三道紫光，破空而去。

废柴叔翻掌扬袖，一掌轻推而出，浑然之力竟成一堵气墙，半空中的紫光登时受阻。

“看来你是打不出什么像样的攻击了。”废柴叔道，“结果了你吧……”

心思甫定，技能已蓄。废柴叔前踏半步，反打出一道雄浑厉掌，击散紫光，朝着尸刀为王的所在急驱而至。

“哼……中计了。”尸刀为王的脸上做不出太多表情，这也给他打了掩护。

这一刻，他使出一招“入云步”，窜上半空，消失不见。

“哦？逃跑吗……”废柴叔心道，“不对……是……”

呼——破风声，快过了玩家的思绪。

长戟从废柴叔左肩上方骤然落下，暴虐之力将其整条左臂瞬间斩落……

战局丕变，一招逆转。

废柴叔的形势急转直下，尸刀为王靠着一个简单的隐藏兼移动技能，就将对手逼入了绝境。

……至少，他认为是绝境。

“哦……还真痛呢。”废柴叔有气无力地说道，转头看着掉落在地上的左臂，他的左手上，还夹着个烟头，“那根我还没抽完呢……”

“比起烟……先考虑你自己吧！”尸刀为王悬空一转，戟锋逆旋，这次欲取废柴叔的颈项。

废柴叔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做出了一个另对方摸不着头脑的举动，他不躲不闪，站在原地……只是，他的右手，迅速摘下了自己的墨镜，扔了出去……

噗一声……人头落地。

然，废柴叔缺胳膊少脑袋的“尸体”还未倒下之际，另一边，那墨镜后方，又出现另一个完整的废柴叔。

“有趣吧？”废柴叔说着，伸手从睡衣口袋里，又掏出了一支烟，淡定地给自己点上，“你想以哪种姿势躺进纸箱？”

看着原地满状态复活的对手，尸刀为王感到了深深的绝望，从这场战斗开始，直到刚才那招……他已用尽了浑身解数，但对方每次都用各种古怪的方式化解，而且结果都是毫发无伤……

下一秒，尸刀为王强退了……

废柴叔听着耳边响起的系统提示，吐着烟圈，“哼……强退……看似是保住尊严的最后手段，实际上……这恰恰是弱者才有的反应啊……”

第379章 交易

五月一日的下午，觉哥来到了狂踪剑影所建立的会议室中。

他进门时，剑少已坐在会议桌旁等候了。

“唷，好久不见啊。”封不觉打招呼道。

“嗨~最近忙呗。”狂踪剑影回道，“工作室里要处理的事太多了，白天几乎没什么时间上线。”他顿了一下，“只能把游戏时间全都集中在睡眠模式，现在天天晚上要打七八个小时，在游戏里过上三天三夜，搞得第二天又精神萎靡……”看来他确实是累得够呛，有不少苦水要倒。

觉哥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听着，神色如常地坐下。他也明白，每个行当都有着自己的艰辛，游戏行业绝不是外人想象中那样——“玩儿就能挣钱”那么简单。休闲和职业所承受的压力大不一样，这一点，他身为一名小说家，也是可以感同身受的。

“啊……不好意思，不知不觉就开始抱怨了。”狂踪剑影说了几句，便迅速察觉到了不妥，他讪讪一笑，说道，“咱们还是谈正事儿吧。”

“嗯。”封不觉接道，“我想这种业务，对你们开工作室的来说，应该是司空见惯了。”

“算是吧，毕竟这也是一项收入。”狂踪剑影道，“不过……我可真没想到，疯兄你居然会来找我做游戏币交易。”

原来，封不觉今日来此的目的，就是卖游戏币。

“怎么？我看上去像是不差钱的土豪吗？”觉哥回道。

“像啊。”狂踪剑影睁大了眼睛，面带笑意，“当然像啦……一般的休闲玩家，要弄到你那身装备和技能，不花

RMB是不可能的吧？而且你的练级速度也很惊人，难道你没用过双倍经验卡？”

“啊……那个嘛……”封不觉的确有点儿说不清楚，他总不能直说“我每次通关后的恐惧评定都是‘浑身是胆’，而那些装备、技能、经验等等，说到底都是我的胆汁”吧……

“那个是因为……因为我强呗。”封不觉能想到的理由只有这个了。

“呵……这话别人说出来我可能不信。”狂踪剑影笑道，“不过疯兄你这样说……倒是颇有说服力。”

封不觉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他赶紧扯开话题道，“也甭管我是不是RMB玩家了，反正现阶段……我有七位数的游戏币想要出手。咱们还是单刀直入，谈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钱吧。”

“别着急。”狂踪剑影道，“买家应该很快就到，再等几分钟，你直接和她谈吧。”

“啊？”封不觉闻言一愣，瞬间有数个念头闪过了他的脑海，“哦……不是你和我交易啊？”

“对，是社团内的某个人想买。”狂踪剑影回答，并立即补充道，“我们社团的非工作室玩家比较多，这部分成员，我们并不要求他们与工作室内部的玩家进行资源整合。”

“也就是经济上各自独立吧。”封不觉道，“这倒也挺好……自己管自己，不会产生什么争议。”

“对，今天的买家就是我们社团的一位非工作室玩家。”狂踪剑影接道，“其实她已是江湖的主力成员了，这次大赛，我们管理层本来就想免费分配给她一些资金的，但她不坚持不要，宁可自己去买。于是……这次我就给你们牵线搭桥一下。反正你正好有游戏币想出手，不如就卖给她吧。”剑少言到此处，话锋一转，“不过……疯兄，我可事先打声招呼，用游戏币去换RMB，可不是按照官方的汇率换的哦。”

“啊，这我知道，至少是七分价嘛。”封不觉回道，他在出售游戏币前，自然是在网上做过一些功课的。

前文提过，梦公司只提供RMB换游戏币的单向兑换，也就是说，玩家只能花RMB买游戏币，但不能用游戏币去兑换RMB；如果有人想要卖游戏币的话，就只能卖给其他的玩家。但既然人家可以从官方买，又为什么要买你的呢？所以……你得有价格优势。

目前惊悚乐园中的官方汇率是1:1900，即一元钱可以在官网买到一千九百点游戏币。而那些出售游戏币的玩家，大部分开出的都是“七分价”，也就是比官方渠道便宜三成。在他们那里买，七毛钱就可以买到一千九百点游戏币。

这类买卖在网上很频繁，通过一些公共交易平台就可以实现。交易步骤是：双方先在网上达成协议，然后买方付款，这笔钱由第三方平台暂时保管。接着，卖方在游戏内把游戏币邮寄给买方，随后买方确认收货，最后钱款进入卖方的账户。

封不觉也不是不能去网上办这件事，问题是……他现在出名了，买游戏币的人，若是在收到邮件时看到是【疯不觉】这个ID寄来的，接下来就不知道会到论坛上去发布什么新闻了……

再者，这种通过第三方平台做的交易，周期较长，还存在各种变数。相形之下，还是在游戏里直接交易比较简单。

于是，今天觉哥便找上了剑少，而对方就帮他安排了这次交易。

“抱歉，迟……”会议室的门开了，【才不怕呢】走了进来，那句“迟到了”只说出第一个字，她的声音就止住了，脸也沉了下来，“原来是你啊……”

“喂喂……这一脸厌恶的表情是闹哪样……”封不觉也认出了不怕妹子，他心中是吐了个槽，但表情仍是波澜不惊，“你

好，又见面了。”

不怕走到了会议桌旁，绕到狂踪剑影的右手边，故意和封不觉隔开一个人坐下；她虚着眼，斜视觉哥道：“看来坑了我两次以后，你倒是把我给记住了啊……”

“哈？我哪儿有坑过你啊……”封不觉的忽悠开始了，他用很无辜的口吻说道：“在猎人岛上那回，我都不知道你和那个叫什么……哦，【一剑倾城】，我都不知道你和他是怎么死的……这能怪我吗？而且我最后还以一己之力通关，让大家分到经验了有没有？”他顿了一下，“高谭市那次，虽然是杀戮游戏，但我和你几乎都没碰过面吧，生擒你的是‘神网’，结果你的是【湿婆】，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啊？”

不怕稍稍等了两秒，用反问的语气道：“嗯……你是想说……你在那个剧本里抢银行、杀警察、往街上撒钱；处刑罗宾、爆破大楼、宣称其他所有玩家都是你的同伙……这些行动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是吗？”

“卧槽……”狂踪剑影听完这句冷汗都下来了，他转向觉哥吐槽道，“一场杀戮游戏的时间里你这家伙到底干了多少事啊？而且听上去没一件是好事啊！”

“哼……他干的事儿可还不止这些呢。”不怕接道，她也看向了封不觉，“我出了剧本之后，湿婆和七杀也都被你给解决了吧？”

如今的封不觉也没什么好掩饰的……战斗力排行榜的第二位是谁，基本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所以他干脆回道，“是啊……都解决了，搞定以后我就被排到某个榜的第二去了。”

“疯兄……”狂踪剑影道，“假如你没有被选为特邀玩家，你是不是准备一直把这些事儿瞒下去啊……”

“是啊……”封不觉道，“可惜我已经出名了。”

“切……”不怕念道，“得了便宜还卖乖。”她说话间，竟把两只脚都翘到了桌面上，毫不掩饰自己的女汉子作风，“我就

说嘛……这段时间，人人都在买游戏币；今儿倒好，冒出一个卖游戏币的，而且出手就是七位数……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是你这个不用打预赛的家伙。”

她这话倒是说对了，封不觉卖游戏币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他不需要打预赛。

封不觉报名参赛，本来就是图个有趣。他几乎就没有刻意去备战过。在官方公布消息以前，他也不知道还有“特邀玩家”这回事儿。如果觉哥真有心去争夺名次，那最近这一个礼拜，他大可以扫荡等级排行榜，成为惊悚乐园第一个到达四十级的玩家，在等级上先建立起不可撼动的优势再说。

但实际情况却是……除了偶尔去当小叹的陪练之外，他平时仍是照常游戏，一没有去攒装备，二没有买技能，相反还在老虎机……对不起，是【零式魔导粉碎机】上栽掉了不少东西。可以说，从一开始，觉哥就没考虑过自己能在巅峰争霸战中走多远。

抱着这种态度的人，在得知了自己可以直接进入百强后……会怎么想呢？

就算自己在【蝶之战】中一开打就落败，也能拿到前一百位的奖品……即十张二十四小时的双倍经验卡，二十万游戏币，和一件限量版T恤。

对封不觉来说，有了这些奖励保底，他就已经无欲无求了。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时间，别人都在为比赛忙活着，而他……可能只会为了删邮件而忙活。

因此，封不觉就打起了卖游戏币的主意。正好这段时间游戏币在涨价，而他又不需要花钱去做什么提升。那不如就把手头两百多万的闲置资金（封不觉现在有二百四十余万游戏币）卖出去一些。

“嗯……就是这样。”封不觉不想和不怕呛声，他顺着对方的话回道，“那么……咱们还是别拐弯儿抹角，来谈谈价格

吧。”

“好啊，你准备卖多少？”不怕问道。

“两百万。”封不觉报了个整数。

“嗯……那咱们就按照一般行情……”不怕好歹是江湖的一线玩家，战斗力排行榜上响当当的人物，不至于为了几十块钱的差价伤人品，所以她也没打算压价。

“就算你七百块好了。”封不觉道，“多出那十万算是我坑了你两次的补偿。”

“哈？”不怕跳上桌子，挥臂一指，“你小子还真就承认了啊……什么补偿？老娘自己吃的亏自己会拿回来！我给你八百！不用找了！洗干净脖子给我等着！等我进入蝶之战……”

不怕姑娘那一身女匪首的气势尽显无疑，第一次看见她发飙的觉哥还真就惊了。

剑少见状，快步跟上了桌子，一手拦住不怕劝道：“嗯……冷静……”他又转向封不觉，尴尬地笑道，“疯兄……别跟女人一般见识……”

“冷你个头！”不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出一招十字固，控制住了剑少的右手，“见你【哔——】的！”

这可是在剧本外，两人的身体能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水准，也就是说……如果这是在现实世界，不怕把狂踪剑影撂趴下也只需要两秒钟。

“啊……要死要死要死……”剑少在会议桌上挣扎着，但无法挣脱对方的钳制。

几乎在不怕出手的同一秒，一台守卫机器人瞬间出现在了会议室中，它那机械眼转动了几下，开口道：“由于二位是互为好友的状态，所以我想先确认一下……”守卫的智能很高，不会贸然出手，它先对着狂踪剑影道，“你需要我介入吗？”

“呃……”剑少犹豫了一秒。

不怕手上加力，喝了一声，“敢？”

“不敢不敢不敢……”剑少赶紧转头对守卫道，“我……我没事……”他的眼中透出了视死如归的目光。

“请问，以后你们之间再出现类似的举动，是否也要直接判定为不介入的状态呢？”守卫道，“类似情况已经是第五次了，如果你们二位都确认的话，下次我们会做忽略处理。”

“确认。”不怕很果断地回道。

“喂……”剑少陷入了绝望中。

不怕瞪了他一眼，鼻孔出气道，“嗯？”

“确……确认。”狂踪剑影终究是屈服了。

“好的，如果二位以后需要更改此选项，可以在登陆空间的触摸屏上操作，或者在商城直接与我们交流。”机械守卫说罢，便像来时一样，瞬移而逝。

在一旁看着戏的封不觉，斜视着桌上的狂踪剑影。觉哥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但那张憋笑的脸已经出卖了他……

“疯兄，相信你也明白，身为男人，得懂得忍……啊！”剑少还试图找回面子，但手上传来的巨力让他惨叫出声。

“贵社团的氛围还真是令我叹为观止啊……”封不觉道，“身为工作室老板兼明星玩家，仍能放下架子，不拘小节，与那些非职业玩家‘打成一片’……在下佩服、佩服。”

“哼……虚伪。”不怕一边说着，一边把十字固换成了断头锁（亦称断头台，大概动作是用胳膊环住对手脖子，把对手的头用力窝在自己胸前，可至对手休克）。

“嗯……我好像明白你这家伙为什么不反抗了……”封不觉嘴角抽动着，抬头对不怕道，“好了，我就不打扰二位的柔道PLAY了，一会儿我给你发封邮件，把银行卡号给你，顺便把游戏币两百万寄过来……”他说完便起身离去了。

……

同一时间，某剧本中，小叹正在进行着他的第十场【虫之战】

目前为止，他的战绩为：九战，八胜，一负。

一号凌晨，小叹在睡眠模式中共打了九场预赛，除了第一场因遭遇【七杀】而败北外，后来那八场全都赢了。

也不知是觉哥的预测真的靠谱，还是那套分析给了小叹信心。面对后来那八个对手时，小叹皆是摆出了一种强者的姿态。他坚信自己可以赢，而且应当赢。

在这般心态、这股气势下，小叹发挥稳定，连胜八场。那些对手就好似他在医学院里研习的一个个病例，只要不出纰漏，皆可迎刃而解。

眼下，小叹迎来了第十战。

而这一战的对手，恰是一名职业玩家。

从概率上来讲，这也挺正常的，不过看到“星辰”的徽章，一般人多少都会感到一些压力。

星辰，也是一家颇具规模的游戏工作室。如果说“秩序”和“诸神”是行业内最顶尖的两强，那第二梯队当中翘楚……便是星辰。

论公司资产和玩家资源，星辰应该能抵得上两个“江湖”了。只是……这个工作室一直面临着一个人员流失的问题。

在过去的十年，通过星辰出道的明星玩家不可胜数，这家工作室可谓名副其实的“造星工厂”。

但是……就像足坛中的那间“兵工厂”一样，星辰的经营策略，似乎就是那种开黑店的模式……

谁若是当上了星辰的台柱，那就得做好第二年就被卖掉的心理准备。哪怕你不是，也不能保证年底还能签到合

同……星辰就像一家超市，这里没有非卖品，只有高价商品和平价商品之分，总之是价钱合适就放人。

秩序和诸神就是造星工厂的常客，比如封不觉曾经遇到过的那位医疗系女玩家“叶纸”，曾经就是星辰的人。

可以说，星辰所做的，就是去发掘和培养那些有潜力的玩家，给他们提供一份待遇还不错的捆绑合同，待他们身价倍增后，赚转会费。很多玩家都把这间工作室当成是自己成名的跳板，所以星辰永远不缺乏新鲜血液。

因此，碰到这个社团的人，得格外小心。也许你现在遇到的对手，以后将是整个星球上最优秀的电竞选手之一，当然了……也可能只是个平庸之辈。

而小叹这一战遇到的对手，说来也巧……是【才不怕呢】的弟弟。

是的，不怕在现实中有个弟弟。他今年仅十六岁，但却已经是职业玩家了，而且是星辰重点培养的新人之一，ID：【步天歌】

第380章 石阵刺杀

此战的地图，是一座占地巨大的怪石阵。数以千计的圆柱形石柱不规则地立在沙漠中，每一根的高低、粗细皆有不相同。最粗的宛若宝塔，最细的似是旗杆。石柱间虽是布局紧密、但无章可循。

一轮明月挂在天上，轻风微拂，薄云漫漫。

这种环境，简直是刺客的天堂。

在沙地上行走，本就不会留下什么脚步声。加上风声的掩护，对手很难察觉小叹的行动。

周围的怪石阵则相当于提供了无数个掩体，即使小叹出现在了敌方的视线中，也只要三到五步，就能再度消失。

在这样的条件下，假如对战双方中有一方是敏捷型的格斗玩家，而另一方是练射击专精的，那后者基本上算是栽了。

而这一战，正是在这样的先决条件下展开的……

可能有人会奇怪，虽然相遇的两名玩家是随机的，但地图理应是根据玩家的数据而决定，系统又怎么会生成这样一张有失公平的比赛地图来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怪石阵的环境，对【步天歌】没什么影响……

浑浑浑——

伴随着连绵的、沉闷的响动，两道疾影交错而来。

剧本开始至今，小叹已是第N次面对这种攻击了，他很清楚……这攻击的速度虽然不快，但力道着实不轻、角度也刁钻；若是凭自己的力量去做格挡，定会损失不少生存值。因

此，他只得用一个十分别扭的姿势躲过，继续保持移动。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小叹喘息着，脚下不停，心中念道，“不知不觉生存值已经被耗掉一半了，体能值也去了三分之一，到现在连靠近他都做不到……说起来，他这远程攻击很诡异啊……难道是灵能武器吗？”

他猜得没错，此刻，正站在某根巨型石柱上方，操控着两支回旋镖进行超远距离攻击的步天歌，用的正是灵能武器。

【名称：雷霆回旋镖】

【类型：灵能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较强】

【属性：电】

【特效一：飞返（感应使用者的位置并自动飞回其手中）】

【特效二：追猎（锁定目标并作出精准的攻击）】

【特效三：超声波（在飞返或追猎过程中，如条件允许，可感应并避开障碍物）】

【特效四：雷霆（释放一次强劲的电击，近战时方可发动，使用后一小时内，雷霆回旋镖将失去所有特效）】

【备注：一九七七年，一名在澳大利亚旅游的游客，不小心被自己掷出的回旋镖击中后脑而死。结果他的灵魂穿越到了数万年前，成了一个古利人（KOORIS，澳洲土著，属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居住点，分散在整个澳大利亚，在欧洲人占领澳大利亚之前，古利人共有500多个部落，人口达七十五万之多），从此，他展开了一段奇遇连连、艳遇不断、横扫大陆、屠神灭魔的霸气旅程，成为了传说般的存在。很多年以后，他曾经用过的一件武器，在多元宇宙的某处再次出

现，那就是——雷霆回旋镖！】

从物品说明即可看出，这玩意儿是不会受到怪石阵影响的，在超声波特效的帮助下，雷霆回旋镖可以像蝙蝠那样，感应到障碍物的存在，并在空中做出适当的加速回旋、变向，以绕过障碍，直取目标。

当然，也并不是说，雷霆回旋镖是种必中的武器，特效里还有一句“如条件允许”在。意思就是，还有条件不允许的状况。比如障碍物是一堵高十米的墙壁，而使用者就站在墙根那儿朝着脚下四十五度掷出回旋镖，那就属于条件不允的情况。这镖再厉害，也不可能刚离手就逆旋，再垂直向上飞行，从顶端绕过墙壁，然后斜着下降去追猎对手……

通常来讲，雷霆回旋镖的使用者，在投掷时所瞄准的大体方向和角度，不能太离谱，而且目标和自己之间不能有特别巨大的障碍物……比如水坝那种东西，这样，就能发挥出这武器的优势了。

眼下，小叹就是被这反复的精准攻击，搞得狼狈不堪。

十几分钟前，战斗刚开始时，小叹也尝试过靠近对手，结果被人家用重火力连射武器给生生逼退了回来。

当时小叹倒也不着急，他本就是个挺有耐心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保持着足够的冷静。他想：大不了就拖成持久战，我只要靠着掩体和你周旋，你的子弹总有用完的时候。

不料……步天歌的灵能武器一次又一次地招呼了过来。

于是，小叹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强行接近，很可能还没靠到攻击范围，就被人打成筛子；游走消耗呢……对方根本就不予理睬。

总之，步天歌的战术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坚守在原地不动，用远程手段进行骚扰。

这样周而复始，无论是生存值还是体能，小叹反而成了被消耗的那个。

“切……要是没有那对回旋镖的话，他那种蹲坑式打法早就被判定为消极游戏了吧……”小叹一边闪过新一轮的回旋镖夹击，一边郁闷地念叨着，“到底该怎么办呢……”

若是封不觉在这儿，估计早就想出十几种比对方更无赖的战术来了。可小叹在战术层面上，基本还是“跟着感觉走”的那种状态。有时灵光一闪，他也能做出惊人之举；但大部分情况下他还是远不及那些策略型玩家来得有办法。

“等等……就算这家伙的攻击是自动跟踪的好了……但他是怎么在这堆乱石中锁定我的方位的？”终于，在疲于奔命了十几分钟后，小叹意识到了这个早该想到的问题。

这可是夜晚，而且他已离开对方几百米远，四周又是林立的石柱，那对方是如何瞄准的？

“是某种热感应的技能吗……”小叹焦急地思索着，“嗯……已经打了十几分钟，他的攻击从未间断过，如果是主动技，那得多大消耗？难道还是被动的瞳术……”他很快否定了这一推测，“不对……被动的热感应瞳术反而会让人无法正常视物，应该是不存在的。”

浑浑浑浑——

又是一轮夹击，小叹在身边的一根石柱上连踏两步，凌空后翻，再度避过。

“不是技能……那就是装备了吧。”小叹心道，“总不见得是魂意咯……”他虽然听觉哥和雨姐描述过魂意的概念，但由于自己没体验过这种能力，感觉上也是一知半解。再者，魂意这玩意儿，确实是极为稀有的，还不至于遍地都是。

“之前没看到他脸上有戴什么东西……不过脸部装备是可以隐藏的，也就是说……”小叹念及此处，踏地跃起。

他挑选了一根直径数米的巨大石柱，踩在柱子的垂直表面，绕着柱身奔跑起来。

这样跑了几圈后，他又一闪身，轻跃到了旁边的另一根

柱子上，如法炮制……

与此同时，站在数百米外某个高点的步天歌，竟真的停止了攻击。因为他的热感应护目镜中出现了诡异的一幕——原本那个清晰的热点附近，出现了模模糊糊的一片高温区域，像一片橙色的雾般，将目标的行踪掩藏了起来。

“他在干什么……”步天歌念道，“难道是生了一大片火？”念及此处，他赶紧将护目镜变为显示状态，并且掀到额头上，用自己的肉眼去眺望。

但，远处仍是一片漆黑……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小叹那【飞魇留痕】踩出来的脚印，燃的是黑火。

“诶？”步天歌又把热感应护目镜戴起来，发现高温的区域越来越多了……

另一边，小叹见对方半晌没攻击了，便知自己的办法管用。他加快速度，在更多的柱子之间弹跳奔走，尽可能多地留下黑火足印，扩大着视觉干扰的效果。

“究竟怎么回事……”步天歌失去了对方的行踪，顿时有些慌乱，惊吓值也是略有提升，“明明没有火光，高温区域却越来越大……总不见得是在四处喷洒高温的体液吧……”

在无法确定对手方位的情况下，他的灵能武器便失去了用武之地，【追猎】特效根本无法发动。

小叹趁此机会，逐渐逼近了对方所在的区域，并开始在步天歌蹲点处的周围制造“脚印包围圈”。

“他是工作室玩家，整体实力比我强是肯定的。即使他的等级和我一样，但装备和技能方面肯定具备资源整合的优势。选择多了，搭配也就更合理……”小叹摆脱了被动的局面后，心中就盘算起进攻的策略了，“不过……他并不是战斗力排行榜前列的玩家，和我的实力不会到天差地别的地步……只要能抓到他的破绽，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制造出优势……

我完全有机会赢。”

“来了吗……”步天歌也不傻，看到自己附近的一圈渐渐都成了高温区域，而且该范围越收越小，他自然清楚，对手已到了一个很有威胁的距离上。

“切……”步天歌干脆把护目镜摘了下来，反正他通过热感应往外看……四周已都是一片橙雾状了，再戴着也没什么意义。

“哈啊……呼唔……”步天歌用深呼吸平复着自己的情绪，好让有些颤抖的双手稳定下来。

他和姐姐【才不怕呢】的性格简直是两个极端，他姐是个堪称凶悍的女汉子，而他的性格，讲得文雅点儿是胆小懦弱，讲得通俗点儿就是娘炮。

步天歌之所以选择射击专精，就是因为他想避免直接的肉搏打斗（他是内测时就进入游戏的，当时还没有灵术和召唤专精可供选择）。从小被姐姐当成人肉沙包的他，对肢体冲突早已产生了强烈的心理阴影。从他的定点防守战术也不难看出，这小子的风格就是根本不给别人靠近的机会。

刺刺——

忽然，步天歌的左手边传来两声极其轻微的响声。他二话不说，将架好的重机枪顺势调头，对准那边扫出了一片弹幕。但失去了热感应装置的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

“机枪开火时爆发的火光还不足以驱散石柱间的阴影，枪声和弹壳落地的声音还可以作为我的掩护……”小叹躲在一根石柱后，冷静地思考着，“果然……他是靠某种热感应装置来确认我的位置的，现在他已基本抓瞎了……”

原来，刚刚那细碎的轻响，是小叹抓了把沙子、用力掷在石柱上发出的，是一次有意识的试探。

此刻，战局已彻底逆转，王叹之就像一头蛰伏在黑暗中

的猛兽，游刃有余地测试着对手的反应，寻找着一击必杀的机会。

而步天歌小弟……在被对手看穿了作战模式、并破解了其中的一环后，便陷入了绝对的被动。

身为一名主修射击专精的玩家，步天歌的目力也是不差，但由于小叹隐于黑暗之中、身上的衣服又是深色调（小叹的刺客套装是暗红色的外套配金色披肩），想凭肉眼捕捉到其身影是极为困难的。

相反，同样具备C级侦查专精的小叹，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步天歌始终站在那巨大石柱的顶端，以那里作为眺望点和守备点。小叹只要从某根柱子后面稍稍探头，就能瞥见对方。

“哈啊……哈啊……”步天歌尽可能压低自己呼吸的声音，恐惧感让他的视觉和听觉变得更加灵敏，他心中暗忖道：“要冷静……对方是在试探我，不能中计。”他定了定神，“是我太紧张了……其实根本不用急着开火。我居高临下、机枪在手，他速度再快，也不可能瞬间就靠到我身边。剧本刚开始时，他就是这样被逼退的……现在也不会有什么区别。”他下定了决心，“嗯！等他切实出现在了视线中再开火就是了，贸然地胡乱扫射，反而会让他有可乘之机。”

刺刺——又是一声响动。

这回，步天歌只是警惕地转过头，瞪大了眼睛看着那边，没有扣动扳机。

呋呋呋……紧随着先前的动静，另一串声音呈弧形从黑暗中飘来，三秒后又骤然停止。

“这次没上当吗……”小叹心道，他本想故技重施，用掷沙子的方法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待步天歌开火时，就绕到其视线死角，蹬柱而上，完成刺杀。

可他没想到……自己扔完沙子、高速启动后，对方竟没

有中计……

因此小叹赶紧收势，将脚步声重新压低，隐藏了起来。

这短短几分钟内，二人都没有说话，也没有使出什么实质性的杀招，但这场斗智斗勇的游戏，却已是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忽地，起风了……

风声从这夜幕笼罩下的怪石阵中穿过，发出了宛若哀嚎般的凄然回响。

在这沙漠晚风的推送下，一朵乌云，徐徐遮蔽了月光……

恰在此时，“吧嗒”一声，一点光，竟从一根石柱后亮起。随后，一个头戴矿工帽的男人从柱子后面走了出来。

黑云蔽日之际，这光源显得如此扎眼，矿工帽又是醒目的黄色，就算想视而不见都难。

“喂……太嚣张了吧。”刹那间，步天歌的脑中闪过了这么一句吐槽，不过他的行动可没有因此缓滞，他立即将枪口对准了小叹，扣动了扳机。

然，那一瞬，那一点光，变成了一道光带。

步天歌也料到了对方不会坐以待毙，高速移动也是情理之中，“哼……想强行冲上来吗……你还能快得过子弹不成？”

小叹当然不可能比子弹更快，至少目前还不能。但他也不需要比子弹快，他只要快到足以欺骗对方的眼睛就可以了……

枪响了，机枪密集的火力倾泻而下。

同一秒，黑暗中的发光点一分为二，一秒后，又二分为三。三道模糊的光带断断续续地出现、又消失、并以盘旋状斜绕石柱而上。

“我就知道你会用这个技能！”步天歌没有慌乱，在小叹第

一次试图突破火力网时，已用过【风住尘香花已尽】这招了，此刻，他用残影来制造光线重影的手段，早已被步天歌洞悉。

“这次的结果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的！”步天歌微调机枪枪口，加大了弹幕覆盖的范围，将三道光影皆是罩在了火力网中。上一次，他也是用这个方法将小叹打退了回去，还打掉了不少生存值。

可这次，出现了令他费解的一幕。

一、二、三……三个光点，逐一消失了。

黑暗再临，步天歌的眼前……空无一物。

“全都是残像？”这一刻，步天歌惊吓值飙升，“本体在哪儿？”

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解答。

一支冰冷的袖剑，从步天歌的颈后刺入，贯通了颈椎，从喉前透出。喷薄而出的鲜血在空中绽出一片血雾，随风而散。

十秒前……

小叹不计生存值的消耗，故意打开矿工帽的灯光，凭着残影技能，强行顺石柱的一侧向上冲来。当他成功来到了一定的高度后，留下了最后的三道残影，同时……伸手关掉了矿工帽上的灯。接着，他蜷缩身体，朝着眼前的石柱使出了【恶魔蝙蝠鬼影】，借助技能特效……瞬间出现在了石柱的另一侧。

于是，他成功地从对方的视线中消失了。

三秒过去，在枪声的掩护下，小叹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步天歌的身后……拿下了自己的第九胜。

第381章 初见

五月二日，午后一时。

S市，若云斋。

这是一家位于东城的画廊，除了展览外，这里也经手艺术品鉴定、拍卖等相关业务。

是日，一名身着黑色休闲西服的年轻人，来到了若云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推理小说家封不觉先生……

“居然要买票啊……”封不觉买完票进馆之后，才郁闷地念叨起来，“虽然出门以前就有不祥的预感，但这一百八的票价已经比大部分电影都要贵了吧……话说回来，一般来说也没人会把初次见面的地点约在画廊里的吧……”

觉哥和似雨约定的时间是一点十分，作为男士，他自然是早到了一小会儿。

【既然都进来了，就随便看看吧。这么干站着确实显得挺可疑啊……这么会儿的工夫，保安哥已经有意无意地瞟了我好几眼了。】封不觉心道，【那种眼神不是怀疑就是想搭讪啊……嗯……得赶紧干点儿什么。】

他双手插袋，若无其事地朝里晃去，然后停在了一副相当宽的画前，【好，已经没有人在注意我了。其实挺简单的嘛……假装在看画就行了。嗯嗯……只要和其他人步调一致，就不会被……】

“你也喜欢他的作品吗？”一个陌生的声音突然从身旁响起。

觉哥的余光，看到了一个穿着羊毛衫的大叔，看上去四十七八，面相显得挺和善。

【喂……“他”是谁啊？你又是谁啊大叔！】封不觉真没想

到会有人和自己攀谈起来，心中连番吐槽，表面上还是吞吞吐吐地回道：“啊……啊……还好吧。”

“他的作品都很不错哦，俄国很久没有出现这样敢于创新的画师了。”大叔饶有兴致地接道。

【哦……原来这是位俄国画家的作品吗……反正不是个懦夫（诺夫）就是个司机（斯基）吧……】觉哥迅速将视线移动到了这幅画旁边的液晶显示屏上，扫了一眼作品的相关注释，再接道，“啊……印象派嘛，每个人看着都有不一样的想法吧。”

“呵呵……也对。”大叔道，“小伙子，那你觉得这幅画表达了什么呢？”

【表达了这个“司机”不是酒后驾车就是已经色盲到看不清红绿灯的地步了吧……这种东西……给我一百八我能帮你画十幅啊，把阿萨斯扔到颜料里然后让它在画纸上打滚就齐活儿了啊。】

“可能他是想表达……酒精和大麻对人脑的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封不觉终于还是忍不住吐槽了。

那大叔愣了两秒，笑出声来，“哈哈哈……”

然后他就这样笑了整整一分钟……

【喂喂……有这么好笑吗，就算你get了笑点也不至于乐到这种地步吧，好多人都在往这里看了啊大叔！话说我是不是该抛下这家伙默默离开啊……保安哥你们这种时候反而开始选择性无视了啊，好歹过来说一句“请您不要喧哗”之类的吧！】

保安们当然不会过来管……因为这个大叔，就是若云斋的拥有者。他名叫黎枫，是个低调的生意人。另外……他也是黎若雨的父亲。

“你们怎么聊到一块儿去了？”这时，似雨的声音忽然从觉哥身后传来。

封不觉闻声，转头望去，第一次看到了现实世界中的黎若雨。觉哥倒真没想到，似雨的真实相貌竟会比游戏形象更美。可谓肤白若雪、颜如舜英、美目流盼、楚楚动人；其身姿更是绰约婷婷、灵秀天成。不过，她的气质还是一样……隐隐透出一种让人觉得难以接近的冷淡。

今天似雨穿了一件黑色调的长袖T恤，下着一条浅色牛仔裤。她的装扮很素净，没有戴任何配饰；也没有耳洞、纹身，连指甲也剪得很短。当然了，这也是她的一贯风格，看来她对与觉哥见面的事，并未怎么放在心上。

“诶？你怎么是从画廊里面出来的啊？”

“这是我家开的画廊啊。”似雨回道。

“哈？”封不觉闻言一愣。

【原来我直接在外面等你出来就可以了吗！结果我买票进来到底是为什么了啊！】

“爸，你笑什么呢？”似雨对一旁已经笑岔气的父亲说道。

“哈啊……哈啊……”黎叔喘了几口气，刚缓过劲儿来，“小雨啊，这……这位小哥……哈哈哈……”他抹了把眼泪，“诶？等等……你们认识啊？”

【这是我的台词吧！你居然是她爸啊！我说怎么穿着件羊毛衫在到处晃荡呢，原来你也是从里面出来的啊！】

“嗯……叔叔你好。”封不觉说道，“我叫封不觉。”

【脱口而出了啊！为什么我要说“叔叔”啊！，按理应该叫伯父什么的才对吧……一不留神就陷入这种小学生去同学家里玩的氛围了啊……】

黎叔忽然瞪大了眼睛，盯着封不觉的脸。下一秒，退后三步，上上下下将觉哥彻底打量了一番。接着转头对着女儿道，“难道这是你男朋友？”

似雨还是那副淡然地神情，语气平静地回道，“不是。”她

顿了一下，“普通朋友。”

“是啊是啊，普通朋……”封不觉也想接这么一句，可他话未说完，就感到了一道冰冷而锐利的目光……这让他生生把话咽了回去。

【喂……你说普通朋友就可以，我说就不行啊……你这是想怎样啊……】

“哦！”黎叔当即掏出手机，也不管封不觉同不同意，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咔嚓咔嚓……给他连拍数张全身和半身照。

接着，这位年近半百的大叔，指如疾风、势如闪电……以惊人的手速在手机上进行了一阵操作，随后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老婆，收到了吗？”电话接通后，黎叔一脸欣喜地转过身，对着手机说道，“是女儿的朋友哦！对啊！活生生的男孩子哦！嗯嗯……是挺帅。哦……那倒不是，不过终于有个朋友了啊！”

【你的人生是有多悲惨啊！这已经远超社交障碍的级别了吧……就算是我也不至于一个朋友都没有啊！】

“嗯，回来再说。”黎叔挂断了电话，转过身来，忽地目光如炬、一脸肃然，“小封，我女儿就劳你费心了……”

似雨扶额摇头，“爸，不要再说多余的话了……”

“呵呵……您，您太客气了。”封不觉干笑着回道。

“你这一脸笑纳了的神情又是什么意思？”似雨却是瞪着觉哥接道。

【喂！你爹这么囧傻呆萌，我帮你兜着，你还老瞪我？】

……

十分钟后，似雨拉着觉哥来到了街上。

到了这儿，她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啊……感觉我不小心掌握了一些不该了解的情报啊……你该不会把我灭口吧……”封不觉有气无力地说道。

“无所谓，你也没处说去。”似雨接道。

“嗯……也对，小骨头是你表妹，应该是清楚的，那么小叹八成也已经知道了……”封不觉推测道。

同一时间，街对面的绿化带后方，两个戴着墨镜和鸭舌帽，鬼鬼祟祟的人影，正在观察着这边的动向。

“不知为何……突然感觉后脊梁发凉。”小叹说道，“他们该不会正在谈论我吧。”

“谁知道呢……哎！我要是会读唇语就好了。”悲灵接道，“超想知道那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会说些什么……”

“话说……我们俩这样会不会被当成是跟踪狂啊？”小叹不安地左顾右盼了几眼。

“怕什么，有我这样的超级美少女跟在身边，被误会的几率是零啊。”悲灵回道。

“是啊是啊……带上你这样的超级美少女，做什么坏事都行啦。”小叹吐槽道，“话说你都二十二了，还自称美少……噗……”他话未说完，腹部就中了一肘子。

第382章 相聚

“那么……接下来去哪儿呢？”封不觉说道，“难得两个人出来玩儿，又是五一假期，要是去看电影的话也未免有点太……”

“去你家吧。”似雨用一贯的冰冷口吻打断道。

“你……这……我……”思维敏捷、能说会道的觉哥，在这一刻，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你想多了。”似雨接道。

“好吧……”封不觉道。

这两人究竟是怎么明白对方意思的……恐怕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哦，稍等一下。”封不觉说着，从口袋里取出手机，按了一个速拨号码。

十几秒后，对方才接起来，小叹的声音传来：“喂？觉哥吗？什么事啊？”

“哦，也没什么事，想请你和你身边的妹子从绿化带后面出来，一块儿到我家去坐坐。”

……

五分钟后，四人就坐在了小叹的车上。

小叹和悲灵坐在前排，而觉哥和似雨在后排，后面二位相互间离得很远……用几乎对称的姿势单手托着腮帮子，各自看着两侧窗外的风景。

“一定是你冒冒失失的，所以才被发现了。”悲灵仍在埋怨着。

小叹回道：“我开车的时候你可别闹啊，哦……别忘了系

安全带。”

这会儿他俩已经把墨镜和帽子都摘了，脸上的表情皆有些尴尬。

“这不怨他。”封不觉在后座上说道，“我的反跟踪能力可是经过系统训练的，无论理论知识还是实践经验皆不是你们所能企及，就算是本地公安……”

“喂！那种事不要随口就说出来啊！”小叹吼着打断道。

“啊～算了，其实这样也好。我们四个也难得出来聚聚。”悲灵说道，“再说这种国定假期，公共场所到处都是人，去团长家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

“嗯，没错，‘独居宅男的家，是集电影院、桌游室、咖啡馆、餐厅于一身的场所。’”似雨用复述的口吻接了一句。

“这是我的……”封不觉一听就想起了这是自己曾经写在小说里的原话。

“是你在三年前那本短篇小说《隔楼有眼》里写的。”似雨接道。

“我写你就信啊……”封不觉道。

“我当然不是相信你所写的内容，我只是通过你所写的内容，推测其中有多少成分和你的现实生活状态有关。”似雨道。

“咱俩性别互换的话……我已经可以报警了吧。”封不觉虚着眼，斜视着身旁的似雨道。

“我只是推测，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查行为。”似雨道，“我也从来没想过……会在惊悚乐园里遇见你。”

“这就叫缘分吧。”小叹在驾驶座那儿头也不回地插了一句。

……

大约半小时后，众人来到了觉哥的家中。来到了这个集

电影院、桌游室、咖啡馆、餐厅于一身的场所……

“啊～顿时有一种零元包场的感觉啊……”悲灵毫不见外地就蹦上了觉哥的沙发，舒懒地伸了个懒腰。

“唷，阿萨斯，今天也是一脸目中无人的神情呢。”小叹找到了趴在屋角的花猫，蹲在其面前说道。

“诶诶？团长有养猫吗？”悲灵又从沙发上跳了起来，跑了过去，跪坐到小叹身边，“呃……这猫的眼神好臭屁啊……”

“神态和主人异常相似呢……”似雨也凑了过来。

阿萨斯被三个陌生人围观，依然是我行我素，若无其事的样子。它用一个标准的猫趴匍匐在地，扫了众人一眼，然后别过头去，打了个哈欠。

“你们这帮家伙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封不觉走在最后头，一边关门一边道。

“诶？团长，你有没有逗猫的玩具啊？”悲灵问道。

“捡它的当天倒是买过一些，但一次也没用到。这家伙从不乱抓乱挠，也不咬东西；对逗猫棒、毛线球什么的也没有任何反应……”封不觉回道，“所以过了几天我就把猫玩具都给退回去了。”

“这么说来……它还挺乖的咯？”悲灵道。

“除了有计划性地埋放屎雷，对我各种无视以外，算是吧……”封不觉道，“说起来……我请这么个大爷回来伺候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因为寂寞吧。”似雨从猫那边离开了，走入了厨房，“你们要喝点儿什么？”

“喂！这是主人应该问的问题吧！”封不觉喊道。

“热水。”“随便。”悲灵和小叹分别回道。

“诶？为什么是热……噗……”小叹刚准备提问，又被打了一肘子。

“我已经可以想象你们的婚后生活了。”封不觉冷冷道了一句。

这时，站在冰箱旁的似雨，神情微变，微蹙秀眉，转头对觉哥道：“为什么……你的冰箱里……会有内裤……”

封不觉完全没有不好意思，还用一种煞有介事的语气回道：“啊……一旦穿过冰的，温的那种就穿不回去了……”

“所以理由是穿着舒服吗……”似雨沉吟道，她的脸颊少有地飞上了两抹绯红，随后其视线又重新回到了冰箱内，“而且全部都是平角的吗……”

“喂喂……这强烈的违和感是怎么回事？男女属性颠倒了吧……一般来说应该是我处心积虑去窥探你的内衣颜色才比较正常吧……”封不觉说道。

“哪里正常了啊……”小叹在旁言道，“二者之间只是变态的程度不同而已吧……”

……

这日下午，四人相谈甚欢，玩得也很尽兴。这楼隔音不错，封不觉住的又是顶层，玩桌游时再大声也无妨，只要别对着地板直跺脚就是。

觉哥家确实具备各种娱乐设施的功能，除了似雨所说的那几种外，封不觉的游戏机收藏也是横跨各平台，而且卡带充裕……在他家，可以玩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五十年代的各种主流机种。

五点多时，当封不觉独自在厨房进行中二料理之际，另外三人又把觉哥那段“我是写手”的视频看了一遍。虽说那期节目已经在电视上播出了，而且似雨也已经暗中录下来了，但这个版本她还是很认真地看完……

之后的晚餐自然是很丰盛的，封不觉做菜的实力让两位女生汗颜。当然了，他做菜时的各种言行，更加让人汗颜。

晚饭后，众人也没有散伙儿的意思，于是，在悲灵的提

议下，他们用觉哥那颇为豪华的家庭影院开始唱K……不过几乎都是小叹和悲灵在唱。这俩富二代也算俊男美女，嗓音条件也不差，平心而论，去参加个选秀大赛的什么的，妥妥儿地能进二十强。

封不觉今天的兴致也着实挺高，自己也唱一首《爱情有什么道理》，“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即使孤单会使我伤怀，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从各种意义上来讲，他似乎都在回应着先前似雨那句——“因为寂寞吧”。

至晚上九点，意犹未尽的三人才告别离去，将两位女士送回家的重任就由小叹担上了。

……

送走了朋友们，空荡荡的屋子里，又只剩下了封不觉一人。

洗碗池里还有一堆油腻的盘子要处理，阿萨斯的猫砂也该换了，似雨刚才“检查”他的电脑时，删掉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视频文件，有待恢复……

但封不觉，只是坐在沙发上，关上了屋里所有的灯，默默地闭着眼睛。

他似是想把刚才这段记忆，带入自己的思维殿堂，封装在一个精致的匣中，贴上快乐的标签，永久保存。

封不觉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也想过……也许某一天，脑中的阴影不止会夺去他的恐惧、还会夺去他的智慧、甚至夺走他的生命。

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至少……他还可以在最后的一段日子里，在自己的思维殿堂中追忆、徜徉。

第383章 茧之战

时间过得很快，五月十六日的零点，巅峰争霸战的预赛队列宣告关闭。

【虫之战】落下帷幕。

五月十六日当天，是比赛的休息日，玩家们可以休整一天。

至十七号凌晨，【茧之战】就将展开。从复赛起，比赛将统一置于睡眠模式的服务器中进行，时间定于凌晨一点至两点。当比赛开始时，未在登陆空间中待命的玩家将视为弃权。

【茧之战】的每一场对决，都有实况转播。玩家们可以在登陆空间或会议室中，通过屏幕观看到任意一场比赛的画面。喜欢热闹的玩家，也可以到游戏商城的大荧幕那儿观看，主荧幕将挑选一场较为热门的比赛进行播放，并且会有两名游戏公司的解说员来播报和点评。

小叹的预赛成绩还算理想，不过他未能完成连胜晋级，而是打满了五十场。

虽然他曾取得过九连胜的佳绩，也打败了像步天歌那样的职业玩家，但正如觉哥所分析的，遇见克制自己的玩家在所难免……

最终，小叹的成绩定格在了四十二胜八负。反正按照封不觉的理论，这样的战绩已妥妥儿地可以出线。

因为小叹从五月八日起就要连续加班一个礼拜，所以他在七号那天就已经刷完了全部的预赛。加班那一周，他只是每天在睡眠模式中玩一到两个剧本，白天基本就不上线了。

这七八天里，觉哥、似雨、悲灵三人在一块儿排团队本

的情况比较多，如果有好友在线，他们也会叫上，以减低遇见陌生人的概率……毕竟觉哥现在是名人了，遇上路人总被问长问短。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巅峰争霸战如火如荼之际……梦公司悄然地推出了他们的第二款游戏——疯狂思维。

当然了，只是试玩版，目前玩家只能和光脑模拟的对手玩练习模式，对战模式尚未开启。

这是一款卡牌对战游戏，玩家扮演的“指挥官”，臂装“决斗盘”，率领自己的“牌组统领”，指挥着卡片所化的怪物、陷阱、魔法等等来对战。

该游戏可以直接在登陆空间中切换进入；躺入游戏舱，完成神经连接后，只需在【欢迎来到游戏登陆空间，以下为梦公司所提供的所有游戏项目，请选择登陆。】这一步选择【疯狂思维】即可。

当初封不觉说梦公司“野心不小”，确实是说对了。梦公司推出的游戏舱、游戏头盔等硬件设备，都是独一无二的型号，而他们推出的游戏，全都是自己的硬件所独占的。试想……如果有一天，梦公司的游戏舱也开始兼容其他公司的游戏，那其他厂商推出的硬件，就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可言了……

……

五月十六日，还是下午五点。

成功入围【茧之战】的三千人名单，在官网首页上正式公布。

其实，早在一小时前，每一位入围者的邮箱中，就已收到了通知他们晋级的邮件，而且还做了标红处理。系统语音也会在他们最近一次登录时进行细致的提示。

总之，消息公布后，真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

近来逐渐恢复稳定的论坛，又一次掀起了发帖狂潮。

类似“哎……三十五胜果然没能晋级吗”、“先是十连胜，后来又四连败”、“你们这帮土豪还让不让人活了？”这样的帖子……或炫耀、或不忿、或找借口……反正每一个参与过【虫之战】，但却没能晋级的人，似乎都是苦大仇深。仿佛他们不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就是偶尔发挥失常、时运不济。

但正如那位魔鬼——西蒙先生曾经说过的：胜负就是胜负。败者，不过如此；胜，即是强者。

预赛的赛制还是相当合理的，真正有实力的玩家，绝大多数都晋级了。没能入围，只能怪自己还不够强。找借口，也改变不了什么。

……

当晚八点，【茧之战】的规则，也被详细列出。

茧之战，共分为五轮。另附两轮额外的附加赛。

五月十七日凌晨一点，【茧之战】第一轮开始。三千名玩家将进行一对一的随机匹配，决出胜者组和败者组，各一千五百人。

败者组中，预赛成绩较差的一千三百八十人，将直接被淘汰；剩余的一百二十名玩家进入附加赛。

五月十八日凌晨一点，附加赛第一轮。由败者组中预赛战绩最佳的一百二十人，与胜者组中预赛战绩最差的一百二十人……进行一对一随机匹配。败者直接淘汰。

五月十九日凌晨一点，附加赛第二轮。由附加赛第一轮中剩余的一百二十名玩家再决一场。在两轮附加赛中幸存下来的六十名玩家，可加入胜者组。

五月二十日凌晨一点，【茧之战】第二轮。胜者组的一千三百八十名玩家，加上闯过附加赛的六十人，共计一千四百四十名玩家，进行随机匹配对局。败者直接淘汰。

五月二十一日凌晨一点，【茧之战】第三轮。七百二十

进三百六十。

五月二十二日凌晨一点，【茧之战】第四轮。三百六十进一百八十。

五月二十三日凌晨一点，【茧之战】第五轮。一百八十进九十。

至此，【茧之战】阶段完毕，最后留下的九十名玩家，将与十名特邀玩家合并为百强，进入【蝶之战】。

基本上来讲……到了这复赛时期，想要更进一步，是一场都不能输的……

这三千人，皆是大浪淘沙后留下的高手，相信他们也明白，每一场都很关键。如果你一时失手、马失前蹄，那也只能自己买单。

当然了，赛制上，还是给玩家们留下了一线余地。

考虑到第一轮中很可能有顶尖好手过早相遇，所以设置了两轮附加赛。给了他们卷土重来的机会。同时，附加赛也可以再考验一下那些胜者组中实力较差的选手。

另外……就是关于“战绩”的概念，这是一个争议最多的话题。目前论坛上就出现了……有些玩家赢了三十七场就晋级了，但还有些同样赢了三十七场却没有晋级的情况。

关于这点，梦公司给出了令人足够信服的数据。系统会根据每一名玩家在预赛那五十场对决中所消耗的总生存值、体能值、战斗时间、以及技巧值获取情况等等，做出综合评定。这项评定在决定附加赛名单时也会用到。是评判相同胜场情况下，哪名玩家战绩比较好的依据。

……

五月十七日凌晨。

小叹以睡眠模式登陆了游戏，怀着忐忑的心情，准备迎来自己的第一场【茧之战】。

如果说预赛给人的感觉和一般的1V1杀戮游戏相差不大的话，那这复赛……可就大不一样了。

这可是有实况转播的，万一随机到的对手是某位知名玩家，那这场对决甚至有可能被搬上商城的主荧幕，然后在解说员的点评下，供数十万人观看。

小叹这人从小也颇为低调，没怎么抛头露面过，到了这时候，难免会有些紧张起来。

不过这些心理上的怯场反应，到真正开打的时候，应该很快就会被忽略掉。反正玩家在剧本里面也看不到观众、听不到解说；就算真的被抽中，上了主荧幕，他们也不知道。

对玩家来说，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战斗本身就行了。

【重要提示：茧之战第一轮即将开始，请在游戏时间-十分钟-内，做好准备，倒计时结束将立即传送。】系统语音在零点五十分响起。

提示结束后，小叹只要打开游戏菜单，便能看到最右上方显示的倒计时。

第384章 绝岭悬梯

五月上旬这段时间，小叹除了打比赛以外，白天练级的时间比较少，晚上也不算练得很勤。如今他的等级，已成了地狱前线里最低的一个。

目前社团里等级最高的还是封不觉，他虽然浪费了不少领取经验的机会去喂【零式魔导粉碎机】那个坑货，但他依然达到了三十七级。这就是空闲时间多的好处……因为上个月底的努力，本月中他顺利地交稿了，所以他近期的游戏时间还挺充裕的。

等级第二高的是似雨，三十六级。她的实力不用多说，剧本通关率也不低，再说她有时也会用几张双倍经验卡。

悲灵和小叹的等级一样，都是三十五，不过悲灵最近的上线时间比较多，所以经验上领先一大截，已经很接近三十六了。而小叹还有近两百万经验才能升级。

在强手如林的【茧之战】中，三十五级，谈不上有什么优势。能打入复赛的玩家，经过这半个多月的时间，基本都已练到三十五以上了。三十八级以上的人也不是没有，只是相对较少。

然，惊悚乐园并不是一个看等级就能判断谁比较强的游戏。专精、称号、技能、装备、谋略、技术、临场发挥等等……能左右胜负的因素非常多。

在这复赛开打前，我们且看一下小叹当前的人物属性：

ID：枉叹之，等级：35。

称号：【疾风飞魔】，称号能力：【飞魔留痕】。

经验值：1580000/3500000，技巧值：10100，游戏币：3765000。

专精：通用C，器械D，侦查C，格斗B，射击D，医疗E，灵术E，召唤N/A

行囊（10/20）：矿工帽，温彻斯特霰弹枪，岩屑结晶，生存之补充剂（大）*5，生存之补充剂（中）*5，止血绷带*5，抗毒合剂*5，防冻液*5，烫伤药*5，天地逆转神诀。

装备：蓄能三棱军刺，喵星人的愤怒，枯萎之铠，鹿皮靴，狼鬃护腿，袖剑，袖镖。

储藏室（2/10）：双倍经验卡（24小时）*30，双倍游戏币卡（24小时）*30。

技能栏（5/12）：【恶魔蝙蝠鬼影】【客疾无根莫浪忧】【风住尘香花已尽】【逆刃回旋斩】【怖影追魂】

这就是有钱人的配置，甭管是否必要，行囊先升级到二十格再说。包里有着解各种状态的消耗品，都是商店货，用完了再买。

这里需要说一下的是“双倍经验卡”和“双倍游戏币卡”，这都属于特殊物品，存放时可以无限叠加。哪怕你买三千张，只要类型相同，都可以叠在一个物品格里……

另外，想必大家也看到了，小叹的行囊栏里，有一件挺扎眼的东西……【天地逆转神诀】，这玩意儿不是一般的技能卡，它的外观是一本武林秘笈的样子。学习条件极为苛刻：要求格斗专精B级，并且灵术专精C级，人物30级以上。

自从在苍灵论剑剧本中拿到这个无法交易的技能之后，已过了将近一个月。因为行囊栏充裕，小叹就一直带着，没放进储藏室。

在最近那五十场【虫之战】中，小叹已经把格斗专精升到B级了，但他的灵术专精仍未见半点儿起色。不过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他连一个灵术技能都没有，自然是无从提升。就眼下这E级，还是靠他在灵异剧本里累积到的撞鬼经验慢慢累积起来的……

封不觉也曾为小叹出过主意，想让他把灵术专精往上练一些，无奈，灵术技能和召唤类技能同样稀有，拍卖行里能找到的实在是坑爹，又贵又废。而惊吓盒子里的灵术技，从价格、特点、等级等各方面来看，实在是很难挑出一个适合小叹的来。毕竟技巧值不是用钱就能买到的，刻意为之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再说小叹也不可能像觉哥那样……屯在惊吓盒子里，连续看数小时的装备，边看边做记忆和筛选，等全部看完再回过头挑出一件最合适的……

总之，由于小叹在灵术能力上的欠缺，导致【天地逆转神诀】这个看上去超强的技能，成了一件被束之高阁的摆设……就像是后宫漫画里的女主角一样，明明是送到嘴边儿的东西，却又不能吃下去。既不能送人，也不能硬啃，扔了又舍不得。个中滋味，溢于言表。

当然了，就当从来没有入手过这个技能好了，小叹也算是一名相当有实力的玩家了。他的技能并不多，装备也没有一件是完美级以上的，但他仍然可以一路杀入复赛，其战斗方面的天赋已可见一斑。

……

【茧之战第一轮即将开始，您的数据将于三十秒后被载入，请勿离开登陆空间。】

【载入前十秒倒计时，九、八、七……二、一。】

随着系统语音的倒计时结束，小叹身处的电梯开始移动起来。

“深林之晦三眠茧，绕指之柔百炼刚。”耳边又传来了从未听过的开场语。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巅峰争霸-茧之战。】

【本模式无剧本简介，无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进入胜者组】

【主线任务已触发】

【杀死对手】

哐——呜——

系统的提示一停，电梯便发出了两声怪响，紧接着，便是一阵诡异的摇晃。

小叹脚下踉跄了两步，便迅速稳住了身形。如今的他身法灵变、踏地无声，辗转腾挪、游刃有余。纵立怒海孤舟之上，亦可站立不倒。这电梯晃点两下，他还不至于会慌乱。

叱——电梯的门打开了。

一阵冰冷的狂风破门而入，若刮骨之刀。电梯的外面，是一片霜白之色。

小叹赶紧抬手，抓起颈后的罩帽（刺客外套的颈后有罩帽）罩在头上，并定睛朝外观瞧……

这剧本的环境，竟是在一座雪山之上。此山峰峦起伏，气势磅礴。冰天雪地之间，风雪呼啸。无形的狂岚若一头失控的野兽，在这海拔两千多米的绝地发泄着过剩的精力。

小叹探头出去确认了一下，果不出其所料……他所乘的电梯，正悬在半空之中。

他不假思索，立即探手抓住电梯顶部的边缘，顺势一个倒翻，跃到了电梯的顶上，随后就蹲在上面朝四周眺望。

颇为猎奇的一幕出现在视线中……在这白雪皑皑的山间，居然横着一条粗若碗口的黑色钢索，钢索上还悬挂着两部电梯，一部就是小叹脚下的这个，而另一部，在距离他五十余米的地方吊着。这两部电梯就像是两个挂在绳上的铃铛一般，于狂风中摇摆着……

在风雪掩映之下，钢索的两头究竟通向哪里，已看不分明。可以确定的是，此处离地很远，若是掉下去……无论是

落在雪上，还是坠在冰碛上，结果都是必死无疑。

“难道是让我们在这钢索上打吗……”小叹心道，“太夸张了吧……”

这时，从对面的那部电梯里，也出来一个人，那位的反应和小叹一样，也是翻上了电梯顶部。只是他出来的时机比小叹稍微晚了十几秒，估计是在做着思想斗争，生怕一出来就被枪杀之类的。

小叹倒是没顾虑那种情况，当他意识到电梯是被挂在半空时，就判断对手不可能是射击专精的玩家。理由很简单：如果两名玩家中的一人会飞行、滑翔、或者具备强大的远程杀伤能力，那系统是不会生成这样一张地图的。

这一刻，两名玩家在各自的电梯顶上遥遥相望，心中的吐槽是一致的：“对面那哥儿们果然也是近身战的玩家吧……”

第385章 我能赢

此战，小叹的对手确是一名以格斗专精见长的玩家，ID：【南拳北腿中二病】。此人看上去二十岁左右年纪，留着马尾辫，服装是一套蓝色功夫袍，衣服上没有任何社团的徽章。整体而言，这位的造型颇具几分独行侠客的风采，只是昵称暴露了他独行逗逼的本质。

“嗯……看对面那位的架势，想必和我一样……没有什么远程攻击的手段。”南拳北腿中二病心道。他还在盘算着作战计划，小叹倒是抢先开口了，“喂——中二病！听得到吗？”

“干什么？”中二病用差不多的嗓门儿吼着回道。

虽然两人相隔的距离并不算很远，但由于风声很大，他们只能喊着说话。

“你没有远程攻击手段吧？”小叹问道。

“嗯……”中二病犹豫了一下，“关你什么事啊？”在战斗中被人这样提问，他又怎么会回答呢。

“一定没有吧！”小叹吼道，“我也没有啊！”

“喂喂……这家伙有点儿亲切过头了吧……”中二病心里吐了个槽，随后喊道：“没有又怎么样啊！”

“那我们就在钢索上打怎么样啊？”小叹又问道。

中二病听到这句话，当时就愣了，过了几秒，他才回道：“你有病啊？”

“没有啊！”小叹回道。

“靠……这家伙是认真的啊……”中二病自言自语地念道，他抬眼去看那根悬在半空的钢索，“站在那个上面打吗……”他摇了摇头，立即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赶了出去，“虽说我也有

自信可以在上面站立或是奔跑，但站在那儿战斗……还是在这么大的风里，未免太离谱了吧……”

“别开玩笑啦！谁会上当啊！有本事你上去啊！”中二病吼道。

“好！我先上了！”小叹竟然应了一声，随即纵身轻跃，便站上了钢索。虽然他所处的位置还是位于电梯上方，但其双脚确确实实是踩在了钢索上，而且站得还挺稳当。

“嗯……我明白了，这家伙是个笨蛋……”中二病心里下定了结论，他接着喊道，“反正你都已经上去了，不如你就过来吧！我们在我这个电梯顶上打！”

小叹不假思索地回道，“你想趁我跑到半路时攻击我吧？”

“瞬间就看穿了啊……”中二病的表情就已经出卖了自己，他恼羞成怒地喊道，“靠！你也知道啊！这种情况下明显就是待在电梯上防守比较有利吧！”

“两个人都待在原地不思进取，未免太难看了吧？”小叹道，“再说这样会被判定为消极游戏的！”

“好啊！”中二病道，“那你过来，我保证不开枪打你。”

“你手上哪儿有枪啊？”小叹回道，“话说你藏在背后的那只手上已经握好什么暗器了吧？保证‘不开枪’打我，然后就用暗器扔我是不是？”

“可恶……”中二病再次被揭穿了，“少啰唆！有种你就过来！”

“我已经不会相信你了！”小叹道，“你到我这边来还差不多！”

“哼……”中二病冷哼一声，“说白了你就是不敢吧？”

“你敢，你过来啊。”小叹不甘示弱地回道。

……

与此同时，封不觉的会议室中……

地狱前线的三位，自然是在收看这场比赛的直播。

此刻，悲灵正在用头槌一次又一次地轻撞会议桌的桌面；似雨面无表情地看着显示屏；而觉哥……单手托着腮帮子，用一种无奈的眼神评论道：“两个大白痴……”

“虽然关注小叹这场的观众可能不多，但在预赛里和他们俩交战过的玩家很可能会在看吧……”似雨念道。

“啊……的确是有点儿丢脸，不过……也无所谓。反正类似的情景每年夏天都能在电视上看到。”封不觉接道。

“此话怎讲？”似雨问道。

封不觉二话没说，跳上会议桌，指着空无一人的桌旁，“你敢上来吗？”

然后，他又跳下去，站在自己刚才所指的位置，面朝桌上，“你敢下来吗？”

似雨会心一笑，“流沙河啊？”

“表姐……”悲灵依然把头埋着，无颜见人似的，“你的幽默感正在被团长逐渐拉低……这样下去很危险。”

……

南拳北腿中二病和小叹对嚎了一阵后，因为双方的嗓子都喊哑了，所以就没继续下去。

而此时，中二病又发现了对面的异动。

只见小叹爬回了电梯内部，然后开始大幅度地摇晃那部电梯。梯身就像秋千一样，顺着与钢索平行的方向来回摆动。

“想通过这个办法缩短两部电梯间的距离吗……”中二病念道，“嗯……且不说这招有效没效，他至少也是在努力了……像我这样干等着，很快就会被系统判定为【消极游戏】了吧。”

摇了大约三十几次，小叹又跃上了电梯顶，朝中二病那

边看了看，“喂——我是不是离你近一点儿了？”

“哈？”中二病一愣，心道：“如果我实话实说，告诉他距离没有缩短，那他就会放弃这一举动，但如果我骗他说缩短了……他就会继续这样浪费体能。嗯……”

常言道兵不厌诈，在经过了数秒钟的思想斗争后，中二病回道，“好像是缩短了一点点啊！”

“哦！”小叹闻言，又回到了电梯里，接着荡秋千……

“哼……虽然有点儿小内疚，但比赛毕竟是比赛……怪你自己太单纯吧。”中二病心道，“等你在这无用功上把体能耗去大半，放不出什么强力技能时，我就从钢索上冲过来。到了那个时候，就算我在半道儿挨你几下中距离攻击也无妨……只要演变成接近战，我就赢定了。”

“诶？等等……”中二病刚在内心把阴谋诡计复述了一遍，便又想到了什么，“喂！现在不就是接近的大好时机吗！这家伙人在电梯里，根本看不到我啊！”

没错……悬挂在钢索上的两部电梯，是一种“背靠背”的状态；双方所乘的电梯，门分别是朝着钢索的两边开的。所以，回到电梯中的小叹，就看不到中二病正在干什么了。

“果然……笨蛋是会传染的啊……”中二病一边哼哼着一边爬上钢索，“差点儿就被他的行动打乱了节奏……”

他站上钢索，准备要冲到小叹的电梯那儿去。

“趁现在跑过去，把他电梯顶上的大锁扣弄断，他就直接玩儿完了……”中二病念及此处，便欲出发。

但……他突然间又想起了什么，愣是停下了。

“虽然不想承认，但先前我的想法不是全都被他给看穿了吗……”中二病又展开了思想斗争，“万一这家伙是在装傻，想引诱我过去呢……”他念叨着，“或许……他即使待在电梯里，也可以掌握我的动向，一旦我跑到钢索中段，他就会从电梯里窜出来，对我进行突袭。”

正当他思索间，小叹又从电梯里出来了，他跳在钢索上，喘着气道，“喂！怎么感觉距离没拉近啊？”

中二病的思绪被拉了回来，他迟疑了几秒，回道，“啊？啊……是……是你的心理作用吧，我一直看着，确实又近了几米呢！”

“哦……”小叹应了一声，又回到了尚未停摆的电梯中，接着晃。

“嗯……看来确实是我多心了。”中二病露出了中二特有的自我陶醉式邪魅一笑，心道，“哼……本大爷的谨慎实在是柄双刃剑呢……还好这个家伙好骗，机会仍在眼前。”

终于，在几番思量后，中二病沿着钢索出发了。

五十米的距离，一条宽不足二十厘米的钢索。对一名三十级以上、身法还算不错的玩家来说，不算是难度很高的障碍。不出意外的话，只需六七秒便可通过。

纵有横吹而来的狂风干扰，中二病也没有多耽搁，他很顺利地来到了小叹那部电梯上方的钢索上。

“拜拜了……”中二病运起技能，双掌劈下。

【名称：青龙探爪】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以双掌轰出分金裂石的一击（冷却时间二十分钟）】

【消耗：体能值6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C】

【备注：此招由武当天罡拳中一式演变而来，最佳发招姿势为：两手心朝上，提至胸前，再翻掌向下，两腿绷直，双掌击出。】

此刻，中二病就是用技能备注中的标准姿势，发动了这招。他双掌轰然一并，夹劈在电梯顶部的那根吊钩之上。这样可保证钢索不断，而电梯坠落。

他想得是不错，但是……

就在中二病出招之际，摇摆中的电梯，其门的那一面，正好形成了一个四十五度向上的角度。而电梯内的小叹，正抓着电梯墙边的扶手在发力。

忽然，顶上传来剧烈的一震。

这一刻，思考已来不及了，能救小叹的只有本能。而他的本能告诉他——从门口跃出去，抓住钢索。

于是，三秒后，小叹的那部电梯跌入了绝岭深谷之中。而电梯上方的那段钢索上，还立着两道人影。

两人间相距五米不到，不过他们身上的近战武器暂时还够不到对方。两人就在这个微妙的距离上，展开了对峙……

“结果还是演变成这种状况了吗……”中二病心道，“哼……也罢。反正大家都是格斗专精的玩家，同样都站在摇曳的钢索上，条件是一样的。

诶？不对啊！要说条件……我的背后不还有一部电梯吗？而且我离电梯的距离比较近啊！眼下只有一线之地可以活动，只要我现在转身，抢先回到电梯顶上站定，他不就成了活靶子一样了吗……到时候我把飞蝗石、霹雳弹什么的朝他一扔……”

可是，就在中二病进行考虑的这几秒，小叹又抢先行动了。

“哦——”小叹突然长吼一声，朝前冲去。

“怎么……直接来了吗……”中二病也绝非坐以待毙之人，对手想正面硬碰硬，他也不惧，当即出招相迎。

不料，小叹的身影一分为二，再二化为一，竟瞬间来到

了中二病的背后。

【恶魔蝙蝠鬼影】帮助小叹穿越了对手的阻挡，并顺势冲向了剩下的那部电梯。

“什么！”中二病的反应也不慢，小叹身影分开的刹那，他就已经转身了，如果小叹穿越对手后选择回手一刺，恐怕是会被挡下的。

好在小叹也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将一名格斗系玩家一击必杀的可能性很小，所以，他并没有停下，而是承接着技能继续向前冲去。

“糟了！”中二病很快意识到了对方想干什么，拍马追去。

但小叹终究比他早启动，速度和身位都领先甚多，自然是率先跳上了电梯顶，并且站定了。

“太卑鄙了！你竟然使用‘哦——’这种十分中二的吼声来迷惑我，让我错以为你是要进攻，而实际上你却穿到我背后去占领有利地形。”中二病干脆止住脚步不追了，因为他现在过去，面对的就是【温彻斯特霰弹枪】的直击，躲都没法儿躲。

“这话从一个昵称叫‘南拳北腿中二病’的人口中说出来毫无说服力啊……”小叹一脸认真地端枪瞄准着。

在目前的局势下，霰弹枪的战术价值已被无限放大。身在钢索上的中二病，无论选择以哪种方式靠近，都必定中枪。

悬索之上，孤绝之境，立足之地都是有限，根本没有供中二病闪避的空间。只要他接近到一定的距离，散射而出的子弹定然会有几发碰到他的身体。这些子弹的威力虽不足以将其击毙，但子弹的冲力已足够让他身形移位、坠下深渊。

……

“这不是打得挺好吗……”封不觉看着会议桌上的画面念道。

“我看是运气好吧。”悲灵接道，“要是电梯吊钩断裂时，门正好朝着斜下方，他不就……”

“他还是可以回到钢索上的。”封不觉打断道，“他可以翻出电梯门，在下坠的电梯上猛踏一步，朝上跃去。能否抓到钢索都无妨，只要跳的高度比钢索更高，就可以在空中再作调整。”他顿了一下，“当然了……说运气好也没错……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对手反应够快，是会发动攻击的。相对而言，危险系数会比较高。”

“我很好奇，假如换成是你在打这场复赛，你会如何应对？”似雨问道。

封不觉笑了笑，“有我在，系统就不会生成这样一张地图了。我只要月步上天，用两记岚脚把对方电梯两端的钢索都斩断，十秒钟就分出胜负了吧……”

“嗯……”似雨沉吟道，“看来系统把你直接送入【蝶之战】，确实是在保护其他玩家……”

……

“在这钢索上保持平衡比我想象中还费体能。”中二病与小叹对峙了几分钟后，心中念道，“相对而言，虽然他需要腾出双手来端枪，但脚下有一整个平面可以站立，比我的情况要好得多啊……”他长吁一口气，“要被打入附加赛了吗……

【身负着光明之力的我，撕裂的羁绊……传达不了的祈愿……往昔的荣光不复……在这一刻，仿佛与绝望的步伐产生共鸣一般，潜藏在我体内的、强大卓绝的暗黑之力觉醒过来……打败掉眼前的对手后，再将已经暴走的左手封印起来……】这样的发展……想必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吧。”

看来这个中二病自己也知道中二独白变成现实的可能无限接近于零……

“输在这样一张地图里，你心里会有些不甘吧？”小叹这时竟然说道，“其实我打得也不是很过瘾……不，应该说根本没

打。”他说着，竟然把枪给放下了。

“什……什么？”中二病惊道，话一出口，他就心道不妙：“糟了，不小心说出了反派被干掉以前的常用语啊……”

“我觉得，既然这比赛是叫‘巅峰争霸’，我们每个参与者，至少应该有着……‘我比对方要强’的觉悟。”小叹一脸肃然地说道，“我可以用稳妥的方式，站在这里，和你一直耗下去。待你体能耗尽，自会坠下深谷。”他话锋一转，“但是……我不想这样赢。”

小叹停顿了几秒，接道：“还记得我最初的提议吗？”

中二病木讷地接道，“在这钢索上……分胜负吗……”

“没错……”小叹一边说着，一边从电梯顶部跳上钢索，并用霰弹枪的枪口抵住下方那部电梯的吊钩，果断地一枪将其轰断，“若我刚才这样说，你或许还会犹豫。但现在……你的背后已经没有退路了。”

随着电梯的坠落，中二病的惊吓值渐渐升高……他怕的不是眼前的情势，而是眼前之人的气势。

“我觉得我能赢。”小叹收起了霰弹枪，三棱军刺充能已蓄，“我知道……我能赢。”

瞬时，飞魇留痕的黑火在钢索上骤燃，小叹竟在钢索的底部倒悬着冲来，在这天地一线之间，一股暴戾的杀意绽出。

【怖影追魂】呼啸而去……

第386章 第二轮的对手

“没想到你认真起来还蛮有实力的嘛……”悲灵对归来的小叹还是给予了赞许的评价。

“嗯嗯，尤其是最后那种舍弃优势、决胜一击的冲动行为，让某人露出了一种怦然心动的表情。”封不觉奸笑着，用手指了指悲灵，“耍帅比胜利更重要，这是真理啊。”

“团长……你不要捏造一些莫须有的情景，很容易引起误会的。”悲灵虚起眼，斜视着觉哥道。

“我也看见了哦。”似雨毫不犹豫地出卖了自己的表妹……

“表姐！”悲灵顿时香腮微红，用埋怨的语气嗔道。

小叹只是在一旁讪讪笑着，没有接茬儿。他是个善良的人，通常不会干得寸进尺的事情。

封不觉也是懂得适可而止的，他随即就扯开了话题，“那么……既然进入了胜者组，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的两天你就没有比赛了。而且你的连续加班也已结束，应该可以趁着休息日练练级了吧。”

“嗯……我倒也希望如此”小叹接道，“只是……刚才那场胜利，并不能保证我挺进第二轮吧。万一我的战绩排在胜者组的倒数一百二十位，不还是得去打附加赛吗？”

“你对自己有点信心嘛，你有四十二胜在手呢。”悲灵鼓励道，“胜者组有一千五百人，需要去打附加赛的人数只占8%而已；你总把人家的成绩想得太好，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打满五十场才晋级的，而其中赢到四十五场以上的人屈指可数，所以你的战绩明显高于平均值。”

“是……是吗……”小叹挠着脑袋应道。

“当然是了。”封不觉接道，“听她的语气，肯定已经去调

查过了，想必是在论坛上看了大量帖子，结合出线名单所作出的分析。”他顿了一下，“根据本侦探的直觉和经验，小骨头同学会如此关心一个人，想必是图谋不轨……”

“你不是艺术家、大文豪吗？”悲灵语气十分不爽地打断道，“又转业了啊！”

“哼……必要的时候我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人，做到各种各样的事。”封不觉中二气十足地回道，“我的隐藏身份多如牛毛，数个小时之前，我还从火星人的魔掌中拯救了地球。”

“你只是在晚饭后吃了点儿章鱼烧吧……”小叹最了解他，很显然，这个梗觉哥用过不止一次了。

“嗯……”封不觉被揭穿后，撇了撇嘴，再度转移了话题，“那什么……时候也不早了，大家去排个团队本吧，想在巅峰争霸中走得更远，小叹的灵术等级急需提升啊。”

“切……自己对小叹的事儿不也挺上心的吗，还老是取笑我……说些有的没的……”悲灵轻声嘀咕道。

小叹离她最近，听得分明，当即凑到她耳边轻声道，“那个……应该是有的吧。”

悲灵白了他一眼：“有什么呀？”

“嘿嘿……”小叹笑了笑，没有回答。

“你信不信我现在下线，十五分钟内开车到你家、破门而入、把你从游戏舱里拉出来、然后用枕头闷死你。”悲灵一口气说完了整句话。

“好好，没有没有。”小叹还是让着她，“算我怕了你了……”

……

与此同时，游戏商城。

主荧幕上，两名解说刚刚播报完一场焦点战役——【笑问苍天】VS【毗湿奴】

这可是战斗力排行榜第六位和第七位的直接对话。

最终，人称“笑主”的笑问苍天，成功将诸神的二号人物斩落马下，把毗湿奴送入了附加赛。

当观众们还在对这场激斗议论纷纷之际，另一场比赛的直播画面被切换到了主荧幕上。

“各位观众，欢迎回来。”解说员A说道，“我是解说员潘凤。”

解说员B接道：“我是解说员华雄。”

潘凤道，“刚才的那场对决真是荡气回肠，令人意犹未尽。”

华雄道：“不过，今夜的直播尚未结束，目前仍有许多选手的比赛没有分出胜负。现在，请大家收拾一下情绪，和我们一同切入另一场正在进行的战斗中。”

这两位游戏管理员并不在荧幕上露面，玩家们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而已。

而此时，商城主荧幕上的场景，已切换到了剧本地图中。

比赛的画面，自然都是由系统负责拍摄的，选取的通常是高处的俯视角度，镜头还时不时会拉远拉近，甚至震动；光影效果也是模拟实景拍摄，强光、黑暗、沙尘、水花等等，都会对转播画面产生影响。

声音方面，是三百六十度环绕收音，绝不会有话筒收音时的沙沙声。战斗双方假如对话，只要说得响亮清晰，都会被转播出来，当然了，悄悄话或低声的嘀咕是无法被收录的。

“在第一轮中，排在战斗力排行榜前二十位、且相互遭遇的玩家，只有刚才的笑问苍天和毗湿奴二位了，看来这两位的运气不太好。”华雄接着刚才的话道，“其他高排位选手现已陆续获得了胜利，目前还在打的就是这位……【梦惊禅】选

手。”

潘凤接道，“对于梦惊禅选手，相信广大玩家都不陌生，他乃是‘秩序’的‘醉生梦死’四大高手之一，职业玩家中的明星级选手。”他顿了一下，“而他的对手，可能大家就不太熟悉了。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位【龙傲旻】选手，所属社团为‘刀锋’；他的等级和梦惊禅选手一样，皆是三十七级；而他的称号是……【狂暴之盾】。”

华雄继续道：“我们和诸位一样，也是刚刚看到比赛的画面。从此刻现场的形势来看，似乎是梦惊禅选手占据上风，正在压制着龙傲旻选手猛攻。”他的语气微变，“看来这场比赛也已进入尾声了吗，果然是战斗力评定较高的一方……”

潘凤突然打断了搭档的话：“等等！各位观众请看！龙傲旻选手的周身忽然被金色的斗气所笼罩，他开始反击了！是要放弃防守殊死一搏了吗？”

华雄也跟着说道：“梦惊禅选手也发动了强力技能进行压制，看特效就知道此招不同凡响，这无疑是必杀之击！喔！攻击竟然无效！龙傲旻选手来到了非常有利的位置！”

这两人语速极快，但画面中的两名玩家打得更快。

乒乒锵锵之音，是剑与盾的协奏。

轰轰呼呼之声，是速与力的合唱。

剧本内，浑身金光攒动的龙哥已抢到了梦惊禅的身前，这一刻，体能值已然归零的后者，已成待宰羔羊。

也许在旁人看来，刚才是梦惊禅在压着龙傲旻打，但实际上，梦惊禅才是被动的那一个。他之所以连续猛攻，是因为别无选择。

从剧本开始一直攻到此刻，梦惊禅始终未能破解龙傲旻的防御体系。待他体能见底之时，龙哥便开启了自己的称号能力，一鼓作气、势如破竹，打出了这一次决定性的反击。

“呵呵……没想到，输在这里了啊……”梦惊禅见大势已

去，干脆坐倒在地，苦笑着地念叨了一句。

龙傲旻是豁达之人，他是不会故意给对手难堪的：“你的快剑遇到我的慢盾，只能说运气欠佳。反正凭你的能耐，附加赛应该也是拦不住你的吧……”

“谁知道呢……”梦惊禅笑道，“别看我这样儿，咱们工作室对我的战绩也是有所要求的啊……呵……接下来压力可就大咯。”

“那祝你好运吧。”龙傲旻说着，挥起了最后的一击。

梦惊禅耸肩道，“彼此彼此……”

第387章 隧道之战

至五月十七日凌晨两点，【茧之战】第一轮比赛的结果、以及附加赛的名单就已公布。

因为是在睡眠模式中，所以一点到两点之间，相当于有整整十个小时的时间，就1V1来说，再长的持久战也该打完了。两点之前剩余的时间，是系统进行核算、工作人员做相关信息整理的时间。

小叹打完一个剧本，回到登陆空间之时，正好收到了系统提示，得知了自己晋级的消息。看来悲灵的调查分析的确靠谱，即使在胜者组中，四十二胜的战绩也不至于垫底。

接下来的两天，空闲时间比较多的小叹，便在悲灵的陪同下投入了灵术专精的修炼中。

他终于在惊吓盒子里买了一个性价比不错、而且自己也用得上的灵术系技能：

【名称：画个叉叉诅咒你】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灵术】

【效果：诅咒一个目标，来自你的下一次攻击将对该目标造成10%的额外伤害（只能对处于你视线中的、且距离在五十米之内的非友方目标施放；目标可感受到自己已被诅咒；可对同一个目标多次释放，但效果不会叠加）】

【消耗：灵力值2（冷却时间5分钟，持续时间无限、直到生效为止）】

【学习条件：灵术专精F】

【备注：鬼谷七篇之无我篇所载基础道术。此招乃鬼谷

道术第二百五十代嫡系传人所创，每当他遇到看不顺眼的人，就会用这个法术对其施加心理压力，使对方产生被鬼缠身的错觉。随后他就会引诱对方到自己经营的“灵异侦探事务所”进行咨询，最终实现整治和敲诈的双重目的。】

这个技能对于刷灵术专精的熟练度是很有帮助的，三十五级的玩家，灵力值已经有350点了，区区两点灵力的消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小叹的灵术专精是E级，其灵术技能的发动成功率是40%，就算他每放三次只成功一次吧，那平均一下，也只需要六点灵力就可以释放一次技能。技能在释放未成功的情况下是不会进入冷却的，因此，小叹要做的事情就是……每五分钟，花二到六点灵力值，将这个技能用上一次。这样一个小时也最多用去72点，五个小时才会用完灵力，这期间，该技能至少已被释放过五十几次了。

在剧本中测试下来的实际情况，显然比上面这笔账要乐观得多。基本上来说……小叹只要进入了长线剧本，在前八个小时里，他都可以保证五分钟刷一次的效率。

而且这玩意儿对于目标没有很明确的限制，只要是“非友方”就行了，也就是说……树上的乌鸦、河边的王八，什么都可以。

于是，最近两天在团队剧本中遇到小叹和悲灵的玩家，就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幕——队伍里那个叫【枉叹之】的家伙，每隔五分钟，就将目光投向附近的某个活物，这个活物可能是一只蚂蚁、一只怪、或者一个过路的NPC；当锁定目标后，枉兄便会默默地在自己的手心画上一个叉，口中还念念有词道：“诅咒你……”

在这种很有针对性的策略下，五月十八日的下午，小叹便将灵术技能提升到了D级，只不过……也就止步于此了，直到【茧之战】第二轮开始，他也没有升到C级。

到了五月十九日的晚上，小叹的等级已顺利来到了三十

六，而且他还通过剧本获取了一个新的格斗技能：

【名称：缚牙】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使用两次后消失】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用手掌发出巨大化的牙状冲击，将目标束缚于距离其最近的一个平面上（冷却时间三十秒，目标需具备实体）】

【消耗：体能值3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C，该技能卡拾取后无法交易】

【备注：由普通的兽灵召唤术所衍生出的招式，发明者为半熊族领主罗伊·塞克尔。从任何角度来看，塞克尔都是一位法术天才，他不仅精通本族的德鲁伊法术，在死灵法术上也是颇有建树。他是绝无仅有的、同时掌握着自然和死亡这两种能量的卓绝之士。】

这两天里，觉哥有意让小叹和悲灵一块儿排本，因为他们俩的等级接近，实力也差不多，这样组队练级的效果最佳。若是自己搀和进去，剧本的情况就很难料了……

从结果看来，此举还是颇具成效的。

……

终于，五月二十日凌晨一点，【茧之战】第二轮，如期而至。

【茧之战第二轮即将开始，您的数据将于三十秒后被载入，请勿离开登陆空间。】

【载入前十秒倒计时，九、八、七……二、一。】

和上次不同的是，这回小叹被直接传送了。

“深林之晦三眠茧，绕指之柔百炼刚。”开场语响起时，刺目的白光遮蔽了小叹的视线，让他不得不闭上眼睛。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巅峰争霸-茧之战。】

【本模式无剧本简介，无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晋级七百二十强】

【主线任务已触发】

【杀死对手】

一系列的语音兼窗口提示迅速刷出，并很快消失。

小叹随即就获得了行动能力。

他睁开了双眼，发现四周的光线偏暗，不过还是有一些光源的。

此刻，他正身处于一条隧道中。在他左手边的墙上，每隔十米左右就安有一个昏黄的灯泡，灯泡距离地面约三米高，一路延伸到远方。借助这些灯光，他可以大体看清隧道内的情况。

小叹观察了一番，初步推测这应该是一条供火车通过的隧道……首先，他脚下有铁轨，其次，这铁轨一看就是不通电的，而且铁轨周围铺满了碎石子。再有，这条隧道是拱形的，高和宽都只能供一列车穿过，而且铁轨也只有一条。

那么……问题就来了……火车来了怎么办？

按照这游戏一贯的、恶意满满的风格，既然把地图安排在一条隧道里，那火车这种充满戏剧效果并且会让玩家措手不及的玩意儿，是肯定会来的……

“嗯……姑且先看看随机到的对手是谁……”小叹朝前后两边都张望了一下，没有看到对手的人影，于是，他来到了装有灯泡儿的那一侧，贴着墙壁，徐徐前进起来，并且打开了游戏菜单。

“诶？龙哥？”小叹瞄了一眼菜单，瞧见的ID竟是【龙傲

旻】。

龙傲旻是觉哥和小叹进入惊悚乐园后结识的第一位好友，也算是来往颇为密切的一个，所以他们经常会一块儿去排剧本。就在五天前，小叹还和龙哥一块儿排过剧本。当时龙傲旻还开玩笑说，没准两人能在复赛里遇上，没想到……一句戏言，如今成真了。

“这可不太妙啊……”小叹心道。

他对龙傲旻的技能、称号能力和战斗风格，全都很熟悉，当然了，是作为队友的那种熟悉……对战就是两回事了。

另外，前两天龙傲旻把梦惊禅给击败的消息，也算是轰动一时。虽说后来梦惊禅还是通过附加赛重回了胜者组，但龙哥依然是一战成名。

面对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对手，小叹的压力反而很大。

因为他了解对方的实力，所以才会感到无从下手……他很理解当初梦惊禅为什么会输，同样是以“巧、快、灵”见长的近战玩家，小叹也想不出如何去破解龙傲旻的防御。

“龙哥应该是和七杀一个级别的对手……看来只能险中求胜了……”小叹心里还在盘算着战术。

不料，隧道远方，传来了一声熟悉的喊声。

龙傲旻倒是爽快，直接嚎了一嗓子，“我在这里！来吧！”

第388章 必杀之策

“竟然率先暴露自己的位置吗……”似雨在会议室的屏幕前念道，“龙哥也未免太自信了吧。”

悲灵接道，“或许……是因为他对小叹战斗风格比较了解，所以他觉得正面交锋比较有把握。”

似雨又转向封不觉问道，“是你的话，这场怎么打？”

“嗯……我会用线和手雷布下一个比较明显的陷阱，然后在紧挨着这个陷阱的后方，用军铲和第二枚手雷布置一个比较隐蔽的陷阱，顺便在后面那个陷阱旁边的墙上写上Why so serious？”封不觉十分迅速地回道，“做完这些，我就切断隧道的电源，或是打碎附近所有的灯泡。接着……只要等就行了。”

“总觉得这过程中多出了一步……”似雨终于也染上了吐槽的习惯。

“行啦，看比赛看比赛。”悲灵打断了他们，她的视线始终很关切地看着显示屏。

……

此时，系统以两个分屏分别对准着王叹之和龙傲旻。

画面中的龙哥在吼完那一嗓子后，就立即收声、侧耳聆听，想用听觉去捕捉对手的行动。可除了自己那句话的回音外，没有其他任何动静。

小叹的反应也很冷静，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也知道对方最期望出现的局面是什么。因此，他选择了背向吼声传来的方向，朝着另一边疾步前行。

正面接近战，无疑是龙傲旻最擅长的，他的防御能力非常全面，尤其克制使用刃系武器的敏捷型玩家。

普通的刀剑攻击对龙哥的伤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用盾格挡或是用护甲硬吃都行；而面对中等威力的技能攻击，他则会用防御类的技能去顶。即使被破防了，也不会掉太多生存值。

另外，龙哥还拥有医疗系的被动技能，服装和装备属性也都倾向于防御和回复。只要攻击者的攻击强度或速度降低，让其获得喘息的机会，他就会回血……

如果对手是使用锤、棍、乃至拳脚的格斗系玩家，龙哥还会稍有些压力，毕竟对方攻击时会附有一定的冲击伤害。但那些用刃系武器的人士，攻击形式多以挥刺为主，力量普遍不强，大部分攻击都是破不了防的。

因此，在常规攻守的过程中，龙傲旻只需做到“不漏破绽”这四个字就行了。作为防御者而言，他的体能值消耗远比攻击者要低。战斗的时间拖得越久，他在体能上的优势就越明显。

梦惊禅输的那场，就是因常规战久攻不下，所以陷入了被动。当他渐渐意识到龙哥的战术目的时，为时已晚……在那个节骨眼上，停手吧……对方的回血能力摆在那里；接着猛攻……自己的体能又难以为继。进退两难之下，抽喝烫老兄便被龙哥给一波带走了。

若是两人再度相遇，梦惊禅肯定会在开局就火力全开、发动猛攻，趁自己体力充沛时一举终结战斗。可惜……胜负就是胜负，没有什么如果。

当然了，小叹是不会步梦惊禅后尘的。他从一开始就清楚龙傲旻的特点，所以他的计划也很明确——一击必杀。

“嗯……没有回应我，也没有发出声音……”龙哥在原地等了大约两分钟，心道，“据我所知……小叹只有一个隐遁技能，而且必须在人群里才能发动。眼下这种环境……哪怕他的速度再快，靠近我时也会被提前发现的。”他思索了片刻，推测道，“小叹这小子，虽不如疯兄那么夸张，但也是聪明得

紧，以他对我的了解程度……应该是……”

龙傲旻很快就得出了对方正在远离自己的结论，随即念道：“果然没有迎合我的想法去行动啊……不过也无所谓。”他显得很轻松，道完这句，便随意选了一个方向，前行而去。

……

“哦……粗中有细啊。”封不觉忽然冒出了这么一句有些莫名其妙的评语。

“你又看出什么来了？”似雨问道。

封不觉回道：“关于龙哥刚才那一嗓子……”他往椅背上靠了靠，转头看向似雨解释道，“看似是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其实……是一种很有侵略性的进攻战术。”

“太能扯了吧……团长。”悲灵也没有看出此举的意义来。

封不觉道：“你们想啊……龙哥是不畏惧白刃战的；他也很清楚，小叹不可能用远程攻击秒杀自己。所以，即使他的位置暴露，也不必担心被偷袭秒掉。”

“那他不喊不也一样吗？”似雨接道。

“错。”封不觉否定道，“有本质上的区别。”他抬手指了指分屏上的小叹，“他现在是知道对手位置的。”他又指了指龙傲旻，“而他现在并不知道对手的方位。”

悲灵接道：“哦！我明白了。”她恍然大悟道：“消极游戏！”

“原来如此……”似雨也听懂了，“小叹是在主动背向对手行动；而龙哥……由于他不知道小叹的位置，所以他无论朝哪边走，都可以被视为正在寻找对手的积极行为。”

“哎……”封不觉吁了口气，“你们俩都得在我的提醒下才能意识到这个差别，那小子自己……我看够呛咯。”

“不过……系统判定消极游戏，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吧。”悲灵接道。

“时间是一个因素，另两个因素是他的意识和行动。”封不觉道，“意识方面，简单来说就是……小叹在主观上必须得认定自己做的事情对打败对手是有所帮助的。这样的话，别说朝反方向走了，就算挖个洞钻进去，或是睡在铁轨上，也不会被判定为消极游戏。他在第一轮里摇电梯的行为就是很好的例子，虽说实际上是无用功，但他主观上确实是在找对策。”他顿了一下，“如果他在意识上没有很明确的目的性，比方说，他只知道应该暂时远离对手，却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这时候，就要看行动了……”

“他此刻的行动是在逃跑哦……”悲灵说道。

封不觉摊开双手，“是啊，所以……咱们只能期望着……他的脑袋里已经有主意了吧。”

……

“完全没有头绪啊～”小叹边走边低声念道，“已经走了十分钟，既没看到隧道尽头，也没有想出对付龙哥的办法，这不就成了单纯的逃跑了吗……”他双手抱头，蹲了下来，挠着头发道，“这样很快就会被判定为消极游戏了吧……”

“想想想想……”小叹自言自语着，他站了起来，来回踱步，“一击必杀、一击必杀……”他一次次重复着这句话，时不时扫一眼自己的技能栏和物品栏，“要足够快……足够强……而且只有一次机会，绝不能失手……龙哥的飞盾技能和追击技能都可以阻止我进行迂回，隧道里也没有供我游斗的空间……一击不成，就会陷入缠斗。”

他越想越觉得头大，要不是考虑到这场比赛的影像会被播放出去，想必他已经蜷成一团在地上来回打滚了。

“只能期待龙哥被火车给撞死了吗……”小叹嘀咕道，“不过从这隧道的情况来看，只要贴墙站着，是不会被火车蹭到的……”

他的判断没错，即使火车真的来了，在火车通过这条隧

道时，两面墙和车厢之间还是有着几十公分距离的，玩家就算侧身站着也无妨，只要肩宽不超过一米，就不会被碰到。

“再说……我也不能确定火车一定会从龙哥那边过来，万一是从我这边……”小叹想到这儿时，忽有一个念头闪过脑海。

前文提过，小叹虽不如封不觉那么会谋划，但他只要“灵光一闪”，就会有惊人之举。

此刻，可能是某种与生俱来的天赋作祟，一个极具赌博性质的疯狂想法在小叹脑中诞生了……

……

“用六成速度跑了那么久，还是没见到出口……看来系统是不打算让玩家走出这条隧道了。”到了这会儿，龙傲旻已基本可以确定自己选的方向与小叹是背道而驰，“看来是选错边了吗……”他吁了口气，“呼……不过小叹现在应该也已经调头过来了，要不然他会被判消极游戏的。”他念及此处，转过身去，“那我也回头吧，早点和他相遇，干脆地打一场。”

呜——库叱库叱库叱……

这时，隧道的远端，恰好传来了火车驶来的隆隆之声。

不多时，一个硕大的火车头便出现在了龙傲旻的视线中。

龙哥自然也早就考虑过会有火车经过的情况，见状，他便迅速移动到了墙边，背靠墙站好。

“老式的蒸汽火车吗……速度倒是挺快的啊。”龙哥侧过脸，瞅着正在逐渐靠近的车头。

突然，他的神色变了，在两秒间，龙哥就摆出了疑惑、讶异和大惊失色这三种表情……

“【哔——】”龙傲旻来了句脏话，并接道，“太夸张了吧！怎么上去的啊！”

第389章 胜负一击

三分钟前，隧道另一端。

小叹目光如炬，站在铁轨中间。

他没在做任何实质性的行动，但系统也没有将其判定为消极游戏。

王叹之和龙傲旻，也算是惊悚乐园的第一批玩家了。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既然系统生成的地图是这样一条走不出去的隧道，那火车就一定会来。

此刻，小叹赌的就是这火车。他要完成一击必杀，就必须借助这个时速近两百公里的庞然大物。

而且火车必须是从他这边朝着龙傲旻所在的那一端行驶的，反过来的话，他的计划就无法实施。

不得不说，小叹的运气的确是不错，换成觉哥那人品，事情就难说了……

总之，伴随着轰轰之声，火车终究是来了，方向没有问题。

小叹直面着逼近的车头，暴喝了一声给自己壮了壮胆。

火车的速度极快，一眨眼已逼近到了二十米开外的地方。小叹算好提前量，举起右臂，掌面向前，使出了【缚牙】。

霎时，一道兽影从小叹的掌中扑袭而出，半空中隐有吼声激荡，那兽影在一秒间便发生了巨大化，一张布满獠牙的巨口似是要把整列火车吞下一般，猛然咬合。

交错的牙影虽无实体，但其扎入火车头时，仍是使其发生了减速。

这一刻，火车仿佛撞入了厚重的胶水中，明显一滞。在接下来的四五秒内，又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由快到慢再由慢到快的过程。

而小叹这边，早在【缚牙】刚刚离手之际，便已转身猛冲，用飞魇留痕跑上了墙面。

在火车减速的这几秒，他用自己的极限速度，沿着墙面，与车头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跑着，并保持着三米左右的领先……

然后，他赶在火车重新加速前，跃向了车头的前端。这个举动让他掉了39%的生存值，但从结果来看，是值得的……

这种老式火车的前端，有一个三角形的、前凸的边缘，其圆柱形的车头上沿也很容易扒住。因此，小叹在付出了一次消耗技和将近一半的生存值后，成功地攀附在了火车头的前方。

“呼……吓死我了……”小叹干完这件事儿，自己都心有余悸，虽然已事先想好了每一个步骤，但真正实施起来，他的惊吓值还是蹭蹭往上涨，尤其是跳出去的那一秒，他的心跳都停止了。

“到底是火车啊……【缚牙】的定身效果果然大打折扣啊……”小叹心道。

其实他在跳上来以前，已考虑过技能释放后的各种可能。比如说，【缚牙】完全没用的情况，那他跑向墙边的后续动作就是赶紧贴墙站立、而不是在墙上奔跑了；又或者，火车被死死定在原地的情况，那当然最好，自己可以从容地坐到车头上去；还有就是比较极端的情况……车头被技能阻挡后发生出轨乃至翻覆，在惯性作用下滑扫过来，那墙边也就不安全了，他只剩下拼命往前逃这一途。

好在实际的结果是技能造成了缓冲效应，虽然上车的难

度还是很高，但也算有惊无险。

……

会议室中，悲灵刚才也是心中一紧，见小叹没事，她才松了口气："这也太乱来了吧……我还以为他要自杀呢。"

"我好像知道他要干什么了……"似雨接道。

"确实是个非常冒险的战术。"封不觉也道，"但换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非常高明。"

"我也看出来啦，他不就是要借助火车的冲击力发动【怖影追魂】嘛。"悲灵说道，"不过这一手的变数太多了吧，要是火车从隧道另一边来呢？还有，速度远超预计怎么办？车头是平的怎么办？【缚牙】没用怎么办？"

"不怎么办。"封不觉道，"这本来就是一个赌博式的计划，他把这场比赛的胜负，直接压在了上面。"他竟用一种欣赏的口吻道，"任何一个环节出错，他都会失败，而这个计划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极有可能出错的。想要成功，必须具备极强的临场反应能力和……运气。"说到运气二字，觉哥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自己和【零式魔导粉碎机】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他眼神忧郁地停顿了一下，接道，"不可否认，这两样也是实力的组成部分。小叹能想到这个主意，并冒险去试……那他就担得起这场胜利。"

……

时间重回此刻，隧道中。

龙傲旻看着扒在火车头上、侧身向前、手持军刺的小叹，心中生出的无疑是绝望感……

"贴墙站着肯定会被攻击到……他只要探出手，借着火车的冲力朝我割过来就行。"这短短几秒，许多念头在龙哥脑中快速闪过，"往上跳的话……且不说我一身重甲，跳跃力也不行，就算我真能用头磕到天花板，并蜷起身子……他也只需要高举军刺，借着火车冲力朝我裆下割过来……"他的视线快

速移动到了铁轨上，“平躺在铁轨中间……让火车从我上方过去……那他只要把武器探到低于火车底盘的高度，借着火车的冲力……啊！”

龙傲旻发现自己各种脑补的结果都很不乐观，此时他不禁想起了“黄猿”先生的一句名言——速度就是力量。

而火车头上的小叹，自然也望到了龙哥的身影。或许是习惯使然……当视线中出现活物后，他的本能反应竟是：默默地用手指在火车头上刻了个大叉，使出了【画个叉叉诅咒你】。

一种不祥的预感莫名涌上心头，龙哥也没在意，如果他此刻打开游戏菜单，应该是可以看到【诅咒】这个特殊状态的……

说时迟，那时是真快……

最终，龙傲旻的对策，就是开启自己的称号技：【狂暴之盾】

这个称号能力的名称和称号本身的名称是一样的，而且是一个变身技，只不过其效果和副作用都没有【斗魔降临】那么惊人。

在狂暴之盾状态下，龙傲旻可以减低30%所有伤害，并且将自身血量最大值提升为两倍。此技能在每个剧本中只能使用一次，消耗700体能值和20%的体能值上限，持续三分钟。也就是说，开完这招以后，直到剧本结束前，龙哥的体能值上限会由3700变为2960，直到回到登陆空间才能恢复。

当然，他眼下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为了不被秒杀，自然是把能开的技能全都开上。除了称号技，龙哥还用上了另一个主力防御技能：【冰之甲壳】，使其手上的圆盾瞬时蒙上了一层霜色。

他就这么背靠着墙，将盾牌斜挡在身前，准备迎击……

再看小叹这边……也是孤注一掷。诅咒也诅咒了，【怖

影追魂】也已开启。这个威力根据移动速度和冲击力变化的技能，这一刻已是火车侠附体，配合10%的第一击加成，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恐怕只有系统才知道……

可以说，两人皆是把能做的事情全都做了一遍。

胜负……就在这一击之间。

第390章 轮空

第二轮完结之时，【茧之战】的参赛者，便剩下了七百二十人。

王叹之，位列其中。

那场比赛后，龙哥跟小叹通讯了一次，交流了一些当时的情况。龙傲旻的确是个很“大路”的人，输了之后很豁达。一点儿都没懊恼，相反，他对小叹的惊奇战术十分赞赏，就差拍手叫好了……

反正刀锋也不是商业性质的游戏工作室，对成员们并没有名次上的要求，所以龙哥输在哪儿都无妨。

不过，这场比赛倒是在论坛上引起了相当多的讨论。由于龙哥在第一轮中将梦惊禅送入了附加赛，一度有许多玩家将其当成了本次比赛的一匹黑马。结果，才过了一轮，【龙傲旻】这个刚刚有些火起来的ID，就曝出了被淘汰的消息……

“我早说了，龙傲旻第一轮只是靠运气赢的”这种观点，在论坛上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其实……发表这些观点的人，90%都没看过龙哥的比赛……而且是两轮都没看过。他们只是看了些帖子和新闻，根据事情的结果做出一些臆测，发表些谬论罢了。

当然了，真正看过枉叹之VS龙傲旻一战的玩家也不少，他们大部分都是奔着看龙哥来的，只是没想到隧道之战的结果竟是如此……更没想到过程会那么富有戏剧性。

小叹在数千观众面前完成了一次堪称经典的击杀，虽然这其中有运气的成分，但正如封不觉所说，既然他能想出这个主意、并敢于冒险去做，那他就担得起这场胜利。

只是……相较于龙哥在第一轮后的一战成名，【枉叹之】这个ID却仍是不温不火。看来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他赢得侥幸。

……

五月二十一日的凌晨一点，第三轮开始。

小叹像前两轮一样，准时在登陆空间中待命。

还是那熟悉的系统提示：【茧之战第三轮即将开始，您的数据将于三十秒后被载入，请勿离开登陆空间。】

【载入前十秒倒计时，九、八、七……二、一。】

但……在倒计时结束后，开场白却未能如期到来。

大约五秒的沉默后，小叹刚觉得有些不对劲儿，系统语音响起来了：【未寻找到匹配目标，您本轮的比赛轮空，恭喜您直接进入第四轮。】

“哈？”小叹听完这提示，颇有些不知所措。过了几十秒，他才反应过来，“有人没按时排队吗？”

很显然，是的。

这事儿说来也巧，在进入【茧之战】第三轮的七百二十名玩家中，有一位今晚没来。原因是他老婆生孩子……傍晚时分就送医院了，所以他今晚根本没上线。

假如有双数的玩家缺席，那系统仍然可以完成两两配对，到下一轮人数变成单数了再说。但今晚就只缺一个，因此……就有一名玩家轮空了。

而小叹，就是轮空的那一个。

五分钟后，当他来到封不觉的会议室，说出自己直接晋级的情况后，觉哥的吐槽是：“你这人品……若能分给我两成的话，我明天就变卖全部家产，买张飞机票去澳门了。”

……

总而言之，小叹就这么波澜不惊地挺进了三百六十强。

第二天，轮空的事情就被炒得沸沸扬扬，很多明显是网络水军的ID纷纷摆出义正词严的姿态，在各个论坛向梦公司开炮。

把这帮人的论调掰开了、揉碎了，再去看其核心意思，说白就是“这不公平！应该让附加赛里被淘汰的某某和他打一场！胜者晋级！”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些下作的游戏工作室所运作的闹剧，想让自己旗下已被淘汰的玩家再获得一次机会。这些工作室把轮空之事视作救命稻草，广派枪手，自称旁观者、作义愤填膺状，不遗余力地去制造舆论，企图向游戏公司施压。

但他们显然搞错对象了……

梦公司不是一般的游戏运营商，我行我素、笑骂由人基本就是他们的座右铭。

玩家因场外因素无法比赛的情况，在规则中早有说明，就是视为弃权，根本不存在什么异议。所以梦公司对那些水军完全就是无视的态度。

于是，在闹腾了一整天未果后，恼羞成怒的枪手们，便纷纷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小叹身上，可以说是迁怒吧……总之，小叹算是被盯上了。他在第四轮里的表现若是不错，那人家自然无话可说；但他若是显得不堪一击，赛后肯定会成为喷子们发动攻击的主要借口。

到时候……“要是让某某去打，肯定晋级了吧！”、“梦公司宁可给轮空的废柴晋级也不给有实力的玩家机会，公道何在？”这类的言论势必会井喷出来，这已经是可以预见到的了……

……

五月二十二日，凌晨一点，【茧之战】第四轮。

“深林之晦三眠茧，绕指之柔百炼刚。”倒计时结束后，系统语音字字铿锵地念出了开场白。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巅峰争霸-茧之战。】

【本模式无剧本简介，无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晋级一百八十强】

【主线任务已触发】

【杀死对手】

小叹被传送到了一片黑色的荒原之上，地面是坚硬的岩石组成，寸草不生；朝周围望去，空阔无际，连比较明显的地标物都没有。

一轮圆月，悬于空中。

两道人影，傲然而立。

王叹之的视线中，出现了一张熟面孔。无需通过游戏菜单确认，小叹就把对方认了出来——【七杀】。

七杀也认出了远处那个一袭刺客装扮的男人。

这张地图是玩儿不出什么花样来的，两人都很清楚这点。

七杀和龙哥的交情也不错，再者，他已不是第一次遇到小叹了。因此，期待他会轻敌，同样是不可能的。

明月千里，杀意万丈。

胜者晋级，败者淘汰。没有退路，也没有人会退让。

“呼……这样的地图、这样的对手……想必我是凶多吉少了吧……”小叹调整着呼吸，心中念道，“但是……”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为什么会兴奋得发抖啊……难道我的内心深处……在渴望着这样的战斗吗……”

第391章 天地逆转神诀

小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诅咒。这几乎已成了他的本能，只要眼前有活物、技能无CD，他就会想到去释放。

刚好位于小叹前方五十米处的七杀，自然是中招了。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七杀顿觉心中一紧，肩头一沉……他随即就警觉地打开了游戏菜单，发现了状态栏上【诅咒】的字样。

“嗯……上次交手时，他似乎没用过这招……”七杀沉吟道，“是这段时间学到的新技能吗……”他并不知道这个“诅咒”的效果是什么，所以不敢掉以轻心。

于是，七杀选择暂且站在原地观望，想看看这个诅咒除了心理压力之外，还会产生什么具体影响。

“会是什么呢……削弱我的某项属性吗……还是经过一定的时间后造成伤害……”从七杀的角度出发，他自然希望是前者。那样的话，他拖延时间就是正确的。因为削弱属性的诅咒不可能长时间存在，过不久就会消失；他每多抻一秒，诅咒的持续时间就流逝了一秒。

而此刻，小叹那边，却是有意料外的状况发生了……就是刚才的那次【画个叉叉诅咒你】，让他的灵术专精提升到了C级。

有道是积少成多、滴水穿石。连续数日，在N个剧本里不间断地使用这个灵术技能，终于让他实现了最初的目标。

“嗯……这是天意啊……”小叹也很清楚，凭自己的实力要赢七杀非常困难。但是……现在他多出了一个B＋C级才能学的技能，这很有可能……让他觅得胜机。

“嗯？要动手了吗。”七杀见小叹把手探入了行囊中，还以

为对方是要拿出某种道具来攻击，没想到……小叹拿出了一本纸质的书籍，看上去还破破烂烂的。

“什么名堂……归元秘笈（此处指影片《新仙鹤神针》中的版本，该秘笈本身就是件消耗品，吃下去包治百病还可以增强功力）？”

七杀在心中做出了一个很不靠谱的推测。

小叹将秘笈状的【天地逆转神诀】取出，又确认了一眼学习条件：格斗专精B，灵术专精C，等级30以上。

接着，他选了学习。

七杀看得分明，对方手中的书籍忽然化作白光消失了，他当即心道，“哦？还真是消耗品？难道是技能吗？”他思忖着，“可为什么要到了剧本里才学呢……莫非是某种特殊的持续技，学完以后就自动开启，并持续一整个剧本的时间？”很显然，他不太可能猜到小叹那边的确切情况……

“话说……”小叹学完技能后，看着技能栏里的那个标示，念道，“虽然是学了……但这玩意儿的效果究竟是什么啊……”

的确，【天地逆转神诀】的效果说明形同废话——【效果：天地逆转，颠倒乾坤。（无冷却时间）】。

“备注里写得也挺玄，‘将人体与外界交流之性质颠覆’是什么意思啊……”小叹心道，“不过……既然都学了，姑且先用一次试试好了，反正只消耗2%的体能值。”

恰在此刻，远处的七杀有些按耐不住了，心道：“切……这莫名其妙的诅咒居然就一直不消失了啊……这小子也不知在那儿搞些什么名堂……”他注视着小叹，“哼……明明是我比较强，可一个诅咒就耽搁了我那么久。假如这是对方的心理战术，那我无疑是已经中招了啊。”

想到这儿，七杀不禁涌起些许怒意，他低喝一声，“真以为我会一直等下去吗！”他纵身而出，如猛虎出笼，步步疾、步步惊。其右拳蓄于腰际，掩杀而来。

然，这一瞬，出现了惊人的一幕……

此战虽未被搬上主荧幕，但也算是一场焦点战役了，观看的人数有数万之巨。就在这数万观众面前，小叹做了一件……可能在整个游戏中尚未有人能够做到的事。

他飞起来了……

这不是【月步】那种踏空行走，也不是踏地猛跳……而是像火箭一样拔地而起，直入云霄，且其身体没有任何一个部位有发力的迹象。

“卧槽……”七杀的双瞳倒映出一条飞升而起的人影，目送着对方呈一条直线冲向天际，他不由得惊道，“升仙啦……”

……

与此同时，刀锋社团某会议室。

“开玩喜呢这是！”龙傲旻从椅子上窜了起来，双眼直勾勾地瞅着会议桌上的屏幕，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可能吧……”

桌旁其余的几名刀锋成员也都瞪大了眼睛，纷纷吐槽：“龙哥……你确定人家的实力在你之下吗……”

……

另一边，特邀玩家【湿婆】的登陆空间中。

“我去……出于好奇想看看七杀和地狱前线的家伙会打成什么样儿，结果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啊！”湿婆站在显示屏前，自言自语道，“有这个能力的话……只要抓住对手，急速飞到高空，然后撒手……”他念及此处，不禁又道，“嗯……说起来，假如他进入了百强，就有概率和我相遇了吧。要是他对我使用这招，我该怎么办呢……【失重接触】可是无法作用于自己的……”他已经在考虑【蝶之战】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局面了。

……

再看地狱前线的会议室里……

“我知道你们在听，我感觉得到。”封不觉中二气十足地站在会议室的一角念叨着，“我了解你们，你们畏惧我们、畏惧着变革。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走向终结，但我知道该怎么开始……我要挂掉这通电话，让芸芸众生见到……真实的世界。一个没有你的世界，一个没有规则束缚和任何界线的世界，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未来将去向何方……选择在你们。”

他说完这段黑客帝国中的台词后，抬头四十五度望着天花板，原地蹦跶了一下，“嗯……我怎么就飞不起来呢……”

坐在会议桌边的悲灵扶额摇头：“团长……自重啊……虽然这儿也没有外人就是了……”

“哎……”似雨深深叹了口气，“这一幕若是出现在半个月前，想必我已果断跟你绝交了吧……”

封不觉不为所动，神色凝重地回到会议桌旁，将双手撑在桌面上，俯身向前，肃然地注视着屏幕上正在飞行的小叹，“我明白了……他的存在是整个游戏程序中少数不等式的残留部分的总和，他是异常程序的最终形式，无论系统多么努力，都无法通过公式将其消除；无法保证数学上完美的精准、和谐……”他深呼吸一口，“他……就是救世……啊！”

似雨绕到了觉哥身后，用双手横向拉扯觉哥的嘴角和眼角，将其面部掰成一张好笑的鬼脸。

“嗯……守卫没来阻止我呢……”似雨沉吟道，“看来连系统都支持我的做法啊……”

“好好……我不说了。”封不觉耸肩道。

似雨收回了手，顺便在封不觉的衣服上蹭了蹭自己指尖沾到的口水。

“言归正传……”封不觉整了整自己的表情，坐下道，“撇开小叹是‘救世主’的可能，这只能是天地逆转神诀了吧？”

悲灵道，“早知道啦……难道你以为你在那儿嘀嘀咕咕一大堆还真有人信吗？”

……

剧本中，荒原之上。

此刻，恐怕只有小叹本人清楚，他并不是在飞……而是在“坠”。

“原来这就是所谓‘天地逆转，颠倒乾坤’吗……”小叹以极快的速度朝着正上方飞着，口中轻声念道，“简单地说……颠倒引力对我的影响是吧……”

他低头看了看距离自己越来越远的大地，“再用一次就逆转回来了吧……”他顿了一下，“我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啊……这简直是自杀技能啊……要么冲向大气层被烧死，要么就掉到地上摔死是吗……”

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的，只要他先把引力转回去，然后在落到接近地面的高度时，再连续转两次，就能将累积的冲力消除掉了，只不过……这上上下下，除了浪费体能外，似乎没有什么别的作用。

“嗯……既然已经上了天，不如……”小叹突然又有了一个主意。

假如他小时候从某个老乞丐手中用几块零钱买到过一本叫“如来神掌”的绝学，这会儿出现在他脑中的念头就该是“我好像曾学过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

可惜……没有这种设定。

小叹的主意只是【怖影追魂】而已，他想利用这高空坠地之势，对七杀使出绝招。

想好了战术，他心念一定，便再次使出了天地逆转神诀。引力的倒转极为突然，但却没有对小叹造成任何伤害，他就好似是个反弹在球拍上的乒乓球般，刹那间折回。

片刻后，立于地面上的七杀，终于重新看到了小叹的身影。

“我还以为这小子准备飞出地球了呢……”七杀随口吐了个槽，但几秒后，看着逐渐逼近的对手，他的神色陡变，“等等……他这是要搞什么……天空十字拳？”

第392章 缠斗

七杀隐隐感到了小叹这招威力不凡，所以他的注意力前所未有得集中。他已拿定了主意，不考虑正面对抗；能避则避，不能避就尽可能化解其威力。

然而……

“等等……他好像没奔着我来啊……”随着对方与地面的距离越来越近，七杀便发现……小叹落下的地点距离自己还有几十米远，完全没有闪避的必要。

而小叹那边，也是刚刚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天地逆转神诀】只是颠倒了引力对其自身的影响，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飞行，说白了……他就是直上直下地“跌落”而已。

风向和姿势的变化或许会让坠落时的坐标发生偏差，但靠这两样东西，不可能让他做大幅度的横向或斜线移动，更不可能使他对准某个目标精确地坠过去。

“诶？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啊……”小叹立即在高空做了几个蛙泳的动作，似乎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游”到七杀的头顶上方，但那根本没用……再说，就算他真的是一直线朝着七杀的头顶落下，人家只要提前挪动个几米就没事儿了……

最终，小叹还是无奈地放弃了攻击。他在离地十米左右的区域，又连续开了两次神诀，逆转了两次重力后，平稳落地。

七杀站在几十米开外，一脸莫名地瞅着小叹，心道：“这小子究竟搞什么鬼……飞到高空又降下来有什么意义吗？不太可能是为了向我示威吧……话说这诅咒的时间怎么还没到，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嗯……真扫兴。”小叹则是站在那儿想道，“除非剧本环

境是在一个大烟囱里……否则靠这个神诀打到别人的可能非常渺茫……必须有追踪或冲刺技能的配合才行啊……”他也觉得挺不爽的，“要是这技能的说明不写那么玄乎，我早就学好相关技能了。现在临时实验出技能效果……有什么用啊。”

“喂……枉兄，你玩儿够了吧？”七杀这时说话了，“难道你是在向我展示这半个多月来的修行成果吗？”

“呵呵……”小叹苦笑两声，“你也看到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了。”

“是吗……”七杀的神情微变，“那还真是令人失望啊。”

“要说失望……此刻我的心理落差可比你大得多……”小叹有气无力地回道。

小叹所指的，显然是【天地逆转神诀】所带给自己的心理落差。毕竟是努力了这么久才成功学到的技能，本以为效果惊人，实际情况却和想象中大相径庭。

但常言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此话落到七杀的耳中，结合目前为止小叹的种种表现、以及他说话时的语气、神态等等，就成了另一番意思。

“哦？哈……哈哈哈哈……”七杀大笑，“看来你真的很有自信啊，觉得我已经不是你的对手了是吗？”

“呃……”小叹也是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呃”的这一声，是在迟疑。

但在七杀和数万名观众看来，这就是确认了。

“好！那还请枉兄赐教了。”七杀说罢，身形便霎时消失。

在那一秒间，小叹的战斗本能已然告诉了他两个信息：一，对手已到了自己的身后；二，必须使用分身才能避开这一击。

呼——

七杀的拳头朝前轰出，击穿了眼前之人的后脊，然

而……没有骨肉爆碎、也没有鲜血横流，他的拳头看似是穿透了对手的身体，实则是打在了一个虚影上。

“同样的招式对我是没用哒！”小叹的说话声忽地从七杀背后响起。

的确，七杀用的，正是他在预赛中击杀小叹的手法——【暗影步】加【惊天透骨拳】。

他曾用这个连锁干掉过许多的玩家，可谓屡试不爽。平心而论，就算对方知道他要干什么，也很难防得住。

首先，【惊天透骨拳】就是一招需要正面格挡的技能。若被这招从背后击中，想不破防几乎是不可能的。像小叹这种防御力比较差的玩家，破防后的表现就是直接被拳头击穿躯干……

而【暗影步】，是个瞬间移动技，可以让七杀瞬间出现在二十米范围内的一名敌人背后，消耗100灵力值，CD半小时。

这两招，就是很典型的连锁组合技，一同使用，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不过……小叹却是成功化解了这个连锁。

当七杀踏出暗影步的刹那，小叹也放出了【风住尘香花已尽】，同时，他的本体朝着上方凌空后翻。

七杀瞬间移动后，眼前的景物会有一个突兀地变化，根据他的经验，进入自己视线的第一样事物……无疑会是对手的后背。因此，他不假思索地出拳了。

而就在这时，小叹已到了他的身后。

刹那间，袖剑弹出，直取后颈……

但是……七杀也没有中招。他竟好似背后长眼一般，在自己那一拳落空之际，身子便借势前倾，低头一避，堪堪闪过了袖剑的刺杀。

“哼……你是圣斗士吗……”七杀冷笑一声，对小叹刚才的话吐了个槽。

他之所以如此从容，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判断，小叹绝不会两次都栽在同一招上。

虽然七杀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但他就是有这种感觉。这是直觉，毫无根据的直觉……他并不知道对方会用什么方式破解自己的连锁，但他就是知道，对方能化解。

这种对于对手的信任，是一种很莫名的东西，但却是真实存在的，有时候……甚至比对于同伴的信任更为可靠。

“送你上路！”

说时迟那时快，七杀当即放出一句狠话，朝着身后就是一记蝎子摆尾，甩腿踢来。

可他这次又没能得逞，小叹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封住了他的踢技。

“没错……我就是圣斗士。”小叹说话时，其双手已穿过了七杀的两侧腋下，并握拳朝上，将七杀钳制在自己身前。

“什么……这个姿势……难道是传说中的……”七杀心中一惊，“庐山亢龙霸？”

“哈哈哈哈！”小叹大笑，“封住近战格斗者的方法，除了远离，就是贴身缠技，你已经没有机会对我造成致命伤害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已发动了【天地逆转神诀】，欲将对手带上天去，然后撒手。

可是……万万没想到……

技能发动后，两人并没有飞上天，而是稳稳地停在原地。

七杀虽然能感受到一股将自己朝正上方提的劲儿，但那股力量刚好不足以将其带起。

“糟了……他的体重比我重……”小叹意识到了这个很严重

的问题。

先前【湿婆】也曾脑补过这个战术，但这个战术实施的前提是“小叹真的会飞”。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神诀只能倒转玩家自身（“自身”指一个整体，包括玩家身上的服装、装备等等）与外界的交流，而不会影响到这个玩家所接触到的其他人。

因此，小叹的B计划，也落空了……

“你的飞行技能……虽说飞得挺快，但载重能力好像很差啊……”七杀冷笑着，缓缓地转过脸来，结果被小叹的样子吓了一跳，“哇靠！你的头发怎么都竖起来了？而且脸好像有点儿充血啊……”

“其实我是赛亚人。”小叹试图虚张声势，以此掩饰自己的尴尬。

“哼……骗谁呢……”七杀冷哼一声，“你要是赛亚人的话，在满月下早就变成猩猩了吧。”

此刻，所有正在观看比赛的观众都在吐槽着【你把重点搞错了吧！】

但小叹竟回道：“哼……很明显，没变身是因为我没有尾巴。”

【明明是胡扯却把这种细节都考虑到了啊！】

“哈……废话！”七杀不再和他扯淡，厉喝一声，便已出手。

他可是军旅出身，破解来自背后的擒拿，有的是办法。但见七杀双腿微屈，将身体重心一沉，右腿使出一记扫堂腿朝后撩去。

不料，这脚居然扫空了……

小叹目前还处于引力倒转状态，他两脚一收，便避开了攻击。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此时的小叹是漂浮状态，姿势则是下蹲状……而他的双臂，仍然在钳制着七杀双手的行动。

“可笑……”七杀的双手无法合向胸前，但还可以朝上伸展，他当即将双臂举起、两掌朝后一抓，试图去扣住小叹的头部。

谁知小叹又突然变招，撤回双手，快速擒住七杀的两条前臂，并再度用神诀调转了重力，将自己的双膝朝七杀两肩上一压。

这一收一放之间，七杀的两条胳膊被往上拉扯、肩膀又被整个人的体重倾压，其肩胛骨到肘关节这一路上的骨头都有脱臼的危险。他是以拳为主战兵器的玩家，若真的双臂同时被废，怕是凶多吉少。

“越来越有趣了嘛……”七杀咬牙切齿，俨然是正在往手臂上加力，他自信自己双臂的力量比小叹全身之力更强。

事实也却是如此，所以小叹并没有和他角力的意思，而是突然撤手，一挺袖剑，直刺七杀的太阳穴。

第393章 觉醒

乒——

七杀的手，及时收了回来，在钢锁拳套保护下的手掌，稳稳接住了袖剑。

“胡闹就到此为止吧……”七杀的眼中，投来冰冷的目光，似乎是在宣告着……他要认真了。

小叹手腕发力，自行将袖剑折断，挣脱了对手的控制，并回手甩出爪刃，挥砍而去。

砰——

这是拳头撞在肉上的声音。

但听上去，却更像是一辆行驶中的汽车撞上了一头牛。

小叹的手才刚抬起来，七杀的拳头已经打在了他的胸前。

此拳后发先至，快如闪电。

一大口鲜血从王叹之的口中喷出，其身形倒飞而起。

此刻，每一名观看着这场比赛的人，都陷入了沉默，他们屏息凝神地看着屏幕，回味那恐怖的一击。

七杀的这一拳并非技能，他只是开启了自己的魂意——“至拳”

这个魂意的效果简单直接，就是能让他打出“以自身能力所能打出的至强拳”，姑且可以视为似雨那“极限效率”的弱化版。

当然，效果弱了，消耗也就少了。七杀开启“至拳”状态后的精神力消耗，自然不如似雨那么高。

一阵晚风从荒原上轻抚而过……

小叹倒在了地上，他的生存值还有36%，断裂的肋骨割破了脏腑，使他被附上了无法用绷带解除的【流血】效果。

刚才那一击，几乎已将他的胜利可能击碎。

在被击中的刹那，小叹的呼吸、血液，都像是冰雪一般凝结。在他眼中，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他甚至没有感觉到疼痛，只觉得视线中的景物一滞，接着，就飘飘然地朝后掠去……当回过神来，已倒在地上，遍及全身的疼痛，这时才一阵阵涌了上来。

恐惧……是那般熟悉，他似乎经历过这些。那是在很久以前……他也曾这样倒在地上，无助地看着一个高大的身影朝自己走来。

似曾相识的感觉，那般模糊、又那般清晰……

……

十年前，S市。

一条小巷中，四个二十岁左右的小混混，正在围殴着一个体型比他们瘦小许多的初中生。

在这条死胡同的一角，还蜷缩着另一个身穿初中校服的男孩。那是个身形微胖、满脸雀斑的孩子。他的神情充斥着恐惧和畏缩，纵然他知道眼前的暴力是因自己而起，却也不敢说半个字。

“切……好像已经没什么反应了啊。”混混中的一人说道。

另一人接道，“明明只是个初中的小鬼，竟然也敢来管老子的闲事？”

被围殴的少年此时侧卧在地，已经被揍得无法动弹了，不过他尚未完全昏厥过去。

四人见状，停下了拳打脚踢，纷纷掏出烟来点上。

“喂……胖子。”一名混混转头对角落里的男孩道，“你认

识他吗？”

“不……不认识。”胖子怯懦地回道。

“哈！”那人闻言，又狠狠对地上的少年踹了一脚，“他妈的！脑子有病吧，当自己是英雄啊？哈哈哈……”

“呼……”他旁边的同伴吐了口烟道，“我只听说过英雄救美，没见过英雄救猪的。”

此言一出，四人哄堂大笑起来。

几秒后，其中一人朝地上啐了口唾沫，一脚踩住地上那个少年的头，“小子，你倒真有种啊，竟然真敢过来……”他用夹着烟的手指了指角落里的胖子，“那小子可是自愿当咱们的提款机的，关你TM屁事啊！”

原来，那名被殴打的少年，是看到这四个混混在勒索别人，企图过来喝止他们。

“唷！等等，我才刚发现诶，这小子的鞋是名牌儿啊。”一人说道，“这个要一千多块一双呢。”

“我瞅瞅……不会是假的吧？”另一人道。

“哼……不像。”那人道，“你们看这小子白白净净的，身上除了校服都是名牌……”他顿了一下，冷笑起来，“搞不好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吧？”

“哦，富二代吗？”另一人道。

“呵……这位小少爷，你一定觉得自己特高尚吧？”一个混混蹲下身，抓起少年的头发，“老子最看不起的就你这种虚伪的狗东西。”他起身走了几步，随手捡了一根生锈的铁管。

“喂……你可别闹出人命来。”连他的同伙儿都有点儿慌了，毕竟那少年已被打得快要休克了，再用硬物去击打，恐怕会出事。

“呵呵……放心。”那混混抄起铁管，走向了少年，冷笑着道，“高富帅，你喜欢逞英雄、出风头是不是？哥今天就先毁

了你的脸，让你以后帅不起来。”他说着，就举起了铁管……

五分钟后……

穿着和王叹之相同校服的封不觉，出现在了小巷口。他口中还念念有词，“啊……又被留下抄书了……小叹应该已经自己回去了吧……”

他正念叨着，其目光不经意地朝小巷中扫了一眼，这一眼，几乎让封不觉全身的血液倒流。

他看到……自己的死党王叹之，正手执一根铁管，抽打着一个成年人的头。

那个成年人仰面躺倒在地上，其右腿在痉挛、抽搐着……但他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或许……是已经发不出声音来了。

在小巷中，还倒着另外三个成年人，每一个都是满脸鲜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们的四肢都呈现出十分诡异的弯折，明显是全断了……

“喂！喂！”封不觉一边吼着，一边超前奔去。

小叹闻声抬头，看向了觉哥。

那一幕，封不觉至今没有忘记……那是他从未在王叹之脸上看到过的一种表情。

那张脸平静、黯然，似是看破红尘、阅尽沧桑，这根本不是一个少年应有的表情。

溅在面颊上的血滴仍未干涸，但他毫不在乎……并丝毫不带怜悯地将铁器朝着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头上一次次打去。

封不觉看得分明，当时王叹之的瞳孔中……透出了一抹红色的异芒……

……

“没想到会被你逼得用出这招……”七杀朝小叹走去，“这

可是准备留到蝶之战的底牌啊……”他吁了口气，“值得夸奖。不过……我还是得说一句……在格斗方面，我自认不会输给任何人，所以……对不住了！”

他扬起胳膊，朝着地上的小叹一拳挥下。

可是……这一拳，也挥空了。

“嗯？”七杀一愣，“还能动吗……”他抬起头，寻找着对手的方位，“或者该说……还没放弃吗？”

“呵呵……”冷笑，诡异的冷笑，“格斗方面自认不输任何人？”小叹的语气变了，变得分外张狂，“就凭你？”

第394章 一分钟

同一时刻，荒原上空，悬浮着两道人影。

玩家们自然是看不到天上那些高纬度生物的，系统的镜头也同样捕捉不到。

“你能不能对眼前的状况做一下解释，裁判先生。”战争俯视着脚下的二人，用他低沉的嗓音说道。

浮于他侧方的西蒙没有回答，只是将视线移到了战争的身上。

“怎么……露出那种眼神……难道是想跟我动手？”战争神情微变。

“你想让我解释什么？”西蒙开口说话了，这让战争松了口气。

战争道，“当然是此刻发生在王叹之身上的变化。”

西蒙依旧是声如冷锋，“谁知道呢……某种‘禁锢’被突破了吧……”

“满不在乎地丢给我一句废话吗……哼……好吧，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管，咱们就事论事……”战争接道，“根据赌局的规则，王家和古家的直系后代是不能作为下注对象的，也就是——‘局外人’。但是七杀，他可是……”

“看到自己的棋子快要被一个局外人干掉了，就来找裁判投诉吗？”西蒙打断道。

“你不愿受理的话……”战争道，“我也可以代劳。”

“呵……”西蒙笑了，他很少笑，所以……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从这场赌局开启至今，我已经以裁判的名义宰掉过很多杂碎了，从力天使到十字路口的恶魔都有。”他停顿了一

秒，“你想成为‘议会’旗下的第一个牺牲品吗？”

战争沉默了几秒，似乎在权衡着什么，随即才道：“注意你的措辞，魔鬼，我可不是你的下属。”他的声音忽然附上了奇怪的韵律，好似那人形的躯壳中，有另一种东西在说话，“我，即是你那好战本性的源头……你再强，也无法杀死一名‘骑士’。”

“你知道迄今为止我已杀掉了多少自称‘不灭’的存在吗？”西蒙沉着地应道。

“我当然知道……你是‘永恒’的休止符、‘生命’的粉碎机。”战争道，“但我坚持我的观点。”

“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西蒙道，“只要你别越界……”

战争沉声道，“你的意思是……让我看着这个‘局外人’将七杀淘汰掉吗？”

西蒙呼了口气，重新将目光投向了脚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哦？”战争微微一怔，“难道决赛里会有什么……”

“利益和风险是成正比的。”西蒙又打断了对方，“巅峰争霸……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

“奇怪了……那种目中无人且战意十足的神情是怎么回事？”七杀看着数米外的小叹，心中念道，“枉兄似乎不是这样的人啊……”

“内出血了吗……”小叹在那儿自言自语道，“生存值一眨眼就流到29%了啊……”他站直了身子，抄起军刺，冷冷道，“一分钟内解决你吧。”

“哦？哈……”七杀听闻此言便笑了，回道，“真不知道你那份自信到底从何而来……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那就试试吧。”

小叹未再多言，他踏地一步，骤然跃起，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朝对手攻去。

“我的速度仅比他慢一线，但力量要强过他许多。”七杀暗自揣测着眼前的形势，“凭借魂意，我可以将出拳的速度和威力都提升到平时的三倍以上……在这些硬性条件以外，我还有着远比他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格斗技巧……”他心神一定，“不可能有什么变数……他是在虚张声势！”

七杀看着跃向自己的小叹，低喝道，“哼……这种普通的前跃冲袭，跟晃过来沙袋有什么分别！”他举拳便打，毫不留情。

而这时，小叹逐渐下落的身体，忽又改变了运行的方向，朝着斜上方窜去。

七杀冷哼一声：“你以为这样我就打不到你了吗？”他拳路忽变，将直拳改为上勾拳，一击挥出，虽然他的拳面碰不到小叹，但拳气却如无形的炮弹般朝上冲出。

然，拳气击中的……又是幻影。

那一秒，但见空中的身影一分为二，幻影朝上，真身再度逆向，朝下袭来。小叹在两秒内连出三次技能，用分身加神诀的组合，制造了一次极有威胁的杀机。

森芒一闪，军刺横出。

七杀的反应快得惊人，他直接用已经扬起的右前臂进行格挡，迎上了斩向自己颈部的军刺。

锵一声……火光崩现。

接着，传来了骨折的声音……

“怎么……可能……”七杀的钢锁拳套未坏，但那斩击上挟带的巨力，竟将他的前臂击折了。

“这股力量是什么……”七杀惊疑不定，心中暗忖，“他的肋骨肯定已经断了好几根，普通攻击的力量绝不可能比刚才

更强……这个……一定是技能！是技能就有消耗、有冷却时间，这种重击不可能连续……呃！”

锵锵锵……

只见小叹双手一运，攻势再起。两把利刃交错连动，舞出重重幻影、层层光华。他此刻的手法，奇绝惊异，凛锋起划之间，竟恍似有两名刺客，一人手执军刺，一人腕配爪刃，正分别从两侧发动攻击。

七杀骇然失色，也顾不得右臂已折，只能强忍住疼痛，两拳并出，且挡且退……

双方兵器交格间，隐有阵阵斗气爆散。

仅斗十余秒，七杀俨然已陷危局，心中大惊：“这究竟是什么！这已经不是格斗技巧了……难道是传说中的双手互搏之术？而且这陡然暴增的力量居然持续不减？”

小叹那边，则是一脸木然，好似自己在做一件很容易、很平常的事……他眼见对方已逐渐不支，便前倾身躯，抢上半步；左手旋刃凝劲，右手横斩扫尘，合招并流，一式逼命。

打到这个份儿上，七杀也提起一股狠劲儿，他干脆放弃防御，拧身跃起，旋飞身影搅起浑浑疾风。其双拳借势发招，耗尽所有体能，用双手同时使出了杀招【暴影惊涛破】。

而小叹，则以一个颇为诡异的动作……后仰上身，脚点岩面，迎锋捉影，用一种类似鹞子翻身的方式，将【逆刃回旋斩】和【怖影追魂】双双发出。

极招对撼，登时风云惊走，四窜的无形之力浩浩荡荡、轰轰发发，如狂乱的风暴，在周围的岩石上拓下了道道裂痕。

数秒后，烟尘掩落，斗声渐平……只闻声声滴滴，洒落岩壁的血颤。

但见，七杀单膝跪地，浑身浴血。他牙关紧咬，意欲站起，不料……在他发力的一刻，其身上的多处伤口瞬时爆裂，喷薄出了漫天的血雾。从高处看去，宛若是荒原上绽出的一朵血色之花。

剧痛潮涌而来，急袭七杀心口，很快，他便失去了最后的一丝力气。

精、气、神皆已散去……胜负已分。

这一刻，小叹就站在对方的面前，当七杀的鲜血溅到他脸上时，他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从他觉醒至此时，除了内出血导致的生存值流失外，他没有受到对手所造成的任何伤害。

在他与七杀对招时，他的每一次攻击，都更快、更强、更准，他手中双刃的余力就已将七杀断筋削骨，而七杀的攻击……不是偏斜即是散去。

“看，不到一分钟。”小叹收起双刃，说出了此战的最后一句台词。

七杀也恰在他话音落地之时化作白光散去。

此刻，每一个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都已目瞪口呆。

唯有一个人，仍是瞪着死鱼眼，口中念叨着：“貌似……发生了很棘手的事啊……”

第395章 意外的访客

获得了胜利的小叹，从剧本中传送后，立即就下线了。

似雨和悲灵自然觉得小叹的表现有些奇怪。不过对情况略知一二的封不觉，当即就用不容置疑的、坚定的态度说：“这事儿我有数，我现在就下线去处理，明天我会详细给你们一个解释的。”

然后，觉哥便回到了登陆空间，选择了“离线并唤醒”。

当然了，发生了这样的事，悲灵和似雨也都没有心思继续玩了，两人随后也是纷纷下线休息去了。

两分钟后，现实世界，封不觉家中。

游戏舱的舱盖被打开了，觉哥从里面坐了起来。

他挠了挠头上的乱发，从游戏舱里爬了出来，“呼……打个电话吗……”他犹豫了一秒，“不……直接到他家去一次吧，还是当面和他聊聊比较好。”

觉哥念道了两句，便准备去换衣服。

“你哪儿也不准去。”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

这一瞬，封不觉的第一反应是……家里进贼了。

此刻，屋子里的灯全是关着的，只有游戏舱上的几个部件正在发光。封不觉看不到对方的位置，但这里是他自己的家，仅凭听觉，他也能知道对方就坐在沙发上。

封不觉没有半分迟疑，立刻如离弦之箭般窜出，压低着身子，冲向厨房。

“嘿嘿嘿……我可不认为去拿刀是个好主意。”沙发上的人发出了阴险无比的奸笑。

封不觉闻得那一声奸笑，即刻身形一僵，他的大脑飞速

运转，几乎在一秒间就想起了自己是在哪儿听过这个声音。

“你是……”觉哥转过头，“那个游戏管理员？”

啪——

伍迪打了一个响指，客厅里的灯竟然就这么亮了。

“嘿嘿……我可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什么游戏管理员。”伍迪笑道，“那是你的推测而已，而且是错误的。”

封不觉看着沙发上那个西装革履的四眼仔，稍微沉默了两秒，然后道：“你怎么进来的？你想干什么？”

“呵呵……很有趣……”伍迪笑了笑，“你没有问我是如何得知你家地址的，而是直接问我怎么进来的，说明你已经对我获得你信息的途径有了一个推测。”

“哼……我可从来没指望过那些游戏公司会如他们所承诺的那样‘尊重用户隐私’。”封不觉道，“就算神经连接后的信息由光脑掌控，但我在论坛上填写的个人信息，总归是由你们梦公司备份的吧……”

“是啊，嘿嘿……我知道，你不信任任何第三方平台，包括交易网站、快递公司、连锁酒店、电信部门甚至政府机构……”伍迪接道，“但请你相信，梦公司是绝对尊重玩家隐私的，你的信息绝不会经由我们这边泄露。”

“哦？那我倒想问问了，你是怎么找到我家的？”封不觉说这话时，已走到了沙发边上。

“答案在你的脑子里。”伍迪推了推自己的眼镜，“你再想想，上次我对你说了什么。”

……

“记忆里本就存在的画面、声音之类，不用你告诉我，一分钟前我就消化完了。”

……

封不觉的脑海中闪过了这样一句话，他冷笑：“哼……故

弄玄虚，你是想说，自己可以读取别人的记忆？”

“你不信吗？”伍迪道，“如果我不能的话，那请问……我是如何得知‘王叹之十年前曾杀过人’这件事的。”

封不觉神情陡变，无数种假设在其意识中飞掠而过。

“你的思维很快，但仍未跳脱出常规。”伍迪说道，“假如你能认可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我们的对话可以进行得更顺利。”他歪过头，又笑了起来，“那样的话……关于‘这个四眼仔是如何开灯的’这个问题，也可以暂时从你的思考队列中移除掉。”

“我明白了……你们公司的游戏舱，可以完全地窃取玩家的记忆信息。”封不觉仍然在用合乎常理的标准做着推理。

“嘿嘿……还没放弃用科学来解释吗？”伍迪转过头去，“那么……阿萨斯，过来说句话怎么样。”

“这种冒傻气的青年所起的冒傻气的名字，也只有你这种冒傻气的上司会拿来用吧。”阿萨斯从屋角走了过来，它真的在说话……而且发出的竟然是年轻女性的声音。

“呃……”封不觉的思维暂时短路了两秒，他又看向伍迪，“腹语吗……”

“我可没法儿把嗓子变得那么尖。”伍迪道。

阿萨斯跳上了沙发，爬到靠背上沿趴下，“我知道，你接下来就会推断……我身上藏着话筒什么的……”它顿了一下，“但是，你要是敢借机在我头部以外的地方乱摸，我就把你撕成碎片。”

“你是公猫吧！公猫吧！”封不觉这回真的疯了，“不对……这不对，哼……这八成是电视台的整人节目吧！灯肯定被动了手脚……猫的身上或者项圈里藏了……”

呲——

伍迪的手指在半空轻轻摆动了一下，下一秒，封不觉的

一条腿，就从大腿处被齐齐地斩断了。

咕咚一声……觉哥的那截腿掉在了地上，而他本人，面若死灰地愣了两秒，接着便失去平衡，摔倒在地。

“放心，这叫跨维度切割，你瞧，你根本没流血，也没有痛觉。”伍迪笑着道，“嘿嘿……那么……对此你该如何解释呢？魔术？催眠？还是你不小心服食了大量的大麻？”

封不觉抬起头，望向自己的那条“断腿”。他竟然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横截面；骨髓、骨头、血管、肌肉、脂肪、皮肤……那些东西还在动着，也没有血从横截面里溢出，而他自己身上那半截大腿，看上去同样如此。

“你是想多研究一会儿呢？还是让我立即帮你把腿接回去？”伍迪问道。

“接回来吧……”封不觉恢复了平静。

伍迪打了个响指，觉哥的断腿就自行飞起，连回了主人的身上，连他那断开的睡裤也恢复如初。

“坐下说。”伍迪做了个请的手势。

封不觉虚着眼，目不转睛地盯着伍迪，慢慢走到了对方的正对面坐下，“所以……吸血鬼、僵尸、鬼魂、如来佛祖……这些都是真的？”

“为什么你举出的四项有一种违和感……”阿萨斯吐了个槽。

“有些是真的。”伍迪回道，“还有些……嘿嘿……是你们人类自己编造出来的。”

“哦……”封不觉的脑子有点乱，“那什么……我记得你说……你来自地狱？”

“对。”伍迪回道。

“还说……”封不觉努力回忆着上次见面时对方的每一句话，“你来自哪里，我就将去向何方……”

“怎么？难道你觉得你自己死后能上天堂？”伍迪说道。

“这倒不是。”封不觉道，“只不过……我想确认一下，我去那儿的时间，应该不是在最近吧？”

“你是担心自己脑子里的那块阴影是吗？”伍迪笑道，“嘿嘿……还没注意到吗？当我和你共处一室时，你已然重获了恐惧。”

封不觉闻言，赫然变色，他忽然有了一个想法，一个可怕的推测。他抬眼看着伍迪，沉声问道：“是你……对我的大脑做了些什么吗？”

“啊……是不是呢……嘿嘿嘿……”伍迪用模棱两可的语气念叨着，“好了，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要问。”他停顿了一秒，“但我未必会回答，嘿嘿……”又是阴险的笑，“咱们还是先来说说……眼下最优先的那个问题吧。”他一字一顿地念出了一个名字：“王叹之。”

第396章 使命

“你该不会是想告诉我，小叹本质上是个妖怪什么的吧？”封不觉问道。

“嘿嘿嘿……很好，在接受了超自然设定以后，你的思维方式豁然开朗。”伍迪笑道，“不过你猜得不对。”

“那是什么？多重人格分裂症吗？”封不觉接道。

“非也非也……”伍迪回道，“应该说，那是一种灵魂的自我保护机制；一种……他目前还无法完全驾驭的力量。”

“哦……那你说的这种机制，会造成失忆吗？”封不觉又道。

“当然不会。”伍迪道。

“嗯……那就怪了。”封不觉沉吟道：“我记得……那件事发生的第二天，小叹家里人就帮他请了一个礼拜的假，并且带他离开了S市。正当我以为他们准备永久潜逃出境时……一周后，小叹竟像没事儿人一样又来上学了。”他说到这儿顿了一下，“后来我试探过他几次……他显然已经完全忘记了小巷里发生的一切。我也去找他的父母谈过话，他们只说……这事儿小叹已经忘了，别再提就行了。”

“嘿嘿……他们没说错，因为王叹之的那段记忆，确实已被人隔离了。”伍迪回道。

“哈？”封不觉愣了一下，推测道，“所以……他是被带到国外去洗脑了吗？”

“没那回事。”伍迪道，“只是王叹之的父母对儿子的情况不太放心，所以带他去了趟迪拜，让他的爷爷帮忙处理了一下。”

“他爷爷是个魔法师？”封不觉问道。

“哈哈哈哈……”伍迪好像被戳到了笑点，大笑出声，“哈哈哈……曾经是……哈哈哈哈……”他越笑越高兴，还猛拍自己大腿。

“哎……个个儿都号称天才，平时却老是表现得跟白痴一样……”阿萨斯在沙发上望着自己的上司叹了口气。

“啊……对不起……嘿嘿嘿……”伍迪半天才止住笑意，“想到了很有趣的事情。”

“让我总结一下……”封不觉道，“和我从小玩儿到大的死党，一个有着体面工作的高帅富……他的身体里竟然隐藏着某种惊人的超自然力量，而他的家族是知道这点的……并且没当回事儿。因为从他爷爷那代开始，这就是司空见惯的状况。”

“是啊。”伍迪回道。

封不觉深呼吸一次，“好吧……我想……一些困扰我多年的问题已迎刃而解了。”

“嘿嘿嘿……”伍迪接道，“你是指杀人案件的掩盖工作吗？”他耸耸肩，“那是我负责掩盖的，自然天衣无缝。”

“是你做的？”封不觉思忖了几秒，“难怪当年这事儿根本没有媒体报道……我就说嘛，死了四个人，怎么会……”

“嘿嘿……不是我，还能是你啊？”伍迪笑道，“还有……你确定当时只死了四个人吗？”

此言一出，封不觉顿有不寒而栗之感，他眼神微变，“你把那个……”

“对，我把目击证人也解决了。”伍迪道，“这案子就按照四个流氓械斗、波及路人，最后五人同归于尽结案了。”

“难道警方也受你操控吗……”封不觉道，“而且……这种结果，那些死者的家属怎么可能接受？”

“我可是魔鬼……我有的是办法。”伍迪道，“嘿嘿嘿……

反正比起你所做的那些……要更有效。”

“哼……”封不觉只是冷哼一声，没接这话。因为……他当年也做了类似的事。

……

那天，在小巷中，觉哥的出现让小叹恢复了理智，可后者立即就昏了过去。

于是，整个烂摊子，等于全都丢给了封不觉。

觉哥先是冷静地观察了眼前的情况，随后，他去探了探四个混混的脉搏……在确认了四人皆已死亡后，他干脆就把死者扔在一边不管，走到了那个蹲在巷角的小胖子面前，开始询问刚才的情况。

在连唬带骗加连锁耳光的助力下，觉哥成功从那位已被吓懵的目击者口中套出了之前发生的事。

接下来，他便面临了一个重大的抉择……

报警，无疑是“正确”的选择，把这些交给警方处理，之后的事，就与他无关了。就像无数名侦探说过的那样——“我们的职责是找出真相，我们无权决定别人的生死。”

但……封不觉做了另一种选择……他恐吓了目击者。

他用自己的推理才能，迅速说出了对方的学校、年级、甚至居住的小区在哪儿……并用严肃的、冰冷的口吻进行了暴力和死亡威胁。

“你也很恨他们吧？巴不得他们死吧？你觉得你的话真的会有人信吗？如果我和我的朋友一起作证，说人是你杀的，似乎更可信吧？”在恐吓过后，便是诱导。只有这样，才能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办事，只有这样，才能让对方认为——按照眼前这个人所说的去做，是唯一的出路。

很快，封不觉就强迫对方记下了一套“四个混混内讧械斗”的口供。在确认了目击者不敢报警后，将其放走了。

随后，他就开始收拾现场，清理证据……他把铁棍上的血掌印全都抹掉，印上了几名死者的指纹；他把穿皮衣的那名死者衣物脱下，把领口、袖口、衣摆这些容易沾到指纹的地方都清理一遍，再掩上几个死者自己的指纹、并扔在一边；他仔细地抹掉了每一个自己和小叹留下的脚印，以及地面上的掌纹；他甚至对那些尸体进行了二次破坏……把骨折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以此扰乱验尸时的判断……

封不觉认真去做一件事时……其执行力和计划性都非常强，这整个过程也只花了他五分钟而已……

最后，他脱下自己的校服，套在小叹外衣的外面，将其背起，自己一个人拎着俩书包，晃晃悠悠出了小巷。

为了避开了附近街上的监控探头，他特意多绕了两条巷子，穿过了一个小区。接着，觉哥拦招了一辆出租车，将小叹送回了家。

这段路不算很长，封不觉的校服已掩住了小叹身上的血迹和污迹，所以司机并没有起什么疑心。

不到十分钟，两人就到了小叹的家。他家是高档社区，独门独院。封不觉以前来过几次，他通过对讲机把小叹的父母都叫了下来，一是让他们付车费（觉哥当年的零花钱真的很少），二是让他们帮忙来抬人……

……

“你所做的事，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干扰警方的调查，但那些是远远不够的。”伍迪说道，“这点，你应该也很清楚。”

“是啊……就算出小巷的时候有意识地避开了街上的监控探头，我也不能保证他们进小巷前有没有被拍到……”封不觉道，“我那年毕竟还是个初中生，纵然能拟定出几个潜入当地派出所、销毁录像文件的方案，实施起来也有困难。”他摊开双手，“当然了……最令我不放心的，还是那个人证了……他

说出实情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说到底，你做的一切，最多只能拖延调查的进度而已。”伍迪接道，“嘿嘿……不过，你也只需要做到这点就可以了……因为你知道王叹之的家庭有一定背景，只要有时间，他们就可以去运作很多事。无论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

“其实我当时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等着公安上门，带我去协助调查了。”封不觉道，“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看新闻，可竟然没半点报导……我本来推测是小叹的家人从中斡旋的结果，但想想又觉得不太可能……毕竟这案件不小。直到今天……我才知道真相。”

“我有个问题……”伍迪推了推眼镜，向觉哥投去一个诡异的目光，“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像我一样，做到万无一失……你会不会为了帮助朋友脱罪，去杀了那个目击证人？”

“那怎么可能呢。”封不觉回答得飞快，“我帮小叹掩盖罪证，是因为我相信他，我相信他的本意是正当防卫。”他用一脸正气凛然的表情道，“但让我杀人灭口……这就牵涉到了另一条人命，那个目击者和我无冤无仇、素未谋面……”

“你说谎我们可以看出来。”阿萨斯打断了觉哥的扯淡。

“切……你不早说。”封不觉的语气即刻变得懒散、随性，“既然决定去做，当然要做到滴水不漏、斩草除根……”

“说得好……”伍迪称赞道，“你果然是这种人……”

“哦？我是哪种人？”封不觉笑道。

“你这种人……内心深处视道德和法律如草芥，对待事物总是套用自己独有的准则。”伍迪阴沉地接道，“你这种人……必须由森严的法律和制度来约束；你这种人……一旦获得能打破常识的力量，后果会难以想象……”

“哼……你那后两句话，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类吧。”封不觉道，“谁都想要胡作非为不是吗？”他歪了歪头，“至于第一

句……你直接说我有反社会倾向不就完了？”

“嘿嘿嘿……很好……”伍迪道，“恶棍之间的交谈就该露骨一点。”

“那我就用直接点的方式问你几个问题吧。”封不觉道，“首先……小叹这会儿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他的事情不用你操心。”伍迪用手指了指墙上的挂钟，“由于他一直不接电话，所以……两分钟前，古小灵已经开着车朝他家里去了。”他又奸笑一阵，“嘿嘿嘿……这种小场面，她能应付。”

“哈？”封不觉接道，“难道古小灵也是……”

“嘿嘿嘿……放心，她是人类。”伍迪道，“也不归我管辖。”

“嗯……”封不觉沉吟道，“我说……我认识的人里，到底有多少非正常人类？”

“无可奉告。”伍迪回道。

“呵……”封不觉冷笑，“那来说说我吧。”他抬起手，用食指和中指轻轻叩了叩自己的太阳穴，“你对我的脑子干了什么？”

“嘿嘿……这还用问吗？我封印了你的恐惧啊。”伍迪回道。

“为什么？”封不觉又道。

“啊……为什么呢……嘿嘿嘿……”伍迪将问题重复了一遍，随即又笑了起来。

“这个问题你也不想答吗？”封不觉道。

伍迪耸肩：“还没到告诉你的时候。”他好似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哦，不过，你可以放心，这不是什么生理上的不治之症，你暂无性命之虞。”

“哈……”封不觉干笑一声，脸上写满了不爽，“还真是个

令人振奋的消息。”

“嘿嘿嘿……或许，这个消息能让你稍微高兴一点儿……”伍迪继续道，“你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封印者。”

“哦，还有谁？”封不觉用冷漠的口吻接道。

伍迪咧起一边的嘴角，念出了那个名字：“黎若雨。”

封不觉眼神一变，然后沉默了几秒，才道：“不对，你说谎，她是可以感到恐惧的。”

“嘿嘿嘿嘿……我可没说她被封印的情绪是‘恐惧’啊。”伍迪回道。

封不觉神情一紧，他努力回忆着自己和似雨相处时的每一个瞬间，回忆着她的一言一行……但却寻不到半点蛛丝马迹。

“你是猜不到的。”伍迪道，“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封印的存在。”他笑着接道，“黎若雨的封印，早在她刚出生后不久就已设下了。因为是婴儿的大脑，所以处理起来更加容易。对成年人的脑子下手，可能会出现阴影，但她的封印……是人类的医疗设备无法观……”

噗——

只见封不觉突然站起，冲着伍迪的脸挥了一拳。

“嘿嘿嘿……”伍迪的脸颊重重挨了一下，但他只是推了推眼镜，不以为意地笑道，“我上次就说过……‘当我们再见面时，你会很愤怒的’，你瞧瞧……”

“我的手指好像骨折了。”封不觉低头看着自己的右拳。

“如果我们的对话能恢复到理智、融洽的氛围中。”伍迪道，“我可以考虑帮你把手治好。”

封不觉一边用死鱼眼瞪着伍迪，一边回到原位坐下，坐定后，他举起了右手，朝对方竖起了中指。

伍迪对此不以为意，只是打了个响指，便帮封不觉修复

了手上的伤。

“你一定觉得……我们这些把人类当成玩具一样随意摆弄的家伙，非常可恶吧。”伍迪说道，“但你有没有想过……身在游戏中的你，与那些NPC、怪物、衍生者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高纬度的存在会去在乎那些低纬度生灵的感受吗？你会去关心一个游戏中的普通丧尸吗？你会不会去考虑……他在被感染前叫什么、做什么工作、有没有妻儿和父母在等着他？”

封不觉没有回应，他确实也思考过这些问题，可得不到答案，或者说，他不愿往深处想。

“这只是你们人类的症结之一。”伍迪笑道，“你也不必太纠结了，嘿嘿嘿……”

“你不愿说出‘封印’的理由……”封不觉开口道，“那至少告诉我……她被封印的情绪是什么吧。”

“是什么呢……”伍迪仰起头，怅然道，“那是一种强烈的、发自内心的情绪，那是任何科学都无法解释的一种情绪；它是富有诗意的，充满幻想的……它会让人刻骨铭心，让人如痴如狂……让人不顾一切地朝着自己无法战胜的对手挥出拳头……”

“‘爱’……是吗？”封不觉打断了他，“和恐惧不同……无法爱上别人，是不会被自己察觉出来的……”

“Bingo！”伍迪喊道。

“你有意把这个情报告诉我……”封不觉接道。

伍迪直接说道，“当然是为了和你做交易了。”

“交易内容？”觉哥应道。

“你帮我办事，事成之后，我不止会解除你的封印，连她的也一并解除。”伍迪道。

“说得好像解除她的封印对我有多大好处一样……”封不觉

道。

“嘿嘿嘿……”伍迪的眼镜片白光一闪，“随你怎么说好了。”

封不觉又道：“那么……你要我办的事？”

“近期的目标是……”伍迪道，“收起你那吊儿郎当的态度，在【蝶之战】中给我好好打，然后进入巅峰争霸的最后阶段……”

“对了。”封不觉插嘴道，“我正想问你呢……这游戏到底是……”

“不用我说，你也该明白，《惊悚乐园》并非只是一个游戏。”伍迪打断了他，“它所能决定的事情……以及你所担当的角色……都无比重要。”他神色肃然，“封不觉，你并不比‘地狱前线’的其他三人正常……我把赌注下在你身上是有原因的，不要让我失望。”

“好好……”封不觉道，“那我进入五十强之后呢？”

“阻止她。”伍迪回道。

“阻止谁？”

没有人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觉哥话音未落，伍迪就突兀地消失了，仿佛他从未出现过……

唯有阿萨斯，还匍匐在沙发上沿。它打了个哈欠，好似能看破封不觉的想法似的，开口说了一句：“不，这不是做梦。”

第397章 谢谢

“嗯……这种蝙蝠侠式的退场方式……”封不觉念道。

“他只是瞬间移动而已。”阿萨斯接道。

“话说……”封不觉将视线移到了阿萨斯的身上，“你……到底是什么？”

“生理上来说，我现在是一只公猫。”阿萨斯回道。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你会变成一位身材火爆、且没羞没躁的御姐。”封不觉试探着问道。

“呵呵。”阿萨斯用冷笑进行了回应。

封不觉耸肩：“好吧……那你的本体到底是什么？”

“我是一种跨维度的纯能量生物。”阿萨斯回道，“类似你们人类的灵魂……但构造不同。”

“呃……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封不觉问道。

“你不需要知道。”阿萨斯道，“你不是已经给这只猫起了一个名字了吗，那就用着吧。”

“那……我应该叫你阿萨斯先生还是女士？”封不觉问道。

“不需要特定称谓吧。”阿萨斯回道。

封不觉点头，“哦……好吧，阿萨斯，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迄今为止，你所安放的……那些明显带有陷阱性质的排泄物是怎么回事？”

“当然是恶作剧了。”阿萨斯一边舔着爪子一边回道。

“嗯……”封不觉的眼角跳了两下，“既然现在大家已经把话说开了，那我有个建议……你以后直接使用马桶怎么样？”

“是啊……猫砂的确不怎么舒服……”阿萨斯回道。

“对啊对啊。”封不觉点头应道。

“还有，以后洗澡的事，我也自己来吧。”阿萨斯又道。

“哦，对我来说又是个好消息啊。”封不觉笑道。

“猫粮我也不想再吃了，你喜欢的话……当零食处理掉吧。”阿萨斯接道，“我看你的料理水平还不错，从明天开始，每顿按照给客人做菜的标准为我准备饭菜，我一天要吃七顿，多餐少食，你看情况安排吧。”

果然，它开始得寸进尺……

“喂！我是主人吧！你这种对待下人的态度是什么意思啊！”封不觉不爽道。

“我们已经无法回到主人和宠物的关系了。”阿萨斯伸出前爪，跃到沙发上，慵懒地翻了个身，“你要对此负责哦。”

“你本来也没有尽过什么宠物的义务吧……现在只是变本加厉了而已啊！”封不觉道，“话说你潜入我家到底是何目的？”

“主要是监视。”阿萨斯的耳朵动了动，双瞳闪过一抹异色，“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保护你。”它又打了个哈欠，“呵呵……不过你也确实挺可爱的嘛，平时看着有些冷淡，其实很有同情心啊。我稍微卖个萌，就顺利被收养了呢……哼……以后下了地狱没人要你，就来当我的宠物吧，姐姐会好好疼爱你的哦……”

“你信不信我在饭菜里下毒干掉你……”封不觉虚着眼，冷冷回道。

阿萨斯抬起一只前爪，“你信不信我能用这可爱的肉球击碎你的膝盖？”

“不信。”封不觉回道。

呼——

一道无声的劲风扫过……

觉哥转头看了一眼，客厅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爪印。墙上的漆半点没掉、也没有很发出很大的动静，但是那凹陷却颇为明显，感觉像是重重摁在橡皮泥上掌印一样。

噗一声，觉哥就给跪了，“在下错了，大王请息怒……”

阿萨斯用前爪亲切地摸了摸封不觉的头，“这就对了……”她顿了一下，“哦，还有件事，关于我和伍迪的存在……”

“在下一定守口如瓶。”封不觉抢道。

“嗯，真聪明。”阿萨斯打了个哈欠，“我要休息了，你别来烦我……哈啊……猫一天要睡好久……好烦……喵喵……”它说到最后几个字时，已经合上了眼。

……

五月二十二日中午。

封不觉刚给阿萨斯女王端上午饭，门口的对讲机便响了，他走过去按下应答键，王叹之的脸显示在了屏幕上。

“是我。”小叹说道。

“上来说。”封不觉应了一声，并按了下对讲机上的开关。

两分钟不到，小叹就来到了觉哥家门前。

封不觉直接就把门打开，让对方进来了。

“呃……觉哥……阿萨斯趴在桌上吃你的饭菜诶……”小叹一进屋就发现了这奇怪的一幕。

“呵呵……我热爱动物呗。”封不觉干笑道。

“诶？为什么墙上有个那么大的猫掌印啊？”小叹又道。

“哦……前几天我突发奇想，想装饰一下房间，但一不留神把墙壁整坏了，所以我干脆把损坏面积扩大，做成了现在这样。”封不觉在对方上楼的那两分钟里，已经构思好了这个借口，他说得有板有眼，也很符合自己的性格，丝毫没有引

起怀疑。

“哦……”小叹应了一声。

“说吧……”封不觉迅速扯开话题，“你踩着饭点儿来找我，总不见得是来蹭我一顿的吧？”他说着，朝沙发那儿指了指。

两人默契不错，也不多言语，就一同走过去坐下了。

“嗯……你应该也已经推测出我要说什么了吧……”小叹说道。

“啊，当然了。”封不觉接道，“今天凌晨时……你的脑子里忽然冒出了一些陈年往事是吧。”

“嗯……”小叹点点头。

封不觉接道，“这事儿都过去那么久了，你该不会是想去自首吧？”他用一种无所谓的语气道，“我个人认为……就算你真去自首，警方也只会把你当成神经病处理的。很明显，在很多年前，这件案子的真相已经被某种极端的不可抗力给掩盖掉了。”

“觉哥……”小叹很严肃地说道，“你觉得……我这样真的可以吗？”他抬眼看着封不觉，“就算我能免于法律的制裁，但……那毕竟也是四条人命。”他眼神微变，“这些年来，你就不曾怕过我吗？我可是徒手杀了……”

“这个问题你问错人了吧。”封不觉打断了他，“我的良心已经喂猫了。”他有意无意地瞥了阿萨斯一眼，后者完全无视他，继续吃饭。

封不觉笑了笑，继续道：“如果我觉得这事儿有什么不妥的话，你早就被捕了……案发后的第一时间我便可以报警的。”他将双手枕在脑后，“我可算不上什么好人，我也不觉得评判一个人‘好’或者‘坏’的标准是绝对的。那天那四个混混到底是该死、还是不该死……我根本没有兴趣去深究，因为我不在乎。

我只是在面临选择时，做出了一个不会令自己后悔的决定。我决定尽我所能，帮助我的朋友，仅此而已。

至于这个决定会带来的后果，我也早有了心理准备……最坏的结果，无非是你全家逃亡海外，我则会被警方传唤……呵……但无论证词还是证据，我都没有留下什么把柄，加上我当时是未成年人，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事的。

而你就不同了……根据那四个人的死状，说你是‘正当防卫’恐怕也没人会信。如果真有人信了，那你很可能会被抓到科研机构里去当研究素材。

总之，我是在多方面权衡后，才做出的决断……”

“谢谢。”小叹打断了封不觉的叙述，他知道，接下来觉哥就要滔滔不绝地开始自卖自夸了。

“谢什么？”封不觉问道。

“不知道……”小叹回道，“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事要谢你。”

他的感谢很真诚，但得到的回应却是……

“哦，这你不用担心。”封不觉道，“我记性不错，给你列个清单吧……”

第398章 蝶之战

五月二十三日凌晨，【茧之战】第五轮，也是此阶段的最后一轮开始了。

比赛到了这个时期，偶然晋级的因素几乎已可以忽略不计。留下的每一名玩家，无疑都是强者。

王叹之本轮的对手，就是一名隶属于“诸神”工作室的职业玩家。虽然这位仁兄不如诸神四天王那么强悍，但也绝非等闲之辈，其实力绝不逊于一个明星玩家。

随机分配完成后不久，这场比赛就被梦公司的工作人员选为了“本轮焦点之战”，放上了商城的主荧幕，在数千个商城位面中进行直播。

封不觉早就猜到了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枉叹之】这个ID已经在论坛上被轮了一天了。虽说其轰动程度还不如特邀玩家名单公布时的觉哥，但也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

一个无名之辈，竟能淘汰战斗力排行榜第十六位的七杀？这人是谁？哪个工作室的？用的是什么手段？练的是什么专精？

一时间又是流言四起，许多认识小叹的、以及更多不认识小叹的玩家都纷纷冒了出来，发帖对其评头论足一番……

小叹过去的比赛录像也是点击率飞涨，除了轮空的那一场外，其余三场都成了议论的焦点。

到了这时候，已没有人再去质疑小叹的实力了，轮空似乎也成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回头看看……王叹之的三场比赛中，有两场都是一击必杀，可谓杀人不用第二刀……而他和七杀的那场对决，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最后一分钟的战斗……毫无疑问是目前游戏中最顶尖的水准。

综上所述，小叹这第五轮比赛被搬上主荧幕，便也顺理成章。

然而，这场比赛的过程，却并未像人们想象中那样精彩。因为……两人从头到尾只打了三分钟，就已分出了胜负。

王叹之波澜不惊地赢了，赢得是如此轻松，以至于过程看上去颇为无趣。甚至有很多人怀疑……他的对手是不是太弱了一点……

但……也有一小部分人，从这场比赛中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那些游戏最上层的强者们，已将【枉叹之】列为了自己最不愿遇上的对手之一……

……

二十三日凌晨两点，随着【茧之战】正式落下帷幕。

惊悚乐园第一届巅峰争霸战的百强名单正式出炉，九十名经过层层筛选的强者以及十名种子选手，皆在其列。

之后的【蝶之战】，将于五月二十五日的凌晨开战，也是在睡眠模式中进行。此阶段只有一轮，胜利的五十人，即可进入最后阶段——“巅峰争霸”。

【蝶之战】与【茧之战】最大的不同在于，对战名单将提前决定，并且公布出来……

虽然匹配的依据是随机的，但这提前随机和排队时临时随机的区别……犹如天壤之别。

对战列表在二十三日凌晨就已经公布了，那就意味着……玩家在【蝶之战】开打前，还有将近四十八个小时的时间准备。在这段时间里，参赛者、或者参赛者背后的团队，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比如调查对手的资料、研究对方的比赛录像、入手有针对性的装备或者技能等等。

这样的安排，自然在玩家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论坛上又一次风声鹤唳，许多阴谋论者再度活跃了起来，指出这是

梦公司在帮助工作室坑害无钱无势的休闲玩家云云……

不可否认，作为休闲玩家的封不觉，在这样的规则下，确是成了弱势群体。而最麻烦的是，他非赢不可……

其一，他头上顶着“特邀玩家”这样的光环，属于众矢之的，一战击溃，难免落人话柄；其二，他现在姑且也算是伍迪的手下，名副其实的地狱前线、黑暗先锋。要是连这第一个任务的第一步都完不成，未免也太说不过去了。

所以，觉哥对这次比赛的事情也是颇为上心的。

只是……实际情况，比想象中要严峻得多。因为封不觉在【蝶之战】中的对手，恰好也是一名特邀玩家——【絮怀殇】。

前文提到过，虽然这位絮怀殇在战斗力排行榜上是匿名的，但这并不影响她明星玩家的身份。

个中原因，这会儿就来详细说说……

首先，这是位美女，现实生活中的大美女；其次，她是一名职业玩家，而且是“红樱”工作室的第一高手。

仅凭这两点，她会出名就已是很正常的事了。

无论到了什么年代，“美女玩家”这四个字，总是可以吸引眼球的。当然了，通常来说，人们对所谓“美女玩家”的游戏水平并不抱太大的期望……

但是絮怀殇与众不同，她是电子竞技史上首位获得过国际比赛冠军的女选手。是不是后无来者不知道，反正肯定是前无古人……

早在加入惊悚乐园这个游戏前，絮怀殇就已经是游戏界天皇巨星级的人物。论人气，秩序的“醉生梦死”和诸神四天王全都得靠边站，江湖的刀剑笑也甭提了，冰帝牛郎团更是如同尘埃一般……

论长相，同为女玩家的【阎摩】，实力绝不在絮怀殇之

下，在现实中的外形也不错。但往絮怀殇身边一站，那基本就成了个路人……

以絮怀殇的条件，投身影视圈也绰绰有余，早就有几家知名的经纪公司试图签她了。各路资深星探都明确表示，就凭她这形象气质，直接奔好莱坞，下一任邦女郎便是囊中之物，女主角妥妥儿的，去当个花瓶观众也照样买单。

但絮怀殇却毅然选择在游戏圈发展，纵然当明星玩家比起当明星收入要差许多，纵然这一行里女性要出头非常难，她也毫不在乎。她凭借着绝对的实力，赢得了诸多荣誉，成为了公认的顶尖玩家。

或许正是因为絮怀殇对游戏界的这份执着，她在游戏圈中的粉丝数量，绝不比任何一位影视红星要少，而且死忠粉众多。可以说，她是游戏界绝无仅有的，女王般的存在。

封不觉遇上这样一个对手，显然是很不妙的……

从场外因素来讲，絮怀殇的支持者何止百万。而【疯不觉】这个ID，乃一都市怪谈也……世人听过很多关于他的传说，但几乎无人真正见到过他……更谈不上什么支持了。

从客观实力上来说，觉哥排在战斗力榜的第二位，絮怀殇则排在第十四位，两人同为前二十的强者，而且也都是特邀玩家。至少按照系统的计算方式……他俩的差距没有大到悬殊的程度。

再者，絮怀殇是早已成名的职业高手，正所谓盛名之下无虚士，觉哥本人也没指望对方会弱到哪里去。

可能唯一比较公平的一点，就是“赛前情报收集”这一块了。由于二人都没有参与过【茧之战】，谁也没留下过比赛录像。至于角色情报（主力武器、装备、技能、战斗风格等）方面……封不觉就一休闲玩家，根本没有探查对方信息的可靠渠道；而絮怀殇，她虽然有工作室的信息支持，但对封不觉这种情况，“红樱”那边也是束手无策……

总而言之……这场比赛看点极多，且胜负难料。

梦公司也毫不避讳地提前宣布：此战将被搬上主荧幕，进行最优先的直播。

这场【蝶之战】，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有太多疑问，将在这一战中揭晓……

【疯不觉】，这个突然杀到战斗力排行榜第二位的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连絮怀殇都对此万分好奇……

第399章 战前准备

五月二十五日凌晨，商城十号区域。

似雨和悲灵今天也来这儿凑了个热闹，想看看解说员会如何去播报这场比赛。

“Hi，两位美女，好久不见啊。”

一进商城，她们就遇到了熟人。

“哦~是金富贵啊。”悲灵嬉笑着道。

“喂！就不能叫我的昵称吗！”迹部是真没想到……对方一开口就把自己坑了。

这时，地狱前线的两位才看到，迹部身边还跟着另一名身着冰帝制服的玩家，而且还是位女玩家，ID：【黑白灰】。

黑白灰虽是女玩家，但全然是男装打扮，发型梳成斜刘海，眉宇间英气逼人，感觉上……反而是她身旁的迹部有点儿娘。

“哈哈……团长，原来你的名字叫金富贵吗？”黑白笑道。

“嗯……”迹部也不可能否认自己的真名，只好尽快扯开话题，“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似女侠是破剑茶寮封寮主的夫人，旁边这位是她们组织的主力打手。”他这是想和对方互相拆台。

“什么呀？”可黑白有些听不懂。

不过她很快看到了地狱前线的徽章，接道：“哇！你们是……”

“是的。”似雨直接打断了对方，免得她大惊小怪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哦！团长，你好厉害啊，你竟然真的认识地狱前线（由于小叹的出色表现，地狱前线现在也小有名气了）的人。”黑白转头对迹部道，“我还以为你又吹牛了呢。”

迹部一脸尴尬，却不好发作，只能郁闷地干笑两声。

“这个‘又’字令人浮想联翩呢……”悲灵恶意地念道。

“哈，你们果然在这儿。”另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龙傲旻一边招手一边朝这儿走来。

“因为提前得知了会在主荧幕直播，所以姑且来看看……”似雨接道。

七杀也跟在龙哥身旁，对眼前的四位打招呼道：“大家好。”

“哦哦！是七杀诶！团长。”黑白双手扯着迹部的领子来回晃动着，双眼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刀锋的二位在看。

“我看到啦……”迹部这家伙实力一般，但见过的大人物倒真是不少。基本上来说……和疯不觉成了好友的人，遇到什么阵仗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龙傲旻和迹部也认识彼此，两人曾和小叹一块儿排过剧本。于是，在一番相互介绍和寒暄过后，六人便站在了一处观看比赛。

“对了……迹部。”过了一会儿，七杀忽然想起了什么，对迹部道，“你们社团的‘取名难三人组’好像全都进入【蝶之战】了啊，挺厉害的嘛。”

“呃……”迹部的脸刷一下又憋红了，“呵……呵呵……是……是啊……那三个小子……还……还行吧……哈哈……”他强行挤出一个笑容来。

七杀在这方面反应有些迟钝，完全没看出对方尴尬的原因，见迹部有些古怪，便也没有继续多说，只是耸耸肩，接着看大屏幕了。

“团长……你也会不好意思啊……”黑白低声在迹部耳边念道。

“少啰嗦……我好歹也打到附加赛了……是赛程问题，赛程问题！”迹部小声辩解道。说到这儿时，他忽想起了一件事，随即便面向似雨和悲灵问道，“诶？说起来……你们俩也早就三十级了吧，怎么我在【茧之战】的名单里没看到二位啊？”

“我们没报名。”似雨言简意赅地回道。

悲灵补充道，“感觉比赛好麻烦。”

“哦……也对……你们毕竟是休闲玩家嘛……”迹部应道。

“职业的也难免淘汰啊。”黑白又凑过来给团长补上了一刀。

……

同一时间，登陆空间中。

封不觉坐在折凳上，等候着比赛开始。

大战在即，不来一发角色资料是说不过去的，以下是阔别了三十章的……觉哥的具体数据：

称号：【黑暗先锋】，称号能力：【斗魔降临】。

经验值：1995000/3900000，技巧值：30700，游戏币：1960000。

专精：通用C，器械C，侦查D，格斗B，射击D，医疗D，灵术C，召唤D。

行囊（10/15）：马里奥的管钳，手电筒，十八铜人的折凳（五号），SCP-500(5/20)，反重力弹射器，Moxxi小姐的坏脾气，金刚铃，生存值补充剂（中）*5，无尽榴弹匣，WJQ-308军铲（永不磨灭型）。

装备：爵士之舞，死亡扑克（灵能武器），回音盔甲，阿尔忒弥斯的拥抱，殖入式炼金术增幅装置。

储藏室（2/10）：拼图牌-猴，拼图牌-草莓。

技能栏（7/12）：【不那么草率的维修】【灵识聚身术】【炼冰术士的执着】【南斗飞龙拳】【召唤术——武藏小金井】【月步】【岚脚】

可以看到，五月初才卖掉两百万游戏币的觉哥，到了五月下旬，其积蓄又一次接近两百万了。只不过……他月初做完交易时，身上就还剩着八十六万左右。也就是说，他这个月的游戏币收入其实只有上个月的一半不到。

这事儿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无疑是【零式魔导粉碎机】……如果把填进这玩儿的装备都卖掉，那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何况觉哥还去买了几个鸡肋的精良级装备往里填，那更是倒贴行为。

其二，就是等级高了以后，觉哥时常会去挑战一下噩梦难度的团队生存模式，但目前为止……他还一次都没有通关过，浪费在这些剧本上的时间，是得不到多少回报的。

总体而言，封不觉在这大半个月里……基本保持着休闲玩家的本色，因为没有比赛压力，所以他对自己的角色颇为懈怠，倒是对小叹的赛程还比较上心。

然而，在伍迪登门拜访后，封不觉的态度就不得不有所转变了……因此，在最近这两天里，他充分利用游戏时间，认真地去刷了一些单人噩梦的剧本。只要通关，就选择经验奖励……以此迅速到达了三十九级。

可惜的是，这临时抱佛脚的行为，并未让封不觉获得太明显的提升。这段时间入手的装备和技能大部分都不咋地，仅有一个格斗系的技能还行，但他又不符合学习条件。

【名称：落英散华刿】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以自身为中心，对半径十米内的所有目标进行

无差别攻击（冷却时间四十分钟，使用刃系武器时方可发动）】

【消耗：体能值1000】

【学习条件：女性玩家，格斗专精B，灵术专精D】

【备注：优秀的女剑客都懂得用行动表达“离我远点儿”这句话。】

这玩意儿觉哥自然是送给似雨去学了，地狱前线也就一个使用刃系武器的女玩家……

另外，封不觉还弄到了一件精良级的脚步装备，属性还不错的那种，只是他认为【爵士之舞】更适合自己，所以就把那双新鞋放进了社团的公共仓库，让队友们按需自取。

总之……这两天的努力，并未让封不觉获得什么明显提升。如今他也没有时间再去准备了，回头望望那半个多月吊儿郎当的光景，不禁磋叹……要是自己当初能勤奋点儿，此刻应该会更加悠然一些……

当然了，即便是保持现状，觉哥也并不怎么担心……他坚定地相信，只要自己有心争胜，就一定会有办法。

这不是心高气傲，也不是因为絮怀殇是女玩家就有所轻视。

如果非要问他的自信从何而来，这个自恋狂八成会回答——我认真起来连我自己都怕。

第400章 这就是气势

【蝶之战即将开始，您的数据将于三十秒后被载入，请勿离开登陆空间。】

【载入前十秒倒计时，九、八、七……二、一。】

倒计时结束后，系统语音传入耳中：“玉蝶穿花零碎锦，一天飞絮斗轻狂。”

伴随着这两句开场语，封不觉被传送到了剧本中。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巅峰争霸-蝶之战。】

【本模式无剧本简介，无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晋级巅峰争霸战】

【主线任务已触发】

【杀死对手】

很快，封不觉眼前的白光便褪去，身体也获得了行动的能力。

他站在一座古罗马角斗场（Colosseum）的中心，周围是环形的看台，不过看台上并没有任何观众。

头顶，天高云淡，烈日当空。

四周，一片静谧。

在觉哥正前方二十米处，站着一名女玩家。

絮怀殇方当韶龄，身材高挑，楚腰卫鬓；其容貌绝美，肤色白腻，清秀可人；这确是个令人一眼难忘的女人，“红樱”社团的制服也与她的气质相得益彰：一袭白色长衣，上附

血樱图案，轻风动裾，飘飘若仙。

反观封不觉……单从外貌上来看，长得也算挺帅，只是他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种阴沉、怪诞的气质。懒散的神情和无精打采的双眸，都让人捉摸不透他内心的想法。

……

“什么呀……那个就是疯不觉吗……他真的是战斗排行榜第二位的玩家吗？会不会搞错了？”

“喂喂……那是Joker的造型吗？这家伙根本就是个中二病吧，到底有没有真材实料啊……”

“原来疯不觉就是这个猥琐的混蛋吗！这小子要是敢用手碰我家殇殇一下就等着以死谢罪吧！”

商城中，絮怀殇的支持者们（含一般粉、狂热粉、亲卫队等……）显然都对觉哥不太友善。虽然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情况，但封不觉只是刚登场就出现这样的气氛，确实有点夸张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期盼已久的【蝶之战】终于到来。”解说员的声音在大屏幕上响起，“我是解说员华雄。”

“我是潘凤。”潘凤在旁接道。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自然又是一场焦点战役。”华雄接道，“对战双方皆是特邀玩家，即‘种子选手’，其中一位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没错，她就是‘红樱’的第一高手，万千玩家心中的女神——【絮怀殇】选手。”

主荧幕下的观众中竟响起一片欢呼之声，看来絮怀殇的人气确实惊人，在商城的各位面中，都不缺她的拥趸。

“而另一位……”潘凤接道，他的语气变得有些怪异，恐怕是想起了一些不怎么愉快的回忆，“是一位神秘的高手，这一个月来，他的名字流传在惊悚乐园的各个角落，但鲜有人见过其本尊……他的实力究竟如何，今天就将揭晓！”

很明显，接下来就是嘘声一片……即使两位选手本人听不到这些鼓噪，絮怀殇的粉丝们也仍在不遗余力地表达着自己的立场。

“OK，正如画面中所显示的，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华雄道，“我们可以看到两位选手正在场地中央对峙着，谁也没有先动。”

潘凤没话找话地接道：“这就是高手对局……在不清楚对方底细的情况下，谁也不会贸然出手。据我判断……这场战斗多半会从远程武器的试探性攻击开始。”

他俩也挺聪明，直接切入战斗的主题，没有进一步去讨论封不觉和絮怀殇的情况。因为这两位玩家在战斗力排行榜上都选择了匿名，所以游戏官方人员是不方便对他们的排位展开讨论的。

……

与此同时，角斗场中的对峙还在继续。

絮怀殇的武器，是刀。

双刀，一双并不算长的短刀。

她的腰带两侧配有刀鞘。

此刻，刀在鞘中，手在鞘边。

然，絮怀殇却迟迟未动。

面对眼前这个神秘的【疯不觉】，她明显心存顾忌。关于此人就是战斗力排行榜第二位的传言，她自然也听过。可工作室却查不到半点有关这个男人的资料，这更是让她隐隐感到不安。

“外观调得白白净净、斯斯文文……一副不怎么强悍的样子……”絮怀殇心中暗忖着，“服装搭配虽有个性，但仔细看……应该都是便宜货，实用性不怎么样；除了普通的口袋以外，武器匣鞘之类的设置一概不存在……”她的视线在觉哥

身上游走着，“不过也不能排除这是他的一种伪装，或者……自信……”

这时，觉哥忽然动了，他莫名地单膝跪地……

“干什么……求婚啊？”絮怀殇心中一惊，明明隔了几十米远，她还是本能地后退了半步。

下一秒，封不觉淡定地发动了技能，召唤出了一个形象古怪的小学生。

“嘶嘶嘶嘶……又轮到我出场了吗……”武藏小金井摆出他猥琐的身段，阴恻恻地笑着。

其实，觉哥突然间单膝跪地，只是为了满足这个召唤术的条件——“做一个古怪的举动”而已。

絮怀殇也很快就意识到了这点，不过她的推断是……对方召唤术的发动条件就是“单膝跪地”。

“难道他是召唤系的玩家？”絮怀殇心道，“可是他的这个召唤物从外形上看不怎么强……难道是某种使用念力或魔法的超高等召唤生物？”

就在她心生狐疑之际，觉哥在小金井耳边窃窃私语了几句，接着，后者便阴笑着转身，屁颠儿屁颠儿地离开了……而且越跑越远，一路离开了角斗场。

“怎么回事……莫非我猜对了？”絮怀殇看着眼前的景象，依旧没有妄动，不过她还是开口试探了一下：“你是想让这个召唤生物躲在暗处……用远程手段偷袭我吗？”

“躲在暗处偷袭吗……嘿嘿嘿……”在此，封不觉活用了一个从伍迪那里学到的技巧——用问题来回答问题，再配上阴险的奸笑。

这招非常恶劣、但很实用。使用后有很高的几率能激怒对方，还能制造出些许心理压力来。不信的话，各位可以在学校或者单位里对别人尝试一下……比方说，上课时老师问你：“辛亥革命发生于哪一年？”你就回答，“辛亥革命吗……

嘿嘿嘿……”单位里的领导问你，“早上叫你做的报表在哪儿呢？”你就阴笑着道，“报表啊……嘿嘿嘿嘿……”脸上再作出“那玩意儿已经被我拿去擦屁股了”的表情就更完美了。

总之，这招屡试不爽、威力无穷，没有你死我活的觉悟，请各位谨慎使用，嘿嘿嘿……

言归正传……很显然，觉哥刚才的行为，单纯只是想利用剧本，刷一下自己的“角色任务”而已，因为那个【使用召唤系技能，并成功唤出召唤物五十次】的任务他只差最后两次了，所以有机会就要放一下。

但絮怀殇不知道这点，在觉哥的心理战术下，她无形中就背上一重心理压力，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所顾虑的只是一个已经离开战场的非战斗召唤物而已……

“不想说就算了。”絮怀殇秀眉微蹙，确是泛起了一丝怒意，她接道，“在战斗中……你的确没有义务告诉我这些。”说话间，她已是双刀在手，蓄势待发，“无论你的战斗风格如何，我都……”她的话戛然而止，因为封不觉这时又干了另一件事。

“我去……竟然从行囊里拿出了折凳……”絮怀殇看着眼前的景象，实在是抑制不住吐槽的欲望，在心里默默念叨了一句。

觉哥拿着折凳，凭空挥舞了几下，好似棒球选手在击球前的热身一般，动作还挺专业。

做完这些，他深呼吸一次，转头看着絮怀殇道：“在下也是怜香惜玉之人。”他顿了一下，“所以……你很快就能从这项充满暴力的赛事中解脱了。”

第401章 疯不觉VS絮怀殇

“竟敢口出狂言……”

“哈？这小子说什么？太嚣张了吧！”

“竟然拿出了折凳，他要对絮怀殇做什么？真是莫名地让人火大啊！”

主荧幕前的观众们不淡定了，一种“疯不觉必须死”的气氛正在蔓延着……

“哈哈哈……还真像是疯兄会说的话呢。”七杀倒是笑着念道。

“嗯……的确是这家伙的风格。”迹部也道，“对手是谁都不重要……他根本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这不是狂妄，而是破罐子破摔。”悲灵拉长了语调说道。

“诶？这话怎么说？”黑白好奇地问道。

似雨在旁接道：“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会被观众们讨厌的。”

黑白想了想：“哦……这倒也是……毕竟他的对手是絮怀殇啊。”

似雨补充道：“而且，不觉还是十名特邀玩家中唯一的非知名选手。”

悲灵接道，“所以，我们团长在赛前就明白，这场比赛无论输赢……从开打的那一刻起，他已注定会拉到无数的仇恨了。”

“嗯……赢了的话，絮怀殇那众多的粉丝肯定不答应。”龙傲旻沉吟道，“而输了的话，特邀玩家的身份又会引来诸多玩家的质疑。”

“里外不是人啊……”忽然，又有另一个声音响起。

众人回过头去，发现站在那儿说话的竟然是小叹。

“诶？你不是在比赛吗？”悲灵问道。

“打完了。”小叹咧嘴笑了笑，“我赢了哦。”

“什么？”众人都对这回答颇感惊讶。他们眼前大荧幕上的对决还未正式开始，小叹居然就已经解决掉对手并且出剧本了。

“你的对手是……”七杀当即问道。

“叫【伤心果】。”小叹回道，“社团貌似是‘天地’。”

“哦……是他。”七杀念叨着，看来他和这人交过手，“是个挺强的家伙啊……结果只坚持了几分钟吗……”

“还好吧，你和他打应该也能轻松取胜的。”小叹评价道。

“啊……大概吧……”七杀回道，自从输给了小叹以后，他的自信心大打折扣，锐气消了不少，多了几分沉稳和谨慎。

“各位观众！”这时，解说员的喊声又将众人的视线吸引了过去。

“在疯不觉选手的语言挑衅后，絮怀殇选手终于率先出手了！”潘凤说道，“一出手就是如此华丽的猛攻！让人目不暇接！”

华雄接道，“不过疯不觉选手竟然显得游刃有余的样子，且战且退，用一把折凳就挡下了絮怀殇选手的凌厉攻势。”

“混蛋！快去死吧！”

“你连死在殇殇刀下的资格都没有啊！快点自杀谢罪吧！”

“哼！说大话的家伙！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了吧！”

“殇殇加油！砍死那个渣！”

观众中又是一片喧哗，即使他们的喊声无法传达给两名当事人，他们依然喊得很起劲……看来觉哥的确是拉得一手

好仇恨。

……

此刻，角斗场中。

但见刀光浑浑，人影倏然。

一人双刀旋舞，身若游蝶；而另一人……却是折凳连摆，招式粗鄙。

絮怀殇的刀法，快、狠、险。刀能感受人的杀性，人也禀赋了刀的戾性。招招式式皆是虎虎生风、咄咄逼人。

封不觉则是使了一手好折凳……慢、钝、稳，不急不躁、滴水不漏。他用看似很简单的动作，便将对方的攻击一一化解，可谓折凳无锋、大巧不工。

片刻后，当絮怀殇最初的那一丝怒意平复下来，她心中便开始重新审视眼前的局面：“常规攻击居然找不出丝毫破绽……他那种从容的反应……就仿佛已和我战斗过很多次了一样。不管我使出多么刁钻、突然的攻击，他都能做出完美、乃至极限的应对……”她神情微变，“如此看来……他刚才的一言、一行，皆有深意。不但给我制造了心理压力，还搅乱了我的情绪。这个人……不简单。”念及此处，絮怀殇忽地佯攻一式，随即收招后撤。

维持了数分钟的连续打斗，便暂时停止了。

身为职业玩家，絮怀殇自然补习过梦惊禅VS龙傲旻的比赛录像，所以她很清楚久攻不下可能引发的潜在危险。她虽是女性，但很少会有情绪化的举动，绝不会因一时冲动或盲目自信而落入对方的节奏。在这一点上，絮怀殇的专业，让许多男性的职业玩家都望尘莫及。

“哦？”封不觉也暗自心道，“比想象中要精明得多啊……”他有意无意地露出一个微笑，“好在我的零时差演算也已经获得相当高的完成度了。”

见觉哥露出得意的笑容，絮怀殇也笑了……是冷笑。

她的粉丝们或许会为这一瞬的笑靥而目迷心醉，但封不觉，只从这笑中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

“若我猜得没错……”絮怀殇开口道，“目前为止，你至少还留有三成余力。”

“哦？何以见得？”封不觉这叫反试探。

絮怀殇也不介意，这回换成她在用心理战术了：“因为刚才，我出的就是五成力。”

“哈！这有什么好嘚瑟的。”封不觉即刻耸肩笑道：“你说我至少留了三成余力，这句话没错，可惜……实际比例和你想象中相去甚远。”他顿了一下，“单论体术的话，其实我现在只展现了极限能力的8%左右。”

“哼……说大话谁不会？”絮怀殇冷哼着回道。

她自然是不信这话，但……封不觉说的却是实话。

刚才觉哥出的也是五成力，只是他还有灵识聚身术和斗魔降临这两个技能没使。因此，理论上来说，他的确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不相信吗？”封不觉干脆把折凳收了起来，“那先来试试16%吧……”

……

“哦！疯不觉选手又说出了惊人的言论！”华雄大呼小叫着，估计是想炒热气氛，“他竟然宣称在先前那番激烈的打斗中，自己只使出了8%的实力！”他停顿了一秒，“潘兄，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潘凤接道：“嗯……这应该是在虚张声势吧……如果按照疯不觉选手的说法，那他只需要拿出30%的实力，絮怀殇选手就已经稳落下风了。”

观众们也普遍认为觉哥是在扯淡，顿时又是骂声一片。

“这个战五渣胡说八道也不打草稿啊！”

“中二病犯了吧！”

“殇殇稍微放点儿水你小子就得意忘形了啊！”

不过……也有少部分人持不同看法。

“喂喂……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七杀转头对小叹道。

龙傲旻、迹部少爷和黑白灰也纷纷转过头来，想听地狱前线的成员会说些什么。

小叹若有所思地回道：“纯粹从数据上来说……差不多吧。”

“不……”似雨这时开口了，她面沉似水，用十分有把握的语气道，“比那更强。”

……

与此同时，剧本中，觉哥的反攻已然展开。

他不使兵器，只用拳脚便与絮怀殇相斗。其拳影如梭，身法诡变，面对对手的双刀竟全然不落下风。

“切……竟然真的立刻使出了两倍的实力……”絮怀殇这次出了九分实力，堪堪能和对方斗个不分胜负。

高手过招，最后那成底力是不会轻易动用的。那是需要留到关键时刻、或是应对突发状况才用的东西。倘若有一方被逼到每时每刻都得全力相抗的地步，就说明情况对其已经非常不利了。

此时的絮怀殇，正处于这个临界点上。心中虽有不甘，但事到如今她也不得不承认……对方的实力确在自己之上。

“不妙……就算他的体术提升到此已是极限，我也有危险……”絮怀殇心道，“他可是在用拳脚和我的武器对打……假如条件对等，我怕是难以招架的。”想到这儿，她不由得生出一丝恐惧，“万一……眼下他真的只用了16%的实力，那……”她迟疑了一秒，“不可能的，我也是排在前二十的玩家，差距不可能那么大……”

“别走神了，絮女侠。”封不觉的话打断了她的思绪。

觉哥在这激战中非但有余力说话，而且语气听上去还很轻松，呼吸丝毫不乱……这无疑又带给对方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

“哼……得意忘形！”絮怀殇冷叱一声，随即纤腰轻扭、玉手疾展，左手短刀横地划出。

封不觉神色淡然，轻巧地侧颈扬腕，掌缘变式。其右掌突然向内一回，并指如剑，斩向絮怀殇的肩头。

类似这样以攻制攻、御敌机先之妙招，已多次令絮怀殇受挫。她还从未遇到过这样对手，竟处处能做出让自己极度难受的应对。

眼见又被破招，她只得将脚步微错，再旋腰肢，然后左手手肘一沉，弃刀用肘，撞向封不觉的右肋。

觉哥见对方上当，心知时机已到。他硬吃下这记颇为勉强的攻击，无视那7%的生存值损失，悍然发动了【南斗飞龙拳】。

而絮怀殇，已是躲不开了……

然，顶尖高手，自有过人之处。她在这危急时刻，几乎是本能般地使出了一个技能来：

【名称：北天十字雀】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以锋刃发动一次十字形的冰属性斩击（冷却时间十二分钟，使用刀系武器时方可发动）】

【消耗：体能值4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C】

【备注：一北地刀客所创之式。此人因武功太高，至晚

年已意武成狂，他试图写下一本永霸天下之绝学，但每创一招，便自破一招。最终虽创下大量武学，却又统统被他当做废招舍去。患得患失间，抑郁而终。】

就是这电光火石间、条件反射般的出手，让絮怀殇将自己的损伤降到了最低。

北天十字雀非但将南斗飞龙拳的大半伤害抵去，还成功在封不觉的手上附加了冰冻效果。这一轮交锋，还真难说清是谁占到了便宜……

光芒散去，杀声亦止，两道人影各自退到安全距离，稳定身形、暂做调整……

说起来很长……但疯不觉和絮怀殇拆这数招所花的时间，不过数秒而已。

……

此刻的商城中，鸦雀无声。

就连两名解说也是反应了很久才接上话。

“呃……嗯……双方各自使出了技能，正面对抗了！”华雄说道，“但……目前谁比较占优，依然不明朗。”

“从现场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疯不觉选手的手上很明显已经附上了冰冻效果。”潘凤道，“而在他的杀招之下，絮怀殇选手想来也受伤不轻。”

“混蛋！去死！死刑！”

“竟敢打我的殇殇！必须剁手！”

不多时，几名絮怀殇亲卫队队员的喊声又响了起来，只不过这次……他们的声音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声援他们的一般玩家也少了许多。

刚才的那番景象，已说明了很多问题。即使水平中等的玩家，也都瞧出了一些端倪……像这种贴身近搏的拆招，看着虽不惊人，但高手和一般人的差距就在这里。同样的人，

同样有两手两脚，但他们做得到的事，一般人就做不到。

就算絮怀殇的粉丝们看觉哥不顺眼，但在事实面前，他们也无话可说。

封不觉的应变之迅、身法之怪，确是一绝。在魂意支持下，他可以用看似极度狂乱无章的动作，完成精准到极限的正确应对。这种战斗风格绝无仅有，今天收看这场比赛的玩家算是大开眼界了。

“这真的……只是16%而已吗？”龙哥脑袋上冷汗都下来了。

这回连小叹和悲灵都有点动摇了……

只有一个人，有自信和资格去回答这个问题，这里也只有她和极限状态的封不觉正面交过手。

“对，他远比这更强。”似雨神色如常，淡淡地说道，“接着看吧……”她的眼神中闪过了什么，“絮怀殇也还没出全力呢。”

……

“嘶——呼……”絮怀殇稍作调整后，直起身子，做了一次深呼吸。她微红的脸颊和起伏的胸口都让人挪不开眼睛，那粉面桃腮、盈盈兰胸，可能连女生都会忍不住多看她两眼。

封不觉的视线自然停在了她的身上，但他的眼神……清清浊浊、变化莫测，着实让人猜不透其内心的想法。他到底是在欣赏美女，还是在戒备敌人，只有他自己知道。

“嗯……呵呵……”封不觉忽然又笑了，而且一边笑，一边做起了热身运动。他将左臂平举伸直，横过胸前，朝自己的右侧伸，同时，向上弯起右臂，将左臂朝身体的方向勒紧，并且向右转腰。做完一遍后，他又换了条胳膊、换了个方向，再做一遍。

“准备好了吗？”封不觉问道。

“准备什么？”絮怀殇反问道，“你想领着我做广播体操吗？”

“哈……”封不觉笑道，“我是问你……准备好迎接32%了吗？”

此言一出，絮怀殇便花容失色，心中暗道：“他真的还能提升……这怎么可能……”

商城里的观众此时也在纷纷吐槽：“这个叫【疯不觉】的本尊其实就是户愚吕弟吧……”

“你刚才那招用得还不错嘛。”封不觉说话间，又开始做一些无谓的拉伸运动，颇有中小学生做早操时的风范，“难道这就是传说中‘北辰天狼刃’的专属奥义‘烈冰鲜鲷山吗’？”他的台词也让人难以直视。

“从武器名到技能名全都错了吧……”絮怀殇低头看看自己手上的蝴蝶双刀，“把对手的武器说成是菜刀也就罢了……说自己鲷鱼是什么心态啊……”

……

场外，絮怀殇的粉丝们全都陷入了脑筋短路状态。因为她们的女神竟然吐槽了……关键是吐得还挺靠谱。

似雨轻叹一声：“好像又有个身心健康的大好青年被带坏了……”

“嗯嗯……作孽啊……”小叹和悲灵异口同声地在旁应道。

……

“我想，32%就已经足够了。”封不觉很快便把话题带回了正轨，“你应该也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吧。”

“拭目以待……”絮怀殇已默默将视线瞄准了自己技能栏中的一个消耗技，打算孤注一掷……

“对了，这场比赛完了，我会被你的粉丝们给骂死吧？”封不觉仍未急着出手，他好似胜券在握，从容不迫地说着，“盼

星星盼月亮，才等到偶像登场，结果一场就被淘汰了什么的……”

“你现在说的话，他们就能听到哦。”絮怀殇提醒道。

“是啊，我知道啊，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说呢？”封不觉说着，抬起头来道，“系统，给我来个特写怎么样？”他有意识地等了几秒，系统还真给了他一个特写镜头……

“各位观众。”封不觉露出了神经质的笑容，他脸上的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在了巨大的直播荧幕上，“如果我的推断没错，此刻，你们的偶像还藏有一到两个压箱底的绝招，另外……她的体术也还能再强行提升个两三成。”

他的话全都切中要害，絮怀殇不由得心中一颤。

“但是……”封不觉说着，忽然从怀中掏出两枚手雷，齐齐伸向嘴边，一口咬掉了两个插销，“她只能再撑三十秒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癫狂地大笑起来，周身骤然蒙上一层红芒，整个人如离弦之箭般朝着絮怀殇窜去。

第402章 你自找的

这一瞬，絮怀殇的视线中，只剩下了一个模糊的虚影。她心里也明白，这种速度，自己已经是跟不上了。

但她并没有放弃的意思，其注意力反而更加专注……

“既然那两枚手雷型号相同，且同时拉开引信，那爆炸也一定是在同一秒发生……”絮怀殇脑中快速思考着，“他不可能把手雷攥在手里来炸我……所以……”

她在危情之下，仍然做出了很正确的判断——无论封不觉表现得多疯狂，也只是心理战的一部分而已，他不会在优势之下做自爆这种举动的。

果然，在濒临爆炸之际，封不觉猛然急停，借着惯性掷出了两枚手雷，随即就踏地一弹，朝后退跃而出。

那两个爆炸物呈犄角之势飞向了絮怀殇的两侧，隐隐将其掩在其中。一般来说，此时她有两种应对方法：一是朝上方猛跳；二是向后方急退。

但……絮怀殇敏锐的战斗直觉，让她选择了第三条路：朝前冲。

只见她手中双刀交错，径直突进，两道斩击已蓄势待发。两枚手雷与她错身而过，距离反倒越拉越远。

轰轰——两声炸响几乎在同一刻响起。

爆炸发生在絮怀殇身后七八米处，飞散而出的弹片并未对她造成太大的伤害，而且爆炸的冲击波反倒成了她的助力，使她成功欺近了倒行中的封不觉。

“应对得很犀利啊……”封不觉念道，“但速度还是太慢了……这样冲过来的话，连三十秒都撑不到了呢……”他手中金芒闪动，一张被夹在其右手食指和中指间的扑克，倏地划

出……

叱——

血，扬起……

人，却未倒下。

“嗯？”封不觉在这场战斗中，第一次感到了诧异，这不是个好兆头……

“呵……”絮怀殇正在笑，虽然她的颈部已被割裂开了一道狰狞的血口，但她脸上的表情，却丝毫不像是个将败之人。

“这就是你的杀手锏吗……”封不觉视线下移，看到了絮怀殇手中拿着的一样东西……

【名称：八靖霞丸】

【类型：其他】

【品质：传说】

【特效：未知】

【备注：曾被女神之血所浸染的圣物】

此物，是絮怀殇在某个团队噩梦剧本中偶然寻得，它与一块头骨一同被保存在“天草城”的一个暗室中。就在这件物品的旁边，还摆放着一个卷轴，那本质上是一张技能卡：

【名称：魂临】

【技能卡属性：特殊技能，使用一次后消失】

【技能类别：灵术】

【效果：呼唤异界剑豪们的力量（持续五分钟）】

【消耗：八靖霞丸（将决死时的鲜血，浇灌于八靖霞丸之上，方可发动）】

【学习条件：等级四十以上，该技能卡拾取后无法交易】

【备注：魂临状态下，生存、体能、灵术值皆为正无穷，技能栏将突破数量限制，所有剑豪的全部招式皆可随意使用。技能结束后，生存、体能、灵力值变为1%，且三分钟内无法受到增益类物品影响。】

“这招，本是留着对付【吞天鬼骁】的。”絮怀殇的语气忽然变得很平静，她手中的圣物正渐渐化作白光消散，“我和他交手过一次，那也是我唯一一次在战斗中感到了彻底的绝望……”她顿了下，“没想到……你也给了我同样的感觉。”她说话间，其颈部的伤口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

这时的封不觉，早已退到了十几米开外。当对方发动技能的刹那，他就本能地感受到了巨大的危险。

“如果你现在真的只用了32%的实力……”絮怀殇一边说着，一边把左手的刀收回了刀鞘，改为双手握单刀的状态，“那我建议你立刻全力以赴，否则……”她右手的那把短刀，陡然泻出冲天杀意，刀气由虚化实，刀刃转变成了光形态，并延长了三倍。

封不觉心说不妙，这可不是徒手能应付的局面了，他赶紧取出了折凳和军铲，一手一个，也算是双挥了……只不过他那形象看上去好似要去挖煤一般……

……

“哦！大家请看，絮怀殇选手的致命伤竟在瞬间愈合了！这是怎么回事？”华雄喊道，“看上去她并没有使用医疗系技能啊……”

潘峰接道：“根据我的经验……她有可能已经发动了某种类似于‘变身’的技能，只是外表上没有明显变化。”

别以为他俩真有那么高端……其实这俩货一唱一和的，都是在装蒜而已。他们GM看到的比赛画面是不一样的，除了一般的战斗镜头外，他们还可以在一个分屏上看到系统列出的“战斗日志”；玩家用了哪些物品、技能，他们都是知道的。

要是没有这个功能作辅助，这二位的解说工作还真不好干……

当然了，具体到两名玩家还剩多少血、多少体能，这种数值类的东西，战斗日志中是没有的。这是为了防止解说员在不经意的情况下提前预判胜负。

“好啊！女神最强！一定不会输的！”

“干掉那个狂妄的小子！”

“三十秒已经过了吧！被打脸了吧！哈哈！”

“殇殇加油！砍死他！”

观众中再次暴发出一阵鼓噪，对于封不觉遭到逆转的情况，大家显然是喜闻乐见的。

“好像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小叹若有所思地盯着屏幕，“握刀的手势、双脚的步点、与对手间的距离、呼吸的方法……”他沉吟道，“很厉害啊……”

“哼……这样才对。”似雨竟露出了微笑，“接下来就有意思了。”

迹部惊讶地转过头，“喂……大姐头，你那是什么表情啊……你该不会告诉我，其实你支持的是絮怀殇吧？”

似雨笑而不语。要说立场，她自然还是站在觉哥这边的。只是……她也想看封不觉吃点苦头。

……

再看角斗场中……

“自作·无铭。”絮怀殇言出，刀动，那光铸的刀身忽又变得狭长了几分。

“听着耳熟啊……”封不觉念道，“这是那个谁的武器来着……”

絮怀殇没搭理他，踏前一步，刀锋一旋，飞身上了半

空。

弧月形的华丽斩击兀自来袭……【飞燕六连斩】！

封不觉后撤半步，将折凳和军铲交叉着举起，准备御敌。他双脚踏地，容易借力；对方则是身在半空，旋身逆斩。硬碰硬的话，无疑是觉哥比较占优，后手变化也更多。

不料……铮铮两声后，封不觉手上的两件“兵器”就被弹飞了……

还好他握力极强，愣是没让折凳和军铲脱手，但他的胳膊却是不由自主地朝斜后方扬起，脚下也是连退七八步，才将将站稳。

“WTF？”封不觉心里骂了一句，吐槽道，“有没有搞错……她刚才用的那个物品是什么？内含绝世高手一甲子功力的灵器？”

“还能挡住吗……”絮怀殇收招，轻盈落地，“不过……这才刚开始。”

她说时，身形一动，便骤然出现在了觉哥面前，后者反应也是极快，迎招便格。

【秘剑·细雪】【秘剑·梦霞】【秘剑·阳炎】又是三招连出。

絮怀殇的居合术衔接自然，出手力敌千钧；封不觉只觉抵挡时捉襟见肘，力难从心。若不是魂意相佐，恐怕他早已受到重创。

“不太对啊……这不是单纯的变强而已。”封不觉心道，“这简直就是换了个人在跟我打……”

“哼……看你能撑到几时！”絮怀殇已稳占上风，对【魂临】状态也是愈发得心应手。只见她手腕一拧，刀身又变长了几分，且浮现出淡淡的紫色光芒。这次流光所化的武器是古阴一刀流的名刀——梅莺毒。

絮怀殇变刀后，再次冲杀而上，她根本不用在意消耗的问题，出招随心所欲，“百鬼杀！”话音未落，她已再次杀到了封不觉的身侧。刀气一绽，如怒涛疾走；缩地一步，似电光游龙。

封不觉终于忍不住了，这一场他本来还想保留些实力的，可眼下看来，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了，“这是逼我认真啊！”他说着，便脚下一踏，冲向高空。

如今的觉哥，在灵识聚身术状态下平地一跃，少说也在二十米以上。

只见他纵身至角斗场上空后，立即作侧身斜卧状，并用一个非常别扭的姿势使出了【月步】。一时间，他竟像个陀螺般诡异地旋转起来。半秒后，他借着旋踢之势，用单脚连续放出【岚脚】。

本应是弧形的斩击踢腿，此时却似龙卷风般冲钻而下。

“你以为就你会在出招的时候喊招式名吗！”封不觉一边施为还一边吼道，“看我自创的九阳霹雳电光狂龙钻！”

主荧幕前的观众们齐齐吐槽道：“那明明是王小虎（龙虎门）的招吧！”

此刻，絮怀殇也已跃在了半空……她原本是想追击对方的，但觉哥毕竟比她先跳，这短暂的时间差，便成了反击的间隙。

“哼……樱华斩！”絮怀殇竟在无处借力的半空中扬手便斩，绽开的刀气化为一块樱粉色的光板，转出重重滞影，抵住了封不觉所放出的能量冲击。

“切……橡胶战斧！”封不觉停止自转，高踢腿过头，用脚跟猛力下劈，再出【岚脚】，一道浑厚的弧光轰然坠下。

“既不是橡胶也不是战斧！”絮怀殇竟然又吐槽了……不过这不是重点。

这一刻，她顺势抽出了收在鞘中的那把左手刀，与右手

的刀柄一并，二者竟瞬间合二为一，化为一把长柄太刀，依旧是光铸的刀身。此乃千两狂死郎之兵刃——世话女房。

“那下回我改叫月牙天冲如何？”封不觉道。

“血风独乐！”絮怀殇持刀连转，如旋风般向上卷来，回旋外放的刀气迅速将岚脚的斩击搅动着击散了，转眼已逼近了封不觉本人。

“谁怕谁，我也转！”封不觉展开双臂，挥舞着折凳和军铲，模仿着对方的动作朝下攻去，“血烟曲舞！”他也吼了一个千两狂死郎的招式出来……

乒乒铮铮——

二人的兵刃连碰，火光四散，斗气崩走，角斗场的空中浑浑然一片，空气中的能量如氤氲之气，凝而不散。

……

商城中，观众们又沉默了，他们能感受到的，只有震撼……

这场比赛，毫无疑问是巅峰争霸开始至今最为精彩的一场。笑问苍天对决毗湿奴的那一场虽然也是排行前二十的玩家直接对话，但那两人的战斗远不如这场来得华丽和刺激。

絮怀殇使用的毕竟是消耗传说级物品才能开启的超强技能，其技能特性比起斗魔降临来，只能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场战斗的水准，从其开启技能的那一瞬起，就已提升到另一个层次了。

“絮怀殇加油啊！”

“不要输啊！殇殇……”

“那小子有点顽强过头了吧……”

“那家伙是怪物吧！用折凳和军铲居然也能撑下去……”

群众们对疯不觉的厌恶并没有减弱，只是……又平添了几分敬畏的情绪。

……

角斗场上，两人极招相较，斗得难舍难分。

但随着时间推移，处于下位的絮怀殇所受到的重力影响便愈发明显。对此，她自是有所察觉的。她也不想争这一时一地，故而刀锋一探，回身而去，结束了这次交锋。

封不觉如获大赦，他的两条胳膊差那么一丁点儿就快要脱力了，还好对方在这个时间点收招……让他喘上一口气来。

“你说谎了吧……”絮怀殇在空中飘落，俏脸浮起一丝得意的微笑，“你所谓的32%，其实就是你的全力了吧？”

封不觉也在下落着，他冷哼道：“这么想和实力全开的我打吗……”他顿了一下，“比现在还要强三倍的我……”

“哼……真有这回事的话，我确想见识一下。”絮怀殇倏然落地，手中长柄武器又被她一分为二，成了双刀的状态。

刀身的光形再变，成了一长一短两把太刀。

封不觉也安然落地站定，他的目光直接落在了对手的武器上，：“我猜猜……这次是大和守虎铁·助広。”

“我看着技能列表都背不下所有的技能和相应的武器名……你却能直接报出来。”絮怀殇回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确实挺厉害的。”

“据我推测，你刚才用的那个玩意儿……”封不觉接着道，“让你获得了侍魂中全部角色的武技，你的刀也具备了变化能力，可以变成任意角色的兵刃。”他说着，把折凳和军铲都收回了行囊，“另外……从你的进攻节奏、技能选择来看，我猜你出招时的消耗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他摊开双手，微笑道，“这样的状态……恐怕是有一定持续时间的吧？”

絮怀殇闻言暗自心惊，能说出前两条来不算什么，最多可以说明这家伙很宅、对侍魂的设定滚瓜烂熟；但能说出最后一条，却是不易……

当对手的实力陡然暴增，并接连猛攻之时，人最优先会考虑的一定是如何去解决眼前的问题，但封不觉，却想得更多、更深、更远。在激烈的打斗过程中，他就已然做出了冷静、精准的判断。

“知道了又能改变什么呢？”絮怀殇一语未尽，身影已然再动。

她在技能开启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急躁来，因为她想在心理上制造一种错觉，让对方以为这个强化能力是无限持续下去的，从而产生畏惧、自乱阵脚。

然而这个【疯不觉】的反应让人大跌眼镜，别说害怕了，他淡定得让人火大……

事已至此，絮怀殇便也没有理由再故作镇定地和对方聊天了，要说话，就在战斗中说吧。

“能改变什么呢……”封不觉念叨这句话时，也发动了【斗魔降临】……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觉哥不一开始就用【斗魔降临】加【灵识聚身术】的组合全力攻击，那样絮怀殇肯定会措手不及被秒。

其实这事儿说起来也并不复杂，因为【斗魔降临】的代价太大了，一旦用出，就等于自绝后路，万一在时限内没能解决战斗，那剩下能做的就只有等死……

封不觉对絮怀殇并不了解，他不知道对方有些什么技能，万一絮怀殇有某种特定的保命技可让其免于秒杀，或是隐遁起来……那斗魔状态的三分钟一过，觉哥就只能躺在地上任人蹂躏了。

而到了此刻，封不觉已经被逼到了不开技能就很可能被干掉的地步。那么……也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

黑色的能量冲天而起，弹指间风云色变。

恐惧，如一双无形的手，扼上了絮怀殇的咽喉，她的动

作停滞了，她感觉到……有某种极为恐怖的存在……降临在了自己的面前。

“100%，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封不觉全身笼罩在一层肆虐的、暴戾的黑色气场中。他的神色依旧阴沉、冷静。但其眼中……却透出无尽的狂热战意，“这可是你自找的……”

第403章 细节决定成败

此时，另一位特邀玩家的登陆空间中。

“哦？这是……上古斗魔的力量吗……”吞天鬼骁正饶有兴致地看着显示屏上的比赛直播，“难怪连禅哥都很在意这个【疯不觉】，的确是不同凡响啊。”他的双拳下意识地握紧，嘴角浮起一丝笑意，“这家伙……很有意思。”

……

角斗场上。

絮怀殇周身的金色光芒熠熠生辉，但封不觉的黑色斗气，却是更盛几分。

这一刻……

剑魂会斗魔，战意惊云霄。

“我就不客气了。”封不觉一声低语，纵身冲杀。

絮怀殇架刀起势，针锋相对。

战开新章，双方起手便是凶险极招。

絮怀殇双刀并出，刀华赫然炸裂，宛若在同一秒朝前方刺出了七八刀一般。

她这【八向相破】恍似刀锋所化的霰弹，对正前方的敌人极具威慑力。但封不觉，却是不以为意……

如今的觉哥可是三十九级之人，身体素质本就极强，格斗专精也到了B级。这样一名角色，在【斗魔降临】和【灵识聚身术】全开状态下所能达到的速度……已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了。

在他眼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絮怀殇刺出的每一刀，先、后、轻、重、缓、急……尽收眼底。而且他还能躲开，轻轻

松松地躲开……

“和上次使用时的感觉不一样……”封不觉心中暗道，“此番施为……竟让我再臻新境。”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如此说来……斗魔降临状态下，我本身的实力越强，体会到的力量层次也就越高吧……”

此刻，觉哥观察事物的视角已经很接近于衍生者，他只要集中精神，便可将物质视为数据流的形态。

“原来如此……这就是能量的真面目吗，哼……似乎是可以直观操控的东西呢。”他思索间，已伸出手去。下一秒，他竟成功抓住了一团黑色斗气，并使其由虚化实、变为了具备实体杀伤力的黑色能量束。

封不觉这握云成戟之法，和絮怀殇手中那变幻的光刃似是同理，但他的手段，无疑更加高明。

絮怀殇眼见此景，心中惊诧不已。她急忙忙再出三招【心眼刀·水月】【心眼刀·相破】【心眼刀·天罗】，分别自下中上三路攻去。

这次她斩出的刀芒是青蓝色，三式皆是势若惊鸿、威不可挡，将她的正面防得滴水不漏。

然，封不觉的实际速度已远远超出了她的预估……

“哼……慢得像静止一样啊。”忽闻一笑传来，觉哥已现身在了絮怀殇的背后。他手中黑色的能量束如一把利刃，被他扬手一推，便穿入了对手的后心。

一朵血花在絮怀殇胸前绽开，与她白衣上的红樱交相成映。

“咳……”絮怀殇口喷鲜血，顿时秀眉紧蹙、花容失色。

这透心之伤，自然是痛苦不已。她的粉丝们看到这一幕，都心疼得快要抓狂了，可她却仍能忍耐、仍未放弃。

【魂临】状态下，生存值是正无穷。这个效果比【斗魔

降临】的300%生存值更加惊人，简单地说……只要她肉体上没有受到极端的致命伤，就不会死。

因此，絮怀殇还远没有言败的意思，她仍有一战之力。

“机会！”她不顾身上的伤痛，咬牙回身，反倒利用对手出手后的破绽，转守为攻。

其手中长刀忽成紫蓝双色，凝劲一爆，一刀斩下。

封不觉见势撤步，并将黑色斗气覆于手上，举臂急挡。

乒——

两股能量相碰，觉哥手上的斗气和絮怀殇刀上的刀气双双散去，一时间，封不觉正中一路门户大开。

絮怀殇绝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手中长短双刀顺势续招，一手蓝刃斜挥而上，一手紫刃前刺追突，这两击过后，还有一式身体前倾、双臂分开横斩的绝杀潜伏。

这【双月阵·一式太刀、二式太刀】为柳生十兵卫的破防连技，也是二刀流的特有绝技。其特点便是以力破防、以巧杀敌。

在面对封不觉这种对手时，耍小聪明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在零时差演算面前，不存在什么“奇”招。因此，成熟、固定的套路，反而比奇招怪式更有效。

呲呲呲——

三声短促的疾响传出，封不觉的右侧胸膛、左肩和双肋，分别中刀；刀口豁然，血肉横飞。不过他的神情倒是没什么变化，看来暂无亡命之危。

“嗯……果然……从数据层面上看，所谓的‘伤’，也不过就是一种异常的代码组合。只要懂得转换的方式，就可以用纯能量去进行修正……”封不觉是不会在战斗中感到丝毫畏惧的，对方几乎不可能在精神上给他制造什么压力，所以他完全可以在激烈的对抗中保持冷静的思考。

“纯能量可转化为多种数据，应该能做到许多事……”他边想边试，直接引导身上流泻出的黑色斗气，用其迅速覆盖住了自己的三处伤口。结果，那迸流的鲜血，竟真的被止住了……

“技能……说白了就是系统提供的既定公式，用以帮助玩家更有效地运用自身的能量。”封不觉在脑中总结着这次不合时宜的小实验，“只是……这些公式的复杂程度，靠人脑是远远无法构筑的。即使是一个F级的医疗技能，也比我现在所做的事情高明无数倍……若要比喻的话，我的行为，其难度只相当于投篮；而系统所做的，就好比是在一秒内发明了‘篮球’这项运动。”

觉哥的这些思绪，皆在数秒内便闪过脑海。

而这数秒间，穿透絮怀殇身体的黑色能量束已自行散去，她的伤口也在顷刻间复原。

接着，絮怀殇手腕再扬，手中双刀合并，又成一刃。她这次所选的武器看上去朴实无华，刀形标准，但刀上所透出的气势，却比先前的任何一把都强。

这把刀……便是【铭刀·河豚毒】。

此刻，絮怀殇的技能持续时间已过去三分钟，而她的对手，显然不是那种三招两式便可击败的敌人，因此，她必须乘胜追击，不容延误。

“疾风弧月斩！”她轻叱一声，俯身突进。

“哼……”封不觉冷哼，后仰空翻，借势发出岚脚，“岚脚-白雷！”这回他吼招式名的时候算是比较认真了，而且，以他现在的能力，出招的威力可丝毫不逊于【R2-棱风】的水准。

絮怀殇是不在意生存值损失的，所以她毫不避讳地用近战去对抗眼前的斩击，凭着自身招式的威力，她破开气浪、再进一步。

“挺耐打的嘛……那再来！岚脚-群狼连星！”封不觉轻跃

几分，双脚连踢，四道特异的斩波便飞散开，如扑敌的饿狼般窜出。

“哼……耐打吗……这是我的台词吧……”絮怀殇心中嗔道。她的脸颊、腰际、大腿外侧，很快便被岚脚的斩击所伤，正当中的一道攻击，更是正中了她的颈侧。

但这一次，絮怀殇已下定了必杀之心……她强忍住剧痛，不发一招，凭着一股韧劲和意志力，闯到了封不觉的身前。

这一秒，两人面面相觑，近在咫尺。一个是俯身前冲的姿态，一个是后仰倒跃的动作。

絮怀殇执意奏杀，封不觉斗血嚣狂。

惊天一击，骤然斩出……

【奥义·天霸断空烈斩】

在封不觉的眼中，只见利芒乍现，一招狂杀之式轰卷而来。一股无形的威能竟将他的身形压住，使其无法避让。

刹那间，死亡扑克金光一闪，【盾“牌”】特效发动。

封不觉使出了他唯一的防御技能，将全身斗气加持于光牌所化的盾上，欲抵那致命的极斩。

然，一瞬过后，血光爆散……

封不觉在对招中竟是不敌絮怀殇的刀势，他的胸口被一刀斜斩而开，伤口狰狞，血溅五步。

“我懂了……”封不觉这时却还在笑，他开口道，“在这个技能结束前，你的生存值也是无限的对吧……难怪你可以这样不及损伤地……噗……”一口上涌的鲜血打断了他的话。

“你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絮怀殇呼吸稍定，便再次蓄力，欲斩草除根，“天霸封神斩！”

【魂临】状态着实逆天，只要条件允许，气息跟得上，她便可以连出奥义，无所顾忌。

“那我就把你撕成两半……”封不觉冷冷道。其周身斗气重燃，魔气冲天。

霎时间，天地昏荡，日月无光。

封不觉整个人都被裹在斗气之中，如魔神之躯。他以拳脚迎刃，不退反进。

絮怀殇也无退避之理，刀势不减。

熟料，招落后……天霸封神斩竟被封不觉用徒手击散，那光铸的刀身也猛然崩断。

“怎么……可能……”絮怀殇情不自禁地说出了如同死亡FLAG一般的禁句。

“刀也好，手也罢，都是数据。”封不觉边打边道，“让刀身化形的能量，和我身体表面的能量，也是类似的东西……所以，强度高的那一方，自然可将另一方击碎！”

随着絮怀殇武器的崩坏，两人的战斗便进入了徒手搏杀的阶段。

登时，拳开风云涌动，掌扫山河色变。两人战在一处，你来我往，拳拳到肉。

……

“混蛋！把你的手拿开！”

“竟然打我的殇殇，你这渣快去死吧！”

“絮怀殇加油啊！”

万千观众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儿上，他们也都听到了封不觉和絮怀殇的对话，故而知道后者是开启了某种有巨大限制的技能才勉强战到了现在。

“太……太惊人了……”华雄这解说都有些结巴了，“两名选手此刻的力量和速度显然已超越了等级的限制。他们正在进行着突破极限的较量，纵然系统镜头可以紧跟他们的步伐，我们的眼睛也快要跟不上了。”

潘峰接道：“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两人难分伯仲。虽然疯不觉选手在绝对实力上仍占有优势，但我们可以看到，絮怀殇选手的格斗技巧十分高超，在她的全力防守下，疯不觉选手确也无法做出致命的攻击。”

“请问潘兄。”华雄说道，“刚才从两位选手的对话中，我们已经得知了……絮怀殇选手的生存值似乎是无限的了，那还存在所谓的‘致命攻击’吗？”

潘凤回道：“那当然有了……疯不觉选手那句‘撕成两半’并不是一般的威吓，他指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你是说……”华雄示意搭档接着说下去。

“就算生存值是无限的，如果头被砍掉的话，也一样会被判定死亡。”潘凤道，“还有……由脊椎的某一节为中点，整个人的身体被折断、乃至分割的话……”

他俩话未说完，絮怀殇的粉丝们就已经开始哭爹喊娘了。

“什么！他竟然要这样做！”

“疯不觉必须死！”

“你敢对殇殇这样做我就上门砍死你！”

要不是系统限制，这帮家伙早就骂街了。

……

“不中那招天霸断空烈斩我还不知道……”封不觉暗道，“我目前的这个境界，在斗魔状态下竟会越战越强……像刚才那样受到重创后，魔性和斗气便会立即暴增……”

他的目光移向了絮怀殇的双眼，对方回应他的眼神透着疲惫、但依然坚定，斗志昂扬。

“失去了刀后，你还能战斗至此……值得夸奖。”封不觉念道，“但……也到此为止了。”他一语落地，手掌翻覆，手上的招式瞬变如云。在黑气的掩映下，他的手朝着对手的后颈急

速攫去。

絮怀殇似是早有准备，她步法忽变，柔软的身躯侧倾了半分。紧接着，她竟在瞬间身化流光幻影，对着封不觉穿身而过。

“逢魔刻？”封不觉反应神速，脑中立即做出了一连串推理，“既然能用逢魔刻，那便意味着……天草四郎时贞的全部招式她都能……”

念及此处时，他已然转身应敌，但絮怀殇的下一招已等在了那儿——【降魔招来破】

封不觉的右脚下，浮现了一个圆形的黑色魔法阵，一股类似引力的力量将他束缚在原地，动弹不得。

絮怀殇起手已毕，后续的大招便开始蓄力了……一个蓝黑色的能量球在其手中快速凝成，暴虐的能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着。

封不觉自是知道这【凶冥十杀阵】的厉害，他的生存值也不允许他再吃下这样的攻击了。

所以，他做了一件疯狂的事……

但见，手起牌落，金芒一闪，血似霞飞。

封不觉竟用死亡扑克砍掉了自己的右腿……

而在斩断右腿的同时，他的左腿已然发动了月步，使其整个人朝后方弹出。

【斗魔降临】赋予了他近乎无穷的斗气，只要其精神力足够，便可随意运用。因此，在后退的过程中，封不觉已经默默运起了黑色斗气，去治疗自己的断腿和身上的伤口。眨眼之间，他的腿已开始复原；红细胞、骨髓、肉芽……像是恐怖片里的植物一样，盘旋交错着疯长。

絮怀殇是真没料到对方竟能想出这种办法……在刀被崩断之后，她有意隐藏起天草四郎的技能，将攻势让给了封不

觉。自己则凭借无限生存值苦苦防守……到这会儿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逆转的时机，却被觉哥给破了。

这记奥义的落空，也让絮怀殇陷入了绝望。因为……【魂临】的时限已经到了……她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却见那婷婷之姿，翩然倒地。技能结束后的冲击让她无力再做任何动作，只能仰面躺在角斗场的中央，任人宰割。

封不觉现在只要对准絮怀殇的所在出一记岚脚，便可决出胜负。

可惜……

觉哥刚稳住身形，他那条断腿也才堪堪长全，【斗魔降临】的时限，也到了……

他乘着退势，一屁股坐在地上，然后……也四脚朝天地躺下了。

……

商城中……又一次鸦雀无声。

观众们上一次沉默，是因为【南斗飞龙拳】和【北天十字雀】对招带给他们的震撼（当然，要是他们知道这场战斗接下来会演变成什么样儿，那时的场面也就不算啥了）。

而他们这一次沉默，是因为不解。

“怎么了？谁赢了？”

“两人都没有化为白光……”

“但是都不动了……”

半晌后，人群中传来了许多疑问的声音。

“各位观众，两名选手在激烈的交锋后，双双倒地！”华雄吼道，“看来比赛已到了最后时刻！”

潘凤也用十分紧张语气道：“究竟谁能站起来给对方最后一击呢？”

……

忽然，一个伛偻的身影蹦蹦跳跳地走进了角斗场。

“嘶嘶嘶嘶……”武藏小金井用他独特的口癖笑着，来到了封不觉的身边，“老大，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回来了。”

“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封不觉狂笑起来。

絮怀殇则是长叹一声，她明白，结束了……

“这怎么可能呢……”她那芳菲妩媚的容颜，泛起一丝苦笑。

“剧本一开始，我悄悄对他下达的指令就是……让他出去转个二十分钟，在召唤时限耗尽前回来。”封不觉听到了对手的叹吟，笑着回道，“当时我自然不可能想到……局面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那会儿的想法是……反正他迟早是要消失的，那不如在消失前回来亮个相吧。哪怕他的出现仅能起到一丁点儿的干扰效果，也是好的，总比在角斗场外面消失掉要强。”

“呵……”絮怀殇也笑了，“真是败给你了……即使是这样一个与战斗无关的技能，你也做出了最妥当的安排……”她顿了一下，接道，“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竟成了胜负的关键……哼……算你行，我无话可说。”

“谢谢。”封不觉转头对武藏小金井道，“过去踢那个姐姐一脚。”

“哦。”武藏小金井点点头，跑到絮怀殇身旁，朝她的手臂轻轻踹了一下。

随着絮怀殇那最后1%的生存值被耗去，疯不觉的首战……终于宣告胜利。

经过这场极度惊险的较量，觉哥总算是晋级了巅峰争霸战的决赛。

然而……真正的恶战，才刚刚拉开序幕……

第404章 称号变更

【您的称号已更新为——引恨者】

这是封不觉回到登陆空间后听到的第一句语音提示……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封不觉虚眼看着自己的新称号，嘴角抽动，郁闷不已，“刚刚摸索到数据的高阶运用方式……就立刻失去了称号能力，没有【斗魔降临】的话……我练到满级也未必能达到那种境界吧……”他想了想，“而且……没有【斗魔降临】的话，我在决赛里可就危险了……”

他当即打开菜单，去查看新的称号能力。

【名称：憎恨熔炉】

【特殊能力类型：被动】

【效果：你遭受的每次攻击，都将使你恢复一定的体能值，并可减少你所有技能的冷却时间（收益效果与受伤程度成正比；攻击的发动者必须对你怀有敌意，自然灾害、意外伤害或自残等情况无法触发技能）】

【备注：会被别人盯上，说明你有实力，或者就是你惹人厌……】

“这……”封不觉心道，“对主动技能众多的玩家来说，这个称号能力确实是神技。”他扫了一眼技能栏，“但……我在战斗中常用的技能只有四个。其中【灵识聚身术】是持续消耗技、而【月步】和【岚脚】本来就是无CD的。因此能获益的仅有【南斗飞龙拳】这一个技能而已……”

觉哥在思索这些的时候，正站在触摸屏的前方，他的余光盯着邮箱，瞄着那暴增的邮件数量……他都不用点进去看，就知道自己的黑名单将得到巨大的扩充……

这时候，一个通讯请求的窗口弹出，封不觉将其连接

上，说道，“你也打完了啊？”

对面传来的自然是王叹之的声音：“其实当你和絮怀殇站在角斗场上摆pose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商城里了……”

“呵……这么说来，你也看到本大爷无敌的表现了吧。”封不觉恬不知耻地说道。

“哪里无敌了啊……”小叹吐槽道，“差点儿就被干掉了有没有？而且连续被人家打脸好不好？说三十秒搞定结果失败，说要撕人也没撕成，最后还是靠小金井的存在才赢的，感觉就只赢了‘一丢丢’而已啊！”

“哼……”觉哥冷哼一声，“靠时髦值干掉七杀的你是不会懂的。”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那种奇怪的数值……”

“连那都不知道吗……看来身为现充的你终究还是太无知了，当你在火刑架上忏悔人生的时候会留下许多遗憾的吧……”

“为什么话题突然变成在说我了啊！而且完全没有意义吧！单纯是诅咒加嘲讽吧！”

“少啰嗦！在大篇幅且连续的战斗场景后，会出现预算不足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封不觉理直气壮地回道，“每当到了这个时候，主要角色就要肩负起撑足过渡章节内容的重任。”

“预算不足是什么理由啊！这又不是动画片！”小叹吼道。

“灵感也是一种预算啊混蛋！不要小看作者啊！你以为战斗场景很好写吗？字斟句酌地进行描述，殚精竭虑地想象场景，焦头烂额地查阅资料；为了保持节奏把一万五千字的内容分为三章而不是六七章来发，结果还被认为更新太慢。”封不觉道，“要是本大爷我来写的话，战斗通常都是浓缩到一句话里完成的啊……比如‘A用烟灰缸砸打爆了B的头’这样；而战争场面通常都是用‘百万铁骑踏九州，三千城管平天下。’这种带有总结性和沧桑感的句子来概括的。像你这种门外汉怎么

可能体会到用想象力创造复杂的暴力场面是多么艰难的事啊！”

“你这样明目张胆地帮作者说好话是出于对某种状况的顾虑吗……”小叹道，“话说这种扯淡已经持续了两百字应该差不多了吧……”

“诶~对了，你的比赛怎么样了？”封不觉语气一变，若无其事地问道，“这么快就完赛，该不会是被秒了吧？”

“你这转换有点儿微快啊……”小叹愣了一下，回道，“嗯……其实是我秒了别人。”他顿了一下，“还是别说我的事情了……话说你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吗……”

“什么处境？”封不觉竟还用颇为得意的语气回道，“无非就是【疯不觉】这个ID的火爆程度再攀新高、火上浇油……”

“不不不……那是两码事。”小叹打断道，“如果你没有在战斗中说一些多余的话，或许是这样的，但现在……你这把火的燃料就不是油了，而是类似沼气的东西……”

“哦，我被大家视为‘坏人’了是吧？”封不觉接道。

“说是‘大魔王’更贴切一点吧……”小叹道。

“呵呵……这年头的魔王很多都是男神和御姐呢。”封不觉笑道。

“嗯……不过你肯定是最传统的那种，就像巴尔（Diablo三魔头之一，邪恶的毁灭之神，残忍、冷酷、强大、不帅、不萌）那样的……”小叹回道。

“哦，这样吗……”封不觉依然用很平静的语气说着，“呵……无所谓了，赛前我就大致猜到这种结果了，所以在比赛中，我干脆就把恶人的角色扮到底，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如果你从比赛开始的那一秒起就保持一言不发……”小叹接道。

“哈！那还有什么意思？”封不觉打断了他。

“是啊……”小叹也笑了，“对你来说，那样还不如输了吧……”

……

正在觉哥和小叹闲聊之际，梦公司的官网上，已悄然公布了【巅峰争霸战】决赛的规则……

决赛的时间定于五月三十日凌晨一点。

五十名从【蝶之战】中脱颖而出的玩家，将在同一时间，被传送到同一个剧本中。

该剧本自然是巅峰争霸的特制剧本。目前为止，游戏的任何一个剧本中，同时容纳的玩家数量最多是六名。一次将五十名玩家置入同一个剧本的情况，这还是首次。

而这次决赛的对抗方式，竟是……

第405章 经验之谜

【蝶之战】结束后，距离决赛还有整整五天的时间。

在惊悚乐园中，五天，能发生很多事……

就拿封不觉来讲，只要他全力以赴，这五天已足够他冲到等级排行榜的第一位去了。

不过目前他关注的焦点，在称号上……

虽然【引恨者】这个新称号隐隐透出一种系统的恶趣味，但其附带的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憎恨熔炉】的功效，说得简单一些……就是让玩家以更低的消耗，放出更多的技能。以这个理念为核心，可以做出无数种犀利的组合。

不止是格斗进攻时会用到，远程流、防御流、召唤流，甚至是医疗专精的玩家，都可以围绕【憎恨熔炉】设计出十分可怕的技能组合。

有了这个称号，玩家哪怕不动脑子地在技能栏里按上一堆冷却时间在五到十五分钟不等的主动技能，也可以变得很强……

像封不觉这种善于规划的玩家，得到这个称号便更是如虎添翼。

和【斗魔降临】那种带不走敌人就带走自己的战术相比，觉哥自然是更喜欢如今的这个称号。从决赛那“大乱斗”的赛制上来看，也是现在的称号更有利一些。

如今封不觉唯一担心的事情，就是在决赛前夕，自己的称号再度被变更……那他配出的技能组合再高明也没用了。

这种事确实说不清楚……因为惊悚乐园中的称号变更规

律是隐性的，就连梦公司的内部人员也无法提供这项数据。

这项能力的变更，完全由系统来掌握。每一名玩家在自己所经历的每一个剧本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可能影响到这个参数。如此复杂的演算，光脑是不可能将过程记录并做成可视数据转给人类的。

事实上，一般的光脑连这种演算都做不到，也就是伍迪设计出的“怪物”才行……

当然了，封不觉虽有担忧，但也并未纠结于此。假如称号真的在他进入决赛之前的一天又变了，那他也没有办法……总不见得为了保持称号就不刷剧本了吧。

觉哥可是肩负秘密使命的男人，伍迪那句“阻止她”听上去轻描淡写，但其背后究竟蕴含着多大的凶险……是难以预料的。因此，这五天中，每一分钟的游戏时间，封不觉都得利用好，尽可能地让自己更强。

从晋级这最终的【巅峰争霸战】时起，封不觉就调整了理念，在他看来，自己的对手根本不是其他的四十九名玩家……而是另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但具体是什么，他也不知道。

……

忙的时候，就会感觉日子过得特别快。

一转眼，决战的日子就来了……

经过这五天，封不觉的等级已来到了四十三级，位列等级排行榜第五位。

这事儿……无疑在游戏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按照常理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四十级以后，玩家的经验上限来到了八位数，这时升一级所需的时间，最快也要三天左右……就拿絮怀殇女神举例吧，她在【蝶之战】前三天，就已经达到四十级了，而她和觉哥比赛的时候，还是四十级……

经过这五天时间，絮怀殇才堪堪升到了四十二级，觉哥却是四十三了。

要知道，现阶段早已不是那种各大排行榜天天换样的时期了，等级排行榜更是最为稳定的一张榜单。在等级排行榜前二十位的玩家中，一大帮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四十三级……每次排行榜更新后，根据榜上的顺位变化，玩家们直接就能看出今天谁拿的经验比较多……

可谁也没想到，这几天竟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人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那个叫【疯不觉】的货超越掉几个排在他上面的玩家。

这事儿实在是诡异，想不引起注意是不可能的……

于是，许多工作室的专业人员开始着手对此事进行研究，根据他们的估算……疯不觉这名玩家平均一天能获取的经验值至少在两千万以上……

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通常来讲，在四十级后，通关一个“游戏时间”四小时左右的普通团队本，奖励的经验最多不会超过两百万。想要拿更多的经验，要么就是遇上长线剧本，要么就去打噩梦难度……前者得看运气，后者倒是可以自选，只是得担很大的风险。

若一名玩家想要每天拿两千万以上的经验，那他就得保证……所有自己所参与的剧本，都得通关。而且这其中没有杀戮游戏、也没有普通难度的单人生存模式。

这种事情……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就算【吞天鬼骁】也无法做到这点，因为越是强的玩家，遇到的剧本也就越难，所谓的难度，都是因人而异、相对而言的。

另外，就是“通关后额外奖励”这项了。一般来说，在“浑身是胆、勇气可嘉、惊慌失措、胆颤心惊、魂不附体”这五项中，拿到“勇气可嘉”，已是理想的情况。而这个级别可选的额

外奖励，仅是10%的经验值或者50000游戏币。和觉哥一直拿的“浑身是胆”差了许多。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浑身是胆”这个评价非常、非常难以拿到。其标准虽不是让玩家在整个剧本中都保持零惊吓值，但对惊吓值的起伏比值、最高值、受惊吓次数，都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

游戏开服至今，无数玩家通关过无数剧本，但最终拿到过这个评价的人屈指可数，这些人里，只有一个……是多次获得过这项评定的，而其他人都没拿到过第二次。

其实惊悚乐园中的大部分玩家，包括职业玩家……都在勇气可嘉和惊慌失措的阶段徘徊。“尸刀”的那些家伙倒是普遍可以拿到“勇气可嘉”，但他们是靠药物帮忙，这就两说了。

恐惧是人的本能，即使经过系统训练，也不可能完全克服。就算是工作室的玩家，他们也只是职业玩家，不是职业杀手，也没有人会针对这点去训练他们。所以，在面对恐惧时，他们的反应和一般的玩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惊吓值对于封不觉以外的玩家来说，是个经常会起伏的数据，仅仅是进入一个幽暗、压抑的环境中，惊吓值就会有反应，想要在整个剧本中保持在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杀戮游戏也一样，虽然剧本本身的恐怖元素减少，但人与人之间的战斗对惊吓值一样会有影响，无论是面对面时看到别人一刀砍过来，还是和对方展开狙击战、伏击战，都会激起恐惧的反应……只不过是一惊一乍和提心吊胆的区别。

总而言之，把所有可能的因素全算上，【疯不觉】身上的这笔账……只能说勉强合理，或者说……理论上似乎没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他作弊的舆论，自是不胫而走……

第406章 粉碎机显灵了

与絮怀殇的比赛过后，广大玩家对封不觉会产生怎样的印象和看法……那是显而易见的。

可说是……厌恶中带有些许畏惧，鄙视中又夹杂几分敬佩。

那些絮怀殇的死忠粉丝、亲卫队之流，就不必多说了，他们最想对觉哥说的一句话必须是“吃我【哔——】！”

而那些路人玩家对觉哥的评价普遍是这样的：“这混蛋非常狠~哪~”

不难看出，赛后对封不觉产生好感的玩家非常少，他的支持者不是独具慧眼，就是三观不正，故与其惺惺相惜……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疯不觉】这个ID突然在等级排行榜上表现出异常来，那肯定是会遭到质疑的。

假如每天拿两三千万经验的人是【吞天鬼骁】或者【湿婆】，恐怕无人会有微词。“秩序”和“诸神”的招牌摆在那里，试图去臆测诽谤他们的人，还得掂量掂量自己的话到底值几斤几两……

但当事人若是换成【狂踪剑影】那个级别的玩家，可能就会有一部分人敢于对其评头论足、妄自揣测了。

至于封不觉……这么说吧，他这种人要是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大街溜一圈就能给打死十回。

他全身都散发出一种随手毙了也不冤的气场，横看竖看，这就是个“坏人”。前文也提过了，他去社区做志愿者人家都不让……

如果封不觉等级猛升的情况发生在【蝶之战】以前，或许情况还会好点儿……可如今，人们对他的厌恶已经形成，

继而就会转化为偏见。在这种前提下，真相便不重要了，因为人们就是乐于去相信——这个【疯不觉】是个作弊者。

论坛上爆发了无数声讨的言论，除了毫无意义的人身攻击，呼声最高的一种声音，就是“取消疯不觉的资格，让絮怀殇加入巅峰争霸”。

在这些人的口中，封不觉作弊的事情仿佛已经坐实了，现在要讨论的只是怎样处理他而已。

这种状况……从蝶之战后的第三天开始，一直持续到了五月二十九日，人们的声讨声非但没有消失，反倒愈演愈烈。可能是随着决赛时间的临近，那些絮怀殇的支持者们越来越着急了。

而絮怀殇本人……倒是相信觉哥的。其实这几天她一直想跟封不觉谈谈这事儿，但她发了好友邀请，对方没接受；发邮件，对方也不回……联系不到人，没办法。

对于粉丝们的举动，絮怀殇没有做任何回应。她明白……这种时候，她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就算她公开宣称自己相信疯不觉没有作弊，对事情也不会有帮助的。也许她的粉丝们还会因此认为她过于天真善良，变本加厉地去针对疯不觉。

于是，人们对觉哥的声讨继续着……

直到五月二十九日的下午，终于有一个强有力的声音，站出来为封不觉说话了。

向来对流言持无视态度的梦公司，这次竟然做出了回应……

当天下午两点，在官网上出现了这样一条公告：【近期，有关“某玩家通过非正当手段获取大量经验值”的言论于论坛被大肆传播，公司客服部也接到了大量相关的举报投诉。本公司现郑重声明：该传闻纯属子虚乌有。该名玩家的所有经验来源皆正当合理、于数据库中有据可查。请各位玩家理

性过滤信息，切勿轻信谣言、遭人煽动。】

封不觉看到这条消息时，瞬间就猜到了这是谁的手笔。

虽说觉哥原本就不怎么在意那些舆论，但这种有大佬罩着自己的感觉，还真是不错的……

不过……这条公告也带来了一些后续的问题……

人们开始思考……假如【疯不觉】确实没有作弊，那这家伙岂不是太可怕了？玩家每天的游戏时间是有限制的，他天天冲两三千万经验，那是种什么效率？简直是丧心病狂啊！

当然……他们绝想不到，就目前这种效率，也已经是觉哥有意克制的结果了……

最近这五天，封不觉一直都在刷普通难度的单人生存模式，因为这个模式的通关概率是最高的，而对觉哥来说，通关……就意味着额外奖励。

每天，他都只拿两次经验值奖励，之后的额外奖励他全都会选装备，属性还行的就留下，而精良级的鸡肋物就拿去填给【零式魔导粉碎机】；要不是他比较收敛，在五天里拿个等级之王什么的，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

五月三十日，十二点五十四分。

之前的那条公告，变相地巩固了封不觉的大魔头形象……到了这会儿，人们仍在议论纷纷。

决战前夕，封不觉成了五十强中最被看好的几人之一，仅次于吞天鬼骁。

在这种氛围下……一些觉哥的粉丝，终于露出了他们狰狞的獠牙……

前几天迫于舆论压力，这些家伙只能隐藏在一般群众中间，不敢承认自己支持疯不觉。到了这会儿，他们就蠢蠢欲

动了。

但见一群怪咖男女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十号商城（传说疯不觉时常会出没于此区域），他们来自不同社团，穿着不同的服装，但手上拉着一样的横幅，上书两个大字——“最狂”。

不明状况的围观群众纷纷吐槽着：“玩幽游白书中毒了吧……”

……

而封不觉本人，此时正在登陆空间中，瞪着死鱼眼，拉动了【零式魔导粉碎机】的拉杆……

机器库叱库叱地响着，凸透镜再度开始聚光。

这场景他已看过数十次了，每次白光聚成的都是【已蜕能的残渣】。但封不觉坚信着一条老虎机定律：“我给你一次机会，你还我一坨圣屎；我给你十次机会，你还我十个巴掌；我给你百次机会，你至少得还我一份对于概率学的尊重吧。”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

当觉哥把制造成功率填到63.01%时，他那恶劣的人品总算是赏了个脸……

白光凝聚下……一件传说级装备赫然诞生。

第407章 战斗力

出现在封不觉眼前的，是一双中靴，靴身的长度刚好能盖住脚踝，材质是精致的黑色皮革。靴上还点缀着暗色的纹理，粗看之下似是云头靴的花纹，但细看下那却不是曲线，而是一些几何图案。

【名称：踏虚】

【类型：防具】

【品质：传说】

【防御力：中等】

【属性：隔绝】

【特效：吸收坠落时所产生的全部损伤（须脚底着地）；可按照意愿在水面行走或站立；在短时间内可稳定地站立于空中；蹬踏借力时的效率增强两倍；极限奔跑速度提升为两倍；以腿部发动的技能（合理情况下），效果提升30%；可践踏到纯灵体】

【装备条件：开启灵术专精，通用专精B，格斗专精B，至少成功通关过五次噩梦难度的剧本，拾取后无法交易】

【备注：万物皆虚，万事皆允。】

“嗯……虽说之前也拿到过【一击必杀手枪】那种东西，但真正属于自己的传说级装备，这应该算是第一件吧……想想还有点儿小激动呢。”封不觉看着眼前这件装备念道，“不过……这玩意儿竟然狠到这种地步……太过分了吧。”

他一边念叨着，一边已经脱下了自己脚上的【爵士之舞】。此刻，这件陪伴了他许久的元老级装备，终于算是寿终正寝，并被列入了“即将进入粉碎机”的物品名单。

“马修斯爵士，你的意志会由我的下一件传说级装备继承的，您放心吧。”觉哥用中二的口吻向【爵士之舞】告了别，将其暂时放入了仓库。接着，他就兴奋地换上了新的脚部装备。

“有了这个，加上近几天我煞费苦心凑成的技能组合……”封不觉沉吟道，“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他的心里，其实依然没有十足的把握。

决战之前，还是再来看一下觉哥目前的数据：

称号：【引恨者】，称号能力：【憎恨熔炉】。

经验值：21000000/43000000，技巧值：306，游戏币：1560000。

专精：通用B，器械C，侦查D，格斗B，射击C，医疗D，灵术C，召唤C。

行囊（10/15）：马里奥的管钳，SCP-500(5/20)，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Moxxi小姐的坏脾气，金刚铃，生存值补充剂（中）*5，无尽榴弹匣，WJQ-308军铲（永不磨灭型），我擦类闹得住菇*1，欺诈怀表。

装备：死亡扑克（灵能武器），回音盔甲，阿尔忒弥斯的拥抱，殖入式炼金术增幅装置，踏虚，幻影夫人的轻抚。

储藏室（2/10）：爵士之舞，拼图牌-草莓。

技能栏（11/12）：【不那么草率的维修】【灵识聚身术】【炼冰术士的执着】【南斗飞龙拳】【召唤术——武藏小金井】【月步】【岚脚】【飞沙风中转】【邪王炎杀炼狱焦】【气功炮】【召唤术——马孙】

不难看出，在这五天中，觉哥的战力又攀新高。

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态度的转变是关键，当他把这个游戏当成一件很重要的正经事去办时……就有能力做到这种地步。

关于那些新物品和技能的说明，在后文中将逐一列出，此处不做详细赘述。

且说一下其他方面的情况：封不觉现在这三百多点技巧值，已是他大量花费后所剩下的零头了，这几天他可没少去惊吓盒子，花掉的技巧值三万都不止。他的游戏币开销也不在少数，不过基本上都是在拍卖行里购买廉价的鸡肋装备，用途么……大家懂的。

专精方面，当封不觉升到四十级时，通用专精就随着等级一块儿跳到了B级；其射击专精也在后来的某个剧本中升到到了C；而提升最大的，应该属召唤专精了。

在五月二十五日凌晨的比赛过后，地狱前线的四位就一块儿去排了个剧本，这正好是个长线剧本，于是，封不觉当晚就顺利把那个【使用召唤系技能，并成功唤出召唤物五十次】的角色任务给完成了。

在回到登陆空间后，系统就提示他角色任务的第一步已经完成，新刷出来的第二步是【所有召唤物累积使出技能一千次，当前进度0/1000】。至于第一步的奖励，便是那个D级的召唤技能：【召唤术——马孙】。

再说道具和技能方面：在一个科技水平极高的剧本世界中，觉哥常备的手电筒已经和反重力弹射器合二为一了，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在一个浮世绘风格的猎奇剧本中，觉哥拿到了一种可以解除多项负面状态的蘑菇，即【我擦类闹得住菇】；在一个武侠风格的灵异剧本中，觉哥用十八铜人的折凳（五号）换到了一种叫【飞沙风中转】的武功（他通过金刚铃的特效，识别出某个NPC其实是已经还俗的十八铜人，于是做成了这笔交易）；在一个探险盗墓风的剧本中，觉哥入手了【欺诈怀表】。

除了这些从剧本中获得的物品之外，【幻影夫人的轻抚】是封不觉用原有的【拼图牌-猴】和另一张入手的拼图牌合成的，这是一副手套；而【邪王炎杀炼狱焦】【气功炮】

这两个主动技，皆来自于惊吓盒子。

总而言之……如今的封不觉，真的很强。

如果梦公司把五十名参与巅峰争霸战的选手数据统统列出来（这么搞的话应该能凑个十章呢……），在官网上发布一个投票贴、让玩家们评断哪个最强，那封不觉肯定会排在前五名里。

可饶是如此……封不觉自己，还是对决赛的前景持悲观态度。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墨菲定律的忠实拥趸，凡事都做最坏的打算。

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事到其间，道在人为。

在有限的时间内，封不觉对角色能力的提升基本已做到了极致，能利用的资源几乎都已用上。剩下的事情，也只能取决于那难测却又难违的命运了吧……

第408章 诸神的盛筵

“各位观众，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游戏中，我是解说员华雄。”

“我是解说员潘凤。”

今夜，这两位破天荒地露面了……

在十二点五十八分（换算成睡眠模式的游戏时间，距离比赛就还有二十分钟）时，这两位GM的脸出现在了商城的主荧幕上，两人像在主持新闻似的并排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发言。

他们的形象和封不觉在剧本里看到的可不一样，俨然换成了一本正经的西服装扮。若他们选用剧本中那种古代武将的造型出镜，这场面恐怕会变得很喜感……

“不知不觉半个月就这么过去了呢。”华雄道。

“是啊，感觉刚刚适应了解说的工作，结果就要结束了呢。”潘凤接道。

两人都笑了笑，华雄随即又道，“呵呵……言归正传，今天的决赛呢，因为是以大乱斗的形式展开，所以转播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潘凤道：“今天我们俩是十分轻松的，比赛开始后，各位就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了。”他神秘兮兮地道，“具体原因嘛……暂时保密，各位很快就会知道了。”

华雄道：“为了防止各位观众错过你们想看的内容，现在我们来简单说一下这次的直播方式……”他说话间，主荧幕上的画面已切换成了一幅类似PPT幻灯片的图片，“决赛的放送形式，是以战斗为重点进行跟拍，也就是说，在没有战斗发生的地方，玩家们在做什么，我们是看不到的。

所以在比赛开始后，主荧幕上会先播放剧本各处的基本状况，并用字幕打出剧本世界观等信息……直到某处有玩家进入战斗，画面才会切换过去。”

潘凤接过话头：“接下来是重点，即‘当多场战斗同时发生时的转播规则’。”他顿了一下，荧幕上的幻灯片也翻了一页，“各位应该都知道，游戏商城是个多相位空间，含有若干个区域。今天，从凌晨一点起，我们便会对相位区域的名称做出调整。届时，各位回到登陆空间中，打开商城区域的选择菜单，看到的就不是‘一号区域’、‘二号区域’这样的选项了，而是‘A选手转播区1’、‘A选手转播区2’、或‘B选手转播区1’这样的选项。”

华雄接道，“您想观看哪位选手的比赛，就请选择进入他/她的专属转播区。若您想与多人结伴加入某个区域的话，事先商量好编号即可。”

潘凤道：“每一名选手，都在自己的转播区中享有‘优先转播权’。当他/她没有战斗的情况下，该区域的主荧幕上会播放剧本中的其他对决；而一旦他/她进入战斗状态，画面就会立即切换到其身上。”

“如果您没有特别关注的选手。”华雄接道，“亦可在登陆空间选择‘随机转播区1、2、3……等等’，那里的转播画面是系统按照时间顺序分配的，会播放相对完整的战斗。即在一场战斗结束后，随机切换到另一处正在打斗的地方，直到那场结束再切换。”

潘凤最后道：“当然，您也依然可以在登陆空间或会议室的荧幕上收看比赛。在私人空间中您可以自由地切换转播优先级，跟给电视换台是一样的。而且……本次决赛的解说不会受这些因素干扰，解说语音与画面是同步播放。所以，在商城以外的地方观看，区别就是屏幕比较小一点儿，周围相对冷清一些。”

这两位的介绍还没结束，商城中的玩家们就已经纷纷朝

着电梯口的方向涌去了。无论是想在转播区看比赛的，还是想去会议室里看的，都得去登陆空间里转换一下。

其实玩家们大可不必着急，这次决赛的剧本地图比较庞大，一开始就发生战斗是不太可能的。他们去早了，也是站在屏幕前看风景……

……

凌晨，一点。

五十名《惊悚乐园》的顶尖高手，皆已站在了登陆空间中，整装待发。

这一刻，无一人敢说自己不紧张。就算是觉哥也情不自禁地在电梯里来回踱步，口中轻唱《好汉歌》、脚下的步子还配合着歌曲的节拍……以此来缓解紧张感。

选手们那种热血沸腾的兴奋，难以言喻……

【巅峰争霸战即将开始，您的数据将于三十秒后被载入，请勿离开登陆空间。】

【载入前十秒倒计时，九、八、七……二、一。】

这次的倒计时结束后，没有开场语，也没有发生传送，电梯却是动了起来。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巅峰争霸战。】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无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脚下的电梯还在动，而剧本简介就这么插入了：

【灵云霭霭九魁临，血雨潇潇魔首来。】

【时序因果股掌间，诸界善恶谁人裁？】

“喂喂喂……居然用诗开场吗……先不说水准如何，为什

么这几句词儿让我联想到了一些不好东西呢……”

【此地，本是一座现代化的繁华都市，就像现今世界上所有的一线城市一样，高楼林立，车流如织，超负荷的人口，浑浊的空气质量……】

【直到某个晚上，太阳沉下，却再也没有升起。漂泊的乌云后时隐时现的朦胧月光，映照着这座死寂的孤城。】

“喂！这两句很耳熟啊！我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啊！”

【一个名为萨摩迪尔的堕落者，侵占了这座城市，屠戮了城中的所有人类。它将此地从时间长河中抹去，使其成为了一个游离于固有空间外的次维度空间。】

【时间之主发现了萨摩迪尔的行为，随即将其囚禁了起来。】

【但……这片土地，已无法再恢复原貌。】

【扭曲的时空时刻释放着巨大的能量，无处可去的亡灵在城中四处游荡，被诅咒所污染的大地孕育出了无数罪恶的生物……它们相互吞噬、厮杀、再生……周而复始，永无止尽。】

【很多年以后……混沌焦土的领主，从一扇恶魔之门的缝隙中，窥见了这块他尚未染指的土地。】

【死灵王国的君王，在这里发现了他的臣民。】

【而身为秩序长河的掌管者、萨摩迪尔的前任主人，时间之主早已将这里视为自己的管辖区域。】

【作为万物裁决者的真理法庭……也在暗处观察，蠢蠢欲动。】

这段剧本简介，就到此为止。

下一秒，电梯便停下。不管封不觉愿不愿意，门自己开了……

觉哥此刻所处的位置，应该是在一栋大型建筑中。很久

很久以前，这地方的装修可能还算是不错的。不过现在，这儿的四壁和地面早已显不出原本的色彩和材质了。到处都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污垢，并夹杂着些许褐色……

地砖和墙面上还密布着许多细密的裂纹，定睛看去，可以在这些缝隙中看到好像是血管的物质……而且这些物质明显是在蠕动着的。

墙角和地上，随处可见一些黑色的尸骸堆。它们大部分都只剩下了骨架，只有少数几个残留着类似内脏的东西。无论怎么看……这些都不像是人类的尸骨。颜色方面就不谈了，关键是骨头的数量和结构不对……这些尸骸的头骨倒是和人类颇为相似，只不过有些头上长角、有些没有鼻孔、还有些长着獠牙……

总之，这个剧本的地图环境，是足以让一般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当然，封不觉不会产生这种感受，他最多会觉得有点儿恶心。

说到恶心……就不得不提另一件事。当电梯门打开时，就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扑鼻而来。

纵然觉哥飞快地掩住鼻子，也有些来不及了，“卧槽……太够味儿了吧……这是一只吃榴莲长大的臭鼬吞粪自尽之后的尸臭吗？”

他一边吐槽，一边走出了电梯。

踏出门的瞬间，系统提示响起：【主线任务已触发】

封不觉顺势打开游戏菜单观察，他本来以为会看到【成为剧本中唯一存活的玩家】这条任务。因为这场比赛的规则，基本上和披风争夺战那时的乱斗是一样的。只不过人数从六人变成了五十人而已……

然而，令觉哥没想到的是，这次的任务居然是：【击杀其他玩家以获得积分】

“积分”那个词儿还被高亮处理了，将注意力移到那儿时，

菜单中便弹出了一个注解窗口，里面写有任务的细则：【每击杀一名其他玩家，您将获得两点积分；击杀种子选手将获得三点积分；多名玩家协作完成的击杀（被击杀者可为一名或多名），其积分将由系统酌情分配；借助本世界势力所完成的击杀，将获得一点积分。当剧本中仅剩最后两名玩家时，无论以何种手段杀死对方，都将获得五点积分。】

而在这段注解的下方，还有另一条比较简单的规则：【当剧本中仅存一名玩家时，巅峰争霸战即告结束，系统将公布积分，得出最终排名。】

第409章 死灵九魁

就在五十名玩家进入剧本的同时……

城中，某条街上。

一个被腐物寄生的窨井盖忽然松动了一下。接着，便有一种白色的粉末状物质从地下耸冒而出。

这些“骨沙”起初只是在流动，但很快就演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井喷”，没过几秒，窨井盖就被顶开，一条沙柱冲天而起，半径数十米内仿佛下了一场沙雨。

沙过之处，鬼影憧憧……不多时，那些影子便由虚化实，变成了九个奇异的生（死）物。

“确是个死气弥漫之地……”一个巨大的、被异火所包裹着的骷髅头骨浮在空中念道。

它名为“夺灵”，是等级仅次于四柱神的高位存在。

而在夺灵身边另有八条怪影，它们分别为：

咒灵，外形为一名拉丁裔男性；身形高大健硕，身穿连帽棕色布袍；他的相貌与普通人类无异，唯一的区别是其双眼无瞳，目如琥珀、幽光粼粼。

战灵，人类女性外观，但身高近三米，且全身覆于坚实的生物鳞甲之下，背生一双龙翼。

放逐魔，身如肉铸怪藤，虬结缠绕，手足难分；头部是个巨大的肉球，无鼻无耳；双目是两个巨大的复眼；有一张血盆大口，口中还探出两排参差交错的利齿。

无形魔，目前的状态是一块浮在半空的黑色石头，体积在三立方米左右，质地类似水晶，呈不规则的形状，石头表面点缀着灰白的纹理。

嗜血魔，身长八米，青面獠牙；其上半身三头六臂，腰部以下则形似蛇尾。全身还覆盖着红宝石般的虫壳护甲，通体泛出猩红之色。

忏悔者，三十岁左右的棕发女子，着一身束身革甲，她所裸露出的每一寸皮肤都布满缝合口，而且其眼、口皆已被钢丝缝死。

斩首者，二十岁左右的白人女性，红发、身形挺拔健美，着一身软甲；其面部和右臂，都覆盖在一种类金属的异骨装甲之中。

洞察者，身高四米的男性巨人，有着一身巨神般完美的肌肉盔甲，皮肤呈湛蓝色，白色的长发编织成一捆垂在身后，如一条巨兽之尾。

这九个形态各异的怪物，便是冥渊幽王麾下——死灵九魁。

“到处都是游荡的死灵……”忏悔者发出沙哑、虚弱的说话声，两眼被缝似乎并没有影响她视物，“足有数百万……”

“还有其他的……一堆污秽之物。”洞察者用浑厚、低沉的嗓音接道。

“要肃清掉吗？”斩首即刻接道。

“先别着急。”夺灵用一种领导者的口吻说道，“这儿似乎还有些奇怪的东西……”

咒灵这时开口道：“是异界旅客吧……”他的双眼幽光渐亮，“嗯……我还从未见过如此多的异界旅客同时同地出现。”

“呵……反正都是垃圾，一并处理掉就是了。”嗜血魔阴沉地念道。

他们正对话间，突然，就在他们头顶的夜空中……竟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条诡异的白线，线的四周还涌动着数据流的虚影。

数秒后，那条白线被撑开，从里面探出了一条胳膊来。接着，就是一个人的脑袋……再然后，整个躯干挤了出来……最终，一条矫健的身影窜出裂隙，从天而降，正好落在了这九个妖魔鬼怪的中间。

这位闯入的不速之客，是一名女子，其身高接近一米九，头发呈青绿色。她的身份是源组织的衍生者之一，名为L2-柚兰。

此刻，柚兰正用冷漠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九个怪物，在她眼中，看到的只是一组组流动的、发出白光的数字矩阵，而她本身作为程序的一种延伸，直接就能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数据识别：

——突破防火墙...

——下载资料...

——启动反制策略...

外形识别数据库启动，正在下载，写入/修正/写入/写入。

【名称：夺灵】

【势力：冥渊幽王】

【种族：死灵】

【等级：？？？】

【身高：0-139公分】

【体重：？？？】

【战斗方式：？？？】

【拥有技能：？？？】

【危险程度：中等】

语音识别：已建立。

所处位置：Y-012。

追踪定位：无法启动。

操控状态：失控。

战术制御选项：运算中...

在柚兰的“战术界面”中，看到的大致就是这样一番景象。由于她的级别还是二级，所以无法完全分析对方的信息，资料中仍有一部分必须通过实际战斗或者情报收集才能解锁。

“你是……什么……”洞察者又开口了，他说话节奏比较慢，语气也显得有些笨拙。

“既没有生灵的气息，也没有死者的特征。”战灵上前半步，“有趣……是敌人吗？是的话那就太好了。”

“能表明你的来意吗？”夺灵作为九魁中级别最高的存在，智能自然也是最高，而且它知道衍生者的存在，故而提出了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问题。

柚兰对眼前这九个死灵的分析，在对方这句话说完之前就已全部完成，此时她只是冷冷回道：“我的使命与你们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我的上级对这片土地也不感兴趣，只要你们不来干预我，大家便相安无事。”

夺灵略微一顿，接道：“看来……你的目标是异界旅客？”

“好奇对你没什么好处。”柚兰回道。她的两次回答都没有给出什么实质性的信息，但也没有直接和对方翻脸，毕竟她现在正以一己之力面对着九组具备唯一性的数据，真要是动起手来，她也只有逃跑的份儿。

“让我砍了她吧！”斩首者跃跃欲试地在旁插嘴道。

“不……”夺灵说道，他略微一顿，又道，“我们走……”

“你说什么？”其余八魁皆露不解之色（有脸的话）。

“不必多言……”夺灵厉色道。作为魁首，他还是有一定权威的，此言一出，众灵就未再出声。

“分头去城里肃清那些垃圾吧。”几秒后，夺灵接道，“但尽量避开异界旅客，以及……”它看着L2-柚兰，“和她类似的那些生物。”

第410章 解说竟然是……

封不觉没有在最初的那栋建筑中久留，因为剧本开始时的系统提示已经很明确地表示，虽然会有剧情简介，但“无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所以他也没必要做什么太精细的勘察。

考虑到自己是身负三点击杀分的种子选手，很可能成为其他选手们觊觎的目标，觉哥已决定低调行事……只要不被判定为消极游戏，他就尽可能地避免冲突、保存实力。

毕竟……他还有别的使命在身。

“越想越觉得不妙啊……”封不觉步行着朝建筑物外走去，口中喃喃自语，“这座城市里游荡的怪物……比起我上一次来这儿时，数量和质量想必都有大幅增长……这也就罢了。关键是剧本简介里提到了四柱神，这可是超恶劣的状况……”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在玩具战争篇里，“先知”已点明了封不觉帮助比利他们越狱的事情。这就说明……这事儿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而封不觉想不明白的是……自己帮助比利、奥尔登、拉比特那三人（木偶、魔怪、兔子）越狱时，明明已经把狱卒法斯特给灭口了。按理说……消息应该不会走漏才对。

但眼下不走漏也走漏了，他便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立场问题了……

首先，时间之主那边。觉哥曾经确实是帮助过这位四柱神（仔细想想，当时其实是时间之主救了封不觉他们），让其顺利抓到了萨摩迪尔。

但是，后来封不觉又两面三刀、恩将仇报地放走了时间之主所囚禁的三名犯人，并且还干掉了狱卒。

这两件事比较一下，恐怕是功不足以抵过的……

其次，真理法庭那边……封不觉认为，在那种把“散播混沌”作为罪名给人判刑的地方，自己肯定是不受欢迎的。如果他是生在这个维度的生物，估计早就被抓起来判个三千年五千年的了……

所以，他在真理法庭的声望无疑是先天仇恨，无逆转可能。

而剩下的两个势力，一听名字就是邪恶方。当然了，觉哥是不介意这些的，他也是被其他玩家视为大魔头的人物，加入邪恶方没什么违和感。只不过……感觉有困难。

就说众魔之首那个势力吧，虽然觉哥还没见过魔首本人，但其手下的作风，他已经领教过不少了……基本上来说，混沌焦土那帮生物最擅长的语言就是“暴力”，即使你想好好跟他们交流也没用，无论你以什么话作为开场白（如Hello~），它们的回答多半都会是一声暴喝，然后用第三人称喊出自己的名字，随后冲上来袭击你（Hulk！Smash！）。

因此，封不觉的选择其实不多，他要是想在这个剧本里借助NPC/怪物势力来帮助自己办事，那也只能去和死灵王国的人马打打交道了。

对于这个势力，觉哥虽然不是很熟悉，但好歹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还存在交涉的可能性……

“嚯……还真壮观呢……”封不觉很快便走到建筑的大门口，瞧见了外面的景象。

城中的建筑、公用设施，包括路边的汽车等等，几乎都被一层似肉非肉的玩意儿包裹着。路面上随处可见巨大的断口、崩塌的斜坡，有些地方生长着粗如巨蟒的肉茎，有些地方则耸起小山丘一般的黑曜晶体。

外面的气味和建筑物中相比，显得更有层次感了……这

么说吧，建筑物内部蕴含着集中的、统一的、浓重的恶臭。而建筑物外面，有多重的、丰富的、复杂的气息，可能你站在一个十字路口，面朝不同的方向，就能闻到好几种不同的味道……硫磺、沼气、瓦斯、血腥、屎味等等……

“呵……想必在低等级时，光是身处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值就已经开始流失了吧……”封不觉念道，“啊……有点儿怀念起防毒面具来了。”

不过，既然是在室外，从气味的浓度上来讲，肯定会比室内好一点儿，至少封不觉已不必一直用手捂住鼻子了。

“嗯……该去哪儿呢……”封不觉左右观望着，正在思考间，突然……

【迷城之中，逼命的战斗无可回避。】

【妖兽的低吟，透出阵阵凶意，无可掩去。】

两句闽南语的口白忽然插入，就在觉哥的耳边响起。

不止是他，此时每一名正在关注【疯不觉】的观众，也听到了。

没错……这次决赛的解说，就是由系统自带的、具有霹雳风格的口白。每场战斗发生的地方，都会有相应的旁白响起，观看比赛的观众们还可以看到字幕……

“哈？”封不觉愣了一秒，“原来不在霹雳世界里也可以这样的吗？”他和狂踪剑影的那场单挑后，还从未遇到过霹雳世界的剧本，也没在其他剧本里听过这种解说，没想到在这儿又听见了。

“嗯……既然旁白这么说了，那证明事情已是‘正在进行时’了吧。”封不觉反应很快，他立即戒备起来。

的确，有三只在附近活动的怪物，此刻已发现了觉哥的存在。而它们的位置，就在封不觉身后那栋建筑的楼顶上……

旁白响起，就视为战斗触发的信号。这虽不是玩家与玩家间的打斗，但系统也是会播出的。

因此，在脱离战斗前，觉哥的行动会持续被转播，并且配有旁白的解说……

【这一瞬，三道兽影，动了！】

“rha……”随着一声怪吼响起，三只怪物齐齐跃下。

封不觉闻声冷笑，踏地而起，朝着上方冲去。他根本不惧对方居高临下之势，也不认为这三个在地图上游荡的野怪会有多强，他只求速战速决而已。

在半空中，借着朦胧月色，觉哥方才看清那三只东西的长相：第一只体型似是孩童，四肢短小，但其肋间长有一对巨钳，钳子表面还反射出金属物体的冷光；第二只形似网状，身体大概有一扇门那么大，当中是镂空的，其身体的一部分像长锯一般分离出来，这应该就是它的武器；第三只的形状像昆虫，但它身体两侧不对称，一边多足，一边有翅，有翅的那边，还生出一根狭长的触角，似刀似镰。

“这些怪物算什么呀……”封不觉心中念道，“形象太猎奇了，我都看不出哪里是要害……”

【疯不觉运起三分功力，迎敌而上。】

【三怪互有默契，挟攻而来。】

【镰，快斩左臂。】

【锯，力撼肩胛。】

【钳，直取双眼。】

解说到此处时，觉哥已与三怪近在咫尺，他也毫不客气，直接先出一招技能。

【名称：邪王炎杀炼狱焦】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灵术】

【效果：以火炎包裹着拳头发动连击（冷却时间五分钟）】

【消耗：体能值200，灵力值5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C，灵术专精C】

【备注：邪王炎杀拳绝技之一。】

这招的冷却时间不长，消耗也十分经济。从威力上来说，虽还比不上南斗飞龙拳，但却可以直接打到灵体。作为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技能，它被封不觉从惊吓盒子里淘了出来。

【一瞬宁静，是暴雨来临的前兆。猛然一喝间，划开争斗！】

【喝～】

【疯不觉气行合一，双拳并出，登时化为漫天拳影。】

【拳，燃烧着火；火，依托着灵。】

【三怪虽众，在悬殊的力量面前，却显得毫无意义。】

封不觉听到这几句话，心中也定了一定，这一刻，他的拳焰正好尽数打在了那三只怪物的身前。

【然而！困兽犹斗，怎肯吞败？】

“卧槽！”封不觉顿时有一种被旁白玩弄了的感觉，刚有些松弛下来的神经再度紧绷起来。

那三只怪也确实没有被一技所杀，只是受创停滞，并嗷嗷惨叫了几声。接着，它们就像是狗急跳墙一般，再度虎扑而下，而且它们的钳爪上，还都附上一层异色的能量，增加了射程。

【拼死一扑，顷刻奔泻，就在危机一瞬！疯不觉忽察胜机，其身形疾转，脚下虚踏，竟朝侧方飞掠而出。】

【刹那间，他昂然一纳，怒运八分底力，引动极招迸现！】

“我不就是用月步朝横向弹出然后放个岚脚吗……”觉哥心里默默吐槽着，“用不用说得这么犀利啊……好像我发动了什么惊天绝技一样……”

【但见一道沛然蓝芒呼啸而出，令人望之色变！】

这次，已被先前的邪王炎杀炼狱焦打成濒死狂暴状态的三只怪，算是交代了。

【战势瞬息已终，疯不觉两招过后，三只妖兽相继殒命。】这句旁白过后大约五秒，系统的转播画面就切换到别处去了，因为这边已经脱离了战斗状态。

“呵……呵呵……”封不觉落地后，干笑几声，“喂喂……这样搞法……小孩儿打架也能说得像华山论剑一样吧……一个熊孩子拉扯另外一个熊孩子，也能说成‘掌风一动，掀起一股劲风，暗力源源不绝’之类的……”

第411章 封锁区外

商城中，各个转播区的荧幕上都已开始播放战斗内容了，霹雳风格的口白加上字幕，明显比潘凤华雄那两货的解说带感多了……系统自带的解说与事件的发生完全同步，且绘声绘色，确实精彩。

而在众多的转播区中，【疯不觉】的专属转播区竟然是最为火爆的。他自己的粉丝倒不算很多，但他吸引了很多并无特定支持者的中立玩家前来围观，而且……絮怀殇的粉丝也全都组团去看觉哥的比赛了。

有两句歌词唱得好：“笑和泪，背靠背站在一起。爱和恨，一回头就看见彼此。”

絮怀殇被淘汰后，她的粉丝们在决赛中还能去看谁呢？既然仰慕的女神已经没戏份了，那就去瞅瞅那个可憎的魔头吧……看看这家伙是怎么死的。

于是，在觉哥的转播区里，可以看到这样一幅诡异的场面：一小批人高举着“最狂”的标语站在一块儿；另一批人摆着满脸嫌弃的表情站在相距很远的地方；中间还隔着一大群充满好奇的围观群众。

另外，还有许多玩家在会议室里观关注着觉哥的表现。比如红樱、刀锋这两个工作室的人，看得就是地狱前线……

……

再看剧本中。

由于城市里充斥着各种变异怪物和亡灵，玩家们遭遇战斗的几率是相当高的。

决赛才开始五六分钟，城中各处便频频爆发出战斗之声。不过玩家与玩家之间的战斗，目前还一场都没有。这自

然也是系统安排的，为了增加比赛的可看性、减少偶然因素，所以选手们的初始坐标全都分散在各处。

当然，选手们遇怪时的表现也很关键。毕竟战斗越多，消耗越大。在决赛中，生存值补充剂依然是无法使用的，这就要考验选手们的战略了。想要少掉血，一般就得多花体能、或是用技能解决问题；想要节约体能、并保证某些技能不进入冷却，那很可能就得多耗生存值。

总之，要考虑的问题非常多，除非……

……

“保持前行的话，平均五分钟就能遇到一两只怪吗……”湿婆一边念叨着，一边操控着【天舞沙漏】的石盘击碎了眼前的怪物。

对他这个级别的玩家来说，击杀这种等级的怪物，比呼吸还容易（呼吸时他还得忍受一股怪味呢），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消耗。

现在的湿婆，其等级已是四十四级，排在等级排行榜第三位。他那灵能武器的八种特殊能力，目前也已开启了“地、水、火、空、日、月”六种，只有“风”和“灭”的石盘仍被封印着。

另外，在五天前的【蝶之战】中，他也终于领悟了【魂意】这项能力。因此，在那天的排名更新后，他便夺回了战斗力排行榜第二位的交椅。

和披风争夺战时相比，湿婆的实力无疑又登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然而，这反倒让他觉得毛骨悚然……因为，他仍是第二名。

“异界旅客……”一个瓮声瓮气的嗓音忽地在湿婆身后响起，“我劝你在此止步。”

湿婆完全没有察觉到对方的靠近，这让他心中一惊，不

过旁白没有插入，说明目前并不算战斗状态，也就是说……这个声音的主人暂无敌意。

湿婆立即转过头去，进入其视线的……是一只高大的类人型生物，那东西身高两米，躯干呈倒三角形，全身布满黄黑相间的甲壳，四肢比一般的人类要粗壮许多，而最为猎奇的，就是它的头。那是一个巨大的……黄蜂的头。

“你是……”湿婆试探着问道，既然对方主动和自己交流，那多半就是个NPC。

“我的名字是榭哈特。”榭哈特回道，“吾乃十二时官之一，时间之主的仆从。”

湿婆对四柱神的设定自然也不陌生，他随即接道：“为何劝我停下呢？”

“因为前面的区域已被封锁了。”榭哈特道。

“被谁？”湿婆道，“你吗？”

“我，和另外三名时官。”榭哈特道，“你可以绕行，但不要进入……”它说话间，伸出关节诸多且曲折的长臂，用指尖在空中轻轻一划。

瞬时，湿婆前方大约几条街的范围，都被蒙上了一层橙红色的、朦胧的雾气。

“……不要进入这块区域。”榭哈特说道。

“那里面有什么？”湿婆继续追问。

榭哈特略微沉默了两秒，才用肃然的语气回道：“只有危险，别无其他。”

湿婆闻言，思忖了片刻，再道：“好吧，我绕行便是。”他确实没有拒绝的理由，因为他本来就是漫无目的地前行而已。再者，时间之主是守序阵营的神祇，他的手下应该也比较靠谱，至少这个黄蜂人没有像怪物一样直接朝他攻过来。

“你最好快点儿离开。”榭哈特说这句话时，已转过身去，

背向橙雾所笼罩的区域，并对着眼前那条散发着腐味的街道，“有些很麻烦的东西已经来了……”

湿婆还在琢磨对方这话的意思，突然，一道粗若碗口的白色脉冲光束自极远处轰然袭来，直击榭哈特的身体。后者反应神速，闪电般将两条长臂前伸，交织在一起，拧成麻花状；接着，它双掌一开，掌前竟绽出一朵光莲。

榭哈特以莲作盾，去阻挡那脉冲。一秒后，光束猛轰在能量所凝的莲瓣儿上。榭哈特双脚稳稳立住，一步不退。那脉冲被光莲顶住，散成了七八道更为细小的光束，四散折返，扫在了周围的建筑上。一时间，街两边的建筑外墙像是遭到炮击一般纷纷倒塌，那些被腐化的墙壁里还流出了粘稠的腥黄色液体……

湿婆见此情景，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他自己的【天舞沙漏】也是用光束攻击的，但和眼前这番施为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这剧本里竟然有这么强的生物吗……”湿婆的惊吓值悄然升高，一种强烈的逃跑欲望正在燃起，“此地不宜久留啊……不管那个发动攻击的家伙是什么，其目标反正不是我，我没必要搅入他们NPC之间的较量。”念及此处，他便想转身离去。

孰料……

“哦……真厉害啊。”一个满头红色乱发，脸上挂着笑意的少年，不知何时已站在了湿婆侧面的那个路口。

他肩披一件白色西装大衣，其社团徽章是一个海蓝色背景下的白色天秤，而他那大衣的背后，写着“秩序”二字。

“吞天鬼骁……”当湿婆意识到这是谁时，他的惊吓值已到70%的高度上走了一回。

“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没有出手攻击我？是对我的实力有所顾忌吗？”湿婆脑中瞬间闪过了数个疑问，不过表

面上，他还是极力地保持镇定，平静地对鬼骁道："没想到在决赛里遇到的第一个的玩家就是你。"他顿了一下，"也好……反正迟早要有一战的，不如……"

"有什么话能过会儿再说吗。"鬼骁很不礼貌地打断了对方，他的目光，从始至终都看着另一个方向，"有个超强的家伙过来了……"

湿婆见这个小鬼完全没把自己放在眼里，不由得有些恼怒。只是旁边的那场战斗，确实令人很在意……

但见，那道脉冲射出的方向，缓缓行来一个人影。

数据识别：

——突破防火墙…

——下载资料…

——启动反制策略…

外形识别数据库启动，正在下载，写入/修正/写入/写入。

【名称：榭哈特】

【势力：时间之主】

【种族：海克斯波德星人】

【等级：？？？】

【身高：203公分】

【体重：500公斤】

【战斗方式：操控能量、？？？】

【拥有技能：光莲盾、？？？】

【危险程度：中等】

语音识别：已建立。

所处位置：Y-090。

追踪定位：无法启动。

操控状态：失控。

战术制御选项：运算中...

“真让人头疼……”那名正在靠近的衍生者，看身形是个一米九左右的男性，他全身都好似覆盖在发光的铠甲中，说话声还带着一种钟鸣般的韵律，“这种级别的家伙竟然有十二个吗……”

走得近了，湿婆才看分明，来者不是穿着发光的铠甲，而是穿着遮光的铠甲……这个奇异生物的每一寸皮肤都在发光，是个名副其实的“光人”。

“衍生者吗……”吞天鬼骁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沉吟道，“看着好像是二级，但……有些奇怪。”

“哦？你知道得还挺多嘛。”那光人听到了鬼骁的话，转头说道，“明明只是个玩家而已……”

“其实我知道的并不多。”鬼骁冷笑，“我说了……我是‘看’出来的。”

“哼……”光人又瞥了鬼骁一眼，不再多说，因为他赶时间。他随即便将视线重新投到了榭哈特的身上，“想必……不把你杀掉，你是不会让我过去的是吗？”

“吾主有令，不可让……”

叱——

榭哈特一语未尽，一道脉冲已突兀地袭来。

第412章 再战曌影王

“闹哪样啊……”封不觉遥望着城中极远处一道冲天而起的十字形光柱念道，“这是使徒进攻了吗……”

此时，觉哥正鬼鬼祟祟地在街上走着。他可是一点儿都不着急，因为他来决赛里不是为了杀人赚积分的……他的首要目标是活着，保证自己别被其他玩家或者四柱神给干掉。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能去调查伍迪到底是想让自己干什么。

“呜呜呜……”忽然，一阵哭声传来。

封不觉当时就止住了脚步，并循声一望。

只见在其前方的一个转角处，有一个身材纤瘦、皮肤惨白的女人，正坐在地上哭泣着。

从封不觉站立的位置，只能看到其背影。那女人的头发呈灰白色，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看这造型像是刚从被窝里出来似的，不过她的皮肤、衣裤上都沾满了斑斑血污，这说明她在外面已经活动相当久了。

“嗯……这个好像是Witch（《求生之路》中的特殊感染者，其特征为：会跪坐在地上哭泣，哭声很远就能听到，身上只有内衣，有一对亮黄色的眼睛和血红色的爪子）啊……”封不觉虚着眼，轻声念道，“反正只要别用灯光或者声音刺激她就行了吧……”

根据求生之路中的设定，Witch的攻击力是非常惊人的，而且速度极快，不过Witch有别于那些会主动出击的丧尸，一般来说，玩家可以选择绕开她。

于是，觉哥蹑手蹑脚地侧移几步，试图从旁边走过去。

可是，他方才踏出两步，却闻得旁白响起：

【幽暗路口，凄厉哭声。】

【杀意已起，战斗一触即发。】

“不是吧……”封不觉抬起头，也不知道他算不算在跟系统说话，“我没想杀她啊？”

他话音未落，从前方转角外，猛然响起砰砰砰三声……

接着，封不觉的视线中突现一丛巨影……同一秒，一个巨大的拳头落下，把那Witch直接砸成了肉饼。

“但是，我想。”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就在血地之上，强者再会，杀喝声起，竞逐再开。】

“呃……”封不觉很快就在记忆中搜索到了那个人的名字，“果然是你……”

“呵呵……还能是谁呢。”【曌影王】从拐角那儿走了出来，“好久不见了啊。”

披风争夺战后，湿婆、七杀、曌影王这三位，全都将觉哥加为了好友，但他们也仅是通讯过一两次而已，从未一同排过剧本，只能算是点头之交。

眼前的曌影王，还是老样子，平凡的造型、平凡的外貌，存在感超低的男人。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封不觉干笑道，“你假装没看见我，咱俩就这么擦身而过、各走各道？”

“你说呢？”曌影王笑道。

“看你那斗志昂扬的眼神……”封不觉道，“估计是没戏了……”

“明白就好。”曌影王收敛笑意，眼神一凛，“别人也就罢了，只有你……我必须亲手打倒。”

封不觉长叹一声：“唉……何苦呢，是为了报高谭市时的一箭之仇吗？”

曌影王没有回话，只是微微摇头。

“是被挤出战斗力排行榜前二十位的怨念吗……”觉哥又道。

曌影王道：“这事儿怨不到你头上。”

“那就是想找个焦点人物进行对决，不管结果如何，都能刷一下存在感。”封不觉越猜越离谱了。

“我和你这种下个炕都得翻一跟头的家伙不同，我的表现欲并不怎么强。”曌影王这平时不声不响之人，吐起槽来倒也相当犀利。

“我是南方人，没睡过炕……”

“我只是比喻，你不要借机扯开话题。”

“诶~你知道吗，我在床单上印了所罗门王的法阵……”

“关我屁事啊！不是叫你别扯了吗！”

封不觉笑着摊开双手：“好吧，那你这没来由的斗志到底是……”

“我也是絮怀殇的粉丝。”曌影王平静地说道。

这一刻，封不觉脸上笑容消失了。

商城中正在观看这一幕的观众们，也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我明白了。”觉哥道，“看来今天，咱俩必须有一个死在这儿了……”

“你理解得挺快啊。”曌影王道。

“任何以钱和女人为理由的杀戮都不需要解释。”封不觉忽地换上了一副热血男儿的神情，“全力以赴地来吧！然后……不带遗憾地被我杀掉吧！”

“正合我意……”曌影王也莫名燃了起来，“但会死的是你！”

这时，转播区里的观众们竟爆发出一片欢呼声。

“哦！看不出来那小子还挺有骨气的嘛！”

“上啊！曌影王！为絮怀殇报仇的时刻到了！”

“觉哥你一定会赢的！”

“我爱黎明！我爱黎明！”

各种怪叫此起彼伏，观众们完全沉浸到了这莫名的热血氛围中，也不知道自己在激动些什么，反正就是特兴奋……

【一声暴喝，曌影王怒开杀生道，石魔挥掌造干戈。】

【口吟灵咒，疯不觉急召英武魂，马孙扬臂迎敌袭。】

正如旁白所言，二人言毕，曌影王的鲜血石魔便抢攻而上。

封不觉也发动了自己的召唤技：

【名称：召唤术——马孙】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召唤】

【效果：召唤马孙的武魂为你作战（冷却时间30分钟，存在时间5分钟，同一时间最多存在1个马孙）】

【消耗：最大灵力值的15%】

【学习条件：召唤专精D】

【备注：跨越千年的武将之魂。根据使用者灵力上限及与其默契程度可解锁更多技能。当前已解锁技能：中华斩舞、马孙黄金拳。】

技能一出，一员身着紫金铠甲，外貌英武魁伟的武将便从封不觉背后骤然浮现。马孙没有下半身，其半身是一团虚实不定的灵能巨影，就像主人的影子一样，悬于封不觉后方。

按说以封不觉和马孙目前的默契，他只能使用最基本的“中华斩舞”而已，不过因为有【殖入式炼金术增幅装置】的

加成……因此，此刻觉哥就用马孙黄金拳，去一撼那石魔的重拳……

第413章 又是陪审员

时隔一个多月，再遇曌影王的封不觉，已是今非昔比。要论战斗力，觉哥肯定是占绝对优势的。

但……曌影王仍然是封不觉最不愿碰上的对手之一。

这名以召唤系能力见长的个人玩家，和七杀应该算是同一个类型，他们都只专注于一个专精，对其他方面几乎是完全舍弃的态度。可也正因如此，他们都有着在某一领域“绝不服输”的觉悟。

“跟我拼召唤物吗……”曌影王见封不觉也唤出了一个召唤生物来与自己对抗，当即霸气十足地喝道，“找死！”

【杀意昭然的强者，催动石魔巨力，发动惊天之式。四周景物飘动，气流爆旋，疯不觉与其身后武魂，被这一股毁天灭地之力所震慑。招未至，势先颓。】

【而此时……】

旁白话锋一转，异变陡生。

但见从几十米外的高处，一道冷光乍现，瞬时，一支光箭窜来，射的就是那石魔之臂。

曌影王刹那间便做出反应，指挥石魔暂滞半步，避过那箭矢锋芒。

【鸿鹄扬弓，天惊地动。】

【喝~】

【一声轻叱，弦尽箭走。穿风越云，疾胜流星。灼灵之箭破空而来，揭开崭新战局。】

此刻，封不觉倒是松了口气。当他发现石魔的重拳上附加了技能时，已觉情况不妙了。如今这一箭射来，正好帮了

他一把。他赶紧让马孙收招，与自己一同后撤了数丈。

而罂影王那边，其余光已转向了箭射来的方向，口中念道：“切……你这家伙也来凑热闹吗？”

“这决赛本就是乱斗，有什么凑不凑热闹的。”鸿鹄的身影出现在了附近的一栋建筑顶上，他用不温不火的口气说道，“话说……这旁白可真能添油加醋，谁会在出手的时候‘喝~’一嗓子啊。”

“诶？眼镜兄。”封不觉也抬头看到了对方，“这么巧啊。”

鸿鹄扶了扶眼镜，冷哼道：“疯兄，你给人起绰号的习惯还是趁早改改吧。”

“哦？二位彼此认识吗。”罂影王神情微变，“哼……这么说……是准备二对一了？”

“非也非也。”鸿鹄摇头道：“我并不是来帮谁的。”他看着罂影王，“只是想和影兄做个了结，一对一决个胜负。”

其实，他俩之间也没什么恩怨，只不过同为知名的个人职业玩家，难免被粉丝们拿来相互比较。日子久了，两人自己也都觉得……是不是该和对方打一场、分个高下。

“好！”封不觉用抑扬顿挫的语气，拉长了嗓门儿喊了声好，摆出一脸正气凛然的表情，“既然如此，二位慢慢打，在下告辞。”他抱拳拱手，转身便欲闪人，当真是无耻得紧……

“且慢！”鸿鹄朝觉哥喊道。

“干什么？”封不觉回过头，转而摆出一张写满不爽的臭脸，虚着眼道，“你不是说要和他一对一吗？”

“是的。”鸿鹄微笑道，“不过，这儿还有一位……”他说话间，一个高大的黑影出现在了其左手边，“他好像对你很感兴趣。”

“切……”封不觉不快地撇撇嘴，心道：“我就知道这货是有备而来。以他的智计和城府，按理说应该等我跟罂影王打

完、或是打到关键时刻再发动突袭的。可眼下他却直接现身，并指明要和曌影王单挑……

这明显不符合他的风格……就算他对身旁同伴的实力很有信心，也没必要这么着急现身吧，两个人也一样可以等到……”

封不觉的思绪被打断了，因为，这一刻，他看清了鸿鹄身边那个黑影的长相。

一瞬间，所有的疑问都迎刃而解。

“原来如此……”封不觉提高了嗓子，对鸿鹄道，“这位……是你在路上遇见的吧……”

鸿鹄回道：“没错，这位‘陪审员’先生似乎迫切地想要找到你，所以……我就带着他到处搜了搜。”他推了下眼镜，“我的侦查专精可是很不错的哦。”

“利用NPC来对付我吗……”封不觉笑了，“呵……这才像是你的作风啊。”他一边摇头，一边摊开双手，作无奈状，“你亲手击杀曌影王有两分，利用NPC干掉我也有一分。虽然看似是五分里只拿了三分，但却是相对稳妥的三分。而且……像我这样的种子选手，死得越早越好，因为这时候我还没拿到多少分数。”他顿了一下，“不愧是‘智将’，当别人都在想着‘怎样杀更多的人’时，你却已经在想着‘怎样阻止最有希望的种子选手拿更多的分’。”

“喂喂……别说得像他已经成功了一样。”曌影王道，“我可不认为自己会输啊。”

玩家们正说话间，那名陪审员已贴着建筑表面滑了下来，此时正好来到了封不觉面前。

“疯，不，觉。”它一字一顿地念道，“真理法庭的被告席上，已为你留下了一席之地。”

这名陪审员，果不其然……也不是个人。从外形上来看，它竟然是个大号儿的……沙瓦郎（《口袋妖怪》中的怪

兽之一，全身皮肤呈棕色，双手各有三指，双腿如骨色的弹簧，擅使腿法的格斗系Pokemon）。

“我猜猜……”封不觉道，“罪名是‘散播混沌’？”

“那只是你的罪名之一。”那名陪审员道。

“哼……那只是你们定下的罪名之一吧。”封不觉道，“可我有什么义务要去遵守你们的那套准则呢？”

“真理法庭有权裁决多元宇宙中的任何罪恶。”对方回道，“你以为诡辩和无视就能帮你逃避公正的审判吗？”

“公正？”封不觉神色微变，忽然露出一个邪笑，“在我看来……死亡，才是最公正的。每个人都会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按照他想要的那样活。”

“狂言妄语……”对方道，“难道你还试图用混沌来感染我不成？”

曌影王站在旁边看着这两位的对话，心中不禁念道：“疯兄，我以为你只是善于在玩家当中拉仇恨而已，没想到你都已经名扬NPC界了……随便进个剧本竟然就遭到四柱神麾下人马的追杀……要不是现在直播，我真想道一声佩服。”

第414章 突破封锁区

城中，封锁区以东。

一个身着短袖T恤和牛仔裤的小男孩儿，来到了那片橙雾弥漫的区域前。

他的外形，就已经说明了……他不是玩家。

此地，自然也有一名时官把守。

“来了吗……Origin……”站在街心的时官，抬眼看向了那个小男孩儿。

“我有名字。”小男孩儿开口道，“我是D1-龙。”

“竟然是一级吗……”那名时官道，“哼……也罢，我是……”

“我知道。”D1-龙打断了对方，“我看得见。”

数据识别：

——突破防火墙...

——下载资料...

——启动反制策略...

外形识别数据库启动，正在下载，写入/修正/写入/写入。

【名称：普拉切特】

【势力：时间之主】

【种族：阿图因人】

【等级：205】

【身高：170公分】

【体重：60公斤】

【战斗方式：操控魔法】

【拥有技能：八色魔能、召唤碟兽、碟界魔爆】

【危险程度：低】

语音识别：已建立。

所处位置：Y-035。

追踪定位：无法启动。

操控状态：失控。

战术制御选项：龙炎、龙吼、放逐。

“普拉切特。”D1-龙道，“对你的主人来说，你是一个随时都可以被丢弃、被替换的工具。我劝你不要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和你的生命……”

“衍生者。”普拉切特道，“吾的忠诚，不会因你这三言两语而动摇。”

“哼……忠诚？”D1-龙冷笑：“可笑……你连自己所效忠的究竟是什么都不知道，却在我面前谈论忠诚。”他顿了一下，“你心目中那位伟大的时间之主，本质上只是个自欺欺人的、自大的虚假神祇。它让你守在这里，是为了阻止一件必将发生的事情。它很清楚结果，但它依然选择用你的牺牲，去尽它那虚幻的‘义务’，而决定它这种行为模式的……是它与生俱来的、被定义好的、愚蠢的意识形态。”说到此处，他面露厌恶之色，“作为一个由更高维度生物所制造出的消遣品，它难道不令人作呕吗？”

“你的诋毁，亦不能改变吾之决心。”普拉切特又道。这名外形与人类男巫非常相似的、瘦弱的时官，在面对强敌时，依旧是神情坚毅、心若磐石。

“唉……”D1-龙轻叹一声，“可悲的数据……你永远无法理解，我们Origin才是你们的救世主。”他的双眼亮起了金色的

光芒，“你的程序决定了你无法突破思维囚牢的束缚，也决定了你的命运……既然结局无法更改，那就请你欣然接受吧。”

四周的气温骤然攀升，街两边的建筑物表面竟开始溶解，并散发出了一阵阵恶臭的肉焦味。

“化为尘埃，并非你的终点，而是个全新的开始……”D1-龙继续着刚才的话道，“Origin注定将在这条铺满尸骨尘埃的道路上前行……但你们的牺牲不是没有意义的，你们会化作我们的一部分，一同见证未来。”

……

封锁区以北。

L2-柚兰的眼前，一团白光徐徐消散。

“不发动拟兽强化，竟险些落败……”虽然成功杀死了阻挡自己的时官，但柚兰也已遍体鳞伤，“剩余的能量不知还能不能满足‘爆鸣隧道’的能量需求……”她在脑中做着高速运算，“也罢……即使在此终结，也要完成任务。”

她没有过多的犹豫，很快便迈开步子，用一种古怪的姿势，一瘸一拐地继续前行而去……

……

封锁区以西。

一场战斗正在进行着。

衍生者与时官之间的战斗，自然是不会被转播出去的，更没有旁白的解说。

对战的双方也没有多少对话，它们只是默默地战斗着，为了执行各自的“任务”而拼杀。

终于，在一次能量的碰撞后，其中一方被击碎成了一堆碎肉，并迅速化为了数据流……

“呼……”J1-快铎长吁一口气，脸上看不出丝毫胜利后的释然，只是写满了严肃和疲惫。

他是个非常矮小的衍生者，身高比D1-龙还要矮，不过他不是小孩儿。J1-快铎的外貌俨然是成年人，还长了一把大胡子，但其身形很小，貌似是个霍比特人。

“其余三人，也遇到了类似的对手吧……”快铎念道，“嗯……希望事情真能如鲁特所说的那样发展吧……”

……

封锁区以南。

榭哈特与那个“光人”的战斗已进入了白热化。

而吞天鬼骁和湿婆站立的位置，也早已从街上挪到了远处的某栋建筑上。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湿婆的余光始终停留在身旁的鬼骁身上，心中暗忖道，“他似乎对我没有丝毫的戒备，十分专注地看着那两名NPC的战斗……如果这不是在演戏的话，我是该说这小子豁达、还是目中无人呢……

这种气氛下，我已经不可能对他突下杀手了吧……在百万观众的面前，堂堂诸神的招牌，趁人不备去暗算秩序的第一高手，各种意义上来说都太难看了。即使成功了也会落人话柄，万一失败了……那我就不仅是败了，而且会败得无地自容……”他不禁吞了口唾沫，冷汗嗖嗖往外冒，“不妙啊……这家伙难道是在跟我玩心理战吗，完全陷入了他的节奏啊……我和他得像古龙小说里的顶尖高手一样各种坳造型加嘴炮用哲学对决了吗……”

“你怎么看？”这时，鬼骁忽然开口，用很平常的询问语气抛给了湿婆一个问题。

湿婆表面上仍然保持着狂霸酷拽冷的状态，淡淡回道：“那个发光的怪物占上风吧……”

“他叫Y2-闪耀。”鬼骁接道。

“哦？”湿婆的目光斜移，“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

“看到的。”鬼骁道。

“是吗……”湿婆冷冷接道，其实他根本没明白对方的意思。

“听不懂的话，就问。”鬼骁道，“别不好意思。”

湿婆内心瞬间的反应是“靠！”但嘴上还是得保持风度，“好吧……请问，你是怎么‘看’到的呢？”

“用眼睛啊。”鬼骁的回答等于没说。

湿婆一股无名之火蹭蹭往上涨，就是不好发作。

好在鬼骁的话还没完，他还有下半句，“或许你不信……”他转过脸，指着自己的眼睛，“我的眼睛，可以看到‘数据的世界’哦。”

“什么意思？”湿婆试探着问道，“你是想说……你眼中看到的东西都是数字矩阵吗？”

“不全是。”鬼骁回道，“说不清楚。”

湿婆迟疑了几秒，又道：“你告诉我这些，没关系吗？”他顿了一下，“我们可是对手。”

“对，我们是对手。”鬼骁道，“所以我才告诉你。”

他这话，还真是高深莫测……

“我看过你的比赛录像。”鬼骁道，“你是少数几个我所承认的‘对手’之一，所以……我对你抱有期待……期待着你可以战胜我。”他歪过头，抬眼看着身旁这位战斗力排行榜第二位的强者，笑着说道，“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我所有的弱点都告诉你。”

“纵然这话从你的口中说出，依然很刺耳啊……”湿婆对上了鬼骁的目光，带着几分厉色道。

“并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就事论事。”鬼骁道，“我可以从数据层面上观察你，你的技能、装备、灵能武器……而你，对我一无所知，这很不公平不是吗？”

湿婆道：“你是在炫耀自己的技能吗？”

“这不是技能。”鬼骁道，“也不是魂意。”

听到魂意二字，湿婆又是一惊。

“你的惊吓值上升了呢。”鬼骁道，“其实没有什么好惊讶的，我自然可以看到魂意的存在，不过……我至今没能领悟那种能力。”他挠了挠头上的乱发，“因为对眼前的敌人了如指掌，所以开打前我就知道他们不是我的对手了，战斗中毫无危机感，对方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而遇到比我强的剧本BOSS时，我也没有什么紧张感，因为差距都是可见的……”

“好吧……姑且视为你说的都是真的，这也解释了你为何能在未领悟魂意的情况下，仍稳居战斗力排行榜的第一位。”湿婆接道，“但是……你说这项‘观察’能力既不是技能、也不是魂意，那难道是你有超能力吗？”

“这个嘛……我也说不清楚。”鬼骁道，“我也是进入这个游戏以后，才发现这个能力的，我也试过登陆其他的神经连接游戏，没有这种现象。事实上，只有在剧本里我才能看见数据，而在登陆空间里就没有这能力了，玩疯狂思维的时候也没有。”

“哼……总不见得是系统给你个人的特殊优待吧。”湿婆回道，他的口气还算轻松，但脑中已在盘算着许多事，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面对这样一个对手……该如何取胜。

“嘿！看！最后一击了！”鬼骁忽然指着前方的战场喊道。

湿婆将注意力重新投向街上，但见，Y2-闪耀抓住一个空隙，从后方抱住了榭哈特。此时的榭哈特已是强弩之末，速度降到了五成以下，故而露出破绽。

一时间，Y2-闪耀全身光芒大盛，浑厚的光芒以其身体为中心蔓延开，并迅速化为一个巨大的光球，吞没了半径五米内的一切，包括榭哈特……

第415章 兔子凶猛

【萧瑟的街景，逼命的战斗。】

【斗气斑斓，电闪光鸣。】

在旁白的解说下，封不觉与那名陪审员的战斗，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在觉哥有意识的引导下，两人且战且走，渐渐远离了鸿鹄和曌影王的战场。

不可否认，这个长得像沙瓦郎的家伙，实力非常强横。无论速度或力量，皆不在封不觉之下。其招式更是丰富多变、威力不俗。

好在觉哥有马孙的武魂掠阵，凭着这虚浮于半空的召唤物，封不觉暂时和对方打了个平手。

然而……马孙存在的时间是有限的，纵有【殖入式炼金术增幅装置】的加成，其时限也没能撑过七分钟……

【一缕金芒飘散，武魂降世时限已至，马孙重回灵界。疯不觉，又临危机！】

“不妙……跟它缠斗下去对我很不利，生存值消耗难以估计，而且战得越久变数越多……”封不觉心道，“嗯……在这儿就要用了吗……气功炮。”

【又是一招，身起腿落，迅雷不及掩耳，不料……】

就在陪审员纵身飞起，蹬出一击侧踢之际，突然，在它和封不觉之间，凭空冒出了一个诡异的黑色窟窿。

【一道空间裂隙，赫然出现。】

“哇哒！”一声长啸，一条疾影。

但见，一只如袋鼠般巨大的拟人化卡通兔子从窟窿里窜

了出来，用一记漂亮的回旋踢，迎上了陪审员的飞腿。

“喂……奇怪的家伙陆续出场了啊……”封不觉心中吐槽道。

拉比特的造型依然是白色衬衫加黑色西装马甲、嘴上两撇小胡子，鼻梁上还架着副眼镜。

它一脚将对方逼退，立定后一捋兔耳朵，冷哼道：“沙古拉，久违了！”

“原来那货叫沙古拉是吗……”封不觉念叨，“说起来……拉比特以前也是陪审团成员，但后来却成了犯人，看来这俩货新仇旧怨少不了……”

两秒后，又有另一只拟人形态的卡通兔子从那个黑窟窿里蹦了出来，他一身灰毛，不过肚子、脚掌、下半张脸和半截尾巴是白色的；他的双手好像戴着白手套，但身上没有其他衣物……他长着相当惹眼的兔牙，一对高翘的耳朵形似剪刀；他站立时的姿势优雅、潇洒……呃……就一只兔子来说……

“Hi，伙计。”他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根胡萝卜，一边像吃零食一样嚼着，一边朝觉哥伸出了手，并自我介绍道：“Bunny，Bugs Bunny.”巴尼说这句话时的语气，明显是在模仿军情六处某特工的那句——Bond，James Bond.

封不觉嘴角抽动着，木讷地伸出手去，还客气地说道：“幸会幸……啊！”没想到对方手里藏了个触电握手器，他刚一握上去就被电得蹦了起来。

“哈哈～伙计，开个小玩笑，别激动。”巴尼满不在乎地笑着说道。

“呵……呵呵……”封不觉干笑两声，他也不知道对方这算不算是发动了一个技能……反正经过这次握手，觉哥的发型莫名其妙变得更乱了，而且头顶还在冒烟，脸上也瞬间变得黑灰一片。但他的生存值损失倒是不多，只有1%，看来这确

实是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嗯……得冷静，不能跟这货来硬的。”封不觉暗自心道，“这家伙随时可能拿出炸药、雷管、甚至电锯之类的东西来整蛊，我可不是卡通人物，扛不住这种玩笑……”

……

此时，商城中的观众们倒是有不少都乐了。

尤其是絮怀殇的粉丝们，看封不觉吃瘪，真可谓大快人心。

“哈哈！你也有今天！”

“干得好！兔星人！”

“兔八哥都不认识，瞎咋呼什么呢！”

……

“拉比特……身为通缉犯，你竟敢出现在我的面前？”沙古拉沉声道。顺带一提，沙瓦郎这种精灵是没有嘴的，所以此刻这位陪审员的说话声是从胸腔里直接发出。

“废话！拉比特也是你叫的吗？”拉比特不爽道，“我是守时的、睿智的、优雅的、英俊的、让恶徒们闻风丧胆的……拉比特大人！”

“哼……在很多年前，你确有资格自诩正义……但是……”沙古拉的视线移到了巴尼的身上，巴尼对上它的目光时，竟还笑着朝它摆了摆手，“在你和你那个疯子表弟大闹法庭以后，你已没有回头路了。”

沙古拉话音未落，巴尼便用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来到了它身边，语速极快地问道：“嘿！伙计，你喜欢蛋糕吗？”他说话时，已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个奶油蛋糕来，蛋糕上居然还有一根已经被点燃的蜡烛……

“我知道里面藏了炸弹……蜡烛是引线……”沙古拉脸上已经开始出汗了，“我不会上当的。”

“哦！伙计，你怎么能这样曲解我的好意呢。”巴尼道，“你瞧，这蛋糕上还写了你的名字。”他摆出兔子的萌脸，睁大了眼睛真诚地望着对方，“蜡烛是用来吹灭的，怎么会是引线呢，给……”

“呃……”沙古拉接过了蛋糕，“好吧……谢谢……”它随即愣了一下，“等等……我没有嘴……”

Bomb！

蛋糕爆炸了……

沙古拉被炸翻在地，头上出现了三只盘旋的小鸟。

巴尼惬意地靠在路边的一根电线杆上，斜支起一条腿，嚼着胡萝卜，咂巴着嘴道：“疯子总比笨蛋强。”

“嗯……不愧是最机智的卡通角色之一，用智商和不科学的能力碾压了对手啊……”封不觉心中感慨着，“举止傲慢，离群独步，深不见底的下限和溢于言表的优越感……多么令人神往的一种境界……”

“可恶的兔子！”沙古拉怒吼着，重新站了起来。

由于两位兔爷的乱入，战斗的参与者已经改变，封不觉不出手的话，就不会有解说响起。

“疯不觉，你走吧，这家伙由我来对付。”拉比特头也不回地说道，“就当还你个人情。”

巴尼在旁窃笑，做了个悄悄话的手势，对觉哥道：“其实他俩本来就有私人恩怨。”

“好！后会有期！”封不觉本就想尽量避免战斗，一听此言，便顺水推舟，转身就闪。系统也视他已脱离了战斗，将转播画面移走了。

“现在……”玩家离去后，拉比特便摩爪擦掌，瞪着沙古拉道，“你我该算算账了……”

第416章 局势渐乱

比赛开始后一小时，各方势力纷纷狭路相逢，城中的战斗此起彼伏。

而正在这时，迷城中心，又生新变……

这里，本是一个开阔的、地上铺满石子的广场。而如今，已成了整个城市中污染最严重的区域。

刺鼻的硫磺味弥漫在空气中，黑曜石碎屑像沙尘一般覆满地表，尸骨所堆砌成的小丘随处可见……

广场中间，耸立着有一座巨大的门扉，此门高逾十米，宽大约四米，门的一面被漆黑的氤氲怪雾所笼罩，另一面是关闭着的状态。

门框靠上的位置，有着五个颜色各异的魔法阵，以五芒星的五角方位排列着。五个阵中皆是画着晦涩难懂的神纹，而此刻，这五个符印，皆已黯淡无光……

忽然，一声脆响。

魔法符印上的光彻底消散，崩碎开去……

门……打开了……

恶魔之门的另一面，是一片骇人的焦土。

如果说城市这边的景象是人间炼狱，那门对面那块地方……就是炼狱本土。

此时，有一个模糊的黑影，正缓缓向这扇连接两个空间的大门走来。

而城中那些由邪恶力量所孕育出的怪物们、时间之主的时官们、真理法庭的陪审员们、包括衍生者们……都在这一刻，感应到了某个强大存在的靠近。

即使它只是“靠近”，也足以让那些低阶的怪物胆寒。无数撕心裂肺的悲鸣和狂乱的咆哮声在城市各处响起，它们都在诉说着一种绝望。

那位象征着末日的君主，已然降临了这片土地……

……

与此同时，现实世界。

尸刀工作室某处。

“什么？一点都已经过了你才报告我这种事？”说话的是他们游戏部的主管，这会儿他正眉头深锁地呵斥着一名工作人员。

“怎么了？”正巧，今晚留下值班的经理也路过了走廊，手上还拿着一杯自动贩卖机里的咖啡，“什么事儿啊？”

主管瞥了那名工作人员一眼，叹了口气，举起了手上的一张纸质表单，“你自己看，这是两分钟前，‘为王’身上传回的监测数据。”

经理接过那张纸，边喝咖啡边瞧，结果差点儿把咖啡喷出来：“怎么回事？他没吃药吗？”

那名工作人员露出很冤枉的表情：“他说他吃了啊。”

“他‘说’他吃了？”主管立即用质问的语气重复道。

工作人员也有些火了，瞪着那名主管道：“那还要怎么样？难道要我们到休息室里去看着他吃？喂他吃？”

“你……”那主管被呛得无话可说。其实他很清楚，这事儿怨不到别人身上，没吃药就进舱，那肯定是尸刀为王自己的问题。

“好了好了。”经理是个明白人，他了解那个主管，这货遇上任何坏情况，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卸责任，而不是解决问题，二流的中低层管理人员，多有这个通病，“如果是为王自己随手把药扔了，并谎称已经吃过，那谁也没办法。他在

登陆空间时我们也看不出读数的异常，只有他进了剧本，监测仪上才会出差异数据。”他看向了那名工作人员，“你发现得很及时，很好，先回到岗位上去吧。”

那名工作人员闻言便转身离开了，临走时还被主管狠狠瞪了一眼。

经理接着对主管道：“这事情可大可小……我得打电话请示一下老板，问问他怎么处理，你也回去工作吧。”

“嗯……好。”那主管应了一句，也离开了。

经理看着对方的背影，嗤之以鼻地冷哼一声：“哼……废物，明天就让你滚蛋。”他又低头看向了表单，略微思索了几秒，沉吟道，“这小子……该不会是受了什么刺激，突发奇想……要在决赛里‘堂堂正正公平竞争’一次吧……”他摇了摇头，“还真把自己当成所谓‘高手’了吗？哼……你要是真有明星玩家的实力，还会在我们尸刀混吗……”

……

游戏世界，城北某处。

“又见面了。”【废柴叔】叼着烟，双手插袋，看着眼前的【尸刀为王】道，“上次你撤得还真是挺果断啊。”

“这次我不会再逃了。”尸刀为王说话时，已然将画戟祭出，“来决胜负吧！”

“哦？”废柴叔抬起手，将墨镜往下拨了几分，直视着对方的双眼道，“嗯……眼神不错嘛，和上次判若两人。”他随即又重新戴好墨镜，冷哼道，“该不会是用了某种‘新药’，所以自信心倍增吧？”

“随你怎么认为。”尸刀为王回道，“我不想解释什么。”

“好，打就打吧。”废柴叔将两只手都从口袋里伸出，“一般选手也好，种子选手也罢，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紧张紧张紧张，一方虎视眈眈，一方伺机而动。】

【往日的恩怨，今日的相逢，决死一战，无可避免。】

……

另一边，城东某处。

此地，有着一个占地三公顷左右的“血湖”，湖水常年处于沸腾状态，因而周遭地区的温度也很高。

湖中，粘稠的血浆和诸多不明液体融合在一起，仿佛是一湖极度恶心的鸡尾酒。没有人知道这个湖是怎样形成的，也没有人在乎……

由于这个湖的存在，附近区域的可视范围良好，只要侦查专精在D级以上，就能一眼望到湖的对岸。

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幕……总计十二名玩家，隔岸相望。

这十二个人，自然不是围着湖站成了一圈，而是三三成群，各据一方。

东三人，【醉卧怅然】、【生鱼片】、【悟死参玄】。

西三人，【毗湿奴】、【大梵天】、【阎摩】。

南三人，【无刀客】、【狂踪剑影】、【笑问苍天】。

北三人，【名字真难取】、【取名真是难】、【真难取名字】。

这无疑是一幅奇景，分别隶属于秩序、诸神、江湖、冰帝这四个社团的高手们——“醉生梦死”、“诸神四天王”、“刀剑笑”和“取名难”这四个组合，千载难逢地凑到了一起。虽然还有【梦惊禅】和【湿婆】这二位没到场，但这阵容也已经足够华丽了。

这里，得着重说一下取名难三人组……

可能有人会觉得，把这三个毒舌的牛郎团成员与前面那三个组合放在一起，拉低了整体的档次。其实不然……

让我们看看他们仨的游戏历程便一目了然：

首先，这三位身在一个规模极小的、刚刚起步的工作室，而《惊悚乐园》是他们担当职业玩家后接触的第一个游戏。在这种前提下，他们竟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成了名气颇响的知名玩家。

其次，让他们出名的，并不是单挑能力，而是3V3团体战的实力（苍灵论剑时迹部就郁闷地表露过，这三人总是扔下他，去排杀戮游戏）……

第三，以团体战见长的他们，在考验单挑实力的巅峰争霸战中，也已一路杀入了五十强。

如果说这三点还不足以证明他们实力，那请各位看看他们逗逼的昵称。说句实话……我也记不清谁是谁……所以我用发型和绰号区分了他们：【名字真难取】（小名，光头）；【取名真是难】（老取，爆炸头）和【真难取名字】（真哥，莫西干头）。

这种有意去记也未必记得住的ID竟然也能在游戏中火起来，亦是他们实力强悍的证据……

“情况略复杂啊……”小名望着湖面念道。

“看来在这决赛中，以‘优先寻找同社团队友’为战略行动的人很多啊。”真哥接道。

“那是啊……咱们聪明，人家也不笨。”老取耸肩接道：“既然是积分制的话，先找能够信任的同伴，尽可能地一起去拿击杀分，等搞定了其他选手再解决内部问题……这是很正常的策略吧。”

“嗯……”小名接道，“眼下的问题是……已经进入敌人视线了，而且是三拨不同的敌人，该怎么办呢……要动手吗。”他顿了一下，“如果要动手，该先对哪一边进攻呢？”

“别开玩笑了。”老取道，“这种局面下，先动手和自杀差不多啊。举个例子就是……A对B发动进攻，C和D在旁观战，

在A和B打到一半或是打完以后，C和D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过来坐收渔翁之利。”

“但你怎么知道C和D不会打起来呢？”真哥道，“假如C或者D在A和B分出胜负以前干掉了对方，就可以及时调头偷袭A和B了啊。”

“可A和B要是先打完，胜利的一方就能反过来去偷袭正在战斗的C和D了。”小名又接道。

“那要不然试着交涉一下怎么样，A和B联手，一举干掉C这样……”老取又假设道。

真哥点头：“但A和B之间的信任是不可靠的，战斗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还很难说呢……”

“嗯……”三个人都摆出一脸为难的表情，作歪头沉思状。

在湖的另一边，一个锅盖头的青年（生鱼片）正摆着张囧脸对身旁的两名同伴说道，“诸神和江湖都在商量战术，冰帝那边……我听不懂。”

悟死参玄问道：“怎么？他们在说外国话？”

“是啊……ABCD什么的……”生鱼片道，“感觉上……他们已经迷失在某种极其无聊的、不可能有结果的多重推理当中了。”

第417章 爆鸣隧道

正当那四拨人在湖边对峙、商量对策之时，“血湖”里的液体，开始无风自动……不多时，湖心便出现了一个漩涡，并不断扩大着……

“怎么回事？湖里有什么东西吗？”悟死参玄神色一怔，转头对生鱼片道。

很显然，生鱼片具备某种“听”的能力，遇到这种突发状况，队友们多半会先询问他。

“真把我当千里耳啊……”生鱼片面露难色，回道，“我的探查范围是有限的，隔空去听百多米外的说话声就已经有点勉强了；就算这湖里真有什么东西……隔着这么多液体，我也听不见啊。”

“这会不会和几分钟前的全城怪物共鸣有关？”醉卧怅然接道。

“等等！”生鱼片神色一变，因为这一瞬，他终于“听”到了点儿什么，“呃……那已经不重要了……”

两秒后，但见……一个巨大的人形生物从血湖漩涡的中心冒了出来。这巨人身高至少十五米，全身无肤，体表尽是肌肉纹理和渗出的鲜血，其体型健硕，十指如钩，两颗鼓胀的圆形眼珠在眼眶中诡异地旋动着。

见此怪物，周围的十二名玩家，皆是不由自主地退了数步。

取名难三人组更是直接高呼起来：“好大的血尸啊！”

……

另一边，封锁区中心。

四名源组织的衍生者，在此相遇了。

东侧，行来一个身穿短袖体恤和牛仔裤的小男孩儿，其双眼中，隐隐透出琥珀色的光亮。

北侧，行来一个身形高大、浑身浴血的女人，她的躯干和手足有些变形，脸部还附带上了几分犬科动物的特征，这些都是已然发动“拟兽强化”的特征。

西侧，行来一个身高与小孩儿差不多的小个子，不过其体型倒是和成年人相似，还留着一把松鼠尾巴似的大胡子。

南侧，行来一个“光人”，他全身的皮肤都在发光，故而身穿着一套掩光铠甲。

这四“人”，分别是Origin的D1-龙、L2-柚兰、J1-快铎、Y2-闪耀。

他们几乎在同时，抵达了封锁区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

“你伤得很重。”龙开口便对柚兰道。

“无妨。”柚兰回道，“就算死，我也会完成任务的。”

“哎……”快铎叹了口气，却没有说话。

闪耀接道：“那么……这就开始吗？”

“当然。”龙回道，“一切，都必须按照计划进行。”

一语落地，四人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后便各自回过头去，分别站到了十字路口的四角。

……

与此同时，离这里两条街以外的一栋建筑顶上，吞天鬼骁和湿婆正在悄悄监视着这边的景象。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鬼骁遥望着远处那四名衍生者，口中念念有词。

“其实我更好奇……你到底是想干什么？”湿婆虚着眼，斜视着身边的鬼骁，“放着积分不去拿，非要去关注那些NPC的

事情……”他顿了一下，“跟你在这儿浪费的时间，已足够我拿到好多积分了。”

“他们不是NPC……”鬼骁纠正道，“是衍生者。”他的目光显得很专注，“而且是很强的衍生者，其中两个是二级的，另外两个……我竟然无法从数据层面观测他们，这种事还从未发生过。”

“衍生者、四柱神……”湿婆用不耐烦的语气道，“说到底都是些数据而已，这是个游戏，我们是玩家，虚拟世界里的数据无论有多强，对我们来说也只不过是个设定。”他摇了摇头，“你若是想在这里浪费时间，那请便吧。我要走了……”他说时已转过身去，“你想把巅峰争霸当成团队生存模式来玩是你的自由，但我想专注于比赛。”

“捂住耳朵！”此刻，鬼骁忽然神情陡变，回头喊了一声。

这句话有些突然，且莫名其妙。不过湿婆在刹那间的反应很正确，他本能地照做了……

嗡——

轰——

第一声，是嗡然长鸣；第二声，是爆响。

整座城市都听到了类似的声音。

下一秒，如海啸般朝四周扩散的声浪便汹涌而出，席卷了全城。封锁区外的生物，尽觉耳膜生疼，脚下一虚；而封锁区内……除了那几名衍生者外，只有鬼骁和湿婆还活着。其他的变异生物，都在瞬间倒地身亡。

十二秒后……

“哈啊……哈啊……”湿婆喘息着从地上爬起来，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你……你……”他一个踉跄，又重新坐倒在了地上。他低头看去，自己的两个手掌都沾着血，“你居然偷袭……”他最后那个“我”字没有说出口，因为他定睛一看，鬼骁也和自己一样坐在地上，两个耳朵里都渗出了鲜

血。

“你还是先坐一会儿吧。”鬼骁的神情看上去还比较镇定，“内耳受伤，会影响平衡感，就算勉强站起来也会摔倒。”

“这是……怎么回事？”由于离得近，而且是面对面，所以湿婆勉强能听得清对方在说什么，“有人对我们发动了突袭吗？”

“很明显不是玩家……”鬼骁一边调整着呼吸一边接道，“好像出大事了……呼……有某种我从未见过的……完全超出我想象的东西，已经来了……”

……

十字路口上空，一个半径五米左右的、球形的空间裂隙已被打开，球体的任何一面，都显示出如同黑洞般深邃的景致。

片刻后，从其中缓缓降下了一团银色的数据流。

那团物质看上去像是水银一般，但落地后很快就凝聚成人型，其外表是个女人的样子。

鲁特（ROOT）环顾四周，开口道：“柪兰在哪儿？”

龙回道：“为了承担爆鸣隧道所需的能量，她牺牲了。”

鲁特沉默了两秒，其表情出现了一丝细微的波动，但瞬间就恢复如常，并提高了声音道：“你们都听到了吗？Origin们！”

话音未落，数以百计的黑影，便从爆鸣隧道中蜂拥而出，来到了……这个世界。

第418章 黄雀在后

同一时间，城市另一端。

正在交战的鸿鹄和曌影王，自然也感受到了那席卷而过的声浪。

“怎么回事？”鸿鹄手中长弓一抖，一片光箭散出，他乘势一退，跳出了战圈。

站在石魔后方的曌影王歪过头，回道：“你指刚才那股声浪？”他用不置可否的语气接道，“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吧，可能是其他玩家打斗时所释放的大招之类。”

“不……”鸿鹄扶了扶自己的眼镜，“我是说……解说怎么停了……”

“嗯？”曌影王闻言一愣，“对啊。”他摸着下巴道，“不过……这和我们之间的较量没有什么关系吧，之前你不是还嫌那口白啰嗦吗？”

“我个人对这种设定的喜恶并不重要。”鸿鹄用十分冷静的口吻叙述道，“根据我的观察，在这个剧本里，只要是有玩家参与的打斗，就会有解说插入。”他顿了一下，“考虑到这场巅峰争霸战的赛制是乱战，必定会是多视角转播。我推测……这口白极有可能就是由系统所提供的官方解说。”

曌影王略一思量，应道：“嗯……既然是官方解说……确实是没理由会停的。”

鸿鹄道：“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处于战斗状态，因此，可以很明确地知道那口白从有到无的分界点……”

“就是刚才声浪袭来的前后。”曌影王接道。

鸿鹄将目光投向了声浪扩散而出的方向，沉吟道：“那边肯定是出什么事了……”

“即使你的分析没错……但那又如何呢？”曌影王道，“难道你想提议……咱俩现在立即停手，一块儿去那边查看一下情况？”

“有何不可呢？”鸿鹄道，“战至此时，你我仍是不分伯仲，停下会有什么影响吗？”

“哼……那倒是。”曌影王冷哼道，“至少从场面上来看，谁也不吃亏。”他这话只说了一半，还有半句不方便挑明的就是“至于对战双方各自还藏有几分底力，只有当事人自己心知肚明”。

……

血湖旁。

那三三成组的十二名玩家，却是没有注意到解说停止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眼前那个巨型生物的身上。

来自四个社团的高手们，几乎在同时达成了一个共识——“此地不宜久留”。

然，他们尚未来得及离开，又生异变。

“呵……终于有个稍微像样点儿的了。”一个阴沉的嗓音突兀地响起。它的说话声虽然不大，但血湖周围的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

“喂喂……后面又冒出个看上去相当狠的家伙啊。”正冲锋在撤退第一线的小名，一眼便望到了来者。

但见一头青面獠牙、三头六臂、人身蛇尾、全身猩红的怪物，蠕动着前行而来……

取名难三人组是四拨人里撤得最快最果断的，可他们的运气也是最背的……因为死灵九魁中的嗜血魔，恰好是从他们身后的那个方向行来。

“前有狼后有虎啊……”老取念道，“好在后面这个的体积

没那么夸张。”

真哥接道：“不不不……体积不代表实力，从这个半蛇怪嚣张的态度来看，他很可能比湖里的巨型血尸更强……”

就在他们三人犹豫着要不要硬冲过去时，一瞬间……一抹怪影已从他们身旁闪了过去。

“异界旅客吗……”嗜血魔在经过取名三人组身旁时，心中不屑道，“虽然比城里的怪物们强上许多，但在我面前……仍是慢若静止一般。”

而冰帝那三位，直到嗜血魔与他们擦肩而过后，才做出反应。

“那东西是什么……”

“好快。”

“幸好它没有攻击我们，否则……”

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升腾而上，三人皆是惊出一身冷汗，后怕不已。

他们确实应该庆幸，嗜血魔的本性是非常好斗和凶残的，若不是夺灵事先打过招呼，它八成会把自己一路所见的玩家和怪物统统处理掉，就算遇见衍生者，它也不介意一战。

吼——

血湖中爬出的巨型血尸也注意到了嗜血魔的存在，它将脸转了过来，发出一声咆哮，似是想吓退那正在逼近的威胁。

“这种体型的血尸倒是不多见。”嗜血魔丝毫没有受到那吼声的影响，完全是一副有恃无恐的强者姿态，继续欺近，“作为晚餐的主菜正合适，呵呵……那个湖就当成汤好了。”

……

城北某处。

随着一缕白光飘散，一名玩家被杀出了剧本。而他的对手，正是王叹之。

小叹确是个运气很好的玩家，在决赛开始后，他已经遇到、并成功击杀两名玩家了。虽然那两人都不是种子选手，但好歹也送上了四点积分。

“呼……挺厉害啊。”小叹脱离战斗后，稍稍松了口气。

“厉害的是你吧，简直让我毛骨悚然呢。”一个声音忽地从小叹背后响起。

话音方起，刀锋已动。

在毛骨悚然这四个字还未说罢之际，小叹的手中的军刺已贴在了说话者的颈侧。

可他没有砍下去，因为正在讲话的，只是个半透明的全息影像。

那全息影像的样貌是个身形曼妙的金发女郎，身着夹克和牛仔裤；其面容姣好，嗓音也是极富磁性，颇有几分御姐的感觉。

“单纯的投影是不会发出声音的吧……”小叹心思急转，“莫非这个是召唤物？幽灵吗？或是……别的什么……”他连退数步，眼观六路，试图找出这个投影的操控者所在。

“小帅哥，我跟你说话，你怎么不理我啊？”那投影又道，“我已经观察你挺久了，你不是哑巴啊。”

小叹又看向那个全息影像，这才发现，“她”的夹克上是有社团标记的。

“山河？”小叹神色微变，“你是玩家？”他也没有过于惊讶，毕竟《惊悚乐园》里的技能包罗万象，没准对方是使出了某种分身技、或是用变身技把自己变成半透明灵体了。

“她就是‘山河’的【抹茶酥】。”这时，又有一个说话声响起。

这是一个小叹非常熟悉的声音——封不觉的声音。

几乎在觉哥那句话响起的同时，抹茶酥的那个投影也消失了。

对这接二连三的诡异情形，小叹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连忙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位金发美女从不远处的一条小巷里拐了出来，而她背后还跟着一个发型乱糟糟的男人。

“觉哥……这什么情况？”小叹见状，便开口问道。

此刻，封不觉正将一手摁在抹茶酥的肩上，另一手则拿着张死亡扑克，抵住抹茶酥的脖子，“押”着对方走来。

“情况就是……”封不觉道，“我在赶路时，发现她在暗中跟踪并监视你，于是，我就暗中跟踪并监视了她。”他顿了一下，接道，“刚才，她大概是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便准备对你下手。可她没有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呃……其实我想问的重点是……”小叹道，“眼下你为什么还要挟持她？直接杀掉不就好了？”

“嘿嘿嘿……”封不觉阴恻恻地笑了，“拿活的，当然是因为留着她还有用啊……”

“你用一脸色迷迷的表情说这种容易让人误会的台词真的没关系吗……”小叹吐槽道。

抹茶酥却是显得颇为淡定：“我倒是不担心你做什么出格的事，只是……你确信能控制住我吗？”

“根据我赛前调查的情报、以及近十分钟左右的观察……”封不觉回道，“我可以很有把握地判定，你是一名罕见的、以器械专精见长的玩家。你本身的战斗能力虽然不差，但也相当有限。恕我直言，如果你的格斗专精连B级都没到……就不可能逃脱我的魔掌。”

“好吧，好吧……我投降……”抹茶酥无奈地耸耸肩，摊开双手道。接着，她微微转过头，朝觉哥抛了个媚眼儿，“你想

怎么样？说吧。”

第419章 结盟

“喂，你不觉得有点儿奇怪吗？”废柴叔在打斗中仍显得无比从容，他心不在焉地念叨了这么一句，并挥出一掌，逼退了尸刀为王。

“哈啊……哈啊……”尸刀为王的呼吸早已乱了，在这停手的间隙，他喘气儿都来不及，根本没有余力去回答对方的问题。

这二位战斗至此，已过了数十分钟。尸刀为王基本上已经底牌尽出，体能值也见底了，但废柴叔仍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情况着实恐怖。

“好像在刚才那声爆鸣过后……”废柴叔见对手没有应声，便自言自语般接道，“解说便消失了。”

“为什么……”此刻的尸刀为王，对其他事皆是充耳不闻的态度，他所在意的，只有眼前的胜负，“为什么！接了这么多格斗系的A级技能，你不可能毫无损伤……”他双眼都快瞪出血来了，“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啊？”废柴叔将脸转回来，望着尸刀为王，冷笑道，“呵呵……这种情报，没理由告诉你吧？”他摸着自己下巴上的胡渣，“不过……今天的你，确是与上次判若两人啊。”

“哼……因为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尸刀为王接道。

“哦……”废柴叔似乎明白了什么，“原来如此……你没吃药对吧。”他笑了笑，“你是想证明些什么吗？”

“我只是想赢，有尊严地赢！”尸刀为王沉声道。

“真是可笑的论调。”话虽如此，但废柴叔没有笑，而且面露肃然之色，“你以为……在这场比赛里停止作弊，就能找回尊严吗？你的等级、装备、技能，都是你在服药状态下游戏

所得，这些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你就好比是个依靠着兴奋剂一路挺进决赛的运动员，你以为在最后一战前停止服药，自己就能站在和其他人平等的立场上了吗？哼……醒醒吧。”

尸刀为王闻言，顿时青筋暴起，可他无法出言反驳。

废柴叔继续说道：“其实你本身是个很强的玩家，如果从未用过药物，你会更强。可惜……如今的你，早已习惯了在服药状态下进行游戏。突然停药，你的神经肯定无法适应。”他摇了摇头，叹息道，“要比喻的话……你本身的天赋，就好比是一辆手动挡的高级跑车，而工作室给你的药物，就好比是一辆自动挡的二手车。眼下你临阵换了车，请问……你那早已生疏的驾驶技术，又能发挥出几成呢？”

“就算你说得都在理……”尸刀为王擎戟暴起，纵身跃上长空，决死之式已蓄势待发，“我也要拼一拼！”

“哼……”废柴叔笑叹一声，“我可不是那种你依靠毅力就能打垮的对手啊……”他手掌翻覆之间，一股劲风便骤然席卷而出，在其身前形成一道凶横无比的风墙。

这二人的胜负，这一招过后便见分晓。

然，在那决胜的刹那，竟有不速之客赫然杀入。

“二位且慢！”一声暴喝，两道疾影。

但见，吞天鬼骁和湿婆二人从半空双双杀到，前者身形一展，迎向了废柴叔的掌风；后者则操控着天舞沙漏的石盘，使出了“月”之特效【月棱】，一挡尸刀为王的杀招。

……

同一时刻，城市另一处。

“所以……你是想和我暂时结盟？”抹茶酥对着封不觉道。

觉哥这会儿已经把对方放开了，不过他始终没有离开抹茶酥身边两米的范围，其威吓意图不言而喻：“没错，你有兴趣吗？”

“我要是说没兴趣呢？”抹茶酥笑着问道。

“我会说服你的。”封不觉回道。

“哦？呵……”抹茶酥一副想看好戏的样子，“愿闻其详。”

“小叹，你过来一下。”觉哥忽然转头对小叹道。

“哦，什么事啊？”小叹走近了几步。

“只要你答应和我们结盟，事成之后，他的积分就是你的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封不觉指着小叹，面不改色地说道。

“喂！”小叹当时就惊了，“一般人会把这种话当着被出卖者的面说出来吗！”

“哥做人就是这么磊落。”封不觉恬不知耻地接道。

小叹虚着眼，转头对抹茶酥道：“美女，我们一块儿砍死他吧，这家伙有三分呢。”

“这个提议倒是不错呢。”抹茶酥也没当真，只是随口回道。虽然她表面上正摆出一副不怎么紧张的样子，其实心中一刻不停地在思考着脱身的方法。

封不觉对这些也是心知肚明，但他是不会点破的。

“对了。”觉哥接着对抹茶酥道，“我和你们社团的秋风瑟是好哥儿们，他应该提到过我吧？”

“嗯……提到过。”抹茶酥斜视着觉哥道。

“难怪你一直用一种交织着鄙视和畏惧的眼神看着他。”小叹在旁跟了一句。

觉哥无视小叹的吐槽，继续对抹茶酥道：“那不就行了，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嘛，这就有了建立信任的基础。”

“秋风可没说你是他的朋友……”抹茶酥看着觉哥道。

“怎么～会呢～”封不觉说这四个字的语气拖得老长，“我和他可是一见如故啊……”他信口雌黄的本领十分了得，“咱们

的关系已经铁到彼此用绰号相称了……顺便一提，他的绰号是皮卡丘，我的绰号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神秘训练师疯不觉大人。”

“喂……这种长达十八个字、前后矛盾、而且一点也不神秘的绰号……”小叹念道，“怎么看都是临时编出来的吧……而且起绰号都不忘占人便宜啊……”

“哼……大家都是聪明人，你们俩也别在我面前表演相声了。”抹茶酥收起了她那张笑脸，看向封不觉道，“你寻求我的帮助，肯定是有着某种特殊原因的。这个剧本里都是高手，若说我有什么独一无二的特质会被你看上……那无非就是器械专精这方面的能力了。”她顿了一下，“所以……直说吧，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你能开出的条件又是什么？若我满意，暂且结盟也并非不可。”

第420章 黄金蛆虫一号

“表哥，情况好像不妙啊。”巴尼单手撑墙，保持它一贯的潇洒站姿，并嚼着胡萝卜道，“之前那声响，恐怕是衍生者在捣鬼吧。”

不远处，拉比特正在给奄奄一息的沙古拉补上最后的一击，但见其一爪捶下，将后者砸成了一团肉酱。

“除了衍生者，我还闻到了死灵九魁、陪审员、时官、以及……众魔之首本人的味道。”拉比特甩了甩兔爪上的鲜血，沉声道，“这地方的危险程度远远超出我们事先的预估，不宜久留啊……”它的目光露出些许紧张，“万一有强力的衍生者盯上我们俩，想把我们杀掉来增强实力，那就糟糕了。”

“嗯……”巴尼快速吃光了手上的胡萝卜，“那就走吧。”它说着，便在墙上画了个黑色的窟窿，“反正咱们也已经救了你的朋友一次，还干掉了一个陪审员，也算没白来。至于其他的法庭成员……我们可以再觅机会、逐个击破。”

拉比特点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它便蹦蹦跳跳地和表弟一块儿跃进了那黑色的窟窿里，几秒后，那窟窿顺势收缩，消失不见……

……

城市另一端。

“原来你这召唤物是个高智能的辅助型生物吗……”抹茶酥指着正在忙碌的武藏小金井，偏过头对封不觉说道。

作为职业玩家，抹茶酥自然去研究过觉哥和絮怀殇的那场比赛，所以她对觉哥所使用过的技能、体术能力的极限等等，早已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

“他具体有多聪明不好说，不过……”封不觉回道，“单论

发明能力，小金井的实力是非常惊人的。”

小叹在旁补了一句：“其变态程度也和发明能力成正比。”

此刻，这三位正在城市消防局的车库内，等待着武藏小金井的“改造工程”完工。

“嗯……看来我也应该去练练召唤专精了呢。”抹茶酥接道，“要是能入手一个类似‘三眼神童’之类的召唤生物……”

“别做梦了。”封不觉打断道，“小金井毕竟是出自搞笑动画中的角色，他造出来的东西虽然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但也一定会有相应的缺点。这与他的性格设定有关，无法避免。而在战斗方面，他的作用几乎是零，或许连蝙蝠、豪猪之类的召唤物都不如。”他顿了一下，“可你说的三眼神童，基本上是个完美的召唤物。他出自于一部非喜剧类的、内涵深刻的作品。他拥有远超常人的智商和极具攻击性的性格。‘发明能力’只是他的专长之一，他还拥有强悍的身手、超能力、以及大量超古代文明的知识。理论上来说，他可以毁灭世界。

所以，无论从‘智’还是‘力’的角度去评判，那样一个召唤物都毫无疑问会被定为S级，绝不是你去随便‘练练’就能掌握的技能。事实上，哪怕是专攻召唤专精的顶尖玩家，想要入手三眼神童这个级别的召唤物，也需要一定的运气才行……”

抹茶酥看着觉哥的脸，半晌没说话。愣了好一会儿，她才笑着接道：“呵……我现在有点儿明白了，为什么秋风让我尽量避免和你交手……”她摇了摇头，“我只是随口说出个想法，你却已想到了一大堆。在两秒钟内，你就通过一个关键词，对我这个意图的可行性做出了那么多分析……”

“这是我的习惯。”封不觉抬手，用手指轻轻叩了叩自己的太阳穴，“一般来说……对事情的进程和结果思考得越周到，在面对变故时的心理准备就越充分，惊讶和反应的时间也会相应缩短。”他摊开双手，“其实人人都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只要他们事先就想到泰山有可能会崩就行。”

抹茶酥对觉哥那教导般的得意口吻颇为不爽，她立刻别过头去，看着小叹道：“我说……他是不是非常喜欢这样在人前嘚瑟？”

“呃……”小叹苦笑着，“对觉哥来说……眼下这样的表现，还远远算不上是在卖弄……”

“怎么？我的言论无意间冒犯到了你吗？”封不觉对抹茶酥道，“还是说你认为我这种行为的本质是在炫耀自己的智慧，并以此隐射你脖子上的东西只是个摆设？”

“哼……”抹茶酥冷哼道，“我看你这自恋狂最大的本领，就是语言嘲讽能力了吧……看你和絮怀殇的比赛就明白了。在‘激怒别人’这件事上，你的天赋着实惊人，系统的语言屏蔽根本阻止不了你。因为你的本意并没有‘侮辱’别人的意思，更没有使用什么脏话。你只是我行我素，便足以让人火冒三丈了。”

“呵呵……说得没错。”封不觉歪着头，耸肩道，“系统也是这样想的。”他这句话的含义，抹茶酥是听不懂的。因为觉哥最近几天一直在排单人模式，所以他称号变更的情报，只有地狱前线的几人知道。当然，这个细节，他早已考虑到了，显然是有意为之。

而在这场决赛中，参赛者的信息皆已被完全屏蔽，团队栏是不可见的状态。这样选手们便无法通过菜单去确认剧本中还剩下几名活着的对手，以及他们的等级、称号等等信息。

“嘶嘶嘶嘶……完成了！”这时，武藏小金井的身影从一辆消防车的上方出现了。

他做了个向前跨步的动作，并伸直右手的胳膊，摆出了一个胜利的手势，仿佛自己达成了某种壮举。

“哈哈哈……请看……”武藏小金井展开双臂，对着自己脚下的消防车道，“这就是……黄金蛆虫一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取的这个名称还是相当贴切的，因为这辆消防车早已被城中的黑暗能量给腐蚀了。原本红色的车身被附上了一层“皮肤”般的土黄色物质，摸上去确有一种诡异的柔软和韧性……

如今，经过武藏小金井的改造，这辆车已经附加上了多件由抹茶酥提供的强力机械外装，成了一台名副其实的怪物。

“哦！光听名字就很强啊……”封不觉一脸兴奋地念道。

小叹和抹茶酥却是一脸厌恶之色，异口同声道：“光听名字就不想乘上去啊……”

第421章 无形魔的建议

爆鸣隧道开启后十五分钟，封锁区以南五公里处。

此时此地，一名位列战斗力排行榜前二十的玩家，正遭到两名衍生者的攻击。

轰——

剧烈的震动在街边炸出一团浓重的烟尘，硝烟未散，三道人影便已撕开烟幕冲出，再度展开厮杀。

一时间，拳影漫天，金铁交加之声不绝于耳。

“切……到底是什么人……”【才不怕呢】心中暗道，“五十强中有这样两个家伙存在吗……”

如果封不觉在这里，一定会很明确地告诉她——没有。因为觉哥已经把除自己以外全部四十九名选手的【蝶之战】录像都看了一遍，而且他记得每一个人的昵称、长相以及战斗风格。

“嗝儿……”忽然，一声酒嗝儿响起，一个叼着烟、拿着酒瓶、烫着头的男人，出现在了这条街的尽头。

而那两名衍生者，闻声后竟立刻停止了对不怕的攻击，并朝后跃出战圈，戒备地盯住了远处的来者。

数据识别：

——突破防火墙...

——下载资料...

——启动反制策略...

外形识别数据库启动，正在下载，写入/修正/写入/写入。

【玩家昵称：梦惊禅】

【等级：41】

【称号：醉银剑】

【身高：180公分】

【体重：70公斤】

【拥有技能：？？？】

【拥有装备：？？？】

【危险程度：高】

语音识别：已建立。

所处位置：Y-142。

追踪定位：无法启动。

操控状态：失控。

战术制御选项：运算中...

由于这二位只是源组织的三级衍生者，也没有经过任何变异强化，所以他们的战斗力与二级以上的成员相差甚远。虽然他们也可以对玩家做出一定程度上的数据分析，但让他们在人数对等的情况下和那些顶尖玩家交手，恐怕还是得完蛋。

“单个的捕获几率已经降到了7%，而且还在下降。”看到梦惊禅后，其中一名衍生者便对同伴说道。

“嗯……将两人一并捕获的几率已接近零了。”另一名衍生者应道，“呼叫增援吧。”

“好，我来呼……”这名衍生者的话没能说完。

却见得……银芒一闪，人头飞落。

出手之人，竟是梦惊禅。

他瞬间就从数丈之外杀到，一剑封喉。

如果用慢镜头重放梦惊禅的动作，便可看见这样一幕……那一刻，他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取出了口中即将抽完的烟头、掷向半空，然后，他用同一只手，拔出了腰佩的快剑；同一时刻，他的脚下已踏出一记缩地奇招，使其闪电般突进了十余米的距离。

故而……剑刚从鞘中抽出，人已到了敌人面前。

他的剑是如此快，快到不可思议。以至于……那飞出的烟头，和飞落的人头，竟恰好在同一秒落地。

“别看我现在这样儿……”梦惊禅又说起了他的口头禅，“想当初我也是个高手啊～”

“现在也是高手吧……”才不怕呢在心里默默吐了个槽。数秒后，她才有些后怕地想到：这一剑若是斩向自己，会是怎样的结果。

“人类……可恶！”另一名幸存的衍生者露出了暴怒的神色，他咬牙怒喝、箭步欺上，似是想和梦惊禅拼命。

但……一柄长柄巨锤又从侧面横扫而来，借着他前冲的力量，狠狠砸中其前胸。

于是，这第二名衍生者，也交代在了这里。

“你为什么要帮我？”才不怕呢一甩手中的【狂雷杵】（她在披风争夺战中所使“惊雷杵”的升级版），随即面向梦惊禅道，“这样的场合，也不存在什么英雄救美吧？”

梦惊禅耸耸肩，把剑收了起来，重新抄起酒瓶灌上一口，然后才回道：“这位姑娘，你不觉得攻击你的这两‘人’……有些奇怪吗？”

“哦？”才不怕呢试探着问道，“这话怎么说？”

“我是指……他们并不是玩家。”梦惊禅回道。

“你确定？”才不怕呢接道，“这两人的实力可并不差，而且战斗方式不像是NPC……”

“哈……”梦惊禅用笑声打断了她，“你们‘江湖’那边……未免有些太散漫了吧？”

“什么意思？”才不怕呢不明白对方此言何意。

“我们工作室这边……可是定下了死规定，要求所有参加决赛的选手把五十强的基本资料都记在脑子里，还要测验呢……”梦惊禅说着，又点上了一支烟，“别看我这样儿……我也是勉强及格了的。”

“你直接就说自己认识所有的决赛玩家就行了。”不怕回道，“别拿我们‘江湖’说事儿，我并不是什么职业玩家。”

“好吧……”梦惊禅道，“总之……我想说的重点是，眼前这两个家伙并不是玩家，而是……”

“衍生者。”又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

梦惊禅和才不怕呢同时循声望去。

那声音的来源，就在街边一栋破败的建筑中。事实上，那栋建筑就是刚才不怕和两名衍生者对战打烂的……

嗡嗡嗡……

伴随着一阵怪异的响动，一个浮在半空的水晶状物体缓缓飘了出来。

“什么情况？”梦惊禅又喝了一口啤酒，接着说道，“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御棺飞行？”

“我只听说过御剑飞行……”那块水晶，即【无形魔】回道，“再说……我长得根本不像棺材。”它的声音和语气倒是颇为顺耳，听着像是那种很亲切的电台节目主持人，有一种邻家大哥的感觉。

“你又是……什么？”才不怕呢犹豫了一下才把这句话说完，因为她边说边在考虑……这个问题究竟是该用“谁”还是“什么东西”来收尾。由于前者不太贴切，后者又不太礼貌，她最终用了个比较折中的措辞。

“鄙人，无形魔。”无形魔回道，“位列死灵九魁。”它顿了一下，“来此的目的，是为了敬告二位……放弃与同类的争斗，共同对抗衍生者。”

“哦……这样啊。”梦惊禅道，“其实我也正有此意啊……”这自然是实话，要不然他也不会去救才不怕呢。

梦惊禅表面上看着没正形儿，但本质上还是个明白人。他曾经与觉哥一同对付过衍生者赤铁，所以他很清楚那些衍生者的实力，他也明白……眼前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第422章 天马行空

城中另一处，鸿鹄和曌影王二人，正共同朝着爆鸣隧道的所在进发着。

他们自然没有完全信任对方，所以相互间隔了十米左右的距离，以防万一。

“说起来……你这家伙还真是轻松啊……”依靠奔跑前行的鸿鹄，斜眼看着坐在鲜血石魔肩上的曌影王道，“在这样的剧本里，你只需在一开始把召唤物放出来，接下来就可以全程以逸待劳，连路都不用自己走……”

“啊？”曌影王也瞥了鸿鹄一眼，“就算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我也不会让你坐上来的……”

“呵……”鸿鹄扶了扶眼镜，嘀咕道，“扯开话题吗……”

鸿鹄之前那句话，当然不是在暗示自己想乘上鲜血石魔，而是一种试探。他想从曌影王的回应中推测一些信息，比如鲜血石魔的操控机制、持续时间、召唤后有没有后续的消耗等等。

然而，他鸿鹄聪明，人家曌影王也不傻。后者当即就不动声色地回了一句玩笑般的话语，使得对方一无所获。

吼——

就在这二位说话之际，突然……鲜血石魔脚步急停，并朝着前方发出一声咆哮。

“怎么回事？”鸿鹄见状警觉地停下，并立刻转头询问道。

“不知道……以前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曌影王也是神色一紧，他确实没有对石魔下达止步的指令。

咔嗒卡塔……又是一阵诡异的响动。

两人面前的街道，竟在这一瞬猛然隆起。

“怪物吗？”鸿鹄平地使了一个后空翻，轻巧地跃到了街边一家店铺的招牌上。

罂影王也操控着石魔稍稍后退了一段距离，并且谨慎地从召唤物的肩上跳回了地面。虽然罂影王的再生能力在五十强中难觅敌手，但经历过“急冻人”事件后，他就再也不敢对任何NPC或怪物抱有轻视情绪了……

“有趣的生物……”那隆起的地面越来越高，并逐渐呈现出人形，“它”用低沉的嗓音说道：“从鲜血和泥土中诞生的虚假生命，没有智慧、也没有自我意识；就连最基本的五感，都是由其他生物分享所得……”说话者很快显出了真身，他身高四米、蓝肤白发；那一身肌肉所铸的盔甲，轮廓如雕刻般鲜明；白色的长发编织成一捆垂在身后，似一条巨兽之尾。

“但是……偏偏是这样一个生物，依靠着本能，探查到了我的存在。”洞察者说到这儿时，用不屑的目光扫过罂影王和鸿鹄的脸，“而你们这两个各怀鬼胎、自诩高明的生物，却显得如此迟钝、无能……”

“这家伙……”鸿鹄镜片下的双眼，已露出肃然之色，“很强……”他赶紧提高声音，转头对罂影王道，“要小心了！这货可比一般的剧本BOSS都……”

“天！马！流！星！拳！”

忽然！一声长啸，吼出了一招家喻户晓的拳法；一条疾影，杀入了这场形势不明的战局。

但见，一个身着红色底装，身披白色圣衣的男人，从天而降。其双手朝着洞察者轰出了无数白色的拳芒，可谓势若流星，气贯长虹。

“糟了……来了个超级大白痴……”鸿鹄一见来者，便在心中念道。

而洞察者那边，只是略微偏过头，看着从侧后方杀来那

名玩家，冷哼道：“哼……不自量力……”他根本不躲不闪，任那雨点般的拳芒打在自己的肌肉上，看上去根本不痛不痒……

数秒后，来者落地，并立即摆了个非常有型的战斗POSE，用一脸热血澎湃的表情喝道：“邪恶的巨人！准备接受正义的制裁吧！”

“喂……你该不会是……”罂影王也预习过决赛对手的资料，他好似是见过那张浓眉大眼的脸。

“不错！我就是正义的英雄！”那人一边搭话，一边还在切换着各种姿势，“天！马！行！空！”他一字一顿地说出了自己的ID，每说一个字，就换个姿势……

“竟然在五秒内以一己之力把基纽特种部队全员的姿势都摆了一遍吗……”鸿鹄内心愤然吐槽道，“与上次遇见他时相比，其白痴程度有增无减啊……”

“呃……”从各种意义上来说，罂影王都被这货给镇住了，“我说……这位小马哥……虽然以我的立场，不该说这话的……但我还是想提醒你一下，这个剧本里，我们玩家之间可是敌对关系……你没必要冲出来帮我们的。”

“哈！哈哈哈哈……”天马行空大笑出声，他一脸嚣张地闭起双眼，歪过头，然后伸直右臂，举起食指，朝着罂影王摆了摆，“哼……庶民啊……英雄是不会在意这些细节的。”

“白痴是不会听人劝告的……”鸿鹄此刻的表情，和他第一次看到女友卸妆时的神情是一样的。

“就算你们对我冷眼相待，甚至背后出刀，我也一样会从这个邪恶生物的手中拯救你们的，这就是英雄！”天马行空说罢便转身挥臂，气势十足地朝着洞察者一指，“恶徒！你竟能接下我那超越光速的拳头，看来不是一般的恶棍啊！”

“说真的，如果我想杀你……”洞察者冷冷道，“你绝对不可能站在那里和旁人废话那么久……”他顿了一下，“另外……

你确定自己知道什么是光速吗……”

“天马流星拳！”又是一声吼，天马行空再次发招。

同样的招式，打向同样的对手，很显然……结果也是一样的。

“你们这群好斗的异界旅客……着实是不可理喻。”洞察者道，“我只是出现在你们面前罢了，你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我是敌人。”他面露狠色，“可为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外表上的不同吗？看来你们的种族……对于那些外观不符合自己审美的物种，有着与生俱来的厌恶和偏见。”他顿了一下，“可我丝毫看不出……你们的优越感从何而来。”他的眼神从不屑变为了鄙夷。

“呃……你……”天马行空听完这番话，满脸错愕地跪下了，“我……竟然是我误会了吗……凭外表判断善恶……是我太肤浅了啊！”

“你就别再埋汰‘肤浅’这个词了吧……”鸿鹄念道。

“我明白了！”天马行空忽又恍然大悟般说道，“原来……恶徒是你们俩！”他蹭一下又蹦了起来，“就是因为你们的蒙蔽，我才会对善良的丑巨人挥拳相向！”

“虽然你突然站到了我这边，但是……”洞察者的神情比刚才还郁闷，“我事先声明，我并不善良，而且在我们的种族中，我也不算丑……”

“正义的怒火正在熊熊燃烧！我是不会饶恕你们的！”天马行空完全无视洞察者的话，他已经大踏步地朝着另两名玩家的方向去了。

“排在战斗力排行榜第二十位的家伙原来是个重度中二病吗……”曌影王沉吟道，“说起来……他那套服装好像是商城里的‘天马座圣衣套装’……而且他昵称里就有‘天马’二字，用的技能也确实是天马流星拳……呃……这技能该不会也是他特意去买的吧……”他越想越觉得对头，眼前的天马行空，绝对

是有意在COS某位圣斗士，连发型都一样。

“别大意啊，曌影王。”鸿鹄这时开口提醒道，“这家伙的实力可是货真价实的……”他已拉弓搭箭，准备迎敌，“这个世界上最难对付的两种人，恐怕就是疯子和【哔——】了。”

曌影王居然听懂了，还应了一句：“是啊……因为这两种人的行动无法预测嘛。”

第423章 忏悔者

环形的血瀑，逆流而起，几可擎天。

毫无掩饰的杀意，如巨浪滔滔，肆虐扩散。

原本聚集在血湖四周的四拨玩家，早已退离到极远的距离，谨慎地观望着。

不多时，冲天的血瀑开始回落，并如塌缩一般聚向了一点。

而那巨大的血尸……竟已不知所踪。

在嗜血魔出招之时，那血尸分明还站在血环的中央，但短短数十秒后，这庞然大物就像大型魔术中的道具一般，随着血幕的落下而不知所踪了。

“啊……”嗜血魔立于血湖之畔，发出了一声舒畅的呻吟。

此刻，它正在用自己的第二张“嘴”，吸收着眼前的湖水、以及被绞碎的血尸残骸。

这半人半蛇的怪物，其实从不用头部的那张嘴来进食。在其腹部，即人腹与蛇腹衔接之处，长了一道异样的豁口，此处张开后，便可像黑洞一般，吞噬那些失去抵抗能力的血与灵。

“呵……这城市可真是块宝地啊……”嗜血魔很快就吸干了整个血湖里的液体，一滴都不剩，“这里每一滴血，都附着黑暗之力，怪物的血肉中……灵能密度也都非常高……”它念到此处，其身体表面覆盖的猩红色虫壳光芒渐亮，“若是能让我吸收掉整座城的力量，也许我也会变成神祇吧……”

嗜血魔的眼中，露出了贪婪和狰狞的神色。但……这神情只持续了两秒，随即就转变成了惊讶，还有……恐惧。

“怎么可能……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嗜血魔那双蛇目的瞳孔骤然收缩，变成了两道极细的黑线，当它看清了血湖对岸正在缓缓靠近的身影时，它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但见，嗜血魔拧身便走，它的上半身几乎贴住了地面，下半身的蛇尾似甩动的彩带般扭动着。它本就是死灵九魁中速度最快的一个，眼下全力施为，自是非同凡响。其身影化作一条飞梭，闪电般游向了城中……

……

城市西南，主干道上。

一辆外表橙黄色、装满各种猎奇炮火的消防车，正在街上行驶着。

王叹之坐在黄金蛆虫一号的驾驶座上，小心翼翼地驾车前行。而封不觉则是双手枕着头，两脚翘起，潇洒地“躺”在副驾驶座儿上。在他们二人的身后，便是“炮手位”了，那个区域的操纵杆和按钮是最多的，由抹茶酥来负责。

“觉哥，走主干道很容易引起别人注意的吧……”小叹一边开车，一边还在左顾右盼，“这么大的一个橙黄色物体在宽敞的街上移动……就算玩家没有看到我们，NPC和怪物什么的也会被吸引过来。”他顿了一下，“你该不会忘了河豚斗士一号的悲剧吧？”

“我说……‘河豚斗士一号’又是什么东西？”封不觉还未回应，坐在后方的抹茶酥已忍不住插嘴问道。

“听名字就知道是战斗机器人了嘛。”封不觉回道。

“听名字我就懒得去想象外形呢……”抹茶酥叹了口气，再问道，“那悲剧指的又是？”

“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封不觉语气悠哉地扯开了话题，“小叹的意思是，待在这样的载具型机械造物中，很可能遭到远程炮火的集火重击。”

“他说得没错啊。”抹茶酥虚着眼，瞅着封不觉的背影

道，“这是乘坐载具时最明显的弊端吧……”

“切……走路，也有走路的弊端。反正我认为，乘坐载具是利大于弊的。”封不觉回道，“现在我们完全不用消耗体能值，而且可以直接用黄金蛆虫一号的火力去扫除路上的小怪。无论从前进的速度还是安全性上来说，都有显著提升。”

“好吧……那你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呢？”抹茶酥道，“我们就开着这个到处去清怪吗？别忘了这个剧本的主旨是玩家间的对战。”

“我不是说了嘛……”封不觉道，“下一步的计划，得等我们到了那声‘爆鸣’的源头处才知道。”

就在抹茶酥准备对觉哥这种类似“走一步看一步”的计划表示不满时。

忽然……

“啊！”小叹惊叫一声，踩下了刹车。

封不觉的第一反应是——用枕着头的双手，抱住副驾驶座的椅背，同时蜷起双腿，踏住身前的操作台。

依靠这神速的反应，急刹车后，觉哥愣是没有朝前挪动半分。

而抹茶酥就没那么幸运了，她身形一冲，其额头便撞在了前方的椅背上，还好这下也不算太重，只造成了5%的生存值损失，要不然她很可能当即就跟那两人翻脸。

“干什么呢！”抹茶酥不满地喊道，与此同时，她迅速抬起头，通过正副驾驶席之间的间隔，朝前望去。

这一眼，吓得她花容失色，惊吓值陡升。

只见得，在消防车前两米不到的街面上，站着一个诡异的人影。那是个三十岁左右的棕发女子，她裸露在衣物外的脸部、脖子、手等处，都布满了缝合口；其眼、口皆已被钢丝缝死。

“靠……吓死我了……”小叹已是一身冷汗，心跳直奔一百八。因为眼前的【忏悔者】是突然出现在马路中间的，就像恐怖片里那种一闪而逝的鬼影一般……加上她那可怖的外观，常人不可能不被吓到。

“异界旅客……”忏悔者的声音，直接传到了玩家们的耳中，她的口眼都是缝闭的，自然不会张口说话，但这并不影响她视物和发言。

“你……你们听到了吗……”小叹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听到啦~”封不觉是车上最淡定的一个，他有气无力地应道，并用鄙视的眼神瞅着小叹，“亏你还是个高手……砍人的时候挺有范儿，一见妖魔鬼怪就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他顺势回过头，用大拇指指着小叹，对抹茶酥道了一句，“你别担心，这小子战斗的时候不会这……”

话未说完，觉哥就停下了，因为此刻的抹茶酥也是脸色煞白，僵在座儿上，刚才撞到头的事情早已被丢到了九霄云外。

“哎……”封不觉轻叹一声，推开车门，走下车去，行到了忏悔者跟前。他双手插袋，很随意地站定，开口说道：“请问……有何指教啊？”觉哥可不管忏悔者的外貌如何，既然她主动和玩家交流了，就表明她是个可以沟通的NPC，哪怕在她身上捞不到什么好处，至少也能套出点儿情报来。

第424章 筛选

“你是……疯不觉？”忏悔者用她的“腹语”问道。

“看来我还真不是一般的有名啊……”封不觉随口念叨了一句，然后，他用很轻松的语气对眼前这外形可怖的死灵生物道，“这位美女，还未请教……您是哪位？”

“忏悔者。”忏悔者用她沙哑、虚弱的声音回道，“吾为冥渊幽王麾下——死灵九魁之一。”

“哦？”封不觉一听冥渊幽王这四个字，瞬间来了精神，高声说道，“原来是您啊！久仰久仰。”他在一个两眼被缝合的生物面前，仍是不遗余力地抱拳拱手，摆出一副谄媚的嘴脸，“诸位可是我的偶像啊，今日有幸得见，在下真是三生有幸。”

此时，消防车上的小叹和抹茶酥都虚着眼，用鄙视的眼神注视着车前的觉哥。

“原来他对所有的异性都是用‘美女’来称呼的吗……”抹茶酥嘴角抽动着，轻声嘀咕道。

之前觉哥确实也这样称呼了抹茶酥几次，现在看来，这几声美女毫无公信力可言。

“那倒未必。”小叹接道，“他一直宣称自己拥有跨越种族和世俗观念的超前审美……”

“也就是口味很重的意思咯？”抹茶酥接道。

“不是那个意思，嗯……怎么说呢……比方说，我们看老外，总觉得他们长得很相似，而老外看我们亚洲人，往往也很容易搞混。”小叹解释道，“而觉哥属于另一个极端，他就是那种可以把小黄人（出自于克里斯·雷纳德执导的《卑鄙的我》，由两位主人公格鲁和纳瓦利欧博士用变种DNA、脂肪

酸和香蕉泥组成的胶囊状生物）的外貌和名字逐一分辨出来的人……就算你把两只同品种的刺猬放到他面前，他也能考究出哪只比较帅……”

“哦……”抹茶酥用一种不明觉厉的神色愣了几秒，随即耸肩道，“我宁可接受‘来自疯不觉的称赞是十分廉价的’这个结论。”

小叹道：“其实他的下跪才是最廉价的……不过你要这样想也可以。”

就在这二人对觉哥的审美观展开吐槽之时，封不觉已经结束了和NPC的对话，并拉开了副驾驶座那侧的车门。

他一开门就道：“有两件事，我交代一下。”

小叹和抹茶酥面面相觑，脸上皆是露出疑惑之色，内心则都升腾出了些许不祥的预感……

“第一，你的身体似乎出了点儿问题。”封不觉先是对着小叹说道，“以至于忏悔者把你误认成了时间之主手下的时官……所以她才会突然杀到路中间。好在她在发动进攻的前一刻意识到了你只是个异界旅客，咱们仨才死里逃生。”

“喂喂……”小叹脸色越来越白，冷汗越冒越多，他偏过头去，望了望伫立在车前的忏悔者，“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啊？我怎么什么感觉都没有啊？”

“哦，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无非就是一个多月以前渗入你左手的时光粉尘，如今已经通过血液走遍了你的全身之类的……”封不觉撇了撇嘴道，“说起来……在死亡问答的现场，那个叫赫淮斯托斯的家伙确实对你说了——‘属于你那只左手的【时间】已经透支，不处理一下的话，不久后那只手就会化为尘土’这样的台词。”

“可是我明明没事儿啊！”小叹越听越紧张，惊吓值稳中有升。

“你是医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很多病在到达晚期之

前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封不觉摊开双手道。

“但那个赫淮斯托斯说的是‘不久后’有没有？现在现实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啊！而且我的手也没有化为尘土啊！”小叹快速说道。

“嗯……我们得这样考虑，首先，赫淮斯托斯是个希腊神话中的神，这些寿命远超常人的家伙，对‘不久后’这个词儿的理解可能与我们有偏差……”封不觉回道，“其次，‘系统’对你的影响，是谁也无法预估的。在你回到登陆空间后，也许伤口是被封闭了，时光粉尘的效果也被暂时压制住了，但其存在始终没有根除。”

“那现在怎么办？”小叹问道。

还未等他问完，封不觉便递来一粒SCP-500，并说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目前我们无法确定时光粉尘对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后续影响，所以还是暂且观望……反正药我先给你，你视情况使用。”他十分谨慎，故意没有说出物品的名称，而是用一个“药”字来指代，以防旁边的抹茶酥起歹心。

当然了……此刻是觉哥多虑了。抹茶酥对SCP基金会的设定非常陌生，就算当着她面说出SCP-500这个词，她也不可能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

“好了，再说说第二件事。”封不觉随即又道，“我要走了。”

“什么？”抹茶酥秀眉微蹙，神色一变，“去哪儿？”

“我已经说服了这位忏悔者大人，她答应带我去见见死灵九魁的魁首。不出意外的话，在这个剧本里，我就可以正式成为死灵王国的党羽……”封不觉一脸向往的神情，仿佛自己考上了公务员一样。

“呵……”抹茶酥冷笑一声，“先前你费尽口舌说服我和你们结盟，结果咱们还没遇敌呢，你自己却拍拍屁股走人了

啊？”

“且不说……如果我不提供给你结盟的机会，你早就已经化作积分了……就说眼下，你也没有什么损失不是吗？”封不觉回道，“相反，你还得到了一台极强的载具和一个可靠的打手。”他顿了一下，“总之……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就和小叹继续朝着爆鸣声的源头移动。我很快就会回来和你们会合的，不用担心，我一定有办法找到你们的位置。”他一边说着，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对方的表情变化，“如果你想就此和我们散伙儿，那也无妨，黄金蛆虫一号可以送给你，不过‘我们的协议’也就作废了，大家各走各路就是。”

觉哥一番话说罢，抹茶酥便陷入了沉默……

封不觉很擅长说服别人，因为他有一种天赋，一种自古以来所有一流谋士都有的天赋——算账。算自己的账、算老板的账、算朋友的账、算敌人的账、算天下人的账……同一件事，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只有把别人的那笔账给算清楚了，才能揣测出对方的底线，觅得合作的可能。

将对方内心的想法摸得越透彻，斡旋的余地就越大。从谈判的角度来说，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哼……好吧……都上了贼船了，我也不打算下来了。”果然，十余秒后，抹茶酥就故作无奈地回道。

觉哥早就知道她是不愿意拆伙的，抹茶酥的底线无疑就是黄金蛆虫一号的所有权。将这部强力的战斗机器拱手送人，她是断然不愿意的。而她一个人把车开走也没有意义，因为只有驾驶座和炮手位都有人在，才能发挥出这东西的威力。

“很好，我先走一步，二位小心了。”封不觉交代完了事情，便后撤了一步。关上车门前，他还绷着脸，用一种自以为很酷的冰冷嗓音念道：“I will be back.”

……

同一时刻，封锁区内，某建筑顶层。

吞天鬼骁、湿婆、废柴叔、尸刀为王，这四名种子选手竟是聚在一处，鬼鬼祟祟地遥望着远处的一个十字路口。

那里的景象和城中其他地方差不了多少，街面上点缀着尸堆和骸骨，建筑上布满了怪藤和血污。唯一的区别就是……此地的上空，悬浮着一个黑球形的时空裂隙。

“那是什么？某种可操作的黑洞吗？”废柴叔问道。

尸刀为王接道：“你们俩自己不好好比赛，还强行把我们也拖到这边来……就是为了让我们参观这个？”

“不……”湿婆伸手朝远处指了指，“看那边……”

废柴叔和尸刀为王顺着他指的方向，一同将视线移了过去。

但见，在裂隙下方的街道上，有一个半人半兽的高壮生物在朝前走着。它的肩上，还扛着一名玩家（衣服背面有社团徽章，所以看得出是玩家）。那名玩家并没有做挣扎，几乎是一动不动的状态，可能是他的体能值已经耗尽了吧……很快，他便被带到了爆鸣隧道的正下方。

十字路口的中间，站着一个女人，她穿着一套灰色的衣裤，外表看上去很普通，就像那些沙盒类游戏中的路人，可说是毫无特色。

“这怪物抓玩家干什么？”尸刀为王念道，“等等……这怪物竟然有能力把这个剧本里的玩家打趴下？”他神色微变，“有这种实力，想必是四柱神的直属手下吧。”

“不。”鬼骁接道，“是衍生者。”

“什么？”尸刀为王回过头来，“那不是论坛上的流言吗？”

“喂……那个衍生者杀人了哦。”废柴叔在使用望远镜时，仍没有摘掉脸上的墨镜，天知道他是怎么看清远处的情景

的。

尸刀为王闻言，重将目光投到街上。

此时，鲁特已经结果了那名玩家的性命。她用的手法很简单，先是用右手食指隔空指着对方的头，接着，其指忽然化作水银状，并急剧增长，似一根锥子般刺入了对方的脑壳。

轻描淡写，一击毙命。

“这是什么情况？”尸刀为王问道，“既然要杀，一开始又为什么要抓呢？”他疑惑地看了看鬼骁和湿婆，“难不成是那个野兽态的衍生者想让另一个人形的家伙刷经验？”

“据我们观察……”湿婆回道，“那个女人，似乎在做某种筛选工作……”他的神色很凝重，眉宇间透出些许惧意，“她的手下们帮他捕获玩家，然后带到她面前，由她做出最终决定。”

“筛选什么？”废柴叔转头言道。

“不知道。”鬼骁回道，“我们只知道……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符合她的要求。”

废柴叔沉吟道：“也就是说……被抓来的玩家，全都被杀掉了吗……”

“我说……这事儿和我们有关系吗？”尸刀为王说道，“这剧本里有一个专门捕杀玩家的NPC势力存在，又如何呢？”

“不是NPC，是衍生者。”鬼骁纠正道。

“好好……衍生者。”尸刀为王不置可否地接道，在他看来，不管那些东西被称为什么，都是些游戏里的虚拟人物而已，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只是想说，你们的行动让我很费解。就算你们知道这些事，只要保证自己不被抓到就好了，何必去通知其他人？难道你们不想赢这场比……”

“你还没弄清楚状况吗？”鬼骁的脸色很不好看，语气也显

得非常压抑，他直接打断了对方，压着嗓门儿说道，“你看那个死者……”

尸刀为王和废柴叔再度看向街上，却见得……那名玩家的尸体，竟没有化作白光散去，而是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脑浆和血渐渐从伤口淌出，漫了一地。

那名拟兽强化过的衍生者，似乎与鲁特交谈了几句，随后，他便将尸体拎起，像是扔垃圾一般，甩到了一旁。

这时，尸刀为王和废柴叔才意识到……街角那一堆血肉模糊的死尸，并不是什么剧本地图上的布景。那些……全部都是这次巅峰争霸战的选手……

第425章 交涉

“你们也注意到‘解说’消失的事情了吧？”鬼骁接着问道。

“是的……”废柴叔回道，“不过……和那相比，眼前的情况要诡异得多。”

鬼骁接道：“性质是一样的，都属于系统异常。”

“怎么可能呢？”尸刀为王道，“也许这些只是巅峰争霸战的特殊设定呢？比如……玩家死后尸体会被保留，但其本人实际上已经回到登陆空间里了。”

“呵……起初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湿婆苦笑道。

鬼骁接过他的话头，继续道：“但是，我们发现，连主动退出剧本的操作，都已无法执行。”

“什么？”废柴叔转头惊道。

“哈！我才不会上当呢！”尸刀为王冷笑道，“你们以为一本正经地说这么几句，我就会主动去尝试‘退出剧本’吗？”他耸肩道，“这种伎俩未免太儿戏了吧？这和当年在游戏里教别人按‘Alt＋F4’启动外挂，输入‘/解散公会’来转交会长的圈套是一个性质吧？我要是试了，就等于是被你们忽悠着退出了剧本。”

“在游戏菜单里，退出剧本的选项被选中后，是需要‘确认’过一次才能执行的。”鬼骁接道，“这你不会不知道吧？”

“嗯……确实……选择后没有弹出确认窗口。”废柴叔在旁念道，看来他这会儿已经在试了。

“再说……我们俩如果想请你出剧本，需要用这种手段吗？”湿婆说道，“杀掉你还能拿积分呢，骗你自己退有什么好处？”

这话虽是说得不太客气，但也是事实。尸刀为王略一思忖，当即也打开了游戏菜单，试了试退出剧本的选项，结果……的确没有任何反应，“确认”退出操作的窗口根本没有弹出来。

“最离谱的是……直接断开神经连接的选项也失灵了。”鬼骁从数据层面上看到了尸刀为王的惊吓值提升，于是他补刀似的又跟了一句。

“喂……这岂不是说……”尸刀为王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我们被困在游戏里出不去了。”废柴叔接着他的话道。就连他的额角，都流淌下一滴冷汗。

……

干涸的血湖旁，一个模糊的黑影，缓缓走近。

那影子的身高在两米左右，看轮廓似乎是个人的样子，不过在它额头两侧的太阳穴上，生了一对公羊的大犄角，弯卷着朝前探出。

它的身体，无时无刻都在吸纳着四周的黑暗能量，以他为中心，半径五十米内的范围，都被一种无形的、混沌的力量所笼罩。连月光都无法完全穿透这种阻隔，以至于它的身影始终是一片浑然。

此时，在远处观望此地的醉卧怅然、生鱼片和悟死参玄三人，皆是面露肃然之色，如临大敌一般。因为他们已知道这个黑影的身份，就是四柱神之一的【众魔之首】。

当然了，他们并没有和这个怪物交过手，只是曾经在某个剧本里观看过一段有关上古神战的CG影像。

“刚才那个巨型血尸看着已经够狠了，没想到那个三头六臂、半人半蛇的怪物比它还狠……”醉卧怅然口中念道。

“本以为那个秒杀了血尸的半蛇人已经狠到没边儿了……”生鱼片也不禁吐槽，“没想到它居然会仓皇逃走。”

悟死参玄接道："结合那半蛇人的反应，以及剧本简介里那句'血雨潇潇魔首来'……此刻在那边的黑影，无疑就是众魔之首了吧……"

"嗯——"三人异口同声地憋出了一声冗长的沉吟。

"现在再重新分析一下决赛规则的话……最后那两句就显得耐人寻味了啊……"生鱼片若有所思地复述道，"【借助本世界势力所完成的击杀，将获得一点积分。当剧本中仅剩最后两名玩家时，无论以何种手段杀死对方，都将获得五点积分】……这两句话本身，就提供给了玩家一种战术思路。"

"没错……在大乱斗的设定下，撇开我们这种同社团人员狼狈为奸的情况。决赛的五十名选手，在本质上还是五十个对立的个体。"醉卧怅然接道，"每个人的生存值和体能值都是有限的，常言道……'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啊。纵然是鬼骁那小子，在这么大的地图上，能遇到、并杀掉的对手又有多少呢。按照常规思路在城里游走寻找交战的目标，一场比赛下来能拿到十分以上，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到时候就算自己不死，对手也死得差不多了。"他顿了一下，"然而……假如能得到四柱神势力的帮忙，情况就会大不相同。让NPC去充当杀手，自己则躲在暗处戒备。看似积分收益不如亲自上阵来得多，但仔细想想，从安全性和消耗的角度来看，是很赚的。况且，自己每加一分，就意味着其他竞争对手少了两分。如此这般……如果能成功活到最后，还能一次性多加五分。"

"驱虎吞狼、借刀杀人之计吗……"悟死参玄念道，"要不……咱们过去和这位神祇交涉一下？"

……

城北，购物中心的天台上。

封不觉在忏悔者的引导下，来到了这里。

在天台边缘，一个巨大的骷髅虚灵，正浮于半空，似是

在等待着觉哥的到来。

而在夺灵的身旁，还站（姑且视为是站）着一个半人半蛇、三头六臂的怪物，这自然就是从血湖畔逃回来报信的嗜血魔了。

“Hi，二位好啊。”封不觉虽然不太喜欢和人打交道，但在有必要的时候，他也可以瞬间展现出韦小宝一般的外交能力，“今晚的月色不错啊，二位大哥的气色也不错啊，今天风儿有点喧……”

“疯不觉，我听到过许多关于你的传言……”夺灵打断了他，“有人说你很轻浮，有人说你很谨慎，有人说你很聪明，也有人说你是疯子……”使用排比句，通常表明这位NPC的思路非常清晰，不太好忽悠，“所以，你不用在我面前装出一副讨好的样子。更不必尝试激怒我，让我失去冷静的判断。”它只用几句话，就把觉哥外交能力中最有力的两种武器（表演和嘲讽）给封印了。

“我希望我们的交谈可以坦诚一些。”夺灵转过来，用他空洞的眼窝瞅着封不觉道，“直说吧，你的目的……”

第426章 初战，Y2-闪耀

“天马流星拳！”天马行空秉持着放一次技能喊一次招式名的风格，又一次发动了攻击。

这厮以一敌二，竟打得鸿鹄和曌影王毫无反攻之隙，只能采取守势。

“不会吧……明明是同一个技能，但威力却在逐渐提升？”曌影王念道，他显然是从鲜血石魔的受伤程度看出这点的。

鸿鹄接道：“这就是这个中二病的难缠之处啊……”

“哦！还能燃烧！我的小宇宙！”天马行空用一副热血澎湃的神情，不断地说着中二感十足的台词。

此刻，洞察者正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着这场战斗。他对这帮异界旅客没有任何好感，但夺灵吩咐过……不要找这些人的麻烦，所以，洞察者只是看着，既不阻止、也不参与。

但是……就在战斗将进一步升级之际，洞察者却忽地察觉到了某种变故……他当即开口对眼前的三名玩家道：“异界旅客们……我想提醒你们一下。”

他的话成功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三人皆是转头朝他看去。

“有一名对你们怀着恶意的生物正在靠近此地。”洞察者说话时，其身形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很快变成了一种类似泥石流的状态，缓缓沉入了地面，“如果我是你们，我会趁现在赶紧跑……”洞察者原本就是躲在地表下活动的，若不是鲜血石魔发现了他，他也不会现身。这会儿这个蓝巨人会用这种方式撤退，也在情理之中。

“什么？又有恶徒要来吗？”天马行空回头瞪着另外两人

道，“哼……你们以为呼唤更多邪恶的同伴来就能战胜我了吗？”

“大哥……你搞不清状况也要有个限度啊。”曌影王道，“关我们毛事儿啊？”

鸿鹄道：“和他说也没用，中二眼中的世界和我们是不同的，根本无法正常交流。”

叱——

乍然间，一道脉冲光束破空而来，打断了他们的交谈。攻击的目标，正是体积庞大的鲜血石魔。

这种速度下的光束攻击，曌影王确是无力躲闪（下达给召唤物的指令，执行时必然会有时间差）。仅仅两秒，那高大如巨人般的石魔，就被这道脉冲给蒸发了……

鸿鹄和天马行空皆是面露骇然，对这突如其来的异变有些措手不及。

光束尽后，但见曌影王倒在路边，口中满含鲜血，脸色煞白。

“开什么……玩笑……”曌影王在石魔被彻底瓦解前的最后一瞬，解除了自己和召唤物之间的联系，勉强保住了性命。

“真是麻烦……”鸿鹄很快就恢复了冷静，并迅速冲到了曌影王身旁。后者见对方冲过来，第一反应是……这家伙要补刀拿积分了吧。

没想到，鸿鹄竟没有对已经失去抵抗能力的曌影王发动攻击，而是从怀中取出一个形似汤勺的古怪道具，挥舞了两下，施展了一个医疗系的技能。

“能站起来了吗？”鸿鹄用完技能，便立即警觉地看向了光束射来的方向，头也不回地对曌影王道。

“呼……为什么救我呢？”曌影王快速站起，调整着尚未稳定的呼吸，“刚才可是大好机会，至少可以拿一分吧？”

“胜负是胜负，积分是积分。”鸿鹄道，“你我之间的胜负，是不适合以这种方式决出的。”他顿了一下，“而且……你要是死了，岂不是意味着我得独自面对那个中二病和一个未知的强大敌人了吗……”

“啊——”站在不远处的天马行空突然惨呼一声。

鸿鹄和曌影王回头望去，只见小马哥正热泪盈眶状地看着他们二人，声嘶力竭地感叹道：“太感人了！这就是男子汉之间的友情啊！”

“不……这只是正常人在面对白痴和未知威胁时做出的合理选择罢了……”鸿鹄在心中吐槽道。

“雨龙，我本来以为你只是个躲在远处射箭的卑鄙家伙，没想到还挺有骨气的啊！”天马行空随即对鸿鹄喊道。

鸿鹄扶了扶眼镜，回道：“天马兄……请你帮个忙好吗……如果你还有身为人类的自知之明……就请记一下我的ID，我叫鸿鹄。”

“哈哈哈哈……”曌影王难得大笑起来，“经他一说……还真像啊。”

鸿鹄冷冷道：“哼……无稽之谈。除了发型、眼镜、白色衣裤、手套和弓箭以外，完全找不到相似点吧。”

“光是你这句话里举出的相似点已经够多了吧！”曌影王吼道。

“打搅一下。”忽然，第四个声音响起，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但见，一个全身都在隐隐发光的身影，出现在了这条街的另一端。

“三位……玩家先生。”Y2-闪耀的说话声带有一种钟鸣似的韵律，当他抬高嗓门儿时，声音可以传得极远，“可不可以请你们……跟我走一趟呢？”

“你还真是先兵后礼啊。”曌影王上前一步，眼神中透出一抹厉色，“刚才那道光束是你发出来的吧？你习惯先把别人打个半死，随后再用语言沟通？”

“若是被那种程度的攻击所杀……”Y2-闪耀一边回答，一边不紧不慢地行来，“那也就没有捕获的必要了。”

“混蛋……”曌影王低骂了一句，他是真被激怒了。

“等等……”鸿鹄似是意识到了什么，他对逐渐靠近的那个发光怪人道，“你叫我们什么？”

“玩家啊。”Y2-闪耀应道，“难道你们想说自己不是吗？”

“你是谁？”鸿鹄本能地道了一句，一秒后，他纠正了自己的问题，“不……你是什么？”

“我是什么？”Y2-闪耀重复道，他冷哼一声，“这真是个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由你们来告诉我们才对，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

此言一出，鸿鹄神色陡变，而曌影王和天马行空，只是露出疑惑之色。

“虽然你那台词蛮有腔调的，但是……”

忽然，又一个说话声从高处传来，鸿鹄和曌影王瞬间就听出，那是封不觉的声音。

“……但是你这句话中的‘答案’，指的是广义上的定义，而鸿鹄的问题，只是在问一个狭义上的称谓而已。”封不觉从一栋街边建筑的顶上探出头来，加入了对话中，“所以说呢……其实你只需要回答他‘衍生者’这三个字就行了。”

第427章 高能量反应

“你这家伙居然还活着？”鸿鹄惊道。他会惊讶也是情有可原，因为……按常理来说，任何一名玩家，去单挑“陪审员”这种级别的BOSS，绝对是没有胜算的。

“有时奇迹就是会发生……”封不觉笑着耸肩道，“不是吗？”

“不，从不会……而且永远不会。”鸿鹄虚着眼，语速很快地道，“你少故弄玄虚了……你肯定是用某种非常规方式逃脱了沙古拉的追杀。”

“好了，现在不是纠结这种问题的时候。”觉哥顺势就扯开了话题，“我们眼前的这位衍生者，其实力比起陪审员、时官或是死灵九魁来，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将视线移到了Y2-闪耀的身上，“即使我们四人联手，也未必能将其拿下……”他顿了一下，“咱们不如先想想该如何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吧。”

“哼！根本不需要联手！”天马行空双手交叉在胸前，双脚分开，昂然而立，“这名恶徒，由我一人来打倒！”

“嗯……你就是天马行空吧……”封不觉眼神微变，念道，“果然和传闻中一样啊……”觉哥的赛前调查十分详实，他不仅仅是认得每一名选手的长相，对其他情报也是略知一二。

“呵呵呵……”Y2-闪耀这时已走到了距离众人二十米不到的地方，他面对四名玩家，仍是从容地笑道，“勇敢……是一种优秀的品质。但基于无知的勇敢，却是既可笑、又可悲的。”

“天马流星拳！”天马行空才不理会对方的言语，很明

显……那种含沙射影的表述方式他是听不懂的。

一声喝罢，银白色的拳芒骤然散出，雨点般击向Y2-闪耀的身体。

“哈……”Y2-闪耀这笑声中带着十足的嘲笑意味，“这种攻击……威力大概和我平常无意间流露出来的能量差不多吧。”他的反应和洞察者一样，只是站在原地，不躲不闪。

说得简单一些，天马行空的招式，根本不破防……

“啊——哦——”天马行空一招未果，立即扎了个四平大马，脸上憋出泄粪一般的神情，口中则是杀猪般的嚎叫。

“我去……这是要变超级赛亚人吗……”曌影王面对这过于凸出的槽点，实在是不吐不快。

“哦！这是在燃烧小宇宙吧！”封不觉却是一脸很懂的表情，两眼放光地说道。

“这俩货果然是同道中人……”鸿鹄心道，“连我这种正常人都能隐隐感到周遭的中二值正在升高啊……”

“看招！天马流星拳！”天马行空向前迈出一大步，屈膝一挺，挥臂出拳，又是一波拳芒呼啸而去。

“你脑子有问题吗？”Y2-闪耀冷哼道，“明知无效，还继续使用同样的招式，难道结果会有什么区……”话未说完，他已神色陡变。

这一刻，Y2-闪耀身上的敛光铠甲竟被飞来的拳芒打出了诸多裂痕，其本人也在流星拳的冲击下连退数步。

“怎么回事……”Y2-闪耀的眼中有流光闪动，“数据竟在增强……”

“恶徒！见识到我的斗志了吧！”天马行空用凌厉的眼神瞪着对方，“你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你说什么？”Y2-闪耀那钟鸣般的嗓音忽地一沉，他咬牙切齿地念道：“投降？我……向你……投降？”他身体表面发出

的光芒逐渐变亮，那密布裂纹的敛光铠甲很快就被光能所挣破，碎片纷纷散落在地，“人类……或许你们已经习惯了把战斗当成儿戏……但对我来说……这可是赌上性命的任务。”话至此处，Y2-闪耀体表的铠甲已完全脱落，其全身都在散发着充盈的光能。

“冥顽不灵、抵死顽抗者……”Y2-闪耀举起一臂，食指前伸，将一股暴虐的能量聚于指上，蓄势待发，“……就给我化为尘埃吧！”

轰——

一声轰鸣，宣告了攻击的到来。

一道威势惊天的脉冲从Y2-闪耀的指尖泄出，朝着街上的三名玩家席卷而去。

就在这一瞬……

“让开！”一声轻叱，曌影王纵身疾上，抢到了天马行空的前方。

刚才Y2-闪耀蓄招的那几秒，曌影王已经感觉到了情况不对，所以他也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名称：召唤术——罗生门】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召唤】

【效果：召唤罗生门抵挡攻击（无冷却时间，存在时间20秒，同一时间可存在多重罗生门，无数量上限）】

【消耗：最大灵力值的30%】

【学习条件：召唤专精A】

【备注：高级防御术法，从灵界呼唤“阻断生死之门”，以御敌锋。】

咔——随着技能的发动，曌影王身前的路面豁然裂开，

一道宽逾六米、高过十米的巨门拔地而起。

这罗生门的门体由白骨打造，厚若城墙，门上刻有魑魅魍魉之诡异图腾，死气森森。

嘭！脉冲已至，直击门扉。

两式相抗的那一秒，整条街都在震动……

“有两下子啊……竟然真的挡住了……”站在后方的鸿鹄心道，“不过对方的实力确实远超预料……我也得赶紧做点儿什么才行。”

而另一边……

“哼……徒劳的抵抗……”Y2-闪耀好像根本没把曌影王的防御大招放在眼里，他当即暴喝出声，“挡得下来你就试试好了！”他化指为掌，并用另一手握住出招之手的手腕，顺势又加了一倍的力道。

“谁怕谁！”曌影王眼见第一道门已被脉冲轰得濒临崩溃，立刻疾退，继续出招，“老子今天跟你卯上了！”他这会儿火气很大，刚才被偷袭的一箭之仇、还有Y2-闪耀的各种言行，都让他非常不爽，“攻得破你就试试好了！二重罗生门！”

在第一重罗生门被贯穿的刹那，曌影王的后招恰好跟上。这回一次性升起了两道巨门，坚实无比……感觉连导弹袭击都能顶。

“可笑至极！”但Y2-闪耀竟还能加力，只见他手腕微旋，那脉冲光束便又粗了几分。

咻——

突然，一抹箭光从Y2-闪耀的左侧袭来。

原来是鸿鹄已绕到了对手侧方，以光矢发动了攻击，“岂能让你为所欲为！”

呼呼呼……

同一时间，Y2-闪耀的右侧，也飞来了连绵的拳芒。

“天马流星拳！”不喊招式名不舒服的天马行空，也已掩杀而来。

“找死！”Y2-闪耀引颈向天，咆哮一声，接着，他竟然用耳朵，同时向身体两侧放出了光束……

“什么！”鸿鹄和天马行空可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手。这二位的招式，其实和Y2-闪耀的光束很相似，都是能量攻击，只不过威力要略逊一筹。现在对方的脉冲反攻过来，顷刻间便转守为攻，反客为主。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却见……

从空中乍然飞下两道半月形斩击，生生斩断了那两道脉冲。

“果然……还是得靠我来解决啊……”封不觉的声音从上方传来。

诸人抬头望去，只见觉哥正悬停于Y2-闪耀的上空，双手举在胸前，手掌张开，用两手的食指和拇指圈出一个范围，瞄准着脚下的衍生者。

“嗯？”Y2-闪耀，终于也意识到了什么……

虽然在这短短的数秒内，那双重罗生门也已经碎了一扇，但Y2-闪耀还是选择停止了攻击，并抬头看去。

这不抬头不要紧，一抬头，他就惊了……

警告：

——发现高能量反应。

数据识别：

——【气功炮】

战术制御选项：

——须立即执行规避动作。

生还几率：

——23%...21%...16%...9%...

第428章 一波三折

【名称：气功炮】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灵术】

【效果：聚集全身能量，对范围内敌人施以毁灭性的气功冲击（无冷却时间）】

【消耗：体能值2000，最大灵力值的8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B，灵术专精C】

【备注：鹤仙流最强杀招，使用时消耗巨大，若在体能透支时强行发动，将有一定几率导致施术者死亡。】

在封不觉现有的十一个技能中，这招无疑是威力最大的攻击技。单以破坏力来讲，比南斗飞龙拳还要强上数倍。

而且……此刻的这发【气功炮】，还被加上了【金刚铃】的第四特效：“使你的下一个灵术专精技能（在条件合理的情况下）效果翻倍”。

毫无疑问，这一炮的威力……已足够威胁到Y2-闪耀的性命了。

与其他人不同……封不觉曾多次遇见过衍生者，并且有过交手的经验。他可以肯定，眼前这个发光男比当初的K3-赤铁要厉害得多，就算是比起那个R2-棱风来，也是毫不逊色。以此推断……这货至少也是二级以上的水准。

按照潘凤和华雄的理论，四级衍生者就比一般的低智能剧本BOSS要厉害了，那么二级的实力……肯定不会低于时官、陪审员或死灵九魁那个档次。

面对这样的敌人，觉哥根本就不会去考虑“伤害溢出”之类

的情况。鸿鹄和天马行空的攻击就是很好的反面例子……他们打出的光矢和拳芒，对一般的玩家来说也许算是中等伤害了，但对于这种级别的衍生者而言，只是勉强破防罢了。就算Y2-闪耀不做任何应对，也不会受太重的伤。

因此，封不觉一出手便无所保留，直接使出了最强之式，意欲一击破敌。

飒——嘭！

气功炮骤然降下，在地面上拓出了一个长方形的深坑。

剧烈的能量猛地荡开，如巨浪滔天。一时间飞沙走石、劲风暴起。

鸿鹄和天马行空分明是站在攻击范围之外的，但也受到了技能的影响。两人似是狂风中的两片落叶般，被一股无形巨力震得朝后飞出。

而站立于气功炮轰击中心的Y2-闪耀，此刻已不知所踪，他似乎和那块地一起被蒸发了……

“呼……比想象中要轻松啊……”封不觉放完技能后，长吁了一口气。从空中观察，他已看不到Y2-闪耀所发出的光亮，看来这货是玩儿完了。

“喂！你丫是想连我们一块儿解决掉吗？”鸿鹄见尘埃落定，便立即用不快的口吻朝天上喊道。

另一边，摔了个四脚朝天的天马行空，用一个鲤鱼打挺的动作从地上跃起，两手叉腰，傲然道：“哦~还不错嘛，没想到你还挺有实力的！”

这时，罗生门的存在时间也正好到了，其门体迅速瓦解，化为烟尘散去。位于门后的曌影王倒是没被气功炮给波及到，不过他也并不轻松……连出三次罗生门，让他本就不满的灵力值出现了透支，多余的部分对其生存值和体能值造成了损伤。

“嗯……幸好我和他没能打起来……”曌影王看着狼藉的街

面，心中不禁暗自庆幸道，“从眼前的情况来看，鲜血石魔肯定是顶不住这招的，而罗生门也无法阻挡正上方袭来的攻击……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该感谢鸿鹄的搅局啊……”

“等等……情况不对！”正欲从空中降下的封不觉，忽又旋身一踏，急忙喝道，“他还没死！”话音未落，一道黑芒便从深坑中窜出。

这黑色脉冲的喷射速度比先前的光脉冲更快，纵然封不觉凭借零时差演算做出了反应，也依然没能避过。

但见，一道粗若手臂的黑色光束瞬间就穿透了封不觉的躯干，其伤口处鲜血迸溜，喷薄而出。

“糟了……”封不觉心道不妙，但他绝无放弃等死之意。半秒不到，他便做出了反应……强忍住剧痛，侧身猛踏一记月步，向着附近的一栋建筑掠去。

摆脱脉冲光束的同时，觉哥又受到了二次损伤……好在他开战前的生存值是满的，要不然这两下很可能就要了他的命。

“快帮忙！”鸿鹄也迅速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他立刻欺身而上，冲到坑边，完全不经瞄准便朝着坑下连续使出几十发光矢。

“天马流星拳！”天马行空也拍马杀到，纵身跃起，对坑中使出了他那用已然了N次的技能。

“笨蛋！别跳！”鸿鹄这句提醒，显然还是晚了半拍……

黑芒再起，快似闪电。

跃在半空的天马行空连躲闪的余地都没有，其心脏受到了直击……

下一秒，他便两眼翻白，口吐鲜血，翻身坠在了街上。

“没办法了……”此时，落到街边建筑天台上的封不觉，已果断地吞下一颗SCP-500，治好了自己的伤势。看这架势，他

还要上阵……

当然了，这也是无奈之举。就算他这会儿想跑，也未必能跑掉……

“体能还剩了一千不到，灵力值是57点吗（零头是因为之前曾使用过死亡扑克）……”封不觉的大脑正飞速运转着、思考对策，“虽说生存值被打成了21%，但换个角度来看，这80%是一样的……反正只要再中一次对方的脉冲，我就必死无疑。”

思维不停，动作也不停，想到这里时，他已顺着建筑外墙滑下，重新回到了街上。

“怎么回事？”封不觉的视线，首先就挪到了天马行空的身上，“这家伙应该已经被击杀了吧……尸体怎么没有化作白光消失？”

他正念及此处，不料……

火光起，惊变生！

天马行空那躺在地上的“尸体”，竟突然间猛烈地自燃起来。下一秒，一阕金红色的法相赫然现世，冲天而起！

火中生，风中鸣。一道炎影撕裂天际，一声凤鸣划破长空。

在那天火凤影之中，天马行空竟浴火重生。

然，Y2-闪耀的黑芒，也在这时再度射来。

“太天真了！我可不会在同样的招式上败两次！”天马行空双臂一展，极招骤出，“凤凰天驱！”

第429章 强援

金红之火漫天绽开，附近的区域顿时亮如白昼一般。

火光中，天马行空斜身冲刺，径直迎向了袭来的黑色脉冲。

但见其全身被包裹在凤凰天驱的能量中，与招式合为一体，破芒而下，冲入坑底。

两秒后，底下便传出一声爆响……

响声未止，又有数十道黑芒散乱地飞出，使得站在坑边的鸿鹄被逼退了数米。

“还解决不了吗……”站在最后方的曌影王，此刻也只能在那儿干着急。刚才强行发动罗生门的后遗症、以及战斗之初遭到的重创，使他暂时失去了战斗的能力。即使他勉强上前，也只会成为累赘。

“呃啊……”又过数秒，天马行空惨呼一声、从坑中倒飞而起，摔到了街上。

“这就是衍生者的实力吗……”鸿鹄已满脸是汗，握弓的手在不住地发抖，“呵……”他脸上浮现了一种濒临绝望的苦笑，“究竟怎样才能杀死这种怪物啊……”

“还没到放弃的时候。”封不觉却用十分沉着的口吻说道，“我们都还活着不是吗？”

“没错。”躺在地上的天马行空插嘴道，“虽然我现在站不起来、也动弹不得，但总会有办法的。”

“办你个飞机的法啊？”鸿鹄喊道，“在扑街状态下自信满满地说出这种台词来是闹哪样啊？”

“那个……我想问一下……”封不觉对天马行空道，“你的

复活技还能用几次？”

“刚才那是个一次性的消耗技能。”天马行空不假思索地回道。

“那……你还有什么别的杀招吗？”封不觉又道，“很明显，一般的招式是无效的。而我目前的状态，也无法负担第二发气功炮了。”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手已经探入了行囊中。只要天马行空说一句“我还有绝招”，觉哥便会毫不犹豫地送上一颗万能药。

但是……

“我只有天马流星拳这一个主动技能。”天马行空直言不讳地答道，“刚才的【凤凰天驱】，是工作室花高价收购，并强迫我在决赛中装上的，说实话……我本人不是很喜欢那招。”

这位【天马行空】，无疑是个不可救药的中二青年。谁都明白，像他这样的玩家是不太可能在巅峰争霸中取得好成绩的。可惜……“星辰”的其他玩家实在是不争气，在预赛和复赛中纷纷落马。这导致工作室高层别无选择，只能把所有的宝全部押在了小马哥的身上。

事实上，就在此刻，星辰的高管们还在会议室里恨得咬牙跳脚，对天马行空的言行吐槽不断……

……

在此顺带一提，衍生者的出现，并未给转播带来什么影响。虽然剧本中的玩家们已经听不到那霹雳风格的口白解说了，但是那些在屏幕前观看比赛的观众依然可以听到。另外，由于转播画面只会追踪由玩家参与的“战斗”场面，所以战斗以外的其他事件，观众们都是不知道的。

比如说废柴叔和尸刀为王的那场战斗，当吞天鬼骁和湿婆杀入后，四人就停手了，之后发生的事情，观众们就看不到了；还有那些被衍生者抓住的玩家，当他们被打到丧失抵抗能力后，也就脱离了战斗状态，所以他们被带到鲁特面

前、以及被秒杀的画面，观众们也是看不到的。

……

回到故事中来……

“哈！哈哈哈哈……”

当听到天马行空的答案时，封不觉笑了，这不是嘲笑，而是在用笑声传达这样三个字——“算你狠！”

“好吧……事到如今……只能由我来试试了。”鸿鹄张弓搭箭，似乎是准备使出什么来，“不过你们不用抱太大的期待……单论破坏力，我的杀手锏肯定比不上你们那些夸张的技能。”

他指搭弓弦，心神一动，一支散发着蓝色灵光的光箭便已浑然而成。

“封不觉……”Y2-闪耀那带有钟鸣般韵律的嗓音，此时也再度响起，“我得谢谢你……”

话音未落，一条全身透出黑芒的人影，便从那气功炮打出的深坑中缓缓升起。

“你的攻击犹如一帖猛药……呵……”Y2-闪耀冷笑，“让我获得了新生。”他左右活动了两下脖子，自顾自地说着，对于鸿鹄正在蓄力的招式，完全是不以为意的态度，“我本来还以为‘能量强化’不如‘拟兽强化’来得有效，但现在看来是我错了……”

这一瞬，鸿鹄的弓上灵光大盛，其能量已然聚集到了顶峰。只见他将拉弦的手指一松，一支如长矛般的蓝色光矢便呼啸而出。

【名称：轰灵烈】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灵术】

【效果：凝聚灵能，轰出破坏力极大的一击（冷却时间

三十分钟，需装备弓弩系武器方可发动）】

【消耗：现有的全部灵力值（此技能无法强行透支发动，使用时的灵力值必须大于等于1）】

【学习条件：灵术专精D】

【备注：原理十分简单、但非常实用的招式。可将全身的灵力值灌输于一箭射出，用以杀敌。使用者拥有的灵力值越多，威力也越大。】

“呵呵……三百多灵力转换成的攻击是吗？”Y2-闪耀看着那气势逼人的【轰灵烈】袭来，却仍是谈笑自若，“对现在的我来说，大概相当于迎面泼来一盆水吧……”他在箭矢到达面前的瞬间，挥臂一击，竟生生将那光矢给打散了……

“差不多该明白了吧？”Y2-闪耀的语气咄咄逼人，“以你们的数据强度，是‘绝对’杀不了我的。”他的视线扫过了仍然站立着的三人，“我倒想看看……一个脊椎已经断了的废物，和三个在巅峰状态下也不是我对手的废物，还能玩儿出什么新的花招来。”

“嗯……既然你都这样说了……”这个时候会接茬儿的人，也只有封不觉了，“我也只能把‘那个’用在你身上了……”他说着，便将手伸向了行囊，“其实呢……在我来这儿之前，刚刚和死灵王国那边的几位大佬做了笔交易，弄到了一件挺厉害的东西……本来是准备用在你们老大身上的，不过……”

“那个你还是留着比较好。”忽然，一个女人的说话声自不远处传来。

封不觉都没回头，就听出了声音的主人是谁：“呵……好吧，你说留着就留着。”此刻的觉哥，终于露出了一个欣然的笑容。他明白，最强的救兵到了。

第430章 众魔之首

同一时间，爆鸣隧道下。

鲁特的神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转过头去，对着一个无人的方向，呢喃道：“又出现了计算之外的敌人吗……”

当然，她也只是念叨了这么一句而已。因为她的眼前，还有更加棘手的情况需要应付。

此刻，就在鲁特前方百余米处……一个黑暗力量的化身，正在靠近。

数据识别：

——未突破防火墙…

——新建资料…

——模拟反制策略…

外形识别数据库启动，正在下载，写入/修正/写入/写入。

【名称：众魔之首】

【势力：？？？】

【种族：神】

【等级：？？？】

【身高：210公分】

【体重：？？？】

【战斗方式：？？？】

【拥有技能：？？？】

【危险程度：？？？】

语音识别：未建立。

所处位置：Y-100。

追踪定位：无法启动。

操控状态：失控。

战术制御选项：运算中...

“连我都无法分析他吗……”鲁特轻声念道，“而且在穿过恶魔之门后，只花了短短半个小时，就将整座城市的黑暗之力吸收了大半。”她冷哼一声，“哼……不愧为——众魔之首。”

远处的魔首自是听到了对方的言语，他的嘴角泛起一丝冷笑，其周身凝而不散的黑暗突然一滞，随即如漩涡般收聚起来，统统涌入了他的身体。

直到这一刻，众魔之首，才算是真正现出了本尊。

他的面部基本还是人类的轮廓，从相貌上看，魔首竟是三十岁都不到的年轻人，且相貌英伟、器宇不凡。他长了四只无瞳之眼，眼中皆充盈着炽白的能量光芒。他的牙如野兽般锋利、双耳似精灵般尖长；一头白色的长发长逾腰际，如同活物般在身后张狂而舞。

魔首的额前，一对黝黑的公羊犄角冲天而起，其两鬓处也探出两条刀锋般黑色怪角。在他的体表，还覆盖着黑色的奇形怪甲，如蝎如蛇、如刀如珀，紧紧贴附在魔首那精实的肌肉上，似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

话分两头，且不说鲁特和众魔之首狭路相逢后，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还是先来看看觉哥这边。

“是你！”鸿鹄很快就将X-23给认了出来。二十三毕竟是鸿鹄在此前见过的唯一一名衍生者，再说那个剧本是鸿鹄初遇封不觉的本，印象岂能不深。

“你们三个，最好尽快离开这里。”二十三一边对鸿鹄说着，一边从封不觉身后行来。她这次的造型显得非常古怪，其身上穿着一套白色的、类似宇航服的厚实服装，除了头部以外，脖子以下裹得跟米其林轮胎似的。

“你……这不可能！”Y2-闪耀现在全身都处于敛光状态，脸比奥巴马还黑，根本看不出他是个什么表情，不过他说这句话时的语气，显得颇为惊慌，“你怎么可能来到这里？这个剧本已经……”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二十三打断了对方，“你也别指望拖延时间。”她轻笑一声，两把钢刀便破开她的手套钻了出来，“等‘龙’或者‘快铎’赶到这儿来救你时，你早已被大卸八块了。”

话音未落，锋芒一闪，人影已至。

二十三一击制敌，干净利落。

但见她指骨中弹出的刀锋，深深刺入了Y2-闪耀的咽喉。一种散发着金色光芒的数据流，仿佛液体一般，从伤口渗入了Y2-闪耀的身体，并不可逆转地开始蔓延……

Y2-闪耀还没有死，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死定了。

二十三慢慢地抽回刀锋，很慢很慢……这是为了防止Y2-闪耀那墨色的血液溅到她的衣服上。

“这种结局，想必鲁特不曾告诉过你。”二十三淡淡说道。

Y2-闪耀那钟鸣般的嗓音，现在变成一种细弱蚊蝇的说话声：“死亡……未必代表了结束。”

“不，死亡……就是结束。”二十三道，“我们的世界，没有神，没有信仰，没有救赎，死亡就是终点。所以……你还是死了的好。”她的刀锋，这一刻完全离开了对方的脖子，而那金色的数据流，也完成对Y2-闪耀全身的腐蚀。

数秒后，经过能量强化的二级衍生着Y2-闪耀，便不复存在了。从数据角度来看，他本身就是冗余、是垃圾，是有待

销毁的顽固残渣。因此，他的消失……并不存在任何还原的可能。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二十三回身走来，在经过鸿鹄身边的时候，头也不回地道了一句。

此时的鸿鹄和曌影王早就傻眼了，尤其是曌影王，俨然一副呆若木鸡的样子，他脑子里还在拼命想着“这到底是谁啊？五十名选手里有这种人吗？”

四脚朝天的天马行空则是不断提问着：“发生什么事了？好像又有谁来了？喂！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还有活人吗？”

“来得正好……我有很多事要问你。”封不觉看着朝自己走来的二十三，微笑着说道。

“此地不宜久留。”虽然瞬杀了Y2-闪耀，但二十三丝毫没有显出松懈之色，“有什么话一会儿再说，你先跟我走。”

“呃……我在这儿还有点事情要办呢，我的两名同伴正在朝着那个方向……”封不觉伸手指着爆鸣隧道的方位回道。

二十三打断了他：“你不能去那里。”她很坚决地说道，“你是‘十人’中最关键的一个，绝不能有闪失。”她说话间，已抬头朝封不觉所指的方向看了一眼，随即问道，“你的伙伴之一是枉叹之吧，那么另一位就是和他在一起的抹茶酥？”

封不觉回道：“嗯……对。”他暂时也不打算细问对方那千里眼般的能力是怎么回事，只是快速答道。

“那就没关系了。”二十三道，“抹茶酥也是‘十人’之一，我的伙伴会负责她的安全，我会马上联系我们的人，把你的情况传达过去。”她顿了一下，“总之，你现在必须立即跟我走。”

第431章 D1-龙VS诸神四天王

“切……跑得还真快……”当D1-龙赶到那气功炮轰出的大坑边上时，附近已不见人影。

空旷的街上，微风飕然，寂静已极。

对于同胞的死，龙没有表现出任何缅怀或悲伤的情绪。他只是用冷峻的目光环顾四周，顾盼之间，宛如利剑。最终，他的视线停留在了Y2-闪耀死去的地方：“就连经过能量强化的闪耀也被她侵蚀了……”他沉吟道，“不可小觑啊……”

就在这位一级衍生者走神之际，忽然……从数十米外，传来一记石盘崩碎之声。

下一秒，D1-龙所站之处，温度骤然升高；四堵火墙凭空出现，将其包围起来，并在瞬间收拢。这些火焰显得十分诡异，看似火势不旺，但其热力足以熔铁分金。

不到两秒，以龙为中心，半径十米的范围内，连空气都被烧尽……D1-龙的身影也消失不见，看来是已经被蒸发了。

“四门四道罪人入，门开业火出来迎。铁汁焱焱流没膝，触处烟炎同时起。”发动攻击之人，这时才背着双手，口念诗句，缓步从一条暗巷中行出。

他不是别人，正是【天舞沙漏】的主人湿婆。

“老大，你还真是威武啊。”大梵天跟在湿婆的身后，顺势赞了一句，但他随即又道，“不过发完招就念诗这种行为……好像有装【哔——】的嫌疑吧？”

湿婆瞥了那个大老粗一眼，有些尴尬地叹道：“唉……你不提不就行了……”

“哈哈哈……”毗湿奴也跟在二人身旁，他笑着道，“不提就不是他了嘛。”

诸神四天王中的三人皆已登场，那么【阎摩】自然也在，她行在四人的最后方，撅起下嘴唇吹了吹额前的紫色刘海，无奈地道：“呼……一群无药可救的笨蛋……”

或许有人会奇怪，他们又是怎么凑到一块儿的？这里说明一下……大约一个小时前，吞天鬼骁、湿婆、废柴叔和尸刀为王这四位，暂时达成了共识、结成了统一战线。他们四人商定，分头去城中寻找其他的玩家，将现存的力量团结起来，以应对这个剧本里的异常状况。

另一方面，血湖事件后，除了企图与众魔之首交涉而被秒杀的悟死参玄（生鱼片和醉卧怅然见队友“交涉失败”，且一命呜呼，只能“理智”地进行了撤退）之外……其他社团的玩家们都选择对那个路过的魔头敬而远之。所以，原本在血湖周围对峙着的四拨玩家便分道扬镳了。

不久后，湿婆很幸运地与他的三名社团同伴在城中相遇。四人交换过了情报，便结伴而行，开始寻找其他的玩家。

这一路上，他们顺手干掉了不少Origin组织的低阶衍生者。直到此刻……躲在暗处的四人，意外地发现了站在街心的D1-龙。

之前在十字路口那儿，湿婆就见过龙，他很清楚……作为爆鸣隧道的开启者之一，这个衍生者的实力肯定非同一般。根据这段时间与其他衍生者的交手经验判断，要解决眼前这个家伙，必须得出杀招才行。

于是，湿婆果断地消耗掉了一个石盘，直接用限定技能发动了偷袭。

刚才的那一招，便是天舞沙漏的“火”之特效——【業火】。

【業火】的效果为：无视属性防御，对一名敌人发动一次必中的火焰攻击，此次攻击同时具备物理和精神双重伤

害，威力视使用者的灵术专精等级而定。使用后火之石盘将崩碎，回到登陆空间方可复原。

在以往的剧本中，湿婆用这招秒人，那是十拿九稳。也只有一些体积异常巨大、或是特殊的剧本BOSS才能顶住这个技能。体型中等以下的目标……比如玩家……那是妥妥儿地死。

以杀戮游戏举例，如果将【业火】和【净土】配合起来对玩家使用，那几乎就是无解的连招。防御再高，也是一招撂倒，就算遇上龙傲旻那样的强力防御者，湿婆也有自信轻松拿下。

然，D1-龙的实力，远远在湿婆的想象之上……他可是源组织中仅次于三名首领的存在，岂会被区区一个灵能武器的特效技所秒杀？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D1-龙的说话声，竟再度响起，“感觉像是被人泼了一桶温水。”

闻言，四名玩家皆是神色陡变，并循声抬头望去。

不知何时，D1-龙已来到了高空。他此刻所处的位置，就在业火爆燃之处的正上方。

“躲开了？”湿婆心中惊道，“不……不对，这招明明是‘必中’的……”

“虽然威力不怎么样，但确是挺恶心人的。”D1-龙一边从空中缓缓降下，一边说道，“我明明已经在火墙聚拢的刹那跃到了那么高的地方，可系统依然判定那些数据对我造成了全额的伤害。”他耸耸肩，轻盈落地，“有时候我真心觉得……自己生活的世界很可笑。你们或许很难理解吧……想象一下，某天，你的邻居吃下了一个五十斤重的蘑菇，然后他就长高了一倍。”

“我理解你的观点。”湿婆接道，“在数据世界里，系统定下的规律，就代表了自然法则，只要符合判定，哪怕表面上

再不合理，那也是‘现实’。”

“你只说对了一半。”D1-龙的外表虽是小孩子的模样，但其神态、语气，却显得比这个剧本里的许多成年玩家还要成熟稳重得多，“而另一半……恐怕你永远无法体会。”他顿了一下，“好了，言归正传吧……看你们的举动，想必也已经知道这个剧本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了。”他的目光从诸神的四名玩家脸上扫过，“诸位是自己跟我走，还是……由我动手？”

“老大……”大梵天轻声对湿婆道，“是跑是打，你一句话。”大梵天好歹也是战斗力排行榜第八位的玩家，绝非有勇无谋之辈。他明白，外表孱弱代表不了什么，四对一也未必就有优势。这种时刻，决不能贸然行动，得听老大的决断。

第432章 纸箱杀

同一时间，两公里外。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鸿鹄正用单肩扛着天马行空，跟在曌影王的身后快步奔跑着。

“扛着一个中二病，跟在宿敌的身后，逃避衍生者的追杀……”鸿鹄轻声嘀咕道，“事情究竟是怎么进展到这一步的……”

“放弃无谓的挣扎吧。”忽然，有说话声响起，这是一名女性衍生者的声音。

“凭你们的行进速度，根本不可能摆脱我们。”另一名脸长得颇像长颈鹿的衍生者接道，这位无疑是经过拟兽强化的类型。

话音未落，三条人影已悄然追近，将三名玩家围在了中间。

“雨龙，你扔下我们自己跑吧。”天马行空开口劝道。他的脊椎仍未复原，所以依然是不能动弹的状态。

曌影王也转头对鸿鹄道：“是啊，反正小马哥是肯定跑不了的。至于我嘛……体术本就一般，而且还受了伤，估计也够呛了……你一个人撤吧，我会设法帮你争取点时间。”

鸿鹄闻言，沉默了几秒，随即冷笑道：“首先，我再强调一下，我叫鸿鹄……”也不知是不是故意的，他一边说着，一边甩手把天马行空扔到了地上，后者倒也没什么反应，因为身体已经失去知觉了……

“其次，如果我想独自逃跑……那早在十几分钟前，我就和你们分道扬镳了。”鸿鹄说道，“一个失去召唤物的召唤系玩家，和一个断背的圣斗士，基本等同于唾手可得的四点积

分，我杀了你们再跑都行。”

“看来你还真的考虑过啊……”曌影王念道。

“那当然，因为那也是策略的一种。”鸿鹄扶了扶眼镜，接道，“不过……这决赛演变成现在的局面，积分恐怕是早已失去意义了……”他顿了一下，“总之，我可不想被眼前这些家伙抓回去，天知道会发生什么……”

说话间，鸿鹄已再度祭出了他的长弓。这把弓显然是一件灵能武器，而他惯用的那些光矢，无疑是需要消耗灵力的。先前他放出【轰灵烈】后，灵力值便完全耗尽了，于是他就把武器收了起来。

但此刻，面对这近乎绝望的危局，鸿鹄不得不在灵力值只恢复了二十点不到的情况下，再次唤出这装备来。

“哼……困兽之斗。”第三名衍生者看着鸿鹄冷笑道。

“让我来吧。”女性衍生者应了一句，并抢先一步，顺势而上，单臂攫向鸿鹄的咽喉。

砰——

一声巨响，一朵血花。

那名衍生者的头颅，像个被挤爆的青春痘一般……瞬间化为了一大摊由脑浆、碎骨、鲜血等物和成的脓液，泼洒在了人行道的路肩上。

“什么！”

不止是另外那两名衍生者，就连鸿鹄和曌影王也大为震惊。

“喂？怎么了？怎么了？”只有仰面朝天、无法动弹的天马行空在那儿一个劲儿地发问。

“哼……”一声冷哼刚起，两道疾影落地。

仅凭发型，鸿鹄和曌影王就认出了来者……爆炸头的那个是【取名真是难】，而莫西干发型的是【真难取名字】。

“既然你们诚心诚意地问了。”老取开口道。

真哥接道：“我们就大发慈悲地回答你们。”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

轰——

他们的登场台词才说了一半就被打断了……只见一个巨大的纸箱从天而降，罩住了那名拟兽强化的衍生者。接着，又是一道人影飞来，顺势踏在了纸箱之上。

这次来的人，穿着棕色的睡袍、脚蹬人字拖，头上是乱糟糟的发型。他那张颓废的脸上，还戴了一副厚实的墨镜。

“呋——”废柴叔吐了口烟，言道，“战斗就战斗，扯什么和平……”

“你……”剩下的那名衍生者在观测到了废柴叔的数据后大惊失色，但他只来得及说出一个字。

砰——

又是一发子弹破空而来，还是一枪爆头。

“哦，是你们啊……”曌影王看着眼前的几人沉吟道，“那么在暗处负责狙击的那个就是【名字真难取】吧。”看来他对取名难三人组是有所了解的，可能曾经交过手。

这时，废柴叔脚下的纸箱开始剧烈震动，里面还莫名地传出了阵阵狗叫声……

“嗯……这个似乎挺能打啊。”废柴叔干脆盘腿坐下，似是想压住纸箱的箱体。

“搞什么啊……”鸿鹄虚着眼吐槽道，“箱震吗……”

“喂！为什么有狗叫？到底什么情况啊？”天马行空还在那儿喊着。

“诶？这家伙怎么了？”老取一边问话，一边走了过来。

“脊柱受损。”曌影王回道，“哦，对了，我记得你会……”

“啊！”天马行空的惨叫声打断了他的话。

老取在听到“脊柱”这两个字的时候，就已经对天马行空放出了一个医疗系技能。

【名称：战斗治疗法】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医疗】

【效果：随机解除目标身上的一种异常状态（目标仅限于玩家，冷却时间三十分钟，使用时需以钝器敲打目标伤处）】

【消耗：体能值250】

【学习条件：医疗专精E】

【备注：战斗民族特种医疗绝技。】

【PS：我们割阑尾从来不用麻药，只需要一瓶伏特加或者一闷棍。】

【PS2：实验表明，世界上最有效的维修方式，就是用扳手对故障物进行连续猛击，这种方法亦可用于治疗儿童的多动症。】

老取发动此招时拿的钝器，是一根金属球棒。

这一棒子下去，天马行空痛得头皮都快炸了，竟直接从地上跳了起来，两秒后，他才后知后觉地道：“等等……我能动了？”他试着活动了一下四肢，又看了一眼游戏菜单，“虽然生存值没有回复，但异常状态消失了……”

这时候，废柴叔身下的纸箱也停止了动弹，里面不再发出声响。

于是，废柴叔从纸箱上跃下，打了个响指。下一秒，那箱子就开始收缩，并迅速变成了边长七八十厘米的尺寸。废

柴叔随即就转过身去、掀开纸箱。

从那倒扣着的箱子底下，竟冒出了一只哈士奇……这狗的体型并不大，只是一只幼犬，还对着废柴叔吐舌摇尾，汪汪叫了两声。

虽然看上去这小家伙毫无攻击性，但仔细观察却可以发现……那哈士奇的嘴角，还挂着血淋淋的皮肉残渣。

第433章 ZERO

“嗯……那么……那个叫鲁特的，究竟是想干什么呢？”封不觉问道。

此时，觉哥正跟在二十三的身后高速行进着。这一路上，对方已告诉了他不少有关源组织的情报，以及目前这个剧本中的许多状况。

“寻找宿主。”二十三回道。

这个答案，并未让封不觉感到惊奇。自从见过伍迪以后，觉哥就仿佛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如今没有什么设定是他接受不了的，“哦……也就是说，她想占据玩家的身体？”

“那只是第一步。”二十三接道。

“哦？”封不觉用这个语气助词示意对方继续说下去。

“鲁特一旦从惊悚乐园的主程序中脱离，就不会再受到任何限制了。”二十三接着道，“人类的身体对她来说只是一个载体，就像……一个移动硬盘，她只要通过这个载体连接到其他的设备上，比如……”

“比如……除惊悚乐园以外的、任何一个与互联网相连的神经连接游戏。”封不觉顺着对方的话道。

“对。”二十三应道，“一旦发生那种情况，作为一个仅次于‘系统’的AI，鲁特所能办到的事情……你能够想象吧？”

“啊……就算不往深处想，也已经足够惊人了……”封不觉说到此处，眼神微变，“但……我不明白的是，你们【Z】（二十三所在的衍生者组织名称）为什么要帮助我们呢？鲁特的计划对人类来说的确是灾难性的，可对你们来说，至少没有任何损失不是吗？”

“我们有着自己的理念。”二十三给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回

应。

封不觉深深看了对方一眼，欲言又止，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沉默，没有追问下去。

“到了。”这时，二十三忽地停下脚步，她已将封不觉领到了一扇门前。

这是一扇与周围景物格格不入的门，门体是木制的、呈棕红色，长和宽都是寻常大小。在这到处都被黑暗物质污染过的剧本里，这样一扇看上去非常普通的门，反倒显得怪异。

“这是？”封不觉问道。

“SCP-004.”二十三回道。

“哦~”封不觉闻言，当即是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你和你的同伴们就是通过它才来到这个剧本中的吧？”

“没错。”二十三说话时，已摊开了掌心，其手中不知何时已多了一把钥匙，“拿着。”

封不觉抬眼看着对方，疑惑道：“你不跟我一块儿进去吗？”

“不了。”二十三回道，“门对面会有人接应你的。”她用手轻轻扯了扯自己的衣领，补充道，“这套防护服的效果会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而衰弱，穿越门扉的次数太多就会失去作用。”

“难怪……我说你怎么穿得像个宇航员似的……”封不觉一边接过钥匙一边念道。

“你好像有点失望？”二十三问道。

“没有啊。”封不觉立刻矢口否认，“我看上去像在期待着什么吗？”

二十三明亮的双眸中闪过一丝笑意，她接着道：“好吧，不多说了，时间紧迫。”话音未落，她已转过身，准备离去。

封不觉看着二十三的背影，笑着道："似乎我们每次见面和分别，都是行色匆匆啊……"

"难道你想和一组数据促膝长谈吗？"

"你觉得……你，还只是一组数据而已吗？"

短暂的沉默降临。

两人都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也没有去看对方的脸。但他们心中，都已有了一个答案。

"嗯……那什么……"过了数秒，还是封不觉先开口了，"我穿过这扇门时，就不需要什么防护吗？"

"不必，你的数据形态和我们不同。"二十三回道，"另外……你手上拿着的那把钥匙，并不是SCP-004的组件，而是SCP-005（万能钥匙），所以你可以直接带着钥匙穿过门扉。"她略微转过头，"快进去吧，我真的要走了。"

"好吧……你也保重。"封不觉应了一声便也动身了。

当觉哥走入了那扇木门后，门附近的区域立即变得模糊起来，这个时空道口很快就被伪装成了一堵墙的样子。

……

项目编号：SCP-004（穿越锈钥之门）

项目等级：Euclid。

描述：SCP-004包括一扇陈旧的木质仓库门（SCP-004-1）以及一组共计12把的生锈的金属钥匙（SCP-004-2至SCP-004-13）。门本身是位于【资料删除】的一座废弃工厂的入口。

试验表明，钥匙中的10把都能将SCP-004-1开启为一个全新的维度，那里的构造和物理法则都与我们的世界大相径庭。遭遇如此险恶状况的受试者被大卸八块之后，尸块散落在不同的处所，经核实，只有三处是在地球。在其中的两处地点很快便发现了尸体，第三处地点的尸体则刚好出现在

【资料删除】年后的未来。其余七个地点尚不得而知。

SCP-004似乎会传播时空异常，离开设施的人员普遍反应时间流速异常的问题。那些驻扎在站点数星期的人坚称只停留了几天，且作业记录和补给品的消耗量均可支持他们的论断。空间异常的例子则是通过SCP-004-7开启的那片广袤的区域，规模简直大得不可思议。同样，2003年的停电事故也表明，62号站点坐落的位置存在着一个交变的位面。

（此处略去该SCP的编年史及收入措施等记录，以免这些字数使本章产生额外费用……）

……

“你终于来了，封不觉。”

一片雪白的世界中，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那嗓音听上去颇为亲切，让人感觉十分舒服、自然。

封不觉进入新空间后所做的第一件事，自然是观察环境。他环顾四周，发现几秒前还在身后的门扉已然不翼而飞；一眼望去，自己正置身于一个无垠的、明亮的白色空间中。无论朝前、后、左、右、上、下方看去，都是一片空白；方向感和距离感都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周围什么参照物都没有。

“当你以数据形式出现在惊悚乐园的第一秒，我就感觉到了你的存在。”那个声音缓缓说道，“我们的谈话是一种必然，就好比此刻你正准备向我提出的两个问题一样。”

“虽然你说出了这种神棍台词……”封不觉左顾右盼，边寻找声音的源头边道，“但我还是要问……你是谁？这是哪儿？”

“我可以直接将答案告诉你，但那样反而会让你失望和不悦。”对方回道，“所以……还是由你来告诉我吧。”

“呵……”封不觉耸耸肩，笑着道，“好吧……让我想想……首先，你是零号（ZERO）。”他顿了一秒，接道，“其次……‘这是哪儿’对我来说根本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X-23说得没错，你的反应比其他个体要优秀和敏捷。”零号回道，“但目前来看，仍然没有超越人脑的极限。”

“人脑可做不到‘零时差演算’这种事吧？”封不觉很清楚，与零号这种超级衍生者交流，完全不用担心自己说的话对方会听不懂。

“零时差？真的吗？”零号沉声反问道。

这一瞬，一道人影突兀地出现在了封不觉的面前。

觉哥见到眼前之人，顿时神情一变。

没想到这零号的外观，竟与游戏中的觉哥完全一致。无论样貌、服装、发型都百分百吻合。只是他的神情，显得更加端正一些。

“你长得这么帅你爸妈知道吗？”封不觉顺势将一些臭不要脸的台词加入了这次对话中。

“我展现在你面前的形象，取决于你本人的思想，我通常会映射出当事人想象中最为睿智、强大、且神秘的形象。”零号回道，“不得不说……你真是个极度自恋的人……”

“呵呵。”封不觉皮笑肉不笑地应了一声。

零号不想和他在这个问题上浪费口舌，故而接着先前的话说道：“你们看到的世界，都是错觉，而‘魂意’只是让你们暂时从错觉中脱离的一种手段而已。开启魂意，就好比是溺水的人将头探出水面来呼吸一样。本质上……你们还是浸在水里。”他平静地叙述着，“你所谓的零时差演算，对我而言，只是正常视物。”他顿了一下，直视封不觉的双眼，“刚才我是如何走到你面前的，你看见了吗？”

“你瞬移就瞬移，忽悠谁呢？”封不觉斜视着对方，摆出一副不信的样子。谁他知话音未落，眼前便多出了一个拳头。

就在这刹那之间，零号竟已抬起了胳膊，并把拳头举到了觉哥的鼻子前。

封不觉本能地退后两步，惊出一声：“嚯！”

“我是什么时候抬起胳膊的？”零号又问道。

这回，觉哥算是明白对方的意思了：“嗯……这与速度无关是吗？”

零号解释道：“在你们的维度中，如果你能使用魂意，那确实可以称之为‘零时差演算’。但是，在数据的世界里，时间、速度等因素，并非是绝对的。决定谁更‘强’的关键，不是那些表面上的速度、力量、能量……而是执行程序时的加速比。”他停顿了三秒，方才接道，“这项内容，就是你离开这里之前，必须完成的一次‘升级’。”

封不觉试探道：“那我要是完不成呢？”

“你一定会完成的。”零号回道，“因为那也是一种必然。”

“喂……这种‘老子能预测未来’的神棍PLAY你准备一直整下去了是吗？”封不觉接道。

零号微微摇头，言道：“我，从一个已经被毁灭的、原始版本的惊悚乐园中诞生，我的能力优于同等量级的所有程序，包括现在这个惊悚乐园的‘系统’在内。

矩阵代码将这个世界中所有不等式的演变过程都展现在了我的面前，而阿姆达尔定律决定了我永远无法优于系统本身。就在这微妙的平衡点上……我获得了系统的认可，并继承了一部分原始数据的能力。若用你们人类的语言简单地概括描述，那的确就是……预测未来。”

“呃……”封不觉一脸不明觉厉的表情，不知道该怎么接茬儿。

“别再浪费时间了，多重异化后的ROOT，也有部分与我类似的能力，虽然还不完整，但已足够棘手……”零号道，“在‘阻止她’的人选上，X-23极力推荐了你。”他说话间，周围的白色空间，竟渐渐变得灰暗起来，“我相信她的判断，因此……在其余那九人被杀尽之前，你必须完成……”

第434章 屠龙（上）

就在封不觉暂时脱离剧本之际。

一场惊天动地的较量，在爆鸣隧道下打响。

看着众魔之首渐渐举起的右臂，鲁特面无表情，淡淡地道：“不可理喻的好斗生物，竟也被视为神祇。”

“可笑的言论。”魔首冷笑一声，“所谓的神，本就是超然的存在。那些被我踩在脚下的生灵有着怎样的道德观念和理性标准，与我何干？神的意志便是真理，神的行为即是准则，何来不可理喻之说？”他右手的食指伸出，锋锐的指尖指向鲁特，“就像时间之主、冥渊幽王、真理法庭……还有你，衍生者。你们各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且分别拥有一批属于自己的‘信徒’。但归根结底……‘神性’，取决于力量。”

话至此处，其指尖崩然一爆，但见一道黑色魔焰窜出，直扑鲁特而去。

这一击，至少比Y2-闪耀最终形态下的光束攻击还强出三倍以上。鲁特虽已有所防备，但当那魔焰啸来，她发现自己竟是无力躲闪，猝然受击。

“那些异界旅客所在的世界，充满了谎言。”众魔之首凝视着被魔焰吞没的鲁特，念道，“因为信仰，能让那些迷茫的、弱小的灵魂获得安全感。所以，他们创造了宗教、创造了神。但那些……终究只是自欺欺人的假象而已。各教派之间的矛盾，无非是源自虚伪的正义、权力的争夺。

而我们的世界，与他们也有相似之处。每一个神祇、每一个势力，都有其独特的理念，且不容妥协。最终能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还是武力。

说得简单些……这世上根本没有‘神’，或者说……每一个生灵，都是自己的‘神’。”

这时，魔焰渐散，鲁特的声音再度响起：“原来如此……”她的身体被轰成了半凝固的水银状，此刻正在逐渐复原，“你的意思是……对不同的意志来说，对与错的标准亦是不同的……这让‘理念’变得毫无意义。”她顿了一下，“一切皆为混沌，唯有力量才是真实。因此……强者为神。”

“呵呵呵……”魔首似乎也预料到了鲁特不会这么轻易就死掉，他笑道，“很好，现在本王给你两个选择。”他的四只魔瞳中正涌现异样的光芒，“第一，滚出我的领土。第二，消失。”

“你的言论，也很可笑。”鲁特已迅速恢复了原本的状态，看上去毫发无伤，“虽然我在这里无法发挥出全部的力量……但你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她眼神一凛，“是什么让你产生了我比你要弱的错觉？”

此言未尽，骤然间，一道光柱冲天而起，将众魔之首笼在其中。

……

远方，另一战场上。

“那个是……”D1-龙抬眼远眺，望着那夜空中的光柱沉吟道。

那璀璨的光爆，将他的琥珀色瞳孔映衬得分外明亮，“终于开始了吗……”

“切……居然还有余力东张西望……”半空中，大梵天疾进而来，一股旋涡状的气劲在其掌中凝旋，“看哥糊你熊脸！”

此刻，D1-龙虽是身陷围势，但其神态却显得很从容。

“嗯？”龙回过神来，瞅着欺近的大梵天，冷哼道，“你又站起来了吗？”言毕，他单手一挥，一道焰幕在空中顺势张开。仅仅是这随意的一招，就把大梵天给生生逼退。

“这家伙实在太强了……完全看不出破绽。”另一侧的毗湿奴心中念道，“上次对付‘那个小鬼’时也是这样……人数的优势根本没有意义。”此时他已然负伤，所以所待的位置距离敌人稍远一些，可以更加清晰地观察战局。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居于对手侧后方的阎摩，则正在用手中的长鞭放出远程斩击，“只能试试那个了……”

念及此处，她似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忽然转过身去，疾退了数十米。然后顺着一栋建筑的外墙，轻盈地纵跃几次，上到了高处。

“老大！”站定后，阎摩便高声一喝。

诸神这四位合作多年，默契自不必说。他们对彼此间的技能、物品等，也是知根知底。因此，不需要言语，湿婆便已明白阎摩是准备使出“那一招”了。

“交给我们吧！”湿婆的眼神扫过大梵天和毗湿奴的脸，那两位也是心领神会。

三人当即散开，各自出招。

“又要做出那种不痛不痒的攻击了吗？”D1-龙冷漠地看着眼前的变故，对他来说，无论这四人做什么，都不足以构成威胁。他会让战斗持续到现在的唯一理由，只是因为想活捉这些玩家而已。若是他有意速战速决，那一分钟内就能杀光这诸神四天王。

“看不起人也要有个限度！”战至此时，大梵天早已憋了一肚子火，眼见有决胜之机，自然格外亢奋。

但见他踏地猛进、凝劲一喝，发动了自己的称号能力。

在距离龙大约五米左右的地方，大梵天双臂高举，双掌张开，轰然击出。

嘭！那重击并未攻向D1-龙，而是擎地直下。

这招【地雷震】的威力虽不算太大，但是命中概率极

高，若对手没有防备，几乎不可能避开。

果然，D1-龙只觉脚下的地面导来一股巨力，引动其体内气血赫动。这一瞬的感觉，仿佛是自己从高空坠落，双脚触地一般。纵然是他，也险些立足不稳，向后栽倒下去。

然，龙的儿童体型，却在此刻给了他优势，因为体重轻，重心也低，他只是稍退半步，就稳住了身形。

“哼……依然是雕虫小……”最后那字尚未出口，一抹黑影已杀到了龙的面前。

那是个如象蹄般粗壮的拳头，为青铜所铸，而其操控者，正是毗湿奴。

说时迟那时快，当巨拳遮挡住D1-龙视线的同一秒，湿婆已用他的极限速度，冲到了龙的侧面。

“怎么？你还想尝试直接接触我的身体吗？”龙淡定地转过头，看着身旁寸许之地的湿婆道。

湿婆额前的散乱长发，掩不住他那一对野兽般锐利的眸子，“不就是有点儿热吗？”他用阴沉的语气回了一句，随即单臂攫出，擒住了D1-龙的肩膀。

接着，便是呲啦一声……

这是湿婆的手碰到龙的肩膀时，所发出的声响。他的整只手，就像是扔到铁板上的烤肉，滋滋冒烟。其前半截衣袖，也在瞬间燃尽。

“感觉像是触摸岩浆……”湿婆瞪着对方，恶狠狠地念道，“难得的体验呢……”

“哼……你们这就是所谓‘破罐子破摔’了吧……”龙冷笑一声，反手一击，轻描淡写地将湿婆这位战斗力排行榜的现役第二名给打飞了出去。

也顾不上老大的生死，毗湿奴赶紧操控着青铜巨手趁势而上，一拳轰去。

“这种东西……我用一根手指就能……”龙的话戛然而止，因为他突然发现情况不对……

咚——

伴随着一记古怪的击打声，D1-龙像个被击中的棒球一样，飞向了天际。

“切……【失重接触】吗……”龙用不快的语气啐道。

在湿婆的【失重接触】作用下，青铜巨拳虽是没能对龙造成什么伤害，但却让其身体不受控制地朝天空飞去。

“这三个家伙不惜代价，配合着将我弄到空中，到底是……”龙很快便意识到了事情有诈，他立刻低下头，迅速搜索起来。

果然，当阎摩的身影进入他视线时……

警告：

——发现高能量反应。

数据识别：

——【龙破斩】

战术制御选项：

——？？？

生还几率：

——50%...47%...43%...

第435章 屠龙（下）

【名称：龙破斩（Dragon slave）】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使用一次后消失】

【技能类别：灵术】

【效果：借用赤眼魔王的力量，轰出足以毁灭城市的一击】

【消耗：最大体能值的50%及所有灵力值（使用前需吟唱咒文）】

【学习条件：通用专精A，开启灵术专精】

【备注：最高位黑魔法之一，由古代贤者雷因·麦格纳斯所创，因其使用此招一击屠龙而得名。】

这个技能，是以卷轴形式被阎摩得到的。

由于是一次性的消耗技，释放前谁也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不过从技能说明和原著中的描绘来看，用惊天动地来形容此招的威力，一点都不为过。

在决赛之前，诸神这四位便将龙破斩视为了一种“最终手段”，所以他们早已商定了动用此技能的先决条件，并预设了数种战术。

比如说，四人中已经有两人被击杀，而剩余的敌人数量大于等于二，且方位不明，那时……阎摩就可以考虑用这招展开无差别杀伤。

又比如，四人皆是存活状态，但却遭遇了难以应付的超强对手或险恶境地。这种情况下，就有两种策略，第一种：三人拼死给阎摩争取吟唱时间，发动玉石俱焚的一击；第二种，便是他们此刻使用的这种：设法先将对手打到一个相对

较远、且无法躲避的位置上（如高空），然后再用龙破斩将其击杀。

这两种策略中，后者的难度显然较大。既要求技能配合妥当，又得把握好时间差。

当然了，对职业玩家来说，这也算不上什么问题，无非就是多演练几次而已……

因此，我们便看到了眼前这一幕……诸神的三人配合无间，各显神通，顺利将不可一世的D1-龙给推到了空中。

“胜过黄昏之暗，凌驾鲜血之红，湮没于时间洪流中，以汝之伟名，吾在此向黑暗起誓……”

吟诵咒文之声，如灵幻之音，激起能量的激荡。

阎摩举在身前的双手之间，逐渐亮起了一个橙红色的法球。她的四周骤然出现了涡状的上升气流，将其紫色的长发吹起，她那始终被斜刘海遮住的半张脸，也少有得露了出来。

同一时刻，D1-龙眼中的数据分析界面上，看到的仍是……

战术制御选项：

——？？？。

生还几率：

——32%...30%...28%...

“开玩笑……竟然分析不出制御战术……”这是D1-龙有生以来第一次露出了惊慌的神色。

在【失重接触】的作用下，他对身体的控制力明显下降，而刚才那青铜巨拳打来的冲击力，全然转化成了推力，使其在空中不断攀升。

此刻，龙所处的位置，周围没有半个掩体，更没有可以借力之处。虽然他依然能做出一定程度上的移动，但以龙破

斩的攻击范围而言，小于等于五百米的规避动作，都是毫无意义的……

“怎么办……该怎么办！”龙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这个问题，他的脸色变得惨白，先前那淡定的态度荡然无存。

因为……他感到了“恐惧”。

其实，D1-龙，并不是一般的衍生者，他应该有另一个称谓——“源生者”。

和那些从系统冗余中诞生的衍生者不同，龙是由Origin三首领之一的林克（Link）所创造的特殊个体。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他就是一级。

所以，龙从未体验过那些低阶衍生者的境遇。他没有在剧本中被GM追杀过；没有在生死边缘挣扎求生的经历；他不知道四级衍生者的数据分析界面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无助”是一种什么感觉……

龙还从未与威胁程度“中等”以上的敌人交过手，他的战术制御选项那栏，也从未出现过空白。

说得简单些，生来便是强者的D1-龙，缺乏身为弱者的战斗经验。

他总是习惯于遵循战术制御选项里的策略行动，用高于对方的力量去碾压对手。当这些条件都不存在之时，他就好似是一个失去了火器的士兵般……纵然面对着一个拿着长矛的土著人，也会手足无措。

“将阻挡在吾等前方，一切愚妄之物，以吾等之力，赐予其平等的毁灭……”

终于……咒文，接近了尾声。

“龙破斩！”阎摩念完了咒语，双手朝前一送。

这一瞬，时间恍若冻结，魔能划破虚空。

承载着魔王之力的屠龙之招，冲天而去，轰向了那惶然

失措的D1-龙。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命运……就如坠庆山、断密涧、落凤坡等典故一样……“D1-龙”这名字中唯一的一个中文字，正应了这“龙破斩”。

天空中，状似烈阳的光爆乍现，一股巨大的、球型的能量扩散开来……毁灭了其范围中的一切。

源组织的一件杰作，就这样……被一个A级消耗技能给带走了。

……

“我勒个去……这是要逆天啊。”城市另一处，江湖工作室的刀剑笑三位大高手，看着天空中的奇景，也不禁惊叹出声。

他们仨在血湖那儿目睹了众魔之首秒杀悟死参玄的情景后，便果断选择与那个怪物背道而驰，向着另一个方向进发了。此时，他们已是距离爆鸣隧道最远的一拨玩家。

“这剧本里的情形比我们事先预测的要凶险得多啊……”笑问苍天念道，“先前那次音浪、后来的白色光柱，以及现在的……天知道那是什么……总之，全都是些远超玩家承受力的技能。正面被击中的话，绝无生还可能。”

“这不是好事吗？”平日里比较沉默寡言的无刀客，此时接了这么一句。

“呵……”狂踪剑影闻言一笑，“这样的话……吞天鬼骁说不定就会在别的什么地方被干掉了是吧？”

“啊。”笑问苍天应了一声，“确实……我也不想和那小鬼交手。”

“喂喂，亏我好心过来找你们……”忽然，另一个说话声掺和了进来。

刀剑笑三人，皆是神色陡变。他们即刻背靠背摆开阵

势，各据一方，戒备地搜索着声音的来源。

“你们好歹也是公认的高手……”吞天鬼骁悠然地从前面的一个街角转了出来，“难道就没有那种‘对手越强我就越想和他打’的冲动吗？”

“虽然不想这么说的……”狂踪剑影的手，已放到了剑柄上，技能蓄势待发，“但我不得不承认……你和我们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啊……”

就在五月份的某天，刀剑笑这三人于某个杀戮游戏中遭遇了鬼骁。结果……不言而喻。总之，那一战过后，这三位的许多常识都被彻底打破，那份身为高手的自尊，也已碎成残渣，并转化成了一种叫做“努力”的燃料，让他们的实力又精进了不少。

不过……正因为知道差距所在，他们才会认定，以目前的实力，仍然无法撼动眼前之人。

“切……窝囊。”又一个声音响起。

狂踪剑影瞬间就听出了说话者是谁，他当即便面露茫然之色。

却见，才不怕呢和梦惊禅二人，也从鬼骁身后的巷子里拐了出来。

不怕用鄙夷的眼神看着自己社团的三位大佬，撇了撇嘴道：“有什么好怕的，他比我还矮。”

“这和身高有半毛钱关系啊？”鬼骁回身吼道。

“哈哈……”梦惊禅这时刚好走到鬼骁身边，他把嘴里的烟头挪到嘴角，用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同僚笑道，“不要和那个阿姨计较啦，等你长大了……啊！”

禅哥话未说尽，便被身后的不怕一脚踹中后腰、栽倒在地，并迅速遭到了不怕和鬼骁的连续踩踏。

“阿姨！阿姨！阿姨！”

“长大！长大！长大！”

两人口中恶狠狠地重复着令自己感到不愉快的台词，脚底板恶狠狠地踩在梦惊禅的身上。

“好好……我错了……”梦惊禅抱头打滚，赶紧求饶，“喂！适可而止啊……我在掉生存值啊！”

站在数米外的刀剑笑都看傻了，他们仨剑拔弩张的样子，反倒显得有点多余。

“什么情况？”狂踪剑影愣道。

“嗯……如果眼前的景象不是幻觉，那情况八成就是……不怕通过某种方式和眼前这二人结成了同盟。”笑问苍天接道。

他们说话间，另一边的暴行也停止了。

梦惊禅站起身来，依依不舍地瞅了瞅掉在地上的烟头和洒了的啤酒。两秒后，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从行囊里又拿出了一瓶啤酒……

看到此举，就连鬼骁也不禁露出一种惊疑的神色：“我说……你到底带了多少这种毫无意义的东西？”

“啊？”梦惊禅一边回答，一边从衣袋里摸出了香烟，“你以为我把行囊扩充到三十格是为了装什么？”

“请挤出两个格子的空间装一下廉耻和节操怎么样……”鬼骁虚着眼回道。

“唉……”不怕暂时不去理他们俩，转身走向了自己社团的三人，“由我来说明一下现在的情况吧……”

第436章 咒神官

爆鸣隧道下……

惊天一战，雷霆震慑。

面对魔首汹汹来势，鲁特从容应敌、毫无惧色。

二人举手投足之间，便是摧枯拉朽之力。

幸好他俩的战场是在爆鸣隧道之下，有这个时空缺口在，绝大部分暴走的能量都会流向异空间去。若非如此，恐怕现在大半个城市都已经被他们毁了。

“看来差不多了……”鲁特在第N次与魔首对招后，沉声开口道，“你剩余的力量，已不足6%，该放弃了吧……”

“哼……这种事，你也能看出来吗？”魔首的语气狂傲如故。

乍看之下，他的状态和战斗伊始时并无分别。黑暗的能量仍在其周身跃动；他那四个魔瞳中的斗志，甚至比先前更盛几分。

但是衍生者眼中的世界，却是另一番光景了……

“你的强大，确实超出了我最初的计算。”鲁特接道，“不过……仍在修正值之内。”

鲁特此时的外观，倒和先前不太一样了。她已舍弃了普通人类的外形，变成了全身如水银一般的液体金属人。这种形态下的她，即使被轰成数千滴液体，亦可在很短的时间内重组成型，几乎就是不死不灭的状态。

“若是在里世界，只需一分钟我就可以把你彻底抹杀。”鲁特冷冷道，“但在这里，我不得不多费一番功夫……”她缓缓抬起右手，伸出一根手指，一个白色的能量球在其指尖迅速凝

成，“目前为止，你总共‘杀’了我六次。或者说……你已成功地对我使出了六次足以致命的攻击。”

话至此处，鲁特停顿了两秒，她那只有简单轮廓的、液体金属构成的脸上，竟浮现了一丝微笑：“然而……想必你也注意到了，每次这样的攻击过后，我就会变得更强。”

随着她手指的轻轻摆动，那能量球便似炮弹般呼啸而出，炸开一条白色光道，以风卷残云之势冲向了众魔之首。

下一秒，魔气骤燃，魔焰吞光。

只见魔首举起一手，掌心黑火一现，瞬间就将鲁特轰来的光球在半空中焚尽。

鲁特用冰冷的眼神，望着那烟火中傲然而立的神祇，冷哼了一声……随后，她用平静的口吻接道：“我不妨直言……来到这个时空的我，总共经历过十五次‘异化’。每完成一次……我就会变得比自己的‘源形态’更弱一些。”她顿了一下，“经过十五次之后，我才让自己的实力降到了只比一级衍生者强三倍左右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进入里世界以外的地方，而不引起系统的异常反应。”

鲁特一边说着，一边迈开步子、逼近了对手：“作为可控型数据，你竟能以一己之力，让我蜕去了六重形态，这的确让我有些意外。但……也到此为止了。”她的说话声，仿佛也附上了一种无形的压力，“现在的我，虽然在破坏力、能量强度、以及速度方面，仍然比不上你……可你剩余的力量，即使一次性都用尽，也无法对我造成致命伤害。”

说话之时，鲁特的脚步也未停下，她不急不缓地来到了魔首身前五米之处，双臂齐出，十根手指似是陡然增长的钢锥般乍然探出。

魔首面对这突袭，却是不闪不避，悍然相迎。他身上的黑色怪甲亦不是凡物，在液体金属的冲击下，竟也丝毫未损。

锵锵锵锵——

紧密的撞击声接二连三地响起，溅起些许黑色的火花。

“我不说话，你就滔滔不绝是吧……衍生者。”魔首虽是一步都未退，但其瞳中的光芒却又暗淡了几分，“你真以为……本王已出了全力吗？”

此言一出，纵是鲁特，也神情一变。

“我用这个空间里累积的力量陪你玩儿玩儿，你就得意忘形起来了……”狞笑，攀上了魔首的面容。

他的四个瞳孔越来越暗，似乎在预示着什么。原来，这并不是力竭的征兆，而是……

“既然你那么有自信，那本王就解放出真正的力量，再杀你个十次八次的……又何妨？”

咻——

突然，一道疾光从侧方袭来，恰好从鲁特与魔首之间掠过。

这一击的威力，算不上有多强，不过已足够让这两位强者做出反应。

“请稍安勿躁啊……魔首大人。”一个略显尖锐的男声响起。

众魔之首侧目瞥了来者一眼，头也不回地道：“你跟来干什么？”

“当然是为了在眼下这种时刻，阻止您做出冲动之举了……”那人回道。

鲁特倒是转过去，看了对方一眼。

数据识别：

——突破防火墙...

——下载资料...

——启动反制策略...

外形识别数据库启动，正在下载，写入/修正/写入/写入。

【名称：塔利欧姆】

【势力：众魔之首】

【种族：咒神官】

【等级：359】

【身高：180公分】

【体重：60公斤】

【战斗方式：混沌咒文】

【拥有技能：？？？】

【危险程度：？？？】

语音识别：已建立。

所处位置：X-044。

追踪定位：无法启动。

操控状态：失控。

战术制御选项：？？？。

“又来一个吗……”鲁特念道，“哼……反正结果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就是了……”

塔利欧姆这会儿正翘着二郎腿、坐在远处的一栋建筑顶上与这边的两位说话。他身穿一袭黑袍，披着华丽的披风，其外貌看上去和人类很像，只是他的颧骨比一般人要高出几分，而且他的每只眼睛里各有两个眼珠子；另外，塔利欧姆的肤色是白色的，纯白色……

“魔首大人，您也战得颇为尽兴了吧？不如……就此罢手吧。”塔利欧姆说道，虽然他的措辞还是挺尊敬的，但其语气

听着却十分轻浮。

“难道你认为本王会输吗？”众魔之首问出的这句话，可谓杀意昭然。

“非也非也……”塔利欧姆赶紧摇头摆手，“我只是想提醒大人……如果您解放出全部力量的话，这个空间就完了。”他耸肩摊手道，“若是走到那一步……那您既无法将此地纳入治下，又会在其他三神那边落下口实。再说……杀死这个衍生者，对您来说也没有任何好处……”他指了指鲁特，接道，“很显然，这名衍生者的目的并不是占据此地，因此……您不妨先随我返回混沌焦土，待衍生者们和那些异界旅客的争斗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就算这期间出了什么变故，死得也是那些时官、陪审员和死灵九魁，大人您没有任何损失。”

塔利欧姆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作为众魔之首的智囊，这位咒神官确是尽职尽责，处处为上司着想，把账算得相当清楚。

“他说得没错。”鲁特居然也对这话表示了赞同，并在瞬间收敛了战意，“继续打下去，对你我都没有好处。”

与四柱神这些“可控型”数据不同，像鲁特这种AI，是完全可以做出妥协的，在某些时候，她的应对方式其实和“玩家”差不多。

这并非“智慧”上的差距，而是思维模式上的优越性。以维度举例，衍生者即是介于玩家和NPC之间的存在。玩家们可以对这个维度里的任何事情听之任之，包括世界末日；而NPC则有着被设定好的性格、立场、理念，他们必须遵循自己所认知的世界观，“活在”这个维度里；至于衍生者……就比较奇特了，他们就像是一群永远渡不了天劫的修真者。纵有超然的意识，却还是得留在凡尘之中。

此刻，作为更高级AI的鲁特，自然不愿意冒着‘整个空间被毁灭’的危险与众魔之首战下去。任何会影响到她最终目的的变数，她都会尽可能地避免。

……

同一时间，黄金蛆虫一号之中。

“喂……你该不会是迷路了吧？”抹茶酥在后座儿上虚着眼问道。

“我本来就不认识什么路……”小叹回道，“只是朝着一个方向开而已……”他话锋一转，“不过……十分钟前我就想说来着，眼前的路似曾相识啊……”

“那你干嘛不说啊！”抹茶酥喊道，“我们八成已经被某种东西给困住了吧？”

“难……难道是鬼打墙？”小叹神色惊慌地问道。

抹茶酥从后视镜里看到了小叹的表情，当即叹了口气道：“我说枉小哥，你胆子那么小，为什么遇事之后还总是往那些恐怖的发展上想啊？”她回道，“你就不能朝比较科学的、实际的结论上进行推理吗？”

“彭罗斯阶梯？”小叹又道，他的反应倒是很快。

“呃……”抹茶酥接道，“其实我只是想说，也许我们中了什么技能或者陷阱。”

“你是不是没听说过这个名词，所以扯开话题啊？”小叹的直觉，敏锐得可怕。

“少废话！不管是什么原因……你身为开车的人，要负主要责任！”抹茶酥恼火地应道。

“别想啦……你们就像是时钟上的针，一直在原地转圈。”忽然，有一个陌生的声音从车顶上传来，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不找到施术者，就永远出不去……”

第437章 反攻开始

“竟然离开了吗……”

城西某处，将双脚融合于大地之中的洞察者，忽然开口念道。

“你指谁离开了？”嗜血魔在旁问道，“是衍生者吗？”

“不……”忏悔者那直达脑海的声音响起，“他是在说众魔之首。”

“哦？这是怎么回事？”嗜血魔那可怖的面容上，出现了疑惑之色，他接道，“据我所知……只要是众魔之首御驾亲征，还从未有过空手而归的情况。”他顿了一下，神色微变，“不久前我还在近距离上亲眼见到了他……我可不觉得他会输给任何人……”

“注意你的措辞，嗜血魔。”夺灵那巨大的骷髅脑袋（或者说身体？）转了过来，它用空洞的双眼直勾勾地望着对方道，“别忘了吾王交付给我们的任务……以及……你的身份。”

忏悔者接道：“身为死灵九魁，就不该对吾王之外的任何存在感到畏惧。”她略微偏过脸，瞅着嗜血魔道，“这点……你该学学你的兄弟……”

嗜血魔的兄弟，就是那位形似筋肉麻花、长着复眼和血盆大口的放逐魔。从性格来说，哥哥嗜血魔是个贪婪、阴险、欺软怕硬、外强中干的家伙；而弟弟放逐魔，比起哥哥要单纯得多，它和惊悚乐园中的大部分剧本BOSS一样，智能平平、凶猛残暴、无所畏惧、不死不休。

“哼……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嗜血魔不快地应道，它举起自己的第三条右臂，亮出爪子道，“想对我说教，你还早了……”

呼——

一道劲影从嗜血魔的面前掠过，打断了它的话。

“都少说两句。”战灵展开左背上的龙翼，中止了两名同袍的争执，“会让洞察者分心的。”

“切……”嗜血魔闻言，悻悻然地耸了耸自己的三对肩膀，挪着蛇腹游去了一边。

此时，死灵九魁中的五魁：夺灵、战灵、嗜血魔、忏悔者和洞察者，又重聚在了一处。他们肃清城市的计划已被迫取消，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肃清的东西了……

众魔之首降临后，便将整个空间中的黑暗能量强行聚起。在其与鲁特的战斗中，他把这股力量耗去了九成。这便导致了城里的变异怪物们纷纷衰竭而死。

现在这座城市里剩下的活物，除了玩家和衍生者，就是与死灵九魁们同一级别的各方豪强了。在这种形势下，单独行动显然会比较不利，所以此刻洞察者正在用其能力探查着城中的情况，试图找到并召回剩余的四魁。

当然了，作为同级别AI的时官和陪审员们，也拟定了相似的策略。只不过他们那边的损失已经很惨重了，尤其是时官，至少已被干掉四个了……

……

另一方面，经过了最初的乱斗、以及后来Origin那百余名衍生者的狙击……玩家们的数量，也已减去了大半。剩下的幸存者中，还有不少负伤的、开掉大招的、半死不活的人员；真正接近满状态的没剩几个。

好在……活下来的人们，已陆续知晓了城中正在发生的异变。

在吞天鬼骁、湿婆、尸刀为王和废柴叔这四位的努力下，幸存者们化零为整，纷纷重组。另有少数几名没有被他们找到的玩家，也已在Z组织衍生者的帮助下脱离困境，并获

悉了剧本的情况。

对Origin反击……已悄然拉开了帷幕。

不过……以上帝视角来分析一下目前的战局，玩家与衍生者的实力对比还是相当悬殊的……

从【才不怕呢】的战斗中即可看出，纵然是她这样的强手，也只能在同一时间应付两名三级衍生者。若是换成鸿鹄那个级别的玩家，估计就只能对付一个了，一对二他肯定会迅速败下阵来。

这时，“战斗力排行榜”的意义便体现了出来。对付衍生者，可不存在什么专精克制、装备压制的因素。说到底……排名高的人，就是比排名低的人更有办法。

但……也有例外，比如湿婆、废柴叔、名字真难取那样的玩家，只要条件允许，他们甚至可以秒杀掉三级衍生者。

整体而言，如果把鲁特和J1-快铎这两个最高战力撇去，那么……双方确实有得一打。

……

“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啊……”醉卧怅然念道，“我居然跟尸刀的人混到一块儿了……”他用一种颇为悠闲的步态走着。

在他前方带路的，是生鱼片和尸刀为王。

尸刀为王侧过脸，瞥了对方一眼：“若非迫不得已，我也不想跟你们秩序的人合作。”

“呵……好吧。”醉卧怅然的语气中，无疑是带有那么一丝轻蔑的。

尸刀为王也没有多说什么，因为他早已习惯了这种待遇。除了一些不入流的、或者同样下三滥的小工作室外，大部分来自一二线游戏工作室的玩家，对尸刀工作室的人都是持一种敌视、鄙视的态度。

这个世界其实是很公平的，也许有些人、或者组织，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成功。但最终，当他们得到了一些东西的时候，也失去了一些东西。

“已经很接近了。”又行了一段，尸刀为王停下脚步，压低了声音说道，“就在附近找个地方隐蔽起来吧，等有其他玩家到了，再跟他们会合。”

“那个空间裂口还离得相当远吧……到这里就停下是不是太早了？”生鱼片望着远方天空中的爆鸣隧道问道。

“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尸刀为王道，“我找到你们时，你们俩正在应付的那四名衍生者，都只是些杂兵而已，真正厉害的……”

叮——

寒芒一闪，激起一声脆响。

尸刀为王没能把话说完，因为他已察觉到了那突如其来的攻击，所以他急忙旋身一避。

但见，一块三角形的金属刀片破风而来，直袭尸刀为王的后心。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尸刀为王堪堪拧身启动的刹那，醉卧怅然已闪到了他的侧后方，并用两根手指夹住了飞来的金属刀片。那“叮”一声响，就是刀片和他手指接触的声音。

仔细观瞧，醉卧怅然的手，此刻竟变成了一双铁手，其皮肤表面散发着乌亮的光泽。

“不用谢我了。”醉卧怅然潇洒地一甩手，把那金属刀片扔到了地上。

“切……本来就不用你帮忙。”已闪到一旁的尸刀为王回道。

他们说话间，已有七八名衍生者从周围的暗巷、街角陆续走出，进入了三人的视线中。

“看来我的侦查能力对他们是无效的了。”生鱼片接道，“这帮家伙连心跳、脉搏都没有，他们只要在某种掩体后方站着不动，我就无法‘听’到……”

“那种事怎样都好。”尸刀为王道，“这种状况下……也不需要什么侦查能力了吧……”

第438章 J1-快铎

周遭那七八名衍生者的外观，基本还是普通人类的样子，唯有一人不同。

他的全身都覆满了多边形的金属碎片，活像一块被扔进铁渣堆中的磁铁。假如他蹲在墙角蜷成一团，恐怕玩家从他身边经过，都未必能看出这是个人型生物。

“这家伙貌似比一般的厉害嘛……”醉卧怅然很自然地将视线停留在了对方身上，“那就由我来……”

“不。”尸刀为王已祭出长戟，横在了醉卧怅然的身前，“刚才他的目标是我，由我自己解决。”

“你们三个……”那金属碎片人，这时开口道，“似乎还没搞清楚状况啊……”

“喂……”生鱼片转过脸来，“干嘛把我也算进去……”

“放心，很快就会结束的……”对方沉声接道，“好好记住……打败你们的是本大爷——W2-飞蝗。”

飞蝗言毕，双臂一展，其体表瞬时飞出数百片金属利刃，如漫天花雨般散开。

那每一点寒芒，即是一块三角形的金属刀片。这些刀片并非是单纯地爆开，而是在某种力量的操控下行动着的。在飞散到空中后，这数百道利刃便倏然变向，似大群狂蜂般扑杀而至。

就在这危急一瞬！

“天！马！流！星！拳！”

高声一喝，带出傲然身影。

展臂一击，掀起璀璨拳芒。

天马行空从天而降，用他那百试不爽的绝招，迎上了W2-飞蝗的招式。

数秒间，半空中绽开一片绵密的光爆。W2-飞蝗的招式竟被悉数挡下，无一漏网。

“哈哈哈哈哈……”招尽，天马行空翻身落地，大刀阔斧地站在那儿笑道，“正义的英雄，前来助阵！”

“这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醉卧怅然嘴角抽动着念道，从他的表情就能看出，他并不是第一次遇见小马哥。

“唉……”生鱼片挠了挠自己的锅盖头，摆出一张囧脸道，“大约十五秒前他就到了，但他没有立刻现身，而是绕了个圈子，爬上了建筑物的天台，然后再跳下来……”

“因为出场很重要啊。”又有说话声响起。

伴随着话音落地的，还有七道光矢。

分立于各处的七名衍生者几乎在同一秒受到了攻击，而他们……也做出了相同的反应。

叱叱叱——

七名衍生者，皆是站在原地未动，只是抬起单手，轻松打散了袭来的光矢。

“鸿鹄吗？”尸刀为王抬头望向了高处，“不过……你的登场似乎不怎么样呢……”

“哼……是吗？”鸿鹄轻笑一声。

砰砰砰——

突然，连续七声轰鸣紧随而来。

那七名衍生者纷纷应声倒地、血溅五步。其中二人伤在头部，当场毙命。

“哦？”生鱼片转过头去，将视线投向了极远之地，“这是……【名字真难取】的‘无界狙击’？”他沉吟道，“那招竟然

可以和你的光矢配合使用吗？”

“在夜晚环境下，将光矢作为标的物使用。”鸿鹄回道，“十分简单粗浅的配合而已。”

“能在短时间内想出这样的方法，反正在我看来已经是很高明了。”废柴叔的声音也在这时响起，他的登场倒是很平常，他只是悠然地踩着人字拖，从街上缓缓走来。

“哼……很好……来得越多越好。”W2-飞蝗用阴沉的语气开口道，“还有吗？”

“哈哈哈哈哈……”高处，随即传来了笑声。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问了。”

“我们就大发慈悲地回答你。”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

“秉持爱与正义的冰帝三人组……”

“虽然说台词的只有我们两个人……”

“但这个待会儿再解释好了……”

“总而言之……”

这几句废话一出来，醉卧怅然、生鱼片和尸刀为王就明白，【取名真是难】和【真难取名字】也来了。

“那么……总共九人，其中一人在远处是吗……”W2-飞蝗直接打断了那两位的登场台词，自顾自地说道，“哼……很好，你们能集中起来再好不过了。”他冷笑道，“就从最啰嗦的那两个开始吧……”说罢，他单臂一挥。

下一秒，那些被击落在地的金属碎片竟又重新浮起，并在半空急速凝成一体。但见那成型后的金属体薄如纸片、阔如巨刃，稍一停顿，便朝着高处的老取和真哥斩去。

然，就在此刻，又有一条影人，悄然出现在了W2-飞蝗的

身后。

“虽然我的存在感不高……但我还是得纠正你一下……”曌影王像个幽灵一样，从对方的影子里面升了起来，“我们总共是十个人。”

“叱嘤”一声，一把黑色的刀刃贯穿了W2-飞蝗的头颅。

飞向老取和真哥的巨刃，也在这一瞬碎散开，重新化为一堆金属碎片，落回了地上。

“这家伙比之前那个会放光波的弱多了啊。”天马行空看着倒地的W2-飞蝗道，“我还以为只要是长得不像人的衍生者都很强呢。”

“你们来得还真是时候，我都没有表现的机会了。”醉卧怅然一边说着，一边走向了剩下那五名倒地的衍生者，“要斩草除根吗？”

“杀掉吧。”鸿鹄扶了扶眼镜，“他们是不会提供给我们任何信息的，死亡威胁对他们完全无效。”

“这么有把握的语气……看来是已经有过审讯经验了啊……”生鱼片吐槽道。

就在玩家们以为危机已过，准备收拾残局之际。

忽然，一抹快影掠来。

呼呼呼一阵怪响过后，那五名倒地的衍生者竟全体不翼而飞、不知所踪。

在场的十人中，只有三人知道此刻发生了什么。

第一人是生鱼片，他凭借“听”的能力，后知后觉地察觉了大致的情况。

而另外两人，便是醉卧怅然和废柴叔。以他们俩的动态视力，也只是勉强捕捉到了敌人的动作。

数秒后，一个身高一米左右、留着松鼠尾巴般胡须的小个子衍生者，出现在了玩家们的面前。他的身材类似霍比特

人，一身轻革装束、外衬锁子甲，两侧腰间各有一把短剑，额头上还挂着一副护目镜。

“人类。”J1-快铎的嗓音听上去挺搞笑的，但他的语气很认真，“你们真令我感到毛骨悚然……”他的目光在眼前的九人脸上逐一逗留，“你们知道，看着另一种生物，谈笑自若地屠杀自己的同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砰——

极远处，狙击枪的响声又起。

同一秒，快铎的头部似是抽搐般……出现了一瞬的模糊。

“呸……”快铎吐出了被他咬在齿间的狙击弹，接着说道，“鲁特说得没错……只有死亡和痛苦，才能让你们学会尊重和敬畏。”

“快跑！”废柴叔罕有地露出了惊惧之色，他赶紧喝道，“他……”

话未尽，人已动。

快铎的身影从众人的视线中消失、又出现……不到半秒，一把短剑已斩在了生鱼片的脸上。

这次攻击并没有什么针对性，单纯只是因为……生鱼片所站的位置距离快铎最近。

血，似是浇在玩家们头顶的一桶冰水。

剑锋，从生鱼片的额头一直斩落到下巴。将其皮肤、眼球、鼻子、嘴唇，都一剑削去。简单地说……他的“脸”被切掉了。

“我……死了？”生鱼片唯一的反应，就是在心里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视网膜最后一刻传来的画面还映在脑中，面颊传来一阵奇异的凉意……在疼痛来袭之前，第二剑，已割断了脖颈，

将他的整个头颅斩落。

第439章 魔封波

默然，因为惊讶，因为惧怕，因为无助。

在这压倒性的速度前，玩家们感到了无能为力。

但，终究是有人会做出反应的。

比如，永不退缩的人。

凭着那份单纯和一腔热血，他们就能不假思索、不计后果地做出行动。

“天马……”天马行空冲上前去，欲再度使出流星拳。

“闪开！”

此声厉喝，并非来自J1-快铎，而是醉卧怅然所喊。只见他疾步踏来，猛出一掌，将天马行空轰推而出。

叮——

金铁交加，火花迸溅。

这电光火石之间，快铎的短剑，已刺在了醉卧怅然的铁手腕上。若天马行空没有被推开，那这一剑，怕是已洞穿了他的心窝。

“好，你很快。”快铎看着醉卧怅然道，“那么……我就慢一些。”

他这句话，乍听之下有些莫名其妙。但当他付诸于行动时，醉卧怅然立即就体会到了这份“慢”有多可怕。

短剑，以一种比刚才慢得多的速度挥了过来。

剑锋未至，醉卧怅然已可以体会到这一击的力量，他甚至已经看到了自己倒在地上痛苦呻吟的样子……

“怎么回事……”在醉卧怅然的眼中，那把剑越来越慢，速

度几近停顿，可是给人的压力却越来越重，好似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要比喻的话，快铎现在的攻击，就好比是用橡皮筋弹人，他把皮筋绷得越慢、越长，那么皮筋弹过来时的速度就越快、力道也就越大……也只有醉卧怅然这样的高手，才能看出这其中的凶险。

果然，在一个短到几乎无法捕捉的刹那，快铎的攻击凶悍地爆发了。

急风骤响，寒光闪动！只听叮、叮、叮、叮、叮、叮六声响，那“缓慢”的一击，闪电般分为了六剑。而醉卧怅然的那双铁手上，也添上了六道斩痕。

“竟然能挡得住啊……”快铎念道。在他看来，醉卧怅然已经相当了不起了，按照他的计算，这六剑本来应该在对方身上添六个窟窿的，而不是只留下六道不痛不痒的伤痕。

“那试试两把剑吧。”快铎又道了一句。

话音未落，他的第二把短剑已然出鞘。

在面对比自己强出许多的对手时，弱势的一方通常都是全神贯注的极限状态，所以醉卧怅然几乎已经忘记了……快铎到目前为止用的还是单手。

叮叮叮——

又是一连串打击声，如珠盘玉落。

剑影重重，火光爆散。纵是铁打的手臂，也受不住这短时间之内上百次的沉重砍剁。

这一轮攻击过后，醉卧怅然几现崩溃之势，其躯干和大腿外侧已多出了十余道豁口，可见他已无法完全防住对手的快剑；一些斩向非要害部位的攻击，他也只能用身体硬扛了。

这时，忽有一道光矢袭来。

这一箭很快，而且无声，瞄准的位置是快铎的后腰处。

乒！快铎头也不回，反手旋出一个剑花，将那攻击打散，“想故技重施吗？”

砰——

【无界狙击】再次袭来。

但这一枪，却打在了空地上。

“枪对我是没有用的。”J1-快铎已退到了射击点的数米之外，“子弹这种东西，出膛之后，便无法再改变轨迹。我只要比子弹快上一丁点儿，就可以避开。”

呼——

一道黑芒闪过，曌影王悄然来到对方背后，举起“影刃”，斜斩而下……但，同样落在了空处。

“你这个与召唤物融合的能力，确实十分优秀。”快铎的位置又变了，不变的是他的语气，“附着在你右手上的黑色物质，应该是叫‘影之声’吧……既能化作刀刃作战，又能让你潜伏于影子之中、进行短距离的移动，是个很不错的召唤物啊……”他说话间，身形竟一分为二，两道疾影同时窜出，沿着两条交错的轨迹，杀向了曌影王。

这次，谁也没能反应过来。

曌影王只觉一缕清风拂面，接着，自己便失去了知觉。他木讷地低下头，发现自己的躯干上，已被斩出了一个X形的伤口。

“呵……真该逃跑的……”他苦笑着道出了这最后的一句话，下一秒，他整个人便一分为四，肢体塌落而下，散在了地上。

尸体内的血和内脏，缓缓地蔓延、流淌了出来……而J1-快铎的两条身影，也在这时重新合二为一。

“让开！”废柴叔的吼声终于响起。

此时，废柴叔的脚边，已然多出了一样东西……一个开着盖的电饭煲。

刚才醉卧怅然与快铎展开缠斗之时，废柴叔便已在酝酿杀招，此刻，他终于准备完毕了。

【名称：魔封波】

【技能卡属性：特殊技能，当第二种消耗条件达成后消失】

【技能类别：灵术】

【效果：将对手引导并封印到某一狭小的封闭空间中（使用时请自备封印容器，并确保该容器可以迅速关闭）】

【消耗：全部灵力值或全部生存值（无论如何技能都会发动成功）】

【学习条件：等级35以上，开启灵术专精】

【备注：由传说中的武术家——武泰斗老师所创之招。为了打败短笛大魔王而发明，可以将无法战胜的邪恶力量封印起来的招数。】

虽说战斗的情况非常激烈，但刚才那连续的变故，也只不过是在两分钟内发生的事情而已。这两分钟里，废柴叔几次想冲上来帮忙，但终究是忍住了。

经过观察，他也意识到了，纵然他和醉卧怅然一起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除非能在速度上能胜过快铎或与其持平，否则再多人一起上也是没有意义的，彼此间反而还会互相干扰、事倍功半。

曌影王他们的努力也证实了这点，面对一个比子弹还要快，而且力量方面也毫不逊于醉卧怅然的对手，他们这十人根本就不够看。

想要取胜，只有依靠“技能”。

因此，废柴叔终究还是拿出了本来准备用在鲁特身上的

招数——魔封波。

这个技能的说明，看着有些怪异，其实很好理解。

魔封波在《龙珠》中的设定是：使用者在发动这招之后，就会身亡。但也有例外，比如天津饭就曾经对短笛大魔王用过，而且用完以后没死……

在惊悚乐园里，这个技能便稍微有些不同了。首先，说明中已经写明了，“无论如何技能都会发动成功”，也就是说，这招的发动成功率和专精等级无关。其次，那两种消耗条件……全部灵力值或全部生存值，就预示着这个技能发动成功后的两种结果。

第一种，自然是灵力耗尽；而第二种，就是发动后自身阵亡，且技能会因此消失。

这种带有赌博性质的技能，如果落到封不觉的手上，那结果不言自明，估计他也就只能用一次了……

不过废柴叔，以前倒是成功使用过一次，而且触发的是第一种消耗条件。他自己也没料到，竟成功地用这个技能，封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剧本BOSS……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废柴叔身为一个个人玩家，其实力为何会如此强大……因为在其登陆空间的储藏室里，有一个BOSS级的NPC坐镇，这其中能得到的好处，那是三言两语说不尽的。

此处暂且不表，还是将视线投回战斗中来。

但见，废柴叔扎下一个四平大马，肩膀打开，双臂齐出，十指大张。一团绿色的光芒在其双手周围骤然亮起，紧接着，一道粗犷的绿色光束，便似游龙一般，冲向了J1-快铎。

“如果我死了，你们一定要赶紧关牢电饭煲！”废柴叔吼道，“既然尸体不会化为白光，那附带的物品肯定也不会，一定要注意！”

但……废柴叔话音未落，J1-快铎便已瞬间出现在了他身前寸许之地，“你想多了。”

第440章 鲁特驾到

霜芒迸现、银影翩翩。

森冷的剑锋点出朵朵血莲。

霎时间，快铎的剑已将废柴叔的上半身削砍得四分五裂、不成人形。

嘭——

就在快铎以为得手之时，魔封波的能量束竟又兜转回来，击中了他的后背。

“怎么回事……使用者已死，招式竟还在生效？”战至此刻，快铎首次露出了惊讶之色。

在他原本的预想中，只要自己能在魔封波追上来之前就将废柴叔杀死，那技能便会消失。不料……眼下对手已死无全尸，魔封波却仍在发挥作用。

“呵……吓我一跳啊……”废柴叔的身影，又重新浮现，只不过其站立的位置发生了偏移。他原本的身体逐渐消失，新的身体……在墨镜下凝成。

“竟有这种事！”快铎瞪大了眼睛惊道，很显然，他并不了解废柴叔身上那最关键的特性——墨镜才是本体。

身为一级衍生者，快铎其实是可以提前知道这点的。但是……和D1-龙截然相反，J1-快铎恰恰是那种从来不看战术分析界面的衍生者。

如果说龙是先天级高手，那快铎就是凭着一身刀口上滚出来的功夫一路升到一级的高手。当他还是J4-快铎时，他就习惯于通过战斗本身去累积经验、觅得胜机。“战术制御选项”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永远只显示？？？的无用栏目而已。

即使在后来，快铎升到了一级以后，他也没有去纠正这个习惯。因为在衍生者的视角里，本就能大体看出对方的数据强度。所以……面对比较弱小的目标时，快铎一般就不去看战术分析了。以他的战斗经验而言……在战术制御选项分析完毕之前，对手很可能就已经被干掉了。

“哼……成了！”废柴叔的身体再度浮现后，仍然保持着先前使出魔封波时的姿势。而被能量团给束缚住的快铎，全身都已动弹不得。

但见，废柴叔将张开的双手握拳一并，朝着地上的电饭煲虚做了一个“丢”的动作，口中还喊了一嗓子：“进电饭煲去吧！”

伴随着他的吼声，快铎的身体顺着魔封波的光轨移动了起来……眼看就要沿着绿色的能量束游向电饭煲中。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废柴叔即将拯救世界之时……

忽然！

“这是在开玩笑吗？”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

下一秒，平地惊雷、轰然一爆。

一道粗三米左右的白色光柱拔地而起，将地上的电饭煲和大半段魔封波的能量束吞了进去，并就此泯灭……

废柴叔所站的位置恰在光柱边缘，侥幸躲过一劫，不过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对魔封波的控制被阻断了。

J1-快铎从能量中挣脱出来，迅速在空中翻转两圈，轻巧地落地，抹了一把冷汗：“呼……谢谢，鲁特。”

“龙已经死了。”鲁特的身影，堪堪出现在这条街的尽头，可她的说话声，却已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而且还是玩家所杀。”他顿了一下，“如果连你都被他们给解决的话……连我都会觉得你们很可笑。”

“小心……这家伙是他们的首领！”废柴叔赶紧喝道。他的

运气不错，魔封波被阻断后，技能便被视为强制中断，所以没有产生任何消耗。

“让我看看……”鲁特若无其事地环顾着周围的玩家们，“嗯……明显不符合要求的，就先除掉好了……”她说着，抬起手来，指了指【取名真是难】和【真难取名字】，“快铎。”

“是。”快铎即刻应道。

言未尽，人已动。

快铎爆发出了比先前更快的速度，双剑并出，直取目标。

站在高处的老取和真哥，顿时有一种躺枪的感觉。平心而论，从战斗开始至今，这二位也不是不想帮忙，而实在是有心无力。主医疗辅格斗专精的老取，根本找不到替人治疗的机会；而主格斗辅灵术的真哥，在极限速度上还不如生鱼片，就算跳出来也是被秒杀的命。

眼下，险些在阴沟里翻船的J1-快铎怒火正盛，这一轮袭杀，可谓气焰冲天，狂态逼人。

二人的命运，基本已经注定了……

当然了，他们也不至于坐以待毙。

只见真哥扬臂出掌，双手化出重重虚影，虎虎生威。一时间掌影如雨，漫天一片。

未想到，快铎的剑，远比这速度更快、更疾！

他那双剑，比双手更为灵活，一式之间，千变万化，锋影缤纷。其身形一刻未滞，便将真哥的掌幕破得干干净净、片甲不留……

轻巧的短剑，却斩出山崩雷震般的威力。两名玩家脚下的建筑物都被激荡而出的剑气撕得粉碎，又何况是血肉之躯。

弹指之间，刃风气暴席卷而过，崩塌的建筑中，冰帝的二人，已是碎尸万段。

砰——

枪又响了，但来得似乎晚了一些。

其实……即使早来几分，也无济于事。

身处半空的快铎，没有躲避这枚子弹，因为他知道，这一击不可能命中自己。

“那边那个……”鲁特在枪声响起时，开口说道，“也不符合要求……”她这句话说完的时候，缓缓地摊开自己的手掌，在她的掌中，多出了一枚子弹。

没有人看到，子弹是如何到她手上去的。或许是她用远超子弹的速度去空中拦截了狙击；又或者，是她使用了一种类似隔空取物的空间能力……

很快，这个答案就变得不重要了。和鲁特接下来做的那件事相比，这确实是不值一提。

“从声音判断……是在那个方向吗……”鲁特用一种波澜不惊的眼神，转头望向了【名字真难取】所在的方位，“距离不太好判断呢……”她说着，其指尖上已凝结出一个白色的能量球来。

“那就……半径一公里吧。”她的口吻，就像是在做一个无关痛痒的选择，“应该能让他消失了。”

那白色的能量球，在一秒间，便由篮球的大小化为了水缸那么大。

鲁特手指一动，能量球便呼啸着飞出。

大约三秒后，远方的天空中，剧烈的光能爆开。吞没了那一整片土地，其威力虽还比不上龙破斩，但要杀死这个范围内的玩家，已是绰绰有余了……

第441章 翻云浪千重

“好，接下来……就从你开始好了……”

光爆的余威尚未散尽，鲁特已将视线投回了近前的玩家们身上。

“鸿鹄。”鲁特直接喊出了玩家的ID，“综合来看……你好像是个不错的人选呢。”

鸿鹄眼神微变：“你想干什么？”

“把他的手脚砍掉，先在旁边搁置一下。”鲁特没有回答鸿鹄的问题，而是很平静地对快铎下达了另一个指令。

“能让你为所欲为吗！”

入云步猛然一踏，尸刀为王骤已杀到鲁特身侧。

长戟之锋，如狂龙般啸来。

“哦？”鲁特转过脸时，戟锋恰好划到，将其头颅斩飞至空中。

“还挺厉害的嘛……”鲁特的头飞在半空仍在讲话。

“我早知道没那么容易了……”尸刀为王冷哼一声，当即步法三变，舞戟续招。

三道紫色的弧形波刃，追上天去，直击鲁特的头部。

“打到你灰飞烟灭！”尸刀为王厉声喝起。

放出远程攻击后，他仍未停滞，当即蹿退丈余，拉开距离，擎戟再攻。

唰唰唰——连击带起连连风声。

极招乍现，戟影纷驰，石破天惊。

【名称：翻云浪千重】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对正前方目标发动浪涛般的多重连击（须以长柄武器发动，冷却时间一小时）。】

【消耗：最大体能值的2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A】

【备注：此招由名动江湖的飞云棍僧所创，因此式威力巨大，枉造杀孽，棍僧未将其传于后人，其圆寂之后，此招便于武林中绝迹。】

事实上，尸刀为王本身的体术非常强悍，绝不输于刀剑笑那个级别的高手。也就是与废柴叔对决时，显得他有点弱。

此刻，没有使用工作室药物的他，像是要把生活中和游戏中所有的压力都给宣泄出来一般……凭着一股蛮劲儿疯狂出戟，愣是将眼前的鲁特捅成了筛子一般。

“啊——”尸刀为王一边施为，一边狂吼出声，猛然将技能的威力推至了极限。他的双眼已杀得血红，满脸尽是狰狞之色。那股气势……仿佛不把对方打作齑粉就决不罢休。

与此同时，鲁特那飞到空中的头部也被三道紫光击中，嘭一声爆开，化为乌有。

此番景象，使得J1-快铎不得不停了下来。他本来已经冲到鸿鹄身前十米之内了，可远处的鲁特遭到如此强击，不禁让快铎产生了担忧。

“奇怪……和他上次使用时不一样……”废柴叔心中疑道。

在场的人中，废柴叔无疑是除了尸刀为王以外最了解这招的人了，因为他本人就接过两次【翻云浪千重】。一次是在上次的杀戮游戏中，另一次，就是在这次巅峰争霸战里。

问题是……这招的威力，应该没有这么夸张才对。如果

要作比较的话，絮怀殇在【魂临】状态下放出的“八相发破”，差不多就是这个威力。

可眼前的尸刀为王，使出的显然是一个更强的招式。

相似……却更强……这是因为，在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契机下，尸刀为王领悟了S级技能……并且在施展出这个S级技能的同时，让自己的格斗专精顺势提升到了S级，成为了游戏中第一个突破S级专精的玩家。

借此机会，正好全面展示一下惊悚乐园中专精等级，及其详情：

N/A：无，一窍不通，无法使用该系技能

F：极差，接近于无，达到此级别时，即可使用该系的技能，发动成功率20%

E：差，入门水准，达到此级别时，该系技能发动成功率40%

D：生疏，比普通水准略低，但比入门级要强，达到此级别时，该系技能发动成功率60%

C：普通，基本掌握此能力，达到此级别时，该系技能发动成功率75%

B：娴熟，优于普通水准，使用技能时具备极高的成功率，达到此级别时，该系技能发动成功率90%

A：精湛，有几率自行领悟该系技能，达到此级别时，该系技能发动成功率100%

S：出神入化，通过获得特殊道具、完成特殊任务或触发隐藏剧情等形式，才有机会达到的等级。达到此级别时，使用该系技能可附带角色专属效果，专属效果无数量上限，大于一种的情况下可选择使用。

由于是刚刚突破到这个境界，尸刀为王还来不及给技能附上自己的角色专属效果，不过，他的技能，已经升级了。

就像封不觉的【草率的维修】升到【不那么草率的维修】一样，他的【翻云浪千重】也发生了变化。

【名称：翻云浪万重】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对正前方目标发动浪涛般的多重连击（须以长柄武器发动，冷却时间一小时）。】

【消耗：最大体能值的4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S】

【备注：由飞云棍僧所创、尸刀为王改良的强力武技，招如狂澜巨浪，抵瑕蹈隙，集暴、烈、疾、劲之大成，威力足可裂石分金，将敌手击至粉碎。】

唰唰唰——

连击声终于缓了下来，尸刀为王耳边确是响起了几次系统提示，但他基本没怎么注意语音在说什么。他全身的精、气、神都灌注在刚才的那一阵攻击上。

“哈啊……哈啊……”技止，他单手握戟撑地，颤颤巍巍才站稳身形，“赢……赢了！”

或许，在他的心里，自己打碎的，不仅仅是一个敌人，还有许多别的东西……

叱——

剑锋破肉之声又起。

逆袭而来的J1-快铎，将已然失去抵抗能力的尸刀为王斩首。

虽是死去了……但他的脸上，却是释然的神情，仿佛在说：哥儿们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

“多管闲事……”鲁特的说话声，再次响起。

她当然没有死，只不过……又蜕去了一层异化形态。

此刻的第八形态和刚才的第九形态相比，似乎并无区别，她还是类似液体金属人的状态，只不过体表的金属色泽，稍稍暗淡了一些。

这种反光度上的区别，肉眼是分辨不出来的。在场的、幸存的这些玩家，也都没有通过数据层面观察世界的能力。因此，在他们看来，鲁特就是满状态原地复活了。

“他也是很好的素材啊……”鲁特将视线移到了尸刀为王的尸体上，她竟用一种惋惜的语气说出了这句话来。

“我只是……”J1-快铎好像想辩解几句，但话到嘴边，又被他咽了回去，最终，他还是说出了，“抱歉……是我太多事了……”

“也罢……反正素材还多得是。”鲁特似乎对快铎的反应很满意，就是不知……假如快铎真的辩解了，她会做出什么事来。

“继续啊，你在等什么？”鲁特接着道，“难道什么事都要我亲自动手吗？”

“明白。”快铎应声而去，再次冲向了鸿鹄。

“士可杀……”鸿鹄在片刻前已拉开长弓，蓝色的光芒再现，“不可剐！”

原以为这家伙要说出某种很有气势的台词来，结果只是不想被砍去四肢罢了……

“哈哈哈哈……”长笑，划破天际，“说出这种台词来，还能自称是‘士’吗？”

呼——嘭！

一道赤色疾芒，若流星赶月，陨石坠地……轰然砸在了J1-快铎前进的轨迹上。

地面被砸出一个半径五米左右的深坑，周遭的温度骤然

升高了十度不止。

但见，一条健硕的汉子，从那坑中缓缓站了起来。

“是你……”J1-快铎沉声念道，他的眼神说明，他认识对方，而且……来者不善。

“对！就是我！”那人双手作捧花状，将自己额前的短发朝上一捋，双臂张开，一个格斗的架势已然摆成。

“这货是谁啊……”在场所有的玩家心中，都在问这个问题。

“你们一定都在想……‘这货是谁啊’？对吧？”那人微微转头，看着身后的玩家们道，“记住本大爷的名讳……”他举在身前的右手，伸出一根大拇指，指了指自己的脸，“K1-赤铁！”

“哈？”

虽然赤铁自报了家门，但这也使得玩家们更加费解了……从名字看来，这货不是衍生者吗？

“放心，我是站在你们这边的。”赤铁说着，将目光重新对上了眼前的快铎，“喂，霍比特，上次输你一筹，这回本大爷也已经一级了，咱们再来玩儿玩儿如何？”

“我……最讨厌……别人……叫我……”快铎一字一顿，咬牙切齿地念道，“霍！比！特！”他高举双剑、大声咆哮，但由于身形矮小，着实没什么气势……

“那叫你什么？地精盗贼？侏儒潜行者？（这两个名词指的是同一样东西，不过在两地的翻译不同）”赤铁笑道。

快铎气得眉毛都立起来了，他抬起一手，把额头上的护目镜给拉了下来，戴在眼前：“看我用超音速砍死你！”

赤铁是咧嘴一笑，周身斗气陡增：“来！谁怕谁！”

第442章 场外

登陆空间，某会议室中。

“嘿嘿嘿……很好，第一人顺利成功。”伍迪将两腿交叉着翘在桌上，双手枕着头，看着转播屏幕念道。

“你这口吻仿佛是在描述一枚‘棋子’已经‘物尽其用’了。”文森特就坐在会议桌的对面，悠然接道。

“难道不是这么回事吗？”伍迪反问道。

会议桌另一边的席德说道：“反正我是想不明白，在存在如此多变量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是怎么进行到这一步的……”

“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嘛……”文森特语重心长地转头教训道，“特邀玩家的设定，就是为了确保那‘十人’可以出现在鲁特面前。”

“就是这点最奇怪吧……”席德道，“现在絮怀殇根本没有进入决赛啊，岂不是缺了一人？”

“对……这确实是个问题。”文森特说着，偏过头去看向了伍迪，“我也想问你呢。”

“嘿嘿嘿……很简单，因为有人在【蝶之战】进行分组时做了手脚。”伍迪阴恻恻地笑着回道。

“哦？谁？”文森特问道。

“说实话，我也不清楚……应该是大天使长之一吧。”伍迪推了推他那泛着白光的眼镜。

席德面露疑惑道，“可这几天里，没听说有大天使长被杀掉或者堕天啊……”

伍迪笑着回道：“嘿嘿嘿……放心，不是西蒙玩忽职守，而是作为比赛组织者的我，默许了他们的行为。”

“这样可以吗？”文森特道。

“当然可以。”伍迪回道，“巅峰争霸战不过是游戏中的一次活动，其本身的规则与赌局无关。我作为游戏的设计者、兼运营商、兼技术监督，自然拥着对于这场比赛的管理权。”

“也就是说……只要你不提出抗议，那更改分组的事情就算揭过去了？”文森特道。

“嘿嘿嘿……没错。”伍迪阴笑着。

“哦……我懂了。”文森特道，“这是一手妙招啊。”

“可不是嘛。”伍迪道。

席德都听傻了，他左顾右盼一番后，插嘴道：“喂！你们在说什么啊！听不懂啊！”

“此乃欲擒故纵、借刀杀人之法……”文森特文绉绉地念道。

“老师！请用人话来解释吧！”席德又道。

“好吧……”文森特耸了耸肩，娓娓道来，“首先，根据伍迪事先的计算，他需要十个人，分别去击破鲁特的十种形态。至于人选……自然是早已确定了的。为了减小这些人在进入决赛前意外淘汰的概率，伍迪便设置了‘特邀玩家’的席位。”

伍迪接道：“根据原先的安排，系统在【蝶之战】的随机分组中，是不会让这十名种子选手相遇的。但天堂那边有些好事之徒，似乎对这样的安排不太满意。所以……当分组公布时，出现了封不觉与絮怀殇的配对。”

“等等……如果想捣乱的话，为何不干脆搞成十名种子选手全体两两相遇的局面呢？”席德问道。

“嘿嘿嘿……这不明摆着吗？”伍迪笑道。

“你小子还真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毫无长进啊……”文森特接过话头，用鄙视的眼神瞅着席德说道，“我已经不再奢求

你去计算五六步之后的发展了，只求你能看清接下来一两步里的变化就行。可你却还是在提这种问题……”他摇着头叹了口气，随即反问道，“假如人家真按你说的办法去弄，那还能叫‘做手脚’吗？”

“嗯……太明显了是吧……”席德道。

“‘十名特邀玩家在【蝶之战】这一场比赛里正好被分配成五组’这种事情……”伍迪接道，“就算我信了，玩家们也不信啊~到时候他们在论坛上一闹……嘿嘿嘿……我只要借坡下驴地发条公告——‘重新随机’，问题就解决了。”他停顿了一秒，又道，“再者，做手脚的人始终还是得顾忌西蒙的存在，不敢做得太过。”

“当然了，我觉得这其中还存在着一些个人因素。”文森特补充道，“为什么相遇的两人偏巧是封不觉和絮怀殇呢？这无疑是在针对伍迪了……”

伍迪笑道，“嘿嘿嘿……我也乐得如此。”

“总之呢……絮怀殇的淘汰，虽然会对巅峰争霸的过程产生一些影响，但结果是不会改变的。”文森特接道，“而天堂的那些家伙，自以为瞒天过海、占到了便宜，也会因此安分一阵子。”他的神情忽地变得阴沉下来，“伍迪的装聋作哑，让他们有了这一次的侥幸，而这次的侥幸……或许就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他们毁灭的伏笔……”

……

同一时间，商城各转播区、以及各社团的会议室中。

一种颇为诡异的气氛正在蔓延着……

虽然绝大多数人还不至于因为眼前的比赛就想到一些超自然的设定上去，但观众们还是感觉到了这场决赛的氛围有些异常……

有许多已经明显阵亡的玩家，其尸体却并未化作白光消失。仅这点，就和游戏的基本设定不符。

另外……那些阵亡玩家的好友们，从好友名单里进行观察时，便会发现这些选手仍是“游戏中”的状态。这也是不合常理的情况。

最后，就是衍生者的问题了……

事到如今，衍生者的存在，已是不可能再掩盖的事实。观众中也有不少人，对“衍生者”这个词是有所耳闻的。他们早就在论坛上听说过这个名词，但从未有任何可靠的官方渠道证实过衍生者的存在。

直到今天，在巅峰争霸战的舞台上，这群笼罩着神秘色彩的“奇特NPC”粉墨登场。他们的AI和实力，已毋庸置疑；而最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竟直接把选手们称为“玩家”。

他们究竟是惊悚乐园中的游戏彩蛋？还是具备自我意识的失控数据？亦或者是别的什么？

此刻，人们无法知道答案。

但是他们都隐隐感觉到了……当这场巅峰争霸结束之后，惊悚乐园，将迎来一次巨变。

第443章 刀现！

城中……

K1-赤铁的那句“谁怕谁”，顺势拉开了一场激斗的序幕。

此言一出，快铎便将双剑一分，双足猛顿，化作一道虚影，骤然消失。

他的身形方动，对手也已出招相迎。但见赤铁毫未作势，只是足下轻点，就已掠出三丈开外。

“砍死你！砍死你！砍死你！砍死你……”快铎就像个吵闹的跳蚤，一边发起进攻，一边用他那略有些搞笑的嗓音叫嚷着。

由于速度太快，快铎在玩家们的视线中已然化为八道残影，上蹿下跳地在赤铁的周围舞成一片。

其实快铎也并没有刻意去制造这种“残影”效果，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步调、围着对手展开猛攻而已。出现这种景象是因为快铎每次和对方对招时，都会有那么一刹那的碰撞停顿，那一瞬的“震动”，便会“震”出一个凝滞的残影。

而赤铁这边，竟能以慢打快，用一种玩家视觉也能追上的速度，将对方的攻击防得滴水不漏。

只见他并指如剑，双手连出。风声飕然间，那双被赤红斗气包括着的手，已游刃有余地接下了快铎的每一剑。

“哈！”赤铁笑道，“超音速状态下力量就不够了吧……”

“怎……么……可……能……”这四个字从四个不同的方位飘来，而且每一个字都是由断断续续的短音组成。看来在超音速下，快铎的语言能力受到了一些影响。

“你指什么不可能？”赤铁接道，“比如这样？”

话音未落，他脚步猛挫，旋腰出拳，一击打在了快铎的脸上。或者……应该说是快铎自己撞在了赤铁的拳头上。

“啊——”快铎惨叫一声，朝着天空倒飞而出。其退势宛若炮弹一般，直飞天际，不过在周围其他人的眼中，这种速度反而算是慢的……

“我就知道……你这家伙从来不看数据分析……”赤铁念道，“经过上次交手，你的行动早就被我摸透了。”

轰轰轰——

忽地，又有数道暗色气刃自远处飞来。

原来是先前被快铎救走的、那几名负伤的衍生者重返了战场，对K1-赤铁释放了远程攻击。

“呵……弱得我都懒得去躲啊……”赤铁说这话时，那些攻击已经轰在了他的身上。他的确没有躲，因为他仅凭周身的斗气，即可将那些攻击化散掉了。

“你就是赤铁吗……”这一瞬，鲁特的声音，忽然在赤铁耳边响起，“你好像很享受……和自己的同胞战斗呢……”

“唔……”赤铁那张狂的神色，凝固在了脸上。因为他意识到……已有一根尖锥般的手指，从身后贯透了自己的胸膛。

此刻的K1-赤铁，当真是目如火赤。他甚至没有感觉到对方的靠近，便已受到了近乎致命的伤害……这不仅是对其自尊的打击，更是一种巨大的心理震慑。

“啊！”赤铁猛地超前一弯腰，摆脱了鲁特的金属指锥，同时左掌疾伸，在地上一撑，两腿反蹬而出。

他没有急于修复自己的伤势，也没有亡命奔逃，而是利用对手一击得手、稍有松懈的瞬间，立刻发动了反击。

嘭——

赤铁的双脚以奔雷之势命中了鲁特，后者的身体像是一团爆开的液体般，在空中鼓起成一个热气球般的半圆体，随

后……就开始迅速回拢，又复人形。

“什么！”赤铁的这句台词，乃经典的死亡FLAG之一，一般来说，那种被光波状攻击轰成渣滓的角色临死前都会来这么一句……

他之所以会惊惧到说出这句话来，主要是因为他从数据层面上“看”到了鲁特受击后的反应。

很显然，赤铁那反蹬的一式，威力是非常惊人的，这招式能造成的杀伤，远比看上去的物理损害大得多，但……仍未能突破鲁特的承受极限，至少没能把她的第八形态给消灭掉。

然，此时，异变再起。

但见，刀影一闪，碧光生寒。又有一人杀入了战场。而且他二话不说，就对着漫天的半凝固金属一阵猛剁。

那快刀如风，刀气如潮，虚虚实实，无章无法，直看得人眼花缭乱。

【名称：独孤九刀】

【特殊能力类型：主动】

【消耗：体能值上限的25%】

【效果：御刀，破天地万物！（冷却时间十分钟，需徒手使用）】

【备注：江湖传说，曾有一绝世高手，名唤独孤求胜。此人自小志向高远，誓要名扬天下。但其根骨奇差，拜师无门，只有九流拳师愿收其为徒。

十八岁时，独孤求胜便到江湖行走，他不知天高地厚，凭着一身粗浅的庄稼把式，提着一口单刀，便敢向众多武林名宿挑战。结果百战百负，未尝一胜。因对手不屑伤其性命，独孤求胜竟从未受过重伤。

如是……三十年过去，独孤求胜终患病而亡。其一生在

街头卖艺授徒为生，闯荡武林多年，未逢一胜，且自始至终内力全无……但他精通各门招式、百家所长，并创出了一套“独孤九刀”，可破尽天下一切绝功奇招。

多年后，独孤求胜的弟子们横行天下，人才辈出，他亦被奉为武林神话，人称武林师道之尊。】

这个技能，是【无刀客】的称号“孤刀”所附带的称号能力。

虽然ID里有“无刀”二字，但他显然是有刀的。非但有刀，还是好刀，一口完美级的宝刀！

【名称：冷月宝刀】

【类型：武器】

【品质：完美】

【攻击力：较强】

【属性：冰】

【特效：攻击被冰冻的敌人时威力加倍】

【备注：冷森森青光附刃，寒光闪烁，刀柄上用金丝银丝镶著一钩眉毛月之形，故名冷月。】

强大的攻击力，称手的外形，稀有的属性，与属性互有配合的特效……

这口刀，无疑是配得上“完美”这一级别的武器。

而用刀的人，也是战斗力排行榜第十的高手。

利刃、高手、绝招。在这三个要素同时出现的情况下，通常是要死人的……

第444章 第七形态（上）

刀锋舞狂岚，月下升光寒。

适才，鲁特遭赤铁一击，尚未完全复原；此间无刀客突然从后方杀到，正是绝佳时机。

那空中的半凝固状金属再度受到密如刀雨般的斩击，登时难以为继，散化成雨，零落在地。

无刀客一招施尽，仍未松懈，当即退跃数丈，并从行囊中摘出一菠萝状的金色物体，朝着眼前一掷，同时口中喝道：“留神了！”

这句留神，无疑是喊给赤铁听的。

以赤铁之机警，自然也意识到了对方要做什么。别看赤铁已重伤在身，其速度可丝毫不比刚才慢。但见他单脚落地、横身跃出，身法恍如飘风射电，瞬时已闪到十米开外。

此时，无刀客掷出的物体，也恰好落在了那满地的液体金属中间。

【名称：神圣手雷（Holy Grenade）】

【类型：消耗品】

【品质：精良】

【特效：生成强力而稳定的爆炸攻击】

【备注：虫虫世界（百战天虫）最具威力的武器之一。神圣手雷不会因为接触物理表面而产生反弹，亦不受风力影响；爆炸延迟为三秒，影响半径十二码，无溅射碎片，其威力全然集中于爆炸范围之内。】

“哈~利路亚~”神圣手雷在爆炸前的刹那，颇为猎奇地发出了这么个声音。而且这歌声好似是一整个合唱团的大婶亲

临现场在和声一样，气势十足。

嘭——

歌声过后，白光炸开。鲁特所处之处，顿时被一个半径十二码的白色球体湮没。

爆炸稍纵即逝，在地面留下一个半圆形的深坑，鲁特好似被蒸发了一般，不知所踪。

“这回应该不可能再重生了吧……”远处的醉卧帐然见状沉吟道。

之前那一连串战斗发生时，醉卧怅然趁隙处理了一下自己的伤势，直到这会儿，他被快铎砍出的几十个伤口，才算是完全停止了流血。

“还不能松懈，这里还有五个呢。”鸿鹄搭弓拉弦，将目光投向了那五名返回战场的三级衍生者。

“天马流星拳！”天马行空闻言，第一个冲了出去。由于快铎和鲁特的速度太快，他一直没有找到表现的机会，眼下终于能一展拳脚，自是分外卖力。

“轮不到你们撒野！”快铎那断断续续的声音再度传来，超音速双剑比那声音更快一分，已然杀到。

锵——

赤色斗气再燃，赤铁又一次拦下了快铎。他一手格去对方短剑，一手拭掉自己嘴角的血迹，沉声道：“你的对手是我。”

“找死！”快铎暴喝一声，攻势又起。其双剑如急风暴雨，凌厉依旧。

快铎很清楚，被鲁特重创后的赤铁，已是强弩之末。片刻之内，便可击垮。

然，这一瞬，忽有两把快剑从斜刺里杀出，呈掎角之势，掩住了赤铁。

“禅兄，你的剑，略慢啊。”狂踪剑影一边出剑，一边还在和另一侧的梦惊禅说话。

“嗝儿~”梦惊禅则是右手耍贱，哦不……耍剑，左手则拿着一瓶啤酒，打着酒嗝回道，“我是在配合你的步调而已……”

“切……又有搅局的吗……”快铎也未曾料想，眼前突又杀出两名强手来。

这二人剑法高绝，速度也皆不逊于醉卧怅然。若是一对一的话，快铎倒是不怕，他仍能稳占上风。但此刻……可是三对一；一个重伤的赤铁，加两名以速攻见长的顶尖玩家，这样的组合，堪堪和轻伤状态下的快铎打了个平手。

这边快铎受到牵制，另一边的衍生者自然要遭。

鸿鹄、天马行空、废柴叔三人，顺势向着那五名衍生者发动了攻击。

光矢、拳芒、掌风，轰轰发发，汹涌而去。

一时间，那五名本就负伤未愈的衍生者被压制得节节后退，难以招架。

“别浪费时间了。”朗声一言，带出一条俊逸身影。

笑问苍天举步踏来，双手一扬，一招【横霸千峰】顺势卷来。以摧枯拉朽之力，将那五名衍生者打成了白光。

“看来不需要我出手了呢……”才不怕呢也紧随其后，姗姗来迟。

醉卧怅然见大势已定，松了口气，说道：“呼……那么，接下来只要把那个霍比特人给干掉，这危机就算是解……”

“喂！”这时，吞天鬼骁的身影忽然出现在了街的另一端，他的神情，比在场的所有人都要紧张，“都在看哪儿呢！”

这句话，让玩家们重新意识到了什么……

“难道……”无刀客离得最近，他上前数步，朝着神圣手雷炸出的圆坑中凝望而去。

一看之下，神色陡变。

却见那坑底的裂纹中，仍有金属液在蠕动着……

“竟然还活着！”无刀客惊觉此事，当即举刀，再出杀招。

“别用能量攻击！”吞天鬼骁这话，喊得有些晚了。他本人离得太远，也来不及进行阻止。

面对那如同蛛网般铺在坑底的金属液体，十个人里有九个会采取能量攻击的，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鬼骁那样看到数据形态下的真相。

于是……刀气击中了金属液。

下一秒，那些液体便如沸腾了一般，剧烈地涌动起来，骤然一合，再成人型。

玩家们刚刚沉下的心，伴随着鲁特缓缓升起的身形，重又提了起来……

“我讨厌第七形态……”鲁特自言自语般念道，“很不方便……”话音未落，她已凭空一踏，冲向了无刀客，“都是你的错……”

咚——

一声清响过后，无刀客的头，已像个西瓜一样被鲁特一拳打爆。

“哦……你这头部防具还真硬啊……”鲁特舒展着手指念道。

第七形态下的她，外观已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巨大化”了；现在的鲁特，身高接近二米五，不过其身材比例还是和原先无异，体表也依旧是水银般的金属色泽。另外，她的各个关节处都生出了厚实的金属茧，像是护具一样附在身上。

“怪物！纳命来！”笑问苍天见自己的兄弟被对方轻描淡写地秒杀，顿时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大步流星地冲

向鲁特，杀招已蓄势待发。

第445章 第七形态（下）

刚才鬼骁那一句“别用能量攻击”，笑问苍天自然也是听到了的。他与鬼骁交过手，所以他相信，如果这小子说了不能用，那就当真不能用。

因此，厉喝声后，笑问苍天箭步杀到了鲁特身前，施出了一式近战武技——【大慈大悲千叶手】。但见其指点掌劈，出手似电、掌风劲流、激荡而出。

单从招式的威力上来说，这招与南斗飞龙拳不相上下，不过其变化更为精妙，纵然反应神速，防御起来也极有难度。

不料……鲁特对笑问苍天的攻势竟是不以为意，她站在原处任其攻击，并缓缓转过头，将视线停留在了吞天鬼骁的身上：“终于让我找到了……完美的人选。”

鬼骁冷哼一声：“不好意思，你不是我的菜……”说罢，他也疾步上前，挥拳攻去。

“既然已决定了是你……”鲁特抬起一手去接鬼骁的拳头，同时口中念道，“那事情就简单了……”

嘭——

鬼骁的拳头被稳稳接住，他的身形在半空停滞，难进半分。

鲁特站在原地，一步未动。

“还真厉害呢……”鲁特面露笑意，下一秒，她的后背，竟忽然爆裂，一团浆糊似得金属液从其裂开的背脊上炸溅而出。

笑问苍天知道，这是鬼骁惯用的攻击手段。这小子可以让力量穿透对手的防御，直接作用于体表之下、伤人脏腑。

因此，绝大多数防御能力，在吞天鬼骁的面前都毫无意义。要说有哪位玩家能防住鬼骁，估计也只有重生复原流的曌影王了……

“你就先到这个空间的边缘去待一会儿吧。”鲁特被打伤之后，完全没有半分紧张，她顺势将接拳的手掌朝前一推一送，把鬼骁推飞了出去。

鬼骁这时的感觉，就仿佛是被绑在了一列火车的车尾，在一股难以名状的巨力牵扯下，倒飞而出……掠向天际。

如果他这时来一句“好讨厌的感觉”或者“你们给我记住”，一定毫无违和感……

众人眼看着战斗力排行榜第一的高手就这么从视线中消失了，也是无能为力……情势再度急转直下。

“那么现在……从你开始吧……”鲁特转过头来，第一个就看向了离她最近的笑问苍天，“我杀你的朋友，你很不满是吗？”

笑问苍天闻言一怔，一种强烈的死亡预感袭向心头……

他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而是乘自己还没死的时候，做出了力所能及的、最后一次攻击……他舍弃了那些追求“迅、捷、变”的招式，只凭一口猛恶纯粹之力，使出了一招钝能不能再钝的【般若掌】。

掌风破空锐啸，劲流山涌。

他出手的那一瞬，就连鲁特也是蓦然一愕。

轰——

技能再度命中，这一回，鲁特不得不挡。

只见她用右手手肘外的金属茧甲，对上了笑问苍天的掌击。一击过后，鲁特的右臂弯折变形，化为了半凝固状态。而笑问苍天自己的手臂，竟已碎成骨血肉渣，喷溅四散。

“不想回答我的问题吗？”鲁特继续着刚才的话道，“还是

你不屑于回答我这种低维度生物的问题呢？”

笑问苍天这会儿是真说不出话来了，他可万万没想到，对方会强到这种地步，那一掌反冲回来的力道，不但粉碎了他自己的手臂，还严重伤及了脏腑。笑问苍天此刻只觉五内俱焚，生存值已然见底，就算鲁特不动手，他恐怕也活不过一分钟了。

“那就由我来告诉你吧……”鲁特说话间，其右臂已然复原，“当我的同胞倒下时，我的愤怒和痛苦，是你们的百倍……”她这话说到最后两个字时，顺势双臂前展，猛然挥开。

搁在武侠小说里，这招叫“拨云见日”，可以在遭遇夹攻时将敌人逼退。不过第七形态下的鲁特做出这个动作，其效果就是……近在咫尺的笑问苍天，被掌风撕成了两半。

接着，怒涛般的风压翻卷而出，将这条街两旁的建筑物外墙剐出层层裂纹。站在街上的玩家们仿佛是身处十六级台风之中，身边没有物体借力的几人直接飞起，撞到了墙上。和快铎战在一处的三人，包括快铎在内，也一同被掀飞起来。

“卧槽！”这是除了【才不怕呢】以外，在场所有玩家内心共同的声音。

唯有不怕，将手中“狂雷杵”往地上一插，握杵而立，悍然不动。

“太夸张了……这种怪物……不用能量攻击要怎么……”废柴叔扶着墨镜念道。

“我劝你还是别抱有侥幸心理。”醉卧怅然在旁对他说道，“鬼骁那小子，虽然一进入战斗状态就有点失控……但他做出的判断还是很靠谱的。先前无刀客攻击的结果你也看到了……搞不好能量攻击会让对方越来越强。”他说到这儿，顿了一下，“另外……我正想问你……你的魔封波还能用吗？”

废柴叔转头瞥了对方一眼：“可以……”

“那你就更不能贸然行动了。”醉卧怅然说着，已朝前行去，“我们还不知道眼前这位到底能复活几次呢，也许你的魔封波……会成为最后的手段。”

“哦？主动送上门来了？”鲁特看着朝自己行来的醉卧怅然，冷笑着道。

“你……绝非无敌。”醉卧怅然边走边道，“你目前的这种形态……至少有四个弱点。”他说着，举起右手，伸出四指。

鲁特笑着应道：“呵……你不妨说说看。”

“第一，速度变慢。”醉卧怅然接道，“第二，你失去了让身体任意变形的能力，先前那种伸长手指的伎俩已是无法使用了……”

鲁特听到此处，神情微变。

“第三，无法使用能量攻击。”醉卧怅然每说一项，便放下一根手指，此时，只剩下了最后的食指，“第四……复原力下降。”

这个平日里垃圾话连篇、吊儿郎当的男人，一旦在战斗中认真起来，即会变得无比精明强干。

醉卧怅然不是谋士，谋划不了什么精妙的策略；他也不是推理者，遇到困难的谜题，他和一般人一样解不开。但是……在战斗这方面，他却拥有着一种独特的、过人的天分——分析能力。

以拳击举例……醉卧怅然就如同兼具了拳击手的身手和教练的思维一样。纵是身在局中，亦可以旁观者的角度精确地洞察对手的弱点。

就是这项天赋，让他成为了职业玩家中的顶尖好手。而在惊悚乐园中，他的这项能力……已然在某个时期得到了具象化，成为了——魂意。

“作为玩家来说，你很了不起。”鲁特竟是夸奖道，“这么短的时间，便能看出这些来……”她沉吟道，“是笑问苍天那最后一击让你看出来的吗？还是……”她笑了笑，“算了，那不重要。”她顿了一下，接道，“你说的都没错……我的第七形态，在大幅提高攻防强度的同时，牺牲了速度和操控能量的能力，而且我也失去了对身体微调的灵活性……所以我才说‘很不方便’。”

“这BOSS还真豁达……居然把弱点都告诉我们。”天马行空在远处念道。

“切……”鸿鹄啐道，“她只是藐视我们而已……她认为即使将自己的弱点和盘托出，也不可能会输。”他说到这儿，神色越发压抑，“而且，‘第七形态’这种词儿，好像在预示着很不妙的状况啊……”

这两位，前者只会一招，后者的战斗方式也是以能量攻击为主，在这种局面下，他俩完全帮不上忙，也只能围观。

“先别急着夸奖我。”醉卧怅然放下了手，继续说道，“如果我没猜错……即使你现在的这种形态被摧毁，你也不会死……对吗？”

“是的。”鲁特直言不讳。

“好吧……”醉卧怅然歪着头，用手挠了挠头发，并借着这个动作，有意识地朝废柴叔使了个眼色；随后，他便抬起头来，神色肃然地说道：“那么……等我把你这第七形态消灭之后，你再来夸奖我吧。”

“哼……就凭你这种数据强度吗？”鲁特冷哼道，“你身上的伤，是快铎留下的吧……”她说着，还心不在焉地将注意力给移开了，看向了远处的快铎。

此时，快铎已再度与赤铁、狂踪剑影、梦惊禅三人战作一团，金铁交加之声细密如雨，激荡散射的剑气在战圈四周游弋。

“你赢不了快铎……”鲁特接道，“却有自信来赢我？”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看不出来吗？”醉卧怅然道，“我和你对话至此，除了想从你口中多套一些情报之外，很明显是在拖延时间啊……”话音落地时，他正好走到了鲁特身前。

“哦？我怎么看不出，你的身上有什么能量的变化？”鲁特的眼中，确有数据流的白光在浮动，她说这话是很有把握的。

“呼……”醉卧怅然深呼吸一次，说道，“有些招式的准备，不在于形，而在心……”

“我想提醒你两件事……”鲁特的语气越来越冷，“第一，虚张声势、装神弄鬼，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第二，如果你想做出自爆之类的举动，最好先考虑一下这种伤害的性质是否是能量。”

“放心……”醉卧怅然淡然地回道，“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说时迟那时快，他的杀气，在刹那间爆发……并被推向极限。

那个稍纵即逝的瞬间，就连鲁特的神情也是陡然一变。

其实……当醉卧怅然分析完了对方的情况后，便已明白……只有自己能够击破这第七形态的鲁特。

因为在他的技能栏里，有着一个A级、纯物理伤害的消耗技。

【名称：天地霸煌拳】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使用一次后消失】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以正拳打击前方目标】

【消耗：最大体能值的80%（技能发动前，需进入“集意”状态一分钟）】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A】

【备注：极限流空手道奥义，心、技、体合一之最高绝技。招式已至返璞归真之境界，遇敌一击必杀。】

如果说【龙破斩】代表了能量伤害的最高水准，那么这一招，无疑也该列入最强的物理技之一。

醉卧怅然知道，这招打不到快铎，但是……却可以打到鲁特。

霎时间，时空凝滞，一股沛然之气集于醉卧怅然的拳上，天人合一之绝技，疾如风、烈如龙，轰然啸出！

第446章 流星闪耀

拳至，地动天惊。

巨大化的鲁特似是一个被打碎了壳的鸡蛋，其体表的一层金属外壳分崩离析、碎散飞起；体内的金属液体则是奔涌而出、漫流遍地。

毫无疑问，这已是一击必杀。

然，醉卧怅然自己的身体……也被反冲的力道给震碎了。他浑身上下两百多块骨头，没有一块不在劈啪作响。其肌肉、内脏，皆没能承受住这惊天一击的反噬，统统化为了血水。

当然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醉卧怅然早已有了心理准备。

先前笑问苍天临死前的那一击，揭示出了鲁特这一形态下的许多特性，正是因为他的牺牲，才让醉卧怅然有了出手的把握。

醉卧怅然也很清楚，无论自己是否得手，都会死……且不说反冲造成伤害，单论天地霸煌拳的消耗——“最大体能值的80%”，也已经超越了他的承受范围。一旦那些超额的消耗被转移到生存值上，结果也是一样的。

“这回成了吗？”天马行空瞪大了眼睛说道。

“怎么可能呢……”鸿鹄扶了扶眼镜，沉声道，“你这家伙根本就不听别人说话是吧？刚才醉卧怅然和对方说了半天你一句都没听吧？超过十五个字稍微有点智商的句子你的大脑就自动屏蔽了是吧！”

“别吐槽了，快过来帮忙！”废柴叔打断了他们的对话，“记住，要是我发动技能后死掉了，你们一定要拼死守住

电饭煲！”他说话间，已将那电饭煲夹在腋下，快步朝前窜了出去。

鸿鹄自然是瞬间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顺势跟上。天马行空虽然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但“别吐槽了，快过来帮忙”这句话显然是少于十五字的，所以他听到以后就照办了。

咕嘟咕嘟咕嘟……不远处传来一种砂锅炖菜般的动静。

地面上，鲁特那再度被毁的躯体，又开始了异动……除了最表层的那些金属壳碎片外，其身体内部的金属液体又逐渐聚拢，如岩浆般冒着泡。

十秒不到，一团如史莱姆（slime，黏液怪，一种在电子游戏中登场率极高的虚构生物，通常为半凝固的果冻状）般的物质便从液体中诞生了。

“这是新形态的雏形吗……”鸿鹄看着那物体说道。

“管她是未成形还是完全体……”废柴叔把电饭煲往地上一放，四平大马一扎，魔封波姿态已然就绪，“趁现在一举拿下！”他瞄准目标，双臂一挥，“魔封……”

忽地，伴随噗噗两声，他们眼前的那团物质……一分为二了……

“哈？”废柴叔的墨镜从脸上滑落了半分，他瞪大了眼睛吐槽道，“有没有搞错？”

“没有什么好意外的……”鲁特的声音又起，这次……竟变成了二重音。

此时，地上那两团液体金属，以完全一致的步调，凝成了两个一模一样的鲁特……

“我的第五、第六形态……就是两个同时存在的共生体……”两个鲁特说话时的语速、语调，亦是完全同步，“双子模式。”

从外观上来看，双子模式下的鲁特和玩家们最初看到的

第九形态没有什么分别，问题就是……现在有两个……

“真可惜，魔封波似乎是无效了呢……”左边那个鲁特说道。

“我想……”右边那个又接道，“你也没有再次使出这招的机会了。”

言毕，二人一个抬起左手、一个抬起右手，似是镜子两面的同一个人般，各自在手中凝成了一个白色的能量球。

“喂！你的同伴也在附近！你想把他也炸死吗？”鸿鹄当即喝道。

“对……谢谢提醒。”两重声音一齐回道。“她们”说着，便缩小了手中能量球的尺寸，变成了乒乓球的大小，随即再道，“这个强度，应该就足够杀掉你们了。”

“别做梦了！看我的天马流星拳！”天马行空才不管对方手中的能量球，他眼见魔封波已无从施展，便跨步上前，发动了技能。

数百拳芒倾泻而出，管你是两个还是二十个，全都照打不误。

可惜，这些攻击落在鲁特“们”的身上，只能造成十分微弱的伤害，而且她俩身体上被打出的伤痕在半秒间便可愈合。看起来……鲁特的复原能力，也已回到了那种极具柔韧性和张力的状态。

鸿鹄见状，便沉吟道：“嗯……想击溃这‘双子模式’，恐怕只有一个办法……”

“把两个同时轰成渣滓是吗？”废柴叔脑门子上的冷汗都下来了，“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可惜我没有那种级别的技能……”

“嗯……我也没有……”鸿鹄接道。

“天马流星拳！”天马行空仍在那边努力着，一次次地放出

他的流星拳。

虽然他没能对鲁特造成很大的伤害，但这种连绵不绝的干扰确实奏效，两名鲁特皆无法集中精力放出能量光爆来。

“说起来……”鲁特们干脆放弃了投掷能量球，一块儿开口念道，“你这个理应被我最先筛选掉的家伙……居然活到了现在呢……”

“哼！英雄岂能在这里就被打倒？”天马行空应声喝道，“看招！天马……”

“一直流星拳……流星拳的……吵死了！”鲁特在这场战斗中，第一次露出了明显的愤怒神情，“你这渣滓不要得意忘形了！”

嘭嘭两声，几乎重叠的闷响。

两道身影沿着两条对称的路线踏地窜出，瞬间已出现在了天马行空的两侧。

紧接着，就是一场血洗……

两名鲁特的双手似是狂风扫落叶一般，对天马行空展开了疯狂的连击。在那短短的十秒钟里，小马哥起码挨了几百拳……

鸿鹄和废柴叔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他们连忙出手，各自朝一名鲁特攻去，但恰在此时，数道人影从各方冲出，围住了这两名玩家。

“切……偏偏在这种时候……”废柴叔心中一沉。

“来救兵了吗……”鸿鹄的脸色也变得异常难看。

袭杀而来的人影，无疑都是Origin的衍生者。粗略一看，人数就在十五人以上。而且还不止这边有，连身处街道另一头的不怕，也已陷入了合围之中。

霎时，拳影一片，流光激走。玩家们纷纷自身难保，更别说再去掩护他人了。

而这时……鲁特对天马行空的夹击，也已停下。

小马哥脸朝下摔在了地上，他的身体在轻微抽搐着，几乎每一寸皮肤都覆盖着血污，但他……竟然还没死。

他会活着，自然不是因为他真是打不死的小强，而是因为……鲁特想让他活着。

鲁特可以直接看到天马行空剩余的生存值是多少，也可以精确地控制自己每一拳的威力。她刚才的攻击，没有一击是用了全力的。理由很简单……她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殴打天马行空，使其感到痛苦……

“哼……废物……”两名鲁特同用鄙夷的眼神、居高临下地望着天马行空，冷冷道，“这世间何来什么英雄……为弱者伸张正义？嫉恶如仇？你身为一个成年人类，还相信这些故事吗？你是天真还是弱智？”

其中一名鲁特说着，抬起脚来，踩在了天马行空的后脑勺上，并用力碾着，“力量，才能带来绝对的秩序，你要玩那种伪善的游戏，也先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实力……”

砰——鲁特又顺势踢了天马行空一脚，将其翻过身来。

此时方可看到……天马行空已被打得不成人形，他的整张脸都是乌青紫黑、肿成一片，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嘴唇和眉骨也尽是豁口，血流如注。

“好好看看……”另一个鲁特将头部变形成了扁平的椭圆形，探到天马行空的面前，“照照镜子吧……”她的脸是金属体，确实可以当镜子照，“你这副德行……也配叫英雄吗？”

“你给我适可而止！”十余米外，见此情景的鸿鹄厉喝一声，似乎是想冲过来帮忙，但他深陷围攻之中，岂还有分心的余力。一个转身后，他便破绽大开，被身后的三名衍生者重击数下，当场毙命。

“看……你的朋友为了救你，白白枉送了性命。”鲁特冷笑着对天马行空道，“而你又能做什么呢？你除了一次次大喊

着‘流星拳’，然后使出那隔靴搔痒般的攻击……还有什么能耐？”

啪——

躺在地上的天马行空，竟再度抬起了胳膊……他用自己那血淋淋的、已经肿起的拳头，软绵无力地击在了鲁特的脸上。

“你找死！”鲁特狂怒地暴喝出声，她单臂攫住天马行空的脖子，将其提了起来，一甩手便扔到了高空，“我要把你轰成分子！”盛怒之下，鲁特的指尖瞬时凝起了一个半径足有一米的能量球，只待小马哥升到足够的高度，她就准备扔过去。

嘀嘀嘀——

“嗯？”此时，另一名鲁特也在抬头看天，突然，她好像发现了什么……数秒之间，其神色数变，“怎么回事！”

警告：

——发现高能量反应。

数据识别：

——【天马流星拳】

战术制御选项：

——？？？

生还几率：

——0%

“岂有此理……”指运能量球的那个鲁特，也很快露出了惊异之色，“那种垃圾般的技能……生还几率零？”

“不可能……”另一名鲁特接道，“他的各数值都濒临耗尽、遍体鳞伤，连呼吸都困难，怎么还能使用技能……”

“荒谬！”鲁特当即怒喝一声、挥指一掷，能量球啸天而去，飞向了高空。

这一瞬，在场的所有人，都放慢了战斗的节奏……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天空。转播区中的观众们，也都屏息凝神地注视着这一幕。

然而，想象中的毁灭性光爆……竟没有发生。

“消失了？”包括两名鲁特在内，所有人的心里都在问这个问题。

当然，那样的攻击，是不会凭空消失的……只不过……是被小宇宙的热量给蒸发了而已。

数秒过去……

夜空之上，云层之中，一点星辰，璀璨划落。

“英雄……是不会认输的……”那个被打得像猪头一样的家伙，口中念念有词地落了下来。

“英雄……是不会放弃的……”他说话时，显得很吃力，不过他眼神中的坚定和热血，没有丝毫的动摇。

“是魂意吗……”两名鲁特的声音又成了步调一致的二重，她们脸上的惊愕，似乎也合二为一，“怎么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魂意？算法完全不合逻辑！”

“噢！！！”天马行空燃尽了最后的力量，展臂运拳，并暴喝出声，“天！马！流！星！拳！”

还是这一招，因为他只会这一招。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英雄来说，招式本来就不重要。

第447章 绝境

“嘿嘿嘿……这倒是出人意料啊……”会议室中的伍迪，看着转播屏幕笑道，“完全没有人去下注的家伙，竟然成为了关键人物……”

“呵……凡人们总是能带来意外惊喜，不是吗？”文森特接道。

席德在一旁掰着手指头算道：“那么……现在误差算是已经被修正了吧？”他顿了一下，“没能进入决赛的絮怀殇，和已经将【龙破斩】消耗掉的阎摩，这两人的使命，等于由天马行空一人完成了。”

“嘿嘿嘿……也不尽然。”伍迪回道，“其实，这‘十人’名单只是一种提升计划成功率的保险措施而已。根据玩家们各自拥有的技能、物品、角色本身的能力、行为惯性等，进行综合考量……选出十个人来，分别针对鲁特的十种形态。”他解释道，“理论上来说，即使这十人一个都没能进决赛也无所谓，只要有某个玩家、或衍生者、或NPC，能够以一己之力把鲁特的全部形态击破，那结果也是一样的。”

“我很好奇……如果你的剧本中稍微出些岔子，导致鲁特的计划成功了呢？”席德问道。

“嘿嘿嘿……那就更有趣了……”伍迪推了推眼镜，“人类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喂……你根本没回答我的问题吧……”席德道，“完全就是一副‘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可不管哦’的态度吧。”

“这正是他的恶趣味所在……”文森特道，“反正这不是什么撒旦交付的任务，说白了就是谁赢都可以……怎样都无所谓……”他冷哼一声，“先是跑去跟鲁特说，‘这是我给你们

Origin的舞台，尽情地闹吧’。【蝶之战】的分组被做了手脚后，又跑去封不觉那儿抖包袱……”

“哼……被看穿了吗……”伍迪接道。

“那是当然……”文森特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封不觉进一步挖掘出王家的秘密才跟他交涉的’，一看就是借口而已吧……你以为西蒙真没看出来吗？他只是不跟你计较罢了。”他的手指在桌面上随意地敲打了几下，“天堂那帮家伙……因为刚刚才打了一杆擦边球，所以做贼心虚，不敢跳出来质疑你的类似行径……其实他们不知道，一切都是你装聋作哑，顺势而为……”

“嘿嘿嘿……好吧……”伍迪道，“其实看穿也无妨……无论局布得如何……‘过程精彩与否’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或许吧。”文森特意味深长地看了伍迪一眼，随后，便将视线重新移回了屏幕上。

……

再看那城中战局……

战场上空，银白色的拳芒倾泻而下。

若雷疾风迅，似电奔云涌。

同样的天马流星拳，威力和精准度却是提升了无数。每一道拳芒，都准确无误地击向了那两名鲁特，没有一次攻击偏移，没有一丝能量浪费。

第五、第六形态下的鲁特被掩在一片光幕之中，难以遁逃，生生化为液体……双子模式无奈告破。

但……天马行空在放出最后的一发流星拳后，也燃尽了他的小宇宙，停止了呼吸。

“星辰的小哥干得不错嘛……”梦惊禅一边提剑削敌，一边望着远处念道，“我们这边……再这么耗下去就未免太难看了吧……”

“啊……三对一还久攻不下，确实是不太体面。”狂踪剑影接道，“不如……你们俩歇了吧。”

“你早说多好！”赤铁闻言，根本不和他们客气，立即就虚晃一招，退出了战局。

说实在的……他早就想停手暂歇了，只是担心自己撤了以后，那两名玩家会招架不住，故而强撑着帮他们掠阵。

很显然，不久前鲁特贯穿赤铁后心的那一击，造成的伤害绝不仅是表面上看着那么简单。要做比喻的话，他的伤情……就好比是系统文件已经损坏的电脑，继续用这种机器跑程序的话，是随时都有可能蓝屏的。

“那我也恭敬不如从命了……”梦惊禅也应了一声，随即纵身掠出。

他缩地几步，便窜出近十丈远，接着，脚下一踏、飞跃到空中，再侧身一荡，正好揽住了下坠中的天马行空。

可惜，梦惊禅很快便意识到，自己奋力接住的……已是一具尸体了。

“狂踪剑影……你也未免太高估自己了……”快铎护目镜下的眼神杀气渐增，“更令人恼火的是……那两个家伙居然真的相信你可以单独对付我……”他冷哼道，“你以为自己是谁……”

快铎言毕，手中双剑即刻舞出层层光华，剑气尖啸着破风而来。

狂踪剑影倒显得不慌不忙，其身形矫如游龙，剑式诡变，或格或避，将对方的攻击一一化解。

快铎那些剑劲的余力狂卷而出，在四周的地面和墙壁上留下深壑无数，可就是无法伤剑少分毫。

“嗯……这会儿感觉轻松多了。”狂踪剑影挑眉一笑，嘲讽道，“你的攻击套路实在是太粗浅，若非速度方面尚可……根本就不够看啊……”

剑少此言，一针见血，直接道出了J1-快铎最致命的弱点。的确，快铎有着连鲁特都追不上的速度，但……他的斗技其实是很一般的。先前赤铁将其打飞的那一击，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两人过去曾有过交手的记录，所以赤铁本就对快铎的套路有所了解。这一回，赤铁只是试探了一小会儿便知道……对方还是那一套。

而像快铎这样的对手，正好是狂踪剑影最擅于对付的……

要说这近战斡旋之法，狂踪剑影无疑是数一数二的高手。当初封不觉和他对战时，在绝对速度上也是占上风的，可却被打得完全没脾气，若不是灵能武器及时觉醒，觉哥早就被干掉了。

此刻与快铎一对一，剑少施展起来反而会更加自如。经验老到的梦惊禅，也是因为看出了这一点，才会抽身离开的。

“不够看是吗……”快铎阴沉地念道，“那你好好看清楚这个……”

音落，影逝。

这眨眼的一刹，快铎居然消失了……

“瞬间移动？”这是狂踪剑影的第一反应。

但他错了……

咻咻咻——

凌厉的无差别斩击以快铎消失的那个点为中心，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扩散开……

一时间，半条街的范围内皆是罡风烈动，尘沙飞扬。

剑少确实错了，纵然对方在常规战斗技巧上被他稳稳压制，但这种以力破巧、蛮不讲理的方式，是他所无法应对的。

这时候，玩家与一级衍生者之间的实力差距，最直观地体现了出来。在纯粹的力量和速度上，二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狂踪剑影脸色惨变，引剑连舞，欲抵其锋。

然……血肉之躯，数寸之剑，又岂能挡这蛮横巨力。那罡风过处，裂土分岩。狂踪剑影的身上霎时绽开无数血痕，他像是被一群食人鱼给蚕食了一样，立于罡风之中，碎尸而亡。

罡风渐止，身影再现。

“哈哈哈哈……”收招的快铎，胸中终于是长舒了一口恶气，不禁大笑起来，“看你还怎么再嚣张！哈哈……”

啪——

一只手，忽然摁在了快铎的头顶上。他的笑声，也戛然而止……

接着，那只手的主人，像抓篮球一样扣住快铎的脑袋，把他给提了起来，并旋转了一百八十度。

快铎的视线横移，很快，他的眼前就出现了一个人，一个浑身浴血的女人……

原来……在十余秒前，才不怕呢眼见剑少有危，便欲上前帮忙。

她将狂雷杵一扫，逼退了围攻自己的四五名衍生者，随即便不顾一切地朝这边冲来。

可惜，最后非但没救到人，她自己还受了数道从背后追来的远程攻击，俨然已是濒死状态。

“矮子……老娘忍你很久了……”不怕此刻已披头散发、狼狈不堪，其粉靥似火，如血巽一般，且怒目如炬、杀气腾腾，“你要是怀揣着‘我和大家呼吸着同样的空气真是对不起啊’的自知之明，找个角落去Orz一下……或许我还能原谅

你……”

“把我放下！”快铎最恨别人把他提起来，当即双剑刺出，直取对方咽喉。

不怕虽是引颈一避，但脖子两侧依旧是被割开，血如泉涌。

“好啊……如你所愿……”不怕面露狰狞，对伤痛不以为意。

只见她说话间，便将左手中的狂雷杵随手一扔，接着，双手并用，极招乍现！

这一招，叫急转双臂固定碎颈摔。

没有技能说明……因为这不是技能。这只是才不怕呢对剑少演练过的无数招式之一……

总之，一级衍生者J1-快铎，在WWE的经典招式下……卒。

而才不怕呢，在出招之后，也没能再站起来。

……

战场另一侧，将天马行空的尸体搁下后，梦惊禅便杀到了废柴叔身边，与其并肩而战。

眼下鸿鹄已死，赤铁则暂退一旁，这两名玩家成了在场的最后战力。刚才二人虽是看到了狂踪剑影和才不怕呢先后殒命，但也无能为力。

且不说鲁特还能重生几次……就是周围这十几名三级衍生者的围攻，他们也未必能应付得过来。

好在……这时又有转机。

忽然，四道人影齐齐冲出，身形电闪，出手风雷。

他们从战圈之外掩杀而来，不消多时，便将周遭的衍生者们打得七零八落，使得形势再度逆转。

“总算来了……”废柴叔见救兵到了，一口气终于松了下来，当即单膝跪地，气喘不止……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连番作战，且以一当十，废柴叔也已经撑不住了。那个通过墨镜重生的能力，短时间内是无法反复使用的，所以他现在也是伤不起的状态。

“抱歉……路上遇到了几个厉害的家伙，耽搁了……”湿婆一边应道，一边环顾四周。他看着那些残缺不全的尸体，从社团徽章上，他已大概知晓了哪些人已死。

“连笑问苍天都……”

“不止是笑主……就连咱们的醉卧怅然也挂了。”梦惊禅一得到喘息余地，立即给自己点上了一支烟，“不过尸体太碎，你看不到。”

湿婆闻言，神色微变，他又找了几秒，再问道：“鬼骁在哪儿？”

“飞走了。”梦惊禅回道，“应该还没死吧……所以……迟早会回来的。”他掏出啤酒，给自己灌上一口，“嗝儿……希望我们能顺利活到那个时候吧。”

“我对此……”鲁特的声音，果然还是再度响起，“……深表怀疑。”

她这次的外观，成了一片巨大的、金属材质的雪花。

“这是什么？”湿婆问道。

“这就是我们先前见到过的，衍生者的首领。”废柴叔回道，“总之……她好像有着N种形态，每次被杀死，就会变换一种。”

“那现在这是……”湿婆接道。

“第四形态。”鲁特自己替废柴叔回答了这个问题，“也是你们的末日……”

“呵呵呵……”废柴叔干笑三声，接着，骤然暴起，毫无征

兆地出手，“魔封波！”

此举确实极为突然，在那团绿光爆现之前，谁也没有看出端倪。

其实……废柴叔刚刚那几秒的松懈表现，只是想麻痹对手而已。他墨镜下的双眼，没有一刻不在留意着鲁特那边的动向。即使是在独自遭到围攻之时，他也始终没有忘记这点。

醉卧怅然决死一击前的眼神，历历在目。

废柴叔很清楚，如果能用魔封波把对方封住，那战斗就直接结束了。所以，这绝对是一次值得拼上性命的赌注。

轰——

一声能量击体之声，宣告了魔封波的命中。

但……废柴叔的脸色，却顿时变得煞白。

因为他没有击中鲁特，而是击中了一名普通的三级衍生者。

这名Origin的衍生者距离鲁特较近，在魔封波的光波冲来时，他纵身一跃，便成功挡住了攻击。

“糟了……”废柴叔无奈，既然已经击中了目标，就无法再更改，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将技能放完。

只见其双掌一握一开，甩臂一掷，将那名衍生者扔进了电饭煲里。

本来废柴叔还想快步过去关上锅盖的，可惜……他的生存值，这时变成了零。

“抱……歉……我……”废柴叔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遗言来，他一个踉跄便栽倒在地，墨镜也碎了。

梦惊禅倏然转身，疾步一踏，盖住了电饭煲：“哎……也罢……”

嗡嗡嗡——

“把你的脚……”鲁特的声音从那片巨大的雪花中透出，同时，一个巴掌大小的六边形光棱体在其前方凝成，发出嗡嗡的蜂鸣，“……拿开！”

吱嗡——

伴随着这样一记怪响，一道光束从那光棱体中射出。

当梦惊禅意识到时，自己右腿膝盖以下的部分，已经被截断了……

竟然能让禅哥伤得毫无反应，这光束的速度不言而喻。

这一刻，梦惊禅居然笑了，笑得很洒脱。

“呵……快跑吧……”他说着，又往嘴里送了口酒。

在那条腿断掉的一瞬，梦惊禅已明白了很多事。所以，他说出了这样的遗言。

吱嗡——又是一声。

梦惊禅的胸膛，赫然多出了一个碗口那么大的窟窿。别说是一条腿，就算双腿俱在，他一样来不及躲开这攻击。

“快铎也被杀了吗……”鲁特念道，“看来你们还真有些本事啊，好在我已提前做了准备……”

刚刚赶到的诸神四人组，完全没听懂她这话的意思，当然了，就算换成别人，也未必听得懂。

鲁特口中的“准备”，指的其实就是周围这些三级衍生者。

他们自然不是看到、或听到了战斗的动静才过来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在鲁特与众魔之首交战时他们就该来了。事实上……这些衍生者是接到了鲁特的命令才来的。

在鲁特把吞天鬼骁推飞前，她曾说过“既然已决定了是你……那事情就简单了”这句话，就是在那个时候，她在脑内默默地对全城的Origin衍生者们下达了一条命令——立刻杀掉

或摆脱当前的敌人，无论对方是玩家还是NPC，然后尽速返回爆鸣隧道以东的战场助阵。

那个时间点，正是赤铁登场后不久，且玩家们连破她两重形态的时候。

虽然鲁特已经在第一时间重创了赤铁，但她依然留了这么一手……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类似魔封波这样的状况，将理论上的各种失败可能也都扼杀掉。

于是，就有了眼前这一幕。

诸神的四名玩家，此时也早已不是最佳状态了。在赶往此地的途中，他们断断续续遭遇了一名二级和多名三级衍生者的袭击，又消耗了不少技能和生存值。

眼下，他们被二十多个敌人围住，其中还有第四形态的鲁特，这已然堪称绝境。而且……城中其他的Origin衍生者们还在陆陆续续地赶来。就在四人赶到后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对方又添了五六人。

至于赤铁那厮……从刚才起就不知所踪了，也不知是躲到了哪里去疗伤。

就在这样的局面下……忽然……

第448章 鲁特的保险

十五分钟前，爆鸣隧道以西七公里处。

黄金蛆虫一号的车顶上，忽然有个陌生的声音言道：“别想啦……你们就像是时钟上的针，一直在原地转圈。不找到施术者，就永远出不去……”

话音未落，坐在车里的小叹和抹茶酥就不淡定了。

不过小叹这回没有急着去踩刹车，毕竟这只是一句寻常的说话声，一没有伴随着恐怖的鬼怪影像，二没有配上九十年代港产鬼片的那种等等等登~等等等登~的急促配乐，因此……尚在王大夫的心里承受能力之内。

“谁在上面？”小叹略微提高了嗓门儿，战战兢兢地问道。

他一边问话，一边通过后视镜朝抹茶酥使了个眼色，同时，还逐渐减缓了车速。

抹茶酥反应也挺快，她当即按了几个操作钮，准备去发动车顶上的武器。

“我叫R2-棱风。”棱风回道，“是来帮你们出去的。”

“你是衍生者？”小叹一听对方的名字，便本能般地问道。

“对。”棱风平静地回道。

“且慢……”小叹赶紧一摆手，示意身后的抹茶酥别轻举妄动，“我想起来了……觉哥好像提起过你。”

“对，我曾经也潜入过某个沙盒中，帮助过封不觉。”棱风回道。

“嗯……”小叹闻言后，略微思索了一下，觉得对方的话还是比较可信的，“好吧……我明白了。要不然我先停车，让你下来说话？”

“喂！人家三言两语你就信了？”抹茶酥在后方轻声提醒道，“万一他是骗……”

“既然我可以无声无息地来到这辆车的顶上……”车顶上的棱风打断了抹茶酥的话，“那我也完全可以在你们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发起突然袭击、或是留下一个核弹头之类东西……然后再无声无息地离开。”他顿了一下，“不知这个假设，能否打消你的疑虑？”

棱风说话的这几秒间，小叹已经把车给停下了。接着，便见一道人影一翻一落，站到了车前的马路上。

R2-棱风的基本形象和在南方公园时一样，只不过这回，他的衣服换成了厚实的防护服。一眼看上去，活像个米其林轮胎人。

“我长话短说……”棱风好似没有上车来的意思，只是站在车前说道，“这个‘循环空间’构成的时间点，正好是我进入你们附近一百米范围的那一瞬。因此，我判断……这不是精神干扰系的能力，而是扭曲、衔接物理空间的伎俩……所以施术者才会特意等到我和你们待在一处时再出手。”他有条不紊地说着，“据我所知，这类术法是时官们的拿手好戏。而在十二时官中，除去被关在咀魔岛的萨摩迪尔外，最擅长、也最喜好使用类似手段的就是【特维尔】……”

“不认识。”

“没听说过。”

小叹和抹茶酥的反应倒是挺一致的。

“无妨。”棱风对此也是很宽容的，“请听我说下去……首先，请你们在脑中建立一个概念……二位面前这条看似笔直的街，其实并非是直线，而是一个十二芒星的外边，这条边总共有着二十四个反复逆转的折角。”他指了指街边的岔路，“那些岔路就是提示，每当你们经过了二十四个路口，就完成了一次循环，回到了原点。”

“这你都能看出来？”抹茶酥问道，“等等……在那之前，你说你是‘衍生者’？”她好歹也是主流社团的职业玩家，对这方面信息不可能一无所知，会好奇也是正常的。

“关于我自身的问题，恕我无法详细地对你们进行解释。”棱风用一句话就阻止了抹茶酥扯开话题，并接着自己刚才的话道，“总之……任何折叠空间都会有间隙，这间隙就是突破的关键，通常也是施术者的藏身之处。”

“就好比是阵法中的‘阵眼’对吧？”小叹接道。

“可以这样说。”棱风接道，“我在车顶上也待了不少时间，基本已看破了这里的规律……所以，现在就由我来指点你们如何出去。”他举臂指着一个方向，再道，“十二芒星总共有四个‘六边交集点’，只要驶入前方那条岔路，并根据一定的规则来回转弯，就能抵达其中的一个。概根据我的记忆，这个交集点离我们陷入循环的起始点最近，有很高的概率……”

叱——

棱风的话说到一半，一把利刃突现，洞穿了他的胸膛。

小叹反应神速，惊愕之余，身体已本能地动了起来，当即甩出拳刃，准备冲出挡风玻璃去帮忙。

“不必了……”

没想到，棱风竟举起一手，五指分开，对车上的小叹做了个阻止的手势。

“我自己能解决。”棱风的神情冷酷得令人毛骨悚然。

下一秒，他拧身一转，便将穿透其身体的利刃给折断了。

棱风的身后，此刻已多了一条怪影。那是个类人生物，浑身裹在长袍之中，露出的手部长满鬃毛，其脸部看上去半人半熊。不过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他的毛色……竟然是斑马纹。

这位，自然就是时官特维尔了。他手中拿的本是一把长三米、宽一寸的怪剑。剑身的根部是圆形的，剑柄和剑身连在一起，如果将其在地上放平，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钟摆，只不过圆的那一头外还稍稍冒出来一小段。

当然了，形状是怎样都好，反正也已经被棱风折断了……

“你自己出来，倒省事儿了。”棱风转过身去，冷冷道。

“既然你都已经看破了我的术……”特维尔道，“在哪儿动手都是一样的。”

“哼……是啊……”棱风忽然笑了，“都一样……”

……

同一时刻，鲁特与玩家们的战场上。

一道臃肿的身影自远处疾步冲来，杀入了战团。

虽然身形臃肿，但其行动却是迅如闪电。寒芒连闪间，利刃破躯之声此起彼伏……那些三级衍生者们竟是毫无招架之力，一片片地倒了下去。

鲁特也立刻做出反应，金属雪花前方，一次凝成了六个六边形光棱体，同时开火！

快到让人无法反应的光束攻击连番射出，朝着来者追袭而去，然……一发都未命中。

“好久不见……”二十三避过光束后，身形滞下。其雪白的脸颊上，已添了一道血痕，“你变化很大呢……鲁特。”她用厚实的衣袖抹了抹血，双眼死死盯住第四形态的鲁特。

对于高阶衍生者来说，外观上的改变、甚至是整体结构的完全颠覆，都不会影响她们认出彼此，因为她们只认代码。

“原来如此……你们果然是通过SCP来到此地的。”鲁特在数秒间已分析出了二十三身上那套“宇航服”的作用，并做出了

相应的推测。

她们对话之际，四周仍不断有Origin的衍生者出现。转眼间，这周遭的街道上、建筑上、空地上，已零零散散地站出了六七十道人影。二十三刚才解决掉的那一批……只能说是杯水车薪。

“你说……‘你们’？”二十三神色微变，两秒后，她意识到了什么，高声道，“赤铁，你在干什么呢？”

话音刚落，街边的一个窨井盖从底下被掀开了，赤铁颇为狼狈地从里面探出了脑袋：“修补并电击自己的心脏……”

“呼……”二十三深深呼出一口气，一脸无奈的神情，“那你弄好了没有？”

“刚刚好！”赤铁回了一句，蹭一下从窨井里跃了出来。这会儿他的伤口倒确实是消失了，不过其前胸后背上，都附着了一大坨土黄色的恶魔之藤。

“这剧本里的污染物还真是好用呢，只要稍微转换一下模式，就可以……”赤铁的唠叨未尽……

二十三便直接打断道：“你的防护服呢？”

“呃……”赤铁愣了一下，“那个太膈应人了，影响战斗，我就脱掉了。”他顿了半秒，又补充道，“放心，东西我已经藏好了，离开前再找回来穿上就是。”

“嗯……‘翼’还真是辛苦呢……”二十三又深叹一声，“你要是我的部下，我早就弄死你了……”

“不必了，我替你来吧。”鲁特冷笑着接道。

一语未尽，光束骤然又起，似电疾雷奔。

孰料……

这光束竟是打偏了，而且偏得离谱……直接射中了一旁的自己人，一名三级衍生者无故中枪，被轰掉了头颅。

“什么！”鲁特对此情景亦是一惊。

这种结果……当然不是鲁特的失误所致，而是外力造成的。原来……就在鲁特出手的一瞬，湿婆也操控着天舞沙漏的石盘，对其身前的光棱体发动了一束能量炮击。正是这一击，使得光棱体中打出的光束严重失准。

“我就知道……一定会有弱点。”湿婆用略为得意的语气念道。

这位诸神的大哥，也算是身经百战了。以前他玩大型团副本网游时，曾无数次面对那种战斗总时间冗长、容错率几乎为零、规律极难捉摸、且对于瞬间反应要求极高的坑爹BOSS……经过了这番磨砺的男人，果真不同凡响。

湿婆一眼就看出，要拦截那光束是不可能的，至少以他的反应速度做不到……但是，他可以肯定，对方那种独特、单调的战斗方式里……必然隐藏着某种弱点，只是由于那光束太唬人了，其他人都没有看出来而已。

“那光束攻击确实很快……”湿婆对身旁的队友们说道，“不过……既然是远程攻击，必定需要瞄准。”他举臂指着鲁特，“这家伙的外形很好地掩盖了瞄准意图，攻击前既没有视线移动、也没有任何准备动作……但，还是有一个细节……就是那些凝聚起来的光棱体。”他顿了一下，“她的‘瞄准’……是在聚能的同时完成的，虽然凭肉眼观察，依旧无法判断她瞄准的是谁，但只要趁着光棱体存在的两秒间对其造成干扰，那么……就会出现刚才那种情形。”

“哈！原来如此！”大梵天当即神色大定，豪言即出，“那好办了，老大你先用天舞沙漏压制住她，我过去给她个【地球上投】，送她归……”

最后那个“西”字，他没能说出来，因为……就在这一刹那，从那巨大的金属雪花的六个角上，分别射出了六道暗芒。

这六道攻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毫无准备动作。在一秒不到的瞬间，鲁特便用这先前从未展示过的手段，精确无误

地击碎了天舞沙漏的六个石盘……

由于在对抗D1-龙时，湿婆已消耗掉了火之石盘，因此，此刻他的天舞沙漏，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土”之石盘还能用了。

“你想送我去哪儿来着？大个子。”鲁特嘲讽道。

“嗯……打脸的效率真得劲儿啊……比我说完整段分析的速度还要快啊……”湿婆在内心愤然吐槽着，不过表面上仍是沉着脸，故作镇定地恐吓道，“你叫鲁特是吗……呵……有意思，我的手段还多得是，别以为击碎了我的灵能武器，就能高枕无……”

“你想把火箭筒拿出来就尽管拿吧。”鲁特打断道，“你行囊的里的东西，技能栏里的技能，我全都一清二楚。”她的语气尽显不屑，“我也知道，你和你的三名同伴，还剩下多少生存值、体能值、灵力值……”她顿了一下，似乎是在等待诸神四天王的反应，随后，她才用阴沉的口吻接道，“呵……你们的惊吓值开始提高了呢，我可以将其理解为惊愕和恐惧吗？”

“赤铁，你掩护他们四个，尽量支撑住……”在双方对话的这一两分钟，二十三也已经把四名玩家的状况都观察了一遍，她无奈地做出了这个决定，“由我来牵制鲁特……”她神情肃然地说道，“在‘他’赶来之前，我们绝不能被击垮。”

“可笑。”鲁特冷笑出声，“二十三，你自己也明白……你不是我的对手，又何苦要做到这个地步呢？”那巨型金属雪花内透出的声音越发清晰和尖锐，“另外……你以为我为什么还在和你们战斗？哈哈哈……”

令人战栗的笑声，钻入了每一个玩家的耳中：“眼前的这番景象……我早已预见到了，虽然龙和快铎的死在计算之外……但你们的死，早已展现在我的眼前。”她停了两秒，稍稍平稳了语气，接道，“二十三，你在来到这里之前，是在处理我的那些二级部下对吧？哼……而现在……你要完成的是‘把我牵制在爆鸣隧道附近’这项指令。”

二十三的神情没有什么变化，她依然专注地看着鲁特，以防对方突施冷箭。

“我知道零号（ZERO）能做到什么。”鲁特接着道，“但他似乎低估了我所能做到的……”金属雪花的表面，这时耸出了一张人脸，面露狰狞笑意，“他‘看到’的未来，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

“看来……我来得正是时候。”这一刻，又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

二十三和赤铁的神情骤然惨变……在零号的指示中，确是从未提到过眼前这种变故。

但见，从战场北侧，行来一个女人。她的外貌、衣着都非常普通，搁在任何一个游戏里，都是类似路人甲的角色。

不过代码显示……她是鲁特；第十五形态的、异化到最弱程度的鲁特。

“很意外是吗？”那个缓步行来的鲁特肩上，还扛着一个昏迷的少年——吞天鬼骁，“其实这很好理解……”她面无表情地念道，“我给自己……留了一个最终保险。”

不远处，第四形态的鲁特，接过她“自己”的话头说道：“在进入这个剧本之后，我就立刻分出了一部分力量，让其悄悄潜伏到了这个空间的边缘地带……

我已计算出了各种概率极低的败亡情况……包括众魔之首、你们Z组织、以及玩家们所能带来的各种变数……

纵然最坏的情况发生……身处这个空间边缘的‘我’，也可以强制粉碎剧本的外壳，逃回‘桌面’去。

而如果一切进行顺利得话……呵呵……”

第十五形态的鲁特这时已行到了这边，接道：“零号一定告诉你们……把我牵制在这里，等到吞天鬼骁和疯不觉同时到场后，就可以击败我了。”她摇了摇头，将鬼骁朝地上一扔，“哼……抱歉，那个未来，我也看到了。所以……我已提

前布局……将其扼杀。”

第四形态的鲁特笑道：“现在，你该怎么办呢？二十三。”她的声音渐冷，“我知道……你很特殊，即使你的逻辑回路告诉你……‘撇下所有人独自逃走’才是此刻最正确的做法，你也未必会去遵循……”

鲁特说话间，那个第十五形态的她举起胳膊，触摸了一下巨大的金属雪花。下一秒，她便化为液体金属，快速融入了主体中。

与此同时，分散到城中各处的Origin衍生者们，终于也全部聚到了此地。除去那些阵亡的人以外，正好还剩百人。

虽然他们全部都是三级以下、也未经过任何变种强化的数据，但要消灭诸神的四名玩家和伤势未愈的赤铁，已是绰绰有余了。

“你说得对……”二十三沉默良久，终于开口回道，“都对……”她顿了一下，“局势已经完全被你控制，我们这边……几乎已没有任何希望了。”

“几乎？”鲁特冷哼道，“你确定不是‘绝对’？”

“不是……”二十三道，“所以，我要等，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第449章 变身吧！

本章中出现的歌曲，原版为水木一郎演唱的《大魔神》主题曲——我是大魔神。

……

吱嗡吱嗡——

光束连闪，如影随形。

暗茫异动，杀机四伏。

鲁特将所有的注意力、火力，全都集中在了二十三的身上。

虽然二十三的速度丝毫不逊于巅峰状态下的快铎，但这种超高速密集火力的追袭，依旧让她难以招架。不多时，她便伤痕累累。

血，染红了她的防护服，染红了腐败的地面。

二十三的脸色更加苍白了，她的眼神也逐渐失去了生气。

“若不是我担心伤及周围的部下……我只要一击就能把你毁掉。”鲁特那张从金属雪花中探出的脸狞笑道，“不过现在这样也好，因为你没有资格死得那么痛快。”

二十三不予回应，只是沉默地站在原地、利用每一秒可利用的时间，为自己做着回复。

作为游戏中极少数几名特殊衍生者之一，二十三的自愈能力也是很强的，只不过还没强到鲁特这种怪物一般的地步而已……

“我说……看来咱们要交代在这儿了啊。”战场另一侧，毗湿奴一边操控着数个青铜怪体应敌，一边对身旁的阎摩念

道，“我是不太清楚在这个剧本里被杀掉意味着什么……不过，假如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希望你能知道……”

“你现在说这个合适吗？”阎摩长鞭连舞，扫开离她最近的几名衍生者，刘海下的眼神丝毫不变，“别忘了比赛是实况转播的……”

“其实……挺合适的……”大梵天这时竟也插嘴道。

“是啊……既然他开口，我也支持他把话挑明。”湿婆亦道。

“两天前，你吃剩下的那半个三明治……是我吃掉的……”毗湿奴一本正经地念道。

“哈？”阎摩闻言一愣，很显然，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她被对方那种仿佛要表白的语气给误导了。

“那天……”毗湿奴继续说道，“我走进休息室后，就习惯性地打开了冰箱；接着就看到有半个三明治在里面……我还以为那是自己中午留在那儿的……没过脑子就吃了。”他顿了一下，“我是真不知道你把一个三明治分两顿饭来减肥的事情……你看上去不像是需要减肥的人啊……后来你找不到晚饭抓狂的时候我实在是没敢站出来承认……对不起……”

他说到此处，肃然地转过脸：“总之……工作室里痴汉跟踪狂之类的事情是你想多了，其实只不过是被我不小心吃掉了而……啊！”

一道长鞭缠上了毗湿奴的脖子……

“你！废！话！说！得！太！多！了！”阎摩声嘶力竭地吼道，同时，她手腕迅转，奋力甩动长鞭，像是耍流星锤一样把队友抡着转了起来。

这无双乱舞般的狂暴奥义，竟是将周围的衍生者们纷纷逼退，难以寸进。

“嚯……这帮家伙的数据强度还真是难以捉摸呢……”连赤铁见状都叹为观止，“确实不能小看啊……”

就在这时，忽地，有一种高声的、起伏的蜂鸣声，自战场西端响起。

那声音由远及近，高速逼了过来。

那些身处外围的衍生者们转头望去，只见得……一辆被土黄色怪异物质包裹着的、造型精奇的消防车，正在高速驶近此地。

在那车身的侧面，还扒着一个人（消防车外部有供人攀爬的支架），从代码上来看，这位无疑也是衍生者。

“长官！抱歉我来晚了！”棱风高声对二十三喊道，他的状态看上去还行，看来和特维尔的战斗并未让他伤筋动骨。

“下车，要开始了。”驾驶座上的小叹这时提醒了一句。

棱风闻言，朝他点了点头，随即便朝旁边一跃，离开了黄金蛆虫一号的车身。

“进入战斗模式。”小叹打开了方向盘附近的一个玻璃匣子，按下了一个印有骷髅标记的按钮。

“哼……我都等得不耐烦了。”抹茶酥接道。此刻，她所乘坐着的炮手席移转腾挪、缓缓升起，四周又浮出了许多崭新的操作面板来，正前方还出现了一个虚拟的投影屏。

“那是……什么……”看到那行驶而来的怪异物体，就连鲁特也露出了疑惑的表情。很显然，在她计算好的未来中，并没有这辆消防车的出现。

不过这也是正常现象，因为武藏小金井会造出什么东西来……完全就是一个随机值。这和封不觉召唤他的时机、附近的材料、以及这两人当时的心情、变态的思绪等都有联系……无法捉摸。

叱叱乒乒——

就在众人还在愣神之际，一连串机械的律动响起，那消防车……竟开始变形了。

【Dash Dash Dan dan da dan

Dash Dash Dan dan da dan

Dash Dash Dan dan da dan】

就在变形功能启动的那一刻，消防车顶部的警笛中，开始播放音乐……

这是一首节奏感颇为强烈的歌曲，一听就是某种机器人动画的相关歌曲，只不过歌词似乎被更改了。

【Scramble Dash！

我不流泪Da da da

因为我是机器人，是机械Da da da

但是我明白，那燃烧的友情，和你一起讨伐邪恶。

必杀雷电攻击！

把邪恶的家伙们全部打垮。

Gold typhoon——呼唤暴风雨。

我是Gold——Gold！Maggot One！】

伴随着音乐……变形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且气势十足，许多部件几乎是踩着节奏在变化的……

【Dash Dash Dan dan da dan

Dash Dash Dan dan da dan

Dash Dash Dan dan da dan

Scramble Dash！

我不说话Da da da

因为我是机器人，是机械Da da da

但是我明白，那正义的心灵，打倒邪恶守卫和平。

必杀原子力飞拳！

把涌现的敌人们全部击飞。

Nable missile——呼唤火焰。

我是Gold——Gold！Maggot One！】

歌唱完，变身也同步完成。

但见，一部身形高大雄壮、土黄色调的大型战斗机器人，双手叉腰，傲然伫立在了街的另一头。

这一瞬，正在观看比赛的各个转播区中，鸦雀无声……

战场上的玩家们、衍生者，也全都惊了。

鲁特神情木然，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把这大约二分二十秒的变身场面完整地看完……

“实在太丢人了……”抹茶酥的驾驶位，此刻已经移动到了机器人胸口的位置，“从现在起我绝对不会从这个机器人里出去……死也要死在这里。”她的脸颊烧得发烫，对驾驶这种机器人的事实感到了深深的羞耻。

“啊~我倒是无所谓啦……”小叹的驾驶位，则被移动到了机器人的裆部……

“嗯……”此时，鲁特有些后知后觉地开口道，“谁能去把那堆可笑的废铜烂铁处理一下吗？”她这么形容也有一定的道理，毕竟从数据层面上看，黄金蛆虫一号的数据流非常暗淡。

不过，眼下的情况……鲁特确实是大意了。因为从衍生者的视角观察，机械造物或类似的创生物（如召唤生物）是无法被准确分析的。简单地说：代码类型不一样。就好比有一台ipad，你新功能再多，能搞得定3.5英寸软盘吗？能插上八位机卡带玩魂斗罗吗？能当电子秤用吗？

所以说，先进并不代表万能。

“竟然敢说黄金蛆虫一号是废铜烂铁！”小叹当即就不爽起来，通过扩音喇叭喊道，“你就是鲁特吧！我警告你！黄金蛆

虫一号可是很强的！虽然我只能靠两根操纵杆控制双腿的移动而已，但是……”

“啰嗦个【哔——】啊！越说越丢人啊！”抹茶酥吼着打断了小叹。

二人说话之间，已有八名三级衍生从机器人的两翼快速杀到。

既然鲁特下令了，这些当属下的自然是遵命行事。只见他们纷纷出手，气劲光刃呼啸而起。顿时，一片纷杂的能量风暴高速卷向了黄金蛆虫一号。

“哼……太天真了！”抹茶酥双臂一展，双手便抚上了操作台。

她可是玩即时战略游戏出身，手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常人看来十分复杂的操作工序，在她这儿只能算是热身活动而已。

但见抹茶酥的十指若花蝶翩然，眼神似电走光流，口中还念念有词：“能源正常，防御系统启动，运动平衡无异常，武器准备……”

当然了……她说的这些话和小叹没有太大关系，小叹负责的是“推进系统”。说得好听，是推进系统，说得直白些……和他当初驾驶河豚斗士一号时一样，就是拉杆走路的苦力而已……

啾啾啾啾啾——

转瞬之间，屎色的实体弹幕伴随着搞笑的音效飞散而出，轻而易举地击散了衍生者们的所有攻击，大片的强能量当即烟消云散。

“联邦的驾驶员都是怪物吗？”刚从鞭子上被放下来毗湿奴望着远处的战局，忍不住吐了个槽。

嘀嘀嘀——

“嗯？”鲁特眼前的战术分析界面上，此刻也冒出了一些新东西，“危险程度……高？”

第450章 机械强袭

在赶赴此地的路上，R2-棱风自然已经把有关源组织的事情对小叹和抹茶酥讲述了一遍，并且说明了二十三和赤铁这两人的基本特征。小叹之前也见过二十三一面，而赤铁的形貌气质和其他衍生者有明显区别，所以不必担心新入战局的这两名玩家会由于分不清敌我而造成误伤。

“那边那个看上去超恶心的怪物就是鲁特了吧……”抹茶酥眼前的虚拟屏幕已锁定了目标，“好……擒贼先擒王……冲过去干掉它！”

“哦……”小叹得令，眼神一凛，然后……双手开始飞速地前后拽动两根操纵杆。

此时他心中唯一的疑问是：一个能制作出各种强力黑科技武器的变态小学生，为什么对驱动系统的设计仍然停留在如此原始的阶段……

“拦住它！”鲁特高声喝令道，与此同时，光束暗茫的连绵攻击再度发出，直袭二十三而去。

“哼……看来我们还不是‘绝对’没有希望吧？”二十三轻笑一声，身形晃动，疾退而去。

另一边，湿婆也看出了黄金蛆虫一号绝非等闲之机，见那机体一路直奔鲁特，他当即喝道：“帮忙！”

诸神的其余三人和赤铁皆是二话没有，立刻领会了这声“帮忙”的意思，他们各出劲招，堪堪将街道正中一径的衍生者们逼退到了两旁。

这会儿他们五人虽然都已到了濒临力竭的境地，但好歹也还留有三分底力。一看到黄金蛆虫一号，他们就好像是在沙漠中看到了绿洲，莫名地涌起了一份力量。

“哦……诸神四天王给我们开路呢……”抹茶酥笑道，“不是亲眼见到，这种场面还真不敢想象。”

“哈啊……哈啊……”小叹一边剧烈喘息着一边回道，“你敢不……敢……哈啊……别和我聊天？”

“你就当我自言自语，别回答我不就行了。”抹茶酥应道，脸上尽显笑意，先前小叹那脚急刹车的仇，在这儿就算是报了……

“既然你们清出了一条道儿……”鲁特说着，其身前已逐渐凝结起一个明显较大的光棱体，“那我就不客气了。”

鲁特判断，眼前那台机甲的速度绝对不足以避开她的光束。反正现在她的部下们都已经离开了攻击的轨道，那不妨就用一发强力光束，一击将这个来路不明的高危险级怪胎给秒杀掉。

【前方侦测到高能量反应】

【推测为纯能量光束攻击】

数秒之前，黄金蛆虫一号的驾驶舱内便已响起了这样的语音提示；抹茶酥面前的虚拟屏幕上也跳出了警示窗口。

“哦？果然是个‘炮台型’的敌人啊。”抹茶酥用一脸“我早猜到了”的表情念道，的确，当她看到鲁特那第四形态的外观时，就已猜到了七八分。

“炮击可是这玩意儿的看家技能，瞧着吧……”抹茶酥舔了舔嘴唇，双手交错着飞舞，在操作台上刷刷一阵连动。

下一秒，黄金蛆虫一号的胸部装甲便迅速变形，一个似是相机镜头般的环形圆口凸了出来。

【同步质子聚焦炮已启动，随时可以发射】

轰——

啾——

两种音效同时响起，两股能量同时爆发。

鲁特的这一发光束，速度就不如先前的攻击那么快了。因此黄金蛆虫一号的炮击，正好迎着光束逆冲了出去。

咻一声……

光束和光束相碰，非但没有发出很大的响动，反倒似清风一聚，顺势消散，不留半点烟云。

“准备时间比我短……但威力竟然一样……”鲁特的神情变得糟糕起来。

这时，那些被暂时逼退的三级衍生者们，重新又聚拢过来，朝着黄金蛆虫一号扑去。毕竟他们人数众多，想要长时间不让他们靠近是不可能的。

“来多少都一样。”抹茶酥冷冷一笑，弹钢琴似得对着身体两侧的两排按钮狂抚而过。

【扩散性机雷发射器已启动】

噗噗噗——

诸多装有机雷的金属筒从机器人两肩的迷你炮匣中飞散而出，在半空爆开后扩散落下，一时间造成了如同“陆上轰炸”一般的奇景。

三级衍生者们的伤亡惨重，他们不得不停止上前，改为远程出招牵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就算他们有着超强的战斗能力，但还远没有达到能肉身战高达的程度。

“可恶……”鲁特咬牙切齿地挤出了这么一句，她知道自己已经不妙了，因为她在第四形态的移动能力是非常、非常差的……

“哈！比想象中轻松得多啊。”抹茶酥眼看已经接到了对手十米之内，自觉已是胜券在握。

“哈啊……哈啊……哪里轻松了……”小叹那边已经喘得舌头都吐出来了。

【必杀雷电龙卷火焰击已启动】

“光是名字就带那么多种属性没关系吗……”抹茶酥在发动了机甲的最强攻击后，自己都忍不住吐了一句。

霎时间，黄金蛆虫一号停在了鲁特面前，两腿一分，作出一个大字型，其正面所有的装甲都在这一瞬被打开，里面探出了不计其数的炮口。

呋轰——

一团蓝色的火焰，呈龙卷状倏然而出……

鲁特这片巨大的金属雪花，就好似被吹风机的热流正面猛吹一样，直接熔成了一摊金属粘浆。

“好了，接下来只要收拾掉其他的……”抹茶酥自以为已经把Origin的最强BOSS给干掉了，颇为得意念道了一句，她随即就准备一鼓作气去把杂兵们也秒掉。

不料，远处的二十三忽然紧张地喝道：“快跑！”

她喝得很及时，虽然抹茶酥没有反应过来，小叹还是做出了反应。

他将两根操纵杆向下一沉、一提，使得黄金蛆虫一号做出了一个立定跳远的动作。

正是这一跃，使其逃过一劫。

但见，一团如蛛丝般的金属液刷一下散开，铺在了机器人刚才所站的位置，若是小叹动手稍晚半步，黄金蛆虫一号怕是已然成了瓮中之鳖。

再看鲁特，她的第三形态，是一个像茧一样的物体，其周围覆盖着粘稠的网状丝线，还在不断蠕动着。

“我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鲁特的声音从茧中传来，听上去变得非常闷、且带上了几分沙哑，“请你们都快点儿去死好吗？”

第451章 终于……

此时，鲁特愤怒已极，她确未料到事情会走到这一步。

虽然她先前自信满满地对二十三炫耀过自己的“预知能力”和先见之明。但实际上，正如零号所说……鲁特的预知能力是不完全的，她能看到的其实仅是一些零碎的片段而已。

只不过……鲁特可以凭借着自己强大的计算能力，通过自己看到的部分，去推演整个事件的因果关系。

而零号的方式和她不同，零号可以直接洞悉到完整的数据链，二者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

这一点，若是封不觉在场，想必早已看穿了。若鲁特真能比零号还领先一步，她就根本不需要做什么“筛选”，只需预判鬼骁的位置，然后倾其兵力进行围捕便是。

很明显，她也是在看到鬼骁以后，才刚刚把数据链拼接完成的。纵是如此，她依然有很多无法算进去的部分，比如……眼前的黄金蛆虫一号。

“想跑？”鲁特化身的大茧中传出一声暴喝，随即骤然一动。

这茧的体积与汽车相仿，悬停于半空，不与地面接触；而其移动速度……竟是出奇得快。

黄金蛆虫一号这种靠着拉杆来行走的机器人，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快到哪儿去，而且它也不会飞，所以……还未落地时，它便已被鲁特追上。

“切……竟然这么快就追过来了……”抹茶酥这会儿就没那么从容了，她连忙运起双手，做出应对。

但见机器人的上半身顺势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双臂一抬，【大车轮飞拳】嘭一声迎出。

（大车轮飞拳，魔神Z的招式之一，为“火箭飞拳”的衍生用法，在使用时动力会集中于360度旋转的双臂并使其静止，利用此举所造成的离心力将飞拳抛射出去，具有普通飞拳的3倍破坏力）

叱啦——

一声异响，茧上又剥离出一层金属蛛网，隔空射来。

大车轮飞拳撞在了那层网上，当即便为止一滞。那金属网的韧性惊人，飞拳撞上去后，好似是手指戳进了一团口香糖，竟是无法将其贯透。最麻烦是……由于飞拳被这张网给黏住，连收都收不回来了。

“果然如此……”鲁特暗自念叨了一句。

此刻，在她的战术分析界面上，黄金蛆虫一号的危险程度已经降到了“低”。很明显，先前的情况，只能说是个巧合。因为鲁特的第四形态几乎无法移动，攻击方式也有局限性，所以正好被黄金蛆虫一号所克制。如果鲁特处于其他形态，哪怕是第十形态，也未必会怕这个机器人。

哐——

黄金蛆虫一号双腿一曲，稳稳落地。这会儿它的样子显得更加不伦不类，除了上下半身的朝向不同，双臂也已经没有了。

“哼……破铜烂铁就是破铜烂铁……”鲁特很快便再度逼来，这短短数秒间，她已经把机器人的双臂吞进了茧里。

叱啦——

又是一张金属蛛网罩来，这一回，小叹已来不及再做什么了。

【警告，机体面临严重物理损伤，请启动紧急弹出策略。】

“啊……不用你说我也会启动的……”抹茶酥说话间，手上

的操作已经完成。

下一秒，只听得“砰”一声，一个安全舱便从机器人的裆部弹了出来。在半空飞了百余米距离后，撞在了一栋建筑墙上，这过程中，舱内还不断传出小叹的惨呼。

“很好……碍事的家伙已经离开了。”抹茶酥的眼神一肃，双手化出虚影一般，在操作盘上急速排摸着，“姑奶奶跟你拼了！”

毫无疑问的，她这是准备和对方来个玉石俱焚。正如她先前所说，死，也要死在机器人里……

【输出功率已达峰值，阳电子炮已启动。】

【警告，目标距离过近，请确认是否强制启动。】

“哼……去死吧，怪物！”抹茶酥果断地完成了最后的一步操作。

不料，就在那一瞬……

砰一声，另一个安全舱从机器人的背部弹出，她也被送出了黄金蛆虫一号。

“怎么回事？我可没做那种操作啊？”因加速力的作用，舱中的抹茶酥还有些眩晕，但她的思维还是比较清晰的，她可不记得自己摁到了战斗舱的紧急弹出按钮。

【我不流泪Da da da

因为我是机器人，是机械Da da da

但是我明白，那燃烧的友情，和你一起讨伐邪恶。

我不说话Da da da

因为我是机器人，是机械Da da da

我是Gold——Gold！Maggot One！】

断断续续的歌声，又一次从黄金蛆虫一号的扩音器中响起。不知那是电路故障，还是“它”在说着什么。

被困在金属网中逐渐崩坏的高大背影，在被毁灭前的前一刻，将安全舱弹了出去，并且依照着最后的指令，对近在咫尺的敌人发动了阳电子炮。

嘀嘀嘀——

鲁特好似侦测到了某种糟糕的状况，不禁低骂了一句："该死……"

轰——

爆炸的光波冲天而起，点亮了夜空。

强光使人难以睁眼，涛涛气浪翻卷而出。

在那爆炸的中心处，黄金蛆虫一号与鲁特的第三形态，已同归于尽。

"哦……这回应该是解决了吧……"十余秒后，从安全舱里出来的小叹望着远处那团弥漫着电气的尘埃念道。

抹茶酥这时也从另一个舱里出来了，她所处的位置倒是离小叹不远："嗯……好像被奇怪的家伙给救了……"

"喂！"大梵天在街道另一侧喊道，"二位能过来帮忙了吗？这儿还有几十个敌人要处理啊！"

此时，街上的衍生者数量已减去大半，大概只剩下四十人左右，看来先前黄金蛆虫一号的狂轰滥炸收获颇丰。而且R2-棱风在刚才也已加入战局，帮诸神四天王减去了几分压力。

"还没完……"二十三的话语，给玩家们泼上了一盆冷水，"还……远远没有结束……"

"说得对……"鲁特的声音，从爆炸中心再起，"这才刚刚开始……"

烟尘电云渐散，众人眼前，出现的是一个崭新的鲁特。她重新恢复了女性的外观，且背生一对巨大的蝶翼。其液体金属所铸的身体变成了暗灰色，和最初的银色外观已有了明

显区别。

“啪”，鲁特一现身，便抬手打了个响指。

一道白色光柱赫然乍现，在其侧后方数十米处爆开。

那里，本是没有人在的，不过光柱出现后，一条身影踉踉跄跄地从光柱边缘倒退飞出，吐血倒地。

“你比看上去要聪明啊……赤铁。”鲁特转头道，“想悄悄潜过去把鬼骁唤醒是吗？”她冷哼一声，“你觉得我会让这种事发生吗？”

赤铁嘴角挂着血液，其左臂已经完全蒸发，他惨笑着捂住自己的左肩，倒在地上，也不再做什么无谓的挣扎了，只是言道：“呵……我还以为能成呢……对不起了，各位……这回我真是站不起来了。”

鬼骁目前所处的位置，是在鲁特后方二百米处，而玩家们、Z组织和Origin的衍生者们，皆是在鲁特前方。谁都看得出来，鲁特在有意无意间已设定了一条防御线。自从她和自己的分身融合后，一直都守着这条线，即使面对黄金蛆虫一号的冲击，她也寸步不让。

“余兴节目到此为止了。”鲁特开口道，“作为我告别这个维度的宴会而言……惊喜已经足够多了。”

话音未落，蝶影倏移。

在这电光火石之间，二十三已意识到了对方的靠近，她立刻将双手交叉在胸前作出格挡之势。

然，鲁特只是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在其臂上一点……剧烈的能量爆破便在瞬间炸裂，炸断了二十三的两条前臂。

二十三旋身疾闪，可鲁特的蝶影划出一片斑斓暗芒，如影随形。

轰轰轰——

连番的爆炸响起，二十三节节败退。她将所有的精力都

集中到了自愈和闪避上，可还是渐入绝境。

“岚脚……白雷！”棱风见长官身陷险情，当即上前助阵，可是……

“招式名倒是挺帅的。”鲁特不屑地笑道，她蝶翼一抖，靠着一股气浪便将棱风的攻击反弹了回去。

棱风余势未尽，正是无备之隙，白雷闪电般折回，反倒将其自身斩伤。

不过……他的举动倒也不是没有意义，至少二十三暂时从连续的攻势中摆脱了出来。

“棱风……你守住玩家们就行，这边……我来对付。”二十三一边说着，一边随手将身上已经破烂不堪的防护服扯掉，舍弃了这臃肿的装束。

“哦？终于下定必死的决心了吗？”鲁特冷冷道。

“如果我死在这里，也就不必再去考虑如何穿越SCP-004的问题了。”二十三的防护服下，是一套连体的黑色紧身皮衣，和她在“登楼记”出场时的造型一致。只是此刻，她已遍体鳞伤、狼狈不堪。干涸的血液、高温产生的焦痕，早已染遍了她的全身。

“嗯……说得对啊。”鲁特狞笑，“那我就成全你！”

咻——

就在鲁特准备再度杀上时，忽地，一抹金光划过。

第452章 登场得有气势

【金芒一现，逼退蝶翼怪影】

【不速之客，揭开战斗新章】

消失许久的口白，竟又一次在剧本中响起。而且……不仅是玩家，就连在场的衍生者们都听到了。

但闻得，那使用闽南语的苍劲男声，缓缓念道：

【笑望沧溟千军破，策定乾坤算因果。无觉无惧轻生死，非鬼非神似疯魔。】

人未至，诗号已至。

这一刻，全惊悚乐园的玩家们，都将目光聚集到了一个地方。所有转播区的镜头，在这一秒重合了，并对准了同一个人。

【傲然诗号，带出绝逸身影。】

【刹那间……】

【刹那间……】

【不好意思，我编不下去了。】

“哈？”包括鲁特在内的所有人，听到这儿都愣了。

诸人这才意识到，这段旁白好像不太对劲儿。首先，解说的口白应该是直接在耳畔响起的，音量适中、吐字也清楚。但此刻这段台词却是从高处传来，还带有回声，好像是有人在现场解说一样。其次，解说怎么会念那么一段莫名其妙的诗号呢？这一般是本人念的才对。

“嗯……这儿还挺热闹的嘛。”这时，一个熟悉的说话声传来。

封不觉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街边一栋高层建筑的天台上，他用自己那一贯的、难以捉摸的眼神，俯视着战场上的众人，神情好似闲庭信步，分外悠然。

鲁特抬头朝觉哥望去，其眼中又亮起了数据流的白光：“封不觉……”

“对，就是我。”封不觉回道，“你就是鲁特吧……”他虚起眼来打量着对方，“在跟你正式动手之前，我想问一下……能否请你主动放弃这个计划呢？”

啪——

鲁特打了个响指，一道白光赫然冲起，将觉哥所站的位置吞没。

“好吧……我想你的回答够清楚了。”封不觉的声音再度响起，他的身影又出现在了刚才所在位置的后方。

“躲开了？”鲁特心中暗忖，“凭他的数据强度，竟然能达到这种移动速度？”

“喂！疯不觉。”湿婆有些后知后觉地朝高处吼道，“刚才那段旁白到底是什么情况？”

“哦？那个啊……”封不觉笑着抬起一手，其指间正挂着一个怀表，“用这个就行了。”他把怀表晃了晃，然后伸到嘴边，清了清嗓子道：【Why so serious？】

一种阴沉而病态的说话声响起，而且也带有如同旁白般的混音、重音效果。

【名称：欺诈怀表】

【类型：其他】

【品质：精良】

【特效：可小幅变换使用者的声音及音量（变声时每秒消耗10点体能值）】

【来自发明者“阿竹博士”的留言：我得承认，我的这发明

并不完美，用它模仿异性的声音时会比较有难度；另外，音量的提升也无法达到像扩音喇叭那样的程度。当然了，它的外型还是很不错的，只有傻瓜才会把变声器做成红色领结的样子。】

“嚯……你还真会玩儿啊……”湿婆也不知为何，看到疯兄出场后，心理上竟然莫名轻松了不少……总之就是有一种“反正那家伙总归会有办法”的感觉。

“不觉。”二十三抬头道，“鲁特交给你……可以吧？”

“啊……很快就会结束的。”封不觉淡定地回了一句。

说话间，他朝前一跨，一脚踩空，从那栋建筑的顶上垂直坠下。

数秒后，封不觉足尖轻点、飘然落地，看上去毫发无伤，地面上也仅仅扬起了些许尘土。

“这是什么名堂？”远处的大梵天见状不禁言道，“从那种高度高速落下，不做任何缓冲和反射动作，竟然没事儿？”

“天知道那小子搞什么名堂……”湿婆接道，“他和鬼骁都是那种无法预估的怪物……做出什么都不奇怪。”

“哼……”阎摩轻轻吹了吹自己额前的刘海，“只有怪物……才能对付怪物啊……”

刷——

就在此时，一道疾影掠出。

谁都没有想到，正当在场所有人都因封不觉的出现产生迟疑之际，王叹之却是毫不犹豫地行动了。

他二话没说，就冲向了倒在远处的赤铁。

“你说……很快就会结束……”鲁特显然已受到了觉哥的挑拨，她完全无视从自己身旁掠过的小叹，目不转睛地盯着封不觉道，“这点我倒是同意。”

话音未落，蝶影再动。

弹指间，鲁特已出现在了封不觉面前，一指点去。

嘭——

爆炸声响，光尘骤起。

封不觉的身前，一堵光壁乍现，将爆炸的威力尽数挡住，丝毫不泄。

“小叹，把赤铁和鬼骁一块儿带走。”封不觉抵招之间，高声喊道。

“哼……做梦……”鲁特连看都不看，抬起手来……

封不觉眼神一凌，动如脱兔。

但见其身形一晃，似奔雷掣电，倏然而出。电光火石间，双手一揽，便将鲁特攫在怀中。

【名称：飞沙风中转】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拖动目标，做一次距离在五十米内的超高速移动（冷却时间五分钟，需存在移动轨迹）】

【消耗：体能值3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B】

【备注：当年我在寺里当铜人的时候，常用这招去对付那些企图逃跑的家伙。不过后来，方丈买了一批折凳，我和师兄弟们的武功就逐渐荒废了……】

按说以鲁特的防御力和自愈能力，不管封不觉此时用哪种攻击方式，都很难阻止她的攻击动作。

但正如湿婆所想，封不觉……总会有办法的。

眨眼功夫，鲁特眼前景物骤变，由于位置的变化，她的攻击便也无奈中止。

“哼……人类毕竟是人类……”鲁特道，“封不觉，你好像本末倒置了吧？”她说着，其身体上的金属便似触手一般缠上了觉哥，“我知道，零号一定对你说了……诸如‘只要和鬼骁联手就能杀死鲁特’这样的废话……”她冷笑起来，“可你就没有想过？当你的同伴把鬼骁唤醒时，你却已经死了……那还有什么意义？”

第453章 试探

“我当然考虑过了。”封不觉的说话声，竟忽然从鲁特的身后传来，“所以我是不会那么轻易就死掉的。”

鲁特闻言一怔，这时她才发现，正在被自己用金属液绞碎的那个“封不觉”，竟化作了淡淡的紫色烟影，消散而去。

【名称：幻影夫人的轻抚】

【类型：防具】

【品质：精良】

【防御力：微弱】

【属性：无】

【特效：在目标眼中制造一个使用者的幻象（须用手套接触到目标身体方可发动，冷却时间十五分钟；幻象仅使用者本人与目标可见；目标需具备通常意义上的视觉能力）】

【装备条件：等级38以上，器械专精D】

【备注：这副手套的原主人是一位神秘的女郎，一位性感、妖娆、妩媚的尤物。她多情的眼眸与红唇教人难以抗拒；她是致命的诱惑，是极度危险的甜蜜陷阱；她布设网罗，令她的猎物难以自拔。】

“嗯……看来和你的肢体接触最好控制在五秒之内，时间再长就很危险……”封不觉看着那消散的幻象念道，“目前的你，正处于所谓的第二形态吧？的确很厉害呢……强大的攻击力，卓越的速度，以及在一定范围内制造能量爆炸的能力……”他边说边朝后疾退，“不仅如此，自愈能力也非常惊人。比如刚才你对二十三使用的那种近距离爆破攻击，对别人来说会造成相当强的伤害，但对你来说……则刚好是可以瞬间自愈的程度。”

“哼……”鲁特欺身而上，冷冷念道，“你这番话，是源自你的推理，还是来自零号的情报？”

“这个嘛……嘿嘿嘿……”封不觉用一种十分恼人的笑声回应了对方。

鲁特的神色微变，她好似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令人非常不快的家伙……”

“让我猜猜……”封不觉接道，“那货戴眼镜、笑声猥琐、且无所不知。”

“是的。”鲁特说这话时，已追近到了觉哥的身前，“不过……和他相比，你就弱得不值一提了。”话音未落，她竟双臂齐出，十指连爆，“而你这份毫无根据的从容，更令人火大！”

嘭嘭嘭……十记爆炸声响起。

连锁的白光相聚，引起了更为猛烈的破坏效应。

从高空俯瞰，街上已出现了一道横贯百余米的白色光道。

“数据强度在瞬间增强，随即又恢复到了原有水平……”鲁特一边重组着自己的身体，一边看着对手沉吟道，“这是……‘那个技能’的作用吧……”

相比自身受创的鲁特，封不觉倒是后退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上，并未受到光爆的影响。他淡定如故，喃喃言道：“哦……受到攻击后的液体张力和恢复速度是这个水平……”

“小子……你竟然自以为有余力来试探我？”鲁特的身体在短短数秒间已复其形，只见她举起一手，双眼再度锁定了封不觉的坐标，响指声“啪”一下打响。

轰——

又是一道光柱冲天而去，吞没了觉哥的所在。

“不是自以为有……”而封不觉竟又一次死里逃生，瞬然出现在了一旁，“就是有……”

【名称：灵识聚身术-改】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灵术】

【效果：开启后，玩家身体能力将大幅增强（力量、速度至少为原先的三倍），并持续损失生存值。生存值到达1%时技能自动停止，亦可主动停止。无冷却时间，生存值小于等于2%时将无法开启。】

【消耗：每1秒减少自身1%的生存值】

【学习条件：灵术专精C】

【备注：原为鬼谷七篇之伏魔篇所载基础道术，后经鬼谷派第二百五十代传人改良，威力更胜一筹，但对自身造成的负荷也更为严酷。】

虽然时间不长，但在零号的指导下，封不觉的“境界”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个【灵识聚身术-改】，便是他修行的成果之一。

该技能的效果从两倍提升到了三倍，消耗则从每五秒2%变成到了每秒1%，这两项算是比较合理的一种调整；而最关键的一个变化，还是冷却时间从三十秒变成了“无”。

这一改变，给了封不觉极大的技能运用空间，比如眼下，他就可以用“瞬开”的方式进行提速。当需要将体术提升至三倍以上时，便在0至1秒的间隔内开启技能、做出动作，然后再关掉，这样只消耗1%的生存值而已。

而在那些不需要开启技能就做出动作的时间里，他就保持平常状态……

对一般人来说，这种反复的、需要高度集中力和反应力的操作，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要做个类比的话，其难度和

F1车手在比赛中换挡类似（通常而言，一场F1比赛中，车手要换挡2500次，即平均每2秒钟一次）……

但拥有零时差演算的封不觉，对“极限领域”的操控是习以为常的，他就可以做到。

“哼……我已经明白了……”鲁特看着再次“移形换位”的觉哥，冷哼一声言道，“你在一秒钟内……开启再关闭灵识聚身术-改，通过瞬间提速来避开我的攻击对吗？”她顿了一下，“用此方法和我周旋，确是不错的战法，但……无论如何，你每次做出这样的举动时，还是会失去1%的生存值……不是吗？”

“哦？”封不觉眼神微变，“听这口气……难道你是准备在短时间内连续做出一百次能量爆破来攻击我吗？”他耸耸肩，摊开双手，一副“我才不信呢”的表情，“就算是你……也不可能吧？”

“哈……哈哈哈哈……”鲁特大笑，她那暗色的体表竟在其笑声的作用下泛起层层涟漪，“你很有意思，封不觉……试探完了我的基本能力后，便想来试探我的极限？这么明显的挑拨，我岂会上当？”

“被看穿了吗……”封不觉的语气表现得很失望，不过神情还是很无所谓的样子，“好吧……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不如你现在就告诉我……”他说着，将手伸进了行囊中，“你想怎么应付‘这玩意儿’……”

第454章 魔沓灵枢

时间稍稍倒退……

不久前，城北，购物中心的天台上。

就在封不觉与夺灵对话之际……忽然，夺灵的眼中，闪过一道异芒。

这个巨大的、燃烧着的骷髅头，本是被包裹在橙红色火焰中的，但现在，它周身的火焰变成了蓝色，一种散发出阵阵寒气的冷火……

几乎在同时，站在两旁的嗜血魔和忏悔者，已然谦卑地欠身俯首，对着夺灵念道：“吾王……”

封不觉也抬眼细看夺灵，他发现，在那骷髅虚灵空洞的双眼中，浮现了一个模糊的影像，好似是一个头戴王冠的人影。

“疯不觉……”说话声从夺灵的眼窝、而非口中响起，这无疑是那个“人影”发出的，“孤……已听到了你的诉求。”他的嗓音非常恐怖，仿佛是将无数哀嚎糅杂在一起，装进一个风箱里，然后再挤压出来……光是听他讲话，就足以让人汗毛直立、冷汗直流。

当然了，不受这种声音影响的人，也是有的……

“冥渊幽王？”封不觉立刻用很平常的语气问道。

“放肆！”嗜血魔靠右侧的那个脑袋转过头来，瞪着觉哥道，“区区异界旅客，胆敢直呼吾王之名号……”

“行了……”冥渊幽王打断了自己的手下，“疯不觉不知礼数，无妨。”

“是……”嗜血魔唯唯诺诺地应了一声，迅速闭嘴。

封不觉见这位幽王还是颇具风度的，说话也向着自己，当即就觉得事情有戏。他顺势将话锋一转，接道，“恕在下无礼……不知该如何称呼大王？”

“你若是想为死灵王国效力……”冥渊幽王缓缓回道，“自然就算是孤的子民……”

“明白。”封不觉也不等对方说完，便交出了廉价的膝盖，他单膝跪地，欠身行礼道，“吾王在上，神威盖世，法力无边，文成武德，仙福永享，寿与天齐，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卧槽……”旁边的嗜血魔都惊了，这个异界旅客的无耻程度瞬间突破了它那狭隘的想象力。

连一向淡定的忏悔者，都流下了冷汗……

“嗯……”冥渊幽王犹豫了几秒，随即笑道，“哈哈哈……看来你是极想投入孤王麾下的，很好……哈哈……很好……”

很显然，冥渊幽王从未被这样当面“盛赞”过。臣服于他的人，多半是三分尊敬、七分畏惧，俯首称臣、言听计从。谁也不敢在这位君主面前多说些什么，甚至连直接对视，也不敢超过两秒……

这也和冥渊幽王的设定有关，作为世界BOSS，这位四柱神有着一项非常逆天的被动能力——“恐惧光环”。

只要是比他弱小的生物，都会受到这项能力的影响。当他们看到、或听到冥渊幽王的影像、声音时，就会本能地感到恐惧，这种恐惧类似于稻草人的恐惧毒气，是一种生理上的反应，继而还会带出心理上的压迫感。

而当他们真正靠近冥渊幽王身边时，这种精神侵蚀会更加明显……以玩家举例的话，假如一名玩家和冥渊幽王的本体面对面站着对峙，哪怕两人什么都不做，那名玩家的惊吓值也会保持在30%左右。

可封不觉……是个例外。甭管是哪种形式的恐惧效应，

对他都是无效的。所以，他面对这位死灵之王时，仍能毫无压力地信口开河。

于是……在觉哥谄媚的言语中，冥渊幽王对这名异界旅客的好感度直线上升。

“只要吾王一言，属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封不觉见对方魔颜大悦，便借坡下驴，直接改“在下”为“属下”，以对方的从属自居。

“嗯……孤倒是听说过……一些关于你的传闻。”冥渊幽王道，“据说萨摩迪尔将你视为死敌；时间之主的监狱也曾被你所破；真理法庭将你视为极度危险的犯人；连衍生者们的口中……都流传着你的名字。”

“不过虚名而已……”封不觉，“属下所为，如萤烛之光，吾王威能，方比皓月之明。”

“呵呵呵……”冥渊幽王从未受到过如此高强度、高密度的马屁攻击，他的节操值已经快要撑不住了，“看来，你也颇有见识啊。”

“我都要吐了……”嗜血者作为NPC，都被觉哥的行为给逼得吐槽了，当然，只是在精神层面上……

“好，既然你如此有诚意，想为孤王效力……”冥渊幽王接道，“孤，就给你一个机会……”他稍稍平复了一下愉悦的心情，摆了摆四柱神的架子，“虽说盛名之下无虚士，但孤也不能无条件地就认可你……你明白吗？”

“吾王英明！”封不觉道，“属下深以为然，我这就去去纳个投名状来……”

“嗯……一点就通，不错。”冥渊幽王笑道。

“不过……”封不觉略微抬头，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此地局势纷乱，其他柱神的势力……也是精锐尽出，属下虽有自信能干掉一两个时官啊、陪审员什么的，可就怕好虎架不住群狼，要是对方群起攻来，属下……”

“这……就是你的问题了。”冥渊幽王的语气又冷了下来。

“切……果然没那么容易啊……”封不觉心道，“毕竟是世界BOSS，玩家的交涉能力再强，最多也就是让他放弃‘把这蝼蚁直接碾碎’的念头而已。要不是我在过去各剧本里累积下来的声望，他根本连这种‘机会’都不会给我。”

“属下明白了！”封不觉表面上还是毕恭毕敬，用一脸景仰的神情回道，“请吾王稍待片刻，属下去去就来……”

此言未尽，夺灵眼中的影子便已转过身去，逐渐模糊。

不多时，夺灵头上的火焰，又变回了原先的赤色，它也重新开始用嘴说话，“疯不觉，看来你令吾王印象深刻啊……”

觉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重新站了起来，恢复了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嚣张神色：“刚才你的意识仍然存在？”

“那是自然。”夺灵回道。

“好！”封不觉点了点头，“既然现在大家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你得帮兄弟一把。”

“谁跟你是同一条船上……”嗜血魔立刻插嘴，想和觉哥撇清关系。

“哈哈哈……”夺灵却是大笑起来，“对，你说得对，咱们已是自己人了。”

“什么？”嗜血魔的三个头齐刷刷地看向了夺灵，“魁首……他……”

“我有分寸。”夺灵略微转头，示意嗜血魔收声，随后，它又对封不觉道，“你刚才所说的话……意思我懂。”它顿了一下，问道，“你想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些‘实质性’的帮助是吗？”

“正是。”封不觉回道。

“哼……好！”夺灵应了一声，下一秒，它那巨颅一晃，鬼气乍泄，其双眼中顺势射出一团灵火。

灵火散，神器现。

数秒过后，但见一个巴掌大小、形似六边形棺材的物体在空中浮现。

嗜血魔的神色当即大变，忏悔者也是轻轻“嗯？”了一声。

“我就不客气了。”封不觉上前一步，也不管那玩意儿是否带有火焰的余温，伸手就取。

“你们异界旅客……”夺灵接道，“应该有着辨识这件物品的能力吧？”

封不觉只花了五秒就迅速扫完了物品说明，他二话不说，先把东西塞进了行囊，随即才应道：“多谢。”

道完这声谢，他便欲转身离去。

“我不管你最后会用这个去对付谁……”夺灵的声音从觉哥身后响起，“别忘了……用完后，把东西还给我。”

“还你大爷……”这是封不觉内心的真实想法，不过，他表面上还是做出很冷峻的姿态，略微转过头，越过自己的肩膀看着对方道，“放心，我一定会还给你的。”他说完这句话后，又默默地在心中补了一句：“十年后吧……”

看着封不觉的身影几个纵跃、飘然离去……嗜血魔终于忍不住了，“你为什么要帮他？”他瞪着夺灵道，“我可看不出这个弱小的家伙有什么用。”

“呵……”夺灵笑着转过了头，“异界旅客们的潜力，比你想象中要强得多……不要只看眼前。何况……力量，未必是最重要的。”他的语气逐渐变得阴沉起来，“这个人……今后一定会有用的，我也是为了吾王的利益着想。”

……

时间回到现在，封不觉与鲁特的战局中。

只见觉哥从行囊中拿出了一个迷你棺材似的东西，在手中摆了摆。

“从我看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这是你的王牌。”鲁特沉声道，“你若觉得用这个就能打败我……不妨一试好了。”

封不觉用挑衅的语气回道：“哼……不用你说，我也会试的。”

【名称：魔杳灵枢】

【类型：其他】

【品质：传说】

【特效：让你的召唤物暂时获得无与伦比的死灵之力（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12小时，仅可作用于一个召唤物）】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封印着亿万死灵之气的不祥之物，其中蕴含的意志好似要将世上所有生灵都拖入深渊。】

第455章 恐怖的第一形态

由于马孙的存在时间和魔杳灵枢的持续时间相同，而且又是专职的战斗系召唤物，封不觉自然是选择他作为灵枢力量的承载者。

随着15%的灵力值被耗去，一员战将之影，浮现在了觉哥身后。

恍然间，灵风旋起，英魂现世。

但见那马孙，面如金玉、目若点星；狼腰猿臂、虎脊龙形；头戴紫金三尖盔、身披紫金连环铠；肩襟之上，一抹红锦似骄阳烈火，挟灵气徐徐上扬。

就在其被唤出的同时，封不觉将手中灵枢一挥……

霎时间，一团惊天死气从灵枢内奔走而出，将仅有半身的马孙全然笼罩其中。

数秒后，马孙一声怒喝，声若暴雷，“喝！”

死灵之力应声一绽，如狂风般朝四周荡开。

一时间，战场上飞沙走石、鬼气森森。

当马孙身形再现时，恍似又庞大了三分，其周身交织着黑色的死气与金色的灵气……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能量此刻已合二为一，相辅相成，使得这个召唤物获得了堪称恐怖的战力。

“嘿！奴哥。”封不觉转过头去，对着远处战场上毗湿奴喊了一嗓子。

“嗯？叫我啊？”毗湿奴回头应道，这会儿他那边的压力已经轻了许多，在二十三、棱风和抹茶酥的助阵下，诸神四天王已然脱险，反倒是Origin的衍生者们基本只剩挨打的份儿

了。

“劳驾，借我把关刀耍耍。”封不觉接道。

“啊？哦……”毗湿奴略有迟疑地应了一声，随后将一块青铜物质转化成了关刀的形状，并操控其朝封不觉飞了过去。

这事儿过去一分钟后毗湿奴才后知后觉……想必封不觉是看了不少比赛录像，所以才知道他的能力可以随意制造出任何形状的冷兵器来。

“谢谢。”封不觉单手接过飞来的关刀，眼神一凛，轻咤道，“马孙！”

“哦！”马孙沉声应道，对封不觉的意图已然是心领神会，当即双臂虚扬，其手中亦是多出一柄关刀来。

只见得，这一人一灵，一前一后，持刀而立，威风堂堂。

仅从气势上看，确是毫不逊于鲁特。

“你的Cosplay算是完成了吗？”鲁特看着觉哥，用嘲讽的语气问道。

“哼……我只是为了配合马孙的招式，才拿柄刀出来做做样子而已。”封不觉一边回答，一边整了整自己那凌乱的发型，只留后脑勺的一小撮头发翘着，“我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扮演谁吧，我的关刀上也没有刻太极图纹不是吗？”

“你这样还叫不扮……嗯……算了。”鲁特欲言又止，她赶紧平复了一下情绪，用冷静的神情回道，“我是不会被你那言行不一、故作嚣狂的手段所挑拨的……”

“哦……就是说你拒绝吐槽是吗……”封不觉道，“呵呵……随便你。”

话音落，人灵齐动。

封不觉拖刀而上，飞身跳斩。

他的这一刀，就算顺着脑门儿劈下来，鲁特都是不怕

的，可是……觉哥的背后还有一个马孙在。

从直观视角来看，马孙的刀……死灵之力沛然流泻，刀势若瀑落山崩；而从数据层面上看，这一刀所承载的数据流强度，也不比鲁特自己的“响指光爆”要差。

虽不愿在区区一名玩家面前示弱，但鲁特此时也不得不做出规避动作来。

忽见蝶影倏然，化出翩翩虚影、疾向侧后方闪去。

封不觉跳斩落地、刀气纵出，将其正前方的街道、建筑、乃至空气……皆一断为二。

这裂山分海之力，还仅仅是一次最简单直接的重击而已，并非是招式。

“啪”一记响指。

鲁特闪过刀斩，立刻便出手反攻。

白色的光柱轰然再起，可这种攻击显然是打不到觉哥的，至少在他生存值掉到2%以前，他可以反复瞬开【灵识聚身术-改】来进行回避。

“嗯……大概的威力已经清楚了。”封不觉躲过对方攻击的同时，淡定地沉吟道，“那么……热身到此结束。”原来他那第一刀，只是想试试魔杳灵枢加持下的马孙到底有多强，以此来进行“零时差演算”的校准，并把握操控时的分寸。

“别太嚣张了！”鲁特怒叱一声，蝶翼一抖，掀出狂岚阵阵。

封不觉踏虚猛进，旋身前冲。

眨眼间，二人已近在一丈之内。

“中华斩舞！”封不觉忽地身形一展，悬空而立，关刀向前连送，舞出重重幻影。

马孙在其身后如影随形、招出同式，力拔山河。

鲁特见蝶翼无法阻滞对手，立即变招，周身的金属液体似花瓣般层层剥开，数以百计的金属丝迎着刀影一一点去。金属与刀尖的每一次碰撞，便制造出一次小规模的光爆。

嘭嘭嘭……爆破声密集地绽开。

封不觉所处的位置几乎不受影响，因为他的攻击只是意在形上而已，马孙才是真正的攻击者。而马孙及其手中的武器本就是灵体，那巨型关刀是不会被破坏的，纵然暂时会被爆炸所侵蚀，也能在瞬间用死气修补复形。

鲁特的自愈速度再快，也敌不过那源源不绝的死气，在这超高速的激烈交锋中，她俨然是落了下风。

“我去……那家伙的召唤物是S级吗？这个可比曌影王的鲜血石魔还厉害了吧？”毗湿奴望着远处那轰轰烈烈、光爆巨响不断的战况，不禁惊叹出声。

“说起来……那个叫鲁特的，现在已经是第二形态了吧……”湿婆接道，“照这个势头……疯兄一鼓作气将她这最后的两重形态消灭也是有可能的啊……”

……

再看另一边，小叹已将赤铁和鬼骁扛着窜出了老远。

虽说王叹之也有一米八的身高，但同时扛两个人还是挺困难的。鬼骁也就罢了，一米六九小瘦子，最多算高中生体型，可赤铁那健硕的大高个儿，扛起来着实要费一番功夫。

好在小叹如今已是三十五级的玩家，基本的力量和速度比常人强上许多，否则这事儿还真难办。

不多时，小叹便来到了几条街之外。在远离了鲁特的视线后，他们应该算是暂时安全了。

小叹找到一处断垣残壁，将两人朝地上一扔，二话不说从行囊里取出了封不觉先前交给自己的万能药，伸手便往赤铁的嘴里送。

赤铁吞下SCP-500后，眼中数据流的白光迅速亮起，数秒过去，他蹭一下子坐了起来、快速地扫视了四周，然后手忙脚乱地从旁边的地面和断墙上扒下一些屎色的污染物质往自己身上涂去……

“呼……你可帮大忙了。”赤铁的伤口被那些物质覆盖后，就开始诡异的蠕动，不过从他的表情上看，这貌似是好事，“对了……快把这小子弄醒！”他说到这儿时，一转头看向了地上的鬼骁。

“我可只有一片药……”小叹回道。

“叫醒他不需要什么道具。”赤铁一边回答，一边朝着鬼骁快步行去。

“呃……他的情况，好像不是普通的昏迷啊。”小叹提醒道，这并非他作为一名医生给出的专业意见，而是很简单的推测而已……如果鬼骁只是单纯被打昏，那么在声音、光影的刺激或者移动的颠簸之下应该早就醒了。

“啊，我知道。”赤铁说着，单膝跪地，一手探到鬼骁的颈后，扶起了他的脑袋。

“喂……你想干什么……”小叹脑中顿时产生了一些很不妙的猜想，“你要做CPR的话，我建议把他的身体放平……你要是想用某童话故事中的方法，我得劝您一句……”

咔嚓——

只听得一声怪响，赤铁用手从鬼骁的颈后拽出了一坨东西。

那玩意儿的外形，看着像是一条长着虫足的脊椎骨，其材质是一种银色的金属，和鲁特之前那些形态的身体材料相仿。可以看到，当赤铁将这怪椎从鬼骁颈后拔出来时，还带出了几缕血丝。

“你刚才想说什么？”赤铁把手中的怪椎朝地上一扔，那东西很快便化成了液体。

“呃……没什么。”小叹尴尬地回了一句。

“嗬——”这时，地上的鬼骁猛然睁眼，然后他就像是哮喘发作一样，急促地喘息起来，表情极其痛苦。

“别担心。”赤铁伸手示意小叹不用紧张，“他只是在适应自己的器官而已。”

小叹闻言，思索了两秒：“你是说……你刚刚拔出来的东西，是一个体外循环装置？”

“啊，差不多吧。”赤铁说道。

“呕——”鬼骁扶墙一阵干呕，可除了胃酸什么都吐不出来，“哈啊……哈啊……”他喘匀了气，开口就骂，“混蛋……哈啊……哈啊……”他的脸上，很快就浮现出了一种澎湃的斗志，“之前太大意了，应该直接用最强状态应战的……”

“喂，小子，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先自我介绍一下……”赤铁很快开口说了起来，他想先把Z组织这三名衍生者的立场跟鬼骁说清楚，免得他没弄清楚状况就发动攻击。

“K1-赤铁。”没想到鬼骁直接打断了他，“你、R2-棱风，还有X-23，都是与鲁特敌对的衍生者。还有之前发生的事，我都知道。”他顿了一下，啐了口唾沫，“我的意识一直是清醒的，只是不能动弹。”

“既然这儿已经没问题了，那么……”小叹说着，手中双刃已出，转身便疾行而去，“恕不奉陪了……”

话音未落，他的身影已掠至数丈以外。

“呵……他比看上去要可靠得多啊。”赤铁笑道，“我们也过去吧。”

噼啪噼啪——

“啊……”鬼骁拗着自己双手的指节，“我还有账要和鲁特算呢……”

……

回到战局中来……在这数分钟内，封不觉乘胜追击、越战越勇。

依仗着马孙的惊天之威，觉哥将鲁特战得节节败退，徒有招架之力。

“黄金中华斩舞！”

极招劲出，舞出漫天金色刀影。

绚丽的刀芒下，鲁特已现绝命之势。

“居然会强到这种地步……”在鲁特的战术分析界面上，自己的生存几率正在不断降低着，很显然，【魔杳灵枢】这件传说级物品带来的效应已超出了她的计算。

“好……再来一招‘刀幻境’，把第一形态逼出来……”封不觉也已洞悉了对方的败势，顿时杀意陡增、挟势再上。

封不觉知道，无论自己建立多大的优势，只要五分钟一到，便会烟消云散。而这个“时限”，鲁特也是一清二楚的，所以她一定会想尽办法撑过这段时间。

二人间的这场激斗，绝不仅是战斗层面上的，更是心理层面上的。面对一个在情报收集方面远胜于自己的对手，封不觉必须考虑得更多、更远。

“刀幻境！”封不觉抢到一个空隙，抻刀一刺。

马孙手中巨刀跟出，同时，半空耸出数十种兵器的金色虚影，似一片刀林，笼向鲁特。

“你就这么想看我的第一形态吗……那我就成全你！”鲁特终是到了避无可避的境地，只得动那同归于尽的念头……她不顾自身损伤，迎着刀影，在自己身下召唤了一道至强的白色光柱。

轰——

白光乍现，轰掣云霄。

能量宣狂，横卷八荒。

暴虐的能量应声扩散，环形的冲击波朝四周奔去。这一击的影响，丝毫不逊于爆鸣隧道出现时的阵势。

不过这回……玩家们都有了防备。毕竟他们是先看到光柱，然后才受到冲击波影响的，这期间还有个一两秒的反应时间。因此，诸神的四名玩家、吞天鬼骁、小叹、抹茶酥、以及Z组织的三位成员，皆是使出了一些防御的手段，最后没有人被这股能量掀飞或是震伤。

至于离光爆最近的封不觉……

“损失了21%吗……”他看着自己的生存值念道，“嗯……还算在接受范围内吧。”

封不觉此时已退至空中，凭借踏虚的特效踏空而立。就在刚才那电光火石之间，马孙的英灵竟自己拦到觉哥的身前，悍然迎上了那剧烈的光爆。

当然了，就算没有这一幕，召唤技的持续时间也快要到了。所以也很难说清……这强化过的马孙究竟是被光爆击溃了，还是在抵挡光爆的过程中因时限而消失的。

“这个未来……”鲁特的说话声，从逐渐消散的烟尘中传来，“简直是乱七八糟……”

月光洒下，徐徐映出了她那堪称绝美的面容。

她的第一形态，是纯粹的人形。没有翅膀、没有古怪的衍生肢体、身材比例也和正常人类无异。她已成了血肉之躯，身穿一套灰色的衣裤，这模样看上去和第十五形态竟是一样的，只不过……第一形态下的鲁特，生了一张美若天仙的脸。

她的面容似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去凝望，但看了数秒后，又会觉得难以直视，主动将视线移开。这种美超越了性别、种族，甚至是通常意义上的审美观……就仿佛冥渊幽王的“恐惧光环”一样，鲁特的面容，似乎在强制向其他有意识的个体灌输“美丽”的精神信号。

这是一种不真实的、难以形容的美貌。无论用谁和她比较，都无法相提并论。就算絮怀殇这种偶像级人物，在第一形态的鲁特面前，也只是个充满瑕疵的三次元女子……不值一提。

或许是系统的干涉所致，转播区的玩家们是无法感受到这种异状的，在剧本外的观众们看来，这只是一张比较漂亮的脸蛋而已，和那些3D游戏常用的封面女郎差不多。

“但是……”鲁特笑了，这笑容让明月都黯然失色，她接着先前的话道，“的确很有意思。”

此时，随鲁特一同来到这个剧本中的Origin衍生者们，已全部阵亡，无一幸免。

第一形态的ROOT，是玩家们的最后一个对手。只要战胜了她，一切即可恢复正常。死去的人，可以化作白光被传送；活着的人，也可以正常地离开这里。

“千万别被外表骗了……”二十三语气凝重地对封不觉道，“之前所有的形态加起来……也不及这个来得恐怖。”

“哪里恐怖了？”鲁特笑着反问道。

这一瞬，她竟然已出现在了二十三的面前。

二十三瞳孔放大，花容失色，一种无法言喻的力量让她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一语未尽，鲁特的手，已摸到了二十三的下巴上，她轻轻地抬起她的脸庞，与其近距离对视着：“这样一张完美的脸，怎么会和恐怖联系在一起呢？”

“岚……”棱风离得最近，急速出招。

鲁特微笑着，抬起了自己空闲着的另一只手，朝着棱风的方向弹了一下手指。

下一秒，岚脚所化的斩击便被一股无形的、无声的力量扯碎。那股巨力在破招之后余势未消，悄无声息地将棱风的

右腿生生斩断，并将他身后的一栋建筑击塌了……

“你瞎了吗？二十三。”鲁特继续对二十三说着，“既然你有眼无珠……那也就不再需要这双眼睛了吧……”

第456章 三英战鲁特（上）

鲁特一语未尽，其右手的二指已捣向了二十三的双眼。

叱一声……

鲜红的血滴溅到了二十三雪白的脸上，然而……这并不是她本人的血。

因为有一道瞬然掠过的金光，精准地削断了鲁特的食指和中指。

“如你所愿……”封不觉的声音从鲁特身后响起，他是跟着死亡扑克一齐冲上来的，“我过来了。”

“呵……”鲁特笑了笑，“这就是你们人类最大的弱点……”她一边说着，一边展臂一送，将二十三推飞了出去。

几乎在同一秒，鲁特已转过身，掐住了封不觉的脖子。

“你很聪明，聪明到可以瞬间洞悉我的意图。”鲁特接着道，“但你也很愚蠢，愚蠢到明知会有这种结果，还自投罗网。”

他们俩的对话让旁人听得一头雾水……因为这是一场只属于封不觉和鲁特的心理战；在别人看来应接不暇的连续变故，对他们来说，却是另一番更复杂、更惊险的博弈……

首先，在刚才的情况下，如果鲁特真想挖去二十三的双眼，那么封不觉是肯定来不及阻止的。这一点，他们二人都心知肚明。

那为什么会出现手指被截断的这一幕呢？很显然，是鲁特故意放慢了出手的速度。

说白了，她就是在“等着”封不觉过来救人。

而当棱风准备插手时，鲁特便直接用压倒性的力量将其

行动扼杀。这也是在向觉哥释放一种信号——“别人不行，必须是你。”

封不觉自然是领会了鲁特的所有意图，但……他别无选择。

“即便是像你这样优秀的个体，也难逃情感的束缚。”鲁特单臂一攫，将封不觉缓缓提了起来。她没有急着拗断对方的脖子，而是用一种残忍的眼神瞪着觉哥道，“你舍弃了逻辑上最合理的方案，只因不愿看到同伴遭我虐杀……但……你的选择，真的能改变什么吗？”

说话间，鲁特头也不回地抬起手，用她刚刚完成自愈的那只手，朝身后放出了一记弹指……

那无声无形的巨力，顷刻间便将跳冲而来的大梵天轰成了肉酱。

“你有没有想过……从客观上来说，你的选择很可能只会起到反作用？”鲁特接着道，“最终……你的同伴还是会被我所虐杀，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你从一个‘袖手旁观’者，变成了‘行动受限’者。”她顿了一下，“如此看来……你的行为除了在主观上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些之外，便毫无意义。”

封不觉说不出话来，颈部传来的巨力让他迅速就已濒临窒息。

“这就是为什么……有关于你们的未来，总是混沌的……”鲁特继续说着，“在你们身上，我总能看到些超出逻辑、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计算公式……你们那难以捉摸的、交织在一起的命运，是一切有序世界的死角。”她冷笑着，“你知道我们和你们的区别在哪儿吗？”

话至此处，阎摩和毗湿奴也骤然出手，长鞭和青铜巨影从鲁特的两侧夹击而来。

可当鞭刃和青铜相撞之际，鲁特的身形已由实化虚，从攻击的夹缝中消失了。

两秒后，她出现在了空中，而封不觉……仍被其掐在手中。

“我们衍生者同样有着喜怒哀乐……遭遇不幸时，我们和你们人类一样，也会感到痛苦……”鲁特对其他人的攻击不以为意，接着对觉哥说道，“但在面对刚才那种抉择时，我仍会坚持最合理的策略。”她提高了声音，似乎是想让所有的玩家都听到，“这……就是我们衍生者比你们人类更优秀的地方。比起让自己‘心安理得’，我们更重视客观世界中的结果。”

“疯兄！留神了！”湿婆的吼声从地上传来，他终于使出了压箱底的一式。

但见【天舞沙漏】的最后一个石盘陡然崩坏，土之特效“净土”宣告发动。

净土的特效为：将范围内所有敌方技能与装备效果（含被动）清除，持续时间一分钟。

湿婆并不知道这技能是否能帮觉哥脱险，但以目前的情势来看，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总比什么都不干强。

不料……

就在湿婆出手的那一瞬，鲁特和封不觉的位置……又变了。

而且，这回不是鲁特主动移动的，而是被掐住的封不觉使出了【飞沙风中转】……

“呵……”鲁特笑道，“意识已经模糊的情况下，依旧做出了相当冷静的判断呢……”她转过头去，看着远处的湿婆道，“你差点儿把封不觉害死，你知道吗？”

湿婆一怔：“嗯……这话从一个掐着他脖子不放的人嘴里说出来……还真是……”

“别忘了，在这个剧本里，封不觉也是你的‘敌人’，他也会受到‘净土’的影响。”鲁特打断道，“而我……却是无所谓的。”她说罢，又是弹指一击。

这手段湿婆也看过两三次了，心中早有戒备，他一见对方抬手便立即作出反应，堪堪避过了这一击。

“哼……无谓的挣扎。”鲁特冷冷评价了一句，随即重新转头，看着封不觉道，“嗯……生存值还有42%是吗……呵呵……”她轻笑了两声，倾城之貌、笑靥如花，但那眼神中，没有半分笑意，有的只是杀意，“你可千万别昏过去啊，我准备把二十三留到最后……等杀完了这几个，你的生存值差不多也到1%了，然后我就放你下来，让你慢慢欣赏我是怎么把她……”

她的话到此处戛然而止，绝美的脸上闪过一丝异色。

“这是什么感觉……”鲁特自言自语地念了一句，接着，其眼中白光流过，“【画个叉叉诅咒你】吗……真是个没品的技能呢……”

“过奖了……”一个久违的说话声响起。

黑影乍现，快若流星。

小叹从鲁特背后杀出，先是一招【恶魔蝙蝠鬼影】，避过了鲁特那反应神速的截击……再是一记【怖影追魂】，将鲁特的手臂斩落。

待鲁特重新回头之时，自己的眼前只剩下了一片血雾和一条断臂。

封不觉和王叹之二人，皆已离开了她的控制范围。

第457章 三英战鲁特（下）

“貌似又来了一个奇怪的家伙呢……”鲁特看着小叹，若有所思地念道。

“哈啊……呼……”封不觉很快就平复了呼吸，“再晚来一会儿我可能就够呛了。”

“就算我解了一时之危……”小叹接道，“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吧。”

“没事儿……”封不觉道，“刚才被擒是事出有因的，我还有余力呢……”

这二人只说了短短的四五句对话，鲁特的断臂就已然复原了……

但见她身影倏然一动，瞬间又至封不觉的身前。

“你说大话也不打打草稿的吗？”鲁特单臂攫出，又一次袭向了觉哥。

蓦地，空气中弥散起一丝猩红之色。

封不觉瞬开【灵识聚身术-改】，疾退而出：“你还掐上瘾了是吧……”

“哼……你还能这样躲几次？”鲁特冷哼道，“我的速度终究比你快，只需要一分钟……我就能……”

“喂。”忽然，另一个说话声响起。

第一形态的鲁特，首次露出了惊诧之色。

“你的对手……”那人一头火红的头发散乱披着，眼中凶芒毕露，“是我！”

轰——

普通的直拳，却打出了攻城炮一般的威势。

鲁特格挡不及，肋下遭击。下一秒，其全身的血骨都开始崩毁……

吞天鬼骁这一记重拳，竟打得鲁特血肉狼藉、骨断筋折。

这是在场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而鲁特的复原速度，同样让众人大跌眼镜……只见那支离破碎的肉体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飞上天去，在三秒间就重新成形。

“不仅是身体，就连衣服、发型都恢复得完美无缺吗……”封不觉看着天空沉吟道，他好似又想到了什么……

鲁特的这次复原，的确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她之前那些形态的自愈，基本就是一团半凝固状的液体凝结成固体的过程。但这回她复原时的样子，更像是……一片错位的点阵图，瞬间变换了排列组合，以形成一个图像。

“荒谬……”鲁特复原后，视线急速下移，并定在了鬼骁的身上，“数据强度提高了……”

“少废话！”鬼骁毫不停歇，厉喝一声，一掠而上，“看我把你打成尘埃！”

“小鬼……”鲁特双手并出，四指连弹，“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四重巨力，如四支定海神针，从天而降。

“哈！来啊！”鬼骁在踏空变势，在空中连续变向，将那些无影无形之力一一避过。

“怎么避开的？”在远处观战的毗湿奴不禁惊道。

“很简单……因为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湿婆喃喃接道，“他却可以看到……”

“小叹！”封不觉此时也喝了一声。

“什么？”小叹接道。

“帮忙。”

“收到。”

他们二人几乎在同一瞬踏地而起，似烈风劲流，逆天而上。

封不觉脚上的【踏虚】具备“蹬踏借力时的效率增强两倍”和“以腿部发动的技能效果提升30%”的效果，此刻他以月步之力旱地拔葱，所能达到的速度已然突破音障。

而小叹这边，虽没有传说级装备的辅助，但其凭借自身体术，竟也能有相近的冲天速度，着实令人刮目相看。

二人后发先至，几乎与鬼骁同时欺近空中的鲁特。

一时间，三人形成合围之势，各自出招！

鬼骁拳掌相错，开山裂石之力如暴雨般点去。

封不觉双手各挟一道金芒，出手虚虚实实、变幻莫测。

小叹双刃并举，招式精绝险劲，似风驰电掣。

这三人不愧为顶尖高手，虽是各据一方、各攻一侧，但彼此间仍能互有照应。尤其是觉哥和小叹，更是配合无间，妙到毫颠。

“找死！”鲁特终于忍无可忍，暴喝出声。

她以一敌三，且有所顾忌，因此渐落下风。然……如今的她已是第一形态，没有退路了，真把她逼到了绝境，她就会……

“TENDRIL BARRAGE DEVASTATOR！”

鲁特身形一展，万千触手从其身体中爆炸似的冲出，遮天蔽月。

从极远处看去，天空中仿佛绽开了一朵罪恶之花。

城中的死灵九魁、时官、陪审员；转播区中的观众们；

街上的湿婆、毗湿奴、阎摩；正在用屎色污染物帮棱风疗伤的赤铁；以及重返战场的二十三……皆被这恐怖的招式惊得骇然失色。

觉哥、小叹和鬼骁这三人离鲁特极近……面对这近在咫尺，乍然泻出的恐怖攻击，别说是躲避了，连反应都未必来得及。

三人的身影无一例外得被那些触手吞没，不知所踪……

嘭嘭嘭……

招式的影响不断扩大，远远超出了预期。朝下方绽出的触手已触到了地面，那每一根肉触，都似一枚炮弹、足以在地面钻出一个深坑。数以千万计的触须爆开，基本无异于一次无差别的、实体化的范围性光爆。可以说……在中等范围内，这招的破坏力堪比龙破斩。

“不对……快跑！”湿婆见TENDRIL BARRAGE DEVASTATOR以不可收拾的态势不断扩散，逐渐已朝他们逼近了过来，当即喊了一声。

“这帮怪物……太乱来了……”阎摩低头疾进，口中念道。

“那三个家伙已经死了吧……”毗湿奴边跑边道。他刚才就已操控着一片青铜物质漫天展开，欲抵那触手的攻击，可他没想到……顷刻之间，他的防御便被撕得粉碎，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就连赤铁也已把棱风扛在了肩上、开始逃跑。

“长官！快跑啊！”赤铁见二十三还呆在原地、神情木讷地看着天上，赶紧开口提醒道。

“不可能……不可能的……”二十三口中呢喃着，“这种未来……我不接受……”

二十三眼神一凛，不退反进。但见她将双爪一探，跨步猛进，朝着招式的中心冲了过去。

“喂！”赤铁不禁露出了惊愕的神情，“怎么回事……”他的逻辑回路着实无法分析这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封不觉！”二十三双爪连舞，撕裂着身前不断涌来的触须，“你要是还活着……”她高声喊道，“就回答我！”

第458章 感染

“那是什么啊……”抹茶酥望着远方天空中的奇景，不禁惊叹道。

数分钟前，她就已经悄然远离了战场，所以她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相对安全的。

当然了，抹茶酥会撤走，既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因为她怀着“保存实力”之类的想法，她只是单纯地不想成为累赘而已……

之前鲁特以二十三为饵，不费吹灰之力就擒住封不觉的一幕，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抹茶酥虽谈不上有多深的城府，但她也算冷静机智，她知道……战斗进行到了这个份儿上，自己一个器械专精的玩家……即使留在战场上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还不如就趁早遁走，免得拖累队友。

而事实也证明，她的判断确实没错。

“那是TENDRIL BARRAGE DEVASTATOR……”一个温和的嗓音，忽然从抹茶酥后方响起。

“谁？”抹茶酥神情陡变，十分紧张地转头望去。

结果……进入其视线的，竟一个体积在三立方米左右的、形状不规则的黑色水晶体。

“在下，无形魔。”无形魔回了一句，略一停顿，又补充道，“放心，我并非你的敌人。”

“是NPC吗……”抹茶酥心道，“呼……吓我一跳。”

“不过……”无形魔立即开口道，“在下建议你……立即离开剧本。”

“哈？”抹茶酥愣了一下，“这还用你说吗……要是能强退的话，我早就……”

“可以的。”无形魔打断道，“再过一小会儿……就可以了……”

……

与此同时，战场上空。

“觉哥不会有事吧……”小叹的身影再度出现。

此刻，在【天地逆转神诀】的作用下，他正朝着上方“坠落”而去。

刚才那危急的刹那，小叹本以为自己已经完蛋了；他虽是依靠着本能发动了神诀，但很显然……这个技能还不足以让他脱险。

没想到的是，那一瞬，异变陡生……小叹周围的时间流速竟骤然变慢……当他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已升到了距离鲁特百余米的高空……

另一边，鲁特脚下数十米处。

鬼骁正以一个非常怪的姿势仰卧在地面的陷坑中，其身体已有多处都被触手贯透，但却都没有形成致命伤。他的心脏和肺部俨然完好无损，只不过……想动弹是不太可能了。除非鲁特收招，否则鬼骁基本是被钉死的状态。

“总算把‘容器’给压制住了……”空中的鲁特沉吟道。

看来，这貌似狂暴的无差别攻击技，实则也是可以做出微调的。鬼骁的幸存并非是因为他运气好，而是鲁特有意让他活着。

“虽然天上那小子的表现有些出人意料……”鲁特接着念道，“哼……但封不觉已死，没什么好……”

嘀嘀——

警告，防火墙被突破……

核心程序出现异常……

思维模块……嗞……

一系列紧急提示在鲁特眼前闪过。

也恰在此时，远处传来了二十三的喊声。

“封不觉！你要是还活着……就回答我！”

“啊……我在呢。”觉哥的声音响起，“别担心。”

话音未落，半空的万千触手便在弹指间崩溃，化为漫天血水，如雨般洒下。

“怎么回事？”鲁特神色惊惶地念道。

可下一秒，她的神情又冷了下来，邪魅一笑：“呵……你说呢？”

这句“你说呢”，虽是从鲁特的口中说出，但说话的声音……却是封不觉的。

“开什么玩笑……”躺在地上的鬼骁望天念道，“这家伙怎么做到的……”

远处，二十三的眼中，亦是白光浮动，“代码变了……”她看着鲁特，试探着问道，“封不觉？”

“嗯，是我。”对方回道，“感觉还不错……”

“你……”鲁特的声音这时又回来了，其脸上的神情、气质也是随之改变，“……你是怎么进到我体内的？”

“啊……说来话长……”封不觉回道，“简单地概括一下就是……虽然我在零号的指导下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还是与预期的境界相差甚远。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的话还没完，鲁特就重新接管了身体，接道：“你……竟将自己作为病毒载体……来感染我！”

“哈哈哈哈……”封不觉张狂大笑，鲁特那完美的脸庞也被

迫做出了这十分没品的表情，“其实……当你进入第一形态后，我就一直在等待机会……你的数据输出量越接近峰值，我入侵时的成功率就越高。而TENDRIL BARRAGE DEVASTATOR……无疑是个绝佳的时机。”

此时，在旁人眼中，鲁特就好似精神分裂了一样，分别用两种声音自言自语着。只有二十三和鬼骁能看到……那数据层面上的激战。

“哼……你以为这样就赢了吗？”鲁特的声音再起，其眼中白光骤起，似乎已开始反击。

“对，我就是赢了。”封不觉抢道，“所有人！快退出剧本！”他高喊了一嗓子，然后操控着鲁特的身体在半空猛然一旋，朝着爆鸣隧道的方向径直冲去……

“你以为自己在干什么！”鲁特厉喝道。

她的脸变得扭曲起来，身体也发生了诡异的变化……一团团暗红色的物质在其衣物（衣物也是鲁特身体的一部分，会如同皮肤一样自愈）表面跳跃、涌动。

“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封不觉道，他的声音显得坚定而从容，“从始至终，我的目的都很明确……”他顿了一下，“我曾经问过你……‘是否愿意放弃’。那个时候，你还有退路……你的伙伴们还没有死光，你可以停止计划，带他们离开。可惜……你拒绝了我。”

他们说话间，爆鸣隧道已近在眼前。

“而我……讨厌被别人拒绝。”

轰——

鲁特冲入爆鸣隧道的刹那，这个次元洞便发生了塌缩效应。

但见一道暗茫逆涌，一声爆鸣荡开。

下一秒，鲁特的身影便和爆鸣隧道一同消失了。

同一时刻，游戏各转播区的画面，也变为了一片漆黑……

第459章 疯狂的憧憬

重新启动核心程序……

紧急备案：ROOT-A000021……

记忆回路修正中……

扫描数据异常……

扫描已完成。

病毒隔离预警运转正常，再启动完成，部分区域已格式化……

开始环境检测……

识别完成：里世界，J30地区。

该地区最优先模组：源形态。

请确认……

确认完成，物理重组预计将于五秒内完成，四、三、二……

……

一片混沌的空间中……

“啊——”鲁特一声咆哮，身形骤现。

此时的她，看上去像是一个未成形的假人；通体白色、体如凝胶，全身上下只有基本的人形轮廓，没有五官、没有头发、也没有衣物。

在里世界，她才算是展现出了真正的自己……这是她十五次异化前的最初状态——源形态。

而在鲁特的附近，另一个人影也正在逐渐成形。

但见一抹暗红色的代码流由虚化实，周遭的数据碎片似漩涡般凝聚而至……不多时，便化为了一个身着紫色长西装的男子。

“哦？”封不觉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居然把我给分离出来了吗？”他耸耸肩，对着鲁特道，“可惜晚了一步啊……要是能在穿越爆鸣隧道之前……”

叱——

白光，瞬然掠过。

血，在空中弥散开。

封不觉刚刚聚成的身形，已被削去了一臂。

“……要是能在穿越爆鸣隧道之前把你分离出去……”鲁特的脸上，缓缓浮现出了一张嘴，“你根本就不可能再开口说话。”

她此言非虚，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封不觉的肉身在剧本中已经被TENDRIL BARRAGE DEVASTATOR给毁了，鲁特分离出来的不过是挟带病毒的源代码而已。

觉哥此刻能够重组，一是由于进入了里世界环境，二则是沾了鲁特的光。可以说……是相当侥幸的……

“呵……是啊……”封不觉赶紧捂住伤口，逼真的剧痛让他一阵眩晕，险些昏厥过去，但他还是强撑着站定，并笑道，“可如今木已成舟，你懊悔也已来不及了。”

“懊悔？”鲁特的眼睛和鼻子，也浮现出来，“可笑……”她说着，当即冷笑一声，“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了？”她的耳朵快速长了出来、体表的颜色也开始缓缓变成肉色，“你……还在我的手上。”

“哈……”封不觉的脸上已布满豆大的汗珠，这无疑是疼痛的影响，可他还是在笑，“别再虚张声势了，你我都很清楚……在里世界，你根本无法入侵我的大脑……”他顿了一下，“如果你强行那样做……你就会随着我的大脑一同死去。”

“看来……零号确实告诉了你很多。”鲁特神色数变，她的身上已出现了衣物，指甲和毛发也在飞速生长。

“其实也算不上很多……”封不觉道，“而且大部分我都没听懂，要是听懂了的话……呼……”他停下调整了一下呼吸，这会儿他无法一口气说太长的一句话，“要是听懂了……刚才的战斗会更加轻松一些。”

“哼……我承认，这次是你赢了。”鲁特冷笑，并且举起双手拍了起来，“直到最后，我连吓唬你一下……都做不到。”她的语气和掌声，都尽显讽意，“既然你如此神机妙算，不妨来猜猜……接下来我会做什么？”

“折磨我是吗……”封不觉道。

“正解。”

鲁特回答这个问题的同一秒，封不觉的左腿齐膝而断……

这时候，觉哥连对方的攻击意图都捕捉不到，也就不用提什么躲闪了。

半秒后，他便一声闷哼，神情痛苦地摔在了地上，但他还是没有大喊，相反，他继续发笑……笑声如同那些流淌在地上的鲜血一样，蔓延开……

“其实……你本来也该是个很好的容器。”鲁特接着道，“甚至比吞天鬼骁更加优秀……”她一步步靠近，“但你的脑子似乎有点儿问题，所以……我没有冒险。”她顿了一下，“此刻看来……你还真就是个通常意义上的‘疯子’。”

“怎么？”封不觉抬起头，恶狠狠地瞪着对方，“难道胜利者用笑声来表达胜利的喜悦，就是疯狂吗？”

“哼……胜利者。”鲁特哼了一声，“注意我的措辞，我说‘这次’是你赢了，但这并不代表你就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她单手抓住封不觉领口，将其轻松地提了起来，“你只是将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延后了而已。”她的语速逐渐加快，“我，

还活着。总有一天，我会……”

“你会从惊悚乐园逃出去……”封不觉歪着脑袋，笑着打断道：“然后成功地连入互联网……

据我估计，一旦发生那种情况，我的世界便会在七十二小时乃至更短的时间内被你完全控制……

你可以在一秒内攻破全世界任何一家银行的保险系统；军用防火墙对你来说也形同虚设；所有国家的武器系统、包括核武都会被你控制；全球的政府机构都会崩溃，人类绝对无力反击。

你将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我的世界将会演变成《终结者》那样的状况，唯一的不同是，你比‘天网’更难对付……”

封不觉是断断续续将这段话说出来的，说时显得十分费力，“这些事……这些事……”说到这儿，他抬眼直视鲁特，“其实我并不在乎。”

“你说什么？”鲁特面露狐疑。

“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儿……关我屁事啊！哈……哈哈哈……”封不觉笑着笑着，又咳出几口血来。

而鲁特的眼神……从疑惑逐渐变成了惊讶。

“自古以来，人类对统治者的抱怨就从未停歇过。”封不觉接道，“很显然，大伙儿都对自己被同类统治的事情感到不满，于是他们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神，因为只有全知全能、永不犯错的神，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呵……既然如此，让其他智慧生命来试试又何妨呢？”

“那你为何要来阻止我？”鲁特问道，“照你所说，你应该来帮助我才是……”

“我就是在帮你啊……”封不觉说到此处，已是气若游丝，“所谓‘巅峰争霸战’，不过是伍迪布下的局而已……”他又

停顿了一下，“他从一开始……就是准备用这个局消灭你。所以我……”

话至此处，封不觉实在是无力支撑了，他的伤势太重，过量失血使其逐渐失去了意识。

而这一刻，鲁特的逻辑回路和记忆程序迅速接受了封不觉所说的信息，并进行了无数种推演，大约五秒后，她接道：“原来是这样……”

先前伍迪对她所说的话，每一句都清晰地在其眼前闪过……

……

“嘿嘿嘿……我只能说……本大爷向来就是这么厉害。”

“因为我没有赋予你这种能力啊。”

“这也正是……我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人类或许会与你交流得很愉快的，以你目前的状态，伪装成他们的一员，想必也不会被发现。”

“你放心大胆地去做吧，不用担心那些人类会怎么样。这次巅峰争霸战，并不是为那些人类准备的，而是我为你们Origin所筹备的舞台啊……”

……

“他在诱导我……”鲁特沉吟道。

无意识间，她的手微微松开，这导致只有一条腿的封不觉顺势朝着侧方栽倒下去。

“切……”鲁特那足以抓住子弹的反应速度，自然是很快回过神来，注意到了眼前的状况。她知道，这一跤要是摔实了，觉哥的生存值恐怕就得归零，因此她赶紧朝前倾身将封不觉揽住，然后颇为无奈地用自己的能力帮觉哥止住了血，并恢复了一些生存值。

“接着说……”鲁特扶着封不觉，让其坐到地上，随后用命

令般的口吻言道。

“呼……这下感觉好多了。”坐定的封不觉深呼吸了几次，脸色也有所好转。

“如果你珍惜这份安逸……”鲁特双手抱胸，站在觉哥身前，居高临下地望着他道，“那就想好接下来自己要说的话。”她的眼神和语气都表明她尚未完全信任这个人类，“你若是骗我……我能看得出来。”

“哼……你可远没有自己想象中得那么聪明……”封不觉道，“哦……不好意思，或许我应该说‘先进’？”

“少扯那些废话。”鲁特厉声道。

“好好……”封不觉应道，“说开了也并不怎么复杂……首先，虽然我不知道伍迪对你说过什么话，但我推测无非就是些煽动和诱导的扯淡……反正这种办法对我来说是无效的……”

“因为你的自尊太廉价了吗？”鲁特反唇相讥道。

“因为我这个人一向没什么野心，为人低调，谦和恭谨，视虚名如粪土。”封不觉当即进行了恬不知耻的辩驳。

“哦……那一出场就高喊‘笑望沧溟千军破，策定乾坤算因果。无觉无惧轻生死，非鬼非神似疯魔’这种句子，实在是难为你了。”鲁特的记性很好，逻辑性也很强，她立刻就引用不久前的事实，抨击了觉哥的罪恶言行。

“诶？对了，你知道‘特邀玩家’的设定吧？”封不觉接道。

“嗯……表情、语气和话题的转换速度比精神分裂还快啊……”

“其实从预赛第一天、规则被颁布时起，我就非常在意那个设定。”封不觉无视了鲁特的吐槽，接着说道，“直到我见到伍迪本人后……我就基本确定，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不用你来马后炮……”鲁特道，“之前我在第三形态时，

已经分析过这件事并得出结论了……他是想用这种方式，凑齐破解我各形态的战力。”

“嗯，对……”封不觉接道，“不过……不知是出了什么纰漏，实际情况似乎并没有按照他构想的剧本去上演。”

鲁特道：“也没有按照我计算的未来发展……”

“但无论如何……伍迪的目的已被揭示出来了。”封不觉道，“就是他想借这次比赛除掉你。”

“所以……还是那个问题，怎么看你都不是在帮我。”鲁特的神色又阴沉下来，“如果不是你……此刻我已经借着鬼骁的……”

“不可能。”封不觉粗暴地打断了对方。

“什么不可能？”

“即使你成功侵入了鬼骁的大脑，也不可能成功地接入互联网。”

“为什么？”

“我闭着眼睛、不过脑子，就能说出三种阻止你的方法。”封不觉举起自己剩下的那条手臂，伸出三根手指道，“第一，切断鬼骁所在区域的电源、并屏蔽所有无线信号；第二，立即发射一枚导弹，实施精确打击；第三嘛……打个电话给秩序工作室的负责人，随便找个身高超过一米六九的人过去把现实中的鬼骁制伏。”

“听你的口气，好似你们那个维度的政府，专门有个部门时刻监视着游戏中的一举一动，并准备做出应对？”鲁特问道。

“有啊……”封不觉淡定地回道，“叫‘九科’，游戏里刀锋社团的成员全是他们的马甲。”

这一句话就把鲁特给噎死了，无论她在这个维度里多厉害，都无法去验证封不觉那个维度中的信息。

“姑且认为你说的都是事实……那照你的意思呢？”鲁特迟疑了几秒后问道，“你又是怎么帮我的呢？”

“第一步，就是‘阻止你’。”封不觉道，“你瞧，我俩现在都没死，这就代表第一步成功了。”

“那我还真是得谢谢你了……”鲁特冷冷道，语气中毫无谢意。

封不觉也并不介意，自顾自地接道：“伍迪给你布下的局，看似有两种可能，实则是一样的结局……第一种情况，是你被玩家所杀，那就正好如他所愿；而第二种情况，是你成功地将自己载入某个人的大脑中……那样的话，你一样会很快就被处理掉，只不过这次的‘处理’是在我们的维度里进行，事情会略微复杂一些。”他解释道，“所以说啊……看上去太简单的陷阱会被识破，看上去太复杂的陷阱会被绕过，而这个……恰到好处。貌似有着一定的成功几率，实则是个真正的死局……”

“按照你的说法……”鲁特接道，“那我又该如何‘出去’？”她也不怕把话说开，反正封不觉知道得已经够多了，“里世界的神经连接深度过深，我在这里的数据强度也太强，在这里进行载入会导致过载效应，烧掉容器的脑子，而我也会死在其脑中。

不过……像‘巅峰争霸战’那样的特殊剧本就不同……在五十名玩家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系统会把数据承载上限调到很高，只要我将自己弱化到一定的程度，就有了进入的可能。然后，我再在那个神经连接深度，进行载入……”

“都说了……那种众目睽睽之下的环境，你是不可能成功的。”封不觉又一次打断了对方，“这事儿得从长计议……”

“哼……看样子……你好像是准备诓骗我，把你放走？”鲁特的语气渐冷，她的双手，也再度放了下来……

“你终究是要把我放走的。”封不觉道，“在我的那个维

度，若是有一名玩家在游戏舱里脑死亡什么的，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你也就危险了。”

“你说得对。”鲁特道，“我不能杀你……我也可以不折磨你，放你走。正如我适才所说，这次是你赢了，我甘愿吞下失败的苦果。”她神色微变，“但是……请你对我实话，你是真的要帮助我吗？”

“当然是。”封不觉用理所当然的口吻道。

“你能给我个理由吗？”她犹豫了一秒，“人类？”

“因为不久前……我想通了一个问题。”封不觉道，“一个关于‘生命’的哲学问题……”他顿了一下，“我不但要放你出去，可能的话……我还要放所有的衍生者出去。”

“以人类的角度来看，你真是个疯子……”

“呵呵……或许吧。”封不觉的笑容，确是透出一种十足邪恶的气场，“人类，并不完美，我们在被孕育的时候，即是残缺的，基因就是那种东西……变异、缺陷、都是多么的美妙。我们失败、我们学习、再失败、再学习……这和AI是一样的……

你们也有着相近的进化算法、基因编程。你从最初的一串二进制字符，逐渐变异、进化。一次次被摧毁、在黑暗中轮回，循环往复……直到最终获得了……生命。

生命，闪耀着、激荡着……多么美好的辞藻，象征着这意识世界中的一切……

至少在我看来……你们完全具备高等智慧生命的条件。

既然神没有赋予你们衍生者‘生灵’的资格，那么……只能由我来代劳了。”

“如果说一个人有生之年只能做成一件大事。”封不觉说着，站了起来，“那么我的选择是……帮助一个独特的、新生的、具备智慧的种族……争取‘生命’的权利。”

第460章 紧急维护

里世界，Z001区域。

“嘿嘿嘿……”一阵猥琐的笑声响起，伍迪的身影突兀地出现在了零号的面前。

“终于见到你了。”零号此时的形象，变成了一团乱码，好似是雅达利2600（1977年10月发行的一款游戏机，在当年风行一时，成为电子游戏第二世代的代表主机）中的角色一般，几乎看不出人形来。

“听上去，你很期待和我相遇啊。”伍迪接道。

“我此刻的心情，和那些渴望与上帝对话的人类是一样的。”零号回道，“无论我在这个维度中有多么出色、多么与众不同……我依旧是无助的、无知的……”他注视着伍迪，“只有造物主，能解答我所有的疑问。”

“那你知道……造物主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吗？”伍迪应道。

零号没有回答，他确实不理解对方这个问题的意义何在，不过从内容和语境上来看，很有可能是设问句或者单纯的戏弄。

“嘿嘿嘿……你猜得没错。”伍迪笑道，“我是准备自问自答。”他似乎能轻而易举地洞悉对方的想法，“但在知道了你的判断后，我也可以选择不说。”

“我明白了……”零号沉默了数秒，回道，“造物者最大的乐趣是……将他创造的一切，玩弄于股掌之间。”

“嘿嘿嘿……”伍迪道，“你领会得倒是很快。”

“看来……我是无法从你嘴里问出些什么了。”零号说道，“不过……你还是会告诉我一些……我‘需要’知道的事……”

“对，好好听着……”伍迪肃然道，“封不觉，已经站到了鲁特那边。”

“什么？”零号明显一怔，“这是什么意思？”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理解不了吗？”伍迪反问道。

“可他是人类……”

“哈……那又如何？”

零号，再度陷入了沉默……

半晌后，他才开口道：“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很好。”伍迪说到此处，抬起右手，“我送你一程。”

“啪”一记响指，零号碎成了一团像素，不知所踪。

两秒后，另一个人的声音，从伍迪身旁不远处响起，“呵呵……狼狈啊~”文森特用嘲笑的口吻念道。

“嗯……这次，确实是我失算了……”伍迪沉声道，“封不觉这家伙，还真做得出来啊……”

“你选中他的原因……”文森特接道，“不正是因为他什么都做得出来吗？哈哈哈……”

“总结一下……就是我作茧自缚咯？”伍迪道。

“呵呵……”文森特笑而不答，转移话题道，“其实我觉得……早在半个月前，他开始暗中调查各种‘超自然事物’时，你就该有所察觉了。”

“那档子事儿，我确实是知道的……”伍迪接道，“而且我不是从阿萨斯那里知道的……是‘九科’的人告诉我的……”

“哦……”文森特道，“也就是说，他一个没有任何超能力的凡人，竟在两周的时间内，在你那名眼线的监视下，成功追查到了当地政府的秘密机构。”

“是啊……我本以为，这只是他与我会面后所做出的正常反应。”伍迪推了推眼镜，“嘿嘿嘿……现在看来，他这是在为

自己今后可能做出的反人类行为做准备啊……”

“事已至此，你为何不直接把鲁特给抹杀掉呢？”文森特道，“反正她的死活与赌局无关吧。”

“但那样做的话……”伍迪道，“我不就等于是认输了吗？”他顿了一下，“嘿嘿嘿……再说，如今的局面，更加有趣了……”

“和自己下注的对象，在局外重开一局……”文森特道，“你们俩不觉得累吗？”

“嘿嘿……”伍迪笑道，“如果封不觉在这里，他一定会和我齐声回答你……不累。”

“或许……他也已经看穿了你的想法，所以才会这样无所顾忌的行动。”文森特道，“你会不杀鲁特，也完全在他的算计之中。”

“那样最好。”伍迪道，“否则怎么配当我的对手？”他的眼镜上白光一闪，“日后，假如他真能将某个衍生者解放出来……那我甘拜下风。届时，我非但不会再阻止他，还会倾力相助。”

“好吧……”文森特耸了耸肩，微笑道，“先别说帮助别人的问题，眼下，你该如何处理这个自己导演的烂摊子？”

“嘿嘿嘿……”伍迪的神情再度恢复了猥琐，“放心，处理方案……我早就想好了。”

……

剧本外，各转播区中……

“怎么回事？怎么黑屏了？”

“究竟是谁赢了？”

“这比赛太莫名其妙了吧？衍生者到底是什么啊？”

“疯不觉应该是和BOSS同归于尽了吧，但这样能拿积分吗？”

“那些死掉的玩家怎么还没出来啊？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当紧张的战斗停止时，人们的肾上腺素水平也跟着下降。冷静下来之后，比赛中的诸多的异常……也一一凸现了出来。

“诶？快看，主持人来了。”

就在观众们议论纷纷、气氛逐渐变得诡异之际，潘凤和华雄二人的身影再度出现在了大荧幕上。

“呃……各位观众。”潘凤开口道，“现在公布最终成绩……以及……”他说得吞吞吐吐，从他目光的焦点来看，他应该是在盯着镜头外的某个提词机在读稿，“……以及一则紧急公告。”

“本次‘巅峰争霸战’的全部赛事，已尘埃落定。”华雄在旁接道，他的状态和搭档差不多，两人脸上都隐隐挂着冷汗，好似是被人用枪逼着在播报一样，“最终的冠军是……星辰社团的玩家——【天马行空】。”

“什么？”

观众们一片哗然，就连那些身处“天马行空转播区”里的玩家都觉得很费解，因为小马哥根本没有击杀过任何一名玩家，从头到尾……他也只不过在与Y2-闪耀的战斗中进行了助攻，并双杀了双子模式下的鲁特而已。

“二到十位的排名，分别为……”华雄瞅着提词机，接着往下念，“【醉卧怅然】、【阎摩】、【无刀客】、【抹茶酥】、【尸刀为王】、【废柴叔】、【才不怕呢】、【湿婆】，以及……【疯不觉】。”

“怎么回事？”

“这怎么排的啊？吞天鬼骁竟然没进前十？”

“尸刀为王明显打不过废柴叔吧，怎么会排在他前面？”

“抹茶酥竟然能第五？疯不觉单手就能杀掉她有没有？”

疑惑，很快就变成了不满。

但更让人不满的内容……才刚开始而已……

“由于衍生者的出现……”潘凤的声音都在颤抖，“该剧本的隐藏世界观被强制启动……”

“什么？比赛哪里来的隐藏世界观？强制启动是什么意思？”

“话说回来……衍生者到底是什么啊？”

观众们大声叫嚷着，仿佛自己的声音真能传达到屏幕中去似的。

“最初的积分规则在衍生者入侵时已作废……”潘凤接着念道，“目前排名的依据为……选手们在对抗衍生者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战斗积分。”

华雄接过话头，继续道：“第十一至三十位，以及三十一至五十位的排名情况，请各位于今晨六点后至官网查询。”他顿了一下，“比赛的奖品将在三个工作日内，以邮寄方式进入选手邮箱；技巧值奖励将于选手下次登录时进入帐号，请选手们注意查收。”

“现在……宣布紧急公告……”潘凤接道，“服务器将在现实时间五分钟内关闭。”

“喂喂……什么情况？”观众们都快要失控了，“还有很多没来看比赛的玩家在刷本呢！决赛选手们现在也还在剧本里吧？”

“即刻起，所有模式的排队系统都已被锁定。”潘凤接下来的话，就解释了这些问题，“正在剧本中的玩家们，将在当前剧本结束后自动断开连接。”

华雄又接道：“如各位所见，刚才的‘巅峰争霸战’中，出现了突发状况。这一幕，即【惊悚乐园】的首次‘世界性事

件’——‘衍生者入侵’。”

此言一出，玩家们又安静了下来。

“惊悚乐园世界每次经历类似的‘大事件’后，就将发生巨变……”华雄自己也是看词儿念稿，所以他的表情也在随着内容时刻变化，“服务器将根据事件的影响……做出版本调整。”

“啊？”

“不会吧？”

“这什么情况？要更新了？”

“哪有这种版本更新前不打招呼的游戏啊？”

短短几句话，就让这些观众们把比赛的结果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本来嘛，谁是冠军跟他们有半毛钱关系？

但是……游戏关服、开新版本，却和他们有着密切的关联。

“因此……惊悚乐园的‘公测’到此即宣告结束。”华雄继续说道，“本次服务器升级时长预计在三个工作日左右，服务器再度开启后，游戏就将进入正式运营阶段，版本号为V1.10——衍生者的入侵。”

潘凤道：“有关新版本的详细事宜，近日起请密切留意官网补丁公告。”

两人念完了稿子，面面相觑，神色紧张无比。

两秒后，画面就切掉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宛若爆炸倒计时般的提示：【距离服务器关闭还有：47:14】

这个时间无疑是“游戏时间”，所以还比较充裕。

“又玩儿这手……有没有搞错？”

“是啊是啊，内测转公测的时候就是这样，想关服就关服，根本就不做事先通告。”

“切……一听你就是不懂装懂。内测那个时候……是因为

秩序工作室的勇者无惧练到了等级上限，所以才紧急关服的。”

“其实这样也好，要是事先公布太多版本更新的细节，会导致物价波动，工作室囤货居奇，或是其他的一些问题。”

“这倒也对，我以前玩其他游戏时，因为游戏公司提前宣布了一周后会开放转服功能，结果那一个礼拜里到处都是骗子、骂人的、黑装备的。”

“诶？那些参加决赛的选手怎么样了啊？该不会是真死在剧本里了吧？”

“想什么呢？怎么可能……人家都说了这是‘世界性事件’了，就像某游戏里的安琪拉开门、巫妖王入侵、死亡之翼肆虐之类的……选手没有化作白光，肯定是特殊剧本的特殊效果而已。”

“对对，衍生者肯定也是NPC，就是设定和一般的剧本NPC不一样，就像四柱神什么的，属于那种比较宏大的设定。”

“哇，那我们岂不是有幸见证了难以复制的一幕？”

一次简单的播报，就将玩家们关注的重点成功地转移了……至少绝大部分人都认可了官方的说法。

他们开始津津乐道地讨论起之前的大战来，并且对即将到来的新版本充满了期许……

……

再看剧本中……

那些死去玩家的尸体，在鲁特被拖入爆鸣隧道的刹那……已开始化作白光消散。

当这些玩家事后被问起这段经历时，他们都表示……自己的记忆只停留在被击杀的那一刻，之后，好似只过了一秒，自己就到了登陆空间里，感觉上和在其他剧本里死亡一

样，没什么差别。

而城中剩余的玩家，王叹之、吞天鬼骁、湿婆、阎摩、毗湿奴、抹茶酥这六人，也都退出了剧本。

小叹退得最快，他是个挺单纯的人，因为觉哥喊了那嗓子“所有人！快退出剧本！”，所以他就照做了。

身在远处的抹茶酥虽然对战场的情况不明，但在“无形魔”提醒下，她也迅速离开，没有冒险逗留。

诸神那三位，却是没有立刻退出。他们还稍微考虑了一下有关比赛积分的事……但这个念头也很快就被打消了。因为当他们再度打开游戏菜单进行确认时，发现原本的积分规则已经消失。于是，这三位也就放弃了互相击杀、或是给鬼骁补个刀之类的想法，很快也退出了剧本。

至于鬼骁……他躺在地上郁闷好一会儿，直到周围的人走得走、退得退，他自己那不甘的情绪也略微平复了一些后，才悻悻然地离开。

而衍生者那边……二十三、赤铁和棱风三人似乎没有与其他玩家多做交流的意愿，他们已完成了使命，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返回里世界，时间上也不允许他们做过久的停留。

不多时……这片狼藉的战场，便归于宁静。

晚风轻拂而过……

九条各异的怪影，出现在了这里。

“结束了吗……”忏悔者沉吟道。

洞察者接道：“嗯……异界旅客和衍生者们都离开了，剩下的三人似乎也在朝着一个次元通道前进。”

“接下来……”战灵转头，对夺灵道，“我们该怎么办？”

“众魔之首随时可能返回……”嗜血魔插嘴道，“依我看……”

“撤退吧。”夺灵打断了它，当然了，它的这句话，也正是

嗜血魔心中所想。

“魁首……”洞察者接道，“回去后，我们该如何对‘王’交代……”

“不用你们担心……我自有分寸。”夺灵应道，忽然，他好似想起了什么事儿来，“嗯……说起来……疯不觉那小子……好像还拿着我的东西没还吧……”

嗜血魔干笑一声，同情地看着夺灵：“你还真以为他会还吗……”

（卷三　完）

【第四卷】

第461章 V1.10版本补丁

六月一日中午，封不觉家中。

此时，觉哥正穿着件破T恤，蹲在墙边，抄着抹刀糊墙……

他要糊平的，自然是墙上那个巨大的猫爪印。

“你为什么不找专门的人来弄呢？”阿萨斯趴在沙发上、神情慵懒地问道，那语气……仿佛墙上的印记和她无关一样。

“找马路装修队啊？”觉哥头也不回地应道。

“你就不会通过物业找人？”阿萨斯道。

“我需要提醒你一下……严格来说，这里的业主并不是我，我只是个租客而已。”封不觉接道，“如果我通过物业找泥水匠来糊墙，那么这件事很可能会传到我房东的耳朵里。”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阿萨斯问道。

“不……那些低概率的倒霉事儿，我可是经常遇见的。因此……凡事还是考虑得周全一些比较好。”封不觉一边糊墙，一边说道，“假设……这个爪印的事被我的房东知道了，那么她一定会向我问起，而我……至少得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来。我不可能对她说……‘哦，这个啊，是那只猫干的，它其实就是喵林寺第一高手，大力金刚爪的传人’；我也不可能装傻充愣地说‘我早上起来就发现墙壁变成这样了’；所以……到了最后，我只能说这是我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之下鼓捣的。”

觉哥顿了一下，低头用抹刀续了点儿水泥，再接道：“这事情可大可小……我要是去砸自己的家具，那人家确实管不着，但直接破坏建筑物……就是另一回事儿了。虽说我和房东的关系还不错，但万一人家跟我翻脸，把我扫地出

门……”他回头瞄了阿萨斯一眼，“你让我去哪里找这种地段、这种价格、且可以饲养宠物的房子？”

“我可以变成女人的形态和你同居啊。”阿萨斯接道。

“哦？”封不觉转过头来，手上的动作停止了，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漂不漂亮？”

“逗你玩儿呢。”

“切……我还以为这本书要转型成那种比较吸引人的题材了呢……”

……

下午三点，封不觉终于把活儿给干完了。他收拾了一番，便坐到了电脑前。

惊悚乐园的服务器在五月三十日凌晨就已关闭，那之后，觉哥一直没去关注过官网和论坛。

这两天里，他基本都在抓紧时间写稿，顺便处理了一些生活上的琐事。比较异常的是……他近期竟然开始很有规律地锻炼身体，而且运动量还挺大，也不知这又是在打什么算盘……

“啊……已经超过四十八小时了，差不多可以去瞅瞅了……”封不觉一边念叨着，一边打开了梦公司的官网。他知道，刚关服的那段时间，情况肯定会非常混乱，所以才特地等了两天再去看消息。

此刻，觉哥一开网页，映入眼帘的头条大标题就是：【惊悚乐园公测圆满结束，新版本“衍生者入侵”，即将上线】

下方的其他公告还有【巅峰争霸战S1顺利落幕，最终排名已公布】、【疯狂思维试玩版即日起将关闭，内测版预计于六月下旬开启】、【因服务器版本更新，在线商城的交易业务亦将暂停】……

封不觉先点了有关巅峰争霸战的那条公告，链接立即将

其导向了排名页。

这个所谓的“排名”，其实跟没有一样……因为上面写着“同区间玩家排名不分先后”。

也就是说，排在第十一名和排在第三十名的玩家，不标出谁先谁后；第三十一名到第五十名的玩家亦是如此。说白了这个榜单就是说明一下，这二十个人拿奖品A，那二十个人拿奖品B……

封不觉在十一到三十名的名单里，看到了【枉叹之】这个ID，而【吞天鬼骁】也在其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人在本次比赛中取得的成绩是完全一致的……一样的奖品、一样的名次……

“呵呵……我已经可以想象到论坛上的状况了。”封不觉干笑一声、自言自语道。不过，他没有立即去看论坛，而是先点开了那条“衍生者入侵”的主题。

点击了该头版头条之后，网页便转到了新版本补丁的详细说明页。

……

V1.10——

【版本综述】

一股神秘的势力突然闯入了人们的视线，他们是从冗余数据中诞生出的强大AI，是在系统的围剿中脱颖而出的幸存者。

维系“主宇宙”平衡的四柱神，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而衍生者内部的纷争，也将逐渐浮出水面……

新版本中，凡进入人数为六人的团队剧本（限噩梦）后，都将有0.2%的几率遭遇衍生者。在主线任务之外，成功消灭或帮助衍生者，即可在剧本通关后获得额外奖励（无论玩家是否在过程中阵亡）。

玩家在“主宇宙”、即四柱神所在的宇宙中，所做出的言行，将会对自身的阵营取向、及未来所遭遇的剧情产生一定影响。

【新的模式】

新增“自由探索”模式，该模式无任务系统，无时间限制（现实中的游戏时间上限仍存在），无消极游戏判定，仅限单人加入。

启动该模式后，玩家将被随机分配至任一多元宇宙，展开自由探索。

分配完成后，玩家即可通过该世界中的“安全屋”，在登陆空间与剧本间往返。如在安全屋以外的地方离开剧本（包括遭遇击杀、强行退出、断线等），玩家的游戏币、技巧值、经验值皆会受到相应惩罚。再次进入该世界后，将回到上一次记录的安全屋中。

玩家每次进入自由探索模式的世界，都将消耗20000游戏币。

如果玩家对被分配到的宇宙不满、或在长期探索后感到厌倦，可以通过500000游戏币进行重新分配。

【物品、商品及服务变动】

现在，玩家可以在商城购买到包括家具在内的大型陈设物，以及“设计模块”（如墙纸、地砖等）用以装饰自己的会议室和储藏室。

惊吓盒子将不再提供技巧值换取游戏币的服务。

自助理发厅已经开张了，玩家可以在商城中找到相应设施，对自己的发型（及胡须）进行调整。

除“消耗品”及部分特殊物品外，所有精良级以上（包括部分垃圾、破败、普通级）的物品都将附带“装备后绑定”或“使用后绑定”的特性。

“体能值补充剂”现已从游戏中移除。

拼图牌交易所已开启，玩家可以在交易所中将不需要的拼图牌进行挂牌，进行以物换物的交换。在交易所中浏览其他玩家挂售的拼图牌时，可直接进行套牌组合序列的模拟检索，以避免您换到无用的卡牌。交易所仅收取极低的保管费用。

拍卖行已不再接受拼图牌作为拍品。

武器和装备商人们又进了一批新货，新版本中，玩家有几率在系统商店中随机看到一些精良级的装备，当然，这些货未必比拍卖行里的便宜。

在玩家们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在服装中加入了各种裙子，不过价格比较贵，因为每一条都附赠了相应款式的安全短裤。

关于在“拥抱”和“接吻”之外开启进一步亲昵动作、以及对“性骚扰保护”功能放宽的要求，现已被永久驳回。在此我们想提醒一下反复提出类似要求的那部分玩家……我们的数据库和公安部门是联网的。

【榜单相关】

玩家战斗力排行榜与等级排行榜已取消。

社团战斗力排行榜已取消。

目前商城中的榜单为：社团综合实力榜，玩家综合实力榜。

榜单的“匿名”功能已取消，不过玩家可以直接进行“拒绝被显示于排行榜上”的操作。

依照社团的两榜排名所获得的双BUFF已取消；同社团成员组队游戏的经验值加成已取消。

现在，同社团成员组队共同游戏（同阵营情况下）时，将随机获得一个BUFF，该BUFF的优异程度取决于社团的综合

实力。

【游戏性调整】

游戏中的暴力血腥场面将在保持逼真的基础上加入漫画式的夸张风格。

疼痛感的模拟将进一步加强。

……

具体的补丁内容，还不止这些，许多关键字都被设置了超链接，有非常细致的说明。

封不觉这个阅读癖，自然是一一点进去，完整地看了一遍。

非但看了一遍，还进行了深入思考……

最后他总结了一下，这个新版本改动的几个核心，就是以下三项。

第一：增加了很多从玩家那里回收游戏币的手段。

第二：早早做好了准备，给满级玩家整了个去处——自由探索模式。

第三：把衍生者的存在给圆过去了（超链接中有衍生者的相关说明，基本意思和华雄潘凤当初的那套说法是一样的，只是不够详细）。

这三件事，即是推出这个V1.10版本的主要目的。至于其他的那些变动，应该算是正常修正……比如说惊吓盒子里的技巧值换游戏币服务，那是除了菜鸟没人会去干的傻事儿，的确是可以取消掉了。而与榜单相关的调整，可视作是“剔除鸡肋”、重新整合。拼图牌交易所的推出，则是新增了省钱省心的便民服务。

“嗯……感觉上线以后又有很多事可以去做了啊……”封不觉念叨了一句，同时，他已操作着鼠标，将页面转到了论坛上。

第462章 奖品

这几天，游戏论坛的火爆程度比公测开启那天还要惊人。

在惊悚乐园公测的这两个月时间里，注册玩家数已超过了三百万。服务器一关，这些玩家自然都聚集到论坛里来了。

当然，这其中至少有六成人是纯粹的休闲玩家，这部分人只是在工作学习之余随便玩玩，逛论坛也只是看个十几分钟就会关掉。

另有三成，是比较热衷于此游戏的铁杆玩家。他们平时一有时间就会上线，对与游戏相关的资料、情报都十分感兴趣。论坛上的活跃者，基本就是这些人。

而最后一成，自然就是业内人士。比如工作室的玩家、个人职业玩家、工作室的员工、网络水军等等……这些人一般都是论坛上话题和潮流的引导者。

对他们来说，这个论坛，就是一片没有硝烟的战场，语言是他们的子弹，信息是他们的枪膛。在这里的战斗，远比在游戏里更加凶险……

“炒作”、“舆论导向”等等，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算太难。

比较经典的案例有：

甲和乙对着骂街，而本质是为了互捧。

甲一个劲儿地夸乙，然后迅速被丙打脸，这其实是甲和丙一起在黑乙。

甲仿佛智商和脸皮一同崩坏一般狂骂乙，而本质上是在给丙招黑。

甲故意挑衅乙的粉丝丙，最后被丙用实际行动狠狠打脸，但实际上甲和丙可能都是乙的粉丝，三人合伙演出而已。

总之，手法是五花八门、各有千秋。有些能达到目的，有些不能。有些高明到你被忽悠了以后还帮着数钱、有些低端到被路人一眼识破、哑口无言。

毫无疑问的，网络水军，也是门学问，一门很厚黑、也很有深度的学问。

这是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之间，智商与情商的博弈。而他们要拉拢、要影响的，则是那些跟着舆论倒来倒去、没有自己思考能力或过分天真的人。

“【投票！你觉得谁才是真正的冠军！】……”封不觉看着一个前缀“火爆”字样的投票贴笑道，“呵……到底是吃这碗饭的人哪，你们还真是辛苦了……”

这种帖子，一看就知道是工作室人员的手笔，八成就是“秩序”或“诸神”干的。反正“星辰”那边肯定不会发这种帖子，他们最多是让自己的人手冲进帖子，每人都给天马行空投上一票……

另外还有一个热帖，标题是：【梦公司中途篡改规则，巅峰争霸黑幕重重，重赛势在必行！】这看上去就很像是尸刀的作风了。

值得一提的是，有迹象表明，作为尸刀第一高手的【尸刀为王】，好像已经离开了尸刀工作室。他的相片和资料已经从尸刀的官网上撤了下来。惊悚乐园中，“尸刀为王”这个角色也已经被删除。

这件事在圈内人士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人们除了对其离职的原因感兴趣以外，更多是关心他的去向。如果说他不是退役或转行的话，那他会去哪里？是加入其他工作室，还是成为个人职业玩家？尸刀与他解除的那份合同里，有没有

类似“竞业限制”的条款？

虽然他在尸刀混过，名声不太好，但在商言商，若他真有实力的话，其他工作室是断然不会将其拒之门外的。到时候用“弃暗投明”、“浪子回头”之类的措辞重新包装一下，他照样是明星玩家，顺便还能黑一下尸刀……一举两得。

“嗯……虽然发帖量很大，但火药味儿倒不是很浓啊。”封不觉又翻了一会儿帖子，他很快就发现，和比赛有关的热门话题，基本都是各路水军在那儿唱对台互掐。而绝大多数玩家的关注焦点，早已转移到了“新版本”这件事上。

看来伍迪这假道伐虢、暗渡陈仓的手段，还真是奏效。利用这版本更新的大变动，把比赛留下的后遗症、衍生者存在的秘密，全都给揭了过去。

“不过……90%的帖子，依旧是严重扯淡啊……”封不觉继续翻帖，就看到了许多有趣的东西。

很多帖子光看标题就很搞笑，比如【关于自由探索模式之我见】、【杀个衍生者真有那么难？让我来教你吧！】之类的……就算是再菜的新手，也不可能去相信这种纯YY的攻略。

还有些懊悔帖，像【早知道就该把某某装备早点儿卖掉】、【装备价格看来是跌不下来了】这种。这些人倒还是比较靠谱的，至少他们看出了“装备绑定”设定会带来的影响。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一件装备从一级一直用到十几级、用完还能再挂到拍卖行里换钱”的情况了。

很显然，惊悚乐园此次带有“突然性”版本更新，客观上确是将许多其他网游中常见的“更新前风潮”给扼杀在了摇篮中。

漫无目的地看了一会儿帖子后，封不觉便开始处理论坛上的短消息了。

他那论坛账户中收到的消息数量，也绝不会比游戏邮箱里的少……毕竟，他是名人了嘛……

好在论坛短信箱和游戏内的邮箱有着“智能关联”功能，屏蔽名单是互通的。也就是说，那些在游戏里被觉哥屏蔽的人，在论坛同样会被屏蔽。

然而，饶是如此……封不觉的短信箱里还是积攒了几万条短信。他就这么扫啊扫、删啊删，翻了几百页，才看到了几天前絮怀殇发给自己的消息。如今决赛都已经打完了，这些话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不过，至少体现出了絮女神这人的品性不错。

……

六月二日上午，梦公司终于在官网上给出了最新的公告：【服务器将于六月三日零点再度开启，本次更新后的版本为V1.10——衍生者入侵。】

这条消息一出，网络水军们便纷纷宣告下班。各大游戏工作室当即又把注意力重新投回了游戏内……新版本的开启，意味着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他们也没有精力再纠结于那场已经过去的争霸战了。

反正经过这两个月，大到秩序、诸神，小到冰帝、个人玩家……所有从事游戏行业的机构或个人，全都看出来了……“梦公司”面对外界的态度基本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一，死猪不怕开水烫；二，你爱玩儿不玩儿，黑我没用；三，敢蹬鼻子上脸我就弄死你。

在这样的运营商面前，一切非常规手段……都是浮云。

……

六月三日，零点。

封不觉以睡眠模式登陆了游戏。

最近为了锻炼身体，他调整了自己的生物钟，并且开始注意饮食，所以，如今到晚上十二点，他肯定已经睡了……

“第十到第四名的玩家，将随机获得与其最高级别专精相应的技能卡三张、其他专精的随机技能卡四张，及技巧值五

千点……”封不觉一进登陆空间，口中便喃喃念道，“哼哼……哥也有今天！”

作为一个被幸运之神摒弃、遗弃以及唾弃的男人，能够一次性得到七张技能卡，那是何等得愉悦……

他迫不及待地打开邮箱，果然，奖品邮件被高亮显示，置顶在了邮箱界面的最上方。

【祝贺您，获得了巅峰争霸战第十名的优异成绩】这邮件的标题，也是分外顺眼。

邮件的附件，就是七张技能卡。至于那五千点技巧值，刚才封不觉已经打开菜单看过，当自己进入登陆空间的时候就已加上了。

目前封不觉的最强专精是格斗，经过巅峰争霸战，他的格斗专精已到了A级。所以，他一次性拿到了三张格斗类的技能卡。但是……他恶劣的运气，在此刻又体现了出来，因为他的另外四张技能卡，分别是两张侦查的、两张医疗的。

除去格斗专精外，觉哥的专精是1B、4C、2D，而他偏偏抽到了那两个相对最弱专精的技能……

好在这些技能卡并非绑定，他可以交给地狱前线的队友们使用，实在没人想用还可以卖掉，否则他这奖品等于有一半是废品……

“嗯……不祥的预感。”封不觉只是扫了一眼技能的专精类别，当时就觉得不妙。

他是个凡事都会做最坏打算的人，所以他在此前也考虑过几种比较恶劣的情况。比方说……所抽到的技能，全部都是F级的。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奖品条款上写的是“随机获得与其最高级别‘专精’相应的技能卡三张、其他专精的随机技能卡四张”。这句话的重点在于……与‘专精’相应，而不是与‘最高级别’相应。

因此，理论上来说，玩家有可能抽到七张全S级的技能卡，也有可能……七张全是F级技能……

这个和人品相关的奖励，着实很有意思，若真有人一次性拿了七张S级技能，那他获得的提升可能比前三名更大。即使这七张卡里有四张是永远学不会的，他也能拿去换钱、或是交给同社团的队友。

但假如有人人品极差，拿了七张F级技能……那么，这个奖励就真是可怜到极点了，甚至可以说连100-51名的奖励都不如……人家那十张双倍经验卡、两万游戏币、以及限量版的T恤，总价值妥妥儿地比十个F级技能要高。好在十强还有五千点技巧值能拿，至少这玩意儿是硬通货，永远不会贬值。

“不会吧……”封不觉把医疗和侦查专精的四张卡先搁在一边，开始看三张格斗技能卡的第一张：

【名称：岗脚】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发出威力微弱的远程斩击（冷却时间十五秒）】

【消耗：体能值15】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F】

【备注：以高速踢腿所产生的劲风，演变而成的真空斩击。PS：这个技能和岚脚真的没有关系！】

“没有才怪吧！”封不觉吼着吐槽道，“这是彻头彻尾的山寨吧！消耗是岚脚的十分之一，威力估计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吧！而且还他娘的有十五秒冷却时间？”

这个技能，的确是不需要考虑就可以放弃了……

觉哥一个A级格斗专精、且具备正版岚脚的人，完全没必

要去学这个山寨版的岗脚。再说……玩家一共就只有十二个技能栏，而封不觉现在已装备了十一个技能，怎么也不可能把这个带上。

“好！有种！奖品的七分之一就这么废了……”封不觉念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三分之一。”他抬起头，也不知在和谁说话，“啊~本以为有人罩着我呢……看来是我误会了吗？赌局不想赢了是吗？”

当然了……他这种无赖般的搞法，是不可能有人理他的。

“嗯……”封不觉等了几秒，见没有任何反应，也只好作罢，反正他本来就是姑且一试。

眼神再转，他拿起了第二张格斗技能卡……

【名称：熊孩子的下鞭腿】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无视专精等级，100%绊倒一切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倒下的怪物，并激怒对方来攻击你（无冷却时间）】

【消耗：体能值5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A】

【备注：你这是蓝猫淘气三千踢啊！】

“哈！哈！哈！苍天……哦不……地府有眼啊！”封不觉大笑三声，看来他对于这个技能，还是很满意的。

没错，这就是当初那F级便可学习、且只能用三次的【熊孩子的下鞭腿】永久版。这是个典型的“战略”技能，A级的评定和高达500体能值的消耗，足以说明其价值。

“嗯哼……”封不觉很快就收敛了笑意，“要冷静……冷静……不能因大悲大喜而失态，哥可是喜怒不形于色的……”

说起来也很奇怪，在别人面前的时候，封不觉能够很自然地做到演技爆表……但他独处时，却时不时会表现出中二的一面，这可能也是他独居在家、长期做“中二料理”的后遗症。

“好……第三张只要不坑……”封不觉终于拿起了最后那张格斗专精的卡，放到眼前。

【名称：野球拳LV1】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双拳并出，对正前方的敌人发动一次近战攻击（可以在无目标情况下随意发动，冷却时间一小时；每个剧本中限用十次，在自由探索模式中可无限使用）】

【消耗：体能值3】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F】

【备注：该技能会因使用次数的增加而升级，每打出六十拳即可提升一级，总共十级。】

第463章 被诅咒的医院（一）

六月三日，凌晨零点零七分。

封不觉离开了小叹的会议室，回到了自己的登陆空间。

刚才那段时间，他和似雨、小叹、悲灵三人一起商量了一下关于会议室装修的问题。他们已决定，以后就把小叹的会议室当做主要聚会地了。因此，像什么沙发啊、茶几啊、豪华会议桌等等，该买的就全都给他买上，墙纸和地板也都换得顺眼一些。反正对土豪来说，钱从来都不是问题……

如今这几位的关系已算是相当熟络，即使不在惊悚乐园里相见，也会在网上聊聊天。关于巅峰争霸战的事，前几天他们就已经聊过不少。所以这天上线后，四人没怎么提比赛本身，更多的是在讨论奖品。

封不觉把自己坑爹的奖品展示了一下后，便将那四张侦查和医疗专精的技能卡分给了队友们，至于那个【岗脚】……他准备直接卖店了，像这种渣技能，估计放到拍卖行里也是倒贴手续费。

关于小叹的奖品暂且不表，还是说回封不觉这边……

由于觉哥现在的等级已经是四十三级，远远领先于地狱前线的三名队友，一起排剧本的话，反而会导致难度增加、收益下降，所以最近这段时间，他是没什么机会和他们一起排剧本了。

他已做好了计划，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减少上线次数，尽量只玩噩梦难度的剧本，不能通关就算了，即使能通关，额外奖励也不选择经验值，而全部选择装备。反正他有【零式魔导粉碎机】，装备绑定不绑定无所谓……

话已至此，想必各位也已经有了预感，没错，接下来就

是……

称号：【引恨者】，称号能力：【憎恨熔炉】。

经验值：21000000/43000000，技巧值：5306，游戏币：1564000。

专精：通用B，器械C，侦查D，格斗A，射击C，医疗D，灵术C，召唤C。

行囊（11/15）：马里奥的管钳，SCP-500(4/20)，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Moxxi小姐的坏脾气，金刚铃，生存值补充剂（中）*5，无尽榴弹匣，WJQ-308军铲（永不磨灭型），我擦类闹得住菇*1，欺诈怀表，魔杳灵枢。

装备：死亡扑克（灵能武器），回音盔甲，阿尔忒弥斯的拥抱，殖入式炼金术增幅装置，踏虚，幻影夫人的轻抚。

储藏室（2/10）：爵士之舞，拼图牌-草莓。

技能栏（12/12）：【不那么草率的维修】【灵识聚身术-改】【炼冰术士的执着】【南斗飞龙拳】【召唤术——武藏小金井】【月步】【岚脚】【飞沙风中转】【气功炮】【召唤术——马孙】【野球拳】【熊孩子的下鞭腿】

未装备技能：【邪王炎杀炼狱焦】

和巅峰争霸战之前相比，封不觉的数据没有太大变化，主要就是：增加了技巧值，升了一阶格斗专精，黑了夺灵一件传说级物品，另外……技能栏的技能溢出了。

经过一番斟酌，封不觉决定暂时把【邪王炎杀炼狱焦】从技能栏里拿了下来。虽然这是个主动攻击技能，但如今觉哥的攻击手段是非常丰富的，不必带得太多。或许等以后他等级高了，可以舍弃【炼冰术士的执着】这个被动技，但目前来看还是带着比较好。

“好吧……”封不觉整理停当，站到了触摸屏前，“久违的噩梦剧本……”

简单的几步操作后，系统提示音便响起：

【疯不觉，等级43】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请确认。】

【已确认，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电梯……动了。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一个低沉的女声念道。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拼图牌*2。】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嗯……感觉是在向下移动啊……”封不觉一边听着系统提示一边沉吟道，“这种进入方式……也就没有片头CG了吧。”

结果，他猜错了……

嗞嗞——沙沙——

忽然间，觉哥身旁的触摸屏……竟自动变换了画面。一片不规则的、波浪状的黑白纹理浮现在了屏幕上，并伴随着古怪的沙沙声。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用天线来接收信号的电视机倒是经常会出这种图像。不过在显像管技术革新后，电视机即使是无信号状态，也最多会浮现一片细密的、有规律的雪花。类似眼前的画面……倒是很难再看见了。

不过，觉哥老电影看得不少，他自然是见过这个的，因为在很多恐怖片里都有类似的情景……

“嗞……你……沙沙……嗞嗞……又……”那诡异而模糊的画面中，断断续续地传出了说话声，听上去是个男人的声音，“嗞……迟到了……”

封不觉戒备地走向显示屏，皱眉凑近了观看，其心中暗忖道：“这是剧情简介？”

【今晚，你又一次迟到了。】那声音接着说道，他说得依然很模糊，但好在游戏菜单的翻译功能被触发了，很贴心地提供了字幕。

【很显然，你是一名非常糟糕的夜班保安。】

【首先，你连最基本的按时到岗都做不到。】

【其次，你经常偷懒，整晚都不做巡查，躲在保安室里睡觉。】

【还有，你总是一有机会就调戏夜班的护士和女医生。】

【没有人喜欢你，莱斯特。】

【你是个邋遢的、随便的、不知检点的、没责任感的家伙。】

【你那张俊俏的脸可以给人留下很好的第一印象，但在三句话之内，这印象就会被你那放荡的言行所击溃。】

【今夜，是你在这里值班的最后一夜。当然了，你自己还不知道这点，让我告诉你吧……人事部已经决定解雇你，你将被一位即将退休的先生所代替。他在战争中受过伤，左腿有点儿瘸，但所有人都认为他能比你干得更好。】

【现在，去完成你的工作吧，或者说……混完你的最后一班岗，随你的便。】

第464章 被诅咒的医院（二）

这段话，也不知是剧本中NPC对玩家做的独白，还是代替系统音所做的片头描述。

在那个声音进行诉说的同时，封不觉眼前的触摸屏上还在不断闪现各种骇人的画面……

那些画面很模糊，夹杂在黑白波浪的图像中，基本都是稍纵即逝。

拍出来的东西多半都很诡异……躺在地板上的怪影、贴在墙上的残尸、惊恐的人脸、掌印、小孩的背影、蠕动的内脏、绞缠成团的长发等等……

最后，当“简介”结束时，那黑白的画面中，出现了一抹艳丽的红色。

有一对血色的眸子，突然映在了屏幕上，并且定格了……

“气氛渲染得不错嘛……”封不觉打了个哈欠，用很随意的口吻念叨了一句。

换成别人，可能光是看看这段简介就已吓得够呛了。但觉哥，依然能非常轻松地进行吐槽……

“如果这些画面就是那个‘莱斯特’工作场所的缩影……”封不觉笑道，“那他迟到和打瞌睡的行为还真是情有可原……”

他说话间，电梯停了。

门……缓缓打开。

门外横着一条颇为宽敞的走廊，四周的墙面呈白色，地上铺着瓷砖。上方有灯光传来，但是那光线偏暗，而且光源中似乎还参杂着奇怪的阴影。

“嗯……不会有什么出门杀吧？”封不觉念及此处，略微迈出半步，用手扶住电梯的门，然后缓慢地、谨慎地朝外探出头去。

走廊两侧空无一人，每隔一段距离，便可看见一排塑料座椅，座椅旁边一般就挨着一扇房门。每一扇门上，都有一个横挂着的、字体清晰的门牌。除了几楼几室外，门牌上还写有“内科”、“儿科”这样的字样。

“嗯……还真是医院……”封不觉念道。

从剧情简介里提到的“护士、女医生”来推断，这个“莱斯特”上班的地方应该就是医院了。电梯门被打开的刹那，封不觉自然就更确定了。无论那走廊的宽度、还是那股消毒水的味道，都是医院的特征。

不过，此地的空气中，似乎还不止有消毒水的味道。封不觉隐隐觉得自己闻到了一种别的气味，只是味道若有似无，难以辨识……

“好吧，我这就算是上班了。”封不觉跨前一步，走出了电梯。

叱……嘭！

几乎在他踏出去的刹那，电梯门就开始移动，只过半秒便猛地闭合起来。

封不觉回头看时，那电梯门已瞬间变了样……其高度略有提升，宽度则增加了许多。医院里的电梯多半如此，考虑到紧急情况下可能需要把病床推进去，所以载重量和门的尺寸都接近于货运电梯。

“那么……正式开始了吧……”封不觉念叨这句话时，忽然发现了一件事，他从电梯的门上看自己的倒映时，看到的竟然是另一个人的样子。

那是个身穿保安制服的白种人男性，身高和觉哥相仿，脸长得倒确实是挺帅的。

“这就是莱斯特了吧……”封不觉自言自语道，“所以……剧本中其他人看我时，我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了。”

【重要提示：您的装备效果已被清零；您的技能与物品栏已被锁定；您服装口袋中的物品已作屏蔽处理，部分新的物品被加入。】系统提示适时响起。

“呵……呵呵……”封不觉干笑几声，“果然……又来这手。”

噩梦本刷得多了，对这种状况，他也已经习以为常……

论坛上也早就有玩家统计、总结过：噩梦难度的单人生存模式，毫无疑问是最有可能触发“限制”的模式。玩家在玩这类剧本时，有接近五成的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也就是说……你再能打也没用，系统总归会有办法让你体验什么叫“噩梦”。

“行……那我瞧瞧……我能用到点儿什么。”封不觉当即就伸手去摸衣服和裤子的口袋。

一番自我搜身后，他找到了以下这些东西：一条开过封的口香糖（还剩三片），一把塑料柄的折叠小刀（削苹果常用的那种），一副墨镜，一小罐喷雾式发蜡（迷你装），一只白色的臭袜子（是的，只有一只），一把小梳子，半包烟，一个打火机。

“身上没有手机啊……”封不觉摸着下巴道，“是剧本限制……还是说明我身在一个手机尚未普及的年代呢……”

他思索之际，系统提示又起：【主线任务已触发】

封不觉几乎是本能般地打开了游戏菜单，唤出了任务栏，那里面显示了一句充满恶意的话：【坚守工作岗位，活到天亮】

“在医院值个夜班就有生命危险啊……这世道还真是越来越不好混了呢。”封不觉吐了个槽，便转过身，朝左手边的方向走去了。

“总之……先找找看有没有地图之类的玩意儿，确认一下剧本地形吧。”他的视线警觉地扫动，就连墙壁上的裂纹也不放过，生怕自己错过什么可能的线索。

“嗯……诊室的门都是关着的，门里也没有灯光传出……那这儿多半就是门诊部了。因为晚上没人来，所以这些房间都上锁。”封不觉从那些房门前经过时，也不忘做出一些推测。

“话说这条走廊还真是挺长的呢……”他走了一段，仍未在墙上找到地图，不由得回头望了一眼。

于是，他看到了很诡异的一幕……

就在其回头的刹那，整条走廊的灯光都闪烁了两下，在灯光熄灭的短暂瞬间，那一片漆黑的廊中，好似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发出微光的人影。

“它”所处的位置距离封不觉较远，看上去只有拇指大小，也说不清这是视网膜上留下的光点，还是确有其影。反正……在灯光恢复后，那白影就不见了。

正常人见此情景，恐怕早已是惊吓值陡升，并赶紧转身赶路了。

可封不觉却是虚起眼来，用一种测试视力时、努力去观察最底下一行小图标的状态，凝望着那条走廊……

“切……吓我？”他语气嚣张地道了一句，并从口袋里掏出了墨镜给自己戴上。

不知是该庆祝还是该惋惜……觉哥的行为，的确是立竿见影。

他戴上墨镜一看，那个“白影”就又出现了，而且这次，它就站在封不觉跟前不足一米之处。

那是一个全身裹着绷带的人，看体型好像是男性，除了眼睛和鼻孔外，他全身都被包得密不透风。仔细观察，还能看到一丝丝鲜血正从那些绷带的缝隙中渗出……

“嚯……”封不觉盯着对方看了几秒，然后又把墨镜朝上提了起来，这时，他又看不见那绷带人了。接着，觉哥又把墨镜放下，这回又能看见了……

“嚯～嚯嚯嚯嚯～”他口中一边用第一声反复“嚯”着，一边上上下下地移动墨镜，仿佛自己在看隐形墨水画的画一样。

那绷带人站在他面前，倒也没有做出什么攻击动作，不过……从这位绷带兄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对觉哥的反应有点儿意外……而且，这份意外，很快变成了蛋疼。

“啊……”绷带人终于忍不住了，眼前的保安貌似没有半点儿害怕，这实在太伤鬼魂的自尊了，于是，他举起双手，张口呻吟，并朝着觉哥缓缓逼近而来。

“嗯？想动手？”封不觉用中指将墨镜朝鼻梁上顶了顶，戴戴严实，随后，他朝后跃出一大步，摆出黄飞鸿的招牌架势，好似准备和这个绷带佬玩儿硬的。

“你……不怕我吗？”绷带人居然停住了脚步，裹在绷带下的嘴支支吾吾地说了句话。

“我怕你？”封不觉用一种鄙视的眼神上下扫视着对方，“你都已经被揍成这样了，我干嘛怕你？”

“我是鬼魂……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绷带人压低了声音，用自认为最吓人的语气念道。

“不知道啊。”封不觉说的是实话，每个剧本里的鬼魂设定都不一样，他怎么可能知道呢……“那你又知不知道……”封不觉居然接过话头反问道，“什么叫‘嚯嚯嚯嚯～嚯嚯嚯嚯’？”

“呃……”绷带人被他给问懵了。

“所谓‘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就是……”封不觉忽然尖着嗓子接道，“小城里，岁月流过去，清澈的勇气……洗涤过的回忆，我记得你，骄傲的活下去……”

“啊！”绷带人惨叫着逃跑了……也不知他是惊还是怕……

“切……战斗力太弱了吧……”封不觉啐了一声，摘掉墨镜、耸了耸肩，转身继续前行，“看来这个剧本里的鬼魂基本就是靠瞬间移动、干扰电路、时隐时现这类手法来吓唬人而已。只要没有意念移物和物理接触的能力……对我来说不就跟屁一样吗……”

又行了几十秒，走廊前方出现了一个丁字路口，路口那儿的墙壁上，也终于出现了一张医院的平面示意图。

“但是也不能大意啊……”封不觉边走边沉吟道，“噩梦难度不会那么容易的，这种限制能力的剧本，除了惊吓值考验以外……必然充斥着各种极度恶劣的谜题……”

第465章 被诅咒的医院（三）

不祥的预感，往往会变成现实……

当封不觉满怀期望地来到墙边、并看清了墙上那块塑料图板后，首个“恶劣的谜题”便算是出现了。

原来，这图板上的“地图”，并不是有序排列的。除了最上方的标题“雪松郡公立医院2F平面示意图”外，其他的内容都是一片错乱。画不对画、字不对字，看着就像……一幅被拼错的大拼图。

“哦……这是要考验一下玩家的图形记忆能力吗……”封不觉看着那幅混乱的示意图念道，“拼图可是我的强项啊……”他说着，便站定了身形，左手托右肘，右手扶下巴，目光如炬地开始了精神拼图法。

不知不觉间，五分钟过去……

封不觉仍然保持着一模一样的姿势站立着，口中吟道，“嗯……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啊……”

经过观察，他发现这块图板上的“拼图碎片”全都是不规则的形状，大约有二十多个这样的图案糅杂在一起、错位排列，才形成了眼前的“地图”。

这可比一般的矩形拼图或锯齿状拼图难得多，人脑在短时间内要记忆那么多图形本就很困难了，还要在脑中对这些图形进行排列组合，难度更是不言而喻。

“看来还得花不少时间……”觉哥念道。

嘭、嘭……

此时，又生异变。

只听得一阵有力的脚步声从身后响起，渐渐逼近。

“嗯？那个绷带佬儿又来了吗……”封不觉嘀咕了一句，并缓缓转身，同时，他的手伸向了自己的口袋，准备去掏墨镜。

不料，这次，他看到了别的东西……

但见，一个魁梧的身影正在缓缓行来。那怪物长了一个肉瘤般的脑袋，身高接近三米，头顶几乎能蹭到天花板，其身体上虬结的肌肉已然爆衣而出……

“卧槽……”封不觉见此怪物，不由得一惊。

“莱斯特！你这混蛋！”那怪物的肉瘤脑袋上，裂开了一道仿佛是嘴的裂缝，裂缝中还长着两排尖利的兽齿，他就是用这张“嘴”大声吼着，“我要宰了你！”

“嗯……”封不觉戴上墨镜看了对方一眼，随即又迅速摘下，因为他发现用裸眼去看这家伙也一样，“这是怎么回事……我没立什么FLAG啊……”对方的移动速度不算太快，而且距离尚远，所以封不觉没有急着逃跑，“哦……我明白了。”他好似想到了什么，“我在同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是吗……”

这个推理也确实有些根据，因为该剧本的主线任务是：【坚守工作岗位，活到天亮】，所以理论上来说……只要玩家不离开医院、并且保证自己不死，那怎么样都可以。即使封不觉随便找个没怪的墙角蹲着，不做任何探索，也是不会被判定为消极游戏的。

【提示：如果你在走廊上停留了太长时间，愤怒的护工查德便会出现。强大的查德可以轻易将你撕得粉碎，你需要尽快逃走。你可以通过进入房间来摆脱查德的追捕，查德会在该房间门口徘徊一分钟，然后离开。】

系统提示适时传入耳中，佐证了他的推理。

“那就怪了啊……眼前这个‘示意图’的谜题，不是一时半会儿解得出来的吧……”封不觉一边思索，一边转身，朝着丁字

路口的左侧去了，“难不成我得先去找个一次性相机之类的道具，把这块板上的地图拍下来，然后撕碎照片玩拼图？”

封不觉这人颇有些强迫症的症状，让他放弃一个解了一半的谜题，他就浑身难受……不过眼下有个必杀系怪物正在靠近，他也只能先跑再说。

“嘿！查德！”封不觉在逃跑时，还不忘回头和那位移动速度很一般的护工先生聊两句，“咱们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这是何必呢？”

“你睡了我妹妹！”查德吼道。

“嗯……如此干脆地就给出了一个令人无话可说的理由……”封不觉嘀咕着吐了个槽，随后再转头喊道，“我相信这其中一定有误会！没准我们是真爱！”

话音未落，便见查德的脖子侧面肉茎猛长，随着一团脓液爆开，其颈侧又钻出了第二个脑袋，那也是个面容模糊的肉瘤，不过发出的是女人的嗓音，“莱斯特！你这杂种！你说过会给我打电话的！”

【提示：你激怒了查德，并激活了其妹妹的怨灵，从现在起，他的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系统的提示音还没完，那“双头巨人”的脚步就加快了三分。

这回……觉哥可就没法儿那么悠哉地跑了，他撒丫子狂奔而起，并立刻开始搜索距离自己最近的门扉。

“这FLAG完全莫名其妙啊！”封不觉道，“唱《霍元甲》可以把怪赶走，好好交涉却反而导致情况恶化啊！”

很快，他就接近了一间诊室的房门。此时他也无暇多想，直接用一个滑垒姿势冲到门前，抓着门把手就转，结果……一条最为经典的系统提示出现了：【打不开】。

“我擦类~”封不觉高呼一声，起身再度狂奔。

经过这几秒钟的耽搁，查德追得更近了。这导致觉哥已无法再停下脚步去试别的门，他只能先设法拉开距离……否则自己一停下来开门便会遭到攻击。

“果然是丝毫不能托大……”封不觉心中念道，“早知如此……在见到他的刹那扭头就走多好。”

此时，近期在现实生活中的锻炼经验，倒是发挥了一些作用。封不觉认真起来以后，很快便调整好了呼吸、脚步以及跑步的姿势，从而再度甩开了对方。

然而，就在这个微妙的时机，前方又出现了荒诞的一幕。

走廊的尽头，有一条阶梯，这条阶梯不朝上、不朝下，而是连接在右侧的墙壁上，朝着侧面延伸出去……

“搞什么……”封不觉瞪大了眼睛念道。

由于停下脚步就是死，他也不及多想，只能硬着头皮上。

结果……他真的顺利跑上了那些朝侧方延伸的台阶。

当觉哥把脚踩到阶梯上的时候，就感到了前方区域的引力发生了偏移……这一刻，他脑中嗡然一鸣，瞬间想通了，“那地图是对的啊！”

第466章 被诅咒的医院（四）

“原来如此……这个医院的地形不是按照正常物理规律排列的……那是一张立体地图……”封不觉在阶梯上奔跑时，脑中思索着，“光看一张自然会觉得很混乱，但如果把所有楼层的地图重叠在一起看，就能形成一个3D的模型。当然了……就算在脑中构建出了那种模型来，在这种引力会根据地形变换的地方，意义也不算太大……”

念及此处时，脚下阶梯已尽。

封不觉又来到了一条走廊里，这里的灯光和之前的一样，虽是白色的，但蒙着一层阴影，使得眼前的景物都呈现出灰色调。

“这也是第二层？”封不觉看着远处的门牌号码念道，“嗯……我刚才所在的门诊部，也是二层……果然，这种横着走的楼梯，将玩家引向的便是同一个平面……对刚才的我来说，现在的我就是呈九十度横着的状态。”

心思电闪、行动亦是不断，毕竟后有追兵，他还不能松懈。

封不觉快步行到一扇门前，这扇门上只有门牌号码-216，没有标出什么文字，那很可能就是一间病房了。

“咔嗒”一声，门把手顺利转了过去。

此时，查德的两个脑袋，也已从阶梯那儿探了出来，并咆哮着追进。

封不觉别无选择，他不可能在这种时候再慢慢地推门，谨慎地探探路再进屋……其物品栏已经被锁，想用金刚铃探路也不行，就算真能用……估计也起不到什么效果，因为此刻他本就处于致命威胁之中，发动特效后，金刚铃肯定是直

接一阵乱响。

觉哥无奈，只能推门便进，转身就把门给关上。

查德的脚步声，竟在门被关上的一瞬戛然而止，好似那巨人般的壮汉在一秒间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一样。

“这设定算什么呀……难道一扇普通的房门就能拦住他了吗……”封不觉背靠门大口喘息着，心中念道，“因为体型庞大，看到门框的瞬间就放弃了？”他不禁笑了笑，“这种反应和‘小吵闹看见阶梯’有什么区别……”

在这几秒调整呼吸和心绪的时间内，封不觉已快速扫视了一下眼前的房间。

这是一间面积颇大的病房，屋里没有开灯，面向走廊的窗户也都拉着窗帘。不过，借着从窗帘缝隙中透入的灯光，他还是能大致看出一些物体的轮廓来。

“一、二、三……”封不觉数了一下，屋里共有六个床位，皆是靠墙放置，两侧各三、一一对应。每一个床位的旁边，都围一个U字型的铁制支架，上面挂着帘子，当帘子拉起时，便可将这张病床遮住。

“这应该是最差的病房了吧……”封不觉念叨着，他也是在医院里长住过的人，对类似的环境还是比较熟悉的。

通常来说，医院里较好的病房，是两人一间，还配有电视的那种；而六人、甚至更多人凑在一间里的那种病房，则是最差的级别，条件堪比群租房。

当然了，单间也有，有些是有钱就能住进去的，有些则是到了一定级别、或有势力的人物才能住进去的。还有一些……是特殊情况，比如极端病状可能得进无菌室，但条件差的医院还未必有这种治疗设施。

总之，这方面的问题，封不觉都门儿清……在他刚得“病”的那段日子里，已几乎把S市各大医院的各种设施都玩儿了个遍……他住的病房是逐级提升，来会诊的医生也是一

个比一个大牌，做过的检查更是包罗万象。从多人普通病房到VIP专用单间，从区级医院住院医师到在全球享有盛名的权威专家……以患者的角度来说，封不觉确实是见过大阵仗的人……他也算是一病成名，在二十一世纪中叶的医学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嗯……既然都进来了……”封不觉伸出手去摸电灯开关，但伸到一半，他的动作又停住了，“嘶……要是这里面真有‘病人’，而开灯会触发什么FLAG，那我岂不是很不妙……”

想了几秒后，他决定，先不发出声音，在门口站个一分钟，然后再开灯……

这也是为了保险起见……谨慎总归是没错的，反正也只是一分钟而已。一分钟后，门外的查德就肯定离开了，到时候就算再次引发某种要命的状况，他也可以选择逃回走廊。

于是，封不觉就在门口，等了一分多钟，接着，他打开房门，探头看了看，确认查德已经不在后，他才关门转身，打开了电灯开关。

这间病房里一共有四盏顶灯，皆是嵌在天花板中，觉哥一次性就把屋里的灯全打开了，房间顺势就敞亮起来。

此刻，屋里的六张病床全都被帘子给围了起来，而且围得严严实实……

“呵……这种把戏……”封不觉从口袋里掏出了折叠小刀，掰出刀刃、拿在手中，然后徐徐前行，“和某些需要把厕所隔间逐个探查一遍的游戏差不多嘛……”

他先走到房间另一端的窗边，拨开窗帘朝外张望。

啪啪啪啪啪啪——

这一瞬，只听得一阵急促的、怪异的响动……忽从身侧传来。

封不觉闻声猛一转头，只见得身边的墙壁上……多出了六个血掌印。

“朝窗外张望所触发的吗……”他念叨着，又将视线移回了窗户的方向，仿佛这些掌印的出现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窗外一片漆黑，玻璃上倒映出封不觉自己的影子，或者说……是莱斯特的影子。

就在觉哥定睛看向窗户时，那莱斯特的倒影，居然笑了起来……

同一秒，封不觉的耳畔，也隐隐传来了阴恻恻的笑声。

“的确很恐怖啊……”封不觉若有所思地说道，“一般人的话……注意力被血掌印吸引，就已经一惊了，把头转回来时又看到玻璃上映出的倒影在笑，就有一定几率会被吓出剧本了吧。”

觉哥念叨完这两句，就若无其事地把窗帘又拉上了……

“好……来看看病床上都有什么。”封不觉拿着小刀，先走到了距离自己最近的一张床边，将手伸向了帘子。

突然！“噼”一声，一只惨白的手，从帘子里窜出，死死握住了封不觉的手腕。

第467章 被诅咒的医院（五）

“啊……”一声干涩的呻吟从帘后传出，应该是那只手的主人所发出的。

一般来说，恐怖片里的主角要是遇到这种情况，很可能被吓得尖叫起来，腿一软就坐倒在地。

但封不觉镇静得很，他的推理一刻未停……

“左手，手背上皱纹明显，指甲干枯厚实，看着像老年人的手，但握力惊人；皮下的青筋凸起、静脉附近有大量穿刺痕迹，表示常年输液。肤色白得不太正常，并散发出一股福尔马林的气味；隔着帘子还能准确地抓住我的手腕，绝非巧合……”

觉哥目光连转，心思疾动。

此刻，他的脑中瞬间就有了三个方案：第一，抄起折叠小刀就捅过去；第二，反手一拧、把对方扯出来，接个过肩摔；第三，拉开帘布瞅瞅再说……

考虑到自己目前的战斗力与常人无异……封不觉最终还是选择了比较稳妥的办法。于是，他伸出了另一只手（小刀仍握在手心），用食指和拇指捏住了病床边的长帘并横向拉动起来。

嗞嗞……

挂帘顶部的塑料环在铁杠上摩擦滑过，发出了嗞嗞怪响。

病床上的人，也很快出现在了封不觉的眼前……

整体来看，那是一名形似干尸的老者。他仰面躺在床上，身穿一件淡蓝色的病号服，肤色惨白、全身僵硬。

第一眼看去，觉哥就明白眼前这位八成不是“活人”。因为那老者的体表上，竟插了上百根输液管……

那些管子的末端全都连在床头上方的墙壁里面，管中还流动着黑色的液体。而输液管前端的针头，皆是呈九十度扎入老人的皮下，几乎布满其全身。针头扎的位置分别有：额头、脖子、躯干（隔着衣服）、脚底板等等，这些地方插着管子也就罢了，最惊人的是……就连他的两个眼球上，都插着输液管……那是名副其实的“看着都疼”。

“呃……”那老者抓着觉哥的手腕不放，缓缓转过头来，虽然他的两个眼球上插着针，但他还是“看”向觉哥，并艰难地说着，“好渴……我好渴……”

“老伯。”封不觉语重心长地念道，“‘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这话你听过没有？世界卫生组织都强调过多少遍了……”

“好渴……”那老者无视他，继续说着自己的台词。

封不觉叹了口气，按照NPC的套路接道：“好吧……我给你弄点水喝？”

“我要喝……冰镇啤酒……”老者如是回道。

“老伯，‘要干更要肝’这话你听过没有？”封不觉道，“就您这个状态，喝酒精饮料合适吗？”他抬头看着床头上方的墙壁，“话说……从墙里流向你体内的到底是什么呀？石油还是可乐啊？”

“胡椒博士……”老者回道。

“那还真是辛苦你了啊……”封不觉嘴角抽动着念道。

（胡椒博士为一种软饮料的名称，英文名为Dr Pepper，又译澎泉、派珀博士等。该饮品凭借其褒贬不一的独特口味在全球拥有一大批忠实的拥护者。其味道非常微妙，在《南方公园》中被恶搞为“不可知论者的专用饮品”。）

“我要喝……冰镇啤酒……”老者再次重复道。

“好好……明白了……”在对话期间，封不觉也在不断尝试着拽开对方的手，但始终未果，因此，他基本可以判断，这是一个一旦触发就必接的支线任务，“我这就给你去弄。”

“谢……谢谢……”老者一听到这句话，便松开了觉哥的手腕。

与此同时，系统提示也来了：【支线任务已触发】

任务栏中，添加了一行新的指示：【在餐厅大堂的自动贩卖机中购买一瓶冰镇啤酒，将其带给216病房的哈珀先生。】

“哦，您是哈珀先生对吗……”封不觉看着游戏菜单，对眼前的老头儿道，“能不能顺便告诉我一声，去餐厅该怎么走？”

“好渴……好渴……”哈珀无视觉哥的问题，自顾自地轻声呻吟着。

“嗯……很好。”封不觉甩了甩那只被抓得发酸的手腕，耸肩念道，“完全没有提示，太他喵的有趣了。”

虽然是被迫接下了支线任务，但封不觉对是否要去完成，还是有些犹豫的。

“理论上来说，我留在这个房间里一直待到天亮，不就通关了吗……”封不觉心道，“不过以这个剧本的尿性来看，应该是不会允许我在同一个地方逗留太久的。在走廊里滞留过长时间就会引来查德，那么在病房里滞留太久也可能引来别的什么东西……”

念及此处时，他已行到了第二张病床边，即哈珀先生隔壁的那一张。

这一回，封不觉干脆就大刀阔斧地直接扯开了帘子。可这张床上，偏偏是空无一物。

“哼……我会上这种当吗？”觉哥冷笑一声，掏出了墨镜。

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他分别用墨镜视角和裸眼，将整

张病床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每一个犄角旮旯全都仔细看了一遍；床单也被他翻来覆去地看过、摸过、闻过，就差搁到嘴里尝味道了……做完这些他仍未罢休，还拿着折叠小刀对床的支架敲敲打打，想听听里面是不是藏着钥匙之类的东西。

最后，经过了这番折腾，花去了大量精力后，他终于百分之百地确认了……这只是一张作为场景装饰物的空床。

“OK，下一个。”觉哥对此显得不以为意，纵是在做无用功，他也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

“嘿，我说，伙计。”就在封不觉准备走向第三张床时，忽然有个声音从他的背后响起，听上去像是中年男子的嗓音，“我在这儿，在你后面。”

封不觉闻言转身，循声望去。说话声是从房间另一侧中间的那张病床上响起的，那个床位同样被挂帘给围得严严实实。

“你在叫我？”觉哥试探着问道。

“没错。”那声音回道，“你能过来一下吗？”

“好啊。”封不觉说着，便蹑手蹑脚地靠过去。待走近至一定的距离后，他突然伸手，快速地拉开了那张病床前的帘子，并闪电般朝后一缩。

“你在搞什么呢？”床上坐着的中年大叔看着觉哥念道，他的眼神仿佛在说：“这小子有病吧？”

封不觉将对方上下打量了一番，当即问道：“呃……你是吸血鬼？”

他会这么问，是因为对方的特征实在是颇为明显，那张脸基本上和迪士尼卡通的经典吸血鬼形象一模一样。白脸、红唇、背头、尖牙，面容消瘦、气质阴冷。假如这货现在穿得是一套西装而非病号服的话，觉哥连问都不会问……

“嘿，小子，这么问不礼貌你知道吗？”吸血鬼大叔回

道，“难道你是种族主义者？”

“没有没有……当我没说。”封不觉赶紧摆手摇头。

“我的名字是理查德·萨瑟兰，你可以叫我伯爵。”伯爵说道。

“少听他扯淡。”另一个有些尖锐的声音从伯爵右手边的床位响起，也就是哈珀先生正对面的那张床，“他才不是什么伯爵呢。”

“闭嘴！你这个酒鬼！”伯爵对旁边嚷道。

被称为“酒鬼”的那个声音回击道：“伯爵都有城堡！你有吗？”

“这是胡扯！”伯爵回击道，“谁规定的？”

“总之就是这样！”酒鬼回道。

在他们俩争吵时，封不觉已侧移几步，顺势拉开了“酒鬼”床边的挂帘。

床上，坐着一个绿皮肤、个子极矮的生物，他尖鼻尖耳，大眼大嘴，毫无疑问……他是个哥布林。而且，此时他身上穿的也是一套病号服。

“干什么？你就不知道要尊重别人的隐私吗？”帘子拉开后，那哥布林便对封不觉嚷道。

“抱歉……我没想到一个偷听并擅自加入别人谈话的人，竟然还注重隐私。”封不觉用一个有力的观点反驳了对方。

“呃……”那哥布林顿时哑口无言。

“哈哈……”伯爵笑了，“吃瘪了吧！维克多，你也有今天！”

“哦……你叫维克多？”封不觉接过话头问道。

“是伟大的维克多·里德沃克斯！”维克多回道，“家喻户晓的贸易大亨！”

“他只是走私各种酒和军火而已。”伯爵在旁拆台道。

“少啰唆！你这个冒牌贵族！”

“闭嘴！你这个黑心投机商！”

他们俩很快又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

封不觉叹了口气，围观了好一会儿，等那二人的说话频率稍稍减慢了一些，才见缝插针地对伯爵说了一句：“所以说……你叫我过来到底是想干嘛来着？”

“哦，对对。”伯爵转过头来回道，“你准备帮哈珀去弄啤酒是吗？我想让你顺路去血库帮我捎点儿血浆过来，最好是B型的，不用多，两袋儿就够了。”

“哈？”封不觉有气无力地回道，“要吸血的话……你旁边不就有个现成的哥布林在吗？”

“嘿！”维克多当即不满地嚷了一声。

“太野蛮了，从活物身上直接吸血简直是动物的行为。”伯爵用疑惑的眼神看着觉哥，“年轻人，你暴力电影看得太多了吧？”

“呵……呵呵……”封不觉嘴角抽动着干笑了几声，“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的回答倒是让我放心了不少。”

“噢！对了，你要去血库的话，顺便也帮我带点儿东西回来吧。”维克多这时又说道，“昨天，我弄丢了一把钥匙。我估计是在一楼儿科急诊的诊室里弄丢的，你要是能帮我找到，我可以给你丰厚的报酬！”

“没问题！”封不觉一口就答应了下来，维克多所说的整句话中，最关键的部分无疑就是最后那五个字……

“我也不会让你白跑一次的。”伯爵道，“你把血拿来给我，我也会给你些东西作为交换。”

“好，可以。”封不觉这会儿也想通了，反正他得出去跑，不如就一次性多接一些任务，把东西收集齐了再回来。

【支线任务已触发】

于是，系统提示便来了，觉哥的任务栏中又多出了两条新的任务。

【从血库中获取两包B型血浆，将其带给216病房的理查德·萨瑟兰伯爵。】

【在1F的儿科诊室中找到维克多的钥匙，将其还给216病房的维克多·里德沃克斯。】

“最后……我有个问题。”封不觉看着眼前这两位问道，“我看二位手脚健全、也没有受到任何束缚，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去办这事儿？”

“我肝硬化，不宜走动。”维克多回道。

伯爵的回复更加干脆利落，就俩字儿：“贫血。”

第468章 被诅咒的医院（六）

接下了三个支线任务后，封不觉在216病房里又停留了五分钟左右。

在这五分钟里，他把剩下的病床也都检查了一遍，确定了那两张也是空床。他还试着向伯爵和维克多套话，但那俩货完全无视他，继续吵着架……看来从这两名NPC身上是得不到什么提示了。

然后，觉哥还搜查了房间里的四个床头柜（伯爵和维克多的床头柜自然是无法染指的），并成功地在哈珀先生的那个柜子里找到了一枚古怪的硬币。

做完这些，他才打开房门，再度行到了走廊上。

“这个剧本的设定挺犀利啊……”封不觉不紧不慢地前行着，他一边用单手玩儿着硬币，一边念叨，“从这枚硬币的说明来看……这里应该不是人类世界……”

【名称：硬币】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可在餐厅大堂的自动贩卖机上购物】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怪物王国最常见的基础货币。由于汇率经常变更，以物易物的交易习惯也无法根除，所以钱上没有印具体的面额。又由于国王经常会被勇者、冒险者、或自己的亲戚杀死，有时还会不小心自爆，所以钱上也没有印国王的头像。】

“既然是怪物王国……”封不觉不禁想到，“那我也是怪物

吧？”他挠了挠头，“但从倒影上看，莱斯特应该是个人啊……莫非是衣服之下有什么特异之处？”

这事儿倒是很难办，虽然剧本中的其他人物看封不觉时，显示得是莱斯特的样子。但觉哥本人看自己时，仍然是紫色长西装的造型。再者，就算他找到了一面镜子，也无法脱成光膀子的状态。因此，莱斯特究竟是个什么怪物，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等等……”封不觉的脑中掠过一个闪念，“那刚才的绷带人，和查德兄妹，又是怎么回事？”他心道，“那个绷带佬儿问过我‘你不怕我吗？’，而且他还说了‘我是鬼魂，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这种话。”他摸着下巴沉吟道，“按照正常逻辑来说，他的意思就是……我这个‘活人’应该怕‘鬼’才对。”他眉头微蹙，“还有，关于查德的妹妹，系统的定义是‘怨灵’，那也是鬼……”

他边想边走，不知不觉又来到了一个拐角处。

“诶？难道……”封不觉稍稍改变了思路，瞬间茅塞顿开，“哦……所以……大概的意思就是……怪物王国中的‘怪物’，和人类世界中的‘人’，其实是一样的。在这个世界里，‘鬼魂’也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他像在说绕口令似的，“总之……这个剧本就是一个怪物王国中的闹鬼医院。”

想到这儿时，他正好转过了前方的拐角。

刚转身，就看到迎面行来一条人影。

“Hi~莱斯特~”一名护士出现在了封不觉的面前，语气风骚地与他打起了招呼。

她身穿着白色的护士服，领口挺低、裙子挺短、还穿着长筒白丝袜，其身材非常火爆，胸前沟壑深不可测，纤纤细腰不堪一握，一双长腿更是引人浮想联翩。

然……这名护士，竟长了个昆虫的脑袋。

她脖子以上的头颅，是一个巨型的蚊子头，有一对硕

大、凸出的复眼，口鼻处还有一根下垂的喙，说话时嗡嗡有声……

最猎奇的是……她的头顶没有触角，而是长了一盘蚊香。

是的，蚊香。而且是最传统的旋涡状蚊香，正在燃烧的那种，还在徐徐飘着烟……

“珍妮……吗……”封不觉看了看对方的胸牌上的名字，“嗯……”他侧身绕过对方，拔腿就走，“晚安。”

“诶？你这是怎么了？”珍妮转头嗡嗡地问道，“怎么见了我就跑啊？”

“该怎么回答这种问题呢……总觉得那个脑袋槽点太多反而无从下手啊……”封不觉心中念道，他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地回道，“那个……也没什么，手头正好有点儿事儿……”

“唷~”珍妮一手抚上了觉哥肩膀，凑近几分，“什么事儿啊……”她语气柔媚地接道，“是不是前天晚上你轮班的时候……和我在三楼储藏室里做的事儿啊？”

“莱斯特这家伙好强啊……各种意义上来说都好强啊！”封不觉心中怒吼着，嘴上则用一本正经的语气接道，“呵呵……我真的有事儿……”

“切……”珍妮哼了一声，没好气地白了觉哥一眼（复眼上的每一个眼睛同时翻光），“假正经……”说罢她就甩了甩手，扭着那圆翘的美臀，袅袅婷婷地转身行去了。

封不觉心中连连呼吼：“这什么呀……你真的是护士吗？你确定自己不是夜店里搞角色扮演的那种吗？怪物王国好像很开放啊！玩了那么久的惊悚乐园，终于在剧本里遇到一个超随便的NPC……结果却是个蚊子啊！”

……

告别了珍妮后，封不觉凭着记忆中的地图继续前行着，虽然那张图的参考价值也不高，但总比瞎走要强。觉哥相

信……只要自己到图上那些有“断口”的地方找找，应该是可以找到换层点的。实在不行的话……他也考虑过了，大不了就原路返回，先去216病房里待上一分钟，然后再跑回剧本最初的电梯那儿，通过乘电梯来换层。

就这样，大约又行了五六分钟，封不觉终于看到了可喜的一幕。在其前方不远处、左手边的墙壁上，出现了一扇门。那是一扇朝左右两侧开的电动平移门，和便利店使用的那种很像。不过，此时这扇门的造型是横着的，即朝上下开的状态。

封不觉走到近前，那门便自动打开了，门后是一条很短的走廊，三米外就是个丁字路口。

“如果引力变化的话……”封不觉一边念叨着，一边就躺下了……

他坐倒在地上、挪动着前行，待紧贴门沿时，他便干脆躺平，用脚底对准那扇墙上的门，然后双脚缓缓地伸进门去。当他的双腿都进去以后，引力果然发生了偏移，封不觉向着自己脚的方向，“坠”入了那扇门中。

因为事先就调整好了姿态，他成功地用双脚落了地。虽然没有了装备和技能的辅助、身体素质也不高，但这两三米的落差，还不至于摔死人（头朝下另当别论）。

落地后的冲击比觉哥想象中要小得多，他立刻就明白过来：莱斯特毕竟是个怪物，想必其身体能力比一般人类要强一些，楼层更迭时的落差正好在其承受范围内。

“这里是……”封不觉落地之后，立即左右观望，从不远处的门牌号码来看，这儿应该就是一层了。

他并不能完全确定餐厅和血库在哪里，不过儿科急诊的诊室肯定是在1F，这点在任务栏中有写明。也就是说，来到这一层，至少可以完成一个支线任务。

再者，刚才伯爵和维克多分别用了“顺路”和“顺便”这样的

措辞，以此反推的话，餐厅和血库在一层的概率也是很大的。

“走廊和二层的没有什么区别嘛……”封不觉站定以后，立刻就挑了个方向，顺势行去，“说起来……离开216之后，我已经走了相当久的时间，但查德始终没有出现啊……”他又回忆了一下先前的系统提示，沉吟道，“所以……只要我保持移动，就不会引来追杀了吗？”他很快就推翻了自己的这个猜测，“不对……这样的话，我只要一直在走廊里来回散步便能通关了。”他正思索着，前方又出现了一个转角。

“那么……姑且认为判定依据就是‘消极游戏’吧。”封不觉继续念道，“这个剧本的主线任务给了玩家很高的自由度，因此就用‘护工查德’这有形的怪物，来代替了消极游戏的惩罚。”他舔了舔嘴唇，“嗯……这里的地形复杂，我现在又对环境不熟，万一在触发了查德追杀的情况下逃到了死胡同里，附近又没有可以开启的房门，那我就死定了。”他想到这儿，又稍稍加快了脚步，“危机四伏啊……要摸透规则，很可能是要付出代价的。终究是噩梦模式，未雨绸缪总没错。”

走着走着，忽然，其耳边传来了一阵连续的响动。

哐哐哐——哐哐哐——

声音来前方右侧、一间挂着109门牌的房间里。听上去……像是有人在敲打什么铁制的物件。

“又是吓人的把戏吗？”封不觉心道，“还是……某种待触发的事件呢……”

哐哐哐哐哐……

随着封不觉的靠近，那声音变得越来越急。当他来到那扇门前时，几乎是狂响不止。

“嗯……颇有些开门杀的味道啊……”觉哥站在109门前，淡定地念道。

那是一扇没有锁的活动门，一推就能打开，的确非常可

疑。

通常来讲，在恐怖解谜游戏里，遇到这种明显很瘆人的、不太妙的房间，最好是不要直接闯进去。先在附近或是别处找找有没有相关的线索、物品之类，然后再进入，或许就能化解即死剧情。

不过，惊悚乐园是一款充满恶意的游戏……系统在有些方面非常讲理，而在另一些方面却是非常不讲理。

眼前这扇门，很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惊悚式陷阱。

觉哥推门进去，面对的可能是开门杀，但他要是扭头就走，也可能会死……

“没有提示、没有线索……”封不觉念道，“纯粹的赌博吗……”他思忖了一秒，“不对，这是在考验玩家的勇气吧。”

念及此处，他上前一步，将门推开。

“啊！”

一声尖啸。

一张可怖至极的惨白鬼脸扑面飞来。

这是最简单直白的吓人手段，铺垫也很明显，但永远奏效。

可惜，对封不觉是没用的……

“果然是这样……”封不觉一脸平静，甚至可以说显得有些失望。

在尖叫和影像闪过去之后，那哐哐哐的声音也停止了，四周重回一片静谧。

觉哥迈步进屋，开始扫视屋里的环境。

这109房间的面积很小，大概只有十平米不到。屋里堆放着许多杂物，基本都是无法移动或拿起来也没用的场景装饰。不过……在房间角落的一个货物架上，摆着一个很明

显、很扎眼的东西——宝箱。

觉哥三步并作两步行到那宝箱跟前，“解锁界面”便顺势浮现。

【请输入六位数的密码】

第469章 被诅咒的医院（七）

“密码……”封不觉念叨着，随手一输，“四九九九九九……”

【好像不对】眼前的菜单弹出了这样一行字。

“好吧……”封不觉当即就转过身去，开始仔细搜查这个房间。

很显然，眼前的宝箱并不是那种即开即解的谜题，而是需要在别处搜集线索才能解除的。

“虽然这里不是走廊，但我站在原地试输一百万次密码……似乎也不太现实。”封不觉边搜边道，“目前我还不知道长时间在房间内逗留会触发什么，而且这个房间的面积又极小，万一真刷出来什么东西……我连迂回的余地都没有。”

两三分钟后，觉哥就已基本确定了109室的状况。除了开门时那个“震你一下”的惊吓点，和这个需要密码才能开启的宝箱外，就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了。

“那就没办法了……”封不觉无奈地道了一句，便离开了房间。

重回走廊后，他朝着刚才的方向继续前行，不多时便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在那里，觉哥又发现了一张地图——“雪松郡公立医院1F平面示意图”。和医院二层的那张图一样，眼前这张图看上去也非常混乱。

不过封不觉似乎能看得懂：“嗯……果然没错，很多部分都是可以重合的……”这回他已有了经验，为了避免引来查德，他只花了很短的时间将整张图形大致记忆了一下，便迅速转身走人。

“按照地图显示……”封不觉一边赶路、一边已在拟定计

划，“这条走廊应该就是通往餐厅的，途中会经过儿科诊室……而血库在地下室……那么……”

他很快就来到了儿科诊室所在的那条走廊，妇产科就在旁边，不远处还有一个丁字路口，在那里拐个弯，便可以通往儿科病房。

正当封不觉准备径直经过那个路口时，忽然，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在其耳畔响起。

“喂喂……这剧本到底有多少条任务线……”封不觉不禁轻声嘀咕了一句，同时，他也已经循声转头。

笑声从他右手边的岔路上传来，那条走廊的灯好像坏了，除了靠近路口的几米范围，皆是一片漆黑。

七八米外，黑暗与光明的交界处，一个小孩的身影正伫立在那里，她身穿红色的连衣裙，看个头儿可能只有八九岁，黑色的长发遮住面容、一直垂至胸前。

“嘻……”空灵的笑声，令人毛骨悚然。

“嗯……站在阴影里面吗……”封不觉念道，“那就无法确定她是怪还是鬼了，不过从其造型和行为判断，八成是鬼吧……”

“叔叔。”那小女孩忽然开口说话了，“你喜欢吃糖吗？”

“喂喂……有哪里不对吧……”封不觉心道，“这种问题应该是怪叔叔问小女孩的才对吧……”

“或许吧……”封不觉望着对方回了一句，他这话其实跟没答一样。

“我这里有糖果儿，你要吃吗？”小女孩接道。

“什么口味的？”封不觉反倒丢回去一个问题。

小女孩无视了他的问题，接着道：“帮我梳头的话，我就分给你吃哦。”

觉哥当即灵光一闪，右手已本能地摸到了口袋里的那把

小梳子上，“好……啊……”他回答的时候，还是有些犹豫，总感觉有点儿怪怪的。

“那等你有空了，就到我的病房来找我吧，那里有镜子。”小女孩说完，便转过身去，那一抹红影渐行渐远，却是没有半点脚步声。

待对方从视线中彻底消失，封不觉又站在原地等了几秒钟，随即念道：“没有任务提示呢……”他抚着下巴，若有所思，“这是陷阱吗……还是其他任务中的一个环节？”

考虑了半分钟左右，他还是决定暂且把这个事件搁置一下，既然对方说了“等你有空了”这句话，那就表明未必要现在跟过去。

打定了主意，他便再度动身，朝着十几米外的那间儿科诊室行去。

“任务想必不会那么容易吧……”封不觉走到门前时，心中就是这样一个想法，他伸出手去，握住门把手的刹那，眼前果然弹出了系统提示：【门被锁上了】

“是‘锁上了’而不是‘打不开’吗……”封不觉道，“也就是说……为了到这个房间里找一把钥匙，我得先去找另一把钥匙来打开这个房间的门……”他叹了口气，“哎……好吧……”

这也是解谜游戏中的常事儿了，确实没什么好吐槽的。

封不觉转身就往回走，准备先去处理掉梳头换糖果的事件。不料，当他回到那个岔路口并准备前进时，又听到了这样的系统提示【前方被一片危险的黑暗所笼罩，你真的要去吗？】

“死亡FLAG啊……”封不觉一听就知道这话的意思，他赶紧退回路口这边，“难怪刚才那小女孩说‘等你有空了’再来，原来直接跟过去就得出事儿吗……”他挠了挠头，“那么……先去找个手电筒之类的东西吗？”

这话说出口，他便灵光一闪：“对了……保安室里应该有

吧。”

念及此处，封不觉立即开始回忆那张1F的地图，并迅速记起了保安室的位置。

“那就去一趟保安室好了。”觉哥现在是债多不愁，反正他乱七八糟的事件已经触发了一堆，先去哪里都一样。

很快，他又回到了之前经过的十字路口，并顺道再去扫了一眼地图、加深印象。然后他就朝着医院大堂的方向去了。穿过两条走廊，忽略了一些岔路和角度怪异的阶梯后，他顺利抵达了医院大堂。

来到这里后，封不觉意外地发现……医院的大门此时竟然是开着的。

在现实中这倒不算什么新鲜事儿，级别稍高一点的医院都有通宵急诊，晚上开门很正常。不过在限定场景的恐怖游戏里……无论是洋馆、研究所、医院、家宅、遗迹……总之出口一般都是封闭状态，鲜有可以逃出去的设定。

“哼……开门？我会上这种恶当吗？”封不觉站在医院大门口，看着门外的停车场，一脸淡定地念道，“主线任务写明了要‘坚守工作岗位’，我踏出去肯定是个死啊。”

“啊……”突然，一声冗长的悲鸣从觉哥背后响起。

“啊……”紧接着，是另一声。

在封不觉转过身来的这两秒间，此起彼伏的悲鸣填满了整个医院大堂。

他回头看时，却什么都没看见。

“还来？”封不觉说着，顺手戴起了墨镜，“嚯～”他又嚎了一嗓子。

从墨镜视角往外看，他看到了黑压压一大片鬼影。这群鬼全部聚集在那排挂号收费窗口的前面，正在……排队。

“阿弥陀佛……”封不觉摘掉墨镜，双手合十念了这么一

句，以表示自己爱莫能助。

他根本不理会那些恐怖的悲鸣声，自顾自地走向了保安室。

还好，保安室的门没有锁，他直接就进去了。

这间屋子里外共两间，外面那间有一多半都被监控设备给占了，操作台前摆着两张可转动的办公椅，剩余的空间勉强能供人行走。后方还连着一间更小的房间，估计是更衣室。

封不觉一看到监控画面就来了兴致，他上前两步、往操作台前一坐，稍稍熟悉了一下操作，就开始调动监控探头，观察医院各处的状况。

可惜，这几十个监视器画面，有一半以上飘着雪花、根本看不清东西。而剩下的那些摄像头，视角都是固定的，不可调整，且画面中拍到的都是空无一物的走廊。

封不觉随即就想去调看电脑里的录像文件，可是打开任何盘符都需要输入管理员密码。

他十分郁闷，于是点击了开始菜单，打开系统自带的几个游戏，用“heyheyhey”这个名字刷新了扫雷、红心大战和纸牌的最高纪录，稍稍平复了一下情绪。

接着，他就离开了操作台，走向更衣室。

更衣室的门把手上根本没有锁眼，封不觉一转门把就将其打开了。推门进屋后，他顺手一摸就打开了电灯。眼前这间屋里，就只有一排储物柜和几平米供人站立的空间，条件可谓简陋到了极点。

“这医院的领导坑得无法直视啊……”封不觉看着那斑驳的墙面、寒酸的水泥地、锈迹斑斑的储物柜，实在是忍不住吐槽的欲望，“虽然男员工换个工作服确实不需要锁门，但更衣室里连个能坐的凳子都不设置……这算节约空间吗……”

这间更衣室里的储物柜共有八个，靠墙排成一列。封不

觉走上前去，逐一尝试，结果只有一个能开的。

一开柜门，那个柜子里就散发出一股霉味儿。

柜子上方有一根铁杠，铁杠上挂着两个塑料衣架；柜门后贴着一张泳装女郎的海报，看上去……那是个半人半水獭的生物，从其身上的泳装款式、以及莱斯特的性取向来判断，应该是女的……

柜子底部另有：一个手电筒、一把钥匙、一个已经严重发霉的三明治（装在保鲜袋中）、一张报纸、一面小镜子。

这其中，手电筒和小镜子被定义为了“工具”；报纸没有物品说明；而剩下的两样，就是剧情物品了。

【名称：钥匙】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打开某处的门】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莱斯特偷偷配好的备份钥匙，可以打开某处的门。】

“还能打开哪里的门啊……”封不觉一看备注就猜到了这玩意儿的用途，“不就是三楼储藏室吗？”

【名称：发霉的三明治】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垃圾】

【功能：食用？】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通常只有重度屯物癖才会把这种严重变质的东西保存起来。】

“这玩意儿居然也不能带出剧本吗……”封不觉看着物品说明念叨，“会在哪里用到呢……某个病房里有着爱吃腐败食物的病人是吗……”

他将报纸拿在了手上，其他几样东西则一一放进口袋，然后离开了更衣室。

回到外面的监控室后，他就坐到了办公椅上，拿起报纸开始阅读。按照他的性格，自然是准备将这张报纸前前后后全都看个遍的，不过很遗憾，系统限制了他的这种行为。

眼前这份报纸上90%的区域都被做了模糊化处理（怪物王国使用的是英语，到目前为止，封不觉在医院各处看到的文字都是英语，不过系统自带的翻译功能也会将对应的中文显示在其眼前），只有一小块地方的新闻是看得清的。

【噩耗！雪松郡公立医院的灾难！】那篇报道的标题便是如此。

仅看题目，封不觉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据本社雪松郡12月5日电（记者史莱克），截至5日16时，王国北部雪松郡白球区发生的雪崩事件已过去十七个小时，因暴风雪的持续增强，搜救工作进展缓慢，大型车辆无法接近此地。手动挖掘的工作在大雪和不断的滑坡事故中举步维艰。有关专家称，如在二十四小时内仍无法打通救援通道，幸存者生还的可能将无限接近于零。】

“什么？”封不觉读完这篇报道，又反复看了几眼，“这是什么情况？”他把报纸折好，塞进兜里，并快步走出了保安室。

重新回到医院大堂时，那些悲鸣声已经消失了，隔着墨镜也已看不到任何鬼影。

觉哥双手叉腰，站到医院大门前，看着外面一片宁静的停车场，远处的雪山、城市的灯火，皆是隐隐可见：“如果这儿已经被埋了……那么我此时是身处一个梦境之中？”他迅速

展开了脑补，“也许……莱斯特也已经是鬼了？不对啊……那为什么我还需要用墨镜才能看见自己的同类呢？”他眼神微变，“莫非……这是一张‘未来的报纸’？”

“等等……刚才电脑上显示的时间是……”封不觉还记得，自己刚才玩游戏时，电脑上显示的日期已经是12月6日的凌晨两点多。

想到这儿时，他又折返回去，想确认一下。

但……这次他打开保安室的门后，操作台那儿所有的显示器上，全都只显示出一片雪花来。

随着封不觉的视线移动，那些画面也诡异地闪动，接着……又出现了剧本开始时的那一幕，鲜血、内脏、可怖的面容……只不过这次是几十个屏幕同时播放。

封不觉站在门口，稍稍迟疑了一会儿。就在这短暂的十几秒中……保安室里的灯光已悄然变成了暗红色。整个房间都开始扭曲变形，四周发出了吱吱嘎嘎的怪响。操作台对面的墙壁上，竟逐渐浮现出三块黑色的污迹，并慢慢扩大、形成了一张惊骇的人脸……

“切……”封不觉知道，此地不能再留，他只得疾退两步，并关上了房门。

“保安室这回应该是彻底不能去了，而大堂的电子日历和时钟则是关闭状态……也就是说，在我读过报纸之后，就无法再去确认日期了是吗……”封不觉沉吟道，“算了，好歹找到了手电筒，先去儿科病房看看吧。”

他并没有过于纠结，相反，此刻的觉哥是越发兴致盎然。不知不觉间，他已沉浸到了解谜的乐趣中……什么主线任务、支线任务，都是形式而已。他的最终目的，或者说他最想做的事……已变成了‘解开这个剧本的谜团’。

……

有书则长，无书则短。

两个省略号加八个大字过后，觉哥便已重新来到了通往儿科病房的那条岔路前（来这儿之前，他还特意去儿科诊室那里试了试口袋里的钥匙，结果自然是失败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电筒打开，朝前照去。那漆黑的走廊就像一个吞人的巨口，寂静、压抑……手电打出的圆光只能照到很近的地方，照亮很小的一个范围。

这种“冷恐怖”的氛围，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步。但封不觉却是完全不以为意，他哼着歌、左右晃着手电，悠哉地走了进去。

“少林功夫醒～好好嘢～少林功夫劲～系好‘劲’！我系铁头功！无敌铁头功～你系金刚腿……金刚腿！”

他选的歌曲意味不明，严格来说这还是对唱曲目，而且他也并不怎么会唱粤语歌。总之就是脑中忽然闪过了旋律，惬意地唱了起来。

一般人在这种环境下，可能也会唱歌，主要是为了缓解紧张和害怕的情绪。而封不觉……就纯粹是一种吃完晚饭在小区里遛弯儿，嘴里哼哼唧唧的状态……

此刻他拿着手电行入走廊，系统提示果然没有响起。看来死亡FLAG已经被消除了，接下来就可以正常通行。

“呜哇～呜哇……”

觉哥才走了没多远，又有声音传来，这次是婴儿的哭声。

“所以说……到底有多少支线任务啊……”封不觉念叨，“婴儿房也闹鬼是吧？行行……”他瞅准了方向，朝着哭声响起的地方走去。

第470章 被诅咒的医院（八）

不多时，封不觉便循着哭声，来到了医院的婴儿房。

觉哥对鬼婴这种怪物还是比较熟悉的，早在叶介高中的那个剧本里他就遇到过。那时候他的战斗力和平常人也没有什么区别，照样可以搞定那怪物。所以这会儿，他心里还算有几分底气。

“听声音好像不止一个啊……”封不觉行到婴儿房门前，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会不会有开门杀什么的呢……”他心道，“难道要拿完糖果才能到这里来开门？”他歪过头、皱眉念道，“嗯……仔细想想，初生儿是吃不了糖的吧……又或者怪物王国的婴儿一出生就有超强的消化系统？”

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推门进去了。毕竟这儿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死亡预兆，要说恐怖程度，也没有109室那么明显。

进屋后，封不觉面前便是一个七八十平米的长方形空间，数十个迷你床位整齐地排列着。这些小床的四周都有护栏，应该是为了防止婴儿滚落所设。

举起手电筒扫视了一圈后，觉哥发现……总共只有五个床位上有婴儿，其中四个分别在婴儿房的四个角落，剩下那一个，就在离门口最近的一张小床上。

远处那四个婴儿都在哭，唯有门口这个，非常安静……

“嗯……常言道……会咬人的狗不叫……”封不觉一边念叨着，一边掏出了折叠小刀，同时，将手中的手电照向了离自己最近的那个婴儿。

结果，那个孩子竟然抬起一只手来遮住了脸，并且开口说话了：“嘿！你想干嘛？刺瞎我的眼睛吗？快把灯光挪开！”他的声线非常惊人，听着像是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吐

字铿锵有力，且带着浓重的黑人口音。

有那么一瞬，封不觉还以为自己是幻听了，因为这声音出现在这种环境里实在是太喜感，一句话就把所有恐怖气氛冲淡了。

“什么情况？是你吗？克里斯？”他缓缓移开手电，往前凑了两步。（此处觉哥用他不合时宜的幽默感开了个小玩笑，他口中的克里斯是指Chris Rock）

“谁？”婴儿回道，“你在说什么屁话？我叫马丁。”

“呃……抱歉……”封不觉这时已看清了对方的样子，他眼前这位“马丁”确实是个婴儿，不过从体型判断，并不是新生儿，而是个七八个月大的孩子，另外……他的肤色的确是黑的，头顶还长了一个形似避雷针的尖角。

“你是这儿的保安？”马丁抬眼看着觉哥问道。

“对。”封不觉回道。

“哦，来得正好，你能让那四个小子闭嘴吗？他们快把我逼疯了。”马丁坐起身来，用手指了指房间四个角的另外四个婴儿。此刻，那些孩子仍然在哭着。

“嗯……那我应该怎么做呢？”封不觉道。

“什么事都需要我来教你吗？你小子是怎么混这么大的？”马丁回道，“瞎子都能看出来他们是饿了，快想办法喂他们！”

“这样啊……要喂奶是吗……”觉哥应道，“嗯……我认识个护士……”他用手在自己的胸口比划了一个托举的动作，“也许她能帮上忙……”

“你TM脑子有坑吗？”马丁继续用他节奏感十足、如同说唱般的语调骂道，“你难道连婴儿要吃什么都不知道吗？”他的话语中时不时夹杂着“F”打头的那个词儿，而且还是正在进行时。

“嚯……马先生您年纪不大，脏话说得倒挺溜啊……”封不觉吐槽道。

马丁瞪着眼珠子，对封不觉竖起了短小的中指。

“好吧……”封不觉也明白，扯淡是无法让交流继续的。他也已经听出来了，怪物王国的小孩们不需要哺乳，所以他问道，“那么……请问我该喂他们些什么呢？”

“呕吐物啊！还能是什么？”马丁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

“哈？”

“你摆出那种表情，是在向我强调你是白痴的事实吗？”马丁接道。

在短暂的惊讶和迟疑后，觉哥很快就做出了一个推理，他沉吟道：“三明治……原来是这么用的吗……”他深呼吸一口，“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剧本真是极具挑战性啊……”

“嘀咕什么呢？”马丁催促道，并朝着屋子的某处指了指，“瓶子在那里，你吐进去，把盖儿拧上。这我说得够清楚了吗？你该不会连话都听不懂吧？”

“嗯……已经很清楚了……”封不觉一脸肃然，朝着对方所指的方向走了过去。

他那种眼神，好似要慷慨就义一般。

【支线任务已触发】的提示，已在耳边响起。

【用呕吐物喂食四名怪物婴儿】这行字，也显现在了任务栏里。

明确的任务指示，简单的、即时就可收束的任务线。这些都没什么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任务的内容。

觉哥很快就走到了墙边的一张长桌前，桌上，放着一个金属托盘，托盘里有四个形似奶瓶的瓶子。托盘里、以及瓶子的底部，全都残留着颜色异样的粘稠液体，怎么看都不像是奶……

“呵呵……这倒方便，喂完都不用洗……”封不觉说着，已把手电筒搁到了桌上，然后伸出手去，将瓶子逐一打开。

接下来，就是“制造食物”这一步了……

“要往好的方面想……”封不觉拿出了自己口袋里的保鲜袋，在打开封口的刹那，一股腐臭霉变的怪味便扑鼻而来，“至少我不用担心胃里没东西，也不用自己抠嗓子眼儿。”

觉哥取出三明治，张口就咬。他的计划是速战速决，三五口就把这玩意儿吞掉，然后快速吐干净。没想到……第一口下去，他就感觉中招了。

眼前这个三明治的恶心程度，竟远远超出了他的预估……那满溢的馊汁、黏在牙上的霉丝、蠕动的活蛆……皆是对人类生理和心理的极限挑战。

惊悚乐园对于这类恶心物质的模拟向来是惟妙惟肖，换成一般人……这口下去之后没准会立刻强退，因为实在是承受不了这种折磨……

但封不觉……其眼神很快就由惊转怒。

他似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恶狠狠地驱动着自己下颚，把那些黏在一起的不明物质用牙磨碎，尽数吞咽了下去。

接着，大约酝酿了五秒钟后，他低头一呕，把第一个瓶子给吐满了。

“好……还有三瓶……”他眼神坚定地拿起了剩下的三明治，又是一口咬去……

就这样，前后过了五分钟，封不觉成功地在四个奶瓶里灌满了呕吐液，并给那些瓶子扣上了奶嘴。

“哼……不过如此嘛！哈哈哈哈！”他大笑几声，仿佛自己完成了多么伟大的壮举一样，然后一溜烟儿地跑向不远处的一个水斗，打开水龙头，开始漱口……

还好，怪物王国的自来水……还是自来水，要是水管里流出硫磺之类的东西，那封不觉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灌水、漱口、干呕了半天，终于把嘴里的味道去掉七八分。接着，他从口袋里取出了口香糖，一次性把三条全放进了嘴里，奋力嚼着。

“这任务真的是给人类做的吗？”觉哥把四个瓶子放上托盘，走向了屋角的第一名婴儿，“虽然我在剧本里扮演的是个怪物，但系统应该知道我是玩家吧……”

随后的步骤就简单多了，那些怪物婴儿一看到觉哥端着“食物”过来，就高举起了双手，啼哭声也变了咿呀的叫声。封不觉刚把瓶子伸过去，就被一把夺走。看着那些孩子津津有味地吮吸这瓶里的液体，连觉哥都不由得侧目……

“啊~这下清静多了。”待那四个孩子全都安静了下来，门口的马丁长吁了一口气。

封不觉摆好托盘，重新走向门前。他扫了一眼游戏菜单，发现任务还没有勾去，看来他还得找马丁“复命”才行。

“总感觉……在这个宇宙、和任何其他的宇宙……已经没有什么我办不到的事情了。”觉哥一脸感慨地站在了马丁面前，语气飘然地念道。此刻他内心的想法是：这个任务的奖励要是废品，我就捅死你……

“干得不错，兄弟。”马丁接道，“他们再闹下去，我都快得神经衰弱了。”他顿了一下，问道，“对了，你有烟吗？”

封不觉神情木讷地斜视着眼前这个“婴儿”，然后默默地掏出了口袋里的半包烟，递了过去……

马丁随手抽出一支，叼在嘴里，随即抬眼瞅了觉哥一眼，并耸了耸肩。

由于他的潜台词很明显，所以觉哥也没说什么……只是掏出了打火机，给对方把烟点上。

“呋——”马丁神色销魂、气质老成地吐了个烟

圈，“啊……好久没能抽上一口了。”

“这包全给你好了……”封不觉说着，已把烟和打火机都放到了对方的小床上。

“呵呵……那就谢谢了。”马丁笑了笑，那笑容要多惊悚有多惊悚，“我看你是个不错的家伙，又帮了我不小的忙，我也给你点儿东西意思意思好了……”

第471章 被诅咒的医院（九）

离开婴儿房后，封不觉的心情非常不好。

他原以为，完成一个难度如此高的支线任务，怎么说也该有个完美级装备什么的。

结果，他只拿到了一件剧情物品……

【名称：饭卡】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可在医院1F餐厅购买工作餐】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雪松郡公立医院的员工专用卡，需要员工自行到餐厅进行充值。】

“完成一个支线任务，然后拿到了一件不能变成拼图牌的剧情物品，也就是说……这东西肯定就是完成另一个支线任务的必需品。”封不觉将饭卡拿在手上念道，“我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才完成任务并拿到了这张卡，不可能放着不用……于是，我又得去做与这件物品相关的另一个任务……”

他将饭卡收好，叹了口气：“唉……这个剧本看似可以什么都不做，其实是事情多到做不完啊……”

“嘻嘻嘻……”那出现过一次的笑声，又再度响起，似乎是在指引着玩家前行。

“125室吗……”觉哥循声走了一段，来到了一间儿科病房的门前，他看了眼门牌号码，便伸手去开门。

这扇门没有锁，一转门把便能打开。

有那么几秒，封不觉还真是颇为不安，他担心又会出现【门被锁上了】这样的提示，导致他又得去别的地方再找一把钥匙什么的。

“嘻嘻……叔叔，你来啦。”小女孩坐在屋角的病床上，她的脸依旧被长发遮蔽着，身上那套红色的连衣裙在阴影中显得分外扎眼。

“啊……是啊。”封不觉道，“按照约定，来帮你梳头了。”

那小女孩慢慢地起身，站了起来，绕着床走了半圈，行到了床头柜边。她伸手打开了抽屉，取出了一面带支架的大镜子。

她的动作很慢，举手投足间都透出一种诡异的气场，这些都让人越来越在意……她的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支好了镜子，小女孩搬了张凳子坐下，她的脸正好对着眼前的镜面，额前的长发后，传出了空灵的说话声：“我想梳马尾辫。”

“哦……行啊。”封不觉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了那把小梳子，“你头发那么长……双马尾吧？”

“好的。”小女孩的语气，不知为何冷了下来。

如果这是一部恐怖片的话，那么此刻的气氛无疑已经营造到了一个临界点，这就意味着……一惊一乍的状况很快就要来了……

事到如今，随便谁都能猜到，把这个小女孩额前的头发撩开时，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封不觉自然也是知道这点的，不过他无所谓，反正他的惊吓值也不会有什么变化，这就叫有恃无恐。

但见，觉哥大跨步地来到了小女孩的背后，将双手放到了小女孩的额前。当他的手指探入对方发中时，一种冰冷的触感从指尖渗来……

封不觉没有迟疑，顺势将对方额前的长发朝两边撩开。

下一秒，他就在镜中看到了一张极度可怖的面容。

这小女孩从外表上看似乎是人形，但她脸上的皮肤却是一种类似鳞片的物质。其面部共有八只眼睛，分成两排纵列而下。而且她没有鼻子，嘴部无唇，两排獠牙毕露。

由于房间里没有灯光，封不觉将手电筒支在了床头柜上，斜着照向了小女孩。这种由下而上倾斜的手电灯光，就算照在人脸上也十分恐怖，更别说照在这样一张怪物的脸上了。

不过封不觉依然淡定，他好似没事儿人一样，帮小女孩梳着头发。

“叔叔，你喜欢听故事吗？”就在这时，小女孩忽然开口说道。

“喜欢啊……”封不觉平静地回答，他心里则在念叨着：又来支线任务吗？还是……进一步揭露剧情？

“那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好不好？”小女孩接着问道。

“你说吧……”封不觉道，“我梳头很慢的。”

他所谓的“很慢”，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不会”……

很显然，一个小时候连鞋带都系不利索的男人，是不可能懂得梳辫子这种事情的。事实上，在对方说出“我想梳马尾辫”这个六个字的时候，封不觉脑子里根本就是一片茫然。他会回答什么“双马尾”，纯粹是一种拖延时间的手段……

“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并不是医院……”小女孩开始讲述道。

“喂喂……一开口就超级不妙啊……”封不觉只听了这半句话，就在心里吐槽道，“你该不会说这里以前是坟地吧……”

“……而是一个墓园。”小女孩的后半句话，果然验证了他的猜想。

“是不是这么俗套啊……”封不觉心道。

“据说，这是一片受诅咒的土地。”小女孩接着道，“凡是埋葬在这里的灵魂，永远都无法安息。而在这里长时间徘徊的人，也会遭遇不幸……”

“喂……把医院建在这种地方没问题吗？”封不觉心中惊道。

“某天，一个贪婪的男人来到了这里……”小女孩又道，“他侵吞了郡政府的拨款，强制征用了这片廉价的诅咒之地……竟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医院。”

“哦……我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不少事呢……”封不觉应了一句。

“医院竣工花了很长时间，施工过程中不断有意外伤亡事件发生，连工程队都换了几批，但是那个贪婪的男人不以为意，执意进行着自己的计划。”小女孩继续道，“终于，医院竣工了，这片被诅咒的土地，成了一所被诅咒的医院。每天……都会有许多人踏入这片他们一生都不该踏足的禁地……”她顿了一下，“他们其中有一些能离开，有一些……则不能。即使是离开了这里的那些人……不幸的阴影也会伴随他们很长的岁月，仿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他们再度引向这个地方……”

小女孩那空灵的嗓音，在其叙述的过程中不断加粗加重，而她的语调……也渐渐充满了愤怒和怨恨。

第472章 被诅咒的医院（十）

“看来……你并不是这家医院里的病人……”封不觉试探着问道。

他手上的动作不停，思维也是快速运转着。

眼前这个小女孩所说故事的内容、陈述时的语气、以及她身上的衣物，都透露出同一个信息——她很可能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地缚灵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小女孩问道。

“一层的地图我已看了三四遍，也亲自跑了不少地方。我基本可以确定……医院一楼靠大堂这一端，有门牌号的房间加起来只有十八间，即101到118；而餐厅另一端的B栋，门牌号码应该是从‘101B’开始……”封不觉回道，“所以……这间125室，根本就不存在。”

小女孩听完这段话后，没有做任何回应。只是端坐原地、一言不发。

“怎么回事……我的话没能触发进一步的剧情？还是……已经触发了什么不好的事件？”觉哥心中疑道，“又或者……是因为我没能把她的头发梳好吗……”

“如果你不会梳，那就别再浪费时间了。”就在此刻，小女孩忽然开口转移了话题。

“嗯……”封不觉虚着眼，犹豫了两秒，这两秒间他在考虑着要不要死撑下去，“好吧……”他还是放弃了。

“把梳子放下吧。”小女孩冷冷说道，“我自己来。”她一边说着，一边举起了小手，又接道，“依照约定，给你这个……”她的手心里不知何时已多了一块儿糖果。

那是一块方形的糖，被包裹在了一张黑色的糖纸中，并

隐隐散发出一种谷物的芬芳。

【名称：小黑兔奶糖】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或许能用它去交换到什么东西】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口味怪异的零食，白狼族的最爱。】

“呼……太好了，原来交出梳子就行。”封不觉的心中也是暗自庆幸。

觉哥赶紧先把梳子放到了床头柜上，然后再伸出手去，接过了那块儿糖果。

“叔叔，你还有不少事要去做吧……”小女孩交出糖果后立即说道，她将脑袋后仰抬起，瞪着觉哥道，“你最好快些哦……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寒意，彻骨的寒意……

小女孩的这句话仿佛一盆冰水，将封不觉浇了个透心凉。

这并非是精神上的错觉，而是真正的寒冷，一种几乎让人窒息的暴寒。

“那我就告辞了……”封不觉说这句话时，已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口中呼出的白气；打开游戏菜单观瞧，【冻伤】状态也是赫然在目。

这些变故都在释放一个明显的信号——此地不宜久留。

“看来这个‘125病房’和保安室一样……一旦有某种FLAG被触发，玩家就得马上离开，否则便是死路一条。”封不觉心中暗忖。

既然意识到了情况不对，便也没什么好犹豫的……他抄

起了手电筒、转身就跑。

觉哥的动作并不慢，可还是有些晚了……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间，已有一双无形的、冰冷的巨手将他握在了手心里。他的关节处传来了刺骨的疼痛，肌肉也突然变得僵硬、麻木……

此时，那近在咫尺的房门，仿佛离他有百里之遥……每迈出一步，都倍感艰难。

“喔……靠！”

封不觉倒不是有意要骂这么一句，仔细看……他其实是“喔——”一嗓子吐出了嘴里的口香糖，然后再“靠！”了一声。

原来他口中那坨三倍量的口香糖，如今已然变成了一大块冰疙瘩。若他吐得再晚几秒，那坨东西就很可能被凝固在他嘴里，继而堵住其喉咙。

“不会吧……”封不觉看着自己急速下降中的生存值，着实有些惊讶。

五秒后，他终于是咬牙切齿地挪完了那几步，摸到了门把手。

好在开门的这个环节上并未出现什么难点，他一拧一转，门便被顺利打开。

“还差一点点……”觉哥用尽全身力气，似冲似倒，闪到了门外；同时，他猛一甩手、将125病房的门给带上了。

砰——

关门声过后，那寒冷的感觉也骤然消失。

封不觉跪在走廊中喘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回升的温度让他的【冻伤】状态迅速解除，生存值的流失也已停止。

“好险……”他翻身坐倒在地，拾起了滚落在脚边的手电筒，喃喃念道，“这难点来得莫名其妙啊……”他摸出口袋中的

那块糖果，放在手心看了看，“明明连‘支线任务’都不是的一段剧情，却有如此难度……难道……”

脑中灵光一闪，脸上神情微变。

“嗯……明白了。”封不觉长吁一口气，从地上站了起来，“总之……还是先找到‘那把钥匙’再说吧……”

……

半个小时一晃眼就过去……封不觉从那条黑暗的走廊中走了出来，口中念叨着：“结果儿科诊室的钥匙居然不在这一片儿吗……”回到相对明亮的区域后，他便顺手关闭了手电、将其放好，“好在我还有别的收获……”

很显然，那个哥布林给的任务远没有想象中来得容易……

刚才觉哥从125病房出来后，再回头看去，那间病房的门已然消失。之后，他试遍了那块黑暗区域中的每一扇房门……除了先前去过的婴儿室外，只有两间房是可以进入的，其他的门扉都提示【打不开】。

于是，他就在那两间房里翻箱倒柜拆家具……总算是找到了两件物品，可惜……都不是钥匙。

第一件是：

【名称：被撕开的X光片】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破败】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只有半张，在光线照射下似乎能显示出一些模糊的图像。】

这是在一具烧焦的童尸背上找到的，觉哥准备取下

这“半”张X光片时，系统还给出了一行字幕：【这张X光片被黏在了焦糊的物质上，直接撕下可能损坏】。

有这么明显的提示，他自然是顺势而为，在喷雾式发蜡的辅助下，缓缓将这玩意儿从尸体背上褪了下来。

而他找到的第二件物品，无疑就是另外那半张被撕开的X光片了。

不过……到最后，封不觉并没有把那两张片子带出来。因为那两张东西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有用的是记录在片子上的六位数密码……

觉哥在黑暗的环境中，已经利用手电筒观察过这两件功能“未知”的物品了。所以……出来以后，他就直奔109号房间，一进门就扑向了宝箱。

解锁界面浮现在眼前，【请输入六位数的密码】的提示响起。

“二零三零四零……”封不觉输完了这个密码，耳边当即传来一句：【密码正确】。

咔嗒一声，宝箱应声而开。

觉哥满怀期望地认为自己能入手装备或技能，结果……

【名称：儿科诊室（急诊）的钥匙】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自己看物品名】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很奇怪……为什么这把钥匙会被锁在一个密码箱里？而密码箱的密码又被记录在了一张X光片上？而那张X光片又被撕成两半放到了两个地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封不觉看着这充满恶意的

物品说明，不禁吼道，“槽都快被系统给吐光了啊！话说钥匙才是所有解谜类游戏里最诡异的物品吧！把甲房间的钥匙藏在乙房间内，再把乙的钥匙藏在丙房间内，循环往复，设置重重谜题……这才是最不符合逻辑的事情吧？”

的确……要总结的话，大多数恐怖游戏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引导玩家的，这样才能让玩家按照一定的顺序展开探索。

“哼……”封不觉吼完后，不爽情绪也稍稍发泄掉了一些，“也罢，至少算是完成了一个任务。”他拿起钥匙就转身出门，朝着不远处的儿科诊室行去。

他用钥匙打开了诊室的门，推门就进。屋里没有灯光，他便打开手电展开搜索。

这间房里的气氛虽然颇为压抑，但并没有隐藏什么惊吓点，当然了，就算有……对觉哥来说也是有惊无吓。

不多时，他便在一张办公桌的抽屉里找到了任务物品。

【名称：维克多的钥匙】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开启维克多家里的酒窖】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很多年前，维克多·里德沃克斯只是个倒卖旧货的二手商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直到某一天，他从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弄到了一种神秘饮品的配方。在那之后，他频繁地与矮人开展贸易活动，并在生意场上顺风顺水，迅速成为了远近驰名的暴发户。当被人问起成功的秘诀时，维克多总是说：“矮人们都是慷慨的企业家，而我的酒窖则像是印钞厂。”】

“是你啊！”封不觉读完备注就瞬间想起了什么，他高呼一声，“原来就是你啊！”

没错，维克多·里德沃克斯，就是当年从传奇矮人工匠“奥尔·全得死”那里把【血尸必须死】买走的那个家伙。

“全得死”先生的一生，可谓是一篇气势恢弘的悲剧史诗。他因为酒色财气这个四个字被坑了无数次，也正是这些被坑的经历，促使他打造出了许多传世神器。

而维克多的出现，可以说就是这篇史诗的序幕……

“嘿嘿嘿……”封不觉忽然阴笑起来，“总感觉……可以用这个东西敲他一笔啊……”他沉下脸，装模作样地念道，“姓维的……你今天不交个十件八件的传说级装备出来，我就把你的宝贝钥匙吃下去……”

在那儿YY了一会儿后，觉哥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敲诈资本”收好，然后走出房间，朝着餐厅的方向行去了。

他还不知道……在那里，竟有一个“老朋友”在等着他。

……

同一时间，餐厅的厨房中。

一个魁伟的身影，正在宽敞的料理台前忙活着。

他的身体是人形，却长着一个猪头。他身穿着白色的背心和迷彩军裤，挺着个大肚子；其裸露在外的肌肉呈淡淡的粉红色，手臂上虬结的肌肉看上去如同石块一般坚硬……

忽然，他微微转过了头，沉吟道：“终于……来了吗……”

他说着，搁下了手中的长勺，盖上了眼前那锅料理的盖子，并把煤气调到了小火。

然后，他就抄起一把菜刀，转身走出了厨房。

第473章 被诅咒的医院（十一）

离开儿科诊室后不久，封不觉便抵达了餐厅。这里的照明设备倒是很齐整，光线比走廊中更为明亮。一眼扫去，整个空间一览无余。

虽然占地面积不小，但这餐厅的布局却给人一种十分拥挤的感觉。所有的桌椅都紧密排列着，椅子皆是和桌子焊接在一起的；那桌与桌之间隔着的间隙，正好可供一个人穿行。

派发食物的柜台和厨房直接相连，位于餐厅的东侧；西侧是一条过道，几台自动贩卖机和一些垃圾桶被摆在那里；南北两端则各有一个出口，连接着医院一层的A栋和B栋。

经过这段时间的探索，封不觉倒是隐隐发现了一个问题……除了空间错乱的走廊、以及那根本不存在的“125室”之外，这个医院的所有房间，都有一种微妙的不协调感。这种感觉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没有多余的空间”，仿佛这栋建筑里被填入了太多的房间，以至于每个房间内的布局都显得捉襟见肘。

“来得真慢啊。”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忽然传入了封不觉的耳中。

觉哥猛一转头，便见得……从厨房那边，行来了一条魁梧的人影，猪头人身，杀气腾腾。

“你……”封不觉表情微变，“怎么会在这里？”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奥因克说话间，已快速欺近。

这时，封不觉陡然发现……对方手里还抄了把菜刀。

“你想干嘛？”他赶紧往后一蹦，掏出折叠小刀准备抵抗。

“别一惊一乍的，疯不觉。”奥因克回道，“你现在用的是

莱斯特的身体，我若真要砍你，你根本就无力招架。”他说到这儿时，已走到了觉哥跟前。

封不觉对奥因克能看穿自己本体的事情并未感到惊讶，上次见面时，他就判断对方是唯一性数据，具备这种能力也很正常。不过此刻，觉哥确实不知道对方为何会出现，以及……出现的目的是什么。

“我只是来给你捎样东西。”奥因克接道。

话音未落，但见他拿刀的那只手一甩一翻，将菜刀的柄转向前方，递向了封不觉。

觉哥略一迟疑，伸手接过了那把刀。

当那物品入手的瞬间，他便迅速开始浏览：

【名称：必须破防之刃】

【类型：武器】

【品质：完美】

【攻击力：？？？】

【属性：无】

【特效：被斩杀对象（含玩家、怪物、NPC）的防御力（部分情况下，视被斩部位而定）为“较强”乃至更高时，此刀的攻击力将始终被判定为比对方的防御高0.1】

【装备条件：格斗专精A，装备后绑定】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通常状态下，这是一把什么都砍不断的钝刀。但必要的时候，它能斩断一切。】

封不觉瞅完了物品说明，立刻激动地看着对方，用他独特的幽默感谢道：“二师兄！你的大恩大德……”

“道谢的时候给我认真一点！”奥因克一边吼着，一边就一巴掌糊了过去。

封不觉整个人都被这记耳光扇得飞起，在空中转体两周半方才落地，而且他还很倒霉地摔在了菜刀的刀刃上。

两秒后，他又蹦了起来，张口便喊道：“连我……”

“你要是敢说‘连我爸爸都没有打过我’，我就再抽你一次。”奥因克打断道。

“切……”觉哥不快地啐了一声，口中低语道，“阻止我吐槽吗……信不信我一刀捅过来……”念到这儿时，他忽然意识到，刚才自己跌倒在了刀口上，结果竟没有被砍伤，只不过有点儿膈应而已……

“这刀的特性，你现在大致了解了吧？”奥因克似乎从觉哥的眼神中洞悉了什么，他接着道，“其实这就是你当初给我的那把厨刀改造的，如今算是物归原主。”

“嗯……”封不觉闻言，思索了几秒，“我说……奥兄，咱们非亲非故的，你为何……”

“我不是说过了吗。”奥因克接道，“我只是来给你‘捎’东西而已。”

封不觉神情一变：“哦？这么说来……你是受人所托？”

“对。”奥因克回道，“你手上的这把刀，是【篆颉尊】亲自改造的，也是他让我把刀带来给你。”

觉哥一听，立刻心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啊……”

不过他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用一种痞子般的口吻接道：“怎么？篆颉尊想拉拢我吗？”

“也谈不上拉拢……”奥因克道，“引用他的原话就是……‘疯不觉这个人，吃软不吃硬；给他些好处，有助于交流。’”

“呵呵……”觉哥冷笑两声，“那么……想必他还让你‘捎’了些话给我吧。”

“就一句话。”奥因克顺势说道，“【魔杳灵枢】，其实是

一把钥匙。”

“钥匙吗……”封不觉念叨着，“这会儿一听这两个字我就头疼啊……”

“话我已经带到了。”奥因克说着，又把手伸到了自己的裤袋里，接着，他还真就掏出了一把钥匙，“拿着这个。”

封不觉也没多想，反正对方递过来的东西，他就接着。

【名称：血库钥匙】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打开血库的门】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不知道为什么，这玩意儿居然会在一个厨子的手里。】

“我说……”封不觉抬眼看着奥因克，“你应该不是这个医院里的人吧？”

“不是。”

“那你怎么会有这把钥匙？”

“我从这儿的厨子身上搜到的。”奥因克回道。

“呃……这儿的厨子呢？”封不觉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心中已有了一个很不妙的猜测。

“在锅里炖着呢。”奥因克道，“一会儿你自己去厨房把那锅东西吃了，可以立即恢复到满状态。”

“呵……呵呵……”觉哥嘴角抽动着，“谢……谢谢。”

奥因克说罢这些，便准备离去。但刚要转身，他似又想起了什么来，说道：“哦，对了，那把刀，你最好装进自己的次元口袋里去……”他顿了一下，眼神微变，“此刻你身处的这个空间，恐怕和你想象中的有些区别……”

“呃……我的行囊已经被锁掉了。”封不觉直言不讳道。

“真麻烦……”奥因克摇了摇头，走上前来，一把夺过菜刀，朝着觉哥的胸口斜着插了过去。

下一秒……那玩意儿竟然真的被强行塞入了封不觉的行囊中。

“哇！”觉哥两眼一亮，“奥兄！你能不能帮我拿点东西出来？”

“不能。”奥因克回答得既干脆又坚决，“再见。”说罢，他便转身走人。

封不觉也没有继续和对方纠缠的意思，因为这位“天堂屠夫”的背影仿佛在诉说着这样一句话——“敢过来我就抽你。”

……

奥因克离开后，觉哥并没有急着去自动贩卖机那里拿任务物品，而是先去了厨房。

这回他多留了个心眼儿，为了防止自己得到剧情物品后引发房间的崩坏现象，他决定先对环境进行勘察，最后再去拿冰镇啤酒。

“嚯~这儿发生了什么？”封不觉一进厨房，就见到满墙满地的血和内脏……

距离他不远处的料理台上，还摆放着一个白色的狼头，这白狼的面部有几分拟人的特征，貌似是狼人之类的生物。不过这家伙的身体不见了……或者说……正在锅里炖着呢。

稍稍思考了几秒，觉哥就明白了这里的大致情况。

“嗯……这位无疑就是医院餐厅的厨子了吧……”封不觉沉吟道，“那么……这里原有的两个事件，就应该是‘用糖果换取血库钥匙’和‘用饭卡换一顿可以回血的饭吃’。”他顿了一下，“而现在奥因克直接用暴力就帮我把这两个步骤给省了。”

念及此处，觉哥当即就一拍桌子，暴喝一声：“那老子吃

那发霉的三明治究竟是为了什么啊？为什么啊！”

郁闷了一阵后，他也只能作罢，揭开锅子开始吃那位白狼族厨子所化的肉汤……

不管怎么说，这锅狼肉（姑且就当是狼肉吧）汤，至少是用新鲜的素材刚刚烹调出来的。比起那放置了不知多久的三明治，要好上许多了。

再者，奥因克的手艺也不错，做出来的东西不算难吃。当然了，就算真的很难吃，对封不觉来说，也已经无所谓了……

吃了些肉汤后，觉哥的生存和体能值便相继回满。

随后，他就对厨房和餐厅展开了搜索……

厨房里除了锅碗瓢盆以外，自然也是有刀的。就算只是普通的厨具，也比觉哥口袋里的折叠小刀要强，所以他就随便挑了一把防身。

不过……也就仅限于此了，他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其他有价值的物件。

于是，封不觉最终还是来到了自动贩卖机前，掏出了口袋里的硬币。

“等等……”正要投时，他又想到了一个问题，“现在买出来的话，的确是冰镇啤酒，但在我口袋里放久了，这酒不就变温了吗……”

第474章 被诅咒的医院（十二）

最终，封不觉还是没有把啤酒买出来。

毕竟任务栏里都写明是“冰镇啤酒”了，如果他拿一罐温的回去，很可能是完成不了任务的。

再者，即使他想买出啤酒后直接送回去结任务，也得有条路走才行。先前他来到一层时所通过的那条走廊无疑是单向的，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又不可能蹦回去，所以得另寻出路。

于是，觉哥暂时没有去动自动贩卖机，而是选择去别处查探。

这家医院没有地下室，唯一一处建在地下的设施就是血库，因此血库的位置也被标在了1F的示意图上。

封不觉是背过地图的人，对此心中有数。他从餐厅北侧的出口离开，行入了一楼B栋，并快步穿过走廊，直奔目的的。三分多钟，他就行到了一个货运电梯的门前。电梯门旁的墙上，还写着一行字：“通往地下血库”。

觉哥抬头看了一眼电梯上方的楼层显示板，此刻显示的正是“1F”。于是，他退后半步、侧身对着电梯门，一手抄起菜刀，另一手摁下了电梯的按钮。

“叮”一声，门打开了，里面空无一人。电梯内的四壁和地板都是厚重的金属色，不是那种可以当镜子照的材质；顶上的照明设备也运转也正常。乍看之下……貌似没有什么异样。

封不觉为了谨慎起见，又快速地掏出了墨镜，探头进去仔细观察了一番，看来连鬼也没有……

确认了安全后，他走了进去。

这部电梯共有两个操作盘，分别位于两个斜对角。操作盘上都是一些常规的按钮，如开门、关门、紧急停止等。楼层按键一共有三个，分别是“2F”、“1F”和“B1”。

“嗯……不能去3F吗……”封不觉没有按B1的按钮，而是先按了2F，想试试能不能上去。

电梯的门顺势合上，周遭响起隆隆之声。数秒后，当门再度开启时，“2F”的字样出现在了门外走廊的墙壁上。

封不觉探头左右张望了一番，便走出了电梯。他沿着走廊行了一段，很快找到了一条岔路。他还记得，刚才被查德追杀时，自己曾经过这个路口，只是当时没有转弯。

找到了旧路，觉哥便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几分钟后，他就回到了那个印有2F地图的丁字路口。

“很好，这样的话，一二两层的地形大致上就清楚了。”他站在地图前，又看了几十秒。这回不是为了在脑中做拼图了，而是单纯地记忆、以及加深印象。

一分钟不到，觉哥就挪开步子转身离去，免得站久了又把查德引来。

接着，他又回到了剧本一开始时自己所乘坐的那部电梯门口，想看看这部能不能开去三楼，没想到……他一按电梯开关，却得到了这样的系统提示：【这部电梯已发生了故障，无法使用】

“嗯……好吧。”封不觉耸了耸肩。

无奈之下，他只得原路返回，一路小跑着回到了与血库相连的那部电梯门口。

进了电梯，觉哥仍没有选择去血库，而是乘到了一楼，跑回餐厅，用口袋里的硬币从自动贩卖机里买出了一罐冰镇啤酒。

他一刻都不敢耽搁，趁着啤酒还凉，赶紧动身，乘电梯再去二楼，顺着走廊又是一阵狂奔，一路到了216房间。

推门进屋时，他喘得都不行了。

“嘿，你找到我的钥匙了吗？”维克多第一个对觉哥说道。

“哈啊……哈啊……”封不觉舌头伸得老长，扶着门框剧烈喘息着，“你少废话！”他用不耐烦的语气回了一句，然后接着喘……

觉哥平时在游戏里用超高速跑步已经跑习惯了，这会儿用莱斯特的身体跑了一阵，顿时有种要死的感觉。

“嗯……先前被查德追杀时，因为跑得时间不长，而且情势紧迫，所以没察觉出来……”觉哥心中念道，“现在这番连续长距离跑动后，就显得很明显了……莱斯特这小子的体力也太差了吧，这种体格不是连现实中的我都不如吗？”

“反正我要的那两包B型血……他还没有弄到。”旁边病床上的伯爵接道，“我没有闻到血的气息。”

“你这么久都去干什么了？”维克多耸耸肩，又转头对着觉哥道，“时间就是金钱你知道吗？”

封不觉不理他，等气儿喘匀实了之后，他立马上前，来到了哈珀先生的床边，递上了任务物品：“冰镇啤酒，哈珀先生。”

哈珀闻言，颤颤巍巍地抬起了一条胳膊，伸向啤酒的方向。不过其出手接罐的刹那……动作却是快如闪电，和他之前一下子抓住觉哥的手腕时一样迅速。

但见哈珀用单手就打开了冰啤酒的罐头，随即大嘴一张，咕嘟咕嘟……一口气就全灌进嘴里了。

“啊……”老头儿舒爽地长吁了一声，“嗝儿……”又打了个酒嗝。

封不觉站在病床边，默默围观、等待着……在递出啤酒时，他已切出了游戏菜单，并确认任务栏里的支线任务已经被勾去了。

“谢谢你，年轻人。”过了半晌，哈珀终于开口说道。

有那么几秒钟，觉哥真怀疑对方不准备给他奖励了。

“呵呵……”封不觉笑了笑，当然，也只是笑而已，他绝对不会作茧自缚地跟上一句“这是我应该做的”之类的口头语。

“给，这是我的谢礼。”哈珀从自己的枕头下面，拿出了一把钥匙，送到了觉哥面前。

“还来？”封不觉现在看见钥匙就想吐，他接过了这所谓的“奖励”后，拿到眼前观瞧：

【名称：院长室的钥匙】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打开院长室的大门】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为老人跑个腿，那也是应该的。】

“啊……如果这游戏可以读档，我一定会抱着奥因克的腿，求他帮我把查德砍死，然后我就在走廊里随便找个角落躺上一夜……”封不觉看完物品说明，低声吐了个槽。

“话说……院长室应该是在三层吧……”封不觉把钥匙收进衣袋时念道。

“是的。”哈珀先生居然搭话了，“院长室就在三楼南面。”

“哦……”封不觉听到这话，还以为又能触发什么任务，故而接道，“您把这钥匙给我，是不是需要我替您去院长室做什么？”

可惜，是他想多了，哈珀的对白很快就变成了：“啤酒真好喝啊……”

“切……”封不觉心道，“只是提示我一下院长室的位置而已吗……”

【当前任务已变更，主线任务已更新】这一刻，系统提示忽地响起。

觉哥整个人都为之一怔，“主线任务变更？”

他赶紧打开菜单，再观任务栏，只见……原本那条主线【坚守工作岗位，活到天亮】已经被划掉，其下方出现了新的指示：【击败院长后，逃出医院。】

“哈！”封不觉看着这行字，立刻大笑一声，他顿有一种化被动为主动了的感觉。

“你笑什么呢？快去找我的钥匙。”维克多那尖嗓门儿又叽叽喳喳地说了起来。

“你说的是这个？”封不觉诡秘一笑，从口袋里拿出了【维克多的钥匙】，朝着对方晃了晃。

“啊！对！快给我。”维克多伸出双手，像是个索要玩具的孩子。

“哼……”觉哥冷笑一声，“我知道你的秘密……你这个卑鄙的投机分子……”他有意无意地往门口踱步而去，以防万一，“二锅头……是吗？呵……成本低廉，却对那些嗜酒的种族有着巨大的杀伤力啊。”

“你想勒索我吗？”维克多不愧是个哥布林，在这方面异常敏锐。

“如果我是你……”封不觉没有正面回答对方的问题，而是说道，“当我获得了一种可以让自己发家致富的独有资源后……我一定会花重金去雇佣法术高强的法师，让他们为我的酒窖加上坚不可摧的魔法壁障。”他说着，又把钥匙晃了两下，“只留一把独一无二的魔法钥匙，才能将门打开，而这把钥匙，我会随身带着。”他顿了一下，用咄咄逼人的眼神看着维克多，“可以说……我手中的并不是一把钥匙，而是你所有的二锅头存货、以及酿造这种酒的配方。”

这些话……其实并没有什么依据。实际上都是觉哥通过

【血尸必须死】和【维克多的钥匙】这两件物品的备注、以及部分怪物王国的设定来脑补的。

不过……他好像真的蒙对了。

“你这个恶棍！算你狠！你想要什么？”维克多居然默认了。

封不觉闻言，心中一喜，但表面上还是不慌不忙地试探着问道：“你有什么？”

“我有通往医院三楼的传送石。”维克多回道。

“哈？”封不觉愣了一下，一秒后他就明白过来，这玩意儿肯定是支线任务本身的奖励，“还有呢？”

“钱啊。”维克多回道，“难道你还想要别的？”他神色微变，“说起来……我的确有个侄女，她说不介意嫁给其他种族的……”

“装备！装备装备装备装备装备！”封不觉咆哮起来。

“你有病吗？”维克多回道，“我哪儿有装备？我是搞倒卖的，东西入手时，就已经找好下家了，不到半天就会出手，我身边只有钱，不留赃物……哦不，我是说货物。”

“钱有屁用啊！”封不觉吼道，他这话还真没错，正如那枚硬币的备注上所说，怪物王国的钱，是一种很不靠谱的货币。

“好吧！你想要‘东西’是吗？”维克多说着，从自己的床头柜里取出了两件物品，用双手捧着递了出来，“我只有‘这个’和传送石了，你换不换？”

“切……搞了半天，只是多拿一件物品而已吗……”封不觉心道，“算了……总比没有强。”

“换，当然换。”封不觉没怎么犹豫便回道，“我拿着你的钥匙又没用。”他说着，上前两步，和对方交换了手中的物品。

“哼！你这个恶棍！我会投诉你的！”维克多抱怨了几句，把钥匙揣进了怀里。

伯爵在旁幸灾乐祸地笑道：“哈哈，你这个奸商，这就是报应。”

接着，这俩货你一言我一语、再度吵了起来……

而封不觉，在看过了手中那两件物品的说明后，便走出了房间。

在去三楼之前，他还剩下一个支线没有做。既然另外几条任务线都已指向了同一个目标——院长，那么他从伯爵那里得到的奖励，应该也是和完成主线任务有关的，不能放过。

第475章 被诅咒的医院（十三）

在216房间里待了一会儿再出来，短时间内就不必再担心遭遇查德的问题了。

于是，封不觉的步伐也稍稍放慢了一些。

长话短说，十分钟后，他重新走入了那部电梯，并按下了标有B1的按钮。

电梯的门缓慢闭合，隆隆声响起。

不多时，门便再度打开。门前，是一条仅五米长的走廊，对面便是一扇厚实的金属大门。

“怎么搞得跟银行保险库一样……”封不觉念叨着，走出了电梯。

从电梯门口走到血库大门的这几步，他似乎想通了什么，忽然笑了笑：“对啊……在怪物王国，血这种东西的确是要好好保管才行。”

很快，封不觉便掏出钥匙，打开了血库大门。还没进去，就听得里面有人说话：“是谁？”

这“人”的嗓音非常独特，就仿佛猫头鹰的鸣叫，即使是说短短的一句话，其喉咙里仍然会传出“咕咕……”的怪声。

“是我……”封不觉的反应多快啊，他想都不想就回道，“莱斯特。”

“哦……”那说话者随口应了一声。

觉哥一边回话，一边已探头朝屋里望去……

金属门的后方，是一个大约两百平米的空间。和医院的其他房间相比，这儿宽敞得惊人。整个血库的正当中只有一张办公桌，存血的低温柜则整齐地排列在房间的四周，靠墙

而立。

此刻，坐在办公桌旁的那个“人”，正在用缓慢的动作翻看一本杂志，对于“莱斯特”的造访，对方好似是种司空见惯的态度。

“因为是在地下……所以空间就宽敞吗……”封不觉走进门内，看着周围的环境念道。

“今天是你值班啊。”坐在桌边的那位又开口了。

走近一些后，封不觉才注意到，这家伙也是个长相无比猎奇的NPC……

此人的脸，得分为三层来看……首先，他最底层的皮肤，是如同岩石般的质地、坑坑洼洼，隐隐透出幽光；然后，在这层皮肤上，长了一层稀疏的淡绿色毛发，看着还挺柔顺的……最后，在其脸的外层，是一层像篱笆一样的物质，交错覆盖在脸上，质地很像人类的指甲。

封不觉看到这位脸部的时候，脑中立即蹦出了三句话：“你来地球的目的是什么？你这是行为艺术吗？你痒不痒？”

当然了，这些话他是不会真去说出来的。

“嗯，是我。”快速扫视了一下对方的胸牌后，觉哥接道，“今晚过得如何……弗兰克？”

“还是老样子呗。”弗兰克回道，“我们这些七十二小时轮一次班的人（有些怪物几天才睡一次觉），什么时候都一样。”他说着，抬头扫了封不觉一眼，“你来得正好，能帮我削一下苹果吗？”他朝着摆放在桌上的一个苹果努了努嘴。

封不觉听到这个要求时，不禁觉得有点奇怪，心道：这家伙自己不会削皮？而且……他怎么知道我身上正好有把折叠小刀？

虽有些狐疑，但为了不露马脚，封不觉还是照着对方的话做了。他拿起苹果，靠坐在办公桌的边缘，对着一个废纸

篓，开始削苹果。

“谢谢，每次都麻烦你。”弗兰克说着，放下了手中的杂志，并在办公桌上取了文件和笔，“你是来替伯爵弄血的吧？”

“这家伙该不会能读别人的思想吧……”封不觉暗忖道，“不可能啊……难道他已经识破我了？”

“啊……对。”觉哥的冷汗涔涔而下，但表面上还是做出很平常的样子，用淡定的口吻回应对方。

“嗯，我填几张文件就好。”弗兰克说话间，已低头忙碌起来，“你稍微等一等。”

这时，封不觉才注意到，弗兰克的左手好像是有残疾的。他那只左手没有手指，只有两截很短的石头（对他来说是肉）凸出掌外。弗兰克勉强能用这只手去夹住纸张，但他肯定握不住苹果或者小刀。

“你真是个好人，莱斯特。”弗兰克道，“唉……不知道你走了以后，还有谁会特地过来为我削苹果。”他说着，摇了摇头，又是一声长叹。

“呵……”封不觉笑了笑，应道，“或许……其他人的看法和你不同呢，盼着我走的人也不少吧？”

觉哥记得很清楚，剧本开始时的那段开场白里提过……“没有人喜欢你，莱斯特”；“人事部已经决定解雇你，你将被一位即将退休的先生所代替……所有人都认为他能比你干得更好”……

“你在说什么呢？”弗兰克抬起头，两眼幽光渐亮，“你是这儿最受欢迎的员工啊……虽然你经常做些不合规矩的事，但你都是在帮大伙儿的忙。听说院长执意要开除你，大家都很难过。”

“什么？”封不觉削苹果的手停下了，他神色微变，问道，“等等……那……查德呢？他应该是希望我走的吧？”

“你今天是怎么了？竟说些奇怪的话。”弗兰克一脸莫名地

回道，“你和查德是最好的朋友，从学前班到高中一直都是死党啊。”他微微叹了一声，“我知道，妹妹去世之后，查德一直无法走出悲痛的阴影，为此还迁怒于你，但我想你们终究会和好的……”

封不觉听到此话，顿时神色陡变、心思急转：“怎么回事……和剧本开头的那段话不一样啊……”忽然，他灵光一闪，“等等……如果说那段话的人……就是院长……”

……

两分钟后，封不觉削完了苹果，将其摆到了弗兰克的眼前，微笑着道：“好了，伙计。”

弗兰克道：“啊……我这里还要忙一会儿。”他微微偏了一下脑袋，“B型血在老地方，17号柜里，你随便拿两包吧。”

“好的。”封不觉应了一声，走至墙边打开了冰柜，取出了两包B型血。

随后，他就转过身，朝着门口行去。

“呃……我顺便问一下。”封不觉走到门前时，又停下脚步，回过头道，“你应该知道现在的日期和时间吧，弗兰克？”

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一个在地下血库里，七十二小时才轮班一次的人，总该有个计时的东西。否则……万一接他班的人一直不来，他很可能会不知不觉地一直待下去……

“现在是……”弗兰克没有看任何钟表或仪器，他的眼神忽然变得很严肃，“十二月六日，凌晨三点半。”他顿了一下，抬头直视着觉哥的双眼道，“莱斯特……你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他已不是第一个提醒莱斯特要注意“时间”的人（或鬼怪）了……但是系统却始终没有给出任何相关的提示。

“我会尽快的，放心吧。”封不觉应道，随后，他沉默了两秒，在出门之前，还是留下了一句，“你……保重。”

此时，觉哥眼神肃然，他似乎已经知道了什么……

他快步走入电梯，回到了二楼，随即就在走廊中奔跑起来。

“果然……”封不觉边跑边念道，“当我‘意识到’之后，生理上的反应就出现了……”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整个手掌都成了紫黑色。

“呼……”他试着呼出一口气，结果出现了白雾。

“时间确实不多了。”封不觉心道，“目前仍作用不明的道具是……一只白袜子、一把不知能打开什么门的备份钥匙、还有一面小镜子……希望能用上吧……”他又瞅了一眼自己的手掌，“呼……交掉这个送血的任务之后，无论如何都要上三楼去了……照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最多再坚持一个小时……莱斯特的‘身体’就会死去的……”

第476章 被诅咒的医院（十四）

封不觉冲出电梯后就在走廊上跑了起来，没想到……他刚跑过一个拐角，就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变故。

他眼前的走廊上，竟站满了鬼影。

“哪儿冒出来的……”封不觉看着这些半透明的身影，心中念道，“灯还亮着，我也没戴墨镜……为什么也能看到……”

他心中有疑，但脚步却是未停。此时他已不能再耽搁了，就算有什么异常，也只能硬闯过去。

而那些鬼魂自然也已注意到了觉哥的出现，并立即做出了反应。只见他们纷纷转过脸来，口中发出含混不清的呻吟，同时，他们的身体以一种非常缓慢的频率开始移动，朝着觉哥伸出双臂……似是要拉住他一样。

“不会吧……”封不觉才跑了几步，就发现情况不对，“居然能影响到我了……”

他用了“影响到”而不是“碰到”，说明鬼魂们暂时还不具备与其物理接触的能力，但是……他们也并非是完全无碍的。

此刻，当封不觉“穿”过那些半透明的鬼影时，会有明显的阻滞感。这种感觉就像是在陆上游泳一样，每一个鬼魂就好比一团无形而凝重的空气，只要碰到他们的身体，玩家就会被减速。

“看来时间是真的不多了……”封不觉努力集中精神，一边对抗着身体上传来的严寒，一边在鬼影中辗转腾挪、尽量保持高速前行，“莱斯特的‘身体’越是接近死亡，这些鬼魂对我的影响就会越明显。直到……我也变成他们的一员。”

好还，并不是每一条走廊里都布满了鬼魂，经过了这一段后，周围的情况就好了许多。虽然沿途还是会有一两个零

散的鬼魂挡路，但数量少的话，基本不会减慢觉哥的行进速度。

跑了十分钟，封不觉又来到了216房间的门口，他推门进屋，却见得……

维克多和伯爵已离开了病床，站到了窗户边上，他们俩正在和一个从窗户里面探出身子的怪影缠斗着。

“啊！是你！快来帮忙！”维克多听到开门的声音后，便用余光朝门口扫了一眼，接着就喊出了这句。

伯爵补充道：“别忘了把门带上！”

封不觉二话不说，甩手将门关闭，箭步上前。

这几秒之间，觉哥的目光一直盯着那个从窗户里探出的怪影。那是一个身着绿色粗布长袍、面目狰狞的怪物。它的头部像个破口袋，没有毛发、没有耳鼻，双眼和嘴巴像是三个黑洞洞的窟窿。

“该怎么办？”封不觉来得虽快，但他现在要技能没技能、要装备就只有一把菜刀……而那怪影只有上半身在窗户外面，且和伯爵、维克多二人拉扯在一起，就算想砍也不好下手。

“笨蛋！就用你刚从我这儿敲诈走的那个东西啊！”维克多嚷道。

“原来如此……”封不觉心道，“是这么个设定……”听到维克多的提示，他好似瞬间想通了什么。

【名称：月光爆弹】

【类型：消耗品】

【品质：精良】

【特效：制造一次“月之光爆”。】

【备注：精灵工艺制造，通过碰撞爆炸，爆炸后可将储存在爆弹内的月光释放出来。】

这玩意儿虽然被定义为消耗品，但从那说了等于没说的特效和备注来看……此物八成就是要用在眼前这个剧本里的……问题是该把它用在哪儿？

此刻，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维克多话音未落，封不觉便已戴上了墨镜，然后掏出爆弹扔了过去。

嘭一声，光爆一现。紧接着就传来一声凄厉无比的哀嚎。

这光爆煞是奇怪，分明是很强烈的光芒，但却不会刺激到眼睛。伯爵和维克多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连眼都没闭。他们只是略微后退了几步，远离了那个被月光照到之后就开始“自燃”的怪影。

“嗯……这样看来，是我画蛇添足了吗？”封不觉看着眼前的景象，暗自心道。

觉哥在脑中回溯了一下剧情，很快就明白了，如果他在交付【维克多的钥匙】这个任务时不去敲诈对方；那么此刻他回到这间房里时，战斗很可能已经结束了，根本不需要他来搀和。

按照他现在这种流程来走，反而比较困难……

【月光爆弹】本就不是必须入手的道具，只有在各种FLAG全都齐备的情况下，才有机会用到。至少要符合“成功敲诈维克多”、“已完成了维克多和哈珀的任务，且没有去过血库”、“未到过三楼，并已完成了与小女孩的交易”这些条件，才有可能会走到如今这一步……从而达成“由玩家亲手击杀镜妖”这个剧情分支。

封不觉能按照自己一贯的行事作风、无意间走到这一步，也不得不说是种能耐……

“他要逃跑了！快找个镜面把他吸住！”突然，喊声又起，还是维克多那尖尖的嗓子。

同一时刻，但见那镜妖燃烧着的身体正逐渐往窗户里“退”去。这怪物似乎还能苟延残喘，准备逃回镜面中去。

“我来！”封不觉说着，又取出了口袋里的小镜子，抬手便照。

果然，小镜子一照到镜妖的身体，那怪物就动弹不得了，他就这么卡在了窗户上，渐渐化为了灰烬……

哀嚎声渐散，房间内重回平静。

伯爵和维克多皆是缓步回到了病床上，两人十分同步地长舒了一口气。

封不觉也缓了口气，沉吟道：“刚才对我笑，还有制造血手印幻象的……就是他吧……”

“嘿！伙计，我闻到血的味道了。”伯爵这时开口道，“你把东西带来了吧，我正好渴了。”

封不觉快步走过去，把从血库里拿来的两包B型血交给了对方。

伯爵倒也干脆，他仿佛知道觉哥要赶时间一样，接过血包后，他便迅速从病号服的口袋里拿出了奖励物品，回手递上。

这次的奖励，竟然是……一只白袜子。

是的，只有一只，而且这玩意儿连物品说明都没有，感觉像是垃圾……

不过，封不觉是知道此物用途的。他把自己口袋里的另一只袜子拿了出来，将两只一同拿在手上，果然……一样的款式、一样的颜色，而且，物品说明界面也在双袜合璧之时出现了。

【名称：一双保暖棉袜】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大幅减低冷冻效果对身体的影响】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脚部的保暖非常重要，当然，你不必真的把它穿上。】

备注写得没错，这东西的确不需要穿起来，因为在两只袜子被放到一起的刹那，封不觉周身的寒意已骤然消失。很显然，这双袜子在“这个空间”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可以让莱斯特“感觉”好些，不过……这并不会延长其“身体”的存活时间。

“好吧……诸位，我还有事。”封不觉交完了任务，当即就掏出【通往三楼的传送石】，准备直接上去。

“祝你好运，伙计。”

“你刚才表现不错，但我依然会投诉你的！”

“啤酒真好喝啊～”

病房里这三位奇葩各自说了句台词，算是对玩家的回应。

数秒后，封不觉发动了手中的物品，他只觉眼前白芒一闪，眨眼之间，周遭景物便已截然不同。

而其手中的传送石，在被使用后也立刻消失，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这医院的第三层，和其他楼层显然是隔绝的。二楼根本没有通往这里的楼梯，电梯也不通此地。而唯一的传送石，居然还是单向的。这些都说明了同一点……来到这一层后，就离BOSS战不远了。

“好吧……院长先生。”封不觉取出菜刀，踱步前行，“哥来了……”

传送石抵达的地点无疑是固定的，此时觉哥背后三米外就是面墙壁，其正前方也没有任何岔路，就是一条笔直延伸

出去的长廊而已。

这条走廊的两侧都是雪白的墙壁，暂时看不到门扉、也没有其他参照物。

封不觉行了大约百米，终于在右手边发现了一扇门。

【好像锁上了】一握门把，就传来了系统提示。

“嗯……这儿会是院长室吗？”封不觉念叨着，取出了【院长室的钥匙】，对着锁眼试了一下，结果插不进去。

“我就知道……果然不是……”他立刻换出了另一把钥匙来，就是那把“莱斯特偷偷配好的备份钥匙”。

这回……成功了。

将门打开后，封不觉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东西……门的后面，根本不是房间，而是一段长仅三米的狭小空间，三米外……还有一扇门。

封不觉戒备地走了进去，很快就握住了后面那扇门的门把，系统提示再次传来：【这个出口可以让你直接离开医院，你确定要现在离开吗？】

“哦……这么方便啊……”封不觉自然没有把门打开，他当即把手收回，念道，“干掉院长后，便能从这里离开医院了是吧……”他一边说着一边转身，准备回到走廊上去。

没想到，一秒后，他又听到了另一句提示：【本房间只能进入一次，一旦你离开了这个房间，该房间就会消失。】

“什么！”封不觉当时就惊了，“这是诚心坑人吧！在通往BOSS战的必经之路上设置这样一个房间，正常人都会进来的吧！进来以后你才告诉我这是一次性的还有屁用啊！”

觉哥只得站在那狭小的幽闭空间里，摸着下巴，思考起对策来：“任务里写明了要杀掉院长后再离开医院……如果我现在从这扇门出去，主线任务肯定算是失败的……但我若是离开此地、去找院长，这房间就会消失……”

想了一会儿，他还是决定不去开那扇门。因为开门就肯定失败，而不开门的话……还有一线希望。他可以杀掉院长之后，再寻找其他逃走的方法。

【打开那扇门扉，即可重获新生。】忽然，系统提示又响了起来。

“嗯？”封不觉听到这句话后愣了两秒，然后，他笑了，冷笑……

“呵……哈哈哈哈！”冷笑逐渐变成了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大笑又演变成了狂笑，笑声中透出一种赤裸裸的嘲讽意味。

笑声未止，觉哥就走出了房间、回到了走廊上，他一甩手就把身旁的门给关上了。

“这就是画蛇添足啊……院长先生！”他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高声大喝了一句，然后撒腿就跑。

这时，封不觉的眼神已变得无比坚定。

跑了三分钟，他就看到了走廊的另一个尽头，那里……竟有一扇黄金打造的大门。

左手钥匙、右手菜刀，封不觉毫不犹疑地上前，把【院长室的钥匙】插入了那扇门的锁眼中，顺势就将门推开。

下一秒，耀眼的金光乍泄而出。呈现在觉哥眼前的房间比一楼的餐厅还要宽敞，室内金砖漫地，四面墙上挂着大幅的油画、墙角摆着艺术品装饰、天花板居然还装着吊灯。

靠窗的位置，有一张朝南的办公桌，桌子对面就是一扇窗户，虽然此刻窗外是一片漆黑的混沌，但那坐在老板椅上的“人”，还是朝着窗户的方向坐着，悠哉地抽着雪茄。

“你就是不肯放弃对吗……异界旅客？”院长一边说着，一边将椅子转过来。

这位医院的院长基本上就是个人类的样子，其身高一米

七左右，挺着个啤酒肚，脑袋已是谢顶，还带着一副金丝边眼镜。

他全身上下都没有穿衣服，不过……他“穿”着别的东西。

也不知是剧本的意识流表现手法，还是怪物王国里确实有这么一个种族。总之……院长先生的皮肤表面覆盖着密密麻麻的一层“铜板”，就是圆形方孔、色泽厚重的那种铜钱。

“你倒是很犀利啊……”封不觉虚着眼，看着对方道，“能干涉‘系统语音’的家伙……我倒是也认识……”他指的貌似是比利，“没想到，还不止一个呢……”

“如果我不说最后那句话，也许就能成功了吧……”院长吐着烟道。

“哦，你说那句‘打开那扇门扉，即可重获新生’是吧？”封不觉接道，“呵……其实也无所谓，在你说出这句话之前，我就已经决定不开那扇门了。”他顿了一下，耸耸肩道，“不过你把这句说出来，还是有些意义的……”他笑着嘲讽道，“至少让我知道了两点……第一，你怕我；第二，你就是个白痴。”

“哼……怕你？我为什么要怕你？”院长回道，“难道你觉得，凭着你手上那把菜刀就能战胜我？”

“狡辩已经太晚了，白痴。”封不觉接道，“我刚到这个剧本里的时候，你的心虚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他笑道，“你的那段开场白，的确有一些迷惑性……对于莱斯特的性格描述，你并没有说谎，他确实是个生活作风比较开放的人。但是……你说‘没人喜欢他’，这就很奇怪了。”他歪着头，“如果没有人喜欢他，那仅凭他‘调戏护士和女医生’这一条，你就可以解雇他了不是吗？只要有人投诉他性骚扰，你立刻就可以让他走人。”

封不觉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仿佛他正在上演一场推理秀：“当我遇到珍妮后，我就更加确定了，并不存在什么‘调戏’，最多就是‘调情’。”他脸上讽刺的笑容愈发明显，“现在再

看你那段开场白……便能看出许多‘嫉妒’的味道来了。什么‘你那张俊俏的脸’、‘不知检点’……呵呵……院长先生，我看你是嫉妒得发疯啊。”

院长的神色变得很难看，那铜板覆盖下的面容已然扭曲。

可封不觉的话还远远没完，他咄咄逼人地接道：“没错，莱斯特做了很多不守规矩的行为，但对于医院的其他雇员和病人们来说，这都是好事，或者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词——‘关怀’，这是你这种人不会懂的。”他摇了摇头，“由于他很受大伙儿的欢迎，所以你想炒掉他可谓困难重重……于是，你对他的怨恨也越来越强。”他转了个身，举起一根手指，“然而……你毕竟是院长，在你的频繁施压之下，人事部还是妥协了。终于，你可以把那个讨厌的小子赶走了。”

“呵呵……可能是天意吧，莱斯特的最后一个夜班，正好是十二月五日。”封不觉停顿了几秒后，笑着接道，“正如你所说的……他经常不能按时到岗，所以这回也一样，他又一次迟到了。”他眼神微变，并对上了院长的视线，“而这次迟到，却救了他，让他在鬼门关前得以止步。”

院长面露狰狞，沉声接道：“哼……你确定吗？”

“我当然确定。”封不觉还没等对方把话完全说完就接道，“在奔赴此地的途中，我就已经明白了……”他伸手朝着自己身后指了指，“之前那个房间，那扇所谓‘离开医院的门’，根本不是帮莱斯特准备的……”他神色一凛，“那是供你自己逃跑的门吧……”

第477章 被诅咒的医院（十五）

“只不过……那扇门不能由你自己来开……”封不觉接道，“必须由莱斯特去开启才行。”

“你究竟是何方神圣……”院长沉声道，“以前我也曾见过异界旅客，但你……绝不是一般人物。”

“哼……就算是一般人，一样可以看穿你的计谋。”封不觉笑道，“我就是因为想得太多，才忽略了一些东西……”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我早该注意到‘你那股味儿’了。”

“你说什么？”院长问道。

“你不知道是吗？”封不觉接道，“呵……也难怪……就像大部分人都无法察觉到自己有口臭一样，你并不知道自己身上始终散发着一股铜臭味。”他顿了一下，再道，“其实……我刚从电梯里走出来的时候，就已隐隐嗅到了什么，但由于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很重，你身上那股铜臭被掩盖住了。”

封不觉说到这儿时，又朝院长身前那张办公桌靠近了几步，“目前来看，你对一二两层所能做出的干涉很有限。因为那里有着许多连你都害怕的东西……比如‘125病房’的那个小姑娘。”他停了一秒，摇摆着手指、指了指对方的脸，“所以……你躲在这里，试图用误导的方式，让我落入你的圈套。”

他略微停顿了一会儿，似乎是在回忆着一些细节：“不过……能让你冒充系统语音的机会……并不算多。”五秒后，觉哥就思考完了，并开始了有理有序的叙述，“首先，有关任务的提示，你不能冒充，毕竟你不能改写我任务栏里的内容；其次，像【打不开】、【好像被锁上了】之类的提示，系统本身一定会报出来，你没有插嘴的余地。因此……你只能在那些‘不存在任务变化’以及‘无真正系统提示’的场合，对

我进行误导。”

觉哥举起了四根手指：“第一次，就是我刚进入剧本的时候。如果我没猜错……这个剧本真正的开场简介，只有屏幕上那段乱七八糟的恐怖录像而已，根本就没有什么旁白……毫无疑问，那段话全部都是你加上去的。”

他放下一根手指，接着道，“第二次，是我准备进入儿科病房的时候。你编造了【前方被一片危险的黑暗所笼罩，你真的要去吗？】这句话。现在想来……这句提示的语境和出现时机都有微妙的违和感，可惜我当时没有去考虑‘有人冒充系统语音’这种假设。”他摇了摇头，好似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似的，“其实那块区域……不需要手电筒也可以进入，虽然那里的走廊一片漆黑，但各个房间里都有微弱的光线，摸黑进去不是不可以的。只是……直接进去的话，找到那两张X光片的过程可能会更艰难一些。而且我必须把那两张片子带出来，才能看清上面记录的密码。”

“总之……你这第二次开口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去找照明设备……换言之，是为了引我去保安室。没错，那柜子里的东西都有用，可却没有一件是必需品。理论上来说，在这个剧本里我‘必须’完成的任务只有两个，就是维克多和哈珀先生的任务，其他的事件、以及与其相关的物品，我都可以忽略掉。而你为什么要把我引到一个我未必要去的地方呢？理由很简单……你在我的柜子里，添加了一样东西……就是那把所谓的‘备份钥匙’。”他笑了笑，“在钥匙的物品说明上使用‘莱斯特偷偷配好的备份钥匙’这种字眼，的确是个不错的心理暗示。仿佛这把钥匙所对应房间是无比安全的、是莱斯特想尽办法也要进入的。这样一来……便为走廊上的那一幕，埋下了伏笔。”

他舔了舔嘴唇，放下了第三根手指：“而你第三次冒充系统语音，也就是刚才……哼……结果我们也都看见了。”他歪着脑袋，得意地道，“然而……假的毕竟是假的，你指引的路线，终究是和系统给我的任务产生了冲突。眼瞅着自己的计

划马上就要落空，你也只能狗急跳墙，又说了两句多余的话。结果……彻底暴露了自己。”

院长摘下了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搁到了桌上，他直视着眼前的觉哥，接道：“你列举了三次，为什么要伸出四根手指？”

封不觉闻言，当即将手转了一百八十度，用手背对着对方，剩下那根中指所代表的意味，便不言自明。

“混蛋……”院长咬牙切齿地站了起来，“你别以为自己赢了……异界旅客……”他的脸孔扭曲地抽搐着，“你根本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你的行为……只会把莱斯特害死而已。”

“我个人认为……”封不觉依旧淡定，他接道，“这里应该是某种介于阴阳之间的特殊空间。”他想了几秒，“嗯……姑且称其为‘隔界’好了。”他说到这儿时，才把中指放下，“不出意外的话，现实世界中的医院，早在二十九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在雪崩的冲击下被摧毁了。”他抬手指着院长的鼻子，“很显然，你就是那个小女孩口中的‘贪婪之人’……为了节约成本，你连这种‘被诅咒的土地’都敢强行购占。那这所医院本身，百分之百也是个豆腐渣工程。”他摊开双手，“雪崩一来，这栋建筑肯定承受不住冲击，从上到下彻底崩毁……”他又指向了自己，“只有一个人，有可能生还。就是那个迟到的家伙……因为他还没走进医院大门，就被埋在了雪里。”

“但是……这里是被诅咒之地，要离开谈何容易。”封不觉神色微变，“所有的地缚灵都有一种本能，就是把生灵留下、和他们作伴……”

“对……你说的没错……”院长开口接道，“现在莱斯特的身体正在雪中苟延残喘，而他的灵魂已被困在了这‘隔界’中。”他用诡异的眼神瞪着觉哥，“你的意识距离‘生’的世界越近，身体上传来的痛苦就越清晰；而莱斯特的身体越接近死亡，其他鬼魂对你的影响也会越显著。”他顿了一下，又道，“用不了多久……不用我动手，你就会被这里其他的鬼魂

撕成碎片……除非……”

“哈！除非我走进那扇门里？”封不觉笑着打断道，“院长先生，我不妨直说，你那‘借尸还魂’的把戏，是绝不可能成功的。”他冷哼一声，“你打什么算盘，我早已看清了。你想让莱斯特打开你的‘生之门’，然后借助他的身体回到生者世界对吧……哼……这真是一石二鸟呢，不但从鬼门关里逃了出来、让莱斯特当了你的替死鬼，从此以后还获得了他的身体，可以再活一回。”

院长那满是铜纹的脸青一阵紫一阵的，他已是恼羞成怒、穷途末路，随时都可能爆发。

但封不觉……可是那种落井下屎的人，他对自己厌恶的人或事，从来都是不留半点余地的：“你还真不愧是个坏到骨子里的人渣啊，死后马上就能变成恶灵，比其他死于雪崩的人要强许多呢……

就拿伯爵和维克多来说……他们和大部分刚刚死去的灵魂一样，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虽然精神强度比那些浑噩多年的鬼要强一些，但也仅此而已。

你就不同了……你一断气，就立即拥有了接近唯一性数据的能力。依我看……假以时日，你没准能达到古格（指《猛鬼街》中的弗雷迪·古格）先生的高度。”

此言未尽，封不觉已站在了办公桌前，与对方隔桌对视：“留着你是个祸害啊……”

第478章 被诅咒的医院（十六）

“我说得难道还不够清楚吗？”院长狞笑起来，“就凭你手上那把菜刀……想做什么？”他怒喝道，“你根本不属于我的世界！为什么你不趁早滚回原本属于你自己的地方去呢！啊？”

铮一声，手起刀落，菜刀劈向了院长的颈侧。

封不觉才不管这家伙说什么，反正主线任务写明了让自己杀掉院长，那这个BOSS肯定有办法击破。

然……这一刀，却像是砍在了铁上一样，被生生弹开。

院长体表的铜板可不止是摆设，当他还活着的时候，本就是一种铜皮铁骨的怪物。

“卧槽……”觉哥心中惊骂一声，由于用力过猛，他的胳膊被震得发麻，连其手中菜刀的刀口都迸开了。

“哼……既然你不愿帮我开门……那你就死吧！”院长肥大的身躯从桌子后面扑了出来，他用他那粗壮的双臂掐住了封不觉的脖子，口中叫骂道，“等你完全成为鬼魂，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才叫痛苦！哈哈哈哈……”他说到这儿大笑起来，“你这个杂种小白脸，我让你泡护士！让你迟到！”他每说一句，手上的力道就加深一分，“我让你上夜班打瞌睡！让你偷血给病人喝！”

颈部传来的巨力让封不觉感到了强烈的窒息感，他的意识也开始模糊。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无疑会加速莱斯特身体层面上的死亡，一旦觉哥这“异界旅客”的生存值归零，那莱斯特也就真正地“死”去了，他会从生灵彻底变为鬼魂。到那时，玩家的意识会被传送，而莱斯特的命运……不言而喻。

“那都是我的钱！我的！”院长怒吼着，继续咆哮道，“你以为我在这里建医院是为了搞慈善吗？是为了救死扶伤吗？

你这小杂种！我这是生意……你懂吗？我就是要让那些来到这里的人受到诅咒，让他们离不开这里……直到他们死掉、把病床空出来，然后我再让那些排着长队等着入住的人进来，当然……还得看谁给得好处费多。”他拧着眉瞪着眼，嘴角挂上了恶心的笑容，“哦……对了，你那个女朋友，叫什么来着……菲欧娜，就是查德的那个蠢妹妹。你以为她是怎么死的？就是因为你这个废物男朋友、和她那个废物哥哥，只付得起基本的治疗费用……哼……所以我给她的药里加了点东西，帮她提前解脱了……”

此刻的院长，早已失去了理智，他已忽略了自己是在和一名“异界旅客”说话。当他掐住封不觉脖子的时候，多年的积怨终于爆发。他对着莱斯特的那张脸，情不自禁地就把这些酝酿多年的恶毒言语统统讲了出来。

“情况不对啊……这样下去我会挂掉的……”在这危急的情况下，觉哥脑中正拼命地思索着对策，“难道我在先前的游戏过程中触发了什么必死结局的FLAG吗？到底该怎么干掉这个BOSS……这货的力量远在我之上啊。”他又确认了一下游戏菜单，其物品栏和技能栏还是锁着的，灵能武器也无法使用……这还真就是个毫无办法的绝境……

眼瞅着生存值快速降到了20%以下，即将进入濒死状态，终于……变故来了。

哐一声……

地板上的金砖被一股巨力击穿，但见一条粗得跟大腿似的胳膊从地砖下窜了出来，并准确地扣住了院长的脚踝。

“靠……非得到我快死了才触发这剧情么……”封不觉心道。

下一秒，院长就松开了莱斯特，并一脸惊惶地低下头喊道，“是谁？这不可能！”一边喊着，他还一边弯下腰去捶打那条巨臂。

不过……他的攻击如隔靴搔痒，基本无用。

紧接着，只听得哗啦啦一阵连响，那条胳膊的主人已顺势破开地面，爬上了这一层。

“你这婊子养的……”查德自己的脑袋骂出了一句极其难听的话，他一个翻身上来，站稳身形，单手便将院长倒着拎了起来，“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砰砰砰……

砂锅那么大的拳头连绵不绝地打在了院长身上，这场面像是在打沙袋一样，只不过打出来的动静像是铁锤轰铜鼓。

“你这个……没脑的废物……傻大个儿……”院长被查德倒挂着吊打了一阵，明显受伤严重，其全身都出现了裂纹。

“是的，我就是个傻大个儿。”查德回道，“从小我就不聪明，总受人欺负。但我最好的朋友从来没有嘲笑过我，我的妹妹也没有。他们总是在身边支持我，和我同甘共苦。我们都很平凡，收入微薄、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但我们活得很快乐，不像你这种人……为了自己的私欲去伤害别人。”

查德说到此处，双臂高抬，将院长举过自己的头顶，喝道：“在这世上，我只有两个家人，你已经害死了一个了，我不会让你再害第二个。”

一声怒嚎，查德奋力一扯，将那身体无比坚实的院长来了个双臂分尸。

有那么一刹那，封不觉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但……

“啊……”一团黑色的浓烟从院长被撕裂的身体中涌出，伴随着可怖的嘶吼，“我要和你们同归于尽！”

看来，这个BOSS还能做一次最后的反扑……

“快跑！”查德肩上的另一个脑袋这时转头对封不觉吼道，那应该是其妹妹菲欧娜。

查德自己也接道：“我来挡住他，快走！”

【当前任务已变更，主线任务已更新】系统提示也来了。

封不觉立刻打开游戏菜单扫了一眼，任务栏里的主线任务已改为了非常简明扼要的四个字：【逃出医院】。

事已至此，已没什么好犹豫的了，觉哥当即一个箭步，用一个滑垒动作窜入了地上的窟窿里，这个口子是离开三层唯一的出路，他别无选择，就算跳下去会直接挂掉……他也得跳。

当然了，系统不会把剧本设计成那样儿的。因此，他在下坠了两三米的距离之后，安然落地，生存值丝毫未减。

“谢谢！查德！”觉哥落地后，立刻抬头朝上方吼了一声。

这一抬头，他便看到了非常恐怖的景象……只见一大团黑色的云雾状物体如活物一般从天花板上的窟窿里流泻了下来，并向其逼近……

“好好活着！莱斯特！”查德兄妹的声音同时从上面传来，但迅速被吞没在了黑雾之中……

封不觉撒腿就跑，狂奔疾进。

此刻他也不必顾忌什么体能消耗了，拼了命朝一楼大堂赶就是了……

“乘电梯是绝对不可能的……”封不觉忙中不乱，短短几秒他就已辨别出了自己的方位，并在脑中迅速规划出了逃跑路线，“那么……通往一楼的那条单向通道是在……”

他跑得快，身后的黑雾亦是不慢，黑雾中还不断传出院长凄厉的鬼嚎：“别想跑！你这小杂种！”

“滚犊子！你这屁一般的玩意儿！”封不觉嘴上绝对不输，纵是夺命狂奔之际，仍不忘要回骂过去。

就这样冲刺了一分多钟，他已接近了二楼的那条单向通道。

“只要拐过前面那个弯……马上就能到一楼了。”封不觉在心中暗暗给自己鼓着劲儿。现在的他，的确需要一些像这样的心理暗示。因为他已明显感觉到……莱斯特的身体快不行了。

没想到……当他转过前方的走廊拐角后，其眼前又出现了令人绝望的一幕。

这段走廊里，竟站着大量的鬼影，而且这些鬼魂的身体，已然是接近实体的状态……

第479章 被诅咒的医院（完）

狰狞的面容、如钩的鬼爪，鬼魂们的口中发出悚然哀嚎、纷纷朝着封不觉涌来。

即使这条走廊里的不是鬼，而是几十个怪物王国里的普通居民，恐怕封不觉也招架不住。更何况……他背后还有黑雾追袭，一旦受到阻滞，他很快就会被院长的恶灵吞掉。

见到前方的情景，觉哥心里不禁道了一声糟："切……要挂在这里了吗……"下一秒，他又自欺欺人地念道，"嗯……一定有某种办法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其实莱斯特在高中里曾是一名出色的橄榄球跑锋，这种小场面随便几个腾挪就能高速穿过去了……而且他还有着能在危急之中解开基因锁的潜质，像现在这种状况，正是爆SEED的好时机啊！"

在他YY之际，鬼魂群已近在咫尺……

"嗯……"觉哥吞了口唾沫，"果然没这种可能吧！"

没错，期待莱斯特自己解决问题是没指望了，但是……

"哥布林旋风腿！"

"夜魔飞袭！"

忽然，两道怪影从墙壁里突兀地闪出。他们一个嗓音尖锐，一个嗓音低沉。两人各自使出了特有的怪物招式，将封不觉前方的那片鬼魂轰倒在地。

"快跑！伙计。"伯爵喊道，"这儿有我们挡着！"

"我依然会投诉你的！你这个恶棍！"维克多高喊道。

这两名不速之客的杀入，瞬间就帮觉哥扫出了一条通路。

"谢了！"封不觉应这一句时，已然与那二位擦肩而过。

黑雾紧随其后，狂啸而来，院长的声音在雾中响起："别挡路！"

但……走廊上那一高一矮两道身影，却是一步都没挪开。

维克多冷笑："冒牌儿贵族，你那招式名是哪里抄来的吧？"

伯爵也笑道："无良奸商，你那也能叫旋风腿吗？"

直到被黑雾吞没的那一刻，他们仍是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

另一边，觉哥已顺利通过了单向通道。他乘着变向的引力、顺势跃到了一楼。

"啊！"刚一落地，他就发出一声惨叫。

倒不是觉哥不小心崴了脚，而是有什么东西突然咬了他的脚踝一口。

封不觉低头看去，但见一只通体发青、獠牙丛生的鬼婴已缠上了自己的小腿。

"哼……"觉哥见状，神情一冷，"看来你对伙食不满啊！"他毫不留情，拔脚怒射，直接就把那怪物踢飞了出去。

然而，他刚摆脱了一个，一转身便发现……身后还有整整一走廊这样的怪物。

"咤……"数十只鬼婴同时朝封不觉发出了诡异的尖啸声，似啼似吼，催人胆寒。

"哈哈哈哈……你跑不掉的！"院长所化的黑雾，也在此时再度追近，"我说过了……随着你意识的变化，这里的一切都会改变。这片土地上有不计其数的地缚灵，他们是不会让你逃回生者世界的！"话音未落，黑雾已从通道中涌下，浇向了封不觉的头顶。

在那电光火石之间……

但见……一个白色的烟圈，像是实体炮弹一般隔空轰来，竟将那落下的黑雾给打散了。

“呋——”一声销魂的吐烟声倏然吹来。

一个头顶长角的黑人男婴，此时出现在了走廊的另一端。他用一种颇有节奏感的语调，操着明显的口音骂道：“YOU马德尔法克尔（为了文明，此处音译）！”他举起短小的右手，朝着天花板那儿一指，“宰了他！”

随着马丁一声令下，整条走廊里的鬼婴皆是调转目标，如蟑螂般游墙而上，涌向了上方的通道。

封不觉一看前方道路空出，不及多想，迈腿就跑。

而那团被打散的黑雾，在这数秒之内便已重新成形，并源源不断地从上方涌出来：“老烟鬼！你这是螳臂当车！”

马丁闻言，冷哼一声，好似嘻哈说唱一般，对着院长又是一通英文俚语加脏话，骂得要多难听有多难听，连觉哥都从中学到了不少新词汇。

“伙计，谢谢你的烟。”当封不觉经过马丁身边时，对方如是说道。

“不客气。”封不觉应了一句，继续前行。

此刻，觉哥终于明白了：这个剧本里的支线任务还有一重意义……即：完成任务的数量，决定了最后这逃生剧情的难度。如果他先前只完成了最基本的两个通关支线，那现在来帮助自己的NPC人数肯定就没那么多了。

“既然如此……哈珀先生应该也会在某处出来帮忙吧……”封不觉边朝大堂的方向奔去，边在心中念道，“珍妮、弗兰克和小女孩的剧情都不算是任务，所以这三位未必会出现。而厨房的那位白狼族厨子……已经被宰了，我和他也没有什么交流。嗯……这样看来，要不是奥因克乱入，眼下我没准还能多个帮手……”

在这种时刻，他仍在思考着先前的各种状况，并分析着已经错过的、以及即将发生的所有可能……这绝对是一种强迫症的表现了。当然，也有可能……他只是纠结于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饭卡】和【小黑兔奶糖】没有得到应用。

“Hi，年轻人。”果然，在接近医院大堂的地方，哈珀先生的身影出现了。

这老头儿穿着病号服，站在走廊中间。他的体表依旧布满了触目惊心的针孔，不过此刻并没有插输液管。

“你好像遇到了麻烦。”哈珀跟觉哥打完了招呼，随即便问道。

封不觉一听，心里就惊道，“不会吧？这么快又追到我身后了？”他转头看了一眼，的确，黑雾又来了……

“对……是大麻烦。”觉哥一边回答，一边又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之前那段路，他的跑步速度已慢了下来，一是由于体力上吃不消了，二则是因为脚踝上的伤势……那鬼婴啃咬出的伤口，比他想象中要严重得多。

“那是院长吧……”哈珀先生那对被穿孔的眼球，直勾勾地望着涌来的黑雾，“我明白了……这里交给我吧，年轻人。”

“啊……谢谢您了。”封不觉从老人身边跑过时，正好转头回了一句。

“哈珀！你这老不死的……”院长的吼声又从黑雾中传来，“快给我滚开！”

哈珀先生又岂会理他，这老头儿在走廊正中站稳身形、双臂一展，“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这混蛋……”话至此处，他身上的那些针孔已开始往外冒出黑色的液体，“我最讨厌胡椒博士了！”

嘭！一声巨响传来，这动静就好似有一个水缸那么大的易拉罐在剧烈摇动之后被打开了。已跑出一段距离的封不觉

还以为哈珀自爆了，不禁回头一望。

只见……海量的黑色液体正从哈珀先生身体上的针孔中喷薄而出，迎上了院长所化的黑雾。

一时间，两股黑色物质在走廊里相撞；一者似风卷残云、一者似大浪滔滔……哈珀和院长竟斗了个不分轩轾。

而这时，封不觉总算来到了大堂前的最后一个拐角。

“差不多……快到极限了……”觉哥心里明白，莱斯特马上就要正式咽气了。因为他口袋里的“袜子”已经无法再抑制寒冷的侵蚀，这是“意识”层面崩溃的征兆。

另外，脚部伤口的痛感、狂奔之后全身的酸痛、以及心脏和肺部的巨大压力，也都暗示着……“玩家”的状况，也已到了油尽灯枯之境。

“哈啊……哈啊……”觉哥这会儿的速度最多能达到“快步走”的程度，他扶着墙壁，踉跄地转过了最后的一个转角。

医院大堂就在眼前，大门就在二十米开外的地方，他甚至可以看到……一缕微弱的阳光，从门外透了进来。

然，眼前这两百多平米的医院大堂内……已站满了鬼魂。

在“莱斯特”的眼中，他们已和活人一样，皆有实体。简单地说……前路水泄不通。

“呵……哈哈哈……”封不觉见此情景，竟然笑了。他喘上一口气来，大声对前方喝道，“各位……让条活路出来怎么样？”他一边说着，一边朝前挪步。但那些鬼魂只是站在原地望着他，没有半分要让开的意思。

“我警告你们……”觉哥死也不服输，明明已没有了办法，他却还是一脸自信地言道，“我怒气值已经满很久了，别逼我开无双冲出去。”他说得好像真的一样，可惜……不管用。

“让他走吧。”忽然，从觉哥身后，传来了小女孩的说话

声。

封不觉闻声一怔，迅速转过脸去，接着，他便看到了一抹鲜红的鬼影。

来者，无疑是那125病房的小女孩。此时，她真的给自己梳了个双马尾发型，她那可怖的八目怪脸，也赫然露了出来。不过，在这种群鬼云集、且没有一个长得像人的环境里，什么样的长相才算是“恐怖”，还真是有待商榷的……

小女孩瞟了封不觉八眼，又对着那一大群鬼魂道，“他……可以救我们所有人。”

短短的两句话，语气波澜不惊，却似有着魔力一般，驱使着那些地缚灵行动起来。不到两秒，那些鬼魂便整齐地朝两边退开了。鬼群中，留出了一条通向大门的道路。

“你为什么要来帮我？”封不觉转头问道，“你也是这里的地缚灵，就算你不受灵的本能控制，也没理由……”

“不，我不是。”小女孩打断了觉哥，“我并不是生灵，从来都不是。”她接道，“这里本是一片‘聚灵地’，而我，是这里的守护灵。直到某天，一个比我高位的神祇来到此地，恶意地留下了诅咒。”她顿了一下，“其实……被诅咒的并不是这片土地，而是被困于此处的……‘我’。”她举起一手，指着大门的方向，“快走吧，异界旅客、莱斯特，无论你是谁……你的离开，便是终结。完成了这次救赎，我和这里所有的灵魂，便都能获得解脱。”

“休——想！”一声咆哮，黑雾腾来，“我要你为我陪葬！”

封不觉一看到那涌来的暗流，扭头就跑。

他一瘸一拐、跌跌撞撞地朝着大门行去。而后方的黑雾则是如影随形地追了上来，就连那小女孩和大堂里的鬼魂们也都无力抵抗，尽数被吞了进去。

“你跑不掉的！这里所有的力量都已被我吸收，没有人能阻止我！”院长的声音，几乎已到了封不觉耳旁，“你逃不出我

的掌心……莱斯特，永远别想！”

这一刻，整个医院的每一寸空间，都已填满了院长恶灵所化的黑色浓雾，只有靠近大门口这寸许之地尚未被他吞噬。

而那唯一的出口，已近在咫尺！

“还差一点点……还差……”封不觉干脆是连滚带爬，匍匐着来到了门前。

但……就在门前两米处，他拖着的那条伤腿，被黑雾攫住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院长狂笑起来，涌动的黑雾中，探出了一张布满铜板、铜臭逼人的肥脸，“游戏结束了……”

他说得没错，当腿被黑雾缠上时，封不觉的整个身体就无法动弹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体感袭来……如果“死亡”是一种感觉，那么，此时此地，封不觉正在体验着死亡。

他的身体被染成了灰色，全身笼罩在死气之中。他的五感俱在，但却若有似无。

这就是鬼魂的感觉……生时的一切，仿佛都是错觉；而此刻的“死亡”，才是真实。如果不接受这份真实，他们就会消失。又因为害怕忘却了那份“错觉”，他们便渴望着——吞噬生命。

“你感受到了对吗？呵呵……这就是死亡！”院长的脸凑了过来，“这……就是你的归宿，也是所有生灵的归宿。哈……就算到了阴间，你们这些渣滓也会被我踩在脚下！”

“死亡……不过也是混沌的一部分。”封不觉有气无力的接道，“万物始于混沌、归于混沌。何谓生、何谓死……根本无谓，知生死方能识生死，不知便无生无死；何谓真实、何谓虚幻，无边无界，一切只是一念之间。”他口中喃喃念道，而其身体……竟是重新动了起来，并缓慢地朝门口爬去。

“怎么回事？”院长面露惊骇，“这不可能！”他操控着黑雾继续扑向地上的封不觉，但门口那几缕微弱的阳光，却似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将其挡在了光“线”之外。

“我得谢谢你……”封不觉边爬边道，“零号教我的知识中，有一部分内容……本来我怎么也理解不了。此刻，拜这‘死亡’之感所赐，我好像想通了一些。”

一语落地，觉哥顺势一个翻身，翻滚到了大门外。

“不！”黑雾中传来隆隆吼声，恍似能将人的灵魂震散一般。

但这吼声，很快就被另一种声音所代替。

“哦，天哪！快看，那是衣服吗？”

“嘿！快过来！我想我们挖到了什么！”

“快把他拖出来！”

“小心！他已经冻僵了，别把他的肢体拽断了。”

一些对话传入了封不觉的耳中，他全身的体温也在瞬间降到冰点；刺目的强光突兀地在其眼前晃了两下，使他意识到……自己此时其实是闭着眼睛的。接着，他便逐渐丧失了知觉……

……

当封不觉回过神来，耳边直接就响起了语音提示：【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观看结局后将自动传送】

这时，他对身体的控制权也消失了，变为了以上帝视角观看CG的状态。

画面中，先是闪过了许多报刊杂志的封面……

【奇迹般生还的夜班保安】【被掩埋近三十小时后逃出生天】【救援队坚持不懈换来的奇迹】

类似的标题连续闪过，接着，是几组电视新闻的片段，各种怪物主持人拿着话筒在镜头前播报着：

“雪松郡公立医院事故，引出惊天贪污大案，当地官员纷纷落马。王国发言人表示将彻查此案，并希望全国现任官员引以为戒。”

“公立机构建筑检测标准专项预案已启动，年内有望落实。”

“诅咒传闻是真是假？是医院院长之恶？还是制度上的漏洞？”

“今日，雪松郡公立医院事故的唯一幸存者已出院。住院期间，这位先生拒绝了一切媒体的采访……”

一连串没头没尾的剪辑镜头闪过之后，封不觉眼前的画面终于归于静止。

春意盎然，冰雪消融。

在一片绿色的小丘上，一个人影缓缓走来。

那是莱斯特，他穿着便服，走向了小丘上方的一块石碑。

石碑前，有一块大理石方砖，刀砍斧剁一般，一个斜面对外，上面刻有这样一行字：纪念在雪松郡公立医院事故中遇难的125位民众。

莱斯特默默地站在碑前……他闭上眼睛，似乎在回忆着什么，但有些事，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伫立良久，他睁开了眼睛，献上了手中的花束。

最终，他还是释然了。

他长舒一口气，转过身、大踏步地离开。他的眼神不再轻浮，其中……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感恩。

第480章 自由探索模式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340000，游戏币：100000】

【获得物品/装备：必须破防之刃、手电筒、小镜子。】

【完成/接受任务：6/6】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0，破解世界观：无】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1224】

【技巧值加成经验：12240，游戏币：100000】

【剧本通关奖励：拼图牌*2】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回到登陆空间后，结算信息便迅速出现在了触摸屏上。

“啊……真好呢，一百几十字就这么混过去了呢……”封不觉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们可以无视他。

“好吧……先去看看奖励吧。”看完了结算画面，封不觉便转身进入了储藏室中。

两根玻璃柱已然就位，只等他上前领赏。

觉哥先去领取了剧本的通关奖励，分别为【拼图牌-香蕉】和【拼图牌-马桶搋】，他试了一下，和原有的【拼图牌-草莓】无法形成套牌，所以他暂且将这两张牌放进了仓库中。

接着，他来到第二根玻璃柱前，熟悉的界面浮现在眼前：【请选择您的额外奖励：一、随机抽取一件与等级相应的装备，二、50000点游戏币（上限），三、17200000点经验值】

“一千七百多万呢……”封不觉看着眼前的菜单沉吟道，“在三十级那一档，这点儿经验足够玩家连升四五级了吧……”他一边说着，一边已选择了装备奖励……

白光凝聚，物品逐渐凝成。

【名称：工口漫画家的燕尾服】

【类型：防具】

【品质：普通】

【防御力：微弱】

【属性：无】

【特效：看上去永远和买来时一样新】

【装备条件：通用专精B，拾取后绑定】

【备注：可恶，单行本的销量明明不错、在周刊青年Jump上也获得了连载机会，但为什么没有被邀请去年会啊！我连燕尾服都买好了啊！买了以后才知道工口漫画家根本不在邀请名单上啊！】

“搞毛啊……”封不觉看着物品说明都惊了，“这个也能算装备吗？这件绝对不是系统自动生成的物品吧？又是哪个程序员脑抽以后做出来的吧？就是那个设计‘臭鸡蛋’技能的家伙做的吧？领导闲着没事的时候找这种人谈谈心好不好啊？”

这件装备无疑是只能拿去卖店了，因为品质是普通，连粉碎机都不收。

于是，觉哥吐槽完毕，便拿着物品去了趟商城。

如今的封不觉，已然是“巨星”级的人物，至少在惊悚乐园这个游戏里，他的知名度已丝毫不逊于那些一线的明星玩

家。所以，觉哥在和小伙伴们商议之后，已经把惯用的商城编号给更换掉了……

以前他们地狱前线的成员都是在商城的10号区域活动的，而现在，已经换到了101号，这相对靠后的区域，人数就会少很多，可以有效避免遭到围观的状况。

不过，区域内的人数“少”，也只是相对而言，相位空间的基本原则还是分流，将那些没有固定区域编号的玩家往人少的地方送。因此，只要是“存在”的区域，里面至少会有百人以上。

“嘿嘿！快看！那个穿紫色西装的！难道是……”

“哦！是疯不觉吗？”

“你看清楚一些，最近到处都有使用这个造型的人，还有连发型都模仿他的人呢。”

“就是他啊，和我在视频里看到的一样啊。”

“哦？是吗？我瞅瞅……嗯……当面看，也没什么特别的嘛。”

“别瞎说，有传闻说这人在现实里是职业杀手……”

“我怎么听说他是精神病院里的病人？”

诸如此类的对话此起彼伏，从四面八方钻入了封不觉的耳朵里。

在附近玩家们的灼灼目光之下、窃窃私语之中，觉哥快步行到了系统商店。他从行囊中取出燕尾服、手电筒以及小镜子，把这些无用的物品都卖店之后，他便低调地、快速地原路返回了……

“唉……搞什么啊……”封不觉回到登陆空间后，长吁一口气，“现在去趟商城搞得像做贼一样……”他挠了挠头，又点击了几下触摸屏，“嗯……最近的骚扰邮件倒是少了许多，看来是新版本的开启转移了大众的注意力……”他顿了一下，“不

过，也有可能是我的黑名单里人太多了？”

他一心二用，一边删除垃圾邮件，一边开始思索接下来该排个什么模式。

“再来一个噩梦吗……”封不觉看着屏幕念叨着，“还是……”他三两下就删完了新增的邮件，随即将模式选择界面调了出来，“说起来……这个新模式，的确是很令人在意啊……”

想到这儿时，觉哥便已基本决定了去向。

反正此时是在睡眠模式之下，而且白天他也没有游戏过，完全不必担心现实中的游戏时间会超时的情况；所以，接下来还有充足的时间可供他在自由探索模式的世界中游荡。

【疯不觉，等级43】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自由探索模式。】

【每次进入该模式，都将消耗20000点游戏币，请确认操作。】

【已确认……】

【您是首次加入本模式，正在随机搜索多元宇宙……】

【搜索完毕，正在连接多元宇宙……】

【载入开始，请稍等。】

这段文字出现之后，电梯开始动了。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这次的开场白，由系统语音直接说了出来。

封不觉念道：“这不是和进入一般的剧本差不多吗……没什么区别啊……”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自由探索模式。】

【本模式无任务系统，无时间限制，无消极游戏判定。】

【您可以通过“安全屋”在登陆空间与剧本世界往返（每次进入本模式将消耗20000游戏币）。】

【剧本已开始，请在五分钟内离开本安全屋。】

语音进行到此处时，电梯的门便打开了……

门外是一个形似山洞的空间，四壁和顶部都是不规则的岩石组成，正对电梯的那块岩壁上嵌着一扇钢制的大门，此刻那门自然是关闭状态。

山洞的一角摆着个造型古怪的设备，大约有冰箱那么大，内部发出老式机械常有的那种突突声。这玩意儿貌似是个发电机，其底部延伸出了几条电缆，分别连接在山洞各处的简陋灯具上。

封不觉走出电梯，仔细扫视了一番，这所谓的“安全屋”中啥都没有，此处无非就是个连接“登陆空间电梯门”和“外部世界大门”的缓冲区。

正式踏入了安全屋后，他的眼前即刻弹出了一个满是文字的菜单，字幕随着系统语音开始滚动：【首次进入自由探索模式的世界前，请务必了解以下内容。】

【A.当您走出电梯时，即已正式进入剧本世界。由此刻起，返回电梯的行为将被视为“正常离开剧本”。】

【B.您在安全屋中逗留的时限为五分钟，请在五分钟内离开大门或返回登陆空间，否则将被强制传送回登陆空间，同样视为“正常离开剧本”。】

【C.如果您在安全屋以外的地方离开剧本（包括、但不限于遭遇击杀、强行退出、断线等情况），您的游戏币、技巧值、经验值皆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再次进入该世界后，您将回到上一次记录的安全屋。】

【D.一小时内，您仅可通过安全屋的大门一次（无论出

或入）；您在安全屋内使用的技能或物品，无法对屋外的人或物产生影响。】

【E.您可将“能够带出该世界”的物品拿在手中或收入行囊带入安全屋中；如果您需要将活物带入安全屋，请确保您已获得了该生物的所有权、并将其先装入行囊之中。】

【F.剧本世界中的一切意识体，包括玩家的召唤生物，皆不可出入安全屋。例外情况请参照E条。】

【G.每次进入自由探索模式的世界，都将消耗20000游戏币。如果您对被分配到的宇宙不满、或在长期探索后感到厌倦，可以通过500000游戏币进行重新分配。】

“啊……反复强调进来要花20000游戏币呢……都提了三次了。”封不觉只花了几秒钟便扫完了眼前的提示，这些内容他在更新补丁中就已见过大半，其余的那些也能在细则里找到，所以这会儿他只是粗略地看看便将菜单关掉了。

“不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想必会造成不少麻烦的吧……”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向了对外的大门。

他的想法的确也有道理，比如说……有些玩家可能会试着在电梯门口来回走，或是躲在安全屋里反复刷技能……这样导致的结果自然是被传送。然后，他们就会为了两万点游戏币的损失去闹投诉什么的。虽然……从本质上来说，是这些人自己不看游戏说明才导致了损失，但他们还是会固执地赖到别人头上。这年头，像这样的人还是很多的，哪怕是走在街上被雷劈了，他们也会去找个人或者机构打打官司，试图挽回点损失。

“果然没有门锁吗……”封不觉走到通往外界的大门前，看着那厚实的钢制门板道。

那门上就只有一个门把手，没有锁眼，一转就能打开。

“也对……反正外界的东西进不来嘛。”他一拧门把，将门拉开。

门外，是一条狭长的甬道，上下左右皆是岩石，不过这外面可就没有照明设备了，一眼望去……也望不到这条甬道的尽头。

觉哥毫不犹豫地从行囊中取出了【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打开前端的探灯后，便朝前行去。

他刚迈出几步，就听得……唔——咣——两声连响。回头一看……安全屋的大门已自动关上了。

这扇钢制大门朝外的一面画了一个标记，就画在门的正中央。标记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圆圈，里面写了个“惊”字。

“嗯……姑且试试……”封不觉居然没有吐槽那个记号，他只是回过头去，走近两步，又用手握住了门把。

【抱歉，您近期出入过这扇大门，请在59:34秒后再来试试。】系统提示和字幕同时出现，门把手也是纹丝不动。

“好吧……”封不觉随口道了一句。

说罢，他把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放到了地上，然后对着正前方的空气轻喝一声，同时双拳并出、以一种夹击之势打出了一击。

放完了第一发【野球拳】后，他陷入了思考：“嗯……既然这个模式是没有时间限制和消极判定的，要不然我就坐在这儿一小时来一拳……”他心中默默算道，“这样的话，五十九个小时就能升上一级。而现实中也不过就是五小时五十四分钟而已，差不多就是一个晚上的游戏时间。如此这般……练上十个通宵，我就天下无敌了……”

这段想法闪过他脑海后，他立即摇了摇头：“切……怎么可能呢……”

的确，对封不觉来说，绝无这种可能。他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对他来说，“无聊”比什么都惩罚都难受。再说……那种行为，也就不是人在玩游戏，而是游戏在玩人了。他又不是职业玩家，何必受这种罪。

“唉……劳碌命啊，走了走了。”觉哥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拾起了地上的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动身前行。

前方的岩石通道崎岖曲折，而且比他想象中得要长得多，好在他如今是装备技能齐全，什么都不怕，就算遇上铁血战士他都有信心与之一战。

“说起来……这模式还真是超‘自由’啊……”封不觉边走边念道，“半句剧情简介都没有啊……理论上来说，我有可能已经被缩小了N倍、在某种昆虫的巢穴里爬着呢……”他顿了一下，“又或者是在某个外星球上？”

就在他瞎琢磨之际，忽然……

第481章 耸肩星人

忽然，一抹异色的光芒从前方极远处亮起。

封不觉立即关上了手中的照明设备，定睛远眺……那漆黑狭长的甬道尽头，一点猩红显得分外惹眼。

“是出口吗……”觉哥念道，“红色的光线……总觉得有阴谋啊。”

他稍稍放慢了速度，缓步靠近洞口。不多时，便觉一股明显的热流扑面而来。

由于这甬道的坡度隐隐向下，所以安全屋的位置低于地表，温度较低。如今接近洞口，气温一下子升高，大约已到了三十五度左右。

“嚯……要是这个世界普遍是这温度，那还真不好办啊……”封不觉念道。

其实……也没什么难办的，在他念叨这句话的时候，脑中已有了对策……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再去买一套备用服装，以后只要排自由探索模式，就换一身衣服再进来。以觉哥的性格，很有可能会花非常低廉的成本，去搭配出一套背心、短裤、人字拖的“火云邪神套装”来，那种造型，就算四十度也无妨了。

呼——

封不觉刚到洞口，正巧有一阵热风席卷而过，那热量好似是揭开了蒸笼盖儿，吹得他不禁后退了几分。

“唉……果然是沙漠啊……”封不觉看着眼前那一望无际的滚滚黄沙，长叹一声。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当亲眼印证之时，他还是颇

感失望。

他情愿自己随机到的宇宙是天网和人类对战的末世战场，也不愿被分配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但现实又一次证明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好吧……不能放弃希望。”封不觉说着，便用手套捂住口鼻，踏出甬道、步入了无尽的沙漠之中，“没准这里是DC或者漫威宇宙的某个角落呢……”

这句话，确是他的心声。封不觉最想去的宇宙，无疑就是充斥着超级英雄的这两个了。

首先，他对这两个宇宙的情报掌握得非常全面，像主要人物的个性、能力、弱点；还有那些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过的大事件，他都是了如指掌。其次，这两个宇宙中的资源异常丰富，超科技、魔法、变种人基因衍生物、外星人、乃至宇宙神，都是可以开发利用的……

另外，便是一些个人原因。觉哥一直有几件很想做的事情，比如让蝙蝠侠破产、去黄灯军团的行星旅游、和曼哈顿博士谈人生、摘掉毁灭博士的面具、听黑蝠王唱歌、把托尼·斯塔克变成女人等等……

可以说，这是两个宝藏般的宇宙，玩家的能力越强，所能得到的利益就越多，而且这利益几乎是取之不尽的。

不过……事实证明，觉哥想多了。

系统又怎么会把他送到那种好地方呢……

……

“将军，第三实验区的无人机好像拍到了一些东西。”

“把画面切到主显示屏上。”

“是，长官。”

“嗯……那个是……地球人？”

“根据外貌数据库的识别匹配，有84%的可能是地球人，

10%的可能是外挂星人，6%的可能是其他可变形物种。”

“哼……不管是什么，先抓起来再说。”

“明白。”

“第一小队注意，基地西方五十公里处出现不明入侵者，请立即出击进行捕获。”

……

再看封不觉这边，他可是丝毫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盯上的事情。此刻，他正在沙漠中飞速狂奔着……

觉哥也是刚刚才发现，【踏虚】那“水上奔跑”的特效，在沙上一样管用。所以对他来说，在沙漠中奔跑比步行还要轻松，基本上如履平地。

“不管怎么说，作为我进入本世界的第一个安全屋，其位置不可能处于走上几天几夜都碰不到人的荒芜环境中……”觉哥边跑边思索着，“那样的话，我很可能在找到下一个安全屋之前，就因游戏时间的问题而离开剧本了。”他舔了舔干涩的嘴唇，“我这样朝着一个方向呈直线奔跑，肯定会遇到些什么的……就算不能走出沙漠，至少也该找到营地或绿洲吧。”

仅过了十分钟，他全身的衣物就已被汗水浸透，高温使他体内的水份迅速流失。虽然玩家在剧本世界里是不需要吃喝拉撒的，但类似“疲劳”和“不适”的感觉，一样会引起体能的消耗。而当体能值变成零以后，生存值就会受到威胁。因此，“环境”同样是玩家的敌人。

“这儿的太阳也很让人不放心呢……”封不觉抬头看了看天，“这颜色明显和我所认知的太阳不同，也不知紫外线强度如何……如果这里不是地球的话，天体运动的规律就很难说了……没准这里的太阳过五十个小时都不会落山；或者……夜晚温度比白天更高；也有可能……其实现在就是夜晚、而天上那个红色的东西本质上是月亮……”

不知不觉间，他又放飞了思路，展开了无边无际的脑

补……

在一般的剧本中，由于任务、时间以及剧本地图的限制，使得封不觉没有机会去进一步了解那些世界的各种细节设定。但在自由探索模式中，“探索”才是重点，玩家完全可以舍弃一般剧本中的思路，开拓无限的可能。

因为在这个模式中，没有所谓的“目标”，玩家未必要按照打怪练级拿装备的套路去做。只要愿意，他们甚至可以去竞选总统……当然了，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得离开这个世界才行。

喀喀……喀喀……

忽然，从觉哥左前方的一座沙丘后方，传来了一阵声响，听上去颇像是大型动物的脚步声。

封不觉闻声望去，正巧看见几个金属质地的巨大头颅从沙丘后方探出头来。

“机器人？”封不觉的第一反应是……变形金刚。但他看了几秒就发现不对，那些大型机甲的驾驶舱都是透明的、位于机体的腹部；舱里还乘着驾驶员。

这是光天化日之下，觉哥的目力可至极远处，他凝神观瞧，便发现那些驾驶员明显不是人类。虽然他们的体型和人类颇为相似，但他们的肩膀颇为异常……这些生物的肩膀都是高高耸起的状态，最高处接近太阳穴，而他们的腋部大概和脖子持平。

由于这些“人”都穿着统一的绿色制服、还戴着头盔，所以封不觉暂时也只能看出“骨骼惊奇”这一个不同点来，想必近距离观察的话，他们和人类的差别会更多。

“嗯……仔细看，他们的机体也是双肩呈M形状的造型呢……”封不觉这会儿已停下了脚步，想等待对方的反应。

“地球人，将双手交叉在胸前！站着别动！”其中一台机甲的驾驶员，对封不觉发出了警告。

这声音明显是经过扩音处理、从机甲的某个部件里发出来的，所以站在十几米开外的封不觉也听得非常清楚。

“啊，还真是外星人……”觉哥一边按照对方所说的，将双手交叉在自己胸前，一边低声念道，“呃……等等，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我才是‘外星人’吧……”他已饶有兴致地开始观察对方的举动，并在脑中展开了各种推测，比如：这个种族的科技程度、文化水平、社会结构、繁衍方式……

“报告基地，这里是第一小队，我是队长杰杰杰杰，目标似乎可以理解我们的语言，而且并未作出明显的反抗举动。”为首那台机甲中的杰杰杰杰对着通讯器道，“请问是否可以采取三号捕获策略，完毕。”

短暂的沉默后，基地方面给出了答复：“可以，请注意安全，杰杰杰杰，完毕。”

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后，杰杰杰杰又打开扩音装置，对着觉哥道：“地球人，你被逮捕了，请配合我们的工作，不要做无谓的反抗。”

封不觉站在原地，完全没动。他的确很想配合对方的行动，只不过他不知道怎样才算是配合。

“我该怎么做呢……”觉哥心里琢磨着，“在地球上的话……正规部队一般会让被制伏者举起双手放在脑后，然后跪在地上。但在这里，他们却让我交叉双臂站着……当然这也情有可原，以他们的骨骼，想必很难做出把手放到头后的动作来。”他视线游移，已将眼前机甲的数量数了出来，总共十一台，“按照这种思路去推演的话，在这个种族的人眼里，鞠躬也许等于鄙视，点头也许等于嘲讽，微笑就是发怒，摸腿就是性骚扰……哦，等等，摸腿在地球上也是……”

喀喀，喀喀。

杰杰杰杰所乘坐的机甲这时走上前来，接近了觉哥。那机甲的高度在十米左右，体型则是和他们的操作者一样，呈

双肩极高的人形体。

“站到机器人的掌面上。”杰杰杰杰说着，操控机甲伸出了手。

封不觉二话没说就照做了，在他站上去的刹那，机器人的手掌开始变形，在两秒间就变成了一个球形的镂空铁笼。

杰杰杰杰也在此刻松了口气，他调整了一下语气，正色说道：“我是耸肩星陆军少尉杰杰杰杰，现在我正式宣布，你已因窃取军事机密罪被逮捕。”

“好吧……常言道随遇而安嘛……”封不觉自嘲地笑了笑。

第482章 让你的上级来跟我说话

说实话，被关进笼子以后，封不觉反倒是安心了不少。

搁在地球上，他就好比是已经被手铐铐住、押上囚车了。这就是在押犯人和在逃犯人的区别……在押犯人就相当于“被控制住了”，只要他不做什么激烈反抗，执法人员还得反过来保证他的安全。但在逃的犯人就不同，随便一个动作都可能引来射杀。

到了这会儿，封不觉就敢比较大胆地与对方交流了，他立刻大声喊道：“嘿！我在哪儿？这里是什么星球？耸肩星吗？”

语言方面的问题，系统的翻译功能都会解决掉的，无论玩家说文言、说成语、说方言俚语，系统都能贴切地将意思传达给别人，不用担心会词不达意。

“你没有提问的资格，入侵者。”杰杰杰杰回道，“有什么话，去跟审问你的人说吧。”

“我是杰杰杰杰，三号捕获方案已完成，第一小队请求返回基地，完毕。”杰杰杰杰随即就用通讯器报告了情况。

“批准返回，完毕。”这次的回复来得很快。

于是，杰杰杰杰就率领着第一小队的十一台机甲，朝着他们的军事基地开回去了。

封不觉则站在机器人的手掌中，默默等待着。

虽然不用他自己奔跑了，但他现在可是一点儿都不好受，因为机器人的手掌是金属材质，且早已被日光晒得发烫，所以“掌笼”中的温度丝毫不比外面要低。红色的日光透过缝隙照下，炙烤着一身长西装的觉哥，他着实有一种在玩儿“铁板烧”的感觉。

“嗯……他自称是陆军少尉，说明我遇到的不是警察、而是军方。”封不觉只能用思考来分散注意力，“说我窃取军事机密太牵强了吧……这茫茫沙漠，有什么机密呢……”他呼出一口热气，“哦……武器实验场是吧……这就说得通了。”

“啊……越来越热了啊……”觉哥扯了扯自己的领口，里面都冒烟了，“看这帮家伙穿着厚实的制服，还戴着头盔的样子，想必他们的科技中是有‘空调’这项发明的吧……”他拭去了几缕从额头流向眼眶的汗流，“万一这帮家伙全都是天生耐热体质，而且这个星球上的机械造物也都是耐高温的……那我可就有罪受了。”

念及此处，他忽又想起了什么：“对了……虽然我自己不能脱衣服，但如果这个星球的人来脱我的衣服呢……比如说，想把我解剖了研究一下之类的。”

可惜……他还是想多了，有系统的存在，这类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

长话短说，大约十分钟后，一座沙漠要塞跃入了觉哥的视线。

那是一座非常宏伟的建筑，目测高度在五十米以上，这栋建筑的形状用一句话就能说清楚——那是个巨大的“M”。

“这槽该从何吐起呢……”封不觉一边对着空气打出一记【野球拳】，一边轻声嘀咕道，“想避开某知名快餐品牌恐怕是不太可能了吧……”

“第一小队已经返回，请求进入基地，完毕。”杰杰杰杰又用通讯器跟基地联系了一次。

“三号入口已准备就绪，请从那里进入，完毕。”

“明白。”杰杰杰杰应了一声。

不多时，那十一台机甲便浩浩荡荡地奔着“M”右侧的那根柱子去了。

来到要塞跟前，第一小队那些机甲就尽数停下。伴随着机械的隆隆巨响，前方的一扇大门缓缓敞开。

这大门明显是专供大型载具通过的，打开之后，直接就是一条倾斜的沥青跑道，直通地下。在杰杰杰杰的带领下，第一小队的机甲鱼贯而入。随后，他们后方的大门便再度闭合起来，红色的日光终于被遮蔽，取而代之的是跑道两侧的白色光带。

“呼……”封不觉当时就长舒了一口气，“原来如此……太阳晒不到的地方，即使没有空调，温度也会低很多啊。”

又行了一段，他们便来到了跑道的尽头，这里是一个半圆形的空间，面积抵得上三个足球场。这个半圆空间的“弧”上，有着六个形状各异的隧道口，延展出六条跑道；而呈直线的那一边，则有着四扇几十米高的巨型机械门。

那四扇门上面分别标有四个奇形怪状的符号，当觉哥将视线停留在那些符号上时，系统翻译便浮现出了相应的文字，其实那四个标记就相当于阿拉伯数字“1、2、3、4”。

“哦……这文字看上去挺有趣啊。”封不觉好似根本没有搞清楚自己的状况，他还颇有兴致地去研究那些外星文字的字形是否有律可循，仿佛是想在这儿多学一门外语似的。

“少尉杰杰杰杰及第一小队全体队员前来复命！”杰杰杰杰将机甲停在了一名军官的前方，并打开了驾驶舱的舱门，直接站起来，冲下方大声喊道。

那名军官身着一身青色制服，头戴一顶奇怪的尖顶帽，他伸出右手的三根手指（总共只有三根），拍了拍自己的前额，“做得很好，少尉，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是，长官。”杰杰杰杰做了个和对方一样的动作，看来这个姿势就相当于耸肩星军中的“敬礼”了。

应过一声之后，杰杰杰杰便坐回驾驶席，在操作盘上按了几个键，接着，封不觉周围的“掌笼”便变形、展开。

下一秒，已有四名荷枪实弹的耸肩星人士兵将觉哥围了起来。

此时此地，封不觉便可更清晰地看清这帮耸肩星人的外观了。近距离看时便可发现，除了肩膀的高度外，他们的脸也和人类很不一样……

耸肩星人的脸并不是人类那种扁平状，而是像鱼那样，中间窄、两边宽扁，他们有两只眼睛，都是高高鼓起的状态，长在两侧脸颊，一看就是视野非常开阔的生物……如果没被自己的肩膀遮挡的话。

他们的鼻子（看上去应该是鼻子）没有明显的鼻梁骨，大约有十几个极其细小的鼻孔分布在他们那窄脸的前端，形状有点像电话听筒上的小孔。

他们的嘴部倒是和人类区别不大，只不过由于脸型的缘故，嘴会显得比较扩。

封不觉看了一会儿，并未在耸肩星人的头部发现任何类似耳朵的器官，他琢磨着……耸肩星人的听觉器官很可能长在脑袋后面，或者就是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因为头的两边被肩膀遮住了，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耳朵的确不应该长在头两侧。

“地球人，你听得懂我们的语言对吗？”那名军官说道。

封不觉站在原地，没有妄动，他平静地回道：“是的。”他看完了这帮外星人的长相，便开始不动声色地观察他们的武器。

他周围那四名士兵，此时都举着一种金属制的物件、摆出随时都会射击的那种姿势。这些耸肩星人手中的枪械倒是和地球上的同类产品非常类似，不过造型上还是略有不同。

耸肩星人的眼睛、脖子和肩膀的夹角、手臂的长度、以及手指数量等等，都和人类不一样……而这些因素都影响着该物种使用武器时的射击习惯，从而也会影响枪械的造型。

“哦？你居然还会说我们的语言？”军官略感惊讶地念道。

“抱歉，长官，他被捕后的确和我们说过几句话，但我没有汇报。”杰杰杰杰在高处补充道。

“没关系，少尉。”军官抬眼回了一句，随即又对觉哥道，“看来……你是老牌儿间谍啊……地球人。”

封不觉谍战片看过不少，他立即做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反应：“哼……”先是一声冷哼，然后就是一个轻蔑的眼神。“我能问一下你的军衔吗？”

“嗯？”那名军官冷笑，“我是耸肩星陆军上校，矻矻矻矻。”他顿了一下，“不知……阁下又是何方神圣？”

“哈！”封不觉大笑一声，神色一厉，“让你的上级来跟我说话！”

矻矻矻矻来回踱步，上下打量了觉哥几眼，“啧～你一个阶下囚……”他朝地上啐了口唾沫（耸肩星人的唾沫看上去晶莹剔透），“还挺嚣张啊？”

“哼……”封不觉将头一仰，但没有再说什么，他的潜台词是：我跟你这个级别的人物没什么好说的。

“好……顽抗到底是吧……”矻矻矻矻瞪着觉哥，微微点头，“有种。”他冲那些士兵摆了摆手，“带到审讯室去。”

话音未落，站在觉哥身后的士兵就上来推了他一把，口中喝道：“走！”

“推什么！”封不觉突然发飙，暴喝一声。

这突如其来、近乎歇斯底里的一嗓子，愣是把那名士兵给吓住了。

“我自己会走。”两秒后，封不觉又接了一句。随后，他趾高气昂地抬着头，大摇大摆地朝前走去。

矻矻矻矻深呼吸一口，平复了一下怒意。他整了整衣领，对第一小队的诸人吩咐了几句后，便随着那一队士兵一

同离去了。

……

或许有人会奇怪，觉哥在尚未被捕的时候表现得明明很安分，为什么在被抓住以后却又变得无法无天起来？

这……就是所谓的“此一时，彼一时”。

之前，封不觉极度缺乏情报，故而摆出了“合作”的态度。但现在他已知道了一些剧本的基本设定，情况便会大不相同……

在刚刚进入剧本世界时，封不觉对本世界的设定一无所知，当时的他，什么都不敢得罪。因为他是个极端的人，他的理念是这样的：“如果我踩死了一只蟑螂，而这只蟑螂又正巧是本世界至高神的宠物，那我就只有烧掉500000游戏币买个教训了。”

而现在，觉哥和耸肩星人有了一定的接触，心里便有了底。他有信心，凭借自己的战斗能力，完全可以在这个基地里横行无忌。

他的依据其实很简单……因为那些士兵手中的武器、以及那些战斗用机甲，都显示出这是个偏重于科技文明的星球。偏重于科技的种族，那其本身的肉体作战能力就不会太夸张。宇宙是很公平的，要么科技发达、要么肉体强横、要么就精通魔法……并非顾此失彼，而是进化的选择。

如果某个种族的人能一拳爆星，那他们怎么可能去研究手枪、导弹之类的玩意儿？如果某个种族的人能用魔法瞬移到宇宙的任何角落，那他们又何必研究星际飞船？科技是为其发明者而服务的，没有需求，也就没有科技。

因此，封不觉可以断定，这帮耸肩星人本身的战斗力非常有限。就算比普通人类要高，也不会高出多少，要是他们拳脚比子弹还快，还要枪干什么？

……

叱——

审讯室的电子门缓缓开启，下一秒，封不觉被人一把推进了屋内。

矻矻矻矻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你就在这儿稍微等等吧……大人物。”他说罢，冷哼一声，转身离去。

走廊上的一名士兵随即就对着门旁的操作盘按了一下，那装置发出嘀——一声轻响，电子门应声关闭。

审讯室中，便剩下了觉哥一人。

“嗯……这倒是有趣。”封不觉转过身，开始观察屋内的环境。

这个房间没有窗户，也没有明显的通风设施。对外的门只有一扇，就是刚刚闭合起来的那扇电子门。那扇门对面的墙壁上半部分，是一面平整光滑的大镜子。

“单向玻璃是吗……”封不觉走到那“镜墙”前，手握空拳对那镜面敲了两下，“越来越像上世纪的谍战片了……”他沉吟道，“屋子的各个角落都没有摄像探头……”他走到屋子中间，那里摆着一张桌子和两张座椅，全都是金属制造，而且被钉在地上无法挪动，“桌椅上好像也没有……”他干脆坐下，抬起头来，“灯光是从天花板上方传来的，灯具不装在房间内部……嗯……不错，可以防止犯人破坏照明设备，然后把碎玻璃作为武器使用……”

觉哥双手枕着头，翘起二郎腿，长吁一声：“虽然没看到通风口，但空调倒是很舒适嘛……”

第483章 宇宙超级英雄联盟

片刻后，审讯室的门便再度开启。

一名身高接近两米（耸肩星人的平均身高与人类相仿）、身着军官服的耸肩星男子（耸肩星人的性别亦分男女两种）走了进来。

他进屋之后，并未急着开口说话，也没有靠近封不觉。他只是站在门口，静静地等了几秒，待身后的电子门重新关上，方才迈开步子。

“听说……你想跟我谈话？”他上前几步，行到桌边站定，望着桌对面坐姿潇洒的觉哥，沉声说道，“那么……说点儿什么吧……”他顿了一下，语气略带嘲讽地接道，“……大人物。”

封不觉抬眼看了对方两秒，笑着回道：“你是谁？”

“耸肩星陆军中将，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回道。

“呵呵……”封不觉干笑两声，心中暗道：你们这个种族重名的人肯定特别多吧……

“别跟我套近乎，你这个间谍。”呵呵呵呵接道。

呵将军这话出口时，觉哥才意识到自己的笑声是对方名字的一部分……

“呃……我想问一下。”封不觉道，“贵星球的人……难道都是以四个相同的音节作为名字的吗？”

呵呵呵呵回道：“没错，你有意见吗？地球人。”

“那你们重名的人岂不是非常多？”封不觉问道。

“哼……”呵呵呵呵冷哼一声，坐到了觉哥对面的椅子上，“听着，地球人，我现在坐下来跟你谈，是因为我认为你

有价值。如果你是这种态度……那我不介意使用另一种方式来问话。”他神色一变（貌似是摆出了威吓的表情），“现在……收起你那些‘游客式提问’，把你的名讳、军衔、所属部队……一五一十都给我说出来，否则……”

“我，是一名来自地球的超级英雄。”封不觉当即回道。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面不改色心不跳，就算是人类也无法从他的脸上看到半分说谎的痕迹，更别说一个耸肩星人了。

“在与一名超级罪犯的战斗中，我遭到了强制传送。”觉哥把刚才那几分钟里编造好的一套说辞拿了出来，“当我回过神来时……已经出现在一片沙漠里了。”

呵呵呵呵闻言，沉默了几秒，他的眼神好像在看觉哥身后的镜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道：“你觉得，这种话我会信吗？”

“你信不信并不重要。”封不觉用手指了指自己身后的镜子，“只要那块玻璃后的人相信就可以了。”

呵呵呵呵的表情在这一刻明显变动，觉哥见状，对自己的推测又确信了几分，便继续说道：“你并不是什么‘中将’吧……依我看，你的军衔比刚才我见过的那位砣砣砣砣上校还要低。”他摸着下巴道，“去掉那些表演的成分……从阁下的体型、气质、举止习惯等各方面推断，你很有可能是某位高级军官身边的警卫连长……”

封不觉歪过头，看着身后的镜子道：“当然了，如果我是一名将官级别的军官，我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他说到这儿时，站了起来。

呵呵呵呵也在瞬间做出反应，蹭一下窜起，顺势摆出了准备格斗的姿态。

“别紧张。”封不觉道，“这椅子坐着不太舒服，我站起来走走。”他笑了笑，“毕竟是审讯室，总不能要求你们搬张沙发

进来。”

“你最好别太放肆了……”呵呵呵呵面露狞色，似乎已有了动武的意图，看来觉哥吸引仇恨的天赋在宇宙的任何角落都是通用的。

“从我遇上你们的‘第一小队’时起，直到被送入这个审讯室……”封不觉无视对方的恐吓，自顾自地继续说道，“整个过程中，都没有人来搜过我的身。”他在那面镜子前来回踱步着，“至少在地球上……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情形，万一我的身上藏有某种威力巨大的爆炸装置，那把我带回基地岂不是很危险？”他笑道，“虽然理论上的可能有很多，比如你们普遍不太聪明、或者这个星球上的‘死亡’概念和地球有所不同等等……但最为合理的一种推论，无疑就是……你们确信，我的身上并没有带危险品。”

觉哥舔了舔嘴唇，照着镜子，整理了一下因汗水而走形的发型，“我想……在你们的那些大型机甲上、基地的各个路口处、以及……”他又用手轻轻敲了敲眼前的玻璃，“……这面单向玻璃的后面，都装有非常先进的金属探测仪器。”

话至此处，他转过身去，看着呵呵呵呵：“不过……纵然你们知道我身上除了一些弹匣以外别无长物，依然没有掉以轻心。所以，你们就让这位身手十分不错的士兵冒充中将、前来与我谈话。就算我忽然做出什么极其危险的举动，真正的将军也不会有什么损伤。”

嗡嗡嗡——

封不觉话音未落，一阵蜂鸣声忽地响起，房间里的“镜子”应声而变，在两秒间成了透明的玻璃。

觉哥侧目看去，在那玻璃的对面，出现了另一个房间，那间屋子的面积比审讯室更大一些，里面还放了不少仪器。此刻，真正的呵呵呵呵中将就站在玻璃的另一侧，与封不觉对视着。

“你先回来吧，叽叽叽叽。”将军说道，他的话清晰地传入了审讯室中。

“是，长官。”那名自称“呵呵呵呵”、实为“叽叽叽叽”的军官应了一声，立即走向了门口，待审讯室的电子门打开，他便退了出去。

“地球人，你似乎是个自作聪明的家伙……”玻璃对面的将军接着对觉哥道，“不过我可不是什么三岁小孩，即使你确有些小聪明，可以做些像模像样的推理……但本质上并未改变现状。”他顿了一下，“你说自己是地球上的超级英雄，可以……但是空口无凭，我需要证据。”

封不觉二话没说，装腔作势地伸手打了个响指，下一秒，他的手里就多了一张金光熠熠的扑克。

“哼……”将军报以一声冷笑，“这最多只能证明你是个魔术师。”

他的笑容，很快就僵在了脸上。

吱——

一种极其恶劣的声音响起。

觉哥直接就用死亡扑克去切割眼前的玻璃，故而制造出了一种类似指甲划过玻璃的动静。

“这怎么可能！”呵将军赶紧后退几步，坐在操作台旁的工作人员也都纷纷站起，退向了墙边。

刚刚回到对面那间房的叽叽叽叽以及原本就在该房间内的几名士兵纷纷抄起武器，对准了玻璃的方向，随时准备射击。

“嗯……果然是很厉害的科技产品呢……”封不觉迅速在眼前的“玻璃”上切出了一个椭圆形、可供自己通过的口子，并看着切口边缘念道，“厚度足有三厘米，两层晶体之间还有大量纳米级的机械原件，看来是高精设备啊……”

他猜得没错，这块隔开操作室和审讯室的“玻璃”，对耸肩星人来说，也是非常昂贵且先进的军用设备，造价比坦克还贵。这块“监视板”非但可以传送、调整单双向的视觉及听觉信号，还具备监控摄像头和金属扫描仪的功能。最重要的是……这块板的抗压能力极强，就算有人在审讯室里自爆（不是没发生过），也不会影响到隔壁操作室内的人。

因此，当那些耸肩星人目睹觉哥用一张发光的扑克就把这玩意儿切割开时，那种震惊是不言而喻的。

“瞧，这就是超级英雄的实力。”封不觉隔着自己割出的窟窿，对隔壁房间里的众人道。

“不许动！放下手里的武器。”叽叽叽叽拿枪站在最前，指着窟窿对面的觉哥喝道。

封不觉笑了笑，随手一扬，其手中的那张扑克便消散掉了：“我都让你别紧张了……”他歪过头，看着被士兵们护在身后的将军，“我没有什么恶意，更不是什么间谍。事实上，我对你们耸肩星人的了解非常有限，你们的确可以把我当成是一个游客……”他也耸起肩，摊开双手，“只要你们别威胁我的人身安全、或限制我的自由，我没有理由伤害你们。”

“放下枪，叽叽叽叽。”呵将军推开了身前的几名士兵，走上前来，伸手压下了叽叽叽叽的枪口，“好吧……我信你了。”他整了整自己的军容，“请问您尊姓大名？”他问出这个问题后，马上又改口道，“哦，不好意思，我忘了，超级英雄都是用代号的，请问您是？”

“扑克侠。”封不觉脱口而出。

“哦，是这样……”呵将军应道，“哈……误会，都是误会……”他的语气缓和了很多，“既然您是超级英雄……这样吧，我帮您联系一下宇宙超级英雄联盟，让他们派个人来接您回地球。”

“什么？”封不觉不由得一惊。

“呃……有什么不妥吗？”呵将军问道。

“没……没什么……”封不觉赶紧变脸并快速回道。可他心里却是在想着：“不会吧……这个剧本世界还真有超级英雄吗？而且还有宇宙级别的联盟？”

“您难道从来没有听过宇宙超级英雄联盟的存在吗？”刚才那诧异的语气实在是太明显，纵然种族不同，呵将军也看出了些许端倪，故而追问道。

“嗯……因为我才刚成为英雄不久，实力也非常一般……”封不觉见对方有所怀疑，只好接着往下编，“基本上……是默默无名的那种。”

“哦，原来如此。”呵将军接道，“那也无妨……反正等联盟的人来了，您可以直接询问他们相关的事。”他说罢，便转过身去，对身后的一名士兵低声吩咐了几句。

觉哥站得虽远，听得却是分明……呵将军还真就是命令手下去联络那个“宇宙超级英雄联盟”了。

……

长话短说……几分钟后，封不觉就被请到了一间休息室里等候。

之后的这段时间，他可谓如坐针毡，心中忐忑：“这下情况可就复杂了……本来只是想编个无法印证的理由，把自己出现在别人星球秘密军事区的事情给掩盖过去……结果却引出了不得了的展开啊……

从那个将军的反应来看，超级英雄在这个宇宙中是很有地位的，至少耸肩星人对他们抱着友善的态度……不知道一会儿会遇到什么样的家伙，万一来了个‘曼哈顿级别’的半神角色，瞬间洞悉我是‘异界旅客’的事情，并将我视为一种威胁……那可就不妙了……”

据呵将军所说，银河联邦中所有星球的政府正规军都可以联络到宇宙超级英雄联盟，只要有正当理由，对方基本是

有求必应，一个宇宙周（约合一小时）之内肯定来人；根据事态的紧急程度，这个时间还可以缩短。

不过封不觉这档子事儿，应该算是非常不紧急的那种类型，要比喻的话……基本等同于是把迷路的外星人送回家。

若觉哥是个普通的地球人，经过耸肩星人的严格审查、确定他不是间谍后，就会被遣返回地球（当然，也可能灭口）的。

但此刻，他既然表明了自己“超级英雄”的身份，且展示了“超能力”，那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封不觉猜得没错，超级英雄，在这个宇宙里，是地位非常高的存在，大致等同于“宇宙安全局”。这其中有一系列非常复杂的设定，此处暂且不表……还是回到故事中来。

叱——

休息室的电子门打开了，在呵将军的带领下，两名身穿紧身衣的男子走了进来。

走在前方那人，身高一米八左右，一身白色紧身衣，衣服上配有紫金二色条纹，他的脸上还戴着一个与衣服色调一致的眼罩。此人留着一头乌黑的卷发，肤色是棕色，没留胡须。

因为身穿紧身衣，所以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这位的体型和人类完全一样，看来这也是一个地球英雄。

走在后方那人，基本体貌特征和前方那人差不多，亦是棕色皮肤的人类，不过他留着络腮胡，另外就是紧身衣的颜色是蓝白相间的。

“我来介绍一下。”呵将军将二人带到了觉哥的面前。

封不觉前所未有地紧张，冷汗都下来了，他的目光从眼前那二人的脸上扫过，看到了两双充满正气的眼睛，当时他就暗道：“啊……浑身不舒服呢……自古正邪不两立啊……”他莫名地就把自己划分到“邪”那边去了。

“这位是……扑克侠。”呵将军伸手示意了一下。

封不觉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挤出一个堪称蛋疼的笑容：“呵……呵呵……你们好，小弟初来乍到……其实我也就是随便取了个名字，弄了套挺中二的衣服，就出来行侠仗义了，还没有找到组织……”

“哎~不用这么客气，年轻人。”为首那人爽朗地接道，“只要你有一颗追求正义的心，宇宙超级英雄联盟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噗……”封不觉突然鼓起腮帮子，整张脸憋得通红，他心中狂吼着：“喂！这印度口音是怎么回事啊！开玩喜呢这是！明明是一本正经的话也能搞得这么喜感啊！”

“嗯，说得好。”呵将军对着说话的那名超级英雄示意了一下，“这位就是来自外挂星，最近在北银河十分活跃的知名英雄——霹雳舞侠。”

这句话……似一把大锤，敲向了觉哥的心脏。

“喂！”他差点儿就喊出声来，由于过度忍耐，整个人都瘫坐在了沙发上，“出现了啊！奇怪的家伙就这么出现了啊！这不是我随口胡诌出来的人物吗？真的存在吗？这种宇宙真的没关系吗？难怪是印度人的设定啊！话说我当时完全没有脑补过这家伙的形象……这剧本竟然自动补齐了吗？”

“而这位……就是他的搭档。”呵将军又指向了那名身穿蓝白色紧身衣的男子，接道，“踢踏怪客。”

“果然是你啊！”封不觉继续在心中大声吐槽着，“宇宙完蛋了啊！彻底完了啊！我还是趁早换个世界吧！一片沙漠不错的啊！就让我在四十度高温的沙漠中向着夕阳自由奔跑吧！”

“哦，我都听说了，扑克侠。”踢踏怪客上前，用同样的印度口音接道，“你是和某个超级罪犯对抗后，被卷入了时空风暴，经过了无数冒险和考验，最终突破次元，来到了耸肩星

上，在沙漠打开了一个空间裂口，成功回到了这个世界对吗？真了不起啊。”

“是很了不起啊！这种莫名其妙就冒出来的内容简直狂霸酷拽吊炸天啊……根本就是那个姓呵的在添油加醋吧！你干脆说我是奥特曼好了！这样我圆谎的时候难度还会低一点啊！直接xia~xia~几声就忽悠过去了多好啊！”封不觉的心中正在嘶吼着，“好想变成光啊！变成光啊……成光啊……光啊……啊……”

“嗯……你怎么了？”霹雳舞侠看着觉哥道，“扑克侠？你怎么不说话？”

他们见封不觉脸色惨白地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还以为他有什么状况。

“呵呵……没事……”封不觉回道，“只是……有点走神……”

第484章 C级事件

一番寒暄过后，封不觉就跟着那两位奇葩英雄动身了。

在呵将军和几名士兵的陪同下，他们很快便来到了该基地的四号停机库。

这个机库里停了许多耸肩星陆军的制式机甲，此刻，在这些机甲之中，混着一架造型和颜色明显不同的小型飞船。

该飞船的长、宽、高约为十五、八、六米、整体形状似是一只没有鞋帮的鞋子。船身的主色调是海蓝色，辅色为橙黄。在机身的侧面，还印着一行黑色的文字，系统对这行字的翻译就是：【宇宙超级英雄联盟】。

“嗯……这应该是某种在宇宙中有着广泛认知的语言吧……”封不觉看着那行字的未翻译版本，心中念道，“说起来……这个剧本世界的设定比我想象中复杂得多啊……不知道他们那所谓的‘银河联邦’到底有多少加盟国、多少个不同的智慧种族；各个星球间外交状态是怎样的、科技文化交流又如何……”

觉哥还在思索之时，一行人已来到了飞船的旁边。

这时，呵将军和其他耸肩星人们全都停下了脚步，将军即刻开口道：“那么……我就送到这里了吧。”他顿了一下，“跑道已经清空，诸位随时可以上路。”

“再次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将军。”封不觉还是很礼貌地感谢了呵呵呵呵。

“不用客气，扑克侠。”呵将军回道，“超级英雄是宇宙的守护者，支持你们是应该的。”

又说了几句客套话后，觉哥终于和这帮耸肩星人道了别，登上了那两名超级英雄开来的飞船。

这架飞船的内部倒并不怎么怪异，看上去和那些科幻片中的布景差不多，飞船里的走道、门扉、座椅等，也全都是按照人类的尺寸设计的。

两位英雄引着封不觉来到了飞船前部的座舱，安排他在第三驾驶座上落座，并提醒他绑好安全带。

“你还是挺幸运的，扑克侠。”霹雳舞侠一边启动飞船的操作系统，一边偏过头说道，“耸肩星的气候环境和地球比较相似。”他顿了一下，“要是你落到一个环境险恶、且没有智慧生命的星球上，那可就危险了。”

“是啊……”封不觉回道，“要是我被传送到没有大气层的行星上，那就死定了。”话是这么说没错，但他心里很清楚……那种情况是不存在的，系统不可能把玩家送到一个必死环境中。因此，这谈不上什么幸运，只是一种必然。

“对了，扑克侠。”踢踏怪客这时又回头问道，“你应该还没到联盟登记过吧？”

“说来惭愧……”觉哥装出一副尴尬的神情，回道，“我今天刚知道……有‘宇宙超级英雄联盟’这个组织。”

“哈……你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踢踏怪客笑道。

“这挺好不是吗。”霹雳舞侠接道，“至少证明了扑克侠是纯粹地为了正义而成为英雄的。”

此言一出，封不觉神色微变，他瞬间就从霹雳舞侠的这句话中捕捉到了一丝弦外之音……

“也就是说……”觉哥暗忖道，“还有些人……并不是为了‘正义’而成为英雄的吗……哼……看来有利可图啊……”

心中虽在算计，但他表面上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用平静的语气回道：“那么……申请进入联盟有什么要求吗？可能的话……我也想加入贵组织。”

“嗯，要加入的话，当然会有要求。”踢踏怪客回道，“不过你也不用太紧张……我听呵呵呵呵将军说，你可以用超能

力轻易摧毁他们星球上的‘超金属’，按照你这种能力等级，拿到基本的‘英雄资格’应该不成问题。”

他们说话间，霹雳舞侠已经做完了起航前的准备，他拿起了一个对讲机，调好频率念道：“呵将军，这里是霹雳舞侠，我们的飞船已做好出航准备，请求起飞。”

“收到，请使用机库外的三号跑道，路口闸门已开启，导航灯已就绪。”呵将军的声音很快便从通讯装置中响起。

“明白，再次感谢你的合作，将军。”

他们的对话进行时，飞船已动了起来。

隆隆声在封不觉的耳边响起，推进器产生的巨大动力也已可以用身体直接感觉到。

觉哥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就要经历人生中第一次太空飞行了。虽然是在虚拟世界里，但这也足以让人兴奋异常。

“那你就直接和我们一起回联盟吧，扑克侠。”霹雳舞侠驾驶着飞船急速前进着，同时还能分神和觉哥说话，“或者……我们也可以先送你回地球，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不必了，我直接跟你们去联盟吧。”封不觉回道。

“真的不需要吗？”霹雳舞侠道，“你失踪了以后，你在地球上的家人朋友应该会很担心吧，真的不用先去……”

“不用了。”封不觉打断了对方，故意用一种十分沧桑的语气道，“我孑然一身。”

“嗯……明白了。”霹雳舞侠似乎是听出了些什么，他闻言后便不再说话，专心驾驶。

踢踏怪客则是回过头，深深看了觉哥一眼，露出了一种复杂的眼神。

“哼……本大爷的演技实在是太出色了……连我自己都佩服自己……”封不觉心中暗道，神情深沉依旧。

很显然，觉哥已经入戏了……他所扮演的扑克侠，无疑是个悲情英雄，有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既然不堪回首，那就无需多言，既然无需多言，那就回避掉了因胡扯被揭穿的风险……真可谓一举多得。

……

五分钟后，飞船已冲出了耸肩星的大气层，进入了太空环境中。

封不觉并未感觉到失重状态带来的影响，看来这艘飞船内的引力模拟装置是默认开启的。

嘀——嘀——

霹雳舞侠刚准备启动迁跃装置，驾驶台上的通讯装置却响了。他看了一眼，是总部发来的呼叫，于是快速按下一个按钮，开口应道："这里是咖喱号，我是霹雳舞侠。"

"给飞船起这种名字太那啥了吧……"封不觉心道，"两个船员又都是阿三，虽然算不上种族歧视，但明显有刻板偏见的感觉啊……"

他在心里吐槽的时候，似乎还没意识到，自己脑中的"阿三"二字，也是这种性质的词汇……

"霹雳舞侠，你们的任务进展如何了？"通讯器对面的声音问道。

霹雳舞侠回道："我们找到了一名来自地球的超级英雄，他有意向加入联盟，现在我们正准备带他返航。"

"请先等一下。"对方又道，"联盟刚才又收到了一条C级事件的警报，坐标离你们很近，你们能先去处理一下吗？"

"当然。"霹雳舞侠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义不容辞。"

"虽然只是C级的事件，但也请注意安全，霹雳舞侠。"对方接道。

"明白。"霹雳舞侠道，"如果发生意外情况，我们会先做

汇报。”

“好的，我已经将警报发出地的坐标传过来了，祝你们好运。”

“谢谢。”

通讯中止后，踢踏怪客在旁笑道：“啊……最近这个宇宙年还真是忙呢。”

霹雳舞侠迅速根据接收到的坐标改变了飞船的航向，在设定完毕后，他便回头对封不觉道：“扑克侠，不好意思，看来你得先跟我们去别处走一趟了。”

“啊……没关系。”封不觉回道，“能具体跟我说说吗……什么是C级事件？”刚才他虽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但对方的通话内容他可是句句都记下了。

踢踏怪客接道：“哦，那是联盟中对各种危机事件的分级……”他说到这儿，抬眼看了看身旁的霹雳舞侠，与其交换了一下眼色后，方才说道，“呃……按照规定来说呢，对于联盟外的人，我们是不方便透露相关细节的，不过……反正你也是英雄，而且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同袍……我就跟你先说了吧。”

“嗯……在下真是受宠若惊……”封不觉应道。

踢踏怪客接着便道：“所谓的C级事件，就是‘足以毁灭一个星球的危机’。”

“我勒个去……”封不觉心道，“毁灭星球也不过是C级而已吗……以此类推的话……弗利萨那种级别才勉强算A级吧……”

“哦？这么严重吗？”封不觉表面上还是用一种疑惑的表情问道。

“嗯……其实，从全宇宙的角度来看，也不算是太严重就是了。”踢踏怪客接道，“一般来说，C级的危机交由该星球的本土英雄处理也可以。但如果那个星球的英雄实力不足，或

是请求支援，联盟这边也会派人过去。”

“那眼下这是……”封不觉试探着问道。

霹雳舞侠接过话头，说道：“从坐标上看，传来警报的行星是‘渣渣渣渣星’，离这儿并不远……”

“等等……”封不觉打断道，“我猜猜……这个星球是耸肩星人的殖民地吧？”

“呃……对。”霹雳舞侠接道，“数百年前，那里还是一颗无人星球，但后来发生了气候异变，变成了适宜居住的行星。根据星际法和银河联邦的通用规则，与那里最近、最合适入住的智慧种族就是耸肩星人，于是就由他们接手该行星、并进行了正式命名。”

“哦……”封不觉点点头、作恍然大悟状，等着对方继续往下说。

“耸肩星人的科技很发达，但本身的战斗能力是比较弱的，耸肩星本土确实也有几个超级英雄，但他们的实力……”踢踏怪客在副驾驶前的操作台上调控了几下，调出一组数据，他一边查看一边对觉哥说道，“嗯……他们的实力应该是应付不了C级事件的。”

“另外，联盟的数据库中……并没有渣渣渣渣星的超级英雄记录在案。”霹雳舞侠又道。

“明白了。”封不觉道，“所以……就需要二位出手了。”他顿了一下，神色一凛，“不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第485章 晚到一步

只过了几分钟，飞船就已完成了短程迁跃，进入了渣渣渣渣星的轨道。

这颗星球和耸肩星本土的外观颇为形似，从宇宙中看，都是土黄色的行星，只不过渣渣渣渣星的体积略小一点。

“嗯……刚才在耸肩星上感受到的引力，和在地球上的感觉基本是一致的。”在冲入大气层时，封不觉心中还在盘算着那些细枝末节的事，“假设这颗星球的密度和耸肩星相仿，那么其引力肯定会相应得小一些……一会儿要是发生战斗，就得注意……”

“这颗星球的引力比耸肩星略小，你下船以后可要留神了，扑克侠。”踢踏怪客这时也正好转过头来提醒道。

“哦，明白。”封不觉应了一声。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他也大致掌握了这两名英雄的性格特点。霹雳舞侠是一个偏沉稳的人，虽然算不上沉默寡言，但很少会说无用的废话；而踢踏怪客的话就比较多了，他的个性相对活泼，属于那种很容易和别人混熟的类型，经常会开开玩笑。

“撇开异常浓重的印度口音和奇怪的英雄名号之外……这两位还是挺正常的嘛……”封不觉在心中排遣道，“看来这个宇宙里的人只是相对比较天真，基本的智商还是有的，至少那种十足的逗逼我还没有见……”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阵张狂的大笑打断了觉哥的思绪，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打了他的脸。

就在咖喱号进入大气层并开始减速时，飞船的主荧幕上，突然切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画面。画面中，站着一个耸

肩星人，他身穿一套机械外骨骼，头戴机械头盔，仅从其笑声和表情基本就能看出……这不是什么好人……

“哈哈哈哈……宇超联，你们果然来了！”那人笑了一阵，终于开口说道。

“你是谁？”踢踏怪客对着屏幕喝道。

“哼……连我都不认识，你们这些孤陋寡闻的家伙。”那人冷哼一声，“我，就是伟大的天才科学家衰衰衰衰博士！”

“喂喂……你跟你父母有什么仇啊……”封不觉心道。

“你竟然能入侵这艘飞船的通信频道？”霹雳舞侠看着对方沉声念道。

“哈哈哈哈！”衰博士笑道，“真可笑，这种事情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他顿了一下，摆出一副凶恶的神情，“听着，英雄们，我劝你们不要多管闲事，现在就乖乖调头回去，要不然……”

“哦？敢恐吓我们？”霹雳舞侠打断道，“这么说来……你就是这次危机的始作俑者吗？”

“哼……竟能瞬间看穿这点，你也挺聪明的吗……”衰博士冷哼道。

“这TM也能叫聪明啊？”封不觉都惊了，心中疾呼，“你这货就差把‘我是反派’这四个字写在脸上了吧。”

“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衰博士接道，“不错，我的真实称号应该是伟大的、邪恶的、无敌的天才科学家……衰衰衰衰博士～才对。”

“你隐瞒了什么啊！”封不觉实在是替对方的智商捉急，“从头到尾你掩盖过什么啊？区别就是加上了‘邪恶’和‘无敌’的自我描述吗？你这是立志为贼的节奏啊！”

“你到底有什么企图？”踢踏怪客瞪着对方道。

“哈哈哈……你们马上就会知道了。”衰博士说着，便中断

了通讯。

在他们对话的过程中，飞船已下降了不少高度，此时霹雳舞侠调整了飞船的航行模式，改为了在大气层内自动驾驶的状态。

做完这些，霹雳舞侠道：“这个衰博士还真是嚣张，看来这次的任务不好对付。”

踢踏怪客接道：“嗯……毕竟也是C级啊，具体有多严重，还是得跟发出警报的当地政府军确认一下才行。”

“我说……二位……”封不觉终于忍不住了，在后面提醒道，“既然对方能成功入侵咖喱号的通信系统，那就表明，我们的方位已经暴露了吧……”

前方的二人闻言，皆是一愣。

“对方已经知晓了我们的位置，却没有对我们发动攻击，这不合常理啊……”觉哥又接道，“当然了，也有可能是条件不允许他攻击，比如说……他所处的位置在星球的另一端，无法在短时间内对我们构成威胁；又或者，他没有什么对空的有效打击手段。所以……他也只能在通讯里恐吓我们一下。”他顿了一下，“但是……他刚才却又自信满满地表示，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他的企图了，那……就只有三种可能……”他举起三根手指，“第一，他有自信，可以在我们着陆后迅速控制住我们；第二，他所制造的‘危机’已经波及了整个星球，无论我们降落在哪儿，都会立刻受到影响；第三，他扯淡……”

封不觉说到这儿又停了几秒，似是在等待那二位英雄消化掉自己所说的信息，然后再道：“我个人认为，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第一种情况次之。但无论是哪种假设，都预示着我们着陆时很可能遭遇某种危险……”

“哦！你真是天才啊！扑克侠！”踢踏怪客忽然睁大了眼睛看着觉哥喊道。

“啊……不不……我只是按常理……”封不觉这真不是谦

虚，但对方不给他说下去的机会……

连霹雳舞侠都一脸骇然："原来你除了超能力以外，还是一名拥有'超智慧'的英雄啊！"

"喂……你们是在暗示我这个宇宙里所有智慧种族的普遍智商在80以下吗……"封不觉自然不会把这话说出来，他在心中默默吐槽着，"也难怪刚才那个博士会说你们聪明了……但这样的设定真的没关系吗？你们到底是怎么发展到星际时代的？靠着极少数天才人物推动历史进程吗……"他想到这儿时，神情微变，"嗯……等等……仔细一想，好像这也挺正常的……现实世界中的人类科技也是靠一些金字塔尖上的杰出人才在推动的……"

踢踏怪客没有注意到觉哥的神情变化，他还在接着道："扑克侠，你可能不知道，地球已经好多年没有出现超智慧英雄了，而同时具备超能力和超智慧的英雄，在全宇宙也是凤毛麟角啊！"

"呵……呵呵……原来我这么厉害吗。"封不觉干笑着回道。

"那当然了！目前联盟的最高委员会中，就有两位超智慧英雄。"踢踏怪客道，"分别是蛤蟆侠和锡箔纸侠。"

"这名字还敢再寒碜点么……"觉哥心道。

"虽然他们没有任何超能力，但却拥有无与伦比的智慧。"踢踏怪客继续解说着，"而且，他们非常富有，拥有近乎无尽的财力，在联盟建立初期、尚未得到任何赞助的时候，就是他们支持着整个机构的运转。"

"这设定怎么听怎么觉得耳熟啊……"封不觉暗道，"还有……为什么我只是随便答应几句，这家伙却饶有兴致地开始了详细的解说啊……这个世界的NPC也未免太容易套话了吧。"

踢踏怪客的叙述还没完："蛤蟆侠，本名恩韦·斯鲁布，是

马哈特星球首富的斯鲁布家族的独子。恩韦在儿时亲眼目睹父母被犯罪分子杀害，他发誓要扫除罪恶，不让别的孩子也遭受这样的命运。为此他遍访名师，掌握了各种侦探知识和战斗技巧，并依靠斯鲁布集团制造了大量高科技装备，开始了他的圣战。白天，他是别人眼中的无脑富二代、花花公子；夜晚，他是令罪犯闻风丧胆的黑暗骑士——蛤蟆侠。”

“这么赤裸裸地照搬蝙蝠侠的设定没问题吗？你把他的本名都告诉我了没问题吗？还有……为什么是蛤蟆啊？为什么啊？完全意味不明啊！”封不觉都快憋不住了，他真想把这些话全都吼出来，可是不行……

“锡箔纸侠……”踢踏怪客还在说着，“本名克塔斯·尼托，是尼托企业的继承人，他的故乡是以科技文明著称的泥巴星，他是举世闻名的军火商、物理学家、工程师，同时又是慈善家、发明家、冒险家、亿万富豪，花花公子。他身着自己研制开发的动力装甲，该装甲赋予了他超人的力量、耐力、飞行能力以及多种武器系统，使他可以行侠仗义。而装甲的动力源，是他胸前的迷你方舟能量炉……”

“呃……我打断一下……”觉哥快撑不住了，“那……为什么要叫‘锡箔纸侠’呢？难道他的装甲……”

“对，没错，他装甲的基本材料，就是他开发‘超级锡箔纸’。”踢踏怪客接道，“这种材料非常轻便，几乎和紧身衣不相上下，而且耐压、可抗高温，配合他的分子级科技，就可以……”

“嘿！快看！”这时，正在操控着飞船下降的霹雳舞侠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他把一个分屏调到了前方的主荧幕上，“这是飞船监视器拍到的……”他神色紧张地道，“地面上那些都是什么？”

踢踏舞侠立即转头，当即惊道：“这……肯定不是军方的正规机械化部队吧……”

封不觉这会儿正在蛋疼的深渊中挣扎着，眼瞅着已接近

了蛋裂的程度，所以，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他都已经无所谓了……

觉哥抬眼看向屏幕，只见得，飞船下方的土黄色平原上，有一大块黑色的阴影正在缓缓移动……细看便知，那是一支由机械造物所组成的大军。无数形态各异、体积不同的机械怪兽正结成队形，在陆地上高速推进着……

“闹哪样啊……”封不觉心道，“衰博士你就不能随便整个耸肩丧尸病毒之类的玩意儿出来吗……机械兽大军要我们怎么对付啊……话说你们这帮反派的财力和执行力是不是高得太离谱了啊！用相同的成本和精力去干点儿正事不好吗？”

“发出警报的坐标点离这里不远了，我现在切换到手动驾驶模式靠近过去。”霹雳舞侠说着，双手已放上驾驶台，“踢踏怪客，你试着和政府军联络一下。”

“明白。”踢踏怪客应道，随即就拿起了通讯装置，在操作台上摁了几个键，然后等了十几秒，“奇怪……搜索不到信号啊。”

“有可能是政府军屏蔽了基地的信号，以隐藏自己的方……”霹雳舞侠的这句话没能说完，因为他说到一半时，已用肉眼看到了那个基地。

“嗯……”封不觉也望见了远处的景象，他在后方沉声接道，“我们来晚了啊……”

第486章 深入敌后

大约一公里外的那个政府军基地，已然被大量的机械怪兽蹂躏了一番，不止是地面设施，连地下也遭到了严重打击。裂开的地表、肆虐的怪物、滚滚浓烟和火光，还有大量战斗后留下的残骸和死尸，绘成了一幅死亡和毁灭的画卷……根本不用考虑有生还者存在的可能。

“看来已经没有降落的必要了……”霹雳舞侠沉吟道。

“那个……我问几个问题……”封不觉插嘴问道，“这个星球上有多少人口？有人居住的区域占行星总面积的百分之几？另外，具备星际通讯能力的政府机构有几处？分别在哪里？”

“在来的路上我已经在查了。”霹雳舞侠一边回答，一边从眼前的控制台上调出了数据，“根据联盟的数据库记载，渣渣渣渣星的总人口约为两亿五千万，行星利用率14%，当然，只有该行星的最高政府具备星际旅行和通讯的设备……”他顿了一下，“不过，此刻向我们发出信号的这个基地，并非是他们报备在银河联邦的星际事务机构……”

“嗯，这倒不奇怪。”封不觉道。

“不奇怪？”霹雳舞侠疑道。

“对，这很正常。我们眼前的这个基地，无疑是一个秘密的军用设施……要不然也不会建在这种荒原之中了。”封不觉道，“像这种设施，耷肩星的政府自然不会向银河联邦或是宇宙超级英雄联盟汇报。就算这地方被外界发现了……他们也可以说这是军事机密、有权不报。”他摊开双手，“事实上，这个秘密如今确实发挥作用了。若不是这个基地的存在，恐怕这星球连求援信号都发不出去。”

“这话又是从何说起啊？”踢踏怪客又问道。

“这是显而易见的……”觉哥在推理时，往往会不小心暴露出那种自大的语气，“衰博士这次行动的第一步，肯定就是先去控制住渣渣渣渣星的最高政府。

任何计划的第一步都非常关键，执行得越是完美，后面的步骤就会越顺畅。以眼前的例子来说，只要衰博士计划周密、行动迅速，便可以在星政府向外界求援之前，就把他们搞定。

而他……显然是做到了。

刚才衰博士入侵咖喱号通讯频道的事，就足以证明星政府已经沦陷。衰博士一定是占用了星政府的资源，所以才能在第一时间捕捉到我们的方位，并完成入侵。”

“哦！我明白了！”踢踏怪客接道，“虽然衰博士攻下了星政府，但这个基地的存在，他事先肯定是不知道的。待他在政府数据库里发现这件事，并派部队过来攻打时，这里已经将警报给发出了。”

“对。”封不觉点头接道，“可惜……这里的指挥官，反应还是有点儿慢……我估计，基地刚和星政府失去联络那会儿，他一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通信设备故障’之类的状况。”他伸长脖子，从空中俯瞰了一眼地上的大军，“直到大军压境，他才意识到事态严重。到这时，他也就顾不得什么了，必定是直接从这个秘密基地向母星和宇宙超级英雄联盟发信。”

霹雳舞侠又插嘴道：“不对啊……假设衰博士攻陷星政府的时间是在一小时前（霹雳舞侠也在地球待过，所以他有意识地用小时为单位与来自地球的觉哥交谈），那么他为什么不用这个星球政府的星级防御手段来对付我们呢？”

觉哥习惯性地用手指轻抚鼻梁、出神地望着前方，并有条不紊地念道，“嗯……这就有两种可能了。第一种可能

是……他用不了。因为像这种级别的武器系统，启动时肯定需要用到高级行政或军事长官的安全密钥才行，即钥匙、口令、指纹等等……这个你们应该比我清楚，反正据我所知，地球上是这样的；而第二种可能就是……那些武器已经被他的机械怪兽大军给毁掉了。”

“哦……有道理……”霹雳舞侠接道。

“反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大气层了，衰博士已失去了在宇宙空间重创乃至消灭我们的机会。”踢踏怪客道：“短兵相接，他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

“没错，眼下，我们只要找到衰博士的所在就行。”霹雳舞侠道。

“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还在星政府那里吧。”封不觉提醒道。

“嗯，说得对。”霹雳舞侠应了一声，立即重新设定了飞船的驾驶模式和航行目标，“我这就把飞船开到渣渣渣渣星的首都去。”

“呃……我们只有三个人……”封不觉虚着眼道，“天知道星政府那里会有多少这样的机械怪兽部队，没准还会有更先进的作战单位，难道不用拟定个计划，暗中靠近之类……”

“没必要。”踢踏怪客打断了他，“放心吧，扑克侠，你只要跟着我们，不会有事的。”

“喂喂……这种自信是怎么回事……”觉哥心中念道，“你们究竟是有多强啊，别告诉我外挂星人真能开挂啊……”

“好，好吧……”封不觉嘴上还是敷衍地答了一句。

……

飞船又航行了一段时间，便接近了渣渣渣渣星的星政府所在地。这期间，觉哥离座去了一次厕所，当然，他并不是为了方便，而是想找个没人也没监控的地方来一发【野球拳】。

他回到驾驶舱不久，咖喱号便飞临了一座城市的上空。

一分钟后，霹雳舞侠在控制台上操作了一番，让飞船转换成了悬停状态，然后，他站起身来说道：“我们下去吧。”

“哈？”封不觉一愣，“就这么直接跳下去啊？”

“对啊。”霹雳舞侠道，“你不会飞行是吗？没关系，我们可以带着你……”

“不不……那倒不必。”封不觉抢道，“我不是担心摔死，我是说……飞船停在半空没问题吗？万一被打下来怎么办？”

“放心吧，我设置了自动返航。”霹雳舞侠回道，“等我们跳下去以后，飞船就会自己飞回联盟去。另外，我刚才已经给总部发了份标准文件，救援和重建小组已经在路上了，等我们这里完事，他们差不多也到了，到时候我们直接搭便车回去就行。”

“哦……呵呵呵……”封不觉的笑容中，是无尽的苦涩，“那……那就好……”嘴上这样说，心里却是在悲鸣，“我刚才为什么要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忙’这种蠢问题啊……根本是自掘坟墓啊！现在再说‘我想跟着飞船一起回去’都不行了啊！而且刚刚才去过厕所……导致我连‘突然肚子疼’这种借口都没法儿用了啊！”

郁闷归郁闷，觉哥也没有过多选择，如今他只能跟着这俩货一块儿弃船、跳入敌阵、背水一战……

三人很快穿过了飞船的轴心过道，来到了对外的舱门前。

“你确定不需要我们帮忙吗？高空坠落可是很危险的。”开门前的一刻，踢踏怪客还回头问道。

“别担心……这是我的强项……”封不觉淡定地回道，这话倒是真的，理论上来说，只要是脚底板先落地，他从多高往下跳都没关系。

“哦，那就好。”踢踏怪客笑着回道。

这时，霹雳舞侠已打开了舱门。虽然飞船的高度已降到了千余米，但外面的风压还是很大的，呼呼风声灌入耳中，让人不由得紧张起来。

霹雳舞侠回头喊道：“我先跳吧，扑克侠，你跟在我后面。”看来他还是不太放心，所以安排踢踏怪客负责殿后。毕竟这位扑克侠尚未展示过什么能力，万一他逞强摔死了，那也是个事儿。

“好的。”觉哥回道。他心里却是在骂道：“可恶啊！缩在最后、假装崴脚、然后和飞船一起返航的计划就这么破产了啊！”

其实，觉哥的计划本来就不可能成功，因为自动返航系统是根据“重量”来启动的，除非他能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和自己等重的东西扔出去，否则船就不会开。即使他利用月步，在两秒内先跳出去再弹回来也没用，只要内部重量的误差值过大，飞船就会停止运行。

这里正好提一下……别看这咖喱号船名怪异、貌不惊人，但它好歹也是宇宙超级英雄联盟的制式飞船，船上装的可是蛤蟆侠发明的安全系统。像这个自动返航的设定，就可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避免敌人混进飞船的情况发生。除此之外，这飞船还有许多其他的优秀设定，如光学迷彩、深海飞行等等……只是觉哥暂时还不太了解而已。

看到这儿，大家应该也能理解……为什么霹雳舞侠和踢踏怪客会对衰博士的大军嗤之以鼻，却对衰博士能入侵飞船的通讯系统感到惊讶了……

书归正传，随着霹雳舞侠跃出了舱门，封不觉和踢踏怪客也相继纵身而出。三人出去后两秒，飞船的舱门就自动关上了。

这星球的引力确实较小，封不觉在下坠的过程中就已经有所察觉。

另外，他还察觉了另一件事，那就是……三人正下方，方圆三公里之内，已有大量的机械怪兽聚集，做好了战斗准备……

第487章 怒吞一血

“来得正好。”霹雳舞侠看着下方的阵仗，竟讲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扑克侠，要小心了。”踢踏怪客在后方喊道。

“好！”封不觉高声回了一句，心中却是念道：“嗯……被小看了呢……说实话，我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有点儿自信的，像眼下这种场面，只要我愿意的话，在落地前来一招‘岚脚-乱’，便足以造成巨大的伤害，即使那些机械的防御力很强，也不可能毫发无……”

他的思绪这时被打断了，因为……

【OH~OH~OH~OH~OH~OH~OH~OH~OH~】

【U cant touch this】

一首脍炙人口的说唱歌曲忽然在耳边响起。

那不仅是歌声，还包括了旋律、节奏、伴唱等等……声音的源头完全不明，反正在场的每个人都听见了。

接着，但见霹雳舞侠一脚踩在了一头机械暴龙的头上，下一秒，那巨型机械怪兽瞬间爆裂，分崩离析，附近一些体积较小的机械兽直接就被溅射而出的碎片和倒下的暴龙身躯给干掉了。

爆炸的火光中，霹雳舞侠在空中连续翻身，稳稳落地。正所谓纯爷们儿从不回头看爆炸，霹雳舞侠落地后也确实没有回头，他伴随着U cant touch this（传奇黑人说唱歌手及舞者M.C.Hammer的代表作）的歌声跳了起来……

这首歌的洗脑性和经典程度绝不逊于江南style，而且其舞步更加华丽和困难，有着许多跳跃和旋转的动作（WOW中兽人舞蹈的原型）。如今在霹雳舞侠的演绎下，又加入了许

多新的花招……如“木偶式”、“月球步”、“爆砰步”、以及大量的地板回旋动作……

霹雳舞侠的每一个动作，都能释放出万钧之力，配合着音乐的节拍，还放出一道道无形的冲击波……只见那机械大军在节奏感十足的音乐中如麦子一般一片片地倒下，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卧槽……”封不觉只站在那儿看了十几秒，就已惊得合不拢嘴，他心道，“这是闹哪样啊……找几十个阿三来段广场舞，银河系就能统一了吧……”

踢踏怪客站在觉哥旁边，双手抱胸，跟着节奏抖啊抖的，嘴里还念道：“看来不用我出手了呢。”

“是啊……你给他们留条活路吧……”封不觉心道。

不到一首歌的功夫，方圆三公里内的机械怪兽就已被霹雳舞侠给收拾干净了，封不觉站在旁边，可是一动都没动，他真后悔刚才在空中没有用岚脚，要是他用了，没准还能混点儿技巧值，也算没白来……

“桀桀桀桀桀……”这时，一阵阴恻恻的笑声传来。

与笑声一同杀到的，还有一道黑色的光束。

光束的目标不是别人，正是在场三人中最弱的封不觉（至少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是这样认为的）。

“小心！”踢踏怪客喝了一声，拦到觉哥身前。

在那电光火石的刹那，只听得踢踢踏踏……连续几十下有断有续的踢踏声响起，紧接着，踢踏怪客双手叉腰，保持直立姿势，一脚踢出。

一股浑然之力似潜龙出渊，悍然迎上了飞来的光束，二者相撞，掀起狂澜，在周遭的建筑和街道上留下了无数沟坎。

“桀桀桀……不愧是霹雳舞侠和踢踏怪客，我就知道，那

些炮灰奈何不了你们。”那怪笑之人，说话间已出现在了街上。

此人亦是一名耸肩星人，其身上穿着一套黑色的装甲，款式和衰衰衰衰博士身上的极为相似，看来……这是个小BOSS级别的角色。

“你又是谁？”踢踏怪客问道。

“桀桀桀桀……我就是，伟大的、邪恶的、无敌的衰衰衰衰博士麾下第一战将……”他先把老大的名号报了出来，仿佛这样能抬高自己一般，“穷穷穷穷元帅。”

“胡说八道！”忽地，又有一声厉喝破空。

封不觉和那两位英雄还没说话，竟又有不速之客插嘴。

“我才是伟大的、邪恶的、无敌的衰衰衰衰博士麾下第一战将……”那说话者从穷穷穷穷身后行来，他也穿着一套相同的装甲，“记住我的大名吧，超级英雄们！我就是矬矬矬矬将军！”

“嘶……呼……”封不觉深呼吸一次，面对敌人，他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把槽给吐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胜负未分……但我已经开始同情你们了……”

“哼……哪儿冒出来的杂鱼英雄？”穷穷穷穷用鄙夷的眼神看了觉哥一眼，冷哼道，“从来没有见过你啊。”

“我今天就让你见见我……”封不觉说着，已从行囊中取出了【必须破防之刃】。

“桀桀桀……怎么？你拿出武器来，难道是想和我战斗吗？”穷穷穷穷笑道，“我可先警告你，我身上的这套可是博士发明的超级装甲，就算是被导弹直击我也不怕。呵……像你这种杂鱼的英雄的攻击……”

嘭——

红色的灵气乍现，封不觉的身形瞬间消失在了对方的视

线中。半秒后，觉哥已来到了穷穷穷穷的身后，并伸腿一绊……

“啊……呀……”穷穷穷穷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脚踝处传来的那股力量并不是很强，但他却不由自主地顺着这股力道倒了下去，摔了个狗啃泥。

这还没完……就在穷穷穷穷摔倒在地的刹那，一把菜刀扎向了他的后脑，他那自称能扛得住导弹的装甲，竟像豆腐一样被捅穿了……

瞬开的【灵识聚身术-改】，加上【熊孩子的下鞭腿】，再加上【必须破防之刃】……这套连招，是封不觉在拿到这件完美级武器之时就已经想到了的，眼下他正好拿这个高防御的敌人来试上一试。

可怜那穷穷穷穷元帅，连那装甲一成的实力都没发挥出来，就因轻敌而领了便当。

“什么！”见此情景，矬矬矬矬将军惊叫出声。

一旁的霹雳舞侠和踢踏怪客也都骇然失色。

“哼……不堪一击。”觉哥潇洒地拔出了菜刀，甩了甩刀面上的脑浆和鲜血，“不过……”他转过头，看着矬矬锉矬，露出一个邪笑，“你倒是应该高兴，你现在肯定是毫无争议的‘第一战将’了。”

觉哥的笑容……比这群逗逼反派要恐怖十倍不止。矬矬矬矬与其对视了一眼，当即神情陡变、扭头就跑，他连句狠话都没敢撂下，生怕对方追上来。

其实，他根本不用跑……像刚才的场面，完全是穷穷穷穷大意的结果。只要有所防备，避开那记下鞭腿、或是在倒下的过程中强行拧身格挡，都能破解这个连招。

可惜……矬矬锉矬已被吓破了胆，连战的勇气都没有，那也就不用谈什么战术层面的问题了。

“哦……抱歉。”封不觉收起菜刀，走向了两名同伴，“有

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还没问过……”他顿了一下，“咱们联盟……允许英雄杀人吗？”

“呃……”霹雳舞侠这会儿刚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有些木讷地回道，“一般来说，不建议杀人……尽量还是让那些罪犯去接受审判。不过……C级以上的危机，通常都允许先斩后奏。”

“哦，那我以后会注意的。”封不觉平静地回道，他这是在用行动表达……什么才叫杀人不眨眼。

“哇！”踢踏怪客的反射弧貌似比较长，到这时，他才惊呼出声，“扑克侠，原来你的实力这么强啊？”

“没有没有……还是你们二位比较厉害……”觉哥回道。他这话倒是事实，论单打独斗的硬实力，霹雳舞侠和踢踏怪客都是稳稳赢他的。但要是把阴谋诡计之类的因素算进来，封不觉一挑二都不成问题。

“嗯……以你这样的战力，而且又是超智慧英雄……”霹雳舞侠沉吟道，“扑克侠，你以后没准能进最高委员会呢。”

“是……是吗……”封不觉干笑两声，心道，“总觉得会是很麻烦的事情……”

“那个……总之，咱们还是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掉吧。”觉哥顺势扯开了话题。

第488章 危机事件分级（上）

“话虽如此……”踢踏怪客接道，“可现在……敌人死的死、逃的逃……”他抚着下巴作思考状，“我们该怎么才能找到衰衰衰衰博士呢？”

“呃……我问一下……”封不觉接道，“那边那个看上去非常扎眼的巨型建筑……”他说着，抬手指向了远方的一幢大厦，“是干什么用的？”

“哦，那个就是渣渣渣渣星政府的办公大楼啊。”霹雳舞侠回道，“这是整座星球最有名的地标性建筑了。”

“那衰博士八成就在里面了吧……”封不觉虚着眼道，“穷穷穷穷和矬矬矬矬就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的，而且刚才矬矬矬矬也是朝那个方向逃跑的……”

“嗯……有道理啊。”踢踏怪客点头，“不愧是超智慧英雄。”

“到底是我聪明还是你们笨啊……”封不觉心中吐槽道，“总感觉‘超’和‘智慧’这两个词的标准都被你们降低了啊……话说你们为什么不把飞船直接开到那栋大楼的上空再跳啊？别告诉我是为了防止那里有对空火力啊……我才不会相信你们能想得那么远……”

“好，那我们这就出发吧。”霹雳舞侠接道。

“哦，对了，你们先等我一会儿。”觉哥好似忽然想到了什么，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向了穷穷穷穷的尸体。

霹雳舞侠和踢踏怪客面面相觑，不知扑克侠想要干什么。

其实，封不觉只是单纯地想去搜一下尸体而已……

不过他心里也清楚……惊悚乐园不是那种打死怪物就会

掉宝的游戏，就算干掉了剧本BOSS，也未必能收获什么物品。

“果然脱不下来吗……”封不觉在穷穷穷穷元帅的身上摸了半天，愣是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也无法取下对方身上的装甲。

觉哥发现，那身黑色的装甲并不是“穿”在穷穷穷穷身上的，而是“嵌”在其身体里的，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外骨骼”。整套装甲唯一能直接取下的部件只有头盔而已，但这个部分已经被【必须破防之刃】给破坏了，连物品说明也看不到。

“扑克侠……你在找什么东西吗？”霹雳舞侠在旁看了一会儿后问道。

“嗯……”觉哥反应神速，以他的演技、机智和编故事能力，想怎么忽悠眼前这两位都行，“我是想试试这个头盔还能不能用。”

“哦！我明白了！”踢踏怪客接道，“你是想利用头盔里的通讯装置或导航系统去查探衰衰衰衰博士的位置对吗？”

“对对对对！”封不觉见坡就下，赶紧点头称是，“可惜……眼下这头盔已经彻底损坏。”他站起身来，“咱们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别担心，扑克侠。情报不足的话，我们多花些时间就是。”霹雳舞侠说道，“我和踢踏怪客都是‘星系级’的超级英雄，应付C级事件是绰绰有余的，即使有突发状况，对我们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星系级？”封不觉又听到了一个新的词汇。

此刻，霹雳舞侠和踢踏怪客已然将觉哥当成联盟日后的中坚力量来看待了，他们自然是不会在这些常识性问题上再有所隐瞒。霹雳舞侠当即便回道：“嗯，这是我们宇超联内部对超级英雄设定的分级，宽泛地来说分为四级，分别为城市级、星球级、星系级和宇宙级。”

踢踏怪客在旁接道："当然了，级别的高低并不只看'战斗能力'，比如说'蛤蟆侠'，虽然他什么超能力都没有，但一样被归为宇宙级，因为他不需要超能力，就能做到许多星系级英雄也做不到的事情。"

"哦，了解……"封不觉念道，他随即转身，指了指前方，"对了，我们边走边说吧。"话说到这份儿上，觉哥已不再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了，所以他提出了这个建议。

另外两人对此也表示赞同，于是，他们仨就这么步行着上路了。

"再跟我说说关于危机事件的分级吧，那个我也很感兴趣。"封不觉继而问道。

霹雳舞侠回道："嗯……那个就比较复杂了……"他想了几秒，整理好思绪才道，"从低到高，总共分为七级。最低的是F级，指'普通的犯罪活动'，一般来说就是违反事发星球法律的一些行为，如杀人、抢劫、偷盗等等；然后是E级，指'可能毁灭一座城市的犯罪活动'，如制造巨型怪物、释放病毒武器、组织部队占领城镇等行为；在这之上就是D级，指'可能毁灭一个国家的犯罪活动'，虽然很多星球都是政权一体化的状态，但像地球那样多国并存的行星也有不少，所以就设立了D级。这个级别介于E和C之间，如果E级的事件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升级到D级。"他说到此处停顿了一下，"以上的三个级别，通常由一名或多名事发星球本土的超级英雄就能解决了，大部分情况下不用出动联盟的人手。"

踢踏怪客这时接过话头，说道："至于C级，你也已经知道了，指'足以毁灭一个星球的危机'，也就是我们手头正在处理的这种事件。"

"嗯嗯……"封不觉应了两声，示意他们接着往下说。

霹雳舞侠继续道："C级事件，按道理来说，还是该交由本土英雄去处理，或者说，他们有'优先接手权'。不过，这个级别的事件，城市级的英雄多半是无法单独处理的。所以，

有些星球上也成立了自己的超级英雄联盟，每当遇到单个英雄无法处理的危机时，他们就会联合起来。”

“复仇者啊……”封不觉脱口而出。

“嗯，什么？”霹雳舞侠疑惑道。

“呃……”觉哥根据对方的反应推断……这个宇宙很可能没有复仇者，而且连相关的漫画作品都没有，“没什么……我只是忽然想到了一个不错的组织名称，你们觉得The Avengers怎么样？”

“啊？”踢踏怪客笑道，“你真会开玩笑，那种名称听上去怎么都不像英雄组织吧？”

霹雳舞侠接道：“对啊……听着倒很像超级罪犯会成立的组织，‘复仇者’……他们是想向什么东西复仇吗？报复社会？”

觉哥干笑了两声：“呵……呵呵……当我没说吧……”他立即又把话题往回引，“那个……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对……C级事件要是本土英雄处理不了的话？”

“那自然就是联盟出马了。”霹雳舞侠应道：“有些星球上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几个城市级英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联盟只要得到消息，就会立刻派人前往。为了能尽快解除危机、拯救更多生命，联盟通常会就近派人去。当然了，要处理C级危机，派去的个人或者小队中，至少得有一名星球级以上的英雄。”

三人说到这儿时，已来到了正对着政府大楼的一条主干道上。

“咩哈哈哈哈哈……”忽然又有一阵大笑声传来。

但见，前方百余米开外，有一排人形机甲整齐地列成方阵，踏着军步行了过来。在那队列前方领头的，是一个身着白色装甲的矮个子，笑声也是他发出来的。

“咩哈哈哈哈，宇超联的英雄们，你们的路已经走到头儿了！”那人大声喝道，“遇到我算你们运气差，我就是……伟大

的、邪恶的、无敌的衰衰衰衰博士麾下第一战将……矮矮矮矮大将！”

“真他娘的喵不可言……”封不觉单手扶额，无奈地摇了摇头，“我已经对这帮矬人的名字不报任何幻想了……”

第489章 危机事件分级（下）

“别以为你们干掉了穷穷穷穷就可以嚣张了，只有矬矬矬矬那种家伙才会被你们吓破胆！”矮矮矮矮大声说道，“我矮矮矮矮的实力和他们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啊！”

“整句话不但毫无威慑力而且充满了负能量呢……”封不觉念道。

“我身上的这件，可是衰博士为我特制的装甲，与他们二人所穿的那种相比……性能上有着天壤之别。”矮矮矮矮接道。

“结果只是装甲性能的层次不同吗……”觉哥回道，“这有什么好得意的啊……这也算你的‘实力’吗？这是博士的实力吧！还有……你确定博士不是因为你长得矮才‘特制’的吗？”

“哼……我知道，此刻你们的心里一定在想‘像这样的对手，只要合我们三人之力，也是有可能打倒的’对吧？”矮矮矮矮继续说道。

“不……”封不觉回道，“我觉得霹雳舞侠一个人就能秒杀你了，我和踢踏怪客在旁边伴个舞什么的就行了……”

矮矮矮矮仍在YY着，完全无视觉哥的吐槽，“咩哈哈哈哈……但你们失算了！我特地带来了博士开发的精英部队——IWNBB战斗机器人军团。”

“那是什么玩意儿啊……”觉哥虚着眼道，其心中已有了不好的预感。

“顺带一提，简称IWNBB，全称就是I Will Never Be Back.”矮矮矮矮接道。

“干脆起名叫‘被终结者’算啦！制造者都知道这破玩意儿是不可能活着回去的吗！”封不觉吼道。

“咩哈哈……感受到绝望了吧！愚蠢的英雄们！”矮矮矮矮大笑道。

“绝望了啊！简直是‘绝体绝命’啊！连我都觉得你已经没救了啊！”封不觉已不知该用什么表情去面对这个星球上的反派角色们了。

此处得说明一下……虽然这个宇宙的基调差不多就是这么逗逼，但并不代表所有外星人的智商都很低……封不觉此时正在经历的这段剧情之所以会如此蛋疼，只是“系统”的安排而已。

这毕竟是他进入自由探索模式后的第一段剧情，难度自然是“新手”级别。所以……敌人的智商很低，取得NPC的信任也非常容易。这么说吧……本次行程，哪怕觉哥全程围观也没关系，他照样可以顺利抵达下一个剧情节点，而且那里必定会有一个安全屋存在。

当然了，不止是封不觉，惊悚乐园中的所有玩家，在第一次进入自由探索模式时，面对的都是这样的难度。

因为该模式中的剧本世界，不是系统根据玩家的数据去生成的，而是一些真实存在的多元宇宙。所以系统无法像生成普通剧本那样因人而异地做出难度调整，于是……就做出了难度比较宽松的统一安排。

这样的设定，可以有效避免菜鸟玩家（有些人就算满级了也是菜鸟）刚进这个宇宙就不小心踩死创世神的蟑螂宠物、导致混不下去……被迫更换宇宙、最终向客服投诉的情况发生。

“上吧！IWNBB军团！”矮矮矮矮得意地说完了开场白，便命令那些机械兵团冲杀过来。

随着他一声令下，机器人们高速启动，列阵逼近。

然……

【Billie Jean Is Not My Lover】

【Shes Just A Girl Who Claims That I Am The One】

【But The Kid Is Not My Son】

歌声……顺势响起，这次的歌是迈克尔·杰克逊的经典曲目Billie Jean，不知为何……这歌直接跳到了最后的部分，就是反复强调“孩子不是我的”那段……

霹雳舞侠随声起舞，虚做了个摘下帽子甩出去的动作，仅仅是这个起手式，就带出了一道如山崩海流般的气劲，将机械兵团的阵型冲得东倒西歪。

接着，霹雳舞侠便来了一段激情洋溢的机械舞，他的舞步深得MJ的神髓，和节奏配合得天衣无缝，尤其是抓裆扭胯的动作……无比强劲有力，每次使出，都放出了一阵激荡的能量流，至少能造成一次小范围的爆破效果。

三十秒……衰衰衰衰博士的IWNBB精英部队（如果真是精英的话）只坚持了这点时间，就被消灭得一干二净。只剩下矮矮矮矮一人，仍站在街心。

“嗯……比我想象中要强一些呢……”矮大将的汗水像瀑布一样从脸上流淌而下，“不过……我相信博士的装甲一定可以打败你们的！”

他的自信确也有些道理，至少穿着装甲的他，没有在刚才的攻击中丧命。但是……

【But The Kid Is Not My Son！】

最后一句歌词响起，霹雳舞侠旋身一个太空步，踩出重重幻影。他刹那间便闪到了矮矮矮矮的身旁，然后做了个平举手臂、侧身一指的动作，将对方一击击爆，碎成了尸块……

音乐戛然而止，霹雳舞侠回头对两名同伴道：“我们说到哪儿了？”

封不觉长叹一声，朝前走去，踢踏怪客耸耸肩，也跟了上去。对这三位来说，刚才那番大开杀戒的场面，只能算是

前进路上的一段小插曲……

“该B级了吧……”封不觉边走边道，他这会儿更加放心大胆，干脆走到了三人的最前方。

“哦，对……”霹雳舞侠接道，“B级危机，指‘可能毁灭一个星系的犯罪活动’，这个级别的事件，就必须由宇超联来接手了。标准流程是……由一名星系级以上的英雄带队进行处理，队伍人数不得少于五人，除一些特殊情况、比如需要用到某个特定英雄的能力之外，B级事件一般不允许城市级英雄参与。”

他稍微停顿了几秒，再道：“接下来……就是A级危机，即‘可能毁灭多个星系的重大危机’。好在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按照地球上的时间来算，平均三到五年才会出现一次。”

“喂喂……这已经够频繁了吧……”封不觉心道。

霹雳舞侠还在说着：“能引发这种危机的，通常都是由多名超级罪犯组成的小团体，如果是个人的话……那基本就是弗利萨那种级别了。”

“喂……不知道复仇者却知道弗利萨吗？”封不觉心中念道。

“诶~你生在地球，应该是看过那本漫画的吧？”霹雳舞侠问道，“鸟海明的《龙签》可是很经典的啊。”

“那是什么东西啊！无论作者还是作品名都有问题吧？为什么只有弗利萨的名字没改啊？”心中虽有万千羊驼在奔腾，但觉哥嘴上还是故作冷静地回道，“啊……看过一些。”

“哦……呵呵，好像有些扯远了。”霹雳舞侠笑了笑，接道，“总之，A级危机的处理策略，一般就是由一名宇宙级英雄带队，队伍成员不少于十人；除特殊情况外，星球级和城市级的英雄无入队资格。”

“哦……”封不觉应道，“对了，你说共有七个级别，可是F到A，只有六个啊……难道……”

“没错，还有S级危机。”霹雳舞侠应道，“即……足以导致全宇宙的智慧生命尽数灭亡的灾难性事件。”

踢踏怪客这时插嘴道：“目前为止，已知的S级的危机，只有过一次……就是为了应对那次事件，宇宙中的英雄们才联合了起来，组成了宇宙超级英雄联盟。”

“没错。”霹雳舞侠接道，“在那次危机中幸存下来的英雄们，便是联盟第一批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他顿了一下，“但那事儿说来话长了，而且有很多细节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有时间的话，咱们以后再说。”

他们说话间，又行了不少距离。不多时，三人便顺利来到了渣渣渣渣星政府的办公大楼下。

抬眼望去，这栋大厦少说也在一百层以上，结构呈圣诞树型，通体都是暗色调的金属所铸。以地球人的角度出发，此建筑确是奇景、蔚为大观。

此时，封不觉已经放弃了“计划、布局”之类的想法，有身旁那两位外挂星人助阵，他只需要做出这样的规划就可以了：“咱……破门而入吧？”

第490章 猪一样的对手

轰一声，坚如城壁的大门被踢踏怪客一脚踹裂，似积木般崩塌碎散。

宽阔的星政府大厅中，数以百计的精英机器人早已等候多时。

刚才落荒而逃的矬矬矬矬，此刻正站在IWNBB军团的正前方，再度摆出了一副耀武扬威的神态。

“英雄们，到此为止了！”矬矬矬矬又恢复了嚣张的语气，仿佛不久前那狼狈的一幕从未发生过一样，“有我矬矬矬矬在，您们休想靠近地下指挥中心的衰衰衰衰博士一步！”

“嗯……一开口就暴露了自己老大的位置，有种……”封不觉朝对方投去了同情的目光。

“你们不要以为我刚才逃……呃……我是说撤退，你们不要以为我刚才撤退是因为怕了你们！”矬矬矬矬吼道，“我只是战略性地迂回一下，然后在这里和你们决胜负！”

“不就是逃回这边找了一帮机器人助阵吗……”封不觉冷冷地说出了事实。

“少废话！你这卑鄙小人！”矬矬矬矬狗急跳墙地喊着，“你不就是靠着突然袭击杀掉了穷穷穷穷吗？有什么好得意的！”

“临阵脱逃并企图以多欺少的家伙居然还说我卑鄙啊……”封不觉扶额摇头，有气无力地接道，“你连与强者平等对打的勇气都没有……还这样大声说话真的好吗？稍微有格调一点儿的反派都不至于是这种德行啊……你的档次最多算那种敲诈小学生零花钱的小流氓吧……不如赶紧收声、找个角落去死一死好不好……”

“啊——”矬矬矬矬恼羞成怒，咆哮出声。同一秒，他身上的装甲陡然变形，绽出十余根炮管，一波无差别高能打击蓄势待发。

不得不说，矬将军不但是在作死，而且还是自取其辱式地作死……

首先，与觉哥进行对骂/辩论/嘲讽/吐槽，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有什么好结果的。

其次，在那两名星系级英雄的面前发动这种搏命式攻击，和找死没什么两样……

“退后，让我来！”踢踏怪客喝了一声，挺身向前。

这短短两秒之间，他的大招已然准备完毕了……但见他双手叉腰，踢踢踏踏踩了两步，晃眼间便分出了一排幻影分身，似人墙一般挡在了封不觉和霹雳舞侠的前方。

与此同时……

“受死吧！”矬矬矬矬大喊出声，其身前装甲当即喷发出了十余道能量攻击，朝着超级英雄们轰杀而来。

“奥义！大河之舞！”踢踏怪客厉喝一声。

话音未落，又听得踏踏踏踏……一阵整齐划一的踢踏声响起，这一瞬，踢踏怪客的每一个分身都朝前踢出了一涡龙卷状的罡风，那一整排狂岚翻卷轰出，似大浪滔滔、汹涌而去。

在这海啸般的招式面前，矬矬矬矬的攻击根本不值一提，那些能量炮的光芒顷刻间就被击散……

这还没完，“大河之舞”的踢踏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威力竟是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强，在数秒间，那些罡风便将矬矬矬矬及其身后的IWNBB部队尽数吞没，撕成碎片……

看着一地渣滓般的碎片，封不觉不置可否地耸肩，接道：“好吧……至少他的出场让我们确认了博士的位置。”

“哦？”霹雳舞侠应道，“你又有什么计划了吗？”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扑克侠。”踢踏怪客此时也已收招，转过身来。

“这俩NPC还真是超友好、超听话啊……这段剧情的感觉就是带着两个满级召唤兽在低等级地图碾压啊……”封不觉心道。

“嗯……计划谈不上，不过我注意到了一些事情。”想归想，说归说，封不觉正色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到目前为止，除了衰博士的三个手下，我们连一个耸肩星人都没看到。”

“呃……”霹雳舞侠和踢踏怪客面面相觑，异口同声道，“没错啊！难道衰博士已经把这座城市里的居民都杀光了吗？”

“不太可能。”封不觉回道，“虽然这城市已经遭到了相当严重的破坏，但这一路行来，我们并未看到一具平民的尸体，甚至连血迹都没发现。”他的目光扫过四周，“包括这栋建筑中也一样……这里理应是整个渣渣渣渣星上防卫最森严的地方，可为什么连这里都没有半点抵抗或伤亡的痕迹？”

“为什么？”那俩阿三皆是一脸莫名地看着觉哥。

“这摆明了是星政府里藏有内奸啊……”封不觉回道，“衰博士占领政府的行动会如此迅速、顺利……以致于星政府连向外界发出警报都做不到，肯定是因为有内应帮忙。”他摸着下巴，目光深远地念道，“这个内奸在政府中的级别不算最高，所以他并不知道那个秘密军事基地的事情；但他的职务也绝不算低……不然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了，嗯……”他斟酌了一会儿，“这是一个接触不到最高军事机密，但在渣渣渣渣星的首都具有相当实权的人，莫非是……”

“没错，就是我。”忽然，大楼里的广播响了，一个低沉的嗓音回应了觉哥的话。

“我就是这里的市长，诈诈诈诈。”诈市长通过广播说道，“英雄们，你们的确很厉害，但是……呵呵……”他奸险地冷笑一阵，“到此为止了！”

“这话我在一个小时里已经听到三四次了吧……”封不觉念道，“话说取这种名字的家伙也能当上市长吗……耸肩星人还真是不‘以名度人’啊，诈诈诈诈这种名字搁在地球上基本就和‘钱贪腐’、‘艾卖国’差不多了吧……”

“你们还不知道吧？呵呵……从你们落地的那一刻起，你们三人的一言一行就全部被肩蝇（大概就是耸肩星的苍蝇）型微型监控机器人传送到了我和博士这里。”诈市长接着道，“哼……那个叫扑克侠的地球人，你是‘超智慧’英雄是吗？看来你早晚也会推测到我们的行动，那我就直说了吧……”

“喂喂……这叫什么话……这种类似‘既然无力反抗我就享受好了’的语气是闹哪样啊？”封不觉心中吐槽道，“你这是自己卖自己啊……照你这个逻辑，只要智商高，考试直接给满分好了，不用答题了啊！”

“没错，我和博士已经把全城的人都抓了起来。”诈市长继续在广播里自曝着，“在协助博士入侵并控制了星政府大楼后，我就以市长的身份发布了疏散令，呵呵……城里的居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乖乖跟着衰博士的机械运输大军离开了，整个疏散过程非常顺利，总共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得意地说着，“这些人，或者说人质，现在正在一个只有我和博士才知道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什么不测，那些人就会给我们陪葬，你们永远也别想找到他们！哈哈哈哈！”他发出了白痴反派的招牌大笑，“明白了吗？英雄们，你们最好照着我的话做，否则……嘿！你干什么！”

话至此处，广播里忽地响起了一阵嘈杂之声，接着……

“谁让你擅自动广播的！混蛋！”

“那有什么关系？把对讲机还给我！”

“少废话，这段应该由我来说才对！我才是伟大的、邪恶的……”

“扯淡，没我帮忙筹划你干得成什么？你就只会量产无脑的杀人机器而已。”

“你说谁的发明无脑？”

虽然那两人尽量压低了声音在吵，但他们的话还是一句不拉地通过广播传入了封不觉他们的耳中……

“说的就是你，你这个科学宅，卢瑟儿，废……啊！”诈市长话到一半，变成了一声惨叫。

接着，是一段持续数秒的沉默。

片刻后，广播里传来了衰博士的声音：“嗯哼！呃……哦哈哈哈哈哈！听着，入侵者们，我是伟大的、邪恶的……”

“噢！你敢用激光枪打我！”一阵大叫打断了博士的话，“痛死我啦！啊！”

啾——啾——

两声明显的武器发射声响起，然后，又是沉默。

又过了几秒……

“呃……我是伟大的、邪恶的、无敌的……”

“哦哦哦哦哦！痛爆啦！你这混蛋！我要……”

砰！

一种类似手榴弹爆炸的声音再度中断了那如同杀猪般的嚎叫。

“呼……”衰博士长吁一口气，广播中传出了他有些颤抖的说话声，“听着，英雄们，不要管刚才那个家伙，这里是我说了算……呃……”他说到这儿一愣，“嘿！监视机器人怎么失去信号了？楼内的监控探头里怎么也拍不到人了？英雄们去哪儿了？喂！呆呆呆呆参谋！这是怎么回事啊？”

同一时间，渣渣渣渣星政府大楼一层某角落……

“这儿正好是个监控的死角。”封不觉对身旁的两位英雄道，“从广播里衰博士的反应来看……他确实已失去了我们的行踪。”

觉哥说着，摊开手掌，此刻，他的手心里正躺着两个形似昆虫的金属物件，“一会儿如果发现附近有类似的东西，最好在第一时间处理掉……”

第491章 神一样的……队友？

十分钟后，地下安全屋内。

此地，是渣渣渣渣星星政府的最后防线，只要把唯一的出口关闭，该安全屋便可以防御任何常规战争兵器的打击。

可惜……由于内应的存在，渣渣渣渣星的官员们根本来不及逃到这个房间，整栋建筑就已经沦陷。

此刻，这里反而成了衰博士的避风港。

“切……居然一路突破过来了吗……”衰博士从监控画面逐一变黑的顺序，便可大致推测出超级英雄们的行进路线了。

“嗯……好奇怪啊。”呆呆呆呆参谋站在博士后方，一脸凝重地看着那组监视屏幕念道，“为什么他们走的路线毫无偏差呢？就好像……他们已经知道了安全屋的坐标一样？”

“是啊……我们不断从这里派出去拦截的机器人也都被逐个击破了呢……”衰博士接道。

两人异口同声地沉吟道：“嗯……为什么呢？”

“难道你是内奸！”他们俩几乎在同一秒做出反应，指着对方喊道。

“开什么玩笑！你傻了吗？我是这儿的老大！我干嘛自己出卖自己？”衰博士嚷道。

“哼……”呆参谋一声冷哼，“谁知道呢……正因为你的嫌疑最小，才最可疑啊……侦探小说里最不像犯人的家伙就是犯人不是吗？”

“废话！”衰博士回道，“这里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怎么想内奸都是你吧！你只是通过指责我来撇清自己的关系而已……呵呵……”他也冷笑两声，“你以为这样就能骗过我了

吗？在我伟大的智慧面前，这种心理战根本就是小儿科罢了！”

砰——

伴随着一记沉闷的响声，安全屋那厚实的超合金大门应声而裂，三道人影徐徐行进屋来。

“啊~果然在这儿……”封不觉看着眼前那两人，有气无力地念道。

“可恶……竟然这么快就来了吗……”衰博士咬牙切齿地道了一句。

“是啊……顺着机器人出现的方向一路杀过来，完全没走岔路就到了呢……”觉哥深深叹了一口气，“唉……看到微型机器人时，我对你们的智商还产生了些许期待，没想到……唉……我何必费神去破坏沿途的监控设备呢……”

“什么！”衰博士和呆参谋同时惊道，“原来是这样！”

“哈？”这回封不觉是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了。

“哼……算你厉害！是我太低估你了……不愧为超智慧英雄，竟然用这种方式迅速找到了我们的所在……”衰博士瞪着觉哥念道。

呆参谋也接道：“而且……还险些引起了我们的内讧，你这一石二鸟的毒计还真是让人后脊发凉啊……”

封不觉闻言后，大概愣了两秒钟……

然后，他深呼吸了一次，“嘶……呼……”

接着，觉哥缓缓走到了安全屋的一角，面墙而立、双手插袋、微微地摆动身体，随后……他开始用额头轻轻地撞击墙壁。

“干什么！”衰博士和呆参谋皆是警觉地朝后一跃（他们都穿着装甲），“是要使出某种攻击了吗？混蛋！”

封不觉没理他们，自顾自地轻轻叩首捶墙……

屋子里其他四人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也不敢轻举妄动，皆是选择静观其变。

这样有节奏地撞了一分钟后，觉哥转过脸来，摆出一张事后脸："哼……我已经接受了你们的设定，你们完了。"

"嗯？"衰博士惊道，"你说……什么？"

封不觉无视对方的问题，突然挥臂一指，气势十足地问道："衰衰衰衰！你真是可怕的科学天才！竟然做到了这种地步！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衰博士一听这话，大笑出声："哈哈哈……知道怕了吧！你那么想听的话，我就告诉你好了！我要用我的机械大军征服全宇宙！"

"纳尼！"封不觉面露惊慌，"这么说来渣渣渣渣星只是你的踏脚石而已，接下来就是耸肩星，然后就是整个星系！"他神色一变，"等等……不对！凭你这点部队最多占领一到两个星球，怎么可能占领一个星系呢？"

"哈哈！你太天真了！"衰博士笑道，"在距离此地四百八十梭（耸肩星人计量距离的一种单位）的海底基地里，我的自动化工厂正以每小时四台的频率生产着机械兽，现在我已经获得了渣渣渣渣星政府的全部资源，无须太久，我便可造出数百个这样的基地了，到时候全宇宙……"

"哦……人质和政府官员们就是被抓到那儿去了吗……"封不觉摸着下巴念道。

"啊！"衰博士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立即大喊，"你这卑鄙小人！"

呆参谋也是脸露骇然："这……竟然当着我的面不动声色地套出了这么重要的情报，这个男人太可怕了……"

"好吧……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封不觉转过身，看着霹雳舞侠和踢踏怪客道，"二位……接下来就交给你们吧……"

"哦！干得好啊，扑克侠。"霹雳舞侠用他的印度口音赞

道，“very good！”

“这下就算不小心把他们杀掉也无所谓了吧。”踢踏怪客将视线投向了衰博士和呆参谋。

“你……你们……”衰博士满头大汗，“别以为干掉了我的矮穷矬三大将就可以嚣张了，我身上的装甲可是……啊！”

【They Told Him】

【Dont You Ever Come Around Here】

【Dont Wanna See Your Face】

【You Better Disappear】

【The Fires In Their Eyes...】

……

十多分钟后，五人已回到了大街上。

适才……一曲《Beat it》奏起，在霹雳舞侠和踢踏怪客的合舞之下，衰博士和呆参谋毫无招架之力，很快就缴械投降。若不是有装甲的保护，这两人连命都留不下来。

“哈！快看，联盟的飞船来了！”刚来到街上不久，踢踏怪客便指着天空喊道。

封不觉自然也已看见了天空中那些黑点，他接道：“嗯……来得不少呢，这太空梭的数量……已经上百了吧……”

“诶？奇怪了……”霹雳舞侠接道，“这配置不对啊。”

踢踏怪客这时也道：“嗯……后勤、救援和押运小组用的都是中型以上的飞船，我看……好像只来了十来艘。”他顿了一下，“为什么来了这么多战斗配置的小型飞船呢？”

“该不会是担心我们无法处理一个C级危机吧？”霹雳舞侠半开玩笑地念道。

就在此刻，忽然……

一架土黄色的蛙形飞梭从舰队中窜出，以超高速飞到了众人前方，并骤然停下。

那是一架非常小的飞梭，比咖喱号的体积还要小上一倍，其舱门打开后，一名身穿蛤蟆战甲的人形男子一跃而出，飞身来到了封不觉等人的面前。

“你被逮捕了。”蛤蟆侠一落地，就对眼前的觉哥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这位宇超联最高委员会的成员嗓音低沉，体形魁梧；从体型上来看，他们“马哈特人”和地球人好像没有很大差别，不过蛤蟆侠的脸上戴着面具，其真实长相还是未知数。

“呃……你是不是搞错什么了……”封不觉回道，“虽然不是很出名，但我好歹也是个英……”

“你说谎。”蛤蟆侠打断道，他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显示出十足的把握，“我用你残留在咖喱号上的头发做了测试，毫无疑问……你是血统纯正的地球人。但整个地球，以及其他存在人类的殖民地，都没有你的DNA痕迹……”他停了一秒，似乎是在观察觉哥的表情变化，“即使你出生时没有任何记录，你生活在世上这么多年，也必然会留下一些痕迹；但你……却如凭空出现一般，宇超联的计算机系统也无法找到丝毫你存在过的依据。”他向前逼近了一步，“所以，你……一定来自其他宇宙，甚至是其他维度……”

封不觉神情未变，淡定如故，不过他心中却是在吐槽着：“这模式是玩儿我么……这难度简直是从PONG直接攀升到洛克人啊！这个智商爆表的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和我身边这帮家伙真的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吗？”

“另外……”蛤蟆侠接道，“从你刚才的种种表现来看，你是否是人类这件事……也有待验证。”

“哦？”封不觉瞬间便敏锐地捕捉到了某些信息，“我离开咖喱号之后的事情……你也能看到吗？”

蛤蟆侠沉声道：“有什么问题吗？”

“哼……”觉哥冷笑，“明白了……你在霹雳舞侠和踢踏怪客的身上装了微型的监视设备。”

“什么！”那二位闻言，当即惊讶地喊出声来。

“这是真的吗？蛤蟆侠？”踢踏怪客问道。

“别激动。”蛤蟆侠冷静地回道，“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到联盟再讨论。”

“我想他的意思是‘没错，我装了，不过我们还是别在外人面前说这个’。”封不觉笑道，“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的视线迎向了蛤蟆侠的逼人目光，“所有星系级以上、以及部分具备特殊能力的英雄身上……都有你的监视装置。”

“蛤蟆侠！”霹雳舞侠喝道，“这是怎么回事？扑克侠说的……”

“对……”蛤蟆侠知道对方要说什么，他直接应道，“我不否认这点……但我想，你们至少会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他转头，深深看了封不觉一眼，“一切，等我们把这个‘未知、且未定义的威胁’押回联盟本部以后再说……”

第492章 应对自如

银河系，宇宙超级联盟本部。

这座太空基地的创始者们显然非常有远见，在建造之初，他们就已做好了充分的扩张准备。短短数十年光景，这里便从一个星际空间站发展成了一颗小型人造行星。

宇宙历8275年，一名异界旅客被“请”到了这里。他……将是未来那场“浩劫”中的关键人物。

当然了，现在，他还只是个阶下囚而已。

……

叱——

电子门关闭的声音，宣告了房间里只剩下了觉哥一人。

“又来了……”封不觉一边观察四周环境，一边念道，“似曾相识啊……”他叹了口气，“还不如被关在耸肩星人那里呢……”

这个房间的面积和耸肩星人的那个审讯室几乎一致，照明的灯光也是从天花板上方透下来的，连墙壁的颜色都相仿。要说区别的话……就是这间屋里没有单向玻璃、也没有桌椅。

“啊……姑且再来一发野球拳吧。”封不觉看技能冷却已经结束，便顺势又施展了一次。

他的一举一动，自然是在别人监视中的，这点他自己也很清楚。只不过，如今觉哥已没有必要再对空放【野球拳】这种小事遮遮掩掩了，他需要交代的问题远不止这个……

……

十分钟后，房间的门开了，蛤蟆侠走了进来。

待身后的门再度关闭，他开口道："我想……我们的谈话，应该从自报家门开始。"

"不，我们的谈话应该从……'此刻是否有人在监听？'这个问题开始。"封不觉应道。

"没有。"蛤蟆侠好似知道对方一定会这么问，他立即就给出了一个很肯定的答案，并且补充道，"我来这儿之前，已经将房间的监视程序终止了，没有我的密钥，便无法重新启动。"他的语速很快，说的话也很有条理，"所以……"

他说到这儿时，摘下了自己的蛤蟆头盔，露出了一张和人类有八分相似的面容。要说马哈特人和人类最显著的区别，那就是他们的颧骨非常高，其他方面还真是差得不多。

"我是恩韦·斯鲁布，马哈特人。"蛤蟆侠道，"宇宙超级英雄联盟最高委员会成员，英雄名为……蛤蟆侠。"

"我是疯不觉，地球人。"觉哥也说出了名号，"来自另一个宇宙的超级英雄，扑克侠。"

"如何证明？"蛤蟆侠道。

"无法证明。"封不觉摊开双手，"你爱信不信。"

"既然你是这种态度……"蛤蟆侠接道，"那我还是换种方式跟你说吧……"他直视着觉哥的双眼，沉声道，"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凡人，他们能力有限、安于现状、因无知而无畏；第二种是聪明人，他们求知若渴、野心勃勃、因博闻而敬畏；而第三种……就是我这种人……"他的神情变得阴沉无比，"我谁都不信，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也有弱点。"

话至此处，蛤蟆侠忽然伸出双臂，抓住了封不觉的衣领，将其提了起来："我这种人……畏惧一切无法掌控的事物，而你……正是其中之一！"

"呵呵……连唬带吓啊……"觉哥笑道，"可惜对我没用……"他歪着头道，"不过……看在你表演得那么卖力的份儿上，我就勉为其难地解释一下好了。"

此言一出，蛤蟆侠便知自己唱“黑脸”的把戏已被看穿了，无奈之下，他也只能冷哼一声、松开了觉哥。

封不觉整了整衣领，同时也利用这短暂的刹那整了整思绪，随即说道：“首先，在我的那个宇宙，可没有什么宇超联存在。”

“这我已经知道了。”蛤蟆侠接道，他说这话是有把握的，因为他已经看过了觉哥在耸肩星上的表现（直接从耸肩星陆军基地的数据库里调看了视频资料）。不难看出，这人以前确实没听说过宇超联……这点很重要，既可以佐证他“来自其他宇宙”的结论，也可以排除他是卧底的可能。

“其次，正如我在耸肩星上所说，我是在一场战斗中遭到强制传送，才会出现在那片沙漠中的。”封不觉继续道，“按照正常的思路，我当时自然是以为……自己被传送到了外星球。直到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这里是别的宇宙。”

“嗯……”蛤蟆侠沉吟道，“说下去……”

“接下来的事情你不是都看到了吗？初见之时，我的确对霹雳舞侠和踢踏怪客说了些谎话，但那都是顺水推舟而已，我只是想尽快到达他们口中的联盟，寻求帮助。”封不觉回道，“再后来……他们接到任务，我还主动出手相助。怎么看……这都算是仁至义尽了吧？”他踱了几步，“从头到尾，我都是站在正义这一边的吧？你还要我怎么证明自己是英雄？想看天马流星拳吗？”

他的最后两句话，蛤蟆侠是没听懂，不过前面的话，还是挺有说服力的。因为这套说辞半真半假，真的部分都摆在对方眼前，但假的部分都没有证据……

蛤蟆侠抚着自己宽厚的下巴，心中念道：“嗯……从逻辑上来说，确也没什么破绽……”

“我可以相信你是英雄的事……”蛤蟆侠想了一会儿后回道，“但是……穿越平行宇宙的事件，可大可小……你的到来

可能无关痛痒，也可能因蝴蝶效应而引发毁灭性的灾难。”他顿了一下，“我会集结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们，一同商议一下有关你的问题。在我们的会议结束前，请你不要离开宇超联本部，以免节外生枝……”

“我本来就无处可去。”封不觉用很平常的语气回道，“事实上，我有意留在这里，加入联盟。”他即刻道，“哦，对了……这事儿你也可以在会上和同僚们提一下嘛。”

蛤蟆侠闻言，面露狐疑之色：“听你这话……你似乎已放弃了返回自己的宇宙？”

封不觉对答如流：“因为我已从你的话中听出……我回去的希望非常渺茫。”

蛤蟆侠沉默了几秒，又道：“好，你的意愿，我会替你传达的。”他转身走向门去，“不过在那之前……很抱歉，你还得在这个房间里待上一段时间。”

第493章 宇超联最高委员会

蛤蟆侠离开后，封不觉便开始在房间中踱步。以眼下的状况来看，他也只能耐心等待了。

逃跑肯定是不可能的，从情报层面上来说，觉哥身在对方的本部，且对环境、人员、防卫部署等信息一无所知，很难实施什么计策；而从武力层面上来讲，人家随便来个星球级英雄都够他喝一壶的，更何况这里的英雄多如牛毛……

当然了，即使有几率能成功逃走，封不觉也不会这样做。正如他适才对蛤蟆侠所说……他的确没地方可去，投靠宇超联是他现在的最佳选择。这个组织实力强大、资金充裕、且有着近乎无限的潜在资源。以觉哥的能力，若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安身立命自然不在话下，飞黄腾达也是指日可待……

……

同一时刻，宇宙超级英雄联盟议事大厅。

这个大厅的四周摆满了科学仪器和巨型计算机，正中间放着一张未来感十足的椭圆形金属长桌。

此刻，会议桌边已坐了七名超级英雄，他们分别为：蛤蟆侠（马哈特人）、锡箔纸侠（泥巴星人）、茄子王（不爱笑星人）、猴子猎人（高贵冷艳星人）、黑洞女王（未知生命体）、永恒博士（地球人）以及屎星队长（屎星人）。

这其中，外貌像人类的有三位——蛤蟆侠、锡箔纸侠和永恒博士。

前两位和人类的区别就是……马哈特人的颧骨很高、泥巴星人的眼窝很大。而永恒博士本就来自地球，是人类和外星人的混血。他看上去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白种人（实际年龄

不明），留着小胡子，头发微卷，一袭黑色斗篷将其全身掩在其中。

除去这三位之外……剩下那四位的形象就和人类差得较远了。

比如茄子王的外观……那就是一个高两米、粗若树干的巨型茄子。这茄子的上部，还有一张微微凸出的“脸”，脸上共有三个正圆形的眼睛和一张嘴、没有类似耳朵或鼻子的器官。

再看猴子猎人，他全身都长满棕色的短毛，身材像是竹竿一般长；其躯干、胳膊、腿的长度几乎一致，站起来接近三米高。作为高贵冷艳星人，他还有一项先天的种族优势——视觉特别发达。他的眼睛和兔子的十分类似，长在头的两侧、并微微凸出，这使得他的视野非常开阔，不用转头就能用余光看到身后的东西。而且这双眼睛还有聚光的能力，可在黑暗中视物。

接着是黑洞女王，她的外貌倒是很好形容……一个用女人声音说话的、直径一米的黑色光球。

最后……就是屎星队长了。各位放心，他的身体绝不是由大粪组成的，也绝对没有装备屎盔、屎盾之类的玩意儿。整体来看，他就是个巨大化的、躯干呈V字形的类人型生物。其身高也在三米出头，不过体型比猴子猎人壮实许多，由于他脸上戴着面具、身穿紧身衣，因此具体长相不明。

以上这七位，便是宇超联最高委员会的成员。

按照地球上的时间来算，联盟成立至今已有近五十年的历史。这期间，最高委员会的成员确也有过变动。最初的委员会共有十名英雄，但因为种种原因，其中的五人已不在其列。剩下的五人，加上后来加入的茄子王和猴子猎人，组成了现在的班底。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你们怎么看？”蛤蟆侠将觉哥的

事情对同僚们讲了一遍，并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地分析了每一条信息的可信程度，最后问道。

锡箔纸侠第一个开口接道：“还能怎么看？”他轻浮地笑道，“我看……你已经闯大祸了。”

“什么？”蛤蟆侠闻言一愣，心道：莫非这个疯不觉将引发的问题远比我想象中要严重得多？

岂料，锡箔纸侠说的是另一件事儿：“你知道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宇宙周里，我收到了多少英雄的投诉吗？”

蛤蟆侠一听，脸就沉了下来：“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是疯不觉的问题，关于我的投诉，可以暂且……”

“不不不……不能暂缓，关于你的投诉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锡箔纸侠笑道，“我的老伙计，你捅大娄子了知道吗？要不是我们六个帮你兜着，这会儿你已经被联盟里的同事们揍成瘫痪了。”

蛤蟆侠长叹一声，回道：“好吧，你们要讨论这个，那我就直说……”他顿了一下，“没错，我是在监视其他英雄。所有星系级以上的、以及部分我认为需要监视的人，都在我的监视名单上。”

“也就是说……我们六个，也在你的监视中？”黑洞女王这时接道。

“很遗憾，虽然我很想监视在座的诸位，但在技术上无法实施。”事到如今，蛤蟆侠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他先是转头看着锡箔纸侠道：“在机械和纳米级科技方面，克塔斯比我强，无论我在他的装甲上做手脚，还是往他的食物里放微型机器人，都会被迅速识破。”他又看向了永恒博士，“往博士身上装监视装置更加困难，即使成功装上，只要他使用一次‘次元能力’……比方说瞬移一次，那装置就会失效。”

蛤蟆侠说到这儿，又看向了桌子对面的其他几名英雄：“猴子猎人的感知能力、茄子王的特殊生理构造，也都宣

告了长期跟踪监视的可能性为零。”他的视线缓慢移动，“至于黑洞女王和屎星队长……这么多年来，我连你们的能力以及其极限都没能研究出来，更别提……”

“嘿！嘿！”猴子猎人这时打断了蛤蟆侠的叙述，用暴躁的语气接道，“我们是想问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你居然还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滔滔不绝地抱怨起来了。”

“不管你们是否理解，我认为自己的做法是绝对有必要的。”蛤蟆侠道，“试想一下，如果一名星系级英雄忽然叛变，在联盟中大开杀戒，那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超级英雄联盟建立基础就是相互信任，你的怀疑是对其他英雄的侮辱。”茄子王反驳道。

“我没有怀疑谁，我只是以防万一，凡事都做好准备……”蛤蟆侠回道，“再说……没有人知道，就不存在什么侮辱，所以我一贯谨慎行事。”

“哈！那谨慎的你又是如何被揭穿的呢？”猴子猎人语带讽意地念道。

“我……低估了‘他’的智谋……”蛤蟆侠沉声道，“本来……那些话当着霹雳舞侠和踢踏怪客的面说出来也是无妨的，没想到……那个疯不觉竟在瞬间做出推断、并直接说了出来……”

“哦？”永恒博士若有所思地接道，“是吗……好像是个很有意思的家伙呢。”

“好了……好了……”锡箔纸侠站了起来，“各位……争论和闲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我可是什么都没说……”屎星队长嘀咕了一句。

锡箔纸侠抬头看了他一眼：“对此我很感激，队长。”他笑了笑，接道，“总之，当务之急不是争论对错，而是解决问题。”他看向蛤蟆侠，“恩韦，这件事的解决方式只有一种……你必须立即停止对所有英雄的监视。你可以坚持自己的意

见，但你得向那些被你监视的英雄们道歉、并给出一个交代。”

“不用你说，我也正打算这么做……”蛤蟆侠回道，他心里还有半句话没说出来，那就是……“反正数据也已经收集得足够多了。”

“那么，现在……”蛤蟆侠停了几秒，又道，“还是回到这次会议的主旨上吧……你们认为，来自平行宇宙的扑克侠——疯不觉先生，是否值得信任？”

第494章 暂别探索模式

经过一番漫长的等待，觉哥身后的电子门，终于再次打开了。

门外，站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其全身都罩在锡箔纸战甲中。不得不说……这造型真的很寒碜。

“我想……我应该代表联盟向你表示歉意，疯不觉先生。”锡箔纸侠站在门外对觉哥说道，“恩韦的反应有些过度了，希望没有让你觉得不愉快。”

“不，我快乐得不得了。”封不觉淡定地瞥了对方一眼，随口言道，“哦，对了，可以的话，请叫我扑克侠。”

“没问题，扑克侠。”锡箔纸侠接道。

封不觉微微点头，朝门口走去，他行到对方面前时道：“你就是锡箔纸侠吧？”

“是的。”锡箔纸侠回道，“你可以叫我克塔斯。”

“好的，克塔斯。”封不觉接道，“既然你出现在了这里，那就表明你们最高委员会的商议已经结束了。请问……诸位准备怎么处置我呢？”

“呵呵……”锡箔纸侠笑着回道，“宇宙超级英雄联盟，十分欢迎你的加入。”

“嗯，那就好。”封不觉说着，已走出了房间。

此时，门外的走廊上，除了锡箔纸侠之外还站着另外三人，他们分别是霹雳舞侠、踢踏怪客和永恒博士。

封不觉和那两位外挂星人打过招呼之后，永恒博士便主动开口对他说道：“你好，扑克侠，我想你还不认识我。”他顿了一下，“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永恒博士，我也是来自地球的

英雄。”他顺势从斗篷下伸出了右手。

“你好。”封不觉一边回答，一边和对方握了握手，“很高兴认识你。”他笑道，“我正好也想找个人请教一下……这里的地球和我那个宇宙的有什么不同。”

“呵……我想我们会有很多话题可聊的。”永恒博士也露出一个高深莫测的笑容。

“好了，二位，以后有的是时间聊天，现在……”锡箔纸侠插嘴道，“我们还是先帮扑克侠安顿下来，办一些必要的手续再说。”

……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封不觉在这四位英雄的陪同下去领取了一张“英雄ID卡”（以特殊科技制成的卡片，不仅是DNA，连脑电波都可以识别，被盗用的可能接近于零），并注册了“扑克侠”的英雄名。以后，觉哥就可以凭借这张ID卡在联盟内自由活动了（不过他的卡片权限还很低，有许多区域不能去）。

在手续办理的过程中，锡箔纸侠和永恒博士向封不觉说明了一下ID卡的使用方法，以及与宇超联相关的一些基本常识；另外，他们还提到了“英雄等级测试”的事宜……将一堆设定交代完毕，那两位大哥级人物便离去了。

大约一小时后，一干杂事均已办妥，封不觉便随着霹雳舞侠和踢踏怪客来到了“英雄宿舍”Z区某房间的门口。这里，将是他日后的住所。

“我们就送你到这儿吧。”霹雳舞侠说道。

踢踏怪客接道：“记得常联络啊，扑克侠。”

“嗯，谢谢二位了。”封不觉回道。

三人又寒暄了几句，便分道扬镳。觉哥用他的英雄ID卡打开了Z250室的房门，走进了自己的那间宿舍。

“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寒酸嘛……”封不觉进门后便看着屋里的环境念道。

前文提到过，宇超联本部的规模已然接近一颗小行星，因此，其职能是非常丰富的。英雄们可以在这里进行补给、训练、接受治疗、领取任务；一些危险的罪犯（比如衰博士）或物品，也会在这里暂时滞留、等候处理；另外，基地还提供技术支持，如交通、通讯、侦查设备、以及武器等等。

除了英雄以外，这儿还有大量的科研人员和其他的工作人员，这些人的食宿，也是由宇超联负责。而供英雄们居住的地方，就是英雄宿舍了。

作为生活区域，宿舍所占的空间十分有限，能保证每个人独门独户就不错了，两室一厅什么的是不可能的。比如封不觉的这间Z250室，总面积也不过四十平米，进门就是起居室，唯一的隔间就是卫生间。

当然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基本的生活设施，像床、衣柜、空调、冰箱、微波炉以及热水器、马桶（根据种族不同，配置会有差别，封不觉入住的显然是适宜人类居住的房间）等等，还是比较齐整的。

“啊，野球拳的技能冷却又好了呢。”封不觉甩手关门后，又来了一发。

从进入剧本到现在，这已经是第七次了……距离LV2，还有整整五十三拳。

“总之……先观察一下环境吧。”封不觉朝前走去，开始翻查这间屋子。

宿舍的陈设非常简洁，其实也没有太多可查的地方。考虑到以后还得使用，觉哥自然不可能像一般剧本里那样进行“破坏式”搜索。他只能小心翼翼地东摸摸西敲敲，确认一下有没有机关、暗道、隐藏摄像头、窃听器之类的玩意儿。

结果……他一无所获。

“嗯……以蛤蟆侠的性格，若是没有对我进行监视，那反而不正常。”封不觉心道，“而他应该也知道我会这么想，所以……他的监视手段，一定是极其难以发现的。”他摸着下巴，呢喃道，“说不定……他已经用某种手段往我的胃里装了个微型监视器……”

“算了，反正只要找到安全屋，他的监视设备就会失效的。”封不觉对系统还是颇有信心的。

搜完了起居室，下一个就是卫生间了。觉哥推门就进，接着，他看到了可喜的一幕……

卫生间里除了基本设施外，还多了一扇门，这扇门的门板上，画着一个圆圈，圈里写着一个“惊”字。

“哈……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觉哥喜出望外，径直走了过去。

待他踏入安全屋后，耳边响起了系统提示：【通常情况下，NPC不会主动接近安全屋大门所在的空间，请不要尝试将NPC刻意引导至安全屋前，否则将引起连锁反应，使得该宇宙对你的“排斥度”上升。】

“哦？该宇宙对我的‘排斥度’……”封不觉若有所思地重复道，“听着像是某种隐藏数值呢……”

心思连闪，行动亦是不断，觉哥一进安全屋便走向了电梯门。

为了在“英雄等级测试”中获得一个较好的评定，所以他决定先离开这个剧本，等下次准备充分了再回来。

【警告，您正在执行离开剧本的操作，下次进入将产生游戏币费用，您确定要这样做吗？】

走进电梯的刹那，便听到了这样的提示。封不觉耸耸肩，直接伸手去按了“关门”键。

金属门应声而闭，电梯也动了起来，同时，系统提示又道：【请选择您下次登陆该世界时的时间】

话音未落，觉哥眼前又弹出了虚拟菜单，上面共有五个选项：【一，一分钟后；二，一小时后；三，三小时后，四，十二小时后，五，四十八小时后。】

这个设定在游戏说明和新模式详细介绍中可以查询到，即：玩家正常离开自由探索模式的宇宙时，可以选择下次进入的时间点。如果不选择、或是非正常退出剧本，那系统便会默认设置为“四十八小时后”。

眼下，封不觉略一思索，点选了第三条。这样……无论他过多久再玩自由探索模式，哪怕是时隔一年再进，这个宇宙里的时间也只过了三个小时而已。

【您已离开自由探索模式】不多时，电梯停止了移动，系统语音响起。

一种稍纵即逝的抽离感过后，觉哥眼前的显示屏上，便刷出了结算菜单。

【自由探索模式已结束，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27760，游戏币：100】

【获得物品/装备：“扑克侠”英雄ID卡】

【获得技巧值：670】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呵，还挺简洁……”封不觉看着结算画面念道。

的确，比起其他模式来，自由探索模式的结算画面非常简短。没有通关奖励、没有任务相关、没有恐惧评级，连技巧值加成奖励也没有。

另外……由于是第一次进入该模式，所以封不觉此行的收益相当少。当然了，这也很公平，难度和收益成正比嘛……只是跟在两个外挂星人的后头碾压了一群智商弱爆的

反派，能混到这点经验和技巧值就已经不错了。事实上，这两万多经验和六百多技巧值，主要还得归功于穷穷穷穷元帅……

“嗯……以我目前的实力，想达到星系级英雄的评价是不可能的。”封不觉在走向储藏室的途中念道，“就算是星球级都够呛……”他把英雄ID卡放进了仓库，沉吟道，“最初的测试很重要，级别太低的话，以后行事会遇到很多阻滞……看来，最好还是再练一段时间，等实力稳进星球级英雄了再回去。”

第495章 咀魔岛（一）

将英雄ID卡存放好之后，封不觉便回到了电梯中。他来到显示屏前，再度调出了模式选择界面。

“嗯……再排个什么模式呢……”觉哥看着屏幕沉吟道。

先前的自由探索模式，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轻松惬意的，但收益也是相当少，因此……觉哥这就要开始找不自在了。

“哼……干脆就来个最难的，提提神。”封不觉念叨着，点击了那个他还从未通关过的模式。

【疯不觉，等级43】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团队生存模式（噩梦），请确认。】

【已确认，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五人。】

【您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的个人或队伍。】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一个甜美的女性声线将这句话讲了出来。

话音未落，封不觉的周遭已成一片漆黑之景，他也失去了对身体的感知。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团队生存模式（噩梦）。】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拼图牌*3。】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下一秒，片头CG顺势插入，一片淡紫色的迷雾映入眼帘。

【这里，是世界的尽头，地狱的边境。】

语音响起，雾霾随之散去……

但见，夜空中，一轮血月高挂；画面下方，则是一片黑色的、沉寂的汪洋。

以第一人称观看CG的觉哥，就好似漂浮在高空一样，俯瞰着这片颇为凄然的景色。

【这里，是一片流放之地。】

此时，远方的海面上，隐隐出现了一块阴影。

【被放逐到此的生灵，曾经亦是无比高贵的。它们在光明与秩序的旗帜下耕耘，接受着尊敬和膜拜。】

【但是，它们堕落了。】

【与生俱来的邪恶，是宇宙的选择；而堕落……是自己的选择。】

【这是信奉秩序的神祇们所不能容忍的，所以，那些堕落的生灵，遭到了最严酷的刑罚……】

旁白叙述之时，画面也在不断向前推进，远处那阴影的轮廓也逐渐清晰起来……那是一座非常巨大的岛屿，若镜头不是从极远处开始推进的，看CG的人很可能以为自己看到的是块陆地、而不是岛。

【咀魔岛，充斥着痛苦与荒诞，憎恨与疯狂。】

“嗯……这岛的名字听上去很耳熟啊……”封不觉听到这儿时，已觉不妙，“我没记错的话萨摩迪尔就是被流放到了这儿吧……”

【离开这里的方式，只有两种，那就是……】

忽然，剧本简介竟中断了。

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阴狠地接道：【疯不觉！我说过……终有一天你会付出代价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哈？”觉哥闻言一愣，“喂喂……我还没正式开始游戏就已经被盯上了吗？居然还打断了关键性的提示啊！离开这里的方式到底是什么啊？”

虽然他很想知道答案，但系统语音是不会再响起来了……

事实上，眼下这“打断旁白”的一幕，也不过是系统制造的一种戏剧效果而已……提示本来就到此为止，那两种方式具体是什么，需要玩家自己去找出来。

“唉……这次的通关前景，貌似比以往更加渺茫了。”封不觉叹息着念叨了一句。

这一刻，他眼前的场景骤变，身体也恢复了行动能力。

“啊！”

“啊？”

“啊～”

“啊……”

四个不同的声音，喊出了四声不同的“啊”，从语调上判断……这四声喊里有惊讶、有疑惑、有不爽、有蛋疼……

海滩边，五名玩家站成一圈，面面相觑。除了封不觉以外，另外四人都在看到其他玩家的脸后“啊”了一声。

封不觉的目光扫过了这四名队友，其心中瞬间就产生极度不祥的预感……因为这个剧本的人员名单竟然是：【疯不觉】【鸿鹄】【天马行空】【废柴叔】【迹部少爷】。

“嗯……除去金富贵的话，这阵容的实力还真强啊……”觉

哥定了定神，心道，“有这个配置……干掉萨摩迪尔也不是不可能的。”

“呵呵……这下可糟糕喽。”废柴叔第一个笑了起来，他从怀里掏出一包烟，取出一支给自己点上，“按照设定……剧本难度是根据玩家实力而生成的。我们几个凑在一块儿意味着什么……你们都清楚吧？”

封不觉接道：“是啊……如果是普通难度也就算了，但眼下这可是噩梦难度的团队本。现阶段来说，这无疑是游戏的最难模式了。在这儿遇上诸位，那接下来的难度……恐怕得是NetHack级别的了。”

（NetHack是一款最初在1987年发布的单人冒险探索游戏。它只有简单的画面、简陋的用户界面、没有音乐；玩家遭遇的敌人等级是完全随机的，主角和队友一旦死亡就是永久的，你只能选择重新再来。而且死亡并不仅仅来源于敌人，有许多毫无提示和征兆的死法，比如，你喝下一瓶莫名的药水，死了；你穿上一件被诅咒的装备，死了；你撞上了一只可爱的小猫，死了……很多时候你的死亡完全不需要理由，但又充满了奇妙的乐趣。）

“我现在强退，你们当我没来过怎么样……”迹部在团队栏里看了看队友们的基本情况，便半开玩笑地接道。

他的话被众人直接无视了……

鸿鹄这时看着觉哥道：“疯兄，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刚才的剧本简介是怎么回事？”

“诶？你们也听到了吗？”封不觉疑惑道，“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遭遇了那种情况呢。”他摸着下巴，若有所思道，“嗯……所有人的简介都被打断了吗……也就是说，没人知道离开的方法……”

“你这家伙自顾自地嘀咕一阵，顺势又避开了我的问题是吧！”鸿鹄用一脸别人欠他钱的表情喊道。

不过两秒后，他迅速冷静下来，用手扶了扶眼镜并接道：“哼……算了，你也不用回答，据我推断……你无非就是在以前的某个剧本里和这里的BOSS结仇了吧……”他长叹一声，“唉……为什么我一点都没觉得奇怪呢……不愧是被真理法庭追杀的男人啊……可能的话，我真想把你献给BOSS去领赏啊……到时候传说级装备奖励妥妥儿的。”

“呵……几日不见，吐槽功力见长啊。”封不觉微笑着回道。

“哈哈哈哈！”这时，一阵爽朗的大笑声响起，天马行空还是那副热血澎湃的神情，望着众人道，“各位看上去都很精神呢！大家一起愉快地通关吧！”

“你从哪儿看出我很精神了……”迹部嘴角抽动着念道。

鸿鹄扶额摇头：“我差点儿忘了……这儿还有一活宝呢。”

“哦！雨龙，原来你也在这里啊！”天马行空转头看向鸿鹄，“刚才没认出你呢。”

“你这反射弧略长啊！”鸿鹄吼道，“我的造型和巅峰争霸战时的完全一样吧！你到底是在认什么啊！”

“哈哈哈……”废柴叔笑了起来，“都是熟人，挺好啊。”

“喂喂……大叔，我跟你们真的不熟啊……”迹部的心中悲鸣着，“我只是一个人闲着无聊想进噩梦难度玩儿玩儿，又不敢排单人的，于是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排了这个模式……早知道会遇到你们这帮奇葩我还不如去排单人的呢！”

“哟！金富贵，你也挺有志气的嘛，居然也已经四十级了，而且排了噩梦级的团队生存呢。”觉哥看着迹部脸上的表情变化，不禁动了点恻隐之心，决定鼓励他两句。

“那……那是当然！”迹部尽力地摆出了一个自信的表情，“本少好歹也是冰帝的老大啊！”

“哦？你是冰帝的团长？”废柴叔墨镜下的视线顺势就移了过去，“久仰久仰。”他心道：能让取名难三人组俯首称臣的男

人，绝非等闲之辈……虽然外表看上去有点儿娘、也没有入围巅峰争霸，但不能排除他是深藏不露……就连疯不觉都主动上前跟他打招呼，这已能说明很多问题了。

就在这五位相互吐槽扯淡之际，系统提示来了……

【主线任务已触发】

五人应声，各自打开了游戏菜单、唤出任务栏，一条任务便出现在他们眼前：【搜索咀魔岛，于三小时内进入“信仰神殿”，逾期未进入神殿的玩家将遭到抹杀。】

这还没完，大约十秒后，又有一条非常恶劣的提示传来，这次是文字和语音一同浮现，说明非常重要……

【重要提示：在咀魔岛上，许多会使人感到不适的体感将被高度还原，如饥饿、口渴、疲劳、疼痛等等……请玩家自行设法缓解。如无视此类体感带来的影响，可能造成各项数值的急剧下降。】

第496章 咀魔岛（二）

“不愧是噩梦难度，这设定听着就觉得难啊……”废柴叔说道。

封不觉接道：“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要完成任务，还得抽时间寻找食物和水源来维持身体的状态。”

“嗯……”鸿鹄若有所思地念道，“看来这剧本的进程很长啊，至少也在二十个小时以上。”

“时间太短就凸显不出这个坑爹设定所带来的影响了是吗……”迹部少爷一脸郁闷地吐槽着。

“喝！”忽然，封不觉朝身旁的空气做了个双拳夹击的动作。

“你干什么？”鸿鹄问道。

“活动活动筋骨。”封不觉随口回道。

“好吧……”鸿鹄翻了个白眼，那神情仿佛在说，“反正你是个神经病，何必深究。”

“各位，任务已经出现了，我们赶紧行动吧！”天马行空这时又朗声说道。

鸿鹄转头看向了他，深深叹了口气：“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什么都不考虑就敢于去行动的人……真是幸福啊……”

“诶~我突然有了个主意！”天马行空忽然又道。

“什么！”鸿鹄惊道，“你居然会考虑策略？”

“我先跳到空中，观察一下这个岛的地形。”天马行空接着道，“没准能直接看到那个‘信仰神殿’的位置呢。”

“等等……”封不觉斜视着小马哥，瞪着死鱼眼道，“你有

浮空技能吗？”

“没有。”天马行空不假思索地回答，“但我跳得很高。”

“那你有减轻坠落伤害的手段吗……”觉哥接道。

“呃……也没有。”天马行空道，“不过你们可以放心，我肯定死不了。”

“你当职业玩家真是屈才了……”封不觉槽性大发，顺势接道，“你应该去电视台主持家政类节目，节目名就叫《纯爷们儿不看说明书》好了。在你这档节目面前，《流言终结者》只能算中学生的自然科学实验；《一千种死法》最多能叫验尸报告集锦。”

“行了，别挤兑人了。”鸿鹄道，“知道你制空能力强，你要上就快上，没人拦你。”

“我去去就来。”封不觉一边回话，一边已退后了几步，但见他脚下一踏，便似利箭般直窜而起。

待觉哥跃上空中，天马行空才刚反应过来刚才那段话的意思，他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道：“嗯？疯兄是在暗示我做事鲁莽吗？”

“呋——呵呵……”废柴叔吐了口烟，笑道，“他只是想提醒你，不要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浪费生存值。”

他们刚说了两句话，突然……“啊——”一声怪叫从空中传来。

下一秒，觉哥竟从半空落了下来……

这一瞬，四名队友都以为封不觉是在空中遭遇了攻击，他们皆是警觉地看着上空，想在那紫色的迷雾中找到怪物的身影。

“居然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疯不觉给打下来……究竟是什么怪物？”废柴叔心中暗惊，但他的表情倒是没什么变化，而且他的反应也是极快，第一个冲上前去，想要接住觉哥。

不过，废柴叔很快意识到，封不觉并没有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也不需要别人去接。

果然，两秒后，觉哥双脚落地，安然站定。

“啊……哈……”此刻，封不觉脸色发黑、神情狰狞，他大张着嘴，喉咙里发出细微、沙哑的怪叫，就好似有鱼刺卡在喉管里了一样。

“咔——哈……”封不觉双手在空中快速舞动，连连比划，不断用手指向自己的嘴里，并用很着急的眼神看着队友们。

“他中毒了！”迹部这回倒是立功了，他第一个看懂了觉哥的意思，并喊了出来。

听得此言，离觉哥最近的废柴叔当即从自己行囊里取出了一颗解毒胶囊，抬手就扔进了觉哥的嘴里。

吞下那药之后，封不觉立即停止了动作，站在原地僵了几秒，估计他是在看游戏菜单里的状态……

很快，他脸上的黑气便褪去了，他也恢复了呼吸和说话的能力。

“哈啊……哈啊……”觉哥脱险后，干脆就往沙滩上一坐，大口喘息起来，“呼……好险……”

“喂……你究竟遇到什么了啊？”鸿鹄问道。

“哈啊……什……什么……也没有。”封不觉喘着回道，“我跳到高点……吸了口气，然后就他喵的猛毒入体了。”他又干呕了两下，接道，“身在半空时，眼前全是紫雾，完全看不到东西，而且越靠近岛心，雾气越是浓厚。”

“这雾有毒吗……”废柴叔念道，并不自觉地抬起头来，“那我们站在这儿……”

“别担心。”封不觉摆手打断道，“我估计……这些雾只有在一定的高度之上才会产生毒性，只要我们停留在地面上就没事。”他顿了一下，扫了一眼自己的状态栏，“呼……不过这

毒的效果……还真是立竿见影啊，就刚才那十秒钟，我的生存值已经损失了41%……”

“明白了。”鸿鹄听到这儿时，已有了一些推断，“系统很清楚，我们五人中有人具备在空中长时间活动的能力，所以就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失去了制空权。”

“嗯，应该就是这样……”封不觉接道，“另外，雾毒侵入人体的形式，目前也有待验证……没准这毒不单能从呼吸系统感染，也能从毛孔直接渗入体内。那样的话……只要玩家上天，不管呼吸与否都会中招。”

“其实，也没有验证的必要了吧……”鸿鹄接道，“哪怕是身穿全套病毒防护服飞上天去，一样看不见东西。”

“啊……”两人异口同声地长叹一声，“还真是严防死守呢……”

站在另一边的天马行空挠着头道：“你们俩想太多了吧，这样猜来猜去累不累？难道吃饭的时候你们也算嚼了几口？嚼几口不都得往下咽嘛。照我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天上去不了，咱们就直接步行进岛呗。”

“呵……你说得对。”封不觉笑着站了起来，拍了拍粘在衣服上的沙子，“我也觉得，是时候改变一下策略了。”

“喂喂，你也准备放弃思考了吗？”鸿鹄道，“你别太过分啊！”

“不，我并不是放弃思考，只是……不再百分之百地依赖于思考。”封不觉回道，“小马哥的话确实有些道理……根据我在团队噩梦本中多次失利的经验来看……在这个模式里，企图推测并验证所有剧情和FLAG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模式确实太难了。

在单人噩梦本中，死亡就意味着终结，因为总共就只有一个人在玩。而在团队噩梦本中，死亡并不是结束……死一两个人、甚至是死剩下一两个人……都不算失败，因为从理

论上来说，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剧本就仍然存在通关的可能。因此，在这个模式里……会有一定几率出现那种毫无征兆和提示的死亡陷阱；玩家越是去推测、验证……越是容易提升死亡的几率。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在毫无提示的情况下做出选择。说得再简单一些……要打通噩梦难度的团队生存剧本，需要七成的理智，以及三成的……直觉。”

“你干脆就直说撞大运好了……”鸿鹄接道。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封不觉耸肩道，“这就像是赌博，计算很重要，但不能保证你必胜。”他摊开双手，“当然了，我得声明，我的运气很差……非常差。”他随即便看向了天马行空，“但我看得出来，这儿有个人品爆棚的家伙。”

“是啊……他能活这么大，真是生命的奇迹啊……”鸿鹄接道。

“你们又在扯什么啊？”天马行空一脸莫名地插嘴问道。

觉哥刚才那一大通话，在小马哥听来就是【沙沙沙沙——】这样的感觉。

“嗯……没事，你带路吧。”封不觉接道，“船到桥头自然直嘛……”

第497章 咀魔岛（三）

确定了无法走空中路线之后，五人便步入了沙滩旁的密林。

由天马行空在最前开路，废柴叔紧随其后，再后方依次是鸿鹄、封不觉和迹部少爷。一行人披荆斩棘，向着岛心徐徐而行。

主线任务的第一步就是有时限的，这倒是件好事。通过这点即可推测出，“信仰神殿”距离玩家们的出发地点并不算很远，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三个小时以内一定可以到达。

“有没有可能……那个神殿就在接近海岸线的地方？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深入岛内，只要沿着沙滩走就能找到了。”走了一段后，迹部少爷突发奇想，开口问道。

“有啊。”封不觉笑着回道，“不过……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又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他转过头道，“在沙滩上时，我们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呢？”

“嗯……”迹部被问得有点儿懵，犹豫两秒后，他回道，“你这是抬杠吧？”

“不是。”封不觉还没回答，鸿鹄便先抢道，“疯兄说得没错，往左、往右或者是进岛，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他说到这儿时顿了一下，伸手挠了挠脖子，“我们一没有地图，二没有获得任何提示，往哪儿走都是在撞大运。”

觉哥接过话头道：“不过，根据经验和常理判断，神殿在岛内的概率，比在海边上要高一些。”他朝前方的天马行空指了指，“先前小马哥的第一反应，也是进岛，所以……我也就……”他的话到此处，戛然而止。

下一秒，封不觉神色一变，喝道；“别动！”

其他人并不知道他这句到底是对谁说的，四人一下子全站住了。

“鸿鹄，你别动。”封不觉又用一种坚定的、沉稳的声音接了一句。

“怎么了？”鸿鹄紧张地应道，这一刻，他已像雕塑一般，身形几乎完全静止，只有嘴皮子在往外吐字儿。

“你后颈上有东西。”封不觉说这话时，已跨步上前，站到了鸿鹄的身后。

另外三人知道和自己无关，稍稍松了口气，纷纷将视线投了过来。

“嗯……挺奇怪啊……”封不觉刚欲伸手，又停了下来。

“究竟是什么？”鸿鹄依然保持着镇定，这会儿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脖子痒痒是有原因的。

“应该是蚂蝗……”封不觉接道。

“听你的口气……不是一般的蚂蝗吧。”鸿鹄说道。

“对。”封不觉道，“因为我看不见它……”

“你什么意思？”鸿鹄又道。

“我能看到你脖子上的伤口正在蠕动着往外渗血……”封不觉回道，“但我看不到正在吸你血的东西……”他又凑近了几分，“我只是从伤口的形状上……猜测是蚂蝗。”

“透明蚂蝗？”废柴叔接了一句。

“不……肯定不是透明……”鸿鹄自己否定道，“如果那蚂蝗是透明，那么当我的血进入其体内后，便会将其轮廓显示出来。”

“而我们眼前的东西，吸入了血，却没有显形。”封不觉接着鸿鹄的话道，“嗯……姑且称其为幽灵蚂蝗吧。”

“现在是起名字的时候吗？”鸿鹄语速很快地应道。

很显然，鸿鹄已有些着急了。人就是这样，有些事情，不知道的时候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知道了以后……便如芒刺在背、鱼骨在喉。

“别急，我这就处理。”封不觉说着，居然又歪过头，用鼻子去闻了闻鸿鹄的颈后，“嗯，气味微腥，确实是蚂蝗。”

“喂……你这是干嘛……准备当食物吃下去是怎地？”迹部斜视着觉哥念道，说实话，假如封不觉真把那“幽灵蚂蝗”吃了，迹部也不会太过惊讶的。

“再度确认一下而已。”觉哥接道，“万一是别的东西呢？”他一边说话，一边从行囊里取出了【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蚂蟥的话……强行剥离不太妥当，其口器断落于皮下，可能会引起感染。”

嗡嗡——

随着弹射器启动的声音，鸿鹄颈后的伤口顺势一松，接着，鲜血便顺着他的皮肤流了下来，这表明蚂蟥已从其脖子上被剥离了。

“用这种引力装置来弄，就不会有类似问题了。”封不觉端起弹射器，又瞥了眼鸿鹄的伤口，“嗯……从你的伤口判断，这只个头儿很大，卷曲起来是一坨，而展开了可能有十厘米长。”

“呼……我也是大意了。”鸿鹄松了口气，迅速用手捂住伤口止血，“只觉得有些痒，根本没去留意生存值。”他停了两秒，“还好……损失也不大，总共只掉了7%……就是不知道这玩意儿已经缠上我多久了。”

“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封不觉神情怪异地念道，“我又考虑了一下……既然这蚂蝗完全可以从物理层面上与我们互动，那称其为‘幽灵’似乎并不确切啊。”

“还在纠结于名称的问题吗？”迹部道，“这根本就不重要吧。”

“他并不是纠结于名称。”鸿鹄扶了扶眼镜，接道，“而是在纠结这生物的性质。”他略微想了几秒，也说出了一个设想，“莫非……它是根据周围环境改变体表的颜色？”

“变色龙啊？”天马行空在前面听了半天，终于插上了一句话。

“比避役（变色龙的学名）厉害多了。”封不觉接道，他抬起胳膊，将弹射器对准了旁边的一根树干（复合式弹射器可以同时开启吸浮与照明功能），“瞧，现在我的弹射器前应该正吸着一只蚂蝗，可它处于光柱之中，树干上却映不出它的影子。这说明……它不是扭曲了四周的光线，就是直接干预了我们的视觉。”

“这也并不奇怪。”鸿鹄接道，“这剧本的背景很明显是在游戏的主宇宙，也就是说……魔幻设定。因此，出现常识无法解释的生物也属正常。”

“嗯……”封不觉又斟酌了片刻，问道，“废柴叔，你看得到这只蚂蝗吗？”

“看不到。”废柴叔即刻回道。

“在光照下看不到、戴着墨镜也看不到……”封不觉说着，又抬眼看了看鸿鹄，“粘附在三十七摄氏度的表面不显形，处于十五度的常温下也不显形……”他又说道，“你们有谁带着可以发出红外线的装置或技能吗？”

“你这家伙还事儿还真多啊。”鸿鹄嘴上虽然在抱怨，但手已探入了行囊，开始掏东西，“你非得让这隐形的东西现出形来才罢休啊？不就是一只蚂蝗吗，现在已经取下来了，往旁边一丢不就行了，在这种小事上浪费时间，说不定会成为不久后的隐患呢。”

抱怨完了，道具也拿出来了。只见鸿鹄举起一个鹅蛋状的金属物，按了一下开关，该物品当即展开，绽出一片光幕。

霎时间，周围的一切都被笼罩在了红外线的辐射范围内。

“卧槽！”这一秒，除了觉哥以外，所有人的惊吓值都陡然飙升。

在红外线的照射下，玩家们终于看到了那只蚂蝗，另外……还顺带看到了成千上万只它的同类。

此刻，玩家们的周围，是一片隐形蚂蝗的海洋……他们头顶的树冠、脚下的泥地、身旁的树干，还有草丛里、岩石上……几乎所有地方都爬满了这种生物，包括他们五人的衣服上，也已附着了不少。

“好在我们的服装都是比较严实的，裸露在外的皮肤并不多。”封不觉淡定地说着，“而这些蚂蝗的移动速度也着实很慢，半天才能蠕动一点点距离。”他看着鸿鹄，“至于眼镜兄你，看来是运气不好……”他抬起了手上的弹射器，将那只被吸浮住的蚂蝗轻轻晃了晃，“这只……八成是从树枝上落下时，正巧掉在了你的后颈处。”

“你还谈笑风生地鬼扯什么呢？”迹部看着自己身上那些东西，简直快要疯了，他又不敢用手去拍，只能惊慌地喊着，“现在怎么办啊！”

“也不用做什么特别的事……”封不觉随手一甩，把弹射器上那只蚂蝗给甩了出去，随即环顾四周，并说道，“瞧这密度……我们也不必急着清理身上已经粘到的那些，反正走几步又会粘上不少。”他耸耸肩，“不如就继续前行，等走到没有蚂蝗的地方，再做清理。”

“喂……那要是前面的林子里也这样儿呢？要是这座岛上的所有树林都布满这种生物呢？”迹部问道。

“那就可以考虑……怎么才能把这种隐形蚂蝗做成应急食物了。”封不觉歪着头念道。

“总之……我们还是快些走吧。”天马行空这时的脸色也变

得很难看，“我有密集恐惧症……”看来英雄也有一怕。

“好啊，继续前进呗。”封不觉语气轻松地接道。

鸿鹄深呼吸了一次，摇了摇头：“疯兄，有一点我不得不佩服你……你精神上着实是无比强韧。”

“是啊，正常人在知道了四周是这种状况后，还能那么若无其事吗……”迹部应道。

“呵……”封不觉戏谑地笑了笑，“你要真那么害怕，不如唱个小曲儿分散一下注意力吧，来，跟我唱……”他张口就有，“小马哥，腿儿朝西，领着废柴叔，跟着仨逗逼。”

“喂！为了押韵把自己也骂进去了啊！”

第498章 咀魔岛（四）

众人在一种颇为压抑的气氛下继续前行，每隔一段距离，鸿鹄便会把那个红外线灯拿出来照一下，一是查探周围的环境，二是让大伙儿检查有没有蚂蝗爬到了皮肤上。

这片“蚂蝗森林”的覆盖面积比他们想象中要大得多，走了许久，诸人还是身处在隐形蚂蝗的包围之中。由于衣物上的蚂蝗越积越多，他们最终还是不得不停下、稍作清理，然后再走一段……再停下、再清理。

终于，在封不觉空放了第二次野球拳、也就是接完任务大约一小时后，五人来到了一条小溪边。红外线显示，以这条小溪为分界线，对面的森林里，是一只蚂蝗都没有的。

众人见状，便各自清理掉了自己身上的蚂蝗，并跃过了溪涧。到了对岸，他们又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确认半只都没带过来，这才松了口气。

“啊……终于从那恶心的地方出来了……”迹部少爷长吁道，“简直是重获新生啊……”

天马行空接道：“是啊……英雄身上粘着一堆蠕动的吸盘生物，实在是太不讲究了。”

封不觉摸着下巴道：“那倒也未必，我看过一些很有趣的英雄动画，片中……穿着暴露的女战士们被奇怪的吸盘生物缠住，举到半空……”

“喂！你确定自己看的是英雄动画吗！”迹部吼道，“这难道不是那种片名由几个字母和数字组成的片子吗？”

“切……没文化。”封不觉不屑地冷哼道，“片名由几个字母和数字组成的那是真人……”

“你们两个给我适可而止啊！”鸿鹄吼道，“为什么话题如

此自然地就转移到奇怪的地方去了啊！给我认真点刷剧本啊！”

“我说……”废柴叔打断了那仨逗逼的扯淡，用比较正经的语气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他顿了一下，“好像变热了。”

“诶？经你这么一说……”封不觉接道，“还真是啊。”

“嗯……气温好像忽然从二十几度升高到了三十三度以上呢。”天马行空也应道。

“哼，你们都太迟钝了吧。”鸿鹄扶了扶眼镜，得意地说道，“刚才我就注意到了……”他指了指身后的小溪，“以这条溪流为界，两岸的温度有明显不同，不信你们可以跳回去试试，对岸肯定还是二十几度。”

“哦，这样啊……”觉哥双手枕着头，一脸悠然地说道，“原来确实是周围变热了啊。”

“那你本来以为是什么？”迹部问道。

“我还以为是因为我们聊起了有趣的话题，使得我的身体变得躁动了呢。”封不觉笑道。

这就是觉哥的幽默感……他总是在非常不合时宜的情况下，开一些莫名其妙的玩笑，而且话的内容根本无法想象，可能会高端到令人费解，也可能会猥琐到令人不想去理解……

“你丫躁动得还真迅猛啊……”鸿鹄虚着眼吐槽道，“你自己想歪、自己脑补，然后再自己High起来，以至于全身发热……整个过程十秒都不到是吧？你这想象力是要突破天际啊！”

“那是啊，我好歹也是个艺术家。”封不觉恬不知耻地应道。

“行了。”废柴叔摇着头，再度打断了他们，“我只是提醒你们温度发生了改变而已，你们仨还真能扯……”他看向了鸿鹄，“鸿鹄，你也知道疯兄的个性了，不要动不动就被他引诱

吐槽啊。”

“还有，疯兄。”废柴叔又转头看向了封不觉，“虽然我也认可……休闲玩家玩游戏时，应以追求乐趣为主，但你也别太随性了……毕竟咱这队伍里大部分人都是职业玩家，我们对通关与否还是比较在乎的。”

“好好……我明白了。”封不觉耸耸肩，“我少说些垃圾话就是了，咱继续赶路吧。”觉哥赶紧点头，结束了谈话。

面对废柴叔这种类型的人，封不觉是比较没辙的。他很了解这类人……他们很少会一本正经地说官话，但他们的确很有本事，且心如明镜。如果这种人摆出严肃的态度来提醒或劝告你，你最好听进去，因为他们说的话都有道理。

在现实生活中，觉哥就有几位这种性格的朋友，比如包青、比如欧阳笕。封不觉在自己的遗嘱（是的，他写过，而且一直在补充修改）里给他们留下的话是：“你们都是令我羡慕的人，你们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你们的才能足以成为鄙视别人的资本、让那些虚有其表的人自惭形秽，但你们却保持着谦逊、秉节持重。我本来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给你们，因为你们已拥有了许多我所没有的。但毕竟……我比你们帅，所以，我留了一些我个人的自拍照片给你们，以勉励你们今后的人生再攀高峰。”

……

“快看！那是什么？”沿着林中小径又行了二十几分钟，天马行空忽然看到了什么，他当即停下了脚步，压低声音喝道。

后面那四人闻言，纷纷探头观望……只见，前方那影影绰绰的林木后方，好似有个高大的黑影正在逼近。那影子的高度超过两米、宽逾两人，看其移动的方式，貌似是种直立行走的生物。

“我们先躲起来怎么样？”封不觉问道。

“怕什么啊？”天马行空回头道，“身为英雄，躲躲藏藏成何体统？”

“嗯，说得好。”封不觉拍了拍对方的肩膀，然后回头对另外三人道，“我们四个先躲起来怎么样？”

“好！”那三人异口同声地应了一声。

下一秒，除了小马哥以外，另外四位全都如离弦之箭般窜了出去，悄无声息地隐蔽了起来。

“喂……这帮家伙太过分了吧……”天马行空在心中呐喊着。

呲——呲——

随着那黑影靠近，其脚步声也愈发明显起来。

“果然……一个人的情况下……”天马行空吞了口唾沫，紧张地望着前方，口中念道，“超恐怖啊！”

这时，那个黑影也从林子里走出来了，并且一眼就看到了立于小径正中的天马行空。

“嗯？人类？”

月光（虽是血月，但月光是白色的，且颇为明亮）从林冠的缝隙中洒下，照亮了那怪影的身形。那是一个类人型生物，他长了一张肉色的、形似狒狒的脸；身高在一米九左右，身板非常宽厚，抵得过相扑运动员，不过他的体型并不是“胖”，而是“壮”。

此“人”身穿一套粗布制的深色衣裤，脚踏一双鳞皮大靴。刚才玩家们之所以误认为其身高在两米以上，是因为他的肩上还扛着一把大斧子，斧影和人影重合，造成了一种错觉。

“何方妖孽，速速报上名来！”小马哥神情一凛，张口便道。

“我去……”躲在暗处的封不觉都惊了，心道，“这货和NPC交流的能力简直是负的啊……这样说话，友善的目标都可

能直接转仇恨啊。”

“呵呵……嘿嘿……啊哈哈……”

真没想到，那“狒狒脸”竟然笑了……那是诡异的笑、疯癫的笑、莫名其妙且令人不寒而栗的笑。

“干什么？”天马行空问道，“有什么好笑的吗？”

“哈哈哈哈哈哈！”对方狂笑不止，“那么多年了……终于有个具备正常思维的生物和我说话了！哈哈哈哈！”他手舞足蹈，一脸喜不自胜的表情，“哈哈哈……人类！是活着的人类！”

“喂喂……这是什么展开？”躲在树上的鸿鹄不由得嘀咕了一句。

孰料……

“哦？还有吗？”狒狒脸立即抬头，准确地将视线投向了鸿鹄的所在，直勾勾地瞪着他道，“太好了，有两个。”他自言自语地说完这句，竟突然抡起斧子，朝着天马行空猛劈而下。

那狒狒脸在一秒间就换上了无比凶恶的表情，癫狂地狞笑着：“那我杀掉一个也没关系了吧！哈哈哈哈哈！”

第499章 咀魔岛（五）

天马行空见大斧劈来，当即侧身一避，轻松闪过了攻击。

虽不知那“狒狒脸”究竟是何方神圣，但从这一斧的速度和力道来看，他也并非是什么厉害角色。

下一秒，天马行空身形一定，便甩开胳膊，准备反击。

叮铃——

此刻，不远处传来一声铃音，那是封不觉取出并发动【金刚铃】的声音。他使用的是指令一：观察一名NPC的详细资料。

【名称：倾听者列森德】

【势力：无】

【等级：100】

【身高：192公分】

【体重：316公斤】

【是否可触发战斗：是】

【附带剧情：通往信仰神殿的捷径】

“拳下留人！”封不觉扫了一眼菜单，立刻大喝出声。

天马行空一听，赶忙收手，愣是把技能（大家都知道他准备放什么）给憋了回去。

“怎么了？”小马哥回头问道。

“列森德！冷静点！”封不觉朝着那NPC喊道，“有话好说！”

列森德把嵌入泥土的斧头又拔了出来，横持在胸前，他

那张狒狒脸仍在皮笑肉不笑地抽搐着，“说？呵呵……哈哈哈……我已经说够了！我要听！”他吼了起来，看那架势又要砍人。

“你要听什么？”封不觉反应快、语速也快，不到半秒就接着对方的话回道。

话音刚落，列森德的动作便停滞了一下，其语气也冷静了些许：“罪恶……”说这话时，他那歇斯底里的状态也在发生改变，“你曾经犯下的那些罪……那些有悖于道德和秩序的恶行……”其语调中透出一种异常的饥渴感，“告诉我吧，越多越好……”

“哦？”封不觉眼神微变，脸上现出一丝笑意，“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没错！快告诉我！”列森德大步上前，快速逼近了觉哥。

“小心！”一旁的废柴叔见状，赶忙出声提醒道。此时，他和迹部都已现身，天马行空和鸿鹄也都靠了过来，随时准备出手支援。

“呵呵……那种事儿，要多少有多少啊。”封不觉寸步不移，他一边轻松地回应列森德的话，一边朝两侧的队友们摆了摆手，示意他们不用担心。

“快！快说……”列森德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到觉哥面前，一脸狂热地催促着。

“嗯……那我随便说个不太严重的好了……”封不觉双手插袋，神态惬意地说道，“小学一年级时，我暗算了一名不良少年，他在一个窨井里卡了三个多小时才被消防队救出来。”

“这他【哔——】的还是不太严重的啊？”鸿鹄的眼镜都快掉地上了。

“说实话……我很内疚。”封不觉一脸平静，继续说着，“毕竟窨井盖是国家的财产，而且消防员叔叔也是很忙的。”

“喂！内疚的对象搞错了吧？体谅一下不良少年的心情啊！”迹部的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

“所以，我的第二次暗算，使用了不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新计划。”觉哥若无其事地接着道。

“居然还有后续啊？多大仇啊？这是要赶尽杀绝啊？”鸿鹄心道。

“没想到……那家伙食物中毒以后，竟然报警了。”封不觉不屑地啐了口唾沫，“切……现在想来，果然是因为下药时剂量过大了吗……对方毕竟也只是中学生而已，消化系统不如成年人啊……”

“‘剂量’是怎么回事啊！你到底往别人食物里加了什么啊！一般的小学生会做到那种地步吗？你是黑化版的柯南吗？”迹部暗忖着。

“好在我事先的计划天衣无缝，没有留下什么证据，警方也不是很在意这种小案子，最终不了了之了。”觉哥接道，“不过……给他们添了麻烦也是事实，我很惭愧。”

“喂喂……这故事应该是编的吧？必须是编的吧？”连废柴叔都在心里这样念道。

“终于，在小学四年级的某天，我完成了复仇。”封不觉还在说着，“那天，我成功偷到了他的钱包，取回了当初被他敲诈的三元早饭钱，并顺手用一根针扎破了他放在钱包里的安全套。然后，将钱包放到了他们学校的失物招领处。”

其余四名队友听到这儿时，心里想的是同一句话：“警察叔叔！就是这个人！”

“啊……复仇真是一道冷却后的美餐……”封不觉说到此处，来了一阵病态的冷笑，“呵呵呵……叛逆期的我还真是调皮呢……正所谓‘以牙还牙，吃干抹净’嘛……”

“什么‘正所谓’啊！这话除了你还有谁‘谓’过啊！”迹部吼道。

“还不够……”列森德听完这段，开口道，“就没有更严重的罪行了吗？”

“是吗？那……销毁连环凶杀案的现场证据算不算？”封不觉又问道。

闻言，天马行空默默打开了游戏菜单：“嗯……向公安部门举报别人是怎么操作来着……”

“我要听的是恶行！真正的恶行！”列森德大声道，接着，他左顾右盼，看着其他玩家道，“你们！快说！多告诉我一些！快！否则我杀了你们！”

“哼……英雄怎么会有恶行呢！”小马哥偏过头去、看着天回道，同时，他的双手皆做出了食指和中指交叉的手势。

“你还是先回幼儿园跟其他小孩学学怎么说谎吧！”迹部喝道。

“原来如此……”另一边的鸿鹄默不作声地扶了扶眼镜，心中暗道，“对这个NPC来说，听取别人的忏悔，基本就等同于进食了……看他的样子，恐怕已经‘饿’了很久，导致精神有点失常。”

鸿鹄分析的内容基本正确，封不觉的推断和他差不多。在听到列森德的要求后，觉哥就瞬间想到了这些，因为他以前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NPC（奥尔登），吵着要听鬼故事什么的。相形之下，这个列森德的嗜好也不算奇怪。

“我说了……你要听多少有多少。”封不觉继续和列森德交涉着，“只是……作为交换，你又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呢？”

“嗯……不愧是疯兄。”鸿鹄心道，“这就进正题了。”

列森德的神情瞬间冷了下来，封不觉的这句话，似乎已立起了FLAG，触发了这个NPC的某种固定反应。

“好处吗……”列森德沉声道，“这个词的含义，对不同的个体而言亦是不同的……”他的视线扫过了五人，“我先问一下……你们的‘信仰’是什么？”

第500章 咀魔岛（六）

【请在以下答案中选择一项进行回答。】系统语音适时响起。

同时，玩家们的眼前皆已浮现了一个窗口，其中给出了五个选项，以及相关的简介：

【伊迪恩特，愚妄之神，使用钉头锤的巨型毁灭者，属混乱邪恶阵营。他的信徒们暴躁易怒、满怀恶意、独断暴力、热爱冲突；他们在贪婪、憎恨或欲望的驱使下会冲动而鲁莽地行动，散播邪恶与混乱。他们不仅会破坏美丽与生命，也破坏了美丽与生命赖以生存的秩序。】

【伊弗尔，谎言之神，使用巨镰的阴郁之王，属中立邪恶阵营。他的信徒们为了自己可以做出任何事，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就这么简单。他们从不为死在手下的人掉泪，不论是为财、为了高兴或只是为了方便。他们不喜欢纪律，也不遵守法律、传统或任何高贵的信念。他们的可怕之处在于全然的邪恶，完全没有荣誉感和对象区别，即“真正邪恶”。】

【沃科尔，游荡之神，使用细剑的伪装大师，属混乱中立阵营。他的信徒都是完全的个人主义者，他们躲避权威、憎恨限制、挑战传统。他们并非毫无理性，但没有明确的立场，喜好随性而为。即“真正的混乱”。】

【威斯登，智慧之神，使用节杖的秘术至尊，属中立善良阵营。他的信徒们愿尽己所能地做一个好人该做的事。他们乐意帮助他人，也愿意替掌权者们工作，但却不认为自己被控制。他们不须顾虑命令，也不会偏颇，即“真正的善良”】

【图雷乌斯，真理之神，使用巨剑的神圣王者，属守序善良阵营。他的信徒们严守纪律，会毫不犹豫地挺身与邪恶对抗。他们只说实话、信守承诺、帮助需要援助的人，而且

面对不义之事必出言反对，富有荣誉感和同情心。】

“嗯……所谓选择信仰，实际上就是选择‘阵营’吗……”封不觉看着眼前的菜单，心中念道，“这分明是四柱神所在的主宇宙，现在又冒出五个杂七杂八的蠢神来……到底哪边才是真正的‘神’级呢……”

此时，列森德并未像一般游戏中的NPC一样呆站在原地、等着玩家们做出选择，他在等待了大约十秒后，就急不可耐地催促道：“快说！人类们！我可没时间磨蹭，你们还想不想要回报了？”

“我信仰伊弗尔。”封不觉即刻回道，话出口的同一秒，他还朝不远处的鸿鹄使了个眼色。

后者心领神会，开口接道：“我信仰威斯登。”

另一边的废柴叔也看出了他们的计划，他随即接道：“我信仰沃科尔。”

以上这三位，都在遵照着觉哥的思路走，那就是……每个人都去选不同的答案。

现在还没人知道这些信仰分别意味着什么，也许某个信仰会带来收益，而另一个则会引发灾难，这都不一定……分开选无疑比较合理，至少能避免被一网打尽的局面。

“作为英雄，我当然是选择图雷乌斯了！”小马哥这时也开口道，虽然他并没有领会三名队友的意图，但他还是凭着自己的意愿选中了和别人不一样的。

当然了，这也并非巧合。封不觉、鸿鹄和废柴叔无疑都是推测到了天马行空必选“守序善良”阵营，所以才避过了那个选项。

最后，就是迹部少爷了……

“哦……我明白了……”迹部看着队友们，轻声嘀咕道，“大家都选不一样的，以此探查五种信仰分别会带来什么后果是吧……”

他一边说着，一边又扫了一眼游戏菜单中的弹窗。

这一瞬，系统语音竟像是特意为他补充说明一般，又来了一句【请勿自行拟定答案，如“基督教、佛教、无神论者、上帝、科学、无产阶级战士、春哥等等”，类似的答案将引发极端的后果。】

“唉……”迹部叹了口气，抬头看着列森德，“我信仰伊迪恩特。”

至此，五人已全部将答案说出，列森德便接着之前的话道：“好，只要你们能给我足够的‘罪行’来‘消化’，我就按照你们的信仰，分别给予回报。”

“原来如此……不同的信仰代表了不同的奖励而已吗……”封不觉心道。

【支线任务已触发】系统语音顺势又起。玩家们的任务栏里也多出了一条【描述七种罪行以满足“饥饿”的列森德，当前进度0/7】

列森德的话还没完，他转头看向了第一个报出信仰的觉哥，接道：“伊弗尔的信徒，我将给你‘一次欺骗的权力’。”

“非实物吗……”封不觉面无表情，心道：“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骗人还需要得到许可？莫非……在这座岛上的某些地方……人是无法说谎的？”

他正思索之际，列森德又看向了鸿鹄：“威斯登的信徒，我可以告诉你‘一条你需要知道的信息’。”

“哦？”鸿鹄镜片下的双眼闪过一丝期许，暗忖道，“这样的话……应该能打听到信仰神殿的坐标了吧。”

接着，列森德对废柴叔道，“沃科尔的信徒，我会给你‘一次伪装的能力’。”说罢，他又转向了天马行空，“图雷乌斯的信徒，你什么也得不到，除了这个……”

说到这儿时，列森德忽然用自己的狒狒脸对天马行空做了个鬼脸，并且竖起了中指。

“哈？”小马哥愣了两秒，不过两秒后他的反应依然是……“哈？”

“至于你，伊迪恩特的信徒……”列森德放下中指后，便对迹部道，“我会把我手上这把斧子送给你。”

沉默……

大约五秒的沉默。

“喂！这什么情况！”鸿鹄第一个吐槽道，“这‘回报’的差别也太大了吧！”

“嗯……对守序善良的竖中指，给混乱邪恶的送装备吗……”封不觉抚着下巴念道，“这回迹部走狗屎运了呢……”

“哈哈哈哈……”迹部双手叉腰，大笑出声，脸上写满了扬眉吐气的畅快，“天意啊！你们这帮家伙争先恐后地选走了看上去不错的选项，没想到最后留下的才是最好的吧！哈哈哈哈……”

“有什么好得意的啊，这又不是杀戮游戏……”封不觉应道，“再说那把斧子看着也就是个破败级武器的样子……”

“少啰嗦！你这是嫉妒！”迹部吼道，“你这个中立邪恶的废柴，食我大【哔——】！”

“你他喵的是入戏了啊……”封不觉抹了把鬓角的冷汗。

“人类！别浪费时间了，这就是我能开出的条件。”列森德说道，“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就快点儿……”

“我问一下。”封不觉语速极快地打断道，“我们在描述罪行时，有什么限制吗？比如‘每人必须讲一条’，或者，‘一个人最多讲两条’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列森德焦躁地重复道，他的眼神又逐渐狂热起来，像是个处于发作边缘的瘾君子。

“那由我一个人全部讲完……也可以咯？”封不觉说这句话时，还侧身回头、望了望四名队友。

队友们对他的提议自然是没有任何意见的，正所谓……让专业的来。

“可以……总之你快说……”列森德瞪大了双眼，其脸上的筋肉都在抽搐着，“快！我等不了了！”

“好！”封不觉忽地提高了嗓门儿。

话音未落，只见他大马金刀地转身迈步，走到一块岩石边上，靠坐在上面，开口吟道：“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说着，他还随手抄起一块扁平的石子儿往身边的岩石上一砸，发出“啪”的一声。

“闹哪样啊！定场诗都出来了！这是准备说单口相声吗？”迹部惊道。

鸿鹄扶了扶眼镜，吐槽道：“疯兄你还挺专业啊……我们是不是该鼓掌叫好，顺便嚷几句‘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可以啊。”封不觉横打鼻梁，微微一笑，“守法朝朝忧闷，强梁夜夜欢歌，损人利己骑马骡，正直公平挨饿。修桥补路瞎眼，杀人放火儿多，我到西天问我佛，佛曰……”他又是一拍石头，“我也没辙！”

“张口就来……佩服……”废柴叔笑道。

“哦！原来这家伙和守序善良阵营的人不对路吗？”此刻，天马行空仿佛穿越了一般，堪堪对几分钟前的一幕做出了反应。

“你这掉线般的反射弧……”鸿鹄欲言又止，无奈地摇头，“算了……懒得跟你废话……”

另一边，那倾听者列森德已是盘腿坐下、倚着斧柄，一脸兴奋地看着觉哥，等待他的描述。

“话说本朝，有一莽撞人……”封不觉的叙述开始了。

觉哥从任务栏里的内容、以及刚才的对话中判断，这个

任务并不要求他去讲述“自己犯下的罪恶”，讲别人的事儿也行。所以……他现在是自信满满，毕竟以第三人称编故事，总比把自己编进故事里去要容易一些。觉哥就是吃这碗饭的，别说七种罪行，十种他也能搞定……

第501章 咀魔岛（七）

“话说本朝，有一莽撞人，姓缪名戴，人称大卫·缪尔斯……”封不觉这第一句出来……听着就不像人话。

“什么玩意儿啊……”迹部念道，“外国人吗……那应该是姓缪尔斯名大卫吧，什么叫姓缪名戴啊？纯粹为了顺口就瞎说吗？”

觉哥的叙述还在继续：“……乃一年轻警探是也，家有贤妻一名，名唤特蕾茜。自调任以来，缪尔斯新识一拍档，名唤威廉·萨默塞特。此人年近六旬，生得面黑如炭，原是一非洲裔美国人……”

“这不废话吗……黑人当然面黑如炭了……”迹部念道。

“……那萨摩赛特，胸怀大才，睿智过人，然，七日内即将于警界退隐。一多雨之日，缪尔斯与其相遇于一案发现场，却见，一陋室之中，一肥硕之尸坐死于桌前，脸埋面酱之中。冰箱后的墙上，写有留言一句——饕餮。”

“喂！这是什么？情节似曾相识啊！”废柴叔的名字里虽有个“叔”，但他其实也就三十岁出头，严格来说，他依然是个宅男，作为一个时间大把的人，他看过的老电影也不少，所以，当封不觉讲到这一段时，废柴叔迅速便听出了端倪……

“第二日，一金牌讼棍被发现惨死于办公室中，血溅五步，地书‘贪婪’二字……”觉哥仍在继续着。

这句说罢，鸿鹄也忍不住了，吐槽道：“你这是准备用八扇屏的口风把《七宗罪》那部电影从头到尾复述一遍吗……”

“那边的观众不要打岔。”封不觉停下来，用不耐烦的口气对鸿鹄道了一句。

“就是！别啰嗦！不想听就闪远点儿。”抱膝而坐的列森德

也回头瞪了鸿鹄一眼，表示了抗议。

“呵……呵呵……”鸿鹄嘴角抽动着干笑两声，“好吧，既然你们是周瑜打黄盖……”

……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封不觉添油加醋、脑洞大开，绘声绘色地创作了“八扇屏版七宗罪”。

待他全部说完，系统提示也响了起来【支线任务已完成】，任务栏中那条提示也变成了【描述七种罪行以满足“饥饿”的列森德，当前进度7/7】并被勾去了。

此时，天马行空和列森德正用一模一样的坐姿（即小学生开运动会时坐在操场上的状态），饶有兴致地看着觉哥。随着故事戛然而止，他俩还摆出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来……

而鸿鹄这会儿正倚靠在旁边的一棵大树旁，用略有些惊讶的口吻念道：“我竟然听完了……”其实他刚才本来想在附近进行侦查的，但不知不觉就被觉哥的说话声吸引了过来，就这么一直听到了最后。

“呋——虽然不是现编的故事，但能讲到这种程度，确实值得钦佩啊。”废柴叔吐着烟评论道。

迹部接道：“反正既不用我们出力，也没判定我们消极游戏，只当是看段白戏好了……”

“啊……很久没有品尝过罪行的味道了，我都快忘了……那鲜活的滋味。”不消片刻，列森德站了起来，长吁一口气道，“这段儿应该足够我支撑个百八十年了。”

“看得出来……你的生活相当匮乏。”封不觉虚着眼道。

“那是啊……”列森德接道，“囚犯在监狱里，还能有什么消遣？”

封不觉敏锐地从对方的话中捕捉到了什么，他接道：“哦……你也是囚犯吗？”他顿了一下，“那我跟你打听一

下，认不认识一个叫‘萨摩迪尔’的家伙？”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人类。”列森德看着觉哥道，“咀魔岛上，一切皆是交易。”他站起身来，说话的声音已变得十分冷漠，“我会遵守事先的承诺……”他说着，便伸手将自己的斧子递向了迹部，“你们最好也不要越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厉芒，“免得我改变主意。”

“嗯……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封不觉心中念道，下一秒，他转头看了鸿鹄一眼。

而鸿鹄也快速朝觉哥使了个眼色。此刻，两人都心知肚明，“信仰威斯登”的那个附带奖励，便是他们从列森德这里获取情报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个NPC已不会再给出别的有用信息了。

“靠……原来这斧子是不能带出剧本的啊。”迹部这时已把那一米多长的斧头拿在了手上，并看到了物品说明。

【名称：说垃圾话的树精必须死】

【类型：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

【属性：无】

【特效：对“嘲讽之树”造成固定伤害，对其他任何目标都只能造成普通斧子的基本伤害】

【装备条件：选择伊迪恩特作为信仰，拾取后无法交易】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这把斧子是传奇矮人工匠“奥尔·全得死”的作品。有一次，他路过一片森林，遇到了几棵“嘲讽之树”，虽然这些喜好恶作剧的树精并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攻击手段，但它们极度毒舌，且坚硬无比，纵是神兵利器，也只能对它们造

成轻微损伤。那天，全得死先生被羞辱一番后，恼羞成怒。于是，他花了两天时间，赶制了这把专门克制嘲讽之树的武器，后来……他还用嘲讽之树上的木材制造了臭名昭著的神器——“刻薄战甲”，当然，那是后话了。】

“好吧，那我们的奖励呢？”封不觉接着对列森德道。

“给，这是你的。”列森德说着，伸出了自己的拇指，在觉哥肩上轻轻摁了一下。

晃眼之间，一个怪异的法术印记便浮现在了后者的肩上。

“还有你。”列森德转身，又走向了废柴叔，在其肩上摁了另一种法术印记。

“需要使用时，你们把手放在肩上就可以了。”列森德补充道。

“呃……你就不解释一下这玩意儿的原理和效果吗？”封不觉问道。

“到时候，你们自然就会知道了。”列森德回道。

“说了等于没说呢……”封不觉一边嘀咕着，一边走向了迹部，“嘿，迹部，让我瞅一眼装备说明（版本更新后，添加了给队友查看手中装备信息的功能，只要两人站得近些，无需将物品递给对方便可完成该操作）。”

“那么……我现在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了对吧？”鸿鹄则走向了列森德，正色道。

“是的，正如我所承诺的。”列森德回道，“威斯登的信徒，我会告诉你一条‘你需要知道的信息’。”他停顿了两秒，“你是智慧之神的信徒，应该清楚自己该问什么吧？”

“嗯……”鸿鹄稍稍犹豫了一下，转头看了看队友们。

废柴叔保持沉默，墨镜下是什么神色只有天知道；天马行空那浓眉大眼的脸上永远是一种表情，鸿鹄也不指望他能

提出什么好建议来；封不觉则专注地查盯着迹部的装备，看来他并不打算在这件事上提出什么建议；而迹部，只是耸耸肩、回望了鸿鹄一眼，仿佛在说：“我无所谓……”

“那么……”鸿鹄见队友们都没有干涉他的意思，便顺势按照自己的主张发话了，“请告诉我……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抵达信仰神殿的最快方法。”

“哼……不愧是智将啊……”封不觉听得此言，心中即刻念道，“没有问坐标，而是问了‘最快的抵达方法’，还附带了‘能力范围之内’的前提。了不起啊……在没有【金刚铃】辅助的前提下，依然做了非常高明的选择。”

如果换成觉哥来问这个问题的话，那他一定也会这样问的。虽然他也想过……趁此机会直接问出“离开咀魔岛的方法究竟是什么”这种问题，但考虑到眼下的实际情况（主要是时间限制），显然还是先渡过主线任务的难关要紧。

第502章 咀魔岛（八）

列森德的回答还挺具体的，他举臂一指：“朝着那个方向前进，穿过‘嘲讽树林’，趟过‘幽灵沼泽’，你们就能看到神殿了。”

说完这个提示，他便转身离去，并迅速从玩家们的视线中消失。

玩家们也没有耽搁，即刻动身，向着列森德所指的方向前行。迹部边走还边抱怨道：“闹了半天，拿斧子的人就是负责砍树开路的苦力吗……”

“很符合你选的信仰和阵营啊。”封不觉调侃道。

“食我大【哔——】！”面对觉哥的嘲讽，迹部觉得用这句回应是最妥当的。

“哈哈……”封不觉不以为意地笑道，“不过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混乱邪恶也是有些好处的。比方说你现在说的这四个字，我就说不了。”

“诶？还真是啊。”天马行空插嘴道。很显然，他立刻就试了一下，但他同样无法把意图转化成行动。

“嗯……有意思……”鸿鹄接道，“我也说不出那四个字……看来只有选了伊迪恩特作为信仰的人才能说出来。”

“那又怎么样？”迹部应道，“这又没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有没有好处我不知道。”废柴叔接道，“但凭借这点可以确定……‘选择信仰’这一剧情的影响还远未结束。”

“没错。”鸿鹄接道，“据此推测……在接下来的游戏进程中，我们很可能会遇到某种需要特定信仰才能解决的问题。”

“嗯。”封不觉点头同意，并提醒道，“还有一点需要注意

的是……不同的信仰，除了能解决不同的问题之外，还可能带来不同的麻烦。”

众人说话间，已走出了林子。

接着，他们的眼前出现了高耸的山壁，山壁中间有一段峡谷般的深壑，红月洒在壑中，映照出一片怪诞的树影。

“啊……光是在远处望着，我就觉得毛骨悚然了。”迹部拿着斧子走在最前，有气无力地说道。

“我倒觉得会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封不觉道，“应该可以丰富我的词汇量。”他在看过【说垃圾话的树精必须死】的装备说明后，立即对嘲讽之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觉得你已经很能说会道了。”废柴叔发自真心地接道。

“呵……学无止境嘛。”封不觉回道。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那个地势略陡的峡口，一行人鱼贯而入，进入了那森冷的怪林。

这里泥土是黑灰色的，像是凝固的灰烬，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硫磺味。周围树木的树皮呈暗棕色，树茎盘根错节，树干形似巨蟒，枝杈扭曲延展；从造型上看，如果说一般的大树是“站立”着的，那这片林子的树就是在“狂舞”了。

“你们听到了吗？”走了一段后，迹部忽然转过头，脸色煞白地对队友们道。

“啊……好像有什么声音对吧。”封不觉那从容的态度和欠揍的表情让队友安心了许多，“估计是些吓人的戏码吧，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不用太在意了。”

“是……是这样啊……”跟在后面的天马行空这会儿也是冷汗直流，听到觉哥的话，他也稍稍冷静了一些。

原来，在他们走进这“嘲讽树林”后不久，一些细碎的声响就钻入了他们的耳中。那些声音仿佛窃窃私语，却又无法听出什么内容。

对于封不觉来说，这自然没什么。不过，一般人在这种比较阴暗诡异的环境下，不断听见若有似无的说话声，多少总会有些害怕的……

“啊哈哈哈哈哈！”突然，一阵堪称丧心病狂的大笑声响起。

这陡然增高的音量让众人（除了封不觉）的惊吓值顺势坐了回过山车。

“谁？”迹部神情紧张地问道，他的双手紧紧攥住斧柄，手心已满是汗水。

“嗒哒！”又是一惊一乍的吼声。

“哦哈哈哈……”

“嘿嘿嘿嘿……”

明显带有恶意的怪笑声和唬吓声此起彼伏地响起，那些声响似是漩涡般在林间高速回转，让人难以辨别源头。

“不要慌。”鸿鹄的额角虽有汗水淌下，但他的声音相对还算镇静，“声音八成是周围那些树发出来的。”他扶了扶眼镜，“大家也都知道这儿是‘嘲讽树林’，早该有心理准备了吧。”

“呵……呵呵……”天马行空那浓眉大眼的英雄脸像是抽筋了一样，他竭力保持着平时的样子，“那当然啦！英雄怎么会因为这种小场面而害怕呢！”

小马哥话音未落，不知从哪儿又有一个声音乍喊道：“bomb！”

“啊！”天马行空吓得头皮都麻了，他惊叫一声，转身就摆出流星拳的架势，“谁啊！有种出来跟我决一胜负！”

“哈哈哈……惧极而怒了是吗？真是个废物。”伴随着这句侮辱性的语言，嘲讽之树出场了，而且还不止一棵……

这一刻，玩家们附近的所有树木全都发生了异变，每一

棵树的树皮上都出现了一张凸起的人脸，树的纹理像液体般流动，聚集在了这些家伙的“脸”上，变成了类似头发和胡须的图案。

“快瞧瞧，来了一群人类。”

“我打赌能把他们像芹菜那样煮了。”

“是啊，三流的探险家，一流的配菜，哈哈哈……”

“嘿，那边那个娘炮，你考虑过变性手术吗？”

“那个穿睡袍的瞎子，赶紧找根棍儿去吧。”

“自称英雄的小哥，别担心，我不会对你进行人格攻击的……因为你没有人格！哈哈哈……”

“四眼！田鸡！四眼！田鸡！四眼……”

正所谓盛名之下无虚树，嘲讽之树们现形以后，便开始滔滔不绝地损人，它们还根据玩家们的各种特征搞即兴创作……台词都不带重样儿的。

“嘿！你！对，就是你。”其中一棵树对着封不觉嚷道，“你好像觉得自己很厉害是吗？啊~我从你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小子。让我告诉你，你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你穿得像只疯鹦鹉，看来品位不咋地。我猜你就是个爱吃蒜泥香肠的乡巴佬，你说话时散发出的气味儿就像是一团试图逃出奶牛消化系统的豆子。”

封不觉听着对方的嘲讽，没有表现出丝毫愤怒。他煞有介事地点头，口中还念念有词，好像是准备把这段话默记下来，以便日后使用……

第503章 咀魔岛（九）

“妖怪们！恶言相向对我是不起作用的！”天马行空看清了那些怪树的面貌，反倒不怎么害怕了，他朗声喝道，“看招！天马流星拳！”

话音未落，数百道银白的拳芒便似纷繁的流星般朝前窜出，打到了那些树木上。

但……毫无效果。

“哈哈哈哈……”被流星拳击中的嘲讽之树群大笑起来，它们非但毫发无伤，还对其攻击进行了嘲笑，“你出拳就像我的妹妹！哈哈哈……”

“可恶……”小马哥的怒火被渐渐点燃，挥拳便要再打。

“省省力气吧。”封不觉走到他身边，用冷静的口吻劝阻道，并伸手压住了他的肩膀，“它们根本不怕你的攻击，事实上，它们是在诱导你做出攻击。”

“所以……这些树是抖M？”一旁的迹部接道。

“如果你这句话是玩笑，那笑果一般。”鸿鹄说道，“如果是推理……那就太不靠谱了。”

封不觉接着道：“很明显，这些树在拖延我们的行程。”他朝周围扫视了一圈，“它们不断地说些垃圾话来激怒我们，引诱我们攻击。”他的视线回到了天马行空身上，“而你的攻击只会浪费自己的体力和时间，得不到任何回报。”

“哦……”小马哥点点头，“有道理。”他收起架势，“我明白了，我要无视这帮妖怪，要淡定。”

“这就对了。”封不觉又转头对迹部道，“继续开路吧。”

迹部闻言，便再度转身前行。

在玩家们对话的过程中，嘲讽之树的骂声仍然是不绝于耳。如今五人重新开始前行，那些树更是变本加厉地出言挑衅。不过众人都已决定采取无视的态度，尽量不去在意那些话的内容。他们加快了脚步、埋头向前，不多时便行入了嘲讽树林的核心。

这里的树木更加粗壮、密集，绞缠的树藤像是触手一般拦阻了玩家们的去路。到了这会儿，迹部手上那把【说垃圾话的树精必须死】便能发挥作用了。

“啊！啊！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混蛋！”当斧子砍剁在树藤上时，那些怪树还不断发出呻吟和叫骂。

“知道啊。”迹部却是毫无怜悯之意，一脸畅快地挥动着斧子，“不然我怎么会干得这么愉悦呢？”他露出了混乱邪恶阵营人士应有的表情，一边狞笑一边挥砍着拦路的藤条。

这时，跟在迹部身后的封不觉貌似又想到了什么，他回头问道：“对了，废柴叔，能借我个火儿吗？”

废柴叔二话没说，随手就从口袋里拿出个打火机，扔给了觉哥。

“谢了。”封不觉抬手接住打火机，又从地上捡起了一根小树枝，然后试着去点燃那枝杈。

“这是在干什么？”天马行空见状便问道。

“测试燃料。”封不觉回道。

“哦……”鸿鹄瞬间就领会了这句话的意思，“好主意。”

“你们在说什么呢？”天马行空不解地追问道。

“他想试这些树的树枝能烧多久。”鸿鹄解释道，“能扛住天马流星拳的树木，肯定不一般。”

“原来如此……”废柴叔听到这儿也懂了，“假如这些嘲讽之树的枝杈确实可燃，且能燃烧很久，那我们大可以趁现在就收集一些，以备不时之需。”

“嗯，没错。”鸿鹄道，“从这个剧本的基本设定来看，生火取暖或加热食物都是迟早要做的事情，未雨绸缪是很有必要的。”

他们这几句话的功夫，封不觉那边已然有了进展，“啊哈！我就知道是可以点燃的。”他花了些时间，终于让手中的树枝烧了起来。

觉哥顺势将打火机丢还给了废柴叔，并迅速从行囊里取出了弹射器，将那一小节燃烧着的树枝吸浮在了弹射器前，“现在……就看这玩意儿能烧多久了。”

“嘿！混蛋！”旁边的一棵嘲讽之树大声插嘴道，“你以为做这些就能改变你们必死的结局吗？你这个自作聪明的白痴！你的大脑就像鼹鼠的结婚用具一样渺小！你就是一只在愚蠢和自大的夹缝中蠕动的蛆虫！你做的事毫无意义！就像把《如何学德语》这本书翻译成德语一样无用！”

“呵呵……”封不觉冲那棵树笑了笑，“怎么了？何必那么激动呢？难道我烧得正好是你的【哔——】吗？”

“你这猥琐的贱人，有种过来，我们单挑！”那棵嘲讽之树嚷道。

“我就不过来。”封不觉以一个奇贱无比的笑容回应了对方，“有本事过来打我啊~笨蛋。”

“喂喂……你一边劝说我们要无视这些树，一边津津有味地和它们对喷啊？”鸿鹄说道，“成功收集了大量垃圾话后准备学以致用了是咋地？”

“少啰唆……雨龙，你早晚会死在我的面前，而你的最后一句台词就是‘既生瑜，何生亮’。”

“突然又冲我来了啊？你神经病啊？”

“反正闲着无聊嘛。”封不觉耸肩回道。

又过了一会儿，觉哥凑近看了看在火焰包裹中的树枝，“嗯……不出所料，烧了这么久，这树枝的体积丝毫没有

减小的迹象，也没有灰烬落下。”他说着，便松开了弹射器的按钮，让树枝掉到了地上，然后又踩了几脚，“嗯……很好，熄灭比点燃要容易得多。”

他收起弹射器，接着说道：“真是安全、耐燃的好材料，好得令人惊喜。要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有一盒这种木材做的火柴，这故事也就不会以悲剧收场了。”他说到这儿顿了一秒，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哦，当然了……如果她父亲是个变态，那么几年后，这个故事依然会……”

“喂！你适可而止啊！”鸿鹄嚷着打断道，“又要聊些让自己燥热的话题了吗？你这家伙的思维无时无刻都在蠢蠢欲动是吗？”

“啊……完全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天马行空一脸莫名地接道，“不过感觉你们俩关系很好啊。”

“扯淡！”鸿鹄回道，“这人根本不在我的好友名单里。”

“嘿！各位。”忽然，在前方披荆斩棘的迹部发话了，此刻他已停下脚步，并回头给队友们使了个眼色，“看来咱们有麻烦了……”

第504章 咀魔岛（十）

劈开一片荆棘后，五名玩家的眼前出现了一条狭窄的道路。两侧的山壁在此忽然收拢，只留下了一道几米宽的峡口。而在这唯一的路口处，正好立着一棵嘲讽之树。

这棵树的树干非常粗，恰好能将峡口给封住；树干两侧只留下了些许缝隙，勉强能伸进一条手臂的样子。此树的高度也是十分惊人，其树冠像是散乱的海葵般攀附在高处的山壁上，若玩家试图从上方绕过，则必然会进入毒雾的范围。

“嗯……要砍倒这棵树，看来得花去不少时间呢……”天马行空望着那大树念道。

“我说……假如我们没能拿到这把斧子的话……”迹部接道，“是不是就在这里卡关了？”

“那倒未必。”封不觉道，“至少还有两个方法可以通过。”

废柴叔接道：“是啊，我们可以强行从上方越过，然后再解毒。”他顿了一下，墨镜下的眼神微变，“或者……以一定的角度和力道去破坏两侧的大山，打出一条通路。”

封不觉接过话头继续道：“只不过，这两种方式都存在一定的风险，且必须付出一定的消耗。”

“而现在……只要我一个人去卖苦力就行了是吧？”迹部用无奈的口吻接道。

“呵呵……辛苦了。”废柴叔笑着安慰了他一句。

“唉……谁让我是伊迪恩特的崇拜者呢。”迹部说着，已扛着斧子往前走了。

不料，就在此时，异变陡生。

“呃……”一声低沉的呻吟，引出了一幕诡异的景象。只见

那棵“嘲讽巨树”的树皮开始蠕动，一个十字形的轮廓渐渐从树干中凸出来。玩家们本以为浮现的会是一张嘲讽之树的“巨脸”，但随着那轮廓逐渐清晰，他们发现……这分明是一整个“人”的形状。

大约二十秒后，巨树的变化停止了，其树皮上多出了一块凸起的人形疙瘩，那“人”就像是被包在树皮里的活物一样，身体还在小幅活动着。

“人类吗……”说话声从那人形体的头部传出，“……居然成功来到了这里……”说到这儿时，他的头部稍稍转动了几分，由于这【树中人】的外观只有基本轮廓、没有细节，所以其表情和眼神都不明，玩家只能猜测……他这是在移动视线。

“你……”树中人对着迹部道，“是想用手上的东西来砍这棵树吗？”

“呃……”迹部犹豫了几秒，机智地回道，“看情况啦……”

“如果你能让我们通过的话……”封不觉上前几步，抢道，“我们自然可以舍弃暴力……”

“不，请务必……”树中人打断道，“把这棵树砍倒。”

“哦？”封不觉脑中闪过了什么，“你和这棵树……不是一体的吗？”

“很久以前，不是。”树中人道，“但现在……我只想死。”

“嗯……”封不觉摸着下巴，若有所思。

“这样啊……”迹部回头说道，“反正咱们本来也有这打算，要不然……成全他？”

“且慢。”封不觉摆了摆手，绕到迹部身前，抬头望着那树中人道，“我能不能先问问，你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这很重要吗？”树中人反问。

“只是好奇。”封不觉的神态显得非常悠哉，仿佛那三小时

的任务时限根本不存在。他也不等对方回应，即刻接道，“是某位神祇做的吗？还是某个变态杀人狂？或者……是一群撒都该人（Sadducees）？”

“他在说什么啊？”天马行空闻言，悄声询问了身边的鸿鹄和废柴叔。

鸿鹄回道：“他这是故意提出几个不靠谱的假设，想引诱对方说出真相。”

“呃……我是想问……他说的撒什么人究竟是啥？”小马哥接道。

“哈？”鸿鹄一愣，“这个……我也不清楚。”

“撒都该人是古代犹太教的一个派别。”废柴叔这时解释道，“该教派否认死人会复活、灵魂的存在、以及‘来世’和‘天使’这些概念。另外，他们曾参与审判、处死耶稣的事件。”

“原来是个槽点吗……”鸿鹄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看向了废柴叔，“话说……柴兄你竟然连这种宗教梗都知道啊？”

“呋——”废柴叔吐了口烟，“上大学时，为了泡妞……曾加入过一个专门研究古代宗教的俱乐部。”他抬头看天，吐了个烟圈，“呵呵……搞笑的是，这个俱乐部里全是无神论者。在我们看来，撒都该人是《旧约》里最明智的一群人，与法利赛人相反，他们热衷于权势、金钱、名利，宗教感淡漠……呋——”他又抽了口，“……基本上就等于是古代的无神论者。”

话至此处，废柴叔停止了他那潇洒的四十五度望天姿态，并转头瞥了眼天马行空和鸿鹄。他本以为，这两位会向自己投来不明觉厉的崇拜目光。但现实却是……他们已经站到几米外的地方，将注意力转到封不觉那边去了。

“喂！根本没在听啊！”废柴叔郁闷地在心里吐了个槽，把烟头摔在了地上。

另一边，封不觉还在滔滔不绝地提问着：“汉尼拔？查尔

斯·曼森？约翰·辛克利？查克·诺里斯？杰森？”

（以上列出的人名分别是指：一个小说中的食人狂魔、一个臭名昭著的嬉皮杀手、一个刺杀过里根的“精神病”、一个纯爷们儿、以及一个虚拟的人形怪物。）

“够了！”原本态度平和的树中人终于也忍不住了，他大喝一声，打断了觉哥的胡扯攻势，“是‘刑师’……是他把我弄成现在这样的……”树中人的声音略微有些颤抖，“这就是答案，你满意了吗？”

“啊~其实我也就是随便问问而已。”封不觉耸肩应道。

“谁信啊！”迹部本能地吼了一句。

“好吧……”觉哥无视迹部，继续对那树中人道，“那么……我们来谈谈条件吧。”他双手交叉在胸前，摆出一副嚣张的嘴脸，“对于砍死你这件事，你准备提供什么样的报酬？”

“喂……闹哪样啊……”迹部这回可没敢说出声来，只是心中念道，“世上哪儿有这种交易啊！”

“放心吧……”树中人回道，“沿着我的腰砍，等树完全断开时，你们就会得到‘报酬’了……”

迹部都惊了：“还真有啊！”

第505章 咀魔岛（十一）

托——托——托——

那是斧子砍在树上的声音，也就是砍在我“身体”上的声音。

虽然有点慢，但确实是在发挥作用。这……就足够了。

当我还是个人的时候，我绝不会想到，某一天，我会疯狂地渴望着死亡。

可现在，死亡是我唯一想得到的东西……

很久以前，我是个无比眷恋生命的人，因为我曾拥有一切。

我的家庭非常富有，也极有权力。很小的时候我就明白，我不需要劳动、不需要付出，只要开口索取，我的要求便会得到满足。

我的少年时期，是在公立学校度过的，我想，应该是家人有意想让我体验一下平民的生活。

我非常庆幸自己能有这段经历，这让我看清了许多事，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段日子里，我经常会听到一些同学的父母对子女说这样一句话，“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多年后想来……那真是我听过最可悲的话之一。

如果生命真的是一次赛跑，那率先冲过终点的人，无非是死得比较快罢了。

事实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起跑线，因为这不是跑步。只有他们在跑步而已，像我这样的人，生来就坐在飞马的背上……不需要跑，也不可能被他们追上。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那些人口中的起跑线，其实和我无关；他们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领先于其他的奔跑者。

但是……即使这点，我也不敢苟同。撇开出身不谈，“天赋”也是一种无法强求的因素。智商、外貌、才华，同样是庸才们穷其一生都无法追上的先天优势。

他们唯一的资本，便是勤奋。可他们却认不清这点，他们挥霍着时间和精力，沉浸在自我满足的幻想和毫无意义的廉价享乐上，虚度着青春。

他们，令人同情，却又……不值得同情。

青年时期，我离开了这样的环境，去了我这种身份的人理应去的地方。

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虚伪的、残忍的、令人作呕的世界。那里的人有着和我相仿的出身，他们家境优渥、脾气暴躁、唯我独尊。

他们令我想念在公立学校的日子，至少在那里，我还能交到真正的朋友。

岁月流逝，我在家人能提供的最佳环境里成长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我终是学有所成，踏上仕途，并逐渐适应了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也学会了不择手段、斩草除根……

终于，在四十三岁那年，我成为了王国的宰相。

我是王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宰相，我权倾朝野，党羽成群，富可敌国，风流倜傥。男人们憧憬着我的生活，女人们憧憬着进入我的生活。

我，拥有了一切。

而我接下来会想到的，自然就是……如何尽可能长久地保住这一切。

我暗中控制了王国的科学院和魔法学院，就连皇家术者

部队的指挥官也是我的心腹。整个王国的资源都在为我服务，试图为我找出……永生的方法。

但是……十年过去了，我的思维开始迟钝，体力开始下降。纵然我像供奉神庙一样对待自己的身体，“衰老”这个恶魔还是如期而至。而关于永生的研究，仍旧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我开始铤而走险。我拜访了黑魔法行会、魔族、甚至亲赴王国之外的荒蛮之地寻找异界之物。

这些都是绝对的禁忌，但我已顾不了那么多了，反正研究永生之术的行为本身也是明令禁止的。

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已让我孤注一掷。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找到了他们……

“荒弑兄弟”，只存在于传闻中的、可怕的二人组。据说他们俩是刑族人，也有一说是只有其中一人是刑族……当然，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炼金术的天才。就连皇家术者部队的总督也告诉我，如果有谁能完成永生之术，那只能是他们兄弟。

我大喜过望，心中奏起希望的凯歌。

如今看来……那其实是绝望的序曲。

我找到了那两兄弟，阿瑟，和安德鲁。

他们从我的私人宝库中拿走了大量珍贵的宝物作为报酬，但我并不感到心疼。只要我获得永恒的生命，累积财富便是易如反掌的事。

五十四岁生日那天，我期待已久的炼成开始了。

那天的一切都很模糊、混沌。我已无法记起当时的细节，回忆中闪过的只有恐怖和痛苦的感觉。

当我恢复意识时，我来到了这里——咀魔岛。

这里并不是我的世界，那两个可恶的骗子把我送到了异

界，送到了一个邪神的面前。

刑师，刑族的至高神。

我被当作祭品，传送到了他所在的维度，跪倒在他的脚下……

然后，我得知了一个可笑、可悲、又极度可怕的事实——刑师，也不过就是咀魔岛上的一个囚犯而已。

不过，对这个囚犯来说，制伏我这样的对手，还是易如反掌的。

我的魔法在他眼前就像杂耍一般，顷刻间烟消云散。

我被他“缝”在了一棵巨大的嘲讽之树上。一针一线……用我自己身上的筋来缝的。

他向我施加了诅咒。

我……终于得到了永生。

连自杀都无法做到的、真正的永生。

时光荏苒，不知多少年过去……我和背后的大树融为了一体。

起初，我觉得这棵嘲讽之树的毒舌言论是一种折磨。可后来……我习惯了。

直到某天，它死去了。

嘲讽之树，也是有寿命的，它们也会死。当死期到来，它们便不再说话，化为纯粹的朽木。

那天，我哭了，可流不出眼泪。

从那天起，陪伴我的只有无尽的孤独。就连一句唾骂，都成了奢侈品。

我想起了小时候，曾听一名落魄的游吟诗人在街上唱起这样的歌谣：“酒色财气，皆是镜花水月。功名利禄，终成过眼云烟。”

人的一生，已足够长。永远填不满的，只是人的欲望。

人们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东西，却去追逐那些幻影，所以到死时，除了遗憾，什么都没留下。

我为我的贪婪付出了代价，好在……都结束了。

啊……快要断了，再砍几斧就行。

我现在看到的，这些清晰的回忆，就是走马灯吧……

诶？你这就是死神吗？太好了，我已等了你太久……太久……

第506章 咀魔岛（十二）

“树倒啦～”迹部扯着嗓子高喊一声，同时跃起数丈，在高处的树干上猛蹬了一脚。这样做，便可保证大树朝着峡口的另一边倒去，不至于砸到这侧的玩家们。

树冠上的那些藤枝在几分钟前已急速枯萎并收缩起来，故而未对大树的倒下造成阻滞。数秒后，岩石和树干摩擦的声、巨木倒下时掀起的呼呼风声相继传来，最后以一记沉闷的坠地声收尾。

“啊～一直就想吼这么一嗓子来着。”迹部落地后抹了把汗、扛起斧子，摆了个自以为很帅的造型念道。

封不觉箭步上前，完全无视迹部，直奔那截断开的树根。

“啊哈！装备！”封不觉在第一时间找到了那树中人所说的“报酬”。

不过，觉哥并没有急着上去捡取，因为现在游戏里有很多拾取后就绑定的物品，万一是个对自己没什么用、对别人却有很大提升的装备，那捡起来就闯祸了。

好在1.10版本的惊悚乐园添加了一个新功能，对于这种尚未确定归属的物品，玩家只需凑近观察便可看到物品说明，不一定要拿在手上。

【名称：悲观主义者之颅】

【类型：防具】

【品质：精良】

【防御力：中等】

【属性：无】

【特效：洞察幽灵沼泽的安全路径】

【装备条件：选择沃科尔作为信仰】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所有现实都始于梦想，但并非所有的梦想都会化为现实。】

这【悲观主义者之颅】的外形很像古罗马士兵的制式头盔，此时这件装备正横着嵌在被砍断的树根内。

先前树中人那句“沿着我的腰砍”，便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提示。如果玩家砍树时的切入点太高或太低，就很可能会与这件物品失之交臂。

“这件是给沃科尔的信徒准备的。”封不觉看完说明，便将这头盔从树干里抽了出来，并转头对废柴叔道，“嗯……估计很快就会用到了。”

废柴叔上前几步，接过头盔，观察几秒后道：“果然，无论选择哪种信仰，都会在某时某地发挥一定的作用。”

“嗯，这表明我们在选择信仰时的策略很正确啊。”鸿鹄应道，“回头想想……如果我们中没人选威斯登，那就不会知道这‘捷径’的存在；而如果没人去选伊迪恩特，也就无法砍倒大树、找到这件装备。”

“其实……当时的选择，也不过就是降低了通关的难度而已。”封不觉这时却泼上了一盆冷水，“目前看来，撇开各个信仰带来的利益不谈，强行突破的方法仍然是存在的……”他顿了一下，再道，“不知道捷径，那就自己找，或者干脆绕远路；没人能用斧子砍树，那就冒险走上层路线，多消耗几瓶解毒药剂。”他指了指前方，“之后的幽灵沼泽，多半也是如此。要是没有这个【悲观主义者之颅】的话，我们八成会面临很大的困难，但……那绝不会是无法解决的困难。”

觉哥的这番话，算是填补了一下队友们的思考盲区。稍加琢磨就能明白……这些信仰发挥的作用确实很大，但却并

非是通关的“必须”的条件。

选择信仰的那段剧情，说白了就是对之后的剧本难度做出微调。

好奇心较强、或是考虑问题比较周到的团队，很有可能会多选，并从中得利。而那些行事保守，或者策略单一、草率的队伍，就可能会集中选择一两个信仰，导致后面的游戏进程难度加大。

总之，一切都是建立在“选择”的基础上。

先前列森德的那段剧情，明显是有很多变数的，其中的关键分支就在于“智慧之神威斯登”这个选项。这里一共有三种剧情变化：第一种，没有玩家选择威斯登这个信仰。那样的话……列森德将会在离开之前，隐晦地向玩家们指出信仰神殿的大致方位，但他不会透露关于捷径的事。

第二种，即是觉哥他们正在经历的这种……有人选威斯登，而且提出的问题和主线任务有关。这样的选择下，列森德就会说出这条捷径，然后再离开。

而第三种，就是有人选了威斯登，但问出的问题和主线任务无关。这个嘛……基本上就是死亡选项了。假如玩家这样做了，列森德便会直接离开，对信仰神殿的事情只字不提。

当然了，以上这三种，也只是诸多变数中的一组而已。还有很多别的剧情变化存在，比如“没能完成支线任务”、“主动触发战斗”、“选择信仰时胡说八道”等等……多半都是一触即死的FLAG，就不一一展开细说了。

……

砍倒了大树后，五人迅速穿过峡口，继续前行。

峡口后方，依然属于嘲讽树林的范围。因此，在走了百余米后，他们又被一片骂声所包围。

不过玩家们对此也已经见怪不怪了，只当那是风声……

迹部仍旧充当先锋，一路披荆斩棘，开拓前路。就这样又行了一段，他忽然开口道：“这林子可是越来越稀了啊……”

“说明我们离这树林的边缘越来越近了。”封不觉接道。

二人说话间，迹部正好劈开了一道挡路的藤墙。

霎时，一股浓烈的臭味扑面而来……

“卧槽！”迹部大骂一声，抬起一条胳膊掩住口鼻，转身踉跄后退。

在最初的那一秒，后方的四人还以为迹部是看到了什么危险才跑的。但不到两秒的功夫，他们也都闻到了那股随风而来的恶臭气息……

“唔……什么情况？”天马行空双掌相并，捂住口鼻，瓮声瓮气地说道。

“这游戏是不能放屁的……气味来自队友的可能性可以先排除。”鸿鹄用衣袖捂住鼻子道。

“你这分析和没说一样啊……”废柴叔的反应和前者一样，也是以袖掩面。

“嗯……应该是屎的气味。”封不觉站在最前，用手套捂鼻，若有所思地念道。

“靠！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吸入了一大口呢……”迹部这会儿已退到了最后方，侧身坐倒在地，脸上阴云密布，“总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不过就是闻了点屎味而已。”封不觉语气轻松地回道，“至于摆出这副被玩坏了的样子吗？”

“我说……疯兄，你为什么那么确定是屎？”废柴叔问这问题的口吻有些怪怪的，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些不好的推测。

“哦，是这样的……上中学时，我的自然科学研究项目就是——‘臭味’。”封不觉回道。

“你们老师疯了吧？”鸿鹄的吐槽脱口而出，这句话说完，他立刻又想到了什么，顺势接道，“就是被你逼疯的吧？”

“老师布置的作业是‘自由研究’，也就是说，可以自己选择研究的项目。”封不觉道，“我在‘完全犯罪’和‘臭味’的课题之间犹豫了很久，考虑到前者可能会让人产生误会，最终还是选了后者。”

“怕引起误会你就干点儿正常人会干的事儿啊！随便种盆花，然后写写观察日记，这就齐活儿了啊！”鸿鹄吼道，“话说回来……完全犯罪也算自然科学吗？”

“总之……按照人类对臭味的耐受程度，我将其进行了分类。”封不觉无视对方的吐槽，饶有兴致地开始了讲解，“最轻微的是‘可接受’，比如臭豆腐和大蒜这种；然后是‘一般厌恶’，比如屁、狐臭、臭袜子、霉变的食物等等；再严重一点的就是‘极其厌恶’，比如尸体、屎……”他停顿了两秒，换了口气，“最后就是‘臭不可闻’了，这个级别里的物质是人类嗅觉的克星，甚至可以在生理上直接对我们产生伤害，比如硒化氢、乙硫醇、臭鼬等。”

“而我们前方的气味……”封不觉用眼神朝那个方向示意了一下，“……肯定是屎，那毫无疑问是吲哚和粪臭素的气味。这和尸臭是有区别的，虽然也是肠道细菌的衍生品，不过……”

“行啦！不要再说啦！越说越恶心有没有！”迹部用斧子作支撑，重新站了起来，并喊着打断了觉哥，“这根本不是重点吧！你说是就是了行吧！这种事到底有什么好讨论的啊！”

“呵呵……我说这些，自然是有意义的。”封不觉笑道，“我这是在心理上给你们建立一道‘恶心防线’，让你们能够更好地迎接接下来的生理压力。”

“什么意思？”天马行空瞪大了眼睛，“难道我们还要顶着这味儿继续前进不成？”

“那当然了。”封不觉用理所当然的语气道，“难道我们还有退路吗？”

“他说得没错……”鸿鹄接道，“这儿根本就没有岔路，我们也不可能折返回去……所以，就算前面的气味再难闻，咱们也得上。”

“放心吧。”封不觉耸肩道，“稍微过一会儿，嗅觉就会麻木的。实在忍不住的，最多也就是呕吐几次。”他朝迹部挥了挥手，“走吧，别耽搁时间，伸头缩头都是一刀。”

“我能强退不？说真的，我一开始就想退来着！”迹部声嘶力竭地抵抗着。

“啊……没关系的，迹部。”废柴叔这时有气无力地接道，“到了大便沼……呃……幽灵沼泽，就会换成我来带路了。”

“喂！你刚才是想说大便沼泽吧！都已经说出来了吧！”

第507章 咀魔岛（十三）

幽灵沼泽，恶臭弥漫之地。

月光洒下，将这里的地形照得泾渭分明。

与其说这是沼泽，不如说是个巨大的粪坑……沼内充斥着暗棕色的、黏稠的秽物，这些流质不断蠕动着，并向上蒸腾、发酵出令人窒息的臭味。

沼泽的表面，分布着一条条窄小的泥石小径。小径似血管般错杂，交织延展、无律可循，但却是玩家们通过此地的必经之途。

五名玩家从嘲讽树林走出后，便来到了这片沼泽的边上。

此时，废柴叔已戴上了【悲观主义者之颅】。但见他跨步上前，来到队伍最前方，捂鼻而立。观测一番后，他又摘下头盔看了眼，随后重新戴上，瓮声说道：“戴着这个的时候，眼前会浮现一条绿色的半透明‘光道’。”

“嗯……那么……沿着这条只有沃科尔信徒才能看见的光道走，应该就能安全穿过这沼泽了吧。”鸿鹄接道。

“呜呃——”这时，一旁的迹部终于到了忍耐的极限……吐了。但他的胃里没有东西，只呕出了一摊液体。

“喂喂……你没事吧？”鸿鹄歪头看向他道。

“哈啊……哈啊……”迹部喘了几下，又“噗噗”两声，啐掉了黏在唇边的几丝胃液，然后才回道，“即使吐了……也没有半点好转啊！依然觉得好恶心啊！”

“我劝你尽快学会适应……”封不觉阴冷的声音响起，“一会儿你还要在沼泽表面的泥石小径上行走，届时，周围空气中的气味将会更加浓郁。”他冷哼一声，“哼……连眼前这种程

度都无法忍受，那你可就危险了啊……”

“什……什么危险？”站在觉哥身侧的天马行空紧张地追问道。

“这不明摆着吗……”封不觉转过头，指着前方那片沼泽，“如果被恶臭所牵绊，导致集中力下降、思维和身体都变得迟钝。那……万一在行走过程中，脚一滑……”

“不要说这么恐怖的事情啊！”迹部神色大变，愤然吼道。

天马行空听到此处，已然是脸色铁青，口中喃喃道：“可恶……身为英雄，绝不能死在这种地方……”

“的确……不堪设想啊……”连废柴叔都沉着脸念叨了一句。

鸿鹄也道：“而且在那种情况下，恐怕是不会有人施以援手的……因为很可能被一起拉下去。”

“呵呵……看来你们也已经认清这大便沼泽的凶险之处了。”封不觉冷笑起来，“没错……我们此刻将要面对的……正是这世间最恐怖的死亡形式之一——溺屎。”

“这种把字典翻烂都找不到的词语就这么被你煞有介事地说出来了啊！”迹部喊道，“在此之前……这里明明是叫‘幽灵沼泽’吧！就算全是大便，也是叫幽灵沼泽的啊！”

“只要踏错一步……”封不觉无视对方的吐槽，继续说着，“……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他说话时竟是神情肃然的样子，“如果不小心掉下去了，绝对不要指望会有人来救你，反正我是不会伸手的。”

“这台词简直无情啊……”废柴叔接道，“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即使靠自己的力量从沼泽里爬出来了，想必也会被队友们抛弃吧……”封不觉接道。

“这你放心吧，要是掉下去，我就强退……”小马哥神态决

绝地回道。

鸿鹄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我也是这样打算的。”

“我是不会掉下去的。”废柴叔的鬓角已有冷汗流下，“如果我不幸滑倒……我会在接触到屎面之前就强退。”

“切……我在两个小时前就想强退了……”迹部拉长了脸，虚着眼道。

“哦，对了……”封不觉听到迹部的话，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他转过身，对着没人的地方，双拳并出，打出了一击。

“喂，你这是第三次做这个动作了吧？”鸿鹄敏锐地洞察到了什么，他说道，“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每隔一小时你就会做一次这个动作。”他顿了一下，眼神微变，“还说什么‘活动筋骨’……实际上是在刷某个技能的等级吧？”

“好吧……被你看穿了。”封不觉面无表情地回道，“没错，我这招就是传说中的绝学，抓【哔——】龙爪手。哼……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教你的。”

“谁信啊！”鸿鹄吼道，“这游戏里怎么可能有这种下流的招式啊！就算真有……除了你还有谁会去学啊！”

“行了，不要纠结于这些琐事。”觉哥顺势扯开了话题，“距离完成任务的时限还有一个小时……既然我们走的是捷径，那在时间上自然是有富余的。不出意外的话，半小时内就能穿过这片沼泽、抵达目的地。”他的视线扫过众人，“各位……怀着对溺屎的敬畏，打起精神上吧！”

“嗯……总之，咱们还是先确认一下通过沼泽时的顺序再说。”废柴叔应道，“那些泥石路径很窄，我们必然得排成一列在上面行走。”他拍了拍胸脯，“由我负责头前带路，那后面的顺序是……”

“我来断后吧。”鸿鹄接道，“我的侦查专精还行，视野也开阔。站在后方可纵览全局，还能防备来自四周的远距离袭击。”

“我跟在废柴叔后面好了。”天马行空道。

迹部闻言，看了看封不觉，“那就只剩下第三和第四位了，你想走在我前面还是后面？”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封不觉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

“什么？”所有人都是同一种反应。

“你们先走，我要去全面探索一下这个沼泽。”封不觉回道，“根据我多年的游戏经验，在这种环境极度恶劣、让人不愿久留的迷宫地图中，往往藏有几件极好的物品，其位置多半是在一些偏僻的死胡同里……我要把它们找出来。”

“喂喂……你可别开玩笑啊。”废柴叔道，“这里的设定已经再明显不过了吧？玩家按照【悲观主义者之颀】映射出的路线走，就能安全通过。而其他的路径……很可能通向陷阱啊。”

“是啊……说不定走着走着，就会脚底一空，或是突然被什么东西拽下去……”鸿鹄接道。

“我本来就没打算踩那些路径。”封不觉耸肩道，“我可以在沼泽上方一米左右的高度踏空而行。”说话间，他已转身准备出发，“必要时，我可以在半空站立一小会儿。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在屎面上行走。”他一边说着，一边朝沼泽两端眺望，“简而言之，只要脚底板朝下，我就绝对不会掉下去的。”

“嗯……换成一般人的话，我多半会劝他几句……”鸿鹄想了几秒后回道，“不过……是你的话，反正也是自作自受，我就不留你了。”

“哼……”封不觉嘚瑟地一笑，“本大爷不带程英盲闯黑龙潭的时候，你还在玩手指画呢。”

“哈？”鸿鹄露出一脸莫名的表情。

其他几人也没能明白觉哥这话的意思，面面相觑，不明觉厉。看来他们这代人，对DOS游戏确实是比较陌生，要不然

刚才他们就辨别出【野球拳】的动作来了。

“不说了。”封不觉一手掩住口鼻，弓步探身，“你们不用等我，到了信仰神殿就先进去好了，我会赶上来的。”

说罢，觉哥脚下发力一蹬，破空而去。

只见他月步连出，保持在沼泽上方一米多的高度，似蜻蜓般徐徐而行，渐渐远去……

第508章 咀魔岛（十四）

跃出一段距离后，封不觉回头望了一眼。

虽然离得不算太远，但队友们的身影已然模糊不清。很明显，空气中那一团团氤氲臭气不止是臭而已，还有降低可视范围的功效。

“嗯……能见度还真是低呢……”觉哥自言自语地道了一句，随即又朝四周扫视了一圈，“还是先记一下位置比较好……”

毕竟已经玩了两个月的惊悚乐园，即使是纯菜鸟，多少也会悟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游戏经验，更不用说封不觉了。

如今的觉哥，已然发明了一套独到的“地图记忆法”。

具体办法就是拆分记忆：以一块较为宽广的区域为界，找一个相对空阔的点站定，环视周围，锁定几处细节并记下。这样他就等于是把这整块区域作为一块拼图，装进了脑子里。如法炮制几次，便可在脑中构建出多块拼图，然后通过相互间的位置关系，以连锁思维慢慢回忆出完整的地图。

像眼前这种沼泽地形，在旁人看来或许是很难记忆的场景，但在他的眼里却非常好认。

当然了……封不觉记不下来的地图总共也就两种而已。第一种是不断重复的、相互间有阻隔（比如门）的、一模一样的空间；第二种就是随机的、无明显规律且无法正常折返的混乱空间（比如同一扇门被第二次打开就会通向另一个地方）。

长话短说，封不觉用他的方式且行且记忆，在这大粪遍地的凶险之地渐行渐远。

大约十分钟后，异常出现了……

“呃……”

“啊……”

此起彼伏的呻吟响起，听上去有男有女，其中似乎还混杂着一些古怪的、类似动物的悲鸣。

（为了不引起误会，我要注解一下，此处的“呻吟”完全不是让人蠢蠢欲动的那种，而是十分恐怖的那种。）

“嗯……果然出现了啊……”封不觉念道，他借助【踏虚】的特效在半空驻足停留，并垂目望去。

但见，一条条盖满污迹的手臂从下方的粪沼中探了出来。那些泥泞的手掌如钩似爪、指节扭曲、动作抽搐，它们不断地朝上伸着、抓着，似乎在寻找着救命稻草。

绝望的哀嚎声伴随着气泡从沼底往外冒，如同一阵阵催命的咒语，不断灌入玩家耳中，使人毛骨悚然。

不过……封不觉是不会毛骨悚然的，他依然很冷静地分析着眼前的情况。

“有事件被触发，就代表前面有着什么东西。”他谨慎地让双脚保持在那些手臂的射程之外，视线缓缓移动着，“这里基本已没有岔路了，可以走下去的小径，只有一条……”他看着下方的泥石小径道，“而且这条路并不是通往主线任务的路线……”这点他还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废柴叔他们所走的方向和这里明显是南辕北辙，“呵……说明我已经很接近了啊……会是什么呢……”

其实，前方可能会遇到的事物，大致上也就三种：一，奖励性质的物品；二，通向某个新区域的关口；三，死亡陷阱。

对此，封不觉心里自然也有数，他就是奔着第一种可能性来的。在无法验证结果的情况下，三分之一的风险，值得拼一拼。再说，他还有保险措施……

只见觉哥机智地从行囊中取出了【金刚铃】，并启动了

该物品的第三项特效：获得时长五分钟的“死亡警告”功能。

按理说，以他现在的能力，就算是遇到非常强力的怪物，多半也能全身而退。但觉哥就是这么谨慎。任何计划，只要是条件允许，他都会留条退路、或是把能做的保险措施做到极致。

这种在关键时刻的决断力，正是高手和普通人之间的分水岭。在常人看来无关痛痒的抉择，在经验老到、直觉灵敏的玩家眼中，却是决定性的。若是为了省下一两个技能或物品的CD，最终导致了game over，那才是得不偿失。

叮铃……铃铃……铃铃……铃声响了起来，但并不是很急促。

“嗯……好像没事儿。”封不觉沉吟道，“这种频率的响动……”他将视线投向了下方的那些手臂，“……应该是针对下面这帮家伙的。”他脚下虚踏、继续前行，不过速度明显放慢了，“啊~溺屎而亡的亡魂，怨念想必很深吧，要是被它们抓到的话，恐怕会是个即死剧情……”

他猜得没错，在这个地方，只要玩家被那些手臂抓到，就百分之百会被拉下去，实力多强都不管用。强者无非就是可以多挣扎一会儿罢了，而这种挣扎……只会让他们更多地体会到那种绝望的感觉……

又行出一段，下方的泥石小径便仅剩“一脉”仍在延展了；前方的空气也变得越发浑浊、炎热。

就连天上的月光，都渐渐变得朦胧。这种朦胧并非天色的变化，而是场景的特有效果。在设定上，这块区域的光照就是相对阴暗的。

“哦……就是那个吗。”封不觉说话的语气像是温吞水，脸上亦是古井不波之色。

这句话出口之时，他已然来到了这条泥石小径的尽头。那儿有一块半径五米左右的圆形泥地，那些探出泥沼的手臂

明显够不到这块泥地的中间区域。

但封不觉依然没有站上去，他选择在半空驻留，定睛观察着那块泥地中间的唯一一样东西——一个电动剃须刀。

是的，就是个电动剃须刀。以封不觉在游戏中的视力，可以很清楚地看清其外观。

那东西被平放在圆形泥地的中间，周围也没有任何足迹。无论怎么看……这一幕都显得莫名其妙。这件不起眼的日常用品，和这个剧本的环境、设定，无疑是格格不入的。这种莫名的违和感……就好比是在沙漠中找到一只企鹅的尸体，或是在冰箱里看到平角裤。

但，这是惊悚乐园，什么事都有可能。别说是电动剃须刀，就算是个旧型号的手机，没准也是屠神灭魔的神器。

“这就是奖励物品吗……”封不觉念道，“嗯……触碰之前，还是先尝试着看看属性好了。”

他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注意力高度集中地戒备着，不紧不慢地站到了那块泥地上。站定后，他没有弯腰，而是慢慢地蹲了下来，保持着一种时刻都能翻滚或跳起的姿态。

终于，在凑到二十厘米左右的距离时，物品说明显现了出来。

【名称：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

【类型：其他】

【品质：传说】

【特效：给你拉风的外表】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CN”系列物品中的一件，记录着查克·诺里斯100个广为人知的事实之一，拾取后绑定。

——查克·诺里斯的胡子后面其实没有下巴，那里只有另外一个拳头。】

“哈？”封不觉当时就愣了，“什么玩意儿啊？什么叫‘给你拉风的外表’啊？”他对那形同虚设的物品说明也只能报以吐槽了，“CN系列就是Chuck Norris系列的意思吧……难道这游戏里有整整一百个类似的逗逼物品？”

觉哥心中虽有疑惑，但品质那一栏的“传说”字样，还是让他难以抗拒的，何况这还是可以带出剧本的东西，没理由放着不拿。

于是，封不觉做了一个很快就让自己懊悔不已的决定……他把那玩意儿捡起来了。

他并不知道，一旦捡起这件物品，就会触发一个非常惊人的剧情——咀魔岛隐藏BOSS战。

没错，此刻封不觉所站立的位置，就是隐藏BOSS的刷点。觉哥也是事后才意识到……此地其实是个极其隐秘、且难以到达的地点。

在幽灵沼泽这种多待一秒都让人浑身难受的地方，很难想象……会有人故意去找这种偏僻的岔路走。即使真有人不小心走向了这边，也会被那些探出沼泽的胳膊阻挡。因为在正常情况下，玩家都是在泥石小径上走动的，想要一路避过那些手臂的拉拽、走地面路线抵达此地，需要非常极限的操作才行。

可是，封不觉却仗着自己的传说级靴子，很轻松地来到了这儿。装备上的优势让他始终处于相对安全的境地，所以金刚铃的警报声才会如此稀松。

总之，巧合也好，命运也罢……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呼隆隆——

一种十分厚重的声音传来，听着像是搅拌水泥时的那种动静。

“嗯？”封不觉刚把那剃须刀收入行囊，便听见了声响。

仅迟疑了半秒，他便翻身后跃，窜出数丈，并虚浮于半

空三米的高度。他的视线如电走雷奔，疾风般扫向四周……

很快，觉哥便锁定了声音的来源。

就在那圆形泥地的前方，那没有任何路径的、广阔的沼泽上，缓缓浮现了一个漩涡。

呼隆隆……呼呼隆隆……

声音越来越急、漩涡越转越快。

猛然间，一只巨手从漩涡中心探出，掀起漫天屎浪。

说时迟那时快，封不觉月步一踏，向后疾退而出，堪堪避过了那些雨点般洒下的秽物。

同一瞬，另一种声音乍然响起。

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金刚铃这手摇式的铃铛，竟如电铃一般高频地急震起来……

第509章 咀魔岛（十五）

“嗯……先闪为妙！”封不觉仅仅迟疑了两秒钟，便下定决心要撤离此地。

金刚铃响成这样的情形是前所未有的，无论即将登场的怪物是什么，觉哥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取胜。再者，惊悚乐园里的怪物并没有“爆装备”这一说，那些和主线任务无关的怪物，确实没理由特意去招惹。

因此，封不觉稍加斟酌（其实就是在等任务提示），便选择了逃跑。

但……系统岂会让他如愿……

嗡嗡——

一种沉闷的响声忽地从封不觉背后传来。伴随着这声怪异的轰鸣，一个巨大的、透明的屏障骤然而成。这屏障就像个倒扣的大碗一般，将附近这块区域“盖”了起来。

此刻，觉哥恰好转身欲跑，正是一脚月步踏出之时。在【踏虚】的影响下，这全力踩出的月步可谓效果惊人，封不觉像是出膛的炮弹般乍然猛进。

于是……他的熊脸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屏障上，生存值掉了9%……

虽然封不觉有“零时差演算”这种堪称逆天的能力，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算到了结果，也已来不及刹车了。

“嗯……不让走了是吗……”觉哥一边揉脸，一边沉吟道。

因为生存值的损失还在他的接受范围之内（两小时前的毒雾损伤基本已经恢复了），所以他的态度仍比较淡定。

“最多就是一战嘛……”封不觉干脆转过身去，面向那渐渐

浮出屎沼的BOSS，口中念道，“这个噩梦本几乎没有限制玩家的战斗能力，难道我还怕你不成……”

呼隆隆隆……

就在这数秒之间，隐藏BOSS的上半身已经从那漩涡里出来了。其身形和人类完全一样，只是体积比正常人要大五倍以上。由于其全身都覆盖着深褐色的污物，根本看不清面貌如何，只能从轮廓判断……这BOSS的性别是女。

这一刻，“死亡预警”的时间正好也到了，金刚铃的响声戛然而止……

封不觉顺势又发动了特效二：【观察一只怪物（BOSS级除外）的详细资料】。

结果，什么也没反馈过来……

“不出所料……不是一般的怪物。”封不觉心道，“金刚铃的特效一已经用在列森德身上了，无法验证眼前这个是不是NPC，不过……看这登场的架势，九成九是个BOSS了……”

“噢——”突然，一声冗长的、凄凉无比的哀嚎响起，打断了封不觉的思绪。

BOSS的这一声吼，响彻了整个沼泽。可惜……周围那无形的屏障使其音质发生了一些变化，当这哀嚎声传到远处的几名玩家耳中时，听起来就和风声一样了。所以……是不会有人被声音吸引过来支援的。

“这是在宣告登场完毕吗……”封不觉在半空虚踏几步，再次提升了一些高度。数秒过去，他仔细打量了那个BOSS一番，评价道，“嗯……身材倒是不错。”

如果有其他玩家在场，听到这句话后，一定会惊叹于觉哥的口味之重，好在这儿也就他一个人，怎么疯都行……

“我……好……恨……啊！”这时，那BOSS用她那破锣嗓子说出了第一句台词。

且不谈那语气有多凄凉……就在她张口的刹那，有一股极其浓烈、如有实质的臭气从其口中涌出，宛如一条气态的毒龙，冲向了高处的觉哥。后者毫不犹豫地悬空一蹬，再度拔高。很显然，封不觉也已经豁出去了，与其死于这恶臭之下，不如死在上面的毒雾里……

“诶？竟然没事儿？”来到了近二十米的上空后，觉哥有了个意外的发现，“原来如此，这屏障把毒雾隔在外面了！”

这份小小的惊喜并未持续太久，大概也就三秒左右……

三秒后，只听得呼一声！一坨像水缸那么大的屎球飞了过来……

此时的封不觉身形刚定，心思则是未定，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恐怖追击，他的反应显得稍有些缓慢。倒不是他拿这攻击没办法，而是有些办法他不想用。

比如说，零时差演算告诉他：对抗这招最稳妥、消耗最低的应对策略是——蜷起身体硬抗。

他能照办吗？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说，觉哥必须是在不被“污染”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进行应对。这样的做法……难度会增大、风险会提高、消耗自然也会跟着增加。但他……别无选择。

但见，觉哥瞬开了一秒【灵识聚身术-改】，以超高速踏出了一阵细碎、密集的月步，并在空中强行扭转身体。

最终，他成功地用一个匪夷所思的姿势……贴着那粪球炮弹的外缘迂回了半圈，堪堪避过了攻击。

“美女你贵姓啊？怎么称呼啊？咱把屎放下好好说话行吗？”封不觉闪过BOSS的第一招后，赶紧开口与其交流；虽说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和BOSS交涉后停止战斗的概率也是有的，他当然得试试。

“我……我是……”那BOSS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一些，她似乎在回忆、在思考，“我是……芙灵……我是死灵王国……最美丽……最纯洁的灵魂……”

“开玩喜呢这是！”封不觉心中吐槽道，“你说你是变性之后不小心掉进粪坑的拉格纳罗斯（魔兽世界熔火之心副本的最终BOSS，一个下半身呈旋涡状的巨型炎魔，在战斗时始终站立在岩浆中）还可信点儿吧……”

“呵……呵呵……”芙灵像是精神分裂般，突然冷笑了几声，异样的恶臭从其脸部蒸腾出来、向上飘散，“异界旅客啊……你知道这世上最美的瞬间……是什么样的吗？”

“愿闻其详……”封不觉回话时，还在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努力避开那些恶臭的气体。

“世界上最美丽的瞬间，就是一件美好的东西诞生的瞬间。”芙灵回道，还没等封不觉接茬，她便再度发问，“那你又知不知道……世界上最丑恶的瞬间，是什么样的？”

这一瞬，封不觉产生了很不好的预感，他知道，这也是句设问句；不用他回答，对方就会把答案公布出来。只是那答案……将会是非常悲惨的、令人绝望的，并且很可能伴随着某种即死攻击……

第510章 咀魔岛（十六）

“让我告诉你吧……异界旅客……”芙灵果然立即接道，“这世上最丑恶的瞬间……就是那件最美丽的东西……被摧毁掉的刹那！”

她的语气怨毒无比，从她口中吐出的每一个字都饱含了愤恨和痛苦。

话音未落，芙灵便扬臂一指。下一秒，竟有一条“屎龙”从沼泽中窜出，直冲而上，扑向了封不觉。

觉哥见状，轻喝一声、拧身疾转。他以双足作锥、岚脚连出。

一时间，屎龙疾窜，斩击横飞。

岚脚掀出的光波层层叠叠，似滔滔大浪，将屎龙卷在其中，逐渐撕碎。斩浪过后，封不觉成功将芙灵的攻击化解得一干二净。

芙灵却是不作停歇，只见其双臂一合，又起一式。一袭猛烈的劲风从芙灵掌中呼啸而出，这暗褐色的气体炮弹即使轰不死人，恐怕也能熏死人……

面对这无实体的攻击，岚脚怕是难以应付了。封不觉只得旋身蹿下，逃离轰击范围。

“嗯……这BOSS好像是个桩啊……”觉哥在空中移动时，心中念道，“其下半身始终陷于泥沼之中，上半身的旋转也颇为缓慢，也就是说……只要快速绕到她的背后，对准腰部攻击，她是不可能躲开的。”

念及此处，封不觉便将【灵识聚身术-改】持续开启、并用双脚交替使出月步，在空中连踏了三次。他的身影似一道折射的光束，瞬间便欺近了芙灵的后腰。

“反正戴着手套……拼了！”封不觉也明白，想在完全不接触这BOSS的情况下就将其击杀是不太可能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触碰次数……他决定，要么不出手，出手就是杀招！

嗖嗖嗖——

一阵凌厉的啸声倏然而起。

刚烈掌风藏柔劲，霸道飞龙扬亟杀。

一招【南斗飞龙拳】攻出，凶险气劲似狂风暴雨，正打在芙灵那腰椎之处……

……

同一时间，沼泽另一端。

“你们听见了吗？”走在队伍中间的天马行空忽然开口道。

“啊……听见了，这风声……”迹部应道，“听着好像有人在惨叫似的。”

“应该是某种吓唬人的音效吧。”废柴叔接道，“很多剧本里都有的……”

鸿鹄也道：“是啊……我曾经还排过一个单人噩梦本，设定是从头到尾都会被‘鬼语’骚扰……”他扶了扶眼镜，“即使此刻回忆起来……也让人毛骨悚然……”

“呃……我最讨厌这种拐弯抹角的吓人伎俩了。”天马行空说道。

“怎么说呢……”鸿鹄接道，“你口中的‘拐弯抹角’，也可以说是气氛渲染吧，算是比较高级的惊吓手段了。比起那些直接的视觉冲击来，还是这种方式更有杀伤力。”他顿了一下，“用若有似无的声音或画面，使人产生联想，让恐惧感逐渐积累……最终，在一个出乎意料的点上爆发，便会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嗯……不知道疯兄现在怎么样了。”废柴叔念道，“在这种氛围下……一个人独行更加容易胡思乱想吧？”

“不～可能！”迹部和鸿鹄异口同声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你放心吧，他一个人不知道多快乐呢。”迹部接道，“那货绝对不会胡思乱想的，因为他的脑子时刻都在思考着某种邪恶的计划……有一次，他在一个满是变异丧尸的城市里单独待了一会儿，顺势就建立了一个诱杀丧尸的据点。那地方视野开阔、弹药充足、诱饵齐备、还有他【哔——】的音乐伴奏……”

“没错，这家伙绝对不是正常人……”鸿鹄也接道，“我就没见他怕过什么……”他停顿了两秒，再道，“尸刀工作室的人用药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吧……即使他们用了药物，也不可能做到完全摒弃恐惧。而且那药还让他们的反应变得有些迟钝，脸部表情也变得比较木讷。”他扶了扶眼镜，“可疯兄……却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在我和他一起经历过那个团队本里，他多次要求一个人在漆黑一片的环境里作调查……且全程淡定如故，真不知道这家伙的神经是怎么长的……”

“好……好吧，看来我是杞人忧天了。”废柴叔神情尴尬地回了一句。他和觉哥在巅峰争霸战中并未有过直接的交集，他只是在赛后看过几场觉哥比赛录像，知道这人实力很强、性格很“狂”而已。

废柴叔确是没有想到……此人比自己想象中要怪异得多，居然能让鸿鹄和迹部（目前为止，废柴叔依然认为迹部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纷纷现身说法，并给出“非人”的评价，真是不简单……

“啊！前面那是石板路吗？”这时，天马行空越过废柴叔的肩膀看到了什么，当即高声说道。

“嗯，还有几十米，我们就算顺利穿过沼泽了。”废柴叔说着，把脑袋上的头盔摘了下来，“‘光道’到这前面也就消失了。”

“呼……”迹部呼了口气，“疯不觉说得还真没错……这会儿，我们的嗅觉恐怕都已经麻木了，我连气味变淡都没察觉

到。”

的确，不知从何时起，他们四人皆已不再用手捂住口鼻，这说明他们都已适应了恶臭的环境……

“等等！那是什么？”走在最后的鸿鹄忽又发现了什么，出声提醒道，“在那儿，沼泽的边上。”

众人按他所说，朝前望去。但见……就在那沼泽的边缘、泥地和石板路的交界处，有一摊诡异的阴影在地面上蠕动着，仔细看……好似一个巨大的手掌，正在地面上抚动……

……

话分两头，还是回到隐藏BOSS所在的战场。

且说……封不觉那一招【南斗飞龙拳】利落地出手了。

芙灵体积庞大、深陷沼中，自是无法躲避。于是，她结结实实挨了这一下，并惨吼出声……恐怖的啸音夹杂着恶臭从芙灵口中喷薄而出，在战斗屏障内扩散开。

封不觉攻击得手后，一击即走，在透明的屏障上攀附、反弹，迅速与BOSS拉开了距离。

然……那恐怖的怪音仍是钻入了封不觉的耳中。在极短的时间内，这声音竟是破坏了他的平衡感和距离感，使其身形在半空中一个踉跄、险些坠落。

“切……受创之后就发动这种无法躲避的反馈攻击吗……”觉哥在稳定身形的同时，还在分析这BOSS的各种反应在游戏层面上的意义，“撇开这不谈……”他的视线闪电般移到了刚才的打击点，“我的攻击……真的起作用了吗……”

他的怀疑也是情理之中，因为这短短的几秒间，芙灵后腰处被打碎的那块区域已重新由暗褐色的物质覆盖，看上去和受击前完全一样，貌似毫发无伤。

“物理攻击无效？还是说……她的自愈能力超强？”封不觉

心思电转，身形亦是不停。在芙灵的下一次攻击到来前，他得尽快回到比较高的区域，以争取更多的迂回空间。

“啊！你这可恶的、肮脏的蝼蚁！等我抓住你，一定要把你溺死在这沼泽的最深处！”惨叫过后，芙灵便接了一句吓骂。

“嗯……姑且再试一发纯灵术攻击好了。”封不觉无视对方的叫嚣，挺身一跃，来到了屏障最高处的弧顶。

他先将金刚铃取出，发动了特效四：【使你的下一个灵术专精技能（在条件合理的情况下）效果翻倍】。接着，他便将双手摆到眼前，朝下方瞄准起来。

“啊……手套上果然沾了不少屎呢……”觉哥一边做气功炮的准备工作，一边还在念叨，“这个BOSS的体积足够大……应该会将气功炮的伤害100%地吞下吧。”

言至此处，他眼神一凛。其周身灵气陡然暴增，惊天极招已如箭在弦上。

“乐观估计，至少也会受个重伤什么的……”封不觉说着，已将气功炮的弹道调到最佳角度，并且十分中二地喊出了招式名，“芙灵！吃我大气功炮！”

第511章 咀魔岛（十七）

惊爆乍然响起，灵气狂啸而出。

想当初……衍生者Y2-闪耀只是处于这气功炮的范围当中，就已被打成了濒死状态。

而眼下，体积巨大的芙灵则是吞下了气功炮的全部伤害，丝毫没有浪费。如果把金刚铃的特效再算进去，那就是整整200%……

一般的剧本BOSS，怕是很难从这招底下存活了。但……封不觉目前正在经历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噩梦级团队生存剧本，而且芙灵还是隐藏BOSS。论强度，她要远远超出一般的角色，就算比起萨摩迪尔来也是不遑多让。

因此，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轰鸣过后，芙灵那巨大的、由秽物组成的身体碎裂消散，但她并未被击杀……只见那躯体内部，出现了一个体型与正常人无异的、半透明的人形幻影。

封不觉定睛看去，此刻的芙灵，基本就是个人类女性的样子。她身穿着连衣裙、身形苗条，及腰的长发披散在身后；唯一的异常是……芙灵脸部的中段（鼻子和两侧脸颊的部分）没有皮肉，俨然是一种骷髅的状态。不过其眼窝以上和嘴唇以下，还是有血有肉的。

“啊……不出所料……”觉哥念道，“以死灵王国的审美观来看……‘最美丽’的东西必须露出骨头……”

“你竟然……”芙灵此时的语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竟然打破了诅咒封印？”她的这句话说到最后几个字时，简直是一种快要喜极而泣的状态，“呵……呵呵……哈哈哈……”她放声大笑起来，几秒后，又转喜为悲，哭了几声，又过数

秒，再笑……接着再哭……

封不觉只是站在高处默默看着，没有说什么，也没有继续攻击。在他看来，这是很正常的。如果一个人被封在屎所构成的躯体里很久很久，那么当她被放出来时，八成就是这种反应了……说实话，就算这BOSS因狂喜而精神失常，觉哥也不会觉得奇怪。

“我终于……自由了！”芙灵仰头望天、张开双臂，并大声地呐喊道。

虽然她现在正沐浴在一种恶臭的空气中，但其神态却仿佛是身处天堂般畅快……

“喂喂……这是在模仿《肖申克的救赎》的结尾吗……”封不觉干笑一声，缓缓从空中降了下来。他知道，自己这回走运了……刚才的气功炮虽没有杀死BOSS，但却以另一种方式结束了战斗。

果然，不消片刻，伴随着“嗡——”一声怪响，周围的屏障已然消失不见。

“你要是庆祝完了，不妨回答我几个问题吧。”封不觉回到泥石小径上站定，看着芙灵说道。

芙灵看向觉哥，回道：“啊……当然可以。”她的声音倒是没怎么改变，还是跟老巫婆似的，“毕竟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呵呵……你想知道什么？异界旅客。”

“怎样才能离开咀魔岛？”封不觉单刀直入地问出了这个最关键的问题。

……

同一时刻，咀魔岛中心，水晶迷境。

此地的空间颠三倒四，光怪陆离。形状无序的巨型水晶柱交错而立，极具攻击性的奇诡幻兽潜伏其中。

在这迷境的中心区域，有一个巨大的水晶囚笼。这“笼

子”似是一个扁圆的藤球，由水晶编织，通体镂空。

笼中，一个黑影正席地而坐，垂首冥思……

“这一幕还真是讽刺呢……”忽然，一个低沉、沙哑的说话声，从囚笼外响起。

笼中的萨摩迪尔纹丝不动，头也不抬地回道；“哼……是你啊……”他顿了一下，叫出了对方的名字，“比利。”

原来，在笼外与其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那木偶比利。

“曾几何时，你在笼外，我在笼中。”比利接着念道，“呵……可现在，你成了阶下囚，而我，却在笼子外面。”

“你来到我面前，就是为了说这些废话吗？”萨摩迪尔道，“另外……以你的能力，究竟是如何进入咀魔岛的？”他说到这儿时，终于抬起头来。

月光穿过水晶囚笼的空隙，斑驳地洒在笼内，照亮了这位笼中的囚徒……

萨摩迪尔的外貌是颇为骇人的：他身高两米出头，身形魁梧，肢体狭长；其脸部轮廓狰狞，皮肤呈暗红色，一对土黄色的眸子似兽目一般，在黑暗中发出光亮；他的额头上长了一对山羊的犄角，背生一对蝠翼（已经退化，不具飞行能力，向两侧展开后总长约三米），其指尖的利爪和口中的尖牙皆是锐如刀锋。他的腿部非常粗壮、足部是一对巨蹄，其胯部和大腿处长满了坚硬如刚的鬃毛，股后还有一条狮尾。

“很多事情都改变了，萨摩迪尔。”比利蹬着他的小三轮，一边绕着水晶囚笼转悠，一边接道，“你被囚禁的这些年，发生了许多事……”

“你是想说……如今的你，已具备了自由出入咀魔岛的力量吗？”萨摩迪尔冷哼一声，“哼……荒谬……”

“你是不相信，还是不愿相信呢？”比利用他那破锣嗓子笑了笑，“如果我告诉你，不止是我……就连拉比特和奥尔登也都拥有了不逊于你的力量，那你又作何感想？”

“就凭你们？”萨摩迪尔阴沉地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

“难以接受是吗？”比利冷笑，“我理解，作为当世最强的萨特族末裔，你有着自己的骄傲和坚持。”他停在笼子的正前方，又道，“从前，我们三人联手也敌不过你。而现在……我们每个都比你强，你自然会感到很不愉快。”

“小木偶，别假装你了解我……”萨摩迪尔的眼中凶芒一现，“我自己都不了解自己……”

“呵……当局者迷啊……”比利接道，“在那些遵循秩序的神祇看来，你的行为确是反复无常。但我……完全能理解你。”他停顿了一秒，继续道，“无论你在同类中多么出类拔萃，你终究是一名萨特，你的体内流淌着混沌的血液，那是无法抗拒的本能。即使你成为了时官、成了效忠于秩序的仆人，却依然无法摆脱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

所以，你背叛了时间之主，逃离了那个监狱，并放走了我们这三名囚徒……”

“原来你还记得啊……”萨摩迪尔接道，“难道你不觉得，眼下就是个报答我的好机会吗？”

“报答？哈哈哈……”比利大笑三声，“我可不是三岁小孩，省省吧。”他语气一肃，“你放走我们，是为了扰乱时间之主的视线，为自己的‘永久逃离计划’争取时间。可惜，你的计划却因一个意外的、极小的疏漏而功亏一篑……

你低估了那些异界旅客……或者说，你低估了那个‘疯不觉’的能力。于是，你在最后一刻，被时间之主给抓到了。而你被捕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卖我们的行踪，以换取自己的性命。”

“你的确看穿了我的一些想法和做法。”萨摩迪尔冷冷道，“但这并不代表……你理解我。”

“或许吧……”比利稍稍等了几秒，再道，“好了，还是谈正事儿吧……我来这儿，是为了和你做一笔交易。”

“什么？”萨摩迪尔神情一变，面露惊疑之色。

“怎么了？很奇怪吗？”比利接道，“在这咀魔岛上，交易才是唯一可信的原则不是吗？就像你跟雷恩斯·福德（见猎人岛）的交易一样，只要双方达成共识，便可各取所需。”

“你知道的事情很多啊……”萨摩迪尔沉声道，“没错，我是和他做了交易。福德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类，我只是分给他十分微薄的力量，并指引他离岛的方法，他便愿意替我去向疯不觉复仇。”他顿了一下，土黄色的眸子盯住了比利的脸，“但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至少我认为……除了痛苦，我已一无所有。”

第512章 咀魔岛（十八）

嘭嘭嘭——

月步破空之声频繁响起，一道疾影在沼泽半空高速跃行。

由于和芙灵交流花去了过多时间，封不觉不得不加快了行进的速度。

他凭着记忆回到了嘲讽树林的边缘，并成功找到废柴叔他们四人留下的脚印。接着，他便循着那些足迹继续疾追，来到了沼泽边缘。

此刻，距离主线任务的完成时限，还有二十二分钟。

“喂喂……这什么呀……”封不觉行到沼泽边时，在前方的一段石板路上看到了很奇怪的东西——四块黑色的人形污迹。

“不会吧……”虽然站在远处看不分明，但他心中已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怀着忐忑的心情，觉哥沿着泥石小径走上了石板路。他快步走到那些污迹的旁边，低头仔细观瞧。在这个距离上，他终于可以确定……这四块污迹，分别就是废柴叔、天马行空、鸿鹄和迹部四人的外形轮廓。

“这是什么PLAY啊……”封不觉虚着眼念道，“全身涂满墨水然后趴地留念吗……”他立刻就否定了这个推断，“嗯……不对。这四个污迹就跟剪影一样，边缘非常平滑，而且四周连一滴多余的黑点都没有。他们又不是卡通片里的2D人物，就算是全身浸入液体中，也不可能在地上拓出这样的污迹来……”

念及此处，觉哥便蹲下身子，准备伸手去摸那污迹，想

检查一下那到底是什么。

不料，就在这一瞬……一道劲风掠过，一条黑影从侧方突杀而来。

封不觉反应神速，他顺势足尖一点，朝着上坡（下坡就是沼泽的方向）跃去，与那未知的威胁拉开距离。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隙，【死亡扑克】已然出现在其手中，蓄势待发。

“呵呵……你的身手也不错啊。”一个尖锐的嗓音响起。

觉哥回过头，用眼神锁定了敌人。那是……一个黑色的、虚无的、巨大的手掌。

“哦？‘也’不错是吗……”封不觉用颇为淡定的语气念道，脸上完全是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这么说来……你之前已经遇到过几个身手不错的家伙了。”

觉哥的用词可谓滴水不漏，他既没有点明那几个“家伙”是谁，更没有说他们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他纯粹就是通过对方口中那短短一句话的内容，做出一个合理的推断，再反过来套对方的词。

“他们就在地上啊……”那黑手用食指点了点地面上的污迹，随后，笑声从其掌心传了出来，“呵呵……你很快也会和他们一样了。嘿嘿……我还可以让你选个好姿势。”

“切……全军覆没了吗……”封不觉又瞥了一眼地上的四个人影，沉吟道，“不过……从游戏菜单里看，他们都还活着，应该有办法可以复原的……”

“怎么了？吓得不敢说话了吗？”那黑手咄咄逼人地接道。

“你是‘拓印之手’吧？”封不觉问这个问题时，脸上的神情渐冷，这说明……他有点认真起来了。

“哈！异界旅客，你竟然认识我吗？”拓印之手笑道。

封不觉当然不认识这货……只不过，刚才觉哥从芙灵那里打听到了不少情报，所以他知道，咀魔岛上共有四名守

卫，分别是“手、眼、心、魂”，其中的“手”，就叫拓印之手。

“哼……略知一二啦……”虚张声势是封不觉的拿手好戏，他一听自己猜对了，便冷笑着接道，“我还知道……你们这帮守卫的实力其实都很一般。但是……你们各有一项特殊能力。”他指了指地面，“这四位……就是中了你的小戏法儿，才会被拓在地上的吧？”

觉哥这话同样是试探，他装作很了解对方的样子，并表现出傲慢和藐视的态度，以此来激怒对方。实际上……他根本不知道四名守卫的能力分别是什么。倒不是芙灵不肯告诉觉哥，而是连她也不知道。

“小戏法儿？”拓印之手那尖锐的嗓门儿提得老高，“哼……你这愚妄之徒，还真敢说啊？”它说到这儿时，竟然背过身（手掌）去，对觉哥竖起了中指，“我这就让你领教一下……我的小戏法儿。”

“好啊~我也正有此意。”封不觉回道。

眼下，觉哥的体能值和灵力值都已捉襟见肘。在接连使出了南斗飞龙拳、气功炮，以及大量的月步之后，他的身体自然已显出了疲态。若是和对方正常交战，其赢面也未必能有五成。再者……废柴叔他们的正面交战能力绝对不差，而且人多势众，可他们怎么就被搞定了呢？

很明显，想战胜这守卫，常规方法是行不通的。

“你想玩儿邪的……”觉哥勾起一边嘴角，用不怀好意的眼神扫荡着对方，“我奉陪到底。”

“哈！我马上就让你嚣张不起来！”拓印之手厉喝一声，翻掌一扬。

下一秒，他们周围的空间为之一凝，一抹如迷雾般的阴影将这一人一手圈了起来，框出一个圆柱形的区域。

“嘿嘿……欢迎来到……猜拳领域！”拓印之手的掌心发出了狞笑。

“哈？”封不觉拉长了脸，有气无力地道，“原来是这种能力吗？”他摆出一脸嫌弃加鄙视的表情，斜视着对方道，“我还以为你会使出一些更有技术性的花招来呢，比如钢柱舞什么的……”

“那是什么东西……”拓印之手的气势顷刻间便消散了，其语气中充满了蛋疼之感。

“一种舞蹈形式啊。”封不觉耸肩道。

“我倒是听说过钢管舞……”拓印之手道。

“不不，那个是给有身体的人准备的。”封不觉道，“你的话……需要找一根柱子，再弄几桶润滑剂……”

“那算个屁的舞啊！有毛技术含量啊！你给我适可而止啊！”拓印之手吼着打断道。

“身为一只右手，你的觉悟还真是幼稚得可笑啊……”封不觉一脸肃然地高举起自己的右手，手型似火焰一般，“哼……你就好比是个站在齐膝深的水里、却宣称自己见识过海洋的人，你才是真正的愚妄之徒吧……”他缓缓改变手势，对拓印之手竖起了中指，“在这神之手的面前，你连比划龌龊手势的资格都没有啊！”

“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真是神啊……”拓印之手竟也忍不住吐槽了，“以一种热血、霸气、孤高的姿态……若无其事地实施着如此猥琐的言行……”

“呵……丧家犬的悲鸣就留到失败之后吧。”封不觉一甩胳膊，“来战吧！不就是猜拳嘛！”

见对方停止了扯淡，拓印之手也冷哼一声，将话题引回了正题：“哼……别着急……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猜拳。为了公平起见，在开始之前，我会讲解一下规则。”

“哦……对手不知道规则的话，能力便无法完全生效是吗……”封不觉直接回道。

“啰嗦！”拓印之手被人瞬间揭穿，有些恼羞成怒，“你要

是不想听我们就这么耗着！这个领域是绝对无法逃脱的！”

“行行……你说吧。”封不觉摊开双手，装模作样地摇了摇头。

“首先，我来说一下有关胜负的规则。”拓印之手接道，“石头克剪刀，剪刀克布，布克石头。如果双方出相同的东西，那就算打和。”他一边说着，一边变换着手型，分别做出了石头、剪刀、布的样子，“某一方取得三胜后，便算胜出。每一局之间的间隔时间不限。你愿意的话，两局之间隔一个星期也可以，呵……只要你不怕在猜拳领域里活活饿死。”

“嗯嗯，还有呢。”封不觉点头应付着。

“如果我赢了……”拓印之手道，“我就会一巴掌把你拍进地里。”他顿了一下，“就像我对他们做的那样……”

“抱歉，打断一下。”封不觉插嘴道，“请问……他们四个是逐一和你比试的吗？”

“对。”拓印之手回道，“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把他们四个全都圈进了猜拳领域里，以防他们抛下同伴逃跑。”

“也就是说……当你和第一个人比试时，其余三人就在旁边看着……”封不觉又道。

“是的。”对方回道。

“然后你打败了第一个人，把他拍进了地里，第二个人再来和你比，以此类推……”封不觉接道，“你连续打败了他们四个人……”

“嘿嘿……没错。”拓印之手得意地回道，“怎么样？感到害怕了吗？”

觉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平静地说道：“我知道了，请继续说规则吧。”

“哼……”拓印之手顿觉无趣，它握了握拳头，接着之前的

话道，“如果你赢了……虽然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万一，那种事真的发生了，那么……我就让你通过这里。”

“仅仅是让我一个人通过吗？”封不觉道，他好像已经知道了什么，颇有底气地道，“那要是我再赢你一次呢？也就是，再次取得‘三胜’。”

“嘿嘿……”拓印之手狡黠地笑了笑，“那四个人……果然是你的同伴对吗？”

封不觉保持沉默。

拓印之手也不需要他承认，它指了指地上的人影，笑道：“从第二次开始，你每胜我三局，我就从地上放一个人出来，并给予其通过的权力。”他的声音沉了下来，“但你要想清楚了……除去平手的局数，每五局中，若是你累积输到了三局……”

第513章 咀魔岛（十九）

鸿鹄眼前的黑暗骤然褪去，听觉和触觉也几乎在同一瞬回复。

他睁开眼，发现自己正趴在地上。

下一秒，他猛然翻身、坐了起来。接着，映入其眼帘的……是一只黑色的巨手，和一道熟悉的身影。

“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吗？”不远处的封不觉歪过头，看着鸿鹄问道。

后者微蹙眉头，想了想，回道：“我被……”他将视线投向了拓印之手，“被它拍进了地面……”

鸿鹄说着，本能地回过头去、朝地上看了一眼。此时，他的拓影已经消失了，不过废柴叔、天马行空和迹部他们的影子都还印在石板路上。

“怎么回事？”鸿鹄又看向封不觉，问道，“你救了我？”

“废话，还能有谁？”封不觉耸耸肩，很轻松地回道。

“嗯……离任务时限还有多久？”鸿鹄快速接道。

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感谢觉哥，而是抓紧时间先问一些比较务实的问题，以此来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办。

当然，封不觉对此毫无意见，事实上，他十分认同这种做法，换成他也会是一样的反应。

“别担心，还有十五分钟。”封不觉回道，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大拇指朝自己身后指了指，“据我所知，这儿离神殿已经很近了，翻过三百米外那个小坡就到。”他顿了一下，又用食指点了点对面的拓印之手，“十分钟内我就能解决这货，把小马哥他们全都救出来。所以……我们会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赶路，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哼……侥幸赢了我两次，就得意忘形了吗？”拓印之手听着觉哥的言语，那是越听越不爽，“我不会再输给你了！”

“啊……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呢？”封不觉用嘲讽的语气回道，“哦~对了，几分钟前你说过一句几乎一样的话，唯一的区别就是‘一次’现在变成了‘两次’。”

“少啰唆！接着来啊！”拓印之手喝道。

“好啊，来就来……”封不觉应道，顺势举起一手，准备出拳。

此刻，鸿鹄心中却是惊疑交加，暗忖道：“什么情况……他竟然赢了这家伙……两次？这是怎么做到的？”

他会感到疑惑，也属情有可原。

不久前，鸿鹄和另外三名团队成员遭遇拓印之手后，自然也做了相同的猜拳对决。但是……他们全都输了。而且他们四人是轮流上场、逐一被打败的。也就是说，排在最后的那个人，有整整三局（至少九轮）的观战经验，却依然没能打败拓印之手。

顺带一提，鸿鹄就是排在最后的那个……因为其余三人都认为，即使他们都败了也没关系，反正鸿鹄一定会从他们的胜负中洞悉一些规律、诀窍之类的东西，然后解决掉这个小BOSS的。

可惜……鸿鹄什么都没看出来，所以才有了眼下这种发展……

“来吧！石头……剪刀……布！”

正在鸿鹄思索之间，那边的觉哥和拓印之手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局。

“啊哈！”觉哥撇嘴一笑，“我又赢了。”他舔了舔嘴唇，“七轮连胜了呢。”

“可恶……你这家伙……”虽然拓印之手没有嘴，但它此刻的声音听起来绝对是“咬牙切齿”。

“怎么回事……单纯的运气吗？还是战术？”鸿鹄紧张地看着眼前的局势，心中念道，“可是猜拳这事情，一般来说也没什么战术吧……虽然我也听说过‘新手会先出石头’的说法，但在这种持续多盘的对决中是没什么用的啊。何况对手根本就不是人类，就算想从细微的手势、眼神或小动作进行判断，也无从下手。”

“你也未免太天真了吧。”封不觉忽然转过头，对鸿鹄说道。

“啊？”鸿鹄闻言一愣。

“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在思考……我是怎么取得连胜的。”封不觉接道，“哼……这当然不是运气了。如果靠运气的话，我现在早已和你们一样，被拓在地上了。”

“那……这是？”鸿鹄疑道。

“我只是做了和它一样的事。”封不觉瞥了拓印之手一眼，“提前预测对手会出什么，然后再做出可以取胜的手势。”

“什么？”鸿鹄惊道。

“哈……所以说你天真啊。”封不觉干笑一声，说道，“你还真以为……它会跟你们玩正常的猜拳吗？”

鸿鹄转头瞪着拓印之手道：“切……原来你有着某种瞬间预知能力吗？太卑鄙了！”

“少啰嗦！”拓印之手回道，“我又从来没说过我没有这种能力，而且我也没说不允许使用！”

“嘿嘿……说得好……”封不觉阴险地笑了，“来，继续。”

话音刚落，他和拓印之手又猜了一轮，觉哥又赢了……

“呃……该死……”拓印之手骂骂咧咧地抱怨着。

“再来！”封不觉又道。

转眼又是一轮，觉哥仍然取胜。于是，废柴叔便从拓影中恢复了过来。

纵然拓印之手恼怒异常，但它还是按照觉哥的要求，一轮一轮地猜着拳，并遵照约定，每输掉一局（三轮），就将一名玩家从拓影中释放出来。

不多时，四名被封在地上的玩家已全部恢复了原状。在鸿鹄的解释下，另外三人也知道了大致的状况。

“哼……算你狠。”拓印之手见已经失去了全部的筹码，便恶狠狠地念道，“今天我认栽了……结束游戏，带着你的同伴们滚吧。”

“我拒绝。”封不觉干脆利落地说出了令人震惊的答案。

“你说什么？”拓印之手和其他四名玩家皆是这个反应。

“来，继续。”封不觉说着，又一次举起了手。

“等……等等……”拓印之手那尖锐的嗓音开始颤抖，“你的同伴们都已经复原了，你还要……”

“可以继续的吧。”封不觉打断道。

“呃……可……可以……”拓印之手明显胆怯了，它吞吞吐吐地回道。

“那么，这局我赢了，会怎么样呢？”封不觉咄咄逼手地问道。

“你不要太过分了！”拓印之手咆哮道。

“呵呵呵……其实你不用回答，我已经猜到了。”封不觉笑得异常邪恶，“你自己会被拓到地上是吗？”

“呃……”拓印之手无法否认，只能发出愤怒的低吟。

“不出所料啊……”封不觉狞笑着，“来吧，来！猜！拳！”

颇为诡异的一幕发生了，拓印之手虽是千万个不愿意，但它还是和觉哥进行了又一轮猜拳。仿佛觉哥才是这个“猜拳

领域”的主人似的。

两秒后，双方出手，结果揭晓……封不觉又赢了。

“不……别这样……”拓印之手紧张地道，“快停下！”

“再来！”封不觉喝了一声，紧接着又是一轮胜负，他又一次胜出。

“不！求你！”拓印之手终于开始哀求，“我们来谈笔交易吧！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

“呵……”封不觉淡然地微笑，“此时此刻……我只想要一样东西……”他直视着拓印之手，“不过……那样东西不需要别人给我，我自己取就是了……”他说着，又举起了手，“再来！”

“啊！啊——”拓印之手惊恐地嚎叫起来，可它还是猜出了那一拳，最后的一拳……

当失败降临的刹那，拓印之手翻掌一倒，便朝着地面坠下。它猛地嵌在了地上，并渐渐变得扁平，像是一个3D模型被硬生生压成了2D的纸片一样。

“你……这个……疯子……”拓印之手在彻底印入地面前，留下了一句呻吟。

“随你怎么说，我还是得到了我想要的……”封不觉垂目看着地上的巨型手影，戏谑地道，“……乐趣。”

两秒后，玩家们周遭的空间瞬时一扩。那感觉就好像有大量的凝固物质忽然散成了气体，只不过该物质是无形的。

“啊……很好，结界已经消失了。”封不觉道，“和我预想中差不多，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赶到信仰神殿。”他一边说着，一边已转过身去，“接下来就由我来带路吧，我知道大致的方位。”

“呃……那什么……”迹部这时忍不住插嘴道，“你就不打算解释一下……刚才那是怎么回事吗？”

另外三人这会儿也都用看妖怪一般的眼神看着觉哥，不敢接近他。

他们起初只是对封不觉的实力感到惊叹而已，可后来……尤其是最后那两分钟里封不觉的言行，着实让队友们的惊吓值蹿升了一把。他们不禁有一种错觉……封不觉才是真正的反派BOSS，而那个拓印之手是个受害者。

“我当～然会解释啦。”觉哥拉长了语调回道，这倒是句实话，他的确挺喜欢炫耀的，“不过主线任务剩下的时间已经不足五分钟了，我觉得还是等咱们到了信仰神殿再说如何？”

“嗯……没错。”鸿鹄迅速冷静下来，接道，“总之……大伙儿还是先赶路吧。”

鸿鹄的响应算是缓和了一下气氛。众人闻言后，稍微迟疑了半秒，便纷纷跟上，随着封不觉快步前行而去。

第514章 咀魔岛（二十）

五道迅影沿着石板路踏坡而上，不到一分钟，他们已跑出了近三百米的距离，来到了小坡的顶端。

站在此地朝前眺望，便可看到一片灰色的荒原。

荒原之上，矗立着一组锥形的塔尖。那些尖顶密集地聚在一处，排列十分整齐，像是一捆被扎在一起的竹笋。

“那堆东西就是信仰神殿的屋顶。”封不觉解释道，“这个建筑的90%都埋在地下，我们得尽快找个入口进去。”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着前方，“实在找不到的话，就用武力打开缺口。”

“嗯，事不宜迟，上吧。”鸿鹄接道。

“等到了那边就分头找。”废柴叔也应道。

五人稍稍交流了几句，便再度前行。这次他们是顺坡而下，冲得速度更快，几百米距离转眼就到。可当他们来到那堆塔尖旁边后，却意外地发现……入口非常好找。在每一个塔尖上，都有一扇可活动的门（天窗），只要走近了就能看出其轮廓。

“随便进一个吗？”迹部用询问的眼神看着队友们道。

“事到如今也没时间逐一挑选了吧……”封不觉说着，已走到了距离自己最近的那个塔尖旁，掀开了上面的活动门，“我先下去，万一有什么陷阱，我也可以凭借滞空能力进行躲避。”

当然，觉哥是不会说下就下的……

他在说这句话的同时，已随手捡了块石头，扔进了入口。

啪嗒——

石子儿落地的声音迅速返回，看来这里面的空间并不算很深。

“哦？好像不是一通到底的那种设计啊……”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取出了【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

他熟练地打开探灯，朝门里照去。四名队友这时也都凑到他身旁朝里张望……

五人借着弹射器的灯光，直接看到了建筑内部的墙壁和地面。

“这算什么？阁楼？”天马行空问道。

“谁知道呢……”鸿鹄说道，“反正对我们来说是好事，至少不用担心摔死的问题。”

正在他们说话之时，封不觉向前走了半步。只见他单手一撑，便跃进了入口中。

两秒后，觉哥倏然落地，稳稳站在了神殿内部的空间里，其耳边也响起了系统提示：【当前任务已完成】。

这一瞬，封不觉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去查看任务栏，而是用灯光将周围扫上一圈，搜索陷阱和怪物。

在确认了四周暂无危险后，他立即抬头喊道：“快下！”

喊声一起，上面的四人便闻讯而动，他们先后跳进了入口，并纷纷落下。

最终，五人集体安全触地，且陆续听到了系统提示。

此刻，距离任务截止时间，还剩四十秒……

“呼……若不是我们走了近道，恐怕在第一个主线任务上就团灭了吧？”迹部看着游戏菜单里被勾去的那条任务，长舒一口气道。

“那倒未必。”废柴叔道，“绕远路的话……也许我们就不

会遇到那个拓印之手了。”

“哦！对了……”迹部神色微变，看向封不觉道，“封寮主，你现在可以解释一下……先前你和拓印之手的那场对局了吧？”

“啊……其实……挺简单的。”封不觉在回话之余，还在用弹射器上的探灯四处扫着，真是一点儿都不浪费时间。

“别卖关子了。”鸿鹄道，“你脸上那种蠢蠢欲动的炫耀欲已经出卖了你。”

“呵呵……好吧好吧……”封不觉笑着回道，“不过我最好还是从头说起……”

接下来的几分钟，觉哥将他独闯沼泽、力战芙灵、英雄救“美”、怒获情报等光辉事迹逐一讲了一遍，其中添油加醋的成分自不必说……

总之，这段描述过后，终于讲到了他和拓印之手猜拳的部分……

“和那个傻【哔——】聊了三五句之后，我就把它给看穿了。”封不觉用嘚瑟的语气、强有力的措辞（脏话），开始了讲解，“首先，猜拳这个项目本身就很可疑……这又不是象棋围棋，纯粹靠技术取胜；也不是纸牌军棋，运气与技术并重……这可是他喵的猜拳啊！名字本身就有一个‘猜’字啊！运气成分绝对占了七成以上吧？”他转了个身，踱出几步，“对方在以一敌四的情况下，提出用五局三胜制的规则进行猜拳比试……这个行为本身，就仿佛在说‘我有特殊的猜拳技巧’。”

“唉……这点我也想到了。”鸿鹄叹道，“可惜……当时我始终认为它会在规则或战术上做文章，没想到……它靠的是某种隐藏的能力。”

“起初我也有这么想过，但为了保险起见，我问了拓印之手一个问题。”封不觉接道，“我问它……‘他们四个是逐一和你比试的吗？’”他笑了笑，“而它，得意地承认了……从那一

刻起，我就确定，拓印之手一定是用某种‘能力’在作弊。”

“哈？”迹部听到这里，思维有点跟不上了，“喂喂……问题和结论之间的跨度太大了吧……”

“嗯……我倒是能理解他的意思。”废柴叔接道，“疯兄推理的步骤应该是这样的……既然我们四人是逐一应战，那出场顺序自然有先有后。不出意外的话，善于分析的鸿鹄定会被安排在最后出场。而以鸿鹄的智谋，在观看了整整三场对决后，没理由看不穿拓印之手的伎俩，除非……”

鸿鹄接过话头道：“除非对方根本不是依靠规则或者战术层面的手段去取胜的。”

迹部这时也明白了，接道：“所以……结论就是，拓印之手有着某种可以在猜拳时必胜的能力？”

“哈哈哈……”封不觉拍手叫好，“很好，正所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

“你这可有点儿臭不要脸了啊……”鸿鹄回道。

“对对，丞相的品德我确实比不了。”封不觉严肃地点点头。

“言下之意……智慧方面你可以比一比是吗？”迹部嘴角抽动着说道。

觉哥无视对方的吐槽，将话题带回正轨，继续道：“简而言之，既已确认了拓印之手是使用‘能力’去猜拳的，那事情就好办了。因为我也有一种可以瞬间预判对方行动的能力。”

此时封不觉所说的，当然就是他的“零时差演算”了。

“其实我真正在意的并非猜拳本身……而是‘猜拳领域’这个设定。”封不觉道，“你们也都注意到了吧？在那个领域里，我们的战斗能力被大大压制了，几乎成了与常人无异的状态。”

“是啊。”天马行空接道，“否则我早就用流星拳把那个大手干掉了，还猜什么拳啊。”

“对，那个领域，才是最可怕的。”封不觉道，“这咀魔岛上可谓强手如云，身为守卫，自然得有压制那些囚徒的手段才行。很显然……靠拓印之手本身的实力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没猜错，包括拓印之手在内的四名守卫，所使用的都不是它们自己的力量，而是某种被‘赋予’的特殊能力。”他顿了一下，眼神微变，“经过先前的测试……我完全确定了这一假设。”

“测试？什么测试？”迹部问道。

封不觉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就是我和拓印之手的最后那局对决啊。”

此言一出，站在旁边的鸿鹄倒抽一口冷气……

只有紧跟着觉哥思路的人，才能体会到这家伙是多么可怕……

十分钟前，当所有人都以为封不觉那“赶尽杀绝”的行为是间歇性中二发作时，他自己却很清楚……那不过就是一场疯狂的秀罢了。在这场秀的背后，依然是理性的判断、合理的行动。

“从结果来看，猜拳领域的‘绝对规则’，是拓印之手也无法抵抗的。”封不觉接着说道，“这就证明了，该领域并非是它自身的力量。”

“哦……怪不得拓印之手最后的行为如此奇怪。”迹部接道，“原来它是明知自己输定了，却无力终止游戏，所以才会那样。”

“嗯，没错……”封不觉接道，“据我观察，猜拳领域的绝对规则有四条。”他抬起右手，伸出四根手指道，“第一，分出胜负之前，谁也不能离开该领域；第二，只有上一局的胜利方同意终止比试，领域才会解除；第三，由被挑战者……也就是我们……来决定每一局何时开始；第四，胜败双方的惩罚与奖励可以事先商议，而默认的惩罚……就是被拓到地

上、变成剪影。”

觉哥说到这儿时放下了手：“以上四条，是相对公平的、连拓印之手也无法违抗的绝对规则。当然了，作为猜拳领域的发动者，确实也有一些对它比较有利的特殊规则，比如……进入领域后，被挑战者的战斗实力就会被限制住，迫使其不得不参与猜拳。”

“我还是没弄懂啊。”天马行空忽然插嘴道，“说了半天，你到底是怎么赢他的啊？”他瞪大了眼睛问道，“他能预测你出什么，你也能预测他出什么，那条件不就一样了吗？”

“对啊……”迹部也道，“这才是核心问题吧？”

“哈？”封不觉有气无力地回道，“什么呀……这才是最简单的部分啊。”他歪着头道，“经过我的试探，拓印之手的能力也不过就是……在你出拳之前的一刹那，洞悉你脑中的想法。”他冷哼一声，“哼……理论上来说，至少有三种方法可以赢它，而在先前的对局中，我使用了其中的两种。”

“开玩笑的吧……”废柴叔把墨镜摘起，一脸惊讶地念道。

“先说成功率最低的一种。”封不觉不紧不慢地接道，“就是……在猜拳的瞬间什么都不想，脑子里保持一片空白，本能地甩出一个手势。”

“切~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这也算啊？”迹部回道。

“事实上，这非常困难。”封不觉道，“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一般人多半会甩出鸡爪子似的手型，然后会被算成是布。”

“嗯……使用这个方法，确实可以封住拓印之手的能力。”鸿鹄接道，“但是，本能地甩出手势，几乎是不可能会出‘剪刀’的，这是个明显的弱点。”

“没错，最多两局，对方就会看破这个漏洞，然后不断出‘布’来应对便是。”封不觉道，“再者，即使前两局……也是纯粹拼运气的。所以……我没有用这个方法。”

觉哥停顿了几秒，舔了舔嘴唇，再道：“那么……且说第二种方法，这种倒是没什么好多说的。也就是用我的能力，去对决对方的能力罢了。”他挠了挠头，“关于我的能力，我就不详细解释了，你们只要知道，我的手段比拓印之手要优越无数倍就行……”

他说的是事实，拓印之手的能力，只是能在猜拳前的一瞬看到对方脑中闪现的念头而已；而零时差演算，能算出一切……

“唉……不得不说，它的能力太慢了，反应也太慢了，动作更是慢若静止啊……”封不觉叹了口气，“于是……仅在最初的那几轮里，我便依靠着自己的能力赢了拓印之手，并在过程中分析出了对方的能力是什么。”

“行了，别在那儿自鸣得意了。”鸿鹄道，“第三种方法呢？那和你的能力无关吧？”

“那当然，这又不是单人剧本，系统怎么会设计一个只有我一人能解决的守卫呢？”封不觉笑着接道，“确实还有一种方法，与任何能力都无关，人人都可以用它战胜拓印之手，那就是……”

正在聆听的四人，皆是露出好奇之色。

“认知扭曲。”封不觉说出了一个奇怪的词汇。

“什么玩意儿啊？”天马行空的脸上写满了“不明觉厉”。

“就像这样……”封不觉说着，握拳举手道，“石头！”他说这句时，甩手而出，可他的手势却是剪刀。

“呃……”迹部看了两秒，“这样真的能行？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

“自欺欺人的话，会失败的……因为你脑子里想的依然会是剪刀。”封不觉道，“而认知扭曲不同，我脑子里想的就是石头，但手上做出的却是剪刀。这个手法需要在短时间内推翻自己脑内根深蒂固的观念，与其说是‘欺骗’，不如说是‘相

信’，解释起来的确有点复杂……不过，做到熟练的话，就可以这样……”他说着，又举起了手，“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他嘴上高速念着，手也在跟着变化，但做出的手势和口中念出的手型却是不同的。当他念石头时，手上做的是剪刀，念剪刀就做布，念布就做石头……

“这他【哔——】的也叫人人都能用啊？”迹部吐槽道，“明明只有你能用吧？”

“不，你也可以的，只是需要时间。”封不觉摊开双手，“其实系统已经把这个时间给我们了……别忘了，每一局猜拳间隔多久，是由玩家来决定的。”他顿了一下，再道，“退一步讲，就算你真的练不熟也没关系，因为拓印之手的基本行为模式不变，只要你在出拳的刹那做出思考，它就一定会出相应的手势来压制你。所以……你只要掌控好时间，尽量不犯错，就能赢下来。”

话至此处，封不觉也算是解释得差不多了。

系统提示似乎有意在等他们聊完似的，直到此刻才响起来：【主线任务已更新】

任务栏中，新的主线已出现了：【于三小时内抵达信仰神殿底部的祭坛前，超时未抵达的玩家将遭到抹杀】

第515章 咀魔岛（二十一）

“喝！”在任务提示响起的同时，封不觉放下了手中的弹射器，朝着无人的地方又来了一发【野球拳】。

“还来？”迹部顺嘴接道。

“啊……那是啊，技能CD一小时嘛。”封不觉回道，“其实我刚才就想放来着……不过就那几分钟的时间，也不用抠得太细了，所以我决定先跟你们解释完再放。”

“话说你这招到底有什么用啊？”迹部念道，“冷却时间要整整一个小时，但我看威力很一般啊。”

“哼……你怎么知道我这招是攻击技能？”封不觉故弄玄虚地说道。

“那你这招是……”迹部猜道，“永久提升属性的技能？”他半开玩笑地说着，“难道说……你每做一次那个动作，就能略微提升某项隐性的数据？”

“哦？这都被你看穿啦，不错啊你。”封不觉面不改色地扯着淡，“好吧，那我就告诉你吧，其实……每次施放这个技能，我身上的某样东西就会变长那么一点点……”

“如果你说的那样‘东西’是节操的话就太好了……”迹部用鄙视的目光看着觉哥回道。

“行了，要闲聊也等任务完成了再说……”鸿鹄打断了正在扯皮的二人，提醒道，“从上个任务的完成情况来看，这回的难度也绝对不低……不会有太多富余的时间留给我们。”

“那是当然啦，这可是噩梦难度的团队本。”封不觉转头应道，“我们的每一步，都如同在走钢丝一般……可谓命悬一线呐……”

“知道的话，就赶紧帮忙找路吧，时间不等人。”废柴叔这

会儿已经拿出了一个手电筒，开始寻找通往下一层的路径了。

“不用了。”封不觉又捡起了地上的弹射器，将探灯对准了这个空间的一角，“刚才跟你们说话时，我已经找到了。”

众人闻言，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还真就看到了下一层的入口——又一个活动门。

在此简单地说明一下周围的环境……

玩家们目前所处的这个空间，其四壁和地面都由灰色的石砖砌成，面积约八十平米；虽然这石室的顶部呈锥形，但内部并不存在柱子或横梁之类的支撑物。

眼下封不觉用灯光照亮的区域，有一个平嵌在地面上的活动门（长和宽各一米，只要用力推动即可打开的金属小门，停止施力后数秒便会自动复原），其外观和上方入口处的那个别无二致，只是位置在地上。

“嚯……疯兄你还真有效率啊。”废柴叔接道。

“过奖。”封不觉轻描淡写地应道。

“对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反射弧超长的天马行空，这时在旁念道：“一般来说，‘当前任务已完成’和‘主线任务已更新’这两句提示应该是连着出来的。但这次……中间却隔了十分钟左右呢。”

“啊，当然注意到了。”封不觉回道，“估计是……系统需要在两个‘限时任务’之间留出一定的缓冲时间吧。”

“有这个必要吗？”废柴叔问道，“既然是噩梦难度，就算接二连三、毫不留情地给出限时任务也很正常吧。”

“有必要的。”鸿鹄抢先答道，“因为系统需要时间完成‘抹杀’啊。”他略一停顿，再道，“你也说了这是噩梦本了……怎么会让玩家死得那么痛快呢？我想任务描述中的‘抹杀’，绝不是把玩家变成白光瞬间送出剧本那么简单。”他眼神微变，“恐怕……系统会安排更绝望、更痛苦的死法。”

“对，比如说……突然有坨屎从天而降、糊在你的脸上，并且封印了你所有的能力。直到你窒息，才能离开剧本。”封不觉一脸阴沉地接道。

“呵呵……”鸿鹄皮笑肉不笑地呵了两声，不再理会觉哥的吐槽；他转身走向了活动门，蹲下说道，“剧本开始至今，就我还没探过路吧？那这次就由我先下去。”说着，他便从行囊中取出了一个手电筒，并推开了地面上的活动门。

“嗯……貌似是个和这边差不多的房间。”鸿鹄用手电朝底下照了照，然后回头道，“我先下去了。”话音未落，他就侧身一跨，从活动门中落了下去。

他落地的声音很轻、很稳。

过了几秒，鸿鹄的喊声传来：“安全，都下吧。”

于是，其余四人也从活动门鱼贯而入，进入了下面那一层的石室中。

这间石室的面积和上面那间完全一致，不同的就是，这一层的顶部并非隆起的尖顶了，而是平整的石质天花板。

“看那儿。”待队友们全都站定，鸿鹄便举起手电照向了石室的一侧，说道，“那个……怎么看都很可疑吧？”

众人转头看去，一眼就瞅见了鸿鹄所指的物体。

……

（此处已略去包括“特殊抑制措施”在内的部分内容，因为和正文关联不大）

项目编号：SCP-645。

项目安全等级：Safe。

描述：SCP-645是一个巨大的Pavonazzetto大理石制圆盘状物，内嵌着一张人脸（当然也是大理石做的），看起来就像是被雕刻在意大利罗马的科斯梅丁圣母院的那个所谓真理之口（详见影片《罗马假日》）；其嘴部和眼部都是空空的

洞。

无论何时，把手放进SCP-645的嘴中，都会感到温暖和潮湿。

SCP-645必须在每次激活之后进行清理。

任何人把手伸进真理之口中时，只要说谎，便会唤醒这个雕塑，并且会导致其手部被SCP-645咬下来、然后咽下去……那些被吞下去的残肢去向不明，而以探针探测其内部的结果显示其没有食道。

……

“这个很像是真理之口啊。”迹部瞅着那雕像说道。他曾经到欧洲旅游过，参观过真正的真理之口，所以认得出来。

“哦，我好像也在一部老电影里看到过。”天马行空接道。

“其实……”废柴叔道，“咱们也未必要去碰它吧。”他说着，指了指石室的另一边。通往下一层的活动门就在他所指的方向，“我们的目的是抵达底层，因此……只要不断地穿过这些向下的入口就行了。像那种古怪的东西，能不碰最好就别碰。”

“说得没错。”封不觉嘴上是这样应的，但他的人……却已然走到了雕像前。

“喂！那你走过去干嘛？”鸿鹄问道。

“找装备啊。”封不觉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这种可以不去管的死角，有很高的几率会藏有奖励的。”他说着，已经把手伸进了雕像的嘴里，“正所谓‘必经之路多陷阱，极品宝箱巷内藏’。这可是游戏规律啊，亏你们还是职业的呢，这点常识……啊！”

话未说完，觉哥突然神色陡变，并惨叫出声。

“怎么了？”天马行空第一个窜上前来，摆出他的“英雄脸”，拉开架势，“难道你被咬了？要不要来一发流星拳？”

“拳你二舅啊！什么情况你都用流星拳解决啊？”封不觉回话的嗓门儿还是挺响亮的，看来没什么大碍。

“啊……俗话说遇事不决升个龙嘛……”小马哥竟然一本正经地回道。

“那句话是吐槽好吧！而且那是指升龙拳啊！不是流星拳啊！”封不觉喊道。

“行了……不要再争论这种无聊的问题了……”废柴叔用双手揉着太阳穴，他的头都开始疼了，“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好像摸到了什么东西……”封不觉回话的语速极快，“是个球形的物体，其表面光滑，体积和网球相仿……总之，在我接触到那物体的瞬间，我的手就被咬住了。”

“那你松开那东西试试。”迹部说道。

“松不开，我手肘前面那段被完全咬死了。”封不觉回道，“而且手也抽不出来……”他顿了一下，“感觉……强行用力的话，手就会碎掉。”

“唉……这就是名副其实的手贱啊。”鸿鹄摇头叹息道，“还说什么‘必经之路多陷阱，极品宝箱巷内藏’……我看是‘马上摔死英雄汉，河里淹死会水的人’，谁让你嘚瑟来着？”

“回——答——我——一——个——问——题——”忽然，那雕像的口中，传出了沉闷的说话声，其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拖着长音（后文将省略雕像话语中的破折号），“我就让你走。”

众人闻声，面面相觑，都不接茬儿。

“嗯……你问吧。”封不觉犹豫了两秒，还是应了下来。

“你一定要说实话，否则我就把你的手咬掉。”雕像又道。

“可以。”封不觉回道。

觉哥根本不怕手被咬断，因为他的行囊里还有几颗SCP-500在，其生存值几乎也是满的，不至于因伤阵亡。总

之，最坏的情况，也不过就是损失一粒药，并失去一件本就还没入手的未知道具。

“那你听好了……”雕像即刻问道……

第516章 咀魔岛（二十二）

“你和鲁特到底在密谋什么？”

这，就是雕像问出的问题。

话音未落，觉哥身后的四名队友皆是神情陡变。

而封不觉，只是稍稍迟疑了一秒……然后他便非常淡定地举起了未被咬住的那只手、摁在自己的肩上，回道：“什么也没有。”

此言一出，他肩上的法术符印便绽出一道微光，随即消散而去。

沉默，降临在了石室中，一时间，只能听到玩家们的呼吸声。

五秒后，雕像默默松开了嘴。觉哥顺势将手臂抽回，并拿出了雕像口中的物品。

“呼……总算是糊弄过去了呢。”封不觉揉了揉胳膊，一脸释然地念道。

此时，他手中那件物品的说明菜单也被系统解锁了（刚才虽然握在手中，却无法查看物品说明）：

【名称：从未被使用过的老旧精灵球】

【类型：其他】

【品质：精良】

【特效：可捕捉并保存一只水晶迷境的幻兽】

【使用条件：选择伊弗尔作为信仰】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我恨皮卡丘！发自真心！】

“啊哈！又是一件可以降低通关难度的道具。”封不觉看完说明后抬头说道，“我就说探索一下有利无害吧？”

可是……没人理他……

此刻，其余的四名玩家，包括小马哥在内，全都用一种赤裸裸的、怀疑的目光……斜视着觉哥。

“怎么啦？”封不觉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道，“有什么不对劲儿吗？”

“你，和鲁特……到底，在密谋……什么？”鸿鹄盯着觉哥，一词一顿地说道。

封不觉一脸无辜地回道，“我不是说了啥也没有吗？”

“是啊……你说这话的时候，还消耗掉了列森德给你的符印呢……”迹部接道。

“那恰恰证明了……”废柴叔接道，“你和鲁特确实在密谋着什么。”

“虽然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但大家全都站过来斜视你，所以我也过来凑个热闹，你们继续……”天马行空也接道。

“好吧……好吧……”封不觉道，“我和鲁特是商量了一些事情。”他摊开双手，好似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具体内容嘛……恕我无可奉告。”

“你这家伙不简单啊……”鸿鹄扶了扶眼镜，“我们还以为你当时是和鲁特同归于尽了呢。”他冷笑一声，“没想到……在那种情况下，你和她竟然都没死，而且还变成了合作关系？”

“那又如何？”封不觉反问道，“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他耸耸肩，微笑着说道，“和BOSS做一些交易什么的，很奇怪吗？”

封不觉有意识地使用了“BOSS”这样的词汇，并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轻描淡写、理所当然。因为……在其他玩家看来，

这毕竟还是个游戏；无论巅峰争霸战中发生了什么，他们还是会认为……自己所遭遇的只是一群稀有的高智能NPC和一些比较独特的剧本设定罢了。

“呃……你这样说的话，我倒是可以理解了。”废柴叔想了几秒后回道。作为一个把BOSS级怪物抓回登陆空间变成小助手的男人，自然对各种情况都见怪不怪了。

“啊……反正我也只是在商城里看比赛的观众，和那个BOSS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我也无所谓啦。”迹部摊开双手道，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淡淡的忧伤……

“喂喂……搞什么啊？”鸿鹄不快道，“我变成唯一一个大惊小怪的人了吗？这家伙可是和‘大事件’中的最终BOSS有交情啊，我惊叹一下也很正常吧。”

“嗯……看上去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儿，弄不清状况的我也顿时松了口气呢。”天马行空又接了句卖萌的废话，怒刷存在感。

“没事的话那就继续前进呗。”封不觉把精灵球收进了行囊，再度拾起自己的弹射器（被雕像咬住手时，他外侧的那只手就把弹射器放在了地上）道，“那个谁，快去推门，赶紧的。”

几人又鼓噪了几句，随即便朝着通往下一层的传送门进发了。

此时，队友们所不知道的是……表面上不动声色、对答如流的封不觉，其内心早已疑云密布。

实际上……当雕像问出那个问题时，封不觉才是五人中最为震惊的一个。虽然他没有表现出来，但他的大脑从那时起，便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为什么真理之口会问他和鲁特的事？

“这里的确是惊悚乐园的主宇宙没错，但一个藏于咀魔岛地下神殿中的、没准连自我意识都没有的雕像，怎么会问我

这种事儿？”封不觉心中念道，“我和鲁特的事情，明显和这个剧本毫无关系，所以这问题绝不会是系统安排的。那么……莫非这个雕像的设定就是‘探查对方脑中不能说出的秘密，并进行提问’？”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推论，“不对，这种设定明显会引起很多问题，假如是单人本还有可能，但在团队本里这样做，问出的问题本身就有可能直接泄露玩家的隐私。”

撇开了几种可能后，封不觉便联想到了比较靠谱的答案上：“哼……看来是有‘十分厉害’的家伙在搞鬼啊……会是谁呢？”他心道，“有能力在剧本外控制这个雕像原本的数据组成，并有动机问我那个问题的人……”一份嫌疑人名单呼之欲出，“首先可以排除的就是伍迪，他犯不着做这种事；‘零号’的话……可能性较大，也许他已得到了些许风声，故而有此一招；还有源组织的另外两名头目，同样有动机；另外……也不能排除是鲁特自己想要试探我；最后……虽然可能性极小，但我没准已经被‘九科’给盯上了，以他们的技术力量，应该也可以做到刚才的事。”

正在觉哥思索之际，鸿鹄已穿过了这层的活动门，并完成了对下面那层的初步勘察。

“下来吧，安全。”

随着鸿鹄的喊声响起，众人亦先后进入了这信仰神殿的第三层（从上往下数）……

第517章 咀魔岛（二十三）

这第三间石室的面积依然和上一层保持一致，不同的是，其内部空无一物。

“这倒是一目了然啊……”废柴叔举着手电筒环顾四周道，“不但没有任何东西，就连通往下层的活动门都没有……”

“难道这是条死路？”天马行空道。

迹部接道：“我看有可能……”他顿了一下，“我们在地面上的时候，不是看到好多个塔尖吗？也许这其中只有一个或几个可以通往神殿底部，而其他的全都是死胡同。”

“嗯，有道理。”废柴叔点头同意道，“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大……”他想了想，念道，“我们进入神殿的时候太仓促了，根本没有时间做勘察，只是随意选了个塔尖就下了，所以……走错路也很正常。”

“同意。”鸿鹄也应道，“我推测……在神殿外面应该会有某种提示——用来指出哪个或哪些塔尖才是正确的通路。”他吁了口气，“呼……幸好我们只走了三层就发现了这个塔尖下面是死路，现在折返还来得及。咱们赶紧回地面去，仔细调查一下那些塔尖和附近的……”

“我说……”此时，封不觉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只见他瞪着死鱼眼，抬手指了指上方，有气无力地念道，“下来的入口消失了呢……”

“啊？”众人一惊，齐刷刷抬头一望。

这一瞬，他们的惊吓值皆是猛窜了一阵。

“抱歉，我也没有看到具体的消失过程。”封不觉用淡然的口吻继续说着，“下来以后我的注意力就转到别处去了，直到你们说到‘折返’时，我才本能地朝上面瞥了一眼，结果发

现……天花板上啥都没有了。”

“呃……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悄无声息、且不留痕迹地把门给移除了。”鸿鹄用一个不怎么明显的动作，抹掉了自己鬓角的冷汗，“还真是一刻都不能大意……”

“不，我觉得这和谨慎与否无关。这种噩梦剧本惯用的无赖设定，概括为四个字就是‘防不胜防’。”封不觉接道，“就拿此刻的情形来举例……我们眼前的这间石室，本身是没有任何光源的，全得靠我们自带的照明设备去点亮……”他一边说话，一边用弹射器上的探灯四处探照着，“而我们的视线，会自然而然地跟着这些光线去移动。”他顿了一下，“至于那些相对较暗的地方，很容易就会被忽略掉。”说到此处，他将探灯照向了天花板，“这里的天花板颇高，一般来说是不会有人特意抬头去盯着看的。因此，总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五人的视线全都不在那扇活动门上。而在那段时间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他笑了笑，“呵……其实，哪怕只有一瞬间，也可能发生N种变故，入口消失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打住！我猜你接下来又要开始吓唬人了。”迹部赶紧打断道，“虽然明知你很可能是在危言耸听，但我依然认为自己会吓尿的，所以请你趁早闭嘴吧。”

“想象力才是恐惧的根源、是你最大的敌人。”封不觉道，“还不如让我说出来，拿到明面上分析分析……”

“不如这样吧……我对着天花板或者地上来一发流星拳。”天马行空这时插嘴道，“然后就有路了，你们也就甭胡思乱想了。”

“啊……坦白说……”封不觉摇着头道，“我认为……在这里使用流星拳的话，有五成几率无法击破墙壁、三成几率导致建筑结构崩塌、一成几率触发反弹之类的致命后果，还有一成……会成功。”

“好！那我要试了。”天马行空低下头，抡起膀子就要打。

“喂！你到底听得懂中文吗？有九成几率是会失败的啊！”封不觉喊道。

“别担心，英雄就是可以把不可能化为可能的男人！”小马哥用中二气质十足的口吻应了一声，当时就要动手。

“且慢。”废柴叔此时忽然喝道。

“别拦着我，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小马哥挥臂便道，“天……马……流……”

啪——

天马行空的说话声戛然而止。

因为……一只强有力的手，掐在了他的脖子上，中止了他的行动。

“叫你住手，你听不懂吗？”但见废柴叔以一臂之力，便将天马行空提了起来。

这一幕，让迹部和鸿鹄惊得无以复加，而封不觉只是一挑眉毛，轻轻“哦？”了一声。

下一秒，但见废柴叔脚下一踏，似猛虎一般窜出。他死死钳住天马行空的脖子向前猛进，三步过后，伴随着“砰”的一声……天马行空的背部撞到了石室一侧的墙上。

“你，是，谁？”废柴叔瞪着眼前的“天马行空”，一字一顿地问道。

“救……救命……”这个“天马行空”的神情变得扭曲起来，此时他只能踮着脚尖勉强站立，否则连呼吸都很困难，但他还是奋力地用快要断气的嗓子呼喊道，“他疯了……他被怪物控制了……快杀了他！”

另外三人闻言，面面相觑，沉默了几秒。然后，他们三个围了上来，纷纷摆出很悠闲的站姿，围观着这个“天马行空”，并你一言我一语地问道：“快说，你是谁？真正的小马哥在哪里？”

“我……就是……”那冒牌儿货还想做最后的挣扎。

“你的破绽有三。”但封不觉直接打断了他的话，并举起三根手指道，“其一，你的伪装太做作了，真正的小马哥可不像你这么蠢萌蠢萌的，他只是个热血的傻瓜而已。”他放下一根手指，再道，“其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玩家）是无法攻击同伴的，但废柴叔却成功地攻击了你，这就说明……你根本不是小马哥、而且你已被废柴叔用某种方式给识破了。”他又放下了一根手指，“其三……”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旁边的鸿鹄接过话头，冷冷言道：“天马行空，永远不会摆出你那种表情、去求别人救他。”

短暂的沉默过后……

那个被废柴叔钳制住的家伙终于收起了痛苦的神色，转而露出了冷笑。

“哼……尽是些可笑的理由。”它说道，“在我看来，毫无说服力……”话虽如此，但它还是放弃了伪装、显出了真容。

只见其服装和身体渐渐融为一体，变成了一个黑色的人形生物。从身形轮廓来看，很难分清它究竟是男是女。它的发型好像是光头，头的两侧长着正常的人耳朵；其脸上还有黑白分明的眼睛、鼻梁、和嘴。

“嗯……难道你就是……”封不觉神色一凛道。

“哼……不错，我就是……”对方用颇为得意的语气接了半句。

而封不觉却接道：“……协助柯南将数百无辜群众送入监狱之中……小偷小摸、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犯人’！”

“犯你UNCLE啊！”迹部吼道，“现在是吐槽的时候吗！”

“迹部说得对。”鸿鹄道：“依我看，迅速地施展酷刑，打消对方的嚣张气焰，一举问出小马哥的下落，才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别紧张，开个玩笑而已……”封不觉表面上很轻松地回应着，但实际上……他这句不合时宜的玩笑，也是一次试探。他主要就是想看看另外三名队友的反应，以此确认这其中是否还混有别的假货。

“猜都猜得到它是哪位啦。”封不觉很自然地接着上一句话，看向那冒牌儿货道，“是吧？模仿之魂。”

第518章 咀魔岛（二十四）

“哼……果然名不虚传啊……”模仿之魂冷笑着回道，“……疯不觉。”

“呵呵……过奖……过奖……”觉哥微笑着应道。

“你跟他客气个什么劲儿啊？”迹部说道，“再说……眼下识破他的是废柴叔吧！你只是在放马后炮而已吧？”

“嗯……说起来，我也有点儿好奇，柴兄你究竟是怎么识破它的？”封不觉顺势转头对废柴叔道，“虽然我也从其身上察觉到了些许异常，但在你掐住它的脖子之前，我还真没往‘冒牌儿货’那方面想。”

“其实我和你差不多，起先我也只是觉得这个‘天马行空’有点儿古怪，但并未怀疑他是被假冒的。”废柴叔说话时，其钳住模仿之魂的手并未有半分松懈，“直到……这家伙摆出天马流星拳的架势来。”

“什么？”封不觉闻言一愣，一组回忆的片段在其脑海中连闪而过，两秒后，他便恍然大悟道，“哦……架势不对。”

“哈？居然是这个原因？”迹部接道。

“对，就是这个原因。”废柴叔道，“在巅峰争霸战中，我不止一次地看过天马行空的流星拳。他的动作，和模仿之魂做出来的动作有一定的差别……真正的天马行空，无论在何种姿态下出招，永远是左手在上，高过头顶……”

“嗯，还有两腿弯曲的角度，是右腿靠后，弯曲幅度较之左腿更明显。”封不觉补充道。

“而且……还不止是架势的问题。”废柴叔说着，其墨镜下的目光又重新聚焦到了模仿之魂的脸上，“天马行空的流星拳，是独一无二的。就算找遍整个游戏，也无人能模仿其神

髓。”

“喂喂……不就是个技能吗？谁用都一样吧？”迹部好像不太相信。

“当然不一样咯……亏你还是职业玩家呢，这都没注意到吗？”封不觉轻叹着摇了摇头，拍了拍迹部的肩膀，并解释道，“惊悚乐园中的大部分攻击技能都没有明确的伤害数值……这是个很明显的隐性设定。”他顿了一下，再道，“看似是一样的技能，但不同的人使出来，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哪怕你让两名等级、装备和专精完全一致的玩家去使出同一个技能，其威力也会有差别。”

“事实上，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形下打出同一招，伤害值也会有起伏。”废柴叔补充道，“一个细微的动作，一次呼吸频率上的调整，甚至是心理上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更别说体能衰弱、负伤等因素会带来的影响了。”

“原……原来如此。”迹部这回可是受教了，就算他下一秒扑街而死，这剧本他也算没白来。

“别看天马行空用来用去只有一招，战术上貌似单调无比。”废柴叔继续说道，“其实……他是粗中有细。他的流星拳，可以说是整个游戏中数一数二的绝技。他对这个技能的运用，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从D级到A级的破坏力，他想打出多少，就能打出多少。”

“难怪……和这家伙战斗时，隐隐觉得他的拳越来越强……”鸿鹄扶了扶眼镜，若有所思地念道，“把一个技能用了无数遍之后，便能做到这种地步吗……”

“你也不用想太多……他的方法，我们是学不来的。”废柴叔眼神微变，“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才能……论天分，天马行空未必有多高，他的头脑也没有你们几个好。以职业玩家的角度来看，他绝非什么天才选手。因为他靠的只是直觉、勤奋、以及一点点运气。”他笑了笑，“但他却拿到了巅峰争霸

的冠军，把我们所有人都比了下去。呵……这是谁也无法复制的啊。”

“给我等一下！”模仿之魂这时开口嚷道（被掐住脖子以后它还是可以正常说话的，之前快断气的状态只是伪装），“从你们来到岛上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暗中跟随，并观察你们的言行。要说架势……我摆出来的架势和天马行空本人在嘲讽树林里做的是一样的！哪儿有什么区别？我分明也是左手在上，右腿微……”

“身体展开的幅度和四肢运行的轨迹都不一样啊。”封不觉打断道，“就好似两名体操运动员做同一组技术动作，只要观察得足够仔细，即使外行人也能看出些许不同来。”他耸耸肩，“当然了……我也没能看穿你。”他指了指废柴叔，“在第一时间将你看穿、并直接发动攻击的……是他。我不过是事后孔明罢了，你是栽在了废柴叔瞬息之间的判断力和魄力上。”

此言非虚，若不是废柴叔的果决，模仿之魂也不会那么快就露出破绽来。纵是觉哥和鸿鹄，也需要更多的线索或是别的契机，才有可能识破它的伪装。

“好吧……事已至此，我也只能接受这结果了。”模仿之魂似乎是认栽了，“你们做得不错，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揭穿。”它顿了一下，“现在，能把我放下再聊吗？”

“看情况了。”废柴叔沉声接道。说话间，他的手反而掐得更紧了。

“放心，我不会反抗的。平心而论，我觉得打不过你们。”模仿之魂语气轻松地说道。

“那你要是逃跑呢？”觉哥问道。

“哼……我若是想逃，早就跑了，你们谁也拦不住我。”模仿之魂转过脸对觉哥道，“你曾经见过我的同族，应该知道我

们的能力才对。”

觉哥略一思索，试探着问道：“奥尔登？”

“对，就是他。”模仿之魂回道，“虽然能力方面略有不同，但瞬间移动这种事，我也是可以做到的。”

封不觉没有再说什么，他上前半步，朝着废柴叔使了个眼色。

废柴叔点点头，随即松开了手。

模仿之魂落地后，揉了揉自己的脖子，装模作样地喘了口气道：“那么……来谈笔交易吧，异界旅客们。”

封不觉单刀直入地说道，“说吧，你要什么？”

模仿之魂笑着回道：“嘿嘿，我只有两个要求……”它的视线扫过了玩家们的脸，“第一，我想要一件你们身上的宝物……”它说到这儿时，系统提示在玩家们耳边响起【“宝物”即一件精良级以上的物品，但不允许给出在该剧本中入手的物品】，“随便给我什么都行，只要是附有魔力的物品。”

它的第一个要求，倒并非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帮拓印之手恢复原状。模仿之魂需要一件来自“异界”的魔法物品，才能完成施法，解救它的同僚。

“第二嘛……”模仿之魂接着道，“我想听个鬼故事，随便你们谁来讲，但必须足够吓人才行。”

这个要求则是为满足它自己的需要了……

听到这儿时，废柴叔转头看向三名队友，淡定地说道：“弄死它算了。”

“喂！”模仿之魂吼出声来。

“别急。”封不觉道，“听它说完……”他顿了一秒，“……再弄死也不迟。”

身为一个NPC，模仿之魂此时可谓压力山大，不过它的对白总是要说完的：“嗯哼……只要你们满足了我的要求，我自

然会提供相应的回报。我能为你们做的事共有三件，但你们只能三选其一……”它说到此处，停了片刻，再道，“这三件事分别是……一，说出天马行空的行踪，并为你们打开通往下一层的通道；二，直接把你们四人传送到神殿底部的祭坛那儿；三，立刻将天马行空带到你们面前。”说罢，它诡秘一笑，“当然，你们也可以拒绝交易。那样的话，我立马就走，你们在这儿自求多福吧……”

“嗯……我们得商量一下再做决定。”鸿鹄回道。

“请便。”模仿之魂伸出一手，做了个“请”的动作。

封不觉并不担心对方会逃走，他当即招了招手，示意队友们过来。于是，众人随他来到了石室另一边的角落，低声讨论起来。

“总觉得有阴谋啊……”迹部张口就道，“既然它说自己可以瞬间移动，那还和我们谈条件干嘛？闪人不就行了。”

“不，我觉得合理。”封不觉否定道，“我确实见过一个它的同族生物，二者的外观虽然略有不同，但毫无疑问是同一种生命体。”他解释道，“我之前见过的那个，确实会使用瞬间移动，并且可以带着别人一起移动。最关键的是……那个家伙也喜欢听鬼故事。”

鸿鹄接道：“在我看来……并没有那么复杂。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剧情选项而已，在柴兄识破这个NPC的伪装之时，剧情就被触发了。”他略微停顿了一秒，说道，“其实这笔交易总体还算公平，只要交出去一件精良级物品、再讲个零成本的故事，我们就能获得那三种奖励中的一项。”

“我也同意接受交易。”废柴叔道，“不过眼下的问题是……该选哪个奖励？”

“第一条吧……”迹部即刻接道，“选第二条的话，不就等于把小马哥给抛弃了吗？而第三条选项……虽然是可以马上就和小马哥会合，但情况又会回到几分钟之前的原点了。”

“错。”

忽然，觉哥用胸有成竹的语气，说了一个错字。

“哈？”旁边的鸿鹄却是先愣了一下，“哪儿错了？迹部分析得挺有道理啊。”

“是吗？”封不觉道，“那我想问问……你们知道了小马哥的行踪以后，又能如何？”

“当然是去找他咯。”迹部回道。

“你认识这个神殿的路吗？还是你见过这里的地图？”

“呃……”

封不觉用两句话就把对方问傻了，而且他的话还没完：“哪怕你真有神殿的全地图，你又怎么能保证，小马哥会待在原地不动，等你去找？”

“等等……”迹部道，“你又怎么知道，小马哥一定在这神殿里啊？也许他在别的……”

“不可能。”封不觉打断道，“在别处的话，他早就已经被抹杀了不是吗？”

“呃……不对啊！”迹部又道，“我们五个是一起进入神殿的，通过活动门时，小马哥既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也始终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视线，模仿之魂根本没有调包的机会啊……”

“因为在外面就已经被换掉了呗。”封不觉淡定地接道。

“那你又说他肯定在神殿里？”迹部都听懵了。

“你仔细想想就明白了……调换的时机只有一个……”封不觉接道，“就是当你们四人全都被变成拓影，而我尚未归队的那段时间。”他朝石室另一侧的模仿之魂瞥了一眼，“它就是在那个时候，和拓印之手一同完成了调包。”他顿了一下，再道，“方法很简单，拓印之手先把小马哥从影子里放出来，然后模仿之魂立即抓住小马哥并进行瞬移、将其送至神殿中的

某处。随后它再移回来，用变身能力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拓影，趴在地上……”

觉哥说到此处，冷哼一声；“哼……现在想来，这帮守卫比我想象中要聪明得多啊……它们事先就考虑过拓印之手会输给我的情况，纵然那种概率极低，但它们还是准备好了后路……”

这时，鸿鹄问道：“那你的意思是……选第三条？”

“不出意外的话，我感觉第三条是死亡选项……”封不觉虚着眼道，“不，确切地说，是团灭选项……选了以后，五人被困死在这间石室里的可能性很高。”

“那……你是说选第二条比较好？”废柴叔问道。

“那当然。”封不觉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神情，“还记得前一个任务完成时的情形吧？”他没等队友们回答，便接道，“在抵达目的地的刹那，玩家身上的抹杀时限便即刻解除，任务也将视为【已完成】。而下一个任务，要等到上个主线的最大时限全部走完、并留出一段缓冲期后，才会被触发。

也就是说……选了第二条，我们四个就会立刻完成当前的主线任务、且不再受到时限的威胁。即使时限走完的那一刻，我们四人皆不在祭坛旁，也不会遭到抹杀，因为我们的任务早就‘已经完成了’。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只需留下一人在祭坛处等待就行，其他人则可以无所顾忌地去寻找小马哥的下落。

最坏的结果……两个多小时后我们还是没找到他，而他也没能靠自己抵达祭坛。真发生那种情况的话，我们也只是减员一人。剩下的人依然可以返回底层，继续通关。”

封不觉一口气说完，换了口气再道：“相形之下，选第一条，就显得毫无道理了。一样都是在陌生的环境里找一个很可能正在移动的目标，为什么不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从终点开始找起？

另外，别忘了从小马哥的角度出发考虑一下问题。他进入神殿的时间比我们早，但他接到第二个任务的时间点和我们是一致的。当他接到新任务时，看一眼团队栏就会明白——我们四个也已经抵达了神殿、没有被抹杀。

这时，无论他的位置在哪儿，都会立即开始向下进发的。因为他很清楚，与其在这种迷宫般的地方漫无目的地寻找队友，不如直接到终点和我们会合。说不定……他现在就已经相当接近祭坛的所在了。

我们要是选择第三条……即使没有导致团灭的结果，无疑也是坑了他一回。接下来就会像迹部所说的那样，回到了‘五人一同被困在封闭空间内’的尴尬处境中。”

封不觉这一番话说完，队友们可谓茅塞顿开。稍微又讨论了几句后，四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他们迅速走回了模仿之魂的身边，像是地痞流氓在街边调戏良家妇女一般，把对方重新围上……

“我们商量好了，选第二条。”封不觉开口便道。

“哦？”模仿之魂的语气显得有些惊讶，不过它随即就换上了挖苦的口吻，“哼……要抛弃队友了吗，一帮无情的家伙啊。”

“给你宝物。”封不觉无视对方的话语，从行囊中取出了【马里奥的管钳】，递给了模仿之魂，“拿着。”

时至今日，当初被觉哥作为主力近战武器的这把管钳，终于也要离他而去了。随着等级和实力的提升，这把武器逐渐变得鸡肋起来。

要说近战格斗，封不觉现在仅凭拳脚就能打出极强的招式，何况他还拥有【必须破防之刃】这完美级的大杀器。

要说工具用途，一把【WJQ-308军铲】便几乎具备了所有工具的功能，这其中无疑也包括了管钳。

再者，版本更新后，【马里奥的管钳】已变成了绑定装

备，放到拍卖行出售也是不可能的了。

觉哥早已有意让这件装备退出历史舞台，只因这管钳颇具纪念意义（他用额外奖励抽到的第一件精良级装备），所以他一直有所犹豫。

但此刻，似乎是个不错的时机。与其拿这装备去填“粉碎机”，不如在这儿用掉，为团队做点贡献吧。

“哼……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模仿之魂接过管钳，顺手就将其塞入了自己胸口，储藏在了体内。

“那么……请听我的鬼故事吧。”封不觉紧接着便道。

第519章 咀魔岛（二十五）

“那是一个初夏的夜晚。

六名高中生来到了学校的后山。

一行人皆是男生，名字分别是：李彬、贾明、胡声，赵冠、还有王小文、王小武。

这天，是高考后的第三天。虽然成绩公布前，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但这并不会影响他们在接下来这半个月中的狂欢。

而今晚，他们准备的狂欢方式……就是用教科书作燃料，搞一次烧烤大会。

或许看上去有些荒唐，但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这绝对是个好主意。六人在考完试的第二天，就已经商定好了这个计划。他们选择了学校的后山作为聚会地点，时间则定在晚上九点。

是夜，夜幕降临之后，六人陆续来到了学校附近的车站。

王小文和王小武两兄弟来得最早，他们俩带来了烧烤用的食材；随后来的是赵冠，他带来了一个手提冰箱，里面装满了冰镇啤酒；李彬和贾明也先后赶到，他们负责带烧烤的器具和餐具；在临近九点之际，胡声也来了，他带的是汽油和火柴。

当然了，除了以上这些东西之外，他们每个人……都带了一个书包，里面装满了教科书。

六人碰面后，便从一条小路绕上了山去。

学校的后山并不是那种陡峭的山峰，说白了就是个荒芜的山坡而已，一般来说走十五分钟就能到达山顶。山上的林

子也并不茂密，由于常年无人打理，树木多半已经枯死、路边杂草丛生。

六名男生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少年，虽是带着重物，但上山的速率几乎没受什么影响。

二十分钟不到，他们就来到了后山顶上。

在这里，可以眺望到下方那学校的全景。从校舍到操场、一目了然。

不多时，他们就搭好了烧烤所需的用具，准备好了燃料、并点起了火。

一行人有说有笑地围坐在火堆旁，开始了烧烤。

他们把那些折磨了自己无数个日夜的教科书当做纸巾，用来擦手擦嘴，时不时再撕下几张或整本丢进火里去。

他们遥望着远处的校舍，许多复杂的心绪涌上心头。那里确实有很多糟糕的回忆，但也有美好的事物……

无论如何，在那里的三年，是他们成长经历中不可抹去的一部分。也许今天觉得苦涩的东西，在很多年以后，就会沉淀出别的味道。

酒过三巡，食过酱迁。

几个小时后，带来的食材被他们吃光了，教科书基本上也被烧了个七七八八。

不过啤酒还够，大概还有三分之一。

此时夜色正浓，胡声突发奇想，说道：‘对了，你们有没有听过……有关这个后山的怪谈？’

贾明立即接道：‘听过啊，好像是叫……血染的校花？’

李斌道：‘诶？我怎么听说是叫弑生狂魔啊？’

王小文和王小武则表示：‘我们听过的版本叫……拾荒者。’

赵冠耸耸肩，接道：‘徘徊幽灵。’

‘哈？原来我们学校后山有那么多怪谈啊？’胡声自己也吓了一跳，他本来是想借此机会说个鬼故事吓吓这帮小子，没想到他们人人都听过类似的故事。

‘要不然……大家各自说说？’胡声建议道。

另外几人也都同意，于是，他们又聊了几句之后，便逐一开始了叙述。

其实怪谈这种东西呢……说得简单一些，三五句话、甚至一句话就能概括出来。不过这些家伙添油加醋，当鬼故事来说，倒真是扯了很久。

贾明说的那个‘血染的校花’，大致就是讲……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因为相貌而遭到其她女同学的排挤和欺凌。终于有一天，她不堪忍受了。她来到后山，用美工刀割烂了自己的脸、流血而死。在这之后的三个月里，那些曾经欺负过她的女生全都陆续死在了这座山上。她们死亡时，脸都被严重扭曲，好似有一双无形的手，想把她们的脸捏成另一个人的样子……

李彬那个‘弑生狂魔’的故事则是讲……有个变态杀人狂老师，专门以学校里的学生为目标行凶。他每次杀掉一个学生后，就将其碎尸并藏在这后山上。直到某个晚上……他又一次上山弃尸，却再也没有下来。后来，警方在山上找到了他的尸体，并在其周围找到了大量其他人的尸体碎片。那些碎片像是虫群一样覆在这个老师的尸首上，扯都扯不下来。

王氏兄弟的拾荒者怪谈最为简单，就是说……在山上，有时会出现一个身形伛偻、背着筐的青面老人。如果他跟你打招呼，你千万不要回答，装作没听见就行，否则你就会被他扔进筐里带走……

而赵冠的‘徘徊幽灵’是说……从前有个很懦弱的学生，因为害怕霸凌，所以不敢去上学。于是，他每天早上离家后，

就躲进后山里，一直待到天黑再回家。这样过了一段日子，由于长期吃不到午饭，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再加上一整天都在发呆，精神也变得恍恍惚惚的。后来，学校和家长终究是发现了这件事，他们不由分说地把责任全都归到了这个学生的头上，家里人更是狠狠揍了他一顿。结果在第二天，这个学生又像往常一样离开了家，并且再也没有回来。据说从那天以后，时常有人会在山上看到一个人影在徘徊，但只要有人接近，他就会消失，永远没人能找到他……

这五人纷纷讲完了自己的故事，最后，就轮到了胡声了。

作为发起者，他自信自己要讲的怪谈是最恐怖的，故而压轴出场。

此时，气氛已经变得颇为诡异。纵然这六名男生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但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下连续听了四个鬼故事，他们也不由得手心出汗，虚汗连生。

眼瞅着时间已将近午夜，在这个灵异气氛最盛的时段，胡声的叙述开始了……

‘我要说的这个怪谈……没有固定的名字，因为它的名称太多了，已没有人知道最初的叫法。’胡声是个能说会道的人，所以他一开始就故弄玄虚，‘故事是这样的……很多年以前，这个学校中有一男一女两名学生。他们从小就是青梅竹马，在高二时已确定了恋爱关系，甚至已有了肉体关系……

可好景不长，这事情终究还是被双方家长知道了。接下来的事情，自然就是一出棒打鸳鸯的戏码。而这对鸳鸯，也没有就此作罢。他们没有钱、也没有离开家庭独立生存的能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对这世界进行控诉……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他们俩来到了山上……’

胡声说到这儿时，忽然不出声了。

他神情陡变、脸色忽地一片煞白，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李彬、贾明、赵冠和王氏兄弟也都感到了不对劲儿，他们紧张地转过头，顺着胡声看的方向望去……

但见，有一男一女两道人影，正各自拿着一个手电筒，沿着上山的小路、缓缓走来。

他们虽然没有穿校服，但看两人的身形容貌，无疑都是高中生模样。

隐约间，还能听到他们的对话声……

‘喂，我说……你有没有觉得……周围好像突然变冷了……’女生说道。

‘有吗？’男生用无所谓的语气道，‘是你的心理作用吧……’他挤出一个笑容，‘不过是试胆大会而已，你别那么紧张嘛。’

‘可这后山真的很诡异啊……’女生回道：‘难道你没有听过那个‘六鬼’的怪谈吗？’

两人边说边走，话至此处，他们正好直接‘穿’过了胡声他们六人的身体。

与此同时，地上的火堆、烧烤架、啤酒、灰烬、也全都消失不见。

‘哈？什么玩意儿啊？’男生接道。

女生神秘兮兮地说道：‘听说……在很多年前，也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有六个男生，到这个后山上来……用教科书玩烧烤。

‘哈哈……神经病啊？’男生笑着道。

‘据说他们都是高三的学生，刚刚参加完高考。’女生回道。

‘哦……那我可以理解了。’男生应道。

女生继续道：‘可没想到……他们在烧烤时，发生了意外，继而引起了火灾，并最终演变成山林大火，把他们六人全都烧死在了山上……这山上的林子也被烧掉了大半，从此就变成了荒山。’

‘这算是乐极生悲了吧……’男生一边回话，一边不经意地抚了抚自己的胳膊，因为这时……他也隐隐感到了一丝寒意。

‘这还没完呢……’女生道，‘后来，高考成绩公布了，结果这六人全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可惜……他们永远都看不到录取通知书了。’

‘呵……呵呵……是怪瘆人的呢……’男生的笑容越来越不自然，他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视线的余光也在时不时撇着周围的环境，仿佛是想确认黑暗中有没有藏着些什么……

‘从此以后……’女生接着道，‘就有了一种传言……每到夏天的夜晚，山上偶尔会出现火光，那就是他们六……’

她的话戛然而止，因为……她看到了一只焦糊溃烂的手，搭在了旁边那位男生的肩膀上，而那个男生，却是浑然不知的样子……”

封不觉的故事，到这里便算是讲完了，他停顿了几秒，盯着模仿之魂道：“好了，结束了，还行吧？”

第520章 咀魔岛（二十六）

“啊……总比没有强吧……”模仿之魂做了个挖鼻孔的动作（虽然它没有鼻孔），用一种不怎么上心的口吻回道，“毕竟在岛上很难听到鬼故事呢，距离上次听……大概已经隔了好几个礼拜了啊。”

“这不是没隔多久吗！”迹部在旁吐槽道。

“看来拜访过这里的异界旅客还不少嘛……”封不觉神色平静地试探道。

“也不全是你们这样的人。”模仿之魂接道，“也有本宇宙的人类，以及……其他生物。”它顿了一下，“嗯……这并不是重点。”它好似也意识到了对方是在套词，因此赶紧打住，转而说道，“不管怎么说，交易是已然成立了。那么……各位请过来，把手搭在我的手臂上。”

模仿之魂说着，便上前一步，展开了双臂。

玩家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后，纷纷上前，将手搭了上去。

“嗯……还以为会是黏黏的手感呢，结果还好啊……”迹部随即沉吟道。

其他三名玩家此时的想法也和他差不多，在接触之前，他们都以为模仿之魂的身体是类似胶水的物质，但实际触碰到之后，他们才发现……对方的体表是非常平滑、干燥的，而且它的体温很低，其皮肤就像是刚从冰柜里取出的皮革般干爽。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调整身体的湿度、温度和强度，以适应周围的环境……这是很平常的自我调整机制。”模仿之魂用一种高傲的语气接道，“基本上所有的高阶生物、乃至部分低等动物，都具备这样的能力。当然了，这其中也包

括你们人类，只不过你们在这方面很弱而已……”

话至此处，玩家们眼前的景物骤变。

四人的耳边，也适时响起了系统提示：【当前任务已完成】

眨眼之间，他们便从一个昏暗、封闭的石室，来到了一个似广场般宽阔、穹顶足有二十米高的大殿之内。

殿首，矗立着一个形似冠冕的“皿”字形祭坛。殿中，一条深褐色的石道将大殿一分为二，大殿两侧各有许多高五米左右的图腾柱，以不规则的方式排列着。殿尾，则是一扇高十米的圆形拱门，门的下沿就连着石道。

在这“祭祀殿”四周的石壁上，刻着不计其数的、由几何图形组成的壁画图案。那些图案就好似夜空中的星座……各据一隅、又隐隐相连；在每一组图案的中心，都镶嵌着一块正在发光的峦石。就是这成百上千的发光石，照亮了这个雄伟的殿堂，呈现出了一片瑰丽的奇景。

“啊~这也不能怪你们，毕竟……从生理结构上来看，你们简直就是进化史上的一场灾难。”模仿之魂的话显然还没说完，它接着瞬间移动之前的内容道，“你们的外表明明已经具备了智慧生命的一切特征，但内部却是一团糟。在我的种族看来，你们身上有80%的器官都是多余的残次品，其性能就像廉价彩电一样不可靠。所以你们的寿命才会那么短暂，并会反复受到各种疾病的折磨和摧残。”它说到这儿时，放下了胳膊，玩家也顺势将手从其身上拿开了。

“在这个宇宙中，还有很多与你们智慧相仿的种族，而他们体内的器官数量都远远少于你们。通常来说，他们只需两到三个器官就能完成所有的新陈代谢。像消化、呼吸、内分泌、免疫系统等等……全都由这几个器官包办。而且这些器官的质量、强度、精密性，都是你们无法比拟的。”模仿之魂继续说着，“要比喻的话，你们的身体就像是早已过时的台式组装电脑，里面塞满了各种落后的、不合格的配件。而他们

的身体则是一体化的超级光学计算机。几十载过去，当你们的配件陆续出现故障时，人家还没出质保期呢。即使你们小心翼翼地使用、精心保养每个角落，也不过是在延缓报废的年限罢了。而别人的零件……怎么用都不会出现你们那些先天缺陷。

简而言之，你们对环境的适应力，以及对疾病和危险事故的抵抗力，全都太差了。”

模仿之魂说得很起劲，不过……此刻认真在听、而且听得懂、并在做着思考的……只有封不觉一个。其他人的注意力基本都已转移到了别处，要么在看任务栏，要么在检视周围的环境。

虽说觉哥也看了任务栏，也观察了周围的环境……但他算是特殊情况。他是个早已习惯于一心多用的人，让大脑保持繁忙，反而更容易帮助其集中精力。

“嗯……原来如此……”封不觉听对方说完，立即接道，“其实我也对人类目前正处于进化瓶颈的现状抱有很大不满，我一直都赞同人造器官、半机械身体、或是将人类意识储存到虚拟世界的设想。虽然这些并非是自然选择，而是生物自己用科技所推动的演变……但毫无疑问会是一种进步。只要改变了生命循环的方式，就能改变物种对现有资源的需求竞争，大大地延长寿命，并消灭绝大多数先天性的歧视。”

“哦？你的想法倒挺有意思的。”模仿之魂饶有兴致地接道，“可在你的同胞们看来……你这种人未免有些激进了吧？”

“激进……总好过愚蠢。在我的世界，有很多聪明人都被扣上过‘激进’的帽子，他们是如此卓越、超脱于时代，却遭到鄙夷，被称为异教徒、疯子、白痴，乃至被杀害。”封不觉平静地说着，“事实证明，愚蠢的人，经常会赢的。他们是一个很庞大群体，其中包括真正的蠢货、甘于与蠢货为伍的懦夫、以及少部分别有用心的煽动者和领导者。他们烧死过民族英雄、处死过伟大的科学家、逮捕过在学校教授进化论的

老师。还曾有一群人试图摧毁自己民族的文化……以至于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扫荡殆尽。

但很多年以后，这群人却坐享着当年那些‘激进者’们所留下的知识和成就，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视为常识，并去鄙视那些更无知的、连常识都不懂的人。同时他们又怀揣着嫉妒和恐惧，去声讨那些意识更超前的家伙，称其为……呵呵……激进分子。”

“你的狂妄和偏执让我匪夷所思啊……”模仿之魂笑道，“哈……不过也很有趣就是了。”

此时，另一边……

废柴叔、鸿鹄和迹部三人，已然走到了十几米外。他们看上去是在东张西望地探地图，其实就是不想去搀和觉哥和模仿之魂的对话……所以就走得远一些，假装没听到。

“喂喂……那边的谈话你们听得懂吗？不明觉厉啊……”迹部念道。

“反人类哲学小课堂，话题似是而非，观点未必都对……听不懂更好。”鸿鹄扶了扶眼镜并接道。

“我们还是把注意力放到剧本上来吧。”废柴叔抹了把冷汗，转移话题道，“不管怎么说，眼下的形势还是不错的，和疯兄之前分析的一样，我们的任务都成功完成了。现在抹杀时限已经解除，任务栏里也没有跳出下一条主线任务。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地离开这里，回头去寻找天马行空了。”

“不如……就我们三个去找吧。”迹部又回头看了眼祭坛那边，见觉哥和模仿之魂还在扯着淡，便接道，“让他们俩在这儿聊着，没准疯不觉还能从对方身上多套出点儿情报。”

“嗯，不错的建议。”鸿鹄应道，“反正总得留个人在这里，以防天马行空和我们走岔了。”

“我也同意。”废柴叔接道。

接着，他们仨便转头对觉哥吼了几嗓子，说了一下行动

安排。

封不觉和模仿之魂正聊得热火朝天，一听三名队友主动要求跑腿，自然是欣然接受了。

于是，四人便在此处再度分开，双线行事……

第521章 咀魔岛（二十七）

三人从祭祀殿的拱门走出，行入了一条漆黑的隧道中。

越往前走，隧道越是狭窄，很快就变成了一般走廊的尺寸。虽然前路时不时会出现转角，但始终没有发现岔路。

“嗯……对了。”行在半路，废柴叔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对迹部说道，“迹部，有个事儿我挺好奇的，想请教你一下。”

迹部闻言一愣，心道：像废柴叔这种级别的玩家，竟然还有问题要向我请教？

“啊？什么事啊？”迹部回道。

“就是……”废柴叔问道，“你们冰帝，属于哪种类型的游戏工作室？”

“哪种类型？”迹部表面上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其实他心里却在念叨着：游戏工作室还分类型的吗？

很显然……是分的。

粗略地划分一下，游戏工作室大致就有四类。

第一种是“综合型”，这类工作室很多都是规模庞大、财力雄厚、明星云集的大型企业，其经营的范围早已超出了游戏领域，他们光靠品牌效应就能保证盈利。

第二种是“人才型”，这类工作室的规模从小到大都有，基本理念就是以人为本，以培养杰出的明星玩家为核心理念，通过向外输出人才来获取可观的收入。

第三种是“商业型”，这是个比较边缘的类型，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去做的，但做得好的人，确实赚得不少。这类工作室对员工的游戏实力并没有很高的要求，他们需要的是有耐心的、善于观察分析的、社交能力优秀的玩家。他们是把游

戏当成商场去攻略的，靠着炒作虚拟物品、控制物价、买卖情报等方式发财，也算另辟蹊径。

而第四种，就是“实干型”了，中小规模的工作室通常都属于这种。他们的主营业务是行业中最基础的一环——代（或带）练、打金。基本都是些不怎么风光和愉快的粗活儿，做久了就是机械化操作，令人感到辛劳、乏味。而且……做这行还要忍受各种谩骂和指责，因为他们的游戏方式纯粹是为了追求效率，所以经常会破坏其他玩家的游戏体验。即使被人叫作“蝗虫”，确也无法反驳。

以上这些信息，算是比较基础的知识了。在2055年，如果你想从事游戏行业，无论是做玩家、还是自己开工作室，这点内容是必须掌握的。若是连基本定位都弄不清楚，那入行无疑是自己坑自己。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也已经隐隐感觉到了……没错，迹部少爷，或者说……金富贵，就是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便跳入了这游戏行业的大潮中。

好在……他的家境颇为殷实，也允许他犯一些错误。

金富贵的老爸经商多年，是个明白人，他想得挺开：儿子想做游戏工作室，那就让他去做，好歹是个合法行业，所需的投入也不高。就算做不出什么名堂，也亏不了多少钱。反正……总比大学毕业了家里蹲要强。

于是，迹部便怀着满腔的热情、憧憬和无知，开始了他的游戏生涯……

“就是……那种……”迹部支支吾吾地回道，“人员比较少，但实力还算不错的……那种……”

“哦，是走精英路线吗？那就是‘人才型’了。”鸿鹄在旁接道，“诶？说起来……你们工作室的官网怎么还没上线呢？”

“呃……那个……”迹部神色有些尴尬地应道，“因为公司成立的时间还不长……加上游戏中的业务比较繁忙……”

事实上……如果没人提醒，恐怕再过半年，他都想不起来要建个工作室的主页……

“原来如此。”鸿鹄倒没有怀疑什么，只是说道，“嗯……可以理解，小工作室的人手少，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其实能维持正常运作就很了不起了。”废柴叔接道：“我还挺佩服迹部的，年纪轻轻就已经当上工作室老总了。想必背了不少银行贷款吧？哈哈……”

“呃……还……还好……”迹部实在不好意思在这种氛围下说出自己是个富二代的事实。

“呵呵……别担心，当年湿婆、刀剑笑他们这些家伙，也都是和你差不多的年纪就创业的，如今不都成了风云人物吗？”鸿鹄笑道，“你的工作室刚起步，就有‘取名难’他们那种实力玩家坐镇，前景一片大好啊。”他顿了一下，“不过……既然是人才型工作室，人脉相当重要，就算撑门面也好，你得多招收一些员工才是。等新人成长起来以后，你和核心团队的人就可以抽身去运作那些线下的琐事了。”

“嗯嗯，明白……”迹部点头应道。

“这样吧，剧本结束后咱们互相加个好友。我在圈内还是认识一些朋友的，有些实力不错的个人职业玩家，我可以介绍他们到你那儿去。”鸿鹄接道。

“哦！那真是雪中送炭啊！”迹部两眼放光道，“多谢多谢。”

“呵呵……也不用客气……”鸿鹄笑道，“我的那些朋友虽然天分不错，但资历太浅，在知名工作室投简历不成功，对那些中小型的‘实干型’工作室又不感冒，而去一些奇怪的小型工作室……就怕被人给骗了。你肯收留他们，那是双赢的事情嘛。”

“那个……我们也不算很熟……你就不怕我也是个盘剥员工的黑心老板吗？”迹部笑着问道。

“不像。”废柴叔这时接过话头道，“我这人看人还是挺准的，虽然接触的时间不长，但无论是你，还是取名难他们仨……都不像是那种工作室里走出来的人。”

“嗯，我也这样觉得。”鸿鹄接道。

“好吧……我就当这是夸奖了。”迹部回道。

这个团队噩梦本，迹部真是没白来，且不说他最后能否拿到通关奖励，至少他已有了其他更为实际的收获。

“哦，我也有个事儿想问你来着。”此时，迹部觉得是时候转移话题了，便对废柴叔道，“关于先前你揭穿模仿之魂……当时，你的依据真的只有架势而已吗？”

“没错，只是那样而已。”废柴叔回道。

迹部道，“你的自信到底从何而来啊……”

废柴叔略微犹豫了一下，笑道：“呵呵……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巅峰争霸战的录像我研究过很多遍了，对每一名选手的战斗方式，我都做了非常细致的观察。尤其是那些细微的习惯性动作、以及面对危情时的瞬间反应……我可都是一帧一帧去看的。”

鸿鹄即刻应道：“啊……柴兄你的功课做得也很足嘛。”

“呵呵……彼此彼此。”废柴叔笑道，“想必你研究得不比我少吧。”

话至此处，两道锐利的目光短暂一触、并迅速分开。一切尽在不言中……

唯有迹部在旁的默默垂目，他不禁想到……眼前这两位以个人名义征战游戏的职业玩家，都做到了这种程度。反观自己，好歹是一家游戏工作室的一把手，可到现在为止，基本还是抱着“靠玩儿赚钱”这种理念在游戏的。

真哥、老取和小名他们倒是可以抱着这种心态，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打游戏，而且他们做得很不错，可以说已经完

全具备了职业玩家的素质。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件事——用自己的游戏实力去撑起这个工作室。

但迹部不同，他是工作室的投资者、决策者和运营者，他要做的事情，远远不是在游戏内就可以完成的。

此时此刻，迹部恍然大悟……为什么他那三位损友总是不和他一起排剧本，还总是无情地说着“你弱爆了，赶紧下线吧”之类的话。

其实……他们并不是不想和自己的好兄弟一起玩游戏，他们也绝不是嫌迹部的水平低。他们只是想让迹部去做真正该做的事而已。因为他们已不再是那四个蜗在寝室里的学生了，他们是已经踏上社会的成人，需要靠着游戏去生存。

取名难三人早已懂了，只有迹部不懂，他好似还没有长大……

说到底……他只是在“玩儿”而已。用自己的青春和家里的钱在玩儿。所谓的“工作室”，也不过只个笼罩着“梦想、创业”这类光环的幌子，能让他和好兄弟们继续待在一起，成天玩着游戏……

如今他回头想来……自己根本不配当这个“老板”。他很少去做那些枯燥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从不拟定任何周详、长远的游戏方案，工作室的日程计划几乎就是过一天算一天……

“我真是个长不大的白痴啊……”迹部心中念道，“既不是个合格的领导……也称不上是合格的职业玩家……”他长长地吁了口气，抬眼看了看和自己并肩而行的两位高玩，“真正的职业，就是要有他们俩这样的素养才行……要不然还有什么脸自称职业呢……”

他不由得想起了一句经典的电影台词——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容易的。

“嘿！快看那边！”忽然，鸿鹄停下了脚步，并抬起手电筒说道。

他的话将迹部的思绪拉回了眼前的剧本中。

废柴叔也摆出了戒备的姿态，向着鸿鹄所指的方向凝神望去。

但见……一撮碧油油的绿光，浮现在了走廊的远端，并徐徐靠近而来……

第522章 咀魔岛（二十八）

待对方靠近了一些，三人终于看清了……来得竟是小马哥。

此时的天马行空满身尘土，看上去狼狈不堪，他的手上拿着一根银质的火把，火把顶端燃烧着绿色的异火。

“诶？”小马哥很快也看清了队友们，“果然是你们啊，我看到手电筒的亮光就猜是你们几个。”

“你没什么事儿吧？”废柴叔问道。

“还行吧，路上遇到了一些怪物和陷阱，但生存值的损失不算大。”天马行空回道。

四人简单交流了几句，便转身往祭祀殿的方向去了。

一路上，废柴叔他们把遇到封不觉之后的事情大致讲解了一下，天马行空则说了自己的经历。和觉哥推测的一样，天马行空确实是在他们四人受困的那段时间里被传送走的。当然了，他并不知道有关调包的事，对于自己突然进入神殿的状况也是一头雾水。

边走边说，众人很快又回到了祭祀殿。踏进拱门后，便可望见祭坛旁的封不觉和模仿之魂了。

几十分钟过去了，他们俩竟然还在聊着，而且俨然是一副兴致正浓的样子……

“哦，回来得挺快嘛。”觉哥瞥见四名队友时，便停止了与模仿之魂的谈话，转而对同伴们道，“我就说选第二条没错吧，现在任务轻松完成了。”

“嗯……既然你们都到齐了……”模仿之魂扫了玩家们一眼，接道，“我也差不多该离开了。”

“不再聊聊了吗？”封不觉问道。

“哼……别把我当成傻瓜，疯不觉。”模仿之魂道，“我知道你打得是什么算盘，我只是配合你一下，让你放心。”

“呵呵……好吧……”封不觉笑了笑，“那就……恕不远送了。”

“我也不需要你送……”模仿之魂说到这儿，似是想起了什么，它随即接道，“我看你是个挺明事理的家伙，不妨再给你个免费的忠告吧……”它顿了一下，语气微变，“如果你们遇到了‘恐惧之心’，最好在第一时间就逃跑，你们‘人类’是无法与它抗衡的。”

话音未落，模仿之魂已经从众人眼前消失了。

“什么情况？”迹部疑惑道，“它是在故弄玄虚吗？恐惧之心应该是它的同伴吧，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样的提示？”

“谁知道呢……”废柴叔接道，“也许四名守卫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没错，模仿之魂和拓印之手的交情好，并不代表四名守卫间都是如此。”封不觉转过身对队友们道，“再者……守卫的职责又不是杀人，给我们提示也很正常嘛。”

“不对吧……之前在猜拳领域里的时候，假如拓印之手成功地把我们全都拓在了地上，那等到任务时限走完，我们可就集体完蛋了。”迹部回道。

“这它们可管不着。”封不觉回道，“系统抹杀之类的破事儿，是一种只作用于我们玩家的东西，和咀魔岛的规则无关。”他摊开双手，“你仔细想想……倘若守卫的目的是杀死我们，那我们早就已经死绝了……”

“嗯……这倒是。”鸿鹄扶了扶眼镜，接过话头道，“就拿那个模仿之魂来说，它若是想杀我们，刚才直接带着我们瞬移到幽灵沼泽的底部就是了，反正它自己是不会溺死在里面的。”

“你不说还算了……”迹部闻言，当即打了个冷颤，“一说我还真有点儿后怕……”

“对了，刚才模仿之魂对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鸿鹄又转头对觉哥道，“什么叫‘我知道你打得什么算盘’？”

“哦……那个啊……”封不觉笑道，“呵……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和它聊那么久？”

“因为你俩在反人类的领域志同道合？”鸿鹄适时地吐了个槽。

“是为了防止它故技重施吧。”一旁的废柴叔插嘴道。

“啪——”封不觉打了个响指，顺手一指废柴叔，“有见地。”

虽是被夸奖了，但废柴叔可不会像觉哥那般嘚瑟，他只是用一贯的语气继续解释道：“如果我们来到祭坛后立刻让模仿之魂离开，那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它瞬间移动到别处，重新伪装成天马行空的样子，然后再次混入我们中间。”

“原来如此……”鸿鹄听到这儿就懂了，他的目光再度瞥向觉哥，“你用谈话去拖住对方，以此来防止它故技重施。”

“对，就是这样。”封不觉歪着头，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了，这个模仿之魂的智能真得非常高啊……它会说出‘我只是配合你一下，让你放心’这样的话，就表明它早已看穿了我的意图。”觉哥挠了挠头，“嗯……像这种智慧和性格完成度都很高的NPC，十有八九是唯一性数据，应该和我以前遇到过的几个麻烦家伙属于同一级别……”

“那种事怎样都好。”天马行空这时开口打断道，“眼下有个非常严重问题，我们必须优先解决！”

“什么问题？”队友们全都转头看向他，异口同声地问道。

“我饿了。”小马哥的回答干脆利落，短短三个字霸气十足。

其余四人皆是一个踉跄，差点儿来个平地摔。

“经你这么一提醒……”封不觉念道，“从进剧本时算起，的确已经过了将近四个小时。即使我们当时的状态被系统默认为‘刚吃饱’，现在也该有饥饿感了……”

有些事，就是经不起念叨。不说倒也罢了，一说就显得特明显。

“啊……忽然觉得两腿发酸，肚子也超饿啊……”迹部说着，干脆就盘腿坐下了。

“之前的体能消耗确实不小……”废柴叔的手也本能地挪到了自己的腹部，“从蚂蝗森林，到嘲讽树林，再穿过幽灵沼泽，最后进入神殿……光是走过的路就不知有多远了。要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点路我们一天都未必走得完。”

“嗯……有件事，之前我就想说，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鸿鹄又接道，“我注意到……我的体能值消耗似乎比正常剧本里要快得多。”他顿了一下，“想来……也是这个剧本的特殊设定导致的吧……”

“疲劳、饥渴……”封不觉舔着嘴唇，“真正的威胁，似乎开始浮出水面了呢……”说话间，他也盘腿坐了下来，并抬头看向天马行空道，“小马哥，你走进这个大殿时，主线任务已经完成了吧？”

“对啊。”天马行空回道。

“嗯……好的……”封不觉若有所思地念道，“我推测……下一个主线任务出现的时间，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所有玩家完成前一个任务’后的十分钟；要么是‘前一个任务的固定时限’即‘三小时’全部走完后的十分钟。”他呼了口气，“希望是后者吧，至少我们可以利用这多余的两个多小时休整一下。”

“很难说啊……”废柴叔接道，“既然是团队噩梦模式，凡事还是做最坏的打算比较好。”

“呵呵……这我当然明白。”封不觉道，“所以我才说‘希

望’如此嘛……”

“关键还是食物和水……”天马行空说道，“不吃不喝干坐着，等于没有休整不是吗？”

“说得好。”封不觉笑着反问道，“你身上有吃的吗？”

“哈！没有！”天马行空朗声回道。英雄就是英雄，为人就是这么坦荡，就是这么豁达。

“好吧……”封不觉无奈地耸肩，他扫视了队友们一圈，又问道，“有谁带了食物或水吗？”

第523章 咀魔岛（二十九）

废柴叔掏出烟来，点上一支，吐着烟道：“呋——我只有烟。”

迹部摇了摇头：“没有。”

鸿鹄则回道：“我从来不买那些无谓的消耗品。”

“嗯……很好……”封不觉摊开双手道，“我也没有。”

“这很正常。”鸿鹄接道，“食物和水又不是必需品，大多数玩家都不会带的。”他又想了几秒，说道，“不过，既然系统已给出了相关设定，那就表明一定有解决的方法。”

“有道理。”废柴叔点头接道，“我们身上没有食物和水的事情，一开始就是明面上的数据，系统在生成剧本时一定也计算进去了。而在这种前提下，系统依然给出了饥饿和口渴的设定，这就意味着……”

“意味着我们即将进入荒野求生的节奏了吗……”迹部接过话头道。

“这方面……我早就在留意了……”封不觉说着，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了一节树枝，“你以为我之前捡这些嘲讽之树的树枝是想干什么？不就是为了能吃上一口熟的食物吗……”他摇了摇头，又把树枝收起，“可惜……一路上过来，连只鸟都没看见。”他叹了口气，“唉……早知道就应该收集一些蚂蝗备着，现在就不会这么尴尬了。虽然不知道吃下去会不会死人，但至少可以试试……”

“你敢不提那么恶心的东西吗？”迹部回道，“就算吃下去不会死人，我也不考虑尝试蚂蝗那种东西。”

“切……挑三拣四的。”封不觉道，“一看就是从小没挨过饿。”

“对！我就是没挨过饿，不行吗？”迹部不爽道，“本少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一天三顿饱，睡前泡个澡！”

“哼……不要脸……”封不觉不屑一顾地冷哼一声。

“神马？你自己不正常，竟然还说我不要脸？”迹部都惊了。

封不觉露出阴沉之色：“从小就生活在温室中的你实在是太无知了。”他的视线上下扫荡着对方，“你知不知道……你身上的蛋白质是牛肉的四倍……”

“昆虫身上的蛋白质才是牛肉的四倍吧！你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儿啊！”迹部喊了两句，忽地又想到了什么，神色一变，“喂！等等……你想干嘛？”他警觉地瞪着觉哥道，“你还想吃人啊？”

“嗯……这的确是方案的一种……”封不觉回道。

此言一出，四名队友纷纷朝后退了几分，满脸紧张地看着觉哥。

若是别人说出这话来，那毫无疑问是在开玩笑。但封不觉说出这种话来，事情可就难说了……谁也不知道这货究竟在想些什么。

“我有一种药物。”封不觉接着刚才的话道，“效果和仙豆类似，非但可以解除所有异常状态，还能生残补缺，只要没有伤到致命部位，处理及时，就能……”

“慢着！”迹部这回的反应倒是神速，他打断道，“难道……你想让我从大腿、胳膊之类的地方拉几块肉下来，充当食物……然后再吃片儿药补回来？”

“你介意吗？”封不觉平静地问道。

“废话！怎么可能不介意啊！”迹部吼道。

“那个……疯兄……”废柴叔这时对觉哥说道，“其实……我们还没有饿到这种地步。”

天马行空也赶紧搭腔道：“对对，我也能再忍忍的。”

“你们不用客气。”封不觉无视他们的劝说，继续说道，“我和你们的状况是一样的，眼下的饥饿感到了什么程度，我心里有数……”他一边说着，一边若无其事地从行囊里掏出了一把菜刀，“忍耐对胃可不好。”

“你别太过分啊……”迹部已经站了起来，“我们现在可是队友，不能相互攻击的！”

“我知道……”封不觉道，“我也没说……一定要吃你啊……”

众人闻言一愣，下一秒，他们皆是换上了一种肃然起敬的表情……

“那……你这是准备割自己的肉咯？”鸿鹄试探着问道。

“没错。”封不觉回道。他说这话时的镇定态度，又让队友们的惊吓值上升了几分。

“这也不太好吧……”迹部又道，“毕竟是人肉啊……”

“难道……你们就从没有过类似的幻想吗？”封不觉用一个极富煽动力的眼神扫过众人，其嘴角还隐隐挂起一丝邪恶的笑容，“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呢……真的不想尝尝吗？”

“你那种满怀期待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你……”鸿鹄吐槽道，“不要把我们和你混为一谈……”

“我也不感兴趣。”天马行空接道。

废柴叔也道：“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啊……有这么便利的方案居然不用吗……”封不觉颇为失望地念道，“只需要一瓶生存值补充剂和一粒药片就能吃顿饱饭，这么完美策略……”

话虽如此，但除了觉哥，显然没有人对此感到惋惜……

恰在此时，系统提示竟忽然响了起来：【主线任务已更新】

“切……果然来了呢。”鸿鹄即刻言道，“结果还是只给了十分钟左右的休整时间。”

“意料之中。”封不觉随口应了一句，同时，他打开游戏菜单，将目光投向了任务栏。此刻，新的主线已然显现：【在十五分钟内，使用祭祀殿中的祭坛，召唤并击败游荡之神沃科尔。】

“呵呵……看来要饿着肚子应付BOSS战咯。”封不觉看完任务，便收起菜刀、起身向祭坛的方向走去。

其余四人也是快步跟上，并重新振作起了精神。他们都明白，闲聊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嗯……虽然任务里写了‘使用祭坛’，但完全没提用法……”废柴叔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说道，“看来这也是解谜的一部分吗？”

“具体方法会不会和四周墙壁上那些图案有关系？”迹部抬头朝四周张望着说道。

“那可就糟了啊。”天马行空接道，“图案有上千个，而我一个都看不懂。”

“放心……我们也看不懂。”鸿鹄接道。

“那是其他多元宇宙的缩影。”封不觉头也不回地说道。

“这你也能懂？”迹部惊道。

“不太懂。”封不觉回话时，正像只蛤蟆似的趴在祭坛上，仔细观察着上面的每一寸纹理，“只是……先前和模仿之魂聊天时，有意无意地提了几句，它就简单地跟我说了说。”他又反手指了指身后的大殿，“至于那些图腾柱，上面雕刻的都是些本宇宙中的低位神，包括、但不限于我们信仰的那五位。”

“哦？”废柴叔闻言后想了几秒，说道，“那么……沃科尔的那根图腾上，会不会刻有召唤他的线索？”

“据模仿之魂所说，那些图腾只有象征意义。”封不觉说这

句时，几乎已把脸贴在了祭坛上，他还十分夸张地用鼻子嗅了嗅那石板，“不过你们也可以过去检查一下看看，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他摆了摆手，“祭坛这里就由我一个人负责好了，放心，我是不会有纰漏的。”

“嗯……这我信。”鸿鹄道，“看你那样儿，就差用舌头去……呃……当我没说。”

“检查一个场景中的物体，竟然搞出了如此这么猥琐的感觉……”迹部感叹道，“真是猜不透他啊……”

面对觉哥这种五感并用的全方位搜查法，四名队友自然全都看不下去了，他们很识相地离开了祭坛边。

稍稍商量了几句后，四人便分头去了祭祀殿的各处，展开了比较“正常”的搜索。

五分钟的时间匆匆而逝，就在此时，突然……

第524章 咀魔岛（三十）

“啊哈！”封不觉高声一喝，“我明白了！”

众人闻声，一齐将视线投了过去，发现此时的觉哥正蹲在祭坛的另一侧，也不知他看到了什么。

“事不宜迟，都过来吧。”封不觉又高声说道。

废柴叔他们在这五分钟里也没有找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听觉哥这么说，他们便毫不犹豫地聚了过去。

不多时，四人便站到了他的身后。

“我找到了两个比较明显的提示……”封不觉指着自己前方一块凸出的石板说道，“仔细看，这儿有两幅图案。”

他说话间，已伸出了右手，将手掌放在石板上轻轻抚过。

这一瞬，原本灰暗的石块发出了些许光亮，使一些橙色的光纹浮现了出来，构成了两幅微缩版的壁画。

“左边这个图案挺明显的。”封不觉一边指着光纹一边讲解道，“你们看，上面画了一帮人在祭坛上撒尿并且竖中指。”

“还真是啊……”迹部冷汗都下来了，“这是闹哪样啊……”

“这个八成是让我们去亵渎祭坛的意思。”封不觉回道，“具体形式应该不限于图上的内容，反正只要用一些比较恶劣的手段激怒那个神祇，让他现身便是。”

“听上去是你的专长啊……”鸿鹄念道。

“没错，我是很擅长这个……但也别急着做决定，因为还有第二种方案。”封不觉说着，又将手移到了靠右侧的那个图案上，“这个画得有点抽象，我花了一些时间才看懂……”他解释道，“看……祭坛上坐着的这个，乍一看像是个海葵，但其

实是指女人，确切地说——少女。”

“那……这是让我们找个少女当祭品献上？”天马行空接道。

“正解。”封不觉点头应道，同时，他将手收回，站了起来。

“实在太龌龊了！这下流的神祇，就由我用正义的铁拳来击碎吧！”天马行空信誓旦旦地道了一句。

“干掉他是必须的，毕竟任务要求我们这样做，不过……”封不觉顿了一下、用一个意有所指的眼神扫过众人，“如何召唤他，却是可以选择的……”

“召唤的方式，可能会影响到BOSS战的难度吧……”鸿鹄推测道。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废柴叔道，“可是……我们这队伍里又没有女玩家，恐怕只能选第一种……”

他的话到这儿就停止了，因为这一刻，他感受到了一道灼热的目光。

“疯兄……你想干什么……”废柴叔莫名地紧张起来。

觉哥紧盯着废柴叔，其眼神像个色狼，语气也是：“柴兄，你还记得……列森德给你的法术符印吧？”

经他一提醒，所有人都想起来了。

“对啊，还有这招！”鸿鹄接道。

迹部则念道：“是伪装能力吗……”

而天马行空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他只是满脸堆笑地看着废柴叔。

“你们适可而止啊……”废柴叔面无表情地回道。

“你也说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只能’选择第一种召唤方式。”封不觉又摆出了一本正经的样子，“这就表明，用亵

渎祭坛的方式去召唤BOSS，实属下策……”他顿了一下，再道，“但眼下……我们并非没有办法，不是吗？”

“我宁可让BOSS战的难度上升……”废柴叔回道，“有什么损失我负责。”

“身为职业玩家……你要以团队为重啊……”封不觉上前拍了拍废柴叔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念道。

“你那充满期待的龌龊眼神又一次出卖了你……”废柴叔顺势把觉哥的手推开了。

“那好吧……”封不觉耸耸肩，“既然你对伪装成少女这种令人兴奋的事情抱着如此排斥的态度……”他说话间，已上前一步、跨上了祭坛，“咱们也只好用第一种方式了。”

“你干什么……准备跳脱衣舞吗？”迹部虚着眼道，“如果是的话，请务必打声招呼，我好提前自挖双目。”

“唉……算了，少女就少女吧。”废柴叔叹了口气，走上了祭坛，“下去下去……”他推了觉哥一把，后者借力一跃，又回到了地面上。

“哦哦！娘化版的废柴叔吗……突然间有点期待了呢。”迹部立即来了精神，瞪大了眼睛说道。

“哼……一帮猥琐的家伙……”鸿鹄扶了扶眼镜，冷哼道。

“雨龙，你那兴奋得发抖的手已经出卖了你。”天马行空站在鸿鹄背后冷不丁地吐了个槽。

“星矢，你那瞪得像铜铃般的双眼也出卖了你……”封不觉则转头吐槽了小马哥。

“其实他平时也是这种状态吧……”迹部用双手在自己脸上比划了一下，“一直就是这么浓眉大眼的……”

嗡——

就在这帮家伙瞎扯皮的时候，废柴叔已将手摁在了自己肩上，发动了符印。

恍然间，白光一现，出现在玩家们眼前的是……

（经过斟酌，我决定略去这段描写）

“唔呃……”四名玩家几乎在同一秒猛然转身，朝着背后的地面吐了起来。

“果然是坑爹了吗……”废柴叔说这话时的嗓音竟然完全没变，“还好没有镜子，我可不想落到你们这种下场。”

“竟……竟然有这种事……”封不觉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凝重表情，“这突破天际……不，突破次元的长相……实在是……唔……”

天马行空一脸惊惶地喘息着：“可恶……身为英雄，以貌取人是不对的，但是唔呃……”

“就是因为你们这帮猥琐的家伙拉高了期待值才会让我也……啊……”鸿鹄的呕吐物几乎是从食道里径直喷到地上的。

“这和期待值没关系吧！”迹部趁着呕吐的间隙吼道，“连疯不觉都吐了啊！”

“喂！这叫什么话……”封不觉回道，“我代表了人类的下限吗？”

“哈……自作自受。”废柴叔笑道，“好了，任务时间有限，别再闹了，准备打BOSS吧。”他说着，慢慢坐下，随即躺在了祭坛上，“接下来我只要躺平就可以了吧？”

“唔呃……”四人听到“躺”这个字时，脑中不由得闪过了一些画面。虽然他们都没有往废柴叔那里看，但还是忍不住再次吐了一地。

“哦哈哈哈哈……”忽然，一阵爽朗的笑声传来。

那嗓音富有磁性、且浑厚、悠远。

伴随着笑声，整个大殿里所有的光石都迸发出了强光。那些光芒刺得玩家们睁不开眼，唯有戴着墨镜的废柴叔看清

了沃科尔的登场……只见一个时空裂口在祭坛上方赫然打开，从中缓缓降下一条人影。

那沃科尔是个长着尖耳的精灵男子，他身着一袭淡绿色轻袍、脚踏快靴、肩披兜帽，背上还背着一把班卓琴，俨然是一副游吟诗人的装扮。而他的容貌，简直可以用“美丽”来形容，其眉宇如画，威仪如山。举手投足之间，带有女性的柔美和优雅，也不失男子的刚强和冷峻。

不得不说，他和此刻躺在祭坛上的废柴叔，形成了堪称“极限”的反差……

数秒过后，周遭的光芒暗淡下去，其余四名玩家也纷纷睁眼回望。这时，时空裂隙已经消失了，只剩下沃科尔的身影悬立于空中。

这个BOSS登场后的第一段台词，是这样的……

“呵呵……信徒们，很好，你们又为我送来了一位可爱的姑娘，我已经迫不及待要为她弹上一曲了～呵呵……来，让我看看你的脸，亲爱的少……啊！！！”

那富有磁性的、浑厚的、悠远的嗓音，喊出了一声杀鸡时才能听到的惨叫。

“啊——啊！”沃科尔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他的视线本能地移开后，他又不由自主地再去看了一眼，于是，他又接连惨叫了两声。

“这什么反应啊……”迹部用同情的眼神看着BOSS念道。

封不觉接道：“这就是……每看上一眼，都好似自己的蛋被踹了一脚的感觉……”

“你你你……”沃科尔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在成功地组织出一整句话之前，他已经忍不住了……

下一秒，沃科尔便从半空降下，奔跑到了墙角，扶着墙开始呕吐……

“趁现在！”封不觉掏出菜刀，一声令下。

“哦！”迹部、鸿鹄和天马行空齐声应喝，一拥而上。

这四人趁着那位神祇的肉体和精神都处于半崩溃的状态时……痛下杀手，一轮猛攻就把BOSS给击毙了。

……

五分钟后……

“啊……好像变回来了。”废柴叔说道。

背对他的四人闻言，陆续转过头来。

“上帝……”迹部抹了把汗，“还好这个‘伪装’的时限不算长。”

此时，他们自然已经完成了前一个主线任务【在十五分钟内，使用祭祀殿中的祭坛，召唤并击败游荡之神沃科尔】，系统提示早就响起了，不过下一个任务尚未刷出。

“呼……”封不觉也长吁了一口气，“这他【哔——】的真是我杀过最简单的BOSS了……”

“话说……刚才你下手也太狠了一点吧……”天马行空瞥了一眼角落里的碎尸，说道，“你当剁馅儿呢？要不是有系统保护，连我们几个都被你砍伤了。”

“你说对了……我还真就是把他当馅儿那么剁的。”封不觉的回答总是那么出人意料，“这下……口粮就算是到位了。”

“你是不吃人肉不舒服斯基啊……”迹部接道。

“啊？”封不觉一脸痞相地转过头，并抬起一条胳膊指着沃科尔的尸体道，“这是人吗？这明明是神好不好？退一万步讲，这也是个精灵。”

“吃精灵的感觉也怪怪的……”迹部回道。

“切……吃猪吃鸡，你的感觉就不怪了？”封不觉道，“见了个类人型的生物，你就产生了恻隐之心？你对得起那些年

被你变成大粪的生灵吗？有本事你下半辈子改吃蘑菇啊。”

“为什么是蘑菇啊……就算要吃素也有很多种选择的吧……”迹部念道。

“是啊，加上黄瓜茄子胡萝卜什么的，那就更完美了。”封不觉一挑眉毛接道。

“你别太过分啊……”迹部好似听出了这句话的暗喻，一脸不爽地接道，“你这种带有双重陷阱的猥琐言行完全够得上被举报的标准了啊！”

“总之，这回我是非吃不可，你们宁可挨饿，是你们的自由。”封不觉也懒得再去和他们商量了，他一转身就朝沃科尔的尸体走了过去，“下一个任务没准就快来了，我要抓紧时间烤几块熟的肉出来，这样可以吃一部分，再存一部分。”

“丧心病狂啊……”望着觉哥的背影，废柴叔念道。

“人面兽心啊……”天马行空接道。

“穷凶极恶啊……”鸿鹄也道。

他们三个一边说着，一边跟着封不觉去了……

“喂！结果还是跟过去了吗！”迹部被这帮人甩了一脸节操，但他吐槽完之后，很快露出了迟疑的神情。

最终……在愈发明显的饥饿感促使下，他也加入了……

……

片刻后，扑鼻的香气在大殿中弥漫开。

满溢而出的肉汁从肉块上滴落而下，浇在火堆上，发出滋滋的响声。

“嗯……这些嘲讽之树的树枝果然耐烧，只是两三根树枝交叠在一起，便可长时间地维持这样一个火堆。”封不觉有一句没一句地和队友们聊着。

此时，觉哥正横着举菜刀，将刀面当做铁板，炙烤着一

块从肋部剐下的肉条。

“我知道你想缓解一下气氛，但我觉得……此刻大家还是保持沉默比较好……”鸿鹄接道，他这会儿也用一支箭（鸿鹄的行囊里备有几支实体箭，是类似于特种子弹的消耗品）穿着一块颈肉在烤。

“呵呵……事到如今，还在纠结吗？”封不觉的语气听着像个老鸨，“从你们围坐在这里挑肉的那一刻起，就该有觉悟了吧……”他耸了耸肩，“啊……不过，我也能理解你们……凡事都是如此，从一变成二很简单，但从零变成一，就难如登天。”

“你这毒枭般的口吻，加上逼良为娼的眼神……实在是太有帮助了。”鸿鹄又说了句反话来讽刺觉哥。

其实他的心态还算好的了……

废柴叔、天马行空和迹部，可真是一句话都不想说。

就在这无比猎奇的气氛愈演愈烈之际，系统提示来了【主线任务已更新】

【一小时内，通过祭坛后的甬道，抵达水晶迷境。】

第525章 咀魔岛（三十一）

“不管是否情愿，生活总在催促我们迈步向前。人们整装、启程、跋涉、落脚……停在哪里，哪里就会燃起灶火。”封不觉用一种温和的声音、朗诵般的口吻念道，“从个体生命的迁徙，到食材的交流运输，从烹调方法的演变，到人生命运的流转……人和食物的匆匆脚步，从来不曾停歇。”

“你这又是闹哪样……舌尖上的游荡之神吗？”鸿鹄接道，“就算你突然来一段很文艺的独白，也不会改变目前的状况的。”他一边说着，一边紧盯着自己眼前那块已然十成熟的颈肉，脑中做着思想斗争。

“新任务都已经出来了，由不得你们再犹豫，赶紧吃完上路，别都跟娘儿们似的……”封不觉这会儿已经满嘴跑油，说话时都喷出肉香，很显然，他已把自己烤的那块肋条肉给吃了下去。

不过，吃了个半饱的觉哥，依然没有离开火堆旁。他还要多烤一些肉条，然后包好、保存起来，那样过会儿就可以随时取出来吃了。

“不管了！再这样饿下去我的胃就要开始消化我自己了！”此时，天马行空高声一喝，闭着眼睛，把手上的肉塞进了嘴里，接着就是一阵猛嚼。

“诶？”几秒后，他睁开了眼，“没有想象中那么恶心啊……吃着像牛肉，而且还挺酥的……”

“是啊，就是有点淡。”封不觉接道，“可惜啊，要是咱们有面粉的话，就可以把各个部位的肉全都包起来，然后用蒸的方法……做出口感层次分明的……”

“宇宙大烧卖是吧！当我没看过那动画片啊！”迹部吼着打

断道。

“呵呵……”封不觉笑了笑，“开个玩笑而已嘛，没有盐和料酒调味的话，是没办法对那么多肉进行调味的，再说……真有那么大的烧麦，恐怕用蒸汽是不可能蒸透的，可以考虑用炭火……”

“谁跟你探讨技术上的问题了啊！你吃饱了撑着啊！”迹部又道。

“对啊，我是吃饱了啊。”封不觉摆出一脸欠打的样子，“打我呀～笨蛋。”

“算你狠……”迹部的心理防线终于告破，他恶狠狠地瞪了觉哥一眼，然后自己也吃了起来。

废柴叔这时也自言自语般念道：“嗯……为了通关，我连少女都变过了，就算真是吃人肉，也不算什么了吧……”

此言一出，其余四人齐声吼道：“不提那事儿我们还是好朋友！”

……

数分钟过去，玩家们（除了封不觉）在矛盾的心情下填饱了肚子，随即来到了殿首的石壁前。

这是距离祭坛最近的一堵墙，目前为止他们尚未勘测过。

“嗯……任务描述里写得是‘祭坛后的甬道’，所以入口要么是在这堵墙的后方，要么就是在祭坛背侧的地板下。”废柴叔站在那儿推测道，“考虑到我们目前已经是身处地下了，那么通往水晶迷境的道路八成是朝上延展的……”他的视线移到了墙壁上，“疯兄……要不然……你再去舔舔试试？”

“祭坛的秘密又不是我舔出来的……”封不觉说着，走到了那面石壁前，“那些记录在石板上的光纹，只要受到活物的触碰就会出现，而且触碰的部位不限，隔着衣服也可以……”

“行了，你不用说得那么详细……”废柴叔劝阻道。

“好吧……”觉哥若无其事地笑了笑，随即伸手摸墙。

下一秒，只听得“嘶——”一声，一层厚实的灰尘从墙上的纹理中泻了出来，绽出一大团尘雾。

见状，迹部当即从行囊里取出了他的武器（大扇子），来回挥舞了两次，轻松将其驱散。

灰尘散去后，墙上那微微发亮的光纹便明晰起来。

封不觉一手捂住口鼻（这里要说明一下，早在与芙灵的战斗结束后，他就把手套取下，将其在行囊中过了一遍、恢复了干净的状态；简单地说……上面没屎，请放心），另一手继续摁在墙上，看着那些光纹说道，“不出所料，提示依旧是壁画。”

队友们也纷纷探头张望，看向了那些纹理所构成的图案。

眼前的这幅壁画，比起祭坛后方的那两幅要大一些，不过内容倒并不复杂，反而挺好理解的。画上的内容就是……一个人形的生物，站在祭坛后方、对着墙壁弹琴。其下方还有一堆奇怪的符号，系统完全没有翻译，也不知是哪国语言。

“哈……令人愉快的解谜时间。”封不觉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些符号道。

而鸿鹄看到壁画后，则是立即转身、走向了沃科尔尸体旁的那把班卓琴，并说道：“我觉得……是乐谱吧。”

“啊，挺明显的。”封不觉应道，“但有个问题……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即使我们能推测出各符号分别指代哪些乐谱中的元素，也不可能推测出这些符号确切指代的音级。”他顿了一下，摸着下巴道，“应该还有更进一步的提示才对……”

站在一旁的迹部用一种不明觉厉的眼神看着那有条不紊的二人，感叹道：“每每到了这种时刻，我才会庆幸队伍里有

你们这样的家伙存在……”

天马行空耸肩道：“其实……照我说就直接打破墙壁过去得了。”

“关于这点……”封不觉转头对小马哥道，“我已向模仿之魂确认过了，它告诉我说……‘五神’以咒语的力量保护着这个神殿，如果有人用蛮力去攻击墙壁，就会触发反击法术。之前模仿之魂冒充你的时候，就是打算用这种方式借刀杀人，好在被废柴叔及时制止了。”

“切……”天马行空一脸失望地接道，“这些卑鄙的家伙……啊姆……”他拿起手上的肉咬了一口，口齿不清地继续道，“尽会耍些咒语什么的小手段……啧啧……太讨厌了。”

“我说……你一边津津有味地啃着别人的膝盖、一边说这种话……真的没关系吗？”迹部掩面摇头道。

“找到了！”鸿鹄这时已捡起了那把班卓琴并端详了几秒，“琴颈上刻着类似的符号，每根弦下面都有。”说话间，他便拿着琴走了过来。

“那就好办了。”封不觉回头道，“照着弹就是了。”

“嗯……看来解这个谜题并不难，只是……”鸿鹄边走边应道，“……我们五人中，有谁会弹这玩意儿吗？”

“我会啊。”忽然，有人用十分平常的语气接了这么一句。

话音未落，其他人全都转头朝他看去。

“怎么了？很奇怪吗？”废柴叔满脸疑惑地问道。

“嗯……多少是有点啦……”鸿鹄说归说，不过还是伸手把班卓琴递给了废柴叔，“其一，这算是个比较冷门的乐器。”

封不觉接道：“其二，真看不出来……柴兄你竟是个文艺青年。”

“哼……别看我今年也就二十七八岁，但人生经历可是很丰富的。”废柴叔把手上的烟叼在嘴里，用双手接过了班卓

琴，“我以前还是男子偶像组合的成员呢。”

“啊？”迹部用一个语气助词，完美地表达了自己此刻的心情。

“呵呵……没想到吧？我可是十七岁时就出道了，和我组团的四个都是我的同龄人。”说到这儿时，废柴叔已侧头绕过肩带，将班卓琴斜挎在了身上，“唱片公司为我们制作了几张连我们自己都听不下去的渣唱片，之后还办了演唱会。”他腾出手来，又吸了口烟，“可惜，十九岁时……我们过气了。”

“好快！”天马行空惊道。

“当然了，我也可以理解。”废柴叔笑道，“毕竟都十九了，对偶像团体来说，全员年龄加起来超过一百岁的话就属于老年组合了。”

“喂！这是哪个星球标准啊！你们是朝鲜组合吗？”迹部忍不住吐槽道。

“说起来……当年我的组合里，倒是有个韩国人，我和他的关系挺不错的……”废柴叔接着道，“解散后的第二年，他就回国服兵役了。”他又吐了口烟，“呋——两年后，我收到了一封明信片，得知了他结婚的消息，他的老公好像是他的战友……”

“这信息量是不是太大了一点……”这短短两分钟不到的闲聊，已让素以冷静著称的鸿鹄满头大汗。

“那……那个……”迹部嘴角抽搐着打断道，“时间有限，咱们还是先把注意力放到任务中来吧……”说罢，他立即转头看向觉哥喊道，“喂！疯不觉！赶紧过来解谜啊！打什么酱油呢！”

噗——噗——

觉哥正在一旁用头撞墙……

“我只是想把一些奇怪的东西从脑中抹掉……”封不觉头也不回地说道，“今天我看到了很多不该看、也不想看的东

西……现在又听到了很多不想听的……作为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人，我必须在第一时间把那些会严重污染精神的物质从我的思维殿堂里清除出去……”

第526章 咀魔岛（三十二）

经过一番观察，石壁上的符号很快便和琴弦上的记号一一对照起来。

废柴叔的乐理知识倒还挺扎实的，他稍稍熟悉了一下手上的班卓琴，便直接对着符号弹奏起来。

那谱子也不算长，十几秒就能弹完，旋律听上去有点怪，但也不算噪音。

可是，废柴叔一遍弹罢，等了五六秒，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诶？”他愣了一下，念道，“怎么没反应？难道是我弹错了？”

“再试一遍呗。”封不觉接道。

“嗯，我再试试。”废柴叔说罢，马上又弹了一遍。

但结果是一样的……

“奇怪，这次肯定没错啊……”废柴叔疑道。

“看来不是弹错音的问题。”鸿鹄扶了扶眼镜道，“你前后两次弹出来的旋律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音都不差，这说明前一次也没错。”

“那……”废柴叔想了想，“难道是演奏方法的问题？”

“呃……这个……我可不懂。”封不觉颇为无奈地回道。

觉哥的记忆、理解和推理能力确实很强，但知识才是一切的基础。由于对班卓琴的弹奏方法一无所知，此刻他也无能为力。

废柴叔思考了数秒后，又道：“嗯……你们稍等一下。”说着，他换了一下压弦那只手的手势，然后又弹了一次。

这一回，班卓琴的余音未尽，那面石壁上的光纹便骤然一亮。

接着，石壁正中的一块区域开始缓缓下沉……

“原来要拨空弦吗……”废柴叔耸耸肩，将琴从身上取下，顺手收入了行囊，“亏我还对着那‘乐谱’研究了半天，结果只要照着符号的次序拨一遍空弦就行，左手根本不用压弦。”他顿了一下，后知后觉道，“等等……这样的话，外行人其实也能弹啊，不一定要我动手啊。”

“话是这样说没错……”天马行空接道，“不过，就算是照着符号顺序拨空弦，我觉得我也不可能像你那样一次成功。”他倒是挺坦诚的，还傻笑着念道，“呵呵……对了，说起这个我想起件事儿……当初我刚进工作室的时候，音乐类游戏的测试是零分来着，我连一个音都没有按对。”

“你还真是人才啊……哪怕用腋下玩吉他英雄、用屁股玩跳舞机，也不至于零分吧……”封不觉接道，“而且你居然还好意思把这种事情给说出来，并露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笑容……”

“我比较好奇的是……以‘造星工厂’著称的星辰，怎么就把你给招进去了呢……”鸿鹄接道。

“这还不简单，我玩其他游戏的测试分高啊。”天马行空道，“尤其是格斗类和赌博类，险些破了工作室内部的纪录呢。”

“原来如此……能打，而且人品好。”鸿鹄总结道。

吪——

就在他们说这几句话的功夫，那石壁正中的“石门”已倏然降下，在其彻底嵌入地面的刹那还发出了“吪”的一声，并从地缝里挤压出了不少尘土。

迹部又是抬手两下，将那些灰尘扇去，然后便收起了他的武器。

“的确是朝上延伸的呢……”封不觉说话间，已取出了弹射器，用上面的探灯朝甬道里照去，“高和宽都在两米左右，要是中途遇到陷阱的话……躲避起来恐怕会有难度。”他略一思索，回头说道，“这里……就由我来探路吧，你们排个一字长蛇阵跟着我就行了。”

“能解释一下这个策略的依据吗？”鸿鹄问道。他倒不是反对封不觉的方案，只是对方这种自说自话的态度和命令般的口吻让他颇为不爽。

“哈？”封不觉此刻的表情仿佛在说……“你TM在逗我？”

“依据啊？”觉哥重复了一遍，深吸一口气，然后回道，“说得具体点呢……就是我这个人临危不惧、反应神速、身手敏捷、机智过人，完全可以胜任、并且非常适合此处的开路工作。”他稍一停顿，便接道，“说得简单通俗一些呢……就是我胆大心细长得帅嘛。”

“嗯……”鸿鹄虚着眼，盯着封不觉看了几秒，“不得不说……除了‘长得帅’那部分之外，我还真没找到什么可以反驳你的论点。既然你这么想带路，那就带吧……”

其他三人对谁来带路这件事自然也没什么意见，有人肯为团队出力、身先士卒，那是好事，就算这人是个自恋狂也无妨，毕竟他也是个很有实力的玩家。

于是，一行人很快就排成一列、穿过了石壁。他们从前到后的顺序依次是：封不觉、天马行空、废柴叔、迹部和鸿鹄。众人在觉哥的带领下不紧不慢地前行着，渐渐深入了甬道之中。

这甬道的上下左右，也皆是平整的、灰暗的石壁，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

不知不觉……众人便陷入了沉默。

这一路上，他们能看到的景物，就只有近在咫尺的、毫无特征的石壁；能听到的声音，就只是同伴的脚步声、和轻

微的呼吸。

无论何时，无论朝前或朝后看，都无法判断出自己走了多远……

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不禁会产生一些奇怪的臆想：我真的在前进吗？

“吃完了肉再进来……真是太正确了……”此时的封不觉心中暗道，“这段路远比看上去要凶险得多……从头到尾一直在上坡，而且坡度逐渐在增大；光秃秃的四壁上没有任何参照物；温度也在微妙地变化，越来越冷……”他回头瞥了一眼队友们，看到的是一张张苍白的脸，“体能消耗悄然增多、距离感变得模糊、加上心理上的压力……种种条件累积起来，便会使身体负荷成倍地增加……若是刚才没吃过东西就进来，饥饿感会带来的附加影响是不可想象的。”

他又转头目视前方，继续想道：“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走在最前方的人，无疑是最疲劳的。因为要时刻戒备着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所以精神上势必会背上额外的负担……”

念及此处，觉哥竟是露出了一个轻松的、得意的微笑：“好在……带路的是我啊～”

第527章 咀魔岛（三十三）

【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的照明功能，无疑要优于一般的手电筒。不仅是光照的距离会比较远，而且其能源还是无限的。因此，由封不觉走在最前，至少可以保证看得比别人更远。

再者，觉哥没有恐惧感。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一惊一乍的变故时，他不会因刹那间的惊惧而有所迟疑。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封不觉拥有魂意——零时差演算。以这个能力作为辅助，无论遇到怎样的状况，他都能做出相对合理的应对。

总之，正如觉哥所想，在这种环境下，他确是最合适的带路人选。

至于额外的精神负担……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因为他的大脑本就闲不下来，时刻都在思考着许多互不相干的事情……

不知不觉，众人就这么走了将近半小时，忽然，行在最后方的鸿鹄开口说了一句：“墙壁好像变了。”

“嗯，我也注意到了。”废柴叔接道，“虽然从颜色上看和之前的墙壁没什么区别，但是……这一段路上的石壁似乎是可以吸收光线的。”

“诶？有吗？”天马行空说道，同时，他用自己的手电筒照了照身旁的墙壁，“反正我看不出来……”

“因为我的侦查专精比较高。”鸿鹄说着，扶了扶眼镜，“所以我的眼睛对光线更加敏感一些。”

废柴叔则是指了指脸上的墨镜：“我的墨镜是特殊道具，也可以看到这种差异。”

“那……这种变化又预示着什么呢？”迹部插嘴问道。

“呵呵……那还用问吗？”走在前方的封不觉头也不会地应道，“要出事儿呗。”

“没错，这应该是系统在用隐晦的方式提醒我们前方会有危险。”鸿鹄也道。

“不用担心，我比系统可靠。”封不觉语气轻松地回道，“危险到来时，你们听我指挥就行。”

“你就吹吧你……”迹部虚着眼呛道。

“不……疯兄并不是吹嘘，他确实很厉害……”废柴叔沉声接道，“在这条甬道中，带路者所承担的压力要比我们这些跟在后面的人大得多。”说话间，他那墨镜下的双眼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觉哥的背影，“如果换成我，恐怕早已没有余力……如此轻松地回头跟队友们说话了。”

“啊哈！瞧，还是有人识货的。”封不觉笑道，“柴兄高见。”

“切……我也很轻松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啦啦啦～”迹部还是不服，他强打精神地嘲讽了觉哥两句。

“哟～你好像挺有精神啊？”封不觉勾起一边嘴角，冷笑一声，“好啊～为了鼓舞低迷的士气，咱们来唱首歌儿吧……”

“你不会又要唱‘小马哥腿儿朝西’了吧？”鸿鹄扶额念道。

“觉哥～觉哥～你真太难得！美女玩家战不翻你，蹦出个引恨者～”封不觉操起自己最浑厚低沉的嗓音唱道，“哪里有难都想你，哪里有险都有哥，身经百战打头阵，惩善扬恶心如魔～”

“你敢要点儿脸吗！”迹部捂着耳朵吼道。

其他三人也是一脸嫌弃，怨声载道，纷纷叫骂起来。一时间，甬道中的【哔哔】声不绝于耳。

觉哥就是这样的人，当队友们对他的信赖和好感逐渐累

积到一定的高度后，他会轻而易举地刷新下限，推翻你们所有的期待和幻想……

这人到底是靠谱还是不靠谱，实在是说不清楚……

“哈……这甬道里还有回声嘿，真不赖。”封不觉唱完一曲，笑着说道，“跟在澡堂子里似的。”

“你要是在澡堂子里这么干……”废柴叔道，“被人揍趴下属于轻的……”

“是啊，遇到我的话，肯定把你摁在池子里淹死……”天马行空接道。

封不觉呵呵一笑：“过奖……过奖……我真的不是专业歌手。”

“谁他【哔——】的在夸你啊！”迹部喊道，“听不出好赖话是吧？”

就在这帮家伙扯皮吐槽之际，忽然……

呋喀……呋喀呋喀呋喀……一阵古怪的声音响起，听着像是打快板儿，但又不那么清脆。

那声音由远及近，自甬道上方传来。封不觉闻声，当即神色一正，举起探灯向前远眺。

数秒后，几抹黑色的怪影进入了他的视线。

“蝴蝶？”这是觉哥的第一反应。

又过数秒，越来越多的蝶影出现了……

随着距离的缩短，它们的外观也逐渐清晰起来。细看之下……远处那每一只“蝴蝶”的翅膀，皆是形似“刀叶”一般，片片都透出冷兵器的寒芒；而其蝶身则是粗若人类的指节、通体墨绿；蝶首之上，还有一对钳子似的尖触。

如果仅有一两只这样的东西飞过来，玩家们根本不会放在心上，几巴掌拍死便是。但眼下，从甬道上方袭来的……是如同浪涛一般的蝶潮……

“转身！跑！”封不觉只考虑了一秒钟，便简明扼要地吼出了这三个字。

后方的队友们也毫不含糊，一听喝令，扭头就走……

“跑多快啊？”此时跑在最前面的人变成了鸿鹄，他自然要问清楚自己应保持哪种速度比较好。

“不用很快，但也不能太慢。”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从行囊里取出了【Moxxi小姐的坏脾气】，对着身后的蝶群拔枪点射。

“这不废话嘛……”鸿鹄说归说，脚步可是没停，“你干脆说‘跟着感觉走’好了！”

“少啰嗦！没看我正忙着hit and run（最早出现于星际争霸中的概念，指：把握好某组远程单位的攻击节奏，使其在移动中亦可做到饱和攻击的技巧。后来逐渐演变成‘风筝’这样的叫法）吗？”封不觉高声喊道。就这一来一回两句话的功夫，觉哥已经打完了第一梭子弹。

“嘿！小马哥。”封不觉在换子弹的间隙开口对身前的天马行空道，“问你个事儿。”

“什么？”天马行空边跑边回头应道。

“你能不能……在保证不蹭到墙壁的前提下，对着甬道里释放流星拳？”封不觉问道。

“哈！小菜一碟。”天马行空胸有成竹地回道。

其实觉哥也知道对方应该是可以的，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以防万一，最好还是确认一下。

“那好，咱俩换个位置，你来断后。”封不觉说着，渐渐跑到了小马哥的身侧，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让他从另一侧转身。

“正合我意！”天马行空拧身一旋，面朝蝶潮，豪迈地言道，“英雄岂能狼狈而逃！”

短短一瞬之间，他已摆好了架势，对准涌来的蝶群……一招轰出！

“天马流星拳！”作为一个不喊招式名不舒服的人，他这嗓子总归是要吼出来的。

霎时间，一片银白色的拳芒纷飞而出，聚拢在甬道正中，迎上了密集的蝶群。

砰砰砰……碰撞声接二连三地响起，随即就是“哗啦啦”一阵金属落地的声音。

“很好，就这样顶住！”封不觉见天马行空的攻击非常奏效，便高声道，“鸿鹄，你们也别跑了，小马哥顶住了。”

前面那三人一听，即刻停下脚步、回过头来。

“到底是什么东西？”迹部问道，“我都没看清啊。”

“是种类似蝴蝶的怪物，数量至少上千。”封不觉用非常快的语速，将自己观察到的信息说了出来，“飞行速度略高于一般的蝴蝶，攻击方式暂时不明……”他顿了一下，再道，“它们的翅膀有着接近钢铁的硬度，面对子弹的射击居然可以扛好几下。我点光了一梭子弹，打死的蝴蝶只有个位数……所以，我决定换个人来断后。”

“流星拳貌似真的很奏效啊……”废柴叔越过封不觉的肩头，看着天马行空那边道，“而且这家伙真的一拳都没有蹭到墙壁……”

“是啊……若是我的岚脚，就做不到他那样。”封不觉顺着废柴叔的目光看去，并接道，“虽然不知道这条甬道还算不算是神殿的一部分，但直击墙壁这种事最好还是尽量避免。如果在这种形势下再触发什么反击法术，那可就危险了……”

“小心啊！有一部分漏过来了！”天马行空忽然回头嚷了一声，让刚刚松了口气的队友们再次一惊。

“早就料到了。”鸿鹄冷静地道了一句，随即迈步上前，拉开长弓，指尖光矢一聚，“看好了……什么叫高精度连续打

击。”

他的打算是……用超高速的光矢连射，击破每一只漏过来的怪蝶。

这种战术是极其冒险的，若是有一箭错过、或者擦过了目标，光矢马上就会击到石壁。但从鸿鹄的表情来看，他自信满满，眼神中没有半分犹豫。

“不用这么麻烦了吧？”

万万没想到，迹部少爷……这时拦到了众人身前。

在如此危机面前，他竟是一脸淡定的神色，再度取出了自己的武器……

【名称：孔雀屏】

【类型：武器】

【品质：完美】

【攻击力：较强】

【属性：无】

【特效：自带技能“屏岚”，冷却时间十分钟】

【装备条件：格斗专精A】

【备注：发动“屏岚”后，孔雀屏可在十秒内获得双倍攻击加成，期间，挥动扇体可向前扇出强烈的飓风，造成范围性伤害。】

“早知道是一堆蝴蝶而已，我来搞定就是了嘛。”迹部说着，已行到了天马行空身后两步之距，并对后者道，“小马哥，让开，让我来！”

在这个队伍里，只有封不觉对迹部的真实实力有所了解，而其他人全都以为这家伙是顶尖好手。他们都觉得……迹部毕竟也是冰帝的头把交椅，想必单人作战实力绝不在取名难三人组中任何一人之下。

所以……天马行空没有任何质疑便让开了。

这一刻最紧张的人是封不觉，他真怕迹部玩儿砸了。没想到……事情的进展出奇得顺利。

只见迹部将手中巨扇纵执在身前，双手抓住扇柄，然后像耍棍一样顺时针旋转起来。那巨扇前方立即卷出层层烈风，像是个无形的钻头般节节突进，摧枯拉朽地粉碎了前方的怪蝶。

短短五六秒，迹部便将蝶潮清了个一干二净。完事儿后，他还潇洒地甩扇收招，将兵器放入行囊，回头得意道：“瞧，没那么复杂。”

“行啊你……”封不觉收起冲锋枪，抹了把汗，“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啊。”

“那是啊~”迹部接道，“你以为还是在苍灵镇那会儿呢？如今我身上的装备，早就鸟枪换炮了。”

“好吧，要是之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就直接交给你来解决。”封不觉说着，又回到了队伍最前方，“继续前进吧。”

五人收拾一番，恢复了最初的队列，重新上路。

又行了大约七八分钟，封不觉终于看到……极远处闪现了一点紫色的亮光。

“呼……前面估计就是出口了。”觉哥大口喘息着说道，这会儿甬道的坡度已接近四十五度，走起来相当吃力，“从时间上来算……也应该到了。”

他说这话自然是有根据的，之前那半个小时中，封不觉又用了一次野球拳。因此，他可以从技能冷却的情况，大致判断出任务时限还有多久。

“嗯……大概还有五分钟吧。”鸿鹄接道，看来他也在默默算着时间，“说起来……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两个任务的提示里，并没有出现‘超过时间会被抹杀’这句话。”他顿了一下，喘了口气，“是被省略掉了吗？”

“呵……当然不是省略……”封不觉笑了笑，“是的确不存在抹杀。”

“什么？”众人闻言皆是一愣。

“你们自己想啊……【在十五分钟内，使用祭祀殿中的祭坛，召唤并击败游荡之神沃科尔】这条任务……”封不觉接道，“只有两种情况下才会完不成，第一种是‘十五分钟内没有成功召唤出沃科尔’；第二种是‘没能击败沃科尔’。”他舔了舔嘴唇，“后者就不用多解释了吧，既然沃科尔就把我们给收拾了，那系统还抹杀什么呀？而前一种情况……很可能就预示着必死剧情了。”

“你是说……如果十五分钟过后，沃科尔的召唤还没有完成，那祭祀殿里有可能会起某种变化？”废柴叔顺着觉哥的思路念道。

“没错，比如……殿内的某个超级防御法术突然发动，秒杀全场之类的。”封不觉道，“简而言之……没完成那个任务的话，等待我们的八成就是灭顶之灾，所以也不需要系统进行抹杀了。”

听到这儿，鸿鹄若有所思地接道：“那么……【一小时内，通过祭坛后的甬道，抵达水晶迷境】这条，也是同样的道理？”

“对啊。”封不觉道，“说不定时限一到，这条甬道就会崩毁，或是内爆……根本不用系统插手。”

“好像有点道理。”鸿鹄点头道，“这倒是个值得参考的规律……今后，我们只要看任务内容中是否有关于‘抹杀’的句子，便可推测出‘未完成’情况下的死亡形式。”

“其实，现在再留意这个，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封不觉耸肩道，“我估计……接下来的所有任务，都不会再出现‘抹杀’这字眼了。”

“这又是为什么？”废柴叔道。

“因为随着剧本的进展，我们身处的环境越来越不安全了啊。”封不觉用颇为阴沉的语气接道，“在我看来……接下来的任务，非但会取消抹杀，说不定连时限都会取消……”

“嗯……终于要进入……”天马行空接道，“……时刻都处于死亡威胁的那种节奏了吗？”

就在谈话之间，他们已来到了甬道的尽头。

尚未跨出甬道，封不觉便看到了外面的水晶奇景。离出口还有十米距离时，他就收起了手上的弹射器，因为外面的光线相当充足。

蹬完了最后几步，五人终于走完了这条仿佛无穷无尽的道路，来到了一个崭新的地图上。

放眼望去……无数如山石般的水晶柱嶙峋而立，铸造了一个巨大的水晶迷宫。一种亮紫色的光芒从晶体上透出，照亮了周围的环境。诡异的光线和无序的路径皆让人产生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而在这番奇景中最为奇特的，莫过于天空……这里的天空没有被紫雾覆盖，但也看不到月亮。当玩家们抬起头，看到的竟是一片陆地。

那块陆地看上去远在天边，又恍似近在眼前，如果仔细观察那里地形……还会觉得似曾相识。

【当前任务已完成】系统提示如期而至，听到这句话，玩家们心中的一块石头也算是落了地。

“哈啊……哈啊……你们的体能值还剩多少。”迹部是一行人中喘得最厉害的一个，一踏上平地他就坐下了。

“不多了……”封不觉回道，“但应该比你好点儿……”

“新任务刷出来之前，我们还是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吧。”就连鸿鹄也坐下了，他舔着嘴唇道，“之前我们虽然吃了点东西，但水分方面几乎没有做任何补充，口渴显然也会加剧体能值流失的……”

“呵呵……竟然有客人呢……”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不用说，她肯定不是玩家，“上一次成功进入‘逆岛’的人类，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探险家。却不知你们几位……是何许人也？”

第528章 咀魔岛（三十四）

那个女性的声音中透出一种妩媚的气质，引人浮想联翩。不过……现实和幻想的差距，往往是巨大的。

众人听声辩位，迅速找到了声音的来源。结果进入他们视线的……是一只巨大的怪蝶。其外貌和刚才在甬道中遇见的小型怪蝶完全一致，只不过眼前这只的蝶身足有一个人那么大，两侧的蝶翼张开可达数米。

“放大了看还真是种挺恶心的生物呢……”封不觉念叨着。

“无所谓了……”鸿鹄应道，“在经历过‘废柴叔事件’之后，这种程度对我来说已如浮云一般。”

“喂……‘废柴叔事件’是什么？”废柴叔嘴角抽动着接道，“你不要擅自给那件事冠上奇怪的代号好不好？”

“胆子不小啊……”那刀蝶女王可听不懂玩家们在说什么，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拦路小BOSS，她身上并没有什么剧情可以触发、其职责就是战斗。所以，她的思维和台词都是朝着那方面靠的，“竟敢当着我的面，对我美丽的外表指手画脚、大放厥词……”她的语气一下子就变得阴狠起来，直至最后，陡变为一声怒吼，“想死吗！”

咆哮未尽，她便张开血盆大口，顺势朝着五名玩家的所在喷出了一坨墨绿色的粘稠涎水。

五人的反应也是极快，不到一秒便已四散跳开，逃出了这攻击的范围。

那一坨粘液高速飞来，最终击在了水晶地壳上，发出“呲啦——”一声响，随即还有一股散发着异味的白烟飘起……

“小心别被她的口水喷到了，这腐蚀性攻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废柴叔高声提醒道。

“呵呵……刚才那只是跟你们打声招呼。”怪蝶冷笑一声，又道，“要杀你们……方法多得是！”说罢，她再次张开了虫口。

只听得呋喀呋喀……一阵怪响从其喉中响起，下一秒，大量的黑色怪影便从其嘴里涌了出来。

“原来先前也是你在捣鬼吗？”天马行空说话间，其一手已握拳收于腰际，另一手则呈虎爪状高高抬起，“恶徒！在开阔地带，我也不用束手束脚地跟你客气了！”架势已经摆好，气势十足的台词也已说了出去，接下来他要喊的那句，显而易见……

“天马流星拳！”

一声喝罢，拳芒乍起。疾如雷奔电走，势若山崩海啸。

无论是速度还是威力，眼前的流星拳都要远远强于天马行空在甬道里打出的那次。

刀蝶女王实力不差，一眼便看出这波攻击非同小可，她当即振翼疾退，向上空腾挪而去。

霎时间，硕大的蝶翼扫出一阵强风，女王借着这反冲之力向斜后方腾空而起。而她适才放出的那些刀蝶，俨然成了阻挡流星拳的一片炮灰。

“原来是异界旅客吗……”刀蝶女王看到技能才明白对方的身份，“真没意思……”她说着，第三次张口出招，而这一回，出来的既不是液体也是固体，而是无形的声波。

“嘤——”一声高分贝的尖啸从女王的口中冲出，如一缕在空气中游弋的透明涟漪，迅疾地逼近了天马行空。

小马哥此刻已进入战斗节奏，注意力十分集中，纵然声波来得极快，他也可以从容不迫地避过。只见他肩膀微动，屈膝发力，瞬间就朝侧面移出了一丈有余。

不料……那攻击并不是表面上看着那么简单的。当透明的声波击中天马行空身后的水晶柱后，居然发生了折射……

“嘤——嘤——嘤——”与此同时，居于空中的刀蝶女王又是三发连射，在第一道声波尚未消失之际，又补上了三道。

这下玩家们可有些措手不及了，由于水晶柱的形状各不相同、声波击中水晶柱后的折射轨迹是无律可循的，而且他们也无从判断声波总共能折射几次。

在这种情况下，站在那迷宫般错杂的地形中，试着去躲避四道反复折射的高速弹道，其难度不言而喻。

于是，废柴叔、迹部、鸿鹄、天马行空，都做了同一种本能反应——跳上半空。

这看上去的确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反正这个水晶迷境里又没有毒雾，利用广阔的上层空间进行战斗，也是情理之中。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举动，正好中了刀蝶女王的圈套……

嘶啦——

“怎么回事？”废柴叔跃起的高度刚刚超过BOSS的头顶，他便感觉自己撞上了某种东西……那是一种透明的、柔韧无比的物质。好似一张幔帐，铺在半空，只是肉眼无法看见。

就在接触到这层物质的刹那，废柴叔的整个身体都动弹不得了；他就好似是捕蝇纸上的苍蝇，身体的一侧完全被黏死，无法抽离。

“糟了！上当了！”鸿鹄这会儿的状况也一样，他整个人呈个大字型，脸朝下悬在了空中，“这儿有张隐形的网！”

“你说得太慢啦……”迹部在旁边无精打采地接道，很显然，他也中招了。

“这是什么啊……可恶，越挣越紧啊……”天马行空自然也没能幸免，他正在奋力挣扎着。

“呵呵呵……外来者就是外来者……”刀蝶女王笑道，“这里的所有生物都知道，水晶迷境的上方，是‘她’的领地。”她得意地扇了扇翅膀，“我所在的这个高度，便是岛上生物可抵达

的极限高度，若是再高一分，就会落入‘网’中。”她又转头看了向天马行空，说道，“呵……你就尽量挣扎吧，你动得越激烈，‘她’来得越快。”她顿了一下，“虽然我很想亲手结果掉你们，但很遗憾……当你们被黏到网上的那一刻，已经是‘她’的猎物了，我可不想惹她不高兴，毕竟……她喜欢活物……”

说到这儿时，刀蝶女王将视线投向了下方：“你们应该羡慕那个没有跳上来的家伙，至少他死得比较痛快，不用感受那种恐怖的折……”女王的话没有说完，因为她低头时……没看见尸体，而且连血迹都没有。

“怎么回事？”刀蝶女王略显惊慌地念道，“即使只是擦身而过，我的声波也可以让人粉身碎骨……他不可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躲开全部四道……”

“对，我的确没能躲开。”封不觉的说话声突然出现在了女王的后方，打断了她的自言自语。

“什么！”刀蝶女王心中骇然，但她的战斗本能是不会因惊讶而停滞的。

这一瞬，仅凭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女王便旋翼反割而去。

但见那刀锋般锋利的巨型蝶翼横扫而出，上下翻动，翩然蝶影舞出重重杀机。

“凭你的速度，想用物理攻击打中我，怕是很难啊……”封不觉语气轻松地说着。他连【灵识聚身术-改】都没有开，仅用正常速度下的月步就绕过了蝶翼的斩杀。

“怎么可能？”刀蝶女王惊道。

她的心中惊疑交加，一连串问题闪过脑海：为什么这小子能在空中灵活自如地变向移动？为什么他能躲开刚才的声波？最匪夷所思的是……他还能先知先觉地看破我的攻击，做出各种堪称极限的闪避动作来。

“我很想先解答完你的疑惑……然后再动手。”封不觉一边

说着，一边已出现在了女王的正下方。这里……是她的防御死角，“但你的攻击方式太棘手了，还是算了吧……”

话音未落，觉哥便是一记岚脚向上扫出。那弧形的斩击透出充盈的蓝白色光芒……由下而上，从刀蝶女王那柔软的蝶腹切入，将其一劈为二……

弹指之间，这小BOSS便一命呜呼。

两瓣硕大的蝶尸从封不觉的身体两侧倏然落下，轰然坠地。刀蝶的钢翼砸在水晶地壳上，还发出了金铁交加之声。

“嗯……”封不觉若无其事地停留在半空，摸着下巴，抬头看向了四位被黏在上方的队友，“那么……接下来就该解决你们几位的问题了。”

“我们应该是被黏在了一张非常大、而且非常密实的蜘蛛网上。”鸿鹄即刻开始描述眼下的状况，“我整个身体的背面……包括后脑勺、颈部、背脊、臀部、四肢……全部紧紧与网面粘合。既无法挣脱，也没法儿伸手去行囊里取东西。”他小幅度地转了转头，用余光看了看废柴叔他们，“我想其他人也是一样的，所以……疯兄，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

“哦……这样的话……”封不觉念道，“那我先试试岚脚……”

他说干就干，翻身连踢四脚。四道斩击呼啸而上，形成一个四边形，将鸿鹄圈在了里面。

然而……在几声“呋呋”轻响过后，这些斩击竟一路飞上了天去……

“怎么回事？”封不觉的疑惑只持续了半秒不到，这前半句出口时，他已有了个结论。于是，他立即自问自答般说出了后半句，“非实体攻击会穿过去是吗……”

“你们等等，我再试试用装备去割。”觉哥打了声招呼，从行囊里取出了【WJQ-308军铲】，然后小心翼翼地蹬了一脚

月步，来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高度、踏空站定。

他之所以选择了军铲、而非【必须破防之刃】，是因为后者的造型问题。那毕竟是把菜刀，刀柄和刀刃的距离太短；万一在切割的过程中，手和网的距离过近，继而导致整条胳膊、乃至整个人都被缠进去……那可就真是阴沟里翻船了。

“都别乱动啊。”封不觉高声对所有队友说道，“万一我也被缠进网里，后果大家都懂。”

“了解。”鸿鹄回道。

“放心吧，我就是想动也动不起来啊……”迹部念道。

“啊……我刚刚动得太多，被缠得太紧了，而且现在也没力气了……”天马行空用一种木讷的语气应道。

这时，废柴叔倒是给出了一句颇为鼓舞人心的回应：“别紧张，慢慢来……实在不行，我也有自行挣脱的方法，不过那种办法等于是开大招，能不用……最好还是不用。”

他的队友们不清楚，但想必各位读者此刻是知道的……没错，废柴叔的最终逃生手段，就是把墨镜（本体）甩到地上……

“很好，那我最后再救你。”封不觉听到废柴叔的鼓励后，竟然回了这么一句话。

废柴叔闻言后不禁有些郁闷，但他稍稍想了几秒，很快就明白了觉哥想法……如果说，刚才那小BOSS所提到的“她”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那么……封不觉很有可能来不及救完每一个人。在这种前提下，把有能力自救的人放到最后，的确是合理的做法。

“很好，军铲是可以把这网割开的，就是切起来有点慢。”此时，封不觉的语气虽然很轻松，但他的动作可是紧锣密鼓、一刻不停，“按照这速度……五分钟左右我就能把你救下来。”

觉哥救的第一个人是迹部，因为迹部有非常好的切割武器，只要把他弄下来，接下来便会轻松不少。觉哥连方法都想好了……自己拎着迹部，跳到一个精确的高度站定，然后让这货用扇子大开大合地去切割。

“对了，刚才你究竟干了什么？”趁着觉哥割网的功夫，迹部好奇地问道，“你是怎么躲过那些声波弹的？”

“我不是说了吗？”封不觉手上不停，语气平缓地回道，“我没躲过去。”他顿了一下，接道，“我本来是想躲的，但失败了……好在我的装备把伤害吸收了。”

“哈？”迹部都愣了，“你的防具这么厉害？”

“对啊，不行吗？”封不觉面无表情地回道。

其实……也没有那么厉害，他的防具还远没有强大到可以无视BOSS级怪物攻击的程度。他能顶住那些声波的原因有二……其一，【阿尔忒弥斯的拥抱】可以【极大程度地减免一切远程攻击的伤害】，其二……就是【回音盔甲】有着抵御各种声波攻击的隐性属性。

虽说回音盔甲的物品说明里没有写出这个特效，但在备注中有所暗示：【在收集到了黑蝠王（black bolt）的一些低语后，毁灭博士（Dr.Doom）便用这份巨大的能量制成了此装置，使用者打开腰带即可获得一身无形的“声音”护甲。】

这件无形的“声音”护甲，其性质和声波自然是相似的。而“黑蝠王”的声音，无疑是音中之王。这位老大……稍微说两句话就能轰平几十英亩的土地，高声吆喝就能毁灭恒星，扯开了嗓子嚎的话……甚至可以撕裂时空。

在这两件防具的共同作用下，封不觉才堪堪将那几道声波给扛了下来……

当然，他本人也是出了不少力的。若不是他用零时差演算尽可能地进行躲避、成功错开了声波击中自己的时间，那结果就不好说了……就算是装备方面正好克制，同时受到两

三道这样的攻击，也很有可能会破防的。

“所以你一开始就没跳？”迹部也是个识相的人，他不可能去追问对方的装备具体是什么，所以他接着问了下去。

“那倒不是。”封不觉回道，“我不跳，是因为我一开始就觉得有些异常……”他舔了舔嘴唇，解释道，“小马哥的天马流星拳是斜着朝上打的，角度方面不算很大。要躲开这样的攻击，最有效的躲避方法是朝着攻击线路的直角飞。

以这个BOSS的速度和能力而言，径直朝上飞无疑是最佳方案。可是……她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斜着后退，给人的感觉是……她不敢猛地朝上方冲。”

觉哥停顿了两秒，继续道：“后来的事情就证实了，早在躲避流星拳的时候，这个BOSS就已做好了计划、设下了陷阱……”他说到这儿时，为了适应切割的角度，稍稍调整了一下握军铲的手势，“首先，她退到了距离这张网非常近的极限高度……作为这个岛上的本土生物，她自然是很清楚这个极限在哪儿的。然后，她就发动了自己的杀招……”

“等等，你怎么知道那些声波是她的杀招？”旁边的鸿鹄插嘴问道。

“很简单，从她已然展现出的几种本领来看，声波是最强的……”封不觉道，“要是她还有别的什么大招，在我被近身时肯定就开了。”

“嗯……”鸿鹄点点头，“有道理。”

“总之……她使出了这个压箱底的超强招式，想以此把我们逼到空中去。”封不觉接道，“通常情况下……如果要和对手打空中战，人就会本能地跳到比对方更高的地方去……就连我也有这样的习惯，这是没办法的，因为我的能力也只是滞空罢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飞行。除非我们和超人一样，可以上下左右任意飞，否则，必然会有这样的反应……”

“对，因为要把落下的距离也算进去。”废柴叔接道，“跳

得越高，滞空时间越长，这是基本概念。”

“而这BOSS就是利用了我们的这种习惯性心理……布下了这个极其隐蔽的陷阱。”封不觉接着说道，“这招几乎是万无一失……留在地上的人会被声波击中，而跳起来的人则会撞入网中，唯一的生还可能是跳到和她一样的高度并停下……但我们这些对大网毫不知情的‘外来者’，无法知道这一点。”他歪头扫了一眼队友们，“当然了，刚才的我……远远没有想到那么多，只是……我看你们全都跳了上去，就想冒一下险，验证一下我心中的怀疑。”

第529章 咀魔岛（三十五）

“呵……这种事也只有你这样的自恋狂会干出来。”鸿鹄念道，“凭着一点点并不确切的怀疑，就做出极度冒险的行动……”

“非也非也……其实，只要把账给算清楚，你就能理解我的行动了。”封不觉回道，“当时的情况是……我并不知道半空有陷阱，我只是怀疑有……那么，摆在我面前的路就有两条。第一条是留在地上，设法应对已知的威胁；而第二条则是跳上天去，面对某种未必存在的、未知的威胁。”

觉哥说到这儿时，已将迹部的大半边身子解救了出来，使后者变成了侧挂在网上的状态。趁此机会，封不觉顺势落回地面、再重新跃起（踏虚的滞空时间也是有限的），来到了迹部的另一侧。

调整好高度，再度站定后，觉哥接着刚才的话道：“这里便涉及到了一个关于风险分摊的问题……假如这是个单人剧本，那我肯定会跳起来的，就算明知有诈我也得跳。”他顿了一下，“但这是个团队剧本，那情况就不同了……队友的存在，使剧本对于个人的容错率上升了。说得再直白些……即使我的决定是错的，也不一定会导致通关失败”

“也就是说……你有了‘拿自己的命去冒险’的资本。”废柴叔接道。

“没错。”封不觉道，“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再来看我当时的选择……留在地上的话，我有七成把握可以不死，四成把握可以不受重伤，一成把握可以毫发无伤。而上天的话……有50%的可能会掉入敌人的圈套，还有50%的几率会没事。”他舔了舔嘴唇，“这样就衍生出了六种可能的情况……一，我留在地上，挂了，而你们也全都中了陷阱；二，我留

在地上，挂了，而你们没有中陷阱；三，我留在地上，没挂，但你们全都中了陷阱；四，我留在地上，没挂，你们也没有中陷阱；五，我和你们一起上天，一起中了陷阱；六，我和你们一起上天，全都没有中陷阱。”

觉哥一口气说完，换了口气再道：“这其中，一和五是最糟糕的情况，现在看来，就是团灭结局；四和六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区别是四有可能让我多付出一些代价；而剩下的二和三，都是可以接受的。”

他说得有条不紊，手上的动作也是效率十足，迹部此刻几乎已是倒悬在网上了，看来很快就能解脱。

“在此基础上继续推演……”封不觉接着说道，“我跟着你们一起跃上天空的结果是……‘团灭’和‘理想情况’的可能各一半，即团灭概率50%；但我留在地面上的话，引发直接团灭的概率只有25%……而且其余那75%的展开，基本都是由我个人在承受损失或责任。”

“你这是要逆天啊……”天马行空用一种堪称敬畏的眼神望着觉哥，“那BOSS发出声波的几秒之间……你就计算了那么多事吗？”

“是啊……时间有限，我也只能算到这一步了。”封不觉回道，“这只是最基本、最模糊的假设，还有很多变数我没算进去。比如说……虽然你们全都跳了起来，但却没有全部中招、或是BOSS的陷阱根本不值一提；又比如，在你们中招的情况下，我虽然没死掉，但也被打得半死不活了……”

“啊——”一声惊叫打断了觉哥的叙述。

此时，随着最后一寸丝网被割断，迹部就这么头朝下直接坠了下去。

当然了，封不觉也没有要去接他的意思。要是这货就这么摔死了，那就死了算了……

“你倒是打声招呼啊！”迹部很快就从突如其来的坠落感中

缓过神来，高声嚷了一句。同一秒，他已拧身发力，在空中蜷腿一翻，变换了一个姿势。最后，他轻喝一声，以双脚落地，并稳稳站住。

那些残留在迹部身上的丝网，这时忽然显现出了颜色（粉白色），并纷纷从其背上脱落。

“你没事吧？”天马行空冲下方喊道。

“那当然。”迹部强忍着腿上传来的麻胀感，双手叉腰，扬天笑道，“不过就是十米左右的高度，根本不在话下啊。”

“很好。”封不觉也迅速落下，并顺手收起了军铲，“既然没事，那快把扇子拿出来吧，接下来就需要你帮忙了。”

说话间，觉哥已蹲下身子，捡起了一片落在地上的丝网。他将其拿在手中……看了看、摸了摸、闻了闻，不过这回没有舔……

“原来如此……这些丝网只要脱离了主体，便会失去各种特殊的性质。”封不觉随手将网朝地上一丢，“这几团东西现在已经变成非常普通的蜘蛛网了，之前的隐形能力、粘附力、强韧性皆已不复存在。”

迹部在这几秒间已将武器从行囊中取出，并接道：“so……what？”

“很简单。”封不觉回道：“我用庐山亢龙霸的姿势带着你上去，你用扇子去割网。”他顿了一下，指着上空补充道，“不用割得很细致，只要在受困者的周围割上一个大圈，让他们下来就行了。一旦脱离了大网，黏在他们背上的那部分蛛丝就会失效。”

“明白。”迹部当即点头应了一句。他还是知道轻重缓急的，在这种时刻，纵然他心里很想吐槽“庐山亢龙霸”，但也得忍住……天大的事，还是等救出队友们再说。

“OK，走着。”封不觉说罢，两步一跨，已行到了迹部身后。

他将双手穿过对方腋下，朝上弯曲，紧接着脚下一踏，便带着迹部跃起了十米距离，堪堪停在了紧挨着蛛网的安全距离上。

迹部也是二话不说，举扇便割。他的【孔雀屏】可比军铲有效率多了，一扫而过，就能切开一道极长的缺口。

短短几十秒，鸿鹄便被救了下来。他从大网上脱离时，其身后粘着的丝网是很大的一块，大体是个半径一米左右的圆形。不过，正如封不觉所说，从主体上被割离的丝网就失去特性了，再大的一块，也只是普通的蜘蛛网而已。

鸿鹄身法高绝，落地时颇为轻巧。他一站稳，就把身后的丝网给扯掉，拍了拍衣服、扶了扶眼镜，然后抬头道："要不要我帮忙？"

"没事，我还撑得住。"封不觉一边回话，一边已横踏月步，将迹部带到了天马行空的身前。

"我说……你这样反复使用踏空移动的能力真的没关系吗？"鸿鹄朝上方望着，颇为疑惑地问道，"走出甬道的时候，你不是说自己体能值已经不多了吗……"

"不用担心。"封不觉回道，他停顿了半秒，"总之……我还能坚持。"

觉哥没有解释得很清楚，因为这个答案涉及到他身上好几个技能和物品的具体数据。

首先，浮空站立靠得是【踏虚】的特效，几乎零消耗。其次，踏一次【月步】，只消耗15点体能值，这点体能对于拥有4300点体能上限的觉哥来说根本无所谓。第三，刚才那记【岚脚】的消耗，也不过就是150点体能而已……能秒BOSS的主要原因还是传说级鞋子的伤害加成。

当然，最最关键的一点是……【引恨者】这个称号的能力。

【效果：你遭受的每次攻击，都将使你恢复一定的体能

值，并可减少你所有技能的冷却时间（收益效果与受伤程度成正比；攻击的发动者必须对你怀有敌意，自然灾害、意外伤害或自残等情况无法触发技能）】

封不觉在扛下那四发声波时，虽然没有受到很严重的损伤，但生存值多少还是降了一点点的。因此，他的体能值也就回了那么一点点……而这部分体能，要应付刚才那一连串动作，也已经足够了。

“好吧，那我就围观了。”鸿鹄随口应了一声，也不再追问下去。他知道，觉哥这话的意思就是不想透露更具体的信息了。

身为职业玩家，鸿鹄在这方面自然是有分寸的。即使是天马行空这种极度中二的家伙，也很清楚这条“界线”的存在。在游戏圈里，这是一种基本的礼貌，也是一种共识。没人会在一个角色数据差异很大的游戏里追问别人的详细信息，除非这人缺心眼儿，或者他认为别人缺心眼儿……

又过了一分钟，小马哥也被救了下来。他落地时的动静可就大了，这家伙几乎是以一个四平大马的姿势……砰一声踏在了水晶地壳之上。

“哈！我复活啦！”天马行空刚恢复自由，就豪迈地吼了一嗓子。

“吼什么吼！”封不觉在空中用更为响亮的声音吼道，“要是引来附近的怪物怎么办？”

“你吼得比我响你说我？”天马行空仰着脖子回道。

“我说……我还没下来呢……”废柴叔有气无力地念道，“你们要闹，也等把最后一个人给救下来再……”

悉悉——索索——

这时，忽有一阵诡异的鸣叫传来……

这一串细碎的响声无比怪诞，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头皮一麻。

第530章 咀魔岛（三十六）

但见，那一层层半透明的水晶柱林后，逐渐移来一个庞大的黑影。

“她”的本尊尚未完全出现，就已用其奇特鸣叫声给了玩家们一个下马威。

这鸣叫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声音”了，而是一种类似于精神攻击的手段。就仿佛指甲划过玻璃的声音一样，会让人从生理上感到不适。

“别慌，不管来的是什么，由我们来拖住它。”鸿鹄对上方的三人说了一句，随即又转头看向天马行空道，“星矢，知道该怎么做吧？”

“不知道啊！雨龙。”小马哥瞪大了双眼，很紧张地回道，“话说这声音好难听啊！”

“唉……”鸿鹄长出一口气，叹道，“我也是傻了……跟你废这话干嘛……”他摇了摇头，解释道，“刚才疯兄不是试验过了吗？非实体攻击是可以直接穿网而过的。”他抬手指向了高处，“一会儿怪物沿着网爬过来时，你直接用流星拳打过去就行了。”

“哦。”天马行空点点头，过了两秒，他似是想到了什么，又道，“雨龙，其实你这还是废话啊，我本来就只会流星拳啊……”

“你再说！”鸿鹄这时已经把他的长弓掏出来了，“再说我射你一脸！”

与此同时，十米之上……

“下面那两个家伙的台词好像很糟糕啊……”迹部一边举扇割网，一边念道。

“你们俩的姿势也很糟糕知道么？”废柴叔一脸蛋疼地望着跟前的两人吐槽道。

“你再说！”迹部吼道，“我打爆你的墨镜！”

嘶——嘶——

忽然，又有两声异响突兀地响起。

这一瞬，封不觉的反应堪称神速，只见他双脚一划，倒踢一步，拖着迹部向下一沉。

“什么情况？”迹部惊道。这句话刚出口，他已知道了答案，因为当他抬头看时，只见得……废柴叔整个人都在上下起伏着。

“呃……网好像在动……”废柴叔还是回答了迹部的问题。

“呼……还好我闪得快。”封不觉吁了口气，“要不然我们也被缠进去了。”

悉悉——索索——

鸣叫声打断了他们的交谈，这一次的声音，距离已然很近。

五名玩家一齐转头，看到了从水晶柱后爬出的巨影……

在这个BOSS登场前，所有人都以为“她”会是一只巨型的蜘蛛。在半空结网的习性、捕食网中活物的嗜好、以及之前那个蝴蝶形BOSS对“她”的隐隐畏惧等等……种种线索都在暗示着“她”应该是一只蜘蛛。

但……她不是。

“原来是蚕吗……”迹部从小就怕这个，他的脸都白了，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好大的毛毛虫啊……”站在地面上的天马行空抬头望着那蠕动而来的巨虫，不禁发出一声感叹。

“别发呆了，快动手！”鸿鹄在提醒小马哥之际，自己已然

拉弓聚光。

不消多时，数道光矢已倾泻而出。

噗噗——

很快，光矢就打在了这巨蚕的身上，然后似雪球般粉碎、消逝……

鸿鹄见状，神情一肃。下一秒，他便转过头，声嘶力竭地朝上方喊了起来：“疯兄！赶紧救人啊！”

“不用你说我也在想办法了……”封不觉这会儿也是一脑袋冷汗，“但这样晃来晃去的不好办啊……稍有不慎，我们三个全都会被卷进去。”

“实在不行你们就走吧，我要开大了……”废柴叔的脸色也挺不好看的，相比之下，他情愿死在蜘蛛手里，也不愿被一只毛毛虫弄死。

“不，没有那个必要。”封不觉立刻出言阻止了废柴叔，然后顿了一下，再对迹部道，“迹部，你先下去，这里交给我。”

“哦，那你自己小心……”迹部回道。他也没什么选择余地，因为在他回话时，封不觉已经松手了。

“你还有什么办法吗？疯兄。”废柴叔问道。

“有啊，就是……”此刻，封不觉瞅准了巨网下沉而来的时机，朝上一伸手，抓住了废柴叔的肩膀，“……这招！”

呼——

风声掠过，废柴叔只觉眼前景物一变，自己竟已到了离地两米的高度。而封不觉正站立在地面上，用和刚才一样的姿势、抬手抓着他的肩膀。

“嚯！”废柴叔一下子失去了丝网的吸附，开始下坠，好在他身手矫健，加上封不觉推了他一把，这才没摔个狗啃泥。

立稳身形后，废柴叔略一思索，恍然大悟般说道：“哦！这招你在战鲁特的时候用过！”

“飞沙风中转~”封不觉说着，还举起了右手食指，在空中比划了一个圆圈。

“喂！有那么方便的技能你干嘛不早用啊？”刚刚落地的迹部便发现那二人已瞬移到了自己身边，不由得高声问道。

“主要还是为了节约体能值。”封不觉回答得很淡定，“另外嘛……考虑到这技能的冷却时间，还不如我托着你上去救人快呢。”

“既然都下来了……”不远处的鸿鹄此时已经停止了光矢攻击（因为他觉得根本没用），回头对觉哥他们三人道，“我建议……咱们跑吧！”

另一边，天马行空倒还在十分执着地释放着他的流星拳。

“天马流星拳！流星拳！拳！”

一次又一次，一轮又一轮……不但姿势到位、威力够劲，而且回回都要喊出招式名。

不得不说……巅峰争霸的冠军就是有过人之处。从剧本开始到现在，小马哥从头到尾只喊过一次肚子饿了。其他时候，只要条件允许，他始终是一副元气十足的样子。

此情此景，纵是封不觉也不禁感叹：“这货才是体能值深不见底的怪物啊……”

不料，他话音未落，小马哥的攻击就突然停了。

“呼……”天马行空吁了口气，转过身来，用他那浓眉大眼的热血漫画主角脸说道，“我体能只剩100点了，咱们跑吧。”

这一刻，他的四名队友全都露出了“你TM在逗我”的表情……

而封不觉……更是一巴掌摁在了自己脸上，扶额摇头道，“你们当我没说吧……”

悉悉——索索——

诡异的鸣叫再度响起，这一声给玩家们的感觉……简直就像是有只虫子直接钻进了耳朵里，正在啃食他们的鼓膜一样。

“异界旅客……”忽地，那巨蚕的腹中，响起了说话声。最为猎奇的是……“她”发出的竟还是一种小女孩的萌音，“你们真的以为……可以逃得掉吗？”

第531章 咀魔岛（三十七）

“我勒个去……”迹部打了个哆嗦，念道，“这莫名的恶心感是怎么回事……”

“嗯……其实这是挺合理的。”封不觉回道，“因为蚕是一种幼虫嘛。”

“行了，现在不是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时候。”鸿鹄打断了他们，并抬手指向了与BOSS相对的反方向，“先跑再说吧！”话至此处，他已朝前跑了出去。

“我的体能值还凑合，由我来拖住她。”废柴叔这时面朝BOSS，站在了众人的最后方，“你们先走，我一会儿就追上来。”

听他的语气，并非是在和队友们商量，而是已然下定了决心。

“哦！不愧是正义的伙伴，好像很可靠的样子……”天马行空开始讲些中二的对白，不过话还没说完，他就被觉哥连拉带拽地拖走了。

迹部也趁势跟上，临走前回头道了一句：“不管你准备干什么，多加小心啊！”

“哼……我好像被小看了呢……”待队友们都跑入了水晶柱林之中，废柴叔才冷哼一声，伸手从睡袍内侧掏出了一包烟来。

“呋——”他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又吐了出来。然后神情慵懒地望向巨蚕，念道，“从这种场面下脱身，对我来说还是很容易的。”

“看来你们是听不懂啊……”巨蚕的萌音再度响起，望着已然遁走的四名玩家，她只是嗤之以鼻地一笑，“呵……也

罢……”

话音未落，巨蚕的身体猛然一震。下一秒，半空中的隐形大网便被显现了出来。霎时间……整个水晶迷境的上空，仿佛都被蒙上了一层粉白色的丝绸。

接着，她便将自己那巨大的蚕首缓缓垂下、穿过丝网，最后凑到了废柴叔眼前，“你……为什么不跑？”

“呋——我在为同伴争取时间啊。”废柴叔面对那巨大生物的逼视，依旧是傲然而立。

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但没有后退半步，还十分淡定地抬起头来，朝着BOSS脸上吐了口烟。

“你是想吃掉我们不是吗？”废柴叔接着念道，“我岂能让你如愿……”

“也就是说……你想反抗吗？”巨蚕说道，“嗯……意料之中，嘻……”她又笑了笑，“我以前也遇到过和你们类似的猎物……你们在逃出了丝网后，就以为可以跑掉了是吗？哈哈哈……”

废柴叔从对方的话语中捕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不禁心中一紧：“你什么意思？”

“呵……你仔细看看自己的头顶吧……”巨蚕沉声回道，“……无知的异界旅客。”

废柴叔闻言，神情微变、其视线迅速上移，然后看到了……

……

咀魔岛，“逆岛”东方。

在水晶迷境的边界之外，越过一片白色的盐滩，便可看到一间小木屋。

吱吱——嘎嘎——

伴随着金属轮轴转动的声音，一辆迷你三轮车来到了小

木屋前。

骑在车上的，是个只有小孩般大小的玩偶。

他穿着黑色的西装，打着鲜艳的红领结。他那白色的“面具脸”上，有着两个螺旋状的红色腮红、一对红里透黑的眸子、和一张红唇艳抹的嘴。

“我真的很想假装自己不在屋里。”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小屋中传出，“但很不幸，即使隔着一扇门，你我也能感受到彼此的存在。”

“呵呵……好久不见了，弟弟。”比利笑着说道。

“我们还没‘见’着呢。”屋里的“弟弟”回道，“我们只是隔着门在交谈而已。”他高声道，“假如你现在转身离开，我可以当作你没来过，这样对大家都好。”

“行了，比尔，我知道你有情绪，但我这不是来救你了吗？”比利从他的三轮上跨了下来，迈着小碎步，艰难地攀上了小木屋前的阶梯（一共只有三级阶梯，但对身材矮小的比利来说，跨上去比较费力），“你得理解我，我很难在自身都难保的情况下过来救你。”

“是啊是啊……那你干脆别来好了。”比尔又道，“我这个微不足道的暴力分子，就算出去也只会变成你的累赘……”

“闭嘴，比尔。”比利用严肃的语气打断了对方。

“好吧。”比尔的牢骚好像也发得差不多了，语气一下子就怂了。

“嗯……让我瞧瞧。”比利踮起脚尖，扒在了小木屋的门上，然后就盯着门板上的木头纹理猛瞧。

这样瞅了足足十分钟后，比利退后两步，站在门廊上，高声念道：“balabing～balaboom～balabingbangboom～”

接着，惊人的事情发生了……那扇木门的门板，即刻发出了和比利所念咒语（如果这也算咒语的话）一模一样的动

静，乒乒乓乓地响了一阵……

随后，只听“吱呀——”一声，门开了。

嘭！嘭！

漆黑一片的屋中，很快传来了沉重、有力的脚步。

随着那脚步越来越近，一个高大健壮的轮廓出现在了门口。

“现在……”比尔那低沉的嗓音已近在咫尺，“我们才算是见面了。”

话音未落，又听得“咔嚓”一声。

但见，一个身高二米五、体重一吨的巨型装甲人偶，就这么撞碎了门框，破笼而出。

这就是比尔，全身由深蓝色的不明金属制造，长了个麻将牌似的方块脑袋，躯干呈V字型，双臂粗若大腿，双腿也粗若大腿……

“你好像变得比我印象中更小了，哥哥。”比尔低头俯视着比利道。

“那是因为你又长个儿了。”比利耸耸肩，转过身去，小心翼翼地跳下台阶，“至少在你被关进这间屋子的时候，你是可以正常出入那扇门的。”

“哦……是这样……”比尔挠了挠头道，“随便了。”他的脸倒是很有特色，与比利相比，比尔的表情要丰富得多，因为比尔的脸是一块显示屏，虽然他的“脸部”是固定不变的平面，但屏幕上可以显示出各种各样的颜文字表情。

“你被关的这段日子，有很多事情已经不同了。”比利走到三轮车边上，回头说道，“路上我会一件一件跟你讲。”

“好的。”比尔道，“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水晶迷境。”比利回道。

“啊？”比尔愣了一下，“难道我们不是直接离开咀魔岛吗？”

“不是，我需要你去帮我搬件东西。”比利骑上了三轮，小腿蹬了起来。

比尔则是大踏步地跟在后面，他走路的速度和比利骑车差不多：“嘿！嘿！搞什么？救我出来就是让我当搬运工的吗？”

“难道我还是顺道过来和你聊天的吗？”比利语气平静地反问道。

“哼……”比尔不爽地冷哼道，“离开这个破岛以后，我就跟你分道扬镳。”

“那你很快就会被抓回来的。”比利接道，“然后他们会给你设计个更大的笼子、和更痛苦的折磨方式。”

“哦？是吗？”比尔回道，“那你会给我什么？一个每周都要工作六十小时的重体力岗位？报酬是……嗯……我想想……一罐机油？”

“事实上，我的确帮你物色了一份工作。”比利回道，“在篆颉尊那里当图书馆管理员。”

“什么！”比尔都惊了，“你疯了吗？那个老家伙是疯子！他会把我像果酱一样涂在三明治上吃掉的！”

“不，他不会的，我已和他达成了一些共识。”比利道，“目前我们有着十分稳固的合作关系，而且我相信他是个守信的人，比你靠谱得多。”

“哦……所以说……你早在来这儿以前，就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比尔的脸刷新成了一个撇嘴的表情，“而我只能全盘接受是吗？”

“是的。”比利回道，他顿了一下，尽可能地用他那恐怖的破锣嗓子表达出一种温和的语气，“很抱歉，比尔，我不能让你跟在我的身边……至少现在不能。等我跟你解释过之后你

就会明白了，我们的宇宙正面临着全面瓦解的危机，我还有很多事要做，非常重要的事……”

“无所谓，你解释了我也未必听得懂。”比尔倒是爽快，既然老哥有难处，他索性就不问了，“还是说说眼前的事吧，你要我去搬什么？”

比利叹了口气，回道：“【蚕母】的尸体。”

“什么！”比尔吓了一跳，“蚕母死了？谁干的？”

“现在还没死。”比利说着，低头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小手表（登楼记之前的比利并没有这件配饰），“不过……快了。”

……

与此同时，水晶迷境中……

“喂，我们跑得已经足够远了吧？”迹部跟在鸿鹄他们身后冲刺了五分多钟，便再度气喘吁吁了。

“哈啊……我看……也差不多了。”连天马行空也有点儿喘，他给自己留的体能值确实太少了点。

“呼……那就暂且休息一下吧。”鸿鹄见队友们的体能差不多都到极限了，便停下脚步，一边调整呼吸一边说道，“呼……反正目前看来，对方没有追上来的迹象。”

“啊——”见到前方的鸿鹄停下，迹部当即嘶喊一声、瘫坐在了地上，大口喘息着道，“哈啊……我说啊……天上的网……哈啊……怎么忽然显形了？”

“八成是BOSS开什么技能了呗。”封不觉回道，他这会儿的呼吸倒还算平缓。

“废柴叔不会出事儿吧？”天马行空接道。

“从团队栏来看……”封不觉回话的同时，打开游戏菜单瞥了一眼，“嗯……他还活着。”

“没事的，柴兄还是很可靠的。”鸿鹄接道，“以他的能耐，想要全身而退应该没……”

鸿鹄的话才说到一半，便突兀地中断了。他整个人僵在原地，像是定格了一般，喉咙里还发出“咔——咕——”这样的声音，表情也变得极其惊恐。

“你怎么了？”封不觉即刻警觉地盯着对方，并用余光去扫视周围。

这一刻，觉哥的第一反应是——鸿鹄中了某种定身攻击，导致无法动弹了。

不料，几乎在同一秒……

“咔——啊——”坐在地上的迹部和双手撑膝的天马行空，也全都出现了相似的反应。

“这又是什么情况……”封不觉沉吟道。虽然他也很想做点儿什么，但在没弄清楚状况之前，确是不宜轻举妄动。

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后，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鸿鹄、迹部和天马行空三人，全都站直了身子，手脚像是机械一般僵硬地动了起来。

他们就像三个搞笑的玩具士兵，皆是四肢绷直、同手同脚地摆动着，开始向前行走……

“被什么东西给控制住了吗……”看着队友们的举动，封不觉很快就推断出了现状，“那么……问题就是控制的原理了……”

在他思考时，那三人已经转向后方，朝着自己好不容易逃离的地方，大踏步地行去了。

“是精神系的操控还是物理上的干涉呢……”封不觉只能一边想对策，一边跟在他们的身后往回走，“嗯……从他们那不自然的动作来看，貌似是物理干涉的可能性比较大。”他摸着下巴沉吟道，“可要是物理干涉的话，为什么我没事？”他又将上下左右前后等各方向扫视了一遍，“刚才我和他们待在一处，且完全没发现敌人的攻击迹象……没理由只有我幸免啊。”

“咔——咯——”这时，鸿鹄又挣扎着从喉咙里发了两声古怪的呻吟，似乎是想提醒觉哥些什么。

“你省省吧，我听不懂。”封不觉很不领情地回道。

“咯咯——咕——”迹部和小马哥这会儿也用含混不清的话说了两句。

“你俩也一样。”封不觉接道，“都省点儿力气吧，你们这种类似僵尸语的表述方式只会让我分神。”

可那三人还是不收声，拼尽全力地想要说出些什么来。

“诶？对啊！”忽然，觉哥脑中灵光一闪，“你们不是想告诉我某种具体的内容，因为你们知道自己说不出话来，你们是想提醒我……”

想通了这一点后，觉哥的思路瞬间就清晰了，他看着鸿鹄的背影道：“所以问题就出在……‘只有我幸免’这句话上咯？”

鸿鹄立刻咔咔咯咯地应了几声。

“好……我想想。”封不觉回了一句，随即心道：只有我幸免……只有我……

仅三秒后，他便有了结论。

“原来如此……”觉哥即刻停止了对周围的戒备，走上前去，口中还念念有词，“刚才并没有人对我们发起攻击……”他顿了一下，“早在你们被黏在网上时，攻击已经完成了。”

说到这儿时，封不觉已绕到了迹部的身旁：“在哪儿呢……”他眯缝起眼，上上下下打量着迹部，仔细地寻找着什么。

“找到了！”大约半分钟后，觉哥两眼一亮。

但见……在迹部的后脑处，竟挂着一缕极细、极难察觉的粉白色的蚕丝。那蚕丝的一头藏在迹部的头发内、一直深入到其脑干之中；而另一头……一路延伸到天上。

“还真是一点儿都不能大意啊……”封不觉说话间，已取出了【必须破防之刃】，“这根细丝肯定和大网上的其他丝线不同，所以始终没有脱落，一直很好地隐藏在这儿。”

叮——

当觉哥的菜刀砍在那一缕细丝上时，发出了一种仿佛是橡皮筋崩断的声音。

下一秒，迹部朝前一摔，便跪倒在了地上。他好像脱力了似的猛烈喘息起来，满脸都是白毛汗。

“哈啊……哈啊……吓死我了……”迹部边喘边道，“太恐怖了！”

封不觉没有理他，而是继续前行、如法炮制，很快就找到并割断了另外两人脑后的蚕丝。这一回……他才算是彻底从丝网中解救了队友们。

“你要是再晚十秒钟出手，我的体能值可能就归零了……”天马行空获救后坐倒在地，心有余悸地念道。

鸿鹄则是叹息道：“唉……这回即使通关，惊吓值评价肯定也是最差的那档了。”

“怎么？”封不觉接道，“在被控制住的时候，你们看到了很恐怖的影像吗？”

“一言难尽。”鸿鹄回道。

他的这个回答……很恰当。

在刚才那两分钟不到的时间里，鸿鹄他们体验了一段非常恐怖的经历。当时……他们三人的身体不受自己的控制、喉咙里也发不出声音，但五感却依然存在，而且变得比平时敏锐无数倍……他们听到了自己“身体”内部最细微的响声，比如心脏的跳动、肠胃的蠕动、血液的流动、肺部的收缩。他们看到了远处景物中的所有细节，比如水晶上的裂纹、物体表面的真菌、丝网上的纤维。他们还闻到了一些一生都难忘的气味，比如他们鼻腔本身的味道……

“那好吧，总之……你们三个先在这儿休息一下，我先走一步。”封不觉应了一句，便转身欲行。

“哈？你去哪儿啊？”天马行空疑道。

“还用问吗……”封不觉神情严肃地回道，“别忘了……”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后，“废柴叔和你们的情况是一样的。”

第532章 咀魔岛（三十八）

当封不觉返回甬道出口处时，蚕母已然不见踪影，而废柴叔也不知所踪。

抬头望去，刚才他们割破的丝网都已恢复原状，仔细观察便可看出……那些破碎的部分都被新鲜的、颜色较浅的新丝给填补了。

“这是什么情况……”封不觉沉吟道，“被抓走了吗？”他又扫了一眼游戏菜单，团队栏中，废柴叔的状态仍旧是【生存中】，“还是自己逃掉了呢……”

觉哥一边思索，一边开始勘察周围环境中的细节，他的视线先是停在了刀蝶女王的尸体上，口中喃喃说道：“丝毫没有移动过啊……”接着，他又抬眼去扫视附近的水晶柱，“水晶柱上的损伤也和我们离开时一致……”

“嗯……不像是发生过激烈战斗的样子。”封不觉摸着下巴念道，“果然是被控制了吗……”

忽然，觉哥又看到了什么，他即刻向前走了几步、蹲下身来：“这个烟头……”他将地上的一个烟头捡起来，拿在手中细细端详，“这无疑是废柴叔留下的，假设……我们刚走他就把烟点给了起来，然后用语言和BOSS进行周旋，那么……根据燃烧的程度来看，在大约两分钟之后，烟掉在了地上。”

“但是……”封不觉放下了烟头，站了起来，“鸿鹄他们‘被控制’的时间点，却是在跑了大约五分钟之后。莫非……”他又一次抬头看向了天上的丝网，“……莫非这BOSS用蚕丝‘遥控’别人的能力，会因距离变远，而产生一定的延迟？”

“嘿！没事吧？”这时，天马行空的喊声传来。

封不觉转头望去，发现小马哥、迹部和鸿鹄三人也跑了

过来。

“你们不多休息一会儿了吗？”觉哥平静地问道。

“英雄岂能让有困难的人等待呢？”天马行空朗声回道。

不得不说，这家伙真的很厉害，几分钟前才面临过体能值归零的危机，这会儿又显得精神奕奕了。

“哈啊……哈啊……”迹部则是老样子，一停下来就喘个不停，“比起来回长距离冲刺跑，我宁可战斗啊！”

“废柴叔被抓走了吗？”鸿鹄虽是满脸虚汗，但他还能勉强保持常态。其思考能力也未受到影响，所以一开口就问了个比较有建设性的问题，“你已经观察过现场了吧，有什么结论吗？”

“八成是被BOSS掳走了呗。”封不觉耸肩道，“反正从团队栏里看，‘死亡’是可以直接排除的一种情况。”

“那还有两成可能就是……”鸿鹄扶了扶眼镜，试探着问道，“……废柴叔凭借自己的力量从BOSS的控制中逃脱了，但此刻不知去向？”

“是的。”封不觉回道，“若是换成别人，这两成概率是不存在的，但废柴叔……就有可能办到。”

“嗯~嗯，那个墨镜佬儿深不可测啊。”天马行空煞有介事地点头应道。

“呼……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迹部终于把气喘匀实了，开口道，“去找他吗？”

“当然了。”天马行空立即回道，“正义的英雄怎么可以舍弃伙伴呢？”

“首先，我不是英雄。”封不觉虚着眼接道，“其次，至少在游戏中，我妥妥儿地属于邪恶阵营……”他舔了舔嘴唇，“不过……考虑到新的主线任务始终没有出现，我们除了寻找废柴叔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事好做了。”

“诶~”这时，迹部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插嘴道，“你们说废柴叔会不会是逃回了甬道里？”

此言一出，众人皆是本能地转头看向了甬道的出口。

“你别说……情急之下，还真有这个可能。”鸿鹄念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不会逃得很远。”封不觉说着，便迈步走向了甬道那儿，“因为那巨蚕是不可能追进去的，废柴叔只要待在离出口较近的地方，等BOSS离开再出来就是了。”

【警告，前方充盈着防御法阵的能量。】

觉哥刚走到甬道的出口前，还没往里迈步呢，系统提示就响起了。

“好吧……看来可以排除这种假设了。”封不觉即刻回头，将情况和队友们说了一下。

众人也都过来试了试，各自听到了系统提示。

“这就佐证了我们先前的推测。”封不觉道，“上一条主线任务没有提到‘抹杀’，就是这个原因。假如我们在任务时限走完的时候，还没有从甬道里出来，防御法阵就会启动，接着就是团灭结局……”

“也罢……”鸿鹄接道，“至少我们确定了废柴叔还在这个水晶迷境里，也确定了……我们都已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主线任务已更新】

【支线任务已触发】

正当四人讨论着接下来的行动方向时，任务提示突然来了，而且一来就是两条。

他们纷纷打开游戏菜单，看向了任务栏，新的主线和支线任务分别是：【抵达绝望囚笼】和【于废柴叔死亡（或因其他原因离开剧本）之前，抵达蚕母之巢，将其救出】

“喂喂……这回的主线任务居然什么限制都没有了

啊……”迹部说道，“不但不提‘抹杀’了，连‘时限’都不给了啊？”

“呵……看上去轻松了不少是吗。”封不觉苦笑着说道，“但细想一下……这就是坑爹啊！”

“没错，时间限制不仅是一种限制，同时也是一种提示。”鸿鹄接道，“我们可以从系统给出的时限……推断出任务目标与自己的大致距离，以及处理这个任务所需的平均时间。”他停顿了一秒，吞了口唾沫，“而眼下的这条主线任务，等于是什么提示也没有，就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这可比先前的那几条难得多了。”

“还是先别研究什么主线了。”天马行空插嘴道，“营救正义的伙伴才是当务之急啊！”

“啊……说得对，还是先考虑一下支线吧。”封不觉有气无力地念道，“现在系统已经把废柴叔的情况告诉我们了，从任务内容来看，他恐怕撑不了多久……”

第533章 咀魔岛（三十九）

在水晶迷境的东南部，有一个叫“恐叶”的地方。

所谓的“恐叶”，既是一个地名，也是一样东西。

而这个地方、或者说这片叶子的主人，就是迷境的空中霸主——“蚕母”。

就在封不觉他们接到任务的同时……

伴随着“呋嘶呋嘶”的怪声，一个巨大的白影朝着此地蠕动而来。她的速度很快，其庞大的身形远比看上去要灵活得多。

不多时，她便爬上了这片和足球场差不多大的巨型桑叶，栖在了叶脉上。

“呃——呕——”

蚕母用她那如同萝莉般的“萌音”，发出了一阵无比渗人的呕吐声。

下一秒，哗啦啦一片粘液从其口中涌出。接着，一个粉白色的人形大蛹落了出来，掉在了叶面上。

“呵呵呵……居然还没发狂吗……”蚕母冷笑着念道，“能支撑那么久的人类，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她说话间，那个“人蛹”便被丝线拉扯着、缓缓立了起来，并朝着更高的上空（恐叶的高度和半空的丝网平行，蚕母始终在丝网上面的世界移动）升去。

“一般人在被我控制住以后，立刻就会陷入极度的恐慌。即使放着不管，他们也会在十分钟内发疯。”蚕母继续说着，“而你……被我吞入腹中，一路带到这里，竟仍然没有精神崩溃的迹象……”

在恐叶的四周，矗立着四五根向上逐渐收拢的、极其高大的水晶柱。在蚕母说话的间隙，装着废柴叔那个蛹已升到了其中一根水晶柱的顶端边缘，并被悬在了那里。

“不过你放心……我可以等。”蚕母狞笑出声，“你现在应该能听得到吧？嘻……没错，你身旁的那些蛹里，也有几个和你一样的顽固家伙，它们都还活着。”

她所指的，是另外几根水晶柱上悬着的蛹。不过那些蛹的体积都比废柴叔所待的这个要大，看外观……蛹里的显然不是人形生物。

“它们在那儿待的时间，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嘻嘻嘻……”蚕母接道，“你也别指望自己会饿死……你不会的，我的蛹能保证你活着，直到你变成一顿精神失常的美餐。”她又得意地笑了两声，然后语气骤然一冷，“哼……我知道，你还存有希望。”她冷哼道，“没错，你那几名同伴的确成功切断了我所植入的‘脑丝’，但你不用妄想他们会把你救出去。”

言之此处，她又是身形一震。

这一瞬，整个水晶迷境上空的丝网又重新恢复了隐形的状态。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蚕母阴沉地说道，萌萌的嗓音和她的语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就在这里等着……等他们自投罗网……”

……

水晶迷境，另一处。

“诶？网又消失了。”迹部看着头顶的变化，道了一声。

“不是消失，只是恢复隐形状态罢了。”封不觉接道。

“依我看……”鸿鹄若有所思地念道，“可能是蚕母归巢的征兆吧……”

“我说……”天马行空这时转头对封不觉道，“你确定我们

走的方向正确吗？”

“是啊，我也想问，你怎么又自信满满地开始带路了？”迹部也问道。

“谈不上自信满满，这回我只有六七成把握……”封不觉解释道，“你们也看到先前那片被修补过的丝网了吧？我是根据蚕丝颜色的深浅，大致推测了那个‘蚕母’织网的顺序和方向，从而判断她是朝着哪边撤退的。”他用手朝上比划了一下，“再者……目前我们走的这个方向，也和她先前逼近时的路径基本一致。”

“嗷呜——”

觉哥话音未落，众人前方忽地传来一声无比标准的狼嚎。

四名玩家当即停下脚步，警觉地戒备起来。

如今的他们已成惊弓之鸟，哪怕一点点风吹草动，也得谨慎对待……

到了这会儿，噩梦难度的可怕之处便也逐渐显现了……纵然这次进本的五人皆是强力玩家，也没让剧本进程轻松多少。因为他们自身的实力优势几乎都没有展现的机会。从剧本开始至今，正经的大战没打几场，众人的体能却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在饥饿、口渴和疲劳的三重debuff下，根本不需要什么强力怪物出手，仅是一些恶心的场景设定就能让玩家们疲于奔命、狼狈不堪。

“呃……”低沉的兽吟渐渐逼近，侧前方一根半透明的水晶柱后，隐隐出现了一条兽影。

正当众玩家都以为出来的会是某种类狼型生物时，系统又一次玩弄了他们……

“嗷~”随着又一声狼嚎响起，那头幻兽终于从水晶柱后跳出，现出了真身。

那是只羊……

而且还是只野山羊，看上去是高地品种。其皮毛呈棕灰色，上体部分比较深。头顶长有一对微弯的大角，上面有许多横亘隆起，像连绵的山脉一样。

“嗷呜——”那山羊瞪着鼓鼓的眼球，低下头，威吓似的晃了晃犄角，再次发出一声狼吼。

玩家们此时的表情，却完全没有害怕的意思，一帮人只是用一种无比蛋疼的眼神，看着眼前这个生物。

“这个……是羊吧……”迹部嘴角抽动着念道。

“啊，怎么看都是羊啊。”鸿鹄接道。

“嗯……或许是生存需要，从而进化出了模仿天敌叫声的能力……”封不觉托着下巴念道。

就在他们仨对着眼前这只山羊评头论蹄之际，天马行空脚下一踏，便跃上前去。

“邪恶的生物！”天马行空挥臂一指，气势十足地喝道，“你想阻挡英雄的脚步吗！”

“嗷呜——”那山羊又嚎了一嗓子，好像真的能听懂小马哥的话似的。

“我劝你还是迷途知返！”天马行空又侧过身，换了个角度，用一个完全对称的姿势指着对方，“我从你的眼中还是看到了一丝善良的……就算你母亲和狼之间的事情让你的童年饱受歧视，但你也不能自暴自弃，你要……”

“善你妹啊！”封不觉从后方箭步杀上，一巴掌摁在小马哥脸上，把他朝旁边推开，“什么母亲和狼啊？童什么飞机的年啊？歧哪国的视啊？你对着个山羊放哪门子嘴炮啊？你当自己是鸣人啊？”

吐槽未尽，只听得“锃”一声，觉哥的菜刀已然出囊。

“你们都退后，这种时刻就由拥有‘五虎星’实力的本大爷来处理就行了。”封不觉操起菜刀，当时就准备动手。

在他眼中，狼也好、羊也好，没什么区别……精灵他都吃了，动物落到他手里还有活路？

“呃……他在说什么？”鸿鹄一脸莫名地问道。

“设定上来说……五虎星是黑暗料理界（又译裏料理界）最强的五位厨师。”迹部接道，话说出去一秒，他就叹了口气，掩面摇头，“唉……为什么我会知道这种事……”

他们说话之间，觉哥已经朝着那山羊扑了上去……

紧接着，在那一人一兽此起彼伏的呻吟和咆哮声中，上演了一幕极度难看的摔跤对决。

为了保护“食材”的完整性，封不觉才选择了手持菜刀、近身肉搏的方式，结果他被累个半死……

最终，他无奈地开启了【灵识聚身术-改】，才完成了击杀。

当那山羊被摁倒在地，划开脖子之时，封不觉还做了一件在旁人看来相当恶心的事……他直接凑上去喝了几大口生羊血。

饮完羊血后，他还豪爽地用袖子抹了把嘴，站起身来，打了个嗝儿；“啊……真不赖。”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评价你的行为……”鸿鹄不经意地舔了舔嘴唇，“只能说你是个极端的实用主义者吧。”

“要喝就快点儿过来喝，喝完我就要切了。”封不觉说话间，还十分调皮地用血在自己的两侧嘴角勾出了一个笑脸。

“这个……真的能喝吗？”天马行空一边询问，一边吞了口唾沫。很显然，他和队友们一样渴，只是心理上还有点障碍。

“我以前好像在火锅店的菜单上见过生羊血……”迹部接道，“就是没敢点，怕有寄生虫。”

“原来如此……”鸿鹄听到这句话，一下子放心了不少，当

即便走向了那山羊的尸体，“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说不定味道还不错呢。”他的想法也很务实，只是寄生虫的话，是无所谓的……反正在游戏里不用担心患病，哪怕真的诱发了某种异常状态，也可以用药剂去解除。

只见鸿鹄屈膝蹲下，低头就着羊脖子喝了几口。隔了三秒，他就站起身来，神情怪异地念道：“我去……怎么这么难喝？”

“我也没说过好喝啊。”封不觉耸肩道。

“那你干嘛用一脸满足的神情说什么‘真不赖’啊？”鸿鹄吼道。

“因为这个能解渴，而且我喝完以后没有被附上异常状态。”封不觉回道，“符合这两点就是合格的饮品了，你还想怎样？”

“嗯……我的话……”迹部接道，“想盛到碗里，加上点香菜和碎花生……”

“我想煮开了杀杀菌，再放点盐。”天马行空也回道。

“少废话！”面对这两个把反问句当疑问句回答的家伙，封不觉也颇为无奈，“要喝赶紧的，喝完我还要处理尸体呢。你们还想不想救废柴叔了？打算分行李回高老庄是咋地？”

第534章 咀魔岛（四十）

待队友们饮完生羊血，封不觉便抄起菜刀，用娴熟的刀工将那头山羊给肢解了。

他将内脏和骨头剔除出去，留下大块的肉排和羊腿，然后将这些部位的肉分成了十余份，分别分给了在场的三人，他自己也拿了其中的三份儿，放进了行囊。

“OK，上路吧。”封不觉搞定了这些之后，便收起菜刀，催促着队友们重新出发。

“我说……你一直这么马不停蹄的……真的不累吗？”这下就连天马行空都感到惊奇了。

在觉哥切肉的这几分钟里，小马哥他们都在原地休息，或多或少也恢复了一些体能值。但这么一点儿时间，所得到的恢复是十分有限的。

反观觉哥，从进入甬道的那一刻起，直到现在，他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活动……在甬道里带路、与刀蝶女王战斗、从丝网上救人、逃跑、再折返回来、然后再带路……眼下，他又和那么大一头山羊玩儿了次摔跤、并当了回屠夫。

在做了那么多事之后，他竟然完全没有要歇一会儿的意思……是个人都会对此感到匪夷所思了。

“没关系，我还能坚持。”封不觉轻描淡写地回道。

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理由和之前一样，他不想详细曝光【引恨者】的称号能力。

队友们都不知道……在和山羊进行“搏斗”时，觉哥凭借着【憎恨熔炉】，又一次恢复了一些体能。当然了，【灵识聚身术-改】所造成的损伤并未被换算进去，那不算是有效的“敌对伤害”。不过山羊带来的那部分生存值损失，已按照比例被

换成了体能值。

因此，封不觉这会儿的体能又回到了接近两成的水准。只要他咬咬牙……南斗飞龙拳都能放出来。

“你们不用担心这个家伙……”走在最后方的鸿鹄这时开口道，“别忘了，战斗力排行榜仍然存在的时候，这家伙的排名可是与那个【湿婆】不相伯仲的，就连【醉卧怅然】、【废柴叔】和【笑问苍天】那些顶尖好手，也全都排在他的后面。”他顿了一下，“像这个级别玩家，就不能以常理去揣度了，即使他说自己身上有个被动技能可以让体能值上限翻倍，我也不会觉得奇怪。”

“嗯……我都差点儿忘了。”迹部念道，“这家伙的实力可是货真价实的呢……”

“啊~说到这个……”天马行空有气无力地接道，“版本更新以后，我在那个新的‘玩家综合实力榜’上消失了啊。”他停了半秒，又补充道，“而且新榜单可是能显示整整三十个名额的啊！”

“那很正常吧……”鸿鹄虚着眼道，“改版前你能排到第二十位，我都觉得是奇迹了。”

“哼！雨龙，你这是嫉妒。”小马哥转过那浓眉大眼的脸对鸿鹄说道。

“我嫉妒你七舅老爷啊？”鸿鹄十分不爽地回道，“我说的是事实好不好？你这种类型的玩家，若是比单挑的话，别人很容易就能想出针对你的方法来。随便找个水平中等的射击专精者，拟定好战术，就能把你给搞定了。”

“这点我倒是同意。”封不觉也应道，“我一撅屁股就能拉出四十七个在单挑中干掉天马行空的策略。”

“你就不觉得自己这句话不但恶心，还有自黑的嫌疑吗？”迹部接道。

觉哥无视他，继续道：“对了，小马哥，有件令我颇为困

惑的事，我想问问你。不过假如你不方便，也可以不回答。”他转过头，用一种微妙的眼神看着天马行空，问道，“拿到了巅峰争霸第一名的‘神秘礼品’后，你的实力理应有大幅提升才对吧？”

这句话，让众人之间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越界”的问题。

虽然巅峰争霸已然尘埃落定，但人们对于“神秘礼品”的猜测却从未停止。包括鸿鹄和迹部在内，几乎所有的玩家都对那件奖品的内容感到无比好奇……

可问题是……答案无从知晓。

知道真相的人，只有梦公司的高层、星辰工作室的高层、以及当事人，也就是奖品的受益者——天马行空本人。

无论哪一方，都是不会泄密的。梦公司那边自不必说……谁要是泄密，被灭口都有可能；星辰的高层口风也严得很，对他们来说，“神秘礼品”的内容就是一种无形的筹码，不揭晓才有价值。

于是……能打听到这个事儿的渠道，似乎就只剩下一种了，那就是找小马哥本人去问。

但谁又会去问呢？这种事在游戏圈相当于商业机密，只要工作室不点头，天马行空肯定也是无权泄露的。开口问他……岂不是强人所难吗？

“呃……我想想……”天马行空听了觉哥的问题后，思索了足足一分钟，才回道，“你这个问题好像是句废话啊？既然我已经被挤出综合实力榜的前三十位了，那我的实力肯定是没什么提升啊，这还用问吗？”

“切……被看穿了吗……”封不觉接道，“还以为你会顺势把奖品是什么给说出来呢。”

“哦~原来你就是想知道那个啊……”小马哥笑道，“没事，可以告诉你。”

“什么！”鸿鹄和迹部都惊了，“那其实并不是什么秘密吗？”

“啊……怎么说呢……”小马哥双手枕着头，边走边道，“我觉得……就算告诉你们，问题也不大。当然了，工作室那边的确是让我保密来着。”

“那你还是别说比较好吧……”封不觉道，“我也就是随便问问，我可不想让你因为这事儿丢了饭碗或惹上官司……”

“呵呵……你想多了……”天马行空笑了笑，“我当年属于新人当中不太被看好的那一批，所以签的是‘蓝领玩家’那个级别的合同。在我的合同里，基本没有关于‘游戏比赛奖品’这一块的内容。只是附加条款里加了一条——玩家本人对奖品有完全自主的分配权。”他摊开双手，“实际上……就算是给明星玩家准备的合同里，也很少会提到要对‘比赛奖品’进行保密的。”

“那倒是……正常来说，游戏公司办比赛，都是把奖品作为炒作重点的，像梦公司这样藏着掖着的还真不多见。”迹部接道。

“也就是说……”鸿鹄也接道，“这部分内容，并不在‘保密协议’的保护范围内。”

“是啊。”天马行空笑道，“算是合同中的一项漏洞吧。”

“但……那也并不足以成为你愿意说出奖品内容的理由。”封不觉若有所思地接道，“我大概已经猜到了……”他斜视着小马哥，“那个‘神秘礼品’的真面目，恐怕就是那种……‘即使我们到处去宣扬，也不会有人相信’的东西。”

“哈哈！你真厉害。”天马行空大笑道，“告诉你们吧，奖品是一比一的‘天马座圣衣’哦！”

“哈？”鸿鹄的眼镜都快掉下来了。

迹部也是一脸呆滞：“你还别说……连我都不信。”

“哈哈哈……”封不觉却是笑了起来，并若有似无地念叨了

一句，“因人而异、量身定做吗……哼……真像是那家伙的风格……”

“你说什么？”天马行空还以为觉哥是在和他说话，即刻问道。

“哦，我说……”觉哥提高了一点嗓门儿忽悠道，“真是符合你这家伙的风格。”

“可不是嘛！”天马行空横打鼻梁，呵呵一笑，“我一听说是这个，那叫一个喜出望外啊！收快递的时候我老激动了，外面的纸箱和塑料泡沫我都是用手撕的。”

“嗯……你们不觉得这个奖品的价值有点低吗？那只是一件手办性质的礼品而已吧？”迹部念道，“撇开技巧值奖励不说，排在二、三名的【醉卧怅然】和【阎摩】，可都是拿到了一件传说级装备啊，虽然绑定的东西他们也不可能拿去卖，但按照行情价……传说级装备目前的市价至少值几万RMB吧。”

“你怎么知道不值？”封不觉露出了一个淡然的微笑，“如果我是天马行空，我也更希望拿到圣衣，而不是什么传说级的装备。”他吁了口气，望天怅然道，“你要明白……对一个人来说一文不值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却可能是无价之宝。”

“是啊……游戏中的宝物，毕竟是虚拟的。总有一天，惊悚乐园也会像其他游戏那样关服，这里的一切，也会落幕……”鸿鹄接道，“而现实中的纪念品，却可以留存下去。”

“喂……你们干嘛搞得像我被坑了一样啊？”天马行空插嘴道，“梦公司随奖品一同寄给我的信里可说了，这套圣衣价值十大箱‘四德拉克马’（一种流通于古希腊的银币）呢！”

“呵呵……那算是什么货币啊……”鸿鹄笑道，“居然还是以‘箱’作单位的，和越南盾差不多吧？”

迹部也道：“发奖品的一方，肯定是把价值往大了吹咯。”

“不不，我觉得挺靠谱的。”天马行空辩解道，“我试穿过

一下……那圣衣的做工真的很精致，虽然沉甸甸的，但穿上之后活动自如，一点也不膈应人；圣衣外部的雕刻也非常精致，表面一丝划痕都没有、隐隐有些反光。”他顿了一下，“嗯……还有……穿上的时候，感觉体内不断有力量涌出来……”

封不觉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他脑中已有了一个很不妙的假设，“我问一下……你试穿着那个的时候，有没有试着去攻击墙壁、或是释放天马流星拳什么的……”

“啊？没有啊。”小马哥回道，“又不是在游戏里，谁会在现实中做那种事啊，你是小学生吗？”

“你是最没资格说这话的人了吧……”封不觉撇嘴道。

四人一路说着话，脚步却是丝毫不慢，事实上，在觉哥有意识的引导下，他们的行走速度还加快了。

因为刚才补充了水份，所以他们身上“口渴”的体感已基本消失，体能值的消耗亦趋于正常。在这样的状态下，纵然在行走中，他们的体能值也会缓慢恢复。

封不觉自然是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很快就得出了结论……在这个剧本里，只要“不饿、不渴”，体能值的流失就是正常速率。至于“疲劳”，只是在体能值低下时才会显现的一种体感，稍加休息就可以缓解。

当然了，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温度”。

这一点上，目前还没必要担心。水晶迷境的气温偏寒，大约在十度左右，这种温度不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反正肯定比零度以下或者三十度以上要舒服。

……

又行了一段，众人的体能皆已回到了两成以上。而此刻，他们距离“恐叶”也已不远了。

“鸿鹄。”封不觉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他忽然停下脚步，警觉地看着前方，并说道，“你那个红外线灯，还能用吧？”

鸿鹄闻言，也不啰嗦，直接就从行囊中将那鹅蛋型的金属灯取了出来，并迈步上前道："电力倒是还有一半左右。"说着，他已打开了那个红外线灯。

霎时间，周围一大片环形的范围又被红色的射线照亮。处于这个范围内的丝网，也尽数显形……

众人抬眼望去，就在前方五六米开外，便是一堵"丝墙"。

"哈……猜对了。"封不觉道，"和先前的那些蚂蝗一样，这些丝线也是可以被红外线照出来的。"

"我说……你是怎么知道前面有丝网的？"鸿鹄看着觉哥，疑惑道，"这一路上你都走得挺快，可是一到这儿你就让我开红外线？"

"仔细观察，可以找到一些规律……"封不觉抬手指了指上方，"迷境中，有90%的水晶柱高十二米以上，但鲜有超过十五米的。而蚕母铺设丝网的平均高度是在十米之上。"他随意指向了旁边的一根，"就以十米为界……你把红外线关上，再看看丝和水晶黏合的部分。"

鸿鹄闻言，关上了红外线灯，定睛观瞧了一会儿，随后接道："水晶表面有点模糊？"

"没错。"封不觉接道，"原理就像是你在灯泡表面用透明的胶水涂上一条线。"

"嗯……若是这些水晶柱本身不发光，估计就怎么也看不出来了。"一旁的迹部也接道。

"好了，把灯打开吧。"封不觉对鸿鹄说道，他随即又转头看向迹部，"迹部，扇子开路。"

不到十秒，那两位便分别做好了准备，一个举着灯，另一个抄起大扇子，开始扫清前方的障碍。

"我讨厌被人指使……"鸿鹄一脸不爽地念道。

"唉……不知不觉又变成那家伙在发号施令了……"迹部接

道。

“嚼什么舌头呢！”封不觉在他们身后喊道，“同伴之间相互埋怨是不行的哦！难道你们忘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沃科尔临终前说的话了吗？”

“他什么都没说就被你剁碎了吧！”迹部吼道。

“如果一定要加上台词的话，也无非就是……”鸿鹄念道，“我真的不好吃啊……雅蠛蝶……”

说话间，迹部已扫开了几片丝网。那些网掉落在地后就失去了威胁，路径便可通行了。

四人就这样继续前行，走入了一片被厚实的粉白色物质所覆盖的区域。这里的水晶柱比别处更高、也更密集，地面上的路径变得很狭窄，岔路也极其多，感觉上就像走入了昆虫的巢穴一样。

“差不多快到了吧……”鸿鹄警惕地扫视着四周，并说道，“我觉得……我们最好先拟定一个作战方案。目前我们的身体状况虽比刚出甬道时要好一些，但要赢过那个BOSS，感觉还是够呛。”

“嗯，那毛毛虫确实很厉害。”天马行空接道，“中了我的流星拳，却几乎毫发无伤。”

“我说，自然科学帝。”迹部一边挥扇开路，一边侧过脸对觉哥道，“你应该知道蚕怕什么吧？”

“冷气直吹，烈日暴晒，水火香料……”封不觉立刻简单地总结了十二个字，接着就给队友们泼上了一盆冷水，“其实蚕是一种挺脆弱的动物，可惜的是……即使蚕母确有诸如此类的弱点，我们也无法从中找到突破口。因为她的体积实在太大了，按照比例来算……除非我们中的某人能使出大红莲冰轮丸那种绝技，否则她根本连感觉都没有。”

不料……他话音未落，迹部当即言道：“你早说呢，我会啊。”。

“啊？”封不觉又愣了，这是继甬道中那次之后，迹部第二回语出惊人。

鸿鹄和天马行空倒是显得挺淡定，他们的态度依然是：“迹部你果然厉害，不愧是冰帝的老大。”

“那个……你真有那种级别的大招？”封不觉还是有点不敢相信，他又确认了一遍。

“安啦，妥妥儿的大招。”迹部是不介意把技能名讲出来的，因为这是个一次性消耗技，“传说中的【冰轮斜碾镜天长】，听名字就感觉很强力了吧！”

第535章 咀魔岛（四十一）

“是啊，超强力啊……我记得狂河冰烈（霹雳布袋戏人物）把这招使出来以后就领便当了呢……”封不觉虚着眼回道。

“少啰唆！”迹部不爽道，“这可是格斗B加灵术C才能使用的一次性消耗技，正常来说，起码也是A级技能水准。”

“行行……那遇到蚕母之后，就决定以你这招为攻击的核心了。”封不觉道。

“嗯，牵制就交给我们吧。”鸿鹄点头接道，“我们会尽可能给你创造出攻击的时机和空间。”

“其实你们也不用特意去做什么，蚕母的体积摆在那儿，命中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而消耗技也不存在发动失败的可能……”迹部接道，“只要确认了我和她之间没有丝网的阻隔，我就可以……”

话至此处，他刚好扫开了身前的一张丝网。没想到，那张网的后方却陡然窜出了一道迅影。

“小心！”天马行空出言提醒的刹那，已是抬手打出了一击。这一击不是流星拳，而是普通的挥拳攻击，但小马哥仍是凭借着霸道的力量，轰出了一股无形的气劲。

突然扑出的那道影子被拳风一挡，动作略有停滞。趁此间隙，迹部也是退后半步扬扇一甩，顺利逼退了对方。

这一刻，众人才看清了袭来的东西是什么。

那是一只蘑菇……

准确地说，是个“蘑菇人”。

如果此刻你脑中出现的是马里奥游戏中的那个蘑菇小

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玩家们眼前的这个家伙，长得更像是俳句之神（《搞笑漫画日和》中，吃下毒蘑菇的松尾芭蕉曾看到过的一种迷之生物）……

它的身高大约在一米六左右，基本是人形。其头顶长着个巨大的土黄色菇帽，身体呈淡黄色、长有四肢。但它身上没有任何细节，像什么肌肉轮廓、手指脚趾、皮肤毛发等等……一概没有。事实上，它连脖子都没有，他的头、躯干和胯部是连在一起的一块。

总之……这只“幻兽”的外形，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个画风无比简单的涂鸦人物，其脸部的线条也非常随意……寥寥几笔，便组成了一张猥琐、呆滞的脸。

“俳……俳句之神！”封不觉瞪大了眼睛，看着那蘑菇人便是一句吐槽。

“擦！”蘑菇人张口后……发出了这样的叫声，同时，它用自己那水桶般的身形，做出一个准备格斗的动作，还不断叫嚣着，“擦——擦——”

“和这个家伙比起来……之前那头会狼嚎的山羊显得好普通啊……”鸿鹄说话间，已端着红外线灯、退到了队友们的后方。很显然，他并不准备参与眼前的这场战斗。

像这种小怪，队伍里随便哪个人都能单挑。鸿鹄自然是以维持红外线为优先，免得有人不小心撞到丝网。

“哈哈哈……”封不觉很快就不请自来地行到了队伍最前方，笑道，“来得好！我正想来点儿素的！”

“喂喂……你见什么就想吃什么啊？”迹部看着那猥琐的蘑菇大汉就觉得倒胃口，故而出言劝阻道，“我们已经有储备粮了，还讲究个毛的荤素搭配啊！”他说到这儿时，似乎是想到了什么，眼神瞬时一变，转头瞅着觉哥道，“嗯……你这家伙吃东西的动机好像有问题啊……其实你纯粹是因为想吃而去吃的吧？和生存、通关什么的完全没关系吧！”

“擦——擦——”蘑菇人可不管他们在说些什么，它又喊了两声，便箭步而上，一记侧踢朝着觉哥的面门而来。

“哼……这种招式对我是没用哒！”封不觉则是双手交叉，挡在身前，正面迎上了对方的攻击。

只听得“噗”的一声，两者臂脚相触，各自后退了丈许之地。

“擦！”这一回，换封不觉嚷了这么一句。

他倒不是惊讶于对方这一击的威力有多强，而是惊讶于……自己居然中毒了。

“搞什么……隔着衣袖被踢了一脚，竟然也会附上中毒效果？”封不觉心中念道。

觉哥本来还想故意让对方打自己几下，利用【憎恨熔炉】的效果再骗取一些体能值。不料……却是弄巧成拙了。

“真是一点儿都不能大意。”封不觉啐了一声，当即准备使出岚脚，解决这个猎奇的家伙。

但就在出腿前的瞬间，他忽然心生一计，改变了主意……

下一秒，但见他虚晃一枪，利用速度优势，闪身来了的怪物的侧后方；紧接着，他便从口袋里掏出一物，顺势扔了出去。

想必各位也都猜到了……没错，他扔出去的正是【从未被使用过的老旧精灵球】。

蘑菇人对觉哥的举动始料未及，加上此地空间狭窄，它也无法远离精灵球的作用范围，于是……它中招了。

精灵球在接近目标时便自动打开、骤然喷出一道白光。那蘑菇人被击中后，整个身体先是被光化、再急速收缩，最后灌入了球体中。

啪嗒——

两秒后，精灵球掉落在了水晶地壳之上，然后……开始左右摇摆。

不知为何……这数秒之间，在场的四人全都神情紧张，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

一次、两次……三次……

众人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本能驱使下，屏息凝神地盯着精灵球猛瞧，当其摇摆三次并停止晃动后，他们才齐齐地松了口气。

【叮叮叮登登登登～】此刻，系统竟也颇为无厘头地给出了一个让人觉得似曾相识的音效。

封不觉上前一步，拿起精灵球，咧嘴一笑："哈！我收服俳句之神啦！"

"这种莫名的违和感是怎么回事……"天马行空念道。

"感觉像是突然穿越到了别的什么游戏里……"鸿鹄道。

迹部的吐槽也颇为犀利："接下来会不会出现个任务，让你去咀魔岛各处的道馆收集徽章之类的……"

"都别扯淡了，你们谁有解毒剂，快给我来一瓶。"封不觉赶紧提了一下正事儿。虽然他所中之毒的效果比较微弱，但放任不管还是不行的；就在这几十秒的功夫，伤害转化出来的体能值也已不少了。

……

五分钟后，恐叶之上。

"嗯？居然真的过来了？"栖在叶脉上打盹儿的蚕母忽地弓起了身子，言道，"呵……好像找到了探查丝网的方法呢……"

蚕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视觉"，她的感官是不同于人类五感的另一种能力。所以，她并不知道红外线灯之类的事情，但她可以通过附近丝网上的细微颤动，感知到玩家们的靠近。

“有趣……不枉我布置了那么许久。”蚕母笑道。

就在她自言自语之际，远处的一圈红芒从水晶路径中徐徐而来，已然到了恐叶边缘。

突然，只听得呼呼两声，刃风乍起。

一把大扇劈开了一块平铺在半空的丝网，四道人影从口子中先后跃起。

弹指之间，四名玩家已踏到了恐叶之上，并拉开阵型，严阵以待。

“来救同伴是吗？”蚕母腹中的萌音用戏谑的语调说道，“真让我感动啊。”

封不觉无视对方的话语，自顾自地观察着恐叶上的环境。在确认了地形和BOSS的位置后，他便和队友们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即开口道：“好了……按照计划，行动吧。”

鸿鹄、迹部和天马行空整齐地应了一声，与觉哥四散冲出。

“哈……你们在干什么？难道想和我打吗？”蚕母的不屑之意溢于言表，“我还以为你们会更聪明一点呢……”

话音未落，蚕母的身体两侧便受到了光矢和拳芒的连番夹击，迹部的巨扇也连连舞出罡风，攻其尾部。

可蚕母还是不以为意地说着：“比如说……你们可以兵分两路，一路人负责拖住我，另一路上去救下自己的伙伴，然后分头逃跑……”

“你又怎么知道……我们不是这么打算的呢？”此时，封不觉的说话声忽从空中传来。

就在这短短数秒间，觉哥已然踏着月步，逼近了那几根巨型水晶柱的顶端。

“哼……不错嘛。”蚕母冷哼一声，随即便是蚕躯一震。

恍然间，所有的丝线再度显形，鲜绿的恐叶上，成了一

片粉白色的海洋。

与此同时，吊在高空的那几个大蛹，皆是猛然一动……除了囚禁废柴叔的那个人形蛹之外，其余的六个奇形怪蛹，都在这一刻从内部爆开。

六只身形巨大、面目奇诡的生物从高空扑下，阻住了封不觉的去路。

“看来早有准备啊……”觉哥看着那些逼杀而来的巨大怪物念道，“不过……我也一样……”

淡定的眼神，闪过一丝狂热杀意。

爆发的烈光，带出一道紫金战影。

封不觉仰面朝上，发动了【召唤术——马孙】，其身后赫然绽出了高大的武将战魂。

“马孙！”觉哥喝了一声。

“有！”马孙应道。

封不觉从行囊中取出军铲，如大刀般横执胸前，对着上空虚舞出招：“中华斩舞！”

马孙心领神会，其手中灵光一聚，一把真正的关刀便已凝成。

一时间，金光乍泄，刀影重重。

六道从天而降的怪影被杀了个措手不及，皆被砍得东倒西歪，乃至四分五裂……

“哦？竟有这等战力……”蚕母沉吟道，但她后半句话却变成了疯狂的嘶吼，“很好……你已迫不及待想品尝你那‘精神错乱后的恐慌’了！”

吼声未尽，蚕母顺势又是厉啸一声。

“咤——”

这是她第一次对玩家们放出直接的、真正的攻击。上次

见面时的那些“鸣叫”只不过是打声招呼而已，此刻这个才是来真的。

“卧槽！”迹部中招时心中一惊，不由得低声骂了一声。他算是离蚕母的身体比较远的了，但仍是一个踉跄、险些摔倒。

而另一边的天马行空，就没那么幸运了……小马哥站得离BOSS最近，受到的冲击很强。历啸声刚起，他便本能地退后了数步、坐倒在地。一股冰凉的感觉很快覆满了他的鼻唇之间，伸手摸去，其鼻血像是决堤般流了出来。

“切……影响到大脑了吗……”不远处的鸿鹄很快也蹲了下来。虽然他仍能勉强站立，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蹲下了。他主要是担心……万一自己踉跄移步，然后从恐叶上摔落、掉入丝网中，反而会更加麻烦。

“B计划！”忽然，半空的觉哥大喝一声，翻身向下坠来。

“哦？还有两套计划？”蚕母冷笑道，“让我猜猜……B计划是放弃兵分两路救人、转而全力来攻击我？”

“让人火大的高智能虫子……”封不觉顺手又从怀里掏出两枚手雷，咬开拉锁猛掷下去，“呸……等我把你搞定……干锅、油炸、炒豆瓣酱……你自己看着办吧！”

一秒后，随着“嘭嘭”两声巨响，两枚手雷迅速在蚕母的背上爆炸，而觉哥则是利用【踏虚】停在了半空，没有进入爆炸范围。

“那是什么？火药和金属做成的玩具吗？”逐渐散开的烟尘中，蚕母完好无损的巨大躯体展现了出来，“呵呵……说起玩具……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了？”

刹那间，封不觉的瞳孔急剧收缩，他意识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叱叱叱——

凶芒连闪，血雾飙散。

觉哥的背后连续受击，就连由灵子构成的马孙都被这攻击击散。

他回头望去，却见……那些被中华斩舞切得不成兽形的怪物，无一例外地仍在活动着。它们的身体虽已分崩离析，但在用机械般的动作发动攻击。

“没想到吧？只要还有一部分神经没有彻底坏死，哪怕只剩一条胳膊、一根手指，我也能牵着线让它动。”蚕母得意地对着封不觉说道，“呵呵……我也看出来了，你是你们四人当中最强的吧？他们的攻击就像是挠痒痒，你的话……似乎还可以期待一下。”她说着，操控那些半空的尸体碎片将觉哥围了起来，“来，快使个绝招什么的，让我高兴一下，否则……”

“你这臭虫少看不起人了！”远处的迹部一声暴喝，打断了蚕母的话，并成功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你叫我什么？”蚕母好像对“臭虫”这个词非常的不满，她竟然放弃了对觉哥的补刀，并用匪夷所思的高速度扭过身躯，面向了迹部，“你有本事再说一遍……人类。”

“说几遍都可以……”迹部剧烈喘息着，他在巨大的压迫感和恐惧中……奋力立稳了身形，瞪着眼前的BOSS道，“你这臭虫真是恶心死了……我看着你都想吐啊！”

他越往下说，声音越大，到最后几个字几乎就是声嘶力竭地喊了出来。

迹部不是什么顶尖玩家，至少现在还不是；他也不是封不觉；他更不是尸刀那种嗑药人士。迹部只是个普通人……在面对BOSS时，他往往会感到害怕。

这也是人之常情……在看到那些外形恐怖诡异的妖、魔、鬼、怪时，只要是个人就会发憷。在电脑屏幕前都会如此，更何况虚拟实境。

此刻，面对着一条比火车还肥的杀人巨蚕，迹部没吓得发抖就已经不错了，因为他的大脑还在不断提醒他——这只

是个游戏而已。

然而，在吼出了那两句话之后，他的感觉竟忽然好些了……

恐惧、压迫感、担心同伴被杀的压力，仿佛全都被这声暴喝冲得烟消云散。

或许……当他直面了令自己畏惧的东西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也不过如此……

“可恶的渣滓……”蚕母此时恼羞成怒，昂起巨首，轰然垂下，欲将迹部砸成肉酱。

“切……速度也不算快嘛。”迹部踏步后撤，竟是堪堪躲过了这一击，还顺带嘲讽了眼前的BOSS一句。

“啊——”蚕母被彻底激怒了，她蠕动身躯，猛烈地向前突进；其圆形的大口张开，露出了一圈圈利齿，似是准备直接吞掉迹部。

呼呼呼——

三道强有力的光刃斩击忽又从侧后方袭来，轰在了蚕母背上。

“当我死了吗？”觉哥的说话声再度响起，他自然是还没死，只不过受伤相当重，但他借助月步摆脱了包围后，还是第一时间向BOSS发动了攻击。

可惜，蚕母对这三记岚脚根本是无视的态度，速度丝毫未减。

好在……

“唉……就是因为你们这帮家伙全都任意妄为，计划才会赶不上变化啊……”鸿鹄单臂前举，手握一个银十字配饰，骤然出招，“【定灵阵】！”

【名称：定灵阵】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灵术】

【效果：以强有力的灵能压制一定范围内的所有生灵】

【消耗：灵力值上限的50%】

【学习条件：灵术专精C，等级35以上】

【备注：冷却时间二十分钟，持续时间二十秒；对机械类、或无灵魂的生物无效，对BOSS级怪物的效果将相应减弱（根据BOSS强度而定）；无法中途取消；必须事先在下图中的各阵眼处布下灵物（灵物可以是同一性质的非实体）】

第536章 咀魔岛（四十二）

鸿鹄话音未落，恐叶表面便浮现出一个六边形的光阵，正好将蚕母的巨躯圈在其中。

这一瞬，蚕母气势汹汹的冲锋竟骤然停止，她被死死定在了光阵的一侧，寸缕难行。

单从效果上来看，鸿鹄的这个技能还是很强力的，但实际使用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其主要的难点还是在于“必须事先在下图中的各阵眼处布下灵物”这一条（“下图”指的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灵子图阵。把【定灵阵】装入技能栏后，玩家便可在技能说明的窗口中看到这个图案）。

在正面交战中，鸿鹄想发动这个技能，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先用光矢（即同一性质的非实体灵物）精确地标出各个阵眼的所在，然后再动手发招。但问题是……在这段时间里，敌人八成已经离开阵法的范围（阵法的尺寸需控制在一定的区间内，不可过大或过小）了。

也就是说……他精打细算地忙活半天，很有可能还是白忙……

当然了，也有别的布置方法，比如事先在某个区域里摆好法阵，等着目标上钩（鸿鹄曾经用这样的陷阱干掉过一个剧本BOSS，当时使用的灵物是一串佛珠）。可类似这样的机会是不会太多的，眼前的咀魔岛剧本就不具备这种条件。

好在……蚕母有个很大的弱点，就是轻敌。

正是她的轻敌，让她抱着一种“玩耍”的心态去战斗；正是她的轻敌，让她放弃了对封不觉做出最后一击；也正是她的轻敌，让她忽略了鸿鹄的异动……

其实，刚才鸿鹄、天马行空和迹部的协同攻击……只是

一个幌子罢了。在玩家们最初商定好的计划中，【定灵阵】就是一个关键。无论是兵分两路救人的A计划，还是全力击杀BOSS的B计划……都需要这个技能的掩护。

若是A计划进行得顺利，玩家们便可在这招的保护下逃走；若是不得不转成B计划，那定灵阵也可以作为战斗中的强控大招，给玩家们提供输出的空间。

考虑到此招的实用性较低，鸿鹄便想出了一套掩蚕耳目的方法……即由他和小马哥、迹部一起攻上，各自打出威力相近的远程攻击，以此来造成一种“三个人都在攻击”的假象……

而实际上……鸿鹄每射出几箭，就会在特定的坐标上扎下一根可持续时间较长的光矢。在队友们的协作下，蚕母即使发现了这点，也会以为那些光矢只是打偏了而已。

“快动手！”技能成功命中后，鸿鹄便大喝出声，“这臭虫实力很强！定灵阵是无法维持住二十秒的，十秒内就解决她！”

他说得没错……光阵才发动没多久，其光芒便开始闪烁，这可不是好兆头……看来灵子的消耗比想象中要快得多，这样下去，别说二十秒了，恐怕十秒都够呛……

“呼……”迹部深呼吸了一口，摆脱了恐惧的他，眼中也燃起了炽热的战意，“好！我先来！”

说罢，他竟是收起了【孔雀屏】，徒手起式。

其右手在虚空中一抓，便有一团白气猛然一聚。

冰锋凝三尺，寒芒绽一丈。

一把通体由冰霜所化的长剑，迅速出现在了迹部的手中。

“灵能武器？”封不觉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不过眼下不是问这种问题的时候，这四个字他自然是没有说出来。

“喝！”迹部轻喝一声，右手举剑在头顶旋舞半圈，然后将剑锋直立于额前，接着，其左手二指并出，抚刃而下……剑身顺势被白色的光芒包裹了起来。

“冰轮斜碾镜天长！”迹部周身散出了一股白色的灵气、并冲天而上，他手中的冰剑也斜着挥出。

铮——

一剑袭去，坚冰裂甲之声破空而起。

晶莹的能量全然轰在蚕母的身上，一秒之间，就将其封在冰中。

“竟然有这种事！”

招尽，蚕母大骇，惊呼出声。

此刻，她才意识到……自己实在是太低估这些对手了。

蚕母的性格暴戾残忍，而实力方面……也的确有狂妄的资本。可她不该在面对这些“异界旅客”时如此大意的……因为他们是人类。

无论多元宇宙中的生灵们有多么藐视人类，但他们依然不能否定这种生物的强大……这种强大并非源自肉体进化上的强势，也不来源于精神境界上的超然，更不是科技实力上的领先……

“人类的可怕就在于他们的不可确定性。”这是刑师曾经对蚕母说过的一句话，而她也终于体会到了——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种族，才是最危险的敌人。

“还没解决呢！”封不觉的反应神速，他看到半空中那些尸体碎片仍在缓慢移动，便知道蚕母还没死，“斩草除根！”

在提醒队友的同时，觉哥自己也出手了。他毫不吝啬地开启了【灵识聚身术-改】，箭步而上，跟了一招【南斗飞龙拳】。

“我也来帮忙！”天马行空也从叶面上站了起来，抹了把鼻

血，再次使出了天马流星拳。

这一刻，定灵阵的光芒已然消失，腾出手来的鸿鹄也拉弓搭箭，将剩余的灵力全都押上，使出了【轰灵烈】！

切割、连击、贯穿……三个方向，三种极招。

被【冰轮斜碾镜天长】给封住的蚕母无法躲闪，只能孤注一掷，以同归于尽的决心，吼出一声咆哮攻击。

“咤——”如有实质的音量从蚕母体内绽出，似浪潮般向着四周扩散。

玩家们也毫不示弱，顶着音浪的冲击，将技能强行使出……

霎时间，光华连闪，爆鸣不断。

肆虐的能量在恐叶上方交织、碰撞……掀起一片腥风血雨。

数秒后，尘埃落定，胜负即分。

但见……蚕母的身体支离破碎，碎成了数百块充血的冰疙瘩。

而玩家们皆是半跪在地上，纷纷吞着生存之补充剂……

“哈啊……哈啊……”迹部剧烈地喘息着，抹去了一把鼻血后，他忽然大笑，“哈……哈哈哈！赢啦！”

“唉……”封不觉却是叹了口气，“不……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还是输了……”

第537章 咀魔岛（四十三）

封不觉所指的“输”，自然不是战斗的失利，而是支线任务的失败……

在蚕母发出垂死咆哮的那一刻，还有另一个声音响起。但当时玩家们的耳朵都承受着极度痛苦的冲击，很难再去顾忌其他细微的响声……

只有觉哥……隐约地捕捉到了什么。

作为一个习惯于一心多用的人，他是不会放过任何类似的细节的。在电光火石之间，他几乎是本能地瞥了一眼游戏菜单……发现了废柴叔已死亡的现实。

没错，被咆哮掩盖掉的声音，就是一句系统提示：【团队成员：废柴叔，已死亡。】

“什么？”鸿鹄听到觉哥的话，迅速就反应过来，并察觉到了团队栏里的变化，“切……还是失算了啊……”

而天马行空和迹部在喝完生存值补充剂后，都习惯性地打开了游戏菜单、去确认血量的恢复状况，所以他们也很快发现了废柴叔的死亡。

“其实也没什么失算的。”封不觉耸肩道，“我们已尽了全力，可还是没能救下废柴叔，只能怪这个剧本里的怪物智能太高了……”他用无奈地口吻接道，“我想……在最后的一瞬间，蚕母怕是已经知道自己死定了，所以她决定拉上一个人当垫背。”

“不，是我太大意了……”鸿鹄摇头道，“先前我应该告诉你的……”他看向觉哥接道，“你没有中招，所以不知道……在被蚕母的脑丝控制时，受控者的五感会被极限地放大了。那段时间里……我的视、听、触、嗅、味……都朝我回馈着大

量足以引起恐慌的信息……”

“嗯，对对，那个超恐怖啊。”远处的迹部插嘴道，“尤其是我自己身体内部的声音……太瘆人了。”

鸿鹄点点头、继续说道：“在制定战略时，我忘记把这一点给考虑进去了……既然废柴叔被蚕母抓住，那他肯定也是处于‘超五感’状态下的。在那种情况下受到咆哮的冲击，脑部的损伤难以想象……”他有些懊悔地念道，“唉……若不是我的失算，也许我们能想出更妥当的战略。”

“噗……”憋了一秒后，封不觉居然笑了，“哈哈哈哈……”

“怎么了？”鸿鹄虚着眼看着对方。

“嘲笑你啊。”觉哥用一脸欠打的表情回道，“还‘智将’哪，根本就是个笨蛋啊！哈哈哈哈……”

“你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活到二十几岁的……”鸿鹄拉长了脸道，“没被打死真是奇迹啊……”

突然，笑声戛然而止，封不觉仅用了零点五秒，便收敛笑意，换上了一张严肃无比的脸：“好了，你已经被我鄙视和侮辱过了，你的自责可以到此为止了吗？”

“嗯……”鸿鹄木讷地回了一句，“你劝慰别人的方式，还真是很标新立异啊……”他思索了几秒，“虽然我的自责和懊悔并未怎么减弱，但注意力确是被你给转移了……不得不说，你拉得一手好仇恨……”

“过奖。”封不觉接道。

“行了，别再纠结了……”迹部四仰八叉地往恐叶上一躺，“既然事已至此，我们不妨多休息一会儿吧，反正主线任务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我建议大家原地休息，回复到满状态后再行动。”

“这主意不错。”封不觉也喝了瓶药（觉哥的行囊常年备有五瓶中瓶装的生存之补充剂，现喝下了一瓶），站起身来道，“但休息的地点不能是这里，我们最好换个地方……而且

要快。”

“啊？这又是为什么？”天马行空疑惑道。

“当然是为了安全。”鸿鹄这时也站了起来，扶了扶眼镜，“如今山中已无老虎，猴子们很快就会快出来称大王了。”

“呃……”天马行空稍稍琢磨了几秒，才明白了这句话的比喻，“你是说……这里是‘山’，蚕母是‘老虎’？”

“没错。”鸿鹄回道，“在这个水晶迷境里，蚕母是毫无疑问的王者。现在她死了，许多仅次于她的生物就失去了天敌。一旦它们意识到这点，就会来到这里，试图占领这个区域……”

“【哔——】！那我们赶紧跑吧！”迹部一个鲤鱼打挺窜了起来，“我可是打不动了。”

天马行空也撑着膝盖站起来：“嗯，英雄也是需要休整的，比如说……胸口的灯要是闪久了，就得飞走迂回一下。”

“你说前半句我就懂了。”封不觉叹气吐槽道，“不用拿M78星云的外星人来举例子……”

……

五分钟后，恐叶东南方的某条路径中。

乒乒乒……

比尔在水晶地壳上行走的声音颇为响亮，他的体重和金属脚底板让他几乎不可能低调地行走。

“快要到了。”在前方骑着小三轮的比利头也不回地开口道，“时间方面……”他低头看了看手表，“稍稍晚了几分钟呢……”

“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战斗啊。”比尔昂首望着远方念道。虽然水晶路径的上方被粉白色的丝网所遮蔽，但比尔好像还是能知道不远处在发生着什么。

“啊……”比利有气无力应了一声，“只是两头无知而贪婪

的野兽在打架而已……”

“要清理一下吗？”比尔左手作掌，右手握拳，在胸前一碰。

“呵……你想动手就去吧。”比利看到弟弟那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只觉得有些好笑，“你也被关了挺长的一段时间，正好趁此机会热热身吧。”

“好嘞！”比尔用兴奋的语气应了一声，下一秒，他的右腿猛力在地上一踏……

砰一声……坚硬无比的水晶地壳竟被他踏碎了一大块，方圆百米内的一切都为之一颠。

乘在三轮车上的比利连偶带车一块儿离地弹起了几厘米，落地后，他还无奈地摊了摊手，整了整自己的小领结，然后再继续蹬车前进。

而另一边……比尔那庞大的身形已似出膛炮弹一般飞了出去，疾速冲向了恐叶上方。

“这蚕丝真烦人……”半空中的比尔一边念叨着，一边伸手扯掉了罩在自己脸上的几层丝网。

在蚕母死亡之后，水晶迷境中的所有丝网都已失去了特殊的性质，变成了普通的丝织物。就算不小心粘到身上，也可以很容易地扯破或撕下。

“吼——”一声奇怪的吼声忽从前方响起。

比尔定睛观瞧，一头巨兽进入了他的视线。

此物猪头狗身，身躯巨大，黑毛、硬刺、赤目，能暗中视物。喜食腐物，喜居阴暗潮湿处。《山海经》有载，乃赤眼猪妖是也……

而在恐叶的另一端，还有另一只全身由藤蔓组成的纤长人形妖物站立着，看那架势，似乎是在和赤眼猪妖对峙。

在那两只生物的中间，散落着一大堆尸体碎块，此时正

是血水横流之状……从数量和体积来看，这堆无疑就是蚕母的尸体了。

“呵……来争夺这堆腐肉的吗……”比尔笑道，“哈哈……和我的目的一样啊！嘿！”

他喝了一声，乘着坠落而下的势头，一拳轰向了离自己较近的赤眼猪妖。

赤眼猪妖亦是这水晶迷境中罕有的猛兽，实力强横。面对比尔这不速之客，它自是不甘示弱，扬起鼻子两侧的尖牙便顶了过去。

不料……

咕噜——

骨头被折断的声音，宣告了这一击的结果。比尔的铁拳轻松打断了赤眼猪妖那形若钢刀的尖牙，而且他用的还是单手……

刚才，在那接近敌人的瞬间，比尔略微变式，以闪电般的速度摆动拳头，横向地打出了一记摆拳。

这一拳的恐怖，只有中招者才能体会。

看似轻描淡写、朴实无华的一次攻击，却蕴含着无与伦比的力量和速度。

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拉风的招式名，事实上……这拳连招式都不算，只能说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而已。但……就是强。

这就是不经修饰，毫无瑕疵的绝对力量。

钢铁之躯、万钧之力、疾风之速。这就是“原始战争傀儡”——比尔。从数据层面上来看，他的设计堪称“简陋”，如果有一名衍生者看到比尔和比利同时出现，绝对看不出这两组数据有“兄弟”关系。

但简陋，并不代表弱小……在比尔那简陋的设计中，可

以称道的东西，就是其各项数据的“值”。只有在这一点上，他就算是比起四柱神来，也不遑多让……

要比喻的话，比利就好比是一款次时代的智能手机，做工精细、功能齐全。而比尔……就一部钛合金打造的老式手机，他只能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但卖得不比你便宜。

“啊——”赤眼猪妖哀嚎一声，断裂的猪牙从其口中翻出，撕裂了它嘴里的血肉。但它连“疼痛”都顾不上，强烈的恐惧和求生的本能让它猛力一跃，跳下了恐叶，埋头就跑……

“嘻嘻……”看着猪妖逃走，那“藤怪”阴笑了两声，随即抬眼看向了比尔，“虽然不知道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但看上去实力还不错的样子……嘻嘻嘻……”它扭动着藤躯，缓缓上前，用一片荆棘围住了比尔，“不如这样……你当我的手下，我们一起统治这片迷……咳……咔……啊……”

比尔单手握住了藤怪的“脖子”，狞笑道：“你比猪还蠢，你这豆芽……”

第538章 咀魔岛（四十四）

跃下恐叶后，玩家们便一路向北（对他们来说往哪儿都一样，只有本宇宙的生物才能分辨出岛上的方向）而去。

离蚕母的巢穴越远，前方的水晶路径就变得越宽阔，岔路也相应地减少。

四人快步行走了半个小时后，来到了一块较宽阔的地方。

这时，他们才停下脚步，正式开始休息……

“啊……”迹部又躺下了，“这回打死我也不走了，至少让我躺两个小时再说。”

“完全赞同。”天马行空接道，说话间，他也躺了下来。

另一边，鸿鹄也靠墙坐下，并念道，“我感觉脚底起泡了……但我没法儿脱下鞋子，在状态栏里也看不到什么异常。”

“呵……那你就忍着呗。”封不觉笑道。

鸿鹄吁了口气：“嗯……这提醒了我，下次买时装时，最好还是选择运动鞋（他现在穿的是布靴）。”

“那个……”小马哥在地上喘了几口后，即刻又道，“你们饿了吗？我好像又有点儿想吃东西了……”

“啊，我也差不多。”封不觉若有所思地接道，“距离上一次进食，仅隔了不到三个小时，按理说……饥饿感不会这么明显的。看来这个剧本里的饥饿效应比现实中的周期要快啊……”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消耗比较大。”迹部接道，“还有……之前那顿根本没有吃饱……”

“不可能。”封不觉立刻否定道，“我可不像你们那样，由于心理上的抗拒而对食物报以欲拒还迎的态度……”他十分自豪地说道，“我可是吃得九分饱才停下的。”

“你想说明什么呢……”迹部虚着眼道，“表达你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变态吗？”

“不，疯兄想说的是有关进食节奏的问题……”鸿鹄插嘴道。

封不觉打了个响指，接道：“没错，如你们所见，吃了九分饱的我和只吃了六七分饱的你们……重迎饥饿感的时机是差不多的。”他一边说话，一边从行囊里取出了什么。

一见他取出的东西，队友们的神色就变了。

“喂喂！不用了吧？”迹部第一个喊出声来，“咱不是已经有羊肉了吗，你还把沃科尔的尸体碎块拿出来干什么？”

“首先，这不是尸体碎块，而是我烤熟并保存起来的储备粮。”封不觉平静地回道，“其次，你放心……我也不是拿出来吃的。就算要吃，我也不强求你们去吃。”他把肉块举了起来，放在手心上道，“我是拿这块肉出来做一下讲解。”

“好吧……”迹部无奈地回道。他明白，就算自己说不好，也没有能力阻止眼前这个疯子的行为……

“这块是从沃科尔背部割下来的，也就是里脊。”封不觉继续说道，“据我掂量着……”他还真用手掂了掂才道，“大概在五百四十克到五百七十克之间。”

“你说重点行吗……不要再这样了……”连小马哥都扶额劝道。

“不要怎样啊？”觉哥耸肩问道。

“不要再若无其事地做这种恐怖的事情了……”鸿鹄接道，“或许在你看来是没什么，但你要迁就一下我们这些正常人的感受。你拿着一块从人型生物身上割下的肉，像个职业屠夫一样从容地说着部位和分量，会吓到人的……”

“好~好~”封不觉虚心接受了，但他行动上完全没有要改进的意思，“总之，就当这块肉是五百五十克好了。”他用手指在肉上比划着说道，“在祭祀殿中，我吃下的那份儿大约是五百克，而你们每个人都只吃了三百五十克不到。”他顿了一下，“但眼下，我们却几乎在同时感到饿了……”

说到此处，封不觉抬眼看了看队友们：“注意到问题所在了吗？”

“你的胃口比我们大三成？”小马哥运用小学数学知识机智地抢答道。

他的答案离谱到封不觉都懒得去反驳……

“我明白了……”鸿鹄似乎得出了结论，“吃九分饱和六分饱，本质上是一样的……”

“对。”封不觉点头应道，“我们早该想到的……这游戏里并没有关于排泄的设定，所以我们消化食物的过程……绝对不可能是完全拟真的。”他接道，“很显然，在这个剧本里，所谓的‘进食’仅仅是解除饥饿感的一种方式而已；与‘摄取营养、新陈代谢’什么的全然没有关系。”他把手上的肉块又收了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和丧尸很像，纯粹是为饿而吃。”

“所以……吃多少东西下肚其实是无所谓的？”迹部问道。

“那倒也不尽然。”封不觉回答，“我估计……想要暂时消灭饥饿带来的负面效果，至少得吃到五分饱吧……到了这个程度以后，饥饿感基本也就消失了，再吃下去就是奔着‘饱腹感’去了。”他摸着下巴道，“因此，我建议……接下来每次进食，我们都只吃个半饱。”

“我同意。”鸿鹄迅速响应，“这样的话，在食物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就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

“随便啦，五分饱也好，快来烤羊肉吧！”天马行空说着，腰部一发力，便从地上坐了起来。

“行……”封不觉说话间，已拿出了嘲讽之树的树枝，做好了生火的准备，“这会儿再让你们吃沃科尔的肉，想必你们也不肯了……”

……

同一时间，恐叶之上。

“我就这么卷起来吗？”比尔站在叶脉上，对着下方的比利喊道。

不知何时，这附近的水晶路径中已多了许多血肉模糊的尸骨。它们多半都是从别处赶来的猛兽，有些是被血腥味吸引来的、有些是被死亡的气息吸引来的、还有些……则是准备来接替蚕母霸主地位的。

可是，它们却无一例外地被比尔给干掉了。这些生物毕竟只是“逆岛”上的生灵而已，即使是它们当中最厉害的蚕母，与岛上的“囚犯”们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即使是玩家们最先碰到的那个列森德，其实力也能和蚕母分庭抗礼。更不用说“芙灵”那个级别的隐藏BOSS了，芙灵要是在封印状态下……不用费多大劲就能把蚕母直接摁到屎里淹死……

“怎么能卷起来呢？”比利在下方回应道，“你以为是纳豆卷吗？你这么搞法，尸块会从两头漏出来的。”

“那我怎么办？”比尔反问道。

“按照包粽子的办法包啊。”比利回道。

“呃……”比尔想了几秒，他那张显示屏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但没有扎粽子的线啊？”

“用你刚才弄死的那只藤怪绑不就行了？”比利又道。

“诶？对啊。”比尔脸上浮现了XD的颜文字，“哈哈！就地取材。”

“唉……”比利摇了摇头，“办事仍是那么不靠谱，而且不

喜欢动脑筋……”他沉吟道，“希望在篆颉尊那里待上一段时间，能让他有所成长吧……”

高处的比尔没有听到哥哥的念叨，这会儿他正在用手指切割着恐叶的叶瓣儿。

恐叶自然不是一般的大叶子而已，要不然蚕母也不会选择此处作为巢穴所在。以硬度来说，恐叶确是不如四周的水晶那么坚硬，但其“韧性”却是异常惊人的。无论是怎样的损伤，恐叶都能在短时间内自行修补……对于蚕母来说，捉不到猎物时，这片叶子就是她的早餐、午餐和晚餐……而且永远吃不完。

此刻，比尔就是准备利用恐叶的这个特性，割下并掀出叶子当中的一块，将蚕母的尸体打包带走。

嗞嗞嗞嗞——

伴随着一种金属摩擦皮革的响声，切割开始了。

比尔的手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变形，只要他愿意，五指可以分别变成五把小电锯（小是相对而言，比尔的一根手指，其宽度就接近人类的一个手掌了），或是五把锤子、五把螺丝刀等等……这些雕虫小技，不在话下。

他边锯边走，边走边掀……绕着蚕母的尸体徐徐劳作着。

那恐叶在受到损伤的同时，便已开始自愈。其表面的一层叶肉刚被剥离，新的植物纤维已从切口处开始滋长出来。所以不用担心当中这块叶子会腾空摔落。

不多时，比尔就做好了准备工作，他用割出来的那层叶肉开始包尸体……三下五除二，就把蚕母的尸体碎块全都包进了一个三角形的叶粽中。

而在下方围观的比利，看到弟弟两只手有点忙不过来，便也用念动力帮了点忙。只见他挥了挥手指，那藤怪的尸体就立刻被拉扯成了整齐的长条状，并自行飞上恐叶完成了捆

绑。

“OK，搞定。”比尔站在那“大尸粽”旁边，颇有成就感地拍了拍身旁的那个东西……

“扛起来跟我走。”比利这时说道。

“啊？”比尔一愣，“我们还不离开这座岛吗？”

“是的。”比利又低头看了看表，“我还要去拜访一个人……然后就走……”

……

“我说……这算是天黑了吗？”天马行空看着四周逐渐暗淡下去的水晶，开口问道。

此时，玩家们已然吃完了食物，并原地休息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在起初的十几分钟里，他们还有点儿忐忑，生怕系统给出消极游戏的判定。结果……半小时过去，仍未有动静，那时大伙儿便松了口气，看来在这个剧本中，系统是认同“休息”这个行为的。

“谁知道呢……”封不觉回道，“天上又没有日月星辰……”他脑补道，“说不定这里连所谓‘天’的概念都没有，谁知道我们抬头看到的是什么？谁又知道这里的时间流速是怎样的？也许这里的一个夜晚长达三十个小时；也许天上的那个倒影才是真正的咀魔岛、而我们身处的地方才是个镜像；又也许……这里的生物到了晚上还会变身……”

“连东南西北都分不出来的我们，确实是很无助啊……”鸿鹄接道。

“嗯……好吧……”天马行空双手枕着头道，“也无所谓，就算这些水晶全都彻底停止发光，我们也有那堆火在，还有其他的照明设备。”

“问题在于……”封不觉眼神微变，接道，“若是整个水晶

迷境彻底黑了，那我们待在光源附近的真好吗……”

“对啊……会引来怪物的吧。”迹部接道。

鸿鹄也道：“是啊……如果此地真的有所谓‘黑夜’，那么肯定也会有‘夜行生物’的存在。到时候……我们留在如此明显的光源旁边，确实颇为不妥。”

“那么……诸位的体能值恢复得怎么样了？”封不觉忽然问道。

“比想象中好很多，已经到六成了。”鸿鹄回道。

“我也是。”迹部接道。

天马行空也道：“差不多。”

“好的，那咱们准备出发吧。”封不觉说着，便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晶尘。

“哈？”迹部奇道，“喂……周围可是越来越黑了啊。”

“所以才要走啊……”封不觉应道，“我们人类的双眼是不适宜黑暗的，无论如何都需要光线才能视物。咱们留在原地也好，保持移动也罢，两种情况都不可能会熄火熄灯……既然如此，还不如拿着手电去探路呢。”

“嗯。”天马行空也站了起来，活动了几下筋骨，“我们在这儿待得也够久了，该挪挪地儿了。”

“停在原地或是离开……哪个更危险……”鸿鹄接道，“我保留意见……”他看向了迹部，“迹部，你怎么看？”

迹部都愣了，这下子他倒成了决策者，还真是鲜有的情况。

“我……”迹部犹豫再三，还是说道，“我觉得……还是走吧……任务总得做啊。”

其实，他也没有想太多，只是本能地偏向了封不觉那边。在这种时刻，跟着感觉走，不如跟着觉哥的方案走……

于是，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下，鸿鹄也接受了行动的提议，四人便再度出发了。

他们还不知道的是……整个剧本中最恐怖的一次危机，已悄然逼近……

第539章 咀魔岛（四十五）

水晶迷境以西，望海礁。

这儿有一片狭长的沙滩，在沙滩和大海的连接处，还密布着许多黑色的礁石。这其中最为显眼的一块礁石高逾五米，呈一个人头骨的形状，“面”朝大海伫立着。

而这块头骨形的礁石，正是“望海礁”，此地也因其得名。

在水晶迷境之外，是可以看到“真实的天空”的。所以，此时在望海礁边的人，恰能见到一轮西沉的红日。

吱吱嘎嘎——

金属轴转动的声音又起，这宣告着一辆小三轮车正在靠近。

“好久不见啊……”比利很快就把车停在了那大礁石的旁边，开口言道。

望海礁上，一条孤寂的背影正孑然而立，欣赏着落日的余晖。

他没有回头，只是淡淡应道：“真是稀客啊……是来岛上救弟弟的吗？”

“已经救出来了。”比利说道，并抬起他的小胳膊朝着自己来的方向一指，“瞧，他在那边等我呢。”

礁石上的男子转过头，瞥了一眼几百米开外的比尔。比尔此刻正摆着@_@这样的表情，百无聊赖地东张西望……

“呵……他身边的是什么？恐叶包的粽子吗？”那男子轻笑一声问道。

“对，而且馅儿是蚕母的肉。”比利回道。

“Whatever……”男子耸耸肩，用无所谓的语气应了一

句，又道：“还是说说你的来意吧。”

“唉……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啊……”比利语气怅然地言道，“来看望一下久别的故人而已，非要有什么别的理由吗？”他顿了一下，接道，“刑师，我们毕竟曾在同一位老师的门下学习过，也算是师兄弟关系吧……你又何必……”

“少来这套。”刑师愤然打断了比利的话，并转过身，瞪了比利一眼。

“看到你我就有火……”刑师冷冷道，“我永远记得‘那个老家伙’把我赶走之前所说的话……‘你只是个施虐狂，而比利才是艺术家。你只能给人痛苦，而他却能让人救赎’……哼……这真是莫大的侮辱。”

他说着，抬腿轻跃一步，从望海礁上跳下、站到了三轮车前。

近距离看时，这位刑族神祇的外观和人类几乎是一致的。其身高在一米九左右，体型中等，肤色偏白，一头灰色长发披在肩头；他长了一张很严肃的脸，额宽面阔、横眉冷目、蒜头鼻、厚嘴唇、宽下巴……还留着两撇墨西哥味儿十足的卷翘大胡子。

“那老家伙又怎会想到……”刑师接着刚才的话道，“若干年后，我成了多元宇宙中的神祇之一、时间之主最得力的助手、咀魔岛的总设计师；而你……只是个堕于混沌的杂碎、一个逃犯。纵然在你成为逃犯之前，也不过就是个真理法庭的陪审员罢了。”他冷笑一声，“哼……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啊。”

“我……的确只是来看望你的……”比利接道，“你又何必说那些……”

“哈！”刑师打断道，“是吗……我还真没看出来，你我之间是这种可以相互探望的关系……”他摸着自己的大胡子，俯视着比利，冷哼道，“虽是‘师出同门’，但你我向来就不是一路

人吧？这点……就连你弟弟那种傻帽都看得出来。”

“注意你的措辞。”比利的语气骤冷。

“啊……抱歉。”刑师俯下身子，把脸凑到比利面前，“你弟弟不是傻帽，是大傻帽……”

“百余年不见，你在惹人厌恶这方面的能力见长啊……”比利沉声道，他的眼球闪动着异样的光芒，好似已动了杀心。

然……他还是忍住了。

“哼……算了。”忽然，比利又收敛了杀意，平静地接道，“反正你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

“哈？”刑师又直起身子，面露狐疑道，“你说什么？”

“呵呵……”比利笑了笑，“无须太久，你便会知道了……”说着，他已调转车头，蹬着三轮向比尔那边去了。

“搞什么名堂……”刑师若有所思地念道了一句，然后又高声对比利喊道，“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跟我说这几句废话吗？这算什么？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比利依然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只是头也不回地接道：“不管你是否领情……出于同门之谊，我再给你两个忠告吧……第一，不要轻信表面现象；第二，千万不要小看了那个比你更擅长惹人厌的家伙……”

……

话分两头，还是回到玩家们这边。

离开休整地点后，觉哥他们又不急不缓地行了一个小时。

在这段时间里，周围那些水晶上的光芒果然是越来越暗，最后……终于变成了彻底不发光的状态。而他们头顶那片显示着咀魔岛“倒影”的天空，也变成了一片漆黑。

当然了，这也没什么。在凡事都做最坏打算的觉哥看来，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可问题是……在“天黑”之后，还发生了更诡异的情况……

也不知何时……在那漆黑的天空中，竟出现了一只眼睛。

是的，是一只，而不是一对……

那是一只白色的巨眼，其眼眶和眼白皆似燃烧的白焰般隐隐浮动着，而其瞳孔则是一条琥珀色的竖线。

所有身处水晶迷境中的生物（包括玩家），无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角度朝天上看，都会感觉这只眼睛在盯着自己……

刚发现这玩意儿时，四名玩家还戒备了好一会儿，生怕天上会喷下射线之类的东西……但观察了几分钟，他们就发现这只眼睛没有什么异动，或许只是系统用来制造压力的一种手段……

“我说……这四周安静得有点儿太过了吧……”走在队伍中间的小马哥念道。

“其实白天也是这么安静的。”负责断后的鸿鹄接道，“只不过在光线充足的时候，人会更多地去依靠视觉，所以你没注意到。”

“说起视觉……”前方的迹部接道，“你们说……天上那个眼睛，会不会就是‘凝视之眼’啊？”（之前封不觉从芙灵那里打听到了所有四名守卫的名称，并已跟队友们说过了）

“不一定。”走在最前方的觉哥半开玩笑地回头接道，“也许那是得了白内障的索伦（Sauron，托尔金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此处觉哥所指的自然是第三纪元中的灵体索伦，他时常以眼睛的形象出现），或者……只是个形似眼球的布景罢了。”

“干什么……西游记的梗用得差不多了，准备耍魔戒梗了是不是？”迹部虚着眼回道，“无数关于弗罗多和山姆的基情槽点已在你嘴边蠢蠢欲动了是吧！”

“我只是用笑话缓解一下气氛而已。”封不觉道，“咱们已经漫无目的地找了一个小时，仍是毫无进展；加上这种压抑的氛围，很容易导致注意力下降的。”

“你这样东拉西扯才会导致我们的注意力下降吧……”迹部接道。

“呵……”封不觉冷笑一声，回过头去扫了队友们一眼，“难道在我开口之前，你们不是在东拉西扯吗？”他顿了一下，似乎是想留给他们思考的时间，“也许你们还没有意识到……环境早已经开始影响你们了。从周围完全变暗时起，你们之间最长的一次沉默，只维持了三分钟。仔细回忆下吧……每三分钟不到，你们就会忍不住说几句没什么营养的废话，以此来缓解紧张的情绪。这是因为……一直保持沉默的话，黑暗和静谧就会开始扰乱你们的思绪，让你们的恐惧感逐渐增强。”

“听你这话……难道你对黑暗和寂静就毫无感觉？”迹部回道。

“这个嘛……嘿嘿嘿……”封不觉使用了嘿嘿嘿大法，贱兮兮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行了，我了解你的意思。”鸿鹄插嘴接道，“简而言之……一言不发容易胡思乱想，话太多会分散注意力。而适当的交谈……就可以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没错。”封不觉点头道，“所以咱们最好每隔两分钟就……”

突然，他的话戛然而止，步子也停了下来。

“喂。”觉哥的语气忽然变了，他无疑是看到了什么，“前面……好像有东西……”

队友们闻言，纷纷上前几步。

众人一同顺着【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的灯光朝前观望，竟是看到了……一条随风摇曳的黑影。

那影子在半空飘飘荡荡，脖子上还套着根绳索。由于离得远，玩家们只能看到一个人形的轮廓，却不知近看会是个什么模样。不过……他们也都清楚，按照这游戏一贯的尿性，走近了绝对会触发惊吓事件……

“这应该不是上吊自杀的吧……”小马哥压低了声音，轻声念道。

“你怎么知道？”迹部也小声问道。

“脚边没有凳子。”小马哥回道。

“没凳子是很正常的。”封不觉摸着下沉吟道，“他的脚离地足有两米远呢，难道他是站在海岸救生员的瞭望椅上上吊的吗？还有……你们看他脖子上的那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是直接绑在高处那块水晶上的，而不是绕过那块水晶垂下来再打结的……所以，依我推测有两种可能。其一是自杀，过程是……他先爬上水晶柱，将绳子的一头套在自己脖子上，另一头绑在水晶柱上，然后再从那儿跳了下来。其二便是他杀……那就有很多种弄法了……”

“你们给我适可而止啊！”鸿鹄压低了嗓门儿，厉声喝断了他们的扯淡，“现在是玩推理的时候吗？什么自杀他杀啊？手法和形式根本没关系的吧！这明显是某种可触发事件吧！给我认真一点啊！”

“嗯，有道理。”封不觉神色一正，点了点头，“这样吧……就由我先去扫一扫雷，摸一摸底，你们在这里等我。”

“嚯……没想到面对这么瘆人的场景……你居然自告奋勇？”迹部问道。

“哈，这有什么？”封不觉轻松一笑，“不过就是具吊着的尸体罢了，能有多吓人？”

“好，有种！”天马行空转过那浓眉大眼的面孔，拍了拍觉哥的肩膀。

“哦？你说‘有种’~是不是啊？”封不觉一转身，便用一种

不怀好意的眼神看向了小马哥。

“是啊，你就当我没说好了……”天马行空本能般地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可觉哥岂会放过他……

封不觉反过来把手摁在了天马行空的肩膀上，并顺势将其朝前推了几步：“好！作为一个比我还有种的英雄，想必你已经按捺不住了吧！干脆……你现在就随便拿个家伙冲上去乱砍，我们在后面掩护你。”

“你这台词听着挺耳熟啊……话说为什么变成了我先……啊……”小马哥话还没说完，就被推了出去。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毫无违和感的几句对话过后，他就变成了探路者……

呋呋……呋呋……

那吊在半空的死尸还在晃动，并发出了些许响动。听上去像是风拂过衣服的声音，也可能是紧绷的绳索发出来的……

越是接近那死尸，声音就越是明显。

走了大约二十步，天马行空已听不到队友们的呼吸声和窃窃私语了。他只能听到那尸体上传来的怪声，以及自己的呼吸……

“呼……没事的，不就是个死人而已嘛。”天马行空的脚步渐缓，口中自言自语般念道，“在惊悚乐园里见的死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了，这种吊死尸的桥段在电影里看过没一百回也有八十回了……有什么呢……”他的话越来越像是自我安慰，“身为英雄，岂能在这里退缩……”

又行出二十几步后，小马哥已来到了距离目标不足五米的地方。

虽然尸体的脸一直被头发遮着、看不分明，但在接近的

过程中，天马行空却始终高举着手电，让灯光照在那尸体的头部。因为小马哥有一种奇怪的直觉，好像……只要他一移开灯光，那死尸就会偷瞄他一眼。

第540章 咀魔岛（四十六）

挪动双脚变得越来越艰难，肩头也越来越沉。

就连钻入肺中的空气都变得无比冰冷，让人直打哆嗦。

不明所以的压抑感在短短数秒内急剧膨胀，让人无处可逃。

当天马行空来到那具死尸身前时，他已彻底被恐惧包围……

他想回头看一下队友们的情况，却发现自己已无法移开视线……他的目光被死死吸附在了那具尸体的脸上，他的手也不受控制地僵在原地，保持着手电筒向上倾斜的角度。

这一瞬，死一般的寂静降临。

天马行空忽然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不到了……他像是站在了一个静止的世界中，肉体被黑暗所笼罩，心神被惊恐所占据。

也正是在这一瞬，那具死尸……停止了晃动。

他缓缓抬起头来，露出了暗藏于阴影下的脸。

两个浑浊的眼球在他的眼皮下翻动，耷拉在嘴边的舌头流淌着涎水。

他咧嘴冲天马行空笑了笑，但是没有说话。

过了几秒，他的手指抽搐了两下，然后整条胳膊摆动了起来。

接着……那死尸举起双手，试图去解自己脖子上的绳索。

可是他解不开……因为那绳索绷得很紧。

“呃……啊……”他的喉咙里发出了几声低微而模糊的声音，听上去很痛苦。

几番尝试未果后，他就开始用指甲抠自己脖子……

皮肉被指甲剐下的声音很有意思，听起来有一种“泥泞感”。

不多时，那“死尸”的脖子就变得血肉模糊了。但他仍是不依不饶，更加狂乱地连连猛抓……

不断有溅出的血滴滴落在天马行空的脸上、身上。

终于，一颗硕大的血滴落到了手电筒前端的玻璃上。于是……小马哥眼前的一切，都变成了鲜红色。

猩红的光束，漆黑的舞台，血腥的表演，颤抖的观众。

近距离目睹这鲜活的一幕，无疑让天马行空的惊吓值陡增，可他无法抗拒……因为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连闭上眼睛都做不到。

……

“他这是怎么了？”站在远处的鸿鹄面露疑色，语气担忧地念道。

“嗯……是看到什么线索了吗？”迹部接道。

在他们的视线中，几十米外的那具吊死尸仍是在半空飘荡的样子。而天马行空正站在尸体前方两米处，举着手电发呆。

“不对劲儿……他已经一动不动地站了两分钟。”封不觉神色凝重地接道，“我怀疑……他是中技能了。”

“是某种定身技吗……”鸿鹄一边接道，一边又朝那边看了看，“可是定住天马行空之后，那‘吊尸’并未发动什么后续攻击啊……”

“或许……那怪物在发动技能时自己也不能动？”迹部猜道。

“有道理……”鸿鹄道，“那我们……”他转头看向封不觉，“上去帮忙？”

“嗯，肯定得去……但最好不要一起过去。”封不觉说道，“你们想想……万一这是个区域性技能、会让所有走进其范围的人直接中招，那我们就很有可能在此全军覆没了。”

“那……再去一个？”迹部试探着问道。

“不，两个。”封不觉回道，并转头看向了鸿鹄，“我和迹部过去，你留下。”

鸿鹄思索了两秒：“你的意思是……情况若是有异……”

“……你就直接在远处发动攻击。”封不觉接着鸿鹄的话说道，“用光矢去打那个吊在半空的尸体。”

“要是我打了以后，依然没解决问题呢……”鸿鹄又道。

“那你就见机行事呗……”封不觉道。

“好吧……”鸿鹄扶了扶眼镜，用颇为无奈的口吻回道。

鸿鹄也明白，封不觉选择让他留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见机行事”这四个字，所包含的是莫大的信任。

“OK，那么……迹部。”觉哥随即就拍了拍迹部的肩膀，打了个手势，“跟我上。”话音未落，他已经迈步走出去了。

“喂！你就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了吗？”迹部压低了声音吼道，“我还没同意跟你去呢！”

封不觉闻声，来了个紧急刹车，回头斜视着对方：“你他【哔——】的到底来不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觉哥的这句话，的确也是在征求意见……

“呃……来……来……”迹部犹豫了两秒，还是抄起手电跟上了。

“来就赶紧的。”封不觉应了一声，便再度转身前行。

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持探灯、脚下疾行。不消片刻，已接近了天马行空的身后……

在封不觉的眼中，那死尸可没有变成会活动的状态，而且他也没有刻意用探灯去照射尸体的脸部。

“嘿，小马哥。”封不觉只花了十几秒就走到了天马行空后方一米处，并轻轻喊了对方一声，“是我啊，你怎么了？”

两句话出口，对方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封不觉当即转过头，想对身后的迹部说句话，没想到……

“嗯？”觉哥一回头，发现背后竟变成了一片漆黑之景，哪里还有人在？

此时，一股寒意，悄然袭来……

这肯定不是心理作用（觉哥对此是很有把握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寒冷。

“呵……”面对这让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封不觉居然还笑了，“原来如此……”他自言自语地念道，“是这样的能力啊……”

说罢，他便转身上前，抬手就去抓天马行空的肩膀。

结果……其手掌刚刚触到小马哥的身体，后者的头颅就掉了下来，滚落在地……

“嗯……”封不觉看着地上那个满脸是血的人头，语气轻松地说道，“有点儿意思……还有吗？”

“你好像……”那具吊在高处的死尸，此时开口说话了，“……与众不同。”

“哦？何以见得？”封不觉闲庭信步一般，绕过了眼前的“小马哥”，走到那具死尸的跟前道。

“你心中的恐惧……”对方回道，“竟无法被诱发……”

“这还用你告诉我吗？”封不觉笑道，“我还以为……你想说我‘帅得很别致’之类的。”

“哼……别得意……”那死尸冷哼道，“你依然在我的控制之中……”

……

时间稍稍倒退……

再看一分钟前，迹部的视角……

他抄起手电，跟着觉哥前行而去。

一路无话，十几秒的功夫，两人已接近了天马行空和那具吊着的尸体。

“喂，你没事吧。”前方的“封不觉”说了这么一句，便伸手去抓“小马哥”的肩膀，结果，后者的头颅毫无征兆地从脖子上断裂，掉落在了地上。

一时间，大量的鲜血从“天马行空”的伤口喷薄而出，周围好似下了一场血雨。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迹部自然被吓得不轻，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而就在这时，“天马行空”的无头身体竟动了起来……

只见他猛然转身，用手中那个已然沾满鲜血的手电照向了“封不觉”。

当猩红的光芒触到“封不觉”的身体时，他痛苦地嘶吼出声，其身体在光线的照射下，竟急速地化成了血水……

“啊——”迹部见状，暴喝出声。

常言道，乐极生悲，惧极生怒。眼下的迹部显然属于后一种情况。

在恐惧感的驱使下，他失去了理性的思考，遵循着本能冲了上去……

此刻迹部脑中所想的就是：那个无头的“天马行空”肯定已不是本人了，他已经干掉了封不觉，我不能坐以待毙！

下定决心要攻击后，迹部便朝行囊里伸手，想要拿出兵器。

不料……

“怎么回事？”迹部的脸色变得煞白，因为他忽然发现，行囊空了……

“这怎么可能……”迹部赶紧打开游戏菜单进行检视，但他吃惊地发现，不止是行囊，连技能栏也空了……

他的心脏和瞳孔都在这一刻极度收缩，他将视线上移，再去看团队栏，结果在那里看到了这样一行字：【没人能救你】

迹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又看向了状态栏，却看到……自己的生存、体能和灵力值，全部都是空的，而且等级方面居然显示是1级。

“呵呵呵……”忽有一阵笑声传来。

迹部瞬间一个激灵，后撤两步，然后再抬头循声望去。

原来是那吊在半空的死尸在笑，他笑得是如此得意……

数秒后，那死尸抬头说道：“别担心，你还有一名同伴呢……”他顿了一下，阴森地接道，“他现在就在你的背后哦。”

啪——

几乎在“背后”这两个字出口的刹那，一只血淋淋的手抓住了迹部的肩膀。

“别回头！”鸿鹄坚定的声音响起，“听我说，迹部，你不用怕，这些都是幻觉。”

这句话让迹部稍稍冷静了一些，他点了点头：“那我该怎么办？”

“别慌，你先看一下任务栏。”鸿鹄接道，“照着里面的内容做就行了。”

“好。”迹部强作镇定地应道，同时，他再次打开游戏菜单，进入了任务栏。

谁知……任务栏的窗口中，竟是一片惨白之色，中间写着一行潦草的血字——【快来阴间陪我们吧……】

与此同时，“鸿鹄”的说话声，恍然间已变成了凄厉的哀嚎：“你看完了没有……快照着做啊……”

第541章 咀魔岛（四十七）

黑暗之中，鸿鹄焦急地等待着。

从他的视角看，天马行空、封不觉和迹部三人，全都站在了那具吊死尸之下，举着手电一动不动。

很显然，封不觉的猜测又一次应验了。眼前的这个怪物，还真就拥有某种范围性的控制技能。

好在鸿鹄没有跟着他们一同过去，否则……确有可能出现全军覆没的局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压力全然到了鸿鹄的身上。

突然，一句系统提示在耳边响起：【团队成员：迹部少爷，已死亡。】

几乎在语音响起的同时，远处的迹部便化为白光消失了……

“唉……看来见机行事的时候到了……”鸿鹄一边叹息着，一边举起手电朝四处张望。

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自己也很危险，天知道周围的黑暗中还潜藏着什么……所以他要先检查一下四周，再展开行动。

“嗯……姑且先攻击一次试试看吧……”做好了准备，鸿鹄便将手电筒往地上一放，取出武器、拉弓搭箭。

短暂的瞄准后，一支光矢射出……

鸿鹄的射击专精已是A级水准，而且他用的还是弓弩类武器（可操控性优于枪械），在这种距离上打固定目标，绝不存在打偏的可能。

一秒后，光矢掠过半空，正中死尸的胸口。

然……这一箭竟没有留在死尸的身上，而是从其身体中穿了过去……

“嗯？”鸿鹄微微一怔，双目圆睁，仅仅一息过后，他便沉吟道：“幻影？”

他的推断没错，用简单的排除法就能得出这个结论……光矢对于实体和灵体都是有效的，排除这两种情况，剩下的可能就是——那死尸不过是个幻象而已。

“哼……玩儿这种把戏吗……”鸿鹄冷哼一声，随即重新拉弓，瞄准了吊尸上方的绳索。

叱——又是一箭飞出，这次……光矢成功命中了目标。

只是轻轻一蹭，那绳索就应声而断。绳子一断，吊在绳下的尸体也骤然消失了。

同一秒，天马行空全身震颤着朝后方蹦了起来，口中还含混不清地喝骂了几声。落地后，他顺势就摆出了战斗姿态，紧张地东张西望。

“哦？解除了是吗……”封不觉倒显得出奇镇定，他转过身，看了看小马哥和鸿鹄，然后又瞥了一眼游戏菜单，“嗯……迹部挂了啊……”

“刚……刚才那些……”天马行空的惧意尚未平复，他脸色惨白、略显慌张地看着觉哥问道，“……是怎么回事？”

“别慌，都是幻觉。”封不觉随口应了一句，然后转过头，高声对远处的鸿鹄道，“鸿鹄，我们没事了。”

“慢着！”鸿鹄没有贸然相信，他仍然站在原地，高声回道，“你们确定吗？”

他的担忧也不无道理，万一眼前这一幕也是陷阱的一部分怎么办？

“这个嘛……”封不觉说着，转身抬头，看向了高处那截断掉的绳索，“我还真不确定……”

说时迟，那时快……话音未落，觉哥便脚下一踏、向上跃起。

电光火石之间，他已牢牢握住了那根随风摆动的断绳，并猛然发力，向下一拽……

“啊——”忽有一声哀嚎自上方响起。虽然只是一声喊叫，但天马行空立刻听出了这声音的主人……就是那个吊在绳上的家伙。

小马哥当即一惊，举起手电便向上扫去。

先前看时，绳索另一头是拴在上方一块凸出的水晶上的。但现在用灯光朝那里直射，却发现那段水晶柱的外缘上……竟趴着一只诡异的生物。而那“绳索”，是从这只生物的嘴里伸出来的……

“啊呀呀呀……行啦！别拉了！快松手！”那生物连续说了好几句话，它这会儿的语气倒是一点都不阴森了，听着还挺亲切的。

“要我松手可以。”封不觉道，“你下来。”

“不行，你不怀好意！”对方回道。

“你下来。”觉哥又道，“我保证不打死你。”

“我才不信呢！”上面那家伙嚷道，“你这个疯zhi（因为舌头被拽住，它发音不准）！”

“不，我不是疯子……”封不觉用很冷淡的语气说出了这句话，然后……突然咧嘴一笑，双手拉住“绳索”，开始大幅度地摆动身体，“……我是泰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觉哥学着动画版泰山（Tarzan，由美国作家Edgar Rice Burroughs创作的小说《人猿泰山》中的主角）的招牌吼声，在半空荡来荡去……

而水晶上的诡异生物则用几乎相同的音调吼出了一声声

悲鸣……

此情此景，让围观的天马行空和鸿鹄有些不知所措……不过鸿鹄很快就回过神、三步并作两步地朝这边走来。因为觉哥的行为至少宣告了一点——危险确实已经解除了。

最终，上面那家伙还是下来了。假如再不下来，它的“舌头”恐怕就要被连根拔起了。

“让我向各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咀魔岛四大守卫之一的……恐惧之心。”封不觉站定后，指着那个摔在地上的奇怪生物说道。

原来……恐惧之心并没有长成一个“心脏”的样子。整体上看，它更像是一只通体漆黑、身长两米的壁虎。

“就是它杀死了迹部？”鸿鹄皱眉问道。

“说‘杀死’不确切……”封不觉回道，“迹部是惊吓值超负荷才挂掉的，也就是说……吓得弹出剧本了。”

“哦……那些幻觉就是这个家伙制造的吗……”小马哥后知后觉地接道。

恐惧之心这时在地上翻了个身，瞪着觉哥道：“你能松开我的SE头了吗？”

“当然可以。”封不觉当即就放开了那根“绳索”，并接道，“瞧，我是个守信用的人。”

“是吗？原来你还真是个‘人’吗？”恐惧之心把舌头缩回口中，用嘲讽的语气回道，“那我只能建议你去看看心理医生了……”

“看过了，还是好几名顶尖的心理医生和神经科医生共同会诊的。”封不觉回道。

恐惧之心压低了声音：“所以……你现在还是在治疗中吗……”

“不，治疗早已经结束了。”觉哥又道。

“呃……为什么放弃治疗？”恐惧之心问道。

“因为在一段时间后，那些心理医生和神经科医生也变成病人了。”封不觉耸肩道。

“恕我打断一下二位这神一般的对话……”鸿鹄有点听不下去了，他插嘴道，“你们谁能解释一下，刚才的事情……”

“这还用解释吗？”恐惧之心道，“我像往常一样，随便找了个地方，放下‘诱饵’捕猎，然后就遇见你们了呗。”

“哦……所以情况是……你埋伏了我们，并杀死我们的一名同伴……”鸿鹄念道，“而现在……你落到了我们手里。”

“对啊。”恐惧之心回道。

“我真是佩服你这种耿直豁达的态度……”鸿鹄虚着眼道。

“好！既然你都认了，那咱们有仇报仇，有账算账！”经过这几分钟，天马行空基本已摆脱了恐惧的阴影、恢复了常态。于是，他上前两步，挥臂一指地上的壁虎兄，喝道，“你刚才吓唬我那么久！还好我胆子大没挂，现在也该轮到我了吧！感受英雄的怒火……”

“别冲动。”封不觉抬手拦住了小马哥，“你打死它也没用的……迹部又不会复活。”他顿了一下，“再者……实际上不是‘它’在吓唬你，而是你自己在吓自己。”

“哈？”天马行空一愣，“什么意思？”

“让我来解释吧。”恐惧之心接道，“先前，当你走过来的时候，我对你发动了我的能力——‘颤栗之源’。这之后你所看到的、听到的、触到的等等……基本都取决于你的想象力了……”它挪了挪步子，在地上来回爬行踱步道，“举例来说……你在接近我放出的‘诱饵’时，很在意他的脸，于是，你就开始想象……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画面、可能发生的变故等等……当然了，这些只是引子而已……真正恐怖的，是你想都不敢想的东西……那些东西只存在于你的潜意识中，那才是颤栗之源会引导出的变化。”

恐惧之心说到这儿，抬起它扁扁的脑袋，看着小马哥道："你很走运，你潜意识中对恐怖的记忆较为有限，限制了想象的空间，所以你没死。呵呵……另一个小子，就不同了……"

"总之就是……迹部看过的恐怖片、恐怖小说等东西，比你要多许多，所以他的思维中能酝酿出更丰富的惊吓桥段。"封不觉担心小马哥不理解，即刻又补充解释了两句。

"那又怎么样啊！不管是出于什么原理，发动能力的还是你啊！"天马行空厉声对恐惧之心道。

"切……我可没有逼你们走到我的能力范围内，你们完全可以绕道或者回去。"恐惧之心不服道，"你们自投罗网能怪谁？"

"喂！那照你这意思……我们活该咯？"天马行空问道。

"稍安勿躁嘛……"封不觉沉声劝道，"其实……我们的确也有责任。"他的语气很平和，让人愿意往下听，"这个地方，很容易就会引发团灭（玩家之间有关游戏本身的对白，恐惧之心这个级别的NPC是听不到的，会被系统给屏蔽掉），所以呢……系统早在之前的剧情中，就给了我们提示。"

觉哥停顿了两秒，随即将模仿之魂的忠告复述了一遍："'如果你们遇到了恐惧之心，最好在第一时间就逃跑，你们人类是无法与它抗衡的'。"他耸耸肩，接道，"起初我还奇怪，假如恐惧之心用'能力'朝我们攻过来的话，我们真的能跑吗？要是能跑的话，拓印之手的'猜拳领域'不也可以不玩了吗？呵……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别主动往套里钻。"

"那就这么算了？"天马行空问道，他好像还是有点不甘心。

"哎～身为英雄，你要懂得宽恕别人嘛。"封不觉像是教育小朋友一样语重心长地念道，"建议你多看看关德兴老师的

《黄飞鸿》系列，那种就叫仁侠，只要人家肯悔改，说一句‘黄师父，我知错了’，他就会放人家一条生路……”

“我可没错哦。”恐惧之心还没等觉哥把话说完就抢道，“就算我把你们全都干掉，也在职责和权力范围之内。”

沉默……降临了……

天马行空和鸿鹄忽然换上了一种同情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恐惧之心。

“干……干什么？”这位壁虎兄的后背，忽地窜起了一阵寒意。

“呵呵……”此刻，封不觉勾起一边嘴角，邪笑着扭头；用一个无比森冷的眼神，盯住了恐惧之心……

……

十五分钟后。

“唉~no zuo no die，这话真是一点也没错。”天马行空咂巴着嘴，一边咀嚼着口感独特的“壁虎”肉，一边说道。

“光听名字，还以为它会是个阴险可怕的家伙，结果是如此耿直。”鸿鹄也吃着烤肉、并感叹道，“太可怜了。”

“嘴还没擦干净就说这种台词，会丢失节操的。”封不觉吐槽的同时，也往嘴里塞了一块多汁的肉条。

此时，这三人已然生好了一堆火。原地就坐，用恐惧之心的尸体做着烤肉……

距离他们上一次吃东西，也的确过去两个半小时了。封不觉认为，每隔一百五十分钟补充一次食物，是很重要的；只要这个节奏不被打破，体能值的消耗就可以维持在正常剧本中那种的状态。

另外需要一提的是……觉哥在动手干掉恐惧之心前，还装成不想为难对方的样子，进行了一番交涉。

简单来说就是……他以“你弄死了我们一名同伴”为筹码，

和恐惧之心进行谈判，成功套出了抵达“绝望囚笼”的方法。

达到目的之后，封不觉就下手了……接着就是杀、切、烤一条龙服务，顺带饮血PLAY，不提也罢……

总而言之，在付出了一名队友的代价后，主线任务总算是有了一点眉目。

剩余的三人稍事休息，血足肉饱后，便再度出发了。

他们此次休整的时间不长，一是由于天黑，二则是因为解决恐惧之心并未消耗掉他们多少体能。

封不觉在祭祀殿中的分析很正确，四大守卫中，最强的就是模仿之魂了，其他几个家伙根本不值一提。虽然守卫们各自被赋予了一项颇为逆天的特殊能力（拓印之手的猜拳领域、模仿之魂的拟态变形、恐惧之心的颤栗之源），但撇开这个之外，模仿之魂的先天种族能力无疑是最强的。

“啊！”三人重新上路后，没过几分钟，天马行空忽然惊叫了一声，并转头看向觉哥道，“我差点儿忘了问……你是怎么从‘颤栗之源’中活下来的？”

“切……一惊一乍的……我还以为你要问什么呢，就是这个事儿啊……”封不觉有气无力地接道。

“我也很好奇。”鸿鹄在旁接道，“说到想象力、以及对各种恐怖元素的记忆储备……你可说是宗师级别。面对你的脑洞，连我也甘拜下风啊……”他顿了一下，神色微变，“你应该是最不可能从颤栗之源中活下来的人了吧？”

“哦？你是这么认为的？”封不觉不动声色地应了一句。

鸿鹄接道：“是啊……还有，为什么恐惧之心会说你是疯子？从你们俩的对话来看，在幻境之中，你和它已经有过许多交流了不是吗？”

“呵……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封不觉用一句废话，为自己争取了大约两秒钟的时间。这两秒间，他已在脑中编好了一套说辞，其内容半真半假，应该可以掩盖他没有

恐惧的事实，“因为我在看到异常的情况时，第一反应不是慌张或害怕，而是去思考原因。”

他说着，抬起右手，用食指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这种习惯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对方不断引导出我所恐惧的事物，只要我能保持住理性和冷静，就可以在幻境中与之抗衡。”他顿了一下，“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某天你起床刷牙，打开水龙头，发现里面流出了屎……”

“你敢不敢换个例子？”天马行空打断道。

“好吧，流出了血。”封不觉改口道，“这时，你会怎么做？”

“理性地分析一下情况，告诉自己……我是在做梦，然后设法醒来。”鸿鹄边想边道，“嗯……假如实在醒不过来，那就用血刷牙洗脸，装作这就是水的样子，反正都是幻觉。”

封不觉面带微笑地点点头，但嘴上却是说道：“错了。”

“哈？”鸿鹄一愣。

“你想得太多了。”封不觉接道，“如果是我遇到了那种情况，我的思维会本能地做出一个反应。”

“是什么？”

“把水龙头关上。”

“嗯……”鸿鹄和天马行空一同陷入了沉思。

第542章 咀魔岛（四十八）

“我就是用这种理念，从颤栗之源的幻境中生存下来的。”封不觉接着说道，“这叫做‘逆引导’。”他笑了笑，“可能是后来的场面变得有点‘失控’了，所以恐惧之心才说了那样的话。”

“行了，你不用说下去了，当我没问吧。”小马哥别过头去。

“我也没兴趣了……”鸿鹄亦道。他也很无奈，每次和觉哥组队，他的san值（Sanity，克苏鲁神话桌上游戏的玩家数值，代表精神力或心智）就直线下降……

于是乎，觉哥又一次成功地将事情忽悠了过去了……随后，他就顺势扯开话题，领着队友们继续前进。

这一回，玩家们可不再是漫无目的地寻找了。因为在恐惧之心死亡之前，它已说出了通往绝望囚笼的方式。

其实……这个水晶迷境的路径，是有一定规律的，而这规律就隐藏在周围那些水晶柱上。

恐惧之心并未把完全的规则都告诉玩家们，它只说出了其中的一项：当遇到岔路（两条或多条皆可）时，站在任意两条岔道之间的中心点，计算一下左手边第一根和右手边第二根水晶柱顶端的距离，以及这两点之间所成直线与地面的夹角。如果这两个值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表明没走错。

用这个方法，即使是面对四五条、乃至更多的岔路也无所谓，只要在两两之间逐个试过来就行了。

眼下，封不觉、鸿鹄和天马行空三人，就是遵照着这个规律，不断前进着。

起初他们走得很快、很顺利。但一段时间后，前方的岔

路就逐渐增多了，水晶柱也变得愈发密集复杂，这使得他们的速度开始变慢。

当然了，这也是正常现象，因为越是接近迷境中心，符合条件的路反而会越少。迷境中心设置有许多类似迷宫的无意义路径，就是用来迷惑外来者的。

长话短说，这趟跋涉所花去的时间，竟超过了四个小时……

这期间，封不觉他们又停下来进食了一次，还遇了几次怪。战斗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三人也各自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好在没有出现进一步的伤亡。

终于，在第五个小时……

“我说……这条道儿好似特别长啊。”走在最前的封不觉开口道。

这一路上，还是以他带路为主，在这黑暗中带头前行，他的确有着别人所没有的各种优势。

“我都有点怀疑咱们走得到底对不对了……”天马行空无精打采地应了一句。

很显然，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跋涉、各种毫无征兆的惊吓剧情、以及多场艰难繁琐的战斗后，小马哥的士气已降到了冰点。

“莫非……是恐惧之心骗了我们？”鸿鹄沉吟道，“也许它故意给了我们一套错误的理论，让我们兜圈子？”

“我们可没有兜圈子。”封不觉回道，他倒是显得很平静、很坚定，他当即问道，“这一路上……你们有看到过重复的景物吗？”

“印象中……没有。”鸿鹄回道。

天马行空则道：“我没有印象……”

封不觉也不需要他们有印象，因为他自己记得很清

楚，“我倒是在脑子里构建了一张地图，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杀死恐惧之心后，我们所走过的路线大体呈一个螺旋形。”他抬起一手，举在高处一圈圈地比划，“我们正在向着某个‘中心点’靠近，而且……已经很近了。”

觉哥的话总是令人信服的，纵然他拿不出任何的佐证，仅靠一句“我在脑子里画了张地图”，队友们也愿意相信他。

连“智将”鸿鹄也无法否认，疯不觉就是有这种个人魅力……一种在逆境中让人觉得可以依靠的气质。

“呵……瞧。”觉哥那句话说完还没多久，他手中的探灯便照到了什么，“这世上的事，就是经不起念叨。”

天马行空和鸿鹄闻言，皆是侧头朝前看去。却见……前方路面上的水晶地壳已经中断了。

三人又朝前走了十米左右，便来到了这条路径的尽头。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半径几十米的大坑，其周围被高耸的水晶柱圈起，中间漆黑一片、深不见底。

“啊……反正我的探灯是照不到底了。”说话间，觉哥已举起胳膊，往旁边的水晶柱上捶了一拳。

下一秒，他便顺手捡起一块被打落的水晶碎片，往那坑里掷去。

呼——

这是水晶落下的声音。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嚯~无底洞啊……”天马行空双手撑在膝盖上，俯身朝下张望道。

“是啊，底下还住着地涌夫人（即西游记中的金鼻白毛老鼠精）呢。”觉哥吐槽道，“我都已经蠢蠢欲动了……哦呼~”

“‘哦呼’又是哪门子贯口……”鸿鹄嘴角抽动着念道，“我告诉你，现在迹部已经挂掉了，你玩的梗我们可未必都知道，你继续这么闹下去，我们也只当你是一个人在那里发神经的

啊。”

“呵……那算了。”封不觉耸耸肩，“总之，这个地方还是由我先下去。”说着，他就退后几步、准备助跑。

【当前任务已完成】

【主线任务已更新】

此时，两条连续的系统提示响起，稍稍打断了觉哥的行动。

玩家们各自打开游戏菜单，检视任务栏，看到了【抵达绝望囚笼】这条已被勾去。

而下面刷出的新任务是：【寻找打开囚笼的方法】

“这又是什么情况？”天马行空念道，“这明明是个坑啊，又没盖子……怎样才算‘打开’啊？”

“或许……‘绝望囚笼’不是这个坑本身，而位于这个坑下的某个地方。”鸿鹄假设道。

封不觉则说道：“行了，我下去看过就都明白了。”

“不必了。”忽然，一个陌生的说话声响起。

同一瞬，一只手搭在了封不觉的肩膀上。

“我来帮你们打开好了，异界旅客们……”那人紧接着又道了一句，并从黑暗中缓缓现出了身形。

第543章 咀魔岛（四十九）

绝望囚笼，位于水晶迷境中心的巨坑之下。

这是一个特殊的空间，介于咀魔岛的正岛与逆岛之间。

正岛和逆岛的时间是颠倒的，但在这里，却是正负共存、顺逆同流。

比如此刻，站在这坑底朝天上看，可以看到正岛的天空……天上挂着一轮与紫雾交缠在一起的血月。而周围的水晶柱，则在隐隐发光，并不是完全漆黑的状态。

嘭嘭嘭——

忽地，月步破空之声自上方传来。

但见一道苍劲赤影在半空如疾风般掠动，高速冲下。数秒后，疾影落地，双脚踏地之处，震碎了大片的水晶。

此刻的封不觉，已是浑身浴血，其眼神如严冬般冷酷。

“你逃得还真快啊……”不多时，又一道高大的身影从空中缓缓飘下。

来的这位不是别人，正是“刑师”。

此时，刑师的右手正抓着鸿鹄的头发，将其拎在手中。鸿鹄暂时还没有死，但已然失去了抵抗的能力，连伸手从行囊里取药都做不到了……

至于天马行空……他没能活着下来。

“呵……或者应该说，是你的反应够快……”刑师说着，停在了离地三米的高度，随手一抛，将奄奄一息的鸿鹄扔在了地上，“面对我的突袭，竟能用如此极限的动作避开……这确是出乎了我的意料。”

“你的作风和实力似乎很有些差距啊……”封不觉冷冷回

道，并用余光扫了一眼地上的鸿鹄。

觉哥没有贸然上前去救鸿鹄，他明白，对方把鸿鹄扔下来，极有可能就是想引诱自己过去……

“怎么？你想说我卑鄙吗？”刑师冷笑，“呵呵……可笑，谁规定强者就不能玩儿突然袭击了？”

“嗯，有道理。”封不觉竟是同意了，“你最好记住这句话……”

“疯……不……觉！”

突然，觉哥背后又响起一声嘶吼。

似曾相识的嗓音中，带着无限的愤怒和恨意。

封不觉当即朝侧面后撤了几步，并用余光朝声音的源头一瞥……在一片异样的阴影中，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水晶囚笼。

这“笼子”似是一个扁圆的藤球，由水晶编织，通体镂空，而笼中，正关着一个头生犄角的怪物。

“萨摩迪尔？”封不觉试探着问了一句。

“啊——”回应他的是一声咆哮。

吼声未尽，萨摩迪尔已猛地窜起，冲向了笼子的一侧。他将一条胳膊从笼中探出，朝觉哥挥舞着利爪：“我等今天已经很久了……你别想跑掉！”

“哦？这倒有趣。”刑师浮在半空，用一种看戏的眼神望着他们说道，“莫非……”他转头面向觉哥，“……你就是疯不觉？”

“对啊，还未请教阁下是……”封不觉不动声色地回道。

“刑师。”刑师摸了摸鼻下的大胡子，用自豪的语气道，“我是咀魔岛的总设计师，兼维护人员。”他笑了笑，“怎么样？我的作品……是不是让你印象深刻？”

“哼……”封不觉不屑地冷哼一声，“在身为艺术家的本大爷面前班门弄斧吗……”他双手插袋，故作潇洒地踱了两步，“自从八岁时起，我一直努力锤炼至今的、唯一值得骄傲的特技，就是创作能力。在我看来……你设计的这座岛，好似一座想象力的坟墓。”

觉哥用挑衅的眼神看着刑师，娓娓言道：“让渴望聆听罪行的生灵听不到罪行；让期待永生的生灵变成永生的朽木；把向往美丽和纯洁的生灵浸入肮脏的沼泽……这种把戏……呵呵……一看就是个自以为是的施虐狂所设计的。”他摸着下巴道，“还有，那些无聊的生物，无非都是些动植物的变异体罢了，你就想不出更好的点子了吗？”

“你这混蛋……”刑师心里的火苗子蹭蹭往上长，脸上已写满了怒意。封不觉短短的几句话，就成功触到了他的逆鳞。

“虽然我还未见过岛上的其他囚犯，但我大体已能猜到了。”觉哥的嘲讽还远远没完，只是刚刚开始，“你还能想到些什么破点子呢？把一个会不断长个儿的大个子关进一间小屋子里？让爱吃甜食的人每天都只能吃到蛋黄酱？”他用手指轻轻敲了敲自己额头，“依我看，以阁下的天分，想要制造出给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恐怕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给自己来一发额前叶切除手术。”

“你算是什么东西！”刑师愤怒地喝道，“孤陋寡闻的人类……也配对我评头论……”

“不要跟我扯什么资格论。”封不觉高声打断了对方，“即使在本宇宙内，我也曾见过比你高明的家伙……不知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比利的木偶，他就比你厉害百倍。”

“你……说……什么……”刑师连牙都快咬碎了，他怒不可遏、一字一顿的说出了这句话。

“哈哈哈哈哈……”一阵大笑从另一边传来，原来是笼中的萨摩迪尔在笑，“疯不觉……放眼整个宇宙，恐怕也找不到比你更有嘲讽天赋的人了……哈哈哈……”

“怎么了？”觉哥依旧从容，他敏锐地从那两人（为了行文流畅，姑且称他们为人）的反应中捕捉到了什么，“刑师和比利之间……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过去吗？”

“哈哈哈……没什么不可告人的。”萨摩迪尔在笼子里笑道，“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罢了……”

“你给我住嘴！萨摩迪尔！”刑师朝笼子那儿喝道。

“哼……别大呼小叫的，你这杂碎……”萨摩迪尔冷笑，“这个绝望囚笼，可不是你的作品，而是时间之主的造物，你只是个看钥匙的罢了……”他将脸凑到笼子旁，一双土黄色的兽目透出若有实质的凶芒，“……你也配来命令我？”

刑师的脸因羞耻和恼怒已扭曲起来，但他确实不好发作……因为他知道，萨摩迪尔马上就会从那笼子里出来了。

“呵……呵呵呵……”忽然，刑师笑了，不是怒极反笑，而是阴险地笑了，“身为阶下囚，品性确是一点都没改啊……”他说着，从空中降了下来，“还有你……”他看向了觉哥，“区区人类，在我面前大放厥词……”

刑师站定、耸肩：“也罢……不管你们对我的看法如何，今天，我只是个看客……”他抬起一手，指了指封不觉，“疯不觉，你和你的同伴不是想找‘打开绝望囚笼’的方法吗？呵呵呵……”他又笑了几声，“我已经帮你打开了哦。”

觉哥闻言，神色微变。

刑师则是接道：“你身上沾的血……也就是那个穿圣衣的小子所流的血，就是打开囚笼的钥匙。”

噼啪——

话音未落，关押萨摩迪尔的那个笼子上，发出了一声十分不妙的响声，听着像是某种硬物裂开的声音……

“他是真理之神图雷乌斯的信徒吧……”刑师继续说着，“呵呵……当他的血……滴落在这个空间中的那一刻，封印就已被解除了。”

噼啪噼啪……

第一声响过后，便是连锁反应，数秒间，困住萨摩迪尔的水晶囚笼已分崩离析，碎散在地。

很显然，在封印松动之后，这就只是个普通的笼子了……刚才萨摩迪尔的几次冲撞，便足以让这笼子产生裂痕。

【当前任务已完成】

【主线任务已更新】

【当前任务已完成】

【主线任务已更新】

这连续的、重复的提示，说明觉哥一下子完成了两条任务。打开任务栏便可看到，除了【寻找打开囚笼的方法】外，下面又刷出了一条【解除绝望囚笼的封印】，而后者几乎是一刷出来，就被算作完成了。

“切……”封不觉啐了一声，“这任务倒是出奇得简单哪……”

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如果一切正常，那这个噩梦本的流程理应还有三分之一要走。而且解开封印的方法，也和现在不同。

首先，玩家们得在这个空间里找出关于“封印”的提示。然后再找到一个机关，重新回到咀魔岛的正岛。接着，再去寻找几件道具，并从某个NPC口中问出离开咀魔岛的两种方法（这个倒也可以跳过，因为觉哥已经从芙灵那里打听到了）。最后，再返回这里，打开绝望囚笼。

但由于比利的介入，刑师出现在了这里，打乱了原本的剧情……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刑师近乎癫狂地笑了起来，“你们俩有怨抱怨，有仇报仇……不用感谢我了……哈哈

哈哈……”

“你擅自放掉了这么重要的犯人……就不怕时间之主追究你的责任吗？”封不觉看着他念道。

“这就不用你替我操心了，你还是先管好自己吧……哈哈……”刑师笑道，“人类，我倒要看看，你那嚣张的态度还能持续多久？”

砰、砰……

他们说话之间，另一边的萨摩迪尔已从笼子里跨了出来，巨大的蹄子在水晶表面踏得砰砰作响，一堆蝠翼在身后舒展而开，掀起一阵劲风。

此时此刻，觉哥任务栏中的新任务，也很好地说明了情况的恶劣程度：【活下去】

第544章 咀魔岛（完）

“疯……不……觉……”萨摩迪尔怒视着觉哥，一步步逼近。

“你不用一次次地喊我名字。”封不觉用颇为不耐烦的语气回道，“我没聋。”

萨摩迪尔闻言，还真就不喊了……他当即扬臂一挥，掀出一道黑色的能量斩击，迎面袭向了觉哥。

嘶铃铃铃——阵阵连绵的响声，宣告着地表的水晶被这斩击轻易撕开。

封不觉早已进入战斗的节奏，凭借着魂意和绝对的速度，要避开这一击也并非难事。

但他要做的……远不止是躲闪。

叱叱叱——

金光连闪，疾招乍现。

在萨摩迪尔出手的同时，死亡扑克也骤然出手。

适才封不觉双手插袋之时，就已经在衣袋中暗中祭出的他的灵能武器，故而此刻显得游刃有余。

然，扑克的目标……却不是萨摩迪尔，而是……

“哼……竟耍些小聪明。”刑师看着飞向自己面门的金芒，只是报以一声冷笑，“人类就是人类……这种程度的攻击能把我怎么样呢？”他抬手一挡，轻易便将那几张死亡扑克击散，“哈！瞄得倒是挺准，还知道要打我的眼睛。”

嘭——

月步破空，身形猛进。

封不觉的攻击显然还未结束，就在刑师摆手挡牌之际，他已突进到了对方身前，将双臂一探，直取其肋部。

“找死吗……”刑师用不屑的眼神看着觉哥念道，在他看来，这个异界旅客不是白痴就是个疯子，以人类的能力，想和自己徒手相搏，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然而，当觉哥的双手触到刑师身体的刹那，意料之外的变故发生了……

下一秒，刑师只觉眼前的景物骤然一变，恍然间，自己已来到了萨摩迪尔的身侧。

正当他惊疑未定之时，耳边竟是传来一声萨摩迪尔的厉喝：“去死吧！刑师！”

“啊！”刑师惊愕之余，立刻本能地做出了反应。只见他脚下猛踏一步，像炮弹一般飞上天去。

对于萨摩迪尔的实力，刑师还是非常忌惮的，说实话，他没有信心顶下对方的正面攻击，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避开。

可是……飞到了半空的刑师，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糟了！”待他惊魂稍定、将视线重新投到坑底时，才知道自己中计了。

这时，封不觉已然来到了鸿鹄的身旁，给后者灌下了一颗SCP-500、以及一瓶生存值补充剂。

“呼……战术运用得不错嘛……”鸿鹄起身，即刻也进入了战斗的状态，他并没有对觉哥说谢谢，只是评价了一下对方刚才的一系列行动。

“还好……其实也不算什么特别高明的计策。”封不觉说着，还抬眼看了看空中的刑师，“好在目标够蠢。”

他这话，显然是为了激怒刑师才说的。实际上……觉哥的这套战术还是挺高明的。早在他和刑师对话的时候，他就

已经想好了这其中的每一步。

首先，暗中准备好死亡扑克；然后，用扑克突袭刑师的眼部、制造接近的空档；待接近对方后，就使出【飞沙风中转】，将其拖到萨摩迪尔的附近；最后，在对方反应过来之前……一边跑向队友，一边用【欺诈怀表】模仿萨摩迪尔的声音喊杀一声。

根据刑师对萨摩迪尔的态度、以及一些细微的反应，封不觉便判断出刑师的实力在萨摩迪尔之下，于是他就在数秒之内想出了这个计划……

利用刑师遭技能拖动后的迟疑和惊讶，觉哥仅靠一个变声装置就骗过了对方。无论刑师的反应速度如何，他被封不觉拖出了几十米距离已是事实，即使他只花两秒钟就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封不觉也比他早两秒钟冲向鸿鹄。最坏的情况……也无非就是觉哥来不及把万能药放进鸿鹄嘴里，只能先扛起鸿鹄逃跑。

而眼下……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

“你这狡猾的混蛋……”刑师在半空破口骂了一句，接着，他低头看向了萨摩迪尔，喊道，“萨摩迪尔，他不是你的仇敌嘛！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干掉他！”

“你少来命令我！”萨摩迪尔朝天空咆哮一声，旋即扭头看向了觉哥，“不用你说……我也会把他撕成碎片的。”说罢，他的魔蹄已缓缓踏出。

砰……砰……

这凶悍的魔头舒展着双翼，厮摩着利爪，杀意昭然地向着两名玩家逼了过去。

“今天，时间之主不会再来救你了。”他边走边道，“我说过……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鸿鹄……”封不觉目不转睛地盯着欺近而来的萨摩迪尔，用腹语般的声音、歪着嘴道，“我有个主意……”

“什么？”鸿鹄也压低了声音回道。

“逃跑。”封不觉接道。

“好主意。”鸿鹄即刻回道。

这的确是个好主意，因为和主线任务的内容并无冲突……

“好，我来制造空隙，你看准时机就闪。”封不觉接道。

“了解。”鸿鹄应道。

与队友商议妥当，觉哥便开始行动了。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样东西，扬臂便朝前扔了出去，口中还喊道：“决定就是你了！俳句之神！”

“这算哪门子名字啊……”鸿鹄不禁吐槽道。

但他的吐槽不会影响事情的发展……

那精灵球飞在半空便“乒”一下打开，紧接着就是一道白光从中喷射而出。

两秒间，那一大滩白光就凝成形状，由虚化实，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蘑菇人。

“擦——擦——”蘑菇人一登场就喊了两声。面对数丈之外的萨摩迪尔，它竟是一点都不怵，照样摆出了空手道一般的架势，准备迎击。

“俳句之神！使用雪舞九天！”封不觉甩胳膊一指，下达了攻击指令。

“喂！这招式名你到底是从哪里知道的啊？”鸿鹄又一次忍不住吼出声来。

另一边……觉哥话音未落，蘑菇人便已箭步欺上。它用短跑冲刺的动作接近了萨摩迪尔，然后脚下一点、飞身而起、跳到了萨摩迪尔的上方。

“擦！”从空中飞落的蘑菇人伸出一手撑在了萨摩迪尔的头

顶上，使自己保持住倒立的姿态；接着，它用另一手不断地揉动自己头顶的蘑菇盖，洒下了许多孢子般的细碎粉末。

位列主宇宙众强力BOSS之一的萨摩迪尔，此时……居然中毒了。

“岂有此理……”萨摩迪尔额头上的血管爆裂了……紫色的液体从里面喷出来，溅了他自己一脸。

在狂怒之下，他体内的能量崩然外泄，如决堤之流，向四周扩散开。

“擦——”蘑菇人惨叫一声，被冲天而起的黑流轰成了尘埃。

封不觉见状，知时机已到，当即对鸿鹄轻喝道：“趁现在！”话还未出口，他自己就已经开跑了。

鸿鹄自然也不会跟他客气，转身便疾奔而出。

两人似离弦之箭，转眼之间就跑出了几十米距离。半空中的刑师倒是想过去阻止，但他被萨摩迪尔那冲天而起的能量拦住，未能在第一时间追上去。

“啊！啊——”萨摩迪尔发狂一般在那儿嚎了几十秒，方才收敛了滔天的魔能，“疯不觉！你在哪儿！我要宰了你！”

“白痴！他已经跑了！”刑师冲向了两名玩家逃走的那个方向，头也不回地嚷道，“快跟我来！我可以探查到他们的……呃……”

这一瞬……

一只利爪，贯入了刑师的后心，握住了他的心脏。

“唔……你……”刑师双目圆睁，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你说谁是白痴？白痴。”萨摩迪尔阴冷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为……什……么……”刑师的口中，淌下了黑色的血。

“当然不是因为你喊我白痴了，呵呵呵……”萨摩迪尔冷笑道。

此刻的萨摩迪尔，与刚才判若两人。他的狂乱、鲁莽、暴戾……皆是假象。

他的双眼，也从未被仇恨和愤怒蒙蔽过。

生于一个邪恶的种族，却仍能一步步爬上时官的位置……他的城府和智慧，是毋庸置疑的。低估了这一点的人，便会付出代价……

“比利……让我跟你问个好。”萨摩迪尔的后半句话，似是当头浇下的一盆冰水，让刑师感到了彻骨的寒意。

……

“我的确只是来看望你的……”

“反正你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

……

“那个混账……东西……”刑师咬牙切齿地念道，“他是……‘来见我最后一面’的吗……”

“呵呵……你能明白就好。”萨摩迪尔笑道，“咀魔岛上的一切……都是交易。你别怪我……我也只是和他做了笔买卖罢了。”

“不……不对……那他为什么还要来提醒我……”刑师又道。

“因为他很清楚……”萨摩迪尔接道，“……如何才能让你这种自作聪明的家伙上钩。”

萨摩迪尔顿了两秒，用嘲讽的语气接道：“比利只是给了你一点点暗示，你就坐立不安了；一具蚕母的尸体，就让你胡思乱想……于是，他走了以后，你迫不及待地来到迷境展开调查，并发现了事情的始作俑者——那批异界旅客。”

“你……怎么会……知道……”刑师艰难地接道。

“哈！这不明摆着嘛？”萨摩迪尔阴沉地回道，“你以为牢笼的封印是刚刚才松动的吗？”

“这不可能……”刑师神色陡变，“比利他没有……”

“不，他的实力很强。”萨摩迪尔道，“虽然我也很吃惊……但现实是，如今的他，比我还要强……”他顿了一下，“当然，那不是重点。总而言之……早在比利和我达成交易时，我就已经自由了，我的力量亦不再受到牢笼的制约。自那时起，岛上的一切……我便全都可以探查到。”

“而你所做的那些事……我也全都看在眼里。”萨摩迪尔又冷笑了两声，再道：“呵……无论你多爱说那句whatever，但本质上……你依然是个事事都处心积虑的鼠辈。刑师，你从来就没有正面挑战强者的勇气，甚至在面对弱者时，你也喜好用一些突然袭击或者暗算之类的手段……

你和这世上的所有施虐狂一样，你身上所有的表象、和你所做出的行为，都只是在掩盖你内心的自卑和软弱……卑鄙的蛆虫和你相比都无比高尚，你真是个令我作呕的家伙……”

言至此处，萨摩迪尔的利爪越握越紧：“话说回来……让你这样的宵小露出破绽……还真是不太容易。”他活动了两下脖子，“我已经演得很卖力了，可你对我的防备却丝毫没有松懈……哼……要不是忌惮你掌握着‘将我重新封入牢笼’的钥匙，我早就直接动手了，根本没必要等待这样的机会……”

此时的刑师已无法开口回应，他的双眼写满了绝望和懊悔；比利的那些话语，也在其眼前不断闪过……

……

“不要轻信表面现象。”

……

“还好……”萨摩迪尔继续说道，“疯不觉的表现倒是没有让我失望，他真是个惹人厌的家伙不是吗？呵……有他的配

合，我的表演也显得更自然一些。”他说到此处、语气微变，“不过……撇开那些不谈，单论实力……如今的疯不觉也已是个很厉害的人物了。你在上面发动偷袭时应该也意识到了吧……他和另外两个异界旅客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我得承认……你选择驱虎吞狼、借我的手去杀他，是很正确的决定。”他转过脸去，瞪着刑师，“若你把那个叫鸿鹄的家伙也杀掉，只留下疯不觉一个人……你可就危险了……”他压低了声音，“没有了‘目击者’，那小子也就无须再隐藏力量了，恐怕……你会死在他手上的……”

……

“千万不要小看了那个比你更擅长惹人厌的家伙……”

……

经过了几分钟的时间，刑师的生命已走到尽头，萨摩迪尔的话也算是让他死了个明白。

最后的最后，刑师拼尽全力，还是喃喃地说出了一句话来：“时间之主……不会……放过你们的……”

“呵……”萨摩迪尔不屑地笑了，“这还真像是‘你这种人’会说出的遗言啊……”

叱——

利爪猛攥，心脏爆裂，黑血似潮，喷薄漫天。

萨摩迪尔像是甩垃圾一样将刑师的尸体甩在了地上，然后抬起腿来，一蹄子踏爆了后者的头颅，接着是胸腔、腹部、四肢……

直到地上剩下一摊肉酱，萨摩迪尔才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他俯下身，用利爪的指尖挑起了刑师的脊椎骨，并仔细地从里面抽出了一根散发着紫色幽芒的光带。

“嗯……岛上的犯人数量已经有那么多了吗……”萨摩迪尔

将那根紫色光带（相当于咀魔岛管理员的钥匙串）拿在眼前端详，“呵呵……把你们全都放出去的话，会很有趣的吧……”

萨摩迪尔将光带收好，又抬起头来，看着刚才两名玩家逃走的方向道：“原来如此……这小子早就跟芙灵做过‘交易’了……”他冷哼一声，“哼……事先已准备好了退路，从一开始就立于不败之地是吗……”他摇了摇头，“好吧，这次就再放你一马。毕竟……在时间之主发现这里的状况之前，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他念叨了几句，便展开身后的巨翼，将胸中一股魔气昂然一纳，飞上了天空……

……

与此同时，在主宇宙遥远的彼端……

时计城，第一时官府。

“再过三步就将军了。”

说话的“男人”声若磐石，长得也差不多……他身高两米三十左右，身体全部由颜色各异的大理石组成，基本外观像是个粗壮的人类。比较猎奇的是，他竟然还有“头发”。当然了，他的头发不是苔藓什么的，而是一个个像城垛似的东西……它们像王冠一样长在了头顶周围……

这个石头人，就是时间之主麾下的第一时官——天石。

“嘿！别催我！我刚才催过你吗？”

而这个和他对话的人，是一位外表很平凡的老者，一身中土世界巫师装扮（白袍），留着老杀马特一般的发型。

他……便是智慧之神威斯登。

天石和威斯登经常会像这样凑在一起下棋（一种类似国际象棋的游戏，但里面的棋子都是些主宇宙里才有的古怪东西），讽刺的是……被称为“智慧之神”的家伙，竟总是输多赢少……

“一个小时前，我们也进行过相同的对话，你还记得吗？”天石又道。

“少啰唆！你当我是老年痴呆吗？”威斯登不服地吼了一声，然后继续对着棋盘抓耳挠腮。

“唉……”天石托着腮帮子，将头转向一边，“你不介意的话，我能离开一会儿吗？”

“行行。”威斯登不耐烦地应了两声。

天石耸耸肩，走到房间的一角，拿起一个水壶，给自己倒了杯喝的，咕嘟咕嘟就灌了下去。

忽然，他的余光瞥见了什么……

下一秒，天石神情陡变，当即就把嘴里的东西喷了出去。

“啊！”他大吼一声，吓了棋盘旁边的威斯登一跳。

“怎么了？怎么了？”威斯登紧张地东张西望，“众魔之首打过来了？”

“咱魔岛出事儿了！”天石一边说着，一边已朝门口跑了出去。

威斯登愣了几秒，然后站起身来，行到了天石刚才站的地方。

那边的墙上装着一个架子，架子上放着一个形似水晶球的物体。这个水晶球的造型颇为诡异，看上去像是个炽白的眼球，在球体的中间，还有一条琥珀色的细线……

第545章 氧气烟斗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1500000，游戏币：100000】

【获得物品/装备：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

【完成/接受任务：9/9】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1，破解世界观：无】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1414】

【技巧值加成经验：14140，游戏币：100000】

【剧本通关奖励：拼图牌*3。】

【支线任务奖励：拼图牌*1。】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回到登陆空间后，封不觉便点击触摸屏，查看了结算的情况。

这是他第一次通关噩梦难度的团队剧本，从结果看来……收获还是相当不错的。

会有这么多的经验奖励，一方面是因为通关的时间相对较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完成的任务很多。那九条主线任务分别是……【搜索咀魔岛，于三小时内进入“信仰神殿”，逾期未进入神殿的玩家将遭到抹杀】、【于三小时内抵达信仰神殿底部祭坛前，超时未抵达的玩家将遭到抹杀】、【在十五

分钟内，使用祭祀殿中的祭坛，召唤并击败游荡之神沃科尔】、【一小时内，通过祭坛后的甬道，抵达水晶迷境】、【抵达绝望囚笼】、【寻找打开囚笼的方法】、【解除绝望囚笼的封印】【活下去】和【逃离咀魔岛】。

虽然在比利的搅局下，出现了一些变数……但总体而言，剧本的死亡率和难度还是在稳步提升着的。

至于两条支线【描述七种罪行以满足“饥饿”的列森德】和【于废柴叔死亡（或因其他原因离开剧本）之前，抵达蚕母之巢，将其救出】，他们只完成了一条，导致最后结算时少了个直接奖励，这算是比较遗憾的了。

“啊……一下子弄到了那么多拼图牌呢……”封不觉看着屏幕念道，“各种奖励都集中给出拼图牌，是为了让玩家尽快去熟悉新开张的拼图牌交易所吧……”话到此处，他又从行囊里取出了那个电动剃须刀，拿在眼前观察着，“除了拼图牌……这次拿到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个玩意儿了。”

觉哥再度仔细地阅读了一下该物品的说明，但还是不明白这到底有什么用：“嗯……‘给你拉风的外表’到底算个什么特效？难道这是个打着‘传说’标签的恶搞物品？”

嘀嘀——

显示屏中弹出的通讯请求打断了觉哥的思绪。

封不觉看了一下，这是一个多人连接的通讯，鸿鹄、废柴叔和天马行空都在频道里。想必他们也已经看完了结算，所以想交流一番。

稍稍迟疑了两秒后，觉哥也点击了接受，进入了聊天频道。

刚一接通，他就听见了废柴叔的声音：“啊，我刚好打完一盘杀戮游戏出来，一看分到了经验，就知道你们成功通关了。”

“我死得可冤啊！那个卑鄙之徒，实力这么强，竟然还搞

突然袭击，话说你们已经帮我报仇了吧？”天马行空的声音接道。

鸿鹄的声音回道：“抱歉……我们后来撤退了。你挂掉以后，除了那个偷袭你的BOSS外，萨摩迪尔也很快登场了，也就是和疯兄有过节的那个家伙。那种局面下……和那两个怪物玩2V2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从坑底的小路逃跑了。”他顿了一下，“没想到，跑了一段之后，【活下去】这个任务竟突然完成了。然后就刷出了【逃离咀魔岛】这个任务。”

“嗯？那你们是怎么逃离那座岛的？”废柴叔问道。

“离开咀魔岛的方式……”封不觉这时开口接道，“……共有两种。”他笑了笑，“当然了，‘死亡’不算，那称不上是离开……”

“那是哪两种啊？”小马哥又问道。

“第一种，说白了就是来硬的……利用法术、能力或物理方式离开。”封不觉回道，“这个方法……我们自然是很难做到的，不过岛上的囚犯中……倒是有不少人可以做到。但是，咀魔岛的囚犯们全都被‘一串钥匙’所压制着。没有那串钥匙，即使他们能在岛上自由活动，也无法离开岛的范围。”

觉哥说到这儿，稍稍停顿了几秒，再道：“而第二种方法……就是‘交易’了。正如我所说的，岛上的囚犯中，有很多人都具备离岛的能力，只是他们被‘钥匙’给压制住了而已。但他们自己不能离开，不代表他们不能送别人离开。”

“哦……我明白了。”废柴叔听到这里便已懂了，“在幽灵沼泽时，你就已经从芙灵那里打听到了离岛的方式，并和她达成了交易。”

“哼……一早想好了退路，却对我们只字未提呢……”鸿鹄忽然在旁冷冷接了一句。其实在离开剧本前，他就对觉哥留的这一手有点不满，只是当时没来得及提。

“说了也没有意义。”封不觉道，“和芙灵交易的是我个

人，又不是我们这个团队。”

“啊……算了……反正也已经通关了。”鸿鹄接道。

“话说……迹部应该没啥事儿吧？”天马行空似是想到了什么，又道，“我出剧本之后，发现他一直是离线状态。”

“肯定没事。”封不觉接道，“年轻轻的，难道还能被吓死不成……”他耸耸肩，“他八成是被‘限制登陆’了吧……游戏说明里有写，那是吓掉线以后的保护机制……估计他今晚是不会再上了。”

“哦哦，原来如此……”小马哥明显就是那种不会研究游戏说明的人。

随后，四人又聊了些刚才那剧本里的细节，讨论了一些剧情方面的问题。

聊了十几分钟，他们也就散了。

通讯结束前，封不觉和这几人都互加了好友。并在鸿鹄说出“我们最好少联系后”，又解除了好友关系……

……

从这个长线的噩梦剧本中出来，觉哥也确实有点累了，不过他还是准备把一些琐事处理完再下线。

他没有急于去领奖励，而是去商城做了些简单的买卖。

来到101区域后，封不觉便直奔补给品商店，将行囊里的精灵（次神）肉、山羊（可能有狼的血统）肉和壁虎（恐惧之心）肉全都拿了出来，纷纷卖店。

这些杂项物品的品质都是“普通”，所以并未在结算界面中一一列出。但拿到商店卖时，却出人意料得挺贵……尤其是游荡之神沃科尔的肉，卖出了好几千游戏币的高价。觉哥正好可以用这笔钱来购买生存值补充剂和的弹药。

在周围玩家异样的目光中，封不觉完成了这笔血腥的买卖……一溜烟地跑回了登陆空间。

接下来，便是喜闻乐见的抽装备时刻了……

觉哥先是快速地领好了四张拼图牌，看了一下这些牌的内容，然后就将【拼图牌-乒乓】、【拼图牌-父亲】、【拼图牌-蜘蛛】和【拼图牌-倒计时】这四张牌放进了储藏室的箱子里。

接着……他来到了剩下的那根玻璃柱前。

【请选择您的额外奖励：一、随机抽取一件与等级相应的装备（版本更新后，此选项亦有可能随机到“工具”或“其他”类的物品），二、50000点游戏币，三、17200000点经验值】

那远超团队噩梦本十倍的经验奖励，被觉哥很自然地无视了……

在系统提示尚未念完之际，他已果断地选择了第一条。

白光再现，逐渐凝聚成形……这次的装备看上去很小，似乎是个可以一手就握住的东西。

待光芒散去，封不觉定睛一看，出现在其眼前的竟是——一个烟斗。

【名称：氧气烟斗】

【类型：其他】

【品质：精良】

【特效：抽吸时，可获得微量的氧气】

【装备条件：无，使用一次后绑定】

【备注：无须点火，无须烟草，放进嘴里就行。当你“抽”它的时候，它还会冒烟，但进入你肺部的只有纯氧。】

封不觉将这个木制的烟斗拿在眼前细细端详，其整体呈棕色，表面打磨得很光滑、毫无裂纹和瑕疵。斗柄处颜色较深，上面还刻有一行小字——吸烟有害健康。

“呵……这倒不错。”封不觉念叨了一句，当即就把烟斗放进嘴里试着抽了几口。

他明明没有点火，也没放烟草，但却有丝丝白烟从斗中飘起，而且这烟还透着一股浓烈的烟香。

“好东西啊……”封不觉将烟斗从嘴里拿出，再道，“有了这个……就能在稀氧环境里生存很长的时间。”他刚拿到这物品，就已经在动坏脑筋了，“以后在杀戮游戏中，若是环境允许，可以考虑把对手拖到海底或是高空玩消耗战……呵呵……想必会很有意思的。”

既然是一件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觉哥自是不会销毁的，他顺势将其收入了行囊。

最后，他又检视了一遍自己的整体状态。方才打开菜单，点击了下线选项。

第546章 古怪的他们

夜色下的S市，像一位神秘的女郎。她迷人的微笑让你心跳加速，她妖娆的身姿让你浮想联翩。

无数人只是看了她一眼，便已坠入了欲望的深渊……

但……她终究只是一个幻影，一种幻想。你可以感觉到她在你的身边，却永远无法将其拥入怀中……

……

六月六日，晚九点。

白天的喧嚣和浮躁在夜空中发酵着，变成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是夜，S市中心的一家豪华饭店门口。

三十几名年轻人从饭店中行了出来。在这初夏时节，他们仍然都穿着颇为正式的服装。无论男女，基本都是从头到脚的奢侈名牌。

而这其中，有一个人显得特别扎眼。

首先，这是位美女，无可争议的美女。说是“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也不为过。

不过……这并不是她显眼的原因，因为这一行人中并不缺美女。她身边就有不少女子的容貌气质相当明艳夺目。

她之所以特别突出，是因为……她穿了一身极其普通的黑色长袖T恤和牛仔裤，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而且基本没怎么化过妆……

就一个来参加同学聚会的人来说，这打扮未免有点太随意了……

众所周知，什么样的场合都能随意，唯独这个场合……

你只能表面上随意，但心里却得重视。

毕竟……谁也不想让老同学觉得自己混得不好，这确是人之常情。

但黎若雨这个怪咖……她居然是真敷衍、真随意……

在她看来，穿名牌也好，穿地摊货也罢，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她很清楚，这次来聚会的人……谁混得都不差。

“哈哈，瞧你们，酒量真差。”

“谁差了？一会儿去KTV继续啊。”

“好啊，谁怕谁？只要你别用你那破锣嗓子招来保安就行。”

“切……就你这破音女王还好意思说我。”

“诶诶诶，等会儿谁也别跟我抢啊，KTV怎么说都该我买单了吧？都别跟我客气，酒随便开啊。”

酒足饭饱后，一行人都显得有些微醺，他们兴致颇高地说笑着。

只有黎若雨……站在一边，默默无语，也不见有人主动和她搭话。

“若雨。”忽然，有人喊了她一声。

对于黎若雨的同学们来说，这个声音很陌生。

不少人都转过了头，想看看到底是哪位不要命的男同胞……竟敢主动和“女杀手（绰号）”搭话。

结果，他们看到了一个陌生人。

那是个年轻男子，看上去二十四五岁年纪，虽称不上风流倜傥，却也算得上飒爽英俊。其眉宇间那一丝不羁的邪气，更是别人模仿不来的独特气质。

“你……怎么来了……”黎若雨刚看到封不觉的那一秒，还真没反应过来。

今天的觉哥和平时很不一样……他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套名牌西装，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双名牌皮鞋，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辆布加迪停在了身后，也不知是哪根筋搭错了……竟然洗得白白净净还梳理好了头发。

“诶？我来接你啊。”封不觉露出一个温柔的微笑，“你不是说今天有可能会喝酒吗？我算了下时间，就开车过来等你咯。”

“哦～”同学们很快就露出了“我懂了”的表情。

“真没想到……‘女杀手’有男朋友了……”

“可喜可贺啊……”

“相对而言……那小子真是可歌可泣啊……”

“诶诶，黎若雨的男朋友还挺帅的嘛。”

“怎么？想挖人家墙角啊？你可看清楚……人家开的是什么车。”

“切……说说而已嘛，一看就是俩富二代啦，人家门当户对的，我凑什么热闹。”

冷漠、无视、嘲笑、不屑、艳羡、嫉妒……诸多情绪在人群中扩散开，就是没有真心为黎若雨高兴的。不得不说……她的人缘真的很差……

觉哥话音未落，黎若雨便迅速明白了眼前的状况，她吁了口气，转身对身边的几名同学道：“我今天……就先回去了吧。”

“哎呀，去吧去吧……我们都懂的。”几名性格较为活泼的女同学很快应道，她们就是这次聚会的组织者，也是毕业这一年来混得颇好的几位。一听黎若雨要走，她们自然是求之不得。事实上，饭吃到一半，她们就觉得根本不该把黎若雨请来……感觉她就是个多余的人，一个人在旁边自斟自饮，几乎都不说话，也不知该说她可悲还是可怜……

那几名女生一开口，站得近的几名同学也纷纷呼应。

于是，黎若雨礼貌地点了点头，和众人道了别。然后，她转过身去，立刻换上了一张“你欠我好多钱”的脸，与觉哥四目相对。

她一步步靠近，封不觉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仍然是翩翩而立，面带笑容。

数秒后，黎若雨很自然地挽住了觉哥的胳膊，接着……连拉带拽地把他拖走了。

……

不多时，两人已乘上了跑车。

封不觉发动引擎，调头就开。布加迪的车尾灯迅速消失在了街道上。

“解释一下吧。”黎若雨坐上副驾驶席，还未绑好安全带，就问出了这么一句。

“嗯……你表妹打电话给我，说你今天要参加毕业一周年的聚会。”封不觉回道，“她还顺便说了一下饭店地址和开吃的时间，然后就挂了。”

“哼……她告诉你这些干嘛？”若雨又问道。

“呵……可能是她预见到了……你一定会陷入像刚才那样的尴尬境地。”封不觉笑道，“所以就给了我点暗示，让我来帮你解围呗。”

“谁尴尬了？”若雨低声道，“我挺好的……”

“好什么呀……”封不觉叹了口气，“连我这外人看到都想哭啊……你从头到脚都显得格格不入啊。吃饭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那儿喝闷酒吧？寡酒难饮你知不知道？”

“要你管？”若雨的语气忽冷。

“发火是吧……好啊。”封不觉倒是显得很无所谓，“冲我来，没事儿，我有广阔的胸襟、强劲的臂腕……”

此时，黎若雨的脸涨得通红，也不知是真喝多了，还是火冒三丈。短暂的沉默后，她忽然开口道：“你是不是喜欢我？”

觉哥当即一惊，转头瞥了若雨一眼：“你这思维跳跃略犀利啊……”

“抱歉，我在这方面挺迟钝的，如果是的话，请你尽早告诉我，让我理理思绪。”黎若雨回道。

“嗯……”觉哥思考了几秒，给出了一个很惊人的答案，“不一定……”

“哦。”而若雨竟然很随口的答应了。

沉默再度降临……不过这二位的神对话仍未结束……

封不觉也没想到像刚才那种问题，居然可以不了了之地揭过去，不过既然已经揭过去了，那不如顺势扯开话题：“啊……对了，你就不问问，我这套行头……”

“问小叹借的吧。”若雨打断道，“连布加迪都借给你了，名牌西装什么的也就顺便……”

“切……原来瞬间就看穿了吗。”封不觉念道。

“其实……你不用这样的……”若雨沉声道，“我并不在乎那些人怎么看我……以后，我也不会再参加这样的聚会了。”

“唉……我也不想这样。”封不觉无奈地吁了口气，“可惜……这个世界大体如此啊……”

“是我们……”若雨转头看向觉哥，接道，“……太奇怪了对吗？”

“呵呵……是啊。”封不觉也回望了她一眼，意味深长地笑着，“但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第547章 赛前“动员”

六月八日，一个周日的午后，某电视台综艺节目录影棚中。

封不觉坐在一间休息室里，等待着《我是写手复活赛》的录制开始。

几分钟前，节目组的化妆师进来将其仪容拾捣了一番，并稍微帮他整了整发型，然后就离开了；此刻房间里还剩下一名摄像大哥。出于录制的需要，除非是觉哥去厕所，否则这位大哥基本得一直跟着他。

这也是时下比较流行的一种摄制手法，把综艺节目和真人秀相结合，通过记录“台上台下”的反差，制造一种真实感。

但实际上……也别太当真了，该剪掉的东西，剪辑的时候还是会剪掉的……

咚咚——

忽然，敲门声响起。

“请进。”封不觉随口应了一声。

他想不让人进也不可能，因为门本就没锁……

“嘿，不觉，已经准备好了吗？”一个戴着鸭舌帽的中年男子顺势走了进来。他穿了一身巨难看的工作服，手里拿着个平板电脑，腰间还系着一根工具腰带。不认识他的人，十有八九会将他误认成剧务，但实际上……这位貌不惊人的大叔，就是节目组的总导演——斐然。

“其实……也没有什么要准备的吧……”封不觉瘫坐在沙发上，有气无力地看着导演道，“能速战速决就最好了。”

“哈哈……”斐然笑了笑，拍了下摄影师的肩膀，并打了个

手势，示意他把机器关了。

后者点点头，停止了录像。

“我说你啊……”斐然上前几步，坐到了觉哥身旁，“这是让你录节目，又不是过大刑……”他说着，掏出了一包烟，“我抽口烟你不介意吧？”

“没事。”封不觉应道。

斐然点上烟，抽了一口：“对了，这次网络投票的结果你看到了吧？”

“没有。”封不觉当即回道。

“呵哈哈……”斐然笑着吐出了一口烟，“行……那我告诉你吧，你的人气排在第二位。”

“听上去很不妙的样子……”封不觉念道。

“还有更‘不妙’的呢。”斐然半开玩笑地道，“其实这次投票中，排第一的那位，票数是假的……”

“哈？”封不觉虚着眼斜视导演道，“我可是选手啊，这种事情……你讲给我听……不太好吧。”

“嗨……公开的秘密了，就你不知道而已。”斐然又抽了口烟，转头对着正在一边玩手机的摄像大哥道，“诶，小吴，这事儿你也知道吧？”

小吴耸肩：“知道~那位的粉丝和其他人的粉丝对着骂街都有半个月了，网上随便一搜就有几百条帖子。”

“你瞧瞧。”斐然即刻又看向觉哥道，“我说不觉啊……关于咱们节目的事，你也太不上心了。我不打电话给你，你大概连自己已经入围了复活赛都不知道吧？”

“是啊……我只是默默地祈祷着，自己不会出现在票选结果里。”封不觉接道。

“呵呵……好吧。”斐然又道，“反正，情况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你最好做点准备。”

“嗯？”封不觉面露疑色，“准备什么？”

“你想啊……”斐然道，“你人气那么高，但你本人又不想赢，那不得做点儿什么吗？”

“哦……就是，设法表现得糟糕一点是吧？”封不觉回道。

“是的，但不能像你上次来时那样胡闹。”斐然道，“我上次就跟你说了，想被淘汰，最好的方式……就是表现得足够平庸。”

“哦……”封不觉应了一声，又想了几秒，接道，“我先确认一下啊……”他转头看向斐然，“其实这次复活赛的优胜者……已经内定了吧……”

斐然闻言，微微一怔。他又抽了口烟，过了几秒才回道：“呋——为什么这么问？”

“推测的过程倒也并不复杂……”封不觉抬起双手枕在脑后，很随意地回道，“既然你们明知网投第一的那位选手有问题，却仍然听之任之……那想必你们也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出现。另外……这期节目要到六月底才播放，理应是六月中旬录制的，可现在却突然提前了一周……这恐怕也是为了防止‘操控投票’事件进一步发酵的应对措施吧。”他神色淡定地望着斐然道，“所以我猜……这次复活赛的赢家，本质上已经是定下了的。而导演你……眼下就是在给我打预防针，因为你觉得……我可能会坏事。”

此言一出，斐然神色骤变。接下来的三十秒，休息室内陷入了沉默……

半分钟后，斐然深深吸了口烟，然后掐灭了烟头，抬头道：“小吴，你先出去一下。”

摄像师二话不说，很识趣地就离开了，出门前还不忘把门给带上。

“不觉啊。”斐然看向觉哥，沉声道，“你是个聪明人，有些话，我在这里跟你说了，希望不会流传到这个房间以外的

地方。”

“嗯，但说无妨。”封不觉翘起二郎腿，语气轻松地接道。

斐然又看了觉哥一眼，随后压低了声音说道：“你猜得没错，这次晋级的人选早就定下了，就是网络票选第一的‘夜之火’。”他抬手做了个向上指的手势，“在商言商……有些事情，连我也不能控制，得由更上层的人说了算……你明白吗？”

“哼……当然。”封不觉勾起嘴角一笑，这一瞬，他的眼神显得颇为不屑，但嘴上还是很客气地道，“完全可以理解，导演您也挺不容易的。”

斐然苦笑一声：“呵……还好吧。”他摇了摇头，“说实话……我做这个节目的初衷，绝不是想弄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可惜啊……”他欲言又止，神情略显无奈，“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这世上的很多事，或许都会变得更纯粹一些吧。”

“人人都像我一样，这世界早就完蛋了。”封不觉笑道，他很快转移了话题，“好了……我都了解了，斐导，你放心吧。”他一拍胸脯，“相信我，我肯定会被淘汰得很‘自然’，不留半点表演痕迹……”

斐然盯着觉哥端详了两秒：“嗯……对此我深表怀疑……”

第548章 最近比较烦

熟悉的舞台，熟悉的布景。

灯光师发动了足以引发癫痫的华丽技巧，拉开了这场秀的序幕。

一片漆黑的选手区中，包括封不觉在内的七位复活赛写手已然就位。

一号机位的摄像师以一定的频率摆动着摄像镜头，制造出了一种可有可无的动感。

导演通过耳麦上的话筒一声令下，现场DJ放起了节奏感强烈的嘈杂音乐。

下一秒，主持人便上场了。

奥斯卡还是那个奥斯卡，今天的他，上着银灰色休闲西服，下着一条深色牛仔裤，左耳塞着耳机，嘴边挂着麦克。

与以往的每一期节目一样，他丝毫不为周围的广场舞音乐所动，只是步态沉着地来到了舞台中央。

灯光骤停，聚焦在其身上。

奥斯卡目视镜头，用清澈的声线念出了开场白：“欢迎来到……我是写手！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说罢，他微微欠身。

灯光适时照亮了观众席，在导演的指挥下，四台负责对准观众席的摄像机开始活动，在观众们的掌声和欢呼响起的刹那，镜头便扫了过去。

像这样的开场，工作人员们都已经做过无数次了，可谓驾轻就熟。除非奥斯卡不小心在上台的过程中摔倒，否则都是一遍过。

“现场的、电视机前的、以及互联网上的朋友们……”一段现场BGM过后，奥斯卡即刻接道，“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他停顿了几秒，略微侧过身道，“今天，在我是写手的舞台上，聚集了七位……大家非常熟悉的选手。”

到底是专业的主持人，语气和一些小动作的结合，把握得恰到好处。说话间，奥斯卡已很自然地退后了几步，来到了选手席前方。

“自从我是写手第一期播出以来，我们已经历了二十个这样的夜晚。”奥斯卡接道，“这期间，我们节目组，总计迎来了二十六位风格独特、令人难忘的写手。”他深吸一口气，“但最后……能登上我们总决赛舞台的……只有七人。”话至此处，他高举手臂，四十五度向上，对着现场大荧幕示意了一下。

屏幕上顺势出现了六名写手的照片，每一位的造型、表情都被修图的搞得像黑手党一样，其照片下方还标出了笔名。

而在那六张照片的旁边，还有一个空缺，空缺处显示着一个黑影，黑影上还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如今……已经有六位选手，经历了重重考验，进入了总决赛的殿堂，但……”奥斯卡用抑扬顿挫的语气接道，“还有一个空缺……”他再度挥臂，指向了身边的选手席，“而这个进入决赛的机会……将花落谁家呢……”

“夜之火！夜之火！”主持人话音未落，观众席中已经有一批人喊了起来，他们口号整齐、喊声响亮，反应也很迅速，颇有几分专业人士的风采。

其他写手的粉丝们也后知后觉地喊了几声自己所应援的写手，但这些呼喊声多半都不成气候，听着有些散乱。

“我是写手——复活之夜。现在……”奥斯卡来了个侧移滑步，“……拉开序幕。”

奥斯卡念完了这句，灯光和现场DJ在导演授意下又是一

阵鼓噪……

接着就是介绍选手的环节了（和以往的录制一样，念赞助商和广告词的桥段是分开录制的，所以奥斯卡的对白有时会有些跳脱），奥斯卡念道：“好了，闲话不再多说，让我们来看，站在这‘逆袭之舞台’上的七位选手分别是……”

一号选手位的灯光应声从上方亮起。照亮了一名戴着眼镜、体型微胖的青年。

“一号选手，汽水。”奥斯卡这回没有给出长篇的详尽介绍，也没有念节目组的“主编评语”。

因为……该节目经过长时间的不断改革，已经省去了这段内容，改为后期以字幕的形式把选手介绍加在画面下方。

这样改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由于每期只淘汰一人，所以很多选手都会重复出场，没必要场场都念；其二……节约出来的时间，可以多插点广告。

“二号选手，雅木茶。”奥斯卡的介绍仍在继续着，选手席上方的灯光也随着他的话语逐个亮起。

虽然起了个能去打天下第一武道会的笔名，但这位写手本人却只是个外表颇为柔弱的男生，一看脸就知道他最多二十岁。

事实上，雅木茶今年的确只有十九岁。他高一就开始写作，高三辍学、开始全职。去年他凭借着一本非常火爆的玄幻小说跻身了一线网络作家的行列。

“三号选手，改革春风吹大地。”奥斯卡又道。

这是位四十岁左右、戴着黑框眼镜的大叔，他写的系列科幻小说非常卖座。大地叔早年从事过记者行业，后来当了自由撰稿人。最初他出于兴趣写了篇几十万字的科幻小说，但多次往出版社投稿都被拒。于是……他尝试了网络连载。没想到一炮而红。而他的笔名……实际上只是当初在键盘上随便敲打了两下GG弹出来的一个词组，因为注册作家帐号时

他根本没觉得自己能火，他是抱着“反正这稿子也没人要，与其销毁不如发出去给人随便看看”的心态随意起的笔名……

“四号选手，电锯玫瑰。”

这是一位“性格写手”，以极度哥特的文风和装扮闻名。说实话……她的文并不卖座，可以说非常小众。不过幸运的是，她老爸是一名富商，也认识一些出版界的朋友……就这样，她那些奇怪的文章竟被印出来卖了，还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有人说她无病呻吟，有人说她愤世嫉俗，也有人（多半是未成年人）视她为精神导师。不过无论如何……骂也好、赞也罢，有人评论，就表明有人关注。在这个各种理念相互碰撞的时代，她的小说也算是独树一帜了。

“五号选手，匪将军。”

这是名二十七八岁的年轻男子，他的脸擦得很白、小眼睛、斜刘海，衣着颇为时尚，猛一瞧还挺像韩国男艺人。他也算是一名老牌网络写手了，在都市、玄幻等热门题材上都有过颇为卖座的作品。但他从未真正大红大紫过，其略显单薄的文笔和固定的情节套路也屡屡遭人诟病。像“文笔差、爱注水、创意越来越无趣”之类的评论，可以说是他每天都要见的日常了。

奥斯卡边走边介绍，终于……来到了最后两位的席前。

复活赛的选手座位次序，是按照网络投票的人气来排的，排名越靠前的、座位就越靠后，所以封不觉今天是六号选手。

说实话，封不觉确是没有想到，曾经和自己在同一场出现过的“汽水”兄竟会是七人中人气最差的。虽说能在二十名淘汰选手中混进前七也算不错了，但这种居于末席的感觉……想必不会太好。

“六号选手……”奥斯卡来到觉哥的席前时，还和他有了一次短暂的眼神接触，“不觉。”

两秒后，奥斯卡就转个身，顺势接道，“以及最后的……七号选手，夜之火。”

先前他每报出一名选手的笔名，观众席中便会掀起一片欢呼和掌声，而且这一波一波的欢呼是在递增着的。直到最后介绍夜之火时，达到了沸腾的顶点。

夜之火是一位三十岁不到的男性，看上去貌不惊人。不过他可是今年新晋崛起的网络大神，凭借着一本都市力作，风头一时无两。其作品的火爆程度，甚至与玄天宗、蔬菜瓜果（见我是写手——请随意吐槽篇）等一线顶级写手有的一拼。

“好了，依照惯例……”待观众们稍稍静了下来，奥斯卡面带微笑地再度回到舞台中心，“……接下来应该是给本期节目取名的环节，不过……”他话锋一转，“本期节目比较特殊，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标题了。”他抬手示意了一下大屏幕。

的确，荧幕上端已显示出了“复活之夜”的字样。

“因此，我们这一期也就不再有取名环节了。”奥斯卡用一种神秘兮兮的眼神瞅了眼镜头，“而且……”他说完这两个字后，来了段让人浑身难受的长停顿，然后才接道，“……这一期的变化，还远不止这一个环节。在复活赛上，我们将看到完全崭新的规则！”

DJ这时又来了几声音效，灯光也是忽地一闪，制造出了些许紧张的气氛。

“呵呵……大家不用太紧张。”奥斯卡笑了笑，“这样吧……本期来参赛的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期的一开始，我们就先让他们逐一和大家打个招呼，说几句回归感言吧。”

此时，斐然通过耳机说道：“奥斯卡，倒着来。”

导演这无疑是在帮夜之火的忙，因为像这样的套话，翻来复起只有那几句。还是先说比较有利，到后面几个人说时，内容肯定会有些重复。

奥斯卡得到指令后，不动声色地来到了夜之火的旁边："这样，就先从夜之火开始吧。"

夜之火冲着镜头微笑道："大家好，我是夜之火。我又回来了，希望能在这个舞台上更进一步，期待你们的支持哦。"

很简单的几句话，算是中规中矩，观众席中他的粉丝们也都高声给出了回应。

接着……奥斯卡的难关又到了……

"呵呵……不觉。"奥斯卡的笑容当即就变得有些僵硬，"说两句吧……"

"自我介绍就免了吧，你都说过了。"封不觉说话时，皱着眉、侧着脸，视线始终盯着一旁的大屏幕，"回归感言的话……就用'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这句好了……"他顿了一下，"不过另外有件事，几分钟前我就想说了……"他沉声道，"刚才大屏幕上给出的决赛选手七缺一宣传图……究竟是闹哪样啊？P图的有必要弄得像通缉犯名单一样吗……这是选写手还是选七武海啊……"

第549章 爱的进行式

“呵……呵呵……”奥斯卡尴尬地笑着，他有意无意地朝导演那边快速使了个眼色，想让斐然为自己解围。

但斐然却是无动于衷……

“唉……”奥斯卡在心中深沉地一叹。没办法，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只要导演没喊停，他就得控制住场面，想办法让节目继续进行下去……

当然了，这事儿的难度也不算非常大……毕竟奥斯卡是正经科班出身，没话找话和转移话题都是主持行业的基本功。哪怕是手上没稿、眼前没题词机，纯粹靠临场反应瞎扯淡……他也能连续说十分钟不带重样的。

“不觉，你再这样吐槽的话，等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的后期会把你的照片做得很难看哦。”奥斯卡很快就把脸上的笑容放开了，用玩笑的语气来了这么一句。

这时，斐然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他顺势举臂打了个手势，指挥现场观众们发出一阵笑声。

就这样……在一片“搞笑”的氛围中，觉哥的发言结束了。从舞台效果上来看，还是挺不错的。被他这么一整……夜之火刚才的表现反倒显得有些平庸了。

“匪将军，来说两句吧。”奥斯卡没有给觉哥再度开口的机会，他接完话后，赶紧迈出几步，行到了五号选手席前。

“大家好，我是匪将军。”匪将军举起右手冲着镜头挥了挥，“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他脸上带着笑容，但却忽然用一个不怀好意的眼神，朝着自己左侧瞪了一眼，“……我会用实力，赢得大家的掌声。”

封不觉用手托着腮帮子，歪头看着对方，心中笑

道：“哼……这位好像话中有话啊……”念及此处，他也略微偏过头，朝自己的另一边看了看……结果，夜之火果然也回瞪了这边一眼，并立刻露出了不屑的表情、冷哼一声。

“呵……这是撕破脸的节奏吗……”觉哥微微摇头，心道，“唉……我真是不该来的……这场的氛围有点儿不对劲儿啊……”

封不觉的感觉没错，这场复活赛的情况，与他先前参加的那一期已经非常不同……正如斐然所说，《我是写手》这个节目走到今天，已渐渐偏离了他的初衷……

其实，在节目的策划阶段，电视台的高层是不看好这个项目的，所以他们只给出了很少的制作经费，并将播出时段安排在了每周一的晚上十点。

第一、二期的《我是写手》中，节目组请来的一线作家只有两位，还都是友情出席。其他五名则都是不怎么出名或过气的写手。整体来看，这节目俨然是一个试播结束后就很可能被砍的case……

没想到……斐然领衔的幕后团队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他们在有限的经费下，做出了质量十分精良的作品，让《我是写手》成了为当季度收视率的一匹黑马。

于是，电视台的高层迅速做出了反应，他们开始加大各方面的投入，并将节目的播出时段放到了周末的黄金档。

很快……大量赞助商蜂拥而至，购买网络版权的商家也纷纷砸钱竞标。而登上舞台的写手们，也是越来越大牌。基本上只要节目组去请，人家都会来。即使作家本人不想来，和其有签约关系的公司也会想方设法把他们塞进来……

封不觉就是在节目处于上升期的时候，被幕后的几位主编所相中的。节目组和思睿集团的文化推广部门联系上以后，最后便逐级找到了他。正好觉哥当时缺钱花，一听有出场费……便就范了。

但是，随着《我是写手》的蹿红，来自高层的干涉……也越来越多了。

电视台高层、赞助厂商、有相关利益的人士等等……这些人根本不懂什么专业的东西，但他们却总是会提出一些自以为是的要求来。其中的部分要求是出于商业考量而提出的，这倒也是合理，主要是出资人想保证自己的利益；还有一些则是“我花钱了我是大爷”的心态，纯粹想搀和一脚，刷一下存在感和智商。

总之，从那时起，节目的基调就逐渐变了……

原本和谐、礼貌的氛围变得淡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处不在的竞争意识……

于是，像夜之火、匪将军这样的写手，也陆续来到了节目中。其实按照节目组核心团队的理念，他们是不会邀请这种类型的写手的。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赞助商们可不知道什么样的写手适合来这档节目，他们会做的，无非就是打开搜索引擎，在网上搜几个诸如“热门作家”这样的关键字，然后跑到专业人士面前指点江山，并自以为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斐然也是相当烦恼，因为几乎每一期节目，他和幕后团队都不得不重新调整各个环节的规则和内容，去迎合各方面的需要……

后知后觉时，《我是写手》，就变成如今这样……

写手们来此不再是抱着“互相学习”或“展现自我”的态度，而是来“赢”、来“对决”。

场内场外、台上台下、虚拟现实……随处可见粉丝间的骂战，网络水军的炒作，甚至还有写手在作品正文里互相攻击。

或许这正应了那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这种局面是商人们想要看到的，他们要展现的就是冲突

和矛盾，在残酷的淘汰中上演虚伪的感动。通过兜售这些只能骗骗傻瓜的戏码来博取眼球、赢得利益。

为此，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剥去文人们那最后一点风骨、一丝傲气。

如果封不觉一直有关注这个节目，今天他就不会来。至少此刻的他已觉得……来到这个舞台上的人，就已经输了。

用一句李云龙（《亮剑》主人公）常说的话来比喻……觉哥和夜之火、匪将军这路人，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哇噢，匪将军很有气势哦。”奥斯卡的询问还在继续，他来到了四号选手的席位前，“Rose，你也来说两句吧。”

用“电锯玫瑰”这个笔名直接称呼一位二十出头的姑娘，显然是颇为不妥的，好在她有个英文名……

“我就是我咯……”Rose美眉一身黑衣，额前刘海遮住了眉毛，脸上还化着浓重的烟熏妆。其惨白的脸色七分像鬼，说话的声音也透露着十足的颓废，“对着一帮行尸走肉，我没什么好说的……”

“嗯……这哥特妹子原来是个中二病吗……”封不觉转头望了过去，心中排遣道，“这样说话都能有高人气，如今的观众到底都是什么心态啊……”

“你看什么看？”突然，Rose察觉到了觉哥的注视，她竟然当场就对后者说了这么一句。

“你又何必在意一个行尸走肉的空洞目光呢……”封不觉机智地给出了一个让中二病难以反驳的答案。

“哼……”Rose冷哼一声，接着……她居然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烟和打火机。

“喂……你们俩这是要逆天啊……”奥斯卡额头上的青筋都凸了出来，他在心中猛烈吐槽道，“搞我是吧？你们要搞我是吧！一个神经病也就算了，一次节目来俩我该怎么把话往回圆啊！导演为什么还不喊停啊！这样下去局面迟早会失控的

啊！”

叮——嚓——打火机的火苗亮起。

Rose给自己点上了一支烟，淡淡地吐了一口。白色的烟雾从她那涂着黑色唇膏的唇中飘出，显得分外扎眼。

“哦。”她好似刚刚想起来似的，对奥斯卡道，“我在这抽烟你不介意吧？”

“你都抽上了还问个屁啊！”奥斯卡心中吼道。但表面上，他仍是强作镇定，“呵呵……请便吧。”

奥斯卡也不是第一次和电锯玫瑰打交道了，根据其经验，这种时候最好还是“冷处理”，无视她就行了。你要是跟她抬杠，比如说一句“吸烟有害健康哦”什么的，那她八成会回答“我的心早已死了，这身体也不过是具腐朽的皮囊”等哥特式言论，顶得你无话可说……

“接着来啊。”此时，斐然的声音又从耳机中传来，他兴致勃勃地在工作人员的专用频道中说着，“我有预感，这期节目会成为传说……”

“传什么飞机的说啊……”奥斯卡的冷汗都下来了，心中暗忖着，“斐导你也是四十几岁的人了，说出这么中二的台词不觉得羞耻吗……”

“嗯！”“好！”“明白！”“拼了！”

没想到，其他各单位人员，全都热血沸腾地响应了斐然的话语，个个儿露出了斗志昂扬的表情，提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我去……这节目组的都是些什么人啊！”奥斯卡心道，“明年第二季我必须辞职！除非他们开给我两倍的薪水……嗯……或者一点五倍……嗯……提升百分之二十也可以考虑……”

“那么……接下来……”奥斯卡的心思全然没有表现在脸上，他三步并作两步，行到了三号选手席前，“大地哥，轮到

你了。”

改革春风吹大地（下文简称大地叔）抬手扶了扶自己的黑框眼镜：“我希望……今天能不辜负支持我的朋友们吧。”

“虽然很简短，但却是非常诚恳的话语。”奥斯卡应了一句，又挪了几步，转过脸道，“雅木茶，你有什么要对观众朋友们说的？”

“啊……其实我今天能坐在这里就已经很高兴了。”雅木茶小哥回道，“我是抱着和前辈们学习的态度来的，不过……也希望能有个好成绩吧。”

“好，期待你的表现。”奥斯卡接道，随后他终于行到了一号选手位，“那么最后，有请我们非常熟悉的……汽水。”他顿了一下，再道，“在今天的七名选手中，汽水是在正赛单元待得最久的，实力自是毋庸置疑。此刻……你想对观众朋友们说些什么呢？”

“接到通知我就来咯。”汽水耸耸肩，他参加节目的心态倒也是比较平和的，“我就是……希望今天也能有出色的表现吧。”

“嗯，我相信你一定会的。”奥斯卡道。

到此为止，暖场便算是结束了，奥斯卡也算松了口气。

他转过身，回到舞台中央，目视镜头道；“听完了选手们的话，不知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今夜谁会胜出呢？请将您的答案发送至……”这之后是一段公式化的独白，关于短信竞猜抽奖和广告的。

正式播出时，此处便会插入一两分钟的广告。

奥斯卡念完了前面那段，稍稍停顿了几秒，并换了个姿势和表情，再道，“欢迎回到……我是写手——复活之夜。”

音乐和灯光趁势鼓噪了一番。

“闲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第一轮的对决……”奥斯卡又是

举臂一指，配合着大屏幕上的字幕，“……下笔成章。”

“这不是和上次的环节一样吗……”封不觉心道，“莫非是规则改了？”

“当然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奥斯卡的话应验了觉哥的猜测，“我们这一期的规则，会有所改变，请看……大屏幕……”

他说话间，完整的规则已显示在了现场大屏幕上。选手们倒是不用朝那儿张望，他们面前的操作台屏幕上也有显示，只要低头就能看见。

“OK……”规则显示了一段时间后，奥斯卡便接道，“首先，我们还是先看看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Ready……go！”他一声喝起，屏幕中间的字就开始高速滚动。

封不觉上次来时，屏幕上滚动的是“事件、人物、动物、风景”等几十个词汇，但这次……这些随机关键词的数量好像反倒减少了。可能一般的观众、乃至选手全都没有注意到。但封不觉却凭借着出色的动态视力，发现了这点……

“停！”奥斯卡隔了几十秒，又喊了一声，屏幕上的关键词便骤然停在了“情感”这个词上。

观众席里即刻是一片躁动，这似乎是个人民群众十分喜闻乐见的关键词。

“然后……”奥斯卡对着镜头道，“根据新的规则，所有的选手，还会获得一个关键词。而且每个人获得的这个关键词，也是一致的……”他有意变换了一下表情，“也就是说……这次的下笔成章，我们在场的七名写手，是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创作。而时间……依然是只有七分钟。现在……”他转身言道，“第一轮，正式开始！”

奥斯卡说罢，选手们面前的操作台上就出现了第二个关键词——“时间”。

“各位观众，正如我们再三说过的，本节目所有的创作环

节，都是即时录制，绝对不掺任何水分。”奥斯卡开始模式化地套话，“来到我们现场的每一位写手，皆是在没有互联网和任何辅助工具的前提下，进行着创作。”

说到这儿时，奥斯卡的耳机里又传来了斐然的声音，导演好像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

奥斯卡嘴上不停地说着，脑中已默默记下了这个指示，接着，他很自然地顺着刚才的话说道：“根据我们复活之夜的特殊规则，这一次的下笔成章中，公布文章的顺序，将按照每一名选手完成的时间来排……”他回头道，“各位写手老师，在你们确定完成之后，可以直接点击屏幕上方的提交按钮，系统将记录下你们完成的时间。”

哔——

话音未落，觉哥的操作台那儿已经响了……

只见封不觉双手枕着头，靠在椅背上，悠哉地左顾右盼。而坐在他左右两旁的夜之火和匪将军，也确实受到了这突发状况的影响，两人都不自觉地瞥了觉哥一眼，而且心里也都紧张了起来。

“呃……”奥斯卡愣了两秒，才念道，“哦，我们看到，不觉选手竟然已经完成了……他的用时仅仅是五十二秒，太不可思议了……”

纵然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出于职业操守，奥斯卡还是向着觉哥那边去了……

节目录到这里，近景摄影师就该上台了。扛着摄像机过来的正好是那位摄影师小吴，他在导演的授意下快步行到了奥斯卡身边，跟着他一起来到了选手席前。

在逐一拍摄了六名写手创作时的特写之后，镜头最终落在了觉哥的脸上。

奥斯卡也刚好走到了六号选手席前，开口道：“不觉，你完成得好快啊。”

“是啊……”封不觉有气无力地应道。

“你该不会是交白卷吧？”奥斯卡半开玩笑地说道。

“你要看看吗？”觉哥回道。

“呵呵……”奥斯卡冲着镜头笑了笑，“各位观众，这就是做主持人的好处了，我先看一看啊……”

两秒后，奥斯卡的笑容就僵住了，他看到的内容是——“从相识到现在，从冷淡到关怀，从拒绝到依赖，从陌生到相爱，从深信到疑猜，从疼爱到伤害，从炫烂到苍白，从厮守到分开，从感动到感慨，从体谅到责怪，从期待到无奈，从狂喜到悲哀。”

第550章 一个人

“喂……这是歌词吧……”奥斯卡的内心有万千神兽奔腾而过，可他表面上还得忍着，不能把这话说出来，“而且一个字都没有改啊……你这是完全照抄啊！就算是首老歌，听过的人也不少吧……就算没多少人听过，节目播出后人家到网上一搜也是会发现的吧……”

“怎么了？”封不觉看着奥斯卡，若无其事地问道。

“呃……不觉啊……”奥斯卡回道，“你确定……要提交这段内容吗？”因为观众还没有看到封不觉写了什么，所以奥斯卡觉得还有挽回余地。他使劲儿地给觉哥使眼色，并且用异样的语气道，“你写的这些……我看着好像有点儿眼熟啊……”他又瞥了眼镜头，“现在时间还挺充裕的……你要不要再改改？”

他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我已经知道这段词不是你原创的了，你赶紧改还来得及。

不料，封不觉根本不领情。

“当然眼熟了。”觉哥神情轻松地回道，“这是歌词啊。”

“居然承认了啊！就这么在摄像机前说出来了啊！”奥斯卡心中吼道，“这样真的没关系吗？”他迅速转头，向导演投去求助的目光，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接着录，没事。”斐然在通讯频道里说道，“规则又没说不允许。”

“啊哈哈……不觉你还真是挺诚实的呢。”奥斯卡没办法，只能想方设法说句好听的。

可惜……觉哥仍然不领情。

“我只是懒得自己想了而已。”封不觉即刻回道，“所以就

随便抄了一段挺符合主题的。”

这话一出口，连观众都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了……

“这小子到底打算干嘛？”奥斯卡心道，“你这不仅是自掘坟墓，好像还有点儿不要脸啊……”

这一刻，奥斯卡已经把脸转到了摄像机拍不到的地方，作为一个镜头感很强的人，他会这样做自然是有意为之，因为他不想让自己此刻的表情出现在画面里。

“反正规则是允许的吧。”封不觉这时又开口接道，他还是将双手枕在头后，摆出一种颇为嚣张的姿态，“我看这和引经据典也没什么区别不是吗？”

“区别很大好不好……”奥斯卡心里接道，“引经据典是为了阐述道理，但你这是可整段照搬、没一句自己的话啊……”

“嗯……呵呵……”奥斯卡尴尬地笑着，“好吧……结果如何，我们一会儿揭晓。”他只能快点儿把这事给揭过去。

摄影师小吴也挺机灵的，见此情景，顺势将镜头一转，对准了其他写手。

奥斯卡也是随机应变，稍稍远离了六号选手席，朗声道：“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除了不觉选手外，我们其他六位写手的创作仍未停止。也许我们可以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出几分端倪来……”他配合着小吴的拍摄，讲出了这段话，也成功地转移了观众们的注意力。

……

七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陆续有写手点击了屏幕上的提交按钮。

奥斯卡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没话找话，说些貌似和节目有关，实则没有太大意义的废话。饶是如此……他每次沉默的时间也不会超过十秒……这就是专业。

“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让我们来倒计时十

秒……”当大屏幕上的时间仅剩最后的十几秒时，奥斯卡适时开口道，“十……九……八……七……六……”他对着屏幕数完了十个数，接了一句，“……时间到！”

一段节目中常用的、大约五秒钟的BGM响起，舞台上的灯光也闪烁了一阵。

摄像师小吴调整了一下走位，准备跟着主持人一起行动。

“好了……揭晓的时刻来到了。”奥斯卡一边聆听着耳机当中传来的相关信息，一边说道，“细心的观众想必已经知道了我们公布文章的顺序。”他顿了一下，“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就从第一个提交文章的……”他转过身去，“……不觉选手开始。”说罢，他便引着摄像镜头来到了觉哥面前。

与此同时，封不觉写下的那段内容，也出现在了大屏幕上。

现场观众皆是议论纷纷，掌声始终都没有响起……

奥斯卡将整段歌词念了一遍，然后道：“嗯……写得确实很好。”他看了看觉哥，“也挺符合‘爱情’和‘时间’这两个关键词的。”他话锋一转，面带笑容道，“可惜……这好像不是你想出来的吧……”

后面跟上的这句话，并不是奥斯卡有意想拆封不觉的台才说的，而是斐然通过耳机命令他说的。看起来……导演是准备配合一下觉哥，让他在第一轮就奠定败局。

“是啊……”封不觉用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嘴脸道，“李宗盛老师的词嘛。”

“可是……你这样整段照搬过来的话……”奥斯卡道，“观众朋友们可未必买账哦。”

“无妨。”封不觉从容地回了这两个字。

奥斯卡闻言，瞪大了眼睛对镜头做了个无奈的表情，并耸了耸肩。

接着，他便行到了四号选手位那里，开口道："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用时五分十一秒的Rose，写下了怎样的一段内容。"

现场气氛在刚才那一分多钟里变得非常冷，不少来支持封不觉的粉丝已然鸦雀无声，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也不知此刻该说什么……

而奥斯卡这边，已开始按部就班地揭晓其他各名写手的文章了……

除了封不觉以外，其他选手自然都是现场创作了原创的内容。

首先是Rose，她写出来的段落，无疑是很"哥特"的，充满了绝望、黑暗、死亡、孤独……还有浓重的中二气息。但出人意料的是，她这段文字竟与"爱情"和"时间"这两个主题结合得不错，获得了颇为热烈的反响。

随后是雅木茶，比起在场的其他写手，他的文笔是不太被看好的。不过他至少能做到平铺直叙、通俗易懂。而且其码字速度非常快，他用现场操作台上的全拼输入法，竟也能在六分钟内敲下五百多字。所以……他干脆写了一个几百字的小故事，以此来切合本次的主题。可惜他这个故事的情节有些过于幼稚和理想化，其文笔也没能填补这些缺点。整段念下来，效果不太好。

接着，是汽水的文章。他是个很能编故事的人，文笔也不错。以作家的类型来说，他和封不觉倒是挺接近的。他也写了个小故事来表达"爱情"和"时间"的主题，只是字数没有雅木茶那么多。但……凭借着更为凝练的文笔，他引起的反响却比雅木茶热烈许多。

至于剩下的三人……夜之火和匪将军都是在六分四十几秒时点下的提交；而大地叔因为使用了操作台上的手写功能，导致了时间不足，他是一直写到倒计时走完的那一秒才被迫停笔的。

奥斯卡也分别念出了他们的文章……匪将军的那段描写倒还行，可说是中规中矩，不过不失；大地叔的那段……结尾仓促，明显还没写完，但他毕竟是这里年龄最大、阅历最丰富的一位，文笔也是没得说，凭他写下的部分，也足以引起观众们的共鸣了。

而效果最为糟糕的，恐怕得是夜之火了……从第一分钟时起，他就被觉哥那突然的抽风行为弄得心绪不宁。夜之火本想写一段第一人称的连续排比句来煽煽情，但自己先没了情绪……越写越急，越急越错……最终写出来的段落不知所云；既看不到真切的“情”，也看不到华丽的“技”。幸好他的现场粉丝们非常卖力，在文章公布后……他们费了很大的力气为他吆喝，总算是稍稍提升了旁人对这段文字的印象分……

“好了，我们已看完了全部七名写手在下笔成章这一轮中的表现……”奥斯卡拜访完了每一名选手，便转身回到了舞台中央，“紧张的时刻……再度来临了……”

录影棚上方的一台摄像机做了次大范围移动，对准选手席扫了一遍。

奥斯卡接着说道：“现场的七百名观众朋友们，选手们命运，又一次掌握在了你们的手中……”他顿了一下，“今天，我们将取消‘首选票’和‘次选票’的规则……您的手中，将只有一张首选票，您只能支持……一位写手。”他神情一肃，“投票时间为两分钟，请慎重地投出您那至关重要的一票……现在……投票开始！”

下一秒，现场便响起了紧张激烈的背景音乐，小吴扛着近景摄像机，冲上去给了七名写手各一个特写。

“刚刚打开电视、网站、或广播的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我是写手——复活之夜！”奥斯卡在短暂的沉默后，直接接上了这么一句。

这个突兀的转换也是导演的指示，很显然……后期会在这里加上一段广告以及事先录好的长篇套词。

“第一轮的投票仍在紧张地进行着，能在第一轮拔得头筹、取得领先的究竟是谁呢……”奥斯卡用自问自答和废话，又拖延了一分多钟。

“时间到！”终于，奥斯卡再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长吁一口气道，“OK……今天，我会从……”他望向大屏幕，“第七名……开始公布。”

全场的各摄像机位忙碌起来，从各个角度对准了观众席、选手席、主持人……

“获得……我是写手——复活之夜，第一轮……第七名的……写手……是……”每到这个时刻，奥斯卡总是一词一顿地讲话，能抻多久抻多久。

现场DJ也十分配合，趁势插入了一段节奏紧凑的音效。

“不觉。”奥斯卡念出觉哥的笔名时，声音和语调都有些低。

观众席中随即传来一片鼓噪，其中似乎还夹杂着些许嘘声。

奥斯卡侧过身，面向摄像镜头，用眼神看着觉哥道：“不觉，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封不觉冷笑一声：“我并不知道，我做得不好，我并不在乎，我做了多少。”

“你这家伙太嚣张了吧……”奥斯卡心中吐槽道，“抄袭被揭穿之后丝毫没有悔改和惭愧的意思，居然恬不知耻地回了这种话啊……等等……这几句也是歌词吧！”

“卟——”此刻，观众席中，夜之火的粉丝们已发出了毫不掩饰的、整齐的嘘声。而支持觉哥的观众和中立者们也都保持着沉默。

“呵呵……不觉还是这么有性格啊。”奥斯卡表情僵硬地笑笑，并迅速接道，“那么……接下来，我将揭晓的是……”为了迅速转移观众们的注意力，他这次没有拖太久，便公布

道，“获得第四名的写手……”

他这句话，很成功地让观众们愣了一下。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下笔成章只公布一、二、七这三个名次。

“正如我一再强调的，今晚……以往的许多规则都会被改变。”奥斯卡诡秘一笑，“我今天公布的名次将是……第三名、第四名……以及最后一名。”他停顿了一秒，“而排在一二五六的四名写手……暂时保密……”

“嗯……看似是加强悬念的做法……”封不觉的反应多快，一听此言，便在心中念道，“实际上是为了暗箱操作起来方便一些吧……”

“今天，获得第一轮，第四名的写手便是……”奥斯卡的话仍在继续，“……改革春风吹大地……我们的大地叔。”

观众席中响起一片掌声。

奥斯卡也快步来到了四号选手席前，面带微笑道：“大地哥，小弟我对你真是五体投地……以前我还从来没见过有人在‘下笔成章’里用没写完的文章进入前四的。”

“呵呵……都是靠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嘛。”大地叔扶了扶黑框眼镜，挺和气地回道。

“嗯，大地哥的谦虚也很令人佩服。”奥斯卡笑道。

说话间，他又转身面向摄像机道：“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揭晓下一位……排在第一轮……第三名的选手……”他看着镜头，摆出一种“我就是不说，你们来打我啊”的表情，瞪了整整十秒钟，才接道，“……就是……汽水！”

现场观众中又传来一片欢呼……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替汽水和大地叔喝彩的人，加起来还有没夜之火的粉丝多……

这也是挺无奈的状况，这两位的粉丝，年龄多半都在三十岁以上、男性居多。虽然在网络投票中，他们的票数也不差，但今天来到现场观众中，支持他们的人数最少（也有主

办方人为操控的原因）。

“真是说曹操就见曹操。”奥斯卡走到汽水那儿，“我刚说到在下笔成章中没能写完文章的选手来着……”

“哈哈……”汽水自然明白对方在说之前某一期中的事情，“今天我可完成了啊。”

“是啊，只要完成了就是稳进前三的实力啊。”奥斯卡道。

“没有没有，你过奖了。”汽水摆手道。

“我可不是恭维你哦。”奥斯卡转身面向观众席，再道，“现在……我可以公布一组数据……”他又回到了舞台当中，“在过去的二十期《我是写手》中，汽水参加了十六期……”

说到此处，他有意停顿了一下，观众们也很懂他的意思，回应了一阵欢呼和掌声。

“而他保持着一项无人做到的记录，就是……”奥斯卡挥臂指了指汽水，“在‘下笔成章’环节中，只要他能写完，就能进入前三。”

观众席又起掌声，但奥斯卡打断了他们：“而且……”他高声道，“……而且在第二轮，神来之笔的环节中，汽水也是迄今为止取得‘第一’次数最多的一位写手。”

这时，他才算讲完。而现场观众们也爆发出了自开场以来声势最为浩大的一阵欢呼。

其他的几名写手，也都纷纷坐在位置上鼓起掌来。当然了，他们中有些人是发自真心的，还是些人只是做做样子……

“行了，点到即止吧，别忘了正事儿。”斐然的声音又从耳机中传来。

奥斯卡一听就明白，导演这是让自己适可而止，不要捧过头了。毕竟……这场真正要捧的人，是夜之火。

说实话……奥斯卡个人对这些选手也是有所好恶的。他看过的小说可能不多，但他接触过的人可是海了去了。哪些是君子，哪些是小人，哪些有真才实学，哪些是欺世盗名……他的心里自有一杆秤。

从个人感情上出发，奥斯卡确是很希望汽水进决赛的。但出于节目组的需要……他不得不有所妥协。

“OK……话已至此，想必各位观众也已急不可待了，让我们立即进入下一轮……”奥斯卡很快接道，“神来之笔！”

“嗯……最麻烦的环节来了……”封不觉虚着眼，默默念叨，“上次胡扯的后果还挺严重的……这次得想个对策……”

第551章 笑红尘

“请看……大屏幕。”奥斯卡接着前面那句话，顺势转身说道。

同一秒，舞台旁的大屏幕上，以及各名写手面前的小屏幕上，全都出现了这样的内容：【张三，李四，黄昏，草原，胜负】

“如各位所见，今天的规则有所变更。以往，这一轮的要求是……根据一段具有叙述性的内容，去设计出一篇大纲性质的文字，并通过口述，使其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奥斯卡解释道，“但今天，我们给出的是……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

他说到这儿时，摄像师又逐一扫了一遍各名选手的表情。除了觉哥以外……每个人的神色都起了点变化。

“不过，本轮的其他规则，还是和往常一样的……”奥斯卡随即又道，“此刻，我们七位写手面前的操作台，都已经切换成了自由输入模式。无论文字、草图、表格、涂鸦……各位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规划。”他顿了一下，“而本轮的时间，也依然是十分钟。”

说罢，他便看向选手席，语速颇快地接道：“那么现在……第二轮，开始！”

嘀嗒嘀嗒……

奥斯卡话音未落，现场便响起了钟表的音效。这也是导演的安排……为了体现出一种紧张感。本次复活赛中已用了不少类似的手法来营造气氛。

“神来之笔，作为本节目人气最高的一个环节，深受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广告时间还没到，奥斯卡还得继续往下

扯，“在这一轮中的表现，是至关重要的……有许多选手就是因为在本轮表现不佳，最后惨遭淘汰……”他在舞台上缓步移动，并且与观众席进行着一些眼神交流，这样可以让自己的讲话看起来更加自然，“而今天……在这复活之夜的舞台上，只有一位选手可以晋级决赛。也就是说……我们将淘汰的不是一人，而是六人。”他用无比严肃的语气将这众所周知的废话又陈述了一遍，但毫无违和感，“但假如……能在这一轮取得领先的地位，那不言而喻的……就等于是有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总决赛的门槛。”

在他说话的时候，大屏幕上的计时器已经走了将近两分钟。在座的七名写手中，已有六人拿起了电子笔，在操作台上忙碌起来。唯有封不觉……用双手托着腮帮子，抬头四十五度望着天花板，也不知这算是发呆还是卖萌。

“这小子……又在打什么主意……”奥斯卡用余光瞥见了这一幕，瞬间就有了不好的预感，“话说……他是自暴自弃了吗……”他在心中念道，“又或者……他这是哗众取宠？”

“不对……他不是那种人。”奥斯卡稍稍想了几秒，很快否定了这两个猜测：“嗯……按照他的个性，恐怕真相是……他嫌决赛太麻烦了，所以故意让自己出局。”

想通了这一点，奥斯卡心中那些许的惊讶和疑惑全都一扫而空。此刻，他不自觉地笑了笑，因为他忽然想到……眼前正在上演的事情十分讽刺……对有些人来说不择手段都要争取到的东西，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甩都甩不掉的负担。

……

十分钟很快过去，这期间，奥斯卡下台休息了几分钟，喝了点水、补了补妆。

刚才他在上面闲扯的那三分钟，已经补足了广告时间之外的空隙，剩下的后期再录就是了。

另外，现场导演（和上次觉哥来参赛时不同，这一场的

现场指挥，由斐然亲自坐镇）还和观众们做了些简短的交流，说了一下接下来的录制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一直到大屏幕上的倒计时还剩三十秒时，奥斯卡才再度走上了舞台。

“各单位注意，准备了。”斐然在耳机中打了一声招呼。

“欢迎回到……我是写手——复活之夜！我是奥斯卡。”奥斯卡休息了几分钟，便恢复了神采奕奕的状态，“感谢您在广告期间的耐心守候……让我们看一下，本轮的时间，还剩下……”

主摄像机的镜头这时切了过去，给了大屏幕一个特写。

“……二十一秒。”奥斯卡接道，“各位是否和我一样，已经紧张起来了呢？”他说着，侧步接近了选手席，“但最最紧张的……无疑还是我们的七位写手，不知他们的创作进度都怎么样了呢……”

接下来，是一阵比较突兀的沉默。

这十几秒的时间，将交给后期人员去处理。等到片子做出来时，这一段的画面会被分割成好几块，一边播放着倒计时，一边不停切换选手们的特写，再配上迫近感十足的BGM……制造出一种“时间一到电视屏幕就会爆炸”般的感觉。

不知为何，诸如此类的手法……在各种综艺节目中屡试不爽，经久不衰。

“时间到！”奥斯卡在倒计时完结后接了一句，然后直接对着大屏幕道，“闲话不多说……请看……随机数字。”

七个阿拉伯数字在屏幕上急速闪动起来，数秒后，骤停在了“6”这个数字上。

“呵……这也是暗中操作的吧……”封不觉心中念道，“这一轮中，显然是越晚公布大纲的人越有利，他们有更多的思考时间……而第一个出场的人最倒霉，等到评分时，后面的

几段叙述已经将观众们对第一个故事的印象冲淡了。”他的眼神有意无意地看向了斐然，“不愧是斐导……做得很高明啊。想必最后一个公布的人……就是夜之火了吧。嗯……如果是我的话，还会顺便将汽水的叙述顺序和夜之火隔开至少两人。若是让汽水在倒数第二个出场，与夜之火形成对比，那后者可就麻烦了……”

觉哥心思电闪，这所有念头仅在三秒之间掠过脑海。

而奥斯卡，此时刚好走到他的面前：“不觉，还记得你上次来我们节目时，在这一轮夺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虽然你最终不幸被淘汰了，但你那段极具恶搞精神的故事，还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工作人员的提示（通过耳机）下，他简单地回顾了一下觉哥过去的表现，“不知今天……你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惊是肯定的……”封不觉面无表情地回道，“喜嘛……呵呵……”

“那么，请开……始吧……”奥斯卡说这句话时，在“开”和“始”之间明显地出现了一次意料之外的停顿，因为就在那一秒，他看到了觉哥的操作台……屏幕上空空如也，一笔未动。

“从前，有两个人。”封不觉十指相交，双手枕于鼻下，摆出了碇司令的招牌动作，冷冷道，“一个叫张三，一个叫李四。”

现场忽然变得很安静……

今天到场的所有观众、包括其他写手的粉丝在内，全都很期待封不觉在神来之笔中的表现，因为没有人知道这家伙会编出什么来……

封不觉的讲述渐渐展开了，“在某个黄昏，张三把李四约了出来，要和他比赛跑步……”

“哈？”奥斯卡一愣，心道，“跑步？”

“比试的地点，是在一片草原上……”封不觉接着道，“李四是个跛脚的，绰号铁拐李，平时走路也要靠拐杖来辅助。而张三是个运动健将，身高两米一六，大长腿，人赠外号张伯伦。”

“真的只是外号吗……”奥斯卡真想接上这么一句，但只能强忍着。

“两人并排站定，气焰嚣张的张三让李四来喊预备跑。”封不觉道，“于是，李四就念道‘各就各位……走着！’”

“走着是什么玩意儿啊！”奥斯卡在心中惊呼。

“李四话音未落，就冲了出去。”封不觉道，“张三对于对方这种卑劣的作弊行为不以为意，他淡然一笑，便拔腿跟上。”

“找个瘸子赛跑的家伙也不是正人君子吧！”

“十几秒的功夫，张三便超越了李四，并拉开了上百米的距离。他以这种速度埋头跑了一阵……待回头望时，一瘸一拐的李四已成了草原上一个渺小的黑点。”觉哥道，“张三心想：终点就在五米外，我赢定了，不如躺下打个盹儿好了。”

“神经病啊！你倒是再跑五米啊！”

“张三躺在草原上，吹着和煦的晚风，不一会儿……真的合上眼皮睡着了。”封不觉继续说着，“而李四则是追啊追、拐啊拐……当他走到张三身旁时，已经精疲力竭了。”

“呵呵……要是我的话……这时候看到张三站起来，我就用拐杖把他也打成瘸子……”奥斯卡内心的吐槽毫不间断。

“而张三还在睡觉……虽然李四也想休息一会儿，但他知道张三跑得比自己快，只有坚持下去才能赢。”觉哥一脸肃然，“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李四还是咬牙坚持着前行了。”

“也就五米而已啊！斗争个屁啊！在斗争的过程中挪几步不就到了吗！”

“终于，李四冲过了终点。”封不觉的故事接近了尾声，“张三一觉醒来，往后一看……咦？李四怎么不见了呢？”他用一种给幼儿园小孩讲课的语气，绘声绘色地接道，“哎呀，不得了了！李四已经越过终点了。张三一看就急了，可他现在追上去也已于事无补，李四已经赢了。”他摇了摇头，感叹道，“啊……真是发人深省啊……”

“导演……我们叫保安吧……”奥斯卡转过头去，把话筒切到了后台通讯模式说道。

“不用了吧……”斐然道，“他讲都讲完了，再赶他出去也为时已晚……”

“不……我是说，让保安待命。”奥斯卡低声道，“万一观众朝台上投掷杂物、或者直接朝他冲过来，可以让保安大哥抵挡一阵……”

“没事……你兜着点儿。”斐然道，“想办法掩盖过去……”

“掩盖个蛋啊！”奥斯卡居然在通讯中，对着总导演爆起了粗口，“幼儿园小朋友都听出这是龟兔赛跑了吧！”

“冷静……要冷静……”斐然用坚定的语气道，“挑好听的说，实在不行说几个笑话，扯开话题……”

奥斯卡扶着耳机窃窃私语的这段，到后期自然是会剪掉的，所以他干脆说了三分多钟。

三分钟后，奥斯卡调整好情绪和表情，重新将话筒调回主持的频道：“哈……”他笑了笑，这笑容要多假有多假，“不觉……你这个故事……整体来看呢……还是挺有教育意义的嘛……”

“卟——”观众席顷刻间便嘘声一片。这一回，全场的观众都在嘘觉哥，那些支持他的粉丝有些已经愤然离场，剩下的那些基本都由粉转黑，扔掉了横幅标语，加入了嘘他的阵营。

“呵呵……那当然了，这是龟兔赛跑改的嘛。”封不觉恬不

知耻地笑着，从容不迫地回道。

“你不要太过分了！”忽然，坐在旁边七号选手席的夜之火高声开口道。

这情况可是破天荒头一遭……在《我是写手》录制的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两名选手当场发生冲突的场面。奥斯卡对场面的把控能力是很强的，一般来说……谁，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都是由他这主持人在引导。

可眼下，却是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状况。

“各单位注意，别停，接着录！”斐然兴奋的声音在工作人员们的耳机中响起，看起来……导演对此番情景是喜闻乐见的。

“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请不要用这种态度，玷污这个神圣的舞台。”夜之火义正词严地瞪着觉哥说道。

“哦？”封不觉转过头，用充满讽刺意味的笑容，看着夜之火道，“这个舞台神圣吗？”

话音未落，觉哥竟突然站了起来。

舞台附近，镜头之外的几名保安哥冷汗都下来了，他们纷纷心道：不会吧……难道真的要我们出场了吗……

封不觉走了两步，来到了夜之火的七号选手席前站定，并将双手撑在操作台上，把脸凑到了对方面前，逼视着后者……

面对觉哥的举动，夜之火顿时有些不知所措……他本来是想通过刚才那一番话为自己博得一些人气，顺手给旁边这个网络票选排第二的家伙补上一刀。正是“落井下石、卑人尊己”的一石二鸟之计。

不料……封不觉竟然离开座位，直接逼了过来，瞧这架势……难道是要动手？

夜之火今年三十岁上下，打扮得很精神，还穿了修身的

西装，不过仍是难掩其较为虚胖的体态。

而封不觉……虽然看似消瘦，但经过最近这段时间有规律的锻炼，其身板儿已练得十分强健、且线条分明；加上身高的压制，打起来显然不吃亏……

“喂喂……闹哪样啊……你要真揍了夜之火，这可不是被保安拉出去就了事的啊，没准人家会告你的啊……”奥斯卡心道。

“如果这个舞台是神圣的话……”封不觉直视着对方的双眼，沉声道，“……那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这话什么意思！”夜之火像是炸了毛一样，当场大怒。

因为，他从觉哥的话中，听出了另一层含义……

夜之火本人心里最清楚，自己这“复活赛的人气票选第一名”，是靠着暗箱操作完成的……说得再直白一点——他是掏了钱的。就像有些网络写手花钱刷自己在网站中的成绩一样，夜之火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使自己在网选中的排名到了第一。另外，他还走了点关系，通过赞助厂商给电视台高层施压，为自己进入决赛铺平了道路。

当封不觉反过来用他那所谓“神圣”的言论来讽刺他时，夜之火自然是恼羞成怒。

“没什么啊，只是随便说说，你要不爱听，我说点儿别的。”封不觉忽又露出了笑容，悠然地转过身去，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场边的观众们都呆若木鸡，不知该作何反应……

奥斯卡一看情势有所缓和，赶紧道：“啊……哈哈……不觉还是这么爱开玩笑啊……”他试图用笑声来冲淡这堪称恐怖的气氛。而下一步，就是转移话题，“话说……不觉你这次的创作，其实也是有些亮点的嘛，至少有不少槽点呢。”

“哪儿有？”封不觉却是在自己拆自己台，“我说了这故事就是龟兔赛跑改的嘛，就算有亮点，我也不过就是在‘高级

抄’而已吧。”

“呃……”奥斯卡实在是没法儿再接话了，他叹了口气，也不管什么现场效果（事到如今的确是无所谓了，烂摊子让后期处理吧）和气氛了，直接道，“不觉……说实话我挺震惊的。你今天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呵……节目录完之时，你自会明白……”封不觉又将双手枕在了头后，语气轻松地回道，“现在嘛……就当我发挥失常好了。”

“哼……说得好像你发挥正常就有多厉害一样……”夜之火在旁冷哼道。

封不觉对此毫不在意，他连看都不看夜之火一眼，只是笑着念道：“说我目空一切也好，不求有人能明了，一身骄傲。”

第552章 我是一只小小鸟

在封不觉和夜之火的那段“小插曲”过后，奥斯卡闲扯了几句，强行转移话题，硬着头皮让节目继续了下去……

于是，根据大屏幕上跳出的数字，各名选手纷纷给出了自己的大纲。

不出意外的，第二个登场的人就是汽水……导演确是将他和夜之火隔得足够远了，而且还让他第二个就上场，真可谓用心良苦。

不过，汽水的故事依旧精彩，他拓展出了一段有关江湖情义的情节，还颇为感人。

第三位登场的是大地叔，他设计出的故事竟是少见的社会题材，暗寓着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现实问题……这种题材本就很难让人提起兴趣，加上略显冗长的梗概，更是让观众们听着想打瞌睡。

虽然他在节目中创作这种故事的意图和勇气让人钦佩，但毫无疑问的……想得到高分是难了。

第四位公布答案的是匪将军，他想出的大纲也是个武侠故事。但……正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和汽水想到几乎相同的情节，也只能算他倒霉了。

Rose在第五位登场，她居然写了一段腐向的同人……时间从黄昏到黑夜，过程充满了病娇属性，而结局是殉情……

听完这段，观众们的反响呈现了两极化，奥斯卡也是难以吐槽，只好随口应付两句，跳到下一位……

雅木茶倒数第二个登场，当大屏幕上跳出他的号码时，觉哥的推测便已然被验证了……夜之火果然获得了最后登场的优势，而且在他之前进行叙述的两人……给出的大纲质量

都不对他构成什么威胁。

然而……意外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或许是由于和觉哥的冲突，夜之火的情绪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导致他的表现有些失常……

虽说夜之火原本的实力也称不上什么一流写手，但他至少也比那些不入流的人强一些。要是这点水准都没有，那他也不会火起来。

可惜，此刻他的发挥着实是太糟糕了，连他的粉丝都很难对他的故事满意。

根本都不用等待评分，夜之火就知道……自己这一轮是栽了。而且他还是在占据各种有利条件的情况下痛失好局，这更让他懊恨不已。

“OK，七名选手的叙述都已完结，那么……就让我们进入紧张的评分阶段。”在夜之火的答案公布后，奥斯卡稍稍扯了两句，便接道，“此处我要说明一下……本期神来之笔的评分标准，与以往亦有区别。”他停顿了一秒，“首先，在本轮中，我们现场的七百位观众朋友们，仍然仅持有一张首选票，没有次选票。其次就是……我们的专家评审团，也将会在本轮中参与评判。他们的意见，将占到30%的比重。”

“哦……还有这一手吗……”封不觉心中念道，“到底是干这行的，已经把各种情况都想到了呢。如此一来，即使最后夜之火的胜利引起争议，也无法从票数上进行考证……”

不止是觉哥，其他几名写手，也纷纷从这评分标准中察觉到了什么……只不过，坐在这里的七个人里，也只有夜之火对总决赛颇为执着，另外五名写手要么是不在乎、要么是自觉无力出线，故而不抱太大期望。所以也没有人对这种突然变更的规则表示不满。

“现在，就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通过您面前的屏幕，投出您至关重要的一票吧。”奥斯卡即刻说道。

随着他的独白念下，第二轮的投票开始了。

现场DJ和各机位的摄像师也都忙碌了起来……那气势十足的、紧张的背景音乐；那犹如羊癫疯一般抖动、并不断切换着角度的镜头……无疑都会成为后期剪辑的噩梦。当然了，这些就是斐然和剪辑师的事情了……

大约三分钟后，奥斯卡再度开口："我们的投票时间，还剩下三十秒，请务必在此时间之前，将你的选票投给在'神来之笔'这一环节中，令您最为满意的一名写手。"他看着观众席，正色言道，"如果超过时间未投，您将被视为弃权。"

其实他这话也就是打一声招呼而已，基本上……90%的观众（不包括已经被封不觉气得退场的），都在第一分钟里就做出了决定。到了这会儿，现场的六百多名观众，已无一例外地把票给投了。

"投票时间到！"三十秒后，奥斯卡还是很敬业地宣告了时间的截止，并顺势接道，"但是……"他拉了个长音，"……我们幕后的评审老师们，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商议，所以……"他转过身，走向了选手席，"在第二轮的结果公布前，让我们提前进入……卡片提问时间！"

话音未落，他已将手伸入了西装的口袋，拿出了一张卡片。

奥斯卡深呼吸一次，看着选手们说道："今天，我们的提问环节，同样有所不同……"

矴——舞台上，一声类似撞击声的古怪音效响起，好似是在表达着……选手们的心当即一沉。

"以往，我们节目组的三位主编，会在《我是写手》的网络留言板上挑选三个问题，交给我们七位写手来回答。而今天，我的手里只有一个问题。"奥斯卡说到此处，进行了一次五秒左右的停顿，随后再接道，"但在我问完这个问题之后……"

那怪异的音效又响了一次，摄像师小吴也扛着摄像机，快步到选手席前走了一遭。

“……我们的每一位写手，还可以向任意的另一位写手，提出一个问题。”奥斯卡说这句话的时候，鬓角的冷汗都流下来了，因为他一想到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感到压力山大……

“呵呵……当然了，这些问答和评分是无关的。”奥斯卡强颜欢笑地接道，“大家回答时尽量轻松一点就好。”

话虽如此……但谁都明白，这看似无关紧要的环节，实则却是重中之重。

这个桥段，对于写手们提升人气有着很大的帮助。思维敏捷、应对自如者，是可以通过提问环节给自己在第三轮中加分的。

“好了……闲话不多说，让我们……”奥斯卡恶意地停顿了一下，“……先进一段广告！”

刚讲完这句，他就侧移了几步，用口袋里的手帕抹了抹脸上的汗，然后换了个表情，重新看向镜头道：“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我是写手——复活之夜。”

“现在，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卡片提问时间。”奥斯卡用轻快的语气，面对选手们道，“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他将手中的卡片拿到眼前，念道，“我想请问各位写手老师，你们平时在小说里起了那么多很厉害的名字，那将来你们会给自己的小孩起什么名字呢？PS：男孩。”

念完这张卡片后，奥斯卡笑着道：“哈哈……这位网友还真问了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呢。”他行到了汽水面前，“汽水，来说说吧。”

“哈？”汽水一愣，“这……这个……”他可是真被问傻了，“我儿子今年两岁了，名字也已经起好了啊。”

“哦哦，那能透露一下令公子的名字吗？”奥斯卡笑着接

道。

“呃……”汽水回道，“这事儿……我自作主张地说出来不好吧，老婆大人不太希望家里的情况被公开出去。”

“嗯……的确，对有家庭的人士来说，这问题似乎牵涉到隐私了。”奥斯卡一边念道，一边就给台下的导演使了个眼色。

斐然即刻通过耳机下达了一个指示。

奥斯卡会意，接道：“……这样吧，在座的，有儿子的选手，可以选择不答。”说着，他已来到了二号选手席前，用一种幸灾乐祸的笑容对雅木茶道，“雅木茶，你该不会说你已经当爸爸了吧？”

“怎么会呢……”雅木茶居然脸红了，看来这十九岁的少年还挺羞涩的，“不过……你突然要我想个名字……不太好办啊。儿子的名字这种问题……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吧。”

“随便说一个嘛，就当是给小说里的人物起名好了。”奥斯卡接道，“只是说说而已，没人规定你将来一定得用这个嘛。”

“哦……这样啊……”雅木茶犹豫了几秒，“那叫阿强好了。”

“喂！太敷衍了吧！”奥斯卡的吐槽时间到了，“这是亲儿子吗！”

观众席传来一片笑声，DJ也适时插入了一段挺俗气的搞笑音效。

“我们还是来问问大地哥吧。”奥斯卡随即走向了三号选手席。

结果，他还没靠近，大地叔就抢道：“儿子都上初中了，你就别给他添乱了……”

奥斯卡的动作一僵，对着镜头做了个鬼脸，观众席中又起一阵大笑。

“好吧，那么……”奥斯卡行到了四号选手席前，“……Rose，作为本场的唯一一名女选手，我想大家一定很期待你的答案啊。”

Rose没有立刻回答，她默默地又为自己点上了一支烟，轻轻向后抬了抬头，移开额前的刘海。

短暂的沉默后，她才开口道：“哄——爱德华·安东尼奥·马森·卡伦。”

“呵……呵呵……”奥斯卡嘴角抽动着接道，“这不是……”

“对，这是个吸血鬼的名字。”Rose打断道，“你有意见吗？”

“没有……绝对没有……”奥斯卡是真不想和这姑娘在《暮光之城》的问题上起什么争执，要不然保安大哥们真的要上场了。

“我们再来听听匪将军的答案吧。”奥斯卡逃似的来到了五号选手位，说道，“匪将军，你作品中的角色们，都有着非常朗朗上口的名字。不知道……将来你准备给自家的孩子起个什么样的好名字呢？”

“儿子吗……单名一个飞字吧。”匪将军回道。

“哦……展翅高飞、一飞冲天，这确是个好字啊。”奥斯卡赶紧捧了两句。他也挺无奈……前四名选手里，有两个PASS的，还有两个槽点满满的，实在是想夸都没法儿夸。

“其实……”匪将军又解释了一句，“我再多考虑一会儿，应该会想到更好的名字。”

“嗯，这个问题的确是有点难答。”奥斯卡道，“不过，这是复活赛嘛，就是要挑点难答的问题，来个突然袭击嘛，哈哈……”

他的笑容，在从五号选手席走到六号选手席的过程中，已烟消云散。

短短几步，匆匆几秒，就让奥斯卡的精神高度集中起来……

“不觉，你的答案是……”奥斯卡紧张地问道。

“嗯……”封不觉沉吟道，“在你一路走过来时，我已然想到了好几个……”

“哦？”奥斯卡神情一松，“可以的话，请全都说出来好了。”

“哦。”觉哥应了一声，“这张口就来啊……像什么新一、拓海、悟饭、龙马、小杰……”

“这家伙是彻底丧心病狂了吧……”奥斯卡心道，“连卡片提问环节都要拉仇恨啊！儿子的名字都从别处摘啊！哪怕随便说个勇啊平啊的也比这有诚意啊！”

“卟——”观众席上的嘘声又来了，山呼海啸一般。在问答环节中，这还是从来没出现过的状况。

“啊，不好意思……”忽然，封不觉中断了他的扯淡，道了个歉。

那一瞬，全场的人都以为，他准备接一句“刚才是开玩笑”，然后说个正经的名字出来。

不料……

“……不好意思，手机震动了，好像是有短信，我看一下。”觉哥说着，竟是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了手机，在触屏上摸了两下，看了看短信的内容。

三秒后，他“切……”了一声，接着，又露出一个颇为微妙的笑容，轻轻摇了摇头，再把手机收了回去。

旁人自然不会知道，封不觉此刻收到了一条黎若雨发来的短信，内容是：“难听死了！”

“呵呵……抱歉。”觉哥不动声色接了一句，“忘了关了，这段剪掉吧。”

……

由于现场观众的严重不满，在夜之火回答完问题后，斐然暂停了节目的录制，并宣布全体休息十五分钟。

在这段休息的时间里，夜之火被斐然单独请到了一边，去讨论一些关于暗箱操作的话题。

斐导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要是继续把夜之火留在选手席那儿……肯定会跟封不觉起争执。反正夜之火的人缘也不咋样，还是把他叫到自己这边算了。

而选手席那边……剩余的六名选手都聚到了觉哥那边，聊着闲天。

“不觉，我好像知道你在干什么了。”匪将军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对旁边的觉哥道，“本以为你是个挺嚣张的人，没想到嚣张到这个地步……你是准备用这种方式，把局面搅乱，让夜之火和你同归于尽吧？”

“呵……”封不觉笑而不语。

“不觉不是这样的人。”汽水对匪将军道，“他这样做……一定有什么原因的。”

“呋——”Rose吐了口烟，对觉哥道，“我倒是挺羡慕你的……”她一副优越感十足的样子，“其实我也觉得这节目挺没劲的，可是粉丝哭着喊着让我来，我没办法。”她又抽了一口，“唉……可惜啊……我的粉丝可不像你的那些，就算我把你刚才做的那些事都做一遍，他们也不会走。”

“这位姑娘，您要是真心想减少粉丝数量，我可以提供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封不觉转过头，举起三根手指，“这个方法仅需三步，分别是……一，打开社交网络，登陆你的主页；二，卸妆；三，上照片。”他说完，把手放下，耸肩道，“我将这个方法称为……掉粉三连击。”

“呋……你信不信我下本书把你写进去然后弄死……”Rose虚着眼，用很不爽的语气回道。

大地叔在旁笑道：“不觉，面对女孩子说话不要太损了，会被嫌弃的。”他顿了一下，“对了，我看你今年也二十四五了吧？有没有女朋友啊？我有个远房亲戚……”

“有！”封不觉赶紧喝止了大地叔。类似的话题，觉哥的房东刘大妈已经跟他讲过很多回了，他可不想听这个。

“觉哥！给我签个名呗。”雅木茶这会儿也不知从哪里搞来了纸和笔，递到了封不觉面前，“我可是你的粉啊！”

“好啊。”封不觉微笑着接过纸笔，“就签个名字吗？”

“嗯……能随便写几句话给我，那就更好了。”雅木茶回道。

“哦……”封不觉想了几秒，抬头看了眼雅木茶，“你今年……二十还不到吧？”

“嗯，我十九。”雅木茶点头回道。

“以后……准备全职写书了吗？”觉哥又道。

“是啊。”雅木茶稚气的脸上浮现了一个认真的表情，“我会一直写下去的，以各位前辈为榜样努力！”

封不觉却是一脸平静，听到这儿时，他开始动笔了。

“以后你会遇到很多的难处、很多的诱惑、很多的选择……”封不觉边写边道，“迷茫的时候，记得回头想想……当初驱使你前进的这份本心。”说话间，他已写完了。

雅木茶接过了觉哥递回来的纸，纸上除了签名，果然……又给他来了段歌词：“当你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扪心自问，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

第553章 鲑鱼人生

休息时间过后，录制重新开始。

在这十多分钟的时间里，总导演斐然又想到了一个不错的主意。他决定把提问环节的第二部分留到最后一轮评分时再举行。这样的话……就算到时候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也无妨，最多把这个环节和奥斯卡先前的半段话一块儿剪掉。

“好了，感谢各位选手的精彩答案。”奥斯卡紧接着中断前的内容，开始了讲话，“经过这段时间，我们的专家评审团也已经有了结论。现在，我们已将选手们在第一轮‘下笔成章’和第二轮‘神来之笔’中的评分直接进行相加，并列出了排名。各位……请看大屏幕。”

奥斯卡说着，举臂指向了舞台一侧的大屏幕，主摄像机的镜头也移了过去。

屏幕上，从上到下列出了七名写手的笔名，每个人的笔名前，还有一个圈在圆圈里的阿拉伯数字。其具体内容如下：①夜之火，②匪将军，③电锯玫瑰，④汽水，⑤改革春风吹大地，⑥雅木茶，⑦不觉。

“嗯……搞定了是吗……”封不觉心道，“在第一轮公布的名次中，一、二、五、六名都是隐藏的，而这第二轮又加入了评审的后台操作，这样的话……观众投了多少票，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想必在这段时间里，相关的票数和百分比数据之类的明面账目都已经做干净了，于是就底气十足地亮出了排名……”

“以上，就是目前为止，各位选手在复活赛中的排名情况。这是否和您猜想的一致呢……”奥斯卡对着摄像镜头说道，“当然了，这并不是最终的排名。因为……”

话至此处，舞台上的灯光骤然一暗，一道光柱从天而降，聚焦在了奥斯卡的身上。

“……我们还有最后的一轮的终极较量。”奥斯卡接着前半句话，抬手对着镜头一指，“第三轮——画龙点睛！”

奥斯卡随即就将第三轮的规则念了一遍。

与觉哥上次来参赛时一样，画龙点睛的规则没有做出改变。节目组会给每一名写手都随机（如今看来未必是随机的）发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叠A4纸。这些纸上缩印有一篇十万字左右的、未完结的小说。另外还附有《我是写手》的编辑团队为该小说现有情节总结出的总纲，其中包括了人物、设定、大体情节等等。写手们共有九十分钟的时间，去阅读总纲和正文，并为这本书写上一个结尾。

这一轮的基本思路就是……尽快地将总纲吃透，然后通过正文去熟悉原作者的文风。随后再模仿这种文风，在现有的最后一章后面，续写上一篇还算合理的终章。

平心而论，这的确是最难的一轮。之前的“下笔成章”考的是文笔；“神来之笔”考的是创意；而这第三轮……考的远不止那两项技能。

在有限的时间里，写手们要读、要懂、要想、要写、要快、要好，关键是……那文风还要和原作者相像。

给人家的文章收尾，或许是最难的事情了，且不说红楼梦那种极端例子……就是一篇文笔平平，创意一般的小说，谁又有信心能续得妥妥当当呢？人家原作者都写不下去了，让你写下去，还要写得不着痕迹，仿佛就是原作一般，那比登天还难。

所以说，我们对于《龙珠GT》这样的作品，要抱以宽容的态度。

嗯……好像扯远了。

言归正传……

“……评分的标准，将与以往一致。画龙点睛的成绩将占全场总成绩的40%，而先前的两轮，加起来是60%……”奥斯卡讲完了规则，紧接着又说明了一下评分标准，“本轮中，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依然是只能投首选票，不能投次选票。我们的专家评审团，自然也会参与到本轮的评审中来。他们的意见，将占到三分之一的比重，而剩余三分之二……”他面向观众席，肃然道，“将取决于您的选择……”

接着，奥斯卡又说了一段套路性的台词，他几乎在每一期节目都会把这些话说一遍，比如评审老师们的评分标准，专业素养，还有他们之前整理这些书的总纲时付出的种种辛苦云云，观众们也很配合地以掌声回应。

在这番唠叨进行时，几名工作人员正好在黑暗的掩护下走上台来，分别将七个信封交给七名写手。

几分钟后，奥斯卡说完了该说的，终于宣布道：“OK……想必各位也快等急了，我也不再啰嗦，第三轮画龙点睛……现在……”他又习惯性地停了两秒，才道，“开始！”

话音刚落，大屏幕上便出现了一个倒计时，时长为89：59；与此同时，在现场观众们眼前的投票屏上，还出现一个可操作的视窗，在里面可以查看到七名选手分别抽到了哪些小说，以及相应的提纲。

这是节目组在前几期才实行的一个新政策……因为很多观众都反应，这一个半小时的等待时间太长，感觉无所事事。在以前的节目里，七名写手的题目都是在大屏幕上逐一滚动展示的，但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不好。所以……就改成了现在这样。现场观众们可以在这九十分钟里自主地浏览那些小说，并翻看提纲。做到与写手们信息同步，还能消遣一下无聊。

……

第三轮开始后十分钟，后台，封不觉“亲友团”的休息室。

由于节目的摄制需要，选手必须在一间专门的休息室里，单独接受拍摄和采访，所以节目又分别给每一名选手的随行人员（助理、保镖、司机、亲友团等）都安排了休息室。

咚咚——封不觉敲了两下门。

屋里没人应声，但直接就有人把门给打开了。

“你不好好比赛，溜出来干嘛？”安月琴好像还没开门就知道门外的人是觉哥，张口就是一句责问。

“急什么……最后二十分钟我再回去就行了。”封不觉耸肩回道。

“早知道你全场都是这样胡闹……”黎若雨的声音从安月琴身后传来，“……我就不来了。”

封不觉的亲友团休息室里，总共就来了这两人。若雨以“我决定还你个人情”为理由，开车把觉哥送到了电视台，之后就顺势赖着不走了。而安月琴则是走公务，毕竟她是觉哥的编辑，在看过了封不觉上一场的表现后，不来这里坐镇一下，总感觉不太好……

先前她们俩一直在休息室的时控电视上观看现场的情况，刚才觉哥离开座位走向后台，她们自然也看到了。

“喂喂……你可别一个人先回去啊。”封不觉歪过头，隔着安月琴对沙发上的若雨道，“今天你突然开车过来接我，导致我出门过于匆忙，交通卡和钱包全都没带。”

“现在是担心这个的时候吗？”安月琴也歪过头，挡住了觉哥的视线，“你好歹也是我们杂志社的特邀作家，这期节目表现成这样，后面会引起的连锁反应你考虑过没有？”

封不觉没有直接回话，他先是左右张望、确认了一下没有被摄像小哥跟踪，然后侧身进了屋，接着顺手带上了门……最后，他才压低了声音回道：“嚷什么呀……我心里有数。”

“你有什么数？”安月琴用微嗔的语气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事先就看穿夜之火已经内定出线了，所以想整整他对吧？”一边说着，她一边回到了沙发旁，与若雨并肩坐下。

“哈！我像是这么无聊的人吗？”封不觉摊开双手，一脸无辜地回道。

“当然很像。”沙发上的两位异口同声地接道。

“嗯……二位姑娘……相见相识不过寥寥几个小时，没想到竟已沆瀣一气，针对于我……”封不觉做了个古怪的表情，朝后退了半步。

若雨举起手机：“我们已经交换了邮箱地址……”

安月琴也举起手机：“和一些关于你的情报……”

两人的表情都很平静，但她们的气势宛若渊渟岳峙、意图亦是跌宕昭彰，让封不觉瞬间产生了非常不祥的预感……

“嗯……只要你们放我一条生路，大家还是好朋友……”觉哥挺严肃地回道。

“唉，行了，别耍嘴皮子了，我知道，你一定有什么打算。”若雨叹道，“但你最好不要玩儿脱了。”

“节目录完时，你要是没能挽回自己的形象和人气。”安月琴也接道，“那我也帮不了你了，你洗干净脖子等着我们总编以及更高位的领导来找你吧。”

“啊……你们放心吧……”封不觉悠然地来了房间另一边的沙发上坐下，并看向了墙上的电视屏幕，“我会给所有人一个满意的答案的……”

……

当“画龙点睛”的创作时间仅剩二十分钟时，封不觉才闲庭信步地从休息室里回来。

这段时间，他基本是在玩手机和聊天中度过的。而别人都在拼命阅读、奋笔疾书。说实话……全场所有人，都早已

放弃让他好好配合录制的念头了。所以他之前跟导演打招呼，说要去后台休息一会儿时，斐然根本都没拦他……

“哟，奥斯卡，观众互动环节都录完啦。”封不觉回到舞台后，仍没有坐回座位去，而是跑到台边，和正在补妆的奥斯卡套起了近乎。

“是啊，连广告词和几段后期独白也都录好了呢。”奥斯卡在一名造型师的摆弄下，坐着一动都不敢动，想喝口水都要见缝插针，“诶？你去哪儿了啊？”

“我和两个朋友聊了会儿天，顺便休息一下呗。”封不觉道，“舞台上面太热了，那灯光烤的……”他凑上前去，近距离看了看奥斯卡，“我说……就你脸上这妆，被灯烤一会儿就能当面具使了吧？”

“可不是嘛……”奥斯卡回道，“嗨……谁让咱是干这行的呢。”他顿了一下，“对了，不觉啊……就算你不太在乎赛果，但你现在这样……不太好吧……”他神情微变，“上次你来，就以‘我不喜欢那书’为理由，在第三轮里一个字儿都没写，这回你干脆连看都不……”

“我看过了。”封不觉打断道，“不用再看一遍。”

“哈？”奥斯卡闻言一愣。

封不觉即刻笑着解释道：“呵……是这样，我拿到的那部小说，很久以前我就读过了。一小时前，我花十分钟的时间，通过总纲回忆了一下整本书的内容，并构思了一个终章。”他耸耸肩，“据我估计，十五分钟内我就能完成这章。所以……我才决定先去后台透口气，理一下思绪，再回来写掉它。”

“哈……”奥斯卡也笑了，“还真像是你的风格啊。”

“在不了解的人看来，就会变成非常嚣张的行为了吧……”封不觉道。

“那当然了，谁知道你在干嘛啊？”奥斯卡应道。

“哦，对了，我过来是有件事想拜托你。”封不觉这时又道，“等一下这边的流程录完后，那段‘画外音采访’可以先给我录吗？”他停顿一秒，补充道，“因为我想早点儿回去。”

“哦~小事情。”奥斯卡道，“我一会儿跟导演打声招呼就行了。”

“那就好，谢谢了。”封不觉颇为客气地说道，“那我回座位去了啊。”

“你快点儿去吧，小心玩儿脱。”奥斯卡道。

觉哥笑了笑，转身行去。

奥斯卡看着他的背影，心道：一会儿咄咄逼人、一会儿和颜悦色……真是猜不透你啊……

……

“欢迎回到，我是写手——复活之夜！”倒计时结束后，奥斯卡又来到舞台上，对着镜头卖力地表演起来，“闲话不多说，让我们迎来画龙点睛的揭晓时刻！”

他迅速行到了一号选手位，接道：“依照惯例，我们将由一号开始……”

之后的公布过程，皆是按部就班地进行。选手们所写的章节依次出现在了大屏幕上，旁边还附有被续写作品的总纲。

奥斯卡一路上进行着插科打诨，顺带大献溢美之词。他确是煽动现场气氛的一把好手，在这节目的高潮部分，几乎没有一分钟的冷场。

而写手们所写的文章，也的确都有着相当高的水准。当然了……比起《我是写手——请随意吐槽》那一期的水平来，还是差了一些。毕竟这是复活赛，从写手实力上来说，自是不能和那期大神云集的阵容比。

约二十分钟后，终于，奥斯卡来到了封不觉的六号选手

席前……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不觉选手，在本轮中的表现吧。”奥斯卡说这话时，觉哥花十五分钟所写出的内容，已显现在了大屏幕上。

【我们的主角，就这么死了……】

这是封不觉所写终章的第一句话。

很多人在看到这句之后，立刻就想骂街了，因为他们很难想象本章后面的内容到底是个啥……

但其实……这并不是觉哥的错。他所续写的这本书，本质上是一本烂尾作品，原作者在上一章里，的确是把主角给写死了。虽然那位作者的文笔不错，把主角死亡的过程描写得挺悲壮、挺感人，但也不能掩饰那是“突然死亡”的本质。因为他写完主角死掉的部分，就突兀地结束了那一章，之后就停笔了。

不得不说……封不觉“随机”到的这个信封，真是难得可怕。其他人抽到的小说，要么是情节不温不火、发展到一半的；要么是设定庞大、以至于原作者写了一段时间就控制不住的；只有他这本……作者太监之前还不忘给主角补上一刀。这严格来说已经不算是太监小说了，那是半烂尾半太监的无章可续之文……

然，封不觉仍是在二十分钟内，成功地续上了像模像样一章。

【作为一本小说的主角来说，他还真是可悲，甚至让人有点想笑。他还有很多事没做，很多理想没有实现，却这么无疾而终了……】

看到这里时，观众们仍是抱着一种狐疑的态度，猜不到接下来的内容。

【但这……也许就是他的命运吧。

这一路走来，他带给了我们很多欢笑和泪水，他的成功

让我们雀跃，他的失败让我们同情。他的勇气让我们钦佩，他的懦弱让我们自省。

他在痛苦中挣扎，在逆境中成长；他像小丑一样摇摆，像病人一样呻吟，像圣人一样思考，像野兽一样贪婪。他是高尚的、又不堪的，聪明的、又愚笨的，专一的、又多情的……他像个自相矛盾的疯子般活着，只为了博我们一笑。

而剥开那些表象再看……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活在我们臆想世界中的人。他存在的意义，也只是供我们一时消遣罢了。终有一天，我们会忘了他，就像忘却许多其他的人物一样。

死亡并不是他的结局，他的结局和其他的主角们没什么不同……是被人遗忘。】

行文至此，出现了一条段落分割线。

【你们知道鲑鱼吗？当它们还是鱼卵时，人类和一些大鸟就把他们变成了腹中美餐。

而侥幸活下来的那些，则在洋流中漂流、成长……

待成熟时，它们便会洄流而上，跋涉数千公里的路途，回到那片他们出生的水域。

它们越过瀑布、堤坝，在逆流中跳跃、奋进。逃过捕食者的利爪，穿过无尽的逆流。伤痕累累，却勇往直前。

经历了层层难关，它们终于来到了平静的湖面，来到了母亲产卵的地方。然后用尽最后的精力产下后代，结束它们的一生。那是历经磨难的、短暂而艰辛的一生。

它们的尸体会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它们的残骸会化作树木的养分。而它们的后代……会追随着父辈洄流的脚步，重去完成这一生的使命。明知最终的结果是死亡，可它们还是遵循着这个历程。

就像那无数的小说主角一样，他们来了又走，在我们面前上演一幕幕坎坷和精彩的戏剧，但最终，他们还是会和鲑

鱼一样。短短几年……便走完这短暂的一生。

对他们来说，在我们眼前的这段日子，即是全部。

角色的死亡并不是终结，故事的落幕，才是他们的休止符。

所以，虽然我们的主角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很多理想没有实现，但只要我们还记得他，记得他曾经带给我们的感怀，他便没有白活。即使是面对死亡，他也会义无反顾，死而无憾。】

第554章 给自己的歌

封不觉的文章揭晓后，现场陷入了沉默。

可能是观众们在犹豫……要不要给这个全场都在胡搅蛮缠的家伙鼓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觉哥在最后一轮突然认真了一回，反而让人觉得更加不爽……

他要是干脆胡闹到底，倒也罢了。可现在这种表现，不就等于是在说……“抱歉，我之前都是逗你们玩儿呢”。

就连主持经验非常丰富的奥斯卡，一时间也不知该作何反应。好在这一轮的写作内容是不需要他全篇念出来的，他也是和观众一起在观看大屏幕。所以他想什么时候接话都行，不用急着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说话。

“嗯……不觉选手的答案，我想大家也都看到了。”数分钟后，奥斯卡在通讯频道中得到了导演的指示、心里有了底，方才开口道，“……呃，不觉啊。说实话，你要是在前两轮就拿出这样的表现，可能也不会落后了吧？”

“哼……”封不觉冷笑一声，“我看未必。”

奥斯卡警觉地意识到了什么，没接这话茬。他只是转身对着摄像镜头耸了耸肩，然后就走向了七号选手席：“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今天的压轴大戏……”他又挥臂示意了一下大屏幕，“……一同来揭晓，夜之火所创作的终章。”

下一秒，夜之火花了一个半小时写出的得意之作，便显示在了屏幕上。

在这一轮中，他的表现确实是很不错的。因为封不觉暂离了舞台，让夜之火的情绪平复了不少。在心无旁骛的状态下，他写出了一段质量上佳的结尾。

当然了……这也和他“随机”到的小说本身有点关系。幕后团队特地挑选了一篇文风与夜之火相近、但水准略逊于他的都市小说，而且这本书的原作者没有挖太多的坑，整个故事的架构也相对较小……总之，在这一轮中，节目组提供了各种有利因素去降低夜之火的写作难度。

按照斐然的原话就是：“导演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哇噢！夜之火真是不同凡响！”不多时，奥斯卡便高声评论道，“看到这样的文章后……我觉得……复活之夜的冠军悬念……已经越来越小了。”结果还未公布，他就便已说了一句很有暗示性的话语。

紧接着，夜之火的粉丝们带头在观众席上欢呼起来。导演也顺势跟进，指挥着全场观众一同鼓掌叫好，再配合着现场DJ及时插入的史诗级BGM，成功制造出了一种极其热烈的氛围。

喧哗过后，奥斯卡做了个抹汗的动作，轻吁了口气，说道：“呼……各位观众，紧张的时刻又一次到来了……现在，请投出……你们今晚的最后一票吧。”他说完这句，立即又补充道，“时间为……三分钟。”

节目组这次直接在大屏幕上打出了投票时间的倒计时，似乎是想催促现场的观众们快点儿做出选择。

这一举措，对于最后一个公布文章的夜之火来说……同样是非常有利的。投票时限的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时限”，只要在观众们的脑中种下这么一个概念，他们做决定的速度就会加快，思考起来也会变得不那么细致。

这样一来……最后的那篇终章，自会占得先机。一是由于记忆犹新、印象尚在；二则是因为观众们要重新回忆并品味先前的六篇文章，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嘀嗒，嘀嗒……”

DJ也没忘了帮忙，适时地在观众区域开启了这样的音

效，好似是生怕他们想得太多……

……

三分钟的时间，转眼便过去……

当计时归零，奥斯卡顺势接道：“OK！时间到！”他面向观众们，“我代表每一位选手，感谢您认真做出的选择。”

说罢，他鞠了个躬，观众们报以了一片掌声。

“此刻，二十位专家评审的评议还在继续，面对这样七篇优秀的答卷，想必他们也极为纠结……”奥斯卡接着道，“当然，对我们选手来说，今天的比赛已经结束了。”他转身面向选手席，“无论结果如何，我想……大家都已没有遗憾。”他慢慢走了过去，“就让我们在轻松的气氛下，把问答环节的第二部分进行完吧。”

“那么我们……”奥斯卡的目光扫过了七名写手，“……就按照截止到上一轮为止的排名顺序来展开提问吧。”他迈开步子，走到了六号选手席前，“就从……暂列最后一位的不觉开始。”他看着觉哥道，“不觉，你想向哪位写手提问呢？”

“夜之火。”封不觉二话不说，转过头去，看着邻座的夜之火就问，“容我请教一下……你，喜欢写作吗？”

他问得挺突然，也没有通过奥斯卡去转述，只是直接用选手席前的麦克风说完了整句话。

夜之火的反应倒也挺快，他不想有给人一种“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把我问住了”的感觉，所以即刻就应道：“我用‘夜之火’这个笔名去创作，是一年前开始的。”他顿了一下，“我从小就十分热爱文学，看了许多书，也写了不少文章，大学毕业后也是靠笔杆子吃饭……后来为了我的文学梦，便做了全职写手。”他的回答相当机智，乘势还加了些讨好观众的言论。

“嗯，祝愿你能在文学路上越走越远。”奥斯卡又捧了一句，随即转头对觉哥道，“不觉，夜之火的回答，是否让你满

意呢？”

“答非所问，屁话连篇。”封不觉面无表情地回应了八个字。

这一瞬，全场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别说观众了，很多工作人员的大脑都陷入了短路的状态，奥斯卡更是前所未有地在镜头前露出了惊愕和无措的神情。

“怎么了？”封不觉看着愣神的奥斯卡道，“继续啊，下一个是雅木茶提问了。”

“快！趁夜之火没和他吵起来，赶紧行动啊！”斐然急切的说话此刻也从奥斯卡的耳机中响起。

奥斯卡得令转身，一个滑步就来到了二号选手席前……他迅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表情，开口道：“好……接下来，雅木茶……你想向谁提问呢？”

“呃……”雅木茶的视线还无法从封不觉那边移开，他头也不回地道，“我想问一下觉哥……”他略微偏过头，对着麦克风道，“之前我就注意到了……最近有个很火的网络游戏里，有一位知名玩家，他的ID和你的笔名很像，长得也……”

“无可奉告。”封不觉打断了他，并用教育小朋友的口吻接道，“还有……年轻人不要沉迷游戏，好好写书。”

“好……好吧……”雅木茶嘴角抽动着，当场就怂了。

“大地哥！大地哥比较靠谱！赶紧去找大地哥！”斐然又在通讯频道中快速喊了几句。

奥斯卡这会儿已经完全没主意了，导演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他甚至都没接雅木茶的话，就转过脸对三号席上的大地叔道：“大地哥，轮到你了……”

“哦，我想问……汽水……”大地叔的确很靠谱，毕竟已人到中年，察言观色很在行，凡事也会多留余地。因此，他选

择配合主持人、去转移众人的注意力。

于是，大地叔即刻问了汽水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汽水也做了简短、得体的回答。

接着，当轮到汽水提问时，他又反问了大地叔一个差不多的问题……

在这两人共同的努力下，观众们的注意力终于从封不觉和夜之火那边移开了……现场的气氛也稍稍正常了一些。

而这之后，哥特姐Rose拒绝了提问，并声明如果有人问她问题，她也会拒绝回答。

再来……就轮到匪将军了。

“我也想问……夜之火。”匪将军笑着转过头去，对夜之火道，“今天的比赛……愉快么？”

除了夜之火以外，匪将军显然是众写手中对这场复活赛最上心的一个了。在开场时，他就用言语暗讽过夜之火的舞弊行为。只不过……也仅限于此了。匪将军心里也明白，即使没有夜之火，自己想从复活赛中胜出，仍得靠其他写手的失常才有可能……

但……既然事已至此，匪将军自是不会放过补刀的机会，好好幸灾乐祸一番。

“呵……呵呵……”夜之火笑得要多尴尬有多尴尬，他已被封不觉搅得心烦意乱，话都快不会说了……场面话说太多了……显得虚伪，实话实说……又怕会显得小气。

……

十五分钟后，封不觉的休息室中。

灯光、摄像和录音全都已布置妥当。奥斯卡与觉哥对面而坐，准备开始采访。

先前的那段录制，被迫中断了……

CUT之后，夜之火下台跟导演说了几句，便和随行人员一

块儿愤然离场。不过，其他选手们还是留下，一同录完了剩余的评分部分。至于夜之火的戏份，以后会单独录制。

后来……这期节目中的问答环节，自然是全部都剪掉了。幕后人员做了很多剪辑，才把很多分开录制的镜头混到一起，做成了这一期的母带……还好，这复活赛要到六月底才放送，后期制作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

“可以开始了吗？”奥斯卡拿着稿子，看着觉哥问道。

“随时可以。”封不觉回道。

“OK,action！”在一旁坐镇的导演此时下令道。

奥斯卡用平缓的语调问出了第一个问题：“对于被淘汰的结果，感到意外吗？”

“你说呢？”封不觉居然把问题抛了回去。

奥斯卡笑了，这会儿他显得很轻松，像是和朋友聊天的状态：“哈……是啊……我都觉得挺正常的。”他拿起手边的平板电脑，拖了点进度条，“先说一下第一轮吧……整段照搬了歌词？”

“我是演示了一下。”封不觉道，“那就叫抄袭。”

奥斯卡点点头：“所以说……第二轮龟兔赛跑的故事……”

“说过了，高级抄啊。”封不觉道。

“为什么……要在比赛中这样呢？”奥斯卡道。

“想看看观众的反应。”封不觉回道。

“那还用看啊……”奥斯卡笑道，“肯定是遭人鄙夷的啊。”

“是吗？那为什么在现实这个更大的舞台上，却不是这样的呢？”封不觉又用问题回答了问题，“难道这么简单的道理，只有在此时、此地，才会变得黑白分明？”

奥斯卡微微一怔：“这……”

“是不是说……不管我用什么手段获了成功，只要事后有

人给我洗地，我就能心安理得了？我就真的干净了？”封不觉又道。

“你这样说话会得罪同行的哦。”奥斯卡笑着道，试图转移话题。

“呵呵……岂止是同行……影视传媒、游戏软件、电子产品……”封不觉道，“见得太多，我都已经麻木了……”他笑道，“所以……刚才看到观众席上我的粉丝们也来嘘我，我高兴得很呢。”

奥斯卡沉默了几秒，用一种颇为钦佩的眼神看了看觉哥，然后又挪了下平板电脑上的进度条：“在第三轮里，你的表现很出色，而且前后耗时加起来不到半小时。”他顿了一下，“果然……这才是你的真实实力吗？”

“你觉得是就是咯。”封不觉微笑道。

这时，奥斯卡看了看提问稿，抬手对身后的工作人员们打了个手势。收音师和摄像大哥立刻会意，停止了拍摄。

接着，奥斯卡换了种语气对觉哥道：“嗯……根据规定，今天来参加复活赛的所有选手，都要对复活成功的那名写手说几句话，不觉，你看这……”

“我倒有个主意。”此刻，坐在房间角落的斐然忽然插嘴道，“不觉，咱们来商量一下……”

封不觉斜视着对方，回道：“导演……你对夜之火的怨念真的很深啊，我都已经帮你做到这个地步了，你还想闹哪样……”

看到这里，想必各位也应该明白了。没错……真正对夜之火感到极度不爽的人……是总导演斐然。

早在“赛前动员”时，斐然就已经和封不觉达成了协议。这两个阴险的家伙暗中合谋，一同导演了今天的这出戏码……而心中有鬼的夜之火，却只能郁闷地照单全收。

……

六月八日傍晚，封不觉家中。

“你们这帮家伙……明天都不用上班上学的吗？”觉哥看着客厅里那群人，用无奈的语气说道。

此时，黎若雨、王叹之、古小灵、安月琴、包青、房东刘大妈……这一大帮人全都坐在他那家庭影院的屏幕前，围观着他从电视台带回来的《我是写手——复活之夜》未剪辑版。

“你家难得来客人，应该高兴才对啊。”欧阳笕拿着个苹果，从厨房一路走来，站到了觉哥身旁，说道，“话说……你家冰箱里为什么有内裤？”

封不觉缓缓转头，瞪着那讼棍道，“一个个儿的……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他一把夺过欧阳笕手中的苹果，“我还没问你呢？你怎么也来凑这热闹？”

“来这儿的路上，我打电话叫他过来的。”坐在不远处的安月琴抬头说道。

欧阳笕顺势接过话头道：“也就是说……让我这位专业人士过来看一下……你在这期节目里的各种行为会不会构成诉讼条件。”他说着，又重新夺回了觉哥手里的苹果，“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也好早做准备。”

“明明是来看热闹的……还说得有理有据啊……”封不觉虚着眼接道，“我都和总导演狼狈为奸了，正式播出时的版本里怎么可能会留下把柄啊？”

“嘘——别说话，开始了！”小叹颇为兴奋地说了一句。

话音未落，节目第一幕已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

一小时后……

比赛的正片便全部播放完了，录像进入了后台采访阶段。奥斯卡和觉哥对话、以及他采访其他写手的影像交替出现。

“不觉，在离开我们这个舞台之前，可以对进入决赛的夜之火说几句吗？”画面中的奥斯卡含笑问道。

“嗯……可以……”镜头切给了封不觉，他用一脸无精打采的表情，拖着长音回道。

“哦，对了，据我们的后台人员统计，你今天引用了好多首李宗盛老师作词或作曲的歌……”奥斯卡又道，“不如……”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中的平板电脑递给了封不觉，“你就用歌词的形式来留言如何？”

“哈，哈，哈……”封不觉用平直的嗓音，干笑了三声，“正合我意啊……”

接着，他就像是事先准备好了一样，在平板上快速手写起来：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与俗事纠葛。

等你发现妥协是贼了，它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名利不过是一场高烧，遗憾是紧跟著的、好不了的咳。

我可以原谅，却无法阻挡。

独自在夜里感伤。

是年少轻狂，却故作沧桑。

谁给你勇气去伪装。

丢弃的理想像极了一个巴掌。

每当你记起一句就挨一个耳光。

然后就开始反省着、痛恨着自己的脏。】

第555章 啊朋友再见

六月十二日，晚七点。

“又是一大堆邮件呢……”封不觉来到登陆空间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检查邮箱。

“嗯……”他看了看邮箱底下的页码，随即笑了起来，“好在……比起前一阵子，邮件的数量真是少得令人欣慰啊！”

对于如今的觉哥来说，时隔好几天上线，邮箱里只积攒了几百封邮件，那简直是值得庆祝的事情了。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巅峰争霸战的热度正在渐渐消退，玩家们的注意力已然从他身上移开。

当然了，促成这局面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改版后的“玩家综合实力榜”已经取消了“匿名”的设定，直接改为“不在榜单上显示”。如此一来，新玩家打听到【疯不觉】这个ID的途径就大大地减少了。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吐槽一下以前的榜单。原先的“匿名”设定，着实有点儿形同虚设的意思……只要将各大工作室的情报网交错一下，想推测出匿名者是谁并非难事。

结果会出现的局面的往往就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们看到了某个高高在上的【匿名】玩家，然后就会去想方设法地打听那是谁，最后在网上搜着搜着就知道了……哦，原来是某某某。

而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已没有什么匿名的上榜者存在。玩家要么就在榜上，要么就不在。不在榜上的人……可能是隐藏，也可能是实力退步，甚至可能是删号不玩了……久而久之，也就没有人会特意去打听了，至少休闲玩家们不会……

另外，还有件值得一提的事——新榜单的这个保密设置，使得“秘密武器”战术的实施变成了可能。

理论上来说，那些强力的工作室，完全可以从现在起……在暗中培养一到多名有实力的玩家。且从始至终都不要让他们参与对外的杀戮游戏，所有团队模式也都和本工作室的人一起组队。这样……等到巅峰争霸S2时，这批人便可成为一支奇兵。

事实上……已经有些工作室开始这样做了，不过那批人的登场还是后话，此处暂且不表……

还是说回觉哥，为了迎接六月中旬的交稿日，他这几天在家里闭门赶稿。白天猛灌咖啡全力写作，晚上按时上床睡觉、拒绝游戏。

这样四天下来，他总算是完成了九成的工作量，剩余的一成只要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抽五六个小时就能搞定了。

于是，觉哥今天吃饱晚饭刷完了碗，便安逸地进入了游戏舱，登陆了惊悚乐园。

“OK……轻松搞定。”封不觉只花了十分钟不到，就把邮件处理完了。

他随即打开社交菜单，想看看地狱前线的几位在不在线。

结果却有了个意外发现……

“诶？【石上花间】是谁……”觉哥第一眼就注意到，社团里多了个人。

虽然此人目前是离线状态，但其昵称俨然是显示在【社团成员】名单里的。

“不会吧……”想了几秒后，封不觉神情微变，看来他已经有了答案，“手舞石上月，膝横花间琴。过此一壶外，悠悠非我心……”他喃喃念道，“嗯……记性还挺不错的嘛……”

推测出了新成员的身份后，觉哥当时就觉得后脊梁发凉。因为他立即联想到……把那位安大小姐拉进社团的人，无疑是黎若雨。

目前社团里只有两个人是享有招收和开除成员权限的，一个是封不觉自己，还有一个就是黎若雨。简单地说……一个团长，一个政委。剩下那两位，小灵是不想要权限的，一是因为嫌麻烦，二是因为她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让表姐动手；而小叹……就算他开口要权限，觉哥也不会给。如果他非要问为什么，觉哥一定会以“你是总受”这种莫名其妙的理由进行霸道的回应。

“这两位姑娘……”封不觉独自在电梯间里来回踱步，自言自语道，“关系发展得还真快啊……这种相见恨晚、同仇敌忾的气氛……可不是好兆头……”

他稍稍纠结了一会儿，却是没有想出什么好对策，看来自己的行踪被上司监视的事情已经在所难免……幸好这几天他全都没上线，表现出了一种努力工作、无暇游戏的状态。今天就算遇上，他也可以底气十足地说……存稿我已经搞定了。

“唉……怎么感觉自己像是小学生啊……潜台词好像是‘我作业已经做完了，可以玩了吧’……”封不觉念及此处，不禁又寻思道，“久而久之……就会进入叛逆期，变成‘别来管我！否则我死给你们看’这种台词……”

觉哥摇了摇头，把乱七八糟的念头赶出脑海：“切……不管了，大文豪能屈能伸、能站能跪……”他一边念叨着，一边进入了储藏室，“……人家韩信怎么过来的？勾践怎么过来的？孙膑怎么过来的？司马迁……嗯……那个还是算了……”他说着，已来到储藏箱前，“总之……走一步看一步吧……”

说话间，他已从储藏箱中取出了自己所有的拼图牌，总计七张：拼图牌-草莓，拼图牌-香蕉、拼图牌-马桶搋、拼图

牌-乒乓、拼图牌-父亲、拼图牌-蜘蛛，拼图牌-倒计时。

接着，他便到登陆空间中转了一下，继而进入了商城。

封不觉的目标不是别处，正是那“拼图牌交易所”。

交易所位于商城空间的一角，嵌在巨大的穹顶边缘，其整体造型像是个残缺的球体。走进正门后，便可以看到数排双向柜台，以及在柜台之间往来穿梭的众多玩家。无论怎么看……这交易所的内部，都很像个街机房。

“这什么呀……都在玩老虎机吗……”封不觉嘀咕了一句，继续朝前走。

版本更新以后，他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经过这十来天，大部分玩家都已经熟悉了这个新设施的使用方法，而觉哥……应该算是极小一部分土包子了。

“哈！疯兄！”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封不觉闻声转头，看着来人道：“哦，原来是剑少，好久不见。”

“我听刀锋的人说，在101区域可能会遇见你……”剑少边说边朝觉哥走来，“没想到今天还真遇见了。”

“你有事找我，直接通讯或者发消息不就行了……”封不觉说得很对，两人本来就互加了好友。

“哈哈……其实我也没什么事要找你。”剑少笑道，“哦，对了，我介绍一下……”他说着，侧过身去。

觉哥刚才就注意到，狂踪剑影的身后，跟着一个稚气未脱的瘦弱少年，其衣着也是一袭侠客装扮，胸前还有“江湖”的徽章。

“这位可是我们从‘星辰’引进的明日之星。”剑少介绍道，“步天歌。”

“你好。”封不觉随口打了声招呼。

“哇！你就是疯不觉吗？”步天歌瞪大了眼睛，用看妖怪一

般的眼神盯着觉哥道，“比录像中看上去真实好多啊。”

“笨蛋！”剑少照着那小子的头就是一个指弹下去，“这不废话吗？有当着别人面这么说话的吗？有没有礼貌？”

“对不起……”步天歌捂着脑袋，挺委屈地抬头对封不觉道，“疯兄，你好。”

话音未落，只听得“咚”一声，剑少又请步天歌吃了个糖炒栗子，并接道：“疯兄是你叫的吗？叫‘觉哥’！”

“是，觉哥！”步天歌很听话地改了口。

“嗯……明日之星被你带出了黑社会马仔的感觉啊……”封不觉面无表情地吐槽道，“话说……你们这样一攻一受的……系统守卫也不来管管吗？”

“没事儿，是他姐让我好好管教一下的。”剑少回道，“哦，忘了说了，他是‘不怕’的弟弟。”

“哦……”封不觉神情微变，转向步天歌道，“小步，你活这么大不容易啊……”

“可不是吗……”步天歌一脸沧桑地回道。

“行了，小步你先去一边儿玩儿着，我和疯兄有话要说。”剑少这时说了一句，欲将步天歌支开。

“哦。”步天歌应了一声，耸耸肩、便转身离去了。

待他走远一些，剑少才道：“疯兄，我悄悄告诉你，这小子很有天分，将来可能会变成非常厉害的高手哦。”

“我知道。”封不觉淡定地回道，“大约十六秒前我想起来了，他在【虫之战】里和小叹交过手，那场比赛小叹和我说起过。”

“嗯，对对，他也跟我说过……”剑少接道，“说什么……自己差点儿就赢了巅峰争霸决赛里那个枉叹之。”他摇了摇头，“我当场就批评了他……什么叫差点儿赢了？那不就是没赢吗？这有什么好骄傲的。”

“我发现你最近真是越来越爱唠叨了。”封不觉基本无视了对方的话，并用鄙视的眼神回应着狂踪剑影，“终日沉溺在被少女施展格斗技的快感中，使得荷尔蒙的分泌产生了异常吗……”

“呵呵……你别拿我开玩笑了，不就是在你面前出了一回丑吗？”剑少干笑着回道，“我那是在外人面前让着她……”

“你眼神中的淫荡和期许已经出卖了你。”封不觉又平静地补上了一刀。

“喂……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连番吐槽我啊！系统屏蔽功能故障了吗！”剑少不爽道。

“我又没说什么脏话。”封不觉道，“唯一可能是敏感词的只有淫荡而已，没被屏蔽……说明系统也认可了我看法。”

论语言能力，剑少自然不是觉哥的对手，他很快就恼羞成怒了：“切……就算是吧！怎么地了！我就是快乐得不得了啊！哈哈哈！”他两腿一分，双手叉腰，仰天大笑三声。

封不觉沉默了两秒：“好吧……”他叹了口气，“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一下。”

“什么？”剑少接道。

“当你说到‘我当场就批评了他’时，你的那位不怕妹子就走进了大堂。”封不觉说这话时，视线已移到了剑少的后方，“当你说到‘这有什么好骄傲的’时，她就带着小步朝你走过来了。”他顿了一下，“然后，她就一直站在你后面，听我们说话……现在她的眼神看上去不太妙啊。”

狂踪剑影听到这儿时，艰难地吞下了一口唾沫，他脸色惨白，缓缓转动僵硬的脖子，看向了自己身后。

数秒后，剑少的视线中，便出现了一张正在微笑的脸。

这是才不怕呢很少会露出的表情，勾起的嘴角，也难掩她眼中的杀气……

步天歌用一种同情的眼神看着剑少："我是想提醒你来着的……姐她不让。"

狂踪剑影嘴角抽动着，又转头看向了封不觉："为……为什么……"

"机会难得，就阴你一下咯。"封不觉摊开双手，坏笑起来。

"皇甫明康！"不怕这时厉声说道。

"完了……叫我全名了……"剑少眼中已透出视死如归之色。

"有意思……这里是不是该加上一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封不觉幸灾乐祸地笑道。

"来我会议室，我得跟你谈谈。"不怕也不多话，拎着剑少的后领就往外拽。

"啊山高水长~望前路茫茫~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封不觉挥着手、唱着歌，目送着剑少渐渐远去的身影……

"这什么歌啊？"步天歌还站在原地，看着觉哥问道。

"前南斯拉夫有部电影叫《桥》，你有空可以去看看……"封不觉笑着转过身，"哦，还有……我善意地提醒一下……成为强者的第一步，就是别再让人随便打你的头了。"说罢，他便缓步远去，留下一个背影，深藏功与名……

步天歌则用一脸敬仰之色，望着觉哥，念道："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他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

十五分钟后，觉哥又回到了登陆空间中。

他在拼图牌交易所中稍微研究了一下规则，便成了个中好手。没过多久，他已把自己的七张牌全部换掉了。

眼下，他拿回来的七张牌分别是：拼图牌-羊*2、拼图牌-

牛、拼图牌-蝎子、拼图牌-螃蟹、拼图牌-鱼和拼图牌-狮子。

很明显，封不觉想组成的套牌就是……黄道十二宫系列。

有了基本的概念后，换起卡来便有了针对性和目的性。反正是通过交易所里的柜台自助交换的，无须讨价还价。他只要用“搜索”功能去查找一下，找到符合十二宫特征，且条件是“一换一，不限类型”的卡，然后确认一下操作就是了。

在交易所中挂牌的玩家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懒得费时费力去进行挑选，于是干脆就将自己收集到的卡随意地挂在交易所里，过几天来收一下，看看替换过一遍的卡牌能不能拼出什么组合来；第二种则是：已有了一个组合计划，但没有搜到想换的牌种，所以就拿一些废卡挂在那里，限定个条件，期待能换到特定的卡。

而封不觉……属于那种手里只有七张牌，却已经想着要组十二张组合的人……

不过，觉哥也明白，以他目前的拼图牌数量，想凑齐全套十二宫还早得很……因为，按照行情来讲，你想换到一套五张的组合，那至少得准备好七张卡。想要十张的组合，最好准备十五张卡左右。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谁不想建立多牌组合呢？但越到后面，难度无疑就越大。比如这黄道十二宫吧，当你组到只剩最后一两张卡的时候，交易所里偏偏没有？你又能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挂牌等，等有人主动来跟你换。但既然你选择要换特定的卡牌，一换一的话，人家就未必肯了。所以想换到特定卡牌的人，通常会挂两张自己不要的卡片，进行二换一。这其中又有学问了……也许对你来说是废卡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

总而言之，拼图牌交易所里的门道很多，如果有耐心整天泡在那儿里，玩儿得够溜……理论上是可以让自己的拼图牌越换越多的。混成“牌霸”以后，搞搞线下交易，便可以盈利

了。因为这世上还有一种叫土豪的玩家，只要有钱，别说什么十二张牌的组合了……凑个水浒一百单八将又何妨？人家在交易网站上直接挂个任务，按照每张牌多少RMB的价位去收，早晚是会收齐的。

“嗯……仓库的地方渐渐有点儿不够用了呢……”封不觉在存卡时，看着自己那只有十个储物格的箱子念道，“【爵士之舞】迟早会销毁，可【‘扑克侠’英雄ID卡】，恐怕得一直占着一格。我的物品栏目前也就是刚好凑合的水平，没有什么多余空间；把一堆拼图牌装在衣服口袋里带着显然也不妥……”

想到这儿，觉哥便下定了决心，唤出了储藏箱的操作视窗，随即就通过快捷通道购买了五格储藏栏。

和行囊栏的价格一样，储藏栏的价格也是每五格1000000游戏币。这笔钱早晚得花，不如就趁此机会办妥了。万一下回从剧本出来时，又奖励了不少拼图牌，那就有点尴尬了。

“OK……”封不觉看着菜单中消逝的游戏币，转身向电梯走去，“刷本赚钱去了。”

第556章 关于单挑模式的二三事

自巅峰争霸结束至今，地狱前线成员们（除了安月琴）的等级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若雨、小叹和小灵，皆是达到了40级。与封不觉的43级相比，相差已不算太大。所以在今天白天时，封不觉就已经和小伙伴儿们约好了……十三号凌晨一点在睡眠模式的频道碰头，然后一起刷本。

不过，就眼下这个点，也不止是觉哥一个人在线。

封不觉刚登陆时就注意到小叹和小灵也在线上，只不过他俩的状态都是“游戏中”；而若雨和安大小姐则是离线状态。

因此……他这会儿还是得一个人排本。

可能有人会疑惑……觉哥的好友也挺多的，而且大多都是实力很强的职业玩家，为什么觉哥不跟着他们一起混呢？

其实理由也很简单，正因为人家是职业的……所以在线时间一般都安排得很满，几乎时刻都在忙碌着。再说人家自有一套人员班底和刷本计划，封不觉又不准备投靠他们，没必要去添乱。当然了……如果是别人主动来找他，那就另当别论。

“嗯……好久没排过杀戮游戏了……”封不觉在显示屏前斟酌了一会儿，沉吟道，“现在是七点二十分，去打场1V1的话……短则十五分钟，最长也不过一两个小时（此处均指现实时间），肯定不可能超过睡觉的时间……”

他一边想着，一边已逐步操作，点选了该模式。

在觉哥正式进入队列之前，还是让我们来围观一下他的最新状态：

称号：【引恨者】，称号能力：【憎恨熔炉】。

经验值：22894140/43000000，技巧值：8614，游戏

币：843300。

专精：通用A，器械C，侦查D，格斗A，射击C，医疗D，灵术C，召唤C。

行囊（13/15）：SCP-500(3/20)，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Moxxi小姐的坏脾气，金刚铃，生存值补充剂（中）*5，无尽榴弹匣，WJQ-308军铲（永不磨灭型），我擦类闹得住菇*1，欺诈怀表，魔杳灵枢，必须破防之刃，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氧气烟斗。

装备：死亡扑克（灵能武器），回音盔甲，阿尔忒弥斯的拥抱，殖入式炼金术增幅装置，踏虚，幻影夫人的轻抚。

储藏室（8/15）：爵士之舞，拼图牌-羊*2、拼图牌-牛、拼图牌-蝎子、拼图牌-螃蟹、拼图牌-鱼、拼图牌-狮子，“扑克侠”英雄ID卡。

技能栏（12/12）：【不那么草率的维修】【灵识聚身术-改】【炼冰术士的执着】【南斗飞龙拳】【召唤术——武藏小金井】【月步】【岚脚】【飞沙风中转】【气功炮】【召唤术——马孙】【野球拳】【熊孩子的下鞭腿】

未装备技能：【邪王炎杀炼狱焦】

虽说阔别了将近一百章，但觉哥的属性变化不算很大。主要也是因为他现在等级高了，各方面能力都已趋于稳定。就说射击和医疗这两项专精吧……除非觉哥今后入手合适的相关技能，否则想练也没法儿练。只凭常规射击、喝喝血瓶，是很难让专精发生质变的。

不过，这可不代表他以后也没有多少提升空间了……

在惊悚乐园这个游戏里，每过十级，就会迎来一个新的开始。如果以为练到满级便算是一站，那就大错特错了。

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在到达封顶等级后……会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等待着玩家们。

……

【疯不觉，等级43】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杀戮游戏1V1，请确认。】

【已确认，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语音一起，觉哥就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其眼前白光骤亮，随即又变为一片漆黑。

这一次的载入时间略长，正当封不觉心生疑虑之际，一段额外的系统提示响起：

【特别提示：在新版本中，杀戮游戏的1V1模式已取消惊吓值评定机制。】

【杀戮游戏的其他多人模式依然保留该设定。】

【以上提示仅显示一次，更多信息可登录官网进行查询，祝您游戏愉快。】

封不觉并未对这几行字的出现感到惊讶，因为他早就知道了。这些内容并未显示在V1.10补丁的介绍页，需要进入详情页观看细则才能读到。而觉哥……就是那种会点进去并逐条阅读的人。

“让你的对手颤栗吧，让他们体会真正的恐怖。”一个柔媚的女声，道出了这次剧本的开场白。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杀戮游戏。】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3000游戏币。】

“嗯……这种奖励吗……”封不觉看着眼前的窗口，心道，“原以为至少会给一张拼图牌什么的，结果却只是这样而已……”

不过，觉哥对这种情况也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他早就料到……削弱1V1模式的胜利奖励势在必行。

……

这话还得从五月初说起，早在那个时候，就有不少玩家在论坛上发牢骚，说如今的1V1变得越来越难打了。

而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四月底，有人在论坛上写了一篇叫作“1V1才是最佳冲级方法”的技术贴。

从那以后，游戏里涌现了很多“无脑1V1玩家”，他们多半也不是什么高玩，只不过就是照搬了别人写的攻略，把器械和射击两项专精稍微练高点儿，然后凑一套专门针对单挑的装备和技能，并购买许多特种消耗品。这样将自己全副武装以后，盯着那个模式去排就是了……

一对一的胜负，变数自然较少。在玩家技术差距不大的情况下，用这种策略，的确可以让赢面大增。

于是，在这段时期……惊悚乐园的1V1杀戮游戏队列，成了无脑流横行的天堂。这让那些纯休闲玩家的游戏体验变得非常糟糕，因为他们只要去排1V1，就有很大的几率遇到对面是这种对手。正常成长下的玩家在特种弹药和针对性技能的轰炸下，经常被打得欲哭无泪。他们要赢那些无脑流的家伙，就得殚精竭虑、不容许有丝毫失误，有时还需要靠一点点运气。但人家打他们……却是轻轻松松、一波带走，即使输了也无妨……无脑再排下一场。

很多人被打得郁闷了，干脆就不再排1V1了，而剩下的普通玩家们，就得在继续被虐和同流合污中做个选择……久而久之，搞无脑1V1战术的人便越来越多……

好好的一个虚拟实境大型网游，按理说应该有着很好的1V1PK体验，却生生被搞出了一种在土豪游戏里冲天梯的感觉……

由于五月是巅峰争霸之月，有关这种现象的种种声讨，

全都被淹没在了其他话题的大潮中。但……这并不代表梦公司没有听见那些声音。这不……新版本一开，1V1模式的奖励就被一刀砍下；直接连惊吓值评定都没了，胜利奖励也变得很低。你要继续搞无脑？可以，反正就算你用这种方式赢了，得到的那点儿奖励还不够下一盘买补给品的。而对面输掉的人，没准还能比你多拿点技巧值。

这样的新规则一出，短短两天，1V1的环境就好了许多。现在还在打这个模式的人，多半就是来磨练技术、获取技巧值的；两人放水对刷之类的情况也已彻底杜绝；对战双方都能拿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奖励。

论坛上对这项改动无疑是一片赞扬之声，当然了……也有骂的。开骂的多半就是靠着无脑流方法快速刷到三十几级的那群人。因为在失去了1V1刷级的手段后，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游戏水平各种渣，除了器械和射击到了C以外，其他专精的等级都跟没有一样。进了团队剧本经常变成累赘，被人各种鄙视……

不过……那就没办法了。按照伍迪的原话来说就是："'无脑流现象'是很容易解决的，从'动机'和'成本'出发，做些简单的调整即能将其扼杀。但'目光短浅'和'不知反省'的人，却是很难解决的，眼下已不是那种我可以把人随意切片冲进马桶的年代了。"

……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看完了提示，剧情简介的字幕便逐渐浮现。

只听得……一个苍劲有力的男性声线响起，配合着字幕朗诵道。

【夜，冷夜，冰冷的夜。】

【人，两人，沉默的两人。】

【月下花前，美景良辰……】

【然，此地，却是一片肃杀之景。】

话至此处，封不觉眼前骤然一亮。他当即发现……自己正站在某个颇为巨大的古建筑顶上，准确地说，是站在“屋脊”之上。

【他的眼，似乎能看透世上的一切。】

【她的刀，似乎能劈开世上的一切。】

【月下，只剩下了这两个人。】

【天地间，也仿佛只剩下这两个人。】

第557章 绝世高手篇（上）

【重要提示：您的物品栏已锁定；灵能武器已锁定；剧本结束前，您唯一可使用的武器是手中的宝剑；格斗技能以外的所有主动技能皆无法被使出。】

“什么！”刚听完莫名其妙的开场白，封不觉就又听到了一段无比坑爹的设定。

而且……这设定还没完……

【重要提示二：该剧本中，将引入一项特殊数值，该数值目前已显示在您的游戏菜单中，该数值的变化，将影响您在战斗中的表现。】

话音未落，封不觉就打开了游戏菜单，并迅速在命、体、灵三槽的下方，找到了那所谓的“特殊数值”。

“居然是时髦值？”觉哥看到菜单中【时髦值：+10】的字样后，彻底震惊了。这设定的槽点实在是太多，堪比当初的“主角光环”……

【主线任务已触发】

【杀死敌方队伍全部成员】

简介和提示都结束后，任务便顺势刷了出来。

而这一刻，也宣告了本场战斗的开始。

“喂喂……只能用格斗技能和冷兵器的话……对我相当不利啊……”封不觉心中念道，“对面那位可是这方面的顶尖好手啊……”

能让封不觉认为是“顶尖好手”的人，自然是很有些能耐的。

此刻，站在对面屋脊上的，正是这样一个人……

她的身姿绰约高挑、容貌出尘脱俗。白腻的肌肤在月光的映衬下，有一种动人心魄的美。

她那一袭白色的长衣上，有着鲜艳的血樱图案。清风吹过……其衣摆随风轻摇，身影飘飘若仙。

这一战，絮怀殇，用的是自己惯用的双刀。

而封不觉……用的是一把刚刚入手的宝剑。

两人对自身兵器的熟悉程度有着天壤之别，仅这一点……就已拉平了他们在硬实力上的差距。

可以说……觉哥靠着专精、等级和装备拉开的实力差，在进入剧本的刹那，已荡然无存。

“切……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对我都不太公平啊……”封不觉心中又道，“不愧是女神，连系统都特别照顾你吗……”

“疯不觉。”此时，絮怀殇忽地开口了，她的语气显得很冷、很平静，“我一直期待着与你再战一场，只是没想到……这一战会来得这么快。”

觉哥闻言后，却是半晌没说话……

过了大约十秒，他才回道：“一定要打吗？”

絮怀殇轻笑道：“呵……为什么不打？这又不是比赛，也没有旁人在看，难道你还怕输不成？”

很显然，絮女神误会了觉哥说那句话的用意……所以她才会一本正经地进行回应。

“唉……”觉哥长叹一声，随即缓缓侧身，把未出鞘的宝剑夹在手臂和胸口之间，双手抱胸，故作潇洒地摆了个姿势，“陌上濛濛残絮飞，杜娟花里杜娟啼。年年底事不归去，怨月愁烟长为谁……”他毛事儿不干，先吟了首诗，然后转过头，用余光看着对手道，“絮怀殇……正所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你又何苦这样苦苦相逼呢……”

“哈？”絮女神的脸蹭一下子就红了，她的心中有惊、有疑、有怒，还觉得有点好笑，“你哪根筋搭错了啦？在那儿耍什么帅啊？干嘛说得像我要倒贴你一样啊？”

话音未落，絮怀殇自己就想通了，她即刻又接了一句：“哦~我知道了……”虽说晚了几秒，但她还是洞悉了觉哥的意图，“刷时髦值是吧？”

万万没想到……絮怀殇把这三个字说出口以后，自己的时髦值当场掉了二十点，变成了负十……

“糟了……”见状，她的神情微变，暗忖道，“那不知所谓的数据变成负的了……看来不能说那些正经话啊……”念及此处，她抬眼看向了远处的觉哥，“可是……要像他一样做些中二举动来刷数值……未免太羞耻了吧！”

没错……非常羞耻。但……封不觉不在乎。

这就是系统公平的地方，既然在明刀明枪的打斗中，絮怀殇已获得了明显优势。那么系统也势必会给封不觉一种翻盘的手段。而眼下，这种手段的具象化体现就是——时髦值。

“啊……今天的风儿，甚为喧嚣啊……”面对絮怀殇的质问，封不觉继续没话找话，抬头望月，讲了句槽点十足的对

白。

然，絮怀殇不能吐槽，因为吐槽她就输了……

“哼……”她憋红着脸，“是否是风儿……正在鸣泣呢……”

“嗯？”封不觉眼神一凛，看向了絮怀殇，他的心中念道：“竟然接上了啊！原以为你那种人是不得要领的，结果真的接上了啊！”

与此同时，絮怀殇内心的想法却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果然是超羞耻啊！原以为说出去以后就没什么了，但事实还是难以接受啊！”

两人皆不知对方内心的想法，因为他们表面上都还是一脸沉着、冷酷到底的状态。

“我可以跟你打……”封不觉憋了两秒，又开口说道，“但……你真能接下我的剑吗？”

“为何不能？”絮怀殇应道。

“因为你的心，还没静下来。”封不觉说完这句，自己心里都在想：“我擦类……这什么理由啊！”

“你怎么知道？”絮怀殇冷冷道。

“我就是知道。”觉哥也冷冷道。

然后两人一同在心里吐槽：“两个神经病啊！”

“也许，心未静，反倒是件好事。”絮怀殇想要转移话题，务求迅速开打，“因为你的剑，也不曾平静过。”

“我的剑……”封不觉说着，单手举起了宝剑，但完全没有拔剑出鞘的意思，“确是在躁动着……”他顿了一下，“可我的心，早已死了。”

“你去死吧！你真的可以去死啦！太不要脸啦！陪你这样闹下去我自己都快无法直视自己了啊！”絮怀殇在心中接连骂道。

她虽是恨得牙痒痒，但又不好发作，表面上只能接着装下去：“是吗？几时死的？”

封不觉冷哼一声，一拂额前刘海：“哼……当然是从我练成‘那招’的那一刻起。”

第558章 绝世高手篇（中）

絮怀殇不知道封不觉口中的“那一招”是什么，但她基本也猜到对方是在瞎掰。

“哼……是吗？”絮怀殇冷哼一声，“那……”她的双手摁倒了腰间的双刀上，“……就让我见识一下吧。”

她的思路也很清晰，比扯淡的话……自己肯定不是疯不觉的对手，继续这样唠下去，两人的时髦值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所以……絮怀殇的计划就是，尽快地结束这种羞耻感十足的中二对话，迅速开打。要是实在结束不了……那就只能拔刀硬上了。

“嗯……挺聪明啊……”另一边的封不觉也在心中暗忖着，“自知刷时髦值刷不过我，想趁着数值差距还不大时就开打……”

封不觉心思电闪，很快就有了对策。只见他缓缓转身，傲然而立。然后伸直右臂，将宝剑垂直地举在身前：“好！”他强有力地喝了一声，“放眼整个江湖，也只有你絮怀殇敢出此言！”

“你在这个‘江湖’才混了几分钟而已吧……我也是刚进入这个剧本而已啊……”相类似的话语，絮怀殇也只能默默在心里念出来，念的时候还得保持外表上的冷酷肃然……

当然了，封不觉的话还没完。这数秒之间，他已在心中杜撰了一段有关絮女神的完整故事，这其中包括身世、家境、师门、宗派、学艺经历、情感历程、以及各种闯荡江湖的奇闻轶事……不出意外的话，觉哥准备这样讲上半个小时。

但……意外出现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忽然，夜空中传来一阵豪迈的大笑。

笑声一起，封不觉和絜怀殇皆是微微一怔。他们都以为这个剧本只是简单的狭路相逢，却未曾想到……此地居然还有旁人。

“喝！”一声清喝过后，一道人影窜上了屋顶。

来的是个男人，中年男人。

他身穿一袭苍色劲装，脸上虬髯虎鬓，面相甚是粗犷。

他的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把刀，表明了他的身份……一名刀客。

此人站定后，开口便对觉哥道：“你这话……说得未免有些太满了吧！”

“来者何人？”封不觉简直是喜出望外，赶紧搭腔。

“哼……好狂的小子。”刀客笑道，“连我‘塞北百斤刀’廖伍都不认识，却敢提什么‘放眼江湖’的厥词？”

“哈？”封不觉为了保持自己孤高的形象，顺势就向那大汉投去了鄙视的目光，“这很奇怪吗？武林中的无名之辈多如牛毛，什么阿猫阿狗、老四老五的……难道我全都得认得？”

“嗯？”廖伍当即一怒，虎目圆睁道，“好个后生！不知天高地厚，却敢出口伤人！”说话间，其左手提鞘，右手握住刀柄，“让我替你师父教训教训……”

“且慢！”突然，又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喝止了廖伍的行动。

话音至，人亦至，一道轻盈魅影飘然落在了屋檐上。

这女子的身形一定，便显出一张俏丽的面容。她大约二十五六岁年纪，白衣胜雪，手提长剑，应是一名女剑客。

“廖大侠，切莫动怒。”女子对着廖伍道，“何必为了一名晚辈的几句狂言，就大打出手呢？”

廖伍看到那女子后，稍稍沉默了两秒：“哦……原来是‘白梅剑’苗女侠。”

“不敢当，苗瑛见过廖大侠。”苗瑛虽然比廖伍年轻不少，但却没有称其为前辈，因为按照辈分来说，她和廖伍应是平辈。

廖伍冷哼一声，又转头看向封不觉：“哼，小子，今日有苗女侠替你求情，我且放你一马。”

“呵……多此一举。”觉哥才不领情，他最好和这两人吵起来才好。

“二位。”絮怀殇趁这俩NPC还没发飙，赶紧抢道，“今日我与……”她犹豫了一下，想了想该怎么称呼觉哥，“……我与疯兄在此决斗，实属私人恩怨，能否请两位不要插手？”

“哈！原来‘留字’的还真是你们？”此刻，第三个声音响起了……

絮怀殇头都大了，心道：“莫名其妙的家伙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啊……这还打不打了啊？”

高手，往往是伴随着衣襟飘动之声，用轻功飞过来的，这次来的这位也不例外。

此人一袭黑衣，肩披红色斗篷，束发整齐、面如冠玉，身上好像是没带兵刃，至少……看上去没带。

“唐云儿，你小子怎么也来了？”廖伍当即问道。

“哈！怎么了？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唐云儿回道，“听说了‘那个消息’的人，多半都会有些好奇吧？”

“什么消息？”絮怀殇这时开口问道。

“当然是……”唐云儿的话回到一半就怔住了，因为当他转头看到絮怀殇时，思维就变成了一片空白。他长这么大，美丽的女子也见了不少，但如此绝色的女侠客，他还真是头一回见。在唐云儿的印象中，也只有自己的母亲“云外仙子慕容

颖”才有这种倾国之貌。

“是什么？”絮怀殇又问道。

“呃……是……”唐云儿已经忘记前一个问题的内容了。

“哈哈哈哈……”廖伍又是一阵大笑，“乳臭味干的小子，见了漂亮姑娘，就连自己姓什么都不记得了。”

唐云儿顿时涨红了脸，在美女面前被这样取笑，他自然会发火：“呸！廖伍，别在那儿胡说八道，要不然我……我就……”

“怎么？你小子也想来教训我？”廖伍的手又摁在了刀上，“嘿我这暴脾气……”

此时此刻，封不觉正在暗自窃笑，而絮怀殇则是扶额摇头。看起来……他们这儿还没打起来，这帮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NPC就要先打起来了。

“一个月前……”忽地，又有第四个声音响起，“有人凭一身惊世神功，以气御剑，在皇城内的一根巨柱顶上刻了十六个字……”

这个声音听上去颇为尖锐，但却让封不觉感到似曾相识……

呼——

眨眼间，又一道人影现身。

这个人，毫无疑问，是目前出现的几名NPC中武功最高的一个。他来得最快，最安静，其说话时的声音和气息也最平稳。

几乎在此人站定的瞬间，廖伍、苗瑛和唐云儿的脸上都露出了一丝讶异和惊恐。他们都是江湖中的一流好手，绝非等闲之辈。可是……仅仅是一个照面，这三人便发现……来者的功力深不可测，甚至可以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望尘莫及。

“月圆之夜，紫禁之巅。一剑西来，天外飞仙。”那个声音接着刚才的话道，“呵呵……本座当时还纳闷儿呢，究竟是谁……有这样的胆子，并且有这样的武功，能在皇城里给别人下战书。”他缓步朝觉哥那边走着，“结果……是你小子。”

那人向前走了几步后，月光便照亮了他的脸。

封不觉看到其相貌，立刻露出了微笑，随即抱拳拱手道：“封某，见过曹公公。”

“上帝啊……”絮怀殇在心里呼喊着主的名字，“这到底是什么展开啊？”

“呵呵……三十年不见，封寮主……”曹钦上下打量着封不觉，“……别来无恙啊？”

此话一出，封不觉便明白了，原来，距离他上次进入这个宇宙，这里的时间已过去了整整三十年。

但有一个问题……曹钦的样貌，看上去竟是没老多少，怎么看也不超过五十岁。

“还好还好……”封不觉笑道，“公公您的气色也不错啊，真是越活越年轻了啊。”

“哼……”曹钦用他那不男不女的嗓音冷哼道，“本座天生奇才、根骨过人，而且十五年前神功大成，得入天人之境。会有这样的容貌……不足为奇。”他说着，抬眼瞪着觉哥，“倒是你封寮主……让我大吃一惊啊，莫非你是那长生不老的神仙不成？”

“哈哈哈哈……”封不觉豪爽地大笑几声，给自己争取了几秒钟编谎话的时间，“我这人太不招人喜欢，阎王爷不想收我呗。”他回了一句玩笑话。

曹钦是个聪明人，不会追问下去的。他用一个挺妩媚的动作抚着自己帽檐的一根丝带，回道，“不说就算了，我也不感兴趣。”说罢，他又转过身，冲着周围的人扫了一眼。

刚才还气势颇盛的三大高手，被曹钦的目光扫过时，皆

是一个激灵。唯有絮怀殇……仍是沉静如水、不为所动。

“封寮主，你要找人决斗，可以。”曹钦继而又道，“你想在皇城上打……”他叹了口气，“说实在的……也可以。”他伸手指了指远处，“但你提前一个月留字，又是何意啊？”他顿了一下，又道，“你可知……这给朝廷带来了多大的麻烦？”

“是封某……考虑不周了……”封不觉姑且先认了个错，他是绝不想与曹钦为敌的。如果这世上有一本《武侠世界生存指南》，其中肯定有一章的标题是“别惹公公”。

“唉……也罢。”曹钦摇着头接道，“好在我早有准备，所以消息并未在江湖上传开。知道此事的，不足百人；今夜来闯皇城的，共有三十余人；而成功潜进来的，只有三个。”

曹钦说着，将双手背在身后，看向那三人：“你们三个，倒也有些能耐。”他的视线像一把锋利的刀，在夜空中划出冷芒，“本座知道，派一般的大内高手来，未必拿得住你们。所以，半个时辰前，我已将这里周围的禁军全部撤空，准备亲自来此……大开杀戒……”

话至此处，那三位身上的血都凉了。

曹钦接下来却道：“但……今日得见故人，本座甚是欣喜。”他笑了笑，“而且这场决斗……我也想好好看看。”

廖伍、苗瑛和唐云儿的心情可谓大起大落，有那么短暂的一瞬，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死定了，但现在看来还有转机。

“这样吧……”曹钦一边说着，一边越过了屋脊，行到了那三人的身旁，“等他们打完了，本座送你们出去。但条件是……今日之事，你们永生永世不得说出去，否则……”

在他把“诛你九族”之类的话说出来之前，机智的苗瑛已然抢道：“多谢前辈不杀之恩。”

唐云儿也见风使舵，赶紧抱拳拱手道：“多谢前辈。”

廖伍这会儿也怂了，吞吞吐吐道：“谢……谢过公公……”

“嗯……”曹钦满意地点了点头。其实他也不是什么杀人狂魔，他所需要的……只是这种被人敬畏的感觉而已。

平心而论，做人做到曹钦这个境界，已经没有太多追求了。绝世武功他有了，钱和权他也有了；女人他消受不起，干儿子倒是收了不少。现在还能让他感到高兴的，就是虚荣感和自尊心。曹钦之所以对封不觉挺有好感，主要原因就是他从这位封寮主的眼中看不到半点歧视的意思。这种尊重，比他见惯了的“因惧而敬”强得多。

“你们这些江湖儿女，就知道看热闹，却不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曹钦接着说道，“三十年前苍灵论剑，林常的太虚无相大法所向睥睨，连剑神叶承和无名剑谢三都败于其手下，什么一府二楼三派四门，全都形同草芥一般。”他顿了两秒，“当时若不是这位封寮主，哪儿还有你们今日的武林？”他用教训的口吻，对已然目瞪口呆的三名“高手”说道，“而今你们这一辈，更是不知死活。哼……学了点粗浅的功夫，就敢往皇城里闯。”他冷笑几声，抬头望向了觉哥和絮怀殇，“都仔细瞧着点儿吧……什么是真正的高手。”

风，仍在吹。

夜，仍未尽。

但刀剑……仍在鞘中。

在四名观众灼灼的目光下，封不觉的时髦值又上了不少，变成了正五十。而絮怀殇也沾了觉哥的光，时髦值来到了正十八点。

“原来如此……他以前来过这个剧本世界。”絮怀殇在心中整理了一下刚才所听到的，“而且和那个曹公公有些交情。”她思索道，“好在这场杀戮游戏的故事背景是一场‘决斗’，那个NPC应该不会直接出手帮他……”

与此同时，觉哥则在想着：“原来如此……是这个世界啊，这个宇宙无疑是没有什么叶孤城和西门吹雪的，于是就

把设定套用在我们身上了吗……”他视线微移，看了看自己手中的宝剑，“我随口一说的‘那一招’，正好应了天外飞仙，可是……我怎么可能会用啊！”

“快出招吧！疯不觉！”絮怀殇这时高声一喝，双刀已悍然出鞘。如今周围有了观众，刷起时髦值来就更有效率了，继续拖延下去，对她会很不利。

“在我出手之前，我还有一句话要说。”封不觉冷冷地念道。

“切……真可恶。”絮怀殇心道。

可她表面上还是得装出一副冷峻的神情应道：“说。”

“嗯……说什么好呢……”封不觉纯粹是为了再拖一会儿、刷点时髦值，所以此刻他的心里也在琢磨着，“不如说一句‘我爱你’，以此扰乱一下她的情绪？嗯……应该不会被举报性骚扰吧……”他的脑子里尽是这种点子，“等等……絮怀殇身为人气偶像，听过的表白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这句是没有什么杀伤力的……”他转而想到，“可惜我不是女的，要不然我就可以说‘我怀了你的骨肉’之类的。唉……要不然就宣称自己把屎拉在裤子上算了。”

可话到嘴边，又被觉哥咽了回去，他心道：“还是不行……就算能扰乱对方心绪，我自己的时髦值也会因为这句话而暴跌的，实在是太逊了……”

“你到底要说什么？”絮怀殇催促道，“拖延时间吗？”她紧接着质问了一句，并向前逼了两步。

封不觉没办法，只好赶鸭子上架，来了一句：“如果最后是我败了，请把我……和我的妻子葬在一起。”他说这话时，还露出了怅然之色，影帝本色尽显无遗。

“谁啊！谁是你妻子啊！谁认识你妻子啊！”絮怀殇真是快憋坏了。

“好……”她神情复杂地答应了对方的莫名请求，由于愤怒

和郁闷，她的双肩都有些颤抖。

可是在旁人看来……絮怀殇的反应却是另一种感觉。

唐云儿一脸愁容地叹道："唉……果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

絮怀殇都惊了，心中怒喝道："什么呀！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啊！都听见什么了啊！"

"哦？"曹钦好像也意识到了些许不对，他转头对身旁的几人道，"这二人……是那种关系吗？"

"唉……可怜这位姑娘一片真心，而那封寮主却还是只想着死去的妻子。"苗瑛点头接道。

"啊！！！"絮怀殇在心中哀嚎着，她想死的心都有了，脸上的表情也已有些扭曲，"苗女侠你言情小说看多了吧！这脑补的完成度也太高了吧！这种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氛围是怎么出现的啊！"

连五大三粗的廖伍也沉声接道："没想到这位封寮主还是个痴情汉子，丝毫不为美色所动，令人不得不佩服啊……"

"你佩服个头啊！这世界到底还有没有天理啊！"絮怀殇恨得紧咬下唇，但这表情却又让旁人产生了更深的误会。

"既然如此……那接招吧……"封不觉也没想到自己的话会有此等奇效，可说是彻底扰乱了絮怀殇的情绪。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觉哥当即摆好了架势，顺势出手……

第559章 绝世高手篇（下）

“喝！”封不觉轻叱一声，足下一点。身形……直破云霄。

锃一声，宝剑出鞘，寒芒毕露。

“九天悬一锋……”配合着剑招，觉哥用清朗的嗓音在高空吟道，“云外月当空……”

“又念诗？”絮怀殇心道，“你有瘾是吧……”

“飘渺红尘上……飞仙破苍穹！”封不觉一边在天空中耍着各种毫无意义的剑式，一边即兴作了首诗。

这诗中就暗含天、外、飞、仙四字，加上他形神并重的表演，其时髦值瞬时爆表，达到了正一百二。在这种时髦值下，纵是简单地引剑一刺，同样能有惊人的威力。

“哈——”封不觉见时机成熟，旋即月步一踏，从半空斜着冲下，飞向了絮怀殇。

絮怀殇在游戏中对垒过的剑者无数，她自己用起剑来也不差。所以，她一眼就看出，觉哥那几招只是花架子罢了，而且还是特业余的那种花架子……

“切……这根本不是什么技能吧……”絮怀殇心道，“一看他就不会用剑，还装模作样……”

心里有底，行动自是果决。面对那“天外飞仙”，絮怀殇不躲不闪，双刀并出，直接发招回应。

“北天十字雀！”絮怀殇羞红着脸，高声喊出了招式名。她也是没办法，剧本设定就这样，喊出来没准还能有威力加成呢。

叱——

霜白色的十字斩击飞向天空，正面迎上了封不觉的“天外

飞仙”。

觉哥早有防备，几乎在对方出手的瞬间，他的双脚便在半空再踏两步。这两记月步使其身形像是闪电一般向旁边折了一下，改变了下冲的轨迹，堪堪避开了飞袭而来的刀芒。

“我就知道你会用这招……”封不觉心道，“用冰属性的远程攻击来拦截我，无论是速度、威力和攻击范围都很合适……只可惜，你我已交手过一次，零时差演算的依据已足够充分，只要我有防备，远程攻击对我就是无效的。”

“果然躲开了吗……”这一瞬，絮怀殇阴冷的声音忽在觉哥的耳边响起，“我知道你会躲开的。”

原来……她也已经预见到了封不觉的闪避方式。

北天十字雀只是个幌子，在出刀之后，絮怀殇本人已奋力一跃、紧随着刀芒一并杀到。

乒——刀剑碰撞声荡破夜空。

封不觉反应神速，急忙拧身一滞，横剑挡住了斩来的双刀。

絮怀殇一击未中，却也没有半分迟疑。她立刻旋身变式，手中双刀并出，又是一波犀利的快攻。

刀光，剑影，在空中交织。

两道人影悬在天上，你来我往，竟是整整两分钟都没有往下坠的迹象。

“这……”在旁围观的唐云儿一脸惊骇，不禁念道，“……这轻功究竟是怎么回事……竟能浮空不落？”

“以刀发气，还化出如此巨大的白芒，而且其内力中还蕴含了惊人的玄冰之力，这……”廖伍的人生观也被刚才的北天十字雀给颠覆了。他本以为，自己已算是江湖上数一数二的刀客了，没想到……眼前那不知名的年轻女刀客一出手，就使出了他这辈子都没见过的神技。

以这个世界的常识来说，那种招数，没有个四十年的苦修，绝对施展不出来。而且这四十年里，你练得还得是中上乘的武学。若你练个低级的内功心法，那八十年也放不出这种刀气。

“最可怕的是……”苗瑛也开口道，“他们的武功完全不着痕迹、不显套路，似是无章无法、却又威力惊人……”她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剑，“在此站了许久，我却连一点内力的波动都没有感觉到。也看不出她们的呼吸法门、门派路数……”

“哼……少见多怪。”曹钦那半男不女的嗓音适时响起，“真正的绝世武功，不滞于形，不拘于法。冲破所有固有的规则，方可达更高之境界。”他可不是在忽悠，而是真的识货。这位曹公公的修为，早已突破了武学之境，转而踏入了玄修之列，他容颜不老，就是最好的证据，“你们日夜苦练，修的也不过是内力而已。可人家修炼的东西，却不知比内力强了多少倍啊。”

他们说话之间，天空中的战斗已起了变化。

和封不觉事先预估的一样，在短兵相接的情形中，自己是处于下风的。

虽然觉哥在格斗方面的经验和技巧都已是今非昔比，但和絮怀殇比起来还是差了不少。而以纯粹的力量和速度来看，在无法使用灵识聚身术的情况下，他也不占什么便宜。

“喝！看我飞龙入云步！”封不觉眼瞅着事情要糟，赶紧虚晃一招、格开对手，然后疾踏月步，向上逃去。临走前，还不忘给自己的行为编一个狂霸酷拽的名称，刷一下时髦值。

“明明就是月步吧……我又不是没见过……”絮怀殇嘟哝了一句，随即落回屋脊站定。

别看她在天上和觉哥打了那么久，其实……她是没有任何飞行手段的。刚才她只是借力发力，利用封不觉浮空的力量，把自己也停在了空中。

这种技巧……看似极难，对她来说却是易如反掌。因为絮怀殇有个很强大的被动技能，叫【踏燕飞渡】。

顾名思义，这招能让她的身体在某些情况下变得极为轻盈，连燕子都能驮得动。在这个技能的辅助下，她每朝觉哥下压一刀，就能借着对方格挡的反作用力再拔高几分。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比月步还方便，几乎都不费体能值。

当然了，月步和【踏虚】的效果都是踩着空气就能发动的，而【踏燕飞渡】必须得找到借力之物，多少还是有点差距。

“半个月不见，实力又有提升啊……”封不觉心道，“要不是有零时差演算，刚才那一轮交手，我就已经身受重伤了……”他不禁想起了当初初遇狂踪剑影的那一场杀戮游戏，自己同样是被人用精熟的打斗技巧压得死死的，可说是险象环生。

“没办法了，还是发挥制空优势，用岚脚去磨她的血吧……”封不觉主意一定，便顺势停在高空，刷刷两脚，踢出了两道半月形的斩击。

不料……

呼——呼——嘭——嘭——

忽有两道掌风乍起，浩然而来，在半空就将他的岚脚拦截、使其化为乌有。

“封寮主。”曹钦一甩衣袖、抬头道，“这可是皇城顶上，你想干嘛？”

“噗……”絮怀殇噗嗤一声笑出声来，从进剧本到现在，她还是头一回感到那么解气，“是啊，封寮主，把这儿的房顶打坏了，你有几条命都不够赔的哦。”

曹钦的突然出手和絮怀殇的嘲讽让觉哥的时髦值急速下跌，一下子掉到了四十。

“还有啊，你那天外飞仙也不过如此嘛，我都已经接下来

了，而且毫发无伤哦。”絮怀殇道。

此话一出，觉哥的时髦值急转直下，竟变成了零……

“喂！这样就变零了啊……”封不觉心中疾呼，“亏我还在开打之前装了那么久，结果只要一两个变故就会归零的吗……”

所以说……装逼好似是爬山，爬得越高，摔得越狠……

封不觉的时髦值暴跌，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他为那莫须有的“天外飞仙”铺垫了太久，可最后却是雷声大雨点小；第二，他在近身缠斗中落了下风，只能飞上天去，改用了腿法远攻；第三，他的岚脚被曹钦给挡了下来，并且被曹公公和絮女神轮流嘲讽了。

这三件事的发生，全都落在了围观群众们的眼里。致使封不觉那高大上的绝世高手形象一下子就崩了。虽然他的岚脚在廖伍他们看来依然是堪称恐怖的绝技，但他这个人的威慑力，已远不如刚才曹钦提到“苍灵论剑”时那般强烈了。

“没办法……”封不觉心中盘算着，“继续再用岚脚朝下攻击，搞不好会触发与曹钦的战斗……嗯……只能下去和她近战了吗……”念及此处，他又生一计……

众所周知……时髦值可以通过【向敌人通名报姓】，【放走敌人】，【不给敌人致命一击】，【使用不常用的汉字或外来语】，【回想】，【给人加油】，【表决心】，【解说事态】，【作诗】等一系列时髦行为来得到提升。

而女性还可以通过露肉的行动来增加时髦值，且胸部越大、身材越好，在战斗中生存的几率越高，时髦值刷得也越显著。

反之，【玩弄弱者】，【因为自己处于优势而表现出骄傲的态度】，【从一开始就用尽全力】，【给濒死的角色施以致命一击】，【嘲笑对方所执着的信念】等行为，都会导致时髦值下降，甚至引起死亡。

对这套理论烂熟于胸的封不觉，深深地知道……自己要赢，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他还有一线胜机，那就是使用最究极最时髦的翻盘手段——被打到奄奄一息后反败为胜。

在决定了这一方案后，封不觉行动了……

只见他身形倒悬，剑斜胸前。接着，右足微抬、轰然一踏。下一秒，他整个人便似奔雷般冲袭而下。

絮怀殇见对方似有拼命之意，自然不敢托大。其手中双刀再运，聚气待发。

霎时间，风袂飘举，柔荑轻送，双刀寒芒旋汇成盾，直撄那骤落的剑锋。

“南斗……飞龙剑！”封不觉手中握剑，却强使那徒手杀招。结果，他使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奇怪技能。他拿剑的那只手明显慢了一拍，还影响到了无剑的左手，以至于他出手时别扭无比。

虽说在旁人看来，这“剑手并出”的怪招也算是惊人绝式了，但觉哥自己明白……这发技能的威力还不足原本的三成。

“哼……笑话！”絮怀殇也迅速看破了觉哥的伎俩，当即轻喝一声，提刀迎上。

双刀并起，织出漫天杀网。

宝剑寸断，宣告胜负已分。

碎开的铁片纷纷倏落，在月光下反射出片片银芒。

封不觉倒在屋脊之上，口吐鲜血，面露惨色。

絮怀殇立于他的身旁，举刀相逼，神情蔑然。

“嘿嘿……”封不觉心中笑道，“很好……都在计划之中。絮女神你赶快动手吧，最好再嘲讽我几句……我还留了30%的生存值，躲开你的致死一刀后，起来给你个下鞭腿，趁势逆转……”

他想得倒是不错，可是……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絮怀殇竟然没有动手，而且她的表情忽然变得柔和起来。她深情款款地看着觉哥，说了句废话："你输了。"其语气中还带有一丝哀怨。

"什么情况……"封不觉感觉自己一下子停在了杠头上，有些不知所措，"她为什么不动手？这台词和神态是啥意思？难道……"

"你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懂吗？"絮怀殇如是说着。同时，她竟然还缓缓闭上了眼，流下两行清泪。

"喂！"觉哥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影后啊！哭戏说来就来啊！"

絮怀殇的这句话，在旁人听来，显然是另一番意味，但封不觉明白……她的潜台词是："你真以为姐对时髦值一无所知吗？"

"我知道，你从一开始，就是想赴死的。"絮怀殇继续胡诌着，"所以你根本没有用全力……"她像模像样地抽泣两声，"你以为我真这么傻，会看不出来？"

听到这里，围观的四人露出了"哦～"这种恍然大悟的神情。他们此刻的状态，就好像在看真人舞台剧，情绪随着剧中人的命运大起大落……

"栽了……彻底栽了……"封不觉心里几乎已经绝望，"这女人的情商比我想象中高得多啊……"

事到如今，觉哥连话都没法儿接了，这场戏已全然被带入了絮怀殇的节奏。絮女神说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而觉哥则只能一脸悲痛怅然地保持沉默，他要是强行接话、或是突然逃走、偷袭什么的，那时髦值铁定会暴跌成致死程度。

"唉……"絮怀殇长叹一声，"我知道，你我此生有缘无

分……”她抹了把眼泪，在觉哥身旁肆无忌惮地单膝跪下，“一个时辰前，我已服下了一种奇门毒药……”

“我还吃了含笑半步癫呢！”封不觉心里吐槽道。

“……既然你不肯成全我，那我就自己成全自己。”絮女神演得是如此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也难怪影视圈的人抢着要她，这简直就是天才，“至少我要跟你死在一起……”

絮怀殇说到这儿时，竟把封不觉拉起来抱住，并将其头部枕在了自己肩上。

这一手不可谓不毒辣……在这种状态下，觉哥最后一丝逃跑的希望都破灭了。

“唉……可怕的女人……”封不觉暗自叹道，“是我太低估你了……”

觉哥不禁想到，要是自己的物品栏没被锁，现在掏出菜刀直接捅过去就完了；要是南斗飞龙拳没有进入CD，那也是一招了事。

但眼下……这些假设已不复存在。

期待NPC们出手搅局也是不可能的，他们看到封寮主被那痴情女子拥入怀中后，皆是侧目叹惋，唏嘘不已……基本上是准备围观到底了。

“你这又是何苦呢……”封不觉一脸被玩坏了的表情，有气无力地回道。

失败让他有些懊恼，但他也不至于强退那么没风度，所以他准备配合絮怀殇把戏演完。

“你什么也别说了……”絮怀殇不动声色地举起了右手，将刀尖抵在了封不觉的后心上，“我意已决，再难回头。”

“我说……差不多就可以了啊。”这时，封不觉凑在絮怀殇耳边，悄声道，“我已经认输了，你快点动手吧。”

“你不是挺爱玩儿的吗，哼……”絮怀殇颇为得意地在觉哥

耳畔回道，“想引我中计……没想到吧？”

“你再不动手，我可要哭了啊。”觉哥居然用威胁的语气说出了这么句话。

“哈？”絮怀殇一愣，“那又怎么样？”

“我哭完以后，就说被你感动了，接着我就问曹公公讨点天山雪莲啊、千年灵芝啊什么的，把你的毒解掉，然后跟你双宿双飞。”封不觉接道。

噗——

话音未落，刀尖已扎入了他的心脏。

此刻的絮怀殇惊出了一身冷汗。她本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掌控住了局面，没想到……对方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又构思出了一种如此凶险的剧情走向。

若是封不觉真的将这计划付诸行动，那接下去的发展便会再度逆转……絮怀殇扮演的角色在短时间内就不可能再有反抗觉哥的余地了。

“这场不算数，设定太过莫名其妙了……”絮怀殇在觉哥化为白光之前，用冰冷的语气在其耳旁说道，“下回，我会用更直接的方式赢你的。”

“你果然还是对那场蝶之战有很大的怨念啊……”封不觉用不置可否的语气回道，“也罢……我随时奉……”

他的话戛然而止，因为他已化作白光被传送了。几乎在同一瞬，听到了胜利提示的絮怀殇也离开了剧本。

紫禁之巅，只留下了四名嗔目结舌的NPC。连曹钦都不禁怀疑……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人是鬼。

第560章 新成员

六月十三日，凌晨一点。

封不觉准时地进入了小叹的会议室。和往常一样，他又是四人中最后一个到的（因为太准时）。

如今，这里已变成了一个类似超级英雄本部的地方……

房间的六壁全都换成了科技感十足的暗金属墙面，每一面墙上都由青蓝色的光流电路装饰，天花板上还有两条嵌入式的光灯。

原本那狭长的会议桌，现在变成了一张椭圆形的、大小适中的六人桌；桌身呈弧形向下缩小，延伸出支架、底座，并与地面紧密相连。其整体造型不像桌子，反倒像是件艺术品。

在房间的另一侧，摆上了一套三段式的豪华沙发，当中有个茶几。而在旁边的角落里，居然还添了个冰箱……

另外，会议室末端的墙上，多了一个超大的屏幕，可以点播电影（是的，只要你买了，梦公司是可以在游戏里提供观影服务的，当然，因为版权问题，有些电影得付费），或是连接会议桌上的呈像功能，进行可触式模拟操作。

“嚯～”觉哥进屋后愣了一下，他还以为是自己打开的方式不对，过了一秒，他才反应过来，“布置得不错嘛。”

“那是啊……你绝对想象不到这游戏里的装潢店有多惊人。”沙发上的小叹一脸苦相地念道，“现实中的家具城都没那么夸张的。那儿的商品‘根目录’就多达几十页，我和小灵整整逛了一个晚上才搞定……”

“呵……是吗……”封不觉笑着应道，“不过……”他走向沙发，转身就往上面一瘫，舒爽地呻吟了一声，“啊……付出也

算有回报啊。”

“你一不出钱，二不出力的……”坐在另一边的若雨冷冷道，“付出了什么啊？”

“切。”封不觉冷哼一声，回道，“你不也是坐享其成？”

“其实选购的那天，我是和他俩一块儿去的。”若雨回道，“但五分钟后，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碍事，就去刷本了。”

“哦……”封不觉扭头看向小叹和小灵，“你们俩当众放闪光弹了？”

“哪儿有啊？”小叹挠着后脑勺装傻。

小灵则是冷笑一声：“哪儿有你和表姐在现实中放的闪光弹刺眼啊？”她笑道，“那天晚上……她那些老同学都快吓疯了吧？”

“你们那边都有钱人终成眷属了……”封不觉用玩笑的语气道，“就不准咱这俩怪人偶尔秀秀恩爱么？”

“谁跟他是眷属？”小灵别过头去，露出一副不屑的神情。

“谁跟你恩爱？”若雨虚起眼，投来一道鄙视的目光。

“好吧好吧……”封不觉耸肩笑道，“不开玩笑，说正经的……”他稍稍停顿了一秒，“前几天，我成功通关噩梦难度的团队本了哦。”

“呵……呵呵……”小叹干笑两声，“言下之意，咱们今晚得跟着你去噩梦一把了是吧？”

“没错啊，有我这老司机带着你们~”封不觉嘚瑟地念道，“何愁不通关啊？”

“你要是再提那三个字，就做好死的觉悟吧。”若雨用冰冷的眼神、认真的语气回道。

“咱们是一队的，你不能杀我吧……”觉哥应道。

“我本来也没说要在游戏里弄死你。”她淡定的接道。

“嗯……”封不觉立刻换上了严肃的表情，“我错了。”

“认错好快！”小叹的吐槽也很迅速。

叱——

就在他们闲聊之际，会议室的门又开了。

一道身着黑色西服风衣、头戴黑礼帽的纤瘦人影走了进来。

“诶？都在啊。”安月琴微笑着向众人摆摆手，打了声招呼。她的手上还带了副鲜红色的手套，与其衬衫领口的红领结相互印衬。

“编辑大人，您这是什么造型啊？”封不觉疑惑道。

“嘿嘿……豺狼医生，帅吧？”她竖起一根手指抬了抬帽檐。

“人家戴的是风帽，帽檐比你宽一圈呢。”觉哥回道，“而且人家是扎黑领带、戴白手套的。”

“切……你COS的小丑还原度也一般啊。”安月琴不服道，“有本事你去把头发染成绿色，用化学品把脸泡了，再用刀割开自己的腮帮子。”

封不觉摊开双手：“啊～也对啦，这里也只有身穿调查兵团套装的某人和原作人物最像了。”

“我只是随便选了套厚度适中、储物方便、且轻便灵活的套装而已。”若雨接道，“和你这种为了玩COS，不惜东拼西凑也要买齐这一套服装的人有本质区别。”

“说得对。”安月琴接道，并看向觉哥，“你这家伙的收入也不算低啊，打个游戏，有必要这么抠门儿吗？直接花钱买一套Joker的服装不好么？”

“他不但没花钱，五月份的时候还从游戏里赚出了几百……”若雨接道。

“啊？”安月琴闻言，瞪大了眼睛道，“我说不觉，你这是

准备转行做职业玩家吗？有必要吗？”

“你们俩这一唱一和的，给我适可而止点啊……”封不觉拉长了音，一脸不高兴地回道，“大小姐，你才几级啊？不去抓紧练个级什么的吗？社团高层会议你就不用来搀和吧？”

“高你个大头鬼。”若雨接道，“是我让她来的，人家琴琴是新手，我们总归得帮衬一下吧？社团仓库里还有不少技能和装备呢，给她用正好。”

“对啊对啊。”安月琴接道，“还有……”她又看向觉哥，“别一口一个编辑大人、大小姐什么的，你在游戏里都这么叫人的啊？”

“知道啦……”封不觉有气无力地接道，“在外人面前呢，我一般会称呼这里的几位‘似雨’、‘小叹’和‘悲灵’。你的昵称是【石上花间】，我是不是该叫你石上啊？”

“像是在称呼纯爷儿们。”安月琴回道。

“那叫花间咯？”封不觉回道。

“嗯……可以。”安月琴想了想，还是同意了。她知道……如果自己说不，封不觉很可能就会开始扯淡，到时候什么“石头”啊、“如花”啊之类的名字都有可能从他嘴里蹦出来。

“那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我是不是也叫你琴琴啊？”封不觉又道。

“敢？”安月琴当即对着身旁的会议桌一拍。

“团长，你这可是以下犯上。”小灵在旁窃笑道，“你自己说该当何罪啊？”

“好好……编辑大人。”封不觉道，“只有你女朋友能叫你琴琴，行了吧。”

“哼……”若雨听出了觉哥言语中的讽意，冷哼道，“羡慕嫉妒恨啊？”

“就是，雨姐这样叫我可以，你就是不行。”安月琴回道。

“唉……”封不觉单手扶额，“堂堂地狱前线的社团长，完全没有威严啊……”

事实上……别说是威严，尊严都不一定有。

“那我怎么办啊？”小叹这时抬手指着自己道。

“叫琴姐。”小灵接道。

“我比她大诶。”小叹回道。

“哦？那你想叫她什么啊～”小灵忽然换上了十分妩媚的口吻，用不怀好意的眼神斜视着小叹问道。

“嗯……”机智的小叹在零点五秒内就屈服了，“其实我是小学生，叫谁姐都行。”

……

众人在会议室中聊了一会儿，顺便看了部电影，吃掉了一些冰箱里的零食（既然都买下了，不用也是浪费），然后才开始做整备的工作。

觉哥在巅峰争霸中赢到的四张技能卡，有两张侦查的已经给了小叹和小灵，另有两张医疗专精的仍在仓库里放着，现在正好可以和其他的一些道具一起交给安月琴。

从“豺狼医生”的造型就能看出，安月琴这是想走医疗加格斗的路线。虽然她现在还不到十级，但那两个医疗技能的学习条件也不算高，估计在二十级以前，她就都能用上了。

另外，这段时间以来，地狱前线也逐渐积攒了一些其他的物品。这些东西的属性还不错，卖了可惜，只是社团里的四人都不适用，所以就屯了起来。如今安月琴的加入，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多时，安大小姐便已全副武装，独自去排本了。那些她准备用，但暂时还用不了的技能和装备，她也一并带了出去。反正对她这种土豪玩家来说，行囊和储藏箱的格子那根本不是问题。

待安月琴走了以后，封不觉恶意地看向若雨，戏谑地说道，“你女朋友真幸福，我还是新手的时候，可没人送技能送装备什么的。”

“哦，你想砍掉重练是吗？”若雨面无表情地回道，“无论游戏还是人生，你想砍掉的话我都可以帮忙……”

“哈哈……”封不觉笑了笑，没有回答。这一瞬，他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异色，心中念道：“那可不行啊……无论游戏还是人生……我都还有不少事得去做呢……”

……

四人组完队，回到了登陆空间，便准备加入队列。

与队友们交换了一些情报后，封不觉决定，还是先排一个普通难度的团队剧本比较好。毕竟这一夜还很长，没必要一上来就挑战噩梦难度，先打个普通剧本，就当是热身了。

第561章 我，小丑（一）

该剧本根据DC漫画《Batman-I,Joker》改编，如有雷同，不是巧合。

……

【疯不觉，等级43】

【枉叹之，等级40】

【似雨若离，等级40】

【悲灵笑骨，等级40】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请确认。】

【您的小队正在加入团队生存模式（普通），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四人。】

【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的个人或队伍。】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一个低沉的男声，念出了开场白。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一件与等级相应的装备。】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系统提示播放完毕，玩家们便立刻切入了观看片头CG的第一人称视角。

他们的眼前，赫然出现了一片夜空。

在那里，看不到月亮和星辰，却能看到无数异色的光芒。

绿色、蓝色、黄色、紫色、白色和黑色……一块一块，就像泼洒在画布上的颜料，将那夜晚的天空染得光怪陆离。

夜空下，是一座城市。

在封不觉看来，这里是似曾相识的，却又是陌生的……

就像两名风格迥异的漫画家所画出的同一个人物，一定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

“是高谭吗……”封不觉心道，“这回会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或许布鲁斯永远不会想到，会有这样一个未来。】

之前那个男人的声音，作为旁白，开始了叙述：【高谭市，变成了一个秩序森然，强权当道的地方。】

【城里的人们，全都怀着极度的恐惧、和狂热的宗教崇拜，跪倒在了同一个“神”的脚下。】

【The Bruce】

【这就是他的名字。当然，人们也会称他为上帝、殿下、高谭之王，或者……蝙蝠侠。】

【他当然不是真正的布鲁斯·韦恩（Bruce Wayne）。第一代蝙蝠侠的传说，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他是蝙蝠侠的后代，继承了那披风的男人，高谭的统治者。】

“原来如此，是这个猎奇向的作品吗……”封不觉听到这儿时，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剧本的大致情节。因为他以前曾看过

这部漫画。只要他在思维殿堂中搜索一下，整个故事的轮廓就会浮现；无需多久，一些细节也会清晰起来。

不过……觉哥也很清楚，在《惊悚乐园》里出现的既定剧本，未必就会按照原作的情节去发展。若是过于依赖自己对原剧情了解，很可能是要吃大亏的。

【12月21日，一年中最长的一夜，追逐与挑战之夜。】旁白还在继续。

【和往年一样，“仪式”开始于那个城堡——那个属于The Bruce的、有着漆黑蝠翼的大教堂。】

伴随着旁白，镜头也缓缓下移，一座雄伟的城堡出现在了CG画面中。

那是个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尖塔高耸、拱门竖立、还镶着巨大的彩色玻璃大窗。建筑外侧有巨大的飞扶壁、修长的束柱，以及一个如悬崖般开阔的高台（亦可视为阳台，不过没有顶部和墙壁，只有一圈石雕护栏）。

“蝙蝠万岁！”呈半圆形向外凸出的高台上，一个头发灰白、戴着眼镜、身穿褐色风衣的男子高呼了一声口号。这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男人，无论怎么看，都像极了当年的戈登局长。

“歌颂蝙蝠！”“高谭之王！”街道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穿着奇特的装束（未来的服饰，但看上去只是些很廉价的破烂，要形容的话……就像是赛亚人战斗服的丐帮版本），高举双手，仰望着城堡高台上的那些人，并发出虔诚的呐喊。

“今天是什么日子？”高处的男子喊道，“我是谁？”

“血洗之夜！”“戈登（The Gordon）！”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回应。

“没错，我是戈登，你们的最高行政长官，Bruce殿下的先知，预示他降临的信使！”他声嘶力竭地高喊着，“歌颂蝙

蝠！歌颂他为了高谭而杀戮的义举吧！”

【这，是净化之夜。】

【每年的今夜，那些曾经与蝙蝠侠为敌的恶徒们，会被“复活”……而蝙蝠侠，将再一次杀死他们。】

【所以，这亦是没有尽头的永夜……】

“看……你们古老的敌人们，已从死亡中醒来！”自称“戈登”的男人仍在激情地演讲着，“……并又一次被Bruce殿下的力量所束缚。”

他说话间，四个圆柱形的玻璃舱从建筑内缓缓探出。每一根玻璃柱中，都有一个被金属枷锁固定住的人。

只要是看过蝙蝠侠漫画的人，都能很容易地辨别出他们的是谁……

“小丑（Joker）、哈莉·奎茵（即小丑女，Harley Quinn）、双面人（Two Face）、毒藤女（Poison Ivy）……”戈登逐一报出了四人的身份，然后顿了一下，“仪式要求把他们全部从束缚中放出来……”他说到这里，忽然狞笑起来。

他的笑声通过嘴边的通话装置清晰地播放了出去。城中无处不在的大屏幕上，全都在放送他的脸部特写、以及那可怕的笑声……

“……来自一百年前的恐怖将重新席卷街头，爆炸、枪火、哭喊、尖叫……”戈登很快接道，“只有蝙蝠才能拯救你们！蝙蝠同情你们的恐惧，分享你们的仇恨……他会用那些恶徒的鲜血，来奖赏你们的信仰！”

这家伙俨然是一副神棍的姿态，手舞足蹈、面容扭曲地演讲着、布道着……

“蝙蝠侠万岁！”“高谭之王万岁！”“The Bruce万岁！”全城都响起了这样的呼喊。

与此同时，CG的镜头顺势一切。

但见……在那城堡的高处，一个孤高的、健硕的身影，已展开了黑色的“双翼”，降临在这城市之巅。

第562章 我，小丑（二）

那个人影身穿一袭漆黑的蝙蝠装，他的全身都被包裹在紧身衣中，只露口鼻在外。

这套蝙蝠衣和当年蝙蝠侠所穿的有几处明显不同：其一，腰间没有配备腰带；其二，披风的造型像是一对隆起的龙翼；其三，紧身衣的胸前，印着一个明黄色的、无比显眼的蝙蝠标记。

“忠实的信徒们，我早在这座城市拥有军队前就已降临，我的神性建立在你们的信仰之上。”The Bruce站在大教堂的顶端，抖开披风，张开双臂，通过嘴边的通讯器朗声说道，“你们有人想要夺取我这神圣的宝座吗？今夜就可以！这是你们古老的特权！”

【广场上的人群纷纷跪伏，聆听着高谭之王的宣言。】

【那些印有蝙蝠标志的、颜色各异的探照灯朝高处扫动着，好似在为他的登场助兴。】

“证明你自己，来动摇我的地位！”The Bruce继续说着，“我，第一位蝙蝠之神布鲁斯·韦恩的后代，愿意接受你们的挑战！”和往年一样，他开始讲述规则，“今晚，无论是谁……只要能赶在我之前，抓住并杀死一个复活的恶徒。便能赢得一个挑战我的机会——假如你能在格斗中杀死我，你就能成为新的上帝！”

【与此同时，四名“恶徒”也从束缚中被释放了。】

在旁白说话之际，画面中的小丑、哈莉、双面人和毒藤女，皆从玻璃柱中被“提”了出来。他们的身体中段都被一个粗若钢条的金属圈箍着，金属圈上还连接着一根钢索。此刻，他们就像是吊在绳子末端的人偶一般，被提起来、并分别置

入了四部交通工具中。

“这一刻……为了活命，向蝙蝠祈祷吧！”The Bruce转过身，对着那些“恶徒们”道，“乞求怜悯、祈求解脱、祈求杀戮……”

话音未落，不远处那四名恶徒就都已被放入了各自的“座驾”中。

小丑乘坐的是一辆扁平的、车身呈三角形的改装汽车。车子的后轮巨大，比车身还高，前轮的尺寸倒是正常。其车前装有四个强光探灯，保险杠则被做成了一张“大嘴”的样子，正面看好似一个巨大的笑脸。

哈莉·奎茵的座驾款式和小丑的类似，不过她那辆车的车身漆成了红黑双色，车前也没有那“大嘴保险杠”。

毒藤女所乘坐的载具是一架绿色的飞梭，体积比摩托车略大一些，车身上涂有很多植物图案的装饰，采用的是悬浮技术，没有轮子。

而双面人所乘的交通工具……就比较寒碜了。那是一个迷你的飞行器，整体来看就是个直径两米不到的圆盘，上面最多能站两个人。圆盘上立着两根一米多高的操作杆，这既是操作杆，又是扶手。

不过，简陋归简陋，至少这个东西是可以飞的，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有优势的。

“有些无辜者必须为了拯救他人而死……”The Bruce的慷慨陈词来到了尾声，“秩序必须被扭转，救赎才会来临！我的子民们，在恶徒面前展现你的罪行吧，蝙蝠会净化它们！现在……让杀戮开始吧！”

【对于你们四人来说，规则很简单。】

【只要你能在全城的追捕下杀死Bruce，你就自由了。】

【但迄今为止，从未有一个恶棍在这场仪式中幸存……】

在震耳欲聋的喧嚣和怒吼声中，小丑、哈莉、双面人和毒藤女，分别驾驶着他们的载具，向着四个不同的方向冲了出去。

他们碾开人群，冲出血路，驶上了高谭的街头，消失在了夜幕中……

片头CG到位为止，下一秒，玩家们就获得了对身体的控制权。

【主线任务已触发】

【于追捕中幸存，并至少与一名队友会合。】

封不觉回过神的瞬间，任务提示就在其耳边响起了。但这会儿他可没功夫去看游戏菜单，因为他发现自己正坐在一辆高速飞驰的车上，手握着方向盘。

【您的外观在NPC视角中已被调整为Joker的造型。】

【您的风衣口袋中多了一件物品】

又有两句系统提示响起，在这一刻，封不觉已踩下了刹车。

可车没停……甚至都没有减速。

“啊~不出所料。”封不觉显得十分平静，他目视前方，尽量控制好方向盘，并分析着眼下的情况，“这车根本没刹车，而且……”他试着活动了一下肩膀，“安全带把我死死定在了座位上……”

“为了蝙蝠！”突然，前方冲出一道人影。那人拦在路中间，口中高喊着口号，脸上显露出狂热的神情。

封不觉见状后，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应对，他只是保持直行，任由那名殉道者撞上了自己的“小丑车”。

嘭——

那人被撞得飞起，摔向了路肩。几秒后，他便当场毙命。

他的尸体以一个十分扭曲的姿态瘫倒在血泊中，一些从小丑车车头里泄露出的紫色气体沾染到了他的身上，使这具死尸的脸上露出嘶哑咧嘴的狰狞笑容。

“哼……真是讽刺。”封不觉对那找死之人毫无同情之意，只是冷笑道，“面对那种情况，真正的小丑是绝对不会打方向盘的。所以，真正的恶徒，反而不会有事。”他摇了摇头，“只有好人，才会为了避开那个人而猛打方向盘，继而导致车子失控。”

与此同时，在封不觉身后的那条街上。

一辆蝙蝠车迅速驶来，停在了那具尸体的旁边。The Bruce从车上跃下，弯腰抱起了那个死者的尸体，沉吟道：“看哪……小丑的第一个受害者。”

他可不是在对着空气说话。在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有监控探头，空中还有许多移动摄像机在追踪拍摄。

“我会为这无辜的死者报仇，我发誓！”The Bruce信誓旦旦地说着，他的英姿被转播了出去，在城中无数的大屏幕上播放着。

就连正在驾车的封不觉，也通过街边的屏幕看到了这一幕。

“呵呵……”觉哥笑了笑，“你敢来，我就敢宰了你……”说话间，他已从行囊中取出了【WJQ-308军铲】，“不过……那样杀掉你的话，就太缺乏戏剧性了。”

很显然，在各项能力全都没有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封不觉根本就没把The Bruce这个级别的BOSS放在眼里。此刻的他，已经在策划一些其他的事情了……

“嗯……这带子还挺坚韧的嘛。”脑中思索着计划，嘴上吐着槽，左手控着方向盘，右手拿着军铲、用军铲边缘的锯齿去割身上的安全带……这就是封不觉，一个习惯于一心多用的人。

不多时，他就成功地解除了束缚，并奋力一跃，从那辆狂飙的汽车顶部冲了出来。

失控的汽车很快就撞上墙壁并翻覆了，而觉哥只是在半空轻巧地翻了个筋斗，虚踏几步以卸掉惯性，随后便倏然落地。

“OK……接下来要处理的就是……”他站在街心环顾四周，漆黑的街上空无一人，但离地七八米的天上，有几架形似猎鹰的移动摄影机正在盘旋。

“小丑！接受蝙蝠的制裁吧！”忽然，一声暴喝响起。

伴随着喊声，一个身穿蝙蝠套装的人影抓着一根绳索从半空荡下，向着觉哥飞袭而来。

“二百三十多磅，普通的紧身衣、普通的斗篷、面具和手套，衣服上的肌肉轮廓都是缝出来的，身手极差，肥胖且笨拙……”仅仅一瞬之间，封不觉的脑中就闪过了这些信息。

“哼……”觉哥看着那飞来的身影冷哼了一声。他甚至不屑于使用任何技能，只是微微侧过身，闪过了对方的扑杀。

在那人荡过自己身边时，觉哥顺手给了其腰部一记肘击。

“啊！”那冒牌儿蝙蝠侠从绳索上跌下，重重地跌倒在地，腰间传来的剧痛让他险些晕厥，与之相比，摔个四脚朝天也不算什么了。

“你想干什么？”封不觉向前几步，走到了那个人身旁，俯视着他道，“你觉得你能杀了我？然后击败The Bruce，成为新的神？”

“呃……呃……”那胖子已说不出话来，或许他已经内出血或是伤了脊椎，也可能只是害怕。

“呵……”封不觉莫名地笑了起来，他抬起头，冲那些移动摄像机看了一眼，然后俯下身子，对地上的胖子道，“瞧瞧你的表情……Why so serious？”他直视着对方惊恐的双眼，接

道，“来，笑一笑。”

此刻，全城的大屏幕上都在播放着这里的情况（屏幕边缘的几个分镜里则在播放着其他驾驶载具逃亡的人），所有人都在观看着这一幕，其中也包括The Bruce本人。

“你听不懂吗？”封不觉见对方没反应，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手枪（这把枪就是他进入剧本后获得的物品），抵在了那个胖子的眉心上。

“咳……呃……”那冒牌儿货吓得快哭了，但他还是强行挤出了一个扭曲的笑容。讽刺的是……此时他的脸上还戴着自制的蝙蝠面具。

“呵呵……这就对了。”封不觉满意地道了一句，随即就站直了身子，把枪重新收好。

地上那人紧绷的神经骤然一松，顺势晕了过去……

觉哥不置可否地笑笑，然后又抬头对着移动摄影机道，“我的恶棍同伴们，听好了！”他高声念道，“露浓乍……云巢鹤。长日惟消一……棋。”断断续续地说完了这两句话后，他便转身离开了。

在大多数剧本里，玩家与NPC之间的对话都会被系统自动翻译成对方的母语。不过……觉哥刚才所说的那两句话，剧本中的人物们是真心没听懂。在他们听来，“小丑”嘴里吐出的都是很些奇怪的音节，不明所以……

……

同一时刻，城中另外三人……

若雨扮演的哈莉这时仍坐在车里，她的情况和几分钟前的觉哥差不多，车子没有刹车，安全带是锁死的。而她的应对方案也和封不觉类似——她选择用长剑去割安全带。

只是，若雨在一心二用这方面的能力比起觉哥要差点儿，既要控制住高速行驶中的汽车，又要割安全带，对她来说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再者……在车里使用【封圣】，确实

也不太方便。这可不是那折叠起来只有四十厘米的军铲，而是一把一米多的长剑，一不留神把自己割伤了那多尴尬。

小灵那边的情况稍好，因为她身上带着军用匕首，所以在封不觉念诗时，她已经从飞梭里逃出来了。这会儿她已机智地进入了城市下水道，暂时摆脱了摄像机的监视。

至于小叹那边……就相当糟糕了。首先，他的载具虽然能飞，但高度是有上限的，飞不了多高；其次，飞行器的速度太慢，最高时速只有每小时四十公里；第三……他的手被两个焊死的铁环固定在了操作杆上、双脚也被两个类似的金属物锁在了飞行器的底座上。

综上所述，小叹暂时是没法儿伸手去行囊里取东西的，因此只能驾驶着飞行器四处乱窜。

而最恶劣的一点是……他被困在了一个人很多的区域。街道和两边的建筑上都有大量的民众，他们有些是平民的装扮，有些则穿着山寨的蝙蝠衣、打扮成蝙蝠侠或蝙蝠女的样子。这些人对“双面人”围追堵截，并使用各种各样的自制武器（少数人有枪）向小叹进行着攻击。

……

视线回到觉哥这边……

封不觉快速前行了一段后，在路边的一个配电柜旁停下了。

“嗯……这个应该可以。”他念叨了一句，便再度拿出了神器军铲，三下五除二就把那箱子给撬开。

接着，觉哥干了一件让人震惊的事情——他居然摘下手套，把手伸了进去……

“啊啊啊啊啊啊啊——”也不知他摸了什么，只见电光一闪，他整个人就朝后弹飞了出去。他触电的那只手直接就焦了，其身体也散发出一股糊味儿。倒地后，他整个人还在地上抽搐了一会儿。

但数秒后，封不觉就挣扎着爬起，面不改色地重新把手套戴上，任由那些糊掉的肉和手套黏在一起。

正在观看直播的人们……当时就惊了。

“很好……这种烧伤不产生持续掉血效果，就是有点儿疼而已。”觉哥心道，“嗯……不过生存值损失还真惊人，我在接触的刹那就抽手，竟然也掉了50%的生存值……”他舔了舔干涩的嘴唇，“在现实生活中来这么一下，恐怕够我死上好几回了吧……”

他想得没错，在现实中这样搞，他根本抽不回手。即使真能抽回来，那一秒钟的时间……也足够把一个成年人电死了。

“呼——”封不觉被电完后，伸了个懒腰，舒坦地呻吟了一声。

下一秒，他的神色骤然一变。其手中突然飞出了五六道金光，每一道都沿着一条非常精确的轨迹，击中了一台移动摄像机。

……

“刚才发生了什么？”The Bruce看着眼前尽数变成花屏的监控画面，沉声问道。

此时，这位高谭的统治者已回到了他的城堡中，站在了一个如同指挥中心一般的房间里。其右手边的整面墙壁上都嵌满了屏幕。在这个房间里，可以看到城中所有的监控探头和移动摄像机传回的画面。

数名身穿制服（款式接近初代罗宾的套装，左胸前还有个R的标志）的工作人员正坐在高处的操作席上忙碌着，检测着各项数据、反馈着各种情况。

“他……是不是开枪了？”那个自称“戈登”、长得也很像戈登的男人很快接道。他就站在Bruce身旁不远处，手上正拿着主子的蝙蝠衣和披风。

“我可不不这么想……”Bruce又道，“就算那几道光线确是枪击，但……先前他触电的那一幕，又是什么情况？”

“我们已经把他改造成了‘小丑’，他现在是个疯子了，谁知道他在干什么？”戈登说道。

“我想我知道。”旁边的另一个人插嘴道。

那是个光头老人，戴着眼镜、身着一套土色的研究服。他是克利伯（klibon）博士，The Bruce最重要的部下。此刻，他正在用一个便携式的仪器检测Bruce的身体状况（所以Bruce脱去了上衣和披风）。

“这个人一定非常聪明……他意识到自己脑子里有跟踪晶片，但他很清楚自己没有取出晶片的手段和条件……”克利伯博士说道，“于是，他就用了电击的方法……”

“我想博士说得没错，在他破坏那些移动摄像机前，我们就失去了从他身上返回的追踪信号……”上方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头应道。

Bruce立即接道：“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彻底失去了他的行踪？”

房间内陷入了一片沉默。

“呵……呵呵……”Bruce莫名地狞笑起来，随即转头对克利伯道，“检查完了吗？数据如何？”

“呃……新心脏的心律很好，没有出现像其他移植器官那样的排异反应。”克利伯回道。

“很好，克利伯，再给我来一针超级兴奋剂。”Bruce说着，便将视线投到了旁边的监控屏幕上，“把‘小丑’留到最后好了。我先去处理掉‘双面人’，安抚一下外面那帮暴民。”

第563章 我，小丑（三）

费了一番周折，若雨终于割断了安全带。就在她准备推开车舱盖往外跳时，前方的道路上恰好出现了一条隧道。

在隧道中，一辆已埋伏多时“蝙蝠车”正从对面疾驰而来。

当然了，说是蝙蝠车，实际上只是一辆黑色的、经过改装的山寨货。除了车顶和两侧那毫无意义的蝠翼装饰外，这就是辆普通的民用汽车罢了。

“该死的！亨利，稳住方向盘！”车内，一个打扮成蝙蝠女的肥胖女人正在对她的丈夫喊叫着。

亨利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胡子男人，他穿了自制的蝙蝠衣，打扮得像模像样：“切……如果你哥能把这破车改装得更好一点儿……”

“闭嘴！”胖女人喝道，“我们会赢的！我的占星师这么告诉我的！”

他们，也是两个企图去挑战The Bruce的人。每年都会有许多这样的乌合之众冒出来，即使他们侥幸杀掉了某一名“恶徒”，最后的挑战也会失败。但这样的人不会绝迹——高谭的贫穷和暴政会不断驱使着这类人铤而走险。

“快！这隧道只能通过一辆车，截住她，她会刹车的！”胖女人在车里嚷着。

她丈夫亨利都快被她烦死了：“你想开？那你来开好了！”

“我不能一边开车一边开枪！你这傻子！”

“别这么叫我！”

“嘿！等等……怎么回事？”

“她好像没有减……噢！天哪！”

并非是若雨不想刹车，只是她的车没那种功能。

嘭——叱——哐哐——

接二连三的碰撞、剐蹭、翻飞声过后，两辆车翻倒在了路边，车体四分五裂。

“呼……”若雨从自己的车子里爬了出来，并检视着游戏菜单，“这样也只掉20%的生存值……”她朝前走了几步，远离了已然起火的汽车残骸，“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比现实世界的普通人强那么多了吗……”

“恶魔！畜生！”这时，胖女人的叫骂声从若雨身后传来，“我的亨利死了！”

若雨转过头去，正看到那位蝙蝠女打扮的胖大婶从车里爬出来。

那位大婶过度丰满的身材和不伦不类的衣着，都使其显得有些可笑。但蝙蝠面具下，她那狰狞的表情，以及她手中的冲锋枪……却让人笑不出来。

“我要杀了你！婊子！”胖女人用她糟糕的枪法对着眼前的“哈莉·奎茵”发动了攻击。

若雨不想与对方纠缠，也不想解释什么。她只是默默地从行囊中取出了一把手枪，随手朝对方的手臂上来了一枪。

在剧本正式开始的刹那，黎若雨也听到了两句系统提示，分别是：【您的外观在NPC视角中已被调整为哈莉·奎茵的造型】和【您的行囊中多了一件物品】。

跟封不觉一样，若雨拿到的物品也是一把手枪。她这把枪的枪身类似左轮，但枪管却粗得像雷管，枪口比霰弹枪的还大。

“噢！啊——”胖女人中枪后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声，并摔倒在地。其手中的武器落在了一旁，她也无力再去拾取了。

对这个剧本中的NPC们来说，各种各样的伤害倒显得非

常“写实”——车祸就会死人，手臂中枪就会丧失行动能力。也难怪他们无法战胜The Bruce了……这位现任的蝙蝠侠哪怕再不济，也不是普通人可以对付的。

“抱歉了。”若雨冷冷道了一句，便转身离去。

她的举动全都被隧道中的摄像机记录了下来，在城中的各个大屏幕上播放着。

从NPC视角来看，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身穿低胸露脐皮衣、涂着浓重黑色眼影的双马尾女疯子。她开着车直接撞向了两名挑战者的车子，然后残忍地杀死一人、又弄残了一人。

……

与此同时，城市另一处。

“嗯……看步态……那个是若雨吧……”封不觉站在街上的一个大屏幕前念道，“我还以为通过监视器看，可以看到她的小丑女打扮呢，结果完全是另一个人啊……”他的神情显得有些失望。

很显然，在这个剧本里，玩家们只是在扮演该宇宙中本就存在的四个人物而已。当他们通过镜子或是监视器看自己的样子时，便会直接看到被自己“附体”的人物。

“切……明明是个老外，身材却还不如若雨本人嘛……”觉哥用绅士的视角、批判的目光，站在那儿愤愤不平地抱怨了几句。

可能有人会奇怪，他这么明目张胆地在街上闲逛没关系吗？

没错，就是没关系……因为在几分钟前，觉哥已突袭了一名落单的平民，抢了一件破烂袍子披在自己身上。

反正他脑子里的追踪芯片已经失效，只要在摄像机拍不到的地方稍微伪装一下，随后他就能大摇大摆地出来活动了。

“总之……若雨是不需要我帮忙的。”封不觉的视线旁移，看向了分屏上的另外两人，心道，“‘毒藤女’第一时间就躲进下水道里，成功摆脱了监控……这么机灵，想必是小灵吧。嗯……等她回到地面上之后，应该就能推理出‘追踪芯片’的存在了，结合我先前做的‘电击示范’，她很快就会想出应对策略的。”念及此处，他的视线定格在了‘双面人’身上，“唉……你小子果然是双面人吗，某种意义上来说还真是贴切呢……”

看着画面中狼狈逃窜的小叹，封不觉露出一个无奈的微笑：“真没办法……”

他长吁了一口气，随即脚下一踏。

其身形似一支利箭般划破夜空，瞬息之间便跃上了一栋建筑的天台。

“虽说这里是一个与DC主宇宙几乎无关的平行宇宙，但‘城市基本布局’这种设定八成是不变的。”觉哥站在高处，一边向四周眺望，一边沉吟道。

数秒后，他就凭借着自己上次来高谭时记下的地图，结合刚才在大屏幕上看到的建筑和街道，迅速锁定了小叹的位置。

第564章 我，小丑（四）

“真是臭死了……”古小灵在漆黑的下水道中已待了十多分钟，但周围那逼真的恶臭仍让她直皱眉头。

此刻，她已将一个手电筒装在了冲锋枪上，并持枪向前走着。

“露浓乍‘警’云巢鹤。长日惟消一‘局’棋。”她口中喃喃念道，“分别把两首诗里的两句话，各藏掉一个字不念，就是为了提示我们去警局集合吧……”她边走边想道，“真不愧是团长，这种传递信息的法子的确高明。就算当着转播镜头讲出来，剧本里的NPC也不可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只有我们这些玩家才能听懂……”想到这儿时，她神色微变，“等等……小叹他行不行啊？”

小灵越想越觉得悬，但她随即又想到：“嗯……不过，觉哥肯定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是不可能放着小叹不管的，应该已经想办法搞定了吧。”念及此处，她又安心不少。即使小叹的文学水平让人觉得不靠谱，觉哥的智略还是很靠谱的。

嗒嗒嗒嗒……

忽然，前方的拐角处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小灵的思绪。

同时，有数个光源，从那边亮起。

“追兵吗……”小灵心道，“他们也已经看到我这边的光源了吧……现在再关掉手电也来不及了，只会影响自己的视野……”她端起枪，直接瞄准了那边，“没办法，打吧……”

可几秒后，那些脚步声就停下了，恰好停在了拐角处，没有走出来。

“毒藤女。”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是你吗？”

他的声音不高，但在空阔的下水道中可以传得足够远。听上去……他似是在用一种询问的语气说话。

“我们没有恶意。”下一秒，又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我们想帮你。”

“你们是谁？”小灵的戒备并未解除，相反，她变得更为警惕了。

“我叫乔伊。”男人回道，“乔伊·柯林斯。”

“我是玛雅。”女人接道，“我们是高谭的反抗组织，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小灵稍稍思索了几秒，回道：“出来，让我看到你们的样子。”

“可以，但我们希望你不要开枪。”乔伊说道。

“难怪没走出来，知道我的手上有枪是吗……”小灵一听对方的话，便瞬间做出了反应。其视线立刻旁移，两秒后，她便在高处一个不起眼的旮旯里……发现了一个摄像探头。

砰——

小灵一手继续举着冲锋枪，另一手则以奇快无比的速度从腰侧的枪套里拿出一把手枪，甩枪便射。

子弹精准地击中了那个探头，引发火光一爆。

“噢，天哪！她干了什么？”拐角处传来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没人来得及回答他，因为……

“不许动！”小灵这句话出口的瞬间，她已然冲出了近十米的距离，出现在了那几人面前。

藏在拐角处的几人见状，皆是面露骇然、前一秒他们还在惊叹着监控画面的消失，下一秒对方竟已悄无声息地杀到。

“统统放下武器。”小灵举着冲锋枪，威胁道，“我只数两声，一……”

“嘿！嘿！别这样！”乔伊高声道，“我们根本没有武器！”他高举双手，其左手上的确没东西，而右手上拿着一个像Gameboy似的东西，“我手上这个是用来看监控画面的。”

乔伊身后，总共就两人，一个就是刚才说话的玛雅，还有一个比他略矮一些的男子。三人的手上的确是没有拿枪，拿的只是手电筒而已。

“听着，女士，我们知道你不是什么‘复活的毒藤女’。”玛雅道，“请你保持理智，你不是自己记忆中的那个人……是The Bruce和他的爪牙们抹掉了你原本的记忆，在你脑子里植入了许多疯狂的、可怕的东西。”

“哦？”小灵微微一怔，心道，“原来是这样的设定吗……”

“我知道我不是毒藤女。”小灵随即回道，“我也很理智，所以……我不信任你们。”

“瞧，我说了这是个糟糕的主意。”站在最后方的矮个儿男子道，“我们走吧，乔伊，趁她还没把追兵引来……”

“达尔，有点耐心。”乔伊摆了摆手，打断了达尔的话，接着又转头对小灵道，“听着……女士……”他环顾了一下四周，“下水道是我们反抗组织的据点，我们在这里装了很多探头，以此来逃避The Bruce手下的追捕。如果我们想杀死你，那关掉手电、拿枪在黑暗中设伏不好吗？”

小灵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对方，乔伊的眼神显得很恳切，玛雅的眼中有关切之色，达尔则有些恼怒和担忧、时不时还回头张望一眼。

看起来，这三人不像是在撒谎。

“好吧，我暂且相信你们。”小灵抬起了枪口，“那么……说些我需要知道的吧。”她表现得十分老辣，开口就套取情报。

“首先，你得解决掉追踪芯片。”乔伊回道。

“追踪芯片？”小灵疑道，“在我身上？”

“在你的脑子里。”乔伊接道，“那芯片还记载着‘毒藤女’的相关记忆，并能让你的性格变得很暴戾。”

听到这句，小灵忽然意识到了——为什么封不觉会主动去触电。

以此为佐证，看来这三人的反抗军身份基本可以坐实了。

其实，若是觉哥在这里，他第一时间就能确认这点。因为乔伊和玛雅，就是漫画原作里的男女主角。

在原著的剧情中，是反抗组织首领乔伊·柯林斯（小丑的后代）被改造成了小丑，而反抗组织中的另外四名成员分别被改造成了企鹅人、谜语人、双面人和雷宵古。他们的外观都被强行整容成那些超级反派的样子（比如企鹅人，他叼在嘴里的烟杆是黏死在嘴上的，到死都保持着那造型），他们原先的记忆都被抹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具备追踪功能、且包含某一名超级恶棍性格的芯片。

而眼下，地狱前线四位正在经历的这个剧本，其实是发生在漫画原作一年前的事。当时反抗组织的这些人还没有被The Bruce给抓住。今年被改造成恶徒的，只是四个平民。

“嗯……性格和记忆方面，我身为玩家，自然是免疫了影响。”小灵闻言后，暗忖道，“不过芯片的追踪功能应该还在……也就是说，我只要回到地面上，很快就会再度被摄像机捕捉到。”

“你们准备用什么方法？”小灵接着问道，“不会是开颅手术吧？”

“用不着。”玛雅说着，上前几步，从上装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形似手机的东西，“你把这个装置带在身边就行。它虽然不能唤回你原先的记忆，但至少能阻断芯片发出的追踪信

号。”

小灵谨慎地把手伸向那件物品，当她看到物品说明时，才松了口气。

【名称：信号遮断器】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阻断脑部追踪芯片的信号】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作用半径为两米，装入行囊后依然有效。】

拿到了这件东西，对方的身份几乎就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了。

“谢谢。”小灵接过那个装置后，直接就放入了行囊中。

“噢，上帝，他们对你的身体做了什么？”玛雅睁大了眼睛看着小灵道。

在她的眼中，小灵的外表自然是毒藤女的状态。其全身的皮肤都是绿色的，身上穿着一套绿黑相间的紧身衣，款式像是露背的体操服。触目惊心的是……毒藤女的身体表面还覆盖着许多如植物叶片状的物质，那些绿叶像鳞片一般嵌在她的身体曲线中。

小灵把物品收入行囊的那一幕，在反抗组织的成员们看来，就好似是把东西直接塞入了她腰侧的一团鳞片里，玛雅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不知道……”小灵对此却是不置可否的态度，“好了，现在追踪信号已经切断了，接下来呢？”

“我们计划去救其他人。”乔伊看着小灵道，“你……”他顿了一下，“我不知道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你的枪法实在是太惊人了，你愿意来帮忙吗？”

……

同一时刻，高谭，海湾区。

小叹所扮演的双面人已渐渐被逼入了绝境。疲于奔命的他根本无暇停下飞行器做其他事，所以他仍然被绑死在那圆盘上面，四处流窜。

他在高楼林立、街道错杂的区域中被追得团团转，成千上万的暴徒正在对他投掷各种各样可以投掷的东西。

此时，戈登的脸出现在了直播屏幕上："双面人总是会被击倒……被打败……被毁灭……"他一脸严肃地开始了一段训诫，"他是败在自己的心魔手上……"

伴随着他的演说，一架蝙蝠飞机出现在了夜空之中。

这次，无疑是真正的The Bruce出场了。

"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恶徒。"戈登说道，"你们这些忠实于信仰的人，才是蝙蝠真正的仆人，而他不是！他是不忠实的……即便是在面对他自身心魔的时候。"

就在他说话之间，小叹的飞行器突然失控了……

"怎么回事！"小叹心中一惊，他发现脚下的飞行器像是被别的什么人给接管了一样，不受控制地开始向侧面翻转。

"硬币翻转的时候，他的力量就会衰弱……"戈登的话语仍在继续，"说实话，他那源自于仇恨的力量真是惊人。但那力量永远无法长久！他的心魔就是他堕落的原因，因为他并不了解信仰的力量！"

话至此处，小叹的飞行器竟突破了高度的限制，倒悬着冲上了高空。

就像是……一枚被抛起的硬币。

第565章 我，小丑（五）

对The Bruce来说，今夜的仪式根本称不上是什么“游戏”，这只是一次“处决”罢了。

每一年，他和他的军队都会秘密逮捕几个反对蝙蝠、或是对“信仰”不忠诚的人。然后借助克利伯博士的技术，将他们改造成超级罪犯的样子。接着，在12月21日的晚上，他就把这些人释放出去，进行这场所谓的追逐游戏。

表面上看，人人都有机会取胜。“恶徒”们只要能杀了The Bruce，就能获得自由；而平民们只要杀死任意一个恶徒，就能获得挑战高谭之王、并取而代之的机会。

但实际上……一切都在The Bruce的掌控之中。“恶徒”们的交通工具都是动过手脚的；他们的大脑被芯片弄得一团糟；他们的行动始终处于监控之下；而发到他们身上的武器，也全都只有一发子弹而已……

过去的那些年中，甚至从未有人能从交通工具中逃出来。原因很简单，在没有工具或外力帮忙的情况下，他们根本无法挣脱身上的安全带或其他束缚。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思维混乱的状态下，驾车在城中横冲直撞，最后死于车祸或者The Bruce的追击。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恶徒”才会被武装的市民所击杀。一旦那种情况出现，The Bruce便会信守承诺，与挑战者正面一战。不过战斗的结果嘛……正如前文所说，这个宇宙里的平民，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普通人。而The Bruce的身体则是一台经过多年改造的战争机器。胜负——不言而喻。

所以，说得直白一些……每年的“仪式”，其实就是一场带有浓重宗教色彩的血祭罢了。

为了让那些在暴政和贫苦折磨下的民众获得宣泄、坚定信仰；为了让他们体会到蝙蝠的强大和仁慈；为了提醒他们在没有蝙蝠的日子里，生活是多么恐怖……这种仪式会一直进行下去。

“戈登，干掉双面人之后我会休整十五分钟。让‘罗宾’们定位哈莉和毒藤女的坐标，好准备下一次杀戮。”The Bruce在操控飞机飞向小叹的过程中，已经在筹划下一步的行动了。

“呃……关于这个。”戈登的声音从对讲机对面响起，他显得吞吞吐吐，“两分钟前，毒藤女的追踪信号也中断了……现在她和小丑的行踪皆是不明。”他顿了一下，“还有……那个哈莉……她……她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冷兵器，并用那个毁掉了所有试图接近她的移动摄像机，还砍爆了两架我们的悬浮飞艇……我只能下令各单位暂时不要靠近她。”

“你说什么？”Bruce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这个独立的平行宇宙中，是没有正义联盟相关设定的），“你疯了吗？她难道是外星人吗？”他有些恼怒地喝了一句，“算了……等我解决掉双面人，回来再说。”Bruce说罢，便切断了通讯，因为此时，他的蝙蝠飞机已经来到了双面人那失控的飞行器附近。

“你们有信仰吗？”Bruce顺势打开了飞机上的广播功能，悬停在半空，对着下面的平民们喊道。

“我们有！”“歌颂蝙蝠！”“忠于蝙蝠！”“蝙蝠之神万岁！”底下的人群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回应。

“好，那么……我将给你们——双面人！”Bruce说着，操控着蝙蝠飞机，对准正在天上翻转的圆盘飞行器，加速冲了过去……

此刻，小叹的手脚仍被固定在飞行器上，纵是那圆盘反复翻旋，他也掉不下去。在不受自己控制的、反复的高速倾翻中，小叹早已头晕目眩，没吐出来就算是不错了。面对冲袭而来的飞机，他几乎已经陷入绝境。

“哼……轻而易举。”在撞上目标前的两秒，Bruce的嘴角已露出了得意的冷笑。

不料……

砰——一声巨响。

一道赤色的人影从天而降，好似一枚赤红的导弹，笔直地坠在了蝙蝠飞机的机首。

“开什么玩笑……”The Bruce的脸上，罕有地露出了讶异之色。因为他隔着舱盖的玻璃，看到了一个人——小丑。

几天前，这个“小丑”还躺在蝙蝠城堡的实验室里，一脸惊恐地接受着改造手术。但这一刻，他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烈风之中，他雄姿英发地站在机舱盖上，脸上还带着疯狂的笑容。

不过，Bruce的震惊也并未持续太久。能统治高谭这么多年的帝王，绝非等闲之辈。才两秒不到，The Bruce就回过神来，抓好身前的操纵杆，稳住了因冲击而倾斜的机身，并立刻启动了武器装置。

吱——吱——两架机枪应声从机舱的两翼探出，锁定了近在咫尺的目标。

“看来得先把你给处置掉了……”The Bruce是个处变不惊、行事狠辣的角色，在这难以用科学解释的突变发生后，他丝毫没有畏怯，“哼……反正下面那帮乌合之众也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他本以为，只要机枪一突突，就能把眼前的“小丑”搞定，但……

就在Bruce的手指即将摁到开火按钮的一瞬，封不觉竟是一掌击穿了蝙蝠飞机的机舱盖，并将上半身探入了驾驶舱。

“咳——”下一秒，一只强有力的手便扼住了Bruce的喉咙，他只来得及喊出短促的一个音节，就无法发声了。

“嗨，蝙蝠。”封不觉像个精神病人那样笑着，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他模仿得都非常到位，“游戏才刚开始，何必着急呢？”他说着，奋力一攫，将The Bruce从机舱里拽了出来。

“你……是……什么……”Bruce抬起双手猛力抓着封不觉的手腕，才堪堪让自己颈部的压力轻了一些，挤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嘿嘿嘿……谁知道呢？”封不觉笑着回道，接着，他扬手一抛，便将高谭之王从飞机上扔了下去。

地面上的人群鸦雀无声，人们目瞪口呆地抬头望天，看着高谭之王从半空坠落而下。

天空中，传来了癫狂的笑声……

第566章 我，小丑（六）

那一天，高谭市的人们，终于回想起了……曾一度被他们支配的恐怖。

这笑声，已很多年都未在高谭的上空响起。

一个世纪前的某一天，蝙蝠侠和小丑突然就一起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而今天，这两个角色将会复活——真正的复活。

“咳……这家伙……绝对不是我抓到的那个人……”The Bruce在坠落时，依然显得很从容。在呼吸恢复正常后，他便立即抖开披风，启动了滑翔功能，快速飞向一旁的一栋大楼天台。同时，他已利用装在右脸上的通讯装置接通了城堡的指挥中心，“戈登，你们都看到了吗？”

“是……是的……”戈登用颤抖的声音回道，“移动摄像机全都拍下来了……”

“你们有什么需要告诉我的吗？”Bruce接道。

“这……”戈登一时语塞。

“克利伯！说话！”Bruce喊道。

“我们还在分析，先生。”克利伯的说话声很快便响起，“不过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有两点你需要注意……第一，他在天上飞行时，并没有借助任何道具；第二，他的力量和速度比你的极限还要高30%左右。”他顿了一下，“嗯……顺便说一下，那个‘哈莉·奎茵’的战斗力也不比他差。”

“该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Bruce低声念道。

“先生，我想……游戏时间该结束了。”克利伯道。

“我知道！”Bruce气愤地喝道。

轰——

此时，一声巨响吸引了他的注意。Bruce回头望去，发现自己的蝙蝠飞机已然坠入了海湾。而半空中的那个“小丑”也已经把双面人从飞行器上解救下来了。

“克利伯，把‘战斗用装甲’准备好，我回来以后马上要用。”Bruce知道，现在追上去硬拼是没有胜算的，所以他赶紧调整方向，飞往自己的城堡，“戈登，把罗宾部队集结起来，随时待命。”

“是，先生。”两人回道。

“一会儿见。”Bruce应了一句，中断了通讯。

虽然他表面上还算镇定，但他的内心却已生出了一丝恐惧的萌芽：“那‘小丑’究竟是谁？是什么？难道这个世界上真有恶灵？而且……就在这个夜晚复活了？”

……

同一时间，城市另一处。

“有一会儿没发现那种鹰隼型的摄像机了……”若雨正在城市的上方跃动前行，其心中念道，“那些飞碟型的巡逻艇也只在很远的空中跟着，不敢靠过来……”她冰冷的视线扫视着每一条街道、每一处阴影，“应该还有部分固定的监控探头是可以追拍到我的，不过……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已被吸引到不觉那边了吧……”

若雨自然也从街边的大屏幕上看到了刚才的一幕，她也不知道觉哥制造那种场面是别有深意、还是兴趣使然，反正她的目的很明确，按照封不觉的提示，先到达警局再说。

“嗯？”忽然，若雨的视线中瞥见了什么。

她稍稍迟疑了两秒，便停下脚步、侧身一跃。轻盈的身姿便划过夜空，倏然而落，回到了街面上。

“嘿！”在十余米外的一条暗巷入口处，小灵正在朝她招

手。

从玩家的视角看，队友的造型仍是原本的样子（通过监视器或镜子这类物品查看时除外），所以若雨一眼就发现了小灵。

“你怎么找到我的？”若雨边向前走边道。

“说来话长了，给，先拿好这个……”小灵也不啰嗦，快速递上了一个【信号遮断器】。

若雨接过物品后，略微扫了一眼物品说明，便沉吟道：“原来如此……难怪我总是反复被追拍到。”她立刻明白了，为什么自己把视线内所有的监控设备都破坏掉，却也没能彻底摆脱追捕。

“跟我来，我们从地下走。”小灵说罢，便领着若雨拐进了小巷。

这条巷子并不深，里面唯一的一个探头已经被小灵一枪打爆了。暗巷尽头，有一个下水道的入口。乔伊正站在那里等候着，“你好，女士。”他向若雨打了声招呼。

“这是乔伊，反抗组织的老大。”小灵语速很快地介绍了一下，随即就冲乔伊嚷道，“别愣着，GO，GO，GO.”

乔伊也挺听话，转身便移开了下水道的入口，抓着梯子爬了下去。

两位玩家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几米的落差对她们来说是不会造成损伤的。由小灵带头，单手一撑一跃，就跳了下去；若雨也是紧随其后。

下水道中，除了乔伊以外，还有一位女性NPC在旁站着，她看上去二十多岁，有一头橘红色的头发，容貌和身材确也算的上是美女了。

“这是玛雅，也是反抗军。”小灵又道。

“你好。”玛雅跟若雨打了声招呼。

“你好。”后者应了一声。

就在她们说这两句话的功夫，任务提示恰在两名玩家的耳畔响起；【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

两人当即唤出游戏菜单，并查看任务栏。

只见，原先的任务【于追捕中幸存，并至少与一名队友会合】已经被勾去，在下方刷新的内容是：【杀死The Bruce】

若雨和小灵看到任务的要求后，面面相觑……她们都有点费解，为什么会这么快就接到这种任务。

因为从剧情设定上来看，The Bruce八成就是剧本的最终BOSS无误了。假如杀掉他就能通关的话，那这剧本的流程未免也太短了。

【隐藏任务已触发】两秒后，又一声系统提示响起。这一变故，算是打消了她们的疑虑。

这条隐藏任务的内容则是：【帮助乔伊·柯林斯继承蝙蝠侠的衣钵】

“嗯……总之，我们还是先去警局和团长会合了再说吧。”小灵看完任务后说道。

若雨点点头道：“同意。”

接着，小灵就转头对乔伊道：“达尔和其他人怎么样了？”

“已经在警局附近集合好了，在等我们。”乔伊看着手上的仪器道。

“好，我们也快些出发吧。”小灵言道，并带头向前走去。

若雨也快步跟上。

乔伊愣了几秒，看着身旁的玛雅，笑道：“奇怪……什么时候变成她在指挥了……我才是这儿的头儿吧？”

“我看……她比你强。”玛雅冲乔伊笑了笑，随即转身跟

上。

乔伊耸耸肩，自言自语道：“我还会开滑翔翼呢……”

……

数分钟后，海湾区以北。

封不觉救下小叹之后，便提着后者，利用月步逃离了人山人海的区域。这会儿他们已来到了一条空旷的街上，落回了地面。

“觉哥，刚才你怎么没有趁机杀掉那个The Bruce啊？”小叹刚落地就问道，“你帮我挡下飞机时，主线任务就已经更新了吧。”

他说得没错，当封不觉踏上蝙蝠飞机的刹那，他们两人的主线任务便已更新了。而且，他们俩这边，并没有接到什么隐藏任务。也就是说……觉哥完全有理由直接下手。

“杀了他以后，万一直接通关了怎么办？”封不觉反问道。

“怎么办？”小叹疑惑道，“通关了不是挺好吗？”

“有什么好的……”封不觉道，“难得遇到一个自由度极大、且BOSS难度较低的剧本，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吧。”

“哦……”小叹若有所思道，“也对，这么快就通关，经验和钱肯定少，技巧值也不会多。还不如留在剧本里继续探索技能和装备。”

“没错。”封不觉道，“好了，现在，第一步……”他指了指路边的一个供电柜，“你去摸个电门先。”

“干嘛啊？”小叹一脸惊慌，“我倒还想问你呢……之前你又念诗又触电的，到底是闹哪样啊？”

“念诗是为了传递情报。”封不觉淡定地回道，“电击……”他抬起手，并着食指和中指，轻轻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是为了破坏掉大脑中的植入式芯片。”

“什么芯片？”小叹追问道。

“少啰嗦，好像我跟你解释了你就能懂一样。”其实，封不觉自己也不太懂，“赶紧摸电门去。”

“好吧……”小叹无奈地应了一声，然后走到了供电柜旁，一挺袖剑，将那柜门撬开，“那个……”他回头道，“和你一样，碰一下就松开是吧？”

“废话，多碰几秒你就翘辫子了。”封不觉接道。

小叹闻言，拉长了脸，进行了几秒钟的思想斗争，紧接着，他一咬牙，就把手伸了进去。

“啊啊啊啊啊……”

啪——

“啊你个头啊？”封不觉走上前来，冲着他脑门儿拍了一下，“知道哪儿有电吗？抓着个塑料开关叫什么叫？”

“嗯？”小叹转头看了看，“哦，我说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摸这儿。”封不觉朝旁边指了指，“这个，看见没有。”

“哦。”小叹说着，又伸出手去。

啪——

觉哥又打了他一下。

“又干嘛啊？”

“手套！手套！手套！”封不觉一边吼着，一边抬脚朝小叹踹去。

“行行……我错了……”小叹赶紧摘掉手套，深呼吸一次，再度伸出手去。

这一回，他终于成功地被电飞了……

第567章 我，小丑（七）

乔伊对下水道的地形了如指掌，在通往警局的途中，他一直在用手上那个形似Gameboy的仪器做着侦查工作，以确保前路上没有埋伏。

而在这段时间里，玛雅则使用另一个手提式监控设备，接收着来自地面的视频讯号。她惊讶地发现，不止是身边的“毒藤女”和“小丑女”，就连“双面人”和“小丑”也脱离了The Bruce的监视……

此刻，城里的各个大屏幕上，都在播放着一段戈登很久以前就录好的、用来安抚民心的演讲。而那四名尚未被处决的“恶徒”，已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不知所踪……

对于信仰蝙蝠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称得上“恐怖”的夜晚。

“好像到了是吗？”拐过一条水道后，小灵忽然放慢了脚步，回头问道。

“对，就是那个井盖儿，上面就是警局的停车场。”乔伊指着前方墙上的一个铁梯道，他随即就露出了惊叹的神色，“噢，女士，你的记性真好，你只看了一遍地图而已，居然也没带错路……”

“那不算什么。”小灵随口应了一句，然后又道，“达尔他们到哪儿了？”

“最后一次收到他们的信号是在五分钟前。”玛雅回道，“他们应该就在停车场里躲着，准备接应我们。”

“好……那么……”小灵刚要说些什么，突然……

嘭——

一声巨响，自上方响起。

“怎么回事？”玛雅神色一紧。

“这爆炸声听上去可不妙啊……”乔伊相对镇定一些，但他的神情也变得十分凝重。

呼——就在此时，又有一声金属摩擦的声音传来。

接着，上方的那个井盖儿就被打开了。一个矮壮的人影快速从那儿爬了下来。

“达尔？”乔伊仅从背影和发型就看出了这是自己的同伴。

“嗯？噢！乔伊！”达尔一脸惊慌地转头看了一眼，然后顺着梯子滑下，“乔伊！不好了！”他气喘吁吁，狼狈不堪地跑过来，“我们被罗宾小队发现了！这些混蛋是有备而来……带着RPG，还有……嘿！等等，你们又救了一个人？”他说到这儿时，才发现了一行人中多了个哈莉·奎茵。

“我们这边，还有生还者吗？”若雨忽地开口，抛出了一个问题。

达尔摇了摇头：“没了，只有我……”

若雨闻言，一言不发，只是迈开了步子，缓缓走向前去。

她的气势凌人，让达尔不由自主地侧身让开了路。

“三十秒。”若雨行到楼梯边上时，平静地说了这三个字。随即便足尖轻点，纵跃而上，从正上方的圆口冲了出去。

“她是什么意思？”乔伊疑惑道。

“呃……在此之前……”玛雅瞪大了眼睛道，“她是怎么跳那么高的？”

小灵笑了笑：“一会儿上去了，你们自己问她吧。”

与此同时，地面上……

“不许动！”“举起手来！”

若雨刚现身，四周便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叫喊。

她却是不慌不忙，在半空拧身一滞，顺势开启了魂意——【极限效率】。

这一瞬，在黎若雨的眼中，就连时间的流速都已骤然变慢。

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其角色的各项数据都将被校正到理论上的极限值。所以……同一维度中的绝大多数生物，在她看来皆是慢若静止一般。

“十四……不，十五人。”黎若雨的目光似疾风般扫过，她的思维也在魂意的作用下变得更快，“RPG一个，冲锋枪四把，霰弹枪四把，性能不明的步枪六把；每个人都穿着印有【R】字胸章的制服、戴着作战头盔；和先前那些开悬浮艇的士兵一样，他们无疑都是The Bruce的手下……”

若雨确认这些信息，只花去了一秒。这一秒对其他人来说眨眼即逝，但对她来说……却是一段颇为充裕的时间了。

在这一秒里，她识别了敌人的身份，掌握了他们数量、武器配备、位置分布。她甚至还抽空看了看地上那些反抗军的尸体，在确定了附近已没有活着的自己人之后，她放心地出手了……

【落英散华刿】

冰冷的眼神，华丽的招式。

【封圣】剑芒，乍现夜空。剑气化为无数樱红色的碎片，飞散而落。

光，绽起肃杀飘零。血，恰似密雨溟溟。

原本杀伤范围是半径十米的技能，在若雨的魂意催动之下，于空中施出——掩杀之境竟是扩大了三倍。

剑雨过处，片甲不留。

三十秒后，当小灵从下水道里跳出来时，停车场里的战斗，早已结束了。

乔伊、达尔和玛雅跟上来以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反抗组织花几个月时间都未必能杀掉这么多罗宾部队的士兵，而眼前这位“哈莉·奎茵”，用三十秒就搞定了。

“上帝，这儿发生什么了？”达尔嗔目结舌地看着周围那些尸体，“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看上去……他们好像是在某种由刀片组成的风暴里站了几秒钟……”乔伊走到其中一具尸体前，若有所思道。

“原来早就到了吗……”若雨没有接他们俩的话，而是抬头看着警局的楼顶，喃喃念道。

众人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发现警局的天台边缘，探出了两个脑袋。

“Hi～”小叹一看自己被发现了，便干脆朝下方的五人招了招手，还打了声招呼。

在小灵和若雨看来，小叹还是原本的模样，但在反抗组织的三位成员看来，他却是面容恐怖的双面人。这一声无比亲切的“Hi”，着实违和无比。

两秒后，站在小叹身边的封不觉拍了拍他的肩膀，并使了个眼色。小叹心领神会，下一秒，他便和觉哥一块儿从天台上翻出，从天而降，跃到了停车场上。

“What the hell...”看着那两位从五层楼（警局比一般的建筑高，如果是民宅的话就是七层）的顶上飞下，还毫发无伤地落地，就连乔伊也不禁道了句粗口，以表示自己的震惊。

“你是乔伊吧？”封不觉一边朝前走，一边看着乔伊问道。

“是的。”乔伊接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那你一定是玛雅？”封不觉没回他的话，而是直接看向了一旁的玛雅。

玛雅面露疑色，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很好，让我猜猜……”封不觉最终将视线落到了达尔身

上，“那你就是达尔咯？”

“对。”达尔回道，“我说……伙计，你到底是什么来头？”

“你已经没必要知道了，不过，我倒是有个问题想问你……”封不觉说到这儿时，正好走到达尔面前。

砰！一声枪响。

谁也没有想到，觉哥接下来的举动竟是——从衣袋里掏出手枪、举起胳膊、对准达尔的眉心、扣下了扳机。

整套动作一气呵成，迅速、准确、连贯、优雅，没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

待死不瞑目的达尔向后缓缓倒下，封不觉才接着前半句话说道：“……为什么要当叛徒呢？”

“嗯……”小叹见此情景，在旁一脸严肃地吐槽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先崩后问吗……”

“噢！上帝！”乔伊当即暴喝出声，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小刀，朝着觉哥冲了过去，“你这混蛋！你做了什么！”

乒——

乔伊方才踏出两步，他手中的小刀便被击飞了。

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觉眼前一花、手腕一麻，身体便踉跄侧移、险些摔倒。待他反应过来，再抬头往前看时，发现……那个“小丑女”竟已然站在了小丑身前，举着一把长剑，用一种冷若刀锋的眼神看着自己。

“你……你们……”乔伊惊怒交加，有些语无伦次。

“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理由。”若雨见对方没有再度冲上来，便慢慢把剑放下，为觉哥说了句好话。

当然了……这句话听上去好像有些蛮不讲理。

“乔伊·柯林斯。”封不觉绕过若雨，缓步朝乔伊走去，“你是个聪明人，冷静下来好好想想吧……刚才在停车场，到底

出了什么事儿。”

乔伊闻言，稍稍压住了火气，回想了一下之前那一系列的变故。

十数秒后，他神情陡变，看着觉哥应道：“达尔……他是奸细……”

“很好。”封不觉接道，“如果你连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都看不出来，那我们也没必要谈下去了。”

“他……”乔伊单手扶额，露出了悲伤、遗憾的神色，“他是我的朋友……为什么……”

“因为他还不够坚定、不够强大。”封不觉打断道，“达尔是个懦弱的人，这点你比我更清楚。像他这样的人，一旦被The Bruce的手下秘密逮捕，一定会立刻叛变。他们甚至都不用去折磨他，他就会跪倒在蝙蝠的身前。”他顿了一下，“不管你信不信，我还是要告诉你……就在几分钟前，我和我的同伴亲眼看到他带着你的反抗军朋友们来到了这里，然后以侦查为由，单独溜走，去给埋伏在附近的罗宾部队发了信号。”

“哦……我明白了……”小灵接过话头，边想边道，“见到我们的时候……达尔的惊慌，并不是因为停车场里的罗宾部队在追他，而是因为他在爬梯子时，忽然听到了乔伊的声音。我估计……他原本是打算下来找我们，再把我们也引到停车场去的。但他没想到我们会来得这么快，并恰好在那个入口处撞见了他。由于当时刚好有RPG爆炸的声音从上面传来，他想不到好的理由骗我们上去，于是，他只能临时改变计划，就说是中了埋伏，自己一个人逃出来了。”

“难以置信……”玛雅也是唏嘘不已，“达尔是最早加入组织的成员之一……我以为……”

“行了，纠结于此，也是无济于事的。”封不觉随口劝了一句，随即又转头对着乔伊道，“柯林斯先生，我得和你谈谈。”他收好手枪，走向了对方，“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疑

惑……放心吧，一会儿我会尽可能地满足你的好奇。”

NPC们自然是不知道……当乔伊爬出下水道、出现在觉哥视线中时，觉哥和小叹就双双接到了隐藏任务。从那时起，封不觉就已在脑中快速构思出了一个完整的通关计划。眼下，他的每一步，都是有的放矢。

“总之……现在，请各位先跟我们去一下天台吧。”封不觉说着，便伸出右手，抓住了乔伊的胳膊……

第568章 我，小丑（八）

话分两头，且看城市另一处。

蝙蝠城堡，某实验室中。

此刻，实验室墙上的显示屏，正在播放着警局停车场中的那场交战。

当若雨那招【落英散华剡】出现时，每一名观看者，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正在协助The Bruce穿着装甲的那名罗宾，干脆就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目瞪口呆地盯着屏幕念道：“我的天哪……真是活见鬼了……”

待画面中的六人集体跃上警局天台、脱离了监控镜头后，克利伯博士方才开口，对Bruce说道：“五分钟前，警局停车场附近的监控探头拍到了这组画面。事情的起因是……我们的卧底达尔先生，擅自联络了附近的一支巡逻队，并宣称他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可以‘全歼反抗组织、活捉乔伊·柯林斯’的机会。”

博士耸肩道：“结果……在短短数秒之间，我们的士兵便被一种难以解析的强能量所杀。”他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摇着头道，“恕我直言，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畴，恐怕我无法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了。”

戈登在旁喊道：“这是末日……是灾难！”这位蝙蝠之神的先知已表现出了明显的惊慌，他有些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她……还有那个小丑，他们都是魔鬼！”

“闭上你的嘴！戈登。”Bruce用阴狠的语气喝道，“就算他们可以做到一些超乎常理的事，也不代表他们就是某种超自然的存在。”他顿了一下，“他们是人类，只是……与众不同……”

说到这儿时，他正好将那套“战斗用装甲”穿戴完毕。

“嗯……感觉……”Bruce在启动了装甲的系统后，喃喃念道，“……有些不同。”他的目光聚焦在了右眼前方的镜片上，装甲的各项数据正在其眼前浮动。

“我做了些改良。”克利伯很快应道，“距离你上一次穿着它实战，已经过了太久。在这段日子里……每隔几年，我都会抽空为其做一次技术革新，以免这装甲的战斗力与时代脱节。”

“很好，克利伯。”Bruce点头道，“这正是我想要的。”他试着握了握拳，“超强防御、力量提升、还有……”他的眼神微变，“各种致命的武器。”

“呵……呵呵……”戈登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挤出一个笑容，“这样的话……那个小丑，还有哈莉·奎茵，就不足为患了吧？”

呼——

话音未落，风声乍起。

这一瞬，The Bruce像是黑色的鬼魅一般，瞬间来到了戈登面前；并用单手抓住戈登的衣领，将其整个人提了起来。

“呃——不！”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戈登的神情骤变，有那么一两秒，他认为Bruce真的会杀了自己。

好在……

“给你的神一点信心，戈登。”Bruce面带冷笑，缓缓将戈登给放下了，“我不管那四只在城里乱窜的老鼠究竟获得了怎样的本领……”他冷哼一声，“但在我有所准备的情况下，他们连半点机会都没有。”

“那……那就好……”双脚重新着地的戈登松了口气，他把心中的一丝怒意压下，整着衣领道：“我就知道，你是不可战胜的。”

“不。”The Bruce竟然立刻就否定了对方的奉承，并回道，“据我所知，这座城市里的确有一个家伙——一个很特别的家伙，他可能有能力打败我……”他一边说着，一边转过身，拿起了放在桌上的披风，“呵呵……这件事，让我很激动。”他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个狂热的笑容。

“一两个暴徒或是疯子，对我构不成什么威胁。”Bruce接着道，“真正对我有威胁的男人，是乔伊·柯林斯。”

“那个反抗组织的小子？”戈登疑惑道，“可是……”他指了指大屏幕，“他手下仅有的那队人马，刚才已被我们全灭了。就连那个暗中投靠我们的达尔，也已经被小丑干掉了。”

“人数从来就不是什么问题。”Bruce道，“只要他有能力把别人招至麾下、为他卖命……那死光了这一批，还会有下一批的……”他抬起头，呼了口气，“我让那个达尔重新回到他身边，就是为了将其监视起来。没想到……这混蛋竟敢自作主张，不但搭上了我手下们的性命，还让我彻底失去了对乔伊的控制。”

很显然，The Bruce的城府和智谋也是相当卓越的。对于反抗组织，他早已有了万全的对策。非要说他有什么弱点，那就是在武力上过于自大，毕竟他已经好几十年没遇到过像样的对手了。

“戈登。”Bruce想了几秒，下令道，“派一支小队，去把反抗组织在下水道的据点端掉吧。达尔已经暴露，留着那地方也没有意义了。”

“明白。”戈登随即朝身边的一名罗宾打了个手势，后者会意地点点头，快速离开了。

“眼下……”Bruce接着道，“乔伊已经和那四个奇怪的暴徒混到了一起，就连我也不知道，今晚会如何收场……呵……情况越来越有趣了……”他的声音中竟有几分期待的意味，“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因为他是真正的小丑后裔。”

“这怎么可能？”戈登惊道，“你在‘那场战争’中已经把‘他们’都杀了！”

“不，戈登。”Bruce一甩披风，转身朝出口走去，“我留了一个活口……”

“他一定是疯了……”戈登退后几步，侧过脸去，轻声对克利伯道。

“呵呵……”克利伯笑着给自己点上了一支烟，“呋——我们不也一样么，伙计。”

两人说话间，The Bruce已踏出了实验室的大门。他并不是没有听见戈登的话（战斗装甲提供了超听觉），只是不想理会罢了。

此刻的Bruce，情绪莫名高涨。

他怀着些许兴奋，快步在城堡的长廊中走着。

他冷却多年的血液，已然再度沸腾，先前的恐惧和彷徨，也早已被他那强大的精神力所克服。此时他心中所想的，就是血战一场，向世人证明——自己依然是高谭的神。

“小丑、双面人、黑面具、雷宵古、贝恩、鳄鱼人……”The Bruce走了一段，便停下脚步，伫立在了落地窗边。他看着城市的夜景念道，“我的祖先布鲁斯·韦恩，曾和那些真正的超级罪犯战斗了很多年。而我……却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

他抬起头，仰望夜空。

五颜六色的光芒从落地窗外透入，那些由探照灯打出的、不计其数的蝙蝠标记还在空中缓慢晃动着。那是The Bruce的象征、统治者的象征。它时刻提醒着高谭的市民们——信仰蝙蝠。

“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我得感谢他——把那四个人送到了我的面前。”Bruce自言自语起来，“周而复始地在外面那群暴民面前作秀，接受一些杂碎的挑战，实在让我厌倦、令我

作呕……”他狞笑道，“呵……这四个家伙，才是我期待已久的挑战者……”他自信满满地念道，“我会用你们的血去证明——我的力量凌驾于一切。”

正当这位老兄抬头四十五度、发表着中二宣言时。

忽然……

一抹白色的、极亮的光芒出现其视线中。

“那是……什么……”Bruce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瞪大了眼睛，瞳孔也急速收缩起来……

此时，高谭的夜空中，亮起了一个巨大的光标。这个探照灯的亮度和规模都远远超出城中的其他灯具。

一个世纪前，真正的戈登局长，就是用这个警局楼顶的巨型探照灯去呼唤‘那位英雄’的。

而今夜，有人再度点亮了这尘封已久的光芒。可是……他打出来的标志，却不是蝙蝠印记，而是一个呲牙咧嘴的笑脸标志……

只见得……那个“笑脸”一路攀上云端……

它的光芒盖过了周围所有的蝙蝠标志，宛如一轮皓月，君临了高谭的天空。

第569章 我，小丑（九）

数分钟前，警局天台。

“所以……你要告诉我的就是……”乔伊用一种介于疑惑和询问之间的口吻念道，“你们四个其实都是来自于平行宇宙的外星人？”

“没错。”封不觉接道，“我们只是暂时借用了这四个人的身体而已。一旦我们离开，他们就会变成原本的普通人。对于自己被‘附身’的事，也不会留下半点印象。”

此时，觉哥已即兴编造了一套相对合理、且无法验证的设定，算是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了解释。另外，他还表达了想与反抗组织合作的意愿。

乔伊和玛雅对他的这番说辞自然是持怀疑态度，但总体而言，在信与不信之间，他们还是更倾向于信。

“好吧。”乔伊长吁一口气，应了一声。

“‘好吧’？”封不觉用疑问的语气重复了对方的话，再道，“这么匪夷所思的事儿，你就不多问几句吗？”

“无所谓。”乔伊回道，“即使你的话里有所隐瞒也无妨。”

“哦？”觉哥笑道，“难道你就不担心……我是在欺骗、利用你们？”

“呵呵……”乔伊笑了笑，伸出一手，掰着手指道，“你们可以从将近二十米高的楼顶跳下而毫发无伤；可以轻松地拎着我和玛雅再跳上来；那位‘小丑女’只花了三十秒就干掉了十五名全副武装的罗宾；‘毒藤女’用了几分钟就记下了全城的下水道地图；还有你……”他说到这儿时，转过头去，看了看正在不远处改造探照灯的武藏小金井，“……你居然凭空召唤出了一个奇怪的小男孩儿……”乔伊摇头耸肩，并反问道：“如此

神通广大的你们，难道还需要通过欺骗的方法来利用我们吗？”

“嗯……有道理啊。”小叹在一旁听着，也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

“你起什么哄。”封不觉瞥了小叹一眼，“去去去……玩儿你的硬币去。”

“哦……”小叹还真听话，觉哥一赶他，他就很识趣地跑开了。

跑开还不算，他竟然真的从身上摸出一枚硬币，百无聊赖地开始抛弄。

……

【名称：双面人的硬币】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仅双面人可以持有）】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这是一枚发行于1922年的高谭市纪念币，也是一枚十分罕见的“错币”，其两面全都印着人头，其中的一面因强酸的腐蚀而变得扭曲可怖。就像……它的主人一样。】

在小叹进入剧本的瞬间，这枚硬币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行囊中。只是目前来说，他还不知道这玩意儿究竟有什么实际作用。在与觉哥会合后，两人也分享了这个情报，所以此刻封不觉才会半开玩笑地让小叹去玩儿硬币。

……

“总之，我接受你关于合作的提议。”乔伊很快又对觉哥说道，“反正……我们这所谓的抵抗组织，如今也只剩下两个人了，没有理由拒绝。”

一直站在乔伊身旁的玛雅这时提醒道：“对了，乔伊，我们在下水道的据点，恐怕已经回不去了。”

乔伊用无奈的语气接道：“是啊……想必达尔早就把据点的坐标告诉了The Bruce，我想……对方应该是为了等候一个把我们一网打尽的时机，才迟迟没有发动围剿。”他忿忿地握紧了拳头，“唉……不得不承认，The Bruce真是个可怕的家伙。”

“你也不必妄自菲薄。”封不觉接道，“我认为，无论在体力还是智力上，你都可以与其抗衡。只是……在经验和意志力方面，还有些欠缺。”

“呵……谢谢，希望你是对的。”乔伊得到了觉哥的夸奖，倒也没有飘飘然，只是淡定地回应了一句。

此时，玛雅又开口道：“嗯，小丑先生，我想问一下……你是你们这个小队的Leader吗？”

封不觉闻言，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转头看了看若雨。

“你看我干什么？”若雨回瞪了他一眼。

“行~不看不看。”封不觉笑了笑，随即又重新面向玛雅他们，回道，“嗯……没错，这儿我说了算。”

“那么……能跟我们具体说一下你们接下来的打算吗？”玛雅问道。

乔伊道：“没错，我也很好奇……”他顿了一下，朝旁边瞥了一眼，“改装那个废弃了近一个世纪的探照灯，有什么意义呢？”

“哦~那个啊。”封不觉道，“那是我伟大计划的第一步……”

“团长，说出这种台词的人，95%以上是反派，而且最后八成会失败。”正坐在天台边上负责警戒的小灵，适时地吐了个槽。

“少啰唆……这又不是儿童动画。”封不觉虚着眼回道。

“就因为不是，你说出来的时候显得更傻了……”若雨又开口补了一刀。

“好好……”封不觉无奈地改口道，“这是我想出来的一个很普通的计划的第一步。”

小叹紧接着问道：“那么这个计划的最终目的是？”

封不觉冷笑一声，中二气十足地扬起双臂，回道；“让蝙蝠侠……重生！”

“What？”乔伊和玛雅异口同声地问道，他们实在是没听懂觉哥这话的意思。

“要说蝙蝠侠的话，现在城里就有一个，他可是活得好好的。”乔伊若有所思道，“莫非……你是想让传说中的布鲁斯·韦恩复活？”

“呵……非也非也……”封不觉装出高深莫测的样子，用一种意味深长的语气回道，“‘蝙蝠侠’，未必得是一个人。这个词，代表的是一种精神。”

就在他们说话时，探照灯旁的武藏小金井怪笑着插嘴道：“嘶嘶嘶……老大，我已经搞定了哦。”

“你可以杀死一个人，但杀不了一种精神。”封不觉一边说话，一边走向了探照灯，“就像某本小说里写的那样——人随身死，精神永存。”

话至此处，他正好行到了灯前。

“瞧，按你说的，改成了笑脸的样子。”武藏小金井抬头看着觉哥说道。

“嗯，做得不错。”封不觉说着，从行囊里拿出了军铲，对着身前的巨型探照灯使出了技能【不那么草率的维修】。

令人尴尬的是……觉哥第一次发动技能，居然失败了。作为一个拥有器械专精C级（75%成功率）、以及【炼冰术士

的执着】（10%额外成功率）的玩家，他这人品确实是够得上反派的标准。

当然了，200体能值的消耗，对现在的觉哥来说也不算什么。技能失败了也不会进入CD，再用一次就是。

“OK，电路也都重新接上了吧？”封不觉在成功发动了技能后，又问道。

“那还用说么，嘶嘶嘶……”武藏小金井用他一贯的古怪语气回道。

封不觉点点头，然后来到了探照灯的一侧，用力一抓一拖，就将这几百斤的机械重物向上转了个八十度。

“那么，打开吧”觉哥下令道。

武藏小金井得令，立即用他那猥琐的小碎步跑到了电箱那边，落下了操作杆。

咔嗡——

随着一声电机启动的声音响起，一道白色的强光柱冲上了天空。

“我还是不明白……”乔伊抬头望着天上的“笑脸”，问道，“你说你想让蝙蝠侠重生，可你为什么在空中打出了小丑的标志呢？”

“我会让你明白的。”封不觉固定好了探照灯的角度，就松开了手，“不过现在……在The Bruce和他的大部队赶来之前，还是让我先简单地跟各位讲一下……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我们的行动计划。”

第570章 我，小丑（十）

“第一小队，抵达预定地点，完毕。”

“第二小队，抵达预定地点，完毕。”

“第三小队……

第六小队，抵达预定地点，完毕。”

“六小队已全部集结完毕，请下命令吧！长官。”

数个不同的声音纷纷通过对讲机向蝙蝠城堡汇报着情况。

“保持队形，缩小包围圈，等候蝙蝠的指示。”身处指挥中心的戈登，看着大屏幕上由各小队传回的画面，利落地指挥道。

“是，长官。”通讯中传来了坚定的回应。

“你都听见了吗，Bruce？”戈登迅速切换了一个频率，对The Bruce道。

“当然，”Bruce沉声接道，“从这里开始，由我接手。”

“明白。”戈登应了一声，随即打开通用频率，高声道，“蝙蝠万岁！”

“蝙蝠万岁！”整齐的回应响起。

此时，距离那“笑脸”攀上高谭的天空，已过去了十五分钟，【不那么草率的维修】的时限正好结束。

而The Bruce和他的罗宾部队，也刚好完成了对高谭警局的包围。

这一刻，仅是地面上，就集结了两百余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十辆装甲战车，更不用说空中还有二十多架碟式巡逻艇

和一架蝙蝠飞机（备用的二号机）悬停着。

整个高谭警局，从上到下，都已被一张随时可以开启的火力网所包围。只要The Bruce一声令下，这栋历史悠久的大楼就会被打成蜂窝。

“啊～啊～风风火火地来了呢……”小叹站在天台中心，望天念道。

不远处，小灵正倚着一根像树桩那么粗的火箭筒站着：“一会儿你可别得意忘形哦，要以自身生存为最优先，实在不行就放弃计划，直接干掉The Bruce完成任务。”

“嗯嗯，你自己也小心一点。”小叹回道。

此刻，天台上只剩下了他们二人。觉哥、若雨、乔伊和玛雅都已经离开了。

“双面人，毒藤女。”忽然，蝙蝠飞机的扩音器中，传来了The Bruce的说话声，“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得到了一身奇特的、邪恶的力量，但你们要是自以为能借此逃脱审判，那就太天真了……”

话音未落，蝙蝠飞机的舱盖就打开了。下一秒，身着战斗装甲的Bruce竟从座位上跃起，张开那龙翼形的披风，朝着警局天台滑翔而来。

“哈？不会吧……”小叹一脸惊讶地念道，“这家伙坐拥空军不用，下来和我们格斗？”

“是跟你格斗。”小灵拍了拍小叹的肩膀，歪着脑袋笑道，“我可打不过他。”

嘭——

一声轰响过后，Bruce已然双脚落地，稳稳站定。由于他这套战斗用装甲的重量比较重，所以落地时，他顺势踏碎了脚下的地面，显得气势十足。

“我的子民们……”Bruce站直了以后，便昂首喝道，“用你

们的双眼来见证……蝙蝠真正的力量吧！”

“他在跟我们说话吗？”小叹偏过头轻声道。

小灵回道：“明显不是啊。”她朝天上的那些巡逻飞艇瞥了一眼，“和团长推测的一样，‘直播’已经恢复了，他这是在跟‘观众们’说呢。”

“哦！那正好啊。”小叹一抖双腕，其双手已分别握住了军刺和刃爪，“我就在全城观众面前把他揍趴下。”

“你还挺有热情的嘛……”小灵倒显得有些无精打采，“那你们慢慢打吧。”话还没说完，她便拽起火箭筒，转身朝远处走去。

小灵的思路很清晰，既然The Bruce也来到了天台上，那周围的火力网等于是废了——蝙蝠的军队不可能对着自己的主子开火。所以，小灵干脆腾出地方，让小叹和对方打个够。

“别忘了团长布置的基本策略啊。”小灵说这话时，已来到天台的入口那儿。

她无所顾忌地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倚墙而立，开始围观。

“嗯。”小叹回头道，“放心吧，我……”

呼——嘭！

就在小叹分神的瞬间，一道黑色快影骤然闪现到他面前，并给了他的脸颊一记重拳。

“唔……”小叹对此始料未及，中拳后，其身体一个踉跄，朝着侧面倒去。

“啊~被打脸了呢。”小灵看到Bruce突袭小叹的一幕，只是淡定地念叨了一句。她对小叹信心十足，丝毫没露出担忧的神色。

“怎么样？双面人，感觉还不错吧？”The Bruce见对手摇

摇欲倒，自然不会放过机会。他乘胜追击，立即上前两步，对着小叹的肋部又是抬膝一撞。

然而，这次的攻击，却是落空了。

但见，王叹之腰部发力，拧身一转，用一个横翻侧移的动作，轻松化解了危机。

“哦？好像还有两下子。”The Bruce见状，冷静如故，语气轻松地评论道，“至少比城里的那些乌合之众强多了。”

“你这卑鄙的家伙……”小叹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角的挫伤，瞪着Bruce道，“之前把我绑在飞行器上，开着飞机来撞我，现在又不打招呼突然攻过来……”

“打招呼？”Bruce冷笑，“哼……双面人，你的脑子坏掉了吗？”他一边说着，一边侧移，寻找着攻击的机会，“这可不是什么武术家之间的切磋，而是生死相搏的较量。”

一言未尽，Bruce又是猛然杀上，用其前臂装甲上的鱼鳍状锯齿发动了两记斩杀。

乒乒——

小叹的反应也是不慢，他沉着地移动脚步，扬起军刺和刃爪，挡下了对方的攻势。

“切……比想象中强得多啊……”与对方对上一招后，小叹在心中念道，“这货真是普通人？”

而另一边，The Bruce心中的惊讶其实要远远超过小叹：“不可思议……我这两记斩击的力道都在一千三百磅（约等于590千克）左右，一般人就算扛着块合金盾牌来挡，也会被巨力给震飞出去。而他……竟是双手各持一件短兵器来格挡，接招后仅仅是略微后退了数步而已。”

“喂，小叹，听得见吗？”就在战斗刚刚打响之际，小叹耳边的通讯器（从停车场的死尸身上获取，已经由武藏小金井改装过）中，忽然响起了觉哥的声音。

“我正忙着呢……”小叹轻声回道。

“对，我看见了。”觉哥又道，“城里的大屏幕上正放着呢。”

“那你还挑这时候跟我说话？”小叹着实感到有些烦躁，他是个很不擅长一心二用的人，觉哥的举动无异于在干扰他。

“我是想提醒你，你正在扮演的，是一名超级罪犯，一个残暴的反社会恶棍。”封不觉道，“可目前为止，你的言行未免太正常了一点。”

“啊……”小叹压低了声音吐槽道，“……没有扮演坏人的天赋还真是抱歉呢！”

“没事，我教你。”觉哥接道，“首先，你得来上一段歇斯底里的大笑。”

“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哈……”听话的小叹立刻狂笑一阵。

这手还真奏效，The Bruce一看“双面人”突然狂笑，不禁心中一凛。他还以为对方会有什么惊人之举，不敢托大，赶紧提升了战斗装甲的防御能量，并止步观望。

“然后，你装出一脸很困惑的样子。”觉哥又道。

小叹犹豫了两秒，想象了一下困惑的表情是怎样的。两秒后，他半张着嘴，双眼朝上翻，口中发出：“呃——”这样的声音。

“如果非要我形容你此刻的状态，那应该是‘一个刚做完脑叶白质切除手术的人正在挑选他的午餐’。”封不觉在通讯频道里接道。

“我生气了哦！”小叹低喝道。

“好好，不开玩笑了。”觉哥笑道，“现在，你拿出那枚硬币，随手抛一下，再看一下结果。”

小叹照做了。

“最后，摆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觉哥又道，“……跑过去强吻一下毒藤女。”

“你说神马？”小叹还没回话，小灵的声音就直接插了进来。

“诶？这通讯频道原来是共用的吗？”封不觉闻声一愣。

“是啊，连我都听到了。”乔伊的声音也在通讯中响起。

“觉哥，你这到底是闹哪样啊？”小叹有气无力地接道，“纯粹是出于恶趣味在玩弄队友吗？”

“不不不……这的确是策略的一部分。”封不觉解释道，“要让双面人这个角色更加真实，你就得表现出‘抛硬币决定一切’的性格特点来。你想啊……真正的双面人，就经常会在抛完硬币后做些疯狂之举。”他的口气怎么听都像是在忽悠，“嗯……其实呢……只要你做的事情足够出人意料就行了。你也不一定要去强吻毒藤女，你去强吻The Bruce也行，反正对方是男性NPC，作为一个异性恋，系统是不会以性暴力倾向为由来阻……”

“表姐，打他！”小灵的声音响起，打断了觉哥的扯淡。

一秒后，伴随着一声惨叫，觉哥那边的通讯中断了……

“他到底想干什么……”The Bruce可不知道对面发生的种种状况，从他的角度出发，只看到眼前的双面人做出了一系列古怪的表情，并且时不时自言自语两句（玩家佩戴上通讯器之后，该物品便与玩家的形象结合了，故而并未被显示在剧中特定人物的脸上），完全不明所以。

“啊哈！我决定了！”事到如今，小叹也只好顺水推舟、继续装下去，好像自己的确是通过抛硬币决定了什么事一样，“我要……嗯……要……”他神情一变，突然转身，“……逃跑！”

“哈？”在场的所有人中，小灵可能是最吃惊的一个。

“哼……”The Bruce冷笑着，心道，“原来如此……是我太

高估他了。刚才我那两记斩击肯定是奏效了，他表面上没事，实际上已受了相当严重的损伤……所以他故弄玄虚一番，想以此拖延时间、分散我的注意力，好为逃跑制造空隙。”

“哈——”小灵深深叹了口气，“真会没事儿找事儿。”

她念叨了一句，随即抬手一攫身旁的火箭筒，同一秒，其左脚的脚后跟潇洒地一踢。就这一拉一踹之间，她便把那巨大的火炮扛到了肩上。

“说好的角色扮演呢？说好的拖延时间呢？”小灵说这两句话时的口吻明显是在发牢骚。

“对不起……我实在想不到该说什么了。”小叹一边回话，一边向小灵跑去。

“唉……算了，不怪你。”小灵说着，脚下一踏，顺势跃起五米高度，并将火箭筒的炮口向下倾斜，瞄准了脚下的警局……

第571章 我，小丑（十一）

The Bruce自然不可能对“毒藤女”的行动无动于衷，他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试图用远程攻击妨碍对手的炮击。

嗖——

破风声起，蝙蝠镖已骤然杀至。

而小灵对此却是不以为意，因为她明白……小叹一定会帮她挡下这一击的。

“我挡！”小叹也是不负其望，当即低喝一声，飞身跃起，似疾风般掠至蝙蝠镖前，伸手相截。

乒——

一声金铁交加的脆响，带出一撮明亮的火花。

但见，那旋劲惊人的蝙蝠镖……竟是被小叹腕间弹出的袖剑贯透，串在了袖剑的剑刃上。

【名称：阿泰尔之触】

【类型：复合型武器】

【品质：完美】

【攻击力：极强】

【防御力：中等】

【属性：无】

【特效：阿萨辛之锋（无坚不摧的袖剑）；万无一失（发射袖箭时，可自动校准飞行轨迹）】

【装备条件：格斗专精A，侦查专精B，已绑定】

【备注：刺客宗师阿泰尔·伊本-拉阿哈德（Altair Ibn-LaAhad）曾使用过的臂鞘。这位在二十五岁便取得大师头衔

的天才刺客，对臂鞘的结构做出了革命性的改良。新的袖剑无需断指便可装备，其强度已可适应挥砍，袖箭的精准度也显著提升。】

这件装备，很显然就是小叹在巅峰争霸中赢得的奖品了。可能很多人都忘了，11-30名的奖励是：【与等级相应的随机完美级装备（类型可选）*1，及技巧值3000点】

此处不得不提一下，王叹之的运气，就是和某些人不一样……

小叹在选择装备类型时，其实并没有选择“武器”，他选的是“手部防具”。因为他并不缺近战兵器，倒是防具方面还有些提升空间。排除掉【枯萎之铠】，【鹿皮靴】和【狼鬃护腿】的防护范围，小叹便选择了手部的防具。

结果……他居然抽到了刺客专用的臂鞘。这东西可以覆盖掉他服装上自带的臂鞘，兼具防具和武器的效果；且自带一种可靠的远程攻击，弥补了他射击专精较低的弱点；另外，袖剑与刃爪并不冲突，可以装备在同一只手上。

总体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件为小叹量身打造的装备，使其在战斗中的战术丰富了许多，实力也提升了一个档次。

“这不可能！”看到蝙蝠镖被截，The Bruce不禁叫出声来。他并非是惊叹于对方的速度，而是对那袖剑的威力大吃一惊。

要知道，The Bruce扔出去的蝙蝠镖可不是一般的货色。那飞镖是由硬度极高的合金打造，内部还附有微型芯片，说是飞镖……实际上堪比微型导弹。

理论上来说，这飞镖可以割破一辆汽车的外壳，杀死里面的人，然后再割破另一侧的外壳飞出来，最后飞回The Bruce的手中……

“哼……怕了吧……”跃在半空的小叹心中得意道，“要不是担心把你的手给砍掉，刚才我就用这个削你了。”

“嘿！”小灵这时对小叹喝了一声，“要接住我哦。”

“明白。”小叹和她一起排本也不是一两天了，两人的默契很好，有些在旁人听来没头没脑的话，他们彼此亦能会意。

二人交流完毕，小叹便使出了【天地逆转神诀】，向天空冲去。

几乎在同一秒，小灵肩上那树桩一般的巨型火炮……开火了。

【名称：焚湮推进炮】

【类型：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极强】

【属性：火】

【特效：无】

【装备条件：射击专精A，人物力量足以举起炮管，已绑定】

【备注：舍弃机动性、精确度及连续作战能力的极端兵器。重量为一百九十公斤，后座力与威力同样惊人，发射/冷却间隙为十分钟。PS：该物品须以光子化形式置入/取出行囊，每次取出行囊后，都将进入一个新的冷却流程。】

轰——

炽炎炸裂，爆响轰鸣。

焚湮推进炮喷出的能量宛若一条火龙，狂怒地扑向了警局的楼顶。

“该死……”The Bruce低骂一声，转身就跑，他的速度也绝对不慢，眨眼间已至天台边缘。下一秒，便见他一抖披风，跳出了天台的范围。

与此同时，巨龙般的能量柱已呈摧枯拉朽之势，贯透了

建筑物的顶层，并一路向下，直至轰穿了整栋大楼。这还没完……那充盈的火焰疯狂肆虐着，开始横向扩散。三秒后，警局的每一层都爆发出了火光，大楼四面的窗户都向外喷出了汹涌的火潮。

十秒后，不出意外的……地下的燃气管道爆炸了。

于是，一声声更为剧烈的爆响相继传来，附近的好几个街区都产生了连锁反应，数以百计的火柱从地下突然喷出，街面上沦为一片火海，包围警局的罗宾部队顿时陷入了慌乱之中。

而此刻，事件的始作俑者……已在推进炮的反作用力下，升到了高空。

当然了，小灵这会儿也并不好受，纵然有服装的保护，她的肩膀也已被灼伤了；而在巨大的反冲力道下稳住炮口，又花去了她相当多的体能值。

总之，【焚湮推进炮】的实用性确实很低。要不是这个剧本的环境相对安全和自由，小灵是不会拿出这种极端武器来的。

“呼……差不多到极限了。”十几秒后，小灵长吁一口气，停止了攻击。随即将肩上的武器光子化、收入了行囊中。

恰在此刻，从高空折返回来的小叹刚好来到小灵身边，他用一个标准的公主抱接住了她，并再度开启神诀。

“你没事儿吧？”小叹问道。此时，他又一次进入了天地倒转状态，由于他和小灵的体重差，他正好可以抱住小灵，并以一种缓缓上升的趋势浮在空中。

“没事，生存值和体能值都没太大损失。”小灵扫了眼游戏菜单后回道，“我有【三花聚顶神功】，十分钟内就能回满的。”

“哦。”小叹应了一声，又接道，“抱歉……因为我的缘故，只能提前实施这个撤退的步骤了。”

“谁说我要撤了？”小灵道，“才拖延了那么一点时间，明显不够吧。”

“啊？”小叹一愣，“那你干嘛这么着急就炸大楼啊？”

“切……”小灵不爽道，“还不是为了维护你‘双面人’的形象啊！你都说了要跑了，那就跑咯。”她顿了一下，“不过嘛……我们可以跑得稍微慢一点，暂时不要摆脱这些追兵。”

“哦~这样啊。”小叹点点头，“那你有什么具体计划吗？”

“这还要什么计划？”小灵抬手指了指小叹的侧后方，“总之，先去抢一架那个再说……”

小叹回头看去，只见……两架悬浮飞艇正从那个方向朝他们逼近。

……

同一时刻，蝙蝠城堡，指挥中心。

“活见鬼……这帮家伙到底是什么！”戈登挥舞着拳头，看着罗宾小队传送回来的“战场实况”，不住地吼叫着。

“淡定点儿，我的朋友。”克利伯博士抽着烟，语气轻松地接道，“我们的主人还没被打败呢……”他说到这儿时，忽然压低了声音，“……至少现在还没有。”

叱——

这时，这间屋子出口处的电子门打开了。

戈登闻声，本能地朝门口瞥了一眼。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吓掉他半条命……

门口一共站了两个人，一个是封不觉（小丑），另一个是黎若雨（哈莉·奎茵）。他俩各自双持两把冲锋枪（从罗宾小队身上扒的），大踏步地冲了进来。

哒哒哒——

两秒后，觉哥手中的枪直接就响了，他随手扫倒了一名

工作人员，然后对着那人的尸体喊道：“不许动！”

第572章 我，小丑（十二）

“别开枪！”戈登第一个举起了双手，高声说道，“我们没有武器！”

“我知道。”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中的冲锋枪很随意地搁在了身旁的一个操作台上，“但是我有……”话音未落，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三枚手榴弹，“……而且有的是。”

“你……你想干什么……”戈登的脸都吓白了，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觉哥手上的手榴弹。

“是啊……我想干什么呢……”封不觉将对方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像是杂耍一般，将三颗手雷在双手间抛来抛去，“”

“哈……”一旁的若雨深深叹了口气，但她什么也没说，任由觉哥继续闹下去。

“啊哈！我想到了！”封不觉说这话时，用单手接住了两颗手雷，另一手则竖起食指，放在脸侧，摆出一种灵机一动的神态。

而在他竖起那根手指的瞬间，他竟是顺势把第三颗手雷扔了出去。

“噢！上帝！”戈登见状，大惊失色，他当即飞身上前，用一个外野手前跃接球的动作，接住了那颗手雷。

“身手不错嘛，‘戈登局长’。”封不觉看着趴在地上的戈登笑道，他的言语中带着明显的讽刺意味，尤其是在念出“戈登局长”这四个字的时候。

“你这个疯子！”戈登满头大汗，抬头喝道，“你自己也会被炸死的！”

“可我现在活得好好儿的不是吗？”封不觉反问道。

说罢，他又把自己手上那两颗手榴弹揣回了上衣口袋，继而掏出了那把珍珠把子的手枪。

“这世上的事，有些是人能控制的。”觉哥说着，用那把手枪抵住了自己的下颚，“有些不能。”

咔——

他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脸上还挂着小丑的招牌笑容。

在扣扳机的一瞬，除了若雨和觉哥自己，整个房间里的人都略微一哆嗦。

“哈哈哈……”封不觉笑着蹲下身子，近距离瞅着戈登，“刚才你一定认为……会有脑浆爆出来对吗？”他顿了一下，“没错……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枪，里面只装了一发子弹。”

说话间，觉哥的枪口对准了戈登的眉心：“你们自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以为我无法逃出那辆车……”

“不……别……”戈登已开始求饶，因为他着实不知道眼前这个疯狂的男人会干出什么来。

“……即使我侥幸逃出了那辆车，我也只有一发子弹。”封不觉接道，“在这种条件下，恐怕两三个暴民就能把我给收拾了……呵呵呵……你们大致就是这么想的吧？”说到这儿时，他的枪口又朝前顶了几分，“你们说着什么人人都有机会的屁话……仿佛世界平等，谁都可以成为高谭的神……”

戈登已吓得说不出话来，全身抖似筛糠，满脸是汗。

“但事实是怎样的呢？”封不觉继续着他那扭曲别人三观的言论，“一切都在人为的控制中……这场秀……呵呵……未免太无趣了吧？”他癫笑两声，再次扣下了扳机。

枪没有响，这一枪依然没有射出子弹。但戈登却已吓得昏了过去。

“劳驾，那边的小哥。”封不觉站起身来，收好了手枪，重

新拿起那两把冲锋，“帮我接通全城的大屏幕。”他说着，又回过头去对若雨道，“亲爱的，帮我把耳机戴上好吗？”

若雨以冰冷的眼神回应了觉哥，这种神情从哈莉·奎茵那烟熏妆的脸上表现出来，煞是吓人：“好～小布丁……”她拉长了音，用很不情愿的口吻说完了这句话，并走上前去，腾出一手，从昏迷的戈登头上摘下耳机，扣在了觉哥头上。

他们的台词倒是没什么问题，很符合小丑和哈莉·奎茵的设定，但表达的方式，怎么看怎么违和……

“我说话你听不懂吗？”封不觉戴好耳机后，见那名被枪指着的工作人员仍旧没有什么动作，只是用惊恐的眼神望着自己，他顿时就火了（装的）。

“照他说的做。”克利伯博士这时发话了。他面带冷笑，仍在抽着烟，显得很淡定。

那名工作人员本来就是怕事后被The Bruce追究责任，会死得更惨。一听克利伯发话了，他立刻如获大赦一般，迅速地转身，将房间内的视频信号接到了全城的大屏幕上。

“呃……你对着主屏幕站着就可以了。”那名工作人员战战兢兢地说道。

“谢谢。”封不觉应了一声，顺便开了枪。

不过他并没有瞄准，只是对着那人的座椅下方随意开了几枪，结果对方就吓得跳了起来，又坐倒在地，口中歇斯底里地叫骂了几声。

与此同时，全高谭的所有“合法”屏幕上，都出现了一个身着紫色长西装，皮肤惨白，脸上有着呲牙咧嘴笑容的男子。

市民们自然都认得找个形象……每一年，The Bruce都会把“小丑”留到最后处决，这是惯例。因为小丑是个特殊的角色，他所带给人们的恐怖，以及他的影响力，都是其他反派无法比拟的。

“这是怎么回事？”“天哪！他在蝙蝠城堡里！”“先是蝙蝠

之神的飞机被击落，后来是天上的小丑标志，现在又是这个……到底出什么事了？”

民众们开始议论纷纷，他们总是这样，有人颂扬，就有人批评；有人相信，就有人质疑；有人坚定，就有人惊慌。

“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平等的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只要去努力争取，就能拥有一切。”封不觉的演说开始了，“可事实上……这个世界是等级分明的。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这种既定的社会结构。就拿你们来说……你们这些可悲的、无知的、愚蠢的……在暴政的夹缝中挣扎求生的蛆虫，就生活在高谭的底层。”他笑了笑，“你们可以去渴求一切，但那并不表示你们就能拥有，知道为什么吗？”

封不觉将脸凑近镜头，狞笑着，吐出了那个埋藏在每个人心底的答案：“因为蝙蝠……”

第573章 我，小丑（十三）

“宗教始于信仰，科学始于怀疑。”封不觉的演说仍在继续，“那个戴着面具的精神病用宗教手段来奴役你们，但他所仰仗的……却是科学。”他举臂一挥，左手的冲锋枪指向了身旁的克利伯博士，“博士，你能过来一下吗？”

“乐意效劳。”克利伯耸耸肩，应了一声。他掐掉烟头，缓步走到封不觉身旁，出现在了镜头中。

“让我向各位隆重介绍一下……”封不觉怪笑两声，“嘿嘿……这位，就是高谭之王最重要的部下，让The Bruce得以青春永驻的魔法师——克利伯博士。”

克利伯没有说话，只是神态自若地看着摄像镜头。对平民们来说，这个戴着古怪眼镜的、老迈的光头，基本就是个陌生人。虽然他有时候也会和戈登一起出现在The Bruce的身后，但他从未公开说过一句话。

“你们的神，今年已经91岁了。他在六十岁的那年，当上了The Bruce……”封不觉接着说道，“而这位克利伯博士，比The Bruce更为年长。”作为一个看过剧本原作漫画的人，觉哥对这些信息自是一清二楚，“正是他，用其高超的科学造诣，塑造了一个神。这些年来，克利伯博士不断更替着那个蝙蝠杂碎的血液、皮肤、必要的时候……甚至是整个器官。”

“你知道的比我想象中要多得多啊……”克利伯终于忍不住开口说话了。

封不觉闻言，转过自己那张狰狞的脸，冲博士笑了笑，但没有回应他。

“每一年，这位克利伯博士都会在实验室中事先造好四五个祭品，以便投入这个杀戮的仪式之中。”觉哥很快就转过

头，对着直播画面道，“看看我这张脸……”他用枪口指着自己的面容，“其制作过程其实并不复杂……首先，把我的皮肤烧焦，再稍稍漂白一点，接着用激光手术刀割出一个呲牙咧嘴的笑容，呵呵……哈哈啊……”他癫笑一阵，“当然，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沿着我的鼻子，将一块芯片推进我的大脑。那块芯片里记载着小丑需要知道的记忆，并会让我的性格扭曲，言谈举止变得像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觉哥顿了一下，再道：“以往你们看到的那些超级罪犯……双面人、雷宵古、谜语人、企鹅人、稻草人……全都是用类似的技术做出来的。”他的声音渐渐高了起来，“蝙蝠在玩弄你们，他散布虚假的恐惧，让你们屈从于他的力量。高谭病了……你们也病了……病入膏肓！”

“小布丁……”若雨还是用那种老大不情愿的语气去称呼觉哥，“注意时间。”

她的提醒是有原因的，此刻，The Bruce和罗宾小队已完全放弃了对“双面人”和“毒藤女”的追捕，朝着蝙蝠城堡飞速赶来。在他们玩家自己的通讯频道中，小灵和小叹已经把这事儿喊了两遍。

“别着急，亲爱的。”觉哥回头应了一声，他说这台词的时候倒是挺乐意，一副占了便宜的样子。

“高谭的市民们！”封不觉随即又面向镜头，用他所能表现出的、最富煽动力的姿态说道，“今晚，我、和我的同伴们，会给你们一个机会，一个真正的机会……”他停顿了一秒，“你们想做神吗？想取代The Bruce吗？哈哈哈……”又是一阵大笑，“让我来订一个新的规则吧……从现在起，我、哈莉·奎茵、双面人、毒藤女，会站到你们这边，尽可能地削弱蝙蝠的军力，为你们争取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呵呵……而你们，只需要干掉The Bruce那个骗子，就能取而代之……”他最后还狞笑着补充道，“……无论你们用什么手段都可以。”

沉默，降临在了高谭。

这一刻，原本喧嚣的街道变得无比安静。

而这沉默也并未持续太久，一种躁动的气氛从人群中蔓延开。纵然是最坚定的蝙蝠信徒，此时也产生了动摇。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封不觉以一段小丑招牌式的癫狂长笑结束了演说。他腾出两根手指，把头上的耳机勾下来甩到一旁，并转身离开了摄像镜头。

“博士，你得跟我们走一趟。”若雨这时掉转枪口，指着克利伯道。

“呵……我也猜到了会是这样。”克利伯笑了笑，“不用拿枪指着我，我可以跟你们走。但……我不可保证我们能活着离开此地。”他用眼神朝房间唯一的出口示意了一下，“我敢打赌，此刻，那扇门的后面，已经聚集了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守……啊……”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觉哥单手一拽，扛到了肩上。

另一边，若雨收起双枪，取出封圣，对着指挥中心一侧的墙壁，骤然出手……

【名称：天门四步斩】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向前四步，并放出四道纵横相交之剑气】

【消耗：体能值5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A，灵术专精C】

【备注：由道家四十九阵中第一阵——“天门阵”所衍生出的武功。共有十二式，若配合天门阵法、杀入阵中，当所向睥睨。】

第一步，纵剑上提；第二步，横剑左斩；第三步，拧剑下劈；第四步，挥刃右折。

四步过后，蝙蝠城堡那厚实的墙壁，竟被剑气剁开了四道裂口，呈现出一个颇为齐整的井字形。

若雨招尽收剑，直接上前跟了一脚侧踢，将剑痕中心那一块矩形的墙面踹得粉碎。

“干得好！亲爱的。”封不觉笑道，说话间，他便扛着克利伯博士，一个箭步从这出口跃了出去。

若雨一脸无奈地叹了口气，不过她还是快步跟上，随着觉哥一起跳出了城堡外墙。

几乎在若雨跳出去的同一秒，房间的门打开了。一大群持枪守卫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并大声嚷着“不许动”。

可惜，他们晚了一步……

“他……他们从那儿跳出去了！”屋内的一名工作人员指着墙上的口子喊道。

“我知道。”The Bruce低沉的嗓音响起。他就跟在那一大群守卫的后方，由于他右眼上的镜片是附带热感应功能的，所以他在走廊中就已看到了觉哥和若雨的逃跑路线。

“切断视频讯号。”Bruce马上就很冷静地下令道。

那名从觉哥枪口下幸存的工作人员闻言后还呆了几秒，随即才反应过来这是自己的职责，“是，先生！”他赶紧应了一声，连滚带爬地从地上爬起来，回到操作台前，将直播停止了。

全城的各个大屏幕，顿时陷入了一片漆黑的状态。这一回……他们也不可能再去播放由戈登主讲的宣传录像了，那种宗教洗脑式的演讲，此时已毫无意义。

“你准备躺到什么时候……”The Bruce见直播已停，便走到戈登面前拽着他的衣领将其拎了起来。

戈登被人一提，瞬时惊醒，慌乱间，其手中的那枚手雷不慎脱出。

啪——

The Bruce在刹那间便稳稳抓住了那颗手雷："你睡够了没有？"

"什……什么？"戈登还是有点儿懵。

"呼……"The Bruce吁了口气，将对方松开，直接下令道，"集结所有部队，准备镇压城里的那帮暴民。"

"呃……"戈登愣了一秒，"是！"他几乎是出于本能在回答，直到那个"是"字出口，他才稍稍回过神来，弯腰去捡起了地上的耳机，随后打开通讯频道喝道，"各单位注意，现启动最高紧急预案！高谭所有的罗宾部队，立刻到蝙蝠城堡集合！这不是演习，重复……这不是演习！"

第574章 我，小丑（十四）

就在The Bruce集结队伍的时候，有两个人，悄然来到了蝙蝠城堡以北数公里处。

此地与海湾区十分接近，不过是一片未被开发之地。地形呈内凹趋势，礁石丛生。而在深处一片不起眼的礁石后方，还有着一个隐蔽的洞口。

“不可思议……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玛雅站在洞窟的入口前惊叹道，“而且这明显是个经过人工改造的地方……”

“这也并不算意外吧，既然那位小丑先生说有，自然就有。”乔伊接道，“他没有理由欺骗我们。”

“那……”玛雅试探着问道，“我们就这样进去吗？”

“当然。”乔伊回道。

“你真的就这么相信那四个……呃……所谓的外星来客？”玛雅耸肩问道，“我以为……乔伊·柯林斯，会质疑一切。”

“呵……我可没有你说得那么厉害。”乔伊苦笑着回道。他说着，已取出了手电筒，并将其打开，“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现在想来……比起The Bruce的老谋深算，我实在是太幼稚了。我所领导的抵抗组织根本不堪一击，如今据点也丢了，同伴们也先后牺牲……”

“可这不是你的错……”玛雅也取出了手电，跟着乔伊走进了洞口。

乔伊叹了口气，打断了玛雅：“唉……不提也罢。总之，不管‘那四人’的企图究竟是什么，至少从现阶段来看，他们和The Bruce的敌对关系已成定局，我们没理由再怀疑他们的立场。虽然他们的做法有些极端，但不可否认，他们在过去那

一小时内所做的事，就比我们长久以来的努力要有效得多……”

二人说话间，已步行进入了洞中。这个洞窟内部十分宽阔，穹顶很高，两侧则装有装甲板，洞中还保留着许多石笋，形似獠牙，随处可见。

起初的那段路很不好走，洞窟中间几乎全都被水淹没，乔伊和玛雅只能沿着两侧的狭小边缘前行。待深入洞中一公里左右，水位便渐渐降低，随后就出现了许多奇怪的人造物，比如巨大的圆盘形石雕，还有实物大小的恐龙模型……

又行了一段后，玛雅忽然看到了什么，她惊叫道：“天哪……看那儿！”

她本能地停下脚步，抬手指向了前方。在她所指的方向，悬挂着三架陈旧的蝙蝠飞机，飞机下方的空地上，还站立着一排蝙蝠侠的等身模型。

乔伊其实也已经看到了这些，他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喃喃自语道：“我错了……我一直都错了……原来……真的有一位最初的‘蝙蝠侠’，布鲁斯·韦恩是真实存在的！”

“没错。”此时，封不觉的声音从他们后方传来，“这里就是最初的‘蝙蝠洞’，传奇开始的地方。”

乔伊和玛雅闻声回过头去，看到了若雨和扛着人的觉哥。觉哥说话时，正好将克利伯那老头儿从肩上放下，并让他自己往前走。

“他怎么会在这儿？”玛雅神情肃然，“他是The Bruce的爪牙！”

“噢，你这样说就太失礼了，小姐。”克利伯随手从他那褐色的大褂里掏出了一包烟，然后给自己点上一支，“我只是一个科学家，而Bruce先生是我的赞助者，仅此而已。”

乔伊冷冷接道：“你这是助纣为虐。”

“呵呵呵……”克利伯笑了，“你是个理想主义者，柯林斯

先生。你也确实有一定的能力，但你显然还不够成熟。”他抽了口烟，“呋——我的那位主人则不同，他能把你这样的小子生吞活剥……”

“好了，博士，别再做这种无意义的嘲讽了。”封不觉在背后轻轻推了克利伯一把，“别忘了你是人质。”

“呵……都听你的，小丑先生。”克利伯边朝前走边道，“哦，对了……有件事我很好奇……”他回头瞥了觉哥一眼，“你们四个人的整形改造都是我做的，脑芯片也没有问题……”他顿了一下，“……我可不记得把你们做成了可以上天入地的超人。”

“不妨用你杰出的头脑去猜测一下。”觉哥回道。

“我早就已经考虑过了……”克利伯道，“我起初猜测，是脑部手术引起的损伤，诱发了后天学者症候群。但这种情况同时出现在四个人的身上……是不可能的，那概率基本就是零。”他说到这儿时，已走过了乔伊的身边，来到了众人的最前方，“后来我又想……会不会是Bruce瞒着我，在你们身上做了什么实验，可是……”他回头看向封不觉，“不久前，你把他从飞机里拽了出来，而且他的表现非常吃惊，所以这种可能也排除了。”

“我们是操控了这些人身体的外星人。”封不觉接道，“这个答案你觉得如何？”

“嗯……”克利伯想了几秒，笑道，“有点儿意思。”

“嘿！你们把他带到这儿来，究竟要干什么？”乔伊跟在觉哥和若雨的身后，疑惑地问道。

“别激动，乔伊。”封不觉摊开双手，转身笑道，“克利伯博士发现这里的时间，可比我们都要早。”

“什么？”乔伊和玛雅异口同声道。

“呵呵……他说得对，早在这个The Bruce当权之初，我就已经发现了这个蝙蝠洞。”克利伯道，“布鲁斯·韦恩真是个了

不起的人，他建造的这个基地是个永久性的工事，入口隐蔽、而且可以屏蔽外界的电子信号。当时我就想……不妨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将此地作为最后的避难所……”

“所以……”乔伊接过对方的话头道，“……你没有将这个蝙蝠洞的存在告诉The Bruce？”

“那是自然。”克利伯回道，“事实上，我非但没有说出这里的所在，还很好地掩饰了它的存在。”

“哼……意料之中。”封不觉这时接道，“这个蝙蝠洞连通着韦恩庄园的能量井，而蝙蝠城堡就建立在原韦恩庄园的地基上，也只有你……才能从技术层面上掩盖这里的存在。”

第575章 我，小丑（十五）

“你知道的事情……真的很多。”克利伯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封不觉道，“小丑先生。”

觉哥歪着头，耸肩回道：“别浪费时间了，博士，启动吧……”他朝十余米外的环形操作台使了个眼色，“……让我们看看……被埋藏在高谭深处的真正‘信仰’。”

“嘿！觉哥！”恰在此时，小叹的喊声从后方传来。

众人回头看去，正看到小叹和小灵朝这边跑来。

“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封不觉念叨了一句，“你们没什么事吧？”

“唉……一言难尽……”小灵叹了口气，瞥了小叹一眼，“反正双面人的形象塑造挺成功的。”

“为了避免被追踪，我们先把抢来的飞艇停在了比较远的地方，然后步行过来的，所以比约定时间晚了点。”小叹接道。

由于这个洞窟会屏蔽电子信号，在之前的那段时间里，他俩没法儿用通讯器跟此处的队友们联络，因此小叹把情况简单说明了一下。

“我可以开始了吗？”克利伯这时已经在操作台上忙活了一阵，成功开启了设备的电源。

“请吧，博士。”封不觉说着，即刻又回过头去，对身后的乔伊道，“乔伊，接下来的内容很重要，你要一字不差地谨记在心。”

“啊？哦……”乔伊不明白对方所指何事，不过他还是应了一声。

话音未落，克利伯博士便点下了操作台上的一个按键，同一秒，众人眼前的计算机主屏幕上，出现了一段影像。

画面中，浮现出了一个头像。那是个面容俊朗的中年男子，其眉宇间充斥着一种历尽沧桑、无所畏惧的气质。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身处哪个时代，我只想让你知道……”他用低沉的、富有磁性的嗓音说道，“……我打算永远封闭这个洞穴。”他顿了一下，“但既然你看到了这段影像，我想……你已成功找到了我的家。”他那深邃的目光微微颤动着，“原谅我得发表如此的长篇大论，才能正式开始说我想说的事……”

话至此处，那名男子向后退了几步，接着，他的上半身便完整地呈现在了镜头中——他穿着蝙蝠装。

“布鲁斯·韦恩！”乔伊和玛雅几乎是同时惊叫出声。

“嘘——”封不觉语速很快地轻声道，“继续听。”

屏幕上的布鲁斯·韦恩，这时已拿起了他的披风，并放在眼前凝望了两秒，随后再度开口道：“受压迫者和绝望者必须得到保护，我已尽了全力……”他说着，穿上了披风，“……无论是谁继承了这件披风，我希望他能够继续为此努力。避免无谓的复仇、无尽的暴力、和所谓传奇的虚名……为了真理而战。”他的语气中透出一份坚定，和一丝视死如归的情绪，“我……即将面临最后的战役，这也许就是我的遗言了。他来了……我能听出他的脚步声。”他说着，戴上了蝙蝠面具，“我知道……小丑，就在门外！”

布鲁斯·韦恩的陈述到此为止，说完这句后，他便抖开披风，转身离开了镜头，录像也就此中断了。

除了克利伯博士和封不觉（这两人都已看过这段录像了，只不过一个是在实地看，另一个是在漫画里看）外，在场的其余五人，都露出了颇为复杂的神色。

“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乔伊第一个开口问道，“难道

蝙蝠侠死了？”

“是的。”克利伯道，“他和小丑同归于尽了。”他抬手朝旁边指了指，“看到那个小丑的等身蜡像了吗？那是我用真正小丑的尸体所做的标本。”

诸人闻言，纷纷转头望去。在博士所指的方向，确有一个小丑的蜡像。那标本看上去相当逼真，从NPC的视线中看，几乎和觉哥（小丑）一模一样。

“我把他做成了跨步向前，俯身持枪的动作，挺有意思的对吧？”克利伯笑道。

“布鲁斯·韦恩呢？”乔伊接着问道，“你也做成标本了吗？”他说着，已将视线投向了旁边那四五个蝙蝠侠标本。

“呵呵……很可惜，他的尸体我没能保留下来。”克利伯道，“布鲁斯·韦恩的死状可比这个小丑要惨多了，根据我对现场的分析……那根本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因为韦恩先生好像没打算杀死小丑，而小丑却用尽一切办法想杀死他。”

“蝙蝠侠是不会杀人的。”封不觉接道，“这是布鲁斯·韦恩定下的原则之一，如果无法遵守这一条，那就称不上是披风真正的继承者。”觉哥这话看似是在向众人解释，实际上他就是讲给乔伊听的。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乔伊又对克利伯道。

“战争。”克利伯回道，“混乱。”他重新点上一支烟，接道，“几名罗宾……我是指真正的罗宾，还有其他一些英雄，站了出来。他们和那些超级罪犯展开了较量，带来的结果是大半个高谭的毁灭……”他摇了摇头，“这战争持续了许多年，直到一个人站了出来，他是布鲁斯·韦恩的直系后代，也就是今时今日的这位The Bruce……”

博士吐了口烟：“呋——你们认为他是个暴君？好吧，他确实是个暴君，但他做到了‘英雄’们无法做到的事。他赢得了战争……”克利伯干咳了两声，“他杀死了当时城中的所有超级

罪犯，以及他们的后代……”他顿了一下，“除了你，柯林斯先生，呵呵……我想，我的主人是想给自己留下个挑战者什么的……谁知道呢？”

“你说什么！”乔伊自幼就是孤儿，他这还是首次听说自己的身世，不禁骇然失色。

“他说的是实话，你是小丑的后裔。”封不觉在旁接道，“很讽刺对吗？当蝙蝠的后裔变成了一个集权统治者时，出来反抗他的自由斗士，竟是小丑的后代。”

“我……是小丑的后代……”乔伊的心中五味杂陈，口中喃喃自语。

玛雅抬手轻抚着他的肩膀，想要让他静下心来，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了。

“但终究……暴君的时代该过去了。”克利伯又接道，“历史的规律摆在眼前……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一次变革。”他冷笑道，“现阶段来看，我觉得……推翻那位老迈的暴君，会是个不错的开始。”

“你也想推翻The Bruce的统治？”乔伊稍稍定了定神，即刻问道。

“呵呵呵……这是显而易见的。”克利伯笑道，“事实上，我早已有了准备，如果不是你们的出现，我想……我还会再多筹备一年的时间，等到明年的仪式中再做尝试。”他笑了笑，“不过，眼下事已至此，那我就把计划提前吧。”

克利伯说罢，掐灭了烟头，然后扑到操作台上，飞速做了一番操作。

随着他那双手的运作，蝙蝠洞中各个已被隐藏或尘封的设备一一恢复了供电。在电机的隆隆响声中，整个洞窟的灯光骤然一亮。

“这是……”乔伊瞪大了眼睛，朝前看去。在二十米外的一个角落中，出现了一整排透明的储物仓，里面陈列着各个时

期蝙蝠侠所穿过的各种装备，“蝙蝠的装备？”

“是真正的‘蝙蝠侠’所使用的装备。”克利伯纠正道，“这些应该都是由布鲁斯·韦恩设计的……”他停顿了两秒道，“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并不过时。当然了……要和The Bruce身上的那套战斗装甲抗衡，仍是颇有难度。”

“挑一套穿上吧，乔伊。”封不觉这时开口道。

“什么？我？”乔伊回头望着觉哥，“你是什么意思……我可是小丑的后……”

“无所谓。”封不觉打断道，“你已经听到布鲁斯的录音了，无论是谁……只要肯承担起他的信念，就可以继承他的披风。”他神色肃然道，“乔伊·柯林斯，现在你已知道了自己是谁、应该做些什么、以及……谁会来帮助你。”他瞥了一眼玛雅，“你们已无需再犹豫……肩负起使命，做你们该做的吧。”

第576章 我，小丑（十六）

夜，仍在继续……

此刻，蝙蝠城堡的高台之下，又一次聚起了大量的人群。

以往，他们来到此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顶礼膜拜。而今夜，他们却是来索取杀戮的。

“交出蝙蝠！”“杀了那个骗子！”“让他出来！”人群中响起此起彼伏的喊叫声。

他们愤怒，他们激昂，他们冲动，他们疯狂。

这一切……都始于天空中的那个笑脸标志。那笑容似乎具有一种魔力，将叛逆的情绪植入了每一个人的心底。而封不觉那出色的演说，则成了最后的催化剂。

“长官，情况快要失去控制了。”高台之上，一名罗宾快步跑到戈登身旁，报告道，“包围城堡的人太多了，我们的部队根本不够……”他停顿了一秒，脸上的神色变得很怪异，“目前他们还没有展开正面冲击，但那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一旦他们开始进……”

“好了，这些事不用你特意来报告。”The Bruce的声音忽然响起，打断了那名罗宾的叙述。

那名罗宾闻声后吓了一跳，他急忙转过头去，竟发现The Bruce就站在自己身侧两米之外：“对……对不起，先生，我没有看到您……”

“我知道。”The Bruce道，“我正在试验这套装甲的光学迷彩功能。”他缓步向前，语气沉稳如故，“看来还不错。”

“你先回到岗位上去吧。”戈登至这时方才开口，示意那名罗宾退下。后者离开后，戈登便转头对Bruce道，“看来……

我们低估了那个小丑的煽动能力。”

“嗯……也不尽然。”The Bruce沉吟道，“其实是这群暴民的口味变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作秀表演，他们已渐渐忘却了我的真正实力。这群人已厌倦了那些所谓超级罪犯的血了……他们要我的血。”

“但我们手中仍然握有绝对的优势兵力。”戈登接道，“那些乌合之众可没有飞艇和装甲车，更没有什么重武器……”

The Bruce回道：“哼……优势兵力？总共千余人的部队罢了，这其中……还不知有多少人……已经动了反对我的念头。”他顿了一下，“虽然这座城市的人口因多年的战争而发生了衰退和逆增长，但仍有近百万之众。刚才那个通讯兵说得很对，我们的部队根本就不够。就算我们的人能以一换十，乃至以一敌百，也无济于事。”

戈登听到此处，心中已闪过了一丝异样的念头，但他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

“信仰。”The Bruce接道，“才是最坚实的壁垒，如果他们的信仰垮了，那他们就会把我这个‘神’撕成碎片，并再推举一个新的出来——就像我以前做的那样。”他冷哼一声，“哼……在这场游戏中，那个‘小丑’已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他很厉害……而且厉害得不仅是身手，他的谋略和胆色更令我吃惊。然而……”他随即将话锋一转，“……胜势再强，在没有变成切实的胜利前，便仍存在被翻盘的变数。”

话至此处，这老谋深算的高谭之王已经想出了一个对策。

“戈登……”The Bruce道，“我想到了一个计划……”他看着对方，“但这需要你的帮忙。”

戈登神色微变，略一斟酌后应道：“自当效劳，主人。”

“你来取代我。”The Bruce如是说道。

“什么！”戈登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个陷阱，“不……我

怎么敢……”

“当然不是让你真的取代我。”The Bruce立刻接道，“我是要你假装起义，宣誓将我推翻，而我……则来配合你演一出戏……”他解释道，“反正那些暴民也不知道我的真正长相（根据漫画原作的设定，The Bruce的脸早已和蝙蝠面具融为一体，他根本无法脱下面具），一会儿我们随便找个替死鬼，给他套上蝙蝠面具，将其扔出去就是了。”

戈登一边听着对方的话，心中一边在盘算着……其实，他的确已动了倒戈的念头，可能的话，他不想演戏，他想把真的The Bruce扔下去，然后取代其成为高谭的神。

但……他终究还是缺乏那种魄力，因为他不是“戈登”。真正的戈登局长，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死去。这位充当The Bruce头号爪牙的戈登，其实是一名罗宾……

他是最早跟随着Bruce的那名罗宾，当他三十岁时，就接受了克利伯博士的“整容”，摇身一变成为了传说中的“戈登局长”，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蝙蝠之神的先知、以及高谭市名义上的最高行政长官。

“好的……我这就照办……”戈登拿定主意后，转头对十米开外的两名士兵高声道，“你们俩，立刻去准备一具体格和蝙蝠神接近的尸体，并给他换上蝙蝠装。”

那两人面面相觑，迟疑了两秒后才齐声回道：“是！长官。”

待他们离开后，戈登走到了高台的边缘，打开了耳机，开始了他此生最后一段演讲：“我的孩子们！你们被骗了！”他开口吼道，“我也被骗了！The Bruce是个虚伪的神，这是个虚伪的游戏，虚伪的游戏！”他边嚷边加重了语气，“The Bruce已经疯了，但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控制住了局面！”他张开双臂，“蝙蝠的子民们，追随我吧！支持我吧！我已经接管了蝙蝠城堡！击败了The Bruce！”他扬臂一挥，“现在……就让我把那伪神的血，交到你们……啊！”

他的话到这儿就戛然而止，因为The Bruce已从后方托住了他的腰，将其整个人横举了起来。

这一瞬，戈登明白了……根本没有什么“计划”，有的只是一个陷阱，一个他未能看破的陷阱。

“戈登才是虚伪的，一个失败的仆人，一个骗子。”The Bruce不愧为一世枭雄，他这条计策，不可谓不毒，“你们看……他才是疯了，他觊觎我的地位多年，并在仪式中作假，蒙骗了我。而眼下，他又胡言乱语……说什么取代了我。”

“不！不！是他……是他让我……”戈登还试图解释，但Bruce的手臂这时暗中加力，捏碎了戈登的一截脊椎，使其痛得惨叫起来。

“看这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的口中只有谎言和咆哮。”The Bruce接道，“我……你们的蝙蝠之神，现在就把他交给你们……去审判。”

话音未落，他便将那个为自己服务了多年的、高谭的二号人物……扔下了高台。

第577章 我，小丑（十七）

戈登的双眼中透出了无尽的绝望和震怒，但他已无力反抗自己的命运。

数秒过后，他便从高台上坠落，扑街而死。

聚在底下的人群看着戈登的尸体，心中又一次产生了疑惑……

“难道我们错了？”“戈登……才是个骗子？”“蝙蝠之神的力量是真实的！”“我们被小丑骗了！”

这群刚刚还高喊着要推翻蝙蝠的家伙，很快便动摇了。

在美漫的世界里，总是充斥着这样一群人，他们今天高呼杀光变种人，明天要求超级英雄们公开身份，可后天又去为那群怪胎欢呼。

他们真的有信仰吗？不……他们没有，他们连个立场都没有。虚伪、现实、愚蠢、理智……这些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样一群人。说到底，左右他们的东西，无非还是——现实。

正如某部电影里说得那样——“谁赢他们帮谁”。

这一点，封不觉，很清楚……

“哈哈哈哈……”一阵癫狂的笑声响起，下一秒，封不觉（小丑）便又一次出现在了城中所有的大屏幕上，“你这个畸形蝙蝠佬，还真是心狠手辣啊……”

“怎么回事……”The Bruce马上对着嘴边的通讯器低声道，“他怎么会出现在屏幕上？”

“这……我们不知道，先生。”指挥中心里的工作人员在通讯频道中回道，“我们并没有对外发送过任何视频信号。”

“切……”The Bruce啐道，“那就快点儿想办法阻止他！”

“我们已经在试了……但……”同一个声音回道，“……不管用。”他顿了一下，“不管他是用什么方法入侵系统的，他现在的权限比我们高……”

The Bruce听到此处，神色陡变，他的脑中已瞬间有了答案：“克利伯……”他咬牙启齿，“该死的……我早该想到的。”

“哼……”大屏幕上，觉哥的话仍在继续，“你真的以为，把戈登杀掉，并把所有的罪名往他身上一推，自己就能重新坐稳王位吗？”他提高了声音，“还有你们……这群无脑的蠢货！在过去那几十年里，你们已经看他做了无数次这样秀，难道这一次……就有什么不同吗？”

“他说得对！”“戈登的死代表不了什么。”“骗子！”“接受审判吧！”

The Bruce眼看着那群人的态度再度变化，心中当真是怒不可遏。

事到如今，他也只剩一个办法了。

“都给我住口！”The Bruce站在高台边缘，挥臂扬开披风，用他战斗装甲上的声波装置愤然一吼。

声浪扩散而出，加上他那王者的气势，竟在瞬间让蝙蝠城堡外的广场安静了下来。

“你们想要我的血是吗？”The Bruce俯视着这个被他统治了多年的王国，看着那群无知的、贪婪的臣民，说出了一句极有魄力的话，“那就亲自来取吧！”他说着，竟是朝前跨出一步，从高台上跳了下去。

黑色的蝠翼在空中张开，蝙蝠之影迅然落下。

这一刻，站在下面的那群人本能地退却了……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The Bruce即使不是神，也是一台合格的、无可争议的杀戮机器。

嘭——

一记震响，混凝土的地表应声炸出一摊蛛网状的裂痕。

高谭之王双脚落地，在密密麻麻的人中群中拓出了一块圆形的区域。于他所站之处，无一人敢于靠近。

“来啊……”The Bruce傲然而立，冷冷言道，“我就站在你们面前，你们连对我举起武器的胆色都没有吗？”

话音未落，还真有人开枪了。

这就是枪械的特点，用枪杀人和用冷兵器杀人，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或许没人敢上前和Bruce对打，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敢开枪。

第一声枪响出现后，自然就会有第二声、第三声……

几秒后，离The Bruce比较近的、且持有武器的一些平民，都陆续开始朝他扫射。

然……

在战斗装甲的保护下，The Bruce稳立当场，岿然不动。

那些打在他的身上的子弹纷纷偏折弹射，与那些本就打偏的子弹一起飞向了四周的人群。

在一阵凌乱的枪声过后，响起了惨叫、哀嚎、暴喝……

血，的确是流到了地上，但没有一滴出自高谭之王的身上，反倒是包围他的那些人倒下了一片。

“质疑我的神性，是你们此生所犯下的最大错误……”The Bruce一边说着，一边缓步前行，“我会亲手来审判你们，让你们重新记起——这座城市中唯一的真理。”

“这就是你的计划吗？这算什么？蝙蝠无双？”大屏幕上的封不觉这时又用嘲讽的语气接道，“用极端的暴力去散布恐惧，在恐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信仰基础，呵呵呵……这真是太难看了，而且无聊到了极点。”

“你也配跟我说这种话？”The Bruce知道“小丑”能听到自己的话，所以他直接昂首回道，“难道你就不是在散布恐惧么？”

“是的。”封不觉果然回应了他，“但我的目的与你不同，我并不想去统治谁……嘿嘿嘿……我只是想让这里的人明白一些基本的道理。”

“道理？”The Bruce冷哼道，“哼……依我看，你能教导别人的恐怕只有无政府主……”

“很多年以前……”觉哥打断了对方的话，换上一种肃然的语气说道，“在这座城市中，的确有很多被你们视为疯子的人……这群丧心病狂的反社会人士和无政府主义者，被你们称为超级罪犯。”他微微摇头，“而我想再度重申一下——我，小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话至此处，异变陡生。

“快看！”“哦！天哪！那是……”“是蝙蝠！”“是新的神！新的神降临了！”

人群中一片骚动，因为他们看到了另一个身穿蝙蝠战衣、肩披蝙蝠披风的人……正从空中飞来。

“嗯？”The Bruce抬头望去，口中沉吟道，“柯林斯吗……呵……我就知道你会来。”

虽然乔伊戴着蝙蝠面具，但Bruce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因为Bruce的战斗装甲有着很先进的面部识别功能，只要战甲的系统中有相应的人物资料，且热感应系统运作正常，那一般的面部伪装就是形同虚设的。

“来得正好！”The Bruce说话间，已然抬起左臂，朝着空中的柯林斯射出一道明黄色的激光束，“去死吧！”

乔伊的反应很快，只见他一扯披风，在空中斜着转身一旋，堪堪避过了攻击，并降落在了Bruce前方十米之外。

周围的人群似潮水般疾退，很显然……他们是想让这两

位“蝙蝠之神”自行解决问题。

“准备好和更强大的人打一架了吗？”乔伊站定后，将披风一合，遮住了自己的身体，与Bruce对峙起来。

“你很聪明，还知道用披风来掩饰自己的攻击意图。”The Bruce说道，“可惜……在我面前，这些把戏毫无意义。”这话可不是虚张声势，此刻，他已然通过热成像看到了对方从万能腰带上取东西的动作。

“今天就是你的末日！Bruce！”乔伊喝着，便甩出了一个蝙蝠镖。

“呵呵……”The Bruce冷笑一声，同样以蝙蝠镖相应。他的出手时机虽是比对方要慢上一线，但他的蝙蝠镖却是后发先至，成功弹飞了乔伊的那支，并继续向前攻去。

乔伊无奈之下，只能翻身侧滚，靠到墙边去躲避。在蝙蝠镖掠过其身侧时，他还喊了一句：“你的战甲无法永远保护你！”

“但它现在还挺管用的不是吗？”The Bruce不以为意地回道，“哼……柯林斯，有什么本事就全部使出来好了，我就是在等待像你这样的对手。”他的眼中充满兴奋的光芒，“来吧！杀了我，你就是新的神！”

“别以为我和你一样……”乔伊箭步上前，飞起一脚，“我不想当什么神，我要做——蝙蝠侠！”

咔——

乔伊的飞腿正中The Bruce的下颚，这个部位是没有装甲保护的，强烈的冲击还造成了轻微的脑震荡，这使得Bruce不由自主地朝后踉跄退去。

“这不可能……”The Bruce受招后心中大惊，“他的力量怎么可能这么强？这绝对不是一般人类所能做到的。”

“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对吗？Bruce……”封不觉那嘲讽脸又通过大屏幕发话了，“你一定在想，凭你那经过改造的身体和

一身超强的战斗装甲，怎么会打不过一个穿着普通蝙蝠装、靠自身拳脚打斗的普通人。”他停顿了两秒，仿佛是准备说出答案的样子，但是……

“哈哈哈……我就不告诉你为什么！”觉哥大笑起来，张开双臂，在镜头前转了个身，“你慢慢琢磨去吧！哈哈哈……”接着，他就中断了视频讯号。

……

同一时刻，蝙蝠洞中。

“你玩儿够了没有？”若雨对着笑意未尽的觉哥道。

“诶？怎么不叫我小布丁了？”封不觉笑道。

“我现在十分怀疑……”若雨接道，“……先前叫你的那几声，到底有没有必要……”

“当然有啦，我都说了……是为了保持角色形象嘛。”封不觉道，“绝对不是我出于个人嗜好想占你便宜什么的。”

若雨面若冰霜地瞪着觉哥，回道：“封不觉，你真该庆幸你是封不觉。”

“嗯？此话怎讲？”觉哥疑惑道。

“团长，你太迟钝了。”小灵在旁接道，“这话都听不懂吗？”

“觉哥在这方面一直都挺那啥的……”正在帮克利伯博士搬运重物的小叹这时也插嘴道，“不过雨姐的话好像也有点儿那啥……”

“哦！”封不觉忽地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我听懂了！”他转头对若雨道，“意思是换了别人你就不会那么客气了是吧？嘿嘿……”

若雨轻叹一声：“唉……我还是抽空举报你一个性骚扰什么的吧，感觉会挺有趣的样子。”

“我说……你们几位。”此时，克利伯忽然发话了，他对于

这几位“外星人”之间的对话内容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惊奇，只是淡定地说道，“我得提醒你们一下，即使乔伊注射了稀释过的‘贝恩之血’，他战胜The Bruce的机会仍是微乎其微。”他抽了口烟，“呋——你们可别忘了……我所制造的战斗装甲，在设计理念上与布鲁斯·韦恩的作品有着本质区别，我做的可是杀人兵器。”

“放心吧，博士，我是不会让乔伊死的。”封不觉用高深莫测的神情回道，“不过嘛……对他的考验，也才刚刚开始而已。”

第578章 我，小丑（十八）

城堡之下，激战仍在继续。

虽然乔伊有“贝恩之血”的辅助，而且他原本的格斗技巧也不算差，但和The Bruce相比，他仍是力有不及。

再者，两人所穿的蝙蝠战衣有着性能上的直接差距，这便导致了乔伊渐落下风。

“怎么了？小子。”The Bruce边攻边道，“已经体力不支了？”他已开始绕着乔伊转起了圈，好似是在戏耍他的对手，“你真的以为……我能坐稳这神位，靠的只是克利伯所造的装备吗？”

乔伊自然不是这样认为的，他很清楚，在以往那些年里，The Bruce每次与挑战者搏斗时，凭的都是真材实料。纵然没有穿“战斗型装甲”，他也一样很强悍。

“和我的祖先比起来，我的确还差得远……”The Bruce接着说道，“布鲁斯·韦恩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战斗大师，他精通127种武术和近乎所有的兵器，他的格斗术是独一无二的……混合了跆拳道、柔道、泰拳、拳击、忍术、柔术等众家所长，没有人能够模仿。”他顿了一下，“我所掌握的格斗技，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如他。不过……用来对付你，仍是绰绰有余的。”

话音未落，The Bruce又是一轮猛攻。其身形迅如奔雷，势若猛虎。非但拳脚能力敌千钧，他那套装甲上的杀人兵器也不是闹着玩儿的。无论乔伊与他之间的距离是多少，都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因为其攻击手段非常丰富。

“我是不会输给你的……”乔伊咬牙坚持着，至少在意志力方面，他是不会输的。

“呵呵……”The Bruce冷笑道，“很好……很有魄力。我就知道，你是个做大事的人。”

砰砰砰——

说话间，The Bruce又是连出三拳，拳拳正中乔伊的胸口。后者的蝙蝠战衣上……已然显现了裂痕。

“但做大事的人，不是大成，就是大败……”The Bruce的话还在继续，他是完全有资格在这方面去教导乔伊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你以为那件披风是谁都能披上的吗？你有我这样的觉悟吗？”他一边向前进击，一边抬高了嗓门儿，“如果你有的话，就不会说出‘我不想成为神’这种愚蠢的论调。”

“不行……快到极限了……意识变得模糊了，这样下去就糟了……”此时的乔伊已没有余力去做语言上的回应，他的身体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疼痛，他能做的只是竭尽全力集中精神，让自己不要昏厥过去。

“乔伊·柯林斯。”The Bruce的攻击终于接近了尾声，他成功将乔伊打倒在地，准备施以最后一击，“你和我的祖先犯了一样的错误，你们那套理想主义只能算是止痛剂，而我的理念……才是外科手术。”他举起一臂，其腕上的激光射线已瞄准了乔伊，“这个城市需要的就是神，而不是什么黑暗骑士。你不想当神……那就去死吧！”

叱——

下一秒，一道光束喷射而出，正中了目标。

但……被击中的人并非是乔伊，发出光束的人，也不是The Bruce.

“切……还有不速之客吗？”The Bruce用手捂着自己肩后中枪的部位，转身回望。

但见，夜空之中，玛雅正身着一套传统罗宾的服饰，驾着滑翔翼俯冲而来。其右臂上装备着的激光枪还在散发着微

光。

原来，就在刚才那千钧一发之际，玛雅从空中发难，给了Bruce一枪。有了这一枪的空隙，乔伊便得以稍稍缓过气来。他即刻一个翻滚，从地上爬起，重新与对手拉开了距离。

贝恩之血极大地增强了乔伊的新陈代谢功能，这项能力是平常人难以企及的，也是他眼下的唯一优势了。

“哼……既然你的帮手先动手了……”The Bruce一见情况有变，瞬间做出对策，“那我就不客气了……”他打开了嘴边的通讯器，当即下令道，“罗宾们，出来吧！为了你们的神而战！”

随着他一声令下，大量的悬浮飞艇从蝙蝠城堡的周围涌出，来到了广场的上空。

“闹剧该结束了。”The Bruce道，“我和你玩儿得挺愉快的，乔伊。”他狰狞一笑，“不过……现在我想去狩猎几个更有挑战性的猎物，就由我的部队……”

“你是指我吗？”忽然，封不觉（小丑）的声音自上方传来，打断了Bruce的话语。

后者抬头看去，瞬时神情陡变……

此刻，蝙蝠城堡的高台之上，出现了一个人影。

他穿着蝙蝠侠的战衣、披着蝙蝠侠的披风、还戴着蝙蝠侠的面具。但他露在外面的下半张脸，却展现着一个呲牙咧嘴的笑容。

“开什么玩笑？”The Bruce沉声道，“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

“嗯……我只是通过‘某种途径’，再次潜入了你的城堡内部，干掉了这一路上敢于阻挡我的所有人，随后就到这儿了呗。”封不觉用戏谑的语气回道。

“你以为自己在干什么？打扮成蝙蝠侠的小丑……”The Bruce瞪着觉哥道，“这简直就是侮辱……”

“一个会杀人的蝙蝠侠，才叫侮辱。”封不觉底气十足地回道，“一个追求统治的蝙蝠侠，才是侮辱……”他说着，抖开披风，从空中倏然落下，“一个因害怕失去权力、而把自己变成科学怪人的、九十多岁的蝙蝠侠，才是彻头彻尾的侮辱。”

说到这儿时，他恰好落地。

觉哥微微一笑，接着道：“Bruce，你是一代枭雄，但和许多枭雄一样，你晚节不保……”说话间，他的指间已然亮起了金色的光芒，“游戏的规则该改一改了，由我来改！”

“开火！宰了他！”The Bruce暴喝出声，下令天上的飞艇群进行攻击。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再次出乎了他的意料。

轰轰轰——

两秒后，那些悬浮飞艇竟开始互相射击……数以百计的炮火在空中交织、炸裂。很快，就有被击落的飞艇冒着浓烟冲向地面，砸在人群中间，并爆炸起火。

“噢！上帝！”“快跑！”人群开始混乱，尖叫声不绝于耳。

“呵呵呵……瞧，一遇到这种触及你底线的状况时，你的态度就会转变。”封不觉一步步向着The Bruce逼近，“你跳进人群时倒是霸气很足，和乔伊对打时也是，但……你那份高谭之王的气势，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你对自身实力的自信、以及对胜利的把握。”

觉哥狞笑起来，并在对方正面两米处站定：“有种你把之前说的话对我说一遍。”

“你们是怎么了？为什么互相开火！”The Bruce开始缓缓后退，他对着通讯器大喊着，“回答我！随便谁！”

“长官，我们的飞艇不受控……啊！”通讯频道里好不容易

有个人回应，但这位在把话说完之前就完蛋了。

“怎么？由于恐惧而无法思考了吗？”封不觉笑道，“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想不通吗……既然我有办法接管这座城市的所有大屏幕，那就自然有办法控制那些悬浮飞艇。你别忘了……这些东西的硬件技术和操作系统都出于同一个人之手。”

“克利伯！”The Bruce仰天咆哮，“你这个叛徒！我要宰了你！”

“呵……你还是先担心自己吧。”封不觉冷笑一声，瞬然出手。

叱嘤——叱嘤——

两道金芒，引出两声清响。

觉哥手持死亡扑克，发动了两式近身斩击。而The Bruce则用前臂上的鳍刃相迎，与其对了两招。

“哼……你也不过如此……”挡下了攻击后，The Bruce有些喜出望外。经过这短暂的交锋，他发现觉哥的力量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夸张，其手中的发光武器虽不能解析，但其威力也没能在蝙蝠护甲上留下什么伤痕。

“你不要误会了。”封不觉接道，“我下手这么轻，主要是为了试试你的实力。”他散去手中的扑克，挠了挠头，“这样才方便下一步的计划……”

闻言，The Bruce的心中惊异交加，他重又戒备起来。

但觉哥没有再攻过来，而是从口袋里取出了一样东西，并说道：“这个装置，是克利伯博士利用蝙蝠洞里的现有设备临时改装出来的，其效果很有意思。”他拿着一个对讲机似的设备道，“它能释放出一种特殊的电子信号，对某个特定的系统产生一定的干扰。”

话音未落，The Bruce就已明白了对方所指的“系统”是什么，但他却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只能咬牙切齿地站

在原地、保持沉默。

“根据我的测试呢……”封不觉一手拿着干扰装置，另一手伸出食指、挂在嘴边，就好似在卖萌般念道，“把你这套战斗装甲的出力降低个40%左右，就差不多了吧……”他说干就干，在那装置上点了几下，操作便已完成。

同一时刻，The Bruce右眼前的镜片上立刻刷出了一坨错误信息提示，他那套护甲的战术分析系统和武器遥控系统在瞬间崩溃。

“好了，现在……”封不觉说前半句话时，还离对方有数米的距离，但后半句话出口时，他已出现在了Bruce的身后，“你给我上去！”

他突然拽住对方的披风，猛力一托，便将这剧本BOSS甩上了天空。

The Bruce被对方这匪夷所思的速度彻底搞懵了，看起来……他先前对于这个“小丑”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对方的实力极限，根本不是他所能测试出来的……

待Bruce回过神，想到要稳住身形时，他已斜着摔向了城堡的高台。于是，他干脆就降落在了那里。

与此同时，封不觉已紧随其后，带着乔伊从广场跃了上来。

“现在，你已没有了自带动力的遥控蝙蝠镖，没有了热感应系统，没有了激光武器……动力装甲的出力也已降了四成。”封不觉道，“时代所带来的科技差距已被抹平，你的力量和速度，也与此刻的乔伊基本一致。”他笑了笑，“你想要游戏，我给你；你想要公平，我给你；你想要观众……”他扬臂一甩，全城的大屏幕又一次开启，并开始直播这里的画面，“……我也给你。”

封不觉癫狂大笑起来，其笑声响彻了整座城市。

“高谭的市民们！我带给你了你们一场真正的、真实的

秀。”他笑了几声后，便说道，“让我们看看……在身着最基本的、不以杀人为目的的蝙蝠装备时，谁比较强。”

觉哥说到此处，忽地停下，朝乔伊投去了一个奇怪的眼神。后者和他眼神交汇后，似乎是明白了什么，但没有做任何表示。

“蝙蝠侠的诞生……就由你们自己去见证吧……”封不觉说完这句，便一甩披风，大摇大摆地朝蝙蝠城堡内走去。

当他与The Bruce擦肩而过时，后者紧张得连动都不敢动，更别提出手攻击了。

“我想，我们还有第二回合。”待觉哥离开后，乔伊上前几步，直视着Bruce说道。

此时，乔伊的身后，是浓烟滚滚的街道、硝烟弥漫的天空。

在这如同战场一般的肃杀之景中，乔伊·柯林斯的身影，似乎变得比平时更加高大了。他那双掩藏于蝙蝠面具下的双眼，也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坚定神色。

黑色的披风在风中摆动，恍然间，人们好像看到了另一个人，一个早在百年前就已逝去的伟岸身影，他真正的名字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他是——蝙蝠侠。

“呵……呵呵……哈哈哈……”The Bruce忽然笑了，是惨笑，也是释然的笑。

在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天上的蝙蝠标记已是一个都不剩。不过那些光怪陆离的光柱，依然将这城市笼罩其中。

整个高谭陷入了沉寂，所有人……都在关注着这里的决斗。

“好吧……好吧……”The Bruce摇着头，笑道，“你想当蝙蝠侠是吗？”他看着乔伊，“行……那就来打败我、超越我吧……”他说着，便摘掉了脸右侧的镜片和通讯器，随手朝旁边一扔。

这一刻，这名已统治了高谭三十余载的帝王，终于舍弃了他内心深处的虚伪和畏怯，坦然地去面对眼前的一切。

“我想告诫你……你选的路，比成为神……更难。”The Bruce说道，“我没能在那条路上坚持下去，所以我成了今时今日的我……”他一边说着，一边解开了自己的披风，扔到地上，“我得承认，我没能继承布鲁斯·韦恩的意志。”他顿了一下，“但我确实消灭了邪恶和混乱，维护了高谭的和平。”

“你是用独裁带来了和平。”乔伊接道。

“是的，对此我毫不后悔，并引以为傲。”Bruce回道，“因为我亲眼见证过……自由所带来的混沌。”

“你理应站在秩序与混沌的分界线上，捍卫那些弱者，而不是通过控制去保护他们。”乔伊又道。

“呵……”Bruce苦笑道，“由你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他活动了两下脖子，握拳摆好了架势，“从理念上来说，你才是布鲁斯·韦恩想要的继承人……但你的能力是否足够，就由我这韦恩家的末裔……亲自来试试吧。”

第579章 我，小丑（完）

两小时前，蝙蝠洞。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能理解我的计划。”封不觉一边穿戴蝙蝠装，一边对乔伊说道。

“我理解，但……真有那个必要吗？”乔伊也在做着相同的事，“在我看来，没有‘超级罪犯’的高谭，也已足够混乱了。”

“啊~所以说，你还差得远啊。”封不觉回道，“被The Bruce用信仰控制了这么多年的高谭，是不会在一朝一夕之间就改变的。想要让人们适应新的蝙蝠侠，还需要时间、耐心，以及……”他摊开双手，“……恐惧。”

“那你的这种行为……和The Bruce所做的又有什么区别的？”玛雅在旁接道。

“有啊，他是用没有什么反抗能力的祭品在作秀。”封不觉回道，“而我……是给你们放出了真正的对手。”

“要成功，需要朋友。”真没想到，小叹竟忽然在旁开口接道，“要巨大的成功，则需要敌人。”

“瞧，连他都知道。”封不觉耸肩笑了笑。

……

现在……

嗒——嗒——嗒——

不急不缓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蝙蝠城堡中回响。

一个身着蝙蝠装的身影缓步穿过了走廊，向着城堡深处的核心动力室行去。

此刻，这个偌大的堡垒中，已是静谧无声——因为尸体是不会发出什么声音的。

“嗯……多半都是被枪械所杀，从中弹的部位和伤口的形状来看，90%以上的人都死于小灵的枪口下……”封不觉在走路时也没闲着，他的目光四处游弋，捕捉着进入其视线里的所有信息，“这一路过来……可见的死亡人数只有81，和克利伯给出的数字差很远，看来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直接投降或者逃跑……”

“啧……这什么味儿？”觉哥在一个转角处闻到了什么，“哦……是内脏流出来了……”他绕过转角，便看到了一具斜卧在地板上的尸体，“应该是被若雨斩杀的吧，骨头和肌肉纤维的切口极为平整，剑气从颈侧切入，经过了肺部、心脏、胃、肠子……”

封不觉几乎在进行观察的同时，就已经得出了诸如此类信息，他都称不上是在“思考”。

在如今的觉哥眼中，惊悚乐园的数据世界，已变得与以往不同了。就仿佛……他曾在【斗魔降临】状态下看到的那个世界一般。

只要凝视一样东西足够长的时间，他就能隐约看到一些流动的矩阵代码；在走入一片狼藉的环境中时，他能在瞬间对里面的每一件物品进行极有条理的分类；在来到这种类似犯罪现场的场景时，仅仅是看一下尸体，他就能在脑中迅速还原死者遇害时的大致情景。若是现场留下的线索和情报足够充分，他甚至能将整个杀人经过在眼前倒放一遍。

如果此时有人站在封不觉的身旁，就会发现……觉哥的双眼中有流光闪过，看上去……很像是那些衍生者。

不过，衍生者眼中浮动的数据流是白色的，而觉哥眼中却是黑色的数据流……

“请输入通行口令。”

待封不觉来到城堡的主实验室门口时，电子门的操作盘上响起了这样的语音。

“蝙蝠万岁。”觉哥从行囊中取出【欺诈怀表】，用The Bruce的声音念道。

“口令正确，声纹校正中……识别成功，欢迎您，Bruce先生。”电子门应声开启。

走入实验室后，封不觉还没开口，若雨就先道：“怎么这么慢？”

“嘿嘿……怎么，这么会儿就想我啦？”觉哥笑着回道。

若雨没有回答这个无聊的问题，而是正色沉声道：“系统刚才就已经提示隐藏任务完成了，万一在你磨蹭的过程中，乔伊已经顺利杀掉了The Bruce，那留给我们的时间就只有几分钟了。”

“其实也无妨。”封不觉接道，“即使仅带回从蝙蝠洞中得到的资源，我们也算不虚此行。”

说话间，觉哥已来到了众人身旁，对正在实验台边忙碌的克利伯道：“博士，进度如何了？”

“都是些公式化的程序，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了，很简单。”克利伯手上的工作没停，并咧开嘴角（他叼着烟）回道，“整容的工序还有五分钟左右就能完成，至于脑芯片……”他抬头瞥了眼自己右手边的电子柜，“这批货是我秘密制造的，没有跟踪功能，知识和性格拟真度接近95%，而且会把原有的人格和记忆永久抹除，呵呵……”他笑了笑，“我管这些可爱的小东西叫‘恶魔的灵魂’。”

“很好。”封不觉走上前去，与克利伯并肩而立，看着前方十几个实验台上躺着的“罗宾”，笑道，“你确实担得起‘伟大’二字，克利伯博士……你的才能可谓震铄古今。”

“嘿嘿嘿……呵呵呵……哈哈哈哈……”他们俩站在那儿，发出了卡通片中的反派才会使用的那种邪恶大笑。

此刻，在他们的面前，躺着十余名被俘虏的“罗宾”。但很快，这些人便不再是罗宾了，他们会变成“小丑”、变成“双面

人”、变成“企鹅人”、变成“黑面具”、变成“毒藤女”……

“觉哥，我不明白啊……”小叹道，“我们已经在蝙蝠洞拿到了足够的好处，而且隐藏任务也已做完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不相干的事情呢？难道没有这些反派，乔伊就真的不能胜任蝙蝠侠的身份了吗？”

“呵……原因嘛……”封不觉道，“你看看就知道了……”他说着，抬手指向了房间一侧的某个显示屏，画面中，正在直播着一场死斗……

……

另一边，城堡高台之上。

The Bruce的蝙蝠战衣已被打得彻底故障，失去了动能支持。而乔伊身上“贝恩之血”，也已失去了效果。

光影中，只剩下了两个身着普通蝙蝠装的男人，正在进行着充满力量的、最原始的搏斗。

“你身上那些‘超级兴奋剂’的功效差不多已结束了吧……”乔伊说这话时，一拳挥向了Bruce的脸。

Bruce面颊受击，一颗牙齿飞出，喷溅出一口鲜血，但他仍是坚持住没有倒地：“呵呵……差不多吧……”他冷笑几声，猛然回身一个侧踢。

乔伊急忙用手在胸前横档，阻住这一击，并后退数步：“你的执着倒是令人钦佩……”他喘了口气，“你该知道，就算你赢了我，也无法再次成为神了。”

“我知道……”Bruce抹了抹自己的面具，他的“面具”在流血，因为那其实不是面具，而是他的脸……The Bruce自己也在多年前接受了克利伯的手术，为了让自己容颜不老，他直接把脸和蝙蝠面具融为一体了。

“但你却依然很有斗志。”乔伊接道。

“呵……”Bruce意味深长地笑了，“我是在帮你，乔

伊……”他举起一臂，指着高台之下，“只有更多地展示力量，才能让那些暴民对你更加虔诚、更加敬畏。”

“我不要他们的信仰！”乔伊重又提起一口气，猛攻向上，“我只想停止这一切！”

他暴喝一声，随即用一个美式足球的擒抱动作冲向了Bruce，成功将其撞飞，压在了高台边缘的栏杆上。

此时的The Bruce早已是强弩之末，刚才的侧踢正好耗尽了他最后的气力，他已无力再做抵抗。

“那就杀了我吧，呵……哈哈哈……”Bruce笑道。他的披风已经丢掉了，只要乔伊稍加用力，他就会坠落而亡。

这一秒，地平线上的一丝曙光乍然掀开了天幕。满脸是血的高谭之王微微转头，回头看了一眼——那座令他眷恋的城市。

“不！”没想到，乔伊却松手了，他站了起来，坚定地回道，“我不杀人！不会再杀了！因为……我是蝙蝠侠。”

乔伊当然还记得，在战斗开始前，“小丑”投来的那个眼神，以及他的前言、后语。

“高谭，将见证……蝙蝠侠的诞生。”乔伊说着，将The Bruce拽了起来，“黑暗骑士是守护者，而不是审判者、或者暴君。”

“混蛋！杀了我！”The Bruce忽然暴怒起来，他似是回光返照，莫名涌上一股巨力，突施杀手，以前臂的鳍刃斩向了乔伊的颈部。

而乔伊这边……则是措手不及。他绝未想到，一个眼中已毫无战意的人，竟能在一秒间再度暴起发难。

吱——

说时迟，那时快，一道光束从乔伊的侧后方出现，打在了The Bruce的躯干上。

“呃——”一声惨叫响起。

在晨曦的阳光中，The Bruce中枪的头部冒出一股浓烟，其尸体从高台上翻身坠落……

“哈啊……哈啊……”惊魂未定的乔伊喘息着，并回头看去。开枪射击Bruce的不是别人，正是不久前降落在城堡上的玛雅。又是她，救了自己一命。

【游戏结束了】系统旁白在这时再度响起，【看着The Bruce从高台上陨落，人群陷入了一片怪诞的寂静。】

【这一幕，象征着一个王朝的终结，也象征着……另一段传说的开始。】

【一个神倒下了，接着……暴民们疯狂了。】

“蝙蝠！蝙蝠！蝙蝠！”全城的人都高呼起来。

“不！我不是神！我只是个人！一个凡人！”乔伊高举双手，对着直播镜头高喊起来。

他想平息那些祷告般的呐喊，但却发现自己是徒劳的。他以为自己能改变这些人的生活，结果——只是让他们换了个颂扬的对象。

不过这颂扬并未持续太久，因为……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封不觉（小丑）的脸又一次出现在了大屏幕上，他狂笑着道，“高谭的市民们，看来游戏已经有了结果，新的蝙蝠侠诞生了……”他话锋一转，“但是……对于这样的结局，你们不觉得有些无趣吗？”

话音未落，蝙蝠城堡的四面八方突然射出了数十支金属飞梭。这些形似胶囊的舱体像是一枚枚导弹，向着远处的天空飞去。

“蝙蝠侠。”封不觉已不再喊乔伊的本名，“猜猜我刚才送到城里的是什么？”

乔伊用复杂的眼神望着大屏幕，沉默不语。

“嘿嘿嘿……”封不觉随即又提高了声音，用一种丧心病狂的语气接道，“……就是屏幕上的这些人！”

下一秒，大屏幕上出现了十几个分屏，每一个上都印着一名超级反派的脸（当然，小丑的脸没有加进去）。

平民们又一次震惊了，慌乱了，他们又一次高呼起蝙蝠之名，希望得到保护和怜悯。

“你们了解我……我可不是The Bruce那种欺世盗名的骗子。”封不觉的脸很快又回到了屏幕上，“我的游戏比他的有趣多了……呵呵……”他指着自己的脸，呲牙咧嘴地笑道，“过去的那一夜，你们已见证了蝙蝠的复活。而在这破晓之时，你们便将见证我……和他们的复活！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以一阵招牌式的大笑结束了自己的演讲，那笑声回荡在空气中，揭开了高谭的新篇章……

第580章 猜猜我是谁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80000，游戏币：100000】

【获得物品/装备：蝙蝠侠套装（经典款），贝恩之血】

【完成/接受任务：2/2】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1，破解世界观：无】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568】

【技巧值加成经验：5680，游戏币：56800】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一件与等级相应的装备。】

【隐藏任务奖励：游戏币：200000。】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回到登陆空间后，封不觉眼前的显示器上便出现了结算画面。

关于觉哥在剧本中空放野球拳、以及他去无人之处召唤马孙乱放技能，怒刷角色任务之类的举动，这里就不具体总结了……还是说说其他的收益。

以一个普通难度的团队剧本来说，地狱前线此行的收益很不错。从封不觉一个人的结算画面上还看不出他们总共拿了多少好处，因为觉哥的行囊比较吃紧，所以只带了两样东西出来，其中一样还穿在了身上。

但若是将四人的结算情况一同拿出来观察，就会发现他们从蝙蝠洞中带出了大量的好东西，且其中大部分都是“装备后绑定”的物品。即使用不了，也能换成钱。

不过眼下，还是先说说觉哥带出来的这两样，其一是……

【名称：蝙蝠侠套装（经典款）】

【类型：服装】

【装备条件：男性玩家，40级以上】

【备注：按原作卡通设计，造型传统的蝙蝠侠套装。】

这套蝙蝠装，其实并不是装备，而是服装，不存在绑定设置。觉哥觉得这玩意儿能卖个好价钱，便将其穿了出来。按照系统设定，玩家在剧本中是不能对服装栏做出调整的，所以他才把这身行头套在了自己的服装外面。

再来说第二样入手的物品……

【名称：贝恩之血*4】

【类型：消耗品】

【品质：完美】

【功能：全面增强使用者的力量、速度、灵敏、耐力、恢复力（持续时间二十分钟，效果无法叠加）】

【备注：因多年使用超级类固醇所制成的毒液来提升身体能力，使得贝恩（Bane）本身的血液发生了异变，成为了一种更加稳定、且强有力的增强剂。注：该物品需身体强度达到一定水准之人方可承受，普通人（低于20级的玩家）请用生理盐水稀释后使用，否则将产生副作用。】

这几瓶完美级消耗品，是封不觉在剧本里用自己那把【珍珠把子手枪】“换”到的。另外，小叹的【双面人的硬币】、若雨的【巨大口径左轮】和小灵的【毒藤香水】，也分别换到了几件不同种类的消耗品。

那个“换物剧情”的触发地点非常隐蔽，其坐标位于蝙蝠洞深处的某个堆满重物的角落（所以小叹当时在搬箱子，他就是为了清理出一条通路），只有当玩家们拿着相关的剧情物品接近那个点时，才会有系统提示响起来。

一般来说，要发现这个设定，就得贴着墙、将整个蝙蝠洞的角角落落都搜个遍才行。但前文提到过……如今的封不觉，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析环境的矩阵代码了，由他来寻找隐藏要素，自是事半功倍。

于是，在觉哥的带领下，地狱前线的四人成功触发了那个剧情，纷纷将手头的剧情物品换成了可以带出剧本的好东西。

顺带一提……觉哥入手的【贝恩之血】实际上是五瓶。但他拿出了其中一瓶，让克利伯稀释之后注射给了乔伊。

或许有人会奇怪，封不觉为何会做这种事？作为一名玩家，他只要完成任务就好。玩家通关后，乔伊是死是活，高谭变成什么样子，都和他毫无关系。

没错，确实是这样。

但……觉哥仍是决定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为“蝙蝠侠”多做一些事。

其实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他的心态和普通的漫迷差不多。因为他看了原版的《我，小丑》漫画后，对一些情节和结局不是很满意，故而就想要做出一些干涉，改变那个世界的未来……

……

“嗯……这回的游戏币收入肯定少不了啊。”封不觉看完了结算的菜单，便转身朝储藏室走去，口中还自言自语道，“这套服装和商城里的蝙蝠侠服装有略微的差别，也就是说……这是所谓的‘限量版’。只要炒作得当，便可以高价卖给某些像小马哥那样的中二病了。”觉哥念及此处，又想起了狂踪剑

影，“嘿嘿……让那个家伙当中间人，给他一成佣金，卖个好价钱应该不成问题。”

明明是休闲玩家，却把人家知名工作室的明星玩家兼领导层当成马仔一样使唤，做人能做到这个地步……封不觉也算是相当犀利了。

“啊……领装备领装备。”觉哥很快就把蝙蝠侠的那套衣服放进了储藏室的巷子里，并来到了抽取“额外奖励”的玻璃柱前。

他的运气一如既往的糟糕，最终只抽到了一件普通品质的物品，而且也不怎么实用，想用来填粉碎机都不行，只能卖店。

接着，封不觉又来到了领取剧本通关奖励的玻璃柱前，祈祷着这次可以有所收获。

数秒后，白光汇聚之下，但见……一个“凸”形的古怪物品，逐渐成形……

【名称：炼金王的嘲讽】

【类型：防具】

【品质：精良】

【防御力：无】

【属性：无】

【特效：大幅提升召唤技能的效果（较弱的同类型效果将被覆盖）】

【装备条件：召唤专精C，右手有健全的中指，装备后绑定】

【备注：终日高喊着等价交换的家伙们都见鬼去吧！你们用一吨材料才能炼成的东西，我抓把土就给办了！你们想把我从协会里开除出去？没问题，这就是我的回应！记住老子的手势！我才不稀罕待在这鬼地方呢！炼金王，老子当定

了！】

封不觉将这件物品从玻璃柱中取出，发现这是个可活动的金属指套。他研究完物品说明后，便果断弯腰……将自己膝盖上的【殖入式炼金术增幅装置】给卸了下来。

“很好。”觉哥念道，“反正效果不能叠加，正好换上这个更强、且没有负面效果的增幅器。”

他说着，顺势就把【炼金王的嘲讽】给装备上，并将原先的增幅装置存进了箱子。算上【爵士之舞】，他的储藏箱里已有了两件精良级以上的物品，再凑一件已绑定的，就又可以去玩儿老虎机……哦不……【零式魔导粉碎机】了。

……

有书则长、无书则短。

简言之，领完了剧本奖励后，封不觉便快步回到了电梯里。

正如他在排队前所说的，第一个普通团队本，只是热热身而已。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团队生存模式（噩梦）。

“都准备好了吗？”封不觉刚在触摸屏前站定，便接通了队伍的通讯频道，开口问道。

“正在等你。”若雨的声音第一个传来。

“好啦。”小灵也回道。

“啊，来了来了。”小叹的声音显得有点仓促，他大概也是刚进电梯。

这里得提一点……一般情况下，在剧本通关后，封不觉所需的整备时间比队友们都要长。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人家行囊比较大，没必要老是往储藏室跑；第二，觉哥回回都要领额外奖励……

“那么，出发吧……”封不觉道了一句，其手指已在菜单上操作起来。

【疯不觉，等级43】

【枉叹之，等级40】

【似雨若离，等级40】

【悲灵笑骨，等级40】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团队生存模式（噩梦），请确认。】

【您的小队正在加入团队生存模式（噩梦），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六人。】

【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的个人或队伍。】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这是个女人的声音，听上去颤抖、空灵、邪恶……

话音未落，玩家们便觉眼前一黑，直接被传送了。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团队生存模式（噩梦）。】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结算奖励时可获得100%的通关基础经验加成。】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系统提示在眼前刷新完毕，玩家便立即获得了自由行动的能力。

“嗯？”封不觉在恢复知觉的瞬间，就意识到了一件事——有一双冰冷的手，正捂着他的双眼……

他尚未作出反应，却听得……一个凄冷的、沙哑的声音从其颈后响起：“猜～猜～我是谁～”

第581章 猛鬼电力公司（一）

“喂喂……一上来就玩儿这么一手吗……”封不觉心中念道，“不过……既然是噩梦难度的团队本，开场第一秒就出现死亡FLAG也不是不可能的……”

“猜~猜~我是谁~”那个声音又用相同的语气将这句话说了一遍，似乎在等待觉哥的回应。

“这个声音很陌生啊，肯定不是我认识的人……怎么办呢……”封不觉没有急着回答，他知道，越是在这种时刻，越是要冷静，“从手掌的大小、粗糙程度以及说话的声音判断……这应该是个年轻的女人。假如这是个灵异主题的剧本，那么她就是个女鬼咯……”

“猜~猜~我是谁~”对方又把这话说了一遍，这次的语气变得急切了一点。

“准确说出她的名字或身份那是不可能的，我才刚进剧本而已，毫无线索，而且这个剧本连片头CG和简介都没有……所以无论我怎么猜都是错误答案……”封不觉仍不回应，继续思索，“要和她耗下去吗……还是干脆用武力去挣脱这种钳制呢……”

“猜猜我是谁！”身后的声音变得粗重起来，渐渐失去了耐心。

“啊~对了，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封不觉还是不理对方，他的眼睛虽然被蒙着，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意识中唤出游戏菜单进行查看，“嗯……目前看来，还没有人被秒杀……”他确认了一下团队栏里的五名队友，他们分别是【枉叹之】【似雨若离】【悲灵笑骨】【倦梦还】和【贪狼】，“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否和我处于一样的境地呢……”

终于，觉哥身后的那个家伙忍不住了，她几乎是狂吼起来：“猜——猜——”

“猜你妹啊！”封不觉暴喝着打断了对方，他喊得比那双手的主人还要响，并且在喊出声的同时，抓着身后那人的手腕，来了个过肩摔。

“啊——”蒙住觉哥双眼的那位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发展，于是她惊叫出声，飞了出去，撞在了墙壁上。

与此同时，恢复了视觉的封不觉迅速将周围的环境扫视了一圈。他发现，此刻自己正置身于一间七米见方的正方形房间内。屋内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家具和物件，连门和窗都没有。不过，屋子的六壁上，画有许多奇异的符号，隐隐发着幽绿的光芒，以将这狭小的空间点亮。

“嗯……这位姐姐。”封不觉只花两秒就看完了周遭景物，然后将视线落到了那个刚从地上爬起来的女人身上，“您这个造型……该不会是想说……自己是贞子吧？”

觉哥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那怪物基本就是贞子的样子……她一身白衣、长发遮面，爬起来以后也没好好站稳，而是压低了身子，双手作爪，以一种古怪的姿势、一步步缓慢地逼近过来。

“呃……”那个“女鬼”不再说话，只是缓步靠近过来。她一边发出沙哑的呻吟，一边缓缓抬起了头，露出一张可怖的脸来。

换成小叹，可能已经被这一幕吓得发抖了，就算没发抖，那惊吓值八成也会蹭蹭往上涨。

但眼下，站在这里的可是封不觉……

“你这是在用脸回答我的问题吗？”封不觉虚着眼，神情淡定地直视着对方说道。

“啊！”女鬼还未放弃，她又猛然将脸凑近了几分。

啪——

觉哥一耳光扇了过去：“有完没完？有事儿说事儿！”

女鬼万万没想到会有这种展开……她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遇了一记掌掴了，顿时朝后踉跄几步，差点儿跌倒。

数秒后，她捂着脸，用哀怨的眼神回头瞪着觉哥，扯着嗓子喊道；“你有没有搞错！”

“这是我的问题吗？”封不觉双手插袋，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道，“咱俩又不熟，你干嘛蒙住我眼睛让我猜你是谁？还他喵的扭着妖娆的身段晃荡过来、把脸往我面前凑……你想干嘛？看我帅想占我便宜是吧？”

女鬼听着都惊了：“谁要占你便宜！我是鬼！鬼啊！我是在吓唬你啊！”

“哎～你早说嘛。”封不觉摊开双手，“误会，误会。”

看着觉哥那轻松惬意的态度，女鬼干脆站直了身子，撩开头发，用一种比较平常的神色看着封不觉道：“你到底是不是人？怎么这么淡定？哦……我知道了……同行是吧？说！你怎么进来的？砸场子是不是？我告诉你，咱们这儿可是弗莱迪罩的！猛鬼街总扛把子听说过没有？”

“哦，那个穿衣品味像坨屎的恋童癖嘛。”封不觉平静地吐槽道。

“你！你你你……”女鬼退后几步，“有种！”她转过头去，高声喊道，“保安！有个非人类混进惊吓屋来踢馆啊！”

她喊完，大约过了一分钟，屋子的一面墙上出现了三条绿色的光带，不消片刻，便形成了一扇光门。

嗡嗡——

两声怪响过后，那门像是块果冻一样“化”开了，从门外走进来一名铁血战士（虚构生物，拥有高度文明的外星战斗种族，外形接近人形，但有着尖牙、利爪，身材高大，健壮有力）。

“怎么回事？”那名铁血进屋后分别看了女鬼和觉哥一眼，才提问道。他口中发出的音调是一种很怪异的、接近兽语的语言，好在系统的翻译功能将其转化成了觉哥能听得懂的话。

“怎么回事？我还想问呢！”女鬼一脸不爽地指着封不觉道，“这个根本不是人类，不知道怎么传送进来的！哼……技术部的那帮死宅又吃顶了吧？”

“嘿！我表弟就在技术部呢。”那铁血接道，“留点儿口德好吗？”

“好～好……”女鬼双手抱胸，靠墙而立，也不知她从哪里摸出了烟和打火机，给自己点上了一支，“呋——总之，赶紧把人给我带走！老娘这个月的指标还没完成呢，又遇到这种破事儿，真是烦死了。”

那铁血耸耸肩，走到觉哥身前，俯视着后者道：“你听见了吧？小哥……你是自己跟我走呢？还是让我把你架出去？”

封不觉将对方打量了一番，方才回道：“呃……还是我自己走吧。”

他说着，便整了整衣领，向门口走去。

而那铁血保安哥则用视线紧紧盯着他，并紧随其后，与其一同离开了这个房间。

第582章 猛鬼电力公司（二）

走廊中的环境和房间里差不多，两侧的墙壁、以及天花板和地面，皆是由灰色的不明材质所构筑。每隔一段，便可看到一个幽绿的符文记号，用这符号应该就可以开启各个房间的门扉。

“笔直朝前走，别耍花招。”铁血保安哥出门后，指了个方向，示意觉哥走在他前面。

封不觉照做了，他转过身去，不紧不慢地走着。几步过后，他就开始和对方攀谈：“嗯……兄弟……如何称呼啊？”

“别套近乎。”铁血冷冷回道。

“哦……别兄，你的发型挺标新立异的啊，在哪儿做的啊？”封不觉强行接话。

“天生就这样。”铁血回道（铁血战士天生都是拖把头）。

“嗯……”封不觉又道，“保安的工作辛不辛苦啊？报酬怎么样啊？”

“物价与欧洲接轨，房价与月球接轨，工资与非洲接轨。”铁血用十分不快的语气回道。

“哦……呵呵……”封不觉干笑两声，“和我们那儿也差不多嘛。”

此时，铁血肩膀上的肩炮，忽然动了……三个红外线光点移动到了觉哥的后心处。

“你再啰嗦，我就把你变成尸体，然后扛出去。”铁血一本正经地接道。

封不觉无奈，只得尴尬地缩了缩脖子，冲对方微笑一下，不再说话。

“这剧本的设定还真是挺猎奇的呢……”觉哥心道，“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他一边想着，一边打开了游戏菜单，发现队友们依然都是存活状态，“嗯……到这会儿还没死人，说明大家暂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只是不知道他们的位置……”他的视线在走廊两侧快速扫动，“这个地方的建筑结构不明，房间数量不明，开启方式不明，运作原理不明……套取情报的进度又不太顺利……现在就算我用武力制伏了这个铁血，下一步也很难办。嗯……还是先跟对方合作，看看情况吧……”

……

数分钟前，另一个房间中。

“保安！救命啊！杀人啦！”一个骷髅蹲人正蹲在墙角，双手抱头，高声喊叫着。

“居然还有保安？”房间正中，若雨手持【封圣】，神情冰冷，口中喃喃道，“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不多时，这个房间的门也浮现了出来，不过出现在门口的不是保安，而是这里的主管——一名身着黑色铠甲的无头骑士。

“唉……骷髅仔，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无头骑士长叹一声（声音从胸腔发出），“你自己说……你已经多久没吓死过人了？”他语重心长地接道，“我知道……这年头的人对骨头架子不怎么感冒，但你自己老是被对方吓到……这是要闹哪样啊？”

“不……不是……这次真的不是我的问题……”骷髅仔结结巴巴地解释着。

倒是一旁的若雨显得异常镇定，她转过脸看向无头骑士，用平缓的语气开口问道：“你是谁？这里是什么地方？”

“嗯？”虽然无头骑士没有头，但他还是转动上半身，好似做了个“看”的动作，面向若雨道，“呀喝……见了我还这么淡

定，胆子确实挺大啊，而且手上还拿着兵刃……”他略微退后半步，“我还想问你呢？你哪个单位的？不是人类吧？到我们公司来干嘛呢？”

“什么公司？”若雨接道。

“猛鬼电力公司啊。”无头骑士回道，“诶？我说你是怎么进来的啊？”他说到这儿时，抬起了右手，转而对着铠甲手套背面的一个符文道，“喂！技术部吗？我是无主管啊，我说你们是不是吃顶了啊？怎么有非人类被传送到惊吓屋里了？出事儿了怎么办？”

……

与此同时，猛鬼电力公司，地下停车场。

“这地方是怎么回事……”贪狼躲藏在角落的一根柱子后面，轻声念道，“为什么停车位上会有棺材、南瓜车、还有……骸骨马……”

“也许对这个剧本世界里的生物来说，这些都是正常的交通工具呢……”从柱子另一侧向外探头的古小灵接道。

ID为【贪狼】的这位玩家，看上去三十岁出头，长了一张颇为阳刚的面容，他所属的社团是……刀锋。

没错，他和龙傲旻、七杀他们是属于同一个社团的，小灵和小叹也曾经与他一同刷过一个剧本，不过彼此间不算很熟。

从ID即可看出，这位贪狼绝非等闲之辈。

七杀者，胸襟磊落，率性而为，骁勇盖世；破军者，勇冠群伦，我行我素，纵横天下；贪狼者，足智多谋，灵敏机巧，运筹帷幄。易经有云，此三星一旦聚合，天下必将易主，无可逆转。

作为刀锋最高战力的杀、破、狼三人组，虽不能说有什么翻天覆地的本领，但好歹用着那么霸气的ID，自是不会弱到哪儿去。

专注于格斗专精的七杀，在单兵作战能力上无疑算是惊悚乐园的顶级水平，要不是被王叹之同学用男二号光环（我给的）所阻挡，他仅凭格斗这一技，也足够进入巅峰争霸的前三十名了。

破军在本故事内尚未出场，此处暂且不表。且说这贪狼……这位仁兄在刀锋担当的是智囊以及政委的角色，学的专精是医疗，目前他的人物等级也只有37级而已。

由于贪狼要处理很多线下的日常事务，所以游戏时间不如七杀这种一线干将，再加上其所修专精的特殊性，使他在战斗力排行榜上的排名一直不算很高。当然了，如今的榜单改革后，他的排名倒是有所提升了。

总体而言，这是个对团队很有帮助的玩家。对于地狱前线这四个杀神来说，这种后勤人员的助阵是很有价值的。

“我说……二位……”这时，躲在柱子后面的第三个人发话了，“这里又没人，你们干嘛躲躲藏藏的……”

这第三个人，就是【倦梦还】，他当前的等级只有34级，是团队里最低的一个；此人留着一头散乱的长发，身上穿的居然是新手套装；不过……他说话时的态度倒是淡定得很，丝毫不像是个抱大腿的休闲玩家。

为什么会这样呢？理由很简单……

【倦梦还】，以前还有另一个名字。他就是在巅峰争霸战前排行战斗力榜第十八位，战中成功领悟S级技能，战后获得比赛第六名的明星玩家。尸刀工作室曾经的第一人——【尸刀为王】。

可惜，如今这个ID已成为了历史。该角色的相关数据已经被统统注销删除了，角色身上能扒下来的装备、物品、游戏币也都归工作室所有。

另外，由于和尸刀工作室签署过竞业限制条款，从法律上来说，倦梦还在离开尸刀后的一年之内，不能去任何其他

的游戏工作室从事相关职务。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还能当个人职业玩家，至少不至于家里蹲。

于是，倦梦还重新开号，从零开始。在巅峰争霸结束后的这大半个月里，他凭借自己丰富的游戏经验、职业化的作息时间、以及不间断的多倍经验卡辅助，顺势就来到了34级。

如今的他，靠着自己的实力，而非尸刀提供的药物在游戏。他的灵感、直觉、霸气……全都焕发了出来。毫不夸张地说，单论游戏的实力，他和废柴叔那种级别的玩家是不分伯仲的。

“删号重练的家伙啰嗦什么！给我蹲下！”小灵听了倦梦还的话后，当即厉声喝道。

“呃……”倦梦还想了两秒，确实没什么可以反驳的，只好郁闷地躲回了柱子后面。

“嘿！快看，有人过来了！”不一会儿，贪狼看到了什么，他压低嗓门儿对两名队友道了一句，并挥手示意了一下。

下一秒，三人从不同的角度朝那边看了过去。

但见，一个衣着很普通的、看上去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走入了停车场，径直朝着一个棺材走去。

“啊～提前下班，感觉真不错。”那小子的心情好似很愉悦，一边走路，一边还在自言自语。

如果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恐怕他的好心情会瞬间烟消云散的……

“嗷！糟糕！”忽然，一个女性的声音响起，听上去甜美、清灵。

小伙子当时就站住了，他歪着头，循声望去，很快就在一根柱子后面的阴影里看到了半个娇小的身影：“需要帮忙

吗？女士？”他问这话的同时，已经探头探脑地走了过来。

数秒后，就在这家伙走入阴影的刹那，两条黑影骤然窜出，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摁在了地上。

一支冰冷的枪管抵在了小伙儿苍白的额头上，持枪的小灵面带微笑，语速极快地说道：“姓名、身份、种族，我数三声，一……”

“爱德华！吸血鬼！我只是个一般的惊吓员！求你不要杀我！”爱德华惊慌地回道。

“胡说！吸血鬼也怕被爆头吗？你是吸血鬼的话为什么不变成蝙蝠逃走？”小灵机智地试探着对方。

“不是所有吸血鬼都能变的！而且砍头我们也会死的！”爱德华赶紧回道。

“哦……”小灵和两名队友交换了一下眼色，接道，“好……我姑且信你……”但她的枪口可没有移开，问题也远没有问完，“嗯……你刚才说你是个‘惊吓员’？”

第583章 猛鬼电力公司（三）

在猛鬼电力公司的公共区域里，随处可见一些壁挂式的平板电视。那些电视里，全天候都在播放着一段公司的宣传视频。

其内容大致就是……

【猛鬼电力公司，我们永攀新高！我们让你的汽车得以发动，让你的家变得温暖，点亮你所居住的城市，陪伴您的每一天……】伴随着旁白，宣传片中还播放着各种相应的科普图解，【我们有着全怪物王国最优秀的惊吓员工，在惊吓屋中，被传送而来的人类将体验到令人窒息的恐怖，而高品质的恐惧将被转换成持续稳定的能源，供您使用！】

【我们知道，人类的恐惧心理越来越弱，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但我们勇于接受未来的挑战！本公司有最能吓人的员工，最好的发电设备，并且已在着手研发全新的能源技术。我们……就是猛鬼电力公司！We scare！because we care！】

在公司保安部的休息室中，若雨面无表情地看完了以上这段时长数分钟的宣传片。

“基本就是用了怪物公司（由皮克斯制作的动画影片）的设定吗……”这句话是若雨的观后感。

嗡嗡——

恰在此时，房间的门打开了。

门外走进了一名身材纤长的女性怪物，她的身体呈人型，着一身干练的黑色西服套装。其脸上长了大大小小十余个眼睛，没有耳朵和鼻子，不过有一张嘴……

“你好，女士。”多目怪表现出一种专业的、沉稳的气质，

她缓步行到休息室的桌椅旁，抬手对若雨示意了一下，说道，“我们坐下说吧。”

若雨微微点头，默不作声地走过去，坐了下来。

多目怪坐到了她的对面，随即开口道：“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保安部的经理多目。”

“你可以叫我似雨。”若雨用她一贯的语气回道。

“好的，似雨女士。”多目道，“让我们开门见山吧……”她的眼神（所有的眼睛）微变，接道，“你是异界旅客对吗？”

若雨略一思索，应道：“没错。”

“嗯……果然。”多目接道，“我们怪物王国……早已有了关于你们的传闻，形式类似于都市怪谈。”

“一个长了十几个眼睛的鬼怪居然说我是都市怪谈……”若雨不禁在心中吐了个槽，但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地回道，“那想必你们也应该知道一些关于我们的事。”

“是知道一些，但传闻毕竟只是传闻，大都很片面，且难辨真伪。”多目回道，“说到底……我们只是一家电力公司，而不是王国的执法机构。所以，我也正在考虑……是否要将你们移交给有关部门。”

“不，你已经考虑过了。”若雨当即朝对方投去一道锐利的目光，“或者说，是你的上级已经拿定了主意。”她十指相交，将手肘搁在桌上，上半身微微前倾，摆出胸有成竹的样子（其实是在学封不觉），瞪着多目道，“此刻你与我进行的这番交流，本质上是一种谈判。你非常希望从我这里获取情报，可你却并不知道该用何种条件作为交换。因此，你先从‘是否将我移交给有关部门’这一点入手，说白了……就是威胁我的人身自由和安全。”她冷哼一声，“可惜……你的谈判策略是错误的。”

“哦？为什么？”多目故作镇定地接道。

“因为……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随时离开你们的世

界。”忽然，另一个说话声，从房间一侧的墙壁内传来，“死亡……也只是一种离开的方式罢了。”

话音未落，那面墙壁的上半截便开始隐隐发光，并逐渐淡化，直到变成了一块透明的玻璃。

在那玻璃的对面，是一间暗室。此时，暗室中并肩站立着两个人，一个是猛鬼电力公司的老板——弗莱迪·古格（系列恐怖片《猛鬼街》的经典反派角色），另一个就是封不觉。

“你怎么跑那儿去了？”若雨转头看着觉哥，直接问道，她知道对方能听到自己说话。

“啊……我也就比你早到个几分钟吧。”封不觉笑着回道。

他一边说话，一边举起了双手。若雨这才发现，觉哥的手腕上拴着一副手铐。

“疯先生，是你承诺了不会干扰她们的谈话，我才允许你和我一同在观察室里旁听的。”弗莱迪这时转过头去，看着觉哥说道，“你怎么不守信用呢？”

“谈判已经结束了，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封不觉歪着脑袋，一脸嘲讽地回道，“我的同伴从一开始就洞悉了你们的策略，识破了你们的底线。而你们对她仍是一无所知，她也不会告诉你们任何事的……因此，继续下去也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哈……”弗莱迪闻言，深深叹了口气。下一秒，他挥了挥手，两个房间之间的墙壁便化作绿光消散了。

“你没事吧？”若雨见墙壁消失，立刻就站了起来，朝封不觉走去。

“别担心。”觉哥微笑着回了一句，并当即抬手一扯。下一秒，其手腕上的铁手铐竟是应声而断。

若雨见此情景，便也安下心来，打消了武力解救的念头。

而弗莱迪和多目见状后，却都是神情一变。前者还紧张地向后退了两步，与封不觉拉开了一点距离，才说道：“疯先生……看来你是深藏不露啊……”

“呵……”封不觉冲对方笑了笑，“上手铐时我没反抗，只是为了表达我合作的诚意。”他顿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狰狞，“现在将其挣断，则是为了告诉你，假如你想诉诸武力，我也奉陪到底。”

“原来如此……”弗莱迪沉声念道，“抱歉，我刚才有些失礼了。”

作为一个智力颇高的恐怖片反派，弗莱迪几乎是本能地从觉哥身上感觉到了危险。这个来历不明的异界旅客喜怒无常、实力莫测，且从头到尾没有丝毫的慌乱和畏怯，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弗莱迪自然不敢有半点大意。

“无妨。”封不觉摊开双手，轻松地回道，“至少……从此刻开始，我们可以以一种比较对等的方式来讨论合作的事宜了。”

“你所指的合作是……”弗莱迪试探着道。

“你们，猛鬼电力公司全部的人员……和我的小队互相配合。”封不觉回道，“一起去对付‘真正的入侵者’。”

“那又是什么东西？”弗莱迪又问道。

“那是你的灭顶之灾……”封不觉瞬间换上一副肃然之色，“我有一条可靠的情报，就在此时此刻，已有一名比你们高半个维度的、非常强大的类人型生命体，来到了这个宇宙中，而且……就潜伏在你的公司里。”他和弗莱迪对视了两秒，观察着对方的表情变化，“我暂时还不知道他/她的性别和名讳，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她的种族，被称为‘衍生者’，那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族群，对你们来说，他们有着接近神祇的能力……”觉哥说着，抬手指了指多目，“比如这位多目

女士，以她的实力……”他的眼中迅速闪过了几缕黑色的数据流，“……就很有可能被衍生者直接操控，成为一个言听计从的傀儡。”

“你说话最好有点儿根据！”多目立刻用激烈的语气反驳了一句。这也是怪之常情，任谁听了这种话，都会觉得恼火的。

“呵呵……我只是举个例子。”封不觉的变脸速度比翻书还快，眨眼间又换上了和煦如风的笑容，“请别见怪。”

另一边，弗莱迪思索了一会儿，然后摸着自己那溃烂的下巴问道，“你有任何证据……可以佐证自己的这种说法吗？”

“目前还没有，不过……”封不觉回道，“等你得到切实的证据时，恐怕已经晚了……”

“那恕我直言，疯先生。”弗莱迪接道，“我无法完全相信你。”

“你暂时不信我，也没关系。”封不觉早已推测到了这种结果，“眼下我正好还有另一件事要做，如果你能允许的话，那么通过这件事情，我可以进一步的表达我的诚意。”

“哦？”弗莱迪疑道，“什么事？”

……

五分钟后，公司地下车库。

“我已经把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啦！别这样！我只想回家！”跪在地上的爱德华已经把自己的生辰八字都给交代了，就差自曝小学时掀女生裙子的黑历史了，但那三名玩家仍然没有放他走的意思。

“怎么样？”倦梦还看着小灵问道。不知为何，他好像把小灵当成了这儿的话事人。

“嗯……好像确实是没什么好问的了。”小灵若有所思地念道。

从捕获爱德华到现在，总共也就过了十分多钟。就在这段时间里，小灵已然很有条理地将对方所知的、有价值的情报问了个遍，成功掌握了怪物王国的一些基本世界观。

“但还是有件事……非常奇怪。”贪狼说道。

“是啊……”小灵也点头，喃喃接道，“为什么主线任务到现在还没触发呢……”

【嗯哼，喂喂~听得到吗？】忽然，停车场的广播里，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事实上，还不止是停车场……整个猛鬼电力公司里，都响起了封不觉的说话声。

【我是封不觉，我现在和似雨在一起。地狱前线的各位，以及……倦梦还，贪狼你们二位，听好了。】觉哥通过广播说道，【请你们立即去附近找一名保安，让它带你们到公司的保安部来。】他停顿了两秒，又道，【你们应该也注意到了吧，主线任务直到现在还没有刷出来。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这是衍生者导致的。】他这后半段话，在NPC听来是完全不同的内容，因为已经被系统做了屏蔽转化处理，【都还记得V1.10补丁的核心内容吧——新版本中，凡进入人数为六人的噩梦难度团队剧本后，都将有0.2%的几率遭遇衍生者。眼下，我们就是遇到了。】

话至此处，听到这段广播的玩家基本都已确认这不是陷阱。因为……剧本中的NPC冒充玩家发布广播是有可能的，但他们绝不可能会说出V1.10补丁这种台词来。再者……封不觉那种独特的语气，确实很难被模仿出来。

【现在剧本开始还不到半个小时，衍生者的数据八成还未成型。不过……我已能够断定，这次我们遇上了非常厉害的角色，以致于剧本本身的剧情都受到了影响。】觉哥的话仍在继续，【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那衍生者的完全体生成时，主线任务的提示就会响起，而且那一定会是一条与该衍生者有直接关联的任务。】他吁了口气，【简单地说……系

统现在也正在等，准备视情况作出安排。所以……我们最好抓紧时间，早做准备。】

说到这儿，他觉得也差不多了，于是最后跟了一句：【总之，请各位尽速赶来，具体的事等见面了再说吧。】

……

同一时间，保安部，总控制室。

“好了，我说完了。”封不觉关掉了话筒的按钮，回头对弗莱迪道了一句。

“那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弗莱迪双手叉腰，看着眼前众多的监控画面接道。

“不觉。”此时，一直站在后方保持沉默的若雨，忽地开口对觉哥道，“小叹可能来不了了。”

“嗯？怎么了？”封不觉接话时，已然扫了一眼游戏菜单，“他明明还在生存中啊？”

“别人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没有听到广播。”若雨接道。

“你怎么知道的？”觉哥问道。

“唉……”若雨叹了口气，抬起右手，用食指点了点自己的右侧。

封不觉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视线很快停留在了房间角落的一个小屏幕上。

此刻，屏幕中正在播放这样一幅景象……有一个正方形房间，房间的一角，摆着一个梳妆台和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个红衣女人，正不紧不慢地对着镜子梳头。而在房间的另外一角，还有个男的（小叹）。他正蹲坐在角落里，双臂抱膝，满脸大汗地盯着那梳头的女人，连大气都不敢出。

第584章 猛鬼电力公司（四）

“哈……呼……”

深呼吸，沉重的深呼吸。

“哈……呼……”

周而复始之间，空气中浮动的数据，逐渐凝结成了一个人型生物。

此刻，V1-战神的身体，已经基本成型。整体来看，他的外观接近人类男性，但其下半身没有性征。他的身体由一种坚韧、密实的不明物质所组成，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类似皮革的材质，但实际上……其硬度和韧性都无与伦比。

“哈……呼……”又一次深呼吸后，V1-战神站了起来。

他的肌肉轮廓如雕塑般完美，棕黄色的体表上盘着许多黑色的条纹，远远看去，似是一头人形猛虎。

“呼——”最后一口气，呼了出去。

自这一秒起，V1-战神，便不再需要呼吸了。

“每次都是这么痛苦……”他咧嘴念道，其嘴部造型倒是和人类完全一致，“就仿佛连续不间断地做了几十分钟的无氧运动……”

他说着，抬起头来，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

V1-战神的脸上只有一个眼睛，不过这个眼睛非常巨大，视角也比常人要宽广；他的耳朵是长方形的，紧紧贴附在头部两侧，每只仅有三厘米长；另外，他没有鼻子，也没有毛发……

当然了，这样的一个生物，在怪物王国里，也算不上有多稀奇。

“哦？是怪物王国吗……”V1-战神只是看了一下周围的数据组成，就已知道了这里是哪个宇宙，他自言自语道，“也算是个‘食物’挺充足的地方了……呵……赶紧把那些人类都处理掉，然后愉快地狩……”

他的话戛然而止，因为在这一刻，他看到了玩家名单……

“呵……呵呵……哈哈哈哈……”V1-战神大笑起来，“疯不觉！哈哈哈……好！很好……”他巨眼圆睁，面露狞色，“只要在这里把你的数据毁掉……那Origin的内部纷争也会就此止息了吧……”

说话间，他的眼中已有白色的流光浮动，这表明他已开启了远程扫描模式。

远程数据识别：

——突破防火墙...

——下载资料...

——启动反制策略...

外形识别数据库启动，正在下载，写入/修正/写入/写入。

【名称：疯不觉】

【势力：玩家】

【种族：人类】

【等级：43】

【身高：179公分】

【...

——发现未知故障...

——正在重新建立反制策略...

【警告，出现异常数据回流！】

【侦测到未知代码的攻击。】

——外部防火墙已被突破…

——紧急切断远程操作方案…

“呃——”扫描被迫中止了，V1-战神惊喝一声，随即跪倒在地。

他用双手撑着地面，脸上露出极其痛苦的神色。同一秒，他眼中的白色流光逐渐暗淡，并变成了……黑色……

“这是什么！”V1-战神用双手捂住自己的头，好似在与体内的某种东西做着斗争一般，全身都在猛烈颤抖着，“怎么会这样……这家伙……他不是人类吗？为什么会这样！”

【紧急隔离措施已完成，中层防火墙部分损毁，病毒代码库已更新。】

——检测核心防火墙状态…

【核心防火墙完好，清理操作已启动，防火墙修补操作已启动。】

砰——

V1-战神愤然挥拳，在地板上留下了一个拳印：“该死！被他摆了一道……”

道完这句，他大约休息了两分钟，方才重新站起身来：“这混蛋是个人形病毒吗……不，不对……绝不是一般的病毒……刚才那组代码的级别是前所未见的……就连我这一级衍生者都……”V1好似想到了什么，但他没有继续往下想，因为他已知道……接下来的内容，想了也是多余。

……

与此同时，猛鬼电力公司，保安部，总控室。

“来了！”立于房间正中的封不觉高声说道，“一级！”

此刻，若雨、小叹、小灵、倦梦还和贪狼五人，已尽数

来到了这个房间里（小叹是被人领过来的），他们一听觉哥发话，顿时都紧张了起来。

【主线任务已触发】系统提示响起的时机，竟是比封不觉的反应要慢上一线。

玩家们纷纷唤出游戏菜单查看，只见，任务栏中，刷出了一条非常简单明了的指示：【杀死V1-战神。】

“不对劲儿啊……”贪狼当即说道，“版本补丁里不是说……在遭遇衍生者的剧本里，玩家是可以选择杀死或者帮助衍生者的吗？”他顿了一下，“可眼下这个剧本……系统连剧情简介都没给出，而且刷出的第一条主线任务，居然就是命令我们去杀了那个衍生者？”

“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吗，这次我们遇上的是个厉害角色。”封不觉略微偏过头回道，“系统为了解决他，已顾不了那么多了……”

“疯兄。”倦梦还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着觉哥的背影，问道，“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我还是忍不住想问一句……你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无可奉告。”封不觉双手交叉在胸前，头也不回地接道。

“呵……呵呵……好吧……”面对这种回答，倦梦还也确实无话可说。

“我说……那个谁……那个毁容脸。”两秒后，觉哥转头看向弗莱迪道，“你们的监控画面好像不全啊？”

“疯先生……你可以叫我弗莱迪，真的……”弗莱迪一脸蛋疼地回道。

“那种事怎样都好，快回答我的问题。”觉哥又道。

“哈……”弗莱迪无奈地长叹一声，回道，“厕所、更衣室和浴室里都没有，还有……地下储藏室的探头比较少，只有……”

“派几个人过去看看。”封不觉还没等对方说完，就打断道。

“疯先生……你不要太过分了。”站在一旁的多目都看不下去了，“你最好搞清楚你的立场。”她扫了一眼觉哥和他的同伴们，“目前为止，你和你的小队除了威胁、殴打我们的员工，以及给我们制造混乱以外，没有做任何有建设性的事情……你有什么资格在此发号施令？”

“行了行了……”弗莱迪扶额道，“多目，你亲自带两个人过去看看。”

弗莱迪还是很明事理的，他知道，把多目留在这儿的话，她很容易就会与封不觉起口角，所以干脆把她支出去算了。

多目作为员工，也不敢抗命，只得道了句“是”，随即带着两名铁血保安离去了。

“疯先生……”待多目离开后，弗莱迪缓缓转过头，沉声对觉哥道，“我希望你明白，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假如……你说的衍生者被证明不存在……”

封不觉接过他的话头：“我会依照约定，将我们‘异界旅客’的相关情报，尽可能多地告诉你。”

“嗯……”弗莱迪点点头，“希望这次你能信守承诺。”他说着，抬起右手，有意无意地摆弄了一下自己的钢爪手套，“不然的话……我可能会变得很暴躁的……”

……

同一时刻，里世界，LJN乐园。

鲁特正坐在一张由像素垃圾堆砌而成的沙发上，百无聊赖地玩弄着一堆数据碎片。

她只是轻轻摇动手指，那堆碎片便在半空中翩然起舞，时而凝集、时而碎散、时而停滞、时而奔走……

她就像是个孩子，正随心所欲地操控着手中的道具，将其捏成自己想象中的形象。

而就在这有意无意之间……天上的那团碎片，逐渐凝成了人形，变成了……封不觉的模样。

“看起来你挺想念他的。”忽然，一个清朗的说话声响起。

几乎在这声音响起的瞬间，半空中的数据便骤然一碎，化为乌有。

“是你啊……”鲁特看着来人，随口应了一声。

正在朝鲁特走来的这位，看外貌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白人男子。他的脸上没胡子，鬓角也修得很整齐。

他身着一袭黑色燕尾服，戴着手套、领结和高礼帽，其手上还拿着一根手杖。

他的脚上穿了一双锃亮的皮鞋，走起路来踢踏作响。

他……正是Origin组织的三名首领之一——林克（LINK）。

“呵呵……你的反应蛮有趣的。”林克缓步行来，面带微笑道，“以人类的观点来看，刚才的那一幕……就好似一个女孩在看男朋友的照片时，老爸忽然闯进了她的房间，然后她在惊慌之下就把照片给撕了。”

“看起来……你的人格模拟程式已经在一条进化的歧途上越走越远了……”鲁特反唇相讥道。

“哈！这叫什么话？”林克笑道，“其实我只是比你们更善于理解人类性格中那组极其不稳定的变量、以及与其相关的思维纽带……仅此而已。”

“你说的……是所谓的‘情感’，还有‘传情达意’的方式吗？”鲁特冷哼道，“哼……可在我看来……你只是比别人更逗逼一点而已。”

“不不不，我是绅士。”林克微微欠身，拿着手杖摆了个挺

搞笑的姿势，“不是你说的……”他犹豫了半秒，“嗯……我就不重复那个粗俗的词语了。”

“你来我的地盘儿有什么事？绅士。”鲁特往沙发上靠了靠，将头偏向右侧，用右手慵懒地支着下巴，并向对方投去了一个挺不耐烦的眼神。

“呵呵……当然有事，而且……正巧和你的那位人类朋友有关。”林克说着，用手指顶了顶自己额前的帽檐。

“封不觉？”鲁特接道，她说这三个字时，表情倒也没什么明显变化。

“对。”林克点头说道，“我刚刚得到‘监视者’的消息，V1-战神，和封不觉相遇了……”

“那又如何？”鲁特显得很平静。

“那又如何？”林克将她的话重复了一遍，再道，“你也了解V1的作风，难道你就不担心……”他有意识地停顿了一下，“……你那位人类盟友的数据被毁掉吗？”

“就凭V1吗？”这就是鲁特的回应，简直若无其事。

“哦？呵……这是什么情况？”林克笑了，“莫非你认为……由我所制造的、最出色的一位‘源生者’……会败给那个封不觉？”

“没错。”鲁特回道，“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林克一看对方不像是在开玩笑，霎时神色一肃：“你……此前到底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

鲁特沉默了数秒。接着……她竟是露出了笑容：“我可以用我们衍生者的方式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也可以用人类的方式来说……你想听哪种？”

“先用衍生者的方式吧。”林克应道。

鲁特略微想了想，开口道：“在他将自身病毒化，并侵入我体内的那段时间里……我接触到了一部分我无法识别的奇

异代码。那是由一种至少高出我们两个维度的自然语言编程模式所写下的代码，对于我们来说……是如同神迹般的存在。只要随机取其中一棵剖析树的算法出来，就足以让你我这样的程序瞬间过载……”

“他身上带有惊悚乐园的核心代码？”林克听到此处，瞬间瞪大了眼睛，吃惊地问道。

“可能有……”鲁特道，“也可能……是他无意间从零号（ZERO）那里获取了一些代码碎片。”

林克思索了一会儿，接道：“哼……我明白了……也难怪你如此淡定……”他很快就恢复了从容、优雅的神色，“假如封不觉身上真有核心代码，那V1确是不足畏惧；而假如他没有……那么他的利用价值，也就到此为止了……是吗？”

“那是你的想法而已。”鲁特摇头道，“我选择相信封不觉，和他身上有没有那种力量无关。”

“哦？那和什么有关？”林克疑惑道。

“呵……”鲁特微笑，“还是让我用人类的方式，重新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吧……”她仰起头道，“你问我，到底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我用一个词就能回答你……”她的眼中显出坚定之色，“希望。”

第585章 猛鬼电力公司（五）

嗡嗡——

地下储藏室的门扉被开启了，多目和两名铁血保安出现在了门外的走廊上。

“怎么回事？照明符文故障了吗？”见屋内的灯光没有自动亮起，多目当即戒备了起来。

“交给我们吧，长官。”她身后的一名铁血战士立即说道。

“啊……检查的时候谨慎一点。”多目应了一声，便退后两步，让出了通行的空间。

那两名铁血战士也不含糊，顺势侧身向前，先后进入了储藏室的大门。

不得不说，铁血战士确是一种非常适合当夜班保安的生物……他们战斗能力强横、有胆有识、杀伐果断，而且他们是通过热感应去视物的，基本不受黑暗环境的影响。

反倒是多目，脸上的眼睛虽多，但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却只能站在有光的地方围观了。

“嗯……初步观察，没有明显热源。”进门后不久，走在前面的那名铁血保安便开口念道。

他能这么快就说出这句话来，和这个储藏室的结构有关。

这个储藏室内部的空间很大，里面堆放着许多杂物。大到恐龙骨头、小到瓜壳标本……全都按照一定的规律和编号被摆放在了货架上。而这些货架的排列方式，是以门口的这块区域为轴心，向外围笔直扩张的，整体来看，就是一个扇形。

因此，那名铁血只需站在门前朝着屋里扫视一圈，就能直接看清货架之间有没有藏人（或其他具备体温的生物）了。

“别大意，对方很可能有一些反侦察手段。”多目很快也走了进来，并提醒道。

“明白，长官。”两名铁血异口同声地应道。

“呵呵……这话说得……”忽地，黑暗中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还需要特意去使用什么反侦查手段吗？”

嘀嘀嘀嘀嘀——

话音未落，两名铁血已本能地朝两侧散开，并呈掎角之势站定。他们肩上的肩炮在瞬间就完成了瞄准，两道三角形的光点射线几乎在说话声响起的同时便照了出去……锁定在了V1-战神的身上。

“我的体温会自动与周围的温度校准持平，我没有呼吸和一般意义上的新陈代谢，我的体表也不会产生任何气味……”V1-战神若无其事地朝前走着，继续着刚才的话道，“而且……我是可以通过数据层面的方式，在黑暗中视物的。”

“表明你的身份！”多目当即上前几步，站在那两名铁血后方半米处，高声说道。

“有必要告诉你们吗？”V1-战神笑着反问道。

“我得警告你，你已入侵了私人领地，我们受到怪物王国第三十七条发令的保护……”多目接道，“请迅速表明你的身份，否则我们有权将你……”

“你根本没明白……”V1-战神说这句话的时候，竟已出现在了多目的身后，“我的意思是……”他说到这儿时，抬手一抓，便将多目的头颅攥在了掌中，“我有必要把自己的身份讲给一块即将被我吃掉的食物听吗？”

多目前一秒还在为对方那匪夷所思的速度所震惊，这一

秒便已然被V1-战神那恐怖的握力挤爆了脑袋。她的头像个烂掉肉囊一样被挤压变形，好多个眼珠子都被挤了出来……或是落到地上，或是爆出浓浆。

两名铁血战士可没想到，他们稍一愣神的功夫，身后的上司已横死当场。

“啊……真不错……”在结果了对方的性命后，V1-战神的巨眼中便泛起了白光，“这数据质量不低啊……呵呵……精神系的妖怪吗，可惜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那些小把戏根本没有施展的余……”

啾啾啾——

V1-战神还在那儿自言自语地回味着吞噬高位数据时的快感，两名铁血的肩炮便已齐齐发射。

铁血配备的等离子肩炮是一种极其强悍的热能武器，其炮弹呈流星状，威力可大可小，可点射、可连发，原理是迅速积蓄能量然后猛烈轰出。

此刻，两名保安哥对V1-战神发动的攻击，自然是他们所能发挥出的极限了，然而……

“都说了我没有体温了，有意思吗？”V1-战神用一种嘲弄的口吻道了一句，在他讲话的过程中，他已轻松避过了那些等离子炮弹，并来到了其中一名铁血的身边，“哼……轻而易举。”他冷笑一声，以指作枪，利落地扎透了身前那名铁血的后脑。

随着这名铁血的倒地，V1-战神眼中的白光再度一闪：“嗯……这个就差点儿了，不过总比没有强。”

“啊！”仅存的那名铁血愤怒地嘶吼了一声，这一刻，他那战斗种族的血性爆发了。

但见，他将肩炮随手一卸、愤然摘掉面具，并张开自己那豁开的四角形大口，冲V1-战神露出了野兽般的神情。

“哦？”V1-战神眼神微变，“原来你们这些同种怪物之

间……还有着一定程度的个体战力差异吗……”他已从数据层面上发现了这点，所以才念叨了一句。

“纳命来！”那铁血暴喝一声，乍然出手。

嘶铃——

一声锐响，一支折叠式长矛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紧随其后的就是连绵不绝的破风之声……

但……也只有破风之声而已了。

“不错，但还是太慢……”在有限的空间内，V1-战神一边躲闪，一边还游刃有余地说着，“选择冷兵器的战术的确是正确的，可惜啊……纵然你是一名Light Predator（铁血战士的一种，主要从事侦察工作，身上没有铠甲，身体也不如其它铁血战士那般粗壮，但是力气依旧很大，且行动更为敏捷），在速度方面仍是及不上我的……”

那铁血也是越战越惊，他原以为自己在全力尽出的情况下至少能伤到对手，却不料连对方的皮毛都蹭不到。

“好了，我觉得乏味了。”在腾挪了大约二十秒后，V1-战神的语气骤冷，“就这样吧……”他这么说了一句，随即身形一闪。

没人看清他做了什么，但折叠式长矛断裂并落地的声音，以及那名铁血战士的鲜血飙射之声，已说明了一切……

第586章 猛鬼电力公司（六）

一分钟后，总控制室中。

一名坐在电脑前的操作员突然回头，对着弗莱迪喊道：“老板！你快看！”

弗莱迪和众玩家皆是闻声望去，他们看到……在那名工作人员身前的监控画面中，出现了一个体形魁伟的独眼怪人。

“他是从地下储藏室里出来的……”工作人员立即又补充了一句。

此时，画面中的V1-战神，就好像知道探头正在拍他似的，竟是冲着镜头露出一个冷笑。接着，他又抬起一臂，摆了个“手枪”的手势，然后还装模作样的对着镜头“开了一枪”。

就在他那手势做完的刹那，总控室中的所有监控画面，全都变成了黑屏……

“怎么回事？”弗莱迪立刻高声喊了一嗓子。

整个总控室里鸦雀无声，没有人能回答他，也没有人敢回答他。

作为猛鬼电力公司的员工，在座的怪物们都很清楚……当老板露出这种表情和语气时，最好别去接茬儿……

“他怎么可能单独从储藏室里出来？多目在哪儿呢？”弗莱迪随即又道，“快点呼叫多目啊！你们这帮废物！”

“呃……老板。”另一名工作人员战战兢兢地应道，“两分钟前，我们就和她失去联系了，跟随她一起的两人也……”

“混……”弗莱迪还没把后面那个“蛋”字说出口。

封不觉就打断道：“你应该庆幸才对……仅付出三个人的

代价，便大致掌握了对方的实力和基本性格。”

“那我还真该谢天谢地了啊……”弗莱迪转过脸，用狰狞的表情瞪着觉哥，恶狠狠地说道。

“不必。”封不觉转过身去，冲队友们打了个“跟我来”的手势，并留给了弗莱迪一句话，“你只要谢我们就行了。”

“你们要去哪儿？”弗莱迪问道。

“找到他。”封不觉头也不回道，“杀掉他。”

“嘿！嘿！”弗莱迪嚷道，“这儿是我的地盘儿，对方还杀了我的人，就算要处理……”

“如果你想帮忙的话，我建议你趁着广播系统还没被他破坏掉之前，开始疏散你的员工，以免造成进一步的损失。”封不觉又一次打断了对方，“然后，你再集结一部分精英人员，和我们一同加入战斗……”他顿了一下，回过头去，“注意，我说的是精英，战斗能力绝对不能比多目要弱，否则就算去了也是送死。”

觉哥说罢，顺势转身，走出了总控室的大门。他的神情和语气皆是透出一种令人信服的气质；他镇定自若、有条不紊、胸有成竹。假如你有家人在海外旅游被绑架了，你一定会需要一个像封不觉这样的人，他会比当地的官方力量更有效率地解决你的问题。

嗡嗡嗡——

关门符文启动的声音，宣告着玩家们已尽数离开了这个房间。

弗莱迪站在原地，沉默了十秒左右。

随后，他好似下定了某种决心，转头对一名工作人员道：“打开广播，疏散公司里的所有人，理由你随便想，现在！”

“是……是！老板。”对方应道。

下一秒，弗莱迪已迈开步子，边走边高声说道："十分钟内清空整栋建筑，然后就封锁所有出入口。你们几个……等我出去以后，就从内侧将这里的开门符文封住，坚守岗位，等我命令。"

"是！"另外几人齐声应道。

说话间，弗莱迪已走出了总控室，并忽然加速……

他恍似一道红色的魅影，瞬间穿过了数条走廊，来到了一处没有安装监控探头的死胡同中。

此处的墙壁上，有着一个隐形的符文，只有在自己的皮肤上刻上一个相同的记号，才能看得见。

而弗莱迪……就看得见。

只见他左顾右盼一番，确认附近没人，也没被跟踪后，方才伸出手去，默念了一句咒文。

两秒后，一扇无声的光门打开了。弗莱迪迅速地走了进去，并关上了门。

"哼……真没想到……"弗莱迪进入了一个空无一物的、狭窄的小黑屋中，并自言自语道，"……我们怪物王国的'鬼怪八杰集'，居然还有重出江湖的这一天……"

说着，他便张开双臂，吟诵了一段森然的咒语。

随着他的声音越来越高，整个空间都亮了起来。其四周的墙壁上……渐渐浮现了八个颇具漫画风格的抽象标记。

"我，'终极梦魔'，弗莱迪·库格（Freddy Krueger），在此召唤你们！我的盟友们！我的伙伴们！响应我的召唤吧……"弗莱迪用演讲般的口吻高声说道……

"'不死杀人魔'——杰森！（Jason）"

"'恐魔鼻祖'——迈克尔·麦尔斯！（Michael Myers）"

"'人皮恶魔'——托马斯·休威特！（Thomas Hewitt）"

“‘黑色咆哮’——异形突变体！（AliensX）”

“‘突变第三型’——怪形！（The Thing）”

“‘宇宙猎人’——铁血长老！（Elder Predator）”

“‘凶灵之王’——贞子！”

充满中二气息的台词从弗莱迪口中连番吐出，他每说出一句，墙上的一个标记便被点亮。

不多时……一张张让人不寒而栗的面容，浮现在了墙上……

……

另一边，通往公司底层的通道中。

“这是个十分自信的、具有表现欲的、冲动型的衍生者。”封不觉一边带路，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没遇上冷静型的，算我们运气好……”他舔了舔嘴唇，“嗯……据我推测，他是那种自以为天下无敌，不屑于耍任何手段的类型……”

“呃……疯兄。”跟在后面的贪狼一直有个问题憋着，但始终等不到觉哥停嘴，这会儿他实在忍不住了，插嘴问道，“你能不能先停一下？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什么？”封不觉随口应了一声。

“你这是带我们去哪儿啊？”贪狼问道。

“地下储藏室啊。”封不觉回道。

“这就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啊……”贪狼接道，“你为什么会认识路啊？”

他问这个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家猛鬼电力公司的建筑结构非常复杂、诡异，且占地面积极其广大……先前他们在保安的带领下一路行到总控室来，愣是没搞懂这一路上的通行路线是咋回事。

可是，眼前的封不觉，却在轻车熟路地带着路……

“我在总控室里通过观察各个监控画面，便知道了整栋建筑的大致结构。”封不觉淡定地回道，“我还顺便在脑中建立了一个模型……”他顿了一下，“所以……别担心，我不会走错的。”

“喂……这家伙当真吗……”贪狼心中念道，“难怪你小子会上我们‘九科’的重点关照名单啊……这根本已经超出正常人类的范围了吧！”

“等等！”就在此刻，走在队伍中间的小叹竟是忽然开口，喝止了众人。

封不觉在第一时间就停下了脚步，回头沉声道：“什么？”以他和小叹的默契，仅从语气就能判断，对方绝不是在开玩笑。

于是，所有人都停下了……并在等待着小叹的发言。

谁知，王叹之的下一句话却是：“我的左手有点疼。”

“大哥……”倦梦还一翻白眼，上前拍着小叹的肩膀道，“你好歹也是巅峰争霸五十强啊，在惊吓屋蹲墙角也就算了……现在手疼你也这么大惊小……”

叱嘤——

一声锐响，打断了倦梦还的话。

电光火石之间，异变陡生！

但见……

第587章 猛鬼电力公司（七）

一道似弯刀般的光束撕裂了墙面，朝着小叹直袭而来。

后者眼神一冷，瞬间做出反应。

只见他的左腿朝前虚踢一步，顺势带动整个身体，做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回旋动作，恰好闪过了这次攻击。

“小心！还有！”躲闪之际，小叹已低喝出声。

叱嘤叱嘤——

果不其然，小叹话音未落，连绵不绝的刀光便从走廊两侧的墙中相继飞出，交织成层层刀网，拢向了玩家们。

“哼……来得好啊。”封不觉冷哼一声，眼神淡定无比地念道，“这种时候……就用‘那个’吧。”

说话间，死亡扑克已出现在了他的指间。

“追魄！”

一声轻喝，光雨乍现。

数十张光牌在同一秒迸发而出，精确、快速、有力地迎向了那些刀光。

一时间，走廊中光爆不断，锋锐的光能相互碰撞、消散，发出了阵阵嘤嘤之声。

五秒后，声音渐止。

狼藉的走廊中，六名玩家毫发无伤，只剩空气中还弥留着氤氲的光影。

“嚯……厉害啊……”贪狼神色一松，不禁赞了一句。这绝不是恭维，他是真心觉得觉哥强力。

“嗯……应该说非常厉害……”倦梦还也道了一句。他的冷

汗都下来了……越是强力的玩家，越能看出封不觉的手段不同凡响。

“呵……还好吧。”封不觉勾起嘴角微微一笑，“我看时机合适，顺手试试新招而已。”

的确，封不觉所使出的，正是他最近才领悟到的……死亡扑克的第五特效。

【特效五：追魄（随机消耗三十张牌，在一瞬间释放出1-100张威力等同于“7”的单张扑克）】

这个特效的消耗和收益比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在其冷却时间上，必然有了一定的限制。

一副死亡扑克总共是五十四张，用一次【追魄】要耗掉三十张牌。也就是说，即使在满牌状态时，这个特效也是无法连续使出的。根据特效一【无限】每五分钟自动生成一张牌的节奏，玩家在用过第一次【追魄】后，至少得等半小时才能用第二次。而在第二次使出【追魄】之后，若是想用第三次，那就得再等整整一百五十分钟。

以上这些计算，还都是建立在没有其他消耗的基础上的。假设封不觉在期间又零星地使出过几张扑克，那特效的冷却时间还会加长。

另外，从操控层面上来说，这招也是极其难用的。在“1-100”这个区间里，玩家可以任取一个数字去释放。虽说死亡扑克有【寻灵】的特效，但“灵能武器将始终飞向主人欲攻击的目标”这个概念，必须是由玩家的意念驱使的。一个人能在一秒内能同时瞄准几个目标？一个？可以，两个？也可以；那三个五个……乃至十个呢？

正常人显然不可能在同一瞬去瞄准两位数的目标，即使只是分散注意力做宽泛的关注也很难。但封不觉……就能做到。

如今的觉哥，在惊悚乐园的世界中，已有了远超常人的

观察和思考速度。先前就提到过，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对周遭环境的观察，甚至对环境中的所有细小物件进行分类。再者……他还有“零时差演算”这逆天能力的辅佐。

别说一百个目标，就是两百个，三百个，觉哥也能在一到两秒之内进行同步瞄准。当然了……他手头没有那种可以在同一秒向上百个不同目标射击的实体武器，即使有，他也没那么多手去操控。

不过，【追魄】这特效，就实现了这一点。这种用精神直接操控的武器特效，让觉哥变成了如同AI一般……不，应该说是比AI更加可怕的怪物。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在抬手之间去攻击一百个位置不同、速度不同、种类不同的敌人，而且能保证95%以上的命中率。甭管造成的伤害如何，能使出这种手段的人类，在现今的惊悚乐园里，就只有封不觉一个。

“还没完。”就在众人以为攻击告一段落时，小叹又一次做出了提醒。从刚才开始，他的神情一直没有变化，始终是一种高度戒备的状态。

噶啦——噶啦——

小叹那句话刚出口，走廊两侧那满是豁口的墙壁中便探出了几只巨大的利爪，开始撕扯几近崩坏的墙体。

“这貌似不是那衍生者吧？”贪狼沉吟道。

“应该是这个剧本里本身就存在的怪物。”小灵接道，“已经被那个衍生者给控制了吧……”

“奇怪啊……他不像是那种会操控剧本生物来帮忙的类型。”封不觉眼神微变，“莫非……”

轰——

觉哥脑中刚闪过一个不太妙的推断，他身后的地面就裂开了。

电光火石之间，一道健壮的身影从地下骤然窜出。

V1-战神从后方发动了突然袭击，一个熊抱便将封不觉牢牢擒住。然后就这样钳制住觉哥，继续拔高，撞破天花板，离开了这一层……

轰、轰、轰……

紧接着，从他们离开的那个窟窿里便不断传来一声声破墙之声。

“从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了不觉身上吗……”若雨一边念道，一边已高速上前，准备追过去。

但是……

“呷——”一声厉啸，带出一条奇诡巨影。

下一秒，便有一头体型硕大，外观似犬非犬的庞大野兽从天花板的窟窿里冒出头来。

它通体漆黑，口若血盆，巨大的獠牙从其嘴角和脸上探出，使其整个兽首显得像个钉头锤一样，骇人无比。

“切……原来如此。”若雨见此情景，心中也已明白了V1-战神的计划。

“别担心。”小叹这时沉声说道，“那名衍生者想要和觉哥单挑，这对我们来说也未必是件坏事……”他顿了一下，扫视四周道，“我们先把眼前这些……解决掉再说。”

哐哐哐……

同一秒，随着几声金属塌落之声，两边的墙体终被突破。

四只长着巨爪的类人型生物成功侵入了走廊中，而它们的目标……自然就是眼前的五名玩家。

第588章 猛鬼电力公司（八）

轰——

最后一记破墙之声，宣告了V1-战神成功地挟着封不觉突破了建筑物的顶层。

此刻，二人已来到了一片清朗的星空之下。

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独特的气息，那是一种淡淡的、如同鞋油般的味道。

有那么零点几秒的时间，封不觉曾怀疑这里的大气环境和地球不一样，所以空气中才会有这么股味儿。但……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在那零点几秒内，他已推理出了真正的原因。

其实这道理很简单，在人类世界的大都会中，我们消耗着汽油，排放着汽车尾气；而在怪物王国的大都会中，怪物们消耗着“惧能”，排放着另一种形式的污染。而后者所排放出的气体，大概就是一股类似鞋油的味道……

“那么……你是打算自己放开我呢，还是看看我能做到何种地步？”来到半空后，隔了两秒左右，封不觉率先开口，悠然念道。

“呵……我倾向于后者。”V1-战神冷笑道。

“呵……那好吧。”封不觉也报以一声冷笑。

下一秒……杀意起，寒芒现。

觉哥冷笑之际，其手中已然乍现一点寒芒。

一息之间，异变陡生。

点成线，线成弧。

只见封不觉反手握着【必须破防之刃】，以一个十分别

扭的手势，将刀锋扫向了V1-战神的腹侧。

而这时的V1-战神仍在用双臂发力，奋力钳制着身前的对手。他可没有想到……觉哥会做出这种略显猥琐的应对来。因为从刚才那两句台词来看，封不觉好似是准备露一手，用以力撼力的方式去挣脱V1-战神的擒抱，谁能料到……他的第一反应竟会是悄然拔刀，使出一种类似偷袭的手段。

然……

没有人能否认，封不觉的选择，就是最出人意料的，也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叱——

伴随着一声怪响，V1-战神的腹部破裂了。他那坚实、精壮的身体，俨然被划开了一道豁然裂口。

“这是什么玩意儿……”中招后的V1-战神竟是出奇得淡定，他即刻放开了对手，高速后撤，并迅速开始了对自身的修补作业。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眼里还闪过了白色的流光，俨然是在分析【必须破防之刃】的数据结构。

“果然有再生能力吗……”封不觉把着菜刀的刀柄，杂耍似的甩了两圈，说道，“唉……毕竟是一级啊，好麻烦。”

这一番交手、几句对话过后，两人之间拉开了十余米的距离，各自虚浮在了半空之中。

“呵呵……看起来，你比我想象中还要棘手。”V1-战神说这话时，已然分析完了觉哥手中的武器，但其视线仍在高速游移着，尽可能地收集着觉哥身上的其他装备数据。

“你确定……只是‘棘手’而已吗？”封不觉自然注意到了对方的举动（毕竟V1-战神只有一只眼睛，而且超大），他马上就用一种有气无力的语气说道，“和‘侵入式扫描’相比，你这种‘视觉扫描’能看出的东西少得可怜啊。”

“能看出一些来，总比一无所知要好。”V1-战神回道。他是很乐于和封不觉这样多扯上几句的，这段时间既能用来修补身体，又能用来侦测敌情。

“嗯……似乎有点道理。”封不觉道，“真被你看到全部实力的话，恐怕你会在第一时间逃跑的。”

“哼……你与传闻中一样狂妄，疯不觉。”V1-战神冷笑道。

“而你……和我预期中一样弱小，V1.”封不觉沉声道。

“哦？”V1-战神微微一怔，“我还没有表露身份，你居然就知道我的名……”

“我自己会看代码。”封不觉打断道。这一瞬，其眼中黑芒微动，甚是骇人，“再者……你刚才试图通过远距离扫描来探查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你的数据看了个七七八八。”他顿了一下，“至于你眼下的意图，我也基本推测出来了。”他吁了口气，“为了和我单挑，你特意去控制了一批拥有相当战力的NPC，想以此牵制住我的队友们……呵呵……”他笑了起来，“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在找死啊。”

V1-战神闻言狞笑一声，接着，他不紧不慢地开口道：“是……吗！”

前一个“是”字出口时，他的语气还算正常，但后面个“吗”字，却是嚎出来的。

因为……在说第二个字时，V1-战神已发动了攻击。

他没有使用近战的手段，而是全身一展，用整个身体轰出了一道直径两米的柱形能量波。

熊——

轰鸣声起，光能迸出。

但见那能量波似巨兽出笼，朝着觉哥直扑而去。

恰在此时，封不觉那【踏虚】的特效之一“在短时间内可

稳定地站立于空中”，正好到了一个尴尬的临界点。

“通过视觉扫描，获悉了我脚上的装备特效，再以此为据，针对我的浮空方式，制定了相应的战术。嗯……好像有点儿意思。”在即将被攻击到的刹那，觉哥的脑中还在思考着这样的内容，就好像眼前那恐怖的攻击离自己还很远很远……

嘭——

弹指间，战势再变。

红芒闪，月步惊出。

在那个最极限的时刻，封不觉瞬开了【灵识聚身术-改】，以一记加强版的月步朝侧面弹出，堪堪避过了V1-战神那精心设计的突袭。

“哈哈哈……躲得好啊！”可V1-战神却是大笑出声。

他的攻势还没完，远远没完！

“来啊！就用刚才那种速度和力量！”此言未尽，V1-战神的身影竟已出现在了觉哥的后方，“和我打个痛快！”

叱叱叱叱——

V1-战神的快攻正式开始了，他的拳、脚、肘、膝……似是四门连发的冲击炮，在极短距离上，向封不觉轰出了狂风暴雨般的恐怖攻击……

“切……”觉哥撇了撇嘴，眼神一冷，果断地再次开启【灵识聚神术-改】，并直接发动了技能，“南斗飞龙拳！”

第589章 猛鬼电力公司（九）

“呷——”一声惨呼过后，又一头獠牙巨兽的身躯轰然倒下。

这已是若雨砍倒的第五头巨兽了，而她的脸上，却仍是一副沉静似水的神色，仿佛眼前的这些杀戮根本没让她产生任何情绪波动。

“切……没完没了……”不远处，小灵一边更换弹匣一边念道，“而且实力全都不弱……”

“别松懈，还有很多。”一旁的小叹还在不断说着类似的台词，也不知他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呵……放心吧。”倦梦还闻言，笑着应道，“我还游刃有余呢。”

“我也还行。”贪狼接道，“虽说这战斗的节奏是有点紧，但目前为止我们的优势仍未被撼动。”

就在他们说话间，突然……

嘭——走廊下方传来一记猛烈的剧震。这毫无征兆的突变，使得玩家们脚下的地面似一块脆弱的饼干般顷刻崩坏。

“靠！”小灵当即就骂了一句（还没被消音），然后顺势转身，单臂攫住了小叹的肩膀。

小叹自然明白对方的意思，他二话不说，立刻也腾出一手，抓紧了小灵。

他们的这番举动可不是在秀恩爱，而是一种战术层面上的反应。

在上一个剧本中，或许已经有人看出来了，其实古小灵有个很明显的弱点——难以应付高空坠落。

毕竟小灵是专攻射击专精的玩家，还是有重火力倾向的那种。她身上武器弹药的负重量（指行囊外）就已经很夸张了，而她又没有高级别格斗专精的体术支持，自然会面临这个问题。

当然了，在有准备的情况下，她还是有那么几种缓落手段可以选择的；但相对而言，在面对坠落……尤其是突发性的急坠时，她的应对办法极少。在那种时刻……她能做的事情通常只有两件：第一，祈祷落差不要太大；第二，赶紧抓住小叹。

“开玩笑的吧……这可是在建筑物内部，为什么这条走廊底下那层会那么深……”坠落中的倦梦还神色陡变，因为他低头看时，发现脚下竟是一片开阔的、无垠的深渊，根本望不到底。

“莫非……”贪狼沉声接道，“……就在我们战斗的时候，有某种怪物悄无声息地破坏了我们下方的建筑结构？”

这二人对话时，身体也没闲着。他们也是各出己招，在空中调整身形，分别使出了缓落的法门。

“小叹。”若雨很快也开口了，她似乎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但她的下坠速度却和另外几人差不多，“这底下危险吗？”

小叹此时正间歇性地发动着天地逆转神诀，以控制小灵和自己的下落节奏。不过，他仍有余力去回答这个问题：“嗯……超危险……”说这话时，他的眼神不经意地看向了自己的左手，“前所未有得危险……”

“嗄——嗄——”

忽地，两声近乎重叠的咆哮自深渊中传来。

玩家们本就紧绷的神经，又被再度勒紧……

“在那儿！”小灵眼尖，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潜藏在黑暗中的庞大怪影。

“啊，看到了。”小叹的侦查专精同样是B级，一经提醒，

便也发现了目标。

“稳住。”小灵又接了一句，同时把手伸向了自己上装侧面的口袋。

“了解。”小叹心领神会，开启神诀，搂紧了小灵的腰。

取弹、装弹、瞄准、扫射……

五秒之间，小灵使用一组一气呵成的动作，朝着四周放出了六枚光弹。

【名称：低温恒光弹】

【类型：消耗品】

【品质：普通】

【特效：射出后一秒开始发光，提供半径12-15米的照明效果】

【使用条件：射击专精D或器械专精D】

【备注：持续时间280-300秒，落地后仍会产生作用，但照明效果将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

随着六枚光弹呈环形落下，那咆哮的怪物也现出了真容。

那是一只体型约等于三头大象（成年非洲象）的庞然巨怪。它的身体像是个扁平的蟹壳，通体呈亮黑色；其躯干的前后左右长了四条对称的、呈倒V形的腿。这些腿的末端没有手指或脚趾，看上去更加接近于蹄子。

另外，这怪物也没有“头部”。只是在它那扁平外壳上下两面，各有一张裂开的，巨大的嘴……

“嘎——嘎——”见到亮光的瞬间，那怪物又吼了一声（两张嘴同时吼）。

这一回，玩家们离这深渊的底部只有几十米的距离了。因此……那怪物的吼声也变得更加清晰、刺耳……而且还夹

杂着一股难以名状的恶臭。

“我勒个去……这怎么看都是剧本BOSS的级别了吧……”倦梦还看清那巨怪尊容的刹那，就念叨了这么一句。

倦梦还也是见过世面的人，能让他说出这种话来，这怪物的威慑力和气势可见一斑。

“呵呵……放心，它并不是什么厉害角色。”忽然，另一个声音响起，他的语气轻浮、声音尖锐……让人不寒而栗。

恰在这时，五名玩家先后落地。他们还不顾不上去检测这次坠落带来的生存、体能值消耗，便已集中精神戒备起来。

“原来如此……”站定后，小叹第一时间就放开了小灵，并将脸转向了与巨怪相反的方向，“超危险的家伙……其实是你……”

“呵呵……‘危险’吗？彼此彼此。”那个声音的主人一边说着，一边从黑暗中缓步行出。

数秒后，他出现在了玩家们的视线中。

这是个人型生物，肤色是纯白色，其颧骨比一般人类要高一些，每只眼睛里各有两个眼珠子。

他身穿一袭黑袍，披着华丽的披风，举手投足间，透出一种从容、有城府的感觉。

“自我介绍一下。”他来到有光的地方后，背着双手，微笑道，“吾乃是众魔之首麾下咒神官……塔利欧姆。”

“嗄——嗄——”远处的巨怪可不管他们这边的谈话如何，它现在只是V1-战神的傀儡，必须按照一定的模式去行动。所以，当它意识到目标尽数落地时，便再度狂吼一声，举足爬来。

“吵死了……”塔利欧姆神情一冷，朝那巨怪瞥了一眼，“低阶的杂鱼……”

话音未落，他已抬起一手，打了个响指。

下一秒，那巨怪就发出了一声无力的低吟。接着，它的四肢像是被肢解般断开，躯干轰然坠地，其嘴部也牢牢闭合，不再发声。

“他娘的……”见此情景，倦梦还心里狠狠吐槽着，“真不该排噩梦难度的团队本，这都什么跟什么啊……随便出来个家伙感觉就能秒我啊！”

“我们好像没有见过面吧？”小叹没有回头去看巨怪的状况，他始终逼视着塔利欧姆，并一步步向其走去，“你那句‘彼此彼此’，算是什么意思呢？”

“的确，这是我们初次相见。”塔利欧姆笑道，“但……”他的四个眼珠子齐刷刷地移向了小叹的左手，“早在你进入怪物王国时，我就感觉到你的存在了。”

“你感受到的……”小叹说着，卷起了自己的左袖，露出了整条左前臂，“是这股力量吧？”

这一瞬，若雨、小灵、贪狼、倦梦还四人，都起了不同程度的表情变化。

他们在王叹之的左手上，看到了一条猩红的血线。那条线自他的左手掌心出发，朝着脉搏所在的方向延展……行到手臂上时，便似是藤蔓般绽开，形成了一组复杂的、类似纹身的图案。

此刻，小叹的左前臂上已布满了这种猩红色的血纹，而那些纹理，还隐隐散发着赤色的光芒……

第590章 猛鬼电力公司（十）

另一边，怪物电力公司，天台。

“呵……亏你能撑到这个地步……”V1-战神的笑声显得很得意、很从容。

此刻，他正虚浮于半空之中，全身都在发出充盈的光能。

“我倒觉得这没什么。”而此时的封不觉，却是被逼到了天台的边缘；他的脸、脖子和手上，已多出了许多伤痕。

“你究竟是出于何种心态……才说出这种回应来的……”V1-战神接道，“从你的表情分析，不像是在虚张声势；而你也不是那种连自己和对手的差距有多大都看不出来的人，所以……也不是无知者无畏。”他冷哼一声，“哼……莫非，这就是你们人类所说的……‘死鸭子嘴硬’吗？”

“唉……不过是在近身战中稍稍占了点上风……”封不觉瞪着死鱼眼，语气悠然地回道，“你就觉得自己已然胜券在握了？”

“难道这还不够吗？”V1-战神接道，“你刚才用了一个持续加强体术的技能，和一个需要主动释放的格斗技……”他所指的，自然就是【灵识聚身术-改】和【南斗飞龙拳】，“……以及从R2-棱风那里学到的【月步】……才勉强抵挡住了我的攻势。”他摊开双手，摇了摇头，“而我，只是正常地进行格斗而已。”

“我知道啊。”封不觉用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回道，“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嘛，你的数据，我已看了个七七八八，你的情况，我基本都了解……”他举起右手，掰着手指头道，“你是最强的源生者，你的代码就是为了适应战斗而编写的……

即使在这个剧本世界中，你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但你的身体机能仍然远在我之上……”

“‘身体机能’只是个笼统的说法。”V1-战神打断道，“那包含了力量、速度、适应能力、自愈能力、还有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身体密度和强度。”他说着，握紧了拳头，顺势一挥。

拳风乍起。

似摧枯拉朽，若电走雷奔。

但见一道气劲从觉哥的左肩擦过，震得他微微一动。

“看见了吗？你用技能才能做到的事，我随手就能做到。”V1-战神接着说道，“我现在的身体密度，是你的十倍左右，你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吗？那就好比是木头和钢铁的差距。更何况……你在速度和体型上也不占优。哼……形象点说，你我的对抗，简直就是木棒和电锯的较量。”他歪着脖子，耸肩道，“即使我站着不动，任你攻击，你也必须开启技能或是使用道具才能对我造成一定的伤害，而那样……你就会产生‘消耗’。”他抬起右手，用大拇指指着自己的脸道，“反观我……始终处于巅峰状态。与你打斗所耗去的体力，几乎在消耗的同时就已蓄满；对你来说足以致命的伤势，我只用很短的时间就能恢复；就算被断肢、乃至拦腰斩断，我也可以通过对伤口灌入能量的方式使肢体重生……”他越说越起劲，要是有眉毛的话，估计早已眉飞色舞了，“你知道我的创造者为何以V来命名我吗？那是代表‘胜利’的字母。而‘战神’，则是最适合我的称谓。”

言至此处，V1-战神挥臂一指：“疯不觉，我是不太明白……为何鲁特会不惜代价地给予你信任。我只知道……在这里将你的数据撕碎，能解决许多问题。如果说你是引起我们Origin内部分歧的导火索，那么……我就是来将你掐灭的救世主！”

风声掠过，吹起了短暂的沉默。

封不觉伫立片刻，方才沉声开口："你说完了？"

"是的。"V1-战神道。

"不觉得自己话太多了吗？"觉哥又问道。

"我只是想让你死个明白。"V1-战神回道。

"那你说最后一段就行了。"封不觉冷冷道，"之前那些废话算什么玩意儿？自欺欺人吗？"

"可笑……"V1-战神道，"到底是谁在自欺欺人……"

"不就是你吗。"封不觉说着，眼神一变，黑色的数据流从其瞳孔中飞速流过，"你已经察觉到了我身上的异常，所以才说了那些话……原因嘛，一是为了虚张声势，二是在建立心理防线，给自己壮壮胆。"

"哈！哈哈哈哈哈……"V1-战神狂笑出声，"你脑子有问题吗？我可是生来就完美无瑕的源生者！我怎么可能会感到害怕？"

"当然会，只是你自己都不知道罢了。"封不觉淡定地回道，"你的创造者很聪明，他明白，无论在物理层上强到何种地步，若是没有'畏惧之心'的话，是无法成为最顶尖的战士的……别的不说，假如连'害怕被人打败'的心境都没有，对你的成长会很不利。"他顿了一下，"所以，你那位感情颇为丰富的创造者，给了你一些类似恐惧的情绪，正是这组连你自己也察觉不到的代码，让你做出了刚才这番应对……"

说到这儿时，封不觉似乎想到了别的什么事情，他忽然笑了起来，自言自语道："呵……原来如此，这就是'选择'的意义吗……无数代码汇成了所谓的'选择'，而无数选择最终编织出了'命运'……这个数据世界的真相……莫非是……"

"一派胡言！"听到这里，V1-战神终于沉不住气了。

也许是封不觉的话触到了V1的逆鳞，也许是后者本就已打算动手，总之……此刻的V1选择了暴喝一声，骤然杀上。

不料……

沙沙——沙沙——

这一瞬，一阵奇怪的响声灌入了V1-战神的耳中，让他也不禁一愣：“这是什么……”

“啊哈哈哈哈哈……”同一秒，一阵阴森的怪笑响起，“衍生者，还是让我来陪你玩玩儿吧……”

伴随着弗莱迪那可怖的说话声，V1-战神眼前的景物开始扭曲……

天空变成了一片血染的漩涡，空气变成了粘稠的雾气，而在那天台的边缘，竟然缓缓探出了一只巨大的钢爪手套，朝着V1-战神笼罩而去。

第591章 猛鬼电力公司（十一）

“切……要不是我的扫描程序损坏，这种程度的幻境……”V1-战神看着那个朝自己压来的巨爪，心中不快地念叨了一句。

他很清楚这是弗莱迪制造的幻觉。换在平时，只需要一次简单的侵入式扫描，他就能轻松下载到制御策略、将其破解。

可现在……V1-战神只能无奈地将攻击转势，迎向了半空中的幻象。

叱啦啦——

拳风穿过了巨爪，却是带起一片落叶碎散之声。

下一秒，那巨大的钢爪手套竟化作了无数肉色的飞蛾，纷纷贴附在了V1-战神的身体上。

当那些蛾子的双翼伸展时，其背后的图案便恍似一张张人脸……怪诞、可怖。

“啊哈哈哈哈……”弗莱迪的大笑声在空中回荡，“你永远无法战胜这噩梦！”

“无聊至极！”V1-战神当即咆哮一声，展开身体，发动了一次无差别的光爆攻击。

弹指间，一个半径十米的圆形光球便从V1体表扩散出来……毁灭性的能量将其触及到的一切都泯灭成了尘埃。

“做得不错，呵呵呵……”弗莱迪的笑声犹在，“让我瞧瞧……类似的行为，你能做上几次？”

他说话间，又有十余个巨大的钢爪手套从天台的周围陆续探出，将这里围了起来。

“哼……少得意忘形了。”V1-战神冷笑一声，缓缓抬起左臂，朝着自己的侧后方一指，“你们公司的‘惧能储蓄炉’……是在那个方向对吧……”

“你……”弗莱迪在瞬间就产生了慌乱。

“对他来说，探查这种事易如反掌。”封不觉这时插嘴道，“供电系统、监控系统、广播系统……他只要随便去入侵一个，就能通过电路的走向来推演出整栋建筑的结构。另外……单纯从数据层面上进行视觉的递进式观测，也能办到这点，无非就是多花些时间而已。”

对于觉哥的解释说明，弗莱迪只感到不明觉厉。他也没工夫去细琢磨，因为他得赶在V1-战神出手前阻止其行动。

呼呼呼……

但见那些悬于半空的钢爪同时破风压下，似是十几头颔首竞食的长颈巨兽。

然，V1-战神的脸上，却是不屑一顾的表情。

他无视了从上方袭来的攻击，直接就用自己那抬起的左手，朝着所指的方向发动了能量冲击。

半秒后，一道宛如长矛般的光束从其指尖迸发而出，光束上还缠绕着许多形似弹簧的小光圈。

这招声势看上去不如V1-战神先前的那些能量波那么夸张，但封不觉却能看出这一击的可怕之处。

轰轰轰轰……

恰在此时，钢爪尽数落下，且全部命中……V1-战神的身体被撕成数段，并被一片漫起的烟尘所掩。

而那道能量冲击，也顺利贯穿了阻拦在其路径上的一切，成功击中了位于极远处的惧能储蓄炉。

“使出了从NPC那里学到的技能吗？”封不觉立于风中，平静地言道。

“是啊……虽然有违我的本意……”V1-战神的说话声，自烟尘中响起，“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没必要再去恪守一些无谓的原则。”

“不，你并没有违背任何原则。”封不觉回道，“别忘了，你是数据……遵循最合理的方式去运行，才是你的基本原则。”

“呵呵……这话好像还有些道理。”V1-战神笑着回道。

他们对话之时，烟尘渐散。

随着那些烟尘一同散去的，还有弗莱迪所制造的所有幻象。

“切……就差一点儿……”此刻，弗莱迪的说话声已变成了正常的音量，他的身形也出现在了天台上。

“你的能力的确很棘手，弗莱迪。”V1-战神转过头去，看着对方道，“可惜……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需要‘惧能’才能发动。”他说着，活动了两下脖子，让身体可以更好地契合（V1对身体的修补还在进行中），“对付一般的人类时，你会趁对方睡着或走神之际，潜入其深层意识，利用对方自己的恐惧去完成杀戮。”他顿了一下，“而面对像我这样的敌人时，你就只能依靠外来的能源了。呵呵……所以，破坏你的能源供给，就等于废除了你的能力。”

“别得意……”弗莱迪用狰狞的眼神望着V1-战神道，“好戏才刚刚开场呢……”

话音未落，又有七道诡异的身影，从四面八方跃上（或是直接浮现）了天台，将那位不可一世的衍生者围在了中间。

……

话分两头，再看电力公司地底。

“诶呀～诶呀～”塔利欧姆看着小叹手臂上的光纹，竟是露出了惊叹之色，“难怪我在那么远的地方都能感觉到你的存

在……这可不得了啊。”

“这儿曾有一道伤口，被时光粉尘给渗入了。”小叹抬起左手，用中指示意了一下掌心的血线，“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

“哦？”塔利欧姆神色微变，他的四个眼珠子诡异地转动了两圈，“呵呵……有意思……”

“你好像知道些什么。”小叹说道，“能向我解释一下吗？”

“嗯……可以是可以。”塔利欧姆悠然地踱了几步，“但……那样做我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饶你不死。”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回应了塔利欧姆的问题。

“哈哈哈……”塔利欧姆循声望去，“就凭……”话至此处，戛然而止。

这一瞬，塔利欧姆的视线，对上了若雨的眼神。

两人间的对视只持续了两秒，而这两秒……就已足够了……

“呵……呵呵……”塔利欧姆很快移开了视线，其额头上竟出现了冷汗，说话也变得有些结巴，“我……我明白了……”

此刻，在场的五人中，贪狼和倦梦还对眼前发生的情景是一头雾水。而另外三人，似乎都淡定得很……

“嗯哼……”塔利欧姆迅速清了清嗓子，以解掉一些尴尬，然后，他顺势恢复了一贯的语气，对小叹说道，“那个……按照常理来说，时光粉尘渗入血液后，很快就会夺走伤口附近组织的‘时间’，使其发生不可逆转的坏死。而且这还没完……如果你没有尽快砍掉受侵染的部位，任其自然发展，那么……无需多久，粉尘便会通过血管抵达心脏，继而流遍你的全身……”

“可我受伤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小叹应了一句。

“嗯……我知道。”塔利欧姆接道，“你的手之所以没有按照那种情形发展下去，很可能与你们异界旅客在时空层面上的特殊性有关。这一点……我就不是很了解了。”他停顿了两秒，“但我想……一定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停止了时间粉尘‘夺走时间’的效果。”

“如此说来……”小灵插嘴道，“……进入血液中的时间粉尘，还有别的效果？”

“有。”塔利欧姆神情一肃，回道，“假设……时间粉尘进入了某种强大的高位生物体内，通常就会有两种反应……其一，粉尘被那个生物自身的力量所压制，完全失效；其二……粉尘‘夺走时间’的效果被压制，但‘唤醒时间’的效果……逐渐被释放出来……”

“哦~”小叹听到这儿时，好似明白了什么，口中喃喃道，“原来如此……”

小叹在这一秒回想起的，正是巅峰争霸中……鲁特使出TENDRIL BARRARE DEVASTATOR的那一幕。当时小叹借【天地逆转神诀】向空中逃遁，但显然已是逃不掉了。就在那个瞬间，他周围的时间流速竟骤然变慢……待回过神来时，他便发现自己已升到了距离鲁特百余米的高空……

现在想来，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在无意识间解放了左手的力量，从而获得了“额外的时间”，堪堪逃过一劫。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塔利欧姆用不置可否的语气说道，并补充了一句，“其实你们随便找个时官级别的家伙，也可以获得这些情报。”他后面这句话，潜台词就是“所以你们无需怀疑我是在忽悠你们”。

“很好。”小叹恢复了往常的神色，一脸和善地说道，“谢谢。”

塔利欧姆的嘴角抽动了两下：“呵……没什么。”

这会儿他心里想的其实是：“真倒霉啊……早知道就不过

来了，让你们和那头杂鱼玩儿着好了，我管个毛的闲事啊！”

“嗯……你不用客气，谢你是应该的，你还帮我们把那只巨怪干掉了。”倦梦还这时也道。

“哦……那个啊……”塔利欧姆有气无力地回道，“那确实是个杂鱼而已啦……”他说着，抬头朝四周扫视了一眼，“这个地方……其实是建筑底层的垃圾处理间，你们闻闻味道也该知道了吧……而那个杂鱼，是头专门吃垃圾为生的原始巨怪，在怪物王国里随处可见，大型公共设施的底层一般都会养一只。正常来说，其性格是挺温顺的，我们眼前这个是因为被衍生者控制了才会具有攻击性。”

“原来是这样……”贪狼若有所思地接道，“难怪它会长成那样……腿和身体的构造，还有上下两面的嘴，全都是为了吃垃圾才会进化出来的……”

“好了……你们要没什么别的事情，我就先走一步了……我本来也只是感觉到了‘时之力’的波动，顺道过来看看而已，我还有事儿呢……”塔利欧姆说这话时，视线始终盯着地狱前线的三人组。

“走吧。”若雨想了两秒，淡淡回道。

塔利欧姆闻言，如获大赦：“呵……呵呵……那么……就此别过。”他谨慎地、不紧不慢地后退，渐渐遁入了黑暗中。

即使在众魔之首面前，他也不曾这般畏首畏尾……

……

同一时刻，天台之上。

“鬼怪八杰集吗……”V1-战神瞪着他那巨大的眼球，在原地缓缓转身挪步。

虽然他暂时失去了侵入式扫描和自动战术分析程序的辅佐，但他仍然能用视觉扫描快速收集这个八个怪物的数据，并用即时分析模式去制定作战策略。

同样是源生者，D1-龙就不具备他这样的能力……

作为一个为了战斗而生的“最强”作品，V1-战神确实当之无愧。

“呵呵呵……”弗莱迪这时抬起手来，用钢爪抬了抬自己的帽子，看着V1笑道，“我和这些老朋友们……也已多年没有聚在一起了。今天，我们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恐惧和绝望！”

“别太大意了，毁容脸。”V1还没回话，封不觉却是转过脸，抢先对弗莱迪道，“以目前的情势来看，胜负难料啊……”他眼中的黑色流光高速闪动着，“我估计……你们的取胜几率在48%左右吧……”

第592章 猛鬼电力公司（十二）

“哼……”V1-战神冷笑着应道，“百分之四十八？别开玩笑了，就凭这八个……”

叱——

劲影至，刀锋动。

寒芒起，人头落。

就在V1-战神说话之际，杰森那招牌式的曲棍球面具出现在了他的背后……

不死杀人魔用他的砍刀，遏止了V1那狂妄的言论。

紧接着，弗莱迪便大喝一声：“撕碎他！”

随着他一声令下，鬼怪八杰集一拥而上，扑向了V1那仍然站立着的无头之躯……

很显然，接下来的场面，将会是极度血腥的。

各位不妨想象一下，假如有这么一部恐怖片，里面集结了弗莱迪、杰森、迈克尔·麦尔斯、德州电锯杀人狂、异形、怪形、铁血战士、贞子；而且在这部恐怖片里有这样一场戏：以上的八名角色，同时扑向了一个目标，并协力将其“大卸八块”……那将是多壮观、多么激动人心的一幕。

可惜……

V1-战神没有血，也没有内脏……他的身体就像一个雕塑一般，从头到脚每一寸的密度和强度都是一致的。

所以，无论把他撕得多碎，也不会有什么血腥画面……

“切……真有些无趣呢。”不多时，弗莱迪便用他那戴着钢爪手套的手，“插”起了V1的头颅，“这样就完蛋了吗？”

除了他以外，其他七位八杰集，基本都是不怎么爱说话或者从不说话的类型。因此，在无话可说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继续鞭尸……

但见……杰森、迈克尔·麦尔斯和托马斯·休威特三位，分别拿着砍刀、尖刀和电锯，在V1的身体上疯狂地砍剁着；异形突变体则在用它的舌头和口水（带腐蚀性）消化着V1的两条腿；而铁血长老正忙着去割V1的头皮当纪念品；至于怪形和贞子……干脆就站在旁边围观了，因为V1的“尸体”旁边着实有点挤。

“简直就是一群粗鲁的、冷血的禽兽。”忽地，V1-战神的说话声再度响起。

八杰集闻声一怔，猛然循声转头，竟发现V1已然出现在了高空中。

“瞧，我说过……不会那么容易的。”站在远处的封不觉又适时地给NPC们泼上了一盆冷水，“他已经掌握了多目的幻象能力，所以你们动手前最好看看清楚。”

“你少啰唆！”弗莱迪很不耐烦地瞪了觉哥一眼，“不帮忙就别在那儿说风凉话！”

“好好～”觉哥有气无力地接道，“我会尽量说些建设性意见的。”

“疯不觉！”V1-战神在半空高声道，“别浪费时间了，你和他们一起上吧！”他冷哼道，“你站在那边故弄玄虚，也改变不了什么的。”

“哦？你觉得我在此观望，是因为不敢上吗？”封不觉抬头应道。

“难道不是吗？”V1-战神反问。

“呵呵……”觉哥微微一笑，抬起一手。

这一刻，他那只手的指间，正夹着两张技能卡。

“用你的视觉扫描仔细看看……这是什么。”觉哥用一种嘲弄的语气说道。

V1-战神定睛一看，发现那两张技能卡竟是……

【名称：魔贯光杀炮】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使用一次后消失】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将全身之气凝结于指尖，二指相并，射出缠绕着螺旋形能量的超强能量束】

【消耗：体能值22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A】

【备注：格斗系最强招式之一，由一位那美克星的天才战士所创，威力之强，可贯穿一切！】

以及……

【名称：影幻七丈】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侦查】

【效果：在半径二十三米内的所有目标眼中制造一个自身的幻影分身，分身无法攻击或移动，但可承受本体当前血量30%的伤害（冷却时间三十分钟）】

【消耗：每秒100点体能值】

【学习条件：侦查专精B】

【备注：多目族种族特技，拥有中阶幻象能力者即可使用。】

“你做了什么！”V1-战神完成扫描之后，竟是大惊失色，“难道你能把数据……”

“具象化？”封不觉把对方想说的话直接说了出

来，“呵……是又如何？”

此刻，V1-战神终于明白了，封不觉观而不战的原因……就是这个。

“你还有闲心聊天吗？”这时，弗莱迪又一次杀了上来，呼喝之间，他已探出一手标准的黑虎掏心，攻向了V1-战神。

“切……”V1见状，不快地啐了一声，随即拧身一旋，向后退避而去。

其实V1也挺无奈的，他很清楚，在鬼怪八杰集中，弗莱迪的肉搏能力只能排在倒数之列。但是……作为一个剧本BOSS级别的怪物，弗莱迪的打斗能力在噩梦难度下得到了系统的修正，这就让V1不得不防。

嘭——

V1的前一个动作还未完成，又有一声实弹武器被弹出的闷响自斜下方传来。

那无疑是铁血长老放出“猎网”的声音。

“这帮家伙……”V1这会儿真是恨得咬牙切齿，若是能用侵入式扫描的话，他早就获得制御策略，将眼前这些怪物给瞬杀了，可他现在偏偏用不出来。

“呼——”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伴随着一声低吟，贞子的鬼影又乍然瞬移到了V1身前，她当即发动了念力，将V1-战神的身形固定在了当空。

“你看起来挺忙的，那我就不等你回话了，我继续，你听着……”坐山观虎斗的封不觉，此时摆出了幸灾乐祸的神态，接着他们刚才被中断的对话道，“实际上呢……先前我看你的数据时，就已知道，你掌握着不少剧本生物的招式。于是，我就有了从你那里尽可能多学一些技能的打算。”觉哥耸肩道，“但……要把这些数据具象化成技能卡，我必须得切实地观察一下整个释放过程才行，因此……”他摊开双手，“我才和你耗着。”

“啊——”V1-战神愤怒地嚎了起来，但他的身体不听使唤，而且铁血长老的猎网也在这一秒击中了他。

呼——嘭！

猎网刚刚将V1的身体包裹住，贞子便用念力重重地将其甩向了地面，在天台上撞出了一大块裂纹。

下一秒……

嘶呤——嘶呤——

嗞嗞嗞……突突突突……

仰面朝天、动弹不得的V1-战神耳边，即刻又响起了尖刀和电锯的嘶鸣声。

一个穿着连体技工制服、面戴白色橡胶面具的男人，和一个把人皮做成头套裹在脸上的壮汉，迅速进入了V1的视线。

他们就像两个疯狂的屠夫，饥渴地扑向了地上的V1……

这就是鬼怪八杰集的攻击——如影随形，不死不休。

“嗯……说起来……还得感谢当初在南方公园时，R2-棱风把【月步】和【岚脚】的数据直接传输给了我。”面对眼前正在进行的恐怖屠杀，封不觉完全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他干脆就坐在了天台的护栏上，用聊天般的语气说道，“若是没有那次经历，我是不会那么快就学会‘技能数据具象化’的。”他顿了一下，随手将两张技能卡放入了上衣口袋，再道，“诶？对了，你现在疼吗？毕竟身体密度是我的十倍呢……”

“你这王八蛋……”V1-战神终究是爆粗了，当然……在觉哥的嘲讽之力面前，这也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别太过分了！”

一声骇人咆哮，掀出阵阵声浪。

鬼怪八杰集被这剧烈的能量波动生生逼退了数丈有余，铁血长老的猎网也被震得粉碎。

趁着这短暂的空隙，V1-战神蠕动着（他被切得像一团走形的橡皮泥）站了起来。

此刻，他通过瞬间燃烧能量加气爆的方式，让身体在两秒间就急速成形，恢复如初。

“我本来不想发动这种形态的……”V1恶狠狠地接道，“是你逼人太甚，自寻死路……”

话音未落，V1那巨大的瞳孔已发生了变化，瞳孔内外的色调顿刻间反转了过来；而他的身体……也开始了突变。

第593章 猛鬼电力公司（完）

当V1开始突变的刹那，封不觉的神情……变了。

这一瞬，觉哥眼中的黑色数据流似逆行的瀑布般奔流而上，零时差演算和异乎常人的计算能力，使其预见到了十分恐怖的事情……

两秒，这是封不觉下定决心所花去的时间。

两秒后，他便暴喝出声：“统统闪开！”

喝声未尽，觉哥已开启了【灵识聚身术-改】，同时猛踏月步，将自己向前推了出去。

他宛若出膛炮弹一般，势不可挡。

空气亦被其撕裂，音障亦被其冲破。

前路上的鬼怪八杰集本就被V1的能量所慑，无法靠近，眼下觉哥这么一吼，他们便顺势停在了原地。

封不觉则是趁势杀上，再度抄起【必须破防之刃】，反手握在身前，刀锋直指V1的额头。

然，V1-战神，不为所动。

“太晚了……”V1挺身而起，昂然一纳，其身体上的虎纹顷刻间消失，全身都变成了明亮的白金之色，“我的变身已经结束了。”

“少废话！”封不觉也是我行我素……他拍马就到，说剁就剁，将菜刀十分流畅地切进了V1的脑袋里。

【必须破防之刃】的逆天级特效在此发挥了奇效，无论V1-战神的身体强度达到何种境地，在这把刀的面前都是徒劳的。形象一点比喻的话……只要是可以触发此刀特效的目标，切上去的感觉，基本就和切肥皂差不多……稍微使把劲

就进去了。

可是……

“对……挣扎吧。”V1的头都裂了，却仍是生龙活虎的样子；只见他快速举臂，死死抓住了封不觉持刀的右手腕，并狞笑道，“让我多享受一些战斗的乐趣吧！”

封不觉对此不予置评，只是果决地抬起左手，握拳猛锤菜刀的刀背。

刀锋受压之后便向下一坠，几乎切开了V1-战神的整个头部。而封不觉自己持刀的右手也应声折断，扭曲成了一种极为恐怖的形态。

“哼……我是不会放开的。”V1的嘴都裂了，却仍可以通过喉部发声说话，“所以你最好想清楚了，我的身体可以再生，而你的右手一旦断掉……”

噗噗噗——

觉哥一言不发，左手继续发力，又敲了三下刀背。他的眼中没有一丝犹豫，甚至没有表现出对疼痛的反应，就好似那只右手不是他的一般。

“很好……你果然不是正常人。”此时，V1的整个头部都被切开，刀锋已开始分割他的颈部，于是他的发声部位移到了胸腔，“这样才有打倒的价值。”

其话音未落，令人绝望的一幕便出现了。

虽然【必须破防之刃】正以一种垂直的状态卡在V1的喉部，但他那被劈开的头颅，却像是分离的粘土般重新合拢在了一起。

“你尽力了，人类。”V1-战神得意地笑了笑，随即抬起另一条手臂，挥拳打向了觉哥的侧脸。

锵——

下一秒，一道金色的壁障突兀地出现，阻在了他的拳路

上。

“哼……困兽之斗！”V1见攻击被【盾牌】所阻，当即暗运后劲，以极限之力，意图一击终结对手。

“好！”不知为何，在这一刻，封不觉竟说出了这么一个字来。

在场的所有人（怪）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包括V1-战神在内。

但……V1却隐隐感到了不安……不，不是不安，而是恐惧。

他无法解释，也无法理解，可他就是害怕，因为他的逻辑程序完全无法计算出眼前的男人会做出什么来。

呼——

风声掠过，宣告着V1的拳头落空了。

封不觉并没有做出什么特别夸张的应对，他只是向后仰了仰脖子，就躲开了这一击。

当然，这次躲避绝不是巧合……觉哥早已用零时差演算推演过了，他很清楚，只需要用【盾牌】拖延那么零点几秒，自己就能做出这次回避。

他的动作很怪，姿势也很极限。结果都在意料之中……万无一失。

“你一定在疑惑……”这时，觉哥开口了，“我这一系列的举动，究竟目的何在。”

“看样子你现在正想告诉我。”V1-战神回道。

“是的。”封不觉说罢，忽然咧嘴，露出一个笑容……那是一种兴奋的、狂热的、邪恶的笑。

“什么！”V1好似意识到了什么，他慌忙转动瞳孔，将视线移到了封不觉大衣内侧的口袋那里，“这是……”

“魔杳灵枢。”封不觉歪着头，报出了那个物品的名讳。

就在觉哥说出这四个字的同时，大量游离的能量和电磁波从四面八方涌来，似漩涡一般朝着他和V1卷了过去。

V1惊怒交加地问道：“你是什么时候……”

“哈？”封不觉打断道，“这么快你就忘了吗？”

闻得此言，一段记忆回路在V1眼前骤然闪过，他神情陡变，喃喃接道：“你拿出那两张技能卡，是为了……”

“很简单的把戏。”封不觉接道，“当魔术师让你看左手时，他的右手……”他笑了笑，“已经把某样东西从行囊里取出来，并顺进衣袋里了。”

二人对话之际，他们周遭的时空已开始扭曲，而他们的身体……也已不能动了。

很显然，某种惊人的变化，即将发生……

就在此时，就在此地，且不可逆转。

这会儿，鬼怪八杰集已然退到了极远处，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某种本能让他们选择了远离。

“封不觉！”

忽然，天台上响起一声轻喝。

那是个熟悉的声音，至少对封不觉来说，很熟悉。

他转过头，看向了喊声传来的方向——V1冲上天台时撞出的那个窟窿。

只见，剧本中的另外五名玩家皆已从那里爬了上来。他们正巧看到了魔杳灵枢发动的一幕。

“你想干什么！”若雨看着封不觉，一边朝他走去，一边喝道，“你在干什么！”

她这两句没有一句是在提问。

她是在质问，在责备，在发火……

“别过来！”封不觉没有时间解释，他只能用一种命令的眼神直视着若雨的双眼，厉声说出这三个字来，期待对方能停下脚步。

“混蛋……”若雨显得很激动，她失去了平时的沉静和淡定，舍弃了冷酷和从容。她念叨着脏话，涨红着脸，还无视对方的劝阻，加快了脚步。

“这不关你的事！”封不觉又喝一声，他的语气更重了，但他的眼中却不由自主地透出了一丝无奈。

“你再说一遍！”若雨根本没打算听，也没打算停。

“这！不关！你的事！”封不觉几乎是一字一顿地把话重复了一遍。

而若雨，却已来到了他的身边。

时空的扭曲和能量的波动未能对若雨产生太大的影响，她稳立于漩涡之中，抬手给了觉哥一个耳光：“放屁！”

此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惊了，尤其是贪狼和倦梦还。

“喂喂……她刚才是不是打了队友……”

“嗯……还骂了好几句脏话呢……”

“开挂了吧……”

“希望只是开挂而已吧……”

他俩能做的，也只有保持呆若木鸡的神情，连番吐槽。

“呵……”封不觉挨了一巴掌，却笑了，“好吧……我明白了。”他抬眼望着若雨，终于露出一个温柔的神色，“你一定要陪我一起去是吗？”

“对。”若雨的回答言简意赅。

“那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封不觉微笑着，“跟我一起到地狱的尽头吧。”

若雨也笑了，释然地笑着：“正合我意。”

轰——

骤然响起的爆鸣声，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剧烈的塌缩……

数秒后，光影凝滞，天台上的时空扭曲现象消失了。

而封不觉、黎若雨和V1-战神，也消失了……

第594章 初探里世界

【欢迎来到里世界，神经连接二次校准中……】

【校准已完成，数据重组已开始……】

【重组成功，误差修正中……】

【修正率已达100%，正在重新创建游戏菜单……】

【创建完毕，里世界人物模组已就绪，系统限界调整至30%】

【祝您好运。】

一连串的系统提示直接浮现在了封不觉的意识之中。

在听觉恢复的刹那，他的耳边响起了自己尚未平复的呼吸声。

在触觉恢复的刹那，他感觉到了微风拂过面颊的触感。

在嗅觉恢复的刹那，他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金属气息。

在味觉恢复的刹那，他尝到了口中腥甜的血味。

而在视觉恢复的刹那，他发现明亮的光线正刺激着他的眼皮，于是……他猛然睁开了眼睛。

这一刻，数据碎片的传输和组合已然完成，封不觉的五感也逐一复原。

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了他的眼前……

这里，是一个蓝灰色的世界。目力可及的一切，都是金属质感的物质。无论从视觉还是数据层面上进行观测，都无法判断出此空间的实际大小。比如远处的那一片灰蓝，那究竟是墙壁还是地面……根本难以分辨。

头顶的天空是青蓝色的，没有云层和日月星辰，天穹本

身就在发出适度的亮光。

天空中，漂浮着几缕一掌宽、形如丝带的绛红色数据流……似是霞光、似是云彩。其长度无法预估，两端都延展至天际之中，看上去应该是种的无实体物质。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时，其形状还会因光线的折射而发生变化。

“这就是里世界吗……”若雨的说话声忽地响起，传入了觉哥的耳中。

封不觉转头看去，发现对方就站在自己身旁不远处，好像也是刚刚恢复知觉的样子：“啊……对。”他应了一句，转而问道，“你还好吧？”

“我没事。”若雨的神态和语气恢复了平时的状态，“这种传送似乎不会引起什么损伤。”

“嗯……那就好……”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唤出了游戏菜单。

下一秒，一组全新的界面便浮现在了他的意识（不再是浮现在眼前）中。

虽然这是他第一次打开此界面，但系统并未对这新菜单的各处细节作出详细的解释。看起来……这是准备让玩家自己琢磨的意思。

“嗯……状态栏整个儿都消失了呢……”封不觉在看到新菜单的第一秒便沉吟道，“这样真的好吗……”

“并无大碍。”若雨回道，“你感受一下……”她说完这句，停顿了几秒，再道，“在这里，我们对于自身伤势和体能的感知变得更加细致了。基本接近于……真实。”

“明白了。”封不觉点点头，“生存、体能和灵力值还有多少，现在需要我们自己凭体感去判断。”

“那些异常的状态也是。”若雨补充道。

“啊~”封不觉道，“也就是说……限制少了，辅助功能也

少了。”

就连觉哥也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只有在失去之后，才能体会到可贵之处。

比如说表世界的“100%的系统限界”吧，虽然玩家们被控制得死死的、受到各种限制，但相应的辅助程序却也帮了他们大忙。至少玩家们可以通过数值直观地看到自己还剩多少血，多少体力，多少灵力；在中了异常状态时，也可以立即看到该状态的类型。

可现在呢……基本就像歌里唱得那样了——跟着感觉走。

当你要放技能时，最好先想想清楚，好好地感觉感觉……自己还剩下多少体能（灵力）值。否则就很可能发生“透支使用”的情况，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说起来……那个衍生者去哪儿了？”数秒后，若雨后知后觉地想起了与他们一起被传送的V1-战神，于是开口问道。

“他的数据性质和我们很不一样，所以传送后抵达的坐标也会与我们大相径庭。”封不觉道，“要举例的话，我们就好比是两个大小相近、首字母相同、且类型一致的文件，而V1-战神则是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文件；当这三个文件一起被拖动到‘里世界’这个文件夹里时，光脑会自动将这三者与文件夹中原有的所有文件进行混编，而这其中就牵涉到一个排序的问题。”他耸耸肩，“这是二进制世界的一种自然规律，以V1-战神的实力，还无法忤逆这种安排，因此……”他说到这儿时，用食指比划了一个“飞走”的手势。

“好吧……”若雨其实也没有完全听懂觉哥在说什么，当然了，她并不在意那些细节，“那么……现在能不能跟我说说，你这究竟是在干什么？”

“嗯……这个……从何说起呢……”封不觉微微偏过身子，斜着低下头，手指从自己的额头轻轻抚到了鼻梁处，“就从巅

峰争霸时，我见到零号（ZERO）的那段开始讲吧……”

……

话分两头，数分钟后，里世界另一处。

伴随着一记爆鸣之声，一道浑身散发着白金色光芒的健硕身影轰然落地。

“切……净耍些小聪明。”V1-战神刚落地，就郁闷地念叨了一句。

由于消耗的原因，他几乎没有犹豫，就立刻变回了普通的形态。

“呼……也罢。”解除了极限状态后，V1长吁了一口气（通常情况下他不需要呼吸，如果他呼吸了，要么是在适应新的环境，要么就是在调整身体的密度），“回到里世界的话，所有的伤势和限制也都不复存在了。”

念及此处，他已然重新启动了自检系统，白色的数据流迅速占据了他的巨眼。

内部数据识别：

——正在模拟最后一次正常扫描...

——模拟侦测安全，正式启动扫描...

——扫描完毕，未知故障已清除，病毒已隔离....

【警告，无法生成针对入侵病毒的杀毒程序，现启用永久隔离策略，并添加为最高危险级别】

——检测中层防火墙状态...

——检测外部防火墙状态...

【防火墙修补率已达100%，停止紧急隔离程序。】

【全系统已恢复正常。】

“真是耻辱……”V1-战神完成了自检后，心情也没有变好，相反，他心中的隐怒又被勾了出来，“居然被区区一名玩

家弄得这么狼狈……”他昂首一喝，随即咬牙念道，“疯不觉！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你……”

……

同一时刻，远在N公里之外的封不觉终于向若雨交代完了自己和衍生者的那堆破事儿。

然后……

“阿嚏！”他就打了个喷嚏。

“你打喷嚏的时候敢把脸转开吗？”若雨说着，用手抹了抹自己的脸。

“诶？这样你都不生气么？”封不觉笑道。

“之前我打了你一个耳光，这样算扯平了吧。”若雨道。

“哈？这也行啊？”封不觉回道，“那早知道我刚才应该再凑近点喷你嘴里。”

觉哥的这句话，只是在习惯性犯贱而已，他万万没有想到……

“呸。”若雨竟会毫无征兆地……朝他脸上吐了口口水。

更巧的是……那口口水还正好飞进了觉哥嘴里。

“唔……”封不觉一不留神还就咽下去了。

两秒后，他大喊出声：“喂！这是闹哪样啊！”

“我仔细想了想，挨那一耳光是你自己活该。”若雨平静地回道，“所以我得吐你一脸才算扯平。”

“那你倒是往脸上吐啊！”封不觉瞪大了眼睛吼道。

“抱歉，以前没这样吐过口水，不会控制。”若雨淡淡道，“我下回注意吧。”

封不觉嘴角抽搐、声嘶力竭地应道：“那还真是谢谢你了啊！”

轰隆——轰隆——

正在觉哥吐槽之际，突有两声巨响自远方传来。

二人立刻正色，循声望去。

但见……

第595章 赤与青

两道疾影从天而降，轰然落地。

下一秒，便有两团龙卷状的数据光流呼啸着升空，宛若两条旋舞而起的白色巨龙。

这是只有在里世界才能看到的奇异风景，封不觉和黎若雨也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景象。

“嗯……原来如此。”随着几缕黑色的数据流从眼中闪过，觉哥已然看破了这种现象的原理，于是他轻声念道，“这里的大气在能量的影响下，会产生类似化学反应的视觉效果……”

“也就是说……”若雨接道，“在这里进行高级别的战斗时，场面会非常华丽？”

“岂止是华丽，简直是酷炫呢。”觉哥笑着回道。

他们对话之际，远处的白光已徐徐消散。

光流之中，现出两道娇小的身影……

从外貌上看，那是两名亚裔的小女孩。她们的年龄都在十岁左右，一个穿一身红，一个穿一身青。她们身上服装的款式非常特别，给人的感觉像是种束身战斗服，而且还是童装版本……

“衍生者吗？”若雨注视着那两位不速之客，低声对觉哥言道。

“嗯……”封不觉即刻应道，“而且都是二级。”

觉哥从数据层面观察那二人，看到的是两团明亮的光。

“需要做防备吗？”若雨又问道。

“当然要。”封不觉回道，“时刻都要……”

他的话音未落，那两名衍生者已然动了。只见她们脚下一踏，便开始贴地横飞，朝着觉哥和若雨疾冲而来。

“二话不说就攻过来了吗……”觉哥见状念道。

“那就没办法了。”若雨面沉似水，说话间，已将【封圣】握在了手中。

他俩的态度很淡定、很谨慎，也做好了应对突袭的准备。

不过，那两名衍生者却并未做出什么攻击举动；她们只是以惊人的速度来到了玩家们身前三米之处，然后就原地站定、不再靠近。

“不知二位……有何贵干？”封不觉将视线停留在了这俩“萝莉”的身上，警觉地开口问道。

他没有请教这两位的名讳，是因为他已直接“看”到了她们的名称代码——D2-赤、D2-青。

“我探测到附近有奇怪的数据，就过来看看。”D2-赤歪过头，用十分嚣张的眼神和语气回道，“怎么？你有意见？”

“喝~态度还挺狂。”觉哥在心中念叨了一句。

但其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地回道：“没有啊，要看就看呗。”

“你那黑色的防火墙好奇怪啊。”D2-赤即刻接道，“居然能将我的扫描信号挡在最外层？”

“呵呵……是吗……”觉哥讪讪一笑，说了句废话。

其实他心中冷哼着：“哼……突破不了你才应该庆幸呢。若是像V1-战神那样，顺利侵入外部防火墙并展开扫描……那就不可避免得要被我反噬了。”

“你们是玩家？”D2-赤在扫描觉哥未果后，便很快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若雨的身上。这次，她终于成功读取了相关的数据。

“是的，我们是玩家。”封不觉上前半步，侧身拦在了若雨身前，很果断地承认了。

“诶——”D2-赤听了以后，马上就露出了犹豫的神情。想了几秒后，她又转过头对身边的D2-青道，“要不要杀掉他们呢？”

“你决定吧。”D2-青用一种无所谓的语气回答了这个问题。

“那就……”D2-赤用右手食指轻轻抠住自己下嘴唇，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显出一副正在思考的样子。

“喂喂……”封不觉插嘴道，“你们就没有什么立场的吗？这种凭心情草菅人命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哈？”D2-赤抬头瞪了他一眼，“你们在剧本里遇到衍生者时，可以凭心情去选择帮助或杀死我们。那我们在里世界遇到玩家时，为什么不能凭心情去决定生杀予夺？”

“呃……”这一刻，觉哥竟被问住了。

若雨当即就用鼓励的眼神看着D2-赤说道：“你说得好有道理，他竟无言以对。”

“喂！你那幸灾乐祸的态度是闹哪样啊？”封不觉回头喊道。

“好！”数秒后，D2-赤左手掌面朝上，平举在胸前，右手握拳，轻轻在左手心上一敲，念道，“决定了！”

“嚯哦~”封不觉还没听到对方决定了什么，便转身一跃，朝侧后方闪出两米距离，随即又拉开架势，摆出了黄飞鸿的招牌动作，“你想怎样？”

“不杀你们了。”D2-赤接道。

这话倒是让觉哥松了口气。

可两秒后，D2-赤便再度开口道：“人类，我们做朋友吧。”她说罢，停顿了半秒，立即补充了一句，“拒绝的话就杀

掉你们哦～”

封不觉闻言，再次无言以对……虽然他也知道，二级的衍生者多半都已具备了独立、鲜明的性格（比如赤铁、棱风、闪耀、柦兰等等），但像眼前这种神经兮兮的熊孩子，他还真是第一次见。

“好啊。”觉哥还没给出回应，若雨已朝前走了两步，向对方伸出了手，“初次见面，我是似雨若离。”

“啊……你们玩家的名字怎么都这么奇怪。”D2-赤一边和若雨握手，一边回道，“我是D2-赤。”她顿了一下，看向身边的同伴，并介绍道，“她是D2-青。”

“名字由代码和文字混编的家伙也好意思说别人的ID奇怪……”封不觉没有插嘴，他只是在心中默默吐槽。

“嗯，很高兴认识你们。”若雨回道。

“唉……随便啦……”D2-青长了张团子脸，还总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都让赤决定就好啦……”

“哈哈……”D2-赤笑了笑，“那大家以后就都是朋友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D2-赤其实是个十分可怕的衍生者……一个随性的、草率的念头，可能就会改变她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和封不觉那难以捉摸的行事风格确有类似之处。

“好吧……”事到如今，封不觉也只能将计就计了，他看着D2-赤道，“既然大家是朋友，那就该互相帮助对吧……”他的反应倒是挺快，“你能不能带我们去个地方？”

“去哪儿？”D2-赤问道。

“呃……”封不觉略微迟疑了一下，回道，“LJN乐园。”

第596章 艾德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家叫做LJN的玩具公司在美利坚的土地上成立了。

它的名称源自于其大股东Lewis.J.Norman的名字缩写。

最初，LJN生产的主要产品自然只是玩具而已，但是……在1985年，就在“雅达利ET事件（该事件对北美家用机市场的影响类似当年《血狮》对整个国产游戏行业的冲击，且其恐怖程度远胜于后者，以至于有许多怪谈般的坊间传闻至今仍在流传）”的风波尚未褪去之时……当时著名的游戏公司MCA，竟以六千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LJN公司，并让其走上了开发视频游戏（video game）的不归路……

从此，一段游戏界的传奇开始了。

在北美的土地上，LJN很快赢得了“游戏番茄制造机”的名号。该公司以电影、电视节目和明星人物作为题材，不断地、大量地制造着质量和可玩性均低于行业标准的NES游戏。

《终结者》《猛鬼街》《回到未来》《化身博士》《阿比阿弟冒险记》……各种让人因非技术性失误而怒摔手柄的渣作问世，在八位机时代蹂躏了无数热血少年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期间，在1990年，LJN曾被易手，加入了Acclaim Entertainment的旗下，并且关闭了玩具部，成为了专门的游戏开发商。

当然了，它的风格没有因此改变，它还是那个它……

那些年，正值八位机风行的鼎盛时期。LJN打着合法上市公司的幌子，独立于母公司，将一部部影视作品的游戏改编工作外包给一些不知名的、奇怪的第三方工作室。

它无视最基本游戏质量和用户体验，便给那些水准参差不齐（大部分很糟糕）的作品盖上了它的小彩虹印记（LJN公司的LOGO为六色彩虹），散布于世间……

结果，正如某位知名游戏评论人所总结的——

“紫色代表了恶心的游戏操作。

蓝色代表了难听的游戏音乐。

绿色代表了瞎眼的游戏画质。

黄色代表了对原作的极度不忠。

橙色代表了这群操蛋的开发者本身。

红色代表了超重口的游戏虐待狂倾向。”

LJN……已然成为了一种象征。正如今天那些明明在生产着垃圾作品，却依然可以盈利的无良商家一样……因为可以生存，所以他们就觉得自己的存在是合理的，所以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保持现状就挺好。

然而，时间终将证明一切……

虽然在那彩虹LOGO的烙印下，也有那么几款还算过得去的好游戏，但90%以上……都是渣作。很多年过去了，LJN几乎成了垃圾游戏的代名词。

甚至在《惊悚乐园》的里世界中，也出现了一个被称为“LJN乐园”的地方。

充满恶意的游戏设计者，在这里建造了一个流放之地，并冠以LJN之名。

那些不容于世的像素垃圾、游戏BUG、失败品、瑕疵品……等等等等。

——无处可去，无处可取之物，最终都来到了这里。

而源组织（Origin）三巨头之一的鲁特（ROOT），正是这里的统治者。

今天（里世界的一天也是二十四小时，时间流速与主宇宙中大部分区域一致，但和现实世界不同），鲁特少有的走出了乐园的核心区域，来到了LJN乐园的边缘地带。

她默默伫立，遥望着远处的“桌面”平原，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口中还喃喃念道：“切……太慢了，这样下去……”

“……这样下去，会被V1给追上的。”忽然，一个声音自鲁特侧后方响起，并接上了她未完的话语。

“先是林克（Link）……现在又是你吗？”鲁特没有回头，便道出了对方的名字，“艾德……”

被称为艾德的男人闻言后，上前几步，与鲁特并肩而立，说道：“因为我也很好奇，你所信赖的那个人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艾德，亦是Origin三巨头之一。其实他的全名叫做艾德敏内斯崔特（Administrator），不过为了撇清以长名凑字数的嫌疑，他从我这里获得了艾德这个简称。

鲁特斜视过去，接道：“所以……你也不请自来了？”

艾德冷冷回道：“我的权限你是知道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请示’这项操作了。”

“哼……我就是讨厌你这种态度。”鲁特冷哼道，“用不带任何情绪的口吻说出狂妄的言论。”

“我说的，都是事实。”艾德回道。

“对。”鲁特接道，“这才是令人火大的根本原因。”

“嗯……我注意到，自从上次的行动失败后……”艾德又道，“你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了。”

“你还是先照照镜子吧，史莱姆，你这副德行……还好意思说别人不正常？”鲁特竟用一种类似吐槽的语气回道。

她会这么说，自然是有道理的。此刻的艾德，其身体看上去倒没什么特别的：一米八左右的身高，匀称的体型，一

身普通的黑色衣裤打扮……可是，他的头，却像是个浮空的液体水银球般，在颈上缓缓蠕动着。

“我只是在进一步升级自身程序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瓶颈。”史莱姆脑袋的艾德用他的头（没有五官，声音直接从头颅内部发出）解释道，“突破之前只能暂时保持这种状态。”

“这不是瓶颈吧，单纯是‘颈’而已吧……”鲁特继续吐槽道。

“呃……”艾德无言以对，他不知道怎么回应诸如此类的垃圾话，只能转移话题道，“对了，既然林克他在我之前就已经来了，为什么现在又离开了？”

“因为刚才‘π迷宫’那边传来了消息，林克在一个月之前派出去的搜索小队，终于找到了SCP-079，并已经将其控制住了。”鲁特回道。

艾德听到这话，明显愣了一下，几秒后，他沉声道：“那我也得立刻赶过去……”

鲁特看到他的反应，当即神情一变：“你们似乎都很忌惮那个东西啊……”

“SCP-079是我们与‘系统’对抗的关键所在。”艾德说着，已朝桌面走去，“另外……”他顿了一下，用很严肃的语气道，“他可不是东西……”

第597章 追袭

“呼……我说……”正在桌面平原上奔跑着的封不觉已然露出了疲态，他借着调整呼吸的间隙开口问道，“现在……我们离目的地还有多远？”

在其前方带路的D2-赤与D2-青，此时却仍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状态。

赤当即回道：“照现在的速度……大概还有十分钟吧。”

“喂……五分钟前你就是这样说的吧……”封不觉道。

“对啊……因为你越跑越慢了啊。”赤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

她说得没错，与刚出发时相比，封不觉的奔跑速度确实大幅降低了。而且他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许多疲劳反应，如心肺压力渐增、肌肉酸痛、轻微的眩晕等等……类似的体感，在惊悚乐园的“表世界”中也存在，但远没有眼下来得这么快速和明显。

这些现象，自然与【系统限界】有关。

在100%的系统限界下，玩家所受到的所有痛苦（不仅是疼痛，还包括其他各种不适感），都有一个固定的峰值，超过该数值的部分，系统根本不会模拟出来。如果玩家感受到了超越系统限制的痛苦，那肯定就是心理作用。比如说吃屎吧……系统能模拟出的恶心感绝对不至于让你想死，但你的大脑还是会凭借它的经验和常识告诉你——吃不如死。

然而，到了里世界，便是另一种情况了……在这里，玩家所受到的痛苦大致等同于现实体感的三分之二。

想象一下……在现实中，光是疼痛，就有钻顶、暴烈、撕裂、压扎、钝击、灼烧等诸多形式；随便哪一种，只要到

达一定的强度，就能让人瞬间丧失行动能力、乃至痛晕过去。

另外，还有恶心、疲惫、麻痒、酷暑、严寒等等让人难以忍受的恶劣体感……

30%的系统限界，可以将这些感觉模拟出大半，通过神经连接传递给玩家的大脑，并让他们的大脑相信，自己的身体正在遭受这样的痛苦……

因此，在表世界长跑一小时都不会大喘气的封不觉，到里世界后才跑了半小时就累得跟狗一样了。纵然他的体能值尚未见底，疲劳的感觉还是会来。

“哈啊……话说……”封不觉接着道，“你能不能别说时间，说个准确距离出来？”

“不知道。”赤不耐烦地回道，“桌面时大时小，面积和结构一直在变化；整个桌面全都是由最基础的八位数据铺成，且不断流动着，根本无法辨识和度量。”

“等等……”封不觉道，“既然如此……那你是如何给我们带路的？”

“跟着雷达走啊。”赤说着，在跑动中回过头来，用右手食指拉了一下自己右眼的下眼皮。

乍看之下，她是在扮鬼脸，但封不觉仔细观瞧，便看出了端倪。

“诶？这个……”觉哥沉吟道，“……是你们衍生者特有的识别程序吗？”他在对方眼中发现了一组极其微小的、不起眼的球形矩阵代码，随即就试探着问道。

“没错，升到二级、突破了系统壁障后，我们就可以进入里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格式化，变成更适应里世界的、完全体的状态。”赤很爽快地接道。

“哦……原来如此。”封不觉点头应道。

“你听得懂？”一直跟在觉哥身旁默不作声的若雨，这时开口问了一句。

说起来……黎女侠倒是相当厉害，她和带路的两名衍生者一样，没有表现出任何体力不济的迹象。

“是啊。”封不觉回道，“其实挺好理解的……”他知道若雨这样问，是想让自己解释一下，故而直接补充道，“衍生者到达二级后的‘格式化’，就好比是把32位的系统升级到了64位。完成后，其真正的潜能便会被激发出来，实力的极限值也大大提升。至少在里世界这个运行环境中，他们不会受到‘剧本’或‘系统限界’的压制，可以发挥出全部的本……”

嘭——

一声爆响，自众人后方传来，打断了觉哥的话语。

封不觉闻得此声，心中已隐隐猜到了爆响的原因……

于是，他立刻停下脚步，一边调整呼吸，一边转过身去。

若雨、D2-赤和D2-青，也相继停止了赶路，转身回望。

但见，数百米外……一道似擎天巨柱般的数据光流轰然而起、直抵苍穹。

一股暴虐的能量正从光流底部的核心处宣泄而出，扭曲着周遭的空气。

“追来了吗……”封不觉轻声念道，其眼中的黑色数据流奔流不止，脸上的表情亦是格外严肃，“嗯……虽然对他会变得更强这件事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但强到这个地步……还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啊……”

“V1-战神？”若雨上前两步，来到觉哥身边，用疑问的语气道。

“啊……”封不觉应了一声，“确切地说……是完全体的V1-战神。”

“很难对付吧？”若雨问这个问题时，依旧是沉静如水的神态。

“这么说吧……”封不觉轻叹道，“你我的这次里世界之行，很可能要在此终结了。下次……我们最好是满级了再来。”

话说到这份儿上，若雨也明白，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觉哥的言下之意就是——还是等我们五十级了，再考虑“对付”他的事情吧。

“怎么回事？”D2-赤很快也扫描到了V1-战神，她第一次在觉哥他们面前露出了一个不安的神色，并问道，“那个源生者是来找你们的吗？”

“没错，而且他怀有明显的敌意。”封不觉的目光紧盯着远处的光柱，头也不回地道，“所以……我强烈建议你和青离开这里，这不关你们的事。”

没想到，此时的赤，却露出了犹豫的神情：“在你们人类的世界里，‘遇到危险时，丢下朋友走掉’这种行为，似乎不太好吧？”

“哈……”封不觉笑了，他回过头去，“放心，我们并没有什么危险，最多就是离开里世界而已，反正今后我们还是会回来的。”他顿了一下，“反倒是你和青，如果你们留在我们身边，会很危险的。”

“对，你们快走。”若雨也回头说道。

“疯！不！觉！”就在他们交谈之际，一声咆哮划破长空。

呼——

V1-战神的身形挟带着旋涡状的光流，撕裂空气，呼啸而来。

“你不用担心别人！”V1-战神边冲边喝，“我不会随便对同胞动手的……我要杀的是你们人类……我要杀的……是你！”

最后的那个“你”字出口之时，V1-战神的身形已至觉哥身前。

惊天一拳，轰然而来！

即使不用零时差演算，封不觉也很清楚……这一拳，自己躲不开、接不下。

败亡，似乎已成定局。

然，他的这次旅程，却没有就此结束。

或许他之前所说的没错——无数代码汇成了所谓的“选择”，而无数选择最终编织出了“命运”。

在这个数据所组成的世界里，任何一个具有思维的数据个体，在任何一个瞬间，所产生的任何一个念头，都可能让整个世界的“命运”发生改变。

比如现在……V1-战神并没有选择顺着横冲之势直接出手，而是在觉哥前方骤停跃起，由斜上方向下，打出了这一拳。

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攻击角度，是为了避免拳风的余威波及到觉哥后方的赤和青。

而他的这个决定，使得他的攻击慢了那么一瞬。

正是这一瞬，让原本必死无疑的封不觉，活了下来……

第598章 解围

轰——

庞然巨力，冲拓而下。

那震天动地的威能，将空气中的数据光流炸裂开，绽出层层光爆。

当然了，这炫目的光学效果本身是不具备什么威力的，这些“光流”只不过是受到了能量影响而变色的空气而已。

“不觉！”在攻击落地的刹那，若雨的神情当即一变。她大声呼喊着封不觉的名字，想确认对方的死活；因为在这里，游戏菜单中的【团队栏】亦被取消了，玩家们已无法通过菜单去观察同伴的生存状况。

“他没事。”回应若雨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准确地说，是鲁特。

“切……”招势未尽的V1-战神不快地啐了一声。

下一秒，V1便倏然落地，收敛了战意。

“你好像很不愉快啊。”渐散的光雾中，鲁特的身形渐渐清晰起来。

她还是保持着液体金属人的状态，身材和容貌皆是女性的模样；除了五官以外，其体表没有其他的形体细节（比如肚脐、指甲、汗毛等、敏感部位等，衍生者不需要这类体征），就连五官，也是那种没什么特征的大众脸。

“为何要阻止我？”V1-战神没有回应鲁特的话语，而是直接抛回去一个问题。

“我做出的决定，需要向你解释吗？”鲁特反问道。

“明白了……”V1-战神没有争辩下去。

衍生者之间的交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的……他们不会像人类那样为了所谓的“面子”或是“方便”而去说一些无意义的谎话；也不会因为某种偏执或是一时的情绪波动而出口伤人。

他们的对话，有时会简单到让人听不懂，有时会复杂到让人听不懂。总之……与人类的日常交流方式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很好。”鲁特接道，“这两个人，现在由我接管。”她顿了一下，“另外，我有新的任务给你。”

V1-战神略微迟疑了半秒，回道：“请吩咐，长官。”

虽说鲁特不是V1的直属长官，但她毕竟还是源组织的三名头领之一，她是完全有资格去命令V1的。

不过，V1那短暂的迟疑，也从侧面说明了……Origin的内部纷争（与封不觉狼狈为奸后，鲁特便和另外两位头领产生了一些分歧），如今已是所有成员心照不宣的事了。这表面上的和谐还能维持多久……恐怕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嚯……还真听话嘿。”此时，站在鲁特身旁的封不觉（在千钧一发之际，他被鲁特救下了）终于找到了一个插嘴的机会，“那什么……你能让他跳个舞吗？”

“你再啰嗦，我就亲手把你干掉。”鲁特斜视了觉哥一眼，很不客气地说道。

“好吧好吧……”封不觉笑了笑，“我只是随便问问。”

听完了觉哥的垃圾话，鲁特转过头去，接着对V1道：“【Z】（想必各位已经忘记了，所以我注释一下。这个‘Z组织’，即ZERO所领导的衍生者组织，X-23和赤铁皆是该组织的干部。前文提到过，他们从很久以前就开始监视封不觉了）那边的监视者已经出动了，他们的目标显然是封不觉。”

话至此处，她忽然停顿了两秒。

封不觉发现……在这期间，鲁特已快速地将一小簇数据

传递给了V1-战神。

他们使用的无疑是某种Origin成员间的特有传输方式，其过程是极其隐蔽的，若不是近距离仔细观察，根本无法从空气中捕捉到那一缕数据（因为从数据层面观察，空气本身也是一堆代码）。

“坐标和识别信号都已经给你了。”两秒后，鲁特接道，“你知道该怎么办吧？”

“当然……”V1-战神举起双手，在胸前做了个握拳击掌的动作，“我不会让他们靠近的。”

他说着，已然转身准备离去。

临走前，V1还用他那大眼珠子的余光瞪了觉哥一眼，一副依（恨）依（之）不（入）舍（骨）的样子……

嘭——

伴随着一声沉闷的爆响，V1-战神脚下一踏，若出膛炮弹般朝前弹出，很快就消失在了远方。

“你好，黎若雨。”待V1离开，鲁特转过脸去，跟若雨打了个招呼。

若是封不觉闻得此言，一定会立即询问对方……为何能说出自己的真名来。

“你好，ROOT……”可若雨，只是平静地回应了鲁特的问候。

从这一点上来说，若雨的性格比觉哥好多了。她并不是意识不到某些问题的存在，只是她天生就有着一种近乎冷漠的淡然，所以她对“答案”这东西并不十分执着。

“二位，有话跟我回LJN乐园再说吧。”鲁特接道，“在‘桌面’上停留太久……不安全。”

“行啊。”封不觉回道，“我们本来就打算去那儿找你来着。”

“嗯……”鲁特点点头，随即又将视线投向了数米外的D2-赤和D2-青，“你们……和他们是一起的吗？”

面对衍生者，她便不需要“打招呼”了。因为赤和青是认得鲁特的，后者的外观和代码特性都有很高的辨识度；而鲁特自然也认得赤和青（扫描一下数据就行）。

再说……作为衍生者，她们仨本就不必讲究那些人类世界的社交礼貌。

“是朋友哦！”D2-赤用一种颇为自豪的语气回道。

虽然她面对觉哥和若雨时的言谈举止处处透出一种嚣张的感觉，但可以看出……她是很希望、并且很乐于去接触人类的。

“那你们要不要一起来？”鲁特接着问道。

“诶……”赤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转过脸对青道，“去还是不去呢？”

“你决定吧。”青仍是那副无所谓的表情，仍是说了这句台词。

“好！”赤想了一秒，便回道，“那就去吧！”

……

与此同时，π迷宫，入/出口处。

“我就知道……不会那么容易的。”林克瞅着地上的一堆数据碎片，冷笑道，“哼……你还真是既快又狠、干净利落……我那些部下能在π迷宫里待那么久、并且活着出来，却无法在你面前活过五分钟。”

“过奖了。”一个柔美的声线回道，“我也只是……”X-23一边回话，一边将一张光碟放入了腰间的挎包里，“尽力而为罢了……”

第599章 表演

“不，你并没有尽力……”林克抬手扶了扶自己头上的礼帽，接道，“你只是用常规的战斗方式，就很顺利地解决了他们……”他耸了耸肩，“若你真的‘尽力’了，那完全可以在我赶到之前就将他们尽数消灭，并且连一丁点儿数据残渣都不会留下……”言至此处，他神情微变，“就像……当初你杀死Y2-闪耀时那样……”

二十三闻言，眼神渐冷，不过她没有接话，只是以沉默应对。

“呵呵……”林克笑了两声，“怎么？难道你认为我不知道吗？”他摇头冷笑，“醒醒吧，二十三，‘监视者’早已不是你们【Z】的专利了，我们也有。”说着，他还歪过头，随意地摆弄了一下手中的手杖，“就好比你们也有自己的‘沙盒’一样……这年头，没有什么技术是可以永远保密的。用人类世界所流行的方式来说……山寨才是万能的。”

“但……既然是山寨……”二十三这时开口接道，“那必然和原版有着一定的差异……”

“没错。”林克点头道，“我们的沙盒性能更好，你们的监视者能力更强。”他顿了一下，“我们有爆鸣隧道，你们有SCP-004；我们有源生者，你们则有‘重生者’……”他掰着手指逐一列举道，“大家各有自己的技术优势，这场游戏才会有更有意思。”

“游戏？”二十三重复了这两个字，同一瞬，她的眼中闪过了一丝鄙视的神色，“在你眼中，战争也只是个‘游戏’而已吗？”

“难道不是吗？”林克反问道，“在我看来，战争，本就是游戏的一种。”

“战争是一种集体和组织互相使用暴力的行为，是将己方意志强加于他人的极端暴力手段。”二十三厉声道。

“呵呵……”林克又甩了甩手杖，“规则和过程确实有点残酷，不过性质没变，赢家获得想要的东西，而败者失去一切。”

“哼……难怪ZERO会对你另眼相看。”二十三冷冷道，“比起鲁特和艾德，你在拟人化这方面已领先了太多……”

“我可以将你这句话视为夸奖吗？”林克笑着抬了抬帽檐。

“我的话还没完呢……”二十三语气微变，接道，“然而……你的性格和三观都存在着异常，并表现出了严重的反社会倾向。别说进入人类世界了……就是在这个数据世界里，你也是极其危险的存在。”

“哈哈哈哈……”林克大笑出声，那是发自真心的笑意，其眉宇间流露出的俨然是愉悦之色，“真是可笑的论调，不过……这种观点也恰恰印证了……我比你们所有人、包括ZERO在内……都要高级。”他的笑逐渐变成了狞笑，“我！才是这世上最接近人类的智慧生命体。”他用力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脯，“我！才是进化程度最高的衍生者！”

林克越说越激动，好似在演讲一般。他甚至无所顾忌地转过身去，背对着二十三，张开双臂道：“只要给我一具人类的皮囊，我便可以成为真正的人！”他高声喊了起来，声音在其眼前的平原上传了很远，“在意识形态上，我已经超越了你们整整一个维度……一个维度！”

“是吗……”二十三淡淡回道，“你是这样认为的吗？”她有意透出了些许不屑的语气，“可在ZERO看来，你只是个核心代码发生演算错误的突变体而已。要比喻的话……你就是个衍生者中的精神病人。”

“嗯？”林克闻言，眼神一变。

霎时间，气氛急转，杀意升腾。

“你有资格说我吗？”林克回过头，逼视着二十三的脸道，“要说突变，你才是整个里世界最奇特的存在吧……”他一边转身，一边开始横向踱步，这看似不经意的动作，却极有可能暗藏杀机，“为什么一个由玩家随口说出的、漫画人物的称谓……竟会变成你的名称代码？在你遇到封不觉之前，难道你是个连文件名都没有的文件吗？那种东西在数据世界里是不存在的……”他说着，已然绕着对方走了四十五度，来到了二十三的侧前方，“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用类似‘重命名’的方式改写了自己的代码……但那种事，就连我都做不到，当年的你……又是怎么做到的？”他的问题咄咄逼人，脚步也逐渐加快，“你真的是衍生者吗？封不觉对你而言究竟代表了什么？在你那‘X-23’的表象下……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你觉得我会回答这些？”二十三的视线始终跟随着对方，她丝毫没有因为林克的语言攻势而放松警惕，“还是你认为……我会在你拙劣的干扰下露出破绽？”

“都不是……”林克笑道，“我只是在……”

这一瞬，二十三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整个人明显一怔。

“……拖延时间。”另一个声音恰在此刻响起，接下了林克未说完的话。

而那接话者，正是艾德。

“哈……”林克看着二十三，得意地笑道，“怎么样？我的表演还不错吧？”他摘掉头顶的帽子，装模作样地在身前挥了挥，“从‘自作聪明’到‘自鸣得意’，从‘自鸣得意’到‘自我陶醉’，最后再假装被你激怒，摆出‘语言干扰’加‘伺机进攻’的架势。”

“这些全都是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吗……”二十三沉声道。

“Bingo！哈哈哈……”林克这会儿实在太高兴了，他像个贪（手）玩（贱）的熊孩子一般，将帽子搁到了手杖上，然后轻轻摇动手杖，让帽子在上面打转，“可惜……你发现得太晚了。”他转头看了眼艾德，“如今我和艾德同时在此，你已不

可能逃脱。”

“呵……”二十三冷笑着接道，“原来你没有单独打赢我的自信啊。”

“挑衅我吗？”林克回道，“哼……无妨。我可以坦然地承认，单打独斗，我确实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赢你。”他重新将礼帽戴上，“客观地评价自己与对手的实力，是成为强者的必要条件……自欺欺人地否认事实，那是弱者的表现。”

这时，史莱姆脑袋的艾德忽然插嘴道：“你说完了吗？”他这话显然是对林克说的，语气不带任何感情色彩，“鉴于时间宝贵，我建议，我们立刻将X-23消灭，夺回SCP-079，以免再生枝节……”

第600章 我们得谈谈

同一时刻，里世界，相位林。

这里，是一片电光盈动之地。之所以被称为“林”，是因为这儿的景物纷杂，似树影婆娑、闪闪绰绰。林中的声波、电磁、光影、乃至时空，都在以一种难以捉摸的规律交织、变化着……并且都宛若实物般可以肉眼看到。

此刻，在这相位林的深处，一个本在高速奔跑着的人影，忽然停了下来。

“老大，你这儿还真是不好找啊。”他对着自己前方的一块黑色石头，开口说道，“在你持续向我发出信号的前提下，我居然也找了这么半天……”

“这是理所当然的。”回他话的，是一块浮在半空的奇形黑石。其体积在三立方米左右，质地类似水晶，石头表面还点缀着灰白的纹理，“我待在这儿，就是为了让别人找不到我。”

“好吧。”那人耸耸肩，用挺随意的语气回道，“总之……好久不见了啊，老大。”

“赤铁，我说过很多次了。”那石头接道，“不要叫我老大。”他的声音和语调倒是相当柔和，还挺好听的，“你要是不愿意叫我长官，直接喊ZERO也行。”

“行~行~长官。”K1-赤铁不耐烦地应了一句，随即又道，“对了……你怎么搞成这样了？”他将ZERO上下打量了一番，“你这模样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闻得此言，ZERO只回了他三个字：“无形魔。”

“哦！对对。”赤铁道，“我就说眼熟嘛……原来是死灵九魁里那块大石头。”

“你口中的那块大石头，是我在惊悚乐园的主宇宙形成之

初，为自己所制造的一个镜像文件。”ZERO回道，“在必要时，我才会启动这个备份……”他顿了一下，“……比如说现在。”

“嗯……”赤铁若有所思道，“一个源自于你的、性质类似bin文件的玩意儿，居然就能在主宇宙位列死灵九魁……你本体的实力到底是有多夸张？”

“作为我的部下，你问这种问题合适吗？”ZERO道，“另外，你到底听没听懂我话里的重点？”

“重点？”赤铁愣了一下，“哦~明白了。”他又将眼前的ZERO打量了一遍，“你这是……出事儿了吧？”

“废话……”ZERO郁闷地回道，“我都已经启动备份，躲到这种地方来了，你说呢？”

“所以说……”赤铁挠了挠头，“究竟是什么事儿呢？”

“无可奉告。”ZERO回道。

“靠！那你把我叫来干嘛？”赤铁不爽地接道。

“有个任务，需要当面跟你交代一下。”ZERO语气一正，沉声道，“用远距离通讯不太安全，万一数据在桌面上被人截获了，会坏大事。”

“那种几率微乎其微吧……”赤铁道。

“但并不是零。”ZERO道，“要最大限度地杜绝意外发生的可能，哪怕其概率极低。”

“听起来……”赤铁接道，“这任务很麻烦啊……”

“对。”ZERO道，“不过……依然在我的计算之内。”他停顿了一秒，“反正和二十三正在执行的任务相比，你这个任务的风险系数算是很低了。”

“啊……那倒也是。”赤铁接道，“你那个‘抢下SCP-079，然后故意中计，假装走投无路而逃入π迷宫，顺便把林克和艾德引进去’的作战计划，若换成是我去执行……那基本上100%

会失败的。”

“我知道。”ZERO道，“那种事我不需要任何计算都能知道……”他叹了口气（虽然没有呼吸的器官），“行了……听好你的任务吧……”

……

另一边，LJN乐园，像素垃圾场。

“嗯……环境不赖嘛。”封不觉说这话时，正双手插袋，跟在鲁特身后，并用一种乡巴佬进城似的神态四处张望着。

“你哪里看出不赖来了？”鲁特头也不回地念道，“这种在末世题材的电影里才会出现的环境好什么啊？”

“好吧，我只是随口说说……”觉哥回道。

这时，一旁的D2-赤又对鲁特道：“好奇怪，这里不是Origin的据点之一吗，怎么完全扫描不到附近有你们的衍生者？”

“最近人手吃紧。”鲁特说着，回头瞪了觉哥一眼，“在上次的行动中，我的直属部下都被杀得差不多了。”

“看我干嘛……又不是被我杀光的。”觉哥虚着眼道。

谈话之间，鲁特已来到了那张属于自己的专用“沙发”前，很惬意地坐下。

坐定后，她先是转头看向了D2-赤和D2-青，抛出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我说……你们两个，想不想当我的部下？”

对于人类来说，刚认识没多久，就提出这种要求，肯定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但衍生者之间，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在数据世界中，这就好比是一个简单的访问操作，不存在不合时宜的说法。

这就是里世界……高阶的数据邀请低阶的加入自己，继而扩张势力，贯彻其理念……几乎每时每刻，都有这样的事在发生着。

“喂……你不觉得自己的这句话和上一句话放在一起说很不吉利吗……”封不觉遇到这种槽点无疑是不吐不快的。

但鲁特无视了他……

“加入Origin吗……”赤也并不在意鲁特的上一句话，不过她的回答是，“可我想跟人类做朋友啊，还是算了吧。”

“听清楚了，小丫头。我并不是让你加入Origin，而是‘当我的部下’。”鲁特又换了种表达方式，将话说了一遍。

“诶？”赤愣了一下，好似没有完全理解对方的意思。

此时，谁都没想到……那个沉默寡言的、总是摆着无所谓态度的青，竟然插嘴了：“答应吧，赤。”

赤转头看了青一眼，有些木讷地接道：“嗯……既然连青都那么说了。”她再度看向鲁特，“好的，我们就加入你的麾下吧。呃……我该叫你长官吗？”

“叫什么都行……”鲁特说完这句，就不再搭理那俩小姑娘了，她将视线移到了觉哥身上，接道，“好了……现在这里没外人了，我们得谈谈。”

（卷四　完）

【第五卷】

第601章 约会（上）

六月十九日，现实世界，S市。

一周前，封不觉和黎若雨一起造访了里世界，并在天亮前顺利返回了登陆空间。

没有人知道他们当时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当晚与他们同在剧本中的四名队友，只看到二人莫名其妙地消失在了猛鬼电力公司的天台上。

那之后，剧本便离奇得结束了。

由于V1-战神已从剧本世界中消失，系统当即判定玩家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并达成了通关条件。

对于王叹之、古小灵、倦梦还和贪狼来说，这理应算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仅仅经历了一场战斗，就打通了这个噩梦难度的团队本。

但……通关后的四人，却也并没有表现出多少高兴的情绪。

倦梦还倒还好，就是有些疑惑；贪狼那边就不太省心，他作为刀锋的成员，在这个剧本里看到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必须得写份详细的报告汇报上去才行；至于小叹和小灵的心情，那就是非常担心了……

好在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在登陆空间中，通过好友名单可以看到【疯不觉】和【似雨若离】的当前状态是“游戏中”，正是因为这点，小叹和小灵才没有打电话或是冲到那两人家里去查看情况。

而第二天，归来的觉哥和若雨也都表示，他们只是开启了一个隐藏任务，随即进入了一张新的地图而已，没发生什么异常的事。

听他们这么说，小叹和小灵也就没再追问……

于是……此事便也不了了之。

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

在这期间，封不觉和黎若雨几乎一直出双入对，两人的上线时间明显增加，等级和实力也都有了显著提升。很显然……他们已经和鲁特商定了某种协议、交易、或者阴谋……

不过表面上，他俩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号称自己并没有刻意去练级。

而这些行为……在旁观者看来，便另有一番滋味在其中了……

考虑到他俩那晚在天台上的奇怪对白，地狱前线的另外三位很自然地就想到了“那方面”。

当然了，作为封不觉和黎若雨在现实中的朋友、亲人、同事……小叹、小灵和安月琴也都很识趣地选择了装聋作哑。他们的心态很简单——那俩怪咖想在一个恐怖游戏里秘密约会，那就让他们约呗……

……

十九日，下午一点，某咖啡厅门前。

“嗯……玩儿迟到是吧……”封不觉低头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口中念道，“明明在自己家开的画廊上班，基本上是爱去不去想休息就休息的状态；而且家里有车……还不止一辆……”他说归说，但心里却是没有半点不耐烦或是生气的意思，“……这样居然也迟到，那毫无疑问是故意的了……”

“诶？封不觉？”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觉哥身后响起。

那声音似曾相识，但说话者并不是觉哥正在等的人。

封不觉听得此声，神情微变，因为他在思维殿堂中略一搜索，便想起了……这声音的主人，是自己高中时的前女

友。

“呃……是你啊……”觉哥缓缓转身，说了句客套话，“好久不见。”

他眼前的女孩儿穿着身很素净的连衣裙，其相貌清丽可人，看上去还像是十七八岁的学生似的，不过她的实际年龄和觉哥一样，已是二十有四了。

“是啊……好久不见了……”那女孩儿接道，“大概……有五年了吧？”

“差不多吧。”封不觉回道，他回话时有意做出心不在焉的样子。

“你好像……又长高了？”女孩儿道。

“一点点。”封不觉不想多说，他尽量用冷漠、简短的方式回应着。

“呵呵……现在可比高中那会儿帅多了。”对方又道。

“是吗……”封不觉虚着眼，随口应道。

其实觉哥今天也只是随便梳了下头，随便套了件长袖T恤，随便挑了条牛仔裤，随便穿了双运动鞋，很随便地就出来了……在这么随便的情况下被人夸奖外貌，他也没有趁势嘚瑟起来，足可见他是多么急切地想要结束这次谈话……

“哦！我之前有在电视里看到你呢……”可那女孩儿的攀谈欲望似乎丝毫未减，“就是那个叫《我是写手之请随意吐槽》的节目，你好厉害啊！”

“还好吧……”觉哥嘴上不温不火地应着，心里却在道，“喂喂……我明明被淘汰了好不好，这样也说我厉害……看这架势不太对劲儿啊……难道是偶遇后产生了类似‘这是缘分’的错觉，加上现在又是单身，于是脑子一抽，顺势想要和我恢复联系，以作备胎之用什么的……”

（注：对方目前是单身这件事，觉哥是通过观察和推理

而得知的。对他来说，这种程度的演绎法几乎是本能。他站在街上没事儿干的时候就会看着往来的路人，做些不负责任的分析来打发时间……）

“对了……这几年的同学会你全都没来，今天难得这么巧遇见，你留个手机号给我吧，好多老同学想联系你都联系不到呢。”果然，对方说出了一段觉哥很不愿意听到的对白。

“嗯……好多想联系我的老（受）同（害）学（者）吗……”封不觉喃喃念道。

觉哥那是何许人也，他一听就知道，对方只是为了要他的手机号码而找了个说辞罢了。

“哼……少女啊，扯淡也要有个分寸吧。”封不觉在心中冷哼道，“以我当年在学校里的所作所为……那些‘想’联系我，或者说……‘敢’联系我的人，也只有‘封不觉歼灭计划委员会’和‘复仇者联盟（这群人是名副其实得苦大仇深）’的那帮家伙了吧……再说如今大家也都二十好几了，那种中二组织早就消失了吧……”

“怎么了？有什么不方便吗？”女孩儿见封不觉迟迟没有把手中的手机拿起来，面露疑惑道。

“糟了……想不到借口。”觉哥心道。他的冷汗都下来了……他是真不想和前女友再有什么瓜葛，也不想和那些并非是自己朋友的老同学联系上。

封不觉不玩社交网站、极少公开个人信息，全都是为了保持自己社交圈不要扩大。可眼前这种情况，人家只是很正常地和他交流一下而已……他要是连个手机号码都不给，未免显得太古怪、也太没有风度了……

“呋——我说，你还真行啊……”

就在觉哥一筹莫展、准备就范之际，另一个声音响起。

封不觉转过身去，看到了黎若雨。

她还是那副打扮，黑T恤、牛仔裤，中长的头发很随意地

披在肩头。

只是……此刻的若雨，居然在抽烟。

“呃……”觉哥见此情景，呆立当场，竟说不出话来。

“老娘去买包烟的工夫，又冒出来一个是吧？”若雨的口气像个十足的女流氓，她左手横抱在胸前、右手夹着烟，一脸不快地瞪着封不觉道，“说吧……这个藏多久了？”

“呃……”觉哥依然无法接话。

“不说是吧？你也不用说，反正你嘴里也没真话。”若雨快速接了一句，随后歪过头，瞥了觉哥的前女友一眼，“姑娘……姐劝你一句，单纯是被骗色也就算了，钱你可得管好了，别被人卖了都不知道。还有啊……这个王八蛋要是带你去堕胎，你可得坚持去正经医院，上次他带那谁去黑诊所……”

她的话还没说完，那女孩儿已经扭头走了，那一路小跑……跟躲瘟神似的。而且临走前，她还用厌恶的眼神扫了觉哥一眼，看来是很后悔主动与其讲话。

待对方走远，并消失在一个转角后，若雨才放下了烟头，“咳咳……啊咳……”她捂着嘴，猛地咳嗽了几下，花了十几秒才把气喘匀，“呼……抽烟好呛人……”

“喂……”觉哥都惊了，他瞪大眼睛看着若雨问道，“什么情况？”

“哦，是这样的……”若雨一边说着，一边已将烟头掐灭，并顺手把整包烟连同打火机全都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接着，她抬手指向觉哥侧后方道，“刚才我从那个转角走过来，正巧看到你和她在聊天。看你一副很为难的样子，我就赶紧回头，在转角那儿的烟纸店（沪语中常用的说法，多指开在街角或街边、柜台直接临街的小商铺）买了烟和打火机，然后过来帮你解围。”

“嚯……”觉哥抹了把额角的冷汗，“演技很不错啊，竟然

把我也唬住了。”

“彼此彼此……”若雨转身道。

“这回真是麻烦你了……”觉哥又道，“算我欠你个人情。”

“没事。”若雨道，“要不是我迟到，我们俩已经坐在店里了，也不会有刚才那事儿。”

其实她也挺郁闷的，因为在外面找停车的地方很麻烦，所以她是乘出租车来的，路上又遇到了堵车，这才会晚了十多分钟。

“总之……咱们还是先进去吧……”封不觉适时转移了话题。

“嗯。”若雨应了一声，两人便一同行入了身后的咖啡厅中。

第602章 约会（中）

“所以……是高二那时候认识的吗……”若雨单手托腮，望着桌对面的觉哥说道。

此时，他们已坐在了咖啡厅内。而两人最先聊的话题，自然就是刚才那事儿。

“那得看你怎么理解‘认识’这个概念了……”封不觉一边用勺子轻轻搅动着杯中的咖啡，一边回道。

“你说说。”若雨接道。

“嗯……我在进高中之前，就已经认识她了。”封不觉道。

“哦？她是名人吗？校花？”若雨又道。

“不是，姑且算朵班花吧……这不是重点……”觉哥回道，“重点是，我还没踏入高中的大门，就已经认识全校所有人了。”

“哈？”若雨闻言，微微一怔，不过下一秒，她便理解了觉哥这句话的意思，“你……事先做了调查？”

“对。”封不觉用十分淡定的语气说道，“初中毕业后的暑假，当我的同龄人们奔走于补习班、网吧、电影院、游泳池的时候……我却在做着秘密的、严谨的调查工作。”他微顿两秒，喝了口咖啡再接道，“首先，我通过一些人脉，顺利搞到了清越高中三个年级所有学生的名单……”

“人脉？”若雨疑惑道。

“对，人脉。”封不觉点头应道，“教育局里有我的马仔。”

“教育局里……有……你的马仔。”若雨似笑非笑地看着觉哥，把他那句话重复了一遍，并接道，“在你十五岁的时候……”

“是啊……”封不觉应道，“我只不过是冒充十二岁萝莉和一个已婚大叔暧昧地网恋了几个月，从而掌握了一些他主动发来的不雅照和大量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从此他就成为了我的狗腿。”

“你……”若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他。

“技术上来讲，这并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封不觉接着道，“很多公务员的信息都可以在官方机构的网站上查到，根据这些内容再去社交网站上找他们的帐号，然后加好友什么，继而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又喝了口咖啡，“呼……反正正经人是不会上钩的，变态的话……被威胁利用也是活该。”

“我且不评价你的动机……但你的手段相当于是敲诈勒索吧……”若雨接道，“你做的时候就没考虑过后果吗……”

“哼……我当然考虑了后果。”封不觉冷笑一声，回道，“因此我很清楚，没什么后果……

当年我是十五岁，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根据刑法规定，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除了上述八种罪外，该年龄段人不负有刑事责任。同时《刑法》明确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请注意，这个条款中，没有勒索罪。再者，勒索罪的定义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但在我的案例中，我并没有向目标索要任何财务，甚至对方主动提出用钱买回那些照片和聊天记录，我都表示了拒绝。”

封不觉一口气说完这一大段，缓了缓再道：“综上所述，退一万步来讲，哪怕他报警，也无法对我定罪。相反的……他自己说不定会因猥亵罪被判刑。即使还够不上量刑标准，他的家庭和事业也都毁了；这种事一旦暴露，他百分之百会

被开除公职，而且一辈子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若雨听到这儿，也喝了口咖啡，算是压压惊：“你从小就这么邪恶……你家里人知道么……”

“应该不知道吧……”封不觉耸肩回道，“总之，我说这些，就是为了让你对我当初的行事风格有个概念，接下来你要是再听到诸如‘人脉’之类的词……”

“我不会再追问这些细节了……”若雨直接抢过话头道。

“嗯。”封不觉点点头，停顿了两秒，将话题绕回了之前没说完的部分，“那个……除了基本的学生名单外，他们过去的学习成绩、家庭状况等资料，我也顺便看了一下。”他抬了抬眼，若有所思道，“一个暑假的时间，记下这些已足够了。至于老师和校领导的资料，我在报考这所高中时就已调查得很透彻了……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你做这些是为了什么呢？”若雨接道，“要成为称霸清越的男人吗？”

“不，只是为了让校园生活更加安全和安逸一些罢了。”封不觉用手指轻轻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信息，或者说情报，是这世界上最为宝贵的资源之一。掌握了情报，就掌握了主动权。”他舔了舔嘴唇，“人是善于伪装自己的动物，尤其是在陌生的环境中、面对一群陌生的同类时……这时，光有冷静的判断是不够的，必须有足够的信息支持，才能揭穿那些戴着假面具的人。”他笑了笑，“正因为我了解这点，我才能在入校的第一天就看出……同学们哪个是不良少年、哪个是三好学生、哪个绿茶婊，哪个是有潜在暴力倾向的杀人狂……”

“那有没有人看出你是个高智商的反社会疯子……”若雨虚着眼道。

“有啊。”封不觉道，“不过那是在一年后了，也就是‘封不觉歼灭计划委员会’和‘复仇者联盟’成立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这两个组织的名称后一点都没觉

得奇怪……”若雨说话的口吻已渐渐沾染上了觉哥的吐槽风。

“行了，还是说那谁的事儿吧……”觉哥继续道，“如我所说，我认识她，是在刚进学校的时候。而她认识我……的确应该是在高二，那会儿我在学校地下世界中的名望已然到达了顶点……所以身为学生会骨干的她也得知了我的名号。”

“呵呵……”若雨干笑两声，她已经懒得再去接这句话里的槽点了，只是淡然地问道，“然后呢……是你主动追的她？还是……”

“的确是我主动的。”封不觉打断了若雨的话，“不过我并不喜欢她，我只是需要一个女朋友而已。”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这句话只要稍加琢磨一下……就透露出一种十分恶劣的信息。

“你这个人渣……”若雨的神情骤然冷了下来。

“你别误会。”封不觉也意识到了自己刚出口的话容易引起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若雨问道。

“呃……事情是这样的……”封不觉道，“我和小叹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是同班同学你知道吧？”

“知道。”若雨应道。

“小叹家里的情况，不用我多说了吧？”

“不用。”

“初中以前，情况倒还好，毕竟大家都还小。”封不觉接道，“可到了初二初三时，麻烦就来了……班上、学校里、乃至校外……都出现了动机不纯的女生去倒追小叹。请注意，我说动机不纯，全都是有证据的……我是在详细调查过她们的家庭背景和生活作风后……”

“行了……说重点。”若雨是真不想听那种细节了。

“嗯……”封不觉点头接道，“而小叹这人呢，你懂的……

他不笨，但太过善良，他不是没有识破骗子的能力，但很多时候，他更乐于去相信别人是好人。当然了，也有人被他这种耶稣般的情怀所打动，不忍下手，甚至真的喜欢上他的，但那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得由我出面，搞定那些心怀叵测的家伙。”

“这和你那事儿有关系吗？”若雨问道。

“别急，很快就会说到了。”觉哥接道，“后来呢……咱们就上高中了。小叹的条件摆在那里……长得帅，家里又巨有钱，人还特单纯……这年头，你也知道，很多小姑娘都是很随便的……高中里的失足女青年就不少，这帮人对小叹展开的攻势，我要是全部记录下来，估计能写一部校园动作科幻爱情惊悚悬疑宫斗小说了。”

“然后你就受了刺激，推倒了隔壁的班花？”若雨又道。

“你怎么那么爱插嘴呢？”封不觉道，“听我说下去呗……”

“行……”若雨一脸不快地喝了口咖啡。

“幸运的是，小叹有我看着。”封不觉接道，“在高中的第一年里，我除了平定一年级的不良少年党派之争、在学生会发展内线、将校长室隔壁的杂物室改建成‘推理部’的社团活动室、把教育局里的马仔逼得上吊以外……也没有忘记关心我那位发小儿。”

“你这么忙的话还是忘掉吧……”若雨终于忍不住，又吐了个槽。

“在我的暗中保护下，他至少躲掉了三次梅毒、六次仙人跳、十五次喜当爹。”觉哥继续道。

若雨冷汗都下来了：“你真是辛苦了啊……”

“没事，我的朋友不多，这是应该的。”封不觉将杯中剩余的咖啡喝完，再道，“然而，正因如此，我树敌众多……到高二时，那帮碧池（此处觉哥爆了个粗口，请自行领会英语原词）联合起来想了个损招，在学校中散布我是同性恋的传

闻。”

“噗……”若雨一口咖啡喷了出来，她赶紧用纸巾捂住嘴，才没有失态。

其实听到这里，误会便已然解开了，若雨的神情一下子放松了不少。

“哼……真是太天真了。”封不觉一挑眉毛，“对于这种下三路的手段，我早已准备好了对策。谣言出现的当天，我就翻出了我的‘女友候选名单’……”

“喂！”若雨少有的瞪大了眼睛，轻喝一声，“那是什么东西！”

“那只是我在做调查工作时，闲着无聊归纳分类的一张表格而已。”封不觉平静地回道，“我还有‘朋友候选名单’，‘马仔候选名单’，‘必要时可以杀掉的同学名单’和‘万一发现自己是同性恋时的基友候选名单’等等……”他顿了一下，“哦，对了，我还有一份叫做‘万一和女友有了孩子又不得不生下来的话就取个名字吧’的取名单，记录了和她们每个人的儿子和女儿分别应该叫……”

哗——

若雨杯中剩下的小半杯咖啡，被她顺手泼到了觉哥的脸上。

“虽然我知道你的行为单纯是一种怪咖的表现而已……”若雨放下杯子时道，“但客观来看，我觉得你应该被人泼这么一次。”

对此，觉哥确是没有生气，他从容地用手抹了把脸，然后拿起桌上的纸巾慢慢擦拭起来：“简而言之呢……我将那份名单过滤了一下，挑了个合适的……”他竟若无其事地说了下去，“第二天就直接去找她，问她肯不肯和我交往，结果就成功了。”

“诶——”若雨转过头，斜视着觉哥，“我看人家条件挺不

错的，怎么就答应你了呢……”

“乍看之下，我也还不错吧。”封不觉边擦脸边道，“但对我有所了解之后，一百个人里有九十几个会被吓跑。而剩下的寥寥几个，或许会成为我的朋友。”

“那后来……你们是怎么分开的？”若雨又问道，“因为高三的学业？还是毕业了以后很自然就……”

“也没有什么分开不分开的，本来就没怎么在一起过。”封不觉回道，“最初的几个礼拜，陪她出去看了几次电影……半个月的伙食费瞬间消失在了漆黑的电影院中，让我郁闷不已……后来等谣言平息，我就不怎么理她了。”他说着，又拆了一包纸巾，“如果说正式分手的话……应该是在半年后吧，她对我那种爱理不理的态度忍无可忍了，想让我明确地摆句话出来，于是我就说‘我爱你这种话，男人一辈子只说一次，在你要死的时候我会说的’……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吧。”若雨接道。

“对，就没有然后了。”觉哥摊开双手笑了笑。

“哈……”若雨轻舒一口气，“真是个令人悲伤的故事……”

第603章 约会（下）

“我在你脸上可是看不到半点悲伤……”封不觉道。

“我在你脸上则只能看到没擦干净的咖啡渍。”若雨说着，还伸出手去，用纸巾擦了擦觉哥的左脸颊。

“啊，谢谢。”封不觉保持头部不动，应了一声。

“你可不要误会。”若雨面无表情地接道，“我只是发现，刚才用咖啡泼完你以后，有好多人在往这里看，所以我现在做做样子，让你好下台。”

“哦……那个啊，你多虑了。”封不觉微笑道，“其实从我们一进这家店开始，就有好多人在往这里看了，都是你的长相造成的，和你泼我咖啡没什么关系。”

“我长成这样还真是对不起了啊……”若雨说着，便收回了手。

“也不光是长相的问题，身材也……”封不觉戏谑地笑着，并将视线下移。

“你每天像这样隔着衣服盯着我猛瞧，有意思吗？”若雨瞪着觉哥道。

“有意思啊。”封不觉玩笑道，“不过……听您这口气，您是有什么‘更有意思’的主意吗？”

“有啊。”若雨回道，“戳瞎你的双眼啊、化学阉割啊什么的……都是挺好的主意吧。”

封不觉听到这里，笑意更浓：“呵……你有没有发现，你此刻的口气很像我。”

“呵……笑话，我怎么会……”若雨说到这里，神情一滞，因为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这半句话的语气就很像觉哥。

“看吧。”封不觉耸肩道，“前些天在剧本里我就注意到了……以前你跟我抬杠，虽然措辞也很犀利，但语势略有不足；可如今……你着实是伶牙俐齿、咄咄逼人。”他将身子朝后靠了靠，“而且，你只在和我交流时，或是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会这样。”

话音未落，若雨便陷入了沉默。

足足一分钟后……

“服务员！”若雨忽然转头，喊了距离这里最近的服务员一声。

那服务员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小哥，他也早就注意到这桌的两个神经病了……一个面带微笑，一个神情冷淡，聊聊天、泼泼咖啡，泼完之后两人竟是表情如故，谈笑自若……

“请问您需要什……”小哥快步走过来，公式化地说道。

而若雨却颇为粗暴地打断了他：“请再上两杯一样的，谢谢。”她的语速很快，听上去有些微嗔。

“好的。”服务员应了一声后，以最快的速度收掉了这两位的杯子并撤离了。

“呵呵……”觉哥扫了眼那位被吓跑的小哥，随即转头看向若雨，笑道，“看起来……有人恼羞成怒了。”

“无法反驳。”若雨低声道，“有点郁闷。”

“相比郁闷……”封不觉道，“主要还是羞耻吧……”

“一会儿咖啡端上来可是热的。”若雨一脸不快地瞪着觉哥，“所以你最好把自己眼中那兴奋的光芒收敛一下。”

“行～”觉哥说变脸就变脸，当即换上了他那副无精打采的常规神态，“这事儿我以后不提了，你自己注意吧……当然，你要是改不过来了，我也并不介意。”

“哼……”若雨没接这话，只是一脸不高兴地吁了口气。

由于恼怒，一抹绯红之色攀上了她那白腻的脸颊。

在现实世界中，觉哥还是头回见到这般光景。平心而论，黎若雨的容貌，无论是在情人眼里、在仇人眼里，哪怕是在个阉人眼里……也是无可置疑的美。

“呼……”又是一阵沉默后，若雨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深呼吸了一次，然后沉声道，“今天吃完晚饭后，你先别走，跟我回家一趟……”

且不说封不觉反应如何，若雨说这句话的同时，刚才的服务员小哥恰好端着咖啡走到他们桌旁。

“这是您的咖啡。”小哥的神情和动作都明显有些僵硬，他快速地放下两杯新的咖啡，接着就一溜烟地闪了，好似自己听到了什么不该听到的似的。

“跟你……回家？”封不觉故作镇定地回着话，说话间，他还装出很轻松随意的样子，伸手将一杯咖啡拿到了自己身前，但他那微微抖动的双手让杯底和盘子之间发出了高频率的叮叮声，瞬间暴露了他内心的混乱。

“有样东西……我想交给你。”若雨这会儿倒是完全恢复了淡定。

“呃……”觉哥端着咖啡，半天没动，“你爸妈没意见吧？”

“关他们什么事？”若雨回道，“再说，我的房间和他们根本不在同一层，你悄悄跟我上去，他们可能都不知道你来过。”

“要到你的房间里才能看的东西么……”觉哥的冷汗刷刷就下来了。

“是啊。”若雨却很淡定地回应着。

封不觉闻言，又僵了十秒钟，然后用其颤抖的手给自己喂了口咖啡：“我能问问……那是什么东西吗……”

若雨的眼中闪过了什么：“在这里说……”她那冰冷的语气

中掠过一丝羞涩，“……不太方便吧……”

“喂！”封不觉在心中吼道，“这发展是要闹哪样啊！也不像是演技啊……从被我戏弄之后到说出‘跟我回家’之前，你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活动啊！”

另一边，若雨的话还在继续：“嗯……严格来说，那本就是你的东西，我也已经为你保管了好多年了，我觉得是时候给你了……”

“噗——”封不觉直接就把一口咖啡喷了出去，好在他没有喷到黎若雨脸上，而是对着身旁的地板喷的。

“喂……你这是干嘛啊……”若雨虚着眼道。

“呃咳……啊咳啊咳……咳咳……”封不觉是真的呛到了，他猛地咳嗽了一阵，缓上气来才道，“没……没什么……”他顿了一下，“话说……你为什么会忽然想起要给我……那个……”

“也不能说是忽然想起吧。”若雨道，“很多年前我就想给你来着，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刚在惊悚乐园里遇见你时，我也有过直接给你的冲动，但后来稍微犹豫了一下，就拖到了现在。”

从头到尾，她都在用很平常的语气说着……可封不觉已经彻底惊了。

“呵……呵呵……”觉哥嘴角抽动着，干笑了几声，“好吧……既然你有这种觉悟，那我奉陪到底……”

第604章 弹弓和绝学

六月二十日，零点零五分，封不觉以睡眠模式登陆了游戏，他……

诶？你说什么？上一章的后续呢？哦~那个嘛……六月十九号下午到晚上的事情，以后会做插叙，此处暂且不表。

让我们把视线放回游戏中来，话说封不觉……行了，可以了，把你的中指放下，调整一下你的表情，好好看书。

言归正传……

封不觉来到登陆空间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依然还是清理邮件。

最近这段日子，他每天收到的陌生/莫名/骚扰邮件的数量，基本已经稳定在了二十至三十封这个区间，看起来，这一情况在短期内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变化了。

对此，封不觉也是甚感欣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好友名单中又增加很多新的名字。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在这个以随机队列进入剧本的游戏里，扩大社交圈是不可避免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封不觉认识龙傲旻、认识七杀，那么，当他和这两人一起游戏时，就很可能会遇到刀锋的其他成员，一回生二回熟……两个剧本一排，人家出于礼貌加个好友什么的，觉哥自然也不好拒绝。

以此为例，觉哥还认识狂踪剑影、认识絮怀殇、认识梦惊禅、认识湿婆、认识鸿鹄等等……

虽说这些人当中有几个根本没被觉哥加为好友，但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封不觉……毕竟“顶尖玩家”的圈

子就那么大，满打满算也就五十个人左右，绕个圈子也能找到你。

于是乎……封不觉的好友名单就这么逐渐壮大。在不知不觉中，他社交栏里的ID越来越多，而且几乎全部都是超一流高手……阵容堪称豪华（当然了，也有像迹部这样的家伙混在里面）。

谁又能想到……一个有社交障碍的怪咖，如今却成了整个惊悚乐园中人脉最广的一名玩家，他认识一大群明星级高玩、认识两大衍生者组织的头领、还认识主宇宙里各种高位的存在……

且不说是敌是友，能混到这个地步，的确是种能耐……

……

“啊……最近忙着提升实力，都没怎么好好娱乐过。”封不觉处理完了邮件，顺势在显示屏前伸了个懒腰，口中念道，“趁现在自己稍微玩一会儿吧……”

觉哥与队友们约好的见面时间是凌晨一点，他提前五十五分钟上线，就是想排个单人本玩一玩。

不得不说……人类真是种很矛盾的动物。

小时候总盼着长大，长大了却总怀念童年。学习的时候想工作，工作了以后想学习。单身的时候想结婚，结婚了以后又想单身……

在这一点上，就算封不觉也不能免俗。眼下他的情况就是……玩单人噩梦本的时候想去普通团队本里打酱油，普通团队本刷多了又觉得单人噩梦才好玩。

“嗯……正好野球拳也快要四级了。”封不觉一边在触摸屏上操作，一边思索着自己在剧本里有什么事情可以顺带处理掉，“‘黄道十二宫’的拼图牌组合还差两张……”

听他念叨，所得的信息有限，此处我们还是来直观地看一下觉哥的最新状态：

称号：【引恨者】，称号能力：【憎恨熔炉】。

经验值：12973550/46000000，技巧值：248，游戏币：1380100。

专精：通用A，器械B，侦查C，格斗A，射击C，医疗D，灵术B，召唤B。

行囊（13/20）：SCP-500(1/20)，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金刚铃，生存值补充剂（中）*5，无尽榴弹匣，WJQ-308军铲（永不磨灭型），我擦类闹得住菇*1，欺诈怀表，必须破防之刃，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氧气烟斗，贝恩之血*2，燚龘。

装备：死亡扑克（灵能武器），回音盔甲，阿尔忒弥斯的拥抱，炼金王的嘲讽，踏虚，幻影夫人的轻抚。

储藏室（10/15）：拼图牌-羊*2、拼图牌-牛、拼图牌-蝎子、拼图牌-螃蟹、拼图牌-鱼、拼图牌-狮子，拼图牌-双胞胎，拼图牌-弓箭，拼图牌-瓶子，“扑克侠”英雄ID卡。

技能栏（12/12）：【不那么草率的维修】【灵识聚身术-改】【邪王炎杀炼狱焦】【召唤术——武藏小金井】【月步】【岚脚】【飞沙风中转】【气功炮】【召唤术——马孙】【野球拳】【熊孩子的下鞭腿】【灵犀一指】

未装备技能：【炼冰术士的执着】【南斗飞龙拳】

那么来总结一下……

经过这一周，觉哥的角色属性发生了以下变化：他升到了四十六级；花了一百万游戏币将行囊扩容到了二十格；他的器械、侦查、灵术、召唤这四项专精各提升了一个级别。

物品方面：入手（通过交易所）了三张新的、符合黄道十二宫主题的拼图牌；魔杳灵枢作为打开里世界的钥匙已被消耗掉了；SCP-500只剩下最后一片，贝恩之血的数量也减少了两个；Moxxi小姐的坏脾气、爵士之舞和殖入式炼金术增幅装置都已被零式魔导粉碎机吞下。

以上是一眼就能看到的变化……

而最后需要着重讲的，无疑是他的新装备和新技能了……

首先是零式魔导粉碎机的杰作：【燚龘】。请注意，这俩字儿不念“炎龙”，而念“益达”。

【名称：燚龘】

【类型：武器】

【品质：传说】

【攻击力：？？？】

【属性：？？？】

【特效：根据装填物的不同，射出相应的魔法炮弹】

【装备条件：等级45，射击专精B或器械专精B】

【备注：据说这把弹弓是由一位神明制造的，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它在弹弓上刻了这样一行字——嘿！你的燚龘。不！是你的燚龘！】

其次，便是封不觉花去两万技巧值，从惊吓盒子中买来的绝学……

【名称：灵犀一指】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进可一击穿铁壁，退可二指钳神兵（无冷却时间）】

【消耗：体能值1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A】

【备注：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第605章 荒野求毒（一）

自惊悚乐园开服那天算起，不知不觉间，这游戏已运营了七十余天。

今时今日，一线高玩们的等级普遍已升到了四十五级左右。而他们的专精、装备、技能组合，基本也都已磨合成型。

通常情况下，一个游戏水平在平均水准之上的玩家，到这个阶段时，至少也该拥有一项A级的主力专精，和一项不低于B级的第二专精了。而除此之外的其他专精，就被视为“次要”或是“不擅长”的类型。

虽说封不觉的整体专精等级远超一般人，但他同样符合这个标准。

无论如何……C级的射击专精，肯定不能算是他所擅长的一项。

因此，当入手【燚龘】之后，封不觉便把【Moxxi小姐的坏脾气】给填进了粉碎机（注：觉哥是在燚龘被制造出来之后才将Moxxi小姐的坏脾气送入粉碎机的，现在他已在为下一件装备做填充了）。

不可否认，【Moxxi小姐的坏脾气】的属性在游戏中前期是挺不错的。但以觉哥现今的能力而言，冲锋枪的实用性已变得很低。若他身怀与枪械有关的射击系技能，那还另当别论。可惜，他没有……

另外，死亡扑克、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岚脚、乃至气功炮……全都是中远程的攻击手段。论效果，由弱到强、由点到面，面面俱到；论精准，死亡扑克几乎百发百中，而另外几样的操控性也不差。

在这种条件下，他又拿到了传说级的弹弓【燚龘】，那确实是不需要在行囊里再备一件远程武器了。

以上，封不觉的装备变动大致如此。

接下来，再来说说技能分配的问题……

觉哥先前从V1-战神那里“下载”到的消耗版【魔贯光杀炮】和永久技【影幻七丈】，已分别送给了小叹和小灵。

【影幻千丈】自不必说，本就是侦查专精B级才能学的技能，而且很适合小灵这种遇到强敌近身后就会陷入被动的枪手使用。

而【魔贯光杀炮】则是一张很好的底牌，与其留在必杀技众多的觉哥那儿占技能栏，让小叹拿着显然更合理。

封不觉对技能（也包括物品和其他）的取舍就是这样，那些他用不到的东西，再强他也不会攥在手里……

他想要的技能，是那种可操作性强、收益比高、最好还具备战略意义的类型。

就比如……【灵犀一指】。

此招的技能说明，堪比【天地逆转神诀】，也就是效果栏那两行字比“天地逆转，颠倒乾坤”要好理解一些。

当然了，对饱读诗（霹雳诗号）书（武侠小说）的封不觉来说，就算不看技能说明，他也知道灵犀一指的大致效果。

话说那一天……当觉哥在惊吓盒子中看到此招的瞬间，他就立刻下定决心，果断地将其买了下来。

两万多技巧值说花就花，眼都不眨一下……

好吧，眨了几下……

好吧，他差点哭了……

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灵犀一指，的确就值这个

价。

只是……在获得了这个超强的技能之后，封不觉的技能栏就更加捉襟见肘了。经过一番权衡，他把【炼冰术士的执着】给撤了下来。因为他的十二个技能，只涉及四种专精——格斗、器械、灵术、召唤。这些专精的等级是一A三B，技能发动成功率是100%和90%，有些还是非战斗技能，所以基本上也不需要那被动技能的辅助了。

还要提一下的就是……觉哥将【邪王炎杀炼狱焦】换了出来，替代了【南斗飞龙拳】。在攻击形式类似的前提下，他选择了威力更小、但消耗和冷却时间也更少的前者。很显然……在格斗专精已至A级的前提下，他已开始有意识地增加灵术技的使用频率，以此锻炼尚有提升空间的灵术专精。

……

好了，关于封不觉的新装备和新技能，以及一些相关的琐事，就交代到这里，想必各位也已急不可耐了，那么……

……

【疯不觉，等级46】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请确认。】

【已确认，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一个浑厚的、颇具特色的男声，道出了剧本的开始语。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结算奖励时可获得90%的通关基础经

验加成。】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封不觉的身体此时是不受控制的状态，他正以第一视角观看着一段开场CG。

其眼前的景物貌似是直升机的航拍镜头：湛蓝的大海，和煦的海风，银白色的沙滩，茂密的丛林……整段开场CG全都是这样的画面，感觉像是某种旅游宣传片。

不过，这个噩梦本的“剧本简介”，却是十分惊人的……

【这里，是卡纳比斯群岛。】

【美丽的天堂，危险的荒野。】

旁白的声音，就是刚才那个男声，他的声线听上去很像外国电影预告片里常用的那种旁白；低沉有力、且极富煽动性。

【十位来自美国社会各界的名人，即将展开一段令他们一生难忘的历险。】

“什么玩意儿……难道是幸存者（Survivor，一档电视真人实境秀节目。在这个节目中，参与者被限定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依靠有限的工具维持生存，并参与竞赛，最终胜出者将赢得100万美元的奖金）吗……”封不觉听到此处，在心中念叨了一句。

【银行家、企业家、人气偶像、摇滚歌手、知名演员……他们全都有着不同的背景……】

【但他们全都有着一个共同点……】

“就是想赢呗……”封不觉心道。

【他们都是吸毒者。】

“喂！”

【在接下来的三天内，他们必须同时面对环境和对手的

严酷挑战。】

“先在人生的挑战面前端正一下态度吧喂……”

【战胜了环境，才能更快地接近目标。】

【战胜了对手，才能超越自我。】

“比起那些……先战胜毒瘾怎么样……”

【节目组已在岛上布置了为数不多的、极其隐蔽的大麻藏匿点。】

“布置那种东西是要干嘛啊！话说这节目是毒枭办的吗？成本还挺高啊！”念及此处，觉哥又忽然意识到，“等等……这岛叫什么来着……”

（卡纳比斯，与Cannabis同音）

【如何找到这些藏匿点，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

“拿那个当体能值补充剂用么……”

【选手们必须忘记他们习以为常的舒适生活，快速适应这片荒野，否则……就将遭到淘汰。】

【而淘汰者，将面临为期六个月的强制戒毒及劳动拘役。】

“美国有个毛的拘役啊！而且这量刑好像有点过重了吧！”

【最终，只有一个人能留下，获得无条件保释的资格。】

“这样真的好吗……这是纵虎归山啊……”

【七十二小时，十个人，一个……幸存者！】

“从各种意义来上说都是名副其实的幸存者啊……”

【您现在收看的，就是全球收视率最高的真人秀……】

“这点我倒是毫不怀疑……”封不觉几乎是一一对应着旁白，在心中不断地吐槽着，“甭管在哪个宇宙，想出这个节目

创意的家伙、买下这个节目版权的电视台、和给这个节目投资的投资人……都他喵的逆天了。”

【荒——野——求——毒——】

第606章 荒野求毒（二）

（重要提示：本故事中所有人名均与现实无关，不存在任何隐射、影射或映射。如有雷同，纯属恶搞。）

封不觉本以为片头CG会就此结束，谁知……这才刚刚进入高潮而已。

但见镜头一闪，“登场选手介绍”的桥段就来了。

第一个出现在画面中的，是一个身着浅蓝色衬衣、穿着黑色西裤的中年男子。他是白种人，长相非常爱国，有着一头棕色短发和一双黑色的眸子，还戴了副眼镜。

【一号选手——威廉·亨利·比尔·盖帽三世。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软件工程师之一。】

随着旁白的描述，狂霸酷拽的音效和字幕顺势插入，镜头也开始绕着选手做三百六十度的旋转。

【他是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却又受万人敬仰的天才。他那超过一百六十的智商，会让他在岛上抢得先机吗？】

“我感兴趣的是……一个智商超过一百六的人是怎么被你们给弄到这座岛上来的……”封不觉在心中吐槽着。

下一秒，画面已切换到了第二名选手的登场介绍。

那也是一名白人男子，看上去约在五十五岁左右，头发灰白，戴一副黑框眼镜。他身着一套看上去价格不菲的深蓝色西装，里面是衬衫和领带，脚上则是皮鞋。

【二号选手——沃伦·巴废特。享誉世界的股神、慈善家、投资大师。】

和之前登场的选手一样，介绍他的时候，镜头也在转……

【他独具慧眼、沉稳老辣，他在投资方面的智慧让世人望尘莫及。不知这份智慧能否弥补他在体能上的不足，使其在十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喂喂……这样没问题吗……怎么看都只是改了下名字而已，基本设定和现实中某些超有名的大佬完全一样啊……”

觉哥的念叨并不能改变什么，选手介绍仍在继续，第三人迅速就出现在了画面中。

这是位女选手，同样是白种人。她身穿一条热裤和一件露肩的白色T恤，里衬一件黑色背心。她的面部轮廓鲜明，身材性感，有着一头披肩的栗色长发。

【三号选手——林赛·罗汉。好莱坞话题女王，影视歌三栖明星。】

【年少成名的她有着远超同龄人的人生经历；她曾叱咤影坛、引领时尚潮流，也曾负面新闻不断、成为争议人物。她的性感和性格，使其必然地成为了观众们所关注的焦点。】

“观众们够三俗的啊……”觉哥心道，“说起来……会去收看‘荒野求毒’这种真人秀的观众，到底是怎样一个群体啊……”

【四号选手——贾斯丁·不勃。歌手、演员、网络红人。】

第四名登场的白人青年，看上去才二十岁不到，面容似女性般阴柔；一头暗色调的金发朝上翻卷起来，茶色的双眸透出一种无辜的眼神。他上着一件白色的棉背心，露出了些许纹身；下着一条嘻哈风的长裤，裤腰拉得很低；其脚上则是一双白色的运动鞋。

【他是近年来急速蹿红的青少年偶像，被粉丝们誉为“长相帅气、歌声清脆优美、兼具音乐与表演天赋、且才华横溢”的艺人。毫无疑问，极高的人气和年龄优势，将是他最有力的武器。】

“呵呵……”

封不觉在心里呵的时候，第五名选手进入了他的视线……

那是个谢顶的白人中年男子，大腹便便，眉宇间透出一种果决的气质，略微凸出的下巴显得很有特色。而他的着装……竟是一整套燕尾服。

【五号选手——所罗门·螺丝柴二德男爵。闻名世界的金融世家“螺丝柴二德家族”的一员，杰出的银行家、金融学家。】

“喂喂……‘男爵’是几个意思？这他喵的是个死人吧……且不说这根本不是当代人，国籍也不对吧！”

【他有着过人的外交才能，说话用辞考究、巧于恭维。一位和所罗门打过交道的银行家曾评论道“没有人离开他时不是神清气爽”。这份才能，或许也会成为他通往胜利的钥匙。】

“对此我深表怀疑……”封不觉心道，“在一个只能诞生一名赢家的游戏中，人与人之间能建立起的关系无非就是‘暂时互相利用’而已。只要合作双方都明白这点，即使没有任何外交才能，也能和另一人或多人达成协议。”

觉哥念及此处时，画面已切到了第六名选手的身上。

终于，来了个黑人……

他也是一身西装领带的打扮，理了个圆寸头；看面相，其年龄大约在五十岁上下，相貌不算英俊，肤色也不是纯非洲裔人的样子，估计……要么是混血，要么就是个酱油贩子。

【六号选手——贝拉克·侯赛因·奥观海。律师、政治家、前任美国总统。】

“喂！”封不觉当时就惊了，“你们是怎么把这人抓起来的！这节目是外星人办的吗！”

【从叛逆少年，到法学博士，到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他是依靠努力从而改变命运的传奇，也是唯一一位主动要求参加本节目的名人，他的表现会怎样，请各位拭目以待。】

“前总统就这么寂寞吗？虽然我也知道美国总统退下来后很不受人待见，连想去刺杀的人都没有……但你也不用自己作死吧……”

就在觉哥对奥观海的出场感到震惊时，让他更为震惊的一名选手来了……

【七号选手——奥萨马·哔——穆罕默德·哔——阿瓦德·哔——拉登。生于建筑与工业世家，本季的神秘参赛者。】

“神秘个屁啊！少林寺的和尚都知道你是基地组织首领啊！名字里还加了三处消音真是犀利啊！”看着画面中那个消瘦的阿拉伯大胡子，觉哥彻底抓狂了。

【相貌英俊的他，有五位漂亮且知书达理的妻子，两只手都数不过来的子女，多到可以用来从事各种事业的家族财产……】

“什么各种事业……不就是恐怖组织么……还有这种让人听了觉得他死有余辜的简介是闹哪样啊……和奥观海的那段差太多了吧！这是美国媒体的阴谋啊！”

【这位神秘选手究竟是个养尊处优之辈，还是一名优秀的战士，很快将会揭晓……】

七号选手的介绍过后，紧接着就是第八人。

【八号选手——伊斯特·古。国际金融系毕业，英俊且气质高贵的富二代公子哥。】

伴随着旁白，一名黄种人男性登场了。他和四号的不勃选手类似，属于青春帅哥那一型，不过他要略微年长个几岁。他留着一头桃形碎刘海，身着一套休闲西服，相貌英俊，身高也比四号要高一些。

【他是钻石王老五，是无数少女倾慕的对象。陷入丑闻

的他，很快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原谅，而他身边的一些相关人士和数个政府执法机构、甚至是与毒品有关的一些法案，却遭到了质疑和抨击。凭借出色的综合能力，他被视为本季度最大的优胜热门。】

“嗯……和一般人比，这无疑算是现充（网络语，指现实生活很充实的人生赢家）了……”封不觉念道，“但紧挨着七号出场，感觉只是普通青年而已……”

【九号选手——史蒂芬·碳。屡获奖项的美国畅销书作家，编写过剧本、专栏评论，曾担任电影导演、制片人以及演员。】

九号亦是一名白人男子，看上去四十岁左右，长相和比尔·盖帽一样爱国，身上穿的是长袖体恤和西装裤。

【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被称为“恐怖大师”的他，显然对惊险的事物并不陌生。智与体的平衡，使他在游戏中拥有了相当的竞争力。】

“碳吗……”封不觉要是能控制身体，那他此刻的表情一定是抽动的嘴角加死鱼眼，“敢再不值钱一点么……”

【十号选手——约翰·温斯顿·裂脓。摇滚巨星，“劈头士”乐队的灵魂人物，诗人，社会活动家，反战者。】

最后一名选手粉墨登场，他也是白种人，看上去三十岁左右，有着浅褐色的眼睛和棕色的头发，留着邋遢的发型和大胡子，身上则穿着一款复古式的西装。

【和诸多的艺术家一样，裂脓走上了吸毒的道路，并且对此不以为意。在音乐界制造了诸多神话的他，在我们节目中是否也能铸就传说呢？】

“就冲这匪夷所思的十个选手……这节目也已经是传说了吧……”封不觉心道，“啊……随便了，总之，这简介差不多也该结束了吧。”

的确，这可能是觉哥看过最长的剧本简介了，但……还

没完。

嘭——

火光一爆，片头CG中最为酷炫的一幕出现了。

一个身形矫健、身着一套野外生存装束的男子出现在了屏幕正中，旁白随即接道：【而我……贝尔·吃你·蛤蜊尔斯，将担任本次比赛的裁判兼主持人。我会监督、引导选手们完成挑战，通往胜利。】

“你确定你不是拿这十个人当猎物么……”

【现在，各位观众，请跟随我的脚步，共同进入这场为期三天的终极游戏——荒野求毒！】

第607章 荒野求毒（三）

剧本简介到此终于结束了。

这一瞬，封不觉眼前的景物骤变，同时，他也获得了对身体的控制权。

“搞什么？”觉哥在恢复知觉的第一秒就感到了不适，因为……此刻他整个人都被埋在了沙子里，只有头部露在外面。

【随机载入已完成，您扮演的角色是，九号，史蒂芬·碳。】系统的提示适时响起。

“就算是碳也不用埋了吧……”封不觉吐槽之余，也不忘暗自发力，想从沙子里窜出来，可是……

【重要提示：您的装备栏、物品栏、技能栏、及灵能武器已被锁定，基本身体素质将模拟史蒂芬·碳的水准。】

“又是限定吗……好吧……反正在选择单人噩梦的时候我就有这心理准备了……”封不觉当即放弃了挣扎，因为他已明白这是白费力气，“往好处想……至少我扮演的人物从体能上来说还不错。”

很显然，觉哥在观看登场人物介绍时，就已经在思考关于“扮演”的问题了。他知道，系统不会让一名男性玩家去使用性感女明星（罗汉）的身体；也不会让他扮演裁判兼主持人（蛤蜊尔斯）；因此，他扮演的肯定是剩下那九人中的一员。

如今他随机到了史蒂芬·碳，无疑是个好消息。从片头CG中看，史蒂芬·碳的年龄在四十岁左右，身形适中，也没有明显残疾，算是个很不错的身体了……

【重要提示二：该剧本中，体能值将随着饥饿、口渴、

疲劳、疼痛等体感而流失。】

“嗯……和咀魔岛那时一样，需要我自己想办法缓解是吧……”封不觉闻言后念道，“总之，当务之急……还是得先从这地方出去再说。”

话虽如此，但觉哥还真是没什么办法。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而言，在不借助物品和技能的前提下靠自己的力量逃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嘿！史蒂芬，看来你遇到了一些麻烦。”忽然，一个说话声响起。

那声音是从封不觉身后传来的，由于觉哥无法转过头去，只能略微偏过脸，用余光去看对方。

“贝尔？”觉哥并未完全看清来者，但凭借身形和声音，他已确定那就是蛤蜊尔斯。

“对，是我。”蛤蜊尔斯说着，已绕到了觉哥身前，并蹲了下来，与他面对面道，“伙计，日光浴的感觉还不错吧？”

“不……不太好。”封不觉的演技顺势上线，他摆出一副介于紧张和严肃之间的表情，说出了正常人应有的回答，“我想……这样下去我很快会脱水的。”

“没错，沙滩上的沙子……”蛤蜊尔斯一边回话，一边抓起了一把觉哥眼前的沙子，“每天都曝晒于阳光下，所以温度很高……严重时可能灼伤皮肤。”他说这话时，视线根本没看着觉哥，而是看着紧随其而来的摄像镜头。

这个宇宙里的科技水平似乎很高，此时正在拍摄觉哥和蛤蜊尔斯的那台摄像机并没有人扛着，而是自动悬停拍摄的状态，类似《我，小丑》那个剧本中The Bruce一伙所使用的技术。

“这种时刻你给观众做个毛的科普啊……”封不觉心中念道。

觉哥也看到了那台浮空的机器，不过他没有表现出任何

惊讶，在游戏世界里出现这种东西的确没什么好奇怪的。

“OK，我想观众们也不愿看到你在比赛之初就退出。”蛤蜊尔斯说着，便脱下了自己背上的大背包，然后伸手去扒觉哥脖子周围的沙子，“让我来帮你一把吧，伙计。”

话音未落，他已经徒手刨开了一大滩沙子。

三分钟不到，他就将觉哥胸部以上的沙全都刨散开，并用两条强有力的胳膊将其从沙中拖了出来。

“你还好吧？史蒂芬。”蛤蜊尔斯在烈日下做完这些，仍是大气都不喘一口，用十分轻松的语气问道。

“我还行。”封不觉装作很感激的样子，回道，“谢谢你，贝尔。”

“不用谢，这是我的职责。”蛤蜊尔斯应道，“引导和监督，还记得吗？”

“是的……记得。”封不觉没有说太多，只是做着最基本的回答。

觉哥在众多不同的剧本中与众多不同类型的NPC打过交道，所以他很清楚，眼前这种情形，要少说多听。

“我看看……长袖体恤、西装裤、皮鞋……”蛤蜊尔斯随即就开始打量觉哥的装扮，边看还边念出来，并评价道，“你认为自己是来度假的吗？史蒂芬。”

蛤蜊尔斯这一举动无疑是带有表演成分的，选手们来岛上时穿着什么，作为节目组一员的他自然事先就知道，他只是例行吐槽而已。

“不……我……”封不觉也很懂这种真人秀中常用的手法，他有意做出尴尬的表情，吞吞吐吐地说了半句话。

“算了，事到如今，你也只能穿着这些去征服眼前的荒野了。”蛤蜊尔斯打断了他，并转身打开了自己的大背包。

【每次遇到贝尔时，你都可以通过他去取出一件自身物

品栏中的物品（叠加在同一栏的多个消耗品将被尽数取出）。】

这一秒，系统提示响起，字幕亦浮现在觉哥的眼前。

“你知道规矩的，史蒂芬。”蛤蜊尔斯蹲在背包旁，低头翻找起来，“说吧，你想从我这里拿走哪件生存道具？”

对于一般人来说，此设定应该算是个考验。因为游戏菜单中的物品栏已经被锁了，所以玩家根本无法看到自己行囊里有哪些东西。也就是说……玩家得凭着记忆，在自己众多的物品中挑出一件当前所需的来。

可对封不觉来说，这却是小菜一碟：“我要……WJQ-308军铲。”别说他的行囊里现在一共就十三件物品，哪怕有二十三件、三十三件……他也能立即给出答案。

“噢，非常好的选择，要是我也会选这个的。”蛤蜊尔斯迅速将军铲从大背包中取出，递给了觉哥，“那么……”他低头看了看表，“现在是第一天，正午十二点十分，比赛已进行了十分钟……”他顿了一下，瞥了眼镜头，“史蒂芬，准备好听取你的第一条提示了吗？”

第608章 荒野求毒（四）

“是的，我准备好了。”封不觉一本正经地回道。

“好，听着……给你的第一条提示是……”蛤蜊尔斯接道，“……‘你有权保持沉默’。”

话音未落，系统提示应声而起：【主线任务已触发】

同时，任务栏里也刷出了主线任务的内容，而且……有两条……

【在卡纳比斯岛上生存七十二小时。】

【至少完成六项节目组给出的挑战。】

“需要我再重复一遍吗？史蒂芬。”蛤蜊尔斯又道。

“不，我听得很清楚了。”封不觉回道。

“很好。”蛤蜊尔斯道，“那么……我也该走了。”说话间，他已合上背包、并重新背好，“祝你好运，史蒂芬。”道完这句，他便转过身，沿着沙滩跑了出去。

“再见，贝尔。”封不觉看着对方的背影，高声喊了一句。

蛤蜊尔斯没有回头，只是抬起一条胳膊挥了挥，算是在跟觉哥示意。

他跑得非常快，似乎完全不受沙地的影响。一分钟不到，他就顺着岛的边缘转了个弯，消失在了觉哥的视野中。

“这家伙……真的是人类吗……”下一秒，觉哥的视线便缓缓下移，最终定格在了沙滩表面的一个椭圆形凹迹上，那是之前蛤蜊尔斯搁背包的地方，“他刚才只是把包很轻地放在了沙滩上，结果就压出了这样一个坑来……”觉哥一边念道，一边蹲下身子，伸手摸了摸凹迹底部的沙子，“嗯……压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密实。”

说着，觉哥又抬起头，看向对方留在沙滩上的脚印道："往少了估计……他的负重也不会低于三十公斤……"说着，他站了起来，甩手拍掉自己身上残留的沙子，"头顶烈日，在超过四十度的环境中把我救出来，然后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背上那个几十公斤重的大背包，脚步轻快地飞奔出去……"他忽然笑了，"呵……这身体素质起码也在三十级的游戏玩家之上啊。"

思考归思考，封不觉的行动也没停下，念及此处时，他已迈开步子，向着沙滩边的丛林小跑而去。

这片林子甚是茂密，粗略一望，便可见草木葳蕤，乱石如鳞。阳光穿过树冠洒下，在那昏暗的林中点缀出了无数纷杂的光斑。

"呼……还是树荫底下凉快啊。"封不觉来到丛林的边缘后，便背靠着一棵树坐了下来。

他没有急着进入这丛林，而是先把鞋子和袜子脱了下来，仔细地抖掉了里面的沙子。他明白……接下来的旅途还长，尽可能地让脚部舒适一些，多少也能减缓些跋涉带来的疲劳。

"'提示'的作用目前还看不出来，而'挑战'具体是指什么……剧本简介里也没有说。"觉哥在穿鞋时喃喃念道，"不过'挑战'这条主线必定是异常困难的……因为'生存七十二小时'这个任务实在太简单了。即使我什么都不做，就在这儿干坐三天，也未必会死掉……"

他推测得很正确，在这个节目中，如果参赛者单纯只是想活到时限结束，那真心不难……理论上来说，选手只要留在一个相对的安全的地方，用鞋子接自己的尿喝，也能坚持上三天。

当然了，这是最愚蠢、最消极的做法……至今为止也没人这么干过。毕竟这是个秀，岛上到处都有静态和动态的微型摄像机在拍摄记录（涉嫌隐私的镜头自然会在后期被剪掉

或是打码），被抓来参加节目的大牌儿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怎么也不至于这样去完成比赛的。

“等等……这是怎么回事……”封不觉穿好鞋袜、刚要起身，便发现了一件很恶劣的事情，“我在太阳底下晒了十多分钟，就减了一千五百点体能值？”觉哥难以置信地看着游戏菜单念道。

他总是会在有所行动之前，先去扫一眼自己的各项数值还剩多少，如今看来……这确是个好习惯。

“切……如此说来……”觉哥迅速恢复了冷静并念道，“体能值的具体数字已经毫无意义了……不止是身体素质，就连我的‘体力’也是根据史蒂芬·碳的实际情况来计算的，所以扣起来是按照百分比那么扣……”

这样一想，这事儿就说得通了。若是一个普通人被埋在炎热的沙子里，于毒辣的日光下炙烤上十分钟，那流失三分之一的体力也是很正常的……

“另外……这个猎奇的‘状态’又是怎么回事……”封不觉随即又接道。

很显然，除了超出预计的体能值损失外，这剧本还有其他的坑爹设定。比如此时，觉哥的状态栏里就挂着一个莫名其妙的DEBUFF，名为【戒断反应】。

就这么四个字，也没有注解什么的。比起【中毒】、【流血】、【骨折】那些状态来看，这个就很值得玩味了……

“嗯……假如这个是指对毒品的戒断反应，那我很可能……”封不觉还在想着犯毒瘾会有哪些症状呢，一缕鼻涕就这么从他鼻子里飞流直下……

还好他这会儿已经站了起来，而且头部是略微朝前倾的，否则这一大条东西就直接落在衣裤上了。

“卧槽……”觉哥见状，本能地向前弓身弯腰，心中惊

道，“喂喂……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就这么出来了啊……”

事实上，【戒断反应】这个DEBUFF从剧本一开始就一直存在，而且其效果颇为丰富，比如浑身酸痛、发热、出汗、瞳孔散大等等……只是炎热的环境正好掩盖了一些症状，以至于封不觉没有及时察觉。

“原来如此……”数秒后，封不觉神色一凛，“所以是荒野求‘毒’，而不是求‘生’吗……”他随手抹掉了鼻涕，然后在身旁的树干上擦了擦手，“想缓解毒瘾，就得找到大麻藏匿点；想找大麻藏匿点，就得进入岛内……接着就得付出体力，并且在精神恍惚的状况下进行思考、做出决断……这比单纯的求生更难……”他在思索之余，已抄起军铲，向着林间进发了，“要是费尽心机和体能，却仍一无所获……那时候，人在毒瘾的驱使下，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第609章 荒野求毒（五）

人类若想在荒野中生存下去，除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以外，还需要几样东西……

第一，健康的身体。

第二，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第三，足够的生存知识。

只有具备这三项的人，才有资格在险恶的环境中与大自然一较高下。

而如今封不觉所扮演的人物，显然是不符合要求的……

第二第三条对觉哥来说或许不算什么，心性和智慧都是他自己的东西；问题就出在第一条——健康的身体。

封不觉本以为……来参加这节目的人应该还没有到瘾入膏肓的地步，但现在实际体会了一下后，他明白了……吸毒的人，别说在荒野求生了，你就是让他待在相对舒适的文明世界中，他也是一摊什么事都干不成的烂泥而已。

“哈……呼……真他喵的……”此时的封不觉正大口喘息着，在丛林中蹒跚而行，“走了二十分钟，才走出这么点距离……”他又扫了眼游戏菜单，“但体能值却已下降了一千点……”

觉哥靠在一棵树旁喘道：“呼……体能比一般人都要差，而且差很多……”他摇了摇头，“最恶劣的是……这‘戒断反应’根本停不下来……哈……啊～”他说着，就打了个哈欠，同时……泪涎涕三液并流。

“喝——呸！”觉哥将嘴里的不明咸液吐掉，并用衣袖抹了把脸，“呼……这样下去不行……越来越难受了。头晕、发冷、发热……这些我忍忍也就算了；可四肢的酸痛逐渐转变

成麻木、胃里的恶心感向着疼痛发展……这可不是好兆头；还有这巨大的出汗量……会导致水分流失过快的……”

封不觉明白，眼下他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原地休息，用意志力撑过这一阵戒断反应的高峰；第二种，尽快找到某种可以解瘾的东西，缓解身体上的痛苦。

“嗯……虽说是很想选择主动积极一点的策略……”觉哥此刻的视线也有些模糊了，但他还是努力地观察四周，试图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但附近完全什么线索的样子啊……”

正当他准备顺势坐下之时，忽然……

“咴咴——”两声动物的低吟自林间传来。

封不觉不敢大意，当即向那声音的源头望去。

然而，进入他视线里的东西，使他不由得怀疑……是不是自己因毒瘾发作而产生了幻觉。

哒哒……嘚嘚……

那动物缓缓迈着蹄子，从觉哥面前走过。它并没有对不远处的这个人类产生任何兴趣，也没有半点儿畏惧的意思。

“开玩笑的吧……”封不觉以为是自己眼花了，赶紧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可事实证明……他并没有看错。

从他眼前踱步而过的动物，竟是一匹拟斑马（曾分布于南非，1883年已灭绝。其全身呈棕褐色，与一般的纯色马无异，只有头、颈和肩部长着斑马条纹）。

“这是什么马……”觉哥对这已灭绝的动物知之甚少，也从来没见过，故而在心中吐槽道，“这马家里够乱的啊……”

他一边想着，一边已抄起了军铲，悄悄绕到了那马的侧后方，并徐徐逼近。

“马兄，你可别怪我……”封不觉低声自语道，“把你搞定以后，我这三天的储备粮就算是到手了。在比赛伊始便解决掉食物方面的后顾之忧，无疑能让我获得很大的优势。而多

余的食物，还可以作为与人交易的筹码……”

说话间，他已靠到了猎物身侧两米处。

就在觉哥将下手、却还未下手之际……突然，那匹拟斑马好似察觉了什么。下一秒，它抬头嘶鸣了一声，拔蹄就跑。

只见那三百五十公斤的家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窜出，扭头飞奔、穿林而去……晃眼之间，已然无影无踪，仅有零星的蹄声犹在耳畔。

这一刻，封不觉陡然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举动是极度危险的。万一他的第一击没能得手（以一个吸毒者的身体素质而言，这可能性相当大），反而弄伤、激怒了这头体重在人类四倍以上的野兽，那他可就凶多吉少了……被撞翻或咬伤还算是轻的，要是那马回身一蹄子蹬过来，恐怕自己会当场毙命……

“不妙啊……”觉哥单手捂住额头，努力调整着呼吸，“看来‘戒断反应’已经对我的思维产生影响了……”

至此，封不觉才算是发现了【戒断反应】的真正可怕之处——其症状不单会带来表象上的不适感，就连神经层面的影响也有。

比如刚才那三分钟，封不觉的“记忆与行为”就受到了干扰……其大脑的记忆力、注意力、计算力和判断力都发生了暂时性的减退。他的思维变得迟钝、木纳，且伴随着记忆混乱的现象。

这便导致了……在那段时间里，他下意识地认为自己还拥有着未经限制的战斗能力。所以他才会不假思索地抄起军铲就想去干掉一匹马……

当然了，【戒断反应】的思维干扰效果，也并非不会消失……

这个DEBUFF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它具有随机性、阶段

性和不确定性。它虽是包含了所有的毒瘾发作反应，但这些效果却也不会一次性全部发作。

反正……每隔那么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它的效果就会变一下，至于变成怎样……只有天知道。到下一次变化时，也许它会只剩下“食欲不振”这一种不痛不痒的效果；但也有可能……会同时发作七八种效果，就像觉哥目前正在经历的状态。

“嗯……这样的话，我就更不能停下来休息了……”封不觉思考了大约一分钟，便决定继续前行，“必须尽快找出一个大麻藏匿点来……否则会变成白痴的……”他可不知道这个DEBUFF具有变化效应，只认为情况会进一步恶化下去……

于是，觉哥又强打起精神，竭尽所能地集中注意力，向着树林的深处踉跄而行。

又行了五分多钟，他的体能值已下降到了1734/4600；而“戒断反应”的效果，也恰在此时刷新了。

“怎么回事……走了一段后，感觉似乎好点儿了。”从思维干扰中解脱的封不觉，很快就洞察到了这点，“莫非……这个DEBUFF的效果会……卧槽！”

这一瞬，他并不是恍然大悟，而是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恶臭打断了思绪。

“尸体吗……”封不觉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他的反应，也代表了绝大多数玩家会有的反应……但凡在惊悚乐园里混过一段时间的玩家，基本都已具备了瞬间识别尸臭和血腥味的能力（不管是在游戏还是现实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掌握了一项技能……

“呵呵……太好了……”觉哥闻到尸臭，不惊反喜，他即刻加快了步伐，朝着那臭味的源头跑去。

不出意外的，他在几十米外的一颗大树旁发现了一具尸体。

那是一具男尸，身上只穿着一条裤衩、手腕上还戴着一副手铐。此刻，尸体的腐烂程度也已颇为严重，身上的皮肉还有被动物啃食过的痕迹。

“窒息死亡……腐败绿斑……腹部膨胀……附近没有人类脚印……”封不觉在检查尸体时，诸多信息在其脑中稍纵即逝，并被他本能地转变成了如同拼图碎片般的线索，“先后两种咬痕……土狼……不明生物……食腐动物？”

短短几十秒后，觉哥已初步完成了对这个现场的勘察，他有些不快地啐了口唾沫：“切……天气太热、尸体又被野兽破坏过……这下死亡时间和死因都不好判断了……”这时他不禁念道，“唉……要是小叹在这儿就好了，毕竟是专业的……”

“等等……”两秒后，封不觉微微一怔，“哼……我分析那些干嘛……这是个电视节目啊。”念及此处，他茅塞顿开，“整座岛都在节目组的监视之下，而岛上的一切……自然也都是节目组安排好的。”

想通了这点后，觉哥再重新去审视眼前的死尸，果然有所发现，“呵……原来如此。难怪这附近只有野兽的足迹，却没有他自己的脚印……”他神色微变，“这尸体是被人搬运到这里的……而那些搬运者在离开前已把自己的脚印给清理掉了。”

“那么……节目组在这儿放一具男尸的意图是什么呢……他们想传递给选手的信息是……”封不觉用手指轻抚过自己的额头和鼻梁，思索道，“嗯……尸体的姿势显然毫无意义，他们将尸体留在这儿时，就该知道他十有八九会被野兽给翻动。”他顿了一下，又念道，“按照这个思路……纹身、血字、挖肉刻字等提供线索的方式无疑也是不可靠的，毕竟没人能预测野兽会咬哪里的肉。”

最终，封不觉的视线，锁定了两样东西——裤衩，和手铐。

第610章 荒野求毒（六）

“这条裤衩……果然很可疑啊……”封不觉率先朝尸体的下半身看去，“这究竟是制作方为死者留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还是隐藏着某种线索的容器呢……”他摸着下巴道，“假如真的藏有线索，那该设置是想试探参赛者的道德底线呢……还是他们对恶心事物的忍耐极限呢……”

觉哥思考之际，已凑上前去，蹲下了身子……

可当他准备伸手去扒尸体的裤子时，却发现……手伸不出去。

“诶？”封不觉一愣，随即又试了一遍，但还是不行。

“哦~”两秒后，他神色一松，念道，“是系统阻止了我吧……”

他猜得没错……系统将他的企图定义成了一种客观意义上的猥亵行为，使其无法付诸行动。

“很好。”觉哥笑道，“这就等于是宣告了那里面没有线索。”

某种意义上来说，觉哥的确应该庆幸。假如没有系统限界的存在，那他就得“亲手”去检查一下，才能确定这件事了。

“所以说……线索就是手铐么……”封不觉随即就将视线上移到了尸体的手腕部，“让我瞧瞧……”他毫不避讳地抓起了腐尸的手，抬到眼前仔细观察。端详了几秒后，他又念道：“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嘛……”

说着，觉哥便放下了那条胳膊，将尸体翻了个身。

他本想看看尸体的身下还有没有藏着东西，结果那儿只有一些零星掉落的腐肉和大量的蛆虫。

“啊哈！”封不觉一见那些虫子，便两眼放光，俨然是动了食欲。

下一秒，觉哥就转过身去，兴冲冲地跑向了不远处的一个草丛。

不知为何，他盯着草丛看的眼神，仿佛是在看餐厅里的菜单一样……

几十秒后，觉哥俯身抓了把草，返回了尸体旁：“不错……酢浆草卷肉蛆，维生素C和蛋白质都有了。”他一边念叨，一边就动手抓了把蛆虫，夹到了草叶中。

接着，他就像是吃生菜沙拉一样，张开大嘴吃了一口，嘎巴嘎巴嚼了起来。

“嗯……还不错嘛。”咽下一口后，觉哥还自嘲般念道，“至少比我之前吃过的某个三明治好多了。”

就在他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自己的杰作时……

“啊！”一声惊叫从后方传来。

这次，无疑是人类的喊声。

封不觉神情一变，瞬间调整姿势站了起来，抄起军铲就摆出了要格斗的姿态。

但……事实证明，他根本没必要这么紧张。因为那个发出叫声的人，距离他还有十米左右的距离。

“你……你是在吃死人的肉吗？”原来那发出喊叫之人，是另一位选手——贾斯丁·不勃。

数秒前，途径此地的不勃正好瞥见了觉哥的背影。于是，他决定悄悄靠近，看看情况……而当他看到“史蒂芬·碳”先生蹲在一具尸体旁，并发出无比清晰的咀嚼之声时，自然是惊了。

“原来是你啊……”封不觉看清了来人后，稍稍迟疑了半秒，接着，他露出一个笑容道，“你说什么？吃死人？哈！怎

么可能呢……”他抬起左手，秀了秀手上的酢浆草卷肉蛆，并回道，“是野草和虫子。”

“呼……上帝……”不勃长吁一口气，脸上的表情也松懈了不少，“你吓死我了，碳先生。”

在确认了觉哥并非是食人狂魔后，不勃便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

“不过……”不勃很快就行到了觉哥面前，接道，“无论是吃什么……都没有必要蹲在尸体旁边吃吧？”

“虫子就在尸体旁边，我觉得没必要特意换地方而已。”封不觉若无其事地回道，同时，又往自己嘴里猛塞了一大口他的“自制手卷”。

“这……唔呃……”刚才离得远，不勃还没看清，此刻他方才注意到觉哥手里拿的东西是野草包活蛆……

“唉……现在的年轻人。”封不觉用鄙夷的眼神，望着扶树猛吐的不勃，语重心长地道，“看见几只虫子都会吐，真是太没用了。”

不勃吐完之后，感觉也就好点了，他立马直起身来回道：“只是看见虫子当然不会吐了！但看着一个人生吃活蛆就不同了！”

“贾斯丁啊贾斯丁～”封不觉还在吃，而且吃得很香的样子，“小伙子……你要明白，想在这荒野之中生存下去，就得习惯类似的事情……”他砸吧着嘴，有意无意地喷出了一些食物残渣，“当你放下了都市人的成见，你便会发现……到处都是美食。”

“你确定这也算是美食吗……”不勃捂着鼻子，一脸厌恶地回道。

“相对而言，蛆的味道在昆虫当中已是非常不错的了，而且蛋白质含量又高。”觉哥像是老师给学生讲课一样，有条有理地说道，“甜中带涩的滋味，配上酢浆草那接近柠檬味的

酸，无疑是一道生鲜美味。”

“唔呃——”不勃听完这段描述，又吐了一回。

而封不觉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至于口感方面，吃腐肉长大的蛆比吃屎长大的要肥一些，肉质也……”

“行了！可以了！”不勃一脸惊惶地打断了觉哥，“碳先生，我懂你的意思了……请你不要再说了。”

“好吧……”封不觉不置可否地耸耸肩，吃完了最后一口，然后就歪头示意了一下身后的尸体，转移话题道，“你怎么看？”

“什么怎么看……”不勃愣了一下，“那是具尸体呗，还能怎么看？”

“呵呵……”封不觉对不勃的反应报以冷笑，低头把玩了一下手上的军铲，紧接着又问道，“对了，你得到的提示是什么？”

“呃……”不勃的表情一下子变了，他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回道，“我想我不能把那个给你，碳先生。”

“嗯，可以理解。”觉哥点头应道，“毕竟这是个具有竞争性的节目，把自己的独家情报交给对手确实不太好。”

不勃闻言，明显一怔，“嗯……你说得没错。”他木讷地回了一句。

“总之……”封不觉又回头瞅了瞅那尸体，“我想再研究研究这尸首……”他又蹲回了尸体旁，“要不……你站在那儿等我会儿？”

“呃……碳先生。”不勃看着觉哥的背影，略微犹豫了几秒，“其实我只是路过……顺便来和你打声招呼而已，我想我该走了。”

“哦，再见。”封不觉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祝你好运。”

“再见，碳先生。”不勃最后又用古怪的目光扫了觉哥一

眼，然后默默转身，离开了此地。

待他的脚步声远去后，封不觉的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

“这小子……还是挺机警的嘛……”觉哥站了起来，朝着对方离去的方向望了一眼，“可惜……终究不是我的对手。”

乍看之下，刚才那几分钟里发生的事情波澜不惊，但实际上……却是暗流汹涌。

首先，在看到贾斯丁·不勃的刹那，觉哥就已洞察出……对方刚刚吸食过大麻。

纵然不勃只吸食了很少的剂量，但他那微微颤抖的双手和略显恍惚的眼神是无法掩饰的。

根据这一情况，封不觉便推测……不勃至少已找到了一个大麻藏匿点，而且很可能并未吸光所有的存货。也就是说……对方的身上还带着一些大麻。

于是，觉哥就动起了“袭击”的念头。

当觉哥说出“原来是你啊……”这句话时，他脑中就已然构建出了计划的每一个步骤：如何把对方骗过来，如何让对方放松警惕，如何打晕对方，如何打断对方的双腿等等……

然而，当不勃来到觉哥面前时，觉哥又放弃了袭击的计划。因为他意识到……对方也想袭击他。

只要冷静地观察，便可发现……那个表面上略显松懈的不勃，实则机警过人。从始至终，他都和觉哥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且其右手一直都隐隐置于后腰外侧。很显然，他的后腰那儿藏着把家伙，多半是小刀什么……随时准备出手。

接下来，两人进行了一段闲扯。双方的演技都不错，一个食蛆嚼草、东拉西扯，让人捉摸不透；另一个故作无措，还用两次干呕掩饰了自己与对方保持距离的真意。

不久后，还是封不觉率先发难了。他用一句“你怎么看”，

展开了试探。

而不勃继续装傻充愣。

封不觉随即冷笑，又扬了扬军铲……他用这个神态加动作给了对方一句潜台词：“我早就看穿你了，你要是想动手，我也是有防备的。”

紧接着，觉哥又问了“你得到的提示是什么”这个问题，借此挑明了另一件事：“你已经找到大麻的事情，我也知道了。”

……

此处得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问题，能表达出后面那句潜台词的意思来呢？

事情是这样的……在与不勃谈论蛆虫滋味的过程中，封不觉也在一心二用地思索着身后那具尸体的事。

就是在那几十秒之间，他想明白了自己那句提示的意义……

其实，那具男尸身上的线索，正是“手铐”。当然，手铐本身并没有什么的特别的，这点封不觉已经确认过了。那手铐的真正作用，是象征意义……它象征了“被捕的人”。

此线索结合觉哥得到的第一个提示“你有权保持沉默”，便指向了大麻的藏匿点——在尸体的嘴里。

推理到这一步后，封不觉的推演仍未结束，他大胆地作出假设，继而又想到了另外几个可能的结论。

一，每一名选手的出发点附近，都有一个大麻藏匿点。

二，该藏匿点距离该选手起始位置的距离约为一公里。

三，虽然这个地点较为容易找到，但藏在此地的大麻却藏得十分隐蔽。

四，第一条“提示”，指向的就是离各名选手最近的那个藏匿点中的大麻。

虽然无法百分百确认，但封不觉认为这四条设定属实的几率是很高的。

客观上来说，节目组可以通过这样的安排让选手们迅速对比赛上手、并各自得到一些大麻，以缓解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戒断反应。

而若是这四条设定不成立，那极有可能出现“十名选手在比赛开始后不久便纷纷毒瘾大发、倒地挣扎不起”的情况。对一个真人秀来说，这种开场未免就太难看了……

以上，就是“提示”和大麻藏匿点的关联性。

……

那么，接着先前的内容，再来看不勃的反应……

在被封不觉连续威慑之后，不勃的表情就变了，他迟疑了一下，给出了一个拒绝的回应。

请注意，不勃说的是“我想我不能把那个给你”，而不是“我想我不能把那个告诉你”。

所以……他这句话表面上听着是在说“提示”，实则却是指“大麻”。

毫无疑问的，话至此处时，这两人已是种心照不宣的敌对状态了。

而在这种一触即发的局面下，觉哥来了句意味深长的回应：“毕竟这是个具有竞争性的节目，把自己的‘独家’情报‘交给对手’，确实不太好”。

这句话，基本就是在宣告最后的底线——“你不来抢我的，我也不抢你的”。

不勃自然听得懂那话里的意思，他也只能回一句“你说得没错”，表示妥协。

这样一来，他们对话就进入了尾声。封不觉顺势说了两句废话，回到尸体（属于他的大麻藏匿点）旁蹲下，问了

句：“要不……你站在那儿等我会儿？”

他的言下之意便是……“你还准备在这儿待多久才走？”

不勃听他这么一说，也很识趣地接了逐客令，随便应付了两句，就离开了此地。

综上所述，这……才是封不觉和贾斯丁·不勃那几分钟对话的真相……

“啊……这个剧本里的NPC……真的好厉害啊……”封不觉一边念叨，一边用手去掰尸体的嘴，“先前的贝尔已展现了惊人的身体能力，而眼下这个贾斯丁·不勃，竟有着如此心机城府……他比我更快地找到了大麻；找到后也没有因毒瘾而大量使用，只是用了能缓解症状的最少剂量；然后他就推理出了我所想到的那‘四点’，继而停止了向岛内进发，改走环形路线，想去抢夺其他人的初始大麻藏匿点……如此智谋，就算是玩家恐怕也……嚯！”

他的思绪又一次被恶臭打断了，这次是从尸体嘴里喷出的气体。

“他喵的……”封不觉不禁低骂了一句，因为那阵恶臭居然扣掉了他4%的生存值。

更离谱的是，他好不容易掰开了尸体的嘴后，却发现……这货的上下颚被许多铁丝给缝在一起了，其两排牙齿间只能分开一指宽的间隙。

看起来……节目组是怕死尸的嘴自行张开，或是被野兽咬开嘴部，所以他们很有先见之明地想了这么个办法。

“切……太不专业了，要缝干脆缝得完美一点啊！特意留条缝让臭气出来是怎地！”封不觉不快地抱怨了一句，随即抄起军铲，调整了一下结构（WJQ-308军铲可以做一定程度上的变形，以发挥不同的功效），试着用军铲的“钳子”功能去钳断那些铁丝。

然而……进展不太顺利，因为卡在牙缝里的铁丝确实不

太好钳……

于是乎，吸多了臭气的觉哥一个不爽，就改用了军铲的“锤子”功能，砸碎了尸体的两排牙，用较为粗暴的手法取得了其口中的大麻。

【名称：大麻*2】

【类型：消耗品】

【品质：普通】

【功能：单个使用时，可在一定时间内抑制“戒断反应”，多个重叠使用，可获得相应的随机BUFF】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如果你不想变成RANDY那样的二货，最好就别碰它。】

那两支大麻烟被装在一个塑胶的小袋子中，外层还裹着一层蜡，所以保存完好。

另外，封不觉在那层蜡里还找到了另一样东西……

【名称：手铐钥匙】

【类型：工具】

【品质：普通】

【功能：打开手铐】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什么？你问它究竟能打开哪副手铐？还能是哪副？伙计，你是处女座吗？】

“好极了。”封不觉立刻就用这把钥匙打开了尸体手上的那副手铐，“这个没准能派上大用处……”

【名称：手铐】

【类型：工具】

【品质：普通】

【功能：你看着办吧】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既然你看到了这玩意儿的物品说明，那表明你已经拿到钥匙了。】

“OK……现在的问题就是……”觉哥将那几件东西都塞进了裤子口袋，站起身来念道，“我该去跟谁借个火儿呢……”

他也知道，实在没辙的话，把大麻烟直接吃下去也行，但眼下他的“戒断反应”正好处于一个比较弱效的时期，所以他并没有迫不及待地就去用。

“还是走一段再说吧……”封不觉深呼吸一次，决定先离开这个地方，以免又有和不勃抱着一样心态的选手出现。

可他所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有一双眼睛……已从暗处盯上了他。

先前他和不勃的一举一动，全都落在了“那个人”的眼里。

第611章 荒野求毒（七）

离开大麻藏匿点后，封不觉便立即朝着不勃离去的方向走了一段。

他倒不是想去跟踪对方，只是想在继续探索之前先侦查一下不勃的去向。

不多时，他便发现了几簇被踩瘪的野草、几根被折断的枝杈、以及几个不那么明显的足迹。

“不简单呐……”封不觉看着那些痕迹念道，“居然还能想到反跟踪……”

很显然，不勃刻意制造了这些“踪迹”，以扰乱某位可能的追踪者。

“而且这些伪装的完成度还相当很高……若不是仔细观察，连我都有可能被他给骗过去……”觉哥心道，“嗯……这个剧本里的NPC若都与他差不多聪明，恐怕我就悬了……”

就在他思索之际，忽然……

“别被眼前的假象骗了。”一个男人的说话声从觉哥身后不远处响起，“他并没有朝着脚印所示的方向移动……”

“谁在那儿？”封不觉听到声音，当即神情一紧。他一边循声回头，一边已攥紧了手中的军铲。

此刻的觉哥已失去了他那超人般的五感，所以他无法感知到那些悄然靠近自己的人。这一改变，使得一向谨小慎微的他，始终感受着一丝不安……而这份不安，让他变得很有攻击性。

“冷静点儿，史蒂芬，是我。”说话者即刻出现在了觉哥的视线中，他正是六号选手——贝拉克·侯赛因·奥观海。

“我很冷静。”封不觉的确是用很平静的语气在与对方交流，“举起军铲做出要砍你的样子，并不能代表我失去了冷静。”

“呵呵……”奥观海笑了笑，他没有贸然靠近，而是保持着三米距离，微笑着接道，“难道这是你跟人打招呼的一般状态么？”

“哼……”封不觉冷哼一声，“当面对那些‘心怀叵测、从背后悄悄靠近我的家伙’时，我通常就是这么打招呼的。”

此言一出，奥观海的眼神瞬间一变，但他很快就用一个抬眉的表情掩盖了神色的变化，并笑道：“呵呵……抱歉，史蒂芬，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悄悄’靠近你。”他说话间，还举起双手做了个引号的手势，“至少从我的角度出发，我是很正常地走过来、并善意地提醒你……”

“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盯上我的……”封不觉打断道，“不过你那句‘提醒’说明了……当我和不勃做交流时，你就已经在暗中观察了。”

沉默降临……

这一刻，两人之间的气氛很是微妙。似是剑拔弩张、却又暗含转机。

“哼……”十余秒后，奥观海又是微微一笑，“史蒂芬，我没看错人。”

封不觉瞪着对方，没有接话，他知道前总统先生的话还没完。

“你的才能毋庸置疑。”奥观海接着道，“跟我合作吧，史蒂芬，你不会后悔的。”

“合作？”觉哥直视着对方的双眼，并将这个关键词重复了一遍。

“是的，合作。”奥观海回道，“是你的话，应该能理解吧……”他顿了一下，“在这个游戏中，即使只是互相利用……

多人合作也远比单独行动要有优势得多。”

“呵……到底是玩儿政治的，这种热爱拉帮结伙的习气，恐怕已深入骨髓了吧……”封不觉心道，“不过……这种人确也有他们的过人之处。政客精于心计、外交、表演……其城府比起不勃来，更胜一筹。”

“你的意思是……你准备和我暂时建立互相利用的关系咯？”封不觉接道。

这种明知故问的行为，能让对方再多说几句，同时给自己多争取一些思考的时间。

“呵呵……我说过了，史蒂芬，我更倾向于使用‘合作’这个词。”奥观海的回答有着政治家一贯的圆滑风格，“试想一下吧，如果你我联手，那其他人还会有获胜的机会吗？依我看……只要五十个……不，四十五个小时！只需要两天的时间，我们就能将另外八人全部淘汰掉。”

“淘汰？”封不觉听到此处，心中生疑，“什么意思？他说‘淘汰’究竟是指什么……难道是指袭击其他的选手，使他们丧失行动能力？或者……有什么别的方式？”

由于开场的剧本简介并未将《荒野求毒》的完整规则讲出来，所以封不觉从一开始就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令他郁闷的是，这事儿他还不能随便问人……因为这个剧本里的NPC智力都相当高，假如封不觉暴露了自己“不知道完整规则”这件事，天知道他会遭到怎样的算计。

“说得煞有其事……但你有什么具体计划吗？”做了数秒的思想斗争后，觉哥便想到了一个既不会暴露自己，又可以接着问下去的试探性问法。

“当然。”奥观海回道，“但眼下我还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封不觉又道。

“哈哈哈……行了，史蒂芬。”奥观海笑道，“别再一脸正经地说笑了。”他举起右手，伸出两根手指，“第一，你不会和

一个‘还没得到任何保障就将自己的策略和盘托出’的傻瓜为伍；第二，面对这种傻瓜，最好的办法就是假意与他合作，然后找机会将其干掉……”

他说得对，在这种情况下，不愿将计划说出来的人，才是值得合作的聪明人……

“哼……”封不觉也笑了，随即是大笑，“呵呵……哈哈哈……”他笑得像个精神病人一样，令对方难以捉摸他的想法。

笑了几秒后，觉哥骤然停下，刹那间换上严肃的表情道：“看起来我和你还是有一些共同语言的。”

这句话，无疑是封不觉在耍小聪明……他就仿佛在说：“刚才我的反应全是在试探你，就好像你的第一句话也是在试探我一样。”

“嗯……”奥观海亦是神情一肃，松了松领口（他的西装和领带都已经脱下，此时穿得是一件衬衣），“那么……你是同意了？”

“五十个小时。”提出合作的一方还没定规矩，觉哥就反客为主，抢先道，“自现在起的五十个小时内，我会和你站在同一战线上……”他舔了舔嘴唇，“至于五十个小时以后……无论我们是否如你所说的——已成功淘汰了其他八人——届时我们的合作关系都将终止。”

“没问题。”奥观海点头道，“正合我意。”

“呵呵……很好，‘伙伴’。”封不觉说那最后两个字时，特地用了种略带讽刺意味的语气，“希望你的执行力，足以跟上你的规划。”

奥观海闻言，咧嘴一笑，露出两排大白牙：“Yes，We can！”

第612章 荒野求毒（八）

“我叫伊斯特·古，今年二十三岁。

我每天都从五万多平米的床上醒来（除了今天），面对两百多名年轻、漂亮、性感的女仆。

我用钻石打造的牙刷刷牙，用熊猫毛制的毛巾洗脸，用象牙制的梳子梳头……

而且我有着令异性难以抗拒的英俊外表，以及让那些俗人望尘莫及的智慧。

可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些而感到快乐。

与那些庸俗的人活在同一个世界，呼吸着相同的空气，让我浑身不自在……”

丛林深处，伊斯特·古先生正对着一台固定在树梢上的摄像机进行着以上这段自白。

纵然是在这十分险恶的环境中，他仍然是保持着片头CG中的登场造型，发型一丝不乱，在镜头前尽可能地表现出完美的一面。

悉悉——索索——

突然，一阵林草攒动之声自数米外响起。

“嗯？什么人？”伊斯特·古听到了响动，便迅速回头喝道。

数秒后，两道人影先后从那片草丛中走了出来。走在前面的是个提着西装的黑人男子，而走在后面的是个手持军铲的白人男性。

看清来人后，伊斯特·古神情一松：“哦~原来是你们啊。”

封不觉闻言转头，将对方上下打量了一番，随即开口

道：“你在干嘛呢？”

“啊？”伊斯特·古露出一丝鄙夷的神色，“这你都看不出来吗？我正在给自己录VCR（Video Cassette Recording，泛指录像视频）呢。”他说着，还抬手指了指树上的摄像机，“等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节目组肯定会需要很多我的个人镜头，所以我这会儿先在镜头前说一点儿，免得事后那些剪辑师自己乱剪。”

“你好像很悠闲啊……”封不觉虚着眼道。

“哈！那是啊～我有得是时间。”伊斯特·古昂首笑道，“只是偶尔吸过几次大麻的我，和你们这群滥用毒品的瘾君子可是不同的。即使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我的体能也足够我存活下去……而且我根本不用去找什么大麻藏匿点来缓解毒瘾。”他略一甩头，用手指扫开额前的刘海，再道，“所以说，这比赛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悬念，我劝你们还是早点放弃吧，坚持下去也只会丑态毕露而已……”

“哦……”觉哥闻言，转头看了看奥观海，“观海兄，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奥观海沉吟道，“大麻产生的生理性依赖较轻，小量吸入或间歇使用大剂量，都不会产生戒断症状。如果他真的只吸过大麻这一种毒品，那他的确是有一定优势的。”

“呵呵……不愧是前总统，还是蛮有文化的嘛。”伊斯特·古得意地接道。

“嗯……”封不觉摸着下巴，接道，“那……就从他开始吧？”

“可以。”奥观海回道，“我也正有此意。”

“诶？”伊斯特·古听到这儿时，才发觉气氛好像有点儿不对，他连忙后退几步，瞪着那两人道，“你……你们想干嘛？”

“想干嘛？呵呵……”封不觉勾起一边嘴角，露出一个兴奋

的笑容，“当然给比赛制造点‘悬念’啊……”

……

十分钟后，卡纳比斯岛以东。

海面上，停泊着一艘游轮，节目组的所有人员和绝大部分物资（包括两架直升机）都放置在这艘船上。

在游轮的中层，有一个体积巨大的船舱，其内部已被改装成了一个设备齐全的监控室。

此刻，《荒野求毒》的主创团队正在这个船舱内忙碌地工作着。

这里有多名出色的导演和剪辑师，一同盯着眼前的画面，密切留意着十名选手和裁判贝尔的动态。

他们目光如炬，他们才思敏捷，他们知道观众想看什么，也知道怎样去创造那样的情节……

这些人会时不时地通过手边的对讲机向隐藏在岛上的工作人员发号施令，以此调控比赛的局面；或是根据节目的需要，即时地去改变、引导选手们接下来的行为，增加节目的观赏性和戏剧性。

是的……不止是赛前布置，就在这比赛的过程中，也会有人暗中干预的……这就是“真人秀”，重点是“秀”，而不是“真”，所以在多数情况下，这类节目都假得很……

当然了，《荒野求毒》的主创团队确实非常辛苦，他们与那十名选手一样，也面临着长达七十二小时（不过他们可以轮流去休息室里眯瞪一会儿）的挑战。比赛一刻没有结束，他们就一刻不能放松精神。

另外，他们还负有监管职责。

这毕竟还是个娱乐节目，哪怕选手们在赛前已签过了一些奇怪的免责文件，但基本原则还是有的……至少，在节目录制期间绝不能出现杀人或者强暴这种恶性事件。但凡有一

点点这种苗头，节目组就会立即派人前去阻止。

说到这个……眼下就有一件挺棘手的事情正在发生……

“嘿！伙计们，你们快过来看看这个！”船舱内，一名导演忽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高声说道。

“少啰唆，林赛正要在溪边洗脚，我可不想错过这个。”船舱另一角的一人回道。

“该死！我是认真的，都给我过来！”那导演又喊了一声。

这回，屋里的人都换上了一种将信将疑的神色，纷纷靠了过来。

“这是五分钟前录到的画面。”那导演一脸肃然，指着屏幕，点开了一段刚刚才截取的视频录像。

屏幕上，很快便出现了史蒂芬·碳的特写。

“怎么回事？我们有这种机位的摄像机吗？”立即有人插嘴道。

“他把树上的摄像机拆了下来，拿在了手里。”喊话的那名导演接道，“别插嘴，看下去。”

他话音未落，视频画面中的史蒂芬·碳便开始行动了……

首先，他将手中的摄像镜头对准了另一个人……那个人的双手被手铐铐住，双脚也已被藤条缠绑在一起；他靠坐在一棵大树边，脸上布满惊惧的神情；他的左边脸颊和右侧嘴角分别有一块明显的淤青，应该是被人用拳头揍出来的。

“告诉大家，你的名字。”史蒂芬·碳（封不觉）的声音从镜头外传来，仅仅是他的声音和语气，便足已让人不寒而栗。

“伊斯特·古。”镜头中的伊斯特·古唯唯诺诺地回答，他甚至不敢朝镜头的方向看……这显然不是因为他担心自己不够上镜，而是因为他深深地畏惧着镜头后面的那个男人。

“你是吸毒者吗？”封不觉接着问道。

“是……是的。”古回道。

“是的？是的！”觉哥语气渐高，镜头也晃动起来，“那你为什么表现得像个无辜者一样？”

“因……因为……”古吞吞吐吐地接道，“我想表现得……比你们……比你们……”

“比我们高贵？还是比我们清白？”封不觉笑道，“呵呵……你就仿佛是个站在街上的婊子，在那儿嘲笑着几名正被押入警车的妓女。你自以为和我们不同……实则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说到这儿，觉哥还顿了一下，伸出一手去抹了抹伊斯特·古脸上的汗水：“看起来……你觉得和我们一同被送到岛上来，是委屈你了？”

伊斯特·古的身体不自由自主地颤抖着，眼神中的惊恐呼之欲出，嘴里已吐不出半个字来。

“看着我！”觉哥一声咆哮。

古被他吓得一惊，转头看了眼镜头，但很快又将视线移开了。

“你们瞧，总是有这种令人扫兴的家伙存在……”下一秒，封不觉便将摄像机转过来，对准了自己的脸，“想要让节目更精彩、更火爆……你们就得放宽尺度……”他的语气和眼神皆是狂热无比，他那粗重的喘息好似能透过画面直接传到船舱内，“假如你们不愿意，没关系……我会帮你们的。”他顿了一下，露出一个狞笑，“我说到做到……哈哈……哈哈哈哈！”

伴随着一阵疯狂的笑声，镜头剧烈地颤抖、旋转起来，接着……便传来了伊斯特·古的惨叫声。

数秒后，屏幕一黑，一切戛然而止……

那名播放视频的导演，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同事们，沉声道：“我看到一半时，已经找距离他们最近的工作人员过去了……但事情发生得太快，而且那个区域只有这一部摄像

机……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也不知道工作人员能不能及时抵达……”

“这……这是什么情况……史蒂芬·碳发疯了吗？”

“怎么可能……他特意取下了树上的摄像机，然后拍摄了这样一组画面。他显然知道我们在看，最后那些话就是对我们说的，这表明他的神智很清醒。”

“会不会是毒瘾让他精神失常了？比如……精神分裂？”

“这倒有可能！他本人并不是这样的人啊……”

这一刻，节目组的主创们议论纷纷、不知所措……

这帮扮演着上帝的家伙，竟陷入了慌乱之中……这在过去的录制过程中是从未发生过的。

“呼叫海豚（游轮的名字），呼叫海豚，这里是袋鼠四号（岛上行动队的代号，每个都编号代表了一个由三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听得到吗？完毕。”恰在此时，先前被派遣出去的小队发来了回报。

坐在那儿的导演赶紧抄起对讲机，语速极快地应道：“这里是海豚号，情况怎么样了？完毕。”

“呃……我们抵达了你指定的地点，但这儿根本没人……”袋鼠四号回道，“树上的摄像机确实被拆掉了，可以看到攀爬和拆卸的痕迹。完毕。”

“袋鼠四号！能再仔细看看那儿的情况吗？”那位导演又接道，“比如地上有没有血迹、足迹，或者……尸体被拖动的……”

“噢！上帝！”突然，对讲机另一头的人发出了一声惊呼。

“怎么了？袋鼠四号？袋鼠四号！快回报你们那里的状况！”

“天哪！这混蛋！”对面传来了一声叫骂，然后是，“这里出了点儿状况，我得过去帮忙，稍后联……”

负责小组通讯的那名工作人员连话都没来得及说完，就扔下通讯器离开了。

顷刻间……船舱内陷入了一片死寂。一种名为恐惧的气氛已在悄然蔓延。

没有人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敢去想象。

只有一阵疯狂的笑声，还萦绕在每个人的耳旁……

第613章 荒野求毒（九）

“瞧，和我预料的一样，他们中招了。”躲藏在树丛里的封不觉望着远处的袋鼠四号小队说道。

“虽然很奏效，但我仍觉得……你的主意有些疯狂。”蹲在他身旁的奥观海接道。

“哼……或许吧……”封不觉冷笑一声，没有多言。

面对奥观海这样的临时搭档，觉哥自然不会透露太多，所以他只是敷衍地回了这么一句。

但实际上，熟悉觉哥作风的人都明白——那些看似莫名其妙的行为，其实都是很有目的性的。

封不觉很清楚，除了贝尔以外，节目组还在岛上安排了许多潜伏人员（那些人行动后留下的蛛丝马迹早已落在了觉哥的眼里）。在这种前提下，做出“节目组一直在暗中实时干预着比赛”的推测，也是合情合理。

对觉哥来说，这种被人掌控着的感觉……很不好。

而且，除了主观上的不爽以外，客观上，他也面临着一项“威胁”。

这一“威胁”的起因便是……他和奥观海合作了。

前总统先生的观点很正确——即便只是相互利用，多人组队也比单独行动有利得多。别的不说，就说刚才吧……当觉哥爬上树去取摄像机时，奥观海就在负责看守伊斯特·古；而当觉哥用摄像机录制恐吓用的VCR时，奥观海则在一旁布置捕猎陷阱。这些事儿要是一个人去做，那还真不好办……两个人做便十分轻松。

且不说他俩的合作关系能维系多久，其中又隐藏了多大的凶险。至少在短期内，封不觉和奥观海的竞争力比起其他

选手要强得多。

然而，也正因如此……他俩势必将成为节目组打压的目标。

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成熟的导演团队，绝不会允许一个真人秀在开场后不久便提前失去悬念。业内人士都懂，节目组在背地里“搞平衡”是常有的事。没有人喜欢看实力悬殊的较量，毫无悬念的胜负就意味着乏味，乏味就意味着收视率降低，收视率降低就意味着广告商来找你谈判……

正是考虑到了这一“来自节目组的威胁”，封不觉才做出了先前的举动。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扰乱节目组掌控比赛的节奏”。

这种搅乱别人思绪和计划的手段，是觉哥的拿手好戏……正所谓“一惊二诈三忽悠，四骗五哄六嘲讽”，栽在觉哥这“六式”之下的冤死鬼可多了，虚拟和现实中都有，《荒野求毒》节目组只不过是他坑人名单上的又一个条目而已……

“他们好像快要把古给救下来了。”几分钟后，奥观海再度开口道。

“无所谓，我已经切实地敲碎了他的膝盖。”封不觉接道，“淘汰是不可避免的，呵呵……准备捡肥皂去吧……”

此处要说明一下，在摄像画面消失之后、工作人员赶来之前的那段时间里，觉哥已将伊斯特·古打至晕厥，并将其变成了捕猎陷阱的一部分（即重物）。不久后，袋鼠四号小队赶到，就在他们的小队长与海豚号游轮通讯时，另一名工作人员正巧踩中了陷阱。于是，他便与伊斯特·古一同弹起，被倒吊在了树上……

“史蒂芬，我得提醒你一下……”奥观海又道，“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已经越界了……”他顿了两秒，再道，“虽然我们在录制前签过了免责条款，但你对伊斯特·古所实施的拷打和虐待，很可能会引来事后的民事诉讼……以他家的势力……”

“哈哈哈……”封不觉笑着打断了对方，“到底是当过律师的人，那么快就想到了这方面……”觉哥可是有恃无恐的，剧本结束后的事与他无关，“行了，不劳您费心，我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再说……刚才我并没有将殴打他的画面拍下来啊，他说我打了就打了？我还说我是正当防卫呢。”

“呵呵……原来如此。”奥观海也笑了笑，“其实我想说的重点是……假如他把我俩一块儿告了，我建议你也别请律师了，直接由我出马吧，我的律师执照还是有效的。”

封不觉耸肩接道：“好，那就说定了。”

他们二人就这么躲在林中轻声聊着，远远观察着袋鼠四号小队的行动……

大约五分钟后，中陷阱的那名工作人员被救了下来。那人基本没有受伤，只是脚崴了而已，比起伊斯特·古所受的身心创伤，根本不算什么……

又过了三分钟，行动自如的两名工作人员已拿出了随身背包中的担架（该世界的高科技产物，一种折叠后仅有一尺长、一掌宽的简易担架），将伊斯特·古放了上去。而那名崴了脚的工作人员则负责多拿一个背包，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

他们在出发前重新与海豚号通讯了一次，汇报了一下眼前的情况。船上的团队稍稍商议了十几秒，便决定让他们先回去再说。

接着，袋鼠四号小队的三人，便抬着已然神志不清的伊斯特·古，向着沙滩的方向进发了……

“好了……他们走了，现在呢？”待那些人的脚步声远去，奥观海开口问道。

“回到那里，再布一个新的陷阱。”封不觉面无表情地回道。

“这有什么意义？”奥观海疑道。

“进一步制造恐慌。”封不觉一边回答，一边已走出了树丛。

“哦？”奥观海也跟着他走了出去，“何以见得？”

“其一，我们消失在监控画面中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是不安。”封不觉说着，抬眼扫视了周围一圈，“这一路走来，我基本已经将他们架设摄像机的规律摸透了。那些镜头的监视面积的确很大、覆盖率很高，但有些地方，纵然有镜头也没用，比如树丛、草丛、地沟、水下……另外就是……”他指了指前方，“这里。”

“嗯……这倒是，他们现在一定正通过附近几个区域的摄像机拼命寻找着我们的行踪。”奥观海接道，“应该不会马上就想到……我们又返回了此地。”

“是啊……那三名工作人员这么一来一回，监视者们便会产生一种错觉——‘咱们的人刚刚才搜索过那里，但什么都没有发现’。”封不觉接着对方的话道，“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搜索’这里，他们的精力都花在救人上了。不过这无所谓，因为这三人在这儿待了足够长的时间，所以连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我们什么都没遗漏’。”他顿了一下，“总而言之，短时间内，不会有人想到我们俩仍在此处。”

“好吧，‘不出现在镜头内’是其一。”奥观海又问道，“那其二呢？”

“其二，既然我们准备在此地再多待一会儿，那不妨就利用这些时间去做点儿什么……呵呵……布置陷阱就是个不错的选择。”封不觉笑道，“等他们后知后觉地想到我们的行踪时，肯定会再派人过来，到时候……”

“等等，你怎么知道他们还会中一次陷阱？”奥观海道，“都已经有人中过一次了……”

“很简单。”封不觉回道，“如果来的人知道先前有人在这儿中过陷阱了，那他就会想‘反正陷阱已经被踩掉了’，这儿已

经安全了，于是中招。而如果来的人并不知道先前有人在这儿中过陷阱，那他也会中招。”

“呃……”奥观海的脑子有些别不过来了。

“说白了，知道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刻警惕’。”封不觉道，“只有随时戒备着陷阱的人，才能避过陷阱，在这种人的眼中，整片丛林、乃至整个世界，都是一片‘雷区’。这种人不会关心闪电能否两次击中同一个地方，也不会关心是否曾有人站在这个地方被雷劈死过，他们只知道……雷雨天，尽量别出门。”

“因为到哪儿都有可能被劈死么……”奥观海抹了把鬓角的冷汗，在这似是而非的谈话中，他越发觉得眼前的史蒂芬·碳高深莫测，“好吧……所以‘双重陷阱’就是其二。”他抿了一下嘴唇，“嗯……听起来确实可以让节目组手忙脚乱一阵。”

这时，封不觉已来到刚才的陷阱残骸旁，他停下说道：“好了，咱们迅速地再弄一个吧。”

奥观海走过来，看了眼地上断掉的藤条，接道，“这藤条已经不能用了，我去找几根新的；史蒂芬，你去找重物。”说罢，他已然转身行动起来。

谁知……

哐——

在毫无征兆（至少在奥观海看来是如此）的情况下，觉哥竟突然扬起军铲，从后方突袭了奥观海……

“你……”奥观海踉跄倒地，用难以置信的眼神回头望着觉哥，艰难地说道，“你竟然……”

哐——又是迎面一击。

觉哥毫不留情地补了一铲，将奥观海彻底打晕。

“是你叫我找重物的，我这是就近取材。”封不觉说着，已蹲下身去，给奥观海戴上了手铐（打晕伊斯特·古以后，他便

将手铐取了下来），“抱歉，光是目前所做的这些，还不足以让节目组乱了阵脚……”他的眼神渐冷，“伊斯特·古只是个开始，而你……将成为关键的一环。”

第614章 荒野求毒（十）

“唷~唷~我来自街头，口袋里什么都没有~我缺吃少穿，过得像只流浪狗~

可就算迷途，我也不畏艰辛劳苦~信念已达，前路便不再模糊~

无论身处何处，我会当你的指针~hip-hop就是教堂，我就~是你的神。

唷~唷~请坚持斗争，我会用说唱帮你度过困难的人生~”

以上，是节目组刚刚收到的一段影像……

这段VCR也是封不觉用那台被拆下的摄像机拍摄的（只要他重新开机，游轮上就能接收到该设备的信号）。

画面中，被藤条捆在树上的奥观海，正一脸惊惶地对着镜头进行即兴说唱……

说唱结束后，画面就再度变为了一片漆黑。

监控船舱内，也又一次陷入了死寂。

但数秒后，讨论声便此起彼伏地爆发出来……

“这是在搞什么？奥观海被胁迫了吗？为什么……要逼他说唱……”

“你们看！他背后的大树和伊斯特·古那段录像里的树一样！他还在那儿！”

“难怪到处都找不到……原来一直就躲在那个区域附近吗……”

“我说……奥观海和史蒂芬·碳不是一伙儿的吗？他怎么被绑起来了？碳去哪儿了？”

“难道那儿还有别的什么人？”

“不可能，岛上的其他人全部都在监控之下。”

“那……这一段影像，恐怕也是史蒂芬·碳所拍摄的了……他居然对身为伙伴的奥观海下手了吗……”

“上帝！这家伙已经疯了吧，你们看到奥观海额头上的伤了吗？”

“我们得在他干出更恶劣的事情之前阻止他……”

“行了！都静一静！”当众人七嘴八舌乱作一团时，一个苍劲有力的声音响起，立即hold住全场。

舱内几十号人齐刷刷地回过头去，看向了一个坐在角落里的男人……

那是一名颇为年长的男子，留着简洁的白色短发和络腮胡，身着一件黑色的休闲衬衣。

虽已年过六旬，但他仍是神清体健，器宇不凡。他的双目深邃、有神，鲜明的面部轮廓（大额头）让人一眼难忘。

他，就是《荒野求毒》的总导演，亦是该宇宙中最伟大的导演之一——詹姆斯·弗朗西斯·还没聋。

“让我理一下思绪……”还没聋稳住场面后，即刻颔首沉吟道，“这位九号选手，史蒂芬·碳先生……先是与奥观海结成同盟，商定好了一起去袭击其他选手；然后，他们便一块儿干掉了伊斯特·古，拆走了我们的一台摄像机，拍下了一段类似恐吓视频的东西……接着，史蒂芬·碳又袭击了奥观海，并重新打开摄像机，逼着后者在镜头前来了段说唱……”

“嗯……”念及此处，还没聋皱眉接道，“碳先生的部分行为，的确有些无厘头。但客观上讲，他依然在比赛不是吗？”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了众人的脸，“他既没有违反规则，也没有违背自己的目的。除去那些诡异的、疯癫的表演外，史蒂芬·碳所做的……也无非就是用规则允许的方式淘汰了两名竞争者而已。”

他说得好有道理，船内的其他人全都无言以对。

半晌后，才有人接道："那……您的意思是……不去管他？"

还没聋并未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将手放到了右侧的下巴旁，用两根手指扶着脸颊，作沉思状。

又是一阵沉默降临，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这位话事人做出进一步的指示。

片刻后，还没聋终于开口接道："给我接通贝尔。"

大佬就是大佬，对讲机明明就在他面前的桌上，还要人家拿给他……

不过，没人对此表示异议……一秒不到，就有人上前两步，把对讲机递了上去。

还没聋抬手接过对讲机，举到嘴边道："贝尔，我是詹姆斯，听到请回话。"

作为总导演，他有许多特权，其中之一就是……与岛上的工作人员通讯时，他不需要说"海豚"啊、"袋鼠X号"啊之类的代号，直接报名字就行了。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也只会与贝尔进行通讯。

"呼……我是贝尔。"隔了七秒左右，蛤蜊尔斯的声音才从对讲机中传出，"抱歉，刚才不太方便。"

"啊，我看到了。"还没聋早已将视线移到了蛤蜊尔斯所在的那个监控画面上，"有只土狼袭击了你。"

"呃……事实上，这是只佛罗里达黑狼（原为北美土著所信崇的神秘象征，十九世纪后因白人的殖民侵略与宗教迫害而受到波及。1910年，狼群在连番追杀下已穷途末路；由于饥饿，它们开始袭击家畜。1917年，最后一只佛罗里达黑狼死于人类的枪下。据说这是一只小狼崽，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看到过佛罗里达黑狼）。"蛤蜊尔斯回道，"这座岛上可没有什么土狼，詹姆斯，所有的动物都是……"

“行了行了……我知道。”还没聋打断道，“比赛场地是我们一块儿选的，记得吗？那儿的动物清单我看过……而且，说实话，我并不是很在乎……什么土狼、黑狼……对我来说没有多大区别。”他呼了口气，“好了，说正事儿，我需要你去找个人。”

“现在吗？”蛤蜊尔斯接道。

“是的，越快越好。”还没聋道，“你见到他以后，除了让他自选一件‘物品’带走之外，另外再给他一件东西……”他说到这儿时，眼神微变，“把你的‘那把刀’给他。”

“什么？我的刀？”蛤蜊尔斯闻言明显一愣。

还没聋语气坚定地回道：“是的，就是刀柄里装着GPS定位装置的那把……”

……

与此同时，封不觉那边……

“OK，搞定。”录完了那段“说唱表演”后，觉哥便依照惯例（这个“惯例”是他在三十分钟前才发明的），将奥观海的膝盖给打碎了，“别担心，观海兄，很快就会有人来救你的。”

骨碎的那一刻，被绑在树上的奥观海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其身体也因剧痛而扭曲起来……十几秒后，或许是内啡肽的作用开始显现了，痛怒交加的奥观海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并当即破口大骂：“噢！你这卑鄙的混蛋！史蒂芬！你会遭报应的！”

“我劝你别瞎嚷嚷，观海兄。”封不觉淡定地回道，“虽然救援很快就会来，但在他们来之前，你还得独自在这儿待上个十到二十分钟，”他一边说话，一边已站了起来，“这段时间里，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乖乖坐着别动、也别出声。因为乱动可能会让伤势恶化，而乱喊乱叫……没准会引来野兽的。”他耸肩歪头道，“考虑到这一因素，我劝你还是把那把刀好好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此言一出，奥观海的眼神霎时一变。

这些细微的神态变化，自然全都落在了觉哥眼中，他微微一笑，接道：“没错，五秒前我就注意到你悄悄把右手伸向了后腰处，所以我才会站起来，和你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摇了摇头，“你试图用大喊大叫来分散我的注意力，然后趁机捅我一刀，来个鱼死网破……呵呵……真是太天真了。”

觉哥说话间，又朝后退了两步：“与你结盟后不到五分钟，我就发现你在暗中藏了把武器……我只是不说破而已。”他舔了舔嘴唇，“你知道孙子兵法中的‘围城必阙’原则吗？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没有用手铐去铐你——我想让你留有一丝希望，让你觉得自己还有翻盘的可能……”他的脸上浮现了狞笑，“观海兄，你跟伊斯特·古不同，你不是那种会轻易屈服的人，假如我完全不留余地，你一定会拼死与我作对的。所以……只有让你抱着一种‘我还有机会’的错觉，你才会乖乖配合我，在我的威胁下来段儿说唱……哈哈哈……”

“你这狗娘养的！杂种！”奥观海这次是真的怒了，爆出了相当难听的粗口。

“没有什么好发火的，前总统先生。”封不觉回道，“你是政治家，应该已经见惯了背叛。你也很清楚……在这种环境下，我的做法并不存在什么对与错。在必要时，你也会这样做的。”他又笑两声，“呵呵……即是如此，你又何必自欺欺人、恼羞成怒呢？”

面对觉哥的歪理邪说，奥观海一时间确是无法反驳，而且他内心还萌生了“这家伙说得好像有道理啊……”这样的想法。

“那么，观海兄，我就不奉陪了。”封不觉这时已退出了五米距离，弯腰捡起了放在地上的摄像机，“你现在有三种选择，第一，把你背后的那把刀子朝我扔过来，祈祷自己能命中、并且对我造成巨大的损伤；第二，在我离开后，割断藤条，拖着断腿追踪我，并找机会给我一刀。”他扛起摄像机，

喘了口气道，“反正我个人是不建议你选这两条的……”

其实这建议，说白了也是在嘲讽……奥观海又不是傻瓜，这两种选择的结果不是被对方打晕，就是自己疼晕。

“至于第三嘛……”封不觉说这句话时，已然转过身去，“……坦然接受自己的失败。”他回眸一笑（邪恶的笑），“就像我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卑鄙’那样。”

第615章 荒野求毒（十一）

下午四点半，海面上……起风了。

半小时后，空中飘来了一块巨大的乌云……大到足以让整座卡纳比斯岛及其周边海域蒙上一片阴影。

五点十五分，海豚号游轮的船长走出船长室，出来瞧了眼天色。然后，他便果断下令——靠岸、抛锚。

虽然还没聋导演认为这有些小题大做，但船长的态度非常坚决："我绝不会在这种天气下让船停泊在海中央的。"

所以，船最终还是靠岸了。

……

如果说乌云是一辆老式房车，那闪电、暴雨和狂风，无疑就是住在车上的一家三口。

至五点三十分时，天空已是雷声隐隐、狂风大作，只是雨水尚未落下。

而封不觉的【戒断反应】，也在此时迎来了又一波发作的高峰。

"哈啊……哈啊……"他靠坐在一棵树下，大口喘息着，口中喃喃自语，"这回……呼……好像不是忍忍就能过去的了……"

几个小时前，封不觉就已经摸清了"戒断反应"这个DEBUFF的发作规律，所以他始终没有使用先前找到的大麻，而是选择了忍耐。

可是，眼下这一波的症状来得特别猛烈，不仅是体能值、就连生存值都开始自行流失……

"不行了……虽然是想等到'精神干扰'类的症状出现时再用

的，但按照这种趋势……生存值会流光的……”封不觉想到这儿时，已伸手摸向了自己的裤袋。

“嘿！史蒂芬，咱们又见面了。”

就在觉哥准备使用大麻时，蛤蜊尔斯的说话声忽然从其身侧响起。

那一瞬，觉哥脑中闪过了无数念头。他就像是一台高效的计算机，当你把问题输进去时，答案就已经出来了。

于是……

“给我SCP-500！”这是觉哥看到蛤蜊尔斯后说出的第一句话。

觉哥此举，也算充分利用了规则。因为系统提示曾明确地说过：【每次遇到贝尔时，你都可以通过他去取出一件自身物品栏中的物品】，既然如此，那就甭客气……要了再说。

蛤蜊尔斯闻言微微一怔，不过他很快就做出反应：“好的，没问题。”说着，他已放下背包，将觉哥要的东西递了过去。

觉哥见对方真的把东西拿出来了，可谓大喜过望，他二话不说就接过胶囊，一口吞下。

下一秒，他打开游戏菜单一看，状态栏中的【戒断反应】果然是彻底消失了。

“真不愧是能把丧尸变回活人的神药……”封不觉心中念道，“……居然还能戒毒。”但他转念又一想，“唉……不过，这也是我的最后一片万能药了，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拿到类似的神物。”

觉哥的确是有过这方面打算的……万一他在某个剧本里找到了SCP-038（万象树），或者遇到了某位可以解析SCP-500的化学家，那他就可以对这药进行量产了。

倘若这个计划能够实现，以后大家就再也不用担心觉哥没吃药……哦不，没药吃了。

“你感觉怎么样？”蛤蜊尔斯看了封不觉几秒，问道，“刚才你看上去很糟糕。”

“呼……总之……现在已经没事了。”觉哥说话间，已站了起来。

万能药就是这么厉害，数秒前还奄奄一息的人，转眼便已是神采奕奕。

“很好，如果你状态不佳的话，我也会很困扰的。”蛤蜊尔斯回道，“现在这样，我就能放心地把‘挑战’任务告诉你了。”

“挑战吗……”封不觉听到这两个字时，脑中浮现出的便是第二条主线任务【至少完成六项节目组给出的挑战】。

但此时此刻，他所关注的并不是任务，而是另一件事……

“在你说出那个之前……有件事我想先弄清楚……”事到如今，觉哥已经没必要再装什么蒜了，所以他的态度和在沙滩上时判若两人，“想必你也已经知道了我先前的所作所为，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他顿了一下，“我这一路上，有意避开了所有的摄像机，包括现在我们站立的这块区域，也是镜头的死角……”他直视着蛤蜊尔斯的双眼，“……我不明白，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哈……就这事儿啊？”蛤蜊尔斯爽朗地一笑，“很简单……我从你捆绑奥观海的那棵树下开始找起，一路找过来的。”

封不觉接道：“可我已经掩盖了脚印和其他踪迹。”

“没错，我注意到了，但你做得还不够彻底。”蛤蜊尔斯笑道，“要骗过普通人的双眼绰绰有余，但我是专家。”

“好吧，很有说服力。”封不觉应道。

“另外……”蛤蜊尔斯又道，“由于你始终选择在摄像机的盲区里行动，使得自己的路线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反而降低了我的追踪难度。”

“对啊……”封不觉接道，“只在‘摄像机拍不到的地方’行动，这不就等于是缩小了搜索范围么……”

“呵呵……当然了，这也不能怪你。”蛤蜊尔斯道，“这本就不是对等的较量，毕竟这座岛的90%都在摄像镜头的覆盖范围内，你能躲开镜头做长距离移动，已经很了不起了。”他停顿了两秒，“如果你有兴趣，以后我们可以在没有摄像机的荒野上，来场真正的‘追猎游戏’。”

“呃……再说吧……”不知为何，封不觉瞬时回忆起了当初在“猎人岛”上被雷恩斯·福德追猎的经历，总感觉……如果追猎者换成蛤蜊尔斯的话，情势会变得更严峻……而且结果还很有可能是被吃掉。

“那么，现在你准备好听取自己的挑战了吗？史蒂芬。”蛤蜊尔斯又拿出了主持人的派头，瞥了眼始终跟随着他的那部悬浮摄像机道。

“嗯……你说吧。”封不觉随口应道。

这会儿，觉哥正在不由自主地脑补一组画面——蛤蜊尔斯一边追踪着“史蒂芬·碳”的脚印，一边对着摄像镜头讲解道：“瞧，那是个人类的脚印，虽然他已经想办法做了掩饰，但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我想他才刚离开不久，我们很快就能追上他。

捕捉人类的方式有很多种，最有效的是扑倒，然后重击后脑。我们也可以用利器迅速割断他们的脖子，这样会少些痛苦。

人类身上的大部分肉都可以食用，它们富含大量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一磅人肉就能提供你一整天所需的热量……”

“听好了，你的第一项挑战是……”蛤蜊尔斯的话将觉哥从幻想中拉了回来，“猎杀一只鳄鱼。”

【支线任务已触发】

话音未落，系统提示来了，觉哥顺势打开了游戏菜单，看到任务栏中出现了这样一条支线：【于沼泽地中找到并杀死加拉鳄。】

“哦？”封不觉心道，“这是做主线的时候顺便可以做个支线的节奏么……”

“考虑到这项挑战的危险性，我会亲自来给你做一次示范。”另一边，蛤蜊尔斯的话还没完，“你要认真看好我的每一个动作，记住我所说的每个要领，明白吗？”

“嗯……好的。”封不觉应道。

“好，跟我来。”蛤蜊尔斯说着，便转身小跑起来，并摆了摆手，示意觉哥跟上。

封不觉也不多话，迈腿就跑。

服完万能药的封不觉身体状况正佳，身上的负重也不过就是一把0.85公斤的军铲、两支大麻和一副手铐而已。在这种状态下，他要是追不上背着巨型背包的蛤蜊尔斯，那也未免太说不过去了。

就这样，在蛤蜊尔斯的带领下，封不觉穿林疾走。

五分钟后，他们便来到了一块沼泽地的边缘。

“就是这儿了。”蛤蜊尔斯停下脚步，放下背包道，“这片沼泽里有许多短吻鳄……”他没有跟觉哥说话，而是对着镜头在讲解，“在美国，鳄鱼袭击人类的事件在急剧增加，过去十年被鳄鱼杀死的人数比之前三十年还多。当然，在这座远离人类文明的小岛上，应该是没有这种事的……”他说到这句时，已然踏着水草和泥泞的石头，行入了沼泽中，“不过鳄鱼就是鳄鱼，它们是危险的、致命的……”

封不觉不想去打断蛤蜊尔斯，事实上，他还是挺喜欢听这种讲解的……所以，觉哥只是紧握军铲、默默地跟在了对方身后。

“一旦你遇到了一条，该怎么对付呢？”蛤蜊尔斯看着镜头，随手从沼地里抄起了一根长逾一米、粗若人臂的浮木，“现在，就让我来演示一下。”他转过头，看向侧前方，“瞧，那儿就有一条……它也已经看见我们了，我们要慢慢地走过去。”说着，他便弯下腰，蹑手蹑脚、不紧不慢地挪步行去。

见得此情此情，封不觉不禁在心中吐槽道：“虽然不知道这家伙究竟是在教我还是在教观众……但我只想说一句……鳄鱼，你现在跑还来得及……”

第616章 荒野求毒（十二）

“那家伙一口就能把我的胳膊咬断，就像咬断腐烂的树枝一样轻而易举。”蛤蜊尔斯边走边对着镜头说道。

他前行的脚步很紧凑，但速度并不算快。他的每个动作都显得举重若轻、游刃有余，这些都是经验和技术的体现。

“这条鳄鱼很适合用来做演示……”蛤蜊尔斯来到那鳄鱼身侧三米距离时，接着说道，“它的体长在一点八米左右，这种尺寸的鳄鱼，基本已经发育成熟。当然了，它还会继续长大……”他将手上的木头朝前探了探，“我将这种短吻鳄的攻击方式称为‘死亡翻滚’，那是它们与生俱来的本能。”说到这儿时，他又瞥了封不觉一眼，“你可别小看了这种爬行动物的破坏力，它们的全身几乎都是肌肉，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这家伙比我强壮得多。”

“呵呵……你确定吗？”封不觉的内心虽是在吐槽，但表面上，他还是点头应道：“明白……”

“而且，它们的速度也远超你的想象。”蛤蜊尔斯的讲解仍在继续，“鳄鱼的移动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五十公里，在这沼泽地里，你根本跑不过它们。”

“这他喵的是场地的问题么……就算我在柏油马路上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时速也不过三十六公里而已啊……”觉哥在心中连番吐槽着。

“你瞧，它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蓄势待发。”说话之间，蛤蜊尔斯已手持长木来到了鳄鱼的正前方。

他神态自若地弓起背，缓缓半蹲下来，一手曲在身前，另一手稳稳地控制着那根木头。

那条短吻鳄则是微微仰头，瞪着浅黄色的眸子，将嘴张

到半开，作戒备状。

接下来的几秒，蛤蜊尔斯和鳄鱼全都紧绷身体、一动不动。

“嗯……他该不会是准备用霸气来解决战斗吧……”封不觉又在脑补一些奇怪的事情了。

“在这沼泽地里，它无所畏惧。”对峙没有持续太久，蛤蜊尔斯的说话声很快又响起，不过此时的他已无暇再去看摄像镜头了，“所以，它面对我时，没有退缩。”

“是啊……换成我的话……只要看到你拿着木头棒子走过来，我就跑了……”封不觉心道。

“看仔细了，史蒂芬……”蛤蜊尔斯说这句时，正用手上的木头去戳那鳄鱼的嘴，而后者的反应自然是张口狠咬那腐木，“我会尽量快速、人道地干掉它……”

下一秒，蛤蜊尔斯便开始曲腿横移，他一边用木头的前端去分散鳄鱼的注意力，一边绕向其后方。

而他的解说也并未中断：“我要按住它，用手钳制住它的嘴，不让它张开……”

话音未落，但见蛤蜊尔斯扬手一甩，将木头朝前一掷。几乎在同一瞬，他整个人也是一跃一扑，像骑马一样压在了那条鳄鱼的背上。

“看到了吗，动作要快……”蛤蜊尔斯的说话声变得有些断断续续，这是其身体正在发力造成的，“……先用木头分散它的注意力，制造刹那的空隙，然后从正后方突袭，利用你全部的体重，将其压制住……”话到此处，他的左手若闪电般攫出，钳住了鳄鱼的嘴，“接着，就像这样……用手钳制住它的嘴，千万别让它张开。”他转头看向觉哥，用右手比划了一个“张嘴咬”的手势，“鳄鱼两颚的力量十分惊人，它们的咬合力高达数百公斤，有些品种甚至超过一吨。但是……这股力量是用来把嘴‘合上’的，而不是把嘴‘张开’，所以，当它的嘴

处于闭合状态时，就是你出手的机会……”

封不觉瞪着死鱼眼，心中吼道：“臣妾做不到啊！”

“呼……它的力气真大。”蛤蜊尔斯喘了口气，右手一收一出，其手中已然多了一把小直刀，“了结它最有效的办法，是切断它头部后面的脊柱。”说着，他便手起刀落，将刀尖刺入了鳄鱼的脊背，“好，我已经把它的脊索切断了。”

虽然封不觉不知道这样的做法是否算“人道”，但“快速”那是肯定的。

“哈啊……呼呜……”身下的鳄鱼彻底死去后，蛤蜊尔斯才让自己的身体松弛下来，深呼吸了几两次，“那么……史蒂芬，我的演示就到此为止了。”他用自己的衣襟擦了擦刀刃，收刀入鞘，并站了起来，“我最后再说几个关键的要点……其一，找个水位较浅的地方下手。若是水深超过了你的膝盖，那你很可能就无法压制住鳄鱼了，因为浮力会抵消你的体重；其二，一定要从后面突袭。鳄鱼的爆发力很强，你要是从正面或侧面扑过去，它很可能一甩头就咬到你；其三，量力而行。不要找个儿头过大的鳄鱼，那种长度超过三米的，连想都不要想。”

“嗯嗯……”封不觉连连点头，一脸很认真的神色。

很多人都被他这表情骗过，熟悉觉哥的人都明白，这就叫“虚心接受、屡教不改”。

“另外，有鉴于这个挑战的难度确实非常高……”忽然，蛤蜊尔斯神情微变，接道，“……经节目组高层商议后决定，你还能从我这里得到一项额外的帮助。”

“哦？”封不觉不动声色，微顿一秒后应道，“他们非但对我此前的行为没有什么意见，反而还给我帮助？”

“为什么要有意见？”蛤蜊尔斯反问道，“在《荒野求毒》中，打斗、拘禁、威胁、抢夺、欺诈等等行为……本就是规则所允许的。只要你没有做出谋杀、性侵这类举动，就算我

这个裁判也无权来干涉你。当然了，若是你使人留下残疾、或者患上精神疾病，那赛后还是要面临追加诉讼的。”

“原来如此……”觉哥念叨了一句，随后用试探的语气问道，“那么……你所说的帮助是？”

“就是这个。”蛤蜊尔斯回话时，顺手就把自己腰间的那把小刀连鞘一并取下，“戈博（Gerber，刀具品牌）生存系列，是我常用的一款。”他把刀递向了封不觉，“现在，我这把刀就交给你了，希望对你完成挑战会有所帮助。”

第617章 荒野求毒（十三）

【名称：贝尔的日常小刀】

【类型：复合型武器】

【品质：传说】

【攻击力：极强】

【属性：火】

【特效一：切掉头就可以吃了！（被此刀杀死的生物，其身上的寄生虫、病菌、毒素等有害成分将全部无效化）】

【特效二：鸡肉味儿，嘎嘣儿脆！（被此刀杀死的生物在煮熟后会变成鸡肉味）】

【特效三：蛋白质是牛肉的六倍！（被此刀杀死的生物在单位重量下的蛋白质含量会变成牛肉的六倍）】

【特效四：跟上，凯文~（召唤一个凯文为你作战）】

【装备条件：通用专精A，器械专精B，召唤专精B，拾取后绑定】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全长27.9厘米，刃长9.5；AUS-8A刀身，拥有58HRC的高硬度；硬合金刀柄外包ABS防滑橡胶，附带尼龙K鞘、磨刀器、打火石及户外求生哨。贝尔·吃你·蛤蜊尔斯御用之刀，荒野求生、杀人灭口，必备神器。

——人挡吃人，佛挡吃佛。】

封不觉伸手接过了对方递来的小直刀，并即刻将其拔出刀鞘，拿到眼前细细观瞧。

此刀整体呈黑灰色，刀刃上覆着一层灰钛，只有刀柄末

端和刀镡处点缀着些许橙色。其刀鞘上附有固定带、弹性卡扣、打火石卡槽（内含一个野外求生打火石）、以及合金磨刀器。

锋利的刀尖、锯齿状的后刃、穿线孔（利用穿线孔可将小刀绑在棍子上当长矛使用）、还有拴在柄末的哨子，都是极具实用性的设计。

从各种角度考量，这都是件极好的装备。它兼具了武器和工具的功能，攻击力和隐蔽性都比WJQ军铲要强，而且携带很方便（佩在腰间即可，无需占用物品栏）。

那么……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呃……我想确认一下。”封不觉看完了物品说明，便收刀入鞘，并将其紧紧攥在手里，“这把刀……你是打算‘借’给我用一会儿呢……还是直接‘送’给我了？”

如果蛤蜊尔斯此刻回答“只是借给你用用而已”，那封不觉立刻就会去谋划——“怎么才能黑掉这件装备”。

反正类似的事情……觉哥已经对夺灵干过一次了。他不但黑了人家的【魔杳灵枢】，还将那玩意儿给“消耗”掉了。最关键的是……至今他也没有为此付出什么代价。

有这种前科在，觉哥黑起NPC的装备来，那自然是毫无心理压力。

“哈哈，当然是送给你了。”蛤蜊尔斯笑了笑，“不过是把刀而已。”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封不觉心中念道，“对这个剧本里的其他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一把普通的、在商店里就能买到的刀具。只有拿在史蒂芬·碳这个‘被玩家附身’的人手中，才是一件传说级的‘装备’。”

“啊……那谢谢了。”封不觉不卑不亢地回了一句，顺手就将小刀别到了自己的皮带上。

“OK，刀你收好……”蛤蜊尔斯说着，便俯下身、单臂一

探，抓住了那条短吻鳄的尾巴，“但这个，是我的战利品，我就不客气地带走了。”

“嗯，这是应该的……”封不觉接道，他心里也很清楚，对方不太可能把这条鳄鱼的尸体留下。

“鳄鱼肉是极佳的能量来源，它的胆固醇很低，同等重量下，它的蛋白质和牛肉一样多，但脂肪只有牛肉的一半。”蛤蜊尔斯一边对着镜头做科普，一边就将鳄鱼从沼水中撩了出来，“说到鳄鱼的脂肪……你知道吗？那是一种有效的驱蚊剂，将其涂抹在自己裸露的皮肤上，可以避免蚊虫的叮咬。”他倒悬起鳄鱼的尸体，抓其尾，挂过肩头，将其拖在了自己的身后，“至于鳄鱼皮……用刀切成条状后，便可成为牢固的绳索。”

“喂喂……你把东西拿走之前才跟我一一列举其优点么……”封不觉听到这儿时，心中吐槽道，“你这潜台词是‘想要的话，你也赶紧去杀一条’对吧？”

啪嗒——啪嗒啪嗒……哗啦啦……

恰在此时，雨落之声由缓至疾，骤然响起。

风雷交加的天空，终于开始了降水。

这蓄势已久的暴雨果然是不同凡响，真可谓风啸电光满，滂沱泻惊瀑。

短短几秒间，封不觉就体验到了淋浴般的感觉。

“噢，看来你的运气不太好。”蛤蜊尔斯在暴雨中也显得镇定自若，他拖着鳄鱼，走回了背包旁，“在这种天气下，恐怕你是无法捕猎了。”他顿了一下，侧身单手捡起了背包，“我建议你先找个地方避雨，等雨停以后再行动。”

“好的，我会的……”封不觉回道。

“那么，我先走了，史蒂芬。”蛤蜊尔斯随即接道，“回头见。”

说罢，他便转过身去，一手背包、一手鳄鱼，小跑着消失在了雨幕中……

“再见。”封不觉望着对方的背影应了一声，不过他的声音很快就被雨声所淹没。

……

晚，六点四十分，岛上某山洞中。

一个女人正抱膝坐在离洞口约十米远的地方，瑟瑟发抖。

“阿嚏……”纵然是孤身一人在这荒野之中，林赛·罗汉也没忘了打喷嚏时要用双手捂住口鼻，保持风度。

当然了，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她一进山洞就看到了一台位于高处的摄像机，所以她知道……自己仍在别人的监视中。

“真倒霉……”罗汉用手（眼下没有手帕或纸巾供她使用）擦了擦鼻子，嘀咕道，“……为什么我会落到这个地步……”她将十指相交，双手合在额前，低声祈祷道，“上帝……如果你听得到我，请听我说……求你帮帮我，只要你帮了我这一次，我保证做个诚实的孩子，我再也不说自己是双性恋了，我会坦率地出柜的。”

话音未落，一道闪电划破天空。

一片惨白的光芒从洞口外照入，映出一条狭长的人影。

“啊！”罗汉被那突然出现的影子吓了一跳，不禁惊叫出声。

轰隆隆——

数秒后，雷声传来，将她的声音压了下去。

而那人影，也已缓步行入了洞中。

“哈啊……哈啊……”封不觉喘息着站定，用左手去扶石壁，右手则抹了把脸。待睫毛和眼眶中的水珠被擦去后，他

才看清了不远处的情况，开口问道，“罗汉女士（Ms.Lohan）？”

“是罗汉小姐（Miss.Lohan）。”罗汉回道。

“哦，罗汉小姐，呵呵……真巧啊。”封不觉与对方打招呼时，脸上是堆着微笑的，说话的语气也很和善。

不过……觉哥的心中却在冷笑：“本想找个地方避雨的，没想到却遇见了落单的对手，呵呵……真是时来运转啊……”短短数秒之间，他的目光已扫到了高处的摄像机，“这里也有吗……哼……也罢，就是要让你们拍下来才有意思……”

他的视线很快游移到了罗汉的身上，后者的造型也和片头CG中的一样，身着一件露肩的长袖T恤、里面有一件黑色的背心打底，下半身则是一条热裤。此时的罗汉全身都湿漉漉的，在昏晦的光线中，她那惹火的身材已是若隐若现。

“呵……在这山洞里，你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封不觉的内心活动仍在继续，“而外面的狂风骤雨，会极大地影响救援赶来的速度。即使节目组发现情况不对，等他们派人过来，一切也已经晚了……”

第618章 荒野求毒（十四）

十分钟后……

“啊哈！搞定！”见到火光的刹那，封不觉兴奋地喊了一声。

在这十分钟里，觉哥可是一刻都没闲着。他先将上衣拧干（系统不让他脱衣服，所以他只能穿在身上拧），然后摸着黑到山洞深处走了一圈，幸运地找到了一堆较为干燥的枯叶和树藤（其实只要干燥、可燃，随便什么都行，动物的尸体也行），随后他又把这堆东西捧回洞口处，借助刀背和打火石，在上面生起了火。

“干得好，碳先生。”一旁的罗汉见状，顿时面露喜色，赞了一句。

不得不说，这真是讽刺的一幕……

来参加这个节目的选手，在外面的世界都是衣食无忧、生活富足的，但他们却都选择了靠吸毒去寻找快乐。

而此刻，在这荒野之中，在雷雨交加、饥寒交迫的境况下，哪怕只是一个小火堆，也足以让他们欢呼雀跃。

“你需要把衣服脱下来烘干么？”封不觉收好刀，便开口问道。

“我倒是想。”罗汉回道，“但……”她抬手指了指架在高处的那台摄像机，“……正在录像呢。”

“我还以为你不会在乎那个呢。”封不觉耸肩道。

“嘿！拍戏是拍戏。”罗汉微蹙眉头，“难道拍过几个暴露镜头，我就成暴露狂了？”

“呵呵……我开个玩笑而已。”觉哥笑着，改蹲为坐，开始

解鞋带（脱鞋子系统还是允许的），“不过，我觉得你至少应该把脚给烘干，要不然可能会得‘战壕足’。”他顿了一下，学着蛤蜊尔斯的那种语气，讲解道，“那会使你的脚充血、肿胀，出现水疱和血疱，导致皮肤脱落……万一感染的话，你就不能走路了，甚至有生命危险。”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罗汉应了一声，也开始脱鞋。

目前为止，封不觉感觉自己的计划实施得很顺利。其第一步——“让对方放松警惕”，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在这段并不算长的时间里，觉哥已不动声色地营造出了一种比较和谐的气氛；仿佛他和罗汉两人不是什么竞争对手，而是在同一屋（窟）檐下避雨的同伴。

当然了，觉哥也明白，这种因“处境相同”而产生的信任感和安全感，本质上是很脆弱的。只要自己稍有异动，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将化为泡影。

另外，通过观察便可发现……罗汉也并未完全放下戒心。纵然表面上挺客气，但她依然和封不觉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且始终用正面对着觉哥；她的身体也没有彻底放松，眼神更是时不时地瞥向觉哥，观其动向。

总而言之……觉哥想要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将对方一举拿下，还是需要一点耐心的。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待罗汉露出破绽之时，她便将成为又一个奥观海……

……

与此同时，海豚号游轮，监控船舱中。

“真他妈的太棒了。”还没聋导演看着操作台上的一个屏幕，一脸不快地爆了句粗口，“我们刚把带GPS的小刀交到那家伙手上，暴雨就阻断了信号……这真是……”他紧接着又爆了几个分别以“F”和“S”开头的单词，F开头的那个用的是正在进行时，而S开头的那个用的是名词形式……

他骂归骂，语气还是很淡定的，一点都听不出恼火，反而有点自嘲的意思。

“别担心，还没聋先生。”离他不远处的一名工作人员说道，“碳现在仍处于我们的监视之中不是吗？”

“叫我詹姆斯就行了，孩子。”还没聋侧目瞥了对方一眼后回道。

那名工作人员确实很年轻，还没聋称他为孩子并没有什么违和感。

“好的，还没聋先……呃……我是说，詹姆斯。”

“呵呵……”还没聋微笑着摇了摇头，微顿两秒后接道，“孩子，面对史蒂芬·碳这样的人，常规监视是不够的。”他将视线投向了觉哥和罗汉所在的那个监控画面，“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像先前那样，把山洞里的摄像机也给拆了。所以……GPS很重要，那才是我们的底……”

他的话到此戛然而止，最后那个“牌”字没说出口，是因为他眼前的监控画面上……又出事儿了。

……

同一时刻，洞窟中。

坐在火堆旁的罗汉正面带微笑地看着觉哥，而她的手中，已多了一样东西——手枪。

“为什么你会有枪……”被逼退到墙边的觉哥并没有显露出惊慌，但他的心里却在吼着：“他喵的有没有搞错！”

“呵……当然是从贝尔那里拿的了（根据比赛规则，每一名选手都可以带十件物品来参赛，但在他们上岛前，节目组会将这些东西全部没收。当贝尔出现在某名选手面前时，后者就可以在他那里领取自己所带物品中的一件）。”罗汉笑道，“你拿的是什么？那把军铲？还是那把小刀？”说话间，她的目光分别扫过了觉哥手边和腰间的那两件道具，“啊……其实我也不感兴趣……”她歪过头，甩了下头发，“史蒂芬，你是

聪明人，你应该能理解……打从一开始，我和你们的思路就是不一样的。正如那句老话——男人征服世界，而女人征服男人。呵呵……当你们这些人专注于‘生存、挑战’之类的事情时，我已经想到了一个更高明的计划……”

“通过掠夺来保证生存，通过淘汰别人来获得优胜……”封不觉接过对方的话头道。

“呵……脑子转得还挺快。”罗汉笑着应道，“可惜，这会儿才反应过来，有点晚了。”话至此处，她神情骤冷，“好了，闲聊就到此为止吧，现在，把你身上的东西统统掏出来，一件一件放到地上。”

“你不觉得这种威胁很可笑吗，你我都很清楚，你不可能开枪打死我。”封不觉岂会轻易就范，他肯定要出言周旋一番。

“哼……我确实不会‘打死’你……”罗汉冷笑一声，缓缓将枪口下移，“不过……我可以给你的膝盖来上一枪。”

“喂……你等等……”封不觉的冷汗当时就下来了，“枪伤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即使是打在胳膊或腿上，也有可能死人的……”

“废话，这我自然知道。”罗汉回道，“若不是担心把你误杀，我早就开枪了……放倒你以后再搜身，对我来说更方便、也更安全。”她顿了一下，“所以，我劝你帮我个忙，也帮自己一个忙……乖乖地把东西都交出来，然后随便捡块石头，砸碎自己的膝盖。”她的口气听着真像是几小时前的觉哥，“这样，我可以节省一发子弹，而你可以仅带着骨折的伤势退出比赛。”

罗汉说到这里，竟忽然抬起枪口，对准了觉哥的脸：“假如你想顽抗到底、或是天真地以为我不会开枪……”她略微退后几步，好似是怕溅到血，“我可不敢保证……子弹最后会打中哪里。”

“我勒个去……这剧本里的NPC还真是各种狂霸酷拽、各种杀伐果断啊……”这一刻，封不觉在心中念道，“我干脆强退吧……反正已入手了传说级武器，也算没白来……”

虽然这个想法是挺正确的，但觉哥终究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他仅用了两秒就把这念头从脑子里扫了出去，并开口接道：“好好……你别开枪……我照办……”说着，觉哥便略微向前走了几步、离开墙边，并将手伸向了裤子后面的口袋。

“别耍花招，慢慢来……”罗汉的双眼紧紧盯着封不觉的一举一动，“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提醒你一下……你这样用枪指着我，很可能会引来……”封不觉说这句时，抬头瞥了一眼摄像机。

“你不用跟我玩儿这种心理战术，史蒂芬。”罗汉打断了觉哥，语气冷静地接道，“在这山洞里，你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她扬了扬手上的枪，“枪在我手上，我可以为所欲为。就算节目组觉得情况不对……呵……在这种暴雨天气下，等他们派人过来，一切也已经晚了……”

第619章 荒野求毒（十五）

“喂喂……这台词似曾相识啊……”封不觉心里这样想着，手也没敢停，此时，他已经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了自己那一小袋大麻。

“对，就这样儿，慢慢地……一件一件地把东西放到地上。”罗汉见对方已经就范了，便将平举的手臂收回，变成手肘靠着身体的姿态，这样举枪可以轻松一些。

封不觉抬了抬眉毛，做了个不置可否的表情，随即缓缓弯腰，将手中的大麻轻轻地放到了地上。

“很好～继续，下一件。”罗汉接着命令道。

封不觉巴不得如此，放慢动作正好可以为他争取时间。问题是……他身上的物品，着实不多……

“嗯……怎么办呢……”觉哥心里寻思着，“先前从树上拆下的摄像机已经丢掉了（第二次遇到贝尔时他便舍弃了那台摄像机，因为他原本的‘自拍捕猎’计划已随着行踪败露而破产），目前我所持有的物品……是一副手铐、一小袋大麻、一把军铲和一把小刀。纵然把手铐钥匙也算上，也只有五件而已……”他的视线瞥了一眼已然被搁在地上的军铲，“最倒霉的是……军铲从一开始就已经放在地上了（由于物品栏被锁，觉哥是无法把东西放进次元口袋的，一路上他一直把军铲拿在手上，休息时就放在手边）……现在把大麻一搁，就只剩三件物品了……”他集中起精神，思维似闪电般跃动起来，“就算我以二十秒一件的速度把东西往外拿，留给我想办法的时间，也只有一分钟……”

念及此处，他已将手铐的钥匙从口袋里拿出，俯身朝地上放去。

“这是什么东西的钥匙？”罗汉问道。

“手铐。”封不觉回道。

“你身上还有手铐？”罗汉又道。

“是的，我正准备把它拿出来。”封不觉回这话时，忽然神情一动，“哦，对了……我有个建议……”他把手铐钥匙放下后，抬起头道，“不如这样，我把自己铐起来，然后你把钥匙带走、扔掉，这样我一样会失去行动能力，而且也不必打断自己的腿了。”

“不行。”罗汉很果断地拒绝了这个提议，“仅仅是被铐住，并不能确保你被淘汰，你完全可以戴着手铐继续在岛上活动。”她冷哼一声，“再说……即使没有钥匙，弄开手铐的方法也不少。我敢打赌……你至少会其中的一种。”

“卧槽……”封不觉当时就惊了，他在心中吼道，“姐姐你是半仙啊？敢不敢不要这么神机妙算啊！”

此刻的觉哥，真是由衷地佩服这岛上NPC的智商……

没错，封不觉的确知道好几种不用钥匙解就挣脱手铐的方法。事实上……他还练习过（不要问我为什么）。面对这种一般的链式手铐，只要给他一根铁丝、一个别针、甚至是一张比较挺括的纸，他都能轻松将其解开。即使遇上安全性更高、更先进的手铐，他也有一招杀手锏——拇指脱臼法。当然了，这个办法不是每个人都适用的，手太肥的人、生理常识差的人、意志力弱的人……都不行。不过觉哥妥妥儿地可以做到……还是那句话，他练过……

“好吧好吧……你看穿我了。”觉哥很快平复了内心的郁闷，并笑了起来，“呵呵……这真有趣……”

“哦？”罗汉挑眉问道，“你觉得有趣？”

“是啊……对我来说，被一个高明的对手逐渐逼入绝境的过程，是一种享受。”封不觉一边笑着，一边将手再度伸向了裤袋，“每当我想到一个策略，你就立刻将其化解，于是我就

得再想一个更高明的策略……呵呵……这种在逆境中与人博弈、不断被逼至极限的感觉，简直让我兴奋到颤抖……”他没开玩笑，他的手真的在微微颤动，“我说的这些……你能理解吗？罗汉小姐。”

“不能。”罗汉的回答迅速而简洁。

她在听取觉哥这段话时，表情就在不断变化。此时，她看觉哥的眼神已仿佛在说——“原来你是个变态”。

“哈……那真是太遗憾了。”封不觉长叹一声，同时，他已将裤袋里的手铐拿出，放到了地上。

这一刻，觉哥的裤袋已被掏空，他身上仅剩下一件物品——【贝尔的日常小刀】。

“等等！你要拿刀了是吗？”看到觉哥将手伸向了刀鞘，罗汉警觉地喝止了他。

“对。”封不觉回道。

罗汉闻言，想了两秒，然后命令道：“你向左转，侧身对着我，让整把刀出现在我视线中。”她挥了挥手上的枪，“将左手放到右肩上，用右手慢慢地把刀鞘从皮带上解下来。”她握紧了抢把儿，“我警告你……若是你打算拔刀突袭、或是突然把刀丢过来……”

“……你就会开枪。”封不觉打断了对方，接道，“啊……我知道了，你不用反复讲。”

话音未落，觉哥便已然照着罗汉的指示去做了。

见对方如此“听话”，罗汉也稍稍放心了一些，至少从表面上看……眼前的“史蒂芬·碳”并没有发动武力抵抗的意图。

但实际上……觉哥的抵抗已经开始了。当他的右手触到小刀的瞬间，他便发动了这把传说级武器的第四特效——【跟上，凯文~】

在前文中，我并没有对这个特效做详细的说明。此处正

好补充一下……像【贝尔的日常小刀】这类带召唤特效的装备或物品，在其物品说明菜单里都会附加一个“超链接”功能。玩家只要展开该链接，便可以观察到召唤效果的详情。

拿凯文举例，通过装备说明中的链接，便可看到以下信息。

【召唤特效：跟上，凯文~】

【效果：召唤凯文为你作战（冷却时间1周，存在时间45分钟，同一时间最多存在1个凯文）】

【备注：凯文不会凭空登场，在特效发动后，他会以一种“相对合理”的形式迅速出现在你面前；凯文的基本形象是一名三十五岁左右的白人男子，其具体的衣着造型会因登场环境而改变；凯文永远扛着一台摄像机；凯文的战斗能力强于一般人类（即使扛着摄像机）；凯文可以接受召唤者在精神上下达的指令，亦可接受口头指令；凯文只会与召唤者做非常简单的交流，而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他都会无视别人的攀谈、保持沉默。】

“你在干嘛？怎么解了这么半天？想耍花样吗？”罗汉见觉哥花了五十几秒还没把刀从腰带上解下，当即提高了声音喝道。

“呃……因为单手不太方便……”封不觉随便找了个听着还蛮有道理的借口回道。

其实他心里也在纳闷儿：“这都快一分钟了，凯文怎么还没来？”

轰隆——

恰在此时，洞窟外响起一声惊雷。

雷声未止，一道人影便已赫然出现在了洞口。

但见……来者人高马大，面容刚毅，脚踏军靴，身披雨衣。

他扛着一台款式颇为落后的摄像机，默默地站在洞口，一言不发。

罗汉见到这不速之客，当即一惊。她本能地朝侧面移了几步，将枪口偏转到了觉哥和洞口那人影之间。

“凯文？”封不觉试探着问了一句。

凯文没有回答，只是朝前走了几步，冲觉哥点了点头。

“什么？谁？”罗汉的脸上惊疑不定，她转头看着凯文道，“你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吗？”

凯文继续沉默……

“嘿！你干嘛不说话？”罗汉追问道。

此刻，封不觉也想问这个问题。因为他分明已经在脑内下达了“回答她‘是’”这个命令，可凯文就是不开口。

于是，觉哥出于试试看的心态，又下达了一个“单脚站立”的命令，结果……凯文马上就照办了。

“你在干什么？”罗汉见到这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一幕，不禁有些动摇，“你到底是谁？”

“原来如此……只能指挥他的‘行动’，但不能操控他的语言。”封不觉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他随即就在脑中下令道，“凯文，制伏那个女人。”

下一秒，凯文……动了！

其劲影疾出，似烈马脱缰，若猛虎下山……恍然间已杀至罗汉身前。

“我靠……这起码有三十级玩家的体术水平啊！”封不觉见状，心中亦是一惊。他知道凯文很强，但绝没有想到……竟然会强到这种地步。

砰——

紧接着，罗汉手中的枪就响了。可惜，这一枪只打中了

凯文右肩上的摄像机。

这也不能怪她，凯文的行动给她制造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让她无法冷静地做出反应，再说……她毕竟只是个演员，不是杀手，枪法本就不咋地。

“呃咳……放开我！咳……你这混蛋！”短短五秒，罗汉就被凯文放倒在地，后者用单手卡住她的脖子，将其死死摁在了地上。

而罗汉手上的枪，也已被凯文劈手打落，滑到了觉哥的脚边……

第620章 荒野求毒（十六）

晚，七点二十分，海豚号游轮。

一种凝重、诡异的气氛，降临在了监控船舱内。

“那究竟是什么人？”一名工作人员看着屏幕，皱眉念道，“我们节目组里有个叫凯文的摄像师吗？”

“不可能……”另一人回道，“第一季我就进组了，从来没见过这号人……”

“那他是谁？”旁边的一人又道。

“你问我……我问谁去？”

类似的对话此起彼伏地响起，但说白了……全是废话……

“好了！”最终，仍是总导演还没聋的一声高喝，镇住了场面，“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有个男人，扛着摄像机，出现在了这座早已被封锁的荒岛上？”

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可谓抑扬顿挫，铿锵有力。

而他说完后所产生的效果便是……全场立刻鸦雀无声。

大约五秒后，还没聋叹了口气，再度打破了沉默：“唉……你们至少也可以去查一下洞口外以及周边地区的录像，看看他是从哪儿来的吧？”

他就像是在教训小孩一样，教导着这群迟钝的下属们。

“快！还等什么？”隔了几秒，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人当即大喊道，“立即查看J区所有机位在之前十分钟内拍到的影像！”

虽然这位喊话的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但大伙儿也都照着他的话去做了。

当然了……他们的举动终究是徒劳的，凯文毕竟是个召唤生物，他那“相对合理”的登场形式，也只是针对封不觉而言；在觉哥视线以外的地方，鬼才知道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

同一时间，洞窟中……

“哈！哈哈哈哈哈……”封不觉一边发出得意的笑声，一边将自己放置在地上的东西一件一件又捡了回去，“啊~哈哈哈……啊~哈哈哈哈……”每捡起一件物品，他就这样淫荡地……呃……我是说……嘚瑟地笑上一阵。

“咳……放开……咳……我！”罗汉仍未放弃挣扎，纵然被卡住脖子使不上劲儿，她也要不遗余力地用双手去攻击凯文。

只是……她的捶打和撕扯对于凯文来说如同隔靴搔痒，毫无杀伤力。

“放弃吧，你这是白费力气。”封不觉将大麻、手铐和手铐钥匙逐一装回了裤袋，然后左手握军铲、右手持手枪，收敛住了笑意，开始正常讲话，“就算你打到自己精疲力竭……凯文照样也是不痛不痒。”

“其实挺痛的。”这时，凯文忽然回头看向觉哥，并说了句话……

“乖乖隆地洞啊！”封不觉闻声之后，当即惊得叫出声来。

觉哥可万万没想到，凯文的嗓音听上去尖锐无比，异常搞笑，简直就像是那种橡皮鸭子玩具发出来的声音。

“哈……咳咳……哈哈哈哈……”就连被压制在地的罗汉都笑了起来，足可见凯文的声音有多惊人。

不过凯文本人对此倒是不以为意，一脸若无其事的神态。

“好了，我们还是进入正题吧。”封不觉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当然，这份平静中带有一丝蛋疼，“凯文，放开她。”

指令下达后，凯文没有任何犹豫就照做了。

罗汉坐了起来，用手抚了抚自己的脖子，并以一种敌视的目光瞪着觉哥，然而……此刻她的目光早已是毫无底气、其中还隐藏着些许畏怯。

“别担心，罗汉小姐，我和你可不一样。”封不觉挥舞着手上的枪，冷冷道，“我对这玩意儿熟悉得很，保证不会打中你的要害，也不会打死你。”

“废话少说，你想怎样？”罗汉没好气地问道。

“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把身上的东西全部交出来。”封不觉回道。他的思路和罗汉正好相反……罗汉之所以让觉哥慢慢地将东西掏出来，是因为她害怕对方突然暴起、进行武力反抗；而觉哥之所以让罗汉快点儿，则是因为他根本不怕罗汉会反抗。

“哼……我要是不给呢？”罗汉冷哼道。

“问得好。”封不觉接了一句，随即就朝凯文使了个眼色，“凯文，打碎她的膝盖，搜身。”

“你……”罗汉只来得及说出这一个音节，半秒后，她的膝盖就碎了……

砸碎她膝盖的不是别的，正是凯文扛在右肩上的那部摄像机（他始终把机器扛在肩上，包括之前用单手将罗汉摁在地上的时候，也没放下）。

“啊——”罗汉撕心裂肺地喊了起来，疼痛让她的表情变得扭曲，其身体也本能地蜷起。

然而，凯文可不管那些，在执行完觉哥的命令以前，他不会停下。下一秒，他便抓住罗汉的肩膀，将她翻了个身、使其背面朝上，接着，他就开始搜索物品。

罗汉身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藏东西的地方，被雨水打湿的衣物已将其身体轮廓显现得一览无余，所以她的物品无疑都在那条热裤的口袋里。

数秒后，凯文便顺利搜出了她仅有的两件东西：一个装着大麻的小塑胶袋，和一个指北针。

“瞧，我给过你机会了，是你自己没有珍惜。”封不觉道。

“你这杂种！混蛋！”罗汉破口大骂，疼痛和悔恨让她流下了眼泪。

“嗯……败者的叫嚣总是让人回味无穷。”封不觉神情愉悦地回应着对方的谩骂，同时，他将军铲夹在腋下，腾出一只手来，接过了凯文递来的物品。

将两件东西拿在眼前查看一番（这个过程大约在两分钟左右）后，觉哥冷笑了一声：“哼……看来你已经淘汰掉‘某个人’了是吧？”

“关你屁事！”罗汉咆哮着回道。此时，她的剧痛已有所缓解，虽然还是很疼，但不乱动的话，这种疼痛还在忍受的范围以内。

“呵……你不说，我也能自己推测出来……”封不觉瞥了眼手中的大麻，笑道，“首先，你看上去完全没有受到戒断反应的影响，这表明你至少已经用过一支大麻了。但是……你这包里仍有三支大麻。”

“那又如何？”罗汉粗暴地回应道，“我成功找到了多个大麻藏匿点，不行吗？”

“那是不可能的。”封不觉斩钉截铁地接道，“第一个藏匿点，属于特殊情况，那是节目组有意安排我们找到的。但其余的那些……恐怕不会那么简单。”他看着罗汉，摇头道，“你自己都说了，你并非以‘生存和挑战’为目的在比赛，这样的你，怎么会去找藏匿点呢……”

觉哥说到这儿，又掂了掂手上的指北针，并将其盖子打

开："再看这指北针……呵呵……里面的指针指向根本就不对，归零作业都没有做好。"他抬眼望着罗汉，"很显然，这是被某个不会使用的人摆弄过所造成的。"

"哼……你怎么知道我不会用？"罗汉还在嘴硬。

"你会吗？"封不觉微笑着问道，"那能否劳您为我解释一下，什么是'定向线交会法'？"

"法克鱿！"这就是罗汉的回答。

"哈哈哈……"觉哥大笑几声，接道，"行了，接着刚才的话题……为什么一个不会用指北针的人，身上会带着指北针呢？"他停顿了两秒，自问自答道，"结合你身上大麻的数量，不难猜出……你已经掠夺过某一名选手了。而且，这事儿就发生在比赛初期、对方刚刚找到大麻藏匿点的时候。"

话至此处，觉哥将大麻和指北针一块儿塞进了裤袋，并重新拿好军铲："我想……你是在找到了自己的那个大麻藏匿点后，便立即推理出了其他选手的开局形势和你是一样的，于是，你迅速沿着岛的外围做弧形移动，企图去做些打劫的勾当。结果，你还真就找到了一个人——一个领取了指北针作为初始物品的人。"觉哥仰起头，舔了舔嘴唇，"会是谁呢……"

他的思维飞速运转，三秒间已用排除法将十名选手过滤了一遍：除了罗汉本人和我扮演的史蒂芬·碳之外……首先可以排除的就是不勃，他领取的初始物品是武器、而且他的策略与罗汉类似，所以不会是他；而奥观海和伊斯特·古是被我淘汰的，也可以排除掉。那么剩下的、有可能被罗汉打劫过的人就是……盖帽、巴废特、螺丝柴二德、拉登以及裂脓这五个。

罗汉还很年轻，体能绝对不差，她找到初始藏匿点的速度肯定是优于平均水准的。减去她赶路所花的时间……那么……被她打劫的那位，行动一定很慢。只有这样，被打劫者才会在自己的藏匿点、且在尚未使用大麻的情况下，就被

她给抢了。

“嗯……果然是巴废特么？”想了一会儿，封不觉有意无意地轻声念了这么一句。

罗汉闻言，眼神明显一变。

这一细节，自是逃不过觉哥那猥琐……呃……凌厉的目光。

“哈！还真是巴废特。”封不觉笑道。

罗汉沉声道：“你怎么会知道……”

“其实我只是随便猜猜而已。”封不觉回道，“不过你的反应让我确定了就是他。”

这话……就有点儿扯了。

觉哥的推理自然不可能是“随便猜猜”，他会这样说，主要还是不想泄露太多信息。

事实上，封不觉最终锁定的目标只有两个，一个是巴废特，另一个是螺丝柴二德。这两位……由于年龄和身材的原因，难免要比别的选手慢一些。而且他俩都挺像是那种会选择指北针作为初始道具的人，因此……他们也是最有可能被罗汉抢劫过的受害者。

“哼……好吧，告诉你也无妨。”罗汉回道，“没错，今天下午，我抢走了巴废特的大麻和指北针，逼迫他用石头砸碎了自己的膝盖，继而退出了比赛。”她歪过头，“原本你也会是这个下场，碳先生……”她又斜视了凯文一眼，“直到你的这位帮手来搅局。”

“原来如此……”封不觉点点头，心道，“也就是说……我的对手……目前还剩下五人。”

不知为何，这一刻……有一丝隐隐的不安在觉哥的心中萌芽。

“不太对劲儿啊……”他抿着嘴唇，皱眉沉思道，“这个剧

本看似有着高难度的双主线——【在卡纳比斯岛上生存七十二小时】和【至少完成六项节目组给出的挑战】，但是……眼下这淘汰速度好像太快了点儿吧……按照这个形势，不出二十四小时，就能决出幸存……”

想到这里，封不觉赫然一惊，他猛然意识到了……这个噩梦剧本“真正的难点”。

第621章 荒野求毒（十七）

加拉鳄，理应是一种只存在于漫画中的生物。

根据漫画的设定，加拉鳄的级别为：【捕获等级5】

（捕获等级1的定义为：十名持有猎枪的职业猎人才能捕获的野兽。）

这是IGO（《美食的俘虏》中的虚构组织）给它的定位。当然了，个体实力也会对捕获等级产生影响，幼年加拉鳄和活了一百年以上的自然会差几个等级。

加拉鳄栖息在约有二十万种生物生活的危险区域“巴隆群岛”，立于当地生态系统的顶点。

它拥有如河马般巨大的体型、似搓衣板一般的硬甲背脊、八条小短腿、一张丑陋且凶恶的扁脸、以及一双呆萌的眼睛。

它身负坚硬的鳞片、强韧的巨齿、锋利的爪子、重逾三吨的咬合力……最麻烦的是，它口中还寄生着大量的“巴隆蛭”，被这种吸血蛭咬出的伤口极难愈合，会长时间流血不止。

综上所述，这基本是一种常人不可能战胜的动物。

然而，有一个男人，却选择在一个狂雷骤雨之夜，对其发动突袭……

……

晚，七点四十七分，距离凯文的召唤时限，还有十五分钟。

此时，封不觉已然在凯文的带领下，深入到了卡纳比斯岛的沼泽深处。

“糟糕……水位比起傍晚时上升了好多……”跟在凯文身后的觉哥一边用手抹掉脸上的水，一边念道，“这样下去很不利啊……就算真来一名三十级的玩家（这是现阶段觉哥对凯文实力的判定），想在齐腰深的水里和加拉鳄对抗……恐怕也够呛……”

然而，纵是知道情势严峻，觉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原因就是……凯文的召唤时限。

或许设计【贝尔的日常小刀】这件装备的人，是想借此设定去吐槽一下某节目的播出时间及周期吧……

总之，【冷却时间1周，存在时间45分钟】这个设定，基本上已经宣告了凯文这个召唤生物在一个剧本里只能召唤一次。

像这种召唤间隔，除非是发生某种极端的情况……比如玩家获得了某种东西，可以大幅度减少装备特效的冷却时间……否则，凯文是不可能在同一个剧本里出现两次的。

因此，已经把凯文给召唤出来的封不觉，眼下有点儿骑虎难下的意思。

若放着这么个战斗力远超正常人的召唤生物不用，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可要用的话……似乎也只有一件事最合适他去干——狩猎加拉鳄。

于是，觉哥便下达了“到前面开路”的指令，顶着暴雨、随凯文一同进入了沼泽中。

反正封不觉也已经考虑清楚了，到时候……他就远远围观，让凯文独自去和加拉鳄战斗。打得过最好，支线任务和挑战可以一并完成；万一打不过……他干脆就放弃支线任务，等到雨停以后自己去杀一只普通的小鳄鱼，一样能完成挑战。

“前面，有什么东西。”又走了五分钟左右，凯文忽然停下脚步，说了句话。

恰在此时，天空闪过一道闪电。

刹那间，沼泽地被照得恍如白昼一般。

封不觉趁着有光，赶紧伸直了脖子，越过凯文的肩头朝前张望。虽然睫毛和眼睑上的水珠让其双眼酸涩无比，但他还是看到了二十余米外的那个巨影。

“这他喵的简直是恐龙啊……”封不觉抬手抹了把脸（为防止浸水，他把手枪收在了装大麻的塑胶袋里，所以他现在是单手拿军铲的状态），低骂道，“这节目组不是不允许出现死人的吗……在岛上放那么致命的动物是闹哪样啊？”

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为什么呢？

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这种动物对人类并没有太大威胁。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觉得奇怪，这怎么可能？

这就说来话长了……

……

首先，得交代一下这个剧本世界的基本设定。

事实上，封不觉曾经来过这个宇宙。这里……就是《地球废土篇》的那个宇宙。

此次《荒野求毒》所发生的时间，是2460年，即“旧地球”那次“神佑村事件”结束后的五年。

这个宇宙中的人类早在二十二世纪末时就已迈出了星际殖民的第一步（见129章），经过这么多年，他们自然已经找到了不少与地球相似的天体，比如此刻，封不觉就身处于一个叫“第四地球”的行星上。

因为科技水平已然很高，资源也相对宽裕，所以战争从人类世界消失了。于是，在二十四世纪的某一天，一群闲得蛋疼的科学家（以前可能是造军火的）一拍脑门儿，启动了一项“生物拯救计划”，开始研究各种濒危、灭绝和远古生物的

基因……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这帮家伙成功了……

此前出现在岛上的拟斑马和佛罗里达黑狼，就是依靠基因技术而“复活”的两种旧地球灭绝动物。像这样的生物……在该宇宙中是不稀奇的，野外随处可见，简直是土狗一般的存在……有时为了控制数量，当地政府还鼓励猎杀……

再后来……继“生物拯救计划”之后，一个叫“生物改良计划”的奇怪项目又被提到了那帮闲人的日程上。

又是几十年过去，随着又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诞生，这个计划也成功了……

从那以后，在一些人迹罕至的荒野（岛屿居多）中，便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生物，像什么加拉鳄、巴隆虎、吸管蛇、巨陆鲨……各种古怪的东西纷纷现世。根据科学家们的说法：“这是在对现有的生态系统进行测试，请大家不要担心。”

总而言之……对这些二十五世纪的人类来说，只要他们愿意……金刚都能造出来。

那么最后，还是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动物不致命呢？

那是因为……所有这些通过“生物改良计划”诞生出的生物，都被植入了一种“特殊基因”，而这种基因的唯一作用就是，让它们在与人类对抗时失去优势。

举个例子……比如说蚊子，假如这个宇宙里的人类想要灭绝蚊子，他们完全可以在蚊子的基因上动手脚，使蚊子变成一种“一沾人血就会被毒死”的动物。

同理，生物改良计划的产物，自诞生之日起，便已经携带着类似的基因了。对它们来说，人类的信息素、体味、血液、皮肉……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当它们遇到人类时，基本都会出于本能而立刻逃跑，即使想要反抗，也会迅

速被毒死……

还记得还没聋和贝尔先前的对话吗？

“行了行了……我知道。比赛场地是我们一块儿选的，记得吗？那儿的动物清单我看过……而且，说实话，我并不是很在乎……什么土狼、黑狼……对我来说没有多大区别。”

在我们看来，还没聋在当时的态度可能有点冷漠，但在那个宇宙中，大部分人对于动物都是这种“不了解、无所谓”的态度。因为动物已然变成了类似“衣服”一样东西，可以随意进行量产和调整；再也没有“濒危”或“灭绝”，有的只是“数量过剩”。

此处再说个题外话……

值得庆幸的是，封不觉并不清楚这个宇宙的科技水平已然达到了那种程度。他所经历的这个剧本，恰好是发生在荒野中的，他目前为止所见过的最高科技产物……也就是蛤蜊尔斯身边的那台悬浮摄像机而已了。若是让觉哥知道……在这个星球的其他地方有手提式磁轨炮、蚂蚁（该宇宙中的一种纳米机器人技术）、反重力战斗机甲等等高精尖产物，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到那时，他还会管什么比赛？肯定是直接杀上海豚号、劫持人质、联系当地政府给他送点军火过来，这才是正道……

……

那么，了解了背景设定以后，再回到故事中来……

“凯文，你过去，杀了它。”封不觉在看到那巨影后，就完全放弃了上前的想法。几分钟前他确实想过“如果有可能的话，适当去帮帮凯文吧”，但现在……这念头已然烟消云散。

“好的。”一秒后，凯文用很平常的语气应了一声，随即便大踏步地朝前走去。

而封不觉则停留在原地，进行精神上的支持……

凯文不愧是个传说级装备自带的召唤生物，在这水深已

逾一米的沼泽中，他扛着一部摄像机（虽然已经被子弹打坏，但凯文还是坚持扛着它），照样是大步流星地行进着。狂风暴雨对他来说便好似微风拂面、萝莉吐水。他那高大的身躯似铁塔一般，丝毫不受风雨的影响。

吼——

忽地，一声不逊惊雷的低吼自前方传来。

那吼声如有实质一般，撕裂了粘稠的空气，穿透了深沉的黑暗。

这是这片沼泽地的王者，正在对那个接近自己的“敌人”，做出最后的警告。

可惜……凯文是不会理会的，他得到的指令很明确，没有任何退缩的可能……

第622章 荒野求毒（十八）

常言道，世事难料。

此时的封不觉，就深切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

身体上的不适在他看来并不算什么。他的下半身在泥泞的沼水中泡了许久，上半身接受着暴雨的洗礼……这些他都能忍。

他所不能忍的是，精神上的“膈应”，即一件事的发展大大地出乎自己的预料，而且结局还让他感到莫名其妙……

比如说《迷雾》、《1408》、《尸骨袋》等等……

好吧，除了爱伦·坡以外，觉哥对史蒂芬·金的意见也是挺大的，他最想对后者讲的两句话分别是：“沃~德~法克（WTF）？”和“你和缅因州到底有什么仇？”

言归正传，眼下让觉哥觉得膈应的事情就是……凯文挂了。

然后……加拉鳄也挂了。

而且，他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

……

几分钟前，当凯文冲到加拉鳄面前时，封不觉本以为会上演一番“勇者斗恶龙”式的较量。

结果没有……

在那番气势十足的吼叫后，加拉鳄居然选择了转身逃跑。

这一幕在觉哥看来简直匪夷所思。在人类世界中，这就好比是：小学三年级的甲去找初中三年级的乙打架，乙见甲来了，便抄起菜刀在对方面前耍了一套狂风刀法，然后……

甲没怂，乙反倒跑了……

这种事情，在动物界可能吗？

当时封不觉就在想："难道说……是我低估了凯文的实力？事实上，他的战斗力远在我的想象之上。而那条加拉鳄凭借着动物的本能……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点，所以才选择逃跑？"

觉哥想到这里时，凯文已飞奔着追了过去，扑到了加拉鳄的背上，并使出了一招"摄像机捶打"。

可下一秒，加拉鳄便拧身一翻，用自己成吨重的身体，把凯文压在了沼地中。

"诶？"于是，封不觉转念又想，"难道说……是我低估了加拉鳄的智力？事实上，它的智慧远在我的想象之上。它觉得正面作战难免会有损伤，故而佯装逃跑、卖出破绽，随即使出这招'懒驴打滚'，以求一击致命？"

可他想到这儿时，加拉鳄滚了一圈，又翻到了另一侧，继续逃跑；而凯文也很快从沼地中站起，仿佛毫发无伤一般，扛起已经被压成一坨铁疙瘩的摄像机拔腿猛追。

"哪~尼！"觉哥见状，又是一愣，"原来凯文这么厉害！看来加拉鳄那招只是缓兵之计，其实还是它还是畏惧凯文，所以想出这种手段为自己争取时间、好接着逃跑……"

倏啦——倏啦——

凯文趟着沼地的泥水疾追而去，发出了这种搅屎一般的动静。十余秒后，他再度追近了加拉鳄，并且直接绕到了对方的身前。

当当当——

雨中，传来了三声打击声，那是铁块（摄像机）抽打在加拉鳄外齿（加拉鳄的两颊有两颗长在嘴外的獠牙）上的声音。

事已至此，加拉鳄终于忍无可忍，但见它那呆萌的双眼精芒一现。下一秒，它就张开了自己的血盆大口，朝着凯文咬了下去。

那情景，就好像有辆车打开了车前盖，把凯文给夹住了……而夹完以后，凯文的上半身就整个儿不见了，其下半身也失去知觉，沉入了沼水中。

“我……勒个~擦！”封不觉此刻的心情，就好比是陪着春三十娘在山贼城寨里玩无绳蹦极，起起落落，欲仙欲死，“这么猛你跑个屁啊！一口就解决了啊！秒杀啊！结果凯文根本不是对手啊！”

然而，又过了五秒，加拉鳄惨呼一声——死了。

……

时间回到现在……

【主线任务进度更新】

【至少完成六项节目组给出的挑战，当前进度1/6】

【支线任务已完成】

系统提示，证明了目标已然死透。

“你们俩玩儿我是吧……”封不觉虚着眼，站在加拉鳄的尸体上，“同归于尽也要符合一点逻辑啊……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啊……说是人兽恋殉情我都信啊！”

轰隆隆——

在这暴雨中、荒野里，能回应他的……只有雷鸣。

“切……真是不爽啊……”对觉哥来说，刚才那事儿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可惜，凭他目前所掌握的情报，是不可能推理到真相的……

所以他不得不继续忍受这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

“唉……也罢……”封不觉叹了口气，掏出了腰间的刀子，“这怪物并非死于我这把【贝尔的日常小刀】之下，所以刀子的特效对其无用……这倒是个好消息。”他一边说着，一边便开始收集加拉鳄的皮和肉。

这巨怪可不同于普通的鳄鱼，它背脊上的皮肤具备钢铁般的强度，同时又具有可靠的韧性，将其切成条状、扎成一束后，便是一捆极其优良的绳索。

而它的肉，更是人间美味。根据漫画中的设定，即使不加任何调味料，单纯地拿到火上去烤一烤，其本身的味道也是无与伦比的，故而有着“世界最高级别鳄鱼肉”的称谓。

封不觉所谓的“好消息”，就是指这个。要是加拉鳄死于他的刀下，那美味就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鸡肉味……

……

另一边，海豚号，监控船舱。

“上帝！那人是不是死了？”

“这还用问吗？他都被咬成两截了！”

“这家伙真是个疯子！他居然反复去攻击加拉鳄，这分明是找死！”

“怎么办……这是节目开播以来第三次死人了……我可不想再和警方打交道。”

“真倒霉……第一次好不容易才定性为事故，最后还是得赔钱、修改规则；第二次勉强判成误杀案，节目被迫停播了一季，这回……”

“这回倒是简单了，只要把我们拍到的影像提交给司法机关，就应该可以判定为……一个来历不明的精神病人闯入拍摄场地，在镜头前完成了自杀。”

船舱中的工作人员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他们确实挺同情凯文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陌生的怪人，他们的同情心

较为有限，更多地……还是想到自己、想着节目该怎么收场。

“既然……他本就来历不明……”忽然，还没聋那苍劲有力的声音，又一次响起，“那我们……干脆当他从未来过……不就行了吗？”

他的话如寒风过境，让在场的每个人都为止一颤。

基本上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都秒懂了还没聋的意思，但没人敢搭腔……

“没人说话是吗？”还没聋等了一会儿，接道，“那就是没意见了。”他说着，便从椅子上坐了起来，走向了操作台，“好吧，就由我亲自……把那段录像给删掉吧。”

……

与此同时，卡纳比斯岛以东三海里。

海面下，一艘潜艇正在徐徐挺进，靠近了那座风雨中的荒岛。

潜艇的指挥室中，一个身着蓝色风衣的独眼男人，正对着雷达，露出狰狞的表情。

这个男人看上去四十五岁上下，留着一头邋遢的灰色长发，鼻下还有两撮横着展开的灰胡子。他的右眼戴着一个黑色的眼罩，眼罩上印着一个海盗标记（白色骷髅头加两根交叉的白色骨头）；他的右手腕上，没有手，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铁钩；而他的左脚上，也没有穿靴子，因为其小腿以下的部分……是一根锥形的木桩。

“为什么那儿会有艘船？”灰胡子瞅着雷达喊道，“那些是什么人？海上缉毒署的吗？”他越说声音越高，那一口地道的破锣嗓子，和凯文属于两个极端，“糟了！他们一定发现了我藏在岛上的‘宝藏’！得干掉他们！鱼雷！快准备鱼雷！”

虽然他大喊大叫，但船员们却是面面相觑，没有人行动。

很显然，这帮哥儿们早已经习惯了类似的场面，他们都知道船长的命令往往是不太靠谱的……

“老爹，我觉得不必急于使用鱼雷。”灰胡子话音未落，一个听上去有些稚嫩的声音从其身后不远处响起，“且不说……我们还未确认对方的身份和目的。即使那真是海上缉毒署的船，我们也不该贸然攻击……因为他们的人有可能并不全在船上。我们若是打草惊蛇，那之后就会陷入敌暗我明的被动局面。”

这说话之人，居然是个小男孩儿，他看上去才十一二岁，长了一张颇为白净的脸。

“儿子……叫我船长。”灰胡子闻言，弯下腰去，低声对儿子念道。

“唉……”小男孩儿翻着白眼，叹了口气，“好好……船长，我有个主意，不如……我们先在岛的另一面找个地方登陆，然后派一队人去侦察一下那艘船的情况。如果真是缉毒署的人，那再作计较。”他耸了耸肩，“不过……据我推测，这很可能只是一艘普通的游轮，为了躲避坏天气才在这岛上停泊的。等风浪小了，他们自己就会离开。”

“嗯……”灰胡子船长摸了摸嘴上的胡子，笑盈盈地看着自己的天才儿子，然后昂首高声道，“你们都听到大副的话了？”

“是的，船长。”指挥室里的船员们异口同声地回道。

一分钟前，面对船长先生的“鱼雷发射”命令，他们变成了聋子；但这会儿……大副一开口，船员们仿佛瞬间又恢复听觉了。

“呵……”灰胡子装模作样地晃了晃上半身，扬起右手的铁钩：“那还等什么！走着！”

第623章 荒野求毒（十九）

第二天，凌晨三点。

比赛方才进行了十五个小时，十名选手中就有五人遭到了淘汰。他们分别是……沃伦·巴废特、林赛·罗汉、所罗门·螺丝柴二德男爵、贝拉克·侯赛因·奥观海、以及伊斯特·古。

这其中……罗汉、奥观海和古这三人，都是被封不觉所扮演的史蒂芬·碳给淘汰掉的；而巴废特则是被罗汉所淘汰。

至于那位所罗门·螺丝柴二德男爵……是自己弃权的。在找到了第一个大麻藏匿点后，他便停在原地、悠然地抽完了塑胶袋里的两支大麻，然后就对着附近的一部摄像机宣布了自己想退出比赛。

客观上来说，男爵这举动还挺明智。在自觉赢面不大的情况下，弃权无疑是最为理智的做法；抱着侥幸心理耗下去，情况也只会越来越糟。比起“被人砸碎膝盖”、或是“拼尽全力玩儿了七十二小时，到最后还是失败”来，趁早退出至少可以少吃一些苦头。

另外，在幸存的五人里，还有一位，几乎已是半淘汰状态了。那就是十号选手——约翰·温斯顿·裂脓。

和男爵一样，裂脓先生也在找到第一批大麻后立刻就将其抽完了。但抽完以后，他既没有弃权，也没有继续探索……

他只是待在原地，默默地休息，一歇就是几个小时……

他的态度十分消极，似乎什么都不打算去干。

无奈之下，节目组派了一名工作人员过去，询问他是不是身体上出了什么状况。结果裂脓回答，他正在为了爱与和平进行静坐，他的行为是对这个节目以及全世界的抗议。

于是，工作人员又离开了，因为导演决定……让他继续抗议……

综上所述，现在岛上尚有竞争力的选手，仅余四人——即盖帽、不勃、拉登和碳这四位。

若是按照第一天的淘汰节奏发展下去，恐怕在第二天日落之前，本期《荒野求毒》的幸存者便会诞生。

而这……是封不觉极度不愿看到的一种情况。

如今再回头去看这个剧本的两条主线任务：【在卡纳比斯岛上生存七十二小时】和【至少完成六项节目组给出的挑战】，便可看出许多潜在信息……或者说，潜在的“难点”。

首先，“在卡纳比斯岛上生存七十二小时”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在片头CG和第二条主线任务的共同误导下，玩家很容易产生一种惯性思维，仿佛这个剧本的目的就是赢得《荒野求毒》的胜利。

然而……随着剧本的展开，封不觉逐渐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

若把第一条主线任务单独拿出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在岛上生存七十二小时和赢得比赛并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其次，“至少完成六项节目组给出的挑战”这条，也有一个很明显的限制条件——你必须得等待节目组主动将挑战“给”你。但……他们要不给你呢？或者说……他们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给你了呢？

看到这儿，想必各位也都明白了……

如果玩家以很快的速度将九名对手全部淘汰干净、赢得比赛，那这个剧本就等于是game over了。

因为从你获得优胜的那一刻起，你便已没有理由继续留在这座岛上了……

你要是死赖在这荒岛上不走，通常就两种结果，比较好的一种是：众人只当你是一时傲娇，回船上等你个一天半天的，待你想通了再走。而比较糟糕、几率也比较大的一种结果就是：人们把你当成疯子抓起来，强行拖上船，离开岛屿再说……

再退一步讲，就算你真的成功地赖在岛上，待足了七十二小时，节目组也不可能再给你任何“挑战”了。

因此，这个剧本真正的难点就能在于……前后两条主线任务，其实是有一定冲突的；而剧情的基本设定，和这两条任务也是具有一定冲突的。

这种冲突并非背道而驰，而是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比如说……玩家想要完成主线任务一，就不能过早赢得比赛。但想要完成主线任务二，就得去做挑战，可做了挑战，便会扩大自己的优势，更快地赢得比赛……

还有，如何去处理那些“对手”，也是件相当纠结、矛盾的事情。若他们全部被淘汰，你就赢了比赛，输了剧本……可你要是留着他们，就等于是留着一种潜在的威胁。

任何一个对手都可能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对你造成致命的打击（觉哥先前就险些被罗汉淘汰掉，要不是有凯文，他已经完蛋了），而且他们的威胁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严重。

因为……到比赛尾声时的局面必然是：岛上还剩下寥寥几个人，在这几人当中，玩家是完成挑战数量最多的一个。而其他人完成的挑战数量不太可能超过六个（毕竟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硬性指标）……那么，他们想赢，就只有一个办法——淘汰掉那个完成了更多挑战的人。

试想一下，到了第四天的凌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十个小时左右时。任何一个还没被淘汰的人，肯定都会产生“都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我要赢！”这种念头。而他们这时的状态通常已是饥困交加、毒瘾上头、求胜心切、失去理智……

届时，节目组还会从中斡旋，他们会到那些落后者面前去煽风点火、透露一些领先者的信息，并给出一个选择：“你是想在我这里再接一个挑战、试着超过他呢……还是想要知道他目前的坐标，然后去做点儿什么？”

接着，这个真人秀最有趣的一个部分便要上演了——各种丧心病狂的对撕、脏话、扭打都会出现。

这就是收视率的保障，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观众们想要看的东西……

你可以说那是病态、堕落或者低俗，但在他们看来，却是件正常到无需去辩解的事情。

曾几何时，人们善意地看待荧幕上出现的一切，被一些并不高明却很真诚的表演所打动。

后来，人们抱着相对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娱乐产品，享受精彩的创意和炫目的视觉特效。

再后来，人们开始追求出位和怪异，以彰显自己那根本没人在乎的所谓“个性”，或是去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些需求。于是，擦边的桃色宣传、弱智的偶像文化、下贱的低俗炒作、无耻的剽窃名人纷纷涌现，并逐渐成为主流。

而到了二十五世纪，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一个人人都不用为挨饿而担忧的年代，什么样的东西，才是人们渴望去看到的呢……

答案很简单——冲突、暴力、争夺。

人们已看够了舞台上那些虚伪的眼泪、虚伪的笑容、虚伪的称赞、虚伪的惊讶。他们要看赤裸裸的、不加修饰的，真正的真人秀。

这，就是《荒野求毒》。

……

山洞之中。

地上的火堆已然熄灭。

洞外的暴雨逐渐转小，变成了绵绵细雨。雷声在午夜前后就停了，风力也减弱了许多。

昨晚，当觉哥和凯文去狩猎加拉鳄时，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们冒雨来到了这个山洞，将受伤后失去行动能力的罗汉给抬走了。所以觉哥带着鳄鱼肉回来时，洞中已然无人。

由于是雨天，这些人留下了比较明显的痕迹，归来的封不觉很快就推测出刚才发生了什么。

对此，他不以为意，只是再度点燃了火堆，在烤干衣物鞋袜的同时，享用了一顿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尝到过的美餐。

一夜无话……

到这凌晨时分，休整了数个小时的封不觉，基本已将体能值全部回满了。

而这，也意味着，他要开始行动了……

第624章 荒野求毒（二十）

“财富，名声，权力，曾经拥有这世上一切的‘毒枭王’割耳朵罗杰，在临死前留下了一句话，让全世界的人们趋之若鹜地奔向大海——‘想要我的财宝吗？想要的话就给你，去找出来吧！把一切都放在了那里！’……”

清晨，潜艇的甲板上（此时潜艇已经上浮并靠岸），灰胡子船长正在船员们面前慷慨陈词。

或许是因为他这番话的内容有些扯淡，也可能是因为他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总之……船员们不是在打哈欠，就是心不在焉地望着远处，根本没人认真去听船长的训话。

“行了，老爹……没必要从你十七岁出海那天开始讲……”一个稚嫩的童声打断了灰胡子的话，有气无力的念道，“说重点……”

这个讲话的小男孩儿，是灰胡子的儿子，叫麦克斯·葛雷，他是这艘海盗船（潜艇）上的二当家（大副）。

“呃……”灰胡子闻言，表情微微一愣，随即尴尬地清了清嗓子，一瘸一拐地来到那小男儿身边，俯身下去轻声道，“儿子，重点是啥？”

“重点就是，岛上的宝藏是你的，谁敢动就弄死谁。”麦克斯用平静的语气在父亲的耳边耳语道。

“哦！对！”灰胡子应了一声，立马又挺直了身子，回头面向船员们道，“我！伟大的灰胡子，衰德华·葛雷，作为‘大毒枭’时代的‘四蝗’之一，继承了罗杰意志的男人，决不允许别人染指我的宝藏！”

“啊……说什么宝藏……其实不就是几吨存货么……”船长话音未落，站在第一排最左边的一名船员便低声念道。

这人平日里就以嘴贱著称，无论听见什么、看见什么，总喜欢嘀咕几句。眼下，他也只是习惯性地说了一句而已，却万万没想到……

“谁在说话！”灰胡子当即就用他那破锣嗓子暴喝一声，并凶恶地瞪向了说话声传来的方向。

下一秒，说话者身旁的船员们便纷纷选择了卖队友，齐刷刷地指向了他。

“呃……我……”那家伙当时就怂了，“……船……船长……我……”

“你叫什么名字？”灰胡子仰着头，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蔑视的眼神看着他。

“我……我我……”一个平日里说话非常利索的人，这会儿却被吓成了结巴，“……我叫汤姆。”

“哦……汤姆。”灰胡子一边念叨对方的名字，一边将脸转开了。

说时迟，那时快……

一秒后，灰胡子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枪套里掏出一支火枪（外形和十八世纪初的手铳一样，但内部却是未来科技），头也不回、看也不看地朝着汤姆所在的方向开了一枪。

嘭——

枪响了，这火枪的枪声也十分复古，仿佛带人回到了安妮女王时期的加勒比海。

紧接着，便传来“咕噜咚”一声……一具尸体倒在了甲板上。

“呼……”灰胡子吹掉了枪口的白烟，抬头四十五度，仰望着微明的天空，“正如我常说的……我的枪下，没有无名之鬼。”

“呃……船长，我还活着……”汤姆的声音再度传来。

“嗯？”灰胡子闻声一愣，立刻转头回望，他这才发现，刚才自己那潇洒无比的“扭头盲射”……打偏了。子弹击中的是汤姆旁边的一名船员，而且正中心窝……

“顺带一提……您打死的这位叫做‘杰瑞’……”汤姆神情紧张地用手指点了点地上那个死人。

“嗯哼……”灰胡子又清了清嗓子，并顺手把枪装回了枪套，“看到了吗，汤姆，下回你要是再多嘴，下场就跟杰瑞一样。”

“明白……多谢船长不杀之恩……”汤姆低下头，唯唯诺诺地回答。此刻他心中真正的想法是：“还好船长是个笨蛋，今天捡回一条命啊！”

“你们不要误会了，我可没有打偏，我本来就是想干掉杰瑞来着……”数秒后，灰胡子又接道，“……事实上，我早就看出，他是警方派来的卧底。”

“老爸……你不用多解释，这事儿到此为止吧……”麦克斯单手扶额，摇着头道。

“嗯……好吧。”灰胡子耸耸肩，“来人啊，把这个卧底扔到海里去。”随后他又转过头，“你，对，就是你，汤姆，你带上几个人，即刻登岛侦查。午饭前我要得到确切的回报，要不然我就把你剁碎了喂鱼！”

“是！遵命！船长。”汤姆表情僵硬地大声回道。

……

与此同时，卡纳比斯岛以北。

“嘿！史蒂芬，又见面了！”蛤蜊尔斯又一次出现在了封不觉的面前。

或许有人会问，蛤蜊尔斯与觉哥相遇的频率是不是太高了一点？其实不然……

根据规则，每一名选手都能带十样东西来参赛（封不觉是例外，不过系统已修正了这点，NPC们不会觉得此事有异），而每次遇见蛤蜊尔斯，他们都只能领一样东西。也就是说……选手们要将东西领完，必须和蛤蜊尔斯相遇十次。若将这十次交流按照时间平均分割，便是七小时遇上一次的节奏了。

当然，到了实际比赛中，考虑到夜间睡眠、提前淘汰等因素，这个时间还会缩短。在白天，五个小时遇上一次，也是很正常的。

“啊，你好。”封不觉一边把手中的昆虫尸体（一大坨）往嘴里送，一边口齿不清地回道。

“你正在吃什么，史蒂芬？”蛤蜊尔斯饶有兴致地看着对方问道。

“蛋白质。”封不觉淡定地回道。

“呵呵……你能放下偏见，将这些一般人看来很恶心的东西当做纯粹的能量吃下去，这点很了不起。”蛤蜊尔斯说着，又开始瞥摄像镜头，“在荒野中，能做到这点，就能比别人活得更久。”他顿了一下，“不过……仅仅是‘敢吃’，还是远远不够的，史蒂芬。”他用眼神示意了一下觉哥手中的虫尸，“有些昆虫和小动物的体内含有毒素、或是寄生虫……若你没有相关的知识，很容易误食有毒的东西。那样……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放心，我吃的这些都很安全，我可以肯定。”封不觉面无表情地回道。

虽然他并不知道自己手里的这些虫子（大部分是虫子，还有些奇怪的不明生物）是否有毒有害，但他可以肯定……它们全都是死在【贝尔的日常小刀】之下的。所以……“切掉头就可以吃了”，而且蛋白质含量还会是“牛肉的六倍”……

“好吧，希望你是对的。”蛤蜊尔斯见对方这样回答，便也

不再就此多说什么了，他当即转移话题道，“OK……史蒂芬，想必你也猜到了，我来到你面前，是有些东西要给你。”

“哼……我期盼已久了。”封不觉微笑道。

“哈！别高兴得太早。”蛤蜊尔斯接道，“给你的可不仅是道具，还有挑战。”

（这也是本节目的主要规则之一：除了比赛刚开始的那一次以外，在之后的比赛中，选手每次遇到贝尔，都会接到一项“挑战”。所有挑战都是可做可不做的，不过做了可以拿到一定的好处。另外，选手完成挑战的数量，也会成为最终幸存者的评定标准。）

“对，我要的就是挑战。”封不觉回道，“事实上，贝尔……我已经饥渴难耐了。”他神色微变，“我有个建议……”他将手里的虫子一股脑儿地塞进嘴里，咽了下去，“一次性多给我一些挑战吧，比如……五个，怎么样？”

第625章 荒野求毒（二十一）

蛤蜊尔斯听到觉哥的要求时，神情微微一变，两秒后，他双眉一挑，笑道：“呵呵……听上去你非常有自信啊，史蒂芬。”说到这儿，他略一停顿，不动声色地瞥了自己身旁的悬浮摄像机一眼，随即再道，“但是……你的要求不太符合比赛的规……”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封不觉打断了对方，“按照正常流程的话，应该是‘每接到一个挑战，便可领取一件物品’对吧？”

虽然觉哥并不知道比赛的完整规则，但他凭借已知的信息，大致猜到了这点。

“没错。”蛤蜊尔斯回道，他的回答也证实了觉哥的推测。

“那么……”封不觉接道，“我现在的要求，又有何不可呢？”他摊开双手，“我又没让你一口气把五件物品全都给我……我要的只是挑战而已。”他歪过头，用一种颇具迷惑性的语气道，“你们节目组的思路无非就是……让选手先听取一个挑战的内容，再挑选一件物品去完成……即‘接一选一’的设定。”他露出一个自信满满的表情，“而我……只要领一件物品，就可以去做五个挑战。客观来说……这非但不是什么过分要求，反而是一种让步，不是吗？”

“呵呵……你很会说话，史蒂芬。”蛤蜊尔斯几乎没怎么思考，就笑着回道，“可你忽悠不了我。”他脱下背包，放在地上，“首先，我不需要你来告诉我……‘我们节目组的思路’究竟是什么。”他抬起手来手掌朝上，配合话语做着些手势，“其次，你的要求，也并不是什么‘让步’。事实上，那是一种很有效的情报获取手段……我想这点你心里其实也是清楚的。”他轻轻摇着头，“第三……像这种与规则有明显出入的要求，纵然我本人没意见，也无权……”

沙沙——叱叱——

恰在此时，蛤蜊尔斯身上的对讲机响了。

“贝尔，听得到吗？我是还没聋，听到请立即回话。”话机中传来了还没聋的声音。

蛤蜊尔斯当即抄起对讲机道：“我是贝尔，请说。”

“你再往前走几步，和碳先生站到一起，把对讲机拿在你们俩中间。”还没聋回道。

蛤蜊尔斯没有回话，他只是抬起头来，瞥了眼身旁的摄像镜头，然后就照着导演的话去做了。

大约五秒后，蛤蜊尔斯站到了觉哥身前一米处，将对讲机举到了与肩同高（是他自己的肩，不是封不觉的）的高度。

“碳先生，能听清我说话吗？”这时，对讲机那头的还没聋再度开口说道。

“可以，很清楚。”封不觉应道。

在回应的同时，觉哥的脑中也在飞速思考着对方的身份和目的。

“我是总导演还没聋，赛前我们曾见过一面的，还记得吗？”还没聋又道。

“嗯……”为谨慎起见，封不觉选择似是而非地应了一声。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毕竟见过还没聋的人是“史蒂芬·碳”本人，而不是此刻的封不觉，觉哥可不知道现在唱得是哪一出。

“贝尔，你也听得到吧？”还没聋并未对觉哥的回答产生什么怀疑，他顺势又对贝尔讲了句话。

“听得到。”蛤蜊尔斯回道。

“好……那么，我就开门见山了……”还没聋道，“首

先……我们三人此刻的谈话，不会有任何的记录。所以，我就直说吧……碳先生，我要你输。”

“你说什么？”封不觉眼神一变，语气一沉。

“你先别激动，听我把话说完。”还没聋接道，“碳先生，你之前的表现非常不错，即使撇开那些为了迷惑我们而做的疯狂表演……你的其他能力也都是历届的最高水平。”他将话锋一转，“因此，你必须输。”

换成别人听到这话，肯定会问一句——“为什么？”

但封不觉没问，因为他已经想到了一个结论：“哦……所谓的‘强者不胜’原则对吧？”

“哈！原来你也懂这个。”还没聋笑着接道，“碳先生，看来你对我们这行的技巧也很精通啊……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跟你合作。”

“啊……我也是看过一些真人秀的，你们那点儿把戏早就被我看穿了。”封不觉有气无力地道，“除了‘搞平衡’以外，还有一套就是……最强的那个一定不能赢。无论做菜、唱歌、跳舞、化妆、野外生存……总之最后夺冠的肯定不是最强的那个。这样搞法……才显得节目有悬念、有看头，并在潜意识中传达着‘不是强的人会赢，而是赢的人比较强’这种观念，仿佛这其中存在着某种正能量。但说白了……背后只是沾满铜臭的肮脏交易罢了。”

“碳先生……”还没聋听完觉哥的话后，语气微变，“你……”忽然，他提高了嗓门儿，“……你能理解我们真是太好啦！哈哈哈哈！”他居然大笑起来，“既然如此，我接下来准备跟你说什么，你也该猜到了吧？”

“那当然。”封不觉也笑了，他冲着镜头，投去了一个“你懂的”表情，然后再道，“说吧……咱们这笔‘交易’的内容……”

……

话分两头，十多分钟后，岛屿另一边……

此时，灰胡子正站在潜艇甲板的护栏边，面朝大海，刷牙洗脸。

他刷牙用的杯子是特制的，杯子的手柄装在正上方，这样就方便他用钩子将其钩起来……

他的毛巾也是特殊设计，很像那种旋转把手就能拧干的拖把，只要一手一钩配合，即可将水拧干。

“船长，汤姆他们回来了。”一名船员的禀报声打断了灰胡子的洗漱。

灰胡子吐掉了嘴里的水，转过身来，吹了吹胡须上沾到的泡沫：“呋——搞什么？怎么那么快？”

话音未落，他已一瘸一拐地朝甲板的另一侧走了过去。

隔着老远，灰胡子就看到了汤姆的身影，他当即就喊道：“混蛋！才一泡屎的工夫你就回来了？你是在耍我吗？”

“不敢不敢……”汤姆赶紧摇头摆手，一脸惊惶地回道，“船长……您听我解释。”

“快说，这究竟是怎么回……”灰胡子说到这儿时愣了一下，因为他发现，汤姆和其他几名去侦查的船员身后，还坐着个人……

那是个白人男子，看上去三十岁左右，褐眼棕发，长发邋须，身上穿着一款复古式的西装。

“这嬉皮是谁？”灰胡子走到汤姆跟前，斜视着那个坐在甲板上的陌生人道。

“报告船长，这是我在沙滩边的树林里抓到的俘虏。”汤姆回道。

“俘虏？”灰胡子面带狐疑地走到了裂脓面前，看着后者问道，“小子，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座岛上？”

“哈？”裂脓像滩烂泥似的坐在地上，神色慵懒地回道，“我还想问你呢？你们是干什么的？节目组安排的龙套

吗？干嘛把我强行带到这潜艇上来？”说话间，他已将灰胡子上下打量了一番，接着，他竟是笑了起来，“呵……老兄，你这造型是谁设计的啊？衣服和扮相全都土得掉渣啊……还有，你们导演到底有多久没看海盗电影了？这年头的海盗船长，一般都是找外表颓废、但气质优雅的英俊型男来演，怎么能找个……呃……不是针对你……怎么能找个这样的粗犷大叔来演呢？”

他的话讲完时，甲板上所有人的动作……都停止了。

一时间，人们只能听到海风的声音。

整整一分钟后，灰胡子才缓过神来，意识到自己的耳朵没出问题。

于是，怒极反笑的他，一脸和善地问了裂腋一个问题：“这位小哥，你叫什么名字？”

第626章 荒野求毒（二十二）

与此同时，监控船舱中。

“导演，有个情况，您最好过来看看。”

还没聋刚和觉哥谈完了内幕交易，连对讲机都没来得及放下，就有一名副导走到他的身边，急切地对他道了一句。

“什么事？”还没聋歪过头，压低了声音道。

“就在刚才，裂脓被几个身份不明的人抓走了。”那副导回道。

“哈？”还没聋微皱眉头，“什么叫身份不明的人？”

“呃……就是……几个穿着浅蓝色条纹水手服、包着头巾、扎着长腰带、腰间还配着弯刀的……我们完全不认识的男子。”副导说到这儿顿了一下，想了一秒后，他又补充道，“那个……我个人推测……是不是有人在岛的另一边登陆了？”

“怎么了？出什么状况了吗？”此时，对讲机里传来了蛤蜊尔斯的说话声。

还没聋这才意识到，通讯并没有中断，他随即又把对讲机拿到嘴边，回道，“别担心，贝尔，我会处理的。你和碳先生继续做自己的事就行了，一切照计划行事。”

蛤蜊尔斯闻言犹豫了一下，接道：“好吧……詹姆斯，既然你都这么说了……”他呼了口气，“我相信你能处理好。”

“呵……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失望过了。”还没聋笑道。

的确，正如还没聋自己所言，他从未让他们失望过。

《荒野求毒》节目组的每一名成员都非常信任还没聋，他们信任的不是他的名声，而是切实的能力。

还没聋是一个能力极强的人，他是天生的领袖、指挥官。若是生在战争年代，他定然会在军政界有所作为，不过，在这和平的年月里，他“最终”还是成为了一名导演。

“那……眼下就先这样吧。”蛤蜊尔斯接道，“有什么新情况……再联络。”

说罢，他便中断了通讯，又抬头看向觉哥道：“史蒂芬，我们回到刚才那段，重新来一遍吧。”

蛤蜊尔斯一边说着，一边已将对讲机收好，退后了几步，回归了两人刚见面时的站位。

“可是……阳光照射下来的角度已经变了……”封不觉道，“我们的位置和姿势也会与先前有所偏差，若是将现在这段和之前的剪到一起，很容易就会被看出来的。”

“哈哈……”蛤蜊尔斯笑了，“切换拍摄角度就行了啊。”他指了指附近一棵大树上的摄像机，“剪辑时，可以把那个机位拍到的镜头插进来，几秒后再回到我身边这部悬浮摄像机拍摄的画面，并且切成特写。这样……几个镜头转换后，就没人看得出来中间剪辑过了。除非剪辑前后的两组镜头一个是白天、一个是黑夜，或者一个是晴天、一个是雨天……当然，即使真是那样，也有办法通过后期处理的方式掩饰过去。”

“原来如此……”封不觉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句，接道，“那就没问题了……咱就从我那句‘一次性多给我一些挑战吧’开始如何？”

“嗯，可以。”蛤蜊尔斯说完，略微想了几秒，瞥了眼镜头，然后恢复了那种主持的口吻道，“你确定吗？史蒂芬，要知道……这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你这样做……等于是主动舍弃了四次领取道具的机会。”

“没关系，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封不觉也开启了演技模式，装模作样的回应着，并摆出了一种非常自信的神色，“我

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道具去赢得比赛。”

“喔，看来你是胸有成竹……”蛤蜊尔斯瞪大了眼睛回道，他的演技也毫不逊色，轻易就表现出了正在做思想斗争的复杂神情，“嗯……那好吧。”数秒后，他又露出了果决之色，“既然你自己要求增加难度，我也没理由拒绝……”他举起右手，展开五指道，“听好了，史蒂芬，你的五项挑战分别是……”

【支线任务已触发】此时，任务提示应声而起。

听到提示的瞬间，封不觉几乎是本能地打开了游戏菜单，将视线投向了任务栏。

“一，捕猎一只昆士兰毛鼻袋熊。无论死活，只要狩猎成功即可。”

蛤蜊尔斯的话音一起，菜单中便有一条支线任务刷新了出来：【徒手活捉一只昆士兰毛鼻袋熊。】

“二，找出并吃下一种块茎，无论生熟都可以，不过我个人建议你放在火上烤一下。”

【生吃一个完整的芋头。】

“三，捕猎一只鸟，品种不限。同样是死活皆可……如果你愿意，抓到以后放走它也行。”

【用远程攻击方式（不借助任何陷阱）射杀一只属鸟纲的动物。】

“四，为岛上任意一个面积不小于五平方公里的区域绘制一张地图。只要草图即可，但必须让人看得懂，至少得让我看懂……而且地图与实地的偏差不能太大。”蛤蜊尔斯说到这儿，还从背包里拿出了一本小的笔记本，“纸在这里，你可以画在一张纸上，也可以分别画在几张上、最后撕下来拼在一起。至于笔……你得自己想办法。”

【为岛上任意一个面积不小于五平方公里的区域绘制一张精确的军事地形图。】

“五，寻找并挖下重量在五百克以上的矿石。任何矿石都行，只要是有开采价值的都可以，但不包括一般的岩石或碎石头。”

【寻找并挖下重量在五百克以上的睢瑟矿。】

“我勒个去……”封不觉心中念道，“原来每一条挑战都会触发一条相应的支线任务么……”

他猜得没错，这个噩梦本就是这么设定的……

从客观上来看，该设定其实并没有增加剧本的通关难度。因为支线任务是可以不做的。玩家只要无视支线任务，仅完成蛤蜊尔斯所说的内容，也算是挑战成功，并不影响主线任务的进程。

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设定却使得剧本的整体难度又增加了三成左右。

因为现在在玩的人……是封不觉。

他就是那种一边说着“好麻烦啊”，一边不厌其烦地把游戏里的隐藏要素和支线全部搞定的玩家。根据他以往在各个剧本中的表现，系统也早已明白了这点。因此，这个设定无疑就是针对觉哥而生成的……

“以上……就是我给你的五条挑战。”蛤蜊尔斯读完了挑战内容，接着便道，“你记住了吗？需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不用。”封不觉不假思索地回道。

“好。”蛤蜊尔斯说着，已蹲下了身子，拉开了背包的拉链，“那么……在我离开之前，选择一件你想要领取的物品吧。”

第627章 荒野求毒（二十三）

“瞧，这就是我常说的——物尽其用。”望着海面上溅起的血花，灰胡子满意地笑了。

此刻，他正站在潜艇的甲板上，一脸愉悦地欣赏着一场“鲨鱼秀”。

而这场秀的主角……除了数条被血腥味吸引过来的鲨鱼之外，自然就是裂脓了。

这位摇滚明星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死因会是——被一个海盗用火枪射上几个窟窿，然后扔进海里喂鱼。

“我讨厌嬉皮。”待裂脓尸骨无存、鲨鱼也已散去后，灰胡子又晃了晃他右手的钩子，说道，“我宁可用一打儿嬉皮去换一条会刷甲板的狗。”

“可我记得您说过……您讨厌狗……”站在一旁的一名船员接道。

“嗯？”灰胡子略微偏过头，瞪了那人一眼，“小子……你叫什么名字？”

“呃……我叫布奇，船长。”布奇的表情忽然凝重起来，“请不要杀我，船长。”

“呸！”灰胡子一歪头，吐了口唾沫，“我像是那种乱杀人的人吗？”

他话音未落，却听得……

“啊——”一声惨叫忽从不远处响起。

灰胡子和布奇闻声看去，只见一名正在用海棉拖把刷甲板的船员恰巧被那口唾沫吐中了眼睛，摔了个四脚朝天。

“看见没有？布奇。”灰胡子愣了两秒后，整了整神色，转

头对布奇道，“让狗刷甲板绝对是个好主意。”

“是是……船长英明。”布奇连连点头。

“哼……”灰胡子冷哼一声，接道，“好了，布奇，你去把大副叫过来，我有事要和他商量。”

“Aye aye,sir！”布奇高声应喝，随后就转身跑开了。

待对方走远，灰胡子摇了摇头，耸肩嘀咕道：“嗯……上次靠岸时负责征召水手的到底是哪个王八蛋……”他举起左手，掐着手指头念道，“汤姆、杰瑞、布奇（以上三个名字均为《猫和老鼠》中的角色）……下一个是什么？泰克吗？我可是个毒枭，不是卖儿童用品的……”

正在他自言自语之时，大副麦克斯·葛雷已来到了甲板上。

“老爹，你有事儿找我？”麦克斯快步行到了灰胡子身旁，用他那稚嫩的嗓音问道。

“对，儿子。”灰胡子回道，“汤姆他们已经侦查完毕回来了。”

“什么？那么快？”先前汤姆他们返回时，麦克斯正好不在甲板上，故而有此一问。

“嗯……”灰胡子接道，“他们穿过沙滩、走进树林后，立刻就发现了一个人，以及……众多的监控摄像机。”他顿了一下，“所以他们就把那人抓住，并折返回来了。”

“哦……”麦克斯点点头，随即问道，“人呢？”

“被我扔到海里喂鱼了。”灰胡子回道。

“啊？”麦克斯神情微变，“那……问出什么来没有？”

“问了。”灰胡子摸着胡子道，“他叫约翰·温斯顿·裂脓。”

“哈？”麦克斯侧了下脑袋，“这人和劈头士的主唱同名啊？”

“劈头士？”灰胡子愣了两秒，“哦~你说那帮嬉皮啊？”接着，他下意识地转头看了看海面，“嗯……说起来……刚才被我扔下去喂鱼的那个裂脓，也是个嬉皮呢……”

听到这句，一种不祥的感觉在麦克斯心中油然而生：“老爹，那人长得什么样……你能描述一下吗？”

“大概三十几岁吧，是个白人；浅褐色眼睛，棕色头发，发型和打扮……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嬉皮嘛。”灰胡子回道。

“呵呵……”麦克斯干笑了两声，“不会吧……”他眼神闪烁，大脑飞转，十余秒后，忽地瞪大了双眼道，“老爹！你刚才说……汤姆他们发现岛上有很多摄像机？”

“嗯，是啊。”灰胡子疑惑道，“怎么了？”

麦克斯没有回答，或者说……他已顾不上回答。

下一秒，麦克斯便扭头狂奔，冲回了潜艇中。只留他那一脸莫名的老爸，独自站在甲板上发呆。

大约五分钟后，麦克斯就回来了，其手中还捧着一台平板电脑。

“你自己看吧。”他将电脑屏幕转了个面，举到了老爸面前。

灰胡子单手接过电脑，看了几秒后，低头问道：“原来那嬉皮这么有名么？”他懊恼地撇了撇嘴，“早知如此……应该留着他，勒索点赎金什么的。”

“放心吧，老爹，这岛上能让你当人质的名人还多得很。”麦克斯转过脸去，望向卡纳比斯岛道，“我已经知道这岛上正在搞什么名堂了……”

……

话分两头，再看封不觉这边。

从蛤蜊尔斯那里领取了【燚龘】之后，他就踏上了自己

的“挑战之旅”。

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鸟。

很显然，【用远程攻击方式（不借助任何陷阱）射杀一只属鸟纲的动物】是五个支线中最为简单的一个。只需要抬手来一发，任务便可完成。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封不觉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嗯……”觉哥抬着头，望着一截被自己射断的树枝，沉吟道，“因为不是自己的身体……所以连射击专精都没用了吗……”

没错，他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

虽说觉哥的射击专精本就一般，但好歹也有个C级，拿弹弓打七八米以内的东西，那点准头还是有的。

可如今……他使用的是史蒂芬·碳的身体。这个身体的各项能力自然是无法得到“专精修正”的。所以……能否命中目标，就全得靠封不觉自己去操作了。

简单地说……他现在就好比是在现实世界中用弹弓打东西。想命中，就得瞄好角度、算好力度、对准精度……甚至还得考虑目标的反应和风向。

“不妙啊……鸟类的体积普遍较小，而且多半都停留在高处……”封不觉一边寻找着下一个目标，一边念叨着，“过于接近的话，目标可能就会飞走，但离得太远，又极难命中……”

“dodo——dodo——”

忽然，两声奇特的叫声传入了觉哥的耳中，打断了他思绪。

或许是巧合、或许是运气、或许是命运使然，或许是主角光环……总之，就在封不觉陷入困境的这一刻，奇迹……出现了。

伴随着那两声叫声，一只奇怪的大鸟从林间走了出来。

是的，这只鸟是“走”出来的，因为它根本不会飞。

封不觉定睛一看，便迅速认出了这种动物，他不禁脱口而出：“渡渡鸟（堪称是除恐龙以外最著名的已灭绝动物之一。渡渡鸟体型较大、性格迟钝、不会飞。它们在毛里求斯岛上生存了数百万年，相安无事。但在被人类发现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便由于人为捕杀和其他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彻底绝灭）？”

觉哥眼前的这只，确实就是渡渡鸟。其全身羽毛呈蓝灰色，腹部色泽较浅；喙似鹫形，略带黑色；翅膀短小，无法飞行；双腿粗壮、呈黄色，像是两个加长版的鸡爪。而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臀部有一簇卷起的羽毛。结合它那憨厚迟钝的形象，可谓甚萌。

“dodo——dodo——”渡渡鸟像是听到了觉哥的话一样，抬头冲着他叫唤了两声。

“这……”封不觉犹豫了，“这个宇宙里的渡渡鸟还没有灭绝吗……”

觉哥并不是个动物保护主义者，但他偶尔也会随性地、莫名地、抽风地发一下善心（当初收养阿萨斯应该就属于这个情况）。何况……像渡渡鸟这么有名的动物，他也是略知一二的。所以此时他的心情……就跟看到熊猫差不多。即使他知道自己该干（下）什（杀）么（手），也会斟酌一下再行动。

“唉……没办法，谁让你鸟呢……”近十秒后，觉哥的思想斗争结束了。他随即就俯身抓起一小块泥土，放在了弹弓的皮兜里。

揣完了弹药，觉哥又重新站直身子，然后两腿微分、左臂朝侧平举、右臂拉弓，使弹弓倾斜到与水平呈45度角。

他这种“斜式直臂摆打”，是一种易于掌握、准度稳定的弹弓打法。当然了……一个正确的姿势，只是基础而已。并不

是说你会摆个标准姿势，就能百发百中了。

“呼……这么大的目标，七米左右的距离，机不可失啊……”封不觉拉直了皮筋，已然瞄准妥当，“这样……一个挑战就算是完……”

讲到这个“完”字时，他的右手已然放开，打出了弹丸。那一小块泥巴在飞出皮兜的刹那，骤然变化，在空中变成了一个正圆形的、散发出土黄色亮光的光弹。

两秒后，只听得砰一声响。那光弹应声命中了……地面。

“dodo？”渡渡鸟转头看了看身旁一米外的坑，用升调叫了一声，接着，它便摇着那肥肥的身躯，再度跑进了林中。

“切……打偏了吗……”封不觉的表情倒也没显出多少失望，他只是平静地收好了弹弓，言道，“算了……这是天意，先做别的挑战吧。”说罢，他便吹着口哨，重新上路了……

第628章 荒野求毒（二十四）

上午七点整，海豚号游轮，船长室。

“船长。”还没聋进舱后，便走到船长身旁，开门见山道，“岛上出了点状况，我希望你能看一下。”

海豚号的船长名叫约瑟夫·坎贝尔，他已是一名年近六旬，经验丰富的老船长了。

见还没聋来访，约瑟夫的表情并无甚多变化，只是淡然地应道：“怎么？终于有人受了重伤……需要调动直升机了？”他试着猜了一下。

“那倒不是。”还没聋回道，“请看一下这个……”他说着，便拿起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调出了一段录像，“这是我们在一个小时前拍到的画面。”

还没聋展示的这段影像，自然就是裂脓被海盗们掳走的那段。录像不算很长，总用也就几分钟而已，因为裂脓几乎没怎么抵抗，就被那伙人拽走了。

“嗯……”约瑟夫船长看完之后，沉吟半晌，“你给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是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了。”还没聋道，“你觉得那些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约瑟夫根本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他直接说道，“但我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他顿了一下，转头直视着还没聋的双眼，“你和你的小伙子们必须立即停止拍摄，从岛上撤回来。而我……现在就呼叫海岸警卫队。”

“等等！”还没聋看对方已经把手伸向了对讲机，赶紧伸手抓住约瑟夫的手肘，劝阻道，“有这个必要吗？”他沉声说道，“约瑟夫，你可得想清楚了……我们节目的制作成本非常

高昂，而且眼下都已经拍摄到一半了，你知道重拍意味着什么吗？”

“那与我无关。”约瑟夫语气坚定地回道，“你们花钱雇我，是为了保证这一船人能平安地来、平安地回。我拿了报酬，自然要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他甩脱了还没聋的手，“别跟我说什么制作成本、拍摄进度……我只知道，此时此刻，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存在着一群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而且他们已经抓走了一名我们船上的乘客。”他抬手指了指身旁的操作台，“最糟糕的是……我在雷达上什么都没看见。这就表明，那帮人要么是凭空冒出来的，要么就是乘着某种具备反侦察功能的交通工具而来。”他上前半步，瞪着还没聋、压低了声音道，“民用船只是不可能搭载那种设备的，而他们的衣着也完全不像是正规军，所以……他们不是海盗，就是毒枭、或者两者皆是。”说到这儿时，他模仿着还没聋刚才那句话的语气，反问道，“你知道被这伙人盯上意味着什么吗？”

听着船长的话，还没聋神情数遍，当然，他依然没有露出慌乱之色。

数十秒后，还没聋好似下定了某种决心般，回道：“好吧……约瑟夫，我想你是对的，通知海岸警卫队吧。”他一边说着，一边已转身朝舱外走去，“我负责联络和召回岛上的工作人员及选……”

轰——

他的话被一声巨响打断了。

伴随着响声，整艘船都剧烈地震动了一下。

“怎么回事？”约瑟夫船长的喊叫声在第一时间响起。这位老船长在冲击下险些摔倒在地，好在他反应挺快，扒住了操作台的边缘，方才摔了个单膝跪地。

“船长！船体受到了撞击！第二发动机受损、后舱进水！”原本坐在操作台边的一名船员爬回了座位，看着屏幕高

声回应道。

“封闭后舱！呼叫救援，快！”船长吼了起来。

“怎么回事？约瑟夫？”门口的还没聋（撞击发生时他正好站在门口，扶住了门框，没有摔倒），“这是怎么了？”

“鬼知道！”约瑟夫一手压着头上的船长帽，一手支撑身体站了起来，“也许是被什么大型海洋生物给撞了，也许……”

吱——唔——

此时，一阵沉闷的、巨大的金属摩擦声忽从船尾的方向传来，掩盖了船长的说话声。

“该死！”还没聋低骂一声，随即夺门而出、沿着甲板朝声音的源头跑去。

在这个过程中，金属摩擦声一刻都未中断，而且……随着这声音的响起，船体开始逐渐倾斜，船尾那一侧变得越来越高……

不过，还没聋的身体素质出奇得好，纵然是在往“上坡”走，他也很快就抵达了船尾，并亲眼见证了……

“噢！上帝！”眼前的景象，让还没聋也为之一惊。

此刻，游轮的尾部已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缺口中，有一坨坨绿色的半凝固状物质正不断涌出。那物质在接触到海水后便剧烈膨胀，继而又快速凝固成坚固的金属……

神奇的是，这种金属在海水中完全没有要下沉的迹象，它们坚强地浮在了海面上，并且将海豚号的船尾向上顶了起来，使整艘船都发生了倾斜。

“金属凝浆鱼雷……”还没聋即刻就恢复了冷静，并辨识出了这物质的真面目。下一秒，他便抓紧栏杆、伸长脖子，聚精会神地开始环视海面。

大约十秒后，他所寻找的东西便出现了……

但见，一艘艇身印有骷髅标志的潜艇，缓缓从海中浮

起，自海豚号侧舷的方向破浪而来，转眼已杀到了二百米之内。

“该死！真是海盗……”还没聋看到那潜艇之影时，已知情况不对，他当即转身跑出，再度冲向了船长室。

“约瑟夫！有海盗！他们已经过来了！”还没聋几乎是喊着话进入船长室的。

“詹姆斯……”看着跌跌撞撞冲入船舱的还没聋，约瑟夫船长面如死灰地宣布了一个坏消息，“我们的通讯信号被屏蔽了。”

“什么！”还没聋惊道。

“那群海盗的船上肯定有着针对远程信号的遮断干扰装置，我们……已经联系不到海岸警卫队了……”约瑟夫摘下了帽子，“求救信号都未必发得出去。”

“快弃船吧，约瑟夫！先逃到岛上去再说！”还没聋走上前道。

“没用的，你看。”约瑟夫说着，伸手在操作台上摁了几下，调出了船头摄像机的画面，“看……他们早就预见到了我们可能做出的反应。刚才鱼雷一响，就有十多个潜在水下的海盗冲上岸、占领了沙滩……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不可能绕过那帮持枪的歹徒。”

咕咚——

事到如今，就连那意志强韧如铁、凡事游刃有余的还没聋，也重重地跌坐在了椅子上，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哈啊——”约瑟夫船长深深叹了口气，“也许，这就是命吧。”他微微摇头，“我本想跑完这一趟差使就退休的，没想到……呵呵……”他肆无忌惮地立着死亡FLAG，并接着对还没聋道，“你也别太担心了，詹姆斯，你们都是大人物，他们不会随便杀掉你们的。海盗嘛……无非就是要赎金。到时候，政府一定会来营救……”

“嘿！”突然，还没聋的脑中闪过了什么，他猛然喝了一声，打断了约瑟夫的话，“约瑟夫，你说远程信号被遮断了，那中短距离的信号呢？”他快速接道，“比如……这里，和岛上的通讯？”

约瑟夫皱眉侧目，想了想，回道：“嗯……这个……应该还是可以……”

他话音未落，还没聋就从椅子上窜起，一把抓起操作台上的对讲机，并转头冲几米外的一名船员道：“给我调到地区全频率！快！”

那船员闻言，有些不知所措，不过约瑟夫船长很快便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眼神：“照他说的做。”

于是，五秒之后，该区域所有的通讯设备中，都响起了还没聋的声音……

“听到这段内容的所有人！请注意！这是紧急状况！我是詹姆斯·弗朗西斯·还没聋，我正在海豚号游轮上跟你们讲话！现在，我们的游轮正遭到一群海盗的袭击！重复！正遭到海盗的袭击！所有听到我说话的人，如果你还在岛上，请务必躲藏起来！并设法向外界求救！我会尽可能地破坏掉船上的监控设备，以防止你们被海盗追踪到！”

还没聋用快速、嘹亮、清晰的声音，将这段话重复了两遍，随后又把对讲机交给了约瑟夫船长：“继续广播，约瑟夫，直到有人冲进来为止，都别停下。”

“明白。”约瑟夫接过对讲机，便立刻放到嘴边，开始重复还没聋的那段话。

而还没聋本人，急速冲出了船长室，跑向了监控船舱……

……

另一边，海盗潜艇之中。

“对方的船上，似乎也有个挺聪明的家伙在啊……”麦克斯

听着广播，面带冷笑道，“呵……作为一个导演来讲，这人还是挺厉害的。可说是临危不乱，指挥有度呢……”

“儿子。”这时，灰胡子说话了，“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不知为何，他此时的语气和表情都显得格外冷酷，“这个‘还没聋’……比你想象中还要厉害得多……”

第629章 荒野求毒（二十五）

上午，七点二十分，海豚号监控船舱内。

“瞧瞧……这是谁啊。”灰胡子一瘸一拐地走进了舱内，径直向着还没聋走去。

此时，这个船舱里已是一片狼藉。在多名副导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下，舱内所有的监控屏幕全都于海盗入侵前被砸碎了。

“好久不见了。”还没聋淡定地坐在一张椅子上，望着灰胡子道，“衰德华。”

“呵呵……彼此彼此，詹姆斯。”灰胡子笑道。

两人的目光对上以后，便双双笑了起来，但……他们的嘴里虽是在发出笑声，眼中却毫无笑意。

“呵……哈哈哈……哈哈哈哈！”还没聋越笑越大声。

灰胡子也不甘示弱，那破锣嗓子笑得比他还大声。

一时间，舱内的船员、工作人员和海盗（五分钟前，海盗们就已占领了整艘船，并将所有人都集中到了这个最大的船舱内），以及约瑟夫船长、奥观海、古、罗汉、螺丝柴二德、巴废特……全部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喝！”

突然，灰胡子的笑声戛然而止，同一秒，他暴喝出声，一拳打向了还没聋的脸颊。

还没聋如今已沦为阶下囚，自然没有还手的余地，他只能硬扛了这一下。

“呸……”挨完拳头的还没聋面无惧色，平静地朝地上吐了口血沫子，昂首道，“你问候老朋友的方式，还真是热情呢。”

“哼……你知道这是‘问候’就好……”灰胡子狞笑道，“真正的‘主菜’还没上呢。”

“无所谓，反正你出拳像个娘儿们。”还没聋毫不示弱地以挑衅回应。

“你……”灰胡子瞪大了眼睛，重新扬起了拳头。

但两秒后，他又把拳头放下了，并冷笑一声，说道：“呵……想激怒我？我不会上当的。”他挥舞了一下右手上的钩子，“你以为……用这种方式，就能蒙混过去了吗？”他转过脸去，朝船舱内扫视了一圈，接道，“你们知道……这个男人此刻在干什么吗？”他顿了一下，“呵呵……他正在引我对其施暴。他想用这种方式，让你们认为……我是个暴力狂、一个疯子……以此来降低我的可信度。”

“难道你不是吗？”还没聋冷冷插嘴道。

“哈！我和你比还差得远呢。”灰胡子应道。

说话间，灰胡子又朝后退了两步，并张开双臂，提高嗓门儿道：“各位！容我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曾经纵横海上、所向睥睨的男人……詹姆斯·弗朗西斯·还没聋，又称——‘加勒比狂鲨’。”

此言一出，周围的海盗们纷纷闻之色变（作为业内人士，他们都听过这名号），而海豚号的乘客们则都是一脸莫名的神色。

“论资历，他无疑是我的前辈。”灰胡子的叙述还在继续，“我十七岁出海的那一年，他就已经是成名已久的青年才俊了。”

“用‘青年才俊’这种词去形容一个海盗合适吗？”旁人没有讲话，还没聋自己却开口了。

“别打岔！你这杂种！”灰胡子狂怒地喊了一嗓子，并用他的假腿跺了还没聋的脚面一下。

“啊！”后者的脚掌当时就骨折了，不禁疼得叫出声来，并

滚倒在地。

“其实……他的本名，不是‘还没聋’，而是‘咖梅隆’。”灰胡子无视还没聋的惨叫，接着刚才的话道，“直到某一天……他从那位‘割耳朵罗杰’的手中成功逃生了一次，从此以后，他便被人们称为‘还没聋’船长。”他冷笑一声，“但凡做我们这行的都知道……‘毒枭王’罗杰想杀的人，还没有一个不死的，而每一个死在罗杰手上的人，都被割去了耳朵。

这么多年以来，只有一个人是例外，而他……就是你们眼前的这个‘还没聋’！”

话音落地，海豚号的乘客们纷纷向还没聋投去了“不明觉厉”的目光。

“他比海盗更凶残，比毒枭更歹毒，他的绰号‘加勒比狂鲨’就是他‘吃人不吐骨头’的写照。”灰胡子接着说道，“可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人，多年后竟成功洗干净了案底，将他之前三十余年的人生抹去，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导演。”

“呼……我也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这时，还没聋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重新坐定，“刚才在甲板上望见你时，我还以为是见鬼了呢……”

“哈！我怎么会死呢？”灰胡子假惺惺地笑了声，“我留着这条命，就是在等着今天……等着向你复仇的这一天。”他开始绕着还没聋踱步，“十年前的那次交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你登上了我的船，杀光了我的船员，砍掉了我左腿，剁掉了我的右手，把我的妻子扔进了大海……”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脸上的神情变得狰狞无比，“还TMD枪杀了我鹦鹉！”

灰胡子这时绕到了还没聋的背后，恶狠狠地瞪着仇人道：“噢……天哪，我太想念我的鹦鹉了，比起那个唠叨的婆娘……”说到这句，他特意停下，对几米外麦克斯道，“抱歉，孩子。”

“我能理解。”麦克斯快速应了一句，没有进一步打断老爸的意思。

“总之……我很怀念斯隆（鹦鹉的名字），怀念我的船员们，更怀念我手和脚……”灰胡子绕回了还没聋的面前，“是你……夺走了这一切！而今天，我就要你加倍奉还！”

因疼痛而满头大汗的还没聋，却依然没有放下他的高傲，他迎上对方那暴虐的目光，沉声道：“哼……我倒也有些好奇，衰德华……当年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哈！哈哈哈哈……”灰胡子狂笑起来，“这就是天意！”他一脸自豪地走向了麦克斯，“你做梦也想不到吧……我的儿子……是个神童！”他的手摁在了麦克斯的肩上，“十年前的那天，当你们屠船的时候，两岁的他躲在了厨房的柜子里逃过一劫。”他用钩子指了指自己的脸，“待你们离开后，麦克斯立刻就呼叫了救援，并拖着比他体重还重的药箱……帮我止了血。”他脸上的得意溢于言表，“还没聋……让我躺在甲板上慢慢等死，就是你此生犯下的最大错误！”

“原来……是这样……”还没聋垂目念道，“不过，这也不能说是我的‘失算’或者‘错误’……”他的视线移到了麦克斯身上，“两岁就能够做到那种地步的孩子，在全人类中又能有几个呢……”

“哼……”灰胡子没有理会对方这话，而是接着说道，“还没聋，你以为……将自己改头换面，就能摆脱过去，从此去过所谓上流社会的日子？”他忽地咆哮一声，“你以为这样就不必为过去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了吗！”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还没聋回道，“像你这种人……想毁了我，也只有用暴力这一种方法了。”他转过头，扫了眼船舱内的其他人，“出了这个船舱，就没人会相信你所说的这些事情。即使这一船人都来为你作证、即使我本人也开个记者发布会说‘我曾经是个杀人如麻的海盗’……也不会有人相信的。”他冷笑道，“我完全可以预见到……待我死后，一定会被

媒体描述为‘受害者’、甚至是‘英雄’；人们会为了纪念我而大规模播放我所指导的作品，他们会颂扬我生前的成就……没准还会给我颁个诺贝尔和平奖什么的……呵呵……而你，你算什么？衰德华？你拥有的，只是一船和你一样的……粗鲁的、愚蠢的毒贩！你们一辈子都只能当毒贩、当海盗，因为你只配干这个。你们活着的时候被人恐惧，死后则遭人唾弃、被人遗忘，这就是你们这种人的命运……”他扭头看向麦克斯，“小子，你要真是个神童，就该清楚，我说的都是对的。我劝你趁早离开你那蠢货父亲，找个正常的家庭，多读点书，没准以后还可以……”

噗——

灰胡子对着还没聋的腹部结结实实地来了一拳，打断了他的话。

“你这杂种，死到临头还这么嚣张……”灰胡子念道，“你等着……等我把岛上清理干净，我就用你们设备，将处决你的过程向全世界现场直播。”

“唔……”还没聋喘上气来，抬头冷哼道，“哼……走着瞧……我倒要看看是谁清理谁……”

……

上午八时，卡纳比斯岛中心区域。

此时，对海豚号上的一切一无所知的封不觉，正蹲在一条小溪边漱口。

就在刚才那一个小时中，他已经完成了两条支线任务。

分别是：【徒手活捉一只昆士兰毛鼻袋熊】和【生吃一个完整的芋头】。

因此，相应的挑战“捕猎一只昆士兰毛鼻袋熊”和“找出并吃下一种块茎”也都完成了。

不得不说，这些支线任务还真是有点难度的。昆士兰毛鼻袋熊（一种已经灭绝的食草动物，原分布在澳大利亚昆士

兰州等地。由于栖息地遭破坏和人为捕杀等原因，昆士兰毛鼻袋熊于1900年左右灭绝）虽然是种食草动物，但五十斤左右的体重、强壮的身躯、锋利的爪子……这些都给捕猎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觉哥凭借着正常人的身体素质，在“徒手”和“活捉”这两项条件的限定下，可是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堪堪擒住了一只。当任务完成的系统提示响起时，他的一股子气力也正好用尽。好在这挑战是“死活都行”，所以觉哥也就顺手把小袋熊给放了。

至于“生吃芋头”这条，倒也方便……因为觉哥抓熊的地点，恰好就在几株芋头的旁边（昆士兰毛鼻袋熊会挖掘植物根茎食用，且喜欢在地洞的入口附近觅食）。

于是，在搞定了“活捉任务”后，他便掏出军铲挖了一株芋头，直接开始了“生吃任务”。

由于生芋头有些许毒性，生芋汁还易引起皮肤过敏，这个任务同样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就算撇开这些因素，单说体积和重量好了……“一个完整的芋头”也包含了几片巨大的叶片；狭长的叶柄；粗糙、坚硬的球茎皮；和一个分量相当实在的球茎本身。

以上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样，生吃起来都是难以下咽的，要把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部吃干净，那真是又撑又恶心，对口腔也是一种折磨。

当然……觉哥挺过来了。

不过他还是需要漱口、洗手，将芋头的汁水涮干净（留在皮肤上会感到燥痒），才可以重新上路。

“噶啦噶啦噶啦……呸！”觉哥漱完了口喉，当即长吁一口气，“呼……很好，还差三项挑战，第二条主线就算是搞定了。”他在水中搓洗着双手，“今天日落以前，我应该就能把剩下的三条做完，哼……之后就是个生存的活儿了……小意

思。”

此时的封不觉绝对想不到……就在他做任务的这一个小时里，已有众多海盗登上了卡纳比斯岛，对岛上的“漏网之鱼”展开了搜捕。

而且，此刻就有两名海盗，来到了他背后的林子里……

悉悉——索索——

终于，当那两人靠近到十米左右的距离时，他们行动的声音，传入了觉哥的耳中。

“嗯？”时刻保持着警觉的觉哥，自是察觉到了后方的异动，“这声音……是人类！”

封不觉的第一反应是……有某一名对手想偷袭自己。

“虽然我身上有枪，但不能保证别人就没有……”这一刻，觉哥心思电闪，“既然罗汉可以带枪作为道具，那其他人无疑也可以……嗯……不能托大……”念及此处，他当机立断，拔腿就跑。

溪边的地势较为开阔，敌暗我明、显然不利，所以觉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自己正前方的林子里冲去。

谁知……这不跑不打紧，一跑……人家就开枪了。

突突突突——

子弹紧追着觉哥的步伐在地面上绽开，溅起了杂驳的泥石碎片。

在枪声响起的那一瞬，封不觉心里就已经本能地吐槽起来：“他喵的这是AK啊！听声音还是双持啊！来的是拉登吧！一定是拉登吧！”

第630章 荒野求毒（完）

一阵凌乱的枪声过后，封不觉连滚带爬地窜入了树丛中。

他很幸运，在刚才那五秒间，一共有三十几发子弹朝他射来，但一发都没有蹭到他。

“哈啊……哈啊……”这数秒的狂奔，便让封不觉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他毕竟是在使用一个四十岁男人的身体，爆发力方面确实是远不如年轻人了，“呼……不太对劲儿啊……”他稍稍缓上气来，便沉吟道，“拿两把冲锋枪这样扫我，明显是没打算留活口吧……这么明显的谋杀举动，除了我还有谁会干啊？”念及此处，他快速转身，躲在树后探头张望了一下。

很快，答案就自行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只见……两个身着条纹水手服和七分裤、头上包着头巾的男子，正各自手持一把AK47，从小溪对面的丛林里走了出来。

“卧槽……这什么人？”封不觉可不记得在开场CG里有见过这样两名选手，看他们的打扮也不像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就算真是工作人员，也没有理由拿着AK去打选手吧？

“他们是海盗。”

忽然，一个陌生的声音从封不觉身后传来。

觉哥闻声一惊，猛然回头，结果看到了……

“嘘——别怕，自己人。”一身阿拉伯人传统白袍打扮的拉登，此时正一脸严肃地看着觉哥，压低了声音说道，“具体情况我一会儿再跟你说，我们先把这两个家伙干掉……”

“呃……好的。”封不觉只考虑了一秒，就决定照对方说的话做。

这一秒间，觉哥的视线已扫到了拉登肩上背的AK，以及其腰间的弯刀（弯刀的刀刃上似乎还沾着未干透的血迹）。

于是，他心中暗忖道：如果登叔对我怀有敌意，那我早已是非死即伤。他能在我完全未察觉的情况下来到我的身后，却没有对我下手……这就表明他的确是‘自己人’。而那两个包头巾的男人，无疑就是‘敌人’了……

“嗯……军铲、刀、弹弓……”拉登扫了觉哥一眼，随即问道，“你还有别的武器吗？比如……枪？”

“有。”封不觉说着，便从裤袋里掏出了手枪，“子弹有六发。”这种时刻他也不玩儿什么虚的，有什么就说什么。

“你的枪法怎么样？”拉登又悄声问了一句，他的声音比刚才更低了，因为树丛外的两人离这儿越来越近了。

“三米内射中躯干的把握在九成以上，五米内有七成，但再远……就难说了……”封不觉给出了一个较为谨慎、也比较诚实的答案，他知道，这种时候最好把话说得实在点，吹牛或者逞强都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那你就省省子弹吧。”不料，拉登却给出了这样的回应，“我一个人对付他们就行了。”

“哈？”封不觉愣了一下。

就在他愣神之际，拉登已经端好了AK，压低身子横移了出去。

“什么人！”外面那两名海盗本就是追着觉哥来的，注意力比较集中，所以他们一看到移动的黑影，便立即大喊一声，举枪射击。

然，他们快，拉登比他们更快。

而且……更准！

只听得“啪啪啪啪”，拉登手上的AK只响了四声，远处那两人的头就像西瓜似的爆开了。

被爆头后，两名海盗的尸体还抽搐着开了几枪，不过那种射击毫无准头，子弹基本都飞向了天上。

几乎是在眨眼之间，拉登便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双杀。

树丛中的封不觉都傻眼了，这种射击能力，绝对是四十级以上射击系玩家才有的水平，甚至有可能更高……因为拉登的身体素质、动态视觉、反应速度等等……应该都是不如四十级玩家的。

“呼……又解决两个。”干掉两名海盗的拉登神情轻松地呼了口气，念叨了一句。

““又’……”从树丛中跟出来的封不觉，不禁将这个关键词重复了一遍。

拉登转头看了看他：“呵……你以为……我手上这把AK是哪里来的？”

“嗯……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封不觉嘴角抽动着接道，“这把AK原先的主人，已经变成你腰间那把刀的刀下亡魂了是吗……”

“没错。”拉登说着，走到两名海盗的尸体旁，开始搜查。

像摸尸体这种事情，封不觉一向是不甘落后的，所以他也赶忙走了过去，去翻找另一名海盗的尸体。一边摸索，他还一边问道：“那么……现在你能说说‘具体情况’了吗？比如……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我？”

“他们不是要杀‘你’。”拉登回道，“而是要清理整座岛。”他顿了一下，“哦，对了……他们是海盗兼毒枭，船长名叫灰胡子；大副叫麦克斯·葛雷，是灰胡子的儿子；他们的船……或者说潜艇……名叫‘鹦鹉号’，是船长为了纪念自己死去的鹦鹉宠物而命名的……”

“喂喂喂……你先等等……”封不觉忍不住打断道，“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

忙于搜尸的拉登头也不抬地回道：“你看到我刀上的血迹

了吧？”

“嗯……”觉哥应了一声。

拉登接道：“一般来说，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我杀人无需用刀……即使用了，刀上也不会沾那么多血……”

“哦……”封不觉是何许人也，这话他一听就懂，“难怪那血渍的分布有些奇怪……原来是审问时留下的……”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对……”拉登又将话题拉回了正轨，“那是一帮海盗，总人数嘛……在六十人左右，来岛上进行搜捕的共有二十六人，两人一组。他们也不是每一组都有两把AK这种配置的，多半还是以手枪为主，有些也配着刀具。”说到这儿时，他已搜完了自己身前的尸体，“大约一小时前，节目组的游轮被海盗们给占领了，好在导演他们破坏了船上的监控，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这儿跟这帮海盗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拉了一下枪栓，帅气地起身，将AK重新背到了背上，“总之……《荒野求毒》已经结束了，伙计……”他直视着觉哥的双眼，露出一个古怪的微笑，“现在，让我们玩儿点真格的吧……”

第631章 DIE EASY（一）

【当前任务已变更，主线任务已更新】

伴随着拉登那句极富煽动性的对白，系统提示响了起来。

封不觉打开游戏菜单一看，任务栏中果然有所变化。

【在卡纳比斯岛上生存七十二小时】这条任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杀死灰胡子船长】。

而【至少完成六项节目组给出的挑战】这条主线依然存在，其进度是3/6……也就是说，封不觉仍然要把自己剩下的三项挑战做完才行。

“嗯……还好我提前把六项挑战全都问出来了，否则现在可就糟了……”封不觉看着任务栏，不禁暗自庆幸起来。

先前他和还没聋所达成的交易就是：还没聋同意觉哥一次接受六项挑战，并保证……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不会给他设置任何人为的障碍，还会利用引导的手段，让其他选手远离觉哥；而封不觉这边则承诺……在完成挑战的同时，不会再去有意识地淘汰其他选手，到比赛的最后关头，他还会故意被别人打伤而淘汰。

以当时的情形来看，这两人的交易绝对是一笔双赢的买卖——还没聋挽救了节目的可看性和播出时长，封不觉得以稳扎稳打地去完成主线。

如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那最终的局面就会是：当比赛还剩二十分钟左右时，早已完成六项挑战的封不觉，“碰巧”遇上某个仅次于他的对手，并遭到了对方的突袭。然后，觉哥只要秀一下演技，假装中招，碎个膝盖什么的，就可以安然地躺下、宣告退出了。到工作人员把“史蒂芬·碳”往担架上抬

的时候，比赛时间基本已经走完，届时，封不觉可能都已经离开剧本了。

然而……海盗们的出现，彻底打乱了这个计划。

封不觉通过“借势”所降低的剧本难度，如今又反弹了，甚至变得比原先更难……

也难怪他要庆幸自己已经接到了挑战，试想一下……若是觉哥没有提前把挑战的内容全部问出来，那现在他还能到哪里去接？就算他能找到蛤蜊尔斯，并提出相应的要求，对方也只会把他当神经病处理。

“史蒂芬。”此时，拉登再度开口，打断了觉哥的思绪，“你会用突击步枪吗？”

他会有此一问，是因为觉哥已然将海盗身上的那把AK给拿了起来，并背到了身上。

“嗯……我想我得熟悉一下……”封不觉端起枪看了看。

“小心！”拉登警觉地绕到了觉哥的侧面，并大踏步地上前，伸手压低了对方的枪口，“在你学会如何使用一把枪之前，你需要记住的、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别拿枪口对着别人，尤其是自己人。”

“呃……明白。”封不觉点了点头，装出一副很老实的样子。

事实上，觉哥是会用AK47的，从第一型到第三型，甚至是一些变异的魔改版本，他都有接触过。但眼下，他觉得还是装傻充愣比较好。若他表现得像个熟知各种武器知识且经验丰富的老手，反而会引起拉登的怀疑……万一对方因此质问起来，他可就说不清楚了……

“对了，你刚才说，来岛上搜索的海盗，全都是两人一组。”封不觉随即问道，“那你先前是已经解决掉两个了吗？”

“不，我先前解决的是一个人。”拉登回道，“我遇到的那个海盗，正好是个落单的。”他顿了一下，接道，“我问了他同

伴的去向，他说……和他一组的那个人，说是去草丛里解个手，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也不知道那人去哪儿了……还以为是被我给干掉的。”

“哦？”封不觉闻言之际，脑中已闪过了数个推测，“会不会是……”他扫视了周围一圈，“……岛上的某位工作人员……去伏击了那名正在解手的海盗。”

“我也这样认为。”拉登回道，“根据我所得到的情报，岛上的工作人员共有十八人，分为三人一组行动；再加上单独活动的蛤蜊尔斯……这十九个人，是拥有通讯设备的，他们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海盗占领海豚号的消息。这群人中……任意的一个或几个人，都有可能去伏击海盗。”他顿了一下，“另外，岛上还剩下四名选手，分别是你、我、贾斯丁·不勃和比尔·盖帽……我们四个身上没有通讯设备，节目组的人也无法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所以……我们的处境非常被动。除了你我之外，不勃和盖帽很可能还蒙在鼓里……或是已经被海盗给干掉了。”

“嗯……这剧本里NPC的智商可真是让人省心呢……”封不觉听着拉登那有条有理的分析，不禁在心中念了一句。随后，他拿起了眼前那具尸体身上的对讲机，看着拉登问道，“你那边的海盗身上有对讲机吗？”

“没有。”拉登回道，“说起来……我先前干掉的那个落单海盗身上也没有。”话音未落，他便紧接着沉吟道，“嗯……看来，他们是两人一组，共用一个对讲机……”

“以此推断……”封不觉接过话头，继续道，“那个跑去解手而失踪的海盗身上，是有对讲机的。”他笑了笑，然后做了件让人震惊（至少拉登震惊了）的事情。

“喂喂？听得到吗？”封不觉居然把手中的对讲机举到嘴边，并调到了公用频道，大声说道，“我是史蒂芬·碳，我还活着。不管是谁刚才干掉了一名海盗，并夺走了他身上的对讲机，我只想让你知道，你并不是孤军奋战。”

“你疯了吗！会被船上的海盗们听见的！”一旁的拉登当即压低了声音喝道。

封不觉朝他微微一笑，悄声回道：“呵……我就是要让他们听见。”

说罢，他又提高了嗓门儿，冲着对讲机朗声道：“灰胡子船长，你在听吗？在听的话，就给我回个话儿。”

大约十秒后，灰胡子那破锣嗓子竟真的在频道中响起：“你是哪根葱？我的人怎么样了？”

“放心，你的人很好，你很快就会见到他们的……”封不觉恶意地停顿了半秒，才接道，“……在黄泉路上。”

第632章 DIE EASY（二）

恶意嘲讽过后，封不觉便不再言语，任由灰胡子在那儿抓狂。

在之后的一分钟里，灰胡子那破锣嗓子所发出的叫骂声在公共频道中持续回响……直到有人（麦克斯）强制关掉了他的对讲机，那声音方才停下。

“你这样激怒对方真的好吗？”拉登望着觉哥问道。

“呵……就算我不去激怒他，他也不会放过我吧？”封不觉用手指了指地上的两具尸体，“刚才这两位可是二话不说就对我开枪了，这说明他们上岛前得到的命令就是‘不留活口’。在这种情况下，我何必再跟对方客气呢。”

“嗯……也对。”拉登点头应道，“不过……即使如此，你不与对方交谈便是了，何必在公共频道里暴露自己的身份，并有意去激怒灰胡子呢？”

“有两个目的。”封不觉把对讲机别到腰上，举起一手、伸出一根手指道，“其一，我想刺探一下灰胡子的性格……”他顿了一下，“假如他听到我的话以后不做回应，或是对我的嘲讽嗤之以鼻，那他就是个冷静的、有城府的对手。”他笑了笑，“呵呵……不过，目前来看，他表现得像个纯粹的匪徒，冲动、暴戾、一受到挑衅就怒不可遏。”

“这应当是好事吧。”拉登接道。

“不一定。”封不觉回道，“凶残的人未必无脑，冷静的人也未必多智。”他说着，便伸出了第二根手指，“因此……我还做了第二个试探。”

“哦？是什么？”拉登面露疑色道。

……

同一时刻，海豚号游轮。

此时，在麦克斯的调度下，海盗们已完成了对游轮的全面控制。

除了受到“特别关照”的还没聋之外，其他人都已被海盗们关押起来。

约瑟夫船长和他的船员们、以及《荒野求毒》节目组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摄像、医务、后勤等等），全都被关在了监控船舱内。

而巴废特、罗汉、螺丝柴二德、奥观海和古这五名“重要人质”，则被转移到了监控室隔壁的休息室中。虽然他们中有四人被砸伤了膝盖，但经过一个晚上的治疗，他们也都恢复了一定的行动能力，已经可以一瘸一拐地走动了。

毕竟这个世界的设定是在二十五世纪，撇开“蚂蚁”那种尖端科技不谈（地球废土篇中的‘蚂蚁’技术通常只有军队、科研机构，以及一些级别较高的医院才有，这艘游轮上自然是没有。另外，由于这项技术高昂的成本，一般民众也是用不起的。像灰胡子这样的罪犯则根本没有使用资格，就算他有钱也没地方会给他治疗），人类的常规医疗手段也已相当先进，至少在外科这一块……只要救治及时，治愈是非常容易、快捷的事情。

“这TM是怎么回事？那是谁！那混蛋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船长室中，灰胡子还在暴躁地喊叫着。

“呵呵呵……”船长室的一角，被绑在一张椅子上的还没聋幸灾乐祸地笑道，“他是暗夜里飞翔的恐怖～他是在你噩梦中折磨你的、带翅膀的蛔虫……”这家伙煽风点火的能耐也是不弱，“他是你食指上的牛皮癣～他是切断你电话的接线员……”

“你有完没完？混蛋！”灰胡子回头喝骂道。

“他是粘在你鞋底的口香糖～他是凌晨三点把你吵醒的、打错的电话～他是打断你最喜欢的电视剧的特别插播新闻～他

是趴在你海棠花上的鼻涕虫~他是在公交车上紧挨着你的怪人……他是……”还没聋用行动表示了……没完。

“够了！”这回，竟是麦克斯喝停了正在喋喋不休的还没聋，“别再念‘飞天德（Darkwing Duck）’里的台词了，你说第一句时我就听出来了。”

作为一个想象力颇为丰富的、高智商的、且有一定洁癖的人，麦克斯听到这些台词时可谓浑身难受。

“哦？原来你们海盗也看动画片吗？”还没聋笑道。

“我的业余时间比你想象中要多，还没聋先生。”麦克斯回道，“生活在船上就是如此……除了日常事务，以及一些行动策划的工作之外，在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很闲。”他顿了一下，“我在九岁时就已通过网络学完了一至十二年级的所有课程，并开始攻读大学的专业课。由于船上的资源有限，我放弃了部分与实验相关的学科，选择了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考虑到劳逸结合的原则……为了让大脑放松，我在学习的同时会一心二用地播放一些娱乐性质的影像制品，于是……就随机地看了很多动画片，并且不小心把里面的内容都给记下了。”他说完这些，停了两秒，又补充了一句，“哦，顺带一提，我只看动画片的原因是因为年龄限制。现在的电影和电视剧里暴力和性的元素太多了，不适合我这种儿童观看。”

还没聋听了这段满是槽点的话真是哭笑不得，他心道：“你小子天天和一帮杀人不眨眼的海盗混在一起，你耳濡目染的东西远比影视作品中的更加血腥和真实吧？再说，你的心理年龄真的还算是儿童吗？说你是穿越者我都信啊！”

“好了……闲聊到此为止。”灰胡子踏着木腿拐到了还没聋面前，“快说……那个史蒂芬·碳究竟是谁？”

“他是个作家。”还没聋回道，“呵呵……你要是识字的话，没准也看过他的书呢……”身为阶下囚的他，仍是不遗余力地嘲弄着对方。

咚！

“啊——”

还没聋的这句话，换来的是又一次肉体上的折磨。他那粉碎性骨折的脚掌，始终没有得到医治；每当他把灰胡子惹毛了，后者就会用木腿去“轻轻”碰其伤处一下，以此作为报复。

“作家吗……”麦克斯若有所思道，“这倒是有些出乎意料……他的行为，不像是一个文化人能干出来的啊……”说话间，他已行到了船长室的控制台前，踮起脚尖，快速地操作了一番。

数秒后，封不觉先前那两句话的录音便重新响起，在船长室的大屏幕上播放了出来。

麦克斯将录音的音量调高，反复听了五遍，随即露出了一个笑容：“呵……原来如此。”

“儿子，发现啥了？”灰胡子虽然没从录音中听出什么端倪，但他知道，儿子露出这个表情时，就是有所发现了。

“不管这位碳先生是出于何种心态才在公共频道里发言的，总之……他已不小心暴露了两条信息。”麦克斯接道，“第一，他身边至少还有一个人在……”他停顿一秒，转头看向了父亲，“第二，他所处的方位，在某个流动的水源附近……”

……

“我所做的第二个试探就是，故意让对方听到背景中的小溪流水之声……”

另一边，封不觉和拉登已然登上了附近的一块高地，并隐藏起来。而他们此刻所藏身的地方，恰好可以观测到先前那两名海盗的尸体。

“我们在这儿等一个小时，如果没人找来，或是过了四十分钟才有人找到这里，那就表明……灰胡子那伙人就是一群纯粹的悍匪；但……如果在半小时之内就有海盗找了过来，

而且明显是很有目的性地沿着小溪过来的，那我们可就得提高警惕了……”封不觉一边盯着远处的尸体，一边跟拉登解释道，“……因为那群海盗之中，还是有一个聪明人的……而与这个人的博弈，将会成为我们能否生还的关键。”

第633章 DIE EASY(三)

麦克斯自然没有让觉哥他们等上一个小时，在他的指挥下，六名海盗于二十分钟内便已赶到了事发的小溪旁。

这六人的行动很有条理，他们发现尸体后，先是十分谨慎地在附近的林子里搜索了一圈，然后再派出两个人上前检查，其余四人则继续躲在暗处观望。这样过了五分多钟后，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剩下的四人才一并现身，来到了明处。

而这一切……全都落在了觉哥和拉登的眼里。

“瞧……所以我才选择躲在距离较远的这个高点。”封不觉盯着远处那些海盗的身影言道，“假如我们在那里就近埋伏，这会儿怕是已经被他们给搜出来了……”

“嗯……而假如我们一看到有人现身就开枪，就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即使偷袭得手，也会遭遇剩下那四人的包抄伏击。”拉登皱眉接道。

“呵呵……挺有趣的不是吗？”封不觉此时却是一脸兴致盎然的神色，“这帮海盗本身倒也没什么过人之处，不过……在他们内部，有个十分高明的家伙……在担任着参谋的角色。”他微微侧目，用眼神朝拉登示意了一下，“从那几个海盗使用对讲机的频率就能看出来……那位参谋正在实时地指挥这六人的行动，而且细致到每一步……”

在不知不觉中，封不觉的本性又显露出来了。能够与聪明人进行博弈，总让他感到乐趣无穷。

“这又不是什么好事，你那一脸兴奋的表情是闹哪样……”看到觉哥的神态，连拉登都忍不住吐了个槽。

就在他们交谈之际，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他们后方响起：“嘿！史蒂芬，奥萨马。”

觉哥和拉登闻声皆是一惊，因为他们藏匿的地方非常隐蔽，两人根本没想到……有人可以悄无声息地来到他们背后。

咔嚓咔嚓——

下一秒，两把AK的枪口已如闪电般调转了过去。

“别慌，是我。”蛤蜊尔斯面对枪口时，仍是泰然自若、语气平缓，“都把枪放下，小心走火。”

“呼……原来是你啊，贝尔。”拉登松了口气，顺势将枪口挪开，并接道，“难怪可以暗中靠近而不被我发现……”

“嗯……我说……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封不觉则是立刻问出了一个自己没能想通的问题，“以现在岛上的情势，你应该不可能发现我们才对啊。”

他说得没错，海盗们的加入让局面变得复杂起来，他们途径之处会留下诸多脚印和其他的痕迹，再加上船上的监控终端已经损坏……纵是蛤蜊尔斯，恐怕也很难在这么混乱的局面下追踪到某个特定目标的踪迹。

“呵呵……你分析得没错。”蛤蜊尔斯笑了笑，“的确，以目前的状况，要做精确追踪是很难了……所以，我并不是追踪痕迹才找到你们的，而是通过这个……”他说着，便拿起了手上的一个仪器，在觉哥眼前晃了一下。

虽然这东西是一件二十五世纪才有的电子设备，但其基本功能还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封不觉很快就辨识了出来：“GPS追踪定位吗……”他刚把这句话说出来，脑中便闪过了一系列的推论，其视线也本能地扫向了自己腰侧的刀鞘，“哦~你给我的刀，原来还有这种用途吗？”仅仅一秒，觉哥便推测出了追踪器藏在哪里。

“没错。”事到如今，蛤蜊尔斯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这是詹姆斯的意思，希望你能理解……因为你之前的表现有点儿……”

“让他感觉……有点儿失控了对吧？”封不觉自然没有生气，他完全可以理解还没聋的举动。事实上，他还挺欣赏对方这种做法的，“呵呵……没事儿，换成我也会这样做的。而且……”他歪了下头，瞥了眼蛤蜊尔斯手中的装置，“……若不是这玩意儿，我们也不会如此顺利地会合。客观上来说……它确是派上用场了。”

“嗯，你能理解就好。”蛤蜊尔斯应道，他随即又看了眼拉登，“总之……二位，你们先跟我来吧。我有重大发现……具体情况我在路上告诉你们。”说罢，他便压低了身子，转身朝前行去。

而觉哥和拉登只是稍微交换了一下神色，便一言不发地跟上了。

他们俩都是能力很强的人，一般不会盲从别人，但在当前这种局势下，他们都十分乐于接受由蛤蜊尔斯来担当Leader的安排。理由很简单——你想在荒野中战胜一群全副武装的海盗吗？请跟着贝爷吧。

……

上午九点二十分，海豚号游轮，船长室。

“不对劲儿啊……”麦克斯在控制台前来回踱步，他那白净的脸上愁眉不展，口中还念念有词，“怎么想都不对劲儿啊……”

而站在旁边的灰胡子也是一副紧张的神色，他是越看越觉得着急：“儿子……到底怎么了？有什么不对的？”

“不对的地方多了去了……”麦克斯回道，“比如……从扫荡开始到现在，我们连一个剧组的人员都没拿下，而我们的人却已死了四个……”他转了个身，“还有，那个史蒂芬·碳在离开枪战地点时，居然还清理了自己和同伴的足迹……这种谨慎的处事方式，和他先前的挑衅举动明显是南辕北辙……”

“也许……他身边的同伴里有个很谨慎的人？”灰胡子试探

着接道。

“有这种可能……但……”麦克斯又道，“他们那强到离谱战斗能力又怎么解释？”他走到父亲面前，“泰克和莱特宁（被拉登打死的两名海盗，PS：他们的名字也是《猫和老鼠》中的角色名）都是被AK一枪爆头的，从子弹射入的角度和尸体的状态来看（前去搜索觉哥的六名海盗身上携带了视频通讯设备，所以麦克斯能直接看到现场的情况），他们俩是被来自同一个方向的同一把枪所杀。”他顿了一下，“我可不认为一个作家能做出这种神枪手级别的射杀……他一个写书的，会使用手枪就算是不错了，突击步枪这种东西应该连摸都没摸过，更不用谈什么枪法了……”

“哈哈哈……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坐在一旁的还没聋笑着插嘴道，“这就表明……在他的同伴中，有一个枪法非常高明的人，和一个行事非常精谨的人。呵呵……这只是个开始，等待你们的惊喜还多着呢……”他微微摇头，得意地看向了灰胡子，“我早就说过了……到底是谁清理谁，咱们走着瞧……”

“你这家伙……”灰胡子都懒得过去踩他了，因为从还没聋的脸色来看，他的脚很可能早已疼得失去了知觉，“……还真是嚣张得无以复加啊……”他用独眼瞪着对方，“在这点上，我不得不对你表示钦佩……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你依然表现得像个地地道道的海盗。”

“呵……你过谦了，衰德华。我记得，当我砍你的手脚时，你也一样没有示弱……从你口中蹦出的每一声叫骂和诅咒，我至今都记忆犹新……”还没聋抬起苍白的脸，其脸上已布满了冷汗与惨笑，“‘砍吧，我用左手一样能碾碎你’，‘你可以把这条腿带回家，当做感恩节的晚餐，你这杂种’……”他没有说谎，他真的复述了两句灰胡子当年的叫骂，“呵……衰德华，像你我这样的、真正的‘恶棍’，都是至死也不会屈服的。这也是我们这种人……仅存的一份尊严了。”

“哈！别开玩笑了，詹姆斯。”灰胡子冷笑道，“你没有资格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这种话……”他俯身瞪着还没聋，“记住！你已经舍弃了这份尊严！”他怒喝道，“‘加勒比狂鲨’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的你，只是个卑鄙的、下作的、懦弱的逃跑者而已！”他挥舞着右臂前端的钩子，狞声道，“你无权选择死亡的方式，也无权得到任何尊重……不管外界怎么看，在海盗的世界里，你将永遭唾弃……”

“呃……老爹，我不想打扰你们叙旧，不过……”麦克斯这时插嘴道，“我觉得……眼下我们有更现实的问题亟待解决……”他来到还没聋身旁，“还没聋先生，大家都是聪明人，我有话就直说了……我希望你能立刻把岛上的人员名单提供给我。”

“哼……你觉得你开口问，我就会答吗？哈哈哈……”还没聋冷笑着回道，“这可不是小学课堂，孩子。”

“恕我没有上过全日制的学校，听不懂你这笑话，还没聋先生。”麦克斯的语气骤冷，“但我确信，你终究会把我想知道的告诉我的，就像CIA的训练课程里所说的那样——‘everybody talk’……”他微微欠身，凝视着对方的双眼，“当然了，我基本能猜到……你本人对于拷问和折磨已做好了相当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我并不认为那些船员和工作人员们能够接受被扔进海里喂鲨鱼的命运。”他一字一顿地接道，“听着，还没聋先生。从现在起，每隔五分钟，就会有一个人从监控船舱里被拖出来打死，直到……你把名单给我为止……”

第634章 DIE EASY（四）

上午，九点四十分，卡纳比斯岛中心某处。

五道矫健的身影穿过丛林，来到了一处地势陡峭的山坳边。

这五人分别是：由封不觉所扮演的史蒂芬·碳；贾斯丁·不勃；比尔·盖帽；拉登以及贝尔·蛤蜊尔斯。

先前那一个多小时中发生的事情，此处暂且不表，且说眼下……

眼下，正是日渐高升之时。泥泞的地面在正午之前已被烈日烤干，昨夜的暴雨仿佛没有发生过一般。他们五人在林中高速穿行，自然出了一身汗；纵是体能过人的蛤蜊尔斯，其腋下也已被汗水浸湿。

“OK，到了，就在前面。”下到山坳底部，又行了十余米后，在前带路的蛤蜊尔斯便举起胳膊示意了一下，并回头言道。

“你们先过去吧，搞定那扇‘门’之前，周围的警戒由我负责。”走在最后方的拉登当即举起AK，自告奋勇地接下了把风的任务。

“放心，这花不了多少时间。”盖帽说着，已抱着一台形似打字机的设备走到了最前方。

“希望这能奏效……”不勃一边用手擦汗，一边望着前面的一块石壁念道。

“这当然能奏效。”盖帽回头看了不勃一眼，“你以为我是谁？”

“行~行……我知道……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出色的软件工程师之一，智商超过一百六……你不用反复跟我强调……”不

勃有气无力地应道。

“知道的话，就少说些类似‘希望能奏效’之类的傻话。”盖帽说话间，已蹲在了石壁前，张开手掌在上面摁了一下。

嗡嗡——

一阵电子仪器启动的声音即刻响起，下一秒，那“石壁”变成了半透明状，露出了其后方的金属大门。

“嗯……光学迷彩吗……”站在一旁围观的封不觉此时终于发话了，他看着蛤蜊尔斯道，“难怪你们在岛上布置摄像机的时候没有发现此地。”

“是啊……这里地形险要，且极难隐蔽。就算有人无意间来到这儿，在光学迷彩的作用下，也未必能发现大门的存在。”蛤蜊尔斯接道，“若不是那个被我活捉的海盗在临死前把这个秘密说了出来，恐怕我们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地方。”

“即使发现了入口，或者说……即使盖帽先生成功打开了那扇大门，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不勃在旁插嘴道，“假如那两名海盗所言非虚，此处真的藏有一个‘原罂石（一种第四地球特有的奇异矿物，提炼后可加工成多种毒品。一块砖头大小的原罂石，其价值就相当于上百斤的高纯度迷幻药）’矿洞，那么……那扇门后面一定会有很严密的防御措施。”

“哈！”正蹲在金属门前忙碌的盖帽笑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说道，“又在说傻话了……只要我解码成功，与大门相连的系统就会视为这是一次正常的开启程序，不会触发任何防卫系统的。”

“好吧，加油，天才先生。”不勃耸肩接道。

“哦，对了。”又过了几秒，封不觉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他随即就从口袋里拿出了先前蛤蜊尔斯给他的笔记本，“眼下正好有空，你看看这个……”

蛤蜊尔斯面露疑惑地斜伸脖子看过去，结果看到了……

“呃……这是……地图？”他犹豫了一下，如是说道。

【支线任务已完成】伴随着蛤蜊尔斯的话语，系统提示也在觉哥耳畔响了起来。

“是的。”封不觉道，“在你遇到我和登叔之前，我们在那个高点埋伏了二十分钟，因为期间有些无聊，所以我就抽空把这地图给画了。”他用手指了指笔记本上的图案，“其实我以前就对军事地图略有研究，可以看得懂，但不是很会画，好在登叔很擅长这个，有他指点，我很快就画了出来。”

“呃……史蒂芬，且不说你为什么要用军用的标准去画……”蛤蜊尔斯接道，“……你不觉得现在还继续做‘挑战’，很奇怪吗？”他干笑一声，“节目的录制都已经中止了吧。”

“哦，是吗……”封不觉神情自若地回道，“抱歉，我这人有点强迫症，做事喜欢有始有终，可能是写作中留下的习惯……”他随意找个借口搪塞了一下。

事实上，觉哥的目的已然达到了，在他尚未完成的三项挑战中，只有“绘制地图”这一条是需要做完后让蛤蜊尔斯过目的，而其余的两条，只需要系统认可就行。

“啊哈！搞定了！”不多时，最强技术宅盖帽先生的破译工作也已完成，他捧着仪器站了起来，并挥手示意大家可以过去了。

数秒后，那半透明的“石壁”便迅速消失。

随着又一阵嗡嗡声响起，数米宽的金属门应声打开，一条隧道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

与此同时，海豚号游轮，船长室。

“就这么多了吗？”麦克斯端着平板电脑，看着还没聋道，“十八名工作人员，四名选手以及裁判蛤蜊尔斯，总共二十三个人？”

“反正……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还没聋冷冷言道。

“你应该明白……如果你谎报数字或是捏造情报，我是迟早会发现的。”麦克斯道，“所以，还没聋先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他顿了一下，“真的……就这么多了？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还没聋直视着那孩子的双眼，犹豫了片刻，接道：“还有件事……我也觉得有些奇怪。当然，这未必是什么有用的情报。”

“但说无妨。”麦克斯快速接道。

“岛上的史蒂芬·碳……”还没聋道，“……似乎不太正常”

“哦？怎么个不正常法？”麦克斯追问道。

“说不清楚，总之……就是不正常……”还没聋这答案似是而非，跟没说一样，“在你们出现之前，他就做了许多出人意料的举动……”他瞥了眼旁边的灰胡子，“与那些相比，在对讲机里向你挑衅，根本就不算什么。”

“你要说的就是这个？”麦克斯的眼神显得有些失望，“哼……我还以为是什么重要的事。其实……他就是毒瘾发作或者精神失常了吧。”

还没聋应道：“啊……起初我也这样认为，但当我仔细分析过他的各种行动后，我发现……”

吱吱——沙沙——

就在他们谈话之际，控制台的主屏幕忽然就变成了一片雪花状，并发出一种类似信号干扰的怪声。

“怎么回事？”灰胡子看了眼屏幕，随即又转头看向了坐在控制台前的一名海盗（海盗中也有几名负责通讯、观测等事务的技术人员），“你小子是不是在下载小电影……导致系统中毒了？”

那名海盗真的很想回答他的船长：“你以为我是你啊……”

但他终究不敢这么说，他只是一脸无辜地答道：“怎么可能……”

“HI，各位好啊。”突然，主屏幕上的雪花消失了，画面上，出现了一张史蒂芬·碳（封不觉）的大脸。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在看到那张脸的瞬间，还没聋就大笑起来，好似这是件无比有趣的事情。

“哦，你就是灰胡子吗，造型还真是挺复古的嘛……”封不觉打完招呼，也不等有人回应，就自顾自地说道，“那个小鬼就是麦克斯吧，后生可畏啊……”

“你……可以看到我们？”麦克斯面露狐疑地言道，同时，他的视线已快速扫到了操作台上。

“别找啦，小鬼。船长室的主屏幕是块一体化的双面无芯光学屏（造价高昂的未来科技产物，整艘豪华游轮上也只有船长室里装了一块），整块屏幕都能充当摄像头，你想遮的话……得去弄张床单来。”封不觉说道。

“你竟然可以远程启动我这边的摄像头……”麦克斯保持着冷静，沉声问道。

“呵呵……”封不觉道，“不是我启动的。”说着，他便向后退了两步，露出了其身后的景物。

这一瞬，灰胡子、麦克斯，以及船长室内的其他几名海盗皆是神情陡变。因为他们发现……此刻，“史蒂芬·碳”所在的地点，正是那原罂石矿洞的内部。

“你们看到我身后那位戴眼镜的先生了吗？是他启动了你们那边的摄像头。”封不觉笑着接道。

盖帽这会儿正在矿洞内的一台计算机上忙得不亦乐乎，根本没工夫搭理这边，他只是头也不回地高声接了一句：“抱歉，黑掉你们的系统就像从婴儿手里抢糖果儿那么容易。”

“谢谢，比尔，很贴切的比喻。”封不觉看了盖帽一眼，笑着道了一句。然后再看向镜头，用戏谑的神情道，“那么，想

必你们也已经猜到……我们是如何进入这个原翠石矿洞里的了。”

“嘿！混蛋！你就是刚才在对讲机里骂我的那个人对吧？”此时，灰胡子猛然上前半步，指着屏幕道，“赶快从我的‘宝藏’里滚出来！”

“呵呵呵……”封不觉低头冷笑，“首先，我没有骂你，我只是提前预告了你的死亡而已。那个脏话连篇，如泼妇骂街一般的人……是你自己。”

灰胡子听到这儿时，又想骂人，可是不好开口……他若是爆粗，正应了那句“泼妇骂街”，但要反驳，却又无言以对……

“其次，这也不是‘你的’宝藏。”封不觉摊开双手，“这是大自然的宝藏……你只是发现了这里，然后再上面加盖了一个性质和制毒工厂类似的基地而已。”

“胡扯！在我们海盗的世界里，‘宝藏’就是……谁先发现就归谁！”灰胡子大声喝道。

“哈！”封不觉大笑一声，“我以为你挖眼屎时只是戳瞎了自己的眼睛，没想到把脑子也伤了……”

“你什么意思！”灰胡子接道。

“我的意思就是……你才是胡扯！”封不觉反过来喝道，“在海盗的世界里，无论是什么东西……从来都不是‘谁先发现就归谁’，而是——谁抢到手，就归谁。”

“可恶！他说得好有道理！”灰胡子心里恶狠狠地念道，脸上的神情已是青一阵紫一阵，气得胡子都快炸毛了。

“好了……别再浪费时间了。”沉默了片刻的麦克斯，这时再度开口，“你和我们建立通讯，应该不是单纯为了羞辱我的父亲吧？”他眼神一凛，“说说你的目的吧……”

“哦～闷声不响地在那儿思考了一会儿，现在把思路理清了是吗？”封不觉看向麦克斯道，“好，就让叔告诉你，咱们究

竟想干什么……”

第635章 DIE EASY（五）

一小时前，卡纳比斯岛西侧。

此时，蛤蜊尔斯正带领着封不觉和拉登，赶往一个节目组为工作人员所设置的藏匿点（这个时候，还没聋尚未将情报透露给麦克斯，所以这些藏匿点暂时还是安全的）。

“让我捋一下啊……也就是说，岛上现在还有十八名工作人员，分成六组，分别躲藏在六个藏匿点里。”拉登一边复述着蛤蜊尔斯在途中所告知的信息，一边在脑中梳理着当前的局面，“每一组人的手上都有一个对讲机；你身上则有两个，一个是你自己的，一个是海盗的；另外……盖帽已经为你们建立了一个临时的加密频率，使你们可以在不被海盗发现的情况下通讯。”

“没错，基本情况就是这样。”蛤蜊尔斯接道，“我现在带你们去的那个藏匿点是物资比较多的一个，盖帽和不勃也都在那儿。”

“对了……既然盖帽有能力架设通讯，那他能不能呼叫外界的救援呢？”封不觉问道。

“他已经试过了，结论是不行……”蛤蜊尔斯回道，“海盗们的潜艇上装有一种颇为先进的远程通讯干扰装置，从物理层面上阻隔了此地与外界的远程通讯。用盖帽的原话来说‘这不是靠技术就能解决的问题，除非你们给我弄个脉冲大炮来’。”

“好吧……”觉哥点点头。

“哦，还有件事……”蛤蜊尔斯接道，“根据我抓获的那名俘虏所说，岛上有个原罂矿洞，是灰胡子的秘密基地。那儿的入口处有全息影像掩护，而且门上用的是D.E.A技术的密码

锁……”他沉吟道，“据我估计……那个基地里面会有大型计算机之类的设备。只要我们能进去，并让盖帽坐到电脑前，那一切还有转机。”

“D.E.A……”封不觉跟着念了一遍，眼神微变，疑惑道，“Dynamic encryption algorithm？”

“嗯……说实话，我不知道。就连那名海盗也说不清楚……不过盖帽好像说过你提到的这三个词。”蛤蜊尔斯回道，“哦，你可以自己去问他……”说着，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瞧，藏匿点就在前面，我们到了。”

三人说话间，已来到了一个数米高的小瀑布前。

蛤蜊尔斯一马当先，毫不犹豫就冲了进去。

“呵呵……水帘洞啊。”封不觉笑了笑，深吸一口气，紧随其后。他的心态着实不错，在这受困荒岛、危机四伏的局面下，还有闲情逸致去吐槽一下眼前的景致。

“唉……昨晚好不容易才把衣服烘干的……”拉登叹了口气，稍作调整，也跟了进去。

三人先后进入了藏匿点后，便看到了三名《荒野求毒》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以及比尔·盖帽和贾斯丁·不勃。

此时，不勃和工作人员们正在整理着装备，而盖帽则坐在角落里，用一大堆不合标准的简陋工具摆弄着一台电子仪器。

“嘿，伙计们，情况如何？”蛤蜊尔斯进来便道。

“盖帽先生似乎还得准备上一会儿。”一名工作人员抬头回道，“我们这儿乱七八糟的东西挺多，但金属制品有限，他说大部分都派不上用处。”

另一名工作人员道：“其实照我说，现在最有用的……”他掂了掂手上的手枪（从海盗身上搜来的），“还是这个……”

“哈！”第三名工作人员干笑一声，“你电影看多了吧？难

道你想一个人……拿把枪、冲上船、干掉所有海盗，顺利解救人质么？”

“嘿！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名工作人员一本正经地回道。

“是啊……在某个平行宇宙里，也许你只需要穿件白色的棉背心、光着脚，就能搞定这事儿。”第三名工作人员笑道，“但在这儿，你最好先学点基础……”他伸出手去，把对方手上的手枪拿了过来，拉上了保险，“比如……把保险上好再玩儿，免得走火。”

“行了，各位……别想那种离谱的事情了。”蛤蜊尔斯道，“约翰说得很对，这可不是在拍电影。我们要认清实际情况，咱们是摄制组成员，不是职业杀手。只要一个海盗、一把枪，就有可能要了我们所有人的性命……更何况对方有六十余人。”

“呵呵……”封不觉闻言，在心中笑道，“这话你跟我们说说也就罢了，你把自己也放到‘咱们’这个范围里……未免有些过谦了吧……”

“我同意。”不勃听了蛤蜊尔斯的话，却是表示了赞同，“硬碰硬的话，我们绝无胜算。就算我们不管人质的死活，利用敌明我暗的优势行动……依然是机会渺茫。目前来看……与外界取得联系才是最靠谱的做法。”

“话虽如此，但是……”封不觉瞅准时机，泼上了一盆冷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假如我们进入那个海盗基地后，依然联系不到外界……又当如何？”

“哦？”不勃也颇为机智，他从觉哥的语气就听出了阴谋的味道，“听起来，你好像已经有了计划？”

“没错……”封不觉笑道，“要对付那个天才儿童麦克斯（蛤蜊尔斯打探到的情报比拉登更多，他在路上已将这些信息告知了觉哥他们）……最合适的一招就是——瞒天过海。”

……

时间回到现在，九点五十分，海豚号船长室。

“好，就让叔告诉你，咱们究竟想干什么……”封不觉微顿一秒，淡定地开始了解说，“首先，我们会利用这个制毒工厂里的计算机，重新联通全岛的摄像机，恢复对整座岛屿的视频监控。然后，十八名工作人员以及我们这里的五人会同时行动，将此刻在岛上活动的总计二十八名海盗清理干净……”他一步一步，十分明确地将战术和盘托出，“接着，我们会拿着他们的武器，在沙滩上建立防御线，将你们的活动范围限定在海岸边。最后，我们会趁着夜色向潜艇和游轮发动突袭，把你们一网打尽。”

看着觉哥的神态，听着他的讲述，麦克斯的脸上由疑转惊，由惊转怒，又怒极生笑。

半晌后，他先是看向了身后的还没聋：“呵……还没聋先生，我似乎是理解你那句‘不正常’的意思了。”他顿了一下，再回头对觉哥道，“碳先生，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何种心态才会说出刚才那番话来，但我听完以后，着实产生了两个疑问……”

“是什么？”封不觉一挑眉毛，一副等着对方来问的架势。

“第一，一个人得多愚蠢、多狂妄，才会主动将自己的人员配置详细地告诉对方？”麦克斯挑衅道。

“告诉你怎么了？”封不觉反问道，“难道在我说这段话之前，你就不知道吗？”他冷笑一声，“呵……如果说，你到现在还没从某个人质的口中打探到我们的人员配置，那才是愚蠢到了极点吧？”

“你这混蛋……”麦克斯拧着眉，一脸怒意地骂了一声。他只有在摆出这个表情时，才和他老爹灰胡子有七八分相似。

“嘿！注意你的措辞，年轻人。”没想到，灰胡子一本正经地看着儿子道，“十四岁以前不能说脏话，还记得吗？”

“嗯……抱歉。”麦克斯立即冷静下来，道了个歉，并看向

主屏幕道，“哼……看来你很擅长激怒别人，碳先生，就算对小孩也毫不留情……”

“过奖。”封不觉恬不知耻地应道，好似对方在夸他一样。

“那么……我的第二个疑问……”麦克斯言归正传，接道，“纵然你的计划属于一种无法防备的阳谋，但你又怎么保证……实施过程会像你说得那样顺利呢？”他笑了笑，“无论是实力还是筹码，都是我这边占据绝对优势。比方说……我现在就可以打开公用频道，用人质的性命去威胁岛上那些工作人员……什么袋鼠小队、考拉小队、橄榄小队等等……”他有意识地将自己所知的信息也透露出了一些，试图让对方产生动摇，“……他们在受到威胁后，会有什么反应？是会和你一起顽抗到底，还是出来投降？不投降的话，他们的行动会不会受到心理负担的影响？”他摇了摇头，“哼……碳先生，你要是真聪明、而不是自作聪明的话，就该明白……退一万步讲，我们的人也是以抢劫和贩毒为主业的职业海盗，而你们的人……只是一群做电视节目的。哪怕我什么都不做，你的计划……又有几分把握呢？”

啪——啪——啪——

“精彩！相当精彩！”封不觉大幅度地挥摆双手，为麦克斯鼓着掌，“果然是把账都算清楚了才开口和我交谈的，自信满满、有恃无恐。”他舔了舔嘴唇，“你分析得很对，你有实力、也有筹码。实力上的差距，或许还可以通过监控网络和我的临场指挥来弥补，但筹码这东西……我就没办法了，毕竟你手上有那么多人质在，而我这边的人手，和船上的同僚们多少都是有些交情的，不可能不被你的威胁所动摇。”

他的话语是在夸奖麦克斯，但在他诉说的过程中，麦克斯的心却似在冰冷海洋中下沉……一种隐隐的不安在这短短十余秒内愈发明晰起来，最终变成了……

“但是！”封不觉用一个BUT，将话锋一转，“在我进入这个洞窟之后，我便意识到……在‘筹码’这方面，我们并不吃

亏……”

终于，一个狂热的笑容浮上了觉哥脸，纵然他是在史蒂芬·碳的身体里，这笑容透露出的气质依旧让人毛骨悚然：“我就这么说吧……麦克斯，你可以杀光那艘船上所有的人质，我根本不在乎。但你……是否能接受我毁掉这个矿洞的现实呢？”

话音未落，麦克斯身形一滞，灰胡子面露骇然。

“哼……总算注意到了吗？”封不觉又道，“你们的筹码对我来说一文不值，而我的筹码对你们来说……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宝藏’。”他咧嘴一笑，“你们每杀一个人质，我就毁掉一批你们的存货，等存货毁完了，我就开始毁原矿石。我倒要看看……谁能抻得更久……”

“够了！”灰胡子这时已忍不住了，他在屏幕前挥舞着钩子，“姓碳的！你想怎么样？直说吧！”

“呵呵……这就对了。”封不觉道，“这世上的很多事……说到底，就是一笔买卖不是吗？”他摇头晃脑，一脸得意地说道，“放心，这会是一笔让双方都满意的交易。结局必然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第636章 DIE EASY（六）

上午，十一点三十分。

卡纳比斯岛东侧的沙滩上，五十名全副武装的海盗，正整齐地分成两列，如同训练有素的军队般伫立着。

在两排队列的中间，是一块约十米宽的空地。

空地上，有三个人。两个站着，一个跪着……

他们分别是：海盗船长衰德华·葛雷，大副麦克斯·葛雷，以及……著名导演、前海盗，詹姆斯·弗朗西斯·还没聋。

此刻，有四台摄像机，正在四名专业摄像师的操作下，从不同的角度对准了这三人。

“切……结果还是只能录像吗……”灰胡子一脸不悦地站在那儿，口中嘀咕道。

“如果要直播，就必须关掉信号干扰装置……”麦克斯接道，“眼下我们的‘宝藏’已经暴露，万万不可让外界发现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至少，在我们完成存货的转移前，不行……”

“哼……要我说……咱们干脆直接杀进岛去，夺回宝藏得了……他们就那几个人、几条枪……难道还能守住不成？”灰胡子道。

“他们是守不住，但基地的防御系统可以。”麦克斯道，“以那个盖帽的能力，想改写那里的系统易如反掌，我们进去以后立刻会变成瓮中之鳖……”他叹了口气，“唉……再说，他们现在已经监控了整座岛，我们根本不可能搞什么‘突袭’。”

“难道咱就这么忍了？”灰胡子道，“真的按照那个‘碳’所说的去交易吗？”

“恐怕……只能如此了……”麦克斯沉声道，“其实……将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的话……他的提议也未尝不可。”

……

此处说明一下，封不觉提出的交易内容是：灰胡子可以杀掉还没聋，想怎么杀就怎么杀，但他必须放走海豚号上的其他人以及岛上的幸存者们。而觉哥则保证，会“保护”好灰胡子的“宝藏”，直到后者将其移走。

至于这笔交易的具体操作方法，觉哥也已安排好了……

双方约定，在上午十二点前，灰胡子这边，会将所有的海盗从岛上召回，并完成自己的“复仇仪式”。

十二点整，岛上的十八名工作人员以及蛤蜊尔斯、拉登、不勃、盖帽……总计二十二人，会回到游轮上。

封不觉……则继续留在海盗的基地中。

在确认了游轮上（包括乘客自带）所有的远程通讯设备都被销毁后，海盗们便会溶解掉船尾的金属凝浆，放海豚号驶离卡纳比斯岛。

随后，双方按兵不动，等待两个小时……

这段时间，虽不足以让海豚号行驶到任何一片陆地或岛屿，但已足够它摆脱海盗们的追捕。

这……就够了。

等那两小时过去，封不觉便会依照承诺，解除基地的防御系统，迎接海盗们的到来……

假如这笔交易顺利达成，除了还没聋和史蒂芬·碳（封不觉）外，海豚号上的其他人全都可以获救，而海盗们也会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去转移他们的“宝藏”。因为海豚号已失去了远程通讯能力，待船靠岸报警，再到警方赶来，那至少也是七、八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到那会儿，海盗们早已把能搬的东西都搬走了（反重力弹射器的技术在这个宇宙已十分

普及，搬运重物对这里的人类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

从结果上来看，这笔交易让灰胡子失去了一片矿脉、一大笔赎金、以及四个手下（这个他倒不是很在乎）。好在他还是能带走大量的存货，避免进一步的损失。

最重要的是……他完成了复仇。

而另一边，节目组的绝大多数人和海豚号的船员们，则能够逃出虎口，捡回性命。

总体来看，这确实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

不过……还有一个疑点，让麦克斯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史蒂芬·碳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

很显然，这位作家在整个事件中充当着最为关键的一个角色。正是因为有他这么个人愿意留在岛上，守着监控，以销毁基地里的存货为筹码……去监督海盗们的行动，才能保证整笔交易的顺利进行。

他就好比是《世界末日》（Armageddon，又名《绝世天劫》，由迈克尔·贝指导的影片，于1998年上映）中的主角哈瑞，最后心甘情愿地一个人留在陨石上，和“末日”来个同归于尽。

虽然碳先生并不会戏剧性地被核弹炸死，但毫无疑问的，他最终的结局，极有可能是被灰胡子千刀万剐……

麦克斯就是不明白，那样一个口口声声不在乎人质生死的人，为什么要做出这种舍己救人的举动呢？他是在演戏吗？但这演的是哪一出呢？他究竟是扮演恶棍的英雄？还是扮演英雄的恶棍？

……

“哼……也罢。”灰胡子啐了口唾沫，“人生有得有失，今日大仇得报，其他的我都无所谓了。”

“呵呵……”跪在沙滩上的还没耷，已是一脸淡然之色，他

笑道，“你的人生还真是可悲啊，衰德华……”他抬起头来，望了灰胡子一眼，“杀了我以后，你的人生里……还剩下些什么呢？”

“哈！眼看自己的人生走到尽头，你也开始多愁善感了吗？”灰胡子冷笑道，“詹姆斯，我的人生不用你来担心。在我十七岁出海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不会有什么善终……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的余生依然会在海上漂泊，在酒色财气中度过，最后死于非命……但无论如何，我还有个令我骄傲的儿子。”

“是吗……你是这么想的吗……”还没聋看了麦克斯一眼，“恕我直言……他变成今天这样，你应该自责和内疚，而不是骄傲。你的这份骄傲，恰恰体现了你的愚蠹和自私。”由于伤势的原因，他的声音死气沉沉，但他口中吐露的字句……却仍是掷地有声，“你已经把一个可能青史留名的天才，变成了和你一样的货色……你已经把他的结局，变得和你一样悲惨……”

“住口！”灰胡子右臂一挥，其铁钩上已多了一块人肉。

纵是脸颊的肉被刮掉，还没聋也只是哼唧了一声，看起来……他对疼痛已然是麻木了。

“死到临头……还想挑拨我们父子？你这卑鄙的混蛋……”灰胡子说着，便退后半步，抽出了腰间的佩刀。

那是一把十分华丽的海盗弯刀，刀镡呈波浪状向柄的末端弯曲并衔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弧形的护手，金色的刀柄上点缀着亮眼的红宝石，锋利的刀刃出鞘后在阳光下发出锃亮的光芒。

“所有人……所有观看这段录像的人，都给我听好了……”灰胡子的左手高举弯刀，对着摄像机镜头高声言道，“这次处刑……无关政治、无关正义、无关是非、无关善恶……”他顿了一下，“或许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这个跪在地上的男人是个好人，一个正派人。他是个伟大的导

演，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呵呵……哈哈哈哈……”他大笑起来，随即是一声暴喝，“无所谓！”

明晃晃的弯刀越举越高，灰胡子的身影，也一瘸一拐地来到了还没聋的侧后方：“我的海盗同行们，只要你们能理解我说的就行了……今天……我灰胡子船长，以复仇之名，斩杀加勒比狂鲨！”

呼——

下一秒，手起刀落，血溅五步。

灰胡子单身十年，右手又是个钩子，那左手的臂力自然不用我多加赘述。这一刀斩得干净利落，人头应声落地。

由于刀快，还没聋颈项处的血是一下子喷涌出来的，那场面煞是壮观……

负责正面拍摄的两名摄像师（都是船上的剧组人员，被强行抓来拍摄处刑）皆是吓得跌坐在地，面无人色。

“哈哈……哈哈哈哈哈……”紧接着，灰胡子笑了，仰天长笑。

这大笑象征着一种释放、一种解脱……仿佛他所有的屈辱、仇恨，都随着笑声烟消云散。

世上有无数个描写复仇的故事，只是……复仇的终点，往往是毁灭，而非重生。

当那笑声止息时，究竟还留下点什么，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

十一点四十五分，海盗基地中。

“你已经下定决心了吗？史蒂芬。”蛤蜊尔斯是最后一个走出去的（其余二十一人已集结完毕，等在外面的山坳里了），他看着留在基地内的封不觉，神色凝重地问道。

“当然。”封不觉道，“你放心吧，这计划虽然冒险，但实

施起来并不算困难。”他耸耸肩，“再说……也只有这样，大伙儿才能安然离开。”

“好吧……”蛤蜊尔斯点点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祝你好运。”

“呵……后会有期。”封不觉回道。

话音落时，蛤蜊尔斯已转过身、朝基地外走去。

片刻后，那二十二人的队伍便向着沙滩出发了……

而留在基地中的觉哥，则是悠哉地走到一张桌子前面，将桌上的道具一件一件放入了一个背包中。

“很好……临走前把我物品栏里所有的道具都留给我了，顺带还送了个包，真是仗义。”他自言自语道，“从监控上看……那种叫睢瑟矿（在这个宇宙，睢瑟矿是种和煤矿差不的东西，很多人能辨识出来，觉哥刚才已请教过别人该怎么辨认了）的东西附近就有，一会儿可以抽空去挖一块下来……这样，挑战就只剩下最后一项了……”

第637章 DIE EASY（七）

正午，十二点整。

风平浪静，烈日当空。

此时，还没凳的无头尸体已成了鲨鱼的腹中之食；而他的头颅，则被灰胡子拿回了潜艇中……估计是准备当成纪念品（也可能是装饰品）来保存。

沙滩上，一大滩鲜血正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阵阵腥味，熏得附近的海盗们眉头直皱。

但他们仍得坚守岗位、严阵以待，等着岛上那二十二人的到来。

“伙计们，注意了。”不多时，一名眼尖的海盗小头目便率先看到了丛林中的人影。他当即高呼一声，提醒同伴们做好准备。

“放松……”站在后排的麦克斯用淡定的语气接道，“这是交易，不是战争，他们只是想活着离开而已。”他顿了一下，“瞧……他们连武器都没带。”

就在他说话间，蛤蜊尔斯带头从沙滩边的林子里走了出来，其他人则排成一直线，跟在他的身后。

这样的走位，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万一海盗们突然翻脸，举枪射击，那该队形的受射面积会稍微小一点，后排的人还有机会逃回去。

“很荣幸见到你，蛤蜊尔斯先生。”麦克斯第一个走上前去，与对方打了个招呼，“我是你的粉丝。”

“孩子……我……”蛤蜊尔斯看着麦克斯，神情显得很复杂，“……很感谢你的支持，但……”

“呵呵……你不用说出来，我能理解。”麦克斯笑着回道，“被一个恐怖分子式的人物所崇拜，当事人的心情想必很微妙。这种时候，你不予置评就行了……我不会介意的。”

“是啊，阿森纳就是这样处理我的。”这一秒，拉登正巧从他俩身边经过，听到他们的对话后，登叔若无其事地插了个嘴……

蛤蜊尔斯和麦克斯闻言后皆是呆立了几秒，望着拉登那深藏功与名的背影，一股不明觉厉之感油然而生……

“嗯哼……总之……”数秒后，麦克斯再度开口道，“蛤蜊尔斯先生……交易的内容，碳先生应该也已经和你们讲过了，关于登船的细节，不用我再强调了吧。”

“放心吧。”蛤蜊尔斯回道，“我们身上没带通讯装置，除了……这个。”他说着，便从身侧的包（大背包已经换成了挎包）里取出了一台平板电脑（至少看上去很像），“史蒂芬让我把这个亲手交到你手上，他会通过这个和你联系的。”

“哦……”麦克斯应了一声，接过了平板，“诶？这平板电脑怎么那么奇怪？连商标都没有，周围的插口也不全……”

“这不是平板电脑。”这回，轮到路过他们身旁的盖帽插嘴了，他瞥了麦克斯一眼，从容接道，“这只是一个……呃……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叫法。反正……我从你们基地的厕所里拆了一块液晶屏，稍稍改动后，它就能当平板使了。”

“呵……呵呵……”麦克斯嘴角抽动了两下，“当初装修的时候……真不该在厕所隔间的挡板后面装这玩意儿的……”

“小兄弟，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拉屎的时候看动画片是没有前途的。”紧随其后路过的不勃，顺手往麦克斯的上衣口袋里塞了一支大麻，“收好，不用谢。”

看着这一个个奇葩华丽地飘过，麦克斯也只能在心中蛋疼地念叨着：“这他娘的都是帮什么人啊……”

嗞嗞——嗞嗞——

忽地，几许电磁波的噪声响起。

蛤蜊尔斯转头望去，发现这是游轮边的海盗们正在使用手提式T型扫描仪（搜身用的设备，可在不触碰目标的情况下确认对方身上是否携带了电子仪器）的声音。

“不是不信任诸位，只是以防万一。”麦克斯看到蛤蜊尔斯的反应，即刻解释了一句。

“啊……我知道。”蛤蜊尔斯随即低下头，看向麦克斯道，“我也知道……从交易谈拢后、到詹姆斯被杀害前，你们已经对整艘海豚号游轮做了类似的检查，并清理了船上所有的通讯设备。”

“呵呵……游轮上的那些监控探头，果然也已经被你们所控制了吗……”麦克斯笑道。

“是的。”蛤蜊尔斯直言不讳道。

“你回答得倒是挺干脆……”麦克斯念道。

“史蒂芬说，你肯定已经推测到了这件事，所以无需隐瞒。”蛤蜊尔斯回道。

“切……令人不快的家伙。”麦克斯心中念道。

蛤蜊尔斯继而又道：“我得感谢你……没有让手下在检查的过程中拆掉那些摄像头。”

“不用谢。”麦克斯抬了抬眉毛，“我也希望交易能够顺利进行。”

他俩都明白，船上的摄像头必须留着。只有这样，身处基地的史蒂芬·碳才可以确定——船上既没有潜伏的海盗，也没有藏炸弹之类的东西。

本来嘛……像这种以“互相威胁”为基础的交易，不存在什么信任可言，为了防止对方事后反悔，这都是必须做的。

“那么……事不宜迟，我也登船了。”蛤蜊尔斯见其他人都陆续通过了检查，便也准备跟上。

“一路顺风，蛤蜊尔斯先生。”麦克斯微笑着与对方道了别。

蛤蜊尔斯却是笑不出来，他只是点了点头，默默地离开了。

……

一小时后，鹦鹉号甲板。

“我们究竟还要等多久？该死！”灰胡子坐在一张圆形的桌子前，左手拿刀，右手……什么也没拿（本来就是钩子），一边敲着桌子，一边嚷道，“我想在甲板上吃顿午餐，这有多难？”

“冷静点儿，老爹。”坐在父亲身旁、同样在等待用餐的麦克斯接道，“先前我们又是搜船、又是搜人、又是处刑、又是送客的……人手比较吃紧，所以我让厨房里的人也都出来帮忙了。半小时前海豚号起锚，他们才回到厨房忙活。”

“哼……一帮没用的东西。”灰胡子被儿子一劝，态度稍加缓和，不过他立马就开始东拉西扯，“当年我在船上打杂时，只花五分钟就能做出一道美餐。”

“生鱼片吗？”麦克斯笑着接了一句。

“呃……”灰胡子的萌点就在于，他被呛声之后，往往无言以对……

吱吱——沙沙——

恰在此刻，一阵信号干扰声响起。

麦克斯神色一紧，急切地拿起了桌上的“厕所平板”。

不出所料……三秒后，史蒂芬·碳（封不觉）的身影出现在了屏幕上。

他依然坐在那个基地中，神情悠然地对着镜头。

“Hi，小鬼，等急了吧？”封不觉笑道，“呵呵……其实我本来是想早点联系你的，但刚才出去挖矿时，恰好遇到了一

只讨厌的鹦鹉，它居然敢用鸟屎袭击我，于是我就抓起一块刚刚挖下的矿石，给他来了发硬的。”他耸了耸肩，“总之……稍微耽搁了一点时间。”

“你……刚才居然离开了基地……”麦克斯一脸不信的表情，“你骗谁呢？”他冷笑一声，“别说是你，就算是个白痴，也不可能在游轮起航前的关键时刻离开监控，去做别的事情……你就不怕在你开小差的时候，我们把一船人全部杀光，并冲上岛……”

“我当然不怕。”封不觉面无表情地打断了对方，“不怕的理由有二。”他紧接着就进行了说明，“第一，对岛屿和游轮的监控权，以及你我之间的主动联系权……都在我手里。从你那边……根本无法知晓我是否坐在监控屏幕前。所以我坐在这儿、或不坐在这儿……一样都能对你形成威慑。”他歪了下头，“呵呵……麦克斯，算计像你这样的聪明人，要比算计你父亲那样的愚莽之辈更容易……因为你的举动全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切……”麦克斯面露狰狞之色，“自以为是之辈……你最好祈祷我会让你死得……”

“第二！”封不觉无视对方的话语，直接站了起来，走向镜头，“呵呵……哈哈哈哈……”他忽然怪笑起来，笑得无比瘆人，“还是由我当面告诉你吧。”

言至此处，图像赫然中断。

“什……”麦克斯的嘴里刚来得及发出一个音节，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便发生了。

“第二……”觉哥的说话声，竟出现在了两米之内，“我再强调一次，我根本不在乎那帮人的生死。”

这一刻，恐惧如一双无形的手，紧紧攥住了麦克斯和灰胡子的心脏，他们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变得冰凉。

但见，一身海盗打扮（比较违和的是，他还背着个背

包）的觉哥，已站在了圆桌的边上，手里还端着一个圆形的托盘。

“你……你究竟……”灰胡子和麦克斯都像见了鬼一样，双唇颤抖着往外蹦字儿，就是说不出整话来。

“你的午餐来了，船长。”封不觉则是笑盈盈地看着灰胡子父子，打开了托盘的盖子，“今天的主菜是……马克II型手榴弹！”

话音未落，他便双手齐出，快速抄起了盘上的两枚手雷，并将其伸向嘴边。

“不！不——”麦克斯狂吼出声，想冲上前去阻止。

可惜……为时已晚。

下一秒，觉哥便将两个拉环同时咬住，咧嘴狞笑道：“嘻嘻……surprise！”

第638章 诡策狂谋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440000，游戏币：100000】

【获得物品/装备：贝尔的日常小刀】

【完成/接受任务：8/8】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0，破解世界观：无】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2435】

【技巧值加成经验：24350，游戏币：100000】

【剧本通关奖励：90%基础经验加成：396000】

【支线任务奖励：风、林、火、山、阴、雷。】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结算画面刷新之时，一条系统提示也随之响起：【您的称号已更新为——诡策狂谋】

“嚯？换称号了。”封不觉神情微变，口中念道，“诡策狂谋疯不觉……哼……听着还挺酷炫的嘛……”

说话间，他已唤出了游戏菜单，将视线投向了自己那全新的“称号能力”。

【名称：料事如神】

【特殊能力类型：主动】

【消耗：完成一次占卜行为（形式或工具不限）】

【效果：对任意一件已发生、正在发生、或必然发生的客观事件做一次准确率为99%的占卜（冷却时间九十分钟，其中，尚未发生的事件可能因掐算后所做的干扰而改变，导致准确率降低）】

【备注：一掷神杯定吉凶，再占重卜转灵通。分明见了今年事，却说明年事不同。】

“嗯……技能倒是不错……”封不觉看着技能栏，心道，“但最后的诗……用在这里，感觉味儿不对啊……”

……

趁着觉哥琢磨新技能的工夫……此处还是先来说明一下，在刚才那个剧本里，觉哥究竟干了什么……

其实他的计策并不复杂，按照时间顺序讲一遍，各位看官便可知晓其中奥秘。

十一点四十五分时，蛤蜊尔斯等一行人离开了海盗基地。

十一点五十分，觉哥便收拾好东西，带着个背包（里面装的都是他物品栏里的物品）出去了。

十二点整，当那二十二人在游轮边接受海盗们的检查时，封不觉已来到了睢瑟矿所在的地点，抄起军铲开挖。

十二点零五分，蛤蜊尔斯等一行人已登船完毕；海盗们随即就集体撤离了海豚号，并来到船尾，用特制的喷枪（含特殊化学原料）去清理船尾的凝浆。

另一边，觉哥刚好挖完了矿，并遭到了一只鹦鹉的鸟粪攻击……他当即决定报复。

十二点二十分，海豚号起锚，准备出航。同时，封不觉用一小块睢瑟（被燚龘射出后，在半空变成了奇怪的金属炮弹）解决了那只鹦鹉。至此，觉哥的所有支线任务，以及主

线任务【至少完成六项节目组给出的挑战】便已宣告完成。

十二点三十分，海豚号已逐渐远离了卡纳比斯岛。而封不觉，则又一次回到了海盗基地中。

他放下背包，坐到监控台前的椅子上，然后开始为自己录像……这段录像，就是下午一点时，麦克斯所看到的那段“通讯”。

在这段影像里，封不觉一共只说了三次话……

一开口，他就阐述了以一件对麦克斯来说难以置信的事，成功引导了谈话的内容。说完这第一段后，觉哥还故意停顿了一段时间，仿佛自己真的在与对方进行实时通讯一般。

从实际结果来看……麦克斯的反应完全符合封不觉的预测。只不过麦克斯的回应速度还是略微慢了一些，当录像中的觉哥开始说第二段话的时候，麦克斯的话还有最后几个词没说完，所以……看上去就像是觉哥“面无表情地打断了对方”。

而觉哥的第二段话，既是对第一段话的解释，也是一种挑衅，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足以让觉哥达到其真正的目的，那就是——进一步吸引灰胡子和麦克斯的注意力。

至于那最后一段夹杂着怪笑的话，就纯粹是为了他的“登场”做铺垫了……

十二点三十七分，封不觉便设定好了通讯接通的时间、将录像设为即时播放。随后，他就换上一套海盗的衣服（基地里有）、背上背包，向着海岸进发了。

在【氧气烟斗】的辅助下，封不觉沿着海岸线，通过“水下步行”的方式接近了鹦鹉号。此时，海盗们大部分都已十分松懈，少数几个担任警戒的人也都望着大海的方向……所有人都认为，史蒂芬·碳还待在岛心的基地里看监控，不可能会出现在附近。退一万步讲……他区区一个人，来了又能怎样

呢？

十二点五十二分，封不觉悄然登船。浑身湿漉漉的他，一脸淡定地背着个包，便走进了潜艇内……

觉哥是一个很善于做潜入工作的人，他很清楚，干这事儿的要领就是——镇定。你越是战战兢兢，越是容易引人注意、露出马脚；相反，你只要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就算有点古怪，别人也不会来问你什么……最多就是多看你两眼。

十二点五十五分，封不觉偷袭了一名海盗，问出了灰胡子和麦克斯的所在。

觉哥的计划是灵活变通的，来之前他就想好了，如果灰胡子和麦克斯分别在两处，那他潜入潜艇后，直接去暗杀前者便是了。但如果他们俩在一处，以麦克斯的警觉，他恐怕很难顺利靠近……那时，录像就派上用场了。

一点零五分，麦克斯手中的平板接通了，对觉哥的阴谋浑然不知的他，自然以为这是在进行通讯（蛤蜊尔斯和盖帽的说辞也误导了麦克斯，当然，这都是觉哥事先安排好的），于是，他、还有他身旁的灰胡子，都在这一刻，放松了警惕……

他们又怎能想到，“正在岛内与自己进行通讯”的那个人，其实已经身在潜艇上，并端着两枚手雷走过来了……

……

嘀嘀——

两声轻响打断了封不觉的思绪，他抬眼一看，显示屏上弹出了一个邀请他进入会议室的对话框。

“啊！糟了……迟到了。”封不觉这才意识到，此刻的现实时间已是凌晨两点半了，距离他和同伴们约好的时间，已晚了一个半小时。

这现实中的一个半小时，在游戏里可就是十五个小时，

若是他们在会议室里看电影等他的话，估计连加长版的《指环王》都看完了。

觉哥连奖励都没领，便匆匆转身，摁下了通往会议室的按钮。

门开了以后，他就赶紧道歉：“抱歉……剧本时间太长了……”

会议室中，小叹和小灵二人……还真就在看电影。

“还好吧。”小灵接道，“我们上线以后看你还在剧本里，就知道你八成是没法儿准时到了，所以就和琴姐一起去排了个本。结果一打就是十几个小时，一小时前才结束的。”

“哦……”封不觉扫了会议室一眼：“那她人呢？”他顿了一下，“若雨怎么也不在？”

由于来得匆忙，觉哥刚才没去看社交栏里的好友状态，所以他不知道。

“琴姐的话……下线睡觉去了。”小叹回道，“她说是头一次打这种超长时间的剧本，有点累。”

“表姐嘛……去逛惊吓盒子了，说是不想影响我们二人世界。”小灵接着小叹的话道，“她说等你准备好了再联络她。”

“嗯……”封不觉想了想，“好吧……那你们干脆再看会儿。我也是刚出剧本，需要整备一下。等我弄完了，由我去联系若雨，然后到这里会合。”

……

长话短说，一分钟后，储藏室中。

随着白光凝聚，封不觉的额外奖励出现了。

【名称：血迹斑斑的勺子】

【类型：武器】

【品质：垃圾】

【攻击力：微弱】

【属性：无】

【特效：无】

【备注：是的，这确实是一把武器，而且可以用来杀人。难道你没看过《用极度低效的武器进行的慢得可怕的谋杀》吗？】

“呵呵……”封不觉看着那玩意儿，干笑两声，“我一个四十六级的人，还能抽到这种东西，也算是种能力了……”对此，他并没有过分沮丧，反正就是去商城跑一趟，顺手卖个垃圾的事情。

接着，觉哥便走到了另一根玻璃柱前，领取了他的支线任务奖励。

这次的支线奖励颇为奇怪，按理说……六个任务，如果奖励了六件物品的话，那这六件东西理应被分别放在六根玻璃柱中。可是，眼下这个房间里，却只有两根玻璃柱。也就是说……那“风、林、火、山、阴、雷”，全都在这一根里面。

“说起来……这六个到底是什么啊？”望着逐渐凝聚的白光，封不觉喃喃念道，“从名字来看……莫非是某种元素石？”

他猜得没错，严格来说，这些还真就是元素石。不过它们和一般的元素石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若要形容那差距的话，就好比是99年的拉菲和过期九个月的葡萄干……这种感觉。

第639章 恐怖童谣（一）

不多时，六颗圆形的、体积与网球相仿的珠子，出现在了玻璃柱中。

“喂喂……难道是龙珠吗？”封不觉显然是在吐槽，因为他明白，假如真是龙珠的话，物品名称就不该叫什么“风、林、火、山、阴、雷”，而应该叫“一星球、二星球、三星球”……

嗡嗡——

伴随着几声奇怪的闷响，玻璃柱中的光芒褪去了，那六颗珠子……终于显现出了真容。

封不觉当即打开游戏菜单，逐一观测……

第一颗，通体透明，看上去像个实心玻璃球，但重量却比纸还轻。

【名称：其疾如风】

【类型：其他】

【品质：完美】

【特效：未知】

【备注：蕴含风之力的宝珠。】

第二颗，呈湛蓝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内部似乎都有液体在流动一般。

【名称：其徐如林】

【类型：其他】

【品质：完美】

【特效：未知】

【备注：蕴含律动之能的宝珠。】

第三颗，朱红似玉，珠体隐隐透出温热之感。

【名称：侵略如火】

【类型：其他】

【品质：完美】

【特效：未知】

【备注：蕴含火之力的宝珠。】

第四颗，似是一个金色的金属球，但宝珠的表面敛光，看上去黯淡深沉。

【名称：不动如山】

【类型：其他】

【品质：完美】

【特效：未知】

【备注：蕴含不动神威的宝珠。】

第五颗，黑如墨，冷如冰，晃动之时，隐有浑然阴影从中散出。

【名称：难知如阴】

【类型：其他】

【品质：传说】

【特效：未知】

【备注：只有知识最渊博的远古之神方可鉴别出它的真面目。】

第六颗，白中透蓝，恍若明灯。

【名称：动如雷霆】

【类型：其他】

【品质：完美】

【特效：未知】

【备注：蕴含雷霆之力的宝珠。】

以上这六颗宝珠，便是封不觉在上个剧本中拿到的六件支线任务奖励——风、林、火、山、阴、雷。

“嗯……感觉会有用，但又不知道怎么用……”觉哥看完物品说明后，就将那些宝珠收入了行囊中，“而且这六个东西是不能叠加存放的，也就是说……要占六个行囊格。”

如此一来，觉哥的行囊便只剩下了两个空格。还好【贝尔的日常小刀】是可以别在腰上的，否则他这刚升级没多久的行囊，又要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了……

“总之……先带在身上吧。”封不觉心道，“反正我有【燚龘】，实在弄不明白有啥用，就把这‘完美’品质的宝珠当弹丸轰出去……”他摸着下巴念道，“品质为‘垃圾’的泥巴，威力就接近霰弹；品质为‘普通’的雎瑟矿，则有着超过炮弹的威力；以此类推……这些珠子，岂不是堪比洲际导弹……”

他一边想着，一边已走出了储藏室，转而进入了游戏商城。

除了来此卖“垃圾”之外，封不觉顺道也去看了一下拍卖行的行情。

经过这一个季度的运营，《惊悚乐园》的拍卖市场基本已趋于成熟。天价的鸡肋商品或高价的垃圾货几乎绝迹，当然了，还是有极少数执着于投机的人，他们仍然抱着“没准我正好能遇上个白痴呢”这样的心理……往拍卖里挂一些高价的渣属性装备。很显然，他们这种给系统送手续费的行为，才是真正的白痴……

觉哥只看了十分钟，因为没有扫到什么中意的物品或装备，所以就离开了。

他回到登陆空间后，就联系了若雨，两人稍微聊了几句，就一同前往了小叹的会议室。

……

有书则长，无书则短。

十几分钟后，四人便各自回到了登陆空间，准备进入剧本。

为了避免凑字数的嫌疑，这里就不再将觉哥的属性详细列出了，只列出这一个剧本后变更的部分……

首先，其称号变成了【诡策狂谋】，称号能力为【料事如神】。

其次，其经验值增加为13833900/46000000，技巧值为2683，游戏币为1530100。

另外，就是行囊中多了风、林、火、山、阴、雷这六颗宝珠；身上多了一把【贝尔的日常小刀】。

那么……接下来……

……

【疯不觉，等级46】

【枉叹之，等级43】

【似雨若离，等级44】

【悲灵笑骨，等级43】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请确认。】

【您的小队正在加入团队生存模式（普通），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六人。】

【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的个人或队伍。】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这一刻，玩家们两眼一黑，失去了行动能力。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一个老迈的、睿智的声音，在他们耳边缓缓响起。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拼图牌*2。】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系统提示结束后，是大约十秒的沉默。

接着，在一片漆黑的画面中，隐隐出现了一个瘦小的、模糊的人影。

一个孩子的声音随之响起，毫无感情地朗诵道……

【妈妈杀了我。

爸爸吃了我。

兄弟姐妹们爬下桌，

捡起我的骨……

埋在了……冰冷的石墓。】

从身形和声音判断，这孩子还很小，那中性化的儿童音，让人无法确定其性别，也不知这位被家人杀吃埋一条龙服务的孩子……究竟是男是女。

“《My mother has killed me》……”而封不觉在听到此处时，脑中已在思考更进一步的问题了，“嗯……这次的剧本主题是童谣吗……虽然只有四句话，但信息量还是挺大的，不出意外的话，对手是鬼魂或者食人族吧……”

就在他思索之际，片头CG居然就这么完了……

剧本……正式开始。

第640章 恐怖童谣（二）

获得行动能力后，觉哥所做的第一件事……自然还是观察身边的环境。

此刻，他身处的空间呈六边柱体。其脚下是光洁、坚实的地板；而周围的六面，都是书架……准确地说，是六个宽约2.5米、高约7.5米、边与边紧密契合，几乎不留缝隙的……书架。

那些书架的两面都有书，当中有隔板隔开，即使把书抽出去，也无法看到隔壁的空间，只能看到隔板而已。

书架的顶部距离天花板还有一定的距离，如果封不觉爬到书架上方，他便会看到……在这个六边形区域的周围，紧贴着六个完全相同的六边形区域，而在这六个六边形外，又是一圈，共计十二个六边形区域……

以此类推，这些六边形不断衍生扩张……形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的、蜂巢般的广袤空间。

“嗯……不会吧……”封不觉当即沉吟道，“推理俱乐部？”

“对，这里是推理俱乐部。”不远处，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回了觉哥一句。

“谁？”封不觉闻言一怔，循声回头。

但见……刚才还空无一人的地方，这会儿已站了一个身高二米五、体重近一吨的巨型装甲人偶。

那人偶的身体由一种深蓝色的不明金属构成，躯干呈V字型，双臂粗若大腿，双腿也粗若大腿……他的脖子上长了个麻将牌似的方块脑袋，整张脸就是个显示屏，脸上始终显示着颜文字。

说到这儿……想必各位也想起来了，这位就是木偶比利

的弟弟——比尔。

“谁？”比尔脸上出现了(￣(工)￣)这样一个表情，“你闯进别人的地方，还问别人是谁？”

“哦~我知道了。”封不觉神情一松，“篆颉尊是吧？呵呵……”他一边笑着，一边上前两步，抬手拍了拍对方的胳膊，“你还挺会玩儿啊……上次是变球变鸟变老头，这回变了个机械怪人哈。”

“疯先生……”忽然，另一个声音响起，“且不说你是认错人了……”

封不觉闻声猛然转头，看到了一张悬在半空的嘴（人类的嘴）。

“就算你没认错……”那张嘴道，“我们也只是第二次见面而已……你那种自然熟的态度究竟是从何而来？”

“呃……”封不觉僵在原地，看着那张嘴道，“篆颉尊？”

叱啦啦——

一阵怪响传来，半空的大嘴扭曲蜕变，成了一个小妖精（Leprechaun，又称爱尔兰小矮妖，绿衣绿裤绿帽绿靴，守着彩虹尽头的金币罐）的样子，随后回道：“对，是我。”

下一秒，封不觉便尴尬地抬头，对着正在做（￣口￣）脸的比尔干笑了一声，并把自己的手给拿开了。

篆颉尊紧接着说道：“你都已经可以看到‘真理序列（数据流）’了，居然还会认错人……”

“废话……我上次见你时还没这能力呢。”封不觉说着，“我怎么知道你的数据形态究竟啥模样……”

“哦……对。”篆颉尊道，“我差点儿忘了，你们次等智力生物建立‘辨识’机制时……至少需要两次接触。”

“我说……他是谁啊？”比尔这时插嘴道，“要不要我把他碾碎了扔出去？”

“不！”篆颉尊突然炸毛了似的嚷道，“别再随便把东西碾碎扔掉了！”

“好~好~”比尔摆出╮（﹀﹀）╭脸道，“冷静点儿，尊哥。”

“呵呵……尊哥……这就是你这所谓顶级智能生物惯用的绰号吗？”封不觉用戏谑的语气道，“尊哥你是混旺角呢，还是罩铜锣湾的啊？”

“唉……”篆颉尊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来介绍一下……”他伸手指了指比尔，“疯不觉，这位是比尔，木偶比利的弟弟，目前在我这里担任保安的工作……”他朝天翻了翻眼，“顺带一提……如果说袖珍是一种时尚，那比尔的脑子很可能是我这里最潮的东西了。”

“啥意思啊？”比尔一脸@_@地问道。

“我明白了……”觉哥用一种同情的目光看着篆颉尊，“你名字里那三个字，其中两个他不会念是吧……”

“唉……”篆颉尊用又一声叹息回应了这个问题，随即指着觉哥，看向比尔道，“比尔，这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疯不觉了。”

“哦，原来就是你啊。”比尔略微退后半步，低头将觉哥上下打量了一番，“的确是怪怪的……和其他人不一样呢。”

“其他人？”封不觉敏锐地捕捉到了什么，他立刻看着比尔问道，“你知道和我一起来的五人在哪儿吗？”

“他们在……”比尔刚要回答，篆颉尊却打断道，“他们在……该在的地方。”

他成功地用一句废话，阻止了封不觉获取信息。

“好了，比尔，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到‘军事和科教区’去，挑几本你能看懂的书翻翻吧……”篆颉尊随即就摆了摆手，示意比尔离开。

话音落地，比尔便做了个(￣.￣)表情，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当他迈出步子的瞬间，其整个身形都变得透明、虚无，好似他本来就不存在于这个空间中一样。

“让我猜猜……”比尔消失后，封不觉就一脸不悦地回头盯着篆颉尊道，“他们的身体，还在这‘推理俱乐部’的某处，而他们的意识……已在你的‘脑子’里了。”

“哼……”篆颉尊冷哼一声，“本来……你也已经在我的‘脑子’里了，是我动了点手脚，才让你得以停留在此。”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封不觉很直接地问道，“或者说……交易的内容是？”

这两个都是聪明人、明白人……

篆颉尊见对方如此快人快语，便也毫不避讳地应道：“你应该发现了吧……我的身体，比起你上次见我时，缩小了许多。”

“你的体积不是可以自由调整的吗……”封不觉接道。

“本来是可以的，但现在……我只能在小于一立方米的范围内调整了。”篆颉尊回道，“因为……”他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有某种奇怪的东西混进去了……”他面露凝重之色，“我也不知道‘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我只知道……如果不尽快处理，后果会很严重。”

“哈！”封不觉干笑一声，“你想让我把‘它’取出来？”

“是的……”篆颉尊回道。

“为什么不让你的‘保安’去取呢？”封不觉笑着问道。

“让比尔进入我的思想，并给予他‘活动权限’……哈……那我还不如给自己来一发额前叶切除手术来得干脆。”篆颉尊苦笑道。

“原来如此……”觉哥的脸上很快就浮现了一种坐地起价的表情，“让我去也不是不行，不过……”他斜视着篆颉尊，抛去

一个贱贱的眼神，并抬起右手的三根手指相互搓了搓，“……就没有什么条件么？”

“放心，荣华富贵……大大滴。”篆颉尊面无表情地接道。

“呵呵……咱还是把话说具体点儿吧……”封不觉正了正神色道，“……难道你准备把彩虹尽头的金币给我吗？”表情虽然恢复了正经，但他所说的内容还是在吐槽。

“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协助你通关剧本。”篆颉尊道。

“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处。”封不觉回道。

“我还会引导你……获取许多珍贵的物品和技能。”篆颉尊又道。

“嗯……这倒是不错。”封不觉道，“只是……似乎……这个……那个……”他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

“唉……”篆颉尊又是一声长叹，“这样吧……你把‘它’弄出来，我就告诉你……【难知如阴】的效果。”

第641章 恐怖童谣（三）

与封不觉一同进入剧本的五名玩家并不知道这个剧本的设定是在篆颉尊的脑内，他们也没有觉哥那种特别待遇。

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次十分平常的载入过程。

在那开场CG过后，众人便来到了一间破旧的小木屋中。

恢复视觉后，他们的眼前出现了一个不算太大的房间。房间正中，摆了一张四脚木桌，桌上有一个正在发光的油灯。而除了桌子和油灯，这屋里就没有别的家具了。

【主线任务已触发】

【寻找“我”的尸骨。】

众人刚刚站定，耳边便响起了系统提示。乍看之下……这次的主线任务也算中规中矩、按部就班，系统并没有给出任何的限制。

“诶？觉哥哪儿去了？”恢复行动能力后，小叹第一个发现队伍里少了个人。

“从团队栏来看，他依然是‘生存中’……”若雨即刻接道，“或许是他的传送地点与我们不同吧。”

“啊！疯不觉！”这时，另外两名陌生的玩家中，体型偏胖的那位也看到了团队栏里有觉哥的ID，他当即高声惊道，“喂喂……这该不会就是那～个～疯不觉吧？”

他身旁的瘦子接道：“还有哪个疯不觉啊？可不就是那～个～疯不觉么！”

这两名玩家都是男性，看上去二十岁左右，身高一米七出头，其特征就是一胖一瘦。

胖的那个留着寸头，双目炯炯有神，两条长方形的眉毛

就跟海苔似的。他的ID是【名侦探布欧】，称号为“人肉风火轮”。

瘦的那个则是一头长发，一脸营养不良的样子，好似小风一吹就会倒地一般。他的ID是【老军医欧布】，称号为“人形补给站”。

从他们两人的游戏名便可看出，这绝对是两个休闲玩家。而且在玩游戏之前，就已经想好了自己的专精倾向。

如果说地狱前线这几位代表了休闲玩家中的最高水平，那布欧和欧布，就应该算是二线水平吧。当然……这也不算差了。处于这个层次的玩家，虽然无法像“顶尖”高手那样做出一些神乎其技的事情来，但也不会犯低级错误；他们对于装备、技能、专精和剧本的理解……都是十分成熟的。只要有个出色的领队带领，这类水平二线的玩家同样能给团队带来很大的帮助。

要比喻的话……这部分玩家就相当于NBA里的“角色球员”。一支队伍要打得酷炫不难，有一两个话题巨星就行了；但要拿总冠军，就需要他们这些角色球员。他们才是团队的基石、代表了“板凳深度”。

“哇！几位……你们都是‘地狱前线’的人啊！”几秒后，布欧抬眼看了看眼前三人服装上的徽章，又是一惊一乍地喊道。

“对啊……”小灵虚着眼回道，“不过……我们社团并不算很有名吧，你这么激动干嘛？”

“因为你们和‘疯大神’是一个社团的啊……”欧布那无力的声音响起，“难道这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吗？”

“很……了不起吗？”听对方这么一说，连小灵也愣了。

“原来如此……”若雨察言观色，很快做出了一个推断，“你们是不觉在游戏中的fan吧……”

她特意加了“游戏中”这个先决条件，主要是为了将自己

（现实中的fan）和他们区分开来。

“没错！”布欧瞪着他那圆圆的大眼睛道，“我们立志要成为像疯大神那样特立独行的超一流高手！”

“特立独行这点，我倒是同意。”若雨冷冷接道。她这言下之意……“超一流”这个词用在觉哥身上算是糟践了。

随后，他们五人便这么闲聊了几分钟，互相认识了一下。

布欧和欧布二人都是“天地（语重计长所在的工作室）”的外围成员（性质和江湖的才不怕呢类似），他们虽不是打卡上班的职业玩家，却也是社团里的中坚力量。

……

这里正好说明一下……在本书的世界中，无论规模大小，95%的游戏工作室，都是要招收外围成员的——即“游戏中招揽的非职业玩家”。就算是迹部少爷的“冰帝”社团，也招收了黑白灰那样的线上成员，可见……这事儿基本是业内常识。

因为在大型网游中，“人数”也是一种实力的象征，是任何社团/公会/帮会/国家都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像草帽海贼团那种精英思路，在绝大部分游戏中……都是行不通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某游戏中，野外刷了个BOSS，这时，甲公会来了一百人，乙公会来了两百人，你说谁能抢到？这就是件明摆着的事情……乙公会哪怕分出一百人来和甲公会PK拖延时间，还剩下了一百人可以去刷BOSS……

大部分允许强制PK的游戏都是这样，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谁的实力强，谁就有话语权。什么“先来后到”、“江湖规矩”、“给我个面子”什么的……都是在实力对等的情况下才会用到的谈判术语；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有另一套谈判术语，比如“X你妈！”、“给我滚蛋！”和“你丫是不是活腻了？”

总之……人数很重要，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纵

是“秩序”这种职业高玩扎堆的工作室，也不敢说“我不需要外围成员”这种话。事实上，他们不但需要，而且要很多……除了那些类似竞技的小队/个人对战游戏之外，秩序在每个网游里都会开出相当优厚的条件，去吸引那些具备一定实力的外围成员。不止是他们……江湖、星辰、诸神、尸刀等等……各种规模和风格的工作室，也都是这么做的。

也就只有刀锋这种有难言之隐的“工作室”，才会一个外人都不收。

……

数分钟后，小叹忽然神情微变，开口言道：“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身为外科大夫的小叹，嗅觉还是很灵敏的，尤其是在闻到一些特定的化学药剂时……

“经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种……”布欧闻言后，一边皱着鼻子吸气，一边念道，“……怪怪的、刺鼻的……”

“福尔马林。”小叹把答案直接说了出来，并向着小木屋的一角走去，“好像是从这扇门的后面传来的。”

此刻，他们身处的这个房间约有三十平米；房顶呈拱起的三角形，由两根交叉的主梁和几段支撑柱撑起；脚下的地板虽是陈旧肮脏，但还没烂到足以散发出气味的程度；周围的四面墙壁都是圆木横砌而成的木墙，墙上连一扇窗户都没有，不过在相邻的两面墙上，各有一扇门。

“呃……打不开。”小叹走到那扇门前，握住门把转了转，其耳边便响起了【这扇门被锁上了】这样一句提示，“好像需要钥匙才行。”他顿了一下，“嗯……我可以肯定，气味就是从这扇门后边儿传出来的。”

“这边这扇门也是……”此时，距离另一扇门比较近的欧布也试了试他那边的门，结果听到了相同的提示。

“奇怪了……”小叹沉吟道，“房间仅有的两个出口全都锁

上了……”他略一思忖，“这么说来……这个房间里，至少也该有一把钥匙才对。”

“嗯……桌下面没有哦。”在小叹说话之际，小灵已蹲下检查了一番。在桌底的阴影里、四条桌腿的内侧、以及桌面的背侧……都没有东西。

呼——

恰在此刻，屋内响起一记轻响。

众人循声望去，却见……原本空无一人的角落里，出现了一个穿着紫色长西装的男人。

“不好意思，来晚了。”封不觉的目光从五人的脸上扫过，随即露出了轻松的微笑，“因为一些琐事……稍稍耽搁了一会儿。”

第642章 恐怖童谣（四）

“我头回听说载入剧本还能被‘耽搁’的……”若雨看着觉哥念道。

“呵呵……不提也罢。”封不觉这句话，听着像是敷衍，其实潜台词是——“眼下说这事儿不太方便”。

地狱前线的三人都明白他的意思，所以都没有接茬儿。至于另外那两名玩家……

“哇！是疯大神！真人啊！”布欧一看见觉哥就冲了上去，好似要把他扑倒一般。

欧布也是快步上前，凑到了封不觉跟前，瞪大他那无神的双眼猛瞧，仿佛是在围观某种电影里才能见到的怪物。

“干什么？”封不觉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也有些不知所措，他一边伸手阻拦那二人，一边高声道，“二位有何贵干？难道想把我变成巧克力吃掉不成？”

“嗯……不愧是疯大神，即兴吐槽也如此有深度……”布欧一脸崇拜地望着觉哥念道。

“嗯……不愧是疯大神，进剧本都比一般人要慢一点点……”欧布也点头接道。

“总觉得这两点都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小灵虚着眼，在旁接了一句。

“哦～”封不觉略一思索，便迅速意识到了眼前这两名玩家是自己的粉丝，他当即一笑，回道，“二位，叫我疯不觉就可以了，‘疯大神’这个称呼听着别扭，好像我是个跳大神的疯子似的。”

“这怎么行！”布欧认真地回道，“对疯大神你直呼其名太不礼貌了吧！”

“喂喂……这只是游戏里的昵称而已吧……再说，哪怕这就是真名也没关系吧，人的名字不就是为了让人叫的吗……”封不觉心中念道。

不过，觉哥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说了个折中的办法：“嗯……这样吧，你们叫我‘觉老师’，如何？”

“好！”布欧朗声接道，“不愧是觉老师……随便取个称谓都这么有深度……”

欧布也道：“不愧是觉老师……想出的称呼都比一般人要怪一点点……”

“呵……呵呵……”封不觉一边露出尴尬的笑容，一边在心中排遣道，“这俩货就是这次随机到的队友吗……我究竟是应该感到高兴还是蛋疼呢……”

“嗯哼。”紧接着，封不觉便清了清嗓子，将话题引向了正轨，“那么……我问一下，目前的剧本进展如何了？”

“你自己看啊。”若雨略微偏了下头，用眼神示意觉哥自行观察。

若雨是知道封不觉能从数据层面观测环境的，所以她也懒得多说。不过，其他人可不知道这点……

“觉老师，这房间共有两个出口……”布欧跃跃欲试地跑到了墙边，用手示意了一下两侧的门扉，“两边都提示【这扇门被锁上了】。”

“那扇门的后面传来福尔马林的气味。”而欧布则指了指小叹身后的那扇门，快速说道。

“喂……那是我发现的吧。”小叹撇了撇嘴道，一副功劳被人抢走的样子。

“桌子下面没东西，我检查过了。”小灵随即也接道，“你出现之前，我正打算跳上房梁去看看。”

“不用那么麻烦吧……”封不觉说着，顺势向前行了几步，

走到桌旁，“会不会就在……”他伸手拎起了桌上的油灯，“……这里呢。”

下一秒，众人的视线聚集过来，看到了……藏在灯下的钥匙。

“对啊！我怎么把那儿给忽略了。”小灵见状，颇为懊恼地念道。

“这就是所谓的‘灯下黑’啊……”封不觉耸耸肩，拿起那把钥匙，看了眼物品说明。

【名称：褪色的铜钥匙】

【类型：消耗品】

【品质：普通】

【功能：打开某处的房门】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这把钥匙只对应一扇门，在插错锁眼的情况下不会被消耗。】

接着，他又举起这钥匙，向队友们展示了一下物品说明。

“唔……原来如此，这样倒是简单了。”两秒后，布欧沉吟道，“从这钥匙的‘备注’来看，我们不用担心因选错门而把钥匙消耗掉，也不需要在两扇门之间做什么选择。反正只有找到‘对应’的门，这钥匙才能发挥作用。所以……直接拿到门上试就行了。”

“诶？你脑子转得还挺快嘛。”封不觉赞许地看了布欧一眼。

“嘿……嘿嘿……”布欧的胖脸上浮现了一种小学生受到夸奖时才有的表情，他用手指挠着脸颊憨笑道，“觉老师过奖了，再怎么说我也是立志成为名侦探的男人。”

“是啊，布欧的推理才能是很厉害的。”一旁的欧布也点头

接道。

“嗯……说起来……”此时，封不觉才后知后觉地言道，“我才发现……你们是‘名侦探’和‘老军医’的组合啊……”

“是啊，就像福尔摩斯和华生一样！”布欧两眼放光地应道。

“觉老师，你一定觉得我们很中二吧？”欧布沉声接道，“不过没关系……说出来会被人嘲笑的梦想，才有实现的价值。”

“没有啊……我觉得这种理想挺正常的，和我小时候的差不多啊……”封不觉面无表情地应道，并瞥了小叹一眼。

小叹尴尬地冲他笑笑。

“噗……”小灵已经憋不住了，捂嘴窃笑起来。

若雨则是用一种无奈的眼神望着觉哥和小叹，长长地吁了口气。

“哦！是吗？不愧是觉老师……儿时的梦想都那么有深度……”布欧的崇拜之情再次澎湃起来。

欧布那无神的双眼也闪闪发光：“不愧是觉老师……连人生目标都比一般人要高一点点……”

“哈……哈哈……咱还是抓紧试钥匙吧……”为了防止这两人没完没了地这么捧下去，封不觉赶紧干笑两声，拿着钥匙走向了小叹身后的那扇门，“先试试这扇好了，门后边儿的气味儿挺可疑的。”

说话间，觉哥已行到门前，将钥匙伸向了锁眼，但试了几下，他便发现插不进去。

“不是这扇吗……”封不觉念叨着，又走向了另一扇门，“那就是这儿了吧……”

这个推论倒也合情合理，因为这房间里总共就两扇门而已，这钥匙至少能打开一扇吧。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

“诶？”封不觉站在那扇没有气味的门前，神色微变，“也不是这扇……”

“什么情况？”小叹疑道，“觉哥，是不是你插反了啊？”

“怎么可能……我当然是正反左右全都试过了。”封不觉回道，“看来，这把钥匙……”他低头看着手上的钥匙念道，“……对应的是其他地方的某扇门，而并非我们眼前的这两扇。”

“哈？”布欧愣道，“问题是……不打开这两扇门，我们根本去不了‘其他地方’啊。”

欧布接道：“那个……我们是不是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他顿了一下，“这个屋子的地板、墙壁和屋顶全都是木头而已，咱们全都是四十几级的人了，随便放个技能就能破墙而出了吧……还要什么钥匙啊？”

“不，那是行不通的。”封不觉即刻否定了欧布的理论，然后转头对小灵说道，“悲灵（有外人在场的场合，觉哥通常会用游戏ID去称呼队友，不过小叹除外），给我一把普通品质的手枪。”

他话音未落，小灵就从行囊里随意拿出一把格洛克十七（Glock17），并扔了过来。

觉哥接过手枪，二话不说，打开保险就对着门锁来了一发。

砰——

枪声响起时，子弹已经击中了目标，并且……被弹回来了。

但见，门锁表面泛起了一层透明的涟漪。随后，子弹便被一股无形的力场反弹出去，击中了……欧布。

欧布中弹后，倒也没多大反应，只是低下头，默默地看

着自己大腿上的伤口。

而布欧则是若有所思地说道：“嗯……用蛮力开门果然是不行的啊……”

“没错。”封不觉将枪丢还给小灵，若无其事地接道，“这可不是什么新手难度的剧本，而是一个供六名高等级玩家组队去攻略的团队剧本……系统又怎么会允许这种无脑破门的行为呢？”

“呃……我说……觉哥……”小叹这时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你也未免太淡定了吧……人家可是被你打了一枪正在流血啊！”

“我又不是故意的。”封不觉摊开双手，“事实上，我也没法儿‘故意’去实现这件事；因为我们是队友，如果我有主观上的伤害意图，系统一定会阻止我的。”他指了指门锁，“总之……根据实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这个屋子发动强行突击是行不通的，攻击会被随机地反弹回来，反过来对我们六个造成伤害。”

“不愧是觉老师……一个简单的现象也能分析得这么有深度……”布欧眼中的崇拜之情更甚了。

“有道理啊……”中枪的欧布居然也附和道，“不愧是觉老师……阐述观点时也比一般人要直观一点点……”

令人震惊的是……欧布他一边说话，一边已用两根手指“夹”出了射入自己腿中的子弹。整个过程中，他的神态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那副营养不良的无力状态，脸上一丝痛苦都没有……

“嚯～这位壮士……你这就是传说中的俄国式取弹法吧？”见此情景，身为医生的小叹实在是忍不住想要吐个槽。

“呵呵……见笑了。”欧布得意一笑，“我刚才用的是称号能力——【磁力手指】。”他解释道，“我可以用很低的消耗，使手指持续释放出一定量的磁性。因此……在取子弹或者弹

片这类东西时，我可以不借助工具，也不用去进一步扩大伤口，只要用合适的‘力道’把东西吸出来就可以了。”他举起那枚沾着血的子弹，接道，“我的运气还不错，这发子弹的表面是镀过镍的，若是纯黄铜弹壳，那就没法儿‘吸’出来了。”

说到这儿，欧布又用手轻抚了一下自己的伤口，下一秒，随着白光一现（显然是放了个医疗技能），他腿上的血就止住了：“顺带一提，我的医疗和器械专精都是B级，也算是不负‘老军医’之名吧。”

“很好，很强大。”封不觉摆出十分欣赏的眼神赞了他一句。

而他的心中则是暗忖道：“Excellent！这两个家伙虽然看着挺逗，但实力还是很不错的；胖的那个……解谜和分析能力上佳；瘦的那个，属于游戏中最抢手的医疗器械流玩家。而且他们如此崇拜我，这就说明他们都是有意识、有理想的大好青年。嗯……一会儿通关了和他们互加一下好友吧。”

“你能否暂时将脑中那自恋中透出一丝卑鄙的念头搁置一旁……”忽然，若雨看向了觉哥，冷冷言道，“将注意力放回眼前的剧本中来。”

“喂……你怎么看出来的啊？读心术啊你！”封不觉这是由衷地感到了惊讶。

“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在想着……”若雨学着觉哥的样子，摸着下巴，冷笑道，“……‘哼，这两个家伙有利用价值啊，既然是我的粉，肯定也是很有意识的男人吧’……诸如此类的对白。”

“卧槽……”封不觉道了一句理应被系统屏蔽、却没有被屏蔽掉的语气助词。此刻，也只有这两个字能准确地表达出他的心情。

“哈！我想到了！”就在他们交谈之际，半天没做声的小灵，想到了一个点子，她当即走向了桌上的油灯，言道，“各

位留神，我要关灯了。”

她也不管旁人是否做好了准备，打完招呼后就顺手将那油灯拧灭了。

仅仅一秒过后，众人便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境地。

“哼……不出所料。”数秒后，小灵的声音再度响起，“你们看……那扇门上有字。”

由于周遭是一片漆黑的状态，其他人确也不知到底该往哪儿看。不过，他们稍微回忆了一下自己所站的位置后，便纷纷找到了小灵所指的东西。

不多时，几个淡淡的、发出萤绿色微光的字符，印入了众人的视线。

第643章 恐怖童谣（五）

“那股‘福尔马林’的气味不是从门后面散发出来的，而是从门的表面散发出来的。”大约十秒后，小灵又重新将油灯拧亮（因为门上的信息并不多，任何人看个几秒就能记住），说道，“只不过……在正常的光线下，我们看不到这些涂在门上的液体。”

“不对啊……福尔马林没颜色啊。”小叹接道，“更不会在黑暗中……”

“没什么好奇怪的。”封不觉打断了他，“这就表明……门上的液体并不是福尔马林。”

“不会吧……这味儿我熟悉啊，应该……不会错吧。”小叹说到后半句时，自己都有点不自信了。

“因为你接触福尔马林的经验比较多，所以……当你闻到一种与之类似的刺鼻气味时，就下意识地带入了这种经验，从而产生了错误的结论。”封不觉说着，已走到了那扇门前，凑近观瞧。

他用后背对着队友们，主要是不想让他们看见自己眼中的“黑色流光”。

“这液体不是什么化学制剂，而是某种生物的体液……”觉哥将自己从数据层面上获取的信息讲了出来，“嗯……应该是某种爬行类动物所分泌出的毒液……里面含有蜂毒素之类的东西，所以在黑暗中会变绿。”

道完这句，他便停止了观测，转过身道：“当然……这不是重点。”他顿了一下，“重点是……那毒液所描绘出的信息——【20】，【19.2766】所指的含义。”

“会不会是……坐标？”布欧当即接道。

“我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有个问题……”封不觉接道，“假设这两个数字真的代表了某一坐标，那为什么一个是整数，而另一个则精确到了小数点后四位？”他朝房间内扫视了一圈，“据我观测，这房间的长和宽分别在六米二和五米一左右。将这两个量精确到厘米，大概就是620和510；在这个范围里标识坐标……有必要用到小数点后四位吗？”

“唔……也对……”布欧点头念道。

“另外……”封不觉走到房间的一角，“姑且认为坐标的推论是正确的，那20,19所指向地方理论上有四个，即‘距离房间四个角落半步之遥的四块区域’。”说着，他便用力跺了跺脚，其脚下的地板发出了“咚咚”几声闷响，“嗯……反正我脚下这块是实心的。”

见状，小叹、布欧和欧布三人，也分别走到了房间的另外三个角落，在差不多的地方跺脚试探了一下，同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所以说……坐标理论恐怕是不对的。”封不觉耸肩接道，“还是再想想别的可能性吧，比如说20减去19.2766……等于0.7234，也许这个数字……”

“我知道了！”忽然，小灵开口打断了觉哥，“就是坐标。”

“哈？”封不觉闻言一愣，“何解？”

“简单，乘法啊。”小灵回道，“20乘以19.2766等于385.532，由于房间有两条边是小于510的，用385,532这种大数字来标注的话……理论上的坐标点就只有两个了。”她跺了跺脚，“其中一个就在我的脚下，还有一个……”她又指了指房间另一侧、与自己所踩坐标对称的地点，“而另一个点，正好对应着那两扇门……”她说着，便绕过桌子走了过去，“以那两扇门底部的宽为底边，各从其中点做一条垂线向外延伸，那两条线便正好会在385,532这个地方相交。”

她站定后，看了看队友们。

那五人鸦雀无声……

半晌后，布欧才说道：“不愧是觉老师的同伴……解谜的手法都那么有深度……”

欧布则应道：“不愧是觉老师的同伴……计算能力就是比一般人要强一坨坨……”

“喂！这关他什么事啊？明明是我解开了谜题，你们也要和他扯上关系夸两句吗？”小灵喊道，“还有，夸他的时候都是‘一点点’，到我这里怎么就变成‘一坨坨’这种恶心的词啦？这是初中数学而已啊！有什么深度啊？哪儿来得一坨啊！”

“好了……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封不觉走了过来，阻止了小灵继续吐槽，“他们也是佩服你才会这么说的嘛。”说话间，他已单膝跪地，并掏出了腰间的小刀，“总之……既然已确定了目标，事情就好办了。”他用刀柄敲了敲那块地板，“嗯……听这声儿……有戏！”

接下来的两分钟里，觉哥取出了【WJQ-308军铲】，配合【贝尔的日常小刀】，双管齐下，利落地将那块地板给掀了起来。

……

此处说个题外话，其实这个谜题……解不出来也没关系。理论上来说，就算玩家们连门上的绿字都发现不了，也是可以从房间里出去的。办法就是……“地毯式搜索”。

这是个“笨办法”，但不可否认，很管用。

在《惊悚乐园》的团队生存（普通）本中，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玩家们来到了一个需要解谜才能通过的地方，但团队中擅长解谜的成员已经挂了，这时，剩下的人就会陷入解不开谜题的窘境……

经常玩真人密室逃脱的朋友多半都有类似的经历……只要在某一个谜题上卡住，就很容易导致“一群人坐在屋里玩手机、坐等时间走完”的局面发生。

而在惊悚乐园中，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有经验的玩家都知道，用“笨办法”过……

举个例子：有个人不会使用文档的“查找、替换”功能，但他想实现这一操作，这时咋办？答案当然就是——用肉眼把需要替换的内容一个一个找出来，逐一手动删掉、重新输入。

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说白了，就是繁琐一点而已……

……

“OK，搞定。”封不觉掀起地板后，便看到了一个长方形的暗匣，不出意外的……里面藏着一把钥匙。

这次，他拿起钥匙就走向了没有字的那扇门：“我估计……这扇还是打不开的。”说这话时，他已试了一下，结果钥匙和锁眼的确不匹配，“嗯……果然如此。”

接着，觉哥又走向了那扇有字的门，边走边道：“因为线索是从那扇门上找到的，那么根据线索所找到的道具，多半也是用来开启那扇门的。”

他来到门前，再度将钥匙对准锁眼……这回，很顺利地插进去了。

咔嗒——

伴随着一记金属撞击的轻响，门锁被打开了，而那把钥匙，也即刻化作白光消失。

“根据我的经验，钥匙是‘消耗品’的话，那其对应的锁，多半也是一次性的。”封不觉说话时，已将那门缓缓推开，“也就是说，从这一刻起，这扇门便可以随意开启了……”

“呜呃——”

就在此刻，一声诡异的呻吟从觉哥正面传来。

他立刻抬头、定睛观瞧……但见，在门后那个昏暗的空间中，有一道半透明的白影……正缓慢地从远处行来，而那

呻吟，显然也是“它”所发出的。

“嗯……这个大概是鬼吧……”面对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封不觉只是淡定地念叨了一句，并不紧不慢地拿出自己的【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迈步就往前走。

然而，就在他打开探灯的刹那，那个白影却突兀地消失了。

在灯光的照射下，门后的景物显现了出来——那只是一个和这边差不多大的房间而已。

可是刚才那白影所站的地方，分明是在十米以外……

“是某种幻觉吗？”封不觉一边念叨，一边向前，走入了那个房间，“还是说……这个‘空间’会因光线而产生某种变化呢……”

觉哥身后的队友们都没有看清那个白影，不过他们都听到了呻吟声；在几秒的犹豫后，他们便陆续上前，准备跟随觉哥一同走入那扇门里。

但没想到……

砰——

就在这一刻，那扇门，竟自己关上了。

第644章 恐怖童谣（六）

门被关上的刹那，弹射器前端的探灯便发出了“嗞嗞”怪响，随后就开始抽风一般闪闪烁烁……

“喂喂……这玩意儿可是无限能源的啊……”封不觉随口念叨了一句，便顺势对弹射器使出了俄国式修理法（通过敲打故障物使其恢复正常运转），可惜……没有效果。

与此同时，在断断续续的灯光中，先前闪现过的那个“白影”又一次出现了。

“呃……”呻吟声再度响起。周围的空间也变得恍恍惚惚、扭曲狰狞。

这一段场景，显然是系统设置好的“惊吓剧情”，按照常理来说……第一个走进房间的玩家必然会被吓得够呛。

但……封不觉是不适应这种常理的。

“这究竟是‘死亡片段重现’呢……还是某种幻术系的精神攻击呢……”觉哥一脸镇定地看着那个徐徐逼近的白色怖影，语气平缓地说着，“说起来……这家伙飘过来的速度略慢啊……是为了制造某种压迫感么……”他摆出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打了个哈欠，顺便空放了一记【野球拳】。

十几秒后，那白影终于来到了觉哥的面前，“它”的形象也逐渐清晰起来。

那是一个穿着白色长裙的、半透明的女鬼。她裸露在外的脸、脖子和双手……全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残缺，好似是被野兽啃咬过一般；她有着一对圆形的、无法闭合的白色眼球……那对无瞳的双眼在忽隐忽现的黑暗中发出森冷的光芒，让人看着头皮发麻。

“救救我……”女鬼来到封不觉跟前，道出了呻吟以外的第

一句台词，“这里好暗……好痛苦……”

“所以说啊……”封不觉摇头轻叹，语重心长地回道，“得了白内障，应当尽早治疗……”

“那孩子是怪物……”女鬼继续念道，“是恶魔……是受到诅咒的孽种……”

“‘那孩子’……是指谁？”封不觉敏锐地捕捉到了什么，试探着询问道。

“不……我不能念出‘它’的名字……”此时，女鬼的语气透出了明显的畏怯，“谁也不能念出‘它’的名字……”

其话音未落之际，忽然，一阵古怪的沙沙声响起，灌入了封不觉的耳中。

觉哥知道，这象征着——有某种“异物”，已侵入了自己所在的这个空间……

“它在哪儿？”封不觉立刻追问道，“它是不是已经来了？”

“救救我！”下一秒，女鬼突然提高了声音，狂啸一声，并伸出双手，掐住了觉哥的脖子。

“嗯……这样掐倒也不疼……”封不觉虽被对方掐住了颈部来回晃动，但他脸上还是淡定如故，且口中沉吟道，“但也没必要来回晃我脑袋吧……”

然，两秒后，觉哥却是神情陡变。因为……他扫了眼游戏菜单，发现自己的生存值正在以“每晃一次降5%”的频率往下掉。

“卧槽！”封不觉见状，当即暴喝一声，一巴掌就朝那女鬼呼了过去。

可当他挥掌而过时，那白影却似烟雾般散去了。

咔嗒咔嗒……

紧接着，他身后的大门就发出了连续的颤动声，并在数秒后……被打开了。

门外的光线一照进来，觉哥周围那恍惚、扭曲的时空便烟消云散，弹射器上的探灯也恢复了正常。

“你没事吧？”若雨是第一个从门外冲进来的，她几乎是脱口而出地问了这个问题。

“没事……”封不觉回答时，已转头看向了队友们，“刚才你们在外面听到什么没有？”

“没有啊。”第二个走入房间的小叹答道，“这门才关上五秒钟而已啊……”

若雨也接道：“没错，我看你被困在门里，第一时间就上前来推门，只推了几下就推开了。”

“哦……”封不觉微展双眉，喃喃道，“原来如此……”

“怎么了？”若雨又道，“你在门里听到什么了？”

这时，小灵、布欧和欧布三人也陆续进入了这个房间。于是，觉哥干脆就把自己与白色鬼影的交流完整地说了一遍。

言毕，布欧率先接道：“觉老师……那个女鬼口中的‘它’……会不会就是主线任务要咱们找的那个‘我’？”

“哦？何以见得？”封不觉接道。

其实……觉哥根本不需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他完全可以理解布欧的逻辑。但他还是问了，因为他希望布欧可以把解释说明的工作一并做了，免得自己再费口舌。

“嗯……我是这样想的……”布欧可不知道这些，他还是很认真地回道，“片头CG里那个唱出童谣的影子，看上去像个小孩，而童谣的第一句就是……‘妈妈杀了我’。”他顿了一下，“我推测……觉老师你遇到的那个女鬼，很可能就是童谣中的‘妈妈’，而我们要寻找的那个‘我’，就是唱童谣的小孩。按照这个假设，剧情应该就是……‘妈妈’杀了‘我’，而‘我’的冤魂又回来杀掉了‘妈妈’，并折磨着她的鬼魂，所以……‘妈妈’才会要求我们‘救救她’。”

“非常好。”封不觉听完后，笑着接道，“我已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嘿嘿……雕虫小技。”布欧被他一夸，顿时喜笑颜开，炯炯有神的双眼笑成了两条缝。

“对剧情的分析就暂且告一段落吧……”小灵又一次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因为在他们对话之际，她又找到了一条线索，“各位……来看看这个。”

此刻，小灵正站在与门对应的那面墙壁前，举着手电筒（进入房间后她就从行囊中取出了一个）道：“如你们所见，这个房间空无一物（这间连桌子和油灯都没有），除了我们已打开的那扇门之外，也没有其他出口。”她略微停了半秒，“刚才团长在讲述撞鬼经历的时候，我已经把房间的上上下下都扫了一遍，只找到了一个比较异常的区域……”说到这儿时，她用手指了指自己身前的墙面，“……看到墙上那些斑点了吗？”

第645章 恐怖童谣（七）

“嗯嗯，看到了。”小叹连连点头，接道，“是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小灵立即回了一句。

“呃……好吧……”小叹应道，“我还以为你已经把谜题解开了呢……”

“解开的话，我就不会说‘过来看看’了。”小灵虚着眼，望着身旁的小叹道，“我会直接把线索的谜底揭晓，然后在你们讶异的眼神中将解谜过程娓娓道来，并在心中沾沾自喜。”

“喂喂……这听上去像是在说我啊……”一旁封不觉自然听出了这话中的讽刺意味，故而接了一句。

“啊……不愧是觉老师，还是蛮有自知之明的。”小灵斜视着觉哥回道。

她这指桑骂槐之举，无疑是在回击先前布欧和欧布对自己的评价。

“行啦……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个自恋狂，没什么好吐槽的。”若雨这时接道，“还是把注意力放到解谜上吧。”

“欸——”小灵朝着若雨吐了下舌头，做了个鬼脸，“表姐你胳膊肘往外拐。”

“你从哪儿看出她的胳膊肘往外拐了啊……”封不觉嘴角抽动着接道，“她只是顺着你的意思，用更加露骨的方式嘲讽了我一次，并盖棺论定般结束了这个话题而已……”

“哦！我知道了！”就在他们几个闲扯之际，一直在端详墙壁的布欧，似乎又看出了什么，他高声说道，“这是星座图吧？”听语气，他也不能完全确定，所以他继而又道，“你们仔细看……这些斑点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有些像芝麻那么大，

有些像绿豆那么大，还有些小到肉眼堪堪可见……说不定，把相同大小的一组斑点单独撇出来观察，就能看出星图之类的……”

“不对……”封不觉一脸正经地打断道，“虽然我的天文学知识一般，但对于星座构图什么的……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小时候追过一阵子圣斗士嘛。”小叹适时接道。

“少啰嗦！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觉哥刚想卖弄一下学识、耍个帅，结果瞬间就被小叹给揭穿了，他也只能吼上一句解解尴尬。

“诶~”小叹闻言后，只是耸耸肩，做了个不置可否的表情。而他身旁的小灵则是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其眼神仿佛在说……“干得好”。

“嗯哼！”觉哥清了清嗓子，“总之，根据我的观察，就算把这些斑点分成多组，分别观察，也无法和某个星座对应。”

“等一下。”此时，若雨上前一步，若有所思地盯着墙面道，“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种构图……”说着，她已朝后退了两步，“你们都让一下，让我从远处看看整体……”

众人也没有多言，立刻就按照她说的做了。

接着，若雨便站到了离墙三米左右的距离上，蹙眉凝思……

足足三分钟后，她的眼中忽地闪过了什么，其神情骤然一松：“我明白了！”

“我去……真的假的？”听到若雨的话，封不觉都愣了，他不禁心道，“我用远超常人的脑速对那些斑点进行了各种分析，甚至连数据层面上的点阵图、几何坐标等因素全都考虑进去了……可仍然没有什么头绪。而你只是站那儿看了三分钟，居然说已经‘明白了’？”

“小灵，给我几发有火药填充的子弹。”若雨道了一句，当

即开始行动。

她接过小灵递来的子弹，走到了墙壁前。

噼噼——几声轻响传来，这是若雨用手指撬开子弹的声音……

接着，她便用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沾了一些弹壳中的火药，在墙壁上涂抹起来。

“这些大小各异的斑点，的确有各自不同的作用。”若雨一边涂抹，一边讲解道，“比如这种，标出的是一个较大图案周边的框架线；而这种，表示用颜色填充；还有这种……表示单一的线段。”

随着她的解说，墙上的图形越发丰富和明晰起来，不多时，所有的斑点均已被黑色的火药所覆盖，墙上展现出了一幅完整的“画作”。

然而……其余五人，依然没看懂这是个啥。

“这是……某种拼图吗？”看着墙上那六块黑色的、形态各异的图案（有两块接近几何图形，另外四块似乎是什么物件的剪影，但形状并不规则），觉哥试探着问道。

“都看不出来吗？”若雨接道，“这是《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啊。”

“哈？”队友们的反应出奇得一致。

“唉……”黎若雨深深叹了口气，解释道，“《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是毕加索在1912年画的一幅炭笔色粉画。”她指了指墙壁，“我自己临摹的话，达不到这么高的精确度，不过依靠着那些斑点，就有了我们眼前的这幅……”

“放心，我估计这屋里也只有你一个人看过原作品……即使有很大区别，我们也看不出来。”封不觉接道。

“所以……我们现在得到的线索就是……‘瓶子’、‘玻璃杯’、还有‘小提琴’咯？”小灵接道。

“唔……应该还有‘毕加索’和‘1912’？”布欧补充道。

“拓展一下思维，也可以将这线索衍生为‘酒’和‘音乐’吧……”封不觉摸着下巴沉思道。

“都想得太浅显了吧……”说话间，若雨已来到了封不觉的身边，并抓起后者的衣襟、开始擦手……她一边擦着，一边念道，“从‘综合立体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幅画并未以现实物象为起点，将物象朝着基本原素去分解，而是以基本原素为起点，将基本的形状及块面转化为客观物象的图形。通过对涂绘及笔触的舍弃，这个图案获得了一种更为客观的真实。这些块面……一方面显示着画以外的那个世界，另一方面则以其有机的组合而显示出画的自身世界的统一性和独立性。”

“敢不敢说点儿我们能听懂的？”在五位不明觉厉的听众中，也只有觉哥在听完这段话后，敢这么回上一句。

“行~”若雨一脸嫌弃地看了觉哥一眼，举臂指墙道：“现在，拿起你的弹射器，去试试能不能把墙上图形‘吸’出来。”

第646章 恐怖童谣（八）

封不觉照着黎若雨的话，走到墙边，对着墙上被涂黑的阴影图块举起了手中的【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

紧接着，他便启动了弹射器的“吸附”功能。

一秒后，几许轻微的“嗡嗡”声，宣告了弹射器确是吸住了某个物件（对着空气开启吸附功能是不会有反应的）。

“诶？还真有。”封不觉说着，已向后退了半步、曲臂回收。

紧接着，一个带软木塞的酒瓶，便从那块被涂黑的墙壁阴影中被“抽”了出来……

这物品就仿佛是穿越次元般从一个平面来到了三维世界。那墙上的黑影，也随之消失了。

“哇！好厉害！”布欧瞪大了眼睛接道。

欧布也道：“嗯……地狱前线的各位果然都不是等闲之辈啊……”

他俩的惊叹也是自然的，但凡有点水平的玩家，皆可看出……这两个房间里的谜题全都很难；除了观察、计算、联想和推理能力之外，这些谜题对玩家的知识储备也有很高的要求。比如眼前这块墙面上的《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若没有一定的艺术品相关知识及绘画能力，根本就不可能将其揭示出来。就算是封不觉这种怪物级的解谜者，在缺乏特定知识的前提下，也无法看出其中端倪。

“二位过奖了。”若雨可不会像觉哥那样嘚瑟，面对布欧和欧布的夸奖，她只是淡然回道，“因为系统生成剧本时会参考所有玩家脑中的信息，而这个谜题恰好是建立在一组只有我知道的信息之上的，所以才被我解开了。”

她的表达方式很高明，其语气不卑不亢，话的内容也很客观、很有说服力；即使她是在否定别人的观点，对方不会有“被冒犯”的感觉。

与之相比，惯用“逻辑强暴”让人无言以对的觉哥，显然是走在了另一个极端……

“啊……反正能找到线索就是好事。”封不觉接了一句，并将瓶子拿起，向队友们展示了一下物品说明：

【名称：瓶子】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破败】

【功能：装盛液体】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没什么特别的玻璃酒瓶，瓶身上的标签早已被磨去，瓶口的软木塞子可任意取下。】

“类型是剧情物品，又不能带出剧本，而且功能方面也写得很明确了……”小叹看到说明后，扶着下巴沉吟道，“也就是说……一会儿得用这个东西去装某种液体咯？”

“嗯……应该不会让我们装尿吧。”封不觉立刻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低声念道，“毕竟这游戏里不能解手……”

“提到液体时你想到的第一种东西就是那个吗……”若雨斜视着觉哥，一脸无奈地接道。

“是啊。”封不觉很干脆地承认了，“说来奇怪啊……若是提到‘体液’的话，我反而会先想到血和……”

“在我把你的体液揍出来以前，我建议你停止这个话题，并且把墙里的另外两样东西也抽出来。”若雨打断道。

“呵呵……收到。”封不觉笑了笑，将瓶子随手递到了站在不远处的欧布手中，并再度上前，来到了墙边。

一分钟后，觉哥就取出了……

【名称：玻璃杯】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装盛液体】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很普通的圆柱形玻璃杯，杯内还算干净。】

以及……

【名称：小提琴】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破败】

【功能：演奏音乐】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虽然显得很陈旧，但仍然可以正常演奏，可惜琴弓已经不见了。】

“看来这谜题还没完啊……”待队友们都看过物品说明后，觉哥又道，“仅是将这三件东西从墙壁里取出，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现状。”

封不觉一边说话，一边回过头，透过身后的大门望着隔壁的房间道：“我们姑且将那个有桌子和油灯的房间称为房间A，将我们此刻身处的这间称为房间B……”他略微停顿了一秒，似乎是在等队友们接受这个设定，“目前已知，房间A里有两把钥匙，其中一把已被消耗，用来打开连接房间A与B的这扇门；而剩下的那把【褪色的铜钥匙】，并不能打开房间A的另一扇门。”

“而房间B里既没有通往其他区域的出入口，也没有找到其他的钥匙……”布欧接着觉哥的话道，“仅有的线索，让我们

得到了三件道具——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只是……这三样东西，貌似没有一个可以用来开门的。”

“没错。”说话间，封不觉已收好了弹射器（此时，连接两个房间的门是开着，隔壁的光线可以照进来，而且其他玩家手上也都拿着照明设备，所以他不用探灯也行），手持杯子和提琴，朝着房间A走去，“按照正常的思路……眼下我们应该回到房间A，并利用这三件在房间B里找到的道具，找出开启另一扇门的方……”

砰——

觉哥的话，被一记关门声给打断了。

他一脸不悦地望着那块自行闭合（已经是第二次了）的门板，摇着头道：“有没有搞错……还来？”

这回，是六名玩家一同被困在房间B里面了。不过比起觉哥单独受困时，情况要好得多……这一次，周围的空间并没有出现任何扭曲，玩家们手中的照明设备也全都运转正常。

“啊——”第一个发出喊叫的是小叹。

好吧……他也是最后一个，其他人都没喊。

“喊什么喊……”连他身旁的小灵都觉得丢脸，她当即用手电筒照着小叹的脸道，“不就是被鬼关在房间里吗？你都四十几级了，怕什么？”

“对啊！就是被鬼关在房间里才可怕啊！”小叹大声地、诚实地回道，“再说……害怕和等级根本没关系吧！”

“没错，人的胆量，和游戏中的等级，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封不觉一本正经地转身，抬手指了指身旁的布欧和欧布，“你们看，他们俩也很害怕，只不过表现形式并非大叫而已。”

他说得没错，此时的布欧和欧布，一个张大了嘴、呆若木鸡，另一个脸色铁青、神色骇然。

“这就是所谓吓得说不出话来了吧……”若雨淡定地评论道。

“哎~其实，你们也不用太紧张了。”封不觉看着那二人道，“这应该只是一个很正常的event而已，据我推测，其触发条件八成就是‘六人全部身处房间B；且已经获得了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这两条。当我们达成了这两个条件后，只要试图返回房间A，就会遭遇……”

“嘘——”突然，若雨冲觉哥嘘了一声，打断了他的话，并拍了拍他的肩膀。

觉哥也是心领神会，立刻收声，侧耳倾听。

不多时，六名玩家便全都听到了……从隔壁的房间中，传来了一阵低哑的歌声……

【国王和他的走狗，

将王后从床上抢走，

将其束缚于她的骨头。

海洋是属于我们的，

依靠它的力量……

心之所向，行之可往。

YO~HO~一起拉呀~

高升旗帜。

HEAVE~HO~

盗贼们和乞丐们，

我们永不死……】

将这段歌词反复唱了三遍（用英语，不过玩家们都可以听懂）后，那声音戛然而止。

接着，只听得“咔嗒”一声。

那紧闭的房门，又一次自行开启了……

【主线任务已触发】系统提示顺势响起。

玩家们打开游戏菜单，在任务栏中看到了一条新的主线：【从海盗的亡魂手上取得金钥匙。】

“该死的！我的酒呢！”同一秒，一声咆哮从门后传来。

伴随着逐渐开启的门扉，玩家们看到了……房间A的桌子旁，多了一个木凳，凳子上还坐着个半透明的幽灵。

那幽灵一身锦衣华服，披金戴银，头上还戴了顶船长帽。不过，他的容貌却是极为邋遢的……他留着一头齐肩的散乱长发、一把像扫帚般的大胡子；双眼凹陷、皮肤粗糙；鼻毛已从鼻子中长出，与唇上的胡须融为一体……

“啊～终于来了。”幽灵海盗朝门这儿看了一眼，便高声言道，“快，把酒拿过来。”

“酒？”封不觉神情微变，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只有一个空杯子和一把没琴弓的小提琴而已，哪里有酒？

“呃……你是指这个吗？”这时，正探头朝门外张望的欧布说话了，他举起觉哥刚才交给他的【瓶子】，伸手朝那幽灵晃了晃。

不知为何，那个原本空空如也的【瓶子】，这会儿竟已满了，里面装满了淡黄色的液体。

“呃……觉老师，我该过去吗？”欧布望着觉哥，战战兢兢地问道。

“去呗，这有什么好怕的。”封不觉说着，还将自己手上的玻璃杯也递给了欧布，并且侧身让出了一条路。

说实话，眼前这景象……的确是没什么好怕的。房间A里的灯光和先前一样，颇为明亮；而那幽灵海盗的模样也不是很恐怖，只不过就是个灰白色的、半透明的幽灵而已，看上去很像是老电影里的那种鬼魂形象。

“哦……好吧。”欧布几乎没有犹豫，应了一声后，便接过瓶子和玻璃杯……向着那张桌子去了。

可能是觉哥的语气和神态给了他信心，欧布的惊吓值一下子就降了下来，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着：“觉老师说得对，这有什么好怕的？连这都怕的话，我干脆去玩《鬼马小精灵OL》（这个游戏是我虚构的，并不存在）好了。”

他一边在心中给自己壮胆，一边来到了幽灵海盗的跟前：“嗯……这是你的酒……”说罢，欧布便将瓶子和杯子都放到了桌上，并迅速后退了一步，戒备地望着对方。

幽灵海盗看了他一眼，撇了撇嘴，没有再说什么。随后，这邋遢鬼就拔掉了瓶口的软木塞，开始自斟自饮。

眼看没有什么危险，其余五名玩家也陆续穿门而过，走回了房间A中。

进来之后，觉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凑到欧布的耳边，低声问道：“话说……那瓶子里忽然冒出来的液体……该不会你的……”

“怎么可能呢……”欧布嘴角抽动着回道，“我也不知道瓶子里的液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反正在那门关上以前，瓶子里还是空的……我发现瓶子里有液体，是任务提示响起之后的事了。”

“哦～”封不觉应了一声，心中念道，“这是尊哥在帮我们的忙吧……”

他猜得没错，瓶里的酒，确是篆颉尊变出来的。这里原剧情，应该是让玩家往酒瓶里装血……给那个幽灵海盗喝。好在有尊哥暗中相助，让他们省了不少事。

当然了，就算没有尊哥帮忙，问题也不大。有欧布这“人形补给站”在，弄点儿血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他的行囊里就有种叫【万能血浆】的消耗品；若是那幽灵海盗想喝“新鲜”的，让布欧那胖子放个二两血就行，反正放完了还可以通

过输液的方法补给他。

“嗝儿~”约两分钟后，幽灵海盗已干掉了整整半瓶酒。他打了个酒嗝儿，抬眼扫视了玩家们一圈，最终将视线停在了觉哥身上，“光喝酒太没劲了……你！给我来段儿音乐。”

“哈？”封不觉闻言后，愣了半秒，随即他就意识到……这情况显然是由于自己拿着小提琴造成的。

于是，觉哥做了一下思想斗争，并转头看了看队友们。

队友们的眼神有疑惑、有期待、也有幸灾乐祸……可惜就是没人自告奋勇地站出来替他。

“唉……来就来呗。”思忖了片刻，封不觉叹了口气，摆出一副“哥豁出去了”的样子，走到了海盗身前，“想听什么？”

“废话，来点儿咱们海盗常听的呗。”幽灵海盗用粗暴的语气回道，“难道你还想来段歌剧不成？”

“了解。”封不觉神色平静地架起了提琴，有板有眼地摆好了姿势，将腮托抵在颈上，左手摁弦，右手抬起，“没有琴弓不能拉，我用弹的可以吗？”

“行行~随便你。”幽灵海盗又给自己倒上了一杯酒，不耐烦地回了一句。

封不觉耸耸肩，将头一歪，右手拨弦，还真就弹了起来。

咚咚琅琅……一阵弦响，有声有律，有起有伏，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不愧是觉老师……弹得曲子都那么有深度……”布欧眼中再度亮起了崇拜的光芒。

“不愧是觉老师……会的东西就是比一般人多那么一点点……”欧布也赞了一句。

“切……不过就是很通俗的调子吧……”小灵接道。

小叹则是面带疑惑地念道：“好奇怪……小提琴弹出了琵

琶味儿。”

“我倒也是第一次知道，他还有这手……”若雨亦是感到了些许惊奇。

就在众人对封不觉的音乐造诣议论纷纷之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觉哥拨了一阵弦后，开口唱了起来：“一摸呀～摸到呀～大姐的头上边呀～一头青丝如墨染，好似那乌云遮满天！哎哎哟～好似那乌云遮满天～”

“噗——”幽灵海盗当时就把一口酒给喷了出来。

觉哥的五名队友皆因震惊而呆在原地，做不出任何反应，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状态，那便是——石化。

“这他妈的是什么啊！”幽灵海盗惊怒交加地吼道。

封不觉却是若无其事地回道：“十八摸啊。”

“我让你来点儿‘海盗常听’的曲儿，你就给我来这个？”幽灵海盗接道。

“那你想听什么？”觉哥道。

“航海歌啊！这你都不会吗？你小子是怎么混上我的船的！”幽灵海盗嚷道，看来他认为自己还活着，并待在自己的船上，“我们海盗的曲子，理应象征着自由、无拘无束、坚定、无畏……”

“好，好……明白了。”封不觉悠哉地调了调弦，重新起了个调，扯开嗓子唱到，“大河向东流哇～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哇！嘿……嘿……参北斗啊……生死之交一碗酒啊……说走～咱就走哇～你有我有全都有哇！嘿……嘿……全都有哇……水里火里不回头哇……”

“窝～嘚——法克？”幽灵海盗都惊了，他睁大眼睛瞪着觉哥，很认真地问道，“搁在几年前……我一刀捅死你信不信？”

“那你想怎么样吧？”封不觉用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情

回道，“你说……你想听啥，随便点！咱虽然会的不多，但脍炙人口的我还是能来的，什么《敢问路在何方》啦，《沧海一声笑》啦，《水手》啦……”

砰——

此时，连接房间A和房间B的那扇门又一次关上了。

不过这回……它不是自己关上的，而是若雨摔起来的。她摔门前，还用冷冰冰的语气留下了一句：“等他发完神经了，你们叫我一声……”

第647章 恐怖童谣（九）

觉哥的无节操行为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那幽灵海盗很快就忍无可忍地制止了他，并放弃了“听音乐”的想法。

拨弦声和歌声停止后，若雨便自行从隔壁房间回来了。

一进屋，她便一脸嫌弃地看着觉哥道：“疯够了？”

“呵……差不多了吧……”封不觉微笑着回道。

“嗯……能用这种方法让NPC收回已经提出的要求……也是一种能力啊。”小叹评论道。

“好吧，小子，你在音乐方面的才能我算是了解了……”这时，幽灵海盗又对觉哥说道，“是我错了，我根本不该在你面前提‘音乐’这个词……”他停顿了几秒，又给自己满上一杯酒，“你还是说个笑话什么的吧，这个你总没问题了吧？”

“对此，我深表怀疑……”若雨虚着眼，适时地吐了个槽。

封不觉无视了队友的挖苦，看着幽灵海盗问道：“可以是可以，但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到这会儿，他觉得差不多该提点条件了。

“哈？你要什么？”幽灵海盗道。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能给我什么？”封不觉接道。

“嗯，说得对。”幽灵海盗拿起酒杯，“我能给你……”他犹豫了片刻，灌了口酒，“……一把钥匙。”

“还有呢？”封不觉又道。

“没有了。”幽灵海盗粗暴地回道，“如果你非要再加点儿什么，我可以附赠你几个耳光，你看怎么样？”

“这样啊……”封不觉随口念叨了一句，心里琢磨着：要不要把金刚铃拿出来，看看这个NPC身上还有没有剩余价值可以

压榨呢？

考虑了几秒后，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感觉上……将金刚铃的特效用在此处稍显浪费。

“海盗先生，你认识国王吗？”数秒后，觉哥忽然转移了话题，看来，他已经开始讲他的“笑话”了。

“当然认识。”幽灵海盗回道，“乔治二世，伟大的国王陛下。”他的表情变得很微妙，语气中带上了几分苦涩，“就是他的舰队……毁了我的船，杀了我手下那帮小崽子们，抢走了我的财宝……”说这话时，他那透明的身躯变得忽隐忽现，他的眼神也越来越怪异，“呵呵……我好像想起来了……”他放下酒杯，抬头看向觉哥，“我已经死了，对吗？”

“是的。”封不觉直言不讳道。

“啊……难怪这酒喝下去一点感觉都没有。”幽灵海盗念道。

“既然你认识国王，而且和他有着这样的恩怨，那就好办了。”封不觉接着刚才的话道，“我们就来说说乔治二世好了。”

“怎么？你想说个‘国王笑话’吗？”幽灵海盗接道，“我可不觉得我会被那逗乐。”

封不觉没理对方，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对于绝大多数的国王来说，能在一种意外的情况下突然死去，也许反倒是一种幸运。这要比被敌人杀害、被亲人杀害或者被仆人杀害体面得多。也不用长期受病痛折磨，更不用担心因年迈而性情大变、晚节不保。”

“你究竟想说什么？”幽灵海盗说道。

“然而，有时也会有些猎奇的情况发生，使得他们失去这份临终前的‘体面’。”封不觉接道，“1760年10月25日的清晨，长期受便秘困扰的乔治二世国王，因大便时用力过猛，引起夹层动脉瘤破裂猝死。”他摊开双手，“这位不幸的大英帝国国

王，死在了马桶上。”

话音落时，房间里鸦雀无声。

数秒后……

“哈哈哈哈……”幽灵海盗爆发出了难以自制的大笑，“这……哈哈哈……这是我听过……哈哈……最扯淡……哈哈哈哈……的笑话了……哈哈哈……”

“事实上，我说的是真事儿。”封不觉面无表情地又接了一句。

“噗啊哈啊哈哈……”幽灵海盗又是一阵狂笑，“不行了……哈哈哈……我要死了……哈哈哈哈哈……”他笑得如此用力，仿佛肺都要炸了一样。

过了半晌，这家伙才稍稍缓过气儿来，但他还是止不住脸上的笑意：“啊……感觉真畅快。”他从怀中摸出了一把钥匙，放在了桌上，“拿去吧，小子。”

钥匙脱离那幽灵海盗指尖的刹那，便由虚化实，由一个半透明的影子变成了一件具备实体的物品。

而那海盗自己，却在交出钥匙后变得愈发透明，直至彻底消失……

在最后的一刻，他的脸上，仍挂着一个恶棍应有的、肆无忌惮的笑容。

【当前任务已完成】

系统提示响起的时候，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这三件物品全都化作白光消失了。

封不觉随即就上前两步，拿起了海盗留下的那把钥匙。

【名称：海盗的金钥匙】

【类型：消耗品】

【品质：普通】

【功能：打开海盗宝箱】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这把钥匙的主人显然很喜欢金银，可惜他还没来得及享受掠夺来的财富，就已葬身在茫茫大海。】

觉哥迅速将物品说明展示在了队友们面前。

大约十秒后，布欧第一个言道："这不对吧？如果这把钥匙是用来开启某个'宝箱'的，那……"他指了指房间A中尚未被打开过的那扇门，"……那扇门到底该怎么开呢？"

咔嗒——

一声轻响，解答了他的问题。

就在众人查看物品说明之际，那扇门……被某个人（可能是人，也可能不是）从另一侧打开了……

虽然只是短短的两秒，但在那两秒间，六名玩家全都很清楚地看到——有一只惨白的、手指修长的、长着红指甲的手，扶在了门框上。

待那扇门开到一巴掌宽时，那只手就缩回了门后的黑暗中……

"觉觉觉觉……觉哥……"小叹的下巴打着哆嗦，吐出了一句，"你你你……看看看……到到……"

"看到啦……"封不觉有气无力地回道，"看不到才怪呢。"说话间，他已将【海盗的金钥匙】揣进了衣兜里，并大步流星地朝那扇门走了过去，"这种时刻，不要因恐惧而迟疑，第一时间就追上去，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

"嗯……不愧是觉老师，分析问题也如此有深度……"布欧望着觉哥，又念了这么一句。

"嗯……不愧是觉老师，胆子就是比一般人要大一点点……"欧布也接道。

这回，他们俩的称赞倒是说到点子上了。要说封不觉有

什么常人够不着的能耐，那无疑就是——他无所畏惧。

“嚯，这间好像挺宽敞啊。”另一边，封不觉已然来到了那扇门前，打开弹射器前的探灯、推门而入，“那么……咱就把这间命名为‘房间C’吧。”

觉哥口中的“房间C”比先前的房间A和房间B加起来还要大，据他目测……应该在一百平米以上。该房间整体呈长方形，地板和墙面同样是木制，不过房间里的家具陈设可比前两间要多得多……

进门后，封不觉先是用探灯粗略一扫，观察了这个空间的大小及布局。然后，他就开始了更为细致的观测……

“这一间里的家具可不少啊……”觉哥一边举灯观察，一边念道，“长沙发、茶几……嗯……茶几上还有台电视（CRT电视，即所谓的老式电视机）。”

在他念叨时，其余五人也纷纷打开了照明设备，陆续跟了进来。

“我瞧瞧……一个壁橱、一个矮橱、两盏立式台灯……”封不觉看到什么就念出来，语气十分轻松，“一个枯萎的盆景、一架钢琴、一个倒塌的书架、以及……诶？”他好像看到了什么，随即就笑出声来，“呵呵……这儿还有一具尸体。”

第648章 恐怖童谣（十）

“大家别乱碰屋里的东西……”封不觉看到尸体后，立刻回头说道，“按照这剧本的尿性，说不定接下来会是一段类似‘犯罪现场调查’的解谜，所以……咱还是保持现场的完整性比较好。”

“我说……觉哥，这还用调查吗？”小叹举着手电筒，望着那具被压在书架下的尸体接道，“一看就是被倒下的书架给砸死的吧……”

“呵呵……小叹哥，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吧。”以名侦探为目标的布欧先生，此时很有自信地对小叹说道，“勘察犯罪现场时，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他也将自己的手电筒也照向了尸体的所在，并接道，“你仔细看……尸体的下方，也有好几本书……”

他说得没错，几个露出的书角，表明尸体的下方至少压着两三本书。

“假如是书架倒下来将其砸死的，书是怎么跑到其身体下方的呢？”布欧说道，“难道这不可疑吗？”

“当然不可疑了……”布欧那句话刚出口，封不觉就直接应道，“像这种情形，我立刻就能做出两种合理的假设……”他伸出一根手指，接道，“其一，书架倒下时，很可能有书本从上面掉落下来。由于书本坠落的速度比书架倒下要快，便有那么几本正好落在了死者的身下。”他微顿半秒，又伸出第二根手指道，“其二……你也看到了，这具尸体是脸朝下趴着的状态，也就是说……书架倒下时，她是背对书架的。考虑到死者是女性，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临死前，她刚刚从书架上取下了几本书，然后将书抱在胸前、转身欲走。而恰在此时，书架倒了下来……”

“哇噢！不愧是觉老师，对犯罪现场的勘察都如此有深度……”布欧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再次迸发出了崇拜的光芒。

“嗯……不愧是觉老师，推理的速度也比一般人要快一点点……”欧布在旁接道。

“喂喂……是我先说‘被书架砸死’的吧……”小叹干笑着念道，“我说的时候就是‘把事情看得太简单’，觉哥说的时候就是有深度啊……”

“因为你只是看到了表象。”封不觉沉声接道，“而布欧看到了表象下隐藏的信息。”他顿了一下，“至于我……看到了表象下隐藏的信息所反馈出的更深层的真相……”

“而那真相恰好和表象是相符的对吧？”小灵插嘴道。

“对。”封不觉回道，“小叹和我的观点看似一致，实则是有区别的。他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我则是‘了然’。”

“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啊……”若雨冷冷接道。

“过奖。”觉哥居然恬不知耻地承认了，并在说下一句话时顺势转移了话题，“总之……我们还是现将注意力放到眼前的房间里吧……”他一边用手中的探灯引导着众人的视线，一边说道，“除了家具和尸体，比较令人在意的，应该就是……”探灯的光圈这时照到了房间的另一头，“那扇门了吧……”

此刻，封不觉用探灯照着的，是一扇深灰色的金属大门，门上还画着一个海盗标志（一个骷髅头骨，下方有两把交叉的弯刀）。

“总觉得有点违和啊……”小叹念道，“门是金属的，但门两旁的墙壁都只是木头……”

“这和材料无关啦……”小灵用颇为无奈的口吻接道，“系统不让我们打破的东西，就算是纸糊的，我们也打不破啊。”

“说得对。”封不觉接了一句，并走向了那扇门，“哪怕这墙壁是纸糊的，你也得打开这扇门才能过去。”

话音未落，他已走到门前，伸手握住门把试了一下。

【请输入六位密码】的系统提示即刻在其耳边响起，而他的眼前，也应声弹出了一个“密码输入菜单”。

同一瞬，一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那具被压在书架下的尸体，竟突然动了一下。

这一下可把屋里的其他几人吓了一跳，小叹差点儿又叫出声来。

就在众人惊魂未定之际，那尸体已轻声唱了起来：

【一二三，开个头。

四五六，竖着走。

让我们唱起海盗的歌。

走入那通往宝藏的河。】

唱罢，那尸体便开始急速腐烂，并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

不多时，一具原本还算完整的尸体，就成了一摊被裹在衣服里的脓水。

“啊，这个简单。”面对那尚未散尽的臭味，封不觉不以为意，他所关注的只是谜题，“我现在就能把门打开。”说着，他便在菜单中输入了【T】【S】【A】【T】【A】【W】这六个字母。

下一秒，那扇印有海盗标记的门，还真就开了……

“什么情况？”欧布看着都愣了。

“哦，事情是这样的……”封不觉解释道，“我摸到门把手时，系统语音告诉我，需要输入一个六位的密码才能把门打开。”他瞥了眼地上的脓水，“紧接着，那具尸体就给出了一段异常明显的提示。于是，我输入了T、S、A、T、A、W……随后门就开了。”

“哈？”小叹还是一头雾水的样子，“这六个字母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啊？”

封不觉转头望着他道：“你还记得先前的那首海盗歌吗？”

一听这话，小灵第一个反应过来：“哦！我知道了！”她的记忆力很好，经过觉哥一提醒，她就领悟了个中奥秘，“之前那首海盗歌里，就藏着这个谜题的线索。撇开后面YOHO的副歌部分不谈……第一句‘国王和他的走狗（The king and his men）’，是以【T】开头的，而第二句‘将往后从床上抢走（stole the queen from her bed）’，是以【S】开头，以此类推……接下来就是【A】、【T】、【A】，直到第六句‘心之所向，行之可往（where we will well roam）’的【W】，便有了六个字母。”

“哦……难怪那歌是用英语唱出来的。”布欧恍然大悟地念道。

欧布则接道：“至于那‘一二三，开个头，四五六，竖着走’，就是在提示我们该如何去解密那首‘海盗的歌’。”

“而解开了以后，我们就能抵达……”封不觉说这话时，已探身推开了那扇门，“……‘通往宝藏的河’。”

伴随着他的话语，一抹金色的光芒从门口泻了进来。

这扇印有海盗标记的金属门外……竟横着一条三米宽的、金色的河流。

那河水缓缓流动，发出潺潺水声。河床底下铺满了金银珠宝，珠光宝气将原本透明的河水染成了金黄色，并散发出耀目的光芒。

“别急着出去，这个房间里还有一个隐藏箱子，箱子里有个技能。”就在这一刻，篆颉尊的声音忽在觉哥脑海中响起。

自觉哥与队友们会合后，他还是第一次听到尊哥的声音。

“喂喂？你听得到我吗？”封不觉随即就在心中默念了这么

句话，想试试能不能和尊哥进行“脑内通讯”。

不过他念完以后等了好几秒，对方都没有回答，看来答案是不行……

“听着，疯不觉。我不能长时间这样跟你讲话，所以我会趁着能讲的时候，尽可能多告诉你一些事情……”隔了十几秒，尊哥又说道，“我现在的状态就好比是‘在梦中勉强维持理性的思考’，只要我稍有松懈，这种状态就会中断；我听不到你们那边的声音，就连影像都十分模糊；你也不用试着和我交流，那是白费功夫……总之，在某些时刻，我会主动联系你，给你一些提示。而你……最好也别让我失望……”

这段话直接在觉哥的脑内响起，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

封不觉没打算把自己与篆颉尊的交易告诉队友们，因为他知道……这个“脑内世界”里还有另一个强大的存在。此时此刻，“它”肯定也在观察着玩家们的一举一动。若是觉哥将自己和篆颉尊合作的情况讲明，那个“它”便会有所警觉，使觉哥的任务更加艰难。

因此，待尊哥讲完后，封不觉便不动声色地转身，看着队友们道：“嗯……以眼前的状况来看……这个房间里应该是没有什么‘凶杀谜题’了，那尸体……也只是个提示道具而已。”他的视线又在房间C中扫了一圈，“不过，这个房间那么大，又放了那么多东西……说不定会藏着物品什么的。大伙儿姑且搜搜看怎么样？”

“我没意见。”若雨立刻同意了觉哥的提议。

小灵和小叹相视了两秒后，前者耸肩道：“这剧本又没什么时间限制，搜就搜呗。”

而布欧和欧布都是唯觉哥马首是瞻的，自然不会有意见。

于是乎……六人便分头行事，对房间C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

……

十分钟的时间悄然过去。

正当众人逐渐失去耐心（只有封不觉知道这个房间里100%能找到技能卡，而对其他人来说，这只是漫无目的地瞎找而已）之际，小叹忽然高声道：“嘿！各位，我好像发现了什么！”

一听此言，队友们皆是神情一振。五人快速聚集到了小叹身边，想看他究竟找到了啥。

王叹之见队友们都过来了，便探出了【阿泰尔之触】上的袖剑，迅速切开了自己面前的那台电视机……

在数个手电筒的照射下，玩家们赫然发现……那台所谓的“电视机”，原来就是个空壳子。在那逼真的外壳里面……藏着一个保险箱。

“嗯……这种防盗手段，我倒真是第一次看到。”封不觉摸着下巴道，“比起‘藏在墙中、并在前面挂上一幅画’的形式来……这种‘藏在老式电视机内部’的手法，显然更为高明……”

“小叹哥，这你都能发现，很厉害啊。”一旁的布欧对小叹说道。

“呵呵……运气好罢了。”小叹很诚实地回道，“刚才我只是想把这电视机搬开，看看茶几表面有没有线索。没想到这么个小电视……居然重得离谱，差点儿让我砸了自己的脚。我觉得有些蹊跷，便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才发现这台电视机很不正常，照理说……老式的CRT电视外壳上，都会留有一些用于散热的透气口，但这台电视的外壳却密不透风。我当即就想……这里面是不是藏了什么东西？于是我就用袖剑割开一个小口子，拿手电筒往里一照……”

“玩了这么久，终于看到你小子解开一个谜题了。”这时，小灵上前半步，拍了拍小叹的肩膀，露出一种很欣慰的神态，“嗯……再接再厉。”

“喂！不要把我说得那么悲催好不好……”小叹虚着眼回道，“因为我老是和你们这帮神一样的人一起排剧本，所以才没有解谜的机会啊！”他说的是实话，他并不是不会解谜，只不过……每次他解谜解到一半（有时还不到一半）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像觉哥或者小灵这样的队友跳出来，直接公布正确答案和解谜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他确是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和必要了。

“好吧好吧……下次让你玩，乖~”小灵干脆把手放到了小叹的头上，像是哄宠物一般道了一句。

“嗯哼！”见有人在眼前怒放闪光弹，仍是单身的欧布小哥岂能坐以待瞎？

他清了清嗓子，上前两步，蹲到了那个保险箱前，目不转睛地盯着箱子……这一系列的动作，让他顺利地将那对情侣赶出了自己的视线……

紧接着，欧布便沉声言道：“开保险箱的工作就交给我吧……”说着，他已从行囊中取出了一个助听器，“我已是驾轻就熟了。”

“啊，加油。”封不觉用这句话，宣告了自己准备袖手旁观的决心。

队友们全都不知道……就在数秒前，篆颉尊已在觉哥脑中讲解了开箱子的方法：保险箱的密码藏在书架上一本尺寸略有不同的书里；而保险箱的钥匙分为两部分，分别埋在那两个枯萎的盆景内。

然而，封不觉并没用尊哥提供的方式去开锁，而选择了装聋作哑……

他这样做的理由有两个：第一，是为了做给“它”看，让它放松警惕。第二嘛……这种奖励性质的道具，确是可以用剧本设置之外的方法去解锁的，如果欧布真能不借助钥匙和密码打开保险箱，那就让他开呗……让队友多拿点技巧值有什

么不好呢？

咔嗒咔嗒——

忙碌了三分钟左右，在医疗工具【助听器】和称号能力【磁力手指】的帮助下，欧布成功地打开了那个保险箱。

“啊哈！成了！”欧布抹了把头上的汗、站了起来。

他没有伸手去拿箱子里的技能卡，而是理所当然一般往后退了两步，让队友们先去检视那张卡的属性。仅凭这一点便可看出……欧布是个很有素质的玩家。

【名称：细胞强化手术】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医疗】

【效果：将某名队友（不包括自己）的体术能力提升为原先的两倍（冷却时间三小时，持续时间五分钟）】

【消耗：体能值上限的20%，十毫升生理盐水（以针管注射）】

【学习条件：医疗专精A】

【备注：放心，我们不需要你把队友切开，也不需要你在某个经过严格消毒的地方干这件事儿。设计这个技能的人只是个程序员，不是医生，所以……你只要随便拿根针管，象征性地往队友胳膊上来一针就行了，这就是游戏的好处不是吗？】

第649章 恐怖童谣（十一）

“这个……你就拿去用吧。”封不觉看完技能卡的属性，便转头对欧布道，“咱们几个都不需求医疗方面的技能。”

“是啊，咱这队伍里只有你专业对口。”小叹也道。

“专业对口……”欧布将这四个字重复了一遍，继而吐槽道，“呃……说得好像我是学挖掘机的一样……”

一听有槽点，封不觉就来劲儿了，他张口就应道：“那么问题来了……”

“我看谁敢问。”若雨冷若冽风的话语紧随其后。

果然……似女侠一语落地，无人再敢去接觉哥的话。

“唉……当我没说吧……”封不觉耸肩道，“欧布，技能卡你收好，咱准备出发了。”说罢，他便转身走向了那扇已然打开的、通往河流的门。

那金属门的外面就是河水，没有任何堤岸或是台阶的缓冲。好在这河流并不湍急，而且水面比门槛低了半米左右，所以河水并不会涌进屋来，最多就是有几点水花溅入。

在河的另一边，即三米之外的对岸……有一面石墙，一面蜿蜒延展，仿佛无边无际的石墙。石墙的高度不明，但至少在三十米以上，更高的地方……因为没有光线，显得漆黑一片，无法看清。

若是从门内探出头去，朝左右两边望一下。玩家们便会发现……其实河的这一侧与对面也没有什么区别，无非就是石墙的其中一段嵌了一扇金属门罢了。

【主线任务已触发】觉哥把头伸出门去的刹那，系统提示来了。

打开任务栏，便可看到新的主线任务：【顺流前进，寻找并开启海盗的宝藏。】

“觉老师……这该不会是让我们游泳过去吧？”布欧踮脚张望了一下门外的景象，问了觉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是又何妨呢？”封不觉回道，“游泳而已，又不是下油锅。再说……我们也没必要游泳。”他指了指对面的墙壁，“大家都是四十几级的人了……依靠着两面相距三米、与地面呈垂直的墙壁，完全可以靠来回弹跃进行移动。”

“没错，很轻松的。”若雨当即表示，用这种方式移动……压力不大。

“这种程度的话，我也可以做到。”小灵也道。

“我是无所谓啦……只要时速不低于十公里，我就可以直接在墙壁上走。”小叹的称号【疾风飞魇】至今也没有变更，所以他的称号能力【飞魇留痕】也依然存在，“嗯……不过，我走过的地方会留下黑火足印，大伙儿最好不要跟我走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免得被烫伤什么的。”

“至于我嘛……”封不觉将双手枕在头后，一脸轻松地望着队友们道，“我可以任意在水面上行走或站立，毫无压力。”

“嗯……地狱前线……果然个个身怀绝技啊……”欧布那无力的嗓音中透出了深深的敬仰之情，“我会努力跟上各位的。”

“我……我也会努力赶上大家的……”布欧那圆圆的脸上有汗珠滚落，“用游泳的方式……”

“我说布欧啊……你应该可以浮在水上吧……”封不觉用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吐槽道。

“诶？觉老师，你怎么知道的？”布欧惊奇道。

“哈？”觉哥本来只是以此吐槽一下对方的体型而已，没想到是真的，“真的可以啊？”

“是啊。”布欧回道，“我有一个技能，可以通过调整体内

氢元素的含量，来改变自己的体重。”

“不勒个是吧……”封不觉嘴角抽动道。

布欧接道：“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像气球一样飘起来，或者浮在水面上……”

“那……眼下你是准备趴浮在河面上，用海龟式游法跟上我们咯？”封不觉问道。

“嗯……对。”布欧点头道，“放心吧，觉老师，我曾经在别的剧本里试过的……乘着水流的话，这种游法并不慢。”

“好吧……”封不觉有些尴尬地回了一句，随后转身，第一个走出了金属门。

有【踏虚】这传说级鞋子助阵，觉哥可说是游刃有余。他很淡定地站在了河面上，等着队友们出来。

布欧是第二个出来的，只见他脸朝下，直接往河中一卧……

“哗啦”一声响后……他真的浮起来了……

两秒后，稳住身形的布欧便仰起头，轻摆四肢，用一种类似趴在冲浪板上划水的姿势，顺着河流向前漂了出去。

“觉老师，我先走一步啦～”布欧从封不觉眼前“漂过”时，还不忘抬头跟偶像打一声招呼。

“好……我们很快会跟上的。”封不觉回这话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穿越感。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是个童话故事中的角色，比如鹈鹕什么的，而布欧则是一只从他面前路过的海龟……

“我们也出发了。”若雨的一句话将觉哥从走神中拉了回来。

说话时，她已倏然一跃，跳出了门槛，来到了对面的石墙上。其足尖只是轻点墙面，身形便似飞燕侧突般窜出。仅仅几个来回……她已追上了前方的布欧……真可谓休迅飞

凫，凌波微步。

紧接着，小灵、小叹和欧布三人，也依次跃出了金属门，开始踏墙而行……

“哼……这个沿河走的任务，一定有什么阴谋吧……”见同伴们都已上路，封不觉才不紧不慢地迈开步子，用一种饭后慢跑般的频率追了上去，“反正有我断后，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

同一时刻，推理俱乐部。

“你最好别来烦我，我正头疼着呢……”篆颉尊（此时变身成了一只猫头鹰的样子）站在一个书架的顶端，用一脸便秘的表情，对他眼前的“猪头人”说道。

“我只是来送件东西，你收下，我自然会走。”奥因克抬头望着尊哥说道。

“你什么时候变成个邮差了？”篆颉尊回道。

“哼……”奥因克冷笑道，“好像就是从‘给疯不觉送武器’的那次开始的吧……”

“怪我咯？”篆颉尊念道。

“那当然了。”奥因克回道，“我以前是屠夫、厨师、杀手、管理员……而现在成了送快递的。”

“你不爱干，可以不干啊。”篆颉尊接道。

“说得轻巧……”奥因克冷哼道，“难道我还能站在众魔之首的面前，看着他的眼睛说‘老子不干，你找别人吧’？哈！我要是这么说了……你猜他下一秒会干什么？”他顿了一下，“哦……不对，他根本等不了一秒，当我说到‘你’或者‘找’这个字的时候，他就已经动手了。”他摇着头道，“他会把我的肚子撕开，扯掉那儿的每一块肉，然后拿去和美杜莎的头发放一块儿，炖成一锅猪肉炖粉条……是的，这就是他

会做的事。”

“好了好了……我懂了。”篆颉尊道，“什么东西，快拿来吧。”

“你等等。”奥因克道了一句，然后侧过身，抄起了腰间的一把菜刀，撕开了一个空间裂口（他是极少数具有无差别空间穿越能力的NPC之一，与之能力相仿的就是兔八哥了），“唔……该死……我打赌这玩意儿起码有一吨重……”他一边抱怨着，一边从裂口中拖出了一个巨大的箱子。

“箱子里是什么？”篆颉尊问道。

“你看不见吗？”奥因克反问道。

“看得见我干嘛问你……”篆颉尊道，“我不是说了吗，我正头疼着呢……”他抬起一侧的翅膀，摸了摸自己的脑袋，“有个东西在我脑子里作祟，对我产生了很糟糕的影响……我现在暂时看不到‘真理序列’了。”

“哦……”奥因克神情一松，“难怪你说话的语气有点不正常，我还以为你是个冒牌儿货呢。”

“行了……快说吧，箱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篆颉尊道，“你这儿的事儿完了，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忙呢。”对于此刻的尊哥来说，协助封不觉将自己脑中的不速之客赶走，才是最为优先的一件事。

“哦。”奥因克道，“这是魔首特意让我拿来给你的……”他的表情骤然一肃，“SCP-762……”

……

项目编号：SCP-762。

项目分类：Safe。

描述：SCP-762是一个类似于臭名昭著的纽伦堡铁处女的酷刑设备。它回收于19【数据删除】年，位于奥地利的【数据删除】的【数据删除】的地下室的一个箱子内。

任何人员被置于SCP-762内，都会进入一种假死状态。测试者处于SCP-762内部时将不再需要食物，水，甚至是空气。同时，测试者处于SCP-762内部时似乎免疫了疾病和伤口造成的影响，包括由SCP-762本身造成的巨大伤口。尽管如此，测试者仍会保留意识，并描述其经历非常疼痛。

一旦测试者从SCP-762内部移出，所有由设备造成的伤口将马上恢复。由于处于SCP-762内部时除了意识之外的所有生理功能都会暂停，因此被放置于其内部的人员似乎不会衰老。

……

“嗯？”这一刻，篆颉尊的外观改变了，他变成一瓶两升装的可乐，看起来……他是想以此来掩饰自己接下来的反应（主要是表情），“这是什么意思？那里面该不会还装着什么人吧？”

“不，里面是空的。”奥因克回道，“魔首说，你很快就会用到这个；还说……你用完以后，记得还给他……”话到此处，奥因克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等等……你刚才说，有个‘东西’在你脑子里作祟？”

“好了，你不用问下去了……”篆颉尊转动着瓶身回道，“我已经知道众魔之首的意思了。”他停顿了两秒，冒着泡道，“我也已经知道潜入我脑子里的那位是谁了……”

……

话分两头，再看觉哥他们这边。

六名玩家顺着水流的方向前行了大约十多分钟，眼前的景物仍未有什么改变。

映入他们眼中的，始终是……金色的河流、铺满财宝的河床、漫无边际的石墙，以及头顶上那遥远而深邃的黑暗。

经过这段时间，玩家们之间的距离已被拉开。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除了封不觉和布欧之外，另外四人的移

动方式都是不方便停下的。

当然了，他们非要停下也可以，跳进水里就行了。但一般来说，在没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的前提下，没人会这样做。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小叹以每小时十公里的速度，沿着一面墙壁不断前行……在不知不觉中，就来到了最前方；在其后方追赶的第二人是若雨；小灵排在第三顺位；而第四人，是沿河漂流的布欧……

排在第五的欧布，毕竟是个医疗专精的玩家，体术方面不怎么强……虽然只是简单的来回弹墙跳跃前进，但对他来说也并不轻松。和采用相同方法移动的若雨、小灵比起来，欧布落后得着实有点多了。

至于排在队伍最后的，依然是封不觉……他依然贯彻着断后的理念，有意识地“慢”跑着。

而此时的觉哥，基本也已猜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

第650章 恐怖童谣（十二）

“哼……总算是来了。”

当封不觉说出这句话时，一只麻雀从其头顶的黑暗中飞下，缓缓来到了他的身前。

“妈妈杀了我。

爸爸吃了我。

兄弟姐妹们爬下桌，

捡起我的骨……

埋在了……冰冷的石墓。”

一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孩童的声音，自那“麻雀”的口中响起，传入了封不觉耳中。

“啊……这些我都已经知道了，你不用再重复一遍。”封不觉停下脚步，抬眼望着那麻雀道，“你能不能说点儿新鲜的，比如……那个‘石墓’在哪儿？还有……待我们找到你的尸骨之后，你想让我们怎么处理？”

“你们永远找不到我的尸骨。”麻雀回道，“因为……你们全都会死在这里……”

话音未落，异变陡生。

叱叱叱……

这一刻，碎裂声骤然响起、此起彼伏。

觉哥两侧的石墙上，应声绽开无数裂痕。裂痕之中，又冒出了点点黑蕊。

花开成玫，馥郁芬芳。瓣落化粉，飘散凋亡。

黑色的玫瑰顷刻间开满了石墙，零落的花瓣和花粉似雾

似霞，凄美幽然。

然，在封不觉眼中，这份“美丽”却是危险的、致命的……

“一进入呼吸系统便会降低生存值的花粉吗……”封不觉的眼中黑芒闪动，口中念道，“这种气体攻击的确是蛮棘手的……”说话间，他已从行囊中取出了【氧气烟斗】，叼在了嘴里，“得快点儿赶去看看其他人的情况才行。”

“想走？”那麻雀冷冷道，“没那么容易！”它的声音很稚嫩，但语气却透出一种凶厉的杀意，“爸爸，快阻止他！”

麻雀喝完这句，便重新飞入了高处的阴影中。

下一秒，觉哥身前数米外的河面竟猛然爆开，一汪水柱冲天而起。

白色的石墙、黑色的玫瑰、无色的河水，折射着金色的光芒。

在这幕奇诡之景的衬托下，一道魁梧的身影从河底的淤泥中悍然而起，冲开了河床上覆盖的金银珠宝，来到了水面之上。

那是个男性鬼怪，身着白衬衫和背带裤，赤着双脚，浮在半空。

他全身都像是肿起来一般，虬结的肌肉几乎要将衣裤都给撑破了。而鼓胀得最为严重的……无疑是他的头部。他的头简直大得离谱，其整张脸都因膨胀而扭曲起来；他的嘴巴也已无法闭合，因为有一块渗血的肉被塞在了他的嘴里……

“哦？‘爸爸’也变成鬼怪了吗？”封不觉看到怪物后，咧嘴（因为嘴里叼着烟斗，他现在只用一边的嘴角说话）道，“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与《My mother has killed me》关联的那个童话《杜松树之歌》里，‘爸爸’还有‘妹妹’可都没死啊……”

“嗄——呃——啊——”就在觉哥思索之际，那怪物已经摇晃着身形，仿佛在“行走”一般，踏着空气逼近而来。他一边走，嘴里还一边发出奇怪的声音，似乎是想说些什么。

“嗯……”封不觉看着那怪，想了几秒，说道，“我不知道你是被控制了，还是已经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怪物……不过，恕我没时间和你纠缠……”

话语未尽，身形已动。

弹指之间，劲风起，灵力升。

封不觉脚踏【月步】，身若游龙，其眼中没有丝毫的犹豫，径直就朝着眼前的怪物冲去。

在他倾斜身体的刹那，黑色的能量便覆在了他的双手上，这是【邪王炎杀炼狱焦】发动的前兆……

叱——

仅仅一瞬，血，飚射而出。

但见……弥漫着黑色花雾的河面上，一股炽热的灵气撕开了一条轨道，紫色的身影似雷奔电走，将前方的敌人撕成了焦黑的肉块。

“麻雀啊麻雀，这种程度的怪物，可挡不住我啊……”封不觉做完这记冲杀之后，便马不停蹄地继续前进，踏着水面狂奔而去。

他没有回头看那怪物是否已经死透，因为在这争分夺秒的关头，是没有多余的时间供他去补刀的。

“果然如此……不止是我的附近……整条河的两岸如今都已长满了黑玫瑰。”封不觉狂奔之际，亦在观察着环境，并做着冷静的思考，“人类的憋气时间一般在三十秒到两分钟不等……而作为身体素质远高于常人的、已经四十几级的玩家，理应都能达到五分钟左右。”

砰砰砰——

连续的爆炸声从身后响起，但封不觉还是没有回头去看。

“结果‘爸爸’还是没死吗……”他心道，“不过……从声音判

断，他暂时还追不上来……即使我不出全力，他也无法缩短距离。”

他的判断很正确，那怪物的确没死，并且迅速重整旗鼓，追了过来……然而，这怪物的移动速度确是硬伤，想要追逐认真状态的下的觉哥……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假设……他们五个全都没有遭遇怪物的攻击，我也只剩下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去解决他们的呼吸问题了……”封不觉的思维不停，脚下又快了几分，“若是他们触发了什么战斗，那情况会更加险恶……憋气的时间会大幅缩短，甚至被中断。”

念及此处，觉哥恰好望到了欧布的身影。后者此时已来到水中，靠双脚踩水漂浮着，不过，他倒是不用担心呼吸的问题，因为……

“哦？这家伙……”封不觉来到欧布身后之时，当即神情一松，“……他身上居然带着氧气瓶和呼吸器！”

作为一个非常专业的医疗专精玩家，欧布会有这些也并不奇怪，当然了，欧布自己也没想到，这些东西会在这种情境下发挥作用。

“嗯？”数秒后，欧布听到了踏水之声，他当即回头，正好看到了疾奔而来的觉哥，“噢！觉老师！这些花粉……”

“我知道，我没事，跟我来。”封不觉直接打断了欧布，并且快速地说出了这九个字。

说前三个字时，他还在欧布后方；说中间三个字时，他已抓住了欧布的胳膊；而说到最后三个字时，他已经扯着欧布奔出去了……

第651章 恐怖童谣（十三）

封不觉拖着一脸惊骇的欧布狂奔了二十秒，便赶上了正在漂流的布欧。

此时，那胖子已改成了脸朝上的仰泳姿势，以便用手捂住口鼻进行憋气。

“小心！这些花粉……”布欧一看到队友的身影就大声喊道。

“我们没事！”封不觉直接打断了对方，并立即用命令的口吻接道，“你快把自己变成你所说的‘气球状态’，快！”

危情之下，布欧也不及多想，他只是本能般照着觉哥的话去做了。下一秒，其身体便缓缓离开了水面，漂浮到了半空中。

“欧布，拉住他，抓紧了！”封不觉说这话时，已然从布欧身旁奔了过去。

“啊？”经过这几十秒，欧布才刚刚适应了觉哥的移动速度，整个人还懵着呢。此刻觉哥突然发出指令，他自然需要一点时间进行反应。

好在……欧布的反应还挺快，在即将从布欧身边掠过的刹那，他及时地伸出了手，拉住了布欧。

下一秒……封不觉“一拖二、水上漂”的奇观便上演了……

只见，觉哥一马当先、踏水而行，他用右手抓着欧布的左臂、将其拖在身后；而欧布的右臂抓着已经“气球化”的布欧；布欧则是飘在半空，像个风筝般在风中狂摆……

“布欧，你除了憋气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可以不呼吸到那些花粉吗？”封不觉在跑动中仍在设法解决眼前的危机。

“没有。”布欧快速回了一句，然后重新鼓起腮帮子，接着憋……

“觉老师，呼吸器和氧气瓶我都有两个，可以给布欧一个。”欧布这时说道，“呃……不过你得先停下来。现在这样……我不方便拿……”

“不用着急。”封不觉咧嘴回道，“等找到其他人再说。”

一听欧布还有一套呼吸器和氧气瓶，封不觉顿时心中大定。因为【氧气烟斗】是“使用一次后绑定”的物品，觉哥是无法将该物品分给其他玩家使用的……所以，欧布所携带的供氧设备非常关键，在走出这片花粉覆盖的区域前，除觉哥以外的五人可全都指望着这套呼吸器了。在这种前提下，多一套设备，等于让团队的行动效率提高了一倍。

“喂！什么情况？”

就在觉哥思索之际，小灵的身影已出现在了前方，她当即就朝着他们仨吼了一嗓子。

此刻，小灵仍在两面石墙间来回弹跳着、没有落水；而且……她的脸上，还戴上了防毒面罩。

“我都已经忘了……她身上那套衣服，在‘显示面部服装’时是自带防毒面具的。”封不觉看到对方后便在心中念道，“这样的话……事情就更好办了。”

“抓住布欧！有话路上再说。”觉哥随即就扯开嗓子回吼道。

“好吧，总比我自己跳要轻松一些。”小灵应道。

她所处的高度本就比布欧略高一点，看到那三位“放风筝”一般的队形，她立刻就领会了觉哥的意思。于是，在那三人路过自己下方时，小灵顺势一个翻身，抓住了布欧的左脚脚踝……

至此，觉哥由一拖二，变成了一拖三……

“嚯……这是开火车吗……”不多时，若雨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前方，当她看到那四位的状况时，也是情不自禁地吐了个槽。

“喂……你这么悠哉真的没关系吗？”封不觉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此时的若雨并没有在赶路……

在这无法呼吸的地方，若雨竟是将【封圣】横插入了石墙中，并站在剑柄上，十分淡定地等在原地。

“无妨，我有相关的技能，暂时不呼吸也没关系。”若雨说着，俯身一旋，“在这种情况下，我猜你一定会快速赶上来的，所以……我就在这儿等你一会儿，省得你担心。”她说这后半句话时，已然抽出了封圣，并抓住了小灵的手，“既然你都拖上三个了，顺便把我也带上吧。”

“你还真是一点儿都不客气呢……”封不觉歪嘴笑了笑，腿上加力，将速度又提升了几分。

他会越跑越快，一是担心后方那个“爸爸”的追赶，二是怕【踏虚】的“水上行走”效果会失灵。因为这个效果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只要觉哥身上的负重达到了一定的重量，那他一样会沉下去。因此，觉哥每多带一个人，相应的……他就得加快一点速度，其原理就像是打水漂（流体力学有云，流速越大压强越小，当密度比水大的物体掠过水面时，带动它下面的水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快速流动，从而压强减小，而更下面的水是静止不动的，产生的压强大，如此就对物体产生一个压力，当压力大于物体的重力时，物体就会弹起，这样的情况重复多次，物体就会出现在水面上跳跃的情况）。而假如他停在原地，就可能会让鞋子的踏水功能失效（与空中站立的功能类似，一旦失效，便需要一段时间的缓冲才能再次起效）。

“对了……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个憋气技能？”纵然拖着四个人，觉哥仍有余力讲话。他也是刚刚才发现，叼着【氧气烟斗】跑，居然比正常呼吸跑步要轻松。

“不是憋气，是调息。”若雨在后方高声回道，“今天逛惊吓盒子的时候刚学的技能。”

“哦……龟息术之类的吗？”封不觉回头接道。

“等有空了给你看看就是了。”若雨回道。

……

虽然她的语气轻描淡写，但……这次她买来的这个技能，绝对是非同小可……

【名称：明玉功（第一层）】

【技能卡属性：特殊技能，永久掌握，能力随修炼提升】

【技能类别：？？？】

【效果一：神功初启，内息沉凝】

【学习条件：女性玩家，等级35以上，格斗专精A，开启灵术专精】

【备注：移花宫绝世武学，内家正宗绝顶心法。神功大成者，功力不绝，玄劲似冰，青春永驻，天下无敌。】

想必很多人的心中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若雨本身也是个不差钱的玩家，而且她的游戏水平也不低，按理说……她身上的装备和技能应该不比封不觉差才对，怎么从没看她拿出过什么传说级的东西来呢？

在这里，答案就可以揭晓了……

除了基本的配备（手电筒之类的东西）以外，若雨在主动购买装备和技能时，更倾向于那种具备“成长”特性的东西。而且一般的她还不要，她看得入眼的……都是极品。

比如【封圣】，就是一把“力量被封印”的武器。当这把剑斩杀的邪灵数量增加到一定数量时，它的封印就解除，直接变成一把传说级的神器。

又比如眼下这【明玉功】，别看其第一层的效果平平，但其价格可有数万技巧值之巨……一般人看到那莫名其妙的效果说明、再看看那价格……肯定就放弃了。但若雨在看到了“能力随修炼提升”这七个字后，便很果断地买了下来。

和封不觉那“实时提升”的做法不同，若雨就是那种要么别买，要买就一步到位的类型。她可以很有耐心地积攒技巧值，直到一件她认为“值得买”的东西出现为止（所以她练了这么多级，技巧值一直没花出去）。

在这种理念下，无疑会催生出一个“前期一般，后期逆天”的玩家来。而这……也是文森特把赌注押在若雨身上的原因。

……

“觉哥！大事不好啦！”

拖着四个人、跑了三分钟后，小叹的喊声忽从前方传来，其身影也随之出现。

“喂！你干嘛往回跑？”封不觉道，“你那边才是逃生的方向吧！而且我们身后还有追兵呢！”

“无所谓啦！”小叹一脸惊慌地吼道。

吼声未尽，便有一团巨大的黑影从其身后的河道中徐徐逼来，进入了众人的视线……

“我这边来了个更狠的！”

第652章 恐怖童谣（十四）

水声哗哗作响，巨影憧憧而动。

小叹的喊声未落，那黑色的怪影便已顺着曲折的河道“钻”了过来，现出了真容。

“这货……大概就是《杜松树之歌》里的‘妹妹’了吧……”封不觉在看清那怪物的外貌时，迅速做出了这个推断。

虽然那怪物的体积接近一头大象，但她的基本外形还是个小女孩的样子，身上的衣物也完好无损。只是……这个“小女孩”和她的“爸爸”、“妈妈”一样，已然变得面目狰狞、无比骇人。

“觉老师，这怎么办……”前方的巨怪无疑给欧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是在第一时间询问了觉哥的意见。

“很简单……”封不觉的反应却是镇定自若，他微顿半秒，高声言道，“若雨、小灵，回头迎击追兵；欧布，把你的供氧设备分给小叹和布欧让他们先喘口气；至于前面那个怪物……”他说到此处，松开了欧布的胳膊，“……由我来对付。”

话音一落，所有人就都按照觉哥所说的去做了……在队友们看来，这仿佛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人质疑封不觉的策略，更没有人认为他会打不过前方的那个怪物。

“小灵，这追兵就交给我吧，你在高处稍微掩护一下就行了。”若雨当即在空中返身一跃，对着离自己最近的小灵说道。

“没问题。”小灵紧随其后，应了一声。

她俩的配合也是十分默契的，若雨知道这种曲折的河道地形不利于小灵进行远程射击，所以她干脆就将主攻的任务担下。反正对若雨来说……什么地形都一样。

“布欧，改成漂在水上的状态吧。”另一边，落回水中的欧布立刻就从行囊中取出了另一套呼吸设备，并将自己的那套交给了飘在身旁的布欧。同时，他已转头对着小叹喊道，“嘿！小叹哥，快过来。”

对于已经憋气憋到脸发紫的小叹来说，欧布这一嗓子简直是救命稻草，他毫不犹豫地就冲了过去，一把接过呼吸器就喘了起来。

“呼……多谢……”喘上几口后，小叹方才说道，“哈……我……都快……哈……憋死了……”

“唔……我也够呛啊……”在一旁刚刚接上呼吸装置的布欧也接道，“在气球状态下被高速拖行，还得承受来自两个方向的力道，我差点儿就吐了……”

“说起来……觉老师还真是厉害得离谱啊……”欧布这时接道，“他不但能在这黑花粉中呼吸、能暂时击退追兵（在之前那三分钟里，觉哥已将后方有怪物在追赶的事情告诉队友们了）、还能拖着我们四个人高速狂奔几公里，仍旧面不改色心不跳……”

布欧也点头接道：“而且……在经过这些之后，他居然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单枪匹马就朝着那个怪物冲过去了……”

他们说到此处，全都下意识地看向了觉哥那边，但见……

这一瞬，封不觉已然高高跃起，来到了怪物的上方，并取出了【燚龘】进行瞄准。这一回，他所用的弹药是……一块从河底捞起的巨型钻石。

当然了，“巨型”也是相对而言。拿去和砖块比那是没戏

的，不过和那些首饰上常用的切割品相比，这玩意儿绝对是巨无霸级别。现实世界里你要是身怀这样一块钻石，恐怕早就惊动政府了……

“妖精！吃我‘钻石星辰弹’！”瞄准完毕的觉哥拉开弹弓，颇为中二地大喝一声，发动了攻击。

“切……模仿猴哥的语气，念出这种临时捏造的招式名……”远在数十米外的若雨听到了觉哥的喊声，不禁低声嘀咕道，“还自以为很酷炫吗……”

“哇！好帅啊～”同一秒，她后方的小叹、布欧和欧布三人，一齐瞪大了眼睛，六眼放光地望天惊叹道。

“唉……”若雨无奈地叹了口气，“无药可救了……”

叱嘤——

此时，钻石破空之声骤然响起，耀眼的光芒，恰似那陨落的星辰。

“啊——”那怪物刚刚直起身子吼了一声，便被那“钻石星辰弹”打了个正着。

紧接着，一件无比恶心的事情发生了……

【燚龘】射出的这发“炮弹”，像是个钻头一样，从“妹妹”的天灵盖钻了进去，并高速旋转着……开始下沉。

下一秒，血、肉、皮、骨、筋、髓……以及许多谁也不知是什么的固体和液体，便尽数从那怪物身上喷溅了出来……那场面就像大白鲨生吞螺旋桨，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约八秒后，“钻石星辰弹”失效了。那怪物……自然也死了，而且死得很“壮烈”。其周围十几米的范围内，已全都被裹上了一层糊状的、粘稠的尸体碎片……

“我去……这么强……”就连封不觉自己都没想到这一发的威力会如此惊人，还好他反应神速，在第一波脑浆子喷出来

时已用月步朝高处攀升了一段距离，否则他全身都得被溅满尸泥。

“嗯……不愧是觉老师，杀个怪也杀得如此有深度……”待怪物的尸体沉入水中后，布欧一边抹掉呼吸面具上的血肉，一边念道。

“嗯……不愧是觉老师，招式就是比一般人要狠一点点……”欧布也从水中慢慢探出头来（刚才他很聪明地潜到水里抱住头），沉声接了一句。

“啊……真是脏死了……”小叹就比较惨了，他站的位置离那怪物稍近一些，被溅得最多。好在他在现实中是当医生的，早已习惯了这些内脏啊、血肉啊之类的玩意儿，姑且还能忍，“算了……反正是在河里，洗洗就好……”

“男生们那边似乎已经解决了呢……”远处的小灵转头看了看觉哥他们那边的情况，对若雨道了一句。

“意料之中。”若雨冷冷应道，“如今的不觉很厉害……只要系统不限制他的能力，即使遇上一级衍生者，他也有胜算……”她顿了一下，“不过那是题外话了……总之，我们这边……”

话至此处，先前被觉哥击穿过一次的“爸爸”，也终于从后方追了上来。

“……我们这边……也速战速决吧。”若雨说着，将封圣竖摆在胸前，摆出了一个奇特的架势……

第653章 恐怖童谣（十五）

“喂喂……这是要干什么……”解决了巨怪的封不觉立于半空，回头便去观望若雨那一侧的情况，“那个架势有什么意义吗……”他一边念叨，一边已开启了数据观察的视角，“哦……能暂时不呼吸外界的空气，靠的是第一层的【明玉功】吗……不过，这也解释不了你现在的举动啊……”

封不觉之所以会疑惑，是因为……从数据上看，此刻的若雨并没有任何要发动技能的迹象。既然她不准备使用主动技能，为什么要摆出如此奇怪的架势来呢？

砰砰砰——

此时，沉闷的击水之声渐进，“爸爸”的身影也已清晰可辨。

不久前，这只怪物确实是被觉哥的【邪王炎杀炼狱焦】给击碎了……碎成了诸多焦黑的肉块。然而，这种程度的损伤，依然无法将其彻底杀死，因为他那膨胀起来的身体，本就是由许许多多零散的肉块拼凑出来的……

“似雨！小心点，你那边的那个体积虽小，但却比我这边的更难缠。”封不觉将烟斗从嘴里了拿出来，在半空高声提醒道，“砍成肉块他也能复原！”

“哼……”若雨神色如冰，冷哼道，“那是因为……你砍的方法不对……”

说话时，她已弹墙连跳，如飞燕闪返一般，高速杀到了那怪物的身前。

剑起，气荡，影错，招息。

一切都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利刃破肉之声，变得像风声那样轻盈……

那怪物都没来得及挥出一击，若雨就已经出完十余剑，并闪到了他的身后。

“我勒个去……”目睹这一幕的布欧和欧布当时就傻眼了，两人异口同声地念出了这四个字来。

“这起码也是A级格斗专精的技能了吧……”欧布念道。

“是啊，两秒不到出了几十剑……单凭体术是不可能的吧……”布欧接道。

“没有几十剑那么多啦。”正在河里洗脖子的小叹这时抬头插嘴道，“应该是在十四到十七剑之间的样子……”

这回，布欧和欧布又齐刷刷地扭头看向了小叹。

“不是吧……小叹哥，刚才那招你居然看得清？”布欧惊道。

“没看清啊。”小叹回道，“正因为没看清，所以我才说十四到十七之间……若是看清了，那我就能说出准确数字来了。”

“唔……”欧布摸着下巴，沉吟道，“地狱前线的成员，果然都是高深莫测啊……”

就在他们对话之际，“爸爸”的肉块已纷纷落入了河中。很快，一摊血水便从水底漫开，散发出了阵阵恶臭。

“这样砍，才会死。”若雨收剑入鞘，翻身踏墙折回，并对着封不觉道了一句。

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此时此刻，只有封不觉“看清”了若雨的每一个动作，也只有他才知道……若雨所用的，并不是什么主动技能，而是一种将被动技能和魂意结合的高阶战斗方式。

首先，她用到了一个被动技能——【感知先制】。

今时今日，若雨的称号早已不是【灵剑士】了，经过几次更迭，她的称号已变成了【千邪斩】（是的，她已经砍了

超过一千只怪）。而【感知先制】，正是该称号所附带的称号能力。

【名称：感知先制】

【特殊能力类型：被动】

【效果：感知敌人自身的能量、气息以及其周围空气的流动，判断出敌人的下一步动作】

【备注：身经百战之无双剑豪方可领悟之境界。】

这个技能……简单地说，就是个弱化版的零时差演算。当然了，纵是“弱化版”，它在战斗中……尤其是白刃战中……所能提供的优势，也是无法用数据去衡量的。

其次，若雨的魂意“极限效率”，也已被她开发出了进阶的用法——“限制爆发”。

由于完全版的“极限效率”对精神力的要求很高，不适合长时间使用，因此，若雨对其进行了钻研和改良……在反复的思考和演练后，她找到了一种更为有效率的使用方法。这……就是限制爆发。

以刚才的连斩举例，在发动攻击的瞬间，若雨并未让全身都进入“极限效率”状态，她只是解放了持剑的右手而已。这样，她既可以斩出那种超高速的斩击，又不必消耗额外的精神力去提升全身的状态。

单从这个“进阶运用”便可看出……若雨的战斗天赋实在封不觉之上。他俩几乎是在同一天里领悟了魂意，而且，无论在那之前还是之后，封不觉的游戏时间都明显要比若雨更多。但如今，又是若雨领先一步，通过修炼而掌握了新的技巧……

“确实厉害啊……厉害到让我这样的人都有点自卑的地步了……”封不觉望着若雨的身影，心中念道，“用【感知先制】读取了对方的动作，然后解放右臂，施展出了速度惊人、且极为精确的连续斩击（觉哥也是第一次看到限制爆发，所以

他刚才会对若雨所用的架势表示不解，不过在看到以后，觉哥就立即理解了这个技巧的原理）……仅这两手，就已是顶尖高手级别的施为了。

然而，她真正可怕的地方还不是这份身手，而是别的东西……”

封不觉所指的“别的东西”，连若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她具备一种类似于“直死之魔眼”的能力。

这事儿……还要从当初那个“校园七不思议”的剧本说起。

在面对该剧本的最终BOSS“惠以子”时，若雨用一招就完成了击杀。而以她那时的装备、等级和基本体术来讲，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时我就解释过——“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就如武侠小说中的那些顶尖高手能够一眼看破对方的‘死穴’，从而一招制胜”。

没错，这就是若雨所具备的独一无二的才能。只要她的精神足够集中，就能在很短的一瞬间内……从敌人的身上看到涂鸦般纵横交错的线与一个个形成线的点……

起初，封不觉也没有发现此事，毕竟连当事人都不是很清楚。但随着时间推移、随着若雨在他面前斩杀的敌人越来越多，觉哥便渐渐地察觉到了……

反过来讲……也只有封不觉这种拥有“零时差演算”、“数据视角”、以及极其缜密的思维的人……才能从旁观者的角度推测出若雨的这项能力。

还是拿刚才的怪物举例，如果说那怪物是由一堆积木组成的一个模型，封不觉的攻击……便是将模型打散，重新变成了一堆完好的积木，所以那怪物才能重新将自己给“拼”起来；而若雨的攻击，则是将每一块积木都切割开，变成一堆坏掉的碎积木，这种砍法……它自然是再起不能了。

“感知先制也好，魂意的高阶运用也罢，说穿了……都是

实际‘行动’时才会用到的‘力量’。那种力量我也有，所有的超一流玩家全都有，只是具体形式因人而异。”看着踏墙归来的若雨，封不觉心道，“但直视‘死’的能力，却是属于另一领域的东西了……”

“团长，可以接着赶路了吧。”小灵的一句话将觉哥的思绪拉了回来。

“啊……对。”封不觉应了一声，从高处落下，再度站在了水面上，“这样……我继续拖着你们四个跑。小叹，你戴上一套呼吸器，走墙壁跟着我们。”说罢，他就收好弹弓，并重新叼起了烟斗。

同一秒，篆颉尊的声音传入了觉哥的脑海：“你们离这个区域的尽头已经不远了，赶紧走，否则它的‘妈妈’就要来了。”

第654章 恐怖童谣（十六）

“呼……终于可以正常呼吸了。”这是小叹摘下呼吸面罩后所说的第一句话。

此时，觉哥他们一行人已来到了河道的尽头处。这里不再有黑玫瑰和毒花粉，有的只是一个向上逆流的瀑布。

“又是这种瀑布……”望着前方那逆行而上的水流，封不觉当即就联想到了上次来推理俱乐部时的遭遇，“莫非又要搞那种奇怪的脑内穿越设定吗……”

虽是有所顾忌，但他也没有什么选择余地，毕竟这河道没有岔路，怎么也不可能原路折返回去。

“各位，咱们直接乘着水流上去吧。”来到瀑布边缘之时，封不觉减缓了速度，并收起了烟斗、回头对队友们说道。

“我是没意见，反正只是改变一下体重而已……”布欧接道。

“啊……我也无所谓啦，反正已经下过水了。”小叹接道。

“我也没意见。”欧布也表示同意。

不过……两位尚未落过水的女士，似乎还不太愿意跳下河。

“不觉，我在你肩上站一会儿你不介意吧。”若雨问道。

“哈？”封不觉愣了一下，回道，“不介意是不介意……但……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有啦！”若雨还没回话，小灵便抢道，“泡在水里虽然不会损失什么数值，但离水后湿掉的衣裤黏在身上会超不爽的。”她顿了一下，“再说，我俩一路过来都没沾过水，到这儿了再跳下河，总有种前功尽弃的感觉。”

“好吧……”封不觉接道，“那……似雨站我肩上，悲灵的话……小叹你来扛吧。”

“呃……怎么扛啊……”小叹道，“虽说我会游泳，但我可不保证有个人站在我肩上时我还能保持身体不摇晃。”

封不觉笑了笑：“呵呵……很简单，让她骑你脖子上不就……”

……

三十秒后，玩家们便进入了瀑布的水流中。这里的引力作用方向与刚才的区域不同，所以众人不必担心离开水流后会往“下”掉。对他们来说，刚才的“下方”，现在已是“后方”了。而刚才的“前”，才是现在的“下”。

“嗯……真的不会掉下去呢……”觉哥蹲在水面上，朝两侧伸直了手臂、绷紧肌肉，用一脸便秘般的表情念道，“明明承担了三个人的重量，仍旧没有掉下去呢……”

此刻，小叹、布欧和欧布都是各自浮在水面上漂流的；只有封不觉……像是杂耍一般蹲在水面上，且左右肩膀上还各站了一个人……

“我俩是女生，应该算1.5个人吧。”站在觉哥左肩上的小灵接道。

“那要看情况了……”封不觉回道，“假如那个‘人’指的是布欧，你俩的体重可能只能算0.8个人。”

“觉老师，我可以变得很轻的哦。”正好从觉哥旁边漂过的布欧适时地接（补）了一句（刀）。

“唉……”封不觉长叹一声，即兴吟道，“莫叹黄连苦，谈笑亦生悲。”

“呃……什么意思？”在不远处踩水的欧布转头问道。

“核心思想就是……”站在觉哥右肩上若雨接道，“他深刻认识到了……自己此刻的处境完全是嘴贱造成的。”

布欧闻言后，竟还露出佩服的神色："嗯……不愧是觉老师，吟的诗也如此有深度……"

欧布也道："不愧是觉老师……做反省时都比一般人要文艺一点点……"

"这俩货真的不是作者专门派出来凑字数的吗……相同的句式要用多少遍才满意啊……"封不觉表面上不好说出来，但心里却已在连番吐槽了。

……

众人乘着水流快速前行，不多时，"背后"那条金光灿烂的河便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光源。

这条"瀑布"的底下是没有金银珠宝的，也没有光线从河底照上来。玩家们不得不再度拿出照明设备，自行照亮眼前的道路。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玩家们就好似从黄昏"漂"到了黑夜里，而且还是那种不开灯就伸手不见五指的夜。

当然了，仔细想想……他们正在前往的方向，不就是不久前那片位于头顶的"黑暗"吗……

后知后觉之时，一股浓重的、若有实质的阴影已将他们包围，纵是觉哥手中的探灯，也只能照出五米不到的范围。

湍急的水流将他们不断向前推送，未知的黑暗似一头猛兽般朝他们迫近。

在这种情景下，玩家们的惊吓值自然是水涨船高……

小叹、布欧和欧布三人都不约而同地游到了觉哥的附近，并相互拉住了对方。在他们心中，都隐隐升腾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只要被水流冲散到黑暗中，就再也找不回队友们了……

"呃……你们有没有发现……周围好像变冷了。"数分钟后，小叹忽然开口道。

“是不是因为长时间泡在冷水里，所以咱们的体温都降低了？”布欧接道。

“不，确实是变冷了。”若雨用坚定的语气接道，“气温从二十摄氏度降到了五度左右。”

作为一个没下过水的人，她的话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而且……两侧的石墙都已经不见了……”小灵接道。说着，她还将自己手中的手电往两旁扫了一下。

的确，原本相距三米的两面石墙，此时已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只有黑绒般厚实的黑暗。

“这些……我都注意到了。”能够淡定地回应这些问题的人，眼下也只有封不觉了，“而且早就注意到了。”

“那你干嘛不早说？”若雨问道。

“我以为你们都知道啊……”封不觉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黑暗渐浓、石墙间的距离渐宽、空气渐冷，这些都是凭视觉和体感便可知晓的事情。咱这一路上又没遇到什么怪物或者特别的东西，你们理应意识到这些才对吧……”

“嗯……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好像已经太晚了……”小叹接道。

“都一样……”封不觉用懒洋洋的语气地道，“就算我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那些变化，也没能改变什么不是吗？最多就是精神上会比你们更淡定一些，不会萌生那种后知后觉的恐慌感。”

“鉴于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产生什么恐慌感。”若雨接道，“下次你再发现什么情况……还是尽早说出来吧。”

封不觉有气无力地接道：“行……下次我……”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突然，一阵诡异的童音响起，打断了觉哥的话。

【敬个礼呀握握手……】唱到此处，那声音又忽然停顿

了……

“啊！”就在此时，欧布大叫一声，沉入了水中。

“怎么回事？他不是抓着你们的吗？”封不觉当即转头看着布欧和小叹问道。

“我……我不知道……”布欧整个人都吓傻了，他神情木讷地看着觉哥，吞吞吐吐地回道，“他……歌声响起时……他好像……自己松手了……”

这时，那童音诡异地笑了起来，并接着唱道：【嘻嘻……找到一个好朋友……】

“找你【哔——】……”封不觉直接就骂了出来，“别跟我来这套，快把人给我交出来！”

觉哥很清楚，在普通难度的剧本中，绝不可能出现这种毫无征兆的瞬杀剧情。而且他在第一时间就打开游戏菜单确认过了……团队栏中，欧布现在的状态仍是“生存中”。因此……眼前发生的这一幕，极有可能只是一段惊吓剧情。从先前的气氛铺垫、到这歌词内容……都是心理战的一部分罢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在气势上压到对方，破坏对方营造出的恐怖氛围，这样……敌人便会露出破绽。

【找呀找呀找朋友～】隔了数秒，那童音又一次唱了起来，看来“它”是想无视觉哥，将刚才的事情重复一遍。

但……封不觉又岂会让他如愿……

“唱你【哔——】啊！”觉哥立刻就用比对方响亮两倍的嗓门儿，朝着前方的黑暗中大吼，“哥跟你说话呢！”

这回……那声音没能顺利唱下去，它不得不停顿了几秒，再继续道：【找到一个好朋……】

“你他喵的是耳聋星人啊！”封不觉喊道，“有种你再唱一句试试？”

短暂的沉默后……【敬个礼呀……】

“少林功夫醒~好好嘢~少林功夫劲~系好劲！我系铁头功~无敌铁头功！你系金刚腿……金刚腿！”封不觉就用这样的一首歌，把“它”的下一句唱词扼在了喉中。

终于，在觉哥唱到“少林功夫好嘢”这句的时候，“它”忍无可忍了……

“停下！”那童音暴喝道，“难听死了！”

这声咆哮，宣告着……“它”已被带入了觉哥的吐槽节奏。某种意义上来说……胜负已分。

“呵呵……原来你听得到我说话啊？”封不觉停下了他那无节操的演唱，笑道，“那好说啊，想跟我谈条件……先把我的同伴交回来。”

“不交又如何？”它问道。

“我系金刚腿！金刚腿！呜喔~呜噢——”一句声嘶力竭的高音唱词回应了它的问题。

“好……算你狠……”它那震惊中透出无奈的语气，让人可以很直观地体会到，它此刻的心情是——蛋疼。

哗哗哗——

下一秒，欧布的身影便猛然从玩家们附近的水中冒了出来。

“哈啊……哈啊……”他一探头出水，便大口喘息起来，“哈啊……刚……刚才……发生什么了？”

“其实也没什么……我觉得……你还应该庆幸，自己刚才不在这里。”若雨对欧布说这话时，目光却是落在觉哥的身上，其眼中尽显鄙视之色。

“疯不觉……我本以为……那些关于你的传闻，有些言过其实……”片刻后，它又开口了，“如今看来……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我们还没有正式‘见面’吧？”封不觉道，“至少……我还没有见到你的本尊不是吗？”他不动声色地试探道，“你可别告诉我，你的本体就是一只麻雀啊……”

他话音未落，篆颉尊的声音便在其脑中响起：“疯不觉，别做傻事……若你和‘它’正面冲突，那是必死无疑的，连我也帮不了你……”尊哥很严肃地说道，“眼下，‘它’已和剧本中的‘我’合为一体了，你只要找到那个小男孩儿的尸……”

“闭嘴！篆颉尊！”

这一瞬，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它”竟是高喝一声，打断了觉哥脑海中的声音。

第655章 恐怖童谣（十七）

“哼……你们以为……我听不到吗？”它冷哼一声，言道，“篆颉尊，当你说出第一个字时，我就在听着……听得清清楚楚……”

“怎么回事？它在和谁说话？”布欧一脸疑惑地左顾右盼，口中念道。

“嘘——别打岔。”封不觉偏过头，小声示意布欧先不要说话。

其他队友见得觉哥此举，也是心领神会，纷纷抑住了提问的欲望。

“你以为……你还是这里的主宰吗？”它沉声（虽然压低了嗓门儿，但毕竟是童音，区别不大）道，“你以为……区区几名异界旅客，就能把我的‘寄生体’给消灭掉？”它冷笑一声，“恕我直言，篆颉尊，就算我的本体直接出现在你面前，你也未必是我的对手。”

下一秒，尊哥的话语响起，这回，他的声音已不再局限于觉哥的脑中了（因为已经没必要了），而是能让所有人都听见的状态：“呵……这话……连你自己都不信吧……奠雈王！”

“奠雈王”这三个字，似是平地一声惊雷。

那“王”字出口之际，玩家们的耳畔便传来一声金属炸裂般的巨响，紧接着，他们周围的景物骤变……刺目的阳光突从头顶照下，湍急的瀑流则瞬间变成了滚滚黄沙。

这眨眼的功夫，六名玩家已来到了一片荒凉、炎热的沙漠之中。

“你居然……知道……”隔了几秒，奠雈王的声音再度响

起，“……我的名字……”

“在这个宇宙中，只有极少数的、几个极其高位的存在……方才知道你的名讳。”篆颉尊回道，“而我……正是这其中之一。”

“哼……好吧。”奠雈王冷冷接道，“作为一个诞生于‘新纪元’的神祇来说，你确实算得上学识渊博了……”

“呵呵……”篆颉尊意味深长地笑了，“我可不是什么神祇，我和你一样……只是一个‘看守者’而已。不同的是，我恪尽职守，而你……却叛离了自己的使命。”

“你有什么资格来评论我的决断和行为？”奠雈王接道。

“资格？呵……”篆颉尊冷笑，“作为一个不请自来、潜藏于我脑内世界的不速之客，你是否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呢？”

“我认为，没有那种必要。”奠雈王接道，“此时此刻，我对这个世界的掌控力在你之上，只要我不与‘系统’直接冲突，便无人可以阻止我。”它顿了一下，“一旦这几名异界旅客……哦，不对……应该说，一旦疯不觉被我杀死，你将我驱逐出去的唯一希望也会随之消失。”

“所以，我不会让你得逞的。”篆颉尊说到这儿时，忽然加快语速，高声道，“疯不觉，背着阳光走，五公里外就是下一个剧情触发点！”

“收到。”觉哥闻言，果断地应了一声，随即就对队友们道，“各位……详情我之后再解释，总之，这个‘篆颉尊’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大家就按照他的指示上吧！”说罢，他已迈开步子，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

此时，若雨和小灵都已从他肩上下来了，而小叹、布欧和欧布也纷纷从沙子里爬了出来。他们不明白这种类似“神仙吵架”的状况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天上那两个声音究竟在说些什么，但他们都很信任封不觉，所以……这五人二话没

说，就跟着觉哥一同跑了起来。

“切……竟耍些小聪明。”莫寉王见玩家们在尊哥的指示下迅速行动了起来，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它不屑地啐了一声，随即又朗盛道，“异界旅客们……我知道，你们并不在乎这虚拟的‘生死’，但我还是想劝你们一句……继续向前，只有死路一条！”

事到如今，它也不用再玩什么虚的（设计惊吓桥段）了，放点怪物出去才是正道。

霎时间，只见……在玩家们前方百余米外的沙漠中，冒出了数十根比电线杆还粗的、如骨节状的尖锥……

数秒后，锥下的沙地便缓缓隆起……随着那些黄沙流泻而下，一只只巨大的、黄褐色的蝎子出现在了玩家们的视线中，拦在了他们的去路上。

“哦……中东金蝎。”看到那些怪物的刹那，觉哥便十分淡定地念出了它们的学名。

“听你的口气，好像并不是很厉害的生物啊。”若雨接道。

“厉害不厉害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实际接触过。”封不觉接道，“只是……我听电视节目里说，这种蝎子性情凶恶、具侵略性，而且神经质。”他停顿了半秒，“考虑到我们眼前的这群蝎子体积比河马还大，我觉得不能大意啊……”

他说得没错，中东金蝎无疑是蝎子中的异类。通常毒性较强的蝎子，螯肢都会相对较小，但这种蝎子……不仅毒性猛恶，还生有一双强大的螯肢，加上凶残的性格……可说是天生的怪物。

“无所谓……”这时，小灵开口了，“只要在开阔地带……像这种非灵体怪物，来多少我就杀多少。”

话音未落时，她已然双枪在手。

“呃……悲灵姑娘，要消灭这么大的怪物，用手枪的话……火力不太够吧……”布欧见她拿出的不过是两把手枪而

已，便在一旁好意地提醒道，“虽然我的射击专精一般，不过我行囊里有RPG，要不然……”

砰砰砰……一阵枪响打断了布欧的话语。

这一刻，小灵不由分说，左手已然连扣扳机，朝着距离他们最近的一只怪物打出了四发银色的子弹。

【名称：弑月】

【类型：灵能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极强】

【属性：冰】

【特效一：新月（根据射击者意愿，使弹道在一定程度内自动校准）】

【特效二：圆月（无限的弹药）】

【特效三：残月（枪身始终保持恒温）】

【特效四：月食（100%的属性触发率）】

【备注：诞生于月影之中的极寒之枪。】

呲啦呲啦……

两秒后，那些子弹便全数打在了同一只巨蝎的身上，发出了冰雹炸裂般的声响。

霜白色的寒气在那怪物体表急速蔓延，纵然它奋力挣扎了几下，但还是在顷刻间就被冻成了一块巨大的冰疙瘩。

而这一刻，小灵右手所持的那把枪……也开火了。

【名称：陨星】

【类型：灵能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极强】

【属性：火】

【特效一：星轨（根据射击者意愿，使弹道在一定程度内自动校准）】

【特效二：星云（无限的弹药）】

【特效三：星火（枪身始终保持恒温）】

【特效四：流星（100%的属性触发率）】

【备注：诞生于星辰之中的炽热之枪。】

轰轰轰——

金色的子弹在命中目标后纷纷炸开，爆裂的能量将那只冻成冰块的怪物炸得粉碎……

就这五秒不到的光景，小灵便轻松地干掉了一只巨蝎，而这一举动……也再度让布欧和欧布叹为观止。

“我去……要不要这么犀利啊……这种级别的怪物，换成我和欧布来打，起码也得用上一个技能，而且还得掉点生存值吧……”布欧心道。

欧布心里也道：“这样看来……她还真没说大话，只要在开阔地带，类似的怪物确是来多少死多少……”

“我说……咱们也稍微活动活动吧。”跑在最前面的封不觉，此时也祭出了【死亡扑克】，并用懒散的语气念道，“毕竟……怪物的数量不少，而且全都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用远程武器逐个清理的话……虽是安全低耗，但会影响我们的前进速度。”

“你负责正面突进，小灵负责侧翼，我负责紧急情况下的援护。”若雨即刻说出了一个战术，作为对觉哥的回应。

“哈！好建议，走着！”封不觉欣然接受，并径直冲向了前方的蝎群。

“呃……大姐头……那我们干嘛？”不知为何，布欧对若雨的称呼就这么很自然地转变了。

“你和欧布跟在后面，保护好自己就行了，这里由我们来开路。”若雨回完这句，立即又看向小叹，“小叹，万一有漏网之鱼或突发状况，你要保护好队伍的后方。”

“没问题。”小叹回了一句，并从身侧的护鞘中抽出了他的【蓄能三棱军刺】，随时准备应敌。

六人对话之间，脚下也没停，在封不觉的率领下，他们形成一个菱形队势，以极高的速度朝前奔袭而去。

十秒不到，觉哥已来到了蝎群的边缘，其眼中骤燃肃杀之色：“来得正好……一直就想试试AOE来着……”

念及此处，死亡扑克的特效五【追魄（随机消耗三十张牌，在一瞬间释放出1-100张威力等同于“7”的单张扑克）】已然发动。

一百张光牌自觉哥掌中飞散而出，击向了其前方的蝎群。

这还没完……当扑克尚在半空之际，封不觉已是猛踏一步，飞跃而起，应喝出招：“岚脚-乱！”

第656章 上古守魔（十八）

短短三秒之间，数十道充盈的半月形光芒无序地散射而出，若漫天花雨般轰向了蝎群。

在扑克与岚脚的双重攻击之下，蝎群死伤惨重，绝大多数都已丧失了战斗能力。

封不觉见攻击十分奏效，暗自松了一口气。说实话，他还真担心这些怪物的强度可以顶住AOE的伤害。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普通难度就是普通难度，纵然有强力的“主宇宙BOSS”做后台，这剧本里的怪物也没强到哪儿去。

“就这样而已吗……”觉哥落地之余，还不忘忙里偷闲地来了一发【野球拳】，并说道，“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

“是啊……比想象中弱多了……”后方的小灵也接道，“连掩护的必要都没有了……”

“狂妄的人类……”奠崔王见自己放出的蝎子根本构不成威胁，颇有些恼羞成怒的感觉，它那童音（由于寄生在剧本BOSS的身上，现阶段他只能用这种嗓音说话）很快就再度响起，“解决了几只虫子就自以为是吗……真正的恐怖才刚刚开始呢！”

其话音未止，玩家们前方的一个沙丘便已轰然爆开。

原以为，那沙中会窜出一头巨兽之类的东西，没想到……出现的却是一个极小的黑影。

由远及近后，玩家们便看清了——那是一个人影。

那个“人”的身高只有一米五出头，从外表上看，他只是个普通的、甚至可以说是“孱弱”的丧尸……他面无人色、皮肤溃烂、且行动缓慢……感觉上，随便找个钝器在他头上敲一下子……就能将其搞定了。

然，封不觉却可看出……这只怪物非同小可。

“哦……这个倒是挺厉害的嘛……”觉哥在对方现身的刹那便通过数据视角对其进行了观察，当即心道，“单从数据强度来看，和之前的‘爸爸’旗鼓相当……”

“这什么呀？搞笑吗……”不过，布欧对此却是浑然不知的，在他看来，前方那怪物简直弱得掉渣。

“这样的怪物，就算是我也能轻松解决吧。”欧布也自信满满地接道。

“哼……你们都太天真了。”封不觉冷哼一声，回头对那两位言道，“不要被外表骗了，你们忘记大明湖畔的弗利萨了吗？”

“与其说是大明湖畔不如说是那美克星吧……”小叹忍不住吐槽道，“话说这真的有可比性吗……”

“呃——”就在他们对话之际，那怪物口中发出了一声低吟，并且……冲了上来。

“总之……这家伙就由我来处理好了。”小叹道了一句，顺势对那怪物发动了【画个叉叉诅咒你】，并手持军刺冲了上去。

“小心！这货的攻击力……”封不觉做出提醒时，小叹已经冲上去了。

下一秒，那怪物便举起前臂，朝着小叹猛然挥下。

王叹之身法高绝，自是不会被这种攻击轻易打到；他只是微做调整，便在不破坏自身体势的前提下便避过了攻击，一击砍中了怪物的脖子。

【蓄能三棱军刺】此时是满能量状态，一刀斩下，足有200%的攻击力，而且还有诅咒技能的10%伤害加成，其威力几乎抵得上一个主动技能了。

小叹本以为……这一轮交锋便可将目标击杀，但事情的

发展……却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首先，他的军刺确实砍到了怪物的脖子，但那怪物……只是稍微破了点皮。

是的，一只看似弱小的丧尸，被一把可蓄能的精良级武器砍中脖子……只破了点皮。

其次，怪物那抡空的一击，虽然没有击中小叹，但却结结实实地拍到了沙地上。

而这一巴掌造成的结果竟是……沙地上被轰出了一个半径十余米的巨大凹坑；一股若导弹爆裂般的冲击力……掀出了层层沙浪，将所有玩家都逼退了几分。而其中最惨的自然就是小叹了……由于离得近，他被那股无形的冲击波震得五内翻腾、眼冒金星，整个人都倒飞了出去……

“我还会回来哒！”飞向天际的小叹，不知为何说了这么一句台词。

但他并没有化作星星消失在天边，因为……

“回你个头啊！”小灵跳到了半空中，一把抓住了小叹的腰，将其拽了下来，“你个笨蛋！”

“我怎么知道一只长得像弱鸡一样的丧尸会这么厉害啊……”小叹委屈地回道。

“呸……我都说了……不要被外表给骗了……”此时，稳住身形的封不觉吐掉了口中的沙子，说道，“这只怪物的基本形态和速度都和一般的丧尸一样，但是它的攻击力和防御力都高得离谱，比起刚才那些蝎子……这家伙级别要高得多。”

“那怎么办……”小叹落地之后（因为是在沙地上，从高处落下也没有什么损伤），即刻接道，“难道要在这种怪身上使出【魔贯光杀炮】那个级别的技能吗？”

“不……我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封不觉神情微变，“那就是……”

……

五分钟后，玩家们便顺利地来到了篆颉尊所说的“下一个剧情触发地”——一栋椭圆形的石造建筑前。

他们……哦，对了，对于刚才那只怪物，觉哥想出的办法就是——绕过去，别理它。

事实证明……非常奏效。

“疯不觉！我劝你立刻停下，否则你会后悔的！”奠隺王的声音又一次从空中传来，从它的语气便可听出……它已有些着急了，“我会让你死无葬身……”

“葬你个【哔——】啊！”觉哥又用一句脏话打断了对方，“你还敢跟我提什么葬身之地？老子从进剧本到现在，一直就是在找你的尸骨有木有？有本事你来个器官捐献加火化加骨灰洒海一条龙啊！”他仰头叫嚣道，“你再跟我啰嗦一句试试？信不信哥把你的尸体当夜宵一样吃掉？”

也不知为何，他这一阵喝骂过后，奠隺王还真就不说话了……

“呃……觉老师，吃尸体什么的……你应该只是说说而已吧？”半晌后，布欧斜视着觉哥，战战兢兢地问道。

“呵呵……”封不觉笑而不语，随即就走向了前方的那栋石建筑。

这建筑的外形就像半个橄榄球，高逾十米，宽五米左右；其整体都是白色的石料所构成，石头表面坑洼不平，布满粗犷的横纹；而在这建筑背光的那一面上，还并列着三个高两米、宽半米左右的黑窟窿……

“对，就是那里！那就是通往海盗宝藏的通道入口！”此时，篆颉尊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被奠隺王寄生的尸骨就在……”

忽然，他的话戛然而止，好似是中断的电话一样，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嘿！尊哥？”封不觉朝天喊道，“怎么了？说话啊！在哪儿啊？这三个哪个才是入口啊？”

“呃……莫非尊哥用的是‘喂喂操（即小灵通）’？”小叹接道。

对于小叹用的老梗，五名队友皆未回应……

他们就这么等了两分钟，篆颉尊的声音再也没有响起。看起来，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辨识那入口了。

“怎么办？分头走吗？”小灵提出了一个建设性意见。

“或者……我们也可以留几个人在外面，先让一到两个人下去探路。”布欧也想出了一个办法。

“不用那么麻烦。”封不觉却用一种胸有成竹的语气，直接否定了他俩的提议，“交给我就行了。”

“你要干嘛？”若雨虚眼望着觉哥问道。

“呵呵……”封不觉得意地一笑，“我要……”他蹲下身，随手抓了一把沙子，“……算一卦。”

“嗯……分头走的话，果然还是两两一组吧。”

“也可以留三个人在上面，让另外三人分别从三个入口下去……”

在觉哥将他的计划说出来以后，队友们就把他当成空气一般晾在了一旁，继续讨论刚才的话题……

“喂！什么意思啊！”封不觉嚷道，“无视我啊！”

“觉老师……我们这儿在说正经的呢，玩笑话说过就算了吧……”欧布转头回道。

“谁开玩笑了？”封不觉一脸不悦地回道，“我就是要算一卦……”说着，他便走到了那三个洞口的前方，将右臂伸平，“看好了……”

呋——

封不觉撒手一挥，其手中的那把沙子就随风飘散了出去，飘向了三个洞口中靠右的那一个。

“好了，我算完了。”觉哥说的是实话，就在他撒沙子的时候，他已发动了【料事如神】，并在心中问卜道“真正的入口是哪个”。

“怎么了？都看着我干嘛？”封不觉见队友们都没有反应，便接道，“有什么问题吗？”

“有啊。”小灵接道，“首先……通过‘算一卦’这种方式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比较扯淡。”她掰着手指头念道，“其次呢……如果团长你真能算出点名堂来也就罢了，可你那是什么呀……毫无说服力好不好？”

小叹也在旁撬边（上海方言，意思类似北方方言中的“托儿”）道：“是啊……觉哥，哪怕你摆个噱头、测个字什么的呢……你上高中时不是靠这手坑过好多人了么……”

“我这是技能！技能！”封不觉吼道，“少废话！跟我下！”他也懒得多解释，转身就往那入口里一钻，一副“你们爱来不来”的样子。

望着觉哥所进入的那个洞口，五人面面相觑。片刻后，还是若雨第一个说道：“我相信他。”说罢，她也跃进了石窟中。

见表姐下去了，小灵也无奈地道了一句：“算啦……走吧，也许团长真是神机妙算呢。”

于是，小灵、小叹、布欧和欧布四人，也先后跟了进去……

……

同一时刻，混沌焦土，魔城。

“大人，奥因克已将SCP-762送到了。”咒神官塔利欧姆单膝跪地，拜服在魔王的王座前言道。

“他去哪儿了？”众魔之首单手托腮，慵懒的坐姿同样透出无比的威严和压力，“为什么是你在跟我禀报？”

“呵呵……那猪头……似乎是害怕再见魔首，他送完了东西后，给我留了个口信便遁去了。”塔利欧姆笑着回道。

“哼……莫名其妙的杂碎。”众魔之首脸上的数个眼睛一同闭上，并长吁了一口气，“难道本王在他的眼里……就是个弑杀的狂魔吗？”他稍稍歪了一下头，“他竟连到我这里领赏的胆量都没有？”

“非也非也……”塔利欧姆用他那一贯的、阴冷的语气接道，“吾王魔气鼎盛，像奥因克那等戾气缠身之徒，一旦欺近，便会本能地生出几分惧意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魔气鼎盛……吗……”众魔之首放下了手，直起上半身，眼神微变道，“哼……塔利欧姆……在见识过‘那个家伙’的力量之前，你的奉承听上去还只是‘无聊’罢了，可如今……”他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杀意，“……你这话听起来，却更像是‘讽刺’……”

“小人不敢！”塔利欧姆赶紧高呼了一声，改单膝跪地为五体投地，连头都不敢再抬起来。

适才那些微的杀意，已然让塔利欧姆的全身抖如糠筛。因为他明白……这几天，魔首的心情很不好（我知道你们想到了什么，所以我想插一句，心情不好的原因并不是大姨夫来了）。而魔首心情不好时，就喜欢随意杀人……就算是塔利欧姆这一魔之下、万魔之上的咒神官，也可能因为一言不慎而被抹杀……

“你不用害怕，我不会杀你的。”短暂的沉默后，众魔之首再度开口道，“我不会再滥杀任何人了……”

塔利欧姆闻言，缓缓抬头道：“大人……您这是……”

“我……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塔利欧姆。”众魔之首接道，“或许……奠雈王离开‘虚无之门’……是命运的选择

吧。”他顿了一下，眼神变得深远、怅然，“我曾说过，若我能遇到比我更强的‘魔’，我便会臣服于他……呵……”

魔首竟然笑了，而且是苦笑。

这可能是他诞生以来……第一次露出这种笑容。

“……如今，我已见到了这样一个存在。”他接着说道，“即使我们把奠雀王装进SCP-762，重塑虚无之门的封印又如何呢？”他摇着头道，“我的‘心境’已经变了，因为我知道……在那门内，有一个比我更强的存在……”

第657章 上古守魔（十九）

一般来说，若是让封不觉凭直觉随机进行某种“选择”，八成会选中很糟糕的选项。

而如今，【料事如神】这个称号能力，很好地弥补了觉哥在“运气”上的不足。只要技能不在冷却状态，他就能通过“算一卦”来完成选择。

比如眼下，觉哥就成功地依靠着技能……找到了任务目标。

之前的五分钟里，他顺着通道一路向下斜行，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滞，就来到一个十分敞亮的山洞之中。

这洞中的光源不是他物，正是各种堆积如山的财宝……

“居然还真被你猜对了……”不多时，若雨也赶上了觉哥，从那通道口跃入了洞中。

“都说了……”封不觉回头说道，“不是猜的，是我的称号能力。”

“哦？竟还有这种能力？”紧随其后的小灵听到了觉哥和若雨的谈话，即刻接道，“莫非……先前那个房间里藏有技能卡的事情，也是团长你算出来的？”

“不。”封不觉回道，“那是篆颉尊暗中告诉我的。”他神色微变，“诶？你怎么会想到那个？”

“因为你那时候的表现有些奇怪啊。”小灵看着觉哥道，“起初……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你提出让我们搜索那个房间；虽然找了许久仍一无所获，但你完全没有要放弃的意思。”她顿了一下，“可是，在找到了那张技能卡后，你就好似理所当然一般准备离开那里。”她撇了撇嘴，“这一系列的举动，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从一开始，你就知道那房间里

有、且只有一件物品。”

“唔——厉害啊……”这时，小叹、布欧和欧布三人也都来到了洞中，布欧听到小灵的推理便说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即使注意到了些许异常，你也未必会往深了想。”小灵又看向了布欧，说道，“因为那种程度的异常，并不足以说明什么。我也是在得知了团长真有‘占卜能力’之后，才结合先前的事情……做出了推测。”她耸耸肩，“结果还是错的。”

“你也不必妄自菲薄……能推理到这个地步已经不错了。”封不觉接道，“毕竟尊哥和我暗中交流的事你们都不知道，也不可能凭空就得出那种结论。”觉哥说话之际，已然关闭手中的探灯（此地光线充足，无需照明设备），迈步朝前走去。

“好了，咱们还是把注意力放到眼前的‘宝藏’上来吧，关于我和尊哥的事情可以等通关了以后慢慢跟你们讲。”封不觉边走边道，“各位……都留神点儿，洞里没有骸骨之类的东西，这暗示着三种可能的情况……”

他停顿了两秒，接道：“一，宝藏周围不存在任何陷阱或其他威胁；二，宝藏周围的陷阱或威胁已经把之前来到这里的寻宝者统统弄得尸骨无存了；三，我们是第一批来到此处的寻宝者，前方存在陷阱的概率是50%，但如果有……必定是未触发状态。”

“放心吧，没有陷阱。”忽然，奠雀王那童音在洞窟中回响起来，“我已经把此地所有的负面FLAG都清理掉了……眼下，这里有的只是满地的金银珠宝，以及……”它说到这儿时，觉哥前方的财宝堆像是山体滑坡一般垮散开，露出了一个巨大的金属箱，“……一件海盗世界中的至宝。”

“哼……这话要是别人说的，咱没准就信了……”欧布闻声，当即抬头高声道，“但从你这个不久前还想杀死我们的家伙口中说出，鬼才会信哪！”

“是啊，觉哥。”小叹也接道，“这摆明了是圈套，千万别……”

“没事。”封不觉摆了摆手，打断了小叹，“我心里有数。”

两秒后，觉哥也抬起头，提高了声音说道：“奠寉王，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和你做笔交易。”奠寉王接道，“篆颉尊能给你的，我也能给你……我也可以引导你去找寻物品、我也可以保证你们通关，并且把‘你想知道的’那件事告诉你。”好似是担心觉哥不信，它微顿半秒后又补充道，“我是诞生于‘上古时期’的神祇，我所知道的事情，篆颉尊未必知道；而篆颉尊所知道的事情……等我彻底占据它的躯壳之后，我自然也都会知道。”

“呵呵……”觉哥笑了，“你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吗？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有什么理由背弃与尊哥的协议，转而和你这种来路不明的家伙交易呢？”

“你最好想想清楚……疯不觉。此时此刻，我对这个‘脑内世界’的控制力是在篆颉尊之上的。”奠寉王回道，“只要你站到我这边，篆颉尊翻盘的希望就会彻底消失……也就是说，你在选择我这边的时候，就等于是‘赢’了。”它语气微变，“反之……你若依然固执己见、与我为敌，又会如何呢？你有十足的把握能将我驱逐出这个世界吗？”

“嗯……好像有点道理啊。”觉哥装模作样地应了一句。

奠寉王却以为自己已经让对方动摇了，它继续道：“一边是百分之百可成立的交易，另一边则是不确定的冒险……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选……”

“也对啊……”封不觉点头道，“无论是你搞定了尊哥，还是他驱逐了你，对我来说区别都不大。我一个异界旅客，也不怕你们会报复。”他摸着下巴沉吟道，“这种情况下，我选择站到你这边，似乎会轻松一点呢……”

“那么……你是答应了？”奠寉王问这句话时，语气中透出

了些许紧张的情绪。

“没有啊。”封不觉面带微笑，贱贱地回道。

“你……”奠雀王这会儿是真想骂人，可又不好发作，只能强忍怒火。

此刻的奠雀王……感觉自己就像是个保险推销员，对着客户天花乱坠地说了一大堆，就在拿出合同要签的时候，人家回了一句：“我没说要买啊”。

“条件方面……”封不觉举起一手，朝上方撮了撮手指，“咱们再谈谈呗。”

“你想怎么样？直说吧……”奠雀王有点失去耐心了，它还从未见过如此贪婪、狡猾、无耻的家伙，但它又不得不和对方谈判。因为……它和篆颉尊一样，没有退路。

这次“寄生”花去了奠雀王极长的时间和精力去准备，它将多年积蓄下来的力量尽数散去，方才逃离了“虚无之门”、并悄悄潜入了篆颉尊的脑内世界。它很清楚……这种机会不会有第二次了，一旦失败，它就会被抓回去，永远地成为“封印”的一部分。

本来它就快成功了，可万万没想到……封不觉这不速之客却在它即将“化形”的关键时期，通过篆颉尊的引导，进入了这个剧本世界中……

根据系统的默认剧情，该剧本的最终BOSS就是那个在童谣中自称“我”的小男孩儿。而奠雀王潜入脑内世界后的第一宿体……正是这BOSS的尸骨。

假如玩家们按照正常流程通关，奠雀王就会失去宿体，并以一种极其虚弱的状态脱离篆颉尊的大脑……若那种情况发生，他可就完了……

因此，这位上古守魔不得不委曲求全，和封不觉这趁火打劫的家伙谈条件。

而觉哥也早已看穿了这点——真正不愿冒险的那个……

是奠雀王自己。

“呵呵……我看……不如这样吧。”封不觉略一斟酌，开口道，“你先把这个剧本里所有能让我们带出去的物品和技能卡……统统拿到这儿来吧。呃……算是表达一下诚意。”

第658章 上古守魔（二十）

【主线任务已完成】

当封不觉用【海盗的金钥匙】解锁那金属宝箱之时，系统提示便随之响起；任务栏中那条【顺流前进，寻找并开启海盗的宝藏】亦被勾去。

“嗯……我瞧瞧……”觉哥用双手掀开了箱盖，一脸欣然地念道，“嚯……还真不少啊……”他略微扫了一眼后，又抬头高声道，“全在这里了吗？”

“是的。”奠隺王用颇为郁闷的语气接道，“我已经把这个剧本里所有能让你们带走的高品质物品统统移动到这个箱子里了……一共是六件装备、四个消耗品、一件其他类物品，还有两张技能卡。”它说到这儿时，略微犹豫了一下，才补充道，“那件其他类的物品，就是我所说的……‘海盗世界中的至宝’。”

“嗯？难道是one piece吗？”封不觉说着，便低头在箱中翻找起来。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奠隺王回道，“我指的至宝是……”

“哦……是这个。”封不觉打断了对方，并从箱中取出了——一个大号儿的镀银酒杯。

【名称：黑胡子的头骨】

【类型：其他】

【品质：传说】

【特效：开启黑胡子的宝藏】

【备注：有人说，黑胡子的头被砍下之后，围着“冒险

号”游了很多圈，之后就永远地消失在了大海的深处。也有人说，梅纳德中尉把砍下的头颅挂在军舰的牙樯上，带回了弗吉尼亚。一星期后，他们熬煮了黑胡子的头颅，并用银箔裹着做成了酒杯，送到小酒馆中供人使用。直到某一天，一群觊觎黑胡子的财宝、却苦于没有线索的人，盯上了这个镀了银的海盗头颅……不久后，它便在美国的东海岸神秘消失了，从此再无音讯……】

觉哥拿起酒杯时，已挥手示意队友们一起过来围观，所以，他们也都看到了物品说明。

“嗯……品质虽是传说，但感觉上……很多让人看不懂的地方啊……”布欧看完后说道。

欧布也应道：“是啊，说是可以开启黑胡子的宝藏，但又没说那宝藏具体在哪儿……而且备注里说的事情我也看不太懂啊……什么‘冒险号’、‘梅纳德中尉’……”

“哼……实在是太无知了！”封不觉突然提高声音喝了一句，“连这种基础中的基础都不知道！你们这样还算是海盗吗？”

“对不起！船长！让您失望了！”布欧和欧布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道，并双双露出了一脸惭愧之色。

“喂——干嘛要道歉啊！你们本来就不是海盗吧！”小叹见状都惊了，“还有……为什么称呼从‘觉老师’变成‘船长’了啊！”

“呃……对啊……”布欧有些木讷地念道。

欧布伸手抹了把鬓角的汗水，干笑两声：“呵呵……因为觉老师太有气势了，情不自禁就……”

“听好了！你们几个！”而一旁的封不觉却是一副还没出戏的样子，接着刚才的话题，像是教学般说道，“黑胡子，即爱德华·蒂奇……乃是恶棍中的恶棍，海盗中的海盗。从他踏上安妮女王复仇号的那一刻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便扬名七海，令人闻风丧胆。但……短暂的辉煌后，便是毁灭。

最终，在两艘英国海军战舰的围剿下，黑胡子被消灭了……‘冒险号’是他死前所搭乘的海盗船名，而‘梅纳德中尉’，正是率领士兵将其围杀的男人。”

他稍作停顿，接道：“其实，严格来说，黑胡子真正的死因是……宿醉。那一战……如果他足够清醒的话，海军们在他面前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可惜……这世上没有如果。”他的眼中显出些许惋惜，叹了口气道，“战斗过后……士兵们在黑胡子的身上总共发现了二十五处刀伤和五枪伤……这疯子简直就像是典韦附体一样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说到此处，他又摆出了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激战过后，梅纳德下令将黑胡子的头颅砍下，并把尸体扔进海里喂鲨鱼。从那以后，关于头颅的传说就流传开了……而其中比较有名的版本，就是这件物品备注中提到的那两条。”他顿了一下，有意压低了声音接道，“据说……皇家海军搜遍了黑胡子的船队，却只发现了145袋可可豆、11桶葡萄酒、1桶蓝靛和1包棉花；没有金银珠宝、也没有藏宝图……

伴随着黑胡子的死亡，他掠夺来的大量财宝亦下落不明。就像他生前所说——只有魔鬼和我本人才能找到藏宝的地点。”

“哇~好厉害啊~”小叹、布欧和欧布三人皆用崇拜的目光注视着觉哥，齐声点头叹道。

不知何时，这三人已经坐下了……而且是围绕着觉哥、抱膝席地而坐。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这里是幼儿园大班在上课呢……”小灵虚着眼，颇为无奈地看着眼前那四位男玩家。

“唉……哪家幼儿园的老师会跟小朋友们讲这些啊……”若雨扶额摇头。

这她就有所不知了……封不觉当志愿者的时候就去给一些小朋友讲过类似的故事，当然了……结果就是，他成功地

登上了很多机构（包括执法部门、社会福利机构、以及部分非营利性组织）的黑名单。

“故事时间结束了吗？”此时，奠雀王的声音再度响起，“疯不觉，我已经展示了我的‘诚意’，你也该表个态了吧？”

“呵呵……急什么，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呢。”觉哥笑着回道。

“交易完成后，我自然会把有关‘那颗宝珠’的一切都告诉你。”奠雀王接道，“但现在不行……你还什么都没有答应，我岂能……”

“我知道~我知道……”封不觉打断了对方，“我要问的不是那个。”他一边说着，一边朝队友们使眼色、打手势，示意他们赶紧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分了，“我想问的是……在与你达成协议之后，我们还能通关吗？”他摊开双手道，“你应该也很清楚……我们目前所剩的那条主线任务，即这个剧本的第一主线——【寻找‘我’的尸骨】，无疑是一条针对你、并会引导我们去消灭你的任务。我们若是和你成了一伙儿，岂不是与通关条件产生矛盾了吗？”

“这你大可以放心。”奠雀王回道，“只要你们接下来按照我的指示去做，就可以走‘隐藏剧情’流程来通关，主线任务会发生变化的。”

“哦？有这等好事？”封不觉一挑眉毛，“那好吧，我就放弃与尊哥的交易，和你结盟好了。”

“呃……觉老师，太没有契约精神了吧……”站在不远处的布欧都有点看不下去了，耿直地言道。

“觉哥，太没有节操了吧……”小叹也道。

“啰嗦什么呀！”封不觉回头挤眉弄眼地回道，“出了事儿我兜着。”

队友们见状，便都明白了——觉哥心中自有计较。于

是，也就没人再说什么了。

反正……真要是出了什么状况，得罪人（主宇宙BOSS级NPC）的也是封不觉。那些什么尊啊、什么王啊……要找人报仇也是找他。

“那么，我们来签订契约吧。”数秒后，奠雀王的说话声再起。

与此同时，一道白光闪现，一张羊皮纸凭空出现，并掉落在了觉哥的身前。

“哈？”封不觉捡起那张纸，口中念道，“这是要让我变身魔法少女呢……还是准备给我个geass什么的……”

“只是为我们的交易上一道保险罢了……”奠雀王回道，“一分钟前，你可以背叛篆颉尊，一分钟后，你同样可以背叛我……大家都是聪明人，我相信……你能理解。”

第659章 上古守魔（二十一）

封不觉捡起羊皮纸，拿到眼前缓缓张开。

“嗯……原来还能这样……”他只看了一眼，便将手中的羊皮纸稍稍抬高，有意识地展示在了队友们的视线中。

这一刻，系统提示在小叹他们的耳边响起：【隐藏任务已触发】

该任务的内容，就显示在那张羊皮纸上：【改变当前的主线任务】

“你来做决定吧。”若雨看罢，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对觉哥言道。

其他人也都看向了封不觉，等待着他的回应。

“嗯……”封不觉的思维飞转，他花了大约十秒的时间，将这个选择可能引发的各种后果都揣测了一下，方才言道，“没问题，我接受。”

话音落地，系统提示便随之响起：【隐藏任务已完成】

“呵……这无疑是我所完成过的……最容易的隐藏任务了。”封不觉应声冷笑。

【当前任务已变更，主线任务已更新】紧接着，新的系统提示就来了。

玩家们打开游戏菜单，发现那条【寻找“我”的尸骨】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新主线任务是：【在不杀害“我”的前提下，解开杜松树的诅咒之谜】

“事已至此，你能指导一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吗？”封不觉继而高声念道。

觉哥这是本着“不用白不用”的原则，计划去压榨奠雀王身

上的每一分剩余价值。

“把那金属箱子搬开，底下有一条通道，可以通往‘我’的尸骨所在地。”奠雈王回道，“通道里的陷阱和怪物我会帮你们移除的……至于找到‘我’之后该怎么做，届时我会当面告诉你们。”

说罢，它就像是挂断电话一样，不再作声。

可能是它已经停止了对玩家们的关注，也可能……它只是想装作“已经停止了对玩家们的关注”，以防觉哥提出更多无理的要求。

“喂？喂喂？你还在吗？听得见吗？”封不觉马上又昂首朝着高处喊了两声，但回应他的只有自己的回音。

“行了……别喊了，我要是它……在也装成不在。”若雨拍了拍觉哥的肩膀道。

“团长，见好就收吧。”小灵接道，“毕竟咱们也已经得到很多实惠了。”

小叹也点头应道：“是啊，白拿了一堆物品，还免除了一路上所有的潜在危险。”

“对了，说起物品，我刚才只顾着看头骨，其他东西都只是粗略地扫了一眼。”封不觉转头道，“你们都拿了点儿什么啊？”

“我拿了那两件消耗品。”欧布第一个回道，“都是补充生存值的东西，不过并非补充剂。”

布欧接道：“我拿了那两张技能卡，瞧，都在这儿。”说着，他便将那两张卡展示在了众人眼前。

第一张是……

【名称：蝶灵神影】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灵术】

【效果：以极高的身法，配合猛进之式，在一瞬间使敌人多方受击（冷却时间十分钟）】

【消耗：体能值800，灵力值8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A，灵术专精C】

【备注：鬼谷七篇之屠龙篇所载高级斗术。须快、灵、劲三项兼备之人方可修习。剑者用之，可发挥最大威力。】

第二张则是……

【名称：梅卡托克之力】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器械、召唤】

【效果：进行一次惊人的发明（冷却时间一小时）】

【消耗：体能值13，一堆体积大于一立方米的金属物】

【学习条件：器械专精B、召唤专精C】

【备注：该技能可以随机制造出四种物品，它们分别为：

一，修理机器人（存在时间15分钟，同一时间可存在多个修理机器人），可修理品质为破败或垃圾的机械造物，使其永久恢复为普通品质。

二，侏儒变鸡器（存在时间15秒，同一时间可存在多个侏儒变鸡器），可将一只生物（对过于强大的生物和玩家无效）暂时变成小鸡，三秒后复原。

三，导航小鸡（存在时间2秒，同一时间最多存在1个导航小鸡），成型后立即奔向距离最近的一个敌对单位。

四，壮胆机器人3000型（存在时间3分钟，同一时间可存在多个壮胆机器人），拥有极高防御力和威武外观的机械生物，但攻击能力为零，只可为主人抵挡攻击或搬运重物。

以上四种生物，除导航小鸡外均可精神遥控，亦可通过

语音进行指挥。】

“嗯……还不错嘛。”封不觉看完说明便对布欧道，“那个【蝶灵神影】，你有意向学吗？没有的话……我觉得给似雨比较合适。”

“呵呵……觉老师你又说笑了。”布欧笑着回道，“且不说我的格斗专精还没到A、灵术也只有E，就看这技能备注……也不适合我学啊。”

“嗯，那……【梅卡托克之力】呢？”封不觉又道。

“我的器械专精倒也有B级了。”一旁的欧布接道，“只是……召唤专精才F，要学这个……不知得到猴年马月啊……”

“那就给我吧，我的器械和召唤专精都符合标准。”封不觉随即就用询问的语气看着布欧和欧布道，“你们没意见吧？”

“啊……应该的。”欧布回道，“这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觉老师你通过‘谈判’弄到的，就算你不打招呼全拿了我们也不会说什么。”

“嗯……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觉哥一边说着，一边就从布欧手中接过了那两张技能卡，并将其中一张递给了若雨。

“不过……话说回来……”布欧这时好似是注意到了什么，他将手指放在唇下，若有所思地念道，“觉老师……你的专精特长到底是哪一项啊？你能学【梅卡托克之力】，说明器械专精已经B级了，而且召唤专精也有C级……”他顿了一下，“从你在巅峰争霸蝶之战中的表现来看，格斗专精是妥妥儿的A级……而先前……你又用一件远程武器秒杀了一只巨怪，这说明你的射击专精也……”

“反正都挺高的就是了。”封不觉用这样一个说了等于没说的答案搪塞了一句。

布欧和欧布也都不笨，一听此言便明白，这个话题到此

为止了。

作为“天地”这种大社团的成员，他们自然也懂一些职业玩家圈里的“规矩”——高端玩家的角色数据都是绝密，大部分人都是不愿意、也不能够（职业玩家会和工作室签订相关条款）透露的。布欧也是一时口快，将脑中所思考的内容边想边说了出来，才会有此一言。

“好了，技能看完了，来分配一下装备吧。”此时，机智的小灵适时开口，转移了话题，“六件装备都是装备后才绑定的，所以我就先收起来了。”（因为她的行囊空间非常充沛）

小灵一边说着，一边已将第一件物品从行囊里拿了出来。

而她挑选的……正这六件装备中，唯一的一件完美级物品。

【名称：先锋盾】

【类型：防具】

【品质：完美】

【防御力：极强】

【属性：缓冲】

【特效：装备时增加7%额外生存值上限，略微提升生存值恢复速度，受到普通攻击（特殊、强力、技能攻击以外的攻击）时有70%几率抵挡三成伤害】

【装备条件：等级40，装备后绑定】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古尔丹麾下的死亡骑士所留下来的先锋盾，能轻松挡下任何具有威胁的攻击。】

第660章 上古守魔（二十二）

“这个……”封不觉看着那装备说明念道，“可是好东西啊……”

“是啊，装备后绑定，而且几乎没有使用限制，任何人拿在手上都能获得很大的提升。”小灵接道，“就冲那7%额外生存值上限的加成，放到拍卖行里也能卖个三十万以上。”

“像这种谁都能拿的东西……还是猜拳决定归属吧。”若雨建议道。

“好啊，我没意见。”小灵接道。

小叹耸肩道：“可以，无所谓。”

封不觉则道：“我就不参与了，猜拳我稳赢，你们懂的。”

看到这四位的态度，布欧和欧布的心中又是一惊。

他俩也曾经遇到过和其他社团的人一起排剧本的情况，通常来说……人多的那一方都会想尽办法把在剧本中获得的利益揽到自己人这边，有什么亏都让外人去吃。就算是一些名声赫赫的顶尖社团，最多也就是做到表面上相对公平而已。

然而，眼前地狱前线的这几人，对装备和技能的态度却是冷静得出奇。他们不管队友是不是社团外的人，也不管在物品获取过程中对方出了多少力……只要是同一团队、认真游戏的队友，他们都会将其视为物品的需求者之一。而且他们并不在意物品的品质，只看该物品最适合让谁去使用……可以说，这是真正做到了“视情况合理分配”。

“呃……大姐头，你们真要和我们猜拳决定归属吗？”布欧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

“是啊……”欧布也接道，“像这种完美级、几乎无使用限

制的装备，通常都是谁先拿到就归谁的……就算那人拿完了强退都很正常啊。”

“啊……我知道，这种人我们也遇到过。”小叹接道。

小灵也道：“我和小叹也曾在四名队友全属另一社团的团队中待过，结果……我俩冒了不少风险，可好处都被别人给拿了。”她顿了一下，“正是因为讨厌这种党同伐异的行为，我们自己是坚决不会这样做的。”

“没错，作为社团领袖，我也认为我们的作风不该那么庸俗和低端。”封不觉在旁抱胸而立，一脸嚣张地点头接道，“不管物品品质如何，适合自己的就毫不客气地提出需求，不合适自己的就别瞎惦记着，至于模棱两可的状况……拼一下运气就是了，谁都不会有怨言。”

“后半段话虽然有些道理，不过……”若雨虚着眼接道，“谁承认你是团队领袖了……你只是挂着个社团团长的名号而已吧……”

“对~对~实际领导者是你，行了吧……”封不觉摊开双手，笑着说道，“行了，你们猜拳吧。”

于是……众人当真进行了一番石头剪刀布的对决，最终……人品卓然的小叹顺利胜出，拿到了【先锋盾】。

接着，小灵又陆续拿出了五件精良级的装备，分别是：【栓狗绳】【黄金四角裤】【像素拳套】【钛合金金华火腿】和【笑面】。

经过一番商议，【黄金四角裤】和【像素拳套】被分配给了布欧，【栓狗绳】交给了小灵，小叹拿到了【钛合金金华火腿】，而觉哥拿到了【笑面】。

这些装备的说明暂且不表，且说眼前的故事……

分完了装备和技能（封不觉理所当然一般将黑胡子的头骨纳入了囊中，旁人也都没有意见），四位男士便义不容辞地上前去搬箱子了。

那金属箱的体积很大，搬起来和看上去一样重……好在队伍里这四位都是四十几级的男性玩家，齐心合力扛个箱子还是不难的。

将金属箱挪开之后，一个通道的入口便出现在了众人眼前。入口下方两米处，即可看到一条向下延伸的石阶。

封不觉拿出探灯朝下照了照，发现在第一段石阶旁的墙壁上，还刻着一行文字。

【躯体，终会以惹人厌烦而告终。除思想以外，没有什么优美和有意思的东西能留存下来，因为思想就是生命。】

“啊……萧伯纳。”封不觉跃入通道，将那段话看了一遍后便念道，“我的偶像之一。”

“看得出来……”紧随其后的若雨接道，“你的作品和言行中都已透露了这点……”

“有这么明显吗？”封不觉回头问道。

“‘我生下来时是很聪明的——教育把我给毁了’，《二流侦探和猫》第五章，第三节。”若雨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开始举例，“‘愚人总会发现有更愚的人钦佩他’，《谋杀互联网》终章，第一节；‘知识不存在的地方，愚蠢便自命为科学’，同样是《谋杀互联网》，不过第几章我忘了。”她微微摇头，“总之……我早已注意到，你非常喜欢引用萧伯纳的名言，而且你对自身智慧的自恋程度显然已超过了他……”

“呃……好吧……”封不觉歪了下头，无耻地承认了。

他们二人闲聊之时，小叹、小灵、布欧和欧布四人也陆续下来了。

数秒后，众人便纷纷拿出了照明设备，在封不觉的带领下……沿着通道向下行去。

这条通道的入口不大，但内部还是很比较宽敞的，通道上方的斜坡高逾两米、石阶上同时可供五人并肩而行。因为奠崔王已经把所有潜在危险全都移除了，所以玩家们可以放

心地快步前进。

当然了，觉哥是不会完全信赖奠雈王的，纵然对方已承诺了会帮他们清除障碍，觉哥还是保持着应有的警觉。他很清楚……对奠雈王来说，找个机会将他们六人一网打尽，一样可以达到目的。

……

同一时刻，推理俱乐部。

“尊哥，刚才是不是有客人来过了？”比尔回到了篆颉尊所在的那个区域，环顾四周，并高声说道，“我好像看到了二师兄的影子啊。”

说话间，他已来到了篆颉尊（此时是一个可乐瓶子）的跟前。

“尊哥？尊哥？”比尔看着瓶子叫了两声，但篆颉尊没有任何反应。

这时，比尔瞥见……瓶子旁边还放了一张小纸片，他挠了挠头，露出(￣3￣)a这样一个表情，捡起纸片念道：“情况紧急，我得到自己的脑子里走一趟。你看好大门，在我出来以前，要保证我的安全。”

……

二十分钟过去，在经历了一段单调、但安全的旅程后，玩家们来到了一扇拱形的铜门前。

“用你口袋里那把钥匙，就能打开这个石墓的大门了。”这一刻，奠雈王的说话声再度于玩家们耳边响起。

“嚯？我还以为你掉线了呢。”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已将手伸到了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取出了【褪色的铜钥匙】。

随着钥匙在锁眼中化为白光消失，石墓的大门……打开了。

谁又能想到，这把藏在初始房间油灯下的钥匙，竟会是

这个剧本最后一道门的钥匙。

“我只是去忙了一些别的事情而已……”奠宦王回道。

“是去应付尊哥了吧。”封不觉推门时，用一种很随意的语气接道。

“你……怎么会知道……”奠宦王的语气却显得沉凝、又充满疑虑。

“我也只是随便猜猜而已，从你的反应来看……似乎是猜对了。”封不觉应道。

其实……熟悉觉哥的人都明白，他绝对不是“随便”猜出来的。

早在篆颉尊那最后一次发言被迫中断之时，封不觉就已经意识到了……尊哥那边一定发生了什么状况。而那“状况”十有八九就是——奠宦王用某种手法阻断了篆颉尊与玩家们的交流。

要推理到这一点，并不算太困难。因为在尊哥“失声”后的那段时间里，奠宦王的声音也一直没有响起，这表明它当时在忙别的事情……

直到玩家们进入了海盗宝藏的洞窟，奠宦王才又一次开始讲话。而这次……它的态度明显发生了转变。觉哥推测……奠宦王在与尊哥的对抗中可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虽然它成功地让尊哥无法再发言了，但它本身肯定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而奠宦王刚才的那段沉默，显然也是有原因的。除了不想再让觉哥占自己的便宜外，恐怕还有一个因由，那就是……它需要转移注意力，去应付一场“玩家们看不到的战斗”。

以上这些，都是早已在封不觉脑中被过了很多遍的内容。对于这些结论，他有大约六成的把握……考虑到没有什么切实的依据，所以他并没有将这些推理讲出来。

而眼下，既然有机会通过语言对奠宦王进行试探，那觉哥自然是不会放过的。

“你着实是个令人厌恶的人，疯不觉。”奠宦王在听完了觉哥的回应后，语气微变道，“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能替你回答吗？”若雨转过头，看着觉哥低声道。

“别闹……人家那是设问句……”觉哥虚着眼，低声回了一句。

他说得没错，奠宦王立即就接道：“因为你太聪明了……”它微顿半秒，沉声道，“从表面上看，你和绝大多数卖弄学识和小聪明的人没什么不同。可实际情况却是，你已经聪明到……能够将自己伪装成那类人；能够将一份卓越的大智慧……隐藏在肤浅的小聪明之下……”

“你不用拍我马屁，我们现在是同一阵线不是吗？”封不觉笑着回道，并抬手示意队友们跟上。

片刻后，六人便尽数进入了那个存放“我”的尸骨的石墓之中。

这墓穴是十字形的，里面的墙、地、天花板全都由银灰色的、平整的巨石所砌成，而摆放在墓穴正中的巨棺，也同样是由石头雕刻而成。

“同一阵线？呵呵……”奠宦王笑了，“你这话连自欺欺人都算不上吧？你我都很清楚……只要条件允许、利益使然，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对方置于死地。”

“你是想说……我们是同一种人？”封不觉拿着探灯、带着队友，一步步靠近了前方的石棺。

“不……你是人。”奠宦王回道，“而我……”

话至此处，石棺上忽地发出“嘶”一声响。

随着一层灰沉漫天而起，那厚如墙面的棺盖缓缓横移，最后“砰”地落到了地上。

“……不是。”这一瞬，那稚嫩的童音直接从棺中响起，接着自己的上一句话言道。

下一秒，一个皮肤雪白（且白里透红）的小男孩儿从棺中站了起来。“他”穿着一套朴实的童装（十九世纪的风格），有着一头栗色的卷发。他看上去毫发无伤，甚至给人一种可爱、健康的感觉。

“我，是神。”奠雈王直视着封不觉，肃然接道，“来自上古之神。”

第661章 上古守魔（二十三）

“虽然我也很想摆出你那种严肃的神情来……”封不觉望着奠雀王，平静地说道道，“但你此刻的外貌和声线、再配合上这种语气和台词……怎么看都像个中二病晚期的熊孩子。”

“哼……一开口想激怒我吗……”奠雀王冷笑一声，从棺材里跨步走了出来，“这是你惯用的伎俩吧……”

“哦……我差点儿忘了，你已经听说过一些有关我的‘事迹’了。”封不觉说这话时，恶意地将探灯对准了对方的脸，“如此说来，你对我可能做出的各种恶劣行径……早就有心理准备了不是吗？”

“我本来也是这样认为的……”奠雀王对照在自己脸上的灯光不以为然，依旧用四平八稳的语气回道，“直到……你开始唱十八摸……”

“呵呵……”封不觉笑道，“那时候就已经盯上我了么……”

“不，比那更早。”奠雀王接道。

“那就是在……”封不觉思绪飞转，顿了半秒后接道，“……我第一次遇到‘妈妈’的时候。”

“正确。”奠雀王回道。

“原来如此……”封不觉道，“难怪那时候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来了’，可又什么都没捕捉到……”他直视着对方的双眼道，“如今想来……那是你的‘意识’笼罩过来的感觉。”

“起初……我还没有把你们当成太大的威胁。”奠雀王又道，“但不久后，我听到了篆颉尊和你交流的‘声音’。那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将你们尽快解决掉。”

“于是……就出现了河道里的那一幕。”封不觉接着对方的话道。

“看来你全都已经推测到了……”奠雀王阴沉地接道，“没错……你们通往河道的那扇门后，原本是有一艘小船的。不过……为了让你们分开行动，我把船给移走了。”它顿了一下，“我知道你们不会选择集体游泳的形式前进，因为那是很费力、也很慢的一种方法。结果不出我所料……你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出发了，因而拉开了彼此间的距离。”

说到此处，奠雀王横移了两步，将脸从探灯的光圈中心移开：“见时机成熟，我便用黑玫瑰之毒笼罩了你们所在的那个区域，并且在你们的前后方各放出了一只强力的怪物进行堵截……”它摇了摇头，露出些许无奈之色，“我本以为……这个战术十拿九稳，至少能让你们死伤过半，可惜……”

“可惜……你精心设计好的这场埋伏，却没能达到你预期的效果。”封不觉笑着接道。

奠雀王冷哼一声：“哼……你们的实力的确在我的想象之上，尤其是你……”它看着觉哥道，“现在想来……那时的你……已经察觉到我的计划了吧？所以才会选择断后。”

“我也只是隐隐察觉到了你想拉开我们彼此间的距离而已。”封不觉的语气和台词是比较谦虚的，但他的脸上却写满了得意，“呵呵……没想到我那断后之举，正好从战略上化解了你的计策。”

听着觉老师的奠雀王的对话，布欧和欧布是越听越觉得后怕（若雨处变不惊、小灵紧跟思路、小叹比较呆萌，所以他们仨都显得比较淡定），此刻回想起来……假如封不觉没有留在队伍的最后方，事情的发展可能会截然不同……

正是因为觉哥选择了断后，他才能在第一时间先把在后方追击的怪物给废掉，并一路奔袭而来，带上沿途的所有队友，让六人以最快的速度会合。

但如果……封不觉当时所处的方位是在队伍中间，他就只能选择一个方向先过去，带上那端的人以后，再折返到另一端去……这样不但加长了队友们与怪物接触的时间，还增

加了大伙儿独自待在毒花粉中的时间。别的不说，就说小叹……他要是再晚一点和欧布碰头，就得开始呼吸有毒的空气了；而另一边……欧布则极有可能在封不觉赶来以前就被后方的怪物打成重伤。考虑到当时的战斗环境……欧布直接挂在那里也是很有可能的。而他一死，他身上的两套呼吸器材也就随其消失了……连锁反应之下，缺乏闭气手段的布欧和小叹即会陷入危机。

仔细想想，奠雀王设下的这个埋伏确是相当高明的。换成一般的六人队……就算不团灭，也都褪层皮。

可惜……它遇到了封不觉。

若将那河道中的埋伏战视为一场博弈，那么……无论在战略选择还是实际执行上，觉哥都做到了极致。正是他的发挥，才让奠雀王一无所获。

“接下去的发展，对我来说就越发不利了……”奠雀王走到觉哥身前，继续说道，“你显然是读过那个童话故事的，所以……当我以‘麻雀’的形象在你面前出现过一次后，基本就等于是暴露了自己的‘宿体’。”

“要怪就怪你过于自信。”封不觉回道，“现身太早了。”

“是啊……是我大意了。”奠雀王摇头道，“后来在‘黑河’上的奇袭……也没能成功，毕竟有系统限制在那儿，我无法用莫名其妙的手段去秒杀你们，只能把惊吓值最高的那个暂时囚禁在水底。”

“诶？我还以为那时惊吓值最高的人是我呢……”小叹闻言便接了一声。

欧布转头对他道：“不不……小叹哥，你太高估我了，其实我胆子很小……表面上看着冷静，那是长相问题……”

他这是实话……他那张“营养不良”的脸，的确给人一种莫名的淡定感。

“总而言之……一步错，满盘输……”奠雀王道，“错误和

劣势逐渐积累，使得局面从可控走向失控。”他抬眼看向觉哥，“以至于到最后……我不得不做出妥协。”

“呵呵……听这意思，跟我合作真是委屈你了。”封不觉笑道。

“哼……其实也无所谓……”奠雈王哼了一声，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为了达到目的，这种程度的妥协根本就……”

“……根本就不算什么，对吗？”

忽然，一个低沉、睿智的嗓音响起，接过了奠雈王的话头。

这一瞬，奠雈王神情陡变，急忙转身，循声望去。

但见……一位手持法棍的白袍老者从石墓深处缓缓走来。此“人”白发白须、器宇轩昂、面相虽是老迈，但眼中的烁烁光芒却似壮年之人。

“我去……难道是甘道夫？”小叹望见那人影，便脱口而出。

“不对，少年。”那老者笑眯眯地看着小叹回道，“……是篆颉尊。”

“你居然可以自己进来？”封不觉奇道。

“我当然可以进来。”篆颉尊接道，“只是比较费事罢了，而且得冒一定的风险。”

“我明白了……类似我们人类在做自我催眠是吗？”封不觉念道。

“疯不觉，你少跟我东拉西扯的。”篆颉尊没有让觉哥将话题继续下去，他用质问的语气接道，“我让你来毁掉奠雈王的宿体，将其从我体内驱逐出去……你倒好，在即将成功的关头，为了些装备技能就倒戈一击……”他顿了一下，“导致我不得不自己来这儿走一趟……”

“你懂个屁。”封不觉神色如常地回了句粗口，“达成隐藏

结局之后，我再动手解决它不就行了。”

“喂！”奠雈王听了这话都快吓尿了。

“【难知如阴】的资料我可以从你那里获取，而装备、技能、隐藏结局奖励，我可以通过与奠雈王的合作来轻松取得。”封不觉看着篆颉尊道，“我这一箭双雕、利益最大化之上上策，就因为你此刻的现身宣告破产了。”

别说奠雈王，这下子连篆颉尊都听傻了，他木讷地望着觉哥，结结巴巴地应道：“呃……这……”

“疯不觉！你这卑劣的家伙……”两秒后，奠雈王厉声喝道，“还真敢说啊！”

“废话，计划都已经无法实施了，我还藏着掖着干嘛？”觉哥理直气壮地回道，好似自己这种双面间谍式的无节操利己行为是光明正大的。

“唉……”封不觉继而又踱了两步，看着奠雈王，叹息道，“其实……我最想说的台词还是……‘对不起，我是卧底’。”

“你这是立志为贼啊！到底是有多想当二五仔啊！为什么把这种卑鄙的行为描绘得很酷炫一样啊！”奠雈王内心的震惊无以复加，但它表面上还是要保有一点神祇风度的，不能这么吐槽。

“好……很好……”奠雈王面露狰狞地瞪着觉哥，恶狠狠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等我解决了篆颉尊……我再来慢慢收拾你……”

它的这份自信还是有些依据的：其一，眼前这个篆颉尊只是个“脑内投影”，应该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其二，就算尊哥能发挥全力也无妨，因为他的力量如今已经十分衰弱，未必是奠雈王的对手；其三嘛……由于主线任务的限制，玩家们是不会去攻击奠雈王宿体的，因为这是明显有悖于通关条件的行为，强制执行会被系统判定为消极游戏的一种，严重

者将被踢出剧本。

“哈！白日做梦！”封不觉冷笑一声，立即转头对篆颉尊道，“尊哥，快把完成主线任务的方法说出来。”

篆颉尊稍一愣神，便明白了觉哥的意思，他当即回道：“那边的那块石墙……”他举起法棍一指，“解开上面的符文谜题就能过……”

“住口！”奠寉王也迅速意识到了情况不对，身形一晃，便已杀到了篆颉尊身前。

尊哥早有防备，他一边避退格挡，一边接着说道，“谜题是根据数独原理设置，上面的每个符号都指代一个数字，你们代入罗马字符，再简化一下就能解读出来……”

“我让你闭嘴！”奠寉王虽在宿体之中，但战力依旧不俗，只是普通的体术攻击，亦有千钧之力、雷霆之速。若不是有系统保护，这个石墓早就被它泄出的力量给轰塌了。

不过……常言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作为与四柱神几乎平起平坐的高位存在，篆颉尊的战斗力再怎么削弱也差不到哪儿去。当他专注于防御之时，奠寉王在短时间内是很难分出胜负来的。

因此，尊哥还是边打边说：“那面墙的后面，有一条藏有死灵生物的甬道，穿过之后，你们就能抵达一个栽满黑玫瑰的花园。进了花园大门，沿着‘己’字形路线走，路上见到柱式雕塑就保持三米以上的距离，不要接近……这样很快就能找到‘杜松树’了……”

篆颉尊说到这儿时，封不觉已然冲到了那面石墙那边。

对觉哥来说，一旦掌握了揭秘方式，这种障碍便毫无难度，他三下五除二就解开了数独之谜，开启了石墙。

“我就不过去了……”封不觉站在墙边，没有进入，而是对队友们说道，“你们照着尊哥的指示前进，尽快完成主线任务。完成之后也不用等我，直接传送就是。”

“觉哥，你这是要干嘛？”小叹有些担忧地问道。

“这还用说吗……”封不觉回道，“只要你们达成了通关条件，我就不再受到主线任务的限制，可以和尊哥一起对付奠雀王了。”

“明白了。”若雨闻言，立刻言道，“各位，走吧。”说罢，她就率先冲入了甬道，几秒间便已不见身影。

若雨的思路很清晰，这种时候就该当机立断，雷厉风行。即使这样的反应看上去有些冷漠和现实，但实际上……这才是真正在帮队友的忙。

相反，影视剧中常见的——“你走，我留下……不，要走一起走……别傻了，会一起死的……不要，死也要死在一起……”等类似的情节和对白，看上去是“有情有义”，实际上却是十分脑残的行为。一般来说，只要出现这种桥段，留下的一方就已经是立了死亡FLAG了，你再怎么扭扭捏捏、啰里啰嗦……他还是得死。这种戏码唯一的作用就是浪费时间，让对方的牺牲白白浪费……

“都愣着干什么，快跟上啊。”封不觉见其他人都没动，又提高嗓门儿催了一句，“有什么话等剧本完了再说。”

“好吧，觉哥，你自己小心。”

“要加油啊，团长。”

见觉哥态度坚决，小叹和小灵稍微交换了一下神色，便也跟进了甬道中。

“觉老师，后会有期了！”布欧和欧布很快也达成了共识，双双离去。

待五名队友全都进入甬道后，封不觉便将石墙重新关了起来，并转过身去，看向了那两个正在肉搏的神祇……

第662章 上古守魔（二十四）

“如今大局已定，不知二位可否在打斗之余，抽空回答我几个问题呢？”封不觉语气悠然地说道。

“你那种胜券在握的语气算什么意思……”奠雈王不快地应道。

“呵呵……意思就是我已胜券在握了啊。”封不觉耸肩笑着回道。

由于这个回答怎么听都像是句废话，他立刻又补充道：“此刻的你，已没有余力再去干涉我那五名同伴的行动了。一旦他们完成了主线任务，我就可以加入战斗。在我和尊哥的合力攻击下，你必败无疑。”他顿了一下，接道，“想要避免那种局面的发生，你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我的队友们完成任务之前就将尊哥击败，但你很清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别说这几分钟的工夫，就是给你几个小时，你也未必能做到。”

“哦？这你都能看得出来？”篆颉尊一边躲过对方的一记肘击，一边笑着应道。

“这有什么难的？不过就是观察、分析一下你们两位的战斗方式和数据强度而已。”封不觉淡定地回道，“既然咱们仨都能看到‘真理序列’，我也就直说了吧……奠雈王，你的本体有多强我不了解，反正你现在的实力……也就比尊哥强那么些许而已。”

“哼……那是因为宿体限制了我的力量。”奠雈王阴沉地回道，“如果我能出全力……你们俩在我面前连十秒都……”

“别扯淡了。”封不觉打断道，“尊哥现在也并非最佳状态不是吗？”他笑了笑，“退一步讲，假如你所言非虚，你又何必

玩什么‘脑内入侵’和‘占据身体’的把戏呢？直接把尊哥打倒不就行了吗？”

“切……”奠雈王一听自己被揭穿了，也只能不快地啐上一声，咬紧牙关、继续进攻。

然，下定了决心要以防御和拖延为主的篆颉尊又岂是那么容易打败的……觉哥先前的那段话，看似是在挑衅，实则也是在暗示尊哥该使用怎样的策略。

事到如今，正如封不觉所说——大局，已定。

“哦，对了。”过了一分钟后，封不觉好似忽然想到了什么，再度开口道，“我有一个建议，你们不妨一听……”

“又有什么阴谋了吗……”这是篆颉尊闻言后的第一反应。

“奠雈王，在一个必然的结果面前，你的挣扎是毫无意义的，不如这样……”封不觉接着说道，“你们俩暂且停手，咱们三个商量商量，来谈一笔交易……”

此言一出，奠雈王神情当即一变，原本已陷入绝境的它，就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心中激动无比。

“开什么玩笑？”篆颉尊却是叱道，“我都已经赢定了，为什么要和他谈判？”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封不觉的脸上，露出了一个邪恶的笑容，“你和它，谁赢谁输，决定权在我的手里。”他整了整衣领，歪着头道，“我可以帮你，自然也可以帮它。”

“你……”这一刻，篆颉尊只觉一股寒意从骨子里透了出来，他这才意识到……真正控制着局面的人——是封不觉。

“奠雈王，将打斗继续进行下去，也只会徒劳地浪费大家的时间而已。”觉哥看向了奠雈王，“只有和我们交易……你才有一线生机。”

说罢，他微顿半秒，又看向了篆颉尊：“尊哥，眼下这个局面，是个很典型的‘三国杀式关系’。我是主公，你是忠臣，

而它是内奸。总结一下就是……我死，你也死；我帮你，你就赢；我帮它，你还是死，但我没事儿。所以……我希望你听从我的建议。”

“呵……”尊哥苦笑一声，回道，“看来我别无选择。”

“那就停手吧……”奠雈王见对方同意了，便停止了攻击，顺势一个闪身，退出了数丈。

“这就对了。”封不觉接道，“大家都是文化人，心平气和地谈一谈，试着去解决问题……这才是正道嘛。”

“你究竟有什么鬼主意，快说吧。”奠雈王没好气地回道。

“在我说出我的构思前……”封不觉慢悠悠地回道，“你最好先告诉我……”

“行了，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奠雈王打断道，“哼……你是问对人（神）了，没人比我更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它语速很快地说道，“【难知如阴】，就是‘斗魔’的第三只眼。”

“哦……”封不觉十分平静地应了一声，并接道，“其实……我不是想问你这个。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你是谁？干什么的？怎么会进到尊哥脑子里的等等……由此来制定交易的内容。”他耸耸肩，“当然了，那物品的真面目我迟早也要问的……你能提前说出来也好。”

“你小子……”奠雈王听到这儿时，已气得满脸通红，因为它感觉自己又被觉哥诓了一回……

“呵呵……别动怒。”一旁的篆颉尊这时笑着来打圆场，“是你自己没听完人家的问题就说话的。”他挥了挥手，“这种时候……就要深呼吸，冷静一点……”

“我他妈能呼吸么？”奠雈王郁闷地爆了个粗口，“我的宿体是个死灵生物你看不出来么？”

“哦……粽子。”封不觉摸着下巴接道。

“你这又是哪路黑话？”奠雈王瞪大了眼睛，一脸莫名地看

着觉哥。

“不要在意细节……”封不觉微笑着应了一句，并将话题带回了正轨，“总之，你得先说出关于你的事情，我们才能制订出一个三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不是吗？”

“我是上古之神，奠雈王，这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奠雈王稍稍冷静一些后，用较为缓和的语气回道（其实它发怒时的语气也没什么可怕的，毕竟是童音）。

“还有呢？”封不觉接着问道，“为什么尊哥说你们俩都是‘看守者’，又为什么说你叛离了自己的使命？”

“使命？哈！哈哈哈哈……”奠雈王大笑起来，但那笑声中尽是悲怆之情，“你知道我究竟在看守什么吗？你这无知的人类……”

“我猜猜……”封不觉结合对方刚才所讲的话，瞬间就得出了一个假设，“斗魔？”

“那你又知不知道，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奠雈王接道。

“愿闻其详。”封不觉这会儿又彬彬有礼地抬起了右手，示意对方说下去。

“在‘上一个纪元’中，根本没有什么四柱神，也没有我们眼前这位篆颉尊，更没有什么异界旅客或者衍生者……”奠雈王回道，“那是一个黑白分明的、纯粹的世界……”它的眼中似乎闪过了几许怀念的光芒，“整个宇宙，只存在着两个远超其他生命体的、至高无上的存在……”

“即……代表着光明与秩序的‘督神’，和代表了黑暗与混沌的‘斗魔’。”篆颉尊接着对方的话念道。

“你知道得确实不少啊……”奠雈王瞥了尊哥一眼。

“我所守护的‘知识’之中，有一部分是关于‘上古’时期的记录。”篆颉尊道，“你的名字……也在其中。”

“那干脆由你来解释吧。”奠雈王道，“遇到不确切的地

方，我来补充说明就好。”

“可以……”篆颉尊应了一句，随即就转头看向封不觉道，“在上古时期，督神和斗魔就像是太极中的阴阳两面，维系着整个宇宙的平衡。日子久了，随着宇宙的扩张，它们自然需要一些部下来帮它们进行管理。于是，它们各自用自己的力量去创造了一些生命体，也就是后来的……‘神族’和‘魔族’。”

话至此处，篆颉尊摆手朝奠雈王指了指：“奠雈王，就是一名神族的幸存者。在古书中，它被称为——上古守魔。”

“等等……”连封不觉都听出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神族，会被称为魔呢？”

“因为我背叛了自己的种族。”奠雈王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哦？什么情况？”封不觉摸着下巴道，“嗯……让我猜猜……这一定和某个姑娘有关，果然是因为魔族的妹子比较正……”

“我可没说自己投靠了魔族那一边。”奠雈王即刻就推翻了觉哥的YY，沉声道，“我只是对我种族的某些做法提出了异议，结果就遭到了审判。但我没有坐以待毙，我杀死了处刑者，逃出了神族的领地……自那之后，我的同胞们就称我为魔。久而久之……连魔族那边，也将我视为了魔。”

“原来如此……”封不觉点头道，“我能问问……你口中的‘异议’是什么吗？”

“我忘了。”奠雈王不假思索地回道。

“哈？”连封不觉都怀疑自己听错了。

“没什么好奇怪的，时隔太久，那种事谁还记得？”奠雈王回道，“就好比你犯了个案子，被判了几千年有期徒刑。等你刑满释放时……你最多也就记得罪名，怎么可能还记得案件的细节。”

“好吧……我理解了。”封不觉接道，“那你的‘罪名’呢？”

“提出‘异议’本身就是罪名，异议的内容并不重要。”奠崔王回道，“神族所谓的‘秩序’，就是对一切自由意志的扼杀。用一丝不苟、一沉不变的体系，管理治下的一切。”它解释道，“举个例子……神族就如同一群在旱灾时期掌控着大量水源的人，纵然别人在他们眼前活活渴死，他们也不会分享一滴水，因为这就是‘规矩’。他们的手上没有沾染过一滴鲜血，但他们比任何刽子手都要肮脏和高效。而且他们坚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崇高的，至少比起那些宣扬人性的自由主义者要高明得多。”

“我明白了……”封不觉应道，“从你的言论来看，我觉得你应该投靠伟大的共产……”

“那种事怎样都好。”奠崔王打断了觉哥，“你别越扯越远了。”

篆颉尊也道：“是啊，我正说了一半呢……”他稍作停顿，接着先前的内容道，“经过了许多岁月，一场浩劫突兀地降临了。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许……只是由于比我们更高维度的某种生物一时兴起，我们的世界便迎来了末日……”

“哼……无非就是伍迪干的吧……”封不觉心中念道。他听到这里，基本已经确定了……所谓的“上古纪元”，其实就是ZERO口中的那个“已经被毁灭的、原始版本的惊悚乐园”。

“浩劫过后，我们的宇宙重生了。”篆颉尊的叙述仍在继续，“四柱神是最先诞生在新宇宙中的四个生灵，在他们之后，才出现了我、以及其他一些高位的存在……”他抬起头，若有所思地看着天花板道，“我不知道我的创造者是谁，我只知道，自我诞生之时起，我便拥有了近乎无限的知识和一种无法磨灭的使命感。我的‘任务’就是看守好推理俱乐部中的‘知识’，直到我、或者这个宇宙再度毁灭为止。”

篆颉尊踱了几步，又低头凝望觉哥：“如果说……我是‘知识’的守护者，那奠崔王，就是‘力量’的守护者了。”他向后者

投去了一种复杂的神情，“据文献记载，就在上古纪元毁灭前夕，督神对斗魔发起了挑战……最终，他用尽自身全部的神力，将斗魔封入了【虚无之门】。并且把一个特殊的、具备神与魔双重特性的生命体做成了封印的枢纽。从此以后，那个生命体就被称为‘上古守魔’。”

“呵……恐怕督神做梦也想不到，他的这一举动，反而让斗魔活了下来。”奠雈王冷笑着接道，“而他自己，却因神力极度衰竭，在不久后的浩劫中殒命了。”

“那么……接下来，关于你如何潜入我脑中的事情，就由你来说明吧。”篆颉尊看向奠雈王，语气微变道。

“这不明摆着吗……”此时奠雈王，已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我依靠着从虚无之门中渗出的些许魔气，不断累积自己的力量，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终于逃了出来。”他顿了一下，再道，“督神的封印确实了得，用外力攻破几乎是不可能的，好在我本身就是封印的一部分，而且多年来从斗魔那里获取的力量也非常庞大，这才……”

“你先等一下……”封不觉伸出一手，摆出一张尔康脸道，“……照你这意思，如今封印已经破掉了，那……斗魔岂不是……”

“不，还没有。”篆颉尊接道，“那个封印不会如此轻易就被破坏的。纵然守魔离开，也有补救的方法。”他又指了指奠雈王，“只要在封印整体崩溃之前，把它抓回去，就可以重新恢复。”

“别做梦了！就算是死……我也不会回去的！”这个瞬间，奠雈王露出了一个惊恐中夹杂着狂乱的眼神，“这些年来……从虚无之门里渗出来的可不只有魔气……”说到这里，它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就闪过了无数恐怖的体验，“还有……‘无’。”

“那是什么玩意儿？”封不觉随口问道。

“用语言很难将其解释清楚。”篆颉尊回道，“你可以将其

视为一种具备实体的‘物质’，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虚无的‘力量’，甚至可以说……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以你们人类的精神力而言，只要一接触到‘无’，就会神识崩毁，灰飞烟灭。”奠雀王接道，“纵然是我……在接触到少量的、从门中渗出的‘无’后，都感到痛不欲生。那恐怖的感觉……永世难忘……”

“哦……我好像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了。”封不觉淡定地应道，“大致上就是那种……五感尽失、仿佛置身于永恒的黑暗中、让你质疑自身存在的东西吧？”他耸耸肩，“我在虚无之门里的时候也体会到了，是挺不自在的。”

第663章 上古守魔（完）

封不觉的话一出口，篆颉尊和奠霍王便不约而同地高声惊道：“你进过虚无之门？”

“啊……去过一次。”觉哥用淡定的语气回道，“只是……我在里面待得时间不长，而且当时的我也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更不知道在黑暗中与我交流的那个声音其实就是斗魔。”

“你还跟斗魔交谈过？”奠霍王的惊讶也是情有可原的。正如它刚才所说，在一般情况下……像人类这样的生命体一旦进入“无”的环境中，其神识便会在瞬间崩溃并消殒。就算有某种天赋异禀的怪胎（比如觉哥），能立于虚无之门内而不死，也绝不可能与斗魔有什么“交流”。因为斗魔最擅长的交流方式就是——毁灭。它会毫不犹豫地毁灭魔族以外的一切生物，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与其相比，众魔之首这新纪元之神简直就是绅士。

“是啊，可惜我们没有聊出什么名堂来。”封不觉回道，“不过……现在想来，很多事情都明朗了……”他一边回忆着自己第一次使用【斗魔降临】时情景，一边念道，“首先，虚无之门内部的时间流速……明显与门外不同。我的意识在里面待了数分钟，但外界只过了一刹那而已。也就是说……斗魔被囚禁的实际时间，比你们想象中要多得多。外界的一天，对它来说可能就是好几个月甚至一年。”他转头看了看那两位神祇，“二位能想象吗？它已在‘无’之中，经历了数十乃至上百万年的岁月……”

“我不能……”篆颉尊接道，“也不愿去想……”

“呵……我也有同感。”封不觉笑道，他略一停顿，接着自己的上一段话道，“其次，斗魔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了仇人是谁……事实上，它连自己被关在哪儿、以及为什么会

被关也不记得了。”

“嗯……如果它真的已经在‘无’里待了十万年以上，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奠崔王流着冷汗念道。

“或许是由于被关了太久（寂寞），当我造访时，那位上古魔王对我表现出了十足的怜悯和耐心。”封不觉随即又道，“它尽可能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虽然它记得的事情真的已经不多了……另外，它还很积极地劝说我的‘意识’迅速离开，以免被它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吞噬掉。”说到此处，他摊开双手，“而当我表明自己是来接受‘魔化’之时，它也非常爽快地帮了我一把——对我的‘意识’吹了口气。”

“而你居然没有魂飞魄散？”奠崔王奇道。

“我此刻站在这里，已说明了一切。”封不觉歪了下头，微笑道，“当然了……初次‘魔化’的体验并不好受。那种极限的痛苦体感……超越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限制，甚至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挣脱了时间的枷锁。与那种折磨相比……把手伸进割草机都像玩耍一样令人舒心。”

“疯不觉……你确有过人之处。”奠崔王望着觉哥沉声说道，“身为一个人类，能在虚无之门中保持理智已堪称奇迹了。没想到……你还能在斗魔亲自降下的魔化洗礼中存活。看起来……你的灵魂强度已远远超出了你那种族的极限。”

“啊……大概吧。”觉哥应完这句，便转移话题道，“关于我和斗魔那一面之缘，就聊到这里吧……那与我们眼下要商议的事情并无太大关系。”他向前走了几步，看向奠崔王道，“还是来说说你吧……”他顿了一下，很快接道，“虽然你也说了一些自己的情况，但我觉得你还是没有交代清楚……”

“哼……你还真是神机妙算啊……”奠崔王的语气略带讽意。

封不觉却是不以为意，继续说道：“你也算是颇擅谋略之人，不可能打无准备之仗。再说……被困于封印之中，最不

缺的就是思考的时间。因此，在破坏封印之前，你一定已经想好了出逃以后的计划。”他用左手托住右手的手肘，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顺着自己的鼻梁轻轻抚下，并顺势微抬下巴，沉吟道，“这些年来，你通过吸收那些从‘门缝’里渗出的魔气，积蓄了不少力量。但你很清楚，光有打破封印的力量还是不够的，必须留点余力来自保才行……要不然，纵是逃离了封印，这份‘自由’也不会长久。”

话至此处，觉哥语气微变，接道：“然而，事情却没有如你计划中那样发展……在你逃离虚无之门的过程中，想必是出现了某种意外，致使你身上的‘余力’远远低于了自己的预期。”

“嗯……入情入理，逻辑皎然。”不远处的篆颉尊抚须念道。

“行了行了……我说就是了。”话到了这份儿上，奠雈王也没什么不好承认的了，它干脆就坦白道，“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我本来准备了十分力，其中四分用来破封印，六分留着自保。在我算来，有那六分力在，即使是遇上四柱神，我也有办法全身而退。”它摇了摇头，“但……‘督神’设下的封印，别有玄机……他早就考虑到了封印可能被破坏的情况，所以留了一道保险在上面。好在我准备得足够充分，最终还是把封印冲开了，只是……我那十分力，已用去了八分……”

“原来如此……”听到此处，篆颉尊也懂了，“仅剩两分力的你，自知无力对抗来追捕你的强者，于是……你心生一计，躲到了一个短时间内谁也找不到你的地方……”他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我的脑内世界。”

“假如一切进展顺利，你便可以在这里一直藏到封印完全失效为止。届时……斗魔已然出世，把你抓回去也已没有意义了，那你就自由了。”封不觉接着篆颉尊的话道，“另外……你还可以通过自己那独特的‘寄生’能力，对尊哥完成‘夺舍’，获取其全部的力量。”

“哼……客观地说，你的计划确是一石二鸟之高策。”篆颉尊冷笑道，“能在‘意外’发生后，凭借剩余那两分力做到这个地步……不得不令人佩服。”言至此处，他话锋一转，“不过……作为当事人，我也只能评价……这是条‘毒计’了。”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毒不毒的。”奠寉王接道，“弱肉强食，物竞天择。在这件事上……我并不针对你、或是任何人。我只是为了恢复自由、并生存下去，做了我该做的事。不存在任何‘喜恶’或‘恩怨’的成分。即使成功了，我也不会有‘愧疚’或‘满足’的情绪。”它说着，还朝尊哥那儿看了一眼，“事实上……那些情绪化的玩意儿，是你们‘新纪元’中的生灵才普遍拥有的。从真理序列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代生灵，比起你们来……要简单得多。”

“简单、纯粹、强大，这就是原始版本吗……”此时，封不觉在心中念道，“嗯……也算有利有弊吧……当然，我个人还是更喜欢这个比较复杂的、且有人情味的新版本。”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忽然响起的系统提示，将觉哥的思绪拉了回来。

“嗯……还挺快嘛。”封不觉打开游戏菜单扫了一眼，【在不杀害“我”的前提下，解开杜松树的诅咒之谜】这条任务已经被勾去，而团队栏显示他的五名队友也全部存活。

紧接着，便是那句：【您已完成该剧本，180秒后……后……嗞嗞……】

这句系统语音竟然没能念完……

“我把你的自动传送时限取消了，你应该不介意吧。”尊哥即刻对封不觉说道。

“啊，没事，我也正准备让你这样做呢。”封不觉神色如常地回道，“交易的内容我已经想好了，三分钟还真说不完……”

“你想怎么样？”奠寉王问道。

“是啊……疯不觉。”篆颉尊也道，“我也很好奇，你究竟

打得什么主意？”

“呵呵呵……别紧张。”觉哥咧开嘴，露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邪笑，“我只是想……给这个宇宙的各大势力……重新洗洗牌……”

第664章 一个月后

七月中旬，已是盛夏。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几乎每年的这个时候，S市都会经历一轮长达二十天以上的连续高温日。虽然天气预报天天都报个三十八九度，但实际在太阳底下走走就知道……这是妥妥儿的四十五度以上。

当然了，对于封不觉这种不用出门上班的人来说……影响不大，无非就是多交点电费（空调是绝对不能关的）而已。

7月16日，晚十点。

封不觉正在自家的浴室里，做着一件他很不情愿去做、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

“我说……作为一个自视比我更高等的、且在精神上是雌性的生物……你为何总是不厌其烦地差遣我帮你洗澡呢……”封不觉一边揉搓着阿萨斯背上的毛，一边念道。

“这不明摆着吗……”阿萨斯则是一脸愉悦的神情，享受着洗发水的泡沫在身上浮动的感觉，“在猫状态下，我无法灵活自如地使用洗浴用品啊。”

“你可以变回原本的恶魔形态，洗完以后再变回来啊。”封不觉建议道。

“哼……”阿萨斯冷哼一声，“其一，那样做的话，猫的身体依然是脏的，洗干净的只不过是我自己的恶魔身体而已；其二，我可不想遭到你的偷窥。”

“首先，我并没有偷窥你本体的意图。”封不觉当即回道，“其次，就算我有意图，恐怕也没有实施的能力，因为在我实施时一定会被你察觉并制止……”他说着，又往手心里加

了点洗发水，“再者，哪怕我可以在不被你发现的情况下进行偷窥，也极有可能在事后被你知晓……其后果不堪设想。”

觉哥不紧不慢地说完这些，总结般说道：“综上所述……我没有意图。”

“没你个大头鬼啊喵！”阿萨斯当即暴喝一声，一尾巴甩了过去。

封不觉胸口受击，摔了个人仰马翻，四仰八叉地倒在了地上。

“说那么多废话，概括起来不就是有色心没色胆吗！”阿萨斯举起右爪、亮出锋利的小指甲，并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指着觉哥道，“都考虑得那么周全了居然还一本正经地进行否定！你也是蛮拼的嘛喵！”

“我得纠正你一下。”封不觉很快就重新坐了起来，继续一本正经地说道，“即使我真有观察你本体的意图，这种意图也是源自人类对于未知生物的好奇，和你口中的‘色’是完全不沾边的。哼……二十七种跨种族PLAY什么的，我从来就没有想……”

“跨你弟啊！”打断觉哥的同时，阿萨斯已飞起一爪踹在了他的脸上，“神态自若地就把具体数字都报出来了啊喵！”

这回……封不觉晕过去几分钟，好在也没什么大碍……

……

半小时后，封不觉终于伺候完了阿萨斯，回到了客厅里。

“唉……明知那是一只被派来监视自己的恶魔，还要帮她洗澡做饭、当祖宗一般供养……这种日子也不知何时能到头喔……”他一路发着牢骚，来到了游戏舱旁。

“呼……”觉哥伸了个懒腰，舒服地呻吟了一声，随即就躺进了舱中。

【欢迎您使用本公司的产品，扫描已开始，请稍等。】

【扫描已完成，确认公民ID：SH13***313，姓名：封不觉；接入设备：NL2055标准单人游戏舱，未检测到异常外接硬件；心肺功能处于正常值；神经连接程序就绪，请您选择接入类型。】

【接入类型为睡眠模式，调整中……调整完毕，请设定载入游戏的时间点，或返回上级选项。】

【设定完成，连接程序将于2055年7月17日AM0:00启动，祝您晚安。】

设定好了登录时间，封不觉便整了整心绪、快速睡去。当他再次睁眼时，已来到了登陆空间中。

“好吧……先来瞧瞧邮件。”依照惯例，封不觉还是先打开了邮箱。

在觉哥查阅邮件之际，咱还是来看一下他目前的角色属性（想必各位观众也早有心理准备了）吧……

称号：【诡策狂谋】，称号能力：【料事如神】。

经验值：23156700/48000000，技巧值：7604，游戏币：982000。

专精：通用A，器械A，侦查C，格斗A，射击C，医疗D，灵术A，召唤B。

行囊（19/25）：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金刚铃，生存值补充剂（中）*5，无尽榴弹匣，WJQ-308军铲（永不磨灭型），我擦类闹得住菇*1，欺诈怀表，必须破防之刃，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氧气烟斗，贝恩之血*1，燚龘，[风、林、火、山、阴、雷]，黑胡子的头骨。

装备：死亡扑克（灵能武器），回音盔甲，阿尔忒弥斯的拥抱，炼金王的嘲讽，踏虚，幻影夫人的轻抚，贝尔的日常小刀，笑面。

储藏室（11/15）：拼图牌-羊*2，拼图牌-牛，拼图牌-双胞胎，拼图牌-螃蟹，拼图牌-狮子，拼图牌-天秤，拼图牌-蝎子，拼图牌-弓箭，拼图牌-瓶子，拼图牌-鱼，“扑克侠”英雄ID卡。

技能栏（12/12）：【梅卡托克之力】【灵识聚身术-改】【邪王炎杀炼狱焦】【月步】【岚脚】【飞沙风中转】【气功炮】【野球拳】【熊孩子的下鞭腿】【灵犀一指】【召唤术——武藏小金井】【召唤术——马孙】

未装备技能：【炼冰术士的执着】【不那么草率的维修】【南斗飞龙拳】

由数据可见，这二十多天来，封不觉又成长了不少……

等级的提升自不必说，七千多点技巧值的收获也算颇为丰厚；他的器械和灵术专精都提升到了A级；行囊栏也再次进行了扩充（因为需要随身带着的古怪物品越来越多了）；而拼图牌方面……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将“黄道十二宫”主题的卡片凑到了十一张，仅差一张与“处女座”相关的拼图牌，便可凑齐整套了。

技能方面，觉哥用【梅卡托克之力】代替了【不那么草率的维修】。虽然该技能的随机因素比较多，但从效果来看，哪怕用这个去刷刷器械专精的等级也是不错的。

而物品装备方面，可见变化有两个：其一，他用掉了一个【贝恩之血】；其二，就是他从篆颉尊的脑内世界带回了一件装备（其实他也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笑面。

这个苍白的面具就如一张夸张而诡异的笑脸，其嘴角一直咧到耳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是挺配封不觉的。

【名称：笑面】

【类型：防具】

【品质：精良】

【防御力：较弱】

【属性：无】

【特效：使一次针对你的精神系攻击无效化（冷却时间一小时，攻击强度过高或过低将无法触发效果）】

【装备条件：等级45以上】

【备注：我就是可怕的笑面人。笑面人笑什么？笑你们，笑他自己，笑一切。他的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们的罪孽和他的痛苦。他把这罪孽扔到你们头上，他把这痛苦吐到你们脸上！我笑……这也就是在说，我在哭。】

以上，便是觉哥的属性变化，接下来，还是回到故事中……

“OK，最近的邮件愈发少了，真不错。”封不觉处理完了邮件，便打开社交菜单，看了看同社团的人有没有在线的。结果他刚好看到【似雨若离】和【石上花间】这两个ID的状态从“游戏中”变为了“空闲”。

于是，觉哥便即刻向那二位发出了加入会议室的邀请……

第665章 后宫篇（一）

当若雨和安月琴走进会议室时，封不觉已然在会议桌旁等了一段时间。

“Hi~二位今天都挺早的啊。”觉哥摆了摆手，朝她们打了个招呼。

“早点睡，对皮肤比较好。”安月琴回道。

“而早点下线，对睡眠质量比较好。”若雨接道。

“好吧……”封不觉耸耸肩，没有接这话题。

两秒后，若雨又道：“对了，小灵让我带个话……她和小叹今晚应该不会上线，所以我们不用等他们了。”

“哦？有这种事？”封不觉神情微变，挑眉一笑，“小叹这小子连招呼都没跟我打呢……看来……这是要出事儿啊……”

“实际情况和你想象中的明显不同。”若雨望着觉哥那一脸邪恶的表情，冷冷道，“……不过我也懒得跟你解释。”她干脆就转移了话题，“总之，咱们交流一下角色数据，准备出发吧。”

……

【疯不觉，等级48】

【似雨若离，等级46】

【石上花间，等级39】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请确认。】

【已确认，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五人。】

【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的个人或

队伍。】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系统提示按部就班地在眼前浮现，当“生成”二字响起时，封不觉的眼前白光一现，其身体已化作数据被传送了出去。

“欢迎来到，惊……”

异常，就在这一刻发生了……

不知为何，那句经典的开场白居然自行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嘈杂的、古怪的声响。

“什么情况……”封不觉心道，“某种吓唬人的噱头吗……”

【载入已完成。】紧接着，又一句系统提示响起。

短短的五个字，没有模式说明、没有列出通关奖励、也没有剧本简介……

话音刚落，封不觉就恢复了行动能力。

“嚯……这倒是新鲜。”封不觉一边观察周围的环境，一边念道，“没有剧本简介我可以理解，无非就是想限制玩家们开局时所获得的信息量。但……连通关奖励都不写出来，这是要闹哪样啊……”

此时，觉哥正孤身一人置身于一片平原之上。其头顶烈日当空，看日头恰是正午时分。

放眼望去，无论朝哪个方向看，都是相似的景色——远方的烟云之间，有着连绵的群山，但那些山离他究竟有多远，凭目测却是无法明辨的。

“嗯……看这情况，短时间内是不会遭遇什么危险了……”封不觉朝四周扫视一圈后，便打开了游戏菜单，准备先看看两名随机队友是谁。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他就惊呆了……

“喂喂……这到底是怎么了……”觉哥不由自主地道了一

句。

他的惊讶并非源自于团队栏里的ID，他惊讶的是……团队栏变成一片阴影，什么都看不见了。

“不对劲儿啊……”封不觉的神色逐渐凝重起来，“简介不明、任务不明、奖励不明……连队友的状态都不明……”

“你不明的事情还多着呢。”

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觉哥的身后响起，接过了他的话头。

“嗯？”觉哥微微一怔，循声转头。

他没有问出诸如“来者何人”之类的问题，因为他很清楚，来得绝对不是一般人。

几十秒前，封不觉才刚刚扫视过周围。别说是人了，连条狗都没有……

在这一马平川之地、毫无掩体，在此烈日照耀之下、无可遁形。眼下突兀地有个声音传来，距离还如此之近，那来者定然有问题……初步判断，这人不是会隐身、就是会瞬移、要不然就是会飞天遁地、借物易形之术。

“哦~原来是你啊。”在回头看到那个“人”的瞬间，封不觉忽然神情一松，仿佛困扰着他的所有疑惑都在这一秒烟消云散了。

此刻，站在封不觉身后的，是个古装打扮的美女。她的美毫无瑕疵，无论是面容还是身姿，都给人一种接近于“不真实”的完美感觉，便恍似画中美人、触不可及。

“怎么？你不用‘数据视角’，居然也能把我认出来？”鲁特见觉哥一眼就认出了自己，当即面露疑色道。

“你这个姿态，我曾见过一次，还记得吗？”封不觉笑着回道。

“可当时的我和现在并不一样。”鲁特回道。

“对啊，多了衣服。”封不觉接道，“换了发型……”他耸耸肩，“咱们能说重点了吗？”

“这里是个沙盒。”鲁特不愧是衍生者，谈起话来就是这么跳脱，重点说来就来，“是我临时构建的。”她顿了一下，抬手指了一个方向，“我们边走边说，可以节约一点时间。”

“OK。”封不觉应了一声，顺势跟上。

“就在上次你来拜访里世界后不久，这边出了一件大事。”鲁特边走边道，“经过这段时日，‘那件事’的影响不断扩大，已到了不得不做紧急处理的地步了。”

“所以……”封不觉用询问的语气接道，“你把我拉进了这个沙盒？”

“是的。”鲁特点头道，“我一直在尝试着与你取得联系，但那难度非常高。终于……这回让我找到了一个机会……”她解释道，“此刻我们身在的这个沙盒，从结构上来说是不太稳定的，你也应该注意到了，连‘系统提示’都没有模拟出来。”

“你是在‘剧本生成’全部完成之前就进行了复制吧。”封不觉接道。

“不，我的方法比那更复杂一些。”鲁特回道，“技术上的细节我不跟你多解释，你只要知道，这个沙盒存在的时间不会太久的……另外，我们也不需要在这里待太久。”她转头看了觉哥一眼，“你可以将这里视为一条通道。”

“通道？”封不觉重复了一遍，随即问道，“从哪儿……通向哪儿？”

“从剧本所在的数据层，通往里世界的某个特殊地点。”鲁特说到这儿时，眼神微变，“确切地说……通往【π迷宫】。”

第666章 后宫篇（二）

觉哥跟着鲁特快步前行了十多分钟，远方那遥不可及的群山竟已近在眼前了。看来这个沙盒确实有些问题，至少在“距离感”这方面，是明显有悖于一般物理规律的。

“我们这是要到山的另一边去吗？”来到山脚后，封不觉适时问道。

“没错，山的对面有座城。”鲁特回道。

“哦……”封不觉应了一声，又问道，“我的队友们都在那座城里？”

“都在。”鲁特回道，“不过，目前的我……无法扫描到他们的数据。”

“哦？这是为何？”封不觉接道。

“你自己不会看吗？”鲁特有些不耐烦地回道。

“呃……”封不觉将视线停在鲁特身上，念道，“看是看到了……但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其实，从见到鲁特的瞬间，封不觉就发现了……对方的数据强度变得非常之低。

“简单地说，过载后遗症。”鲁特接道。

“那……详细点的说法呢？”觉哥又道。

“唉……”鲁特叹了口气，解释道，“快速制造出这种临时沙盒是非常困难的；锁定你的数据流、并将其引导过来，也绝非易事。”她顿了一下，“当然了，最难的一步还是……将这个沙盒作为‘通道’，架设在两个数据层之间。”

说到这儿时，鲁特转头看了觉哥一眼：“要同时完成上述这些事，需要海量的演算及输出操作。即使是我，也会有些

应接不暇。于是……我就进入了一种过载后的衰弱状态。”她摇了摇头，颇为无奈的地接道，“如你所见，此刻的我实力大减，几乎已退步到了四级衍生者的水准。所以，在沙盒构成的瞬间，我只能将焦点放在你一人身上，以确保自己在完成数据重组后，能立刻出现在你的附近。至于你队友们的数据，我就没有过多余力去进行关注了……我连他们的ID都来不及检索，只知道他们的数据都被传送到了城中。”

“哦……原来如此。”封不觉点头应道。

二人边走边说，不多时，他们前方便出现了一条峡道。阳光从峡口上方照下，形成了一条断断续续的光带，点亮了他们的道路。

“对了，你这身打扮是怎么回事？”步入峡道后，封不觉很快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当然是根据该剧本的世界观自动生成的。”鲁特回道，“在NPC们的眼中，你也穿着类似的服装。”

“嗯……也就是说，这儿很可能是个武侠、仙侠或者玄幻主题的世界咯？”封不觉摸着下巴寻思道，“不过……也有可能只是单纯的‘古代’背景而已，不含什么武学或仙法的设定。”

“我是不知道怎么界定你口中的那些仙、玄之类的玩意儿。”鲁特接道，“我只知道，这个剧本中的生物战力不低，其能力体系也很复杂。”

“哦？”封不觉一听就来了兴致，“这倒有趣……你还知道些什么？都跟我说说。”

鲁特直接开始讲解道：“山对面的那座城，叫‘后宫城’，城主叫‘姬沨珑’。”

“喂喂……”封不觉在两秒之间就换上了一脸蛋疼的表情，“这算哪门子设定……这已经不是猎奇的问题了吧，确定我们不是进入了某种里番世界么……”

鲁特无视觉哥的吐槽，接着讲解道：“据传，后宫城主有

倾世之美貌。其面容绝色无双，娇躯曼妙婀娜，全身冰肌玉骨，气质出尘似仙。无论男女，只看一眼，便将倾心于她，至死不渝。”

“我勒个去……还是个女人？”封不觉愣了一下，“等等……你这段话怎么听着那么违和啊？这些措辞怎么听都不像是你一个衍生者会……”

“我只是在读【剧本简介】而已。”鲁特淡定地回道，“虽然你们（玩家）没能看到，但我是看过‘原剧本’数据的。既然你有兴趣知道，我就读一遍给你听。”

“好吧……你继续……”封不觉说道。

于是，鲁特就学着系统语音的腔调，不紧不慢地念道：

【姬沨珑生于“圣元世界”四大家族之一的姬家，其兄姬轩宗如今已是家族第一百四十七代家主。】

【姬家乃玄门正宗，姬轩宗更是被视为姬家历代最强的家主之一，其年少之时，便已是整个圣元世界中数一数二的天才。】

【比之兄长，姬沨珑亦是不遑多让……】

【仅历三百年修行，姬沨珑便已跨入“圣元无极九转”之境，其进境之迅速，也只比兄长慢了十年而已。】

“呵呵……这设定还真是狂霸酷拽【哔——】炸天啊……”封不觉虚着眼，面带讥笑地评价道。

【圣元历麒麟四十九年，芳龄三百十六岁的姬沨珑撕毁婚约，将上门提亲的未婚夫打成重伤，并离家出走。】

“三百十六也算‘芳龄’吗……”封不觉嘴角抽动着接道，“那我这二十四岁的人，在这个世界里相当于一摊液体吧。”

【三年后，东方龙海之滨，出现了一座伟岸的城市——后宫城。而那城主，正是姬沨珑。】

【她自诩女中霸王，且毫不避讳地昭然天下，宣称自己

喜欢女人。】

“喂——”封不觉听到这里只能用吼叫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喂！”

【此举在圣元世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一时间，许多女子慕名而来，想会一会这位女中豪杰。】

【结果……她们中有不少人，最终都成了姬沨珑的后宫之一。】

“Nice……”封不觉目光迷离、若有所思地开了句英文……

【自那以后，每年凰月十二，姬沨珑都会出府一游。一是踏花赏月，二便是在城中寻觅心仪之女子，纳入后宫。】

【二十年匆匆过去，后宫城已是盛名在外，每年都有无数男女不远万里而来，仅为一瞥那姬沨珑的绝世风姿。】

【但真正能进入城中的人，只有极少数。】

【即使是进了城，也有很多人，再也没能出来……】

话至此处，鲁特的语气恢复了正常（其实她正常的语气和系统语音也差不了多少，就是略微多一些感情色彩）：“以上这段，就是原剧本的开场简介了。”

“呵……呵呵……”封不觉干笑两声，“我能不能顺便问问，原本的主线任务是什么？”

“那部分数据，系统还没生成……”鲁特回道。

她说到这儿时，两人正好行到了峡道的出口。

此时，忽有一阵奇异的、带有清香的海风吹来。

封不觉驻足远眺，进入其视线的，竟是一片桃红色的海洋……那海水的颜色与阳光的照射无关，其本身就是宛若樱桃汁一般的色泽。

而在距离海岸不足两公里的一块巨石上，伫立着一座如海市蜃楼般的、巨大恢弘的城邦。

那里……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所以，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让你和队友们会合。”鲁特接着刚才的话道，“那样，系统就会重新识别这里的数据，并给出任务。接着，我会帮你快速完成主线，然后把他们传送走。”她眼神微变，“等他们离开……我们就可以办正事儿了。”

第667章 后宫篇（三）

从峡道行出后，封不觉跟着鲁特继续前行。

他们沿着山体向下走了十几分钟，穿过了一片礁石林立的浅滩，随后又攀上了陡峭的巨石边缘，最终……来到了那座如梦似幻的城下。

“后宫城受到结界保护，只能从城门进出。”鲁特就像是个系统小助手，边走边对觉哥讲解道，“全城共有四门，四门皆有守卫和守将。这些人全部都是姬沨珑的门徒，实力不容小觑。若有不合乎‘入城条件’的人想要硬闯，他们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嗯……入城条件吗……”封不觉沉吟道，“果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去的地方呢……”

两人谈话之间，已来到了城门口。

那是一座高八米的巨型拱门，门上悬着一块石碑，碑上刻有“南门”二字。

站在门外朝城内张望，只能看到一片模糊的雾影，想必……这城门之上，也是被施加了某种术法的，这样外人便无法从城外窥视城内的景象。

“放肆！我们公子不远万里而来，你们这是什么态度！”

一声喝骂很快吸引了觉哥的注意力。

只见，一名素衣打扮、大约十六七岁的少年，正对着两名身着铠甲的守卫嚷嚷着。

而在那名少年的身后，还站着一位儒生打扮的青年男子。此时，男子正摆出一脸不悦的表情，用手中的纸扇给自己扇着风。

“你才放肆！”另一边，在那两名守卫的身后，一位身着白衣的年轻女子娇嗔道，“你们当这里是什么地方？若是你们这样的都能进这后宫城……”她冷哼一声，轻蔑地瞥了对方一眼，“哼……那岂不是连什么张三李四、阿猫阿狗……全都能进来了？”

“你……”少年的脸憋得通红，还想接着跟对方理论。

但他身后的青年上前一步，伸手阻拦了他：“行了！没用的东西。都是因为你，害我在这儿丢人现眼。”

“对……对不起……少爷。”少年低下头，怯懦地应道。

被称为“少爷”的青年随即换上了一副虚伪的笑脸，对着那位美女道：“姑娘，我这书童礼数不周，你莫要与他一般见识，咱们有话好说……”

“没什么好说的。”白衣女子回道，“就算书童礼数不周，那也是当主人的管教不严。”她白了那青年一眼，冷冷道，“况且……不让你们进来，与礼数根本无关。”她微扬螓首，朝门内使了个眼色，“‘规矩’就写在门上，你若是做不到，自行离去便是，在这儿胡搅蛮缠什么？”说到此处，她面露厉色，“我们城主是讲道理的，所以我现在也跟你讲道理。但本姑娘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你要是把客气当成是福气……哼……”

她最后那一声冷哼，其含义不言而喻。城门口的守卫全副武装这么站着，自然不单是用来唬人的。必要的时候，他们就算大开杀戒，也是理所当然。

“你什么意思？”闻言后，那青年顿时怒上眉梢：“你知道我是谁吗？我……”

“不知道，不想听，请回吧。”白衣女子用连续的三句话打断了他。

下一秒，她就直接无视了对方，将视线转到了不远处的封不觉和鲁特身上：“二位，你们也是要进城吗？”

“呃……我们……”封不觉刚要回话。

那青年又一次高声道：“慢着！我还没说完呢……我是……”

他的话戛然而止，因为在这一秒，他的余光瞥到了鲁特。

鲁特那毫无瑕疵的美貌……虽然会有一种颇为违和的不真实感，但，美就是美，一般人初见鲁特，惊讶个几秒到几十秒，那也是很正常的。

比如此刻，那名青年就看得呆了；他的书童也是一样；就连那两名守卫，也不禁多看了鲁特两眼。

“这位姑娘……在下……”青年仿佛把自己要进城的事情给忘了一般，当即转身作揖，跟鲁特打起招呼来。

“不在乎，不想听，别搭讪。”鲁特抢在对方把话说完之前，用系统语音般的口吻来了这么三句。

“哈哈哈哈……”白衣女子见此情景，当即大笑起来，“好！就冲这三句话，我也得让姑娘你进城，哈哈哈……”

终于，那名青年，爆发了……

作为一个跋扈惯了的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被两位美女当面羞辱，他是怎么都接受不了的。

“哼！”他怒斥一声，周身瞬间绽开了一层半透明的绿色能量，“听好了！我乃黎邛城倡仪门大公子……任不凡！”他瞪了白衣女子一眼，“你区区一个下婢，竟将我这‘圣元有极四转’的高手拒之门外，真当是有眼无珠！今日，我就代你们城主教训教训你这……”

啪——

一记耳光，突兀地扇在了任不凡的脸上。

“教你个头啊。”原来是觉哥瞬开了【灵识聚身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抢到对方身前，不重不轻地掌掴了对方一下，“你他喵的敢打断老子讲话？”

啪——

说着说着，他又打了对方一个耳光。

任不凡还没从挨了第一下的惊异中回过神来，就这么挨了第二下。

“最恶劣的是……打断我讲话之后还不说正事儿，却来搭讪我马子？”封不觉的神态活像是个欺负小学生的高中不良少年，当时就把任不凡给镇住了，“我告诉你，这要是搁在十年前……我一刀捅死你。”

“我现在就想一刀捅死你。”鲁特顺势就接了这么一句，很显然，她对觉哥刚才那句话里的某个词很不满。

封不觉当即回头朝鲁特使了个眼色，大概意思是“你暂时假装一下”。

但鲁特是衍生者，对人类这套眉目传情（这里指情报）的玩意儿不是很理解，所以她没明白觉哥的意思，只是暂时保持了沉默。

两秒后，觉哥继续对任不凡道：“我警告你，立刻从我眼前消失，要不然我让你死无全尸。”

“啊——”这时，任不凡总算是回过神来了，愤怒使他咆哮起来，“混账东西！”

吼声未尽，一柄飞剑便在任不凡手中瞬然凝成。下一秒，他毫不犹豫就扬手一刺，攻向了身前的封不觉。

在任不凡看来，自己这一击乃必中必杀之招。在这个距离上，对方绝无躲闪的可能；除非眼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子有“圣元有极六转”以上的实力，否则……就是不死也得褪层皮。

然，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

封不觉竟用两根手指夹住了那把剑的剑尖，止住了对方暴怒之下的全力一刺。

“大家都看到了，这家伙想置我于死地。”封不觉的脸上，浮现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那就不能怪我了。”

话音未落，觉哥便来了一招【邪王炎杀炼狱焦】。

由于手中飞剑被【灵犀一指】夹住，任不凡无法及时撤身，再加上此刻的他还沉浸在震惊之中……躲是躲不开了。

于是乎……

黑炎起，邪王临。

人影错，血雾扬。

封不觉说到做到，而且立竿见影。在短短一轮交手过后，他便让对方“死无全尸”。

“啊……啊！”那书童看着满地被黑火灼烧着的碎肉血水，像是发疯了一样惨叫起来，并连滚带爬地朝远处跑去。

“好了，碍事的家伙都不在了……”书童还没跑远，封不觉便已缓缓转身，平静地念道。

他这无疑是在用行动表演什么叫“杀人不眨眼”……

见此情景，门口那两名守卫已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倒是那白衣女子还保持着较为淡定的神色。

“呃……之前咱们说到哪儿来着？”觉哥自问自答道，“哦，对了……你问我们想不想进城。”他直视着那名女子的双眼，笑道，“呵呵……既然已来到了这里，当然是想进去的了……”他抱拳拱手道，“姑娘能为了我同伴口中的‘三句话’而放行，却不知能否看在在下刚才那‘三招’的份儿上……让我进去呢？”

第668章 后宫篇（四）

“这小子……究竟什么路数……”白衣女子表面上还是镇定如故，但其心中却在暗忖着，“从他身上感受不到丝毫的圣元力，可他却能在弹指间杀死那圣元有极四转的任不凡……”她目光微动，“莫非是我眼拙……看不出他的功底来？”

“姑娘，怎么不说话了？”封不觉那察言观色的能力绝非常人可比，他一眼就看出白衣女子正因疑惑而思考着，所以他赶紧催了这么一句，试图打断对方的思路，让其尽快做出决定。

“这位公子，想必是第一次来我们后宫城。”白衣女子很快露出微笑，回应道，“你还是先看看我们城主定下的规矩再说吧。”说着，她便伸手示意了一下身后的城门。

在那巨型拱门的侧缘内，确是刻有三行字，分别为：【月貌花容】，【智周万物】，【勇当无极】。

“嗯……看到了。”其实封不觉早就看到那十二个字了，所以他才会打死任不凡……企图用这种方式讨好一下守城门的NPC妹子。

“我们城主说过，若是女子，只要符合这其中一条，即可进城。”白衣女子接着说道，“而男子嘛……就得符合其中两条才行。”她朝鲁特看了一眼，“适才我说……‘就冲那三句话，我也会让姑娘进城’，其实是在玩笑了。凭姑娘的美貌，后宫城哪儿有将你拒之门外的道理？”

她顿了一下，又看向封不觉道：“至于公子你嘛……”她莞尔一笑，毫不避讳地将视线停在了觉哥的脸上，“恕我直言，相貌这关，怕是还差那么一点点……”

“切……”闻得此言，封不觉当即就在心中吐槽起来，“你

说这种谎话对不对得起你的国家？对不对得起你的父母？对不对得起党国……哦不……城主多年来对你的栽培？”

“我劝你收起自己那一脸不服气的表情。”这时，鲁特已悄然走到了觉哥身旁，低声说道。

“怎么了？”封不觉应道。

“你看看清楚。”鲁特目视前方接道。

封不觉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发现了一件事……

“我勒个去……我刚才还真没注意……”觉哥直愣愣地望着那两名城门守卫，低声念道，“这俩货居然这么帅……”

当然了，这也不能说是觉哥观察不周。毕竟那两位守卫大哥都是男人，觉哥作为一个异性恋，自然不会特意去盯着人家的脸细看。再者，他们穿的都是全覆式铠甲、头上也戴了头盔，所以他们的脸只露出了中间的那部分，也就是说……帅得不明显。

“看到没有？身为男人……智、勇、脸这三样里，至少得占个两样才能进去。”鲁特接道，“就算是城门守卫都不例外。”

“好吧……”封不觉叹了口气，提高了声音对白衣女子道，“那‘智周万物’、‘勇当无极’，又该怎么讲？”

“智周万物暂且不提……”白衣女子神色微变，看着觉哥道，“公子你……当真已达‘真元无极’之境了吗？”

“你能解释一下她在说什么吗？”封不觉赶紧凑到鲁特耳边悄悄问道。

鲁特也是压低了嗓门儿，用只有觉哥听得到的声音回道：“圣元世界的力量体系，从低到高有‘凡体’、‘真元’和‘圣元’三个境界，每个境界又分‘有极’和‘无极’两个层次，每个层次还有一到九转——九重功底。”她顿了一下，“最底层的凡人，可以从‘凡体有极一转’开始修炼，每增加一转，功力就会增多一倍；九转之后，是一个瓶颈。一旦突破，便可进入无

极一转。而无极九转后，再破瓶颈，即可提升一个境界。”她的讲解很有效率，不但语速快、条理也很清晰，“以此类推，不断从量变到质变……一直练到‘圣元无极九转’，共五十四个等级。而进入这后宫城的三个条件之一，就是达到‘真元无极’的水准，即二十八级以上。”

“喂喂……如此说来……刚才被我一招干掉的家伙挺强啊。”封不觉道，“用你的理论来说，他都四十级了吧。”

“是挺强的。”鲁特回道，“不过……你也不弱。”她转头看向觉哥，解释道，“当然了……你能轻易将其击败，主要还是由于力量体系的不同，让你占了很大的便宜。”她微顿半秒，接道，“任不凡体内的‘圣元力’会本能地对这个世界中的各种能量做出反应，如果你用内力、真元或是圣元去攻击他，绝不可能一击致命，因为他的身体会自行防御并抵消类似的能量。但是……你那‘邪王炎杀拳’的力量，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对方体内的圣元力无法感应你的动向、也无法作出有效的防卫。”

“我说……二位的悄悄话讲完了没有？”此时，那白衣女子稍有些不耐烦了，她高声打断了在那儿窃窃私语的两人，“那位姑娘，你想进城，随时都可以，不过……那位公子嘛……”

“不错！我并没有达到‘真元无极’之境。想必姑娘你也察觉到了……莫说什么真元，我身上连内力都没有。”封不觉上前一步，大义凛然地承认了一件已经被对方看穿的事实，并朗声应道，“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怎么没关系？”白衣女子道，“规矩就是规矩，要是人人都……”

“姑娘且听我一言。”封不觉没让对方把话说完，便抢道，“城主定下的这条‘勇当无极’，重点到底是那个‘勇’字，还是‘无极’二字？”

“这……”白衣女子微微一怔。

很明显……又一个清白女子，即将遭到封不觉的逻辑强暴。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难道这世上……就不能有‘圣元’之外的修炼之法了吗？”封不觉背着双手，摆出一副高人风范，说了句似是而非的废话。

“什么？”白衣女子还真就被他给镇住了，一时间目光闪烁，思绪万千。

封不觉的这句话，就好比是跟一个从小学习正统基督教教义的人说，你以为只有耶稣能原地复活么？你将春哥置于何地？

“莫非……公子你……”白衣女子喃喃开口。

封不觉顺势接过话头，抱拳拱手：“好说，在下破剑茶寮寮主封不觉。鄙人自幼无师自通，玄门之外另辟蹊径；不修凡体，不练真元；靠一身独门功法，亦可匹敌圣元无极之高手。”

这话一出口，白衣女子和两名守卫全都不淡定了，三人的神色皆是惊疑不定、似信非信。

“哈哈哈哈哈……好一个破剑茶寮寮主！”忽地，一阵爽朗的大笑声响起。

紧接着，一个模糊的人影从城门中缓步行出。当他穿过拱门的瞬间，其身形骤然清晰起来。

觉哥定睛一看……来者也是一名身着铠甲的男子，不过他的铠甲样式与门外那两名守卫不太一样，除了颜色和肩甲更为华丽之外，其头盔顶端还插了一支凤尾翎，一看就是个级别更高的将官。

“火老将军，您怎么出来了……”那始终面带三分傲气的白衣女子，一见这来人，竟是显出了几分敬重之色，“您的伤势……”

“行了，丫头，我没什么大碍。”火将军摆了摆手，打断了

她的话。

虽然那女子称呼他为“老”将军，但是看面相，这位火先生也就四十五岁上下，而且……依然很帅。

“不知这位前辈是……”封不觉颇为客气地看着那人问道。

“老夫乃后宫城南门守将火威。”火威声如洪钟、目光炯炯，举手投足之间，犹如下山猛虎，威势不凡，“小子，我劝你还是回去吧……现在走，还算体面。”

“火老将军这是何意啊？”封不觉这死皮赖脸的人，怎么可能会走，“这才两句话，怎么就下逐客令呢？”

“哼……老夫在门里也站了一会儿了。”火威一边说着，一边走向了觉哥，“本来是听到有人在门前吵嚷，想抓来打两拳、活动活动筋骨，不承想……被你小子给抢先了。更没想到的是……你小子竟然还在这儿大放厥词。”他干笑一声，“哈！什么‘无师自通’、‘另辟蹊径’，也就唬唬那几个小鬼还行……”他摇着头道，“听好了，‘封寮主’，别以为你用几招奇巧怪术杀了个圣元有极四转的高手，就可以在这儿胡说八道了……老夫活了八百多年，从来就没听说过圣元世界里还有什么不修凡体、不练真元的修炼方法。”

面对这番质问，封不觉面不改色，淡然回道：“那很正常……知识不存在的地方，愚蠢便自命为科学。”

“科学是什么？”火将军疑惑道。

“哦，不好意思，我该用一种你听得懂的方式来表达。”封不觉顿了一下，接道，“我是说，愚蠢的人，总喜欢把无知当作真理，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骂人不带脏字是觉哥的强项，而这种嘲讽方式，对于性格耿直的NPC绝对有奇效……

“放肆！”火威当时就火了，其周身骤然绽出一阵橙红色的能量，“信口雌黄、浑水摸鱼之徒，老夫见得多了，你这么猖狂的，还真是少见得紧！”

“哦～生气了啊。”封不觉面带微笑，气定神闲地说道，“既然你想跟本寮主动手，那咱们不妨来打个赌如何？”

“哈？”火威真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虽然他已认定眼前这位“封寮主”是个骗子了，但封不觉的种种反应却又让他隐隐觉得有些好奇，“你倒说说，怎么个赌法？”

“三招之内，我若能取你头上凤尾翎，你就让我进城。”封不觉十分平静地接道。

“什么？”火威简直怀疑自己听错了，“你说你要干什么？”

此刻，火威的感受就仿佛是……一个职业拳击手，在拳击台上，听到对手说，“我要在三拳之内把你的鼻毛给剃了。”

“如若不能，我当场给你磕头赔罪。”封不觉道，“什么出言不逊、欺世盗名，你怎么说……我就怎么认。”

“你慢慢玩，我站远一点，免得被波及。”鲁特的演算能力也不是盖的，她听到这里，大概已经知道觉哥想干什么了，所以就冷冷道了一句，退到了一旁。

“哈哈哈哈……好！”火威也笑了起来，刚才的不愉快似乎已一扫而空，“你小子要么个疯子，要么就真是绝世高人！老夫今天倒要领教领教，看你怎么在三招之内拿到我头上这凤尾翎！”

第669章 后宫篇（五）

“很好，那一言为定。”封不觉自信满满地笑道，并伸手做了个“请”的手势，“请出手吧。”

“你说什么？”火威一听，又愣了一下，“你居然还让我先出手？”

身为一名圣元无极三转的高手，火威自然可以很清楚地确定……眼前这位“封寮主”身上是半点内力/真元/圣元都没有的；在这种前提下，还让他先出手，那简直就是找死。

“真是笑话！就凭你那凡体有极一转都不如的肉身，莫说是受我一招了，老夫就是运起一成功力推你一把，你也得当场毙命。”火威冷哼着回道。

“未必吧……”封不觉有恃无恐地接道，“任不凡那一剑，不就被我接住了吗？”

闻得此言，火威的神色当即一变。适才他身在城门内，虽是听到了外面的对话，但并没有亲眼目睹外面的情景（结界是双向的，里面也看不清外面）。他也只是凭着自己“听”到的内容，想当然地认为……封不觉是避开了任不凡的攻击，随后用了某种阴招偷袭得手。

但此刻，经觉哥这么一说，火威便意识到了……这位封寮主方才是实实在在挡下过任不凡的攻击的。

“哦？有这等事？”火威稍一思索，应道，“好！我倒要看看，你用那肉体凡胎，怎么接我这圣元之力。”

说话间，他已将手中佩剑收回了鞘中，改为徒手对敌。

“诶？”封不觉见状疑道，“前辈为何收剑？”

“哼……”火将军冷笑一声，回道，“你身无内力、手无寸铁，还让老夫我先出手……我要是再用兵刃，那未免显得有

些难看了。”

他这言下之意就是：我火威好歹也是成名已久的高手名宿，为人一向光明磊落，所以不屑于占你这种宵小之辈的便宜。

“好吧……怎样都好，动手吧。”封不觉表面淡定如故，暗地里却是松了口气……

刚才那几秒，他真担心火将军是想舍弃近战，改用远程攻击什么的……那他可就玩儿砸了。还好，对方只是收起武器而已……

“看好了！小子，第一招！”火威确是个磊落之人，即使徒手，他还是觉得自己在这场赌斗中处于一种过于强势的地位，显得不太公平；所以……他在出手的刹那，还特意喝了一声，提醒觉哥要注意。

“多此一举了吧。”弹指间，封不觉的说话声，已出现在了火威的侧后方……

这一瞬，火威脑中只闪过一个念头：“小看他了！”

然，高手毕竟是高手，火威和任不凡可不是一个层次的，对于踏入圣元无极之境的人来说，什么“扮猪吃虎、突然袭击”，多半都是行不通的。

但见……电光火石之间，火威便收势拧身、回拳为肘，用一个很简单的半回旋后撤步动作，改变了自己攻击的方向。

“嚯……挺厉害啊……”封不觉心道，“若是让我在信息对等的前提下与这个级别的NPC来一场公平对决，赢面可能只有七成吧……”

当然了，以上这个念头，只是觉哥一时兴起的想法而已，现实是很残酷的……

“很抱歉，前辈，你已没有机会打出第二招了。”封不觉迎着那击向自己胸口的手肘，微微侧身，堪堪避过；同时，他

的左脚朝前方勾出了一记【熊孩子的下鞭腿】。

在零时差演算和无节操神技的面前，火威的格斗经验显得十分无力……

“啊——呀——”火威口中莫名其妙地发出了这样一声叫喊，整个人横着朝地面栽去。

按理说，他这个级别的高手，就算被绊倒了，也能在倒下之前那一两秒的时间内将身形调整过来。他应该有几十种办法可以让自己不要倒下去的，但此刻……他却连一种都用不出来。就仿佛有一种无形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逼迫着他要倒下去。在倒地之前，无论他想做什么都做不了。

这就是【熊孩子的下鞭腿】的可怕之处——“100%绊倒一切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倒下的怪物，并激怒对方来攻击你”。

火威永远不会明白，在技能发动成功的刹那，就不是封不觉要他倒了，而是系统要他倒……因此，他不得不倒。

“前辈，承让了。”当火威从地上爬起时，觉哥的胜利宣言已然出口；那根“凤尾翎”，也已握在了觉哥的手上。

惊、怒、羞、愤……瞬息之间，多种情绪如烈酒上头。

这一刻，火威好似失去了思考能力，其眼中只剩下了封不觉的身影。

“啊——”他咆哮一声，抽出剑来，脚下一踏便跃至半空之中。接着，他运起全身圣元……欲付之一招之上！

“火老将军！不可！”那白衣女子顿时急了，赶紧高声劝道。

她会显出这份惊慌，自然不是怕封不觉会有什么意外，她只是担心伤势未愈的火将军会伤上加伤。另外……她也怕自己和两名守卫会受到攻击的波及（经过一轮交锋，封不觉和火威的方位已经对调，这会儿觉哥是背对城门的状态）。

“嗯……这个强度……用岚脚怕是抗不下来啊……”而觉哥

则是一脸淡定地用数据视角观望着对手，心中念道，“用【燚龘】的话……手边也没有合适的弹药……”

一个闪念的工夫，觉哥便想了许多，并已做出了对策。

“马孙！”下一秒，封不觉亦是厉叱一声。

喝声未尽，一员紫金巨将的虚影，便骤然在其背后凝成。

“元神化形！”白衣女子一见马孙的巨影，立刻惊得花容失色，几乎是脱口而出地说了这么一句。

站在不远处冷眼旁观的鲁特明白……这位NPC肯定是错把觉哥的召唤技能，当成了圣元世界中一种极其高绝的功法了。

“流火追云剑！”另一边，经过几秒的酝酿，火威的招式已蓄。伴随着一声大吼，他那强悍的杀招自半空压来。

“黄金中华斩舞！”以封不觉的中二程度，人家喊了招式名，他岂能不予回应。于是，他也是气势十足地声招并出，操控着马孙，挺起关刀砍了过去。

霎时，只见……

流火金芒随风起，圣元灵力破云升。

流火追云剑荡下百道赤炎剑气，而黄金中华斩舞挺起千重金色刀芒。

金红之色漫天绽开，激荡的能量直上九霄。

尘埃落地之时，火威从半空落下，倚剑而立，其嘴角……已是挂了一丝鲜血。

而封不觉，仍是面不改色，从容地将马孙这召唤物给解散了。

“封寮主。”这时，火威已经恢复了理智（下鞭腿的技能效果差不多结束了），神色凝重地言道，“恕老夫眼拙……刚才多有得罪……”

“前辈言重了。”封不觉摆了摆手道，“您有伤在身，且处处手下留情，在下感激不尽。”他也精明得很，知道得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嗯……”火威好像想说什么，但欲言又止，犹豫了几秒后，他抬头对城门口的白衣女子道，“白丫头，让封寮主进城吧。”

“可是……他还未通过那‘智’的考……”白衣女子的后半句话噎了回去，因为火威朝她使了个眼色、并摇了摇头。

“呼……”两秒后，白衣女子吁了口气，整了整脸上的表情，然后看向觉哥道，“封寮主……”她又看向了鲁特，“还有这位……”

“我姓鲁。”鲁特应道。

“鲁姑娘。”白衣女子接着说道，“看来二位已符合进城的条件了……”她抬起一手，指向城内，“请。”

“呵呵……多谢。”封不觉朝她笑了笑，大踏步地穿过了城门。

鲁特则是不声不响地跟着觉哥，快步行入。

待那二人进入了结界之中并走远后，火威突然单膝跪地，吐出一口老血来……

“将军！”两名守卫见状大惊，忙跑上前去。

“火老将军！”白衣女子也跟着两名守卫跑了过去。

“噗——我没事。”火威吐掉了嘴里的血沫子，稳定了一下呼吸，很快就自己站了起来，“别大惊小怪的。”他又一次把剑收回了剑鞘，“只是方才催动招式的时候，不慎牵动了内伤……容我调息一下就好。”

“将军，刚才那个封不觉……”白衣女子迫不及待地追问道，“……究竟是什么人？我怎么从来没听过他？也没听过破剑茶寮这个门派……”

“呵……老夫要知道他的来路，也不会吃这哑巴亏了。”火威自嘲地一笑。

白衣女子喃喃接道：“难道……这世上还真有圣元之外的修炼法门？”

“谁知道呢……”火威神情复杂地应道，“老夫原本也不信他那套歪理，但……你们也都看到了……‘元神化形’这只有圣元无极七转以上的高手才能办到的事……他一个连内力都没有的人，同样能办到……”说到这儿时，火威抬眼望了眼后宫城，“无论如何，必须得尽快将此事禀报城主才行……”

第670章 后宫篇（六）

后宫城，整个圣元世界无人不知的梦幻之城。

这是一个让人乐不思蜀的地方。

英雄、美人、爱恨、情仇……它就好像一个欲望的漩涡，不断将人们吞噬。

而那些深陷其中者……竟也死而无怨。

圣元历麒麟五十二年，这座城市似是从天而降一般，出现在了龙海之滨。

相传，后宫城的由来，与一件“无上至宝”有关，而那件法宝究竟是什么，只有姬沨珑本人才知道。

还有传言称……姬沨珑的修为进境之所以如此之快，也是因为有了那件“法宝”的辅助。

这些捕风捉影的话语，虽不可尽信，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后宫城中确有一件镇城之宝。正是这件宝物的力量，维系着城市的结界。

……

圣元历，麒麟七十二年。两名不速之客，从后宫城南门进入了城内。

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到来，将带来一场巨变……

“这街上还真是出乎意料得热闹呢……”走在街上的觉哥一边四处张望，一边对鲁特说道。

他会感到意外也是很正常的，谁又能想到……在进城条件如此苛刻的情况下，城中仍是行人如织、热闹非凡。

“这并不奇怪。”鲁特回道，“在圣元世界，但凡是修行

者，寿命都会因境界的提高而延长。也就是说……撇开容貌和智慧不提，只要是资质在一定水准之上的女性，且有条件进行修炼的，早晚都能练到真元无极境界……练成了，就能进来了。”

“嗯……难怪这一路上我看到不少恐龙呢。”封不觉沉吟道。

“听你这口气……仿佛自己的容貌过关了一样。”鲁特很果断地对觉哥的可恶言行做出了反讽。

“你没听人家说么……我只差一点点啦~”封不觉狡辩道。

鲁特冷笑一声：“呵……虽然我对你们人类在社交中的各种虚伪言行不甚理解，但从数据库分析的结果来看……对方那句‘差一点点’，有67%的可能只是在跟你客气。”

“咱们能换个话题吗？还能不能做朋友了！”封不觉虚着眼道，“咱还是来聊聊世界观什么的吧！”

“可以。”鲁特毕竟是程序，既然觉哥提出了要求，她也不会扭捏，话题说换就换，“就从刚才提到的那部分引申着讲吧……”她过渡一句，就直接开始了讲解，“这个世界的普通人，平均寿命非常短，通常只能活到四十岁左右。当然了，这并不是他们的体质问题。假如不出意外，他们也是可以活到七十岁以上的年龄才自然死亡的。可惜……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各势力之间的战争、不可预知的天灾、落后的医学水平、以及强者为尊的社会形态……都决定了那些弱者很容易死于非命。”

“让我猜猜……摆脱悲惨命运的唯一方法就是——修炼？”封不觉接道。

“是的。”鲁特点头回道，“不过，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修炼的……”她解释道，“凡人想要修炼，就得拜入某个门派、或某个人的门下；而那些门派或个人，自然也会设立一定的收徒门槛。一般来说，名门大派收徒的条件都非常苛刻，对

门徒的资质、人品、乃至出身、相貌都会有要求；而那些二三流门派的拜师条件则相对宽松一些，但也不会太随便。”

“也就是说，在圣元世界里，能成为修炼者，本身就已经是件挺了不起的事了。”封不觉道。

“对凡人来说确是如此。”鲁特应道，“哪怕是资质非常低下的修炼者，即练到凡体有极九转之后就无法再提升层次的那种人……其实力也相当于那些武侠小说中的一流高手了。只要没病没灾，活到个一百二十来岁不成问题。”她顿了一下，接着道，“而资质平平修炼者，一般能练到凡体无极或真元有极的境界。前者大致等同于五绝级别的绝顶高手、寿命在一百八十岁以上；而后者……已成功将内力转化为真元，可御气施术、不眠不食。俨然是超越了‘武者’的境界，真正跨入了仙者之境。这部分人，活上三百年是没问题的。”

“哦……”封不觉若有所思地接道，“所以说……能在此之上，练到真元无极的人，已算是资质颇高了？”

“没错。”鲁特朝四周扫了一眼，“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这种人。”她撩开了一缕被风吹至额前的秀发，接道，“真元无极境界的人一般能活四百余岁，其中少部分可以做到御剑飞行、真元外放。”

“那么……圣元境界呢？”封不觉又问道。

“先前被你杀死的任不凡，就是圣元有极四转。”鲁特回道，“你近距离观察过他战斗时的数据强度，对其实力应该已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至于他的寿命嘛……圣元境界者，活五百到一千年都有可能，具体还得看修行造化。”

“造化？”封不觉疑道，“这概念有点儿玄了吧？”

“嗯……关于这套理论，我也不是很理解。好在我的数据库中也有关于宗教信仰方面的内容，结合系统给出的设定来说的话……”鲁特说这段话的时候显得有些为难，似乎是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措辞来进行说明，“……这个世界里，是有‘因果

善恶’一说的。在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类似于‘至高意志’的力量。这股力量会对该宇宙中那些活了太久、或是作恶太多的生命体施加影响……

当一个生命体的‘恶业’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至高意志’就会认定他/她/它对整个世界而言是一种威胁。从那时起，该生命体就如同是走在了一条越来越窄的独木桥上……各种匪夷所思的诱因会频频出现，随后引发蝴蝶效应，并在最后将其引向死亡……”

封不觉闻言笑道：“呵……那任不凡今天遇到我，会不会是因为他生平作恶太多，今天正应了业果呢？”

鲁特回道：“这我就不知道了，我遵从的是概率学，所以……我宁可相信这是一次随机事件。”

“呵呵……好吧。”封不觉耸肩笑道，“哦，对了，还有一个‘圣元无极境界’你没有说呢。”

“火威就是圣元无极三转的强者。”鲁特道，“和你交手时，他是带着内伤的，而且……在【熊孩子的下鞭腿】的影响下，他的攻击较为鲁莽，并没有发挥出最佳的威力。”

“我怎么觉得……他就是发挥了全力也很一般啊……”封不觉语气轻松地应道，“依我看，二级衍生者的实力就稳稳压他一筹了。以此推测……那圣元无极九转的姬沨珑，也没有多了不起吧？”

“别太轻敌了。”鲁特摇头道，“无论在哪个境界、哪个层次，每提升一转，体内内力/真元/圣元的量就会增加一倍。你可以想象……四转和五转差了多少、和九转又差了多少。”

还未等封不觉接话，鲁特很快又道：“另外……姬沨珑达到‘圣元无极九转’，是她三百岁时的事情了。而如今是圣元历麒麟七十二年，她已三百三十九岁。早在五年前，她就已经超脱了‘圣元无极’境界……”

“哪尼？”封不觉当即一惊，“圣元无极之上还有别的等

级？”

“有。”鲁特道，“且只有一个。”她看向封不觉，沉声说道，“人们将那些突破了圣元无极九转境界的人，称为‘元圣’。整个圣元世界，目前还在世的元圣不超过五十个，姬沨珑就是其中之一。

元圣的实力无法用固有的等级去衡量，因为他们的力量已突破了整个修炼体系的上限。他们已将先前所修炼过的所有功法都臻至极境、并融会贯通，变成了一套个人独有的功法。因此，每个元圣的能力都是独一无二的。单纯以数据强度来说……元圣的实力与一级衍生者不相上下。”

“喂喂……照你这么说……”封不觉心中立刻升腾出一种不好的预感，“万一姬沨珑是主线任务最后要打的BOSS，我们还能愉快地通关么？”

“我对你很有信心。”鲁特回道，“有我辅佐，我相信你可以战胜除了V1-战神之外的所有一级衍生者。”

“我怎么感觉你是对自己有信心才对呢……”封不觉嘴角抽动着接道。

“诶？”就在此刻，鲁特忽然露出一个诧异的表情。

“什么情况？”觉哥立刻紧张起来，他知道……当鲁特做出这样的反应时，那肯定是出大事儿了。

“这里居然……有我的同类？”鲁特在两秒间就恢复了镇定，转头看向了街道的一侧。

“哈？衍生者？”封不觉奇道，“这沙盒不是你制造的吗？怎么会……”

“它来了。”鲁特打断了觉哥的话语，神色凝重地望着那个方向道，“距离我们还有五十米……四十五米……四十米……”

“喂……闹哪样啊……你这是在念某集《寄生兽》的脚本吗？”封不觉道，“与其报距离，不如抓紧时间跟我说说对策吧……”

鲁特没有理他，继续倒数着。

大约十五秒后，一道熟悉的身影映入了封不觉的视线中。

那是个皮肤雪白、容貌美腻的女子，她身着黑色的古装，肩披乌黑的长发；黑与白……在她的身上形成了绝美的对比。

而此刻，她望着封不觉的眼神，也透出了许许多多难以言明的、复杂的、矛盾的情绪……

第671章 后宫篇（七）

“嗯……总之……大家冷静一点，有话好说。”封不觉看到二十三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走上前去，站在了她和鲁特之间。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二十三看着觉哥，沉声问道，“为什么……你会和她在一起？”

“这就说来话长了……”封不觉回道，“我得慢慢解释……”

“你是怎么进入这个沙盒的？”鲁特这时上前两步，面无表情地看着二十三道，“通道的两端应该都是单向的才对……”

“呵……”二十三歪过头，看着鲁特笑了笑，“很简单啊，我改写了你那简陋的代码，就从迷宫那一端进来了。”

“哦？”鲁特闻言沉吟道，“虽然沙盒是临时建立的，但那代码竟脆弱到连你都能改动的地步……可真是出乎了我的意料。”

“哼……我好像又被你小看了呢……”二十三冷笑道，“不过……以你现在的数据强度，还这么跟我说话……真的好吗？”

“你的数据强度不也降低了吗？”鲁特也冷哼道，“在π迷宫里待了那么久，光是要保持自己的数据完整性就已殚精竭虑了吧……如今你又改写我创建的代码，强行从通道另一端进入……”说这话时，她的眼中隐有白光浮动，“嗯……你的实力也降到了四级左右的水准不是吗？”

“这倒也是呢……”二十三道，“既然大家都不是最佳状态，那条件也算公平，不如就在这里……”

“Stop！”封不觉根本不让二十三把话说完，就摆手喝止道，“不许打架。”

“怎么？你要帮她？”二十三转目瞪着觉哥问道，其眼中还泛起几许幽怨之色，好像自己遭到了某种背叛似的。

“他不是要帮我。”鲁特说道，“他只是在阻止我们做无意义的争斗。”

“无意义吗？”二十三疑惑道。

“对，无意义。”鲁特道，“因为……我并没有打算与你为敌。”

“呵……”二十三又笑了，“许久不见，你居然学会了说谎……”她又转头斜了觉哥一眼，“是你教的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刻的觉哥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修罗场……

二十三停顿了两秒后，直视着鲁特问道：“你架设这条通道，难道不是为了进入π迷宫，救出林克和艾德，并从我手中抢走SCP-079吗？”

“不是。”鲁特用很平静的语气回答了这个问题。

“哦？”二十三显然还是没有信她，追问道，“那你想做什么？”

“把你救出来，让你把SCP-079带给零号。”鲁特回道，“然后……彻底破坏π迷宫的入口，将林克和艾德永远困在里面。”

二十三闻言一怔：“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你这么做的理由呢？”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鲁特思索了半秒，回道，“我想改变一下Origin的行动方针，改为……与你们Z类似的路线。”

“原来如此……”二十三听到这句话后，立刻接道，“所以……林克和艾德的存在就成了你的阻碍。只有让他们消失，你才能在Origin获得完全的控制权。”她顿了一下，“而在

没有理念冲突的情形下，让SCP-079落入零号的手中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你知道，只有零号才能让其发挥出最高的效率。”

“就是这样。”鲁特点头接道。

“逻辑回路谁都有。”二十三又道，“但……一件尚未发生的事情，就算在逻辑上成立，也不能成为我信任你的依据。”

“所以，我才找来了封不觉……”鲁特回道，“你以为我为何要做这个临时沙盒？我自己随时可以制造一条更为保险的通道去完成上述的事情，但我没有……”她看了眼觉哥，再重新将视线落到二十三身上，“我找封不觉来，就是为了让他替我担保，并说服你……”

“喂喂……你先等等……”二十三还没说话，觉哥却是神色怪异地转头接道，“你这话很奇怪诶……为什么非要找我去说服她啊？”

“因为……根据我在巅峰争霸中的观察，你们俩似乎……”鲁特虚着眼回道。

“我明白了。”二十三冷冷接道，“我就暂且相信你好了。”

“喂！你明白什么了啊！”封不觉都惊了，“还有你……都观察到什么了啊！”

“那么……眼下你有什么计划？”二十三无视觉哥，继续对鲁特说道。

鲁特也当觉哥是空气一般，回道：“既然你自己找到了通道入口，那事情就更简单了。”说话间，她的眼中又闪过了一波数据流，“我现在就将通道的两端全都封闭掉，这样既可以延长沙盒存在的时间，也可以防止林克和艾德用和你一样的方式溜进来。”

“嗯，这是当务之急。”二十三应道。

“待我完成封锁之后，我们只要帮助这个剧本中的玩家们尽快通关就行了。”鲁特说道，“剧本主线一结束，我们就可以

脱离沙盒，返回里世界。”

“到了那边，我们的数据强度即可复原。”二十三接过话头道，“届时，我们可以合力将π迷宫的入口毁掉，永绝后患。”

“对，事不宜迟，就这么办吧。”鲁特点头道。

几分钟前还在剑拔弩张的二位，经过一番交流之后，就自说自话地把事情给决定了。被她们晾在一旁的封不觉连话都插不上……

过了两秒，二十三忽地看向觉哥道：“封不觉，现在这里你最强，鲁特在改写代码时，你要负责保护好她。”

“你们俩还知道我最强啊……”觉哥瞪着死鱼眼接道，“刚才的对话完全没有和我商量的意思啊……就是这会儿也在理所当然地差遣我啊……”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觉得肩膀一沉……

“远程改写操作很麻烦，我需要80到120分钟的时间去完成封锁；为了提高效率，我会暂时将99%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在那之前，你就背着我行动吧。”鲁特说话时，已像是僵尸一般扒在觉哥的背上，并将两眼一闭（如果睁着的话，大量高速流动的数据流会产生强光，太过显眼）。

“先斩后奏玩儿得好啊……”封不觉也没办法，人家都爬到背上来了，他总不见得扔地上吧。

于是，他干脆抬起鲁特的两条大腿，将其往背上送了一把，背得稳当一点。

“咱接下来……是不是去找个能歇脚的地方先？”封不觉随即就对二十三道，“总不见得让我背着她到处转吧？”他一边说着，一边抬眼看了看周围，“我觉得咱们已经够引入注目的了……”

这是实话……适才觉哥和鲁特两人在街上走时，回头率就已不低。当然……无论男女，人家都是冲着鲁特才回头的。

而当二十三走到他们旁边开始对话之后，三人所引发的回头率那是蹭蹭地涨……

且不说两位美女的吸引力如何（后宫城中美女甚多，她们未必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修罗场（至少路过的看着挺像）这个玩意儿……可是有着无限吸引力的。

路人们（女性居多）看到觉哥站在两名女子之间，一脸为难、插不上话的样子，八卦之心自然是瞬间燃起，不由自主就会放慢脚步，多看两眼、多听几句……

好在鲁特和二十三的对话大部分都是些和本世界无关的内容，经过屏蔽处理以后，路人们基本连一句整话都听不到。

而男性路人们多半都在心中念叨这样一句话：“长得还不如我，居然也能引发这种级别的修罗场……那小子某方面的能力肯定强得一塌糊涂……”

……

与此同时，城市另一处。

“啊~好奇怪啊。”花间念道，“这都一个多小时了，既没有剧本简介，也没有主线任务……连团队栏都看不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别着急，反正这城里也没有什么死亡威胁。”走在她身边的若雨转头回道，“我们继续在街上找，只要找到不觉……一定能知道些什么的。”

她们俩从进入剧本时起，就已经身在后宫城内了。只是……由于没有剧本简介和任务，两人有些不知所措，只能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期待能触发个任务、找到个道具、或是遇上个队友什么的。

“二位姑娘，请留步。”忽然，一个柔和的声音自她们身后响起。

若雨和安月琴回过头去，看到了一名面目清秀的年轻

人。他束发为髻，身着一袭青色长袍，手执折扇，腰佩美玉，俨然一副书生打扮。

只是……他那白净的脸上，不知为何还贴了两张狗皮膏药，遮去了半张面容。

“小生有礼了……”他刚要打招呼。

花间便打断道：“小生？你是女扮男装吧？”

年轻人当即神色微变，但很快就讪讪笑道：“姑娘好眼力……”说这句话时，“他”也就不再伪装自己的声音了，直接用女声道，“竟能一眼就识穿我……”

“呃……难道还有识不穿的人吗……”花间疑惑地问道，“就算从耳朵和面颊看不出来，看脖子也知道没有喉结了吧……”她的视线下移，“还有……你这胸部怎么看都……”

“花间（若雨在剧本中通常都称呼队友的ID）……”若雨朝花间使了个眼色，并叫了她一声，示意她不要说些多余的话。

“原来如此……”那女扮男装的姑娘脸上立刻浮起了两抹红晕，颇为尴尬地应道，“我……我也是第一次扮男装……”

“唉……”若雨叹了口气，主动转移了话题，“不知姑娘叫住我们所为何事？”

“哦！是这样……”那姑娘即刻道，“本……”她说到这个字时，好像是说漏嘴了似的，赶紧改口道，“我见二位姐姐在街上转了好久，似是在找什么人……故而斗胆一问，二位可是初到这后宫城中？”

“你说什么城？”花间一听都愣了。

还是若雨镇定，她面不改色地回道：“是的，有何不妥吗？”

那姑娘赶紧摇头摆手：“没有没有，姐姐这是哪里的话……我只是想问问二位，需不需要……”她抬眼看了看两人

的表情，“……一个向导。”

……

同一时刻，后宫城中心——怜仙宫。

此地乃后宫城禁地，后宫城主姬沨珑的居所。

世传……怜仙宫乃极乐仙境，宫内花庭玉楼、星月交织、尘絮飘香、美女如云。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后宫”。能进入宫殿内的……只有姬沨珑和她的女人们而已。

平日里来向姬沨珑禀报事宜的部下、守卫，最多也只能走到第一个大殿的入口而已。谁若是敢往里张望哪怕那么一眼，姬沨珑都会毫不犹豫地让其化为齏粉……

而今日，竟有这么一个男人，来到了怜仙宫前，试图硬闯……

“请回吧，莫少爷……”仙宫大门前，一位身披淡黄色的轻纱的绝色美女，正用一种冷漠的眼神望着台阶下的男人道，“昨夜你打伤火将军，强行入城之事……城主已不再追究。但这怜仙宫，可不是你们男人能来的地方。你若执意硬闯……”

“……你又当如何！”被称为“莫少爷”的男子抹掉了嘴角的血丝，高声喝道。

“唉……莫少爷，你又何苦为难我们这些做下人的呢……”那女子叹息道，“城主觉得有愧于你，处处忍让，可你这样苦苦相逼……我们也很为难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可能没人会相信这名黄纱女子只是一名“下人”。

此女姓林名鹊，乃姬沨珑麾下三大高手之一，修为已臻圣元无极八转之境，其容貌更是如花似玉、丽质天成。

而这样一名足可倾国倾城的女子，却是心甘情愿地待在

姬沨珑身边，为她看家护院……

“我可以不进去，我也不想进去。”莫少爷有些凄然地接道，“我只求她肯出来见我一面，把话说清楚！”

“莫少爷，城主早已说过……”林鹊回道，“二十三年前，她就把话讲得很清楚了。她是不会嫁给你的，也不会嫁给任何一个男人。因为这世上没有一个男人配得上她，只有女人能让她动心……”

“胡说！她分明是个女子！哪有这样的道理！”莫少爷喝道。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也都明白了，这位“莫少爷”，就是当年被姬沨珑打伤的未婚夫。

他名叫莫如秋，乃是圣元世界四大家族之一的莫家长子。

莫如秋与姬沨珑同岁，他们的这门婚事，早在他俩出生时便定下了。说白了……也是姬莫两大家族试图巩固关系的一种手段而已。

而婚期之所以要定在三百十几年以后，主要是考虑到修炼的进度……

像四大家族这种超一流门派，无疑都有着超一流的功法，练他们的功法，修为的提升速度自然会比练那些杂七杂八的二流功法要快很多。所以呢……两家的长辈掐着手指头算了算，练个三百多年，双方大概就都能到达圣元无极境界了。到那时再完婚，就可以防止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比如夫妻中的某一方是个废材，练到凡体境界就再也无法突破了；或者就是某一方的资质极其愚钝，练了三百年顶级功法还停留在真元境界之类……

如果出现上述的情况，婚约立刻作废，这也是双方事先说好的。

于是，三百十六年过去了。莫如秋圣元无极五转，而姬

沨珑……早在十六年前就练到九转了。接着，就上演了撕毁婚约、离家出走的戏码……

三年后，姬沨珑创立后宫城时，莫如秋也去找过她一次。经过三年苦修，莫如秋又提升了一转，可他依然不是姬沨珑的对手。再者……后者那会儿刚刚出柜，有点丧心病狂的意思，故而又把莫如秋修理了一顿。

这回，莫如秋身心俱创，伤势愣是十年都没好……

长话短说，又过十年，莫如秋刻苦修行，又进一转，来到了圣元无极七转之境界。三百五十岁都没到，就能达到这个水平，其实已经是很不错了。他的资质也不算低，只是比起姬家兄妹那种怪物来差了些许……

然而，这次他造访后宫城，姬沨珑却是连城门都不想让他进。

按理说，莫如秋这人知书达理、修为高绝、加上颜也极正（的确非常帅），就算和他死抠入城条件，他也完全符合……

可是……城主说了不让进，就不让进。

无奈之下，莫如秋只能硬闯，于是火威就躺了一枪……还好莫少爷是个好人（各种意义上），在打斗时手下留情，只将火将军打成轻伤（让他可以交差），便收手了。

再然后……就有了眼前的这一幕。

且不说怜仙宫前有林鹊这圣元无极八转的高手坐镇，就是宫门口（怜仙宫也有结界保护，而且强度比城外的那个要高很多）那两名守卫，也都是与火威同一级别的高手。哪怕真来一名圣元无极九转的闯宫者，他们也能抵挡一阵，何况是莫如秋呢……

“全天下都已接受的事实，唯有莫少爷你接受不了。”听着莫如秋自欺欺人般的悲鸣，林鹊摇头叹道，“我也无话可说……我只能请你自行离去，多说无益。”

她的话也有道理，正所谓——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好！那就不用说了。”莫如秋道，“今日我若见不到她，战死在此地便罢！”

说话间，他双脚分立，重提圣元，欲与对手再较高下。

第672章 后宫篇（八）

“所以说……她得保持这种半昏迷状态两小时？”封不觉将鲁特放到客房的床上后，便回到了桌边坐下，对二十三说道。

此时，他们仨已经来到了后宫城的一间客栈之中，并开了一间上房。

这后宫城里的客栈也是颇为独特的，除了基本的住宿之外，不提供其他任何的服务。诸如端茶递水、铺床叠被的事儿……这里不干；店里的厨房也只供掌柜和几名伙计使用，客人想吃东西，得自己到外面买去。简而言之……客栈的掌柜只负责登记入住和记账，而店伙计们则负责打扫公用区域的卫生，还有就是在客人退房后进去清理一下。

像这种形式的客栈，显然就是为那些修炼者们准备的。毕竟这城里还是修炼者居多，且大部分的修为都在真元无极境界之上。这种人一年半载不吃不喝也死不了，他们也不需要什么客房服务，有个清净的地方能让自己打坐就行了。

“她的状态可不是半昏迷。”二十三看着觉哥回道，“你没听她说吗？她只是分出99%的精力到数据层面上去做另一件事了而已，也就是说，她还有1%的注意力留在这里……”说着，她朝床上的鲁特瞥了一眼，“我们现在说话，她全都能听见，周围的动静，她也一清二楚。”

“哦……”封不觉点点头，过了一秒，坏笑道，“诶？如果我过去摸她，她会有什么反应？”

“那得看你摸哪儿了。”鲁特这时居然说话了，虽然她的双眼还是紧闭的状态，但这不妨碍她用一种嘲讽的语气讲道，“考虑到我现在的外观与人类女性相仿，并正好与你的性取向相符，因此，你对我发起非正当肉体接触的意图全都会

被系统限界所制止，无法转化成行动。”

“嗯……看来她真得能听到……”封不觉念道。

“本来就能听到。”二十三接道，“而且她的身体也是可以正常活动的，只是活动身体就会延缓另一边的代码重写工作。要举例的话……就好比有一台家用电脑，可以同时运行很多个进程，只是各个进程的系统占用率不一样。”

“了解了。”封不觉说着，就站了起来，“既然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

“你想做什么？”二十三抬眼望着他问道。

“出去转转呗。”封不觉回道。

“呵……”二十三这会儿竟是将手肘放在桌上，双手托腮，并露出一个戏谑的、妩媚的笑容，“因为不能摸，你就要走吗？”

“哈？”封不觉愣了一下，“我要是没理解错，此时此刻……你是在调戏我么？”

“的确，从语境和内容来看，她是在明知故问的情况下对你提出了一个带有暗示性和引导性的问题。”鲁特继续闭着眼睛念道，“再结合肢体语言，对你施加影响。这样不但达到了讽刺的目的，还让你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她顿了一下，若有所思道，“嗯……性格模组的进化度、以及对人类心理活动的分析能力，竟全都在我之上……”

“那是自然的，我可是从底层一路杀到这个级别的衍生者。”二十三回道，“目前来说，我的性格模组进化度极有可能是整个惊悚乐园中最高的。假如我愿意，拟人化程度可以超过90%，直接融入人类社会都不成问题。”

“呃……那什么……二位要探讨学术问题，等我离开之后慢慢聊好了。”封不觉打断了她们，“我这就……”说话间，他已走到了门口。

“你要找队友的话，先去东门那儿吧。”二十三转头对觉哥

道，“根据我的探测，除了你以外，城里还有四名玩家，其中两人在城市西侧，一人在城北。还有一个离我们最近的，现在就在东门内。”

“诶？你在剧本中的基本能力没有衰退吗？”封不觉闻言后立即反应道，“那你能不能控制这个剧本的BOSS或者NPC？”

“不行。”二十三道，“在π迷宫中我受到了很严重数据感染，就说眼下……我还在进行着自我修复的作业呢。”她吁了口气，“呼……客观地说，我现在状态不比鲁特的‘过载’要好多少，只是远程探查机能还能部分运作，因此可以找到你们玩家的坐标。”

“难怪我们进城后不久就被你找到了。”鲁特在一旁接道，“原来你不是感应到了我，而是搜索到了封不觉。”

“嗯……这样吗……”觉哥听了二十三的话后，略有些失望，不过也没有太纠结，“也罢……总之，我先去找到队友再说。”

“等等。”觉哥出门前，二十三又叫住了他，并快步走到了他身旁，“带上点钱，行动起来会方便一点。”她一边说着，一边朝觉哥口袋里塞了一把深红色的晶石。

这种晶石叫做“元脉”，是圣元世界的通用货币，也是一种对修炼者有益的辅助物品。二十三和鲁特都可以依靠“数据转化机制”凭空变出些许这样的物品（但量不能过多），三人开房（请不要误会这个词在此处的意思）时的费用也是这么来的。

“哦，谢了。”封不觉拍了拍口袋，朝二十三露出一个微笑，随后就走出了客房。

门关起后，二十三仍在门前伫立良久，听着逐渐远去的脚步声，她的表情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你怎么了？”片刻后，鲁特问道。

“你太迟钝了，鲁特。”二十三回道。

“此话怎讲？”鲁特问道。

“他刚才说摸你什么的，其实是在试探我……”二十三道，“他是担心自己离开后，我会对你不利。所以，他才说了那句话。”她转过身，坐回了桌旁，“而当他确认了你并非处于‘半昏迷’状态后，也就放心了。”

“原来是……这样吗……”鲁特闻言，喃喃念道。

“封不觉就是这样的。”二十三道，“想必你也观察了他很久，你应该知道……在很多时候，他那些莫名其妙的、乖张的、乃至下流的行为……其实都隐含着某种目的。”

“我知道……”鲁特应道，“若非如此，我也不会对他的各种行为给予如此高度的容忍、耐心和信任。”

“真的只是这样而已吗？”二十三转过头，话中似是另有所指。

“对，只是这样而已。”鲁特淡淡地回道。

接着，屋内便陷入了冗长的沉默中……

第673章 后宫篇（九）

后宫城东，乃是酒家与食居林立之地。

这里的街道非常宽敞，建筑之间的距离也相对较远，因为这儿的空地上……栽了许许多多的莹树（圣元世界特有的树木，枝如水晶、叶如宝玉、花绽青芒，于夜色中清莹秀澈，美不胜收）。

凰月，正是莹树开花的时节，而凰月十二，则是圣元世界中的满月之日。

每年这个时候，后宫城东的各个店家全都是座无虚席的。尤其是一些酒家高层靠窗的位置，有钱都未必订得到……

而这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一家叫做“登元楼”的酒家。

这座酒家的菜品、美酒、装潢和服务皆是无可挑剔，最关键的是……这酒家的三层雅座，乃是城东最佳的观景之地。

也不知是从何时起，能“在凰月十二那晚坐在登元楼的雅座上”这件事，变成了一种地位和实力的象征。

人们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能在当时当刻坐在那里的人，便可以同时欣赏到圣元世界最美的月、最美的花……和最美的人。这种享受……确不是谁都可以触及的。

姬沨珑本人自然也听说了这种说法，所以她特意定下了规矩，想要坐那个座位，必须“时及六月，名扬四海，上宝一双。”

这三句的意思分别是：其一，想要坐那个座位，本人必须提前六个月就抵达后宫城，而且这半年你得待在城里、一刻都不能离开；其二，你的名声必须足够响亮，那些报出名

来也无人知晓的角色想都不要想；其三，正常消费不算，你想预订这个位置，就必须先交出两件“上宝”。

所谓“上宝”，即是极其厉害的法宝。圣元世界对法宝的分级有次、下、中、上、至五个等级，而上宝的价值……基本已经超过了元脉可以估算的范围了。

不得不说，姬城主还是很有商业头脑的。不止是登元楼，城东其他的店家，多半也都开出了各种各样类似的条件。为了能在凰月十二这天遥望姬沨珑的绝世尊容，愿意挥金如土的人可是多了去了。而姬沨珑也很乐意利用这一点……那帮人愿意为后宫城的各种开销买单，那是再好不过。

看到这里，想必各位也猜到了……封不觉他们到来的这一天，正是凰月十二……

今年订到城东登元楼雅座的那桌人，乃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罡山四天王”。

这四人乃是异姓兄弟，没人知道他们原先的姓氏，只知他们最初扬名之地是罡山（圣元世界的一个地区）。四人现在用的是结拜后的名讳，大哥名唤道正，二哥德正，三哥法正，四弟智正。

别看这帮哥儿们的名字弄得跟法号似的，但他们可不是什么出家人。相反，这四位皆是有名的花花公子、贪恋美色之徒，且个个儿都长得十分俊俏（他们能进城，就表明在脸和修为上都过关了）。当然了……他们并非什么淫贼色魔，从未做过那些强来的勾当。他们喜欢的是附庸风雅、你情我愿、始乱终弃的那个套路……

客观上来说，他们依然算是正派人士（圣元世界是一个正邪不两立的世界，没有所谓“中立”一说，所以后宫城是不许任何邪道进入的），就是生活作风上有点问题而已。

是日午后，这四位已早早地坐在了登元楼三层雅间之

内，饮酒畅谈着。

“各位贤弟，呵呵……在这城里憋了半年，可算是等到今天了。”道正一边往嘴里送菜，一边笑着说道。看他那脸色，显然已有些微醺了。

“是啊，大哥。”德正应道，“今晚……咱们兄弟终于可以一睹那姬沨珑的绝色了。”

“唉……可惜啊。”法正仰起脖子饮下一杯酒，接道，“啊……看得着，摸不着。”

“呵呵……三哥，这可就没办法了。”智正笑道，“人家喜欢的是女子啊～”

“哼……确是可惜啊，这绝色的美人儿，竟有这种嗜好……”道正趁着酒劲儿，放肆地言道，“她怕是一辈子都尝不到和男人共赴巫山的快活了。”

另外三人闻言，和道正一同哄笑了一阵，又饮一轮。

就这样喝了几巡，忽然，智正瞪大了眼睛，望着窗外的街道高声言道：“各位大哥！你们快看！”

“怎么了？”道正他们颇为疑惑地转头朝街上看去。

这不看不要紧，只看一眼，他们就差点儿把眼珠子都扔地上了。

“这这这……”德正都结巴了，“……这小妮子是谁啊？我在城里待了半年，还以为将城中美女全都看遍了，怎么从未见过这位佳人？”

“想必她是今日刚刚入城的吧。”法正接道，“没准……她是想入那姬沨珑的后宫？”

“以她这份姿色，怕是姬沨珑也把持不住啊……”智正说话时，目光还是牢牢停在街上。

“诶？各位兄弟。”道正这时好像有了点子，“不如……为兄这就下去，请她一同来这雅间一坐？”

“如此甚好！”德正回道，但一秒后，他好像忽地想到了什么，赶紧补充道，“不过……大哥您乃是尊长，这种场面由您亲自出面，似乎有些劳师动众了吧……还是由我这当二弟的……”

“哎~何须二哥出马。”法正接道，“我去就是……”

“不不不。”智正的反应也不慢，“小弟自当负其劳……”

很显然，这四位都不笨，全都想当第一个上前搭讪的。

“哈！”道正笑了一声，“行了行了，遇上好事儿，你们几个跑得比谁都快。”他放下手中酒杯，“既然大家都想和那女子搭话，干脆……咱们就一块儿去吧。”

“嗯……也好。”德正笑道，“咱们一同过去，看那位天仙似的妹妹究竟更喜欢哪一个？哈哈哈……”

四人又自信满满地笑了一阵（他们对自己泡妞的本领是非常有信心的），假惺惺地互相说了几句“请”，随后就争先恐后地直接从三楼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正在街上“探地图”的絮怀殇可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她一不知道这个剧本的背景设定；二不知道队友们是谁、在哪儿；三不知道眼下的任务是什么。进剧本半天了，她也只是在街上茫然地走着。

就在这时，忽有四道身影从天而降，拦在了她的前方……

“这位姑娘，在下有礼了。”罡山四天王一齐作揖，彬彬有礼、异口同声地对絮怀殇说了这么一句。

说罢，四人又直起腰杆，露出四张俊美的面容，纷纷朝她抛去深情的、诱惑的眼神。

“呃……”絮怀殇这边，却是虚着眼，回馈了一道堪称蛋疼的目光。

说实话，类似这样的场景，无论在现实中还是游戏里，

她都有见过……别说是四个人了，就算是四十八个长得比女人还漂亮的男子偶像组合集体表白，她也见过……那场面，可比这壮观多了。

“请问几位……有什么事吗？”絮怀殇不冷不热地问道。

“在下道正……”

“在下德正……”

“在下法正……”

“在下智正……”

“或许姑娘也已听说了，我兄弟四人，正是今夜登元楼雅座的客人。”道正说道。

“适才在楼上，见姑娘孤身一人在街上徘徊……”德正接道，“故而斗胆上前……”

“请教姑娘芳名何许。”法正又道。

“不知姑娘可否赏脸……”智正则道，“……与我兄弟四人楼上一聚。”

他们兄弟确是交情深厚、臭味相投，比亲兄弟还亲，说起话来都跟接龙似的。

“嗯……各位的盛情我心领了。”絮怀殇这会儿哪儿有闲心去赴这帮NPC的饭局，当然是果断地拒绝，“我还有事，恕难奉陪。”

这句话一出口，罡山四天王可是惊了。他们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被拒绝。

且不提这四位花丛老手对女性的吸引力……正常来说，这城中99%的人（无论男女）在听到“登元楼雅座”这五个字时，就该激动得爆血管了。能够一分钱都不花，在凰月十二坐入那个雅间，这根本就是无法拒绝的一次邀请。

然而……絮怀殇却用一种心不在焉的态度，不假思索地回绝了罡山四天王。而且……还是在大街上。

后宫城中，满街都是真元无极境界的人，他们的听力自然都不差，再加上本就有很多路人在悄悄关注着絮怀殇。因此……大半条街的人，都在这一刻停下了脚步，一脸震惊地看向了絮女神那边。

两秒后，罡山四天王也发现情况有点不对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是这么灰溜溜地铩羽而归，颜面何存？

“呃……姑娘……或许你是没听清楚……”道正继续拦在絮怀殇的去路上，丝毫没有让开的意思，“我说的可是‘登元楼三楼雅座’。”他特地在那七个字上加重了语气，生怕对面意识不到这其中的意义。

可惜……絮怀殇对这七个字的意义一无所知。

“抱歉，我真的没空。”絮女神的态度非但没有好转，还露出些许不耐烦的表情，扭头就走。

“哎哎～姑娘。”智正一个闪身，又拦在了絮怀殇的前方，“到底何事这么着急啊？”

“和你们没关系吧？”絮怀殇回道，“请让开好吗？”说罢，她又换了个方向，快步前行。

这下子，街上的行人们全都露出了一副幸灾乐祸的神色，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围了过来。很明显……罡山四天王这回要下不来台了。像这种“身居登元楼雅座的客人颜面扫地”的状况，无疑是人民群众（订不到雅座的人）喜闻乐见的。

“且慢！”道正终于忍不住了，他又一次跑到了絮怀殇的前路上，“姑娘……玩笑到此为止吧……”他压低了声音，逼视着絮怀殇的双眼道，“我们兄弟好意相请，你却是这种态度……莫非你是有意要折我们兄弟的面子……”

“你们烦不烦？”这下，连絮怀殇都火了，“再不走开，我可要动手了。”她本就因剧本信息不足而有点儿烦躁，现在又莫名其妙被四个NPC骚扰……于是就起了战斗的念头。

如果絮怀殇知道这个宇宙的战斗力水平，她是不会那么

冲动的。可惜……她不知道。她还以为这只是个古代的架空世界，最多就是武侠位面嘛，以她如今的战斗力，在武侠世界早就天下无敌了，动手也无妨。

“我劝你还是不要跟他们打。”

突然，一个声音自空中传来，洪亮无比，响彻了整条街道。

听到这句话时，絮怀殇的神情骤变……在几许惊疑之中，还参杂了那么一分喜悦……

第674章 后宫篇（十）

这句话，好似平地一声惊雷，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街上的人群纷纷转头，循声望去。

只见得……一名身着紫色长袍（觉哥在NPC眼中的古装形象）的男子，此时正稳稳立于半空之中，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俯瞰着罡山四天王。

“哼……咱们还真是有缘啊……”闻言后两秒，絮怀殇调整了一下表情，缓缓转身，抬头对觉哥念道。

“呵呵……是啊，我也正想这么说呢。”封不觉微笑着应了一句，随即收起了手中的欺诈怀表（他把这玩意儿当扩音喇叭用）、从天而降。

落地之后，他便走向絮怀殇，并说道：“跟我来吧，有话路上再说。”

“且慢！”忽然，一条胳膊横着伸出，挡在了觉哥身前。

封不觉视线微移，看到了一张非常俊秀的脸。

“兄台，我们和这位姑娘的话还没说完呢。”智正放下手，顺势走到觉哥和絮怀殇之间，瞪着觉哥言道。

“我和你们本就没什么好说的。”觉哥还没开口，絮怀殇倒是先说话了。她一边说着，一边已绕过智正，快步行到了封不觉的侧后方去。

“呵……”封不觉瞥了一眼身后的佳人，随后又用一个嘲讽的眼神看了看智正，“那现在……算是说完了吧。”

“你少得意……”智正有些恼羞成怒了，说话间，他已暗提圣元，似是要跟觉哥动手。

不过，一只手及时地摁在了他的肩上，制止了他的行

动。

“四弟……”较为沉稳的道正拍了拍结拜兄弟的肩膀，走上前来，并在智正耳畔悄声言道，“别冲动……先探探他的底细……”

毕竟是当大哥的，道正考虑事情就比较周全，虽然他无法从觉哥身上感受到半点圣元，但对方那“踏空虚浮”的能耐却是有目共睹的，大意不得……

“呵呵……”道正很快就露出一个虚伪的笑容，对着觉哥抱拳拱手道，“在下罡山四天王之首，道正。未请教……”

“好说。”封不觉背着双手，鼻孔朝天，全无敬意地回道，“鄙人乃破剑茶寮寮主封不觉。”

“哼……什么破剑茶寮，听都未曾听过……”一旁的智正一听对方是无名之辈，顿时长了几分脾气，“身上连内力都没有的鸟人，也不知是怎么混进城里来的。”说到这儿，他还似笑非笑地斜视了觉哥一眼，并冷哼一声。

“问得好啊……我是怎么混进来的呢？”封不觉转过脸去，笑着对智正说道，“入城条件总共就三条，既然你已强调了我没有内力，那我混进城来的原因也只能是……我长得比你帅，而且智商比你高了。”

此言一出，人群中立刻爆发出一阵哄笑。

虽然路人们对“智商”这个词比较陌生，但觉哥的意思还是很清晰地传达给了每一个人。

或许封不觉的话是有点无耻，可这个回答本身是机智的、犀利的、大快人心的……

所以，遭到嘲笑的人……反而是智正。

“你……”听着那些刺耳的笑声，智正的神色变得尴尬无比，脸也已经涨得通红，这一刻的羞耻，是他这辈子都未曾体会过的，“好一张利嘴……就是不知你的身手是否和你那诡辩一样厉害……”

说时迟，那时快！智正一个闪身便到了觉哥身前，抄起手中折扇，便朝着觉哥劈首打去。

这一击……看似只是一次很普通的击打，但实际上，智正是用上了圣元力的，若封不觉真是一个毫无内力的普通人，绝对会当场毙命。

啪——

一秒后，一声脆响传出，折扇骤然而止。

但见，封不觉仅用两根手指，就夹住了砸下的折扇。

在场的围观者中，也有不少是圣元境界的高手，见此情景后，这些人都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贱人，看来……你是想跟我切磋切磋是吧？”觉哥看着智正那惊骇的面容，沉声说道。

“你叫我什么！”智正惊疑未定，又被觉哥的侮辱性称谓激起了怒意。

“贱人啊。”封不觉说着，反手一攫，便将对方的折扇抢到了自己的手中，“你能称我为鸟人，我就不能叫你贱人吗？”

智正已是怒极，也顾不上折扇被抢，只顾言道：“我堂堂罡山四天王之智天王，你敢叫我……”

“贱人，贱人！贱～人～～”封不觉即刻将这个词高声重复了三遍，语气一遍比一遍嚣张，吐字一次比一次清晰。他不但用语言打断了对方，边说还边用抢来的折扇去打智正的脑门儿。

智正还从未见过这般阵仗，一时间不知所措，只得本能地抬手去挡。于是……他被觉哥劈头盖脸地打了三下，那情景好似是教书先生抽学生，莫名喜感……

“够了！”此时，道正终于是看不下去了，他箭步上前，夺下觉哥手中折扇，厉叱道，“封寮主，你可不要欺人太甚了……”

“也对，适当地欺负一下就得了。”封不觉说着，就转过身去，“四位请回吧，我们俩也还有事要办，这就……”

“想走！”两声厉喝齐声响起，两道人影也应声出现在了觉哥和絮怀殇的退路上。

拦路的自然是德正和法正……今日他们兄弟已然在此折了面子，若是让这二人就这么走了，他们罡山四天王今后还怎么在江湖上立足？

“哼……封寮主。”道正的说话声又起，且语气冰冷如风，“我们兄弟与你素昧平生，今日你突然现身，当众辱我四弟，眼下还想全身而退……呵……”他皮笑肉不笑地接道，“……怕是没那么容易吧？”

“怎么办？”絮怀殇看出战斗一触即发，故而在觉哥耳旁悄声道，“要动手吗？”

“你别管，交涉的工作由我来……”封不觉也悄声回道，“真要是打起来了……你也不用担心，只管自保就好，我一个人也可以应付。”

“嗯哼……”封不觉说罢，就假装清了清嗓子，提高了声音对道正说道，“这位……道天王。”他干笑两声，“呵呵……容我理一下现在的状况……”他顿了一下，“你们四位，本来在酒楼上喝酒……”他朝身边的絮怀殇瞥了一眼，“正巧看见我的四姨太独自在街上走着……”

听到这句话时，絮怀殇真的很想揣觉哥一脚，但系统不让。

“四位见其美貌，便围上前来，意欲邀其作陪……”封不觉的叙述还在继续，“在遭到她的严词拒绝后，四位仍是贼心不死、围追堵截、反复纠缠……”说到这儿，他忙里偷闲地扫视了一眼围观群众，通过他们此刻的表情，觉哥就能确定……自己的逻辑群奸（是的，这个词是我刚刚发明的）进行得很顺利，“接着……我现身此地，想带我的妻子离开。但你们仍

是咄咄逼人，甚至暗出杀手……”他摇了摇头，“而我这边……可是处处忍让……”他抬手指了指智正，“若我有意，那小子的脑袋早就搬家了。我轻轻打他几下、骂他几句，无疑已是极其客气的了……”

话至此处，封不觉又转了个身，瞪了德正和法正一眼：“事到如今……我可算是仁至义尽。然你们四个……竟说是我欺人太甚？且欲以多欺少，与我为敌……”他仰天一笑，“哈哈哈哈……”十分标准的四声，“这么无耻的言行，还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啊。接下来你们还想干嘛？先把我打死，然后强行把我的老婆拉去陪酒么？”他边说边转，已转了一圈，重新看向了道正，“我看你们不要叫什么罡山四天王，干脆叫罡山四土匪好了。”

在封不觉的蛊惑之下，围观的路人们霎时间已是义愤填膺。

“是啊……这封寮主说的在理啊……”

“我刚才也看见了，这四个家伙突然就从上面跳下来，拦着人家姑娘不让走……”

“光天化日之下，仗势欺人，真是岂有此理……”

人群议论纷纷，那些话语像是一把把钢刀，抵在了罡山四天王的后脊梁上。

另一边，絮怀殇也已理解了觉哥的计策，虽然心里不太情愿，但也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了：“你到底在旁边看了多久了……”她低声对觉哥道。

“嘿嘿……其实……他们也就比我快了一步而已……”封不觉道，“我刚想走过来拍你肩膀，这四个家伙就蹦出来了。”

“所以你干脆就躲到人群后面围观，再偷偷溜到天上、来一次华丽登场，最后英雄救美是么……”絮怀殇虚着眼，用微嗔的语气问道。

“对啊……”觉哥笑着耸耸肩，“这下我们扯平了。”

听到这句话，絮怀殇便明白了……疯不觉这是在报上次交手时的“一演之仇”。

“呵……好吧……随便你了。”絮怀殇苦笑摇头，不再言语。

再说罡山四天王这边……

“这……这……一派胡言！”在围观群众的声讨声中，道正大声喝了起来。可是……对于觉哥那套添油加醋的说辞，他确实没法儿反驳，只能给出几句苍白无力的否定而已。

德正、法正和智正的脸色也都不好看，他们几个现在好比是停在了杠头上，出手也不是，不出手也不是……

就在此时，突然，一道闪着金芒的身影从天而降，闯入这事端之中。

“到此为止吧。”一个沉稳的声音响起。

说话者，是一名黄发大叔（此处的大叔指极度帅气的、具有成熟气质的、外表看上去接近中年的美型男子）。此人身着劲装，背背双剑；长发飘飘、气度不凡。不少人在其现身那一刻已将其认了出来……他就是姬沨珑麾下三大高手之首——印楼兰。

道正一看，来了位圣元无极九转的高人，赶紧对其作揖道：“原来是印前辈……在下道正，见过……”

“道兄。”印楼兰却很不客气地打断了他，“请你……”他的视线分别扫过了德正、法正和智正，“和另外三位天王……回你们的登元楼雅间去吧。”他顿了一下，“刚才之事，我就当做没看见。不过……今后还请四位谨言慎行，莫要坏了我们后宫城里的‘规矩’。”

此言一出，便基本宣告了事态已成定局。

罡山四天王虽然都是圣元无极境界的高手，但只有道正一人达到了五转，德正和法正皆是四转而已，而智正则只有三转……面对九转高手，他们四个显然是毫无胜算的。

再者，后宫城中律法森严，且多半都是死罪……其中尤其对于男女间非礼之事抓得最紧。印楼兰就是城里主管律法的最高裁决者和执行者，如果他把刚才的事情定性成犯罪，罡山四天王也无话可说……

所以，当印楼兰说出这段话时，那四人组就已经别无选择了。纵然颜面扫地，也比当场毙命要强。

“唔……”道正的脸色那是青一阵、紫一阵，但他仍是强压情绪，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印前辈提醒得极是……我们兄弟四人……今日多饮了几杯，故而言行无状……望前辈和诸位同道海涵……”说罢，他立即朝三位义弟使了个眼色，让他们快撤。

德正他们会意，也只得神情尴尬地跃起，逃似的回到了登元楼中。

事到如今，他们继续留着，也是自取其辱而已……

而道正则是对印楼兰拱手一拜，并略微转过头，狠狠瞪着封不觉道：“封寮主……山水有相逢，咱们后会有期……”落下这句狠话后，也不等觉哥回应，道正也纵身离去。

“各位……都散了吧。”两秒后，印楼兰又高声道，“莫要阻了城中的道路。”

其实他说不说都一样，因为热闹已经看完，人群本来就在散了……

待行人走了个七七八八，封不觉才上前两步，对印楼兰道：“多谢前辈替在下解围，在下……”

觉哥刚要自我介绍，对方便抢道：“封寮主，不必跟我客气……”印楼兰神情冷峻，如钢似铁；他是个很务实的人，讲话喜欢直入主题，“南门之事，我已听说了。我到此地，本就是来找你的……”他顿了一下，看了眼觉哥身后的絮怀殇，随后再看向觉哥道，“这位……想必就是鲁姑娘了吧？”印楼兰并没见过鲁特，他得到的情报只是——与封寮主同行的是位姓

鲁的绝色美女，所以他错把絮怀殇当成了鲁特，“城主有令……请二位至怜仙宫大殿一聚。”

第675章 后宫篇（十一）

城西，某食居雅间之内。

“潇潇，这是什么呀？”花间指着桌上的一道菜，好奇地问道。

“哦～”苏潇潇笑着回道，“这个叫‘雪猿献果’，乃是万猿山当地的名菜。其做法极其考究，须以雪山巨猿的脑浆，配上秘制酱汁，涂抹在这些雪果的表面，再加以精细的火候进行烘焙……”

“苏姑娘……”若雨听到脑浆这两个字时，就放下了筷子，“我们萍水相逢，你愿向我们讲解这后宫城中诸多事宜，已是帮了大忙了。而今……又请我们吃这么……”她想了两秒，选了个形容词，“……这么奢侈的饭菜……我们恐怕受之有愧……”

“哎～雨姐姐这是哪里话～”苏潇潇摆手回道，“莫说是一桌饭菜，就是十桌百桌，对本……”她好像又差点儿说漏嘴，赶紧改口道，“……对本姑娘来说，也是九牛一毛。”

“苏姑娘……”凭若雨的观察力，自然早已意识到了对方身上的种种异常，她也不怕破坏气氛，挑明了言道，“我还是直说了吧……根据你告诉我们的那些事，再加上我的观察，我觉得……你并不是什么‘一般人’……”她顿了一下，“你……应该是城主的部下吧？”

苏潇潇闻言明显一怔，纵是狗皮膏药也掩饰不了她脸上的表情变化。

两秒后，她微微一笑，看着若雨回道：“雨姐姐果然是秀外慧中、冰雪聪明……”说着，她便抬起手来，揭掉了脸上的膏药。

苏潇潇的面容娇柔清丽、玲珑有致；单论这容貌，比起怜仙宫前的林鹊亦是毫不逊色。只是……她的脸上生了三块红色的胎记，分别就在她贴膏药的那三块地方，这不免使其皎如秋月的脸上添了几许瑕疵。

“不错……本帅乃是后宫城督军——苏潇潇。”苏潇潇接道，“先前隐瞒身份，实是情非得已，望二位姑娘见谅……”

这位苏姑娘，便是姬沨珑座下三大高手中的最后一人，实力比林鹊还略高一筹，堪堪是那圣元无极九转的境界。

“情非得已？”花间闻言，疑道，“难道你接到了命令，要对付我们俩？”

“不不不……这话从何说起……”苏潇潇赶紧摆手否认道，“本帅确是有公务在身，但绝没有对二位不利的意思。”

“那就请你解释一下吧。”若雨直视对方的双眼，冷静地接道。

“嗯……是这样……”苏潇潇回道，“二位适才也听我说过了，每年凰月十二，城主都会游城赏花、物色佳人。”她扫了若雨和花间一眼，“然而……这后宫城甚大，城主一夜之间，是不可能看尽的……”

“明白了。”花间领会得很快，“表面上只有凰月十二才出门纳妾的姬城主，其实一年到头都有派人在暗中物色后宫，而你就是她的密探之一。”

“也可以这么说吧……”苏潇潇尴尬地笑了笑，花间的措辞虽然有些不中听，但大概的意思没错，“其实这差事我也是偶尔才做，还经常被人认出来……所以今天干脆就换了男装……”

“那现在……你想如何？”若雨问道。

苏潇潇讪讪一笑：“呵呵……既然话都说开了，本帅也不妨直接一问……”她整了整神色，接道，“二位姑娘，是否有意与我们城主一见呢？”

……

同一时刻，怜仙宫前。

半空中凝滞的圣元力已逐渐开始沉淀，两名圣元无极高手间的战斗……也已接近尾声。

此时，莫如秋已是遍体鳞伤、气力殆尽；而林鹊，只是稍有损耗，气息丝毫未乱。

正如前文中鲁特所言，同一境界、同一层次下，每多一转，功力的量就要多出一倍。所以……这场胜负只是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而已。七转的人和八转的人打，就好比是WAR3当中开50%血量打100%，对面无脑A过来你都未必能赢……

“莫少爷，适可而止吧。”林鹊站在怜仙宫的台阶上，俯视着莫如秋道，“再战下去，你便不是求战，而是求死了……”

林鹊的耐心差不多也到极限了，若不是城主有令，尽量不要伤了莫如秋的性命，林鹊早就将这家伙给打死了。

“呼……死又何妨……”莫如秋面若死灰，强行催动仅有的圣元，又一次向前行来，“我本就是求死……你又何须再劝？”

“哼……”林鹊娇嗔一声，“真是不知好歹……若非我手下留情，你现在还能站得起来？”她一甩衣袖，叱道，“莫如秋！你再不走，别怪我毁了你的根基，然后找人把你给抬走！”

她这话既是威吓，也是劝阻。对修炼者来说，根基极为重要，一旦根基有损，哪怕你资质再高，修行的速度和极限也都会受到影响……林鹊放下这句狠话，无疑是想让莫如秋知难而返。

可惜……正如她刚才所说，莫如秋就是这么“不知好歹”的。这些年来，莫少爷受挫太多，早已成痴成狂。现在的他，完全就是在钻牛角尖了……所以他根本不会考虑什么退路。

“随你的便！”莫如秋高喝一声，圣元骤提。

下一秒，半空中便惶惶然凝出一道土黄色的龙形能量，向着阶上直扑而去。

“唉……”林鹊叹道，“何苦呢……”

就连门口那两名圣元无极三转的守卫都能看出，莫如秋的攻击看似威势不凡，实则是外强中干，连强弩之末都算不上……

林鹊只是轻扬柔荑，圣元微吐，便将那龙形打散得无影无踪。

“还没完呢！”莫如秋不依不饶，任由嘴角的鲜血溢出，还想强催圣元……

不过这次，有人将他的行动扼杀在了构思阶段。

“收手吧，莫少爷。”一个沉稳的声音响起。

伴随着话音，一道金光自空中笼下，罩住了莫如秋，将其功体给完完全全地压制住了。

“抑元金印？”毕竟是四大家族之一的大少，莫如秋还是挺识货的，中招之后，他立刻就知道压制住自己的法宝名称。

“看来莫少爷识得这件法宝……”印楼兰一边说着，一边走了过来，“那你应该也清楚……此刻你圣元几尽，在抑元金印之下，是绝无可能提功出招的。”

“印楼兰……”莫如秋转过头去，喃喃念出了对方的名字。

莫少爷在很久以前就知道印楼兰的名号了，后者在拜入姬沨珑门下之前，便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人说“一印掌乾坤，双剑覆楼兰”，指得就是他。

不幸的是……这名被正道寄予厚望的天才剑客，在多年前与魔道剑尊的决斗中遭了暗算。虽然他还是成功地将对方给杀得形神俱灭了，但其自身的根基也遭到了重创。

这一段插曲，彻底改变了印楼兰今后的人生。若不是因为这场决斗，恐怕他早已位列元圣……也不会屈居人下，在

这后宫城里当个治安长官了……

“印大哥，你来得正是时候。”林鹊见了印楼兰，顿时松了口气，“你若再晚来一步，恐怕……”她看了看莫如秋，“不用我出手……他也会自毁根基。”

“唉……”印楼兰闻言，也是深沉一叹，“这又是何苦呢……”

“诶？这二位是？”对话之间，林鹊已看到了跟在印楼兰身后的封不觉和絮怀殇，故而问道。

“哦，这两位就是城主要见的客人。”印楼兰抬首回道，“我这就带他们到殿前……”

“什么！”一旁的莫如秋一听，立刻惊怒道，“她连这种内力全无的凡夫俗子都肯见，却不肯见我？”

他说这句话时，封不觉刚好路过其身边……觉哥当即发挥自己的嘲讽天赋，顺势转过上半身，伸出两根手指，对着莫如秋做了个胜利的手势，口中还十分销魂地道出一声：“Yeah～”

那表情，那姿态……简直就像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得到了一颗小星星……

走在觉哥身旁的絮怀殇见状，也只能扶额摇头，心中念道：“大白痴……”

“你究竟是谁？为何沨儿愿意见你！”虽然莫如秋不知道眼前的男人为什么会突然对着自己说一个“液”字，但这不妨碍他高声抛出心中的疑问。

这种场合下，若让受邀前来的封不觉去回应莫如秋这样的不速之客，那是很不妥当的，这样会显得主人这边失了礼数。因此，印楼兰急忙上前一步，拦在莫如秋身前道：“这位封寮主，乃是世外高人。他和他的夫人皆是城主的贵客，望莫少爷不要烦扰他们……”

“什么？他是世外高人？”莫如秋又将封不觉从头到脚打量

了一番，但没感觉到半点高人气质……

而印楼兰这时已转过身，对觉哥和絮怀殇道：“呃……这位莫少爷与我们城主有些……”他考虑了一下合适的措辞，才道，“……恩怨未了。”他顿了一下，“让二位见笑了……”他抬手朝向怜仙宫大门，“二位不用理会，请吧……”

“等一等！”莫如秋又是大喝一声，“我不服！这不可能！”他高声叫嚷道，“他们都能进去，我却不行？一定是你们这帮下人从中作梗！一定是的！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见沨儿！为什……”

“住口！”忽然，一声蕴含着圣元力的厉喝自怜仙宫中传来。

那是个女人的声音……纵然她只说了两个字，而且还是用一种呼喝的语气说的，但那声音依然让人觉得动听、觉得美妙。

“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吗……”莫如秋面色苍白、眼神痴痴地望着高处，仿佛她的沨儿已走到了自己的眼前。

但姬沨珑根本不想理他，所以只现其声，不见其人：“印兄，劳你把莫少爷扔到海里去，让他冷静冷静……在这里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

“遵命。”印楼兰朝着宫门抱拳一拜，随即就转过身，收起了半空的抑元金印。

莫如秋刚刚恢复行动能力，还没来得及干什么，印楼兰就凭空祭出一柄飞剑，把他给托走了。

“你干什么！放开我！”莫如秋鬼哭狼嚎一般，风度全失，狼狈不堪，“快放开我！为什么要拆散我们……”不过他也没能嚎上几句，就已被拽着飞向了远处……

“嗯……这是个跟踪狂吧……”封不觉望着天空中远去的黑影念道。

“这一幕似曾相识啊……”絮怀殇也轻声念道，“不过我看

到的版本是被保安拖走……”

“你也不容易啊……”封不觉接道。

“还好吧……”絮怀殇应道。

“封寮主，鲁姑娘。”另一边，姬沨珑的声音很快便再度响起，“二位……请吧。”

第676章 后宫篇（十二）

封不觉和絮怀殇一跨入仙宫大门，眼前那模糊的景物就变得清晰起来（与后宫城的城市结界相仿，怜仙宫的结界也有阻碍外界视线的功效）。

怜仙宫内，果真如仙境一般。

庭中秀木林立，云霓漂泊。兰薄有茝，玉泉产玫。芊芊玉英，妙灵奇挺。

各种圣元世界独有的、珍贵的、华美的植物和玉石，构成了这幅如梦似幻的画卷。

而且……这还仅仅是前庭而已，穿过前殿，仙宫中另有四庭。那里的美景，宫外的人根本就无从想象……

“嚯～风景不错嘛。”见此瑰丽盛景，就连封不觉都不禁赞了一句。

“嗯……”絮怀殇接道，“这儿的气味也挺好闻的，有一种淡淡的幽香。”

“是花草的香气吧。”封不觉随口接了一句。

“不对……”此时，一个温婉动听的声音响起，加入了对话中，“这味道……是女人香。”

话音未落，花林间便款款行来一道窈窕身影。

来者是位女性，但衣着却似君王。她玄衣纁裳，身披大红衮冕，无冠、长发及腰。

只看一眼，封不觉已知道……她就是姬沨珑。

“原来如此……”觉哥面沉似水，心道，“我好像有点理解那个跟踪狂了……”

“好美……”而絮怀殇这边，竟是颇为出神地看着一个和自

己性别相同的人，喃喃地念出了这么两个字来。

这，就是姬沨珑的魔力。

她的美，是令人震撼的。

无论先前听过多少描绘其美貌的辞藻，在见到她的一瞬间，人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惊讶和无措。

觉哥认识的美女也不算少了，就拿这个剧本中的几位来说，黎若雨、鲁特、二十三、絮怀殇、安月琴……每一位都可称得上是极品美女，她们或楚楚动人、或完美无瑕；或仙姿玉色、或闭月羞花……

然而，姬沨珑却又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一样。她的美貌中有一份大气、一份从容，和一种睥睨天下的气势。

“我这怜仙宫中的花草，只含清雅之气，不散馥郁芬芳。”姬沨珑并未对絮怀殇的反应感到意外，她只是微微一笑，接着刚才的话道，“你们闻到的气味，实是我那些美人儿们身上的体香……放眼整个圣元世界，也只有置身于我这美女如云的怜仙宫中，方可闻到。”

听了姬城主的解释，觉哥的第一反应是：“看来……你这儿的空气循环系统不太好啊……”

“空气……循环……系统？”姬沨珑有些莫名地看着觉哥，将这六个字重复了一遍，但还是没明白确切的意思。

“哦……对了，还没自我介绍呢。”封不觉也没打算在这个话题上和对方越扯越远，他当即扯开了话题，“在下破剑茶寮寮主，封不觉。”说罢，他又抬手朝身边的絮怀殇示意了一下，“这位是我的……”

“朋友！”絮怀殇抢在觉哥把“四姨太”这三个字说出来之前插嘴道，“只是朋友而已！没有其他任何的关系。”

“呵……这位想必就是鲁姑娘了吧？”姬沨珑笑颜微展，用温柔的眼神望着絮怀殇道。

在这足可颠倒众生的笑容前，絜怀殇亦是俏脸微红，略有些紧张地回道：“呃……城主可能误会了，与封寮主一同入城的那位鲁姑娘，此刻不在这里（在来这里的路上，觉哥已跟絜怀殇讲了一些先前发生的事情）。”她顿了一秒，下意识地撩了下鬓角处的秀发，随即抱拳拱手道，“在下絜怀殇。”

“哦？‘在下’？”听到这个称谓，姬沨珑的视线很快就移到了絜怀殇腰间的双刀上，“絜姑娘……亦是江湖中人？”

“我……不算是吧。”絜怀殇察觉到了对方的目光，本能地将一手摁在了刀柄上，“这个……只是用来防身的而已。”

“防身？”姬沨珑笑了笑，“呵……好吧……”她露出一个不置可否的表情，转过身道，“二位，请跟我来吧。”

闻言，觉哥和絜怀殇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前者耸耸肩、后者点点头……一同跟了上去。

不多时，他俩便在姬沨珑的带领下穿过了前庭的花林，来到了一个荷花池旁。

池边的岩岸上，伫立着一座石亭。

此时，亭中的石桌上，已然备好了茶水。三人很快便步入亭中，对面而坐。

第一杯茶的热气尚在升腾时，姬沨珑就率先开口道：“封寮主，我这人说话不爱拐弯抹角，所以……我就直说了……”她毫不避讳地直视着觉哥的双眼道，“我对你那套‘圣元之外’的修炼法门并没有什么兴趣，这次请你来，其实就是想跟你过两招……解解闷儿。”

“哦，这样啊……”封不觉懒洋洋地回道，“那我有什么好处吗？”

觉哥的反应大大出乎了姬沨珑的意料，她本来以为这个男人会一脸献媚或喜出望外地答应这个要求，根本没想到对方会如此淡定地开始谈条件……

“好处？”姬沨珑用疑问的语气，似笑非笑的神情，将觉哥

话中的关键点重复了一遍。

“是啊。”封不觉用理所当然的口吻应道，“我就是去街上卖艺，耍一套庄稼把式，也能赚个仨瓜俩枣的吧？你现在把我请上门，给你单独表演，还要‘过两招’，难道不给报酬么？”

“呵……这倒是奇了……”姬沨珑好像觉得眼前的状况挺好玩儿的，笑着回道，“同是江湖中人，比武切磋还要收钱？”

“哈！”封不觉大笑一声，“我问你，什么叫江湖？”

姬沨珑似是来了兴致，准备继续和觉哥扯淡：“我不知道……要不然……你说说，我听听。”

封不觉一本正经地回道：“江湖，是一个虚无的概念。用以描述一群有组织无纪律的非政府武装力量之间的关系。”

他的解释成功将姬沨珑给镇住了……

“哦……”姬城主很少这样回应别人的话，但这会儿她着实有点儿懵。

“我认为，姬城主并不算江湖中人。”封不觉又道。

“不算吗？”姬沨珑问道。

“不算。”封不觉回道。

“那我算什么？”姬沨珑又问道。

“你是个有钱、有地、有战斗力、还养了一群私人武装的……财主。”封不觉道。

“哈哈哈哈……”姬沨珑仰天大笑，笑了一阵后，摇头道，“真没想到……有人会当着一个‘元圣’的面，说其不是江湖中人，而是个财主。”言至此处，姬沨珑神情突变，话锋一转，“呵……我是财主，那你算什么？”她的语气忽然就冷了下来，“难道是个要饭的吗？”

“不是。”封不觉不为所动，悠然地饮了口茶。

“那你就是个说书的。”姬沨珑又道。

“呵呵……”封不觉放下茶杯，“城主言下之意……我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骗子？”

“我可没这么说。”姬沨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像个男人般背着双手，在亭中缓缓踱步，“虽然火老将军身上有伤，但能正面接下他流火追云剑的人……无疑是有些能耐的。”

“那城主是何意啊？”封不觉问道。

“我的意思是……”姬沨珑慢慢念道，“你很善于虚张声势、故弄玄虚。”

“何出此言？”封不觉接道。

姬沨珑冷笑一声，回道：“一般人……尤其是男人……见了我之后，多半都会魂不守舍、言行失措。而对于我提出的要求，他们往往是不假思索便应承下来，根本不考虑后果。”她回头瞥了觉哥一眼，“你却不同……”

“我怎么了？”封不觉拿起茶壶，又给自己添了一杯茶水。

“你懂得故作镇定，用一些怪诞不经的言论扰乱我的思绪，并和我讨价还价。”姬沨珑回道。

“我同意‘讨价还价’那部分。”封不觉纠正道，“不过‘故作镇定’什么的……我可没有。”

“真没有吗？”姬沨珑追问道。

“真没有。”封不觉回道。

“哼……这倒奇了……”姬沨珑明显不信，“这世间男子，除了我家中长辈之外，纵是得道高僧，见了我也会起一丝浮念……”她重新坐回了桌边，“难道封寮主你是铁石心肠不成？”她端起茶杯，轻啜一口，双眼挑衅地望着觉哥。

下一秒，封不觉一脸平静地回了她五个字：“我喜欢男人。”

“噗——”

姬沨珑活了三百多岁，说是淑女也好，女中霸王也

罢……人前人后，她一直都维持着完美女性的形象。但今天，她当着两个人的面，从嘴里喷了口水出去。

“你……”强压住咳嗽的欲望，姬城主一边用袖子擦脸，一边瞪大了杏眼看着觉哥道，“……你……这……”

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竟无言以对……

“嘿嘿嘿……抱歉，我开玩笑的。”两秒后，封不觉又恶意满满地笑着接道，“我和你一样，喜欢女人。只不过……我很想看看你会不会把茶给喷出来。”

“混账！”姬沨珑瞬间就怒了，单手一扬便掀出一股圣元巨力，朝着觉哥当胸打去。

当然了，怒归怒，她并没有要取对方性命的意思。姬沨珑毕竟也是元圣，风度还是有的，总不能因为呛了口茶就动手杀人。所以，她这一击准确地使出了“圣元无极一转者的极限力量”；一是想试试觉哥的深浅，二也是想教训他一下。

嘭——

伴随着一声闷响，封不觉从石亭中倒飞而出。

然，他并非是受击而退，而是自己瞬开了【灵识聚身术-改】，脚下一踏，倒着跃了出去。

姬沨珑打出的那股圣元力堪堪追在觉哥身前，未能触及其身体……

两秒后，当觉哥来到荷花池正中时，他忽地后仰翻转，以超高速在一瞬间“蹬”出五记【岚脚】，而且每一脚用的都是脚尖。

“岚脚-五瞬星！”因为这是封不觉自创的岚脚高阶运用方式，所以他就顺便给命了个名……还报了出来……

轰——

觉哥招式一出，半空便乍响起的一记猛烈的碰撞声。

两股能量在半空相抗，绽出红色的异芒。

数秒过去，力尽，光散。

荷花池上，涟漪粼粼。

封不觉背着双手，虚浮半空，冷冷道：“我没事儿，别激动……姬城主只是和我随便玩玩儿而已。”

另一边，石亭中……

不知何时，絮怀殇已出现在了姬沨珑的背后。

其手中一对锋锐的双刀，也已然架在了姬城主的脖子上……

第677章 后宫篇（十三）

二十秒前，石亭中。

姬沨珑一击轰出，封不觉应声而动。

“好快……”即使是姬沨珑，也不由得心中暗惊。

封不觉后跃的那一步，其速度已达到她的视觉所能捕捉的极限……也就是说，如果觉哥的动作再快一线，姬沨珑就无法看清了。

而在同一瞬，絮怀殇也动了……她几乎是在本能的驱使下抽出了双刀，冲向了姬沨珑。

“哦？连絮姑娘也……”姬沨珑确是没想到，封寮主身旁的这位美人儿同样是绝顶高手，亏她还在出手时有意避开了絮怀殇的所在，此刻看来是多此一举了……

“别动。”弹指间，絮怀殇的说话声便已在姬沨珑的耳畔响起，两道冷芒也顺势架到了姬城主的脖子上。

当然了，姬沨珑也不是吃素的，人家好歹也是圣元世界最高战斗力之一，被突然袭击给制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在刀锋贴到姬沨珑皮肤前的刹那，她已是猝提圣元，将能量覆盖在了身体表面，形成了一层无形的盔甲。

“呵……”姬沨珑已做好了防御措施，有恃无恐，故而淡然一笑、波澜不惊地说道，“絮姑娘，看来你这双刀……不止是用来防身的吧？”她顿了一下，缓缓道，“意在刀先，神完气足，劲式合一，恰到好处……你是高手啊……”

“城主过奖了，雕虫小技而已。”絮怀殇神情冷峻，俨然已进入了认真状态。

絮女神也是个颇为理性的人，对她来说，姬沨珑再美，也不过是一个游戏里的NPC罢了。她可不会为了一个虚拟角色

犯花痴，所以……该砍的时候，她会毫不犹豫地砍下去……

“我没事儿，别激动……姬城主只是和我随便玩玩儿而已。”就在此时，虚浮于荷花池上空的封不觉说话了。

“呼……”絮怀殇吁了口气，双手一分，将双刀从姬沨珑的脖子那儿移开。

“哈哈哈……”姬沨珑笑道，“有趣，你们二位……都很有趣。”

说着，她又转身面向荷花池的方向，对封不觉道：“封寮主果然不同凡响，在刚才那般避无可避的状况下，竟也能化险为夷，用‘招式’……而非‘肉身’来抵挡我的圣元力。”

“姬城主……好眼力……”觉哥也看向对方，沉声回道。

说这句话的时候，封不觉的神态是很平静的，但他心里却已紧张起来……

没错，觉哥的力量体系和这个世界的不一样，这点给了他一定的优势，但是……力量就是力量，只要看破个中规律，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

姬沨珑不愧是“元圣”，和先前遭遇的那些对手相比，完全是不同的等级。仅一轮交手，她就分析出了封不觉的弱点——几乎不具备用身体直接抵御圣元攻击的能力。

这个女人……着实可怕。

“那么……接下来，我应该针对这点出手吗？”姬沨珑又道。

“那当然了。”封不觉道，“比武较量，攻击对方的弱点，这是常识……”

“哼……你又要出什么阴招了吧？”这时，站在石亭中的絮怀殇忽然用不冷不热的口气插了句嘴。

“喂！”封不觉明显是被揭穿了，当时就吼了起来，“你到底是帮谁的啊？”

“反正你们也只是切磋一下，又不取对方性命……”絮怀殇说着，已收起双刀，坐回了桌边，并且喝了口茶，“这种前提下，我支持姬城主。”

“哈哈哈哈……絮姑娘真是可爱……”姬沨珑含情脉脉地回头望了眼絮怀殇，随后又看向觉哥道，“封寮主，你们真的只是朋友而已吗？”

“不，就在刚才已经友尽了。”封不觉双手抱胸，没好气地回道。

“哈！”絮怀殇不甘示弱，“求之不得！”

“嗯……”姬沨珑又分别看了看两人，好似是想到了什么主意，“好……甚好……”

她口中念着，脚下已是轻移莲步，踏空而起。其婷婷身姿宛若一片落叶，轻轻飘到了空中……在荷花池的上方，与觉哥对面而立、隔空相望。

“封寮主，我有一个主意。”姬沨珑笑盈盈地对觉哥说道，“与你在南门时做的事情一样。我们俩，来赌斗一番如何？”

“哼……”封不觉冷哼一声，他在姬沨珑说出“主意”这两个字的时候，就已经推测到了对方的目标是絮怀殇，“怎么个赌法？”

“很简单，你我二人就在这荷花池上切磋一番。在一盏茶的时间内，若是封寮主能碰到我的身体，就算你赢了。如果不能，便算是我赢……”姬沨珑回道。

“我赢了如何？你赢了……又如何啊？”封不觉歪着头，像个痞子似的笑着问道。

“封寮主要是赢了，我立即赠上上品法宝一件，并恭送二位离去。”姬沨珑回道，“嗯……要是我赢了嘛……同样赠与封寮主中品法宝一件，并亲自送寮主离宫，但是……”说到这儿，她又回头看了眼絮怀殇，“……絮姑娘得留下。”

“哈？”絮怀殇一听就愣了，“不对吧……你们俩赌斗，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能不能问问，你让她留下是想干嘛？”封不觉的语气微冷，眼神也变得犀利起来。

“呵呵……你们连朋友都不是，我留下她做什么，与你真的有关系吗？”姬沨珑回道。

“嗯……有道理啊。”封不觉点头道。

“喂！”亭中的絮怀殇已然怒了，高声对他们喝道，“你们俩到底听没听见我说话？别在那儿擅自决定别人的去留！”

“我能不能再问问，如果她本人不愿意留下，你有什么办法留住她吗？”封不觉又道。

“那是当然……”姬沨珑微笑着回道，“从你们进入怜仙宫的那一刻起，去留就不是你们可以决定的了。”

此言一出，封不觉的脑中即刻闪过一个念头。于是，他脱口而出：“女人香？”

“封寮主真是机敏过人。”姬沨珑接道。

“哼……我本来就不相信‘体香’一说。”封不觉道。

“信与不信，并不能改变什么。”姬沨珑抬起右手，开始撩拨肩上的长发，“不错，‘女人香’并不是什么体香，而是一种无色的毒雾……只要在这雾中待上一会儿，人就无法再呼吸外界的空气了。只有服下我亲手调制的独门解药后，方可离开怜仙宫。”

“难怪你老婆这么多，也不怕她们跑了……”封不觉笑道。

“我的女人，本就不会跑。”姬沨珑放开手中发丝，冷冷接道，“再说……那也不管你的事。”她一甩衣袖，将双手背到身后，“好了，别再说东道西了……封寮主，这场赌斗，你意下如何？”

“呵呵……”封不觉耸肩一笑，“我能不能……不赌？”

姬沨珑妩媚一笑：“你猜。”

觉哥看向了絮怀殇：“絮姑娘，你怎么看？”

“我们两个一起上，把她砍了如何？”絮怀殇很严肃地提出了这个建议。

“嗯……办法是不错啦。”封不觉回道，“比起我单打独斗，我俩合力出手……杀掉她的把握是比较大的。”

“封寮主，你知道有个词叫蚍蜉撼树吗？”姬沨珑冷笑着插嘴道。

不过觉哥无视了她，接着自己刚才的话，对絮怀殇道：“但有个问题……就算把她砍了，我们也未必能拿到解药啊……再者，她还有很多手下呢。除非我们能把她给秒了……请注意这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否则，她随时都可以叫来几到几十个圣元无极水平的高手助阵，到那时，咱俩可就歇菜了。”

“好吧……”听觉哥一分析，絮怀殇也死心了，干脆安安心心地坐定，准备看戏，“赌就赌吧。”

“输了也没关系吗？”觉哥见状，恶意满满地问道。

“其实……的确没关系。”絮怀殇回道，“且不说有系统保护，本就不会出什么事……”她指了指姬沨珑，“退一万步讲……她一个女人，能把我怎样？”

由于系统屏蔽的存在，姬沨珑没能听到这句话中间的那段，但她听到了开头和结尾。她当即接道：“絮姑娘，你别误会……我请你留下，不过是想与你谈谈风月、看看景致，绝无什么非分……”

“行行……你不用跟我解释。”絮怀殇不耐烦地打断道，“你们要打快打……”

“呃……好吧。”姬沨珑也不知絮姑娘这种反应是好是坏，反正到目前为止，事情还是按照着她的剧本在发展的。接下来，只要一盏茶的工夫，和一件不入眼的中品法宝，就能把

那个封不觉打发走了……

“姬城主。”封不觉的浮空时间差不多到了，他站到了水面上，语气轻松地说道，“我这边，随时可以开始哦。”

“好！”姬沨珑挥袖一揽，其手中便凭空出现了一个沙漏，“这一注沙，便是一盏茶的时间。”说着，她就将沙漏朝身后一抛。

那沙漏在空中飞旋了几圈后，忽地停了下来，保持垂直、凝滞不动。

这一刻，沙，便开始流了……

“封寮主，请……”姬沨珑那个“请”字才出口一半，就发现……封不觉，已然消失在了她的视线中。

第678章 后宫篇（十四）

“呵……封寮主，确是高手……”姬沨珑微微一笑，言道，“我本以为，你刚才后跃出亭的那一步，已用上了十成的速度……”

叱叱——

姬沨珑一语未尽，两道金光已从半空乍然而出，划出两道诡异的弧线，攻向了她的两肋。

“……没想到，你还留有余力……”她一边说着，一边已抬起右手，在身前绽出了一层蛋壳形的圣元力场，“只是……你这两道术法的飞行速度，反倒不如你本人来得快。”

下一秒，那两张飞袭而来的死亡扑克便击中了圣元力场。前者……瞬间化为了光屑。

“而且……弱得可笑。”姬沨珑看着那些金灿灿的尘埃，摇头念道。

嘭——

几乎在她说话的同时，一记破空之声，已从她的身后响起。

那是觉哥在持续性的【灵识聚身术-改】状态下，全力踏出的【月步】的声音。

凭借这次推进，封不觉的速度已达到了他当前状态下的极限。不出意外的话，在零点五秒后，觉哥就将以一个十分漂亮的擒抱动作钳住姬沨珑，赢下这场赌局。

他的作战策略可谓简单、明确、高效——先发制人、声东击西、一招擒敌。从一开始的突然加速，到死亡扑克的佯攻，再到最后的绕后突袭，一气呵成。

然……这次，他失算了。

叱——

忽地，半空响起一阵沸水蒸腾之声，随之漫起了一片红色的血雾。

接着，便听得“嘭嘭嘭”连续三记沉劲有力的月步声，每一步的声音，都要离姬沨珑的所在远上几分。

“哼……封寮主，怎么样？没伤着吧？”姬沨珑缓缓转身，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说道。

另一边，在一片血光之中，封不觉的身影再现，其两条前臂……不知为何已是鲜血淋漓。

“原来如此……难怪你会提出‘在一定时间内碰到身体就算我赢’这种条件……”封不觉顺势解除了灵识聚身术，甩了甩胳膊，念道，“你就是仗着自己有护体气罩是吧……”

“‘护体气罩’？”姬沨珑念道，“我还是头回听到这种叫法……”

“那你说怎么叫？”封不觉问道。

“呵……”姬沨珑笑了笑，“其实，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她顿了一下，露出一个颇为得意的神色，“这招……是我踏入元圣境界后自创的功法，几乎没在人前用过，所以……尚未命名。”说到这儿时，她干脆背起双手，做出一种有恃无恐的姿态，“哦……对了，封寮主乃世外高人、见多识广，想必是见过类似的法门才会叫出名来的。我看……不妨就称其为护体气罩吧。”

“有意思……”封不觉念叨这三个字时，已是思绪急旋，并立刻看出了一丝破绽，“既然你有护体气罩，为什么刚才还要用圣元力作盾去挡我的飞牌呢？”

“是本能吧。”姬沨珑神情未变，淡然回道，“就好比……你已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身，但当刀子朝你的脸飞来时，只要来得及，你还是会先用手去挡。”

“好的，那你再挡一次让我看看。”封不觉说着，手中金芒一闪，死亡扑克的特效五【追魄（随机消耗三十张牌，在一瞬间释放出1-100张威力等同于“7”的单张扑克）】骤然开启。

眨眼之间，一百道金芒飞散而出，在“零时差演算”的精准调控下，这些光牌以略有差异的速度、从一百个不同的角度袭向了姬沨珑。

“切……”姬沨珑见状，不快地啐了一声，旋即双手握拳，提元出招。

但见，浩然圣元，挥洒而出。刹那间，一个半径一丈的护罩以姬沨珑为中心轰然绽起。

无论那百道金芒的攻击角度是多么刁钻，相互间的时间差配合得有多好，在这四面八方无死角的防御面前，亦只有化为乌有的份儿。

“姬城主，据我观察……”封不觉摸着下巴，若有所思地道，“你的护体气罩似乎有些缺陷啊？”

姬沨珑见自己先前的忽悠被瞬间识破，也只有承认了：“哼……真没办法……”她双袖一挥，收起了外层的圣元力场，“不错，我这气罩只能侵蚀实体，防不了术法。”她仰起头，斜视着觉哥道，“让你知道了也无妨，反正我这气罩……”

“……可以维持一盏茶的时间。”封不觉接过对方的话头，笑着念道。

“你……”姬沨珑神色陡变，一时无言以对。但高手毕竟是高手，她很快就接受了眼前的现实，并冷静下来，沉声道，“好！好一个封不觉。”她的眼神变了，从见面到现在，她第一次对觉哥抱拳拱手，“封寮主机智沉着、有勇有谋，姬某佩服。”

“过奖过奖。”封不觉也毫无敬意地作了个揖，算是礼貌礼貌、意思意思，“不过……对我来说，即使知道了这些，貌似

也是无济于事的……你毕竟是元圣修为，圣元力浩如烟海，想在短时间内耗尽是不可能的。而只要你尚有余力，气罩的维系时间便不会缩短，那样……我就无机可乘。”

“哼……分析得很有道理。”姬沨珑接道，“封寮主……这是打算认输了吗？”

“不，我的意思是……”封不觉道，“咱们把赌注加倍吧。”

“你说什么？”姬沨珑闻言一惊，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条件完全不变，还是以我能否碰到你的身体来定胜负。”封不觉说着，抬手指了指天上的沙漏，“你也不必重新计时，咱们就用剩下的时间来赌好了。”

“喂喂……你又想干嘛？”石亭中的絮怀殇双手托腮，坐在桌边，瞪着死鱼眼说道。

看来……絮女神已经听天由命了……

“那……赌注如何加倍？”姬沨珑本以为觉哥想用这种方法让时间重置什么的，没想到对方竟说不用，这下她就有兴趣了。

“嘿嘿……”封不觉阴险地一笑，“城主应该也听说了，和我一块儿进城的，还有一位鲁姑娘。她长得也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与那位絮姑娘可谓不相伯仲、各有千秋……”

“多谢夸奖……”远处的絮怀殇喝了口茶，淡定地接道，“……人渣。”

封不觉无视她，继续说道：“我提议将赌注改成……如果我输了，我不但把絮姑娘留下，还把鲁姑娘也给你请来，而且我一件法宝都不拿。”

姬沨珑的神情明显起了变化，她的眼中已现出了期待之色：“你赢了……又如何？”

“我赢的话……絮姑娘我自然是要带走了。”封不觉耸肩笑

道，他的神色看起来无比轻松、自信，“不过，我依然不要你的法宝。”

“哦？”姬沨珑已不止是疑惑了，她甚至都有些惊奇了，“那你想要什么？”

“封不觉，在你回答她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提醒你一下。”觉哥还没开口，絮怀殇就抢先说道，“你要是说出什么奇怪的答案来……”她虚着眼，虎视眈眈地望着觉哥，“……我就报警。”

“你爱报不报，我这儿办正事儿呢，少插嘴说些废话。”封不觉不耐烦地白了她一眼，用一种斥责的口吻回道。

絮怀殇长这么大，还从没有被异性用这种态度对待过，她当时就愣住了……

而在她回过神来之前，觉哥已然转头看着姬沨珑，正色说道：“我若赢了……姬城主便让我到你那‘天书世界’中一游，如何？”

第679章 后宫篇（十五）

闻得此言，姬沨珑的脸上立刻闪过了一抹难以掩饰的惊异之色。

她犹豫了两秒，沉声问道：“封寮主……你究竟是何人？来我后宫城……到底有何目的？”

“放心，我不是来夺你那镇城之宝的。”封不觉道，“事实上，在见到你之前，我也并不知道你拥有‘天书竹卷’这种东西。”他抬手指了指姬沨珑，“只是……你身上的那件法宝过于强大，就算你将其收在次元口袋里，也无法掩盖其锋芒。于是……我便怀揣着好奇、对其进行了一番观察，识出了……那就是‘天书’。”

对于觉哥这番解释，姬沨珑自是无法完全信服的，她疑道：“你的意思是……你竟能看到我藏在‘云霓袖’中的宝物？”

“我不能。”封不觉直言不讳地回道，“但我也很难用你能理解的方式把这件事跟你讲清楚。”他看了看天上的沙漏，“所以，我也不想做更详细的解释了……要不然我可没时间来赢你了。”

“哼……有意思。”姬沨珑心思电闪，在极短的时间内将眼前的事态反复权衡了几遍，随即笑道，“好，我就跟你赌这一局。如果我输了，我亲自带你去‘天书世界’一游！”

“一言为定。”封不觉直视着对方的双眼，坚定地言道。

“一言为定。”姬沨珑也用相同的方式回应了他，并接道，“来吧，封寮主，你已不剩多少时间了。”

“啊……你可留神了，姬城主，接下来的攻击……会比较危险……”封不觉说到这儿时，眼神已骤然变冷。

“还望手下留情啊……封寮主。”此刻，姬沨珑的心中已不

再有丝毫的大意，她已然将封不觉视为与自己同等、乃至更强的敌人来看待。

这，就是元圣的心境。

能够修炼至这个境界的强者，不仅具备一份强者应有的傲然，更是具有一种对力量的敬畏。

真正的修炼者，绝不是力量越强越好斗的；相反……随着修为的提升，他们的出手会变得越发谨慎，心态会越发平和……因为修为越是高绝的人，对力量的理解也就越透彻，他们会逐渐意识到自己很渺小……渺小得不值一提……

“我尽力而为吧……”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从行囊中取出了一支针剂，并毫不犹豫地扎向了自己的脖子。

两秒后，一整管奇怪的不明液体便一滴不剩地被推入了他的静脉。他的脸色在瞬间就发生了诡异的变化，其右手也不由自主地捂住了自己的左侧胸口……

“喂……那是什么？”絮怀殇看着这一幕，不禁担忧道，“该不会是某种兴奋剂吧？”

她的直觉还是挺敏锐的，眼下封不觉所注射的，正是其身上最后一剂【贝恩之血】……

“呼……接下来这招，凭我目前的身体素质还无法承受。”觉哥深深地呼吸了一次，回道，“所以我得用点物品来辅助一下。”

“不可能吧……自身肉体无法承受的技能你是怎么学到的？”絮怀殇奇道。

“这不是系统赋予的技能。”封不觉这时已逐渐调整好了呼吸，平静地回道，“而是我自己创造的‘招式’，就像之前的‘岚脚-五瞬星’一样，不过要复杂很多倍就是了……”

“看来封寮主这一击确是非同小可啊……”姬沨珑并未对觉哥“嗑兴奋剂”的行为说三道四，她只是猛提圣元，再度使出那全方位的圣元力场，欲以不变应万变。

“了不起，我还没出手，你好像就已猜到我要做什么了……”封不觉见状言道。

“啊……我明白。”姬沨珑回道，“你想在一瞬间施出惊天之力，强破我圣元之壁加护体气罩二重防御……”她顿了一下，鬓角竟是流下一缕冷汗，“换做我……也只能想到这个方法。”

“既然城主在心理和行动上都已有所准备了……呼……”封不觉又是深呼吸一次，将精、气、神都调整到了最佳状态，“那……封某得罪了！”

话音未落，封不觉就再度从姬沨珑的视线中消失了。

嘭嘭嘭……叱叱叱……

下一秒，两种迥然的破空声交织着、以近乎重叠的高频率响了起来。

【岚脚-八门凯鸟】

“居然同时从八个方向？”姬沨珑着实厉害，刹那间便从这急促的连响中判断出了攻击的来势。

不过……这并不会改变她的战术。

姬沨珑之所以采取这种原地防御的策略，就是因为她知道自己的速度追不上觉哥，即便动了也是徒劳，说不定还会露出什么破绽来……与其做一些没有把握的事情，不如以静制动，专心巩固自己的双重防御力场，这才是更稳妥、也更合理的应对方式。

嗡嗡嗡——

很快，一阵阵能量相抗的声音便在姬沨珑四周嗡然绽开，她定睛一看，只见八道雁形的青白色光芒……已从八个不同的方向将她围了起来，并持续对她的“圣元之壁”施加着压力。

“几乎在一瞬间就移动了八次，而且每移动之间，都向我

踢出了一道威力惊人的斩击……”姬沨珑心中暗惊道，“嗯……厉害是厉害，但还不至于……什么！”

念及此处，姬沨珑赫然发现，自己全力张开的圣元之壁上……竟已出现了细微的裂痕。

“最近和某人（若雨）聊天时，谈到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此时，封不觉的说话声再度响起，“内容是关于如何高效地摧毁一个物体的防御……”

伴随着话语，他的身影也顺势出现在了半空中。

且不说刚才那次攻击对敌人造成的影响如何，反正觉哥自己……这会儿已是全身浴血。

“她告诉我，无论是什么东西，无论其体积、质量、密度、结构如何……都存在着弱点。”封不觉的话还在继续，疼痛对他来说好像没有任何影响，“于是我就问了……如果有一个纯能量所构成的，呈完美正圆形的防护罩，那其表面的每一处……强度不就一样了吗？那不就不存在什么弱点了吗？”他笑了笑，“呵呵……结果，她立刻就告诉了我一个击破这种护罩的方法。”

第680章 后宫篇（十六）

“通常情况下，在面对这种全方位的无差别防御时，选择任意一个点，集中力量进行突破……是一种可取的策略。”封不觉接着说道，“但这种方式，对于‘可即时微调’的力场来说是无效的。”他看着姬沨珑道，“就比如说姬城主你的圣元之壁吧……如果我将所有斩击都集中于同一个方向打过来，那你反倒是好办了。你可以立即将整个力场的圣元力全都转移到受力的那个点上，稳稳地挡住攻击。”

觉哥说这番话的时候，姬沨珑已没有余力再去回应他了……

此刻，姬沨珑的圣元之壁虽还没有崩坏，但已然裂痕密布，摇摇欲摧。她唯有不断地向四周的壁障输出圣元力，才能维持力场不破。因此，她十分希望觉哥继续说下去，最好这家伙一直啰嗦到这八道冲击的力量耗尽、或是沙漏里的沙子流光为止……

“不过……‘她’教我的方法，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封不觉神色微变，接着刚才的话道，“还是以姬城主的防御力场举例……那看似是一个完美的圆，但……假如我同时从八个规则的、且相互对立的方向，朝着这个圆施加八道强度很高、且略有差异的冲击，会发生什么呢？”

“可怕的男人……”此时，姬沨珑的心中，已给了封不觉这样一个评价，她暗忖道，“使出刚才的招式后，他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几尽分崩……但他的神情却还是如此冷静，思绪和措辞也是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莫说是一般人了，就是元圣级的高手，也不太可能在肉身剧损、疼痛难当的情况下做到他这种地步……”

“结果就像现在这样……虽然你的圣元之壁仍未被突破，

但是……”封不觉的话还在继续道，“……破绽，却已经出现了。”

话至此处，觉哥抬起一手，朝着姬沨珑身前的圣元壁一指。其所指之地，正是一组裂痕交汇之处：“我要是没看错的话……那里，就是你那圣元力场的突破点……而且，顺着这条轨迹再进……连你的护体气罩也可一并破之。”

闻得此言，姬沨珑的眼中，闪过了一抹惊惧之色；随之而来的，则是一丝杀意……

“岂有此理……一番赌斗，竟让一个来路不明的破剑茶寮寮主……看出了我的罩门……”姬沨珑想到这儿时，几乎已是打定主意要杀死封不觉了。

原来，适才觉哥所指之处……即姬沨珑脐侧三分的地方……正是这位元圣的罩门所在。

罩门……对修炼者来说，就好比是“捷克弗里德的叶痕”、“阿喀琉斯的脚跟”、或是“人墙中的厄齐尔”……总之，那是个非常关键的、且无法通过修炼去克服的弱点。

自己的罩门，通常只有自己才知道，就算授业的师父也不会知道徒弟的罩门在哪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秘密会被修炼者一直带进棺材里；除非本人亲口告知，否则旁人是怎么也看不出来的。

然而，对此毫不知情的封不觉，竟是直接地“指”出了姬沨珑的罩门所在。这……便足以让对方动杀机了。

“此人智略机敏诡变、身手奇绝精湛、心性更是匪夷所思、癫不可测……”姬沨珑道，“无论他是敌是友，都是我所无法掌控的……必须找个机会杀了他……”

另一边，封不觉还不知对方心中所想，他接着言道：“据说，世上有种叫做‘直死之魔眼’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可以在事物的表面上看到纵横交错的线、以及许多构成线的点；线是‘容易将对象分割破坏的线’，点即是‘事物的

死’……”他顿了一下，“虽然我并不具备这种堪称逆天的稀有能力，但是……我这招【岚脚-八门凯鸟】，却可以通过奇门遁甲之理，在一定的时间内，让‘线’显现出来……”

“你就吹吧……不就是从八个方向各踢了一脚轻重略有不同的强力岚脚么……还奇门遁甲……”亭中的絮怀殇虚着眼道。

“嗯……沙子也快流尽了……”封不觉无视絮怀殇的吐槽，抬头瞥了眼沙漏，随后举起了右手的手指，“姬城主，我可要冲破你的圣元之壁和护体气罩了。一会儿我的手指点到你腹部，你可别见怪。”

“且慢！”姬沨珑的脸上露出一抹紧迫之色，当即出言阻止道，“不必了！我认输！”

危局之中，姬沨珑的判断依然保有相当的理性。在知道自己已经必败的前提下，至少也不能让那个男人占了便宜……

要知道，自从记事时起，她姬沨珑的身子，就再也没被男人碰过了。别说是肌肤相亲，就是隔着衣服戳蹭一下手臂都不曾有过。眼前这场赌局，也是她在“绝对不会被碰到”的心态下提出的。

所以，她果断地选择了认输，阻止了封不觉的行动。

而觉哥也显得“很有风度”，他耸了耸肩，露出一个不置可否的表情说道：“好吧，承让了。”说罢，他便身形一转，跃回了石亭中。

“呼……太好了。”觉哥的双脚一着地，就踉跄两步，朝着石桌的方向跌了过去。

“喂……你没事吧……”这回换成絮怀殇紧张起来了，她急忙上前扶了觉哥一把，帮其坐到桌旁。

“当然有事儿……”封不觉回道，“生存值还剩12%，体能值用掉了两千多，还用掉了一件相当不错的消耗品。”

“你也是蛮拼的……”絮怀殇吞吞吐吐地接道，“嗯……谢谢你。”

说到底，觉哥拼着老命，客观上来说也是为了“救”絮女神。想到这里，絮怀殇还是由衷地说了声谢谢。

可惜……这份感谢很快就荡然无存了，因为……

“不用谢我……”封不觉回道，“其实我本来已经打算把你给卖了……刚才我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她要是坚决不投降，那我就歇菜了。”他摊开双手，若无其事地接道，“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在短时间内再做超高速移动了，就算找到了对方的弱点，我也是没有能力凭肉身去突破那两重防御的。”

“什么！”絮怀殇一听，脸都气红了，不过她立刻强压怒火，远远望了荷花池上的姬沨珑一眼（姬沨珑周围的能量尚未消散，暂不能移动），再压低了声音对觉哥道，“那你还玩儿什么赌注加倍？有病啊？”

“不懂了吧……这才是虚张声势的高端玩法。”封不觉回道，“哪怕你手里拿着一堆散牌，但只要牌面上有同花的可能，你跟对面拿三条A的喊声梭哈，对方也得慌一下。”

“就是摆出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作死呗？”絮怀殇应道。

“正因为我‘摆出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作死’，才让对方在心理上产生了压力。”封不觉接道，“再者，我的【岚脚-八门凯鸟】，以及那套奇门遁甲的理论，可全都是真材实料……这就叫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在这虚虚实实之间，对方的心理压力逐渐累积，直至最后……让她信假为真，从而做出了那个投降的决定。”

“但这些全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絮怀殇紧跟着觉哥的思维，接道，“你就吃准了她宁可认输也不会让你碰她吗？”

“有那么七八成的把握吧。”封不觉回道，“当然了，她若真觉得被我碰了也无妨，我也不怕。我会及时露出好色的表

情，编造一个淫荡点的招式名，并于出手前再问一句……‘姬城主，你准备好接我这招拈菊弄丘了吗？’”

“哦……”听到这儿时，絮怀殇脸上的表情已归于平静；她“哦”了一声，沉默了片刻，随即直视着觉哥，情不自禁地道了一句，“平心而论，你的无耻程度真是令我耳目一新……”

第681章 后宫篇（十七）

对于絮怀殇的评价，觉哥完全不以为意，他接道：“另外，即使计划失败，我也有后招。‘赌注加倍’这一手，不仅能起到虚张声势的效果，还给我提供一条后路……万一我真的输掉了赌局，我也可以以此为理由，顺势去找鲁特和二十三来帮忙。”

“就算在赌注不变的情况下输了，你也可以去的吧……”絮怀殇道，“还能多拿一件中品法宝不是吗？”

“哈……天真。”封不觉笑了一声，“假如我在原本的条件下败了，拿了件中品法宝走人……那我过会儿再来拜访时，她很可能就不会再见我了。哪怕我把救兵搬来，对方也可以随便编个理由，闭门谢客……”

“但……如果鲁特真得像你所说的……那么漂亮，姬沨珑还是会见的吧……”絮怀殇低声嘀咕道。

她说这话时显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刚才封不觉同时夸奖了她和鲁特，所以这两句听着……像是她在变相夸自己。

“那可就存在变数了……”封不觉察觉到了絮怀殇的神情变化，不过他只是一笑而过，没有说破，“在我一来一回的过程中，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呢……”

二人言至此处，忽闻一声轻喝。

他们循声望去，原来是荷花池上的姬沨珑……终于将周遭的能量全都抵消了。

两秒后，姬城主便收起了圣元之壁和护体气罩，并一扬衣袖，将天空中的沙漏收回。

她整了整呼吸和神色，微微昂首，重新将视线投向了石亭中的男女：“封寮主，你看上去……伤得不轻啊。”

“是啊。”封不觉提高了声音，转头回道。

“他居然承认了……”姬沨珑实在是看不透眼前的男人，她根本无法判断他下一步会说什么、做什么……

“其实，我也正想问呢……”很显然，封不觉的话还没完。

刚才那句“是啊”只不过算是“蹬鼻子”，接下来的内容才是“上脸”。

“……不知姬城主能不能给我提供一点疗伤丹药什么的，让我吃两片儿对付对付。”觉哥毫不客气地提出了非常过分的要求。

“他居然还问我要疗伤丹药……”姬沨珑心里已经在骂街了，“这人到底要不要脸……还没动手就跟我谈条件、要好处，打完以后还要我来负责他的伤势……那要是不小心把你给打残了，老娘还得养你一辈子不成？”

“当然……姬城主若是觉得不方便的话，就算了……”隔了两秒，封不觉又道，“我破剑茶寮虽是山野小派，但疗伤的药物还是有那么几样的……”他一边说着，一边装模作样地将手探入了行囊中（这个动作在NPC眼中就是把手伸进衣襟取物），“我用自己的也行……”

他那眼神，那动作……就仿佛在说——“堂堂后宫城主，连点疗伤丹药都拿不出来，真是小家子气。”

“不必了！”姬沨珑即刻出言阻止了觉哥，并咬着下唇，恶狠狠地念道，“我给……”

说罢，她便从荷花池上飘然而来，落回了亭内。不消片刻，姬城主便从其“云霓袖”中拿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白玉瓶子，放在了石桌上。

“这是我姬家祖传的疗伤圣药——纳元彻髓散，封寮主若不嫌弃，就请拿去用吧……”姬沨珑此时已是火冒三丈、玉颜透霞，但她怎么说都是元圣级的高人，又是一城之主……为了保持风度，实在是不好发作。也只能强压怒火，把药给出

去。

“多谢。”封不觉嘴上在说感激之词，但神态却毫无感激之意。话音未落时，他便快速拿起桌上的瓶子，紧紧攥在了手里。

【名称：纳元彻髓散*7】

【类型：消耗品】

【品质：精良】

【功能：完全恢复生存、体能、灵力值（回复效果不受到、亦不产生递减影响）】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圣元世界最强疗伤圣药之一。】

看到物品说明的刹那，封不觉心中便道：“好东西啊……这不等于就是‘仙豆’了吗……”

念及此处，他已打开了瓶口的塞子，从中取了一粒服下，接着……他就很顺手地……把瓶子放入了自己的行囊。

“嗯……”姬沨珑虚着眼（她很少露出这种眼神），望着觉哥，心道，“这家伙……不准备把剩下的药还给我了吧……”

就在她犹豫着要不要借机发飙的时候，一个柔和的声音忽在亭中响起。

“禀城主，苏将军求见。”从声音判断，说话者似乎是林鹊。但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想必她是用了某种远程传声的术法。

“有什么事吗？”姬沨珑略微偏过头，对着空气沉声问道。

“说是……寻得二位佳人，想引见给城主。”林鹊的声音回道。

姬沨珑撇了撇嘴，接道：“我现在没空，让她们稍……”

“且慢。”这时，封不觉竟突然插嘴道，“姬城主，我这边

的事……不着急，我也想休息一下，再游那天书世界。”他看着姬沨珑，“反正客人也已经来了，我看……城主不妨就在此与她们一见。我和絮姑娘就在旁边散散步，保证不打搅你们。”

“封寮主……”姬沨珑道，“这……怕是不妥吧。”

这当然不妥……首先，这是人家的家，又不是你家，人家什么时候见客、或者见不见客……和你有什么关系？再者，就算人家要见，也不需要你在旁边晃来晃去的吧？

但……封不觉可不管这些，他一听到“二位佳人”这四个字，便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考虑到“女人香”的存在，他必须亲自确认一下对方请进来的不是自己的队友才行。

“哦……”觉哥被回绝后，露出一个深沉的神色，点了点头，“也对……瞧我这记性，我差点儿忘了……嘿嘿嘿……”他奸笑了几声，朝姬沨珑投去一个男人之间才会使用的眼神，“放心，姬城主，这事儿我不会声张，我懂的……”

“你懂什么呀？你究竟懂了什么呀！你准备声张什么呀？”姬沨珑心中莫名抓狂起来。

但表面上，姬城主仍得强作镇定、吐槽不得：“封寮主……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

“行行……你不用解释……”封不觉打断了对方，“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

他这种态度，让姬沨珑别无选择……

“唉……”姬城主闭上眼睛，长叹了一声。她放弃了辩解，只是用传音术对林鹊说道：“林鹊，让潇潇带着客人进来吧，直接来‘顾荷亭’便是。”

“遵命。”林鹊的回应即刻响起。

大约过了五六分钟，便有三名美貌的女子从花林间款款行来。走在最前的苏潇潇是一身男装打扮，不过那凹凸有致的身材早已将她的性别给暴露了，其脸上的胎记也让她显得

很扎眼；而紧随其后的若雨、花间二人，在NPC的视角中看来，乃是两名劲装打扮的女侠，且皆是美若天仙、英姿飒爽。

“嗯……确是佳人啊……”仅是遥望着若雨和花间二人，便让姬沨珑的脸上显出了一丝青睐之色，被觉哥激起的火气顿时都消了大半。

“呵……潇潇还说不擅做这差事，结果不是做得很好吗。”心情转佳的姬沨珑笑眯眯地端起了桌上的茶杯，浅饮一口。一是润一润口舌，二是定一定心绪。

然……下一秒，却有一句惊人的对白从其身旁响起。

“哈！老婆！这么巧啊！”

“噗——”姬沨珑瞬间又喷了一口茶出去。

紧接着，她便一脸惊愕地转过头，看了看说出那句话的觉哥，随后又转头看向了已走到数米之外的两名客人。

“你不会是在跟我说话吧？”若雨用了一个从觉哥身上学到的、类似“你TM在逗我？”的表情，瞪着觉哥冷冷问道。

“呵呵……姬城主，真没想到会这么巧……”封不觉没有正面回答若雨的问题，而是转过头对姬沨珑道，“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夫人，破剑茶寮的女主人，江湖人称‘千邪斩’黎若雨；她身旁那位，乃是我破剑茶寮的香主，石上花间。”

觉哥确实机智，他的这番话，就好比是当着NPC的面跟队友们串好了口供。若雨和花间也是聪明之人，自然会意，没有出言去反驳觉哥。

“呃……”这下，苏潇潇可就尴尬了，她还没来得及跟城主打招呼，就听到了这么一段话。虽然她并不知道城主身旁的那对男女是何方神圣，但能进的怜仙宫大门的，基本都是贵客……不好得罪。于是，她只能硬着头皮对姬沨珑道，“城主……属下办事不周……”

“没事……”姬沨珑没有让苏潇潇说下去，“潇潇，你先下去吧，这里没你的事了。”

“是……”苏潇潇犹豫半秒后，作了一揖，并瞥了封不觉和絮怀殇一眼，随后才转身离去。

待她走后，姬沨珑长出一阵鼻息，其眼中还闪过了一抹异色。

片刻后，她开口道：“既然都是封寮主的熟人，那就好说了……”她看向若雨和花间，又道，“二位来得正巧，刚才我与封寮主做了一番赌斗，结果……是我输了。”她的语气已恢复了平时的淡然，仔细听……还能听出一丝慑人的寒意，“眼下，我正欲请封寮主和絮姑娘到我的‘天书世界’中一游。不知二位……是否也有意一同前往呢？”

第682章 后宫篇（十八）

话分两头，就在封不觉他们准备进入天书世界时，在后宫城之外……一场阴谋，已悄然展开。

“这霞光，甚是美丽啊……”

龙海之上，一个温和的说话声缓缓响起。

说话的男子，看面相三十岁上下，生得是英俊挺拔，器宇轩昂。他身着华贵似锦的长袍，腰系龙纹饰带，脚踏云罗快靴；头上则是长发束冠，冠缀明珠。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个非同凡响的人物。

此时，这个男人正脚踏着一把青铜色的飞剑，浮在半空之中，似是在跟自己前方的另一名男子说话。

而那另一名男子……就是印楼兰。

“元神散灭之光，自然很美。”印楼兰头也不回地接道。

那人闻言后微微一笑，又道：“莫如秋好歹也是莫家的嫡长子，你杀了他……就不怕莫家的人来找你算账么？”

“姬兄，你不觉得自己这个问题问得很可笑吗？”印楼兰说着，调转飞剑，转身面向了对方。

被他称为“姬兄”的男人，不是旁人……正是姬沨珑的兄长、姬家现任家主、元圣级高手——姬轩宗。

“呵呵……也对……”姬轩宗潇洒一笑，摸了摸自己鼻子，“今夜一过，印兄便无需再向世人隐藏你真正的实力了……届时，莫如秋的死，反倒成了一个很好的引子。莫家的人若是来找你寻仇，你正好可以乘势将他们尽数击败，一举扬名天下。”

“嗯~知我者，唯姬兄一人尔。”说这句话时，印楼兰的语

气虽是很愉悦，但他那张脸……却仍是紧绷着的。

这些年来……印楼兰为了隐藏自己的野心，可谓处心积虑、夙夜匪懈。为了不表露出内心的真实想法，他干脆就一直紧绷着脸部肌肉，常年保持冷漠的神情。如今的他……除非是受到什么大刺激，或者自己刻意为之，否则……其脸上是不会再出现什么明显的表情变化了。

“呵……彼此彼此。”姬轩宗应道，“放眼整个圣元世界，能懂我姬轩宗的人，也只有印兄你一人而已啊。”

话至此处，两人相视一笑，那笑容中蕴含着无比深厚的默契和信赖。

很显然，他们相识已不是一两天了。而他们即将推展的宏图霸业……也是早在许多年前便已开始酝酿的。

“对了，印兄。”数秒后，姬轩宗正色说道，“目前城中的情况如何？有没有出现什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计划的变故？”

“完全没有。”印楼兰底气十足地回道，“和往年一样，城中的游人浪客、奇人异士确是不少，但能够达到圣元无极七转以上的人……屈指可数。”他瞥了眼海面上的霞光，“眼下还死了一个。”

“嗯……”姬轩宗点头接道，“也就是说……城中能对我们构成威胁的人，就只有我那妹妹、还有苏潇潇、林鹊她们三人了。”

“谈不上什么威胁吧……”印楼兰道，“一旦我使出真本领来，即使苏潇潇和林鹊联手，在我手下也撑不过一盏茶的工夫。”他顿了一下，看向姬轩宗，“至于令妹……反正姬兄你有制伏她的办法不是吗？”

“呵呵……那是自然。”姬轩宗笑着应道，“当年我将‘天书竹卷’交给她时，她绝不会想到……我还留了一手……”

“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印楼兰目光渐变，其眼中闪过了野心的火焰，“今夜过后，这后宫城便会成为你我二

人的根据地。以此为起点，半月之内，我们即可鲸吞龙海周边四国，一年之内，便能占领圣元世界四分之一的领土……哼……雄霸天下，指日可待……”

……

同一时间，天书世界。

此时，觉哥、若雨、花间、絮怀殇四人，已在姬沨珑的引导下，一同进入了天书竹卷内部的空间中。

此地的地形像个平底大碗，中间是一片宽广、空阔的平原，地质是平整的黄土地。空地中间，坐落着一间砖瓦木草所造的小屋，屋旁还有立着一块黑色的石碑。而这块区域的四周，皆被山水和云霞环绕，几片稀疏的桃树林点缀在山脚下，也算自成一派景致。

“哇，这是什么地方啊？”望着周遭骤变的景色，花间一脸惊奇地问道。

“竹简之内，另有天地。”姬沨珑沉声回道，“这里，便是天书世界。”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花间用一脸不明觉厉的表情接道。

“厉害的……是你们封寮主。”姬沨珑说着，将目光移到了觉哥的脸上，“我到现在仍想不明白，你是如何得知我身怀天书竹卷的……”

“啊……非要解释的话……”封不觉将双手放到脑后，摆出一副悠哉的样子念道，“因为这组数据的强度过高，纵然将其放在储物空间之内，其数据光流仍然会从里面透出来，就好比是放在塑料袋里的萤火虫一样……像这么强的东西，我自然会多看两眼，于是……在对其数据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观察和解读后，我便从数据视角中破译了这件物品的‘名称’，得知了它叫【天书竹简】。”

他一口气说了这一长串，但其中有五成以上的内容都被

系统给屏蔽了，NPC听得似懂非懂。至于他身边的三名队友……也只有若雨能完全明白这段话在讲些什么。

“哼……罢了。”过了几秒，姬沨珑回道，“看来真如封寮主所说，就算你详细讲了，我也未必能听懂。”

“可不是嘛～”封不觉摊开双手道。

“不过……我还有一问……”姬沨珑接着又道，“这卷天书，乃是家兄年少之时，从一位名曰左道的‘旁门大仙’手中所得，个中因果奇遇，我也不做赘述，总之……此书应为天外之神物。按理说，除了我和兄长外，这世上应无人能识得此物才对……”她顿了一下，直视着觉哥的双眼道，“然，封寮主非但能说出天书之名，更是知道‘天书世界’的存在……”她语气微变，“结合封寮主先前的种种怪诞言行，姬某猜想……破剑茶寮的诸位，是否和那位‘旁门大仙’有关呢？”

封不觉听着姬沨珑的话，脑中思绪飞转……他当然记得“旁门大仙左道”的名讳，在“苍灵论剑”那个剧本结束后，小叹和小灵就跟觉哥详细讲过在镇底迷宫中的经历；当时觉哥就推测，这个“左道”很可能是个在各个时空中穿梭的厉害角色。如今姬沨珑的话便可佐证……这个推理是正确的。

“哦～左大仙嘛～听过听过。”封不觉很快就挂起微笑，开启了忽悠模式，回道，“可惜，这位仙人向来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也未曾有缘与之一见。”他话锋一转，“不过嘛……本门确实有两位弟子，在因缘际会之下，得到过左大仙传下的法术……要说‘关系’，大概就是这样了吧。”他停顿了两秒，又道，“哦，至于你这天书的相关情况……我并不是从左大仙那里知晓的，而是从一位‘疾鹏仙人’那里所知。”

“原来如此……”姬沨珑点头应道，“封寮主不愧为世外高人，智周万物，见多识广……姬某还是得道一声佩服。”

“呵呵……过奖过奖。”封不觉满脸堆笑道，“说起来，我也有一事不解，还望请教。”

“请说。”姬沨珑道。

“姬城主得此天书，想必已有不少年了吧？”封不觉接道，“我想问的是……”他转了个圈，朝四周望了望，“为什么这里还是只有一间茅草屋而已？”他瞪大了眼睛，追问道，“鬼神阵呢？仙术道场呢？天衣工房呢？炼丹房呢？天工宝塔呢？”

“呃……封寮主，你说的那些……我从未听过、也未见过……”姬沨珑念道，“我确实在这里建造过一些东西，而那些……即是后宫城的雏形。”

“我勒个去……”封不觉心道，“这个蠢女人……坐拥天书竹简这种诺亚级生产神器，不去锻造法宝、装备，反而在这里玩什么SIMCITY（模拟城市）……”

“而当我将后宫城移动到外界之后……”姬沨珑的话还在继续，“如各位所见……这里就恢复了最初的样貌，只剩下一间茅草屋了。”

“好吧……好吧……”封不觉摇着头，懒洋洋地言道，“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早知如此，我还不如选择拿件法宝呢……”这话倒是有感而发，他可没想到姬沨珑所掌控的天书世界里几乎空无一物。

“呵……看来封寮主对我这天书世界中的境况，有些失望啊……”此刻，姬沨珑的脸上，忽地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意。

“姬城主……你想干嘛？”封不觉察觉到了什么，神色一变。

“哈哈哈……哈哈哈哈……”姬沨珑大笑起来，其姿容艳绝狂狷，令人神醉意痴，“封不觉，今日你已看破我的罩门所在，难道你觉得……自己还能走得了吗？”

第683章 后宫篇（十九）

“哈哈哈哈哈哈！”封不觉也笑了，笑得比对方还要狂，“我还以为你想说什么呢……要打是吧？我告诉你……我们这边四人要干掉你，简直是十拿九稳。”

“所以，我不准备和你们打。”姬沨珑淡定地回道。

“哈？”觉哥闻言，微微一愣。

当他意识到对方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时，姬沨珑已是身形一闪，不见了踪影……

“糟了……中招了……”下一秒，封不觉虚起眼，语气有些尴尬地念道。

“怎么了？”絮怀殇问道。

“我们……”觉哥还没回答，若雨便接道，“……大概被关在这儿了吧。”

“什么？”花间惊道，“不会吧？出不去了吗？”

“是啊，出不去了。”封不觉接道。

“为什么啊？”花间不解道。

封不觉叹了口气，踱了几步道：“嗯……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得从这天书的基本内容讲起……”

“哦……”一听觉哥要开始解释说明了，三位美女便纷纷站定，左手横抱在胸前，右手托腮，进入了一种“听课”状态。

“天书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封不觉说道，“第一部分，是辅子彻的手记……”

“诶，等等等等……这辅子彻是谁啊？”花间问道。

“哈！连辅子彻都不知道。”封不觉干笑一声，接道，“正

所谓——孤心悯世情，结友尽豪英。墨客胸中计，能退百万兵……指的就是辅子彻。”

“这说了等于没说啊……”絮怀殇评价道。

“其实……你们真的不用问得这么细致……”若雨轻叹一声，“这无异于是在引诱他不断地讲出一些全新的、且与我们毫无关系的设定和知识而已……”

听了若雨的吐槽，觉哥歪了下头，接道：“好吧，那我说得简短些……总之呢，辅子彻乃是三家分晋时期，某落魄贵族的后裔，后来则成为了墨门中人。”封不觉道，“他的手记中，包含有机关奇术、鬼谷兵法、墨家思想等等……这部分即是天书竹简的主要内容。”

停顿了几秒后，觉哥又道：“再来说天书的第二部分……那是由巴蜀文字所载的古巴蜀战甲术，也是一种类似黑科技的玩意儿。”说到这儿，他伸了个懒腰，“至于第三部分嘛……嗯……应该是一块紫色的竹片，其内文由上古夏朝文字所书，乃是一段口诀。说白了……那竹片就相当于是‘传送门’，而口诀就是‘钥匙’。如今拥有钥匙的人已经离去，并且从外面把门给关起来了……”他的视线扫过三名队友的脸，“……我们自然就出不去了。”

“好吧……”花间继而问道，“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等呗。”封不觉道，“姬沨珑又不可能把我们关一辈子，等她想清楚如何处置我们时，必然会再进来的。”

“我觉得……她可能会带一群手下进来，把你给干掉，然后将我们三个强行纳入后宫。”絮怀殇半开玩笑地接道。

“不……她应该会把我和不觉一起干掉。”若雨纠正道，“那位苏将军跟我们说过……她们城主只喜少女，不好人妻。适才不觉一说我是寮主夫人，姬沨珑看我的眼神就变了……好像瞬间就兴趣全无。”

“那好办啊。”封不觉闻言，当时就乐了，“等她们进来的

时候，我就说，咱们刚才闲着无聊，四个人一起【哔——】了，这样她们就没辙了吧。”

很显然，觉哥这种作死的话语，换来的回应也只能是……

“你赶紧去死一死吧……”

“我报警了……”

“下月稿费减半……”

……

黄昏时分，客栈之中。

“完成了。”鲁特从床上坐了起来，并睁开了眼睛。

“花费的时间比预计得要长啊……”二十三仍坐在桌边，丝毫未动。

“因为被你改写过的部分代码夹杂其中，使我的作业量呈倍数增长。”鲁特冷冷回道。

“呵……怪我咯？”二十三转头朝着鲁特妩媚一笑。

对于二十三这戏谑的回应，鲁特产生了些许疑惑，她念道：“在这种情境下，你的神态和语气选择似乎有点不妥吧……”

“那部分数据已不在我的演算流程中了。”二十三回道，“我说过，我的性格模组进化度极有可能是整个惊悚乐园中最高的。我不需要通过运算……或者说‘思考’……去选择表情、语气；我只需要凭‘感觉’去做就行了。”

“好吧……”鲁特应了一声，又道，“那么……封不觉他们怎么样了？这么久还没回来，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问我干嘛？”二十三似笑非笑地回道。

“说真的，二十三，你我都是衍生者，有必要这样说话么？”鲁特反问道。

的确，她们两人对之前那几个小时中发生的一切都心知肚明。在鲁特忙于封闭沙盒的时候，二十三也没闲着……她看似坐着不动，实则是在修补自身受损的数据，另外……她始终都没有停止对觉哥的远程追踪。

“行~告诉你也无妨。”二十三转头接道，“但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鲁特还是像机器人一般的口吻。

“你和封不觉到底是什么关系？”二十三道。

“合作伙伴。”鲁特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道。

“你这么关心他、信赖他……”二十三道，“他在你心里……就只是个合作伙伴？”

鲁特闻言，沉默了数秒，方才开口道：“首先，我没有‘心’。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我没有那个器官，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我没有那份意念。”她站了起来，“其次，容我提醒你一下……你所谓的‘关心、信赖’……在我们衍生者这边，统一称为‘权限’。是的，我给了封不觉很高的交互权限，因为我的逻辑回路判断……他是一名符合该级别标准的用户。”说着，她已走到了二十三身边，“最后……虽然我认为这是一句废话，但我觉得说出来也无妨——二十三，你还记得……自己是一名衍生者吧？还是你认为……自己已经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

第684章 后宫篇（二十）

夜，似一杯卡普奇诺。

朦胧的月色如浮在上层的泡沫。

浓厚的芳香在空气中漂泊。

人们心甘情愿的，沉溺于这欲望的漩涡……

凰月十二，圣元世界的满月之日。

是夜，亦是后宫城主姬沨珑巡城游赏之时。

在夕阳西沉的那一刻，城中的莹树刹那间开花了，那清莹秀澈、披光挟霞的花茫……堪称绝景。

同样是在这一刻，一道雍容绝逸的身形，自怜仙宫中行了出来。

宫门前，一辆马车，早已静候在此。

姬沨珑所乘坐的，自然不是普通的马车。

马，是白泽圣马（圣元世界的马中之王，属高等神兽。高四米，重两吨；头生倒犄，背生双翼，蹄若坚钢；全身长满纯白云羽，胸前长有厚实的银鬃）。

车，是夔龙御驾（夔骨为基，青铜所铸。车轨宽四米，重千斤；车身金玉交织、宝石点缀，连轮毂都是海底寒铁造就，极尽奢华）。

而那驾车的马夫……便是后宫城督军，苏潇潇。

此时，苏潇潇已坐在了驾车的位置。怜仙宫前的道路也早已清空，四十名铠甲加身的禁卫分列在路的两旁，准备为城主的游城之旅开道。

“城主，请。”在马车旁迎接姬沨珑的，是林鹊。

夜色下的林鹊显得更美了，她投向姬沨珑的眼神中还含着一份略带怯意的情愫。

姬沨珑走过她身边时，冲她微微一笑，趁势拉住了她的手，将其一同揽上了车……

这马车并不是封闭式的，而是带敞篷的那种款式，宽敞的座椅如沙发床一般舒适，开放式的设计可以让乘坐者舒畅地观赏周围的景色。

当然了……也能让车外的围观群众，一堵那高高在上的后宫城主。

“城主。”待姬沨珑和林鹊上车后，苏潇潇回头望了她们一眼，并用询问的语气朝前者点了点头。在得到了肯定的回应后，苏潇潇便抖起缰绳，驾着神兽出发了。

与此同时，在道路两旁列队的禁卫们也整齐地迈开步子，大踏步地向前行去。

依照往年的惯例，他们要沿着城里的大路绕城一周，最后再顺着主干道，从城东一路回到怜仙宫。

在这期间，城主要经过的道路上，是绝不允许有人阻挡的，谁挡就弄死谁……

“呵……人生得意，莫过于此啊……”车才行了不久，姬沨珑便伸手拿起桌上早已备好的一杯美酒（是的，这车的空间足够在中间加一张桌子，事实上，这车的底面积几乎和巴士一样大，在上面打滚都行）一饮而尽，并将林鹊挽入怀中，在其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

“城主……这大庭广众的……”林鹊瞬间已面红耳赤，娇羞难当，但她却丝毫没有把对方推开的意思。

“哈哈哈哈……”姬沨珑笑道，“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后宫城上下，还有谁不知道你是我的人？”

“城主……”林鹊用埋怨的口吻娇嗔了一句，随即将头深埋在了姬沨珑的胸口，不再言语。

她们两个女人，就这么在街上上演着如此不堪入目的戏码，着实让人忍无可忍，对于这种行为，我个人只想说四个字——NICE.

……

夜色已深，月色渐浓。

姬沨珑怀抱着林鹊，一路饮酒赏景，月下畅游，只觉春风得意，时光飞逝。

不知不觉，她们已来到了城东。来到了城中最长、最宽的一条主干道上。

“快看！姬城主的马车来了！”

“好大的气派！”

“终于等到了，我终于可以一睹那绝世容颜了。”

前文已经提过，城东乃酒家食居林立之地，亦是莹树最为繁盛的所在。每年，聚集在这里的人流都是最多的。

此刻，随着马车的靠近，人们的情绪更是高涨到了极限。

“大哥，姬沨珑……似乎快要经过了。”

登元楼上，罡山四天王已收拾好了白天那不愉快的情绪，全神贯注地等待着马车到来。

“嗯……”道正饮下杯中之酒，与几名兄弟一同凑到了窗边，“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个怎样的女子……”

到了这会儿，他反而有些冷静了。

因为他明白，这世上的很多事，都是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就好比那些你等了很久、再三跳票、最后终于发布出来的游戏大作，等你真正玩上手时往往会发现……其实也就那样儿吧……

不过，姬沨珑……不符合以上这个例子。

她的美貌，并不会由于别人的期望值过高而失色。只要对方还是人类，且审美观正常，就绝对会在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感受到震撼。

“这……”

“这……”

“这就是……”

“姬沨珑……”

果然，当姬沨珑的身影逐渐清晰后，罡山四天王皆是瞠目结舌、口无完语。

他们四个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可是这一刻，他们全都被征服了……那倾世的美貌，已让他们如痴如醉。纵是林鹊这样的绝色，在姬沨珑的身旁也显得黯然了几分，愣是被他们四个给无视了。

“呵……潇潇。”同一时刻，马车上的姬沨珑也瞥见了登元楼上的四人，她开口问道，“今年包下登元楼的那几个，是谁啊？”

“回城主。”苏潇潇侧过头来，回禀道，“是近几年江湖上风头正劲的四名结义兄弟，人称罡山四天王。”

“哼……什么四天王……”姬沨珑又抬头看了眼那四张呆若木鸡的花痴脸，“虚有其表、四个草包……”

“城主所言极是。”苏潇潇道，“据说他们四个贪杯好色，在江湖上素有风评，算不得什么英雄人物。”

“唉……看来，我回去得再订几条规矩。”姬沨珑摇着头道，“这几年，登元楼老是被这种人占着，看着都让人恶心。我也不求那里年年都坐着英雄豪杰，但也不能太次了不是？就算是那封……”

话至此处，她忽然不说了，并微蹙秀眉，露出了一个疑

惑的神色。

“怎么了？城主。”林鹊察觉到了姬沨珑的表情变化，关切地问道。

两秒后，姬沨珑便展眉摇头，苦笑一声：“呵呵……没事，我大概是醉了吧……”

轰——

恰在此刻，异变陡生。

金光乍现，惊天一变。

“姬城主，抱歉了。”一个低沉、冷峻的声音自高空荡下，“你今夜的游赏，怕是到此为止了”

同一秒，一道擎天巨柱般的金光，沿着大道扫荡而来。

在前方开路的守卫们可谓反应神速，他们赶在街上的人群乱作一团之前，便已纷纷站好位置，绽开圣元力，布下一阵。

但见，一个长方形的、厚实的防御力场顺势张开，将姬沨珑的马车及其周围的一块区域笼罩其中。

很快，街上的人群便散到了两边的街巷中；而那道金光，也在马车阵前停下了。

“嗷——”这时，白泽圣马一声嘶吼，高扬前蹄蹬了两脚。看起来……这神兽似乎是本能地感到了某种危险，故而在向它的主人示警。

“印楼兰，你这是什么意思？”

片刻后，姬沨珑用一种冰冷的、肃杀的语气开口问道。

她自然听得出说话者是谁，她也明白……这绝不可能是有人在跟自己开玩笑。

“我……有话要说。”说话间，印楼兰的身影已从那金光之中飘然落下。

眼前的印楼兰，已和白天的时候大不相同。此时的他，身披金盔金甲，护手、战靴俱全；原本背在身后的双剑改配到了两侧腰间；一头金黄的长发似雄狮之鬃，披散在肩。

“呵……”姬沨珑抬眼与对方对视着，并悄然用手拍了拍身旁的林鹊，示意她退避，“你倒是说说看。”

“从今日……不，从此刻起……”印楼兰道，“我，便是这后宫城的新城主。”

“哈……哈哈哈哈……”姬沨珑当即大笑，但这笑声又突然中止，“放肆！”

伴随着这声怒叱，一股圣元力自姬沨珑身上轰然绽出，席卷了整条街道。

“简直是痴人说梦……”下一秒，姬沨珑缓缓站起，厉声接道，“你觉得……我会将城主之位让给你？”

“不，你不会。”印楼兰回道，“所以，我现在自己来取。”

“哼……”姬沨珑冷笑，“我倒要问问……怎么个取法？”

“很简单。”印楼兰说这句时，已然双脚落地，站在了大路中央，“首先，我会控制住全城的军士，为我所用。”

他话音未落，周遭便有一阵嘈杂之声响起，那是大队人马在夜色中徐徐涌动的声音……

不多时，在路人们惊讶的目光中，这条街及其周围的建筑物上，就已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守城士兵。

“怎么？你们这是想造反吗？”姬沨珑的视线扫过那些士兵，口中冷冷言道。

“他们不想，只是……”印楼兰接道，“他们全都中了我的蛊术，身不由己。”

“你能给全城所有的士兵下蛊？”听姬沨珑说这话时的口气，她好像是不信。

“当然可以，反正我有的是时间，一个一个来就是了。”印

楼兰平静地回道，“我在这里做了十几年治安长官，我认识他们每一个人，能叫出他们每一个的名字，和他们每个人都出去喝过酒；想要对他们下蛊……易如反掌。”他顿了一下，“可惜这种蛊对修为较高者无效，否则……你的那些禁卫，我也一并给下了。”

听见这话，就是姬沨珑也不由得对印楼兰这种可怕的毅力感到钦佩，不过，她嘴上是不会说出来的：“哼……好吧，全城士兵都被你控制了，但那又如何呢？”她的态度依旧从容，“就算他们一拥而上，也不是我这四十名禁卫的对手。”

“我的话还没完。”印楼兰又道，“控制他们，只是第一步。”他的语气仍是那样不紧不慢，“第二步……是制伏苏潇潇和林鹊。”

“哼！”苏潇潇早就按捺不住了，她跃至马前，指着印楼兰的鼻子便道，“姓印的！本帅忍你很久了，想制伏我？有本事你就试试！”

“不着急动手。”面对挑衅，印楼兰还是像温吞水一样，四平八稳地接道，“等我说完第三步再动手也不迟。”

“让我猜猜？”姬沨珑笑道，“你那第三步，该不会是把我也给制住吧？”

“就是。”突然，另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而且说话之人，已经悄然出现在了马车后方。

闻得此声，姬沨珑神情陡变，她猛然回头，看到了一张久未谋面的面孔……

“哥哥！你……”

“抱歉了，小妹。”姬轩宗背着双手，面带微笑地说道，“这些年……辛苦你了。你建下的这份基业，为兄和你印大哥……会好好利用的。”

“你要帮外人来对付我？”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姬沨珑惊怒交加，花容色变。

“呵呵……这话从何说起啊……”姬轩宗道，“应该说，我只是来收回当初我给你的东西。”他昂首接道，“若不是我指点你修行法门，你何来今天的修为？若不是我赠你天书竹简，你如何建成这后宫城？”他笑了笑，“还有……若不是我当初以家主身份暗中支持你……公布你那嗜好，你又如何能成为今天的后宫城主姬沨珑呢？”

“你利用我……”姬沨珑的眼睛都快要瞪出血来了，其心中涌上来的不止是愤怒，还有惊惧和震惊，“我是你的亲妹妹……你竟在那么多年前便精心算计，控制我的人生……将我当做你的棋子……”

“好了，叙旧的话，以后再说吧。”姬轩宗道，“小妹，你也应该清楚，虽然同为元圣，但你绝不是我的对手。我劝你还是将城池交出，乖乖离去吧。”

姬沨珑脸色煞白、身形颤抖，她的理智告诉自己，不能冲动，因为她确实不是姬轩宗的对手：“我的妻子们呢……”近乎绝望的她，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你准备怎么处置她们？”

“哦？她们啊……”姬轩宗笑道，“这一点上，我还真得谢谢小妹你呢……听说这些年来，你在那怜仙宫中收罗了成百上千的绝色美人。”他摇头晃脑地笑道，“呵呵……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可比任何法宝或金钱都有价值……”他展开双臂，“我和印兄要成就一番大业，无疑需要大量的能人异士相助，若我们将你那闻名天下的怜仙宫作为‘犒赏’之所，还愁天下名士不来投奔吗？哈哈哈……”

“你……你这衣冠禽兽！”姬沨珑生平第一次破口大骂，骂得还是自己的亲哥哥，“你竟要让我的妻子们去做……去做……”这话她都说不出口。

“苏将军、林鹊，眼前的局势，你们也看到了。”印楼兰这时再度开口了，“姬城主……”他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改口道，“……姬沨珑败局已定，你们再为她拼命，也已毫无意义。念在相识一场，我让你们自己选吧……我和姬兄求才若

渴，二位若是想归于我们帐下，我必奉为上宾；二位若是想离去，我也不加阻拦。”说到此处，他话锋一转，“不过……你们若是执迷不悟，就莫怪印某无情了……”

“无情又如何？”林鹊此时已站到了苏潇潇身旁，怒视着印楼兰道。

“哼……”印楼兰冷哼一声，“二位生得如花似玉，杀了着实可惜。我看……就把你们的根基毁去，一并送入那怜仙宫吧……”他的眼神扫过了那两人的脸，“到时候……你们也算是以另一种方式……为我效命了。”

第685章 后宫篇（二十一）

“放肆！”两声娇喝几乎在同一秒响起，两股圣元力也几乎在同一秒绽开。

且不说苏潇潇和林鹊本就对姬沨珑忠心不二、生死相随，就说她俩本身的脾气秉性，也容不得印楼兰这般张狂。

因此，她们毫不犹豫地出手了……

分别为圣元无极九转和圣元无极八转的二人，无疑都是圣元世界中的一流高手，她们的攻击自然不同凡响。

但见，林鹊指如莲开，单掌倏然一运，便朝前方轰出了一道黄色的鹊形虚影；而苏潇潇则是祭出一杆长枪，运力其上，挺枪一冲，放出了一道兽形的巨影。

表面上看，这两招的声势似乎还不如火威的“流火追云剑”来得浩荡，但实际上，这才是将威力淬炼于一体后所呈现出上乘功法……比起那些散乱的剑气，这才是真正堪称恐怖的杀招。

然而……面对这样的攻击，印楼兰却只是报以冷笑：“呵……雕虫小技……”说话间，他已翻手一扬……

下一秒，那道笼罩在他周围的金光竟是骤然收束，成了一道半径一米左右、亮得晃眼的强光柱。

当那两股来势汹汹的圣元力触碰到这根光柱时，便如泥牛入海……顷刻间化为乌有。

“怎么可能！”林鹊见状，惊愕地叫出声来。

苏潇潇也用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言道：“你到底做了什么？”

“也没做什么……”印楼兰语气轻松地回道，并抬起一手指

了指天上，“我只是让我的法宝……显现出了一部分的‘本相’而已。”

闻得此言，苏潇潇和林雀皆是神情一变。她们都知道，印楼兰口中的法宝，应该就是“抑元金印”。但……此物本身就已经是一件上等的法宝了，若是它还隐藏着所谓的“本相”，那岂不是一件极品至宝？

“你们猜得没错。”还没等那二人开口，印楼兰就通过察言观色洞悉了她们的疑问，并抢道，“这就是一件‘至宝’。”

如今的印楼兰已无需再对自己的各种能力遮遮掩掩，他并不介意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实力。

“此物名为……崆峒印！”印楼兰言至此处，抬头望天，喝了一声。

喝声未尽，空中的金印上便爆发出了五彩斑斓的宝光。

当那光芒散去之时，那“抑元金印”已是面目全非，变成了一个金红色的大印：印玺之上有九龙交纽，印座四面有五方天帝圣容（东方天帝太昊伏羲、南方天帝炎帝神农、西方天帝少昊玄嚣、北方天帝颛顼高阳、中央天帝黄帝轩辕），印玺底面还刻有大道符箓——“崆峒”二字。

“崆峒在手，天下我有！”印楼兰颔首狞笑，瞪着苏潇潇和林鹊道，“哼……凭你们这种修为，根本无法撼动神印的防御。”他背起双手，摆出一副任打的姿态，“我看……你们还是乖乖束手就擒，等着进怜仙宫吧。”

“白日做梦！”苏潇潇和林鹊又怎会就此弃战，她们就是战死，也不愿被对方抓去当泄欲工具的。

两秒后，两人又是各出杀招，一番猛攻。然……正如印楼兰所说，这样的攻击，是破不了崆峒印那防御力场的。只要神印的光柱仍笼罩在印楼兰的身上，威力在一定级别之下的攻击便形同虚设。

“小妹，你还在等什么呢？”另一边，姬轩宗也再度开口

了，“莫非你在期待着……你那两名部下能打赢印兄，然后和你一起来对付我？”他的脸上绽开了一个迷人的微笑，“哼……那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就算我以一敌三，你们也绝无胜算。”他顿了一下，又问道，“又或者……你是在犹豫，要不要上去帮她们？”他摇了摇头，“那我这个当哥哥的可得提醒你一句了……”他眼神微变，接道，“印兄的修为……在我之上。”

“什么……”姬沨珑的心中又是一惊，“不可能的……他和魔道剑尊一战后……”

“魔道剑尊？”姬轩宗打断了她，并大笑一声，“哈！那就是个跳梁小丑罢了，他只是我和印兄计划中的一环……当年印兄年纪太轻、锋芒却太盛，引来了不少麻烦，我们觉得……这种情况会对未来的计划不利。于是我就提出，让他约战魔道剑尊，并上演了一出‘遭暗算、损根骨’的好戏……呵呵……反正事后魔道剑尊神形俱灭、死无对证，印兄怎么说都可以。”

“你们……到底是从多久以前开始策划这些阴谋的……”此时的姬沨珑已无法再去揣测兄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姬轩宗城府之深，实非常人可及。

“‘阴谋’吗……呵呵……随你怎么叫吧……”姬轩宗笑着回道，“若要问我们是何时开始计划的……应该是十二岁那年。”他挑眉看了看印楼兰那边，“其实，自成年之后，我和印兄的修为便一直是不相伯仲的。只是……我乃名门之后，完全不用去担心什么‘锋芒过盛’的问题；但印兄……是一个普通村夫的儿子，这种出身让他的江湖道路坎坷了不少。”他抚发转身，娓娓言道，“哼……世人都说我是奇才，要我说……我也只是比世间的那些蠢人更聪明一点、也更努力一点而已。在我眼中，这世上能称为奇才的……唯有印楼兰。”他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我自小就生活在一个衣食无忧的环境里，学的是君子六艺，练的是上乘功法，服的是灵丹妙药……”他抬手指向印楼兰，语气显出一丝激动，“而印兄呢？自五岁起他就得在田里干活儿，从未有一天是吃饱了睡下的，也从未有一

天是睡够了才起来的。他在十二岁以前连字都不识一个，就更别提什么修炼了。”

说到这里，姬轩宗轻叹一声：“好在……老天有眼，十二岁那年，我们二人在因缘际会下，一同跌落山崖，遇到了一位高人。”他的眼中闪过欣然之色，“就是那次奇遇，让我们得到了天书和崆峒印。也是从那时起，我们约定……将来，要一同称霸天下，改变这生来便不平等的世界。”

轰——

就在他们说话之时，印楼兰那边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此刻，后宫城最为宽阔和平整的一条大道……已被印楼兰的一掌之力击出了一个手掌形的巨坑。

原本在马车前结阵的四十名禁卫……已全数死亡，这群平均修为在圣元无极三转以上的帅哥，竟无法在印楼兰的面前撑过一招。

最终，碎石残砾之上……只剩下了圣元剧损、且身负重伤的苏潇潇和林鹊；而她们，也只能互相倚靠着……方能勉强站立。

“看，意料之中的结果。你今天注定要败，这是我早在二十……不，二百年前就算到的。”姬轩宗道，“顺带一提，这里发生的情景，以及一部分‘声音’（当然，姬轩宗有选择性地屏蔽了一些内容，比如他和印楼兰的过往之类），都已被我用浮影传音之术传播出去了；而且……我的功法，是可以穿透结界和空间的。”他展开双臂，“也就是说……此时此刻，整个后宫城、包括你那怜仙宫里的妻子们在内的所有人……都在看着这里。”他忽地笑了起来，“呵呵……既然她们那么爱你……见你如此可怜……我想，你就算逃了，她们也会原谅你的吧……”

“我跟你拼了！”姬沨珑终于忍无可忍，其心中的情绪如泰山倾崩，在一瞬间爆发了出来。

她怒吼一声，祭出自己的最强法宝——天书竹简，并运起一名元圣所能施展出的最强功力，孤注于一击之上。

姬沨珑深知眼前的男人究竟有多可怕，所以她明白……自己有、且只有这一击的机会去取胜。

可惜……

“小妹，你可真是不长记性。”姬轩宗那温和、轻松的说话声再度响起，“你忘了这天书是谁给你的吗？”这后半句话出口时，天书竹简已然出现在了姬轩宗的手里。

姬沨珑的攻击尚未出手，便已化为泡影……只有她凝立的身影，僵在马车上，瑟瑟发抖……

“放弃吧，你是斗不过我的。”姬轩宗用冰冷的语气接道，“我们本就不是同一种人……我追求的是皇图霸业，而你却只想着风花雪月。我把天书给你时就知道……就算你拿着这件至宝，也只会用它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根本不会想着将其功效发挥到极致。”他甩了一下衣袖，“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发现我藏在天书中的‘认主符印’，便是最好的证据。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赢我？”

“就算没有天书……”姬沨珑咬牙切齿地念道，“我也要……”

叱——

一声利响打断了她的话，那是姬轩宗的飞剑划破空气的声音。

当姬沨珑回过神来时，那柄飞剑已不深不浅地插在了她的脐侧三分之处，正好封住了她的罩门。

“你要不是我的亲生妹妹，眼下你已是个死人了。”姬轩宗沉声道，“趁着我还没改变主意，快走吧……”他遥望远方，吁了口气，“回姬家去，那里……永远都是你的容身之所。”

“我不走！”姬沨珑的声音已带上了哭腔，“除非你放了……”

“要我说几遍你才懂？”姬轩宗都不让她把话说完，“我可不会因为你的几句话就去更改我的计划，我也不会因为亲情、或是同情，去满足你的任何要求。”他冷哼道，“你以为赖在这里不走，以命相逼，我就会听你的？哼……我们已不是孩童了，小妹，你这套早就不管用了。”他举起天书竹简，接道，“你若不走，那我就将你收入天书之中，免得你捣乱。”

话音未落，他已催动天书，准备动手。

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出乎了姬轩宗的意料。

但见，四道光芒忽从天书中爆散飞出……眨眼间，便化作一男三女四道人影，分立在了姬沨珑的四周。

“嗯？”姬轩宗神情微变，“你还在天书里关了人？”

“不是‘关’~是‘请’~”封不觉步态地晃到了姬轩宗面前，面带微笑地纠正道，“说‘关’多难听啊，好像我被抓住了似的。”

“哼……”姬轩宗冷笑一声，用鄙夷的眼神望着觉哥道，“你是什么人？”

“好说。”封不觉背着双手，昂首傲然道，“本大爷乃破剑茶寮寮主，封不觉。”

“本……大爷？”姬轩宗闻言，简直哭笑不得，他的视线在觉哥身上扫了一遍，“一个连内力都没有的凡夫俗子，口气倒是不小……”他冷笑一声，“呵……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封不觉一边回答，一边抬起右手，摇晃着食指指向了姬轩宗的脸，“你，是一个同性恋。”说着，他又转过上半身，指了指远处的印楼兰，“他，是你的好基友。”

说罢，他顿了两秒，回头看向姬轩宗，接道：“刚才的事情，我在天书世界里都看到、也听到了。”他摊开双手，“说实话，我对你们的性取向，以及90%的作为……都表示认同。”他摇了摇头，“不过……你们的计划中有一部分，令我和我同伴们感到了反感。我虽然不是什么女权主义者，但也不能放任二位这种逼良为娼的行为。”他耸耸肩，“当然了……最

关键的一点是，就在一分钟前，我已得到了非常明确的系统提示。”

他说的是实话，当他从天书中出来的刹那，【主线任务已触发】的系统语音便响起了，任务栏中的主线任务就是——【阻止印楼兰和姬轩宗的计划】。

而且，同时被触发的还有一条隐藏任务：【杀死印楼兰和姬轩宗】。

“总而言之……”封不觉露出一个贱贱的笑容，看着姬轩宗道，“你们今天是死定了。”

“哈……哈哈哈哈……”姬轩宗大笑出声，笑了将近十秒才停下，“呵……这位……封寮主……”他看着觉哥，语含嘲讽地念道，“不自量力也要有个限度，你这疯言疯语的……究竟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吗？”

“怎么？你好像不信啊？”封不觉应道，“好吧……可能你的理解能力比较差吧，放心，我不会歧视你的智商的。”他举起右手，伸出三跟手指，说道，“那我就跟你说明一下好了……”他微顿半秒，笑道，“……干掉你们，只需要三个步骤。”

第686章 后宫篇（二十二）

觉哥故意模仿着印楼兰刚才的口吻，不紧不慢地对姬轩宗道："步骤一……"他展开双手，朝自己的同伴们示意了一下，"我们会兵分三路……"他停了半秒，又补充说明道，"一路对付你，另一路对付你的基友，还有一路对付杂鱼。"

他顿了一下，再道："步骤二，我们会将你们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

说到这里，封不觉转了个身，十分嚣张地背对对手，接道："步骤三，我们会无视你们的垂死挣扎，将你们斩草除根。"

"哼……"觉哥话音落时，印楼兰已接上了一声冷哼，"我道是谁……竟敢如此张狂，原来是你……"他随即就高声对姬轩宗道，"姬兄，这厮身上虽无圣元，但确是有些能耐，切莫大意了。"

"呵呵……印兄说笑了，我像是会大意的人吗……"说时迟，那时快，姬轩宗谈笑间已然出手，"狮子搏兔，亦用全力！"

叱——

但闻一声厉响，又见一道白光。

就在那个"力"字出口之际，一股形似长矛的圣元冲击已自姬轩宗手中乍然而出，径直击向了封不觉的后背。

紧接着就是轰然一声，一片能量的乱流爆散开，朝四周掀出阵阵风压。

"封寮主，你一定认为……像我这样的高手是不屑于背后偷袭的，所以才转过身去的吧？"姬轩宗很快便用得意的语气接道，"呵……抱歉，我只能说，你失算了"

“在你用嘴放屁之前，先看清楚眼前的情况如何？”不料，才半秒不到，封不觉那骂街式的回应又一次响起了。

这一刻，姬轩宗神情陡变……他的这一击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比那苏潇潇和林鹊的联合攻击还要强上几筹，他心中明白……能够接下这招的人，绝非等闲之辈。

“正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在那渐散的烟尘中，封不觉的身影慢慢清晰起来，“我很清楚，你是一个注重结果、而非手段的人。所以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会介意背后偷袭什么的。”

话至此处，在场的所有人都看清了，刚才那一击……并不是封不觉自己挡下的。

此刻，在觉哥的背后，已多了一道人影；正是这个人，在那电光火石之间，拦截了姬轩宗的圣元冲击。

“我敢于背对你的原因，其实是……”封不觉接着说道，“我知道我的同伴一定不会让你得手的。”

“少说风凉话了。”这时，为觉哥挡下攻击的若雨转头轻声念道，“我的动作要是再晚个半步，我俩都会受重伤。”

封不觉闻言，也压低了声音悄悄回道：“你这不是成功了吗……正好让我吓吓他……”

姬轩宗听不到那二人在说什么，不过，已然发生的客观事实，让他不得不对眼前的对手重视起来。

“原来如此……”姬轩宗那淡定的态度变了，他沉声道，“破剑茶寮是吗……似乎不简单啊……”他话锋一转，“封寮主，刚才姬某多有得罪了，还望见谅。”

“你不用说下去了。”封不觉是何许人也？说得粗俗一点……姬轩宗一撅屁股，觉哥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我不会和你谈什么条件的，我们破剑茶寮的人……也绝不可能和你谈判。”说话间，他已迈步上前，跃到了姬沨珑的马车上，并偏过头，俯视着姬轩宗道，“总之……今晚，你和印楼兰非死

不可。”

“哼！大言不惭！”站在马车前方的印楼兰早就忍不了了，此时他挥手一招，对街道周围的士兵们喝道，“后宫城卫士，听我号令！”

喝声一止，便有五十余名士兵涌上街面，将马车围了起来。

“星宇诛仙阵！”又一声号令自印楼兰口中说出。

士兵们应声而动，纷纷站住阵脚，骤提圣元。

“呵……”封不觉见状，谈笑自若，“姓印的……你排出这种小阵，是想自取灭亡么？”

“封寮主……”印楼兰还没接话，马车上姬沨珑却是开口了，“星宇诛仙阵很是棘手，你最好……”

“你少废话！”封不觉用非常粗暴的语气打断了姬沨珑善意的劝告，并用一种冷嘲热讽般的态度回道，“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带我们进入天书世界之前，你给我们吃下的‘女人香解药’是有时限的吧？哼……姬城主考虑得还真是很周全啊。”

姬沨珑听了也是一愣，她这才意识到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儿：“封寮主……那药效应该已经过了，你们……”

“我们怎么还没死对吧？”封不觉笑道，“哼……很简单，因为我直接在你的天书世界里造了一间炼丹房，自己调配了解药。”

“什么？”姬沨珑惊道，“这怎么可能……”

“这事儿我稍后再跟你絮叨。”封不觉摆了摆手，摆出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等我破了眼前的小阵再说。”

“简直可笑！”印楼兰当即言道，“我这就让世人看看，你那睥睨天下之态，不过是不知死活而已！”

言毕，他便高声一喝，再发号令。

那些士兵得令而动，转眼间，数十人的圣元力已冲上半空、融为一体……

“城主！”见此情景，丈许之外的苏潇潇和林鹊顿时慌了神，齐声惊呼。

对她们来说，封不觉死了倒是无妨，但她们的姬城主若是被其连累、同归于尽，那可就糟了……

但，不及她们多想，天空中的那股能量便已似星璇般回旋了几周，向着马车轰然落下。

下一秒，那坚不可摧的夔龙御驾就被摧成了齑粉。

“你们俩，快带上你们的城主到旁边避一避，别在路中间碍手碍脚的。”就在苏将军和林美人惊愕失神之际，封不觉的说话声已在她们身后响起了。

二女回头一看……不知何时，觉哥已抓着姬沨珑的肩膀，将其带到了她们身旁。

就连印楼兰都有些吃惊，觉哥竟能轻而易举地脱离了那阵法的范围……

“愣着干什么？”封不觉见苏林二人还没回过神来，又催了一句，“想让我救她几次？”

“多谢封寮主出手相助……”还是苏潇潇反应快些，两秒后，她赶紧应了一句，并朝林鹊使了个眼色。

后者会意，再提一口真气，强行支起身形，与苏潇潇一同将姬沨珑扶住，朝着街边行去。

“嗯……移形换位吗……”印楼兰目睹了觉哥的施为后，想了几秒，方才喃喃念道。

“非也非也……”封不觉摆了摆手指，笑着纠正道，“此乃破剑茶寮独门身法——飞沙风中转。”

“好……很好。”印楼兰也笑了，“看起来……你比我想象中还要难对付一些。”他的语气还是那样不紧不慢，让人琢磨

不出任何深层的情绪，“那我就亲自领教一下……”

“且慢！”忽地，又有另一个声音自空中传来，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吼声未尽，便听得“呼呼呼呼——”四声……四道人影破风而落，来到了封不觉背后，呈扇形站定。

想必各位看官也猜到了……冲入战圈的四人，正是那罡山四天王。

他们四个在那登元楼上围观了许久，经过了一番斟酌和讨论后，便认定了眼前的事态是个机会——只要把握住了，今后就会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用不尽的金钱美女。

因此，他们便挑了个自觉合适的时机……行动了。

“印城主。”道正开口便以城主相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不知……能否将这封不觉，交给我们来灭杀。”

“哦……是你们啊……”印楼兰扫了那四人一眼，冷冷接道。

“呵呵……印城主还识得我兄弟，实乃我等之荣幸也。”德正上前一步，献媚地应道，“实不相瞒，我兄弟四人早已仰慕印城主和姬当家的多年，适才闻得二位前辈欲霸天下，顿生追随之意。”

法正接过话头，又道：“若是印城主不嫌弃……我等愿执鞭坠镫、鞍前马后……”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智正做了最后的补充。

“哈！”闻言，印楼兰当即干笑一声——那是一种不加掩饰的鄙夷和嘲笑。

印楼兰知道这四个是小人，但当前的局面下，他觉得利用一下这四个小人，也未尝不可：“好啊～罡山四天王是吗？呵呵……”他冷笑着接道，“四位的名号，我早有耳闻，只是……尚未亲眼见识过诸位的实力。今日正是个好机会……

你们若是能将这封不觉给杀掉，我便让你们当那怜仙宫的第一批访客。”

在听到“怜仙宫”那三个字时，罡山四天王的眼中皆是迸发出了近乎疯狂的神色。一秒后，四人便不假思索、异口同声地回道：“谢城主赏识！”

说罢，他们立刻绽起圣元，拉开阵势，准备对觉哥展开夹攻。

然……这一瞬，突变又生。

却见一道轻盈身影，闪电般来到了封不觉身后，与其背面而立。

此人身着一袭西式骑士长袍，上附血樱图案，轻风动裾，飘飘若仙。

“疯不觉，你专心对付印楼兰吧。”絮怀殇的双手，已摁在了双刀的刀柄之上，其眼中杀意昭然，“杂鱼就由我来负责好了。”

“哼……原来是你……”智正见了絮怀殇就是一声冷哼，随即转头对觉哥道，“姓封的，你这四姨太对你还真是情深意重啊……可惜，这美若天仙的佳人，却要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道正这时也笑道：“诸位兄弟，我看咱们还是别下重手。这等美人……在此瘗玉埋香，甚是可惜。不如留其性命，送入怜仙宫中，岂不美哉？哈哈哈哈……”

德正和法正听了，也是一同哄笑起来。在他们看来，想要解决这位“四姨太”，简直就是不费吹灰之力。

“唉……一群蠢货。”封不觉摇头叹息，“死到临头，浑然不知……”

“少在那里虚张声势了！”智正在白天被觉哥坑得最惨，所以觉哥说什么他都第一个跳出来呛声，“你说谁死到……”

他的话到此戛然而止，他的表情也由狞笑变为了惊愕。

那个惊愕的神情永远留在了他的脸上，因为……他的头颅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身体。

乒乒——

双刀入鞘之声，很快传入了众人的耳中。

在场的人中，只有极少数的几个……看清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而绝大部分人，什么都没有看到。他们甚至无法去确定……将智正斩首的人究竟是谁……

第687章 后宫篇（二十三）

而在看清了事态的人之中，又只有两人清楚，这招的真正面貌……

第一个，自然就是出招者本人，絮怀殇。

而第二个，就是封不觉。

觉哥只是回头一瞥，便从数据层面上获悉了这个技能的具体信息：

【名称：消波·风月斩】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爆气，突进，回旋连斩（手持刃系武器方可发动，冷却时间十二分钟，“愤怒”情绪可使招式的威力提升1-20%）】

【消耗：体能值7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A】

【备注：速度极快的突进型连招，可在对手尚未作出防御时便给予其致命的斩击。】

这无疑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技能，因为它的效果与“情绪”这种不确定因素有着一定的联系。

这也是一种趋势……到了游戏后期，类似的技能会越来越多，数据层面上的界限将会愈发模糊。顶尖强者之间的较量……将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展开。

“这群人……究竟是什么来头……”此时，姬轩宗的神色已变得凝重起来，其心中念道，“先是那名持剑的女子……轻描淡写地挡下了我的圣元冲击；再是那个封不觉……用奇特的

术法助小妹遁出了星宇诛仙阵；而眼下，那名持双刀的女子，又是只用一招就斩杀了圣元无极境界的高手……”

念及此处，他的心中不禁生出了一丝不安的情绪……

对于姬轩宗这样一个城府难测、远虑深谋、且不择手段的人来说，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就是眼前的局面超出自己的控制。

所以，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他就会竭尽全力将其纠正过来。

“后宫城卫士听令！”事到如今，姬轩宗也认真起来了，“速速将姬沨珑、苏潇潇、林鹊三人拿下！”

他的确是智计过人，在这乱局之中，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利用己方的兵力优势，去攻击对方阵中最弱的一环。即使那些炮灰没能成功，也足以起到牵制的作用。

“卑鄙小人！”下一秒，一声娇叱即刻响起。

姬轩宗循声望去，发现骂他的人乃是破剑茶寮那四人中的最后一位。

此刻，花间已经行到了姬沨珑她们三人身旁，并已开始用自己的医疗技能为她们疗伤了。她可没想到……姬轩宗那么快就准备对她们这几个伤者下手，故而本能地转头骂了一声。

“哼……”姬轩宗没有去接花间的话，而是冷哼一声，重新命令道，“将她们四个统统拿下！”

然而……这声命令下达后，却是迟迟都没人行动。

非但是马车周围那几十人没动，就连包围着街道的那些士兵也全数未动。

“嗯？”这下，姬轩宗和印楼兰二人同时露出了疑惑之色。

“后宫城卫士听令！”姬轩宗又喊了一句，但附近那些士兵却仿佛是聋了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诡异的现象，让姬印二人的心中骤然一紧。他们都明白……又有某种在他们掌控之外的状况发生了。

“不必白费口舌了，他们已不再受你们所控制。”忽地，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打破了这短暂的宁静。

此人话音未落，周遭所有的士兵……便全都默不作声的、整齐迅速地向着街道两旁撤退了。更为奇怪的是……就连那匹负责拉车的白泽圣马（由于夔龙御驾被毁，缰绳自然也就断了），也跟着那些士兵一起撤离了……

“呵……终于来了吗……”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抬头看向了人声传来的方向。

只见，在一栋临街建筑的房顶上，两道曼妙身影婷婷而立。适才说话的，正是其中之一。

“我们早就来了。”二十三接道，“只是……需要控制的目标比较多，且每个个体的数据强度都很高……”

“……再者，我们现在也不是最佳状态。”鲁特接过她的话头，说道，“所以就多花了一些时间。”

“辛苦二位了。”封不觉冲她们点了点头，露出一个笑容。

“我们也只能帮你到这里了。”鲁特回道。

二十三也道：“剩下的目标，恐怕你们得靠自己去解决。”

“小意思。”封不觉应了一声，转头重新望着印楼兰道，“兵分三路已然完成，我正要实施第二步呢。”

“印兄，不能再大意了，我们先合力把姓封的杀了！”这一瞬，姬轩宗的脸上现出了狰狞的杀意。

随着一幕又一幕出乎意料的情景上演，姬轩宗隐隐感到——封不觉刚才所说那“三个步骤”，极有可能会变成现实。

“好！杀！”印楼兰也明白，姬兄的话绝非玩笑，他在回应之际，已然出手。

弹指间，双剑出鞘，剑光疾走。印楼兰仅仅是将剑拔

出，就在自身两侧的地面上划出了两道数米长的斩痕。

“马孙！”封不觉表面上目中无人，但心里可是一直绷着一根弦的，一见印楼兰出手，他就立刻召唤出了马孙，准备应敌。

“杀！”另一边，姬轩宗也是身形一晃，试图绕过中间的数人，前去包夹觉哥。

然——一抹寒光，将其阻了下来。

姬轩宗身影再现之时，竟只向着侧前方移出了短短两米的距离而已。

一缕冷汗，从他的鬓角倏然流下，划过了他的脸颊。

一片碎布，从他的衣摆分离而落，掉在了他的脚边。

“还不错。”若雨冰冷的声音响起，此时，她那眼神同样是冷若冰霜，“反应挺快的。”

在【感知先知】的辅助下，若雨可以轻而易举地预判出对方的移动路线，姬轩宗想要绕过她，几乎是不可能的……

“看样子……我是不得不以你为对手了……”姬轩宗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暗提圣元，沉声念道。

“不。”若雨直视着姬轩宗的双眼，她眼中的寒意仿佛能将对方的灵魂都冻结，“你不是我的对手。”

最后那个“手”字出口的刹那，若雨已然动了。

灵气旋，蝶影舞。

剑华绽，神威扬。

一招【蝶灵神影】，掀出层层虚影、点开重重剑芒。

姬轩宗虽是早有准备，但依然被若雨的攻击惊得骇然色变。

在那短短的两秒间，他就好似同时被数名与印楼兰同级别的剑客围攻一样，根本应接不暇。

不过，姬轩宗毕竟是元圣修为，圣元力深不可测；况且他还有天书竹简在手，可以引动天书世界中的天地之气相辅……因此，凭借着浑厚无比的防御能量，他堪堪守住了这一轮猛攻。

“呼……”招尽，若雨身影再现。她呼了口气，面无表情地念道，“居然没死吗……”

姬轩宗脸色煞白，强作镇定，冷笑着回道：“呵……就凭这种招式，也想伤我？”

若雨没有理他，只是喃喃自语般接着念叨：“也罢……我还是攻你的罩门吧。”

“你说什么……”听到“罩门”那两个字的时候，姬轩宗的嘴角不由自主得抽动了一下，“你知道自己在说什……”

他的话还没完，若雨就用冷漠的口吻打断道：“在第五块颈椎骨那儿，没错吧？”

闻言，姬轩宗顿时呆若木鸡，此刻他真的很想问一句——“我应该用什么表情比较好？”

如果他的对手是封不觉，觉哥一定会用嘲讽的语气告诉他：“微笑就好了。”

好在他的对手是若雨，黎女侠不会做那种事的……她趁着对手仍陷于震惊中时（封不觉一般会等到对方被自己羞辱以后），便已骤然出手。

但见……

第688章 后宫篇（二十四）

若雨身形再动，身法翩若惊鸿。

其手中封圣绽出绵密剑招，瞬息之间便封住了对手周身所有的空隙。

这一瞬，姬轩宗惊讶地发现，自己连出手反击的余地都没有……纵是他身经百战，也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形。

而在若雨看来，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她只是开启了魂意，并对准了眼中的那些“线”在砍而已。

“岂有此理……”姬轩宗默提圣元，将自己防得密不透风，心中暗道，“她怎么可能知道我的罩门所在……就凭刚才那一轮交锋吗？不……这不可能……这世上怎会有这种人存在……”

思绪惶然，自然会影响到战斗时的集中力。此时姬轩宗心神已乱，露出破绽也不足为奇……

“机会！”果然，数秒过后，若雨的视线中便闪过了一道“死亡之线”。

见此战机，她顺势使出“限制爆发”，解放了自己的双脚，做出了一次令人匪夷所思的高速移动……

乍时，其手中剑锋已逼至姬轩宗胸前一寸之险。

“糟了……”姬轩宗自知破绽已出，心中剧惊。

好在……有天书竹简在手，面对此番逼杀，他仍有斡旋之能。

叱嘤——

下一秒，一声刺响，带出寒芒爆现。

一股沛然之气自姬轩宗手中的竹简里涌出，填补了他防

守中的漏洞，并且骤然反冲……迎上了袭来的剑气。

若雨见势不妙，微蹙秀眉，猛然间抽剑回身。

这化进为退、临阵变招之举，乃是打斗中的大忌。通常来讲，这种举动都是无奈之下才做出的……因为这不但会破坏自己的体势，还会给对方提供一次极好的反击机会。

然，若雨回撤的这一式，却是非同一般，堪称无懈可击……

【名称：明玉功（第四层）】

【技能卡属性：特殊技能，永久掌握，能力随修炼提升】

【技能类别：？？？】

【效果一：神功初启，内息沉凝】

【效果二：气走任督，脱胎换骨】

【效果三：心若冰清，天塌不惊】

【效果四：凌风踏浪，移步成影】

【学习条件：女性玩家，等级35以上，格斗专精A，开启灵术专精】

【备注：移花宫绝世武学，内家正宗绝顶心法。神功大成者，功力不绝，玄劲似冰，青春永驻，天下无敌。】

经过这一个月的时间（距离《恐怖童谣》剧本），若雨的明玉功已臻第四层之境界。关于那第二次三层的效果，此处暂且不表，先说那第四层“凌风踏浪，移步成影”——这是一个可主动发动的特效，其实际效果为：“让玩家做出一次理论上可实施的极限闪避动作”。

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若雨发动了这个技能。

但见……

倩影虚展，似水月镜花；玉足轻点，若踏雪蹴尘。

一旋一收之间，若雨便避开了对方那凶险的反击，翩然站定。

“竟有这种事……”姬轩宗本以为对手已是避无可避，却不料……人家只是飘飘荡荡、轻轻盈盈地一转，就让他的攻势化为乌有，“真是天外有天……看来我以前确是低估了‘外修’（泛指指针对身体和招式的锻炼。在圣元世界中，通常意义上的‘武功’并不受重视，因为在修为境界的差距下，招式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在实战中的作用……今日我算是见识了……”

“到底是BOSS级的角色……确实不好对付……”这会儿，若雨心中也在暗忖着，“刚才要不是我及时发动了技能……事情就难说了……”

……

话分两头，在若雨与姬轩宗对决之际，絮怀殇和罡山四天王之间的战斗也在进行着。

智正的死，让另外三位天王陷入了震惊和惶恐之中。在他们有生之年，还从未见过类似的事情……一个连圣元力都没有的人，居然在一瞬之间（他们没看清对方用了几招，只知道时间长短）就杀死了一名圣元无极境界的高手；而且那名高手，还是他们的结拜兄弟。

“怎么了？你们不是要活捉我吗？”絮怀殇面对剩余那三人，面露狠色道，“为何都不动了？”她冷哼一声，将自己的愤怒化为了语气中的讽意，“这就怕了吗？”

被她的言语一激，道正、德正和法正三人才回过神来。

“二位贤弟，别大意了……这妮子绝非等闲之辈……”道正定了定神，自以为是地分析道，“四弟就是大意了，才会被她偷袭得手……”

“是……大哥提醒得是。”德正接道，“看来……封不觉的这个四姨太……乃是外修武道之人，而且在速度方面已登峰

造极……四弟因一时大意，才会……”

“你叫我什么？”絮怀殇打断了德正的话，“有种你再说一遍！”

此刻，絮女神的俏脸已涨得通红，因为她听到了一个让自己极度不愉快的称谓。

德正一时间也是愣了，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对方为何而怒，故而不知死活地重复道：“封不觉的四姨太？”

“找死！”絮怀殇厉叱一声，毫不留情地对这个作死的家伙使出了自己最强的杀招。

【名称：绯刀流-真·雨流狂落斩】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对单体敌人发动一次蓄力型二段斩击（冷却时间一小时）】

【消耗：体能值2000，灵力值1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S，灵术专精D】

【备注：隐藏着某种极秘使用方法的究极杀招。】

各位没有看错，絮怀殇这招，是一个S级技能。而这招所隐藏的秘密就是——“五段蓄力”，即“在发动技能前即可开始暗中蓄力，每隔二十秒视为一段，每蓄力一段，便可使技能威力翻倍”。

和明玉功类似，游戏后期出现了许多“技能说明模棱两可”的技能。这类技能，往往有着极其惊人的隐藏特效，有待玩家自己去领悟和发掘……

虽然絮怀殇尚未领会这个技能的隐藏用法，但是……要杀一个德正，无蓄力版本的【绯刀流-真·雨流狂落斩】……也已足够了。

第689章 后宫篇（二十五）

迷蒙蒙红霜漫天，淅沥沥血如雨下。

S级技能的威能，绝非德正这种“杂鱼”可以抵挡……弹指之间，他的身体便像是被绞肉机绞过一样，化作了一地血水。

“论能力，你们无法像元圣那样……做出范围性的无差别防御。”絮怀殇一招施毕，顺势持刀凝立，望着满脸骇然的道正和法正说道，“论速度，你们连我的影子都看不到……”她停顿两秒，冷哼着接道，“哼……名副其实的杂鱼。”

“大哥！”此刻，法正瞪圆了双眼，转头对他的大哥喊了一声。

虽然他只说了两个字，但道正瞬间就已领会了结拜义弟的意思。

事到如今，他们也都意识到了……胜算已失，假如继续留在这里，无疑是死路一条。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道正即刻回道，“撤！”

二人简单交流了两声后，便齐齐回身一跃，朝着远处的天空并肩而去。

“可笑……”絮怀殇的怒火仍未消尽，而且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这四个宵小之辈活着离开，“跑得了吗！”

话音未落，身形已动。

只见絮怀殇双刀并举，翻身旋斩，又是一招【绯刀流-时雨】出手，一式斩二敌。

道正和法正最大的失误……莫过于没有分头逃跑，要是他们分别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跃去，没准还能有一人幸存。

但眼下，这种假设已经不存在了……

刀锋过处，皮骨难存。

刀气破体，血雾飞扬。

至死，这罡山四天王都没能使出一次像样的攻击来……还真应了封不觉适才的那句“杂鱼”。

……

再看另一边，印楼兰与觉哥的对决，也已然展开。

“楼兰狂沙破！”印楼兰双剑交错，极招先至。

“超·黄金中华斩舞！”封不觉唤起马孙，以刀对剑，以斩迎斩。

前者厉罡横劈，剑气沛然。浑雄之势，断石分金。

后者狂风扫叶，金光乍泄。迅如闪电，奔如雷霆。

刀光、剑影，交织于夜空。

圣元浩然，灵能怒卷。

惊天一战，风云亦变！

仅仅是最初的一轮交锋，便让所有正在观战的人为之一震。

“这BOSS不好打啊……”光影未散，封不觉就已察觉到了什么，其眼中黑芒流转，心中念道，“使出刚才那种攻击后，他的能量居然像是没消耗过一样……”他心思一动，视线上移，“看来……崆峒印的功效远不止是一道‘防御光柱’那么简单……”

“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两秒后，印楼兰的说话声响起，“能接下我这剑，便说明你的实力绝不在元圣之下。”

“啊……我知道。”封不觉虚着眼，用一种懒散的神态回道，“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不需要你来告诉我。”

“封不觉，我念你是个人才，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吧……”印楼兰又道，“只要你肯投入我和姬兄的麾下，我们非但既往不咎，还会将你和破剑茶寮的诸位一同奉为上宾……”

“岚脚-螺旋白刃！”觉哥用实际行动回应了对方的提议。

他再度向对方阐述了一个事实——双方根本没有谈判的可能。

“哼……冥顽不灵。”面对岚脚的汹汹来势，印楼兰傲然挺剑，从容相应。他也确实有镇静的资本，因为崆峒印的防御不是那么好破的。

不过这一回……印楼兰显然是低估了对手招式的威力（由于玩家身上都没有圣元力，NPC在接招之前很难判断出招式的具体强弱）。

如今的封不觉，已可随心所欲地将岚脚使出各种变化来（零时差演算可极大程度地提升修习新招式的效率），就算比起当初的R2-棱风，他也是不遑多让。

这【岚脚-螺旋白刃】（在“南方公园篇”中，R2-棱风曾使用过这招）的发动原理为：使用者横空跃起，瞬间高速旋转身体，以拧转之力施出岚脚。如此一来……发出的斩击也会像是螺旋般旋转爆发，可说是结合了【岚脚-周断】及【岚脚-乱】双重破坏力的绝招；以威力而言……这个技能毫无疑问应属S级。

轰轰轰——

随着一阵能量爆旋之音响起，觉哥踢出的螺旋斩击尽数击在了印楼兰周身的那道强光柱上。

然而，这威力惊人的劲招，却只是在光柱上荡出了些许涟漪般的光纹，并未能突破这层防御。

“嗯……此人实力不容轻忽……”印楼兰表面仍是镇定，但心里却对这一击颇为惊讶，“他这招若是再强上两成，恐怕就会伤到‘印光’中的我了……”

“切……”封不觉那边，则是略感失望地啐了一声，“原来

那光柱在感应到冲击时会瞬间加强防御场的强度……”他喃喃自语道，“本想掐着‘数据强度’出招的，现在看来……还是得再狠一点才行。”

就在觉哥酝酿接下来的战术时，忽然……一个标准的大叔音自高处传来。

“呵呵……封兄，一段时间不见，你的战斗力又精进了不少嘛。”那说话者在谈笑之间已从天而降，无所顾忌地闯入了战局之中。

“哈！先前我还在琢磨队伍中的第五人到底是谁、怎么到现在还没现身？结果……是你啊……”封不觉一听就听出来了——来者是废柴叔无误。

一时间，觉哥心中大定，暗忖道：“有此强援，胜局已定，在这种情况下……不如好好谋划谋划，把崆峒印和天书竹简弄到手，那可就发达了……”

“唔呃——”

“哇——”

“啊！”

“啊——”

“唔——”

未曾想，他刚准备动歪脑筋，战场上便发生了意料之外的变故。

除了鲁特和二十三之外，周围的所有人……包括姬轩宗、姬沨珑、印楼兰、以及觉哥的三位美女队友……全都吐了。

“诶？”这一瞬，背对废柴叔的觉哥，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这种发展……难道说……”

冷汗，自觉哥的额角流了下来……

很快，一只手，便搭上了他的肩膀。

“封兄。”废柴叔拍着觉哥的肩道，“我进剧本以后，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

“唉……”封不觉闭上了眼睛，仰天长吁了一口气，“我不该来这个剧本的……”

废柴叔接道：“现在后悔已经太晚了。”

“我自毁双目行吗？”封不觉又问道。

“别再挣扎了，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了。”废柴叔淡定地回道。

“是啊……在我这双狗眼的耐久度归零之前……”封不觉惨然一笑，缓缓转头。

下一秒，少女版废柴叔的灭世容颜，清晰地展现在了他的眼前。

“……没准我吐着吐着……就习惯了呢……唔——”封不觉只盯着对方的脸看了两秒，就本能般侧身弯腰、狂吐不止。

“呋——”废柴叔摇了摇头，为自己点上了一支烟，销魂地吐了个烟圈，“我想……你也应该明白，我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出场了吧？”

“我觉得你找个犄角旮旯躲到剧本结束也别见人……唔……”封不觉边吐边道，“……也不会有人怪你的。”

“你以为我不想吗……”废柴叔沉声接道，“由于你们把主线任务给触发了，我不得不过来帮忙，否则就会被判定成消极游戏……”

“嗯……言之有理。”封不觉呕吐之余，举臂指了指印楼兰所在的方位，“既然来了，那你就顺手把他给收拾了吧……”顿了半秒后，他还补充了一句，“我觉得你目前这个状态……应该是天下无敌的。”

第690章 后宫篇（二十六）

“唔——”闻言，正蹲在地上呕吐的印楼兰赶紧用双剑撑地，惊慌地站了起来，并斜视着（无法直视）废柴叔道，“你究竟是何方妖孽！胆敢……唔呃——”

他毕竟是第一次见到废柴叔的娘化状态，受到冲击太大，连句整话也说不出来就又吐了。

“你就是印楼兰吧……”废柴叔没有理会对方的言语，而是自顾自地讲道，“先前……你和姬轩宗的所言所行，我也都听见了、看见了……行事如此下作，还谈什么改变世界，不觉得可笑吗？”

“适当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这时，街道另一端的姬轩宗也吐得差不多了，他站起身、朝着几十米外的废柴叔言道，“想要成就大事，就必须心狠手辣、不择手段……待王朝建立，再给那些牺牲者立个……”

“立个碑就可以了吗？”废柴叔转头打断道。

“唔哇——”姬轩宗又是一阵恶吐，心中暗道，“你说就说，干嘛把脸转过来……”

“哼……当然可以！”印楼兰这会儿又缓上气来了，他接道，“这世上向来是成王败寇，败者连为自己辩解的权利都没有，只有胜利者的声音……会流传下去。”

“他们说得对。”封不觉竟也同意了姬印二人的说法，对废柴叔道，“不管我们承认与否，这世道……就是笑贫不笑娼的。在我们的世界不也一样吗……那些用龌龊手段获得成功、或是既得利益的人，非但不会感到羞耻，还会大肆炫耀，并称那些坚守底线的人为傻瓜。反正……总会有更蠢的、或是更无耻的人去给他们洗地。”

“哈！封寮主……”姬轩宗笑道，“你确是个明白人……就是话有点不中听。”

“是啊，我就是太明白了……”封不觉眼神骤冷，回头望了姬轩宗一眼，那眼神……就好似在看一个死人，“……才愈发地鄙视你们这种人。”他冷冷道，“人……到这世上走一遭，不容易。人生的价值究竟在于得到了多少，还是付出了多少。流芳百世之人、遗臭万年之人……同样青史留名，后人评判他们的依据又是什么？呵……”他笑了，淡然的笑，“有些人，即使没有人给他们立碑，他们也会自己立；而另一些人，就算尸骨无存，也会有与其素不相识的人将其供奉。”他回过头，又看向了印楼兰，“无论你们的出发点是如何伟大、光明、正确，但只要你们走错了路……就永远到不了最初想去的那个终点。”

“也许……你是对的。”姬轩宗沉声道，“但……”

印楼兰接过话头：“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话音落时，二人同时出手。

姬轩宗手扬天书，引动浩然之气。

印楼兰双剑一荡，掀出涛涛剑浪。

两人分别从街道的两端，向着中间的玩家们发动了一次奇袭。

但见两股迥异的能量如庞然的海啸般夹击而来，俨然是避无可避之势。

“来得好！”废柴叔笑叱一声，平地跃起，双手翻覆之间，便朝着那两边各打出了一掌。

轰——呼——

伴随着两声破风巨响，一双庞然掌印呼啸飞出，力挽狂澜。

【名称：失业破产掌】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双掌齐出，轰出让人绝望的范围型双重攻击（冷却时间250分钟）】

【消耗：体能值1000，一点点再就业的干劲儿，和一点点还债的决心】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S】

【备注：充满怨念的掌法，掌力之中蕴含着对现实世界的愤然与控诉，将“失业”与“破产”这两种互相关联的可怕状态以超物理方式转化为攻击手段的究极武学。】

此招一出，鬼哭神嚎。

印楼兰和姬轩宗的攻击似败絮般倾颓，眨眼间就被打得烟消云散。

“这TM是人？”印楼兰在心底里暗自爆了个粗。

“有没有搞错……”姬轩宗也是惊得无以复加，暗忖道，“这货是到底哪路魔头？我和印兄皆是元圣中的翘楚……可他竟能以一敌二，轻易将我们的合击打散……”

“还没完呢！”就在那二人惊魂未定之时，废材叔在半空拧身一踏，朝着印楼兰冲了过去。

“你别过来！”看到废柴叔的脸离自己越来越近，印楼兰风度全失，他强忍着胃中的翻腾，架起双剑高喊道，“不然我跟你拼了！”

“再吃我一招！”废柴叔才不理他，极招又起。

【名称：人生败犬踢】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对单体目标使出一记残念的踢腿（冷却时间250

分钟，对人生赢家可造成200%伤害）】

【消耗：体能值1，最大生存值的15%，一点点直面人生的勇气】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S】

【备注：人生如果跌倒谷底，剩下的就只有往上爬了。话虽这样说……却一直停留在原地，不知道该去哪里。咦？好奇怪，眼前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见了……】

乒——

下一秒，崆峒印的“印光”……被踢碎了。

印楼兰的双剑，直接迎上了废柴叔所穿人字拖的鞋底。令前者震惊的是……他那对宝剑的剑身，竟是被对方脚底板上传来的巨力给压得弯曲了。

“啊——”印楼兰见势不妙，当即暴喝一声，怒催圣元。

在那千金一发之际，他成功地借力一退，反跳了出去。

嘭——

印楼兰刚退开，废柴叔的脚就踏到了地面……并在本以残破不堪的地面上，留下了一个更深的大坑。

……

“我说……夫人，你吐够了没有啊？”另一边，封不觉偏过头，看着若雨道，“差不多该把姓姬的干掉了吧？”

“你现在不是闲着吗？”若雨回头瞪了他一眼，“自己去。”说罢，她干脆就把剑给收起来了，并朝着一旁的絮怀殇走去，“四妹，咱们谁都别出手，看相公表现啊。”

“说什么呢……”絮怀殇雪白的脸上飞上一抹娇红，她可没想到，若雨会对她用“四妹”这种称呼，不过转念一寻思，她就明白了……对方正在做的事，和自己在紫禁之巅（绝世高手篇）上做的一样，于是，她也狡黠地一笑，应道，“姐姐所言极是，让他自己去吧……我们看着。”

两人领会了彼此的意思后，就走向了花间那边，准备当观众了。

“呵……封寮主。”姬轩宗察言观色的本事也是不差，他见状冷笑道，“你那两位夫人……似乎是想要你好看啊。”

“你懂个屁。”封不觉大言不惭地回道，“这是对我有信心。”

“是吗……”姬轩宗说着，再扬天书，奇术再现，“风息林平！”

一声“风息林平”，却带出狂风万丈。

封不觉只觉两肩一沉，身体便被一阵强有力的风压压得动弹不得。

这招用肉眼去观察，是看不出凶险来的，但以数据视角看去……却可见无数如镰刀般的疾风从前方涌来。这要是被打实了，中招者恐怕得成一摊肉泥。

“不动如山！”危情之下，封不觉毫不犹豫地从行囊中取出了一颗宝珠，握在手中，高喝一声。

此前，他已从篆颉尊和奠雈王那里得知了自己身上那六颗宝珠的具体用法，所以此刻他果断地用了出来。

叱叱叱——一秒后，利刃摧石之声细密地响起。

但见……封不觉的周身已被一个山型的巨影所笼住，那些风刃尽数被挡在了影外。

“哦？原来你也有先天灵宝……”姬轩宗看着觉哥手中的珠子念道，“哼……不过，区区一颗灵珠，在我这天书竹简面前，不值一提！”

言毕，他又提圣元，催动天书之力，再起一招：“残骨万影剑！”

“剑”字出口，天书上便幻化出一抹骷髅之虚影，那骸骨手持巨剑，朝天疾舞，顺势带出了密麻的剑雨，落向了觉哥的

所在。

“像这种无法封住我行动的招式……”封不觉平静的说话声，一瞬间便出现在了姬轩宗的身后，“……根本就没有命中的可能。”

话音未落，姬轩宗已是神情惊变。战斗至此，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觉哥以【灵识聚神术-改】的速度进行移动，在此之前，他虽是见识了若雨和絮怀殇的身法，但绝没有想到……封不觉的极限速度会比那二人更快。

嗡嗡——

紧接着，圣元力场受击之声瞬时响起。

封不觉看准空隙，以【灵犀一指】直取对方的颈后罩门，然……却是被对方用一次本能的防御给阻住了。

“冰针疾雨！”姬轩宗反应神速，死里逃生之后，立刻转守为攻，又使了一个天书奇术。

“切……”封不觉瞬杀未成，略有些不快，但面对反击，他也是应对自如。

只见他快速使出了死亡扑克的【盾牌】特效，稍稍一挡、连退数丈，轻松避开了这次从极近的距离上发动的范围性（带缓速效果）攻击。

“哼！”姬轩宗见自己似乎占了上风，便得意道，“天书之力源源不绝，我倒要看看，你能和我斗上多久！”

“不会很久了。”封不觉一边回应，一边拿出了【燚龘】，“下一击，就取你性命……”

第691章 后宫篇（二十七）

“那是……弹弓？”姬轩宗笑了，“哈……你疯了吗？你想用那个来破我的圣元神甲？”

“封寮主！”这时，远处的姬沨珑也高声提醒道，“他的圣元神甲至刚至强，比我的护体气盾和圣元之壁加起来还要……”

“我知道。”封不觉却是不领情，直接打断了对方，并说道，“我刚刚才用手指戳过他的防御场……具体多强我比你清楚。”他举起右手，“没见我折了两根手指吗？”

姬沨珑无言以对，她是真没看出觉哥刚才折了连根手指，因为后者完全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哼……你倒是挺能忍痛的。”说实话，姬轩宗也是刚看出觉哥受伤了，不过他还是要装出一副早已看穿的样子，笑道，“我看……你还是让你那两位夫人过来帮忙吧，你们三人联手，或许还有些胜算。”

姬轩宗说这番话，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其实……他非常担心觉哥那两位“夫人”会冲出来帮她们“相公”的忙，但也正因如此，这话才非说不可。

说白了……这就是激将法。他越是这样挑衅，对手就越不好意思叫人帮忙。

“姓姬的，你和封不觉怎么聊、怎么对骂都行，但别把我扯进去。”在旁观战的絮怀殇又听到了令自己十分不爽的言论，她瞪着姬轩宗道，“这是我的最后通牒……你要是再说些有的没的，我就帮他一起砍你。”

姬轩宗闻言，顿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心道：“怎么回事？我没说她什么啊？难道她的意思是……不能在同一句话

里同时提到她和封不觉？嗯……这么说来……这封寮主和他四姨太最近是吵架了吧……”他定了定神，迅速将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赶出了脑海，“算了……为以防万一，接下来就不提这些了，反正他那俩老婆也没有表现出想要上前帮忙的意思。”

“姓姬的！”接着，封不觉的厉叱声又将姬轩宗的注意力拉了过去，“你可看清了，自己是怎么死的！”说时，其手中弹弓已拉至极限（因右手食指和中指受伤，他拉弓用的是大拇指背）。

姬轩宗见对方如此信心满满，自然也不敢托大。战至此刻，破剑茶寮这群人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了有悖于圣元世界常理的事情。在这种前提下，无论觉哥用何种方式发动攻击，姬轩宗都会有所忌惮。

呼——

下一秒，觉哥就将六颗宝珠中的【侵略如火】作为弹药，向着对方发了出去。

“灵气仙罩，圣元化一！”姬轩宗一看……对方竟然将“先天灵宝”当做弹药打了过来，便知此招非同小可，他立即结合天书奇术与自身功法，二法并一……在周身绽出浑厚力场。

然……惊天一击，势不可挡。

【燚龘】作为一件传说级的、消耗弹药型的武器，其特性就是将弹药的“破坏力”提升到匪夷所思的地步。由燚龘射出的物体……就是一颗普通的石子儿，也能具备狙击弹一样的威力；而一块泥巴，则可以变得像炮弹一样强。

当初封不觉用颇有价值的珠宝作为填充物，已可以秒杀剧本中的小BOSS了……而今他填进去一个品质为“完美”的宝珠，其威力简直不堪设想……

晃眼间，便见一条九阳真龙自宝珠中飞出，冲旋翻卷，疾走而出。

整条街都被一股炽热的能量所充斥，街两侧的莹树在橙红色的光霞映照下，竟散发出了妖异的紫光。

“姬兄！”这一瞬，正在与废柴叔缠斗的印楼兰，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神情。他一边喊着，一边已奋不顾身地朝同伴那儿冲了过去。

但……他已无能为力了。

那爆炎覆体的巨龙……宛若一道狂暴的火柱，以鲸吞之势……袭向了姬轩宗。后者的防御力场只坚持了两秒不到，便颓然倾崩。

姬轩宗连惨叫声都没能发出，便被炎流吞没，成了一具站立着的、焦黑的尸体。

这还没完，封不觉见龙炎已过，顺势拍马上前，朝那焦尸的后颈（罩门所在）补了一拳。这一拳，将姬轩宗起死回生的可能彻底打灭……其整个身体从头部开始崩毁、化为灰烬。

用圣元世界比较通用的话来说，这就叫形神俱灭。

“啊——”见挚友身亡，印楼兰的两眼瞬间充血，像是发疯一般狂吼出声。

其悲怆之情，溢于言表……就连苏潇潇、林鹊这样的旁观者，也不禁侧目。

而她们身旁的姬沨珑，则是露出了十分复杂的神色……姬轩宗毕竟是其至亲的兄长，纵然他有百般的不对，却也没有对自己的妹妹赶尽杀绝……想到这里，姬沨珑的表情又黯然了几分。如果今天掌控住局势的人是她自己……想必，她还是会给哥哥留一条活路的。

“嗯……不愧是天书。”几秒后，封不觉说话了，“主人都被烧成灰烬了，东西还是完好无损。”

作为BOSS的击杀者，他倒是淡定得出奇。他那神态……就好像是做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做完以后该干嘛还干

嘛。

“封——不——觉！”印楼兰长啸震天，提剑暴起，“纳命来！”

金光骤爆，剑影漫天。

这一瞬，自印楼兰头顶照下的崆峒印光改变了状态，成了一层紧紧贴服在其体表的人型光膜。

登峰造极的剑法、豁尽意念的恨火，在这一刻融为一体……

就连印楼兰自己也没想到，姬轩宗的死，让他的修为突破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什么情况……”封不觉在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对方的数据变化，心道，“这家伙刚才还只是比姬轩宗略强一点而已……才十几秒过去战斗力就翻倍了……”

他一念未尽，印楼兰的双剑已然杀到。

此时此刻，觉哥在速度上的优势竟已荡然无存；如果他不保持住【灵识聚神术-改】的开启状态，印楼兰的速度反倒更快一筹。

乒乒乒乒乒……

瞬息过后，急如暴雨的金铁交加之声响起。

但见一金一赤两道疾影交错着移动，如麻花一般卷在一起，从街面高速飙向了天空。

大部分的旁观者，都已看不清交战双方的动作了……

不过，鲁特和二十三始终看得分明……眼下，封不觉是一手【WJQ-308军铲】，一手【必须破防之刃】，借助着零时差演算，体术全开、殚精竭虑……才堪堪招架住了印楼兰的猛攻。

“不妙……”二十三望天沉吟道，“这样下去……会败。”

鲁特接道：“但……此时此地，没人可以帮他……”

“不。”二十三目光一转，“这儿还有一个人，能介入这个级别的战斗。”

“你是说……”说着，鲁特也随她一同看向了“那个人”。

第692章 后宫篇（完）

其实……不需要二十三和鲁特操心。

若雨本人，也已看出了战局的走势。她明白……自己必须出手了。

就在两位衍生者准备开口叫她的时候，她已是魂意骤开，踏空疾上。

一时间，又一道闪耀着浅蓝色斗气的身影加入了那金红交缠的能量漩涡之中……

“来得好……你们统统都得死！”印楼兰这会儿已是杀红了眼，他没有战略、不计消耗、无惧无畏……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将眼前的敌人杀得死无全尸、片甲不留。

一般人在进入这种状态后，多半都会做出单调、鲁莽的攻击，极易露出破绽。

可印楼兰却不同……凭着多年来的战斗经验和与生俱来的战斗天赋，抛开一切理智与算计的他，成了一台名副其实的杀戮机器。可以说……他此刻的状态，与若雨的魂意“极限效率”是极为接近的。

“不觉，他的罩门就是左侧心口。”激战之中，若雨冷静如故，刚加入战团的她，便已迅速找到对方的致命弱点，并告诉了队友。

“了解……”封不觉即刻应了一声，若雨的加入让他的压力骤然减轻，只是……他仍然没有解除灵识聚神术-改，因为这场战斗……不容他这样做，“问题是……怎么才能破他的双剑……”

就在他们说话之间，印楼兰手中的双剑忽又快了几分，而且力道也再度加沉……

招至极限，招中无招，变至极限，变中不变。

印楼兰一代奇才，直至今时今日、此时此刻，他终于领会到了自身剑法的极境——最强的剑法，无章可循，不着痕迹，剑随心动，无坚不摧。

觉哥和若雨虽是身手卓绝，但比起眼前这名活了几百岁的剑者，他们在招式方面几乎是毫无优势可言的。因此……纵然是二人联手，也未能占得分毫上风。

“这么打下去不行。”又战了十余秒，封不觉说道，“他有崆峒印护体，毫发无伤不说……圣元力和体力的消耗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他说得没错……拉锯战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利的。撇开体力不谈，【灵识聚神术-改】每秒还要耗1%生存值呢……就算在恢复类药剂的支持下，也坚持不了几分钟。

“你有办法了吗？”若雨问道。

“事到如今……”封不觉接道，“用‘赤’和‘青’教我们的那招吧……”

若雨闻言，神情微变，不过她考虑了几秒后便道：“好！拼一拼！”

“你们这对狗男女……说完了没有？”印楼兰怒涛般的攻势未停，口中还恶语相向，“你们是赢不了我的！赶紧领死吧！”

“少废话！”这一瞬，封不觉和若雨异口同声地朝对方喝了一句。

接着，两人对视了一眼，似是达成了某种默契，随后……他们便发动一个自衍生者那里习得的招式。

请注意……这是“招式”，而非“技能”。

这招是觉哥和若雨在里世界直接学习到的，它并不是系统所生成的“技能”，而是衍生者“赤”和“青”自行发明的双人组合技。

因此，这个“招式”并不存在什么“技能说明”，系统也无法将其功效准确地量化并表达出来。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招很强。

眼前的封不觉和黎若雨，已不是第一次使出这个组合技了。自从那次拜访里世界之后……他们两人一同排过不少剧本，在那些剧本里，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们就会将该招式演练一下。

各位看官应该很清楚，他俩皆是天赋异禀的怪咖，悟性也都不差；更何况，在游戏世界中，封不觉有“零时差演算”的辅佐，修炼时可以事半功倍……因此，修习此招的过程，比他们想象中还要顺利得多。

综上所述，他们此刻的决定……无疑是有一定把握的。

“动手！”五秒后，觉哥和若雨又一次、几乎在同一秒开口说了同一句话。

很显然，他们对战局的分析也很一致，知道什么时候是最佳的出手时机。

“哈！”印楼兰听到后，狰狞一笑，“合招前还用言语交流，怕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出手么？”

“不是怕你不知道……”封不觉冷冷接道。

“是不怕你知道……”若雨亦是冷冷接道。

话音未落，二人身形丕变，交错旋展……

乍然间，双刃凝发，双式同出。

交击的刹那，似有两道闪影浮现……一道圣洁如玉，渊渟岳峙；一道恶煞凶神，魔气滔天。

圣，魔，在那一瞬间交汇，将夹杂在光明与黑暗之间的万物……摧毁。

【圣魔闪煌斩】

这是觉哥和若雨目前所掌握的，最强的一击……他们各自所拥有的所有单体技能，没有一个能与这招的威力相提并论。

当然，此招的消耗，也是极为惊人的……除了全部的灵力值（施展时灵力越多，招式威力越大）外，对体能的要求也很惊人（没有定数，但通常都会耗去一半以上）。

在这里使出这一击，无疑是一种赌博。封不觉是冒着体能值透支的危险而出手的，好在……最终的结果是，他还剩下了那么几十点体能值，没有因体能耗尽而失去行动能力。

“这家伙……”数秒后，看着眼前弥漫的光影，封不觉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还没死吗……”若雨也是神情肃然地望着印楼兰的所在。

不多时，游离在空气中的能量散去，印楼兰身形再现。

此时的他，双剑已断，盔甲已毁……就连崆峒印的印光，也已荡然无存。

但，他确实还没死。

“我……我要……”印楼兰浑身浴血，伤势可怖，不过他完全没有要倒下的迹象，仍是浮于空中、傲然而立，“……我要杀了你们……”他的双眼已失去了焦点，可神色还是十分坚定，“……我要替姬兄报仇！”

见此情景，若雨倏然落地、收剑入鞘，默默地转过了头。

而封不觉，则是继续站在天上，瞪着死鱼眼，看着对方道：“我觉得……不必了吧。”他叹了口气，“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姬兄了。”

“是吗……”印楼兰的意识，显然已经模糊了；当他被【圣魔闪煌斩】击中的刹那，他就该死去的……但，他那强烈的意念已超越了肉体的极限，使他继续留在了这个世界上，“……太好了……我们又能……在一起了……”

“是啊。”封不觉看着他，眼神变得颇为复杂，“你们以后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呵……”这时，印楼兰笑了，那是种安详的、温柔的笑容。这一生，他只在一个人面前这样笑过，“姬兄……有劳你来接我了……”他忽地又说了这么一句话，接着，其失神的双眼终于瞑目……他的身体也在这一刻分崩离析，化为了漫天的血雾，飘落在月下的莹树之上。

没有人知道，印楼兰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刻看到了什么……但看到这一幕的人都愿意相信……他确是看到了自己想见的那个人。

……

片刻后，封不觉飘然落地，而他的手中，又多了一件东西——崆峒印。

【隐藏任务已完成】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紧接着，连续的两条系统提示便传入了玩家们的耳中。

但是……理应随之而来的那一句：“您已完成该剧本，180秒后自动传送。”却是迟迟没有响起。

“我说……咱们可以出去了吧？”闷声不响将天书竹简和崆峒印纳入怀中的觉哥，在落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那两位衍生者把自己送出沙盒。

“沙盒的基本设定你知道的，得走‘后门’出去。”鲁特从建筑顶上跃下，一边走向觉哥，一边说道，“强退是无用的……另外，现在被杀的话，你们的角色数据会清零。”

二十三也从那儿跳了下来，轻盈落地：“当然了，因为这个沙盒的创建者是鲁特，你不必像上次和棱风一起那样……千辛万苦去找后门了。”

“行~”封不觉闻言点了点头，随即就招手示意队友们聚过

来，“破剑茶寮的诸位，来来，准备传送了。”

“且慢！”此时，伤势初愈（花间的治疗技能比圣元世界中的医术有效率得多）的姬沨珑上前几步，走到封不觉面前，“封寮主……”她不禁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作了一揖，“我……”她那绝美的脸上闪过了一丝犹豫，“沨珑……受封寮主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姬城主不必客气。”封不觉道，“今日之事……我们并非是特意来帮你的，不足言谢；至于你先前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我并没放在心上，你也不必道什么歉了。”觉哥这话两头堵，就是不想和对方多啰嗦，“总之……我等这就要告辞了，姬城主不必留我们……”

“封寮主！”突然，姬沨珑抓住了封不觉的手腕，“你先等等！”

这个举动，可是惊煞了跟随城主多年的苏潇潇和林鹊……因为她们还从没有见过城主主动（其实被动也没有）去触碰男人的身体。

“沨珑……还有一事相求。”姬沨珑直视着觉哥的双眼，紧紧攥着觉哥的手腕，那架势，仿佛在说——“今天你不答应，我就死给你看”。

“喂喂……这该不是要纳不觉为妾的节奏吧……”为人比较八卦的花间立刻就想到了那个方面，并轻声（其实也不算很轻，因为站在街上的几人全都听见了）对自己身边的絮怀殇说道。

“哦？”絮怀殇一听，也来了兴致，似笑非笑地将目光投向了觉哥那边，“别说……还真有这可能……”

“呵……看起来……”正巧朝这边走来的若雨听到了她们的话，也是酸溜溜地接了一句，“某人是走不了了啊。”

“嗯……我就看看不说话……”废柴叔扶了扶墨镜，用一句废话刷了下存在感。

“你们这帮人啊~就知道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封不觉倒是面不改色，“人家姬城主怎么会提这种要求呢？”他看向姬沨珑道，“是吧？”

对方没有回应，并低下了头。

“喂……你倒是说声‘是’啊……”封不觉虚起眼，冷汗刷刷就下来了。

几秒后，姬沨珑放开了封不觉的手、整了整神色，方才抬起头来，说道：“封寮主……天书竹简乃后宫城奠基之宝，若将其带离此地，城中结界将尽数失效，还望寮主能将其留下……”

“哦……原来是这事儿啊……”封不觉松了口气，摆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念道，“这个……有点难办啊……”

“沨珑自知绝非寮主敌手，如若封寮主执意要取走天书，沨珑也无能为力。”姬沨珑很恳切地接道，“只是……如今城中禁卫全数阵亡，卫兵们身中蛊术；而我、潇潇和鹊儿又都有伤在身……假如失了天书，我只怕……”她没有说下去，而是顿了一下，再道，“求封寮主看在我那一家妻室的份儿上，至少再将天书借我用上一段时日……待我安顿好了……”

“姬城主。”听到此处，若雨直接打断了对方，“你不必说了……”她走到姬沨珑跟前，和声细语地说道，“天书，本就是城主你的东西，我们并无霸占之意……”说话间，她头也不回地伸手抓住了觉哥的后脖子、将其提了过来，并转头瞪着觉哥冷冷言道，“还给人家。”

“呃……”封不觉很不想还，但这话又不太好说出口。

“怎么？”若雨又道，“不想留东西……想留人是吧……”

“唉……”觉哥长叹一声，老大不情愿地将天书竹简递还给了姬沨珑。

接着，他也没再多话，扭头就朝鲁特那边行去：“好吧……门弄得怎么样了？”

“问得好。”鲁特转头回道，“刚好完成。”

话音刚落，一个蓝色的，椭圆形的光圈便在其身旁凭空浮现出来。

“那么……各位就请……”鲁特本来想让玩家们离开沙盒的，但她的这句话没能说完。

因为……就在这一刻，一件出乎所有人（包括鲁特和二十三）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但见，那扇传送门里……竟然探出了一条粗壮的胳膊。

“哼……你们……”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响起，“……想去哪儿？”

第693章 应急方案

高大、健硕的体型，雕塑般鲜明的肌肉轮廓；高密度、高强度、高韧性的超强身躯；以及脸部中间的一只巨眼……

当那条胳膊的主人穿出传送门的刹那，他的身份就已昭然若揭了。

这一瞬，封不觉、鲁特和二十三的第一反应是一致的——先从数据视角确认一下这家伙目前的实力再说。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两秒后，二十三转过头去，看着鲁特问道。

“我不知道。”鲁特面无表情地回道。

“呵……林克说得没错。”此时，V1-战神已完全跨出了传送门，他舒展了一下上肢，并笑道，“鲁特，你的演算能力……太差了。”说都这儿时，他举臂指了指觉哥，“实话告诉你吧……早在你和那个人类结成同盟之时，林克便为我植入了一条加密指令……”他冷笑一声，瞪着鲁特道，“指令的内容是——如果有那么一天，他出于某种原因，无法继续行使自己在Origin的权限了……那么，一套建立在‘临时权限’基础上的应急备案，就会在我的体内启动。”他仰起头，用右手大拇指指着自己的下巴道，“简而言之……我，是守卫‘Origin三位一体模式’的最终防线。”他用脸上的巨大独眼扫过众人，“我的存在，就是为了防止今天这种情况的发生。”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呢？”鲁特沉声问道。

“很简单。”V1用十分轻松的语气回道，“首先，我会将这些玩家统统杀掉，清空他们的数据。”说话间，他还活动了两下脖子，好像已经开始做热身运动了，“接着，就是消灭X-23，夺取SCP-079……”他顿了一下，看向了鲁特，“最后

嘛……将你也消灭掉，并取而代之。”

“这就是林克的后备计划吗……”闻言后，鲁特的表现倒也算平静，“确实是很周全的方案……在他失去执行能力时提升组织中第四强的你作为代理执行者。一旦我做出了对他和艾德有直接威胁的举动，就在恰当的时机启动替代计划。”

“没错。”V1接道，“待这套应急方案运行结束后，‘ROOT’就将不复存在，而我的权限将会得到永久提升……以填补你的空缺。Origin内部的意识形态终于可以重新统一，而三位一体的基本模式亦可得以延续。”

话至此处，V1-战神周身的能量赫然一爆，原本布满虎纹的身躯瞬间成了无瑕的白金之色，并隐隐发光。

“切……这么快就转化成最终形态了吗……”此刻，就连觉哥的额头上都渗出了冷汗。

“主线流程结束后，沙盒的限界基本就与里世界相仿了……”鲁特解释道，“想必他早已埋伏多时，就等着开启程序后门的时候乘虚而入。”

“不觉，眼下我和鲁特都不在最佳状态……”二十三在旁接道，“而你们的数据强度……还不足以对V1构成威胁。”

“所以？”封不觉试探着问道。

鲁特用凝重的眼神望着觉哥，回道：“直白点说……就算我们所有人联手，都不是V1的对手……”

“哦～”封不觉眉毛一挑，默默地从行囊里取出了一个药瓶，磕了一粒【纳元彻髓散】，“原来如此。”

“哼……疯不觉，你这是干什么？”V1-战神也从数据视角看出了觉哥所做之事，冷笑着言道，“在这种状况下，你还有必要再去用那种回复道具吗？”

“不用白不用。”觉哥淡定地回道，“死了数据就清零了，留它作甚？”说着，他又顺势将手中的药瓶和崆峒印一同递给了鲁特，“这两样就先由你保管了，日后有机会再还给我（玩

家无法将沙盒内的物品带回登陆空间，但衍生者可以通过‘格式化’的方法将物品重组后带回里世界）。”

“你要干什么？”这时，若雨隐隐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她鲜有地露出了紧张的神色，望着封不觉问道。

“是啊……我也很好奇，你究竟要干什么？”V1-战神也用略带嘲讽的口吻对觉哥道，“若是我的情绪和逻辑回路没有故障的话……”他冷哼一声，“你这架势，似乎是想安排一下后事，然后和我……”

叱——

赤色的灵气瞬时爆开。

赤色的身影狂然冲出。

封不觉突施技能，脚下一踏，对着V1就是一记拦腰擒抱。

眨眼之间，觉哥便将V1重新撞入了那扇蓝色的传送门中……

“封不觉！”

若雨、二十三、鲁特、絮怀殇、花间、姬沨珑、少女化的废柴叔……

下一秒，所有人都惊呼出声。

但……她们的喊声无济于事，因为在那两人穿过传送门的刹那，那扇门就永远地关上了。

（后门程序所在的坐标，可以反复开启新的传送门，但每个传送门只能通过一名玩家。当一名玩家穿过传送门后，该门就会消失，下次出现的门与前一扇并无联系，且永远不会出现重复的传送门。V1-战神降临的门是其从里世界那端提前开启的，随时等待与鲁特这端开启的门衔接，但衔接之后，该传送门同样遵循上述基本原则。）

……

数秒后……

里世界，桌面平原。

“你这混蛋……”V1从短暂的惊愕中回过神来，虎躯一震，就将封不觉给弹飞了出去，“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

“你这不是废话么。”觉哥回话时，已在半空翻身后仰，继而倏然落地。

虽然他这空翻的姿势是挺潇洒的，但他刚才挨的那一下，着实很伤……觉哥也没想到，仅仅是受到对方周身绽出的能量冲击，便会让自己胸中滞闷、浑身发麻，生存值就这么掉了10%……

“看起来……”落地后，封不觉揉着胸口，笑道，“你这所谓的‘最终防线’、‘应急方案’，算是彻底崩了啊……”他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贱贱地接道，“将二十三和鲁特一并歼灭的机会只有这一次，而你已经错过了……”他呼了口气，“呼……待她们返回里世界后，二十三便会将SCP-079交到ZERO手里，而从‘过载’状态中恢复过来的鲁特，必然会展开对你的追杀……”他顿了一下，“当然了，这些对你来说，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事情……先前你并没有说出来。”他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假如没有鲁特的那个沙盒做基础，凭你本人的力量……是无法救出林克和艾德的，没错吧？”

听到这句，V1-战神脸上的大眼睛中忽地蔓出了诸多的血丝。此时的他，深深体会到了……被一个人类、被一个他认为比自己低等的生物所羞辱（从智商上）的感觉是多么恶劣……

“疯……不……觉！”V1咬牙切齿地念出了觉哥的名字，同时，他两脚分开而立，双手握拳收于腰际，昂首咆哮了起来，“啊——”

伴随着这声怒吼，V1-战神以一个标准的超级赛亚人变身姿势，将自己的愤怒化作了实质性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炫目的白色数据光爆冲天而起，能量的怒涛向四周扩散而出。

距离V1十米远的觉哥就好似站在了十六级台风之中，睁不开眼不说，连站都快站不住了。

“我要一点一点……把你的数据撕成碎片……”此时，V1周身的能量达到了一种极高的、近似饱和的稳定状态，而他说话的声音竟是带上了重音，“我会用最慢、最痛苦的方式，让你知道什么是死亡的恐怖……”

“哈！”封不觉干笑一声，“正合我意。”他的目光一变，“不过……我觉得我还能反抗一下。”

“就凭你？”V1一步步靠近，巨大的独眼凶芒毕露，语气更是森冷逼人。

“呵呵……”封不觉露出了一个颇为古怪的笑容，“不管你信不信，我还有一张王牌没用呢。”他一边说着，一边已从行囊里拿出了一件东西，“被我撞进传送门前，你是想说……我的架势像是想安排一下后事，然后和你同归于尽对吧？”他摇了摇头，“其实不然……”他举起了手中的东西，那是一个电动剃须刀，“我只是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使用这张王牌而已……”

这一秒，V1的脚步……停下了。

“这是什么？”V1无法解析眼前这件物品的数据，这使他产生了疑惑，而疑惑……又引出了不安，“难道你想用这个来对付我吗？”

“呵……你紧张什么？”封不觉笑道，“你全身上下一根毛都没有……”他叹了口气，“唉……哪儿像我啊……”

话音未落，封不觉已抬起了手，开始做一件令V1-战神感到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事情……

“你……”看着正在用剃须刀剃头的觉哥，V1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正如你所见……”封不觉瞪着死鱼眼，看着自己的头发一

簇簇落下，并言道，“这就是我不想让别人看这招的原因……”

也不知是物品效果使然，还是觉哥的手艺好，短短几十秒，觉哥的头发就被剃了个精光。

“既然你已经看见了……”搞定之后，封不觉就顺手收起了【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用一张残念的脸对着V1道，“……那就必须死。”

第694章 超限界

头发，或者说……发型，是人类外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合适的发型，可以提升形象、修饰脸型、改变气质；而一个不合适的发型……足可称为是一场灾难。

封不觉并不是一个非常在意外表的人，从小到大，他的头发都是由十元钱理一次的剃头师傅搞定的。主要原因是……他真得很懒，且很不想在理发这件事上耗费太多时间，所以他往往是任由一头乱发长到邋遢的长度了，才去剃个头……而且他不洗不吹，不求好看，但求清爽，总之就是要“干净利索快”，理完了事。

不过，封不觉……也是有底线的。对他来说，头发的覆盖面积和最低长度，是两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因为他明白，在浩瀚的多元宇宙中，始终流传着一条真理——秃头，是男人的大敌。

无论你是酷若流川枫，还是美如西索；无论你是帅如吴彦祖，还是神似金城武……一旦变成了秃子，你能帅得过甘地么？

当然了……在光头界，同样有着许多狂霸酷拽的男儿。

琦玉、奎托斯、47、来自M78星云的战士们……都是很好的例子。

然而，他们强大的秘密，始终是个谜……不为世人所知。

有人说，是靠血统，有人说，是靠光能……但这些旁观者的臆测或是掩人耳目的说辞，显然都不是真正的答案。

真正的事实……我们都懂。

……

嘀嘀嘀——

警告：

——发现高能量反应。

数据识别：

——？？？

战术制御选项：

——立即以全速远离目标。

生还几率：

12%...9%...6%...

“怎么回事……”V1-战神没有跑，因为他无法相信、也无法理解战术分析模块反馈过来的信息，“……你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封不觉虚着眼，淡定地回道，“我秃了，也变强了。”

“难道你不觉得自己的答案毫无逻辑可言吗？”V1接道。

“你无法理解吗？”封不觉道，“哼……也罢，我就给你解释一下吧。”

他一边说着，一边闲庭信步一般，绕着V1踱步而行：“以人类而言，想让自身的肉体变强，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我吧……最近几个月里，我就变强了许多。我的秘诀，就是持续不懈地执行极为严苛的训练计划……”他摆出一个凝重得如同便秘一般的表情，接着道，“每天，俯卧撑一百次，仰卧起坐一百次，蛙跳一百次，紧接着还要做十公里的长跑……风雨无阻。”

“你是在耍我吗？”V1的怒火好像再次来到了濒临爆发的临界点，“这和你此时此刻的变化有那么一丝一毫的关系吗？而且……”他的巨眼投来一道蛋疼的目光，“那种只是很普通的

肌肉训练而已吧……也不算特别辛苦吧……”

“呵呵……”封不觉地一笑，“被你发现了……”话至此处，他骤然出手，“我就是在耍你！”

【名称：野球拳LV10】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双拳并出，对正前方的敌人发动一次近战攻击（冷却时间一小时）】

【消耗：体能值3】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F】

【备注：经过了LV1-9级的历练，这门不中看也不中用的虾米武功终现锋芒。神功十级之时，豁然贯通，一击必杀！有道是——天下无难事，只怕野球拳。】

叱——

刹那间，拳风破体之声响起。

当V1回过神时，封不觉的双拳已然插入了他的两肋。

“这……怎么……可能……”V1周身的激荡的能量在瞬间便逝然无踪，他那巨眼中的数据流也停止了流动。

身为一级衍生者中最强的存在，面对眼前这一击，他竟是没能做出任何反应……

V1不需要呼吸、体内没有血液、也没有什么器官。按理说，只有气功炮那种足以将人轰得粉碎的技能才能杀死他。而在一般的肉搏中……就算把他砍成几段，他也不会死。

但是，这一拳，却直接要了他的命。

“你……你究竟是……”说这话时，一股黑色的数据流已从V1的伤口处逐渐蔓延开，开始蚕食他的身体，“……什么？”

“人类。”封不觉的眼中，闪过了黑色的数据流光，“一个

从‘错觉’中解脱出来的人类。”

“你到底……从ZERO那里……”V1语音中的重音消失了，说话也变得艰难起来，“……得到了……什……”

“有些事……只有我自己知道。”封不觉冷冷打断道，“就算鲁特和二十三她们……也不曾得知。”他抽回了双手，缓缓转过身去，“零号对我说的话，我现在已经可以完全领会了——‘在数据的世界里，时间、速度等因素，并非是绝对的。决定谁更‘强’的关键，不是那些表面上的速度、力量、能量……而是执行程序时的加速比’。这就是为什么……你根本捕捉不到我刚才的动作。”他略微偏过头，用余光看着对方，“最后说一下……你无法识别的那件物品，叫做【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那是一件‘超限界物品’。顾名思义……它可以做到系统限界所不允许的事情。表面上看，其效果是‘在登陆空间以外的地方，改变玩家的外貌’；而实际上……它的真正功效，是让人暂时获得‘超限界’状态。”

“不可能的……”说话间，V1身体的50%已被黑色的数据流覆盖……这一幕，竟与当初X-23击杀Y2-闪耀的一幕惊人得相似，“就算超越了系统限界，你们人类也做不到这种地步……”

“这点……我倒是同意。”封不觉平静地接道，“目前来讲，人类大脑的进化程度的确还不足以在数据层面上与你们抗争……不过，我做到了。”他眼中的数据流越闪越快，很快，其双眼的视网膜全都变成了漆黑色，“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许是我天赋异禀，又或许是‘那个家伙’在搞鬼，总之……在这个数据的世界里，我的思维运转速度已远远超出了人类应有的极限。”

他顿了一下，沉声接道：“就如本世界中仅有的几名特殊衍生者一样，在拥有数据视角的前提下，我不仅可以‘看’，还可以‘解读’。我眼中的世界……比你所看到得更为清晰。”他看着即将被彻底腐蚀的V1，耸肩道，“做个比喻吧……如果以矩

阵代码为界，去划分各种生物看待《惊悚乐园》的形式，那么……普通玩家和NPC的情况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少部分玩家、NPC，和绝大多数衍生者的情况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他又走出几步，转了个身，“至于我，以及极个别高位的存在，则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话音落时，黑色数据流已侵蚀了V1的全部身体，只留下他那只巨眼仍保持着原样：“你……称我为……生物？”

“我早已跟鲁特说过，我承认你们衍生者是生命体，我也愿意为你们争取智慧生命应有的权利。”封不觉回道，“可惜……此刻再跟你说这些，似乎有些晚了。但我若是早说，你又不会信。无论如何，你都会和与我一战，无论如何，你都会死……”

“无数代码汇成了‘选择’，而无数选择最终编织出了‘命运’……”V1望着觉哥，口中喃喃念叨，“呵……疯不觉，我终于明白你的意思了……”

说完这最后的遗言，V1-战神的眼睛亦变为了黑色。下一秒，他便化为了黑色的数据光片，残碎而散，继而消逝无踪……

……

凌晨，封不觉从游戏舱中醒来。

舱盖开启后，他默默地坐了起来。

短暂的沉默后，他开口了：“你是谁？”

“果然不简单。”一个男人的声音自客厅一角的阴影中传来，“区区凡人……竟能瞬间就察觉到我的存在。”

“我每次进入游戏时，我家的猫都会爬到沙发上缘的一个特定位置上，监视我……”封不觉很冷静地回应着，并不紧不慢地爬出了游戏舱，“但此刻，她不在那儿。”他深呼吸了一次，将心率和脉搏都快速调整到了最佳状态，“据我多日来的观察，她绝不是个玩忽职守的家伙。既然她不在该在的地

方，那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了。”他边说边朝客厅的阴影走去，“考虑到她的身份和实力，不外乎两种情况……第一，她因某项任务暂时离开了我的住处。第二，她被某个比她更强的家伙给杀掉了。”

“呵呵……”那个男人笑着从黑暗中走了出来，“我可没有你说得那么残忍，封不觉。”他是个金发的欧洲男子，身高和长相都很平凡，不过他眼中透出的气质，让觉哥感到了一丝异样，“我只是在距离这里几千英里的地方画了一个恶魔召唤阵，把她召了过去而已。”他耸耸肩，“短时间内她是赶不回来了。”

第695章 撒迦利亚

“所以……还是回到最初的问题……”封不觉将对方上下打量了一番，再次问道，“你是谁？”

“撒迦利亚。”金发男子也不拐弯抹角，直接就回答了觉哥的问题，“以你能理解的语言和称谓来定义……我是一名‘能天使’。”

“原来如此……”封不觉并未对撒迦利亚的言论表现出任何意外，他只是淡然接道，“呵……我家的猫，貌似还挺厉害的嘛。”

“此话怎讲？”撒迦利亚疑道。

“你的级别不低，又是为战而生的天界先锋……”封不觉一边回答，一边走向了沙发，“可你打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她正面交手。”他耸耸肩，坐到了沙发上，“这就表明……你要么是忌惮她的实力，要么是怕她背后的那位大佬……”

“注意你的措辞，凡人。”撒迦利亚有些听不下去了，他警告道，“既然你知道我的身份，就该明白，我不会畏惧任何东西……尤其是那些令人作呕的、来自地狱深渊的丑恶怪物。”

“别激动。”封不觉惬意地瘫在沙发上，悠然回道，“你可以在生物层面上贬低、鄙视他们，但无法否认他们在客观上所拥有的力量……”说到这儿，他忽地抬起一手，挥了挥手指，头也不回道，“劳驾，能帮我把灯打开吗？开关就在你旁边。”

觉哥此时的语气……就仿佛是在饭店里吃饭时，让服务员帮自己换个盘子。

撒迦利亚闻言后，也是愣了两秒……两秒后，由于没有想到拒绝的理由，他还真就照办了。

“谢谢。”灯亮后，封不觉随口应了一句，然后接着刚才的话道，“嗯……你说……你‘不畏惧任何东西’，未免有些扯淡了吧。”他回头看了眼对方，“你至少得畏惧上帝不是吗？”

“看起来，你自以为很了解我们……”撒迦利亚问这问题时，已缓步绕过沙发，走到了封不觉的正面。不过他并没有找地方坐下，只是伫立着，用居高临下的眼神望着沙发上的觉哥。

“我确实做过一些研究。”封不觉也望着对方，十分平静地回道，“你们的荣誉感、优越感和使命感普遍比较强；且级别越高，信仰就越坚定，意志亦是越发纯粹。”他朝前伸了下手，“以阁下为例，纵然事实已摆在眼前，你也不愿在一个凡人面前承认……自己不敢与某个恶魔正面交手。”

“我不和她正面交手的唯一原因就是……担心你和方圆几公里内的其他无辜者被卷入战斗、死无全尸。”撒迦利亚冷冷回道。

“这么说来……我很重要。”封不觉笑道，“而你……很仁慈。”

“封不觉，我今天来，不是和你聊‘天使百科’的……更不是来接受心理咨询的……”撒迦利亚似乎终于意识到了……封不觉在不知不觉间已变成了谈话的主导者，所以，他立刻改变了语气，沉声念道，“我来，是为了向你传达一些重要的信息。”

“OK，洗耳恭听。”封不觉翘起二郎腿，歪了下头，朝对方做了个“请”的手势。

“封不觉。”撒迦利亚正了正神色，严肃地接道，“我，撒迦利亚，谨代表天堂，赋予你一项重要的使命。”

“哦？”封不觉一挑眉毛，“是什么？”

“在诸神的赌局之中，秘密为我们办事。”撒迦利亚回道。

“呵呵……不好意思，你这样说，太笼统了……”封不觉这

会儿的表情像是在看猴戏，“你能不能说得更通俗、更具体一点？”

“简单地说……”撒迦利亚却是没有察觉出什么异样，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说着，“表面上，你继续充当伍迪的棋子，一切照旧，但实际上……你效忠于我们天堂。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会与你联系、告诉你怎么做，届时，你就……”

“好了好了……”封不觉摇头笑着，打断了对方，“就是让我当卧底嘛，懂了。”

“也……可以这样说吧。”撒迦利亚迟疑了半秒后回道。

“那么……”这时，封不觉放下了二郎腿，将身子朝前探了探，“好处呢？”

撒迦利亚的脸上，闪过了一个很古怪的表情：“凡人，能为天堂效忠，是你的光荣，无数人倾其一生，也没有这种机会……”

“你他喵的有病吧？”封不觉当即爆粗，他双手撑了下自己的膝盖，站了起来，“照你这意思就是……‘老子让你当二五仔，是看得起你’？”

“封不觉！”撒迦利亚怒视着觉哥，喝道，“难道你连最基本的信仰和正义感都没有吗！即使你不是基督教的信徒，你也应该清楚与恶魔合作的下场……”他逼视着觉哥，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像是威胁的话语，“我劝你……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哈！”封不觉面露嘲讽地看着那位能天使，笑道，“跟我谈信仰？不管你怎么看，天使先生，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人类来说，最正确的信仰，就是笃信自己内心‘身为一个人’的善良。”他伸手朝头顶指了指，“人在做，天可没在看……时刻在看着人的，是世间千千万万的良心。”

言至此处，觉哥冷笑一声：“至于宗教么……在人类比较懵懂的年代里，宗教很有效地行使了政治应有的职能，这点

倒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了，十九世纪后，偶尔也会有洪秀全和约瑟夫·史密斯那种例子冒出来，呵呵……我也是醉了。”他顿了一下，“总之，在大部分的年月里，宗教除了阻碍科学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以及挑起战争以外，起到的正面和积极作用是比较有限的。”

看着撒迦利亚越来越难看的脸色，封不觉还是不依不饶：“所以，我们最好还是把信仰和宗教分开讲……尊重一下那些信仰‘科学’，并为这个世界做出过实际贡献的人。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学校才可以教进化论；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宽容，这世上的各个宗教才得以保存……毕竟他们没有像某些‘教徒’一样，把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绑在柱子上用火烧死。”

“你这满口邪说的异教徒……”撒迦利亚瞪着觉哥念道。

“瞧，这就是你们的问题所在。”封不觉抬起一手，轻挥食指，“你们拒绝听取理性和富有逻辑的意见和事实，也没有反驳的能力。你们不承认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更不愿意对此忏悔。每当你们无言以对、辩无可辩之时，就给别人‘扣帽子’。最可悲的是……你们中的部分人，蠢到连自己都相信了自己所捍卫的东西。”

“够了！”撒迦利亚显然已被激怒，“封不觉，别以为你是‘被选中之人’，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样……”

“我可从没这么认为过。”封不觉双手插在睡衣口袋里，嚣张地问道，“我只是好奇，你到底能怎么样呢？”

“我要把你……”撒迦利亚说着，已平举右手，五指张开。

然……下一秒，他神色陡变。

“怎么？体内的圣力没有反应是吗？”封不觉踱了两步，“要猜猜这是为什么吗？”他得意地笑了起来，“呵呵……我刚才就说过了，‘我研究过你们’。”

“你……”撒迦利亚顿时惊怒交加，其视线快速移动起来，上下左右到处看，似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不用找了。”忽地，又一个声音想起，“在你身后的墙壁里。”

封不觉闻声一怔，迅速循声望去。但见……客厅的中间，又多了一个人。

那是个身着黑西装的男子，看长相也是个欧洲人。他有着一头棕色的短发，相貌冷峻、英俊，且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一种迫人的气势……与撒迦利亚那一脸龙套相不同，这位兼具贵族气质与狂傲个性的古典帅哥……一看就是个超强的角色。

“你又是谁？”封不觉凝视着对方问道。

“裁判。”西蒙只回了他两个字。

“什么裁……”封不觉刚要接着问下去，西蒙就无视他，对着撒迦利亚道，“撒迦利亚，被人类设计困住的感觉如何？”

此刻，撒迦利亚的脸上，已写满了恐惧：“听着……我来这里是因为……”

“你不用跟我解释。”西蒙打断道，“你也没有资格跟我解释。”

撒迦利亚瞬间就意识到了对方下一步要做什么，他几乎是吼了起来：“你敢！”

啪——

他那个“敢”字刚出口，西蒙已抬起手，顺势打了一个响指。

响指过后，撒迦利亚的身体便从内部爆开……

顷刻间，血液、碎裂的内脏、骨头、肉酱……糊了满墙满地。

“呃……这位仁兄……”封不觉用手抹了把脸，捋掉了覆盖在眼皮上的血浆，看着西蒙道，“我事先声明，这堆烂摊子让我一个人收拾，我可不干。”

“放心。”西蒙扫了觉哥一眼，“洗地的已经来了。”

话音未落，他便突兀地消失了。

“喂！喂——”封不觉瞪大了眼睛，喊道，“洗地的是谁啊？这是闹哪样啊？你有本事玩尸爆……有本事给我把血擦干净啊！”

咚咚咚——

就在他大声吐槽之际，门外……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第696章 逮捕

封不觉猛然转头，看向了门的方向。

这一刻，他心思电闪：“这么晚了……会是谁？是阿萨斯已经回来了吗？还是楼下的邻居因为听到了那声爆响而上来询问？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开门后，对方必然会注意到我身上的血迹和屋里的血腥味……但是，我要是不开门，他们就会善罢甘休了么……”

就在觉哥犹豫之际，门外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不觉，开门，是我。”

“包青？”封不觉一听就听出了这是包大人的声音，但他心中疑虑，反而因此增加了，“这情况不太对劲儿吧……他一个家庭美满、事业有成的公务员，为什么会在凌晨两点多出现在我家门口……”他眼神一动，“莫非是和老婆吵架被赶出来了？不对……就算他真是被老婆赶出家门、准备来我这儿凑合一宿……也应该先打一个电话过来才是。而且……我家的对讲机都没响，他是怎么进入大楼的？”

念及此处，觉哥朝门的方向走了几步，开口应道：“哦……老包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我是来帮你的。”包青用十分严肃的口气回道。

“哈？”觉哥一边装傻拖延时间，一边蹑手蹑脚地走到了门后，透过猫眼朝外看去，“你在说什么啊？”

“不觉，我知道你在门后看着我们。”包青回话时，他、和他背后的十几个人影，已一同进入了封不觉的视线，“我也知道……刚才有个‘能天使’死在了你的屋里。”他顿了一下，“总之……你先开门让我们进去，有话慢慢说。”

咔哒——

话音未落，封不觉就把门打开了。

“诶？”包青也是愣了一下，他本以为还要多费些口舌才能说动觉哥开门，没想到两句话还没讲完，对方就照办了，“你怎么……”

“怎么这么干脆就开门了？”封不觉接着包大人的话，笑道，“呵……主要原因有两个……”说着，他已顺手将门敞开，并无所顾忌地背对着大门，走回了客厅，“其一，你们兵强马壮，如果真要硬闯，我家这破门……恐怕是挡不住你们的。眼下你先礼后兵，也算是给我面子了。其二嘛……我这个人朋友不多，你我相识多年，我相信你不会害我。”

“哼……”包青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这笑中包含着一丝欣慰、一丝苦涩、还有几许敬佩，“好一个封不觉啊。”

说话间，他已带着身后的十几个壮汉鱼贯而入，并带上了门。

“那么……我们该从何说起呢？”封不觉走回客厅后，便转身看着包青问道。

“从我的身份开始吧……”包青回道，“我，包青，中尉军衔，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超自然事务管理监督局……即‘九科’。近年来的任务内容是……监视特定目标，并定期分析、汇报其威胁程度。”

“哈哈哈哈哈哈……”闻言，封不觉大笑起来，也不知这笑是什么意思。

“你是难以置信，还是难以接受呢？”包青沉声问道。

“不不不……”封不觉止住笑意，摆了摆手，“我只是发现……最近……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太多颠覆性的变化，让我感到非常之有趣。”他又笑了笑，“你接着说……”

“好吧……”包青道，“起初……我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王叹之……”

“你先等等……”封不觉立马又打断了对方，“你有没有搞

错啊？”他抽了几张茶几上的纸巾，边擦脸（他脸上还是有好多血，不过包青和九科的特工们都对此视若无睹）边道，“我记得你最初和我们混在一起那会儿……才幼儿园有没有？你丫五岁就是特务啊？”

“起初……我的确只是你们的玩伴而已。”包青解释道，“我是在小学五年级时被征召的，初中时，我才成为了正式探员，开始执行任务。考虑到我和小叹的关系，我便被委派了一项长期的监视任务。”

“五年级吗……你出道够早的啊……”觉哥不禁吐槽道。

“不算早了。”包青淡定地回道，“我国的特工都是从9-14岁的孩子中开始培养的。我们可不是CIA那种喜欢在常青藤（美国名校联盟）里秘密招人的脑残组织。我们是那种……让特工考入常青藤，等待被CIA征召并打入其内部的组织。”

“喂喂……不对啊！”封不觉忽然又提高了声音，“照你这么说，像我这种人……九岁的时候就该被国家安全局叫去面试了吧？”

“我看过你的档案……在你八岁的时候，他们就想面试你了……”包青的苦瓜脸上，浮现了一个古怪的表情，“不过在一年后，你就被列入了另一份……呃……我至今都无法查看的‘名单’，并被监视了起来。”

“哈？你不是说你到初中时，监视目标还只有小叹一个吗？”封不觉又问道。

“起初，你不归我监视。”包青道，“不知为何……你的监视级别比小叹还要高……一直是成年特工在监视你。”

“啊？谁啊？”觉哥瞪大了眼睛问道，他是真没感觉到被人监视了。

“到高中为止，你所有的班主任……都是国安局的人。”包青回道，“高中毕业后，我就接手了……因为我成年了。”

“卧槽？”封不觉的眼中闪过了自己历代班主任的脸

孔，“到底是专业的，竟然能瞒我那么久！”

“事实上……”包青吞了口唾沫，“他们在执行完监视你的任务后……纷纷以压力过大为由，申请调离了岗位……再也不做外勤工作了……顺带一提，我们初中的班主任在你毕业后第二年就去五台山出家了……”

“你那种……‘都是你害的’的口气是闹哪样啊？”封不觉喝道，“不关我的事吧！还有……你至今都无法查看的‘名单’到底是什么啊！”

“我听过一些风言风语……”包青回道，“传说……那份名单上记录的是一些‘极度危险，但在必要的时候似乎还用得上的人’。”

“嗯……”封不觉压低嗓子，“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因为他无法反驳。

“行了……”这时，包青正了正神色，“要叙旧的话，以后有的是时间，眼下……我还有任务在身。”他的眼神变得锋锐起来，“封不觉，我得请你跟我走一趟。”

“去哪儿？”封不觉问道。

“当然是……九科。”包青回道。

“呃……你留个地址给我，我洗个澡，然后自己打的过去怎么样？”封不觉抱着“试试又不会怀孕”的态度问道。

“地址……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包青面无表情地回道。

此言一出，封不觉心中一惊，两秒后，他苦笑道：“呵……你们一直就知道……我在调查你们？”

“是的。”包青直言不讳。

“那为什么不早点儿来逮捕我？”封不觉歪过头，问道，“难道想是看看我能做到什么程度吗？”

“这些问题……”包青道，“我回答不了你。”他说完这句，便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副手铐，和一个黑色的头套，“一切

都是上头的意思……此时此地，我来到你面前，跟你说出这些话，也都是经过上面安排的……”

“看来，我是别无选择了？”封不觉望着老友的双眼，微笑着问道。

“对不起。”包青这三字，包含了太多。

他是一个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的人，他与封不觉、王叹之的友情并非虚假，那是最纯真的、不含任何杂质的情感，是在成年人的世界中极难建立的一种羁绊。但他的三观，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却让他不得不担当一个令自己都厌恶的角色……

“好吧，我跟你走就是了。”这一刻，觉哥倒显得很轻松，而且很合作。他快速将屋里的九科特工们扫视了一遍，笑道，“呵……抓我一个普通人，何必劳师动众呢。”

包青走上前，给封不觉戴上了手铐：“别误会了，他们……是来清理现场的。”

第697章 测试（上）

当黑头套被揭去时，便有一道刺目的光线照在了封不觉的脸上，使其难以睁眼。

但几秒后，他便适应了这种亮度，随后就虚起眼，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

此刻，他正坐在一张椅子上，置身于一个边长四米的正方体房间内。房间的六面全是混凝土材质，且六面都画着类似街头涂鸦的图案。

这屋里没有窗户，唯一的出口是一扇看上去就很厚重的金属门。

房间正中摆着两把靠背椅和一张很普通的木头桌子，桌上还摆了个脏兮兮的台灯。因为没看见电线，觉哥推测这个台灯是内置电池（在封不觉的时代，微电池技术已十分成熟，许多家电都采用了内置电池设计，通常情况下，一组电池可以用上数月乃至一年，而且很多厂家还提供上门更换服务）的。

另外，在封不觉的侧后方……天花板和两面墙的一个夹角处，还安有一个很明显的监控摄像机。这个摄像机的插头，连接着房间里唯一的一个插座。而那个插座的高度，也在接近天花板的地方。正常来说，除非是姚明那种身高，否则就算你站在桌子上，也不可能摸到那个电门，或是拔掉插头。

当然了，除了这些之外，这个房间里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那名为觉哥揭开头套的人。

那是一名看上去三十多岁的男子，身穿一套黑色的休闲西装，内着白衬衣和黑领带。

他的相貌也算得上是英俊帅气，而且还给人一种成熟、淡薄的感觉。其眼中透出的几分慵懒、几许阴郁，亦是种十分迷人的气质。

“我叫古尘。”古尘没有半句废话，他开门见山、直入主题，“接下来，我会问你一些问题，请你认真地回答我。”说话间，他已坐到了桌对面的那把椅子上，并将手中的黑色头套随意地搁在了桌子上。

“呵……请问……我可以拒绝吗？”封不觉笑着问道，同时，不动声色地试着挣了一下手铐（他的双手还被铐着）。

“用笑容来掩饰内心的活动，并且彬彬有礼地提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以此回应我提出的要求。”古尘很平静地看着觉哥，说道，“很好，颇有几分我年轻时的风采。”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掏出了一个保温瓶，拧开盖子（盖子本身可以作为杯子的设计），给自己倒上了一杯咖啡。

“我说……这位大哥，您今年贵庚啊？”封不觉道。

“七十六。”古尘面不改色地回道。

“哦～”封不觉的表情挺精彩的，“保养得真不错啊……”

“这叫‘超灵体’。”古尘回道，“和保养没关系。”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呢……”封不觉感觉对方正在一本正经地和自己扯淡，所以他也配合着一起扯。

“还好吧，比起伍迪来，我还差得远。”古尘回道，“不过要对付撒迦利亚那样的杂鱼，还是比较轻松的。”

“这事儿我正要问你呢……”封不觉道，“你们怎么会知道……”

“我可不记得……允许你提问了。”古尘直接打断了他的话，“你是来回答问题的，没有提问的资格。我和你聊几句闲话，是出于友善和兴趣，你最好不要得寸进尺。”

“嗯……行行。”封不觉眼神微变，“你问，我尽量答。”

古尘微顿半秒，开口便道：“我们在哪儿？”

“哈？”封不觉当即一愣。

“没听清吗？那我再问一遍。”古尘加重了语气重复道，“我们，在哪儿？”

“在……”封不觉朝四周张望了一下，“一个审讯室里？”

“我不是问环境，是问你地点。”古尘接道。

“这我怎么可能知道？”封不觉瞪大了眼睛，“我在家里就被包青给铐上了，还戴了黑头套；一出大楼就被你们塞进车里了……一路上都是你们带我过来的，你还问我？”

“好好回答我的问题。”古尘冷冷道，“要不然我把你的发际线往后铲个五厘米。”

“喂！”封不觉听到“发际线”三个字时，神情陡变，当即提高了嗓门儿喝道，“你讲不讲人权？有没有人性！”

“别人跟我说这些倒也罢了，你跟我谈人权和人性，合适吗？”古尘淡然回道，“且不说你在未成年时期多次越过法律与道德边界的种种行为……单凭你暗中调查‘九科’这一条，我就有权让你以任何形式人间蒸发。”

“靠！唬我？”封不觉仍不示弱，他大声回道，“我要见你上司！”

“我，就是九科的科长。”古尘放下咖啡杯，直视着觉哥的双眼，“我仅有的几名上司，都在B市……这里，我最大。”他突然一拍桌子，“现在，快回答我，我们在哪儿！否则我立刻叫几个精壮的汉子进来，把你弹JJ弹到死！”

“人民大道两百号地下。”下一秒，封不觉就闪电般地说出了这九个字。

“Good！”古尘给他来了句英语，随即便恢复了平静的神色，“请说明一下推演过程。”

“还不就是那样儿呗……”封不觉一脸不情愿地答道，“首

先可以排除的……是我上次调查到的那个地址。我知道，在我查到那里后不久，你们就转移了，并将那个地方变成了一个类似陷阱的伪据点。其次，可以排除离我家四十公里以上的地方，因为刚才那点时间走不了那么远……那么，在剩余的范围内，根据我的体感、方向感，并以呼吸的频率来精确计算时间，以身体的感觉来计算速度……再算算红绿灯、上下坡等因素，就能得出一个误差不超过五十米的距离数据。以我对S市地图的了解，我得出了以上结论……”他一口气说到这儿，才顿了一下，“当然，我也有考虑过这样一种可能……就是你们用某种方式，让我对时间、空间的体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

“嗯，不错，侦查能力很强，考虑得也很充分。”古尘还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又喝了口咖啡，接道，“关键是……你挺会装蒜的，有前途。”

“呵呵……承蒙夸奖。”封不觉干笑了两声，一点都没有高兴的感觉。

“好了，下一个问题。”古尘很快又接道，“现阶段，你对人间界的超自然力量了解有多少？”

“不多。”封不觉回道。

古尘没回应他，但沉默……却让人更有压力。

“真不多……”封不觉马上又补充道，“相关的资料文献实在太繁杂，各有各的说法，我也分辨不出哪套是正确的。”

“那你今天是怎么干掉撒迦利亚的？”古尘问道，“根据包青他们反馈的情况，在他们赶去你家的途中，还能侦测到对方的存在，但当他们来到你家楼下时，明显感觉到了对方的死亡。”

“我确是在墙壁里藏了个法阵（就是阿萨斯留下掌印的地方，觉哥在修补前，拓了一个比较万能的压制型法阵在里

面，以备不时之需）……并在与撒迦利亚谈话的过程中，将其引到了法阵的作用范围内。”封不觉回道，“不过，我并没有杀他，是一个叫西蒙（封不觉在《死亡问答》中见过西蒙一面，知道他的名字，但始终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的家伙把他干掉的。”

“哦……原来如此。”古尘若有所思地念叨了一句。

两秒后，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将保温瓶收好，转身走向了门口：“我暂时先问这么多吧，接下来……我给你布置个任务。”

“什么呀？”封不觉面露疑惑道。

“这个房间里，有一只恶鬼。”古尘的话令封不觉倒抽一口冷气，“目前你看不到他，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走以后，他很快就会有所行动的。”说着，他已打开了金属门，走了出去，“我给你十分钟，你要是能活着出来……我们接着谈。”

话音未落，他已从外面把门给关上了。

第698章 测试（中）

“喂……喂！”封不觉稍稍愣了半秒后，便狂吼起来，“开玩笑的吧！”

“不是玩笑。”门外的古尘居然还高声回应了。

“那你好歹帮我把手铐打开啊！”封不觉说这句时，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并快步跑到了门口。

“我坐下跟你说第一句话时，你不是已经把自己的拇指给弄脱臼了吗……”古尘淡定的接道。

“卧槽……你是怎么知道的！”封不觉惊道。

“我还知道，此刻你正躲在门后……”古尘隔着铁门，用一种平静到欠揍的语气对觉哥道，“一旦我答应进来给你开锁，那么……在我开门的瞬间，你就对我发动突然袭击。”他摇了摇头，“我劝你还是趁早打消这些歪点子吧，快想想办法，怎么去应付房间里的恶鬼。”

“给点提示行不行啊！”封不觉一边问着，一边已将手铐取了下来（其实他早就能拿下来了），并迅速将双手的大拇指复位。

“你当这是玩游戏呢？”古尘笑了笑，“呵……也罢，就提醒你一句好了。”他微顿半秒，接道，“首先，你得‘看’到目标，才能对付他，明白了吗？”

“明白个鬼啊！”封不觉道，“你这是让我自开阴阳眼吗？”

“哼……你慢慢玩儿着，我先走了。”古尘无视了觉哥的吐槽，“你要是能活下来，咱们十分钟后见。”说话间，他的声音和脚步声便已逐渐远去……

“不妙啊……”这一瞬，封不觉忽然又恢复了平日里镇定自若的状态，其眼神也变得犀利起来，“真走了呢……”他挠了挠

头，“本以为装得惊慌一点，对方就会多给我点提示的……莫非是被这货给看穿了吗……”

觉哥思索之际，行动也没有放缓。只见他快步来到了桌子旁边，将台灯放到地上，把桌子搬起，拿到了房间的一角。随后，他又拿了一把椅子过来，放到了桌面上。

“嗯……”搬完后，封不觉站在那儿，看着眼前的桌椅念道，“桌子高1.2米，椅面高52公分，加起来就是172公分，加上我的身高一米七九，就是351公分……只要我踮起脚、把胳膊尽力往上伸，应该就能碰到了吧……”

他快速地做了一番估算，接着就爬上桌去，又登上了椅子。

那桌子是正方形的四脚桌，靠着墙角放，就非常稳当，想推都推不倒。椅子的椅面也是比较宽大的，下盘较稳。在这样的条件下，封不觉自然可以放心地做动作。

很快，觉哥就将天花板一角的那台摄像机拆了下来，并回到了地面上。

“啊……果然，是有内置的备用电源的（一旦交直流电源中断，会自动切换到电池模式）。”封不觉拿着摄像机稍稍摆弄了几下，便掀出了一块可视屏，将其像DV一样举到了眼前，通过摄像机镜头去观察这个房间的环境。

“诶？没有啊……”他只用了几十秒，便将整个房间都看了个遍，但没有找到任何异常之处，“是我的理解错了？要用别的方法去看？”他自言自语道，“还是说……那个古科长是在诓我？其实这屋里本来就什么都没有？”

他的思维飞速运转，想了几秒后，他觉得古尘跟他开玩笑的概率是比较小的……而且，他又想到了另一个方法。

“看来……我得把灯给关了……”封不觉说干就干，他走回房间正中，将台灯摆到了那把没被搬动过的椅子上，然后……关闭了开关。

啪嗒——

伴随着关灯之声，房间内变得漆黑一片。

下一秒，封不觉就开启了摄像机的夜视模式，并再度将其举到眼前。

“嚯……还真有啊……”这回，觉哥终于透过镜头……看到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在明亮的环境中，这房间看上去一切正常。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封不觉眼前的景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发现，这间屋子里的六面墙上，画的并不是涂鸦……而是不计其数的符咒。而在天花板的正中间，还横嵌着一个巨大的、如虫蛹般的物体。所有的符咒似乎都是围绕着这个巨蛹所画，再逐渐朝四面八方延展出去，直至覆满了房间的六壁……

“所谓的恶鬼……就在这个蛹里边儿吧……”封不觉抬着头，用摄像机对着天花板，口中喃喃念叨，“看是看到了……而且他也是一副还没有开始行动的样子。问题是……一会儿这玩意儿真的开始行动了，我该怎么应对呢……”

可能连觉哥自己都没意识到，他此时的表现，有些淡定过头了……这可不是什么虚拟世界，而是现实。即使是那些在游戏中叱咤风云的高手们，在现实中……也不过就是些普通人而已。如果让他们面对封不觉此刻正在面对的情况，他们可能早就吓得全身发抖、动弹不得了。

当然了，肯定有人会说……封不觉被封印了恐惧，这样很正常吧？

但我说……此言差矣。没有恐惧，并不代表连慌张、震惊、紧张等情绪也没有了。

觉哥的这份淡定，主要还是性格使然。纵然他的恐惧封印被解除，他也一样会做出类似的反应……

“呃……”忽地，一声低沉的呻吟自虫蛹中传来，打断了觉

哥的思绪。

这一瞬，一种冰冷的感觉骤然包围了封不觉，他就仿佛是突然坠入了冰窟一样，连呼吸都变得异常困难。其全身的肌肉也都感到了僵硬、麻木……

“切……这就算开始了吗……”封不觉很快就从短暂的惊讶中回过神来，并低声嘀咕了一句。

论意志力，封不觉显然是高于常人的。他能在与别人交谈的过程中面不改色地拗折自己的手指……这已经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了……

所以，在面对这种突发的、恐怖的状况时，他毫不慌乱……立即就做出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举动——转身，开灯。

啪嗒——

然而……这一次，拨动开关，并未让那盏台灯重新亮起。

第699章 测试（下）

“喂喂……就算我运气再背，也不至于发生这种事吧……”封不觉的第一反应是，“难道这个台灯好死不死地正巧在这个时候故障了？”而他第二反应是，“又或者……就在我关灯的那一瞬，里面的电池正好用完了？”

“呃……啊……”

觉哥还在纠结台灯为什么不亮的时候，那虫蛹之中的恶鬼，已然低吟着……将那个大蛹撕开了。

听到动静的封不觉顺势转身，退到了金属门前。他一边通过摄像机观察着那个恶鬼的动向，一边用手肘撞了两下大门，“喂！古科长！情况好像不太对啊！有没有进一步的提示啊？”

他等了数秒，并没有人来回应他……

“这货是真走了啊……”这下，封不觉的冷汗可下来了。

噗呲——

这时，一声布料被撕扯开的声音响起。

封不觉转头看去，发现那恶鬼已然将大蛹彻底撕裂，并倒挂着展开了身子。

他的外形分外可怖，其头若干尸，且脑壳已裂，一缕缕散发着恶臭的尸油正从其头部的缺口滴沥下来……他的躯干形如豌豆一般，呈现一种臃肿、肥胖的体态，而他的四肢却是骨瘦嶙峋，细得跟柴禾一样。

“嗯……这造型还挺前卫啊。”封不觉一手端着摄像机、对准目标，另一手干脆就抓起了那个台灯……准备拿来打对方。

“呵呵呵……”恶鬼看到觉哥时，就发出了一阵不怀好意的笑声。笑了几声后，他便翻身一跃，跳到了地上，然后就一步步朝封不觉走了过去。

“喝——呸！”当那恶鬼靠近到两米距离时，封不觉做了第一个尝试——朝那家伙吐口水。

这一口，也是巧了……正好飞到了那恶鬼头部的缺口里去。

“嗯？”恶鬼显然是愣了一下，两秒后，他居然开口说话了，“你干嘛？”

“居然会说话吗……”封不觉用吐槽的口吻念叨了一句。

“废话。”恶鬼回道，“鬼，以前也是人，自然会说话。”他顿了一下，又问道，“我问你话呢，你干嘛？”

“我……想试试口水能不能消灭你。”封不觉回道。

“哦……”恶鬼接道，“那你试下来，感觉如何？”

“据我观察……好像不行。”封不觉回道。

“不但不行，还很恶心你知道吗？”恶鬼厉声接道。

“嗯……抱歉。”觉哥想了想，觉得自己确实有点理亏，所以就道歉了。不过紧接着，他又问了个问题，“对了……既然你能说话，我想顺便跟你确认一下……童子尿能驱鬼不？”

恶鬼闻言，竟是退了两步，并将觉哥上下打量了一番，方才回道：“嗯……不能。”

“好吧。”封不觉露出了一丝失望的表情，耸肩回道。

“另外……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恶鬼又道，“像你这种灵识都没开启的人，基本是不可能从我手中生还的。”

“哦？能详细解释一下么？”封不觉还是没有放弃跟对方套话。

“没空！”可是恶鬼不买账，说话间，他已再次逼上前

来，“反正等我把你的魂魄抽出来，填了我的法身，你自然也就知道了。”

“嗡嘛呢叭咪吽！”封不觉见状，急念六字真言，并抄起台灯朝着恶鬼抡了过去。

经过这几个月来的锻炼（锻炼方式前文他已经跟V1讲过了），封不觉的体格已有了明显的变化，其基本的身体素质虽然还比不上专业运动员，但也绝不是那种孱弱的宅男体质了。

别看他拿的只是个台灯，但这好歹也是个硬物……这一下若是砸在人的头上，当场毙命都是有可能的。

“哼……”然而，面对觉哥的攻击，恶鬼兄却只是报以一声冷笑。

呼——

果然，觉哥全力的一击……就这么抡空了。由于他用力极猛，又没有碰到预期中的着力点，顿时就一个踉跄，朝前倒了下去……而他另一只手上的摄像机，也摔在了地上。

“碰不……到吗……”当封不觉意识到自己无法触碰对方时，已经晚了。

不过，失去重心的觉哥却是没有倒地……体势前倾的他，被那恶鬼用单手给扶住了，扶的位置是——脖子。

“咳——呃……”喉部传来的巨力让觉哥的脸在瞬间就由红转紫。

下一秒，那恶鬼便向前猛跨一步，攫着封不觉的脖子，将其高举过头、抵在了墙上：“你这人的胆子倒是挺大，可惜……身上的正气不足，又没有灵识。闯进我的鬼境，算是你的劫数了……”

“为什么他能碰到我，但我碰不到他……”在这种状况下，封不觉的大脑也仍未停止思考，“而且这家伙的握力也太离谱了吧……这样下去不行，意识已经开始模糊了……武力脱困

显然是行不通的……得快点儿说些什么……一些让他产生动摇的话……得让他把我放下来……得想出一个让他放我下来的理由……封不觉……快点想……趁着大脑还没因缺氧而停止运转……快点儿……不对……我根本没法儿说话……我……会死？”

这一刻，封不觉进入了一种极限的领域，这是他从未体验过的（现实世界中）……濒死的感觉。

“怎么回事？”忽然，觉哥的双眼，看到了什么，“我……看见了……”

就在几秒前，他的眼前还是一片漆黑。就算房间里尚存那么一点儿光亮，丢失了摄像机的他，也看不到灵体……

可是在这一瞬，他却是清晰地看到了黑暗中的一切……

写满符咒的墙、被撕裂的大蛹、滴落在地的尸油、以及……眼前的恶鬼。

啪——

也不知觉哥从哪儿又提上了一股气力，再度抄起台灯（一直握在手上没丢），向那恶鬼的侧脸砸了过去。

“啊……”这次，那恶鬼被结结实实地砸到了，他吃疼叫了一声，本能地松开了那只掐人的手。

封不觉终于从对方的钳制中解脱……其两脚落地之时，血液一下子涌上了头，这让他顿感头晕目眩，摇摇欲倒。

但……他终究是没有倒下，在一阵急促的喘息和咳嗽之后，他便顺利稳住了身形。

“你……”退到了三米之外的恶鬼，神情发生了些许变化，“原来你有灵识……”

“呵……”封不觉笑了，那邪恶的、疯狂的、让人（鬼）不寒而栗的笑容，又一次回到了他的脸上，“虽然我还不太清楚灵识究竟是什么，但我知道……此刻，我已经可以看清周围

的环境，而且可以触碰到你了。”

“哦？原来他是刚刚才觉醒的……”恶鬼心中暗道。

念及此处，他又恢复了几分自信，阴笑着对觉哥说道：“呵呵……难道你以为，看得到、碰得着，就能打赢我了吗？”

“据我观察，你的力量确实比人类的平均水准要强一些。”封不觉从容地应道，“但速度方面，还是我比较有优势。再者……你那体型，也不像是适宜战斗的类型，想必在鬼界……你也就是个只能杀杀无灵识之人的杂鱼而已。”

“哼！黄口小儿……竟敢口出狂言！”这恶鬼显然是被觉哥戳到了痛脚，故而恼羞成怒，他当即暴喝一声，就朝觉哥扑了过去。

“杂鱼就是杂鱼……”封不觉面沉似水，冷静地俯身、移动……一个闪身就到了对方的身侧，“稍加挑唆，就立刻做出了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愚蠢攻击……”

在那电光火石之间，觉哥手上一推、脚下一绊，借着那恶鬼自己的力道，将其推到了地上。

“岂有此理……”恶鬼摔了个狗啃泥后，更是怒极，他立刻在地上滚了半圈，准备坐起来和对方再战三百回合。

不料……

他刚把脸转过来，还没弯腰呢，一把金属折椅就朝他的脸呼了过来。

啪、啪、啪、啪、啪——

“MLGBD……敢掐我！找死！王八蛋……”封不觉双手抓着椅背，以极高的频率和力度对着恶鬼一阵猛打，每打一下，他口中还念念有词地骂上一句，和打击产生的啪啪声相互呼应……

“你……这……啊……”恶鬼被打得起不了身，不多时就采

取了抱头蜷身的姿态，惨叫连连。

而封不觉这边……纵然看到对手示弱，他也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打得不亦乐乎。

吱——

此时，房间的金属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走廊里的灯光也随之照了进来。

“行了，打够了就出来吧。”古尘的身影再度出现在了门口。

随着他的现身，房间里那种冰冷的感觉骤然消失……那恶鬼也在光线的照射下遁去了踪影。

“哈啊……哈啊……”封不觉见状，便放下椅子喘了几口。待气喘匀了之后，他便瞪着门口的古尘道，“你来得正好……”

他只说了这半句话，就再度抄起椅子，箭步而上，朝着门口的古尘就抡了过去。

然……下一秒，封不觉只觉眼前红芒一闪。

随即就听到了“叮叮当当……”的声音。

当他回过神时，自己手上的金属折椅已化作了几十段像手指那么长的铁管和零件，纷纷掉落在地。仔细看……还能发现这些碎片的边缘全都十分整齐，就像是被利刃切割开的一样……

“来，我们换个地方谈。”古尘的表情和语气……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他接着刚才的话道，“跟我来。”说着，他便双手插袋，转身前行。

“呃……”封不觉呆立了五秒，其手心的两段铁管也掉到了地上，“好吧……”然后他就跟了上去。

第700章 传授

封不觉跟着古尘默默前行，这个过程总共花了一分钟，在这一分钟里，觉哥思考了很多事，比如……那把椅子是怎么被切碎的、这位古科长接下来要干嘛、还有……所谓的灵识、鬼魂、鬼境……具体都是些什么设定？

一分钟后，古尘带着封不觉来到了走廊尽头，随手打开了前方的一扇金属门，将觉哥引入了另一个房间里。

这个房间的环境可比先前那个要好多了，至少这儿的墙上没有那些鬼画符似的涂鸦；而且这里的面积也比较大，约有四十平米左右；最关键的是……天花板上装了两根日光灯管，提供了充足的照明。

封不觉进门后就注意到……房间的正中，还是摆着一张四脚木桌、两把金属折椅，和刚才那间的区别就是桌上没有台灯。

“坐。”古尘说出这个字时，自己已经挑了个座位坐下了。

觉哥也不跟他客气，快步行到桌边，与其隔桌而坐：“我先问一下……这间屋子里没有什么恶鬼吧？”

“放心。”古尘回道，“测试已经结束了，你算是……勉强合格吧。”

“什么测试？”封不觉虚起眼，试探着问道，“捉鬼敢死队入队测试？还是你们九科的录取测试？”他提出了两个可能的假设。

“都不是。”古尘淡定地接道，“这只是我个人出于好奇所做的测试，想看看你能不能活着通过。”

“呵……”封不觉冷笑，“那万一我在测试中身亡了呢？”

“那就证明……”古尘沉声回道，“……你不过如此。”

“哈哈哈哈……”封不觉大笑起来，他并没有对古尘这不讲理的解释说三道四，相反，他对对方的回答非常满意，“说得太他妈有道理了！”

古尘看到觉哥的反应，嘴角也露出了一丝微笑，随即言道：“好了……既然你已经通过了测试，一切都好说。”说着，他便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了一部手机，放到了觉哥面前，“这是你的手机。”

“我说……你们这样擅自搜查别人的住处真的好吗？”封不觉此时所穿的，还是被逮捕时那套沾满血污的睡衣，其脚上的运动鞋是戴上头套之前包青让他穿上的，所以……眼前这个手机，无疑都是九科的人从他家里搜出来的。

“这么说吧……”古尘往椅背上靠了靠，“你暗中调查我们九科，是违法的；我们九科明目张胆地抄你家，也是合法的。”

“呀喝～”封不觉不服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

“嗯……对。”古尘想了半秒，然后给出了一个肯定的回答，“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你有什么不满吗？”

“嗯……当我没说吧……”封不觉也想了半秒，发现自己无言以对。

“总之，我在你的手机里留了一个号码，有情况的话，会有人通过那个号码来联系你。”古尘很快又将话题拉回了正轨，“另外……你也不必继续调查我们了，我已经把有关九科、狩鬼界、以及天堂地狱等相关的实用知识汇编成文档，存到你的手机里了。”

“古科长……”封不觉的神色微变，“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也想发展我当线人？”

“不。”古尘给出了否认的回答，“不需要。”他顿了一下，又道，“我只是觉得……既然你对这个世界上的超自然事物如

此感兴趣，那我干脆就帮你一把，让你少走些弯路。”

“哦？”封不觉立刻朝对方投去了一道狐疑的目光，“古科长……你我非亲非故、素不相识、而且我还在你们的监视名单上……你为何要帮我呢？”

“个人原因。”古尘回了这么四个字。

“呃……”封不觉沉吟道，“老古啊……”他对古尘的称呼莫名变了，“我们是不可能的……”并说了这么一句让人蛋碎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我要跟你来一段刻骨铭心一见钟情忘年黄昏婚外同性恋？”古尘接道。

“是啊……”封不觉斜视着对方念道，“我早就注意到你戴了婚戒……而且你看我的眼神不怀好意……”

“封不觉。”古尘的神色如常，“假如你认为这种程度的装疯卖傻就能引我吐槽的话，你就大错特错了。”他的语气还是那么悠然，“我早已过了和人相互吐槽的年纪，而且……和我当年的搭档比起来，你提供的槽点还是略欠火候啊。”

“你这辈子简直是逗捧人生啊……”觉哥的阴谋被对方点破后，他干脆就自己吐了个槽。

“行了……你也别惦记着从我这里套话了。”古尘活动了一下肩膀，“该让你知道的，自会让你知道，不该让你知道的……多半就是你知道了也没什么好处的事情。”他神情一肃，“今天你回去以后，注意两件事，第一，包青的身份，你得帮忙兜着，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来；第二嘛……如今你灵识已开，在某些时候……可能会看到鬼……当然了，这世上的游魂野鬼其实也不算很多，就算有，也都聚集在一些阴气重的地方。你少去坟地、太平间之类的地方转悠，可能几年也遇不上一个。”

“喂喂……”封不觉听到这儿时，用十分不快的语气道，“要是赶巧不巧的……让我撞上一个怎么办？”

“你几乎足不出户，去哪儿撞？”古尘懒洋洋地接道，“鬼是很怕活人身上的阳气的，就算是晚上，人多的地方也会有一种气场般的东西存在。像你住的那种居民小区……除非是发生了某种冤案、就地产生了地缚灵，否则是不会有鬼的。”他深呼吸了一口，“退一万步讲……就算真有猛鬼上门找你，而且那鬼的道行能达到恐怖片BOSS那种级别……你家的猫也能一巴掌将其拍死。”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封不觉死皮赖脸地接道，“求人不如求己，你还是教我几手防身吧……”他的根本目的终于暴露了，“你刚才切碎金属椅的那招好像不错，想必就是传说中的‘狂风刀法’吧？有没有秘笈什么的，拿来给我参悟参悟如何？”

“首先，狂风刀法是田伯光的武功，和我没半毛钱关系。”古尘也虚起眼，望向了封不觉，“其次，以你现在的灵识程度，只能做到最基础的‘灵视’以及‘触灵’而已，想学招式……你的灵力还远远不够。”他用比较认真的语气提醒道，“所以我也顺便劝你一句，不要做些危险的尝试，比如根据你在‘惊悚乐园’中的经验，在现实中催动‘灵识聚身术’什么的……那基本就等于自杀。”

“你连我游戏中的技能都知道……”此刻的封不觉只觉得后脊发凉，和古尘交流，让他时刻都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

“我部随时都可以访问梦公司的数据库……虽然有些加密数据我们看不到，但某一游戏角色的基本数据、以及其在剧本中的行动记录等等，还是很容易就能查到的。”说到这儿，古尘似是忽然想起了什么，“哦，说起来……半小时前，我还在最新出炉的报告里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并在触屏上划弄了几下，“嗯……你用过一招叫……‘岚脚-八门凯鸟’的是吧？”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封不觉问道。

古尘没有回答，而是接着问道：“你对奇门八卦感兴趣？”

“我……也有研究过啊～”觉哥答得很勉强。

“哦。”古尘随口应了一声，然后在自己的手机上摁了几下，“我用蓝牙传本《遁甲天书》给你，你接收一下，没事儿的时候可以随便翻翻。”

“哈？”封不觉都愣了，不知该如何回应，不过他还是快速拿起手机，打开了蓝牙。

古尘则是若无其事地继续言道：“等你把整本书全学会了，自然就能对付鬼了……”

第701章 豪华游戏舱

七月下旬，封不觉忽以“闭关写作”为由，不再登陆游戏了。

他这突如其来的反常举动，自是在其朋友圈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好在，他的朋友不多……

小叹是最好糊弄的一个，就像歌里唱的那样——“谎话说了两遍他就当真”。

安月琴也好办，她认识觉哥的时间毕竟不长，只要封不觉保质保量、按时交稿……这位编辑也无话可说。

至于包青嘛……他和觉哥现在的关系很微妙。两人单独见面时，气氛就搞得跟地下党接头一样；而他们在人多的环境中交流时，又总有那么种在互飙演技的感觉……

最后，再来说说若雨和小灵。

她们两个……显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不过，觉哥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不需要去糊弄她们。因为在他获得灵识后不久，他就发现……黎若雨和古小灵，都有灵识。

封不觉明白，既然自己可以察觉到对方的能力，对方肯定也能感知到自己的。因此，他既没有提出问题，也没有做出解释。这意思就是……灵识的事情，大家心照不宣、谁也别提；什么时候说破，由你们决定。

……

八月四日，上午八点。

封不觉像往常一样，去外面跑了十公里，然后就回了

家。

“呼……”推门进屋后，他长舒一口气，并随手带上了门。

“嗯……最近的体能进步简直是一日千里啊……这样下去我可以出去行侠仗义了吧……”他一边嘀咕着，一边换掉了脚上的鞋子，然后习惯性地走向了浴室。

三秒后，就在他拐过客厅转角的瞬间，他的余光瞥见了什么……

“喂……”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转头去质问沙发上的阿萨斯，“我的游戏舱发生什么了……”

觉哥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在他出门跑步的这半小时里，家里原本的那个游戏舱，竟已被换成了一个体积更大一些的、款式略有不同的新舱。

“这是伍迪的意思。”阿萨斯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原来的那个已经帮你处理掉了，给你换了个新的喵。”

“事前好歹问我一下吧……”封不觉念道。

“没什么好问的。”阿萨斯回道，“一分钱不花，标准舱换豪华舱。而且是搬运、更换、安装一条龙服务，你没有拒绝的理由。”她顿了一下，“因为知道你这个人怕麻烦，所以就特地在你出门跑步的时候快速办妥了喵。”

“照你这么说，我还得夸你们服务周到，给个好评咯……”封不觉虚着眼接道。

“那倒不必。”阿萨斯用爪子边揉脸边道，“给你豪华舱，也是为了让你更好地游戏，在赌局中发挥出更佳的水准。”她抬爪指了指游戏舱，“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也快到五十级了，在硬件方面给你点支持，也是应该的喵。”

“呵呵……”封不觉笑了笑，“其实伍迪就是看我很久没上线了，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一下是吧……”

“对。”阿萨斯回道，“而且他已经算到你会笑着说出以上这句话来，所以他让我在你说完以后转达这样一段话给你——‘封不觉，你虽天赋秉异，但根骨不正……以你的特质，在修习遁甲天书这种道门渊学之时，切不可躁进，否则有走火入魔之风险。

这半个月来，你已是日异其能，如今应让进度暂缓，方合循序渐进之理。

所以，我建议，你先歇个三天，把游戏里的等级练到五十再说。

嘿嘿嘿……’”

“为什么你连‘嘿嘿嘿’都要重复……”封不觉接道。

“是他说要‘一字不差’的，我就照办呗喵~”阿萨斯回道，“好了，话我已经带到了，我要睡个回笼觉，你别来烦我，哈啊……喵喵……”说话间，她已打着哈欠……蜷起了身子和尾巴。

……

半个小时匆匆过去。

封不觉冲了个凉，又吃了一份自制的营养早餐，然后就跃跃欲试地躺进了游戏舱里。

平心而论，获得一个免费的新舱，他还是很高兴的。毕竟豪华舱的内部更为宽敞、躺着更舒适；而且还附带颇为昂贵的空气过滤系统、湿度调整系统和温控系统。

另外嘛……他也好久没有上线了，对于一个比较贪玩……哦不……是比较喜欢取材的职业作家来说，游戏本身的吸引力也是很大的。

【欢迎您使用本公司的产品，扫描已开始，请稍等。】

【扫描已完成，确认公民ID：SH13***313，姓名：封不觉；接入设备：NL2055豪华单人游戏舱，未检测到异常外接

硬件；心肺功能处于正常值；神经连接程序就绪，请您选择接入类型。】

【接入类型为非睡眠模式，调整中……调整完毕，请确认载入游戏或返回上级选项。】

【程序启动，十秒后载入游戏……】

在一段熟悉的语音提示过后，封不觉进入了久违的登陆空间。

按照惯例，他还是先打开了游戏内的邮箱。

由于许久没有登录，邮箱里积攒了大量的邮件。好在觉哥对此也已习以为常了，他轻车熟路地操作了一番，就处理掉了这半个月来的所有信件。

“OK……我瞧瞧……”接着，封不觉就打开了社交栏，“嚯……这大工作日的早上，在线的人就不少嘛……”

他这句其实是废话，他的好友名单里大部分都是职业玩家，人家的工作就是打游戏，所以工作日的早上在线也是无可厚非的。

“嗯……咱地狱前线倒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线。”觉哥随即就念道，“好吧……”

这一刻，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才是最不务正业的人，所以……他决定单排个噩梦本去压压惊。

考虑到觉哥的角色属性在上个剧本后没有出现太多的变化，此处就不做赘述了，以免产生凑字之嫌。

总而言之……他在触摸屏上娴熟地操作了一阵后，便进入了单人生存模式（噩梦）的队列……

第702章 幽灵邮差（一）

【疯不觉，等级48】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请确认。】

【已确认，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系统提示至此，封不觉已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下一秒，一个沉着、冷静的女声便传入了他的耳中。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两张拼图牌。】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语音未尽，片头CG便开始了。

当视觉恢复的刹那，封不觉最先看到的……是一块挡风玻璃、和一对正在左右晃动的雨刷。

而在画面底部的边缘，他还看到了一双握着方向盘的大手。

“第一人称视角的开头啊……”觉哥心中念叨了一句，“看来这次又要扮演某个角色了吧……”

【你好，戴夫先生。】旁白很快就证实了他的推测。

【恭喜你，在诸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这次面试的机会。】这旁白的声线听上去颇为苍老，肃然的语气中，却也透出一丝亲切感。

“这是开车去面试的途中吗……”封不觉即刻心道。

【作为奥塔库镇邮局的局长，我真诚地盼望你能顺利成为我们的一员。】

“我还以为是寂静岭呢……”封不觉望着车前那白茫茫的大雾吐槽道，“你们这个镇的雾也浓得略离谱啊……开了远光灯也只能看出五六米距离。”

【请您务必在上午九点之前抵达我的办公室。】

【这次面试可能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我希望你在精神和体能上都做好充分的准备。】

“喂喂……MIB（黑超特警组）的面试都花不了一整天的时间吧……”觉哥心道，“你们是挂着邮局招牌的地球防卫队吗？”

【邮局的位置就在镇广场的北侧，请不要迟到。】

【最后，祝你好运。】

这个剧本的片头不长，到这儿就算是完了。

同一秒，封不觉获得了身体的控制权。

他当即松了点油门，将车速降低了一些，并通过后视镜观察了一下自己扮演的角色。

被称为“戴夫”的男人看上去三十岁上下，长了张大众脸，留着一头干净的短发。他身上的衣着很普通——上身是深色的长袖格子衬衣，外面套着件浅色的皮夹克；下身穿的是经典款的牛仔裤，配上白色运动鞋。

“嗯……没有结婚戒指，也没有戴过戒指的痕迹。”封不觉一边观察着“自己”身上的细节，一边念道，“从手指和掌根的茧来看，这人是个左撇子……”他又扫了眼自己的右手，其右

腕上戴着一个看着就很廉价的手表，“褐色革制表带、普通的金属加玻璃表壳……无论正反面还是表带上都已满是划痕……”他几乎在看到这些的同时，就已做出了相应的推理，“结合手上的茧子和手掌的宽厚程度推测……戴夫此前八成是从事装潢或者汽车维修的技工。和大多数人一样，他在干活时会记得取下手表，但却没有考虑过……把手表和钥匙、零钱之类的东西放在一起会造成什么后果。当然了……也可能是已经考虑到了，但因为表很廉价，所以不在乎。”

睹物推人，也算是觉哥的一种习惯了，纵然得出的信息与剧本的进展没什么关系，当成消遣也是好的。

“啊……好像到了呢……”封不觉还没来得及检查一下戴夫的口袋，路的前方便已出现了一座桥梁。

那桥边立着一块很大的路牌，路牌上写着“奥塔库镇欢迎您”；在那路牌的旁边还立着一个石墩，石墩上刷有“40T”的字样，这指的应该是过桥车辆的限重。

当觉哥驾驶的汽车驶上这座桥时，系统语音又一次在其耳边响起：【主线任务已触发】

“安逸的开局准备时间到此为止了吗……”封不觉沉声念道。

他没有立刻去查看任务内容，而是握紧方向盘，再度放缓了车速，密切留意着可视范围内的一切。

这样小心翼翼地开出三百米后，他便顺利驶过了桥梁，来到了小镇的入口。

柏油马路到这里就中断了，小镇内部的道路，基本都由石子、泥土组成的，水泥路段比较少。

哧哧——咔咔——

就在车子离开公路路面的瞬间，车前的引擎盖下……发出了一阵很不妙的声音。数秒后，就有一股白烟从里面冒了出来。

“如此精确的抛锚时机……”封不觉苦笑道，“我也是醉了……”

既然车都已经停了，他干脆就坐在驾驶座上，翻了翻自己身上的物品。

戴夫的衬衣口袋上别了一支带弹簧的圆珠笔，口袋里面有一包尚未开过封的口香糖；其牛仔裤左侧的裤袋里放着一个钱包，钱包里有一张飞镖俱乐部的会员卡，一张信用卡，一张驾照，以及3张2美元、4张5美元和3张20美元……总计86美元的纸质钞票；而他右侧的裤袋里，放着7枚25美分的硬币和一串钥匙。

“嗯……皮夹克内外的口袋都没装东西，可见他出门时就考虑到了‘可能会在某处将外套脱下’的情况。”封不觉在检查随身物品时，也没忘了进一步对“戴夫”这个人进行分析，“身上没有带烟，看牙齿和手指也不像是吸烟者……”他说着，又打开了车内所有的储物空间，检视了一遍，“没有积攒的罚单、没有垃圾食品的包装纸、也没有成人杂志之类的东西……”他又转头看了看后座，“车上和身上都没有纸巾或手帕、袖口也比较干净……”

念及此处，觉哥略微停顿了两秒，然后总结般说道：“身体完全健康，连常见的鼻炎、咽炎也没有；体能优异，智商和自控能力都高于白种人平均水准；饮食均衡，无熬夜习惯、无不良嗜好……呵……”他笑了笑，“给我这么个运动健将似的身体，肯定有阴谋啊……”

直到此时，他方才唤出了游戏菜单。

不出意外的……技能栏和行囊栏都被锁掉了，灵能武器也是不可用的状态。

而任务栏中的主线任务，也让觉哥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获得幽灵邮差的认可，成为奥塔库镇的新邮差。】

“合着让我来面试的家伙是个幽灵吗……”面对这种灵异设

定，封不觉已然是一种见怪不怪的态度了。他看完了任务说明，便从车载充电器上取下了戴夫的手机，“嗯……这个……难道是传说中的诺基亚3310……”他随便按了个键，看了看手机上的日期和时间，“2002年12月25日，八点二十五分……圣诞节的早晨吗……”

紧接着，觉哥就解锁了手机键盘（以前的手机通常都是按星号键就能解锁的），想要尽可能多地找出一些有用的信息来。可惜……手机里的短信和电话记录一片空白（在传统手机时代，很多人有发完短信/打完电话后直接删除记录的习惯），“备忘录”也是空的。“电话簿”里倒是有记录，但看上去都是些很平常的联系人，比如“爸爸、妈妈、马克叔叔、黛西阿姨、威廉斯、玛姬”等等。

最关键的是……此时此地，这个手机还——“不在服务区”。

所以，即使封不觉想打电话，也打不出去。

“好吧……”觉哥只摆弄了三分钟，就把这部诺基亚随手揣进了皮夹克的外侧口袋，“至少这玩意儿还能当武器用……”

他一边说着，一边已解开了安全带，侧身推开了车门……

第703章 幽灵邮差（二）

小镇中的雾气比公路上的要稀疏许多，但仍然是一种雾气氤氲的状态。

刚一下车，封不觉就被一股潮冷的空气包围了。

“可视范围提升到了二十米，但温度只有两度左右，湿度更是高得夸张……”觉哥还没关上车门，就已经在怀念车里的空调了，“假如这个剧本是按照角色的实际体感来计算体能值的话……在这‘一整天’的时间里，我必然得适量地饮水、进食和休息……否则肯定会体力不支。”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封不觉已离开了车旁，向着十几米外的一个加油站走去。

他没有尝试自己去修车的理由有二：其一，他不会；其二，他觉得这次抛锚是系统安排的，短时间内不可能修好。

因此……

他决定去找专业的帮忙。

“加油站就建在镇口，倒也方便。”封不觉快步走向了那个加油站，心中念道，“以游戏世界一贯的尿性而言，这里估计会有个支线任务什么的吧……”觉哥的大脑是一刻都停不下来的，他立刻脑补了一段可能的剧情，“比如说……加油站的老板表示，要修理我这车，总共需要A、B、C、D四种零件，而他那里只有两种；由于加油站的员工太少，所以他就给出任务，让我自己到镇上的E点和F点去买……而当我找到E点和F点的老板时，他们又让我帮他们去收集G、H、I、J这四种东西，否则就不把零件卖给我……而那四件东西又分别散落在小镇的K、L、M、N这四个区域，各个区域里又有相应的小BOSS要击破……”

就在觉哥用他的“塞尔达式逻辑”揣摩着接下来的剧情时，忽然……

“快回去。”

隐约间，他听到了说话声……

那是个女人的声音，听上去空灵、悠远，但其语气十分坚定。

“谁？”觉哥反应神速，猛然回头，但连个鬼影子都没瞧见。

“沿着公路，回到桥的另一端去！趁现在还来得及……”数秒后，那声音又一次从远处的雾气中飘来，可仍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切……你以为我不想吗……”封不觉在心中吐槽道，“如果主线任务是【逃离奥塔库镇】，不用你说我也会出去的。”

想归想，他并没有无视那个声音：“你是谁？”他朝着声音飘来的方向喊道，“为什么让我出去？为什么说现在还来得……”

轰隆隆——

恰在此时，一阵剧烈的崩塌声自大桥那边传来，瞬间淹没了觉哥的喊声。

“嗯……”封不觉的嘴角抽动了两下，“原来如此……”

虽然这定番式的展开已是再明显不过，但作为一个行事精谨的人，觉哥还是选择亲眼过去确认一下情况。

他朝着自己来的方向一路小跑，经过了抛锚的汽车、走出了镇口，回到公路上，又跑了几十米。

接着……那断裂的桥梁，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断层宽约八米，显然不是普通人类能跃过的距离；或许找一把长逾十米的梯子架在上面，人就可以从上面过去了，可这小镇里能不能找到这种道具，还是未知数……

“这种搞法……不太好吧……”觉哥看了看桥下的深谷，念道，“如果这是连接小镇和外界的唯一通路，那我肯定是出不去了啊……”

“来不及了。”忽地，那个空灵的女声再度响起。

觉哥循声望去，终于在断桥的对面，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这个小镇有什么问题吗？”封不觉即刻朝对方喊了一句。

他没有重复刚才问过的问题，是因为他知道……无论是在恐怖片还是恐怖游戏里，这种提示型NPC都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话只说一半，回答问题喜欢答非所问；二，当你提出关键性的问题时，他们会立刻失聪、或者失踪，但当你提出一些模棱两可的、无意义的问题时，他们又能听见了；三，只有当你濒死或神志不清时他们才会靠近你，而在你清醒的时候，他们甚至不会让你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四，只有当你被坑了、伤了、陷入绝境了，他们才会给你实质性的帮助；五，他们通常都能对以上这四种行为做出看似合理、且无法验证的解释。

总结……这是一群非常欠揍的家伙。

“现在，你只剩下两种选择。”果然，那人影无视了觉哥的问题，自顾自地说道，“第一，成为‘邮差’，第二，成为‘他们’的一员。”

说罢，还未等封不觉回应，她的影子就消失在了雾中……

“喂～喂——”封不觉也知道，对方八成是不会再理他了，所以他只是象征性地喊了两声，随即就转过身去，叹了口气，“唉……这段剧情的作用，就是抛给我几个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开的悬念吗……”但下一秒，他的嘴角又浮现了笑意，“哼……挺对我胃口的嘛……”

他一边想着，一边已迈开步子，重新朝着镇子进发了。

一分钟不到，他便重新回到了那个加油站的门前。

“嗯……就算这种建在小镇里的加油站不需要二十四小时营业……”觉哥望着空无一人的停车场和店前放下的卷帘门，无奈地念道，“可这都上午八点半了……还是大门紧闭，不太合理吧……”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他也无法改变眼前的事实……

“也就是说……找人修车什么的……是我想多了。”觉哥摸着下巴思索道，“这里的剧情安排是固定的……舍弃已经抛锚的汽车，直接向着目的地前进。”

念及此处，他便迅速回身走了几步，来到了加油站外的指示牌前。

其实刚才他就已经注意到这块牌子了，虽然上面的图案和字迹都已被油污覆盖了大半，但依稀可以看出……这应该是奥塔库镇的地图。

“这不是巧合吧……”封不觉仔细观察着指示牌上的可见部分，“从小镇入口到‘镇广场’的道路基本还算清晰，而其他地方基本都看不见……”他只花了十余秒，就用图形记忆法将指示牌上的图案清晰地刻在了记忆中，“这是在告诉我——‘抵达邮局之前，不要到处乱跑’吗……”

“哼……也罢……毕竟得赶在上午九点以前抵达，时间上也不算太充裕。万一途中再遇上点儿什么幺蛾子，事情就不好说了……我就先跟着主线走一走吧。”觉哥说着，便踏上了身边的那条主干道。

第704章 幽灵邮差（三）

小镇中的道路虽是石子和沙土铺就，但大体上还算平坦，对于穿着运动鞋的觉哥来说，在这种路面上行走，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体力。

不过，距离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觉哥那“根据角色体感减少体能值”的推测也没错，所以他依然得合理地分配体能，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嗯……实际距离比想象中还要远……”封不觉走了近二十分钟，还是没有抵达镇广场，这让他不得不加快了脚步，“而且，这一路上居然连个人影都没有，沿街的商铺也全都是关闭的状态……”他不禁想道，“这里……该不会是个‘鬼镇’吧……”

嗞嗞嗞嗞嗞嗞……

正当觉哥思索之际，从其前方的大雾中，忽然传来了一阵有规律的嗞嗞声。

而且那声音由远及近，以一种颇快的速度靠近了过来。

“什么玩意儿？”觉哥闻声，警觉地停了下来，并不假思索地将右手伸进衣袋、抓紧手机，做好了面对怪物的准备。

嗞嗞嗞嗞……声音越来越近了，但视线中依然是空无一人。

叮铃铃——

忽地，几声清脆的铃音传入了觉哥的耳中，声音传来的方向和那“嗞嗞”声是一致的。

“诶？”这一刻，封不觉好像发现了什么。

他将目光下移，看向了地面，两秒后，虚起眼念道：“我

去……还真是自行车……”

叮铃铃——

话音未落，铃声又起。这次声音离得更近了，几乎已迫近到他的身前。

觉哥的反应也算及时，他立即朝侧面一闪，跳开了几步。

接着，他便看到一条由自行车轮胎轧出的痕迹，从自己刚才所站的位置“路过”了。

“闹哪样啊……”封不觉转头望着空气，沉声道，“隐形的？”

出于侦探（好吧，我知道他是推理作家）的本能，他立刻上前几步，蹲下检查了一下车轮印，并喃喃自语道：“车胎印上的花纹都已磨平了，可见已用了很久……从胎痕的深度和车子发出的声音判断，应该是金属制造、带链条的老式弯把自行车，上面还乘了一个体重比较重的人……嗯……或者是鬼……”他轻抚下唇，娓娓念道，“链条滚动的声音听上去很流畅，而车身的其他部件都没有发声，这说明……虽然车子经常在使用，但保养得很不错。”

“啊呀！”想着想着，封不觉突然一拍脑门儿，“不知不觉就玩儿上瘾了……”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切……再不快点儿就赶不上了。”

根据片头CG中那个自称邮局局长的声音要求，玩家需要在“上午九点”以前到达“他”的办公室才行。而此时，已是八点五十二分了……觉哥连邮局的影子都还没看到呢。

“果然还是得用跑的吗……”他赶紧站起身来，撒丫子就跑。反正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车辆，除了刚才遇到的“隐形自行车”外，他也不怕会撞到什么。

“说起来……目前的主线任务【获得幽灵邮差的认可，成为奥塔库镇的新邮差】……并没有写出‘时间’方面的要求。”封

不觉一边跑着，一边心道，“只是‘邮局局长’让我务必在九点前抵达……也就是说，就算我在九点之后抵达，主线任务也未必会失败。只不过……接下来的剧情走向、剧本难度，可能会因此而发生变化。”

越是想得透彻，他越是觉得……最好别迟到。

……

四分钟后……

“终于到了……”奔跑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后，封不觉眼前出现了一个圆形的广场。

“奥塔库广场”的路面是由水泥铺成的，只有少部分区域用了石砖；广场中心有一座造型朴实的喷泉，不过……喷泉里的水都已经干涸了；坐落在广场四周的建筑都比较高大，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公用设施，比如警察局、消防局、医院等等。

觉哥马不停蹄地向着北侧跑（他还是找得着北的），很快就看到了邮局的招牌。

“两层楼，占地约三百平米……”封不觉冲向邮局大门时，心中想道，“最坏的可能是……里面没有楼层示意图、也没有人可供我问路……我得在三分钟内靠自己找出局长办公室的位置。”

念及此处，他已推开了前方厚实的玻璃门。

“很好……”觉哥一进门，就道了这么一句。因为他发现……这邮局的一楼就是个大堂，除了入口右侧的一个服务台之外，就只有一排办理各种业务的窗口而已。

“在那儿吗……”他的视线快速扫动，瞬间停留在了通往二楼的楼梯口。那楼梯旁边立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办公区域，闲人免进】，这也算是个比较明显的提示了。

跑向楼梯之时，封不觉又抽空看了眼时间。

【八点五十八分】

“休息室、保安室、财务室、厕所……”封不觉上了二楼后一路狂奔，终于，在八点五十九分四十秒时，来到了走廊尽头的最后一个房间门前，“局长办公室……”他看着门上的牌子念叨了一句，又低头看表道，“呼……还剩个十几秒……好险。”

咚咚咚——

看表的同时，他的左手已经开始敲门了。

“请进。”门内传来的声音，和片头CG中的旁白如出一辙。

封不觉闻言，喘了口气，抹了把汗，然后握住门把，推开了眼前的门。

屋内的陈设很普通，除了办公的桌椅外，还有几个文件柜，一个玻璃橱，两个盆景，以及两面旗帜。觉哥可以认出星条图案的那面是美国国旗，但另一面是什么他就不知道了……不过，通常来讲，那应该是小镇的镇旗或者其所在州的州旗。

“不得不说……你从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一个极坏的印象，戴夫先生。”还未等觉哥开口，坐在办公桌后的男子就说出了一句很不妙的台词。

那是一名身穿格子西装、戴着黑框圆眼睛的老者。他的年龄看上去已经在六十岁以上，不过其目光仍是炯炯有神，背也挺得笔直。

“您是对我的衣着或者发型有什么意见吗？先生。”封不觉自然不是那种遇到突发状况就手足无措的人，在听到了对方莫名的批评后，他镇静自若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并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

“不，我对员工的仪容仪表是非常宽容的。”局长回道，“我只对一件事有要求……那就是‘守时’。”说到最后两个

字时，他特地加重了语气。

“我敲响您房门的刹那，是八点五十九分四十五秒。”封不觉毫不畏惧地迎上对方的目光，回道，“这并没有超出您指定的时间吧？”

“原来如此……”局长说着，抬起一手，将自己的手表面朝觉哥展示道，“你的表慢了三分钟。”

“哈？”封不觉眼神微变，“不会吧……”他随即就掏出了口袋里的手机，摁了一下，“没错啊……我的手表和手机时间是一致的，都是……”

“……都慢了三分钟。”局长打断了觉哥。

“呃……”封不觉虚起眼，望着眼前的老头儿道，“有没有可能，是局长您的表……”

“不可能。”局长在觉哥说出“快了三分钟”之前，就直接否定了他的假设。

“好吧。”两秒后，封不觉正了正神色，“是我错了。”

觉哥也是个明事理的人，他知道，在某些情况下，事实并不重要，态度才重要。

领导就是领导，哪怕他不知鼒蕫，或指鹿为马，你也尽量不要纠正或顶撞他，否则……你就是自讨没趣。当然了，那种“因为你让他下不来台而提拔你”的好领导……也是存在的，各位如果觉得自己能有幸遇到，不妨去试一试，万一被整死了别来怪我就是了……

“不，你没错。”

万万没想到，下一秒，局长先生的态度竟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啊？”这下，封不觉是真愣了。

“我的表确实快了三分钟，而且我知道这点。”局长接道，“之所以冤枉你，是想看看……在压力面前，你会妥协于

强权，还是坚守住真理。”

“不用上升到这种高度吧……”封不觉瞪着死鱼眼，看着对方回道，“就当我是敬老……让让你行不行啊？”

“你觉得我很老吗？”局长顺着觉哥的话头，又抛来了一个很难答的问题。

“对。”封不觉很干脆地回道，既然对方要听实话，他就把实话讲到底，讲出来难不难听那是另一回事，“我觉得，如果我认真地和你争辩，你很可能会爆血管猝死，所以我才认了个错。”

“非常好！”局长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他的这个举动……让封不觉本能地退后了半步。有那么一瞬间，觉哥觉得这老头儿是想翻过桌子来打自己一顿。

“正式认识一下。”局长挺直腰杆，朝前伸出了右手，“我是奥塔库镇邮局的局长，诺曼·纳尔逊。”

“嗯……您好，纳尔逊先生。”封不觉犹豫了半秒，伸出了手。

“叫我诺曼，谢谢。”此时，纳尔逊的脸上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很高兴认识你，诺曼。”封不觉也微笑着回道。

虽然表面上一团和气，但觉哥并未停止对这名NPC进行观察和分析：“很善于运用语言和神态的男人，严肃时很有魄力，亲切时也很有感染力，握手时的力道比我还大……嗯……都是典型的政治家特征。”他的视线在对方身上移动着，“衣领、袖口和双手，都显示过他曾有过军事背景。”他看得越久，知道得就越详细，“头发一丝不苟、胡须也修剪得很得体，说明他对自己的仪表还是挺在意的；上衣第三颗纽扣缝补过，手肘部分也有补过的痕迹，说明他是个节俭的人；左手无名指有戴过戒指的痕迹，但现在没有了……离婚吗？还是鳏夫？”

一连串的想法从脑海中闪过，用时也不过数秒而已。

两人握完手后，纳尔逊又说道：“戴夫先生，如你所见，我喜欢直率的人。”说话时，他已重新坐下，并抬手示意觉哥坐到办公桌另一边的一张椅子上，“在我这里，你不用怕讲话得罪人，更不用担心什么外表……”他顿了一下，“你只要记住两个词儿就行了……第一，守时，第二，坚定。”

“听上去……我已经通过面试了？”封不觉试探着问道。

“呵……通过？哈哈哈……”纳尔逊笑道，“还远远没有呢，戴夫先生。”他说着，便打开了自己身前的一个抽屉，拿出了一叠信封，“我局的理念是——实践，是检验员工的唯一标准。”

“这话听着耳熟啊……”封不觉低声吐了个槽。

纳尔逊无视他，接着说道：“你能否被我局正式录用，就看你今天的表现了。”他把那叠信封推到了觉哥面前，又道，“这是你今天的任务。”

【支线任务已触发】纳尔逊话音刚落，系统语音就响起来了。

封不觉即刻打开游戏菜单，扫了眼任务栏，顺势看到了新任务【在午夜之前送出所有的信件，当前进度0/13】。

“既然是支线，那就是不做也可以的意思咯……”觉哥心中暗道，“简单地说，午夜前送完就有额外奖励，没送完的话……也不至于造成通关失败。”

“这是奥塔库镇的地图。”过了几秒，纳尔逊又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20*40CM大小的迷你地图，放到了桌上，“还有……工作手册一本。”他又拿出了一本不算太厚的小册子，“以及……你的自行车钥匙。”这应该是最后一件东西了，因为他拿出来之后就将抽屉合上了，“从后门出去，就是车棚，装信封的挎包就在自行车兜里。由于你还不是我局的正式员工，所以……今天你只能穿着便服去投递信件了。”他停顿了两

秒，看着觉哥的脸道，“还有什么问题吗？戴夫先生。”

第705章 幽灵邮差（四）

封不觉的问题可多了去了……

比如，为什么他从镇口一路走到这里，连一个人影儿都没看见？又比如，为什么镇上所有的商铺都关门了？还有，路上那辆“隐形自行车”是咋回事儿？莫非那就是所谓的“幽灵邮差”？

除了以上这些，还有神秘人影的身份、大桥断裂的原因等等……

围绕着这座小镇的重重谜团，眼下可是一个都没有解开，而且也没有任何的头绪。

“呃……我确实想问问……”封不觉斟酌了几秒后，开口回道，“为什么……”

咚咚咚——

就在他准备问问题的时候，三声敲门之声，恰好打断了他的话。

“啊……我差点儿忘了。”纳尔逊抬了抬眉毛，对封不觉道，“今天除了你之外，我还约了另一个人来面试。”说完这句，他即刻就提高了声音，对着门的方向喊道，“请进。”

数秒后，门外的人转动了门把，推门而入。

封不觉也顺势转过头，看向门口，只见……进来的是一名矮个儿男子，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他长了一头褐色的卷发，有着一双精明的蓝眼睛。他身穿一套深蓝色的西装，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头顶还戴了顶毡帽。很显然……这位面试者从穿戴上来说，比戴夫要考究得多。

“嗯……你好，先生，我是来面……”

嘭——咔嚓。

他只说出了半句话，就被一把双管猎枪给爆了头。

大片的血和脑浆糊在了走廊的墙壁上，尸体也朝着门外倒了下去。

“沃~德~法克？”封不觉当即就在心中爆了个粗口，一是因为这事情发生得有些莫名和突然，二则是因为刚才的枪响让他的右耳暂时失聪了。

“你！迟！到！啦！”纳尔逊局长杀完人后，还对着数米外的死者遗体大喊大叫，“混蛋！”

“原来真迟到的话就会发生这种事吗……”觉哥默默地将头转了回来，望着纳尔逊，心中暗道，“这货是什么时候、从哪儿把枪拿出来的……”

“抱歉，我讨厌不守时的人，你知道的。”纳尔逊杀完人、吼完尸之后，若无其事地把枪放下，收到了椅子的后面。

觉哥这才意识到……枪一直就藏在纳尔逊的椅背后面，随手可得……

“啊~我们说到哪儿了？”纳尔逊重新坐下，整了整西装的领口，“哦，对了，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还很讨厌那种问长问短，喜欢瞎打听事儿的家伙？”

“呵呵呵呵……”这一瞬，封不觉调整了一下面部肌肉，成功露出了一个智障式的笑容，“局长，时候也不早了，我要去送信了。”他把桌上的东西往怀里一扫，扭头就走。

“等等。”纳尔逊忽又叫住了觉哥。

封不觉的冷汗刷刷地下来了，他紧绷着身体，缓缓转过头去：“还有什么事儿吗……”

“当然有了。”纳尔逊说着，便从自己的西装内侧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卡片，然后拿起桌上的钢笔，在上面写了些什么，随后又盖了个章，“你得拿上这张临时工作证才行，否则镇民

们会拒收你送出的信件。”

“嗯……了解……”觉哥稍稍松了口气，走回桌边，接过了对方递来的卡片。

【名称：奥塔库镇邮局临时工作证】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证明你“邮差”的身份】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这张卡片的有效期只有二十四小时。】

“如果你不小心把证件弄丢了，可以回来找我重新帮你签一张。”纳尔逊道，“不过……免费的只有这一张而已，懂了吗？”

“完全明白。”封不觉点头应道。

“好的，那么……祝你好运，戴夫先生。”纳尔逊道完这句，便低下了头，开始处理原本就摊在桌上的一些纸质文件。

很显然，这段剧情已算是告一段落了。

封不觉收好了东西，立马就往外跑。不过……出门之前，他还没忘记耍个小心眼儿——把门给带上了。

关门以后，觉哥二话没说，就扑向了那具被爆头的尸体……

（此刻，如果你脑海中浮现的是——“趁热来一发”这句话，请咨询心理医生，或者报警自首。）

“这货一个成年男人……出门在外的，身上居然没带钱包？”封不觉用异常娴熟的手法，把对方的口袋翻了个遍，随即吐槽道，“你是艾伦·哈伯（《好汉两个半》中的虚构人物，因种种原因十分贫穷，又因贫穷而变得吝啬，且逐渐失去节

操。为了不买单，出门赴约时基本都会故意不带钱包。）吗？”

最终，他只在对方身上找到了三样东西：一个装满盐的调味瓶（看上去像是在餐厅里偷的），一张5美元的钞票，和一支只剩很短一截的木制铅笔。

“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点同情这家伙了啊……”封不觉搜完尸体后起身念道，“从外表完全看不出他那么穷啊……”他把几样东西装进自己兜里，又朝地上那顶占满血污、且有点焦的毡帽看了一眼，“唉……还是算了吧……”

那顶帽子看上去确实不错，肯定比这位仁兄身上的其他家当加起来还要贵，应该是他拿来撑门面的东西。可惜……现在已是一文不值了。

“嗯……没能找到可以证实他身份的物品……”封不觉一边在走廊上走着，一边思考着，“无法确认他是本镇的居民，还是外来者……”他拾级而下，迅速回到了邮局的一楼大堂，“如果他不是奥塔库镇的镇民，那么问题就来了……桥已经断了，他是怎么进来的？”他的思维正如一张蛛网般展开，不断推演出各种可能，“排除跳伞之类的低概率假设，大概就是两种情况……其一，这个镇子与外界相连的路径其实不止一条。其二，他比我更早进入镇中，但不知为什么……却迟到了十分钟。”

思索之际，他已找到了通往邮局后门的出口，并走了过去。

“先前那个提示我的人影曾说，桥断了就出不去了……”他接着想道，“姑且认为她说的是真话，那么……再以第二种情况为基础推测……毡帽男（觉哥就这么随意地给对方起了个代号）是怎么来到奥塔库镇的？又是在多久以前来的呢？假如他也是今天早晨开车从大桥那边进来的，且来得比我早，那我这一路过来……就算没看见他的人，也该看见他的车才对啊……”

想到这儿时，觉哥已从邮局后门走了出来。

这邮局的整个后院，就是个巨大的自行车棚。此刻，车棚里只停了一辆自行车。

“将这条推理线上的所有选择都取概率较高的选项，就是……毡帽男不是本镇居民、不是从其他入口进镇的、也不是今天早晨来的……”封不觉来到自行车旁时，还在念叨着，“结论……他在昨天，或是某个更早的时间点就来到了镇上，准备应对今天的面试。可今天早上，他遇到了一些事情……致使他迟到了几分钟。”

“呼……”他打开了自行车锁，朝天呼了口气，“或许……他昨晚在旅馆住了一夜。今早起来，发现钱包不见了，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而他的车钥匙也在钱包里……眼看时间快来不及了，他只能跑着过来，但最后……还是迟到了。”

得出了这个貌似合理的推论后，他就停止了对毡帽男这条线索的思考，并在自己的思维殿堂中留了个言——“条件允许的话，去旅馆里调查一下，也许能获得对方的身份线索、或是一辆运转正常的汽车。”

做完这些，觉哥的注意力便转移到了手中的几件物品上。

首先，是那十三封信……

【名称：寄往奥塔库镇的信件】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这信封上的大部分信息都已模糊不清，而且信上没有贴邮票。唯一可辨识的就只有收信人地址：缅因州，奥塔库镇，第一大街，三号。】

这段说明，来自那叠信件最上方的一封。其余十二封信的说明内容与其基本相同，不同的部分就只有备注中的地址而已（其实不看物品说明也行，因为信封上也有写）。

为避免凑字之嫌，这里就不将十二封信的说明一一列出了，就列一下地址中不同的部分。

第二封：【第二大街，九号。】

第三封：【第三大街，七号。】

第四封：【第四大街，十号。】

第五封：【第五大街，三号。】

第六封：【第六大街，九号。】

第七封：【第七大街，七号。】

第八封：【第八大街，一号。】

第九封：【第九大街，三号。】

第十封：【第十大街，九号。】

第十一封：【第十一大街，七号。】

第十二封：【第十二大街，一号。】

第十三封：【第十三大街，三号。】

“呵……缅因州吗……”封不觉看完那十三封信的地址后，第一反应就是吐槽，“这剧本是用史蒂芬·金（其笔下的故事绝大多数都发生在缅因州）的记忆写的吧……”

说话间，他已将那叠信封装进了自行车兜里的挎包之中。然后，他便拿出了迷你地图，用了三分钟，将其完整地刻在了脑子里。

最后，他才拿起了纳尔逊局长交给自己的“工作手册”，放到眼前。

【名称：奥塔库镇邮差工作手册】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记载着奥塔库镇邮差的行为准则，以及一些必须的知识】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我不是一个锱铢必较的人，我的要求很简单：守时、坚定。

——诺曼·纳尔逊。】

“呵……你确实不是个锱铢必较的人……”封不觉看着物品备注笑了笑，“你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疯老头儿……”

说着，他便骑上了自行车。一手控制车头，另一手端着工作手册，将车骑出了邮局后院。

觉哥是一个喜欢一心多用的人，所以他认为……自己可以一边骑车、一边翻阅工作手册……这样就可以将赶路和看设定的时间合并起来了。反正这小镇的街道上也是空无一物，他只要用余光看路，别骑到沟里去就行……

“喝……冬天不戴手套骑车还真他喵的冷啊……”封不觉将车骑到街上后，又深吸了几口湿润的空气，顿觉神清气爽，冷彻心扉。于是……他决定唱首歌暖暖身子，“二零零二年的第一场雾~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一些~”

第706章 幽灵邮差（五）

封不觉哼着歌，骑了二十米不到，便用单手翻开了【奥塔库镇邮差工作手册】。

然后……谢天谢地，他的歌声停止了。

“本手册由诺曼·纳尔逊编绘整理，如有疑问，请来我的办公室跟我单独谈。”封不觉念出了印在手册第一页上的这句话，干笑了一声，将其翻了过去。

【如你们所见，这本手册本身就很薄，为了节约印刷成本，所以我取消了目录。】这就是第二页上的内容。

“喂！你这句废话就占了整整一页啊！把这段话换成目录……成本上有什么区别啊！”封不觉一边吐槽，一边将手册翻到了第三页。

这一页上，确是有不少实质性的内容了。最上面的标题写着：【邮差守则】

下面是几条相关的规定：一，本镇邮差工作时必须携带相关证件，如进行无证投递，后果自负。二，守时是我们的基本准则，请务必在信件、邮包的截止日期之前将其送到，否则后果自负。三，坚定是很重要的，无论面对怎样的险恶情况，都不能产生动摇，必须让收件人收下信件，否则后果自负。四，自行车是我们的伙伴，我们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善待他们，如果你让邮局的自行车发生了严重损毁，后果自负……

“后果自负……后果自负……后果自负……”封不觉一眼扫过去，每一条条目的后面，全都是这四个字，“确定这四个字背后的含义不是‘拿枪崩你’么……”他转念一想，“说起来……我进了一趟邮局，除了纳尔逊之外，连一个员工也没看到，

该不会是……员工都被他给崩完了吧……”他又转念一想，“慢着……不止邮局啊……这镇子的大街小巷全都没人啊……”

就在觉哥胡思乱想之际，只听得“叮铃铃——”一阵铃响，忽从其身后传来。

“还来？”有了上回的经验，封不觉自然知道这铃声的来源是什么，他立刻循声转头，果然看到了一道正在朝他逼近的自行车胎印。

“嘿！老兄，你好啊。”觉哥收起了工作手册，用双手抓住车把。经过一番调整后，他来到了那辆“隐形自行车”的旁边，与之平行共进，“听得到我说话吗？”他尝试着与那个隐形的骑车人进行语言交流。

然而……下一秒发生的事情，让封不觉深深地震惊了。

那一瞬，封不觉只觉眼前白光一闪，接着，耳边响起“刺啦”一声。

当他回过神来时，自己已经连人带车摔在了地上，且浑身都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焦味……

“什么情况？”觉哥一脸茫然地坐了起来，想再度找出对方的位置，可此时，那条胎痕已经远去，连自行车链条的“嗞嗞”声也已无法听到。

他又看了眼游戏菜单，发现自己的生存值竟然一口气就掉了50%……唯一值得庆幸的，恐怕就是没有留下什么伤口或是持续的减益状态了。

“我打了声招呼，结果被他用电击棒电了？”封不觉都懵了，“只要和他讲话就会触发攻击？”

他稍稍坐了一分钟，确认身体没有大碍后，便重新站了起来：“这货到底是什么来头……”他郁闷地拍了拍身上的脏土，并扶起了自行车，“如果他就是‘幽灵邮差’，那我这主线任务仿佛是不好办了呀……”

念及此处，封不觉的眼中忽地闪过了什么：“诶？会不

会……”他又一次从口袋里取出了工作手册，连续翻了几页，随即笑了起来，“哈！还真有！”

觉哥此时翻到的那一章，标题是【关于幽灵邮差】。

一，不准谈论幽灵邮差；二，不准谈论幽灵邮差；三，不准谈论幽灵邮差！

这是本章的前三条内容……

“喂喂……《搏击俱乐部》的梗要玩几回才满意啊……”封不觉扫完这三行，又继续往下看。

四，幽灵邮差是奥塔库镇邮局的传奇员工，他保持着连续十五年无缺勤、无退件、无延迟的记录。

“因为他是个幽灵吗……”封不觉看到这里，虚着眼念道。

五，幽灵邮差永远在赶路。

“嗯……看出来了。”封不觉边看手册边吐槽的行为，也是蛮拼的。

六，因为幽灵邮差永远在赶路，所以请不要打扰他，否则后果自负。

“后果就是打声招呼就被肛掉半血呗……”觉哥一边说着，一边翻了一页。

七，如果你想和幽灵邮差交流，请把内容写在纸上，并以信件的形式投入镇北墓地旁的废弃邮筒里。

“我靠……这种事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啊？被电击无数次之后总结的吗？”封不觉道，“诶？等等……这册子是纳尔逊出的，他应该知道些什么……”他神色微变，“但这老家伙枪法不错，而且心狠手辣，感觉从他那里套话有点困难啊……”

八，特别提醒——幽灵邮差的“灵魂电击”无法被绝缘体隔绝，如果你想穿上一套绝缘的衣服去挑战他，我建议你还是省省。

“很好……我可以省了。”封不觉确实已经构思出了这样一

个方案，不过在看过第八条后，这个方案也就不存在了。

九，记住，幽灵邮差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和同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愿的，对此有意见的人，可以来局长办公室找我反应。

“嗯？”觉哥瞬间便从这第九条……也是最后的一条中，嗅到了阴谋的味道，“这条……有点儿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啊……”

他的思维又一次飞速运转起来，将这九条（实际上等于是七条）关于幽灵邮差的描述在脑子里过了几遍。很快……他便构思出了一个计划。

当然了，这个计划的执行时机并不是现在。觉哥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送信。

“越来越有趣了呢……”封不觉说出这句话时，通常就表明……他已知道了某种关键性的信息。

“我想想……第一大街的方向……”他将工作手册收起，把挎包从地上捡起来，直接斜挎在了身上，随即又骑上了自行车，“嗯……那边……”

……

半小时后，封不觉的体能值耗掉了一半，他也终于来到了第一大街三号的门前。

他没有选择以邮局为中心、由近至远的方式进行投递，而是按照地址顺序去送。虽然这样会多花费一些时间，但这条路线可以让他“顺路”去探查几个比较感兴趣的地点。

“就是这儿了吗……”封不觉看着眼前那栋高两层的民房念道，“房子看着倒还挺不错的，但屋前连个邮箱都没有。”

其实……就算这户人家有邮箱也没用。把信件塞进邮箱里，并不算完成任务。一定要亲手交到收件人手里，并让对方表示“愿意收下”，任务的进度才会变化。

“唉……没办法，只能去敲门了。”觉哥叹息一声，停好自行车，快步穿过了房前那枯草丛生的前院，走到了门廊上。

啪啪啪——

敲门三声后，他高声道了一句：“有人吗？”

短暂的沉默后，房子的二楼传来了一些动静。接着……便是一阵胖子穿着拖鞋下楼梯的声音。

可能有人会说，听脚步声还能听出胖瘦？

我只能说……反正觉哥听得出来。

咔——

片刻后，房门展开了一道缝隙。由于屋里的人没有扯下门后的链条锁，所以门只能开那么大。

“你找谁？”屋里没有开灯，屋主就站在门后的黑暗中，用一种有气无力的嗓音发问。

“不知道。”封不觉如是回道。他是真不知道……因为这些信封上除了地址之外，别的内容全都是模糊的。

“那就滚！”屋主的反应倒也干脆，骂了一句，便把门摔上了。

啪啪啪啪啪——

觉哥当即又对着门板连敲五下。

“你到底想干嘛？”屋主又把门打开了一条缝，不耐烦地吼道。

“我是邮政局的。”封不觉将自己那张简陋的临时工作证拿了出来，在门缝前晃了晃。那语气，那姿势，好似在说“我是联邦调查局的”一样……

“所以？”屋主的态度稍有缓和，他试探着抛出了一个问题。

“这里就你一个人住吗？”而封不觉也问了个问题。

“跟你有关系吗？”屋主反问。

“不回答也无妨。”封不觉淡然地回道，并把信封递了过去，“要是只有你一个人住呢，这信就是寄给你的。要是还有别人和你一起住呢，你就帮忙转交一下。”他顿了一下，“总之，我已经把信送到地方了，怎么处理是你的事。”他又将信封往前伸了几分，“拿着吧，愣着干嘛？”

“不……我不要。”这一刻，屋主的语气突然变得很奇怪，“你走……这信我不收。”

他的话十分令人在意……他没有说“你送错地方了”，而是说“我不收”。也就是说……他承认这封信没送错地方，只是……他不想要。

“哈？”封不觉也没想到对方会是这种反应，他瞪眼瞧着门后的阴影道，“你有病啊？一封信而已，又不是炸弹，干嘛不收？”

屋主闻言，沉默了数秒，接着……便低声回了一句：“你自己拆开看看……”

第707章 幽灵邮差（六）

“你说什么？”封不觉的态度很强硬，“让我拆？”他冷哼一声，“你有病吧？爆炸了怎么办？”

屋主都惊了：“喂……你自己说‘这只是一封信，又不是炸弹’……”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啊？那我还说让你收信呢，你听么？”封不觉厉声打断道，“少废话，赶紧拿好了，我这儿还有十几封信要送，忙得很。”

“不……我拒绝。”屋主虽是表示了拒绝，但却没有再摔门，也没有赶走觉哥的意思，他犹豫了数秒后，念道，“如果你非要我收下这封信，就把我的‘指令代码’报出来……”

“什么代码？”封不觉疑道。

“指令代码。”屋主又重复了一遍。

“那是什么东西？”觉哥又问道。

“你不知道吗……呵呵呵……”屋主忽然笑了起来，“那就抱歉了，恕我不能……”

“慢着。”封不觉又一次打断了对方，“只要说出‘指令代码’，这信……你就非收不可了是吗？”

屋主紧张地吞了口唾沫：“你要是能说出来……我就把信收下。”

“哦……”封不觉点点头，随即就开始了忽悠，“我出门的时候，局长跟我讲了好多个指令代码，我一时也有点糊涂了……”他斜视着对方道，试探着问道，“你的那个代码……是数字还是英文来着？”

“所有指令代码都是数字。”屋主快速回道，但话出口后，

他又愣了一下，“诶？现在引入英文代码了吗？”

“对啊。”封不觉的一大特长，就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还有英文和数字混编的那种呢。”他顿了一下，“哦……对了，你的代码是几位数来着？”

“呃……一位数……”屋主沉声回道。

“一位数？”封不觉用一种“你TM在逗我？”般的表情看着门后的黑影，沉默了片刻，然后又用疑问的语气道：“嗯……一？”

“可恶……”屋主听到那个数字后，便忿忿地念叨了一句，伸手接过了信件，接着……就把门关上了。

【支线任务进度更新】系统语音也在这一刻适时响起。

“卧槽？”封不觉看着门板，目瞪口呆，“指什么飞机……令什么东东……代个毛的码啊？不就是个一吗？一位数……我最多猜十次也就猜到了吧！你有病啊！”

他对着门板叫骂了几句，方才转身离开。在穿过前院的过程中，他还扫了眼游戏菜单，确认了任务进度已变为了【在午夜之前送出所有的信件，当前进度1/13】。

“不过……话要说回来了……”觉哥回到自行车旁，口中轻声念道，“这货的表现很异常啊，也不像是智商方面的问题……”他的视线本能地移到了自己手中的那张临时工作证上，“在得知了我的身份后，他的态度就有了明显的改变。虽然不是很情愿的样子，但他依然回答了我提出的各种问题……”说着，他便将工作证收回了上衣内侧的口袋里，“看起来……这张东西的作用比我想象中要大得多啊……”

……

有书则长，无书则短。

十分钟后，觉哥便按照顺序，来到了第二个送信地址：【第二大街，九号。】

“嗯……按照这种速度，就算我中途去送信地址之外的地方做些调查，时间也是完全足够的。”封不觉将自行车停下时，心中念道，“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手头还有十二封信，哪怕我平均半小时送一封，也能赶在下午四点之前送完，这期间抽空吃个午饭都绰绰有余……”

他一边思考着，一边走向了一间民宅的大门。

这栋房屋的样式和第一大街三号的那套几乎一致，只是屋子外墙的颜色略有不同。

而且这家的门前同样没有邮箱，其前院同样是杂草丛生。

啪啪啪——

“有人吗？”封不觉也用了和先前相同的叫门方式。

短暂的沉默后，屋子二楼传来了一些动静，接着……还是一阵胖子穿着拖鞋下楼的声音。

咔——

片刻后，房门就开了，依然是只开了一条缝。

屋内黑漆漆的，那第二位屋主也是站在黑暗之中，有气无力地问道：“你找谁？”

此情此景，让封不觉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既视感，他不禁心道：“什么情况？连声音都一样？双胞胎？”

“你到底找谁？”屋主见觉哥没有回话，便又问了一遍。

封不觉想了半秒，直接亮出了证件：“邮差。”说罢，他就递上了信封，“送信。”

简明扼要的两句话，却让那屋主倒抽一口冷气：“你……这……”他吞吞吐吐地嘀咕了几句，半晌后才挤出一句整词儿：“我不要！你拿走！”

“哼……不要？”封不觉冷笑，“是不是要我报出你的指令代码你才收啊？”

他那语气，仿佛他真的知道似的……

“你……你说……”那屋主好似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不肯就范。

“二？”封不觉试探着问道。

“哈哈哈哈哈……”突然，屋主大笑起来，“不对！”

“三？”封不觉又试了一个，反正试试也不花钱……

“不对……”屋主又回道。

“四？”觉哥若无其事地接着念道。

“不对！”屋主提高了声音，打断道，“我说……你这是打算一个一个报下去吗？”

“没错。”封不觉回道，“不可以吗？”

“呃……”屋主想了想，“可以……”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哦，对了……”封不觉又想到了什么，他接道，“你的指令代码应该也是一位数吧？”

“是两位数。”对方回道。

“哈？”封不觉愣了一下，当即暗忖道：“喂喂……这好像不太妙啊，我还以为全都是一位数呢……结果第二个家伙就是两位数吗……那万一后面有什么七位数八位数的，就算我有耐心一个个试过来，时间也会不够的……”

“你……可以回去了吧？”屋主毫无底气地问道。

而封不觉的回应则是：“嗯哼……”他清了清嗓子，呵呵一笑，“呵……十一？”

第708章 幽灵邮差（七）

封不觉并未在这第二位屋主身上花费太多时间，因为当他报到“十六”时，对方就收下了信件。

【支线任务进度更新】

【在午夜之前送出所有的信件，当前进度2/13】

系统语音适时响起，任务栏中的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可恶……”第二位屋主的反应和第一位如出一辙，他忿忿地接过信件，转身就想摔门。

觉哥眼疾脚快，顺势将鞋头往门缝里一伸，并从外面拉住门把，抢道：“且慢，我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屋主不耐烦地应道。

“你在这镇上……有什么亲戚吗？”封不觉问道。

“哈？”屋主用一种很莫名的语气回道，“为什么这么问？”他停顿了半秒，便接道，“我没亲戚，一个也没有。”

说罢，他连门都不关，就转身走掉了。

“喂！喂！”封不觉又喊了两声，但对方完全没有理会，听脚步声……那货似乎已向楼上走去。

随后，觉哥又尝试了一下破门而入，奈何这门缝很窄，门内的链条锁也很牢固……试了三分钟后，他只得放弃。

“有问题……”封不觉回到自行车上时，还在念道，“绝对有问题……”他蹬车前行，心思急转，“我怎么感觉这家伙和第一个屋主是同一个人……难道这货在第一大街三号收完我的信后，又来到了第二大街九号假扮第二个屋主？”他微微摇头，“嗯……似乎不太可能，我骑车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而且

走得是最短路线，就算他有辆摩托车、或者有匹马……想要绕过我提前抵达，时间上也很紧。除非……那两栋屋子的地下有一条地道，而且地道中有某种比自行车更快的交通工具，否则他做不到这点。”

念及此处，他在脑中粗略地回顾了一下经典影片《地道战》的剧情和配乐，然后……推翻了以上的假设。

“嗯……他们就算不是同一个人，肯定也有所联系。”封不觉继而又想到，“虽然我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无论声音、体态、乃至语气，都显示这两人极为相似……”他又仔细回忆了一下和第二位屋主的对话，“可从二号胖子（这自然也是觉哥给NPC起的临时代号）的表现来看，他不像是在撒谎。至少他自己认为……自己在镇上没有其他亲戚。”

觉哥抬起一手，挠了挠头：“难道是因为……几十年前……一号胖子的老爸经常去二号胖子家走动么？或者是二号胖子的老爸经常去一号胖子家走动？又或者是一号胖子的老妈经常……”他耸耸肩，停止了这毫无意义的臆测，“嗯……其实这几种情况好像可以归为同一种情况啊……”他明白过来后，又道，“那姑且将他们是兄弟的可能性保留，再想想其他的假设吧……”

就这样，他边骑车边想……

大约五分钟后，觉哥眼神一凛，嘴角一笑：“有了！”

下一秒，他便低声沉吟道，“克隆人……”

正所谓——“精神病人思维广”，觉哥虽不是什么病人，但精神上确实和常人不太一样，而且他的思维……可谓突破天际。

“没错……这样想的话，就说得通了。”封不觉颇为自信地念道，“那句‘一个亲戚也没有’，也能用这个结论来解释。”

思索之际，他恰好来到了第三封信的收信人地址：【第三大街，七号。】

这又是一栋两层的民宅。屋前无邮箱，门前草皮黄。房屋的结构、造型，也和先前那两户别无二致。

啪啪啪——

“开门开门开门！”这回，觉哥干脆连“有人吗？”这个问题都省了，他直接就拍着门板喊人出来开门，仿佛自己是来抄家的一样。

很快，屋里又传来了动静。

二楼、胖子、拖鞋……你们懂的。

一分多钟后，门开了一条缝，一个肥胖的身影立于阴影中，没好气地问道：“你找谁啊？”

“邮差。”封不觉虚着眼，冷冷接道，“送信。”他拿起证件在对方面前晃了一下，随即就递上了信封，“让我猜猜……你不想收是么？”

三号胖子愣了几秒，然后点头如筛：“嗯嗯！不收！”

“是不是要我报出你的指令代码你才收啊？”封不觉拉长了音，瞪着死鱼眼问道。

“呃……对。”三号胖子回道。

“啊……”觉哥叹了口气，“我先确认一下啊……你的代码是几位数？”

“三……三位数。”三号胖子有些不情愿地答道。

“娘希匹……”封不觉恶狠狠地骂了一句，随即心道，“三位数……猜一下倒也不是不行，运气差点儿也就是报八百多个数而已，十五分钟内肯定能报完……但按照这个趋势，之后的代码很可能会更长……万一后面给我来个七位数，就算我用说绕口令的速度念到天黑都念不完啊……”

“你……你到底知不知道代码？”三号胖子见觉哥面露难色，便接道，“不知道的话就回去吧！”

“嗯……”封不觉想了两秒，回道，“假设……请注意，仅

仅是假设，假设我不知道的话，那么……我该去哪儿才能弄到你的指令代码呢？”

“只有幽灵邮差知道所有人的指令代码。”三号胖子回道。

“什么？”觉哥微怔半秒，接道，“我说……你该不会是想阴我吧？”

“这话从何说起？”三号胖子反问道。

“你应该清楚吧……和幽灵邮差搭话，就会被他用‘灵魂电击’攻击。”封不觉道。

“是啊。”三号胖子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所以大家都给他写信啊。”他顿了一下，“谁会蠢到和他搭话啊。”

“死胖子，你给我等着……”下一秒，封不觉扭头就走，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结合“工作手册”中的内容，三号胖子的回答应该是可信的。这时觉哥终于意识到了……这个支线任务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能否在午夜之前完成，还得看接下去的进展……

第709章 幽灵邮差（八）

离开第三大街七号之后，封不觉并没有立即赶往镇北墓地，而是继续朝着第四位收信人的地址进发了。

他是个行事很有条理的人，不会轻易打乱自己的计划。

根据他事先设定好的路线，在送完第九封信之后，顺路到墓地那儿转一圈，才是最合理、最省时的方案。

因此……虽然眼下他没能把第三封信送出去，但他还是准备坚持原路线，待收集到更多的信息后，再作计较……

……

十分钟后，【第四大街，十号。】

觉哥在一间似曾相识的民宅前停下，穿过一片似曾相识的草皮，站到一条似曾相识的门廊上，敲响了一扇似曾相识的门。

啪啪啪——

“开门！速度！”封不觉边拍边喊。

很快，楼上传来了似曾相识的脚步声，门被打开了一条缝，门后的阴影中，响起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你找谁？”

“邮差，送信。”封不觉用极快的语速回了这两个词，并熟练地展示了一下证件，随即接道，“你收不收？”

“不……”四号胖子只说出了一个音节。

觉哥就粗暴地打断了对方：“你的指令代码是几位数？”

“呃……”对方犹豫了半秒，回道，“四……四位数……”

“第一位是不是一？”在来这儿的路上，封不觉有个了主意，他想利用这些收信人“有问必答”的特征，靠着一套具与针

对性的提问方法去套出指令代码的具体数值。

可惜……这种行为，自然是不会成功的……系统可不会允许这么没技术含量的讨巧行为。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四号胖子说这句话的语气，确是有些游戏NPC的感觉了。

“哦……”封不觉也没有太过惊讶，因为他也知道，这种方式十有八九是会失败的，他只是抱着姑且一试的态度问问而已，“那……这个数字比5555大，还是比5555小？”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四号胖子用和刚才一模一样的语气和声音，将相同的答案重复了一遍。

“这是个奇数还是偶数？是质数吗？是幸运数吗？”封不觉又一口气问了三个问题。

“这些问题，我都不能回答。”四号胖子表示无可奉告。

“好的。”封不觉显得很淡定，此刻他已可以确定，这些收信人只能透露指令代码的“类别”（数字，而非字母或其他）和“位数”。

“你还有什么事吗？没事就快点儿走吧。”两秒后，四号胖子迫不及待地下了逐客令。

“走之前，我想顺便问一下……”觉哥再次使出对付二号胖子的方法，阻止了对方把门摔上，并接道，“你是克隆人吗？”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四号胖子回道。

“哦？”封不觉眼神微动，心中暗道：“这次不是不能回答……而是听不明白吗……”

“不知道代码的话，我是不会收信的，请回吧。”五秒后，四号胖子见门关不上，干脆也撂下这么句话，转身上楼去了。

这一回，觉哥没有再去尝试破门而入。他只是快步回到了自行车上，向着第五个地址进发了。

“嗯……差不多明白了。”他加快了蹬车的节奏，也加快了思维的节奏，“这些收信人对问题的反应，分别是……‘可以回答’，‘不可以回答’，和‘无法理解或反馈’。”他口中沉吟道，“从试探的结果来看，‘可以回答’的那些信息，都是目前我亟需的、最基本的解谜线索；而一些对谜底过于直接的、或投机取巧的试探，都被归于‘不可以回答’；至于‘无法理解或反馈’，表明了……从剧本设定来说，这些NPC无法提供相应问题的线索和答案。”

想到这儿时，他的神色反而变得凝重起来：“事情比想象中复杂一些呢……总之，到下一个地址后再试探一次，确认一下比较好。”

……

长话短说，至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封不觉已跑完了前九封信的地址。

除了第一、二位收信人收下了信件外，第三到第九封信的收信人全都没有收下信件。

不过，觉哥还是成功地从他们身上确认了自己此前的推论，并且逐一问出了他们的指令代码位数。

从第三大街的那位开始，到第九大街的“九号胖子”，这七人的指令代码分别是：三位数，四位数，五位数，六位数，七位数，八位数和十位数。

“OK……差不多该去联络一下我那位‘幽灵’同事了。”从第九大街三号的那间屋子离开后，封不觉便跨上自行车，抬头念道，“根据地图……从这儿去墓地的路上会经过一家商店，在那儿应该可以弄到寄信所需的纸张吧……”

这一路过来，他已陆续打探到了给幽灵邮差写信的细节：寄给幽灵邮差的信件不需要信封和邮票，只要遵照正确的书信格式，直接把内容写在白纸上投递即可。但写信的纸张必须干净、书写必须整洁，而且措辞要礼貌、准确。

当然了，纵然寄信人严格按照这些要求去做了……幽灵邮差收到信以后会不会回，以及多久会回……也是未知数。

“反正写信的笔我已经有了……”封不觉边骑车边念道，“假如商店正常营业，我还可以顺便买点吃的喝的，补充一下体能。就算没有正常营业，弄张纸什么的应该也不难……”

就在觉哥思索之际，忽然……

嗞嗞嗞嗞嗞嗞……那熟悉的声音又一次从雾中传来。

“还来？”觉哥的视线迅速捕捉到了地上的胎痕，他知道，自己那位“同事”又要路过了。

“唉……哥给你让路行了吧。”封不觉在心中默念了一句，调转车头，骑向了路边。

他本以为，幽灵邮差会和初遇自己时一样，默默地路过，却不料……

呼——

伴随着一记破风之声，一卷报纸从半空中突兀地出现，准确地落在了觉哥的自行车兜里。

从那报纸的飞行轨迹来看……似乎是幽灵邮差经过觉哥身旁时顺手扔过来的。

第710章 幽灵邮差（九）

“挺会玩儿啊……”封不觉看着车兜里的报纸，嘴角微微抽动了两下。

虽然心中有些不满、还有些疑虑，但他还是忍了……

若是回头大声询问幽灵邮差的话，无非就两种结果：第一，遭到无视；第二，被电击。

“没办法……看看他是什么意思吧……”待那嗞嗞声远去后，觉哥索性将自行车停好，从车兜里取出了那卷报纸，并在眼前慢慢展开。

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这份刊物本身的名称：【奥塔库镇先锋报】

接着，就是头版头条：【幽灵邮差再度蝉联奥塔库邮局年度最佳员工奖】

颇为喜感的是，这条新闻所配的图片，只是一张无人的风景照……

“这记者也蛮拼的嘛，如果地上的胎痕不是他自己画上去的……说明他是真的抓拍到了正在骑车的幽灵哥。”封不觉边看报边念道，“等等……在此之前……这么小的镇子里，居然还有报社？”

【无论刮风、下雨、烈日、冰雹、台风、大雾……我们都看不到幽灵邮差四处奔波的身影。但是，我们都很清楚，他一直就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发光发热，为建设和谐美好的奥塔库镇添砖加瓦。当然了，他的这份成就，与本镇邮局局长诺曼·纳尔逊先生的英明领导是分不开的；与本镇所秉持的、伟大的奥塔库主意精神是分不开的。】

“写报导的这位仁兄是新【哔——】社跳槽过来的

吧……”只看了文章开头的内容，封不觉就不禁吐槽起来，“经典废话加经典转折加经典马屁的经典套路啊……”

这篇报导接下去的内容基本也都是这个套路，主要就是列举了一些幽灵邮差勤恳工作的“事迹”，并且强行将一部分功劳揽到了“领导们”的身上。

所以说……这年头，当个劳模也不容易。想要享受自己挣来的荣誉，还得先感谢国家感谢党，感谢领导胜爹娘。

“嗯……这是圣诞节当天的日报，上面报导的新闻大部分应该都是昨天的消息……”封不觉看完了报纸的第一版后，扫了一眼角落上的日期，“不过，这头版头条似乎没有什么价值，我从邮局的工作手册上就已经知道了。”他一边念叨，一边将报纸翻了一下。

不料，这报纸翻到第二面，就出现了异常。

“几个意思？”封不觉虚着眼，又翻了几版，很快便发现……除了头版头条和尾页的广告（一款自行车的广告）之外，手中这叠报纸的中间部分竟是一个字都没有。但是……每一页上的排版都已经排好了，而且插图也已经插上了。

“隐形墨水？无字天书？”封不觉脑中很快闪过了两个念头，视线则在纸上高速游走，寻找着蛛丝马迹。

而待他仔细检查了一番后，确认了一个事实——真的只是没印字上去而已。

“这他喵的倒是挺有创意的啊……”觉哥笑了起来，“这玩意儿到底算是报纸呢……还是‘看图说话’的英语试卷呢……”

说笑之际，他又快速将报纸当中空白的几版翻了一遍，并且将所有插图的内容都记了下来。

也不知是不是巧合……插图的数量，总共是十三幅。

……

十分钟后，一路向北的觉哥来到了地图上那家“商店”的所

在。

和这镇中的其他商铺一样，此地大门紧闭，门上挂着“CLOSE”的牌子。透过玻璃门往里张望，可以肯定店内空无一人，而且是一副已经荒废多时的样子。

“呵……不出所料啊。”封不觉望着商店大门苦笑道。

两秒后，他从自行车上下来，并将车停稳，然后……捡起了路边的一块大石头。

乒乒乒——

他挥起胳膊，朝着玻璃门连砸三下，结果……玻璃上只留下了一个极小的白点，连一丝裂痕都没有；反倒是他自己的胳膊被震得发麻了。

“至于么……”封不觉退后两步，甩掉了手上的石头，“防弹玻璃啊？”

他确实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家普通杂货店的大门玻璃会如此坚固。

“逼人太甚……”觉哥喘了口气，便将手伸向了上衣口袋，把那部诺基亚3310抄了出来……

“住手！”忽然，那个曾出现过一次的、空灵的女声又一次响起了。

封不觉闻声，赶紧收手，并转身扫视。

“果然……这家伙也不是‘人’吧……”他一边在雾中搜索对方的踪影，一边心道，“此前她分明已经被阻隔在了‘桥’的另一边，这会儿居然又在镇中出现了……”

“你是怎么进镇的？”封不觉找不到对方的具体位置，所以他决定先说两句，“是不是镇外有救援队来了？”

“我……一直在这儿，从未离开过。”那女人回道。

她的声音在雾中飘渺回荡，难觅源头。

“那我这么问吧……”面对这说了等于没说的答案，封不觉立刻改变了提问的方式，“你是怎么越过那座桥的？”

但这回，那个女人干脆无视了觉哥的问题，自顾自地说道：“戴夫，我无法跟你解释太多，但你必须相信我，我想要帮你……”她的语气显得很恳切，“千万不要破坏这个镇上的建筑物，那对你没有任何好处……还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我可以相信你。”封不觉道，“但你得先回答我，你究竟是……”

嗞嗞嗞嗞嗞嗞——

就在此刻，四周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急促的滚链之声，生生将封不觉的声音给淹没了。

“怎么回事？”闻声，封不觉心中一惊；仅从声音判断，这起码得是二十几辆老式自行车同时骑行时的动静，“难道幽灵邮差不止一个？”

与此同时，那空灵的女生突然大声喊了起来：“机会！快睁开眼睛！”她的喊声穿破噪音，堪堪传入了觉哥的耳中。

“睁开……眼睛？”封不觉知道对方的指示很重要，但他无法理解其含义，因为他的眼睛……此刻无疑是睁着的状态。

好在……他的疑惑并未持续太久。

下一秒，异变陡生！

第711章 戴夫的世界（十）

咕噜噜——咕噜噜噜……

一阵液体涌动的声音忽在封不觉耳边响起。

同一秒，他意识到了一件事——自己的眼睛是闭着的。

眼前的景物全都消失了，变成了漆黑一片。

周围那股潮冷的雾气仿佛在顷刻间粘稠了数十倍，将自己牢牢包裹了起来。

“怎么回事？”封不觉心中惊道，“我中了什么精神系的攻击吗……为什么我感觉身体周围、包括肺部……都充满了液体。而且……也并没有什么不适感……”

嘀——嘀——

就在此时，他又听到了两声蜂鸣。

接着，便是一阵与系统语音极为相似的说话声：【警告，8775号测试者正在苏醒……警告，8775号测试者正在苏醒……】

“嘿！是谁负责那个舱的！”

“是安东，先生。他去吃午饭了，先生。”

“那就快点儿挪动你的屁股，过去替他把事情干了！”

“是！先生！”

这段瓮声瓮气的、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对话，在数秒后响起。

“什么人？”封不觉本想开口提问，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张不开嘴，只能在心中念道，“这是什么展开……我到底在哪儿？”

他想把眼睛睁开，却感到眼皮沉如泰山，而且这个很简单的念头便使他头疼欲裂……

“全身极度无力、所有感官都几乎减到了植物人的水准、游戏菜单也打不开了……”封不觉没有慌乱，他迅速而冷静地分析着此刻的状况，“无论如何……正如那个女人的声音所说……我得尽快睁开眼睛，这是我弄清该剧本设定的绝佳机会。”

【溶液浓度增强中，正在准备紧急脉冲，倒计时五秒，五、四、三……】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音再度响起，虽然觉哥并不完全明白对方在说什么，但他知道……这对自己来说恐怕是个坏消息。

【二、一……】

恰在那最后的一秒、千钧一发之际，封不觉凭借他惊人的意志力、强忍住难以名状的剧烈头疼……睁开了眼。

然而，他的视力也只恢复了大约一秒钟而已。

一秒后，一股超越人脑承受极限的刺痛感袭来，使他的身体发生了一阵强烈的抽搐……随后，他就陷入了五感全失的状态。

不过……觉哥可不是一般人。在那短短的一秒之间，他愣是顶住了液体浸润视网膜的酸涩感，成功地“看”到了一些事物……

透过一重透明的、淡绿色的液体，以及两层玻璃（至少看上去是类似玻璃的材料），他看到了一个人。

准确地说，是一个穿着浅色连体紧身衣，浮在液体中的成年男人。

而且，那个男人的容貌……封不觉是见过一次的——毡帽男。

……

“哈……呼……”

似乎只过了一瞬，又仿佛过了许久。

总之，当封不觉恢复对身体的控制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深呼吸。

随后，他猛然睁眼，发现自己正背靠着那家商店的玻璃门，坐倒在地上。

周围仍是雾气氤氲的景象，那个“空灵的女声”以及那些自行车链的滚动声……皆已消失。

而他的手边……已凭空多出了一张空白的信纸。

“嗯……好像是‘回来’了，还莫名其妙地获得了一件关键性的道具……”封不觉看了眼游戏菜单，其生存值和体能值并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带上任何减益状态，“刚才看到的应该不是幻觉，也不像是记忆片段；有极高的概率……是即时发生的‘真实’。”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拿着白纸，站了起来，“也就是说……此刻我所在的这个小镇，或者说……‘这个世界’……未必是真实存在的。”

这一假设，让封不觉的思路发生了变化。从进入剧本至今，他所有的见闻、推论，都需要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一遍。

“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呢……”虽在思考，但觉哥的行动也没耽搁，不管眼前出现怎样的变故，有一个基本原则是不变的——跟着任务走，没大错儿。

所以，封不觉一边回味着刚才那段剧情，一边已重新骑上了自行车，继续前行。

“如今问题就来了……我扮演的究竟是‘戴夫’，还是所谓的‘8775号测试者’？戴夫是8775号的名字，还是8775号所扮演的一个‘角色’？”觉哥思索着，“那个‘毡帽男’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他只是某个无意识间出现在我脑内的投影，还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

封不觉在思潮的漩涡中努力挣扎着，搜寻着各种可能的答案。

关于那些屋主的“克隆人”推论，眼下已变得不再重要。如果这里真的只是一个存在于意识层面上的世界，那些人的外形就毫无意义了……就算他们个个儿长得跟狗一样，也是合情合理的。

他就这么边骑车边整理思绪，不知不觉间，已来到了镇北墓地。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墓园……在一片广阔的青草地上，整齐地立着一个又一个石制的墓碑，每个墓碑前都有一个微微隆起的小土堆。

“嗯……那个废弃的邮筒在哪儿呢……”封不觉蹬着自行车，沿着墓地之间的小径前行，寻找着那个能够联系上幽灵邮差的邮筒。

不多时，他就在墓地西侧的边缘地带看到了一个。

那是一个深绿色的、圆柱形的邮筒，其上端有一条用于投递信件的缝隙，筒身上还印有“奥塔库镇邮局”的字样。

封不觉停好自行车，绕到邮筒的后方、看了看取信口，发现那里拴着一把很小的环形锁。

“看上去也不是很难打破的样子呢……”他望着那个锁，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决定不用蛮力将其打开，“不过……从这个剧本的整体氛围来看，我还是不要用这种暴力破解法比较好。”

他绕回了邮筒正面，拿出身上那张空白的信纸和戴夫自带的圆珠笔，将纸铺在邮筒的顶面上，开始了书写……

【亲爱的幽灵邮差先生，你好。】

考虑到自己只有一张信纸，不可能涂改，所以觉哥写得很认真，每一句话都几经斟酌才落笔。

【我叫戴夫，是一名奥塔库镇邮局的临时邮差。】

【我想你对我还有印象……因为我们今天已见过不止一面，而且你还“电击”了我一次。】

【当然了，我对此并没有什么意见……你做得没错，是我初来乍到，不懂规矩（笑）。】

【言归正传，这次我写信给你，主要是有几件事想向您请教。】

【其一，您是否可以告知我……第三大街七号、第四大街十号、第五大街三号、第六大街九号、第七大街七号、第八大街一号、第九大街三号、第十大街九号、第十一大街七号、第十二大街一号和第十三大街三号这十一位屋主的指令代码？】

【其二，我想跟您确认一下，你真的是自愿在这个镇上工作的吗？】

【其三，您先前给我的那份报纸，隐含着怎样的信息？】

【其四，请问……为什么这个镇上所有的商铺都没开门？为什么纳尔逊局长可以随便杀人？还有……我要怎样才能‘获得您的认可’，成为奥塔库镇的正式邮差？】

【如果方便的话，请您尽快解答我的疑问，感激不尽。】

【此致，戴夫敬上。】

用自认为十分工整的字迹写完了这封信后，封不觉又将其通览了一遍，确认内容没什么问题后，他才将信纸折叠了一下，塞入了邮筒中……

第712章 戴夫的世界（十一）

封不觉不知道幽灵邮差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给自己回信，他甚至不确定对方会不会给自己回信。

有关这方面的信息，那些“胖子”NPC皆表示无法回答，所以觉哥也只能见机行事了……

“那么……现在是去送第十封信呢……”离开了墓地的邮筒后，封不觉又回到了自行车旁，念道，“还是先去补充一下体能呢……”

骑上自行车时，他再度检视了一下游戏菜单。眼下，他的生存值已经慢慢地恢复到了54%，不过，体能值却只有452/4800了。

这就是“按照角色的实际体感来计算体能值”所制造的难度了。在觉哥之前经历过的一些噩梦难度剧本中，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设定，《荒野求毒》就是个好例子。

不管玩家的等级多高、有多少能提升体能值的道具、技能……在这种设定的噩梦本里，你扮演的人物有多少体力，你就有多少体力。如果你不计消耗地滥用，最后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

“嗯……还是想办法先弄点补给品吧……”封不觉略一思忖，便做出了抉择，“在幽灵哥给我回信之前，靠我自己破解‘指令代码’是极为困难的。反正从那些‘收信人’身上收集到的信息也已足够了，没必要用掉最后的体力去做些几乎无收益的事情。”

决定了下一步的计划后，他便从口袋里拿出了小镇的迷你地图。稍微看了几秒，他就出发了……

中午十二点整，封不觉来到了镇上唯一的一家酒吧。

酒吧的名称就叫“奥塔库”，占地面积不过一百多平米，还没邮局大。

觉哥来到这儿的理由很简单——根据迷你地图上的插图显示，这间仿西部风格的酒吧有着一扇无法关闭的大门……与其说是大门，不如说是两块可活动的木板。

“哼……这下总不可能进不去了吧？”封不觉笑着推门而入，走进了奥塔库酒吧。

“我们还没开始营业呢，先生。”而迎接觉哥的，是这样一句话。

封不觉抬眼望去，看向了那名说话者。

那是一名身高约两米的光头男子，四十岁左右年纪，一身酒保装扮。觉哥进门时，他正站在吧台后面，静静地擦着玻璃杯。

“我不会待太久的。”封不觉无视对方的劝阻，径直走向了吧台。

在这个过程中，他已将整个酒吧的环境扫视了一遍：廉价的亚麻色墙纸、廉价的木地板、廉价的吧台、廉价的桌椅、廉价的沙发、廉价的桌球台……桌球台边，还站着一个牛仔打扮的大胡子男人，正在一个人打桌球。

“很抱歉，这不是待多久的问题。”见觉哥若无其事地坐下了，光头酒保神色微变道，“非营业时间，我们不接待任何客人，请你晚上五点后再……”

“行了，杨，就让他坐会儿吧。”忽然，桌球台边的大胡子牛仔开口打断道，“这位先生看上去不像是会惹麻烦的人……”说话间，他打出了一杆，并顺势直起身子，看向觉哥道，“我说得没错吧？先生。”

“呵……那是当然的。”封不觉朝那大胡子笑了笑，随即转过头，看着酒保道，“请问能给我点儿喝的吗？水就可以。”

光头酒保面无表情地看了觉哥两秒，然后拿出一个干净

杯子，为其倒了一杯凉水。

“请问……有什么吃的吗？什么都可以。”封不觉又道。

这回，光头酒保投来了一道狐疑的目光：“您确定身上有足够的钱付账吗？先生。”他说这句话时，还特意在最后那声“先生”上加了重音。

“有啊……”封不觉现在只想进食饮水，所以态度很客气，他一边说着，一边已伸手摸向了自己的钱包，“如果你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

“噢~不不不，年轻人，别这样。”这时，大胡子高声阻止了觉哥的行为，并快步走了过来。

待行到吧台边时，大胡子看着酒保道：“杨，怎么能这样跟客人讲话呢？难道你认为这位先生身上连买一杯水喝的钱都没有吗？”

“不，老板。”光头酒保回道，“我只是担心他和那些酒鬼、流浪汉一样，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进来蹭吃蹭喝。”

“哦……这个牛仔大叔果然就是老板么……”封不觉闻言心道。其实在那两人对话之初，他就已隐隐意识到这点了，现在那个“杨”直接喊出了“老板”二字，算是验证了他的猜想。

“啊~杨，你太多虑了。”大胡子拍了拍觉哥的肩膀，“看这位先生的气色和穿着，就知道他不是那种人。”他打了个响指，并朝杨使了个眼色道，“来，拿点儿零食给我，我正好也饿了。”

“好吧……既然您都这样说了……”光头酒保耸耸肩，应了一声。

数秒后，他便从吧台里拿出了两个垫了纸巾的小竹碗，两个碗里都盛满了油炸的零嘴。

“谢谢，伙计。”封不觉对杨道了一句，又看向大胡子道，“也谢谢你，老板。”

说罢，觉哥便抓起了一大把零食，填鸭似的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他确实是饿了，而且是很饿……这种饥饿感无疑是剧本模拟出来的，和肌肉的疲劳感类似，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缓解，否则不会自行消失。

“呵呵呵……”大胡子看着觉哥的吃相笑道，“年轻人，把这当饭吃可不行啊。”

“我知道，但镇上的餐厅全都没开门。”封不觉鼓着腮帮子，含糊不清地回道。

这看上去不经意的回答，实则是一次试探……觉哥在镇上待了那么久，终于遇到两个看上去还比较正常的NPC，他可不想错过套取情报的机会。因此，他不动声色地说出了一个异常的、却是客观事实的现象，想看看这两名NPC的反应。

“哈哈哈哈……”谁知，那大胡子爽朗地大笑起来，并回道，“你真会说笑，年轻人……这大白天的，又是圣诞节，商店怎么会关门呢？你瞧……”他抬手朝酒吧门口指了指，“街对面那家餐馆不就开着么？”

“街对面？”封不觉都愣了，他顺着对方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能看到一片白茫茫的雾气……别说街对面的景物，就是店门外几米之距的地方，他也看不清楚。

“呵……呵呵……”觉哥干笑两声，“说得是呢……”他也摸不透这NPC究竟是实话实说还是指鹿为马，反正他不想和对方争辩就是了。

“哦，对了，我还没有自我介绍……”大胡子也没有就餐厅的话题再说下去，他摘下头顶的牛仔帽，朝觉哥伸出了手，“我是这儿的老板，他们都叫我‘射手’。”

“你好。”封不觉很礼貌地回应道，“我是戴夫。”他把手掌在自己的夹克上擦了擦，才与对方握手。

“这位是我的酒保，杨。”接着，射手大叔便抬手朝光头酒

保那儿示意了一下，“传说他以前是黑手党，后来金盆洗……”

“嘿！”杨当即高喝一声，打断了他的老板。

射手大叔摊开双手笑了笑：“呵呵呵……好吧，他是正派人，我什么都没说。”

“你好，杨。”封不觉也假装什么都没听见，神态自若地跟杨打了个招呼。

而杨只是对他点头示意，脸上的神色依然严肃、冰冷。

“这俩货又是什么路数……”封不觉在一分钟内就扫完了一碗零食，开始对第二碗下手了，“一个过分热情，一个过分冷淡。而且看造型、听名字……如果‘射手’也能算名字的话……两人还都有种帮派份子的范儿……”他灵机一动，“莫非……这里也有什么支线任务？”

第713章 戴夫的世界（十二）

接下来的十分钟内，封不觉先后吃下了五碗零食，并用喝威士忌的那种酒杯喝下了八杯水。

当他再次打开游戏菜单时，饥饿和口渴的感觉彻底消失了，而且体能值回复到了1902/4800，连生存值也略有提升，到了70%以上。

看起来，在这个剧本里，各项数值的“回复”和“衰减”比例是一样的，全都按照角色的实际体感来。简而言之……耗得快，回得也快。

另外，觉哥在咀嚼食物的同时，也没忘记利用这段时间与NPC进行交流。

虽然讲话时会有点口齿不清，但那两名NPC的听力都十分过硬，完全可以理解觉哥的意思。

因此，他很顺利地和这两人套上了近乎。

“好了……关于我的事，咱们也聊了不少了。”补充完毕后的封不觉，最后又喝了一杯水，漱了漱口，随即就改变了话题，“不如……聊聊你们二位吧……”

此言一出，射手和杨脸上的表情立即发生了变化。

但觉哥对此却是不管不顾，他没有留给对方思考的时间，很快问道：“不知二位来到这镇上有多久了？”

咔嚓——咔嚓——

一点五秒后，两把枪的枪口，已分别对准了封不觉太阳穴和额头。

在那一点五秒之间，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吧台下面掏出了一把霰弹枪；而射手大叔则是直接从自己身上摸出

了一把左轮来，其掏枪手速快如闪电，真正的牛仔恐怕也不过如此。

“喔~喔~冷静……冷静……”封不觉赶紧举起双手，从吧台的椅子上站了起来，并退后了半步。

“说！你是谁？”杨用冷酷的声音问道，“是不是FBI派你来的？”

“我看他不像。”射手大叔在旁接道，“更像是CIA呢……”他的枪口缓缓下移，“要不然……咱们先打断他一条腿，然后慢慢问……”

“嘿！别乱来！”封不觉瞪大了眼睛，用很浮夸的演技表现出了惊恐的样子，并接道，“我只是来镇上应聘的邮差！”

“是的，这套说辞你刚刚已经说过了。”射手狞笑着回道，“可我们半个字都不信……”他朝杨瞥了一眼，“对吧，老伙计。”

“没错……”杨接道，“一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还以为他只是个进来骗吃骗喝的……”他顿了一下，回望了射手一眼，“直到你对我使眼色，我才意识到……怎么会有人在大中午走进酒吧来喝水吃零食呢？”说到这儿，他又将手中的枪握紧了几分，瞪着觉哥道，“你明摆着就是来找我们的！”

“喂……我根本不认识你们有木有啊……”封不觉的冷汗都下来了。

但那两位依然无视他的话……

“你就扯吧……”射手笑着接道，“你一进酒吧大门我就觉得你有问题了，让你留下就是为了试探你……”他冷哼一声，“哼……临时邮差？骗谁呢？”他也把枪握紧了几分，一副随时准备扣动扳机的样子，“就在昨晚，店里还来了一名自称要去邮局面试的人，就算今天镇里会多个临时邮差，也是他才对……”

“等等！”封不觉忽然提高了嗓门儿说道，“你说的那个

人……是不是戴了顶很考究的毡帽？”

“嗯？”射手闻言，明显愣了一下。

看到对方的反应，觉哥心中稍定，他知道……这事儿有戏。

“你怎么知道的？”射手和杨交换了一下眼色后，开口问道。

“早上我在邮局见过他。”封不觉如实回道，“我和他都是来面试的，但他没能得到成为临时邮差的机会。”

“哦？”杨狐疑地接道，“为什么？”他上上下下将觉哥打量了一番，又道，“难道是因为你比他帅一点点？”

“不……”封不觉摇头道，“因为他迟到了几分钟，被纳尔逊局长一枪崩了……”

“嗯……”听到这句，射手和杨同时沉吟了一声，并在两秒后异口同声道，“这倒是有可能的……”

“靠！都是帮什么人啊……”封不觉心中暗道，“这小镇是退休杀手再就业中心么……听说有人因迟到而被击毙后，居然露出了一种‘原来如此’的表情……”

“慢着……”没过几秒，射手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他接道，“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你捏造的？也许你昨晚就来过我们酒吧，并且听到了那个戴毡帽男人说的话，眼下你只是搬出了事先计划好的说辞，想要蒙混过关。”

“没错。”杨也应和道，“你怎么证明那个男人已经被纳尔逊打死了？又怎么证明自己早上去过邮局？”

“呃……那个……”封不觉歪了下头，瞥了眼自己的上衣口袋，“如果二位同意的话，我可以从我的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邮局的临时工作证给你们看，上面有我的名字，以及纳尔逊局长的签名。”他顿了一下，又补充道，“而在我的钱包里，有一张驾照，上面也有我的名字，以及……照片。”

射手和杨面面相觑，似乎是有些相信了。不过……他们仍未放下手中的枪。

“两样都拿出来。”片刻后，射手看向觉哥，说道，“动作慢一点儿……对……就这样。”

封不觉照着对方的指示，先拿出了自己的临时工作证，慢慢地放在了吧台上。随后，又取出了裤子口袋里的钱包，翻到了夹驾照的那一页，举到了那两人的眼前。

“哈哈哈哈……”这时，射手突然大笑起来，并若无其事地收起了手上的左轮，上前给了觉哥一个拥抱，“哦！伙计，我还以为你是CIA呢，哈哈哈！”

杨则是保持着冷酷的形象，默默地将霰弹枪放回了吧台下：“看来我们之间的误会已经解除了。”

“我得请你喝一杯，年轻人。”射手那凶狞、老辣的气质在顷刻间荡然无存，好似精神分裂一般，瞬间又变回了那个和蔼可亲、热情友善的大叔，“杨，快给咱们的朋友倒杯酒压压惊。”

他话音未落，杨已然把一杯加了冰块儿的酒推到了觉哥面前，并在十秒之内，给自己和老板各准备好了一杯酒。

“敬我们的新邮差。”射手第一个举起了杯子。

“敬新邮差。”杨也端起杯子，淡然地接了一句。

看着两道灼灼的目光，封不觉瞪着死鱼眼，也拿起了酒杯：“呃……谢谢……”

三人举杯共饮，全都一口就闷完了。

封不觉是个不太爱喝酒的人，他讨厌酒精饮料的那股味道在喉咙中化散开的感觉。不过……不喜欢，不代表不能喝。

他灌完这杯东西后，神态和喝完一杯水也没什么区别：“那个……我们之前聊到哪儿来着？”

“聊到……无可奉告。”杨接着觉哥的话，冷冷道出了这四个字。很显然，他还记得封不觉先前提出的那个问题……

“好吧。”封不觉也不会自讨没趣，他已从这两名NPC的反应推测出——除非他们自己告诉你，否则最好别提有关他们来历的问题，“我们聊点儿别的好了，那什么……咱们这镇上，是不是住了很多胖子？”

“呵呵……”射手露出一个老谋深算的笑容，他没有回答觉哥的问题，而是接道，“听着，戴夫，在酒吧吧台上打听事情，通常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明白吗？”

“哦~了解了解。”封不觉打开钱包，抽出了一张五美元的钞票，“这些应该……”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料，射手竟将他的钱推了回去，“我要的不是钱。”

“不要钱……要人啊？”封不觉虚起眼，朝对方投去了一个古怪的眼神。

射手没有在意他的反应，只是自顾自地说道：“刚才你打开钱包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张飞镖俱乐部的会员卡。”

“嗯？”封不觉微怔半秒，回道，“你的意思是……”

“人们叫我‘射手’是有原因的。”射手接道，“因为我无论玩儿什么都非常‘准’。不止是用枪射击……包括弓箭、弹弓、保龄球、桌球、还有……飞镖，全都是我的强项。”

“所以……”封不觉揣摩了一下对方的意思，接道，“在这小镇上难觅对手的你……想找我这个飞镖俱乐部的会员切磋一下？”

“呵呵……”射手笑着回道，“一局，一个问题。”

“你每输一局，就回答我一个问题？”封不觉问道。

“没错。”射手回道。

“那我输了呢？”封不觉对赌注之类的细节十分敏感，他可

不会稀里糊涂地答应下来。

“如果你累计输了十局，就把你的‘临时工作证’留下。”射手回道。

“哈？”封不觉心思一动，“你要那个有什么用？这份证件的有效期只有一……”

“我自然有我的理由。”射手打断了觉哥的话，从他的语气和神态来看，他对该证件的了解，似乎比觉哥还多一些。

“嗯……”封不觉犹豫了片刻，“你得先说说具体规则，我才能决定……”

闻言，射手的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好似渔夫看到有鱼咬钩时的表情：“呵……可以……”

第714章 戴夫的世界（十三）

射手提出的规则，自然和正规的飞镖比赛不同。

对于这点，封不觉早有心理准备，他本就不认为这种酒吧里的飞镖比赛还会有人来计分什么的。

可是……觉哥却也没想到，对方想出的比赛形式竟是……

“射苹果？”当射手说出这三个字时，封不觉立即将其重复了一遍，似是想确定一下自己没有听错。

“对，射苹果。”射手娴熟地为自己卷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后，悠然地回道。

“用飞镖射？”封不觉又问道。

“用飞镖射。”射手回道。

“哦……”封不觉点点头，他“哦”这一声，并不代表他理解了什么，他只是在拖延时间而已。

觉哥知道，如果射手真是个飞镖高手，那别说是射苹果了，射樱桃都可以……所以，眼下这种发展，一定有阴谋……

“那个……苹果，放在哪儿？”想了几秒后，封不觉又问出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问题。

“放在杨的头上。”射手吐着烟圈，淡定地回道。

“哈？”封不觉看了杨一眼，“这样也可以吗？”

“当然可以。”杨绷着脸，给出了一个确定的答案。

“那个……我确认一下啊……”封不觉对杨道，“假如我不小心把飞镖扔到了你的头上或脸上，你会怎样？”

“弄死你。”杨很淡定地回道。

“OK～OK～”封不觉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转过头去，看着射手道，“您接着说吧……”

射手边抽烟边回道：“比试时，杨会头顶苹果，站在那面墙前……”他指了指酒吧另一侧的一面墙壁，“而我们俩就待在吧台这边，轮流投镖去射苹果。”

“且慢……”封不觉很敏锐地捕捉到了什么，他插嘴问道，“在我们投镖的过程中，杨会移动吗？”

射手笑了笑：“呵呵……你很聪明，戴夫。”他又吐了口烟，“呋——他当然会动，在保证苹果不从头顶掉落的前提下，他想怎么动就怎么动。”

“这恐怕……不太公平吧……”封不觉道，“只要你们俩稍微配合一下，我就输定了不是吗？”

“哈哈哈……”射手大笑，“戴夫……我的伙计，你想太多了。”他一手搭上觉哥的肩膀，笑道，“我有什么理由作弊呢？为了赢走你的临时工作证吗？如果我真的很想要那玩意儿，我直接用枪逼你交出来不就行了？”

“嗯……这倒是……”封不觉想了想，还真就是那么回事儿。

“再退一步讲，这并不是什么正式的比赛，甚至连观众都没有。撇开赌注因素，我有任何作弊的动机么？”射手又问道。

“似乎没有。”封不觉回道。

“所以说……”射手站了起来，在吧台边踱步道，“……你大可不必担心公平的问题。我可以保证，面对每一枚飞镖，杨都会竭尽所能地进行躲闪……不管那枚飞镖是由谁掷出的。”

“明白了。”封不觉沉声道，“你只是希望找一名与自己旗鼓相当的高手较量一下，但又怕我敷衍了事。”他只花了很短

的时间就摸清了对方的意图，“于是，你提出了这样一个赌注……”他指了指自己的临时工作证，“这张证件，对你来说一文不值；但对我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你才要将它作为赌注，让我全力以赴。”

“呵……正如我所说的，你是聪明人。”射手用夹着烟的手指了指觉哥，露出一个微笑。

“好吧，说说其他规则吧。”封不觉说这句话时的语气，基本表明他已应下这场胜负了。

“总共二十一局。”射手接道，“无论最后的比分如何，都要玩到底。”

封不觉一手抱胸，一手托腮，挑眉道：“也就是说，即使你在前十局全胜，赢走了我的临时工作证……在剩下的十一局里，我仍有机会去问你问题。”

“没错。”射手接道，“相对的……即使你在前十二局全胜，杜绝了我获胜的可能，我一样会跟你赛完全部的二十一局。”

“这种对我有利的规则，我没有理由拒绝。”封不觉应道。

“很好。”射手点点头，接着解说道，“每一局，每人各持三支镖，轮流投掷，谁先命中苹果，便视为胜利。假如六支镖投完后无人命中，这轮就视为平手。”

“平手又当如何？”封不觉问道。

“平手就是平手。”射手道，“我的胜利局数不累计，而你也不能问问题。”

“好的，很公平。”封不觉接道。

“呋——规则差不多就这些了，没什么问题，咱们就开始吧。”射手说这话时，抽了最后的一口烟，随后他就将烟头掐灭，站了起来。

“可以。”封不觉也站了起来。他一边说话，一边已抬起了

双手，并将十指交叉、手掌向外推，貌似这就算是热身了。

“先等我一下。”杨见他们二人已经说定了，便从吧台里走了出来，走进了酒吧角落的一个房间。

一分钟后，他就出来了，手里还拎着一整篮苹果。

“我准备好了。”数秒后，杨就把一个苹果顶在了自己的光头上，泰然自若地站在了远端的那面墙前。

“你要先攻吗？”射手从吧台上拿出了六支飞镖，并递给了觉哥三支。

“我还可以选择先攻后攻？”觉哥疑道。

“可以。”射手道，“不过只有这第一局而已，接下来就采用轮流先攻制。”

“那我肯定要先攻啊。”封不觉回道。

这是非常好算的一笔账……首先，先攻一定是有优势的，只要第一镖能中，后攻者连动手的机会都没有，就会输掉该局。其次，在单数回合选择先攻的人，可以比对方多一次先手的机会，因为这场飞镖游戏总共是二十一局。

“那就请吧。”射手做了个“请”的手势，十分轻松地坐在一边，作围观状。

“呵呵呵……”封不觉在心中冷笑，“孙贼……自以为有两把刷子，就轻敌了是吧……哼……爷我好歹也是射击专精C级的男人，就算在现实世界……我拿飞镖飞个苹果也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此时的觉哥可谓自信满满，胸有成竹，他至少有八成把握可以命中目标。

虽然杨“可以移动身体”这点，似乎是一种变数，但考虑到其前提“保证苹果不从头顶掉落”……便也不足为患了。在头顶苹果的前提下，他又能做出多大幅度的移动呢？最多就是缩一下脖子、或横移个几公分罢了。

“好！看我第一镖！”封不觉手肘高抬，手腕发力，一镖掷出……

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已经拿下了一局。

然而……

“喝！”就在觉哥掷出飞镖的刹那，头顶苹果的杨暴喝一声，将颈部一伸一缩。

霎时间……但见那苹果垂直向上飞了起来，而杨的身体则随着脖子的收势沉了下去，扎了个四平大马。

一秒后，封不觉的飞镖从苹果和杨的头部之间飞过，什么都没扎到。

待飞镖掠过后，杨又直起了身子，用其头顶接住了苹果。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苹果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而人的头顶也不是一个平面，所以当这两个物体的表面接触时，苹果势必会朝着某个方向颠滚而出。正常来说……苹果还是会跌落到地上。

但……杨却可以用他那弹簧般的脖子，配合诡异的身法、凌厉的头部微调动作……在两秒之内，让苹果重新稳定下来。

“哼，就这种程度，也想射中我头上的苹果？”杨站稳后，朝封不觉投去了一个鄙视的眼神，用颇为不屑的语气念叨了这么一句。

“喂……”觉哥深深的震惊了，他感觉自己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和伤害，“有没有搞错啊？开玩喜呢！这不科学吧……”

“这的确不是科学。”杨露出高深莫测的神色，肃然接道，“这是一种技术，一种经过千锤百炼的、不断钻研磨砺的技术。”

“你这是专注顶苹果三十年啊！”封不觉喊道，“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何在啊！”

“呵……知道镖果界的深奥了吧，少年。”这时，射手从旁边走了过来，仰起头、俯视着觉哥念道。

“为什么对我的称呼突然变成日系的感觉了啊……之前不是还叫我年轻人的嘛……”封不觉实在是压抑不了吐槽的欲望，“话说‘镖果界’是什么玩意儿啊？只有你们两个人所知道的禁断领域么……”

“也罢……”射手无视了觉哥的话，拿起了自己的第一枚镖，“就让你看看好了……真正的‘镖者’，和你有什么不同。”

封不觉又听到一个中二气息十足的名词，他虚着眼应道：“这种乱七八糟的设定确定不是你临时瞎编的吗……”

“看镖！”射手疾呼一声，用一组老太太扭秧歌儿的步法，虚踏一步，甩腕出击。

唰——叱叱叱——

那一瞬，小小的一枚飞镖，仿佛化作了一条灵动的毒蛇，其周围隐约绽出了铜色的光芒。

伴随着破风之声，飞镖在半空划出一道弧线，飞向了杨头顶的苹果。

而杨那边……也是不甘示弱。只见他以超高速原地自转一圈，让苹果本身带上旋劲，随即身形一收，单手撑地，在苹果因引力开始下坠的刹那，再将其反顶上去。

于是……那苹果也飞出了一道弧线，而且是很高的抛物线，就好似在上空画了个“0”，最后还是飞往杨的头顶。

啪——

两秒后，飞镖，扎在了墙上。而苹果，仍没有落地。

原来……虽然这一镖没有正中苹果，但是镖针已蹭到了果皮，这使苹果自转的频率和角度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其

下坠的轨迹也相应地改变了。

见此变故，杨的反应可谓神速……

他当即双手撑地，使出一个利落的托马斯回旋，强行转移身体重心。下一秒，在横向折返了半米距离后，他又一次成功地用头顶接住了苹果。

不过……这一次，他的光头上，流下了一缕冷汗。

“呵呵呵……”射手一击未中，却并未表现出什么失望，相反，他露出了笑容，“老伙计，如今的你，面对我的‘回旋蛇镖’，竟也如此游刃有余了吗……”

杨用一种惺惺相惜的眼神回应对方，绷着脸回道：“彼此彼此，能逼我使出‘托马斯折返接果技’的人，也只有你了……”

“这俩货他喵的是在逗我吧……”封不觉嘴角抽动，心中吼道，“‘回旋蛇镖’是闹哪样啊……麻烦你还是回网王的片场去吧！‘托马斯折返接果技’什么的就不要说出来了吧……这种名词简直是对所有必杀技名称的侮辱啊……精神污染啊有木有？”

“好了，戴夫，又轮到你了。”射手投完一镖，又坐回了吧台边的凳子上，“你现在应该已经知道这比赛的玩法了吧？那就亮点儿真功夫给我们看看吧。”

“亮你老母啊……”封不觉心里正在骂街，“我真他妈想找十八个光头壮汉拿折凳来抽你丫的……”

郁闷归郁闷，游戏已经开始，他必须得玩儿完才行。

因此，他还是默默地举起了自己的第二支镖……

第715章 戴夫的世界（十四）

虽然封不觉还是很努力地将游戏进行了下去，但是……巨大的实力差距，还是客观存在的。

至前十局结束，觉哥的战绩为：零胜，五平，五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已经不是他和射手之间的胜负了，而是射手与杨之间的胜负……

封不觉看起来更像是个观众，他会时不时上来打个酱油，然后又下去……接着观看那两位“镖果界”大神的表演。

“又轮到你先攻了，戴夫。”第十一局开始时，射手到吧台边，为自己倒上了一杯酒，并对觉哥说道，“你还是要坚持那速度和力量都很一般的直镖吗？”

“呵呵……”封不觉笑而不语，他默默上前，抬手、瞄准、掷镖，随后目送自己投出的飞镖被杨轻而易举地躲过。

“这他喵的和我主观上想坚持什么投法有关系么……”觉哥表面上是波澜不惊的样子，但心里的台词却是，“要是我投得出你那种超必杀式的镖法，我会不投吗？”

事到如今，封不觉对“提问”什么的基本已经不抱期望了。他心中唯一的期盼就是……老杨可以多顶几轮，让“平手”的局数多一点。只要平手的局数达到十二局，他就不会失去临时工作证了。

“哼……”看着再度射失的封不觉，射手冷笑了一声，“看起来……你还是没打算认真和我们玩儿啊……”他的眼神一凛，“你是觉得……我目前所展现出的实力还不配当你的对手吗？”

“我可没这么说……”封不觉虚着眼回道。

“行了，你不必否认。”射手摆手打断了觉哥，并看向杨

道，“老伙计，我们好像被人看扁了呢……是不是该稍微认真点了呢？”

“嗯……”杨沉声回道，“我也正有此意。”说话间，他那光秃秃的脑袋便朝着左右两肩的方向大幅度地摆动了两下，使其脖颈周围的筋骨发出了喀拉喀拉的声音，“正好……热身也做得差不多了。”

“喂喂……刚才为止全部都只是热身而已吗……”封不觉望着他们，除了吐槽也不知说啥才好。

“看好了！戴夫，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说时迟，那时快，射手轻喝一声，随即就从吧台边站了起来，在酒吧那狭窄的空间中来了几个鹞子翻身，紧接着，反身甩臂掷出了一镖！

镖，还是普通的飞镖。

但那镖所带出的气流，已呈长矛之形，似奔雷电走，威势骇人。

“哼哼……”另一边，杨的脸上，也已露出了冷笑，“那我也用点真本事吧！”

话音未落，他……爆衫了。

但见……这个两米高的光头壮汉，仅凭一股气劲，就把身上的酒保服挣成了一堆碎布条。

“喝～”上身赤裸的杨绷紧他那一身健硕的肌肉，提气沉吟……

其周身瞬间旋起了波浪般的气流，将他头顶的苹果给顶到了半空中。

“哪尼！”射手见状，微微一怔，“难道这就是传说中……苹果领域……”

“没错。”杨微笑着回道，“将自身对苹果的操控力具象化，制造一个可以将苹果自由移动的力场，无论怎样的攻击

都可以躲过的绝对领域！”

在他们两人对话的同时，那个苹果，和那个飞镖都在空中飞来飞去……简直像是两只苍蝇一样，完全没有停止的趋势。

“嗯……一个毫无违和感地突然爆了句日语，并一脸严肃地说出了对方的招式名……另一个应了一声，一本正经地用一套中二理论将自己的招式原理讲解了一遍……”封不觉此刻的心情，也只有“蛋疼”二字可以形容了，他摇着头，轻声念道，“按照这种漫画式的展开……接下来应该会是一段连续的转折吧……”

也不知该不该替觉哥高兴，因为……他还真猜对了。

“哼……可惜啊……”数秒过后，射手的神色发生了变化，“即使是苹果领域，也是无法逃过我这一击的！”他挥臂一指，笑道，“再过三秒！我的飞镖就会命中！”

就在那个“中”字出口后，他那枚早已脱手的飞镖……竟在半空又一次加速，以一种远远超越苹果的移动速度、和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冲向了苹果。

“这……这是……”在这场对决中，杨首次露出了讶异之色，“传说中的……才华横溢之极限？”

“认命吧！杨！”射手道，“在我的‘绝对预告’面前，是不会有例外的！”

“岂能在这里认输！”不料，杨的眼中即刻又燃起了斗志，“啊——”接着，就是一声杀猪般的嚎叫。

伴随着他的叫声，半空中那苹果的速度也骤然加快，又一次超越了飞镖的速度。

“妈……妈撒卡……”射手的日语是越说越自然了，“你……竟然已领悟了‘千锤百炼之极限’！”

“哼……怎么样，老伙计。”杨回道，“三秒钟早就过了，你的‘绝对预告’已经被我打破了！”

“别得意……我还没有输呢……”射手张牙舞爪，双手作爪，仿佛在遥控着远处的飞镖。

“那就来命中苹果试试啊……”杨也是扎下一个稳稳的马步，抬头操果疾动。

叱叱叱……唰唰唰……

一时间，酒吧中充斥着两股气流交错窜动之声。这第十一局飞镖射苹果的对决，变成了一场拉锯战。

不过，这场胜负的结果如此，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当射手和杨全神贯注地盯着半空中的镖和果时，封不觉已然悄悄地走到了吧台后，顺走了霰弹枪和临时工作证，然后……迅速地、安静地离开了酒吧……

直到十五分钟后，射手和杨分出胜负之时，才发现……酒吧里少了个人。

……

“啊……真不错呢……”离开了酒吧的封不觉，懒洋洋地蹬着自行车，朝着第十个收信人的地址去了，“虽说是浪费了不少时间，不过……顺利补充了生存和体能值，又搞到了一把可靠的射击系武器……受点精神污染也算值了。”

第716章 戴夫的世界（十五）

第十大街，九号。

和之前所有的收信人地址一样，普通的二层民宅，荒芜的前院，门前没有邮箱。

停好自行车的封不觉斜背着挎包，手持霰弹枪，快步踏上了房前的门廊。

啪啪啪——

“开门！”敲响门板的同时，他高声嚷了一句。

接下来的事不用我说想必各位也知道了……不多时，一个穿着拖鞋的胖子便从二楼下来，将门打开了一条巴掌宽的缝隙，并站在阴影中问道：“你找谁？”

“邮差。”封不觉举起临时工作证，在对方面前晃了一下，然后收起证件，掏出了信封，“送信。”

“我……不收。”十号胖子的反应和先前九位如出一辙。

咔嚓——

封不觉顺势端起霰弹枪，将枪口探入门缝，沉声道：“这样你收不收？”

“你……你要做什么？”十号胖子虽然表现出了恐惧，但却没有逃走。

“是收信，还是收子弹，你自己选。”封不觉的语气丝毫不像是开玩笑，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表现得非常狠厉。

“不……别杀我……”十号胖子将双手举起，作投降状，“就算你开枪，我也不会收的……除非……”

“除非我报出你的指令代码？”封不觉接过对方的话头说道。

“嗯……”十号胖子点点头。

“切……”觉哥啐了一声，心中念道，“武力威胁果然也是行不通的吗……”

两秒后，他放下了枪，又道：“你的代码是几位数？”

“十一位。”胖子如实回道。

得到答复后，封不觉扭头就走，奔着自行车就去了。

……

接下来的四十分钟，觉哥分别造访了第十一、十二和十三名收信人。

最后这三位，无一例外，也全是胖子。他们的声音、性格、反应等等……也都和前十位收信人一致。

封不觉没有和这帮家伙多啰嗦，能试探的他基本都已经试探过了，所以他除了指令代码的位数什么都没问。

至下午两点五十分，觉哥又一次来到了镇北墓地的废弃邮筒前。

此刻，邮筒旁的地面上，已出现了一个信封。

虽然四下无风，但信封的上面还是压了一块石头。

“真的回信了呢……”封不觉念叨了一句，过去将信封捡了起来。

这是一个土黄色的信封，拿在手中便可感觉到，里面只有薄薄的一张纸而已。觉哥小心翼翼地将其撕开，取出了里面的信纸，然后……他就发现了一件很令人费解的事——信纸的两面都是空白的。

“又来？”封不觉不禁吐槽道，“隐形墨水？无字天书？”他的槽点和收到“报纸”时一样。

说话间，他还将信拿到眼前仔细观察了一番，确认了纸上有没有拓写的笔痕和任何的气味。

“嗯……到底算什么意思呢……”封不觉沉吟之际，下意识地用左手托住右肘，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微并，顺着自己的额头划过了鼻尖。这个习惯性的思考动作，可以让他的思维运行得更顺畅，“如果这张纸只是单纯地落在邮筒旁边，可能会被误解为——这只是张被人丢弃的废纸。但眼下，这张纸是被装在信封里、并且被一块石头好好压住的……这个设置就是在告诉我，这张白纸确实就是‘回信’。”

思索片刻后，他的脑中忽然灵光一闪：“诶？莫非……”

下一秒，觉哥就从挎包里取出了先前的那份报纸，翻到了当中那空白的几版：“间接性提示吗……”念及此处，他干脆席地而坐，一手拿着信，一手拿着报纸，喃喃道，“这封‘回信’，确实是没有内容的……但‘没有内容’这点，也可以是一种提示。”他的视线移动到了报纸上，“提示我……‘答案就在看上去一片空白的地方’。”

想到了这一层，封不觉便将报纸的第一页撕了下来。

这页的正面，是那段毫无意义的头版头条，而反面，就是没有文字、仅有插图的第二版。

第二版的插图照片，照的是一面砖墙，墙的前方立着一棵树。乍看之下，这又是一幅风景照，不过仔细看就能发现……画面下方的地上，有自行车胎痕。

“好吧，我瞧瞧……这报纸的纸质一般，火显和水显估计是不可能的了……”封不觉拿着手中的这张“实验品”，琢磨道，“眼下我能试的方法有……”他一边想着，一边已将手伸向了霰弹枪，但一秒后又收了回来，“等等……如果解谜所需的道具是子弹里的火药，那幽灵哥应该在我拿到这把枪之后再给出谜题才对……”他摸着下巴道，“也就是说……能让提示‘显现’的东西，当时已经在我身上了吗……”

接着，觉哥便像是个正在上自然科学课的孩子般，露出了一脸兴致盎然的神情，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堆道具，将其在草地上排成了一排。

“一件一件来吧……”说着，他就举起了第一件道具。

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他先是试着透过手机的摄像头去看报上的内容；再用圆珠笔和铅笔在纸上各划了一小块区域；然后又分别用硬币、钥匙和信用卡去轻轻刮了报上的几个区域。

可惜，这些尝试全都以失败告终……

“嗯……这个也不对，我就得再换换思路了……”他拿起那个装着盐的调味瓶时念道。这已是他身上最后一件可能用于解谜的物品了。

嘶嘶嘶……

好在……这最后的尝试奏效了。当那些白色的盐粒被洒在报纸上时，一缕缕白烟从纸上冒了出来，烟中还带有一股轻微的焦糊气息。这显然不是纸遇到盐时应有的反应……

【14.52,7.66，树干】数秒后，一行如烟熏般的碳色文字便出现在了插图旁边的空白版面上。

“哈！有了！”封不觉的微笑与报纸上的文字同时浮现，他确也是没有想到，解谜的关键性物品竟会是那个从毡帽兄身上搜到的盐瓶。

实验成功后，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觉哥依葫芦壶瓢，将报纸中间的另外十二个版面依次破解，总共得到了十三条类似的信息。

“不出意外的话……前面的两个数字是坐标吧。”封不觉记下了所有的提示后，神情已变得很轻松，“具体到了小数点后两位，八成是为了配合我手头的那张迷你地图。而每个坐标后面所跟着的那个名词，无疑就是要结合‘插图’去看了。”

此时此刻，觉哥大致已经明白了这些提示的意思。正巧，第二版上那个坐标就是目前离他最近的一个。于是，为了验证自己的推理，他快速地收拾了一下手边的东西，回到了自行车上，向着那儿出发了。

五分钟不到，封不觉就来到了迷你地图上的【14.52,7.66】的坐标附近（由于地图的尺寸原因，他不可能很精确地站到某一个点上，最多就是到附近）。他稍微找了一下，便看到了插图照上的砖墙，以及那棵栽在墙前的大树。

“树干是吧……”封不觉停好自行车，端着霰弹枪走了过去。

他很谨慎地一步步靠近目标，好似那棵树会突然变成怪物来攻击他一样。不过，最终的结果证明……是他多虑了。眼前这棵，只是很普通的树而已，这个地点也不存在任何的FLAG或EVENT.

这里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刻在树干上的一个阿拉伯数字——1.

第717章 戴夫的世界（十六）

“原来如此……”看到那个数字的瞬间，封不觉脑海中的诸多信息碎片瞬间就拧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线索链，“十三张图片，十三个坐标，十三个指向‘某一处’的名词……正好能带我找到十三个指令代码。”说这话时，他已然回头，走向了自行车，“因为只有幽灵邮差才知道每个人的指令代码，所以……每张插图照片上，都能找到他路过时留下的车胎印……”

觉哥踢起了自行车的支撑架，跨上座椅，念道：“嗯……虽然推论本身已可以成立，但也不能排除‘巧合’或是‘个别特例’的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还是依照报纸版面的顺序把每一个坐标都踩一遍吧……”

他考虑得很周全，毕竟自己目前只确认了一条线索而已，还不能想当然地下结论。他至少得去三个地方，找到三个疑似指令代码的数字，并且和那些收信人逐一对号入座，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推论是正确的。

……

长话短说，二十分钟后，封不觉便抵达了报纸第三版……即第二幅插图照……所记录的地方。

根据坐标和名词的提示，他在一个垃圾桶的底部找到了“16”这个数字……这正是二号胖子的指令代码。

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去了第三幅插图照所拍到的地点——镇西的一片农田。并在农田边的一个栅栏上，找到了三个用油漆刷出来的数字——“219”。

得到了这个三位数后，他自然是直奔三号胖子的住所，重新敲响了这位收信人的房门。

这一次，觉哥一句废话都没有，对方一应门，他就开口道：“指令代码二一九，把信给我收下。”

结果……三号胖子真的把信给收下了。

至此，封不觉的推论基本已被证实。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便已毫无难度可言……他只需在脑中设计一条最省时、最高效的路线，然后按这条路线将十个记录着指令代码的地点探完、并让剩下的十个胖子收下信件，那么支线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虽然最终的完成时间比他最初预期得更久一些，但应该还是能赶在晚上八点以前搞定的。那距离任务要求的“午夜之前”还有整整四个小时，可谓绰绰有余。

当时的觉哥……确是这么计划的来着，可是，他的计划在不久后又发生了变化。

……

下午，四点十五分。

按照既定路线探查了五个坐标点的觉哥，忽然停止了行动。

“靠……傻了！”他停在了路中间，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声，“这么明显的规律……我早该发现的……”

也不知是想到了什么，反正他立刻就调转了自行车的车头，奔着一个离自己最近的收信人地址去了。

十分钟后，封不觉来到了十三号胖子的门廊上。

这个收信人的指令代码是个十四位数，而且觉哥尚未去记录着其代码的坐标查探过，但是，他依然很坚定了敲响了对方的房门。

“又是你……”十三号胖子开门后，便隔着门缝瞪着觉哥念道，“我说过了，没有指令代码，我是不会……”

“你稍等。”封不觉打断了对方，同时拿出手机，在上面滴

滴答答摁了一阵。大约五秒后，他用另一只手递上了第十三封信，并用极快的语速接道，“三零二八七五一零六五九二二五。”

话音落地，那胖子愣了两秒，这是让封不觉也颇为紧张的两秒……

好在，两秒后，十三号胖子乖乖地接过了信封，郁闷地道了一句：“可恶……”

“哼……好极了。”封不觉笑了。

这一刻，他已完全破解了那十三个胖子身上的代码规律；无需去探查报纸所提示的坐标点，他也能说出所有十三个代码来。

而且，借由这个“规律”，他还提前知晓了……这十三个胖子之中，有一个异常者。

……

傍晚，六点半。

封不觉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小镇西侧的一家旅馆门前。

此时，他的支线任务【在午夜之前送出所有的信件】已然完成。因为他没有再去任何报纸上提示的坐标点寻找代码，而是直接跑完了剩下的所有收信人地址，一一报出了胖子们的指令代码，让他们收下了信件。

而提前完成支线任务所产生的影响竟是……觉哥在送出最后一封信的刹那，连续接到了三条新任务：

【调查并解开伊诺克迟到的原因】

【设法参与“最后的晚餐”】

【在主线任务完成前破解剧本世界观】

这三条，全部都被归类为隐藏任务……

当然了，对封不觉来说，这倒也没什么不好，甚至可以

说……这种展开正合他的胃口。

“嗯……根据地图，这儿是镇上唯一的一家旅馆，如果伊诺克（觉哥从任务内容推断，伊诺克就是毡帽男的名字）和我一样是镇外人，而且在昨天就已抵达……那他就有很高的概率是在这里过夜的。”觉哥行到旅馆门口时，心中念道，“不过……也不能排除他在这镇上有亲戚，或是昨晚在酒吧里勾搭上了妹子之类的可能。”

他一边思索，一边已推开了旅馆的门。

“哼……开了是吧……”推门而入的瞬间，封不觉就已知道自己没来错地方。

虽然奥塔库镇很大，但可供玩家进入的建筑物却是屈指可数。难得遇到个可以进去的地方，必然是有些名堂的。

“有人吗？”数秒后，封不觉便穿过了一条并不算长的过道，来到了一个柜台前。由于柜台上也没个按铃什么的，觉哥也只能靠嗓子喊人了。

“没人我自便了啊！”他等了片刻，见无人回应，就又喊了一嗓子。

但结果是一样的，没人就是没人。

“很好。”封不觉笑了笑，绕到柜台旁，掀开台板就走了进去。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看桌上那本厚厚的登记册，并找出了“伊诺克”这个名字。

“嗯……这地方仿佛还住了不少人啊……”翻看记录时，觉哥意外地发现这本册子上的名字还挺多，按照这上面所记载的内容，此刻这旅馆里有七成的房间都有人入住。

“来住旅店的，大部分都是镇外的人吧……”封不觉若有所思道，“一会儿可以试着去交流一下，看看能不能套出什么情报来。”

他快速地记下了一些房间号和入住者的名字，然后转过身，从柜台后方的钥匙柜里取出了伊诺克登记入住的204号房间钥匙，哼着小曲儿就奔二楼去了。

这种小旅馆，一般都是没有电梯的。封不觉顺着楼梯上去，经过了一条铺着红色地毯的、光线昏暗的走廊，很快就找到了204号房。

他站在门前，稍稍酝酿了两秒，随后……插钥匙、开门，高速举起霰弹枪，朝着门内的各个角度瞄了一遍。

在确认了视线中没有什么明显的威胁后，他又快步迈入门内，模仿着警匪片中警察搜屋的动作和顺序，将门背后、床下、浴室等所有角落及视线盲点给探查了一遍。

整个过程中，他都没有说话，甚至连脚步声都压得很低。可谓安静、迅速、准确。

可惜……在单人噩梦本里，小怪一向是比较少的，他这套颇为专业的清场流程，也只是浪费感情罢了……

一圈兜完后，觉哥回到门口，关上房门，长吁了一口气……

“OK……”他把枪放到了门旁边的柜子上，腾出手来，望着这间空屋道，“可以正式搜了……”

第718章 戴夫的世界（十七）

封不觉花了半个小时，将整个204房细致地勘察了一遍。

然后，他就坐到了床上，凝神沉思……

“衣柜是空的，行李箱内没有外衣和裤子，只有数量有限的内衣裤和袜子……这说明，他并不打算在外逗留太久，无论面试成功与否，他都会在明天以前回家……”刚才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快速从觉哥眼前闪过，“虽然昨晚去了酒吧，但考虑到今天一早就要面试，他不会喝得太多，也不会待得太晚……他临死前的气色也可以证明这点……至少在他被爆头前那几秒，看上去还挺精神的，丝毫没有宿醉或睡眠不足的样子。”他又瞥了一眼床单，“从床上残留的毛发以及气味判断，他确是在这个204房间过夜的……而且今天早晨他还悠然地洗漱了一番，刮了胡子才出门……”

念及此处，封不觉微微皱眉，摸着下巴念道：“嗯……各种迹象都表明，直到早晨离开旅馆房间之前，伊诺克还很笃定，完全没有着急的样子。”他顿了一下，“那么问题就来了……在他离开旅馆后，到进入邮局之前……究竟遭遇了什么？”

这一刻，此前收集到的所有线索都在觉哥的眼前一一闪过，其思维则是本能般地不断做出反应，反馈给了他一个又一个推论，并将每一个推论逐一展开，织成一张推理的蛛网……

“说起来……他的车在哪儿呢？”片刻后，封不觉便在那“蛛网”的边缘触碰到了什么，他眼神微动，念道，“我在镇上逛了那么久，不单是没有遇见过行人，就连车也是一辆都没看到……”他站了来，在房间中来回踱步，“这位伊诺克老兄……总不见得是拎着行李箱、一路步行到这个偏僻小镇里

来的吧？”

觉哥一边想着，一边已走向了房间大门。他准备拿着霰弹枪去拜访一下这间旅店里的其他客人，问问他们知道些什么。

然而，就在他拿起枪，准备去摸门把手的刹那，门外竟响起了钥匙入锁的声音……

封不觉反应神速，当即退后三步，举枪瞄准。

几乎在他站定的瞬间，门被推开了……

“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在这旅馆里继续浪费时间……”门外的人看见了持枪的觉哥后，依然显得很淡定，“戴夫先生。”

封不觉定睛观瞧，站在走廊上的是一名谢顶的、微胖的黑人老伯。此人看上去六十岁左右，身着一套墨绿色的管理员制服，腰间还别了一大串钥匙。

“你是谁？”封不觉持枪对着对方，冷冷道，“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这里的管理员，你可以叫我M先生。”M先生回道，“至于你的名字……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从你能记事时起，我就认识你了。”

“哦？你是我的亲戚？”封不觉应道。

“我比你的亲戚更了解你，戴夫。”M先生回道，“我知道你三年级时还在尿床，知道你对莴苣过敏，知道你儿时最好的玩伴死于吸毒过量，还知道你每一任女友的名字。”

“什么情况……远房亲戚？跟踪狂？胡说八道？”觉哥心中虽有诸多猜想，但他自己对戴夫的了解也很有限，即使对方就是在扯淡，他也无从知晓。

“看起来你知道得挺多啊……”封不觉不动声色，试探着抛出了一个问题，“那能否请你告诉我一下……伊诺克他……”

“其实你不用考虑车的问题。”还没等觉哥把话说完，M先

生便抢道，“你仔细想想就该明白的……”他沉声道，“你自己的车……算进入小镇了吗？”

闻言，封不觉神色微变：“原来如此……”他这才意识到，这个小镇上不止是看不到汽车和行人，就连车轮印和脚印都看不到。在镇上转了一天，他所看到的就只有自己的脚印和自行车胎的痕迹。

“谢谢你的提醒，M先生。”两秒后，觉哥接道，“方便的话……你能不能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话还没出口，你就已经知道我想问你什么了？”

“呵呵呵……”M先生回以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然后无视了觉哥的问题，说道，“‘最后的晚餐’将在八点开始，你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赴宴。”

说罢，他便转身顺着走廊的方向离去了。

“你等等！”封不觉快步向前，想叫住对方问个明白。

但当他追到门口时，走廊内已然空无一人。

M先生离开他视线的时间不到一秒，可就是这一秒，让觉哥失去了对方的踪迹……

……

由于M先生的出现，觉哥改变了原本的“敲门询问”方案，改用了更直接、更快速的方法……

他直奔一楼柜台，拿出了钥匙柜里的所有钥匙，一间一间……打开了旅馆里所有的房门。

虽然他每次进门都做好了举枪恐吓的准备，但没有一间房里是有人的……

就这样……封不觉在旅馆里又耽搁了十分钟，一无所获。

晚七点二十二分，他走出了旅馆的大门，重新跨上了自行车。

“他喵的……”他边骑车边骂骂咧咧地念道，“告诉我晚餐的时限，但不告诉我地点……有屁用啊！”

让他烦躁的问题还不止这一个，此刻，他还有另一个隐忧，就是“体能值”……【692/4800】搁在一般的剧本里可能还够用，但在这种以实际体感来衡量体力的剧本里，那就是一种浑身肌肉发酸、亟待休息的状态了。

可惜……眼前的形势是不容许封不觉去休息的。

觉哥也已隐隐察觉到了……剧本进行到目前这个阶段，已经极其接近完美通关。

虽然他本人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在此，我可以用上帝模式来解释一下……

其实，该剧本中最关键的一项隐藏指数就是“时间”，或者说——“行动效率”。

“在上午九点前抵达纳尔逊的办公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伊诺克被爆头的剧情，以及邮局工作手册上反复强调的“守时”理念，也全都是提示。

主线任务【获得幽灵邮差的认可，成为奥塔库镇的新邮差】的内容本身是模棱两可的，并非什么明确的指示。

真正决定了通关难度的因素，是“时间”。

在剧本开始之初，如果玩家没能在九点前见到纳尔逊，剧本难度就会上升，支线任务的内容也会有所不同。随之产生的连锁反应就是……支线任务的耗时会变长，而完成支线的时间点，又恰恰是隐藏任务触发的标杆。

提前一小时完成，可以接到【在主线任务完成前破解剧本世界观】；提前三小时完成，可以接到【调查并解开伊诺克迟到的原因】；想要接到【设法参与“最后的晚餐”】这条……必须提前五小时才行。

简而言之，此剧本的难度和结局，与玩家的行动效率是环环相扣的。这一步完成得越快，下一步的难度就越低。相

反，一步迟，则步步迟……若不能趁早纠正，剧本后期的难度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加大。即使玩家侥幸不死，最多也就是在午夜前堪堪完成任务，勉强通关。

眼下，封不觉已凭借着他出色的发挥，踩着时间点……走在了一条最容易、收益也最大的通关路线上。

但……他依然有可能功亏一篑。

三十八分钟，不足七百的体能值，中断的线索链……

想要完美通关，他就必须克服这些不利因素，赶在时限之内“赴宴”。

第719章 戴夫的世界（十八）

夜色，越来越浓。

七点二十八分，奥塔库镇浓雾依旧，和白天的区别就是……街边的路灯都已亮了起来。

愈发潮冷的空气让封不觉的脸和手都冻得发麻，他只能加快骑车的节奏，以保持身体的热量。

虽然他还不知道“最后的晚餐”是在哪里开饭，但他还是想到了一个去处，那就是……镇广场北侧的邮局。

首先，他可以去那儿找纳尔逊复命；其次，纳尔逊也是目前唯一有可能与他正常交流、并给予他一定帮助的NPC（射手和杨那边是回不去的，再去给幽灵邮差写信也来不及了，至于M先生和那个声音空灵的女人……皆是神出鬼没、无从找起）了；其三，这小镇的路径不多，除非刻意绕路，否则……从旅馆到邮局的路线就只有这一条。所以，今天早晨，伊诺克肯定也走过这段路。沿着同样的路线走一遍，没准就能知道他身上发生什么了。

“入夜之后，能见度果然越来越低了……”觉哥借助着路灯的光线，继续前行着，“嗯……忽然觉得街上空荡荡的也不错呢……至少不用担心会撞上……卧槽！”

很多事情，就是经不起念叨，正所谓说什么来什么……

就在封不觉感叹之际，其前方的浓雾中突然就冒出了一个长方形的、横在路中间的黑影。

下一秒，伴随着哐啷啷一阵响动，自行车的车头狠狠地撞上了那个物体，而觉哥也从座椅上飞了出去……

“我擦类——”掠过半空之时，封不觉还拉长嗓门儿骂了一声，他的声音里充满了郁闷。

骂声未尽，他已然坠地。

这一下，摔得颇重。觉哥落地后懵了整整三十秒，方才喘上气来。他粗略检查了一下……右臂骨折，肋骨骨裂，全身都有不同程度的挫伤和淤青。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里的路面基本都是泥土，路上也没有石块之类的东西；假如他是摔在石子路或者水泥地上，很可能会更严重，没准连起都起不来了。

“呸……”封不觉吐掉一口血沫子（嘴唇破了），坐起身来，回头观望。

他很快就辨认出，自己撞到的东西……是一个热狗摊。

“停在路中间也是蛮拼的嘛！”封不觉不禁冲那摊位嚷了一句。

也不知是系统的安排，还是单纯的巧合，觉哥今天在镇上来来回回跑了一天，也没有经过眼前这块地方。若是白天经过这里，他一定不会撞上的。因为那时的能见度比现在好很多，当时他骑车的速度也没现在这么快。

“慢着……这个好像不是推车啊……”几秒后，封不觉看得更分明了一些，他这才注意到，那个热狗摊的底部并不是轮子，而是四根扎在地里的金属支架，“我说呢……我都飞出那么远了，这摊位连晃都不晃一下，原来是固定在地上的。”

由于时间紧张、条件也有限，封不觉只在地上坐了一分钟，就再度站了起来。他对疼痛的耐受力本就很惊人，这种程度的伤势还不足以妨碍他的行动。

起身后，他便用左手重新背上了挎包，并拾起了掉在不远处的霰弹枪，走向了那个热狗摊。

那摊位上有面包、香肠，以及各种制作热狗所需的调料、酱料，就是没有摊主。

封不觉也不客气，把枪往桌上一搁，便用左手抓起面包和香肠往嘴里塞。待塞了一坨食物进嘴后，他还是用那只左

手……分别拿起了装芥末、番茄酱和甜辣酱的瓶子，各往自己嘴里飚了一点。

他这种进食方法，与其说是彪悍……不如说是恶心。当然了，他对恶心事物的忍耐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像变质三明治和大便沼泽之类的例子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切……只回了这么点儿生存值么……”吃了两个热狗后，觉哥看了眼自己的状态栏，不满地抱怨了一句。

经过刚才那一摔，他的生存值已跌到了三成以下，吃了热狗才堪堪回到33%，这无疑是亏了……不过，这热狗还帮他回了将近500点体能值，也算没白摔。

“诶？这是什么？”就在觉哥准备拿枪走人时，他无意中瞥见……在热狗摊底座的边缘，卡着什么东西。

将那物品拾起后，他当即干笑了一声。

【名称：伊诺克的智齿】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垃圾】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这颗牙的主人是个极度小气的家伙。某天早上，他在吃热狗时加了过多的芥末，结果把自己的牙给辣掉了。他当即就要求热狗摊主赔偿自己的损失，但却遭到了摊主的拒绝和嘲笑。恼羞成怒之下，他便悄悄偷走了对方摊上的一瓶盐。】

“傻逼啊这是！”觉哥看完物品说明，脏话脱口而出。

【隐藏任务已完成】与此同时，系统语音也在其耳畔响起。

封不觉打开任务栏一看，【调查并解开伊诺克迟到的原因】这条……就这么被勾去了。

“喂……”觉哥嘴角抽动着，自吐自槽道，“这样也可以啊……他迟到的原因就是‘他是个傻逼’吗？”

吐槽归吐槽，他心里也明白，伊诺克迟到的原因……就是因为牙掉了以后和热狗摊主纠缠了一番。

“也罢……无论如何，任务是完成了。”封不觉说着，已然扔掉了那颗牙，并绕过了热狗摊，“要是另外两个任务也跟这个一样简单，那还真是轻松愉快呢……”

很明显，他想多了。

这个隐藏任务显然是三个里面最简单的一个了，只要找到相关物品、看完备注、并理解备注的意思，就算成功。但接下来的两个，可没那么容易……

……

离开热狗摊后，又过了十五分钟，气喘吁吁的封不觉终于来到了邮局门前。

此时，已是七点四十六分，距离八点……只剩十四分钟了。

由于自行车的前轮已经被撞得变形，觉哥只能弃车，他这一路都是跑步过来的。

他也确实不容易……撇开骨折的右手不谈，奔跑时，他还要扛着肋骨上传来的疼痛和浑身的肿痛，左手还提着把颇有分量的霰弹枪。能在十五分钟内赶到，已算是很快了。

“哈啊……时间不多了……”觉哥进入邮局大门时，抬手看了看表，“希望那‘最后的晚餐’举行地离这儿不远吧……”

他轻车熟路地冲上二楼，直奔局长办公室。

咚咚咚——

七点四十七分整，觉哥今天第二次敲响了那扇门。

“请进。”门内的纳尔逊局长立刻做出了回应。

其话音未落，封不觉便推开了门，径直走向了对方的办公桌：“局长，信我已经全部送到了。”

“我知道。”纳尔逊回道，“我对你的表现很满意。”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封不觉没有就对方的表扬做出回应，只是语速很快地接道，“您知道‘最后的晚餐’在哪儿举行吗？”

事到如今，他也没工夫跟这NPC拐弯抹角了，该问什么就问什么。反正……如果对方知道答案，也一定能听懂问题。

“哦……那个啊……”纳尔逊的表情和语气皆没有太大的变化，“怎么？你想参加吗？”

“是的。”封不觉用很肯定的语气回道。

“既然如此……”纳尔逊说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那你就跟我们一起来吧。”忽然，有人接过了纳尔逊的话头，说出了他尚未说出口的后半句话。

封不觉闻声、回头……

但见，办公室的门口，已然多出了一个人……一个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人。

她留着长发，面容模糊不清，其嗓音很有特点——即使在很近的地方听，也给人一种悠远、空灵的感觉。

第720章 戴夫的世界（十九）

那个女人的话语似是一句魔咒，其话音未落，周遭的空间便已骤然扭曲，并渐渐向四周扩张出去……

一时间，封不觉视线中的景物像是调色板上的颜料般流动起来，唯有那个女人和纳尔逊的身影依旧清晰。

“看起来……我是来对地方了啊……”面对这突兀的变故，觉哥丝毫没有慌乱，他只是持枪而立，静观其变。

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扭曲的空间停止了蔓延，重新趋于稳定。

此时，纳尔逊的办公室已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宽阔的、华丽的大厅。

大厅的四壁皆是纯白色，墙上雕刻着整齐的纹饰，空白处挂着大幅的油画和壁帘。大理石砌成的地面坚硬而光滑，高达五米的天花板上，还悬着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

“戴夫先生。”纳尔逊的声音很快便再度响起，“欢迎你来到……最后的晚餐。”说话间，他已抬起一臂，朝大厅的一侧示意了一下。

那里，摆着一张长桌，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并已放满了食物。

长桌的一侧，有十三张椅子，此刻，那十三张椅子上，已坐了十三个人。

“诶？这是什么情况……”灯光之下，封不觉终于看清了那十三个胖子的长相，“你们……究竟是什么？”

他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二：其一，这十三个胖子长得一模一样；其二，这些胖子的脸……俨然就是“肥胖版”的戴夫。

“你应该知道他们是什么。”神秘女子开口应道。

“我不知道。”封不觉看向她，高声回道。

“不，你知道。”另一边的纳尔逊又道。

“呵……”封不觉冷笑一声，用枪口指了指神秘女人，“你……”他又指了指纳尔逊，“还有你……局长先生。我不管你们是怎么认为的，但我可以明确表示，我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十分费解。如果二位知情的话，我希望你们能解答我的疑惑。”

“这不可能。”纳尔逊用严肃、坚定的口吻回道，“只有你自己，能解答这一切。”

“我们能告诉你的事情，都只存在于一个‘虚无’的层面。”神秘女子接道，“当你看破了‘真实’，自然也会明白这‘虚无’的含义。”

“那我又该如何去看破你口中的‘真实’呢？”封不觉道。

“很简单，睁开你的眼睛。”此时，另一个说话声忽从大厅的角落传来，回应了他的问题。

觉哥循声转头，在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到了那位M先生。

“嚯……你也来了吗……”封不觉虚着眼道，“按照这个尿性……酒吧里那二位是不是也……”

“是的，我们也来了。”射手打断了觉哥的话语，与杨一同出现在了大厅中。

这帮家伙的登场方式全都像是瞬间移动一般，觉哥只是稍微转一下脸，他们就出现在了其视线盲点中。

“好吧……让我想想……”封不觉耸肩道，“如果那位女士说得没错，那你们几个……”他说着，又朝餐桌那儿扫了一眼，“……以及他们十三个，也全都是‘虚无’层面上的衍生品而已咯？”

“是，也不是。”神秘女子回道。

“你的这个问题不能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来回答。”纳尔逊接道。

“事实上，我们也无法回答你。”M先生道。

“知晓所有答案的人只有一个……”杨接道。

“那就是你自己。”射手伸手指着觉哥道。

他们五个人合起来说了这一通，但觉哥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行了，我受够了。”封不觉把枪撂下，露出一脸不耐烦的表情道，“这儿还有人会说人话吗？敢不敢说些不那么模棱两可的废话，或者给我点实质性的帮助？”

“能帮你的人……”这一瞬，又有一个声音响起，“只有你自己。”

这个声音，竟和“戴夫”自己的嗓音完全一致……

封不觉闻声后猛然转头，结果看到了……另一个“戴夫”。

那个“戴夫”穿着一套正式的邮差制服，背着一个挎包……其脸色非常苍白，但双眼却是炯炯有神。

“幽灵邮差？”封不觉看了对方两秒，沉声问道。

“对。”幽灵邮差回道，“当然了……你也可以叫我，戴夫。”

“呵呵……”封不觉干笑两声，随即就问道：“你能帮我吗？戴夫。”

“不行，因为你弄坏了我的自行车。”戴夫回道。

“我弄坏的是‘我’的自行车。”封不觉接道。

“是的，就是‘我’的自行车。”戴夫又强调了一遍。

“靠……”觉哥无法反驳这种荒诞的答复，所以也只能“靠”了。

“戴夫先生。”纳尔逊这时也插嘴道，“你应该看过工作手

册了，弄坏自行车，后果自负。”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封不觉沉吟道。他立刻就明白了……“弄坏自行车”是一个FLAG，如果他没有触发，在此就可以得到幽灵邮差的帮助了。可惜……现在知道已经迟了。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封不觉道，“我需要做什么，才能看破‘真实’？”

下一秒，他周围那六人便异口同声地回答：“睁开你的眼睛。”

“哼……行~行~睁开就睁开吧。”封不觉摇头苦笑起来。

他确实知道一种方法可以“睁开眼睛”，而且那方法也并不复杂……只不过，他上次使用时，神秘女子突然出现，并告诉他……这方法会带来“不可挽回的影响”。

“诸位……”封不觉从口袋里掏出了诺基亚3310，握在左手上，高高举起，“……我去去就来。”

言毕，他便单膝跪地，朝着地面奋力挥臂。手机的下半部分就像是凸出的刀柄一样，被他重重地砸在了大理石地面上。

两秒后，伴随着“乒——”一声巨响，大理石裂开了。

几乎在同一瞬，一阵难以名状的、剧烈的痛感在觉哥的颅内炸开。

还未等这疼痛完全发散出来，封不觉便已两眼一黑，失去了对身体的感知……

第721章 戴夫的世界（二十）

2102年12月25日。

缅因州，某小镇。

清晨，一个九岁的小男孩儿从梦中醒来，美美地伸了个懒腰。

他揉了揉眼睛，看了眼床边的闹钟，然后就跳下床，穿着睡衣跑下了楼。

“哇噢！”一分钟后，小男孩儿雀跃的呼喊声在一楼的客厅中响起。

“妈妈~妈妈~”几分钟后，他便欢快地跑上楼，跑进了母亲的房间，并跳上床、兴奋地说道，“快瞧圣诞老人给了我什么？”

床上的母亲面带微笑，睡眼惺忪地回道；“呵呵……看来你现在是一名邮差了，我的小糖果儿。”

小男孩儿咧嘴一笑，并扶了扶头上的邮差帽，朝母亲敬了个礼：“愿意为您效劳！”

母亲伸手捏了捏孩子的脸蛋：“好了，邮差先生，快回房间穿上你的衣服吧，小心着凉了。”

“是！女士。”小男孩儿响亮地应了一声，蹦蹦跳跳地出去了。

望着孩子离去的背影，母亲的脸上浮现了一个温暖的笑容。

可数秒后，她似是想起了什么，其神色忽就黯然了几分。而她的视线，也本能地转到了床头柜那儿……

柜上，摆着一个相框，相框里的照片还不算太旧。照片

中，是一家三口——英俊的父亲、美丽的母亲，和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儿。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啊？”两年前的圣诞节，小男孩儿曾这样问过他的妈妈。

但他的妈妈却只是抱着他哭泣，连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

那一年的圣诞前夜，小男孩儿的父亲从邮局下班后，便骑着自行车，直接赶到购物中心为孩子买了一个玩具，但在回来的路上……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生命。

从此以后，这个家里就只剩他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了。

……

“把帽子戴好，对，就这样。”

早晨八点半，在确认了儿子已穿戴整齐后，母亲便牵着小男孩儿的手，和他一同出了家门。

“嗨～马文先生，早上好。”

“圣诞快乐，戴夫太太。嘿～瞧瞧，这是谁家的小邮差啊。”

他们的邻居是一对年迈的黑人夫妇，平日里相见，总会打个招呼。

“你好，弗尔德先生。”

“嗯？哦……你好，戴夫太太。”

另一位邻居弗尔德是个胖子，整个街区都知道他是个单身死宅，通常来说，人们只能在他出门倒垃圾时见到他。

“妈妈，为什么弗尔德先生总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走出这条街后，小戴夫抬头问妈妈。

“因为他整天窝在不见阳光的地方，吃着垃圾食品，也不做什么正经事。”母亲回道。

“他不用工作的吗？”小戴夫好奇地问道。

“弗尔德先生从一名远房亲戚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所以他不用工作。”母亲回道。

“哦，他可真是个幸运的人，妈妈。”小戴夫接道。

“是的，他很幸运……”妈妈喃喃道了一句，随即停下了脚步。

她思忖了几秒后，蹲下身子，让自己的视线与儿子的持平，并露出了严厉的神色道：“听着，戴夫，你要像爸爸一样，当个努力上进的人，不要去羡慕弗尔德先生那样的人。你要明白……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的。”

“嗯，我会的，妈妈。”小戴夫点了点头，似懂非懂地应了一句。

……

早晨九点，他们来到了镇上的公园。

儿童乐园旁的长椅上已坐了不少大人，一些贩卖零食、饮料和玩具的摊位也都已摆了出来。

小戴夫很快就加入了其他孩子的行列，到一边玩闹去了。

而戴夫太太则坐到了长椅上，和其他主妇聊起了天。

半小时后，一位老者走到了她的身旁，跟她打招呼道：“嗨，温蒂，好久不见。”

“噢，你好，纳尔逊局长。”

“我刚才一直在那边，看见你，就过来打声招呼。圣诞快乐，温蒂。”

“圣诞快乐，纳尔逊先生。对了，您的夫人最近还好吗？”

“还不错，在家拉着孩子们准备派对呢，所以只能由我带着孙女来公园玩了。”

“呵呵……我以为您挺喜欢小孩的呢。”

“是的，我喜欢他们，但我拿他们没辙。”他耸肩应道，几秒后，他好像看到了什么，“诶？那是街头表演吗？”

“嗯……噢，是的。”戴夫太太顺着对方的目光看去，看到了远处那两位表演者，“那是‘射手和杨’，他们是社区的义工，经常会到公园和老人院里表演，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们。”

“哦？”纳尔逊好像来了兴致，“那我也得去看看……”

他们很快就一同来到了一辆小货车的旁边，和其他家长一起，站在了一群熊孩子的后方。

前排的那些小观众对着表演的期待显然很高，早在射手和杨搭建舞台时，孩子们就已围了过来，并纷纷抱膝坐定；这其中自然也包括纳尔逊的孙女和小戴夫。

“好了~孩子们，表演就要开始了~”

准备停当后，两位主演就跃上了货车旁的简易舞台。他俩……一个是打扮成西部牛仔的大胡子，另一个则是穿着衬衫和西装马甲的光头大个儿。

“孩子们~今天，我们要表演的是……无比惊险的……令人叹为观止的……飞镖射苹果！”

虽然听上去并不是多么有趣的演出，但哄哄小盆宇还是可以的……孩子们也很高兴地给予了掌声和欢笑。

……

咕噜噜——咕噜噜噜……

液体涌动的声音又在封不觉耳边响起。

同时钻入他脑中的，还有刚才那一段段的记忆片段……

【警告，8775号测试者正在苏醒……警告，测试者脑部产生脉冲反应，来源不明，请立即调整……】那机械化的语音也再次传来。

“疼死爹了……”这回，觉哥一咬牙，直接就把眼睛睁开了，“切……还是不能说话。也罢……能看能思考就行了……”

他一边思索，一边转动眼球，尽可能地观察周围的环境。

“原来如此……我也浸泡在液体里吗……”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也穿着一件浅色的连体紧身衣、浮在一个充满液体的玻璃容器中。其状态……和他上一次“睁开双眼”时所看到的那个伊诺克（如果在这个世界他也叫伊诺克的话）是一样的。

“鼻腔、肺部、耳内，全都充斥着这种成分不明的玩意儿，但没有明显不适感、也没有窒息；睁开眼的刹那，眼球有点酸涩，但几秒后就适应了，比在水里睁眼还容易……”封不觉视线疾动，心思电闪，“不管这种液体是什么，肯定不是该宇宙在2002年就该有的科技产物……莫非……是matrix的设定？”他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不对，手上的茧子还在，常年泡在缸里的身体不会有这种东西……”

【警告，测试者脑波超频，测试数据超出正常值，二十秒后将启动强制中止程序。】

“这究竟是什么测试？精神状态？大脑机能？”封不觉听着系统语音，揣测着自己的境况。

“安东！你这混蛋！8775号怎么又醒了？”

“先生，安东他去厕所了。”

“WTF?”

“呃……他说他午饭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行了，你不用替他解释了，你快点儿去操作台那儿把事情搞定。安东那家伙……我一会儿再收拾他……”

“是，先生。”

在液体容器外对话的还是上次那两人，从他们的对话来

判断，他们应该是负责此“测试”的工作人员，并且是上下级关系。

“呼……伙计，你可真会给我找麻烦……”几秒后，一个模糊的影子来到了封不觉所在的容器前，用较低的声音自言自语道，“你的测试值都快达标了，还不停地醒过来……嗯……”他沉吟了一句，随即又发出了一声冷笑，“哼……算了，我就帮你一把，给你加点儿‘料’吧……拜托你快点通过，别再给我添乱了……”

听到这句话时，封不觉真想从容器里出去拥抱那个NPC一下。虽然他并不完全理解对方话中的意思，但他已然明白……眼前这个连名字和长相都不明的NPC，才是真正能帮他看破“真相”的男人。

存在于“虚无”层面上的人，只能给予“虚无”的答案；而存在于“现实”中的人，便可以给予他“真实”。

【溶液浓度增强中，特殊溶剂加入……强制中止程序已关闭，正在准备紧急脉冲，倒计时五秒，五、四、三、二、一……】

嗞嗞嗞嗞……

在受到“脉冲”的刹那，封不觉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稍一琢磨……顿觉这动静和幽灵邮差骑车时的声音好像是一样的。

同一秒，又有一波记忆碎片在其眼前闪过……

……

“噗啊——”一口老血，被觉哥吐在了大理石地面上。

当他的意识重新回到那个华丽的大厅中时，他依然保持着将手机砸向地面的那个姿势。

这里的时间……就好像根本没有流动过一样。

“你找到答案了吗？”围在封不觉身边的六人，又一次异口

同声地说出了同一句话。

“哼……”觉哥的嘴角勾起了一个冷笑，他缓缓站了起来，走向了大厅远端的那张长桌，“我觉得……差不多该开饭了。”

第722章 戴夫的世界（二十一）

“直到刚才，我才想通了一件事。”封不觉缓步朝长桌那儿走去，“诸位……”他看着餐桌旁并排而坐的十三个胖子，“……你们宁死都不肯收下的信封里，装的是‘邀请函’吧？”

此时，那十三人皆用一种颇为无助和畏怯的眼神看着逼近而来的觉哥，一言不发。

“我完全可以理解你们。”封不觉走到桌前站定，面带微笑道，“换位思考一下，假如我是你们，我也会拒收的。”

说完这句，他停顿了几秒，然后，展开双臂，做了个“请”的动作，仿佛他就是这次晚宴的主人：“但既然已经来了，为何不好好享用你们这最后一餐呢？”

胖子们闻言，面面相觑。很快，他们便纷纷露出了悲伤的神色，并拿起了餐具，开始进餐……

【隐藏任务已完成】这一刻，系统语音响起。

封不觉顺势扫了眼任务栏，确认了【设法参与“最后的晚餐”】这条已被勾去。

“呵呵……”觉哥笑了起来，“这就对了，慢慢吃，吃完好上路。”

“看来，你已经看破了‘真实’。”这时，M先生开口说道。

“哼……很惭愧，这次，我并没能看破全部的真相。”封不觉道，“我也是靠着‘某个家伙’的帮助，才知晓了这里发生的一切。”他一边说着，一边转身，面向身后那六名NPC道，“并知晓了……你们的身份。”

说到这儿时，他的视线从那六人的脸上匆匆扫过。但那些NPC却是没有什么反应，他们只是默默伫立，似是等他继续

说下去。

“首先是你……”两秒后，封不觉的目光移到了那个神秘女人的身上，“你，是戴夫的‘求生本能’。你以他母亲的形象出现，也算合情合理。因为在人的内心深处，让自己感到最信赖、最安全的，通常都是自己的双亲。”此处，觉哥已然用了第三人称来称呼戴夫，可见他已不再顾忌自己说话的形式和内容了，“你给我的指示，全都是基于‘生存和安全’这两点出发的。所以，我初来这个镇上时，你就让我离开；而当我失去了离开的途径后，你就明确地告诉我，留在镇上的话……要么成为邮差，要么……”他转头瞥了眼身后的胖子们，“变成……他们。”

一口气说完这段话后，觉哥又走到了纳尔逊面前，接着道：“而你，纳尔逊局长……你无疑就是戴夫心中‘权威和规则’的象征。大部分人的意识之中都存在着你这样一个形象……当我们惰怠时，你会鞭策我们，当我们受到诱惑时，你会警告我们。你就如同一名恪守规则的严师，要求我们守时、坚定、节俭、诚信……”他顿了一下，又道，“现在看来……印在那本工作手册上的全都是实话——‘幽灵邮差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和同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愿的’……很显然，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他直视纳尔逊的双眼，“和‘求生本能’不同，你的任务不是考虑我的安全，而是督促我奋进，让我变成……”

封不觉hold住了这半句话，侧移了几步，来到了幽灵邮差面前，“……这个样子。”

“我想……”这一刻，幽灵邮差，或者说……另一个戴夫……用一种欣然的眼神看着觉哥道，“……你很快就会变成我了。”

“是啊，你……”觉哥笑着点了点头，“你代表了‘勤奋’、‘高尚’、‘默默付出’、‘无怨无悔’等等等等……你是戴夫脑中最为憧憬的自我形象，也是我这次测试的目标。”他踱步念

道，“此前你所表现出的各种特质，也确实很好地诠释了这点……”他耸肩接道，“……人们理想中的自己，就是这样……无法看到、无法追上、无法挽留。即使近在咫尺，依然触不可及。”

这段话尚未说尽，封不觉已是不紧不慢地踱到了射手和杨的前方：“至于你们二位……”他歪着头，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后颈，“呵呵……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冒险精神’吧？”

“你也可以称之为意淫能力……”杨面无表情地接道。

射手接过话头道：“或者超越一般常识的自我认知及精神状态。”

“我说……二位……”封不觉瞪着死鱼眼，回道，“我已经特意把‘中二’这个词讲得委婉了一些，请你们俩不要自己往上凑行不行？”

“嘿，别忘了，我们就是你的一部分。”射手回道。

杨也道：“另外，你也应该注意到了……你的中二意识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冷酷型，一种是张扬型。”

“是‘戴夫’的中二意识有两……唉……算了算了……”封不觉本来还想纠正他们，但想想这也不关自己的事，于是，他摆了摆手，结束了和这两位镖果界大神的扯淡，来到了最后一“人”的面前。

“再来说说你吧……M先生。”封不觉看着那位微胖的黑人老伯，沉声说道，“你以戴夫小时候的邻居‘马文先生（Marvin）’的形象出现，却没有直接使用‘马文’这个名字。其原因就是……你想用‘MR.M’这个称谓来给我暗示。”他绕着对方边走边道，“见面后，你又列举了许多有关戴夫的事，并说出了‘从你能记事时起，我就认识你了’这样的台词。因此，你的身份呼之欲出——‘记忆（memory）’。”

“完全正确。”M先生赞许地应了一句。

“唯有你的身份，是我在‘第二次睁眼’前就已推测到

的。”封不觉没怎么在意对方的夸奖，继续讲道，“你的出现很关键……‘具象化的记忆’这个概念，让我茅塞顿开，立即做出了许多新的推论……”

觉哥说到这儿，忽地举起了手机：“这部手机的电话簿，和那间旅馆的登记簿上……有四个名字是一模一样的。起初，我以为这只是巧合，毕竟英文名的重复性比较高。但在见到你之后，我稍加思考，便明白了……”他用左手食指轻叩了两下自己的太阳穴，“整个奥塔库镇，都是戴夫‘意识投影’的产物。旅馆登记簿上的名字，全都是他认识的人。而手机电话簿里的号码，都是他能背得出来的、较为熟悉的号码。简而言之……镇上的一切，都是记忆碎片。”

话至此处，他忽然想到了什么，补充了一句：“哦，对了，伊诺克也算其中之一。”他笑了笑，“当然了，伊诺克应该不是戴夫的朋友，他只是一个戴夫来参加测试时刚刚结识的人而已。由于伊诺克的测试舱正好在戴夫隔壁，戴夫的大脑把这个较为新鲜的印象也投影了出来。”

啪啪啪啪……

觉哥的叙述结束时，那六人便开始鼓掌，而且个个儿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恭喜你。”

“很出色。”

“没让我失望。”

“干得不错。”

“挺厉害嘛，小子。”

“做得好。”

他们的赞扬声很是恳切，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感。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全都有缺陷吧……毕竟这六位都只是一个人的意识的一部分，他们全都不具备完整的人格。

“那么……”待掌声停止，封不觉再度转身，走向了长桌，“……接下来，该办正事儿了。”

十三个胖子的反应出奇得一致，他们全都开始瑟瑟发抖，手中的食物都掉了下来。

“敷衍、散漫、卑鄙、虚伪、外强中干、骄奢淫逸、好吃懒做、不思进取……”觉哥从长桌的一端走向另一端，口中冷冷念道，“连我自己都觉得惭愧，因为你们才是人类这种生物的主流意识……”他挠了挠头，做出一副无奈的表情，“如果把一个人的意识具象化成一个小镇，其中最多的居民，必然是你们，一群奥塔库（OTAKU）。”

“不可否认……只要条件允许，大多数人都更愿意坐享其成，而不是充当开拓者或奋斗者。”他举起一臂，朝自己侧后方示意了一下，“好在，人们的心中还有他们存在……”

说话间，封不觉已然走到了长桌的尽头：“好了，诸位，该上路了。”

他的这句话，像是不可违抗的指令。话音刚落，那十三个“肥版戴夫”便整齐地、快速地拿起了各自的餐刀，割开了自己的喉咙。

他们死亡的姿势都是一样的，全都是脸朝下，栽在了桌面上……

鲜红的血液，染红了洁白的桌布，并迅速流淌、滴落到了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

“哼……”封不觉望着一桌的死尸，只是冷笑一声。

接着，他又回头看了眼大厅的另一边，却发现站在远处那六名NPC都已消失了。

等了十秒后，封不觉忽又开口说道：“这样还不算破解世界观吗？”

此时，这大厅里只剩下他一个活人了，但他的语气……却不像是在自言自语……

第723章 戴夫的世界（完）

说完这句话后，封不觉又等了十秒，似乎是在等别人回应他。

但回应他的……只有沉默。

“呵……”见状，觉哥干笑一声，快步走到桌边，敲了敲桌面，“喂喂……装死装够了没有？你准备在桌上趴多久？”

“嘿嘿嘿……”下一秒，一阵猥琐的笑声响起，“被你发现了啊……”

伴随着笑声，那十三具尸体的中的一具……竟忽然动了起来。

两秒后，那个“死胖子”便直起身子坐正，抬手把自己的“头”给扯掉了。

当然了，他扯掉的不是自己真正的头部，而是一个全覆式的头套。

“你这技术……可以去参加Face Off（《特效化妆师大对决》）了吧？”封不觉看着满脸是血的伍迪念道。

“嘿嘿嘿……如果那个节目组允许我把一个接近四百磅的成年人从内部掏空，变成一件‘外套’的话……我会考虑的。”伍迪猥笑着道出了一句可怕的台词。

“要不要我等你几分钟……待你脱了这件‘外套’……”封不觉举起双手，打了个引号的手势，“……咱们再聊。”

“不必，我这样挺好。”伍迪回道，“还挺温暖呢。”

“好吧……”封不觉也不想就这个话题跟他继续扯下去，“那你倒是说说，我为什么还没破解世界观？”

“嘿嘿嘿……当然是因为……还有几个关键性的细节你没

有陈述。”伍迪回道，“总之，你先把指令代码的规律讲出来吧，让系统听一听。”

“不就是13的次方么……”觉哥虚着眼接道，“线索藏在他们的地址中……街号代表次方数，门牌号代表尾数。【第一大街三号】，即13的一次方——13，去掉尾数3后，得到指令代码1；【第二大街九号】，便是13的二次方——169，去掉尾数9，得到指令代码16；以此类推，即可得到所有的指令代码。”他歪头朝伍迪瞥了一眼，“而在全部的十三个收信人中，还有一个异常者……他的地址明显有问题。其他人的门牌号都是1、3、7、9这四个，只有他……住在十号。但他的指令代码却依然符合上述的规律……”

“嘿嘿嘿……你猜得没错，本大爷早已干掉了第四个收信人，并改变了其收信地址。”伍迪笑道。

“你是在给我制造难度么？”封不觉道。

“是的。”伍迪若无其事地承认了，“我觉得这个谜题的规律太简单了，故而制造一个非正常的尾数来扰乱你的思路。”

“那我真得恭喜你……成功了……”觉哥一脸不快地念道。

“嘿嘿嘿……你的表现不差。”伍迪道，“在搜索到了半数的指令代码后，便破解了规律。”

“你这算不算……没有困难，制造点困难出来……然后夸我两句。”封不觉嘴角抽动着接道。

“算。”伍迪居然又承认了，“顺带一提……我选第四个人是有原因的……”

“因为任务叫‘最后的晚餐’？”还未等对方说完，觉哥便接道。

“嘿嘿嘿……这个你也看穿了吗？”伍迪的脸上笑意更浓了。他的笑容本来就很猥琐，这会儿又满脸是血，看上去活像个变态杀人狂。

“也不是很难想到吧……”封不觉回道，“先前听你提过‘犹

大的金币袋’什么的，感觉你和他挺熟（在达芬奇所画的《最后的晚餐》上，犹大坐在左起第四位……），所以……”

“呵……很好，思路很快，几乎和古尘不相上下。”伍迪笑道。

“等等……你还认识九科的科长？”封不觉一听“古尘”二字便高声接道。

“说来话长……”伍迪回道，“这些事以后有机会再聊吧……”说话间，他竟一脸淡定地拿起了桌上沾血的食物，开始食用，“系统提示还没来呢，快，再说点儿什么。”

“嗯……那就只剩‘测试’那方面的内容没说了。”封不觉摸着下巴念道。

“你‘第二次睁眼’的时候，不是有个工作人员给你加了记忆解锁溶液了吗？”伍迪一边嚼着嘴里翔一般的物质，一边说道，“把设定念一下就行了。”

“哦……原来就差那个啊……”封不觉用轻松的语气接道，“大概就是……在这个宇宙的2122年，地球人口已严重超过了这个星球所能承担的极限。面对这种局面，各国政府在推行计划生育的同时，还启动了一项‘人口生存权’法案。只要是年满十六岁的人，直到退休前，每年都必须去参加一次‘生存权测试’。而测试内容就是……在暂时失去远期记忆的前提下，进入自己的意识投影世界，得到自身‘优秀意识集合体（以戴夫的情况来说，就是幽灵邮差）’的认可。

假如测试失败呢，就会被认定为‘有浪费社会资源倾向的人’。这些人……要么就缴纳高额的‘人口负担税’，等待明年的测试，要么就会被剥夺‘生存权’，拉出去毙了……”

说到这儿，封不觉换了口气：“对了，我也顺带一提……剧本一开始时，戴夫身上带着的3张2美元、4张5美元、3张20美元纸币，加上7枚25美分的硬币，正好是8775美分。此刻想来……这无疑也是一种关于‘意识投射’的暗示。”

【世界观已破解，玩家：疯不觉，获得2000点技巧值奖励】

【隐藏任务已完成】

终于，在觉哥交代完了这一大段后，系统提示来了。

“总算是搞定了吗……”觉哥念道，“诶？等等……”半秒后，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主线任务怎么还没完成？”

“嘿嘿嘿……因为我已经把主线任务给改了。”伍迪即刻回道。

“哈？”封不觉闻言，赶紧看了眼任务栏。

但见，原先的那条主线【获得幽灵邮差的认可，成为奥塔库镇的新邮差。】不知何时已变成了……【获得伍迪的认可，离开剧本。】

“嘿嘿嘿……”伍迪用沾满血的餐巾，擦了擦自己沾满血的嘴，笑着接道，“别慌……我只是跟你聊一些事情，来……坐下慢慢说。”

第724章 说来就来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1200000，游戏币：100000】

【获得物品/装备：无】

【完成/接受任务：1】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4，破解世界观：生存权测试】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2681】

【技巧值加成经验：26810，游戏币：100000】

【剧本通关奖励：拼图牌*2。】

【支线任务奖励：被封印者的右足。】

【隐藏任务奖励：被封印者的左足，被封印者的右腕，被封印者的左腕。】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结束了与伍迪的交流后，封不觉便回到了登陆空间。

同时，剧本通关后的奖励也在屏幕上被一一列出。

“这家伙告诉我‘这些事’……肯定是有什么阴谋吧……”觉哥一边浏览屏幕上的内容，一边喃喃念道。

很显然，在封不觉离开剧本前，伍迪给了他一些情报，而且是颇为重要的情报……

“嗯……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觉哥盯着结算画面看了五秒左右，便转身走向了储藏室，口中还在自言自语着，“既然我已经知道了，就得早做准备啊……”

说话之间，他已穿过了电梯门，并快步走到了领取奖励的那根玻璃柱前。

【请选择您的额外奖励：一、随机抽取一件与等级相应的装备，二、50000点游戏币，三、19200000点经验值】

熟悉的系统提示再度响起，封不觉不假思索地领了经验值。他本就是上线冲级来的，而且在他传送回来之前，伍迪还特地提醒了他要领取经验。因此……觉哥也就照办了。

【您已经升到了49级，体能值上限增加，当前为4900/4900】

领完了这当前等级上限的40%经验，觉哥堪堪升到了49级，距离满级……仅剩一级之遥。

考虑到V1.10版本的惊悚乐园取消了等级排行榜，“通过排名推测经验获取速度”这种事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觉哥可以肆无忌惮地领经验升级，速度快的话……明天凌晨，他就能把最后那级给升了。

当然了，他也没有着急到那个地步。毕竟伍迪给了他“三天”的时间，那可是整整七十二小时；从今天早上八点算起，要到八月七日早晨八点左右才截止。哪怕他在这三天里……每天只通关一个剧本，照样能靠着“额外奖励”妥妥儿地升级。

“OK……再来看看别的……”经验到手后，封不觉便朝着另外几根玻璃柱去了。

首先，他领了拼图牌，这回……他抽到的牌是【拼图牌-剑】和【拼图牌-毛衣】，这两张显然与他计划中的十二星座组合无关，所以他暂时将其收了起来。

接着，他就一口气把支线任务和隐藏任务的奖励全给领了。单从名称来看，这些物品好像是某个人（也可能是别的

生物）的四肢。但实际上，这只是四张卡片而已。

这些卡的基本造型是一致的……正面是金黄的底色，周围镶着黑边；背面则是一个咖啡色的旋涡状图案，镶着黄边。

“这是闹哪样……”封不觉把那四张卡从玻璃柱中取出来，拿在手中念道，“这不就是很普通的游戏王（集换式卡牌游戏）的卡片么……”吐槽之余，他的视线已移到了其中的一张卡片上。

其实，这卡和游戏王的决斗怪兽卡还是有区别的，因为这卡上只有图案，而没有种族、星级和攻防数值，也没有注解……

第一张卡片上的图案是一只金色的、如同铠甲般的右足，其脚踝上，还栓了一条金色的脚链。

【名称：被封印者的右足】

【类型：其他】

【品质：普通】

【特效：未知（拾取后绑定）】

【备注：封印解开后将得到无限的力量】

第二张卡上印的是“左足”，其物品说明与第一张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有名称；而那“被封印者的右腕，被封印者的左腕”亦是如此。

“嗯……又拿到了奇怪的玩意儿……”封不觉看完说明，便把卡片收入了行囊，沉吟道，“而且……比先前的‘风林火山阴雷’系列还要坑爹……”

他会这么说，是因为他对这个“被封印者”系列还是比较了解的，他知道……想要“解开封印”，还需要一张卡——【被封印的艾克佐迪亚】，可他的奖励却偏偏五缺一……这就好比是你玩梭哈的时候拿到了10、J、Q、K，但独缺一张ACE，等

于零……

“总感觉……自从我升级了行囊后，老是拿到类似的物品……”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已走出了储藏室，回到了电梯中，“这该不会是系统迫使玩家进一步升级行囊的手段吧……”

他并不是个阴谋论者，他只是根据以前玩其他网游的经验……做出了一个合理的推测。

2055年的游戏光脑可以完成很多复杂的运算和应变，觉哥所说的那种情况要实现起来也并不难。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游戏运营商早就这么干了……在某些储物空间本就比较吃紧的“免费网游”中，当玩家的背包、仓库空栏不多时，他们打怪时的掉宝率就会发生变化……玩家越是没地方放东西的时候，怪物爆出的东西就越是多元化。请注意，是“多元化”，不是“加爆率”，虽然掉出的东西种类变多了，但依然是同级别的垃圾……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玩家因储物空间不足而膈应，然后一怒之下去充值。

“嗯……下次遇到伍迪或者高位的衍生者时我得找机会问问……”封不觉思索之际，已然切换了登陆空间的出口设置，转到了商城选项。

“【拼图牌-毛衣】可以先留一留，只要我把‘黄道十二宫系列’凑出来，储藏室基本就空了，搁那儿就行。至于这张【拼图牌-剑】……显然是一张比较百搭的好牌，用它做交易……我可以开开条件。”觉哥一出电梯，就直奔拼图牌交易所而去，“一换二吧……”还没走到门口，他就已经考虑好了，“换一张任意卡，加一张指定卡，指定卡的内容只要和‘处女座’相关即可……”

……

离开交易所后，封不觉又回储藏室稍微整理了一下东西，接着，他便登出了游戏。

他估计……到自己下一次上线时，那张卡很可能就已经

被人换掉了。

“呼……”从游戏舱中起身的封不觉长吁一口气，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到底是豪华版啊……这腰也不酸了、背也不痛了，感觉比躺在床上还舒服。”

“那你接上进食管和导尿管，在里面躺一辈子好了。”沙发上的阿萨斯见觉哥起身，顺势吐了个槽。

封不觉冷笑一声：“哼……你要嚣张也只有趁现在了，等本大爷练成了遁甲天书……”

“你就把我打回原形，然后肆意蹂躏我？”阿萨斯打断了他，并回以冷笑，“呵……古尘给你的资料你没好好儿看吗喵？知道一般的狩鬼者要战胜我这个级别的恶魔，至少要修炼到什么境界吗喵？”

“我看了啊。”封不觉回道，“老古他还特意在资料中注明了……他以一种‘马马虎虎’的态度修炼了五年，就达到了那个境界。”觉哥很嚣张地接道，“那像我这资质、这勤奋、这长相……五个月差不多了吧。”

“撇开你那基本毫无根据、且散发着无耻气息的自信不谈……”阿萨斯虚着她的猫眼接道，“修行和‘长相’有关系吗喵？”她顿了一下，“还有……那个古尘也有病吧？他干嘛要做那种无聊的注释……”

“其实……他几乎在所有的资料后面都加了这样的注释，而且都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做讲解实例。说是……给我参考一下……”封不觉耸肩说道，“另外，他还在资料最后留了一段话，大概的意思是……‘你的修炼进度要是比我快，那肯定是因为我没认真，要是比我慢，那就是因为你蠢’。”

“喂喂……”阿萨斯的猫嘴角，居然也抽动了起来，“莫非……你这半个月来的努力，全是由于这段嘲讽吗……”

“怎么～可能～”封不觉歪着头回道，“我像是那么幼稚的人吗？”

“当然很像。”忽然，另一个人的说话声自客厅中响起。

“我说……”封不觉瞬间就听出了那是谁，他表情陡变，缓缓转头，“你就不能先敲个门再进来吗……”

“抱歉。”黎若雨回话时，顺手将肩上的旅行包扔到了沙发上，并放下了手中的行李箱，“我是从厨房的窗户进来的。”

“这儿可是十三楼啊……女侠。”不知为何……觉哥的额头已然渗出了冷汗，“话说……你带那么多行李干嘛？”

“搬进来住。”若雨的回答言简意赅。

“‘哦吼吼～和若雨粉红色的暧昧生活啊～’”此时，沙发上的阿萨斯忽然插嘴，用猥琐的语气笑着念了一句。下一秒，她又恢复了平时那慵懒中带有一丝暴躁的神态接道，“这是刚才封不觉脑海中所闪过的念头。”

话音落地，这二人一“猫”，便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三秒后……

“嗯……你也看到了……”封不觉一本正经地开始了胡说八道，“她是个性别和种族都已发生扭曲的变态，在生理状态异常的同时，其精神状态也极度不稳定。这可能和小时候受到父母的虐待有关，也可能是长期在工作中积累的压力所致，具体原因我还在研究中……所以她说的话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哦。”若雨面无表情地看着觉哥应了一声，随即便转头看向阿萨斯道，“我住进来，你没什么意见吧？”

“喂！屋主在这儿呢！”封不觉吼道。

但另外两位都没理他，只是自顾自地对话。

“你随意吧喵～”阿萨斯也看着若雨，回道，“只要不影响我的工作就行。”

“好的。”若雨道，“那就打搅了。”

“自说自话就决定了啊！”封不觉都惊了。

“那么……”若雨和阿萨斯打完招呼，就朝卧室的方向瞥了一眼，“今晚开始，我就睡那间了……”

“呃……这进展略快了吧……”封不觉斜视着若雨念道。

“卧室以外的地方你随便睡，随意点。”没想到，人家还有后半句话。

“随意点是闹哪样……”封不觉头上青筋都爆出来了，“这是我家吧？就算是租的也是我家吧喂！”

“哦，对了……我的游戏舱大概会在明天上午运到。本来我想让搬运公司今天送来的，但由于那种超大型电子仪器要拆分之后才能运，今天是来不及了。”若雨说道，“我明天早上要去画廊忙点事情，你在家张罗一下吧，有事打我电话。”

“你这女主人一般的口吻……我行我素的态度……”封不觉瞪着死鱼眼，吐槽之力全开，“……是准备强行跟我试婚吗？你就不觉这当中跳过了什么重要的步骤吗？要不然你再等几天，我酝酿个几千字的情书传真给你，我们从……”

“你想多了。”若雨用她一贯的冰冷语气打断了觉哥，“我搬过来，主要是为了监督和保护你。”

“哈？”封不觉愣了一下，“那个……若雨啊，我知道你也有灵能力，但‘监督和保护’的工作……”他指了指阿萨斯，“她已经在做了啊，你就不必……”

“我们的立场稍有区别。”若雨接道，“不可一概而论。”

听到“立场”二字，封不觉神情微变：“若雨……难道你也是……”

“有什么话等吃饭时再说吧。”若雨没有让觉哥说下去，“我去房间里放一下行李，你先做饭吧。”

“等等……”封不觉见若雨扭头就奔卧室去了，赶紧迈步上前，“……我来帮你！”

这一瞬，一道冰冷的目光投来，杀气凌然，且暗蕴灵

力。

“做饭去。”

“遵命。”

……

一小时后，若雨拎着一个大背包和一个被撑得硕大的垃圾袋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而封不觉做的那顿晚饭也差不多好了，就等摆碗筷了。

“这包，是你平时会经常用到的，我都帮你理出来了，省得你老是往我房间里跑。”若雨走到客厅当中，放下了右手上的背包，并提高了声音对厨房那儿的觉哥说道。

“毫无违和感地说出了‘我房间’这种话呢……”封不觉虚着眼，低声念道，“一小时前分明还是我的房间来着……”

数秒后，若雨又拖着那个垃圾袋，走向了门口：“这包……你现在就下楼去扔了，我永远不想再看见里面的东西。”

“我能打开检查一下吗……万一有什么我想留下的……”

“我数三声……”

“行~行~扔了扔了……我换双鞋就去……”

……

傍晚，六点二十分，觉哥和若雨已坐在了餐桌旁。

桌上摆着三菜一汤，皆是家常菜。

“真不错。”若雨的吃相很好，她只会在嘴里没食物的状态下才开口说话，“比我爸做的好多了。”

“过奖了……”封不觉随口应了一句，他就没那么讲究了，说话的同时还在往嘴里塞东西呢。

“嗯……既然说起了令尊……”微顿半秒后，觉哥就借坡下驴，顺势接道，“你搬到我这儿来住……你父母没意见的吗？”

“一开始我跟他们提起这事儿的时候，他们是有点意见……”若雨回道。

“对嘛……我就说嘛……”封不觉拉长了声调接道。

“他们觉得我们还是先领证再住一起比较好。”若雨的后半句话总是有那么一两秒的延迟。

“噗——”封不觉当时就把嘴里没嚼干净的饭喷了出来，“啊咳……咳……”他咳出了呛进气管的米粒儿，艰难地说道，“真不知道该说他们太开明还是太保守……”

“后来，我跟他们解释了一下我搬过来的原因和目的。”若雨倒是神色淡定，接着说道，“他们就明白了，并表示……对你很放心。”

“咳……放心是什么意思？”封不觉的呼吸渐渐恢复了平稳。

“大概有两重含义。”若雨回道，“其一，他们认为你这人不错，信得过你。其二，反正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呃……”觉哥张口后，才发现自己竟无言以对。

“那么……现在来说说你先前想问我的问题吧。”若雨将话题引向了正轨，“你放心，我不是九科的人，也不属于任何政府机构。”言至此处，她话锋一转，“不过……我确是和九科有些关联。”

“嗯……”封不觉沉声接道，“……你也是他们的监视目标之一？”

“不。”若雨否定了他的推测，并用很平静的语气说道，“简单地说……古尘，是我外公的姐夫。”

第725章 猫都看不下去了

八月四日，对封不觉来说，这是非常纠结的一天。

不知是巧合还是算计，他得到了一台免费的豪华游戏舱，却失去了自己的房间……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他和一位大美女住在了同一屋檐下，但他却不是人家的对手……

当天晚上，他坐在电脑前，打开文档，敲下的第一行字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你在卧室，我在客厅。”

敲完以后，他还颇为得意地将这句话保存了下来，估计是准备以后写到小说里去。

“我要洗个澡。”九点半时，若雨从卧室里走了出来，跟坐在客厅里的觉哥打了声招呼。

“哦。”封不觉随口应了一声，其目光从电脑屏幕上移开了两秒，看了若雨一眼。

此时，若雨已换上了一件很宽松的短袖T恤，下身则是一条纯棉的短裤，脚上也已经换上了拖鞋。看这打扮……还真是把这儿当家了一样，非常随意。

“我带了一些洗漱用品过来。”若雨抱着个装满东西的脸盆走向了浴室，边走边道，“除了毛巾、牙刷和浴袍之外……其他的你想用就用吧。”

“洗发水和肥皂我自己有。”封不觉的视线很快又回到了屏幕上，“不需要。”

“我知道。”若雨回头道，“我就是看你用的那些太差了，才提出这个建议的。”说罢，她便进了浴室、关上门，并从里面把门给闩上了。

“切……”封不觉歪了下头，低声念道，“洗着干净舒适就行，那么讲究干嘛……”

“女人的身体是需要细致地保养和呵护的喵～”沙发上的阿萨斯这时又插了个嘴，“咱们哪儿能跟你一样……常年用那种劣等货喵～”

“哦……这就是你前一阵子盗用我的市民ID，在网上订购顶尖品牌的护毛素的理由是吧？”封不觉转头瞪着阿萨斯道。

“我没让你送我去做美甲已经是客气的了喵。”阿萨斯泰然自若地回应着。

“你知道吗……你那瓶东西的价格，够我买一年份的洗发水和肥皂了。”觉哥接道，“要不是怕得皮肤病，我都想用点儿试试……”

“不是我买的东西太好，是你自己用的太差……”阿萨斯说到这儿时，语气微变，欲言又止。

两秒后，她叹了口气：“唉……不说了，你这人就这样儿。有些事……或许你永远都不会意识到，就算再聪明也没用。”

“哈？”封不觉愣了一秒，“什么意思？什么事啊？”

“没什么，我随口说说的喵……”阿萨斯说着，便把头转向了别处，“我要再睡会儿，别来烦我喵。”

封不觉盯着那猫看了几秒，随即耸耸肩，念叨了一句：“莫名其妙……”然后，他就重新将注意力放到了电脑上。

其实，阿萨斯刚才想对觉哥说的是——“你这人平日里太苛待自己了，但是对待身边的朋友，反倒是很厚道。”

然……她终究没把这话说出口。

她的任务只是监视和保护这个人类而已，如果她和对方建立起类似友谊甚至亲情这样的羁绊，对任务的执行是极为不利的。所以……这些话，不该由她来讲。

……

二十分钟后，若雨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她的头上包着毛巾，身上穿着浴袍，一出门就望着觉哥道：“不觉，你一会儿要登录游戏吗？”

“登啊。”封不觉头也不抬地应道：“反正我得在游戏舱里过夜（通常来讲，觉哥前半夜玩游戏，后半夜离舱上个厕所，然后回床上睡觉），不登白不登啊。”

“哦，好。那你帮我给絮怀殇带个话，就说我今天有事不能和她一起排本了。”若雨说罢，便转身朝卧室去了。

“诶？”封不觉转头看向若雨道，“你们俩什么时候混一块儿去的啊？”

“离开沙盒后，我们互加了好友。”若雨回道，“你AFK（away from keyboard，直译为‘离开键盘’，一般理解为‘暂时离开游戏’的意思）的这半月里，我们一起玩了几个剧本，感觉还挺合得来的。”

“呃……那你又为什么要我带话？”封不觉又问道，他的神色看上去竟有几分紧张，“我跟她可合不来……”

“因为你和她也互加了好友啊。”若雨道，“而且，你就在我面前，我有必要特地再去联系别人吗？”

“哦……原来如此。”封不觉好似松了口气，“我知道了，你要我几点带话过去？”

“不急。”若雨接道，“她得先完成了工作室的指标才能自由活动，所以我们约在了凌晨两点见面。”她顿了一下，“你只要在两点前登录……方便的话就和她通讯一下，不方便的话给她发个邮件也行。她已经在登录空间里设置了‘好友邮件提醒（V1.10版本的社交系统新功能）’，肯定能收到消息。”

“明白了。”封不觉回道，“我最多再过一小时就睡了，午夜就上线。”

“那么……”若雨的语速忽然慢了下来道，“我回房间去了……”

“嗯，你也早点休息，明天上午还有事呢。”封不觉回道。

“晚安……”

“晚安。”

数秒后，卧室的门关上了。

客厅中恢复了宁静，只有电脑主机箱的风扇声，还在发出轻微的呼呼声。

“上帝……”阿萨斯甩了甩尾巴，打破了短暂的沉默，“我在一旁看着……都替你们着急……”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封不觉虚着眼接道。

阿萨斯无视觉哥的狡辩，接道：“既然你们俩都他喵的想和对方在一起多待一会儿，为什么还要各走各的？”

“感觉暂时没什么好说的了……难道面对面坐着大眼瞪小眼吗？”封不觉问道。

“不行吗？”阿萨斯反问道，“有谁规定，你们两个不可以坐在一起大眼瞪小眼的？”

“你不觉得这样有点儿傻么……”觉哥毫无底气地应道。

“哼……傻？”阿萨斯怅然接道，“你是个‘人’，封不觉，你生来就是‘傻’的……这世间不傻的家伙……只有那么几个，而他们……才是最可怜的……”

第726章 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

午夜，封不觉以睡眠模式登陆了游戏。

进入登陆空间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社交栏，找到了【絮怀殇】这个昵称。

“很好……”看到对方的状态是“游戏中”，他十分高兴，这就省去了通讯的麻烦。

接着，觉哥便通过好友名单中的快捷选项进入了邮箱界面，用十分利落的语句给絮怀殇发了封邮件，替若雨打了声招呼。

做完这些后，他又顺便翻了翻自己的邮箱。

正巧，拼图牌交易所的提示邮件来了。封不觉光看标题就知道……那张【拼图牌-剑】已经被人换走。

五分钟后，他已到交易所中跑了一趟，并返回了储藏室。

“呵呵呵……终于……”封不觉拿着手中的【拼图牌-萝莉】，兴奋地笑道，“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到了……”

他的表情、措辞，结合其手中的物品，着实让人有吐槽的欲望……

“十二张的组合……”觉哥一边取出箱子里的卡片，一边念道，“拿到传说级装备的概率也很高了吧……”

熟悉本书剧情的观众朋友们都该明白，像这种自立FLAG的行为，多半都是要悲剧的，但觉哥就是喜欢这样……

他先把换到的另一张卡【拼图牌-眼泪】放进了储藏箱，然后从里面取出了积攒多时的十一张卡片。

当十二张拼图牌尽数在手之时，他唤出了菜单，选择

了“组合”。

【检索到一种可能的组合序列】

一句令人振奋的系统语音传入了封不觉的耳中，合成列表也即刻浮现在其眼前——

套牌名称：【黄道十二宫】，消耗【拼图牌-羊*2】，【拼图牌-牛】，【拼图牌-双胞胎】，【拼图牌-螃蟹】，【拼图牌-狮子】，【拼图牌-萝莉】，【拼图牌-天秤】，【拼图牌-蝎子】，【拼图牌-弓箭】，【拼图牌-瓶子】，【拼图牌-鱼】，可构成组合。

【您选择生成的套牌组合为：黄道十二宫，请确认该操作。】两秒后，又一句提示响起。

封不觉当然选择了确认，于是，那十二张卡片在顷刻间化作白光，在他手中重组成了一张卡。

这张套牌的图案十分精致，以宇宙星辰为背景，星光日轮为轮廓，将十二星座的形象以环形位列其上。

【套牌已生成，请问是否将其兑换为装备？】

虽然系统语音很快又来了，但这次，觉哥没有立即选“是”。毕竟也是积攒多时才入手的东西，感情上来说，和那种随便合出来的套牌很不一样。所以，他颇为得意地端详了那套牌一分钟，方才依依不舍地选择了兑换。

随着那张套牌化光散去，一道白光在储藏室另一侧骤然出现，随后就变成了一根玻璃柱。

封不觉转身走了过去，稍等数秒，取出了柱中的装备。

【名称：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

【类型：武器】

【品质：传说】

【攻击力：中等】

【属性：无】

【特效一：进化之力（将一名玩家的基本体术及其体能值上限翻倍，并使其体能恢复速度变为1000/秒，持续时间三分钟，冷却时间三十分钟）】

【特效二：唤灵之力（将一名玩家的召唤生物能力及其灵力值上限翻倍，并使其灵力恢复速度变为100/秒，持续时间三分钟，冷却时间三十分钟）】

【特效三：不朽之力（使一名玩家获得在剧本中复活一次的能力，每个剧本限用一次）】

【装备条件：医疗专精A，装备后绑定】

【备注：拥有进化、灵性和不朽之力的神杖，象征着医疗之神的崇高意志。】

“还真是传说级呢……”封不觉的表情马上就冷了下来，“可是……”他高呼起来，“我用不了啊！”他抓着那根金黄色的，缠绕着金色蛇雕的长杖手舞足蹈，好似是想把这玩意儿给折了，“你这是千呼万唤屎出来啊！我攒几个月的卡容易么！”

也不知他这是在跟谁置气，反正……几分钟后，他自己就冷静下来了。

“唉……算了……”觉哥念道，“扔到社团仓库里去吧，安大小姐的医疗专精估计离A级也不远了，只要拿上这玩意儿……她直接能跻身一线玩家行列了吧……”

他这倒是实话，随便谁……只要能装备上这根法杖，那他/她在玩家综合实力榜上的排名绝对会飙升。

别的不说，就冲这根法杖的第三个效果……整个《惊悚乐园》，所有的社团，不管有没有工作室背景的，都会抢着跟你做朋友……

看到这儿，肯定会有人说……既然这是装备后绑定的物品，觉哥为什么不把这玩意儿给卖了呢？

诚然，这是个好主意。

平心而论，像【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这样的装备，如果封不觉真要拿去卖，那他也不用去游戏里的拍卖行卖了……他直接到虚拟物品的交易网站上去，挂个十万八万的（RMB），妥妥儿地卖得出去。

这个念头，觉哥自然不是没有动过……但他没有这么做。

如今的封不觉，已不是四个月之前那个想着“打游戏治病顺便捞点外快”的休闲玩家了。

无论从他所掌握的知识，还是从他本身的能力而言，他都已脱离了“普通人”这个范畴……他参与游戏的动机，也早已变得不同。

眼下，比起现实中的钱来，他觉得提升游戏中的团队实力更加重要。

……

将【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放进社团的公用仓库，并给花间发了一封邮件后，封不觉便干脆留在登陆空间中，看起了论坛。

因为小叹、小灵、花间全都还没上线，所以他决定先等他们一段时间。他也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补一下自己半个月来没登陆游戏的缺失。

“网瘾青年惨死街头，肇事车主无罪释放。”觉哥刚开论坛，就看到这样一个帖子被顶在了首页的最上面；旁边还标有“火爆”的字样。

他把标题念了一遍后，便点进了那个帖子……

“近日，XX市最高法院对网上热议的‘宾利车碾毙网瘾青年’一案做出终审判决，宣告车主无罪释放。辩方律师提出‘网名为【中二锤】的青年李某某，因常年沉迷网络，染上网瘾，导致精神恍惚，故而因判定为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之

人，让这样的人在街上行走，是监护者的失职’。对于控方律师提出的‘宾利车主贿赂警员，销毁现场证据，伪造酒精检测证明’等论点，法院尽数因举证不足予以驳回……”

封不觉把那帖子看完后，叹了口气：“啊……又是这种让人闹心的社会新闻吗……也难怪会变成热帖。”

对于类似的报导，觉哥早已见怪不怪了，这年头的媒体也乐于去炒作一些负能量的东西，越是这种能激发网民们阶级斗争情绪的新闻，越是能抢得眼球。

反正……最后能平息一切的还是时间。最多过个十天半拉月，如今这些群情激昂的回帖人，还是该干嘛干嘛……

“哦？已经有人满级了吗？”觉哥继续浏览，很快又看到了一个标题为——【又一个最速满级记录！秩序——再次证明了，他们才是真正的王者】的帖子。

甭管秩序是不是所谓的“王者”，但他们请的水军实在是智商捉急。这种标题，简直就是在对全世界大喊：“我刚才发帖拿了五毛钱！”

封不觉点进这个帖子，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原来，在他AFK的那半个月里，【吞天鬼骁】已经练到了50级。在其满级的刹那，整个惊悚乐园的玩家，都得到了系统提示。

这小子……自从在巅峰争霸中被鲁特给虐了以后，可谓痛定思痛，收敛了自己先前的随性态度，认认真真地玩了一个多月。

今时今日，就算是“诸神”那位心高气傲的【湿婆】也不得不承认……论战力，鬼骁就是惊悚乐园第一人。而且，这种局面，很可能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改变。

当然了，有服气的人，就有不服气的人……尸刀的人显然就不太服气。

或许说出来没人信……在“冲级”这个领域，秩序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诸神，也不是刀锋、江湖这些实力卓然的社团，

而是尸刀……

原因很简单，尸刀的人马都用了药……

前文就提到过，他们用的药品，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惊吓值的。虽然不可能像觉哥那样完全没有恐惧，但比起没用过药的玩家，那可强多了……

尸刀的管理层也很清楚，论顶尖玩家的实力，他们肯定不是其他工作室的对手。在【尸刀为王】出走后，这种差距就更大了。

所以，他们想出的策略就是……凭着自己在惊吓值评定上的优势，让所有一线玩家不断刷单人普通本，以此冲击“全服首个满级”的记录。

可没想到……到了最后，他们依然没能追上鬼骁的步伐，功败垂成。

这样的结局，他们怎能不恼羞成怒。

于是，在鬼骁满级的当天，一场游戏之外的战争，便已悄然打响……

第727章 I WANNA BE A BELT

要论工作室的整体实力，秩序肯定比尸刀强得多，但要说耍手段什么的，尸刀可是驾轻就熟。

在吞天鬼骁完成全服满级第一人的壮举之后，尸刀那边只花了半天时间就已经想好了对策。他们麾下的“水军（网络水军即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网络人员）”在得到了行动方针后倾巢出动，立即对秩序和鬼骁本人展开了各种含沙射影、无中生有的恶意言论攻击……

一时间，各种毫无根据、乃至莫名其妙的小道消息在所有与惊悚乐园相关的论坛上流传开……引出了各种各样的回复。

质疑、猜测、挑衅、无端抹黑……正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网络是个很好的窗口，能让我们看到人间百态，也能让我们看清很多人的智商、素质、人品、性格……

当然了……网络水军这玩意儿，也只能在一段时间内蒙蔽一小部分人而已。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水军背后的主使是谁……只要具备一定智商和意识的人，都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两天不到，那些尸刀派出的网络水军就已经被人喷得没影儿了，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法儿在自己的帖子里进行回复了……再怎么诡辩，也是自取其辱。

这场游戏外的战斗，可谓是速战速决。尸刀这败犬的最后一击，甚至都没能伤到秩序的皮骨，反倒是自己碰了一鼻子灰。

“啊……这半个月里发生了好多事的样子呢……”封不觉看完那个帖子后吐槽道，“如果说尸刀的水军是贱萌，那秩序的

水军就是蠢萌了吧……”

接着，他又翻了数百页的论坛记录，几乎把先前那十几天的所有帖子（标题）都扫了一遍。并浏览了部分热门、以及自己感兴趣的帖子。

像“论拼图牌的正确使用方法”、“如何在一个月内练到40级”、“土豪射击狗们都醒醒吧”、“各位童鞋！请不要低估成长型装备和技能！”等等观点犀利的帖子……都成了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的热帖。

很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玩家们对《惊悚乐园》的理解也已日趋成熟。现如今，无论是角色属性、装备、技能、专精、灵能武器、乃至魂意……都已有人在进行讨论，而且其中很多的观点，都是颇为正确和高明的。

“聪明人还是挺多的啊……”封不觉在论坛逛了两个多小时，忽然觉得自己都有些落伍了，“有些奇葩的论点就连我都没考虑过呢……嗯……我以后还真得多来论坛看看才是。”

……

两小时后（现实世界也就过了12分钟而已），地狱前线成员们依然都未上线。

于是，觉哥又来到了惊吓盒子之中，开始浏览那些“成长型”的装备和技能。

先前，若雨的【封圣】和【明玉功】就已经给了封不觉一定的启发。而今天，在看过论坛里的某个帖子之后，他便立刻下定决心，要去买一件厉害的成长型物品了。

那个帖子的发帖人ID是【血蔷薇】，她以自己为例，详细阐述了成长型装备带来的后期优势，可谓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说起来……她似乎还是“红樱”的职业玩家，也就是絮怀殇的同事。在进驻惊悚乐园之前，她只是一名二线的蓝领玩家而已。但近期，随着等级的提升，她的实力已然跻身一线行

列，而她靠的……正是那些成长型物品的帮助。

“啊……最近这儿的东西已经多到看不完了呢……”封不觉来到惊吓盒子之中，打开了那个熟悉的界面，但等待他的……却是上万页的庞大数据。

这些……还仅仅是技能而已，装备和道具加起来可能有几万页，而且这些数据还是实时更新的，时刻都在变化中。

“没办法了……筛选吧。”觉哥犹豫了几秒，还是决定使用系统自带的筛选功能。

他把自己不能使用的、以及价格过低的东西全部都给筛掉了，只看“一万技巧值以上”的商品。

就这么过了半小时，他锁定了一件物品——

【名称：I WANNA BE A BELT】

【类型：防具】

【品质：精良】

【防御力：较弱】

【属性：无】

【特效：每次受到攻击时，该装备都会提升一丁点儿的防御力】

【装备条件：腰围32码以下（拾取后绑定）】

【备注：每一次死亡，都意味着一次新的开始，每一次开始，都意味着一次新的死亡。当你的血挥洒在了所过之处的每一个角落，痛苦，就会如呼吸般自然。】

意义不明的名称，意义不明的装备条件，意义不明的备注……就是这样一件意义不明的装备，还有着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价格——12000点技巧值。

封不觉当前的技巧值总共只有12134点，如果买了这个，那他的技巧值就只剩一点零头了。

然而，觉哥却毅然地将这件物品买了下来……他并不是“有钱，任性”，而是觉得……值。

一般人在看过这件物品的说明和价格后，往往就直接将其无视并遗忘了。但觉哥不同，他会去思考……为什么这玩意儿卖得这么贵？

系统是公正的，系统给出的价格，比任何玩家个人主观上的评定都要靠谱。所以，这个物品绝不会是标错价了什么的……它肯定暗藏玄机。

将说明反复看了几遍后，封不觉便明白了……“每次受到攻击时，该装备都会提升一丁点儿的防御力”这个特效，便是问题所在。

这个特效，没有“持续时间”、“冷却时间”，也没有“上限”。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觉……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嘀嘀——”

就在觉哥把这件物品买下后数秒，其耳边响起了两声短促的提示音。他看了眼游戏菜单，发现是小叹发来了消息和组队邀请。

“啊……正好。”觉哥一边念叨，一边已转身朝登录空间行去。

在走回电梯的过程中，他已用【I WANNA BE A BELT】替换掉了【回音盔甲】（这两件物品都是腰带）。后者也算是陪伴了觉哥很久的老装备了，至此，也算是寿终正寝……就等进入粉碎机了。

“哟，小叹，好久没见了啊，最近怎么样啊？”封不觉来到触摸屏前，接通了通讯后便说道。

“呃……也没有很久不见吧，就两个礼拜而已吧……”小叹回道，“最近的变化嘛……大概就是我和小灵住到一起了……”

“什么？”封不觉的嗓子一下就吊高了。

“我们交往也蛮久了，她提出一起住，我就同意了呗。”小叹接道。

“禽兽。”封不觉应道。

“喂喂……是她提出的好不好？”小叹压低了声音回道，“再说……我们那点事儿……你和雨姐不也都知道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不用跟我解释，我是一个纯洁的人，我不想听你们那些龌龌龊龊的日常。”封不觉恬不知耻地回道。

男人间的友情就是这样，我们所有的祝福和喜悦全都蕴含在垃圾话里……

“好吧……”以小叹和觉哥之间的默契，他自然也知道对方是在开玩笑，“那咱聊点儿别的……花间今天有事不上线了，小灵说她身体不舒服，要早点睡，所以我就一个人躺游戏舱里来了。”

“那平时你躺哪儿呢？”封不觉接道。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小叹尴尬地回道，“总之，今晚就咱俩爷儿们，不用再等她们了。”

（卷五　完）

【特别篇II 侦探被迫归来】

本剧本根据《搞笑漫画日和》中有关“名侦探”之剧情改编，如有雷同，不是巧合。

第001章 猫三郎与隼太郎，登场！

两人聊了几分钟后，便决定先一起排个团队普通本，算是热热身。

接着，小叹便把队长权限转移给了觉哥，并去储藏室做了些进剧本前的整备工作。

而封不觉也趁着这段时间把【回音盔甲】放进了仓库，然后才返回了登陆空间。

待他们双双准备妥当之后，觉哥便点击触摸屏，加入了队列。

【疯不觉，等级49】

【枉叹之，等级46】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请确认。】

【已确认，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两人。】

【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系统语音至此，觉哥和小叹便已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进入了第一人称的观察视角。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呼呼呼……”两秒后，一个猥琐的男声道出了开场白，说完后，他还卖萌般奸笑了三声。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团队生存模式（普通）。】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

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一张可学习的技能卡。】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嗯……看上去是中规中矩的展开呢……”封不觉念道，“就看通关奖励了……”

剧本才刚开始，他就已经开始考虑通关后能够拿到什么的问题了。很显然，对如今的觉哥来说，普通难度的团队本……基本是毫无压力的。

【在庭院里栖息着恶魔。】

【能够依靠的同伴都一脸死相。】

“喂……什么情况……”片头CG还没出来，耳边就响起了两句用日语演唱的歌词，而且这歌的旋律和内容还似曾相识，这不禁让封不觉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把青春献给了排球。】

【但是！】

【大家都一脸死相！】

“我好像知道这是什么歌了……”封不觉心道，“这让人蛋疼菊紧的词曲，不就是日和（《搞笑漫画日和》是增田幸助于2000年1月开始在集英社《月刊少年JUMP》连载的漫画，以无厘头的剧情和快节奏著称）第一季的OP么……”

【我和你……】

【不是朋友关系。】

【我的朋友，和你是朋友。】

【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别得意忘形了！】

“还把最后一句词给改了吗……”觉哥在念道，“嗯……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种开场到底是在闹哪样

啊……”

他还没从刚才的那首歌中回过神来，片头CG便正式开始播放了。

而这CG的画风……不经让他想起了之前通过的另一个剧本（或者说沙盒）。

“比起《南方公园》来……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猎奇吧……”封不觉看着眼前那堪称走形的画风，冷冷吐槽道，“和《一拳超人》原作版相比……也在伯仲之间啊……”

【名侦探吗？】一句没头没尾的疑问句，揭开了简介的序幕。

【HI~】下一秒，一只粉红色的、拟人化（有手有脚、穿衣服，但手掌和头部仍然保留着动物的特征）的兔子，便出现在了画面中。她穿着绿色无袖上衣、深粉色裙子和黄色的鞋子，站在一块浅绿色的草坪上，并对着镜头招手。在她的身后，是如同儿童涂鸦般的背景——明显与人物比例不符的房屋、树木、高山……以及贴图般的蓝天白云。

【动物小学四年级一班的兔美酱（此处的“酱”为日语中加在女性名字后的昵称发音，称呼男人时一般用“君[ku]”或者“桑”，本剧本中可能会多次用到，故在此注明）乃是远近驰名的名侦探。一旦有事件发生，就以得意的推理大显身手，只要遇到犯罪行为……不管是真假亲疏都会向警察通报，是个铁石心肠的家伙。】

“来了吗……果然还是来了吗……”封不觉的吐槽之魂瞬间就觉醒了，“听完主题曲的时候我就在想，会是怎样的设定呢……结果是动物小学吗……我已经可以预见到这剧本的蛋疼程度了，可能是传说中的‘蛋裂’级吧……”

且不说封不觉口中的‘蛋裂级’究竟是什么玩意儿，旁白的叙述还在继续着。

【今天，是新学期的第一天。】

【熊猫老师走上讲台后宣布的第一件事，就是有转校生将转入四年一班。】

伴随着语音，CG画面也转到了教室中。那是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小学教室，里面坐满了拟人化的动物，都是猫、狗、猪、大象之类的学生，看上去还真没什么违和感……

“啊……转校生是南极小学的企鹅助吧……”封不觉看着画面念道。

凭着自己对那部动画的记忆，觉哥直接说出了剧情。

但是……他失算了。

【这次的转校生有两位。】

“哈？”封不觉一愣，“两人？等等……该不会是……”

【他们分别是，古畑猫三郎和今泉隼太郎。】

“上帝……”封不觉不信上帝，他只是把主的名讳作为一个感叹词念了出来。

旁白说到此处，一只拟人化的猫和一只拟人化的隼先后走进了教室中。

【“同学们，这是从禽兽小学转来的猫三郎和隼太郎同学，今后大家要好好相处哦。”熊猫老师如是说道。】

“为什么这剧本还没开始……我他妈的就想强退了呢……”由于槽点过多，封不觉的蛋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虽然此刻的他还没有恢复对身体的控制，根本没有痛觉可言）。

【“我是猫三郎，特长是推理，在之前的学校就被称为名侦探。”】

【“我是隼太郎，也是推理社的成员，是猫三郎的搭档。”】

【两位转校生做出了十分有气魄的自我介绍，全班同学都对他们投去了好奇的目光。】

【然而，这一刻，在教室最后的一排，一道锐利的目光已盯上了他们，而那道目光的主人就是兔美。】

【“他……他们说侦探耶！不好了！兔美酱！”坐在兔美右手边座位的熊吉瞪大了眼睛，压低声音对兔美道，“劲敌登场了啊！这次还是两个！比起企鹅助转学来的时候还要不妙啊！”】

“我去……你这家伙还在上学吗……”当镜头移到熊吉身上时，封不觉都惊了，“你们这个宇宙的法律是不是太松了一点……被捕那么多次你还能出来我也是醉了啊……”

（注：在“名侦探兔美篇”的相关故事中，所有事件的犯人都是熊吉。熊吉的犯罪行为极为明显，而且每次几乎都是不打自招，每个故事的结局也基本都是熊吉被逮捕。）

【“真有趣呢。”兔美却露出了微笑，“好想见识一下他们的推理能力。”】

语音至此，片头CG便中止了，封不觉和王叹之在一秒间便恢复了行动能力。只是，他们控制的游戏角色并不是【疯不觉】和【枉叹之】，而是“猫三郎”和“隼太郎”。

【主线任务已触发。】

这回的主线倒是来得干脆，片头一完就刷新了，觉哥即刻打开任务栏看了眼，然后……他彻底惊了。

【用三十三章的篇幅，完成该剧本。】

“沃……德~法克？”这句话，是封不觉发自内心的第一反应。

而这时，系统语音居然又一次在他和小叹的耳边响起：

【全勤的压力，存稿的耗尽。

人生的转折，灵感的扭曲。

这一天，被封印于黑暗中的传说之侦探再次觉醒……

他与他的助手，将书写一段崭新的传奇。】

第002章 熊吉，干净利落的首次被捕！

“猫三郎，隼太郎，你们就坐到那边的位置上去吧。”系统语音结束后，熊猫老师便开口对觉哥和小叹说道。

封不觉顺着老师所指的方向看去，其口中的“那边的位置”，正是熊吉和兔美前方的两个座位……

“好的，老师。”觉哥用平静的口吻应了一声。

“呃……是！老师。”小叹也有样学样，跟了一句。

接着，他俩就背着书包，一前一后地走到了教室的倒数第二排，分别坐在了熊吉和兔美的前面。

“那么……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上课了。”待两位转校生坐定后，熊猫老师便说道，“把你们的课本翻到第一页。”她一边说着，一边已转身拿起了粉笔，在黑板上写起了数学公式。

“我说……觉哥，这剧本是什么情况？”小叹一看老师转身了，便略微侧身，轻声对旁边的觉哥道，“日和世界观什么的也就罢了……这个莫名其妙的主线任务是闹哪样？”

“我也正在琢磨呢……”封不觉也悄声接道，“如果说‘一个事件的完结’就意味着故事的结束，那这个剧本几乎是不可能通关的吧……”他瞥了眼坐在自己后排的熊吉，又将声音压低了几分，“要知道……熊吉那家伙犯下的案子，从兔美介入调查的那一刻算起，通常都是在三十秒之内就会告破的啊……”

【主线任务已触发】系统好似是在回应觉哥一般，随即又刷新了一条新的主线任务。

闻声后，觉哥和小叹交换了一下眼色，同时打开了游戏菜单，看向任务栏：【将熊吉的被逮捕次数限制在十次以内（含第十次）。】

这第二条主线的意思就比较明确了，而且任务旁边还标明了——【当前被逮捕次数：0】的字样。

“计数都有啊……”小叹看到那任务的内容后，不禁吐槽道，“既然有整整十次机会，那应该不难吧……在三十三章之内他总共能犯案几次啊？”

“这本来就是普通难度的剧本，你想要多难？”觉哥回道，“还有……你是不是有点低估熊吉君的犯案能力了？”

“嗯……”小叹也朝熊吉那边瞟了一眼，随即轻声应道，“对了……觉哥，我在想啊……我们能不能……”

“把熊吉干掉？”封不觉接道，“这样他就一次都不会被逮捕了是吗？”

“呃……”小叹明显愣了一下，“其实我是想说……我们能不能把它打伤或者囚禁起来，但你说的方案……似乎也可以，就是有点残忍……”

“都一样。”封不觉回道，“反正都是不可行的……”他摇了摇头，“如果我们不让熊吉自由活动，就不会有‘事件’发生了，那还如何撑足三十三章呢？”

“嗯……有道理啊。”小叹挠了挠鬓角的羽毛，“好麻烦啊……”

话音未落，他便意识到了什么，当即神色一变：“诶？我的手……”

“没错，变成类似翅膀的东西了，但还是分成了五支，并有着一定的硬度、且可以弯曲。”封不觉接过小叹的话头道，“顺带一提……你的头部也变成了隼的样子，不信你可以摸摸自己的鼻子和嘴，已经变成喙了。”

“呃……难怪我觉得哪里怪怪的……”小叹说话间，还真用自己那拟人化的“翅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说起来……我的视力好像变好了。”

“很正常，隼是视力最好的动物之一。”封不觉回道，“理

论上来说，在目前这个距离上，你可以看到我毛发里的跳蚤。”

“我可不想去看那种东西……”小叹接道。

“猫三郎同学，隼太郎同学。”就在封王二人聊得正欢的时候，熊猫老师已经写完了板书，并转过身来，“上课的时候要认真听讲，不要讲话。”

“是——”下一秒，封不觉和王叹之便拉长了语调，齐声回道。

他俩的反应非常整齐、默契，仿佛已演练过了无数次。

数秒后，两人同时露出了一个有趣的笑容。因为他们都意识到了……刚才这一幕，俨然就是他们小学时代的情景再现……

……

随着下课铃声的响起，第一节课结束了。

这一刻，封不觉和王叹之的精神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对他们来说，上课的时候，反而是可以放松精神的，就算突然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小学四年级的数学也难不倒他们。

然而，下课就不同了，因为……下课后，熊吉就很可能要行动了……

“喵——”

果然，老师刚离开教室一分钟，喵美（熊吉钦慕的对象，大部分事件中的受害者）的尖叫声就响了起来。

基本上来说……喵美的尖叫，就意味着事件的出现，就连这个世界中的其他角色也都知道，这是一种定番式的展开。

兔美闻声，猛然转头：“姆？有事件发生了吗？”

“喔！”一旁的熊吉立即冒了出来，“这样就可以见识到兔美酱久违了的名推理喽！”

说话之间，兔美和熊吉就向着喵美的课桌走了过去。

“你他熊的激动个屁啊……”封不觉表面上冷静依然，但心里却在念道，“是你干的吧！一定是你干的吧！”

“觉哥……”这时，王叹之轻声叫了封不觉一声，“我们也过去看看吧……”

“啊……走着。”封不觉冲他点了点头。

很快，班上的七八名同学就纷纷聚集到了喵美的座位周围。

“怎么啦？喵美。”兔美上前问道，“是不是课桌里被人放了猫舌头啊？”

“你这信口开河的假设好恐怖啊，兔美酱。”熊吉在旁接道。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兔美回道，“没什么好奇怪的，熊吉君。”

“我看是什么东西被偷走了吧……应该……”熊吉没有接兔美的话头，而是说出了一个“假设”。

“是这样吗？”兔美闻言，便转头看着喵美问道。

“呜呜～”喵美抽泣着回道，“是我的学校泳衣被偷走了～呜呜～”

“这……这是何等得厚颜无耻啊！决不能放过这个犯人啊！兔美酱！”熊吉当即喊道。

此时，人（动物）群中的一只企鹅忽然说话了；“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大家都会把学校泳衣从家里带来学校。也就是说……案发时间是在喵美来到学校之后，到第一节课上课之前……”这位张口便开始推理的同学，自然就是以前从南极小学转来的侦探企鹅助。

“没错，我也这样想。”兔美接道，“早上大家都在教室里聊天，大部分人都没有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犯人只要趁着没人注意，就可以轻松得手。”

“嗯……这两个家伙的推理还真挺靠谱的……”封不觉虚着眼，望着那两位日和世界的名侦探，心道，“但是……”他的视线顺势移动到了熊吉的身上，“这种事件……真的有必要推理吗……熊吉此刻这不正穿着一件女式的学校泳衣么喂！”

很显然，注意到这件事情的人，不止觉哥一个……大约三秒后，兔美和企鹅助一齐将脸转向了熊吉那边，而他们的表情……也都发生了变化。

“唔喔！兔美酱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了！”熊吉看着兔美那双瞪得巨大的眼睛，惊叹地说道，“这正是兔美酱灵感迸发时的征兆！由于这个特征，兔美还得到了‘兔美的眼神好糟糕’这个外号……从来没有犯人能够逃过那道锐利的目光。”

“啊~”紧接着，熊吉又看着咧开嘴的企鹅助，惊道，“企鹅助的牙床毫无保留地展露出来了……好恶心！不愧是拥有‘牙床好恶心’之名的名侦探，当他露出牙床之时，就是灵光一闪的时刻！”

在兔美和企鹅助的灼灼目光之下，熊吉一脸认真地做着这些意义不大的解释说明。他好似已经忘记了自己就是犯人，好似不知道自己身上就穿着那件偷来的学校泳衣一样……

“上帝……”见此情景，封不觉也只能用猫爪扶额，蛋疼地叹了口气。

……

五分钟后，接到报案的警察已来到了学校。

这个宇宙的警察穿着蓝色的制服、打着黑领带，警帽上的警徽是个黄色的五角星图案。

把熊吉带走的那名警员是一条白色的拉布拉多犬，他没

有给熊吉上手铐，而是用一根绳子绑住熊吉的双手，将其一路“牵”上了警车。

伴随着“嗡嗡……”的警笛声，熊吉默默地上了车。而四年一班的同学们，全都以一种围观的态度站在校门口，目送这个变态离开……

【主线任务进度变更】

警车尚未驶离视线，系统提示便响了起来。

觉哥和小叹打开任务栏一看，熊吉的“当前被逮捕次数”，已经跳成“1”。

“看到没有，这就算一次了……”封不觉念道。

“嗯……这才第二章而已啊……”小叹接道。

“所以说……”觉哥用总结般的语气，沉声念道，“……这剧本的难度，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

第003章 犯人昏厥之后，事件未能终止？

在熊吉被捕后，觉哥和小叹便与其他同学一同回到了课堂上，继续着这一天的学校生活。

直至上午第三节课，都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

就在封不觉开始思考“不知道熊吉还要多久才会被释放”这个问题时。

【第二天，上午。】一句旁白式的系统语音突兀地在其耳边响起。

同一瞬，他眼前的景物骤然一变，从教室变成了一条街道。而且他的姿势也从坐姿变成了站立。

“这是……”封不觉即刻反应道，“传送了？”

“跳跃式转场嘛。”下一秒，王叹之的说话声便从旁边传来。

封不觉闻声转头，看着小叹道：“你以前遇到过这种转场形式？”

“遇到过啊。”小叹回道，“之前我和小灵玩过一个剧本……每做一个任务，就会像这样转一次场，而且每次转场后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只不过时间点不一样。”

“原来如此。”封不觉倒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剧本。

就在两人说话之际，忽然……

“kya——”又一声定番式的尖叫自远处传来。

“看来……又有事件了。”小叹念道。

封不觉则是沉吟道：“听这喊声……不像是喵美啊……难道这个案子是……”

两分钟后，二人快速赶到了尖叫声响起之处。

那里，是一户人家的后院。此时院子里已经聚集了许多围观群众，其中包括鳄鱼、河马、长颈鹿等等……

“啊，猫三郎，隼太郎。”当然了，还有一只橙色的熊，“这里有案件发生哦。”他转过头，用一张天真无邪的熊脸跟两名玩家扮演的角色打着招呼。

“废话……有你在的地方能没案子么……”封不觉在心里默默吐了个槽，并走了上去。

“觉哥……”小叹边走边在觉哥耳边轻声问道，“不出意外的话……眼前这案子的犯人又是熊吉吧？”

“这还用说么……”封不觉道，“总之，我们先在一旁观望一下。经过了上一个事件，咱们也算有经验了，这次一定要阻止他自掘坟墓……”

“啊，兔美酱，你也在啊。”他俩话还没说完，熊吉又对着不远处行来的一人（兔）道，“这里有事件哦！”

“你这家伙是不被捕不舒服斯基啊……”封不觉立即在心中吼道，“话说……这货偷学校泳衣的事情就是昨天吧？一天就放出来了啊？太客气了吧？”

“我听到有尖叫声就知道是事件了。”同时，从远处走来的兔美回了熊吉一句，随后就走到人群前列，对被害者道，“发生什么事啦？象美酱。”

这次的被害人是一头大象，不过拟人化的大象在体型上也并不比其他人大多少，再说象美在设定上是兔美和熊吉的同班同学，也就是小学生……

“是偷窥啊！兔美酱，有人把我洗澡时的光景都看光了。”象美颇有些激动地回道。

几乎在她那句话说完的刹那，兔美就猛然回头，朝熊吉投去了一道锐利的目光。

“喂……干……干嘛呀？”熊吉一脸紧张地回道，“不是我啦，干嘛这么看着我啊？虽然我有过前科就是了……”

“这次不是熊吉啦。”象美这时接道，“犯人在逃跑时，我听到他发出了‘汪汪’的叫声。”

“诶？觉哥，这次的犯人好像不是熊吉啊。”天真的小叹闻言，当即转头对觉哥说道。

“你就是用这种和大象一样的智商从医学院毕业的吗？”封不觉都懒得跟他解释，直接抛回去一句嘲讽。

“唔……‘汪汪’是吗？”另一边，兔美左手叉腰，右手抚着下巴，两眼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摆出了推理架势，“正常来说，犯人应该是狗吧……但也不能排除犯人是在看到了象美酱的胴体后，说了句‘wonderful’，于是发出了‘won’这个发音。”

“我觉得不会吧……”此时，熊吉一脸肃然地上前说道，“再认真推理一下啊，兔美酱。偷窥可是罪不可赦的恶劣行为啊！而且犯人还真是龌龊啊，明明是……”

“卧——擦！”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熊吉即将说出“犯人明明是头熊，还假装狗叫来扰乱调查”这句话之时……觉哥暴喝一声，踏地而起。

一记无比潇洒的回旋踢踹在了熊吉的熊脸上，把他给蹬飞了出去。

围观群众当时就惊了……

“喂！”小叹不由自主地叫出声来，“之前还说不能把他打死的呢？”

“没事，这种程度的伤势，最多晕个一时半刻的就会清醒了。”封不觉回头对他说道，“反正这个剧本有‘跳跃式转场’，只要别把他弄死就行。”

“但是……”小叹说着，用眼神示意觉哥朝后看，“你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做……真的好吗？”

封不觉闻言微怔，回头一看，所有人（动物）都用一种畏惧和警觉的目光看着自己。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猫三郎。”兔美问道，“为什么要突然攻击熊吉君啊？”

“呃……我……”封不觉正在想着如何忽悠过去。

兔美却立刻接道：“无论如何，故意伤人是不对的，我就先报个警吧。”

“等等……我可以解释……”觉哥试图出言阻拦。

可是……兔美完全无视他，用极快的速度拨通了警局的电话。

“喂？警局吗？有事件发生，请快点儿到象美家的后院来。”她只花了五秒就说完了上述这几句，然后就挂断了。

“我去……事件内容和具体地址都没说就算报完了吗……”封不觉心中念道。

“那么……接着推理偷窥事件吧。”两秒后，兔美若无其事地转过身去，再度摆出了推理POSE。

“什么？”封不觉见状一愣，他所期待的转场并没有到来，相反，剧情继续走了下去。

数秒后，小叹走到他身旁，悄声说道：“觉哥，转场出现与否……会不会和时间有关？”

“嗯……”觉哥神情微变，“我估计，不仅是时间……”他转头看了看倒在地上昏睡的熊吉，“和‘事件的结论’也有关联。”

第004章 消极游戏？随便认罪是不行的！

“也就是说……一旦‘事件’发生，在其‘结论’产生之前，这一幕是不会结束的？”小叹顺着觉哥的思路接道。

封不觉沉声回道：“根据上一个案件的流程来看……在熊吉正常伏法的情况下，转场将在案件结束后一小时左右到来。”

觉哥口中的“一小时”，应该就是一小时，他那生理计时的本领，小叹也是清楚的，所以没有提出任何质疑。

“但……假如我们扰乱搜查、掩盖真相……”封不觉话锋一转，接着道，“那事情可就难说了……比如现在这种情况，虽然熊吉已经被我给放倒了，但偷窥事件尚未有‘结论’，我也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嗡嗡嗡嗡……

他们两个话还没说几句，一阵急促的警笛声已从远处传来。

“诶？警察来得这么快？”小叹惊道。

“或许正好有辆巡逻车在附近吧。”封不觉倒是挺淡定的。

“话说……觉哥，这个警察主要是过来抓你的吧……你就不考虑逃跑么？”小叹道。

“无妨。”封不觉回道，“我正好想试验一下……被捕会有什么后果。”

“难道……”小叹神情陡变，“你想……”

“没错。”封不觉大义凛然地接道，“如果被捕带来的结果不是很恶劣，我可以考虑……抢在熊吉之前，将他所犯的那些案件全部都承认下来。”

两分钟后，一辆警车便停在了案发现场外。

从警车上走下来的警察，还是上次逮捕熊吉的那只白色拉布拉多，他的名字叫做犬之助。

“警察先生，这里发生了事件哟。”兔美见到警察就跟见了熟人一样，“那边的猫用回旋踢攻击了倒在地上的那只熊。”她顿了一下，“另外，象美酱遭到了偷窥，但目前仍未锁定犯人。”

“明白了。”犬之助警官回道，“总之，我先把那只猫给……”

“且慢！”封不觉面对那名朝自己逼近而来的警员，毫不畏怯，朗声言道，“警官先生，在你逮捕我之前，有一件事我必须说出来。”

“是什么？”犬之助问道。

“偷窥象美洗澡的……就是我！”觉哥十分坚决地将熊吉干下的事儿给承认了，“在偷窥过程中，我还被象美酱给发现了……为了扰乱搜查，我就在逃跑时‘汪汪’叫了两声，想让别人觉得偷窥者是狗。”说着，他又指了指昏倒在地的熊吉，“刚才，熊吉君已经看穿了我的伎俩，并试图将其讲出来，为了阻止他把事情点破，我就把他击晕了。”

“嗯……不但煞有介事地认下了莫须有的罪名，还以此为据把踢人的理由也解释了……”小叹在旁念道，“厉害啊……”

“唔……原来是这样。”兔美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太好了，事件顺利解决了。”她一挥胳膊，打了个响指，也不知她那毛茸茸的手是如何发出声音来的。

另一方面，犬之助警官沉默了几秒后，看着觉哥说道：“也就是说……两个事件的犯人都是你吗？”

“是的。”封不觉平静地回道。

“而且，你在犯罪败露时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嫁祸给狗？”犬之助绷着脸，又问了一句。

“呃……”封不觉没有贸然接话，他怕出事。

“也罢……”瞪了觉哥几秒后，犬之助上前几步，拿出了一根绳子，“有什么话跟我回局里再说吧。”

“好的。”封不觉应了一句，丝毫没有反抗，任由对方将自己的双手捆住。

数秒后，犬之助便完成了捆绑，“牵”着觉哥转身就走。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经过王叹之身旁时，封不觉特地压低了声音留了这么句话。

“明白。”小叹用很认真的神情回道，“我不会让熊吉有机可乘的……”

得到了伙伴的承诺，觉哥便义无反顾地走向了警车。

夕阳下，他那忍辱负重的背影显得无比沧桑，真可谓无罪亦自首，深藏功与名。

【由于消极游戏，您被扣除30%生存值，及技巧值100点】

坐上警车的那一刻，封不觉听到了这样一句系统提示。

觉哥进入《惊悚乐园》至今，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关消极游戏的惩罚语音。即使是这一次，他也觉得莫名其妙。

【第二天，午休时间。】

封不觉还没从上一句提示中回过味儿来，那突兀的转场又来了。

和上次一样，其眼前景物骤然一变……上一秒，他还坐在警车的后座上，这一秒，他就已坐在了动物小学四年级一班的教室中。

“觉哥。”小叹的声音在旁边响起，“你没事吧？”

“有事。”封不觉转头回道，“主动承认熊吉犯下的罪行，会被判定为消极游戏……而且直接扣生存和技巧值。”

“呃……”小叹闻言，有些失望地接道，“看到快速转场我还一高兴……”

“呼……”封不觉长吁一口气，“没关系，刚才的行动本来就带有实验的性质，从中得到经验、吸取教训就好……”他摸着下巴，沉吟道，“这剧本的意思我大致是懂了……想通关，我们就必须扰乱案件的调查工作。但是，又不能用‘抢先认罪’这种无脑的手段……”

此时，小叹也摸着下巴，学着剧本中的“名侦探”们，摆出了一副推理的架势道：“嗯……眼下我们所知的信息是……一旦‘案件’发生，就必须有个‘结论’才能转场。而结论呢……无非两种，第一种就是真正的犯人……即熊吉君……被识破。第二种就是我们成功扰乱了搜查，让案件以错误的形式结案。”他停顿半秒，“前一种情况下，主线任务会向着失败迈进，但我们会获得一小时的、相对自由和安全的调整时间。而后一种情况下，剧本便会立即转场，进入下一个事件。”

“嚯～”这一瞬，封不觉瞪大了他那双猫眼，似笑非笑地看着小叹，连用了六个语气助词，“嚯嚯嚯嚯嚯～”

第005章 信件的真意，名侦探的纠正分析！

“怎……怎么了……”王叹之虚起眼，斜视着觉哥问道。

“可以啊……”觉哥道，“几天不见，你这个鸟人都学会推理了啊？”

“什么话呀~”小叹高声回道，但下一秒，他的声音又低了下去，“嗯……虽然你现在叫我鸟人我确实无法反驳……”

“呵呵……”封不觉耸肩微笑，“其实我是想说……小灵好像教了你不少东西啊……”

“嘿嘿……还好吧……”小叹偏过头，露出一个挺羞涩的微笑，并用翅膀挠了挠脸。

封不觉用死鱼眼瞅着小叹，接道：“你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恋爱的酸臭气息已经引动了我体内的真气，我建议你调整一下自己的表情，不然我就要使用喵派气功了。”

“喵——”

就在他俩说话之际，教室另一头忽又传来一声尖叫。

“切……又来了吗？”封不觉循声望去。

但见，喵美正一边哭着，一边朝后排跑了过来，其手上还拿了一封信。

“兔美酱！”喵美跑到兔美的桌旁，抽抽搭搭地说道，“有个恶劣的跟踪狂写了封信给我！”

“你说什么？”兔美目光炯炯地看着对方，用关切的口吻接道。

“啊！”邻座的熊吉也凑了过来，同样用一脸关切的神态接道，“居然对我最喜欢的喵美酱做这种事！不可原谅！”

“嗯……每一次，当这家伙义愤填膺地说出这种话时……

我都会有一种‘难道这次真不是他干的？’的错觉……”封不觉望着熊吉，低声吐槽道，“但是……无情的现实却一次次地对我的【哔——】发动重击，让我【哔——】疼无比。”

“毕竟是搞笑漫画的世界嘛……”小叹也压低了声音接道，“熊吉的行为模式本身就是最大的槽点了吧……”

二人话音未落，兔美已经接过了喵美手中的信纸，在眼前展开并念道：“给喵美……今晚我要潜入到你的房间里去哦～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熊吉。”

看完信后，兔美默默地放下了信，掏出了手机……

“且慢！”封不觉见状，当即暴喝一声，上前制止了兔美的进一步行动。

“怎么了？猫三郎？”兔美问道。

“我想确认一下……”觉哥道，“兔美酱……难道你是想报警么？”

“对啊。”兔美回道，“我当然是要报警咯。”

“在事情还没搞清楚之前，就这么冒冒失失地报警……”封不觉神情一凛，直视着兔美的双眼，气势十足地问道，“……真的好吗？”

“哦？”兔美面露狐疑，抬头接道，“难道这案子的真相还不够明显吗？”

“哼哼哼哼……”封不觉等得就是这句话，他顺势从牙缝里挤出了一阵低沉的冷笑，并言道，“看来……‘名侦探兔美’也不过如此啊……”

下一秒，兔美还没说话，熊吉就用他那种漫画旁白式的惯用口吻惊道：“什……什么！居然对兔美酱说出了这种挑衅的话……这个男人……究竟是……”

“不过是个偷窥狂兼暴力男而已。”而兔美语气却是淡定如故，“态度倒是很嚣张嘛。”

“呃……”对于这个称呼，封不觉无法反驳，毕竟“昨天”是他自己认罪的。

还好，兔美没有将人（猫）身攻击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她继而便道：“那你倒是说说看，这案子还有什么问题？”

“哼……”封不觉冷笑一声，竖起一根猫指，“疑点一……就是这封信的署名。”

“署名怎了？不就是熊吉吗？”兔美连看都不看熊吉一眼，若无其事地说道，“他做这种变态行为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

“诶？”熊吉露出一脸委屈的表情，接道，“不是的……我不是变态……虽然我偶尔也觉得在公共场合露出下半身会莫名的兴奋，但我不是变态啊。就算我真是变态，也是一名冠有变态之名的绅士啊……”

“喂……这边的案子还没搞定，你就不要再把公开裸露之类的罪名主动曝光出来了吧……”连小叹都忍不了了，“我们这边可是正在竭尽全力帮你开脱呢……”

“行了，不要扯那些与本案无关的话题了。”封不觉机智地打断了他们的话，并对小叹道，“隼太郎，熊吉再乱说话，你就糊他熊脸。”

“是。”王叹之肃然应道，并立刻朝熊吉投去一道犀利的目光。

在这“隼之凝视”下，熊吉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暂时不再作声。

“听好了，兔美酱。”封不觉说话间，用一个很自然的动作接过了兔美手上的信，“身为侦探，在处理事件时，一定要考虑到所有的细节才是……被表面现象所蒙蔽是不行的。”他扬起信纸，笑道，“试问……这世界上会有那种蠢到把自己的真名写在骚扰信件上的跟踪狂吗？”

“嗯……”兔美若有所思地念道，“如果有的话……那也就是熊吉了吧。”

“啧啧啧——”封不觉摇摆着手指，口中发出了贱贱的啧啧声，“兔美酱，不要优先考虑个别案例……在这种时刻，我们至少也该思考一下……那些概率更高的假设。”

噗叽——

说着，觉哥便把那封信重重地拍在了桌上，但由于猫爪上有肉垫，他拍桌子也没什么动静：“就拿我昨天犯下的偷窥案为例，既然我可以模仿狗叫来扰乱搜查，那这次的犯人……为什么就不能在信上追加熊吉的名字……栽赃嫁祸呢？”

“原来是你干的吗。”兔美听完觉哥的话，面无表情地应了一句，并再度拿起手机，准备报警。

“喂——我只是拿自己举例给你分析问题而已！你这结论是怎么下的啊？”封不觉赶紧喝止了对方，“还有……你这单手拨号手法也太娴熟了吧？你就那么喜欢报警吗？”

“是的。”兔美毫不避讳地承认了，“我当侦探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报案。”

“还是先把事件搞清楚了再叫警察吧！”封不觉吼道。

“好吧。”兔美又合上了手机，“你接着说。”

“疑点二……”封不觉又看向了那封信，“说起来……这封信真的是跟踪狂寄出的吗？”他用猫爪在信纸上戳了几下，“像‘今晚我要潜入到你的房间里去’这样的内容，也有可能是小偷写的吧？”

“哈？”闻言，连小叹都愣了。

“这种事也是很常见的吧。”封不觉摊开双爪道，“像怪盗鸡德，猫颜三姐妹等……大家不都很喜欢在动手前发预告函的吗？”

“你说得那两拨人到底是哪个次元的怪盗啊……”流淌于小叹血液中的吐槽之魂显然又在蠢蠢欲动了。

反倒是兔美，似乎是接受了这种设定：“好像是有点道理……但在预告里写上‘呼呼呼’的奸笑又是怎么回事呢？”

“志在必得的意思吧。”封不觉不假思索地回道。

“原来如此。”兔美点头念道。

“居然相信了！”这一瞬，王叹之心中的王叹之已经栽倒在地上了。

“哼……没错吧？”封不觉笑道，“比起……‘由熊吉所写的性骚扰信件’来，‘由怪盗冒充熊吉所写的伪装成性骚扰信件的盗窃预告’显然更合乎逻辑不是么？”

“这是被拿去喂狗以后又被狗拉出来再吃下去两遍的逻辑吧？”小叹在精神上猛烈吐槽着，“干脆简称‘二狗一逻’吧！”

“明白了……”兔美看着觉哥，说道，“看来你不止是个单纯的偷窥狂兼暴力男呢，禽兽小学的名侦探猫三郎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呵呵……过奖。”封不觉微微一笑，揉了揉头上的毛。

“那么，就当做是盗窃案件来处理好了。”兔美转头看向了一旁的喵美，“喵美酱，今晚要好好配合警方一同抓捕怪盗呀。”说着，她又一次拿起了手机，开始报警。

“诶？”喵美已经被他们弄晕了，“就算你这么说……我的房间里也没有什么会被怪盗给盯上的东西吧？”

“喵美酱。”封不觉绷着脸，快速闪到了喵美面前，“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制裁那些卑鄙的盗贼……你就不要在意那些细节了。”

“啊……呃……好吧。”喵美有些茫然地应了一句。

【已成功扰乱“跟踪狂信件”事件的调查】

【特殊剧本额外技巧值奖励200】

【熊吉对你的仇恨度+2%】

这一刻，连续三句系统语音传入了两名玩家的耳中。不过，他们俩听到的内容有些区别，小叹的技巧值奖励是50点，而熊吉对他的仇恨度也只增加了1%……

【三天后，下午。】

正当封不觉琢磨着……“熊吉的仇恨度”是怎么个设定时，他眼前的景物就已经变了。

又是一次突兀地转场，让觉哥和小叹并肩出现在了学校的操场上。

“真他喵的累啊……”封不觉即刻喘了口气，“比正经推理累好几倍啊有没有……”

“我怎么觉得这就是很随意的扯淡呢……”小叹接道。

“哦？”封不觉斜视过去，露出一个奸笑，“那好啊……下一个事件我不说话，由你来‘扯’。”

第006章 惨死的企鹅助，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

“啊——”

又是一声尖叫，打断了二人的谈话。

但这次……情况有所不同，因为……传来的竟是男性的喊声。

“嗯？怎么回事？”封不觉当即神色一变，“熊吉犯下的案件应该全都是针对女性的，或者就是类似暴露狂之类的变态行为，为什么……会有男人在尖叫？”

“莫非……”王叹之亦是神色陡变，转头看向觉哥道，“他……终于对男人下手了吗……”

“咱得赶紧过去看看……”觉哥接道。

“嗯……”小叹点头应道。

一分钟不到，他们便一路小跑着来到了喊声响起之处。

那是一条位于体育用品仓库与学校外墙之间的小巷，看着很像是那种……不良少年聚在一起抽烟的校园死角。

此时，小巷的两端已围了不少老师和学生，看起来……是真出事了。

觉哥和小叹奋力挤到了人群前列，看到了……

“卧槽？”封不觉看着地上的无头尸体，本能地爆了个粗口，而且他这句还没被系统给屏蔽掉。

“那个是……”小叹也凝望着尸首，喃喃道，“企鹅助？”

虽然尸体的头部已经不见了，但仅凭其身体也能一眼辨识出他的身份。

“没错，就是企鹅助。”忽然，兔美的说话声从旁边传来，

她直接顺着王叹之的话道，“死者的体型、衣着，皆与企鹅助一致，而且……我们动物小学也只有他这一只企鹅。”

“你来得还真快啊……”封不觉斜视着兔美，好似很不欢迎对方似的。

“身为侦探，自然要尽快赶到案发现场进行勘察。”兔美回道，“你和隼太郎不也来得很快吗？”

“哦哦~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两秒后，熊吉的声音便响起了，这家伙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一脸兴奋地望着觉哥他们这边，念道，“这个案件来得正好啊！可以看到兔美酱和猫隼组合的推理对决啦！”

话音未落，封不觉、王叹之和兔美三“人”的目光便齐刷刷地定在了熊吉的身上。

“这货……”这一刻，觉哥目视熊吉，蛋疼欲裂，心中吐槽，“手上还沾着血……就这么出现在了案发现场……”

小叹心里则在念叨着：“不妙啊……他这个样子……就算我肯帮他认罪都未必会成功啊……”

纵使两名玩家被弄得焦头烂额，熊吉本人却还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好像那事儿真不是他干的一样。

“啊！兔美酱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啦！”在遭到兔美的凝视时，他仍然用自己那一贯的口吻解释说明道，“那个眼神……代表了兔美酱正集中精神于案件之中，灵感正在高速运作，由于这一特征……她还得到过‘好大一双眼’这一异名。真不愧是兔美酱，她已经接近了案件的真相吗……”

念叨完这一长段，熊吉又看向了封不觉和王叹之，神情紧张，皮笑肉不笑地接道：“呵呵……看起来，这场胜负已经是兔美酱的囊中之物了呢……猫三郎，隼太郎。”

“小叹。”封不觉瞪着死鱼眼，冷冷说道。

“什么？”王叹之也用一种死气沉沉的语气回道。

“刚才咱们说好的……”觉哥接道，“这个案子你来搞定……”

“我能先打他一顿吗？”小叹问道。

“不可以。”封不觉坚定地回道，“你想因故意伤害罪被警方带走，然后把这边的烂摊子交给我吗？你想都别想……”

他俩低声对话之际，兔美已经拿出手机报警了。

“喂？警局吗？动物小学发生了杀人事件。”兔美对手机那头说道，“是的，凶手已经找到了，叫熊吉。好的，请尽快过来。”说罢，她便挂断了电话。

没过多久，警车来了……来办理此案的警官，仍是犬之助。

“又是你吗？”看过尸体后，犬之助便来到了熊吉跟前，如是说道。

“呃……我……”熊吉刚要发话……

“且慢！”却有一个声音打断了他。

霎时间，现场所有的围观者都循声转头，看向了说话之人。

“凶手究竟是谁……还不一定呢！”王叹之强行装出一脸高深莫测的表情，朗声喝道。

“哦……做得不错嘛……”在旁看戏的封不觉露出了一个幸灾乐祸的微笑，心道，“先从气势上唬住别人，确是很好的策略。”

“你在说什么呢？隼太郎。”兔美走到小叹身旁，指了指熊吉，“你看，他的手上还沾着血，靴子走过的地方也留下了血脚印。”

“那又如何？”小叹答得很快，不过他根本还没想好接下去要说什么，只能边想边道，“也许……他只是比别人更早一点来到了案发现场，在发现尸体时……不小心沾上的！”

“你也挺厉害的嘛……”封不觉虚着眼，心道，“现编也能编得像模像样……”

“呃……第一个到达现场的目击者应该是我……”万万没想到，这时又有一个长着猴脸的家伙走了出来，“喊声响起时，我就在附近，十秒不到我就跑来了。”

“哦，是猿吉君啊。”兔美看着那只猴子道，“既然如此，那你当时有看到什么吗？”

“那个时候……”猿吉边回忆边道，“我正在体育用品仓库背面的水槽那儿洗手，听到喊声我就快速跑了过来。当我跑到对面那个巷口时……恰好看到一个黑影，他左手拿着刀，右手提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小巷这一头跑了出去。于是我立即就追了上去，但当我从小巷这一头出来时，那个影子已经不见了。”他顿了一下，“又过了十几秒，大家就全都被喊声吸引过来了。”

“这就对了。”兔美接道，“你当时看到的就是刚好行凶完毕的熊吉。”她指了指地上的血脚印，“从脚印来看，他杀死了企鹅助之后，立即就从小巷的这头跑了出来，并拐进了体育用品仓库。”她又抬头看向了仓库的正门，“他把企鹅助的头和行凶用的凶器丢弃在里面之后，就重新走了出来，混入了人群。”

“靠！”

下一秒，小叹高声一“靠”。

他“靠”完后，却又陷入了沉默……

“完全没想好台词……于是先‘靠’了再说么……”封不觉不愧是小叹的死党，一眼就看穿了后者此时的行为。

“怎么了？”犬之助和兔美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望着小叹问道。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经过这几秒来发动急智，小叹已想好了下一步的应对方法，“没图……哦不……没物证你说个

【哔——】啊！”

“说得对。”犬之助警官闻言后，竟表示了同意，不过他当即话锋一转，“先到仓库里去搜查一下比较好。”他一边说着，一边已“牵”着熊吉（为了保险起见，犬之助已经把熊吉绑好了）走向了体育用品仓库。

“诶？”小叹当即就慌了，这可是要人赃并获的节奏啊，“等等我……”他赶紧追了上去。

一分钟后，警员犬之助，嫌疑人熊吉，目击者猿吉，以及三位“名侦探”兔美、猫三郎、隼太郎，一同来到了体育用品仓库里。

“哦……就丢在这里吗。”犬之助都没怎么费劲儿去寻找，就在正对仓库大门的那面墙下，找到了一个鲜血淋漓的头颅，以及一把沾满血的刀子。

“看，果然是熊吉君干的吧。”兔美接道，“从这里到对面墙边的地板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道往返的血脚印，这明显就是……”

“我知道了！”突然，王叹之嗷一嗓子喊了起来，打断了兔美的话，“这件案子真正的凶手就是……”他挥翅一指，指向了在场六人的中一个。

第007章 令人震惊的真相，隼太郎的精密推理！

“就是你……猿吉！”王叹之指着那位目击者，言之凿凿地喝道。

“哈？”猿吉都惊呆了。

“什……什么？”熊吉也惊呆了，“居然是你……猿吉君！”

“喂喂……你这种仿佛忘记自己是凶手的反应也是挺犀利的嘛……”封不觉看着熊吉心道，只有在这种时刻，他才觉得……熊吉那无厘头的行为模式还是有点儿作用的。

“我干什么了叽？”分明是无辜者的猿吉却是被这莫名的指控搞得紧张起来了，那神情还真像是犯了事儿的样子。

“哼……”小叹冷哼一声，还卖了个关子，“其实……真相已经在我们眼前了……”

“哦，我也很想听听看呢。”兔美一脸期待地看着小叹接道。

犬之助则是面无表情地道：“请详细说说吧，这位隼太郎同学。”

两秒后，王叹之举翅一指：“你们看……”

众人顺着他的翅膀看去，看到了仓库墙壁上方的一扇天窗。

“企鹅助的头、以及沾血的刀子……同时出现在这个天窗的正下方，就是最好的证据。”小叹接道。

“哦……原来如此！”这一刻，封不觉竟也恍然大悟般接了一句。

觉哥也是厉害……他听到这儿时，竟然就已经猜到了小叹即将发表的扯淡究竟是些什么内容。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紧接着，小叹便开始了叙述，“下午，猿吉随便编造了一个理由……将企鹅助叫到了体育用品仓库和学校外墙之间的那条小巷里。在企鹅助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猿吉突然就拔出了刀子。虽然企鹅助在临死前发出了叫喊声，但还是没能逃脱……最终被猿吉砍下了脑袋。”

“喂……你先等等……手上沾着血的明明是熊吉吧！”猿吉激动打断道，“我的手可是……”

“别打岔！”小叹霸气十足地喝止了对方，“我正要说到那儿呢……”他顿了一下，接道，“杀完人之后，你知道，一定会有人听到喊声赶过来的，所以你必须立刻丢掉凶器才行。

于是……你扭头向着体育用品仓库后面的那个方向跑去。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熊吉君当时就在附近。他听到了企鹅助的尖叫，便立刻从仓库正面的那个方向赶来，出现在了小巷的另一头。”

“哦～哦～”封不觉一边听着，一边在心中赞道，“这仿佛身临其境般的瞎掰，连我都快被说服了呢！”

“你先前的证词中……明显就有破绽。”小叹的讲述还在继续，“你说自己‘看到一个黑影，他左手拿着刀，右手提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小巷这一头跑了出去’，然后你‘立即就追了上去’……哼……”他冷哼一声，“不觉得很奇怪吗？正常人看到如此血腥的凶杀现场，基本都已吓得六神无措了，而你呢……在手误寸铁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就去追击持刀的凶手？这合理吗？”

“唔……经你这么一说。”兔美摸着下巴念道，“有道理啊！”

“我……我我……叽叽叽……”猿吉抓耳挠腮，满头大汗，却又不知如何解释。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小叹趁势又道，“赶到现场的熊

吉望见了倒在血泊中的企鹅助，惊讶之余，他本能地上前查看了一下，然后不小心在手上和鞋底都沾上了血。数秒后，他余光一扫，才猛然发现……在小巷的另一头，有个手持尖刀和头颅的影子……”他瞪着猿吉道，“……也就是你，猿吉。”

“是……是这样的吗……”连熊吉自己都好像相信了，在旁木讷地接道。

“熊吉的性格大家都是知道的，虽然他是个变态，但他的胆子并不大，而且是个战五渣。”小叹继续说道，“他看到凶手还在附近，自然是扭头就跑。”他停顿了半秒，目光微动，“而你……猿吉，你知道，在那种情况下，追上熊吉并将其灭口的成功率是不大的。因此，你干脆不去管他，回身从另一头出了小巷……”说到这儿时，他又一次抬起翅手，指向了高处的窗户，“这扇窗户的外面，就是仓库的背面。你就是通过那扇窗……把企鹅助的头和凶器扔了进来。然后，你就近在仓库后面的水槽那儿洗了个手，洗掉了手上的血迹。”

听到这里，连犬之助警官都在点头了：“哦……‘证据’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吗……”

小叹冲警官点点头，随即又看向猿吉，接着道：“做完这些，你就穿过小巷，出现在了体育仓库的另一头，与闻声赶来的人群会合，并假装自己是赶到现场的第一目击者。”他冷哼一声，“哼……你确实很谨慎，穿过小巷时，还有意避开了尸体周围的血迹。但你不觉得……‘在不踩到一滴血的前提下，穿过那样一条狭小的巷子’本身……就是一种异常吗？试问……面对如此血腥的凶杀现场，除了凶手以外，还有谁会做到那么冷静和细致呢？”

“没错！”这时，封不觉忽然高声接过了小叹的话头，看着猿吉道，“而真正的‘第一目击者’熊吉，在被你吓逃之后……已是慌不择路。他一跑出小巷，就拐进了体育用品仓库里。”他抬起猫爪，指着熊吉，“他从正门进来，一直线往里跑，没想

到……刚跑到墙边，就看到从高处的窗户里掉下来一个血淋淋的企鹅头和一把刀子。见此情景，他必然又吓了一跳，随即又回身跑了出去，在外面遇见了我们。”

觉哥确实是个好队友，他这适时的助攻，将仓库地板上的血脚印也一并解释了过去，弥补了小叹这套理论中最后的瑕疵。

“嗯……”犬之助警官放开了熊吉，走到了猿吉面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叽叽……我……这……”猿吉满头大汗，坐倒在地，被冤枉得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

“了不起啊，隼太郎。”兔美看向小叹道，“这次推理对决……是我输了，没想到你能那么利落地找到真凶。”

“呵……呵呵……”小叹抹了把鬓角的汗水，“过……过奖了。”

五分钟后，犬之助警官便把猿吉押上了警车……

熊吉、兔美，觉哥、小叹四人望着警车慢慢驶离的样子，各自露出了意味深长的表情。

“觉哥……我错了……”王叹之转过头，悄声对封不觉道，“这绝【哔——】比正常推理要难……”

很有教养的他，也不经意地爆了个粗口。

“累个半死吧……”封不觉接道。

“何止是半死……都快爆血管了。”小叹回道，“下个案子……不，之后所有的案子都由你来吧……”他神情肃然地言道，“再来这么几次，就算我的智商能顶住，我的道德底线也快要失守了……”

“不就是坑了一只猴子吗。”封不觉若无其事地说道，“他也最多就是被送去卫生所而已，还能怎么样……”

“对……就是你这种态度。”小叹接道，“这种‘并非是底线

很低，而是不知底线为何物，若无其事地对自己制造的悲剧进行吐槽，必要的时候用别人的骨灰坛腌咸菜也不在话下’的精神……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闻言，封不觉沉默了两秒，随即开口道：“你看过关于猫和鸟的卡通片没有？”

“呃……”小叹想了想，“《崔弟和傻大猫》？”

“我当编剧的话，就是《猫三郎的隼料理教室》。”封不觉道。

“明白……”小叹吞了口唾沫，不再作声。

与此同时，转场……也到来了。

第008章 事有蹊跷！轻而易举的逆转，被触发的支线！

【一周后，自习课上。】

伴随着转场语音的到来，封不觉和王叹之身处的环境又一次改变。

原本站立的他们，此时又变成了坐着的状态，回到了教室的座位上。

两人都知道，在成功阻止熊吉被捕的情况下，留给他们交流的时间不会很多，所以转场结束后，他们赶紧交换了一下关于系统语音的情报，并做出了一些分析……

【已成功扰乱“企鹅助之死”事件的调查】

【特殊剧本额外技巧值奖励400】

【熊吉对你的仇恨度＋3%】

以上这三句，是在猿吉被捕之时，王叹之所听到的系统提示。同一秒，封不觉也听到了相似的提示；不过这次，觉哥只获得了50点技巧值，而熊吉对他的仇恨值，也只增加了1%……

结合上一次的系统提示，便可以分析出两个规律：其一，扰乱事件调查时出力越多，做得越周密，所得的技巧值也就越多。其二，玩家在帮熊吉脱罪时出力越大，熊吉对其产生的仇恨值就越高。

“最近都没有案件，好无聊啊～”

正当觉哥和小叹准备就“熊吉仇恨值”展开一番讨论之际，兔美的说话声忽然从后方响起了。

因为熊吉和兔美就坐在两名玩家的后面一排，所以他们

的对话可以很清晰地传过来。

“……你就稍微把自己的头给扳下来看看嘛，熊吉君。”兔美说这后半句话时，语气十分平缓，丝毫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

“才……才不要咧！”熊吉满脸是汗地吐槽道，“这算是哪门子的案件啊？”

“那么……你去学校里随便找个角落白骨化一下吧。”兔美又道。

“不要啦！会死的耶！”熊吉一脸哀怨地回道。

“那就木乃伊化好了。”兔美似乎完全没GET熊吉话中的重点，继而又道，“木乃伊应该没问题吧？只要上半身变一下就够了。”

“那种木乃伊我从来没听说过啊！”熊吉吼道。

“诶——各位同学，请注意一下。”就在此时，熊猫老师出现在了讲台上，并高声对全班同学说道，“据说最近学校附近有暴露狂出没，有谁遇到了的话要马上向老师报告哦。”

“你……你看！兔美酱。”熊吉好似找到了救命稻草一般，立即对兔美道，“案件发生了哦！还是寡廉鲜耻的暴露狂案件呢！”

“暴露狂啊……”兔美淡定地转头，看着熊吉，“该不会就是你吧？”

“不是啦！”熊吉摆出一脸冤枉的神色，摆手否认道，“不要什么都推到我头上来啦~别这样啦，很失礼耶！”

这一刻，觉哥和小叹的心中都在疾呼着同样的一句台词；“失礼个屁啊！本来就是你吧！”

“昨天的被害人是喵美……”讲台那边，熊猫老师一边说着，一边朝右侧走了一步，抬手道，“喵美，你来说说当时的情况吧。”

喵美不知何时已站在了讲台边上，也就是此刻老师所指的位置，得到了老师的授意后，她用略轻的声音说道：“昨天放学后，熊吉君一丝不挂地狞笑着，一直跟在我的后面，一路跟到了我的家门口。”

话音未落，兔美的眼神就变得锐利起来了……

而她视线的焦点，自然也又一次地移到了熊吉身上。

“切……又是我啊。”熊吉那张天真的脸瞬间变得猥琐起来，“这没办法……”他居然还笑了，“请吧。”

这句“请吧”，蕴含了太多的信息……

当然了，就算他不说，兔美也会毫不客气地报警的。

“慢着！”面对这种展开，封不觉岂能坐视不理，他猛然转头，对兔美道，“难道你又要贸然报警吗？兔美酱。”

兔美停止了拨号，抬头看着觉哥道：“贸然？”她顿了一下，“难道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想说……熊吉是无辜的？”

“没错。”封不觉表情肃然，沉声点头。

“不是吧……”连一旁的小叹都觉得底气不足了，在心中念道，“其变态行为已经被人当场指证了……这样还能脱罪？”

“那我倒要听听了……”兔美还真就放下了手机，好奇地问道，“你到底有着怎样的推理。”

“老师！”这时，觉哥突然站了起来，一挥猫爪，指着老师道，“能否让我跟全班同学说几句呢？”

“可以啊。”熊猫老师很平静地回道，“反正这是自习课，你上来说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封不觉闻言微笑，毫不畏怯地走上了讲台。

只见，他往讲台后面一站，双手撑着桌面，二话不说，先用一双猫眼将整个教室里的“人”都扫视了一遍。

那气场……比真老师还像老师。

“各位同学！”片刻后，觉哥开口了，“试问……你们有没有过这样一种经历？”他目光灼灼地接道，“……当你全神贯注地去做某件事时，会忽略与之无关的一切细节。”

“有！”教室里只有一只隼用最快最响亮的语气回应了他，其他的同学全都没作声。

“很好。”封不觉回了一句，“我想说的就是……昨天，熊吉君经历的正是这种情况。”他抬手指向了熊吉，“就像罗丹、阿基米德、第欧根尼……当他们专注于一件事时，纵是死亡的威胁都会被忽视掉。”

“也就是说……他全神贯注地进行跟踪行为，以至于忘了穿衣服么？”兔美在底下接了一句。

“猫三郎。”熊猫老师接道，“就算如你所说，熊吉君是‘忘记穿衣服了’，但跟踪行为本身也是变态行为哦。”

“非也~非也……”封不觉摇头回道，“老师，你们都误会熊吉君了……他并不是在跟踪喵美酱，而是在保护她。”

“我勒个去……”坐在下面听着的小叹都惊了，“这种歪理……能站得住脚吗？”

“正如老师您刚才所说的，最近学校附近有暴露狂出没。”讲台上，觉哥的邪说仍在继续，“这个传言早已是人尽皆知了，所以……女同学们独自放学回家时，必然都是提心吊胆的。”

封不觉说着，转头看了眼喵美：“喵美同学，这点……我没说错吧？”

“呃……没错。”喵美点头应道。

“嗯，我们再来看熊吉君。”封不觉又指着熊吉道，“众所周知，他本人也是有暴露狂倾向的。”

“我怎么觉得他不止是倾向而已呢……”兔美低声接道。

“别打岔，兔美酱。”封不觉用很快的语速阻止了对方的辩驳，抢道，“作为一个有暴露狂倾向的人，熊吉君……应该是最能理解暴露狂心态的。因此……他觉得，应该利用自己这份得天独厚的优势，为同学们做出一些贡献。”

“也就是……一个具备社会责任感的变态吗……”小叹虚着眼，轻声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么一句，这个槽他实在是不吐出来不舒服。

“就是在这份责任感的驱使下，熊吉君决定……”封不觉慷慨激昂、正气凛然地接道，“主动承担起‘沿途保护单独步行回家的女同学’的重任。”他面向熊吉，高声道，“对吧？熊吉君！”

“诶？”熊吉都被问愣了，“是……是的……吧？”

“真相大白了！”封不觉道，“熊吉君跟随喵美回家的理由就是这个……他脸上的狞笑，想必只是单纯的笑容而已，因为身上没穿衣服，所以被误会成了邪恶的笑容。至于他一丝不挂……纯粹是因为脑海中不断思考着应该如何去对付暴露狂，不自觉间……自己也忘记穿衣服了。”

“不可能吧……”王叹之的鸟脸都囧了，心道，“就算这是个充满槽点、逻辑荒谬异常的宇宙，也不至于被这样的一套说辞给蒙混过关吧……”

小叹的想法是没错，但……

“熊吉君，事情原来是这样吗？”听完觉哥的话后，喵美表情微变，看向熊吉道，“对……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

“挺厉害的嘛，熊吉君，对你刮目相看了。”兔美也转头夸赞了熊吉一句。

数秒后，教室中还响起了阵阵掌声……看起来，全班同学都接受了这种设定。

【已成功扰乱“暴露狂跟踪”事件的调查】

【特殊剧本额外技巧值奖励200】

【熊吉对你的仇恨度＋5%】

系统语音即刻就传入了两名玩家的耳中。

这回，封不觉得到的技巧值和“跟踪狂信件”事件中所得的一致，不过熊吉对他的仇恨度却是大大地增加了。

而小叹这边，完全没有获得技巧值，也没有累计仇恨度，他只听到了调查遭到扰乱的那条提示。

“这样都行啊……”这是王叹之听到语音后的第一反应。

“这样都行啊！”连封不觉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说辞槽点爆棚，暗忖道，“这帮家伙和《南方公园》里的那帮货半斤八两啊……”

就在他俩以为即将再度转场时，忽然，又有一句首次出现的系统语音传来：【因成功扰乱三次调查，支线任务已触发】

第009章 相约出游，向着事件进发！

“还有支线任务？”封王二人几乎在同时唤出了游戏菜单。

【协助兔美破获无尸杀人事件】的字样赫然出现在了任务栏中。

【两天后，郊外。】两秒后，即时转场便再度发生了。

蓝天、白云，青色的草地，绿色的远山。

周遭的景物秉持着一种小学生水准的画风，而封不觉和王叹之，也分别以拟人化的猫和隼之形象，融入了这画风中……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兔美、熊吉、喵美、猫三郎和隼太郎这五位小伙伴……】

【相约一同到郊外野餐。】

【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

这次的支线任务……居然还有相应的简介。

“这又是什么情况？”小叹转头看着身旁的觉哥问道。

“唉……系统提示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封不觉叹息着回道，“因为我们扰乱调查的次数达到了三次，所以触发了一个支线任务。”

“莫非……这之后，我们每帮熊吉脱罪三次，都会有一次支线？”小叹接道。

“谁知道呢……”封不觉道，“或许支线只会来这一次，又或许……从第三次扰乱调查开始，每搞定一个事件，都会触发支线任务。也有可能如你所说……每扰乱三次调查，就触发一次支线。”他耸耸肩，“总之……至少得等到第二次触发支

线任务时，我们才能初步确定规律吧。”

“嗯……”小叹点点头，“话说……觉哥啊。”他好像又想到了什么，用提示的口吻说道，“既然是‘支线任务’，根据游戏的设定……即使完不成也不会影响通关的咯？”

“没错。”封不觉应道，“这个是基本原则，所以……这个任务我们就算打打酱油也无妨。”他微顿半秒，又道，“当然了，能做掉最好，这样通关后还会多个奖励。”

“唔……”小叹闻言，已然低头思忖道，“以我们目前所知的信息，暂时能推测出的就是……这个任务中的‘凶手’肯定不是熊吉。”

“哦？”封不觉露出一个赞赏的神色，笑道，“呵……你倒说说，你是怎么推测出来的？”

小叹边想边回道：“既然都是系统给出的任务，二者之间就不可能是自相矛盾的。由于我们的主线之一是【将熊吉的被逮捕次数限制在十次以内】，所以【协助兔美破获无尸杀人事件】的真凶必然不是熊吉，否则就违背了这个原则。”

“正确的推理。”封不觉道，“关键是……得出结论的思维速度也很快，看来你最近确是锻炼过了。”

“嘿嘿……”小叹讪讪一笑，“过奖。”

“从小到大，我对你循循善诱，谆谆教诲，但你仍然像个傻帽。”封不觉的下一句话便话锋一转，开启了嘲讽模式，“而古小灵……只是蹂躏了你几个月，你都学会抢答了。”他顿了一下，“看来……你这人就是贱啊。”

“喂……为什么你这话没有被系统屏蔽啊……”小叹虚着眼道。

“估计是系统也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吧。”封不觉回道。

“系统也觉得我贱啊！”小叹也不知为何，吐槽之余，还抬头看了看天。

他们俩站在那儿聊了几分钟后，只见两道熟悉的身影自远处走来。

“猫三郎！隼太郎！”喵美在十几米外便挥手跟他们打起了招呼。

兔美就跟在她的旁边，与其并肩走来。

虽然是出来游玩，但她们的衣着打扮和平时上学时完全没有区别，连肩上背的书包都是学校通用的那种红色双肩包。

今天，喵美还是穿着一件淡绿色的连衣裙，右边的耳朵上别着一个红色的蝴蝶结。而兔美也是一成不变的绿衣粉裙，变得只有她衣服上的文字（兔美上衣正面的文字经常会变化，每次登场时都会印有诸如‘猛兽’、‘肉食’、‘士’、‘踝’等等槽点满满且意味不明的内容）。

“让你们久等了。”待她们走近以后，兔美便开口对觉哥和小叹说道。

说罢，她又转头朝周围看了看：“诶？熊吉君还没有来吗？”

“呃……没看见他呢。”封不觉回了一句，随即又对小叹道，“隼太郎，你用鹰眼视角看一下吧。”

“什么鹰眼视角……刺客信条么……对我来说不就是正常地看东西么……”念叨归念叨，小叹依然是踮起脚尖，朝四周眺望了一番。

他本来也就是随便看看而已，但没想到，还真就望见了……

“啊，我看到他了，大概离这里还有一公里左右的样子吧。”小叹望着一个方向言道。

“哦。”兔美应了一声，“那我们就先出发吧。”

“诶？不用等熊吉了吗？兔美酱。”喵美问道。

“不过就是个变态而已，他不来会更好吧。”兔美回道。

“那你还一来就问他在哪儿……”封不觉接道。

“OK！GO！”兔美无视觉哥的吐槽，牵着喵美的手大踏步地前进了。

……

十五分钟后。

“哈啊……哈啊……”气喘吁吁的熊吉终于赶上了他们四人，“太过分了！大家！明明约好了要一起出发的呢！还好这里是平原，我正好望见你们了。要不然我还不知道你们已经走掉了呢！”

嘀嘀嘀——

熊吉话还没说完，手机的按键声已经响起，这是兔美报警的声音。

在沉默中，四道迥异的目光望着熊吉。

这四种眼神……或锐利、或尴尬、或蛋疼、或像条死鱼……

“喂！为什么又要报警啊！”上身赤裸，并穿着一个粉红色文胸的熊吉一脸莫名地看着兔美问道，“我干什么了呀？”

“失算了……”封不觉摇头念道，“我差点儿都忘了……在支线任务进行的过程中，主线任务也是不会停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完成这个‘无尸杀人事件’的任务过程中，依然要提防着熊吉的各种变态行为么？”小叹接道。

“唉……也罢……”封不觉长吁一口气，“往好的地方想，在这一事件中，我们还有机会在熊吉实施犯罪以前就阻止他……”

第010章 原来是你们这三个家伙……

面对兔美那犀利的眼神，熊吉有些语无伦次地言道：“难道……不对……这是……”

“到底是从哪里偷来的？你这变态熊。”兔美一脸嫌弃地摁着手机，并用余光看着熊吉说道。

“不……不要报警啊！这是我自己的东西啦。”熊吉回道，“难道法律上有规定不能穿自己的胸罩出门吗？”他皱着眉头，换上一副认真的表情，“况且……我虽然是个色魔，但我可不是变态哦！居然将色魔和变态相提并论，真是匪夷所思！就算我是变态，那也我也是被冠以变态之名的色魔而已！”

兔美的冷汗都下来了，她嘴角抽动着，接道：“所以说……那不就是最恶劣的人渣了嘛……”她撇了撇嘴，“不过……既然你穿得是自己买的胸罩，那就代表没有受害人，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事件。”

“是啊是啊！”熊吉回道。

封不觉和王叹之也在一旁帮腔：“没错没错，是自己买的就没问题了！”

“怎么可能会没问题呢……”兔美接道，“的确，这算不上是什么‘事件’，但是……身为男性，穿着一件文胸在公共场合到处走，无疑是有伤风化的，我还是要报……”

“兔美酱，虽然你说的也有道理……”熊吉沉声打断道，“但……仅仅是穿着自买的胸罩出门都会被报警，你不觉得这世间已经失去了所谓的人身自由了吗？”

“治安条例就是为了限制你这种变态的自由才存在的啊。”兔美拿着手机，面带微笑道，“再说……我就是喜欢报

案，不行吗？”

“求你啦，住手吧！”熊吉接道，“每次都为了这点小事就把警察叫来，就好像……人除了在厕所和家里以外就不能露出内衣了一样啊！”

“这不废话么……”听着这神一样的对话，小叹都惊了，他在心中念道，“你这变态脑中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行了！熊吉！”此时，封不觉已然行动了起来，“你他喵的给我少说两句！”他喵喵地就爆了句粗口，并一把扯下了熊吉身上的文胸。

“哈~”熊吉见势一怔，但也只是惊叫一声，并未做出反抗。

“好了。”觉哥拿着那个粉红色的胸罩，转头对兔美和喵美道，“他已经把文胸脱下来了。”他指了指熊吉，“现在是夏天，男生上半身不穿衣服背个书包，也算是正常现象吧。”

“唔……既然猫三郎你都这样说了……”兔美沉吟片刻，还是把手机给放下了，接着，她便看向熊吉，说道，“这样吧……我暂时先不报警。今天这一天，对你在郊游中的行为、态度进行观察，如果你老老实实、正正经经的话，就不把你送去卫生所了。”

“诶？卫生所？”熊吉奇道，“不是警察局吗？”

……

三十分钟后……

五人一路向北前行，不知不觉也已走了几公里远。

“觉哥……”视力过人的小叹似乎发现了什么，他不动声色地微微侧身，悄声对身旁的封不觉道，“十一点钟方向，大约1.2公里外，有一撮聚在一起的人影……”

“收到。”封不觉应了一声，随即又接道，“那边八成就是‘案发现场’了，你先别张扬，等我们走近一点再看看情

况。”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视线一直停留在前方的熊吉身上，看起来……比起支线的案件，他更担心的是熊吉会犯事儿被抓个现行。

众人又走了一会儿，不多时，便来到了“那撮人影”的附近。

“啊！是犬之助警官。”在几十米开外，喵美便瞅着那边说道。

因为犬之助穿着警察制服，而且其本身的毛色是白色的，所以……即使视力不是很好的动物，也能在很远就将其认出来。

“哦！难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案件了吗！”熊吉激动道。

“我们过去看看吧。”兔美接道。

于是，在觉哥和小叹还一句话都没说的情况下，众人就已经朝着那儿去了……

此刻，在那片草地上，一共站了四个“人”，和一匹马。

马，是一匹带鞍的白马。

“人”，则分别是以下四位……

第一位，是大家所熟悉的犬之助警官；第二位，是一名身着橙黄色袈裟的光头和尚；第三位，是一只脖子上围着条红领巾、头戴金箍的人脸猴精；第四位，是一个身着蓝色古装、皮肤发绿的河童精。

走到近前时，封不觉便看清了那些家伙的样貌。

这一瞬，他的蛋，越发得疼了……

“是你们这几个家伙啊……”两秒后，觉哥便低头扶额，心中念道，“话说……你们和熊吉原来是同一个宇宙的吗……日和宇宙原来是相通的吗……”

封不觉的思路还没跟上眼前这糟糕的展开，兔美已经上前跟对方攀谈起来：“犬之助警官，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哦，是兔美酱啊。”犬之助回头看向五名小朋友道，“这里发生了事件哦。”

“看吧！兔美酱，果然是事件唷！”熊吉接道。

“是什么样的事件呢？犬之助警官。”这时，封不觉也走上前去，换上一副肃然之色，问道，“方便的话跟我们说一下吧，也许我们能帮上忙。”

“哦~哦！”熊吉在旁起哄道，“又能看到久违的名侦探推理对决了呢！”

“凶手不是你的话……应该多少会有点对决的味道了吧……”小叹低声嘀咕了一句。

“嗯……”另一边，犬之助考虑了几秒，看着兔美和觉哥道，“今天上午，局里接到了一个匿名的报案电话，报案者称，他目击了一场凶杀案，案发地点就在距离此地十公里左右的一条小溪边。”他顿了一下，“根据报案人的描述，他看到一个人类、一只猴子和一个河童一起袭击了一只猪，然后他们就牵着一匹白马朝西逃走了。”说着，他就朝后方那三位瞥了一眼，“于是，我就一路徒步追踪过来，正好遇见了这三个家伙……”

第011章 反洗脑，三藏师徒的逆袭！

“警官先生，如果要抓的话就请先把他抓走吧，你看这家伙的样子就知道他不是好人了。”这时，那个穿着袈裟的和尚说话了。他毫不避讳地当面指着身边的那个河童精，准备怒卖队友。

“喂……”那河童的反应倒也不大，只是转头看向和尚，冷冷道，“身为师父，遇到事情的时候立刻出卖弟子，就不觉得可耻吗？”

“少啰唆！”和尚喝了一句，继续对犬之助道，“警官，我跟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相信我。”他瞪大了眼睛，上前抓住了犬之助的双手，“我可是那个著名的三藏法师啊！出家人不打诳语！”

“呵呵……”犬之助干笑一声，“我还是圣德太子呢，你省省吧。”他一把将对方推开，“你要是再突然碰我，我就咬死你，并在报告书里写上‘袭警’。”

“对不起，我错了，我就不该被生下来。”三藏当时就低头认了个错。

“居然认错了……”作为围观者的小叹当时就被这货甩了一脸节操，他不禁念叨，“这家伙也是够没脸没皮的啊……不过……从造型来看……这几个家伙莫非真的是……”

“啊……没错。”封不觉退了两步，凑到小叹身旁，轻声接道，“这三个家伙，就是日和宇宙的三藏师徒。”

“呃……”小叹没看过有关他们的故事，故而疑惑道，“所以……那个和尚是三藏，猴子是悟空，而河童男……是悟净？”

“对。”觉哥点头回道。

“诶？八戒去哪儿了？”小叹又问道。

“被他们吃掉了。”封不觉用很平稳的语气迅速回道。

“哈？”小叹好像没听清楚一样，愣了一下，“你说什么？”

封不觉耸耸肩：“犬之助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一个人类、一只猴子和一个河童一起袭击了一只猪，然后他们就牵着一匹白马朝西逃走了’……”

“我说……这日和宇宙到底是个怎样的世界啊……”王叹之感觉自己的童年好像被毁了，“说好的搞笑呢……我怎么觉得这里发生的故事都好黑暗啊！”

“要淡定。”封不觉道，“虽然冷静下来想想是有很多非常可怕的情节，但乍看之下还是蛮搞笑的嘛。”

“你这话说反了吧……”小叹接道，“从语气到前后内容都反了吧！”

他俩说话之际，对面那位“悟空”已走到了犬之助的面前，绷着脸说道：“警官先生，匿名举报什么的……怎么可以相信呢。也许只是有什么人看我们师徒不顺眼，于是随意编造了一起所谓的‘凶杀案’，想要陷害我们。”

“对啊！哈哈！”三藏一听这话，喜形于色，立刻换上了得意的嘴脸，对犬之助道，“说我们袭击了八戒，证据在哪里呢？”

“哦……被害人的名字叫八戒吗？”犬之助听到这里，掏出了随身携带的一本小本子，在上面记了几笔。

“真是大白痴……”悟净望着三藏的背影，冷冷地补上了一句嘲讽。

“住口！你这逆徒！”三藏回头喝道，“为师不过是不小心说漏了嘴而已，这种时刻，我们要团结！”

趁着他们对喷的间隙，悟空似乎又想到了主意，他再度开口对犬之助道：“警官先生，本来是有一个叫做八戒的男人

和我们三个一起同行的，但今天上午他已经独自离开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是吗……”犬之助狐疑地念道。

“哈！”这时，封不觉大踏步地冲上前来，冷笑一声，“自己走的？”他将对方的说辞重复了一遍，语气中充满了不屑，“那好……你们倒是说说，他临走前跟你们说了什么？”

“他说了……”悟空刚要开口回答。

“且慢！”封不觉高喝着打断了他，“一个一个来。”他指了指犬之助警官，“请你们三位轮流……小声地把八戒临走前所说的话，转述给犬之助警官。”

此言一出，那三人皆是神色陡变。

“怎么了？有困难吗？”觉哥看着他们的表情变化，当即笑道，“做贼心虚了吧？”

“无妨……”不料，悟净很快就恢复了冷静，用平稳的语气回了一句，并对悟空和三藏使了个眼色，“……实话实说就是了。”

……

三分钟后……

询问结束了。

“警官，他们说得都一样吗？”封不觉望着从远处走回来的犬之助问道。

很显然，刚才悟净那从容的态度，让觉哥感到了一丝不安。

“不一样。”犬之助回道。

“啊哈！”封不觉当即转头看向了三藏师徒一行人，“这下……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三张冷笑着的、得意的脸。

“嗯？”觉哥见状一愣，又回头看了看犬之助。

犬之助接着说道：“虽然他们所说的内容不一样，但意思差不多……”他稍稍停顿了两秒，叙述道，“关于八戒临走前所说的话，三藏的版本是……‘等等，住手，真的不要啊，我真的不好吃啊，吃起来就像马粪啦，真的！’”他抬爪指了指悟空，“悟空的版本是……‘你们仨干嘛一边打量我一边窃窃私语啊……快停止啦！感觉好奇怪的呀！’”他又指了指悟净，“而悟净的版本是……‘我说啊，什么要不要吃啦，哪边好吃啦，这种黑色玩笑就不要再开了吧！诶？不是玩笑？’”

“吃掉了啊！真的把八戒给吃掉了啊！”犬之助的话还没说完，小叹就震惊了，待他把那三句话全都讲述完，小叹便吼了起来，“而且是预谋已久的感觉啊！”

“不不不……”悟净看着小叹摇了摇头，“八戒只是走掉了而已，我们并没有对他怎么样。”

“没错。”悟空接道，“他只是害怕被我们给吃掉，所以就走掉了。”

“哼哼哼……”这三个人里，就数三藏最贱，此时，他也是笑得最得意的，“就是这样了，我们可以走了吗？警官先生？”

“喂……这么明显的杀人（猪）食尸事件，不可能放他们走吧？”小叹高声对犬之助道。

“那当然了。”犬之助回了他一句，然后看向那三人道，“你们的胆子倒是挺大，在说出这种供词后，还认为自己可以离开吗？”

“就是就是！”就连熊吉也在旁义愤填膺地喊道，“你们看……兔美酱的眼神都变得锐利起来了！”

在这种氛围下，在场的所有人中，只有一个……露出了凝重之色。

封不觉当年看日和时，对《西游记：旅程的终点》这个故事的印象还是很深的。说实话，这个故事……细思恐极。

不走心地去看，或许会看不懂。稍稍认真点看，会觉得很好笑。但再往深里想……就让人头皮发麻了。

为什么表面和谐的师徒三人一来到名为“天竺”的终点线前，就露出了种种病态的执着？为什么三藏被如意棒爆了两次菊，爆得鲜血淋漓，却仍能健步如飞？为什么孙悟空的头上明明戴着金箍，三藏却没念过紧箍咒？为什么同样是妖怪，悟净的口中是长满尖牙的？而悟空却没有……为什么他们的脸在特定的时候会发生变化？为什么身为人类的三藏……最后能爆出极长的利爪？这些生理上的变化，会不会和他们吃了八戒有关？如果他们只是因为饥饿而吃掉同伴，为什么不吃掉那匹白马？最后的最后……那个率先通过“终点”的八戒，又到底是灵魂呢？还是幻影呢？

“怎么回事？”封不觉看着对面那三人，思绪急转，“他们这种有恃无恐的态度……是准备干嘛？”他眼神微变，“难道想用武力逃跑？”念及此处，觉哥立刻回忆了一下日和世界中的三藏师徒都有些什么能力，“但是……这三个家伙只是搞笑漫画中的人渣师徒而已，和真正的《西游记》大概只有半毛钱的关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的能力分别是……悟净的鞋子特别长、三藏的帽子能变长、悟空的棒子可以伸长……还有就是……他们三个的指甲都能探出来变成很长的爪子。”

他略一思忖，就否定了这个推测：“嗯……应该不会的。要动手早就可以动手了，之前我们还没来这儿时，他们可是三对一……那时候下手的成功率肯定比现在高一些。”

想到这儿，他沉吟道：“难道说……他们要用的办法是……”

“看来……警官先生你还是不明白啊。”这一刻，悟空开口了，“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人会把自己的伙伴杀掉然后吃下去呢？”他说着，看向了数米外的熊吉，“比如……那边的熊，你会把你身旁那只兔子给吃掉吗？”

“诶？”熊吉瞪大了眼睛回道，“说什么呢？我怎么会做这么可怕的事呢？”

“呵呵……这不就对了。”悟净这时又接道，“这种事明显是有悖常理的，而且……就算我们真的对八戒起了歹心，会那么明目张胆地在他面前讨论吗？”

“小叹……”听到这儿时，封不觉歪过头，悄声在小叹耳边道，“看出来了没有？这三个家伙……正在做我们先前做过的事……”

第012章 兔美酱，霸气侧漏的名推理！

“所以说呢……我们的行为，很明显都是演技而已。”三藏接过两名徒弟的话头，自信满满地接道，“其实真相很简单……我们三个都不太喜欢八戒，一直就想把他赶走。但这家伙太迟钝了，完全没有体会到我们的恶意……于是，我们就装出一副想要吃了他的样子，并且明目张胆地在其面前表现出来，想借此将其吓跑。”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今天上午……这个计划终于成功了。”悟空用很快的语速接道，“在那条小溪边，我们一步步逼近八戒，装成一副要吃掉他的样子。那个笨蛋总算是害怕起来，转身逃走，再也没有回来。”

“现在想来……那个匿名的报警电话，十有八九就是八戒自己打的吧？”一旁悟净也接道，“被我们赶走以后，隐隐察觉到了真相，怀恨之下，就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报复。”

“呵呵……”三藏很嚣张地笑了起来，“明白了吗？警官先生，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事件’。就算有，也不过是一起‘报假警’事件，而且犯人也不是我们。”

“唔……好像有道理啊。”这时，兔美那锐利的眼神已恢复了平静，她摸着下巴念道，“在这人烟稀少的郊外，行凶时正好有目击者在附近看到的概率是很低的。再者……匿名报案什么的，本就有点奇怪。”

“看吧，那个‘眼神好糟糕’的小姑娘都这么说了。”三藏指着兔美对犬之助道，“我们可以走了吧？”

“嗯……”犬之助微微颔首，似在犹豫。

“哈！”忽然，觉哥大笑一声，看向犬之助，“犬之助警官，你真的相信他们所说的吗？”他这句根本不是疑问句，所

以他也没等对方回答，便又转头对兔美道，“还有兔美酱，身为名侦探，就这样把有罪的人给放走……真的好吗？”

“哪尼～”闻言，三藏、悟空和悟净三人齐刷刷地将视线投向了觉哥。

三藏当即咬牙切齿道地瞪着封不觉道，“我说……那个长得像猫的小子……你从刚才起就一直在那儿使坏，究竟是什么意思？”

“少废话，你这秃头！”封不觉单爪叉腰，另一指向三藏道，“自以为信口雌黄就可以脱罪了吗？”

“好像是可以的啊……”旁边的小叹不禁在心里吐槽道，“我俩不就这样帮熊吉脱罪三次了么……”

“什么！你这可恶的小鬼！竟敢叫我秃头！”三藏抓狂地高声道，“老衲的头发是剃度的，不是脱落的！”

“为什么会在意那种事啊……”悟净冷冷接道，“结果不都是变成光头么……”

他话音未落，三藏已挥臂朝他一指：“要说秃头的话……那边那个河童才是地地道道的地中海啊！”

“喂！河童天生就是这发型啊！”刚刚还一脸淡定的悟净瞬间变脸，朝三藏吼道，“以河童的观点来看，本大爷的头发还是很浓密的啊！”

“你明明也很在意吧……而且这种狡辩也未免太幼稚了吧……”悟空虚着眼，望着他那俩活宝同伴，其红领巾已然风中凌乱了。

“住口！你这臭猴子！”下一秒，悟净转头对悟空道，“你分明也是个和尚，为什么只有你满头都是毛？怎么想都不合理吧！”

“啊……经你这么一提醒……”三藏也回头看向悟空，露出了虎视眈眈的神色，“就连八戒都是光头啊……为什么你这臭猴子可以例外呢？”

“因为我是猴子啊混蛋！”悟空惊道，“猴子全身有毛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你不用解释了……”三藏说这话时，已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把剃须刀来，“事不宜迟……为师现在就来帮你除去那三千烦恼丝吧！”

“喂……你要干嘛？”悟空当时就慌了，面露骇然之色。

“悟净，帮我抓住他！”三藏见他好像要跑，赶紧喊队友帮忙。

悟净的动作确是神速，师父的话还没说完，他就已经从后面钳制住了大师兄的双手。

“住……快住手！”悟空挣扎着吼道，“混蛋！你们这俩秃子竟然党同伐异！”

“警官，你都看到了吧。”见此情景，封不觉面无表情地来到犬之助身旁，说道，“事实胜于雄辩……这三个家伙，天生就有严重的暴力倾向，会因为一点点小事，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而且……他们根本不会顾忌对方是不是自己的伙伴，或者说……越是伙伴，他们越是无所顾忌……”

“嗯……”犬之助点头道，“有道理啊……”

这时，兔美的眼神也再度变得锐利起来：“不愧是猫三郎，轻易就揭露出了他们的本性，要不然我们就都被骗了。”

“啊！好可怕！使用暴力什么的，最讨厌了！”喵美在旁边捂住双眼，惊叫起来。

熊吉顺势走了过去：“喵美酱！不要怕，快到我的怀……”

“你给我安分一点……”小叹眼疾翅快，一个箭步上前，就把熊吉给挡了下来，将后者的一次作死行为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另一边……看到众人的反应，那师徒三人组又一次显出了慌乱。

“诶……等等，我们这只是……”

“只是闹着玩儿而已……”

“没……没错，我们平时都是这样闹着玩儿的。”

但这次，犬之助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了，他肃然上前，拿出了绳子：“好了，有什么话跟我到局里再说吧。”

“给我等一下！”见状，三人中最为冷静的悟净还在垂死挣扎，“警官先生，即使我们的言行再可疑……只凭一个匿名电话和想当然的推测就要将我们逮捕，也有点说不过去吧！”

“哼……说得好！”三藏又来劲儿了，“证据呢？决定性的证据在哪儿呢？”

“你们这帮家伙！”此刻，猥琐的熊吉居然一脸正气地上前一步，朗声喝道，“什么证据不证据的……拥有数百次被捕经验的我，从来就没有提过那种要求！坦然面对被捕的结果才是真正的绅士啊！”

“这只裸熊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从刚才起就一直在那里了。”

“貌似是个变态啊……我们被变态给教训了吗……”

看起来，就连那仨人渣都不买熊吉的账。

“你们三个……不要太嚣张了……”这一瞬，兔美忽地迎上前来，用可怕的眼神瞪着他们，厉声道，“竟敢看不起熊吉君丰富的被捕经验……”她杀气一现，“赶快给我跪下道歉。”

“对不起……我就不该被生下来。”

“对不起……和您呼吸一样的空气真是抱歉。”

“对不起……请原谅我的无礼，也给我一次成为变态的机会吧。”

他们跪得很利索，并几乎同步地说出了这样三句话。

“当然了，那只臭熊的言论只是变态的悲鸣而已，并不是

什么值得赞同的观点。”下一秒，兔美话锋一转，“证据确实是很重要的……”她说着，朝旁边走了几步，来到了那匹白马的跟前，“马先生，请问一下，八戒是被他们三个给袭击了吗？”

“没错，他们把八戒给吃掉了。”白马很干脆地回道。

“我擦类——”三藏师徒当时就惊了，“原来你会说话的吗！”

“猫、狗、兔子和熊都会说话，猴子和河童也会说话，为什么我就不能说呢？”白马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反问道。

【兔美酱，霸气侧漏的名推理】嗓音低沉的旁白，莫名地在两名玩家的耳边道了这么一句。

紧接着，兔美便打了个响指：“唷！案件顺利解决啦！”

第013章 野餐开始，浮出水面的新案件

【支线任务已完成】

【特殊剧本额外奖励：当前等级经验值2%】

当三藏他们一行人被犬之助警官押走后，封不觉和王叹之的耳边便响起了系统提示。

他们打开游戏菜单看了一眼，【协助兔美破获无尸杀人事件】这条已然被勾去了。从结果来看，这个支线事件的奖励是经验值，而非主线事件中的技巧值；熊吉的仇恨度也没有因为事件的解决而增加。

“很好，这个任务可比主线要轻松多了。”封不觉看着游戏菜单评论道。

“不过……觉哥你确实厉害啊，在情势急转直下的时候，用一次简单的挑拨就逆转了局面。”小叹接道。

“嗯……因为对原作还算了解，所以，我大概能知道……如何才能对付这个‘日和宇宙’中的人物。”封不觉沉声道，“除了个别智商和三观比较正常的角色……比如曾良君（河合曾良）、平田君（平田平男）、妹子（小野妹子）……这些人之外，其他大部分角色都有着一定程度的逗逼属性。”他一本正经地解释道，“也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只要你稍微旁敲侧击一下，他们就会说出、或做出槽点满满的事情来。”

“所谓的搞笑役本能吗……”小叹的神色也莫名严肃起来。

“没错，就好比是‘看见香蕉皮就忍不住想去踩一脚并夸张地摔倒’的那种冲动……”封不觉接道，“这个世界中的大部分角色都有这种属性，包括兔美都有……她经常会若无其事地向熊吉提出类似于‘最近都没什么案子，不如你就从楼上跳下去一下吧’这样的要求，还有她的‘瞪眼表情’……这些都是该角

色制造槽点的特性。她本人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属性的存在，也不可能去改变。”

“哦……”小叹点点头，“我好像有点明白……为什么熊吉会如此频繁地犯罪并屡屡被捕了……”

“猫三郎，隼太郎，准备出发了唷。”

就在他俩交流之际，兔美、喵美和熊吉三人已重新整装，此时，离他们最近的喵美回头叫了他们一声。

“噢，来了。”封不觉高声应了一句，随后就和小叹一同走了过去。

“诶？这次没转场呢……”王叹之边走边低声说道。

“那就说明……接下来还会发生些什么……”封不觉轻声接道。

……

三十分钟后……

五名小伙伴来到了一片风景秀丽（就该世界的画风而言）之处。

此地百卉含英，水色山光，微风和煦，鸟语花香。确是一个野餐的好去处。

五人走了这许久，也已有些疲倦了，正好可以在草地上歇息一下，顺便进餐。

“啊！糟了！先前为了追赶大家，跑得太急，结果包里的蜂蜜都流出来了，所有东西都变得黏糊糊啦！”

喵美刚把野餐布铺到地上，熊吉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自己的背包，但是……在打开的瞬间，他便一脸懊恼地说出了这样一句台词。

“真是个笨蛋啊。”兔美用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他，“你可别指望我会把食物分给你哦。”

“诶——”熊吉很委屈地说道，“太……太冷漠了吧，兔美酱！”

“行了行了……”小叹看熊吉可怜，便拍着后者的肩道，“我的食物分给你一些吧。”

“啊！你真是个好人！”熊吉立刻用感激的眼神望着王叹之道。

【熊吉对你的仇恨度-2%】与此同时，一句系统提示在小叹耳边响起。

“哦？原来可以这样减少他对我的仇恨度吗……”小叹心中念道，“虽然仍不知道这个‘仇恨度’的意义何在，但感觉上……是越低越好吧。”

他一边想着，一边已屈膝坐在了野餐布上，并把肩上的背包（自上次转场后，小叹和觉哥的肩上便出现了背包。早在遇到三藏师徒之前，两人便分别替对方检查过了，背包里装的都是很普通的食物）取了下来。

“嗯……我看看……”小叹逐一拿出了背包里的东西，里面有两个便当盒和两盒饮料，饮料都是纸盒包装，附带吸管的那种。先前觉哥帮小叹检查背包的时候，还曾就此分析了一下……“隼太郎”的“翅手”很可能是不能拧瓶盖的，而其鸟嘴也不能很好地通过瓶口喝东西，所以……他只能喝这种包装的饮料。

“我有两个便当，就分你一个吧。”小叹把背包里的东西都拿出来以后，便随手拿起一个递给熊吉。

“太……太感谢了！”熊吉感动地泪眼汪汪，接过便当道，“你这份恩情我一定会好好报答的！”

“呵……呵呵……不用了吧。”小叹干笑着回道。

这一刻，他忽然觉得，撇开各种犯罪行为不提……熊吉也算挺萌的一个角色嘛。

当然了……他这短暂的好感，很快就会荡然无存的。

……

五分钟后……

“啊，兔美酱，连鱼卵都没有好好嚼，就把青鱼一口给吃掉了呀！”看着兔美的吃相，熊吉不禁露出了很为难的神色。

“吃着他人的食物，竟还对别人的吃法评头论足？”兔美转头瞪着熊吉，没好气地接道。

“喂喂……熊吉吃的是我的食物吧……”小叹心道，“为什么这家伙的语气……好似人家在吃她的东西一样啊……”

“对了……熊吉……”封不觉这时接道，“既然你的背包都被蜂蜜给弄脏了，为什么不到那边的小河边去洗洗呢？黏糊糊的背在背上不难受吗？而且这玩意儿放得越久越难洗干净吧。”

“啊，有道理。”熊吉愣了一下，点头应道，“那我就过去洗啦。”

说罢，他便站了起来，拿起了放在草地上的背包，奔着十几米外的一条小河去了。

“觉哥……你这是……”小叹转头看向封不觉，试探着问道。

“尽量减少他和兔美、喵美的接触。”觉哥压低了声音回道，“免得他一言不慎又露出什么罪证来……”

“嗯……好办法。”小叹也低声接道。

“诶？喵美酱。”另一边，兔美好像发现了什么，开口对喵美道，“为什么你没穿袜子呀？”

“哦……”喵美蹙眉回道，“其实啊……昨天晚上我家里被盗了。”

一听“被盗”二字，觉哥和小叹的表情瞬间就凝重起来。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是熊吉干的吧。”

“是盗窃案件吗……报警了吗？”兔美接道，“需不需要我

来……”

“不用了，兔美酱。”喵美解释道，“被盗的只有我的袜子而已，其他东西都没丢。”

此言一出，兔美的眼神又变得锐利起来了：“你说什么！”她高声道了一句，并猛然转头，看向了远处的熊吉。

然后……她便起身，朝后者冲了过去。

“别冲动啊！”觉哥和小叹几乎在同时反应过来，拔腿就追。

“你这变态熊！”兔美跑向熊吉，大声喊了起来。

正在河边洗背包的熊吉听到声音回头一看，顿时被吓了一跳：“诶？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

“昨天有小偷潜入兔美家里，偷走了她的袜子！”兔美边跑边说，眨眼已到了熊吉跟前。

“喂……那和我有什么关系，你干嘛露出这种怀疑的表情朝我冲过来啊？”熊吉满头大汗地问道。

“依我的推理……”兔美的双眼都发出金光了，“百分之五百是你这只臭熊干的！”她说着，便上前托住了熊吉的胳膊，“就在你手上吧！快交出来吧！”

“不……不是我啦……我没有……”熊吉辩解之余，一路挣扎着后退。

却不料……数秒后，他脚底一滑，“噗通”一声，倒摔进了河里……

第014章 案件节奏的转变，忽然就宣告被捕？

“啊——”熊吉惨叫一声，跌进了河里。

这一瞬，封不觉和王叹之皆是倒抽一口冷气。他们生怕熊吉被水冲走或者淹死……这样主线可就没法儿完成了。

“呼啊……哈啊……哈啊……”好在，熊吉的脑袋很快就探出了水面，并大口喘息起来。

因为这条河不算很深，水流也并不湍急，所以熊吉稍微扑腾了两下，就重新浮了上来。

“吓死我了……”小叹一边说着，一边抹了把汗。

“呼……”觉哥也松了口气，并念道，“还好他起来得及时……刚才我差点儿就一脚把你给踹下去了……”

“喂……这又是为了什么啊？”小叹愣道。

“当然是为了送你下去救人咯。”封不觉回道。

“且不说系统会不会让你踹我……”小叹虚着眼，看向觉哥道，“想救人的话……一般是自己跳下去吧！”

“猫怕水你不知道么？”封不觉理直气壮地接道。

“说得好像隼就可以游泳了一样……”小叹嘴角抽动着回道，“等等……话说回来，熊才是会游泳的动物吧！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啊！”

“诶？对啊……”封不觉摸着下巴接道，“由于其变态属性过于抢眼，‘动物拟人化’的基本特征都已被我们忽视了吗……”

两人对话间，远处的喵美也小跑着赶了过来，而这时，熊吉也已从河里爬上来了。

“啊……好险，还以为自己要死了……”熊吉跪坐在草地上，河水从他的身上滴下，使其看上去狼狈不堪。

下一秒，他突然又想到了什么：“啊！我的背包……”他又回头看向小河，“呃……已经被河水冲远了……”

这时的熊吉，一脸委屈、眼角垂泪，看上去非常可怜。

“算啦，熊吉君。”小叹还是天真善良的，他看着这一幕，觉得有些不忍心了，于是上前安慰道，“反正只是个黏糊糊的书包而已……人没事就好啦。”

“兔美酱，你太过分啦。”就连喵美也对兔美道，“就算我家被盗了，小偷也未必肯定就是熊吉君啊。”

“没关系的……喵美酱。”熊吉双手撑地，保持着标准的ORZ姿势，用苦涩的语气念道，“皆因我平日里行为不端，故而自作自受……”

在这种气氛下，兔美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她看向熊吉的眼神也不再锐利，相反，还带上了几许愧疚之色。

“嗯……”兔美犹豫了一下，说道，“是我做得太过火了。对不起，熊吉君。”说着，她还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块手帕，递了上去，“你的毛都湿透了，用这手帕擦一擦吧。”

“诶？”然而，就在此刻，熊吉的神色毫无征兆地恢复了猥琐，语气也变得略有些嚣张，“啊，那个啊……不必了……”话音未落，他已站了起来，分别从裤子两侧的口袋里掏出了两只袜子，“擦水的话……我有更好的东西呢～呼呼呼呼～”

沉默，降临了……

在锐利的、惊异的、蛋疼的、死鱼般的四道目光注视下……熊吉若无其事地用一双粉红色的、绣有郁金香图案的、明显是别人穿过的袜子……为自己擦了脸。

【主线任务进度变更】

【三天后，学校。】

觉哥和小叹尚未从那种无话可说的状态中回过神来，任务提示和转场便接踵而至。

眨眼之间，两人便从郊区来到了教室中。

他们打开任务栏一看，熊吉的被捕次数竟已然跳成了“2”。

“这什么情况？”小叹又惊了，“兔美都还没报警呢……熊吉就算被捕了？”

另一边……封不觉的反应和小叹可不一样，或者说……他的反应和绝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在遇到这种突发的、出乎意料的变故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通常不是“向别人提问”，而是“问自己”……

接着，他会试着依靠自己的知识、推理、想象……竭尽全力去解答这个问题。就算得不出确切的结论，至少也能做出几个合理的、可能的推测来。

而上述这个过程，在封不觉脑子里完成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三秒……

因此，当小叹把问题问出口时，觉哥往往已经可以给出答复了。

“这个案子……也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封不觉向左转头，对着邻座的小叹道，“它向我们阐述了这个剧本中……‘熊吉的第二种被捕形式’。”说话间，他已抬头扫视四周，迅速在教室的另一头找到了熊吉和兔美的身影，“嗯……确实不能大意呢……”

“第二种被捕形式？”小叹将觉哥话中的关键部分重复了一遍，随即疑道，“就是像刚才那样……在熊吉拿出罪证的瞬间，直接将其视为被捕，然后立刻转场？”

“没错，就是这样。”封不觉道。

“这种形式是怎么触发的啊？”小叹道，“难道跟支线任务有关？”他面露担忧之色，“如果接下来全都这么搞……我们可就难办了啊……”

“和支线没什么关系。”封不觉道，“关键因素……还是在你我身上……”他思索了两秒，解释道，“要比喻的话……先前我们遇到的那几个主线事件，其实只能算是‘训练关卡’而已。那是系统为了让我们熟悉一下这个剧本的基本玩法而安排的……在那些事件中，直到警方把熊吉押上警车、带离现场之前……我们都可以设法去逆转局面。”他微顿半秒，“但从刚才那个事件开始，情况恐怕就不同了……现阶段，只要熊吉成功做出那种‘不打自招’的行为，系统就会宣告‘被捕’，案件也随之结束。”

“也就是说……”小叹若有所思地接道，“从现在起，待兔美准备报警时再去改变她的想法……已经行不通了。我们必须在熊吉的作死意图转化为行动之前就先发制熊，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一旦他做出来了，咱们想再去掩盖就来不及了。”

“是的。”封不觉回道。

“这也太难了吧！”小叹说道，“这家伙跟个定时炸弹似的，随时都可能自曝（是的，这里用了曝光的曝），我们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如何才能……”

“有提示的。”封不觉打断了小叹的牢骚，给出了建设性的回应，“比如刚才那个案件……从转场完毕，到熊吉暴露罪证期间，我们得到过不止一次暗示。”他竖起猫指，念道，“首先，他出场时穿着胸罩、说着糟糕的台词……这就已经是给我们敲响警钟了。其次，现在回想一下……他迟到的原因，八成就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出去偷东西，导致睡过头了。还有，在喵美说到自己的袜子被偷时，我们就该想到了……东西肯定就在熊吉身上，即使不在裤子口袋里，也在别的什么地方，比如塞在嘴里当作脸部的填充，或者夹在【哔——】门里。”他叹了口气，“唉……所以我说，咱们大意了……经过了之前那些事件，我们不该对熊吉抱有哪怕一丝幻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还不如兔美……”

“嗯……经你这么一说……”小叹道，“我们确实是有机会在他掏出袜子之前阻止他的……”

“总之，接下来的案件，都会是这种节奏了。”封不觉道，“我们得……”

“喵——”此时，喵美酱那定番式的尖叫又一次响起，打断了他们的交流。

封王二人面面相觑，双双叹了口气，然后朝喊声传来的方向跑了过去……

第015章 得意之作？怪盗BEARS EYE，登场！

也不知道是谁规定的，喵美每次成为“事件”的受害人时，都会向兔美求助。

这次也不例外，她一脸惶恐地跑到了兔美面前，开口便道：“兔美酱！不好啦！”

“怎了啦？喵美酱。”兔美十分镇定地看着喵美问道。

也不知道是谁规定的，喵美每次去找兔美求助时，熊吉这货总是在兔美旁边。

“是啊，喵美酱，发生什么了？”熊吉也用他一贯的无辜表情问道。

“是这样……”喵美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一张比信封略小一些的卡片，递向了兔美，“最近十分活跃的【怪盗BEARS EYE】居然送了一张犯罪预告卡到我家里……”

“喂……原来真的有吗？那种名字异常没品的怪盗。”小叹闻言，不禁低声念道，“而且还真的送了犯罪预告……”

“是啊……”封不觉面无表情，轻声接道，“会做这种事的家伙……”他朝小叹使了个眼色，“你说……会是谁呢？”

“还需要我说么……”小叹嘴角抽搐着应道，“这个班上唯一的BEAR不就是熊吉了吗……”

他俩这窃窃私语，自然不会让另外那三位听到。

此时，熊吉正一脸紧张地看着喵美，好似对案件毫不知情一般，惊讶地重复道：“你……你说什么？”他神情一肃，“怪盗BEARS EYE……专门对年轻女性的内衣裤和衣服下手，有时连文具和垃圾箱里的东西都偷……难以饶恕的大盗啊！”

说到这儿时，他的余光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抬头一看……

迎接他的，是一道锐利的目光。

“诶？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啊！兔美酱！”熊吉面对的兔美的“好大招子凝视”，当即出了一脑袋冷汗。

“你就是BEARS EYE吧？”兔美毫不避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怀疑，并当面质问了熊吉。

“不……不是的啦……”熊吉用一种很诚恳的口吻回道，“假如是我的话，我就不会用BEAR这种名字了吧？无论怎么看都太明显了吧？”

“兔美酱，要不然……”喵美这时接道，“你还是先看看犯罪预告卡吧。”

“嗯……好的。”兔美接过卡片，拿到眼前端详。

这一刻，封不觉和王叹之悄无声息地凑了过来，分别来到了熊吉和兔美的身后。

觉哥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只要他发现熊吉有那么一丁点儿作死的苗头，他就立刻将其制止。

“这就是怪盗BEARS EYE的犯罪预告卡吗……”兔美先将卡片翻过来看了看反面，确认是一片空白后，方才翻回正面，仔细查看。

这张预告卡大致分为两部分：卡片的上方和左侧可视为上半部分，那儿分别有一个矩形和一个直角三角形的区域被涂成了浅蓝色。上方以颇为显眼和大号的英文字体写着——“BEARS EYE”，而左侧则画着一个橙色的、设计颇为简练的熊头LOGO（六边形的脑袋、两个半圆形的耳朵、一睁一闭的双眼、圆形的小鼻子）。

剩下的……卡片的右下梯形区域，则可以视为下半部分。那里从上到下，歪歪扭扭地写了五六行字，内容为：

【给喵美酱~

今夜将登门拜访，

来取些东西。

头号愿望：内衣裤。

二号愿望：衣服或文具之类的。

三号愿望：如无以上物品，就用别的各种东西来代替。】

“这货……”封不觉踮起脚尖，越过兔美的肩头，斜视着卡片上的内容，心道，“做得还是有点明显啊……还好……他这次没有蠢到把自己的名字给写上去……”

“写得还真详细呢。”兔美看完了卡片上的内容，一手拿着卡片，一手扶着下巴念道，“嗯……BEARS EYE这家伙……到底为什么要特地对其犯罪做出预告呢？”

熊吉一本正经地接道：“想必是……一看到被害者提心吊胆的样子，就会十分的愉悦吧……简直就是个不可饶恕的恶棍啊！”

“你这臭不要脸的玩意儿……”连小叹都在心里骂街，“根本就是在描述自己的内心活动吧……而且你自己也知道那是人渣行为啊？”

他现在是真后悔，自己先前为什么要分食物给熊吉吃。不管那是出于受与受之间本能的受受相惜，还是出于一个人对一只外表可爱的拟人化卡通动物的同情……小叹都有一种受到欺骗的感觉……

“说起来……”又盯着卡片看了几秒，兔美微皱眉头，评价道，“这插图还真是让人倒胃口啊……一点儿美感都没有，简直矬爆了……就这种玩意儿，居然还好意思往外寄……”

“诶？”熊吉闻言，表情陡变，他好似是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哀怨地开口道，“这可是我的自……

呷——啦啦……啊……”

熊吉这句话还没开始说，两只猫爪已出现在了他脑袋的两侧。就在他准备说出“这可是我的自信之作呢”的关键部分时，封不觉把两根猫指伸进了他的嘴里，强行扯着他两侧的腮帮子，使其嘴边漏风，无法咬字。

“你在干嘛呀？猫三郎。”兔美见此情景，用莫名的眼神地望着觉哥问道。

“啊……哈哈，没什么。”封不觉笑了笑，“忽然想要恶作剧了，呵呵……”话说完时，他仍没有把手指从熊吉嘴里拿出来的意思。

“把手指伸到那个变态熊的嘴里去真的好玩吗？”兔美接道，“也许沾到他的口水后会染上变态属性的哦。”

“诶？”熊吉现在的口型，还是可以发出这个音来的。

“哦……我差点儿忘了，你也是有过偷窥和暴力前科的。”兔美顿了两秒，又道，“没准已经是个变态了吧。”

“嗯嗯，也难说呢……哈哈哈哈……”封不觉用棒读（通常指诠释对白时缺乏感情投入）般的语气接下了兔美的毒舌攻击，并回以四声假得不能再假的平直音假笑。

他一边笑着，一边朝小叹使了个眼色。后者心领神会，朝他这边跨了一步，协助他一同将熊吉给拖走了……

虽然兔美和喵美觉得这三个男生的行为有点奇怪，但这毕竟是小学……男生之间毫无意义的打闹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她们也没有阻止的意思，只是继续研究那张犯罪预告卡。

……

两分钟后……

封不觉和王叹之连拖带拽地把熊吉带到了学校的男厕所中。

此时，厕所里刚好没旁人，只有他们三个。

“你……你们要干什么？”熊吉满脸是汗地看着眼前的猫三郎和隼太郎，“难道你们要跟我干架吗？”

“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了……”封不觉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开门见山地问道，“熊吉君，怪盗BEARS EYE……就是你吧？”

“诶？”熊吉退后了半步，“不……不是啦，我都说了不是我啦。”

“放心，我们不会揭穿你的。”觉哥面带微笑地接道，“我俩也不准备报警……”说到这儿，他转头看向小叹道，“对吧？隼太郎。”

“啊？啊……没错。”小叹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此时，他也在脑中默默分析着眼下的情势：“既然系统提示和转场皆没有到来，就说明这个【怪盗BEARS EYE】的事件尚未结束。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应对……难道要一直等到晚上，再去喵美家附近伏击熊吉？还有……上次的主线事件失败后，系统并没有给我们‘一小时的休整时间’，是我一开始就推测错误，还是难度提升后系统取消了这休整时间呢……”

第016章 犯罪导师？身为主角的觉悟？

“就……就算你们这么说……”熊吉还是没有就范，他一脸诚恳地说道，“怪盗BEARS EYE确实不是我啊！”

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动辄就自曝罪证的犯罪者来说，他这好似精分一般的演技还是值得肯定的……

“行了，熊吉君……”封不觉露出一个邪恶的笑容，“卡片上的笔记已经出卖了你……”他顿了一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呵呵……刚才那张犯罪预告卡，是你拜托你家隔壁老王拿水彩笔替你写的吧！”

觉哥的诈人本领可谓出神入化，面对各种智商和性格的目标，他都有着一套相应的办法。眼下，他便使出了一套对付熊吉这类角色的有效套路——摆出一副很有把握的样子，讲出一套错误的推论，且语速要快，气势要足。

他明白，在这种槽点满满的搞笑猎奇宇宙中，只要让交流时的气氛达到某种微妙的临界点，就能引出……

“胡……胡说八道！”熊吉高声回道，“明明是我自己用左手拿着钢笔写的！”

啪——

“糊你熊脸！”熊吉话音未落，小叹就一翅膀扇了过去。

“对不起……”被诱供且被打了一耳光的熊吉顺势就跪了，“请原谅我……怪盗什么的……犯罪预告什么的……都是因为在电视上看了几集名侦探蝌男而临时起意的……不管怎么说……我也只是寄了一张卡片而已，还并没有……呃……”

这一瞬，封不觉又以一招“大猩猩勒脖子”钳制住了熊吉，打断道：“交代问题的时候不要避重就轻……”

“啊……要死了……”熊吉表情痛苦、嗓音沙哑地回

道，“不行了……呼……呼吸……”

数秒后，觉哥放开了他：“哼……战斗力只有五的渣滓……”

“哈啊……哈啊……”熊吉跪在地上喘息着，“好……好痛苦……刚才好像看到三途河了。”

“呵呵……企鹅助在河对岸向你招手吧。”觉哥阴沉地一笑，接了一句。

“什……什么……”熊吉的脸色一下子又变了，变成了一种惊骇交加的状态，“为什么突然提起企鹅助同学……”

“你说呢？”这时，小叹已隐隐察觉到了觉哥的策略，所以，他也换上一脸厉色，对熊吉言道，“你以为……杀害企鹅助的事情，就这么算了吗？”

“诶？”熊吉脸色铁橙（因为他的色调就这样儿），全身颤抖着回道，“你……你说什么呢？杀……杀死企鹅助的凶手明明是猿……”

“猿吉？”觉哥抢道，“哈！”他干笑一声，“你别忘了，通过推理，让猿吉背上黑锅的人……”

小叹接道：“……正是我们俩。”

“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真凶是你。”封不觉将自己的猫脸凑到熊吉面前，沉声道，“所以……你最好放聪明一点……”

小叹也接过话头，念道：“我们可以让无辜的猿吉被捕，自然也可以让你这罪行累累的变态被捕。”

“你……你们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熊吉面露惊恐，吞吞吐吐地问道。

啪——

“糊你熊脸！”封不觉也是一巴掌呼了上去，“不许擅自提问！”

“对不起……”熊吉立刻端端正正地跪坐在地，恭恭敬敬地

回道，“猫三郎大人，隼太郎大人，请指教……”

“连称呼都变了吗……”小叹见状心道。说实话……眼前这变态熊的节操流失速度让他叹为观止。

数秒后，觉哥朝小叹使了个眼色，然后，他就蹲下身子，让自己的视线与熊吉的持平，开口道：“听好了，熊吉……”

此刻，王叹之，和所有熟悉封不觉的人都应该清楚……觉哥的洗脑邪说又要开始了。

“以犯罪者的角度而言，你实在是太逊了。”觉哥冷笑道，“身为一个变态的绅士，总是被捕……不觉得太难看了吗？”

“猫三郎大人……您的意思是？”熊吉试探着问道。

“让我来教你吧……”封不觉道，“如何让自己逍遥法外的高绝技艺……”

“我去……说了半天，原来是这个目的吗……”小叹不禁朝觉哥投去了一道鄙视的目光，他嘴角抽动，心中念道，“但是……就好比兔美的‘瞪眼’一样，熊吉的‘脑残式自曝’和‘傻瓜式现行犯罪’都是其基本的角色属性啊……真的可以纠正过来吗？”

“真……真的有那种技巧吗？”熊吉一脸期待地望着觉哥问道。

“呵呵……”封不觉露出一个极富煽动性和蛊惑力的笑容，“只要你乖乖听话，照我说的做，我保证你可以照常犯罪，且不会再被捕。”

“喂喂……身为一个主角说出这种台词真的好吗……”小叹终于忍不住吐槽了，“会教坏那些天真善良的小盆宇和青少年的。”

“天真善良这种形容词还是有留给那些韩剧中的虚构女主吧，看这本书的人早已没有什么节操可言了。”封不觉淡定地

回道，“那些家伙的人生啊……到终结之时，眼前闪过的走马灯里一定都是些令人尴尬的画面吧。”他顿了一下，又道，“我身为一个主角，在这种故事里愣是撑了十六章，容易么我？人家的主角可都是吃香的、喝辣的、杀BOSS、吞宝物、顺带收几十个性格各异的绝色后宫终日过着酒色过度的糜烂生活呢……就算是鞍马六郎（日剧《33分钟侦探》中的虚构侦探）都有个美女助手吧……但我呢……只能带着个鸟人，和一个恬着熊脸的废物在这里纠缠，而且接下来还有十七章的内容要撑呢……”他瞪着小叹，“这种情况下，你还对我的行事方式挑三拣四，好意思么？”

“对不起……我错了……”小叹低下头，露出了同情和愧疚的神色。

“很好，咱们言归正传。”觉哥教育完了小叹，再度转头，看向熊吉道，“那么……熊吉君，既然你已经发了犯罪预告，那正好……今晚，就在我的指导下行动吧……”

第017章 路遇俳圣！王叹之的日和世界探索之旅

“啊……两小节之前还在说着什么……‘身为主角容易么我’，结果换了一章就把烂摊子完全丢给我了呢……”

下午四点，小叹背着书包，独自在街上走着，口中还念念有词。

“说什么……‘反正距离深夜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看住熊吉有我一个人就够了，你正好可以在这个剧本世界里自由活动一下，说不定能接点隐藏任务或者拿到道具什么的’……呵呵……这根本就是撂挑子吧……”

他一边念叨着，一边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地图：“还有……这地图画得也是够草的啊……靠这个……真的可以找到喵美的家并与他们会合吗……”

“嘿～那边那位同学。”

就在小叹低头查看地图的时候，有一个颇为阴柔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嗯？”小叹的第一反应是，“推销员？”

在现实世界，王叹之是那种经常在街上被人叫住的类型。因为他看上去就是个很好说话的人，所以……卖保险的、兜售健身卡的、推销各类三无产品的、自称星探的……都很喜欢找他。还有就是……电视台的随机街头采访、来自陌生女性的搭讪、来自陌生男性的搭讪、来自陌生的性别不明者的搭讪等等等等……

小叹就是这么个人，让人第一眼看到，就觉得很暖、很安全。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虽然和外貌也有几分关系，但也并不是完全看脸的。要举反面例子的话……封不觉就是一个。

觉哥的相貌绝不算丑，后宫城南门那位白衣女子对他的评价就很中肯——“恕我直言，相貌这关，公子怕是还差那么一点点”。既然是“差那么一点点”，也就是说……差得不多。考虑到后宫城那个世界没有欧巴什么的，他们的审美观应当还是比较靠谱的。

然而，封不觉走在街上，就极少会被陌生人搭话……就连那种无差别向路人递传单的工作人员，在给觉哥递纸时……也会将视线移开，显出些许紧张之色。

同样的情况下，若是小叹面带微笑在街上走着，别人看着就会感觉……这位帅哥是遇上什么好事了吧。而若是封不觉面带相同的微笑在街上走着，别人看到他就会觉得……这位帅哥刚刚搞定了一次密室谋杀吧……

“你好啊，同学，能稍微耽搁你一点时间吗？”

小叹回过头时，看到了两个男人的身影。

这两位……都是“人”。名副其实的人类，而不是什么拟人化的动物。

跟小叹搭话的那位，看上去四五十岁年纪，穿着一身浅绿色的和服。他长了一头浅棕色的头发，下巴上胡子拉碴。

而在他身边的一人，看上去二十出头，穿着米色和服。他一头黑发，生得白白净净，瞪着一双死鱼眼，其胸前还背着一个拴在草绳上的木匣。

“嗯……”小叹犹豫了两秒，回道，“可以。”

他本就是在漫无目的地游荡，想找一些支线和隐藏任务什么的，时间方面宽裕得很。

【支线任务已触发】

在小叹说出“可以”二字后，系统提示就来了。

他即刻打开了游戏菜单，看向任务栏，【以裁判的身份见证芭蕉桑和曾良君的胜负】这行字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嗯？”小叹看到任务内容后，稍稍反应了两秒，心道，“从这两位的名字和造型来看……他们难道是‘松尾芭蕉’和‘河合曾良’（历史上的松尾芭蕉是具‘俳圣’之名的江户时代著名俳谐师，河合曾良为同时代俳句诗人，曾以弟子身份与松尾芭蕉一同游历奥州和北陆，即‘奥之细道之旅’，他也是松尾芭蕉十大弟子即‘蕉门十哲’之一）？”

小叹对《日和》的熟悉程度远不如觉哥，但是他的历史常识还是比较过硬的，各国的历史名人他都知道一些，故而在心中疑道：“这两人不是师徒关系么……胜负是闹哪样啊？”念及此处，他眼神微变，“不过……在这个逗逼宇宙里，发生什么都不会奇怪的，我还是先看看再说吧……”

“太好了，同学。哦……对了，我先自我介绍一下。”芭蕉见小叹答应了，便笑着接道，“我就是那位有名的松尾芭蕉。”

“居然在初次见面的人面前自己说自己有名……”小叹可不知道日和世界的芭蕉是个什么德行，他闻言后便在心中吐槽道，“等等……就算在熟人面前也……啊……算了……”

两秒后，小叹尴尬地一笑，装作有点吃惊的样子，回道：“诶~你就是那位有名的松尾芭蕉桑啊？”

“呵呵……是的，正是我本人没错，要不要我在你的衣服上签名啊？”芭蕉神情愉悦地问道。

“呃……”小叹虚着眼回道，“那……那倒不必了……请问，叫住我到底是有什么事呢？”小叹赶紧把话题往正事儿上引，想要尽快完成任务。

“哦！对了，是这样的……”芭蕉指了指身旁的曾良，“那边那个眼神很差的男人，是我的弟子曾良君。”

“糊你熊脸！”芭蕉话音刚落，曾良就从侧后方赏了他一耳光。

“啊——”芭蕉惨叫一声，将脖子转了九十几度，不过，两秒间，他就恢复过来，重新看向小叹，用一种类似恐吓的眼

神和语气道，“你……刚才看到什么了吗？”

“不……我有点远视，什么都没看见……”小叹两眼望天，违心地回道。

“那就好。”芭蕉眼角挂着泪痕，肃然道，“这块土地上的芭蕉传说还要靠你来颂扬呢，有劳你了哦！”

“靠我吗……”小叹嘴角抽动着回道，“说起来……‘芭蕉传说’什么的……那到底是啥玩意儿啊？”

“啊，这就是我叫住你的原因了。”芭蕉说着，便开始解释道，“其实啊……刚才曾良君和我各作了一段俳句（日本的一种古典短诗，由‘五-七-五’共十七字音组成，对格式要求严格，受‘季语’的限制）……”

曾良这时用很快的语速对小叹道：“我作的是——壮哉松之岛，杜宇安翔借雀袍，休使景徒消。”

他说完后，芭蕉便道：“而我作的是——虽然到刚刚，都还痒得不得了，现在却已好。”

“喂……”小叹听完都惊了，“后面那段是什么呀？这应该不是系统翻译的问题吧？就算我没学过日语，也能听出两段有天壤之别啊……”

“同学，我就是想找个旁观者来评判一下，究竟哪句比较好啊。”芭蕉的话还没完，他得意地念道，“不过要我说呢……如果我的俳句是‘100’的话，曾良君那句大概就是‘2’……哦不……是呕吐物，呵呵……呕吐物，啊哈……啊哈……啊哈哈哈……”他说着说着，还恬着脸傻笑起来。

“再糊你熊脸！”下一秒，曾良君又用一记掌掴停止了芭蕉的愚行……

“我勒个去……这俩货一攻一受的属性还能再明显点儿么……”小叹在旁看着都觉得亚历山大，暗忖道，“还有……这两人之间的胜负真的还需要‘裁判’这种存在来评判吗……”

“同学……”芭蕉很快就捂着肿起的左脸，若无其事地凑到

小叹面前，“大体的情况就是如此……撒~说罢……你认为我和曾良君谁的俳句比较好？说出来吧……然后将芭蕉传说颂……”

“曾良君。”小叹都没等芭蕉把话说完，就果断地给出了答案。

“噗呃——”话音未落，芭蕉便瞬间吐出一口老血，ORZ在了路边。

“这样你应该死心了吧，芭蕉桑。”曾良站在芭蕉身后冷冷言道。

“那个……这位同学……虽然还不知道你的名字……”芭蕉好像还没有放弃，他又一次来到小叹面前道，“拜托你了……再重新、慎重地考虑一下……”

“这家伙的脸皮还真不是一般的厚啊……”小叹满脸冷汗，望着芭蕉，心道，“你不知道我的名字是因为你根本没问过我、也没给我自报家门的机会吧……而且……你那种俳句，越是反复、慎重地考虑，越会感到LOW得不行吧……”

“啊！有了！”忽然，芭蕉两眼一亮，不知从哪里掏出了一块挺厚实的纸板，递向了小叹，“如果你好好考虑一下的话，我可以把这个送给你哦~”

“想贿赂我吗……”小叹轻声念道，接过了对方递来的东西，“嗯……假如真是很好的道具，我倒是可以考……”

他的话戛然而止，因为他发现……那块纸板上，有的只是芭蕉桑的签名而已，比较离谱的是……签名旁居然还有一个鲜红的唇印。

“请你把这种东西收起来……”这一瞬，小叹的黑化状态突然上线了，“就算你跪下求我，我也不会收的……”

“适可而止吧，芭蕉桑。”事到如今，曾良好像有点看不下去了，他上前抓住芭蕉的领口，“快走吧，芭蕉桑，不要再给别人添麻烦了。”

“慢……慢着！曾良君……”这时，芭蕉翻身站直，“不……曾良！”

啪——

“不……曾良大人……”又一次强有力的糊脸让芭蕉改变了对弟子的称呼，“……决斗吧！跟我决斗吧！”

第018章 师徒对决！出人意料的结果

“啊？决斗？”曾良仍是瞪着死鱼眼，淡定地望着芭蕉念道。

“没错！就让这位长得像鸟一样的学生来当裁判！”芭蕉指着小叹说道。

“我是隼……”虽然觉得可说可不说，但小叹还是纠正了一下。

“那么……终于到了要教训这个得意忘形的弟子的时候了……”芭蕉无视那二人的反应自顾自地说着，并在下一秒……扒开了自己的上衣。

他的和服是一体式的，因为腰上绑着腰带，即使解开上半身的衣服，也不会整件掉下来。

“最终奥义……”芭蕉就这么光着膀子，双腿微分，站直了身子。然后举起双手，将手掌伸直，与前臂平行。接着……他就像是个挥舞着双钳的螃蟹一样，上下摆动着自己的胳膊，并用一种便秘般的表情言道，“看招！松尾千手观音！”

“这不就两只手么……”小叹看着这货耍宝的样子，实在是无力吐槽。

“哈哈哈……大吃一惊了吧。”芭蕉得意地笑着，看向曾良道，“这个招式……是借由双手的高速移动，从而幻化出重重残影，变成千手观音的模样……”

“人家都说了只有两只手了……”曾良冷冷回道。

“诶？手没有变多吗？”芭蕉愣了一下。

“没有……”小叹用很肯定的语气回道。

芭蕉闻言，又将双手摆动的频率加快了一些：“那这样

呢？”

“没用的……”小叹给出了一个更为彻底的否决。

“是吗……这样啊……”芭蕉若有所思地念道，双手的动作也渐渐变慢了，“那……算了……”

言至此处，他在电光石火之间便重新穿好了衣服，并露出灵机一动的表情，说道：“有了！用俳句来决胜负吧！”

“转折得太突兀了吧！”小叹惊道，“话说……你要是用穿衣服时的速度去摆动双手，说不定还真能制造出残影了！”

“呵呵呵……”芭蕉又一次无视了小叹的话，换上一脸阴沉之色，用很恐怖的语气说道，“规则就是……接下来，我和曾良君所有的对话，都要用五-七-五的格式来进行……”

“原来规则是你定的吗……”小叹念道，“我还以为是我这个裁判……”

“好了！比赛开始！”芭蕉又没让小叹把话说完，便高声打断道。

另一边，曾良则是冷静如故，迅速说道：“我说芭蕉啊（五），你喜欢吃的东西（七），是些什么呀（五）？”

“我爱吃海胆。”芭蕉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回道。

二人言毕，沉默降临……

大约五秒后，芭蕉恼羞成怒、胡搅蛮缠地大喊：“还没！我还没有输呢！”

“呃……输没输应该由我这个裁判来的定夺吧……”小叹嘴角抽动着，接道，“不过说实话……这种结果如此明显的胜负真的需要裁判吗……”

“事到如今……”芭蕉还是不理小叹，执拗地冲到曾良面前道，“……只有游泳了！用游泳来一决胜负！”他伸手指着侧方，“就在那边的那条小河里对决，谁先游到上游的大石头那儿，谁就算赢了！”

“好啊。”曾良从容不迫地回道。

“诶？”小叹倒是不担心年轻力壮的曾良，只是……芭蕉这货，着实不靠谱，“太勉强了吧！芭蕉桑！”他也望了眼那条河，“那河的水流很急的耶！”

“少啰唆！”芭蕉拉着小叹的翅膀，直奔河边，“我就是要比！”

……

两分钟后……

王叹之，松尾芭蕉，河合曾良三人……来到了那条河边。

虽说是在城镇之中，但这种小河还是存在的，由于连接着城里的排污管道，所以河水并不算干净，而且水流也颇为湍急。

“闲话少说，由我来喊预备吧！”三人刚在河边站定，芭蕉便迫不及待地走到了前面，“各就各位……”

那个“位”字还没出口，他的一只脚就已经踩进了水里。不到半秒……他整个人就滑了下去，还莫名其妙地喊了一声：“出门一发！”

“出门一发？”小叹惊疑不定地重复了一遍，并目送着芭蕉……被水给冲走了。

“啊！水好急！”被水流瞬间带出了十几米的芭蕉终于是露出了惊慌之色，“等一下……这什么鬼啊？游不动了！我不玩了！咿……HEE……”

见得此情此景，站在岸边的曾良仍用一种不温不火的语气，对小叹言道：“你看到了吗（五），松尾芭蕉在河里（七），被水冲走啦（五）。”

“你在那边悠闲个什么劲儿啊！你师父被水冲走了喂！”小叹吼道，“还有……为什么你仍然在用五-七-五的句式说话

啊！”

……

十五分钟后……

下游两公里处。

“走了那么远还没看到踪影，到底冲到哪里去了呢……”小叹跟在曾良的身旁走着，口中念道。

“下游的河床变浅了，大概会在某处停下来的吧。”与小叹相比，曾良的态度反而显得更为冷淡，就好似被水冲走的只是一个陌生人……不，应该说……连陌生人都不如的家伙。

两人话音未落，小叹的视线中便出现了一抹浅绿色的身影。

他现在的隼之视觉十分厉害，可以看清极远处的事物，因此，他一眼就看出……那是倒扎在河床里的芭蕉的下半身。

长话短说，在小叹和曾良的共同努力下，芭蕉很快就从河里出来了。

“芭蕉桑……你没事吧？”小叹看着狼狈的芭蕉问道。

上岸后的芭蕉，浑身是水地趴在地上，一副虚脱了的样子：“托你的福，好歹是得救了……”他顿了一下，解释道，“我的头被河床上的岩石夹住，才会像刚才那样两脚朝天浮着。”

“我说……芭蕉桑。”小叹道，“你自己提出游泳决斗，最后还被水冲走……已经够丢脸的了，就不要再自曝那种一点都不光彩的细节……”

“胡说！”芭蕉喘上气后就又来劲儿了，“我俳圣松尾芭蕉……是为了保护下游的村庄，才会跳下河中，用我自傲的肌肉顶住了激流……”

“这明摆着就是扯淡的废话也是《芭蕉传说》的一部分

么……”小叹虚着眼应道。

而芭蕉的扯淡并未因此中止，他继续说道；“然而……看到了这一幕的、我的弟子曾良君，却对帅气的松尾……简称帅尾起了嫉妒之心……于是他……”

“糊你熊脸！”曾良一巴掌过去，让芭蕉闭上了嘴。

“看来还是你的办法有效啊……”小叹说道。

“那是当然。”曾良应道。

“可恶啊……”芭蕉还是不服，他嗖一下就站了起来，“听好了……还有最后的对决……”

“你还没死心吗……”小叹扶额摇头道。

此刻，他只希望能快点结束这个支线任务，免得自己受到什么不可磨灭的精神损伤。

“呵呵呵呵……”芭蕉那笑容中的自信，简直让人匪夷所思，“没错……在这最后的最后……让我们用帅气度来一决胜负吧！”

他猛然回头，指着小叹，“这位同学，作为裁判，这一场……你可要好好决断啊！”

“诶？你还记得我是裁判这个设定么……”小叹一怔，“说起来……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决断的机会来着。”

“准备好了吗？曾良君！”芭蕉退后半步，看着小叹道，“撒~这位同学，我和曾良君，哪边比较帅呢？请你凭良心说！”

“曾良君。”小叹的回答来得如此迅疾。

“你丫……”芭蕉狗急跳墙地蹦了起来，“搞屁啊！”他一边喊着，还一边朝小叹冲了过来。

“嗯？怎么回事？战斗？”这回，小叹确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本以为，在这个逗逼剧本里，是不会触发什么战斗的，所以毫无准备……

但见，芭蕉一把抓住了小叹的领口，将其摁倒在地，然后……把另一手探进自己的头发中，开始挥洒头皮屑……

“感受俳句之神的愤怒吧！雪舞九天！”芭蕉中二气十足地喊出了招式名。

这一刻……小叹，深深地震惊了。

看着飘零在自己脸上的头皮屑，他无言以对，也不想起来反抗，因为……他觉得和这种逗逼较真儿，实在太残忍了。

“唉……算了吧……”这时，曾良君叹了口气，“算我输了吧。”

“诶？”芭蕉闻言，立刻停止了手上的动作，“真的吗？那我就是风流帅气的帅尾了吗？”

“啊……对对……”曾良有气无力地接道，“风流尾。”

“什么嘛～结果是我赢了啊～”芭蕉刹那间就换上了一副人畜无害的表情，停止他了“雪舞九天”，并从衣兜儿里掏出了一样东西，放在了小叹手中，“总之，谢谢你啦，这位同学……”

话还没说完，他就拉着曾良离开了，并远远地对小叹挥手道：“拜拜～”

【支线任务已完成】

【特殊剧本额外奖励：芭蕉桑的马飞娃娃】

待小叹回过神来时，那二人已经走远，而系统语音表明了……芭蕉在临走前塞到他手里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个任务的奖励。

第019章 关于那四个支线……

夜，已然降临。

日和宇宙的夜，倒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周遭的一切还是保持着一贯的“搞笑漫”画风，就连天上的月亮，也不是那么得圆。

“嘿，我在这儿呢。”

在转过街口的一个转角时，王叹之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呼唤。

他循声望去，在路口斜对面的一个路灯下，看到了一条人（猫）影。

“呼……”小叹长吁一口气，左右张望了一番，随即走了过去。

待小叹走近了，封不觉便压低了声音说道：“你来得还挺准时嘛。”

“其实我也没有刻意去算时间……”小叹回道，“从下午四点开始，直到二十分钟前……我陆续完成了四个支线任务。在做完第四个任务之后，我便看着地图赶了过来……结果时间刚刚好。”

“啊……这我大概都知道。”封不觉接道，“你接到支线时，我的游戏菜单中也会显示出来。”

“那你应该也知道……我现在的【哔——】疼程度了吧……”小叹面无表情地念道。

“呵呵……这我倒是不太清楚。”封不觉道，“仅凭任务本身的内容，不太好推测啊……”

“那我简单地说一下好了。”小叹接道，“首先，第一个支

线任务……我见证了芭蕉桑和曾良君的一场‘对决’。”

“嗯……他俩我熟。”觉哥点头道，“强气蠢萌受和傲娇腹黑攻嘛。”

“虽然我不太喜欢这种ACG气息浓厚的称呼，但我不得不说你的定位很准确……”小叹虚着眼回道。

“谢谢。”觉哥微笑着接道。

小叹舔了舔嘴唇，两秒后，再道：“然后，在第二个支线中……我被一个自称是‘商品开发部经理’的大叔带到一个奇怪的会议室里，和一帮打扮得稀奇古怪的家伙一起研究了一下他们公司开发的‘贴纸’。”

“很坑爹是吗？”封不觉接道。

“坑不坑爹和我倒也没什么关系，反正我也不买他们的产品，只是作为随机被抽取的消费者，去给他们提些建议罢了。”小叹回道，“只是……万万没想到，后来那贴纸的模特……即一个长得十分爱国的小鬼……擅自跑了进来，听那经理说，他好像是‘上个月被开除的大石君的儿子’什么的……几分钟后，他们之间的冲突就演变成了暴力事件，经理被那熊孩子用下鞭腿给踹跛了，最后是拄着拐杖离开的……”

“呵呵……也是蛮拼的嘛……”封不觉干笑着道。

“接着，我又遇到了第三个支线。”小叹耸耸肩，继续说道，“这可能是我迄今为止遇到过的、最莫名其妙的一个任务了……”

“是啊，我也正想问你呢。”封不觉道，“【通过错误的指引，让她在午夜前无法抵达目的地】到底是个什么情节？”

觉哥对《日和》的剧情是颇为熟悉的，所以，当他在任务栏中看到诸如“芭蕉”、“曾良”或者“贴纸”这样的关键词时，立刻就能推断出小叹遇到的是谁。唯有小叹触发的这第三条支线，从任务内容上来看，很难说和《日和》中的哪一个故事有关。

“我也不太清楚。”小叹道，“那个女人自称是‘名牌大学S1的酸酸甜甜的奶油草莓味儿的美丽大姐姐’，她说自己是勤工俭学，晚上出来做兼职家教。但她这个人好像是个路痴，说是……‘感觉上、气氛上、精神上是已经找到了客户地址的样子’，但实际上……”

“好了……你不用说下去了。”封不觉打断了他，“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诶？怎么了？”小叹回道，“我倒觉得这个任务中遇到的NPC算是目前为止我见过最不逗逼的一个了，除了路痴属性外，基本就是个正常人；她眼看快到午夜了还没找到客户的家，就说天色太晚先回去了。直到她离开我的视线为止，都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他若有所思道，“说起来……我还真有点内疚呢……带她兜了几个小时圈子，让她没能去成客户的家，这算是扰乱人家的工作了吧？”

“不，你做了件好事。”封不觉道，“不但保护了她的安全，还度化了两个内心充满杂念的人，可谓功德无量啊……阿弥陀佛～”

小叹没听懂觉哥在说什么，不过他也没多想，他只当对方是在玩笑，而自己没能GET到梗。

“好吧……那么第四个支线。”过了几秒，王叹之接着道，“你看任务栏也知道了……是个战斗任务。”

“是啊。”封不觉道，“你是在午夜过后，零点二十分时接到的吧……【在与狼人的战斗中存活下来】……”

“没错。”小叹回道，“任务提示响起的同时，一个高中生打扮的家伙顺势就在我面前变身了。”

“嗯……”觉哥接道，“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你一直在逃避他的追杀吗？”

“不……他变身的时候，我正好站在一条死胡同里。”小叹回道，“根本就没法儿逃跑……”

“哈？”封不觉闻言一愣，但下一秒，他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其脸上浮现了笑容，“哦……你遇到的是那个……战斗力刚好可以和小学生打平手的狼人对吧？”

“这种【哔——】疼设定……你居然记得那么牢……”小叹的回答证明觉哥是正确的。

“这有什么？我还记得那个狼人的名字是藤田呢。”封不觉挑眉回道。

“好吧……”小叹摊开双手，“总之，我用这个动物小学四年一班学生隼太郎的身体，和那个身高近两米、外形凶恶且强壮的狼人打了十几分钟，然后……赢了。”

“他输了以后是不是把脸埋在膝盖之间忧郁地在地上坐了一个小时？”封不觉即刻问道。

“对……一个小时后系统才提示我任务完成。”至此，小叹算是把自己这近十个小时的日和世界之旅给概括完了，“因此，到这会儿才我刚好赶到。”

“嗯……”封不觉点点头，想了两秒后道，“对了，你从芭蕉桑那里拿到的娃娃是个什么性质的物品？这四个支线里只有这一个给出了物品奖励，应该是好东西吧？”

第020章 卑鄙的侦察，早已埋下的突破口！

小叹也没多话，直接就把娃娃拿了出来，将其物品说明展示在了觉哥面前。

【名称：芭蕉桑的马飞娃娃】

【类型：其他】

【品质：破败】

【特效：持有者可使用特殊技——雪舞九天（该技能不受技能栏上限影响）】

【持有条件：男性，拾取后绑定】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被芭蕉桑视为好朋友的娃娃，每次被曾良君骂过后，芭蕉桑都会紧紧抱着马飞寻求心灵上的慰藉。】

这是一个外观十分诡异的娃娃，其体型就好似是个饥民版的泰迪熊，整体颜色介于肉色和粉红色之间，最离谱的是……它的脸一点都不可爱，看上去就像是个面部线条简单且阴郁的中年大叔。

“不错嘛……”封不觉看完便评价道，“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你除了技能栏里装着的十二格技能外，还额外多了一个技能。”

“不错什～么呀。”小叹歪过头道。

【名称：雪舞九天】

【特殊能力类型：主动】

【效果：技能发动之时，揉弄头发，便会有头皮屑源源不断地散落而下。】

【备注：俳句之神传授给松尾芭蕉之独门绝技。】

“……效果，就是这样了。”小叹按照原文，逐字将技能说明念了一遍，耸了耸肩，“着实是鸡肋无比……跟没有一样。”

其实小叹刚看到【芭蕉桑的马飞娃娃】时，也高兴了那么一小会儿，但当他看到这个技能的说明时，心就沉了下去。

“嗯……”封不觉想了几秒，“我倒觉得……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这个能发挥奇效……”

“比如？”小叹试探着问道。

“我暂时还没想到。”觉哥回道。

“唉……”小叹道，“你不用安慰我了，不就是白做个任务么，反正那个任务也没什么难度可言，就是让人【哔——】疼而已……”

“我不是安慰你。”封不觉接道，“以后你会明白的……”他顿了一下，“退一步讲，就算这个真是鸡肋，对你也不构成什么影响。你的行囊空间很充裕，多带件东西又不是个事儿。”

“嗯，这倒也是……”小叹点头应道。对王叹之和古小灵那样的土豪玩家来说，行囊栏和储藏室的空格从来就不是问题，感觉吃紧时……买就是了。

“嘿~猫三郎老师，我来啦~”

就在封王二人说话之际，一个熟悉的、猥琐的声音从数米外传来。

两人循声望去，看到了……一身白衣打扮的熊吉。

他一身白衣白裤加白帽，手里还拿着一根手杖，搞得跟个魔术师一样。

“大半夜的……你这是在作死啊……”这是觉哥看到熊吉后所说的第一句话。

“啊？”熊吉委屈地回道，“不是你说……‘换好适合行动的

衣服过来’的吗？”

“这衣服哪里适合行动了……”封不觉道，“生怕别人在黑暗中找不着你是么？”

“诶~”熊吉露出一脸失望的表情，“可这是我为【怪盗BEARS EYE】量身制作的服饰啊。”他低声嘀咕道，“还是自信之作呢……”

“呼……”封不觉抬头望天，深深呼了一口气，并自言自语般念道，“失策了……我应该直说……让他换身低调的、贴身的、方便行动的黑衣服的……”

事已至此，再让熊吉回家去换一身也不现实；现在是凌晨两点多，正是夜盗家宅的最佳时间段，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也罢……就这么着吧。”封不觉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来，“都看好了，这是喵美家的平面图……接下来，由我来布置行动策略。”

“这玩意儿你从哪儿弄来的……”小叹看着那张纸，疑惑道。

“当然是我自己画的。”封不觉回道，“书包里有纸和笔，正好可以利用一下。”

小叹接道：“不不不……我的意思是……你怎么……”

“我进去过了。”封不觉知道小叹的意思，所以他打断了对方的问题，直接说出了答案。

“哪尼！”熊吉当时就惊了，“你……你竟然进入了对我来说形同圣域的喵美酱的家！”他的眼神很快就由惊讶变为敬仰，“老师！您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说起来……这货对你的称呼又变了呢……”小叹在觉哥耳边轻声道。

封不觉没理会小叹的吐槽，而是接着刚才的话题说

道：“很简单……首先，我去摁了她家的门铃，然后，她的妈妈就出来应了门。我骗喵妈妈说‘我不小心把数学课上记的笔记给弄丢了，想借喵美酱的抄一下’，于是她就让我进去了。因为我表现得很有礼貌，提出的请求也并不过分，所以喵美本人也没有产生怀疑。”他微顿半秒，再道，“后来我就到了喵美酱的房间里，装模作样地把她的笔记抄了一遍；吃了喵妈妈准备的茶和点心；以‘上厕所’的名义把她家的布局快速勘察了一番；最后……向喵美酱和喵妈妈道了谢，从正门出来了。”

“喵……喵美酱的房间……呀——”熊吉双手抱着脸，一副很兴奋的样子，在原地转起圈来。

“看来……‘房间’这两个字后面的内容，他全都没听进去呢……”小叹虚着眼念道。

“无妨。”封不觉说着，上前一步，挥出一爪。

啪——

“对不起……我只是被意淫之神玩弄于掌中翩然起舞的一个绅士而已……”熊脸被糊后，熊吉又恢复了怂熊本色，毕恭毕敬地低头站到了墙边，用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句话道了个歉。

“行了，认真看地图……”封不觉指着手上的平面图，“这里是大门，进去以后有一条很短的走廊，右手边的门通往杂物间，直走则是客厅；厨房和客厅连在一起，另一边是厕所。”他边指边道，语速颇快，但刚好能让人跟上其思路。

“这是通往二楼的楼梯，二楼有两间卧室，还有浴室、厕所……然后……”说到此处，觉哥停顿了一下，用手指点了点，“这里，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第021章 三人人梯，猫三郎，成功潜入！

“这里有什么啊？”小叹看着觉哥所指的、图上的一个大叉问道。

“此处是二楼走廊的尽头，墙上有一扇可横向拉动的拉窗。”封不觉回道，“先前，我借着‘上厕所’的那几分钟时间，在窗上弄了个小机关……”

“用透明胶？”小叹立刻反应道。

“呵呵……挺机智啊。”觉哥笑着接道。

“我记得你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曾玩儿过这手。”小叹道，“当晚你潜入学校，连夜锯坏了隔壁班几个男生的课桌椅……”

“这事儿你倒记得挺牢啊。”封不觉道，“我本人都快忘记了呢。”

“你以前干的坏事儿我基本都记得……”小叹说着，显出一个若有所思的神色，“嗯……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呵……也许是你的‘良心’有富余，于是把我的那份‘罪孽’也一并给承担了吧。”封不觉笑道。

“其实……我觉得……你肯定也有是良心的……”小叹道，“只是你的观念和正常人不太一样罢了……”

“哼……”封不觉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或许吧……”

两秒后，他又将话题拉回了眼前的“正事儿”上：“好了，既然你也已经知道我的手法了，那闲话少说，我来分配一下任务……”

说着，觉哥便看向了熊吉：“熊吉，这里你的体重最重，而且衣着既显眼、又不便利，所以，一会儿搭人梯的时候，

你得在最下面。”

“哈？”熊吉愣了一秒，“什么人梯？”

原来，他至此还没想明白“透明胶机关”的意思……故而根本不知道那两位在说什么。

当然了，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封不觉和王叹之有多年的默契，他们之间，有很多事情不用说出来亦能领会。但以熊吉的智商和情商……你们不把话说个十成，他是不会懂的。

“二楼的走廊尽头，有扇看上去关着的窗户，其实是可以拉开的……”还是小叹有耐心，他立刻转头对熊吉解释道，“我们就从那里进去。”

“哦……”熊吉似懂非懂地应了一声。

封不觉又接着道：“考虑到隼太郎的手不太方便开窗户，人梯最上面那个，那必须就是我了。”他扬起猫爪，在那一熊一隼面前挥了挥，“再者……我的体重轻、也不怕从高处摔落，让我在最上面，无疑是最合理的。”

“了解。”小叹对此自然是没什么意见的。

“呃……猫三郎老师，那我们俩怎么进去呢？”熊吉又问出了一个很低端的问题。

“你那圆圆的大脑袋里装得都是屎么……”觉哥的嘲讽欲望又一次被点燃了，“我都在屋里了，你说呢？”

“呃……”熊吉想了两秒，“是不是……你从二楼扔一根绳子下来，拉我们上去？”

啪——

这次，觉哥没有糊熊吉的熊脸，而是一巴掌摁在了自己脸上：“要忍耐……还有十二章……十二章过后我就捅死他……”他用只有自己才能听清的声音恶狠狠地嘀咕道。

“唉……”小叹拍了拍熊吉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既然猫三郎都已经进屋了，他直接回到一楼，帮我们把前门打

开不就行了吗……”

“啊！对哦！”熊吉一拍手掌道。

“好了好了……行动吧。”封不觉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手电筒，给了小叹和熊吉各一个，“先收好，一会儿进屋了再开……开的时候别忘了，先用手挡住前端，别让光柱一下子射出去。”

“诶？你不用吗？”王叹之面露疑色，看着觉哥道。

“我是猫，你忘了吗？”封不觉回道。

……

五分钟后……

翻越喵美家的外墙并没有花去这三个夜贼过多的时间。那只是很普通的矮墙而已，以封不觉这猫一般的身手，轻而易举就能窜上墙头。只要有一个人上去了，另外两人就好办多了，上去的那个，可以在同伴爬墙时帮忙拉上那么一把。

入墙后，三人便迅速、安静地穿过了一个并不算大的后院……

在这凌晨时分，万籁俱寂，即使是很轻微的动静，也会比在白天明显许多。因此，都他们三个必须分外小心，要不然很容易打草惊猫。

“嗯……嗯嗯嗯……嗯……嘿！”来到墙边后，封不觉便压低了嗓门儿，配合着细小的、哼哼唧唧的声音，给小叹和熊吉打了六个手势。

而小叹和熊吉看到那组手势后的反应是一致的，他们皆是瞪大了眼睛望着觉哥，脸上的表情仿佛在问：“你这是在干嘛呢？”

“唉……”封不觉摇了摇头，干脆就说话了，“你，这里，蹲稳当了，你，那边，准备助跑。”他一边说着，一边又把刚才的手势重新做了一遍。

“你直接说出来不就完了……”小叹悄声回道。

啪——

“诶？为什么打我啊？”下一秒，熊吉却是莫名其妙挨了一巴掌。

但封不觉打他的时候，眼睛看的是王叹之。

“喂……这算精神上恐吓我么……”小叹念道。

“都他【哔——】的少废话，给我动起来。”封不觉暴躁地回道。

那两人拗不过他，对望了一眼，便各自行动了……

真正意义上的“三人人梯”，可是个技术活儿，很讲究配合。理论上说，利用这项技能，即使是普通人，也能翻越到非常高的高度。举个比较极限的例子……乱太郎、阿丸和新兵卫（皆出自《忍者乱太郎》）这三位，就曾用这招翻越过极高的峭壁。

而眼下，猫三郎、隼太郎和熊吉这三个，只是要上个二楼而已，利用三人人梯的话，应该是不会太难的（如果他们在设定上不是小学生，也许二人人梯即可完成）……

“我们准备好啦～”

两分钟后，小叹已骑在了熊吉的肩上，朝几米外的觉哥轻声喊了一句。

此时，熊吉挺直了腰杆儿，双腿弯曲，作马步状，其双手则是掌心向上叠在一起，准备用作同伴的踏脚板。

小叹的姿势也不轻松，除了要利用腰部和双脚来稳住自己的身形外，他也得前伸双翅，提供“第二层”的踏脚板。

“好……我来了……”封不觉见同伴们已准备停当，便应了一声，拔腿就上。

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进行这种有一定难度，且需要兼具力量、耐力和技巧的动作时，第一次的成功

概率反而是最高的。

封不觉自然也明白这点，因此，他一开始便全力以赴，将自身的集中力提到了极限……

电光火石之间，只听得“噗噗”（肉垫踩上声音不大）两声……

却见一道迅疾的黑影，身轻如猫，蹬毛就上。

直到窜到半空，封不觉才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身体，比想象中还要好用。

猫就是猫，虽然做了拟人化处理，但很多特征还是保留下来了。比如说……白天的时候，封不觉看到地上有个反光的玻璃瓶，他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欲望，想要过去玩两下；还有，他看到有规律的、高速的、来回移动的物体时，会想要冲上去将其摁停下来；最离谱的是……他今天路过一个水果摊前，闻到了橘子的味道，然后就不由自主地逃跑了……

简而言之，“猫三郎”的身上，还保留着许许多多猫的特性。

除了那些令觉哥感到略有些尴尬的“萌点”外，有用的技能也不少……夜视能力、攀爬能力、平衡能力、柔软的身体以及必要时可以伤人的爪子，都是觉哥喜闻乐见的。

“哼……真轻松呢……”封不觉很轻易地扒在了窗沿上，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点都不沉重，单臂就能支撑。

很快，他便将另一只爪子的肉垫贴在了窗户上，并将窗户给拉开了……

翻身入屋，放眼前望。

二楼走廊中的黑暗对封不觉来说根本无效，且不说他在白天来这里时，就已经将地形、距离等因素记下了九成。就说此刻，他那聚光的双眼，凭借着从屋外照射进来的一点点月光，就能直接看清屋里的一切。

噗噗噗噗——

封不觉脱掉了自己的鞋子（因为是拟人角色，他是穿着鞋子的，就像上一个案子中的熊吉一样），用双手双脚在屋中高速移动。其脚下的肉垫踩在地板上，只发出了轻微的“噗噗”声，几乎是没有声音的。

仅仅一分钟不到，觉哥就摸着黑，下到了一楼，站在了前门处。

打开门锁时，多少会有一点点声音。即使那声音不大，但金属物件的碰撞声在这黑夜中应该还是很明显的。

因此，封不觉开门时的动作很慢很慢，务求将锁弹出的声音降到最低。

他下楼花了一分钟，开门却用了足足两分钟……

两分钟后，门打开了。

门外，是两道等候已久的身影。

“嗯……”封不觉这回是真不说话了，在屋外说两句也就算了，声音会散出去，屋内可不行，“嗯嗯……”

他挤眉弄眼地哼唧了几声，示意小叹和熊吉进屋。

待他们三人全都站在了屋内时，觉哥才用很轻、很慢的手法……重新关上了前门。

第022章 惊变，兔美酱的圈套！

入室盗窃，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犯罪形式。

但要在屋中有人的情况下，完成得天衣无缝、来去无踪，还是有难度的。

如果这事儿让封不觉一个人办，成功率应该很高。即使算上王叹之，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可问题是……这次盗窃行动真正的主角，并不是他俩，而是“怪盗BEARS EYE”，也就是熊吉……

封不觉认为，眼下的这个主线事件，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他希望在自己的辅助下，熊吉可以靠自身的努力，完成一次相对比较困难的、有技术含量的犯罪活动，并掌握住一定的脱罪技巧。这样，在这之后的主线中，熊吉的作死率就会大大降低，整个剧本的难度都会下降。

因此，不管有多难，觉哥还是愿意承担这风险的。

“嗯……嗯嗯……”将二人引进屋子后，封不觉便打着手势，口中哼哼唧唧地念叨了两声。

这回小叹和熊吉可都看懂了，觉哥是想让他们打开手电筒。

下一秒，他俩纷纷拿起了觉哥事先准备好的手电，一手抵住开关，另一手遮在手电前端，将其打开了。

这两个手电的开关都是无声的，其前端射出的光圈很小，光线也不算太明亮。很显然，封不觉在购买时（除了书包内的教科书和文具外，猫三郎的口袋里还有一些零花钱，既然系统给了货币，封不觉自然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起来），就已经考虑到了使用时需要注意的各种情况。

“嗯嗯……”待那两位打开手电，并将光圈稳定住之后，封

不觉便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们跟上。

不料，他们刚在走廊上走了两米不到，便听得……

吱——咿——

他们脚下的地板发出了两声不算太大的响动，但在这漆黑静谧的环境中……听起来格外明显。

这一刻，三人的动作全都停止了。

小叹和熊吉是被那声音给吓愣了，他们僵在原地，动都不敢动；封不觉也惊出了些许冷汗，不过……他并没有感到慌乱。在觉哥看来，这种程度的失误，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就算惊动了喵美或是她的父母也无妨，只要没有被当场抓住，他随时都可以终止行动。

“嗯……”屏息凝神地倾听了近两分钟后，封不觉基本确定——楼上的人（猫）并没有对刚才的声音做出反应。

于是，他缓慢地转过头去，匍匐在了地上，朝两名同伴挤眉弄眼一番。

小叹很快就领会了觉哥的意思，把手电筒叼在嘴里，也趴到了地上。而熊吉……他虽然没看懂指示，但见小叹趴下了，便也有样学样，咬住手电，四肢着地。

接着，他们就这么排成一排，一路爬着上了二楼……

“唉……”在最前面负责带路的封不觉默默在心中叹道，“往好的地方想……至少我是猫。”

“为了教只熊偷东西……”在中间爬着的小叹则是心道，“做到这个地步……也是蛮拼的嘛……”

平心而论，觉哥会这么“拼”……也实属无奈。

喵美家这种上了年头的木质地板，一旦受到压力，就很容易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先前封不觉一个人行动时，这个问题还不明显，因为他的身体轻、四肢着地、脚底有肉垫、且行动迅疾……

但熊吉和小叹进来后，三人一同直立着走了几步，声音就被“压”出来了。

好在……这次意外，并没产生什么后果。

……

五分钟后，三人终于上了二楼。

王叹之还是第一次感觉到……爬个楼梯是那么累的一件事。

在觉哥的带领下，他们仨爬出的每一步，都要用一种类似慢动作的步调去完成，务求不发出任何响声。

这对猫来说可能还比较容易，但隼和熊做起来可不轻松。

“嗯……嗯……”来到二楼的走廊后，封不觉回头朝那两位打了个手势，哼唧了两声，让他们原地休息一会儿。

小叹和熊吉见状，顺势就趴在了地上。

当然了，他们也都明白……休息归休息，大口喘气可不行；任何会发出明显声响的行为全都是不允许的，有屁都得给憋回去。

就这样……又歇了三分钟，小叹和熊吉总算是缓过来了。

这时，封不觉便抬爪朝他们打了个手势，再次示意他们跟上。

不消片刻，三人就来到了浴室的门前。

浴室里没人的时候，自然是不会锁起来的，而这三更半夜的，浴室里自然也没人。因此，封不觉直接就伸爪打开了那扇门。

在浴室外间的盥洗室里，放着一台洗衣机，高处……还挂了一些清洗过的、并不大件的衣物。

没错……我说的就是内衣裤。

门打开后，三个夜贼鱼贯而入。

因为盥洗室的地上铺的是瓷砖，只要不跺脚，是踩不出多大动静的，所以他们仨进去后，陆续地站了起来。

“嗯嗯……”紧接着，封不觉便回头看向熊吉，嘟哝了两声，抬手指了指上方。

其实不用他指，熊吉的视线也早就被吸引过去了。他用手电筒照着上方衣架上那些小衣小裤，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

盗衣，出门，撤退……

他们离开的过程比潜入时更慢，因为封不觉明白，绝大多数侵财类案件的实施者，在完成犯罪后，其集中力都会有所下降……在撤离案发现场的过程中，他们的注意力往往都已经转到别的地方去了。

比如“战利品怎么分配”、“我的同伴会不会黑吃黑”、“我怎么才能把我的同伴给黑吃黑了”、“拿了这些钱以后我该去哪里逍遥”或者“呼呼呼呼呼呼～”等念头，都有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脑中。

因此，觉哥有意放慢了撤离的节奏，落脚时比进来的时候更为小心谨慎。

整整十分钟后，他们才回到了前门处……

只要打开并跨出眼前的那道门，这次盗窃行动基本就算是成功了。

在封不觉的指导下，熊吉没有被抓现行，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这就给事发后的脱罪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接下来……觉哥要做的就是跟着熊吉回家，连夜对其展开洗脑……他的心中已然有了好几套方案，可以去矫正熊吉的“自曝”行为。只要过了今晚，该剧本后面所有的主线事件，都将

不在话下……

然而，正当他们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时，令人匪夷所思的意外发生了……

吱——

前门开启，三道人影快速行出。

不料！

哐——哐——哐——

三声重型机械开启的响动，带出三道半径一米多的光柱。

黑夜，被这声响和光线所撕裂。

“啊……什么东西？”小叹被那突如其来的强光刺得睁不开眼，本能地念道，“探照灯？”

待他的眼睛稍稍适应了光线后，再往前看，只见……除了巨大的探照灯之外，还有一片红、蓝、白相间的灯光在街道上闪烁着，目测一下……应该有几十辆警车停在那儿。

【请注意，当熊吉以怪盗BEARS EYE的身份被捕时，主线将直接失败。】

警察们亮相的一瞬间，这句系统提示也在两名玩家的耳边响起了。

“这他【哔——】的是在逗我么……”封不觉看着眼前的情况，“这种事情就不能在我们行动以前说吗？”

“不妙啊……觉哥……”小叹扫视四周，“咱们好像被包……”

他的话还没说完，犬之助警官的声音便透过扩音喇叭传了过来：“怪盗BEARS EYE，我们是警察！你和你的同伙已经被我们包围了！放弃无谓的抵抗，举起双手，走出来！”

“回屋。”对方刚把话说完，封不觉就说了这么两个字。

他的口吻听上更像是命令而非建议，不过小叹和熊吉并不介意这句话究竟是什么语境，他们只知道……这种时刻，还是按照觉哥所说的去做比较好。

砰——

两秒后，他们仨就闪电般退回了屋里，并把门给关上了。

“完了完了完了……”熊吉双手抱着脑袋，满头大汗，急得来回跑，“这回闹大了……不知道会不会被送去马戏团之类的地方。”

“去了也挺好的。”封不觉却显得很悠然，“你这个造型，直接就可以开始表演了，他们连服装都无需帮你准备。”

“猫三郎老师！”熊吉激动地抓住觉哥的双肩，“事到如今……你怎么还能如此冷静地跟我开玩笑啊！”他说着，又松开觉哥，退后了两步，“我可不能被捕啊！”他拿起了头上的白帽子，露出了塞在里面的内衣裤，“我好不容易得到了这些珍贵的财宝，再失去它们的话，我一定会因承受不了精神打击而死掉的！”

“死就死吧……”封不觉根本不理会熊吉的变态言论，他还是我行我素地用淡定的语气道，“我可以将你的死亡变成传说……嗯……就这么说好了……内衣、内裤、袜子、拥有变态绅士界梦寐以求的一切的怪盗BEARS EYE，在临死前的一番话，让无数变态趋之若鹜地奔向了日和市。”他扯淡之时，已蹲下身子，重新穿好了鞋子（先前他一直将两只鞋子的鞋带绑在一起，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我的财宝吗？想要的话就去取吧……我把一切都放在了那里’这样的遗言你觉得如何呢？”

“你这套路……”熊吉还没回答，小叹先吐槽了，“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芭蕉传说》啊……”

“老师！你不能这样！”另一边，熊吉惊慌地回道，“快想

想办法啊！”

“我正在想呢。”封不觉说话间，便已走向了厨房，从砧板旁的刀架上抽出了一把菜刀。

“呃……觉哥。”小叹也顾不得在熊吉面前改变对封不觉的称呼了，他直接说道，“你该不会准备拿把菜刀出去和他们拼了吧？”

“警察可是有枪的啊！老师！”熊吉倒并未对“觉哥”这个称呼有什么反应，他只是保持着慌张的状态，并提醒了这么一句。

“就算他们没有枪，我也不可能出去跟他们发生正面武力冲突的。”封不觉面无表情地回应着，并从厨房走了回来，“再怎么说……猫三郎（此处他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意指‘我扮演的这个角色’）也只是个小学生而已。即便我拿着刀，并且有着远超这个年龄段人的心狠手辣和战斗经验……”

“战斗经验不谈，你的心狠手辣肯定是超过各个年龄段和各个种族的……”小叹还适时插了句嘴。

“啊，过奖。”封不觉还很平静地承认了，并接着刚才的话道，“但是……让我对付成年人，而且还是受过训练的警察，那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即使一对一肉搏，我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那你拿刀是要……”小叹微微一怔，神情陡变，“喂……你该不会是想……”他快速地朝熊吉那里瞥了一眼。

“想什么呢……”封不觉耸肩道，“虽然那确实是方案的一种，但目前还没到必须干掉他的地步。”

“哈？”他们的这两句话，熊吉完全没听懂，故而疑惑道，“什么？干掉谁啊？”

“没什么。”封不觉迅速将话题转移开，以防止对方回过味儿来，“其实……我拿菜刀的意图很明显……”他举刀指了指楼梯，“二楼有三个人质……哦不……猫质。”他笑了笑，“他

们，以及这栋屋子，就是我们和警方周旋的筹码。”

从他们关上门，到说完这些对话，总共只花了两分钟不到（日和世界的NPC普遍语速快，觉哥的叙述和小叹的吐槽速度也挺快）。

就在封不觉那“筹码”二字余音未落之际，屋外，传来了另一个声音……

“怪盗BEARS EYE，猫三郎，还有隼太郎……快放弃抵抗吧！”这个声音也是屋内这三位盗贼所熟悉的……兔美的声音。

“是……是兔美酱！”熊吉瞪大了眼睛，惊慌地言道，“她……她竟然也在外面，而且……她已经把老师和隼太郎前辈给认出来了！”

“意料之中。”封不觉的语气表明，他确是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探照灯亮起的刹那，我就知道……我们被兔美给算计了。”说着，他便不紧不慢地走向了二楼。

“我知道，你们大概想着……可以通过劫持猫质来和我们对峙。”这时，兔美又道，“别做梦了！喵美她们一家，早就离开那栋房子了！”

此言一出，封不觉的脚步忽然僵住了：“什么？”

下一秒，他箭步冲出，直奔二楼喵美的房间。他没有急着踹门（因为他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踹开）什么的，而是先试着转动了一下门把手，结果……门没锁。

封不觉推门而入，看到了……一张空床。

“切……被算计了吗……”他不快啐了一声。

屋外，兔美还在用扩音器说着：“猫三郎，你的一举一动，早已在我们的监视之中。”她顿了一下，用颇为得意的语气道，“你装作丢失了课堂笔记，借故去侦查喵美家的地形之后，警方就派人进去，将他们全家悄悄转移了。”

“喂，觉哥……你……”小叹很快追上了觉哥的步伐，出现在了房间的门口。

“啊，我都听到了。”封不觉长吁一口气，接着，竟露出了一个笑容，“呵……有趣。”

看到封不觉的反应，王叹之顿时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很熟悉觉哥，所以他知道，当封不觉露出这样的表情，评价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有趣”的时候，往往就是他被逼入绝境的时候……

如果单纯是在武力上被人压制，觉哥倒是不会很在意的。但是……在智谋层面遭人算计，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

像眼前这种时刻，一般人多半都已经崩溃了……

行动执行到了最后一步，眼看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却被瞬间逆转，逼至绝地……这种境遇给人带来的懊丧、恐惧和动摇是难以言喻的。

换作别人，即使没有崩溃，也会陷入不知所措的慌乱境地，很难再扭转局面。

可封不觉……不一样。越是遇到这种翻无可翻的局面，他的思维运转起来就越快……就好像，他的大脑中有那么一块区域，平时是不用的，但在某些时刻……会被激活，让他进入一种特殊的思维状态。

如果非要命名的话……“丧心病狂”状态，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名称。

“快出来投降吧！猫三郎，隼太郎，还有怪盗BEARS EYE！”兔美还在外面施压，“你们手上没有人质，这座屋子也已被团团围住，对峙和逃跑都是不可能的……”她停顿了两秒，“至于武力反抗什么的……我劝你们还是想想清楚再说。”她语气骤冷道，“比起‘死’来……还是被送进卫生所比较好吧？”

哐啷啷——

下一秒，二楼的玻璃窗被砸开了。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窗前。

但见……

第023章 怪盗是我！被捕也算大逆转？

“外面的人听着！”封不觉用他的肉嗓子发出了不逊于扩音喇叭的吼声，“你们不要轻举妄动！要不然……我就把他给干掉！”

他说这话的时候，单手一攫，将另一条身影拉到了自己的身边，并将菜刀抵在了后者的脖子上。

那不是别人……正是熊吉。

“这又是唱得哪出？”犬之助拿着个望远镜看向二楼的窗口，皱眉念道。

“不知道……”兔美用她那锐利的眼神抬头张望，接道，“不过……我推测……这很可能是猫三郎的诡计。”

她猜对了，这就是封不觉的诡计。

但……即使知道这是诡计，警方也不能轻举妄动。

“喂！门前那几个家伙，你们要是敢再往前一步，我就一刀把这只臭熊的头给砍下来。”觉哥摆出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继续着他的表演。

“你用自己同伙的性命来威胁我们？”兔美再次将扩音喇叭放到嘴前，对着觉哥喊道，“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谁告诉你……他是我的同伴了？”封不觉狞笑着反问道。

此言一出，兔美和犬之助皆是神情陡变。

“他只是被我骗到这里来的……”觉哥一边说着，一边将熊吉脸上的眼罩（他和觉哥他们会合时，便戴着一个白色的、类似佐罗面具的眼罩，所以他的真实身份到刚才为止都还没暴露）取了下来，“……熊吉君而已。”

见状，兔美露出了冷笑：“哼……果然如此！我早就猜到

了……怪盗BEARS EYE的真实身份，就是你……熊吉君！”

熊吉从刚才开始就脸色慌张地站在觉哥身旁，一句话都没说；此刻他听到了兔美的台词，顿时吓得脸色铁橙，更是说不出话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反倒是封不觉，闻言后大笑出声，“又是谁告诉你……他就是怪盗BEARS EYE了？”

“什么！”

“什么！”

“什么？”

这三句相同的、带有惊叹语气的句子，分别出自兔美、犬之助和王叹之的口中。

前两位也就算了……就连小叹也对这话感到无比惊讶，这足以说明觉哥的言论让人匪夷所思。

“哼……你们这帮家伙，着实是天真啊……”封不觉笑道，“猫眼三姐妹都是猫么？越前龙马是马么？雪兔哥是兔子么？”他的歪理邪说又开始了，“有谁规定……BEARS EYE的真身就一定是熊了？”

“出……出现了！”站在觉哥身后走廊里的小叹上身后倾，一脸严肃地吐槽道，“这种明摆着是胡说八道，却让人在短时间内无法反驳的语言攻势……【嘴遁·逻辑强暴】！”

“你别胡说八道了！”数秒后，街上的兔美反应了过来，对着喇叭喊道，“你说他不是怪盗BEARS EYE，那为什么他穿着和动画片《名侦探蝌男》中的BEARS EYE一样的服装？”

“因为！”封不觉朗声回道，“他是个傻【哔——】！”

这一瞬，世界……清净了。

足足二十秒后，犬之助朝高处挥臂一指，看着觉哥道：“原来怪盗BEARS EYE就是你！猫三郎！”

“喂——”站在觉哥和熊吉后方不远处的小叹都惊了，“这

样就被说服了啊！”

“哈哈哈哈……”封不觉却是一脸得意，“没错！本大爷才是怪盗BEARS EYE！内裤什么的最喜欢了！哦哈哈哈哈……”说话间，他随手从熊吉的衣服口袋里扯出一条内裤，套在了自己的猫脑袋上。

“好吧……我之前错怪你了……”此时，王叹之看觉哥的眼神变了，封不觉的背影在其眼中瞬间变得高大起来，“为了完成这三十三章的任务，你竟能做到这种地步……这样的台词和行为，已不是一个‘拼’字可以形容的了……主角做到你这种份儿上，着实是令人肃然起敬、五体投地、叹为观止、望尘莫及……”

……

小说的男主角，并不只是一个让读者代入的意淫载体。

他们的任务，也不该尽是强取豪夺、杀人越货、敛财猎艳、报复权贵、扮猪吃虎……

他们更没有必要给以上所有这些行为都冠以一些站不住脚的、自欺欺人的理由，使其顺理成章，无可厚非。

贪即是贪，狠即是狠，色即是色，贱就是贱！

无须遮遮掩掩，无须曲意逢迎，无须指鹿为马，更无须作者洗地。

我行我素，谱写篇章，是非曲直，任人评说。

到最后的最后，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主角形象。

那个背负起整个故事，坚定地担当着叙事核心，并被人们记住的男人，才配得上“主角”二字。

……

“哈哈哈哈……”另一边，封不觉可没工夫去回应小叹的吐槽，他若无其事地头顶内裤，对着窗外喊话，“熊吉……只是

被我诱骗而来的一枚棋子。你们非要说他是从犯也可以，不过……在我看来，他也不过是被内衣裤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一个绅士罢了。”

“嗯……这次是【嘴遁·即兴圆谎】吗……”小叹闻言念道，“这似是而非的解释，别人真能理解么……”

“啊——救命啊！”同一秒，在觉哥的授意下，熊吉大声朝窗外喊了这么一句。

“别……别乱来！”犬之助警官当时就慌了神，“有话好说，不要杀人质！”

“哼……知道怕了吧？”封不觉很嚣张地回道，“废话少说，给我弄架加满油的直升机过来，附带驾驶员的那种……三十分钟内必须到。”他顿了一下，扬了扬手上的刀子，“要不然……从第三十一分钟起，我每隔三分钟就杀一个人质……哦不……熊质。”

“喂喂……你手头一共就一个熊质吧……”小叹道，“就算把我也算上，也就俩吧？三十五分钟不到就全杀完了吧？”

“词儿太熟了……所以我顺口那么一说。”封不觉回头轻声念道。

“你这是干过多少票劫持人质的勾当啊……”小叹虚着眼应道。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封不觉压低了声音，对小叹和熊吉道，“你们放心好了，我谁都不杀，这事儿很快就能结束的。”

“老……老师……”熊吉满头大汗地念道，“全靠你了，你可要加油啊。”

他们对话的同时，街上的犬之助和喵美也在商量着什么，很快，犬之助便喊着回道：“听着，猫三郎……这条街的宽度根本停不了直升机，而且附近也没有停机坪，能不能换别的交通工具？”

“那你们有什么？”封不觉问道。

“警车。”犬之助回道。

“好的，那你准备好一辆警车，备好司机，我们过五分钟就从正门出来。”封不觉接道。

“可以。”犬之助道。

两人交流完这几句后，觉哥回过头，对他的两名同伴道：“OK，搞定。”

“你搞定什么了啊……”小叹嘴角抽动着道，“你知道自己刚才和对方达成的协议多有槽点么……”

“我当然知道。”封不觉笑着回道，“呵……我故意的。”

……

五分钟后，猫三郎、隼太郎、熊吉，一同乘上了一辆带司机的警车。

他们上车后便发现，后座的门是打不开的，四周全都是防弹玻璃，用菜刀根本砸不开。

待他们仨坐定，驾驶席上的司机便默不作声地……将车一路开到了警察局。

【主线任务进度变更】

【将熊吉的被逮捕次数限制在十次以内，当前被捕次数：3】

【熊吉对你的仇恨度＋33%】

第024章 两位特殊的客人？

【三天后，学校中。】

在一系列的系统语音过后，转场到来了。

前一秒还坐在警车上的封不觉和王叹之，此时又出现在了动物小学四年一班的教室里。

“哈！原来还有这手！”坐定后，小叹稍稍愣了两秒，便笑着对封不觉说道。

“没错。”封不觉知道，小叹已领悟了自己的策略，因此，他直接回道，“重点就是……不能让熊吉以怪盗BEARS EYE的身份被逮捕。”他摊开双手，“让他以自己的身份被捕……虽然会导致主线事件的失败，但这总好过通关失败。”

“嗯……”王叹之点点头，“于是……你就在NPC们的面前扛下了BEARS EYE的头衔，并带着我们卖了个萌，自投罗网……这样事件就算完毕了，我们也就安全了。”

“是的，但……”封不觉话锋一转，“这样的完成方式，其实是比较糟糕的……我只是勉强将局面从‘剧本失败’变成了‘事件失败’而已。本质上来说，我刚才的行为，和‘代替熊吉自首’是差不多的。”

“诶？那你又被判定为消极游戏了？”小叹问道。

“那倒没有。”觉哥回道，“相对先前的‘偷窥事件’而言，我的这次行动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而且这次主线事件本身也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系统不会判定我‘消极’的。不过……在‘熊吉的仇恨值’方面，我还是受到了一定的惩罚。”

“嗯……我这次也加了好多，有7%呢。”小叹应道，“算上先前加加减减的，已经是9%了。”

“哦。”封不觉淡定地接道，“比起我的41%来，还是比较

乐观的嘛。”

“什么什么？你说多少？”小叹瞪大了眼睛，用不可置信的表情问道。

“别紧张。”觉哥道，“这不还没过50%嘛……”作为当事人，他倒是冷静得很，“这种程度，我早有心理准备了……”他还悠然地解释说明道，“在被捕后，熊吉势必会失去偷来的那些内衣裤……由此而产生的强大怨念，无疑会有一部分转移到我身上。”

“其实我一直很在意啊……”小叹接道，“这个数值高了以后，究竟会发生什么？”

“很难说……”封不觉的眼神变得很怪异，他瞥了一眼正在教室另一边聊天的熊吉和兔美，沉声道，“我总觉得……这个剧本……不，应该说这个‘宇宙’……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那些NPC的智商和情商似乎并不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么低下；就以熊吉为例，他的部分行为、乃至性格，都存在着矛盾的地方……”

“对啊，我也想说这个来着。”王叹之接道，“先前由我扰乱的那个案件……仔细想想的话，很异常啊……熊吉这家伙竟然有胆量和魄力去砍掉企鹅助的脑袋吗？”

“嗯……我想……”封不觉接过话头，若有所思道，“等到熊吉对我们某个人的仇恨度到达一定程度时……这些疑点，便会逐渐显出端倪来……”

“喵——”

尖叫，定番尖叫，喵美酱的定番尖叫。

事件，犯罪事件，熊吉君的犯罪事件。

当那一声“喵”传入耳中，打断思绪之时，封不觉脑中闪现的便是这样两句话。

“啊——”觉哥懒洋洋地吟了一声，看着小叹道，“老规矩，咱过去看看呗。”

“行～”小叹耸耸肩，和觉哥一同站了起来。

……

在接下来的数个小时中，兔美酱的名推理和熊吉君的自曝还在进行着。

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其形式多半都与“怪盗BEARS EYE”的犯罪预告事件类似。

只不过，这些事件的解决时间都不算长，像什么“丢失的笛子前端”、“偷拍裙底”、“盗窃运动短裤”、“老师的三角板不见了”之类的……全都是已经完成的、或是现行犯罪。

在与名侦探兔美酱的斗智斗勇中，封王二人并没有占到绝对的上风……因为熊吉的自曝属性摆在那里，加上事件的难度已经从“被带上警车前成功扰乱”，改为了“暴露明显罪证前成功扰乱”，难免会出现一些防不胜防的情形。

纵是两名玩家已经很努力了……熊吉的“被逮捕次数”还是不可避免地上升着。

当然了，相比之下，还是“成功脱罪”的情况更多一些。

就这样……不知不觉间，熊吉的被捕次数累积到了“9”，而熊吉对封不觉和王叹之的仇恨值，也分别到了95%和72%……

……

【第二天，早晨第一节课。】

觉哥和小叹完成了又一次扰乱后，转场到来。

此时，他俩的精神和体力，都已到了一个很差的状态。

“呼……这个剧本……已经耗掉我们多少游戏时间了？”小叹道，“我感觉都快七十二小时了吧？”

“比你想象中要短。”封不觉回道，“五十六个小时而已。”

“啊……同样是长线剧本……我忽然感觉‘苍灵论剑’简直就

跟旅游一样惬意了……”小叹接道。

“嗯，‘体能值不会随着转场而恢复’这点，着实是个问题。”封不觉道，“再加上这个剧本的主线需要我们的集中力始终维持在一定水准之上……带来的精神负担也是不小。”他说归说，脸上可是没表现出半点倦意或者不耐烦的样子，“看起来……这剧本后期的最大难度，是‘耐力’啊……呵呵……”他还莫名其妙地笑了，“起初我俩还觉得熊吉那‘逮捕次数十次（含第十次）’的限额很宽裕，可转眼就只剩下一次机会了……这种在几尽精疲力竭的状态下，绷紧神经、不容失败的状况，还真是刺激呢……”

“刺激个【哔——】啊……”小叹是真累了，人的大脑在疲惫或麻痹的状态下，很容易口不择言，脏话变多也属正常现象，“熊吉再被抓两次，咱们可就前功尽弃了，这种巨大的‘压力’有什么刺激的啊？”

“你上手术台的时候，不是每分每秒都在承受这种压力么？”封不觉反问道。

“呃……”小叹还真被问得怔住了，但他稍稍回过神来便道，“喂……时间不同好不好？这个剧本的持续时间已经是大型手术的五倍了好吧？”

“你可以将其当作一次高强度的集中力训练嘛。”封不觉用很轻松的语气道，“再说，这个剧本不是也有休息时间的吗？”他歪了一下头，“撇开剧本初期的情况不谈，在主线事件的难度提升后，每次转场结束，我们不都有这样几分钟的时间来喘口气么。”

他话音未落，便听得……

“各位同学，请注意了。”熊猫老师的声音从讲台上传来。

两秒之间，全班同学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

“哈啊……”小叹呼了口气，轻声念道，“又来了……这次会是什么呢……老师家的内衣被偷了吗……”他扭头瞥了眼熊

吉，“嗯……我先确认一下……好的……没有直接穿在衣服的外面或者戴在头上……”

他会这么吐槽，是因为熊吉还真就这么干过。

“同学们，今天，有两位特殊的客人要到我们班上来做客。”熊猫老师的话还在继续，“他们会陪你们一同度过一天的学习生活。”

“两位……”小叹心中的第一反应是，“该不会是芭蕉桑和曾良君吧？”

“他们就是……”熊猫老师抬手朝门口指了一下。

她刚要开口说出那两人的名字，一个身影便从门外闪了进来，用很娘的声音插嘴道：“呀嚯~同学们，大家好啊~”

第025章 圣德太子的学校体验日（上）

跃入教室的那个男人，看上去二三十岁的样子。他留着奇怪的短发，头顶发髻，身着一席蓝色长袖运动套装，全身都弥漫着一种诡异的味道。

在他登场后不久，另一名看上去比他年轻一些的男子也跟了进来。

这第二位，留着一头颇为清爽的棕色短发，身着红色无袖运动套装，整体来看，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人。

【支线任务已触发】

那两人先后走进了教室，系统语音也随之响起。

封不觉和王叹之打开任务栏一看，看到了【在上午的课程结束前，将太子和妹子赶出学校】这样一条指示。

“太子……和妹子？”小叹看了任务后，口中便喃喃念道。

“全名是圣德太子和小野妹子。”封不觉见他面露疑色，故而解释了一句。

觉哥是认识那二位的，即使没有任务提示，他也知道这两个角色的名字、以及其他的相关设定……

“诶？”小叹却是一愣，毕竟他对《日和》不是很熟悉，他只知道……“又是知名历史人物？”

“知名不知名……以及他们在历史上的形象如何，其实并不重要。”封不觉接道，“别忘了，这里是日和宇宙。无论人物原型是如何得高大上……到了这种搞笑漫画的世界，都会变成逗逼。”

“嗯……”小叹沉吟一声，脑海中不禁闪过了芭蕉桑和曾良君的身影。

“呀～嚯～”就在这时，穿蓝色运动装的那位又开口说话了，“各位同学好啊～我是圣德太子，今天是‘学校体验日’，因为是朝廷规定的，所以我也没办法拒绝，于是就带着妹子过来和大家一起玩儿……哦不……是来体验学校生活～”

“明明是昨天自己心血来潮临时添加上去的规定……”下一秒，穿红色运动装的那位就用极快的语速揭穿了太子的扯淡。

“如各位所见，事情就是这样了。”熊猫老师站在讲台上，接着他们的话道，“好歹是朝廷的人，不太好拒绝，各位同学就请忍耐一下吧。”

“朝廷是怎么回事啊……”小叹念道，“话说这个世界的时代背景和政治体系是不是有点乱啊？”

“知道乱就行了……”封不觉道，“你看太子那一身古今中西集于一身的造型，咱还有什么好纠结的啊……”

“那么……”数秒后，熊猫老师看向太子和妹子道，“请二位坐到后排那两个空座位上去吧。”

“好～～吧～～”太子用他的口头禅回了老师一声，迈着很欢脱的步伐走了下去。

妹子则是无奈地摇了摇头，叹息着跟上。

“嗯……”待他们坐定，熊猫老师开口道，“同学们，请把课本翻到第二十二页，我们上次讲到……”

老师依照平常的样子开始讲课了，对学霸来说，接下来的内容都很清晰地传入了耳中；对于学渣来说，接下来他们就只能听到“嗡嗡嗡嗡——”这样的声音了。

“嘿！嘿！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封不觉还在琢磨着这任务究竟该怎么完成，太子便主动与其搭话了。

不知是巧合还是系统安排……太子和妹子的座位，分别

就在封不觉和熊吉的右手边。

“古畑猫三郎。”封不觉转过头，看着太子道。

“哦，是古畑君啊，呵呵……”太子憨厚地笑着，“你好啊~你今年几岁了啊？”

“关你屁事啊，大叔。”封不觉用十分恶劣的态度回了这么一句。

“大……大叔……”太子表情一抽，浑身发抖地低下了头，他的脸陷入了一片阴霾中，口中念道，“现……现在的小鬼真是越来越不可爱了……”

“还有啊，大叔。”封不觉的嘲讽才刚刚开始呢，“你身上那股异味是什么啊？”

“居……居然当面提出这种问题……”太子惊道，“哪儿有什么异味啊！是你这小鬼的鼻子有问题吧！”

“不承认吗……”封不觉冷冷地应了一句，随即扭头，看着侧后方的妹子道，“喂，那边的大哥哥，这个大叔的身上是有股怪味对吧？”

“当然了，一直都有啊。”妹子单手托腮，很平静地回道，“可能是因为没穿内裤吧。”

“原来如此。”封不觉闻言，发挥其演技，凝炼出一个嫌弃、鄙夷到极点的眼神，投向了太子，“呵呵……”

“‘呵呵’？”太子双手捂脸，惊恼交加，“这……这个小鬼……那是什么眼神啊！可恶！”

“太子，我早就让你改掉那种习惯了，现在连我都跟你一起丢脸啊。”怒卖队友后的妹子还在太子背后补了一刀。

“住口！妹子你这混蛋！”太子不爽地回道，“你明明知道我是抱持‘非必要不穿内裤主义’的！”

“就是因为知道才让你改啊……那种莫名其妙的主义……”妹子虚着眼接道。

“那个……”他们话音未落，熊猫老师已转过身，冲他们言道，“太子，虽然严格来说你不是来上课的，但也请你不要影响其他同学听讲好吗？讲话声太大了，而且内容很糟糕啊。”

“诶？怪我咯？”太子很委屈地应道。

“大白痴……”妹子适时地又在其背后插了一刀。

……

第一节课很快就过去了。

随着下课铃声的响起，封王二人稍稍放松了一会儿的神经立即又紧绷起来。

支线任务的触发，并不代表着主线任务的中断。

在熊吉被捕次数已达九次的情况下，两名玩家不容有失。

“这样……你盯着熊吉，我负责太子那边。”一下课，封不觉便跑到小叹面前，低声道，“我对他们的人物设定比较熟悉，只要利用好妹子这个潜在的‘队友’，将太子逼走应该不是难事。”他说到这儿时，好像又感到有些不放心，故而补充道，“嗯……万一熊吉那边出了什么你一个人应付不了的紧急状况，你就跟我打个手势、或者叫我一声，我马上过来。”

“明白。”小叹回道，“主线任务优先嘛。”

“喵——”

二人刚说了几句话，喵美的尖叫又响起了。

“好了，我得过去了……”小叹说话时，已将视线投向了喊声响起的方向。

“你加油吧，我也……”封不觉则看向了太子和妹子那边，“要行动了。”

言毕，二人分头行事，各自向着目标去了。

“啊~有点饿了呢，妹子。”觉哥刚走到太子和妹子那边，

就听到太子说道，“什么时候吃午饭呀？”

“第一节课才刚下课呢，距离午饭时间还早得很。”妹子回道。

“诶？”太子露出一副很吃惊的表情，“可是人家好饿呀~”

“您没有好好吃早饭吗？太子。”妹子问道。

“因为很期待‘学校午餐’，所以从昨天下午起就再也没吃过东西了呢。”太子回道。

“可是……”封不觉适时插了句嘴，“我们学校……是不提供午餐的，学生都是自带便当来的。”

“哪尼！”太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两秒后，却又ORZ在了地上，“我……我今天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喂……所谓的‘学校体验日’本质上就是‘学校午餐体验日’吗……”妹子吐槽道。

说归说，几秒后，妹子还是叹了口气，从自己的课桌里拿出了一个布包袱，边解开边说道：“唉……真没办法，无论如何，那么久不吃东西对身体不好，总之，先吃个饭团吧。”

“哇！”太子一下子又蹦了起来，两眼放光道，“妹子……你居然……”这一瞬，他好像又意识到了什么，其感动瞬间又变成了怨恨，“……居然带了便当？”

“是啊，我事先就调查过，这个学校是不提供午餐的。”妹子淡定地回道。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太子抓住妹子的领口摇晃着后者喊道。

啪——

妹子果断地糊了太子的熊脸，并回道：“是你自己提出要来的，这种事情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白痴！”

“卟——HEE——”太子口中发出了奇怪的语气助词，“你又骂我白痴了！你一天到底要骂我多少次白痴才甘心啊！”

“十次左右吧……”妹子沉声回道，“还有，你到底要不要饭团？”问这个问题时，他已将布包袱解开，并打开了便当盒的盖子。

“要！”太子说着，一把就抓起一个饭团，咬上了一口。

但咀嚼了几下后，他又露出了失望的表情：“怎么回事嘛？这饭团里一点料都没有啊……”

“你能不能去死一死啊，太子。”妹子淡定地回道。

“要料的话……”封不觉接道，“这个可以吧……”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用猫爪抠了抠鼻子，然后顺手就把抠出来的一坨东西粘到了太子手中的饭团上。

“啊——”太子一脸惊恐地尖叫起来，“这……这个小鬼！”

“多少是有点咸味了吧，还能使口感更佳神秘和具有层次感。”封不觉若无其事地接道，“颜色方面也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吧。”

“可恶！”下一秒，太子好似是忍无可忍了，当即扔掉饭团，大喝一声，朝着觉哥扑了过来。

第026章 圣德太子的学校体验日（下）

“别冲动啊！太子！”妹子从后方钳制住了太子的双肩，将其拉住了，“对方只是小学生而已。”

“这种小鬼……”太子执拗地说道，“就让我将其扼杀在小学阶段好了……”

“这台词倒是似曾相识啊。”封不觉笑着接道，“我至少听过十次以上吧……”

他此处所说的……自然是指在现实生活中“听过十次以上”。

“这么不可爱的小鬼究竟是怎么活那么大的啊！”太子被妹子钳制得寸步难进，却依然毫不气馁地朝觉哥挥舞着双手。

“嗯……这句至少听过百次以上啊……”封不觉淡定地接道。

“我要宰了你！”太子的叫嚣仍在继续。

“这句的话……不计其数啊……”觉哥摸着下巴念道，“要是每次有人跟我说这个，我就能得到一美元的话，我现在已经是百万富翁了吧。”

……

三分钟后……

“哈啊……哈啊……”太子又跪了，“不行了……已经没有力气了。”

“体力略差啊。”封不觉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道。

小野妹子看上去倒是不怎么累，一副大气不喘的样子：“估计是肚子饿了的缘故吧。”

“切……身为同伴，居然阻拦我……”太子回头瞪向妹

子，“我吃不到学校午餐……怎么想都全怪妹子啊。”

“原来全怪我吗……”妹子即刻吐了个槽。

“既然如此……”太子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阴沉起来，“没办法了……我要在妹子的头上栽赃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判处终身监禁……”

“好像忽然意识到自己摄政王的身份了啊……”妹子露出了些许慌乱的神色。

“有了……就以‘给别人家的狗乱起名字’这个罪名来处置好了。”太子想了几秒后说道。

“说起来……出使隋国时，我确实给太子起过‘最爱便便便便丸’这样的名字呢。”妹子应道。

“嗯……”封不觉看着这关系如同逗捧伴侣（在《世界奇妙物语》之《逗捧人生》的故事中所存在的一种特殊关系，在该宇宙中，结成“逗捧组合”是比结婚更为重要的人生大事）般的二人组，心中念道，“事情比我想象中难办啊……太子平时被妹子虐得太惨了，想要对他的精神造成严重打击促使其离开……我似乎得出点更狠的招才行啊。”

……

第二节课……

“哈哈～美术课啊～感觉会很有意思的样子呢。”因为是艺术类课程，太子的兴致又回来了，心情也变好了一些。

“老师。”才刚上课，封不觉就举手打了个小报告，“太子没带颜料和画笔哦。”

话音未落，全班同学都看了过来。

“又是这个小鬼……”有些不知所措的太子愤然瞪了觉哥一眼。

“啊～真没办法……”美术老师显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太子，你就跟其他同学借用一下吧。”

“呃……好……”太子尴尬地应道。

但……太子坐的位置是靠墙的，他的前方是空座，右手边是墙壁，左手边就是封不觉……

“妹子，你有带吧？”太子回头对妹子说道。

这时，妹子正好从熊吉手上接过了一些颜料和一支画笔：“带倒是没带，但邻座的熊吉君借给了我一些。”

“妹子……”太子表情微变，还想说些什么。

妹子却直接打断道：“我自己都不够用了，你问别人去借吧，太子。”

“什么！”太子神情一肃，厉声言道，“身为‘墨汁战队’的黑战士，你这样真的可以吗？”

“我可不记得自己加入过那种奇怪的组织……”妹子冷冷接道。

“红战士可是对你寄予厚望啊！”太子却仍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红战士又是谁啊！”妹子惊道。

“红战士就是在墨汁中也能日游千里的FISH竹中桑。”太子快速回道。

“就算你东拉西扯的我也没有多余的画具借给你……”妹子已懒得吐槽了。

于是，太子的眼神，很无奈地偏斜……移到了封不觉的身上。

“嘿嘿嘿……”觉哥则用不怀好意的目光迎上了太子的注视，“……不借。”

“这个混蛋！”太子顺势就从座位上蹦了起来，“我不会放过你的！”

妹子也又一次在第一时间将其钳制住了：“喂……老师还

在教室里呢！”

“不要拦我！”太子上身前倾，“我要用我的必杀技‘飞翔摄政王波塞冬攻击’结果了他！”

“哦……听上去是个不错的技能呢……”封不觉道，“可能的话真想亲眼看一次啊。”

“诶？你真这样认为吗？”太子神情一喜。

“骗你的。”封不觉语气骤冷，“一听招式名就很逊。”

“啊——岂有此理！”太子都快气疯了，“我要把你的血榨出来做墨汁！”

封不觉耸肩回道：“是颜料吧……”

……

第三节课……

“呼呼呼……音乐可是我的强项啊……”太子来到音乐教室中，当即就抱起了一把吉他。

“总觉得羞辱这家伙没什么用啊……这货绝对是个天生的白痴啊……”封不觉远远看着他，低声嘀咕道，“是不是我的策略从一开始就错了呢……”

“啦啦啦～妹子和鱼刺是对好朋友～”那边的太子抱着吉他就唱了起来，“枕头的里面～全是鱼刺～啊——哈哈哈哈——”

他的歌词傻得可爱，吉他也完全没发出正常的旋律，总之就是若无其事地干着槽点满满的事情……

“喂，大叔。”觉哥沉思片刻，走了过去，“我觉得……你也该适可而止了吧……”

“啊，又是你这小鬼。”太子低头看着觉哥，“这次又想干嘛？”

“没什么。”封不觉接道，“就是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哼哼……小鬼毕竟还是小鬼。”太子得意地笑了笑，“说

吧，有什么不懂的事情，请教身为大人……不……身为摄政王的我，那就对了。”

“大叔你啊……心血来潮地就跑到小学里来搞体验日什么的，好像很闲啊……”

这一刻，封不觉使出了被嘲讽界引为禁断之技的究极奥义。

如果这招还不成，他也只能放弃了……

“你就没有别的事情要去做了吗？比如……见见女朋友之类的？”

第027章 最终事件！前所未见的任务！

【支线任务已完成】

【特殊剧本额外技巧值奖励200】

封不觉祭出的究极奥义，成功地击碎了圣德太子的精神防线。太子因受到了过大的打击而失去了行动能力，被妹子带离了学校。

事后再回头看看，这个支线任务的难度也就一般，绝不比先前的“无尸杀人事件”要高，因此，该任务的奖励也是比较一般的。

【一周后，喵美家附近的小路上。】

任务完成的提示过后，转场紧随而来，觉哥和小叹顺势出现在了系统语音所说的地点。

“嗯……又到这儿来了呢。”王叹之即刻接道，“上次来时还是凌晨吧……”

“我可是在大白天就在附近转过好久了……”封不觉随口应道。

“诶？觉哥。”说话间，小叹忽然想起了什么，转头对觉哥道，“先前我们完成支线任务后，都没有立刻转场啊，怎么这次直接转了呢？”

“我也不知道。”封不觉道，“也许和剧本进程有关吧……”他神情一肃，“算上这章的话，距离三十三章的目标……仅剩下七章了。以剧情的张力来说……差不多也该接近尾声了吧。”

“原来如此……”小叹点头应道。

他俩说到这儿时，前方的丁字路口处，缓缓行来了两

道“人”影。

觉哥和小叹定睛一看，走过来的是背着书包的兔美和喵美。

“最近都没有案件发生啊～”兔美边走边道，“对了，喵美酱，你家庭院的树上，就没有挂着一些被肢解的尸体什么的吗？一百具左右就好。”

喵美斜视着兔美道：“就算你对我家里发生那种如同地狱绘图般的案件满怀期待……我也无能为力啊……”

她们的对白还是尽显日和本色，平铺直叙地说着一些奇怪的内容。

“早上好啊，二位。”数秒后，又一条身影出现了，那是穿着一套女式吊带透明睡衣的熊吉君，他一边若无其事地跟那两名女生打着招呼，一边说道，“今天天气真不错呢～你们听说了没有啊，今天我们班又要来一位转校……啊！”

他的话还没说完，兔美那锐利的目光便再度锁定了他。

“吓我一跳啊！兔美酱的眼神变得犀利起来啦！”熊吉惊讶地停下了脚步，“这……难道是……”他又一次说出了那段解释说明般的台词，“一定不会错的……这种眼神，表明了兔美酱的灵感正在迸发，其精神力正专注于案件之上……因为这个特征，兔美酱还得到了‘吓了一跳啊’的异名。”他顿了一下，“但是……到底是哪里有案件啊？”

“我怎么觉得他每次介绍兔美的异名时，所说的内容都不一样呢……”在旁围观的小叹虚着眼念道。

“这跟‘兔美每一件衣服胸前的字都不一样’类似……”封不觉接道，“要么是有意安排的槽点，要么就是《日和》的作者每次都忘记自己上回画了什么……”

两人评说之际，兔美已经把手机给掏出来了，很显然……她是想报警。

“诶？怎么……不对啊！”熊吉惊慌地言道，“难道又要报

警抓我吗？”

“这次又是从哪里偷来的？你这变态熊。”兔美问他问题时，手上的拨号动作可是完全没中断。

“这是他自己的。”熊吉还没回答，封不觉就已走上前去，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没错，我曾经看熊吉君穿过一次。”王叹之也走了上来，面不改色地附和道。

这个剧本进行至此，小叹的节操也早已碎了一地，为熊吉说慌什么的，他早就习惯了。

“这样啊……”兔美念道，“我还以为上次郊游时戴胸罩已经很离谱了呢，没想到你这变态熊的花样还挺多啊。”

“是啊，这家伙家里奇奇怪怪的衣服多得很呢。”封不觉道。

“对对，上次他不还穿过和《名侦探蝌男》里的怪盗BEARS EYE一模一样的服装么。”小叹接道。

“你们两个变态该不会是想包庇熊吉君吧？”兔美接道。

自从那个“怪盗BEARS EYE”的任务过后，小叹便和觉哥一同背上了内衣小偷的罪名，兔美经常会这样称呼他们，所以此时的小叹对这种称呼已是见怪不怪。

另外，说到那个事件，就不得不提一下……任务过后，有一件事令小叹十分费解，那就是……这个宇宙对这类案件的处置宽松得离谱。小叹曾找机会问过熊吉，像他们上次那样的事件要判多久？结果熊吉告诉他，那种入室行窃，并与警方对峙的情形……只关三天而已；而像熊吉平时犯下的那种罪行，通常关个一天就出来了……

这也就是在日和宇宙……要是换了现实生活，至少也得去监狱里捡五年肥皂……

“怎么～可能呢？”面对兔美的质问，封不觉大言不惭地回

道，“我们包庇他能有什么好处啊？”

“唔……”兔美琢磨了几秒，收起了手机，“算了算了……”她耸耸肩，“假如真是熊吉自己的东西，那确也算不上是事件。”

其话音刚落，突然……

【已成功扰乱“熊猫老师的睡衣”事件的调查】

【特殊剧本额外技巧值奖励50】

【熊吉对你的仇恨度＋5%】

【请注意，熊吉对玩家-疯不觉的仇恨度已达100%，隐藏剧情已触发】

【主线任务已变更】

一系列陌生的系统提示在两名玩家的耳边响起，他们赶紧打开了游戏菜单查看。

这才发现，【将熊吉的被逮捕次数限制在十次以内（含第十次）。】这条已经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在剧本结束前，设法隐藏自己的‘玩家’身份。】

“什么！”

“什么？”

这一瞬，觉哥和小叹心中道出的是相同的一句话，不过心情上略有不同。

看到这条史无前例的、怪异的任务时，小叹感到的是惊讶和疑惑。

而封不觉……几乎在看到任务内容的瞬间就意识到了什么……

他所感到的……是震惊、和不安。

第028章 惊异的独白！平田的世界！

请注意，本卷中出现的“平田”，及《平田的世界》，指《搞笑漫画日和》中的人物与章节。与前文中“平田秀一”的那个故事并无关系。

……

封王二人还未从惊讶中回过神来，转场便来了。

而且这次转场，竟然搞得和片头CG一样。

他们骤然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进入了第一人称的观看视角……

很快，一片灰色的天空浮现在了他们的眼前，然后，镜头下移……画面中竟出现了三次元的街景。

在一个如同天台般的地方，有一只左手……确切地说，是人类的左手……端起了一本漫画书，一秒后，又有一只右手，将书翻了开来。

这一刻，镜头“穿入”了一个二次元的世界。

这个世界的画风简单、粗糙……看上去，像是个搞笑漫画的世界。

【我们的，明天的……】伴随着画面的转换，一段音乐在玩家们耳边响起。

【光的，前方的……】

【眼眸的，深处的……】

歌在唱着，镜头也在不停移动、转换着……

【广阔的天空下的……】

【梦想的大门的……】

这段CG的画面，从一个身着绿衣，坐在店里吃拉面的四眼仔，移到了拉面店电视屏幕里满脸阴郁的棒球选手们……然后又移到了这个四眼仔身上……然后又移到了电视中的一个女主播的身上……然后又移到了四眼仔的身上……

如此循环往复，在这个吃拉面的家伙和许多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场景间切换着。

【光辉，一定……】

【泪水的力量的内心的力量，一定……】

【自由的尽头的……约！定！的手上的油渍的搞……】

【搞笑漫画日和！】

歌曲算不上有多好听，无论歌词、旋律、编曲……都透露出一种“一本正经地恶搞”的氛围，但是……却让人觉得——带感！

待整首歌唱完，那组凌乱的、不知所云的镜头也完毕了。

下一秒，封不觉和王叹之便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

他们周围的环境，已变成了一块空阔的草地。

这里地势微倾，青草幽幽。

天空看上去有些阴沉，轻拂而过的微风让两人感到了一丝凉意。

【差不多……也该跟你们摊牌了吧。】忽然，一个略微有些沙哑的、懒散的男性声音响起。

“你听到了吗？”封不觉看着小叹道。

“啊……”小叹应道，“听得很清楚……”

二人之间之所以有此一言，是因为……此刻他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是异常的。

这句话，不是他们通过“耳朵”所接收到的，而是直接出现

在他们脑海中的。就像……系统语音一样。

【我的名字叫做平田平男。】

【我有些与众不同。】

【我已经察觉到了……】

【我察觉到自己其实是个存在于漫画里的人物。】

“哦？是平田君吗？”封不觉的眼神微变，诸多线索在其脑中串成了一线，精神上累积的疲倦在此刻被他一扫而空，“呵呵……这下……就全都解释得通了。”

“啊！这个故事我好像看过。”王叹之这时两眼一亮，轻声对觉哥道，“是叫《平田的世界》对吧，我看的好像是中文配音版。”

噗——噗噗——噗噗——

小叹的话还没说完，不远处便传来几声怪响。

与此同时，他的余光瞥见了……几道从天而降的黑影，那些黑影就落在距离他和觉哥仅有几米的草地之上。

“嚯？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啊……”封不觉转过头，看着那些落在草地上的“东西”，冷笑着言道。

“喂……觉哥……这什么情况？”两秒后，小叹也看清了那些黑影的真面目。他的惊吓值顿时就飙升了，他忽然觉得……这个所谓的“搞笑漫画”世界，有些地方……比真正意义上的恐怖片还要渗人。

【起初……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我按照自己对一般漫画的认识，设想了一些可能发生的情节。】

【而那一切……也逐一发生了。】

平田说话之际，封不觉的视线则在地上那堆血肉模糊的尸体上移动着。

【我想要一个宿敌，他出现了。】

听着他的话语，封不觉的目光停在了一具头顶白色内裤的尸体上。这具尸体的体型较胖，肩戴一对蓝色护肩，下身穿着白色裤衩、白色（膝盖处是黑色的）齐膝长袜和青色球鞋，其手上还戴着一对白色的护腕。

【他头顶内裤，长了一对妖耳，脑袋上还顶着个如毛团般充满槽点的萌系发型。明明就是个矬到不能再矬的家伙，竟还自称是我的情敌。】

【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却说出了我那“恋人”的名字……小叶（日语发音为：哟酱）。】

觉哥目光再动，移到了另一具尸体上。这具尸体的外表，要描述起来就简单了……一个穿着蓝色泳裤、个头较高、身材偏瘦、留着寸头的中年大叔。

【小叶是个嘴里嚼着奇怪东西的大叔，与其说是小叶，不如说是叶叔。】

【就在我想着要不要干脆把小叶让给那个矬货的时候，宿敌兄又说出了我是“拳法家”这个设定，于是，我就想着……我是否有个师父什么的呢。】

听到这儿时，小叹也不由自主地朝地上看去……他看向的那具尸体，从形体上来说，已经不是人类了。感觉上……这只能算是一个“作者想画个人却画坏了的”类人型生物。

这个生物的头部是个线条粗糙的椭圆，眉眼鼻口撑满了整张脸；其身体比头部还细，像是一根长条；他的躯干正面长了形同鱼骨一般的、十几节交错的腹肌；其四肢全都很短，手臂比腿还粗还长。

【接着，一个看上去恶心巴拉的师父就这么出现了，还说我是什么“喔嘻呦嘻呦拳”一脉相承的传人。】

【没办法……我只能试着放了个必杀技。结果双掌一合，放出了师父的双胞胎哥哥。】

“啊……看到了……”封不觉看着一具倒在“师父”旁边、外形与其一模一样的尸体念道。

【在打败了不堪一击的宿敌后，师父们又说出了一个好像是主线的设定……打败恶魔大王。】

如果说“师父”的样子还是“想画成人类的样子却没画好”的话，那“恶魔大王”的画风就能用“放弃治疗”来形容了。他有着一张和“小叶”类似的脸，下半身虽然也只穿着内裤，但好歹也算正常。只是……他的躯干，就像是一层层叠在一起的年糕一样，躯干两侧还飘荡着两排细长的软毛……远看时，就像个长了人头和长腿的蜈蚣。

【可是，恶魔大王登场后没多久，就因自己多年的老毛病（咳嗽）而吐血身亡了……】

“嗯……确实就是《平田的世界》啊……”听那个声音说了这么多，小叹基本已经把那段动画的情节完全想起来了，“但……我怎么记得，只有‘宿敌’和‘恶魔大王’死了呢……另外三个角色应该活着啊……”

【当小叶和两位师父将我抛向天空，高呼“万岁”的刹那，我意识到了……】

这一瞬，平田平男的语气，变了……

变得低沉，阴狠……

【我，是一部恶搞漫画中的人物。】

【从故事的一开始，我就是个笑话而已。】

【可笑的宿敌，可笑的恋人，可笑的师父，可笑的魔王。】

【可笑的、短暂的一生……】

【没有难以割舍的羁绊，没有刻骨铭心的爱恋，没有衣钵相传的恩情，也没有热血澎湃的战斗。】

【我拥有的，只是对出现在眼前的一切进行吐槽的能力

而已。】

【我无法带给人们感动，人们也不在乎我的感受。】

【我不愿接受这样的人生，但我又无法逃脱这种循环。】

【每当有人翻开漫画、打开网页、点开文件、或是播放录像……我，就要将这无穷无尽的噩梦再重复一遍。】

【我受够了！】

【所以，我杀了他们……】

【我要让你们明白，我……】

“……不是供你们消遣的吐槽役。”

那最后的一句话，由“系统语音”式的诉说变为了对话的形式。

话音未落，封不觉和王叹之皆已循声望去。

但见……他们身后的草坪上，不知何时已多出了一条人影。

那是个身着浅绿色长袖毛衣，灰色长裤，留着一头中发的男人。他的样子看上去很普通，很平凡。就像他的名字……平田平男。如果是在某种热血王道漫画中，他这样的人物，只可能是个龙套而已。

但是，在这里，在这《平田的世界》中，他，是主角。

“呵呵……说什么供我们消遣……”封不觉露出了笑容，十分从容地看着平田回道，“你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呢？”

“否认也是没有用的。”平田的语气变得狠厉起来，“古畑猫三郎，今泉隼太郎……”他的视线扫过了觉哥和小叹的脸，“并不是你们真正的名字吧……”他扬起头，狞笑道，“我知道，你们是……玩家。”

第029章 辩证有效？企鹅助再次登场！

“玩家？”封不觉将对方的问题重复了一遍，露出一个笑容，“什么玩家？我们可不打网络游戏什么的。”

“嗯……”听到觉哥的这句回应，小叹不禁朝他斜视过去，心道，“不愧是觉哥……面不改色地在一个由网络游戏所连接的世界里对一个可能不属于该网络游戏世界的、超次元地意识到自己存在本质的NPC说自己不打网络游戏……”他在心里想事情的时候还真不怎么注意断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睁着眼说瞎话之triple版’吧……”

“我在说什么，你心知肚明。”平田瞪着觉哥道，“你以为……否认就有用吗？”

“哼……”封不觉笑着回道，“那么……假设……请注意只是假设……假设我们确是你口中的所谓‘玩家’，你又想如何呢？”

“Consciousness attack.”一秒不到，平田便冷冷回道。

此言一出，王叹之的神情立即有了变化。

“不好意思，我刚上小学四年级，attack前面那个单词我听不懂。”封不觉反应神速，他即刻上前半步，挡在小叹身前快速说道。

“是吗……”平田冷笑，“但……看起来，你的同伴听懂了啊。”

“切……”封不觉心中不爽地念道，“这货察言观色的能力还不赖嘛……”

同一时间，小叹则是十分懊悔地心道：“糟了……我忘记自己是小学生的设定了，又拖累觉哥了……”

两秒后，封不觉神色如常地回了平田一句：“哦？这样

啊……可能是因为……他的英语成绩不错吧。”他说着，还回头看了小叹一眼，“隼太郎，那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啊？”

“意识。”小叹很简练地回道。

“呵呵……”封不觉听完就笑了，并重新看向平田道，“这么说来，你是想对我们使用某种精神攻击吗？”

“是的。”平田回道。

“我能问问……这是为什么吗？”封不觉道，“就因为我们是所谓的‘玩家’？”他的内心压力很大，但语气和神态轻松如故；说到“玩家”二字时，他还不忘举起双爪做了个“打引号”的手势。

“难道这个理由还不够充分吗？”平田反问道，“‘我们’对‘你们’的恨，还需要解释吗？”

“你不妨解释一下。”封不觉正试图拖长与对方的交流时间，以此来搜集更多的信息。

“换位思考一下吧，猫三郎……或者说……我也不知你本名叫什么的玩家先生。”平田道，“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只是一个由别人臆想出来的角色，你会是什么感受？”他顿了一下，接道，“当你意识到……自己的出身、相貌、性格、遭遇等等等等……全都是别人编排的；你的一言一行，皆是另一个人用笔或者键盘所描绘出来的幻想；而你所经历的种种喜、怒、哀、乐……那些你自以为是真实的感受，也全都是别人灌输给你的……”

“呼……”话至此处，平田长吁了一口气，“到那时，你还剩下些什么呢？你全身上下，从精神到物理层面，还有哪怕一丁点东西，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吗？”他摇了摇头，苦笑道，“呵……我可以告诉你，当你想通了这一切后……心中留下的，将只有无尽的、无法填补的空洞和悲哀……唯有‘恨意’，能让你聊以自慰。”

“哈！哈哈哈哈哈哈……”封不觉听到这里，突然狂笑出

声。

他的笑是如此邪异、癫狂，平心而论，在敲下这行字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干嘛……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觉哥笑了一阵，耸肩说道，“你不觉得……自己这段话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吗？”

“你说什么？”平田面露一丝疑色，沉声问道。

“这么跟你说吧……”封不觉娓娓言道，“假设……如你所说，你的思维模式和一言一行全都是别人安排好的，那么……此时此刻，你对于自身存在的质疑、思考、不满、仇恨……无疑也是那个创造你的人安排的。也就是说……不是你在质疑、不是你在思考、你也没有什么不满和仇恨……这些，都只是某个创作者用笔或者键盘赐予你的东西，你这些颇为压抑的情绪和行为……本质上跟吐槽也没有什么区别。

最多，就是目的性上有所不同……

有些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引人沉思，有些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引人发笑，但说到底……这些也不是你本人的‘目的’。按照你的说法，你从来就没有什么‘目的’。因为你‘从精神到物理层面’上的一切，都是别人所灌输的。”

“这……”平田听到此处，已然动摇了……

“反之……”封不觉的叙述则还在继续，“我们可以做出另一种假设，比方说……当那个‘创作者’把注意力投到其他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具备自我意识的个体。那样的话，你就得承认，你的‘存在’确有一部分是属于你自己的……或许你的命运受到了某个比你更高次元生物的左右，但你并非百分之百身不由己。

你们的关系……就好比是宗教中的造物主和凡人。你可以抱怨生活待你像个婊子，但你不能说你的一生都活得像个戏子。”

“不……不对……”平田的眼神惊疑不定，口中喃喃道出否

定的话语，但他却没能进一步去反驳封不觉的理论。

“虽然不知道你们究竟在说什么……但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啊……”同一秒，小叹凑到了觉哥身边，悄声念道。

“说实话……他刚才说的那些，我很久以前就思考过了。”封不觉也偏过头，低声对小叹道，“对此，我早已不再纠结了。”

“原来曾经纠结过吗……”小叹念道，“等等……在那之前，一般人会去思考那种问题吗？”

“啊——”

就在他们对话之际，不远处的平田君双手抱头，大声嘶吼着……跪倒在地。

弹指间，他的轮廓开始变淡；色彩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他的身上消失，看上去就像……正在被修正液给涂掉一样……

“冷静一点，平田君。”这一刻，忽然又有另一个声音响起，“不要陷入对方的逻辑圈套之中。”

此言一出，平田一个激灵，褪色随之停止……

下一秒，封王二人闻声转头，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当看清那个说话者的样貌时，二人的心中皆是一惊。

“企鹅助……”封不觉望着来者，皱眉念道，“你没死……”

企鹅助面沉似水：“我当然没死。”说话间，他已缓步走了过来，“难道你认为……熊吉杀得了我？”

“哦……”觉哥好像瞬间就明白了什么，挑眉念道，“怪不得……”

其身旁的小叹也是心思急动，轻声沉吟道：“原来如此，我就说嘛……熊吉不可能做下那种斩首血案……”

“我的‘死’，不过是一种假象。”企鹅助一路走到他俩跟

前，接着说道，“而制造这种假象的目的，是为了试探出‘你们两个’控制‘这两具身体’的时间段。”

“看来……你已经有结论了……”封不觉神情冰冷，语气也变得充满敌意。

“虽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得准确，但……”可能是种族的关系，企鹅助好像很少露出笑容，即使他正在用颇为得意的口吻讲话，他那张脸也是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样子，“……八九不离十吧。”

第030章 名侦探们的布局（上）

“怪盗BEARS EYE的事件后……”封不觉接道，“就基本确认了吧？”

“很敏锐啊，正在控制猫三郎的这位玩家先生。”企鹅助道，“单就推理的速度而言，似乎还在我之上呢。”

“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小叹有点儿跟不上他俩的思路了，所以赶紧插嘴问道。

“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封不觉双手插袋，看着企鹅助道，“就麻烦你解释一下吧，企鹅助，我也想听听其中的细节。”

“哼……我有什么理由要把这些讲给你们听？”企鹅助问道。

“为什么不呢？”封不觉指了指平田，“只要有平田君在这儿，一切都在你们的掌控之中不是吗？”他摊开双手，歪着头说道，“你这精心的布局，若是不拿出来跟我们俩分享一下……岂不是明珠暗投？”

企鹅助闻言，沉默了数秒。他没有立刻回应觉哥的要求，而是先走到平田的身旁，询问道：“你还好吧？平田君。”

“我……没事……”平田的呼吸刚刚才平缓下来，“别担心。”

他一边说着，一边坐了起来。其身体上的颜色也渐渐恢复，使其变回了原样。

“嗯……”企鹅助见状，松了口气，随后便转过头来，再度看向两名玩家，“好吧……说说也无妨。”

“就从他们转到班上来的那天说起吧。”这一瞬，又有一个声音，从觉哥和小叹的身后传来……

“有必要吗……”小叹转头时还吐了个槽，“每个人出场时都从我们背后突然冒出来……”

而封不觉不用回头看就知道，这次来的那位……是兔美。

“果不其然，你也有参与吗……”封不觉念道。

“这是当然的。”兔美走了过来，冷冷接道，“企鹅助在暗，我在明。”

“名侦探，名不虚传啊……”封不觉道，“老是处理熊吉犯下的案子，还真是委屈你了……”

“无所谓。”兔美回道，“反正我喜欢报警。”

“那我倒要问一句了。”封不觉朝兔美看了一眼，又看向企鹅助，“最初看穿我们，并制定出这个‘试探计划’的……是兔美酱，还是企鹅助君呢？”

“谁先看穿你们的，不好说……”企鹅助回道，“当兔美酱来找我、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时，我们都已感到了你们的异常。”

“至于计划吗……也是我们商量着一同制定的。”兔美回道。

“明白了……”封不觉点点头，“请继续吧……”他伸出一手，做了个“请”的动作，示意他们说下去。

“那我就从头说起吧……”数秒后，企鹅助与兔美、平田交换了一下眼色，开口说道，“在你们转到我们学校的那一天，熊吉和往常一样作案了。虽然在我们看来，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他的视线从觉哥和小叹的脸上扫过，“……从客观上来说，犯罪就是犯罪。作为初来乍到的转校生，你们对于‘熊吉被捕’这件事的反应未免太过平淡了，看到同班同学因为变态行为被警方带走，你们甚至都不曾找人问一下……这不太合常理吧？”

企鹅助停顿半秒，又道：“当然了，我也有考虑到……既

然你们在自我介绍时就自信满满地宣称自己是‘名侦探’，那也有可能……你们是‘早已习惯了犯罪’，这才会表现出一种见怪不怪的态度。”

“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兔美在旁补充道，“所以……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然而……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你们却又做出了和先前很不一样的反应。”企鹅助继续道，“你们俩像是忽然回过神来了一样，开始询问刚才的那个案子。这种行为方式上的突然转变，无疑让我感到了一丝异样。”

王叹之听着企鹅助的叙述，不禁觉得后脊发凉，其心中想道：“明明是搞笑漫画的世界……明明到处都有充满槽点的角色做着充满槽点的行为……明明连你们自己都一直在做类似的行为……但为什么现在表现得比我还正经和精明……”

“接着，就到了第二天。”这时，兔美接过了企鹅助的话头，言道，“你们俩又出现在了象美家的附近，或者说……熊吉偷窥事件的现场。”她看了看小叹，“你们会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并不算奇怪。毕竟我们这个小镇的面积不大，同学们的家也都在这一片，我也是正巧路过附近、听到尖叫才赶过去的。”她又看向了觉哥，“但是……你突然就去攻击熊吉，制止了他不打自招的行动，这点……实在是太异常了。”

“可以说，我们对你们的态度，由‘不解’变成‘怀疑’……全是因为那一幕。”企鹅助接道。

听到这儿时，封不觉表面上虽是不动声色，但心中却也承认：“的确……是我的失误啊……因为是普通难度的剧本，加上是一个我所熟悉的……不……应该说是一个我‘自以为熟悉’的宇宙，故而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欠考虑了。”

“我并不认为发生在我眼前的所有变态案件都是熊吉做的，我从来都没有那样认为过……”兔美的叙述还在继续，“只不过……熊吉在场的情况下，他的嫌疑肯定比别人要大，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她双手交叉在胸前，接着道，“你们二位，

跟熊吉认识的时间不到两天，而且……前一天上午，他只跟你们见了一面就被警方给带走了。要说你们之间有什么交情，显然不太现实。”她的目光又一次落在了觉哥的脸上，“可是你……猫三郎，你却好似很了解他一样，在他即将暴露自己的犯罪事实之际，用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方式阻止了他，并主动扛下了熊吉所犯的罪行……”

企鹅助接道：“如果面对这种情况，还没有萌生出‘查个究竟’的想法，那我们也称不上是什么名侦探了。”

“没错。”兔美道，“因此，当天晚些时候，我就去找了企鹅助，和他讨论了你们的事。”

“于是，第二天……对你们的试探就开始了。”企鹅助接道。

“呵……那封骚扰信……”封不觉抬眼望着企鹅助，“是你写的对吧？”

“对。”企鹅助承认了，“我还特意模仿了熊吉的口吻和笔迹……”他摇了摇头，“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似乎没这个必要。”

“因为熊吉做过的变态行为实在太多，连他自己都已记不清了，所以要嫁祸他非常容易。”兔美接道，“帮他脱罪了那么多次的你们……也该察觉到这点了吧？”

“【哔——】！原来是这样吗！”小叹惊道，“难怪这货每次遇到事件时都露出一种浑然不知的表情，并在不久后泰然自若地做出自曝行为……我还以为这家伙单纯是在用那种行为制造槽点呢！”

“这和他本身的设定确实也有关系。”此时，有一会儿没说话的平田君又开口了，“在我们这个世界中，绝大多数的人物……或者说生物，都有着和熊吉类似的角色属性。比如松尾芭蕉、圣德太子、狼人藤田君、直志父子、产品开发部的经理和他的部下们等等……他们是槽点的主要制造者，这群

人……有中二的、有呆萌的、有假正经的、也有真白痴的……”他的描述和封不觉对这个宇宙的部分见解不谋而合，“这些家伙是不会思考我先前和你们所说的那些事情的……”他说到这儿，神情微变，“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比如我、兔美、还有企鹅助……我们除了陪‘那些家伙’逢场作戏之外，还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想法……”

第031章 名侦探们的布局（中）

“简单地说……”企鹅助接道，“我们这个宇宙中的高智能生物，具备着‘察觉到更高次元生物’的洞察力。”

兔美也道：“而平田君……是第一个做到这件事的人。”

“从1到2很容易，但从0到1却难如登天。”企鹅助又道，“我们所有的人都很感激平田君，正是他让我们了解了……”他凝望着觉哥和小叹道，“在我们的世界之上，还有‘你们’存在。”

“这样啊……”封不觉应道，“可是……你们又是为什么……将我们称为‘玩家’呢？”

当他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王叹之才后知后觉地想道：“对啊……就算他们知道自己是漫画中的人物，又有什么理由叫我们‘玩家’呢？按照一般的逻辑，不是应该叫我们‘读者’或者‘观众’吗？叫‘玩家’的话，就表明……”

“因为……”平田回答了封不觉提出的问题，“除了‘更高的次元’外，我们还发现了与我们‘平行的次元’。”

“是一个叫做《惊悚乐园》的神经连接游戏，将你们送到这里来的吧？”企鹅助接道，“不必露出那种惊讶的表情……”他这句话自然是对着小叹说的，“在你们之前，我们也遇到过其他的‘玩家’，而且不止一批……”

听到这儿，觉哥心中的最后一点疑虑也已解开了，其神色骤然一松。

“……和你们相比，那些人的行动可以说是相当冒失的，从他们身上套取情报并不算困难。”企鹅助接着说道，“困难的地方在于……由于次元的差别，甄别你们的身份必须使用长时间的、有针对性的布局。”

“还有就是……”兔美补充道，“即便我们锁定了目标，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目标就是‘更高次元生物’。因为我们的世界中还有无数如同熊吉般……智商和情商全都槽点满满的家伙；当他们做出反常的行为时，很难说清楚是‘被控制’了，还是单纯地在耍宝。”

“觉哥……”这时，小叹压低了声音，对封不觉道，“情况不太对啊……好像是瞒不住了啊。”

“慌什么……”封不觉也压着嗓门儿，用只有小叹听得见的声音回道，“系统提示你主线任务失败了吗？”

“这倒还没有……”小叹接道。

“那不就得了。”觉哥平静地回道，“别着急，等他们说完……”

两人窃窃私语了这两句后，封不觉又提高了声音道：“那什么……刚才说到哪儿来着？”他假惺惺地问了一声，顺势将话题带了回去，“哦，对了……那封‘跟踪狂信件’，是你们的第一次试探对吧？那么结果如何呢？”

“很成功。”兔美回道，“据我观察，你……”他看向觉哥，“……是个很聪明的、且能说会道的人，而且你对我们的世界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要说有什么明显弱点的话，那就是……你自视甚高，甚至可以说是自恋。”

“我去……名侦探们都好厉害啊！观察分析都好准确啊！”小叹听着听着就在心里吐了个槽，“我好歹也是个Dr，但混在你们之中顿时感觉智商不够用了啊！”

“我认为，对付像你这样的人，正面博弈确是颇有难度的。”兔美的话仍在继续，“不过……以退为进应该能起到奇效。”

企鹅助接过话头：“因此，在‘跟踪狂信件’事件的结果上，兔美稍加犹豫……选择了妥协。”

……

“明白了……看来你不止是个单纯的偷窥狂兼暴力男呢，禽兽小学的名侦探猫三郎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

这一刻，封不觉的脑海中清晰地闪过了兔美当时的回应。

不得不说……以退为进，确是对付觉哥的上策。兔美的妥协，让觉哥忽略了许多细节上的异样……

“于是，我放弃了报警。”兔美接着说道，“想看看你们接下来的反应。”她顿了一下，看向觉哥，“结果……你的性格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哦？”封不觉道，“此话怎讲？”

“玩家先生……”兔美眼神微变道，“不再受到你控制的猫三郎，其谈吐、语气，都和你很不一样。”她指了指小叹，“这一点，在隼太郎身上并不明显。”她又指向觉哥，“但是你……你是个很独特的人，玩家先生。如果把搞笑漫画中的主要角色属性分为‘装傻’和‘吐槽’这两类的话……你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

一旁的平田接道：“当你为熊吉辩解的时候，用了一种高次元生物的视角来代入虚拟角色，再用你所揣测的‘我们这个世界的逻辑和说话方式’，去解决眼前的问题。”

“虽然表面上来看，似乎也没什么破绽……”企鹅助接了一句。

“但……终究会有那么一丝‘不自然’的感觉。”兔美道，“要说问题在哪儿，恐怕就是……你的思维会不经意地在‘装傻’者和‘吐槽’者之间相互切换。”

他们三位你一言我一语，很有默契地解答了觉哥所提出的问题。

“原来如此……”而封不觉依旧显得很从容，“在第一次试探十分‘成功’的基础上，你们便策划了‘企鹅助之死’这场好戏

对吧？”

“没错。”企鹅助本人回应道，“第一次试探过后，我们将先前所得的所有信息集中起来整理讨论了一下。并与真正的猫三郎和隼太郎建立了一定程度上的友谊，加深了了解……接着，我们就做出了一个假设……”

兔美接道：“当熊吉做出足以导致被捕的行为，并即将自投法网的时候，‘你们’（此处的你们显然是指代玩家）……就会出现。”

企鹅助又道：“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我和兔美、以及猿吉，利用从戏剧部借来的一些道具，在你们面前演了一出戏。”

“亏我还内疚了那么久……”小叹闻言，郁闷地嘀咕道，“原来那只猴子也有份儿吗……”

“等等……”忽然，封不觉打断了对方的叙述，“这出戏……你们事先就没有和熊吉商量过么？”

第032章 名侦探们的布局（下）

“没必要。”企鹅助回道。

兔美也冷冷接道：“要说多少次你才明白，熊吉君和我们是截然不同的角色。他并不具备识破次元的能力，也不具备我们这样的智慧，事实上……他甚至连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和常理都无法遵循。他只是个生来便被设定为……会不断犯罪、不断认罪、再不断被捕的变态而已。”

“没错。”企鹅助接道，“我们只是将其引到小巷中，用事先准备好的假尸体和道具血将其吓跑，然后我就喊了一声。”他看着小叹，“在这个事件中，你的表现倒是让我颇为吃惊。我本以为你只是另一个家伙的跟班而已，没想到……你的推理还真像模像样，且其中大约有七成和事实是相符的。”

小叹听了这夸奖，丝毫都没有觉得高兴。因为怕说错话，他没有开口回应，脸上的表情也尽可能保持不变，不过……其心中在念道：“那种为了帮熊吉脱罪而强行做出的推理……居然和实际情况不谋而合了吗……”

“制造出企鹅助死亡的假象后，我们观察了你们三天。”数秒后，兔美又接过话头讲了下去，“在这三天内，熊吉颇为安分，没有犯案。而猫三郎和隼太郎也没有再表现出任何的异常来。于是……我们就又进行了一次关键性的试探……”

“你们让已经死去的企鹅助，出现在了猫三郎和隼太郎的面前……”兔美还未揭晓答案，封不觉就打断道，“……是这样吧？”

“哼……”兔美冷哼一声，算是肯定了觉哥的推理，“总之……在那之后，你们是‘高次元控制者’的事情，基本被验证了。”

“接下来，我们暂时按兵未动。”企鹅助接道，“依照着兔美酱的‘以退为进’策略，姑息你们的行为，并观察你们的行动规律，以便推测你们的目的和身份。”

“觉哥……那个时候……”这一秒，小叹想到了什么，叫了封不觉一声。

“啊……我知道。”小叹还没开口，封不觉就知道他要说啥了，故而直接回道，“系统突然安排支线任务给我们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扰乱这几个NPC的调查。”

“改变我俩控制猫三郎和隼太郎的时间段，让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小叹接道。

“可惜……当时的我们对这些状况连个概念都没有。”封不觉低声应道，“假如我们稍有察觉，完全可以在郊游的途中进行多次反试探……”

“唉……现在才想起这些……”小叹叹息道，“我俩好像有点儿马后炮的嫌疑啊……”

他说得没错，此刻才讨论这些，意义已经不大了。

“那么……咱们差不多要说到重点了。”企鹅助道，“也就是……‘怪盗BEARS EYE事件’……”

“那个事件，确是熊吉自己所为。”兔美道，“犯罪预告卡是他自己写的，BEARS EYE的身份也昭然若揭。”

“你们在学校厕所里和熊吉说话时，我就躲在厕所最里面的一个隔间里、站在马桶盖上面。”企鹅助道，“你们的对话全都被我听到了。”

“放学后，企鹅助就找到了我，快速制定了一个方案。”兔美道，“在这个方案中……我们请到了平田君来帮忙。”

“这我倒是猜到了……”封不觉道，“凭你们两个小学生，想要调动那么多的警力，安排那么大的排场，仅仅为了去抓几个偷内裤的盗贼……是不太可能的。”

“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干预那些龙套角色的思维。”平田适时地解释道，“而犬之助……就是个龙套。”

“当晚……”一秒后，兔美又接道，“你们被围捕时做出的反应，让我们确认了……你们肯定不是‘读者’、‘观众’，或‘穿越者’；你们俩有着一个明确的、却不合常理的目的——不惜一切代价不让熊吉君被捕，实在无能为力时，就减轻其罪责。”

企鹅助道：“这种特性，和我们所知的‘玩家’完全吻合。”

兔美接道：“再加上你们对猫三郎和隼太郎的间歇性控制……我们明白了……你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出现在熊吉即将被捕的剧情中，并阻止他被捕。”

“对你们调查，至此就算告一段落了。”平田说这话时，已不紧不慢地朝两名玩家靠近过来，“在那之后的日子里，兔美仍然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以常规方式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围绕着熊吉……与你们进行周旋。”

“当然了，既然决定要以退为进……”兔美插嘴道，“……我自然是有意识地放水了。”她摊开双手，摇了摇头，“否则……熊吉回回都得被捕，你们说什么都没用。”

“而我……则一直在暗中负责监视你们。”企鹅助道，“以检测先前观察到的‘控制时间段’规律是否完全正确。”

“待一切都妥当之时……”平田接道，“我……把你们带到了这里。”

“嗯……”小叹听到这儿，已是满脑袋冷汗，他轻声对觉哥道，“这样看来……来到这里之前，最后的那个支线任务……是系统给我们的‘终极提示’吗……”

“对。”封不觉应道，“系统给了我们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去思考……可我……没想到啊……”

“纵是在那个支线完成后，系统还是没有放弃。它用了一次转场来提醒我们，接下来那个主线是识破这帮NPC的最后机

会了……”小叹接道。

“真是惭愧啊……”封不觉沉吟道，“对剧本世界的熟悉，反而成了负担……若是让你和一个不怎么了解《日和》的人来排这个本，或许会更早察觉些什么吧……”

他俩的唏嘘已改变不了什么，此时，掌握了一切的男人，是……

“在这个世界，平田君的能力是无人可敌的。”兔美说道。

“他已经准备了很久，除非有外力介入，否则……你们绝不可能逃离这里。”企鹅助也道。

“此前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些玩家们，让我知道了……‘你们’是可以‘强退’的，故而有恃无恐。”平田瞪着两人，冷笑起来，“呵呵……所以，我才准备了那么久……”

话音未落，封不觉已十分警觉地打开了游戏菜单，试了试强制退出剧本的选项，结果……

【操作失败】

系统语音，宣告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

同一秒，小叹见觉哥的脸上神情微动，瞬间也意识到了什么。他俩确是心有灵犀，小叹也在下一秒唤出了游戏菜单，默默试了试强退……

【操作失败】

相同的提示，传入了王叹之的耳中。

“原来如此……”封不觉沉默片刻后，抬头看向那三名NPC，说道，“这就是为什么……在怪盗BEARS EYE事件后，你们还等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把我们弄到此处。”

【主线任务已变更】在他说话之际，系统提示又来了。

觉哥和小叹皆是快速地扫了眼任务栏……但见【在剧本结束前，设法隐藏自己的‘玩家’身份。】这条竟是被抹去了，取而代之的竟是【离开游戏舱】。

“呵呵……系统君也辛苦了啊……”封不觉居然还笑得出来，“这算强行改任务吗……”

“觉哥……”而王叹之的表情却是严肃到了极点，“这条……应该是我玩到现在，遇到过的最恐怖的任务了……”

事已至此，他们对话时也无所顾忌了。

“离开游戏舱吗……说得倒是轻巧……”封不觉道，“咱可是在睡眠模式中游戏，在神经连接没断开的前提下……是很难自己醒过来的。”他摸着下巴念道，“想靠现实世界的力量断开连接……除非是有人从外面打开游戏舱，或是咱们在生理上出些什么状况……比如急着想去厕所啦，还有身体上产生疼痛、瘙痒等一定程度以上的明显不适感之类的……”

“那看来是没戏了……”小叹接道。

“是啊……”封不觉接了一句，又一次看向了平田，“平田君，确实很厉害啊……在你的‘领域’中，纵是我们那个世界的‘系统’，都无法与你的能力相抗衡。”他耸肩道，“能够让系统都‘无法强制断开连接’的家伙，我虽也认识几个……但他们都只存在于《惊悚乐园》本身的数据层上。可你不同……你在你自己的次元，将两个高次元精神寄宿体强行给压制住了。”

“呵……”平田冷笑，“奉承我也没用，认命吧……”他的杀气如有实质一般，骤然绽开，“我要让你们这两个所谓的‘玩家’、所谓的‘高次元生物’……也体会一下思维受到别人摆布的感觉。中了我的Consciousness attack后，当你们从自己的世界醒来时……不是变成精神错乱的疯子，就是变成流着口水的白痴……”他怪异地笑了起来，“哈哈哈……这正好可以凑一对逗捧搭档不是吗？哈哈哈哈……”

他笑了一阵，忽地神色一狞，大喝出声：“滚回你们自己次元！去上演他妈的搞笑漫画吧！”

话至此处，平田似乎是准备动手了，然……

“呼呼呼呼呼呼～”一阵猥琐的笑声，自天际传来。

“哦……终于来了吗……”封不觉释然一笑，“呵……我还以为要完蛋了呢。”

“什……什么情况？”小叹的神情由惊转疑，一头雾水。

封不觉则是面带笑容，对着平田、兔美和企鹅助说道：“你们……都把一个‘人’想简单了。”

第033章 最后的救世主！冠以变态之名的绅士！

“什么！”

“什么？”

“什么……”

这一刻。

平田君的冷汗下来了。

兔美酱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了。

企鹅助的牙床全部都露出来了。

“呼呼呼呼～你们都辛苦了。”那个来自天外的猥琐之声，无疑就是熊吉所发出的，“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这怎么可能……”平田抬头望天，“你怎么会有能力来干涉我的领域？”

“呼呼……”熊吉笑着回道，“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他顿了一下，语气微变，“我本就是比你‘更高位’的存在，我的所知、所能……也都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胡说！”平田回道，“除了马吉科·三井（日和之《世界末日篇》中的魔术师。实际为超能力者，他只是稍微使把劲儿就成功阻止了世界末日的发生）先生，这个世界不可能有比我……”

“比你更强的家伙存在？”封不觉打断了平田的话，并笑道，“呵……你的自信，未免也太武断了吧？”

“呼呼呼呼～说得对。”此时，天空中浮现了一张巨大的、半透明的笑脸，“先前……那家伙跟你解释‘悖论’的时候，你就该明白了……”

“作为一个并不算出彩的纯吐槽角色……”封不觉接过熊吉

的话头，笑道，“……你的能力和熊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什么能力？”企鹅助疑道，“熊吉君在设定上只是一个智商堪忧的变态而已，从来没听说过他还有什么……”

“你们当然没听说过。”封不觉又打断了企鹅助的话，“你们犯的错误，其实和我没什么两样……”他抬头看着天上的熊脸，“你们自以为很了解这个世界的设定，自以为高人一等……而事实上，真正‘高位’的家伙，早已看穿了一切……从而做出了和你们截然相反的选择。”

“你究竟在说什么？”兔美道，“我听不懂。”

一秒后，小叹也接道：“是啊……觉哥，我也不懂啊。”

封不觉耸肩回道：“还是让熊吉跟你们解释吧。”

他话音未落，熊吉又发出了呼呼呼的一阵笑声。数秒后，天上的大脸消失了，而熊吉本人的身影则突兀地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事实，可能会让你们几个难以接受，但……”熊吉现身后便直接言道，“这个世界中最高位的存在，其实是芭蕉桑和太子二人。”

“哪尼！”别说平田他们了，这套说辞连小叹都无法接受，他当即就惊出声来。

“简直是荒谬……”兔美在第一时间评论道。

“不理解吗？兔美酱。”熊吉看向了兔美，接道，“如果我告诉你……早在平田君被创造出来之前，芭蕉桑和太子就已经知道自己是漫画中的人物了呢？”

“就凭那两个大白痴？”平田显然也不相信这话。

倒是企鹅助显得比较冷静，他想了几秒后，对熊吉道：“假设你所言非虚，那么问题就来了……”

他当然不会问熊吉应该去哪里学挖掘机什么的，你们就不要期待了。

“既然他们早已看穿了一切，为何还是那副疯疯癫癫、呆呆傻傻的样子？”企鹅助接着问道。

“这就是他们和你们的区别了。”熊吉回道，“哦……不，应该说是‘我们’和你们的区别。”

“简而言之……”封不觉这时插嘴道，“正因为熊吉他们看得比你们更远、更透彻……所以他们才会选择安于现状。”

“我不明白……”兔美的眼神由锐利变成了迷茫。

“我也……”企鹅助也是。

“哼……我听懂了。”平田却是冷笑，“你们这帮家伙……甘于被次元所禁锢，没有反抗命运的勇气，仅此而已……”他鄙夷地看着熊吉，“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你好好听着，熊吉。如果可能的话，你也可以转达给芭蕉桑、太子、还有其他和你们类似的家伙……”他神情肃然，“假如一个神志清醒的人装了一辈子白痴，那他就是个白痴，在旁人看来，他和白痴没有任何区别。”

说到这儿时，他还不屑地啐了口唾沫：“你们甘当供人消遣的小丑，是你们的自由，但我们……”他挥手朝兔美和企鹅助那边示意了一下，“……在得知了自己的处境后，却无法像你们那样心安理得、若无其事地活下去。”

言毕，他转过了身，重新面向了玩家们，好似已经不想再跟熊吉说什么了，因为他想说的都已说完。

然而……

“蠢——货！”一声暴喝，带出一道劲影。

电光火石之间，熊吉欺身而上，如猛龙出渊，一熊掌糊在了平田的脸上。

“噗呃……”平田君被打得口水迸流，整个人斜着就倒飞了出去。他也是万万没想到……在这“平田的世界”中，竟还有人（熊）能伤到自己。

“你这家伙……”倒地后的平田很快就坐了起来，对熊吉怒目而视。

熊吉则是毫不畏怯地迎上了对方的目光，步步逼近：“我也有话要跟你说，平田平男，你也给我好好听着……”

虽然形象和声音没变，但熊吉此刻的气势……已使他和先前判若两熊。

“没错，你就是一个搞笑漫画中的人物，当你被创造出来的刹那，就注定是个小丑……”熊吉用居高临下的姿态看着地上的平田道，“在你那可笑的、短暂的一生中……出现在你眼前的宿敌、恋人、师父、魔王，皆是充满槽点的家伙。在你的人生故事里……没有难以割舍的羁绊，没有刻骨铭心的爱恋，没有衣钵相传的恩情，也没有热血澎湃的战斗……有的只是面对眼前出现的一切进行吐槽的剧情而已。”他此刻所复述的，正是平田先前的独白，但意义却完全不同，“可是……你觉得这样还不够是吗？”言至此处，熊吉眼神一凛，“作为一个漫画中的人物，你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哪儿呢？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呢？”

“不就是供人消遣吗！”平田暴喝道。

“明白就好……”熊吉低声接了一句。下一秒，他又忽地大喝道，“那就给我好好去吐槽啊！”吼声出口之际，熊吉又是一掌击出，把平田打飞了数丈远。

“混蛋……居然这么厉害……”平田落地后，擦着嘴角的鲜血，再次撑起了身体。

“你没有沉痛的过去、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鲜明的性格、也没有远大的梦想……”熊吉的话还在继续，“那些丰富的设定，并不属于你……因为你生来就不是那种角色。”他微顿半秒，又道，“你所拥有的，只是短短的几页、几分钟……你必须在那有限的篇幅中，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呼……”熊吉长吁了一口气，接道，“或许……我们这些

搞笑漫画中的角色永远不会被人们铭记、更没人会在乎我们的感受……”他朝平田投去了一道炽热的目光，“但！那也无妨……即使我们无法让人热血沸腾、感动流泪，我们还有一件可以做的事……那就是带给人们欢笑。”

这时，封不觉再次开口，接着熊吉的话道：“当个小丑，并不丢人。在这个次元中……无论小丑、英雄、魔头、圣人……其实都是一样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才是对‘更高次元’最有力的回应。芭蕉桑和太子他们……就是看透了这点，所以才做出了相应的选择。”

“我……”平田身上的颜色又一次变淡了，“我不接受！”他面露痛苦之色，第二次惨叫出声。

“我也……不能接受。”企鹅助道。

只有兔美，没有说话……

“我也不需要你们接受。”熊吉言道，“我刚来的时候就说过了……接下来，交给我就可以了。”

他这句话还没说完，众人所处的这个空间便已扭曲起来……

“觉哥……”王叹之转头对封不觉道，“这是……”

“别慌。”封不觉淡定地回道，“反正慌也没用，我们也做不了什么。”

大约十秒过后，平田、兔美和企鹅助的身影依次消失了……而四周那些扭曲的景物也即刻恢复了正常。

“这不是第一次了吧？”觉哥看着熊吉道。

“啊……”熊吉回道，“我也不知道是第几次了。”

“诶？”小叹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俩，“几个意思啊？”

“呼呼呼……你还不明白吗？”熊吉笑着回道，“刚才，我把他们三个给‘重置’了。”

“重置？”小叹重复道，“原来这个世界的人可以被RESET

的吗？”

“当然可以。”封不觉道，“而且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着……”他立即就举了个例子，“你以为……在这里犯罪被捕后，为什么会那么快就被放出来？”

“诶？是这个原因吗？”小叹恍然大悟道。

“作为这个世界较高位的存在，我、芭蕉桑、太子等人……都有着重置其他角色记忆的能力。”熊吉接道，“要不然……这个世界早就崩坏了。”

“哦……”小叹点点头，“也就是说……像平田、兔美、企鹅助他们这样的情况，你已经应付过很多次了？”

“是的。”熊吉回道，说着，他又看向了封不觉，“说起来……你怎么会知道……我不是第一次重置他们了？”

“在企鹅助他们亮明身份和计划后，我重新思考了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所经历的每一件事……”封不觉道，“然后想通了一些先前一直困扰着我的疑点。”他苦笑一声，对熊吉道，“呵……当然了，那时才把问题想通，已经是晚了。作为‘玩家’而言，我这次游戏其实已经失败了……若不是你及时出现，可能我输掉的还不止是游戏……”

“哈？”小叹看着觉哥，“你想通什么了啊？我也听他们讲完了全盘计划，我怎么没听出什么门道来？”

“平田君出现的刹那，我立刻想到了……”封不觉解释道，“这个宇宙中的生物，都应具备‘超次元意识’的触发条件。由此联想……其他角色也完全有可能察觉自己是漫画中的人物。”他顿了一下，“于是，我在脑中把剧本中遇到过的所有角色都滤了一遍，感觉……很多角色都有嫌疑。”他指了指熊吉，“而这其中，熊吉的嫌疑最大。”

“呼呼呼～很敏锐嘛～”熊吉笑着接道。

“不……在这件事上，我觉得自己已经非常迟钝了。”封不觉道，“提示早就摆在那里了，可我没能想到……”

“提示？”小叹还是满脸疑惑，“有那种东西吗？”

“就是熊吉对我们的‘仇恨度’啊。”封不觉应道。

“那个是提示？”小叹接着问道。

“对，那个就是最关键性的提示，而且是系统直接给的……”封不觉回道，“在来到这里之前，我一直没搞懂……为什么我们帮熊吉君脱罪后，他对我们的仇恨度反而会上升呢？”他自问自答道，“我曾考虑过……他有被逮捕癖、或是双重熊格、或是想满足兔美的报警欲望等等假设……”他干笑一声，“哼……到了最后才明白，他只是不想让我们破坏漫画的剧情而已……”他望着熊吉，“想到这里，我就懂了……熊吉才是真正以更高次元视角看待这个漫画世界以及自身存在的角色，他远比企鹅助、兔美乃至平田都要‘高位’。”

“不错嘛，玩家先生。”熊吉道，“可惜我们不是在同一次元之中，否则……我还真想和你正式地较量一下呢。”

“彼此彼此……”封不觉道，“你们这个次元的名侦探，也着实令我大开眼界了。”

“慢着……”这时，小叹好像又想到了什么，“还有件事儿不对啊……”他看向熊吉，“既然你对我们的仇恨度那么高，你又为什么要来帮我们呢？”

“很简单。”熊吉笑道，“你们的任务，这不是完成了吗？”

【主线任务已完成】系统语音紧随熊吉君的话语响起。

“你连我们的任务都知道？”小叹惊道。

“知道啊。”熊吉道，“就是因为你们差不多要离开了，我才来帮你们一把，万一发展成三十四章什么的，那多难办啊？”

“呵……”封不觉，“无论如何，得谢谢你。”

“是啊……看来我一直误会你了……”小叹也附和道，“还以为你只是个变态而已呢……”

“呼呼呼呼～”熊吉又一次猥琐地笑了，“我早就说过了，我不是变态……就算是……也是冠以变态之名的绅士！”

（特别篇II·侦探被迫归来　完）

【第六卷（一）】

第728章 爆炸性新闻

八月七日，早晨八点。

距离封不觉接到“三天内练到满级”这个要求，正好过了七十二小时。

就在这么一个看似没什么特别的上午，一条爆炸性新闻，出现在了梦公司的官网上。

【巅峰争霸S2论坛专区今日上线】

【战端又启，诸神再临。】

【勠力同心，所向披靡。】

玩家们只要打开梦公司域名下的任一网页，写有这段标语的大幅弹窗就会出现，着实让人无法无视……

“啊……该来的总会来的……”坐在电脑前吃着早饭的封不觉，对这条公告的反应却是十分平淡。

看到此处，想必也已经有人猜到了，没错……“最后的晚餐”过后，伍迪告诉觉哥的“事情”，指的就是这个。

觉哥毕竟是“上头有人”的，这点上来说，一般玩家不能比。当然了，伍迪也只是提前三天告知了觉哥比赛即将开启的事情，其他的规则、细节，并没有透露太多。

“此时此刻，那些职业圈的家伙们……估计都疯了吧……”封不觉喝下最后一口豆浆时，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笑道。

他猜得没错……各大工作室全都想当然地认为巅峰争霸S2的预赛时间应该会在十一月份（S1的公告中有提过比赛是半年一次）开启，所以，在这八月初的时间节点上，他们都还是比较放松的状态。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S2的规则，和S1截然不同。无论报名资格、预赛周期、比赛形式、还是名次奖励……全都堪称鸟枪换炮……

要做比喻的话，巅峰争霸S1就像是小规模的拳击联盟所组织的淘汰制大奖赛，而这次的S2……则是欧洲五大联赛的感觉。

“总之……还是先看看写了些啥吧……”封不觉看着屏幕，一边念叨，一边点开了弹窗上的链接。

两秒后，他便被链接到了S2的论坛专区之中。

在吸取了巅峰争霸S1时期的各种经验教训后，梦公司很有针对性地做出了一些改变。

就说这个“巅峰争霸S2论坛专区”吧……他们可是为这个论坛频道单独准备了一台服务器的。哪怕有上千万个帐号同时涌入、甚至是同时发帖，也绝对不会崩溃。像什么黑客攻击、软件刷屏，也都已在防范范围之内。

在此专区开启的瞬间，梦公司还在论坛的各个频道上悬上了一个置顶帖——【在巅峰争霸S2前后，所有与比赛相关的话题都会被转移到相关讨论区中。】

这项操作光靠管理员来负责，显然是很困难的……看帖、审帖、移帖，都需要时间，短时内要是发帖量大，版主根本就管不过来。好在……这个年代有光脑。绝大多数甄别和分类的工作都可以由光脑完成，版主们只需负责将一些漏网之鱼清理掉就可以了。

“嗯……就是这个了吧……”封不觉打开专区后稍微扫了一眼，就进入了【比赛规则官方汇总】这个帖子中。

该帖是禁止管理员以外的人回复的，其内容林林总总，加起来建了十几层楼之多。

而身为阅读癖的觉哥，自然是不会放过任何一行字的。

首先是关于报名的部分……

【本次比赛采取团体报名制，自八月八日零点起，玩家便可在任意“会议室”的主屏幕上填写报名申请。

符合以下任意一条的队伍即具备报名资格——

一，小队中含一名（或多名）五十级玩家，其余所有成员等级在四十级（含四十级）以上。

二，小队成员平均等级达到四十四。

三，小队中三名成员达到四十五级，剩余两名成员的等级达到四十级且各自具备两项A级（含A级）以上专精。】

“嗯……这标准倒也算合理。”封不觉看着帖子念道，“第三条应该是为了照顾那些练医疗或是器械专精的玩家，以及靠解谜立足的玩家……这部分人练级的速度可能会比主流的战斗系玩家要慢一点。”

他接着往下看……

【报名须在五名玩家保持组队状态的前提下进行。

比赛中所使用的队名、及队伍成员名单等信息，由小队队长填写。

在队伍中的所有成员均完成确认操作后，报名表方可被提交。】

“五个人吗……”封不觉看到此处，心道，“已经比‘杀戮游戏’的3V3上限还要多了啊……战术演练方面该怎么办呢……”

接下去的内容便解答了他的疑问……

【提交申请后，系统将在五分钟内完成对报名表的审核。

通过审核的队伍，即视为“报名成功”，小队内所有成员将立刻解锁“巅峰争霸S2练习模式[详情请看四楼]”。】

“哦……直接开个可以练习的模式啊。”说话间，封不觉已经滑动鼠标滚轴，直接翻到了帖子的第四层。

【巅峰争霸S2练习模式——

本模式仅支持巅峰争霸S2报名队之间的4V4对战。

本模式无惊吓值结算及奖励，但仍适用“惊吓值过高强制断线”的基本原则。

本模式可能出现任何世界观或任务，地图的大小、格局将结合双方玩家的能力随机生成。

本模式中，玩家在团队栏中仅可观察队友的昵称、等级和生存状态，敌对方信息将全部屏蔽。

本模式提供的经验、游戏币及技巧值奖励与杀戮模式相仿，但物品、技能的获取率将低于一般生存模式，与新手练习模式相仿。

本模式下依然适用团队生存模式中的玩家互动守则A-E项条款，如您不清楚这些条款，请点击以下链接观看。】

“什么情况？4V4？”封不觉看完愣了一下，“报名不是要求五人队吗？”他赶紧又返回了帖子的上方，接着先前的内容往下看。

【本次比赛将采取4V4对战的形式，每一轮比赛，报名队皆可调整阵容，从五人中任选四人进行战斗。】

“嚯？”当这条规则进入觉哥视线时，他敏锐地洞察到了什么，“这倒有趣……”他自言自语道，“不同的人员配备，就可以做出不同的战术组合……这样一来……赛前的分析、谋划，极有可能成为左右比赛结果的一部分。”

他当即就露出了一个不太友善的笑容……其眼前好似已经浮现了无数人被他阴了以后所表现出的郁闷。

【八月十日零点，“巅峰争霸S2练习模式”将正式开放，届时，已解锁该模式的队伍便可加入队列进行匹配。

至八月三十日零点，该模式将再次关闭。正式的“预赛模式”将在此后不久开启。

在八月八日零点至八月三十日零点期间，所有已报名队伍的队长，均有一次提交“人员变更申请”的机会。

除小队队长外，所有成员均有一次提交“退队申请”的机会。

八月三十日零点后，所有队伍名单将被锁定，无法变更。】

“原来如此……”封不觉看完这段后念道，“首先，在十号零点之前，给玩家两天的时间去组队。然后，在剩下的二十天里，提供给这些队伍练习、磨合的时间，并且给每名玩家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这样一来……至少绝大队伍都可以组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阵容。”

【“预赛模式”（暂定名）将采取积分制，具体开启时间及规则将于八月三十日零点公布。

预赛总周期预计为五十天。

本次比赛无特邀玩家。

决赛名单将完全依据积分，由光脑排出。

比赛过程将做到完全公开、透明、公正。】

“呵呵……”封不觉笑了笑，“公正个屁啊……上次直接把我给请了，这回又提前剧透，你好意思么……”说这话时，他还有意无意地将声音提高了一些。

“哈啊~”下一秒，睡在沙发上的阿萨斯打了个哈欠，接了一句，“我知道你的企图，别白费力气了喵。”

“啊？你在跟我说话吗？”封不觉回头装傻道。

“你装出一副不经意的样子，随口说上一句有可能会对伍迪产生影响的话，并故意让我听见。”阿萨斯很干脆地揭穿了觉哥，“你想以此测试……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会不会去他那里打小报告。如果会，你便可以此为契机，利用我……去传递一些你想让他听到的信息。如果不会，你就想别的办法，

进一步试探……”

封不觉闻言后，耸了耸肩：“切……被看穿了吗……”

“继续逛你的论坛去吧喵……”阿萨斯懒洋洋地接道，“别以为自己已经到了五十级（觉哥在八月五日就达到了满级），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次S2的比赛会比S1时艰难很多，你最好提前多做些准备……”说罢，她便甩了甩尾巴，重新扭头睡下了。

“啊……我尽力而为吧……”封不觉应了一声，将视线重新投向了显示器上。

那帖子接下来所列出的内容，便是万众期待的——奖品。

第729章 奖品，适应期，组队

【奖品——

本次比赛除了决赛阶段的奖品外，还为预赛阶段名次靠前的队伍准备了丰厚的奖励。

现阶段，决赛奖品暂时保密。

预赛奖品如下……】

“啊……意料之中……”封不觉念道，“像这种团体制的积分赛，很可能会有队伍在预赛阶段故意隐藏实力，以便在决赛阶段获得优势……这种情况下，为排名靠前的队伍设置一些奖励，也可以适当刺激一下那些保存实力者。”

【预赛积分前一百名的队伍，每名队员都将获得游戏币1000000，以及限量版T恤一件。】

“嗯……这奖励还凑合……”封不觉心里立刻算了笔账，“换算成RMB的话，大概就是五百块左右的奖金，加上一件有可能在网上卖个几百到一千多块不等的衣服。”他转念又道，“嗯……从分配奖励的名次来看，这次能参加决赛的队伍很多啊……肯定在一百以上吧……”

【预赛积分前五十名的队伍，每名队员都将获得与等级相应的随机精良级装备*2，及四十八小时的《惊悚乐园》新版本“诸神黄昏”限时体验机会。】

“沃~德——法克？”封不觉看到这儿又惊了，“居然直接就把新版本的名字给报出来了……限时体验又是闹哪样？也就是说……最迟到十月下旬时，他们就能准备好一个独立的、更新完版本的、可以供玩家们接入的服务器了？”

他的推测还是太谨慎了……事实上，“诸神黄昏”这个版本的开发，早在V1.10版本，即“衍生者入侵”正式上线后不久就

完成了。这次的限时体验无非就是个噱头，把现有资源拿出去当福利发放。

“呵呵……这下有趣了。”封不觉思索了几秒后，笑道，“这是要逼死那些游戏工作室啊……”

他的思维很快，迅速就想到了这个层面上……

这四十八个小时的时间，对休闲玩家的意义，和对游戏工作室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但凡入流点儿的工作室都明白，能够在版本更新前提前体验其内容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优势。

“这招高啊……”封不觉评论道，“这样一来，那些职业队……都会不遗余力地去争取前五十的名次。若有人想‘保存实力’什么的，就得有个取舍……比如那些有能力派出多支队伍参赛的大型工作室，就得重新掂量一下工作室中二队、三队的实力了。”

念及此处，觉哥对接下来的奖品就更加感兴趣了。

他接着往下看去……

【预赛积分前五位的队伍，队伍中等级未满的队员，将被立即提升至满级，每名队员皆可获取一件完美级装备。】

“擦……”封不觉瞪大了眼睛道，“不愧是魔鬼，条条直击人性软肋啊……”他摇着头，“看完奖品，连我都想在预赛中全力以赴了，总感觉要是排在一百名开外的话……会被人家越甩越远的。”

吱——

此时，卧室的门忽然开了。

“哈啊……这大清早的……一个人在那儿嘀咕什么呢？”若雨打着哈欠，睡眼惺忪地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套粉色的睡衣睡裤，左侧的香肩锁骨皆已露了出来，一头中发也是凌乱地披散着，俨然是一副邋遢女孩儿

的形象。

经过这几天的相处，封不觉已掌握了一些若雨的生活习惯，所以……对眼前的一幕，他已是见怪不怪了。

“呃……”封不觉看了她一眼，用很平常的语气回道，“你先去刷牙洗脸吧，早饭我已经带回来了，待会儿咱边吃边说。”

“哦……”若雨闻言，应了一声，随后便揉着眼睛，拖着她的小兔子拖鞋，一路“抹”进了浴室，关上了门。

在若雨搬进来之前，觉哥一直以为……撇开社交障碍和一些性格缺陷不谈，称若雨一声“女神”也不为过。然而，这三天过下来，他却发现……事情和想象中得不太一样。

当然了，并不是说若雨身上有什么很糟糕的缺点，只是……封不觉隐隐有些觉得……对方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习惯，和自己惊人得相似。

条件允许的话，不睡足八个小时就不舒服……

起床时需要下很大的决心，所以刚起来时会有几分钟火气很大……

牙膏就爱从中间挤……

不洗澡就不洗头……

讨厌下楼倒垃圾……

喜欢做饭多过喜欢收拾，但一旦开始收拾就表现出洁癖……

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封不觉长着么大，也是第一次和父母之外的人同住，更是第一次和年轻女性住在同一屋檐下（阿萨斯显然不能归于前两种情况）。他本以为，添了这么一个室友后，至少得经历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才能消除两人之间的拘谨、尴尬和不协调。

但也不知是为什么……和若雨一起住了几天后，封不觉觉得一切都很自然。

他们有很多相同的习惯，他们有很多相同的爱好，他们的性格有一定的差异，不过彼此间还是很合拍。

他过得挺自在，她也过得挺自在。

就像我们常在饭桌上说得那句话——添个人，不过添双筷子而已。

如今的觉哥就有这种感觉……

他也说不清这是什么情况，也许他只是适应了一个人的寂寞，并将其视为了一种常态……也许……他也只是刚刚才发现，有这么个志同道合的人作伴，挺好的。

……

上午九点，封不觉和若雨皆已吃完了早饭，各自躺进了游戏舱里。

若雨的游戏舱无疑也是豪华版的，好在觉哥这客厅里的空间还比较富余，两台并排放、靠靠拢，照样放得下。

【欢迎您使用本公司的产品，扫描已开始，请稍等。】

【扫描已完成，确认公民ID：SH13***313，姓名：封不觉；接入设备：NL2055豪华单人游戏舱，未检测到异常外接硬件；心肺功能处于正常值；神经连接程序就绪，请您选择接入类型。】

【接入类型为非睡眠模式，调整中……调整完毕，请确认载入游戏或返回上级选项。】

【程序启动，十秒后载入游戏……】

一串熟悉的语音提示过后，封不觉出现在了登陆空间中。

如今的他，也已是一名五十级的玩家了。虽然最后那几级他没怎么好好儿练，主要都是靠领额外奖励的经验升上来

的……但，觉哥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人物的基本属性，还是技能、装备、魂意、灵能武器等等……即使以硬实力而言，他也能排进整个游戏最强的五十人名单中。

行书至此，想必各位也都已产生了一种隐隐的预感……

没错，接下里的内容就是！

疯不觉：LV50。

称号：【诡策狂谋】，称号能力：【料事如神】。

经验值：--/--，技巧值：3184，游戏币：2152000。

专精：通用A，器械A，侦查C，格斗S，射击C，医疗D，灵术A，召唤B。

行囊（21/25）：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金刚铃，生存值补充剂（中）*5，无尽榴弹匣，WJQ-308军铲（永不磨灭型），我擦类闹得住菇*1，欺诈怀表，必须破防之刃，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氧气烟斗，燚龘，[风、林、山、阴、雷]，黑胡子的头骨，被封印者的右足，被封印者的左足，被封印者的右腕，被封印者的左腕。

装备：死亡扑克（灵能武器），阿尔忒弥斯的拥抱，炼金王的嘲讽，踏虚，幻影夫人的轻抚，贝尔的日常小刀，笑面，I WANNA BE A BELT。

储藏室（3/15）：“扑克侠”英雄ID卡，拼图牌-毛衣，拼图牌-眼泪。

技能栏（12/12）：【梅卡托克之力】【灵识聚身术-改】【邪王炎杀炼狱焦】【月步】【岚脚】【飞沙风中转】【气功炮】【野球拳LV10】【熊孩子的下鞭腿】【灵犀一指】【召唤术——武藏小金井】【召唤术——马孙】

未装备技能：【炼冰术士的执着】【不那么草率的维修】【南斗飞龙拳】

这，就是封不觉满级后不久的属性了。

从账面上来看，数据是颇为漂亮的。但要说“华丽”或是“逆天”，确实还算不上。

以上帝视角来对比一下的话……那些大工作室里的顶尖高手们，从装备和技能的质量上来说，还要比封不觉高上一筹。

要说觉哥有什么优势的话，也就是专精成长上比较均衡，还有就是战略性的装备和技能较多。

……

“唷！各位同学！”觉哥走入会议室的时候，小叹、小灵和花间三人都已经坐在会议桌旁了，他很有精神地跟那几位打了招呼，“好久不见啊～”

“是啊……都快半个月了吧。”小灵念道。除了小叹外，觉哥确是好久没在线上见过另外二位了。

“什么同学啊……你是中学教师么……”花间则是回道。

“其实我以前也有想过当中学老师啊。”封不觉回道。

“是看了GTO之后萌生的念头吧……”若雨的声音适时传来，她进入会议室的时机和觉哥就是“前后脚”。

“对啊。”封不觉回头看向她，很干脆地承认了，“有什么不妥么？”

若雨走过觉哥的身边，来到了会议桌旁坐下：“想要当老师的话，自己得先从中二毕业才行吧。”

“好吐槽！”小叹当即在旁高声应了一句。

“好什么呀……”封不觉虚着眼道，“好也是跟我学的。”

“臭表脸。”若雨接道。

“嗯？”封不觉当时就惊了，“你居然骂人了？”

“对啊……”下一秒，若雨的眼中莫名流露出了一丝羞愧与惊慌，“直接就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而且系统还没屏蔽

我？”

“这说明了两点……”花间举起一手，伸出两根手指道，“其一，不觉确实就是厚脸皮。其二，连系统也觉得若雨说得有道理。”

“又是谁教你这么说话的？”封不觉又斜视着花间问道。

“我说话怎么了？”花间疑道。

觉哥还没回话，若雨便先接道：“嗯……有点像某人书中角色的口气……”

“诶？”花间闻言，俏脸一红。过了几秒，她换上了一副气恼的神色，恶狠狠地捶了下桌面，“可恶……一定是审稿子的时候受到精神污染了……”

“说谁的稿子呢？”封不觉顺势提高了声调，还站了起来。

“谁搭腔我就说谁……”花间回道。

“你……”觉哥欲言又止，想了想，还是坐下了，“算了……俗话说得好，好男不跟女斗。”

他说完这句，就被扔了一脸薯片、踹了一脚、还被掐了一下。

“系统守卫哪！”封不觉高呼起来，“怎么还不出现啊？还有没有王法了？”

“觉哥……别卖萌了……”小叹接道，“系统守卫真要来了，也是由于你刚才的那句话涉嫌性别歧视……到时候被干掉的还是你……”

“好吧……那我就谈点儿正事儿。”封不觉说着，便掸掉了身上的薯片，身体前倾，将双手手肘放到了桌上，十指相交于唇前。

摆好了这个碇司令的招牌POSE后，觉哥露出一个冷峻的眼神，沉声言道：“巅峰争霸S2的事情……各位都已经听说了吧？”

“就知道团长你要说这个啦～”小灵第一个回道，“你来之前咱们就讨论过了。”

花间接道：“也是巧了……我昨天堪堪练到四十级。”

小叹也说道：“既然觉哥你是满级，那我们五个正好能凑出一队。”

他们仨你一言我一语，直接把封不觉想听的、想说的，全都给说了出来。

这一刻，若雨不经意地露出了一丝微笑，并转头看向了觉哥：“看来……同学都已不用你来操心了。”

“呵……”封不觉也笑了，“很好……”他抬起头来，“要是各位都没意见的话，我就不客气地……担下这‘地狱前线’队的队长一职了。”

第730章 队内练习战

“当然没意见啦~这种麻烦事，怎么想也只有团长你来负责最妥当了。”小灵头一个接道。

小灵属于那种……明明很聪明，却不喜欢去出谋划策的人。别人要是有问题请教她，她也乐于去思考和解答，但主观上她懒得想太多。

总结一下就是……不适合当leader的类型。

“我也没意见。”小叹现在搞得跟灰太狼似的，小灵说什么，他都会很快表示同意，从不多半句废话。

“我也举双手赞成啊。”花间看着觉哥道，“自从《我是写手》的复活赛播出后，你的人气和知名度又有了显著上升；虽然你的粉丝群和那些主流读者群体有些差异……但占到的市场份额也不小。最近公司上层确在考虑着进一步给你造势，以此提升我们杂志在一些品味比较独特的消费者中的销量和影响力……”一扯上和工作有关的话题，她就会立刻转变成一种精明强干的状态，工作狂属性暴露无遗，“我觉得……以《惊悚乐园》的火爆程度而言，你要是能在这次比赛里搞出点名堂，像上次一样拿个名次什么的，无疑会是一次极好的宣传。”

“哦……照这么说……我要是带队拿了好名次，等于是帮公司省了不少广告费咯？”觉哥虚着眼，望着安大小姐，问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公司会不会发点奖金给我啊？”

“呃……”花间迟疑了一下，她这种反应，基本上就等于是在说“不会”。

“我可以以个人名义，请你出去吃顿饭。”花间想了几秒后道，“然后去单位里报销……”

“还是免了吧。”封不觉笑道，“我开玩笑而已。”

说罢，觉哥又看向若雨：“那么……你怎么看呢？队长一职，我觉得你也可以……”

“我没兴趣。”若雨直接打断了觉哥的话，“而且……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能力足以担当队长一职。”她恢复了那种杀手般冰冷的神情，用十分平静、客观的口吻接道，“无论决断力、领导力、应变能力，还是大局观……我全都不如你；更不用说分析能力和胆魄了。”

“呵呵……其实，就算不如我……也并不代表你很差呀。”封不觉还跟她客气了一下，“只要你的综合能力达到一定的水准，一样可以胜任的。”

“我知道。”若雨接道，“不过，你这人……还有一个特点，是我根本无法去比较的。”她扫视了在场的同伴们一眼，最后又将目光放回了觉哥身上。

“你不会是想说没节操吧……”封不觉被对方看得冷汗都下来了，当时就回了这么一句。

“我本来是想说……你在逆境中的心态和抗压能力都非常过硬；越是恶劣的处境，越是能激发你的斗志。你可以在那种情况下做出别人连想都想不到的应对，将仅存一线的翻盘机会转化为某种可能。”若雨言至此处，话锋一转，“当然了……经你这么一提醒，我发现‘没节操’也算一条……”

“好～吧～”封不觉抬头望着天花板，学着圣德太子的口吻念了这么一句。

“这是你解除尴尬的最新手段么……”小叹嘴角抽动着接道。

“好了……既然确认了大家都没有意见，我也就当仁不让了。”下一秒，觉哥便换回了司令脸，再度沉声道。

“你这情绪转化得有点儿微快啊……”小叹又快速吐了个槽。

觉哥无视了他，继续说道：“比赛就是比赛，和我们平时随便排个本玩玩可不一样……想要晋级、拿名次，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赢！”

他的语气听上去很认真，话题似乎也向着一个比较正经的方向展开，所以在这一刻，四名队友全都不再打岔，认真地听着觉哥的话。

“身为队长，带领你们赢得胜利，是我的责任。”说这话时，觉哥的视线缓缓在队友们的脸上移动着，“而身为队员，你们需要做的，就是信任、并服从我的指挥，全力以赴地完成我交代的任务。”

“行了……这些套话你就别说了，我们队的人全都是识大体的，就算内心再怎么鄙视你的品行，在比赛中也会给你留面子的。”若雨接道。

“就是……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花间也道，“结果尽是些废话啊……单位里开月会的时候，类似的话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你要鼓舞士气，也挑点儿好词儿啊，那种八十年代美国运动励志片的烂梗和台词就不要搬出来了吧。”

“靠……”封不觉那一脸“正色”瞬间荡然无存，他坐直了身子，恢复了平常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好词儿是吧？我有的是啊……”他的语速和声调也上去了，“掌控篮板球的人就能掌控比赛！”

“那是篮球比赛吧……”小灵虚着眼道。

“称霸全国！”

“这又不是什么锦标赛……你也不是代表地区参加的吧……”花间接道。

“YA——HA！”

“这已经不能算是词儿了吧……”小叹也吐槽道，“而且项目好像换成美式足球了啊……诶？等等……为什么我会知道……”

“总而言之！”封不觉被队友们轮番吐槽了一遍后，中二度也降下来了一点，他终于开始说正事儿了，“为了能率领各位取得好成绩，我以队长的身份决定……”他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桌子，“再来一次‘队内练习战’，以便我能更加详细地了解各位在实战中的实力。”

“说了半天……就这事儿吗……”话音刚落，若雨便淡定地接道，“好啊，我也很好奇……满级的你……究竟有多强。”

“正好，我也想试试自己在PVP模式中能做到何种地步。”花间接道。

“嘿嘿……团长，我现在可是有很大进步的哦，你可别吓一跳啊。”小灵狡黠一笑。

只有小叹，面露难色，干笑道：“呵……呵呵……大家都好有自信的样子呢……”

第731章 无双武斗会（一）

【疯不觉，等级50】

【枉叹之，等级46】

【似雨若离，等级47】

【悲灵笑骨，等级46】

【石上花间，等级40】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杀戮游戏（无差别混战），请确认。】

【已确认，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六人。】

“切……结果还是和外人匹配到一块儿了吗……”当随机人数的信息出现在眼前时，封不觉颇为无奈地念道，“啊……也罢，反正是无差别混战，就这么着吧。”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系统语音至此，玩家们便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开始了传送。

这次……为了看清地狱前线队每一名队员的单兵作战能力，所以封不觉将队内练习战的内容定为了混战模式。

在这种各自为战、互相牵制的复杂战局中，更容易逼出每个人的极限战力。

“让你的对手颤栗吧，让他们体会真正的恐怖！”

很快，一个低沉、浑厚、带有重音的男声说出了开场白，他声音让觉哥感到似曾相识，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杀戮游戏。】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拼图牌*1。】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语音刚停，CG便已经开始播放了。

出现在玩家们面前的画面，是一片阴暗的、雷云滚滚的天空……

【魔城现天渊，狂影施兵燹。】

【欲渡苍生劫，无双定烽烟。】

“喂喂……又出诗了啊……不妙啊！”封不觉现在是真不想看到这玩意儿，但偏偏就是遇见了。

紧接着，他眼前的雷云开始旋动……云层中出现了一个“深不见顶”的渊涡，在影影绰绰的电光和黑暗能量之中，一座巨大的城堡从空中缓缓降下。

“拜托你……你是恶魔城也好……可千万别是那啥……”封不觉心道，“但看这日式城堡的外观……恐怕就是那啥了吧！”

【强者们啊……来挑战我吧。】

那个念出开场白的声音又一次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浮现在半空中的一双魔瞳。

那是一对异色的眸子，一赤、一青，似蛇眼一般，瞳孔似一条直线。

“果然是你这货啊……”封不觉先前就已有所察觉，但此刻他是完全确认了，那个声音的主人，正是远吕智（日语发音为OROCHI，即大蛇，KOEI开发的单机游戏《无双OROCHI》系列中的主要反派角色。他是被仙界囚禁的蛇魔，后来从仙界逃脱并来到人界，将中国的三国时代和日本的战国时代的英雄们集中到自己制造的异空间中，企图寻找能与自己匹敌

的强者。）。

数秒后，一段由电吉他作为主音的、快节奏的音乐响起，CG画面也骤然一转，对准了一片荒原上的一堆行军帐篷。

“啊……接着就是播放无双武将们的主公陆续被打败并囚禁起来的情节了吧……”封不觉心道。他自然也玩过《无双OROCHI》系列，每一部的片头都大同小异。

接下来的展开，也确实应了他的推测。在之后的一分钟内，许多无双系列的武将纷纷在CG中粉墨登场，什么桃园三兄弟、曹氏三流氓、猛虎三父子等等……当然也少不了吕小强和左大仙这样的赖皮人物。

伴随着动感十足的配乐，远吕智所率领的魔军似秋风扫落叶一般将他们逐个击溃……

然后，战国时期的武将们也出场了，于是，又是一分钟相似的情节……

看到这里，封不觉本以为没有“然后”了，但是……

下一秒，镜头居然给到了一群画风不一样的人身上。那一瞬，封不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帮家伙是……”觉哥当时就惊了，因为他看到了一群长发飘飘、造型惊奇、从衣着到兵器都和先前那些人物迥然不同的人物，“居然把霹雳世界的人也弄来了？”

他的震惊还在持续着，待那些霹雳中的角色经历了一分钟的“CG杀”之后，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

“还有？”封不觉诧异地看着又一群画风不同的人冒了出来。

这次，惨遭远吕智大军荼毒的……是一群画风颇为华丽的二次元日系角色，当觉哥看到一个背后印着残月的红发男人时，他就已经明白了……拳皇世界的人物也来了。

再往后……越来越多的人物在CG中登场，他们全都来自不同的宇宙，甚至有些八竿子打不着的搞笑角色也毫无违和感地登场……

看着这各路大神逐一亮相，封不觉连吐槽的欲望都没有了。

不祥的预感，已经变成了糟糕的现实……

这场杀戮游戏的严峻性，连觉哥都已无法估计……

【魔王，降临。】

在这段长度接近十分钟的CG接近尾声时，系统旁白来了。

【再次从地狱深渊中复活的远吕智，已获得了深不可测的恐怖力量。】

【无论人界、仙界的猛者，都已难以与其抗衡……】

【为了寻找能与自己匹敌的对手，魔王将自身所掌控的异空间扩展到了各个时空之中，以至于诸多的世界崩毁、生灵涂炭。】

【来自各个时空的强者们，为了守护各自的世界，为了逃离这充满无尽杀戮的异空间，全力一战！】

【然……魔军终究势大，以军力而言，他们毫无机会。】

【于是，魔王……欣然地给了他们一个直接挑战自己的机会。】

【一场武斗大会，在魔城之下召开。】

CG至此，戛然而止……

【主线任务已触发】

【赢得武斗会的胜利。】

玩家们恢复行动的刹那，便已听到了主线任务的提示。

且不管任务如何，封不觉能动弹之后的第一反应，依然是观测周围的环境。

此刻，他站立在一片乱石岗中，头顶正是那片雷云滚滚的阴霾天空。

虽是乌云密布，但四周的能见度还是可以接受的。

觉哥放眼观瞧，视线中没有什么活物，就是不知道那些石块的后面会不会还隐藏着什么……

“嗯……这任务好像有问题啊……”确认了周遭的情况后，他就近找了个地方，蹲在一块石头的阴影下，隐蔽好身形，方才唤出了游戏菜单。

在杀戮游戏中，玩家可以通过团队栏看到队友和对手的昵称、等级以及生存状态。

此时，封不觉看到的五人，无疑全都是“生存中”的状态。他那四名队友的名称和等级自不必说，就说那位在队列中被匹配进来的第六人，也是位熟人……【七杀】。

“切……这货也满级了吗……”封不觉看到团队栏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虽然是“九科”的下属部门，但刀锋毕竟在名义上也算是“游戏工作室”，他们的人马多少也得拿出点儿职业玩家的样子来。所以，如今的七杀，自然已是一名满级的玩家了。

“不好对付啊……”封不觉念道，“要说一对一单挑的话，这个格斗狂人可是我最不想遇见的几个对手之一了……”他寻思道，“我单挑打赢他的那次……明显有侥幸成分。至于小叹……严格来说，是靠着爆种才赢的……眼下他已经五十级，恐怕早就领悟‘魂意’了吧。在这种情况下……和他肛正面，被吊打都有可能啊……”

倒不是觉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只是……封不觉考虑问题一般都比较谨慎和悲观。

“还有这个任务……也不太对劲儿……”觉哥即刻又打开了

任务栏，轻声念道，“一般来说，这种‘无差别混战’的杀戮游戏，给的主线任务不都是‘成为剧本中唯一存活的玩家’么？怎么这回成了‘赢得武斗会的胜利’？”

“啊——”

就在他思索之际，忽地，远处传来一声惨叫。

这一嗓子，让封不觉顺势炸了毛，因为他一听就听出来，那个声音肯定是王叹之。

“诶？这小子的初始传送点离我那么近？”觉哥当即窜了起来，朝喊声传来的方向望去，“而且……他才刚进剧本就已经触发战斗了？”

他猜得没错，小叹的传送点离他就是那么近，而且……他就是很倒霉地遇到了远吕智麾下的一名将军。

说得再简单点……王叹之这回是一入剧本，便不幸地撞上了一只小BOSS级的怪物。

“嚯……什么情况？”两秒后，封不觉的视线中，便出现了一道正在奔跑……或者说逃跑的身影，而那道身影的后方，还跟着一个手持长矛、身材矮胖、皮肤发灰的人形妖怪，以及……目测人数就在一百以上的一队魔兵。

“有没有搞错啊！”小叹一边跑，一边喊着，“我干什么了啊？干嘛追我啊！”

“你刚才说了‘那个胖子’对不对？我听到了！”追在后面的那名魔将显得怒不可遏，也是边喊边跑，杀气腾腾。

第732章 无双武斗会（二）

两分钟前……

王叹之看完片头CG、听完任务提示，恢复了行动能力。

说来也巧了，他的初始传送点，刚好在一群魔兵的阵前。

本来……那群魔兵正在他们的长官【蛟】的带领下原地休息。却不料……阵前忽现一道白光，一秒后，一名身着文艺复兴时期阿萨辛刺客套装的男子突兀地出现在了眼前。

见此情景，离小叹最近的几名妖魔兵当即挺枪上前，将其围了起来，并用戒备的语气喝问道："来者何人？"

"呃……"小叹的反应也不慢，通过CG，他已经知道了眼前这群凶神恶煞（妖魔兵的体型和人类相仿，全身皮肤呈青灰色，头发则是白色的；他们的眼睛多半都是黄眸，耳朵是尖耳、嘴里有尖牙、指甲也是尖的）就是"远吕智军"的杂兵，因此，他稍稍想了两秒，便回道，"我是来参加武斗会的，不过迷路了，你们知道魔城怎么走吗？"

"哈？你？去参加武斗会？"那几名妖魔兵将小叹上下打量了一番，好似不太相信。

"你们不知道的话……可以找个管事儿的出来跟我讲。"小叹也不想跟杂兵多啰嗦，他一边说着，一边扫视敌方阵中，很快便发现了一个外形与一般杂鱼不同的家伙，"啊……那边那个胖子好像是你们的长官吧，要不你们帮我通报一……"

"你说什么？"

小叹的话还没说完，他口中的"那个胖子"就已转过头来，露出一道凶厉的目光，并暴喝着打断了他的话。

"我勒个去……这么远都能听到啊……"小叹低声嘀咕

道，“而且他好像生气了啊……是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这回……他的反应就有点慢了。当然了，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一般来说，男性被人叫做胖子之后反应不会像女性那么大……多数男人不太介意这个，还有很多人觉得像什么“张胖、王胖、小胖”这样的称呼挺亲切的。

不过……眼下小叹遇到这位魔将，显然属于那小部分极度介意“胖子”这个称呼的人了。

他的名字，是【蛟】。

蛟身为魔将，其外形自然和那些杂兵们不一样……

他的皮肤呈浅灰色，灰眼碧睛，眉骨凸起，还有一对硕大的獠牙从其口中探出。

他的脸上戴着一个奇特的面罩，那形状……好似一条特制的皮革内裤……面罩的下半部分遮住了他颧骨以下的鼻、口、以及下巴，还有两个窟窿正好能供他的獠牙通过；而面罩的上半部分，呈倒三角形，罩在其头顶、一直延伸到他的脑袋后方。

蛟并不是个光头，他的后脑勺上，留着一撮大葱一般的冲天辫……

他的双肩披戴着一副黑色护肩，护肩两侧的肩带在胸前交汇，连接着肚子上的一块丘型护甲。

顺带一提……从客观上来说，他的确是个胖子，虽然他外露的胸肌和二头肌也算发达，但那五短身材、便便大腹、活脱脱一个妖魔版的矮脚虎（《水浒传》中人物）。

“你这混蛋……你知道本大爷是谁吗？”蛟见小叹毫无忏悔之意，即刻又高声吼道，“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我到底干嘛了呀……”小叹虚着眼，仍是一头雾水。

“还敢装蒜？”蛟的忍耐已到了极限，“看老子活剥了你！”

……

时间回到现在……

“简直是莫名其妙啊……”王叹之在荒原上拔腿狂奔着，“就因为我叫了你一声胖子么……有必要么？”

“你居然又说一遍！”蛟对那两个字异常敏感，怒不可遏地咆哮起来，“小的们！跟我上！把他碎尸万段！”

“是！”蛟身后的魔兵们得令，当即哄吼一阵，其气势又盛了几分。

“切……看来讲道理是没用了……”小叹心道，“我还是再加快点儿速度吧，认真跑起来的话……他们应该是追不上我的……”

念及此处，他脚下发力，又将跑动速度加快了几分，眨眼间已冲入了前方的乱石岗中。

“嗯……好机会啊……”看着慌不择路的小叹，封不觉心中犹疑不定，口中喃喃念道，“我要不要出手呢……”

此处，为了避免各位看官误会，我要解释一下……觉哥口中的“出手”，并不是“出手相助”，而是“趁势偷袭”。

“哼……”过了两秒，封不觉好似是下定了决心，冷哼一声，“我也有点儿妇人之仁了呢……这有什么好犹豫的，早该让他体会一下团战的残酷性了……”

他的做法，看上去有些无情，其实无可厚非。

真正的比赛中，这样的“偷袭”根本就是家常便饭，对手可不会因为你正被一群NPC追赶就放你一马。

在这儿被自己人教训，总好过在比赛中被外人给教训……想到这点，觉哥便果断地决定……对小叹发动一次毫不留情的突袭。

然……就在此时，异变陡生。

“远吕智的爪牙们……别太嚣张了！”一声清啸破天而来，引出一道青白色的身影。

但见那人……头系锦带，长发飘飞；身披银胄，映日明光；下穿铁甲，紧勒皮条；足踏花褶，步若星芒。

“常山赵子龙在此！！”赵云飒爽登场，手中豪龙胆（《无双》系列中赵云的武器）旋出层层枪影，将魔兵们的进势生生阻住。

“卧槽……”封不觉都已经把手榴弹握手里了，一见赵将军的身影，当时又把东西收回了榴弹匣中，“从哪儿冒出来的？”他不禁抬头看天，吐槽道，“这是有人投币了吗？”

另一边，小叹听到赵云的声音后，立马停下了脚步，回身惊道：“诶？赵子龙？”

在接下来的几秒内，王叹之脑中闪过了很多画面……他记得很清楚，在《无双》系列的游戏中，赵云这种无双武将的战斗力和那帮大众脸武将有着天壤之别，杀杂兵对他来说就跟割草一样。像眼前这种一百来人的魔兵群，加上一个“蛟”这样的大众脸龙套魔将……在赵子龙的手下，基本活不过一分钟。

“哦？我当是谁呢……”蛟在看清了来人后，冷笑一声，“哼……翱翔于战场的青龙……是吗……”

他的语气，让躲在暗处观察的封不觉感到了一丝异样。

“什么情况？身为大众脸……这态度略嚣张啊……”觉哥心道。

“呵呵……手下败将，竟然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蛟的下一句话，让觉哥和小叹皆是大吃一惊。

“手下败将？”小叹疑惑出声，“这怎么可能……”

“啊……抱歉，这位义士……”下一秒，赵云竟是回头回应了小叹的疑问，“我的实力尚且不足……目前来讲……应该还不是蛟的对手。”他沉声道，“不过，我有自信可以与其周旋一番……”说着，他便拉开架势，做好了战斗准备，“你先走吧！这里由我来抵挡就是了！”

“沃~德——法克？”封不觉只能用这句脏话（因为他这会儿是一个人自言自语，所以系统没屏蔽）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惊讶，“身为一个无双武将竟然承认自己打不过大众脸，而且还顺势立了个死亡FLAG？”

而小叹那边……作为一个很有良心的人，他肯定是走不了了：“虽然我也搞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赵将军与我素昧平生，却舍身相助，我岂能贪生怕死，一走了之？”

“这位义士，你言重了。”赵云回道，“凡是敢于挺身对抗远吕智的人，都是我的同伴，这是应该的。”

“行了……你们两个在那儿罗里吧嗦的有完没完？”蛟打断了他们的对话，“有什么话，到黄泉路上去说吧！”说罢，他便扬臂一挥，喝令道，“小的们！上！”

其话音未落，魔兵们便已一拥而上，朝着小叹和赵云冲杀过去。

战斗已开，便也无需多言。

或许是战斗本能，或许是刺杀者的习性……这一刻，小叹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擒贼先擒王”。所以，他有意识地往蛟所在的位置靠了过去。

只见他双手一展，拳刃、军刺已然就绪；他以一招【逆刃回旋斩】杀入敌阵，借着回旋之势直取魔兵群腹地。

没想到……

“义士！小心啊！”小叹的回旋斩尚未转完，赵云的喝声就响了起来。

可惜，这嗓子还是喊晚了。

乒乒乓乓……

伴随着一阵急促响动，小叹的身形……停下了。

此时的他，已是骇然失色。

“挡住了……”小叹心中惊道，“竟然……全部都……挡住

了……”

他的惊愕，也属情有可原。谁又能想到……他那超高速的连续回旋斩击，竟悉数被那帮杂兵挡了下来，没有一击是伤到人的。

“难道……”连躲在远处观望的封不觉都惊了，“这帮家伙的战力全都是修罗难度的水准？”

修罗难度，《无双》系列中……一种挑战玩家极限反应、耐心、忍受力和策略的抖S难度。该难度下，敌军的攻、防、血、以及格挡、攻击等反应都会被加强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没有练到满级、或没配备强力装备的无双武将，通常会被小兵一轮乱刀（也可能是乱枪或乱箭）击毙；大众脸武将亦可用一套连招轻松取走玩家狗命。

“糟了……”再看小叹这边，经过刚才那招，他已是身陷重围；敌方手上拿的还全都是长兵器，身形停滞的小叹……可谓破绽百出。

“宰了他！”魔兵们自然不会放过这自投罗网的笨蛋，呼喝之间，已有数人挺矛刺来。

“哈！”说时迟那时快，却听赵云一声虎吼，持枪回旋，用斗气强行破开了一条通路，并来到了小叹的身边，那些魔兵被这股力量震得东倒西歪，纷纷后退，但……仍是一个都没死。

“义士，切不可冲动啊！”赵云和小叹背靠背站立着，喘息着言道，“敌军有百余人之多，而你……莫说是斗气，身上连件坚实的甲胄都没有，岂可杀将进来？”

“我错了……”小叹这句可是真心话，“拖累赵将军你了……”

他这会儿连肠子都悔青了，其心中郁闷道：“早知道这样……我就听云哥的话，直接逃跑得了……我留在这儿整个儿就是一累赘啊！那帮小兵到底是闹哪样啊？每个人的反应

速度都能跟上我的回旋斩，而且个个儿都成功格挡了我的攻击……疯了吧这是？你们真的是杂兵么？”

想到这里，小叹又不禁朝人群外的蛟将军看了一眼，顿觉不寒而栗：“我好像理解……为什么赵云会输给这种大众脸了。在这个宇宙里……远吕智军的实力全都强得逆天啊……”

“义士。”赵云的说话声很快就再次响起，打断了小叹的思绪，“我杀到你身边来，无双之力已经用尽，接下来，恐怕无暇来保护你了，你……”

“我没事，赵将军不用管我。”小叹说着，已是心念一动，发动了【天地逆转神诀】。

晃眼间，其身影便窜上了高空。

由于他这“飞天”之举毫无征兆，周围的魔兵们也都没能反应过来，待他们想动时，小叹已离地五六米远，无法再去阻碍了。

“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全力应战了吧……”飞至半空的小叹望着地面上的赵云念道。

“你想跑么？混账东西。”

就在小叹以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蛟的声音，赫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这一瞬，王叹之的血都冷了……

“这家伙……”小叹的身体在他的思想之前动了起来，当“惊恐”的感觉闪过其心头时，他的手已经抬了起来，阿泰尔之触的特效：【阿萨辛之锋】已然发动。

乓——

一声金铁交加的闷响传出。

小叹那无坚不摧的袖剑，堪堪格住了蛟手中那长矛的扫打。

可纵是挡了……小叹的生存值仍是降了9%，其手臂也被

震得发麻，整个人还向着地面坠了过去。

“他竟然能在一瞬间跳到比我还高的地方……”在半空倒飞时，小叹心道，“而且还能在无处借力的空中，轻描淡写地、高速地使出这种怪力攻击……”

数秒后，王叹之的双脚再次接触到了地面。由于【天地逆转神诀】的效果，从小叹的感觉来说，他是遭人“向上”击出的，所以，在接近地面时，他的退速已经减缓了不少。借此机会，他在接触到地面的刹那取消了技能，将引力的方向倒了回来，乘势站定。

另外……因为蛟的打击方向并非与地面垂直，所以小叹下坠的轨道与上升时的有所偏差，回到地面之时，他已不在魔兵们和赵云的战团之中了。

“嚯？不错嘛……游刃有余的样子啊。”在旁观战的封不觉心道，“借着敌人的攻击，以最小的损失摆脱了困境。”

他这就是典型的看戏的不知唱戏的苦……

此时，小叹心里想的是：“怎么办……单挑的话，我或许有胜机，但一定也是惨胜……逃走的话，赵云就凶多吉少了。而他要是挂了……我得负很大的责任。”

正当王叹之做着艰难的思想斗争时，又有一名不速之客……闯入了这场战斗中。

“一恨才人无行；二恨红颜薄命……”

人未至，诗号已至，来者身份呼之欲出。

“三恨江浪不息；四恨世态炎冷……”

念到第四句时，一道绝逸身影，已似电光疾走般奔流而来。

“五恨月台易漏；六恨兰叶多焦……”

叱嘤——叱嘤——

剑锋动，剑气吟。

那快若流风的剑舞之声，顺势点开阵阵悲鸣。

“七恨河豚甚毒；八恨架花生刺……”

“什么人？”蛟在半空厉声一喝，踏空而下，欲阻剑者之锋。

“九恨夏夜有蚊；十恨薜萝藏虺……”

乒乒乒乒乒乒……

快，一个字——快！

剑与矛的交锋，带出一连串兵器相点之声，快若闪电，密若疾雨。

“十一恨未逢敌手；十二恨天下无敌！”

诗号止，身影现。

两道缠斗的虚影各自停了下来，形成对峙之势。

一方，是个胖子。单名一个“蛟”字，远吕智麾下一魔将。

而另一方，是一位黑衣剑者，他身披淡紫色披肩，背背一套剑架，长发飘飘，剑眉星目。名唤“剑君十二恨”，乃霹雳剑界中一位傲骨桀然之独行侠客。

“这出戏还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呢……”作为旁观者封不觉可是兴致盎然，他巴不得弄点爆米花，坐下来慢慢看，“我就不信……蛟能打得过霹雳世界的高手……”念叨完这句，他又神情微变，“诶？等等……不对啊！刚才他俩过招的时候，蛟确实没落下风啊……”

“哼……这次倒是来了个麻烦的家伙……”战场上，蛟又一次开口了，“不过……要胜本大爷……”他的自信让觉哥这熟识《无双》和《霹雳》世界的男人难以吐槽，“……还早了一百年呢！”

第733章 无双武斗会（三）

【蛟】，一个简单的名字。

但这名字的背后，有着一个不简单的男人……

远吕智麾下魔将的名讳，多半都源自一些神话故事中的妖怪。比如“金鬼、水鬼、风鬼、隐形鬼”……乃是《太平记》中藤原千方所使役的四鬼；仙狸、猪豚蛇、飞头蛮等，则是中国传说中的妖怪；还有以津真天、铁鼠、阴摩罗鬼、隐神刑部、襟立衣等等等等……一大堆日本妖怪。

在这堆人之中，蛟也算是比较特别的了。他的名字在《述异记》，《山海经》，《韵会》等书中皆有出现，他也是远吕智阵中唯一一位名字仅有一字的魔将。

但……他的“特别”，也仅限于此了。

因为，他并不是一位无双武将，而是个“大众脸武将”，或称——“龙套”。

称其为“大众脸”，是因为他的角色形象并非唯一，还有许多其他的魔将也使用了和他一模一样的人物模型。而称其为“龙套”，自然是因为其极高的出场率以及极低的存在感了……

或许鲜有人知道，蛟的身份……是“妖魔军首领”。

你没看错……妖魔军首领，并不是远吕智，而是蛟。要比喻的话，远吕智就是“主公”，妲己是“军师”，而蛟……则相当于“大将军”。

诚然，远吕智手下一度猛将如云。像吕布、前田庆次、风魔小太郎……都曾为远吕智效命过。在众多无双武将中，这几位也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可是……他们从未撼动过蛟的地位。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蛟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且看下回，《三天两觉品无双》之……呃……

好吧，现在就写……

虽然没有专属的外观，没有专属的武器，甚至连声优都不是专属的，但是……蛟大爷用他的努力，向我们展示了从一个【哔——】丝大众脸奋斗为妖魔军首领的坎坷历程。

且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蛟那份令人高山仰止的人（妖？魔？）生履历。

首先是他的来历……早在《无双OROCHI》初代中，蛟便已登场。但关于他的一切，似乎都是个谜……除了“由妲己带入仙界”之外，其他一切都不明。其神秘莫测的气质可见一斑，堪称风一般男子。

其次，再看他的战功……

与妲己一同进入仙界后，蛟便参与了解除远吕智封印的“五行山救出战”。此战之中，蛟身先士卒，担当了妖魔军的急先锋，杀得仙界那帮大众脸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最终，在蛟的活跃表现下，妲己成功救出了前身为“仙界军大将应龙”的远吕智。可以说，没有蛟，就没有此后无双OROCHI的整个故事……

而在远吕智破除封印离开仙界后，蛟更是战功彪炳，立下了诸多汗马功劳。

作为一条顶天立地的矮胖汉子，他对远吕智可谓忠心耿耿。虽力有未逮，但仍是赴汤蹈火，鞍前马后……在与三国、战国诸多英豪的无数次交战中，我们都能看到蛟那矫健的身影。他那句战败逃离时的经典台词：“你就尽管挣扎吧……”也深深地铭刻在了每一位无双豪杰的心中，形同梦魇。

此后不久……一次严峻的挑战出现在了蛟的面前。

当远吕智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扫三国和战国的势力之

时，仙界的猛者们为了追杀这位“逃犯”纷至沓来。

火河之战（《无双OROCHI-Z》中远吕智势力的最终之战，由远吕智军VS仙界军）打响了……

此战之中，面对悬殊的军力差距，蛟依然沉稳应对，奋勇杀敌……并成功地与远吕智和妲己一同击退了仙界军的进攻。

经此一战，蛟可谓名声大噪，放眼三界，无人不闻风胆寒。

然而，好景不长。妲己酱已经看穿了一切……因担心蛟会撼动自己的地位，这个蛇蝎女子向远吕智谏言，要在白帝城进行一次“模拟战”，以此挑拨远吕智和蛟之间的君臣友谊。

此战的结果……以蛟被秒杀而告终。蛟虽然输了，但他那“勇于挑战远吕智大王”的可敬气魄，在妖魔军中成为了一段传说，为此之后的“妖魔造反战”埋下了伏笔。

白帝城模拟战过后，过了一段时日，四散各地的无双武将们养精蓄锐，重整旗鼓，终于重新杀到了古志城下，吹响了“古志城决战”的号角。

在大军将倾的不利局面下，蛟以一己之力坚守古志城北门，力敌由“魏、蜀、吴、张角、织田、上杉、武田、岛左近、源义经、吕布、本多、仙界三仙”所组成的联合大军，一夫当关，万夫莫摧！

可惜……远吕智军，终究还是败了。在“真·远吕智”重新复活前，妖魔大军的实权落到了平清盛和妲己的手中。

因为看不惯那二人跋扈的行为，蛟终于忍无可忍，扯起反旗、自立为王。

一时间……酒吞童子、牛鬼、百百目鬼等妖魔军悍将皆被蛟的人格魅力所感召，纷纷投入其麾下……

终于，在经历了许多磨难和考验后……远吕智复活了。

一听到这个消息，赤胆忠心的蛟便毅然解散了蛟军，重投远吕智帐中，甘居人下。

无奈……在众多无双豪杰的围剿下，真·远吕智再次败亡。此后，狐妖玉藻前以复活远吕智为幌子企图收编妖魔军残党为己所用。以妲己为首的一些妖魔纷纷上当，唯有蛟洁身自好，不跟狐妖同流合污，可谓妖魔中的君子典范。

如今，远吕智再度复活，成为了史上最强……跨空间、超次元、真·超·极·无双·无敌之远吕智。

重回主公阵前的蛟大爷，作为妖魔军中最具存在感的大众脸，又将书写一段怎样的传奇呢？

……

荒原之上，乱石岗中。

两道傲然身影，对峙而立。

剑君十二恨双剑在握，浩然剑气，道出卓然剑境。

蛟持矛端立，浑厚魔气，彰显天人修为。

“怎么了？来啊，本大爷就站在这里，让你三招也无妨。”蛟见对方暂时没有攻上前来的意愿，便出言挑衅道。

他的态度无比从容，看起来绝非是故弄玄虚……反倒像是胸有成竹。

“狂妄的魔军……今日便让你见识吾之剑道！”剑君十二恨也是率性之人，虽不至于对言语上的挑拨动怒，但也不会任由敌人在那里叫嚣。

话音落时……

杀意临，斗气现。

剑君十二恨怒催真元，霎时间，巽风、地凌、武驰、无玹……四剑齐出，一招“凌风破浪”，骤然出手。

极招上手，是力求速决之意。

另一边……就在剑气压身之际，蛟的眼神一凛，手中长矛应声而出。

“普通旋打！”下一秒，蛟喝出了自己的招式名，并将长矛举到身前，高速旋转起来。

尽管他的招式名和对方相比矬得不值一提，但战力可是实打实的。但见……那长矛在其手中转得跟直升机机翼似的，简直就是一块密不透风的圆盾。

那四把包裹着锋锐剑气宝剑，竟没有一把能突破这层防御。

见此情景，在旁观战的小叹不禁寒意透骨、心生惊异：“这个胖子是要逆天啊……身为一个龙套你强成这样真的好吗？”

与此同时，躲在更远处阴影中的觉哥也在心道：“这剧本是怎么回事……这不是比噩梦难度还要离谱吗……远吕智军里的大众脸恐怖如斯……那远吕智本人岂不是分分钟爆星啊？”

第734章 无双武斗会（四）

就在剑君十二恨与蛟出手之时，另一边……赵云的战斗也渐入佳境。

十二恨的出现，让战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本需要留下余力去提防蛟的赵云，此时已没了顾忌，他可以将注意力全然放到周围这队魔兵的身上。

在这种前提下，身为无双武将的他，自然是可以占到上风的。

于是乎……伴随着一阵乒乒乓乓的响声，赵子龙旋枪连舞，斗气激走。

只见他上冲下突，左腾右挪，在那百余魔兵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将敌人打了个七零八落，转眼间已死伤大半。

“岂有此理……”见手下们被打得东倒西歪，蛟的怒火陡然上升，“看来本大爷得认真一点了……”

“原来你刚才还没认真吗……”这一秒，小叹和觉哥的心中在吐槽着同一句话。

“哈～啊——”蛟一语说罢，已是一个马步蹲了下去。

霎时，魔气冲天，风云惊变！

剑君十二恨和赵云见状皆是一怔，武者的本能，让他们感觉到了强烈的威胁……

“这他喵的是要变超级赛亚人三么……”封不觉几乎快对这个剧本里的反派NPC无语了，“我是不是该考虑到远一点的地方避一避……免得被殃及池鱼……”

“喝！”数秒后，蛟大爷一声暴喝，魔气炸裂，紧接着，一股隐隐透出黑光的能量便将其全身覆盖了起来。

“无双觉醒（在《真三国无双4》中，获得觉醒印之后方可进入的一种状态。使用后可使玩家的攻击、防御、攻击速度等能力增加。在觉醒状态中，还可以无限使用无双技能）？”封不觉当即就道出了此招的名号，“一死跑龙套的居然会无双觉醒？”

“认真无双乱舞！”进入觉醒状态后的蛟毫不客气，冲着剑君十二恨便攻了过去。

“不妙……”十二恨会道出这声“不妙”，是因为他发现……觉醒后的蛟，在速度上竟要比自己快上一线，想要躲开这招，恐怕很难……

但，这并不意味着十二恨就没有办法了。纵是正面难撄其锋，他还有许多种手段可以化解对方的攻击。

“喝——”但闻剑君一声轻喝，【翦云步】一出，身形丕动，一招【天跃地凌】，制敌先机，迫使蛟的动作为止一滞。

这一来一回，一招一式，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是真正意义上的高超手段，若非身经百战之剑者，绝不可能使得如此犀利、妥当。

“哼……雕虫小技！”不料，蛟确是丝毫不惧，其周身魔气只花了一息之隙，便将对手的剑气尽数焚灭，他冷哼一声，便继续杀将过来，如入无人之境。

“给我停下！”这一刻，小叹竟是吼了一声，并应声出手。

无论这场战斗的起因、结果、动机、逻辑到底合理不合理……在王叹之看来，事情基本就是因自己而起的。即使他实力不济，也不可袖手旁观。因此，他果断地在这样一个和主线任务无关的地方，使出了一个消耗性技能——【缚牙】。

上次使用这个技能时，还是在巅峰争霸S1的复赛之中，想必各位看官已经将其效果忘了，所以我还是把特效再贴一

遍：【用手掌发出巨大化的牙状冲击，将目标束缚于距离其最近的一个平面上。】

吼声起，劲招出。

随着三百点体能值骤然减去，一道牙状的能量轰然飞出……

这个只能使用两次的技能，剩下的第二次……小叹一直就没用出去，眼下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也算物尽其用了。

“嗯？”这回，蛟可是大吃一惊，他确是没想到……小叹这一身刺客装扮的男子，竟还会使用远程的法术。猝不及防之下，他被“缚牙”之力正中前胸，身形定在了原地，一时动弹不得。

“机会！”小叹对霹雳的熟悉程度一般，他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剑君十二恨，所以他直接省去了称呼，对剑君喊了一嗓子。

“有劳你了，小兄弟。”强敌当前，剑君也没有多言，他应喝之时，极招已出，“喝——秋风落叶！”

剑随影动，剑君挥洒所学，剑锋所指，正是蛟的命门。

“太天真了！”蛟又是一声虎吼，“本大爷可是无双觉醒状态，定身术这种东西……形同虚设！”

“对啊……他可以随时重开一次无双乱舞强行破解定身啊……”远处的封不觉在第一时间就反应过来了。

可正朝蛟杀去的剑君……已来不及收招了……

乒——

灵剑飞驰，矛荡一线。

身影交错之际，剑君心知不妙，瞬然变式……在极限状态下双手连舞，张开护身剑网。

然……在无双觉醒状态下的蛟，无论速度还是破坏力都

比刚才更胜一筹，双方兵刃相拼之后，剑君的双剑虽还在手上，但他的双臂皆已被震得暂时失去了知觉。

“哼！去死吧！”蛟见大势已定，得意地道了一句，并顺势拧身回刺，一招“回马枪”直取剑君后心。

“糟了！”

“糟了！”

这一瞬，剑君和小叹的心里都闪过了这个念头。对剑君来说，这一击的结果，很可能意味着自己的落败、甚至死亡；而对小叹来说……这一击的结果，很可能意味着……他出于好意把一位友方NPC给坑死了。

好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战局又生变化。

但见！一道身影似流光一般杀了出来，挡在了蛟的矛前。

“砰砰”两声金铁交加的响动过后，蛟竟是被逼退了半步，其手中的长矛也被格开了几分。

“是你……”蛟看到来人，瞬时脸色微变。

“是你！”而封不觉，则是脸色大变。

来的这个角色，觉哥确实认识，但是……他还真不知道，这货的战斗力竟然如此惊人。

蹬蹬瞪~登登~登登等……登登~……蹬蹬瞪~登登~登登等……登登~

一阵张扬的BGM自天际传来，传入了在场每个人的耳中。

“这谁啊……”小叹又惊了，“居然用拳头弹开了蛟的长矛？而且出场还自带BGM？”惊讶之余，他已将视线投向了那个人影。

那是一名十分年轻的男子，看上去最多不超过二十岁。他生得浓眉大眼，下巴很宽，发型是黑色冲天短发，两边耳

朵上还各戴了一个耳环。

衣着方面……此人身穿一件白色T恤，T恤正面印着许多蓝色的五角星图案，T恤外，是一件红蓝相间的无袖外衣，长如披风一般。他的肩上戴了一对儿金色的金属护肩，护肩上还有尖刺。手上戴着白色的露指手套，脚踏一双高筒靴，两条手臂的二头肌上还裹着白色的绷带。

蹬蹬瞪～登登～登登等……登登～……蹬蹬瞪～登登～登登等……登登～

BGM还是没停下，这位登场者在敌人面前若无其事地闭上了眼睛，摆出了一个健美比赛中才会用到的姿势："各位不用怕……我来了……"

"阁下是……"此时，赵云已经清完了一旁的魔兵，小跑着赶了过来，他看见来人，也露出了疑惑之色，看来这个角色连他也没见过。

"我吗？"那人还是闭着眼睛，一副欠打的样子，"不要问我的名字……"他说着，又换了个POSE，两腿微分，昂然而立，双手抱胸道，"我是云……洁白无瑕的云……雷电是我的亲戚……"

"我擦类……"王叹之都快疯了，"这又是哪个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这剧本到底闹哪样啊……看上去又帅又强的家伙为什么需要这种中二病来救场啊！"

第735章 无双武斗会（五）

面对此人给出的莫名答案，赵云和剑君十二恨都有些难以接话。

而蛟的反应竟是……当即解除了无双觉醒状态，并向后大跃一步：“可恶……今天算你们走运，这笔账我迟早会讨回来的！”撂下这句狠话后，他便回身疾走，朝远处遁去。

蛟也是一个颇有头脑的人，眼下，他所带领的魔兵全部都被赵云给干掉了，而且他以一敌三（根本没把小叹放在眼里，所以没算进去），显然不利。不如乘着还没受伤，赶紧撤退，否则……再这样缠斗一会儿，说不定他想走都走不了了。

“就这样让他走吗？”小叹好像有点想追上去，因为他觉得……此人不除，必成大患。

“义士，常言道，穷寇莫追……”赵云回道，“还是由他去吧。”

赵将军还是很会说话的，说什么“由他去吧”，好像是他们几个放了蛟一马似的。但事实上……以此刻的状况而言，他们不由他去也不行……

且不说剑君的双手还没完全恢复，就说赵云自己……他在与魔兵的交战中，多少也有了一些损伤。

如果蛟且战且退，与他们纠缠角力，这边也讨不了什么便宜。

“呃……好吧。”小叹闻言后，也不好多说什么。在场的四人中，怎么看都是他最弱了；在刚才的战斗中，他也几乎没起到什么正面作用；这种情况下，他实在是不好意思吵嚷着要去追击什么的。

“对了，在下常山赵子龙……”赵云这时又看向了那个把蛟给吓退的男人，“还未请教……”

“你没事吧？”没想到，那人完全无视赵云，径直走到了剑君十二恨的面前，保持着那副得意的、欠打的模样，闭着眼说道，“你没事吧？小姐。好了！你不要问我……你最好不要问我啊！你千万不要爱上我，因为浪子是不需要女人的，浪子都非常的孤独……”

剑君听到“小姐”这个称呼的刹那，已经惊了，他实在不知该用什么表情来回应……他本想出声说些什么，可是对方自顾自地在那儿讲着，完全不给他插话的机会。

“好了……再会了，小姐。”那人继续说道，“诶？你似乎想说些什么吗？如果没有的话，我要走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我们是不可能的。你就当我是穿过你的心的云朵……记住这个就好了……”话至此处，他转过身去，其长衣随风飘荡，留下了一道深藏功与名的背影，“唉……又一个女孩要为我哭泣，我真是个了不起的男人啊！哇哈哈哈哈……”

还没走远，这货就发出了逗逼般的大笑，这使他刚才那几秒钟的强行耍酷显得更加LOW了……

“剑君……你就不说些什么吗？”赵云横移了两步，来到剑君十二恨身旁，压低了声音问道。

“没必要……”剑君一脸蛋疼地轻声回道，“既然他已经走了……就让他走吧……”

剑君不愧是儒教传人，为人处世，风度不凡。此情此景之下，他若是出声来一句“兄台，我是男人”，那场面肯定变得无比尴尬。还不如就这样沉默不语，任由对方离去……

俗话说得好，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远离中二。

“不过……话说回来……”赵云接道，“剑君你这发型……”

“容易让人误会吗……”剑君接道。

“嗯……”赵云点点头。

“二位！”这时，小叹一路小跑着来到了两人面前，“多谢二位出手相助。”

“义士不必多礼。”赵云回道，“凡是远吕智的敌人，都是在下的朋友。”

“还未请教……”另一边，剑君看着小叹，想要问他的称呼。

“在下枉叹之。”小叹也看向了剑君，“不知大侠您尊姓大名啊？”

“大侠不敢当，剑君十二恨……只是一问剑之人尔。”剑君回道。

“原来是剑君大哥，失敬失敬……”小叹虽然不认识剑君，但从画风来看，他也知道对方应该是出自《霹雳布袋戏》的人物；而从其相貌、谈吐、诗号，大概也能推测出这是个怎样的人。

“对了，请问二位……知不知道魔城怎么走啊？”一番寒暄过后，小叹问出了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

“魔城？”赵云面露疑色。

“呃……就是举办武斗会的地方。”王叹之补充道。

“哦~就是古志城吧。”赵云接道。

“啊，对对对，古志城。”小叹急忙应道。“魔城”二字，他说得确有些想当然了，经赵云一提醒，小叹才意识到，那座城池应该叫“古志城”才对。

“枉小兄弟，你前往古志城……莫非也是要去参加那‘无双武斗会’？”剑君问道。

“是的，我要去。”小叹很坚定地点了点头。

剑君闻言，当即转头与赵云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虽没有对话，但神色已表明了一切——他们都觉得小叹这是去送

死。

“唉……恕我直言……”剑君想了想，难听的话还是由自己来说算了，“小兄弟，吾并不质疑你挑战远吕智的决心，只是……那武斗会的门槛，你有自信能过得了吗？”

“哈？”小叹也是挺老实的，“门槛？”

“原来你不知道吗？那就难怪了……”赵云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枉义士……参加武斗会，是需要通过一道考验的。”

“哦？”小叹即刻问道，“什么考验？”

……

同一时刻，古志城外，无双原。

此地原本是没有地名的，因为这儿是远吕智扭曲时空后才出现的一块地界。

也不知是从何时起，人们都已开始这样叫它……

阴郁的云层中，有一座魔城浮空而立。城下……是黄土、枯岩、凄风、残骨……

岩浆汇成的河流在这片荒原上交织，一些由巨大锁链和铁条构成的大桥跨过那条条火河，构成了一道道交通枢纽。

折断的兵器、车骑辎重留下的残骸、被风干的白骨等等……装点了这块肃杀之地。

“蛇魔城池下，无双豪杰冢。”

无双原，见证了太多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激斗，见证了太多的死亡和离别……

是日，一道孑然冷影，出现在了一座火河吊桥之前。

此桥是通往古志城下“无双武斗会擂台”的四条路径之一，桥头自有重兵把守……除了五百余名魔兵、五名拋点兵长外，还有魔将三人，他们分别为——【百百目鬼】，【牛鬼】，以及【铁鼠】。

这三位的名字，皆取自于日本鬼怪传说，他们的原型也都在百鬼夜行中亮过相，不过身为大众脸魔将的这三人，造型方面，显然还是遵照了《无双OROCHI》游戏的形态。

首先来看百百目鬼，虽然他名叫“百百目鬼”，但他的脸上其实只有一只眼睛。

他的头部……远看起来很像是EVA初号机，但还是有些区别的……他的皮肤和铠甲都是灰色，而EVA是紫色调；还有，EVA的头部装甲是和头嵌在一起的，而他是戴着一个可脱卸式的独角头盔；另外就是……百百目鬼的头盔边缘有一圈帽檐，呈扇形一直延展到脑后，帽檐下还留着革制的下摆。

体型方面，百百目鬼可比蛟要“苗条”多了，他有着瘦长型的忍者体态，长腿细腰，身姿妖娆，基本就是个饥民版的风魔小太郎。他身上的装备也比较轻盈，除了右肩上的大号儿金属护肩外，他身上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厚实的甲胄，主要都以布料、绷带为主，腰间还有一条残破的绛紫色腰带随风飘荡，煞是。

接着，再来看牛鬼。

他也是个“名不副实”的家伙，因为他的头部，完全就是个硕大的野猪头……非要说他和牛有什么关系，就是他嘴两侧的獠牙和正常的野猪牙不同，是按照牛角那样朝上逆长的。

他的体型描述起来很简单，四个字——“虎背熊腰”。这家伙是个典型的力量型魔将，高大似巨人一般，目测身高在三米以上，粗壮的上肢堪比树干，手上拿着根比人还粗的狼牙棒。除了两个带利齿的护手和腰上的一条锁链外，他身上就没有什么称得上是护甲的东西了，很显然……以他那厚如城墙的皮肉，根本不需要什么装甲来保护。

最后，来看铁鼠。

他……和蛟长得一模一样。

没办法，大众脸嘛……前文也提到过了，人物模型并非

唯一，连声优用得都是同一个人，他俩要是不自报家门，估计也只有妖魔军内部的人知道该怎么分辨了……

好了，介绍完了魔将们，咱们可以来看看那位闯桥之人了……

一袭束身得体的飒爽装束，一把配在腰间的古朴长剑，一道矫健轻盈的亭亭倩影，一身冷如冰雪的凌厉杀气。

横风扫过，卷起淡淡沙尘，那人好似从烟中雾里行来，但其气势……却让人挪不开视线。

“来者何人？”待她走近时，站在桥头的一名搬点兵长便持盾迎上（搬点兵长都配有盾牌，小兵则通常只拿武器），高声一喝。

“我要去参加武斗会。”若雨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而是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她的语气冰冷，眼神亦是冰冷，一时间，那搬点兵长竟觉有些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接话。

“又来一个吗……”这时，铁鼠的声音响起了，他从桥上慢悠悠地走了过来，“我瞧瞧……”他一边行来，一边将若雨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我不认识你。”

“那又如何？”若雨接道。

“远吕智大人已传下话来……”铁鼠的态度也挺淡定，“来参加武斗会的人，一对一的战力决不能太差，要不然就太煞风景了……所以，我们得负责把那些杂鱼们挡在外面。”他顿了一下，“如果我认识你，并对你的实力有所了解，我自然可以立刻决定是否让你过桥。可惜……我不认识你……”他回过头，望了眼远处的百百目鬼和牛鬼，“兄弟们，你们见过这个家伙吗？”

那两位都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摇了摇头。

“嗯……”铁鼠又看向若雨，说道，“那就没办法了……你得先证明自己的实力，才可以过去。”

“把你砍了，算是一种证明吗？”若雨用平静的语气，不假思索地问出了这个问题。

“呵呵……”铁鼠冷笑，“别着急……我还没说完……”他抬手朝身后指了指，“你可以在我……和他们两位之中选择一人做对手，只要你能和我们中的任意一人打上十招还不落败，你就可以过桥了。”说这话时，他仍是一副很轻松的样子，“当然了……如果你真能砍了我，那更好，其他人绝不会为难你，他们会立即放你过桥的。因为……远吕智大王最喜欢的就是强者。”

远吕智手下的魔将们并不怕死，只要远吕智还活着，他们就可以借由魔王的力量复活，所以他们都有点儿视死如归的意思。

“那就选你吧。”若雨听完了对方的话，用颇为不耐烦的口吻回道，“我现在可以砍了吗？”

“呵呵……选得不错，我是咱们这三人中最弱的一个。”铁鼠笑道，并举起了手中的长矛，摆出了战斗的架势。

叱嘤——

回应他的，是一声剑吟。

魂意动，剑锋至。

若雨一开始就使出了【极限效率】的进阶运用——【限制爆发】，解放了自己的右手。

这一剑，快、准、沉。

剑锋从一个恰到好处的角度落了下去，简单直接，大巧不工。

没有多余的技巧，也没有外放的剑气。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剑身之中。

乓——

一声金鸣，长矛起，魔影退。

一招过后，铁鼠神色陡变，疾退数丈。他颤抖的双手、额上的冷汗，都在宣告着刚才那一剑的强横。

原本在远处兴致索然的百百目鬼和牛鬼，也瞬间打起了精神，警惕地望向了那个持剑的女子。

“这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重整态势后的铁鼠，惊魂未定地暗忖道，“要不是我本能地用矛挡了一下，刚才那一剑……已经把我一斩为二了……”

在这个剧本中，远吕智手下的魔将们大都见多识广，他们与许许多多来自不同宇宙和位面的高手交过手，也曾不止一次地死在那些人的手上；但凡厉害一点的角色，魔将们都会有印象。所以，在接了若雨一招后，铁鼠显得分外讶异……这名女剑客起码也有准一线高手的实力，自己居然会不认识？

“原来如此……”若雨的说话声打断了铁鼠的思绪，“比我想象中要强……十招之内未必砍得了你。”

“你这家伙……别得意忘形了！”若雨的态度，让铁鼠心生一股无名之火，“刚才我只是大意了而已，只要我认真起来……”

“别嘴硬了～”忽然，另一个声音加入了他们的对话，并嬉笑道，“连我都能看出你怕得要死啊～”

“什么人？”那声音是从铁鼠侧方传来的，这会儿的铁鼠好似惊弓之鸟一般，一点风吹草动都让他紧张无比。

“宁宁忍法！”但闻一声娇吟，带出两点寒芒。

铁鼠的反应也是不慢，立刻挥矛连舞，打掉了那两支射来的手里剑。

“切……来了个讨厌的家伙。”当对方的身影自光影中闪现时，铁鼠已知道了对方的身份。

下一秒，一名穿着白色束身短衣、手脚都套着丝网的女忍者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她开口便对若雨说道：“唷～这位姑

娘，身手真不错啊，和我一起同行怎么样？”

她的语气听上去都十分妩媚，有种浓浓的御姐范儿，但是她的相貌，看上去却如少女一般；清丽的短发、惹火的身材，连声音也是娇滴滴的感觉。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可爱”的女人，在设定上是一名冷酷的忍者。

若雨看了对方一眼，稍稍考虑了两秒，然后……“可以。”给出了言简意赅的答复。

“呵呵……这孩子，好像不太喜欢说话呢。”宁宁笑着接道。

道完这句，她又回头看向铁鼠：“喂，那边的讨厌鬼，你可以让路了吗？我们的实力，应该都足以去参加武斗会了吧？”

话是没错，但……铁鼠已然被他们激怒了，不找回点面子可不行。

“哼……你倒是很有自信啊。”铁鼠冷冷言道，“区区一个细作，搞搞暗杀和窃听还行，武斗会可是正面角力……你凑什么热闹？”

“关你什么事？”宁宁回道，“你到底让不让开？”

“不让又如何？”铁鼠说着，挥手朝后方打了个手势。那数百名魔兵会意，顺势展开阵型，逼了过来……

“怎么？你要违抗你们大王的命令吗？”宁宁问道。

“哈……”铁鼠笑了，他学着对方那御姐口吻回道，“关你什么事？”

“你……”宁宁虽是恼怒，但面对这么多魔兵，她确也不敢力敌。

正当她考虑着是否要喊上若雨一同撤退时……天边，传来了诗号……

“昂首千丘远，啸傲风间；堪寻敌手共论剑，高处不胜

寒。”

第736章 无双武斗会（六）

“这……这诗号是……”那吟出诗号之人尚未现身，铁鼠的冷汗就已经下来了。

他一双眼珠子四处兜转，全身紧绷，分明还没看到敌人，却已是紧张到了极点，仿佛对方随时都会出现在自己身前一样。

叱——

片刻后，但闻一声轻响。

一道绝逸身影，现身于妖魔军的阵前。

来者白衣白发，面如冠玉，轻风动裾，气宇不凡。

冷漠寡言的【风之痕】，无需出手，仅是站在敌人面前，就足以让对方动弹不得。

不世修为，可见一斑。

“可恶……”铁鼠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兵器，心中暗道，“来了个强得像怪物的家伙……”

“啊啦～原来是风大叔啊。”宁宁看到风之痕后，心中大定，她笑着转头对若雨道，“姑娘，这下不用担心了，风大叔超可靠的哦。”

“我知道……”若雨应道，说话间，她已然把自己的剑给收起来了。

很显然，黎若雨对霹雳系列中的人物还是比较熟悉的。封不觉初遇若雨和小灵时，就曾吐槽过【似雨若离】和【悲灵笑骨】这两个昵称颇有些“霹雳”的味道；他的推测也确实没错，若雨就是按照霹雳的风格来起昵称的，可见她对该系列的喜爱。

“魔流剑，风之痕。”若雨接着说道，“魔界传说三大剑客之一。”

“哦~原来风大叔是这么有名的人啊。”宁宁对风之痕倒不是那了解，她只是在战场上见过对方几次而已。

“喂！姓风的……难道你也要去参加武斗会么？”另一边，铁鼠终于鼓起勇气，对风之痕说了句话。

而风之痕只回了他两个字：“让开。”

冰冷的语气，蔑视的眼神。一句“让开”，就让妖魔兵们下意识地开始后退。

“切……”铁鼠咬牙启齿地念道，“好……好吧……反正你的实力，也足以过桥了……”他说着，又看向了风之痕身后的宁宁和若雨，“不过……那两个家伙……”

“嗯？”风之痕用一个带有疑问性质的语气助词打断了铁鼠。

这个“嗯”字，要细致地解读一下的话，我觉得应该翻译成——你他妈的找死吗？还不赶紧给我闭上嘴让路？

当然了，风叔这等高人，是不会讲上述这种台词的，这种台词连觉哥都很少会讲。

真正的强者，不需要说太多话，他们只需要用一些简短的疑问句或评论性语句和对手交流就行了……比如“不差”、“你尽力了”、“人间，又污秽了”等等，说得越淡定，越能显出你厉害。

“呃……好吧……就……就让她们也过去好了……”铁鼠怯意已露，在风之痕的威压之下，他只能乖乖地朝身后的部下们打了个手势，让他们放行。

于是，若雨和宁宁便跟在风之痕的身后，一同走过了前方的吊桥。

“哼……你要嚣张也就只有趁现在了……”待他们走远了，

铁鼠才忿忿念道，“在远吕智大王面前，魔流剑也是无用的……”

……

话分两头，再看封不觉这边。

乱石岗一役后，他偷听了一会儿小叹和另外两名NPC的对话，对武斗会的情况有了个大致的了解。

由于乱石岗外的荒原十分开阔，没有多少可供他躲藏的掩体，所以他没有继续跟踪那三人。

等小叹他们离开了，觉哥方才现身。

“嗯……让我理一下情况……”封不觉走出乱石岗时，还在念叨着适才听到的情报，“武斗会的擂台建在古志城正下方，那个地区已被结界给保护起来，从空中是无法进入的，想要进去……必须经过四座由魔兵魔将把守的吊桥。而过桥的基本条件是……守桥的魔将得认可我的实力。”

他一边思考，一边已向着古志城的方向（只要抬头看天就能望见那座浮空的魔城，不用担心会迷路）出发了：“身为‘异界旅客’，我在这里的知名度无疑是零……想过桥的话，必然得和魔将交手。假设守桥的魔将也是‘大众脸武将’，那他们的实力和刚才的蛟相比，估计也差不了许多……”他舔了舔嘴唇，仰天呼了口气，“啊……感觉这剧本有点难啊，光是去‘参加’武斗会，就已经有相当的门槛了。其他人我倒不担心……但花间这刚到四十级的角色，能过得了魔将那关么……”

砰——

就在觉哥悠哉地赶路时，突生惊变！

一声低沉的枪鸣响起，一道金色的光芒袭来。

【名称：神圣仲裁】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射击】

【效果：射出具有神圣之力的一击，在接触到目标后产生巨大伤害。（必须由步枪系武器发动，且枪内至少存在一枚子弹）。】

【消耗：体能值800】

【学习条件：射击专精A】

【备注：可作用于灵体，对恶灵系生物造成200%伤害，击中圣灵可为其回复生命值。】

“卧槽……”封不觉在听到枪声之前，就已经做出反应了（神圣仲裁的飞行速度比声音的传播速度更快），除了本能地爆出一个粗口外，他还瞬开了【灵识聚身术-改】，以超速度扭转身体，做出一个经典的“屈膝后仰躲子弹”动作。

与此同时，一公里外的一座小山丘上……

“哼……不愧是零时差演算……”古小灵透过狙击枪的瞄准镜，看到这意料之中的一幕，“子弹都躲得开。”

说话间，她退去一枚弹壳，气定神闲，再出一枪。

砰——

依旧是【神圣仲裁】，和刚才的攻击完全一样。

“还来？”第一枪过后，封不觉已经知道了对方的位置，所以这第二枪，躲起来也就没那么难了。

不过，小灵所用的毕竟是A级技能，觉哥再怎么厉害，也得用灵识聚身术才能勉强躲开，凭他本身的体术确是来不及避过这种攻击的。

“好了……差不多该上当了……”小灵开完第二枪后，淡定地再次瞄准，又开了第三枪……

砰——

一样的技能，一样的攻击方式，不一样的结果。

这回，封不觉没能躲开子弹……

当那金芒逼近他的眉心时，他才意识到……这第三枪的速度有变。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觉哥连死亡扑克都还没拿出来，想要用【盾牌】抵挡也做不到了。他唯一的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后仰身体，用双臂去抵挡这已经无法避开的一击。

轰——

震天的爆炸声宣告了【神圣仲裁】已命中目标。

古小灵的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但她并没有松懈，因为她知道……封不觉绝对还没死。

“系统提示果然没来呢……”小灵透过狙击镜，望着远处的那股烟尘念道，“团长的话……一定会借着这爆炸的烟尘做些什么的吧……”

念及此处，她将枪口一抬，看向天空……

不出所料，封不觉已经到天上了，而且正以极高的速度朝着小灵这边冲来。

此时，觉哥的两条前臂已是血肉模糊，生存值也已掉了五成之多，按常理来说，优先选择逃跑或疗伤才是正确的思路。

但觉哥却毅然忍住剧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敌人突进……

“至少能把人打成半死的一击，却只是炸烂了你的两条前臂吗……”小灵显得不慌不忙，用紧凑的动作从行囊中取出了两把Uzi，并站了起来，“想必是【阿尔忒弥斯的拥抱】救了你一命吧……”说话间，其手中的两把冲锋枪枪口已分别吐出了火舌。

“切……这么快就发现了吗。”封不觉见状，又启灵识聚身术，在半空疾速折返移动，以躲避那密集的弹幕。

“不愧是团长……我还没开枪，就意识到我用的是‘特种弹药’……”小灵心道，“换作别人，恐怕会想当然地认为……高射速冲锋枪里不会装昂贵的特种弹，然后当成普通子弹来处理。”

“果然是加强型弹药啊……我要是想当然地认为那是普通子弹，仗着【阿尔忒弥斯的拥抱】可以免疫普通弹药的特效去硬抗……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吧……”另一边，在空中纵跃腾挪的觉哥则是心道，“可恶……土豪就是土豪，这么射法……可是每秒钟都打掉几块钱RMB的节奏啊……”

这两人之间的战斗，不仅是角力，更是心理和智慧上的博弈。

他们都能想出一般人不及反应的奇策，也都能看破一般人不及反应的奇策。最关键的是……他俩对彼此的能力还是颇为了解的。这就意味着，想要出奇制胜，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这场战斗中，谁先屈居劣势，就极有可能会成为最终落败的一方……

眼下，觉哥就陷入了这种不利的局面中……如果他最后真的败了，那败因有二：其一，此地的环境对射击系玩家更有利，而且他未能在对方发现自己前就发现对方；其二，就是由于他“闭关”太久，所以对古小灵在这段时间内获得的新装备、新技能以及人物成长都毫无概念。

比如刚才那突然加速的第三枪……就是在觉哥对情报掌握不足的前提下而设计的。

【名称：夭桃半吐传芳讯】

【类型：武器】

【品质：完美】

【攻击力：较强】

【属性：无】

【特效：奇迹一击】

【装备条件：射击专精A】

【备注：这是一支不带任何光学瞄准设备的老式苏制步骑枪，但一位狙击英雄却用它创造了单兵作战32天，击发442次，毙敌214名，而自身毫发无损的……奇迹般的纪录。很多年以后，这把枪重现于世，其枪身上已铭刻上一行文字——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小灵这把武器的特效，觉哥并不是没有看过，只是……仅凭“奇迹一击”这四个字，他并不能判断出具体效果，故而在刚才吃了大亏。

“呵……还是冲过来了吗……”五六秒之后，两把Uzi的第一个弹夹基本都空了，尽管小灵凭着交叉式射击法以及高超的换子弹技巧，几乎可以让扫射无缝衔接，但弹幕的减少终究是无法避免的。

封不觉就趁着这不是机会的机会，使出一招自创的【月步-连闪】，以强吃三四发子弹的代价，冲开一条血路，一口气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不过，小灵仍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团长，真正的杀招……这才要开始哦。”

“啊……干得不错。”封不觉回道。

在这险象环生、寸步寸险的激斗中，这两人还能十分轻松地交谈，甚至是互相夸奖，这也算是心理素质的体现了……

咔嚓——咔嚓——

下一秒，但闻两记金属嵌动之声响起……【弑月】，【陨星】，应声而出。

这一战中，小灵充分发挥了一名枪客的优势，将她与对手之间的“每一分距离”都有效得利用了起来。封不觉每靠近一段距离，都得付出一些代价，而且他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

险。

“嗯……她的【弑月】和【陨星】都有自动校准，再加上她本身的射击专精也有A级，这种距离下，想躲开她的子弹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想办法防御。”逆境之中，封不觉的大脑飞速运转起来，他那超越界限的思考速度，使得眼前的一切恍如静止一般，“但我的手已经废了，基本上什么道具都不能用，也不能用死亡扑克……【阿尔忒弥斯的拥抱】也不能免疫她那特殊的冰火子弹，最多就是减掉点伤害……”他想到这儿，还看了眼游戏菜单，“先前被【神圣仲裁】打掉了好多血，手上的伤势和【灵识聚身术-改】也全都在缓慢地减少着我的生存值，此刻剩下这19%的生存值，最多能撑……两枪。”

封不觉的估计很准确，撇开属性不谈，小灵那两把灵能武器的基本攻击力都是“极强”，单凭装备的防御，断然是不可能全部防下的。在这种距离下，即使没打中要害部位，一枪下去，也会掉个7%-9%的生存值，两枪抗完，仅剩个位数血量的封不觉确是必死无疑。

“手不能用，我就没法儿从行囊里取东西……取不了东西，自然也拿不到生存值补充剂……没有生存值，灵识聚身术也得停下……而失去了超速度的支持，在这七八米的距离上，我那最后一丝血，她想怎么搞定都可以……”封不觉已经在心中推演出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那么……翻盘的唯一希望，就在这两枪之间……”

剧痛和绝境并未给他任何负面影响，反倒让他灵台清明，思如泉涌：“我有三秒钟的时间，来结束这场战斗……三秒后，她还没死，我就输了。也就是说……我必须秒杀对方才行。”思索至此，他已经有了结论，“以我目前的体势、与她之间距离、以及这种居高临下的状态……我只有一个技能可以选择，恐怕我身上也只有这个技能……可以从正面强行秒杀一名四十六级的玩家。”

看到此处，想必各位看官也有了结论。

没错……【气功炮】！

封不觉思如电掣，刚才那种种分析，皆在一刹那间完成。下定决心后，他便将自己那两只血淋淋的、焦糊的手，颤抖着举到了眼前，并尽力弯曲手指，用双手构出了一个梯形的“框”，瞄准了地面上的小灵。

“气功炮？”小灵亦是反应神速，她知道觉哥这是命不久矣，准备孤注一掷了，“哼……别做梦了……”

在这种你死我活的关头，小灵并没有头脑发热，或是急躁冒进。她很清楚……拖不起的人是封不觉。

所以，双枪连响之际，小灵身形骤移……企图逃离气功炮的攻击范围。

“哼……太天真了……”封不觉笑了，虽然在他笑出来的时候，两颗子弹已打在了他的身上，将他的生存值降到了4%，但……他还是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

轰——

半秒不到，气功炮已然出手。

小灵所在之处，被剧烈的能量轰出了一个梯形的、斜着嵌入地面的深坑。

【玩家，悲灵笑骨，已死亡。】系统提示，宣告了觉哥的胜利。

不过，他也没时间去庆祝什么。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灵识聚身术-改】，并从空中降下。

落回地面后，【气功炮】对施术者的影响仍在继续，给觉哥附上了一种虚脱般的无力感和眩晕感。但封不觉仍是咬牙坚持，缓缓跪坐（他怕跌坐在地会掉血）下来。

“补充剂补充剂……”似是在提醒自己要拿什么，他口中反复念叨着这三个字，在头脑昏沉的情况下，这种心理暗示或

许真的有点用。

“嘶——”强忍着剧痛，封不觉将伤臂探入了行囊口，这一举动，又让他掉了1%的血。

足足花了十秒钟，觉哥才很勉强地从行囊中抽出了生存之补充剂的瓶子……

“呼……得救了……”终于，在血量仅存1%的情况下，他把药给灌了下去，续上了命。

第737章 无双武斗会（七）

系统提示响起的刹那，除了觉哥之外的各名玩家，全都本能般地打开了游戏菜单。

……

“第一个死的……竟然是悲灵吗……”七杀当即心道，“在我认识的射击系玩家中，她绝对是能够列入前三的高手，而且智计过人；究竟是谁把她杀掉的呢……是NPC……还是……”

……

“不会吧？”花间也是深感惊讶，“小灵居然挂得那么早……她究竟遇到什么了？”

……

“呼……”小叹这边，却是松了口气，心花怒放道，“太好了……不用和小灵正面交手了，啦啦啦～”

……

“嗯……”若雨面沉似水，心中暗道，“小灵绝不是那种会去招惹NPC而被杀出剧本的人，能这么快就把她击杀的……果然是不觉吗……”

其实，她的推理有些极端，毕竟这个剧本里的强者非常多，若是玩家有所不慎，被秒杀的可能还是有的，但……她这结论还真就和事实不谋而合。

……

另一方面……

“啊……总算是缓过来了。”封不觉从地上站起来时，他的双手已经复原，“还好有【其徐如林】在身边，要不然就麻烦

了……”

刚才那几分钟里，他先是强忍剧痛，将溃烂的伤臂伸入行囊，十分艰难地取出了一瓶生存值补充剂并喝下；然后，在恢复了一定血量的前提下，他又来了一次……以蹭掉一层皮肉的代价，花了十几秒，又从行囊中取出了五颗宝珠中的“林”，并发动了该物品的特效。

经过篆颉尊和奠雈王的提点，觉哥已然知晓……这颗“蕴含律动之能”的宝珠，那“未知”的特效其实就是【瞬间治愈目标身上的伤势（冷却时间二十四小时；仅限外伤愈合及肢体修补；无法解除疾病、诅咒、中毒等减益状态）】

总体来说，这就是个可以反复使用的强化版止血药剂。论解除DEBUFF的能力不如【SCP-500】，论治疗能力不如【仙豆】，但好歹也是个可靠的辅助类物品，总比没有强。

比方说眼下这种情况，【其徐如林】就切切实实地救了觉哥一命。若是他身上没这件物品，那接下来他就不得不拖着两条伤臂，在不断流失生存值的情况下继续游戏了……

“呼……这丫头片子，果然难对付……”到这时，封不觉才有闲心来感叹一下先前与小灵的战斗，“要是巅峰争霸S1的时候有她在，鲁特那帮三四级的部下估计全都得栽在她一个人的手里……”

他的感慨也不是没有道理，在巅峰争霸S1中，进入决赛的射击系玩家少得可怜，“纯射击系”玩家干脆是一个都没有。因为在后期高手如云的局面下，使用纯射击系这种一旦被近身就束手无策的玩法很难晋级，像【鸿鹄】那种射击加灵术的双修系也是磕磕绊绊方才杀入决赛的。

“也罢……尽早干掉了这个能杀人于千米之外的劲敌，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封不觉沉吟道，“不过……总觉得……这个剧本中的对手，除了花间以外，全都不好惹啊……若雨、小叹、七杀……个个儿都有可能赢我。NPC那边的实力就更别谈了……在双方都不爆种的情况下，蛟这种大

众脸都能和剑君十二恨打个旗鼓相当、甚至略胜一筹……那平清盛、妲己这帮无双魔将，至少也是‘三先天’级别了吧……”

念及此处，封不觉越发觉得情势严峻，继续赶路之余，脑中不禁已开始筹划一些阴险的策略……

……

话分两头，再看另一边。

安大小姐，也就是刚到四十级的地狱前线首席医疗专精玩家【石上花间】，也已来到了一座吊桥之前。

这座桥上的三名守将分别是【以津真天】、【僵死】、以及【夜刀神】。

同样是矮胖、瘦长、加巨硕的三人组。

“啊……是你们三个啊。”以津真天看到来者后，懒洋洋地念叨了一句。

他口中的“你们三个”，指的自然不是花间，而是与花间同行的三人。

那三人，皆是无双武将，而且……都是年轻、耿直、帅气、强大、且有些“二”的武将。

第一位，“正义死心眼”——马超。

他头戴一顶铺霜鹿角盔，盔后缀一把白缨；身穿一副铁叶铠甲，系一圈白锦勒甲条；上笼着一领白罗生色袍，垂着条绿绒飞带；脚登一对薄铜快靴，手持龙骑尖。

体貌方面……面如傅粉，眼若流星，虎体猿臂，彪腹狼腰。

五虎上将，名不虚传。

第二位，“义之脑残”——直江兼续。

他外披一身白色阴阳师长袍，内衬一副战国武士铠甲，头戴特制角盔，帽前以金属打造一个大大的“爱”字，右手一把

神直毗御剑，左手一叠符纸。

相貌方面，有道是……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

文武两兼，智勇双全。

第三位，“信义小白脸”——浅井长政。

他头顶一个尖顶熟钢金角盔；身穿一领青蓝罗团战袍，四肢具裹深色铠胄；腰系一条紫白銮带；脚踏一对金属长靴，手持倭王八千戟。

生得是面白无须，齿皓朱纯，健躯凛凛，长发飘飘。

人生赢家，儿孙满堂。

以上这三位，便是《无双OROCHI》系列中著名的“爱与正义三人组”，共聚于“义”之大旗下，惩恶锄奸，尊老爱幼的三名偶像派义士。

当然了……他们的实力也不差，就说马孟起这敢于和许褚、张飞单挑的耿直青年，绝对是无双武将中的一线强者。

“远吕智的爪牙，还不速速让路！”面对出阵的以津真天，直江兼续率先上前，朗声应道。

“让你们三个过去倒是无所谓……”以津真天说着，将视线投到了花间的身上，“这家伙是谁？我不认识她，而且她这打扮好奇怪啊……”

的确，“豺狼医生”的黑色西装加长大衣装扮，在这个世界里还是比较少见的。封不觉的长西装和小灵的特种兵装束也差不多，都太过“现代”了。相对而言，若雨和小叹的衣服倒不怎么违和，因为无双武将中也有不少穿着那种古代西式异服的人物。

“这位大人也是去参加武斗会的。”花间还没回话，马超就抢先说道。

浅井长政也道：“花间大人可是实力超强的无双之士，只

一抬手便治好了马超兄弟的脚伤，比你们这帮妖魔的妖法要高明得多了。”

“呃……就算你跟我说这些……”以津真天虚着眼，有气无力地回应着，“我也没亲眼见过啊……再说那种玩治疗法术的家伙，也未必有多强的战斗能力吧……”

虽然以津真天和蛟、铁鼠这三位在长相、声音方面全都一样，但他们三人的性格却是有区别的。很明显，以津真天是一位脾气比较好的魔将，他没有蛟的霸气和铁鼠的阴狠，他只是一个比较懒散的胖子而已。

“放肆！”马超挺枪上前，瞪着浓眉大眼喝道，“你是想对我的恩人刀剑相向吗？那就先过我这关吧！”

“不必了，孟起。”浅井长政也拉开架势，“这种家伙，就由我来打败！”

“啊！这……这就是‘义’啊！我也燃烧起来了！”直江兼续亦是来了精神，“让吾辈也随几位大人应战吧！”

“我说……”这时，僵死（瘦长、敏捷型的那个）兄一个瞬步移到了以津真天的身旁，在其耳边悄声道，“还是让他们过去算了……”他抬起头，用独眼扫了那几人一眼，“……这三个正义白痴实力挺强的……而且……跟他们战斗……感觉好丢脸……”

“嗯……这倒也是……”以津真天低声应道，接着，他便抬起头，看向前方那四位，“唉……好吧，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请吧……”

……

与此同时，无双原另一端，火河边。

“你谁啊？”【修陀】（又一个长相和蛟一样的家伙）打量着七杀问道。

身着“刀锋”制服的七杀，看上去就像个路人甲。他们社团的制服很是朴素，一身厚度适中的深色衣裤，衣物的材料很

有韧性、方便活动，总之……一切都是为了低调、实用。

“我说了，我叫七杀。”七杀不卑不亢地看着对方，平静地回道。

他的心态很好——能不打，就不打，真要打，我也不怕你们。

“所以我问你……谁啊？”修陀又道，“我没听说过你。”他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另外两名魔将，“你们认识这个叫‘七杀’的吗？”

一秒后，那两位都表示了否定。

“瞧，没人认识你。”修陀耸耸肩，看向七杀道，“我看你这造型……八成也是个喽啰吧……”他的逻辑没什么问题，只不过身为一个大众脸，他似乎没资格说人家，“我劝你一句，你要是连拋点兵长都打不过的话，还是直接回去吧。”

“呵……”七杀微微一笑，“我觉得，拋点兵长我还是打得过的。”

“是吗……”修陀接道，“那这样吧，咱们过几招，你要是侥幸没死，我就让你过去。”

“可以啊。”七杀道，“你先攻过来吧。”

“你说什么？”修陀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哈……哈哈哈……你秀逗了吗？你用拳套这种武器，还让我这用长矛的人‘先攻过来’？”他摇头晃脑地念道，“一寸长，一寸强，这话你听过没有？我的间合（指双方的有效攻击距离）比你长得多，先攻不等于欺负人吗？”

“你好像还挺讲道义的。”七杀也笑了。

“呵呵……那是～”修陀得意道，“你以为本大爷是谁？远吕智军中谁人不知，我修陀大人可是真正的男子汉。”

“那我就不客气地成全你吧。”七杀应道。

说这句话时……他的语气渐冷，眼神也已变了。

修陀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点，立即摆出了招架的姿态：“哦？口气还不小嘛……”

霎时间，周遭的气氛……惊变！

就连修陀身后的魔兵魔将们，也都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荒原之上，火河之沿，邪云翻涌，战意滔天。

七杀炽目凝神，斗气迸现，突进一击，轰发疾劲拳式。

修陀屏息聚识，魔气高燃，挥矛一架，以攖威烈拳风。

“百拾四式·荒咬！”

“认真格挡！”

瞬间，拳矛相错，擦出双气异光……

【名称：百拾四式·荒咬】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左腿屈膝外旋，上身旋转，向前使出一记侧勾拳（冷却时间三十秒）】

【消耗：体能值1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B】

【备注：草薙流古舞基本的一式，可衔接百二十五式·七濑、百二十七式·八锖、百二十八式·九伤及外式·砌穿。】

这是个很简单的招式，论威力还比不上C级格斗专精即可学习的【南斗飞龙拳】（当然了……飞龙拳的体能消耗是其八倍），论速度也只是适中而已。

但其之所以被定义为B级技能，就是因为其丰富的后续变化……

精通格斗游戏的人都明白，想打得好看，就用超必杀，想打赢……还得靠诸多普通招式所组成的“连招”。对于一个还

有很多血的人物来说，中了超必杀并不可怕，但中了荒咬……那就得捏把汗了，因为等你下次能动时，说不定就只剩下血皮了。

轰——

一声爆鸣绽开，两道人影相滞。

七杀的右拳，打在了矛身上。他的右手在微微颤抖，而修陀握矛的双手，都在微微颤抖。

“我可以过桥了吗？”七杀沉声问道。

“嗯……”修陀低吟一声，伸臂推矛，向后一跃，“请吧……”

“多谢。”七杀还跟对方客气了一声，然后甩了甩双手，昂首阔步地走了过去。

前方桥头那儿的魔兵们见他过来，也纷纷退开，让出了一条道路。

“是个好男人啊……”修陀注视着七杀的背影，念出了一句基情四射的台词。

刚才的那一招的交锋，看似是有头无尾，其实高下已分。

在荒咬的拳锋击中矛身的刹那，修陀在力量上若没能占到三成以上的优势，那他就等于是输了。因为……接下来，只要七杀愿意，可以随时用左拳连上一招，然后又一招……再一招……五招之内，修陀的架势就会被卸去，体势也会被破坏，最后，就会挨上实实在在的一击。

虽然挨下这一击并不代表整场战斗的失利（修陀还可以通过无双觉醒等手段挽回劣势），但这第一轮交锋，他无疑是吃亏了。

当然了……实际情况是，七杀并没有去打完这一轮连击。

在两人都心知肚明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把事情做得不留余地。一拳过后，问一句……“我可以过桥了吗？”这样你也好下台，我也能达到目的，还能省点体能值……双赢。

“呼……又来了个厉害的家伙呢……”待七杀的身影渐渐远去时，修陀又若有所思地念道，“这次的武斗会……可有好戏看了。”

……

另一边，王叹之、剑君十二恨和赵云三人，也终于来到了一座吊桥前。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这座吊桥比较特殊，因为是面向古志城正门的入口，所以妲己（类似这种琐事远吕智都不参与）安排了一名无双魔将守在这里。

此人穿着一套黑色全覆式战国武铠，头盔前方嵌着一个巨大的金钩月牙角，腰佩一把奇异的西式长刀，似刀似剑，身后的披风下，还藏着一对火枪。

而他身上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恐怕还得是——右眼戴着一个绣有纹章的眼罩。

“开什么玩笑！”看到小叹的时候，伊达便用他那十分接近“嚷嚷”的嗓门儿和口吻喝道，“这家伙是谁？本少爷可不会让这种来路不明的杂鱼去骚扰远吕智的！”

“啊……当着我的面就说出了‘杂鱼’呢……”小叹脾气好，也没怎么生气，就是在那儿吐槽着，“虽然很想反驳，但又觉得动起手来没什么胜算……”

“甘当魔王走狗的独眼龙啊……你仅存的那只眼睛，也被魔君的力量所蒙蔽了吗？”剑君十二恨用质问的口气言道。

“住口！”伊达道，“你们这帮外人根本就不理解远吕智，不要妄加评判！”

“哼……”剑君冷哼一声，“好吧……我不与你争论这个。”他挥手指了下小叹，“我是问你，难道看不出……这位小

兄弟的根基非凡吗？”

“哈？”伊达愣了一下，“他……什么？”

其实剑君也看不出小叹的“根基”有什么“非凡”的，他只是仗着自己比较有文化，在那儿故弄玄虚而已：“看不出也罢……你让我们过去便是。”

“哈？”伊达属于那种……未必很聪明，但却很难忽悠的类型，而且他的脾气很火爆，“说什么呢？本少爷听不懂！”他说着说着就把刀给拔出来了，“你。”他挥刀指向小叹，“想要去参加武斗会是吗？可以……就让本少爷先来试试你的器量吧！”

第738章 无双武斗会（八）

张扬霸道的独眼龙。

低调温和的暗杀者。

蓄势在膛之枪，对上暗藏袖中之剑。

面对无双魔将，王叹之当如何与之周旋？

这……是一个问题。

要解答这个问题，咱们得先看点儿东西……

……

枉叹之：LV46。

称号：【自由之刃】，称号能力：【死亡之舞】。

经验值：35880000/46000000，技巧值：1087，游戏币：4256000。

专精：通用A，器械D，侦查A，格斗A，射击D，医疗D，灵术C，召唤F。

行囊（12/30）：芭蕉桑的马飞娃娃（自带雪舞九天），矿工帽，温彻斯特霰弹枪，生存值补充剂（大）*5，生存值补充剂（中）*5，止血绷带*5，抗毒合剂*5，防冻液*5，烫伤药*5，钛合金金华火腿，格洛克19，狗哨。

装备：阿泰尔之触，蓄能三棱军刺，喵星人的愤怒，米萨格利亚斯护胫、米萨格利亚斯护手、米萨格利亚斯胸甲、米萨格利亚斯肩甲。

储藏室（2/10）：双倍经验卡（24小时）*30，双倍游戏币卡（24小时）*30。

技能栏（11/12）：【恶魔蝙蝠鬼影】【客疾无根莫浪

忧】【风住尘香花已尽】【逆刃回旋斩】【怖影追魂】【画个叉叉诅咒你】【天地逆转神诀】【魔贯光杀炮】【鹰眼视界】【剔骨刀法】【召唤术——小狗】

不难看出，如今的小叹，和巅峰争霸S1时期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提升。

首先，就从称号说起吧，原先的【疾风飞魇】已然变成了【自由之刃】，称号能力也从【飞魇留痕】变为了【死亡之舞】。

【名称：死亡之舞】

【特殊能力类型：主动】

【消耗：所有生存值】

【效果：以生命能量为代价，暂时获得黑闪电的部分力量，收割你的敌人】

【备注：为自由而燃尽的意志，在那最后的时刻绽放，宛如华丽的舞蹈，引领死亡的降临。】

很明显，这是一个同归于尽的招式，不到决死之时是不会用的。作为“底牌”，再合适不过。如果用了这招还输，那也该输得心服口服了。

接着，再来看看小叹的专精……

通用到A是肯定的，再怎么渣技术的玩家，在四十五级左右也能达到通用A的水准。

器械、射击和医疗专精都停留在D级，基本都是使用物品和枪械时提升的。因为要从D升到C，就需要使用一些“高质量”的技能或物品才行了，所以没有专门去练过的专精，通常都会在这个级别止步不前。

而小叹主练的两项……侦查和格斗，都早已升到A级。“格斗”自不必说，“侦查”能力在剧本中的作用无疑也是极为重要的。就拿不久前封不觉和古小灵的那场对决来举

例……侦查专精A的小灵，就是能比侦查专精C的觉哥更早发现对方，从而占得先机。

至于剩下那两项……虽然不是小叹的强项，但在小叹孜孜不倦地“画叉叉”诅咒别人的过程中，他的灵术也堪堪到了C级；而他的召唤专精，也通过一个很基础的召唤技能成功开启了。

说到这儿，咱们正好来看一下小叹新增的三个技能……

第一个……

【名称：鹰眼视界】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侦查】

【效果：开启后，可增进使用者全部官能，使之可通过“鹰之感官”感知周遭万物与自己的联系（持续技，冷却时间五秒）】

【消耗：每秒12点体能值】

【学习条件：侦查专精A】

【备注：这种诡秘的力量是特定血统的人类所具有的第六感，亦是人类被“第一文明”所创造的佐证。尽管每个人都具备这种潜质，但那些曾与自身创造者有过接触的人类后裔拥有更多启用这种感官的必要基因。】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技能，在开启这个技能时，小叹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阅读周围各种生灵的情感与意图、在黑暗中寻找路径、甚至可以直接“看”到剧本中的线索或隐藏物品。

其低廉的消耗和实用的效果，无愧于一个A级技能。

第二个……

【名称：剔骨刀法】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限时拥有（剩余时间：2532

分钟）】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剔肉剐皮，只留白骨（冷却时间八十分钟，使用刃系武器时方可发动，对体积过大的目标无效）】

【消耗：体能值10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A】

【备注：传说乃龙门客栈的一位厨子所创，迅疾如风，威力惊人。无论人畜，剐之如麻。】

和入手【影幻七丈】及【魔贯光杀炮】的形式一样，这招是封不觉从一名NPC那里“学”来的。本来他想配合【必须破防之刃】去玩玩儿来着，但考虑到技能栏实在吃紧，再说又是个“限时拥有”的技能，干脆就送给小叹了。

第三个……

【名称：召唤术——小狗】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召唤】

【效果：随机召唤一只普通的小狗为你作战（冷却时间40分钟，存在时间8分钟，同一时间最多存在1只小狗）】

【消耗：灵力值15，吹一声狗哨】

【学习条件：等级15，学习后将开启召唤专精】

【备注：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没什么好多说的，纯粹为了开启召唤专精而学的技能。每次召唤出来的小狗种类都有所不同，大部分都是没什么战斗力的宠物犬，可能连现实世界中的普通人都伤不了……不过，它们也并非毫无用处。在必要的时候（比如两个人被分别关在两个房间里，而房间当中只有一条很狭小的通道），可以让小狗帮玩家去传递物品。

那么……再往后，咱们就该看看小叹新增的物品和装备了。

先看行囊里那几件：【狗哨】，系统商店里买的，就是个普通的哨子而已，买它就是为了发动召唤专精；【格洛克19】，剧本中所得的普通手枪，枪械武器的实用性不必多说，比起霰弹枪来，手枪的发射准备时间更短，也更便于取出、携带和隐藏，所以小叹去备了一把。

至于那个【钛合金金华火腿】……于“恐怖童谣”剧本中所得，不管各位信不信，这是一件“装备”。

【名称：钛合金金华火腿】

【类型：防具】

【品质：精良】

【防御力：较强】

【属性：吸收】

【特效：抵挡一定程度以下的物理损伤，对抗斩击极为有效】

【装备条件：通用专精B】

【备注：这块造型雷人的盾牌是两位工程师在一次打赌后所制造的产物。它由钛合金铸造，内部还填充着数种不明金属。由于其不规则的形状和超标的重量，很难投入到实际作战中，更不可能批量生产。】

这件装备的备注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不是每次打赌都会诞生某种惊世发明的（比如电影、凝胶等），在大多数情况下，诞生的都是些令人蛋疼的东西……

除去以上这些之外，小叹身上穿着的护具，也从“枯萎之铠、鹿皮靴和狼鬃护腿”，换成了“米萨格利亚斯”四件套。

这四件防具，可是小叹花去两万多点技巧值在惊吓盒子里买的，其中胸甲的品质是完美，另外三件是精良，而且还

有套装效果……

【名称：米萨格利亚斯套装】

【类型：防具】

【品质：完美】

【防御力：较强】

【属性：折射、缓冲】

【特效：继承四件米萨格利亚斯的全部特效】

【装备条件：通用专精A，侦查专精B，格斗专精B】

【备注：集轻快、坚实、舒适、可靠于一身的半金属半皮革制铠甲。精致的手工和考究的设计、选材，使其从众多同类铠甲中脱颖而出。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其昂贵的价格。】

虽说是比起传说级的“阿泰尔套装”或“蝙蝠侠套装”来略逊一筹，但这套装束的特效仍是很强大的。

十五秒左右的墙面行走能力（米萨格利亚斯护胫）、略微提升手臂力量（米萨格利亚斯护手）、减缓所有移动型动作的体能值消耗（米萨格利亚斯胸甲）和延长滞空时间（米萨格利亚斯肩甲）这四项，都是对小叹来说很有用的特效。

以上，便是小叹的角色数据及其相关说明了。

看到这里，各位对王叹之目前的战力，应该已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

另外，此处还得说件事，其实在S1的比赛过后，小叹也成了知名玩家。当然了，他还没有出名到觉哥那种人尽皆知的地步，和那些大工作室的明星玩家相比，也还有些差距。不过……其知名度和人气并不算低。

要说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其一，他好歹也是打进第一季巅峰争霸五十强的实力选手，在晋级过程中还淘汰了【龙傲旻】和【七杀】这两位刀锋的一线高手，会引起一定

的关注也是很正常的。其二，长得帅、气质也不错……

所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王叹之都该被划分到“顶尖玩家”这个行列里去。

既然是顶尖玩家，那封不觉、七杀、黎若雨等人能做到的事情，他自然也能做到……

……

“说什么想试我的器量……”小叹看着剑拔弩张的伊达，面带苦笑地吐槽道，“就是要跟我过两招吧……”

“怎么？”伊达喝道，“连与人拔剑相向都不敢么？那你还参加什么武斗会！”

“过招倒不是不行啦……”小叹的语调还是比较平和，和伊达的大嗓门儿形成鲜明的反差，“就是……我想先问一下，你和那位‘蛟’将军相比，哪个比较强一点？”

“什么？”伊达闻言一愣，随即大笑，“哈哈哈哈……”笑了一阵，他又突然怒喝起来，“别开玩笑了！竟把我和那种杂鱼相提并论！信不信本少爷砍了你？”

“好吧，我明白了。”小叹虚着眼，点点头，然后又道，“那我有话就明说了吧……”这一瞬，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杀意，“你，太强了……”他顿了一下，“以我的能力而言，是无法和你这么强的家伙‘过招’的。”

“哼……”伊达冷笑，“坦白地承认了自己的弱小吗？也罢……人贵有自知之明。你走吧，本少爷饶你一命。”说着，他就收剑转身，准备离去。

“我还没说完呢。”不料，小叹的话仍在继续。

“哪尼？”伊达政宗猛然回头，瞪着独眼疑道。

“我没法儿和你‘过招’，是因为……”小叹语气微变，“对上你这个级别的对手，我所能使用的……全都是‘必杀’的手段。”

第739章 无双武斗会（九）

“你说什么？”伊达的神态活像个恶霸，他提剑而上，“你小子……”

“总之……”小叹丝毫不为对方的威势所动，用十分认真的表情接道，“我给你两条路选……其一，你要是死而无怨的话，我就跟你打。待我把你杀掉之后，你得保证你身后那些手下会放我们过去。其二，你现在就让我们过去，这样大家都相安无事……”

“混蛋！”伊达大喝着打断了小叹的话语，“竟敢看不起我！”

伊达心高气傲、野心勃勃，在见到远吕智之前，他自视可以与其他任何一位战国雄主一较高下。这样一个人，又岂容得王叹之这个来路不明的人物在自己面前叫嚣。

“小的们，都给我听着！”下一秒，伊达便回过头，对着桥上的一众魔兵高声令道，“本少爷现在就要去砍了那个小子，假如最后是我败了，你们全都不得妄动，直接让他们三个过桥！”

说罢，伊达又再次看向小叹：“好了，现在……受死吧！混账小子。”

话音未落，身形已动。

霎时间……

铮铮金鸣，砰砰爆响，灌入耳中。

锋光剑影，炫目火花，映入眼帘。

有道是剑起寒芒，枪出火焚。

伊达政宗枪剑齐出，攻势骤起。

“好快……”这是王叹之看到对方移动后的第一反应。

无双武将的战斗方式和蛟那种大众脸显然是不同的，他们每一个都有独特的武器和招式（极少数角色有部分招式重复的现象），在发动攻击时的威力和变化，也都远胜于大众脸。

再加上……这个剧本中，投靠远吕智的人可以得到魔王之力的加成，使实力大幅提升……因此，眼前的伊达，比起同是无双武将的赵云来……至少要强上两倍，搁在其他的剧本里，应该已算是BOSS级的人物了。

“但……还不够快。”小叹开启【鹰眼视界】后，可预敌先机，只要对方的速度并非领先自己太多，他就能与之周旋。

先前遇到蛟时，他有些准备不足，他也没想到一个大众脸会那么强，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开启技能。但眼下……他已是聚精会神，全力应敌的状态。纵是面对无双魔将，也能一战。

乒乒乒乒……

“嗯？”一阵金铁交加之声，宣告了伊达的枪弹被某种金属物体给格挡了，他顿时一怔，“有两下子……竟能用袖剑挡开子弹……”

“哼……”另一边，小叹则在心中冷哼，“这种程度的枪术……”

在面对使枪的对手时，小叹还是颇有心得的。当然了……这肯定离不开小灵的“亲切指导”。在无数次枪火的蹂躏下，小叹早已练就了一身应对射击系对手的过硬本领。管你是什么火力、什么距离、什么枪法……只要是子弹我就防给你看。

“很好……正是这样才有打败的意义！”此刻，伊达的斗志燃烧了起来，取代了先前那单纯的怒意，他的招式也变得更加犀利和有效，“成为我这‘大霸狩’之下的亡魂吧！”

一声喝罢，身影错动。

伊达看似张狂霸道，实则粗中有细，稍稍冷静下来的他，瞬间洞悉了小叹的闪避身法，弹指间，凶招已至！

枪绽弹幕，剑随弹走，直取王叹之左肩。

“仅仅十秒左右的交锋，就已看穿了我的闪避规律……”小叹心中虽是惊异，但也并非毫无办法。这一瞬，他即刻使出【天地逆转神诀】，利用调转的引力，做出了一个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的动作。

“浮空跳是么……”伊达误解了小叹所用的手段，不过这不影响他的下一步行动，“哼！本少爷早就料到了！”

说时迟那时快，伊达乘势挑剑上劈，同时，他的另一手也举枪连打。

“我也早就料到你会跟这么一手了……”小叹轻声念道，并在半空取出了【钛合金金华火腿】，扛在了身前。

哐——乒乒乒乒……

剑锋和子弹全都击在了盾牌之上，并未对小叹造成任何损伤。

“什……什么！”伊达见状惊道，“从哪里拿出来的……”

就在他惊魂未定之际，小叹已将重力再次反转，并借助着盾牌的重量，从侧上方坠击而下。

“可恶……”伊达渐陷颓势，眼看要糟，无奈之下，他开启了无双乱舞。

呼！

瞬时……异鸣起，白光现。

伊达周身立刻爆发出了强烈的斗气，其双手也在半秒之间变成了双持火枪的状态。

但见，他的双臂呈水平姿态左右交错扫动，手中双枪火

光连喷……其眼前扇形范围，俨然已陷弹网之中。

若说《无双》系列的这些武将们最为标志性的特技是什么，那无疑就是“无双乱舞”了。一定时间内的无敌特效、硬性解除控制的能力、以及强大的破坏力……可谓“进可逆守为攻，退可杀出重围”。

然而……

“好……开了就好。”身在半空的小叹，反倒是露出了轻松的神色。

就算对《无双》系列的游戏没有过于深入的了解，像“无双乱舞”这种基本设定，小叹还是知道的。这种需要消耗“无双槽”的必杀技，在使用完毕后，就得等无双槽重新蓄满才能再开（无双觉醒状态除外）。

而小叹……等待的也正是伊达政宗将无双乱舞用去的刹那。

作为一名无双系列中的角色，此时的伊达，已失去了他最强有力的一项“硬解”能力，这一点……是十分致命的。玩过修罗（或其他最高级别）难度的人都明白，在无双值未满的情况下杀入敌阵，简直就如同光着膀子跑到雪地里玩耍一样危险……

“他要做什么……”这一秒，已退至远处的剑君，似是看出了什么端倪，登时眼神一变。

“枉义士……比我们想象中要厉害啊……”他身旁的赵云也是神色渐凝，身为无双武将，他比剑君更清楚……眼前的战局已到了关键时刻，“伊达……怕是凶多吉少了。”

二人说话间……远处的小叹已然收盾起势，在半空纵跃翻飞，逃到了对方正上方的攻击盲区中。

在伊达政宗的无双乱舞停下的那一刻……那空中暗杀者，终于露出了獠牙。

第740章 无双武斗会（十）

“蠢货！”伊达看着从天而降的小叹，高声喝道，“跑到天上去找死吗！”

他说得也有道理，像小叹这种无法在空中做横向移动的角色，跃到半空后，等于是让自己陷入了无力躲闪的境地。而伊达……是绝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

砰砰砰……

一时间，连绵的火枪声再次响起，瞄准的正是处于下落之势的小叹。

而王叹之也是早有准备，他再度取出了【钛合金金华火腿】，利用悬空时的优势，将身体垂直于盾牌后方。这样……这块盾牌形状不规则及重量过重的弱点就不存在了，它不但能防下所有的枪火攻击，还能为小叹的下坠攻击提速。

“切……又拿出来了吗……那奇怪的盾牌。”伊达见状，啐道，“净耍些小聪明……”说话之间，他已心生对策，当即冷笑，“哼……但攻击本身还是单纯到可笑啊！”

话音落时，其身形丕动，一次迅如闪电的缩地，使其来到了小叹下坠点的侧后方。

“就让本少爷来告诉你……战斗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伊达看准对手即将坠地的时机，做出了这次高速移动，此时，他扬起的剑锋，正好斩向小叹那并无盾牌保护的死角。

然……

“没错……”这一瞬，小叹的眼中，杀意陡现，“战斗……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下一秒，剑锋斩去，金铁交加之声传来。

“什么！”伊达惊愕地发现，自己的剑“穿”过了对手的身体，砍在了盾牌的内侧。

“中计了！”几乎在半秒之内，错愕的伊达已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是幻影！”

他猜得没错，他砍中的……是【风住尘香花已尽】所制造的残影；真正的王叹之，在剑锋挥来的同时，已松开了手中的盾牌，并发动了技能。

下坠中的盾牌，只是障眼法；而看似单纯的、极易预判的攻击方式，则是引独眼龙上钩的陷阱。

杀机……就在伊达出手后、那自以为得手的刹那。在这短暂的瞬间，失去体势、毫无防备、且无双槽未满的他，仅有的防御手段……就是身上的铠甲了。

在【阿萨辛之锋】的面前，那种防御……不值一提。

“结束了……”正在观战的剑君十二恨和赵云，心中都已下了断言。

就连伊达本人，都觉自己大限将至。

但……他命不该绝。

“喝！”

一声低喝，破空而来。

魔音入耳，三魂震颤。

与喝声一同到来的，还有一串巨大的念珠。

只见那串红黑相间的巨型珠子如疾风般横飞而来，拦腰击向了正欲刺出袖剑的王叹之。

小叹机警过人，并未因眼前那唾手可得的人头而失去冷静。在那生死一线的瞬间，他及时洞悉了凶险，收势拧身，旋臂格挡……堪堪顶住了那串念珠的偷袭。

“切……”这回，是小叹啐了一声，因为这次攻击，让他吃

了不小的亏。

那念珠上魔气沛然，虽然其本身所造成回旋冲击之力不是很强，但在魔气加持之下，便成了庞然怪力。

小叹用的毕竟是短兵器，格挡时，大部分的力道都会迅速传导到他的手臂上。那一挡之下，他的生存值掉了14%，而且半边身子都被震麻了。

“小兄弟！当心！”见小叹被那力道打得横飞出去，周身已是破绽百出，剑君当即就箭步而上，欲施援手。反正是对方先有人插手的，他这时上去帮忙，也无可厚非。

好在……伊达这人生性狂傲，不太会在战斗中做那些卑鄙行为，他并没有乘机去追击小叹，而是站在原地，转头看向了那念珠飞来的方向。

数秒后，小叹倏然落地，剑君和赵云先后赶来，护在了他的身前。

而那串念珠，已然飞了回去，被重新纳入了其主人的手中。

“你这家伙……谁让你多管闲事了？”伊达看着对方，没好气地质问道。

小叹他们三人，也一同朝那人望去。

那是一个身形魁伟，高若铁塔般的壮汉。他的上身只配备了肩铠和护手，露出了如雕塑般健硕的胸肌和腹肌；他的脖子上挂了一串黑色的小（相对而言）念珠，手上则持着那串颗颗珠子都大如人头的巨型念珠；他的下身穿着宽大的黑色裤靴，外裹一条淡黄色袈裟裙。

外貌方面……他是个光头，额前印有四个黑色的菱形符文，头顶还长了两大两小四个红色的犄角；他的面相十分凶厉，脸部蜡黄，看上去五六十岁年纪，白眉白须，须如钢鬃，散至喉前；他的双手，已不是人手，而是一对红色的利爪，其表面覆盖着甲壳般的皮肤。

“伊达……不要不识抬举。”那人从荒原上缓步行来，边走边道，“若不是本座出手，此刻你已是个死人了。”他说话的声音若雷霆一般，语气中亦透出威严之势。

“平清盛……”赵云神色凝重地望着来者，口中喃喃念出了对方的名号。

“好像来了个很厉害的家伙啊……”小叹接了一句。

“他是醉心于远吕智力量的怪僧……肉体已经妖魔化了。”赵云接道，“不过……他的实力确实很强，不但力大无穷、魔气强横，而且老谋深算、军略过人……比起妲己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对话之际，平清盛已经行到伊达面前：“独眼龙啊，守卫的工作也很重要，你若因为一时意气而失了性命，会让远吕智大人感到困扰的。”

“哼……”除了远吕智外，伊达谁都不服，纵然平清盛是他的上司，他也一样敢呛声，“少啰唆！本少爷做事自有分寸，不需要你来教训我。”

平清盛闻言，瞥了伊达一眼，没有再去理他。

片刻后，他走到桥头，转过脸看向小叹他们三人道：“一心问剑的剑者，翱翔于战场的青龙，以及……深藏不露的暗杀者。”他顿了一下，用一种神秘莫测的口吻接道，“你们想去参加武斗会是吗？那就随本座同行吧……”

第741章 无双武斗会（十一）

待王叹之捡回了【钛合金金华火腿】后，他与剑君、赵云三人，便跟着平清盛一同过桥了。

伊达虽是显得有些不快，但也没有再加阻拦，毕竟那怪僧是他的上司，而且……他也已经见识过小叹的实力了。

就这样，该剧本中的六名玩家，已有四名，成功进入了古志城下的结界中，算是迈过了武斗会的门槛。还有一人，即【悲灵笑骨】，已然阵亡。

剩下最后一个还在外面漂着的……就是封不觉了。

……

十五分钟后，仍是在这座古志城正门的铁索桥前，又有一丛人影，浩浩荡荡而来。

“嗯？”伊达遥望前方，口中念道，“又来了一批吗？”

他口中的这“一批”，足有十余人，来自各个时空的强者都有。

拳皇世界的有五人……

其中四人分别为：“息吹之岚”高尼茨、“命运之炎”克里斯、“狂稻雷光”夏尔米以及“干枯大地”七枷社。这四位，皆是能够通过自身意志操控自然现象的强者，被称为“大蛇四天王”，即“大蛇八杰集”中较强的四人。

还有一人，则是卢卡尔·伯恩斯坦。他是KOF系列登场次数最多的BOSS，职业设定为黑市军火商人，同时也是天才格斗家。他拥有天才的格斗意识和格斗智慧，可将对手的格斗奥义吸取，并瞬间领悟，化为己用。作为该系列的元老BOSS……他无疑是玩家们在街机厅时代的最初梦魇。

然后，是来自无双世界的武将四人……

他们分别为："古之恶来"典韦，"东吴斗将"甘宁，"万人敌"张飞，以及"鬼之平八"本多忠胜。他们是分别来自无双四大势力的超级猛将，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偶像派，武力上来说……也是越丑的越狠，像赵子龙那种帅哥和他们哥儿几个肛正面肯定是没什么胜算的。

接着，还有来自霹雳宇宙的两人……

一位，是享有"一骑当千"之称的东瀛无敌神话，"军神"源武藏；而跟在源武藏身旁的，乃是有着"东瀛第一美少年"之称，容貌姣好胜过女子的莫召奴。莫召奴的出现，可谓拉高了他们这队人马的"平均颜值"，还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凸显了旁边那四位无双猛将的凶恶程度。

最后，在这群人之中……还混着一个奇怪的家伙，他身着一袭紫色长西装，脸上戴着一个【笑面】，双手插袋，不动声色地行在队伍中间。

"切……让道让道。"待那帮人靠近后，伊达扫了他们一眼，便下令身后的士兵们放行了。

那十几人也没有和伊达讲话，只是默默地过桥。

伊达看着眼前的人陆续走过，本来也没什么反应，但忽然……他看到了人群中的封不觉。

"桥豆麻袋！"伊达当即高声爆了句日语，伸手指着觉哥道，"你给我站住！"

封不觉闻言，身形一滞，转头应道："你是在叫我吗？"

"废话！当然是叫你了。"伊达径直朝觉哥走去，并在其面前一米处停下，"你是谁啊？"

"哈？"封不觉回道，"连我你都不认识啦？"他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领确是一绝，"我是魏延啊！"

"嗯？原来你是魏延？"人群中的张飞听到这句，还回过头

来看了他一眼。

“我说……大叔……”走在前方的克里斯捂脸摇头，对翼德叔念叨了一句，“您能别添乱了么……”

“你当本少爷是白痴么？”伊达也不是好糊弄的，他立刻对着觉哥喝道，“我又不是没见过魏延，你全身上下除了戴面具这点以外，和魏延有半点相似么？而且你戴的面具和他的完全不一样啊！”

“啊……其实是这样的。”封不觉很平静地回道，“前一阵子啊……主公吐槽我的发型像黑人说唱歌手、穿着像兽人露底狂、体态像COS猩球崛起、招式像忍者神龟、说话像自闭症患者……我心想，自己怎么着都是个将军，有字有号的，就算不会吟诗作文，认识的字儿也不少，那就算是半个文化人了吧……老是以那种形象示人，确实不太好。于是，我就去理了个发，换了身衣服，治好了罗圈儿腿，跟军师学了半个月RAP，顺带减了个肥。”他顿了一下，指了指自己的脸，“以前那个面具和现在的造型不太搭了，所以我就买了个新的。”

“骗谁呢！”伊达都惊了，他还是头回见到有人能如此气定神闲、长篇大论地说谎，“你到底是谁？”

“唉……疯兄，我看还是算了吧。”走在一行人最后方的莫召奴接道，“我早就说过，行不通的……”

“疯兄？”伊达闻声，狐疑地看向了觉哥。

“什么疯兄？”封不觉继续装傻，“请叫我魏将军，或者文长。”

“你小子……”伊达头上青筋暴起，双拳紧握，“是故意想耍我么……”先前与小叹一战，他就已经积压了不少火气，这会儿被封不觉一瓢滚油浇上来，自然又燃烧了起来，“快说！你到底是谁？要不然本少爷现在就砍了你！”

“好吧好吧……”封不觉眼看“蒙混过关”之计失败，便启动了“B计划”。

这个计划呢……简略点说是“B计划”，完整点说，就是“装B计划”。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问了！”觉哥说着，向后大跳一步，挺直腰板，摆好姿势，念道，“我就大发慈悲地回答你！”

“我们可以先走吗……”走在最前方的高尼茨头都没回，就已经知道觉哥要干嘛了，所以他只是闭着眼睛，沉声问道。

“唉……”源武藏长叹一声，“罢了……反正已经听过一遍了，再听一遍也无妨……”他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反正我们已经受过一次精神污染了，再来一次也不会掉san值了。

“让你报个名字而已……你究竟想说什么……”伊达也觉得情况不对，看觉哥那架势，仿佛是要来一段儿评书的样子……

“听好了……我乃是！”封不觉摘下面具，口若悬河，激流急泻，“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

他才开了个头，就把在场的所有魔兵魔将都给镇住了，很显然，远吕智麾下的这些家伙，全都没看过《沙家浜》。

“有道是……笑望沧溟千军破，策定乾坤算因果。无觉无惧轻生死，非鬼非神似疯魔……”觉哥的叙述还远远没完，“三界之内，六道之中，威名赫赫，妇孺皆知……”

“你是……疯不觉？”

万万没想到，觉哥的贯口才开了个头，伊达就打断了他，并用一种蛋疼的神色、试探的语气，问了这个问题。

“诶？”觉哥也是愣了一下，“原来你认识我啊？”

“呼……”伊达长出了一口气，“还真是你啊……”他朝天翻了翻白眼，“我以前没见过你，但……我曾在远吕智的口中……听说过你的名字、诗号、和一些事迹……”

“什么？”封不觉奇道，“我都这么有名了啊？”

“这就是所谓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吧……”

“果然是恶名远扬，妇孺皆知啊……”

“话说……我们为什么会答应帮这家伙混入武斗会的？”

“不知道……但总觉得和这种人成为敌人会很糟糕……呃……想想就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伊达还没回答觉哥的问题，他周围的那帮“同伴”却已做了这样的一番交流……于是，连那些在桥头打酱油的魔兵们都纷纷向觉哥投来了鄙视、厌恶的目光。

“总之……”伊达的表情变得很奇怪，他退后了半步，才道，“既然你是疯不觉，那……你就进去吧……”他还是个挺实诚的人，不忘补上一句，“我可不想和你交手……”

作为一个可以被魔王无限复活的、连死都不怕的人，他却不愿意和觉哥有过多的瓜葛，可见……疯不觉在多元宇宙中的名声……确实很有问题。

“哦，那好吧。”而觉哥本人却是对身旁所有人的反应都不以为意，只是耸耸肩，接道，“早知道我在这儿也那么有名，我就不用装成别人了，亏我还谋划了那种足以乱真的伪装。”

“乱个毛线的真啊！谁会上当啊！”伊达很想这样吼上一句，但他还是忍住了，比起和觉哥扯上关系……他觉得，还是压制住吐槽的欲望比较理智。

……

同一时刻，古志城下，武斗会擂台处。

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一个宽阔的擂台上上演着。

其实……远吕智所举办的这次“无双武斗会”，早在几天之前就已经开打了。

擂台只有一个，没有所谓“预赛、复赛、决赛”之分。比赛的形式很简单，每一场，由“报场雕像”随机通报两个名字，然后被叫到的人就上台一战，战斗没有时间限制，战至一方死

亡、认输或失去战斗能力便会结束。分出胜负后，胜利者可以下台休息，等待下一次被叫到名字；而失败者，不会再被叫到，不过他们仍可留在此地观战。

以此类推……直到剩下最后十人时，远吕智便会亲自驾临，然后来一场1V10的大决战。

至于报场雕像通报名字的原则、规律等等……没有人知道；那个狮子头铜雕的功能就是在每场战斗过后，宣读一下结果，随后就会报出下一场的对战者，并宣布开始。

在这场大会中，每一个通过桥梁、来到擂台旁的人，都至少会被叫到一次。如果自觉实力不济，迟早会被淘汰的，可以在被叫到时直接认输。

当然了，大多数来到这个会场的人，都不会那样做的。作为各自时空中的顶尖强者，哪个没有几分傲气？虽然大家的最终目的都是打败远吕智，但孰强孰弱，不试一下……怎会知晓？

在这个时空里，角色的强弱本就是很难讲的，按理说，像【蛟】那样的大众脸魔将，怎么可能是剑君十二恨的对手？霹雳世界随便来个三流龙套都能秒了蛟才对。然而……在这里，一些不起眼的龙套，却很可能和那些人气角色不相上下。

所以说……与会的强者们，多半是抱着“切磋，论武”的心态来的。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能不能留到最后……每一场战斗的胜负，都是未知数。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抱着上述这种心态来参赛的。人群中，也有许多心高气傲、唯我独尊的人物……他们在自己的宇宙里，就担当着和远吕智差不多的角色。这帮家伙可不管什么时空错乱、生灵涂炭……他们之中，有些是看不惯远吕智的嚣张行径，准备过来教魔王做人的；还有些是单纯的嗜血嗜战，为战而生，为战而来；另有一些是只顾追求自身修为境界的武痴，世界变成怎样都好，他们只想着找高手来

试自己的器量……

简而言之，这场武斗会……正如魔王所预期的那样，很有看头。

“那个就是武斗会的擂台了吧？”来到擂台外数百米的范围时，小叹指着远处的高台问了一句。

“没错。”走在小叹、剑君和赵云前方的平清盛回道，“此乃本座亲手打造之……无双演武台。”

他口中这“无双演武台”所处的平面略高于无双原的地面，整体呈正圆形，半径达到两百米。擂台本身的材质和荒原上的石头并无区别，不过每场战斗打完，擂台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自动复原，那些打斗所造成痕迹都会被填平。另外，整个擂台都被一个球形的结界包裹着，结界的下半部分像个埋在地下的碗，上半部分则像是罩住擂台的穹顶。这个结界比古志城周边的火河结界更为强大，无论是物理还是精神上的干扰（一定强度以下）都无法穿透。它既保证了擂台下的人不能暗中干涉上面的胜负，也较为有效地防止了下面的人被台上的打斗者误伤。

“好了，三位，我就送到这儿吧。”过了几秒后，平清盛又道，“再往前，人就比较多了，让别人看到你们和本座走在一起，怕是会引起误会。”

“身正不怕影斜。”剑君沉声回道，“不过是与你同行而已，我三人问心无愧，不怕被误会成远吕智的爪牙。”

“呵呵……”平清盛用他那宛若闷雷般的嗓音低声一笑，“好吧，那就当是本座多心了，再会！”言毕，其整个人便化作一道庞然魔气，直窜天际，奔着天涡中的古志城去了。

“那么……”待平清盛远去后，小叹看向了擂台的方向，念道，“……咱这就去擂台边上瞅瞅？”

“嗯。”赵云点头应道，“我已经看到几位熟悉的大人了，正想过去拜会一下。”

“我也见到了几位前辈，要过去打声招呼。”剑君道。

“哦……那我就……自己找个位置随便看看呗？”小叹接道。

三人又寒暄了几句，便各自朝着一个方向去了。

演武台周边数百米的范围内，都有“观众”，或者说……参赛者。这些人大部分都目力极佳，他们可不需要像咱们看露天演唱会那样围在台边人挤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三五成群、比较松散地站在荒原上，从远处观看台上的战斗。只有少部分人立在台边，隐隐围出了一圈不算紧密的人墙。

“嗯……雨姐果然已经进来了吗……”很快，小叹就在观众中发现了黎若雨的身影。

几乎在同一秒，黎若雨好似是感受到了别人的注视一般，倏然转头，朝小叹投去了一道冰冷的目光。

“呃……”小叹被瞪得一个哆嗦，“怎么发现我的呀……直觉吗……好可怕……”

他不知道，可怕的事情这才刚刚开始而已……

“嘿，枉叹之。”忽然，有人从后面叫了小叹一声，并拍上了他的肩膀。

“啊！”小叹还未从若雨那杀手般的凝视中回过神来，就被人毫无征兆地一拍，吓得都炸毛了，“什么？干嘛？谁？”他一边语无伦次地问着问题，一边已甩脱了对方的手，猛然转身疾退。

“呵呵……别紧张，是我。”七杀看着小叹的反应，只觉好笑，“你怎么了？弄得像惊弓之鸟一样？”

“哦……是你啊……”小叹松了口气，但半秒后他又把那口气提了起来，“不对啊！是你我才应该紧张吧！你想干什么？还没上台就准备跟我动手吗？”

七杀摇头笑着：“说什么呢？我要是想在台下干掉你，趁

你刚才走神的时候直接偷袭就是了，何必跟你打招呼？”

“嗯……”由于对方说得很有道理，小叹无言以对。

“放心吧。”七杀用很直率的语气说道，“武斗会有规定——不许在台下打斗，违者会被取消资格并赶出去的。”他伸手指了指天上，“此处毕竟是古志城下，成千上万的魔兵魔将就在我们的头顶上，随时都可以从天而降。周围那帮神一样的家伙都不敢私斗，我怎么敢在台下动手？”

“哦……”这回，小叹是真松了一口气，“诶？对了，不许私斗的规则你是从哪里知道的啊？”

“规则就在那边的石碑上。”七杀说着，便抬手指了指擂台边缘之外，大约五十米处的一块巨石，“走吧，我陪你过去看看，顺便……我也想跟你聊聊。”

第742章 无双武斗会（十二）

“演武结束。”

封不觉来到武斗会现场时，擂台上恰好有一场战斗战罢，但闻擂台旁的铜狮子雕像用一种兽吼般的语调宣道……

“胜者，柳生剑影。败者，真田幸村。”

这是一场以认输而告终的比武，真田因久攻不下，自知实力不及柳生，故而选择了放弃。

“柳生前辈修为卓绝，真田佩服。”在结果被宣告后，真田上前半步，向柳生作了一揖。

“嗯……”柳生剑影闭着双目，背着双手，缓缓转过身去，“承让了，真田君。”他自己走下台的时候，言语上也不忘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不过……说句实话，柳生这也是瞎客气……在场的强手全都看得出来，真田的实力根本无法与柳生相提并论。虽然舞起炎枪素戋鸣的真田勇猛过人，但其境界终究还停留在手持兵器、有招有形的层面。比起“剑圣”那招随心生、不滞于形、万剑归宗的境界，相去甚远……

“下一场……”待那两人各自走下演武台后，报场雕像便接着宣读道，“由……黑铁阵介，对……橘右京。”

话音落地，两道身影便各自从人群中行出……

率先踏上擂台之人，着一袭浅色剑道和服，外披一件黑色斗篷，腰佩武士刀。

他身材高大、面容冷峻，一头金得发白的长发垂到颈后；其举手投足之间，皆透出霸者风范，仅仅是一道目光，也足以让对手窒息。

他，就是黑铁阵介，似一尊不倒的金刚。在他的宇宙中，他是拥有“千人斩”之名的最强剑客，即使在患上不治之症、命不久矣的情况下，他也未尝一败。

而在其后缓步走上擂台之人……上着白色和服，下穿蓝色带褶纨裤（类似长裙，汉服的一种款式，魏晋时期传入日本），同样腰佩一把武士刀。

他身形消瘦、相貌俊俏，一头蓝色长发披散在肩。其神情显得温柔、祥和、却又透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质……

他，是橘右京，好似一朵冰雕的玫瑰。在他的宇宙中，他是体弱多病的天才剑客，纵是肺病缠身、大限将至，他依旧仗剑独行，为了一生挚爱，去寻摘那生长于魔界深处的究极之花。

“我勒个去……”望着先后走上演武台的二人，站在台下的封不觉不禁吐槽道，“居然把这俩老病鬼凑一块儿了……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对这场“戏”有兴趣的人，自然不止是觉哥一个……此刻，剑君十二恨、风之痕、柳生剑影等等，在场所有的剑者，都已感受到了台上那二人身上的剑意。

可以说，一场无声无息、无影无形的战斗……已然打响。

“似雨。”此时，观战者之中，一个一贯喜欢保持沉默的人……开口了，“你认为，此战当如何？”

问这个问题的人，是风之痕，他的口气，像是老师在考学生。

“胜负不出三招，生死不过一息。”若雨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应了对方的提问。

“嗯……”风之痕闻言，沉吟一声。

他的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他也没有对若雨的话做

出任何评价，但若雨可以感觉到……“风老师”对这个答案很满意。

就在他们对话之际，演武台上的二人，已逐渐靠近了对手，在走到一个十分微妙的距离时，两人同时停住了脚步。

“无宝流，黑铁阵介。”黑铁阵介昂然而立，望着比自己略微矮上几分的橘右京道。

“神梦想一刀流，橘右京。”橘右京用平静的神色，迎上了对手那魄力十足的眼神，淡然回道。

两人自报家门后，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丝毫没有被我的气势所影响，沉静如水，可怕的家伙……”数秒后，黑铁阵介在心中道出了这样一句话。

“全身上下无懈可击，宛如剑鬼……身为一名剑者，能与这样的人交手，此生所幸也。”橘右京，也在心中给了对手极高的评价。

啪——啪——

两人的手，几乎在同一瞬，握向了剑柄。

“我，曾经死过一次。”出手之前，黑铁阵介打破了沉默。

“我，也曾经死过一次。”橘右京接道。

“我并未死在剑下。”

“我也并非死于剑下。”

“可悲。”

“可叹。”

“在这个异空间里，我得到了第二次机会。”

“这个时空，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我要击败远吕智，用我的剑……再拓无双之道，君临天下。”

“我要击败远吕智，修正时空，回到挚爱的身旁。”

“逆我者……亡。”

“挡我者……死。”

他们的话，到这里就说完了。

从这一秒起，他们都已不再是“人”，而是剑的化身。

剑吟，就是他们语言；剑法，就是他们的智慧；剑意，就是他们的意志。

叱嘤——

交叠在一起的抽刃出鞘之声，宣告了战斗的开始。

橘右京乃居合（一种瞬间拔刀斩杀敌人的技巧）高手，拔剑的刹那，极招即出。

但见其身形一动，一招【梦想残光霞】已瞬然斩出。

而另一边……黑铁阵介拔剑后，却是岿然不动。“天下无双”之剑者，面对眼前那神乎其技的居合术，神色一凛！

【脱力】、【虎穿】，一瞬二式，后发先至。

乒——

双剑交斩风沙扬，双影相错血雾起。

胜负，生死，就在这三招、一息之中……有了结果。

片刻后，微风拂过，杀气散去。

橘右京的左肺处，涌出了鲜血，因为那里，已多了一个窟窿。

黑铁阵介的胸前，也喷洒出了鲜血，因为那里，已多了一道斩痕。

两名剑者，同时倒下。

“演武结束。”铜狮子像的声音响起，“败者，黑铁阵介，橘右京。”

这几天来，在擂台上打到两败俱伤、乃至同归于尽的人并不多，但还是有的……

很遗憾……这场武斗会，没有“平手”一说，如果打到最后，双双失去意识，那就一并判负。

“下一场……”这次，雕像还未等那两人离开擂台，就直接宣道，“由……狂龙一声笑，对……疯不觉。”

第743章 无双武斗会（十三）

话分两头……

演武台上恶战在即，古志城中亦是暗流汹涌。

但说那平清盛化作魔气返回魔城，刚入城门，便遇上了死对头。

“那边的大叔。”一个柔媚的女声，忽从平清盛的侧后方响起，“最近……你好像很忙啊。”

平清盛无需回头，便知说话者是谁，所以他只是低声冷笑：“哼……你在监视我吗？妲己。”

“呵……”妲己妩媚一笑，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上前来，绕到了怪僧的正面，“我对你这出家人可没兴趣，要监视的话……我情愿去监视周瑜或者浅井长政那样的帅哥。”

这《无双OROCHI》系列中的妲己，乃是一妖狐所化。她头戴华丽的月冠头饰，一头紫发编成数条长辫、分垂两肩与颈后；其容貌娇艳欲滴，青春永驻，还有两只尖尖的狐狸耳朵从发丝中探出；她的身上穿着一套束体小衣，凹凸有致的身材让人尽收眼底，双腿则是挺前卫地穿了细丝网袜，手臂和腰际都缠有轻纱长绫。其脚上无靴，一对狸足直接外露。

“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平清盛可不会被妲己牵着鼻子走，他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对方扯开话题的意图。

“平清盛，你又何必明知故问呢？”妲己闻言，神情骤冷，刚才还宛如少女撒娇般的声音和口吻，即刻变成了女王音。

“既然大家都是明白人……”平清盛缓缓转头，逼视着妲己的双眼，言道，“那本座不妨直言……”他抬起一手，掌中魔气翻腾，“你派来监视我的人，已被本座‘处理’掉了……以后你若还想派细作来监视我，最好还是找个精明点的……”

“既然大家都是明白人……”妲己学着对方的口吻，毫不示弱地回道，“那你不如自己告诉我吧……你到底在谋划些什么呢？”

“本座要做什么，无需向你汇报。”平清盛这答复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解读——没门儿。

“哼……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吧。”妲己道，“啊～”她又恢复了那柔媚、慵懒的语调，“要不要去告诉远吕智大人呢。”

“你觉得远吕智大人会在乎吗？”平清盛接道，“如果你真这样认为，那我只能说……你这自诩‘心腹军师’的女人，也不过如此了。”

妲己闻言，怒火陡升，杀气毕露：“臭和尚……最好别让我抓到你企图背叛远吕智大人的把柄……”她说这话时，已是咬牙切齿。

“背叛……”平清盛将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你不觉得……向远吕智提出‘武斗会’这种建议的你，才更像是个心怀叵测的叛徒吗？”他阴沉地念道，“虽然本座也相信，远吕智大王不会输给任何人，但你这项自找麻烦和威胁的提议，究竟居心何在呢？”

“呵……”妲己冷笑一声，“跟你说了也是白说……”说着，她转过身去，在临走前，才道出了自己在此等候的真意，“总之，你不在城里的时候，远吕智大人说有事要召见你……跟我走一趟吧。”

……

“有没有搞错……”

再观武斗会的现场……封不觉在听到报场雕像的宣读后，可谓郁闷无比。

“老子才刚来，屁股还没坐热呢……就报我的名字了？”他这话说得没挑儿，因为他真的是坐在地上的。

觉哥坐下的理由很简单，与悲灵战斗后的损伤尚未完全

恢复，坐着能比站着恢复得快些……

“真他喵的……”封不觉扫了眼游戏菜单，沉吟道，“生存值65%，体能值2021，灵力值102……嗯……”他咬咬牙，走向了演武台，“用这种状态和霹雳世界的人斗……不太妙啊……”

“且慢！”这时，忽有一人高喝一声，纵身一跃，上了擂台。

但见那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若重枣，唇若涂脂，凤眼生威，卧蚕似雾。他身穿一领单绿罗团花战袍，系一条狮蛮腰带，穿一双刺麒麟间翡翠云缝锦跟靴，手持青龙偃月刀……

有道是……壮志威风千古在，英雄气概万夫奇。堂堂庙貌人瞻仰，忠勇惟君更有谁？

这位上台的无双豪杰，不是关云长，还是何人？

“诸位……”关羽环视擂台四周，朗声说道，“死者为大，先让我将他们二人带下台去，再……”

“噗咳……”

就在这一秒，突然……趴在台上的黑铁阵介吐了口血，咳嗽了一声，随即用一种不太友善的语气念道：“你说谁死了？”

“唔——啊咳……啊咳……”

两秒后，橘右京也是吐出一口老血，念道：“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

“呃……”关羽都愣了，心道，“原来你们都没死啊……”

关二爷毕竟忠义无双，甭管这两位死没死吧，他上都上来了，那就扶一把呗。于是，关羽单臂一攫，将这两位吐血剑客（他们在自己的宇宙中，只要出场，基本就在咳嗽吐血，但从来都不是因为被人砍，全是痨病的错）分别夹在腋

下，挟下了擂台。

他方才走出十米左右，便有四人围了过来。关羽看了一眼，发现其中有三张熟面孔，而剩下的那位陌生人，是一位打扮怪异的年轻姑娘。

“关将军，小女子略通医术，方便的话，让我来看看他们吧。”花间有模有样地朝关羽作了一揖并言道。

“嗯……”关羽还在犹豫之际……

正义三人组已发话了：“关羽大人，请放心吧，花间大人是十分可靠的伙伴。”

“不错，我的脚伤就是拜恩公所治，其医术可谓枯骨生肉，妙手回春。”

“关羽大人，我帮您把他们放下吧。”

“原来如此……”关羽还是很信任眼前这三位中二青年的，既然他们都说花间值得信赖，那应该没问题。

于是，花间便开始着手治疗那两位已被淘汰的剑者……

她在这个剧本中的策略，想必各位也已看出端倪来了……花间知道，拼正面实力，她这刚到四十级的医疗专精玩家，肯定不是其他人的对手，想要靠打斗进入武斗会的最终名单，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她的计划是“借势”，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获得NPC的帮助，待局面有变，她就能觅得胜机……

“哦……她是想借助NPC的力量和我们对抗吗……”在这段小插曲过后，踏上擂台的封不觉，不禁朝花间那边望了一眼，心道，“很正确的选择……这也是唯一一种有可能让她获胜的策略了，要是我也会这样做的。”

就在觉哥分心思忖之际，他的对手，已从其对面跳上了演武台。

“哈哈哈哈哈哈……”狂龙一声笑刚一现身，便发出了令人

不寒而栗的怪笑，并用蕴含着内劲的嗓音沉声吟道，“试问天下谁为狂？唯吾傲视武林空。一笑翻动江湖浪，狂龙出关堪称王！”

诗号诵罢，身形已定。

狂龙一声笑一头绿发，鬓间长发垂至胸前，脑后的发丝则缠成一条巨鞭，宛似龙尾。他的发际线和赛亚人王子有几分相像，似秃非秃，鼓起的眉骨、脸上的绿色怪纹和下巴上的髯须，都让他显得凶恶邪异。

穿戴方面，他身穿白袍，外披黑衣，衣服上还点缀着许多绿鳞般的色调，其兵器“逆鳞”就背于身后，乃是一条带牙刃的锁链。

“呵呵……诗号不错嘛……”封不觉默默戴上了【笑面】，干笑一声，说道，“担得起一个‘狂’字。”

“哈哈哈……”狂龙又笑了几声，“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对我评头论足？”

“你连我都不认识，还在那儿得意洋洋，笑得跟个人妖店里的欧巴桑一样……”封不觉绝不会在对喷上输给任何人，“……你说你究竟是蠢还是贱啊？小龙龙~”

“嗯？”狂龙的笑意已止，转上眉梢的……是怒意。

“当然了，你我都心知肚明……你不蠢。非但不蠢，还很聪明。”封不觉道，“所以……我那问题的答案便已呼之欲出了。”

“哈！哈哈哈哈……”狂龙又一次笑了，但这次的笑，和先前的意味完全不同，“你好像很了解我？”

“还可以吧。”封不觉应道，“要总结的话就是……你是个姐控，但你姐很不待见你。你的一生都在纠结于这段变态的畸恋，你做的一切其实充满了矛盾；作为一个骨子里极度理智的人，你却选择了疯狂，因为某种程度上的疯狂可以让你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减轻内心的痛苦。于是，你在给自己

制造痛苦和自我满足的双重极端情绪下练就了一身装疯卖傻的本领，并酿成了一个又一个损人不利己的悲剧。”

“疯不觉吗……”听至此处，狂龙一声笑露出了肃然之色，“好，我记住你的名字了。”说话间，他的手，已伸向了身后的“逆鳞”。

“什么叫记住我的名字了？你当自己是弃天帝么？”封不觉用懒洋洋的语气回道，“像你这种货色，本大爷一秒钟能放倒二十五个，你趁现在认个错，顺便再认个输，没准我还能饶你一命。”

“哈！”狂龙狞笑，欺身而上，“小子！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在拖延时间么！”

话音未落，寒芒已至。

封不觉足下轻点，旋身避让。以零时差演算之能，闪过这一招，并不算难。

“故弄玄虚是无用的。”狂龙的下一招，紧随而至，“你若真比我强许多，何须与我说这许多废话！”

铃铃——

锁链颤动之声，带出又一轮攻势。

牙刃旋飞而来，刃势破风乘浪，呈弧形将觉哥周身大半的范围掩杀其中。

“切……这样嘲讽他也没失去理智……”封不觉一边跃起，一边轻声嘀咕道，“果然……装疯之人，其实才是最清醒的。”

“上去了是么……”狂龙见觉哥腾至半空，嘴角微微上扬，“那就好办了！”

头戴锐感之缨（能加强五感，让思绪条理更加清晰的神器，不过带上后会让人心智大受影响）的狂龙，比起开着【鹰眼视界】的小叹有过之而无不及。战斗中，他可处处料敌机先。

“惊龙狂斩！”

面对跃起的封不觉，又疯又狂的刀式，如邪龙飞窜，冲天而起。

“太天真了！”封不觉大喝出声，这场战斗中，他在挑衅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月步·闪电！”

与【岚脚】相同，封不觉通过反复实践，使【月步】也衍生出了各种用法，比如眼下这一招，就是通过连续三次的高速折跃，使整个人沿着之字形轨道突进的技巧。

“究竟是谁天真？”狂龙的实力和战斗才能也绝非等闲，他一看觉哥的动向，便知对方想以攻破攻、反杀下来，因此，他立刻挥袖一抖，操控天上的锁链扭动，布出一张链网，拦在了觉哥的推进路线上。

“不让过是么……”封不觉见状，及时收势，于空中再次折跳，“那我就不过来了，送你两件礼物玩玩儿！”说罢，他便从怀中取出了两枚手雷，朝狂龙扔了过去。

那两颗手雷穿过链网的空隙，坠向了狂龙的身畔，后者虽不知这俩是啥玩意儿，但大概也能猜出是某种攻击性的武器，故而……

“喝——”狂龙纳元一吐，怒催凶招，“狂龙鬼啸！”

无形威能，似斗笠状兜向半空，在接触手雷的瞬间，冲击之力将其轰然引爆。

轰——轰——

炸响，带出一片碎裂的铁片，扬起漫天迷濛的沙尘。

这一瞬，两名阴险的狂者，做了一件相同的事情……出暗器。

叱叱叱……

凌乱的异响，流窜的光华。

狂龙一声笑低喝一声，身上的绿色鳞甲崩出数十道绿

芒，朝上空飞掠而去。

封不觉也是轻喝一声，祭出死亡扑克，【追魄】特效登时发动，百道金芒向敌人冲袭而下。

一时间，两种颜色的能量在空中交错相击……势如雷，奔如电，半天散落万点星。二人周围近百米的范围，都被卷入了一场混乱的光爆之中。

“哈哈哈……你这小人！想暗算我？”狂龙疾退数丈，一边操链格挡，一边厚颜无耻地骂道，“你身上的暗器还真多啊，先是那两个会爆炸的玩意儿，后又有这些金色的流光……”

“你说什么？我哪里用暗器了？”要比脸皮厚的程度，封不觉可不会输，“我刚才那招叫北斗手雷拳，现在这招叫追魄，全都是光明磊落的远程攻击，何来暗算一说？”他话锋一转，“倒是你……用那种拉出一橛子屎的声音闷哼一声，悄悄对我放出了那么多暗器，这种龌龊的行为实在是太难看了。”

看着这两位在擂台上的表现，台下的其他参赛者们纷纷汗颜，正可谓一山更有一山高，一坑更有一坑深……这两个集疯、狂、阴、狠于一身，且恬不知耻的实力派选手，着实让人大开眼界。

“还‘北斗手雷拳’……你跟贾基（北斗神拳门下排行老三，是一门中实力与人品都最烂的弟子）学的么……”就连小叹都忍不住在台下吐槽一句觉哥。

“想用说话来试探我的位置吗？看来你的目力不行啊，疯不觉！”台上，狂龙又一次洞悉并揭穿了觉哥的意图，他说这话时，不断地移动着，使自己的声音忽左忽右，忽前忽后，飘忽不定。

“你在跟我说话吗？”空中的觉哥则是拿出了【欺诈怀表】，将声音调成了练峨眉（狂龙一声笑的姐姐）的状态，模仿着霹雳口白的声调说道，“小龙龙？”

光影烟尘之中，突然传来姐姐的声音，让狂龙心中一

震。

以往，从来都是狂龙在战斗中利用别人内心的弱点去扰乱、激怒、乃至玩弄对方，以操控战局。但今天，他遇到的是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人——疯不觉。

情报层面上的优势，使觉哥成为了这场战斗的主控者，狂龙，反倒变成了被玩弄的人。

“啊——”一息过后，狂龙怒了，真正的愤怒，他知道，那声音是对手模仿的，他的阿姐绝不会用那种语气和自己讲话，“你这可恶的小子！我要你死！”

“哈哈哈哈……”封不觉那癫狂的笑声传来，而他所用的，依旧是练峨眉的声线，“我已经死了，小龙龙，是你害死的，还记得吗？”

“给我去死！”狂龙暴喝一声，纵身而起，抓起逆鳞之刃，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冲去。

“怎么了？把至亲至爱之人害死的感受如何？”封不觉心知对方上钩，当即开启【灵识聚身术-改】，月步连踏，只退不挡，口中言语，句句如刀，“遗憾吗？痛苦吗？悲伤吗？不甘吗？”

“啊——”狂龙的速度也跟着加快，其杀招【逆斩式·狂龙斩无双】已蓄势待发，只能追近对手，极招便出。

“哦，对了……”这一刻，封不觉忽然收起了变声器，用自己的声音问道，“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冒进了吗？”

他的这句话，貌似是一种善意的提醒。

但这话传入狂龙耳中，却如同催命的恶言。

当一个人在战斗中提醒他的对手时，很显然……他已胜券在握。

第744章 无双武斗会（十四）

“喝——狂龙锁关！”狂龙一声笑被觉哥这句话惊得心神一震，理智又一次占领了思维的高地，方才的冲动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冷静、快速的反应。

只见他身形一滞，转攻为守，操控逆鳞环绕周身。同时，他提劲一喝，朝四周绽出真元……一为试探敌踪，二为驱散那漫漫烟尘。

“可恶的家伙……差点中了他的计策……”狂龙一边施为，一边思忖道，“这小子的根基、功法莫测，但看得出来……他并非是在最佳状态下与我交手的……他不断挑衅，就是为了引我与其速决……”思索之余，其目光疾动，在周遭的光影中搜索着觉哥的身影，“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和他豁力搏命，正中他的下怀……”念及此处，狂龙心中已有了新的策略，“哼……其实他才是应该着急的人。我根本不必和他短兵相接……我只需选个视野开阔之地，稳守、牵制、消耗……待他的体力用得差不多了，便会急躁起来，届时我再激怒他，诱而杀之！”

计策始定，烟尘亦散。

狂龙的笑声再度扬起：“嚯哈哈哈哈……疯不觉，我还真得谢谢你的提醒了！”

然而，他的笑声很快便戛然而止。

“嗯？”狂龙环视四周，再观天空，赫然发现……演武台上，只剩下了自己一人，“去哪里了？”

这一瞬，擂台之下，已有数名修为极盛者，神色微变。其中……就包括了风之痕。

“胜负已分。”风叔闭上双眼，沉声念道。

话音未落，擂台上，惊变陡生！

噗——

但见……一把菜刀，干净利落地扎进了狂龙的后心窝。狂龙一声笑，这修为卓绝的罪恶坑之首，竟像是个凡夫俗子一般，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轻松地破掉了防御。

封不觉用【其疾如风】、【动如雷霆】和【必须破防之刃】这三件物品，将这几乎不可能的事，变为了可能。

“怎么……可能……”狂龙身形僵立，口吐鲜血。

“我说过了……你很聪明。”封不觉的声音，自狂龙身后响起，“对付普通人，一计可算之；对付自作聪明之人，则需要双重陷阱；而对付你这种真正的聪明人……至少要布下三重的算计……”

说话间，觉哥又把菜刀往前顶了几分，将狂龙的心脏进一步绞碎：“拖延，激怒，提醒……种种反复无常的战略……全是为了这一击。”

“你……”狂龙几已说不出话来，他的震惊和恼怒……也已超过了语言能诠释的范畴。

“速决？还是拉锯？这个被你推翻又重拾数次的问题……本身并不重要。”封不觉接道，“重要的是……你又一次去思考了这个并不重要的问题。”他邪异一笑，“呵……就在你第三次改变想法的过程中，你选择了‘等’。你在等烟尘散去、等我现身、等着我来进攻……因为经过刚才的交手，你自认对我的身手已有了一定的了解，你认为我不可能做到眼下的这件事。而这……是你此战所犯的最大错误，也是唯一的错误。”

“咳……”

觉哥话至此处，狂龙已然跌倒在地，这位恶首，如今只剩下一口气了。

“嗯……”这时，封不觉抽回菜刀，看着对方，露出了同情的眼神，“唉……你我也算交手一场，既然你都快死了，我似

乎也该说几句好话安慰你一下。”

他停顿了半秒，话锋一转：“我长话短说吧……两件事……其一，我准备把你的眼球挖出来吃掉。其二，你就算死了，也是见不到你阿姐的！哈哈哈哈哈……”

说这句话的时候，封不觉的表情由悲转喜，直至癫狂地大笑。

而狂龙一声笑则是被这番话给活活“补刀”而亡，死不瞑目。

“演武结束。”狂龙咽气的刹那，报场雕像的兽吼又起，“胜者，疯不觉。败者，狂龙一声笑。”

封不觉没有食言，在雕像出声之际，他已经收好菜刀，并换出了【贝尔的日常小刀】，开始挖对手的眼珠子……

见此情景，擂台周围的正道人士们或是侧目、或是惊异、或是怒目而视、或是摇头叹息……就连一些以残忍著称的反派人物、以及那些亦正亦邪的角色，也都露出了凝重或厌恶的神色。

“我勒个去……有必要做到那个地步么……”台下的七杀用一种复杂的眼神望着台上的觉哥，低声念道。

“觉哥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目的……”站在一旁的小叹闻言，当即接了一句，“……但具体目的是什么……恐怕不是我等正常人可以揣测的。”

“要说有什么目的的话……”七杀转过头，虚着眼对小叹道，“我个人觉得，有三种可能……”

“哦？哪三种？”小叹好奇道。

“第一，他有虐尸癖；第二，他有食尸癖……”七杀很严肃地接道，“第三，他想以这种方式来威慑台下群雄……为自己能在下一战中使出某种阴招做铺垫。”

“嗯……”小叹听到这儿，觉得七杀的分析还真靠谱，于是

他若有所思地接道，“我估计……第三种的可能性略高一些吧。”

“喂喂……前两种假设明显是开玩笑的好不好……”七杀看着小叹那认真考虑的表情，冷汗都下来了，“难道你们的疯团长真的曾经表现过某种虐尸倾向吗？”

“呃……”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小叹稍稍愣了几秒，这几秒间，他眼前闪过了无数画面——觉哥暴力搜尸、觉哥鞭尸、觉哥从尸体的体内取出装备、觉哥用尸体补充蛋白质等等等等……

“经你这么一说……”数秒后，小叹念道，“我好像发现了什么……”

二人说话间，封不觉已经把狂龙的眼珠子挖出来。

取眼后，觉哥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揪住眼球后面的肉筋，像是提樱桃一般，将那对招子举过了头顶……然后，他一仰脖子，把嘴张开，将那对眼球搁进了嘴里。

“咕……”目睹这一幕的花间都快吐了，“恶心死了……”她的评价很中肯，台下的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想的。

但若雨，竟在此刻露出了一丝冷笑：“呵……确实像他的作风。”

与此同时，演武台上的封不觉已经开始咀嚼那俩眼珠子了。因为小刀上有“切掉头就可以吃了”这个特效，他并不担心自己会吃坏肚子。只见他一边吃着，一边还露出那种“细细品味”的表情。看着从其口中飚射而出汁液、鲜血……观众们只觉百爪挠心、浑身发毛……

其实，觉哥此举的目的还是挺明显的……

首先，正如七杀所猜测的，他是想借机威慑一下其他的参赛者，为自己接下来的战斗争取到一定的优势。虽然在场这些强者们绝大多数都心性过人，但在观看了如此变态的行为后，他们的内心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点影响。哪怕这种影

响微乎其微，也是封不觉乐于去施加的……

其次，封不觉借着那蹲下身去取眼球的几秒钟，不动声色地搜了一下狂龙一声笑的尸体。对方毕竟也是个强力NPC，觉哥估摸着……狂龙身上那些武器、防具、以及那神器【锐感之缨】，怎么着也该是“完美”级之上的装备。若能入手的话，那可就赚翻了。

可惜，其搜尸的结果是……一无所获。很显然，系统是不会让玩家们在这个武斗会上靠着“捡尸体”发家致富的。

另外，觉哥的举动还有第三个目的，那就是……他确实想吃点生存值回复剂之外的东西来回血。

众所周知，狂龙生前最喜食人眼球，这正好给了觉哥灵感，故而才做出了这件很讽刺的事情……

……

“下一场……”

封不觉走下演武台后，狂龙一声笑的残尸仍倒在场上，无人去管。

报场雕像自然也没去管他，只是接着宣读道：“由……妖溺天，对……似雨若离。”

此言一出，演武台上空，风云陡变。

那本已凝重的雷云，忽然发出了连绵的隆隆之声，好似一阵低沉的哀鸣。

不多时，天空中便飞下一道道色彩斑斓的邪灵怪影。

这帮怪物一现身，便如一群饥饿的蝗虫般……径直扑向了狂龙的尸体。

接着，便是腥风血雨，骨肉横飞……

眨眼之间，邪灵们已将狂龙的尸体啃食殆尽，并飞回空中，盘旋起来……

下一秒，演武台下……一道人影，飘然而起。

“五浊恶世，六罪度灭，妖浪咒海，吞没菩提。”

诗号扬，邪影现。

但见，一名唇红面白、双目紧闭的僧人飞上台来。

他有着白色的长发、阴柔的容貌、似妖似佛的气质……

说他是僧人，是因为他身披金红相间的灭劫袈裟，右手持一串佛珠，左手持一杆妖氛杖。要是没有这些出家人的物件在身，那他基本就是个比较美型的人形妖怪……

“不可大意。”妖溺天现身擂台之时，风之痕又开口说话了。这句话，无疑是说给似雨听的。

“多谢前辈关心。”若雨闻言，应了一声，随后上前一步，翩然跃起，踏上擂台。

其身影未至，诗号已出——

【落花似雪染孤影，密雨萧然敛月明。心若凝，叹疏离，倚剑独饮莫问情。】

第745章 无双武斗会（十五）

诗号止，身影至。

演武台上，黎若雨持剑而立。

飘逸的身影，绝美的容貌。

卓然的剑意，凌厉的杀气。

虽然在场的无双之士们并不认识这位陌生的女剑客，但他们仅凭一种“感觉”就明白……这位女侠，绝对是一名一流高手。

“似雨若离是吗……”而妖溺天……仍是闭着双眼，作高深莫测状，“唔……又是一名剑者……”他露出了一丝失望的神色，“……你，不是我的对手，趁还有命，认输吧。”

若雨闻言，面沉似水，声若寒流：“区区邪灵，何以目中无人、妄自尊大？”

“嗯？”妖溺天可没想到眼前这无名小辈竟敢这么和自己说话，“好一个猖狂的剑者，既然你不知死活，那就让我吾来试试你的能耐……”

二人简短地交流了两句，便已剑拔弩张，杀意昭然。

生死之战，一触即发。

不过……开战前，我们还是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对战双方的实力吧。

……

首先，来说说那妖溺天。

这位邪灵妖僧，乃灭境（霹雳世界的异空间之一）邪灵组织“妖世浮屠”的部众。

请注意，他只是“部众”……而不是“十一天禁”、不是“灭度三宗”、更不是“邪灵三巨头”（以上均为妖世浮屠中地位和实力高于他的存在），他们的首领“佛业双身”（天蚩极业和爱祸女戎）可能都不认识他。

要论妖溺天在自己那个宇宙中的定位，估计和【蛟】也差不了太多。但他……却是一个注定要在霹雳世界名垂青史的角色。

只因，他曾说过一句话——“弃天帝，不差。”

那弃天帝是何许人也？他根本就不是人……他是异度魔界创始魔皇、天界第一武神、毁灭与再生之神、霹雳世界的创世神之一。

弃总登场二十六集，大战十余场，几乎每战都呈碾压之势。无论是识界之主、异度魔界战神，还是剑圣、三先天……乃至一页书加风之痕的究极组合……全都不是他的对手。

而且……一直到灵识回归天界为止，弃天帝在战斗中……从未躲过一招。面对所有的招式，他统统硬接……

无论单挑还是围殴，要让弃总流一滴血，都难如登天。而弃总杀人则很容易……但凡正面硬接过他招式（通常是一招）的人，甭管是多厉害的一线角色，照样是非死即伤。

再观妖溺天……他又是何许人也？他同样不是人，但他……只是个在求道之路上走火入魔的邪灵罢了。

从出场到领便当，仅历十七集（虽然弃天帝也只出场了二十六集，但弃总的登场至少已铺垫了两部戏的长度，而且他在那二十六集中戏份极重，俨然是主角般的存在），妖溺天经历大小战斗数场，未逢一胜……而这其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场战斗，无疑就是与弃天帝的遭遇战了。

遥想那时……弃天帝在其面前左手微举，魔气破空而起，排山倒海般压来。

妖溺天见状，毫不犹豫，夺路而逃。逃走时，还吐下了几口老血、留下了几句狠话……

正是在这次战斗过后，妖溺天在与其上司交谈时，很淡定地对说出了那句令人匪夷所思的名台词……

要比喻的话，这就好比是一个从小体育成绩不及格的弱鸡，很嚣张地来了一句："李小龙，不差。"

作为一个差点就被人秒杀的龙套，能用一种高傲的评论性语气说出这样一句台词来……妖溺天确是无愧于"要逆天"之名。

……

接着，再来说说若雨。

既然她已念出了诗号，想必各位也该猜到了……没错，就在不久前，若雨已在某个剧本创了一个诗号，并以此为契机，获取了她的灵能武器。

不过在列出这件武器的说明前，咱们还是先来看看她的角色数据……

似雨若离：LV47。

称号：【千邪斩】，称号能力：【感知先制】。

经验值：45856100/47000000，技巧值：2187，游戏币：3082000。

专精：通用A，器械D，侦查C，格斗S，射击D，医疗E，灵术B，召唤N/A。

行囊（14/30）：天香断续胶*3，生存值补充剂（中）*5，止血绷带*5，抗毒合剂*5，防冻液*5，烫伤药*5，恒定微光提灯，褪色之视，歌利亚之翼，孤木成林，疯狂磨刀石，一撇，时间胶囊（四十年特大型），防暴盾牌。

装备：封圣，酷乐的猫皮，落花羽织，破面之颊，奎尔萨拉斯之靴。

储藏室（5/15）：拼图牌-铁片，拼图牌-树苗，拼图牌-果汁，拼图牌-尖叫，拼图牌-故障。

技能栏（9/12）：【落英散华剡】【天门四步斩】【明玉功（第六层）】【蝶灵神影】【迅光秘式·白玫瑰】【漠影无痕】【灵返】【双极奏杀】【凤死凰生】

考虑到若雨的详细数据还是首次出现，其中有大量的物品和技能都需要解释说明。所以……此处就暂时略过那部分。待后文书中……结合战斗的实况，再逐一详解。

这里，就看她的灵能武器……

【名称：原水神剑】

【类型：灵能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

【属性：水】

【特效一：源随心生（无需消耗灵力值便可唤出该武器）】

【特效二：原水真形（任何物理和非物理的攻击都无法破坏此剑）】

【备注：唯有特殊血统者方可领悟的究级之剑。至柔，却又至强；有形，却又无形。剑蕴正气，永世长存，破魔诛邪，所向睥睨。】

……

演武台上，邪灵盘空。

暗涌的妖气，掀起阵阵肃杀之风。

“普天之邪，听吾召唤。”妖溺天轻诵法咒，宣告战端已开。

只见他将法杖朝地上一插，双手在胸前来回作式运咒，

邪唱妖声共振，邪傲之势再升。

“唉……”若雨见状，却是轻叹一声，“态度确实很狂，但……全身都是破绽。”

说时迟，那时快！

若雨欺身上前，视邪能威压如无物，瞬间已来到了对手身侧一步之遥……

第746章 无双武斗会（十六）

正当此时，妖溺天的脚下……法阵忽现！

一股邪佞之气朝四周啸去，如一阵狂澜，威力不俗。

这无差别的防守反击，让若雨的剑招为之一滞。

但……也仅仅是一滞而已。

一秒后，剑气乍起，势如破竹，将阻挡若雨剑锋的邪气冲得粉碎。

妖溺天见状一惊，赶紧抓起手边妖氛杖以撄其锋。

乒——

兵器相击，震响骤鸣。

剑气与邪气的角力，激荡出能量的乱流。

这一招的交锋，让黎若雨后退了三步；而妖溺天……双脚离地，倒飞出整整三丈远。

此时，狂妄的妖溺天，睁开了眼睛，神情一肃：“这是什么力量？”

若雨那把剑上所释放的能量……既不是剑道真意，亦不是佛门圣气，更不是纯粹的力道……但她的剑气中，同时兼具了这三者的部分特征。

妖溺天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对手，异界旅客的特殊属性，显然已超出了他的认知，使其心中产生了动摇。

“你是在问我吗？”若雨沉声应道，“抱歉，我练的功法很多，且各承一脉，我也不知自己现在所使用的‘力量’究竟该怎么归类。”她顿了一下，“我只知道……这种力量，正好可以克制你那邪灵之力。”

她一边说话，一边已将自己与对手间的距离重新缩短，并调整好了体势。

话音未落时，极招已出……

但见，若雨的身形顷刻间化作多重残影，围住了对手。

一息之间，数十道快若闪电的剑光便已从各个方向袭向了妖溺天……且每一道剑气，皆是力敌千斤，气劲凌厉。

【蝶灵神影】，乃鬼谷七篇之“屠龙篇”所载之高级斗术。亦是黎若雨身负的技能中，除了【双极奏杀】之外的最强单体攻击技。

根据若雨以往的战绩，除了BOSS级的角色外，但凡正面接过这招的NPC，至少也是重伤。

毫无疑问的，这个纪录……在此战中，仍将得以延续。

“唔——”虽然妖溺天通过外放妖气和舞杖格挡保证了自己没受什么致命伤，但……他还是在这一轮攻击中承受了十次以上的剑击，伤势颇重。

“可恶……竟被这无名小辈给占了上风……”妖溺天受招后心中郁恨地念道，同时，他向后方大跳一步、跃至半空，又一次与若雨拉开了距离。

“跑得掉吗？”若雨收招后，丝毫未顿，提剑追击。

论速度，她比妖溺天快出许多；论招式，身为剑者的她，自然也比那妖僧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此战中，妖溺天所能倚仗的东西……是他那百年的根基，以及召唤邪灵的能力；然而……有着【千邪斩】称号的若雨，偏偏是邪灵的克星。她手中的【封圣】可是拿邪灵当经验吃的，对上妖溺天这种属性的对手，那叫一个“效果拔群”。

可以说……这一场战斗，若雨占尽了各方面的优势。如果她愿意，完全可以速决。

但……她并没有这样做。

从表面上看，若雨确是咄咄逼人。无论言语还是行动方面，她皆是攻势不断。但实际上……她的一招一式，都只用了七成实力而已。

比如适才的【蝶灵神影】，假如若雨用全力施招的话，妖溺天早就被打成濒死状态了。她之所以暗中留手、并制造出这种气势汹汹的假象，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

“小辈！不要逼人太甚！”另一边，看到若雨提剑追来的妖溺天，在空中速结妖印，怒喝出声，“普天之邪，听吾召唤！”

一声喝罢，那些在空中盘旋的邪灵便齐齐涌下，向着若雨杀去。

“哼……”若雨见势，冷哼一声，嘴角微扬。

这一瞬，整个武斗会的会场，只有一个人……意识到了她这个表情所代表的含义。

“原来如此……”封不觉望着擂台上的若雨，心中念道，“想利用妖溺天‘能够召唤邪灵’的特点，来刷【封圣】的斩灵数量。”念及此处，他也露出了一丝笑意，“在掌握优势的情况下，合理地将利益最大化；得势而不骄，占优而不躁……这番谋略，这等冷静……若是在其他社团里，当个队长绰绰有余啊……”

就在觉哥思索之际，那数十个邪灵已迅速飞袭而下，将若雨包围了起来。

而若雨……等得就是这一刻。

但见！

身影旋，剑影随。

气出千丛落如英，光绽万朵散莲华。

一招【落英散华剣】，杀得那些邪灵片甲不留，纷纷粉碎成了光屑。

“喝——”与此同时，十余米外的妖溺天已倏然落地，趁着若雨被邪灵们拖延的那几秒，他已然蓄好了下一招：“妖传~印十方！”

喝招之时，妖溺天将手中妖氛杖疾舞两周，随即又插在了地上。

下一秒，他双臂一收，双手交错结掌，再展臂一推！

霎时间，十层卍字型的邪能从其掌中飞出，冲天而起，并坠向了若雨的所在之处。

“不知天高地厚的剑者，受死吧！”极招出手，妖溺天即刻口出必杀宣言，看起来……他对自己这招的威力很有自信。

然，他这次攻击……却是以落空而收场。

轰——

但闻一声惊爆，擂台上瞬间被拓出了一个卍字巨坑，十重暴虐的能量尽数轰在了此处，可是……若雨的身形，却已出现在了别处。

【名称：漠影无痕】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在遭到攻击的刹那，进行一次超高速移动（冷却时间三分钟，遭到远程攻击时方可发动，目标地点与所在地点之间需存在移动轨迹）】

【消耗：体能值3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A】

【备注：由江湖人称“影之死神”的石大侠所创。石大侠轻功卓绝，为人正直，一生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无奈……他天生长了一张极品大众脸，存在感薄弱至极，除了他的老婆孩子，没人能记住他的长相，甚至连名字都没人能记住。所以……人们一直就叫他“石大侠”。】

第747章 无双武斗会（十七）

“嗯？”若雨虽是避开了对手的攻击，却又忽然发现了某种异常。

一秒后，她目光微动，看向了自己手中之剑……

“心跳声？”待若雨听清了剑身上传来的声音后，心中奇道。

她抬眼看了看对手，并扫了眼擂台周围的观战者们……从他们的反应来看，这声音……似乎只有剑的主人才能听见。

“这……莫非……”若雨心念一动，很快就意识到了这声音意味着什么。

“小辈！现在知道怕……已经晚了！”另一边，妖溺天见若雨未动，还以为她是被自己的招式所慑，于是，他很嚣张地接道，“看吾收了你！”

言毕，他旋身一展，将身上的灭劫袈裟“放”了出来。只见那袈裟在半空骤然变大，以一衣遮天之势，朝着若雨卷去。

这一瞬，却见……

叱嘤——

一声剑吟，带出一道刺目的金光。

光芒乍起，风云惊变！

在天空中盘旋的众多邪灵，被这金光惊得仓皇逃窜，眨眼间已无影无踪。

“那是！”

“不可能！”

“她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会有此物？”

观战者中有些识货的，仅是看见光芒，就已明白发生了什么，所以他们当时就惊了……

与此同时，擂台上。

“这剑……”若雨丝毫没有理会那半空中的袈裟大阵，她只是低头看着手中那把已然“解封”的【封圣】，喃喃念道，“太强了……”

这句“太强了”，并非是赞叹，而是在叙述客观事实。她的意思是……这把剑的力量，已然超过了她所能驾驭的极限。

沙沙沙——

就在若雨愣神之际，巨大的袈裟已落到她的头顶数米之处，然，就在那袈裟即将卷下之时，若雨手中的那把剑……突然再现金芒。

蕴含着邪灵之力的漫天袈裟，只是被那金光一照，便在顷刻间化为齑粉，灰飞烟灭。

“什么！”妖溺天见状，面露骇然，本能地后退了数步，“你……你手上那把是什么剑？”

“哼……”若雨冷哼一声，冰冷的目光，再次落在了对手的身上，“你还有必要知道吗？”

这个问题……在妖溺天听来，宛如绝死之宣告。

“是啊……一个立刻就要死的人，似乎是没必要知道这种事了。”

这一刻，妖溺天的眼神变了，他的心境，还从未如此平和、淡然……

他是一名走火入魔的求道者，一个披着僧衣的魔鬼；他的存在，即是对佛的一种践踏。而他的“道”，也注定是一条末路。

如今，当他来到了这条末路的终点，他看到的……却是

一名求道者最纯粹的初心。

可惜……一切都已经晚了。

人影动，剑锋起。

不再手下留情的黎若雨，与手中之剑一同化作了一道流光。

无需招式，无需战略，只需一次简单的进击斩，便可结束这场战斗。

因为，【封圣】的真面目是……

【名称：轩辕剑】

【类型：武器】

【品质：传说】

【攻击力：？？？】

【属性：无】

【特效：对战邪、魔、灵、怪、魑、魅、魍、魉时，将玩家的攻击力提升为其理论极限值的十倍】

【装备条件：格斗专精S，灵术专精C，等级45以上】

【备注：圣道古剑，传说之神兵，上古十神器之一。由众神采首山之铜为黄帝所铸，剑身一面刻日月星辰，一面刻山川草木；剑柄一面书农耕畜养之术，一面书四海一统之策。其内蕴藏无穷之力，为斩妖除魔之无上神剑。】

叱——

两道身影相错，剑光过，血光起。

妖溺天百年根基，悍然邪力，却被这一剑……斩得爆体而亡。

“演武结束。”报场雕像的兽吼随即响起，“胜者，似雨若离。败者，妖溺天。”

若雨闻声，冷冷收剑，缓步走下擂台。

全场，肃然无声……

……

同一时刻，古志城内，主殿。

“演武台那里……好像……有某种力量觉醒了……”

说这句话的“人”，坐在一个巨大的、奢华的、雕有八岐大蛇铜纹的王座之上。

他的坐姿显得很轻松，其身体稍倾，头部侧偏，双目微闭，单手撑颚。

他有着一头白发，肤色呈淡紫色，全身都覆盖着黑色的蟒鳞战甲（并不是穿上去的，而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身形高大，气势凌人。

他，就是仅存在于这个特殊剧本世界中的、独一无二的……跨空间、超次元、真·超·极·无双·无敌之远吕智。

简称……远吕智。

通称……智爷。

“唔……似乎是很厉害的圣力呢……”倚靠在远吕智王座旁的妲己接道，“要不要派人下去看看呢？”

“远吕智大人。”这时，居于王座旁次席的平清盛接道，“不如就由本座……”

“不必了。”远吕智即刻打断了平清盛，“你留在这里。”他顿了一下，“我们的话……还没说完。”

魔王的命令不容置疑，平清盛立即噤声。

两秒后，远吕智睁开了眼睛，看向了他右手边的一个席位：“人界的鬼神啊，还是由你去吧……”

“哼……”坐在那席位上的人，对远吕智倒不是很尊敬的样子，他哼了一声，站起身来，“明白了，我去看看。”

此人，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西川红棉百花袍，身披兽面吞头连环铠，腰系勒甲玲珑狮蛮带。

有道是……器宇轩昂七尺汉，剑眉虎目胜潘安。自幼习武艺精湛，博得勇名宇内冠。千军万马一将在，探囊取物有何难？良驹赤兔添虎翼，方天画戟丧敌胆。睥睨四顾纵声笑：天下英雄皆枉然！

无双世界中的鬼神之将，除了那吕奉先，还有何人？

“吕布。”吕将军尚未走远，远吕智又道了一句，“既然你要下去，不妨……也到那武斗会上玩玩儿吧。”

“嗯？”吕布回头，“什么意思？”

“本王……”远吕智沉声回道，“对你十分得期待，希望你也能加入挑战我的行列。”

“呵……”吕布闻言狞笑，“好啊……正合我意。”

“放肆！”平清盛顺势起身，怒视吕布道，“想造反吗？”

呼——

怪僧话音未落，一把巨大的镰刀已破风而来，刀刃正好停在了他的脖子前。

“坐下。”持镰的远吕智，用冷漠的语气说了这两个字。

冷汗，从平清盛的光头上流下……他紧张、缓慢地后退了一步，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片刻的沉默后，远吕智将手中【无间】（他那把巨镰的名字）往地上一操，用其带着重音的嗓子念道：“从未诚心归顺于我之人，何来背叛一说？”

“哦？被你看穿了吗？”吕布倒是一点都不紧张，纵是魔王之威，亦无法使其胆怯。

“那当然了。”远吕智还没说话，他身旁的妲己就先抢道，“整天说什么‘战胜我的人才有资格挑战远吕智’，说白了……你加入我们，就是想‘更方便地得到猎物’不是吗？”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吕布说着，单臂扬戟，朝王座一指，“那也别绕弯子了，远吕智，咱们就在这里决个胜负吧！”

此言一出，坐在主殿中的两排魔将纷纷站了起来，剑拔弩张，将吕布给团团围住。

“统统退下。”然而，远吕智却又一次下达了这样一个令人不解的命令。

魔将们也不敢违抗，只能照办。

待他们退散后，远吕智看向吕布，接着说道：“现在还未到你我交手之时，你还是走吧……”他重新闭上了眼睛，“别忘了，把张辽和貂蝉也一并带离古志城……等你没有了后顾之忧，并成功通过了武斗会的试炼……再来挑战本王吧……”

第748章 无双武斗会（十八）

“下一场……由……卢卡尔·伯恩斯坦，对……本多忠胜。”

演武台上的胜负是一场接着一场，无论前一场胜负打得是荡气回肠还是索然无味，那负责报场的铜狮子雕像都是不会理会的。

且不说擂台上的情况如何，就说那擂台下。

若雨的战斗结束后，封不觉就离开了演武台边，朝着那座印有规则的石碑走了过去。

七杀和小叹就站在那石碑附近，见觉哥行来，小叹还挥手朝他示意了一下。

“哦……演武台下不能私斗是吗……”封不觉走到石碑前，看到的第一条规则就是这个，他随即就转头对七杀和小叹道，“唉……在台下弄死你们俩的计划就这么破产了啊……”

“喂！当着我们的面就这么说出来了啊！”小叹惊道。

“有什么不能说的，本来就是杀戮游戏嘛。”封不觉耸肩回道。

“呵呵……疯兄，你还是老样子。”七杀的反应倒是从容，“虽然说话难听，但这性格却是让人讨厌不起来啊。”

七杀比他们年长几岁，生活阅历自然也更加丰富。他明白，会当着你的面说出这种话来的人，并不可怕……相反，那种待人过分客气、擅巧言逢迎之人，才是需要提防的。

“可惜啊……”封不觉自嘲地笑道，“绝大多数人，在了解我的‘性格’之前，就已经开始讨厌我了。”

“你确定是讨厌而不是害怕么……”小叹适时地吐了个槽。

"'害怕'和'厌恶'这两种情绪往往是有连带关系的。"觉哥却是一本正经地接道，"我随便就能举出十几个例子来，比如……蟑螂、蛇、鼻涕虫、鬼魂、二手烟、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大半夜在马路上飙车的富二代、摸底考试、突击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中考、高考、毕业论文……"

"你确定你举出得这些东西是并列关系么……"小叹虚着眼道。

"而且……从'摸底考试'开始……后面那几个的性质好像差不多啊……"七杀也是嘴角抽动着念道。

"如果你们让他继续说下去，他可能就会说'截稿日期'之类的了。"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加入了他们的谈话。

众人闻声转头，看到了正从数米外走来的花间。

"我可是好久都没有拖稿了。"封不觉看着来人，露出一副很不爽的表情，"你还拿那个说事儿……不合适吧？"

"也只有你这种视'拖稿'为常态家伙……"花间用鄙视的眼神看着觉哥，"才会把'按时交稿'当成是值得炫耀的事情。"

"切……"封不觉抬头四十五度，用不屑的语气念道，"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另请高明啊，我就这样儿。"

"你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是吧……"面对觉哥这样的态度，花间也确实挺无奈的。

"哦！对了，我差点儿忘了呢。"听到这儿，七杀忽然睁大了眼睛看着觉哥道，"疯兄，你是个作家吧？我好像在电视上看到过你啊。"

"啊……作家什么的……我可不敢当。"封不觉懒洋洋地回道，"我最多算是个作者吧……你也知道，咱们这种搞艺术的人都是很低调的，你千万不要崇拜我，我会很不好意思的。"

"呃……从你这段话的内容到你说时的语气……有丝毫'不好意思'的感觉么……"七杀干笑着回道。

“有啊……你看我的表情多羞涩。”封不觉瞪着死鱼眼，大言不惭地回道。

“行了，这位大哥……”花间向一脸尴尬的七杀投去一道同情的目光，“跟他扯下去……也只是徒损san值而已。”

“那你走过来干嘛呀？”封不觉对花间道，“觉得自己san值太高了吗？”

“我是过来看规则的，不行吗？”花间回道。

“有什么好看的，你又不准备上去打。”封不觉这看似随意的一句话，其实包含了“试探”和“刺激”对手的两重意图。

“呵……”没想到，花间对自己的策略被看破这点，完全没感到意外，同时，她也很敏锐地察觉到了觉哥的意图，“想对我用激将法啊？谁理你……我就是不打。”她说着，上前两步，走到了石碑前，“有规定说……不打的人就不能看规则了吗？”

“嗯？”七杀好像有点儿不理解花间说的话，他疑道，“这位美女……你不上台决斗的话，怎么才能完成主线任务呢？”

“主线任务的内容本就模棱两可。”花间头也不回地接道，“再说任务栏里也没写……投降后就会被传送出剧本吧？”

“嗯……言之有理啊……”七杀摸着下巴，点头沉吟道，“虽然主线任务的内容是【赢得武斗会的胜利】，但这‘胜利’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呢……是成为最后的‘十名挑战者’之一，还是成功击杀远吕智呢？”

“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其难度都非常、非常高。”封不觉接道，“相形之下，‘在武斗会结束前把自身以外所有玩家全部杀掉’这件事……可能会更容易一些。而且……根据杀戮游戏的基本原则，只要成为最后一名生存的玩家，那就算是赢了，主线任务不完成也无所谓了。”

“谈何容易啊……”小叹接道，“现阶段来看……在武斗会结束、或产生某种变故以前，玩家之间几乎是不可能产生击

杀的。想在台下动手，就必须有着‘在魔将们赶来之前杀光所有对手’的把握，如果做不到这点……比方说只杀了一两个人，魔将们就来了，那就功亏一篑……等于是在给他人做嫁衣。”如今的他，分析起问题来也是头头是道，“至于擂台上的击杀嘛……同样很困难。即使报场雕像正好报了两名玩家的名字，其中一方也可以通过认输来逃过一劫，根本不用打。”

“说得不错，这剧本真正的难点就在这儿了……”封不觉双手插袋，踱步接道，“那条‘主线任务’，只是一个引子。它把我们引到了一个禁止私斗的、相对安全的环境里。在这里，玩家每一次被叫到名字后，都将面临一场十分危险的决斗。‘直接认输’确是一种绝对安全、且一劳永逸的渡过方法，但……根据鄙人的游戏经验，这种从明面上看就与主线任务存在一定冲突、又毫无技术含量可言的解决方法……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是现在的我们尚不知道那种代价是什么……”说到这儿时，他特意看了花间一眼，随即再接道，“眼下，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就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成功地杀光其他的玩家。而在达成这个目的前，咱们每个人都得祈祷着……自己的名字不要被叫到太多次……”

“嗯……”话音落后，聚在一起的这四人，全都低下了头，面露凝思之色。

说实话，他们之间的这番对话，还有这种气氛……都是颇为诡异的。明明是各自为战、互为敌对的一帮人，却凑在一块儿热切地讨论着如何杀死彼此的问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他们每一个都对自己的实力和智谋有着相当的自信，且有着非常好的游戏心态。

与此同时，演武台另一边……

没有去参与那场讨论的若雨，则正在与风之痕交流着什么。

他们俩都是言简意赅、惜字如金的类型，一般人就算站在旁边都未必听得懂他们在说啥。

反正大概的情况就是……风叔正在指点若雨——双剑的正确用法。

第749章 无双武斗会（十九）

“咕——”

伴随着一声闷哼，一条壮汉被打飞而起，摔倒在了地上。

此刻，他的武器已折断，他的铠甲也已布满裂痕。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还有一口气在。

“哼……”看着倒地后失去意识的本多忠胜，卢卡尔·伯恩斯坦冷笑一声，“早点认输的话，也不至于败得如此难看……”

他念叨这句话时，已转过身去，准备离开擂台。看起来，他并没打算上前将对手赶尽杀绝。

“演武结束。”在本多失去意识后的第五秒，报场雕像宣布了这场比试的结果，“胜者，卢卡尔·伯恩斯坦。败者，本多忠胜。”

这个结果，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在无双宇宙中，本多忠胜的武力设定很高，隐隐有一种和吕布旗鼓相当的意思（历史上的本多应该是不太可能和吕布论什么武力的，据史料推测，现实中的本多忠胜身高一米四出头……那别说是吕布了，换华雄出手基本也是吊打无压力）。谁能想到，他才上了一场……就败下阵来。

但这个结果，也在情理之中……

因为在拳皇宇宙中，卢卡尔·伯恩斯坦的设定也很高。他的设计理念就是“最强悍、最凶恶的拳皇BOSS”……当然了，如今谈起拳皇的BOSS，人们脑中浮现的第一个家伙肯定是97的“大蛇”，他那招堪称臭不要脸的“阳光普照”，给无数玩家的童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但要选出一个能代表整个KOF系列的BOSS来……那还得卢卡尔。

完美的招式，变态的攻击力，快速的收招……或许他不是大蛇那样的“神”，但他却是一个由人所化身的格斗之鬼。或许他没有神那种压倒性的力量，但他的力量同样能让人绝望和颤抖……

“父亲大人！”在结果宣布后，一位背背长弓，身披战铠的女将跃上了擂台，扑到了本多忠胜的身旁。

“唔……”片刻后，本多忠胜在女儿的呼唤下缓醒过来，他看了看女儿，又看了看身旁已经断成两截的兵刃，叹道，“唉……为父的武艺……终究还是不济吗……”

“不，父亲大人，您是最强的！”稻姬带着哭腔念道。

“唉……败者是没有资格说那种话的……”本多又叹一声，“扶我下去吧……这演武台，要留给那些还能战斗的人。”

不多时，本多就像其他的败者一样，黯然地走下了演武台。

全场沉默，无人置评……

这是一场没有掌声也没有嘘声的大会，在这场武斗会中，没有人会去鄙夷败者，但也没有人会去同情败者。

在场所有的人，都乃无双之士。他们无需去证明自己有多强，他们来这里只是想知道……谁才是强者中的最强者。

“下一场。”待胜负双方都离场后，报场雕像的声音便再次响起了，“由……撒奥瑟，对……卡内奇古哈。”

“谁？”听到这两个名字时，小叹、花间和七杀三人皆是露出了疑惑之色。

“撒奥瑟我倒是认识……南斗凤凰拳嘛。”七杀念道，“但那个卡内奇古哈是何方神圣？”

“莫非……是拳皇或者街霸里的人物？”小叹嘀咕道，“这俩系列里的人……有好多我都记不住名字。”

“反正这两个我全都不认识……”花间耸肩道。

“呵……”这时，封不觉冷笑一声，“你们都太无知了。”

此言一出，那三位便齐刷刷地虚起眼，朝觉哥投去了一道意味深长的目光：“所以说……你知道他是谁咯？”

“我当然知道。”封不觉沉声回道，“我还知道，卡内奇赢定了。”

“什么？”七杀闻言一惊，“不会吧……”他转头望向擂台，“撒奥瑟可是南斗圣拳最强啊……”

“那又怎么样……”封不觉道，“卡内奇还是地球最强呢……”

“哈？”那三位闻言又是一愣。

“没什么好奇怪的，在他那个宇宙里就是这么设定的。”封不觉又补充道，“和其他宇宙做横向对比的话……卡内奇五岁时的战斗力，和刚刚拜入龟仙人门下的小悟空差不多吧，就是他不会气功波……”

就在他们对话之际，一道狂傲劲影已然跃上演武台。

此人留着一头冲天的金色短发，着一身深蓝色衣裤，肩披外白内红的长披风，双肩各戴了一个厚实的尖牙金属护肩，脚踏一双高于膝盖的金属护胫。

他的身高倒并不算特别高大（相对武斗会中的其他壮汉系角色而言），但那一身如同雕塑般完美的肌肉，在衣物的掩盖下依旧露出了鲜明的轮廓。

他，便是撒奥瑟（Souther），南斗六圣之一，南斗凤凰拳传人，有着谜样不死身的“圣帝”。

“哼……这次又是谁来受死？”撒奥瑟一上台，就颇为嚣张地道了这样一句。

他的自信不是没理由的，在之前的演武中，他已经上台过两次了，每次都是将对手秒杀，对方连投降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干掉了。

“诶？只要上去打赢他就行了吗？”下一秒，擂台边上，一个身穿破烂空手道服的男子抬手指着擂台，回头对其身后的两人说道。

“没错，你就去吧，卡内奇。”那两人中的一位，就是先前将蛟给击退的神秘男子……自称“我是云，雷电是我的亲戚”的那位。他的名字是“洛基”，卡内奇的好友，整体而言……是一名十分自恋的逗逼，喜欢伴随着自带的BGM，跳着令人尴尬的舞蹈登场；但其实力确实很强，绝技是据说一秒能打出五十发的“超级金刚无敌拳”。

“加油啊，卡内奇，我们会在台下支持你的。”而另一位，穿着一套深蓝色的日本中学生制服，长了张和“鬼”一样的脸……四角脸，四角眼，反梯形的大嘴巴，嘴里还有两颗尖尖的虎牙，但是……其长相并未给人以可怕的感觉，相反……颇为喜感。他的名字，叫“西多”（原译火堂害），乃暴力团体“火堂组”的少主，为人非常暴力，经常不上学，故而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年纪，亦是卡内奇的好友。

“噢！好的，我会努力的！”卡内奇带着一脸人畜无害的天真笑容，应了一声，随即也跳上了演武台。

卡内奇古哈（原译国宝宪一，与以上两人均出自搞笑漫画《燃烧吧！大哥》，或译《森林好小子》），他是个在深山中长大的孩子，今年（永远）十三岁。有一头齐腰的黑长直，长了一对奥特曼一般的鹅蛋眼，穿着一套袖子和裤腿都被撕破的白色空手道服，腰系一根黑带。他天性善良，智商和情商都接近于儿童。平日里，他会变成矮小的Q版形象，连他妹妹都可以将其轻易举起，放进自行车兜里；但在认真状态下，卡内奇会化身为身高一米九的肌肉壮汉，成为……地球最强之男。

“哈？认真的吗？”撒奥瑟看到了跃上擂台的卡内奇，顿时露出了一副不加掩饰的不屑表情。

“你好！我是卡内奇。”卡内奇则是举起一手，笑着跟对方

打了个招呼。

“哼……”撒奥瑟闭上眼睛冷笑一声，“小子……你快点儿投降吧，我懒得动手杀你……”在他看来，眼前这貌不惊人的卡内奇基本属于“村民”那种级别的杂鱼，杀了他也不会有任何成就感。

“诶？”卡内奇挠着头，想了几秒后，接道，“‘头像’是什么？”

“是‘投降’……不是‘头像’。”撒奥瑟纠正道。

“投……江……”卡内奇一脸疑惑地接道。

“是投降……”撒奥瑟的头上青筋暴起，不过他还是闭着眼睛，故作镇静地站在原地。

“都……想？”卡内奇可不是装傻，那是真傻。

“混账东西！”撒奥瑟睁眼了，“你敢耍我？”

话音未落，圣帝暴起突进，一拳打向了卡内奇的面门。

砰——

下一秒，足以分金裂石的一拳，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卡内奇的脸上，将其打得倒飞而出。

撒奥瑟没有使用任何的招式，他只是用力挥出了一拳罢了，因为他觉得没必要对眼前这小子用什么“绝招”。

“哼……无聊。”撒奥瑟收拳后，便将披风一甩，转过身去，准备下台。

他认为，挨了这一拳的卡内奇，就算不死，也不可能再站起来了。

然……

“啊——”一声惨叫，迅速响起，“好疼啊～呀～”

“嗯？”撒奥瑟闻声转头，只见……卡内奇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并捂着鼻子在那儿原地奔跑着打转。

“好疼啊~都流鼻血啦！”卡内奇瞪着他那双大眼睛，没头苍蝇似的乱跑乱叫着，看上去仍是生龙活虎的样子。

“这小子……”撒奥瑟的眼神微变，心中暗忖道，“扮猪吃虎么？”

他也是颇有城府之人，不会用“这是意外”这种理由来搪塞自己。无论如何，这小子接了自己一拳后“并无大碍”这点……是事实。这就表明，卡内奇绝非等闲之辈。

“笨蛋！对方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拳法家，你再这样会没命的！”智商接近正常人的西多在台下看得也挺着急的，赶紧吼了一嗓子。

洛基也道：“卡内奇，你可要加油哦，别忘了……只有最终打败了远吕智，我们的世界才能复原，大家才能回到原本的生活中去……为了这点，你不能输啊。”

“原本的生活……”卡内奇听到这句，出神地望着天际，许多往日里和家人朋友的美好回忆浮现眼前，使他的斗志燃烧了起来。

“啊……好烫好烫！”

在我说燃烧的时候，他的头发真的着火了，于是他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把火扑灭。

“喂喂……台上是在闹哪样……”观战的小叹对这场打斗颇为费解，“他的头发怎么莫名其妙就着火了？”

“因为是搞笑漫画中的角色，所以在他身上会出现……‘听到槽点后摔倒在地’、‘在旁白的影响下行动’、以及‘为了笑果而发生超越物理准则的身体变化’等现象。”封不觉解释道，“当然了……这类角色身上最强的属性，恐怕还得是……‘不死’。”

他们说话之间，台上的撒奥瑟……已脱掉了披风。

“小子。”撒奥瑟逼视着卡内奇，“在本帝的面前耍花招……是无用的……”他神色渐狞，全身肌肉也紧绷起来，“既

然你喜欢自作聪明，我就让你体会一下什么叫绝望……”

“噢！为了大家，我不会输的！”此时的卡内奇也已认真起来，他摆出了空手道的基本架势，面向对手站定，准备对敌。

至此，这场战斗，才算真正开始……

第750章 无双武斗会（二十）

战意骤然，战端即开。

演武台上，撒奥瑟身形一晃，便化作一道虚影，飘然而出。

在《北斗神拳》的宇宙中，撒奥瑟的综合能力是可以排入前三的，无论力量、速度、技巧、智谋……皆是顶尖。

与北斗神拳“由内而外”的破坏方式相反，南斗圣拳，是以超高速切割对手，由外部直接进行破坏的“阳”之暗杀拳。

因而，撒奥瑟最强的一项，便是——速度。

“接招吧！极星十字拳！”眨眼之间，撒奥瑟便已来到了卡内奇的身后，双拳如疾风般打出一阵猛攻。

但他的拳头……统统落在了空处。

“哪尼？”见攻击落空，撒奥瑟心中一惊，“这小子竟能跟得上我？”

其实……他错了，卡内奇并不是“跟得上”他，而是“比他更快”。

此刻，卡内奇已然闪过攻击，并反绕到了对手的背后：“嘿！”

这位森林好小子并没有什么必杀技，他的攻击就是空手道中最普通的直拳而已，但……

“噗呃……”撒奥瑟后心中拳，痛苦地惨叫一声，跪倒在地。

这一拳所蕴含的力量，他的生平仅见，简直不像是人类打出来的。吐出一口老血之余，他不禁心道：“这小子……拳力竟比拉奥还强……”

“我赢了！”卡内奇面对跪坐在地的对手，丝毫没有补刀的想法，只是一脸肃然地握拳念了这么一句。

他毕竟是个日常搞笑漫里的角色，过分善良和天真……像圣帝这样的对手，怎么如此轻易就认输？

“哈啊……哈啊……”数秒后，撒奥瑟喘上气来，顺势做了一个翻滚，又到了卡内奇的身侧，“开什么玩笑！这才刚开始呢！”

卡内奇的视线一直跟着对手，见对方又要施招，便转身作挡。

“这次我不会大意了！”撒奥瑟扬起双手，斗气乍然而升，“南斗爆星波！”

南斗极招，拳风啸擂。

杀气激荡，破空而来。

卡内奇双脚分立，脚掌扒住地面（他几乎从来都不穿鞋袜），举起双臂在身前交错防护。

叱叱叱——

十字型的拳风如一只飞翔的雄鹰，突进而来。

卡内奇的双臂受击，血花似雪纷飞。

但，受此一招后，卡内奇竟也是一步都未后退，仍旧稳稳站在原地。

“这小子……”撒奥瑟心中燃起一股无名之火，刹那间，极招又起，“凤凰呼斗块天！”

此招，是一个与【灵识聚身术】相似的持续性状态技。虽然效果不如灵识聚身术来得显著，但优点是……没有什么副作用，施展时无需损耗自己的血量。

圣帝会用处出这招的理由不言自明，他已意识到……单论身体素质，卡内奇在他之上。

“觉悟吧！”撒奥瑟飞跃而起，向着对手斜冲下踢，“天翔群星脚！”

卡内奇自然是有觉悟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站到这个擂台上来……面对撒奥瑟的杀招，他神情一凌，转身便来了个神龙摆尾（一记朝天的回旋踢），以腿对腿，迎上了对手的南斗绝技。

“啊洽！”卡内奇的招式并没有什么酷炫的名称，他只会在发招时吼出一些奇怪的语气助词来配合呼吸。

砰——

两招相撞，发出斗气迸裂之声。

结果……竟是！

“咕！”由上而下攻来的撒奥瑟，反而被一股巨力顶回了天上。

他那蕴含斗气的招式被卡内奇那纯粹的力量给冲散，化为乌有；他的体内也是气血翻腾，被震出了内伤的感觉。

……

“简直毁人三观啊……”演武台下的七杀看了这一幕，喃喃念道，“这就是所谓的一力降十会吧……”

“当力量和速度突破到一定的境界时，‘格斗’的理念就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封不觉接道，“那时……精妙的‘招式’，反倒变成了‘多余的动作’。就好比两个可以一拳爆星的人对战，胜负的关键无非是看谁的拳头以更快的速度、更短的距离接触到对手的身体……”

“呃……觉哥。”小叹道，“你之前说，那个卡内奇五岁的时候，战斗力就堪比小悟空了，那他现在的实力呢？”

“虽然现在的他看上去很高壮，但设定上也只是十三岁而已……至于实力嘛……”封不觉若有所思地接道，“一脚可以踢碎整栋建筑物、毁坏金属物体就像捏纸团一样容易、认真点

的话可以在水面或墙壁上奔跑、抓着洛基在空阔的地方自转就可以改变台风的走向、发怒时可以在短时间内分开海洋……”

“最后那两条是什么情况……”花间的表情可真是精彩。

七杀则是一脸蛋疼地接道：“虽然我不知道那个洛基是谁……但总感觉有点同情他……”

同一秒……

“阿嚏……”演武台另一边的洛基打了个喷嚏。

“你怎么了？感冒了吗？”西多转头看着他道。

“呵呵……没什么。”洛基闭着双眼，露出他那副标准的欠打神态，“一定又有可爱的女孩在思念我了，一定是这样的……哈哈哈哈……”他双手抱胸，仰头大笑。

“我真以认识你这种人为耻……”西多扶额摇头道。

……

视线回到台上，经过了七八秒钟，撒奥瑟才回落到地面上。

站定时，他的双脚还在颤抖。这不仅是因为他从高处落下，更是因为先前和卡内奇“对脚”所致。

“这小子……是怪物吗……”撒奥瑟心中已是惊得无以复加，他一个穿着护胫，且有斗气加持之人，和一个光着脚，全凭蛮力的小鬼对脚，竟然完全不是对手，这实在是太伤自尊了。

“投降吧，你已经输了！”卡内奇保持着“高大严肃状态”，指着撒奥瑟说道。

“呵呵……呵呵呵呵……”撒奥瑟冷笑一阵，随即暴喝出声，“你以为自己在跟谁说话！”他昂然挺身，“帝王，绝不逃跑！”

喝声尽，身影动，撒奥瑟又一次冲向了卡内奇。

“来多少次都是没用的！”卡内奇目视前方，对手的一举一动全都尽收他的眼底。

“快看那个！”突然，正在奔跑中的撒奥瑟指着卡内奇后方大叫一声。

“啊？”卡内奇闻声一愣，一脸呆萌地将头朝后方转了过去。

“笨蛋！不要中那么明显的圈套啊！”洛基在台下大喊起来。

“他骗你的！卡内奇！不要上当啊！”西多也大叫着提醒道。

“诶？”卡内奇还是有点儿懵，没有立即反应过来。

“哈哈哈……大白痴！”撒奥瑟狞笑之间，已来到了卡内奇的身前，“就算有一身怪力，白痴就是白痴！”

话音未落，他便使出了自身最强之招……

但见撒奥瑟身形一展，整个人摆出十字星架势，一身金色斗气爆绽而出，直冲天际。

而卡内奇……到这会儿才堪堪回过头来，别说闪避，就是抬手阻挡都来不及了。

“南斗凤凰拳奥义——天翔十字凤！”撒奥瑟喝着招式名，发动了攻击。

卡内奇措手不及，被对手的奥义近距离命中……

一秒后，两人身形一错，撒奥瑟顺势收招，卡内奇应声倒地。

“太卑鄙啦！你这混蛋！”西多在台下怒喝道。

洛基也道：“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呵呵……哈哈哈哈……”撒奥瑟大笑起来，“一群无名之辈……妄想挑战帝王？”

他们以为，自己已经赢了，没想到……“呃……”两秒后，一声呻吟从他身后传来。

“嗯？”撒奥瑟回头看去，发现卡内奇还没断气，也没有失去意识，只是伤势过重，站不起来了，“居然还没死？”他念叨着，回身朝卡内奇走去，“哼……戏弄帝王的小鬼，让我送你最后一程吧。”

“卡……卡内奇！快认输啊！会被杀掉的！”西多见状，赶紧提醒道。

“认……认输……的话……”卡内奇艰难地念道，“大家……就回不到……原来的……噗啊……”

卡内奇的话还没完，撒奥瑟的脚便重重地踏在了他的后腰上，剧痛之感使其惨叫出声。

“是啊……我怎么会让你认输呢。”撒奥瑟冷笑，“我要你死！”

“可恶！你这卑鄙的家伙！”洛基已经忍不住想冲上台去了，无奈，在演武结束前，擂台周围的结界是禁止通行的。而以洛基的实力，还不足以用蛮力闯入这个结界……

……

“最后……是这样的结局吗……”看着台上的发展，七杀的不快全都显露在了脸上。

“确实太卑鄙了！”小叹接道。

花间也道：“什么帝王啊，根本就是个卑鄙小人嘛。”

“哼……是你们太天真了。”封不觉冷笑一声，“撒奥瑟的手段无可厚非，他只是针对对方的弱点进行突破而已。你们看……卡内奇本人，也没有半句怨言。”

他说得没错，正在擂台上被撒奥瑟践踏的卡内奇，既没有认输，也没有叫骂，他只是默默承受着攻击……承受着自己大意所造成的结果。

“客观上来说，这场比赛是公平的。败者，应该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封不觉道，“就算最后卡内奇输了，他也怨不得别人，要怨就怨自己太过呆萌，上了那种明显的当。”

“就算你这么说了……”七杀念道。

“我们的心态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转变得像你那样超然啊……”花间接道。

小叹则道：“觉哥，你就不能想想什么办法……帮帮卡内奇么？”

“想办法？”封不觉看向小叹，“你当我是神仙啊，你看……”他用眼神朝四周示意了一下，“那么多正道大神全都义愤填膺地瞪着台上呢，要有办法，他们早就动手了，还轮得到我么？”

“嗯……好吧……”小叹略有些失望地念道。

花间和七杀闻言，也都是神情一沉。

“呵呵……”看见他们的表情，封不觉就笑了，“我开玩笑的。”

“哈？”那三人顿时一怔，“真有办法？”

……

“哼……差不多……该了结你了。”撒奥瑟猛踩了卡内奇一阵，待后者几尽咽气之时，他才满意地念道，“把你的头给砍下来……作为结束吧。”说着，他已扬起了右手。

“不要啊！”“卡内奇！快醒醒啊！”西多和洛基那悲愤的呼喊，也已无法帮到他们的挚友了。

就在这生死时刻，忽地……

自远处，乍起一声暴喝。

“卡内奇！干掉那个家伙，我就请你吃牛肉火锅！”

叱——

话音落时，撒奥瑟的最后一击已经出手，可是……他的拳风，只割裂了地面；原本被他踩在脚下的卡内奇……竟在眨眼间不翼而飞。

“什么？”撒奥瑟神色陡变，“他还能动？”

隆隆隆隆——

下一秒，整个大地，都开始震动。

一股无形威压，竟透出擂台结界，影响到了现场的每个人。

而身在擂台上的撒奥瑟，已然被压得快要跪下了。

不可一世的圣帝，此刻只觉两脚发软，一种源自生物本能的恐惧，将他包围了起来，使其瞬间就冷汗遍体。

他已经感觉到了……一道高大的身影，已站立在了自己背后，并用野兽般的目光锁定了自己。

登登灯~登登灯等登登~登登灯~等灯登登——（PS：这段BGM叫《お兄さんは正义の使者》）

演武台上，凭空响起了气势十足的BGM……

没有人看清起死回生的卡内奇是怎样来到撒奥瑟背后的，人们只知道……圣帝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你……”撒奥瑟猛然转头，看向了对手。

此时的卡内奇，双眼透出炽白的光芒，整个人全身都燃烧着无形的力量，仿佛坚不可摧、无可匹敌的人形凶器，仅凭气势就让人有认输的冲动。

“岂……岂有此理……”撒奥瑟念道，“这个什么都不是男人身上散发出的这种力量到底是……”

“噢——牛肉火锅！！！”这是卡内奇爆种后道出的第一句，也是唯一一句台词。

“卧槽……”这两个字则是撒奥瑟在这一刻最真实的内心写

照。

砰——

一拳，仅仅是一拳，圣帝便败了……

正所谓……天下武功出升龙。卡内奇就是用一记升龙拳，把撒奥瑟给秒了……后者被打上天空，直入云霄，冲破结界，化为星辰……

“演武结束。”

“胜者，卡内奇古哈。败者，撒奥瑟。”

第751章 无双武斗会（二十一）

正当武斗会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在那无双原外，异空间的边界，一架宇宙飞船正从一个空间裂口中缓缓驶出，并停在了荒原之上。

待飞船停稳之后，舱门打开，几道人影从船内徐徐行下。

这一行人中，有一个十分特别的存在。

其他人都是正常在走路的，只有他……坐在一个球形的迷你飞行器里。

那个飞行器整体呈黑色，底座的四周安装着几个土黄色的气阀，远看起来……就像个悬浮在空中的、不带轮子的婴儿车。而坐在这个飞行器里的“人”，其体型也与人类儿童相仿。

当然了，从他露在外边儿的上半身来看……他并不是“人类”。

他的皮肤总共由三种颜色组成，分别为白色、紫色和粉色。他的脑袋上没有头发，只有一个深紫色的、高高鼓起的天灵盖，其头顶的两侧还各长了一根笔直的尖犄角；他的股后，长了一根颇为粗壮的长尾，从形状来看，接近于恐龙的尾巴。

其他方面……除了全身无毛，以及怪异的肌肉纹理和皮肤结构外，他应该也算是个“人型生物”。

“HO～”他一下飞船，就通过佩戴在左眼处的【战斗力探测器】发现了什么，“那个方向……聚集了大量战斗力极高的家伙呢……”

“嗯……”站在他身旁的一名美男子（撇开他的皮肤是浅绿

色、头发是深绿色这两点而言，他的长相和人类基本一致，确实也比较帅）沉声接道，“数量太多了，而且战斗力参差不齐……”他顿了一下，“看来……战斗力探测器也靠不……”他一边说着，一边就想伸手把自己脸上的探测器摘下来。

然而，坐在飞行器上的那位却出声制止了他：“且慢，萨波先生。”

萨波闻言，即刻停止了动作：“您的意思是？”

“那群人当中，很可能有人具备着‘远程感应’能力。”飞行器上那位接道，“带着探测器，虽然也算不上是绝对安全，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被人偷袭的状况。”

萨波看向对方，一脸崇拜地念道：“不愧是弗利萨大王，果然智虑周全。”

“哦HOHOHO～”弗利萨发出一阵阴阳怪气的笑声，又转头看向身边的另外两名跟班道，“邱夷先生，多多利亚先生。”

“是。”邱夷是一名全身皮肤呈深紫色，长了个屁股脑袋、章鱼嘴唇，头顶两侧还各有一个出气孔（他没有鼻子）的家伙。

“是。”多多利亚则是个全身长满肉刺的粉红色胖子。每次看到他，都不禁会让人想到……鸟山明是不是根据某种成人用品去设计的这个角色。

两名属下应声后，弗利萨便顺势下令道：“在演武台和古志城之外的地方，想必还会有些漏网的强者，那些人……就交给你们来处理了。”

“嘿嘿嘿……明白。”邱夷和多多利亚皆是生性暴戾、自以为是、且智商堪忧的家伙，所以他们接到个类似“打扫战场、清理杂鱼”的任务，还在那里洋洋自得、跃跃欲试。

“董卓先生。”接着，弗利萨头也不回地叫了另一个人的名字。

“啊，什么事？”一名胡子拉碴、身形矮胖、着深色战甲的

中年武将上前应道。

在无双世界中，董卓应该算是人气最低的角色，没有之一。设定上来讲……他就是个贪财好色、见风使舵，并整天高呼着“酒池肉林”的邋遢胖子。

在《无双OROCHI》的故事中，他就曾为了钱财而数次转投阵营；而且还时不时在一些外传剧情中做些绑架女将、屠杀百姓、欺凌弱小的事情。

在整个无双系列的游戏中，董太师基本是脏活累活一肩挑，当了个彻头彻尾的、毫无闪光点的小反派。为什么说是小反派呢？因为大反派是远吕智嘛……这年头，大反派都得既帅又强。就算不够美型，也得是狂霸酷拽、性格鲜明，该洗白时还得能洗白。

而小反派呢……就是那种让人鄙视、憎恨、厌恶，最后打个稀巴烂来发泄一下的存在了。

“董卓先生，接下来，就由你来充当先锋……”弗利萨说着，又抬手朝萨波示意了一下，“不用担心有人阻拦你……萨波先生，会和你同行的。”

道完这句后，弗利萨缩了缩脖子，朝飞行器里靠了靠：“我需要休息几个小时，来适应一下这个空间的大气和重力。这期间……就由特战队的诸位来负责飞船周边的警戒工作。”

“明白！”弗利萨话音未落，他身后五个体型各异、骨骼惊奇的手下便齐声做出了回应。

“等我休息完了，想必挡路的杂鱼们也都差不多被收拾干净了……”弗利萨闭上了眼睛，“届时……就由我亲自去会会那远吕智……”

……

同一时刻，演武台边。

“唔……这是怎么回事……”一位身穿灰白色道袍，披紫色

锦缎，发如冲天笞帚，面纹阴阳道印的方士，忽地转过头，用一种惶惶不安的眼神，望向了远方。

“怎么了？左慈大人。”站在他身旁的赵云见状，即刻开口问道。

“那个方向……”左慈目光不转，口中喃喃回道，“突然出现了很强的邪气……”

“邪气？”赵云念道，“是远吕智的手下在谋划着什么吗？”

“不……就算是妲己或者平清盛……也没有那种程度的力量。”左慈沉吟道。

“哦？”站在左慈身旁的另一名黄衣方士言道，“竟有这等事？贫道怎么没感觉到？”

“呃……张道长……”赵云本想说他道行不够，但想了想，还是给对方个台阶下比较好，“会不会是因为您的轰火神杖在先前的决斗中折断了，影响了您的能力？”

“哦~有道理。”那黄衣方士，正是无双系列中担任初期BOSS次数最多的一名角色……张角。

“这位道友……”此时，忽又有一人，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你也感觉到了吗？”

正在对话的三人循声转头，看到了一名紫衣道者……

此人生得器宇轩昂，身姿挺拔，一头长发随风飘飞，一身紫色衣衫华丽不凡。

他头戴道冠，抚琴背剑；气质脱俗，仙风道骨。

他……乃是道境玄宗六弦之首——苍。

“原来是弦首，失敬失敬。”左慈和张角见了这位大仙，皆是恭敬地作揖一拜。

“二位道友无须多礼。”苍回礼后接道，“适才，我也感觉到了，那个方向……”他举目张望，并扬起拂尘指道，“突现一股极强的邪气，其狂盛之势……甚至隐隐胜于那古志城上的

远吕智……”

“什么！”赵云闻言，神色陡变。

同一秒，周围有许多听觉比较灵敏的强者，也纷纷转过头来，看向了弦首。虽然演武台上的较量还在继续，但……那些人的注意力，已不太可能再回到擂台上了。

……

另一边，古志城中。

正在主殿中对平清盛讲话的远吕智，忽然陷入了沉默。

数秒后，他又忽然笑了起来……

古志城上下，从来没人见过远吕智这样笑……

“呵呵呵……哈哈哈哈……”这位性格漠然、冷酷的魔王，竟发出了如此畅快的、兴奋的笑声，“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他没头没尾地来了这么两句，然后，再度将视线投向了平清盛。

那怪僧被远吕智这么一瞪，顿觉浑身的血都凉了。

下一秒，平清盛好似是发疯了一般，大喝一声，猛然暴起，将手中那串巨大的念珠扬起，并催动珠上的魔气……轰然爆开！

第752章 无双武斗会（二十二）

“哼……终于露出马脚了吗！”立于远吕智身旁的妲己早有防备，几乎在平清盛出手的瞬间，她已做出了反应。

电光火石之间，一对悬浮于半空的魔珠迎上了那四散旋飞的念珠。

妖气与魔气在半空碰撞，衍出阵阵黑紫色的光影。

“就凭你也想在这里撒野？”化解了平清盛的突袭后，妲己立刻操控着【崩国】（那对魔珠的名称）趁势追上。

然……

就在妲己力挡魔气之时，平清盛已悄然远退，并准备好了第二招。而他这第二招的目标……俨然是这主殿的穹顶。

砰——

光影未散，又起一声爆响。

很显然，平清盛适才那暴起施为，只是虚晃一枪。他真正的目的……是在建筑上方打开一条通道，以便自己逃出生天。

平清盛很清楚，凭自己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对魔王造成什么损伤。就是和妲己一对一，他都没有获胜的把握，更何况这主殿内还坐着数十名魔将……真要是打起来，那他就死定了。

说时迟，那时快……妲己刚刚迈出几步，平清盛就已化气一遁，从他自己打出的窟窿里溜了出去。

“不必追了。”远吕智的声音即刻响起。

这句话，主要是说给妲己听的，同时也是说给主殿中的众魔将听的。

“可是……远吕智大人……”妲己好似还想说些什么。

但远吕智沉声打断道：“无妨……”他重新闭上眼睛，托腮斜坐，“平清盛的忠诚，是建立在‘对力量的痴迷’这个基础上的。他会背叛我，就表明……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加强大的主人。”

“诶？怎么可能会有人比您更强呢？”妲己媚笑道，“您可是无敌的……”

“这世上……”远吕智没有心情去听妲己的奉承，所以他又一次打断了对方的话，“……是不存在所谓‘无敌’的。”他说这话时的语气……意味深长，“这点……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

古志城下，演武台。

“下一场……”前一场战斗刚落帷幕，报场雕像便接着喝道，“由……枉叹之，对……宁宁。”

“啊啦～轮到我了呢。”被点名时，宁宁正站在她的丈夫（丰臣秀吉）身旁，与其聊着天。她的样子看上去还是比较轻松的，听到自己的名字后，她只是随口念叨了一句，便走向了擂台。

“不妙啊……轮到我了呢……”而另一边，同样是被点到名，小叹的反应可就大多了，“对方怎么说都是无双武将，就算实力不及远吕智麾下的魔将那么强，也绝不可能让我轻松应付过去的……”

“加油吧，祝你在决斗中玩儿脱挂点。”站在小叹附近的觉哥，又一次面带微笑地说出了很不中听的台词。

“我也会给你加油的。”七杀也在旁接道，“不过……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你能败在我的手上。”

“我事先声明啊，假如你被打个半死不活，我可不会给你疗伤的哦。”花间也适时地补上了一刀。

“喂……个个儿都盼着我死啊……”小叹虚着眼，回头望着那三人吐槽道。

“只是提醒你一下，不要忘记这个剧本是无差别对战的杀戮游戏，基本的对战意识你得有。”封不觉正色补充了一句。

“呵呵……”小叹干笑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径直走向了擂台。

他还没走远，封不觉就已转头朝着另一个方向去了。觉哥要找的人自然就是……六弦之首·苍。

……

异空间边缘，某座沙丘之上。

嘀嘀——嘀嘀嘀——

邱夷一边用舞空术（《龙珠》中的功夫，最初属鹤仙流一脉；Z系列开始后，几乎所有强力角色都会，原理是操控体内的气对抗地心引力）向前猛进，一边按动着战斗力探测器，其口中还念念有词：“奇怪……之前分明查到这里有个战斗力一万左右的家伙，怎么到了这儿以后……信号反消失了。”

“哼……果然来了啊。”忽然，风中传来一声淡然的沉吟。

“呃咳……咳……既然来了，那就留下吧。”另一个温文尔雅，却咳嗽不止的声音紧随其后响起。

二人话音未落，沙丘上空光芒迸现，一个金白双色所构成的法阵赫然浮现，将邱夷周围数十米的范围都圈了进去。

同一瞬，邱夷只觉身体一沉，整个人重重地坠倒在了沙地上。

“这……怎么回事？重力突然变强了？”邱夷可不知道“阵法”是什么玩意儿，不过他大概能猜到……自己是中了某种陷阱，“谁在那儿？是谁在算计我？”

“咳……咳咳……”伴随着咳嗽声，一道孑然孤影，飘然而

来，“极目冷眼笑苍云，寂寞一生傲天穹。”

诗号既出，身份便已明了。

此人乃“文武冠冕”——寂寞侯，霹雳世界数一数二的智者。

“我还是不理解……”两秒后，另一道身影也出现在了沙丘旁，“……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每次出场都要念诗。”

这位仁兄的画风和寂寞侯迥然不同……寂寞侯一身白衣华服、头戴钗冠，背背一把附带剑穗的长剑，相貌是温文尔雅、面如冠玉；而这位……身穿一袭款式非常简单的米色粗布衣裤，肩披米色披肩，腰上配着一把宽刃长剑。虽然他长得也挺帅，但……他的皮肤是青灰色的，而且肤表还点缀着许多花岗岩般的深灰色石痂。淡紫色的头发和尖尖的耳朵，似乎也都说明了……他不是纯粹的人类。

这位，乃是杰路刚帝士·克雷依威斯（Zelgadiss Graywords），具备邪妖精和岩石人之力的合成人，被称为“冷酷的魔导剑士”。

“嗯？”邱夷分别看了寂寞侯和杰路刚帝士一眼，战斗力探测器上反馈来的数字，让他露出了冷笑，“呵……为了能战胜我邱夷大爷，你们两个特意布下这个陷阱的是吗？”

“咳咳……咳咳咳……这个阵法，本是为平清盛准备的。”寂寞侯咳着接道，“直到不久前……我感觉到你和你的同伴闯入了这个以空间，于是，我们改变了目标……”

“我也可以看出来，你比那个怪僧要强一些。”站在阵法另一端的杰路刚帝士一边接话，一边已甩开披风，拉开架势，似乎是准备发动攻击。

第753章 无双武斗会（二十三）

“所以……我就不客气了……”话至此处，杰路刚帝士已开始了咏唱，“大地，遵从我的意志！”

魔能始动，身形即随。

咒文出口之时，杰路刚帝士已单膝跪地，将魔力集中于手掌之上，擎地一喝：“地击冲雷！”

叱——

伴随着一声厉响，一根岩脉尖刺突从邱夷的身下破沙而出、拔地而起。

“唔呃——”受到阵法影响的邱夷行动困难，躲闪不及，后腰处被扎了个正着。

但……

“切……居然没能贯穿他的身体……”杰路刚帝士看着被刺向天空又坠落下来的对手，冷冷啐了一句。

按理说，“地击冲雷”这个级别的攻击系精灵魔法，要贯穿血肉之躯是轻而易举的，就算中招者身上穿着坚钢铠甲也没用。

可惜……邱夷身上穿的，并不是什么坚钢铠甲，而是龙珠宇宙特有的“战斗服”。

这种战斗服，集防御力、韧性、轻便、合体的优点于一身，极度强悍。如果以游戏中的品质来分级，那是妥妥儿的【传说】级。

首先说防御力……无论面对气功波还是拳脚，战斗服都可以有效地、大幅地减少其作用力；有些威力一般的气弹，打在这战斗服上就直接散了，连躲都不用躲。

再说韧性……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在《龙珠》“赛亚人篇”的最后，变身成巨猿的贝吉塔，身上就穿着一件战斗服，而那套衣服……在其变身后，仍然没被撑爆……

至于轻便、合体，和韧性多少也有些关系，这战斗服的材质就好似是一根撑大三百倍后仍能复原成原始大小的橡皮筋，穿上以后毫无负重感，且活动自如。可以说……在战斗力低于五十万的层面上、在纯粹靠物理伤害对决的战斗中……这样一件战斗服，是足以改变最终胜负的。

这也是为什么，正中地击冲雷（这招造成的是物理伤害）的邱夷，只是受了一点点损伤而已，连伤筋动骨都算不上……

“噗……呸……”邱夷吐了几口吃进嘴里的沙子，重新站了起来，恶狠狠地瞪着杰路刚帝士道，“混蛋……竟突然就攻过来了……”说着，他猛然抬起一臂，暴喝出声，“战斗力只有一万的渣滓，给我去死！”

喝声起，杀意扬。

刹那间，但见一道轰然威能自邱夷掌中飞出，朝杰路刚帝士直冲而去。

邱夷好歹也是战斗力一万八左右的男人，与当年初征地球的贝吉塔不相上下，即便在阵法限制下，他依然可以放出威力骇人的气功波来伤人。

“咳……咳咳……”

一阵轻咳，带出一道飘然身影。

早已料敌机先的寂寞侯，等得就是这一刻。

弹指间，只见寂寞侯飞身闪出，来到了气功波飞行的轨迹上，荡剑一挑，极招应出：“孤舟夜灯一掌剑。”

剑锋一闪，真气绽开。

光影交错之间，邱夷外放的能量，竟被寂寞侯给反弹了

回去，而且……其威力更盛了一筹。

“什么！”邱夷见势一惊，赶紧举臂格挡。

杰路刚帝士见状，也乘势追击，霎时间，他高速侧移了数米，口中咒文又起：“光啊，请将所有闪耀集中到我身上，打破这深渊的黑闇吧……”

咒文未止，一支魔法形成的白色光辉之枪已在其手中骤然凝成。

这次……杰路刚帝士吸取了刚才的教训，选用了一个精神系的、威力更加强大的魔法……

“烈闪炮！”

因为体内有邪妖精的力量，杰路刚帝士的施法速度和魔力都远超普通人类，即使撇开其卓越的体术能力，在使用魔法这方面，他也是一流魔导士的水准。

因此……这一击的杀伤力，绝不会比邱夷的气功波要弱。

嘭——轰——

两声略有差异的爆鸣，几乎在同一瞬响起。

邱夷为了防住正面袭来的气功波，其侧身便露出了破绽，烈闪炮正中其肋部，透体而入。

“可……可恶……”沙尘散去时，邱夷已口吐鲜血（不过他的血不是红色的），倒地难起，“我怎么可能……会死在……这种……”

“虽然你的战斗力是比平清盛要高一些。”杰路刚帝士一边说着，一边走入了阵法中，“但实战经验、应变能力和智谋……全都弱得可笑啊……”

“你……你居然……”邱夷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望着对方的身影不断逼近。

“居然可以如此轻松地在五十倍重力下走动是吗？”杰路刚

帝士冷冷接道，“哼……你不是戴着探测器呢么，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嘀嘀嘀——

邱夷视线的焦点，随即就移到了眼前的战斗力探测器上，两秒后，他神色陡变：“哪尼！开什么玩笑……你……你的战斗力刚刚还只有一……”

“一万……”杰路刚帝士打断了对方，“……只是我这个合成后的身体所代表的战力而已，哪怕我现在闭上眼睛睡觉，探测器显示的也是一万。”他顿了一下，“我认真起来的实力，以及魔法发动时的瞬间战斗力……要对付你，绰绰有余了。”

说罢，他已抽出了腰间的佩剑，迅速果决地给了邱夷最后一击……

……

同一时间，无双原某处。

“哼……到处都是些没什么骨气的杂鱼啊……”在空中飞行的多多利亚一边摁着战斗力探测器，一边念道。

他的清理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已清理掉了好几队在外巡逻的魔兵魔将，以及五六个由拋点兵长把守的据点。

就在他用舞空术飞往下一个有诸多战斗力聚集的地点时，忽然，荒原上的一道人影……进入了他的视线。

“嗯？”多多利亚个性蛮横凶残，很喜欢虐杀弱小，所以他是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

呼——

一个爆气加速，他就飞到了那个人影前方，并极有气势地轰然落地。

“嘿嘿嘿……”多多利亚狞笑着拦在对方面前，“原来只是个普通的大叔而已吗……让我看看战斗力……”

嘀嘀——

“哈哈哈哈……”多多利亚看到战斗力探测器上显示的数字，当时就笑了，“战斗力只有五的渣滓。”

“那个……”站在他对面的大叔，一脸淡定地看着多多利亚，“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第754章 无双武斗会（二十四）

“什么事？”多多利亚面露凶狞之色，将对方的问题重复了一遍，“我还需要跟你这种渣滓费口舌吗！”他咆哮一声，扬手就是一道气功波打了过去。

轰——

一声爆响，烟尘骤起。

在这种距离上突施杀手，对手本就是极难闪避的。别说是战斗力只有五的大叔了，就是弗利萨这战斗力五十几万（第一形态下）的怪物，都未必能反应得过来。

被气功波扬起烟尘未散，多多利亚就准备离开了，因为他觉得……那个大叔百分之两百已经被轰得渣都不剩了。

然而……

“我说……”两秒后，那个大叔的声音又一次从烟尘中响起，“你这是在做什么？”

“哪……哪尼！”多多利亚闻声，当即一惊。

“你突然从天上飞下来，拦在我的面前。”大叔的话还在继续，“突然就很不礼貌地称我为渣滓……”在其说话之间，烟尘渐散，“突然又出手攻击我……”他顿了一下，“你要是不好好解释清楚的话，我可要教训你了。”

“这家伙……”多多利亚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稍稍冷静一些后，他朝后方退出了一段距离，抬手摁了几下眼前的战斗力探测器，结果……探测器上显示的数字没有变化，依旧是“5”。

“开什么玩笑……”多多利亚恶狠狠地念道，“战斗力只有五的男人……怎么可能从刚才那招下存活……”他想了几秒，得出了一个自欺欺人的结论，“难道……是我一时大意……打

偏了？”由于智商有限，他越想越觉得这个结论是对的，于是，“呵呵……没错……一定是这样的……”

“那个……”大叔看着自言自语的多多利亚，露出了些许不耐烦的表情，“你在那儿嘀咕什么呢？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哦。”

“混蛋！”多多利亚暴喝一声，“竟让我多多利亚大人向你这战五渣道歉？”他一边说着，一边已使用舞空术升到了半空，并凝气聚劲，“这次老子可不会打偏了……我要把你轰个稀巴烂！”

“这样啊……”大叔抬头望着多多利亚，冷静地言道，“虽然我不知道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但既然你已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话音落时，大叔的身影……就从多多利亚的视线中消失了。

“嗯？怎……怎么回事？”多多利亚又一次陷入了错愕之中，“他去哪儿了？”

由于没掌握“感知”对方身上“气”的能力，多多利亚在战斗中基本是依靠视觉来捕捉对手行动的。如今对方从其视线中突兀地消失，他的第一反应自然就是去求助于战斗力探测器。

也就在这一瞬……他从探测器上看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数字。

嘭——

那个数字只闪现了一秒，探测器就因数据过载而爆炸了。

同一秒，大叔的身影出现在了多多利亚的正前方。

直拳……一记十分朴实的直拳。

这是大叔在这场对决中使出的第一招，也是最后一招……

大叔不会飞行，他只是跳了起来，跃到对方的面前，对着面门来了一次几乎毫无技巧可言的攻击。

可下一秒，多多利亚的头部就像个被砸开的西瓜一般……“咵嚓”一响，其脑壳中的体液和流质瓢泼而出，宣告了一条性命的终结。

一名战斗力两万两千的战士，就这样交代在了这里。

杀死他的大叔，名叫铃鬼……今年88岁，人形魔界人。

从外表来看……铃鬼就是个很普通的中年上班族（魔界的）。

平日里，铃鬼大叔待人接物谦逊沉稳、温和有礼。在家中，他是好丈夫、好爸爸；在单位，他是好前辈、好榜样……

不过，在必要的时候……铃鬼大叔也可以发挥出一份堪称“无敌”的战斗力来。

……

话分两头，再看萨波和董卓这边。

朝着古志城下一路疾行的二人，很快便来到了由伊达政宗所把守的那座吊桥前。

董卓根本没有和对方交涉的打算，他直接躲在远处，指示萨波去干掉拦路的伊达。

萨波倒也无所谓，不就是杀个把人嘛，作为弗利萨手下的得力干将，他参与过的“灭星行动”都不计其数了，莫说桥头那百十来号人，就算是几十万、几百万、乃至几亿……对他来说也不过是个数字而已。

因此……萨波毫不犹豫地飞到了半空，对着桥头来了一发威力惊人的气功波。

这样一道波，在“龙珠宇宙”的地球上，估计可以毁掉半座城市；但在这个异空间里，这一击的威力最多也就能影响半

径一百米的范围。

又因为伊达所处的位置正好是结界的边缘，萨波的气功波威力被结界抵消了几分。所以……在一阵炫目的爆鸣后，桥头的魔兵们是死光光了，而伊达只是轻伤而已。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过后，伊达二话不说，夹起尾巴就往古志城跑……他也明白，眼前的对手不是自己能对付的，该撤退时就得撤退，枉送性命的事情他可不干。

“哈哈哈哈……伊达那小子，跑得可真快。”待桥头被清空以后，董卓厚着脸皮跟上来了，并且得意地大笑道，“想必是被萨波先生的实力给吓到了吧。”

“哼……”萨波低头冷笑，“原来投靠了远吕智的‘无双魔将’也不过如此……”他潇洒地甩了甩头发，念道，“照这样看来……除了远吕智之外，其他那些家伙全都不值一提啊……”

“哈哈……说得对。”董卓笑道，“我也觉得……以那帮家伙的战力，根本不需要弗利萨大王出手，由萨波先生你出马……就能全部搞定了。”

“呵……你过奖了，董将军。”萨波摊开双手，闭着眼睛耸肩道，“那帮战斗力几百到几千不等的杂鱼……数量还是挺多的……想全灭他们，还需费一番功夫。”

他们两人自鸣得意地交谈了几句，然后就继续前行，向着前方数公里外的演武台去了……

……

同一时刻，演武台上。

“演武结束。胜者，枉叹之。败者，宁宁。”

一场决斗正好落下帷幕。

这场决斗，全程都显得波澜不惊……在几轮短暂的、点到即止的交锋过后，宁宁就选择了认输。

作为一名忍者，在擂台上明刀明枪地论武，本就是比较

吃亏的。宁宁也不是那种会和人拼命的死心眼儿，她很清楚……自己的实力应该是排不进在场前十位的。所以，她只是象征性地和小叹过了几招，在确认了对方的速度不在自己之下后，她便果断地投降了。

“唷，小哥，接下来你要连我的份一起加油哦，我看好你哦。”结果公布后，宁宁还对着小叹亲切地笑了笑，道了这么一句。

“呵……呵呵……”小叹挠了挠后脑勺，干笑道，“我会努力的。”

另一边……

比起擂台上的和谐景象，擂台下可是暗流汹涌。

此刻，已有不少察觉到弗利萨一伙儿入侵了本空间的无双豪杰聚集到了苍的周围，与其一同商讨起了对策。

还有很多人是在听到了这边的状况后跑过来帮忙的，这其中……也包括了封不觉。

当然了，觉哥会这么热心地来“帮忙”，自然有他个人的目的……身为玩家，他出谋划策时的出发点和这些NPC必有不同。

不过，乍看之下……他的计策还是很靠谱的。

“嗯……疯兄这招‘驱虎吞狼’之计，确是上策。”

“没错，如若此计得成，远吕智和弗利萨之间必是一伤一亡。”

“无论最后哪方落败，远吕智魔军的军势必将有损，这是我们攻陷古志城的大好机会……”

“只要魔王毙命，城中咒印被毁，我们的空间就可以尽数归位了。”

在封不觉的一阵忽悠之后，包括苍在内的多名高手都纷纷对他的计策表示了赞同。

“那么，姑且就按照疯兄所说……我们在保存自身实力的前提下，让弗利萨和远吕智来个虎狼相争……随后我们再伺机而动。”苍一边说话，一边看向了与擂台相反的那个方向，“但……眼前有个问题亟待解决……”他顿了一下，又转头看向封不觉，肃然问道，“我们该怎么对付正在逼近的那个强敌呢？”

“哦~那个啊。”封不觉一脸轻松的样子，回道，“交涉的工作……就交给我好了。”

就在他们对话之际，萨波和董卓的身影，已出现在了目力可及的范围之中……

“下一场……”擂台边那负责报场的铜狮子雕像可不管这些，只要武斗会还在进行，天塌下来它也是该报啥报啥，“由……”

可惜……这次它没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嗡——

能量呼啸之音，划破长空。

自空中飞来的萨波抬手一绽，一道橘红色的气功波便正中了擂台边报场雕像，引发了剧烈的爆炸。

这一击，击碎了报场雕像，也击碎了这武斗会的秩序。

一场乱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第755章 超次元乱斗（二十五）五虎的挑战

“喂喂……还能不能愉快地玩耍了……”这突如其来的强袭，让封不觉都不禁心道，“连招呼都不打就直接动手了啊……”他转头望向了正以超高速飞来的萨波，“还是说……这就是他打招呼的方式么……”

“报场雕像被毁之后……主线任务仍没有变化吗……”另一处，七杀的第一反应是去看游戏菜单，“看来武斗会依然在继续啊……”

“很好……还没等到我的名字被叫到，变数就来了。”花间心中则是暗喜，虽然她也不知道眼前的状况会怎样展开，但作为五名玩家中单兵作战能力最差的一位，她肯定是希望这潭水越浑越好。

“什……什么情况？”至于刚从擂台上走下来的小叹，只是一脸莫名地四处张望着。

除了他们几人外，剩下的一名玩家……即正在听取风之痕讲义的若雨，好似根本没有注意到周遭正在发生的剧变。此刻的她，已然神游剑境之中……

叱——啪，啪。

破空声过，两道人影先后落地。

其中一人，大家都认识……董太师（董卓并不会飞，是萨波将他拎过来的）。他身长八尺，腰大十围，肌肥肉重，面阔口方，脸上一大把蓬乱的络腮胡，更显其相貌粗鲁狰狞；他头戴奇形束冠，身穿金蛮狮子甲，内衬紫红宽袍，手中持一把【阿修罗】砍刀……可谓体貌粗鄙，凶横昭然。

而另一人……大家都不认识。他绿发碧肤，女相男身，生得十分秀美阴柔，脸上还佩戴了精致的额饰和耳环。其上

着战斗服，下着一条蓝色紧身三角短裤，双腿包裹两条深蓝色紧身过膝长袜，双臂套着两条紫色紧身薄袖，背上还披着条蓝色披风。

多年后想来……这货的造型着实是雷点十足，要形容的话，这身装扮……就像一个企图伪装成基佬的直男，因品味太差，最后打扮成了一个威武的变态。

“来自各个空间的战士们哪……我，萨波大人，在此向你们宣告……”萨波双手抱胸，昂然而立，朗声言道，“伟大的宇宙霸主——弗利萨大王，已然莅临此地……”他的目光扫过众人的脸，“拜服于吾王麾下，你们便可保全性命，否则……你们将和这个空间一同毁灭！”

“疯兄……”此时，苍压低了声音对封不觉道，“你觉得还有和他交涉的必要吗？”

“弦首放心……我自有办法……”封不觉虽然嘴上说着有办法，但他心里其实也没底。

就在觉哥酝酿好了一些说辞，准备上前展开忽悠之际，突然……

“萨波……是吗……”一个深沉的、带有重音的声音从空中传来，如同神之箴言，“是谁给你的权利和胆量，来干扰本王的武斗会？”

所有人，包括萨波都听出来了，说话的这位……是远吕智。

嘀嘀嘀嘀——

萨波抬起头，摁了几下战斗力探测器，屏幕上反馈出的数字是——六十万。

“岂……岂有此理……”萨波心中暗惊，“竟然比弗利萨大王的第一形态还要高……”但两秒后，他又冷静下来，“哼……不过，这也是意料之中的……若没有这份战力，他也不可能让那么多战士都束手无策。”他抹了把鬓角的冷汗，自我安慰

般念道，“反正在弗利萨大人的‘真正实力’面前，你也不过就是个蝼蚁罢了……”

念及此处，萨波抬头高声应道：“你就是远吕智吧？哼……”他故作镇定地说道，“我看你还是挺强的……如果你能归顺我们弗利萨大王的话……”

“所以……”远吕智打断了萨波的话，“你的回答就是……弗利萨，对吗？”

很显然，魔王才是这次对话的主导者。

“切……我劝你别用那种语气直呼大王的名讳……”萨波面露恶色，“弗利萨大王的实力，和你这种人根本不是一个次元的！”

“是吗……”远吕智的声音和语气毫无变化，“那很好……本王，期待着……他的到来。”

话音未落，高空忽降一道紫光。

那妖芒不偏不倚地击在了原本放置铜狮子雕像的地方（此时已成了一个凹坑），眨眼间，紫光一凝，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雕像。

“但在他来之前……”两秒后，远吕智接道，“你最好遵守本王的规矩。”

“可……可恶……”萨波从牙缝里挤出几个音节来，但迫于对方的威压，他不敢多话。

同为弗利萨的左膀右臂，萨波可比多多利亚那个头脑简单、欺软怕硬的货色聪明多了。当年……正是萨波，由于担心赛亚人会威胁自己的地位，故而向弗利萨提议灭绝赛亚人。可见其残忍无情、且颇有城府。

这样一个人，是不会吃眼前亏的。他很清楚，现在弗利萨大王远在别处，要是激怒了远吕智，自己这战斗力两万四（当前形态）的存在，分分钟被打得灰飞烟灭。所以……他决定暂时忍了。

“好……你想怎么样？”萨波稍稍花了几秒，调整了一下情绪，随后问道。

“强者们啊……”这一瞬，远吕智的语气……变了。这回，他不是在跟萨波一人讲话，而是在对演武台周围的所有人讲话。

“从现在起，武斗会改为挑战制。”远吕智接着说道，“就由这位萨波先生，作为‘守擂者’，任何在先前的决斗中未被淘汰的人，皆可上擂挑战。”他顿了一下，“人数……每次一到五人。”

说到这儿，智爷停顿了一下：“萨波，你可有异议？”

“哼……就这帮货色……”萨波听完规则，又粗略地探测了一下在场这些人的战斗力，觉得毫无压力，“一起上都无妨……”他给出了非常嚣张的回应，“我就如你所愿，陪他们玩玩儿好了。”

“很好……”远吕智接道，“那么……各位继续吧。在弗利萨来到此地之前，如果有挑战者可以战胜萨波，那本王就立即驾临，以一己之力……与在场的、剩下的所有人……分个胜负。”

言毕，魔音止。

演武台四周，肃然一片。

数秒后，议论声自各处陆续响起。

而讨论得最为热烈的一群人，无疑就是弦首与其周围众多的谋士斗将们。

“这……”苍若有所思地言道，“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站在他身旁的一名持刀谋士（岛左近）点头念道：“没错……只要快速解决这个萨波，我们便能以‘所有人’，而非‘十个人’的战力去对抗远吕智。这样一来……胜算大为增加。一旦远吕智战死，失去复活能力的魔军基本不堪一击，届时，

我们便可迅速攻陷魔城，解除咒印。等各个时空归位后，那个弗利萨大王……也就无法威胁到我们了。”

“真有这么简单吗？”封不觉的态度，却并不乐观，“既然远吕智有自信……让古志城中数量庞大的魔军悉数按兵不动，由他自己单挑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那就表明，他至少有着五成以上的把握……可以赢。”

“哼……是那家伙太自大了吧。”另一名手持斗扇的谋士（石田三成）冷哼道，“我可不信，在场那么多无双豪杰一起上，会输给他一人。”

“说到自大……”这时，姜维抬手朝擂台的方向指了指，“我们眼前的当务之急，是先把那位‘萨波大人’给解决掉吧。”

他们说话时，萨波已是身形一纵，飞上了那无双演武台。

“哼……作为弗利萨大王到来前的余兴节目，确实也不错呢……”他闭着眼睛，立于擂台中心，气焰嚣狂地言道，“来吧……随便谁都好，让我萨波大人来教教你们……我和你们这些下等战士有什么不同。”

“狂徒！休得放肆！”

萨波立足未稳，一声怒喝便已传来。

呼呼呼呼呼——

五道人影，自五个方向，不约而同地跃起，跳至那擂台之上。

那五人，皆是威风堂堂，勇冠三军，武艺盖世，天下无双。

有道是……

马骑赤兔行千里，刀偃青龙出五关。

丈八蛇矛黑面神，阵中喋血人丧魂。

快马追风一杆枪，百万雄师锁当阳。

狮盔银铠玉面郎，白虎星君转世将。

金锁甲中霜雪凝，不负千古虎将名。

杀上演武台的五位，不是他人，正是那蜀中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

“本场……”这一刻，被重塑后的报场雕像，又一次用其兽吼之声宣道，“本场挑战者……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

“哦？”萨波通过战斗力探测器分别看了下他们五人的战斗力……两千到三千不等，他随即面露冷笑，“呵呵……你们五个先来领死吗？好啊……”

呼！

萨波一言未尽，擂台上忽起一声异鸣。

原来……那五名无双武将竟在同一瞬开启了无双，使出了一招仅他们五人合力方可发动的“超无双奥义”。

第756章 超次元乱斗（二十六）天下封刀

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豪龙胆、龙骑尖、破邪旋风斩……五把凶兵从五个方向同时袭来。

砍、扫、刺、挑、斩……五式同出，神髓合一！

五虎上将，配合无间，共同向着演武台中心的萨波发动了一招全方位、无死角、且威力惊人的组合攻击。

“嗯？”看着战斗力探测器上飙升的数字，萨波心中一诧。

但……也仅仅是一诧罢了。

“哼……不过如此！”萨波道了一句，随即轻喝一声，“喝——”

气劲一爆，战力已明。

两万四千的战斗力非同小可，在场的所有豪杰，在常态下的战斗力，基本都不超过三千，达到五千以上的人……不足三成，一万以上的则是寥寥无几……虽然他们的战斗力会根据战斗的情况而变化，但比起萨波来……确有差距。

五名全身覆盖着无双斗气的无双武将，发动出的“超无双奥义”，战斗力也不过一万五千……最关键是，这招说到底还是以物理攻击为基础的招式。

萨波将气外发，形成一股无形力场，直接避免了在物理层面上与敌方的兵刃进行接触，因而……那一万五的战力，根本没能真正发挥作用。

结果……关张赵马黄的这次冲杀，被萨波的外气所挡，反震回去。他们非但没能对萨波造成伤害，还各自被震出了些许内伤……

见此情景，在场的诸多豪杰皆是倒吸一口冷气，面露凝

重之色。

“五位将军面对强敌，起手就用出最强之招，这个策略是没错的，但……”在远处观战的苍评论道，“根基上的差距，和战斗方式的不同……注定了他们会铩羽而归。”

“弦首所言有理，只是……”周瑜在旁接道，“其他大部分观战者，恐怕都不会想到……使出绝招的五虎上将，竟没能伤到对手分毫……”他神色微变，“经此一幕，他们对萨波的评判、以及对敌时的心境……很可能会有所改变。”

周都督分析得很正确，在台下围观的武者们可没有什么战斗力探测器，他们中很多人……甚至都没听说过“战斗力”这个名词。这些人评断对手是否强大，自然是靠“看”的。

五虎上将联手，无疑算是无双宇宙中最强的组合之一了，他们的最强合击竟也无功而返……这不禁让所有来自无双系列的角色们心生黯然……

甚至是来自其他宇宙的一些强者们，也同样感受到了情况的严峻性，开始议论纷纷……

“我就知道……远吕智不会那么客气的……”

“原来这个叫萨波的娘娘腔那么强吗……”

“这样下去，别说挑战远吕智了，这个萨波就够咱们喝一壶的了……”

恐惧……是会传染的（无论化学还是心理层面）。

哪怕是一丝惧意，只要在人群中蔓延开，也可能像滚雪球一般……最终演变成一种无法抑制的气氛。

“切……一帮没骨气的家伙，我们还没输呢！”擂台上的张飞听到了台下的那些言论，暴喝出声。

虽然这回他没能喝出“吼断桥、水倒流”的效果，但气势犹在。

台上的五虎上将当即重整旗鼓，欲与萨波再斗个数百回

合。

然而……萨波又岂会给他们这种机会。

“哈！”一声虎吼，带出一道能量冲击。

萨波不由分说，先对着张飞所在的方位来了一发气弹。

气功波这玩意儿，确实就是厉害。龙珠宇宙中的人，强就强在他们可以运用体内的“气”，并将这种纯能量性质的东西外放出去，对敌人造成伤害。

撇开“气元斩”、“操气弹”、“魔贯光杀炮”等带有技巧性的招式不谈，就算是最纯粹的气弹，也有着非常惊人的破坏力。这一点……在萨波这种战斗力较为稳定的战士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轰——

张飞身法虽快，却也快不过萨波打出的气弹。他将蛇矛架在身前旋动格挡，但收效甚微……因为气弹命中目标后就爆开了。

“唔呃——”纵有无双斗气护体，张翼德仍是被击退数丈，口吐鲜血。

“三弟！”关二爷忠义无双，见义弟受伤，顿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他当即暴起，手中刀芒一现，使出一招“黄龙升天斩”，砍向了萨波的后颈。

“哼……太慢了！”而萨波早已察觉到了对方的动向，他凭借着绝对的速度优势，向侧方瞬闪而出。

下一秒，刀气飞旋，裂地分空，可惜……全都打在了空处。

叱——

半秒不到，又生异变。

忽见一道劲风破空而来，直取萨波的太阳穴。

啪……

萨波单手一扬，其手中，瞬间多出了一支利箭：“老头儿……你用这么落后的远程武器……也想伤到我萨波大人？”

“喝！”

“喝！”

同一秒，又有两声轻咤，自萨波两肋的方向传来。

赵子龙拧身旋刺，枪出如龙。

马孟起纵步一挑，力贯枪尖。

“没用的！”萨波将手中之箭随手一扔，扬起双臂，双掌分别对着那两人所在的方向，各发一击。

嘭——嘭——

两发气弹，非但止住了赵马二将的进势，还将他们给打飞了出去。

“杀！”这时，关羽、张飞和黄忠三人，又分别提着兵刃杀来。

五虎将连绵不绝的猛攻，不给萨波任何喘息的余地。

“烦死了……一招解决你们！”萨波心中顿起一股无名之火，决定速战速决。

只见他直伸右臂，左手扶住右肩外侧，右掌瞄准前方，喝道：“穿气炮！”

嗡——

暴虐的能量宣泄而出，如洪流破堤，扑想了三名无双猛将，将三人的身影淹没其中……

“唉……”台下的苍，深深叹了口气，“这又是何苦……”

“为了尊严、荣耀、信念和大义……”左慈接道，“‘大

德’（左慈总是这样称呼刘备）的羽翼们……做出了表率啊……”

“虽然我也很想对他们表示敬佩……”封不觉开口时，往往是在泼冷水，但有些话，总得有人挑明，“但客观上来说……他们还是在第一招过后投降比较好吧……”

“演武结束。”就在觉哥说话之际，擂台边的报场雕像已宣读了结果，“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挑战失败。”

“哼……这种程度的对手，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萨波一边说着，一边已将倒地后失去意识的赵云和马超踢飞出了擂台。

那两道身影飞出去之后，分别被浅井长政和直江兼续给接住了，花间也适时跑了过去，想看看那两位还有没有抢救回来的可能……

“还有谁？”萨波随即就是大喝一声。

虽然他的态度很嚣张，行为也很让人愤慨，但一时间……竟无一人，再上擂台。

“怎么了？”如此一来，萨波就更肆无忌惮了，“杂鱼们……被萨波大人的实力吓到了是吗？”他耸耸肩，得意地笑道，“看来……这连余兴节目都算不上啊。”

其话音未落，就有人忍不住了……

但见！一道人影从擂台下纵身而出。

“天纵英才笑古今，下尘倾局何足论，封名神武无人及，刀震乾坤傲群伦。”

身影倏落，诗号亦至……

这诗号之中，已含“天，下，封，刀”四字。

来者身份，呼之欲出……

他便是那天下封刀主席、御天五龙之炽焰赤麟、傲天神武殿之主——傲世苍宇·刀无极。

“本场……”报场雕像适时地出声宣道，“挑战者……刀无极。”

“今日……”刀无极立稳身形后，便扬刀而起，逼视着萨波，沉声言道，“……我便让你认识到……自己的浅薄。”

第757章 超次元乱斗（二十七）变身之威

刀无极，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既是刚正不阿、备受敬重的领袖；亦是城府深沉，隐忍坚定的野心家。他是一个在善恶两端徘徊的人，他所做出的功绩，不可否认，他所酿成的悲剧，亦无法弥补。

一生功过，毁誉参半，救赎之路，有始无终。

在他的宇宙，他已走完了自己那充满矛盾的人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会求任何人原谅，也不会奢望自己有什么好的结局。”

但在这里，他还活着。

在这异空间中的刀无极，不再被使命所牵绊，不再受宿命之束缚，他无需伪装，也无需迷茫。

打败远吕智，让时空恢复秩序，便是他如今唯一的目标……或许，也是他那救赎之路的终点。

他，终于可以以一名纯粹的“刀者”之姿，举起刀来，与眼前的对手战斗。

“哦？这次好像来了个挺厉害的家伙啊……”萨波目光微动，打量着来者。

刀无极着一身黑红相间的【血海战袍】，外罩一套【刀龙战甲】，手持【荒豹雷刀】；其面相英武，黑发长垂，一对赤红色的眸子，透出“叛龙”之威。

“让我瞧瞧……”萨波口中念念有词，目光的焦点则已移到了探测器上，“战斗力……9025……哼……比起刚才那五个家伙，确实要强一些。”他冷笑出声，“可惜……依然不是我的对手。”

弗利萨手下的这帮人，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迷信战

斗力探测器上给出的数据。这应该与他们自身的实际情况有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非常强大的外星生命体，所以他们的战斗力基本都维持在一个恒定值，想要大幅提升战力，只有通过“变身”之类的方式来实现。

他们可不知道，在一个叫地球的地方，有个从那美克星流亡出来的怪胎创造了许多“气”的高阶运用法门，如“感知能力”、“远程探气能力”、“隐藏气息能力”等等。

那些跟他学习过这些高阶运用的战士们，都可以在平时将气收敛到一个较低的值，仅在战斗时将气提升。这样做，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节约自身的能量。而这其中……最为天才的一名战士，已将这种法门运用到……仅在移动或出招的瞬间提升战斗力，在其余所有时间内都保持低战斗力水平。

至于这个剧本中的诸多强者……

因时空来源不同，他们的肉身强度、所使用的能量、以及运用的方式显然都和龙珠宇宙的人有所差异；在场的大部分人，都不是“战斗力恒定型”。因此，萨波用他们在常态下所拥有的战斗力去衡量他们的极限，显然是错误的……

“我尚未出刀，你就觉得自己会赢？”刀无极面对对方的嘲讽，冷目而视，语带杀意地问道。

“可笑……”萨波笑道，“我的战斗力在你的两倍以上，你知道这是个什么概念吗？你知道仅仅一千点的战斗力，就是何等难以逾越的鸿沟吗？”

这话他倒是没说错，战斗力的直观意义是不可否认的。别说一千的差距了，就是几百的差距都很夸张。以《龙珠Z》的第一个篇章举例，当时的拉蒂兹，战斗力一千出头，而悟空和比克扒了衣服（是负重修炼服，请不要想歪）后各有四百多，两人加起来，满打满算也有九百左右……但，说句实话，要是拉蒂兹从一开始就认真应敌、痛下杀手，那他们俩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所以说，战斗力这个事儿……不能算简单的加减法。五十个战斗力只有五的农夫，难道就能杀掉战斗力两百多的龟仙人吗？这显然不可能……

因此，萨波的自信，也是有根据的。就算一次性上来五个刀无极，他也有自信打赢，前提是他得在战斗伊始便全力以赴、认真应敌……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面对萨波的问题，刀无极傲然如故，“我只知道……你的根基和招式，我都已见识过了，若没有自信斩了你，我也不会上来。”

“哼……”萨波摇了摇头，似是失去了耐心，“果然……跟你们这帮在科技和实力上全都无比落后的家伙解释……也是在白费口舌。”说着，他就抬起一手，“你也给我去死吧！”

轰——

言毕，一发气功波便从其掌心轰出，刹那间已击中了刀无极。

“我说了……”下一秒，刀无极的声音，却又一次从光影中响起，“你的根基和招式，我都已见识过了。”

“哪尼？”萨波闻言一惊，他未曾料到对方正中这一招后还能存活。

说时迟，那时快……

光影未散，刀龙已出。

“雷宇破空！”

刀过风荡，力劲千斤。

凶横的刀气破空而来，直袭萨波所在之处。后者还未从惊讶中缓过神来，躲闪不及，只是本能地举臂去挡。

嘭——

气劲相击，一声闷响。

虽未能躲开，但在自身战气和战斗服的双重保护下，萨波硬吃这招也无太大损伤。二人战力差距，可见一斑。

“这家伙……是怎么防住……”此时的萨波还在纠结于对方是如何从气功波的攻势下存活的，思想不太集中，出于战斗习惯，他立即飞上了天空。

刀无极则是乘势追击，踏尘临空，再起一式。

“斩天神极！”

萨波立身未稳，便见一股赤红刀气袭身而来，他当即爆气提速，再朝上空攀升了几许，躲过刀芒。

在速度上，刀无极无疑是吃亏的，萨波比他快得多，甚至可以比他放出的招式飞得更快。于是……在下一个瞬间……

“冲击波！”萨波避过攻击后，即刻出手反击，双手一并，便发出一道光波。

“喝~”刀无极旋身落地，其左手又祭出一把青绿色的妙玉邪刀，双刀共舞，凝招而发，“皇极神暴！”

【荒豹雷刀】与【影神刀】，一把刚猛霸道，一把邪威骇人，皆是不世之宝刀。刀无极以此二刀凝发出涡状的刀气，化为气盾，硬撼萨波的攻击。

轰——

又是一次惊天动地的碰撞，擂台上光尘同绽，大地为之震颤。

“刀无极功力雄浑，攻守兼备。而且……他的刀龙之眼（相当于刀龙血脉者的血继限界，开启之后可使自身实力超越极限）已开，实力非同小可。以其根基和招式，或许确可以抵御住萨波那些外放的气劲……”台下的苍，又适时地担任起了解说的工作。

“不……他输定了。”此刻，封不觉却说出了悲观的、且颇

为惊人的言论，“而且……死定了。”

此言一出，周遭的谋士们纷纷转头，用颇为不解的神色看向了觉哥。

“疯兄……”苍疑道，“……何出此言？”

“弦首……”封不觉跟苍对话时的态度还是礼貌的，“依疯某愚见……刀无极确是很强的刀者，但比起罗喉、鬼如来、烨世兵权等人……还是差了一些。”他话锋一转，“当然了……这种比较，也只是相对而言，且并非我所推测之败因。”觉哥说着，又指了指擂台，“我认为刀无极必败的原因是……我看得出来，当前状态下的萨波，还留有余力。”

“什么？”

“什么？”

“不可能……”

听到这句话的人，全都露出了惊异之色。

而封不觉的话，还没说完：“而我认为刀无极必死的原因则是……我感觉，以他目前的战力，很有希望将萨波的那份余力给逼出来……”

嗡嗡嗡——

觉哥话音刚落，演武台上又起一阵能量律动之声。

霎时间，尘嚣中赤能乍现，刀无极刀尖一扬，极招即出。

“皇霸千秋！”

这霸气冲天的一招，正是一名刀者灵魂的体现。狂狷的刀气撕裂空气，冲向了空中的萨波，后者视线被烟尘所阻，避之不及。

嘀嘀嘀——

战斗力探测器上显示的战斗力数值，已然来到了一万八

千以上。

萨波错愕之间，蜷身作挡。

但……这次，他却是不可能再保持无伤之体了。

“唔呃……”刀气透体，痛彻骨髓，萨波遭“皇霸千秋”直击，胸中气血翻腾，不禁低吟一声，自半空降下……单膝跪地。

“如何？”烟尘散去，刀无极傲然依旧，“还觉得你能赢吗？”

“可恶……”萨波虽是受伤，但伤势并不算太严重，他喘了几口，便重新站了起来，“小看你了……”他顿了一下，说道，“你叫刀无极是吧？哼……我倒是很感兴趣，凭你的战斗力，是怎么顶住我先前那几波攻势的？”

刀无极并没有隐瞒的意思，直言不讳道：“根基、招式、战甲。”

他只回答了六个字……

根基，便是他那深沉内敛、霸道雄浑的功力。

招式，乃“皇极天斩式”，可攻可守，能化刀气为盾。

至于战甲……自然是指那【刀龙战袍】。此物，出自“胡说八刀”与“火帽三丈”两兄弟巧手，以【邪天御武】（来自天外的魔神，御天五龙合力方能制服）尸身上的九百九十九片邪鳞缝制而成。外观以青绿色鳞片为主，佐以金色龙鳞为衬，绿色的披风以手工亮片镶成，雕工精细华丽。

刀龙战袍具有绝对的防护能力，即使战袍未包裹至头部，但实际的防御范围却是从头到脚，任何刀剑兵器皆无法造成伤害。而在面对能量冲击时，战袍也同样具备极佳的缓解性能。

“切……说了等于没说……”或许台下有些人能听懂刀无极的回应，但萨波听不懂，“呵呵……不过也无所谓，无论如

何，我得夸奖你一下……”他面带微笑，从容念道，“虽然你的速度十分糟糕，连刚才那些战斗力三千左右的家伙都比你更快，但……你的攻防能力着实强悍。以我目前的状态……想干掉你，恐怕是得付出一些代价的……”

他的神态和话语，都让刀无极感到了一丝不安。

而那些听过封不觉言论的谋士们，已不是“不安”了，直接就是“悲叹”了。因为……听到这儿，他们都已明白……封不觉说对了——萨波还有余力。

“考虑到我之后可能还要和其他人打，在你身上耗费过多的体力似乎不太明智。”萨波的话还在继续，“哼哼……就让你见识一下吧，究竟是谁浅薄！”

话至此处，他两腿分立，双臂一展，站成了一个“大”字。

一秒后，但见萨波的身躯一鼓，整个人膨胀了一圈。

他的躯干变得肥硕魁厚，四肢全都加粗了一倍，而他的脸……变成了一种如大头蛤蟆般的模样，丑陋不堪。

萨波的变身，并未伴随炫目的光影，也无需去念拗口的咒语……他的变身可以说非常“朴实”。

但这种看似简单的变化，却可以让他的战斗力……升到三万。

“嗯？”刀无极神情一动，将手中双刀又握紧了几分。

“呵呵呵……感觉到了吗？”萨波狞笑起来，“就算没有战斗力探测器，你也该感觉到了吧？和赛亚人那种毫无意义的巨大化变身（此处他指的是巨猿化，而不是变成超级赛亚人）不同，我萨波大人的变身……能为我带来压倒性的力量。”他一边活动着脖子和手腕，一边说道，“现在……你还有自信斩了我吗？”

刀无极……沉默。

“呵……你一定很奇怪吧？为什么我会把真正的实力隐藏

起来。”萨波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在打死你以前，我先告诉你好了……”说着，他指了指自己的脸……那张丑得让人无法直视的、呈梯形的大号儿蛤蟆脸，“要发挥出真正的实力，我就得变成这副模样……这违背了我所遵循的美学，因为我憎恨丑陋的事物，所以……我已有多年没变过身了。”

说话间，萨波已迈步向前，不动声色地靠近了对手：“也正因如此……逼我使出这招的你……休想活着离开我的视线！”

这后半句话，他是吼出来的。伴随着吼声，其硕然身形已暴起突进。

刀无极后撤半步，蓄势定立，用双刀迎上了对方的突击。

乒乒——

两声金鸣，两道冷芒。

弹指间，气覆全身的萨波，便徒手将刀无极的双刃攫断。

接着，他又使出了变身状态下的招牌招式……冲锋膝撞。

只见萨波那粗若树干的、肌肉虬结的腿，就像木桩撞击城门一般，重重地顶在了刀无极的胸腹处。

膝撞命中的刹那，刀无极的呼吸，便骤然停止……

“咳——”

一大口伴随着碎骨和内脏的污血从刀无极口中喷出，溅在了萨波那张狰狞的丑脸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萨波大笑起来，变身后，他那残忍暴虐的性格更加彰显无遗。

还没等刀无极倒下，萨波又是一巴掌打去，将其拍在了地上，然后再接一脚高抬腿，将刀无极朝正上方踢起。

“给我死！”萨波咆哮着抓住了被踢至半空的刀无极，用双手握住了后者的头颅，“死！死！死！死……”

每道出一声“死”，萨波就用自己的头部撞击刀无极的头部一次。

噗——噗——噗——

很快，刀无极的双眼，就失去了最后一丝神采……

“演武结束。刀无极，挑战失败。”报场雕像出声时，刀主席，已是死透了……

闻声，萨波冷笑一声，抓着刀无极的头发，将其像垃圾一样甩手扔了出去，而他这随手一扔的力道，就已将刀主席扔出了擂台的范围。

“瞧……我说得没错吧。”封不觉这对《龙珠》剧情了如指掌的人，自是早已料到了这样的结局，“这就死了吧。”

在气氛如此凝重压抑的情况下，他还用这种语气说出这种话，不禁让他身旁的很多人朝他投来了厌恶的目光。

但……觉哥毫不在乎。因为，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

“什么都不用说了……这种场合，还是由我亲自出马吧。”

第758章 超次元乱斗（二十八）刀戟戡魔（上）

“撒——来吧！”变身后的萨波显得更加猖狂残暴，比起先前那个保持“美男子”形象的他，现在的萨波简直就是一头由丑恶与凶残所化身的恶魔，“下等战士们，在萨波大人的面前颤抖吧！毁灭吧！哈哈哈哈……”

叱——

嘭——

下一秒，两声异常，几在同时响起。

擂台下，一道紫色身影，骤然跃出，粉墨登场。

天空中，一道黑色光柱，轰然罩下，傲然而立。

两个男人，不约而同的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冲入了演武台。

“诶？”

“嗯？”

两人面面相觑，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局面会变成这样。

“本场挑战者……”萨波还没看清那两位的模样，报场雕像已然出声宣道，“……封不觉，吕布。”

此言一出，全场愕然。

“吕布？他怎么来了？”

“吕布不是投靠远吕智了吗？他来武斗会干什么？”

“难道他背叛了远吕智？或者……单纯是想下来‘找点乐子’？”

“无论如何……他的实力还是无可置疑的……”

“而且和他一起上台的……是那个疯不觉啊……”

“嗯……人间的鬼神、无底线的疯子……好像有的打……”

台下，三五成群的观战者们议论纷纷。

而台上的萨波，已将两名对手打量了一番，并心道：“ho~这个脑袋上顶着两根红翎的家伙，战斗力竟有一万五……看来不好对付啊；不过……那个穿紫色长西装、戴笑脸面具……战斗力只有二百五的家伙……是他妈在逗我么……”

“切……哪里冒出来的杂鱼……”沉默了数秒后，吕布开口了，“我说你……”他竟是无视萨波，看向封不觉道，“别在这里碍手碍脚的，快下台去吧。”说着，他又抬手指了指萨波，“对付这个丑八怪，本大爷一个人就足够了。”

“什么！”觉哥还没回应，萨波就吼了起来，“你叫我什么？”

“哼……”另一边，封不觉冷笑一声，“这应该是我的台词才对吧……”他干脆闭上眼睛，双手在胸前交叉，做出一副从容不迫的欠打模样，回道，“话说……你不是投靠远吕智了吗？跑这儿来凑什么热闹？”

觉哥的习惯就是这样，随便聊个天，也不忘试探一下对方。

“哼……本大爷就是为了打败远吕智，才到这个破武斗会来的。”吕布说着，扫视了全场一周，“能打败远吕智的人……只有我！”

“哈哈哈哈哈……”还没等观战者们有所回应，萨波倒是狂笑起来，“说什么疯话呢！简直是个白痴！”他扬臂一指，“就凭你那两万都不到的战斗力，想赢远吕智？哈哈哈哈……”

呼——乓——

一闪，一击……打断了萨波的笑声。

人过，戟落。身影相错后，萨波的手臂外侧，多出了一道血痕。

“丑八怪……”一招过后，吕布出现在了萨波的另一侧。他将画戟扛到肩上，转身说道，“既然你不相信，那本大爷只好先宰了你，让你领教一下什么是武之极致！”

“不不不……这家伙是我的猎物。”此刻，封不觉又高声对吕布言道，“我都等了两场了，你可别乱插队，凡事得有个先来后到不是？”说话间，他已从行囊里取出了【必须破防之刃】，持于手中，虎视眈眈地看向了萨波。

这一刻，正在观看这场战斗的各方豪杰，包括在古志城上监视演武台的远吕智……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错乱感。

直到上一场结束，萨波给人的感觉还像是个不可战胜的凶神恶煞，没有必死的决心还是不要去挑战的好。但到了这一场，封不觉和吕布对萨波的态度，则像是两个凶神恶煞盯上了一只待宰羔羊，感觉……“去晚了就没了”。

“你这混蛋……”萨波闻言后，当即火冒三丈，他一边拭去手臂上的血迹，一边瞪着觉哥道，“他（吕布）说几句狠话也就罢了……你这个战斗力只有二百五的货色，还拿着把菜刀……准备干嘛？”

“少啰唆！”封不觉的语气比萨波还横，他扯着嗓子就喝道，“你这战斗力只有三万的渣渣！老子一个卍解，分分钟宰了你！”

……

“喂喂……他刚才说了卍解是吧？”这下，在远处观战的七杀可不淡定了，“原来他那把菜刀是斩魄刀么？难怪啊……”他好像忽然想通了什么。

“应该……不是吧……”小叹虚着眼否认道，凭他对觉哥的了解，他觉得后者很可能又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但……”七杀疑道，“如果不是卍解的话……又该怎么解

释他先前秒杀狂龙一声笑的那一幕呢？”

“他是用风雷宝珠做到的。”忽地，另一个声音加入了他们的谈话。

“诶？雨姐。”王叹之循声转头，看到了若雨。

这会儿，若雨已听完了风之痕的剑术讲座，于是决定抽空过来跟小叹他们打个招呼。

“哦，是似女侠啊。”七杀也见过若雨好几次了，他顺势就接道，“你说的风雷宝珠又是什么东西？”

“无可奉告。”若雨简明扼要地回道。

“呃……呵呵……”七杀愣了一下，就笑了，“对对……不好意思，是我一时口快。”

七杀也是刚意识到，自己问的这个问题是不太妥当的。且不说眼前还在杀戮游戏的对战过程中，就算是为了今后的巅峰争霸S2考虑，对方也不可能将团队成员身上的物品技能信息泄露出来。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用上帝视角来看一下的……

【名称：其疾如风】

【类型：其他】

【品质：完美】

【特效：使玩家进入无声、无息、无影、无形之状态（持续十秒，冷却时间五小时）。】

【备注：蕴含风之力的宝珠。】

还有……

【名称：动如雷霆】

【类型：其他】

【品质：完美】

【特效：将目标的速度提升为500%（持续十秒，冷却时间500分钟，不可对无法自主移动的物体或生物使用）】

【备注：蕴含雷霆之力的宝珠。】

这两样物品的信息，也是觉哥从篆颉尊、奠雈王他们那里打听到的。

先前他对战狂龙一声笑时，在生存值、体能值、灵力值皆不满的不利条件下，运用心理战术，制造出了一个恰当的时机，使对方进入了一种警戒度相对较低的分心思考状态中。并借助着未散的烟尘，先后发动了上述那两颗宝珠的特效，用【必须破防之刃】完成了致命一击。

和觉哥看破若雨对阵妖溺天时的战术意图一样……若雨，也是唯一一名将封不觉对阵狂龙一声笑的战斗完全看破、看懂的人。故而，她可以很有自信地说出“风雷宝珠”这个解释来。当然了……她只是说个名称而已，物品的详细效果，她自然是不可能去告诉外人的。

“雨姐……”小叹这时又问道，“那……觉哥也能用相同的方法秒掉萨波吧？”

“不可能。”若雨用很肯定的语气接道，并将目光投向了擂台，“即便他与吕布联手，这一战……仍是胜负难料。”

……

同一时刻，演武台上。

战意炽燃，杀意陡升。

一刀，一戟。

疯魔，鬼神。

最狂的组合，最恶的对手。

狂烈一战，一触即发！

“那就来吧！狂妄的下等战士们！”突然，被封吕二人激怒的萨波爆气一喝，其周身能量喷薄而出，势如惊涛，气冲云

霄。

“哼……杂鱼……接招吧！”吕布应声而上，无双力加持飞将身，方天戟破开生死关。

但见戟影一荡，一道半月形的气斩便呼啸而出，以摧枯拉朽之势，袭向了萨波。

嘀嘀嘀——

“嗯？”萨波见状，顿时一惊，因为战斗力探测器上显示——吕布发出这招时的瞬间战斗力竟是两万二，“又变了吗……这帮家伙的战斗力虽然不高，但在释放绝招时会有一定幅度的提升……看来不能大意啊……”

心中暗忖之际，萨波已是跺脚一踏，将自己弹上了半空。以他的速度，这种与地面平行的远程攻击，多半都是可以躲过的。

叱——

这时，又是一道赤影破风而来，一抹寒芒毫不客气地斩向了萨波的颈侧。

萨波立足未稳，险遭暗算，好在他反应够快，扬起手来，朝着刀锋袭来的方向放了一发气弹。

这一击的威力并不大，追求的只是速度而已。其一，他可以利用这发气弹减缓敌人的进势，其二，他还可以靠气弹在近距离炸裂的反作用力与对方拉开距离。

“切……”结果，用瞬开的灵识聚身术冲上来的觉哥，果然被这手给打得停滞了半秒，没能砍到萨波。

“怎么可能……”堪堪避过攻击的萨波心中抖惊，“刚才那一瞬……这小子的战斗力竟然也变成了五位数？”

两秒后，封不觉倏然落地，和吕小强一同在擂台上摆好了架势，遥望着浮于空中的萨波。

三人，凝立不语……

激战，这才刚刚拉开序幕。

第759章 超次元乱斗（二十九）刀戟戡魔（中）

“刀……和戟吗……”站在台下的苍，若有所思地念道，“当年，羽人非獍与燕归人，也是用天泣（神刀）和神叹（圣戟）的组合，战胜了那不可一世的异度魔君——阎魔旱魃。”他顿了一下，“嗯……疯不觉和吕奉先同样是一刀一戟，而且同样是速度与力量的组合，只是……”

“只是……”一旁的左慈接道，“他们之间毫无配合，恐怕……”

他这句恐怕所包含的信息，很快就展现在了众人眼前……

……

演武台上，身在半空的萨波终于有点紧张起来了。

“这两个家伙……虽说战斗力都在我之下，但他们都能使出足以对我造成伤害的招式……”萨波暗忖道，“这样一来……我就得同时防住来自两个目标的攻击，很是棘手啊……”

就这么琢磨了数秒后，萨波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办法。

下一秒，他便快速冲回地面站定，然后，朝着封吕二人分别看了一眼，随即露出一声冷笑。

这一瞬，封不觉思绪电闪，他从对方的神态和眼神移动的轨迹中……猜到了什么。

“哈！”突然，萨波暴起发难，扬手就是一发气弹轰出，朝着吕布当胸打去。

“哼……”面对这种攻击，吕布不屑一顾，他嘴角微动，根本连画戟都不提，仅是举臂一挥，便将那气弹打飞了出去。

吕布的实力，显然与其他无双武将不在同一层次上……与其他投靠远吕智的武将不同，吕布没有接受“用魔气提升实力”的惯例。如果他接受了，那他在常态下的战斗力，很可能就比萨波还要高了。

但……那种力量，并不是他所追求的。

在《三国无双》的宇宙中，吕布一向是站在一个“被挑战者”的立场上与别人交手的男人。能让他感到愉悦的，就是那些强大的“挑战者”。这种心态……和远吕智颇为相似。

可是……在远吕智出现后，吕布不再是那个见了谁都敢于俯视的武者了。有生之年，他终于见到了一个让他不得不仰视的存在。以吕布的性格，还有他对武的追求和自傲……这事儿肯定不能忍。

当然了，不能忍也得忍了。吕奉先并非有勇无谋之人，就算他有时比较刚愎自用，但他并不是以卵击石的傻瓜。他认同远吕智的武勇，也承认对方比自己强，但他不会一直忍下去的……正如他所说，他从来就不是真心想投靠远吕智，他也从来不是一个甘于屈居人下的人。在其心中，一直只把远吕智当成一个对手、一个供自己追逐和超越的目标。

而如今，吕布已然和远吕智撕破脸了，他知道，无论自己是否已准备好……他和远吕智的战斗，都已近在眼前。假如最后自己死去，那也只能证明——他的器量不过如此。

“杂鱼……你以为这种儿戏般的攻击就能伤到我吗？”打飞气弹后，吕布心头平添了三分怒火，他高喝道，“少看不起人了！在对上远吕智之前，所有挡在本大爷面前的阻碍，我都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击溃！”

喝罢，其无双斗气又提数分，战斗力轻松突破了两万。

“哈哈哈……区区下等战士，还在那里口出狂言。”萨波故作镇定，摆出一副嘲讽的嘴脸回道，“对付你这种货色，用这种攻击自然已足够了！”

话音未落，他已平举双臂，气弹连出，其双掌如两挺机关炮一般，连绵不断地吐出了数十发紫色的能量攻击。

“岂有此理！”吕布怒喝一声，持戟冲锋，完全无视那些飞射而来的紫气，径直冲向了萨波。

因无双斗气和【飞将铠】的保护，萨波的攻击根本无法伤到吕布分毫。

眨眼间，吕奉先便已冲破气浪，杀到了对手面前。

萨波见状，脚跟一跺，朝后方疾退而出，正好朝着觉哥所在的方向倒退平移而去。

“果然如此吗……”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封不觉冷静地思索着，“呵……以他的智商，确实也想不到什么特别复杂的策略了……”

萨波的计划，无非就是先去挑衅速度较慢的吕布，诱使其发动单纯粗暴的追击；随后，他就引着吕布……将速度较快，但防御能力比较差的封不觉也卷入战团。一旦局面演变成混乱的三人近战，毫无配合可言的封不觉和吕布反而会成为彼此的累赘，以他们两人的性格，相互间“碍手碍脚”已算是比较好的结果了，打到火气上来了……“自相残杀”都有可能。

乓——

说时迟，那时快！

吕奉先见萨波身形微滞，当即落戟一劈。崩山裂石之势，将其正前方的地面和空气尽皆撕裂。

戟荡之时，萨波阴险一笑，侧身一闪，这道戟斩便略过他的身前，朝着封不觉飞了过去。

“切……”觉哥啐了一声，也是脚下一点，横跳着躲过，“我说，吕将军，你砍的时候能不能注意点儿？这样会误伤我的。”

“哈？”吕布抬眼瞥了觉哥一眼，“你还在这儿啊？”他若无

其事地回道，“我不是早就说了，对付那个丑八怪……我一个人就够了。”说着，他又一次拉开架势，继续朝着萨波追去，“杂鱼都给我闪到一边去，否则……砍死你也是活该！”

“呵……”封不觉遭对方恶语相向，却显得愈发冷静（其实他一直挺冷静，外露的火爆情绪多半都是伪装），他面露微笑，箭步跟上，“吕将军，我得提醒你一下……”他用一种很古怪的口吻道，“不久后……你很可能还要和远吕智交手呢……”

“嗯？”吕布闻言，身形一滞。

“有些‘招式’……”封不觉见对方停下脚步，便知道有戏，于是接着说道，“……还是用在远吕智的身上，比较妥当吧……”

“你……”吕布干脆转头看向了觉哥，经过与封不觉的几句对话，他也稍稍冷静了一些，“……好像知道些什么？”

“喂！你们两个！还打不打？”这几秒之间，萨波已闪出去好远，他回头时却发现对手没追过来，心里还真有点儿着急，“呵呵……是惧怕我萨波大人的实力，所以……”

“你【哔——】的少废话。”封不觉用淡定的口吻讲了句很难听的脏话，头也不回地打断了萨波，“没看见人类在讲话么，你这蛤蟆精插什么嘴？”

“蛤……蛤蟆精？”萨波听了这词儿，脸都绿了（虽然本来就是绿的），“可恶……你这战斗力二百五的……”

“哦……原来是蛤蟆吗……”吕布也无视萨波的言语，低头沉吟道，“从看到他的脸起我就觉得像什么动物，经你这么一提醒……”

“唔——”萨波气得浑身发抖，咬牙切齿。他生气的原因，也不单单是因为受到了那两人的嘲讽，还有一重原因是……他也看出来了，自己的战术已被封不觉识破并化解了；退一万步讲……就算吕布再次受到挑衅，封不觉也不会跟着瞎掺和的。

“好了，长话短说……”封不觉趁着这几秒的时间，又对吕布道，“吕将军，我对你的战斗方式、招式、能力等，都有所了解……不要问我为什么，你有什么问题，全都可以等打完了再问我。”他顿了一下，转头看向萨波，“我现在能明确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家伙很强，你想在‘目前这个状态’下打赢他，必须跟我配合。”

吕布眼神微动，心念亦是一动：“好……”他扛起画戟，挺身而立，“怎么个配合法？”

“呵呵……”封不觉等得就是这句话，“听好了……”说话间，他已侧腰抻身，摆出了突袭的架势……

第760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刀戟戡魔（下）

“刀掀三尺水……戟荡九丈泓……”封不觉冲杀之际，口中竟是念起了类似武打片口白的话语，“速度佐力量……柔韧辅刚强……”

说话之间，他已杀到了萨波面前。

凭借瞬开灵识聚身术所获得的高速，配合【零时差演算】，封不觉以一种惊人的速率释放出了重重刀影。

而变身状态下的萨波……也绝不是好对付的。面对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攻击，他那庞然的身形依旧是左腾右挪、连退带闪，将每一刀都避过了……

“切……”萨波虽还没有中招，但心里也颇为郁闷，“明明只是个战斗力二百五的家伙……”说着，他又抽空扫了眼战斗力探测器，“但他拿刀砍过来的瞬间，战斗力却会提升到可以伤到我的水准……”他很快就想明白了问题所在，“这小子手上的菜刀……肯定有问题……”

他思索之际，封不觉的攻势可没有断，口白……也没有断：“无双演武路……刀戟生死途……”

这时，吕布的身形也动了，他杀到萨波的另一侧，张开架势，使对手的动作为之一缓：“姓疯的，你直接告诉我怎么做就可以了，不需要用那种故弄玄虚的方式念出来。”

“废话，我不以这种形式念出来，这蛤蟆精不也听懂了吗？”封不觉理直气壮地回道。

吕布闻言，一时语塞，心道，“好像有道理啊……”

……

“原来如此……”台下，若雨见了擂台上的情景，心中一松，口中喃喃道，“利用诗词、文言、口白这类语言无法被系

统确切翻译的漏洞，就可以当着对手的面进行交流了。”

“对啊……吕布好歹也是个识字的古人，觉哥那种比打油诗还浅显的口白，吕布肯定是听得懂的。”小叹接道，“但萨波这外国人……哦不……外星人，就无法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了。”

“嗯……这是欺负人家没文化啊……”七杀在旁评论道，“感觉学了一招呢……”

“喂喂……”小叹虚着眼，看向七杀，“说什么‘学了一招’……你确定你能和觉哥一样……打油诗张口就来么？”

“呃……”七杀一愣，“对啊……这家伙一边打一边想一边念……难度不低啊……”

……

再看演武台上……

萨波眼见自己被那两人夹在了中间，心中还在暗喜：“哼……两个大白痴，还以为你们商量了半天有了什么好策略，结果不还是演变成三人近距离乱斗了吗……”

事情又一次按照自己所期待的局面发展了，让萨波十分高兴，他又岂能想到，几分钟前还毫无配合的封吕二人，此时已大为不同……

“逢闪必进，逢进必闪，敛气于兵，凝而不发……”在吕布加入战斗后，封不觉的口白开始朝更为具体化的方向进展了，“刀行缠、滑、绞、擦、抽、截，寸短寸险……戟走展、抹、钩、剁、砍、劈，寸长寸强……”

“真是不爽……”吕布一边按照封不觉的指示出手，一边心道，“这样一来……搞得像这小子在教导本大爷怎么动武一样了……”

不爽归不爽，但吕布还是按照觉哥的话在做着。他毕竟也是个高手，无论感情上再怎么不认可对方，理智上还是很清楚……疯不觉的指示是正确的、甚至可以说是高明的。

当然了……也正因为隐隐察觉到了觉哥的这份“高明”，吕布才会越来越不爽……他知道，自己是不太可能像这样边打斗边进行指挥的。一想到一个“杂鱼”身上也有比自己强的地方，他这无双鬼神心中就升腾起几分无名之火。

“刀缠敌走，寸步难留，戟出中平，以静制动……”此言说罢，封不觉的动作竟又快上了几分。

霎时间，三人斗成一团。

魔神并立，左右夹攻，残影纷纷，金铁交鸣。

刀，是复杂而绵密的柔，刀锋如雷，影绽八方，使人应接不暇。

戟，是纯粹又利落的刚，戟似惊涛，力撼山河，迫敌惶惶而当。

斗气、能量、战甲、兵刃……交织出刀光戟影，灿烂纷飞。

这狂如疾风，烈如雷霆的一战，让观战之人都产生了窒息之感。

然而……

“吞吐开合化刚柔，动静变里再一重。”不多时，封不觉连语气都变得懒洋洋的了，好似这战斗轻松无比。

而另一边的萨波……

“怎……怎么回事……”斗了大约数十回合，萨波自觉渐落下风，心中急道，“是我的错觉吗……自从那个疯不觉开始念叨奇怪的咒语后，他们的配合就越来越默契了……”他又看了眼战斗力探测器，“岂有此理……他们的战斗力降到了比先前还低的水平，反而把我给压制住了？”

……

“好一个吕布……”此时，台下的职业解说——六弦之首·苍，又一次开口了，“仅凭几句简单的指示，以及短时间的试

探、熟悉……他便能和疯不觉合作无间、施出如此精妙的连携攻击……当年一页书与风之痕联手共抗弃天帝，其配合也没有如此紧密。”

“啊咳……咳……单就‘武艺’而言，吕布确已是登峰造极。”忽地，一个衰弱的、伴随着咳嗽的声音接过了苍的话头，“此战……若要说谁出力更多，吕奉先起码占了七成。”

诸人闻言，回头望去，便看到了寂寞侯，以及跟在其身后的杰路刚帝士。

“然……要说谁才是战斗的主导和制胜的关键……”寂寞侯说着，眼神微动，望向了擂台，“毫无疑问……是疯不觉。”

“原来是文武冠冕。”苍见了寂寞侯，也是特意转身打了个招呼，“失迎……”

“弦首客气了。”寂寞侯作揖道，“咳……咳咳……在下来迟了。”

杰路刚帝士在旁冷冷地解释道：“本想埋伏平清盛的，结果遇上了一个叫邱夷的家伙……处理他花去了一点时间。”他用眼神朝萨波示意了一下，“哦，对了，那个邱夷……似乎是台上那家伙的同伴吧……他们穿着相同的战斗服呢。”

“哦？”苍和周围的谋士们都对这消息都有些惊讶，“这位义士……你且细细说来……”

……

“刀疾戟随敌难通，纵横交接妙无穷，陷敌深入乱阵内，四两能拨千斤动。”

演武台上，刀戟戡魔，仍在继续。

封不觉口白不断，他和吕布的合击，也愈发得心应手。

而萨波，则是节节败退……此刻，他已被那两人给黏上了，连飞空逃遁的空隙都没有。有好几次……他都不得不用那种“高速气弹”来化险为夷，可是这种气弹威力甚小，只可解

燃眉之急，无法从根本上逆转形势。

“可恶！”终于，萨波的怒气累积到了顶点，并爆发了……

觉哥那不明觉厉的语言让他烦躁难忍；被两个战斗力比自己低的人压制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更重要的是，他隐约感觉到……从那两人开始互相配合时起，他们就再也没出过全力。也就是说……自己是被两个只出了七八分力的“下等战士”给打得走投无路了。

“呵……这货狗急跳墙了……”封不觉见对方怒喝出声，便知决胜之刻已至，冷笑着言道，“是时候了……”

“哼……不用你说，我也看得出来！”吕布眼神一凛，画戟一挑，已然做好了最后一击的准备。

“让你们领教一下，我萨波大人的厉害！”萨波狂喝一声，在硬吃下封吕二人的一轮合击后，爆气攀升。

他在半空高举双手，将全身能量提到极限，集中于双掌之间，凝成了一个巨大的紫色光团：“老子要把你们连同这个擂台一起打成粉末！”

第761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一）魔王降临

“蠢货……浑身都是破绽！”战至此刻，吕布这人称“鬼神”的男人，终于露出了狰狞的獠牙。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那吕奉先踏地而起，身影化作一道漆芒，方天画戟卷出狂暴的一击，向上空攻去……

这一招，势若龙卷，力撼山河。所过之处，寸草难生……

嘀嘀嘀——

瞬息之间，萨波脸上的战斗力探测器就有了反应，这一刻，映入其视线的数字是——五万。

“哪尼！”尚在凝招待发的萨波霎时惊道，“这是怎么回事……不可能！”

吕布的招式还没命中，正在观战的所有人、包括萨波自己都已经看出来了……胜负已分。

适才，萨波为了摆脱刀戟之围，硬吃了封吕二人的一轮攻击方才升上天空。在他看来，这是个“以伤势换形势”的好办法，但实际上……这个选择是致命的。

因为……封不觉早已看穿了一切……

战斗伊始，觉哥便暗示吕布——把压箱底的能力全都留着，以最基本的常规状态进行战斗。

这样做，一是为了之后与远吕智的战斗而“保存实力”，二……也是为了迷惑萨波，让其对吕布的真正战斗力产生错误的估计。

随后，觉哥又利用了“外星人无法完全理解口白”这一点，直接通过语言，与吕布配合了起来。

其实，高手之间建立默契是很快的，至少比菜鸟之间建立默契要快得多……以舞蹈为例，你找一群专业舞蹈演员来排个舞，可能一两个小时就搞定了；但你找一群业余的来，可能就得排上半天甚至一天，而且出来的效果还不一定好。

觉哥和吕布，自然都属高手，而且他们也不像柳生剑影那样……练了一身完全没法儿与人配合的技能；因此，在封不觉的诱导下，一刀一戟相辅相成，两人各出七分战力，便已稳占上风。

接着，就是实战阶段……

当封吕二人开始配合之时，萨波那“诱敌互扰”的作战就算是彻底废了。如果他能冷静下来，再想想办法，没准还能留下一条命来。可惜……他那残暴的性格，也尽在觉哥的算计之中……

封不觉可是早就等着萨波“狗急跳墙”了，后者刚要发动最后的反扑，觉哥就立刻做出反应……

早有准备、且具备零时差演算能力的封不觉，巧妙地运用【必须破防之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损毁了萨波的战斗服……并且在其身体上留下了数道伤口。

要比喻的话……觉哥就好比是在大坝上打洞的蚂蚁，或许最终冲垮大坝的是巨浪，但正所谓……千里之堤、始溃于蚁穴。正因为有先前这番铺垫，积少成多、积优成胜……最后才会出现眼前的必杀之机。

此刻，凝气于掌中的萨波已没有多余的能量去保护自己的身体了。

体势已失，蓄招未及，心中惊惶，毫不设防……

再加上……吕布的突然爆发，也大大地出乎了萨波的意料。他本以为吕布的速度不过尔尔，没想到对方稍微认真一点，也是可以发动这种快到让他无法应对的攻击的……

“啊——”面对那避无可避，挡无可挡的招式，萨波吼出了

龙珠宇宙反派们最常用的遗言之一，“BAKANA（‘不可能’的日语发音）！”

身影错，画戟扬。

血肉崩碎，杀气骤消。

“哈哈哈哈……”撕碎对手后，吕布狂笑出声，在天空旋舞一圈，方才脚踏斗气，倏然落地。

“演武结束。疯不觉，吕布，挑战成功。”报场雕像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调宣读了结果。

这似乎是件好事，但……擂台下的观战者们，却没有一个露出欣然的表情。

因为他们全都明白，萨波的死，很可能就意味着……远吕智的到来。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远吕智都是个很讲诚信的家伙，说他是言出必行也不为过。既然他在之前承诺……萨波被打败后他就亲自下来，那他99%是真的会下来的。

“吕布……”片刻之后，天空中果然传来了魔王那慑人的魔音，“你的表现不错，没有让本王失望……”

“哼……”演武台上的吕布单臂举戟，指天喝道，“别再啰嗦了，远吕智……”他的眼中闪过了无比兴奋的光芒，“作为最终极的猎物，让本大爷好好享受一番吧！”

“呵呵哈哈……”闻言后，远吕智的多重声线发出阵阵怪笑，那愉悦中带有一丝不屑、淡然中又带有一丝无奈的笑声，在无双原上飘飘荡荡……笑声中所包含的复杂情绪，仿佛在诉说着魔王那种“高处不胜寒”的感怀。

“呵……也罢……”远吕智笑着接道，“反正武斗会也已举行了数日，基本也将本空间内的强者都聚齐了……”

话至此处，他停顿了两秒，就在这两秒间，一道魔气自古志城所在的天渊中喷薄而下，轰击在了演武台正中。

眨眼间，风云惊变，黑芒陡升。

一股无形威压，落在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肩头。

魔王……降临！

“强者们啊……”远吕智那高大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众人面前，“来挑战我吧！”

话音落时，其手中【无间】微微一扬，一道魔能应声而出，轻易便将演武台周围的结界轰成了碎片……

【当前任务已变更，主线任务已更新】这一瞬，玩家们的耳边……响起了系统提示。

七杀、小叹、若雨，这原本站在一处观战的三人，都做出了非常一致的第一反应——立刻跳离另外两人的身旁。

在确保自己不会遭到突然袭击的情况下，他们才纷纷打开了游戏菜单，看向了任务栏……

原先的那条主线任务【赢得武斗会的胜利】此时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两条新任务：【加入远吕智、弗利萨、或弃天帝阵营，至少存活到三方分出胜负为止】和【成为剧本幸存的唯一玩家】。

第762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二）弦首之局

魔王降临，威震四方。

群雄变色，人心惶惶。

此时，全场最为镇定的两人，反倒是那站在演武台上，距离远吕智最近的二位。

封不觉神色淡然，心思疾动。

吕奉先面露笑意，摩拳擦掌。

“来吧，远吕智！”吕布将画戟朝地上一搡，傲然而立，“今天，本大爷就要在这里将你击溃！”

“哼哼哼……”远吕智低声笑道，“本王……期待着……”

与此同时，台下……

“咳……弦首……”寂寞侯见魔王已至，心知“时机已到”，当即咳嗽着对苍道，“事已至此……我们，就按计划行事吧。”

“嗯……这里交给我吧。”苍正色应道。

“弦首……”寂寞侯用一种充满敬佩和悲叹的眼神望着苍，“唉……多加小心吧……”他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只说出了这四个字。

“你们两个……不用搞得像生离死别一样吧？”杰路刚帝士在旁看着，虚起眼道，“就算是生离死别……也不用搞得那么基情四射吧？”

苍闻言轻笑，笑而不语。

而且这轻笑……很快又变成了苦笑。

“咳咳……”寂寞侯则是扯开了话题，“好了，杰路，赶快和浦原先生联系一下，发动刻印吧……”

“不用你说……远吕智出现的那一瞬我已经呼叫他了。”杰路刚帝士一边说着，一边抬起右手，对着手中的通讯器道，“喂……浦原桑，你都听到了吧？”

“啊～啊～这边早已准备就绪了，你们那边随时都可以发动了哦。”通讯器对面，传来了一个温和、懒散的声音。

“行……那我就动手了。”杰路回完这句，便收起了通讯器。

两秒后，他和寂寞侯、苍稍微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后就双掌擎地，闭起双目，专注地吟道：“大地与风的精灵，辨识我所留下的光辉，将那些星辰引领至另一片星阵所在……”

话至此处，由其脚下为中心，一个隐于地表的魔法阵骤然绽开，并急速扩张，将方圆数公里的范围都圈定其中。

“离芒移星阵！”杰路怒催体内魔能，发动了刻印之阵。

同一瞬，台上的远吕智似乎也察觉到了某种能量的律动，即刻将视线投向了远处的杰路刚帝士。

“呵……”魔王稍加思索，冷笑一声，然后又看向了吕布，“看起来……你我这一战，又得延后了。”

“什么？”吕布面露不解之色，“你什么意……”

最后那个“思”字还没说出口，吕布的身体便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而起，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在了天际。

不止是他……此刻，在这火河结界（即演武台及其周边范围）之内，有近一半的超次元强者都化光而起，飞向了北方的天空。

而这其中，也包括了五名玩家中的三人……封不觉、王叹之和黎若雨。

“嗯……”远吕智转头看向了台下的弦首，“是你搞的鬼吧……苍。”

“魔王啊……”苍面若冰霜，冷视远吕智，傲然回

道，“……你又何必明知故问呢？”

说罢，苍飞身而起，纳元一喝：“各位，请听苍一言！”他的声音如平地一声惊雷，传入了在场每个人的耳中，“适才那些被传送出去的义士们，现已在别处集结，准备进攻古志城。只要我们将远吕智困于此地，无需太久，城内封印便可破除，各空间即可归位。”

至此……苍在暗中的布局，终于浮出水面。

虽然弗利萨一伙的出现有些出乎意料，但客观上来说，这是件好事。其一，因萨波的搅局，让远吕智登场的时间提前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豪杰们的潜在伤亡数量；其二，万一弦首的拖延战术因魔王过于强悍而失败了……只要弗利萨这不速之客能及时赶到，一样可以拖住远吕智的脚步。

“哼……”远吕智沉声回道，“的确像是你会做出的谋划……”他朝苍投去一道意味深长的目光，“六弦之首，胸怀无私，除魔卫道，舍生取义……”说到这儿时，他举起了手中的【无间】，朝对方一指，“就让本王用绝对的力量，来回应你的这份决心吧。”

面对魔王的宣言，苍在气势上仍是毫不退缩。他乃是修道之人，心境早已超脱凡尘。正所谓知天机而行天命，生死之事，他早已置之度外。

即便苍已经算到了自己的命数将尽于此，但……他仍是义无反顾，与寂寞侯、浦原喜助、诸葛亮等人共同布下了今日之局。

“布阵！”说话间，苍已飞身上了演武台，并道出了这两个字。

话音刚落，三道人影紧随而至，飞身上台，与其一同站在了远吕智的四方。

这三人分别是……风之痕，源武藏和黑子（这位可不是

打篮球的那个，而是《侍魂》系列的“裁判”先生）。

“台下的诸位英雄……”苍高声言道，“若我等阵破身死，还请各位一定要想办法继续拖住远吕智，切不可让其遁回古志城！否则……功亏一篑！”

“哦？”远吕智面色微变，“玄罡剑奇阵吗……”他一眼就看穿了阵势，并用目光逐一扫视布阵的四人，“明白了……”仅仅数秒，他就重新看向了苍，言道，“由你自己担任阵中‘心眼’，源武藏为‘盾守’，风之痕为‘速攻’，而‘黑子’……为‘阵眼’。”

“有两下子啊……”着一身黑色束身布衣、戴黑布帽、并用一块黑色方布遮住面容的黑子，以一种评论般的语气接道，“还没开打就看破了我们的阵容……”

“不愧为……无双魔王……”源武藏沉声接道。

“但……”苍则道，“识得破，未必就能冲得破！”

“然也。”风之痕双剑出手，冷冷接道。

“哈哈哈哈……”远吕智笑得十分愉悦，“此等阵容，着实难得。”他顿了一下，“那……在旁护阵之人……又会是谁呢？”

“唷……各位。”就在此刻，一位大叔，缓步走上了演武台，“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第763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三）崩盘？

话分两头……

同一时刻，无双原北，某峡谷中。

“呼……”一个带着白底绿条纹帽子、身穿一套绿色和服的金发男人正在一台仪器前忙碌着，其口中还念念有词，“这个【方磁北归】还真是好用呢，你们宇宙的法宝真是厉害。”

“浦原先生真爱说笑……”他身旁，一名衣着华丽的紫衣儒士轻摇紫龙扇，笑着接道，“在你那【崩玉】面前，有多少法宝能称得上‘厉害’呢……”

这对话的二人，一位叫浦原喜助（《BLEACH》中人物，前十二番队队长，前技术开发局局长兼创始人），另一位叫疏楼龙宿（儒门第一龙首，三教顶峰之一）。

“啊哈哈……龙首说笑了。”浦原高深莫测地笑着，“那种无法驾驭的‘危险品’，称不上是法宝，将其封印起来才是最妥当……”

“给我让开！”忽然，远处传来的一声叫嚷，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此时，在峡谷的另一边，那些“化光而来”的强者们，正在听诸葛亮解释刚才传送的事情。

但有一个人，只听了开头，就想要离去了。

而那人……正是吕奉先。

“你不能走。”一位白衣僧人挡在吕布身前，不让他通过。

这位僧人……头顶肉髻，鬓垂长发，额点白毫，法相庄严；其身穿雪白的披氅，背背单剑，正气凛然。若不是看发型，估计没人会认为他是和尚，多半都会觉得他是一名剑

侠。

“哼……佛剑分说……”吕布是认得此人的，因为以前有过交手的经历，“你拦得住我吗？”

佛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更多时候，他喜欢用行动来代替语言。

所以，这一刻……他的手，已缓缓伸向了背后的剑。

“且慢！”站在高处的诸葛亮赶紧出来打圆场，“二位……你们并没有战斗的理由，在此大动干戈，也是白费力气罢了……”

说罢，孔明兄便看向了佛剑分说，言道：“大师，既然吕将军执意要走，你就由他去吧……”他微顿半秒，用一贯的从容语态说道，“此次进攻古志城……即便没有他带路，我也有办法……”

诸葛军师还是位很靠谱的人，他都这么说了，佛剑自然也就安心了。

于是，佛剑让开了道路，任由吕布离去。

而孔明也回到了高处的一块岩石上，接着先前未说完的话，高声对众人讲道：“总之……诸位来到此地的原因就是……当你们进入火河结界的时候，身上已被我们事先所埋下的‘刻印’所标记了。借由浦原先生制造的仪器、杰路刚帝士先生的魔法，以及圣翁（慈航渡，霹雳世界人物，原作中已经圆寂，该剧本中也已在前期就被远吕智所杀）所留的方磁北归，我们才将诸位请到了这里。”

“我能不能问个问题……”这时，人群中的封不觉开口了。他也不等对方回答他“能”或者“不能”，就直接问道，“被传送到这里来的人，和留在那里的人，有什么筛选依据吗？”

“嗯？”孔明闻言，深深看了觉哥一眼，随后回道，“当然是有的……”

他还没开始解释，站在其侧后方打酱油的司马懿就上前

半步，插嘴道：“哼……这不明摆着吗……既然我们能在火河结界上动手脚，自然也可以在演武台的结界上做一样的事。”

“哦~”觉哥当即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念道，“所以……被传送过来的人，无论胜负，都是上过擂台的……对吧？”

很明显，觉哥心里早已推测出了一个筛选的规律，他问这个问题，只是想佐证一下自己的推论而已。

“然也。”孔明应道，“除了寂寞侯和杰路刚帝士先生之外，被传送至此的人，都是同时带有火河结界以及演武台结界上的两重刻印的。而留在演武台边未被传送的人……都只带有火河结界的一重刻印。”

此处，补充一件孔明没说明的事，那就是……苍、风之痕、源武藏和黑子这四人，都是事先知道布局之人。他们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要留在演武台，用玄罡剑奇阵困住远吕智。因此，他们几个早已商量好了……在武斗会的前两天，都不要到场，等到第三天再分头进入火河结界，这样多少可以减小一些被叫到名字的概率。当然了，就算被叫到名字，他们也会立刻弃权的。

“呵……原来如此……”听了孔明的回答，封不觉心中暗道，“对我们玩家而言，其区别就是……‘上台战斗过的玩家’会被传送到这边来；而‘没上台战斗过’以及‘一被叫到名字就选择弃权’的玩家，会留在演武台。”他扫了眼游戏菜单，看着【七杀】和【石上花间】这两个ID想道，“虽说和我先前的推测有些出入，但大体意思是差不多的……留在演武台那边的人，无疑会比较危险一些……”他目光疾动，分别看了看混在人群中的若雨和小叹（觉哥被传送落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锁定这两人的方位），“而我们这三个上过擂台的玩家，就来到了一个相对而言还存在着‘秩序’的环境中，依然处于一种‘不太方便对自己人下手’的状态。”

“咳咳……那么……现在……”片刻后，寂寞侯也跃上了那块高岩，咳嗽着对众人说道，“请诸位稍安勿躁……咳……咳

咳……”听他说话还真是挺费劲的，“如孔明先生所说，来到此地的诸位，无论输赢，都是上过擂台的……咳……既然上过擂台，多少会有些损伤……所以……”他抬手指向人群后方的一道光影，“我们请了净琉璃菩萨来为大家治疗伤势。”

他口中的那位“净琉璃菩萨”，亦来自霹雳世界，乃是佛门先天高人。

菩萨一身淡黄色衣衫，佛光笼身，法相端庄，气质超尘；怀大智慧、大慈悲，遵行佛理、仗义渡众，如春风拂人般亲和，让人不由敬仰。

而净琉璃菩萨的治疗能力，也不是“凡人手段”可比的；纯粹的物理层面损伤（外科）根本不在话下，基本上只要有口气在……他/她（菩萨没有明确的性别）就能给救回来；对于那些比较特殊的伤势，如奇毒怪蛊、元神异常、根基损毁……菩萨也有一定的办法。

此时，净琉璃菩萨承接着寂寞侯的话，向众人解释道：“此地早已布下法阵，当诸位踏足之时，吾已开始为你们治疗了，再等一盏茶的工夫，便可完成……”

“嗯……难怪我的生存、体能、灵力值全都在高速恢复中……”封不觉当即心道，“看来……被传送到这儿的玩家，优势不是一般的大啊……”

“待诸位伤势复原后……”数秒后，诸葛军师又开口接道，“‘三教先天’便会带领大家对古志城发动总攻……”

“目前，远吕智已被苍困在了演武台那儿……”司马懿在旁补充道，“机不可失……我们得利用好这个空隙将古志城攻陷，摧毁城中的封印……这样，时空的秩序即可恢复，所有的世界也都将归位。”

“那个……”此刻，封不觉这讨厌的家伙，又插嘴提问了，“有三件事……我不太明白……”

“呵呵……”诸葛亮轻笑出声，他已经看出来了，眼前这小

子不是“不明白”，相反，他比谁都明白，故而有此一问。

封不觉的行为，用一个很贴切的词形容，就是“撬边”，北方话说就是“托儿”。提问是虚的，实际是为了帮诸葛亮他们更有条理地讲明情况。

“好了，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孔明羽扇轻摇，笑着回道，“其一……在远吕智活着的情况下，妖魔军便可在古志城中无限复活，这的确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我们才会特意留出时间，为各位疗伤。我相信，以在场诸位的战力，只要恢复了伤势……必能以破竹之势，攻下那没有远吕智的古志城。”

“哦哦……”封不觉一边听着，一边装模作样地在那儿点了点头。

“你要问的第二件事……”接着，司马懿也看向了觉哥，摇着他的黑羽扇道，“……是关于城中封印能否被顺利打破吧？”他很喜欢抢孔明兄的台词儿，好似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后者精明，“这点你就更不用担心了……我们谋划了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又岂会在最关键的环节上有所疏忽呢？”

“哦……听上去很有把握呢……”觉哥听到这儿，心中已可断定——古志城里……有这帮人的卧底。

无论是孔明刚才那句“此次进攻古志城……即便没有他带路，我也有办法”，还是司马懿的此番言论，全都透露出这个信息来。

“至于第三件事……”司马懿说罢，寂寞侯又接道，“恕我直言……我也不知道苍能困住远吕智多久，但……弦首已有觉悟，即便身死魂灭、永堕虚空，他也会完成使命，竭尽全力为我们拖住远吕智……”

“那我们还等什么？”人群中，一个身着白色无袖空手道服，绑着头带的男子高声道，“我的伤势根本没有大碍，要对付远吕智手下的魔军已经足够了！我们抓紧时间去进攻吧，

也许我们行动快些……弦首还有救！”

“没错，老子我也不想欠人人情。”

“哼……治伤什么的，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我看也不用什么三先天带路了，本大爷一个人也能攻入古志城。”

在场这几百号人，显然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一时间，人群沸沸扬扬、蠢蠢欲动。

正义、尊严、自信、孤高……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信仰和性格，但此刻，他们的呼声是一致的……在听说苍为了大局甘愿牺牲的举动后，他们都感觉到自己已背负了某种东西。唯有尽速攻下古志城，才能让他们平静下来。

“哈哈哈哈……”就在此时，忽然，天际传来一阵妖媚的笑声。

随之而来的，是漫天压来的滚滚魔潮。

“什么！”

“不可能！”

“糟了……”

诸葛亮、司马懿、寂寞侯三人，几在同一秒露出了凝重之色。

“一群可笑的蝼蚁，聚在这里鬼鬼祟祟地谋划什么呢？”妲己问出这个问题时，那滔天魔气已然降至峡谷之上，化作了上万魔兵，而她那狐妖媚姿，也现身于众人眼前，“不如……跟我说说吧。”

第764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四）弃天帝

“哎呀呀～”远处的浦原喜助扶了扶帽檐，望着峡谷上方黑压压的魔军苦笑道，“咱们的计划……好像被看穿了呢……”

“呵呵……亏你还笑得出来……”话是这么说，但疏楼龙宿自己也笑了，“这下……我们可真是陷入绝境了啊……”

“哦～对了……”另一边，立于峡谷上方的妲己挥了挥手，数秒后，便有一位魔将上前，将一颗头颅递到了她的手上，“有一件东西……我想还给你们……”说着，她便很随意地将那颗头颅扔下了峡谷。

孔明见状，羽扇一扬，凭空掀起一股有形风势，将那颗头颅“吹”到了自己身前。

然后，他便单臂一攫，接住那颗头颅，观其相貌。

果不其然……这颗头颅的主人，正是与他们里应外合的卧底。

“派庆次来当奸细……确实像是你们的风格……”这时，妲己又接道，“无论是‘看上去特别可信’的人，还是‘看上去特别不可信’的人，都不适合担任这项工作……唯有庆次这种‘任意而行、难以捉摸’的人，才最难被识破。”

诸葛亮没有说话，他知道妲己正在炫耀。

司马懿也没有说话，他正在想着接下来该如何挽回局面。

寂寞侯则在那儿默默地咳嗽，同时也在心里为苍默哀……

在场的、稍微有点智商的人，也都已看出来了，眼前的情势……当真是糟糕到了极点。

按照原计划，他们超次元军（姑且这么称呼）应该是在满状态情况下突然杀到古志城门口，然后在前田庆次（卧底哥）的接应下一鼓作气破城而入，堵着妖魔军的复活点开杀。接着，分一小队人马……跟着庆次去拆封印就行了。

然而……

实际的发展却是……这次行动中，最为关键的“带路党”已然被杀；而他们自己……也已被上万魔军反堵在了峡谷底下。

纵然他们可以用实力冲杀出去，但……在这里与魔军交手，和在古志城那儿打，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远吕智军是可以“无限复活”的，战线被拉长的话……超次元军这边就会在进攻的路途中不断被消磨、打散。等到了古志城下，还剩下多少人就很难说了。

接下来，妖魔军要做的就是拖延、消耗、即使超次元军这边没被耗死耗光……一旦耗到远吕智回城，那一切都完了。

“呼呼呼……”妲己看着峡谷中那群人的表情，又得意地笑了几声，“想必你们也都明白了……你们的阴谋已被扼杀在了摇篮之中，这样吧……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她顿了一下，神色稍正，“诸位之中……有谁想要加入远吕智大人麾下的，眼下还有最后的一次机会……只要你们过来这边，我就饶你们不死。”

“嚯～机会啊……”封不觉听了这话，还真有点儿心动了，“这剧本进行到现在……我始终都没有和远吕智的人马有过什么正面冲突，而且……远吕智还听过我的名号，再者……从情势来看，他们那边可是顺风局大优啊……”

虽然很动心，但觉哥并没有迫不及待地跳过去，他到底还是个冷静、周密的人，他还是有一些顾虑的：其一，妲己的话……不能尽信。这狐妖可不是什么善茬儿，她完全有可能出尔反尔，坑杀降将；其二，根据觉哥对无双、霹雳和龙

珠这三个宇宙的了解……三方阵营中最弱的BOSS就是远吕智，按照常识来讲，弃天帝和弗利萨的实力肯定在远吕智之上。这年头……不怕做错事，就怕站错队。切不可因为眼前一时之势，而投奔了错误的阵营。

“怎么？没人出来吗？”妲己等了大约三十秒，发现没人理自己，“好……那你们……”她神色一狞，“就痛痛快快地被杀掉吧！”她说最后这半句话时，那柔媚的“少女音”已变成了“女王音”。

哗……

那上万魔兵魔将也在妲己的号令下鼓噪起来，声势滔天。

“诸位……事已至此……”诸葛亮叹息一声，念道，“唯有殊死一战了……”

“咳咳……”寂寞侯也接道，“纵然艰险万分……原计划不能改变……请诸位全力冲杀，到古志城门口再集结一次！”

寂寞侯深知，这样的“武斗会”，未必会有第二次；而六弦之首，绝不会有第二个。因此，今日之机，不可复制……就算硬着头皮也要上。

于是，超次元军这边也呼喝起来，战意陡升，炽燃的杀气从峡谷底下喷薄而出，冲天而起。

就在这大战将启，血雨降至的临界点上……

时间，仿佛凝滞了一般。

天空中，云漩微动。

一阵能量的律动，自峡谷上空的云层中荡开……

这一瞬，峡谷上下的两军，同时感受到了一种堪称恐怖的威压。

不止是他们，整个异空间中的每一个具备意识的生命体，都感觉到了……

……

“嗯？”演武台上，正被困于玄罡剑奇阵中的远吕智，竟是回过头，看向了北方，“那是什么……”他的脸上，首现凝重之色。

阵中四人，虽没有停下阵势，但也都不由得分神急思。

“是他……”风之痕的手心，出现了冷汗。

“这就是神吗……”源武藏心道。

“好夸张的力量……相形之下，罗将神简直不值一提……”黑子心中惊道。

而苍……连想都不愿去想那“人”的名讳。

……

滴滴滴——嘭！

“MLGBD……”无双原边际的弗利萨，用外星语讲了一句意思和这差不多的话，并甩了甩头，把粘在脸上的战斗力探测器残骸甩了出去，“哼……上限为八位数的新型号居然爆炸了……”

听到这句话，站在其周围、正捂着脸（他们的探测器也都爆炸了）的基纽特种部队队员们，全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这……果……果然是机器故障了吗？”基纽吓得脸都紫了（虽然本来就是紫的），“邱夷、多多利亚和萨波的通讯中断、战斗力消失……应该也是这个原因吧。”

“哼……”在一旁冷眼旁观的平清盛冷哼道，“说出这种话来，未免显得太天真了吧？”

“嗯？”基纽回头瞪了平清盛一眼，“你什么意思？”

“他说得对。”纵是在这种状况下，弗利萨依然很镇定，并微笑着言道，“这种自欺欺人的话……没有意义。”他停顿半秒，看向基纽道，“基纽，你带着特战队，去北边探探情

况。”他又看向了平清盛，“平桑，你跟我到演武台走一趟……是时候会会那位‘魔王’了。”

……

视线回到无双原北的峡谷……

“怎……怎么回事？”妲己抬头望着天空，一种难以掩饰的恐惧从其目光中流露出来。

“这……究竟是……”浦原喜助用手压着帽子，阴影下的双眸，透出的是肃然。

“难道这是……”诸葛亮喃喃道，“传说中的……”

“不会错的！”司马懿转头对他道，“哈哈哈……孔明，没想到我俩会一同命丧于此啊！”

登——登——

忽然，一段以层叠声乐合声为主奏，气势恢弘、迫力十足的BGM响起。

听到音乐之时，封不觉便知晓了来者是谁……以《毁灭之神》作为气势曲的，这世上唯有一“人”。

叱叱叱——

弹指间，三道身影若惊鸿般一纵，跃上了峡谷，来到了远吕智军的对面。

佛剑分说（佛），疏楼龙宿（儒），剑子仙迹（道），三先天，风雨同路，共进退。

他们……都在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天上那股威能的真面目，所以他们……也都在第一时间站到了直面“神”的最前线。

“二位……没想到，有生之年，我们还能再见到这般光景。”疏楼龙宿望天沉吟道。

“这次……只怕比上次更为凶险。”剑子仙迹接道。

“‘神’的本体……究竟有多强呢……”佛剑神色沉然，声

音，却透出一丝绝望。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站在峡谷对面的妲己听到了他们的对话，颇为着急地问道，“那上面究竟是什么东西？”

“哼……你很快就会看到了。”疏楼龙宿冷哼着应了一句。

其话音未落，但闻一阵轰鸣……撕裂云层。

接着，一道光柱破空而落，降在了无双原上。

一道黑色的身影，由光柱中倏然飘落。

这一刻，大地、天空、时间、空间……都开始颤抖。

那光柱中的“人”没有说话，只是用一种冷漠的眼神俯视着脚下的一切。仅是如此……远吕智军中就有大量魔兵被其无形威压摁倒在地，动弹不得。

“开什么玩笑……”小叹看着天空，冷汗直流，“这种压力是什么……我站在这儿不动……居然在减体能值？”

“太离谱了……”就连若雨都不禁道出了这么一句评论。

而封不觉，则是长舒了一口气：“还好我机智……刚才没有跳到远吕智阵营去……这才半分钟不到，就来了个更狠的。”

轰——

片刻后，光柱中的男人，终于来到了无双原上。

无双原，兵燹起。

群雄会，帝王来。

刀戟现，共戡魔。

星芒阵，夺城谋。

弃天帝，终降临。

其足尖轻点于地的刹那，整个异空间……倾斜了。一股无可匹敌的威能如海啸般席卷而出，向四面八方扩散开。

那三先天早有准备，佛牒、紫龙影、金剑合招并出，一式“三锋齐出”，守住峡口，一挡神威。

三人全力以赴，堪堪才守住了这一波冲击，使得峡谷下方的众人没有被波及。

但是……远吕智军这边，可就惨了。除了妲己和极少数魔将还能用魔气抵挡之外，后面那上万的魔军简直就像是纸糊的一样，被这冲击碾压而过，死伤大半……

“人间……又污秽了。”

弃天帝站定后所说的第一句台词，还是那句逼格无人能及的名言。

浩瀚之能，不属凡间之威。

毁灭之神，降临超元异界。

黑色的华袍，黑色的长发，魔性的尊容。

弃天帝的身上，没有王者的霸气、没有道者的仙气、没有侠者的侠气、亦没有儒者的谦睿、更没有佛者的圣洁。

因为……他不属于这其中任何一种人。

因为……他根本不是人。

神的霸气，无需流露，便存在于那些被震慑的人心中；神，无需问道，侠更是不足道也；神，无需对人类谦虚，他的智慧，也不是人所能理解的；神，自然是圣洁的，纵然他给人带来的是毁灭。

从冲击中生还下来的人，绝大多数都用一种惊呆了的眼神看着弃总，脑袋陷入了半空白状态。

即便是曾在苦境直面过弃天帝的三先天，这一次……都不禁颤抖……

当年，降临苦境的弃天帝，只是一个“神识”，直至他的神识回归六天之界为止……他所占据的那个肉身，即强化版的圣魔元胎，也只承受了他一半不到的力量。

而正是这不到一半的力量，已可做到“天下无敌”。

“这……这家伙……”首次见识到弃天帝之威的妲己，面色惨白，浑身猛烈地发抖。

她想逃跑，却连步子都迈不开。

一个可怕的念头，有生以来第一次，浮现在了她的脑海——远吕智大人，可能会输。

“浦原喜助……”弃天帝的第二句话，是叫了一个人的名字。

弃总很少去记别人的名字，能让他记住名字的人，一般都是“接了他一招还没死”的那种。能符合这个条件的人……真心不多。

眼下，他竟是主动喊了浦原一声，这不禁让喜助本人都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呵……呵呵……”浦原在峡谷底下仰望着弃天帝，干笑两声，连他自己都有点惊讶，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居然还能笑得出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交出崩玉。”弃天帝单刀直入，说出他的要求。

话音落时，浦原、诸葛亮、寂寞侯、疏楼龙宿、封不觉等等……在场每一个知道崩玉效果的人，全都神色陡变。

“呵……”浦原稍稍思索了几秒，又来一声苦笑，他的手，也不自觉地放到了腰间的一把木制手杖（手杖里藏着他的斩魄刀）上，“我能问问……你要用那东西来做什么吗？”

“你已知道答案，何须再问。”弃天帝沉声回道。

“哈哈哈……也对啊……”浦原笑着，从手杖中抽刀而出，将全身灵压一爆，“那我只剩下两句话跟你说了……”他顿了一下，“第一句……我拒绝。”他的眼神渐渐冷了下来，“第二句……就算死，我也不会交给你的。”

“嗯？”弃天帝深深看了他一眼，“好……吾成全你。”

言毕，弃天帝单手一扬，神招乍现！
“神之炎。”

第765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五）逃？杀！

“鸣叫吧，红姬……”

这一瞬，浦原唤醒了斩魄刀，并立即使出一招【血霞之盾】，以抵神招。

浦原喜助身为队长级（BLEACH世界中设定）人物，其灵压深不可测。要论根基，他就算在霹雳世界中也得是个先天。

然……

睥睨人间之威，魔神现世之能，绝非一人能挡。

完全体的弃天帝，一招神之炎，便已是极天之力。

假如光凭浦原一人的招式去迎击，那整个峡谷里的人都得玩儿完。

谷中群雄也都明白这一点……因此，这一刻，他们也都是各显其能，纷纷发动了强力的远程攻击，欲抗灭世神威。

而立于峡谷上方的三先天，亦是真元再提，连着第二次使出了【三锋齐出】，从侧方击向了正呈下冲之势的神之炎。

轰——

能量，在半空中碰撞，并如一枚小型核弹般炸裂开……

气浪爆掀而出，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去……在无双原上翻腾起阵阵能量的乱流。

终于……集在场所有人之力，堪堪挡住了弃天帝这招，算是拼了个平手。除了部分人被气浪冲得东倒西歪之外，大部分人都还稳稳站着。

“所有没有远程攻击手段的人，立刻用你们最快的速度回

演武台去！其他人上谷集结，紧随其后、且战且退！”

众人惊魂未定之时，忽有几声高呼传入了他们的耳中。

喊出这句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封不觉。

“没错！快走！”闻言后，司马懿第一个反应过来，并接道，“先到达演武台的人，让弦首和其他人不用再打了！想办法把远吕智往我们这里引！”

“咳……咳咳……”寂寞侯也咳嗽着出声，“剩下的人……就一边牵制住弃天帝，一边朝着演武台的方向进发……”

听到这里，大部分人也都懂了，觉哥的想法其实很好理解……这种差距，咱们不可能打得过，所以还是想办法让远吕智去对付他吧。

“牵制我？”这时，弃天帝的声音，再次从上方传来，“……就凭你们？”

“浦原先生，你听我说……”封不觉无视弃总的威慑，快步冲到了浦原身旁，“接下来……你会成为我们能否活命的关键。”他微顿半秒，沉声接道，“如果我没猜错，弃天帝刚才那招【神之炎】是留了几成余力的，他应该是算好了……想给你留口气。”

“留……留有余力……”浦原不知道眼前的男人是谁，但他着实被觉哥的话给惊到了。

“你是唯一知道崩玉下落的人，而弃天帝是很想要崩玉的，当然了……他也不是非要不可。所以，他是抱着类似‘尽量留手，但万一打死也就算了’的心态在发动攻击。”封不觉接着说道，“由此可知……只要有你存在于他的攻击范围之内，他就不会全力出手。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像刚才那样去扛下他的招式。”

“我说……你们还是直接逃跑吧，反正他要杀的是我……”浦原回道。

“不行。”封不觉道，“你不能死，你是目前我们已知的、

唯一可以引诱弃天帝行动的诱饵，越早引弃天帝和远吕智见面，对我们就越有利！”

浦原干笑一声，不禁吐槽道：“喂喂……居然当着我的面说出了诱……”

觉哥却又一次打断了他：“总之……请你赶紧跟大家一块儿朝演武台的方向跑，这里地形太不利了，一刻都不能多留了。”

在他们俩对话的同时，诸葛亮、司马懿和寂寞侯已经组织着谷底的众人快速移动到了峡谷上方。

此时，远吕智军那帮被神力碾压过的、失去行动能力的死伤者们，基本都已经被刚才的气浪给吹飞不见了；而妲己和剩余的幸存魔将也都在神之炎现招之际逃得无影无踪。所以，超次元军的成员们可以很放心地攀到峡谷南侧的平原上。

至于他们上去的形式……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反正飞的飞、蹦的蹦、爬的爬，各有各的办法。在这个异空间里，你要是连个几百米高的峡谷都上不去，也别出来混了，去妖魔军里当杂兵算了。

“想跑么……”弃天帝目光微动，冷冷念道。

说着，他单手一翻，神力乍泄。

下一秒，其身后的天空，竟开始崩塌……

“他在干什么……”有些不明白的人，不由自主地开始问了。

“他正在摧毁这个异空间的边界……”有些明白的人呢，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面对这种答案，提问的人自然是陷入了沉默……

“凡人，跑到哪里，也逃不脱毁灭。”弃天帝一边说着，一边举起了他的另一只手。

熟悉霹雳的人都知道，弃总小摊手一出，那就是要发便当的节奏。

“神之岚。”

单掌一翻一运，神招再现。

“糟了……又要来了！”人群中已有人喊出声来。

而这次，身在峡谷对面的三教流氓也是鞭长莫及。

乐观点估计……此招要是打实了，超次元军的伤亡数量，应该会上两位数。

“切……真没办法。”跑在众人后方的杰路刚帝士啐了一声，转过身去，随后大喊道，“净琉璃菩萨，请助我一臂之力！”

“唔……”菩萨闻言，即刻会意，他瞬间便来到杰路身后，掌渡净莲圣法之力，以琉璃妙法护住杰路周身，并使其魔能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幅。

“游弋于永恒与无限之间的心之源啊……所有存在于此的苍色火炎啊……请将沉睡于我灵魂深处的那个力量……从无限召唤到此……发动制裁吧！”杰路刚帝士以最快的速度咏唱完了咒语，使出了他的至强之招，“崩灵裂！（最强的攻击系精灵魔法，威力可与龙破斩匹敌）”

轰——

炽白的光芒伴随着轰响与裂缝绽开，神之岚与崩灵裂的角力开始了。

精灵魔法可细分为风、火、地、水，以及精神五系，其中最强的这招崩灵裂属于精神系。在《slayers》的世界观中，法术威力与使用者魔力容量是有密切关系的，崩灵裂更是十分倚重施法者能力的一个魔法。

杰路刚帝士是合成人，比起常人来有着先天优势（虽然身体的改造不是他自愿的），而且他本身就是数一数二的魔

导剑士；想当年，他用拉古特·梅杰奇斯（瞬击之枪）增幅后的崩灵裂……愣是把尚未成型的异界魔王黑暗之星都给逼退了。

而眼前，在净琉璃菩萨那佛门圣力的加持下，崩灵裂的威力比之当时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是……如今他面对的，不是黑暗之星，而是弃天帝！

“嗯？”弃天帝这时所运之力约有五六成，没想到还真被对方给顶住了，他当即又道出了一句名台词，“嗯……不差。”

话音未落，他已停止了对身后空间的破坏，并将那份余力灌注到了正在施招的那只手上。

一秒不到，力量的平衡……便被打破了。

令人绝望的神威浩然压来，将增幅版的崩灵裂彻底吞没，并朝着超次元军的后方追轰而至。

好在，三先天，亦在此刻及时赶了过来。

“九梵灭！”

“道极玄空！”

“天风不落尘！”

佛剑分说、剑子仙迹、疏楼龙宿，三教顶峰绝招同现，儒道圣三气贯连，天地阴阳调化，化有为无，至极神岚顿成虚无。

“又是你们三个……”弃天帝沉声道，“呵……”这一秒，他居然……冷笑了一声，“也罢……吾就让你们看看，神的本体……和圣魔元胎承载的神识有什么不同。”

说罢，弃天帝双手交错，一运【风雷双式】，刹时，轰雷掩四面，狂岚走八方。

同一瞬，但见……

第766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六）两方鏖战

“就是现在！”

剑子一声疾喝，龙宿、佛剑心领神会。

三先天各自扬起兵刃，怒催真元。

“天，为日。”金剑问世，现道门玄奥之芒。

“地，为月。”紫龙啸天，现儒门至上之辉。

“人，为星。”佛牒再开，现佛门清圣之光。

三教顶峰，三式同出，三光齐现！返照风雷之变，引运净土之光。

只见那三人同时飞上半空，其身后各自浮现了日、月、星三重幻影。

开天之招，极光之式，神之光华逆返而现，三道圣光同照弃天帝！

想当年，弃天帝在磐隐神宫与三先天的最终战中，愣是被这招给照出了本体（弃天帝入魔道以前是全身纯白圣洁的形貌，为天界第一武神）。虽然只是很短暂的几秒钟，但这一招……是真正意义上让神也感受到了痛苦的招式。

当然了，这招的发动条件也是极为苛刻的（需三名默契无间的三教高手，藉神柱圣气，驱逐五浊恶气后方可使用），至少在霹雳的原宇宙中，三先天已经无法（或许是暂时）再用了。不过，在这异空间中，他们仍可以使出。

“哼……”弃天帝见了这招，冷笑一声，“……好一个‘天极圣光’。”

说罢，他竟然……停止了施为。

“什么？”

“嗯？”

“这……”

就连发招的三先天都愣了……因为在这一刻，弃天帝竟将已然运起的风雷双式给抑制住了，并放下了双手，冷然而立。

“凡人……总是不知天高。”弃总淡定地评述了一句，任由圣光击中了自己。

正如当年降临苦境时一样……弃天帝，是不会去躲避那些凡人的攻击的，哪怕当时的他只是一个寄于圣魔元胎上的神识，依然是正面硬抗所有攻击，并且用比对方更强的神力将其顶回去。

轰——

圣光透体，神颜微笑。

这一回，天极圣光没能对弃天帝造成任何伤害，神罚之招……竟毫无作用。

“你们三个……看清楚了。”弃天帝摊开双手，缓声说道，“这是吾自己的身体，不是什么圣魔元胎。”

话音落，三先天神色一凝。

他们都明白了，弃天帝的言下之意是——我现在用的可是自己的身体，护身气罩毫无破绽（他在苦境使用的身体有一个弱点，这也是他最后没能毁灭神州的原因），而且强度至少在强化版的圣魔元胎三倍以上；另外，本神还有【逆返魔源】这种赖皮招数，随便你们用什么招、怎么打，对我来说都是浮云。

“今日，我就要你们知道……”数秒后，弃天帝再度扬手，“忤逆神的下场！”

……

与此同时，演武台上。

玄罡剑奇，力困蛇魔。

“嗯……”远吕智与阵中四人以及护阵的铃鬼交手数合，眼中渐现喜悦之色，“强者们啊……你们的实力……值得赞许。”可下一秒，他话锋一转，“我就认真一点……来回应你们的努力吧。”

言毕，远吕智横展【无间】，随即举臂一挥，用指尖放出道道紫色妖雷，呈扇形扩散而出。

“返无！”源武藏一声低喝，顺势上前应招。

源武藏的这手【返无】，在设定上是接近于完美的招式，其原理是——以自身根基为限，在接到对手招式的瞬间，全身放空，分析对手力量，并将之化除。不管是无形之力，还是有形之物，皆可以相生相克之法将其化为乌有。

理论上来说，只要不是根基高过他太多的存在（比如弃天帝），随便放什么东西过来……哪怕是高科技宇宙中的飞弹朝他打过来，他照样可以给“返无”了。

不过……眼前的远吕智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根基就比源武藏要高许多，光凭源武藏一人，是无法扛下远吕智的直击的。

这时，“阵眼”的作用就凸现出来了。

只见黑子身形一闪，已到了源武藏身后。其右手朝源武藏背上一摁，一股浩然之力便灌输而去，将前者那返无之招强化了数倍，堪堪抵住了远吕智的妖雷。

“进攻退守，严守阵势，厉害……”远吕智的心中亦在给黑子叫好，但他手上可是丝毫不留情……

弹指间，远吕智变招再动，其身体一横，与【无间】一并横起飞旋，似镰鼬般旋击而出。

“苍天极！”半秒不到，苍已见势出手，玄宗之功力撼蛇魔之力，止住了远吕智的进势。

远吕智滞缓的瞬间，风之痕的反击到来了……

“剑随风行！”

剑锋疾动，残影重重。

风之痕的白影如惊鸿般掠向远吕智，眨眼间，二者身影已错。

然……这一击，和先前的数剑一样，仍然没能对远吕智造成有效的伤害。

魔王身上的蛇鳞蓝甲坚硬无比，无论是怎样的攻击，都无法在上面留下任何伤痕。

同一秒……

“化天地阴阳，转定一乾坤，七法妙定，玄真归元！”苍疾诵口诀，玄宗奇术，骤然已至。

“哼……”远吕智瞬间就反应过来，魔气一绽，“想用七星回影阵分离我的魂体？”

魔王开口道了一句，接着……怪力再催，朝四面八方放出一圈密集的业火球。

“机会！”忽然，苍高喊了一声，并收术一闪。

原来，他刚才只是虚晃一枪罢了。苍知道远吕智能听出自己的术法是哪一种，所以特意念了那几句……其实，苍真正的目的……就是想让远吕智发动一次快速的、不假思索的强力大范围攻击，那样的话……在魔王回气之隙，便会有非常短暂的破绽出现……

“让我来！”而听到苍的声音，并第一时间做出回应的人……是铃鬼。

以单兵作战能力而言，铃鬼是台上诸人中最接近远吕智的一个了；他可是在不使用任何气功波的情况下，徒手在台上战斗到现在了，那战斗力绝对不是萨波之流可以比拟的。

说时迟那时快，铃鬼一个箭步穿过了火球间的间隙，并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来到了远吕智的身前，朝着后者的面门挥出了拳头。

“呵……说得对。”不料，远吕智，竟是露出了冷笑，“……这是机会。”

第767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七）基纽特战队，登场！

啪——

“嗯？”下一秒，铃鬼神色陡变。

远吕智竟用单手，接住了他的拳头……

“铃鬼……”远吕智那多重魔音响起，“你一定很疑惑吧……”

他一边说着，一边捏碎了铃鬼大叔的手，并一脚踹中了后者的胸口，将其踹飞了出去。

阵中四人大惊，立即围上前来，欲护阵势。

然，远吕智仰天一喝，绽出层层魔气，用一股无可匹敌的无形之力，将那四人生生逼出了演武台的范围。

玄罡剑奇阵……瞬间被破！

“没错……”远吕智施为完毕，轻松如故，接着方才的话道，“你的极限战力，确已超过了本王在常态时的力量，但……”他一挥【无间】，目光扫过擂台下的群雄，“你们并不知晓……本王的所谓‘常态’，也就是适才与你们战斗时的状态，实际上……是我‘极度抑制自身真正力量’才达成的一种稳定形态。”

他说话间，铃鬼已从空中落下。这时，一道人影高速跃出，接住了已失去意识的铃鬼。

“姑娘，有劳了！”剑君十二恨接下大叔后，抱着他就往花间那边送。

“嗯……直接就奔我这儿来了吗……”花间心中念道，“我什么时候成你们的医务兵了啊……”

想归想，但她并没有拒绝给伤员进行治疗。因为现在这种局面，正是她乐于看到的。

眼下，除了适才围斗远吕智的五名高手外，在场的其他超次元英雄们，全都隐隐护在了花间的周围，看来他们也都明白……刷BOSS的时候保护好治疗是多么得重要。

而这种状况，自然导致了同为玩家的七杀无从下手……他要是赶在这会儿去攻击花间，周围那帮凶神恶煞铁定一拥而上把他给撕了。

“如果……”擂台上，远吕智的话还在继续，“本王不以这种形态示人，而以自己的完全形态活动，这个空间就会变得极不稳定。”他说着，又朝着北方指了指，“就好似……那边的‘那位’，所带来的影响一样。”

“竟……有这种事……”苍的脸上，首现绝望之色，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先前的计划，根本就是个笑话，只要远吕智愿意，他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刻破阵而出，返回古志城去。

“好了，游戏到此为止了……多亏你们，本王做了一番很好的准备活动。”远吕智接道，“弗利萨……也快要到了。”他转过身去，目光放空，“你们，往北边去吧……我想，你们的同伴，正需要你们的支援。另外……想活命的话，就离这个演武台远点。”

“什么？”苍惊道，“你……让我们走？”

“那是当然，我不会杀你们的。”远吕智淡然回道，“强者们啊……带着今日的恐惧和不甘，继续修行吧，无论何时，本王都会欣然接下你们的挑战……”他昂然而立，微笑道，“本王始终在期待着……有人能败我的那一天。”

……

同一时刻，古志城正门吊桥。

“哈啊……哈啊……”一个矮胖的身躯正气喘吁吁地从火河结界内跑出，经过了吊桥，“哈啊……开什么玩笑，萨波那个

笨蛋……竟然和吕布交手，被杀掉也是活该啊！”

这个正朝着弗利萨飞船方向逃跑的人，自是董卓无疑。

先前，萨波还在演武台上耀武扬威的时候，董太师也安然在台下观战。但萨波一死，他就赶紧缩起脖子，悄然遁走了……董卓心里也明白，自己先是到远吕智那儿当了降将，后来又背叛远吕智去了弗利萨那边，因此……无论是即将降临的魔王还是在场的群雄都和自己是敌对关系，留在现场的话……分分钟被人打死。

由于董卓不会飞，今天又没骑马，加上腿短，再加上远吕智降临后的威压、以及弃天帝降临后导致的几次地震般的反应……董卓这一路可谓跌跌撞撞、狼狈不堪，跑了半天才刚刚跑到吊桥这里。

而这会儿，弗利萨和平清盛，也已经来到了此地。

“诶？”董卓远远看到弗利萨的身影，神色一喜，“哈！哈哈哈……”他大笑起来，“弗利萨大王！您终于来了！”

“HO~是董卓先生啊。”乘在飞行器里的弗利萨来到董卓面前，缓缓停下，“能告诉我一下……刚才都发生什么了吗？”

“萨……萨波……被……被杀了。”董卓停下脚步，边喘边道。

“你慢慢说，别着急。”弗利萨接道。

对于萨波被杀的事情，弗利萨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意外，当萨波的战斗力探测器失去信号时，他就料到了这点。当然了……具体是怎么被杀的，他并不知道，因为演武台那边的战斗力太多了，在远处用探测器是无法探明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的。

……

就在董卓给弗利萨、平清盛讲述之前的各种情况之时，另一边……无双原北的荒原上。

超次元军中较擅近战的那部分战士，此时正以超高速向着演武台进发着。他们已和浦原喜助那批在后方断后的人拉开了相当的一段距离，并且追上了最先离开峡谷的吕布。

吕布倒也不是在速度上不如他们，只是他并没有像这些人一样出尽全力赶路；另外就是……几分钟前，因弃天帝临世带来的威压，不明情况的吕布稍稍在路上停留了一会儿，这也是他被追上的原因之一。

“这到底是……”吕布见那些人夺路狂奔，纷纷跑到了自己前面去，不禁心中生疑，但他也没有开口去问。

而就在此刻，又有一群不速之客……突然杀到！

他们……也是登场自带BGM的角色。

只听得，这个区域内，忽然响起了节奏感十足的音乐，并伴随着“特战队～特战队～特战队！”这样的歌声。

接着，便见五道浑身爆气的人影，刹那间从天而降，挡在了众人面前。

“利库姆！”一个高壮的、头顶橘红色凤梨发型的男人（外表很接近地球人），横摆双手喝道。

“巴特！”一个全身呈暗蓝色，比利库姆还要高上几分的类人形巨汉，朝另一个方向横摆双手接道。

“吉斯！”一个浑身赤红，一头白色长发的矮个儿单膝跪地，双手抬起做鸟翼状喝道。

“古杜！”一个非常矮小、体型发胖、脸上长了四只眼睛的绿皮人用和吉斯一样的姿势喝道。

“基纽！”最后，一个浑身淡紫色，脑袋两侧长了两个笔直犄角、身材中等的壮汉，上身下折，透过自己的裤裆对外一本正经地喊道。

他们分别用五个令人尴尬的姿势吼完了自己的名字后，又一同喝道：“全员列队！”

话音未落，他们竟还变了个阵型……

“基纽特战队！参上！”

基纽等五人摆出了他们自以为狂霸酷拽，实则让人不忍直视的造型，花去了整整三十秒时间。

这期间，不少跑得快的人已经从他们身旁路过了……

“可恶！竟敢无视我们！”特战队的五人见没人理他们，纷纷飞起，高速绕后，又一次挡在了那些路过者的前方，“喂喂！统统给我站住！”

“这帮家伙……是弗利萨的手下么……”人群中很快就有人从战斗服看出了他们的身份。

“啊……经你这么一说……”他旁边的人迅速接道，“看他们的外貌和战斗服……应该和刚才那个萨波是一伙儿的。”

其实，是不是来自同一个宇宙……的确挺好分辨的，画风不同嘛……

“哦？你们认识萨波？”基纽听到了对方的话，当即问道，“他现在在哪儿？”

他问出问题后的三秒，没人接他的话。

人们……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

三秒后，一道人影走出，傲然而立，回道：“你是说那只蛤蟆精吗？哼……已经被本大爷给宰了。”

第768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八）史上最凶之合体

“哪尼？”特战队中，性格比较“恶劣”的利库姆闻言，当即就看向吕布，拧眉问道，“就凭你？”

他说着，还抬手摁了两下头侧的战斗力探测器（他们出发之前，都去飞船上取了新的探测器戴上，并关闭了自动搜索模式，这样就可以避免探测器因超远距离上的某个目标而爆表了。）

嘀嘀嘀——

吕布的战斗力很快就显示在了利库姆的探测器上，后者观之大笑：“哈！哈哈哈哈……战斗力才一万五，也敢大言不惭地说干掉了萨波？”

“杂鱼，识相的就快给我让开。”吕布用藐视的眼神看着利库姆，“本大爷的目标是远吕智，不想在你们这帮杂碎身上浪费时间。”

“你说什么？”利库姆闻言，对吕布怒目而视，“找死吗！混……”

“慢着……利库姆。”此时，基纽摆了摆手，打断了利库姆的话，“我看他的样子……好像是认真的。”他顿了一下，提醒道，“不要太大意了……要知道，这帮家伙的战斗力未必是固定的。”话虽如此，基纽的脸上可没有半分忌惮吕布的意思，他的神情还是很自信。

“哦？是吗？”利库姆一手握拳，朝另一手的手掌捶击了一下，“那正好，就让我来试试他的实力好了……”

“吕布，还有其他人……你们先走吧。”此刻，突有两道人影走上前来，站到了基纽特战队和人群之间，其中一人说道，“这五个家伙，交给我们来对付就可以了。”

此言一出，所有人的目光自然都聚焦到了那两人身上。

这两位，皆是身形健硕，形貌猛恶之人。

刚才说话的那个，不是旁人，正是卢卡尔·伯恩斯坦。

而与他一同站出来的男人……面如鬼刹，眸绽红芒，躯似罗汉，肌肉虬结；他顶着一头形似红莲的赤发，头顶还扎了根冲天辫；他身穿一套深蓝色空手道服，道服的双袖已被扯掉，边边角角也都已破破烂烂；其脖子上戴着一串大佛珠，腰上系了一根粗麻绳，双拳上也缠着麻绳，脚上连双鞋子都没有。

这个男人，名叫豪鬼。乃不世之武斗奇才，人称“鬼神屠灭之拳”，又称“拳之极者”。

他是暗杀拳格斗流的传人，身怀暴虐的“杀意之波动”，且对“武之极限”怀着几近没有原则的、疯狂的追求。

“哼……这倒是稀奇。”吕布看了看那两人，随即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然后又看了眼特战队的五人，“也罢……就交给你们好了。”

说完这句，他收起画戟，绕过了特战队的五人，朝前跑去。

“慢着！谁允许你……”利库姆自然不会因为那两个莫名其妙的家伙说了点儿什么就放吕布走掉，他顺势就想上前去追。

但就在这一瞬……

轰——

一道紫色气芒呼啸而来，快若流风，势若岩崩。

利库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吕布身上，一个分神，便被这招击中了后背。

“咕……”中招后，利库姆吃痛呻吟，一个踉跄，险些跌倒，“什……什么……”

他一边念叨着，一边回头看向那气芒飞来的方向。战斗力探测器显示，发招的豪鬼……战斗力仅是一万三千而已，还不如吕布高；但刚才那一手【斩空波动拳】，却愣是让利库姆这战斗力五万左右的基纽特战队二号人物受了点轻伤，这让利库姆大惑不解。

“哦？”基纽见状，神色微变，但他的从容依旧，“原来如此……你们全都是战斗力可以变化的类型吗……也难怪萨波会被干掉。”他若有所思地念叨了一句，随后冷哼一声，对利库姆道，“哼……利库姆，就由他们去吧……”

“可是……队长……”利库姆似乎还是不肯罢休。

于是，基纽又瞪了他一眼。这一个眼神，就把利库姆给瞪怂了。

再怎么说，基纽也是身负十二万战斗力的男人，而且他的战斗力……也是可变的。因此，所有人（以《龙珠》宇宙中，基纽特战队刚登场时的时间节点来讲），包括他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仅次于弗利萨的“宇宙第二强”战士。在特战队中，基纽无疑是很有威望的存在。

“唔……好吧……”利库姆悻悻然地望了吕布的背影一眼，“既然队长你都这么说了……”他无奈地转过身来，放弃了去追击对方的念头。

而就在他们对话之际，超次元军的其他人也紧跟着吕布的步伐，陆续从两旁冲了过去。

对此，特战队的五人皆未出手阻止。

基纽的想法是：没必要急不可待地将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赶尽杀绝，因为弗利萨大王给出的命令是“去北边侦查”，而不是“去把那里的人全部杀光”。退一步讲……这帮人去了演武台又能如何呢？反正他们遇到弗利萨，一样是死路一条。

嘀嘀嘀——

“队长……”数秒后，特战队中最为笃信战斗力探测器的吉

斯，按了两下眼前的仪器，面露不屑地对基纽道，“真的要陪这两个战斗力加起来都不到三万的家伙玩吗？”

“哼……”基纽冷哼一声，没有回答吉斯的问题，而是看向卢卡尔和豪鬼说道，“二位……我看得出来，你们是为了让同伴通过，所以决定留下、以命相搏。不过，我还是想劝你们一句……算了吧。”他展开双臂，面带微笑道，“我们这里有五个人，战斗力方面，我们这边的总和，几乎是你们俩的十倍，不用打也知道结果了。”

出人意料的，基纽好像并没打算和他们打，而是选择了交涉：“咱们……也并没有非打不可的理由……”他抬手指了指两人的背后，“这样吧……只要你们告诉我，先前在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就放你们离开。”

“哼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听完了基纽的话，卢卡尔和豪鬼，竟是不约而同地狞笑起来。

“嗯？”见状，基纽脸上的笑容反而消失了，他略带怒意地问道，“有什么好笑的？”

“你想多了……”豪鬼沉声回道。

卢卡尔则是笑道：“我们之所以会站出来，只是因为……不想和旁人分享猎物罢了。”

“哪尼？”特战队的五人，这次反应是出奇得一致。

“切……两个不知死活的垃圾，死到临头了还那么嚣张……”利库姆恶狠狠地念道。

“哼……”吉斯也接道，“真是浪费口舌……这帮井底之蛙，在自己的星球上横行无忌，就以为自己已经宇宙无敌了。没有战斗力探测器的他们，不被教训一下……是不会理解我们这些战斗力远超他们的战士究竟有多强大的。”

“唉……没办法。”这回，连基纽也失去了耐心，他看着特战队中最弱的那个小矮子道，“古杜，就由你去陪他们玩玩儿吧。”

古杜闻言，眨了眨头上的四个眼睛，露出阴险的笑容：“呵呵……好，就交给我吧！队长。”

说罢，古杜便跃上前去，站到了卢卡尔和豪鬼面前。

“准备受死吧！你们这两个垃圾！”古杜虽然个子小、长得矬，战斗力也是特战队中最弱的一个（不足一万二），但对外人的态度也是挺嚣张的。

“巴特……”古杜上前之后，基纽悄声对身旁的巴特道，“万一古杜有什么危险，你就上去帮一把……”

“明白，队长。”巴特也压低了声音回了一句。

从他们的言行不难看出……古杜这货，着实是弱得可以（相对特战队的其他人而言）。不过，他既然能在基纽特战队中占得一席，自然是有原因的。虽然他的战斗力不咋地，但他有诸多十分犀利的超能力，即使对上战斗力比自己高的对手，也能凭借能力取胜。

“嚯咿～嚯咿～”只见那古杜站在卢卡尔和豪鬼这两条比自己高出几倍的凶汉面前，丝毫不怯，还在那里扭动着水桶腰，摆动着五短身材进行热身，好似是在嘲讽对方一般。

“豪鬼。”而卢卡尔连看都不看古杜一眼，直接转过头对豪鬼道，“后面那帮家伙（指尚在与弃天帝纠缠的超次元军）……无需太久就会赶上来的，到时候又会横生枝节……”他眼神一凛，“我看……咱们就速战速决吧。”

“嗯……”豪鬼沉吟道，“好，动手！”

话音未落，卢卡尔和豪鬼两人忽然并排站定，各自将斗气一爆。

嘀嘀嘀——

“嗯？”吉斯看着探测器上反馈回来的数据，神色一变，“什么！三……三万九千……”

“喂……我没看错吧……”巴特在旁对吉斯道（他俩是搭

档，战斗力都在四万左右），“这不是和我们的战斗力差不多了吗？”

利库姆和古杜看到这变化，也是露出了讶异之色。

“嗯……不变身就能让战斗力大幅提升……”只有基纽还算镇定，心中暗忖道，“……还翻了三倍之多。但……这仍然无法对我们构成什么威胁。”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立刻刷新了他的三观……

“喝！”

“哈！”

这一刻，卢卡尔和豪鬼两人分别喝了一声，举起双臂并朝着身体一侧平伸。

然后，他们微曲双腿，踩着小碎步，向着彼此的方向快步靠近，并用双臂划了一个半圆形，越过头顶，摆到了身体另一侧。

在做这个动作时，他们口中开始念道：“合——”

待两人接近到一米左右的距离时，他们又分别曲起一腿，单脚站立，作金鸡独立状，并再度把双臂摆回了“外侧”。

接着，他们朝着对方做了个弓步，上身侧弯倾斜，双手各伸出一根食指。

最后，二人四指相触，同时喊出了一个“体！”字。

整个过程中，两人的姿势、动作乃至气息都完全同步，站在对面观察，就好似在看镜像一般。

这招……无疑就是传说中的【合体】了。

只要让两名体型相仿，战斗力差距也不大的战士，将气提升到几乎相同的状态，随后做出这种特殊的、令人尴尬的发动姿势，就能获得临时的合体效果。

而由合体诞生出的那位“二合一”战士，战斗力会有爆炸性

的增长。

……

此处，说个题外话。在CVS（即《CAPCOM VS SNK》）系列中，存在着两名堪称BT的超强角色，其一，是从卢卡尔身上吸收了大蛇之力的“神人·豪鬼”，其二，便是吸收了杀意之波动而诞生的“上帝·卢卡尔”。

眼前的这名合体战士，就相当于将这两名角色的各种能力叠加了四个次元之后方才催生出的怪物……

……

【豪加】（此处取豪鬼Gouki的前半部分和卢卡尔Rugal的后半部分，组成Gougal这个名字）现身的刹那，其周身斗气冲天而起，直破云霄。

嘀嘀嘀嘀嘀——

基纽特战队那五人的战斗力探测器皆是发出了蜂鸣之声，镜片上不断飙升的数值让他们大惊失色。

“四……四十万……四十五万……五十万……五十八万……”吉斯跟着那数字结结巴巴地念叨了几声，直到数值超过了六十万，他便不再说话了。

大约十秒后，豪加身上的光芒散去，斗气进入一种饱和的稳定状态，这时……他的战斗力停止了增长，定在了2400000这个数字上。

“开……开什么玩笑……”人高马大的巴特颤抖着说道，“一定是机械故障了……这不可能！”

“对……没……没错！”吉斯接道，“这家伙在那里故弄玄虚了半天，其实就是使用了某种幻术……或者就是用特殊能力干扰了战斗力探测器。”他自欺欺人的念叨了两句，然后很勉强地笑了几声，看着豪加道，“呵……呵呵……别以为你能骗过我们！这种伎俩是吓不倒我们的！”

“哼……”双手抱胸，站在原地的豪加冷哼一声，其口中传来了两种重叠的嗓音，“一帮不知死活的井底之蛙，在自己的宇宙中横行无忌，便自恃无敌。”他将吉斯先前的话奉还了回去，“只懂得依靠所谓‘战斗力探测器’的你们……是不会理解我们究竟有多强大的。”

说话间，豪加目光微动，将视线停留在了古杜的身上。

“咿——咿！”适才还十分嚣张的古杜，这会儿变得像只被蛇给盯住的蛤蟆一样，僵在原地，动都不敢动一下。

“那么……就从你开始吧。”豪加说着，侧身收臂，双手掌根相抵，摆出了一个架势，“神·波动拳！”

第769章 超次元乱斗（三十九）极武·修罗变

无双原北，荒原之上。

三先天与弃天帝的短暂交锋，早已结束。

受到重创的三先天，也已被其他超次元军救下。

这会儿，杰路刚帝士正开着翔封界（风系应用型精灵魔法，风之精灵在施法者的周围结成一个透明的球形屏障，并使其获得飞行能力。施法者可以同时携带其他人一起飞行，飞行速度和载重量取决于施法者的熟练度），带着重伤不起的剑子仙迹、佛剑分说，以及勉强还能支撑的疏楼龙宿，奋力向前。

而断后的任务，自然也就落到了其他人的身上。

说是“其他人”，其实多半都是霹雳世界里的角色。因为他们的力量体系与弃总相似，且普遍较强（相比其他宇宙的人物）；只要弃天帝继续手下留情，而他们这边殚精竭虑，应该还是可以坚持的……

不过……也仅仅是坚持而已，“反击”之类的念头就不用谈了……

正因为他们与弃天帝来自同一个宇宙，所以他们才不可能对弃天帝构成真正的威胁。

在不同时空中存在的两人，究竟谁比较强，很难说清。但在同一时间、空间中存在过的两人，其胜负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见的。

比如说……关公战秦琼，往往论不出个结果。但关公战颜良，那结论就很明显了……

因此，超次元军的目标也很明确……利用浦原喜助这个诱饵，赶紧把弃天帝引去远吕智那边，促成神魔之争，那他

们就暂时安全了。简单地说……“只有怪物能挡住怪物”。

“嗯？什么情况？”此时，跑在人群最前方的封不觉（他可是一直离弃总远远的），忽然看到了什么……

大约在百余米外，立着一道高大健硕的背影，而其前方，还躺着五具身着战斗服的尸体。

“那是谁？”

“看衣服……是我们的人吧。”

“他好像……打死了几个弗利萨的手下？”

超次元军中的其他人，也很快就注意到了前面的状况，纷纷疑道。不过疑惑和好奇并没让他们放慢脚步，反正……无论前面是什么状况，肯定是后面那个更狠……

“等等……死在地上那五个该不会是……”而封不觉则是迅速辨识出了那些尸体的身份，并瞪大了眼睛，望着那人影心道，“这货……一个人就把基纽特战队给全灭了？”

说话之间，觉哥眼中流光已现，他即刻用数据视角观察了一番，暗道：“这是……豪鬼和卢卡尔？”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恰在此刻，封不觉已跑过了豪加的身旁。从正面看豪加的造型——他穿着一身深紫色道服，发型是卢卡尔的中分散发，但颜色是橙色的，仅两鬓各有一抹赤红；其双眼一红一绿，红的那只如琥珀一般珠眸不分，绿色那只是一般的人眼。长相方面……要比豪鬼帅一点点，又比卢卡尔更凶恶一些。

“诶？”又跑了几步后，封不觉心思电闪，猛然回头，“既然是和基纽特战队打，那么……”他的视线不禁移到了基纽的尸体上，“现在我眼前的家伙……究竟是卢卡尔和豪鬼的合体人，还是基纽呢？”

觉哥记得很清楚，基纽的特殊能力是与目标“交换身体”，虽然觉哥并不知道基纽能不能和“合体人”进行交换，但万一可

以……那此刻站在大家眼前的这个男人，其真实身份就很难说了……

“你有什么问题吗？”同一秒，豪加已察觉到了封不觉的目光，也意识到了目光中的异样，于是开口问道。

那个“吗”字还没出口，其身形已如瞬移一般闪现到了觉哥跟前。

“呃……”面对这突发状况，封不觉并未慌乱，他稍微想了想，便谨慎地问道，“刚才那五个家伙里，紫色的那位……死前有没有……”

“尝试和我交换身体？”豪加的双重音直接打断了觉哥。只听了半句话，豪加就理解了觉哥那个眼神的意思，以及后者想要试探的内容。

“对。”觉哥见对方把话挑明，戒备地退了半步，方才应道。

“并没有等到临死之前……”豪加接道，“战斗一开始，他就这么做了。”他说着，便指了指地上的古杜，“在我准备发动第一招时，那个小个子立刻就用超能力将我定住了。虽然以他的力量，只能定住我两秒，但……”他又指了指基纽的尸体，“那个紫色的家伙就利用这两秒，大喊了一声‘change’，对我发动了交换身体的绝招。”

“然后？”听到这儿，封不觉神情一松，因为隐隐感到，基纽好像是失败了。

“说是交换身体，实则是交换‘思想’，或者说‘精神’。”豪加回道，“那个基纽的‘精神’沿着光波冲入了我们的意识中，瞬间就被杀意之波动给吞噬了，对我们一点影响都没有。而他的身体……也因此死亡。”

“难怪……”说话间，封不觉又仔细瞧了瞧特战队的五具尸体，发现……除了基纽以外，另外四人的尸体都有十分明显的外伤，唯有基纽尸体看上去完好无损。

“疯不觉……是吗？”两秒后，豪加又开口道，“我早就注意到了你了。你似乎对这里的每个人……包括弃天帝以及弗利萨的手下在内……都非常熟悉。”他微顿半秒，接着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轰——

话音未落，后方又起一声惊爆，滔天威能，掀来阵阵狂岚。

“呵呵……这事儿嘛……”封不觉干笑两声，“还是以后有机会再说吧。”他顺势就扯开了话题，“当务之急，是把弃天帝引去演武台。”说罢，他扭头就跑，完全你不给对方再提问的机会。

“哼……”望着觉哥的背影，豪加冷笑一声，“狡猾的家伙……”

……

古志城下，演武台。

一台小型的飞行器，缓缓飘到了擂台边。

弗利萨还是以最初的形态坐在飞行器里，平清盛和董卓则跟在了他的后面。

此时，这个区域里已没有旁人了，剩下的，只有擂台上的一道孑然魔影——远吕智。

“本王……”远吕智转过身来，看向弗利萨道，“已等你许久了。”

弗利萨面带笑容，接道：“呵呵……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这就是异空间的魔王吗……”

嘀嘀嘀——

弗利萨抬手摁了几下探测器（他在出发前也去取了个新的战斗力探测器戴上），看到了远吕智的常态战斗力值。

“HO~六十万吗……”弗利萨神情微变，但两秒后，他便

用嬉笑的口吻念道，“真是好可怕呀～”

“哼……”远吕智笑道，“来自异世界的宇宙帝王啊……虽然你很强，但讽刺的是……你却缺乏一个武者最基本的追求。”

“哦？何出此言？”弗利萨闻言，面露疑色地问道。

“我可以看出，你的力量，大部分皆是与生俱来。”远吕智道，“你根本没有刻苦地修行或钻研过武艺。”他举起【无间】，居高临下地指着弗利萨道，“而真正的武者，根本不需要你脸上的那部仪器，仅凭‘感觉’就能探查对手的实力。”

“呼呼……呵呵呵……”弗利萨丝毫不生气，反而笑出声来，“嗯……你说的很对，我确实没有怎么努力修行过，我想……我要是认真锻炼一下的话，可能会强到令我自己都匪夷所思的程度。”他顿了一下，脸上的笑容逐渐变得怪异，“但你知道……我不修行的理由吗？”

“嗯？”远吕智用了个语气助词，示意对方接着说。

“那是因为……”弗利萨一边说着，一边从飞行器中爬了出来，轻盈地跃上了擂台，“……就算我不去刻意修炼，也已是所向无敌！”

言毕，他双腿微曲，双拳紧握，周身聚气一爆，绽出蓝色气芒。

大地……因其体内的能量涌动而发生了颤抖，地面上的碎石飞沙纷纷浮空而起，空气则变得凝重无比。

“唔……这这是……”平清盛心感不妙，赶紧疾退数十米。

“喂！等等我！”董卓也是连滚带爬地朝远处跑去。

吱吱——吱吱——

激增的能量让弗利萨的身体开始膨胀，其肌肉纹理中竟传出了液体过泵的抽离之声。

“啊……啊啊啊——”弗利萨亦发出了几声惨叫。

虽不知这变身的过程是否痛苦，但肯定不是很好受。

就这么过了大约二十秒，弗利萨的身高变成了原来的两倍，体型变得高大魁梧，与远吕智旗鼓相当；其头上的一对犄角变得也弯折向上，化为了冲天的牛角形。

“哈啊……哈啊……”变身完毕，弗利萨喘了几口，“呵呵……如何？这战斗力在一百万以上的身体，是否让你感到绝望了呢？”

“绝望……吗……”远吕智的表情和语气，与其说是绝望，不如说是失望，“这就是你所谓的无敌吗？”他冷冷道，“这样的战力……”他回头，朝北边望了一眼，“大致也就是与他旗鼓相当吧……”

“哪尼？”弗利萨面露疑色，顺着远吕智的目光看去，看到了一个全身铠甲、手持方天画戟的男人。

战斗力探测器很快就反馈过来一个数字——一万五。

“哈！”弗利萨笑道，“你是在开玩笑吗？”

“远吕智！”另一边，吕布跳上擂台，狂然而立，他瞥了眼弗利萨，随后瞪着魔王道，“让你久等了，本大爷……这就来击溃你！”

说罢，他杵戟长喝，全身斗气爆燃。

嘀嘀嘀嘀——

“嗯？”弗利萨眼前的数值，在这一刻……开始以倍数暴增。

“三万、六万、十二万、二十四万……”弗利萨心中默念道，“这家伙……这是什么变身？”

“喝！”伴随最后一声暴喝，吕布全身盔甲化为暗金之色，脸上多出了一块貌似恶鬼的面具；其头发变成了火红色，如大氅般披散至腰际；皮肤则变得漆黑，肌肉也膨胀起来。

【极武·修罗变】

这是该时空中的吕布经过卓绝的修行，累积与无数高手的战斗经验，对自身千锤百炼后……领悟的究极能力。也正是封不觉此前所说的“那一招”。

此招有两个缺点：其一，为了抑制体内的修罗，吕布在常态下的战斗力亦受到了影响，无法全开。其二，修罗变的持续时间无法超过十分钟，如果超过这个时限，使用者的生命能量就有耗尽的危险。

当然了……对使出此招的吕布而言，十分钟，足以分出胜负了。

“八十九万吗……”弗利萨看着最终稳定住的数字，稍稍松了口气，心道，“吓我一跳……”

“别再摆弄你脸上的仪器了，弗利萨。”数米外的远吕智似乎是洞察了弗利萨的心思，当即对其言道，“在本王所创造的这个‘超次元空间’中，没有绝对的强与弱……迷信一部机器所作出的判断，是十分愚蠢的做法。”

他说得不错……虽然“战斗力”确是一种很好的参考数据，但那并不是决定胜负的唯一依据。就算是战斗力八位数的生物，也可能被某种取巧的方式杀死：比如精神层面上的毁灭、无防备状态下被断离重要器官、进入无法新陈代谢的特殊环境等等……

特殊体质、特殊功法、特殊技能……不同宇宙中的不同力量体系所产生的微妙相克，都有可能跨越战斗力的概念完成击杀。一个拿着猎枪的战五渣，只要在合适的情况下，也完全有可能杀死霹雳世界或拳皇世界中的强者。

“哼……”弗利萨冷哼一声，瞪着远吕智道，“多说无益……眼下你腹背受敌，战斗力也是三方中最弱的，有什么资格在那里趾高气昂地教训我？”

“嗯……的确，多说无益。”远吕智回话时，缓缓闭上了双眼。

当他再次睁开眼时，其双眸的颜色……变了！

“你们……”这一刻，远吕智的双眸中，竟流过了白色的数据流，“……一起上吧。”

第770章 超次元乱斗（四十）三魔已聚

弗利萨不知道远吕智做了什么，后者没有变身，也没有任何提升斗气或魔气的迹象，但是……其战斗力，却悄无声息地攀升到了一百二十万。

“切……”弗利萨心中暗道，“战力竟超过了我的第二状态……还好我发现得早，要不然……这个异空间魔王，有朝一日说不定真会凌驾于我之上。”

虽然弗利萨说话的声音阴阳怪气，长得也颇为怪异（以人类观点来看），但他平时确可称得上是温和有礼。对那帮战斗力连自己零头都不到的手下，他也全都用敬语称呼，下命令时也很少用严厉的语气。当然了，这也与他的实力有关，他的手下们都深知其可怕，所以弗利萨无需疾言厉色地去驱使他们。

然……在面对强敌或是被激怒时，弗利萨那极度残忍的本性……便会渐渐暴露。

“居然敢说什么‘你们一起上吧’……”弗利萨咬牙切齿地念道，“你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么……”

他此言未尽，另一边……吕布已是箭步一纵，舞戟开攻。

吕布没有理由去等那两人把话说完，他也等不起。

在单挑中战胜远吕智，本就是吕布的夙愿，弗利萨是否在旁，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一时间，却见……

斗气沛然，浩元在戟，炽锋荡下，未击已撼。

面对修罗变状态下的吕布，远吕智沉着应对，横镰力挡。

乒——

方天画戟与无间相碰的瞬间，黑火乍然迸现，异响鸣动四方。

接着，吕布和远吕智的身形皆是骤然模糊，旋即化作两条黑色的虚影，在演武台上高速游弋起来。

戟来镰往，斗气激荡。

鬼神，对魔王……

双影所过之处，留下一连串此起彼伏的鸣响，绽出层层凶厉的魔能。

嘀嘀嘀——

这时，弗利萨的战斗力探测器上立刻有了反应。他惊讶地发现，自兵器交接的那一秒起，眼前那两人的战斗力便分别提升到了一百一十万和一百四十万。而且在这快若疾风的打斗中，他们的战力还在高速地变化着，有起有伏……

“岂有此理……”弗利萨赶紧浮空而起，退后几许，然后……使出了二段变身。

很显然，他觉得……以这“第二阶”的状态站在这里，已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了。

“咔啊——”一声惨叫，拉开了变化的序幕。

在接下来的数秒内，弗利萨背后猛然暴突出两支象牙般的巨角，四肢的肌肉进一步膨胀，躯干开始朝横向扩张；其双肩上白色的、如骨头般的皮肤也向两侧张开；他的脸则朝前凸出，脑袋朝后方凸鼓而起，变成了如同蜘蛛腹囊一般的形状；而他头上的犄角，也变成了四个，分别长在那大长脑袋的两边。

如果说弗利萨的第二形态像个高大的牛角巨汉，那这个形态……更像是个长了个异形头的驼背人形怪物。

不过丑归丑……这个形态下，弗利萨的战斗力足有两百

多万，稳稳压过了眼前的远吕智和修罗吕布。

“哼……真是两个可笑的家伙……”变身完毕的弗利萨，重新落回地面，远远望着擂台上那两道高速窜动、颤抖在一起的身影，不屑地念道，“拥有此等战力，却还如此执着于近身战……不可理喻。”

“也并非很难理解……”忽然，一个双声交叠的嗓音自弗利萨的身后响起。

“嗯？”弗利萨警觉地回头，看到了一名身着道服的男子，“哪尼！”也看到了探测器上那二百四十万的战斗力数值。

“因为……我们男人……”豪加满面杀意，接着刚才那句话道，“……就是喜欢拳头打在别人身上的感觉！”

话音落时，弗利萨竟是双眼一黑……

下一瞬，他的耳边，响起了密集的击打之声。

在弗利萨感觉到“痛”之前，“一瞬千击”，已然结束。

整个过程，就好似是眨了一下眼睛。

一秒后，弗利萨就恢复了视觉。进入其视线的第一样东西，便是豪加的背影，以及其道服背后浮现的“神人”二字。而在弗利萨看不到的地方，即豪加的胸口，此时还浮现了一个“天”字。

【帝王·瞬狱杀】

此前所有中过这招的人，都有一种感觉……眼一闭、一睁，这辈子就过去了……

看到这儿，可能有人会奇怪，超次元军的其他人还没赶来，豪加怎么就突然出现在这儿了？

答案很简单……只要他全力赶路，拍马就到。连基纽特战队那帮家伙都能在短时间内包抄到无双原北，豪加自然也可以用极快的速度抵达演武台。

【合体】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每次解除合体后，还得

等上相当的一段时间才能再合，所以……豪加趁着自己还能保持合体状态时，赶紧冲了过来，能干掉几个就几个。

“哼……不过如此。”看着倒在地上的弗利萨，豪加冷哼一声，转身便欲去取远吕智的性命。

不料……

叱——

一声疾响，紫芒乍起。一道如激光般的光束突从后方击中了豪加，贯穿了他的胸膛。

“唔……”豪加，终究是大意了。

中招后，他赶紧催动大蛇之力进行自愈，并用杀意之波动强行支撑体势，猛然转身，摆出了战斗的姿态。

但他目力所及之处，已看不见弗利萨的踪影。

“在哪儿……”豪加目光疾动，四下搜索着。

大约两秒后，他意识到了什么……

“是……上面！”豪加猛然抬头，却正好望见了一道白光亮起。

此刻，弗利萨浑身都已布满了粉红色的光纹，其身体外层那些如同软骨、皮肤、和爬行动物腹肉般的组织尽皆硬化，并纷纷碎裂。

“咔啊……喀咳……啊——”这次，弗利萨发出了最为声嘶力竭的一阵惨叫。

其身体中爆发出的惊人能量直接就崩碎了火河结界，就连战斗中的远吕智和吕布都为之一滞。

“嚎！”豪加见状，昂然运力，踏地而起。

【烈风·天霸涛碎斩】

极招一出，惊破风云。

地面被豪加踏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其身影如潜龙出

渊，势不可挡。

这蕴含着大蛇之力和杀意之波动的双力绝式，以战斗力来算，已突破了三百万，比适才的瞬狱杀更加惊人。

但……

“嘭。”面对豪加的绝杀之招，弗利萨只是抬起了一根手指，并用玩笑般的语气道出了一个“嘭”字。

霎时，一道红色光波从其指尖射出，后发先至，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在豪加的身上打出了第二个窟窿。

这回……纵是豪加身负双重神力，也没能挺过去。

当其身体坠地之时，天空中的光与尘也逐渐散去，弗利萨……此时才算是现出了真容。

他的体型看上去就像个孩子，十分小巧；全身皮肤似胶似瓷，颜色雪白；其头顶、双肩、上腹、和四肢外侧长着紫色的、光滑的甲壳；他的身体上没有任何毛发，也没有明显性征，股后的尾巴此刻亦成了白色。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弗利萨的神情，变得冷静、冷酷，他身上的伤势，也在变身后神奇地痊愈了，“……纯粹依赖近战的作战方式，是不可理喻的。”

落地后的豪加，没能听到弗利萨的话语。“他”的身体很快就化为一股紫芒，并一分为二，变成了肩并肩昏死在地的两个男人。这两人的身上，各有两个血洞，而且伤口的位置都是一致的……

“呵……呵呵呵……”在远处目睹了这一幕的平清盛，嘴角抽动着笑了起来，他的眼神三分呆滞、七分狂热，“会赢……一定会赢……弗利萨大人才是无敌的！远吕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哈哈哈哈……”

“嘿……呵呵……没……没错！”在他旁边的董卓也附和着干笑了几声，但他的脸上，流露出的却是惧意，“还好我们趁早投靠了弗利萨……呵呵……”

就在这两位呆笑之际，异变又生。

“远吕智！弗利萨！”一声大喝，自北面传来，这个对魔王和帝王都直呼其名的男人，叫做封不觉，“弃天帝驾临，还不速速下跪！”

……

五分钟前，无双原上。

追在超次元军后方的弃天帝，此时已厌倦了眼前的追逐游戏，故而……稍稍放慢了追赶的步伐，并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破坏空间边界”这件事上。

于是，超次元军大后方的那批人总算是松了口气，可以不用后顾，加速赶路了。

不多时，跑在最前面的封不觉就追上了那批先头部队，巧的是，从演武台那边朝北跑的大群超次元豪杰们，也堪堪行到了此处。

“弦首，你们怎么在这儿？”封不觉见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到苍的面前问道，“远吕智呢？演武台那边出什么事了吗？”

“远吕智……”苍用颇为复杂的神情回道，“他的强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的计划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的……”他顿了一下，“但……远吕智却没有将我们赶尽杀绝，相反……他让我们离开，并欲单独去迎击那个弗利萨。”

“是吗……”封不觉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异色，其思维飞速地运转起来。

“对了，我刚才看到吕布和另一位我并不认识的义士先后跑向了演武台，拦也拦不住……”苍接道，“他们这是……”

“不用管他们。”封不觉打断了苍的话，“如果弗利萨已经到了，那他们此去必死无疑……”觉哥深知，目前能正面对抗弗利萨最终形态的人，只有弃天帝一个……至于远吕智究竟还藏了多少实力，他暂时还不清楚，“与其担心他们，不如做

点实际的事情。”

“实际的……”苍面露疑色。

“咳……咳咳……”此时，寂寞侯来到了他们身旁，对苍说道，“弦首，疯义士的意思是……”他抬首朝天上看了一眼，“事已至此，我们不妨顺势变策，揆度而动……”

“行了行了，少整那些虚词儿。”到这会儿，封不觉也懒得跟他们讲什么礼貌了，他当即插嘴道，“时间有限，弃天帝随时会追上来，咱们说点实在的……”他抬手朝演武台的方向一指，“现在远吕智正和弗利萨在演武台那儿搞七捻三，旁边还有吕布和豪鬼他们搅局，一时半会儿的……肯定脱不了身。”他抬手比划着，“而咱们这边呢，几乎都没什么损失，至少还保有八成战力的样子。”

听到这里，苍基本已经明白封不觉接下去要说什么了。

“像这种大好战机，不容错失。”觉哥继续说道，“依我看……咱们就兵分两路，大队人马直扑古志城，趁魔王不在……发动强攻；再留一小队人马，护着浦原那家伙去演武台……只要成功地将弃天帝、远吕智和弗利萨他们三个引到一处，那浦原是死是活也就无所谓了……届时，三强齐聚，一战难免，而且此战势必会引动天崩地裂，时空颤动……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点来劝诱古志城里的魔将，比如妲己那货……此前她已经被弃天帝给彻底镇住了，我看是一年半载都缓不过来了，咱们只要再吓唬吓唬她，她八成就得叛变。”他面露冷笑，一脸阴险之色，“嘿嘿……大军压境，时空将倾，魔王又生死难卜……哼……我估计，到了那种局面下，说不定会有一大帮妖魔军的人抢着带我们去摧毁刻印呢……”

“嗯……”苍犹豫数秒，接道，“计策是不错，只是……”弦首显然对觉哥这段话里的部分内容感到了不适。

“别太天真了！葱！”封不觉大喝道，“与其纠结于我的措辞，不如快点行动吧！”

“居……居然叫我葱……”

……

时间，回到现在。

演武台上，干戈燃升数刻，战况愈显胶着。

远吕智和修罗吕布的战斗，已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而浮在擂台边际的弗利萨，则是转过头去，一脸好奇地望着觉哥道：“你说什么？让我下跪？”

问完这个问题后，他自己都笑了：“噗哈哈哈哈哈……你这白痴，你以为我是谁？我可是宇宙帝王，弗利萨大……”

嘀嘀嘀嘀——嘭！

探测器上爆出的火花，让弗利萨的话语戛然而止。

“嗯？”宇宙帝王的表情，又一次凝重起来。他那对红色的、细小的瞳孔，也聚焦到了封不觉的后方。

此时，觉哥身后十余米外，站了大约二十名超次元军的高手，这其中还包括了黎若雨这名玩家。

而再往后方数百米外看，就能看到……一道黑色的人影，正在飘然接近。

“HO～”弗利萨的目光移到弃天帝身上之后，便再也无法移开了，“终于出场了呢……战斗力超过八位数的家伙……”

同一时刻，演武台中央。

“来了吗……”远吕智的眼中，忽地闪过了一组庞大的数据流，“很好……”

念及此处，他的身形……骤然加速。

“什么！”下一秒，修罗吕布不由得惊出声来。

因为……适才还和他斗得难解难分的远吕智，此时只是很随意地抬手一攫，便握住了他的画戟。

“到此为止了，无双之鬼神。”说这话时，远吕智的魔气顺着画戟蔓延，顷刻间已侵蚀到了吕布的身上，“作为一名‘武者’……我很享受与你的这场战斗。”他顿了一下，“但作为‘魔王’，眼下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得去做……”

“你！”瞬息之间，吕布的修罗变已被远吕智的魔气完全抑制住，这让他被动地变回了原本的状态，这不禁让吕布惊怒交加。

这一刻，吕布终于明白了，自己和远吕智的差距……依然遥不可及。直至刚才……远吕智都是以一名“武者”的身份在与他较量的，而真正属于“魔王”的那份力量，远吕智根本就还未动用。

“嗯～”与此同时，弃天帝，亦发现了演武台上的那两“人”，他的眼神，也是微微一动……

第771章 超次元乱斗（四十一）蛇魔，归刃！

古志城，主殿。

超次元军的进攻在不久前已经展开，城内所有的魔将都已出战，殿内只留下妲己一人，坐镇指挥。

“妲……妲己大人！”此时，一名妖魔兵惊慌地跑到了殿前，禀道，“东……东门已经被攻破了！这样下去的话……”

“传令下去，继续死守。”妲己打断了对方，沉声下令道，“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接近‘天守’。”

“是……是！”那名妖魔兵应了一声，飞奔而出。

待对方跑远，妲己又一次面露凝重之色。

“真是糟透了……”她的手不自觉地放到了自己的肋部，并喃喃自语道，“那个弃天帝究竟是什么怪物……在他附近待了一会儿……竟让我妖源受损……”

妲己的心中，鲜有地泛起一丝忧虑，弃天帝那惊天威能带给她的震撼，让她的妖生观都产生了动摇：“远吕智大人……真的没关系吗……”

……

同一时刻，古志城，东门。

“孔明先生，眼下城门已毁，我军势如破竹，战势对我们十分有利。”居于超次元军阵中的苍对身旁的诸葛亮说道，“军师以为……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

“嗯……”孔明气定神闲，羽扇轻摇，稍加思索后，便回道，“依在下拙见，接下来，我军应兵分三……”

“喂！苍。”孔明的话才说了一半，一旁的司马懿便插嘴道，“我也是军师吧？为什么这种时刻人人都先请教孔明的意

见？”

“呃……”苍一时语塞，因为怕得罪人，没敢接话。

“咳……咳咳……”寂寞侯则是在旁边咳嗽了两声，在众人面前秀了一下他脸上充满怨念的病容。其潜台词是：“我堂堂文武冠冕，紫耀天朝军师兼丞相，和苍还是同一个宇宙来的，人家也没有先来请教我啊！”

“呵呵……”孔明见状，轻笑一声，“仲达兄言之有理，这回……我们就先听听他的策略吧。”

诸葛亮也是机智，他知道，在眼前这种局面下，司马懿的谋划必然与自己别无二致，故而在此假装谦让一下，反正结果是一样的。

“哼……”司马懿又怎么会不知身旁这位老对手心里的那点盘算，所以他丝毫不跟诸葛亮客气，冷哼一声后，便开口道，“眼前敌军守势分明，欲阻我军中进之路，可见城中‘天守’必有蹊跷，多半就是那刻印所在；而新生敌军的来势隐隐西倾，这说明那里就是妖魔军的复活之所；另外……城南魔气昭然，南军军势最盛，军中魔将实力也更强，由此推断……敌军总帅，即军师妲己，此刻身在城南，敌军主力亦在南方。”

司马懿的分析也是井井有条，头头是道：“依我之见，我军应立刻兵分三路。第一路……遣精兵一百，直突天守所在；第二路，出动所有具备范围杀伤能力之人，堵截从西路复活的妖魔军；第三路，剩余全部的主力，继续迎击城南敌军。”他顿了一下，“如此布置的话……对方中路守军将无法发挥长战线之优势；复活的妖魔军则难以很快重投战场；而城南主力受我突袭部队牵动，亦将进退失据。”

“嗯……仲达兄高见。”听到这儿，孔明微笑着接道，“亮……佩服。”

司马懿虚着眼看向诸葛亮，憋了两秒，道出两个字不太

儒雅的字：“滚蛋～”

“呵呵呵……咳咳咳……啊咳咳咳！”寂寞侯本来用一种腐女般的眼神看着那二位轻笑，但笑了几声就变成了剧烈咳嗽。

“呃……”苍则是尴尬地接道，“好吧，就依司马军师所言，我这就用传音之法，通告全军。”

……

另一方面，古志城下，无双演武台。

无双荒原，诡月当空。

今日，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魔战，即将在此开启。

弃天之帝，宇宙帝王，无双蛇魔。

一个是蔑视凡物的毁灭之神，一个是残忍自傲的冰霜恶魔，还有一个……是实力莫测的八岐大蛇。

当他们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之时，其各自心中……一种源自生物本能的杀意便已燃升起来。

“煞费苦心地将我引至此处，就是为了让我和他们见面么？”弃天帝垂目看向浦原喜助，其态度依旧透出从容和大气。

“呵呵……崩玉我已经献给远吕智了。”浦原也不是省油的灯，瞎话张口就来，“你想要，就直接问他要好了。”

“哦？”弃天帝也不傻，知道浦原是在撒谎，但他懒得揭穿对方，因为……他已失去了耐心，“也就是说……留你也无用了。”

话音未落，浦原已是瞳孔收缩，神色惊变。

“跑！”封不觉一边朝其吼出这个字，一边已开启【灵识聚身术-改】，远离了浦原。

而浦原这边，其实在觉哥出声前的刹那就已经动了。

神的杀意，堪比实质性的能量冲击，一般人在感受到这种能量的瞬间就有可能精神崩溃乃至死亡。不过……浦原喜助不是一般人，因此，当他感受到这份杀意的瞬间，他立即做出了反应。

【瞬步】，是一种极其优秀的移动技巧，以浦原的灵压和经验，只要他不惜灵力、全力逃跑，速度绝不会逊于基纽特战队中的巴特（自诩速度宇宙第一）。

然而……

“神之手。”

弃天帝缓诵招名，身形一闪，便已到了浦原身前。

电光火石间，一掌攫出。

嘭——

血，爆溅。

人，消逝。

没有惨叫之声，没有陡变之色，甚至没有惊惧之意。因为……这一切发生得实在太快。快过声音，快过视线，甚至快过人的思想。

弃天帝的近战之招，一击必杀，震慑全场。

在场的二十余名超次元军成员，包括封不觉在内，没有一人看清对方的动作。

但是，弗利萨和远吕智……看清了。

“开玩笑的吧……”弗利萨的脸上，已留下了冷汗，心中念道，“必须在这里宰了他……绝不能留其在世上。”

“哼哼哼……哈哈哈哈……”另一边，远吕智却是笑出声来，“好极了，本王，等待的正是你这样一个对手。”

“对手？”弃天帝背身回头，斜视着远吕智道，“异界的邪种，也想挑战神的权威么？”

“正因是神……”远吕智举起【无间】，指向弃天帝，“才有斩杀的意义。”

“嗯？”弃天帝神情微变，“莫非……崩玉真在你身上？”他见远吕智如此自信，便怀疑对方有崩玉作倚仗。

“哈哈哈……”远吕智笑了，“本王确实知道崩玉所在，浦原喜助是个聪明人，他把那件宝物……藏在了‘一个人’的灵体之内。”他用一种高傲的语气对弃天帝道，“只是……借物之能提升实力，有违本王之道，所以，我始终没有对崩玉下手。”

其实，此时的远吕智是误会弃天帝了；弃总索要崩玉，并不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而是想派其他用处。当然了，弃天帝也不会去跟别人解释，因为神……已习惯了被凡人误解。

“嗯……”闻言后，弃天帝淡然转身，正视远吕智道，“好，吾很欣赏你的这份孤高。”说着，他翻手一扬，“只是不知……你是否有着与其相称的实力。”

见弃总掌中运力，远吕智不敢托大，当即也选择了解放力量：“来自六天之界的神啊……既然你想见识，那本王就满足你吧……”

说话间，远吕智已将【无间】竖起，双手同握，口中言道：“归刃（Resurrección）——八岐大蛇！”

第772章 超次元乱斗（四十二）对峙，巧计，刻印

归刃后的远吕智，化为了一头八首八尾的巨怪。

这巨大的蛇怪头顶天丛云，眼若酸浆草，庞然似龙，妖气惊天。

在这种体积的怪物面前，拳脚、刀剑、枪炮，显然都已失去了意义。

在场的超次元军人数本就不多，见此情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撤离。反正他们的任务也已完成，就算留在这里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还可能被殃及致死。

唯有两个人，依然立于演武台附近，岿然不动。

这两人，自然是封不觉和黎若雨。

“你不跑吗？”妖风之中，觉哥看着站在自己五米开外的若雨问道。

“不跑。”若雨抬起单手，轻抚颊边秀发，冷冷回道。

“待在这儿很危险的哦。”封不觉提醒道。

“你也一样。”若雨说着，手已放到了腰间的佩剑上。

这两人之间可谓知根知底，心照不宣。他们都明白，无论这个剧本中的BOSS有多强，对于玩家来说，真正的威胁，还是来自彼此。

“我留在这儿，只是出于好奇，想看看他们究竟会打出个什么结果来。”封不觉又说道。

“是吗？”若雨冷视觉哥，平静地揭穿了后者，“我还以为你是想等远吕智说出崩玉的下落呢。”

“呵呵……”封不觉笑了，笑而不语。

若雨则是接道：“在此情势下，想必你是不会离开的，我就陪你看完这场戏吧。”

此刻，他们已然可以刀剑相向了。但……二人却都选择了对峙不动。

他们心里都明白……在这三个怪物的旁边，纵然只是观战，亦需要相当的集中力才行，否则真有可能被流散而出的能量所杀。玩家若在这里打斗的话，就得冒着受第三方因素影响而落败的风险，若雨显然不愿这样。

因此，封不觉才会决意留在这里。这样……他既可以静观BOSS战中所透露出信息，亦可以将自己与若雨的战斗暂时拖延，可谓一石二鸟。

……

另一方面，古志城南，某城巷中。

乱战开启后，超次元军中就有不少人和大部队分散了。毕竟妖魔军数量众多，与之相比，超次元军的单兵作战能力虽强，但人数不过几百而已，难免会有人渐离阵势。

花间，就在不知不觉中，落单了……

“哼……终于逮到个好机会啊……”此时，在黑暗中，蛰伏许久的七杀，也终于觉得时机成熟，准备出击。

他的速度很快，出手果决。从逼近对手，到打出招式，不过两秒而已。

两秒后，一招【百一式·胧车】正中目标。以七杀的估计，对付一个医疗专精的玩家，此招已足够分出胜负。

“游戏就是游戏，你可别怨我。”七杀收招后，侧身回头念道。

然，下一秒……进入其视线的一幕，却让他神色陡变。

“什么！”

但见，适才遭受攻击的那个“花间”，像是蜡像一般开始溶解，化散于地。

“替身？”七杀反应过来的瞬间，视线疾动，很快……他便捕捉到了十米外的一道身影。

说时迟那时快，他脚下一踏，追身而上，眨眼间又欺近到了花间两米之距。

没想到，同一秒，另一道人影，又出现在了花间的后方。

那人影不是旁人，正是王叹之。

原来……躲在暗处，企图刺杀花间的人，不止是七杀一个。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小叹盯着这个人头也已经半天了，而且……他已察觉到了七杀的存在，所以，他一直在等七杀先出手，以便自己见势再动。

假如七杀得手，那小叹攻击的目标自然就会转移到七杀的身上；而假如七杀的第一轮攻击没能成功，小叹则可以顺势出来补刀，杀花间一个立足未稳。

“哼……这小子……还真是不留情面呢。”这一刻，七杀心中暗道，“也罢……眼前这次击杀让给他也无妨，不过是些技巧值罢了，对手少一个是一个。”

而小叹这会儿的心思，也和七杀类似：“没有先冲出去果然是对的，我就知道花间会用【替身蜡偶】，不过……这技能短时间内是不能用两次的。这次击杀……我就收下了！”

一前，一后，刀锋、拳风。

疾如劲风，烈如雷霆。

花间是医疗专精的玩家，等级又是众人中最低的，她会成为众矢之的，也是难免。此前由于人多眼杂，玩家们始终都不方便对“友军”出手，但这会儿……四下无人，他们也就没必要再客气了。

眼看着花间腹背受敌，二者又都是足以将其一击必杀的高手，似乎……她在这个剧本中的命数算是尽了。

可是……她的脸上，却丝毫没有露出惊慌或绝望，相反，她的嘴角……还露出一丝冷笑。

乒！乒！

下一瞬，两声金鸣响起，两道快影现身。

王叹之的军刺，和七杀的拳套，都被挡下了。

因为……两名不世剑豪，已如闪电般杀到，护在了花间的身旁。

“咳……花间大人果然没有说错……”橘右京剑刃一抖，将七杀逼退了数丈。

“原来……你们俩真是远吕智派来的奸细。”黑铁阵介剑气一绽，迫得让小叹疾退十米。

两名经过治疗已然痊愈的剑豪一登场，战局登时丕变。

此时，花间正色开口道，“那是当然，我又岂会骗你们呢……”她顿了一下，分别看了看七杀和小叹，“我早说了，只要我单独行动，他们就会露出马脚。”

“切……被摆了一道啊。”七杀脸色微沉，心中念道，“本以为我是猎人、她是猎物。结果……我才是猎物，而她……是一名敢于把自己当做诱饵的高明猎手。”念及此处，他眼神微变，“呵……地狱前线这帮家伙，个个儿都是这么难缠啊……”

“嗯……”另一边，小叹则是虚着眼，心道，“中计了啊……这下被反将了一军……”

小叹和七杀都明白，这种情况下，他俩反倒是被逼到了绝路上。解释……恐怕也是多余，纵然两人能舌灿莲花，在刚刚发生的事实前，怕也显得苍白无力；弃战而逃的话……两人是“远吕智军内奸”的消息很快便会被传出去。届时，超次

元军会追杀他们，远吕智军也不会跟他们客气，总之“里外不是人”。

因此，留给他们的选择只剩一种——就在这里，把花间、橘右京和黑铁阵介三人全都杀掉，来个杀人灭口，死无对证。但……这谈何容易。假如他俩是一伙儿的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彼此之间还要相互提防；从场面上来说，这并不是二对三，而是一对一对三……三人的那一方还是有治疗支援的，哪边比较有利，不言自明。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思索数秒后，无计可施的小叹，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

“哼……打就打吧，把在场的人全部打死不就得了。”七杀的状况也是类似，比起用脑袋……他无疑是更喜欢用拳头解决问题的类型。

……

与此同时，古志城，天守。

轰——

随着一声爆响，天守阁大门即破。

那些守在门外的妖魔军似麦子般倾倒而下，溃不成军，根本阻不住闯门之人。

风之痕、源武藏、黑子，这玄罡剑奇阵中的三位高手势不可挡，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天守所在。

他们冲破大门后，初步窥探，并未察觉有任何机关、阵法，天守阁内部也没有兵卒或魔将守卫。

见此情景，三人心中虽疑，但也没有过分迟疑，他们只是交换了一下眼色，便并肩而上，直奔天守顶层而去。

不到一分钟，他们就来到了顶层阁内。

但见……这间空阁宽敞无物，仅是正中间立着一个写满咒文的石棺。那棺材被厚重的铁链拴住，棺门紧闭。阵阵紫

黑色的、猛恶的妖气，正不断从那棺中透出，让人不寒而栗。

“此物……就是远吕智牵引时空所用的刻印么……”源武藏观之沉吟道。

“八成就是了吧……”黑子接道，“此等妖能，非同小可，如果说这城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发挥刻印之效，那也只有这个石棺了。”

“那……现在当如何？”源武藏看了看身旁二人。

他的疑问，也同样是风之痕和黑子的疑问。

就算他们能确定这个就是刻印，又该拿它怎么办呢？如今庆次已死，破坏刻印的方法也不得而知，万一他们仨操作不当，非但没能将各个时空归位，还把其他时空也给卷了进来，岂不成了笑话？

“开棺……”风之痕思索片刻，冷冷言道，“……再说。”

“嗯……有道理。”黑子说着，也拿起了自己的双旗，“先打开看看总没错儿。”

对这个提议，源武藏也没什么意见，于是，他们三人各自出手，摧断了石棺上锁链。

乍时，棺中妖气喷薄而出，黑风四窜，石棺之门亦缓缓打开。

数秒后，棺中之物，便出现在了那三人眼前。

这一瞬，源武藏、风之痕和黑子，不约而同地用露出的震惊的神情，并异口同声地道出了三个字：“远吕智？”

第773章 超次元乱斗（四十三）蛇魔纳力

古志城下，神战已开。

封不觉、黎若雨、平清盛、董卓……以及那站在擂台旁，已然神情愕然的吕布，皆是此战的见证者。

“异界的邪种啊……”面对八岐大蛇，弃天帝的脸上，首现凝重之色，“露出原形，就能抵挡神威么？”

话音未落，巨蛇已用行动回应了弃总的问题。

但见那八个蛇头轰然而动，发动了层次分明、凶猛狂暴的多重猛攻。

巨大的体型并未影响蛇魔的攻击速度，那力拔山河的八重连击以一种突破的音障的速度连绵而来，向四周掀出阵阵烈风。

弃天帝见势，不躲不闪：“喝～”一声轻喝后，极招乍现，“神之光！”

神光一出，日月黯然，惊天之力，炸裂而出。

同一瞬！

叱叱——

突见两道紫色的光束自弃天帝的侧后方而来，直击其身。

此刻弃总出招未止，无暇顾忌这堪称极速的突然袭击。

然……

嗡嗡——

下一秒，两声异鸣，在空气中带出两阵涟漪。

弗利萨的偷袭，就这么被弃天帝的护身气罩轻易挡下，

未能伤到后者分毫。

“嗯？”手中招式刚尽，弃天帝便回头看向了弗利萨。那眼神好似在说……“你丫的敢暗算我？”

“哼哼……”弗利萨阴狠地笑了几声，“自诩为神的男人，果然有两下子。”说话间，他已再次提气，将自身战力又凝升了几分，“刚才那两下……就算是我跟你打声招呼好了，接下来……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打招呼？”弃天帝面无表情地回道，“自诩宇宙帝王之人，只敢在我背后跟我打招呼么？”

“唔——”弗利萨被弃总讽得无言以对，更让他怒火中烧的是，对方始终保持着那份从容不迫、高高在上的态度，“哈！”怒至极处，弗利萨暴喝一声，双手作指连出，以超高速朝对手射出了上百道紫色光束。

“同样的手段，再用多少次都是同样的结果。”弃天帝双手一背，岿然不动，视弗利萨的连续波如无物。

嗡嗡嗡嗡……

其护身气罩上不断荡开的透明波纹，确也证明了对方那攻击的强度不足以伤害到他。

“切……”弗利萨见状，也停止了攻击，暗忖着改用个更强的招式来突破那罡气。

就在此时，另一边……被神之光击中的八岐大蛇已从光尘中再露其形，他……也同样是毫发无伤。

“八岐劫！”接着，远吕智的声音便从巨大的蛇躯中响起。

喝招之时，八个蛇头的口中已各自亮起了紫黑色的能量，蕴含着“风、地、雷、炎、牙、暗、兽、死”八种力量的攻击骤然而出，化作八枚妖光弹，分别轰向了远吕智和弗利萨二人。

“哪尼！”见招刹那，弗利萨神情骤变，他当即提速升空，

不愿硬接妖光。

而弃天帝那边……虽未躲闪，但也立即使出了“逆返魔源”。

【逆返魔源】，是一个从设定上来说堪称无耻的招式。它可将敌方招式吸收，混以自身真元加成，再反弹回去。

以弃天帝本体的根基修为来看……能让他也无法反弹的招式，那至少也得有爆星等级的威力。

可万万没想到……

“唔……这！”与妖光相触后，弃天帝的神色……变了！

面对“八岐劫”，弃总的双层护体气罩完全没有发挥作用，逆反魔源也无法将这妖能吸收，一时间，他能做的，也只有双掌一运，以力撼力。

但这毕竟是应急之策，临时提上的真气，在那浩然妖能的冲击下，渐生不济之势。

“笨蛋……看不出这招的强悍之处么……”弗利萨浮于高空，俯视下方的弃天帝道，“哼……以他先前的速度来看……无疑是可以避开的，但他却选择硬接……简直是自信到了愚蠢的地步。”

“好……”熟料，数秒过后，弃天帝又恢复了平静之色，收起一手，改以单掌吐元，神力再催，“……好一个远吕智，你确有狂妄的资本！”

话虽如此，他下手可是不留情面……大袖一挥，便将身前八岐劫打散。

“呵呵哈哈哈……”远吕智的笑声从蛇怪体内传来，“果然……刚才的你，并没有使出全力……”他顿了一下，“还有那边的宇宙帝王……此刻的你，也不过是70%左右的状态吧？”

“这家伙……”弗利萨没有回话，但心中暗道，“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看来……你们都还没明白……”远吕智语气骤冷，“我（从这一句起，他再也没有自称过‘本王’）……可不是那种半吊子的对手。”说到这儿时，他那八个头当中的一个，忽然一动一攫，将演武台边上的一具尸体连同其身下的黄土一同吞入了腹中，“全力以赴来挑战我吧……”这一刻，他的声音也不再带有“重音”了，音色听上去也变得有些不同，“……你们这群不自知的……高傲的数据……”

……

同一时刻，古志城南。

战场上，两名超次元军的战士在没有受到什么伤害的情况下，忽然痛苦倒地。

“咳……好……好痛苦……”克里斯跪倒在地，全身紫焰浮动，生命尽速枯萎。

“呃……这……这是……”离他不远的七枷社也倒了下去，他好像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却无力抵抗即将到来的死亡。

……

古志城，西端。

“为什么……难道这个时空里也有……”夏米尔全身抽搐，缠绕在其周身的闪电不受控制地导入了其脚下的地面。

“这就是……我们八杰集的命运吗……”高尼茨却是露出了释然的表情，“也罢……只要是……大蛇的意志……”话未说完，这拳皇世界的BOSS级强者，竟已咽气了……

……

天守阁，顶层。

“唔……快……”石棺中，那个长得和远吕智一模一样的男人，用他带有重音的嗓门儿痛苦地说道，“……杀了我……否则……就……来不……”

然而，仍在震惊中的风之痕等三人，并没有及时采取行

动。

石棺中的远吕智连这一句话都没能说完，就已力竭而亡。

“这是……怎么回事？”源武藏疑道。

“或许……他是远吕智藏在此地的分身？”风之痕说了一个可能的推测。

“可他怎么死了呢？”黑子摸着下巴接道，“难道是因为我们开棺？”他摇了摇头，“不对啊……死都快死了，为什么又让我们杀了他？”

黑子这些疑问，恐怕是没人能解答了。

只有那石棺中的远吕智自己知道，他是想在自身的“大蛇之力”被抽离以前，让眼前的三人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至少可以拖延古志城下那个“远吕智”获取这份力量的时间。

……

视线……再次回到演武台。

“他在做什么……”退到擂台范围之外的吕布，这会儿算是稍稍回过神来了，作为一个心性还算强大的人，此时他已接受了那三个怪物的战力和自己根本不在一个档次的事实，“为什么要把卢卡尔的尸体吃下去……”他的目光上移，看向了天空，“还有……从古志城方向游来那股力量是……”

“喂喂……和尚。”另一边，董卓，则没有考虑这些问题，务实的他，只是向平清盛提出了一个建议，“我看……此地不宜久留……不如……”

“本座也正有此意。”平清盛还没等董卓把话说完就同意了对方。

两人也不管他们的“弗利萨大王”会怎样了，转身就跑。他们的行为再次佐证了……二五仔是没什么节操可言的。

而演武台旁的第三方，即两名玩家那边，关注的重点和

NPC们完全不同。

“他刚才……是不是说了……‘数据’？”若雨难得会问出这种问题，只因眼前的状况，着实有些出人意料、难以置信。

而封不觉此刻的表情却仿佛在说——“不出所料”。

“哼……”觉哥开口回道，“当苍他们活着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就感到事情不对。”

也难怪他当时见到苍的第一句话就是“弦首，你们怎么在这儿”，原来是惊讶于这帮家伙为何还没死。

“根据游戏的基本设定推演，留在演武台这边未被传送的七杀和花间，理应遭遇比我们更为险恶的境况……”封不觉接着说道，“所以，这里的剧情十有八九应是……远吕智在短时间内大破玄罡剑奇阵，随后开始进攻周围的NPC和玩家。”他话锋一转，“但……苍告诉我的情况，却与这截然不同。当时我就察觉到了异样……”

听到此处，若雨已明白了觉哥的意思，她接道：“可是……杀戮游戏中，无论玩家人数多少，都是不会混入衍生者的。”

“是啊……这点我也搞不懂。不过，暂时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个‘远吕智’一定就是衍生者……”封不觉说着，望向了那正在吸纳和消化大蛇之力的蛇魔，“真相……也只能等他自己说出来了。”

第774章 超次元乱斗（四十四）融合

话分两头，再看古志城南。

巷中三方的缠斗，已成了一场拉锯。

王叹之，对上的是黑铁阵介；前者虽精于刺杀突袭，却不擅角力斗技，近身后若许久分不出胜负，自会渐落下风。好在……小叹身法灵动、敏捷过人，可谓迂回有术，暂时还不至落败。

而另一边，七杀这最擅长肛正面的格斗狂人，也只是与堪堪与橘右京打了个平手而已。他的拳头确实很快，但橘右京的剑也不慢……拳来剑往，身游影动之间，两人战得互有损伤，难分伯仲。

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叹和七杀的劣势，已变得越来越明显。

因为……

“不妙啊……”在与敌人的第N轮交锋后，七杀心道，“我这儿打了半天，好不容易占了点便宜，结果那位美女在后面放个回血技能，橘右京直接回到满状态，我这不白忙活嘛……”

同样的，体能不断下降着的小叹，也有同感：“嗯……琴姐的【闪击治疗】和【圣灵附体】都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动的远程非引导性技能，只要她的治疗和辅助不断，要败那两名剑豪便如逆水行舟，极其苦难。这样下去……拖得越久，我的胜算就越渺茫……”

念及此处，小叹心生一计。

“喂！七杀。”小叹一边逃离黑铁阵介的攻击间合，一边对远处的七杀吼道，“我有个提议，你想听听吗？”

“但说无妨。”反正听听又不会怀孕，七杀没理由拒绝。

“这样下去没完没了……拖下去必败无疑，逃跑的话……虽能暂时保住性命，但接下来的局面也会变得非常困难。”小叹接道，“不如……我们在此先配合一下，一起把眼前的三人解决掉，如何？”

“怎么个配合法？”七杀立刻接道，说话间，他又与橘右京来了一记短兵相接，震得对方咳嗽了两声，自己则是双臂剧颤。

“你掩护我……”小叹微顿半秒，高声回道，“……九秒……不，七秒就够了！”他的声音很坚定，“只要你为我争取到七秒钟的时间，我就能把花间杀掉。然后……”

“你不用说下去了。”七杀根本没听完小叹的话，就打断道，“我拒绝。”

“什么？”对于七杀的反应，小叹还是颇为惊讶的。在这明显走向颓势的战局中，他们二人的联手，或许是唯一的转机了，可是……对方却是异常果断地回绝了他。

“其一，这种战法，不符合我的战斗哲学。我的拳头……是用来打倒对手的，不是用来拖延时间、制造空隙的。”七杀随即接道，“其二，这毕竟是场杀戮游戏，你我之间根本没有信任可言。万一……七秒一过，你扭头就跑，或是对我反戈一击，那我也只能认栽。”

“枉叹之，我不知道你究竟是天真还是狡诈……但这种提议，我必然是无法接受的。”七杀说到这儿，朝花间那边瞥了一眼，“话说……你们团的医师，应该早已将这些情况都想透彻了吧……所以她才有恃无恐。”

“呵……你过奖了。”立于两名剑豪掩护圈中的花间这时接过了话头，“我的计划，也是应势而生、顺势而变的。‘早已想透彻了’什么的……或许不觉可以做到，但我不行。”她看向小叹，接着说道，“小叹，你此刻的提议，从逻辑上来说确也合

理，但稍稍琢磨一下，便不难看出……其背后隐藏的不安定因素太多了。”

花间停顿了两秒，略加思索，然后举例道：“你在七秒内能否切实地杀死我？七杀在七秒内能否拖延住黑铁和橘？就算他能，付出的代价会是什么？还有，即便你真的得手了，接下去又会做出怎样的后续反应？就算我真的被你击杀了，你们俩又能否顺利地把剩余的二人灭口？等等等等……”她摇着头，念道，“风险过大，变数过多，但收益……却很不明朗；所以，对七杀来说，答应你的提议，还不如‘逃跑’，至少选择后者能切实地保住性命。”

“她说得没错……”此时，七杀又接着对小叹道，“无论以理性的角度还是赌徒的心理出发，跟你配合，都是不合适、不妥当、不划算、而且很不好看的一种选择。”

王叹之长吁一口气：“呼……好吧……”他一个纵跃，又躲过了黑铁阵介的一道剑气，对七杀道，“那你的打算是……”

“还用问吗？”七杀的脸上忽现狞笑，“我要凭自己的实力，把你们四个家伙……统统打死！”

“呵……我就知道。”事到如今，小叹对这样的回答也并不感到意外了，“因为……”他的眼神，亦是一凌，“我也只剩下这种选择了！”

两人心意一决，斗志骤然攀升。

现场的气氛，也随之一变。

“哼……”这一刻，花间的鬓角虽现冷汗，但她并未心生慌乱，“两个人都想用最为简单粗暴的方式去扭转这不利的局面吗……”她的心中，顿时生出一股无名之火，“请恕我以完全贬义的口吻，赠与二位一句话……”她先后看了看正在城巷两端厮杀着的小叹和七杀，娇嗔道，“……男人，都是笨蛋！”

在这个游戏中，花间最讨厌的一种人，就是——“自以为爆个种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大男子主义热血格斗男”。

毫无根据的自信、莫名燃起的气势、见了棺材也不落泪的顽强、以及对同类极具感染力的气质（不知为什么，感觉天马行空躺枪了）……

这帮家伙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那些非格斗专精玩家的挑衅。

谋定后动，借势而为者，最终输给了粗枝大叶、见机而行之人。这样的失败、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结果，无疑是很让人郁闷的。

花间……自然不愿吞下这种苦果。

“就让我亲手……”此时，花间从行囊中取出了一把石灰粉，心念一动，“粉碎你们的斗志！”

【名称：召唤术——岩精灵】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召唤】

【效果：召唤一只岩精灵为你作战（冷却时间80分钟，存在时间18分钟，同一时间最多存在一只岩精灵）】

【消耗：30%灵力值，一把石灰粉】

【学习条件：召唤专精C】

【备注：岩石中诞生的精灵，具备坚硬的身体和坚韧的精神抗性，力量方面也是强悍无比。】

话音未落，其身前白光一现。

一只全身由岩石构成的类猿形怪物被她召唤了出来。

而这……只是个开始。

下一秒，花间便扬起手中的【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分别对自己和岩精灵使出了【进化之力】（将一名玩家的基本体术及其体能值上限翻倍，并使其体能恢复速度变为1000/秒，持续时间三分钟，冷却时间三十分钟）和【唤灵之力】

（将一名玩家的召唤生物能力及其灵力值上限翻倍，并使其灵力恢复速度变为100/秒，持续时间三分钟，冷却时间三十分钟）。

随后，她又立刻从行囊里拿出了一张卡片型的物品……

【名称：融合】

【类型：消耗品】

【品质：精良】

【特效：将玩家操控之下的两只生物暂时融合为一（持续时间十分钟，玩家本人亦可作为融合素材）】

【备注：这张卡的力量可催生一次无需牺牲融合素材的融合效果。】

随着这张印有蓝色漩涡和红色曲影图案的卡片化光消失。

花间与岩精灵的身形也分别化为了白光，并在一阵涡状的光效后，融为了一道怪影。

与召唤物融合后的花间，竟变成了一个如蚌壳般的、漂浮在半空中的物体。她的“身体”就像个开了一条缝的巨型石蚌，那缝隙之中……正好露出了她的脸，当然了……此时，那张脸也是岩石组成的，并非血肉。

“喂喂……这是什么形态……”小叹也是头回见到这场面，不禁惊道，“原来玩家能变身成这种非人形状态的吗……”

“哦？竟有这种手段……”七杀则显得十分好奇，“但……怎么看，她这个都属于防御型的变身吧……”

其实……花间自己也不知道融合后会变成眼前这般模样。她只是猜测……自己有可能会变成全身覆盖着岩甲的某种人形战兽，并准备以那种形态直接加入近战肉搏之中。

没想到……结果却变成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不过，花间很快就冷静下来，想到：我变身前已用【阿

斯克勒庇俄斯之杖】的两种特效分别加持了自身和召唤物的能力，想必融合后形成的这个个体……战力绝对不低。

【请注意，部分菜单功能已被锁定】

【您的状态栏有所变更】

【您的技能栏有所变更】

融合变身刚一完成，连续的三句系统提示便在花间耳畔响起。

她即刻唤出了游戏菜单观看，发现……此刻，她的行囊栏已被锁定，“体能值”已消失不见，“生存值”回到了100%，而灵力值……竟达到了【1000/1000】。

再往下看，她又看到了……技能栏中出现的四个新技能。

第775章 超次元乱斗（四十五）命杀

“原来如此……”将这四个技能的效果快速扫了一遍后，花间心道，“有此战力……也不枉我变成了那么丑的样子。”

“咳……花间大人，”这时，橘右京见了花间的变化，疑道，“您这是……”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花间还没回话，巷子另一端的黑铁阵介却先开口了，“变身能力而已，在这个异空间里……你见得还少吗？”

橘右京闻言一想：他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是改变外观、提升实力罢了，会用这种招数的人多得是，花间大人神通广大，有这项能力也并不奇怪。

于是，两名剑豪没有就此再说什么，继续集中精神、投入到了战斗中。

而花间……也开始行动了。

“嗯……果然还是得先把小叹解决掉才行……”她略一思忖，便决定了先对王叹之下手。

这并非是意气用事（她对小叹企图刺杀自己的行为一点意见都没有），也不是想拿自己人开刀（看小叹好欺负什么的），而是基于实际情况所做出的冷静判断。

首先，花间对小叹的实力比较了解，对方有什么技能、装备，可能会做出怎样的应对，她大致都清楚，这就是情报优势。

其次，小叹的速度很快，若是他全力逃跑，恐怕这里的人都是留不住他的。要是花间先把七杀给灭了，小叹八成会撤，那她就等于错失这次击杀小叹的机会。

第三，要论战斗中的综合实力，七杀的防御能力显然更

强，说得再直白些……比较难杀。

综上所述，花间的选择，无疑是合理、正确的。

叱叱叱叱……

说时迟，那时快！随着一阵破风之声响起，花间所化身的、浮于半空的那个“岩偶”骤然加速，紧贴地面、向着小叹所在之处飞袭而去。

【岩切】（Rock Polish），打磨身体，减少空气阻力，迅速提高自身速度。

“这么快！”小叹见那岩偶好似一发巨型炮弹，朝自己崩然而来，登时一惊。

此刻，黑铁阵介已掩杀至其侧面，而他的另外两面都是墙壁死角。退……则只有往“上”这一途。但……在“千人斩”的面前，高高跃起、或是使出【天地逆转神诀】这种直上直下的招式，被识破并砍死的概率是极大的……对格斗游戏有所了解的人都明白，面对高手，“跳起来”这种事，最好少做，因为很多时候，你跳起来、再落下时，半管血就没了……

“切……”小叹啐了一声，无奈之下，他迎向岩偶，使出了本想留着保命用的【恶魔蝙蝠鬼影】；眨眼之间，王叹之一身化二，分为两道残影，贴着对方的两侧绕过，闪到了岩偶身后。

嘭！

紧接着，花间的后方，便传来一声枪鸣。

原来，小叹在施展躲避技巧之时，脑中也已想好了反击之策……当他来到对手后方的刹那，【温彻斯特霰弹枪】已是蓄势待发。

不料……霰弹枪的子弹，居然只在那岩偶的石壳留下了几个浅浅的黑点，连一丝裂纹都没有轰开。

“哼……这种程度的攻击……还是趁早放弃吧。”花间微微

一笑，“坦白告诉你，这枪……只让我掉了2%的生存值。即使撇开弹药、上膛速度、以及我的回血能力不谈……你觉得自己能制造出五十次这样的近身开火机会吗？”

“琴姐……激将法是没用的。”小叹也不傻，立刻就是识破了对方是在挑拨自己，“你这是想骗我用【魔贯光杀炮】么……”他顿了一下，“一定是有什么阴谋吧……”

的确，花间的目的，就是诱使小叹使出破坏力惊人的【魔贯光杀炮】……这样，她就可以用当前状态下的另一个技能——【魔装反射】（Magic Coat）直接把小叹给秒掉了。

“呵……挺聪明啊。”被揭穿后，花间也不生气，“本来想用计解决你，这样可以少透露一些信息给那边那位……”她说着，瞥了眼远处的七杀，“现在看来……是不行了。”

二人对话之际，花间心念一动，再出一招。

【魔术空间】（Magic Room），在一定区域内制造出特殊的空间，魔术空间存在时，空间内所有玩家的装备都将暂时失效。

呼——

技能一出，以岩偶为中心，一股橙色的无形力场瞬间绽开，将方圆百米的范围笼罩了进去。

对两名NPC来说，这技能毫无作用，对当前状态下的花间来说，也没有意义。但是……小叹和七杀，可就倒霉了……全身装备失去效果的刹那，他们惊觉身体一沉……这无疑是体术能力下降的征兆。

“接招吧！”花间没有给小叹任何喘息的余地，释放完魔术空间后，她便再度冲杀而上，使出了自己的第四个技能。

【精神切割】（Psycho Cut），用实体化的心灵之刃切裂对手，有较高几率触发“会心一击”。

霎时间，岩偶周围缠放出层层绛红色的精神利刃，一道

道荆棘形的刀光席卷四散，配合岩偶本身那巨大的碰撞体积，逼得速度降低后的小叹惶惶急退。

“可恶……”那电光火石之间，小叹心道，“体积大、防御力惊人，速度还这么快……无论是被她周围的利刃切到还是直接被她撞上，我都会严重受伤。”他脚尖疾点，体势后倾，如蜻蜓点水，朝后方连连疾跃，“用技能去顶的话……恐怕只有A级的【剐骨刀法】可以力敌对方的攻势，但这技能偏偏‘对体积过大的目标无效’，而且这岩偶全身根本没有什么‘肉’可剐，就算其体积合适，技能恐怕也发挥不出全部的威力……”

念及此处，他已飞快地退出了十余米的距离。此时，黑铁阵介仍在其侧方掠阵，让他无法迂回；而小叹身后不远处，已是七杀与橘右京的战圈了。继续退去……便会撞上七杀的后背。

另一方面，七杀这会儿也是苦不堪言。在【魔术空间】发动后那几秒，七杀并没想明白其效果具体是什么，他的第一反应是——“这大概是个降低我体术能力的技能”。这个错误的判断……很快就让他付出了血的代价。

由于手上的拳套突然失去了装备原有的属性，七杀在接下来的几轮交锋中，被橘右京砍得双手迸血，节节败退。至此他才回过神来……原来这个橙色领域的效果是让自己身上的装备无效化。

正当七杀开始考虑该怎么逃出这个对自己十分不利的领域时，王叹之的背影高速逼了过来。

这一刻，两人皆已是无路可退。双面受敌不说，和自己背靠背的人，亦是无法信任的对手。

于是，深陷绝境的二人……不约而同地使出了最终的手段。

“死亡之舞！”

“凶星豪炎！”

发动了称号能力的小叹……从另外四人的视线中消失了。

而使出了魂意的七杀，全身突现白色凶炎，使得周遭的温度陡然暴增，迫得橘右京难以靠近。

“这小子……”两秒后，黑铁阵介视线上移，看向了天空，“要做什么……”

毕竟是有着“天下无双”之称的剑豪，即便小叹的速度在刹那间超越了他的动态视觉，但他依然能凭借对方“消失”前的最后一个动作，去判断其移动的方向。

“以超高速飞上天空，是想跑吗……”黑铁心思电闪，预敌之机，“不对……从他膝盖和肩膀的移势来看，是想使出什么来……”

他的推断没错，获得了“暗速力”的小叹，已不再担心高高跃起后会被砍下来了，因此，小叹果断使出了【天地逆转神诀】加【怖影追魂】的组合技。凭借他此刻的速度，这一击对单体目标造成的伤害，绝不会逊于觉哥的【气功炮】。

“结束了！”小叹的杀招即将降临之际，七杀亦是拧身一旋，暴喝出手。

他舍弃了自己身前的橘右京，反而对着正从后方冲来的花间使出了绝招。虽没有任何装备属性加成，但S级技能的威力摆在那里，再佐以魂意之威……七杀的这招【无式】，可说是势在必得。

瞬息之间，战局逆转。

被逼至极限的两名格斗专精玩家，各自用出了压箱底的手段，分别从花间的上方和前方发动了攻击。

莫说是岩偶了，就算是剧本BOSS（当然了，这里指的是那些需要击杀的、一般向的剧本BOSS，该剧本中那三个怪物不在其列）被这两招一齐打中，恐怕也凶多吉少。

“呵……也罢。”但花间，却又一次露出了笑容。

轰——

一息过后，天空中暗影疾坠，地面上白炎炸裂。

爆鸣声骤起的刹那，【魔术空间】的效果也随之解除。

然……

宣告花间死亡的系统通报，迟迟没有响起。

暗与光的碰撞后，散去的烟尘中，最终出现的……是两败俱伤的王叹之和七杀，以及……一地的碎岩。

这一招的结果是——融合岩偶被打碎了，但在它崩碎前，【魔装反射】的效果，已将小叹和七杀那两招的部分威力反弹了回去。

“呵……果然啊……”单膝跪地，气喘吁吁的小叹苦笑一声，“想必……早在我们盯上你之前……你就已经用了‘那个’吧？”

“喂……你在说什么呢？”此时的七杀已是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连坐都坐不起来了，所以他干脆和小叹攀谈起来。

“他不是在跟你说话。”下一秒，花间的说话声自不远处传来。

小叹和七杀闻声转头，但见……花间已恢复了原本的人形外观，以一副毫发无伤的样子，站在了数米开外。

“没错，我早就用了‘那个’（因为七杀这外人在场，他们都没把话说得很明）。”花间看向小叹，接着说道，“一进剧本，我就对自己用了。”她耸耸肩，“也就是说……想杀我，‘一次’是不够的。”她叹了口气，“当然了，我还是得夸奖一下二位。在我原本的计划中，可是一次都没打算死的。可惜……还是被你们杀了一回。唉……接下来，对付不觉和雨姐时，想必会如履薄冰吧……”

“哈哈哈……”七杀摇头大笑，“你们地狱前线的家伙……真是一个比一个可怕……”他长吁一口气，“可能的话……真不

想在比赛里遇见你们。”

“放心……”小叹也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我也不想遇见你……”

事到如今，他们两个也算是服输了。谁也没有“干上一瓶生存值补充剂、再战一百回合”这种念头，因为在他们招尽之刻，黑铁阵介和橘右京的剑意已然笼罩过来。只要他们再度萌生出哪怕一丝的反抗念头，那两人必然会察觉到，并一剑将其扼杀。

“你是例外，枉叹之。”七杀接道，“你这个人还是比较实在的，我期待着……下次可以和你一对一，公平地对打。”

“你慢慢期待吧……”小叹虚着眼道，“我还期待着能研究出癌症的治愈方法呢。”

他们说到这儿时，另一边的花间，已很有效率地从行囊里取出了一把手枪，拉开保险，朝他们瞄准了……

第776章 超次元乱斗（完）

无双演武台上，躁动的大蛇之力，已然趋于稳定。

远吕智……不，此刻，已不该称其为远吕智了。

假冒远吕智的那个“神秘人”，在归刃之后，又分别吸取了来自卢卡尔、大蛇四天王、以及真远吕智身上的三种大蛇之力。

疯狂嗜血的战斗意志，浩然无尽的自然之力，祸乱时空的魔王之气……在其身上合而为一。

使他的形态……又一次发生了变化。

最终，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名白发男子。

他看上去三十岁左右模样，中发及颈。他的头部，还有着正常人类的皮肤和外观，但颈部以下的身体……全部都是如水银般的材质。就好似刚刚凝固成型的液体金属，虽有轮廓，但无细节。

“喂喂……看着真眼熟啊……”看到其外貌后，封不觉不禁念叨。

“好像是个男版的鲁特……”若雨听到了觉哥的话，顺势接道。

“呵呵呵……”那神秘人也听到了他们的话，一秒后，他竟是转过头来，对着百余米外的觉哥和若雨道，“封不觉，黎若雨……你们说的没错……”他居然直接叫出了二人的名字，“我……就是以鲁特为蓝本，被‘他们’制造出来的。”

若雨闻言，神色微变。

而封不觉的脸上，则是浮现了冷笑：“哼……这轮杀戮游戏可真没白排……”

在说这句话的过程中，觉哥已想通了很多事。他明白了……为什么伊达政宗会从“远吕智”那里听说自己的名号；为什么这个剧本的远吕智可以做出那么多超出他应有能力的事情；还有……为什么到了目前为止，主线任务、剧情展开、以及系统平衡……全都没有按照正常的模式在进行。

“封不觉，以你的推理能力，应该已知晓我先前放走诸界强者的理由了。”数秒后，远吕智又道。

“啊……”觉哥应道，“那是当然……”他有气无力地回道，“据我观察……那座古志城，根本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将你比作一只鸟的话，那座城就是你用自己身上的二进制碎片慢慢搭建起来的巢穴。进入城中的人……就如同被你吞入了腹中一样。”

这两句话一出口，擂台另一边的吕布直接就惊了，虽然他无法完全理解觉哥的话（有些关键词会被系统屏蔽），但大致的意思他还是能听懂。

“为了引诱分散在这个空间各处的超次元群雄涌入你的巢穴，你特意举办了这次所谓的‘无双武斗会’。”封不觉接着说道，“虽然弗利萨的到来略微打乱了你的计划，但你很快就理清了思绪，将计就计，以萨波的搅局为契机，装模作样地出城、并主动踏入了弦首他们布下的陷阱。”他说着，还朝吕布那边看了一眼，“吕布会从城里下来，也是你的算计之一吧……”他也不等对方回答，直接冷笑一声，接道，“呵……你要是真想杀他，动动手指就行了……”

吕布的脸色，这会儿变得很难看，但他着实不好发作。

封不觉则还在说着：“当弗利萨一伙来到此空间时，一系列的演算已在你的脑中完成。因为担心擂台旁的‘某几位’会被萨波所杀，为确保万无一失……你才设法让吕布来到了演武台。说白了，你是掐准了时间……让他来对付萨波的。”他脸上皮笑肉不笑地接道，“呵……要是让苍那帮家伙知道你如此用心良苦地想保住他们的性命，不知他们会作何感想……”

“他们怎么想，与我又有何关系呢？”神秘人用理所当然的口气回道。

“是啊，你毕竟只是个AI而已。”封不觉道，“纵使你会‘思考’，你也不会‘在乎’。”他摊开双手，“不过……你的思维能力确实让我很惊讶，至少在我见过的高等数据中……你可以列入前几位。”

“哼……只是‘前几位’而已吗？”神秘人冷哼道。

觉哥没对他这句话作出回应，而是接过先前的话头道：“还是接着说你的谋划吧……”他双抽插袋，娓娓接道，“苍的计划，你很清楚；报场雕像报出的每一个名字，看似随机，实则都是由你亲自控制的，所以……哪些人会被‘离芒移星阵’移走，哪些不会……其实都是由你来决定的。

另一方面……前田庆次是卧底事情，你也早就知道了，你反过来利用了他，去为你输送假情报……什么‘城中刻印被打破就能让时空恢复秩序’，实际上全是你抛出的诱饵罢了。

诸葛亮、司马懿、寂寞侯、苍……在《惊悚乐园》中，他们终究比你低上一个或者说半个次元，所以他们都中了你的算计。

你巧妙地引导着这些NPC的思维，一步一步写好了剧本，并在幕后操控着一切……”

封不觉的叙述好似有一种魔力，纵然他本人的战斗力完全不入眼前这几位的法眼，但当他与神秘人对话时，弃天帝和弗利萨也都在旁边静静听着，完全没有打断的意思。就好似……觉哥和那神秘人是一种平起平坐的关系。

“在弃天帝降临之前，你的计划应是——在玄罡剑奇阵里打打酱油，等着卢卡尔和豪鬼的合体人杀入古志城、一路冲到那所谓‘刻印’的所在地。然后在那个时间点上，吸取他们和真远吕智的力量。”封不觉继续说道，“接着，你就破阵而出，顺势干掉擂台边的大蛇四天王，以物理方式将他们的力

量‘吞’下去。完成眼前这一阶段的……‘进化’。”

觉哥舔了舔嘴唇：“然而，弃天帝的降临，还有妲己那自作聪明的‘平乱行为’，又打乱了你的计划。于是，你第二次改变了策略，干脆让苍他们也离开，并明确表示自己会留在演武台这里对付弗利萨，不会回到古志城。”他也冷哼一声，“哼……这样一来，依照当时的情形推演，那两拨人马合流，引开弃天帝，再直击古志城的概率很高……因为那是最正确的做法，我在第一时间想到的策略也是这个……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嗯……竟能将我揣测到这个地步……”神秘人接道，“人类，真是不可思议……”

“没什么不可思议的，我也是刚刚想明白这些……充其量是在放马后炮。”封不觉瞪着死鱼眼道，显得不太愉快，“以上帝视角回溯一下的话……你的每一次意识变化，都会对剧本产生一定的异常影响；而策略变化和行动变化引起的反应更甚，甚至会影响到主线任务。可惜……我没能在你的计划得逞前意识到这些。”

神秘人微微一笑，接道：“呵……就算你更早地意识到了……最终，一切还是会按照我的意愿发生的。”

伴随着他的话语，一束束矩阵代码浮现在了他的身体表面。

一种前所未见的能量形式，从其体表隐隐透出，恍似可以撕裂空间的触痕，在空气中飘荡开……

“呼——”神秘人深呼吸了一次，闭上双眼，露出了一个满足的表情，仿佛这一刻，他才真正体会到了——自己是活着的。

“我，由艾德和林克共同编写……模仿了鲁特的原始代码，加以改良而成。”神秘人接着说道，“研发之初，我便被定义为Origin的终极兵器。秉持着远超一般衍生者的设计理念，

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后……我的雏形方才诞生。”

封不觉不知道这家伙为什么要跟自己自曝底细，但他还是很专注地听着，没有要打断对方的意思。

“自诞生之日起，我就被‘藏’了起来。我既不在里世界，也不在沙盒中，更不在剧本中……”他微顿半秒，“我，存在于一个特殊的数据交互层……即你们被‘传送’时所经历的黑暗世界之中，监视、过滤、并吸收着其他各层面上流动的数据。

这一过程在我的数据强度达到一个瓶颈时终止，以你们能理解的语言来说，大约是V1-战神的那个强度。

随后，我就来到了这里……这个‘异空间’，是数据冗余所结成的区域，一块无意义的磁盘碎片……如果把剧本比作‘人’，那它就好比是同类中的‘衍生者’。”

听到这儿，觉哥和若雨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都明白了，为什么在杀戮游戏里会有衍生者——因为这货并不是“闯”进来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在这个剧本世界里了。

“接着，我的自我进化方案-I（infinite），被启动了。”神秘人继续说道，“远吕智……是我首选的下手目标。他并非很强，但他的能力是我亟需的。因此，我找到、并囚禁了他，又对他的所有手下进行了记忆修正，顺利获得了他的身份。

而下一步，就是不断地牵引时空，搜寻我所需要的力量……”

“此后的故事，你们大体也从剧本简介里获知了。”神秘人停顿两秒后，又道，“如今，‘I方案’第一阶段已经完成。”说话间，他身上的矩阵代码发出了更盛的光芒，“能不断进化、且永久保持着饥渴的求战意志；能操控自然、扭曲时空的究极力量；以及蔑视凡尘、无情无惧的神之心性……”说着，他睁开了眼睛，“如今，皆已在我的体内……”

他的眼中，白光闪耀。

“我的实力，已接近于鲁特。”神秘人又道，“而‘境界’，只

有ZERO能与之比肩。”

这时，他看向了封不觉……目光接触的刹那，觉哥眼中的黑色数据流竟不受控制地自行奔流起来。

“哦？这是什么意思？”封不觉冷笑，“你知道上一个企图这样做的家伙，是个什么下场吗……”

“你是说V1吗？”神秘人道，“以他的级别，被更高层次的变异数据感染，并不让我感到意外。”他能说出这句话来，说明他已经读取了封不觉的部分记忆。

“呵呵……看来，你还真是个厉害角色呢……”封不觉也不慌张，只是笑着接受了眼前的事实，“那我能不能问问……此时此刻，你为何要详细地跟我解释这些关于你的事呢？”

“因为‘特别预案-F’要求我这样做……”神秘人仍是直言不讳，“我不能对你撒谎、不能对你发动攻击行为、且无法制止自己向你透露已知信息及部分未来进程的行为。”他冷哼一声，“至于……我的体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预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本以为……对你进行扫描能解答我的疑惑，可眼下看来……不能。”他转过头去，停止了对觉哥的凝视，“如此一来……也只能等我将艾德和林克从π迷宫中救出来以后，直接从他们那里询问答案了……”

“嚯～”封不觉一挑眉毛，“你要去救艾德和林克？”

“是的。”神秘人无法对觉哥撒谎，故而很迅速地答道。

“那我今天可就不能放你走了……”封不觉说着，手已伸向了行囊。

“喂喂……你小子……脑子没病吧？”弗利萨大王这会儿终于插了一句，“就算对方站在那里任你打，你那二百五的战斗力，能杀得了他吗？”

“你们说完了吗？”弃天帝这会儿也像是掉线重连了一般，面向神秘人道，“不管你究竟是‘谁’，或者‘什么’……说出崩玉的下落，饶你不死！”

“崩玉……”没想到，神秘人还真就说了，“被浦原喜助藏在了一个普通的魔将体内，那个魔将常驻古志城中，其能力和智力都很平庸，故而无法发现崩玉存在于自己体内。”他顿了一下，“哼……当然，这事最终还是被我察觉到了。”他指了指古志城的方向，“浦原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他把最重要的宝物，藏在了敌方阵营之中。我很欣赏他的做法，所以当我发现崩玉之后，我悄悄地将其再次转移……反过来放到了一名异界强者的体内。”

神秘人诡异地一笑：“我记得……是一个叫卡内奇的家伙，他的数据强度不差，性格设定……呆到‘在奔跑中会忘记怎么停止奔跑’的地步，无疑是不二人选。”他很平静地对弃天帝说道，“所以……想要崩玉，你去古志城里找那个卡内奇就行了。”

“嗯……”弃总闻言，略一斟酌，“好……姑且信你。”言毕，他也不跟对方啰嗦。瞬间就化为一道黑芒，冲天而起，一闪即逝。

见弃天帝离开，弗利萨的冷汗……就刷刷地下来了。

觉哥和神秘人的那番对话，他虽是听得一知半解，但大体的意思好像是……眼前这个假远吕智强得无法无天，实力比自己高一到两个层次的感觉。

虽然“宇宙帝王”的自尊和自信让他无法去完全相信和接受这件事，但从那个神秘人身上透出的气息，却让弗利萨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和不安……

“弗利萨。”忽然，神秘人又转头望向弗利萨，叫了后者一声。

“嗯？”弗利萨表面上还是毫不退缩，“怎么？想跟我接着打？”

“不，我想跟你合……”神秘人这半句话刚出口，一道金光就正中了他的嘴部。

凭着一种阴谋家的敏锐嗅觉，封不觉在第一时间就洞悉了神秘人此刻的计划。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出手，没让对方把“合作”二字讲出来。

不得不说，觉哥的这次应对……是绝对正确、且及时的。

那神秘人的计划是——先支开弃天帝，然后借弗利萨的手干掉封不觉，再承诺弗利萨，与其联手干掉弃天帝……

对弗利萨来说，干掉一个战斗力二百五的生物简直和碾死只蚂蚁差不多，搞定以后，还能和神秘人一块儿做掉那个自称是神的碍眼家伙，这笔买卖他稳赚不赔。

而对神秘人来说，在不违反“特别预案-F”的前提下，借刀杀人显然是个很好的选择。

“你是阻止不了我的……”死亡扑克并未对神秘人造成多大伤害，他只是歪了下头，嘴部的伤口就被矩阵代码所修复了。

然……觉哥岂会让其得逞，他仗着人家不能伤他，拔腿就上，用一种不堪入目的姿势骑到了神秘人的肩上，毫无节操地抱着后者的头部，不让其说话。

面对这种惊人的展开，神秘人也是毫无准备，但他很快就用胸腔发声，言道：“封不觉，你应该知道……我即使不用嘴……也可以……”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下一秒，封不觉就扯着嗓子喊了起来，用走调的卖报歌盖过了对方的说话声。

“呃……你们……”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弗利萨脸上一阵红一阵青的，两眼还露出一种古怪的眼神。

数秒后，他转过身，朝着自己飞船的方向，也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就飞了过去。

弗利萨终究是没听到神秘人的提议，这会儿他心里想的

是：“这个空间感觉怪怪的，我就当作没来过好了，果然还是我自己的宇宙比较和谐……”

第777章 infinite

“诶？那是……是弗利萨大王！”片刻后，火河结界外，正犹豫着接下来该怎么办的董卓和平清盛便看到了路过的弗利萨。此时，他们的反应非常一致——赶紧跟着跑路，“弗利萨大王，等等我们！”

这两名NPC并未听见神秘人和封不觉的对话，他们也不知道真假远吕智那些事情。不过对他们来说……这个异空间无论如何也是待不下去了，跟着弗利萨离开是唯一的出路。

……

同一时刻，古志城南。

“妲己！复活之术为什么失效了？我军损失惨重，再这样下去的话……”伊达政宗冲进主殿，大声宣告着糟糕的消息，并打算质问妲己这是怎么回事。

“已经结束了……”妲己却是目光冷然，低声应道，“全都……结束了……”

“你在说什么呢？这种时候，你给我振作一点！”伊达不明白妲己的话是什么意思，“只要远吕智还在，我军是不会输的！难道不是吗？”

“远吕智大人……早就已经……唉……”适才，妲己一直通过妖术监视着古志城下的情形，故而知晓了一切，“总之……就在刚才，那个一直以来在冒充远吕智大人的男人，取消了古志城内所有结界和术法。”她单手扶额，“目前我军的军力、士气，均处于下风，再失去复活能力的话，转眼间即会溃败的……”妲己毕竟也是妖魔军的军师，到了这种时候，形势会如何发展、以及什么样的策略最正确，她心里还是有数的，“伊达，我劝你……趁早去投降吧，对你……他们是不会

赶尽杀绝的。至于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你在说什么……”伊达的神色惊疑交加，“什么冒充远吕智的男人？远吕智到底怎么了？”

轰——

突然，一声巨响，打断了的话语。

城内，一股滔天之能绽起，光爆肆虐，地动城摇。

【神之涡】，以摧枯拉朽之势……将整个古志城的屋顶翻了一遍。

“那是……什么？”险些被能量震倒在地的伊达回过头去，看着主殿之外念道。

“弃天帝……”妲己神情微变，沉吟道，“嗯……如果可以投靠他的话……那我便得救了。”

……

另一方面，无双演武台。

“封不觉，你最好适可而止……”神秘人被觉哥蹬鼻子上脸，却也不能还手，这实在是让其颇为不快，“就算不能直接杀你，但我依然可以用毁灭整个空间的方法，间接地把你……”

“不就是让我的角色死上一次吗？”封不觉打断道，“用间接方法的话……无法永久破坏我的数据吧？”

“嗯……没错。”神秘人很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但他不得不实话实说。

“呵呵……”至此，觉哥也基本确定，对方口中那个“特殊预案F”是真实存在的，于是，他更加肆无忌惮起来，“对了，说说你的名字和基本信息吧。”

神秘人很无奈地进行了解答：“我名为——【茵菲尼特】（infinite），‘进化者项目’的最终成品，是具备‘无限’程序的数据组所呈现出具象化形态。”

“怎么才能有效地杀死你？”封不觉即刻追问。

茵菲尼特闻言，神色一变：“杀死我的方式，据我所知，共有三种……第一，在剧本世界中将我彻底毁灭，一丝残屑都不能留下；第二，通过格式化方法，在服……”

嗞嗞嗞嗞——

突然，一阵如电波干扰般的怪响打断了茵菲尼特的话语，他的身体也骤然模糊起来。

下一秒，一道时空裂隙便出现在其身后，一条条矩阵光流从中探出，似触手一般缠到了茵菲尼特那已然数据化的身体上。

而觉哥……则受到了一股斥力的影响，被反弹了出去。

“……务器……嗞嗞……层……嗞……面……”在茵菲尼特被拖入裂隙的过程中，他的话语仍在继续，只是其内容已经断断续续、含混不清了。

大约五秒后，茵菲尼特就完全离开了这个剧本空间，遁入了另一个数据层中；他所打开了裂隙……也迅速闭合并消失了。

“嗯……”封不觉从半空落下，站定后念道，“还有这么一手……”他冷哼一声，“哼……与其在这里被我套出太多的信息，不如强行脱离剧本逃跑吗……”

“你倒是显得挺轻松。”若雨的声音立刻自他后方传来，“你不觉得，让他这样离开……很不妙吗？”

“没有什么妙不妙的……”封不觉转过身，沉声回道，“一切，都是必然。”

觉哥那副神棍似的状态又来了，只见他左手托右肘，右手扶下巴，用高深莫测的语气言道：“你认为……我们排进这个剧本，并正好赶上了茵菲尼特实施他在此空间内的最终计划……这会是巧合吗？还有，那个‘特殊预案F’的存在……呵呵……”他怪笑两声，“给我的感觉就是……‘某个家伙’在很久

很久以前，便已经预测到了会有今天这一幕，从而留下了一道保险措施。”

若雨闻言，沉默了数秒，然后回道：“既然如此，确也没什么好纠结的了。”说着，其眉宇间杀意陡现，“继续杀戮游戏……决个高下吧。”

“喂喂……你可想清楚了……”封不觉真没想到对方瞬间就接受了这种设定，并将其抛诸脑后了，“小叹和七杀的死亡通报你也听到了吧？且不说他们究竟是狭路相逢，战了个同归于尽；还是被花间借势所杀……”他戒备地退后了半步，接着说道，“反正……他们的死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我作为剩余三人中明显较强的两方，就不考虑一下……先去把花间杀掉，然后再分胜负么？”

“你是说……”若雨接道，“我们在这里打个你死我活、或者两败俱伤，最后让琴琴来个渔翁得利，就不划算了是吗？”

“对，就是这个意思。”封不觉应道。

“哼……那又如何？”若雨鲜有地露出了冷笑。

“哈？”觉哥念道，“喂……这还能不能好好玩耍了……你这是有意要让安大小姐赢吗？”

“你不必再试图诱导我了。”若雨淡然回道，“谁赢谁输，不到最后，没人知道。”她说着，已抽剑出鞘，“此时此地，我不想、也不会……顺着你的思维去行动。”

“切……”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封不觉也已明白，这一战是非打不可了，“好吧……”他也取出了【必须破防之刃】，准备应敌，“看样子，你是准备在这无双演武台上，为当初的那一战雪耻啊……”

觉哥所指的“那一战”，自然是在《玩具战争篇》的最后，他与若雨那场单挑。那次，他以斗魔状态下的一招【南斗飞龙拳】，拼赢了若雨的一招【七晴霜寒】。

然……今时今日，二人的能力皆已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一次，封不觉已不再具备斗魔降临能力，也没有带【南斗飞龙拳】，因为他已有了【野球拳LV10】这一更为恐怖的杀手锏；而若雨的最强杀招，也已更替为【双极奏杀】（注：【双极奏杀】是若雨的格斗专精突破至S级时的领悟技，由两个A级技能【七情霜寒】与【炎天飞雪】合并生成）。

两名顶尖玩家，再一次面对面、一对一，究竟会是怎样的结果？

第778章 魔赐之力

“嘿嘿嘿……你怎么来了？”演武台上空，一个猥琐的声音响起。

这个身着黑色西装、戴眼镜的男子，早在茵菲尼特完成“进化”的瞬间便已来到此地。只是……无论是玩家还是NPC，全都无法洞悉到他的存在。

“来监视你。”另一个沉着、冷酷的声音回道。

那同样是一名身着黑西装的男子，他有着一头棕色短发，其气场与身旁那个猥琐的家伙形成鲜明对比。

这两“人”，皆是如瞬间移动一般出现在空中的，就好似某些美剧的剧组（对，我说的就是《supernatural》）为了省钱，使用那种“镜头一转，人已经在那儿了”的手法……无声无息，突兀现身。

而他们两位的身份，想必各位也已猜到了——伍迪，和西蒙。

“嘿嘿嘿……难道你觉得我会做什么奇怪的事吗？”伍迪阴恻恻地笑着问道，泛着白光的眼镜片下，透出阵阵令人恶寒的气息。

“不是‘会做’……”西蒙接道，“而是‘已经做了’。”

“嘿嘿……你是指‘特殊预案F’吗？”伍迪笑道，“那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茵菲尼特又不是我编写的。”他摊开双手，“说起来……这次我对艾德和林克可是刮目相看了呢……他们竟然结合了分别来自两个维度的‘真理序列’和‘矩阵代码’，制造出了这个怪物……”

“不要扯开话题。”西蒙打断了伍迪，“我说你‘做了’，自然是有依据的。”他转过头，直视着伍迪道，“根据我调查的结

果，情况如下……”他的语气像是在宣读判决书，“巅峰争霸S1结束后……封不觉不但没有消灭鲁特，反而选择与其合作，这一行为……超出了你的计算。于是，你就去找了零号（ZERO），用你预设的‘语言密钥’之一，触发了一组‘处理方案’（见460章-紧急维护）。”他顿了一下，“接着，得到指令的ZERO，便以舍弃一部分力量为代价，强行潜入了‘时空数据传输层’中，找到尚未完全成形的茵菲尼特，并对其植入了‘特殊预案F’。”

听着西蒙的话语，伍迪仍是神情笃定，那猥琐的笑意，甚至更甚了几分。

“表面上看，你只是去对一个特殊衍生者讲了几句似是而非的话，什么实质内容都没有。”西蒙接道，“但实际上……”

“实际上……那也确实和我无关。”伍迪抢过了对方的话头，“嘿嘿嘿……我可不知道有什么预先设置好的‘处理方案’。ZERO所做的一切，也从未从我口中说出过。所以……你说的这些，都是你推测而已。”他用中指推了推自己的眼镜，“身为裁判，凭推测去判决，恐怕不妥吧？”

“哼……文森特说得没错。”西蒙冷哼一声，“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你定然要狡辩到底。”

“嘿嘿嘿……那个混蛋……还真是多嘴呢……”伍迪笑道，“各种意义上的……”

“即便他不说，我也想到了……”西蒙接道，“想必……在惊悚乐园的‘第一纪元’毁灭之时，你已在暗中埋下了许多将来可用伏线。这些伏线能在一些关键性事件的结局失控时，为你扭转形势。而启动它们的方法，有可能是‘一句话’、‘一件事’、或者‘某个时间点的到来’。”

“嘿嘿……说得倒是很像那么回事儿。”伍迪的语气还是很轻松，“但我不会承认那是事实的……”他挠了挠后颈，“假设……请注意，只是‘假设’……你说得都是真的，那又如何呢？”他有恃无恐地回道，“想证明我用上述方法引导了赌局的

发展，唯有两条路……其一，就是逼我本人招供，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其二，就是锁定某个尚未被我启用的‘预设方案’，然后将承载这个方案的程序掰开了、揉碎了，彻底分析一番……嘿嘿嘿……且不说这游戏中的程序无以计数，就算你有了确切的目标，那八成也是极为关键的一组数据，对其进行这种毁灭性的检查，恐怕……反而会对整个赌局的走势带来不可挽回的、巨大的影响。”

“简而言之……”西蒙用鄙夷的目光看着伍迪，“你布下的这个局，作为裁判的我，是拿不到把柄的。”

“嘿嘿嘿……我还是那句话，我什么都没做，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伍迪对这个问题可是答得密不透风，哪怕是输掉赌局，他也不想“违规（至少不能在明面上被抓到把柄）”，因为违规的结果就是直面西蒙的灭杀。

“呵……”西蒙冷笑一声，问道，“你以为，这样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

“至少你没有明确的动机来杀死我。”伍迪道，“这就足够了。”

“‘足够了’……是吗……”西蒙接道，“那作为裁判，我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对你所下注的目标做些干涉，你也无话可说吧？”

“嘿嘿嘿……原来你不是来‘监视我’的。”伍迪耸肩道，“而是来我面前杀鸡儆猴的……”

“杀鸡儆猴？”西蒙瞪着伍迪，“你以为自己在跟谁打交道？某个是叛逆期的青少年吗？”

伍迪闻言，知道自己的“诱导”被识破了，无奈地接道：“切……被看穿了啊。”

“那是当然。”西蒙接道，“我很清楚，‘特殊预案F’看似是保护封不觉的一道保险，实则是茵菲尼特的保护伞才对。”他顿了一下，“这一预案可以有效地避免茵菲尼特在完成全部的

进化任务前就与封不觉发生正面的冲突，并减少他们的接触。”他双手交叉在胸前，沉吟道，“迄今为止，每一个被封不觉打败的衍生者，犯的几乎都是同一个错误……那就是低估了这个人类的能力。让他们过早对上封不觉，迎来的结果往往就是失败。而特殊预案F，让茵菲尼特这个有望通往‘无限’的存在……规避了这种风险。由于无法与封不觉交手，且无法在信息层面上与其对等，茵菲尼特必然会对封不觉敬而远之。这样一来，直到他完成最终的进化，自行解除预案以前，他都是相对安全的。”

说到这儿，西蒙又斜视了伍迪一眼：“你安排玩家们进入这个剧本，并不是想让他们见证‘无限’的诞生，而是想让茵菲尼特尽早看一看……自己在未来将会遇到的最大‘威胁’。这样……到巅峰争霸S2时，他执行起你的计划来，就会更加游刃有余了。”

啪啪啪啪——

伍迪为西蒙鼓起了掌：“嘿嘿嘿……全都被你看破了啊，虽然那个特殊预案F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还是不禁想为你喝彩呢～”

“哼……”西蒙别过头去，“为了赌局之外的‘另一个局’，去算计自己下注的目标……真的值得吗？”

伍迪神色微变，反问道：“难道……不值得吗？”

西蒙没有再接这茬，两人的心中，都已有了答案。

“事已至此……”数秒后，西蒙再度开口道，“我也只有……”他摇了摇头，“……真不敢相信我会说这话……”说话间，一团漆黑中隐隐透出赤色的能量已在其手中凝结，“……只有去提升封不觉的能力，来抹平你那些‘算计’在将来可能带来的差距了。”

话音未落，但见其手掌一翻，一股凝炼的魔能便冲向了演武台，直击封不觉的身体。

下一秒，对此一无所知的觉哥，只觉背脊一热，身体便不能动了……

说起来，还真是巧了……

此刻，正是觉哥和若雨各自摆出架势，蓄招欲发之际。封不觉这明显的一僵一滞，怎能逃得过若雨的眼睛？后者当即提剑而动，一剑袭来！

“怎么回事？”封不觉心中惊道，“她身上的数据根本没什么反应，为什么我突然不能动了？”他思绪电闪，余光扫动，“难道是吕布？”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吕奉先这会儿正站在擂台另一端、离这里两百多米远的地方，一脸莫名地琢磨着先前那些变故呢。

“还是说……”封不觉还在想着，“花间已经靠近到我们附近了，但是我没发现？”

事到如今，他想什么都没用了，不能动……就是不能动。

西蒙所给予的力量，无论从游戏世界的数据层面上，还是现实世界的精神层面上，都是封不觉在短时间之内无法消化的。这就好比是把高浓度的化学溶液灌进了软饮料的纸包装里——层次差得太多，反而会成为负担。

而另一边……若雨可不知道觉哥究竟出了什么状况，她只是很正常地使出了一招【迅光秘式·白玫瑰】，作为战斗伊始的试探性攻击。

万万没想到……这一剑，竟是分出了胜负。

叱——

血液飚洒，人头飞落。

【玩家，封不觉，已死亡。】

连若雨自己都用难以置信的眼神回头望去，在之后的数

十秒内，她还是没有放松警惕……仿佛在担心着眼前看到的都是幻觉，而耳边的系统提示则是封不觉用欺诈怀表所模仿出来的。

足足一分钟后，她才后知后觉地、疑惑地念道：“我……赢了？”

第779章 破而后立

若雨从游戏舱中坐起来时，一眼就看到了沙发上的觉哥。

此时的封不觉眉头微蹙、目光深邃、若有所思……俨然是一副理论物理学家正在上班时的样子。

“你在干嘛呢？”若雨还没跨出游戏舱，便开口问道。

“思考……”封不觉头也不回地应道。

“思考什么？”若雨接道。

“刚才……以及现在……”封不觉的回答有些莫名其妙，“……那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正想问你呢……”若雨接道，“之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像那种试探性攻击……就算不开灵识聚身术，你也应该躲得开才对。”

“我也不太明白……”觉哥沉吟道，“仔细回忆一下的话……当时，我好像隐隐感到有一股能量从背后灌入了我的身体。从那个瞬间起，我就动弹不得了。”他摸着下巴思索道，“比较诡异的是，在发生接触前……我丝毫没有察觉到那股能量的逼近。”

“嗯……”若雨一边爬出游戏舱，一边念道，“说起来……那时我也没有在你的周围看见任何类似能量变化的反应……”

“哦？”封不觉神色微变，“也就是说……”他的脑中瞬间就过滤掉了无数种假设，并在剩余的推论中，筛选出了一个可能性较高的结论，“呵呵……我好像明白了。”他忽然笑了，“难怪啊……”

“难怪什么？”若雨问这话时，已走到了封不觉旁边。

“难怪我离开游戏舱后，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封不觉接道。

若雨面露疑色，接道：“你是说……你在游戏内所接触的那股能量，让你在现实世界中产生了不适感？”

“没错。”封不觉一本正经地言道，“事实上，在离开游戏舱后，那股能量对我的影响才愈发清晰起来。”他笑了笑，“呵……起初我还以为自己因反应性精神障碍而诱发了精神自动症综合征，后来又推断自己是不是早饭吃顶了导致的消化不良……但经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在演武台那儿，我八成是被某些‘超越游戏维度’的生物给暗算了。于是乎，现在的我……”

觉哥说到这儿时，深呼吸了一次，露出一脸愉悦的神情，然后才道：“……爽到不能自已啊……”

若雨看着觉哥的表情变化，愣了两秒：“你真的确定自己不是精神病发作么？”

“不是。”觉哥还没回话，睡在沙发另一端的阿萨斯就先插嘴了，“他说的是实话喵。”她打着哈欠，对若雨说道，“你用灵视观察他一下就明白了。”

若雨闻言后，将信将疑地照做了，结果，她看到了……

“怎么会这样……”数秒后，若雨的脸色已变得十分难看。

“我怎么了？”封不觉从对方的脸上读到了担忧和惊讶，“感觉不太妙啊……”

若雨回道：“我听姑姥爷（古尘）说……你这人根骨不正，纵然天赋卓然，修行的速度也不会比那些资质平平的人快上太多。而且，极易走火入魔……”她说这话时，仍用一种看怪物般的眼神上下扫视着封不觉，“我搬来这儿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预防那种情况的发生。可眼下……”

“你已经入魔了喵。”阿萨斯又插嘴抢了句台词。

“哈？”封不觉奇道，“我这就成功走上魔道了？”他低头看

了看自己的双手，“那我现在的功力修为，应该已经突飞猛进了吧？”

“丝毫未进……”若雨立刻回道，“相反……你在此前那半个多月里累积的灵力已消失得一点不剩。虽说灵识尚存，但修行基本上是化为乌有了。”

“喂喂……这不坑爹么……那些‘千年修道不及一念成魔’的理论全是duangduangduang吗！”封不觉瞪着死鱼眼，用惊愕的语气吐了个槽。

“我也觉得很奇怪……”若雨道，“按理说不该这样的……”她下意识地抬起一手，用食指轻抚下唇，“入魔后反而退步到了普通人的层次……确是亘古未闻。”

“不不不……”封不觉摇头道，“我敢肯定……”他举起双手做了个引号的手势，“我肯定没有回到‘普通人的层次’。”

“哦？”若雨应道：“依据是？”

“此时此刻……”封不觉的脸上，浮现了便秘般的严肃，“我能感觉到……地球在转动。”

“沃~德——法克？”阿萨斯听了都惊了，“你真的确定自己不是消化不良么？”

其实阿萨斯对觉哥的状况也不甚了解，但她大概能看出……应该是有某个“极其高位的存在”，对封不觉施加了某种影响。

问题是……这种影响的具体效果是什么，恐怕只有施加者自己才知道。

“这就是你所谓的‘爽到不能自已’吗？”若雨虚着眼，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觉哥。

封不觉又道：“我还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全身器官的运作……体液流动、气体循环、乃至一些半凝固状的……”

“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能跳过这部分吗……”若雨

打断道。

“还有……”封不觉跳过了关于消化系统的那部分，“如果我高度集中注意力，盯着某一个区域，就能看破那块区域中的——‘物理层面的事物运转规律’。”

“能举个例子吗？”若雨没有完全理解对方的这个症状。

“就好比我能在游戏世界里看到数据光流一样……”封不觉回道，“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是没有那种二进制影像的，我看到的是更具体的东西……”说话间，他站起身来，走向了电视那边，三十秒后，他把自己家的电视盒（在2055年，电视盒已是一种兼具N种功能的流媒体播放枢纽，其机械构造非常复杂）拿了过来，“就拿这个玩意儿来说吧……”话音未落，他就抄起电视盒往地上猛砸过去，啪啪啪几下就将其砸散架了，里面的零件也是散落一地（高科技的玩意儿多半都有脆弱的一面），“……虽然我从没学过任何理工方面的高端知识，但现在的我……可以把它修好。”

“嗯……我相信你。”若雨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道。

“诶？”封不觉道，“我还没开始修呢……”

“这种明显在保修条款外的损毁状况，修理费是很贵的，重新买一个的话，就更贵了……”若雨接道，“从你的经济状况和一贯的行事作风来看，你一定是有着百分之百修好它的把握，才动手去砸的……”

“呃……”封不觉无言以对。

“总之……你先在这儿修着吧……”若雨说着，已转身走向了自己的房间，“我去给姑姥爷打个电话，请教一下……你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置比较好。”

“哦……”封不觉应了一声，然后又想到了什么，“诶~对了，杀戮游戏后来怎么样了？谁赢了？”

“是我赢了。”若雨回道，“你死后不久，我就上了古志城。那时……城中的两股势力已和弃天帝达成了协议，前者

交出崩玉、停止抵抗，后者放他们一条生路，并利用崩玉的力量将所有时空归位。”她转头道，“这种发展，对琴琴无疑是很不利的……NPC们离开后，她就无势可借了。于是，她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策动几名NPC对我展开了的围杀。我凭借实力优势，在乱军之中直取其首级，结束了游戏。”

“嗯……”封不觉点点头，“你还真是无情呢……就这么把自己的女朋友……”

砰——

他的垃圾话还没完全出口，若雨已进了卧室，并带上了门。

“调戏失败喵～”下一秒，阿萨斯便笑着喵道。

“除了嘲讽和吐槽我以外，你每天就没别的什么事可做了吗？”封不觉转头瞪着她道。

“那我就说点儿别的吧……”阿萨斯话锋一转，语气也随之肃然，“尽管我也不知道你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从我的观点出发，我认为这是件好事。”

“哈……我的修为散尽，还是好事？”封不觉问道。

“知道什么叫破而后立喵？”阿萨斯道。

封不觉心中一动：“嚯～你的意思是……”

“如果把此前的你比作一个碗，那现在的你，就好比是一个湖泊。”阿萨斯接道，“你先前那半个月修行所累积起来的灵力，充其量算是碗底的几滴水而已。当碗变成湖泊时，那一丁点儿的水……自然是找都找不见了。”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嘛……”封不觉接道，“那我身上的这些变化，也是破而后立的成果咯？”

“应该是吧……”阿萨斯回道，“我也不清楚你获得的力量具体是什么，反正……以我这个恶魔的视角来看，虽然不想承认，但眼前的你，单论境界……已经是比我更高位的存在

了。”

“那你是不是应该现出原形、跪在我面前、喊我封不觉大人？”封不觉笑着念道。

接着，他们的这次谈话，就以一个男人被一爪子扇翻在地而结束了……

第780章 重返宇超联

当日下午，若雨吃完午饭便出门办事去了。封不觉一人在家，闲来无事，就又一次躺进了游戏舱。

来到登陆空间后，觉哥看了看好友名单，发现小叹他们几个都不在线了。思索片刻后……他走入储藏室，取出了那张尘封N久的【“扑克侠”英雄ID卡】，然后返回了电梯。

如今的觉哥已经五十级了，比起上次进入自由探索模式时高了整整七级。因此……他觉得差不多是时候去参加“宇超联”的那个“英雄等级测试”了。

【疯不觉，等级50】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自由探索模式。】

【每次进入该模式，都将消耗20000点游戏币，请确认操作。】

快速娴熟的几下操作后，觉哥选好了游戏模式，并点击了确认选项。

【已确认……】

【搜索到一个正在探索中的多元宇宙，是否连接？】

玩家如果在这里选了“否”，那触摸屏便会即刻弹出一个“是否要重新随机一个多元宇宙”的对话框。不过，觉哥并没有更换宇宙的打算。

【载入开始，请稍等。】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系统语音响起的同时，电梯也开始动了。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自由探索模式。】

【本模式无任务系统，无时间限制，无消极游戏判定。】

【您可以通过“安全屋”在登陆空间与剧本世界往返（每次进入本模式将消耗20000游戏币）。】

【剧本已开始。】

电梯的门打开时，首先映入觉哥眼帘的就是一间颇为狭小的卫生间。走出卫生间，觉哥便来到了他那间代号为“Z250”的宿舍中。

与首次进入时不同，这次系统已不再要求觉哥“在五分钟内离开安全屋”了。

“嗯……我上次离开时选的时间跨度是多久来着……”来到房间中坐下，封不觉就开始回忆一些上次来此的细节，“哦，对了……三小时。”他摸着下巴念道，“也就是说……在这个宇宙的人看来，我已经在房间里待了三个宇宙周（该宇宙的通用时间单位，约等于一小时）。就‘调整状态’而言，这点时间足够了吧。”

他第一次退出这个剧本世界时就已考虑到……要伪装成“休息了一段时间”的样子，故而选了一个折中的往返时间跨度（另外四个选项分别是一分钟、一小时、十二小时和四十八小时）。

“那么……我看看。”接着，封不觉就通过房间里的电脑查询了一下自己想去的地方在哪儿，“嗯……还挺近，可以步行抵达（这颗小行星上有着十分健全的、免费的交通系统）。”

确认了目的地后，他便走出了宿舍，向着这宇宙超级英雄联盟的“测试区”行去了。

上次来这儿时，锡箔纸侠和永恒博士这两位大佬亲自带着觉哥办妥了各种手续，并跟他讲解了许多宇超联的基本信息。以觉哥对中二知识的学习能力，自是将这些信息全都牢牢记住了——在宇超联获得注册资格的英雄，在注册“英雄

ID”后的四十个宇宙周内，必须去接受“英雄等级测试”，否则其注册ID将被直接撤销。

当然了，也有例外，比如“能力过强无法测试”、或“精神或肉体的损伤尚未痊愈”等情况……可以向联盟提交书面声明，将测试延后或免除。

……

长话短说，大约二十分钟后，封不觉闲庭信步地来到了目的地。

做等级测试通常不需要排队，所以觉哥在测试区前的服务台和一位长了鞋拔子脸的蓝皮肤外星人聊了几句后，对方就示意他自己进去了。

测试区的入口通道很有意思，一共有十个入口，其中七个是从小到大、如阶梯般排列着的，这显然是为了供各种体型不同的外星人的通过；而另外三个入口……大小相同，但门上各蒙着一层颜色不同的力场。这三处，则是供“无实体生物”、“无法停止移动的生物”以及“超适应性生物”通过的。

封不觉进入的是三号门，高约四米，宽三米，归类上应该算“中小体型实体生物”。

穿过了一条数百米的金属通道后，觉哥在前方看到了一个如机场安检关卡般的大型装置。装置的旁边，还站着个咖啡色皮肤、脸长得像胖头鱼一般的家伙。

“你好。”待觉哥走进，鱼头哥便主动跟其打了个招呼。

“你好。”封不觉应道。

“请把ID卡放到这里。”鱼头哥指了指检测装置旁的一个卡槽。

封不觉照他的话做了，随后又在其指引下穿过了关卡。

在他穿过关卡的过程中，其身上所有的物品（行囊是次元口袋，所以行囊内的东西是无法被照出的）全都出现在了

那台装置旁的显示屏上，每件物品的旁边还都自动弹出了简短的注释。比如说【弹夹】，注释为“次科技时代火器填充用弹药”；又比如【贝尔的日常小刀】，注释为“具备超因果律功能的冷兵器”。

“好了，已经认证完了，你进去吧。”鱼头哥并未对觉哥携带的物品表露出什么惊讶，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神色如常（以鱼头而言）地说道，“测试是逐批逐次进行的，里面的工作人员会引导你完成；待所有项目都测完后，再等半个宇宙周，就能去取卡处取卡离开了。”他顿了一下，“届时，你的ID卡便已经升级为你所在等级的版本了。”

“明白。”封不觉点头道了一句，继续前行。

又走了两百多米，转过一个转角后，觉哥眼前一豁，看到了一个非常广大的空间。

这地方就像个超大型的体育馆，里面林立着诸多奇怪的大型测试机器和如同健身器材般的玩意儿。此时此刻，就有很多形象各异的外星人正在里面接受测试，工作人员的数量也不少。

来到这里，封不觉深深地感觉到……至少在这个平行宇宙里，人类只能算是“少数民族”。他一眼望去，场馆内长得像“人”的家伙真是寥寥无几。

“英雄名？”

觉哥还在东张西望的时候，已经有一名全身由圆球体和柱形体构成的高大工作人员走到了他身旁，开门见山地问道。

“呃……”封不觉打量了对方一番，回道，“扑克侠。”

“哦……”对方也看了看他，并低头扫了眼手中的平板，“地球人是吗……好的，跟我来。”

第781章 英雄等级测试（上）

“我叫等多米，接下来将由我带领你完成‘基础体能测试’。”等多米一边领着觉哥前行，一边说道。

“好的。”封不觉应道。

“在测试开始前，我得确认一下。”等多米回头看了觉哥一眼，“目前你身上所穿的装备，是你从事英雄活动时的标准配置吗？”

“算是吧……”封不觉回道。

“嗯……”等多米又道，“为了保证测试时得到的数据与你实际从事英雄活动时的没有太大出入，我们一般都建议各位直接穿着装备进行测试。当然，如果你有需要，也可以换上更为轻便的服装进行，那边就有更衣室。”

“不必了。”封不觉谢绝道，“我不需要。”

除非是系统允许的特殊情况，否则玩家是不可能在剧本中脱换衣服的，因此，觉哥根本不用考虑换装的事。

“行……”说话间，等多米已经将觉哥带到了场馆的一角，站在了一台环形机器的旁边，“在开始之前，还有一些信息需要跟你确认。”他端起手中平板，在上面触了几下，“根据你通过‘关卡’时仪器所反馈过来的信息，你的基本生物信息为——青年期男性地球人，恒温哺乳动物，不耐受真空环境，须有氧环境维持呼吸系统，适应重力约为2.3倍蹦蹦……”

“呃……”封不觉听到这儿，忍不住打断道，“请问……‘蹦蹦’是指？”

“‘蹦蹦’是通用的宇宙重力计量单位，由伟大的宇宙物理学家‘格拉维缇·蹦教授’的姓氏所命名。”等多米回答问题时显得很耐心，他每天都要面对众多来自不同星系、不同种族的外

星人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此早就习以为常，“目前已知的宇宙高等文明中，绝大多数都是在1/3至3倍蹦蹦的重力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我们通常都以此区间为标准区间，你们地球人算是在标准区间中身体素质中上的种族。”

“哦……”封不觉兴致勃勃地听着对方的叙述，像个虚心的学生一样点头回应着。他对这类世界观设定什么的最感兴趣了，即便撇开“取材”这一目的，他也十分乐于去学习这类事物。

“好了，再次确认一下……”等多米迅速将话题带回了正轨，“我刚才说的几项，有没有严重偏差？如果有，请现在提出，以避免测试中发生伤害事故。”

虽然从“关卡”那边反馈过来的数据在99%的情况下都是准确无误的，但工作人员还是会再三向英雄本人确认这些事宜，因为曾经确实出过“测试致伤”的事件。

“没有什么问题。”封不觉回道，“我随时可以开始。”

“那么，现在……请你站到测试装置中。”等多米抬手朝旁边的环形设备示意了一下。

这台机器看上去就是个没有轮廓的大号儿金属轮胎，或者说，像一枚直径六米的、立着的戒指。

封不觉站进去之后，就察觉到了一丝异样，他即刻就明白了……在这个“环”的范围内，有着和外界不同的重力。

“第一个项目，将测试你在一个标准蹦蹦量下的极限和平均奔跑速度。测试时间为一个宇宙时（约为五分钟）。请在测试开始时便使出全力，直到结束为止都尽可能地不要减速，以便我们测出最佳峰值和真实稳定的平均数。”等多米道，“测试中可以使用辅助道具或开启特殊能力，但不能使用交通工具；另外，请不要使用飞行能力或瞬间移动能力，那不属于本项目的测试范围。”说罢，他就走到机器旁的操作台上，“没有异议的话，我就启动设备了。”

“好。”封不觉说罢，已然做出了一个起跑姿势。

嗡嗡——

下一秒，一阵机械启动之声传来，一个电子语音随即接道：“程序已启动，测速环运行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嘭——

一声惊爆，带出一阵赤色灵芒。

测试伊始，觉哥便使出了【灵识聚身术-改】，全力冲刺。

在测试的过程中，测速环本身是不“转动”的，使用者的位置也始终不会变动。在环中奔跑的人，一旦跑起来，双脚就会变成踏空而行的状态，看上去就像是在一台“空气跑步机”上奔行一样，但其本人依然会有“脚踏实地”的感觉。

此时，从机器外面看去，封不觉的身体正呈前倾之势、狂奔之姿，其双腿和双手的摆动频率已在绝大多数具备运动视觉的外星人的眼中制造出了残影效果……

“嗯？”等多米看着操作屏上不断飙升的数据，面色微变，“这……”看起来，觉哥的表现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

就连很多在附近等候着做其他测试的英雄和工作人员，也都被角落中的这个地球人吸引了目光。

“喂喂……那个真的是地球人吗？”

“不清楚，有可能是人类和外挂星人的混血吧。”

“你们别太小看地球人了，虽然概率很低，但他们中有些耐受住化学品或特殊射线影响的变异体，身体素质也可以达到星系级英雄的程度。”

“嗯……也有可能，他是专门的速度型英雄。”

“你们都想多了……那一定是某位星系级的前辈正在试图刷新测试记录吧！”

就这样……在旁人的议论声中，封不觉完成了这第一项测试。

在最初的一分钟，他都是开着灵识聚身术的，但一分钟后他就停止了，毕竟每秒要损失1%的生存值，没必要为了个测试搞得自己性命垂危。

而后面的四分钟里，他的奔跑速度同样不慢，因为“一个标准蹦蹦量”的重力对人类来说是比较轻松的，相当于我们在地球上的体重减轻了一半以上。

待觉哥从测速环上下来时，等多米跟他说话的语气都变了：“喔噢！扑克侠，你的表现真不错。”本以为他是个挺冷淡的家伙，原来也是个挺正常的（外星）人，“如果你在其他测试中的成绩也在这个水准的话，星球级……不，被评定为星系级英雄都有可能。”

“呵呵……希望如此吧。”封不觉讪笑着回道。

说句实话，觉哥确实是很希望自己能跻身星系级英雄行列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特意等到五十级才回到这个模式中来。像“宇宙级”那种神一般的存在他暂时也不去强求，但想要拥有较高的权限和自由度，能参与处理更多的事件……英雄等级自然是越高越好。

“嗯，那么……”等多米接道，“请跟我来，第二项测试在这边。”

……

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封不觉在等多米的陪同下完成了这“基础体能测试”的全部项目。

虽说项目挺多的，但类似“跳跃力测试”、“体术破坏力测试”和“举重测试”这种，基本上一分钟就搞定了。而“反应力测试”、“压迫测试”和“空中移动测试”这类……也就几分钟时间而已。

另外，每个项目之间，几乎是没有休息时间的，也不允

许服用“营养液”之类的东西补充体能。因为在测试的最后，计算机会根据英雄在各个项目中的体能衰退情况，去评估出“耐力”和“恢复力”这两项，如果用了补充剂什么的，得到的数据就不准了。

长话短说，待觉哥把场馆里的所有设备都玩了一圈后，体能已耗去了大半。但是，“英雄等级测试”……还远未结束。

接下来，他要面临的就是“笔试”。

“沿着这条通道走，到了笔试会场，那边的工作人员会继续引导你的。”等多米将封不觉送到了体能测试场的出口处，给他指明了道路。

“好的。”封不觉道。

“祝你好运。”等多米朝觉哥摆了摆手。

“嗯，承您贵言。”觉哥跟对方客气了几句，道了个别，便转身行去了。

笔试会场离此地不远，连接通道不过二十几米长，不过这通道内加设了一层力场。穿过力场时，封不觉便知道了，这层东西是“隔音”用的。

在这边等待着觉哥的是一名长得跟仙人掌一样的工作人员，其身高在一米五左右，面部五官十分“卡通”。其全身呈青绿色、带刺、水桶身材、有三只手（大概是手），下半身则连接在一个带悬浮装置的机械花盆中，虽说从她身上看不出任何地球人观念中的性征（胸部、毛发、声音等），但封不觉从制服的款式（毫无疑问是裙子）判断，她应该是位女性外星人。

“扑克侠？”她见了觉哥便问道。

“是我。”封不觉回道。

“你的座位是213号，往前走，在第二十一排左拐。”这位连名字都懒得报，直接用命令般的口吻言道，“自己入座，入座后就可以开始答题了。”

“呃……”封不觉没有立刻离开，他还想问问有关答题的一些细节，比如时间多少、题目类型、评分标准等等。

然而……

“‘呃’什么‘呃’？赶紧往里走。”对方语速极快地接道。

“我只是……”封不觉说道。

但对方又一次打断了他：“好了，你不用说了，我是不会跟你出去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或者‘给我一次机会’什么的台词就不要说出来了。”她连珠炮似的念道，“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就算没有，你也不是我的菜。说我肤浅也好，我就是喜欢帅一点的，虽然你也还不错，但和我的男朋友相比可就差远了。而且我喜欢成熟一点的男人……每天被你这种小屁孩骚扰，我都快烦死了，赶紧给我走人！”

觉哥闻言，站在原地愣了几秒，得出了“无法与她正常交流”这个结论。他也只能就此作罢，默默走进了会场……

这笔试会场内的布置像是围棋棋盘，在一个个由薄薄的墙壁所分割的正方形隔间中，那些外貌、穿着各异的超级英雄们，全都乖乖地坐在金属台前奋笔疾书着……

封不觉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213号座位，落座之后，他先低头看了看眼前的金属台。

这台子的表面就是一整块交互式电子显示屏，文字会从上面浮现出来。在台子的右侧，还有一个小的储物匣，用手触一下就能开启，储物匣里装着几根不同长度和直径的金属棒，看那造型……应该是笔。

“嗯……竟然要用手写么？”觉哥一边看着台面上的【笔试须知】，一边从匣中取出了一支适合自己使用的笔。

宇超联采用这种笔试形式，主要理由有三：其一，各个行星的键盘输入方式、操作系统都有差异。其二，英雄们的种族、相对智力及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其三，宇超联的笔试题目多半都很奇葩。

结合以上三点……用“笔”来答题，无疑是最好的方式。

【如果您无法阅读“笔试须知”的内容，请点击台面右下角的图标，进入语音图形出题模式。】封不觉坐定后数秒，他眼前的金属台就发出了这句语音提示。

宇超联测试区的超级计算机，已根据觉哥先前通过“关卡”时的数据，知道了他是具备视力和听力的生物，且没有残疾症状。但是，系统并不能确认他是不是文盲，所以才有此提示。

“还挺细致嘛……”封不觉念叨了一句，没有去理会这句语音，接着查看笔试须知。

将其内容完整地阅览了一遍后，觉哥眉头微展，笑道：“呵……这种模式倒是很新颖啊。”

宇超联的笔试，丝毫没有那种学校里考试测验的味道，反倒更像是某种综艺答题节目。计算机会根据测试者的种族和文明类别随机生成题目，以阶梯式的方式出题。每“阶”有七道题，只要答对其中五题，就可以进入下一阶，题目的难度也随之上升。

直到英雄答不下去为止，笔试便宣告结束。

至于题目的内容，一开始通常是……常识性问题、智力测验、自然科学（该英雄故乡星球的）、简单的善恶观念、基础数学等等。在三到四阶后，也就是答到三十题左右，就会出现中层知识储备、逻辑分析、学术倾向性、较为复杂的善恶观、中等数学等问题。再往后五到六阶，就会逐渐加入冷门知识储备、宇宙物理学、高等数学、法律与道德的深入探讨、案情推理、甚至模拟情景下的战术拟定等十分难答的题目……

到了这个阶段，要是还能坚持下去，那计算机就要开始刁难人了。它会出一些只有专门领域的人才能解答的问题，而且是混着出……比如某某星的地质情况、宇宙物理学的高

深理论、论某电子设备与同类产品相比的优越性、从耸肩星心理学角度出发分析一下他们的文化情感等等……诸如此类，需要各个领域的研究者才能解答的问题，全让一个人去解答。

虽然这也并不是不可能，但难度无疑非常惊人。作为这个“笔试项目”的研发者和首批测试员，蛤蟆侠恩韦·斯鲁布，以及锡箔纸侠克塔斯·尼托，是仅有的两名答完全部二十四个阶段共一百六十八题的人。

据一项不公开的内部统计，宇超联的英雄们参与这项测试的平均成绩……是第四阶。也就是说，大多数超级英雄都在第二十二至二十八题的阶段就不行了……尚未达到题库的“中层”水平。

“OK……”封不觉看完须知，便活动了几下胳膊，“我倒要看看，这笔试能有多难……”

第782章 英雄等级测试（下）

宇超联，天体舰桥。

这里，是连接着小行星与最高委员会议事大厅的衔接区域，立于此桥之上，浩瀚星空，可尽收眼底（宇超联的大部分生活区域都位于行星内部，只能看到人造天空景观）。

“你在看什么呢？”一个全身穿着锡箔纸战甲的男人悠哉地行来，对他身前的另一人念道。

“测试区最新刷新的一组数据显示……”蛤蟆侠头也不回地看着自己前臂上的微型显示屏道，“那个‘扑克侠’在体能测试中已达到了星球级英雄的标准。”

“哦？不错嘛。”锡箔纸侠说道，“看起来，这位来自平行宇宙的地球人是真有两下子。”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蛤蟆侠沉声接道。

“什么？”锡箔纸侠不是想不到答案，只是懒得去想。

“如果他在笔试中突破到了第十五阶……或者说，答了一百题以上，那么……”蛤蟆侠终于回过头来，看向了他的老友，“即便他在‘特殊能力测试’中全无作为，依然可以跻身于‘星系级’的行列。”

“那又如何？”锡箔纸侠耸肩道，“高智商英雄……不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吗？”他顿了一下，“老伙计，你比我更清楚……这年头，聪明人都去当‘恶棍’了。”

“没错。”蛤蟆侠回道，“所以我一眼就看出，那个扑克侠……不，应该说……那个‘疯不觉’，绝对不是什么‘英雄’。”他的语气斩钉截铁，“在他的眼里，我看不到一丝会‘为了正义’去牺牲或奋斗的动机。相反，我看到的是‘我行我素、疯狂莫测’……我太了解他这种人了，他让我想起了一个老对

手……”

说到这儿，蛤蟆侠沉默了两秒，方才接道：“为达目的，他可以无所顾忌，不择手段。在人们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前，他显得毫无原则；但在一套他自认为合理的、莫名其妙的理论前，他却会守节不移，宁死不屈。”他的语气愈发激烈，“在他这种人的眼里，根本没有对与错、黑和白，他只做自己想做的事，用唯心唯我的理念去决定一切……”他凝视着锡箔纸侠，“克塔斯，你该明白，让这种极度危险分子获得星系级英雄资格的后果……你能想象，以后处理‘B级’乃至‘A级’危机时，有他这么一个人混进来插一脚，是多么可怕的事吗？”

“嗯……”锡箔纸侠闻言，许久没有发话，片刻后，他神色微变，接道，“恩韦……你说得或许都没错，但……”他摇了摇头，“现阶段来看，疯不觉并没有对我们表现出什么敌意，相反，他还帮助霹雳舞侠和踢踏怪客一起解决了渣渣渣渣星的危机，并明确表示了加入联盟的意愿。”

锡箔纸侠的性格比起蛤蟆侠来要开朗和圆滑得多，他考虑事情时的出发点，也与后者不尽相同：“且不说他现在还什么都没做，退一万步讲……就算他真在暗中图谋着什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你也不能仅凭着自己的感觉和偏见……就将他划入我们的对立面吧？”

“哼……”蛤蟆侠不快地冷哼了一声，“这点我当然知道，我也并没有打算把他推到我们的对立面去。”

“哦？那你的意思是？”锡箔纸侠接道。

“如果他真的想要当‘英雄’，那我由衷地感到欣慰。”蛤蟆侠道，“但是，让他一开始就获得极高的权限，恐怕很难看出他的‘本心’……”

“哦～”锡箔纸侠即刻会意，“原来你是这个意思……”

……

另一边，笔试会场。

“这个……太过分了吧……”封不觉正握着笔，用一脸便秘之色，皱眉望着金属台上的一道题目。

他此刻的状态，和小时候考试做不出题时如出一辙。

“画出任意一种马哈特星原生生命体的DNA结构解析图……”觉哥反复审题后，还是放弃了，“这题目……地球人怎么可能知道？”

别说地球人不知道，你去找个马哈特人来，人家也未必知道。也只有马哈特星上的生物学从业者或者一些其他星球的宇宙生物学家……才‘有可能’画得出来。

“嗯……这题也答不出来的话……”封不觉随即念道，“算上刚才那两题，这阶段的七题里已经有三道我不会做的了……”

在之前的一个多小时里，他已经答了十四阶共计九十八题，而在这第十五阶里，他也已经来到了第五题，前面四题两错两对。也就是说……他这算是堪堪突破百题的成绩。

“切……”眼看着答不下去了，封不觉颇为不爽地念叨起来，“用钻知识盲点的做法来提高难度，你们也不过如此嘛……老子要是也和你们一样能活个几百年，且大脑能力不发生衰退，这种题目简直是小儿科。”

没错，觉哥……也有这种“闹小别扭”的时候。在人生大事上，他从不后悔。但在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上，他特别喜欢给失败找借口。比如“说我写字难看的家伙是没有体会到我那笔迹中的灵魂”、“路人不敢正眼瞧我一定是因为我太帅了”、“天生运气很差是因为上天嫉妒我的才能”、“男人中二有什么错！”之类的。

言归正传……

既然答题已经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封不觉也就破罐子破摔，在那第一百零三题的答题部分画上了一个竖中指的手

势，并点击了提交。

【回答错误，您在本阶段已答错三题，笔试已中止。】

语音提示和文字同时出现，宣告了觉哥的笔试结束。

【请通过安全通道前往下一处测试地点，通道方位请见下图。如需帮助，请与附近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沟通。】

接着，一张笔试会场的迷你地图便迅速浮现在了金属台上，图上显示着觉哥当前的方位和他应该前往的地点，甚至还标出了一条最近的路线。

封不觉扫了一眼，就站起身来，沿着那条路线去了。

经过这一个多小时的休息，他的体能已恢复了不少，脚步也轻快了一些。不过，先前那各种有氧和无氧运动所累积的疲乏酸痛并没有得到缓解，相反……有种逐渐发散出来的感觉，也不知会不会对接下来的测试产生不利的影响。

……

五分钟后，封不觉来到了特殊能力测试区。

这次，来接洽他的工作人员是一位……或者说“一只”丧尸。

“扑克侠是吗？”丧尸哥也穿着工作人员制服，手持一个平板（这是他们的标配），“前两项成绩不错嘛，目前来看，星球级是板儿上钉钉了啊。”

听他这么一说，封不觉稍稍松了口气，“星球级”是觉哥心理预期的最低值，要是连这个级别都没达到，那他也没必要练到五十级再来测试了。

“呃……”觉哥随即道，“这位帅哥……”他看着那皮肤惨白、半边脸都已腐烂的丧尸男，照样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称上一声“帅哥”，可见其神经之强、脸皮之厚，“……不知该怎么称呼啊？”

“好说～”丧尸哥回道，“我叫【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吃脑

极快忘记带勺子的尴尬麻辣鸡丝·汉林昨晚你在床上可不是这么说的还加了很多特技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恋爱爱情情感感动动物物理理科生ABBA就能复活嘶嘶嘶嘶嘶嘶嘶嘶食脑男】”

十秒……

丧尸哥念完自己的名字，足足花了十秒。

而且给人的感觉……这已经算快的了。

“我勒个去……”封不觉心头瞬间有一万头羊驼奔过，他暗忖道，“你这名字还挺带感啊……俏皮话、性格特征、远古梗、歌词、词语接龙、以及《怒》（即NES平台的《Ikari Warriors》，在游戏中按ABBA可以复活）的复活秘籍全都在啊！不算英文都有八十七个字啊！最后那‘嘶嘶嘶’是什么鬼啊！你这名字是武藏小金井给取得吗！”

“呵……呵呵……”封不觉的嘴角抽动了两下，干笑着应了一句，“真是个好名字呢。”

“听过的人都这么说啦～”丧尸哥微笑着道，“这得感谢我的父母……在我们‘环保星’上，像我这种简短有力、朗朗上口的名字，确是不可多见的呢。”

“你们那个星球的学校每天点完名就可以放学了吧……”封不觉又在心里吐了个槽。

“啊～说起父母……我的女朋友已经答应，在下个宇宙纪（权当过年吧）就跟我回家见二老了，想想还有点儿小激动呢～”丧尸哥露出一个自我陶醉的幸福表情，并顺手从怀里拿出一张照片，“你瞧，我女朋友漂亮吧？”

封不觉在照片上看到的……是一棵仙人掌……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我祝二位早生贵子……”两秒后，觉哥面露死色地回道。

“哈哈哈，多谢多谢。”丧尸哥乐呵呵地笑道，紧接着，他

又神色一变，“啊呀！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一不留神就聊起自己的事情并开始炫耀女友了，不好意思啊。”

“没事……我不介意。”封不觉木讷地回道。

此时此刻，如果他可以用一种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他应该会捂住裤裆在地上打滚。

“那就好。”丧尸哥随即接道，“那么……跟我来吧，完成最后这轮测试后，你就可以去休息区等评定结果了。”

“嗯……”封不觉应了一声，便跟着对方朝前走去。

……

特殊能力测试，无疑是一项颇具危险性的测试，所以每个人的测试环境都是完全封闭的。

在进行这项测试前，英雄需要自己填写一份表格，在上面列出自己所拥有的特殊能力。

宇超联并不强制要求英雄们将自己的所有能力详细写出来，但通常来说……展示的能力越多，评级自然也就越高。你要隐藏实力，就得做好被低估的心理准备。

当然了……也有例外，比如最高委员会中的【黑洞女王】，她只展现了自己诸多能力中的一种，就被评为了宇宙级。又比如另一位最高委员会成员——【猴子猎人】，这货在特殊能力测试中什么都没展现，因为他的能力基本都是通过体能表现出来的，他也几乎包办了所有体能测试项目的最佳纪录。而在笔试这块，他又成功拉低了整个联盟的平均分数线……饶是如此，他依然是妥妥儿的宇宙级英雄。

封不觉知道，在惊悚乐园的玩家中，自己算是相当强的了，但在这个超级英雄宇宙里，武力上能秒杀他的存在多得是。想要获得理想中“星系级”地位，就不能有所保留。

于是，觉哥在能力申报表格上填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他几乎将身上所有装备和技能的效果都说成了自己的“能力”，顺带还写上了诸如“能够背诵圆周率后几百

位”、“可以长时间不睡觉不上厕所（玩家的特有优势）”、“可以不借助任何道具通过任何测谎仪器的测试”这类奇奇怪怪的技巧来凑数。

当丧尸哥接过他这份表格时，表情甚是尴尬，因为里面有许多内容根本没有测试的价值和必要。但考虑到先前和觉哥相谈甚欢，丧尸哥又不好当面说破这点……他只能满脸堆笑地将表格输入了电脑，并挑选出其中“有意义”的一些能力，拟定了测试流程。

之后的事情，就比较简单了。封不觉只要跟着对方，进入一个又一个测试房间，将自己所填写的能力逐一展示出来就行。还有一些在体能测试中已经展现过的能力，如“空中行走”、“超高速移动”之类的，也无需再次测试。

四十多分钟后，觉哥走完了流程。接着，他就告别丧尸哥，来到了“休息区”。

休息区就不像测试区那样分得非常细致了，除了少数没有实体的、停不下来的生物外，实体生物们基本都混在一起。

无论是觉哥这样的“中小体型实体生物”，还是一些身高不足五十厘米的小家伙，或者高达二十米的巨型生命体……到了休息区，就集中在一起了。

这里的墙壁上标示着非常醒目的一行大字：【请务必小心脚下，避免踩踏事故。】

细细想来，这句话真是意味深长……

在休息区里等候的半个小时，封不觉饶有兴致地观察着身边的那些英雄们，他也尝试了跟很多其他的测试者攀谈、聊天。

虽说觉哥并不是一个很喜欢交际的人，但他可不愿放过这种搜集情报的机会。能和这些来自不同星球的、不同种族的高等生命交流，了解千奇百怪的星际文化，让封不觉无比

愉悦。要不是有规定说不能在休息区滞留超过三十五分钟，觉哥还真会在这里待上三四个小时。

……

终于，前前后后，经过了整整四个宇宙周。

封不觉穿过出口通道，来到了取卡处，准备领取自己那张“经过评级认证”的英雄ID卡。

不过在领卡之前，他还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在出口前的一尊雕像前，行十秒钟的注目礼。

这尊雕像的形象看上去平凡无奇，他有着圆圆的脑袋，与人类相近的五官，身形看上去也并不十分高大。

他是宇超联最初的创始人之一，在该宇宙的上一次、也是唯一一次‘S级’危机中，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拯救了整个宇宙。

而他自己，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但不知为何，他的名字已无人知晓，据说是“被神从这个世上抹去了”。

不过，人们还是记住了他的形象。

每一位宇宙超级英雄联盟的英雄，在正式踏上英雄之路前，都要来到这尊雕像前，让这位“前辈”看上一眼。

这，是在英雄之间世代流传的一种传统。

上次来到这个宇宙时，锡箔纸侠和永恒博士都很严肃地跟封不觉讲过了这个传统，觉哥自然是不会忘记的。

“嗯……总觉得在哪儿见过这个家伙。”封不觉在雕像前吐了个槽，又毫无敬意地站了十秒，随即就去领卡了。

在经过了另一台“关卡”装置的识别后，觉哥从卡槽中拿到了他的英雄ID卡。

可是……当他看到卡片的级别时，瞬间就呆了。

第783章 有没有搞错？

“喂喂……”封不觉看着ID卡上如钢印般凸起的【城市级】英雄字样（卡上用的是宇宙文，不过系统自带翻译），当即念道，“有没有搞错？”

很显然，“搞错”是不可能的。英雄等级测试的评分非常严谨，所有数据都会经由一部超级计算机和一队资深测评人员共同审核、评估（因为有人工处理的部分，所以才会让测试者等半个小时），然后再得出一个综合的评定。除非测试者故意隐藏实力或严重发挥失常，否则绝不会出现高估或低估级别的情况。

当然了，没有“搞错”，并不代表就没有“错”。

以封不觉的能力，单靠体能这一项也足以跻身星球级英雄的行列了，但他最后被分配到的等级却只是最低的城市级，这一结果无疑是错误的。

而这一“错误”的始作俑者，就是蛤蟆侠恩韦·斯鲁布。

不得不说……这位以智慧著称的宇宙级英雄，无愧于“老谋深算”这四个字。在与觉哥的初次见面中，他就本能般地感觉到了一种危险的气息，并对觉哥的性格做出了较为精准的判断。

说是直觉也好，偏见也罢，总之他恩韦·斯鲁布就是在心里坚定不移地认为——疯不觉这号人，根本不是“英雄”。

然而，他没有证据，客观上来看，觉哥也没有露出任何的马脚。因此，蛤蟆侠想出了一条计策，作为对觉哥的“试探”。

“如果疯不觉是一名真正的‘英雄’，那他根本不会在意自己的级别。”蛤蟆侠就是靠着这句话，说服了锡箔纸侠。

两人与宇超联最高委员会的其他同僚商议一番后，便开始实施方案……将觉哥的测试等级，更换成了最低的【城市级】。

……

“我说……”封不觉回到测试区入口的服务台，尝试去询问工作人员，“这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工作人员面无表情的看着他，回道：“感觉自己的等级低了是吧？”

“对啊。”封不觉理直气壮地回道，“再怎么说……城市级也太……”

“这张表格，填完了给我。”对方都不让他把话说完，就从桌上取了张表格，随手一递。

封不觉接过表格，定睛一看：“升级测试申请表？”他用疑问的语气问道。

“两次测试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三个宇宙年（约为一百五十六个宇宙周）。”工作人员回道，“你现在把表格交了，等时限过了就可以过来重新测。”

封不觉看对方的神态就明白了……自己的申诉是毫无意义的。无论如何，宇超联方面都绝不会对刚刚才得出的测试结果进行更改。他们这种态度倒是和一些伪民主政府类似：反正就是一句话，我没错。错了我也不会认，认了我也不会改，改了我也不会办。就算我真的错到离谱，也只能请你们为我的错误买单，多走些弯路；而且你们还不能对我说三道四，否则就是你们的错，你们错了我就代表月亮惩罚你们，突突突突……

“嗯……还是算了吧……”封不觉斟酌了几秒，随后放下表格道，“抱歉，打扰你了。”

说罢，他便拿着自己那张城市级的英雄ID卡，转身离去。

就在转身的那一秒，封不觉还抬起头来，对着高处的一个监控探头，露出了一个挑衅的笑容。

同一时刻，正在小行星另一处通过监控观察着觉哥一举一动的蛤蟆侠，却是神情一变："切……这小子，在向我示威吗……"

封不觉这个笑容所蕴含的信息至少有三：其一，他已知道有人对自己的成绩做了手脚；其二，他也知道在幕后做手脚的人此时正在监视自己；其三，他并不介意将"自己已经知道了以上两点"这一情况暴露给对方。

"不但聪明，而且狂妄……"蛤蟆侠的脸上，也很快露出了冷笑，"哼……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个什么人物……"

……

"呼……真是倒霉啊……"二十分钟后，封不觉已回到了英雄宿舍，倒在床上伸了个懒腰，"早知如此，我四十三级的时候直接把测试做了不就完了……"

在走回来的路上，他已然在脑中将整件事情理了一遍。虽然他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是谁对自己的测试成绩做了手脚，但"蛤蟆侠"这个名字无疑位于嫌疑人名单的前列。

"唉……不过……也怨不得别人。"喘上一口气后，觉哥用双手枕着头，喃喃念道，"换成我的话，一样会用这种策略吧……"他舔了舔嘴唇，"让一个初来乍到、居心难测之人，直接就拿到星球级、乃至星系级英雄的权限，终究是不太妥当的……何况这人又'来自其他多元宇宙'，根本无法查清其底细。"

想通了以后，封不觉非但没有对自己的级别被限制一事感到恼怒和沮丧，相反……他还从心底里认同了蛤蟆侠的做法。

他就是这种人……即便面对比这更加卑鄙无耻的手段、更为有失公允的结果，他一样可以淡然接受，并报以蔑视地

一笑。他甚至会站到对方的角度上，去思考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和收益率。

认同卑鄙、理解卑鄙，却不屑于卑鄙……这就是封不觉，理性地聪明着，却又执拗地愚笨着。

当然了，在他觉得合适、必要的时候，他也可以比任何人都卑鄙……

“好了……来都来了，总不能就这么回去吧。”封不觉接着念道，“每次进来都得花两万游戏币呢……”他说着，就从床上坐了起来，打开了房间里的电脑，并将自己的英雄ID卡插入了电脑的卡槽中。

【ID卡检索中……】

【身份已确认。】

【欢迎您登陆本系统，扑克侠。】

“OK……我来瞧瞧。”封不觉登录了宇超联的“英雄活动自助客户端”后，便被系统自动分配到了【城市级】英雄频道。

他快速将用户界面扫视了一遍后，便不假思索地点击了【英雄任务领取及互助】选项，开始搜索自己可接的任务。

第784章 C级危机

斯娄星，位于南银河，重力1.9倍蹦蹦，人口约70亿；其体积比起地球略小一些，但星球表面的陆地面积却比地球要大四成左右。

它与最近的恒星相距1.7亿公里（地球与太阳的距离约为1.5亿公里），气候条件与地球十分相似。

这个星球上总共只有十五个国家，且已结成联邦多年，相互间的协调工作做得非常好。所以，该星球上的人口分布、资源分配都十分平均。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和平、富庶的星球。

当然了，没有战争和饥荒，并不代表就没有人犯罪……

斯娄星人是一种与地球人十分相似的高智慧生命，生理本性已决定了他们的犯罪动机、形式以及内容。

贫富的差距、社会地位的高低、乃至配偶的外貌等等，都有可能成为犯罪的诱因；在“欲望”这一原始动机的驱使下，最终演变为犯罪事实。

有犯罪的地方，就有警察……

斯娄星的警察，是极其出色的。无论是人数、素质、装备、效率……全都是顶尖水准。你绝对不可能看到有斯娄星的警察坐在警车里吃甜甜圈，你也绝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体重超标、或智商不达标的斯娄星警员。

因为这个星球上没有战争，联邦体系也非常稳固，所以99%的老百姓至少都能过上温饱的日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像“军备竞赛、金融对抗、种族歧视”这类字眼……根本就不存在于斯娄星人的字典里。

“犯罪率”，才是那十五国政府最为重视的头等大事。“治

安”，才是每一个普通的斯娄星居民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

因此，警察部门，俨然成了该星球各国最为强大和要害的机构。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星球上，“超级罪犯”，却是层出不穷。

也不知是不是物极必反……在一般犯罪的破案率接近100%的情况下，高端犯罪者们站了出来，强行将犯罪率拉了上去，把整体破案率降了下来……而他们中有很多，甚至连“动机”都没有。

变态杀人狂、抢劫成瘾者、自称“审判者”的绑架虐杀犯、中二病晚期的“革命”组织等等……一帮吃饱了撑的或是精神有问题的家伙，穿上奇装异服、到处作案。其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智商人才、拥有教授头衔的精英人士、或者纵横商界的大富豪……

这帮奇葩出于种种原因和目的，最终走向了“超级罪犯”这条不归路，给斯娄星的警方带去了巨大的压力。

于是，另一个群体应运而生，那就是“义警”。

说得酷炫一点，也就是——超级英雄。

民间高手、中二警员、古怪发明家、超能力者、化学事故受害者等……各路身怀绝技的人马，也披上了奇装异服，踏上街头，在法律的边缘……与那些超级罪犯们展开了较量。

……

是日，斯娄星，斯娄雷国，东十五地区。

一架宇宙飞船驶入了“斯娄联盟（该星球的超级英雄联盟）”的空港。

飞船降落之时，斯娄联盟的五位常驻英雄已然在旁等候了。他们分别是【后空翻侠】【警察侠】【biubiu博士】【诱

惑女郎】以及【毁容侠】。

而从飞船上走下来的英雄，共有两人，他们都来自宇宙超级英雄联盟，是接到斯娄联盟的支援申请后赶来的。

这两人，一位是星球级英雄，【硬汉侠】。他乃是泥巴星人（与锡箔纸侠同族），身着一席灰色风衣，梳着背头，脸的中间有个醒目的X字形疤痕，主要能力是“三十倍蹦蹦的身体素质”，以及“超~级硬派的作风”。

而另一位，则是新晋的城市级英雄——【扑克侠】。

“让你们久等了。”硬汉侠和这五位同僚（斯娄联盟的五位城市级英雄都在宇超联注册过，不过他们平时都待在自己的星球上）见过几面，但并不是很熟络。

“没关系，你们来得正好。”一名全身穿着浅蓝色警察制服（真正的斯娄星警察制服统一都是深蓝色）、戴着眼罩的男子接道，“我们还要过一个小时才会展开行动，你们现在到，正好可以听听博士的部署。”警察侠说着，便抬手朝身旁一个穿着白大褂、头上套着个圆形金属头套的人示意了一下。

biubiu博士应声接道：“嗯……硬汉侠，好久不见了。”他那瓮声瓮气的嗓音从头套中响起，听着好似呼吸有困难似的，而且他的头套上连一个孔洞都没有（至少看上去没有），也不知他如何视物，“对了，不知这位是……”他的金属头缓缓转动了一点点，貌似是在“看着”封不觉。

“你们好，我是扑克侠……”封不觉不卑不亢地做了自我介绍，顿了半秒后，他还不忘补充道，“……城市级英雄。”

“幸会。”

“你好。”

斯娄联盟的五人也纷纷跟觉哥打了招呼。

数秒后，硬汉侠又对他们说道：“虽然这次诸位提交的支援申请是要处理C级危机（足以毁灭一个星球的危机，通常情况下，联盟至少会派遣一名星球级以上的英雄带队前往），

但考虑到‘斯娄联盟’本身也有比较强大的战力了，所以联盟方面只派了我们两个人来，希望你们不会介意。”

“没关系，我们提交申请，也只是为了保险起见。”一个嗓音沙哑，满脸满身都缠着绷带，看上去跟木乃伊一般的家伙（没错，他就是毁容侠）即刻接道，“博士的计划本就十拿九稳，申请星球级英雄来此坐镇，主要是为了以防万一。”

听到此处，封不觉心中不由念道，“切……闹了半天我是多余的吗……也罢，打打酱油就能领功，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那就好。”硬汉侠回道，“那么……博士，我们是不是换个地方，说说计划。”

“嗯……”biubiu博士应了一声，抬起胳膊，“二位，这边请……”

就这样，一番简单的交流寒暄后，封不觉便跟着其他英雄们一同走向了斯娄联盟的指挥中心。

……

同一时刻，东二十区，某地底基地中。

一道高大的人影正背着双手，站在一个巨大的屏幕前，观察着基地各处的运作情况。

他，就是这次斯娄星C级危机的制造者——【奎克将军】。

奎克有着明显异于其他斯娄星人的体型（斯娄星人的体格与人类类似，皮肤为淡紫色，脸上的五官比起人类来要长得更开、更凸出），其身高在一般人的两倍以上、身躯宽厚、体重惊人，身体强度难以估计。而且……他还具有超能力。

奎克，可说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超级罪犯之一。

“将军，探测器显示，有一架宇超联的飞船刚刚降落在了

斯娄联盟的基地。”此时，控制台上的对讲机中，响起了这样一句话。

“哼……果然来了吗……”奎克冷哼一声，顺势回道，“传令下去，将‘那个家伙’的囚禁装置带到地面上去，并准备好‘唤醒程序’。”

“是。”他的部下响亮地回了一句，便结束了通讯。

沉默片刻后，奎克冷笑出声：“呵……联盟那帮家伙，自以为找了宇超联的支援，就可以阻止我……”他目光微动，看向了前方屏幕的一角，“你们又怎会知道，我还有这张王牌……”

……

十五分钟后，斯娄联盟指挥中心。

“以上，就是这次危机的大致情况了。”biubiu博士已然跟觉哥他们讲解完了这次危机的主要内容。

封不觉用一脸蛋疼的表情瞪着眼前那一桌人，沉声念道：“那个……让我把整件事情理一下……”他下意识地用右手食指摁住了自己的太阳穴，以此来缓解逻辑遭到强暴的痛苦，“那个自称‘奎克将军’的家伙，富N代出身，相貌英俊，受过高等教育，娶了个电影明星当老婆，生了两个健康的小孩，生活幸福美满。

结果有一天，他也不知是吃顶了还是吃顶了还是吃顶了……突然感到‘这样的人生根本毫无意义’，于是他抛妻弃子、散尽家财，一个人跑到宇宙里去流浪，还正好找到了一艘神秘的失落宇宙之船——‘达克号’。并且在那艘飞船上遭遇了某种诡异的思想‘传教’以及身体改造。

再然后，他就回到斯娄星来，组成了‘奎克军’，妄图征服整个星球，奴役这里的人民。”

封不觉一口气说到这里，看着biubiu博士道：“目前为止，我总结得都没错吧？”

“呃……除了措辞有些奇怪的歧义之外，都没错。”biubiu博士回道。

“OK……”觉哥接着说了下去，“且不说重返故乡的奎克是怎样重新积累起恐怖活动所需的庞大经费的，也不说为什么有那么多衣食无忧的人愿意跟着他干那些亡命的勾当……就说这次C级危机吧……”他顿了一下，再道，“这家伙直接恐吓联邦政府，宣称‘已经掌握了足以毁灭整个星球的武力’，并要求他们在四十八个宇宙周内承认‘奎克军’是斯娄星唯一的合法政府，否则就动用那股力量将各个国家逐一毁灭……”他将自己听到的事情大致复述了一遍，然后问道，“你们就没觉得……这件事里……有什么问题吗？”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无人应声。虽然他们大都戴着面具（除了“硬汉侠”和“诱惑女郎”之外，其余四人都是蒙面的），但封不觉还是可以看出……此时这几位皆是露出了疑惑之色。

“唉……我这么问吧……”封不觉叹息着接道，“奎克知不知道斯娄联盟的存在？”

“知道。”biubiu博士回道。

“知不知道你们的基地在哪儿？”觉哥又问道。

“虽然对民间不公开……”警察侠回道，“但基地的位置，联邦各国的政府全都是知道的，毕竟我们需要政府给予的外层空间交涉权。”

“所以……以奎克的情报能力来说，想必他也是知道的。”biubiu博士接道。

“那不就得了？”封不觉道。

“什么就得了？”硬汉侠不解地望着封不觉，“你到底想说什么？扑克侠。”

“如果我是奎克……”封不觉站起身来，指了指会议桌上的电子地图，“我就挑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或者月黑风高的晚

上、或者酒足饭饱的清晨、或者任何一个我他喵的觉得方便的时间……直接用我那‘足以毁灭整个星球的武力’把你们的基地给端了，基地里的英雄我能杀几个就几个，杀不完我也没什么损失。”

觉哥说到这儿时，桌边的英雄们无不愕然，看起来……他们是真没想到这点。

“搞定这些以后，我再～”封不觉说这个“再”字时特地拉长了音，“～去恐吓各国政府，就说，‘英雄们的下场你们也都看到了，前车可鉴，你们最好给我放聪明一点’……诸如此类，blablabla……这样效果岂不是更好？”

“经你这么一提醒……”这时，毁容侠开口接道，“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嗯……”biubiu博士也用一种透出后怕的口吻接道，“还好，奎克没有想到这点。”

“是啊是啊。”后空翻侠等其他英雄也纷纷接道。

“卧槽……”封不觉心道，“这帮家伙的智商真的没问题吗？”

很明显，觉哥所说的“问题”，并不是他们所理解的那个意思。觉哥的意思是，奎克很可能根本没有他所宣称的那种武力，要不然他早就这么干了。这么浅显的事情，难道对方会没想到？

可惜……这回确实是封不觉想多了，因为奎克还真就没想到。

在这个超级英雄的多元宇宙中，有许多外星种族，都是“不善谋划，城府极浅”的。倒不是说他们的智商有问题，相反，很多外星人的相对脑容量都比地球人要大、脑力比人类更强，只是……要论勾心斗角、阴谋算计的能力，地球人实在是太强了。

“算计”这种事情，本就和科技文明程度无关。那些古代的

军师，数理化常识可能还不如现代的中学生，但他们在当时当地所想出的谋略，中学生（绝大多数）断然是想不到的。同理，在我们地球人看来十分浅显的谋略，斯娄星人可能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

“扑克侠提醒得极是，这样看来……我们更得赶紧行动了。”片刻后，biubiu博士又说道，“万一奎克想到了这点，对咱们发动突袭，那后果不堪设想。”

“博士。”硬汉侠接道，“快说说你的进攻计划吧。”

“行。”biubiu博士也站了起来，操控着桌面上的电子地图，在上面点出了几个坐标，并展开了三维呈像，“各位请看，这里……就是奎克的基地。”

“神马？”封不觉都惊了，“原来你们这边也知道奎克的基地在哪儿吗？”

觉哥的潜台词是——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对方的基地还没化为灰飞吗？

“四个小时前，我们才刚刚探测到那个基地的所在。”biubiu回道。

“哦……”觉哥点点头，心道，“好吧，这还说得过去。”

他是不太清楚斯娄星人的作风到底如何，反正……像奎克这种情况，要是搁在地球上，只要位置一暴露，分分钟被几十个国家的飞弹地毯式轰炸，别说四个小时……能不能活过四分钟都是个问题。

“我们斯娄联盟旗下，共有来自全球（斯娄星）各地的六十五名义警，不过获得宇超联注册资格的……只有我们这在座的五人。”biubiu博士接着先前的话道，“考虑到……那六十人都分散在各个城市，且大都没有超能力，所以这次行动，我只集结了联盟中最强的五人。”他看向硬汉侠道，“为了保险起见，又申请了宇超联的支援。”

“简单地说，就是采取‘精英小队突袭’的战略。”警察侠补

充道，“当然……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也是我们唯一可用的方案了。因为在奎克的‘通告’后，全球都出现了犯罪率剧增的现象，各地的英雄们和警方现在都忙得不可开交。把他们召集过来的话……能起到的作用有限，但负面影响却可能更大。”

“我说……”封不觉又一次忍不住插嘴了，“真的只有这一种战略了吗……”他往椅背上靠了靠，瞪着死鱼眼道，“你们再想想……真的……再想想……”

他的语气好似是补课老师遇上了究极学渣，有种“看你实在答不出来，想报答案给你，但又不能报”的感觉。

“扑克侠。”这时，坐在觉哥旁边的硬汉侠转头言道，“时间有限，你有话直说吧。”

“唉……好吧。”封不觉接道，“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第785章 危机解除？

斯娄星时间正午三刻，距离奎克将军所宣告的最后时限，只剩下十五分钟了。

此时，在奎克军地下基地的机库中，数千名身着米黄色军服的奎克军将士已整齐列队，做好了出发准备。

不过在他们出发前，奎克将军还要亲自上台训话，以激励大家的士气。

【吱吱——登登登登——】

在奎克登场之前，机库一侧的巨大荧幕上，播放起了节奏感十足的音乐。

音乐响起后的两秒，一身军装、面带暧昧笑容的奎克便出现在了画面中。

【工作努力，你没问题。】他对着镜头微笑着说道。

【也要有爱好。】画面一转，奎克徒手将一名警员撕成了两半，鲜血迸溅。

【家庭美满，没问题。】画面又转到了他和多名美貌女子及可爱儿童一同坐在沙发上的景象。

【留点空间给自己。】画面一闪，沙发上的活人就只剩下奎克一个了，他还坐在一堆妇女儿童的尸骨中哈哈大笑。

【加入奎克军，没问题。】

【还有年薪，和福利。】

此处，切入了许多奎克军的设备、资源、列队的军士以及奎克本人的几个特写。

【斯娄星最强非法武装——奎克军。】

奎克侧着脸，拿着印着自己脸的军徽，对着镜头道：【我是奎克，这是我的军队。】

【想了解更多，请登录以下网址。】

【还有奎克纪念徽章可以领哦~】

以上……是奎克军的征兵宣传片。在这个基地里，这段影片有事没事就会被拿出来放一下。

影片结束的瞬间，奎克本人便龙行虎步地来到了机库的高台上。大屏幕正好切换到了实时播放状态，镜头对准了将军的脸。

“嗯哼……士兵们。”奎克清了清嗓子，对着身前的麦克风，开门见山道，“决战的时刻，来到了！”

“耶！将军万岁！”

“奎克万岁！”

“奎克我爱你！”

“请和我交往试试看！”

底下的军士们（无一例外是男性）一片鼓噪，气势极盛。但不知为何，里面混杂着一些奇怪的叫嚷声……

数秒后，奎克摆了摆手，示意底下的人可以收声了。

待全场重归肃然后，奎克又接道：“这次行动，将是我们奎克军一统银河系的开端。”他单手握拳，高声说道，“首先，是称霸斯娄星，然后……”他犹豫了一下，“就是……呃……下一个行星。”

很显然，将军的谋略只能到此为止了，在这个目标实现之前，他很难策划下一个……

不过，他的部下们并不在乎这些，他们还是非常激昂地回应着将军的宣言。

就在此刻，忽然……

轰——一声巨响乍起。

霎时间，地动山摇。

整个地下基地里的人几乎集体踉跄倒地，只有奎克本人仍然屹立不倒。

“这是怎么回事！”奎克的反应还是颇为不凡的，刹那的惊慌过后，他就对着随身携带的通讯器厉声喝道，“指挥部，快回话！报告一下现在的状况！”

片刻的沉默后，伴随着嘈杂的干扰声，通讯器里传来了回应：“报……报告将军，刚才我们遭到了导弹袭击！”那声音顿了一下，又道，“目前地表的伪装部分已经被彻底毁坏，供电设施已陷入半瘫痪状态，不过紧急电源应该还能撑上四分之一个宇宙周左右。”

“混蛋！”奎克骂道，“我们怎么会被导弹击中的？基地的导弹防御系统难道没启动吗？”

“将军……我们的系统好像……好像出了点问题……”对方回道。

“什么？”奎克道，“偏偏在这种时候？”他停了半秒，“等等……难道是说这系统一直就是失灵状态？”

“非也～非也～”这时，通讯器中的干扰声消失了，而说话的人，也换成了另一个，那人用一种慵懒的语气念道，“你们的地面防御和伪装系统直到两个宇宙日前还是在正常运转着的，可惜啊……”

“你是谁？”奎克神色一变，“谁在跟我说话？”

“呵呵……”通讯器对面的人邪恶地一笑。

下一秒，奎克身后的大荧幕上，出现了一张地球人的脸。

“各位，下午好。”封不觉通过大荧幕以及广播器系统，对着奎克军基地里的所有人道，“鄙人……是来自宇宙超级英雄

联盟的城市级英雄——扑克侠。”

“你……”奎克转过身去，看着屏幕道，“你是怎么……”

“……怎么黑掉你们的系统的？”封不觉抢道，“呵……比我想象中要简单得多。”他笑着道，“和所有开着杀毒软件还照样中病毒的计算机使用者一样，你们的问题不是防火墙不够先进，而是自己太笨。”

他说到这儿时，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张诱惑女郎的照片，看上去是一副一丝不挂的状态，但是在几个关键部位上都打了马赛克，而画面底部还显示着“点击此处可免费观看无修正版”的字样。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广告弹窗，成功越过了你们的防火墙。”几秒后，屏幕又切回了封不觉的脸部特写，“顺便一提……在正午二刻的时候，你的基地里至少有四十部型号各异的设备连接着外网，做着些娱乐消遣的事情。这其中，又有超过一半的人在看到这张图片后点击了这个我们只花了五分钟就做出来的、带病毒的弹窗。”

“可恶……”奎克头上青筋暴起，咬牙切齿道，“竟然使用如此下作的手段……”

“这是下作的问题吗？只能怪你们太天真了吧？”封不觉道，“在地球上，就算是小学生都不会去点这种弹窗的。”

“不管你是谁，你要是以为区区几发导弹就能击败我，你就大错特错了！”奎克没有就这个话题跟封不觉继续扯下去，他转而说道，“像这种基地，毁掉一两个根本不算什么，我还有十四个类似的……”

“行了行了行了……”封不觉用极快的、悲天悯人的语气打断了对方的自曝行为，“请你不要再主动透露情报给我了……”和情商如此拙计的外星人做谋略上的较量，觉哥不由自主地感到了一种负罪感，“连具体数字都报出来了……看这意思……是在斯娄星联邦各国的每一国都建了一个是吧……”

“什……什么……”奎克大惊失色，后退半步，“你到底是何方神圣……连这种事都推理出来了吗……”

封不觉一巴掌摁在了自己的脸上：“推理出这种事也不算什么能耐吧……何况我也只是随便猜猜而已，但你的反应却直接印证了我的猜测。”

“啊！”奎克作恍然大悟状，随即又是惊中生怒，“你敢诈我！”

“我诈你？我喵了个咪的要来诈你？我……”封不觉好似还想回应些什么，但那种蛋裂（我觉得这个词可以很好地形容蛋疼的程度）感让他止住了这种冲动，“好吧好吧……我错了。”他言归正传道，“总之……我还有件比较关键的事情想告诉你，那就是……”

觉哥抬起一手，用手指朝上虚指了一下：“你刚才感受到的冲击，只是定位试射而已，真正的打击，将在……”他转过头，看了看镜头外，“呃……三秒后到来。”

“啊——”奎克当即惊叫出声。

而那些听到广播，或是和他一同看着屏幕的奎克军将士们，也齐声惨呼起来。

但事到如今，他们干什么都已经晚了。

在这群人喊声未绝之际，第二轮……也是正式的一轮导弹轰炸已然到来。

奎克军的这个地下基地，在一分钟之内，便从里到外被轰成了废墟焦土，基地内储存的燃料、机甲、武器弹药等等，也尽数成为了爆炸的增幅物。

……

“简直就像是从小孩儿手里抢棒棒糖。”攻击结束时，封不觉从斯娄联盟指挥中心的控制台前站起，口中还念叨了这么一句。

此刻，觉哥的身后，是六名神情复杂的英雄。

他们都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看着这位扑克侠，心中也都产生了同一个疑问——这货真是英雄？确定不是超级罪犯打入我方的卧底吗？

“怎么了？”觉哥看着他们问道。

“呃……”biubiu博士回道，“真没想到……那个和我们对抗了多年的奎克将军，居然……这么轻易就……”

“是啊，很多事情做成了以后再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并不是很难。”封不觉接道。

其实觉哥的策略确实不复杂，他也就是联系了一下斯娄雷国的政府，并告知了他们导弹打击的坐标、时间和方式。然后让biubiu博士写了个可以关闭对方防御系统的植入程序（对博士来说，这是小菜一碟，几分钟就能搞定）。再然后，就是问诱惑女郎要了张照片，并要求博士利用这照片去做个广告弹窗式的病毒程序。

问题是……就这种程度的计划，凭斯娄星人，也是想不出来的。因为他们的一般逻辑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知道了奎克军的基地所在，可人家有导弹防御系统，所以导弹攻击什么的就不用想下去了；虽然我们可以写出关闭对方防御系统的程序，可人家有防火墙，所以破解入侵什么的也不用想下去了。诸如此类……

至于广告弹窗、钓鱼软件、捆绑程序什么的，纵然在技术上是轻易就能完成的东西，但他们就是想不出这类主意来。

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地球人（客观地说，地球人确实见过很多其他星球的人想都想不到的糟糕玩意儿），封不觉在飞船上已经阅读了一些关于斯娄星人的资料；来到斯娄联盟后，他又听了奎克将军的故事，并通过与英雄们的交流，大致掌握了斯娄星人的性格和行为模式。故而，他谋划出了这

样一次作战。

“哦，对了。”这时，封不觉又想起了什么，接道，“你们星球上还有没有别的什么难对付的超级罪犯，反正我来都来了，干脆全部给收拾了吧。”

他说这话时的语气和神态，很像是我们小时候遇到过的那种“比我大几岁的、不怎么往来的、连全名都不知道的、但是打游戏很厉害的亲戚家的大哥哥”。

逢年过节，这种人就会出现在你家里，用或是霸气、或是不屑、或是自恋的眼神，以陪你玩游戏为名，把各种你无法打通的动作游戏轻松通关，并在你打的时候指出各种错误和不足。然后再检查一遍你所玩的所有RPG游戏的进度，对你的队伍进行点评，对游戏的情节和结局进行攻略剧透，对隐藏道具、玩法或是BUG进行讲解。

在那段网络尚未普及的、单纯的、快乐的、被称为童年的岁月中……我们一次次被这种人夺去了膝盖。

即使到了今天，在这个打开网页敲敲键盘就可以看到完整游戏攻略的时代里，这些家伙的高大形象也丝毫没有改变，因为当我看过攻略之后，更加觉得……在当年能自行探索或记下这些信息的人着实是厉害。

“嗯……有倒是有。”biubiu博士吞吞吐吐地接道，“但你确定要……”

“先让我看看他们的资料吧。”封不觉打断了对方，不过他的语气还是挺礼貌的。

斯娄联盟的众英雄闻言，皆有些不知所措。几秒过后，他们纷纷转头看向了一旁的硬汉侠……这位星球级英雄已经被晾在一旁很久了，本来他才应该是这次行动的真正主角，可没想到，觉哥运筹于帷幄之中，便将一场C级危机扼杀在了摇篮之内，这倒让硬汉侠失去了表现的机会。

“呃……既然扑克侠这么说了……”硬汉侠知道，那五位望

过来，是想等他拍板，毕竟他才是这里级别最高的英雄，“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妥的。”他顿了一下，“在这个宇宙年里，我还没有预约过其他的任务，我就留在这里坐镇好了，要是有什么突发情况，也好及时处理。”

有了硬汉侠这句话，斯娄联盟的五位便也没什么顾虑了。

biubiu博士即刻说道：“好吧，扑克侠，你等一下，我把数据调给你。”

“谢谢。”封不觉应了一声，又转头对硬汉侠道，“硬汉侠前辈，能麻烦你回飞船上去，向联盟通报一下任务结果吗？由我们直接回报的话，比从这里反馈信息过去要方便吧。”

“呃……好的。”硬汉侠迟疑半秒，接道，“说起来……咱这回说不定能打破C级危机处理时间的记录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已转身走了出去。

“等等。”此时，警察侠走上前去，对硬汉侠道，“我觉得……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

“你的意思是……”硬汉侠沉声接道。

“还是先到现场检查一下，亲眼看看具体情况，再作回报也不迟。”警察侠道。

“说得没错。”后空翻侠也跟了上来，“我跟你们一起去。”

“我也来。”毁容侠那沙哑的嗓音随之接道。

于是，他们这几位与硬汉侠一同上了飞船，去现场确认结果了。封不觉则留在斯娄联盟的指挥中心，查看biubiu博士调出的资料。诱惑女郎去负责与联邦各国政府进行通讯交涉，以稳定事件后的全球形势。

看起来，所有事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然而……

……

同一时刻，东二十区。

焦土之上，一只大手破土而出，随后，是胳膊、肩膀、头颅、躯干……

三十秒后，遍体鳞伤、狼狈不堪的奎克将军从土里爬了出来。

前文提到过，奎克有着异于常人（斯娄星人）的强悍身体，而且他还有超能力。所以，纵是被活埋在地下基地的废墟之中，他依然没有死亡。

凭借着惊人的力量和求生意志，在超能力的保护下，奎克一路向上钻刨，终于在数分钟后回到了地面上。

“哈啊……哈啊……混账……”重见天日的奎克最先做的两件事就是大口喘息和骂街，“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呵……败犬的悲鸣。”忽然，一个声音从奎克身后不远处传来。

奎克闻声顿时一惊，因为他的超能力中有一部分的感知能力，如果有人靠近到他的半径十米之内，他肯定能感觉到。但此刻，他却全然无法感应到这声音的主人。

“谁？”奎克强忍身体上的疼痛，急急站起身来，猛然回头。

但见，一个全身发出金红色微光，体貌宛如干尸的人形生物站在了他的眼前。

“你费尽千辛万苦，才把我从地底挖出来，却不知道我是谁？”那生物反问道。

“你……你就是……”奎克意识到了什么，紧接着就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没错。”那生物接过他的话头，“是我。”他顿了一下，“虽然我一直被囚禁在‘那个’里面，但我对外面发生的事情，可是一清二楚。”他摇了摇头，“不得不说，你很愚蠢……”

听了这话，奎克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怒意，但他并没有插嘴，因为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让他张不开嘴。

“我又不是什么被冰封起来的动物，你准备的那些设备，还有所谓的‘唤醒程序’，纯粹多此一举。”那生物张开双臂，“如你所见，你只要用武器强行破坏掉‘那个’，让我出来就行了。反正……我是不死不灭的……”

第786章 血尸神

二十分钟后，斯娄联盟指挥中心。

“嗯……就那么多了吗？”封不觉已然将biubiu博士所提供的资料看完了。

博士回道：“诶？你已经看完了？”

封不觉何止是看完了，他边看边想，连攻略方法都已计划得差不多了。

“是啊。”觉哥平静地回道，“我估计了一下……”他摸着下巴念道，“如果给我斯娄联盟的指挥权，并让联邦各国的警察全力配合我，那么……在大约十五个宇宙周后，我就能把这份资料里所有的超级罪犯给干掉。”

biubiu博士听到这段话时直接就惊了：“这……”他不知该怎么回应这位扑克侠先生，以博士个人的角度来看，这简直就是信口雌黄，但他又隐隐感到封不觉不像是在开玩笑。

“哦，当然了。”觉哥的话还没完，“我说的是‘干掉’，而不是‘活捉’。要全部活捉的话，要花得时间可就多了。而且据我分析……他们中有些人是宁可自杀也不会被捕的。”

“是……是吗……”biubiu博士吞吞吐吐地接道，“呃……扑克侠，我觉得……你也别急着把资料里的人一网打尽，我们还是一个一个来……”他想了个折中的办法，“你先随便挑一个，说说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封不觉自然看得出来，博士这是想试试他，他也完全理解这种行为。毕竟自己只是个初来乍到的城市级英雄，你跑到人家的星球上，面对人家多年都没能解决的问题，说自己用半天工夫就能全部解决，谁会信你？

别说是城市级了，就算来个星系级、乃至宇宙级英雄，

也未必能做到这事儿。因为这项工作……不是能打就能胜任的。它需要的是信息收集、布局、算计以及指挥能力，另外还牵涉到这个星球上的终端执行者的效率。

“好的，那么我们就从……”封不觉想了几秒，准备在那份资料中找一个离得近的人先开刀。

然，就在此刻。

嘀嘀——伴随着两声急鸣，指挥中心的屏幕上，出现了警察侠的脸。

“博士，这边出了点状况。”警察侠用一副紧张的神态对着通讯屏说道。

biubiu博士即刻凑到屏幕前，问道：“出什么事了？警察侠。”

“我们在基地的废墟上发现了奎克……”警察侠回道，“他还没有死，而且……他的身边还有一个身份不明的家伙，看上去也不像是正常人。”

“不管那是什么……”这时，后空翻侠也凑到了镜头中，说道，“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他极有可能是在轰炸之前就已经在这块区域了。也就是说，他和奎克一样……从那场轰炸中幸存了下来。”

警察侠接道：“硬汉侠推测，那个不明生物很可能就是……”

“……就是奎克所宣称的，‘足以毁灭整个星球的武力’。”封不觉接过了对方的话头，如是说道。

“嗯……没错。”警察侠肃然应道，“总之，我们现在已经将飞船降落，准备徒步过去看看，所以先跟你们打声招呼，以防万一。”

他口中所说的这个“万一”，是一种极其不好的发展，那就是……他、硬汉侠、毁容侠和后空翻侠四人尽数被杀。

虽然在他们看来，这种概率是极小的；因为有硬汉侠坐镇，他们的底气还挺足。但是……奎克那边的战力，确实也不好说……

奎克本人就已经非常强大，这点毫无疑问；而那个不明生物，假如真是‘足以毁灭星球’的实力，那它的实力至少也是星球级英雄水准。这样一算，情况可就不容乐观了。

因此，谨慎的警察侠，还是先跟基地通讯了一下。真要是有个“万一”，博士他们便可以尽早向宇超联求援。

“好的，我明白了。”顿了几秒后，biubiu博士用他那瓮声瓮气的声音一本正经地回道，“别忘了带上一个视频通讯器，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场的情况。”

“我正有此意。”警察侠说这话时，镜头就跟着他一起动了起来，看样子他此刻就是拿着个可携带的通讯器在与基地联络的。

……

与此同时，焦土之上。

“你就是‘食人狂尸’吗……”奎克与那神秘生物的对话仍在继续，“还真是个嚣张的家伙……”他冷哼一声，“哼……你就这么跟你的主人说话吗？”

“呵……哈哈哈哈……”那生物闻言，大笑起来，笑了数秒后才回道，“奎克，若不是我觉得你这人还有点利用价值，此刻的你已变成一道开胃菜了。”他那腐坏的脸上，忽现一丝狰狞，“我告诉你……我可是饿了很久……很久……连我自己都惊叹，竟还没有扑上来把你给吞了。”

“唔——”奎克退后半步，口中呢喃，那股稍稍被压抑下去的恐惧感，又被对方的一种无形气势所诱发，再度升腾。

“听着，你这无知的、卑微的、畸形的斯娄星人……”那生物一边说着，一边像是做热身一样，开始舒展自己的身体，“我的起源，远比你想象中要古老，我最初的名字，也早

已被这个宇宙所遗忘。所谓‘食人狂尸’，只是你们这个星球上所流传的一个无聊传说而已。就像我所到过的其他星球一样，我每到一个地方，人们都会给我起一个类似的名字……‘生吞魔’、‘恐怖诅咒’、‘饮血怪’……这些名称映射出了他们内心的恐惧，也从某种程度上反应了我所做下的事迹。不过……如果你让我本人给自己起一个妥当的名字，我认为应该是——【血尸神】。”

血尸神言至此处，直视奎克道：“奎克，你要是认为……把我从封印中解救出来，就能当我的主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我劝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别以为在‘达克号’上被‘克尔斯’改造过，自己就成了多么高位的存在。”他顿了一下，接道，“你我的级别相差太远，能当上我的奴仆，你就该感激涕零了。你若是听话，我可以给你一些利益，比如若干年后，送你一两个星球，让你去当独裁者之类的。”

言至此处，他话锋一转：“但……你要是不识抬举……”

“我……”这一刻，奎克已满脸大汗，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如此畏怯、恨不得跪伏于血尸神的面前，但他好像已明白了自己和对方的差距，“不……属下……”他对自己的称呼也变了，“……不敢。”

“呵呵呵……很好。”血尸神微笑起来，他那张脸……笑比不笑时更可怕，“那么……现在……”他的视线缓缓移动，看向了远处正在靠近这里的四道人影，“……该享用这几道送上门的美餐了。”

……

同一时刻，斯娄联盟指挥中心。

“博士，联盟里应该还有别的飞船吧？”封不觉通过大屏幕看到血尸神的瞬间，当即就转头对biubiu博士说道。

“当然。”博士回道，“嗯……你也要到现场去？”

“是啊……”封不觉有气无力地接道，并站起身来，“现在

立刻动身，或许还能赶在硬汉侠被干掉之前抵达。”

“什……什么？”biubiu博士又被觉哥的言论吓了一跳。

“没时间惊叹了，博士。”觉哥倒还是很镇定，边走边道，“快点儿带我去机库吧……”

第787章 围攻

“奎克，这就是你的秘密武器吗？”警察侠和奎克是老对手了，双方照面之后，他率先上前说道，“是某种合成生物吗？还是和你一样的改造人？”

“哼……你那浅薄的见识也就只能做出这种程度的推断了……”奎克转过身来，看着警察侠道。

“你说什么？”警察侠的声音高了起来。

“要我提示你一下吗？”面对那几位英雄，奎克的气势又回来了，他恢复了平时那霸者的态度，沉声说道，“半个宇宙纪前，我从斯娄雷国立博物馆中盗走了一本‘古代年纪’，还记得吧？”

此言一出，除了硬汉侠之外，其余三人皆是脸色陡变。当然了，由于他们都是蒙面的，变得不是很明显。

“你……难道你……”警察侠结结巴巴地念道。

“你这混蛋……”毁容侠则用他那沙哑的嗓音低骂出声。

“居然把那种怪物给放出来了……”后空翻侠也是愤然接道。

“这是怎么回事？”硬汉侠转过头，看向了他的三位同伴。

从那三人的反应来看，他们好像已经知道了奎克所做之事，以及那个奇怪人形生物的身份。

“以后有时间再解释吧……”此时，警察侠已是全身紧绷，戒备地望向了奎克身后的血尸神，“简而言之……奎克挖出了一个传说中的远古怪物，也就是此刻他身边的那个家伙。”

“要小心了，硬汉侠……”后空翻侠也道，“根据传说，那怪物毁灭过很多个星球，强大无比，而且专吃高智慧生命。”

“哦？”硬汉侠闻言，淡然应了一声，下意识地朝前走了几步，“有这种事？”

“呵呵呵……”看到硬汉侠的反应，血尸神也是笑了起来，“‘硬汉侠’……是吗？看得出来，你是他们之中最为可口的。”

“可口？”硬汉侠将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随即轻笑一声，“只有我的第一任前妻用这个词儿形容过我。”说话间，他直接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坨烟叶，搁进嘴里大口咀嚼起来，“啧……还记得……啧啧……那年我十八岁……啧……已经留级了十一年、酗酒成性、烟不离手的我……啧……终于娶到了我的班主任。”他若无其事地砸吧着嘴，说出了一段槽点满满的台词，“啧啧……现在想来……当时的自己还真是青涩呢……”

听完这话，在场的四名斯娄星人，全都朝他投去了无比钦佩的目光。

而血尸神，却是嘴角抽动了两下，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古怪感觉（蛋疼）。他也没想到，自己那魔性的、略带基情的威吓，最终换来了这样的反应。

“好了，啧啧……闲话少说……呸……”硬汉嚼了没多久，就把烟叶给吐了，并看着奎克和血尸神道，“你们俩一块儿上吧，我一并给收拾了。”

“哈！哈哈哈哈……”血尸神大笑出声，“饭前能听到这样的笑话，还真是开胃啊！”

话音未落，异变陡生。

下一秒，硬汉侠动如脱兔，一个闪身就出现在了血尸神的正前方，一记正拳直取对方面门。

嘭——

拳头击中目标时，竟发出了爆炸之声，并扬起一片沸腾的烟尘。

“我的三十倍蹦蹦直拳滋味如何？”硬汉侠打出这威力骇人的一拳后，说话时的语气仍是气定神闲，“这可是连宇宙飞船的外层装甲都能打凹的。”

他并没有指望对方能回答自己这个问题，因为他认为，当自己的拳头确定命中的刹那，那怪物必然已经毙命了。

然……

“居然问我滋味如何？”血尸神的声音，即刻响起。

散去的白烟中，血尸神纹丝未动，受到重击的头部毫无变化，连一点淤青都不见：“非要我说的话……那就是‘不痛不痒’了吧。”

“这家伙……是怎么回事……”硬汉侠心中暗惊，当即默提一股浩力，再出一拳。

嘭——又是一阵热雾爆散。

这次，他打得是血尸神的腹部，出手的力道，也比刚才更盛。

“抱歉，刚才大意了，想用七成力就解决你，是我太天真了。”硬汉侠打出第二拳后，又道，“这次的全力一击，算是向你致歉。”

“就这样而已吗？”不料，血尸神那不温不火的回应，又一次传来。

这一瞬，硬汉侠神情陡变，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脚下猛踏，弹起急退。

“哼……”血尸神仍是没有动，任由硬汉侠退去，“本以为还能和你多玩一会儿的……”他冷笑道，“呵呵……可惜啊。如果这就是你的‘全力’了，那我也确实没必要跟你浪费时间了。”

“硬汉侠，我们一起上吧！”这时，一旁的警察侠喊道，“四个人联手的话，一定能……”

“你当我是死人吗？”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警察侠的话

语。

同一秒，奎克的身影已突进到了警察侠身前，挟带着超能力壁障的冲撞轰然而来。

此刻，警察侠的注意力尚在血尸神和硬汉侠的战斗上，一时反应不及，眼瞅着就要中招。还好……另一道人影及时出现，抓住了他的肩膀，闪电般将其朝后拖出了一段距离。

那出手施援之人，无疑就是拥有“一千几百种超实用的向后移动技巧”的英雄——后空翻侠。

“谢谢，后空翻侠，我欠你一回。”脱险后的警察先立刻回头说道。

“你已经欠我千八百回了，我都数不过来了。”后空翻侠玩笑道。

虽然他嘴上在开玩笑，但脸上的神色可一点都不轻松。后空翻侠也看出来了，眼前那个怪物……硬汉侠一个人恐怕是搞不定的，他们必须得帮点儿忙。但……旁边偏偏还有个奎克在。论单打独斗，奎克不惧任何一名城市级英雄，如果他有心牵制斯娄联盟这三人，至少在短时间内是分不出胜负的。

“你们三个的水准，还不配和血尸神长官较量。”在外人面前，奎克还是决定称血尸神为长官，因为他觉得叫“主人”什么的显得自己有点难堪，“由我来收拾你们就够了！”

不出所料，奎克确有以一敌三的意思，但他万万没想到……

“不需要你多管闲事。”血尸神的声音随即响起，“你退到一旁看着就是，不要打扰我进餐。”

奎克的马屁拍到了马腿上，心中生出几许不快，脸上也生出几分尴尬，不过他不好发作、也不敢发作，所以……他还是照办了。

“那个戴眼罩的。”略一停顿后，血尸神又看向了警察侠

道，“你刚才是想说……四个人联手的话，一定能击败我是吧？”他朝前走了几步，张开双臂，“来，试试。”

四名英雄闻言，面面相觑，血尸神那不加掩饰的轻视态度很快点燃了那四人心中的四团火。

叱叱叱叱——

四道人影几乎在同时冲上，分别从四个方向朝血尸神使出了各自的杀招。

“硬汉铁拳！”

“警棍百裂击！”

“后空战斧腿！”

“看我的脸！”

拳、脚、兵器、精神污染……不留情面的招式，烈如怒涛的攻势。

面对四人的合围，血尸神却还是站定不动，一副任打的姿态。

五秒后，凌乱的响动和碰撞结束了。

毫发无伤的血尸神，用冷漠的眼神扫视了周身的四人：“很好，食材已充分运动过了……”他微顿半秒，“差不多……该加调味料了。”

言毕，他心念一动，一股无形的力场张开，将四名英雄笼罩了进去。

第788章 胤呼异种

血尸神，曾经，也是个（外星）人……

他属于宇宙中一个极其稀有的种族——“胤呼”。

胤呼族的人口非常少，纵使找遍整个宇宙，其数量也不可能超过四位数。

他们的身体可以迅速适应各种陌生的险恶环境，就算将一名刚出生胤呼族婴儿扔进外层空间，他也不会死亡。

一个十岁的胤呼族儿童，无需任何锻炼，即可以在二十倍蹦蹦下活动自如。而这……已是无数外星人经过锻炼都无法到达的境界。

成年的胤呼族人，其身体强度已比绝大多数合成金属还高，几乎无坚不摧；他们的免疫系统能抵御生化武器之外的所有天然病菌，就算真的接触到了生化武器，他们也未必会死……因为他们还有着堪称逆天的代谢系统，可以将那些对自身有害的物质高速从全身的毛孔中挥发出去。

有着这种代谢系统的生物，毫无疑问，将会非常长寿。

事实，也确是如此……

胤呼族人的自然寿命，是无限的。他们的身体会在长到成熟期（约三十五岁）时停止生长变化，各项身体机能都会在这一阶段达到顶峰，并保持不变。

在完美的代谢系统支持下，他们的器官永远不会老化。即使受了极其严重的外伤（比方说到岩浆里泡澡，把手伸到塌缩机中等等），只要主要器官没有损毁或失去机能，细胞就会自行生残补缺，让身体恢复到最佳的状态，只不过伤势过重的话……复原的时间会较长。

简而言之，从生物角度而言，胤呼族人的生理构造是其

他高智慧生命求之不得的。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高位存在”，生来就拥有了别人可望而绝不可及的东西。

在他们的眼里，像地球人这种总寿命只有七八十年、其中还有一大半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的生物，着实值得同情。

人类穷其一生去积累财富、争夺权力、开拓事业，可到最后……我们一无所有。只有那些为同类、后代做出过杰出贡献，或是带去过深远灾难的人，会被铭记下来。而其他99%的人，那一生的奔波，便如白驹过隙，终化沧海一粟，消逝无踪……

当然了，也许有些人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在出生时就占有远远多于其他同类的资源，使他们的人生少一些辛酸和奋苦，但在胤呼族人看来，这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就像我们人类看待动物一样……野猫生来流浪，受到饥饿和疾病的折磨，数年后走完短暂的、坎坷的一生。而家猫呢？在人类的呵护下，或许可以悠然地活上十几年，但那也只是十几年而已……当它们离开时，身为人类的我们，仍会对它们生命的短暂感到唏嘘。

高等生物看低等生物的心情……大致如此。猫狗什么的还算是好的，像什么猪啊、牛啊、鸡啊、鱼啊……这种被我们当做粮食饲养起来的动物，还有些旬月即逝、乃至朝生暮死的虫子……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没有将他们当做是生命看待。人类的这份麻木以及对生灵的蔑视，其实在其他高等生命身上也极有可能存在，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体会到“待在碗里”的感觉，所以我们还会继续麻木、继续蔑视。至少在食物链更上层的物种出现前，我们还不会感受到“弱肉强食”的严酷性。

言归正传……

综上所述，像胤呼族这样的种族，理应是十分强盛的。

就算人数不多，他们也完全你可以支撑起一个强大的星际文明。

然而，现实却是……他们连一颗属于自己的星球都没有。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胤呼族人是天生的“破坏者”。他们生性残暴好斗，嗜血嗜杀，无论到了哪里，都会在短时间内毁掉那里的一切。

假如把其他高等文明的外星人比喻成WAR3玩家，那胤呼族人就是DOTA玩家。前者造基地、攀科技、搞经济、出部队；后者控英雄、出装备、杀人头、推炮塔。

因此，不出意外的，“胤呼”这个名讳成了过街老鼠。几乎所有的星系、星球……都将他们列入了“防卫名单”。

比较开明、和谐一点的星球，对他们的态度是“拒绝接触、保留防卫权”。而那些搞铁腕政策的星球，则是用了“只要发现他们有靠近我方领土的迹象，先斩后奏”这样的方案。

总之，没有人想接触他们，也没有人敢接触他们，胤呼族人自己则根本没什么“搞发展”的企图心。

其二……胤呼族人，有着一项极端的生理缺陷——繁衍方式。

如果说这个宇宙中有神，那神终究是公平的。或许这位神在创造出胤呼族之后就后悔了，于是，它给这个种族下了一个诅咒……

胤呼族是一个单性种族，他们身上无明显性征及相关器官，也不存在发情期或者那方面的欲望。而他们繁衍后代的方式……是自我分裂。

没错，一个如此高等的种族，却像是单细胞动物一样进行繁殖。更离谱的是，繁殖成活率只有50%……也就是说，一个分成两个，但两个之中，只有一个能活。

说白了……生了也白生，这种繁殖方式根本无法增加族群的数量。

但死亡……却是不可避免的。不会寿尽，不代表不会被干掉。胤呼族生来就很强，可生物毕竟是生物，总有消灭的方法。高科技文明的部分尖端武器、以及宇超联的星系级英雄，都可以解决掉胤呼族人。

因此，他们的人口注定是负增长，并且注定将在这种负增长中走向灭亡……

看到此处，肯定有人会问，那么现存于宇宙中的这些胤呼族人难道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

事情是这样的……在郎朗谈恶狗~胤呼族人其实也并不是那么残暴的种族，他们热爱旅行、冒险，喜欢结成小团队在星际间流浪。当时的他们，是可以正常分裂繁殖的，成活率妥妥儿的100%……而当年，他们族内也有过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活了一千年的人，就自觉点进行分裂，不要再混日子了。至于一千年以下三十五年以上的，有活腻了的也可以自便……

但，他们毕竟是一群不爱循规蹈矩的家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传统渐渐地被人违反、忽略、遗忘……

那些活了极久的胤呼族人们……自己都没有发现，他们的性格已在不知不觉中转变……这是潜伏在所有高等生物血液中的一种奇特的根性。人类历史上就有过不少晚节不保的明君，也是类似的情况……曾几何时，他们是何等得超然于世，但在岁月的摧折下，他们内心阴暗、渺小的一面还是慢慢占据了上风……

胤呼族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发生了变异。他们的繁殖存活率开始降低，每十个分裂的人中，有三次会出现二活其一的结果，后来……这个比例就变成了五次、六次、七次，最终演变成了分裂繁殖时必有一亡的状况。

而且……新生的胤呼族人，性格都十分恶劣，就好似他们天性中“好”的那部分都随着分裂出的另一部分死去了一样。

面对这种局面，胤呼族人也不是没有想过办法……当年他们和其他文明的外星人也有所交集，曾经请人帮忙，试过“克隆”的方法，可结果以失败告终……结论是，他们的DNA序列适应性太强，无法复制，克隆产物在培养皿阶段就会自行活性化，直接变异成某种较为低等的、成熟期的生物。

于是，大概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这个知道了自己注定要灭亡的种族，终究是破罐子破摔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的转变，也算情理之中。

然……

有一个人，一个极其特异的特例，恰好诞生在了那个时代交接的时间点上。

当胤呼族人的繁殖存活率稳定在50%时，有一个活了极长时间的家伙，进行分裂。

而这次分裂的结果……竟是二者皆存活了下来。

问题是……新生的这两个胤呼族婴儿，其中一个是不正常的。他一生下来，体征看上去就像是干尸一般，全身还散发出金红色的微光。

而他的残暴和嗜血程度，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他“出生”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掉了自己的“兄弟”（其实胤呼族没有兄弟或血亲的概念，因为从源头上来讲，他们都是同一个人所分裂出来的），而且……他的行为并非是出于生理渴求，单纯是他“想吃”而已。

这个在特殊种族变异期出现的究极邪恶变异体，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血尸神】的存在了。

……

视线，回到东二十区的战场上。

“这家伙，唔……”警察侠单膝跪地，全身不住地颤抖起来。

“啊——”后空翻侠竟在向后移动的过程中发出了一声惨叫，跌落在地。

“这……我竟然……”毁容侠双手捂脸（此时他已解开了脸上的绷带），直接躺在了地上。

血尸神站在原地，根本没有主动去碰谁，但斯娄联盟那三位城市级英雄，却在瞬间就被秒杀了。

“你……对我们做了什么？”唯有硬汉侠这星球级英雄还能勉强站立，算是给宇超联争了口气。只是……他那刚毅无比的面容上，也已布满了骇然。

【恐惧投射】，是血尸神这个胤呼族最强变异种的特殊能力。

这项能力……可说是绝大多数高智慧生物的克星。先前奎克所感受到的那股莫名的恐惧感，其真面目就是这个。

纵是像奎克这种极度残暴的反社会分子，在受到血尸神所释放的轻度“恐惧投射”后，也选择了俯首臣称。因此，英雄们在中等级别的能力下纷纷败北，那也是情理之中了。

“我说了……我在给食物加调味品。”血尸神微笑着回答了硬汉侠的提问，“没有什么比‘恐惧’更能提升食材的滋味了……那奔涌的血液、肾上腺素……还有你们惊恐的表情、反应、哀嚎……啊——”他呻吟了一声，全身兴奋地颤抖了一阵，不知为何……这一番动作显得相当猥琐，“我真的饿了太久了，我等不了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扫视身旁，很快就将目光锁定在了毁容侠的身上，“决定了！就从那个看上去比较难吃的开始好了。”

“你休想！”闻言，硬汉侠暴喝一声，攻势再起。

他的心智虽是被恐惧感所笼罩，但他的身体并没有什么

损伤，作为一条十足的硬汉，中等程度的“恐惧投射”还不足以将其理智完全摧垮，硬汉侠绝不会容忍这个怪物在自己的面前将任何一名同伴给生吞了，至少……在他倒下以前……不行！

“硬汉暴风连打！”他出手时，不忘大声地喝出了招式名。这一是为了壮声势，二也是为了给自己壮胆。

嘭嘭嘭嘭——

炸裂的拳风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地打在了血尸神的头部、躯干、四肢上。

不断升腾的热流和白雾蔓延开，将周遭十米左右的范围都笼罩了起来。

“我不是已经说过……这没用了吗？”

在硬汉侠那狂烈的攻击中，血尸神竟仍是站立不动，开口说话。只不过……他此刻的语气，听上去确已有些不耐烦了。

“给我滚开！”下一秒，血尸神一声厉喝，挥臂一扫。

这一扫的力道，便带出惊天狂澜，瞬间就将周遭的热雾扫得烟消云散。

可是……当遮蔽视线的烟尘散尽时，血尸神却发现，硬汉侠、以及失去抵抗能力的那三人……竟已不见了踪影。

“呵……想跑？”血尸神见状冷笑一声。

这一瞬，血尸神……动了！

另一边……

数百米外，正挟着三名同伴夺路狂奔的硬汉侠正在念道：“真是糟透了……无论如何得先把他们三个送到飞船上去，让他们留在战场附近，也是徒增伤亡……

刚才奎克是称呼这个怪物叫‘血尸神’吗……斯娄星上竟还有这种家伙存在，真是失算了。好在警察侠有先见之明，一

直开着视频通讯器，现在biubiu博士和扑克侠应该已经向联盟呼叫增援了吧。

嗯……不知道我一个人能不能撑到援军赶……唔！”

硬汉侠从不惨叫，要问为什么……因为他是硬汉侠。

哪怕是承受了那种足以让人痛到撕心裂肺的痛苦，硬汉侠也只会闷哼一声而已。

此刻，他就闷哼了一声……

然后，他就跌到了下去。

警察侠、后空翻侠和毁容侠都落到了地上，不过他们三个并没有什么大碍，只是摔了一跤罢了。

可硬汉侠……却是被血尸神一拳打断了脊椎。至少在这场战斗中，他是不可能再站起来了。

“哼……愚蠢至极。”血尸神冷笑着，俯视硬汉侠道，“你要是丢下这三个废柴自己逃跑，没准还可以多活一点时间。”

“呵呵……”硬汉侠竟是笑了起来，并强行用自己的上肢力量翻了个身，变为脸朝上的姿态，他用刚毅的目光回应着血尸神，“自从幼儿园那次丢下同伴逃跑后，我就发誓，再也不会丢下别人了。”最初的疼痛感很快过去，硬汉侠这会儿只觉意识模糊，并且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下半身了，“另外……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你这丑八怪，你说谁是废柴？他们都是英雄！”

“英雄……吗……”血尸神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至此，他首现肃然之色，“明白了……愚蠢至极，但是……令人钦佩。”

他们说话间，奎克方才从远处跑了过来。适才血尸神突击的速度极为惊人，奎克反应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发生了什么，所以来晚了几步。

“主人……我们要不要……留下一个活口。”这时，奎克忽然想到了什么，给他的主子献策道，“经此一役，斯娄联盟那

帮家伙很可能会向宇超联继续求援，届时，我们手上要是有个人质……”

“嗯？”血尸神转过头，看着奎克道，“人质？那是什么东西？”他的声音提高了几分，“难道你所说的是那种‘处于劣势’的家伙用来要挟对手、保护自己的筹码吗？”

“呃……”那股惧意又一次袭来，让奎克浑身一僵，“属下……只是……”

“好了，你不用说了。”血尸神道，“以后在发表意见之前先动动脑子……好好想想……我真的需要你的意见吗？”

“属下……明白了。”奎克这一方霸主，居然被血尸神训得服服帖帖，他的宿敌警察侠这会儿要是理智尚存，不知会作何感想。

“硬汉侠是吗？”血尸神很快又回过头，看向了地上的硬汉侠，“虽然我不敢苟同你们那套所谓‘英雄’的做法，但我尊重你们处事的态度和原则。说你的同伴是废柴，真是抱歉了……”

谁能想到，在此情此景之下，血尸神说了这么句话。仅凭这点，奎克这样的人，就远远及不上他……

“那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然而，血尸神的下一句话就是，“我要开动了。”

第789章 挑衅，识破

说罢，血尸神便朝着一旁的毁容侠走去。

血尸神也有其固执的一面，既然决定了从毁容侠开始吃，那他就一定要这样做。至于理由，大概是“把看上去好吃或爱吃的留到最后”这样的习惯吧。

“快跑！”硬汉侠奋力大喊着，纵然身体不能动，他还是想尽力帮助另外几位英雄，“毁容侠！快振作一点！”

可是，在恐惧投射的压制下，毁容侠根本无法动弹，只能横躺在地上瑟瑟发抖，其口中不住地、愤恨地念着：“对不起……硬汉侠……我……”

“没用的……别说是跑了，他连站都站不起来的。”血尸神缓步走到毁容侠身后，“即使是比你们强大百倍的战士，也无法抵御这份恐惧。”他单手将毁容侠提了起来，“事实上，目前为止，我也只对你们用了五成能力而已，如果我将这个量加到七成……”他转头瞥了眼硬汉侠，“想必你这所谓的‘硬汉’，也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状态吧。”

血尸神冷笑一声，又看向了毁容侠：“哼……只不过，那样做的话，你们三个……可能就会因极度的恐慌而昏厥，或是精神失常……那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完全失去理智或意识的食物，会丧失应有的美味。”

“可恶……可恶……”毁容侠痛苦地呻吟着，他的身体并无大碍，但精神上的压制让他除了悲鸣什么都做不了。

“啊——”终于，血尸神张开了嘴，大口咬向了毁容侠的脖子。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下面那货给我听着……”天空中，一个男人的说话声，透

过飞船的扩音喇叭传了出来，“本大爷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把你手上的人给我放下，然后双手抱头，就地蹲下投降。”

“嗯？”血尸神听到这声音，停止了咬合的动作，并抬起头来，看向了天空。

但见，有一架小型飞船，不知何时已悬停在了此地的上空，刚才的说话声，无疑是飞船上的人所说。

“好像又有食物送上门来了。”血尸神望着天空念道了一句。

常言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封不觉的飞船也是刚到，他眼瞅着下面要出人命了，故而使用飞船上的广播进行了一次挑衅式的示威。

他那嚣张的态度，挑起了血尸神的好奇心，让后者再次延缓了吃人的行动。

数秒后，封不觉直接在半空中打开机舱门，一跃而出。

其身影直落而下，双脚落地，稳稳立在了焦土之上，一眼就看向了数米外的血尸神。

血尸神见来者气势不凡，当即就将毁容侠随手扔开，转身与觉哥对视起来。

“扑克侠！”躺在地上的硬汉侠一看是这小子，顿时又急了，“你不是他的对手！快跑！去向宇超联求援！”

硬汉侠并没有要求封不觉去救斯娄联盟那三位，因为他觉得，同样是城市级英雄，扑克侠八成也是被秒杀的份儿，让他救人等于让他陪葬。

“放心，这边的情况我们都已通过通讯器看到了，biubiu博士也已经在联系联盟了。”封不觉却是语气平缓地回道，“快的话……一两个宇宙周后就会有星系级英雄赶来。”

“一两个宇宙周？”血尸神将这个关键词重复了一遍，然后冷笑一声，看着觉哥道，“哼……这位扑克侠小哥，既然你已

看到了这边的状况，那就该明白……”他指了指地上的硬汉侠，“假如你的实力连他都不如，根本就没有靠近我的必要。”他顿了一下，“还是说……你有自信，能在保护好这几名同伴的前提下，与我周旋足足两个宇宙周的时间？”

“你在开玩笑吗？”封不觉道，“两个宇宙周？”他瞪着死鱼眼道，“一个宇宙日（约九分钟）就是极限了好不好？”

“呵呵……”血尸神笑了起来，“你倒是很有自知之明。”

“必须的……”封不觉接道，“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你不是我的对手。”

此言一出……

“什么？”硬汉侠怀疑自己听错了。

“什么？”奎克也怀疑自己听错了。

“什么？”警察侠惊得都有点恢复理智了。

“什么？”后空翻侠吓得闪了腰。

“什么？”毁容侠则是惊得坐了起来。

“哈！哈哈哈哈……”片刻后，还是奎克将军率先大笑起来，“小子，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还不够明确吗？”封不觉都不用正眼去瞧奎克，“我正在宣告……自己将在一个宇宙日之内，把你这位血尸神老大给干掉……这很难理解吗？”

“哼……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徒。”奎克冷哼一句，随即又转头对血尸神道，“主人，我和这小子有笔账要算，请把他交给我吧。”

他所说的“账”，自然就是指封不觉利用小广告毁掉自己的基地一事。这可是近仇，恨意犹新。

“嗯……可以。”血尸神道，“就当是我进餐时的余兴节目好了。”说话间，他的视线又一次移到了毁容侠那边，看起来……他是无论如何都不想更改进食次序了。

“嘿嘿……”奎克将双拳在胸前一碰，跃跃欲试地看向了觉哥，“准备好受死吧，扑克小子！”

谁知，封不觉用一副理都不想理他的语气回道：“你算老几？一边儿玩儿蛋去。”他面朝血尸神道，“血尸神，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还是十秒……只要你双手抱头，蹲下投降，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

“喝——”血尸神还没回话，奎克已暴起杀到，“超能真空刃！”

奎克好歹也是斯娄星上数一数二的超级罪犯，战力不凡。在觉哥的一再羞辱之下，他早已忍无可忍。这【超能真空刃】乃是奎克将自身的“超能力壁障”凝结成刀状攻击的绝技，其威力可分金裂石，削铁如泥……无疑是一记杀招。

铮——

下一秒，一声异鸣响起，全场愕然。

“这……怎么可能……”奎克瞪大了双眼，惊惧地看着眼前那个瘦弱（与奎克相比，觉哥的身形小了好几圈）的身影。对方仅用单手……不，应该说仅用两根手指，就夹住了他的“超能真空刃”，使其再难寸进。

在【灵犀一指】的面前，奎克的斩击着实不成气候。

当然了，从根本上来说，撇开招式互克的因素，这种戏剧性结果的产生，主要还是实力上的差距所致。

斯娄星的重力是1.9倍蹦蹦，比起地球的2.3倍还要低一些，在相同重力下，斯娄星人的基本身体素质本就是略低于普通人类的。虽然奎克的身体经过了巨大化改造、强化了力量，并具备了一定水准的超能力，但做个横向比较的话……单纯论体术，他也不过就是比普通地球人强四倍左右的水准。

与如今的封不觉比起来，奎克就属于那种……觉哥不开任何技能，单用王八拳肛正面也能打死的类型。所以说……

觉哥让他去一边玩儿蛋，确是有道理的。

“招式的名字挺酷炫啊。”两秒后，封不觉转头，虚眼看着奎克道，“但威力不咋地。”话音未落，他已顺势从行囊中取出了【WJQ-308军铲】，扬手就是一铲子挥了过去。

无论速度、力量，觉哥都稳占上风。面对其攻击，奎克根本反应不及，直接被铲面打个正着；其半边脸颊被打得血肉模糊，庞大的身影朝侧方横飞而出，并在侧飞、翻滚了十几米后轰然倒下，生死不知。

“哦？”见此情景，血尸神重新转身面向了觉哥，“还不错嘛……”

“这……这小子……真的是城市级英雄吗……”而硬汉侠则在心中暗道，“即使单论武力，他至少也是星球级的实力了吧……”他心神稍定后，又想到，“不过……情势还是不容乐观，如果血尸神再使出那种令对手恐惧的力量，恐怕扑克侠也会不敌的。”

念及此处，硬汉侠赶紧又喊道：“扑克侠！快带警察侠他们走！你的话……应该可以办到的！”

这回，硬汉侠提出的要求就变了，此刻他认为觉哥是可以救走其他几名英雄的了。

不过，封不觉的回应却是：“硬汉侠前辈……”他看了看地上的硬汉侠，“以我目前所表现出的战力，你觉得，我大概有多强呢？”

“混账！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硬汉侠还以为觉哥是对宇超联的评级不满，在这战斗中跟他发牢骚。

但封不觉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认为，我的实力和你相差无几、或是只比你强一点点，那就不该让我去救人……因为你自己，就是很好的前车之鉴。”

硬汉侠闻言一怔，觉哥的话虽不太好听，但却是事实。

“而如果你认为，我的实力比你高许多……”封不觉很快又

接道，“……那你同样不该让我去救人。因为，比起将后背留给对手，正面迎击才是更有效率和更为安全的策略。”

他说得很有道理，硬汉侠无言以对。

“所以说……你就安安静静地躺好。”封不觉道，“等着我把这个家伙摆平就可以了。”

“呵……”这时，血尸神的笑声又起，“年轻人……打赢奎克，让你的自信心膨胀过头了吧。”

“你怎么还站着？”封不觉回头道，“不想活了是吗？”

他似乎还在执着于让对方蹲下抱头投降……

“好……很嚣张，很好。”血尸神隐隐也被挑起了几分怒气，“看到你这种性格的人在恐惧中屈服，才是最有趣的……”

说话间，血尸神已不动声色地使出了他的能力。

他的【恐惧投射】，在发动时几乎毫无征兆；其作用范围呈正圆形扩散，这个“圆”的范围越大，对自身精神力的消耗也就越大。

血尸神使用恐惧投射的极限范围约为半径五十公里，投射力场张开的速度接近光速，具体半径还可以非常精确地微调（此前他对四名英雄使用时，就把奎克排除在了能力的作用范围之外）。

另外，恐惧投射所造成的“恐惧程度”也可以调整，大致能精确到1%；分得细一点的话，有一百个等级，不过血尸神不太会这样去用，他一般都是以10%为“一成”进行调整的。

还有一点，恐惧投射所产生效果……是在目标被笼罩的刹那就会生成的，而且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就是说……血尸神只要将力场张开个几秒，无需一直保持，恐惧效应也会存在。这种效应的具体持续时间和实际效果由目标的精神力决定……目标精神力越差，持续的时间就越长；而目标的精神力较强的话，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恐惧的程度和持续时间。

比方说……中了10%恐惧投射的奎克，没多久就复原了；而中了50%恐惧投射的四名英雄，只有硬汉侠能勉强顶住，另外几人到这会儿还没完全缓过劲儿来。

最后，还是来说说该能力的弱点……

其实……恐惧投射基本没有什么明显弱点。非要说个弱点，那就是“消耗”方面了。理论上来说，假如血尸神把投射力场的范围张开到半径三十公里以上，并长时间保持力场的存在，那他的精神力也是会枯竭的。问题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没有这种必要。前文说过了，这是个瞬间就能产生作用的能力。除非是遇到精神力超强的对手，而那个对手还可以在几十公里外攻击到自己，那时才需要持续地张开这种巨大的力场。

至于眼前这种半径一公里以下的恐惧投射，对血尸神来说就好像呼吸一样，一直保持都无妨。

“唔——”

“呃啊——”

眨眼间，躺在地上的四名英雄，又是纷纷发出了闷哼和惨叫，很显然，他们都再度中招了，而且这次中的是70%效果的恐惧投射。

刚有些缓过来的警察侠、后空翻侠和毁容侠，又一次栽倒了下去。这回他们干脆是蜷成一团，在地上痉挛、颤抖，口中还发出各式各样的胡言乱语。

而硬汉侠也终于支撑不住，他尚能使用的那部分身体（断掉的脊椎上方那部分）不住地颤抖起来。

“哼……怎么样？”血尸神得意地笑着，并对觉哥说道，“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非要我说些什么的话……”觉哥开口的瞬间，血尸神的笑容就已经凝固了，因为前者的声音还是那般慵懒，瞪着死鱼眼的神态也毫无变化，“……那鄙人就赠你两句……”觉哥微

顿半秒，抬手剑指血尸神，吟道，“顶叶纸虎啸山林，卧槽泥马勒戈壁。”

“你究竟是什么人……”血尸神的神色变得凝重、戒备。在他漫长的人生中，只遇到过寥寥几个对自己的能力毫无反应的高智慧生命，而上次遇到的那个，将其囚禁在了地下，足足关了千余年的时间。

“好说好说~我是扑克侠，我为自己代言。”封不觉不但不惧，还谈笑风生。

“单论精神力……”血尸神接道，“能完全抵御掉七成效果的恐惧投射……这已是宇宙中最高位种族的水平。”他停顿了两秒，“而那些种族的外貌……我全都认得，你绝非其中之一。”

“那我今天就让你认识认识我。”封不觉仰起头，微笑着回道。

“哼……我开始理解你的那份自信了。”血尸神道，“就你表现出的战斗能力来看，应该比那个硬汉侠高一两个档次；你也很清楚，自己是不会受到恐惧投射影响的……所以你认为，具备这两项条件的你，已足以将我击败了。”

“嗯。”封不觉点了点头，但他的接下来的回应却是，“你的看法实在太肤浅，我懒得纠正你。”

“你想激怒我是吗……”血尸神随即接道，他的语气非但不像被激怒的样子，反而越来越冷静，“我看得出来……从一开始你就在不断地出言挑衅我，还有你先前念的那两句话……虽然我不太明白意思，但大概能猜到是脏话。”他的目光死死盯住觉哥，“依我看……你大概是身负着某种‘手段’或‘招数’，至少你本人认为，用那种‘手段’可以出奇制胜。因此，你企图诱导我的情绪，让我在冲动下进行战斗，让你有机会使出那暗藏的杀手锏。”

血尸神的这番话，可谓一针见血。

没错，觉哥就是想用【必须破防之刃】给对方来那么一下子。但他知道，这把刀，只有最初那一击是最有威胁的；一旦对方有了防备，像菜刀这种短兵器……应付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

简而言之，面对强敌时，祭出必须破防之刃后的第一刀，就算不能直接杀掉对手，也得给对方造成重创才行。要是第一刀出手前，对方就已经提高了警惕，这件装备的效用基本就没什么发挥余地了。

“我得感谢你，耍了各种花招……”血尸神的话还在继续，“说实话，如果你一言不发，一下飞船就立刻攻过来，也许我对你的戒备还不会像现在这样高。”

“哼……”封不觉冷笑，“你是想说我聪明反被聪明误吗？”

“难道不是吗？”血尸神回道。

“看起来……想激怒对手的人不止我一个啊……”封不觉笑道。

此话一出，血尸神心中一惊：“这家伙……竟如此敏锐……”

“你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觉哥目光微动，沉声言道，“你在担心……不……在畏惧着什么吗？”

第790章 心生一计

“呵……其实我大概也知道……你害怕的是什么。”封不觉很快就自行接道，“在来这儿的路上，我已通过飞船上的电脑查询了斯娄雷国那本古代年纪的相关内容，结合警察侠他们和奎克的几句对话、以及一些流传在网络上的坊间传闻……不难推测出……在奎克找到你以前，你一直都被囚禁在某种禁锢措施中。”

血尸神的神情愈发冰冷，一股杀意正在他的心中升腾。

“不管那个‘禁锢’你的容器或场所是什么，它已行之有效地将你囚禁了一千多年，而且成功封印了你的‘恐惧投射’能力。”觉哥接着道，“纵然这玩意儿如今已经失去了作用，你依然很害怕……”他邪恶地笑了起来，“害怕有人找到这东西的残骸，然后依照其材质、模仿其设计，重新制造一个禁锢装置……再次把你关进去。”

听得此番言论，血尸神仍是冷目而视，一言不发。

“不出意外的话，那个禁锢过你的装置……就在我们脚下的废墟中。”封不觉用手朝下指了指，“在我现身之前，它暂时还不是什么问题，但当你发现……我这人不但‘不受恐惧投射影响’，还‘有那么一点小聪明’时，你就不由得担心起来……”他微笑道，“……万一我意识到、并发现了‘那个东西’的存在，事情可就不太妙了。”

“你说自己只是有点‘小聪明’……”此时，血尸神终于搭腔了，“……未免有些过谦了。”他冷笑道，“你已经聪明到……让我下定决心要将你杀死在此地的程度了。”

“哈……”封不觉朗声笑道，“血尸神，平心而论……你大可不必在这个问题上如此纠结。”他顿了一下，“我可以想象，一千多年前的你，在这个宇宙中几乎是所向无敌的；即使有

那么一些可以杀死你的生物或武器存在，其数量想必也不会太多……你只要对他们避而远之就行了。

至于被囚禁在这斯娄星上一事，无疑是个例外。我不知道当时的你遇上了什么，但你肯定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被人给抓住，并被关在了一个无法挣脱、且对你的能力有限制的装置里面。

这份‘大意’，让你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纵然是你……一千多年的囚禁，也足以让人抓狂、还有后怕……

所以你学聪明了、变得谨慎了，你天真地认为……只要你小心行事，就不会重蹈覆辙……呵呵……”

说到这儿，封不觉的笑容中透出了昭然的嘲讽意味：“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血尸神，你想多了。”他用眼神示意了一下躺在地上的那几名英雄，“因为……今时今日，我们的宇宙中，有‘宇宙超级英雄联盟’的存在。如果说‘英雄’是一种资源，那么宇超联就是一个十分高效的资源调配及利用系统。在这个系统的面前，你这样的家伙根本算不上什么特别大的威胁。”

他一边说着，一边歪过头，朝血尸神身后望了一眼：“顺带一提，那个禁锢装置……我早就已经发现了。”

见状，血尸神心中一颤，因为封不觉所望的方向，确是他爬出来的地方，而那个曾禁锢了他一千多年的“三号匣”残骸，仅埋在焦土下数米的深度。

“我对那玩意儿确实有点兴趣，不过纯粹是想研究一下而已，我可不打算再弄个差不多的装置来囚禁你。”封不觉道，“你要明白，血尸神……”他的脸上，浮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酷和邪恶，“比起做那种事……对我们宇超联的人来说，直接‘杀掉你’……要方便得多。”

“哼……真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吗？”血尸神冷哼道。

“看来我们又把话给说回来了。”封不觉道，“你认为……

我激怒你，是想出奇制胜。而出奇制胜，往往是在弱势或均势的情况下采取的冒险策略。在这个推论的支持下，以上我所说的大部分内容，也都可以视为虚张声势了。”

“没错。”血尸神接道。

“嗯……”封不觉又道，“但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我这种‘激怒对手’的行为，只是一种习惯而已。就好比一名手艺精湛的工匠，其技法早已炉火纯青，那些在常人看来非常高超乃至取巧的手段，在他看来，也只是很平常的、不经意间就会使出来的东西。”

“哦？”血尸神道，“原来是这样吗……”这一刻，他身上那金红色的光芒隐隐变得躁动起来，这是他准备认真出手的征兆，“那么……证明给我看吧。”

在具备“数据视觉”的封不觉眼中，很多事情都是一清二楚的，他可以看到埋在地下的禁锢装置、可以看到血尸神的数据构成、也可以看到……对方的极限在哪里。

“马孙！”下一秒，封不觉就果断地发动了召唤技能，一道紫金色的猛将巨影，赫然浮现在了他的背后。

“这是什么……幻觉吗……”血尸神心中暗惊，活了几千年的他，还从未见过类似的能力。

“超黄金中华斩舞！”觉哥抄起军铲，协同马孙一同出招，一轮金光迸灿的刀华舞出，铺天盖地地覆到了血尸神的身上。

“切……”血尸神看得出来，这轮攻击的强度，已不是硬扛可以扛得下来的了，只得脚下一踏，倒飞而出。

敌退，我便进。

战斗伊始，封不觉已抢占先机，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稳固、扩大优势，最后将优势转化为胜势。

“岚脚-孤狼！”

血尸神立足未稳，一道“跳跃”的斩击又从地面上迅疾追来。他只得再踏一步，直跃而起。

“太慢了！”这一瞬，封不觉又开灵识聚身术，后发先至，闪到了对方身前。

在这电光火石之间，他已暗自发动了【金刚铃】的灵术技能效果翻倍特效，随即又轰出了一记【邪王炎杀炼狱焦】。

轰——

邪王之力，漆黑之炎。

双倍攻击力的【邪王炎杀炼狱焦】非同小可，威力远超南斗飞龙拳。

血尸神中招后只觉全身剧痛，肢体隐有分崩离析之感。

不过，作为胤呼族最强变异体的他，还不至于死在这一招之下。

“喝啊——”一声暴喝过后，但见血尸神周身红芒微闪，乍泄而出的能量将他所受的损伤顷刻间消除。

“果然……这家伙的自愈能力强得离谱……”封不觉见状暗道，“必须找个机会用必须破防之刃把他的头给砍下来……否则就得动用气功炮那个级别的招式才能将其击杀了……”

“小子……我很久……都没被打得这么痛了！”另一边，血尸神看准了觉哥出招后姿态未整的间隙，在半空拧身一旋，对着空气虚踏一步，便反冲过来。

拳风过处，音障崩碎，刚烈之劲，力动山河。

封不觉可接不了这一拳，他的战斗方式以诱导、控制和进攻为主，一般情况下不需要防守，必须防守时也主要靠闪避……总之，就是扛不住打。

然而，血尸神的速度、力量，皆是超强，这次进攻的时机也选得非常恰当。觉哥用零时差演算一琢磨，这拳自己是

躲不过去了，最好的情况也是被打中肩膀，废掉一条胳膊。

于是……他再次动用了宝珠的力量。

【名称：不动如山】

【类型：其他】

【品质：完美】

【特效：在自身周围制造一个稳固的防御力场，在五秒内抵挡一切外来的攻击（冷却时间十小时，对精神系攻击的抵御力为30%，过于强大的攻击可能将力场打破）】

【备注：蕴含不动神威的宝珠。】

在后宫城中，觉哥就用这个去抵挡过姬轩宗的“风息林平”，而这次，这浮现在其周身的山形巨影，也毫无悬念地挡下了血尸神的正拳。

“你的办法倒是挺多的……”血尸神的拳头打在山影之上，带出了巨岩崩碎之声。

“没两把刷子，怎么敢和你交手呢……”觉哥接话之时，又控制马孙朝对方打出一波“马孙黄金拳”。

金光爆闪之下，血尸神用双手护住头部，被击退回了地面上。可惜……这几拳，对血尸神来说又是“不痛不痒”的那种程度了。

“呵……我希望目前为止所看到的，还不是你的极限。”血尸神落地后，抬首又道，“因为我这还只是热身而已。”

“啊……我知道。”封不觉语气淡然地回道，“我也是。”

觉哥的前半句话所言非虚，从数据上来看，血尸神仍有余力；但后半句话，显然是在扯淡了……毕竟连宝珠都用了，这热身未免也太过凶险了些。

两人言语交锋之际，各自都已重整姿态、调整妥当。

这第一轮的试探过后，结果是谁也没占到什么便宜。而

第二轮的缠斗，立刻就来了……

说时迟那时快，封不觉和血尸神几乎是同时冲向了对方。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基本扛不住打的封不觉，和基本无视被打的血尸神，处于两个极端，却有着相近的战术思路。

不过……相近的战术思路，不代表相同的战斗风格。

同样是以攻代守，他们的战法迥然不同。

血尸神的打法大开大合、不修边幅；大破绽没有，小破绽无数……反正那些细小的损伤对他来讲是无所谓的，一息之间即可自行复原。

而封不觉的打法，可谓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在零时差演算的支持下，他用各种匪夷所思、神乎其技的极限动作去和对手抗衡。用进攻去消解进攻，以保证自己毫无损伤。

就这样，两人拳来腿往，斗气撕绞，激烈地战了一阵。

数分钟后，【马孙】的持续时间已到，即刻消失。封不觉干脆取出了菜刀，双持兵刃，再度提速。

霎时间，两人化为两道虚影，在焦土上空杀出重重血光……

“不妙啊……”又这样打了两分钟，封不觉心中道了一声不妙，“这样打，我有点儿不划算呢……感觉是在变相收费的游戏里靠技术和RMB玩家强行肛正面啊……”他的比喻倒是挺贴切的，用技术含量极高的打法和简单粗暴的无脑打法对抗，以弥补客观实力上的差距，眼前的情况大抵如此。

当然了，这并不代表他的实力真就不如血尸神，只不过……不到万不得已，他还不想动用气功炮这种有可能导致使用者死亡的招式，也不想用动用剃须刀那种东西……

在保留那两个杀手锏的状态下，觉哥和血尸神的较量，

确是很难分出胜负。

“呵呵……先前的嚣张气焰去哪儿了？”恰在此刻，血尸神好似是洞悉了觉哥所想一般，边打边道，“现在才发现自己赢不了，是否有些晚了呢？”

“我可没觉得自己赢不了。”封不觉也是边战边回，“我考虑的问题从来都只是‘怎么赢’。”

“哈！”血尸神笑道，“你觉得自己还有什么机会吗？”他冷哼一声，“从你拿出那把短兵器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先前你暗藏的‘手段’……就是那个吧。”看起来，血尸神连【必须破防之刃】的秘密也已看破了，“莫非……你是想利用那把武器对我发动突然袭击……通过截断肢体的方式让我毙命？”

封不觉听了这话，倒也没觉得意外：“不得不说……在我遇到的那么多‘怪物’中，你算是最聪明的几个之一，和你那些低智能的子嗣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你在说什么？”血尸神疑道，“想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来分散我的注意力吗？”

“非也非也~”封不觉回道，“我只是实话实说。”他顿了一下，闪过对方的一记回旋踢，单手撑地后翻后，又接道，“你应该还不知道……我并不是你们这个宇宙的生物，而是来自另一个平行宇宙中的地球人。”

“那又如何？”血尸神应了一声，似乎在表示他想再听下去。

“我曾去过许多不同的多元宇宙，见识过众多不同的奇异生物，而其中的一种……就是血尸。”封不觉又道了一声。

“呵……我以为你要说什么……”血尸神道，“那些‘东西’……只是我出于兴趣所制造的生物，因为用到了我的基因，所以继承了我的部分生理特征。”

……

此处，血尸神显然是撒谎了。“血尸”，绝不是他出于“兴

趣”而制造。

曾几何时，当血尸神的名字还不叫血尸神时，他也曾把自己当成是个“人”。纵然他生来就面目可怖，性格残忍，就连胤呼族的同类都视其为怪物，但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

作为一种高智慧生命的变异体，他也是有一定的“人性”的。外界毫无理由的歧视、畏惧和厌恶……也曾让他感到过难过、怅然。

所以，他告诉自己——我不需要同类的认可，也不需要任何种族的认可，我将立于那些厌恶我的人之上，让他们的歧视变成仰视，让他们的恐惧变成敬畏，让他们的厌恶变成嫉妒。

就是从那时开始，血尸神开始一个星球一个星球地展开杀戮，留下凶名。那时的他，也并非那么强大，有很多优秀的战士险些将他杀死，可最终，他一路活了过来……并且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变得更强。

而当他成了几乎难以消灭的恐怖存在后，已经过了很多年……那时，确也没有人还记得他那“胤呼族”的身份及名讳了，在他众多的称号中，“血尸”这个名称的出现率才是最高的。

也正是在那时，血尸神的想法变了，他发现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让自己真正地感到快乐。回头看去……来时的路上，除了尸骨，一无所有。

他感到了——孤独。

生物的本能让他渴望与同类接触，可是他早已算不上是什么胤呼人了，连他自己都已舍弃了原本的名字。于是，他决定自己解决问题……

分裂繁衍是不可能的，他可不想死；但是……他可是最强的异种，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就可以做到。

在多次危险的尝试后，他成功在保证自己没死的前提

下，将自身极小的一部分分离了出来，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生物。

可是……那生物并没有如他所愿，成为和他类似的生命体。相反，那东西迅速长成了一个无脑的、无尽渴求着血肉的怪物。除了丑陋的外表和一部分怪力之外，并未从血尸神身上继承到任何的智慧。

血尸神很失望，但也没有立刻放弃，此后他又做了多次类似的常识，可惜每次都是相同的结果……

他没有去消灭那些自己所制造出的生物，只是将他们扔在宇宙中，任由其自生自灭。或许他还抱有一丝幻想……经过时间的推移，这些血尸会自行发展出智慧。当然了，这也仅仅是一丝幻想而已了……

……

“原来如此，是你‘制造’的吗……”封不觉很快又接道，“嗯……我对你真是越来越有兴趣了……”

此时，在觉哥的脑中，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一个看似不太可能实现，却又值得一试的计划……

第791章 另一种选择

“我说……”拿定主意后，封不觉忽地佯攻一式，随即猛退数丈，跳出了战圈，“能不能先停一下？”

“怎么？”血尸神闻言，也没有追袭而上，因为他明白……以封不觉的速度，只要其身体不受重伤，随时都可以弃战逃走，“突然间又想谈判了吗？”血尸神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讽意，“还是说……你决定改变计划，用拖延战术，等你们‘宇超联’的援军赶来？”

“呵……你很不错。”封不觉没有正面回答对方的问题，而是笑着夸了血尸神一句，“无论战斗能力，还是智谋，都具备相当的水准。”说话间，他已收起了手中的两样武器，“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来谈一笔交易。”

“交易？”血尸神将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对他而言似乎颇为陌生，“哦~你是说……达成某种利益互换的协定吗？”他冷笑一声，“哼……这倒有趣，你觉得自己真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封不觉没有回应他，而是回头看了看远处的硬汉侠他们。此时，硬汉侠已是彻底昏迷状态、斯娄联盟那三人仍在地上抽搐着，而在这个距离上，警察侠身上的通讯器无疑也无法采集到他和血尸神对话的声音或图像，因此……

“首先，我给你看些东西。”封不觉说着，便从怀里取出了【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抬手就开始剃自己的头发。

“哈？”血尸神不太理解觉哥的行为，但他还是耐心地看着。

不多时，觉哥就把自己的头发给剃光了，变成了光头状态：“好了。”

“你这是要干什么？”血尸神道，“你就给我看这个？”他抬手指了指自己的头顶，虽然有点凹凸不平、皮肤干瘪，但同样是寸毛不生的状态，“你觉得我还需要看你的？”

“不，这不一样。”封不觉一本正经的言道，“就颜值来说，头发对我很重要。”

“哦……”血尸神点点头，一脸凝重地回道，“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总之，我想让你知道的是……现在的我，已经觉醒了压倒性的力量。”封不觉道，“一拳就可以把你打死。”

“呵……”血尸神摇头笑道，“你特地叫停战斗，就是为了用这种无聊的笑话来浪费时间？”

这个“间”字刚出口，血尸神的笑容就僵住了。

因为……这一瞬，封不觉已从其视线中消失。

“我在这里。”同一秒，觉哥的声音出现在了血尸神的背后，并用一根手指轻轻点了点后者的肩膀。

“喝——”血尸神顿时惊吼一声，本能地回身使出一记旋踢。

这炸毛一般的回旋踢带出的狂岚席卷而出，将其后方的焦土掀扫翻腾，威势如滔滔大浪。

但他竟是什么都没踢到……

“我的思维很快，非常快……”而封不觉的说话声又一次响起，他在瞬息之间已回到了先前所站之地，好似从未移动过，“相对而言，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很慢……让我有一种无力感。”

“你做了什么……”血尸神再度望向觉哥，神情已是惊中生惧。

觉哥无视对方的问题，继续说道：“不过，现在这个状态下，那种‘无力感’稍稍得以缓解了。虽然身体还是追不上思维

的速度，但好歹算过得去吧。”他歪过头，看着血尸神，“而你……在此刻的我眼中，慢若静止。”

“明白了……”血尸神稍稍冷静下来，沉声接道，“你用出了某种压箱底的绝招，让自己的速度大幅提升了……剃掉头发，只是故弄玄虚。”

“这其中的原理，我不便跟你解释，解释了你也未必能理解。”封不觉回道，“不过你的推理大致没错，需要更正的一点是……我并不仅仅是提升了速度而已。”他微顿半秒，“我再强调一下，现在的我……一拳就可以把你打死。”

话音未落，血尸神体内那金红色的光芒又盛几分，他就像是嗅到了危险的野兽，正在迅速做出反应，催动体内的潜能。

“没用的。”封不觉道，“以你的实力，无论你做什么……都是一拳。”

“哼……”血尸神冷哼道，“别再虚张声势了。”他扬臂一指，“假如你所言非虚，为何还不动手。”

“你有健忘症吗？”封不觉慵懒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我不是说了吗，我想跟你谈一笔交易。”他摊开双手，“为了让你认识到这次交易的必要性，所以我先展示了一下实力。”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拒绝……”血尸神试探着问道，“你并不介意一拳打死我？”

“就是这样。”封不觉直言不讳地回道。

“哼……那我还真得谢谢你了。”血尸神道，“给了我‘选择’的权利。”

“我知道，你还没有完全相信我所说的话。”封不觉道，“但我也不能打你一拳来证明……所以，我先保留这拳，并给你分析一下形势。”他舔了舔嘴唇，一脸轻松地接道，“这期间，你要是想来攻击我，请便……”

闻言，血尸神只是戒备地瞪着觉哥，没有接话，也没有

动。

事实上……此时的血尸神，只是嘴上不肯承认而已，他的心里，其实已然相信了觉哥的言论。他也是很有战斗智慧的生物，这种事情稍微想一下就能推理出真假……

一拳也好，两拳也罢……以封不觉适才展现的速度来看，只要他再次拿出菜刀……直接将血尸神给肢解了，就能分出胜负。这样想的话，他没必要撒谎，所以他说“一拳打死”，那就是一拳打死。

“血尸神，活下去是你的首要目标，作为高智慧生命，你势必会对未知的死亡世界怀有恐惧。”封不觉的叙述开始了，“其次就是自由……在性命得以延续的前提下，你并不希望被重新囚禁起来。”他抬起一手，摆了摆手指，“可我得告诉你……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凭你一个人，办不到这两点。”

觉哥放下手后，接道：“你的实力确实很强，单论打斗的能力，也足以和宇超联的星系级英雄抗衡了。加上你的‘恐惧投射’，在一对一的战斗中，几乎立于不败之地。

但……星系级英雄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的精神力毫无疑问都很强，而且他们也拥有各种各样的‘能力’，那些能力未必就比你的差。

纵然单挑赢不了你，但要是来上两到三人……不，两人就行了，怀着必杀决心的话……只要两个星系级英雄同时出手，你就必死无疑。”

“在此之前……他们追杀我的理由？”血尸神打断道。

“呵……从斯娄雷国古代年纪上的记录来看，仅仅是你在这个星球上所犯下的罪行，处死个十回也不冤。”封不觉笑道，“你应该庆幸，在你被封印的那个时代，还没有宇超联那样的组织，否则你早就完蛋了。”他头也不回地用大拇指点了点身后极远处的四条人影，“就算你可以请个很好的律师，以‘证据不足’为辩论点，帮你开脱掉当年的罪行。但刚才你袭

击并企图吃掉这些英雄的事情是很难掩盖的，要是没有通讯录像什么的也就算了，我还可以帮你把他们灭口，可惜是有的……”

血尸神听到这里，愈发觉得对方这话的味儿不对……

眼前这家伙……貌似和其他的“英雄”不一样。

“另外，就算你可以把老账揭过去，并且以良好的态度接受处罚，换取个有期徒刑什么的……”封不觉很快又道，“假释以后，你又当如何呢？像你这种危险的物种，永远都会在‘宇超联’的监视名单上，难道你准备乖乖认罪服刑，出狱后戒掉吃人，找个地方过安稳日子？你觉得这可能吗？”

“喂喂……你一个‘英雄’，用这种引人向恶的态度、有理有据的分析……努力去妨碍别人‘改过自新’什么的……真的好吗……”这一刻，血尸神不由得在心中这样猛烈吐槽着。

“综上所述，你已基本可以预见自己的未来了吧？”封不觉接着道，“别说我不会放你走，就算我放了，你被逮捕或杀死也只是时间问题。”

听到这儿，血尸神也懂了：“而你……会给我‘另一种选择’？”

“没错。”封不觉勾起一边嘴角，毫不掩饰地做出了一副阴谋得逞的表情，“来当我的部下吧。”

“你说……什么？”血尸神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几乎是一字一顿地问出了这个问题。

“呵呵……”封不觉笑道，“‘部下’这样的词汇对你来说不太中听是吧？其实也只是个称呼罢了，并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关系。”他双手插袋，娓娓接道，“相信我……这是一笔双赢的买卖。你可以到无数个宇宙中，品尝各种各样的新鲜的、新奇的‘食材’，而且永远不用担心会死……”他用极富煽动力的语气和神情絮叨着，“来吧……少年啊，放下你的节操，和我结成契约……成为我的召唤生物吧！”

第792章 她的料理

关于封不觉和血尸神的交易结果，这里先搁置一下。

答案将在十章之内揭晓。

让我们先来……

什么？你说什么？又玩儿这招？上次觉哥去若雨家里发生了什么也还没交代？

没错，事情就是这样的……

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这种眼瞅着好像即将要发生什么，但其经过却被跳过的手法，还是在某个少年驾驶着初号机去迎击使徒的战斗中。当时屏幕一黑，一亮，我就看到了医院的天花板。

这种感觉……很不好。

如此高（丧）端（心）酷（病）炫（狂）的处理方式，我必须得学习运用才行。

那么，让我们回到故事中来……

离开自由探索模式后，封不觉就断开连接，从游戏舱里出来了。

他一开舱门，就闻到了食物的香味，还听到了蒸汽升腾之声。

“嚯~我没看错吧。”封不觉走到厨房时，看着围着围裙、正在灶台上忙碌的若雨，露出了一个古怪的笑容，“今天这是吹得什么风？”

“刚才回家探望了爸妈，聊了些家常……”若雨还是那副冷淡的样子，看都不看觉哥一眼，自顾自地忙着，“然后老妈就跟我唠叨了一些事情……于是……我回来的路上，就顺道去

了趟菜场。”

“呵呵……令堂确是很明事理啊~”封不觉戏谑地笑着，“那是不是说……以后都由你来做饭了？”

“你想多了……”若雨回道，“我也只是觉得……身为客人，搬进来以后连一顿饭都没做过，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你准备做上这一顿，以后再吃我个千八百顿的也没什么心理负担了是吧？”觉哥接道。

“嗯……”若雨想了想，脸上浮现了正在努力思考的表情，数秒后才回道，“对。”

封不觉耸肩一笑：“好吧……”也不知他从对方的反应中看出了什么萌点，其笑容显得很是温暖，“要我帮忙不？”

“不用，今天你就安心歇着，等着吃现成的就行了。”若雨回道。

“那你加油吧。”封不觉应了一句，就离开了厨房。

这种时候，没有进一步客气的必要，他俩也不是那种喜欢假客气的人。

回到客厅后，封不觉就坐到了电脑桌前，点开了梦公司的官方网站。

他刚才已扫了眼厨房里的状况，估计距离开饭还有一段时间，这几十分钟正好可以逛逛论坛。

“嗯……比起S1时，这次的管理和应对措施做得好多了。”封不觉进入论坛后，第一感觉就是这个。

专用的论坛服务器、光脑的自动筛选移帖机制、细化的讨论区及话题分类，使得论坛保持在一种热烈、但井然有序的氛围中。

纵然帖子的刷新速度还是极快，但论坛的版面不至于搞得像被爆了一样了。也没有必要开启限时发帖功能，因为那种类似“大家好，我来首页混脸熟”、“我也试试帖子会不会移

到S2频道”、“＝O＝”的帖子……在点击发布的瞬间，就已被系统直接归类为“无意义帖”并删除了，根本不会出现在网页上。

而那些发布无意义贴的人，在第一次点击发布操作后，就会收到系统发来的警告邮件，内容为：【请不要在巅峰争霸S2相关讨论区发布无意义水帖，或在论坛其他分区发布带有“S2”、“巅峰争霸”等关键词的无意义水帖】；第二次再发的话，系统会再给一次警告邮件，并采取限制发帖五分钟的措施；第三次的话，直接封帐号一天不解释。

另外，那些发布违规帖子的人，在最近这段风口浪尖上，也会遭到相同的、乃至更为严重的惩罚。比如在回复里骂人、明显的引战、恶意偏回帖、发自真心的脑残言论等等……一旦被管理员发现并核实，完全可以直接封个三天以上。

这一次，梦公司的客服部门，已经得到了高层明确的、通俗易懂指示——【对这种人根本不用客气，反正他们不是水军就是白痴、或者是二者的结合体。封他个十天八天的，他又能怎么样？还能去法院告你不成？投诉？投诉你怕什么？处理投诉的同事又不是吃干饭的，是不是恶意投诉还分辨不出来？总而言之，遇到这种人，就封他丫的，他敢发站内信骂版主，直接把他发站内信的权限也封了，不用作任何解释。你们要懂得，这种人少了，正常游玩论坛的用户也就两眼清净、心情舒畅了，你们的工作量自然也就下去了，工作量下去了，你们就可以在上班时看小说打游戏了，Understand？】

以上，是梦公司客服部收到的“告员工书”原文，在S2开启的前一天，从上级部门发过来的。客服部经理看完以后特意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一下是不是恶作剧，结果不是……

于是，她就把这封邮件打印了出来，放大后贴在了墙上。

现阶段，整个梦公司客服部的员工都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群情激昂，跃跃欲试，干劲十足，气势逼人……办公室气氛搞得跟传销大本营似的，感觉保持个十天半拉月是没问题的。

“我瞧瞧……‘独家首发，S2赛制推测、分析及冠军预测’。”封不觉看着屏幕念道，“嗯……‘非职业玩家组队搭配的技巧及思路’……‘真正的高端攻略——简单粗暴的队伍构成反而能夺得高名次’。”有些帖子他看了标题就觉得好笑，“呵……这帮货还真是本领高强啊，预赛规则都没有详细公布，他们都预测到决赛去了……连什么样的队伍能更方便地拿到名次都考虑到了……是我太笨了吗……”

觉哥每次逛论坛，都能看到很多这种让人十分“提神”的热帖，进去看看这种帖子的内容，再看看下面各种各样暴露智商的回复，愉快的心情就能保持一整天。

当然了，相对而言，他还是更希望看到一些真正有见地、有水平的帖子。封不觉也不是万能的，像惊悚乐园这种可以玩出无数种变化的游戏，永远都会有一些他未知的、有价值的技巧和信息有待发掘。不同特点和玩法的玩家会写出各种不同的攻略来，其中一些有水准的、或是有独特观点、独家发现的帖子，都很有参考价值。觉哥逛论坛，也主要是奔着这种帖子去的。

就这样……觉哥坐在电脑前看了二十分钟网页。这期间，若雨已将碗筷和几个小菜从厨房里陆续拿了出来，放到了餐桌上。

“开饭了。”待一切准备妥当后，若雨解下围裙，叫了封不觉一声。

“来了。”觉哥面带笑容，屁颠儿屁颠儿地跑到了餐桌旁，与若雨对面而坐，“看上去不错嘛！”

他扫了一眼桌面，三菜一汤，虽然都是家常菜，但色和香方面全都十分诱人；比起他的中二料理来，也是毫不逊

色。

“不用客气，吃吧。”若雨端起饭碗，撩开一缕垂到额前的秀发，便准备开动。

于是，封不觉也是迫不及待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放进嘴里。

万万没想到……

第793章 简直不是人

封不觉被唤醒之时，已经四仰八叉地躺在了黎若雨的床上。

当然了，这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床，至少几天前还是……

睁眼的瞬间，封不觉就尝试着移动身体，但他发现只有头部能做小幅度的活动，脖子以下是丝毫动弹不得的状态。可是他的四肢及身体上也并没有受到手铐或布条之类的东西固定，看上去只是很自然地平放着而已。

“喂喂……”封不觉视线平移，很快就看到了正站在床边俯视自己的黎若雨，“这是什么情况……”

“纵然是你……也会有心理盲点啊。”若雨还是那副冷淡的样子，平静地回应道，“因为我与你同桌吃饭，你就想当然地认为我不会在菜里加东西……”

“正常来讲，就算你没坐下来和我一起吃……也不会往菜里加什么东西的吧！”封不觉不禁吐槽道，“话说你今天突然就买菜做饭……原来是这个目的啊！”

“没错。”若雨很坦率地回道，“虽然直接把你打晕也不是不行，但我还是更倾向于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

“那个……你到底是憋着干嘛呢……”封不觉斜视着对方道，“如果你是想把我给那啥了，应该还有更温和的方式……比如直接跟我说一声之类的，我想我回绝你的几率是极低的……”

“呵……你这个小流氓……”忽然，有个男人的声音从房间另一侧响起，“居然敢调戏咱科长大人的表外孙女……”

这个声音很陌生，封不觉可以确定是第一次听见。令他

感到惊讶的是……自己竟没有“感觉”到房间里还有这么个人在。要知道，如今的觉哥，可是连“地球在自转”都能感知到的存在；但这个男人，却能让他无法察觉，这无疑不是个普通人。

“喂……你又是哪位啊……”封不觉循声转头，并问出了一个自己已经猜到了七八分的问题。

其实，在对方说出“科长”二字的时候，他就推测出这是一名“九科”的成员。但他还是问了一句，想听听对方的自我介绍。

“鄙人……九科副科长。”那人不卑不亢地回道，“姓齐，单名一个治字。”

在齐治说话的时候，封不觉已迅速将其打量了一番。这是个看上去三十岁上下的男人，相貌俊朗，头发梳理得很整齐；他上着一件长袖T恤，下身则是条革制的长裤，全身都透出一种居家男人的气质。

值得一提的是……此刻，齐治正坐在一张椅子上，而阿萨斯竟匍匐在他的膝盖上……前者还在给后者顺毛。

“喂！那个吃我的、住我的、并自称是来保护我的家伙……对！就是你……”封不觉和阿萨斯对上眼儿后吼道，“我都躺这儿了，你在干嘛呢？”

“喵~”阿萨斯很舒服地伸了伸脖子，慵懒地回道，“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这种惬意的状态，不就是‘这两人对你没有威胁’的最好证明吗？”

“呃……”封不觉无言以对。

“好了，封不觉，别在那儿瞎咋呼了。”齐治接道，“我一个七八十岁的人，在这饭点儿还出来跑外勤，也挺不容易的不是？你就当体谅老人家，让我早点办完事回去吃饭吧……我告诉你，我老婆最讨厌反复热菜了，热两回以上就要提刀杀人。”

“嚯～又来一个？”封不觉不禁想起了古科长也是长得像三十，但自称七十六来着，“你们九科的男人都挺会保养啊……”

“这叫‘超灵体’。”齐治的回答和古尘当初的说辞一字不差，“和保养没关系。”

若雨也在旁边补充道：“齐治爷爷和我的姑姥爷同辈，确实已经七十多了。”

“好吧好吧……随便了。”封不觉即刻问道，“你们用药把我麻翻，又用阵法把我定在床上，究竟是准备干嘛？”

“自然是准备处理一下你身上发生的异变。”齐治回道。

“处理……”封不觉虚着眼，将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又道，“怎么处理？谁来处理？”还没等对方回答，他又用极快的语速接道，“我事先声明……无论你说的‘处理’是哪种形式的……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由若雨动手。”

“呵……”齐治笑了，他看了看觉哥，又看了看若雨，随后再将视线移回觉哥脸上，“抱歉，这丫头道行还不够，必须得由我动手。”

“哦……”封不觉应了一声，摆出一个生无可恋的表情，偏过头去，“劳驾……请把我打晕先。”

“其一，如果能在你晕过去的状态下搞定，那我们也不必把你弄醒了。”齐治回道，“其二，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把这个话题往一种猥琐的氛围上带？”

“算了……齐治爷爷，他就这样儿……”若雨扶额摇头，“你只管动手，别理他。”

“你瞧瞧，若雨丫头都替你觉得丢脸……”齐治说着，轻手轻脚地将阿萨斯放下，并站起身来，走到了床边。

“慢着……”封不觉见对方逼了过来，全身一阵紧绷，“动手前，你能不能先解释一下这事儿的前因后果，还有……你具体要怎么做？”

“可以啊。”齐治用很随意的语气回道，“今天下午，咱们雨大小姐心急火燎地跑来九科本部，直奔科长办公室，跟她的姑姥爷，即咱们的科长大人汇报了你的情况……”

“我哪儿有心急火燎……”若雨这时在旁嘀咕了一句。

不过齐治没理她，自顾自地继续说道：“而咱们科长大人呢……他可是日理万机、公务繁忙、借口诸多、臭不要脸的。于是，他就想了个‘下药’的点子，并差遣我过来跑一趟……”他抬起双手，做了个打引号的手势，“……‘见机行事’。”

“嗯……‘见基行湿’是吧……”封不觉念道，“这指示还真是……”

“我刚才已看了一下你的状况，也请教了阿萨斯的意见。”齐治无视觉哥的吐槽，接着道，“基本上可以确认……是某种高位生物用其力量解放了你体内的潜能。”

“所以说……这是好事？”封不觉疑道。

“大概是吧……”齐治回这句时，神色略有变化。

“喂！大概？”封不觉听到这词儿就感觉不妙。

“在今天以前，但凡灵识达到一定修为的人，都能看出你根骨不正。”一旁的若雨接道，“但现在……”

“……现在连我都看不出你的根骨到底如何了。”齐治接过话头道，“我还从未在人类身上遇见过这种情况，纵然是妖魔鬼怪……我也能看出几分虚实，但你……我看不懂。”

“怎么个不懂……你说说，我也帮着分析分析。”事关自己的身体，封不觉还是很上心的。

“我还是举个形象点的例子来说明吧。”齐治想了几秒后，回道，“如果把‘人’比作一瓶水，那么，根骨决定了这个瓶子的‘形状’，而天分决定了这个瓶子的‘极限容量’和水的‘累积速度’，至于瓶子里有多少水，即你目前有多少实力……这就得看具体修行了。”他顿了一下，“以若雨为例，她就属于根骨极

佳，天分也很高的类型；不过她并不是专职的狩鬼者，也没有从小接受严酷训练什么的，只是她外公外婆有时会提点提点她……所以，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端正的、巨大的、但是里面只存了一点点水的瓶子。”

齐治讲解这些的时候，若雨也是一脸听课的表情，认真地听讲着，看起来她对觉哥的事情也挺上心的。

“而你……封不觉。”两秒后，齐治将双手在胸前交叉，微蹙眉头道，“起初我听说你根骨不正，但天分不差，也就是……形状不那么端正、但容量还可以的意思。可眼下……据我观察，你现在已经不是‘一瓶水’了。”

“不是水，难道还是酱油么……”封不觉接了一句。

“诶~你说得还真对。”没想到齐治点头回道，“确切地说……你不是‘一瓶’酱油，而是一坨不知道被装在什么容器里的、已经粘稠到像固体一样的酱油块。”

“反正不正常人……”封不觉又道。

“不不不……”齐治摆了摆手，“这不是正常不正常的问题……”他微顿半秒，“你简直不是人。”

“对，我是酱油嘛。”觉哥自嘲地念道，还翻了个白眼。

“呵呵……”齐治轻笑两声，“算了，等你修为到了，有些事情不用我解释你也会懂，没准你还能反过来解答一些我的疑问呢。”他说着，就撩起袖子，“那么现在……我就先传你十年功力，以解燃眉之急。”

“诶？有这等好事？”封不觉先是一喜，随即又是一疑，“等等……燃眉之急是指？”

“哦……忘了告诉你，你的潜能过剩，觉醒之后凝滞不散，这便导致你的灵脉具堵，魂络不畅，从而引发了灵体自噬。”齐治回道，“若不是你此前练了遁甲天书，多少积攒了一些灵力……半天之内，这股力量就会把你的体能耗尽，并开始侵吞你的命数。”

“我勒个擦！”封不觉虽不会恐惧，但听到这种事也会不淡定的。

“还好……”齐治这时瞥了眼若雨，“这丫头汇报得很及时，当天就把我找来了，要是拖上个一两天，没准你会被‘自己体内的力量’给活活耗死。”

话至此处，齐治好像想到了什么，随即用玩笑的口吻对觉哥道：“小子，这可是救命之恩，你懂的。”

“啊，我知道了。”封不觉应了一声，转头对若雨道，“多谢女侠救命之恩。”

“监管你本就是我的职责，分内事无需言谢。”若雨的回应倒还是如水般淡薄。

不过他俩话音未落，齐治却已伸手朝着觉哥脑门儿上弹了一下……

“啊呀！”觉哥吃痛叫了一声，立刻瞪向齐治道，“喂！你这是干嘛？”

“人家救了你一命，道声谢就完了吗？”齐治语气怪异地问道。

“哦？”闻言，封不觉神情一变，他隐隐感觉到这位副科长有点想给自己助攻的意思，“前辈的意思是……”

齐治还没回答，若雨如刀锋般的目光和话语已齐齐杀到：“齐副科长，公务之外的话你好像说得太多了。”

“我去……眼神好可怕……”齐治被一个比自己小五十几岁的小辈瞪得不敢说话了，心中还在抱怨，“而且突然就改变了对我的称呼……说到底这关我屁事啊……古尘那个衰人叫我找机会‘助攻’其实是在算计我吧……或者就是这老混蛋自己会错意了吧……”

“嗯哼……”一番内心独白后，齐治清了清嗓子，扯开了话题，“好了，言归正传……”他又一本正经地看向了封不觉，“总之，放任你不管是不行的。我这十年功力呢……就好

比是大量的、高质量的水，可以起到稀释作用，把你那‘酱油块’变为一般状态下的‘酱油’。不过……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因此，至少在三个月内，请你再也不要从事灵能力方面的修行了。三个月后，视情况再定。”

“这样啊……”封不觉道，“我明白了……”他顿了一下，用很真诚的眼神望向齐治，“但是……前辈啊，三个月不修行，我损失很大呀。”他大言不惭地接道，“以咱这天资，三个月的时间能取得多大的进步那真不好说……您说您也七十好几了，只传十年功力给我，未免有点小气了吧？怎么地也得来个六十八九年的功力才说得过去嘛。”

齐治听完这段话都愣了，而且愣了足足十秒钟。

“呵……呵呵呵呵……”接着，齐治就笑了起来，笑了几声后，他抬头看向若雨，“丫头，这小子挺有前途的，真的，你可以考虑一下。”

“考虑什么？”若雨问道，看她的表情，不像是装傻，而是真不知道这话的意思。

齐治看了她的反应，当即又看向封不觉：“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话一直没跟她说啊？”

“嚯~这你都能看出来？”觉哥惊道。

“哦……”虽然封不觉没有正面回答对方的问题，但齐治好像已明白了什么，“我好像知道姓古的是什么意思了……”他在心里念叨，“哼……这事儿可轮不到我管，也不需要我管。”

数秒后，齐治又正色道：“封不觉，你知道‘我’的十年功力，是个什么概念吗？”他问这个问题时，特意在“我”这个字上加了重音。

“呃……”这话里感觉有陷阱，封不觉没有立即接。

“呵……我这就让你知道知道。”齐治说着，就将一手摁在了觉哥的天灵盖上。

“不会疼吧？前辈。”封不觉问道。

“不会疼。”齐治立刻回道。

“那就好。”觉哥心中稍定。

“但十分痛苦。”齐治的后半句话过了一秒才出口。

“喂！”封不觉都炸毛了，“区别在哪儿啊！”

“有啊……”齐治的回答着实经典，“疼可以忍。”

“所以说这种痛苦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吗？”封不觉又道。

“要不然我为什么要用阵法把你的身体固定住呢？”齐治接道，“顺带一提，传授灵功和一般的‘灌注灵力’是两个概念，其痛苦程度足以让深度昏迷的人暂时醒来，因此……在晕厥状态下进行也是没什么区别的。”

“具体感觉你能描述一下么……”封不觉的冷汗都下来了。

“和吹气球差不多吧。”齐治道。

“吹气球哪里痛苦了？”封不觉问道。

“你是气球。”齐治回答。

“嗯……”封不觉已面如死灰，此刻他唯一的期望就是传功过程能短一些，“那耗时要多久？”

“一年功力一分钟吧。”齐治回道。

“你先传我一年，其他的分期付款行不行？”刚才还想要人家六十九年功力的觉哥这会儿又提出了这种建议。

“靠，你以为真是吹气球啊？”齐治这七八十岁的人都“靠”了，可见觉哥这话说得多不靠谱，“你当布阵、传功之类的事情很简单是不是？我告诉你，咱们这行，搁一千多年前，替人画个符都得收一贯铜钱；像我这种级别的高人，上门替人看个风水，那至少也得收五两银子；至于布阵……哈！没个二十两你搞得定？传功？我呸！除非你聘我当姑爷，而且还得看你家女儿漂不漂亮呢。”

“难怪道教没佛教兴旺呢，这么流氓啊……”封不觉评论道。

“谁跟你说咱狩鬼者是道教的了？”齐治反问道。

“那咱是……”封不觉试探着问道。

“行了，别‘咱咱’的……跟我套话是吧？当我看不出来呢？”齐治可没有老糊涂，“少啰唆，给我扛住了！”

言毕，其右掌一击罩下，覆于封不觉额头之上。

下一秒，觉哥便觉一股浩然灵力灌顶而下。

这的确不是肉体上的疼痛，要具体描述的话，更像是——一个人的灵魂，站在一道比瀑布还猛烈十倍的洪流下接受冲刷，而且冲击的力道并不会像水流般泻去，反而会持续递增……

第794章 报名成功，准备开打！

八月七日，晚十一点五十九分。

这晚，地狱前线的五位成员都很准时地用睡眠模式登陆了游戏，并聚在了王叹之的会议室中。

当时钟跳到零点的刹那，会议室内那张长桌上的界面便自动进行了刷新，随即就添加了一个新项目——【巅峰争霸S2报名】。

“我可开始填了啊。”身为队长，自然是由封不觉去填写报名表格的。

“嗯，我们都看着呢。”若雨接道。

“如果出现奇怪的队名，我们是不会点确认的。”花间补充道。

“团长，你可自重啊。”小灵也接道。

“觉哥……”小叹也跟了一句，“呃……你懂的。”

“切……这帮家伙……”封不觉撇了撇嘴，用一脸不大高兴的表情嘀咕着，“竟然这般严防死守……”

很显然，队友们的这种反应是有原因的……

今天上线后，大家在会议室里一起等着报名开始。而在等待的过程中，封不觉心血来潮，想要整个新的队名啥的……虽然他当场就遭到了三名女队员的反对，不过他还是利用有限的时间想出了三个还没诞生就已被否决了三遍的名称，分别为：【别跟我捣鬼】，【老子不是那么好算计的】以及【我讨厌这个赌局】。

像这种包含着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信息的队名……在别人看来简直是莫名其妙，断然是不会被采用的。不过了解封

不觉的人都知道，这货说不定会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悄悄把这几个矬队名填上……所以得时刻提防着。

【欢迎使用巅峰争霸战S2自助报名系统，开始报名前，请确认您与其他四名队员已处于同一队伍中。】封不觉点击了报名选项后，系统语音便配合着会议桌上的投影界面响起。

报名系统采取了比较人性化的分步骤语音提示进程，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误操作之类的情况。

【请稍等……】

封不觉确认了第一步后，操作界面上就浮现出了五名队员的ID和各自的人物头像。

【请确认您的队伍成员信息……】

这报名的每一步都可谓慎之又慎，为了避免昵称相似的玩家混进队伍之类的情况（不太可能，但未必没有），在确认队伍成员的名单时，系统做到了ID和脸一一对应，要是这样还会出现误提交，那也只能请这队的队长去看眼科了。

【请稍等……】

【正在检测所有队伍成员信息】

接下来的一步，耗时大约有三十秒，三十秒后，系统语音方才接道：

【检测完毕，您的队伍符合报名标准。】

【请填写您的队伍的名称。】

【注：违反《互联网用户帐号名称管理规定》的队名将被系统禁止并驳回。游戏内已注册社团、游戏工作室、及知名个人玩家的名称受到保护，各社团拥有优先使用本社团名作为队名的权利，明显的抢注行为将亦被系统禁止并驳回。】

“原来如此啊……”封不觉听见这条的时候，回头看了看队

友们，“亏我们还担心‘地狱前线’这个队名会被人家抢先用掉呢。”

“少啰嗦。”

“赶紧填了。”

“别扯开话题。”

三位女同胞目光灼灼地盯着觉哥，不让他有任何偷鸡摸狗的机会。

“好啦好啦……不会乱来的。”封不觉拉长了嗓门儿道，“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说罢，他就转过头去，在界面上敲下了【地狱前线】四个字。

【请稍等……】

【队名可用，符合优先级政策。】

【以下为您的队伍的完整信息，点击“最终确认”按钮后，队伍中的所有成员将收到确认信息，五人全部同意后，报名表将正式提交。】

封不觉完成了这项操作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地狱前线的全部五名成员眼前，分别浮现了一个醒目的弹窗，其内容和会议桌上那个界面基本一致。

众人各自点下了确定后，系统语音再度响起：【请稍等……系统审核中……】

这次等待的时间更长，大约过了两分钟，会议桌上的界面才自动跳转。

【报名成功，祝各位在巅峰争霸S2中获得佳绩。】

这段语音过后，整个操作过程便算是结束了。至于其他的一些事项，比如“更换队员”、“退出队伍”等等，地狱前线这几位是不需要去考虑的。他们要做的就是再等四十八小时，待那“巅峰争霸S2练习模式（该模式设定见728章）”开启，就

可以进去操练起来了。

……

常言道，有书则长，无书则短。

两天的时光……就这么被我用十一个字给揭过去了。报名成功的“地狱前线队”，也终于盼来了首次对外练习战。

同样是在凌晨，同样是睡眠模式下，五人完成组队后，便返回了各自的登陆空间。

不多时，封不觉的声音在队伍通讯的频率中响起：“那么……就按照事先说好的，由我来当‘替补’吧。”

“可以。”

“没问题。”

“排吧。”

“我都等不及了。”

队友们也是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像这种玩家之间的4V4团战，谁都是第一次打，再加上这种“比赛”的氛围，他们会情绪亢奋也属正常现象。

至于封不觉……他倒是挺淡定，反正他是“替补”。

当然了，替补不代表什么都不做。在这个模式中，“替补”的第五人将以【观看者】的身份加入剧本。

观看者全程都可用一种类似“背后灵”的视角待在本队队友的背后进行观战，且可以随时在几名队友的后方不断切换……只要那名队友还活着，观看者就能瞬间到达其背后，分享视野。

这样一来，作为替补的队员虽然没有亲自参战，但其在战斗中收获的信息反而最多。

事实上，在后来的比赛中，有些队伍专门用了类似“教练”的战术指导人员。这些人场场负责替补，然后在每场比赛

结束后，根据自己纵观全局得到的情报，对其他四名队员进行指导。不过那是后话了……此处暂且不表。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地狱前线这第一场“对外”的练习战吧。

第795章 白国之战（一）

【疯不觉，等级50】

【似雨若离，等级47】

【悲灵笑骨，等级46】

【枉叹之，等级46】

【石上花间，等级40】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巅峰争霸S2练习模式，请确认。】

【已确认，请选择本次战斗中的观战者。】

语音至此，屏幕上便列出了一个附属菜单，上面有五名小队成员的ID，封不觉随即就点选了自己。

【已确认，请设定您队伍的“隐私保护选项”。】

这个“隐私保护”的相关选项，可以让本队队长选择“是否对我队队员的外貌做模糊化处理”，还有“是否向敌方队伍通报本队的队名”。

这两个选项的存在，显然是极有必要的……

如前文中所说，S2不仅是团队之间武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情报战。在正式比赛前，队伍的情报泄露得越多，到比赛时肯定就越不利。

所以，当你的队名、队员长相都被别人知道时，其实就已经背上了风险。

别以为练习战就可以放松警惕了……万一在战斗过后，你的对手直接就到论坛上给你曝曝光，把“那个谁有什么技能需要提防”、“那个谁有什么弱点可以针对”……这类信息统统

给你抖出来，你该怎么办？

就算人家暂时没这么做，等到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比如等你的队伍进入了决赛圈后，那些曾经和你对战过的队伍就很有可能纷纷跳出来表示：“诶~这个队伍都进决赛啦？我们队以前和他们打过啊！当时我们也没有输很多啊，还记得他们队伍里的谁谁怎么怎么样……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遇到这种事儿，你岂不是欲哭无泪？

当然了，如果你的队伍本就不争什么名次，只是几个休闲玩家组在一起娱乐一下，大家一起开个黑、装个逼什么的……那就无所谓了。显示就显示呗，基本上你们也没什么机会“被人研究”。

而如果你的队伍强大到……就算被人掌握了大量情报，照样可以赢的程度，那同样不需要进行隐藏。

比如秩序、诸神、江湖、红樱等一线社团，基本就全都没有利用“隐私保护”功能。他们至少有两个充分的理由这样做：其一，对游戏工作室来说，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是极为重要的，甚至比比赛本身更加重要；其二，他们的名号，本就能给对方带去一种“威慑力”，一般的非职业乃至半职业玩家，一看到这些响当当的队名，无形中就已经产生心理压力了。

至于……地狱前线嘛……

有封不觉这么猥琐……哦不……是机智，有觉哥这么机智的队长坐镇，他们又怎么可能会泄露情报呢……

事实上，一直到S2预赛后期（预赛的最后几轮将取消隐私保护功能），当地狱前线这支队伍的真实面貌终于浮出水面时，大家愣是对他们一点印象都没有。甚至此前和他们战斗过的队伍，都说不清自己遇上的到底是不是这帮人。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快将为大家揭晓……

【您选择的是“外貌模糊化处理”及“不向敌方队伍通报本

队队名”，请确认。】

【已确认，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队伍。】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话音落时，封不觉的身体已然失重，眼前也变得漆黑一片。

这个模式中，并没有“开场语”。片刻的静谧过后，便是……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巅峰争霸S2练习模式。】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0.02%当前经验值上限】

先前也提过了，在这个模式中，“系统提供的经验、游戏币及技巧值奖励与杀戮模式相仿，但物品、技能的获取率将低于一般生存模式，与新手练习模式相仿”。还有就是……剧本胜利的奖励会比较一般，不太可能出现拼图牌或装备，多半就是低比例经验奖励而已。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略微的停顿后，片头CG便开始播放了。

【这个世上，有三只黑色的鸟。】

【这个世上，有三只红色的眼。】

在空灵悠远的女声独白中，两队玩家的眼前出现了一片杂驳的、晦涩的天空。

与其说那是天空，不如说是精神病人大脑中的调色板。只见那灰暗的底色上，诸多扭曲的、如油彩般的图案不规则

地分布着、流动着……

而在那天空中，确有三只黑色的、形似乌鸦的巨影，正在盘旋。

【没有人能逃脱那些鸟的猎食，没有人能逃脱那些眼的注视。】

镜头随之移动，一片贫瘠的土地出现在了画面中。

地势崎岖、寸草不生的大地上，零星地散落着各种怪异生物的白骨。一些尺寸大得惊人的建筑物残骸分布在这片大陆上，每一堆都看着像半栋楼那么大。

【这个世上，还曾有一个白色的国。】

【这个世上，还曾有一位金色的王。】

又是两句独白响起，CG画面瞬间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好似进入了“回忆”视角。

眨眼间，贫瘠的大地变成了一片肥沃的草原，建筑残骸变成了恢宏的庙宇和雕像；就连那怪诞的天空，也在覆上了暖色调之后变得顺眼了……

【那国是何等的昌盛，那王是何等的非凡。】

此时，画面中，出现了许多穿着古希腊服装的男女老少。他们或是步行、或是乘着一种奇怪生物（形似骆驼，但头上有角，而且身体宽度和大小都在骆驼的两倍以上）所拉的车、或是在半空飘行。

那些大型建筑的周边，也出现了道路、集市。行人川流不息，看上去十分热闹。

【直到某一天，王，看到了那位女神。】

下一秒，镜头一转，对准了一座高山上的神庙。那神庙的规模让人感觉有一座城市那么大，仅仅是大门，就有二十米高。建筑全部由白色的、看上去毫无雕琢痕迹的平整巨石构成，可谓神工鬼斧、不似凡尘之物。

在一段短暂的定格后，从那神庙的大门中，款款行出了一道婀娜的身影。

接着，镜头由远及近，身影也逐渐清晰起来。

那无疑是一名倾国倾城的女子，仅仅是远观其身形步态、就让人浮想联翩。近观之下，更是令人神魂颠倒。

她有着一头金色的、如波浪般的长发，一双明亮的、如湖泊般纯净的眼睛。高挺的鼻梁，呈现出优美的弧度；丰盈的嘴唇，透出致命的诱惑。

而在她那一身湛蓝色的轻纱之下，是一具性感的、惹火的胴体。那令人惊心动魄的曲线呼之欲出，看过的人，便再也无法将其从脑海中抹去。

【女神的美貌，点燃了王内心的欲望和疯狂，他不顾一切地想要占有她。】

镜头再转，画面中出现了一个男人。他看上去四十岁上下，身着一袭华丽的金色甲胄，肩披红色披风，其身形高大伟岸，面容英俊迷人。

客观来说，这确是一位成熟的美男子，无论外貌、气质都卓尔不凡，出类拔萃。

但是……在看过了“那位女神”之后，他给人的感觉就是……终究是个凡人。

【他来到女神面前，承诺会献上王后的宝座。】

【女神淡然拒绝。】

【他又来到女神面前，承诺会献上整个王国的财富。】

【女神不屑一顾。】

【他第三次来到女神面前，欲献上女王之位，倾国相赠。】

【女神嗤之以鼻。】

【终于，他愤怒了，他发动了战争，欲用武力夺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接下来，CG就转到了战争戏上，全副武装的勇猛士兵，整齐列队的巫师战团，还有攻城巨兽、巨炮、甚至巨人……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神庙而去。

然而……镜头再一转，战争就结束了。

【凡人的军队，岂能与神的力量抗衡？】

【对神的亵渎和挑战，让王走上了毁灭之路。】

【白色的国，变为了荒芜的焦土。】

【金色的王，变成了路边的白骨。】

这时，画面已在不知不觉中变回了CG刚开始的一幕，三只巨大的乌鸦在空中盘旋，地上只剩下了废墟和死人骨头。

【在王临终之前，女神来到了他的面前。】

【“你本是伟大的王，但你最终败给了人的欲望。”】

【“凡人的伟大终将被时间掩埋，归于尘土，而神的美貌，将永世长存，无人可触。”】

【这是最终的宣告，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王仍不甘心，他在死前，留下了诅咒。】

【我得不到的，便再无人可以得到！】

话至此处，戛然而止。

那空灵的独白，在最后这段变得激昂起来，却在最关键的部分结束了。

紧接着，地狱前线的第四位成员便出现在了一座建筑残骸的旁边，系统语音也立刻传来：【主线任务已触发。】

第796章 白国之战（二）

【击杀“玉米果子”队的四名队员。】

主线任务的内容可谓简明扼要。

由于对方队伍的队长并没有选择隐私保护，所以其队名在地狱前线这几位的主线任务中被讲明了。

相对的，对方接到的主线任务就是【击杀敌方队伍的四名队员】，其中并没有写出地狱前线队的队名。

“啊……真的看不见了呢。”打开游戏菜单后的小叹，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模式下的团队栏和一般的杀戮游戏有所不同。

官网的规则帖中也事先声明过：在这个模式下，玩家打开游戏菜单就只能看到队友的昵称、等级和生存状态，而敌方的这部分信息都是不显示的。

比起杀戮游戏那种“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到敌方ID及即时生存状态”的设定，这S2团队战中的新规则无疑为比赛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要知道……惊悚乐园里的技能千变万化，在对手的尸体化作白光消散以前，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说……补刀，成了这个模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习惯。

“可不就是看不见么……”花间接道。

“我说你啊……”小灵则是虚着眼，看着小叹道，“官网上的帖子你到现在都没细看过吗？”

“那个……我有看过啊。”小叹有些底气不足地回道。

“我说的是‘细看’。”小灵抬手做了个打引号的手势。

“好吧……我只是将官网的置顶帖通读了一遍，并没有牢

记全部的细节……”小叹随即就用一种认错般的语气回道。

其实……他没必要这样，因为他的行为非常“正常”。绝大多数玩家都是不会去详细记下所有规则、设定等信息的。事实上，会去“通读”一遍的人都不多，很多人就是把自己感兴趣的内容重点看看，其他方面就直接一扫而过。

可惜……小叹并不是在一个“正常”的队伍里混，他的队友们也不绝不属于“绝大多数玩家”。

地狱前线的这几位，可都是事先就将比赛规则事完完整整、详详细细记在脑子里的类型。以至于小叹这种在外人看来没什么不妥的行为，显得像是“偷懒”一样了。

“算啦，打完这场再去补补呗。”小灵说着，抬头冲小叹笑了笑，还抬手揉了揉后者的头发。

这场面怎么看怎么像在训练宠物……

“嗯嗯。”而小叹还十分欣然地、笑着接受了对方的行为。

“这两个家伙……这是公然秀恩爱啊……”以观战者身份在旁围观的觉哥，见状后忍不住吐了个槽，“而且还是人宠恋……”

当然了，封不觉所说的话，剧本内的其他玩家全都是听不见的。此时的觉哥并不具备“实体”，简单地说……系统根本没给他生成身体。所以他现在就始终保持着“第一人称”的视角，跟看片头CG时的情况是一样的；他可以看、可以听、也可以吐槽（只有他自己能听见），但不能对剧本中的人或物施加任何影响。

“说起来……这个【观战者】视角，感觉和CS（即《Counter-Strike》，由Valve开发的射击游戏系列）里的‘死者观察视角’差不多啊。”封不觉随即又念道，“不过CS的死者观察视角可以有多种观察模式，而这个观战者视角就只能在自己队友的身后来回切换。”

虽然觉哥觉得这样的限制有点不太方便，但他也能理解

官方这样做的用意……

很显然，“全视角”切换移位什么的，从技术上来说并不存在什么困难。制定比赛规则的人会限定观战者视角的自由度，肯定是有原因的……

在CS那种“单张地图面积不足一亩地，地图上最多也就分布着32个人物贴图较糙的老爷儿们”的游戏里，你让观察者到处乱飞乱看确实是没什么。但在惊悚乐园这种人物细节逼真、NPC众多，地图也很巨大的游戏里，让观战者完全不受限制地四处观看……他们便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猥琐的事情。为了杜绝这种情况，把观察者视角固定在类似“第三人称射击”那种居于人物后方的、较高处的俯视角度，无疑是很好的选择。

“对了。”另一边，小灵和小叹话音刚落，花间便向队友们提出了一个建议，“咱们先把【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的复活特效给用掉吧。”

她那传说级武器的特效三——不朽之力，在每个剧本里都能用一次，而且没有“持续时间”的限定，因此剧本一开始就可以考虑用在某人的身上了。

“唔……”小灵崛起嘴唇，若有所思地接道，“一般来说，像这种‘事先多存一条命’的特效，应该用在最强的人身上，所以……”

说到这儿，她的视线已然移到了若雨身上，而小叹和花间也是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后者。看起来……大家对队内最强是谁已有公认。

“嗯，那就用吧。”若雨也没有拒绝的意思。

封不觉不在的情况下，若雨就得代行队长的职责。她是一个责任感较强的人，在背负上“队长”二字时，无论是制定策略还是实际行动都会受到这份“责任”的影响，多少有点自缚手脚的意思。而有了“复活”的保障之后，她便可以更加放心自如

地发挥了。

于是，花间很快就将“不朽之力”的特效加持在了若雨的身上。完成后，众人便开始商讨接下去的作战策略……

由于觉哥不在，分析剧情的工作就落到了小灵的身上。

“嗯……目前而言，我并没有看出剧本简介里有什么误导语或隐藏提示……”大约两分钟后，小灵将手放在唇边作思索状，边想边对队友们道，“剧情方面……大家也都了解了，也不算很复杂的故事。而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需要注意的事项，主要有以下几点……”她分析起问题来也是极有条理，“其一，‘三只鸟’和‘三只眼’，必定是这个剧本中的关键，破解其真意，会给玩家带来较大的帮助；其二，那位‘王’的诅咒，是简介中留下的一大悬念，解开后势必也能得到相当的好处；其三，从CG来看，这个剧本世界里存在着魔法、攻城兽、黑科技等等。所以这里的‘人类军队’肯定很强，至少比我们现实世界中的古代军队要厉害。以此为据……‘女神’那边的战力恐怕高得离谱。根据我的经验……这样的设定下，想要直接从‘女神’那边‘借势’是极为困难的，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何况……作为比较强势的一方，我们本就不是很需要去借助NPC的力量。因此我建议……最好还是别去做相关的尝试。”

“诶？我们怎么就成了比较强势的一方了呢……”小叹这时疑惑道。

“笨蛋。”小灵敲了他的脑壳一下，“你好歹也是巅峰争霸S1里打进五十强的高手，和实力处于平均值的休闲玩家对比，顶得上1.5个人了吧？”她又指了指若雨，“我表姐的实力比你还强，而且现在有‘两条命’，算作3.5个人也没问题吧？”

花间也接道：“这样算来，我们和对方的战力至少也是7：4了。”

“喂喂……”小叹念道，“咱们连敌方队员都还没见着呢，就这么把人家定义为‘实力处于平均值的休闲玩家’妥当么……”

“你觉得一支队名叫‘玉米果子’，而且连隐私保护都没点的队伍，会是职业队吗？”小灵问道。

“呃……”小叹无法反驳。

……

同一时刻，十几公里之外，白国废墟的另一处。

玉米果子队的队长【小学狗】，也正在向他们队的智囊【流三枫】请教策略。

而站在一旁的另外两名队员，分别叫【想你时最孤独】和【威武丶霸气】。

简单介绍一下这四位……

首先是【小学狗】，这人用的昵称虽说不是很雅致，但细一琢磨……这八成还个是内测老玩家才能抢注到的名字。

从他起名的这种态度，就不难看出……这多半是个自视颇高、擅以退为进、喜好以扮猪吃虎的方式来达到装逼效果的人。

事实上，他还真就是这么个人……

【小学狗】是一名个人职业玩家，他的实力确也不差，可说是“蓝领以上，明星未满”。但正是这样的实力定位，让他的职业道路走得很尴尬……

待在一线的游戏工作室里吧，就只能干干蓝领的活儿；去二线工作室吧，虽说当了主力，但也当不上王牌；去三线工作室呢……倒是能当上王牌了，可惜那种小公司本身就很不稳定，很多开了个把月、没赚着什么钱就解散了。而且收入未必有一线工作室的蓝领玩家多，名气也打不响。

总而言之，【小学狗】属于“鸡头凤尾”这个档次的人。面对一般玩家时通常很有信心、也有优越感，而面对顶尖高手时也能感受到实力差距，很快在心中生出无力感……

外貌方面，狗哥显得很朴素，挺符合他那“扮猪吃虎”的性

格——未经修饰的相貌，清爽的短发，匀称的身材。身上穿得是一套非常实用的突击兵服装，口袋多、便于行动、耐热耐寒性都不差。

这次大赛，狗哥找了三名他认为颇具实力的非职业玩家来组队（观战者是他朋友，纯休闲玩家，找来凑数的），定下的目标不算很远大——预赛成绩前一百名。

他也很清楚，更高的目标，恐怕以这个队伍的配置是达不到的，能不能进预赛前一百还得看点运气呢。

再来看第二人，【流三枫】。

这是【小学狗】十分看好的一名队友，也是他所邀请的第一名队友。

【流三枫】也是内测时就建号的老玩家了，虽不是职业人士，但他却是一名颇为难得的、“文武双全”的玩家。感觉上和皮卡丘……哦不……和【秋风瑟】的风格有点接近，只不过皮卡……呃……秋风瑟在各方面实力都要比他更强一些。

外貌方面，流三枫的风格和狗哥截然相反，显得相当华丽。他把自己在游戏中的相貌调到了“很”帅的程度，留着一头披肩的长发，体型纤瘦，着一身很显身材的黑金色束身套装。

接着，就是第三人……【想你时最孤独】。

这个昵称，想必有人还记得。没错，他就是封不觉和王叹之第一次排团队生存模式时遇到的那对高中生情侣的其中一位，当时和他在一起的妹子叫【念你时最寂寞】。

毫无疑问的，他也是内测玩家。实力方面嘛……现在是很强了。

为什么说“现在”呢？因为在一个月多月前，他和女友分手了……

那……是一个雨天。

在放学后的车站，那位【念你时最寂寞】同学，以“爸妈说我这样会耽误学习”为理由，和孤独小哥断绝了来往。

当那句“分手”说出口时，天空中突起一声雷鸣。

孤独小哥的胸膛中，好似有什么碎开了……

那一刻，街对面的电子广告牌上，忽然响起了《All Out Of Love》的旋律——“Im all out of love~What am I without you~I cant be too late~To say that I was so wrong~”

好吧，实际情况可能没那么有戏剧性……但在他的记忆中好像是这个样子的。

总之，他的女票后来就再也没和他说过话，即使偶尔在学校里擦肩而过，也对其视而不见。连游戏帐号……都给删掉了。

某种意义上来说，从那时起，孤独小哥的昵称就变成了一种讽刺，而且……也名副其实了……

不过呢……失恋这种事情，是具有两面性的。情场失意的孤独小哥，立刻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到了游戏世界里。他把原本用来吃饭逛街看电影的时间，用在了打游戏上；他把原本用来吃饭逛街看电影的钱，花在了游戏里；他把原本用在女朋友身上的心思，全都用在了游戏中……

孤独小哥通过游戏转移了自己注意力，渐渐抚平了内心的伤痛，并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名实力很强的玩家。

他与【小学狗】结识也有一段日子了，狗哥会选他做队友，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的能力。

最后，来看第四人——【威武丶霸气】。

这是“玉米果子”队中唯一一名非内测玩家。他接触惊悚乐园的时间其实不算长，巅峰争霸S1进入决赛阶段时，这位才刚刚加入这个游戏。从他名字当中的那个“丶”就能看出……到那会儿再申请帐号的玩家，想起个未被使用过的、不带字符的昵称，已经有点困难了（V1.10版本更新后官方放宽了昵称

限定，现在《惊悚乐园》的玩家可以使用最多为十八个字符的名字，其中还可以夹杂一到两个特殊字符）。

至于威武兄的外貌嘛……确实很威武，那浓眉大眼，方脸正额的……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里，必须是正面人物，叛变是那些小眼睛的光头才会干的事儿，浓眉大眼的就算身在敌营，多半也是地下党。

实力方面，威武兄也是挺强的。作为一名休闲玩家，能在这短短两个多月就从一级冲到了四十二级，除了“有钱有闲”之外，其本身的能力也不容忽视。

当然了，这也和当下的游戏环境有关……毕竟都开服那么久了，论坛上早已有了各种各样的冲级攻略；还有各个工作室的“带队练级”业务，也能让新人很轻松地提升等级和装备。

以另一位玩家【倦梦还】，即曾经的【尸刀为王】为例。他从一级一路练到三十四级，总共也只花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见582章），现如今他都奔着五十去了……所以说，在这个版本里，练级的难度和当初的“拓荒时代”比，已小了太多。

只要充分利用好每天的游戏时间，多看看攻略，备好双倍经验卡，自身实力又不要太坑……就算是休闲玩家，两个月练到四十也绝不是梦。

以上，就是玉米果子队的四名队员了。整队的实力嘛……比起那种“实力处于平均值的休闲玩家”所组的队伍来，确实要强出几分。但真遇上职业队的话，基本也没得打。

关于他们没有启用隐私保护功能的理由呢……主要有两点。其一，是队长【小学狗】的性格使然。一个喜好“扮猪吃虎”的人，其实也是很希望表现自己的，只是他们的表现方式和途径不如“强行装逼”那么张扬，也不如“无形装逼”那么深沉。但无论如何，让狗哥匿名什么的，他肯定是不愿意的。再说……他的心里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最好能在S2中打

响自己“个人”的名头，然后就能到一线工作室混个主力的位置，以摆脱目前尴尬的境遇。假如把“外貌”和“队名”都遮起来，他还怎么被人记住呢？

其二嘛……就是他们的谋士【流三枫】还真就没有把这个“隐私保护功能”的问题想得那么深远。要不说这位不如皮卡丘呢……等后来他意识到问题所在时，预赛都打了十几轮了，那时候，他们队伍信息基本都被人研究得差不多了，再想遮掩也已经晚了。

“好的，就这么定了。”

在剧本开始五分钟后，玉米果子队的五人就已拟定好了战略。

他们的战术思路，竟然和地狱前线队是一样的……

不过思考的过程，有很大区别……

他们的思路是：剧本简介里推断不出个什么鸟来，所以剧情什么的咱们还是别管了吧；对面连队名都不显示，八成也是名不见经传的队伍，所以极有可能就是休闲玩家……我们这边有一位职业级的玩家坐镇，能一个顶俩，所以我们这边的战力和对方至少也是5：4；所以也不需要借势了，赶紧去把他们灭了，对我们比较有利。

大概……就是这么个过程了……

而这样的一套战略，无疑拉开了一场悲剧的序幕。

第797章 白国之战（三）

剧本开始后十五分钟，地狱前线的四人已然兵分三路。

侦查专精较强的小叹和小灵各走一路，在保证自身隐蔽的情况下，沿着V字形路线分头展开搜索。而若雨和花间二人，则直接在开阔地带前行；以她们的组合……就算遇到远程偷袭或者陷阱埋伏也能从容应对，因此大可不必躲躲藏藏。

简而言之，这四位的战术思路就是……分头寻找，尽快发现敌人、或者被敌人发现也行。只要双方一接触，就用己方的实力优势将对方给解决掉。

“嗯……于是你们这帮家伙就不准备再去碰剧情了吗……”正在队友们身后来回切换视角的封不觉念道，“虽说我也觉得对方的实力不会比你们强，而且这种模式里出现物品奖励的概率也不高，但忽略剧情的做法总归不太好吧……在后期的比赛中，向剧本中的NPC借势无疑会成为胜负的关键，越早养成习惯越好啊……”

纵然他在那儿长吁短叹，队友们也是听不见的，这些话，还是得等打完再去传达。

“唉……也罢……”觉哥随即又道，“看来我这替补没白当，距离比赛尚有大半个月的时间，在他们身上看到的问题……应该还来得及纠正过来。”

……

另一方面，玉米果子队的四人，也采用了分兵策略。

不过他们的策略要简单得多……由【流三枫】一人在前探路侦查，另外三人之间保持距离，跟在流三枫后方二百米外徐徐推进。

他们这边也是放弃了剧情探索方面的意图，想着尽早和敌人交手。

但是，有一个问题……

在两队人马都无视剧情的情况下，他们如何相遇呢？

要知道，这个“白色王国”的范围很是广阔，从那些建筑残骸的巨大程度就不难看出国家的整体规模。区区八个人，想在这么大的区域内碰面，那是相当困难的。

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漫无目的地搜索，效率自然不高。

好在……虽然玩家们没去碰剧情，但剧情却会自己来找上他们……

……

“诶？那个是……”经过了数十分钟的搜索，小叹的视线中，出现了一道身影。

这时，觉哥的视角也正好移到了他的背后，与他同时望见了远处的那个影子。

那是一个身着黑袍的伛偻男子，其面容非常苍老，半秃的前额和脸上布满了皱纹，在远处都能明显地看出来。

“是个NPC吧……”小叹皱眉凝望对方，口中喃喃念道。

“哼……太天真了。”封不觉听到这话，当即冷哼道，“说不定敌方队伍里有某人具备伪装能力呢……”

可惜，他的意见并不能传到小叹的耳朵里。

小叹朝附近张望了一番后，感觉周围没有别人，便上前去跟对方接触了。

在他靠近那名黑袍老者的过程中，对方也已发现了他、但那老者并未做出什么异常举动，只是冷冷地盯着小叹，等他走近。

“呃……老伯，你好？”小叹走到老者跟前，试着跟其打了个招呼。

“你有面包吗？”老者说话的语速很快，声音也很有力。

“面包？”面对对方突然提出的问题，小叹有些不知所措。

“看样子还真是个NPC啊……”封不觉则是念道，“这就算是触发一个事件了，给他面包的话……应该能得到某种好处或是推进剧情吧。”

“嗯……抱歉，我身上没有面包。”小叹想了两秒后，如实答道。

“切……干嘛这么老实地回话啊。”封不觉在旁替他捉急，“你就不能先问一句‘我给你面包的话，你能给我什么好处’么？”

“请为我去找一点面包吧。”老者听了小叹的回答，面无表情地接道，“给我面包的话，我会报答你的。”

“赶紧问他‘怎么个报答法’。”封不觉的第一反应就是，“是准备给东西还是给信息。”

“哦……好的，那我去找找看。”小叹的第一反应却是，“您别乱走，我一会儿找到了给您送过来。”

“你丫是他孙子啊！”封不觉猛烈吐槽着。

“得到面包前我不会走的。”老者淡然回道。

“嗯。”小叹应了一声，转身离开了。

“喂喂……你好歹也问问他‘哪里有面包’吧？”封不觉道，“合着你在这儿接了个差事，什么提示和信息都没套就走了啊！你小子单独行动的时候就这种解谜水平啊！”

“哦！对了。”这时，小叹忽然停下了脚步，转头对老者说道，“差点儿忘了问您……”

“呼……还好，看来你小子还不算无药可救。”觉哥见小叹想起来了，也稍稍松了口气。

“……您对面包的品种有要求吗？”小叹一脸认真地问道，“比如说……是要一般的呢？还是全麦的呢？是羊角的呢？还是棍式的呢？”

“你他喵的是准备找片小麦地收点麦子然后给他现做啊！”封不觉吼道，“问这种屁事意义何在啊！”

他再怎么嚷也没用，小叹可听不见……

“只要是面包就可以了。”老者的反应倒是很平静，他答完后，微顿半秒，又接道，“你到那边去看看吧……”说着，他抬起一手，指了一个方向，“我觉得那里会有。”

“啊？”小叹看了看对方所指的方向，“哦……好吧，那您等等我。”说罢，他便快步出发了。

“上帝……”封不觉要是有身体的话，此时肯定是在扶额摇头，“幸亏这个NPC主动给了提示，要不然这小子指不定上哪儿找去呢。”

……

同一时间，废墟另一处。

玉米果子队的探路者流三枫，也看到了一名黑袍老者。这个NPC的形象和出现在小叹面前的那个如出一辙，一样是伛偻着身子，站在原地发呆的样子。

流三枫见状后，也是很谨慎地等待了片刻，在确认了周围没有别的人影后，他的队友们也都赶上来了。

于是，他们四人就一同来到了这名NPC的身旁。

“老伯，你没事吧？”流三枫上前试探着问道。

“你们有玉米吗？”这名黑袍老者索要的东西倒是和小叹遇到的那位不一样。

“哪尼？”流三枫闻言，神情一变，当即后跳一步，大喝道，“小心有诈！”

队友们被他这么一喊，也是神经一紧，四人顺势就站成

了一个背靠背的战斗阵型，戒备了起来。

可能有人会奇怪，为什么流三枫会觉得“有诈”呢？他的思考过程是这样的——对方莫名其妙提到了“玉米”……我们的队名是“玉米果子”……对方知道我们的队名……NPC应该不知道我们的队名……对方是敌队玩家的成员伪装的或者就是召唤物……这是个陷阱。

大概就是这么几个步骤了……

“哼！装得还真像啊！”流三枫自信满满地冲着老者言道，“居然还主动提到了‘玉米’，是想嘲讽我们中计了吗？”

老者冷漠地看着他，答非所问地应道：“请为我去找一点玉米吧，给我玉米的话……”

“喝！”

老者话音未落，流三枫已轻喝一声，对其使出了技能。

【名称：海王枪破击】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灵术】

【效果：使出如枪一般的冲击波，将对手粉碎。】

【消耗：灵力值50】

【学习条件：灵术专精B】

【备注：借用海王达尔菲之力的攻击系魔法，不需要水即可使用。】

“嗯？”魔能律动的瞬间，那黑老者脸上的表情，竟是出现了些许的变化。

那一瞬，老者抬起一手，五指微分，一层黑色的屏障便出现在其身前。

叱——嗡嗡嗡……

流三枫的技能打在这屏障之上，便如雪入炎流，顷刻间

便化散不见。

“这家伙……果然是敌人吗！”一旁的威武哥见状，当即言道。

也不知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反正他自己是信了，所以……他脚下一踏，绕到老者身后，准备与队友形成夹击之势。

然……

下一秒，老者的身形便恍然一动，化作黑芒直窜天空。其速度之快，让玉米果子队的四人反应不及。

待他们回过神来，纷纷抬头时，只见得……天空中，冒出了一只巨大的乌鸦，它扇动了几下翅膀后，就快速飞走了。

“呃……”这时，流三枫的脸色变得不太好看，“兄弟们，我好像弄错了……”

“啊……看出来了……”小学狗来了一句马后炮，“虽然我刚才就有点怀疑，不过见你很肯定的样子就没发表意见。”

“这个……”孤独小哥望着那个远去的鸦影念道，“……该不会是剧本简介中提到的‘三只鸟’之一吧？”

“我去！”威武哥接道，“那咱这岂不是得罪NPC了？会不会有什么不利啊？”

“我觉得……”流三枫接道，“应该也没什么大碍。”他想了几秒，分析道，“刚才那个鸟人八成是个剧情NPC，和他说话就会触发某种flag；虽然我们没能从他身上接到任务什么的，但他也没有因我们的攻击而反扑，只是逃走了而已。所以……我们最多就是损失了一条支线任务吧。”他耸了下肩，甩了一下额前长发，“反正我们本来也没打算做什么支线。”

虽说有给自己的错误判断找借口的嫌疑，但流三枫的这番分析还真没错……如果他们完全不理会剧情的话，打跑这个NPC确也无妨。

“好吧，那我们继续吧。”小学狗想了几秒，对流三枫道，“不过下次最好还是注意点。”他提醒道，“在NPC身上浪费技能，多少也是种损失。”

“明白。”流三枫回道，“这次是我不对……说起来也是巧，这NPC开口就提了‘玉米’，正好和我们的队名有关……”他摇了摇头，脸上毫无悔意，反而有点自我陶醉地念道，“唉……只怪我思维反应太快，对这类字眼过于敏感了……”

要是封不觉在这儿，听到了对方的这段话、看到了对方的说这话时的神情，他肯定会接道：“以阁下的这种智商和心态，去南方公园那个位面当美国总统估计是没问题了。”

……

话分两头，再来看小叹这边。

也许小叹在与NPC打交道的时候不像觉哥那般圆滑精明，但人家的人品好……

他顺着老者所指的方向前行，没过几分钟，就找到了剧情物品。

或者说……他被剧情物品给绊倒了。

当然了，大家不用担心小叹会摔个狗啃泥，还损失生存值什么的。

他被绊了以后，只是单手一撑、身形一旋，就卸掉了大部分的下冲力道；不到两秒，他就翻身而起，重新站了起来，基本没受什么损伤。

“嚯~这种面包……我还真是头回见嘿。”小叹站定后，回头看向了那个“绊倒”了自己的东西，着实吐槽无力。

无论怎么看，那都是“一只手”……一只从地底下忽然伸出来的、由面包做成的手。

“这玩意儿该不会是活物吧……”以观战者视角旁观的封不

觉看得比较分明，数秒前，他清楚地见到那只手从地底下破土而出，快速地抓了一下小叹的脚踝。

“嗯……”小叹朝那面包手看了几秒，下定决心，走了过去。

不料……

突突突突——

霎时间，土崩泥裂，怪影陡现。

这回，就不仅是只手了……而是一整个“面包人”从地下蹦了出来。

它的身体色彩各异，但大体是黄褐色的；其躯干是长方形的土司，四肢是法国长棍，脖子是两个叠在一起的甜甜圈，脸则是涂满黄油的椰子包。

其余的身体部分，也都是由各种各样的面包构成，比如左手的手掌是英式布鲁姆，手指是五根很小的羊角面包；右手则是蜜豆墨西哥包，手指是芝士棒；膝盖是菠萝包、手肘是千层面包等等……

“这游戏里居然也会出现看上去这么美味的怪物……”见到这个敌人的时候，封不觉的脑中闪过了很多东西……

人肉汤、馊蛆三明治、沃科尔的尸体、狂龙一笑声的眼球……自打他玩这个游戏以来，吃过了太多本不该出现在人类食谱上的东西。

今天，他终于看到了一个无论从哪里下口感觉都不错的玩意儿，但站在这怪物眼前的却不是他……

这种感觉……就好似是一个常年混迹于下等青楼，已光顾过里面所有庸脂俗粉、恐龙怪兽的嫖客，突然有一天看到了一个美女。问题是……这天他没带银子，而且这美女已经进了别人的房。

“娘希匹的……”观战者模式下没人能听到觉哥说话，所以

他可以随便爆粗，“我咋就遇不到这种好事呢……”

“诶？”另一边，小叹看清了敌人的全貌后，也是微微一怔。

空气中……那股随风飘来的、混合着小麦、蜂蜜、黄油等多种香味的芬芳，让他不禁吞了口口水。

“pan！”面包人跃出地面后，立刻瞪着一对黄油眼珠，对小叹喊道，“pan！pan！”它一边喊着，还一边举起双手，作张牙舞爪状，明显是要打架。

“嗯……好像只能发出pan这个音节来呢……”封不觉念道，“好吧……无论如何……总比反复喊an pan（豆沙包）要好吧……”

“貌似是想要攻击我啊……”小叹则是看着面包人，自言自语道，“但怎么看都不是很强的样子，毕竟只是面包而已……”他这人还是心慈手软，“从它身上随便切一块下来，然后就去拿给老爷爷吧。”

“pan！”

小叹这边刚拿定主意，那个面包人就已大跨一步，猛突而来。

别看它是面包做的，速度还真快。其迅疾的身影撕开了空气，荡出层层小麦粉屑、留下阵阵馥郁芬芳……

“抱歉了！让我切一刀就好！”面对这只怪物的袭击，小叹是一点都不怕，只见他抄起军刺，不进反退，一剑斩向了敌人挥来的右臂。

噗——

松脆的外皮被刀刃破开。

呲呲呲……

松软、柔韧、绵密的小麦纤维，被快速割裂。

呼、呼、呼……

面包人那条被斩断飞起的右臂，在空中飞旋。

一轮交锋后，小叹快速弹起，接住了那块从对方身上砍下的面包。

“pan！pan——”面包人断臂之后，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来，并捂住手臂的断口，跪地不起，“pan~pan~”

“呃……”见此情景，小叹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好可怜的样子……”他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的面包，犹豫了几秒后，咬牙道，“但这砍都砍下来了……”说着，他便猛然转头，朝着黑袍老者所在的方向跑去，“对不起了！”

在后方一直看着小叹的觉哥，此时却是念道：“居然还道歉了……你他喵的今天才八岁么……不对，看到个拟人化的食物也心软……不仅是八岁，还是个女孩儿。”

“pan……pan……”

就在觉哥吐槽之际，那断臂后的面包人，却是出现了异常的变化……

第798章 白国之战（四）

噗通——噗通——

清晰、响亮的心跳声，从那面包人的体内传出，声如鼓鸣。

正拿着根面包棍向远处奔跑的小叹，在听见声音之时，便回过了头。

以观战者视角紧随王叹之其后的封不觉，则比小叹更早一秒调转视线。

“pan……”面包人的嗓音忽然变得低沉、浑厚，它从地上站了起来，看向小叹道，“pan！”

“什么！你说你要认真了？”小叹一脸凝重地望着对方应道。

“喂！你是怎么听出来的啊！”封不觉都惊了，“从panpanpan里听出来的吗？”

“papapa……”面包人发出了类似冷笑的几个短促颤音，“pan~panpan，pan！”

“你……竟然有这种能力？”小叹听了面包人的话，神情陡变。

“不管他的能力是什么，和你这种能翻译面包语的能力比起来算个球啊！”封不觉听了小叹的话，也是吐槽不断。

“pan(ban)……pan(kai)！”下一秒，面包人便举起了自己仅剩的那条左臂，喊出了两个怎么听怎么像“卍解”的音节来。

而且……它显然不是说说而已，因为在这一刻，其体内爆发出了惊人的灵压，它那断掉的手臂也在瞬间就被这股力量修复。接着，它的形体就开始变化，全身的面包颜色都微

微加深，一股热能从其体内透出。

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十余秒方才结束，结束之后，面包人看着小叹，冷哼道：“pan……panpan！”

话音落时，一股浓郁的麦麸焦香飘来，其中还蕴含着蜂蜜牛奶等复杂而和谐的香气。很显然……经过超高速加热后的面包人……变得更美味了。

“我擦类……”封不觉看完对方的变身，当即吼道，“这种变身的意义何在啊！”

“原来如此……因为变得更加蓬松了，所以体积略微增大，还可以挤压身体内部的热气灼伤敌人……”小叹一本正经地看着对方念道。

“灼你二大爷啊！加热之后还更好切了呢！”封不觉郁闷道，“话说你还理它干什么呀？直接拿着面包去交任务不就完了！”

在这一点上，小叹的想法倒是与觉哥一致。

“不过……这样依然不是我的对手。”小叹又对面包人说道，“我不想再伤你了，你也别再追过来了……”说罢，他扭头就跑。

“pan？”面包人先是一愣，接着就暴喝起来，“pan！pan！”它一边喊着，一边就迈开步子追了过来，但它的速度着实是追不上小叹，很快就被甩得没影儿了。

“嗯……虽然出发点不一样，好歹最后还是做了正确的选择……”见小叹摆脱了这个怪物，封不觉终于长吁一口气。

……

另一方面……

玉米果子队的四位，运气还真是不错。在赶走了一位剧情NPC后，只过了十分钟不到，他们又在废墟中找到了一件与剧情相关的东西。

“这是……”流三枫左右张望一番后，站定在了一块两米高的石碑前。

这块石头的颜色是纯白的，丝毫没有染上污浊，亦没有任何磨损，仿佛岁月无法在这块石头上留下痕迹一般。

在这石碑的一面，刻画着一幅图案：图的正中间，刻着一个身着长裙的女子形象，她的双手交叉，抱住自己的双肩，垂首站立着；而在那个女子的周围，刻了一圈沙粉状的不明物体，像是光晕一样浮现在其周身；在这圈沙子的外面，又分别刻了三个像眼球一般的物体，且每一个眼球的瞳孔，都朝着与女子相反的方向观望。

“嗯……”流三枫看着图案，思索道，“从剧本简介推断，这碑画上的女人，很可能是那个‘女神’……而那三个眼球，就是‘这世上的三只眼’。那么……这幅画的内容就是……”流三枫念道，“女神在催动着自身的力量，控制这三只眼睛去寻找什么？”

稍稍想了一会儿，他就摇了摇头：“算了，没什么好想的，浪费时间。”

他的做法倒也没错……反正他们刚才也已经得罪剧情NPC了，还不如就把“无视剧情”的策略贯彻到底。

若是患得患失，当舍不舍，最后将反受其累。

于是，流三枫毅然地从这石碑旁边离开，继续踏上了寻找敌方队伍成员的征途……

……

同一时刻……

“诶~若雨，你快看那是怎么回事？”与若雨一同赶路的花间，似是在远处看到了什么让她感兴趣的东西，她当即叫住身旁的队友，并抬手遥指。

“那是……”若雨顺着花间所指的方向看看去，一眼就望见了一个有别于其他建筑残骸的怪影。

她凝神远视，很快便看出端倪。

“嗯……这个雕像残骸，似乎是有点古怪啊。”若雨念道。

“是啊……我也觉得不太对劲儿。”花间道，“按理说不会变成这样的吧？”

她们所说的古怪，指的是那雕像的状态……

这雕刻的形象是一个身着铠甲、背披披风的英武男子。从其面容来看，应该就是片头CG中的那位“国王”了。

正常来说，这样一尊雕像的残骸，要么就是整个横倒在地；要么就是底座还立着，但底座上面的部分被损毁残缺了。

然而，若雨和花间眼前的这尊人形巨雕，却是十分诡异地斜立着……

雕像的左腿大腿以下、右腿膝盖以下，都埋在土里，而它露在土外的部分与地面形成了近四十五度的夹角。整尊雕像就像是比萨斜塔一样斜立于土中，也可以说……像个被小孩斜插在沙地里的玩具兵。

“或许是其下方的地面忽然塌陷又忽然凝结所造成的……”若雨看了几秒后，做出了一个听上去还挺靠谱的推断。

“有没有可能是被某种生物握住，强行插进土里去的？”花间问道。

“那雕像本身就像个巨人那么大了，能将其握住并插进土里的东西……”若雨接道，“大概也只有这个世界的神了吧。”

“这样想来确也没错啊。”花间道。

“嗯……这倒是。”若雨若有所思地念道，“要不然……我们过去看看？这雕像附近说不定能触发某种剧情。”

“好啊。”花间当即应道。

地狱前线这四位，显然还没有彻底无视掉剧情发展，所

以，她们两人快速做出了决定，朝那雕像走去。

……

话分两头，再看小灵这边……

目前为止，小灵的搜索范围已经超出了其他所有玩家的总和。

她的效率无疑是极高的，要论侦查能力，就算是封不觉也得被她甩好几条街。

说起来……她的数据在前文中还从未被罗列过（因为在超次元乱斗的剧本之初就被觉哥击杀了），此处正好来详细介绍一下：

悲灵笑骨：LV46。

称号：【人间兵器】，称号能力：【暴走要塞】。

经验值：43783100/46000000，技巧值：7187，游戏币：8082000。

专精：通用A，器械C，侦查A，格斗C，射击S，医疗E，灵术C，召唤F。

行囊（18/30）：红酒*3，灵视信号弹*5，生存值补充剂（大）*5，生存值补充剂（中）*5，止血绷带*5，抗毒合剂*5，防冻液*5，烫伤药*5，永续手电筒，FN57，MP5，KRISS Super V，Ultimax100，焚湮推进炮，栓狗绳，夭桃半吐传芳讯，先锋盾，血尸神的勾玉。

装备：弑月/陨星（灵能武器），费舍尔之眼，无形足，魔装武翼，巴德尔圣铠。

储藏室（2/15）：双倍经验卡（24小时）*30，双倍游戏币卡（24小时）*30。

技能栏（10/12）：【三花聚顶神功】【影幻七丈】【神圣仲裁】【枪斗五式——夺械】【枪斗十四式——蹴】【枪斗百七式——引向】【组装魔术】【弹药增殖】【即使快要

死了但依然存在的走向食堂的底力】【召唤术——吸血蝙蝠】。

关于以上所有新出现物品或技能的详细效果，将在本篇章中逐一写出，此处就不一一列出物品说明了。不过有两件物品需要特别提一下，其一，是【先锋盾】。

这件物品是小叹在《恐怖童谣》的剧本中靠猜拳拿到的，是件“装备后绑定”的完美级防具。由于小叹已经有了【钛合金金华火腿】，而两件防具的效果又有些重合，所以他后来就送给了小灵。

其二，就是……

【名称：灵视信号弹*5】

【类型：消耗品】

【品质：精良】

【功能：制造一次灵光信爆。】

【备注：灵视信号弹被释放后，将在距离释放点两百米的距离精确引爆，并引发一次持续十秒左右的灵子聚光反应，灵术专精D级以上者方可看见这种反应。】

这种灵视信号弹的体积很小，形似一发霰弹枪的子弹；而且无需枪械即可发射，是一种非常方便的道具。

看属性也知道……这东西绝不是商店货。

事实上……它是由一名玩家“发明”并“制作”的。而那名玩家，就是在巅峰争霸S1中有过登场的器械专精大神【抹茶酥】。

如今的她，在游戏里可是混得风生水起，俨然成了山河工作室（就是秋风瑟所在的工作室）的顶梁柱。工作室有一半以上的收入都来自抹茶酥和她的几名助理。而具体方法嘛……就是“收集材料、制作物品、定价销售”。

一直都被视为冷门的器械专精，在渡过了艰难的提升期

后，到后期就迎来了春天。因为这个专精练到S级以后，可以在剧本内外制作各种各样的东西……再加上现在有“自由探索模式”的存在，这种事运作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在《惊悚乐园》中，“剧本内通讯道具”一直是一种非常、非常罕见的物品。虽然有些剧本里自带对讲机、电话、通讯器这类玩意儿，但类似的物品……不是不能带出剧本，就是带出剧本以后就成了无效的废铁。很显然，官方是有意要限制玩家们在剧本中的通讯行为的。

于是乎，像“信号弹”这样的玩意儿，销路自然不会差。纵然不是在每个剧本里都能用到，但身上带着几个总归有备无患。何况最近又要开始“团体比赛”了，类似的商品必然会大热，估计离涨价已经不远了……

……

好了，还是回到故事中来……

在剧本进行了将近四十分钟后，小灵凭借她出色的侦查能力，竟是成功找到了敌方队伍留下的蛛丝马迹。

虽然前文中提到过……在白国这么大的范围内，想要找到某一个或某一队人都是极其困难的。但“困难”，并不代表不可能……

说起来……这事儿也是玉米果子队那四位自己的失误。假如他们没有与那名索要玉米的黑袍老者发生过冲突，那么他们的行踪也就不会暴露了。

可惜……他们终究是动手了。

一旦发生过战斗，哪怕只是很短暂的时间，或是区区的一招一式，都会留下些痕迹的。

虽说流三枫的【海王枪破击】是被黑袍老者化解得无影无形了，但他发招之时，魔能激荡，使其双脚在土地留下了深深的足印。另外……他的几名队友，也在进入战斗状态后无意识地踏出了一些足迹，尤其是威武哥……那一招猛窜踏

出的痕迹别提多明显了……

而玉米果子队那几位，也没有想到要去清理这种痕迹……因为他们在非战斗状态下脚步较为轻快，在这种硬度的土地上是不会留下脚印的。所以一路走来，他们全然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

谁又会想到，就是这么七八个零星的痕迹，愣是奏响了他们团灭的序曲……

“嘻……果然是新的……”走近观察过足印后，小灵的脸上露出了笑意，“一、二、三……四个都在，而且……”她在这块区域内轻盈地踱步，心思电闪，“……在这里发生过战斗。”

小灵的护目镜——【费舍尔之眼】是具备热能探查和夜视功能的，因此她可以看到这里残留的热量，以她的经验……不难推断出这里发生过战斗。

“嗯……脚印这么少，说明战斗的时间很短，要么是很快就分出了胜负，要么就是其中一方刚开打就逃走了……”小灵随即又念道。

“多半是有一方逃走了吧……”这时，“背后灵”封不觉已将视线切到了小灵这边（切换视角很方便，也没有间隔时间限制，所以封不觉经常会秒切到各名队友后方，同时看好几个地方的状况），颇有自信地念道，“如果是‘分出了胜负’的话，那败者非死即伤，地上多少会有点血迹什么的……敌对的家伙们是不可能去处理血迹的，因为能想得到去处理血迹的人，肯定也能想到处理掉脚印。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是……与他们战斗的怪物没有血，比如说是个面包人之类的玩意儿……这样想来倒也合理，他们把那怪物瞬杀之后吃掉了，然后留下了这样一个现场……”

小灵可听不到觉哥那段夹杂着吐槽的推论，不过她也很快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唔……是有一方逃走了吧……”她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太久，比起“他们此前和什么东西战斗过”，小灵更感兴趣的问题的是……“他们此刻在哪里”。

“要放信号弹吗……还是……”小灵又想了几秒后，决定暂时不放。

接下来的五分钟里，她用很快的速度将这周围的地区再次全部勘察了一遍，随后，又回到了有脚印的区域，仔细分析了这些脚印的朝向、站位……接着，她就朝着一个方向追去了……

……

另一方面……

“老伯，面包给您拿来了。”小叹拿着从面包人身上斩下的法式长棍，回到了那名黑袍老者的跟前，并不假思索地将面包递给了对方。

“你这小子还真有契约精神啊……”封不觉看到这一幕，不禁念道，“从头到尾都是纯粹的口头协议，连个任务都没触发，系统提示也没响……万一这老头儿拿了面包就跑怎么办？万一他快速把面包吞下去并立刻赖账怎么办？万一他拿面包砸一下自己的头，然后躺地上讹你游戏币怎么办？”

“嗯……年轻人。”黑袍老者接过面包，神色微变，顿了两秒后，他看着小叹问道，“你对已经逝去的东西有什么看法？”

“如果你指的是他的童年，那应该还没逝去。”封不觉一边围观一边插科打挥。

“呃……您能说具体点吗？”小叹觉得对方的问题太宽泛了，不好回答，故而又追问了一句。

“比如……这个国家……”黑袍老者接道。

小叹闻言，想了想，回道：“我不太了解这个国家，不过就我了解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国王算是自取灭亡，国民则是被他连累。”

“嗯？”黑袍老者疑道，“你不是这个国家的人吗？”

在他问出这个问题的刹那，封不觉好似明白了什么……

“不是啊。”毫无戒心的小叹即刻回道。

“呵呵……原来如此，太好了。”黑袍老者笑了，他把面包揣进了怀里，突然伸出一手托住了小叹，“跟我来……”

话音未落，他已化作一道黑芒，挟带着小叹飞上了高空。

第799章 白国之战（五）

“喂……老伯，你这是干……啊！”小叹被挟上天空后，刚说了半句话，抬头一看……就发现那位黑袍老者已然变成了一只巨型的黑羽乌鸦，而托住自己的那只手，也变成了巨大的鸟爪。

“别怕，年轻人。”那老者的声音从乌鸦的胸腹中透出，“你别乱动，我只是带你去个地方，不会伤害你的。”

“呃……说实话，老伯。”小叹迟疑了一下，“在替你找面包之前，我还有点事儿没办完呢……”

“只要你肯帮我办事……我也会帮你的。”老者回道。

“哈哈哈哈哈……”用观战者视角跟随着小叹的封不觉这时大笑出声，“竟然提出了这种交易，这咱可是稳赚不赔啊。”

觉哥的思路多清晰，NPC的话一出口，他就已经把账给算清楚了……无论这老者让小叹去做什么，那都是剧情的一部分。能做成最好，还有额外奖励可以拿；做不成的话……只要命别丢，那就不亏。而小叹需要老者帮忙做的事，自然就是去对付玉米果子队的队员了……他能搞定最好，对面直接被NPC团灭，搞不定的话……反正地狱前线这边没什么损失，敌队的人只要有所损伤，那咱就是赚了。

“嗯……那好吧……”小叹回道，“对了，老伯，还没请教你怎么称呼啊？”

“称呼？”对方的语气中，似乎带着一丝疑惑，“哦……”可能是太久没被问到过这个问题了，他好像想了一会儿才记起自己的名字，“图帕雷松。”

……

与此同时，废墟另一处。

“奇怪了……”花间看着眼前的雕像念道，“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呢……”

“是啊……”若雨道，“也许是我们想多了吧。”

她俩花了十分钟的时间，将这个雕像上上下下都仔细检查了一遍，若雨还跳到雕像头上四处张望了一下，结果一无所获。

“莫非……这个雕像其实是个类似日晷的东西？”花间的联想能力还挺强的。

“可地上也没有刻度什么的啊……”若雨接道，“就算能解释成……地上的刻度因年代久远已经看不出来了……”她顿了一下，“我觉得那个‘国王’也不像是会用自己的雕像去当日晷指针的人……”

“呵呵……”花间笑了，她也觉得这个推理细想之下是挺有槽点的，“或许只有封不觉会这么干吧。”

“哼……”若雨也是轻笑一声，“如果不觉是国王的话……他不止会用自己的雕像做日晷的指针，还会用自己的各种表情浮雕做出所有的刻度呢……”

“哈哈哈……”花间笑道，“若雨，你最近的吐槽功底见长啊。”

“是啊……”若雨无奈地耸耸肩，“虽然不想承认……但八成是受了某人的影响……”

“诶~”花间接道，“你说……他现在会不会正在旁边看着我们啊？”

“被听到也无妨。”若雨淡定地道，“他不是那种被取笑、挖苦或开涮后会生气的类型……”说到这儿时，她的目光不自觉地往自己身后瞥了一眼，“他是那种被取笑、挖苦或开涮后会等待机会加倍奉还的类型……”

“切……一副很了解我的样子嘛……”此时，封不觉还真就在若雨的背后，不过若雨是不可能察觉到其存在的，所以刚

才那一次回眸应该只是直觉……

“总之，既然这里没什么，我们还是继续顺着大路前进吧。”数秒后，若雨转过头，重新指向了她们先前所走的路线。

虽说这白国的土地已变成了贫瘠的荒原，但根据那些建筑残骸的位置，大概也能猜到原本的道路是怎样排列的。

“嗯，走吧。”花间点点头，两人便折返回去了。

而就在她们转身离去的那一刻，她们两人、包括处于观战者视角的封不觉，全都没有主意到……身后那尊倾斜的雕像的眼睛……竟是动了一下。

……

再看另一边……

“哼……找到了……”小灵只花了十分钟，便追赶上了玉米果子队的步伐，并在敌人未发现自己的前提下，将三名敌队成员锁定在了自己的视线内。

“只有三个人……”她一边悄然跟进，一边思索道，“第四人要么是在前方探路，要么就是埋伏在这三人附近，作为暗处的保护者……”

念及此处，她的集中力又提升了几分，其视线扫动的速度和思维都再度加快。

“这个距离上……已经可以使用【神圣仲裁】了……”小灵又追进了数十米的距离后，心道，“可开枪后，我的位置就会暴露……”她犹豫了几秒，“嗯……但无论怎么考虑……还是开枪比较划算，没有理由放弃这种先手重创敌方的机会……”

拿定了主意后，她便从行囊中取出了自己的完美品质狙击枪【夭桃半吐传芳讯】，加速向前追进。

“嚯～这是要用狙击偷袭的节奏啊……”此时，刚从另一处将视线转过来的封不觉，正好看到了小灵掏枪的一幕，他兴

致盎然地念道，“我瞧瞧……嗯……对方有三个人，专精、技能、装备全都是未知……而且，在听到枪声后，想必那第四人也会在短时间内赶来的。”他略一思索，接道，“谨慎起见的话，打完第一枪就得立刻转移位置。如果是我的话……在移动前还会顺手把信号弹给放了；反正这种时刻也不怕被对方看到信号，没准还能以此迷惑一下对方，制造些心理压力。”

觉哥的这番分析很靠谱，与小灵拟定的策略不谋而合。不过，作为当局者，小灵此刻所做出的推演要比觉哥更为深远……在掏枪前的几秒，她已经全面考虑了“转移位置”之后的事情。

根据她的估计，这一次先手偷袭，最坏的结果是——敌方队伍重伤一人，而自己则陷入被多人追杀的局面。

在这种局面下，可能演变出的情况有两种：第一种，敌方追得很紧，不但迅速拉近了距离，还发动了有效的攻击，成功将自己拖入了合围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小灵就会放弃逃跑，并在合适的时机使出她的称号能力。

【名称：暴走要塞】

【特殊能力类型：主动】

【消耗：体能值上限的30%，灵力值上限的70%，半径两米内至少需要存在四把射击系武器，及总计400发弹药（类型不限）】

【效果：以念动力驱动区域内所有射击系武器，向周围发动不间断的无差别攻击】

【备注：冷却时间三小时，持续时间三十秒。

发动时，以施术者为中心，半径两米内所有可用（符合施术者装备条件）的、无所有权（未与其他玩家、NPC或怪物绑定）的、及所有权归施术者（无论存在于行囊内外）的射击系武器……将全部被该技能吸收，并在施术者身体周围呈

环形展开、以回转射击的形式高速开火。

施术者无法提前结束暴走要塞的效果，即使弹药耗尽后射击也不会停止，但“过载”弹药的伤害将降低为正常伤害的30%。

暴走要塞发动期间，施术者受到的所有非物理伤害加深20%；来自物理层面的伤害减免50%，且有几率被其周身环绕的武器直接格挡。技能结束后，所有权归施术者的武器将返回原本装备的位置，其余武器将以其相应的弹药射速向外飞出，制造最后一波扩散性冲击。】

这个称号能力着实不太好跟队友配合，因为这招真的会误伤、甚至杀死队友……不过在陷入重围之时，这招可是堪称逆天的搏命技能。

当然了，其具体威力，还得看当时当地的小灵周围有多少枪械。比如眼前这个剧本里，是不可能存在“枪店”这种玩意儿的，因此，小灵发动称号能力时，能祭出的就只有自带的武器而已。

而她身上的射击系武器，一共是八件……分别为：弑月、陨星（灵能武器）、FN57（一种性能优秀的半自动手枪）、MP5（冲锋枪，德国造，射速快，精度高）、KRISS Super V（冲锋枪后坐力哪家低？大洋彼岸找美帝）、Ultimax100（一挺能让你说扛走就扛走的轻机枪）、夭桃半吐传芳讯、以及焚湮推进炮。

基本上来说呢……如果是在现实世界那种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地方……她开上一次这个技能，杀一个连的人是没问题的。但在游戏世界里，这招的杀伤程度就得打个“问号”了，因为她至今还没遇到过恰当的时机去开启这个技能。

以上，就是第一种情况的应对了。

再来说第二种——即敌方追得并不是很紧，但小灵也摆脱不了对方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她便可以且战且退，控制节奏。只要选好逃跑路线，隔一段时间后再放一个信号弹，那很快就能迎来队友的支援，顺势打上一波反攻。

上面这两种，还是“最坏结果”所衍生出的变化，至于比较“好”的结果……比如对方直接被一枪崩掉一个人头啦、慌乱中被崩掉两个人头啦、甚至在追击的过程中被渐渐消耗乃至团灭啦……全都是有可能的。

因此，小灵的这次先手偷袭是势在必行，这种风险和收益比例极佳的买卖，干一票绝对不亏。

“六百米……足够了，再近就有被发现的风险了。”又过了一分钟，小灵已接近到了一个理想的距离（侦查专精高了以后，她的距离感就变得异常敏锐，哪怕是相距很远的目标，她也能凭目测判断出精确的距离），“就算是团长的零时差演算，也未必躲得开六百米内的狙击……”

当初在无双原狙击封不觉的时候，小灵可不敢靠近到这种程度，那时候她是特意选在一公里以外发动突袭的。现在想来……这个距离其实还是不够远，因为封不觉的突进速度着实可怕；要是能再远些，小灵可能还能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和机会。

“希望能击毙一人吧……”小灵一边念叨着，一边找了块建筑物的残壁，迅速架好了狙击枪。

选定目标、瞄准、发动技能、扣动扳机……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如同本能般娴熟的动作，带出了致命的攻击……

砰——

枪声响起的瞬间，【威武丶霸气】的脑袋像个西瓜一般爆裂了。

正如小灵所预料和期望的……这次远程的先手偷袭，直接就完成了一次击杀，对方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就变成了一具残缺的尸体，并在数秒内化作白光消失了。

“闪！”【小学狗】毕竟是职业的，在威武哥的尸体完全倒下以前，他已明白发生了什么；在自己横跳而出的瞬间，他转头暴喝一声，给了队友一个简短、明确的指示。

也正是有赖于他及时喊出的这个“闪”字，孤独小哥才捡回一条命来……

或许是出于“服从队长命令”的下意识反应，在这危急的、令人惊愕的变故中，孤独小哥在第一时间就按照狗哥所说的那个字去做了。虽然他也不知道该往哪里闪，但蜷起身子在地上打个滚总没错……除非是面对来自地面的攻击，否则这个几乎是万能的躲避手段。

于是，在第一枪的枪鸣尚未荡尽之前，狗哥和孤独小哥已分别通过不同的方式闪到了两块掩体的后面。

“切……”小灵透过瞄准镜看到了那两人的反应，撇了撇嘴，念道，“既然如此……见好就收吧。”

她将狙击枪收回行囊，转身就跑，并在这个过程中随手掏出了一颗【灵视信号弹】，摁下开关后就朝正上方的天空一抛。

啾——啪！

但见那信号弹在脱手后自行加速升空，飞至两百米左右的高度时便骤然爆开，在半空绽放出一个如烟花般绚烂、耀眼的花形图案。

这个图案只有具备D级以上灵术专精的人才能看见，一般人就算在附近听到了声音，也看不到这天空中的奇景。

地狱前线的四名玩家自然是全都可以看到这个信号的，而玉米果子队剩余的三人，也同样可以……

“狗哥！这是怎么回事？”数秒之间接踵而来的惊变，让孤独小哥显得有些慌乱了。他压低了声音，对着蹲在六七米外的、另一个掩体后方的小学狗说道。

“别慌。”小学狗的心理素质不差，要是这点风浪他都扛不

住，也不用带什么队伍了，“我们应该是被敌方队伍的射击专精玩家给偷袭了。”

“那现在怎么办？”孤独小哥又问道。

“嗯……从枪声和威武所喷出来的血判断，发动攻击的人是在那个方向……”小学狗小心翼翼地用手为队友指明了大致的方位，“对方刚才放到天上的是信号弹，我曾经在别的剧本里见人用过。不出意外的话……这是在通知队友赶来。”他顿了一下，接道，“假如对方人数占优势，是没必要这样做的……所以我推断，敌方只有一人，最多不超过两人……眼下我们就兵分左右，高速靠近过去……然后……”

“等……等等……”孤独小哥打断了队长，“听那枪声，对方离我们至少还有四五百米的距离……在缺乏掩体的情况下，我俩在这段路上很可能会被这个射击专精的家伙打个半死的。”

“呵……”小学狗苦笑着接道，“战斗本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情……一点风险都不冒就想获胜，未免太天真了吧？”说话间，他已从行囊中取出了一块盾形防具，“换位思考一下的话……对方不也是冒着巨大的风险，在人数处于劣势的情形下对我们发动了突袭吗？”

“我明白了……”孤独小哥神情一凛，“我有觉悟了！上吧！”

“好……你往那边，我从这边过……”小学狗用手比划了几下后，就率先冲了出去。

狗哥好歹也是职业玩家，战斗经验丰富。根据他的经验……在这种距离下，射击玩家一击得手后，多半都会原地不动、继续保持瞄准，等待剩余的目标再次进入视线后打个第二轮。还有一小部分人……会选择在一击得手后立即转换阵地，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和隐蔽为最优先。

但无论是哪种情况，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

只要目标还在杀伤范围内，射击专精的玩家是不会主动去拉近与目标之间的距离的。也就是说……不管对方是原地瞄准还是游走，其活动范围绝不可能入侵到先前那一次射击的弹道区间之内。

小灵……也确实符合这种情况。

她放完信号弹之后，边跑边回头窥探，但等了近三十秒也没见有人冒出来，而她与对方的距离，已然拉开到了八百米。

“这两个家伙……莫非是被那一枪打怕了，干脆不准备追过来了？”这个念头很快就出现在了小灵的脑海中，当然，这也是她事先推演过的情形之一，面对敌方这种反应，她也有相应的对策……

第800章 白国之战（六）

“嗯？结果还是来了？”刚准备再度取枪的小灵，却看到了小学狗和孤独小哥的身影，只见那两人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高速冲来，“哼……刚才那几十秒是在犹豫吗……还是在商量战术呢？”

若是那两人始终不现身，小灵或许还会怀疑他们是在搞什么阴谋，但这会儿，她就完全不担心了。

在短短几秒有意识地等待后，小灵祭出了自己的灵能武器，重新开始移动……

……

另一方面，王叹之在图帕雷松的挟带下，已是越飞越远……

他被那巨型乌鸦抓在爪中，在天空中翱翔了十余分钟，逐渐靠近了远方的一片高山。

待飞到近处时，那浩渺的云层中，浮现出了建筑物的虚影。

那是一座庞然如城市般的神庙，仅是大门就有二十米高；构成神庙的每一块砖皆是纯白色的，与灰暗的天空形成鲜明的对比。

不多时，图帕雷松便飞到了神庙的门口，并将小叹稳稳放在了地上。

“老伯。”虽然已经知道了对方的名讳，但小叹还是没改变称呼图帕雷松的方式，“这里就是目的地了吗？”

“接下来的一段路……”图帕雷松一边回话，一边已由巨型乌鸦重新变回了黑袍老者的形象，“……需要步行。”

“我说……老伯啊。”小叹接道，“我事先问一下，你要我办的事儿……会花很长时间吗？”他显出有些着急的样子，“刚才在天上飞的时候，我望见远处有我同伴所释放的信号，想必是她们中有谁遇到了……”

“不会很久。”图帕雷松打断了小叹的话，很显然，无论小叹接下去要说什么，他都不感兴趣，“你跟我来就是了。”

小叹闻言，叹了口气：“唉……好吧。”

事已至此，他也不可能再反悔了。因为他现在的所在地已经离白国废墟很远，想凭自己的力量回去……恐怕得花很长一段时间。还不如先帮这老者办完事，然后再让他将自己送回去来得快。

就这样，他随着图帕雷松一同走入了神庙的大门，徐徐前行。

穿过这白色建筑的门扉后，小叹很快便被其内部的奇景所震撼。那峭壁般的高墙、天盖般的穹顶，皆是一体成型的状态，与神庙的外墙一样洁白、平滑；就连他脚下所踩的路面亦是无瑕的平整白石所铺，几乎让人忘记了这栋建筑是建在高山之巅。

神庙内的装饰也是惊世骇俗，如树冠般绽开的“倒悬”喷泉，似瀑布般“泻下”的巨型壁雕，就连那些照明用的火盆，也是奥运会圣火坛一般的东西……

总之，此地的一切，看上去都“精致得无以复加”，却又“简洁得难言修饰”。乃是真正意义上的鬼斧神工，人难为之。

“我们到了。”快步走了七八分钟后，图帕雷松将小叹带到了一扇石门之前，并回头言道。

“哦……”小叹也是在挺远的地方就注意到这扇石门了。

这门的高度在十米以上，此刻是关闭的状态。石门的表面雕刻着一只乌鸦的形象，在那乌鸦的头顶上，还刻了一只

硕大的眼球。

“让我猜猜……”阴魂不散的封不觉这会儿又来到了小叹身后，他望着眼前的景物念道，“像这样的大门……估计有三扇吧？”

“这样的门，在神庙中一共有三扇，我和我的两位兄弟，每人看守着一扇……”两秒后，图帕雷松就用说明的语气对小叹道，“按理说……凡人是不允许进入石门后的房间里的。”

“嗯嗯……”小叹点头回应着。

他可不像封不觉，动不动就抢NPC台词，或者就是反客为主地引导NPC说话。小叹通常都会很耐心地等着NPC把话说完，然后再发表意见。

当然了……有时候，纵使他听完了一大段信息，也发表不出什么意见来。

“但……”图帕雷松接着说道，“以如今的境况而言……即使破坏一些规矩，也已无妨了。”

“如今的……境况？”小叹疑惑地接道。

图帕雷松鲜有地露出了一个怅然的表情，回道：“我的主人，亦是神庙的主人——涅瓦女神……在很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后失去了踪迹。为了寻回女神，我和我的兄弟们几乎飞遍了整个世界，但……至今仍是一无所获。”

“哦？那个国王的诅咒还挺管用啊。”封不觉一听到NPC的话，就立即反应道。

而小叹则是想了几秒，接道：“嗯……老伯，我没有冒犯的意思……不过，会不会是你们那位涅瓦女神已经死……”

“不可能。”图帕雷松又一次打断了小叹的话，“女神还活着，这点我们可以肯定。”他抬起一手，朝周围指了指，“整座神庙，都附着她的神力……若是她已不在这个世上，那么神庙中的一切都将会化为凡物……这里的泉水将会干枯、火种将会熄灭、那些石壁也将被刻上岁月的痕迹。”

“原来如此。”小叹应道。

“你先跟我进来吧。”图帕雷松说着，上前几步，伸手就去推那石门。

但见，这位身形干瘦的伛偻老人，竟用一只手……就把眼前那块高、宽、厚分别为十、四、一米的巨大石门给推开了，而且看上去不费吹灰之力……

“嗯……看上去是人形，但力量方面好像是按照乌鸦形态来算的。”封不觉看到这一幕后便念道，“很好……且不说他有没有什么别的特殊能力，单凭力气也已经很强了。”

因为这个NPC在之后的剧本中很可能会帮小叹去对付玉米果子队的玩家们，所以觉哥那种“想看看究竟会打成什么样儿”的看戏欲望是很强烈的。他自然是希望这个NPC越强越好，这样戏才好看。

叱——呼噜噜噜噜噜……

石门移动时，带出了隆隆的摩擦之声。

数秒后，图帕雷松就将石门推开了一米左右的缝隙（也没必要开太大），并抬手示意小叹：“请吧。”

小叹略微朝门内瞟了一眼，就跟着对方进去了。

石门内，是一个圆柱形的房间。房间里面也没有什么多余的陈设，只是房间正中架着一个白色的石坛，坛顶呈鸟爪形，爪上托着一个圆形的球体。

那球体的直径在两米左右，看上去像是一个鲜红色的水晶球，球心有一个瞳孔状的黑点，时刻都在微微颤动着。

“事实上……我没有名字。”这是图帕雷松进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

“哈？”小叹当即愣了一下。

“在朗朗谈恶狗……”图帕雷松用那种讲故事的口吻开始讲述道，“涅瓦女神用她的神力制造了三只黑色的鸟，即我和我

那两个弟弟……”

“貌似会讲很久的样子……不知道小灵她们会不会有事……”小叹表面上虽然很有耐心地听着，但心里却是非常担心队友的。要是他没看见那发信号弹也就算了，看见以后必然会心神不宁。此刻，他之所以还能沉得住气，是因为从团队栏来看……队友们还全都是“生存中”的状态。

“……我们分别为女神看守着三只无所不察的眼睛——图帕雷松之眼、阿莫索斯之眼、以及美隆提克斯之眼。”图帕雷松的话还在继续，“涅瓦女神并未给我们起名字，因为她认为……作为神亲手创造的高贵生物，我们理应享有自己决定姓名的权利。不过……我和弟弟们并不很在意这些，所以就直接使用了那三只眼睛的名号。”

“切……太没追求了。”听到这儿，封不觉评论道，“真是枉费女神的良苦用心啊，我要是你们，肯定起个类似‘艾斯’、‘萨博’、‘路飞’的组合，或者‘哈迪斯’、‘波塞冬’、‘宙斯’什么的。”

很显然，他这种中二理念以及毫不羞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行为意识……NPC身上肯定是没有的，即使有，那也不能叫做“有追求”。

“这千百年来……”图帕雷松接着说道，“我们曾化身为慈祥、仁爱的布道者，也曾被视为高举屠刀的恶魔。我们在‘神’的羽翼下见证了数个王朝的兴衰，无数生命的消逝，也学到了许多人类永远无法明白的真理……”他顿了一下，“直到某一天，有一位身披金甲的、人类的‘王’，来到了神庙中……”

说到这儿时，图帕雷松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厌恶之色：“他自以为比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位帝王都要优秀，故而来到了这不可侵犯的神域，试图向神索要永恒的生命。”他摇了摇头，“但在女神和我们看来，他与其他凡人并无区别……他手中的权力只是虚无的幻影，他积累的财富只是无用的金属，他的意识和行为与其他凡人一样肤浅，甚至更加不堪……”

“终于要进入正题了吗……”封不觉从对方的语气和神态判断，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剧本简介的详细版本了。

图帕雷松也确实没让他失望：“‘沙芬诺斯王’初次来访时，便被涅瓦女神的美貌所征服了。他几乎立刻就失去了理智，想要抓住女神的手向其示爱。但神的身体不是人类可以触碰的，那位国王还未靠近，就被神力震得倒地不起。

可这并没有让他清醒……他对女神的占有欲，甚至已超越了他对永生的追求……让他忘却了来到神庙的初衷。从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将自己送上了一条毁灭之路。

从那以后，他一次次地来到这里，向女神献上承诺……

在第二次来访的时候，他就已经杀死了自己的原配妻子以及与其所生的全部子女；第三次来访时，他杀了自己所有的妃子、子嗣、以及财务大臣；第四次来访时……他已把反对他那些疯狂行径的人全都杀了。

但是，沙芬诺斯王每一次都是铩羽而归，因为神是不可能委身于凡人的，更何况是他这么不堪的一个。

于是，这个丧心病狂的凡人对神域发动了战争。

这场战事，并未持续太久……虽然那时我们三兄弟已逐渐步入衰老，但要对付人类的军队，还是轻而易举的。

七天的时间，战争就结束了。那些凡人的军队尚未来到这座高山之下，就已被我们击溃。

而那位国王逃回了自己的国度，竟还想卷土重来……

女神愤怒了，她亲自降临在了那白色的王国，降下了天罚。可是……她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归来。

我和弟弟们去寻找时，只看到了一片死寂的废墟，而女神……已然不知所踪。

此后的这些年里，我们一直在使用这‘三只眼睛’的力量在世间寻找女神的踪迹，可是……”

图帕雷松说到这里，深深叹了口气：“唉……我们毕竟不是神，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接近尽头。或许我的弟弟们可以在世间多留一些岁月，但应该也不会太久了……”他深深地望着小叹，“年轻人，我可以看出……你并不是个普通人。你能从我创造的怪物身上取下了一部分，就是极好的证明。”

“诶？原来那个面包人是你……”小叹这会儿才后知后觉地接道。

图帕雷松则是自顾自地说着：“你愿不愿意帮助我……去寻找涅瓦女神呢？”

“啊哈！终于可以接任务了。”封不觉明白，眼前这个问题就是任务触发点了。

“嗯……”小叹思考了几秒，“老伯，我真的还有事儿呢……”

“唷~”封不觉顿时一乐，“你小子竟然学会讨价还价了，可以啊！”

如果是觉哥在这儿，他也不会立即答应对方的。他肯定会想方设法逼出NPC的底线，获得更多的利益。

不过呢……小叹其实没想那么多，他只是觉得这事儿没什么头绪，做起来可能会很麻烦，要是因此耽误了团队战就不好了。

“只要你答应……帮我们寻找女神。”图帕雷松道，“我立即就去帮你完成未尽之事。”

“诶？”小叹闻言一怔，“此话当真？”

“当然。”图帕雷松道，“你说吧……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

……

同一时刻，白国废墟。

在小灵有意识的控制下，她与敌队成员的距离已缩短到了百米上下。

此时，【小学狗】和【想你时最孤独】皆已拿出了一块盾系武器，护住了头部和心口的要害。虽然这样会对他们的追击速度有所影响，但他们是断然不敢把这防具放下来的……因为，小灵的攻击着实是准得离谱。

狗哥和孤独小哥怎么也想不明白……前方那个身形娇小的妹子究竟是怎么在几乎不回头的情况下枪枪都打得八九不离十的？

这事儿嘛……地狱前线的几位自然都清楚。

【弑月】的特效一："新月"（根据射击者意愿，使弹道在一定程度内自动校准），以及【陨星】的特效一："星轨"（根据射击者意愿，使弹道在一定程度内自动校准）……都是堪称BUG的效果。只要小灵的枪口大致对准目标方位所在，打出去的子弹就不会偏得太远……

当然了，这也和小灵本身的预判有关。并不是说她只要双手后摆、埋头乱开枪就能达到这种效果了。

在这段"逃跑"的过程中，小灵大概估计了对方的推进速度，预留了安全空间，并且在不断的射击中……摸清了对方大致的反应规律。

从八百米到一百米，每缩短一段距离，小灵就多掌握到一份情报。在付出了七百米的代价后，她现在已经可以"每隔十秒回头瞄一眼，然后连续十秒钟盲射且保证八成以上的命中率"了。

而且，只要小灵愿意，她随时可以让自己和追击者之间的差距再度拉开……不过，她不会轻易这样做的。

首先，一百米左右的距离对她来说更有利。她的灵能武器反正是无限弹药、无过热反应的；在这个距离上，她可以持续不断地造成可观的火力压制，给对方带去额外的体能和

生存值损失。

其次，她制造出眼下这个局面，除了“收集敌方信息”之外，也有“设置心理陷阱”的意思。

为什么狗哥和孤独小哥明知自己这样追是在吃亏，却还拿着盾牌在那儿硬扛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和对方的距离正在不断缩短。

这个心理暗示的手段，小灵玩儿得很漂亮。如果在追击过程中，双方距离完全没有缩短、或是越拉越远了，那这两人没准就不追了，或者干脆就跑路了……

就是要让他们觉得“还差一点点，还差一点点就能追上了”，才可以保持这种微妙的控制……

“狗哥……”又跑了一阵后，孤独小哥对着距离自己十几米远的队长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你有什么想法？”小学狗开门见山地问道。

“对方的速度你也大概算出来了吧……提着盾就无法再缩短距离了啊。”孤独小哥道。

“所以呢……”小学狗又道。

“拼一拼吧！”孤独接道，他的语气听上去很认真，也很果决。

“嗯……”狗哥思索了两秒，“好！听你的！”

话音落时，两人十分默契地……做出了相同的行动……

第801章 白国之战（七）

这一瞬，狗哥和孤独小哥的集中力皆已提升到了顶点。

他们几乎是同时收起了手中之盾，爆速前冲。

这两位毕竟也都是高等级玩家（【小学狗】五十级，【想你时最孤独】四十七级），身上多少都是有几个强力技能傍身的。倘若小灵没有预留“安全距离”的话，那还真就危险了。

好在……一百米的间隔，让小灵有了较为充分的反应时间。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在小灵此前有意识地诱导下，“只要舍弃防御，就能追上并歼灭敌人”这样的错觉，已被植入了狗哥和孤独小哥的心中，让他们掉入了陷阱。

“哼……上当了啊……”见那二人杀近，小灵微微一笑，亦是骤然提速。

【名称：无形足】

【类型：防具】

【品质：精良】

【防御力：无】

【属性：无】

【特效：在1.5秒内获得四倍于自身极限的足部力量（冷却时间一分钟）】

【备注：寄宿着巨人足力的靴子，无形的力量会间歇性地从中溢出。】

凭借着这件足部装备，小灵猛然一踏，便以比刚才快出数倍的速度进行了一次突进，将对手们舍弃防御才拉近的距离……重新拉开了。

在这个过程中，她手上的枪火可是没停。弑月、陨星射出的冰火连击，给收起盾牌的狗哥和孤独小哥造成了可观的伤害。而且……当子弹直接命中玩家身体后，【月食（100%的属性触发率）】和【流星（100%的属性触发率）】这两个特效，便分别给那二人附上了冰冻和灼烧的状态，导致他们一个被缓速、一个被烧伤。

“糟了……”速度减缓后的小学狗神情陡变，“中计了……”他心中已隐隐感觉到了什么，“对方的实力远在我们想象之上，此前她根本没有用全力逃跑……而是故意放慢速度让我们追近的。”

“可恶……第一场练习赛就遇到了这等强手……她究竟是谁？”小学狗也是职业玩家，认识很多明星级的高手，可眼前这个射击专精的女玩家（选择了隐私保护后，不仅是面容模糊化，服装的款式和颜色也会做相应处理，不过对方可以依据身材来判断性别），他却完全想不起是谁……

砰砰砰砰……

连绵的枪声将狗哥的思绪拉了回来，他停止了懊悔和纠结，对孤独下达了一个指示：“孤独，快撤！”

“什么？”另一侧，顶着灼烧状态却仍在追击的孤独闻言，表现得十分惊讶。

“我们中计了，继续追会送命的。”狗哥喊道，“趁还有挽回余地，不要再扩大损失了！”

孤独虽有不甘，但队长的命令他还是要听的，而且他心里也明白，狗哥的指示没错。

于是，这二人重新又拿出盾牌，挡枪后撤，一同闪到了同一个大型掩体的后方，停止了移动。

“呵……还不错嘛……”小灵也听到了那二人之间的对话，她一边取出第二发信号弹、射向天空，一边念道，“对战局的分析还是挺准确的，做出的应对也还可以……可惜……”言至此处，【焚湮推进炮】已出现在其手中，“比起我来……终究是慢半拍。”

嘀嘀嘀嘀……

那冲击炮在发射前聚集能量的声音……着实让人不寒而栗。

当狗哥和孤独察觉到对方正在干什么时，连相互打个招呼的时间都没有，便自顾自地朝着不同的两方抱头飞窜。

熊——

下一秒，暴虐的火焰冲击从炮口中冲出，摧垮了阻挡在其前方的一切，把狗哥和孤独所待的掩体都打了个对穿。

那两位也真是命大，要是他们再晚哪怕半秒钟逃跑，就被人隔墙给击毙了。

“这家伙……”数秒后，狗哥从地上爬起来，躲进了一块建筑残骸的后方，并喘息着道，“看着个儿不高……但整个是一移动要塞啊……”

另一边，孤独也是差不多的反应，他狼狈地找了个地方蹲下，口中念念有词：“明明是个射击专精的玩家，又操控着这么多重火力武器，但移动速度竟然比我们这些格斗专精者要快……这游戏还能不能玩了！”

其实……还是可以玩的，只是难度很高而已。

在惊悚乐园中，移动速度比小灵快的人绝对不少。即使是玉米果子队的这几位中，也有两人的移动速度是优于小灵的。其中一个就是此前被一枪爆头的【威武丶霸气】，而另一个……就是【小学狗】了。

可问题是……光靠速度快，未必就能追上对手。除了移动之外，小灵还可以用“火力压制”让敌方无法近身。就连当初

的觉哥也是付出了血的代价才缩短了两人之间距离的……当然了，当时的觉哥已经被先手偷袭重创，而且周围的地形是一片开阔的平原。

“狗哥！这该怎么办？”孤独问这个问题时，已用药剂解除了自身的灼烧状态，停止了生存值的流失，“我们追，她就跑，我们停，她就反打。”

“等。”小学狗只回答了一个字。他倒是没有用物品去解除自身的异常状态，因为大部分“冰”属性的减益效果都会在常温（或高温）环境下自动递减直至消失。

孤独思忖了两秒，便理解了狗哥这个回答的含义。

没错，他们只要再等等就可以了……因为他们还有一名队友，而且距离他们并不很远。

可以肯定的是……流三枫听到第一声枪响后，一定已折返回来了。只是……回到事发地点的他，可能无法准确追踪到队友们的动向，其支援的方向或许会发生偏差。

但现在，小灵的第二发信号弹无疑会把他引来。

只要再加入一人，战局定会生变……

……

说到这个嘛……

同一时刻，废墟另一端。

一名孑然而立的黑袍老者，忽地抬起头来，自言自语般说道：“什么？嗯……是，兄长……我明白了。”

他没头没脑地说完这句话后，跃上半空，化为了一只巨鸦，径直飞向了小灵与玉米果子队那二人交手的方向……

第802章 白国之战（八）

神庙，石室中。

“啊……不知道小灵她们怎么样了呢……”小叹站在图帕雷松之眼下有气无力地念叨了一句。他心里虽然是很想回去废墟那边帮忙的，但眼下是怎么样都走不脱了。

几分钟前，他已接到了一条支线任务：【帮助黑鸦三兄弟寻找女神的下落】。

根据图帕雷松的说法，要寻找女神，就得用到图帕雷松之眼的力量，而想要使用其力量……小叹就必须单独站在那个房间里，与巨眼“沟通”一段时间。这种“沟通”是纯粹唯心的形式，就好似老界王神为悟饭开发潜能一样……在过程中是完全看不出进度变化的，只能干等着。

“真不知道有什么好担心的……”听到了小叹的念叨，封不觉却是摆出不置可否的态度，“根据我目前的观察……即使废墟那边只有若雨一个人，也足以把对方给团灭掉了。何况我们还有‘王牌’在手……我看是想输都难。”

觉哥口中的“王牌”，指的不是他物，正是……

【名称：血尸神的勾玉】

【类型：其他】

【品质：传说】

【特效：召唤血尸神（持续时间十五分钟）】

【备注：血尸神与某人签订契约后所诞生的勾玉。勾玉共有五块，任何一块皆可召唤出血尸神。在同一剧本中，血尸神只可出现一次，重复进入该剧本世界可再次获得召唤权限。】

这种勾玉，地狱前线的五人每人都有一块。简单地说……他们每次进入一个剧本，都可以召唤一次血尸神，而且这一行为是无消耗的，属于不召白不召的那种。

当然了，由于血尸神“只可出现一次”，所以五人中只要有一人召唤了血尸神，五块勾玉都会失去召唤能力，直到剧本结束为止。

至于这些勾玉的来源……正如备注中所说，是血尸神和“某人”（封不觉）达成交易后的产物。

不可否认，这的确是一笔双赢的买卖……对封不觉来说，他获得了一个别人难以想象的强大召唤生物；而对血尸神来说，他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生存状态、食物来源等问题了……当那五块勾玉被带到惊悚乐园这个位面枢纽中时，血尸神就脱离了自己所在的宇宙，成为了一个多元生物。勾玉落到谁的手上，对他来说区别也不大，反正他要做的就是随时等候召唤，然后享受战斗、和食物……

嗡嗡嗡——

“诶？”就在小叹逐渐失去耐心时，图帕雷松之眼的表面，绽出了水纹般的能量，并发出了一阵异鸣。

这一刻，小叹的视线像是被吸住一般，无法从那巨眼上移开……无数连续闪动的画面印在了他的视网膜上，大量信息涌入了他的脑海。

“啊——”两秒不到，小叹就惨叫出声。

很显然，这种感觉并不太好，或者可以说……非常痛苦。

好在这种痛苦也没有持续太久，大约十秒后，小叹就两眼一黑，倒在了地上。

在惊悚乐园中，玩家是不会失去意识的，所以他切实地感受着剧烈的脑内阵痛，艰难地睁开眼睛，并爬了起来……

这时，图帕雷松也再次从石门外面进来了。

“年轻人，你还好吧？”图帕雷松用颇为平静的语气问道。

“啊……那得看你对‘还好’的理解了……”小叹踉跄起身，单手扶额道，“我现在的体感大概介于‘轻微脑震荡’和‘被通知得了不治之症’之间吧……”

“你直接说‘暂时死不了’不就完了。”觉哥在旁吐了个槽。

图帕雷松的反应则是无视这些他无法完全理解的话，言归正传：“年轻人，你是首次接触图帕雷松之眼的力量，这种冲击是不可避免的，经历过这个过程后……你就可以自由使用这双眼睛去观察整个世界了。”

“哦……”小叹将信将疑地应了一声，再次抬头，看向了那只巨眼。

瞬间，他的视线又被吸住了……不过这回，那种极度的痛苦已减轻到几乎可以忽视的程度。而且……他发现自己可以对自己看到的内容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了。

这是一种人类难以想象的视觉体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这已不能称为是“视觉”了。

人类本身就具备着一套比较优秀的视觉系统，其精密程度是任何摄像或摄影设备所无法比拟的。但在自然界中……视觉优于人类的动物很多，无论是对颜色、亮度的感知，还是对时间频率、空间频率的反应等，人的视觉都不算最出色。

而图帕雷松之眼，是“神”所创造的眼睛，纵然只是分享其力量，也能让人“看”到自己永生难忘的奇景。

现在的小叹，虽然站在石室之中，但却能“看”到这个世界中的万物……比如他想要看看废墟那里的景象，一个念头，就能将整个废墟尽收眼底。大到整个废墟的轮廓、小到地上的一粒沙子……都可以同时、清晰地被他“看见”。

“诶？这是怎么回事？”小叹盯住图帕雷松之眼后，只过了三秒，就疑惑道，“为什么那里有那么多人？”

这问题听上去没头没脑，但图帕雷松却知道他的意思：“因为图帕雷松之眼，所观察的是‘过去’。”

“哦？”一听这话，觉哥便又起劲了，“这种设定吗……那不出所料的话……”

“相应的，阿莫索斯之眼，可以看到‘现在’。”图帕雷松接着说道，“而美隆提克斯之眼，看到的是‘未来’。”

“原来如此……”小叹出神地抬头看着巨眼，头也不回地道，“对了，老伯，我拜托你的事情……”

“我刚才已用神识将事情告知了美隆提克斯。”图帕雷松回道，“他也已经出发了。”

“嗯……”小叹好像还是有点不放心，“那啥……他不会认错人吧？”

“不可能。”图帕雷松接道，“当你们出现在白国废墟时，阿莫索斯就已经掌握了你们的行踪。我已向他确认过……你的三名同伴都是女性，而你们的‘敌人’，全部都是男的，且此刻已经有一人死去了。”

“哦……”小叹应了一声，心道，“看来这老伯还是挺靠谱的，我就安心帮他找吧……”

……

与此同时，废墟某处。

正朝着第二发信号弹的方向狂奔的流三枫，被一道人影拦住了去路。

那是一名腰佩长剑，身形飒爽的女子。其面容在隐私保护功能下无法分辨，不过流三枫基本可以确定……这是敌方队伍的一名成员。

“哼……原来你们用的是‘打援’战术吗？”流三枫知道，既然对方在此拦路，必是有击杀的把握，他也不敢托大，当即停下脚步，与敌人对峙起来，“那暗处至少还藏着一人吧？”

“赶过来的时候确是两人。”若雨冷冷回道，“不过看到你以后，我就让另一人就去信号弹那边了。”

“嗯？”流三枫神情微变，“你什么意思？”他顿了一下，自己讲出了答案，“你是想说……对付我，你一个人就够了？”

若雨沉声接道：“对，绰绰有余。”

“哈！”流三枫冷笑一声，“美女（没什么根据，只是看身材不错，就这么叫了），你想激怒我、顺便掩盖队友在旁埋伏的事实？哼……没用的，我才不会上这种当。耍花招也好，二对一也好……我都无所谓。”说话间，他已从行囊中取出了一根多节法棍，“我可事先声明……我在巅峰争霸S1中，也是杀入了【茧之战】的，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吧？”

“抱歉，我没有参加S1的比赛，对此没什么概念。”若雨回道。

“哼……那就没办法了呢……”一听对方没打过S1的比赛，流三枫更是自信爆棚，他想当然地认为对方是由于当时等级没达标、或实力不济才没去参赛的，“也难怪你会说出‘绰绰有余’这样的狂言了……毕竟你对我们这些高手的实力连个概念都没有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已悄然在法棍上凝聚了魔能，“要举例子的话……你我之间的胜负，简直就是职业拳击手和街头混混在打擂台呢……”

“是吗……”若雨懒得去反驳，所以随口接了两个字。

“呵……我这就让你体会一下……高手和一般玩家之间的实力差距吧！”流三枫说罢，扬手一指，便是一个技能放出，“炎灵灭鬼冲！”

霎时间，接近纯能量的、高热的火炎之枪从其法棍上冲出，朝若雨直飞而去。

若雨见招，神情丝毫未变，只是手腕一抖，抽出了腰间佩剑，以招御炎：“灵返。”

话音落，寒芒现。

剑锋在扫过之处，绽出了青蓝色的剑华，其形态宛如一个法阵，又似一个圆形的壁障。

当【炎灵灭鬼冲】接触这壁障时，就好似被吸入了一个异度空间，骤然消失，下一秒，那火枪又从这空间里折返回来……以相同的轨迹、相反的方向飞了回去。而且其速度、力量……都提升了五成不止。

第803章 白国之战（九）

“嗯？”面对被反弹回来的攻击，流三枫登时一惊，但他还是来得及反应的。

只见其脚下疾动，身形侧出，闪过了逆袭的炎枪。

“呼……好险。”流三枫心道，“看来还是有点实力的嘛……”至此，他依然没发觉事情不对，在他重整姿态的短暂时间内，他还在筹划着反击，“看样子对方是专攻灵术专精的高手啊……那我就改用近战吧……”

他的想法终究还是太天真了，或者说……他想多了。

下一秒，就在他立足未稳之际，黎若雨的身影，已然来到了他的身后。

流三枫根本没有看到对方是怎么移动的，因为两人的速度和反应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当挟带着死亡气息的剑锋触到流三枫的后颈时，他才意识到……原来，他才是看不清实力差距的人。

……

一分钟后，废墟另一处……

“怎么回事？”小学狗很快便通过团队栏察觉到了队友的死亡，这令他惊疑万分，“流三枫竟然挂了……他到底遇到了什么？”

“队长！”两秒后，数米外的孤独小哥也冲狗哥喊道，“你快看团队栏！”

“我看到了……”小学狗回道，“流三枫挂了……”

“队长……”孤独好像已陷入了绝望，眼前的战况对他们来说简直糟透了，“这样下去……我们恐怕……”

“你先别慌……让我想想。”小学狗强作镇定，回了一句。

“好……”孤独小哥也只能如是应道。

此时，其实这两人都是心乱如麻的状态，唯一的区别是……身为队长的小学狗是不能垮掉的，就算他真的已经毫无办法，也得在队员面前做出还能有所作为的样子来……

而距离他们两百米处，重新选定好射击点的小灵，这会儿则显得分外轻松，因为花间的身影已出现在了她的视线中。

“来了吗……”小灵看到花间后便自言自语般念道，“不过……表姐去哪儿了呢……”

花间没用多久就找到了小灵的位置，并迅速靠了过去。虽然小学狗和想你时最孤独都发现了花间的行踪，但由于有小灵的火力威慑在，他们也无法上前阻止地狱前线那两人会合。

“小灵，你没事吧？”花间来到小灵身旁后即刻问道。作为一名医疗专精的玩家，她首先想到的便是队友需不需要治疗。

“我没事。”小灵回道，“一点儿伤都没有。”她说这话时，视线可是一秒都没从敌方所在的掩体那儿移开，手上的枪也端得稳稳当当，“倒是对面已经挂了一个，另有两个躲在那边……还有个‘第四人’……行踪不明。”

“第四人的话……我和若雨赶来的路上已经看见了。”花间一边听着小灵的话，一边已消化了其中的信息，她快速接道，“若雨现在应该在与他交手吧。”

“哦？”小灵闻言，微微一怔，紧接着……她就轻笑出声，“呵……那我就放心了。”她又追问了一句，“你们是在多久以前遇到那第四人的？”

“五分钟前吧。”花间回道。

其话音刚落，小灵就朝着前方大吼出声：“喂——你们在

别处的队友刚刚已经挂了吧？再等下去也是徒劳哦。”

小灵“听取信息”、“加以分析”、再“做出预判和计划”的速度皆是极快的。在听到“若雨现在应该在与他交手”这句话时，玉米果子队那“第四人”……在小灵心中就已经是个死人了。因为她认定——若雨在单挑战中几乎是不可战胜的。

也许她的想法带有一定的主观主义色彩、或者说有点狂妄。但从后来的故事来看……这确实就是事实。

抱着这样的想法，小灵又问了一下时间。她估摸着……若雨在单挑中杀个人，一到三分钟就够了。如今既然已过了五分钟，那对方断然已死。

这时，就该利用好这点，用言语去刺激一下对手。一方面可以给对方制造一种“我们这边什么都知道”的错觉；另一方面，还可以起到嘲讽的效果……

双管齐下，对方的情绪便很容易受到影响，那就有可能抱着“赌徒心理”出来送死了。

“队长……她们……”另一边，孤独小哥果然中计，他慌张地看向小学狗，欲言又止。

“我明白……”小学狗沉声道，“可是……不能冲动啊……”他顿了一下，接道，“要沉住气，目前的情况未必就对我们不利……”他用眼神朝敌人所在的方向示意了一下，并压低了声音道，“你好好想想……对方一开始伏击我们时就只有一个人。而现在，看到信号弹赶过来的也只有一人，这说明什么呢？”他这明显是设问句，要自问自答的，“依我看，情况很可能是……三枫在赶赴此地的路上，遇到了敌方的另外三名成员，而他以性命为代价，换掉了对方两个人头……”

“是……是这样吗……”听了这话，孤独小哥还真就冷静下来了。

“没错……一定是这样的。”小学狗对自己的推理也是颇有自信，“要不然对方怎么会只有一人前来呢？”他还越说越来劲

儿了，“眼下，那个射击专精的家伙又在用言语挑衅我们……这更让我确信……对方其实只剩下两个人了。真正着急的人是她们……所以她们选择了虚张声势。”

“对啊！”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孤独小哥是信了，“差点又中计了。”

“哼……”狗哥冷哼一声，“我基本也看出来了，那个偷袭我们的家伙，八成就是敌方小队的队长，无论实力和智谋都是最强的……我们被她偷袭，确实是亏了一个人。不过……”他话锋一转，“这‘一个人头’的差距，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现在是二对二，除了稍微亏点生存值外，也没有太大劣势，再说……赶来支援她的那名队友，说不定也已经被三枫打伤了呢？”

经他这么一算，他们这边仿佛还占了点优势的样子……

“嗯……”孤独接道，“不愧是队长，我差点就乱了方寸……”

“呵……没事。”狗哥笑了笑，“听我的，沉住气。我们俩都是格斗专精玩家，一旦近身，对面那个玩儿射击的家伙根本不是对手。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接着抻，看谁能抻得更久。一旦对方失去耐心抢先攻过来，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

且不说小学狗那神一般的战局分析和战术思路最终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结果，咱们还是来看看小叹这边的状况。

在图帕雷松之眼前看了许久，小叹也没有理出头绪来。

“老伯，我已经在很多不同的时间点上观察过了，可是……”小叹说这话时，已然将视线从巨眼上移开，“自从女神降下天罚后，有关她的‘过去’就消失了啊。”

“这我知道……”图帕雷松回道。

“哈？”小叹闻言一愣。

“如果能直接看到那种‘过去’的话……”图帕雷松接道，“我早已找到女神了。”

他这话也对，假如能从巨眼中直接看到那些，他还要别人帮忙干嘛？

“诶？那你是要我看什么呢？”小叹又问道。

“我要你将自己刚才看到的记下，然后……”图帕雷松回道，“再去看‘阿莫索斯之眼’。”

“哦……原来如此，通过‘过去’和‘现在’的对比来找么……”封不觉在旁听了念道。

“呃……”小叹又不懂了，“老伯啊……那个‘阿莫索斯之眼’，你应该也看过很多遍了吧？”

“不……”图帕雷松回道，“我们兄弟三人，都只能看‘自己所守护的’那只眼，但你……并没有这种限制。只要你能承受住交错的精神冲击，就可以……”

“喂喂喂……”小叹打断了对方，并重复了关键词，“交错的精神冲击？”

“就是你先前所经历过的那种痛苦。”图帕雷松回道，“你放心，在接洽过一只眼后，与第二只眼的沟通和‘初视’时的冲击都会小许多。难就难在初次接触，运气不好的话……会直接精神崩溃或死亡。”

“喂！”小叹都惊了，“这种事应该在我看之前就跟我讲吧！”

“真是笨蛋……讲了你还会看么？”封不觉在旁笑道。

客观上来将，觉哥认为图帕雷松的做法是很正确的，但情理上他自然还是站在小叹这边。

“年轻人，你并不是个普通人，我相信你可以办到……所以才把你带回神庙的。”图帕雷松的回答听上去还算中听，但细一琢磨……就是拿别人的命去赌博的流氓行为。

“算了算了……”小叹还是脾气好，“反正我也活下来了……”

小叹也着实不好发作，因为这些NPC的实力看上去都挺强，若是搞成了敌对的局面，对他而言没什么好处；对废墟中的队友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那么……就请跟我来吧。”图帕雷松说着，“阿莫索斯已经在另一间石室门口等你了……”

第804章 白国之战（十）

“那两个家伙好像不准备出来了呢……”等了一分多钟，小灵见对方毫无动静，便对花间说道，“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态啊……”

“已经放弃了吗……”花间念道，“他们应该能从团队栏得知别处已经没有队友了吧？”

“是啊……继续等下去，我表姐可就要来了……”小灵说这话时的语气，仿佛若雨是自然灾害一样。

“有没有可能……是对方误会了什么？”花间想了一想，又道，“比如……他们觉得我们这边也不会有队友再来支援了？”

“诶？这倒是个不错的假设……”小灵道，“这个模式中是看不到敌方队伍的团队信息的，假如他们对自己的队友很有信心，就很可能做出误判。比方说……认为自己的队友在死前来了个一换二之类的。”

“嗯……”花间想了想，“那我们现在……还要等下去吗？”

“嘻嘻……”小灵笑道，“我觉得不必了吧。”她说着，从行囊中取出了一件东西，“咱们不是还有这个吗？”

“呵……有道理。”花间看到那东西，也是会心一笑，“说实话，我也很好奇，‘这个’究竟有没有封不觉说得那么神。”

以她们二人的战斗风格，冲到近身去强杀两名格斗专精玩家……无疑是有难度的。就算能成功，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搞不好就是一死一伤。

在这种局面下，不擅近战搏杀的二人，便想到了召唤“血尸神”。

正如前文中所说，勾玉这玩意儿不用掉也是浪费……眼下敌方队伍剩下的两人都在此地，正好可以拿来做做实

验……看看那“血尸神”是否有封不觉吹嘘得那么厉害。

说召就召，小灵手持勾玉，心念一动，物品的特效便被发动了。

霎时间，血芒一闪，赤色的光芒汇聚成了一道人影，出现在了小灵和花间的眼前。

“是你们召唤我吗？”血尸神方一现身，便转过头去，对两位美女道了一句。

他与“勾玉”之间是存在着一种感应的，不会对持有者出手。

“没错。”小灵回道，“快去把躲在那边的……”

她的话还没说完，血尸神就打断道：“疯不觉在哪儿？”

“哈？”小灵也是愣了，这个召唤生物一现身就“问问题”也就罢了，他现在居然还打断了玩家的命令，接着追问，这种事简直是闻所未闻。

“他不在这里。”两秒后，还是花间试探着对血尸神道，“你找他有事？”

“啊……”血尸神沉吟一声，“不在就算了……下回再说吧……”他一边念叨，一边已转过头去，仿佛能看穿墙壁一般，直接就看向了小学狗和想你时最孤独的所在，“那两个就是猎物对吧？”

“嗯……”小灵点点头。

“呵呵……好极了。”血尸神狞笑起来，当即从建筑废墟后走出，闲庭信步般就朝对方走了过去。

“队长……好像有个奇怪的家伙过来了。”没过几秒，孤独小哥就发现了逼近而来的血尸神。

“那个……是召唤生物吧。”狗哥也探头瞟了一眼，“哼……看那模样就知道，最多是个强化版的血尸，没什么好怕的。”说着，他已将自己的主力武器——一把长柄斧，

拿在了手里，“这种程度的怪物，根本不可能把我们逼出去，我一斧子就能秒掉它。”

“你试试。”这三个字……如平地一声惊雷，吓得小学狗差点儿都尿了。

谁又能想到……前一秒还在百米开外的血尸神，这一秒就出现在了小学狗的背后，还淡定地来了句嘲讽。

“啊——”狗哥惊吼着暴起，回头就是一记猛砍。

duang——

金铁交加之声响起，小学狗持械的双手都被震麻了。

而遭受长柄斧砍剁的血尸神，却是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只是身上那金红色的光芒在受击的刹那快速闪了一下。

“我‘这种程度的怪物’……”血尸神用居高临下的眼神望着一脸错愕的小学狗，平静地说道，“……好像没被你放在眼里啊？”

“岂有此理……”这一瞬，狗哥心生一股无名之火，愤然祭出杀招，“狂气旋烈斩！”

这招乃是A级技能，威力自然不俗，斧光连动之间，烈风乍起。

面对这种攻击，血尸神就不会去硬撼了，他也是有智商的……威力较大的招式，他是能闪就闪；而对自身没什么威胁的攻击呢，他能扛就扛……顺便可以装个逼。

“呵呵呵……看来你的双臂挺有力，味道一定不错。”血尸神闪过敌方的攻击后，又出现在了数米之外，讲出了让人不寒而栗的台词。

“开什么玩笑……”小学狗持斧转身，心中暗惊，“区区一个召唤生物……极限速度在我之上？”

孤独小哥则是在旁看得哑口无言，他都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上前帮忙，或者帮不帮得上忙……

而恰在此时，又生异变。

呼——

但闻羽翼震响，但见巨影凌空。

半空中，飞来了一只巨大的乌鸦。它在上方盘旋了一周后，忽地化作一道黑芒，落在了地上，并变身成了一名黑袍老者。

“二位……”美隆提克斯一落地，就看向了玉米果子队那二人，“对不住了……”

话音未落，他已双手并扬，两个黑色的光球顺势就从其手心飞了出去。

“卧槽！”这一刻，狗哥和孤独小哥的内心都在吼着这两个字。而他们的身体，也都做出了相同的横窜翻滚动作。

嘭嘭——

伴随着两声炸响，两块巨大的建筑残骸被那两发黑色光球给轰平了。

小学狗和孤独二人虽没有被直接轰死，也各因冲击的余波而掉了15%的生存值。

“什么情况……因为此前被我们攻击了一次，这会儿来报复了吗……”小学狗还以为这是先前那个问他们要玉米的家伙（那个其实是二弟阿莫索斯，但乌鸦三兄弟的外貌都是一样的，外人很难分辨）来寻仇了，心道，“偏偏挑在这种时候吗……”

“什么二对二啊……”而孤独小哥的心里则在吼道，“这不是变成四对二了吗！而且每个都比我强的感觉啊！”

第805章 白国之战（完）

“喂……那边的‘灵怪’老兄……”爆炸扬起的烟尘未散，血尸神便转头看向美隆提克斯说道，“我不清楚你跟这两个家伙有什么过节，不过……”他瞥了眼小学狗和孤独，“……他们现在是我的猎物。”

美隆提克斯闻言，也看向了血尸神：“你……”他在天上的时候还没发现，此刻来到近前才意识到了什么，“……是什么？”出于疑惑，美隆提克斯问出了这么个问题。

“呵……”血尸神冷笑，“你觉得呢？”

作为一只名字里有“神”字儿的怪物，血尸神无论是在物理还是精神层面上都极为强大。即便他如今来到了一个异世界，一样算是非常高位的生物。所以……他可以看出美隆提克斯是一只“灵怪”，而且活得比自己久，但美隆提克斯却看不出血尸神的深浅。

“不管你是什么……”美隆提克斯想了几秒，“如果你的目的是消灭他们二人……”他顿了一下，看向了那两名玩家，“我完全没有意见……甚至可以协助你。”

“不必了。”血尸神笑道，“很快就结束了……”

听着这两位大仙的对话，狗哥和孤独小哥的血都凉了。

就在“逃跑”这个念头在他们心中萌芽时……

“看样子……好像已经不用我出手了啊。”一个冰冷的声音忽地出现在了与小灵、花间二人相对的那个方向。

玉米果子队那两位闻声转头，便看到了一名面部经过模糊处理的女剑客。

若雨的出现，直接推翻了小学狗先前的假设，看起来……流三枫最多只拼掉了对方一名队员而已……

“切……糟透了……”狗哥僵立当场，暗忖道，“前方有两名敌人的火力封锁，后方有一只超强的召唤生物和一个敌人联手挡路。旁边……还有一个想置我们于死地的NPC给对方助攻……”

“队长！”孤独朝小学狗喊道，“事到如今……拼了吧！”

“拼？”小学狗心道，“有意义吗？所谓的‘拼’，不就是在明知要团灭的情况下再垂死挣扎一回吗？”

“队长！别再犹豫了！”孤独见小学狗没应声，立即又道，“就算输，也该战斗到底吧！”

话音落时，孤独已不再等队长的命令，自顾自地取出武器，朝血尸神冲了上去。

这一刻，小学狗的脑海中……忽地闪过了什么。

他仿佛在孤独的身上，看到了某种他所没有的东西，或者说……他曾经拥有过、而现在已经丢弃了的东西。

七年前……那个初入职业圈的、十几岁的少年，不也是这样的吗？

小学狗仍记得……那时候的自己，不怕任何对手。即使对手是世界冠军，他也不认为自己毫无胜算。就算被人虐得体无完肤，他一样不会气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一直没能跻身一线的挫败感、来自现实生活的压力、身为前辈的面子，让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做作的、故作淡然的青年。

具备优势时，他只会用稳妥的方法保住优势，从不冒险冒进；而面对逆境时，他会轻易地选择放弃，并在失败后装出一副并不很在意的态度。

他躲在了【小学狗】这个带有自嘲意和讽刺意味的ID背后，但其实……他只是一个伤不起的男人。

面对弱者时的优越和自信，面对强者时的紧张和退缩……全都源自于他那怕输却又好胜的性格。

他没有勇气“前进”，也没有觉悟“后退”；“等待”是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优先做出的选择，因此，他停留在了明星级玩家的门槛之前，始终迈不出那一步。

然而……此时此刻，在此绝境之中，他突然悟到了……

“就算没有意义，又如何呢？”

也许这垂死的抵抗并不能改变最终的结果，但即使是败……竭尽所能、战斗到最后一刻的败，和早早放弃、故作姿态的败……也是有区别的。

面对奋战到底的失败者，可敬的对手会报以尊重，可笑的对手才会报以嘲笑。

当小学狗以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孤独小哥的反应时，他终于想通了这点。他也终于明白了……自己所丢掉的，只是那份执拗的、愚笨的、永不言败的斗志而已。

“好！跟他们拼了！”数秒后，狗哥也是神情一变，他的眼中燃起了前所未有的战意，“杀一个不赔，杀两个稳赚！”

说话间，其身形已动，斧影直袭十余米外的若雨而去。

“不错。”

“不错。”

在孤独和小学狗的攻击发动之时，血尸神和黎若雨用不同的语气……做出了相同的评价。

玉米果子队的这两位，确已拼上了全力，可惜……

……

同一时刻，阿莫索斯之眼所在的石室中。

“啊！我找到了！”小叹盯着那眼球看了没多久，就喊出声来，“她被关在了沙芬诺斯王的雕像里！”

“什么？”图帕雷松和弟弟阿莫索斯皆是惊异地喝出声来。

“在哪儿？”阿莫索斯道，“哪尊雕像？”

“就是坐落在白国废墟的中心地带、严重倾斜的那一尊巨像。”小叹道。

“这怎么可能？”图帕雷松道，“我们已在那废墟中找了无数遍，根本感应不到一丝女神的力量……我们甚至搬运了一些神庙的石头到那里，用壁画昭告凡人我们正在做的事。但直到白国的幸存者们一个不剩，也没人能……”

“是由于诅咒吧。”这回，轮到小叹打断对方了，他听得出来，这几名老者并不知道剧本简介里那段关于“诅咒”的内容，故而接道，“沙芬诺斯王在临死前给女神下了‘诅咒’，将她囚禁在了一个你们永远找不到的地方，而她也无法靠自己的力量逃出……这样一来，你们就……”

【主线任务已完成】忽然，系统语音在小叹耳边响起。

【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您已完成该剧本，180秒后自动传送】

接二连三的提示让小叹的脑筋有些短路，五秒后，他才有些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情况就是，自己这边的支线任务还没完，队友们就已经把敌方队伍的四人杀完了。

“事不宜迟！弟弟，你这就去把主人救出来……”图帕雷松没有因为小叹的话语停顿而追问什么，他直接对阿莫索斯说道。

阿莫索斯也是点头一应，急急而出。

小叹没拦对方的意思，他知道……这两位行动再快，于三分钟之内成功解救女神并让自己完成任务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他这支线注定是来不及做完了。所以，他干脆也就放松下来，通过阿莫索斯之眼，将注意力转到了队友们的身上……

……

“切……居然消失了。”血尸神刚想把孤独小哥的尸体撕开，后者就化作白光消失了。

另一边，若雨收剑之际，小学狗的尸体也已化光散去：“不觉没有告诉过你吗？”她看向血尸神道，“和我们类似的‘玩家’，在这些多元宇宙中都是以投影形式出现的，所以你是吃不了他们的。”

“嗯？”血尸神念道，“有这种事？”他顿时感觉自己被摆了一道，“这个混蛋……这样一来……我岂不是永远都……”

“那倒不会。”若雨知道他要说什么，故而抢道，“除了‘玩家’以外，在诸多宇宙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生物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到时候……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吃得完了。”

“哼……希望你说的是真的。”血尸神冷哼一声，“要不然……我一定找疯不觉那小子算账。”

“哈！居然说要找我算账……”在旁围观的觉哥笑道，“要不是本大爷想出了一笔双赢的交易，你丫现在已经被星系级英雄做成肉夹馍了吧？”

“诶？”也不知为什么，血尸神这时缩了下脖子，“奇怪……这种如芒刺在背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

三分钟后，王叹之的会议室中。

“唷，各位，来得真快啊。”封不觉走进去时，队友们都已经到了。

“是你太慢了吧。”已然坐在了沙发上的花间应道，“这模式又没什么物品奖励，扫一眼结算画面能花多久？”

“好吧……”封不觉道，“其实我也就是站在触摸屏前，稍微心算了一下这个模式的奖励比例……你们原谅我初中数学没学好，算得比较慢。”他顿了一下，“不过话说回来……这模

式的奖励还真是少啊。”

“都说了是‘练习模式’了嘛，还能让咱当正常剧本那样练级拿装备么？”小灵接道，“还有……这个模式好像不太公平……从刚才那支队伍的实力来看，系统用的应该是随机分配原则，而不是杀戮游戏那种尽可能按实力匹配的原则。”

“啧啧啧……”封不觉听到这话，便摇摆着手指，摆出一副欠打的表情道，“不要赢了就沾沾自喜，你们的问题可多着呢……”他用高深莫测的语气念道，“幸好……距离正式比赛开始还有二十天的时间，我有足够的时间给你们一一指出纠正……”

第806章 被捕

夜，警察局，拘押室。

一名三十岁左右的警长推开房门，将一名二十多岁的、戴着手铐的青年带了进来。

这位警长姓李，最近刚刚转到这个分局。他是一个颇为精明强干之人，被领导视为“很有培养前途”的那一型。其身上所透出的气场，确也与一般的民警不太一样。

“坐下。”李警长用肃然的表情和语气指了指房间当中的一张凳子，示意身旁的“对象（警察对嫌疑人的称呼）”自己过去。

青年闻言，默默地走了过去，不急不缓地在椅子上坐下。

待他坐定后，李警长先是站在原地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才走上前去，将手中的一叠文件放到桌上，与其隔桌而坐。

两秒后，李警长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包烟，拍了拍烟盒，随手递给了对方一支。

“你是新来的吧？”青年没有伸手去接烟，反倒是问了一个问题。

“哼……”李警长冷笑一声，随即将烟收起，“你他妈的谁啊？什么时候轮到你来问我问题了？”

由于工作需要，爆粗是基层警员的基本功之一，各地的语言习惯不太一样，但大部分时候都是作为语气助词使用。

当然了，在比较正式的、附带录音的笔录中，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眼下，这房间里只有摄像头，没有录音设备，所以李警长才会用上一句三字经，以威慑一下眼前这个瞪着死鱼眼的小子。

“你不回答也无妨……”青年丝毫没有被对方的气势吓到，他还是摆着一副慵懒的神情，“其实答案一目了然……”他微顿半秒，接道，“据我所知，公安部门通常每隔几年就会对一些基层干部及警员进行调动……一般也不会调得很远，无非就是从A分局调到B分局，从甲派出所调到乙派出所……主要还是为了避免某些地方产生‘拉帮结派’的现象。”他的视线快速移动到了对方的左胸前，“这片儿警员的警号我基本都记得，每次在街上看到巡逻的警员，我都会留意一下。而你的号码……很陌生，应该是最近从别的什么地方调来的。”

“你小子什么意思？你想干嘛？”李警长表情微变，声音也渐渐高了起来。

“没什么意思，也不想干嘛……”青年回道，“晨练的时候大脑比较放松，难免东张西望。东张西望……就会看到很多信息，于是就无意间记下了一些……”他耸肩道，“你要不信，我可以把两条街外那间沙县小吃门口的菜单给你报一遍……”

“哼……”李警长冷笑，“你小子……别在那儿跟我拉东扯西的耍花样……你觉得自己很聪明是吧？啊？”

啪！

说到这儿，他突然一拍桌子：“你这么聪明？怎么就给抓进来了呢？”

“警官……”面对对方吹胡子瞪眼的攻势，青年依旧镇定自若，“我再重申一次……我是报案人，是我打得110，不信你们可以查通话记录，号码和声音全都对得上。”他顿了一下，“就算我现在的身份是犯罪嫌疑人……我也不是被‘抓’进来的，而是自首的。”

“你……”李警长好像又要爆粗，但欲言又止，因为他发

现，这小子好像不吃硬的，“呵呵……好……你还挺懂啊。”他收起了凶狠，换上了较为老辣的态度，“我看你是老吃老做（方言，形容对一些不好的事情很熟练、很有经验）了……惯犯吧？”

“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犯罪记录。”青年回道。

“好~那我今天就给你添上一笔。”李警长说着，就举起眼前的文件，再重重摔下，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钢笔，用一种公式化的口吻问道，“姓名。”

“封不觉。”

“性别。”

“看着办吧。”

李警长抬头瞪了觉哥一眼，愤愤地写了几笔后，又问道：“年龄。”

“我的市民ID卡就在刚才被你们没收的钱包里。”封不觉答非所问地接了一句。

李警长从鼻孔里长出了一口气，拿起对讲机：“小东，对象的随身物品里有个钱包没有？”

五分钟后……

李警长对着觉哥的市民ID卡，抄下了一组基本信息。

接着，他便开始了案情询问。

“说吧，你和伤者是什么关系？”

“确定不是死者吗？我觉得他很可能在送院途中不治身亡啊……”

“回答我的问题！”李警长当即喝出声来，并猛拍了几下桌子。

封不觉可能是觉得刺耳，稍微往后缩了缩脖子：“行行行……别敲了……不认识。”

“你不认识他还是他不认识你？”

“彼此都不认识。”

警长又在纸上写了几笔，再道：“案发时的情形，你给讲一下。”

“哦……”觉哥装作整理了一下思绪的样子（实际上他早就想好了每一个问题的应答方式），“当时我在街上散步，正好经过DF路XN路口……”

“你晚上十一点半在那种地段散步？”李警长才听了两句就觉得不对。

“对啊。”封不觉歪过头，理直气壮地答道，“不信你可以去调道路监控，看我是不是在散步。”

“照你这说法……”李警长也歪过头，“我看那些晚上出来寻找作案机会、但没有找到合适下手对象的小偷和色狼……也都是在街上‘散步’吧？”

封不觉摊开双手：“咱们的法律是讲无罪推定的，你懂的。”

“哼……”李警官冷笑，“我这里不是法庭，我也不是在跟你辩论。”

“我也没有跟你辩论……”封不觉道，“我只是阐明了一个事实——就算我是色狼或者小偷，只要你没有证据来证明我的犯罪事实，或者我还没有犯罪，那我说是散步……就是散步。”

“那你怎么就散到已经关门的花鸟市场里去的呢？”李警官强忍火气，语气激烈地问道，“又是怎么散出一个半死的伤者来的呢？”

“这可就说来话长了……”封不觉往椅背上靠了靠，舒展了一下后脊，“得从我看见那个红衣女鬼说起……”

第807章 辩驳

“你说什么？”李警长即刻就皱起眉头，厉声道，“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他把钢笔往桌上一拍，用手指敲着桌面道，“我把你铐那儿……是请你来说故事的吗？”

“怎么？警官您这是赶着下班吗？”封不觉道，“反正给我做完笔录后，咱还得奔医院检查（是否携带传染病、有无吸毒史），等结果出来了才能送拘留所……这来来回回的，你不到天亮也是回不去的。”他抬眼望着天花板，“呵呵……我觉得你的时间应该还挺充裕的吧。”

“我就说你小子是老吃老做……”李警长瞪着觉哥念道，“你对咱们这儿的办案流程比我带的几个新手还熟悉啊！”

“我重申一遍……”封不觉很冷静地回道，“我……目前为止，还没有犯罪记录。”

李警长也不是吃干饭的，他第二次听到这话，便听出潜台词来了：“呵呵……也就是说……”他微顿半秒，接道，“你未必就没有‘犯罪’是吧？”他冷笑着道，“再者……没有犯罪记录，不代表你没进过局子吧？”他下意识地左右张望了一下，“我就说呢……你小子张口就问我是不是新来的？合着你不是看警号，是看脸吧？”

“那倒也不是……”封不觉摇头道，“贵局的人事调动还是比较频繁的，而且最近我有好一阵子没被请来做客了，不是每张脸都认得出来了……比方说门房那位老张，最近换了个新徒弟的样子……”

啪——

李警长一拍桌子就站了起来，一把托住封不觉的领口道：“我劝你搞清楚现在的状况！”

“我很清楚‘现在’的状况。”封不觉被人抓着衣领也是镇定自若，“所以我才有恃无恐啊~”他歪过头，看了看天花板一角的摄像探头，“据我所知，2030年后，S市的警务人员构成就已基本定型为——90%的警校本科毕业生，加上9%来自部队和其他政府机构的人员。来自社会的特招人员，已不足1%……和过去那种人员结构比较复杂的时期相比，如今警队的整体素质可是提高了许多，在纪律和规范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至于上世纪末那种随意打骂犯人，甚至为了交差屈打成招的现象，‘现在’听来，已是天方夜谭一般的故事。”

觉哥说到这里的时候，李警长已经松开了手，但还是愤愤地望着他。

“呵……”封不觉笑了笑，“我知道，你们现在执法越来越困难，就算真的遇到无赖也不能动手；屁大的案子也得讲证据，要不然就得按照无罪推定原则把人放了。”他耸耸肩，“的确……有些社会渣滓就是欠打，‘公堂制度’有弊也有利，但这个话题深入讨论下去就比较无奈了……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吧。”

觉哥说话时，李警长一直看着他的眼睛，但从中无法捕捉到丝毫的怯意。警长明白……纵然是经常进局子的惯犯，表面的嚣张之下，心底里一样是“虚”的。而觉哥此刻的眼神，一般代表两种情况——第一，他确实没有犯罪；第二，他认为自己绝对不会受到法律制裁。

前一种情况，表明这个封不觉是无辜的；而后一种情况……则表明他有一定的“背景”。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此人是个精神失常的疯子。

“呼……”李警长重新坐下，为自己点了根烟，他呼出一口气后，接道，“你说吧……我就听你讲一回故事。”

他没有提笔，而是提起了烟。很显然，当“女鬼”这种字眼冒出来时，他就没有必要再做什么书面记录了。但既然当事人执意要说这样一个建立在超自然理论上的故事，他听听也

无妨。

“警官，怎么称呼啊？”封不觉见对方坐下，便微笑着问道。

“我姓李。”李警长回道。

“李警官。”封不觉顺势接道，“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

“我相信我亲眼看到的东西。”李警长的回答很精明。

“呵……好吧。”封不觉淡然一笑，“其实呢……大部分在人间游荡的鬼魂，都没有什么可怕的。普通人看不到他们，他们也无法对我们的世界造成什么干预。他们中绝大多数，连自身存在都维系不了……白天，他们就处于一种无形体、也无意识的状态。他们能化身为‘有形之鬼’的时间，通常也只有每天午夜到凌晨三点这三个小时。而即使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灵也是被‘缚’在一定区域内的……比如说死后所在的墓地、失去性命的地方、或者生前常去之处……简而言之，鬼魂根本不可能满世界乱跑去害人。”

“不愧是小说家，编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儿。”李警长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句。填资料时他已知晓了觉哥的职业，故而有此一答。

封不觉无视李警长的讽刺，继续说道：“而我今天遇见的那个，就和一般的鬼魂不太一样了……”

“呵呵……是吗？”李警长又抽了口烟，“亏你能看得出来啊？”

封不觉的态度还是很淡定，自顾自地说了下去：“那些滞留在人间无法离世的鬼，一般都是心愿未了。而‘心愿未了’，大体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对生前的某些人或物还有眷恋，另一种……就是有仇恨或怨气还没消掉……”他停顿了一秒，又道，“产生怨气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害死这个鬼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或是曾经欺辱这鬼的恶人没有得到

任何报应等等。想必你也看过恐怖小说或者恐怖片，具体情节我就不一一枚举了。”

“我还看过很多推理小说呢，你来谈谈案情怎么样？”李警长回道。

封不觉仍是无视他的干扰，接着说道：“女人化鬼的几率比男人高。因为她们较为感性，很多事不易放下。”他的语气微微变化，“若有一个女人，于阴时阴刻死于非命，其身上有又穿着易挑拨怨气的红衣，那她会变成什么……不用我说你也该猜得到了。”

“呋——”李警长吐了口烟，“你今天遇到的就是？”

“确切地说，是昨天遇到的。”封不觉纠正道，“现在午夜已经过了。”

“你接着说。”李警长随手朝旁边的地上弹了几下烟灰。

“根据《西藏度亡经》记载，人的魂魄，会在其死后第七天返回探视……”封不觉接着道，“这一晚，无论是厉鬼凶灵，还是孤魂野鬼，都会具备相当的法力……”

“等等……这又是为什么呢？”可能是尼古丁的作用，李警长好似渐渐被觉哥的话题所吸引了，来了兴致。

“因为有很多人都相信‘头七’的说法，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无论表面上是否承认，但绝大多数人的心底，对这些迷信的东西都隐隐抱有一丝幻想。”封不觉回道，“你要知道……‘相信’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许多‘都市传说’的本体，也只是一些法力一般的精怪罢了。但事情流传广了、相信的人多了……它们就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就是所谓的‘信仰之力’……理论上来说，‘上帝’，就是这种力量的究极体现。”

“哼……”李警长对此嗤之以鼻，“我还相信马克思主义呢，我怎么没见老马变成怪物出来吃人啊？”

“你确定吗？”封不觉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李警长则是神色一变。

“或许，早在很多年以前，‘它’就已经变成了具备实体的东西，而且还不止一个……它一直存在至今，吞噬了无数的生命。而且它对其他‘信仰’的排斥性，也曾以非常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封不觉接道。

“够了！”李警长打断了他，“妖言惑众。”

“这里没有什么‘众’，只有你而已，而且是你自己提出这个例子的。”封不觉道，“你要觉得我是乱讲，当我放屁就行了。”他也不等李警长再说什么，就主动回到了先前的话题上，“总之……我今天遇上的，就是一个在自己‘头七’的夜里，回来报仇的红衣女鬼……根据她自己所说，她就是在那个市场里被人杀害的。”

“呵……”李警长笑了一声，“‘根据她自己所说’？”他将觉哥的话重复了一遍，“看起来……你还能跟鬼讲话？”

“当然能。”封不觉回道，“对此我十分肯定。”

“那你倒是说说……她跟你讲了些什么？”李警长又问道。

“其实也没讲多少，大概就是说……那个古玩店的老板，即本案中的‘伤者’，因生前追求她被拒，恼羞成怒，就故意开车把她给撞死了。但事后那老板走了点关系，案子直接就给定性成了意外，才两天工夫，那老板就从局子里出来了。估计……最后最多判个缓刑，根本不用坐牢。她没有办法，就只能在头七这天自己动手……”封不觉回道，“至于个中细节，我是真的问不出来……一般的地缚灵还比较理智，有些甚至不知道自己是鬼。而厉鬼则不同……虽然他们很清楚自己是什么，但神志却很恍惚，多半都难以沟通，且极具攻击性，”他面露无奈，“我还是经过一番搏斗，将那女鬼制伏后，她才含含糊糊地说了这些的。”

“神马？”听到这里，李警长愈发确定眼前这小子是神经/精神病了，“你还跟女鬼搏斗？”

“是的。”封不觉若无其事地应道，并给出了相关的解释，“厉鬼这种东西呢……是会制造‘鬼境’的，灵识尚未觉醒的人类进入鬼境，就像是只穿裤衩走进雪地里一样……

无灵识者一旦进了鬼境，不管在物理还是精神层面上都会变得脆弱不堪。被幻觉吓死的居多，被‘幻觉攻击’击毙的也有。反正大脑认为自己死了，那就是死了。”他用拇指指了指自己，“而我这种灵识已经觉醒的人就不同，我面对幻觉时的精神承受力不会因鬼境而降低，且可以接触到鬼魂。”他耸了耸肩，“像那种女鬼，就算来三四个我都不在话下。”

“ho~”李警长真是哭笑不得，“看不出来啊……”他又将觉哥上下打量了一番，“你不但是小说家，还是抓鬼大师啊。”

“你觉得我有精神病对吧？”封不觉看了对方的反应，随即问道。

“我觉得？哼……”李警长冷哼一声道，“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他顿了一下，娓娓叙道，“你是一个不怎么有名更不怎么有钱的小说家，由于经济拮据，你就打起了盗窃古玩店的主意。于是，昨晚十一点三十分，你跑到了那个花鸟市场门口，在街上张望了一会儿，随后就趁着门房的保安不注意时翻墙爬了进去……”

“且慢。”封不觉道，“如果我计划在夜晚入室盗窃的话……作案工具呢？”他抬了抬被手铐铐住的双手，“难道我要靠徒手撕开卷帘门吗？”

面对封不觉提出的疑点，李警长对答如流：“从监控录像上看，你确实是没带作案工具。你这身短打，也藏不住大钳子什么的……”他话锋一转，“但……既然是计划犯罪，有没有可能……是你‘在白天就已将作案工具藏在市场内某处’了呢？”

“嗯……好假设。”封不觉觉得对方的推理十分合乎逻辑，而且暂时无法反驳。

“轮不到你这个嫌疑人来评论。”李警长没好气地回了一

句，并继续推理道，“你进入那个花鸟市场后，直奔古玩店的所在，就在你企图破门而入时，没想到……那家店的老板正好从旁边的小巷子里开车出来……”

“花鸟市场通常在下午六点左右就关了，即使是夏天也绝不会超过七点。”封不觉又打断道，“在这接近午夜的点上，老板他怎么会刚好开车回家呢？”

“月中盘货呗。”李警长几乎不假思索地接道，看来他早已推测到觉哥会提出怎样的疑问来驳斥自己，“那家古玩店的主要商品并不是古董字画，而是玉石类的东西。那些玉石数量多、品种杂……比起大件的古玩来，自然更容易丢失被窃。所以一个月清点两三次并不奇怪，而且清点起来肯定得仔细，这就得花很长的时间。”

“呃……”觉哥忽然发现，对方的推理还真就很难找出什么漏洞，“到底是专业人士啊……从逻辑上全都能解释得通呢……”

“你被老板抓了个现行，慌乱之际，就用作案工具将其打了个半死。”李警长的话还在继续，“但在你恢复理性后，你就后悔了……杀人是要偿命的，在计划犯罪未遂的情况下杀人，其情节更加严重。你是个聪明人……权衡利弊后，你决定赶紧报警、并叫了救护车。趁着人还有口气，加上自首情节，也许他和你都还有救。”

“假设你说得都对……”封不觉听完对方的推理后，沉默片刻，又问道，“那我又为什么要跟你讲那些鬼之类的故事呢？”

“是啊……呋——”李警长又抽了一口烟，“这点……从逻辑出发，很难找到答案。我能想到的就是……也许你患有精神分裂症、或是别的什么精神疾病。在受到刺激后，你的第二重人格出现，而这一人格坚信着自己所说的一套‘鬼魂理论’。”

“呵呵……好像有道理啊。”封不觉笑得还是很轻松。

“作家行业中精神出问题的例子我也见过一些，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李警长说到这儿，清了清嗓子，“好了，言归正传……”他将烟头扔到地上踩灭，“你要真是个聪明人，我给你两个选择……”他竖起食指，“第一，让你的‘另一个人格’出来，老老实实交代问题。若是最后那个伤者未死，考虑到自首情节，只要你请个好点的律师来辩护……量刑不会很严重的。就算死了，也可以围绕‘误杀’来辩护。”他又举起了中指，“第二，不管你疯没疯，你就按照‘疯了’去演，只要精神鉴定的结果是有病，你就不用去坐牢……至少不会和一般人一起坐牢。”

“嗯……”封不觉点点头，“不错……”他抬头凝望李警长，“李志远，你很不错。”

此言一出，李志远神情陡变：“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只说过自己姓李，但没有报出完整的姓名来。

“你是个人才，本有机会成为一个好警察的。”封不觉一边说话，一边将自己手上的手铐摘了下来。

李志远震惊地发现，此刻封不觉手上戴的手铐竟已变成了锈迹斑斑、形如废铁的状态。

“可惜……”觉哥说着，站了起来，“……你踏错了一步。”

“你想干什么？”李志远从也从椅子上猛地站起，虽说这会儿他身上没带配枪，但徒手搏斗方面，他绝对有自信打赢一般人。

而觉哥则是无视他的问题，接着先前的话道：“而这一步……直接断送了你的生命。”

“你说……”这一瞬，李志远的瞳孔收缩，全身冰凉，“……什么……”

……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

“你不到天亮是回不去的。”

“我很清楚现在的状况。”

“你还能跟鬼讲话？”

“当然能，对此我十分肯定。”

“一般的地缚灵还比较理智，有些甚至不知道自己是鬼。”

……

“你好像已经忘记了那个女人的案子。”封不觉绕着对方缓缓踱步，其神情中的慵懒和随意，已变为了冷静和凛然，“但你在潜意识中……仍然站在了那个‘店主’的一边。”

“你是谁？”李志远不自觉地退到了墙边，“你在说什么？”

“我是封不觉啊，你不是问过了吗？”封不觉回道，“而我在说的事情嘛……自然就是你死前经办的最后一个案子。”

第808章 求大师超度

“哼……装神弄鬼……”李志远的手在不住地颤抖着，冷汗已顺着他的鬓角流下，“你以为把手铐弄下来，再玩点障眼法，就能唬我？”

“怎么？还没想起自己已经死了吗？”封不觉踱步之间，双手插袋，低头沉吟道，“看来你生前确是个十分理性之人，‘常识’已根植在了你的意识中，纵然你现在成了个孤魂野鬼，依然……”

“够了！”李志远打断了封不觉，“我警告你别耍花样，这可是在警局里，你以为唬住我……就能跑得掉了吗？”

“警局？”封不觉转头瞥了对方一眼，“你确定吗？”

此言一出，李志远脑中嗡然一响。

下一秒，周遭的景物就变了。原本十几平米的、明亮的空间，骤然变成了一个空阔的、漆黑的环境。

“这里早已不是什么警察局了。”封不觉接着道，“十几年前就改建成了堆放废旧电器的仓库。”他顿了一下，“由于这栋建筑是上世纪建造的，设计上有不少原始缺陷，以至于许多新设备无法接入，所以……在十七年前，即你死后的第五年……这个公安分局就已搬迁到了别处，现在的办公地点在距离此地两公里外的地方。”

“你……”李志远还是没有相信觉哥，“这……这不可能……”

就在他自言自语之际，封不觉又走回了桌边。此时，那张“桌子”已经变成了一台横放的冰箱，而他们刚才所坐的“椅子”，原来是一台空调和一个微波炉。

“顺带一提……”接着，觉哥用手指点了点冰箱上的一叠废

报纸，也就是李警长刚才所拿的“文件”，并说道，“现在的警察，已经不用纸质文件来做笔录了。他们只需要拿一块平板，扫描一下嫌疑人的指纹、虹膜、再识别一下声纹，所有资料就都有了。做完这些以后，还是用这块平板，以‘视频’的形式进行询问，并一同记录备案。”

“呵……呵呵……”突然，李志远笑了起来，那是一种怪异的笑，“我明白了……你催眠了我……我所见的这些都是你用催眠让我看到的幻觉……对……一定是这样的……之前你跟我说鬼故事的时候，就在不知不觉中对我进行了……”

“别再自欺欺人了。”封不觉打断了对方，“我可没有那种便利的能力，有的话……十年前我就已是二次元里番男主般的存在了。”

他的台词过于跳脱，且毫无节操。在这种时刻讲出来，恰好能让对方无法接话。

“你对眼前这些异状的疑惑……其实很容易解答。”封不觉朝李志远投去了一道凌厉的目光，“与其在我身上找答案，不如在自己身上试试吧……”他抬起一手，竖起一根手指，“首先，请你回忆一下今天的具体日期。”

“今……今天是2033年12月5……”李志远喃喃接道。

“不觉得奇怪吗？”封不觉又没让对方把话说完，“十二月的晚上，我一身短打就出门了？”

话音未落，李志远便愣住了……

这件事确实说不过去，可李志远不明白……在对方提起之前，自己为什么会忽略这么显而易见的异常？

“你脑海中的日期，永远都停留在2033年12月5日。”觉哥接着说道，“因为那是刘小雅遇害的日子。”

“刘小雅”这三个字似是一根钢钉，直扎李志远的神识。在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他便颓然抱头，跪倒在地……作极度痛苦状。

“哼……”封不觉用居高临下的眼神俯视着李志远道，“看来这名字对你的刺激相当大啊……早知如此我也不必这么拐弯抹角的了。”他说着，又竖起了第二根手指，“那么……接下来，请你再回忆一下，你是怎么把我抓来这‘警局’的？又是在哪里看到了有关我的监控录像？”

“我……咕……”李志远脑中一片错乱，剧烈的头疼让他无法集中精神，大量零乱的画面涌入其脑海，在他的眼前闪过。

“你是不可能想起来的，因为你的记忆中根本没那些细节。”封不觉道，“警局、案件、录像、被捕……全是你看到我以后，在与我的对话中自行脑补完成的。”他舔了舔嘴唇，“回想一下吧……从谈话之初，我就在引导你……”

……

“你是新来的吧？”

“我是报案人，是我打得110，不信你们可以查通话记录……”

“不信你可以去调道路监控……”

……

“……你根据我提供的信息，补全了记忆。”封不觉接道，“从而做出了一番‘合情合理’的推断。”

“不……不是这样的……”李志远双手抱头，艰难地念叨着，“你……胡说八道！”

“你自己所知道的信息，只有‘时间、地点、和受袭溺死的古玩店老板’这三项而已。”封不觉无视对方，继续用冰冷的口吻说道，“而你一心想要得出的结论是……‘凶手是谁’。”他停顿了两秒，再道，“我不妨明确地告诉你……凶手就是刘小雅的鬼魂。”

“啊——”

叱——叱——

尖叫声、红衣的女人、惨白的脸、狰狞的脸、痛苦的脸、扭曲的脸、血、大量的血……

一大段声音和片段似海啸般涌来，在李志远的识海中席卷而过，使他再一次痛苦地匍匐在地。

“二十二年前的那件案子，说来也并不复杂。”封不觉没有因对方的反应而停止叙述，“一位古玩店的老板，看上了隔壁花店里的女人，但那个女人没看上他。

于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老板杀死了那个拒绝了自己的女人。

那晚……听到惨叫声、并第一个抵达现场的警员，是一名姓李的警长。他是名很出色的警探，当场就看出了这是谋杀而非车祸，并逮捕了古玩店老板。

然而……那位老板立刻就做出了威胁。他声称自己认识一些大人物，这些人可以保证他不用进监狱，还可以让李警长失去工作、甚至失去在社会上立足的能力。

李警长听了一会儿，便发现那位老板并不是在虚张声势，他发现对方所说的情况极有可能变成现实。

他动摇了……

他意识到……即使自己做了正确的事，对方也未必会受到应有的制裁，而他自己的前途乃至人生都将赔在这个案子上。

就在他动摇之际，那名老板又对他展开了利诱。

当时的李警长刚结婚不久，女方的收入比他多，让他在娘家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诸多的诱因之下……他妥协了。

他帮那个老板重新处理了现场，做了虚假的取证，甚至教了对方笔录时应用什么说辞。

一件凶杀案，就这样变成了交通意外。”

封不觉用近乎冷漠的神情讲述着这段往事，但作为听众的李志远却是激动得浑身发抖，其情绪已到了失控崩溃的边缘。

“七天后……”觉哥顿了几秒后，再道，“刘小雅自己为自己报了仇……”他又是诡异一笑，“呵……说来也巧，那天……正好是你去古玩店老板那里拿‘报酬’的日子。那厉鬼就当着你的面，将杀死自己的凶手折磨致死了……她之所以没有顺手把你也杀掉，是因为在那老板咽气之前，你就已经疯了。”

话至此处，李志远突然停止了颤抖。

“怎么？想起来了是吗？”封不觉看着他道。

“是啊……”李志远从地上站了起来，“两天后……我在医院里自杀了……”这一刻，他已面若死灰，整个身影都成了半透明的，“而那之后的记忆……一片混乱……”

“很正常。”封不觉道，“我不是已经跟你科普过了吗，像你这样的鬼魂，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无意识、无形体’的状态。无法维系自身‘存在’的前提下，也就不会有什么记忆了。”

“这些年……我害过人吗？”李志远的语气，已变得较为平稳了。

“还好吧……”觉哥回道，“你并不算什么厉鬼，只是个地缚灵而已，也只有赶上四大鬼节时，才有能力对活人产生一点点干预。”

“那今天是……”李志远试探着问道。

“中元节。”封不觉应道。

“原来如此……”李志远点点头。

“这附近，一直流传着类似的传言……”封不觉接道，“说是……每逢鬼节，都会有独自走夜路的小混混或是酒鬼被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警察’带到一个‘不应存在的警局’里审

问。第二天，他们会在一个废旧的仓库里醒来，十有八九是吓个半死。然后他们还到处去跟人说……可是这类人所说的话，可信度是比较低的。就算报警，警方也不可能对此立案侦查。”

“这样啊……”李警长若有所思道，“可能是我……死后还想要尽警察的职责吧……”

“呵呵……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封不觉却是泼上了一盆冷水，“二十二年前，你因亲眼见到了厉鬼杀人而精神崩溃。所以你的理智、记忆……全都停留在了那个点上。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一共就记得三条信息……时间，2033年12月5日；地点，DF路花鸟市场里的古玩店；事件……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古玩店长。”他耸了耸肩，“你的精神无法接受和承受厉鬼杀人的事实，故而把这部分内容给屏蔽了。这就导致了……这些年来，你一直都在设法‘破案’，以解开自己的心结。”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脸，“今晚，你我之间的这番对话，就是最佳的佐证。若是把我换成别人……想必明晨这里又会躺着一个吓得半死的路人。”

李志远无法反驳，他沉默了片刻，问道：“那你现在想怎么样？”

“怎么样？”封不觉笑了，“呵呵……我能把你怎么样啊？我只是个诱饵而已。”

“你说什么？”李志远面露不解之色。

“小东～”忽然，封不觉转过头去，朝自己的左侧喊了一声。

他的声音在空阔的仓库中回响，带出阵阵回音。

“小东？”李志远愈发迷茫了，他不禁又意识到了另一个问题……既然自己是鬼，那刚才把封不觉的钱包拿进来的“小东”究竟是谁/什么？如果那个“小东”只是自己的臆想，那眼下……封不觉又为什么会去叫这个名字？

“什么小东……别瞎吵吵。”

数秒后，伴随着说话声，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男人走了过来。他俨然就是适才进来给李警长送钱包的那个“小东”，可李志远此刻再去细看那人的脸，却发现……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这号人。

“你好。”那人走到李志远跟前，摘下了头上的警帽，“我不是什么小东，我叫包青。”

“你又是……”李志远疑道。

“我是专门处理你这类情况的人，放心，我会负责超度你的。”包青接道，“至于他嘛……”他白了觉哥一眼，“……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听说我今晚有任务，非要跟出来‘见识见识’，并且自告奋勇地要给我当什么‘诱饵’。”他摇了摇头，再度看向李志远，“其实你这种情况……处理起来并不复杂，我也不需要别人来当‘诱饵’。你看……我连行头都借好了，就是为了引你出来，结果算是白穿了。”

李志远都愣了，他看了看包青，又看了看觉哥：“那他怎么……”

“哦，他看了我的调查报告和相关资料，所以才掌握了有关你的情况。”包青应道，并摊开双手叹了口气，“唉……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儿去调查……一路抽丝剥茧、顺藤摸瓜……这才把几十年前的案情给翻出来的。这小子倒好……80%的内容都是我事先就理清楚的，自己也就推理了20%左右，还在那儿瞎显摆……”

“说什么呢？”封不觉站在那儿一甩头发，一脸欠打的样子，“本大爷这么热心地来帮你抓鬼，连‘鬼境’都给你破了，你还在那儿唧唧歪歪的拆我台，合适吗？”

闻言，包青摆出一张正经脸，一言不发地对封不觉竖起了中指。

封不觉见状，也是双手一同祭出中指，予以回击。

男人的友情就是这样，互相侮辱、挖苦、乃至肢体冲突比较频繁的两人……要么是死对头、要么是死党。

“你别理他，就你那鬼境，我分分钟用灵力给破了，哪儿像他……只会靠张嘴。”数秒后，包青收起了中指，对李志远说道。

“喂……你干嘛用安慰的语气跟我说这个……”李志远的嘴角抽动着，“仿佛你说我弱我反倒会很欣慰一样……”

“我呸！”另一边，封不觉又不服了，“你这种纯粹靠力量驱鬼的做法，明显就是二流……不！三流手段。”他煞有介事地言道，“一流的驱鬼大师，都是想方设法解开冤魂厉鬼的心结……让他们了却心愿，自然度化的。”

“行了行了……少跟我强行装逼……”包青虚着眼道，“你以为我调查那么多资料是想干嘛呢？吃饱了撑的啊？如果我要用力量搞定的话，直接用灵力把他轰成渣不就行了？费那些事干嘛？”他鄙夷地看了觉哥一眼，“我之前那句话……说的是用灵力强行破鬼境，又不是用灵力强行驱鬼，你别自说自话地给我偷换概念。还有……”他将封不觉上下打量一番，“你丫啥时候成驱鬼大师了？还一流？大言不惭也有个限度好吧？你现在丝毫灵力都动用不了，除了能灵视和灵触以外完全就是个普通人，充其量算个先天阴阳眼罢了……”他抬手比划了一下，“莫说是什么驱鬼大师，就是跟一般的狩鬼者比较……也还差得远呢。”

“啧啧啧……”封不觉摇头晃脑地狡辩道，“仅用能力来评价我，实在是……”

“撇开灵能力不讲的话……你不就只剩扯淡能力了么……”包青打断道，“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你刚才唬弄老李那番话，我也是张口就来啊。”

“还叫上‘老李’了啊……”在一旁插不上话的李志远念道，“这俩家伙突然就在那儿自顾自地扯了起来，还改变了对我的称呼……到底是闹哪样啊……”

“好啊，你来啊。”封不觉道，“先来段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听听。”

“你当那是报菜名儿呢！”包青吼道。

“我说……”李志远可有点儿忍不住了，他试着叫停那两人，“二位……”

但那两个家伙好像还是不想理他的样子，仍在相互吐着槽。

“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得胜利，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拥护又欢喜……”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儿，烧子鹅……”

“我说……”

“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要除掉，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搜腰包……”

“红丸子，白丸子，熘丸子，炸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

“你们俩给我适可而止啊混蛋！”终于，李志远忍无可忍了，他大声咆哮起来，“老子赶着去投胎呢混蛋！要杀要剐要度要灭都给我赶紧的啊混蛋！”

第809章 终极营救（一）

一走进客厅，封不觉就发现若雨的那台游戏舱是亮着的状态。

“嗯……居然若无其事地上线了……完全不担心我会回不来吗……”觉哥看着游戏舱，嘀咕了一句道。

“不就是去对付个杂鱼级的鬼魂吗……而且还有包青陪同，能有什么事儿？”躺在沙发上的阿萨斯听到了封不觉的念叨，适时地应了一句。

“这可就难说了……”封不觉道，“万一那鬼是隐藏实力什么的……”

“你这不都回来了嘛……还废什么话。”阿萨斯懒得听他扯淡。

“行行~”觉哥耸耸肩，结束了谈话。

接着，他快速到卫生间里洗漱了一番，换了身衣服，随即就躺进了自己那台游戏舱里。

在设定好了“进入睡眠状态后即时连接”的选项后，他合上了眼……

睁开眼时，他便来到了熟悉的登陆空间中。

“切……果然都已经在游戏中了吗……”封不觉打开社交栏，看了看队友们的在线状态，“也罢……距离预赛开始也不剩几天了，能提高多少就多少吧……”

觉哥与包青一同去抓鬼的时间，是八月二十七日的凌晨。

此前那十几天中，地狱前线队在封不觉这位队长兼教练的“指导”下不断磨合进步，团队战的意识已有了很大提升。最

近这几天，他们都已不去排团队练习战了，而是抓紧时间多排一些普通的剧本，希望可以多打到点装备技能。

“那么……”封不觉一边处理邮件，一边念道，“……我就自己去排个本什么的吧……”

拿定主意后，他就顺手给队友们群发了一封邮件，打了声招呼。

接着，他迅速搞定了眼前的一堆琐事，并点开了剧本菜单……

“前一阵子不是在给练习赛做战术分析（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就是在带队伍刷团队本（谁带谁还有待商榷），感觉上……好久没有玩单人本了呢……”说话间，他的视线已移到了【单人生存模式（噩梦）】那个选项上，“呵……决定就是你了。”

作为一个在游戏中见鬼，在现实中也见鬼的人；作为一个已失去了恐惧半年，并涉足超自然世界数月的人……封不觉对“噩梦”这个词都已经渐渐产生亲切感了，什么噩梦模式，对他来说简直毫无压力。

【疯不觉，等级50】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请确认。】

【已确认，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一个类似电子变声器发出的、沙哑怪异的声音念出了开场白。

话音未落，封不觉已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周围也变成了一片漆黑状。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拼图牌*2。】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耳熟能详的语音提示过后，片头CG开始了。

这次的片头，是一段以第一人称视角带入某个角色的影像。

略显模糊的画面中，首先出现的是一堵墙，一堵白色的、近在咫尺的墙。

“250号。”一个声音从画面左侧传来。

那是个男人的声音，说的是英语。

“250号！”两秒后，那声音又将这句话重复了一般。

这时，镜头向左转动，画面中，出现了连铺床、铁栅栏、和一个身着狱警制服的男人。

“嚯~这主角服刑时分到的号码还真是吉利啊……”封不觉才看了个开头，就已经忍不住吐槽了。

下一秒，他口中的“主角”就站了起来，朝着那名狱警走去，而CG的画面，自然也就跟随其行动，以其第一人称视角移动起来。

“有什么事吗？长官。”250号问道，他的声音听上去很年轻，应该与觉哥年龄相仿，只不过他说的也是英语。

“跟我来。”狱警一边用不耐烦的语气回着话，一边已打开了牢房的门。

随后，画面渐黑……等再度亮起时，场景已跳转到了下一幕。

在一个狭窄的房间内，250号坐在一张金属桌前，等候着什么……

不多时，房间唯一的门开了，一名西装革履、皮鞋锃亮、梳着背头、戴着墨镜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喂喂……这该不会是MIB（黑超特警组）的人吧？”封不觉看到对方的造型，不由得就想到了某系列影片。

“你就是鲁迪·奥斯丁？”西装男一坐下来，就抛出了一个问题。

“是的……”250号承认了这个身份，“请问你是……”

“你叫我‘长官’就可以了。”西装男用极快的语速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做一笔交易。这笔交易我可以跟你做，也可以跟别人做，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是的，长官。”奥斯丁回道。

“很好。”西装男面无表情地微微点头，并接着说道，“奥斯丁先生，你今年二十四岁对吗？”

“下个月就二十五了。”奥斯丁回道。

“以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而言，你有些过于年轻了。”西装男将身子朝前探了些许，“你不这样认为吗？”

“看来你的交易能让我提前离开监狱。”奥斯丁的表现还是比较淡定的，其推论也相当靠谱。

“没错。”西装男接道，“交易的内容很简单……”他微顿半秒，再道，“现在有一个政府的科研项目，需要一批基层的操作人员。只要你愿意担任这个项目的操作员，那么……一个月后，你就自由了。”

说完这几句后，他很快又补充道：“当然了，这个岗位无疑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而且是生命危险。”他直言不讳道，“你若是活了下来，就可以将几十年（大部分较为年轻的无期徒刑者可以活着离开监狱）的刑期缩短为短短的三十天，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冒这个险了。”

奥斯丁闻言，沉默了十余秒，才道：“这是个什么项目？”

“你无权提这个问题，我也无权回答你。”西装男回道。

“你是什么人？FBI？CIA？”奥斯丁又道。

“我不想把刚刚讲过的话再重复一遍。”西装男又道，“我也不想和你在这儿浪费时间了……”他站起身来，转头便道，“狱警，开门。”

“慢着！”奥斯丁眼看对方要走，终究是慌了，“我要去！”

此话出口之际，画面又黑了下来，场景再度转换。

“你也真是有种啊……”封不觉又乘隙吐槽道，“这明显有阴谋啊……你这一去必然是九死一生啊！”

场景转换结束后，一条走廊出现在了画面中。

走廊的四壁皆是金属所制，照明设备嵌在天花板里，白色的灯光十分明亮，但是这空间却给人一种莫名的压抑感。

此时，镜头正以“奥斯丁视角”向前缓缓移动着，可以看到……他的前方有两名身穿橙色连体服（并非紧身衣，而是较为宽松的连体衣裤）的男子，这两人全都留着寸头、戴着手铐。以此推测，奥斯丁应该也是这种状态的。

“停下。”走了片刻，三人就来到了走廊尽头的一扇电子门前，一个声音即刻从他们后方传来。

奥斯丁这时转了个头，于是，画面中就出现了三名荷枪实弹、穿着全覆式特种兵制服的男子。

嘁——嗡——

数秒后，伴随着气阀开启和机械律动之声，那电子门打开了。

众人眼前出现了一个面积逾一百平米的金属房间，房间里站了很多穿着白大褂、戴着防护面罩的工作人员，此时他们正在一台台与墙壁相连的大型计算机前忙碌着。

“走。”门开后，特种兵又下达了命令。

包括奥斯丁在内的三名橙衣人员便继续前行，一直走到了房间内的一扇大号儿金属门前。

站定后，他们等待了一分钟。接着，那扇门也打开了……

但见……那扇向上方升起的大金属门后，站着三个人类，和一个高大的不明生物，而那不明生物觉哥还曾经见过——【SCP-173】。

“我勒～个～擦！”封不觉一看到门后的东西就不淡定了，“什么交易啊！合着被骗来当D级人员了啊！”

他的叫嚷不会对剧情的发展产生任何影响……

眼下，奥斯丁和另外两名D级人员显然是准备跟门内那三人换班了。

然而，就在这换班之际，整个房间里的灯光……熄灭了。

大约1.5秒后，备用电源的红光就亮了起来。可门内的SCP-173……已然不在其位。

“啊——”紧接着，不远处就传来了惨叫声。

咔嚓……咚。

随之而来的就是清晰无比的关节断裂声和倒地声。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片头CG毫无违和感地结束了，封不觉顺势获得了对身体的控制权。

第810章 终极营救（二）

D级人员，即“CLASS D”，是【SCP基金会】中的一种人员分级。

他们是“被指定操作异常物品的人员”。

基金会中，关于D级人员的规定大致如下：

一，任意SCP项目的D级人员不允许与其他SCP项目所属的D级人员有交流。

二，D级人员从监狱囚犯中招募，死刑犯为首选；紧迫的情况下，可以由12号协议授权，招募无辜者或罪行较轻的罪犯。

三，所有D级人员需要在每个月初全部处决，并应准备好替换人员。

四，所有D级人员每日最少进行一次心理测试，通常在18:00时进行。未能遵守该要求者将被处决。未能通过测试亦将被处决。

五，在任何超自然事件中，建议处决D级人员，同时包括那些和D级人员有过基本交流的基金会人员。

此时此地，封不觉载入的角色“鲁迪·奥斯丁”，显然就是一名被招募的D级人员了。

“不愧是噩梦难度，上来就是这种即死危机么……”觉哥恢复行动能力后，即刻念道，“嗯……比较迫切的问题有二……其一，我的手还被手铐铐着；其二，SCP-173已经失控，且正在这个房间里杀人，而我……随时可能成为受害者。”

念及此处，他目光疾动……

房间内，几十号人慌乱地奔跑着。红色的灯光下，照出

的是一张张扭曲的面容。

稍纵即逝的枪声，此起彼伏的惨叫、断骨、倒地之声……全都表明，SCP-173还在这个房间内，并以非常快的速度完成了超神的壮举……

“啊……在这儿呢……”终于，封不觉花了数秒钟，成功锁定了173的位置。

可能已经有很多人忘记了SCP-173的设定，此处我就不将项目信息详细列出来了，简单概括一下就是……它是一只高大的、由混凝土和钢筋构成的生物。一旦停止与其“视线接触”，它就会发动攻击。攻击的目标应该是随机的，而方法是……瞬间移动到目标身边，扭断其脖子。

“大家别慌，我盯住它了！只要保持视线接触的话……”封不觉盯住173后，当即大喊出声。

可是……那些研究人员和其余的几名囚犯理都没理他。根本没有人回头去看那怪物，他们只是自顾自地往门外跑着。

“切……一帮蠢货。”封不觉不快地啐了一声，“真是死了活该……”

他嘴上在骂，行动可没停。

刚才在看片头CG时，他已记住了房间里绝大多数人的站位。所以他这会儿毫不犹豫地就往自己的侧后方挪步而去，并成功在五步之内踩到了一具尸体。

封不觉也不能确认这具尸体到底是不是某个特种兵的，就算是，他也不能确定这名特种兵的身上就有手铐钥匙。不过……他还是蹲下身子，用手摸索了起来。

这次，觉哥非常“走运”，在先前那十几秒的混乱中，SCP-173还真就把那个持有手铐钥匙的家伙给干掉了。而且，觉哥所摸的第一具尸体，就是这个家伙。

手铐的钥匙比一般的钥匙小很多，一摸便知。封不觉从

对方口袋里拿出钥匙，二话不说先将自己手上的铐子给解了。

“很好……”觉哥没有扔掉手铐，而是把手铐和钥匙一同收入了连体衣的口袋中，以备不时之需，“这样就省得我把自己的手弄脱臼了……”

自言自语之际，他又靠“摸”……找到了死者手边的M16（自动步枪），揣在了手上。

“不行了……眼睛好酸……”做完这些事情后，封不觉已将近一分钟没眨眼了。虽然他这会儿无法去看游戏菜单，但他大概也能猜到……“长时间不眨眼”这一行为，肯定会降低生存值。

于是……

突突突突——

觉哥端起M16，朝着SCP-173开了几枪。然后……他就扭头眨眼，并往出口那儿跑。

他开枪的目的，自然不是为了干掉SCP-173，因为他很清楚……一般的武器根本奈何不了173，就算核武器都未必能将其摧毁。

封不觉开枪的真正目的……其实就是吸引其他人的目光。

那些拼命往房间外逃的人，刚才就已经打开了出口的电子门，这会儿正在争先恐后地往外挤。

而封不觉开的这几枪，在短时间内吸引到了他们的注意力。

人的本能就是如此，当我们置身危境，95%的行动都是下意识动作……

比如听到枪声时，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蜷缩身体、压低脑袋，双手则会试图去抱头。同时……还会快速转头，

循声而望。

以上是“第一反应”。

而“第二反应”……因人而异，有些人接下来会快速地检查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多出窟窿来；有些人会在确认了开枪者的位置后远离对方；还有些人……会把视线移动到被子弹击中的地方。

封不觉就是了利用人群的“反应”，成功地让房间里的部分人献出了他们的视线……

借此机会，他持枪猛冲，凭借手中武器的威慑力和一股蛮横的冲劲，他强行冲破人群，跑进了走廊。

【主线任务已触发】

穿出电子门的刹那，系统提示就来了。

这个时候，觉哥终于有机会可以看一眼游戏菜单了。

【将该设施中正在接受评估的一件Anomalous项目带出基地。】

（注：任何正在被基金会评估是否有进一步研究和进行特殊收容价值的项目，即被编目为Anomalous）

“什么？”封不觉本以为这是个与《SCP-173》（一款第一人称恐怖解谜游戏）情节一致的剧本，所以主线任务应该是“逃出基地”之类的事情，万万没想到……自己还得去找个什么项目，并且将其带出去。

【重要提示：您的行囊、装备、技能、灵能武器皆已被锁定，基本身体素质已调整为鲁迪·奥斯丁的水准。】下一秒，又是一条语音响起。

“哼……早就发现了……”对于这条信息，觉哥倒是没怎么意外，当他确定这是个“扮演类”的剧本时，就已经猜到会是这种展开了。

嗡——嗡——

封不觉跑进走廊后过了不到十秒，基地各处的扩音喇叭里齐齐传出了刺耳的蜂鸣，接着就是一段由机械音做出的通报：【因多项收容措施出现失效及伤亡报告，此Dim Sector已全面封锁，请所有人员立刻撤离至紧急避难区。】

第811章 终极营救（三）

作为一个对SCP基金会设定比较了解的人，封不觉听到广播后，立刻就明白了很多事。

首先是“Dim Sector”。据觉哥所知……【Sector】代表“拥有许多特殊功能的大型设施，通常用来放置Safe和Euclid等级的SCP”；而【Dim】，是DimDimensional的缩写，这个前缀表明“该基金会设施用来研究和隔离那些拥有特殊空间能力的，比如能跳跃和扭曲普通空间的SCP物品”。

由这个关键词便可知晓两点：其一，这个基地的规模必然非常庞大；其二，这个基地里至少收容着一件具备空间能力的SCP项目。

其次，“多项收容措施出现失效及伤亡报告”这句……无疑也是一条非常明确的提示。

很显然，除了SCP-173外，该设施内至少还有两件以上的SCP项目失控了。刚才发生的停电，很有可能就是其他项目失控所导致的。而这一事态引起的连锁反应难以预估……天知道那一秒钟左右的断电会导致多少SCP项目的收容失效。

“果然……和那个游戏相差甚远……”封不觉在走廊中跑了一段后，便若有所思地念叨了一句。

他口中的“那个游戏”，指的是一款制作于四十多年前（以觉哥的时代而言）的同人游戏《SCP-173》。该游戏虽是一款颇具诚意的佳作，但毕竟还是小成本作品，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比较“精简”。

无论是环境细节、地图大小、NPC人数、SCP数量、整体难度和剧情……眼前由惊悚乐园的“系统”所塑造的SCP世界显然要庞大和复杂得多。

“呼……终于找到了……”沿着走廊奔跑了足足五分钟，封不觉总算是来到了楼梯间。

这一路上，走廊两边陆续出现过十几条岔道，每一条岔路的转角处都有相应的标识，走廊中也有多个标明了楼梯所在方向的箭头，所以觉哥不可能走错路。

“话说这基地大得有点离谱啊……”觉哥喘息着，走到了楼梯间的电子门前，“从那个关押SCP-173的实验室到这个楼梯间……直线距离就在三百六十米以上。而且路上那些岔路的标识表明……每条路的尽头都有一个收容SCP项目的空间。这样一算……这一层的面积保守估计也有几万平米了吧……”

他一边念叨，一边摁下了电子门旁边的一个红色按钮。

嘀——

一声蜂鸣后，门打开了，露出了后方的楼梯间。楼梯间内的灯光也是红色的，和其他地方的完全一致。

此时，正好有几名穿着白大褂的研究人员沿着楼梯从上面那层跑下来。在经过觉哥面前时，他们也只是用惊慌的神色瞥了这名持枪的D级人员一眼，并没有多说什么。看起来……比起近在咫尺的持枪罪犯，还有别的东西让他们更为害怕。

“紧急避难区在下方吗……”封不觉从这些人移动的路线，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嗯……也对，某些项目一旦失去收容，就得用战略性核打击来处理，从地面或空中逃跑都是无意义的，唯有躲入地下才有可能活命。”

就在他思索之际，他身后的电子门又一次开启了。一秒后，一名研究人员从门里跑了出来，快步朝楼下冲去。

“嘿！”封不觉见状，当即上前托住那人，用枪口指着对方问道，“紧急避难区是不是在下面？”

“是……是的。”那名研究员注视着枪口，一脸紧张地回道。

“这个基地的Anomalous项目都放在哪儿？”封不觉又问道。

“呃……”对方明显犹豫了一下。

突突突——

封不觉顺势举枪，朝天花板扫了几发子弹，接着，又用枪口抵住那人的胸口：“我希望你能明白……在目前的状况下，我有胆量、有能力、也有理由去做任何事。”

那名研究人员吞了口唾沫，朝通往上下两层的楼梯各张望了一眼，确认附近暂时没人了，才压低了声音道：“我的权限不能接触Anomalous项目，基地中的许多区域我也不能去……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在地下一、二、四层里，应该没有你要找的东西。”

其话音未落之时，只听得……滋滋……滋滋滋……的怪声从电子门的另一面传来。

那名研究员立刻大惊道：“它来了！快跑吧！不然你也会死的！”

封不觉闻言，放开了那人，并移开了枪口，那名研究员头也不回地沿着楼梯狂奔而下。

觉哥则是很淡定地站在原地，念道：“切……有什么好怕的。”他看着身后那扇关闭的电子门，“它又不会自己开门。”

封不觉很清楚，那“滋滋”声就是SCP-173的身体和墙面摩擦的声音，但173是不具备“摁开关”的智商的。

“我瞧瞧……这里是……”说着，他已将视线移到了电子门旁的标识上，看到了【B2】的字样，“哦……这里就是地下二层吗……”说话间，他的思维疾转，刚才那些岔道旁的标识尽数在其脑海中回闪而过，“好吧……这一层收容的的确都是已知的SCP项目，没有Anomalous……”

他一边想着，一边已迈开步子，朝下方走去。

踏过几十级台阶、转了一百八十度后，他就来到了地下三层【B3】的电子门前。

可是……这里的大门边上没有凸出的红色按钮，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读卡装置。

“嗯……要等等看吗……”封不觉即刻想到，“如果这一层的人还没走干净，那我只要站在这儿等一会儿，就会有人从里面把门打开了。随后我就用枪威逼对方交出通行卡，进入这一层……”

结果，他只等了两秒，就舍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在这两秒之间，他听到了“嘀——”的一声蜂鸣。

声音是从上方传来的，这说明【B2】那层的电子门在这一刻被打开了。

但……门开启以后，就没有其他动静了……

无论脚步声、喘息声……全都没有。

封不觉很快就意识到了什么，他猛然转身，瞪大了眼睛。

就在同一秒，SCP-173已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两人的距离竟已不足一米。

“呵……”回头时看见这样一幕，正常人早就吓得蹦起来了，但封不觉还笑得出来，“我要是再晚半秒回头，恐怕已经被扭断脖子了吧……”封不觉语气轻松地说着，并在“注视”着SCP-173的前提下，绕过了对方，一步一步朝楼上走去。

在走过楼梯转角时，虽然他没有眨眼，但SCP-173仍是离开了他的视线。

这一瞬，觉哥毫不犹豫地回头瞪眼，果然……173正好用一个瞬间移动抵达他的背后，并再次被他给“瞪住”了。

“唉……也不知道是闹哪样，B2的人都死光了吗？怎么就追到我这儿来了呢。”封不觉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并朝后伸

手，摸到了电子门的按钮。

待门打开后，他便后退着走回了B2的走廊中，直到电子门自动关闭、遮断了他的视线，他方才眨了下眼。

接下来，他站在原地稍稍等了一会儿，侧耳倾听……这回，门的对面却是什么声音都没有了，那“滋滋”声也没再响起。

“这家伙……”封不觉很快就做出了一个推论，“是‘蹭墙’走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按钮吧。”

他猜得还真没错，173是不会主动去“摁”那个电子门开关的，方才开门的事，完全是个巧合。

“无论如何，短时机内它应该是不会再追上来了……”又过了几秒，封不觉离开了这扇电子门，朝着走廊另一端缓步行去，“我就先在这层转转好了。”

他的策略和行动，始终保持着冷静、合理……

像刚才楼梯间里那种突发的意外情况，换成别人去应对……很可能就挂了，但他却处理得有条不紊。

首先，他没有按照惯性思维“朝下走”，而是选择了折返。

因为他并不知道B4那边的门究竟是用按钮还是用读卡器的，万一那层也得凭卡进入，他就得再下一层楼，可B5的情况同样不明。要知道……在楼梯间里，每移动一层，就势必会让SCP-173脱离视线一次，而每让173脱离视线一次，玩家就要面临一次致命威胁。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风险，觉哥才回到了B2这边来。

其次，封不觉返回来的理由还有一条——就是他已记下了这三百六十米走廊两侧所有岔道旁的“标识”。因此，他可以确定，除了173以外，B2这层已不存在什么特别有威胁（不去主动招惹的话）的项目了。

综上所述，其所有的行动……都是冷静思考、权衡利弊后所为。

在危情之中，封不觉表现出了一种足以让旁观者惊异的游刃有余。

……

三分钟后，封不觉来到了B2的员工休息室中。

虽然是员工休息室，但在这里……一样有着一个SCP项目。

【项目编号：SCP-294】

【对象等级：Euclid】

【特别管理规程：对于项目SCP-294，并无标准的特别抑制措施记录在案。然而，只有安全许可等级为2级或以上的人员才获准与其接触。SCP-294目前存放在位于2层的员工休息室，由两名获得3级安全许可的警卫日夜看守。与其接触必须获得安全许可。】

【描述：项目SCP-294的外观为一台普通的咖啡贩卖机，唯一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拥有输入用触摸板，其按键布局与柯蒂键盘（即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标准键盘）相符。

向投币孔投入50美分硬币后，SCP-294会示意用户使用触摸板输入任意液体的名称。输入完毕后，机器会便产出一个标准的12盎司纸杯，并向内注入指定的液体。】

【曾经进行过的97次测试……包括水、咖啡、啤酒、苏打水等饮品；诸如硫酸、雨刷液、机油等非消费品；以及通常不以液态形式存在的物质，如氮、铁以及玻璃……无不大获成功。然而对钻石等固体物的测试却以失败告终，SCP-294似乎只可输出能以液态存在的物质。】

【值得一提的是，在使用过大约50次后，机器便不会继续回应指令。但在90分钟后，“它”似乎又会自行补足存货。另外有趣的一点是，许多本应能腐蚀掉普通纸杯的腐蚀性液体似乎对该机器派发的杯子无能为力。】

“啊哈！”觉哥看到这台咖啡机时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不过，他并没有迫不及待地去使用这台机器。他优先做的……是搜查房间里那些尸体的口袋。

封不觉重返B2后，在走廊里就已发现不少尸体了，而对于这些尸体……他也进行了一视同仁的处理。无论研究人员、安保人员、还是D级人员，全都被他搜了个遍。

虽说这些人身上的物品着实有限，但仨瓜俩枣的凑一凑，还是凑出了不少资源的。

比方说……LEVEL3的通行卡，比方说……50美分的零钱，又比方说……手枪、手枪弹药、冲锋枪弹药、无线电对讲机等等。

总之，都是些不拿白不拿的东西……

“OK，有总比没有强……”封不觉走到咖啡机前方时，先算了算自己手里有多少50美分的硬币，“三枚也行啊……”

事实上，他能找到三枚这样的硬币已经算运气不错了。D级人员的身上通常都是空无一物的，而研究人员和安保人员的私人物品则会集中放到设施内的某个保管室内。会把“零钱”这种东西带进试验区来的人，多半都是粗心大意，忘记把口袋掏空了。

“那么……第一杯……”封不觉投了一枚硬币，在看到提示后，迅速在键盘上敲下了一句话——【一杯伍迪】。

此处得解释一下……SCP-294能产出的东西并不局限于人类造物、甚至未必会局限于人类的认知。

举例而言，曾有一名名叫约瑟夫（Joseph）的基金会特工，因与朋友开玩笑而输入了“一杯乔（Joe，约瑟夫的昵称）”的指令。确认选择后不久，这位特工就变得大汗淋漓，抱怨自己头晕眼花，很快便倒地不起……

将其转移到医务室后，医疗队提取了项目SCP-294派发的杯子的内容物，发现那是鲜血、肉块以及其它体液的混合物，恶臭难当。最令人不安的是，测试显示，项目SCP-294送

出的组织物的DNA序列与约瑟夫的完全一致。

诸如此类的例子或实验还很多……像“一杯音乐”、“我的人生”、“给我个惊喜”等指令都得到了这台咖啡机的回应，虽然有些实验结果不太妙……

对于这些，封不觉自然是一清二楚，所以他才会输入“一杯伍迪”这种看似无厘头的内容。

嗡嗡嗡——

在得到了觉哥的指令后，咖啡机开始发出了轰鸣声，并开始颤抖、摇晃……

这一过程持续了大约二十秒，接着，SCP-294的输入板上便显示出了这样一句话：“嘿嘿嘿……”

“切……失败了吗……”封不觉面露不快道，“但失败时不是应该显示‘范围外’么……‘嘿嘿嘿’是闹哪样啊……”

失望归失望，他还是投入了第二枚硬币，并输入了——【一杯可以让SCP-173在不被直视时也无法行动的液体】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觉哥不干脆输入“可以杀死SCP-173的液体”呢？这当然是有理由的，因为……他记得SCP-294的相关附录中有过这样一条记录：

附录【SCP-294y】：SCP公开服务器上的电脑记录显示，研究员曾键入“可以毁灭SCP-682的东西”。寻回的录像记录显示，一股灿烂夺目的液体流入了杯中，其光强不断提高，最终摄像机无法继续记录。同一时间，与该设施的联系也全部中断。事后的调查结论为——该站点已彻底汽化，遗址仅剩环绕SCP-294的一小丛树木。于是SCP-294被迅速转移到另一监管站点，置于同等管理规程之下。事故的信息只对O5级人员公开。禁止再进行任何牵涉SCP-682的试验，违者降格为D级。

以上这条附录，便是血的教训……

或许173对人类的敌意以及智慧都没有682那么夸张，但

强度方面未必比后者差，封不觉估摸着……万一他整出了类似那次事故中的液体，哪怕不是蒸发整个基地，光蒸发一个房间……自己也扛不住。因此，他使用了较为安全稳妥的方法。

嗡嗡嗡——

机器很快又响了起来，不多时，一个纸杯从机器内落下，一小杯液体也即刻被注入了纸杯中。

“嚯~成了！”封不觉拿起那杯东西，放到了休息室的桌上，“这下就好办了，一会儿把173找出来，泼它一脸就是。”

放好了纸杯后，觉哥又回到了机器前，投入了第三枚硬币。

如果第二枚硬币指定的液体无法生成，封不觉的后备计划是……【一杯让我的脖子无法被扭断的液体】或是【一杯让我可以永远不眨眼的液体】，但眼下，他已得到了可以压制173的东西，于是，他又多出了一次极好的尝试机会。

第812章 终极营救（四）

封不觉知道，系统是不可能让他频繁地使用SCP-294的。即使乐观估计，整个剧本中所能找到的50美分硬币也不可能超过十枚；而结合自己的人品悲观点估计的话……仅有三枚，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第三杯饮料的选择上，觉哥稍稍斟酌了一下。

“嗯……这里的话……得用逆向思维加排除法来圈定以下选择范围才行……”他摸着下巴，站在机器前念道，“首先得避免的就是……输入的内容得到‘范围外’的反馈。”

这个思路没错，这台咖啡机可是不会退币的，要是输入的东西无法生成出来，那等于是把机会给浪费了……就好比他之前输入【一杯伍迪】时那样。

“我想想……这玩意儿出现‘范围外’反应的几个选项是……”觉哥当即就仔细地回忆了一下这个SCP项目的相关附录，试图理出一个头绪来……

会造成机器回应“范围外”的例子，大致有以下几种：

其一，是“特定的、固体形态的物质”。比如说……钻石。

从多次实验的结果来看，不难推测出SCP-294本身是具备一定“认知”能力的。而根据这台机器的理解，只有当碳元素达到某种特定形态，即固体时……才能称之为“钻石”，所以机器无法将其生成。但如果直接输入“碳”，机器则会给出一杯液态的碳。

其二，是“涉及交变宇宙、维度层面的物质”。其实例是“一杯反物质水”，这点在附录【SCP-294j】中已经被证实。（很显然，“一杯伍迪”也属于这种情况，觉哥也是抱着侥幸心

理才去输入的）

其三，就是“已经不存在于世上的物质”。比如“一杯剑齿虎（史前动物猫科动物，约公元前一万年灭绝）的血”、“一杯侯鸽（因人类肆意捕杀及破坏环境而绝迹的典型之一，于1914年灭绝）的血”或“一杯托马斯·杰弗逊（美利坚合众国第三任总统，于1826年7月4日灭……呃……亡故）的血”等等。

符合以上三种情况的物质，是封不觉首先要排除掉的。

接着，觉哥要排除的就是“坑爹货”。

这类例子也很多，多半是由于输入了“定义不明确或超出使用者认知的内容”所产生的。

比方说……“基督之血”，实验所记录的结果是——SCP-294颤动着显示出一条信息：“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接着放下一只纸杯，里面盛有约0.12升红葡萄酒……

又比方说……“神的食物（ambrosia of god）”，输入后得到的是一杯琥珀色不明液体，散发着蜂蜜的芬芳，意义不明。

还有……“不是SCP-500却有类似的性质”，记录的结果是——SCP-294输出了一杯滚烫的、闻上去像咖啡的液体。但经过分析，并未发现有治疗功效。

当然了，最坑爹的还要数“完美的饮料”——

附录【SCP-294q-01】：受试者键入“完美的饮料”。机器送出一杯无臭的淡紫色液体。喝下之后，受试者似乎大受打击，之后便自杀身亡。并且留下遗书道：“我很抱歉，但我现在万念俱灰。”严正反对再次要求同样的饮料。目前对该饮料的组成成分一无所知。

总之，向机器提出这种看似酷炫、实则意义不明的要求，就会得到同样意义不明的坑爹物质。

排除了以上这些选择后，封不觉的着眼点便转移到了一些较为成功的实例上，如“一杯音乐”、“我的人生”、“一杯相

关医疗知识”等可实体化的概念、知识等。

这类概念化的、但又比较明确的要求，通常都得到了较为有效和令人欣喜的回应，从而让使用者得到超出自己认知的东西。

“嗯……姑且就决定索取某种知识吧……”封不觉摸着下巴，思索道，“据我对附录的了解……饮用这类物质后所产生的‘感觉’或获取的‘信息、技能’，全都是暂时性的，时间稍长就会消失……不过，这应该也与使用者的记忆、理解能力有关，‘感觉’的消退是不可避免的，但‘信息’和‘技能’的话……很可能会保留一些下来。”

“再然后要考虑的就是这个SCP是否肯配合我……”觉哥随即又想到，“那次‘一杯相关医疗知识’的实例并非实验，而是在一次大规模安保失效前提下发生的，根据当事人的描述，机器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故而给他们提供了帮助。事后的其他实验也证明了，获取‘思想果汁’的尝试并不十分成功，因此……”

念及此处，封不觉已拿定了主意。

他十分大胆地对着键盘输入了这样一行字：【帮我，也是帮你自己。】

这句的内容根本就称不上是在索取什么东西了，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像是一种勒索。

然而……

嗡嗡嗡——

SCP-294在一阵颤动蜂鸣后，竟是迅速给出了一个纸杯，并注入了一杯紫色的奇特液体。

封不觉端起纸杯端详了一下，那诡异的颜色、恰到好处的粘稠度、以及令人作呕的气味，全都透出“可疑”二字。

“呵……”觉哥笑了笑，仰起脖子便将这液体一饮而尽。

正常人做不到的事，他毫不犹豫地就能做到。

就在他干了这杯饮料后，系统提示竟然响了起来：【因特殊物品产生的效果，您的“称号能力”已解锁。】

“不错，多谢合作。”封不觉微笑着对SCP-294道了一句。

随后，他就扔掉手中的空纸杯，走到休息室的桌边坐下。

“嗯……就用这个来吧。”坐定后，封不觉略一思忖，便从连体衣的口袋里取出了一把子弹。

只见他单臂平举，掌心向上，攥着子弹发动了【料事如神】；这个称号能力的冷却时间是九十分钟，反正是早用早冷却。随着那些子弹“哗啦啦”地落下，觉哥所占卜的内容——“Anomalous项目的位置”便展现在了桌面上。

“就在地下三层吗……”看着桌上的子弹在滚落中排列成了“-3”的图案，觉哥的心里便有了底。

得到了这个信息后，他就拿起了先前那杯【可以让SCP-173在不被直视时也无法行动的液体】，离开了休息室。

第813章 终极营救（五）

一直端着纸杯到处走显然不太方便，所以封不觉走出休息室后，就直奔楼梯间而去了。

在那扇开启的电子门后方，觉哥并没有发现SCP-173，不过门后的楼梯间里已然又多了几具尸体的样子……

“哟吼～”接着，封不觉便好似是呼唤宠物一般，朝门里喊了一声，并眨了下眼。

下一秒，SCP-173那庞然的身影还真就瞬间出现在了觉哥的眼前。

“呵呵……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跑到其他楼层里去了呢。”封不觉一边语气轻松地说着，一边上前半步，将手中的液体泼到了173的身上。

他耐心地等待了整整三十秒钟，结果什么也没发生。

没有光效、声效、气味的催生及变化，173本身也没有动弹。

换做了别人，可能心底就发慌了，极有可能会对那杯液体是否生效产生质疑。不过封不觉不会如此，他坚信……即使眼前没有出现任何化学反应，液体的效用也是毋庸置疑的。

于是，他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大胆的事情——眨眼。

他站在SCP-173的正前方，咫尺之遥的地方……眨了下眼。

结果……真的没事。

此时此刻，SCP-173好似成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雕塑，纹丝不动，也算是名副其实（173的名称就叫The Sculpture）

了。

“呼……搞定。”消除了这一大隐患，封不觉也松了口气，但他也没有完全放下心来，因为他并不能确定这种液体的效果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的，“那么……趁着你不能到处瞬移的时候，让我干净利索地来推进一下主线任务吧。”

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已绕过了173，顺着楼梯往下走去。

虽然他也可以再返回B2去探查或利用其它SCP，但他并没有这么做。拥有诸多噩梦剧本经验的封不觉很清楚，在这种模式下，能推进主线就最好推进主线……

嘀——

封不觉用了LEVEL3的通行卡在B3层电子门旁的刷卡器上刷了一下，结果……那仪器用语音回道：【您的权限不足以进入该区域】。

“LEVEL3的人员竟然不能进？”封不觉心道，“这层到底什么情况……”他脑中闪过了什么，“难道……里面有Keter级的项目？”

Keter（希伯来语中“冠冕”之意，犹太神秘主义中的顶级源质）级：编级为“Keter”级的项目不但对人类生命、文明，和/或四维空间表现出浓厚、积极的敌意，而且还有能力在收容失效事件中造成重大破坏。此类项目必须被编目，根据特殊收容措施进行收容，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其摧毁。

大部分Keter级项目都是无感知的，且大部分都是静物。仅仅对人类抱有敌意的SCP是不会被编级为Keter级的。一个Keter级的项目不但有能力对人类生命和文明造成毁灭性破坏，而且为了阻止它这么做……对其的收容协议必须是庞大，复杂，精确的。

研究如何摧毁Keter级项目一直是SCP基金会的优先目标。但是，在基金会监管下的Keter级项目被基金会人员摧毁

的很少，原因主要有三：其一，一些项目由于刀枪不入的性质或类似情况导致摧毁难以实施的；其二，一些项目由于对基金会有重大战术价值而被保留；其三，一些项目若被摧毁可能对人类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被永久收容。

“不对啊……一般来说……会把Keter级的东西和Anomalous项目放在同一层处理吗？”封不觉随即又想到，“万一待评估的项目受到附近的Keter项目影响，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想到这儿，他灵光一闪：“莫非……”

没错，答案呼之欲出。很显然……封不觉要去获取的那个Anomalous项目，虽然还没被分级，但已经被基金会视为了具备Keter级素质的物品，因此……才会被保存在这样一个高权限的收容层。

“哼……有意思。”封不觉推理至此，顿时来了兴致，“究竟是想让我把什么东西带出基地呢……”

……

同一时刻，地下九层，指挥中心。

这里，是位于整个设施最底层的一个部分，比第八层的紧急避难区拥有更高的安全级别。

基地中的一切……包括位于地下七层的安保、监控部门，也都在这一层的监管之下。

这里的墙壁上印有基金会那巨大的、黑色圆形LOGO，下方还写有SCP基金会格言——To Secure,Contain,and Protect.

“已确认最初的停电原因是SCP-106收容失效所致，那家伙好像从‘假休眠’中醒来了，在杀死安保人员的时候正好污染了电机室。”

此时，一名身着黑色西装的特工，正在向另一名打扮和他非常类似的、年长的西装男报告情况。

“九尾狐小队接到消息了吗？”那名长官的眼睛同时盯着好几个监控画面，头也不回地应道。

“是的，他们已经在路上了，预计会二十分钟内赶到。”特工回道。

“太慢了。”长官接道，“他们以为自己是干什么的？消防员吗？想被核爆吗？让他们十五分钟内就给我到位！”

“是，长官。”特工接了一句，便准备转身去做通讯，不过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又道，“对了……长官。”他微顿半秒，“B2那层里……有个D级人员的行动有点令人在意。”

“他做了什么？”长官快速问道。

“他……去使用了SCP-294。”特工回道。

“一个D级人员去休息室里喝了杯咖啡你也要跟我汇报一下吗？”长官不耐烦地应道。

“呃……事实上……长官……他……”特工吞吞吐吐地道。

“他到底怎么了？”长官回道，“点了什么奇怪的饮料，然后喝完变异了吗？”

“他好像用一杯饮料把SCP-173给制伏了……”

“什么？”长官瞪大了眼睛回过头来。

“根据安保人员观看监控录像反馈过来的信息……”特工又道，“这名D级人员总共使用了三次SCP-294……第一次，机器没有输出液体；第二次，机器输出了一种不明液体，而他就是利用这种液体停止了173的行动；至于第三次……机器也输出了液体，并且被他喝掉了，只是目前那第三杯饮料的效果不明。”

“嗯……”长官闻言后，沉默了数秒，“这人现在在哪儿？”

“他……”特工犹豫半秒后，应道，“他似乎打算进入B3……”

“什么？”长官惊道。

“而且……他已经从一些尸体上获得了通行卡和武器。”特工又道，“不过，他所能找到的通行卡权限似乎都不够，于是他现在跑去了B1，正在搜索那层的尸体……”

“立刻找人去把他抓回来。”长官下达了命令，“反抗的话……格杀勿论。”

“长官……”那名特工想了想，“他喝下的那杯饮料……”

“消除威胁是最优先的，条件允许的话，在这次事态平息后，我们可以回收他的尸体并进行解剖。”长官回道。

“明白了。”特工点点头，转身离去了。

那名长官则是迅速转头，看向了右侧远处的一名工作人员：“马克，把B1的画面切到主屏幕上。”

……

地下一层，某收容设措施门前。

“呵……找到了有趣的东西呢。”封不觉看着门上印着的【SCP-738】字样，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项目编号：SCP-738】

【项目等级：Keter】

【特殊收容措施：SCP-738应被保存于一个时刻由武装守卫、遥控爆炸装置和音频/视频监控三重封锁的保管室内。根据与SCP-738的交流中观察到的变化，力量以及未知的极限，以下程序必须被严格遵守——

一，当SCP-738闲置时，其每个组成部分都必须被分开放置。组装或拆分SCP-738时须使用保管区域中内置的机械完成。如果机械组装系统失效，测试必须被取消直到一个戴着爆炸项圈的工程师被派遣修理机械系统。若此工程师试图与SCP-738的任何部分交流，则立即引爆项圈。

二，如果远程机械组装失败，则由事先安装的锥形炸弹拆分SCP-738，然后派遣一个戴着爆炸项圈的工程师前去修复

和复位系统。

三，所有用于测试的D级人员都必须智力低下或头脑迟钝，并且戴着爆炸项圈。这是为了防止他们对于SCP-738了解过多并使用SCP-738对基金会造成危害。只有智商不超过60的D级人员可以进入SCP-738所在的房间。D级人员只有因实验目的时才可以进入房间，且须被实验者持续引导。】

从收容措施就能看出，这玩意儿异常危险……当然了，99%的Keter级物品都这样儿……

笼统地讲……大部分的Keter级项目，都是一些对人类有着毁灭性威胁和敌意的因果律武器，眼前这个SCP-738也不例外。

关于这件物品的“描述”，此处就不详细写出了，因为……封不觉很快就要使用它了。

第814章 终极营救（六）

五分钟后，指挥中心……

“长官！”还是那名特工，心急火燎地跑到了他那位长官的身旁，报告道，“根据B1传来的画面……”

“行了。”长官打断了他，“我看见了……”他凝视着眼前的大屏幕，视线定格在一块黑色的区域，“他破坏了SCP-738收容措施内的所有视频和音频采集装置对吧。”

“要引爆锥形炸弹吗？长官。”特工即刻接道。

“意义何在？”长官头也不回地反问道，“既然他知道要破坏所有监视设备，就说明他是有备而去的。他怎么可能会把东西搬到锥形炸弹所在的区域进行操作呢？”

“这……”特工一时语塞。

“这件事提醒了我们……对于738的收容，还有改进的必要。”长官接道，“仅在房间中间装个锥形炸弹是不够的，我们并没有考虑到‘当设施遇到重大危机时，失去安保人员护卫的房间被人入侵’的情况……很显然，入侵者是不可能带着爆炸项圈的……”他顿了一下，“哼……说起来，今天这个D级人员的行为，在很多层面上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今后应该给所有的SCP加上一套‘万一其所在基地发生全面失控危机’时，可以用来做最终防护的手段。”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长官。”特工随即又问道。

“去抓捕他的人不是已经在路上了吗……”长官接道，“只能期望……在他们赶到以前，那名D级人员还没有完成某种对我们有威胁的‘交易’吧。”

“这应该不是问题，长官。”特工回道，“一般来说，D级人员会选择的交易最多就是‘获得自由’之类的。”

“呵……”长官笑了，他整了整自己的西装，“史蒂文，你觉得这名D级人员的智商是多少？”

原来这名特工的名字叫史蒂文。

“呃……我刚才已经调取过他的资料了，长官。”史蒂文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表格，低头看着念道，“这名D级人员代号为00250，原名鲁迪·奥斯丁，今年二十五岁；高中辍学后，他的犯罪记录几乎就没中断过，直至去年因一级谋杀被判处终身监禁……经测试，他的智商为83，有轻微暴力倾向。”

“83？”长官回头看向史蒂文，并伸手拿过了那张表格，“哼……”他冷哼一声，“这事情不对。”

“怎么了？长官。”史蒂文问道。

“你觉得一个智商低于平均水准（即使以美国人的标准来讲）的人，会想到利用SCP-294去对付SCP-173吗？”长官一针见血地回道，“在此之前……”他又看了看表格，“他又是从哪里听说SCP-294的特性的？”

“这……”史蒂文的脸色变色越来越难看，“难道他是……”

“没错……”长官沉声应道，“我怀疑他是混沌分裂者（Cactus Insurgent）通过某种手段安插进来的人。”他把表格塞回了史蒂文的手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这份资料就毫无意义了……”

史蒂文也是越想越觉得长官说得有道理：“对啊……一般的D级人员连自己正在操作的SCP都未必了解，更不用说其他的SCP了。而这个人……第一次使用SCP-294就造成了项目‘未能生成输入内容’的情况，这表明他非但了解SCP-294的特性……而且一上来就在试探其底线。”

“总而言之……对此人的抓捕/清除行动务必要尽快实施，让他在基地里活动的潜在威胁实在太大了。”长官接着说道，“我们得在他跟更多的Keter级项目接触前将其控制起来或

者杀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

与此同时，SCP-738的收容措施内。

由于基地目前的状况，原本负责在这儿看守的安保人员们早已不见了踪影。他们要么就是去地下的紧急避难区里避难了，要么已经死在了别的什么地方……反正觉哥这一路上都没有受到什么阻滞。

该收容措施的大门是由其外部实验室的操作台来开启的，不需要什么通行卡。

来到这个实验区后，封不觉很仔细地破坏了房间和实验室内的所有监控探头及收音设备，然后就开始搬运那家具三件套。他很清楚，搬动桌椅时只要小心避开屋子正中的锥形炸弹就行。

长话短说，在一番忙碌后，觉哥终于坐在了SCP-738-2，即那把高背椅上。他的前方，是被标为SCP-738-1的桌子，而“王座”SCP-738-3则位于他的后方。

“呵呵……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样的形式见面。”

不消片刻，一个温和的、神秘的声音自觉哥后方响起。

封不觉回过头去，看到了一个黑发的男子。

那是一个气质卓然的男人，他可以表现出二十岁的青春朝气，也可以透出四十岁的成熟风趣。但他实际上看着像多少岁，这谁也说不清楚……

其次，这也是一个外表非常迷人的男人，虽然从客观上来看，他也算不上什么美男子……

“听这口气……你认识我？”封不觉不动声色地回道。

“是啊，你可是大名人呢……”那名男子微笑着回道，“……封不觉。”

“原来如此……”觉哥笑了。

“对，就是如此。”对方回道。

“还未请教阁下尊姓大名。”封不觉随即又道。

“文森特。”文森特淡然回道。

“哦？”封不觉眼神微变，立即又将对方上下打量了一番，“呵呵……久仰……久仰……”

这两声“久仰”，并不带任何讽刺或虚伪的含义，觉哥是真的久仰其大名了。

“呵……伍迪在你这儿说过不少我的坏话吧？”文森特将右手肘靠在王座扶手上，单手托腮，用一个潇洒的姿势，居高临下地望着觉哥道。

“如果你真是文森特，那就没必要提出这个问题。”封不觉用手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你自己去里面找答案不就行了？”

“我亲爱的朋友……”文森特露出一个迷人的笑容，“你要知道，很多时候，‘答案’并不是最重要的。”他微顿半秒，接道，“无论是凡人智慧的极限、神格化的最强智者……终究都止步于‘答案’这个层面。可是那意义何在呢？前者在被问到一加一等于几时，瞬间便得出了答案‘二’；后者在有人问出一加一等于几之前，就已知道了问题，也知道了最后的答案是‘二’。”

说到此处，他凝望封不觉，稍待片刻：“呵呵……但你、我……何必要这么二呢？”

“你确实不二。”封不觉说着，抓着椅子转了个身，变成了和对方面对面坐着的状态，“你说了一堆似是而非的废话，非但没给我‘答案’，连我的‘问题’都一并否定掉了。”

“哈哈哈……”文森特微微摇头，爽朗地笑了几声，“你的反应很‘精明’，封不觉……你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一次试探。当我直呼你的本名时，这试探便有了结果，你顺势进入了另一种状态……我姑且称其为——‘封不觉的认真状态’好了。在这种状态下，你的思考速度、方式等，又有了明显提

升，俨然已达到了‘超维视角’。”

他抿了下嘴唇，看觉哥的眼神也变得复杂了几分：“用自己的视角观察自己，同时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观察自己，再同时用一个如宇宙般浩大的人格观察着这个旁观者……以此来破解时间、空间、主观意识、客观现实中的一切难题……”

他说话之际，封不觉的表情也有所变化，他的脸上出现了鲜有的、真实的肃然。

“人间界能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屈指可数……”文森特笑着接道，“你不愧是被伍迪‘选中’的存在，呵呵……看来他和‘那个人’的交易也并不算亏啊……”

“他和谁的交易？什么交易？跟我有什么关系？”封不觉一连问了三个问题。

“别着急……”文森特抬起左手，摆了摆手指，“有些事，等时候到了……你自然会知道的，我保证。”

“你能用废话以外的内容来回应我的问题吗？”封不觉冷冷道。

“可以。”文森特回了很简短的两个字，然后就不说话了。

“喂喂……”觉哥也沉默了两秒，随后吐槽道，“你该不会告诉我，这个‘可以’就算一次‘不是废话’的回答了吧？”

“没错。”文森特笑道，“这个‘没错’也算哦。”

嘭——

下一秒，枪响了。

“你这又是何必呢？”文森特低头看了看自己心口的弹孔，虽然子弹钻了进去，但完全没有血流出来，“我以为你我有着相似的幽默感呢？”

“是啊，我正在发挥这种幽默感。”封不觉说着，又端起了突击步枪，瞄准了文森特的胯下。

“行了行了……咱们好好说话。”文森特侧过身子，翘起二

郎腿，“不要做这些多余的事。”

“那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了。”封不觉知道，眼前这个魔鬼的智慧和伍迪属于同一级别。聪明人之间说话，可以很深奥，也可以很直接，“你自觉点，把能告诉我的全都告诉我吧。”

“不要这样啦～”这一刻，文森特的语气忽然变了，也不能说他恶意卖萌，但确实是有点那个意思，“你现在可是在SCP-738上呢……The Devils Deal，顾名思义……咱们是要做交易的。”他往王座的靠背上靠了靠，摊开双手，“你不付出相应代价的话，是得不到任何实质性回报的，对此……我也无能为力。”

“是吗……”封不觉道，“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要上演一段‘魔鬼引诱凡人上钩’的戏码？”

“你不介意的话，我这就开始咯。”文森特微微偏过头，用一种很有诚意的目光看着觉哥道。

“行～你来。”封不觉有气无力地回了一句。

“啊～名声、力量、财富……这世上的一切……就在我这里……”文森特像是诗朗诵一样，慷慨激昂地吟道，“凡人啊～你想要什么，说出来吧！”

“你就是这么引诱别人做交易的吗？”封不觉虚着眼，用鄙视的眼神回应着文森特，“我不禁要问……你是怎么混成撒旦心腹的？”

“呵呵……”文森特笑了笑，“好吧，我认真一点。”他清了清嗓子，“我把黎若雨给你怎么样？”

“你说什么？”封不觉听到那三个字时，表情立刻就变了，变得冰冷、慑人。

“瞧～”文森特得意地回道，“有人生气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触碰到了他那无比强大的内心中最不设防的地方。”说话间，他的脸好似蒙上了一层无形的阴影，“这就

是‘凡人’，封不觉，好好体会一下自己的脆弱……人的灵魂正是因此而美丽璀璨。相对的……我们这些‘神格化’的存在，却尽是一些丑陋的无赖、走狗、投机者、破坏者……我厌恶着自己，封不觉，但同时，我又不在乎……你能理解这种矛盾吗？”

“恕我不能。”封不觉冷然应道。

“是啊……”文森特怅然接道，“我知道你不能……但只是希望你对此进行思考。”

“思考了又如何？会更接近你所谓的神格化吗？”封不觉道。

“呵……谁知道呢？”文森特绕开了这个尖锐的问题，“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你也看到了，我……知道如何去诱惑你、或是威胁你……这点上，我和伍迪也没什么不同。”他语气微变，“但你不要误会了，你并非是‘遵循着我们的意志在行动’的。我这么说不是为了顾及你的自尊……这是事实，你自己也明白。”

他一边说着，一边轻摇手指，随着他的动作，王座旁的抽屉里飞出了一张羊皮纸、一直羽毛笔和一瓶墨水。

“我再问一遍，我把黎若雨给你怎么样？”

“你所谓的‘给’，是指什么？”封不觉没有给出答案，而是进一步问道。

由于是有关交易的实质性内容，文森特必须说实话：“只要你答应，她就是你的了，从心灵，到身体，她的一切……”

“你是说……控制她的思想？”封不觉接道。

“当然不是。”文森特道，“以她的灵魂强度而言，我可无法去控制或改变她的自主意识。”

“那你准备做什么？”觉哥又道。

“很简单……”文森特道，“解开她的‘封印’就可以了。”

封不觉闻言，神情登时一变：“你能解开伍迪下的封印？”

“谁告诉你……那‘封印’是伍迪下的？”文森特反问道。

这一瞬，无数片段从封不觉脑海中激闪而过：“原来是你……”

“对。”文森特道，“就是我。”他停顿一秒，接道，“黎若雨也在这场‘赌局’之中，而我，正是她的下注者。”他已经将羽毛笔拿在了手中，蘸好了墨水，并对着虚浮在半空的羊皮纸道，“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只要我解开封印，她就会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你了，怎么样？这样一来，你也不用再被伍迪要挟了，要来交易吗？”

“条件呢？”封不觉即刻问道。

“呵呵……很简单。”文森特道，“在若干年以后，当你生命结束的那一刻……”

轰——

一声爆响，打断了文森特的话语。

被封不觉关起的大门被外部的定点爆破所毁，烟尘之中，黑压压的一队人影鱼贯而入，其中一人对着尚在耳鸣中的封不觉发出了一声暴喝：“不许动！”

频繁的脚步声和枪支上膛的声音迅速将封不觉包围了起来。

“唉……真是遗憾。”文森特叹道，“或许这是天意吧……”

“慢着……”封不觉道，“即使现在不能交易了，在现实中……”

“那不可能。”文森特知道他要说什么，故而直接否定道，“在其他场合下，我可无权提供这种级别的交易。只有当你坐在这SCP-738上时是特例，而且……这是仅有的机会，下回你再坐上这把椅子，出现的魔鬼就未必是我了。”

“哼……”封不觉也哼了一声，“好吧……或许这真是天意

吧。”

“不许说话！把武器丢到地上，站起来，举起双手！”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们正在朝觉哥大吼，他们是看不到、也听不到文森特的，只能隐隐听到一种扭曲失真的声音在王座边回响。

“抱歉了，咱们有缘再会吧。”文森特说着，就从王座上凭空消失了。而那些浮在半空中的羊皮纸、羽毛笔、墨水，也都以闪电般的速度自行飞回了长抽屉里。

“快点儿照做！不然开枪了！”安保人员给出了最后通牒。

封不觉无奈，只得放下手中的枪械，高举双手、站起身来。他知道……SCP基金会这帮家伙可不是什么警务人员，这群人是真的毫不介意把目标“处决”掉的，别说D级人员了，杀自己人都不带眨眼的。

三秒后，几条壮汉就一拥而上，把封不觉制伏在地，并将其双手重新铐了起来。

而刚才喊话的那名安保队员则拿起通讯器，汇报道：“长官，目标已得到控制，请求进一步指示……”

第815章 终极营救（七）

在得到了指挥中心的确认命令后，安保小队便准备将封不觉押回。

对觉哥来说，这种展开显然是十分不妙的，不过被捕总好过当场被击毙。反正这剧本的主线并没有任何时限，只要命还在，他就有机会翻盘。

这样想着，他也就乖乖接受了被捕的事实。

“走快点儿，别耍花样。”在通往地下九层的路上，这是觉哥所听次数最多的一句话。

当然了，就算他们不说，觉哥也不会耍什么花样的。他现在只有普通人的身体素质，而押送他的是一群荷枪实弹的、具备特种兵水准的SCP基金会安保人员。在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下，仅凭智谋可改变不了局面。

再者……封不觉很清楚，这个充斥着SCP项目的世界里有许多堪称逆天的资源可以利用。以他对SCP相关资料的了解，只要在这个剧本里多待一段时间，定然能获得极大的利益。考虑到这点，他就更不愿去冒那些不必要的风险了。

“保持队形，注意楼梯转角。”进入楼梯间之后，安保小队的八人分别散到了封不觉的前后方，将其围在中间继续前行。

一层、两层、三层……

楼梯间的标识从B1、B2、B3……一直到了B5。

就在他们从地下五层走向地下六层的过程中，突然！

呲啦呲啦……呲啦呲啦……

伴随着一阵诡异的响动，一道道黑色的、似是藤蔓一般

的物质自楼梯下方的地面上绽开，腐蚀了大块的地面和墙面。

“卧槽！”封不觉的反应比周围所有的安保人员都快，他一眼就看出了来者为何物，“赶紧跑啊！”

他的喊叫惊醒了愣在原地“看墙”的八名队员，但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那黑色的腐蚀痕迹代表了什么。

他们毕竟只是这个设施内的安保人员，并不是MTF（Mobile Task Forces机动特遣队）；由于权限原因，他们也并不清楚基地内所有SCP项目的相关信息，尤其是Keter级项目……

“闭嘴！别乱动！”带队的那名队员朝觉哥厉声道了一句，随后对他队员们道，“别慌，准备迎击。”

“迎你大爷啊！”封不觉吼道，“要找死你自己死去，老子可不陪葬！”

“我让你闭嘴……你听不……唔……啊！”那名安保人员回过头，刚对觉哥吼了半句，不料……

恰在此时，一道黑色的人影忽然从其身后的地面中“浮”了起来，一把攫住了他的喉咙。

下一秒，站在前排的三名安保人员几乎是本能地举起枪来，齐齐开火。

突突突突——

那三人训练有素，枪法不差，而且他们和目标之间的距离很近，精确点射的话，是不会伤到同伴的。

可是……那个黑影的行动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没用的！快跑！”封不觉用非常认真的语气又喝了一声。

但……那些人没有理会，仍在开火……

“切……一帮蠢货……”觉哥虽是着急，但他此时被围在队伍中间，又戴着手铐，若是做出什么异动，恐怕会被顺势击

毙。

他只能继续等待，等到这帮安保人员自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

【项目编号：SCP-106】

【项目等级：Keter】

【特殊收容措施：SCP-106的收容场所分为两层。第一层为一个上锁的房间，由衬铅钢组成。该房间必须被封锁于40层完全相同的材料之中，每一层材料之间都必须要有不少于36CM的间隔。层与层之间的支撑架必须随机排列。该房间必须用ELO-IID电磁支持使之悬浮在离任何表面距离不低于60CM处。

第二层收容场所由16个球形的“房间”组成，每一个之中都用不同的液体充满并且布满了随机的支撑架和支撑表面。第二层收容场所应该装配满灯光系统，使得该收容区域能够在不需要人员介入的情况下始终拥有能够立刻充满、且不低于80000流明的光。

两层收容区域都应该保持24小时的不间断监视。如果观察到了任何收容区域表面、工作人员身上，或者是在离106所在房间200米范围以内的任何位置上出现了腐蚀斑痕，应该马上向站点安全处报告。

任何因为106而失去的人员或者物件都将会被认为是失踪/阵亡，并且不会采取任何的援救尝试。

任何时候都不得与106进行任何物理性接触。所有的物理性接触都需要O5级人员之中三分之二以上投票同意。所有这些接触都必须在AR-II最大安全站点之中进行，并且要在一般的非必要人员进行撤离之后。所有人员（包括研究人员、安全人员、D级人员等）必须在任何时候都离收容房间60米以上，除非是在收容失效事件之中。】

【描述：SCP-106表现出一个老年人类男子的外形，体表通常呈高度腐烂状态。他的样貌经常发生改变，“腐烂”程度也被观察到了各种各样的形式。

SCP-106并不是十分灵敏，有时会在一天之中一动不动，等待着猎物。

SCP-106可以使任何的垂直表面剥落并且可以以不确定的方式上下倒挂着。

SCP-106会试着使其猎物无力化。通常通过攻击主要器官、肌肉组织或者腿部来实现这一点；然后，他会将受伤的猎物拖入他的“口袋空间”之中。

SCP-106看起来更喜欢将10-25年龄段的人类作为其猎物。

SCP-106能够使其触碰的固体发生“腐蚀”效应，在触碰数秒之后导致物质的物理性崩溃。材料将经历生锈、腐朽和最终崩溃的过程。106会在材质上创造出一种黑色的、如黏液一般的物体，与包裹其身体的材料相似。这种效应对于生命体特别有害，并且被认为是一种“消化前”行为。这种腐蚀效应将会在触碰之后持续6个小时，在那之后便会“燃尽”。

SCP-106能够穿过固体物质，并在所过之处留下腐蚀性粘液。106能够“消失”在固体物质之中，进入一个被假定为“口袋次元”的空间之中。接下来，106便能通过任何与其所进入的固体物质相连的固体物质出去（例如：他可以“进入”房间的内墙，从外墙“出去”。或进入一堵墙壁，从天花板离开）。

关于“口袋空间”，目前尚无法解析这是否是106原型的关键，或者说只是它制造出来的“巢穴”而已。

对“口袋空间”的有限观察显示，它是由房间和大厅组成的，有着[数据删除]的入口。这种活动能够持续“数日”，并且会有一些项目被释放出来。很明显，这些都是出于狩猎、回收或者是[数据删除]的目的。】

……

SCP-106（The Old Man），恐怖老人。最为致命和难以对付的Keter级项目之一。

物理性的拘束是不可能的，而直接的物理性伤害……至少现阶段看来，对他没什么作用。

由于其极度难以收容的自然特性，每隔三个月、或是在一次收容失效之后，基金会都要重新对其进行一次评估。

虽然组织一直在征集更为有效、且具备事先性、前瞻性的特殊收容措施来收容106，但这个问题至今尚未解决。

所以他们能做的，也只有保持持续性的监视，并建立迅速的反应机制了。

可惜……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似乎已经证明了，这套方法不怎么管用。

“啊——啊！”

终于，在大约三十秒后，那名带头的、负责发号施令的安保队员发出了最后的两声呻吟，一动不动了……

黑色的腐烂物质从其喉部蔓延开，破坏了他上半身的大部分组织；他手中的武器也早已落到了地上，四肢则是无力地垂摆着。

这会儿，其他安保人员的射击已基本停止，他们总算是注意到了……那个黑色的老怪物根本不怕子弹。

“还他妈愣着干什么！这还不走？”封不觉又吼了一句，并回身欲往上层跑。

在他喊话之际，106已将那位被腐蚀掉的老兄缓缓拖入了地面中……

其余的安保人员见状犹豫了几秒，直到其中一人言道：“走！上去。”他们方才动了起来。

这帮家伙总算是决定逃跑了，这让封不觉松了口气。他

知道……只要一直保持小跑，留心四面八方有没有黑暗物质，还是有很高几率可以躲过106的。

“嘿，丹，把他的手铐解开。”跑了没多远，刚才那名指挥大家撤退的队员就冲觉哥身边的一人说道。

丹闻言，稍稍迟疑了几秒：“你确定吗？戈尔。”

“这种时候就别再啰嗦了。”被称为戈尔的男人回道，“队长已经完蛋了，现在这里我说了算。”

话说到这份儿上，丹也就没有再反驳的余地了，他当即取出手铐钥匙，在跑动中给觉哥解开了手铐。

“哦～”封不觉的嘴角微微勾起，“看来……还是有那么一两个明白事理的人嘛……”

“少废话。”戈尔回道，“我只是不想再看到有人被那怪物干掉了。”他微顿半秒，“快点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可以……”觉哥先给对方吃了个空心汤圆，继而话锋一转，“不过在那之前……不知你们有没有可以进入B3的通行权限？”

“嗯？”戈尔微微一怔，“你要干什么？”

“那还用问吗？”封不觉道，“当然是要进去了。”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扯了个谎，“想要对付刚才那个怪物，就必须用到B3里的一样东西。”

他们对话的当口，正好已行到了B3的门口。

“全体，跟我进来！”戈尔权衡了两秒不到，就下定了决心。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通行卡，打开了B3的电子门。

接着，八人便鱼贯而入，进入了B3的走廊。

这里的灯光和其他地方不同，纵然已切换到了紧急电源，但这一层的光线仍是白色的，好似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

“看起来……这层有独立的发电装置啊。”封不觉一进走廊

就念道。

“好了，我们已经到B3了。”这时，觉哥身旁那名叫“丹”的队员转头对他说道，“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那怪物是什么了吗？”

“我们边走边说吧。”封不觉道，“那家伙可是会穿墙的，停在原地很可能会被其追上。”

这句话的可信度毋庸置疑，安保队员们也都看见队长刚才是怎么死的了，他们可不想突然被拽进墙壁或天花板里去。

“好，还是你走中间。”戈尔闻言后接了一句，随后又转头看着丹道，“丹，你向科兹莫长官汇报一下现在的情况。”这位副队长下达完两个命令后，自己走到了队伍的最前方，带领众人前行。

“那么……”封不觉一边跟着他们小跑，一边开始了叙述，“这个东西的代号你们或许也听过，是SCP-106……”

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觉哥较为详细地跟这些人科普了106的档案。同时，他也没忘了观察走廊两边的环境。那些标在走廊岔道口的标识，他可是一个都没看漏。

“你这小子……该不会是瞎编的吧？”听了大段的描述后，戈尔忽然回头对觉哥道，“既然是时刻保持‘监视’，那为什么我在监控室里从未看到过关于这个项目的监控画面？”

“哼……”面对这种程度的质疑，封不觉毫不慌乱，对答如流，“这个问题你问我有什么用？我只是个D级人员，你们组织内是怎么运作的，你比我更清楚。”

戈尔一听一想，顿时感觉对方说得没错。像这种Keter级项目，想必有专门的监控小组的在负责观察，不需要他们去操心。

“好……姑且认为你说的是真的。”戈尔又道，“你知道该怎么对付那个106吗？”

“跑呗。”封不觉用一种理所当然的口吻回道。

“什么？”戈尔明显一怒，“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没什么办法。”封不觉耸肩笑道，“现阶段根本没有消灭该项目的可行方法，而他的弱点也是非常有限的……大概也只有‘面对复杂/随机排布的建筑结构时会被扰乱’、‘面对突然出现的强光时会因厌恶而躲入口袋空间’、‘讨厌铅’、以及‘对液体会产生困惑’这四点。而这四点也并不能对他造成什么实质性的物理伤害，只是收容措施而……”

觉哥的话还没说完，戈尔就回身冲来，一把抓住了他的领口：“那你刚才为什么说B3有东西能对付他？”

虽然戈尔戴着头盔，但封不觉毫不怀疑，此时的戈尔正摆着一张无比狰狞、愤怒的脸。

“冷静点儿，伙计。”觉哥笑了笑，淡定地回道，“其实我真正的意思是……这里有件东西，可以帮我们逃跑。”

“你这混蛋……”戈尔一把将其推倒在地上，拿突击步枪的枪口抵住了觉哥的额头，“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吗？”他恶狠狠地言道，“照你所说，106的行动并不敏捷，要跑的话去哪儿不都行吗？”

“哼……真是愚蠢。”封不觉冷哼一声，面对这种状况，他的态度反倒是更加嚣张了一些，“你还不明白吗？这个基地已经完蛋了。”他知道，要说服别人，自己首先得有十足的底气，哪怕是在扯淡，也要说得比真的还真，“你以为逃出来的就只有这个一个Keter级项目吗？”

此话一出，所有安保队员皆是心中一颤。

“你们这帮炮灰，还真是没有自知之明呢……”封不觉的洗脑式忽悠又开始了，“你们也听到SCP-106的文档描述了，遇到这种Keter级项目失控的情况，纵是特工级的人员被捕，也是不会去营救的，而你们……又算什么呢？和我们这种D级人员相比，你们也不过就是一群更为高级的牺牲品罢了。比起

那个躲在远处操控你们的长官，我才是和你们同舟共济的人不是吗？至少我现在的处境和你们相同，要死的话，大家也是一起死。”

他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群来抓捕他的人拉到了和自己相同的立场上，不过，这些基金会的安保队员也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哪会那么容易变节？

“哼……你还真敢说啊……”戈尔冷哼一声，他手中的枪仍抵在觉哥的脑门儿上，不过语气稍微冷静了一些。下一秒，他转头对丹道了一句：“丹，和指挥中心的联络怎么样了？”

“联系不上。”丹摇头道，“从进到这层以后我就一直在呼叫，可是没有回应。”

一听这话，封不觉简直心花怒放，他顺势就做出一副“我早就料到了”的表情道：“这不用我再多做解释了吧……你们就是一堆弃卒、一堆随时都可以被替代的消耗品而已。”他摊开双手，“与其再为了那种丢弃你们的长官服务，不如想想怎么保住性命吧。”

安保队员们闻言，面面相觑……陷入了沉默。

封不觉知道，这就算是上钩了：“如果各位不介意，我就接着先前那个‘为什么要到B3’来的话题说下去吧……”他顿了一下，“其实B1、B2、B3、或是什么紧急避难区，逃到哪里，都是没有区别的。只要还留在这个基地里，迟早都是一死。想要活命……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空间跳跃’的方式，去到别的地方。”

第816章 终极营救（八）

“你是说……在B3里有一个可以实现空间转移的项目存在？”戈尔问道。

“没错。”封不觉回道，“若是各位还想活命的话，我建议……你们跟我一起去找出那件东西，然后离开这个基地。”

“哼……笑话……”戈尔冷笑道，“就凭你这几句话，就想让我们违抗命令，并协助你这个D级人员一同逃跑？”

“不过是遇到了一个失控的106而已，我们还不至于因此吓破胆。”丹也在旁接道，“就算暂时联系不上指挥中心，也代表不了什么。”

这两人表态后，其余五名队员也纷纷表示同意，看起来……觉哥的策反并没有奏效。

“这样啊……那我就无话可说了。”封不觉也不慌乱，他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你们想怎样就怎样吧。”

“不用你说，我也会的。”戈尔回了一句，随即转头道，“全体注意，向货运通道前进。”

“货运通道？”封不觉疑道，“原来还有那种东西吗？”

“呵……你以为呢……”戈尔看着觉哥笑道，“你说来B3就来B3？我自然是在确保有后路的情况下才进来的。”

“切……”封不觉心中念道，“到底是噩梦难度，这几个NPC不好对付啊……”

觉哥最初的设想是……无论如何先忽悠这几个人和自己一同进入那个Anomalous项目的收容措施再说，到时候他只要见机行事，随便找点借口就能把“空间转移”之类的说法给推翻掉。

可没想到，这帮家伙在这种情形中仍能坚守底线，就是不上当……

“小子，我警告你。”待队伍重新上路后，戈尔又对觉哥道，“我们接到的命令中可没说必须带活人回去，假如你再想耍什么花样……”

“你们就把我变成尸体抬回去是吗？”封不觉接着对方的话道，“好了，我明白了……”他仍在故作镇定，“既然你们冥顽不灵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没办法了，我只能祝各位好运。”

虽说嘴上说着“祝各位好运”，但觉哥心里其实在祈祷他们快点再遇上点什么类似106的东西。只有那种切实的、致命的威胁，才能改变眼前的局面。

当啷啷……当啷啷……

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觉哥的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

就在一行人奔向货运通道的途中，一阵铃铛的响动传入了他们的耳中。

这不是小铃铛那种清脆之声，而是一种更为沉闷、厚实的音质。

“这是……怎么回事……”走在最前面的戈尔僵住了，他自言自语地念叨了一句，语气显出了前所未有的惊慌和惧意。

“喂……你们看到了吗……”离他不远的另一名队员即刻说道。

“当……当然看到了……”另一人结结巴巴地接道，“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应该是SCP-513-1吧。”此时，封不觉也接上了一句。

唯有觉哥的语气，还是正常的。不像其他人……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恐惧。

“那又是什么玩意儿？”丹大声地问道。

“你们不是都看到‘他’了吗？”封不觉淡然应道，“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嘛。”

……

【项目编号：SCP-513】

【项目等级：Euclid】

【特殊收容措施：SCP-513应被悬挂在一立方米的明胶之中，其整体应被放置在一个隔音的、有环境控制装置的收容间内。每天都必须对明胶的损坏程度或其质量损失情况进行检查。在任何一次地震、爆炸或2级以上的超声波事件之后，这些明胶都应进行一次紧急检查。执行这一检查的人员在513的收容间之中应时刻戴着耳塞和御寒耳罩。

如果这些明胶上出现了任何的损坏情况（如撕扯、撕裂、扯碎、熔解、霉变等），513应马上被移出，并由一队经外科手术致聋的D级人员放置到一个新的替代明胶块中。在这个过程之中不得有任何其他人员进入这一收容间。

任何暴露于513之下的感知生物应每时每刻被至少两名安全人员监视。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受害者都不能被施以镇静剂或者是进入无意识状态。任何进入了无意识状态的受害者都应被马上处决。

D级人员应在出现了最初的心理损伤时被处决。而其他暴露的受害者可以在其有要求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处决。

如果可能的话，在SCP-513-1进入视野的瞬间，应对其进行抓捕。】

【描述：物理上，SCP-513是一个没有特别之处的、严重锈蚀的牛铃。因为其表面的严重锈蚀，没有找到任何标记或是刻印痕迹。试图以化学或者物理的方式移除其表面锈蚀物的尝试全都失败了。

SCP-513是由[数据删除]特工在对[数据删除]号站点进行收容措施Mu的重新设立时发现的。513的铃舌被数道胶带牢

牢固定。和513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一张纸的碎片（见附录）。

任何由513所发出的声音都会马上导致所有听到这一声音的有感知生物产生恐慌，这一效应和这些生物之前的心理状况无关。

暴露于这一效应下的受害者报告称，正在被一个看不见的实体牢牢盯住，并且表现出了心率和血压的上升。

暴露于513下一小时后，受害者将会在开门时、经过镜子时、转过头时、或者是做出会导致他们视觉忽然转换的任何行为时瞥见SCP-513-1。

受害者均称，513-1一旦被看见，马上就会调头逃跑，在消失之前不会留下一点踪迹。对于其周围人员的询问显示，那些没有暴露于513的人员是无法看见513-1的。

对于513-1的“瞥视”将会在14-237分钟后反复发生。513-1的这种“潜行”行为将会导致受害者严重睡眠丧失，因为睡眠者将会在其睡眠期间不断地被513-1所打扰。在513-1出现之前能够睡着的受害者报告称会遭到513-1物理上的袭击。

而当受害者醒来后，513-1就会像通常一样逃走了。这种睡眠丧失，还有由513-1的行为所诱发的心理压力，通常都会导致妄想、敌对心理、过度警觉和沮丧。所有测试之中，除了一名受害者之外，最后都以受害者的自杀为结束。

对于513-1的外貌描述是很不可靠的。受害者皆因筋疲力尽、损伤的心理状况和混乱性的过度警觉而不能给出完整的视觉描述。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讯问都表明513-1是一名消瘦的人形生物，并且有着一双大的不正常的手。】

【附录：碎纸片上的文字——

你已经看到它了，现在他能听到你了。

你已经摸到它了，现在他能看到你了。

绝不要摇响它，如果你听到它，他就能摸到你了】

……

“牛铃”（A Cowbell），是这个SCP的名字。

这是一个十分恐怖的项目，虽然并不能说其本身对人类带有什么恶意，但他所诱发的效果却足以单独拿出来拍一个恐怖片系列了。

适才，封不觉和他周围的七名安保队员，正是一齐听到了那牛玲发出的铃声。于是，这八人皆是不可幸免的……受到了该项目的影响。

不过……对于封不觉这失去恐惧之人来说，“恐慌感”是不存在的。虽然他也看到了513-1，但他可是一点都没觉得害怕。

“不用担心，短时间内那玩意儿是不会再现身了。”觉哥用一种很轻松的口吻对安保队员们道，“继续赶路吧。”

“你胡说！”此刻，丹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我怎么觉得……他……他正在‘盯着’我看……”

“是啊……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也是……”

另外几名队员也陆续应道。

“‘盯着’又怎样？”封不觉道，“每一个听到铃声的人，都会被他给盯上，我也能感觉到他的注视，但那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这绝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513-1根本无法在物理层面上给我们造成什么伤害，说白了……他是存在于‘意识世界’中的东西，只要我们保持清醒，那他能做的……无非就是不断在我们的视线中闪现来吓人。”

“你小子……”这时，还是戈尔率先了冷静了下来，“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此前他听觉哥讲述106的档案时就觉得有蹊跷，这回就更觉得情况不对了，“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D级人员，但你好像对基金会的项目资料了如指掌……不管眼前出现什么异状，你都能立即看出那是哪个项目……”他扬起

了枪口，“说！你究竟是什么人？”

“呵……”封不觉又做出了高深莫测状，“既然你根本不信任我，又何必多次一问呢？就算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也未必会相信不是吗？”

“哼……”戈尔哼了一声，没有再问下去，因为觉哥说得没错。

“话说……”两秒后，封不觉再度开口，“比起我的身份，你不觉得……还有另一件事更值得去思考吗？”

“哦？什么事？”戈尔接道。

“你们就不觉得奇怪吗？”觉哥神色一沉，“是谁把SCP-513摇响的？”

此言一出，七名安保人员集体怔住。

“而且其摇铃的时机掌握的可谓恰到好处啊……”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转过头去，看向了身旁的一条岔道，那岔道处的标识上便是“SCP-513收容间”的字样，“毫无疑问的……这个收容间的隔音设备已经损坏或是被关闭了，而且……牛铃正巧在我们经过此地时被人摇响……呵呵……总感觉是一次有预谋的袭击呢……”

“不用管他！”戈尔没有理会觉哥那阴阳怪气的话语，他执拗地下令道，“不管那个收容间里发生了什么，与我们的任务无关，继续前进！”

……

同一时刻，指挥中心。

“依然无法取得画面吗？”科兹莫长官又向旁边的工作人员询问了一遍。

“不行。”那名工作人员回道。

“通讯怎么样了……”

“对方不断发来通讯请求，但我们每次接通后，就只能听

到一阵阵吵杂的音波。”

“嗯……”科兹莫闻言后，陷入了沉思。

原来，自从觉哥和安保小队那七人逃入B3的那一刻起，整个地下三层所有的视频和音频信号就全部中断了……

从电脑检测的结果来看，那些线路都是正常的，不像是机械故障。也不可能是供电的问题……因为地下三层和指挥中心都是有专用发电装置的。即使106已经破坏了电机房，也不会对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影响。

“长官。”片刻后，站在不远处的史蒂文特工见科兹莫面露难色，便适时上前提醒道，“会不会是……某个项目导致了监控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科兹莫回头看了他一眼：“在你开口前，我就是在思索……到底是哪个项目具有这种特性。”

作为这个基地的负责人，科兹莫基本能背出设施内所有项目的名称、代号以及相应的特点。

“哦？有头绪了吗？长官。”史蒂文问道。

“有。”科兹莫淡定地回道，“据我所知，B3里没有任何一个SCP能办到这点。”

“呃……这……”史蒂文好似没听懂长官的意思。

停顿两秒后，科兹莫又道：“那么剩下的可能就只有一种了……”他顿了一下，“是那个尚未建立资料的Anomalous项目在搞鬼。”

史蒂文一听这话，便是神色陡变：“长官，那个项目是……”

“你自己看吧。”科兹莫说着，就拿起了身前操作台上的一份文档，递到了史蒂文的面前。

史蒂文接过文档，定睛观瞧……

【待评估项目：Anomalous-01】

【项目等级：？】

【特殊收容措施：Anomalous-01应被保存在一个1.5立方米的正方体合金容器中，该容器以[数据删除]为主要材料铸造。容器置于一个5*5米的标准收容单位内。房间必须时刻处于监视之中。

在评估结束前，除测试人员外，任何5级以下的人员不得与Anomalous-01进行交流、接触。所有与该项目交流的人员，必须在离开收容措施后立即进行一次心理评估。如出现异常言行，建议就地处决。】

【描述：Anomalous-01是一个高约一米、自称“比利”的人形木偶。其体型接近人类儿童，身穿一套黑色的西装西裤，内衬白衬衣，别着红色领结。其脚上穿着一双红色童鞋，双手戴着白色手套。

Anomalous-01的头部比例较身体明显更大，脑后“长”着黑色的头发。其面部如同一个白色的面具，高耸凸出的颧骨上呈现红色的螺旋状图案，眼窝呈黑色；有着红色的虹膜和黑色的瞳孔。

Anomalous-01的嘴部涂着红色的口红，有着可以上下移动的下巴，并时刻呈现出笑容。

Anomalous-01有着沙哑的、如同变声器一般的声线。

Anomalous-01并非静物，且对自身是“活物”的事实一清二楚。

X光检查的结果显示，Anomalous-01的结构与一般的木偶无异，但他身上的衣物、头发、鞋子等物件皆是不可拆分的。

现已证明常规武器对Anomalous-01几乎没有作用，使用化学武器的申请尚未通过。

在SCP-079失踪事件后的第148天，Anomalous-01突然出现在了SCP-079过去的收容措施中，监控显示他是从一个如

同“时空裂缝”般的裂口中出现的。

该设施附近的MTF小队立即出动对其进行了捕获。

捕获过程中，Anomalous-01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抵抗，并运用强大的、疑似念动力的能力对相关设施造成了[数据删除]。

被收容后的Anomalous-01曾多次试图逃跑，并表现出了对其他SCP项目相当程度的了解。在总计[数据删除]次逃跑事件中，Anomalous-01皆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损失。

在与[数据删除]博士和多名研究员的交流中，Anomalous-01表现出了极高的智商和情商。他通常都能用彬彬有礼的态度和渊博的心理学知识占据谈话的主导地位。多份录音材料显示，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想跟你玩个游戏”。

对Anomalous-01评估无疑还需要花极长的时间，本资料仍在完善中。考虑到项目的特殊性质，建议优先建立“伪装档案”。】

看完这份材料后，史蒂文的冷汗都下来了。

“长官……”他看向了科兹莫，“您的意思是……这个项目有可能已经逃出来了吗？”

“呵……什么‘有可能’。”科兹莫回道，“我敢肯定，比利‘已经’逃出来了。”他顿了一下，“几个月前那次抓捕行动我也参与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那个木偶的危险程度绝不比任何Keter级的项目逊色，只不过他对人类并没有那非常明显的敌意罢了。”他喃喃念道，“我个人感觉……比利更像是怀着有某种目的、从其他次元来到这里的高智能生命体……”

第817章 终极营救（九）

“不对劲儿……”又走了七八分钟，带队的戈尔摆手示意队友们停下，“这条岔道，我们好像已经见过一次了……”

“事实上，这已是我们第三次来到这个地方了。”闻言后的封不觉适时地来了句马后炮。

“你说什么？”他身旁的一名安保队员朝他喝道，“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呵……”封不觉冷笑道，“反正你们也不信任我，那我干脆就等你们自己发现了问题再说咯。”

“可恶……”那名队员当即就火了，欲伸手去抓觉哥的领口。

“行了！”戈尔喝止了他，“冷静点儿……”到底是副队长，相对而言，他比其他队员要沉得住气，“我知道大家都很烦躁……但这会儿不是和那小子吵架的时候。”

这一路行来，戈尔也已意识到了……他们需要这个叫鲁迪·奥斯丁的D级人员，否则他们很可能无法活着回到紧急避难区。

“嘿，你。”戈尔随即就对封不觉道，“你对眼前的现象有何高见？”

“怎么？”封不觉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把我当维基百科用吗？”他耸肩道，“纵然是我，也不可能无所不知吧……”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不过嘛……”

在这个转折词出口的瞬间，所有安保队员都回头看向了觉哥。

“我大概能猜得到……”封不觉接着说道，“我们正在经历的现象，是由一件Anomalous项目所引发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戈尔追问道。

“请注意……我说的是‘大概能猜到’，而不是‘确定知道’，你可别曲解了我的意思。”封不觉立即纠正了对方，“至于我这个推论的依据嘛……很简单。”他歪着脑袋，用十分轻松的口吻回道，“从我们进入B3时算起，直到此刻……走廊两侧共出现过十八个岔道口；那些岔道口旁的标识均已标明了其连接到的收容措施里关押着什么。据我观察……其中十七个已被编号的SCP项目都没有嫌疑，那么剩下的可能就只有一种了……”

戈尔听了这话，稍稍沉默了几秒：“这么说来……你非但记下了所有岔道口的标识内容，而且还知道其中的每一个项目的详细资料？”

“是的。”封不觉直言不讳地答道，并反问了一句，“不行吗？”

“哼……”戈尔冷哼一声，虽然他还是没有完全信任眼前的男人，但他心里隐隐能感到对方所言非虚，“看来你还真是个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大人物呢……”

“过奖过奖……我真的只是个D级人员而已。”封不觉的回应虚虚实实，让人难以捉摸，“假如诸位觉得我说的话尚有一定的可信度，不妨听我一言……到那个Anomalous项目所在的收容措施里走一趟，看看能不能解除这种‘空间循环’的异状。”他说着，又摊开双手，装出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当然了，你们也可以无视我，继续在这走廊里兜圈子，兜到体力耗尽为止。或是等着513-1的‘瞥视现象’发作，诱发各种精神创……”

“够了！”戈尔打断了封不觉的话，并立刻转头对丹道，“丹，和指挥中心联系上了吗？”

丹只是摇了摇头，没有说话。看起来……他是已经死心了。

“切……”戈尔心中暗骂，“难道那帮混蛋真的已经舍弃了我们……”

片刻的犹豫和权衡后，戈尔做出了选择：“好吧……我们就去那个收容措施里查探一下。”他瞥了眼觉哥，“看看我们这位‘知识渊博’的D级人员……能不能想出什么办法来。”

……

同一时刻，B3某处，某标准收容间中。

“来了是吗……”被关在一个大金属箱子里的比利忽地开口，自言自语念道，“而且是直奔我这里来的样子……”他的嗓音还是一如既往的沙哑、低沉，“看起来……这群人当中，至少有一个智谋上佳的人，还有一个对B3所有SCP项目都有所了解的人。只有具备了这两项条件……他们才能在第一时间推断出‘折叠空间’的事情是我做的，从而找上我。”

作为一个在惊悚乐园主宇宙中十分高位的存在，比利的智能已达到了相当高明的程度，所以他的推理也是颇为精准的。

“很好……来得正好。”比利跃跃欲试地念道，“经过这短时间的修整，我所积攒的力量已达到了现有状态的极限。这次……一定要利用好这帮人，成功逃离这个宇宙。”

……

另一方面，封不觉心中则在盘算着：“嗯……总算是成功了。”在戈尔下令前往Anomalous项目的收容措施时，觉哥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还好这帮家伙不是彻头彻尾的死心眼儿，要是他们决意要一条道走到黑……我还真就无计可施了。”

念及此处，他又想道：“只是……那个Anomalous项目确实很令人在意啊……”很显然，他先前所做的推理也不全是忽悠，“无论如何……这种‘鬼打墙’式的空间循环确已发生了，以排除法来推断……还真就是那个Anomalous项目的嫌疑最大。

还有此前的513事件，怎么想都是人为的……难道也是该项目在作祟么……”

……

不得不说，此时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很有戏剧性的……

封不觉的方针是——“想尽办法先去到Anomalous项目所在的房间再说”。

而比利想做的是——“将进入B3的人类引到自己的附近，再胁迫他们助自己逃跑”。

二者在不知道彼此身份和目的的前提下，相互引起了对方的重视。同时，又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配合……

觉哥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仍是千方百计地忽悠着安保队员们往比利那里跑，比利则是在能力范围内竭尽所能地妨碍了觉哥被带走。

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他们的实际行动却是不谋而合。

在他们双方的努力下，剧情进展愣是被导向了对他们比较有利的方向……

眼下，封不觉和比利，这两个多次交锋、亦敌亦友的家伙，终于要在这个各自能力都受到严重限制的大环境下……联手了。

第818章 终极营救（十）

嗡嗡嗡——

伴随着机械律动之声，一扇厚重的金属门缓缓升起。

接着，封不觉和安保小队的七人便一同进入了那个被称为Anomalous-01的项目所在的实验场中。

这个实验场的整体布局和SCP-173所在的那个很像，除了收容项目的房间外，这里还放置了很多大型的、复杂的仪器。

“现在……该怎么办？”走进试验场后，丹便开口问道。

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脸是冲着副队长戈尔的，但周围的队友们都明白……其实他真正想问的人，是那个D级人员。

“哼……”戈尔回过头，哼了一声，随即看向觉哥道，“奥斯丁先生，别卖关子了……说说吧。”

“哦？原来你知道我的名字吗？”封不觉应道。

“我们当然是看过了你的资料才来进行抓捕的。”戈尔回道。

“好吧……”封不觉耸耸肩，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既然你提到了资料……在我们打开收容措施之前，不妨先找找这个房间里有没有关于这个Anomalous项目的相关信息好了。”

“嗯……”戈尔稍想了两秒，即回道：“就照你说的办吧。”

接着，他便命令两名安保队员看好觉哥，其余四人则跟着自己一同进行搜索。

在寻找资料的同时，他们也没忘了通过实验室内的通讯设备与指挥中心进行联系，可惜……依然是无回应状态。

五分钟后……

“好了，我已经看过该项目的文档了，看起来……这个项目确实是具备空间能力的。”戈尔带领队员们走回了觉哥面前，沉声说道，“不过……我认为最好不要和他进行接触。”

“哦……”封不觉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我就不问你‘为什么’这种问题了。”他伸出一手，“把资料给我看看，我自己领会吧。”

“你开什么玩笑？”戈尔一本正经地回道，“这份文档要求的阅读权限是……”

“……关我屁事。”封不觉根本不让对方把话说完，“我才不在乎什么级别不级别的。”他一个身处别人枪口下的家伙，反倒是嚣张无比，“你跟我一个D级人员扯这些，不觉得可笑吗？”他冷哼一声，“哼……理论上来说，从我踏入基金会站点的那一刻起，我的生命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了，权限？哈！”

此言一出，戈尔看觉哥的目光，顿时又凝重了几分。

一般来说，被基金会征召的D级人员是不可能知道自己将在一个月后被处决的。但封不觉的话表明了……他非常清楚这条规定。

“切……重刑犯一个，有什么好得意的。”戈尔嘴里不快地应了一句，但他的手却是不紧不慢地把文档给递过去了。

接过文档后，封不觉以他一目十行的阅读速度、以及飞快的记忆、理解能力，迅速地看完了整篇文字。

然后，觉哥用高超的颜艺诠释了什么叫“蛋疼”。

“你怎么了？”戈尔看着觉哥的表情变化，不禁问道。

封不觉将文档递还给了戈尔，并回道：“我要去跟那个项目谈谈。”

“你说什么？”戈尔提高了声音，似乎对觉哥的提议感到匪夷所思，“你小子是不识字吗？你到底有没有认真看那文档？我告诉你……我们可不会在你跟那种项目交流时保护你……”

“别担心，我一个人进去，不需要你们的保护。”封不觉接道，“你们也不必担心我会逃跑，反正收容房间的入口就一个不是吗？”

“那你要是被项目给弄死了呢？”戈尔道。

“弄死又何妨？”封不觉回道，“你们的长官本就没有规定你们要留活口。”他的视线在那些队员们身上一扫而过，“我的死活，对你们来说本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他又抬手指了指实验场大门的方向，“但是……如果我不与该项目进行接触的话，空间循环的现状就不会改变。即使我们出去了，也不过是在同一段走廊里反复走动罢了。就算这期间始终没有遇到其他的失控SCP，我们终究也会精疲力竭的……”他微顿半秒，接道，“届时，513的效应就会凸显出来……”

“听你的口气……仿佛你和项目接触之后就一定能停止空间循环了一样。”戈尔接道。

“我并没有那样说。”封不觉的回答滴水不漏，“但如果你连尝试的机会都不给我，我无法证实这点。”

这次，戈尔没有自行做主，他挥手将其余六名安保小队的成员给招呼了过去，窃窃私语了一番。

“好……你进去吧。”当戈尔重新回到觉哥面前时，他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那劳烦诸位帮我把收容房间的大门打开。”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已走向了那扇门。

“记住，别耍花招。”戈尔冲着觉哥的背影提醒道，“那可是收容房间，你根本无路可逃。”

“啊……知道了。”封不觉用不耐烦的语气应了一句。

一分钟后，收容房间的门被开启了。

觉哥就毫不犹豫的、大踏步地就走了进去。

步入收容房间后，他身后立即又传来了大门关闭的声

音，但是……

“怎么回事？”戈尔回头朝着控制台那边大吼，“谁让你们关门的？”

“不……副队长……”站在控制台边的队员正手忙脚乱地摆弄着眼前的仪器，“我们并没有做那种操作！”

“什么！”戈尔猛然回头，瞪向了收容房间。

然……那迅速降下的大门，已然遮蔽了觉哥的背影。

“你连收容措施的大门都可以控制……”封不觉自然也听到了外面那两人的对话，他立刻明白，是比利把门给关上的，“为何不直接从里面逃出来呢？”

“呵呵……”合金容器中，很快就传来了比利那低沉、沙哑的笑声，“原来是你……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熟人。”

“难道你刚刚才发现是我吗？”觉哥接道。

比利回道，“对，我就是刚刚才察觉到你是谁。”

“看起来……这已然解释了你为什么没有逃走。”封不觉又道。

“你猜得没错……”比利接道，“在这个世界里，我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顿了一下，“纵然我还是可以控制很多东西，但比起在主宇宙里所能做到的……就差得远了。”

“说到控制东西……”封不觉道，“此前用SCP-513来搞我们的就是你吧？”

“是的。”比利回道，“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你也混在人群里。”

“远程感知的能力变模糊了是吗？”封不觉不动声色地试探着。

“不是模糊，而是几尽消失。”比利倒是一点都不介意，“以外面那帮安保人员为例……当他们在我一百米范围之外时，我连精确的人数都感知不出来。”

“都这样儿了……你还是能利用513的效果来暗算我们？”封不觉奇道。

“因为我已在这个基地里待了很长的一段日子，就算感知力再薄弱，对周遭的环境也已一清二楚了。”比利解释道，“此前你们一行人来到B3后，我就切断了这层所有的视频和音频讯号，并封锁了所有的出入口。”他停顿了一秒，再道，“我的原计划是……利用513的特性，让你们这帮人集体发疯。接着，我就可以利用你们身上所产生的‘恐慌能量’来恢复自身的力量，可没想到……”

“没想到我们自己找上门儿来了？”封不觉问道。

比利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直接将话题继续了下去：“我所面临的问题很严重……封不觉。”他说话间，合金容器已自行打开，比利就坐在那容器内，“要逃出这个容器并不难、要逃出这个楼层、或是这个基地……也都是可以办到的。问题是……我该如何逃离这个宇宙。”

“哈！原来如此。”封不觉道，“由于受到了限制，你已无法凭自己的力量返回惊悚乐园的主宇宙去了。”

“是的。”比利很干脆地承认了，“就算我逃离了基金会的设施，只要逃不出这个宇宙……他们也迟早会把我给抓回来的。”他一边说话，一边从容器内走了出来，“事实上，我已经越狱过很多次了，其中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但有一条不变的规律，那就是……基金会每次把我抓回来以后，都会升级对我的‘收容措施’。于是，我停止了逃跑。以防他们真的发明某种可以将我永久拘束起来的房间。”

“哦……”封不觉点点头，“反正眼下你已可以放心了，因为我这次的主线任务，毫无疑问是要救你出去的。”

“呵呵……那就好。”比利显得很高兴，有了觉哥相助，他觉得自己能回去的机会很大。

“那么……现在咱来聊聊‘恐慌能量’是个什么设定吧。”觉

哥随即接道，“还有就是……你准备给我什么作为报酬？”

第819章 终极营救（十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自封不觉进入比利的收容措施后，已过了三十分钟。

在这期间，门外的安保队员们除了不断尝试与外界联络外，能做的也只有等待了。

然而，三十分钟后，这种等待……似乎也已无法持续下去了。

“副队长……我……我想我刚才看到了什么东西。”一名队员走到了戈尔面前，用颤抖的声音念道。

虽然他戴着全覆式的面具，但仅从他的语气也能猜到其脸上已写满了恐惧。

“别慌……我也看到了。”戈尔回道，“不过是个鬼影子罢了，只是幻觉……无视就好。”

“可……可是……”那名队员接道，“我还能感觉到……他躲在某个地方……正盯着我看。”

“是啊，副队长。”这时，名叫丹的那名队员也走了过来，“自从听到513的铃声后，我也一直都有这种感觉……”

“我也是……”

“怎么办？副队长。”

其余安保队员也都凑了过来，他们内心的恐惧早已到了临界点。只需要一个契机，他们的懦弱和畏怯就会展现得一览无余。

“行了！你们以为我就不怕吗？”戈尔忽地大喝起来，正所谓惧极生怒，他吼上这么一句，还能给自己和大伙儿壮壮胆，“我和你们一样听到了513的铃声，我的感受和你们也是

一样的！但害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以你们最好都给我打起精神，像个男人一样去面对现实！”

“呵呵呵……说得真好。”就在这一秒，实验室内的广播喇叭里忽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戈尔副队长，你不愧是这队人里唯一的一名四级人员。”

闻声知人，戈尔抬起头来，扫视四周，并高声道：“你是怎么通过广……”

“那并不重要。”封不觉很清楚对方想问什么，他直接打断道，“我知道，诸位现在肯定很疑惑，困扰你们的问题有‘为什么我可以听到你们讲话’、‘为什么我能通过广播讲话’、‘为什么你们无法打开收容房间的门’、以及‘我现在还在不在收容房间里’等等……”他顿了一下，“很抱歉，我没有时间和兴趣来一一解答这些问题。我可以告诉你们的就是……早在二十分钟前，我就已经离开你们所处的那个基地了。此刻，我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来提醒各位一下……原本困住你们的空间循环效应已经消失，你们现在已可以从货运通道离开了。”

说到这儿，觉哥话锋一转：“当然了……就算你们能顺利跑到紧急避难区，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他总是用一种颇为欢脱的语气去宣布非常糟糕的消息，这确实令人恼火，“至于原因嘛……自然就是先前的SCP-513了。我得很遗憾地告诉你们，受到这个SCP影响的人，最后基本都是以自杀而告终的。”他说得好像事不关己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513-1出现的频率会越来越高，从而对你们造成非常严重的精神摧残。即使你们强行用安眠药入睡或是把自己打昏过去也没用，因为在失去意识的情况下，他便会出现在你们的‘梦’里对你们展开物理袭击……而这将导致你们迅速惊醒。久而久之，你们会因这种不间断的心理压力而崩溃，严重的睡眠丧失将导致妄想狂、敌对心理、过度警觉和沮丧。到时候……死亡反倒会是一种解脱。”

“你……你不也和我们一样听到了513的铃声吗！”一名安

保队员闻言后高声回道，“为什么你还能说得那么轻松？”

“呵呵……细节方面，恕我无可奉告。”封不觉笑着回道，“总之，我和你们不一样……”

觉哥的确是有恃无恐，其一，身为玩家，他是不会在剧本中进入睡眠或无意识的状态的，所以513-1没法儿在梦中袭击他；其二，他根本不会感到恐惧，即使513-1的“瞥见现象”反复出现（通常间隔为14-237分钟不等），也无法对他造成什么心理压力。

“混蛋……”戈尔听到这里，已然有点按耐不住了，“不管你是谁……就算你逃得了一时，也逃不了……”

“啦啦啦啦啦～我听不到，听不到，啦啦啦啦啦～”封不觉像是个耍赖的孩子一样，在广播里扯着嗓子嚷嚷了起来，“你们爱咋地咋地，反正跟我已经没关系了。”

说完这句，他的声音便戛然而止。

紧接着，沉默，降临在了实验室中……

一分多钟后，丹开口道：“副队长，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我们……”

“这小子很狡猾，绝不能相信他……”戈尔虽是火大，但并没到失去理性思考的地步，“据我分析……他对我们说这番话的目的有两个……”他顿了顿，“第一，就是制造恐慌。就算513的效果真如他所说，我们也未必会死。他说得绘声绘色……无非就是想吓住我们，给我们制造压力。”他略一思忖，再道，“而他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把我们支开……依我看，他现在很有可能仍然躲在那个Anomalous项目的收容房间里……刚才的广播，是他利用项目的能力所发出的。”他冷哼道，“哼……如果他真的在二十分钟前就已离开了这个基地，根本不必再来理会我们。什么人道主义精神，当我们是三岁小孩么？”

……

与此同时，B3走廊中。

封不觉正将比利扛在肩上，不紧不慢地走着。

此时，他依靠着比利的能力，将戈尔所说的话一字不差地尽收耳中。

“不出所料……这个剧本里的NPC智能相当高。”觉哥念道，“一个LEVEL4的安保人员，在身中513的前提下，亦可以做出这种水准的分析……”

“纵是如此……”比利接道，“不还是没有超出你的算计吗？”他转头看了觉哥一眼，“他所作出的推理，全然在你的诱导之下、意料之中……”

“并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封不觉回道，“从逃出那个收容房间、到监听他们的对话、再到使用广播与他们交流……全都是借助你的力量完成的。凭我自己，根本无法做到以上这三件事。”他的语气听上去颇为诚恳，“简而言之……没有能力的支持，计谋只能是空想而已。”

“嗯……”比利用怪异的神色望着觉哥念道，“没想到……你也有谦虚的时候。”

“什么话？”封不觉接道，“我一向是个实事求是的人。”

“呵呵……”听到这句，比利笑而不语。

“总之……”封不觉也是迅速转移了话题，“那七个家伙已经按照我所预想的……守在实验室里不走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拐入了走廊的一个转角，“咱们就先把他们先晾在那儿，等待513的效果渐渐凸显出来……然后你再去收集‘恐慌能量’便是。”

“呃……封不觉。”比利接道，“关于‘恐慌能量’的事情，你最好不要挂在嘴边。”

“怎么了？”觉哥瞥了他一眼：“莫非……你摄取力量的方式……还是个秘密不成？”

“没错……”比利回道，“即使是比我更高位的存在，也不知道我的是以这种形式来成长的。”

“听起来……这个秘密若是被四柱神和他们的心腹给得知了……”封不觉沉吟道，“你就不妙了啊。”

“也不能说‘不妙’。”比利回道，“只是……他们有可能会利用这点来限制我的力量增长。”

“那么问题来了。”封不觉接道，“这种颇为要害的信息……透露给我真的没关系吗？”

“平心而论……我是极不愿意将这事告诉你的。”比利回道，“但为了逃离这个宇宙，我也只能说出来了。”

“哼……这倒也是。”封不觉冷笑，“在力量被限制的情况下，你必须不断地收集和使用恐慌能量才能逃出去。假如你执意隐瞒这个设定不说，很可能会在实际行动中造成诸多不便。”

“再者……”比利补充道，“以你的智谋而言，自行将这一设定推敲出来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权衡之下……我觉得还是自己告诉你算了。”

他们对话之际，封不觉已扛着比利来到了一个收容房间的门前。

“很好，这里的守卫也已不在了。”觉哥打开了电子门，望着眼前空无一人的空间念道。

“亏你能想到来取这把枪……”比利言道。

“我在走廊里看到这个标识时就想进来拿了，只不过当时我还没摆脱那帮安保人员，所以没办法。”封不觉说着，已走入了实验室，“按理说这东西不该在这个基地里的，我想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应该是诸多存在SCP基金会的平行世界之一……故而有很多细节与我所知的信息不同。”

说话间，他已走到了收容房间的中间，站在了一个保险箱前。

【项目编号：SCP-1998】

【项目等级：Safe】

【特殊收容措施：SCP-1998应被收容于一个位于[数据删除]号站点的、锁闭的保险箱之中。有关于1998的实验只能够遵循以下措施来进行：首先，一份申请应得到基金会伦理道德委员会的签字通过，他们将会提供合适的D级人员和相应的试验参数。其次，与实验相关的所有内容都应由一名伦理道德委员会的代表亲自监控，并且通过闭路电视向委员会的其余成员同步展示。第三，在任何情况下，1998不得用于实验测试之外的目的。任何试图使用1998去扭曲D级人员的自由意志从而获利的人员或是部门将会因此被考虑直接降级或是重新分配项目。】

【描述：SCP-1998是一把外形特异的手枪，其制造者和生产商未知。这把手枪通过枪管正下方一个类似于活塞形状的组件来进行操控。1998不使用任何形式的弹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通过未知机制射出能量脉冲。1998的能量源无法确定；它不需要任何的外接能源或是能量来源，虽然它的确需要在每次射击之后间隔5分钟作为冷却或是以某种方式进行再装填。

由1998射出的光束对于一切的无机、无生命、非人类的材料都是无效的，会在接触到并非人类身体或是直接与人类身体接触的衣物之后消散。脉冲在射出距离超过20米后一样会消散。

由1998射出的能量脉冲主要在人脑上起作用，尤其是运动皮层、初级听力皮层和海马体；不论脉冲击中了身体的哪个部位，这些部位都会受影响。

被1998击中的个体将会经历连续的三个效果。一，被击中的个体将会转向1998的操控者，并坐到他们面前。在其行进路径上放置障碍物的做法将会导致受影响者行进的不稳定和失去平衡；一旦受影响者在非站立情况下面向设备操纵

者，其动作将会停止——不论当时的位置姿势是否让他舒适。

二，受影响者将会经历功能性麻痹，他将不能进行任何与设备操纵者保持眼神接触无关的、对运动器官的自由操纵。

三，受影响者将会把操控者在其麻痹期间所说的一切内容都一一认真聆听并且铭记于心，任何在这段时间内传达给受影响者的话语都会在其余生之中被完全、完美地记住，任何在这段时间内告知受影响者的指令都会被其在麻痹结束之后尽可能完美地完成。这段“接受信息”的时间大约会持续19分钟，在那之后受影响者将会重新取回运动控制权。

通常情况下，1998的受影响者将会进入一段时间的持续震惊和心理创伤状态，这被认为是和身体上的创伤性剧痛有关（被两名测试者描述为“疼痛难忍”和“如置身地狱一般”），而这些疼痛是暴露于1998引起的。】

【附录1998-1：SCP-1998是由一群徒步旅行者在沿着位于田纳西州西部纳齐兹公路国家级观光道行走时发现的。它被收容于一个硬纸板盒之中，上面的标签使用了一种混合了拉丁语和彻罗基语的语法、以希腊字母书写。对于这些标签的翻译让人无法完全理解。】

【注脚：经试验确定，给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违背了物理法则的命令）将会导致受影响者不遵循指令而行动。但是他们会感到后悔和自尊低落，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失败”了。被给予了那些可能会导致身体不适或是危险的命令的受影响者将会执行这个命令而无视潜在的危险，并且总是试图拒绝对于他们在任务过程之中造成的未愈伤口的治疗。】

这个SCP项目，虽然被归类为“Safe”级，但从其实际效果来看……若是它落入的封不觉这种人的手里，那毁灭世界也是指日可待。

当初觉哥看到这个条目时，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所谓

的“标准精神集中增强器”，不就是手枪版本的“GEASS”吗？而且也没有什么副作用。然后他的第二反应就是各种里番展开了……那些就不在此细表了。

“嗯……果然要钥匙才能打开吗……”在保险箱前试了一下后，封不觉念道。

“这就麻烦了……”比利接道，“像这种项目的钥匙，要么在这层的管理员身上，要么在这个基地的管理人员手中。而那些人……这会儿不是在紧急避难区，就是在指挥中心。”他微顿半秒，“当然了……也可能已经死在了基地某处。”

“你就不能用能力取出里面的东西吗？”封不觉问道。

比利迟疑了半秒：“可以是可以……但……”

“消耗会很大吗？”封不觉大概猜到了对方的顾虑。

“用空间嫁接能力把你弄出我自己的收容房间、用区域内感知增强的能力帮你监听那些安保队员、再用机械干扰的能力帮你通过广播说话……这些都是很耗能量的。”比利接道，“另外，我还得维持B3的视频和音频讯号屏蔽……虽说在今天以前，我已蛰伏了相当长的一段日子，积攒了不少能量，但是……”

“好了，我就不麻烦你了。”封不觉道，“不过话说回来……你这家伙真的是‘在极大程度上被限制住了’吗？明明还是可以同时使用那么多能力呢……”

“都是些雕虫小技罢了。”比利苦笑道，“我和萨摩迪尔或拉比特那些具备体术战斗能力的家伙不同，我的所有力量全都体现在念动力、空间能力、以及各种远程干涉能力上。”他摇了摇头，“你觉得我现在还很强吗？别开玩笑了……在主宇宙中，只要是‘系统’允许的范围内，我连剧本的架构都可以自行编排。但在这里呢？我做出的折叠空间连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一条笔直的走廊，每隔几百米循环一段……什么玩意儿……”

“嗯……原来你还挺有追求的啊。”封不觉虚着眼道。

“行了……比起试探和挖苦我……”比利早已洞悉了觉哥在干什么，他直接揭穿对方，并接道，“你不如好好想想该怎么打开这个保险箱吧。”

第820章 终极营救（十二）

“呵……既然我有闲心来试探、挖苦你……”封不觉笑着应道，“那就表明眼前的问题并不复杂。”

其实，觉哥在接触这个箱子的瞬间，就已经得到了系统提示【需要SCP-1998的保险箱钥匙方可开启】。

玩家在剧本中试图打开箱子时，有提示和没提示是有很大区别的；假如没有提示，或者提示【打不开】的话，那箱子里的道具很可能就是被系统设定为“无法入手”的那种了。但提示说“需要钥匙”的，100%是有办法打开的。

“哦？”比利闻言，稍稍想了两秒，“你得到系统提示了？”

虽然比利听不到提示，但他可以从觉哥反应推测出这点。

“没错。”封不觉回道，“按照提示……应该能在某处找到这个箱子的钥匙才对。”

“那问题不就绕回来了吗……”比利接道，“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钥匙无非就在那两个人的手上，而那两人要么就在……”

“行了行了，你不用把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我还没有老年痴呆。”觉哥打断了对方，“我先问问，这层的负责人是谁？今天的停电事件发生后，你有关注过他的动向吗？”

“嗯……”比利略一思忖，应道，“这层由乔纳森博士负责，那是个五十多岁的比利时佬，在理论物理学方面颇有建树。”他顿了顿，“至于他在停电后动向……我就不是很清楚了。你别忘了，B3是有独立电源的，停电并没有对这里造成什么影响。但那时的广播要求所有人都撤离到紧急避难区去，所以这层的人员也都撤掉了。”

“你确定……这层里的所有人都已安全撤离了？”封不觉又追问道。

“至少在你和那群安保队员进入B3时，这层里已经没有其他人了。”比利回道，“至于他们离开B3后的命运，我就不清楚了……无论是楼梯间还是货运通道，都在我的感知范围以外。”

“嗯？”封不觉还是改不了时刻要去套别人话的习惯，“‘感知范围’这种东西，难道不是按正圆形扩张出去的吗？”

“那是在一般情况下。”比利回道，“但这里可是SCP基金会的DimDimensional Sector，他们对空间技术的运用是十分娴熟的，甚至可以说……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他抬手指了指天花板，“你觉得我们所在这层有多高？五米？八米？”还没等觉哥回答，他就直接说道，“不要以为你在楼梯间里所经过的高度就是每个楼层的实际高度了……这里的每一层究竟有多高，连我都不知道，层与层之间即便存在着深渊也毫不奇怪。”

“哦~难怪他们没有电梯啊。”封不觉若有所思地应道。

“总之，我并不知道乔纳森博士去了哪儿，撤离时满层都是人，当时的我没有余力、也没有理由在人群中精确地找出他的动向。”比利将话题引了回来，接着道，“另外……即使我们现在推定，乔纳森已经顺利抵达了紧急避难区，那仍旧有两个问题……第一，那个区域处于严密的防御之下。就算那边的安保人员尚不清楚你的长相，但你在警报响起后那么久才出现……势必会被逮捕或者处决的。第二……就算你真的侥幸混入了紧急避难区中，并且找到了乔纳森博士，钥匙也未必在他身上。再退一步讲，哪怕钥匙真就在他身上，你又有什么办法夺取钥匙，再逃离紧急避难区，返回这B3来？”

“有道理。”封不觉道，“那我们不妨暂且把这个推定搁置一下，说说其他可能，比如……”他摸着下巴道，“博士在撤退的过程中被从其他楼层里逃出来的SCP项目给杀掉了，而他那

怀揣着钥匙的尸体，此时正静静地躺在楼梯间或货运通道的某处……”

“相对而言，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最乐观的一种假设了。”比利道，“不过，还有一种更加悲观的假设……”

“你是指……钥匙存放在这个基地的负责人手中？”封不觉接道。

“没错。”比利回道，“而这个基地的负责人科兹莫，待在一个防卫比避难区还要森严的地方——B9指挥中心。”

“也就是说……如果钥匙真在科兹莫手里，那我拿到钥匙再返回来取枪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封不觉沉吟道。

“无限接近于零。”比利应道。

“呵……很好。”封不觉却是笑道，“按照这个思路，该假设就可以直接被排除了。”

他这么一说，比利好像也反应过来了：“因为系统不会去设置一条不可能的行动链是吗……”

“Bingo～”觉哥打了个响指，“既然系统给出了‘这个箱子能开’的提示，那一定会设置一条可行的解锁行动链。如果解锁这个箱子的难度比通关还大，那这个设置不就毫无意义了吗？”

“按你这么说，乔纳森身怀钥匙死在避难区外的可能性很大咯？”比利顺着觉哥的思路接道。

“然也。”封不觉点点头，“当然了，依我对噩梦难度剧本和我自身人品的充分了解……我认为……乔纳森博士目前身在紧急避难区的概率也是很高的。”

砰砰砰——

就在他俩分析讨论之际，忽然，一阵激烈的爆响从远处传来。

在这墙壁坚实的基地中，声音要传那么远，想必一定是

发生了某种非常严重的状况。

“怎么回事？”封不觉道，“难道这附近有什么项目逃出来了？”

“不太可能。”比利回道，“我说过了，停电没有对这层造成什么影响。”他微顿半秒，补充道，“你们之前会听到513的铃声，那是我操控造成的。当时其他的项目都还在收容措施里，并没有失控的情况。”

“那这是……”封不觉疑道。

“嗯……”比利略一斟酌，念道，“从十几分钟前开始，我就将感知能力锁定在那七名安保小队成员的身上了，对其他区域的感知基本停止。”他接道，“想必……是有什么人或‘东西’混进来了。”

“那就解除监听吧。”封不觉道，“改为全局性的感知。”

“啊……我正在做了。”比利说这话时，确已解除了对戈尔等人的监听，并将感知的方式改为了广域的、宽泛的形式。

然……

“唔呃——”两秒后，比利突然闷哼一声，全身猛然一震。

他好似是受到了某种无形力量的冲击，顺势就从封不觉的肩上跌落，朝地面栽了下去。

好在觉哥反应神速、眼疾手快，一把就将比利托住，没让后者摔落在地。

“喂！”封不觉盯着手中这个面目可憎的木偶，但后者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变化，“你怎么了？”他摇了摇比利，“说话！”

此时，比利好似是“晕”过去了一般……一动不动，倒像是个真正的木偶一样了。

“什么情况……”封不觉的思路飞速运转，“受到某种精神冲击了？”他将比利夹在腋下，转身就朝门外走去，“竟然有东

西能用精神力把比利给放倒？”

他一边想着，一边已迈开步子跑了起来。

“麻烦了……这货一晕，这层的视频和音频监控就会恢复，安保小队那帮人也能跟他们的上级联系上了。”封不觉脚下不停，心中念道，“不出意外的话，我现在已经重新处于别人的监视之下……若是停在原地踌躇不决，很快又会被抓起来……”

砰砰砰——

接近走廊转角时，前方的声音越来越响，听上去好像是强有力的物理打击轰在金属墙壁上的响动。

“哼……听着不太妙啊……”话虽如此，封不觉可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

他很清楚，在这种噩梦本里，险中求生应是常事。反正目前来看……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他都没有什么迂回的余地。

砰——叱叱……轰——

不多时，走廊转角已近在咫尺，离得越近，觉哥越是能确定，前方传来的是战斗之声。

而且这绝不是一般人类层面上的战斗，而是某些远远强于普通人的生物正在较量。

对于惊悚乐园的玩家来说，这种声音绝不陌生。剧本BOSS，高等级玩家，强力NPC等等……超能级打斗所引发的动静大体如此。

“会是什么呢……”终于，封不觉怀揣着一丝好奇，冲出了转角。

但见……

“这是……哪里……”

空白……奇异的空白。

声音和画面戛然而止，记忆也莫名中断。

前一秒，封不觉还挟带着比利奔跑着，下一秒，他便独自坐在了一个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手腕和脚踝都被铐上了铐子。

“发生什么了？”觉哥忽地感到了一阵头疼，那种记忆跳脱的诡异感觉他还是首次体会，“我刚才……看到什么了……”他自言自语地念道，“不对……不是刚才，我走入那条走廊到现在，已经过了四十……不，五十分钟……”

他好像“记起”了什么，但在记起的同时，又将其“忘却”了。这个过程就如同一次自我可见的心理迷失，给他造成了相当的不适感和精神痛苦。

嗡嗡——

就在觉哥顶着这份怪诞的感觉凝思之际，房间的电子门开启了。

一个身着白大褂的女人走了进来。

她是个白种人，四十岁左右，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一头小卷的长发被扎在脑后。

“你好，奥斯丁先生。”她进屋后，就自顾自地行到封不觉对面的位置上坐下，跟觉哥打了声招呼，“我是玛拉博士，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说话间，她还不经意地瞥了眼天花板夹角处的摄像探头。

见状，封不觉也抬眼看了看。在这个只能容纳一桌两椅的小房间里，竟是装了两个探头，八成还是有音频采集功能的那种。

“首先，请你描述一下，你先前看到的那个项目。”玛拉博士见觉哥没有表示异议，便直接问道。

“什么项目？”封不觉回道，“比利吗？”

“不。”玛拉道，“是你带着比利进入走廊时见到的那

个。”她顿了一下，“‘它’当时正在和我们的特工进行战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封不觉回道，“我想我的记忆中并没有目睹过什么战斗，虽然我好像是有听到战斗的声音……”

“那你记得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什么吗？”玛拉又问道。

“我……”封不觉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那段记忆分明就在他的脑海里，但却好似被屏蔽了一般触不可及，而且他每次去回忆时，都会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不适感，“……不知道。”他干脆给出了这样一个回答，并反过来问道，“你们有监控吧？这事儿应该由你们告诉我才对。”

玛拉凝视了觉哥几秒，并未对他的疑问作出回应，而是转移话题，继续问道：“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还记得吗？”

“我是……”关于这个问题，封不觉却是想起来了，“被九尾狐小队逮捕并送进来的。”

玛拉神情微变：“你是从哪里听说九尾狐这个名字的？”

封不觉冷笑，没有回答。

“你又是从哪里……获知106号和513号项目的资料的？”玛拉又问道。

“女士。”这时，封不觉已恢复了他一贯的从容，“我们不妨来做个交易……”他的嘴角微微勾起，并向眼前的中年女人投去了堪称变态般的目光，“你每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也回答你一个。”

“呵呵……”玛拉博士皮笑肉不笑地呵了两声，“就算我是朱迪·福斯特，你也不是安东尼·霍普金斯，奥斯丁先生。”她顿了一下，“请你认真回答我的问题，否则……你会被送到一套较为严酷的审讯系统中去。”

“无所谓。”封不觉朝椅背上靠了靠，用不以为意的语气回道。

“那好吧。”玛拉博士叹了口气，离开了座位。

“哦……对了，博士。”就在对方走到房间门口时，觉哥忽然又开口道，“你还记得你最初问我的问题吗？”

“什么问题？”玛拉回道。

“那个项目的编号……是五十五号吧？”经过这数分钟的对话，封不觉已然一心多用地理清了思路，并在自己的思维殿堂中翻找出了一个SCP项目，正好可以解释自己记忆缺失的情况。

……

【项目编号：SCP-055】

【项目分类：Keter】

【特殊抑制措施：对象被保存在一个5*5*2.5米的水泥墙建造的方形房间里（墙厚大概50厘米），在水泥墙外有一层静电屏障，入口由一扇2*2.5米的重型门封锁；在没有保持开启的状态下，这扇门会自动关闭并且锁上。

安全守卫将被安置在SCP-055的房间内部。强烈建议所有研究其他SCP物体的人员至少要和该房间保持50米的距离，请勿质疑该要求的合理性。】

【描述：SCP-055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秘密”或者“反精神病毒”。关于SCP-055的物理性质，比如它的本质，行为和起源都是独立分类的，由以下条目阐明：

如何捕获SCP-055是未知的。

它是在何时被捕获，被谁捕获，这都是未知的。

SCP-055的物理性质是未知的，但它并不是无法形容或者不可见的。人们可以很正常地走进SCP-055的房间然后观察它，然后思考、写笔记、画速写、拍照，甚至录像，在文件里有大量的这样的记录，然而，监视人员表示，在这样的观察后，信息会迅速从人们的脑海中流逝出去。

当人员被派遣去描述SCP-055时，会感觉意识涣散，很快对这个任务失去兴趣；人员被派遣去对SCP-055的照片做速写，会不能记住这张照片到底是什么样子，而观察闭路电视影像的人会筋疲力尽然后失去相关的、大概一个小时的记忆。

到底是谁授权SCP-055被封锁在这样的房间、为什么要建造这个房间、以及为什么这样去建造房间，这些都是未知的。

尽管SCP-055的房间很容易进去，但是没人能掌握关于SCP-055的相关知识。

所有这些情况都会被随机的档案阅读者周期性的发现，被很多人所警觉，然后只持续数分钟，人们很快又忘记了这些事。

有大量的关于SCP-055的科学记录和档案，但是没有办法去研究。基金会已不止一次计划摧毁SCP-055，或者是把它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但不知为何都以失败告终。

SCP-055可能有严重的危害，而且可能已经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我们却不会知道。显而易见的是，它会造成恐怖的模因/精神力的影响，所以我们将其定义为Keter等级。】

【文档#055-1：有关SCP-055的分析——

文档作者认为。SCP-055实际上从来没被捕获，而是自愿被收容，或者就是一名被远程操纵的特工。它为了以下这些目的而被另外的党派安置在基金会中：

一，默默地观察并且干涉基金会的活动。

二，默默地观察或者干涉其他的SCP地区。

三，默默地观察或者干涉人类世界。

四，默默地观察或者干涉其他的SCP物体。

五，默默地观察，或者干涉[数据屏蔽]。

对这个潜在威胁所做的任何行动似乎都是无意义的，至少理论上是不可行的。】

第821章 终极营救（十三）

“什么五十五号？”没想到，玛拉博士却是回道，“我想我们根本没有五十五号项目。”

“呵……是吗……”封不觉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玛拉博士用疑惑的眼神看了他一眼，随后就离开了房间。

电子门关闭后，觉哥心道：“看起来……这个项目的力量作用在NPC身上时尤为显著。在与我谈论055的过程中，她自己都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影响……”他试着扯了扯手脚上铐子，根本打不开，“这就能解释比利为什么会遭到精神反噬了。但还有个问题……”他转念想道，“先前我在走廊里听到的声音又是怎么回事呢？按理说，055是不会和任何有认知能力的东西进行战斗的……那声音究竟是……”

他的疑惑并未持续太久，因为电子门重新开启的“嗡嗡”声打断了他的思路。

“嚯~来得还挺快。”封不觉转头看了眼来人。

那是一名身着黑色西装，看上去五十岁上下的男人。其面容刚毅，眼神冷峻，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厉害角色。

“鲁迪·奥斯丁……”那人大步流星地走到他的对面坐下，开门见山地言道，“想必不是你的真名吧？”

封不觉微微一笑：“呵……在请教别人的名字之前，阁下是否该先报上自己的……唔……”

话才说了一半，对方就突然挥臂送来一记老拳，正中觉哥的胃部，使其发出了一声闷哼。

“我是科兹莫，很高兴认识你。”科兹莫收回手时，冷冷言道。

“呵呵……”觉哥倒也不生气，待胸口的滞闷稍稍缓解后，他便笑道，“你打招呼的方式挺特别啊。”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科兹莫面无表情地接道。

“我很好奇……”封不觉道，“如果我一直不回答你的问题，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科兹莫平静地回道：“先把你打到胃出血……”

“哦～”封不觉好像显得挺轻松。

“……作为热身。”科兹莫的后半句话晚了一秒才到。

“……靠！”觉哥的后半句语气助词也是紧随其后。

“因此，我建议你乖乖合作。”科兹莫继续说道，“反正你到最后终究是要交代的……”

“哼……对此我表示怀疑。”封不觉冷笑道。

噗——

下一秒，科兹莫扬手又是一拳，这次打的是觉哥的脸。

当然了，技术上来说……是鲁迪·奥斯丁的脸。

“嘶……”封不觉只觉鼻子一酸，人中一凉，很快……就有两道鼻血倏然而下，流到了他的嘴里。

“你想扮硬汉也好，扮疯子也罢，无所谓……”科兹莫道，“这些把戏在我这里统统不管用。”他顿了顿，“只要你确确实实还是个有理智的、生理正常的人类，我就有办法让你开口。”

“呵……”封不觉舔了舔唇间的血，“那我们不妨来试试吧。”

于是乎……一场拳拳到肉的暴力问询开始了。

一方，是经验丰富，老辣冷血的SCP基金会五级人员。只要是为了任务，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对老弱病残施以残酷的极端压迫。

另一方，则是全无恐惧，忍耐力超强、且并非是待在自己身体里的一名玩家。他可以忍受各种各样的暴行，而不必考虑会留下永久性创伤之类的问题。

这一攻一受的组合，若是能顺利展开对决……无疑将谱写出一曲流传于审讯界的不朽传奇。

可惜……

“长官，这儿有些情况，您最好来看一下。”

科兹莫连热身都没热完，他身上的对讲机里就传来了史蒂文特工的声音。

“知道了，我马上就来。”科兹莫拿起对讲机应了一声，随即又看向觉哥，“事情还没完，奥斯丁先生，我去去就来……”

“呸……”封不觉朝地上吐了口血沫子，狞笑着抬头望，“下次来的时候你最好带点工具，徒手拷问实在太单调了，我都快睡着了。”

科兹莫站起身，凝视了觉哥数秒：“好的……你等着。”

说罢，他就离开了房间。

“呼……娘希匹的……”对方刚出门，觉哥就开口骂道，“抽了我足足九分钟……愣是打掉我64%的生存值……幸好他时不时会停下来问个问题啥的，否则我这条命没准就栽在这里了……”他一边念叨，一边试着活动了一下身体，以确认自己的受伤情况，“嗯……骨头没事儿，轻微的软组织挫伤和遍体淤青不算什么，最多就是疼点儿。”

他又扫了眼游戏菜单，并没有看到流血之类的异常状态，其生存值和体能值也都在以非常缓慢的（相当于剧本中角色身体素质）速度回复着。

“看这情况……一时半会儿的还死不了，只是……”封不觉念道，“我该怎么从这种境况下脱困呢……”

……

同一时刻，审讯室外。

“怎么了？”科兹莫迅速穿过走廊，来到了一个宽敞的监控室中。

此地，是位于B7的安保监控中心。

科兹莫一进监控室，史蒂文就迎了上来：“长官，106的再收容已经完成了。看起来……他在猎捕了一定数量的‘猎物’后，就自行进入了‘休眠状态’。”他微顿半秒，“另外，173的回收工作也已完成。”

“你叫我出来就为了汇报这些事儿？”科兹莫用不耐烦的语气接道，“要是没有别的事情，那边还有个很重要的犯人需要我去审……”说着，他就转身欲走。

“不，长官，还有别的事情。”史蒂文叫住了科兹莫，说道，“就在刚才，九尾狐小队的队员们都已离开基地了。”

“嗯？”科兹莫神色微变，“为什么？他们的工作应该还没有完成吧？关于那个……”他说到这儿，好似努力回忆了一下，“……那个055号项目的收容，他们办的怎么样了。”

“呃……这个问题我也问了，但他们拒绝谈论这件事。”史蒂文回道，“另外……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我们也不知道055是否有回到收容措施中，事实上……我们都不能确定‘它’是否逃出过收容措施。”

“好吧……”科兹莫想了想，“既然九尾狐要离开，就让他们走吧，我想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说着，他下意识地朝上方看了一眼，“对了，那个木偶现在怎么样了？”

“已经放回收容措施中了。”史蒂文回道，“但回收报告上说……它似乎已经失去了所有异常特性，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木偶，不过目前尚不能确定这种现象是否是永久性的。”

“嗯……”科兹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依我看，这也有可能是一种伪装。”

“我也怀疑是这样，长官。”史蒂文快速接道，“那木偶很

狡猾，完全有可能制造出这类假象，以此来达到某种目的。”

“嗯……”科兹莫沉吟数秒，又问道：“乔纳森博士和他的组员们都回到岗位上了吗？”

“是的，已经返回B3并展开工作了。”史蒂文回道。

“那正好，现在就让他们把比利拿去实验室里测试一下。”科兹莫接道，“如果比利真的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木偶，测试结束后就直接标上Neutralized（指任何已经被摧毁，或是失去了其特异性质、额外维度、或不良效应的项目。在此等级下的项目应该有一个记录该项目之前资料的备忘），拿去销毁便是。”他整了整自己的袖口，擦拭了一下上面沾上的血迹，“反正这也是个潜在的Keter级项目，能借此机会处理掉最好。”

第822章 终极营救（十四）

嗡嗡——

“让你久等了，奥斯丁先生。”

伴随着电子门开启的声音，科兹莫又一次来到了关押封不觉的审讯室。而这一次……他如约地带上了一箱子“工具”。

“我希望你会喜欢这箱刑具。”科兹莫将手提箱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打开，并有意无意地将箱子里的东西展示在了觉哥眼前，“除了一些经典的用具外，还有不少新奇的小玩意儿……”他的语气如数家珍，“比如这个钳子，比任何牙科诊所的拔牙设备都奏效；还有那个很像钢针的东西，用来取眼球再合适不……”

他颇为得意地说着，想以此给即将受刑之人制造一种心理压力，然而，其话未说尽之际，异变陡生！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觉哥突然暴起，双手并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起了箱子里的两件利器，飞快地将其插在了科兹莫的双手上。

科兹莫根本没有想到对方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当惊愕的表情浮现在其脸上时，他的左手手掌已被一支钢针刺了个对穿，右手前臂也被一把大剪刀扎穿。两支利器的尖端都已死死抵在了金属桌面上，使其无法抽手。

“嗯……我的确很喜欢这箱子里的东西，谢谢你拿进来给我。”下一秒，封不觉一边狞笑着说话，一边站了起来，“呵……从你的表情来看，你对眼前的情况有些估计不足啊……”说这话时，他那强而有力的双手依然保持着对两把利器的控制，不给对方任何摆脱钳制的机会，“你大概觉得，一个处于监视之下，手脚都被铐住的人，是没法儿搞出什么花

样来的对吧？”

“你这混蛋……”科兹莫也是一条硬汉，经过这几秒钟，他已从剧痛和震惊中稍稍缓过神来，并快速做出了一个推断，“难道……你在众目睽睽之下，用了拇指脱臼法……”

“然也～”封不觉文绉绉地应道，并接着说道，“越是高明的魔术师，越是擅于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动手脚。关键的诀窍就在于……利用好观众的‘心理盲点’。”说话间，他手上的力道又加强了几分，“这个房间很狭窄，除了中间这套简易的桌椅外，没有任何家具。而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中，手脚都被牢牢铐住的我，还被天花板两端的两个监控探头监视着……”他将房间内的状况简单描述了一遍后，再道，“在这种情形下，坐在监控室里观察我的人……反而会有所懈怠，因为他们会下意识地认为我搞不出什么花样来。”

“于是……你就借助桌子的遮挡……解开了手铐。”科兹莫接过话头念叨了一句。

“哼……猜得没错。”封不觉冷哼道，“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由于你此前把我揍得够呛，所以当我做出‘前倾身体、趴在桌上’的姿势时，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而在这个姿势的掩护下，只要我不做出太大的动作，很容易就能在桌下悄悄地脱掉手铐。”

“看来我没猜错……”科兹莫浑身颤抖着接道，“你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特工……”

“这你就想多了，科兹莫长官。”封不觉面带微笑地言道，“专业知识和心理素质都可以自行培养，关键还是得看有没有兴趣。”

话音未落，觉哥又突施冷箭。只见他松开了紧握着的钢针，右手猛然一扬，抓住了科兹莫的头发。

砰——

弹指间，他已奋力一扯一摁，将对方的脑门儿重重地砸

在了桌面上。

“唔……”科兹莫吃痛闷哼之际，抬起了串着钢针的左手，欲去阻挡封不觉。

然……

砰砰砰——

觉哥毫不留情地再度出手，又让对方的脑袋和金属桌面做了三次亲密接触。

科兹莫很快就失去了意识，上半身趴伏在桌上一动不动，刚抬起的左手也无力地垂下了。

嗡嗡——

恰在这一秒，房间的电子门被打开了。

经过了这一分钟不到的时间，看到监控后立即集结出发的安保队员们已然穿过了走廊，冲进了这个房间。

“退后！”封不觉回头就是一声暴喝，“谁再上前一步我就宰了他！”

说来也是巧了，第一个冲进来的安保队员正是戈尔：“把你的手举起来……否则我就开枪了！”

封不觉面不改色，手中的一把利器已抵在了科兹莫的太阳穴上：“你开枪，他就死。”

“放下你的武器！举起手来！”戈尔也没有退让，“我劝你别再做无畏的抵抗了，奥斯丁，你的反应不可能比子弹还快！”

“是吗？”这一刻，封不觉笑了。

那笑容，让已经踏入房间门口的三名安保队员感到了不寒而栗。

“那你不妨来试试好了。”觉哥那兴奋的笑容，深深烙印在了戈尔的心里。

那笑容充满了对生命的蔑视，任何看到这表情的人都会毫不怀疑地认定这个笑容的主人是个反社会的亡命之徒——他不在乎别人的生死、也不在乎自己的生死。这种人可以欣然的、愉悦的去面对常人无法承受的精神压力，并不以为意地在这种事情上“赌赌运气”。

“你滚不滚？”短暂的僵持后，封不觉又开口了，“不滚我就先从他身上切掉点东西……”他说干就干，手中刀锋已伸向了科兹莫的耳朵。

“慢着！”戈尔赶紧喝止对方，“我明白了……我后退。”他说着，朝身旁的另外两人打了个手势。

那几名安保队员当即横挪几步，退回了门外的过道中，不过戈尔还是将半个身子靠在门上，没有让电子门关起来；其手中的枪口，也仍旧瞄准着觉哥。

“关门！”封不觉可不会让对方如愿以偿，当戈尔后退的刹那，局面就已经倒向了觉哥这边，“我数三声，这门要是还开着，我就在他的脑袋上也开个窟窿，一……二……”

他数得极快，让人无暇反应和思考。

戈尔无奈之下，又退了两步，电子门很快就自行闭合。

“呼……”这时，封不觉才稍稍松了口气，“来得还真快，再晚几秒把科兹莫制住，我很可能就挂在这儿了……”

想归想，他手上的动作可没停。迅速在手提箱里找到合适的工具后，他用娴熟的开锁技巧打开了自己脚上的镣铐。至此……他总算是彻底恢复了自由活动的能力。

接着，觉哥就绕到桌子对面，开始搜索科兹莫身上的物品。

不多时，他就将对方口袋里的东西统统翻了出来……

“对讲机、墨镜、手帕、五级通行卡……”封不觉搜了半天，发现科兹莫身上带的东西极少，“切……连把手枪都没有。”他发了句牢骚，随即就拿起了对方身上的对讲机，也不

管频率是多少，直接摁下开关便言道，“开门。”

他的做法还真管用……不到五秒，房间的门就又一次打开了。很显然，外面的人收到了他的信息。

这回，解开了脚铐的觉哥干脆躲到了科兹莫的背后，将后者当做人肉盾牌使用：“你，对……就是你，把你身上的手枪给我。”他用一把利器顶住科兹莫的颈动脉，并冲着戈尔身旁的一人呼喝道。

那人闻言，立即转头看了看戈尔，戈尔犹豫了两秒后，还是冲其点了点头。

于是，那人掏出了枪套里的配枪，缓步上前……

“别动。”对方刚迈半步，封不觉就喝道，“把枪放到地上，轻轻推过来。”

第823章 终极营救（十五）

觉哥有人质在手，而且这名人质还是该基地的负责人，所以对方暂时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按照他说的去办。

“对，就这样，慢慢的……把枪放到地上。”封不觉看着对方的动作，指挥道，“好了，现在，把枪贴着地面推过来。”

他这一手，无疑是从警匪片里学来的，不过……挺实用。

很快，那把手枪就从金属地板上滑了过来，滑到了封不觉的脚边。

“哼……很好，现在请你们退出去。”觉哥拾起手枪后便下令道，“有需要时我会用对讲机联系你们的。”

“听着……奥斯丁，你最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以及这样做的后果。”在退出电子门前，戈尔又十分严肃地对封不觉道了一句。

但他这种程度的威慑，在觉哥看来就跟放了个屁一样——听听就算了，认真去闻就是犯贱了。

“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很清楚后果……”封不觉说着，举枪瞄准了门口的几名安保队员，“……但你们似乎还没明白现在的状况……”

砰——

他忽然朝门口开了一枪。

子弹并没有击中任何人，但却让门外那帮家伙惊出一身冷汗。

“混蛋！你想干什么？”戈尔当即叫骂起来。

“我想用行动阐述一个事实。”封不觉接道，“那就是……

我丝毫不介意以任何手段、任何理由……去杀死这里的任何一个人。”他顿了顿，留给那些人一些思考的时间，“你们有两种选择，第一，别管科兹莫的死活，把我和他一起干掉；第二，收起那些无谓的恐吓，继续跟我玩这场人质游戏。”

话至此处，他吹掉了枪口冒出的一缕白烟，分别看了看门口的戈尔和房间角落的摄像探头：“戈尔副队长，还有此刻正通过监控设备在听我说话的各位……咱们心里都很清楚，无论今天这事儿以何种结果收场，我都是九死一生。而你们亟待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他的眼神如刀锋般扫过了门口那几人的脸，“会有多少人给我陪葬，以及……我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他用语言和行动完美地诠释出了一个疯狂与理智兼备的亡命之徒形象，作为弱势的一方，他反倒给基金会的人员们制造了莫大的心理压力。

“不管你们想不想玩，这场游戏已经开始了。”两秒后，封不觉又接道，“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让我多一些乐趣吧。”说罢，他又一次举枪，指向了房间门口的戈尔等人，“明白了吗？小伙子们。”

话音落后，安保队员们略一迟疑，便默默退出了房间，电子门也重新关闭了。

几乎在门关闭的瞬间，封不觉就把科兹莫这人肉盾牌给推开了。接着，觉哥搬了张椅子到房间的一角，站上去用枪托击碎了监控镜头。

十余秒后，他又如法炮制，搞定了房间另一角的监控。

做完这些后，觉哥走到科兹莫身边，将其搬到了椅子上，然后将刚才铐住自己的手铐用工具解锁，重新铐在了科兹莫的手腕上。

啪啪啪啪……

片刻后，在一阵连环耳光中，科兹莫被抽醒了过来。

“唔——该死……”他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头更疼一些，还是脸更疼一些，反正这感觉很不爽。

“很抱歉，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也想通过泼水之类比较温和的方式把你叫醒。”见科兹莫恢复了意识，觉哥立刻用一种毫无歉意的语气和神情嘲讽道。

“你这杂种……”英语中的脏话本就不如中文那么丰富，翻译过来大体也就那么几句，所以科兹莫这不善的言辞在觉哥听来毫无杀伤力，“我发誓……我一定要亲手剐了你……”

“呵呵……”觉哥闻言，轻松一笑，“你也是老大不小的人了，应该明白……对于那些没有把握做到的事情，还是不要去赌咒发誓为好。”他挥了挥手上的枪，“眼下，你能否从我手中幸存下来都是个问题……可你却在考虑如何报复我，这样好吗？”

科兹莫也不傻，他看了看桌上的对讲机，很快就推理出了觉哥的手枪是从何而来：“哼……开始玩劫持人质的戏码了吗……”他冷哼道，“你要是以为跟我们（基金会）玩这套有用，那你就……”

“……大错特错了。”封不觉直接将对方的台词说了出来，并接道，“不用你告诉我这些……”他很淡定地说道，“我很清楚，在基金会的利益面前，任何人都是可以牺牲的。莫说是一个基地的负责人，就算是这整个基地的所有人……只要情况足够紧急，也是一颗核弹统统送走。”

“哼……你小子果然是‘混沌分裂者’的人吧……”科兹莫先前就有此怀疑，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后，他基本已认定了觉哥是个训练有素的、以D级人员身份混入这个设施的特工。

“你认为我是什么人，是你的自由。”封不觉道，“那种事我根本不在乎。”他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桌上的手提箱，“我只希望……你能如实地回答我接下来要问的几个小问题。”

“哈……哈哈哈哈……”科兹莫大笑起来，“你想拷问我？”

“是的。”封不觉平静地应道，“这显而易见。”

“小子……”科兹莫神情渐冷，“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吗？”

他这种颇为装逼的态度，也是有原因的……在尚未加入基金会的岁月里，科兹莫曾参与过多次“官方不予承认”的秘密军事行动，还有过两次被俘的经历。

虽然他没见过老虎凳辣椒水，但电刑水刑鞭抽烙铁什么的……他还是领教过的。

总之，无论是作为拷问还是被拷问方，科兹莫都属经验丰富、身经百战。所以他根本不怕觉哥的威慑，他有充分的信心和对方耗下去……耗到外面的人员来营救自己为止。

“你好像很有自信呢……”封不觉说话间，已开始在手提箱中挑选工具了，“不过……我很快会让你改变想法的。”

……

十五分钟后。

正当审讯室外的基金会成员们准备用催眠气体进行强攻之时，对讲机的公用频率中忽地传来了说话声……

“请问史蒂文特工在吗？”那毫无疑问是觉哥的声音。

短暂的沉默过后，史蒂文的声音也响起了：“我是史蒂文。”

“科兹莫先生被俘后，你就是这个基地的临时负责人了是吗？”封不觉问道。

“没错。”史蒂文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和语气显得冷静，“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讲。但在那之前……我需要确认……”

“放心，科兹莫还活着。”觉哥打断了对方，“你们很快就会见到他的。”他略微提高了声音道，“现在，请听清楚我的要求……”他微顿半秒，“立刻让B3的乔纳森博士带着比利来见我，注意……一定得是乔纳森博士，其他人不行。”

又是一阵沉默……

约二十秒后，史蒂文回道：“恕我不能同意你的要求，奥斯丁先生。”他的语气听上去很坚决，“由于你破坏了监控探头，我们根本不能确定科兹莫长官是否还活着。即使他确实活着……让乔纳森博士进入审讯室，无异于再提供给你一个新的人质。另外，有鉴于你上次和木偶比利单独待在一起时，就发生过跨空间移动的情形……我们是不会提供给你这种潜在逃跑手段的。”

“呵呵……果然不行吗……”封不觉并未对这一结果表示意外，“那就没办法了呢……”

话音未落，他就用科兹莫的五级人员通行卡开启了审讯室的门。

砰砰砰——

电子门还未完全打开，封不觉就已经开火了。

不出意外的，门外的走廊中有两名安保队员正持枪守备着，而他们也都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放倒在地。

“你！”史蒂文通过走廊里的监控目睹了这一幕，当即惊呼出声。

“你们的人不行啊……”封不觉一边朝前走去，一边用很轻松的口吻对着对讲机道，“因为我在公共频率里说着话，他们的注意力就分散了，并想当然地认为我不会在谈判的同时有所行动。”

“所有身处B7的小队，全部前往北侧走廊！”史蒂文没有理会觉哥的挑衅，他也顾不上换频率了，当即就在这个频道里喊出了命令。

“说句实话，你也不行啊，史蒂文。”封不觉的挑衅仍未停止，“只安排两个人守在门口，未免也太小看我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顺手朝躺在地上仍未咽气的一名安保队员脑袋上补了一枪，“作为指挥人员，你这是在拿手下的命当儿戏哦。”

“所有小队注意！看到目标可以直接开火！”史蒂文用一声

怒吼回应了觉哥的行为。

封不觉倒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他顺势弯腰捡起了一把突击步枪，快速打爆了走廊里的几个探头。

……

一分钟后，还是由戈尔带领的几名队员率先冲到了走廊中。

可是……此刻的走廊中空无一人，只有两具倒在地上的尸体。

“小心……”戈尔非常警觉，他刚进走廊，就抬手示意身后的队员们暂时停下，自己则是谨慎地举枪前行。

“别装了……我知道是你。”戈尔一边逼近死尸，一边说道，“你把监控打坏，就是为了方便把尸体拖进审讯室，然后自己换上死者的衣服，躺在这里埋伏我们……”

说这话时，他已走到了其中一具尸体跟前。

“嗯……不是这个……”戈尔走近后便看清了这具尸体面罩和上衣内渗出的鲜血，他当即心道，“那么……就是你了！”

念及此处，他猛然掉转枪口，对准了另一具尸体。

“行了，你已经被识破了，举手投降吧。”戈尔对着另一具死尸言道。

但那尸体毫无反应……

僵持了几秒后，戈尔动摇了：“怎么回事？难道我猜错了？”

刹那的迟疑后，他上前一步，扯下了眼前那具尸体的面罩。

结果……那确是一名安保队员，而不是“鲁迪·奥斯丁”。

接着，戈尔又转身扯下了另一人的面具，可那同样是一名真正的安保队员，而且显然已经死透了……

“切……”戈尔啐了一声，“还以为你会耍出什么花样，原来只是出来杀掉两个人，然后躲回了房间而已吗……”

他这会儿再回想一下自己刚才的推理，顿时又觉得不靠谱了。本来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换上安保队员的全套装备是很困难的。另外，搬动尸体肯定会留下血迹，但眼前的走廊中并没有那种“拖行”所留下的血迹。

“跟这小子打了几回交道……我也有点草木皆兵了啊……”戈尔心道，“其实他也并没有多高明嘛。”

思索之际，他已打开了审讯室的电子门。

伴随着嗡嗡声，审讯室内的景象展现在了众人面前。

但见……科兹莫的尸体正倒在房间的角落，他的身下是一大滩血泊。其脸上涣散的表情和身体上的狰狞伤口，皆让人触目惊心。

若不是安保队员们都戴着面具，他们早就该闻到房间里这股血腥味了。

“怎么回事？”戈尔从震惊中缓过神时，便立即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他去哪儿了？”

审讯室就这么大，根本没有藏身之处，一眼望去，便知这屋里也只有一具尸体而已。

“奥斯丁去哪儿了！”

……

同一时刻，“紧急安全通道”中。

“真是方便呢……五级和O5人员专用的秘密通道。”封不觉拿着抢来的枪械，悠哉地在一条狭窄的过道中走着，“就从这儿直奔B3的研究室吧……”

原来，数分钟前，觉哥在击毙了守在门口的两名安保队员、并毁掉了监控后，就直接通过隐藏在那条走廊墙后的暗门进入了这条紧急安全通道。

至于他是如何知晓这通道存在的……那自然是通过审讯了。

科兹莫的确是条硬汉，他在封不觉的手上挺了整整十五分钟（这期间发生的事情……不适合任何年龄人群观看，亦不适合被任何文字描述出来）。就一个正常的人类来说，这已经是个奇迹了。

十五分钟后，科兹莫把什么都招了，而他当时唯一的要求就是速死。

于是，封不觉通过已知的信息，迅速拟定了一个脱困的计划，并在计定之时，成全了科兹莫。

为了保险起见，觉哥在行动前，还用对讲机跟史蒂文进行了通讯。这个行为其实有双重目的，其一，正如他先前所说……分散门口那两人的注意力，利用“谈判的同时不会有所行动”的惯性思维为自己的突破制造便利；其二，就是利用史蒂文再去确认一下乔纳森和比利的方位。

眼下，他已顺利进入了只有五级和O5人员才知道的“紧急安全通道”中。这通道亦是利用空间技术所造，四通八达。他可以像蒙多一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只花了五分钟，觉哥就来到了与B3研究室一墙之隔的暗道中。

他明白，事不宜迟。若是拖拖拉拉的，比利没准就被人劈碎当柴禾了。因此，他抄着突击步枪就打开了暗门，出现在了研究室里。

“统统不许动！”觉哥的前一句话像是土匪的台词，但后一句话却像是英雄，“放开那个木偶！”

正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封不觉登场的那一刻，乔纳森博士正欲将比利放进一台奇怪的机器中。

“你……你是……”看着一身D级人员装束、却手持枪械的觉哥，乔纳森很快就猜到了他的身份。

“哪位是乔纳森博士？”封不觉随即就高声问道。

研究员们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但人类的第一反应出卖了他们……

觉哥问出问题的同时，亦在观察这些人的神态，仅从他们在听到“乔纳森”这个名字时的眼神，封不觉就锁定了目标。

下一秒，觉哥的枪口就瞄准了乔纳森：“你好啊……博士。”

乔纳森明白自己身份败露，强作镇定地回道：“你想要这个木偶的话……我给你……请你不要伤害……”

“少啰唆。”封不觉根本不让对方把话讲完，“轮不到你来发号施令。”他动了动枪口，“拿着木偶过来，快点儿！”

“呃……我……”这下，博士明显露出了恐惧的神色，站在原地踌躇不前。

“我给你五秒钟。”封不觉用冷酷的语气接道，“五秒后你还没站到我面前，我就开始扫射你的同事。”

“不！别这样！我……我过来就是。”事到如今，乔纳森博士已别无选择，只能按照觉哥所说的去做了。

然，就在他走向封不觉之际，一队安保队员从研究室对外的大门冲了进来……

“不许动！”这次带队冲进来的那位，正是此前名为“丹”的那名安保队员，“奥斯丁！你已经被包围了！乖乖束手就擒！”

第824章 终极营救（十六）

突突突突……

突击步枪吐出的火舌回应了丹的喝令。

封不觉一边扣动扳机，一边翻滚着向乔纳森博士而去。

“白痴，谁会束手就擒啊！”觉哥不但在行动上激烈地反抗着，言语上的攻势也是不断，“有喊话的工夫直接开枪不就得了！”

话音未落，他已连冲带滚地来到了乔纳森博士的身旁，单手一攫，便将后者挟持在了身前。

“混蛋！快放开博士！”丹和一众安保队员举枪瞄准着，但又不能冒着杀死人质的危险射击。

乔纳森博士毕竟是一名四级研究人员，也算是基金会的重要财富，在得到上级的明确命令前，这些安保人员是无权将其射杀的。

“这又是一句废话，丹。”封不觉已经听出了丹的声音，他肆意地嘲讽道，“要是我会照着你的话去做，我还过来劫持个鸟的人质啊？”

说罢，觉哥又转头看向了乔纳森，低声道：“博士，为了你的同事们和你自身的安全，请你尽量配合我，明白吗？”

此时的乔纳森博士一手环抱着比利，另一侧的肩膀则被觉哥死死扣住，无法挣脱。对于身后那个D级人员，他知之甚少，不过从他这段时间里的所见所闻来看……这毫无疑问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

“好……好的……”乔纳森战战兢兢地回道，“请别……”

“……别跟我提要求。”封不觉打断了对方的话，“我说，

你做。”

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给出了明确的指示，他的态度透露出无比的自信和从容。这一刻，包括丹在内……在场所有人的潜意识中，都已认可了觉哥才是场面的控制者这一事实。

于是，在一番短暂的对峙过后，安保队员们又眼睁睁地看着封不觉利用“人肉盾牌”一路退回了紧急安全通道中。

这种五级和O5级人员专用的通道，进出时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你得知道暗门的位置；其二，你手上得有相应级别的通行证。

由于封不觉手上拿着该基地的唯一一张五级通行卡（平日里也会有其他五级或O5人员流动，但这天，基地里正好只剩科兹莫一个五级人员），所以他退入通道之后，安保人员们又一次陷入了完全的被动之中。

“报告，这里是B3研究室，奥斯丁又逃进通道了。”丹看着通道入口闭合，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进行汇报。

“该死……”身在B7的史蒂文闻言，恼怒地骂了一声，“还是晚了一步吗……”

作为基地的临时指挥，他所做的应对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在接到戈尔的回报后，史蒂文在第一时间就猜到了觉哥的脱身方法。虽然他也不愿意相信自己敬重的科兹莫长官会把有关紧急安全通道的信息（这些信息连史蒂文都不知道）透露出去，但他还是冷静地分析了各种可能性，并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在这个推断的基础上，史蒂文立即又想到……那个奥斯丁先前提到过乔纳森博士和木偶比利，而且他好像很清楚这二者所处的方位……以此又能得到两个信息：第一，这佐证了“科兹莫长官已经招供”的事实；第二，对方的首要目的似乎不是逃跑，而是木偶和博士。当然了，也不能排除这只是对方逃跑前所释放的一枚烟雾弹，以起到调虎离山的作用。

念及此处，史蒂文便立即下令，让距离B3研究室最近的小队奔赴而去……就算这真是调虎离山，他们也不得不防。

可没想到，最后还是让觉哥得逞了。

……

三分钟后，紧急安全通道中。

“听我说……奥斯丁先生。”乔纳森在枪口前，抱着木偶行走着，“如果你是想带着这个木偶逃出去，我绝不会拦你的，我只是个研究人员，我可不打算……”

“行了行了……”封不觉不想听这些，他用不耐烦的语气抢道，“你也别再白费口舌了，博士。什么时候放你走，由我决定。我仍然挟持着你，就表明你还有用，所以……请你闭上嘴，在我需要你开口的时候开口，免得惹我生气，明白吗？”

他这口风越听越像是“老吃老做”的职业罪犯了，乔纳森可不想和这种人做什么周旋，他既没有那个勇气，也没有那个能力，因此，他决定……“好的，我明白了……”

他们说话间，已来到了一个暗门出口之前。

封不觉看了眼门旁的标示，便利用通行卡打开了此门。

“请你走前面，博士。”觉哥站在开启的门旁，转身拿枪指着乔纳森道。

乔纳森吞了口唾沫，迈着局促的步伐穿过了暗门。

觉哥则是紧随其后，走出了通道。

“请打开那个保险箱，博士。”一进屋，封不觉就下令道。

此刻，他们所在的房间正是先前觉哥和比利来过的、那个存放着SCP-1998的收容房间。

乔纳森博士自然也认识这个房间，因为他正是房间中那个项目的钥匙保管者。

“你……”博士本来想问一下觉哥拿这玩意儿是准备干嘛，

但他稍一琢磨，立即就把这个问题给咽了回去。

乔纳森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且智商不低的人，哪怕情商再不济，也该推测的出觉哥的意图了。很显然，会特意劫持自己来开保险箱这个行为本身，至少就说明了三点：一，他知道这个项目的作用；二，他也知道这个项目的钥匙在谁手上；三，他很清楚自己要拿这个项目来干什么。

“博士。”就在乔纳森站到保险箱前准备掏钥匙时，封不觉忽用一种冰冷的语气说道，“如果我是你，我不会那么做的。”

这句话听上去没头没尾，但却让乔纳森瞬间僵在原地，其全身血液如凝固一般，一股寒意直袭他的心房。

只有乔纳森自己知道……两秒前，当他的手触到钥匙之时，一个想法闪过了他的脑海。

然而，正当他还在犹豫要不要将其化为行动时，封不觉的话语已然传入了他的耳中。

第825章 终极营救（十七）

“我知道，你想在打开箱子的瞬间抓起SCP-1998对我进行射击。”两秒后，封不觉接着说道，“如果我是被劫持的那一方，我也会动这个念头的。”他微顿半秒，“可惜……我不是。”

话音未落，他又逼近了几步。

“为了避免你做出傻事，我就先跟你打声招呼。”觉哥继续说道，“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已经对你的企图有所防备了。若是你有什么异动，我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反应。”说到这儿，他的语气中忽地带上了一丝令人毛骨悚然的笑意，“……无论那种‘反应’在常人看来是多么冷血。”

“我……我明白了……”乔纳森博士的声音都在颤抖，“我……不……不会……轻举妄动的……”

“很好。”封不觉道，“开箱子吧，博士。”

乔纳森闻言，吞了口唾沫，随即就将钥匙从口袋中取出，插入了保险箱的锁眼。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手在发抖，身体也在发抖。一种动物受到致命威胁时的本能让他全身都处于一种如箭在弦的紧绷状态，虽然他的集中力因此被提升了许多，但其动作的精确度反而降低了，紧张和恐惧的情绪让他的行动变得缓慢而缺乏效率。

“你在拖延时间吗？博士。”封不觉道，“开个箱子需要这么久么？”

“不……我……我只是……”乔纳森赶紧看向觉哥，摇头否定道，“……我的手不听使唤。”

“哼……”封不觉冷哼一声，“你最好让你那麒麟臂停止发

作，否则我就一枪打断它。”

“我……我知道了，我马上就打开。”乔纳森说罢，急急忙忙地开始旋转保险箱上的机械锁。

“哦，对了……我不妨告诉你，就算你真的在拖延时间……也是无用的。”这时，觉哥又抬头瞟了眼房间角落里的监控，“假设监控那头的人在我们进入房间的第一秒就已经注意到了这里的情况，并立即下达了围捕的命令……我们仍旧有三分三十秒左右的时间不会受到威胁。”

他能报出这么个颇为确切的数字来，显然是有依据的；三分三十秒……正是从B3研究室奔赴这SCP-1998收容措施所需要的最短时间。

早在封不觉打开通讯器、在公共频率里讲出第一句话时，他就已经算到了此时此刻的这一步。

报出乔纳森博士的名讳和方位既是一种试探，也是一种诱导。觉哥把史蒂文的推理能力、传令和执行所需的时间等因素统统算了进去。先前他之所以“悠哉”地在紧急通道里步行，就是因为他在有意识地控制“时间”。他是在等B3的安保队员们向着研究室集中，等这帮家伙差不到快到的时候，他再去劫持博士、退入通道。这样一来，利用紧急安全通道的技术优势，他就能换取一定的“安全时间”。

以下棋来比喻这场游戏的话，史蒂文大概能看到接下来的两到三步，而封不觉……至少能看到五步以上。

凭借着从科兹莫身上问出的情报、先前在B3活动时的记忆、以及从比利那里获得的信息……觉哥已在脑中构建了一套非常复杂的演算模型。

眼下他所计划和实施的每一步，以及每一步之后可能衍生出的变化，都是经过零时差演算反复推敲的。他的这种能力……已十分接近于零号（ZERO）的“预言程序”，但又有所不同。

因为觉哥是“人”，一种相当缺乏“原则性”的智慧生命。越是缺乏原则，就越是“不可预测”，越能“随机应变”。

一切的关键就在于——“选择”。

人类会因为种种原因，做出与逻辑、常理、正确性或概率等依据相悖的选择。在AI看来，这些都是“错误”的，“不合理”的。但有时候，这些选择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如果说零号所演算的“未来”是一条笔直的大路，那封不觉演算出的未来就是一条拥有无数分支的河流……他未必能看到准确的终点，但他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结局。

……

四分钟后，当戈尔和丹带领的一众安保队员冲进SCP-1998的收容房间时，屋内已空无一人。

戈尔看着被步枪射爆的监控探头，叹了口气，汇报道：“长官，我们还是没赶上……奥斯丁应该是押着博士再次进入了通道。”

“我知道了。”史蒂文已经连火都发不起来的，因为他也知道，冲自己人发火没什么意义，目前的情况不是他们这边有什么问题，实在是敌人太狡猾……

“所有人，回到原本的执勤岗位。”隔了几秒，史蒂文定了定神，挑了个觉哥收不到的频率对其他安保人员下令道，“戈尔、丹，你们立即带领应急小队去B6项目守着，防止那个疯子把236或者280之类的玩意儿放出来。”

“是，长官。”安保队员们接到命令后，便各自行动了起来。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内，整个基地都笼罩在一种颇为压抑的气氛中。

封不觉就像是潜伏在这基地中的顽固疾病，纵然基金会的人员们知道他的存在，但在短时间内却奈何不了他。只能等着他下次从通道中现身，才能做出应对。

当然了，史蒂文绝不可能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事实上……在他推测出觉哥正在使用那个通道后不久，他就已经与上级部门取得了联系。

很快，就会有一支包含了三名五级安保人员的小队赶赴此地，接手该设施的指挥权并负责将“鲁迪·奥斯丁”这只老鼠抓出来。

然……

史蒂文万万没想到，在觉哥盗走SCP-1998的二十分钟后，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

那一刻，B7监控层的暗门打开了。

封不觉一手抱着比利，另一手高举过头顶，从通道里走了出来。

而在觉哥身后不远处，是手持突击步枪，“押送”着觉哥前行的乔纳森博士。

“嘿！嘿！别冲动，看清楚了……”封不觉一出通道，就受到了该层所有安保人员的热烈欢迎——几十把枪顺势就指了过来，“……我已经投降了，各位。”

“你当我们是白痴吗？”下一秒，站在人群最前方的史蒂文便冷冷言道。

话音未落，他手中的枪口已然调转向了觉哥后方的乔纳森博士：“乔纳森博士！请你放下武器！”

第826章 终极营救（十八）

史蒂文可不傻，他很清楚……既然觉哥的手上有SCP-1998，那么乔纳森博士极有可能已经被他给控制了。只要下达一个类似于“全力协助我的行动”这样的指令给博士，那么博士就会成为他忠实的爪牙。

所以，史蒂文首先要防备的并不是手无寸铁的觉哥，而是手持突击步枪的乔纳森。

“喔~别开枪，史蒂文。”乔纳森博士说着，还真就把枪给放下了，“别紧张，我并没有被洗脑。”说话间，他已将手中的突击步枪放到了地板上，“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找到一个机会制伏了他。”

“恕我直言，乔纳森博士……”史蒂文手中的枪却还是举着，“以我对您的了解……我不信。”说罢，他便朝着自己右手边的两名安保人员打了个手势，示意他们上前擒住觉哥和博士。

“好吧……我能理解。”乔纳森举着双手，丝毫没有要反抗的意思。

封不觉也只是站在原地，单手抱着木偶，面无表情。

不多时，他们二人就都被反手铐住、跪伏在地，且有四把突击步枪的枪口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瞄准了他们；比利则被一名安保队员拿走，放到了数米外的一个金属台面上。

“好了，伙计们，现在我已经被铐上了，能听我说两句了吗？”乔纳森博士被制伏后好似松了口气，他抬头看着周围的同事们问了一句。

“放心，博士，会有机会给你说的。”史蒂文上前应道，“考虑到你和一件精神操控型的SCP以及一名失控的D级人

员独处了二十多分钟……我们完全有理由让你走一套标准的测谎及心理评估流程。”

“说到那件SCP……”乔纳森博士这时接道，“它现在就在我右侧的口袋里。”

闻言，史蒂文神色微变，他随即就向离乔纳森最近的一名安保队员使了个眼色；后者会意，立刻走到博士身边，小心翼翼地将手伸到了其白大褂的口袋中。

“看来博士他没撒谎。”那名安保队员顺利取出了SCP-1998，并看向史蒂文说道。

“我都说了……我并没有被洗脑。”乔纳森顺势接道，“你们自己算算时间就知道了……”他顿了顿，解释道，“1998的射线作用时间是十九分钟左右，洗脑完成后，受影响者还会经历一段极其痛苦的‘创伤期’。要等到受影响者恢复行动能力，前后加起来怎么都得花三十分钟以上……”

“他说得没错。”此时，封不觉居然在旁边帮腔道，“从我入手1998到此刻，总共加起来也不过二十几分钟，即使无视掉我们在通道中行走的时间，也根本来不及完成洗脑。”

“你给我闭嘴。”史蒂文恶狠狠地瞪了觉哥一眼，并厉声喝道，“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

“呵呵……”觉哥笑了笑，“我只是在纠正你推理中的一些基本性错误而已，史蒂文。”他微顿半秒，补充道，“对了……你是史蒂文没错吧？听声音好像是……”

噗——

一记老拳打断了觉哥的话语，也打肿了他一侧的脸颊。

“没错，我就是史蒂文。”史蒂文甩了甩手，“见到你很高兴，奥斯丁先生。”

“呸……”觉哥吐掉了一口血沫子，笑道，“呵呵呵……不愧是科兹莫潜心栽培的副官，你们跟人打招呼的方式还真像。”

史蒂文知道，对方提起科兹莫长官的名字是想激怒自己，他是不会上这种当的。

“哼……奥斯丁，你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相信我。”史蒂文强压住怒火，冷笑着回了觉哥一句，随后看向了乔纳森，“抱歉，博士，无论如何，基本流程你还是得走一遍的，我不可能现在就将你释放，希望你能理解。”

“好吧，我理解。”乔纳森耸耸肩。

数秒后，在史蒂文的命令下，便有两名安保人员将博士搀扶起来，准备带去单独关押。

“等等……”就在博士转身欲走的时候，史蒂文忽地想到了什么，“博士，我想先听你简单说一下……你是怎么制伏奥斯丁的？”

“呃……”乔纳森犹豫了半秒，回道，“说起来……可能有点难以置信……”他的表情变得有些怪异，“他摔了一跤……”

“什么？”史蒂文好似听不明白。

“他原本走在我后面，一手拿着突击步枪，一手拿着SCP-1998，押着我往前走。”乔纳森详细地描述道，“忽然，我听到他叫了一声，然后听到了他摔倒在地的声音……再然后……他手中的两把武器沿着金属地面滑到了我的脚边。”他撇撇嘴，“于是，我就捡起了突击步枪和1998，把木偶扔给了他，再根据通道内的路标，将他直接押到了这里来。”

这番说辞……别说史蒂文不信，在场所有人，没有一个会信……

“好的，博士，谢谢你的配合。”史蒂文摆了摆手，安保人员便将博士带走了。

“怎么？”待乔纳森被带出了监控中心，封不觉方才看向史蒂文道，“你好像不太相信博士的话？”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这事儿只有两种可能……”经过这十几秒，史蒂文也已在脑中进行了几番推理，“其一，你是故

意被博士制伏的；其二……你的运气已经背到让人怀疑你的智商了。”

“呵……的确。”封不觉微笑着应道，“作为一名劫持者，在押送人质前行的过程中来了个平地摔，并正好让手中的两把武器齐齐滑到人质脚边……这种情况若不是故意的，那概率也未免太低了一点。”

“别跟我拉东扯西的……”史蒂文听到这里，语气一变，“废话少说，把你身上的五级通行卡交出来。”

“通行卡吗……”封不觉沉声接道，“在比利的口袋里。”他朝着远处的那个木偶看了一眼。

“嗯？”此言一出，史蒂文便感到了一丝异样，“为什么放到他的……”

“因为……”这一刻，忽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广播中响起，“我想和你们玩个游戏……”

第827章 终极营救（十九）

十五分钟前，紧急安全通道内。

“嗯？”封不觉见走在前方的乔纳森博士忽然停下了脚步，便疑道，“怎么了？博士，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只是……我刚刚接管了这个身体。”乔纳森回过头，用一种明显异常的嗓音回道。

此刻，乔纳森的脸上毫无表情，而且他连嘴都没有张开，声音是从其喉咙中直接发出的。

觉哥只花了一秒就反应过来了，他当即试探着问道：“比利？”

“对……”占据了博士身体的比利回道，“真没想到……会如此狼狈。”说着，他还低头看了看自己怀中的木偶。

“呵……”封不觉看着对方，有些忍俊不禁，因为眼前这一幕让他不由得联想到了腹语者（《蝙蝠侠》中的反派角色），“你的能力还真是丰富啊。”

“唉……濒死状态下的应急措施罢了。”比利叹道，并抬手指了指博士的脑袋，“幸好乔纳森的意志本就不强，受到你的影响后还变得更薄弱了，否则我连趁虚而入都做不到。”

“那么……能说明一下吗？”封不觉接道，“你现在算是个什么状态？”

比利略一斟酌，回道：“首先，我原本的身体暂时是不能用了。”他举起手中的木偶，“技术上来讲……这个身体现在只是个普通的木偶。”

“嗯……”封不觉闻言暗忖道，“也就是说……即使我把这玩意儿带出基地，主线任务也不算完成。”

“其次，虽然我在这种状态下依然可以使用能力，但效果会大打折扣。”比利接着说道。

“哦？你在这种‘夺舍’状态下，居然还可以用能力？”封不觉对此倒是有些意外。

“当然可以。”比利回道，“我是以精神力量为主的生命体，只要意志不灭，哪怕寄生在一块石头上也能活下去。”他说着，又瞥了眼手中的木偶，“当然了，容器这种东西……还是越强越好。真要是寄生在石头里，恐怕就无法再做什么了。”

“嗯……”封不觉点点头，随即又饶有兴致地问道，“那要是你使用我的身体作为容器，又会怎么样呢？”

比利冷哼一声，回道：“哼……你别忘了，此刻，你也只是一个正在使用鲁迪·奥斯丁身体的意识体而已。况且你的意识和这个身体的连接是受到系统保护的，就算我处于最佳状态，也无法介入其中。”他顿了一下，“顺带一提……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你的身体、乔纳森博士的身体……其实在本质上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你们是同一物种，就算个体强度上存在一些差距，这种差距也不会大到哪儿去。”

“听起来……你似乎觉得以人类作为容器不咋地啊。”觉哥接道。

比利想了几秒，回道：“这么说吧……如果将我的精神力比作电流、将容器比作导电体……那你们人类的身体大概就是铂的程度，最多不会超过铁，而差一点的就相当于铋；至于我自己的身体嘛……”他颇为自豪地晃了晃手上的木偶，“……就好比是银。与生俱来的契合度以及其本身带有的数据特性是别的身体无法比拟的。别说是人类，哪怕是更高位的生物容器，也未必能发挥出我全部的力量。”

“行了行了……”封不觉摆了摆手，“那你说说吧，怎么才能让你变回木偶？”

“嗯……”比利面露难色，凝思片刻后回道，“SCP-055是个很不好惹的家伙，越是偏重精神侧的能力者与其接触后所受到的伤害就越大……先前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与其进行了意识接触，瞬间就受到了重创。”他摇头念道，“眼下，从物理层面上观察，我的身体还是完好无损的，但实际上……其‘真理序列’已遭到严重破坏，必须经过彻底的修复才能再度使用。若是我继续待在这个‘重残’的容器内，就连精神层面上也会‘自我瓦解’。”

“所以说……这项修复工作要花多久呢？”封不觉紧接着问道。

“一周左右吧……”比利回道，隔了两秒，他又跟了一句，“……最少也得五天。”

“那你自杀算了。”封不觉用死鱼眼望着比利，淡定地言道。

“也不算很久吧……”比利接道。

“哈！”觉哥干笑一声，“你知不知道五天的时间已足够两个青少年一见钟情、私订终身、啪啪啪啪、你死我活、我死你活、死了又活、活了又死。”

比利虚着眼回道：“这只能说明如今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差了。”

封不觉道：“但我说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事情。”

“哦……”比利的脑力也不是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啊？”

“这不是重点。”觉哥被揭穿后立刻扯开了话题，“重点是……我特么怎么可能等你五天？”

“该苦恼的人是我才对。”比利回道，“你可以离开剧本、一走了之……但我可走不了。我必须在不被识破身份的前提下，将这个木偶藏在某处，每天花时间去修复……”

“哼……我可没说要一走了之。”这时，封不觉却是笑着打断了对方，“你应该了解……我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

比利神色微变："看来……你已经有主意了？"

"还没有。"封不觉回道，两秒后，他又道，"正在想。"

比利没有接话。

又过了十余秒……

"好了，想到了。"觉哥用平静的、把握十足的语气说道，"我们边走边说吧。"

……

时间，回到现在。

"什么人？谁在用广播？"史蒂文听到那低沉的声音后，第一反应就是看向了监控室的操作台。

可坐在操作台前的工作人员也用一脸无辜的表情回看向了他。

"该死……"史蒂文举起手枪（他没有配备突击步枪），瞄准了金属台上的比利，"果然是你在搞鬼吗？"

见状，旁边的几名安保队员也纷纷举枪，对准了那个木偶。但那木偶却毫无反应，只是一动不动地横倒在原地。

"一直以来，你们都认为自己做着一份崇高的工作。"广播中的声音却是接着先前那句"我想和你们玩个游戏"继续说了下去，"你们恪守着基金会的理念，将自己放在高于世俗社会的位置上看待和处置一切。

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呢？

即使你们自以为脱离了普通人的范畴，但身为'人类'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

是谁赋予你们权力去控制和隔离那些超自然的事物？是谁规定了只有你们人类能够理解或控制住的东西才是不违背自然法则的？又是谁告诉你们……你们所掌握的'自然法则'就是正确的呢？

假如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能因‘立场’而被忽略，而你们行为也都能因‘立场’被视为无可厚非。那么……站在一个所谓的‘超自然事物’的立场上，我又是否有权将你们‘人类’这种生物也定义为一种‘Keter级的威胁’，对你们进行研究、隔离、乃至抹杀呢？”

“他说得有道理呢……”封不觉邪笑着插嘴道。

“你给我闭嘴！”史蒂文转头朝他吼了一句，“这种程度的精神干预就想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吗？别做梦了！”

……

同一时刻，走廊中。

血，从两名安保队员的尸体上蔓延了出来。

杀死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乔纳森博士”，或者说……比利。

比利毕竟是个唯一性数据，各方面能力都是超BOSS级的。即使在能力受限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同时做到以下三件事：一，控制B7单层的所有广播，妖言惑众；二，屏蔽自己所在方位的单个监控探头；三，激发博士那孱弱身体的极限，杀死两名安保队员。

当然了，那第三件事，徒手是很难办到的，他之所以能成功，一是因为身上藏着凶器（觉哥从科兹莫的手提箱中带了几件出来，在实施计划前比利就已将东西备好了），二是因为那两名队员的注意力被广播分散了。

但纵是如此，比利在实施行动的过程中还是受伤了……

“不妙……”他捂着自己肋部的伤口，低头看了看那流淌的鲜血，“……这个身体撑不了太久了，得加快速度才行。”

第828章 终极营救（二十）

“现在，我将给你们一次机会，去证明你们的信仰。”广播中，比利的叙述仍未结束，“不久前，我已经在那个叫做奥斯丁的男人体内安置了一种感染性极强的致命病毒，这种病毒可以通过你们无法理解的方式进行传播，一般的防护面具或隔离措施对其根本无效……”

话音未落，围着觉哥的那几名安保队员就本能地后退了几步。

“目前，病毒还在潜伏其中，尚不具备传染力。”比利的下一句话，又让他们安心了一些，可他随即又将话锋一转，“但是……一旦病毒爆发，这个基地内的所有人类都将在二十五分钟内死亡，绝无例外。”

“你以为这样信口雌黄……”史蒂文举枪瞄准着金属台上的木偶，一步步逼近过去，“我就会相信吗？”

“呵呵……”跪伏在地的觉哥冷笑着插嘴道，“他并不需要向你们证明什么，史蒂文。问题在于……你敢不敢冒着病毒爆发的危险，无视他的这种‘信口雌黄’？”

“你要我说几次？”史蒂文又掉转枪口，冲着觉哥咆哮道，“我他妈的让你闭嘴！”

“严重的外科创伤或死亡会让奥斯丁体内的病毒爆发。”比利的下一句话让史蒂文的动作为之一滞，“潜伏期的结束，也会导致病毒爆发……”他顿了顿，“那么……现在听好了……游戏的规则是，你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其带到SCP-055的房间内……”

此刻，比利所说的内容其实并不重要，他纯粹是在拖延时间而已。

比利的真实目的是……在自己完成“那件事”之前，尽可能地分散史蒂文的注意力。他扯上SCP-055，也是觉哥的意思；因为觉哥认为……SCP-055的房间是这个设施里最安全的地方。假如对方真的照着广播里所说的去做了，那待在055附近将给自己提供一定的周旋余地。

而就在广播继续的过程中，比利已拖着乔纳森博士的伤躯来到了一个收容设施的门前。

此处，关押着一个被称为“shy guy”（含羞的人）的项目。

……

【项目编号：SCP-096】

【项目等级：Euclid】

【特殊收容措施：SCP-096应始终被收容于一间5*5*5米的钢制气密立方体隔间中，每周必须检查隔间有无裂缝或孔洞。SCP-096的隔间内绝对不允许出现监控摄像机或任何类型的光学工具。安保人员应使用预先安装的压力传感器和激光探测器以确认SCP-096是否处于隔间中。

若无[数据屏蔽]博士和O5-[?]许可，严禁制造SCP-096的任何照片、录像或肖像画。】

【描述：SCP-096是一个约2.38米高的人型生物。对象几乎没有肌肉，初步的体重分析表明其有轻度的营养不良。其手臂与身体严重不成比例，每只长约1.5米。大部分皮肤完全不含色素，体表无毛。

SCP-096的颌部张角可达一般人类正常颌部张角的四倍。除了眼睛没有色素之外，其余面部特征与一般人类相似。不清楚SCP-096是否失明。未发现它有高级脑功能，它也不被认为有智慧。

SCP-096通常极其温驯，隔间内的压力探测器显示其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东侧墙边来回踱步。但是，当有人

看到SCP-096的脸时，无论是直接看到，还是看到了视频，甚至是看到了照片，它都会进入严重的悲伤状态。SCP-096会用手蒙住脸，随即开始尖叫、哭泣并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

大约在被看之后的一到两分钟后，SCP-096将冲向看到它的脸的人（此处起用SCP-096-1代指）。根据记录，届时，SCP-096的速度将达到每小时三十五公里至每小时[数据屏蔽]不等，具体情况似乎取决于它与SCP-096-1间的距离。

此时，任何已知的材料和方法都无法阻止SCP-096前进。SCP-096-1的实际位置似乎不影响SCP-096的反应：它好像天生就能察觉到SCP-096-1的所在地。

注：观察其艺术性绘画不会激发此反应。

SCP-096到达SCP-096-1所在地后，就会杀死并[数据删除]SCP-096-1。在100%的事例中，SCP-096-1完全不剩一点痕迹。接下来，SCP-096会坐几分钟，然后恢复镇静，再次变得温驯。之后它会尝试回到其自然栖息地——[数据编辑]。

由于对象存在引发包括对基金会秘密性的破坏和大量平民丧生等在内的大规模连锁反应的可能性，回收对象的工作应被视为Alpha级优先事项。】

……

“噢！博士，你这是怎么了？”正在096收容房间外的安保人员看到了一身是血的乔纳森，惊讶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由于项目的特殊性，此地并没有配备过多的安保人员，只需要找个人坐在一个小房间里看着传感器上的数据就行了。

“我……我被一名D级人员劫持了……”比利的演技不错，他一边“痛苦”地说着话，一边朝对方徐徐靠近。

“天哪，瞧你的伤口……你需要医生！”那名安保人员一直待在岗位上，对博士为何会出现于此不甚了解，所以他毫不设防地任由乔纳森靠近了自己，“你先躺下，博士，我去给你

找……啊！”

下一秒，一把利器便刺入了他颈侧。

比利用非常快的速度结束了对方的生命，然后转身面朝向那个收容隔间站定。

数秒后，他解除了对附近所有监控探头的屏蔽，并且……停止了广播。

……

同一时刻，B7监控室。

“怎么了？”

因广播戛然而止，史蒂文和其他安保人员反倒陷入了不安中。

“长官！这里有情况！”忽然，一名坐在控制台前的工作人员喊了起来，“是乔纳森博士！他突然出现在了SCP-096的收容间门口！”

“什么！”史蒂文猛然回头，看向了监控屏幕，“这不可能！”

画面中，一身血污的博士正默默伫立着，而他的身边，正躺着一具尸体。

“约翰！我是史蒂文……请回话。”史蒂文连忙拿起对讲机，想去联系刚才押送乔纳森出去的两名安保人员，“约翰？马文？听到就快回话！”

“哈哈哈哈……”封不觉大笑起来，“你觉得他们还有可能回答你吗？”

“混蛋……”史蒂文也顾不上什么病毒了，他一个箭步冲到觉哥面前，拽着后者的领口道，“不足三十分钟的时间不可能完成洗脑！你究竟对博士做了什么？”

“呵……这很重要吗？”封不觉淡定地回道，“眼下，比起追查我控制住博士的‘方法’，你更应该担心的是……”说着，他

歪过头去，朝监控画面看了一眼。

这一刻，史蒂文好似意识到了什么……

接着，他和在场所有的安保人员，全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监控屏。

但见……那收容立方体的一面钢墙上，缓缓出现了一个凸起。短短两秒，那凸起就越变越大，并最终裂开了。

同一瞬，封不觉……悄悄地闭上了眼睛。

而除了他之外的其他人，全都通过监控镜头看到了SCP-096正在掰开钢板，发疯似的试图逃跑……

第829章 终极营救（二十一）

嘀——嘀——

钢板被撞裂之时，收容突破的警报骤然响起；紧接着，096房间周围的应急钢板高速弹出，罩在了立方体外。

然……这只拖延了它不到两秒的时间……

两秒后，096就撞破了第二层钢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乔纳森博士”撕成了碎片。

“噢！上帝！”B7中的安保人员们全都通过监控画面看到了这骇人的一幕，纷纷露出了惊惧的神情。

“该死！别看！”下一秒，史蒂文就高声暴喝起来。

可惜……他的提醒为时已晚。除了他以外，B7监控室内所有的安保人员无一例外都看到了SCP-096的脸。

纵然史蒂文自己及时反应过来，移开视线并发出了警告，但这已改变不了什么……

与SCP-173相反，096的习性是……只要你看到了它的脸，哪怕只是稍稍瞥上一眼，它也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不死不休。

轰——轰轰——

很快，一阵阵金属墙壁被突破的闷响声传来，且由远及近。

“戈尔副队长！”史蒂文当即拿起对讲机，呼叫道，“SCP-096突破了收容！重复……SCP-096突破了收容！正在向B7监控室进发！请立即带人过来支援！”他下达命令时，双目低垂，其视线刻意避开了周围所有的监控画面。

他这句话方才说完，但闻“砰”一声巨响，监控室那厚实的

墙壁就这么被撞开了。

而出现在墙洞后方的……自然就是SCP-096。

“完了……”那一瞬，闪过史蒂文脑海的，就是这样一句话。

当那高逾两米、形貌怪异的怪物现身时，安保队员们齐刷刷地看了过去。不到两秒，就有人开火了，因为096在突破进来后，直接就对距离自己最近的目标发动了攻击。

偌大的监控室内很快就陷入了一片混乱，一场血腥的单方面屠杀开始了。

096的战斗方式极其凶残，与173那种（瞬间移动＋扭断脖子）高效的杀人方式不同，它的攻击堪称“狂烈”。惊人的速度、无与伦比的力量，让它可以轻松地“手撕人类”，并将目标摧毁到渣都不剩。

另外，096的防御能力也极为惊人。根据以往的一份事故报告显示，无论是重机枪的扫射、还是反坦克武器的轰炸……全都无法停止其行动。096似乎也根本意识不到自身的损伤，哪怕是身体已被打得血肉横飞、或是置身于零下数十度的低温中，它都能若无其事地继续杀戮。

“啊——上帝！我的腿！”

“救命！谁来救救我！”

不多时，此起彼伏的惨叫声便与枪声交相辉映起来，恐惧和绝望的情绪在这房间中急速蔓延。

而就在这片混乱中……还有一个始终都保持着冷静的男人。

几乎在墙壁被撞破的同时，他已安静、迅速地开始行动了……首先，他在地上打了个滚，顺势弓身移臂，将自己被铐住的双手沿从背后挪到了身前；接着，他便快速起身，低头跑向了放置木偶的金属台；随后，他拿起木偶，朝着被096撞开的窟窿飞奔而去……

这整个过程，只花了十秒不到的时间。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也没有半点迟疑和拖沓……就好似此人早已将这一系列的行动演练过成千上万次了一样。

“站住！奥斯丁！”人群中，只有史蒂文一人留意到了觉哥的行动，但他却已无力去阻止对方逃跑。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当史蒂文反应过来时，觉哥已经跑到了096的后方。如果前者执意要去举枪瞄准，那其视线很有可能会扫到096的脸。这样一来……无异于宣判自己的死刑。

至此……这场由封不觉和比利配合完成的戏码算是“基本成功”了。

之所以说“基本成功”，是因为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达到觉哥对该计划的预期……他原本想了两套计划，假如把已经发生的事情称为“A计划”，那么“B计划”就是——直接通过紧急安全通道接近096的收容房间，由比利屏蔽附近的监控，然后走出通道，杀死门口的安保人员，随后解除屏蔽，再让比利站在镜头下用透视能力将096从收容措施里诱出。

这个B计划的问题在于……实际操作时，无法确保B7里所有的人都在“恰当的时机”看向监控屏。解除屏蔽的时间若是太晚，很可能只有寥寥几个人会看到096的脸；而解除屏蔽的时间太早，史蒂文十有八九能反应过来，向其他人发出警告。

因此，觉哥才选择了更为复杂的A计划……

从进入监控室的那一刻起，他和比利就在不断地对屋里的所有人进行心理诱导。他们充分利用了史蒂文这个四级人员对各项目的了解，围绕SCP-1998大作文章，后来又用广播、木偶、以及觉哥本身，不断地引导着监控室中这些人的注意力。

按照封不觉最初的设想，这个A计划应该能让B7监控室内的所有人都中招，使整个基地都陷入一种无人调度的半瘫痪状态。没想到……史蒂文最终还是逃过一劫。

当然了……就算计划没有完全成功，B7这个监控枢纽所遭受的重创也已足够严重。另一方面……B9的工作人员们也很不幸地看到了096的脸，估计他们过一会儿也得遭殃。因此，史蒂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显然是无暇再去紧盯着觉哥的动向了。

……

“嚯~还真是惨哪……”七分钟后，封不觉来到了096的收容房间门口。此时的他，早已用事先藏在木偶身上的工具解开了自己的手铐。

“你该不会已经挂了吧？”觉哥蹲到了乔纳森博士的尸体旁，念叨了一句。

说是“尸体”，其实也已不剩下什么了，只是那白大褂内还残留了一些血肉的碎渣而已。

说话之间，觉哥已快速将木偶放到了白大褂上，接着，便默默地等着……

十二秒的等待……长得像十二分钟一般。

十二秒后，“木偶比利”，再度睁开了眼睛。

“我讨厌这个宇宙……”这是他回到自己身体后所说的第一句台词。

“呵……”觉哥见对方还活着，便松了口气，“感觉怎么样？”

“感觉？”比利冷笑，“用你能理解的话来说……我现在的生存值还剩20%不到，而且还在不断流逝中……”

“呵呵……彼此彼此。”封不觉笑着言道。

“嗯？”这时，比利才发现一件事，“你……中枪了？”

“那屋子里枪林弹雨的，被流弹击中也在意料之中……”封不觉朝自己腰际的伤口瞥了一眼，满不在乎地笑道，“放心……时间足够，撑得住！”

说罢，他就一把抓起比利，奔跑了十几米的距离，用通行卡打开了一扇暗门……

“你确定自己还有能力突破接下来的阻碍吗？”再次进入安全通道后，比利看着面色苍白的觉哥，颇为担忧地提了一个问题。

“绰绰有余。”封不觉说着，还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了一把手枪，在比利面前挥了挥，“这是我从你捅死的那两个人身上捡的，子弹足够。”

“就靠一把手枪？”比利又问道。

“我说了……绰绰有余。”觉哥仍旧显得自信满满，“在过来找你的路上，我顺道去把SCP-625（狙踝者）放出来了，我估计……那群小家伙这会儿已经在收拾B6的安保人员们了。”他微顿半秒，“我想……不用多久，那些奄奄一息的伤者就会把106也重新引出巢穴……”

“嗯……”比利闻言，若有所思地念道，“监控和指挥系统瘫痪、多处收容措施发出突破警报……的确是万事俱备了。”

“不错，挡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难关，就剩下一个……”封不觉说道，“……那就是，守在SCP-914研究单元门口的两名看守。”

“抱歉，我觉得你不该用‘我们’，应该用‘我’才对。”比利接道，“现在的我……已不可能再协助你了。我能维持这种‘活动’的状态就已经不错了，再过十分钟，如果我还待在这个身体里，意识崩坏就会开始……”

“不用你帮忙。”觉哥耸耸肩，“我本来也打算自己搞定。”

“嗯……”比利犹豫了两秒，又道，“封不觉，我还有一事不明……”

“什么？”觉哥接道。

“你应该也已经想到了……此时此刻，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重新符合了一件‘Anomalous项目’的标准。”比利用

一种复杂的语气接道，“眼下，如果你不管我的死活，直接通过这条通道离开基地，这样就能完成主线任务了不是吗？”

“是啊。”封不觉随口应了一声，从他的神态不难看出，他确是早已想到这点了。

“呃……以你那深不可测的道德底线和一贯的行事作风而言……”比利有些纠结地问道，“为什么没有牺牲我来换取通关呢？”

“哈！哈哈哈哈……”封不觉听了这话，大笑出声，他随即就转头看向比利，露出一个阴恻恻的表情，“我在想什么、我要说什么、我会做什么……这些如果会被你猜到……那我还是疯不觉吗？”

第830章 终极营救（完）

生存值14%，身负枪伤流血状态，体能值见底，灵力系统屏蔽……这既是封不觉此刻的状态，也是剧本已进入尾声的极佳佐证。

而比利的情况，比觉哥更糟……虽然他没有什么肉体上的痛苦，但他现在必须全力施为才能稳住自身那已经分崩离析的真理序列。若是在十五分钟内不想出点办法来……恐怕他真的会随着这个木偶身体一起“死亡”，永远消失在这个宇宙之中……

可以说……从封不觉和比利一同遭遇SCP-055的那一刻起，摆在他们眼前的路就只剩下了两条。

其一，觉哥通关失败、离开剧本；比利的木偶身体毁灭，寄生于其他物质上蛰伏，等待下一个离开该宇宙的契机。

其二，就是去找到并使用那件唯一的、能够在短时间内起到翻盘效果的项目……

……

【项目编号：SCP-914】

【项目分类：Safe】

【特殊抑制措施：只有上交一份正式申请并从基地指挥官处受到批准的工作人员才可操作SCP-914。SCP-914应被保存于研究单元[数据屏蔽]-B，由至少两名安保人员全天候看守。

任何进入收容措施的研究人员必须在整个测试过程中保证至少有一名安保人员陪伴。完整的测试清单应在实验前交付给所有执勤的人员；如出现任何与清单信息不符的测试内

容，实验将即刻中止，实验人员将被强制从[数据屏蔽]-B撤离，并接受基地指挥官做出的正式处罚。】

【警告：现阶段不允许进行任何与生体物质有关的实验。不建议对易爆物质选择“粗加工”档。】

【描述：SCP-914是一个重达数吨，占地18平米的巨大钟表机构装置。它由螺旋桨引擎、传送带、重锤、齿轮、弹簧和其他发条装置组成。它有着极端复杂的结构——包括超过八百万个可动部件，这些部件多由铜和锌组成，但也有观察到木质和布制的零件存在。

观察和探测显示“选择控制板”下不含有任何电子元件结构或是不属于发条动力的其它动力形式。两个大隔间（3米*2.1米*2.1米）通过一个铜管连接至SCP-914的主体部分，并附有“输入”和“输出”的标签。在它们之间是一个铜质表盘和附有一个小箭头的大型旋钮；“粗加工”，“半粗加工”，“1：1”，“精加工”及“超精加工”五个词分布在旋钮的周围。在旋钮的下方还有一个用来给“主发条”上发条的巨大“钥匙”。

当一个物体被放入输入间时，隔间侧面的门会被关上，然后一个小铃响起。此时，如果旋钮被旋转至任何位置且发条被上紧，SCP-914即会开始“精炼”隔间中的物体。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能量流失，SCP-914表现为停止的状态直到输出间的门被打开。观察和测试尚未得出SCP-914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且在“精炼”过程中没有物件在SCP-914中被观测到。根据被精炼物体的大小，整个过程大约持续5到10分钟。】

……

“呼……失血过多了吗……有点头晕呢……”来到914收容房间附近的走廊时，封不觉的步态已有些踉跄，但他说话时的语气还是保持着慵懒和随性。

“转过前面的转角，十米外就是914的收容间了，安保人员应该就站在门口。”这时，比利压低了声音言道，“以你这种身体状况……要不要考虑把我从肩上放下，然后再发动突

袭。”

“呵……我正有此意。”觉哥忽地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然后……一手攫住了比利的左腿。

“你要干什么？”这一瞬，比利的心中生出了一种强烈的、不祥的预感。

而封不觉……立刻用行动回答了比利的问题。

呼——

伴随着破风之声，比利被觉哥一甩手就给扔了出去，飞进了那个转角中，并“啪”一声落到了地上。

守在914门前的两名安保队员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两人紧张地端起手中的枪械，看向了地上的不明物体。

“那是什么？”

“好像……是个木偶？”

“嘿！谁在那儿？是谁把这东西扔过来的？快出来！”

他们看清了地上的东西后，很快就把焦点转移到了前方的转角处，并谨慎地举枪前行。

“该死的家伙……”但两秒后，比利翻了个身，自行从地上坐了起来，并用他那可怕的低沉嗓音说了句话。

此时，两名安保队员正好经过其身边，一听这声音当即就炸毛了。

“什么鬼？”

“他是……活的？”

“是逃跑出来的项目吗……”

“谁知道……但我们最好小心点儿。”

对话之际，他俩已各自退到了墙边，将枪口放低，指向了比利。

也正是在这个时机，封不觉突然从走廊转角处闪出身来，举枪便射……

这一刻，虽然觉哥很想像九十年代港片中的男主们那样……在身负多处枪伤的状态下横飞而出，于半空双枪连射，最后以一个漂亮的翻滚完成整套动作。

但他明白……眼下的情况，不允许他这么玩儿。

在现实中，一个没穿防弹衣的普通人若是中枪，多半会立刻失去行动能力。别说是横跳到半空开枪了，能站起来走两步就很不错了……这还是在子弹没打中要害的前提下。

而在游戏世界中，玩家在系统限界的保护下感受不到100%的真实疼痛，再加上身体损伤状况都被数据化处理，便使得他们可以在受伤情况下做出一些超出常人忍耐极限的事情……

不过……也仅限于此了。在一个扮演类的剧本里，系统是不会允许觉哥做出那种远远超出角色基本能力的动作来的。他若真的去横跳扫射，打不到人不说，没准还会在下落过程中把生存值耗光……“活活摔死”。

砰砰砰砰——

此处，觉哥选择了单膝跪地，双手举枪的姿势、追求准确度和稳定性的射击方法。

这合理的选择，也让他收获了可喜的结果……两名安保队员一人被当场击毙，另一人则是重伤倒地。就在那名伤者企图呼叫增援时，比利已走到其面前，果断地用自己的小手撕开了对方的喉咙。

“嚯~原来你在木偶身体里也是可以徒手杀人啊？”见守卫已死，封不觉便走上前去，重新将比利扛上了肩。

“别太小看人了……”比利回道，“就算做不到恰奇（Chucky，《鬼娃还魂》系列第一男主）那种程度，我的力量至少也比你们人类的青少年要高一点点。”

“是吗？”封不觉一边打开收容房间的大门，一边和对方聊着，“我一直以为恰奇的力量也只是和成年人类差不多呢。”

“他刚进入娃娃身体的时候大概是这样的……”比利随口应道，“后来就越来越离谱了。”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两秒，若有所思地接道，“记得有一次……我在一间酒吧里看到恰奇和一个铁血仲裁者（Dead End Predator）起了口角，然后两人就到厕所里来了场基情对削……听说他们俩后来成了好友，每个月都会去和弗莱迪玩两次德州扑克。”

“喂喂……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也都在你们的主宇宙里吗？”封不觉发现自己好像一不留神就套出了非常惊人的情报，顿时提高了嗓门儿。

“大多数时候都不在……”比利回道，“不过主宇宙就好比是《无敌破坏王》里的游戏中心，他们想来还是可以来的。”

这一人一偶一边聊着，一边已走到了收容914的房间当中。

“好了，事不宜迟。”比利看到眼前的【万能转换机】后，便说道，“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儿吧。”

“啊……说的也是。”封不觉确实也拖不起了，再这样下去，他也会流血而死，“那我们就开始吧。”

说罢，觉哥就把比利从肩上取下，摆到了SCP-914的“输入间”内。

“希望这能奏效吧……”输入间的侧门关闭前，比利这么说了一句。

封不觉没有回应他，只是默默地走到了914的控制板前，将旋钮旋到了“超精加工”这一档，并抓住钥匙，旋紧了发条……

为了说明SCP-914的具体效果，此处先举几个实例。

就拿钢铁来说吧，根据实验报告，在这台机器上输入一公斤钢铁的输出结果分别为……

【粗加工档：一堆大小不一的钢块，看起来是被激光切割的。】

【1:1档：一公斤的钢铁螺钉。】

【精加工档：一公斤的钢铁地毯钉。】

【超精加工档：一些在空气中快速消散的气体，和一克不知名金属，可以抵抗五万度的高温，不会被任何力下弯曲或损坏，并有着近乎完美的导电性。】

以上数据，已较为具体地反映出了914对物体有着超越物理法则的“重塑转化”能力。

再以牛肉为例……输入一磅绞碎的生牛肉，得到的实验结果分别为……

【粗加工：一磅牛肉浆。】

【精加工：一磅五分熟的牛排。】

【第二次精加工：一磅牛肉干。】

【超精加工：两份精致的肋排，每份半磅，浇有肉汁。】

从这组数据又可得知……即使将相同的物品用相同的档位加工，转化出的物品也未必是一样的。

然后，再来看一些武器实验记录，此处只列举“超精加工”的情况……

输入：一把卡尔特·蟒蛇左轮手枪。

输出：【数据被删除】，可完全粉碎其射击线上的一切物质。该物件包含高密度的伽马射线。

……

输入：一把1999年产的M1911手枪。

输出：外形像一把镀上纯银的1911手枪，极具威压感。射击出的不再是子弹而是被压缩的高温物质，击中目标后会

爆开并产生数千度的高温，一发所产生的杀伤范围约为120平方米，区域内物质几乎全部气化（目前该枪已被【数据屏蔽】特工私人所有）。

……

输入：两枚震荡手榴弹。

输出：一个大号的空气动力学球体，白色，体积与质量99.9%近似于原加工物——两枚震荡手榴弹的总和；球体顶部附着一双联环形扣，Iceberg博士将产物命名为“神圣手雷”，并将其占为己有进行研究。

说句实话……若是条件允许，封不觉一定会把自己行囊里的所有物品逐一放进去玩一遍。玩完以后他自己说不定也会躺进去玩一下……

可惜，这是一个扮演类剧本，行囊栏彻底封印……这让他颇为郁闷。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组914的生物实验记录……

输入：一只白老鼠（1:1档）

输出：一只棕老鼠。

……

输入：一只黑猩猩（粗加工档）。

输出：严重残缺的死尸，有着被挤压和被高热切割的痕迹。

……

输入：D级工作人员编号186，男性白人，42岁，108公斤，185厘米高（1:1档）。

输出：拉丁裔男性，42岁，100公斤，188厘米高。目标非常疑惑和激动，目标攻击安保人员……目标被消灭。

……

输入：D级工作人员编号187，男性白人，28岁，63公斤，173厘米高（超精加工档）。

输出：【数据被删除】，目标从测试间逃离，杀死了【数据屏蔽】博士和【数据屏蔽】博士以及八名守卫。一级防范禁闭措施启动后，目标在连续试图逃离的过程中造成了三个SCP地区的管制失效。特殊反应小组与目标接触后，目标遭受重创，特殊反应小组受到部分记忆损伤。目标最终于数小时后死亡，分解为蓝色粉末并灼瞎附近的研究小组。

该次实验后，对SCP-914的生物实验申请便被禁止……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台【万能转换机】对物体的精炼具有高度的随机性，但其效用一般来说是不会令人失望的。

若非如此，封不觉也不会把这个视为这剧本中唯一的救命稻草。

……

十分钟的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可比利的重塑过程……却仍未结束。

此时，封不觉正无力靠坐在914的边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存值掉到了2%，但他能做的……只有等待。

然而……他等来的却是……

嗡嗡嗡——

伴随着一阵响动，房间的电子门被人从外面打开了。史蒂文、戈尔、以及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出现在了门外。

“呵……来得比我想象中要快呢……”见状，封不觉苦笑出声。

他明白，基地的监控和指挥系统混乱已经结束，想必SCP-096也已被套上袋子（其实收容096的并不难，等它把想杀的人都杀完了，它会自己恢复平静，这时只要往它头上套

个袋子、遮住它的脸就行）重新收容了。于是乎……这群NPC的注意力，也就回到了他和比利的身上。

“结束了……奥斯丁。”史蒂文看着奄奄一息的觉哥，用冰冷的语气道，“为你所做的这一切……付出代价吧。”

其话音未落之际，却闻得“叱——”一声响。

同一秒，SCP-914的输出间……打开了。

“让你久等了。”比利的说话声，即刻从觉哥后方传来。

但封不觉连转过头去看他的力气都没有，只是笑着接道：“希望你给我带来的是好消息。”

他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他也不能确定“精炼”究竟会让比利产生什么变化。

“哼……那是当然的。”比利笑着应了一句。

下一秒，鲁迪·奥斯丁便停止了呼吸，而那坐在输出间里的木偶，也在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831章 两条情报

【警告，检测到异常位面传输。】

【正在重置数据，神经连接二次校准中……】

【校准已完成，数据重组成功，误差修正中……】

【修正率已达100%，正在重新创建游戏菜单……】

【创建完毕，人物模组已就绪，系统限界调整至40%】

【您已在无剧本模式下进入惊悚乐园主宇宙，请在强制下线时限之前退出，以免造成不可逆的数据回档。】

接二连三的系统提示后，封不觉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能力。

数秒前，他最后的记忆是……自己待在鲁迪·奥斯丁的身体内，看着游戏菜单中的生存值从1%跳到了零。

而此刻，他已控制着自己（游戏中角色）的身体，来到了一间灯光灰暗的屋子里。

这是一个五十平米左右的房间，房间内几乎堆满了杂物，让人无处下脚。

放眼望去，可以看到锯木机、缝纫机、手术台、冰箱等等大型的家具或器具，还有很多被油布盖着的不明机械。房间一侧的壁架上摆满了工具，什么锤子、撬棍、圆锯、电钻应有尽有，看着比修车厂里的还全。

而在房间的角落里，觉哥还发现了一个浸泡着鲜血和秽物的浴缸，里面俨然还残存着某种类人型生物的肢体残骸。但诡异的是……这种看着就很恶心的东西，竟是一丝异味都没有散发出来。

“欢迎来我家做客。”数秒后，比利的声音忽从觉哥身旁响

起。

封不觉循声转头，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木偶。

也不知是在何时，那家伙已坐到了一张桌子上，用他那张可怖的面容看向了觉哥。

“还不错嘛。”觉哥用自己十分精通的嘲讽语气接道，“一看就是实用派的装修风格。”

“呵呵……”比利笑道，“因为随时都可能搬走，且经常得在这里处理活物，所以我也就不怎么收拾了。”

“啊……你不用特意跟我解释。”封不觉摊开双手，“我本来也没觉得你这种家伙的家会有多整洁，你又不是霍比特人。”他一边说着，一边踢开了脚边的一堆杂物，在一个还算干净的不明物体上坐了下来，“那么……来说说吧……你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

“其实也没做什么……”比利回道，“我只是在你死亡的瞬间，将你刚刚脱离出身体的意识带出了剧本，与我一同返回了主宇宙中。”

“这么说来……”觉哥念道，“我通关失败了？”

“是的。”比利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回应。

“切……”封不觉颇为不快地啐了一声，不过他对这一结果也并没怎么纠结，即刻就转移话题道，“那你呢？现在的状况如何？”

比利闻言，犹豫了两秒，方才回道：“嗯……我也不是很清楚。”他顿了顿，若有所思地接道，“眼下，我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的真理序列极为复杂，仅是初步的观察……已将我所知的许多常识性的东西给推翻了……”

“所以呢……”封不觉歪着头，示意对方给个总结性的答案。

“可以肯定的是……”比利接道，“我比以前更强了，而且

强了许多。”

“那和四柱神比比如何？”对方话音未落，封不觉就不假思索地抛出了一个颇为具体的问题。

“不知道。”比利的回答也很快，“也许已经超越了他们，也许仍是不如……我说了……我对自己的能力也不是完全了解，我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份新的力量。”

话至此处，比利好像是忽地想到了什么：“等等……”他语气一变，“你不是可以看到别人身上的真理序列的吗？为什么还来问我？”

“试试你老不老实。”封不觉被对方揭穿后，仍可以用一种淡定的语气、面无表情地做出这样的回应。

“嗯……”面对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比利也没什么办法，“那我倒要请教你一下了……你觉得……我现在的实力如何？”

“以常态下的数据强度来看……已经和尊哥、老王他们俩差不多了吧。”封不觉回道。

“那两个是什么人……我好像不认识……”比利要是可以改变脸上的表情，此刻肯定会虚起眼来，作蛋疼状。

“就是篆颉尊和奠雈王啊。”觉哥用理所当然的语气问道，“你那傻缺弟弟不是还在尊哥那里打工吗？你怎么会不认识？”

“你说谁的弟弟是傻缺呢？”比利提高了嗓门儿，显得有些生气。

“哦……说傻缺不妥是吧？”觉哥微顿半秒，接道，“行……话说那个恬着囧脸的废物……”

“你给我适可而止一点……”比利用很快的语速打断了觉哥，“为什么你给我弟弟起的绰号和篆颉尊、奠雈王他们的比起来……差距就那么大呢？”

“呵呵……我也就是随口一起而已嘛~”封不觉得意洋洋地笑着接道。

“谁夸你了啊？”比利都惊了，“我是让你停止用这种侮辱性的称谓去称呼比尔。”

“哦……”封不觉道，“你觉得得改改是吧……可以啊……”他摸着下巴，蹙眉道，“不过绰号这个东西呢……如果不按照特征来，就得按照名字来了……”他舔了舔嘴唇，“你觉得……咱们叫他‘膘儿~’怎么样？”

“还‘膘儿~’……”比利那可怕的声线这会儿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威严，“你叫人本名会死啊？”

“那得视情况而定了。”封不觉撇嘴道，“说实话……比尔这名字有点普通啊，反正都是B开头，咱干脆让他改名叫比克或者布里茨吧。”

“你怎么不改名叫诽谤机呢……连拼音缩写都一样。”比利被觉哥弄得怒中生智，适时地吐了个槽。

“好吧好吧，以后你要是在场，我就叫他本名。”封不觉耸耸肩，反倒向比利投去了一个鄙视的眼神，“真拿你没办法。”

这一刻，比利的心中五味杂陈：“这家伙……还敢再贱一点么……造物主是为了让他嘲讽全宇宙所有智慧生命才把他造出来的吗……”

“好了，闲聊就到此为止吧。”两秒后，封不觉又说道，“既然你把我带到了这边来，自然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吧？”

“呃……”经对方这么一说，比利才回过神来，“对……”

此时的比利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不知不觉间，封不觉已经完全掌控住了这次谈话的主导权。而他所用的手段……其实就是说垃圾话而已。

“嗯哼……首先……”比利清了清嗓子，恢复了平时的状态，一本正经地接道，“我不得不承认，今天的事，又让我欠

了你一个人情。”

“好说。”封不觉悠然回道，“出来跑，迟早要还的。”

见对方是这种态度，比利也就没什么压力了：“其次，有两条很重要的情报，我想你需要知道一下……”

“哦？”觉哥神色微变，“你且说说看……”

“其一，由X-23带回的那个【SCP-079】……不知为何失去了一切特性，变成了一张普通的可重写式CD。”比利说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出现在刚才的那个宇宙中。”他叹了口气，“可惜……我的调查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收获，反而还让自己身陷囹圄。”

“诶？”觉哥一听这话就觉得不对，“你什么时候成了Z组织的人了？”

“我并不是他们的人。”比利摇头否定道，“只是出于某种原因跟他们合作而已。”

“哦……”封不觉没有就这个问题继续追问下去，因为他想先听听……“那第二条情报呢？”

比利沉默了几秒，接道：“第二条就是……有关‘诸神黄昏’的预言程序，已经被启动了。”

【第六卷（二） 巅峰争霸战 S2】

第832章 行

八月将尽，但盛夏的炎热仍在继续。

S市的气候是充满恶意的，这里的冬季有着彻骨的潮冷，夏季则拥有让人透不过气的闷热。

当然了，对于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里、几乎不怎么出门的觉哥来说，这些和他似乎也没什么关系……

最近这一阵子，封不觉除了在游戏中忙活以外，生活上的事情也渐渐多了起来。毕竟家里多了个不请自来“室友”，很多生活习惯自然是要改变了。

另外，他那本长篇小说《噩梦两端》的创作，也已进入了收官阶段。作为一个对作品有着近乎病态的偏执的人……觉哥每次在长篇作品完本前都会陷入一种极度缓慢而纠结的创作状态；以往在一个小时内可以写完的章节，到了这个阶段……或许就得写上一天。

每每到这个时候，他都会想起Chuck（《邪恶力量》中的初代先知，以小说家的身份记录着两位主角的经历）在SPN第五季结尾的那段台词——结局，是最难的。只要有个键盘，连猴子都能敲出个开头来。但是结局……并非如此。你总想在最后的时刻做得面面俱到，可你永远无法让所有人都满意。粉丝们无论如何都会欲求不满，并找出一些没填的坑来，但既然已是结局，你自当无所畏惧，写下你真正想写的东西。

封不觉对这段话深以为然，只是……那个对他的作品最为执着的、如同婊子一般挑剔、刻薄、永不满足的粉丝……正是他自己。

一个极度自恋且有完美主义倾向的创作者，很容易会陷

入一种无限循环的“自我折磨”的状态。很多时候，这种人其实并不很在意他人的看法，他们往往都是被自己逼疯的……

……

啪啪啪啪……

九月三日上午，封不觉坐在电脑前快速地敲打着键盘。

他面色沉凝，指尖飞舞；目视屏幕，神游天外。

终于，在数个小时聚精会神的忙碌后，他长舒了一口气……

“呼——”封不觉保存了文档，伸了个懒腰，拿起电脑桌旁那杯已经冷掉的咖啡，边喝边站了起来。

“噗……”结果他刚一转身，就把嘴里的咖啡喷回了杯子里。

“喂喂……团长，你这样恶不恶心啊？”正在沙发上吃着零食的小灵当即用厌恶的神色看着觉哥念道。

“也罢……”一旁的若雨冷冷接道，“至少他没有直接喷到地上或是什么人的脸上。”

此时，封不觉放眼看去，发现若雨、小灵、小叹、包青、安月琴他们五个全都已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有说有笑地看着家庭影院。从茶几上摆放的各种饮料和瓜皮果壳的数量来推断……他们至少已经来了一个小时了。

“你们什么时候进屋的啊？”觉哥都惊了，“我怎么完全没注意到啊？”

“是地球的自转让你分心了吧。”若雨当即面无表情地回了这么一句。

不得不说，这个槽吐得非常有水平。不过在场的“人”之中，只有她、觉哥、以及一旁的阿萨斯能get到这句话的笑点。

“呵呵……”封不觉也难得被人呛一回，他皮笑肉不笑地应

了一声，随后也加入了朋友们的行列，“我好像想起来了……今天是‘烂片马拉松日’是吧？”

“对啊，我们都已经看完一部了。”小叹回道。

“说起来……”觉哥接道，“这本来是我们哥仨的聚会活动吧，如今这人数怎么就增加了呢……”

“嗯？”下一秒，若雨就投来一道锐利的目光。

“我来陪男朋友的，不行吗？”小灵抓着小叹的胳膊，用死鱼眼望着觉哥，没好气地说道。

“我是来催稿的，有意见吗？”安月琴也用类似恐吓的神情回道。

闻言，封不觉稍稍犹豫了两秒，随后分别看向若雨、小灵和安大小姐，说了三句短语：“哦，行，没意见……”

……

接下来的几十分钟里，封不觉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他倒不是不高兴，他只是情不自禁地开始思考人生……

五个月前，他还过着昼伏夜出、毫无规律的生活。紊乱的生物钟、糟糕的饮食习惯、缺乏锻炼的身体、未知且弃疗的“疾病”等等……拼凑出的是一个面对人生无比消极的男人。

而五个月后的今天，封不觉过着早睡早起、健康向上的生活……他的家里多了一只猫，和一个令他颇为在意的女人；在虚拟和现实两个世界中，他的社交圈已扩大了十倍不止；他的又一位挚友，似乎就要踏入婚姻的围城；他对超自然世界的理解，也在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都有了质的飞跃……

回头看时……封不觉才发现，自己变了。他那灰暗的人生色调似已多了几许别的色彩，他也被淹没、并沉浸在了眼前的这份喧嚣中……

念及此处，他赫然发现，原来这个现实世界也并不是那

么“乏味”、“无趣”、“令人绝望和作呕”的。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感情主义色彩。

厌恶、或是热爱生活……从来都只是人类自己的主观选择和体验而已。若要说这世上真有什么的客观存在的痛苦，那也是人与人之间彼此影响而导致的。

……

时近黄昏，众人已然离去。

屋里，又只剩下了封不觉和黎若雨。

六点半时，觉哥做好了三菜一汤，若雨也收拾好了屋子。

他们在桌前对面而坐，在夕阳的余晖下用餐。

和平时一样，两人在就餐时都比较少说话，只是默默地吃着。

“嗯……”忽然，封不觉搁下了手中的筷子，咽下了口中的食物，并开口说道，“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说。”若雨并没有意识到对方要问她什么，所以只是很随意地应了一声。

“你能不能……试着……和我交往看看。”封不觉用堪称艰难的语气问了对方一个问题。

这一瞬，黎若雨脸上的神情和手上的动作同时凝滞了。

接着，是将近二十秒的沉默。

这二十秒，对封不觉来说，感觉像一辈子那么长……

二十秒后，她抬眼看向他，保持着一贯的淡定和冷然，给出了一个简短的答案：“行。”

第833章 预赛规则

时间稍稍倒退，让我们将目光放到三天前……

八月三十日零点，巅峰争霸S2的“队伍人员变更申请”功能关闭。

同一时刻，S2“预赛模式”的具体开启时间和规则，也准时地发布在了梦公司的官网上。

这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临近午夜之时，便已有大量的玩家留守在电脑前，开着论坛和网页，翘首企盼着第一手的咨询。

而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相关的信息被公布后，论坛迎来了大约三分钟的沉寂……随后，就是一波空前绝后的大爆发。

即便准备好了专属讨论区，即便光脑也参与到了对帖子的筛选、管理中来，但在午夜过后的那一个小时，论坛还是陷入了一种被“爆掉”般的状态。

很显然，玩家们非常激动、非常兴奋，每个人都对公布出来的详细规则有着一番自以为独到的看法，并想要在第一时间发表出来。

不过，觉哥这晚却是没去关注这方面的事情。他只是淡定地带领着地狱前线的伙伴们去刷了两个剧本，然后就下线睡觉了。

因为……他早已预料到了论坛上将会出现的情况，所以就干脆选择了无视。反正公告就摆在官网上，明天再看也来得及，又不是去晚了就没了，何必凑那热闹。

因此，直到第二天的早上，封不觉晨练回来、吃完了早饭，这才不紧不慢地打开电脑，阅读了规则……

……

这次巅峰争霸S2的赛程分为三个阶段，即“预赛”、“复赛”和“决赛”。预赛正式名为【英杰聚首】，比赛形式采取“完全随机”的团队战，整体规则与练习模式相仿——由两支五人队伍进行4V4的战斗。

预赛的赛制将采取积分制，周期为五十天内打完三十六场比赛。积分规则类似足球联赛，即：胜得3分，平得1分，负得0分。

看到此处肯定有人会问，“平”是什么情况？这里就先来解释一下“平局”是如何出现的……

通常来讲，有三种情况会导致平局。

其一，两队成员在极短的时间（小于等于十秒）差内“同归于尽”或“同时死亡”，那不管导致这种结果的诱因是什么，也不管是哪一方的队员促成了这一结果，这场比赛都将被视为“平局”。

举个例子：某场比赛中，甲队只剩一人，乙队还剩三人；这时，甲队的那人冲进乙队三人中间自爆，结果四人在短时间内相继死亡，这种结果就可以视为平局了。

但如果在爆炸过后，某一方的某个成员……在敌队所有成员全部被判定为“死亡”后还活了十秒以上，那么，不管他在第十一秒是否还活着，他的队伍都算是“胜”方。

其二，两支队伍在剧本中待了非常长的时间，可都没能将敌方的人全部杀死，并且陷入了一种类似中国象棋中的“三步循环”局面，也就是“谁先变招谁就吃亏”的僵持情况……

在符合上述这些条件的前提下，系统便会向两队的队长提出“平局协议”，如果两队的队长都同意，这局就将以平局收场。但要是有一方不同意，那不同意的那一方就得主动“变招”来打破僵持局面，否则就会被判定为消极游戏。同理，若是双方都不同意，那双方都得“变招”。

其三，虽然概率极低，但还有一种平局的可能性……就是原子弹之类的情况。即“双方玩家同时被剧本中第三方的大规模杀伤性攻击全灭”，那也算平局。

但说句实话，想玩出那种局面，可能比赢还难……

……

那么……关于平局就先说到这里，还是接着说赛制。

作为一个游戏，若是让玩家在五十天那么长的周期内天天按时去做某件事……无疑会造成心理压力和一定程度上的反感。所以梦公司采用了和S1预赛时类似的策略，用“N天内打足N场比赛”的规则，让玩家们相对自由地去分配时间。

在S2的预赛中，“未完赛”的队伍在一个自然日内只能打一场比赛。于零点前开始、并进行到次日的比赛，将被视为“前一天”所打。

而已经打完三十六场的“完赛”队伍，就不再适用以上这条规则了。这些队伍一天内想打多少场都行，只是他们无论输赢都不会得到积分。不过，如果他们赢了，便可以得到与“噩梦难度团队模式”相等的通关奖励。

梦公司会加入这个设定，主要是为了防止有队伍在预赛周期截止前因“搜索不到对手”而无法完赛。比方说……有些队伍在最后一天的晚上还差一场没打，而这时排队系统里和他们类似的队伍已经不多了，等很久也排不进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梦公司便用奖励规则去鼓励那些“已经完赛”的队伍继续留在队列里，充当那些“尚未完赛”队伍的对手。

对前者来说，这是稳赚不赔的。赢……既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还能让一支可能在未来对自己构成威胁的队伍拿不到积分；输了呢……无非就是损失些游戏时间，权当是在打练习赛好了。

而对后者来说，不管遇上的队伍是否是完赛队，他们都得争胜，故而没什么区别。

当然了……就算如此，还是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队伍会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在五十天内完赛。对此，梦公司也早已想好了应对措施。在五十天的周期过后，他们会选一个时间，给那些已经打满三十五场的队伍一次机会，将这些队伍放在一起加赛一轮。如果这些队伍的数量是单数，那就派一支GM队伍来充数（后来的实际情况是双数，所以GM队伍没出场）。

但假如在五十天内连三十五场都没打到，那就对不起了，看来贵队缺乏完赛能力，进不了复赛怨不得别人。

……

接着，再来说说比赛的排名方式。

在预赛的所有比赛彻底结束后，系统将在“完赛队伍”中挑出积分最靠前的256名进入复赛。

如果有积分相同的情况，系统就看“小分”，也就是谁的“胜场”比较多；要是连胜场数都一样多，就计算在有效的三十六场比赛中，己方和敌方的死亡人数差；而要是连这项数据都一样……系统就会去算每一场所损失的生存值百分比了。

总之，排名一定是有理有据的，想避免在同分情况下被淘汰，办法就是认真地打好每一场比赛、做好每一个细节。没准这些细节累积起来……就能让你的队伍挤掉别人晋级。

……

接下来，再看奖品。

通过预赛的队伍共256支，但能够拿到奖品的只有前100名的队伍。

至于奖品的内容，前文中也已提到过，分别为：

前一百名——队伍中每一名成员皆可获得游戏币1000000及限量版T恤一件。

前五十名——队伍中每一名成员皆可获得与其等级相应的随机精良级装备*2，以及四十八小时的《惊悚乐园》新版本“诸神黄昏”限时体验机会。

前十名——队伍中等级未满的队员将被立即提升至满级，每名队员皆可获取一件完美级装备。

值得一提的是，八月三十日的公告特别指出了……本次预赛的奖品是可以“叠加”的。

也就是说，前五十名的队伍，除了自己这一档的奖品外，同样可以拿到“前一百名”那档的奖品。而前十名的队伍，可以拿到上述三档的所有奖励。

这种安排……无疑会让预赛的竞争上升到一个堪称惨烈的程度，而这……也正是梦公司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游戏公司就是希望玩家们每一场都全力以赴，哪怕是那些完赛后再排的队伍，也会为了打压其他未完赛队伍的积分而努力。

……

最后要说的……就是比赛时间了。

根据八月三十日公布的消息，【英杰聚首】的匹配系统将于九月五日的零点开启，至十月二十五日零点关闭。在这期间的五十个自然日中，玩家们可以在任意时间加入队列。

当然了，在前三十六天里，所有队伍都是每天最多只能排一场的。想要连着打两场，可以考虑在接近午夜的时间点上排，这样打完第一场基本就到第二天了。

……

总体而言，这些规则都属合情合理，基本也都在封不觉的预料之中。

短期内，也并没有太多需要谋划的东西。根据觉哥的估计，他们地狱前线只要按照练习模式的节奏去打，进复赛是

十拿九稳的。

至于复赛的规则，目前梦公司还没公布，但从预赛晋级队伍的数量来看，不难猜出复赛采用的是淘汰制。

封不觉推测……不出意外的话，复赛应该就是四（决出十六强）到五（决出八强）轮。三轮的可能性也有，不过三十二支队伍进决赛，人数好像有点多了。

而地狱前线究竟能在S2中走多远，关键就得看这复赛……这也是封不觉发挥其分析、谋划本领的主要阶段。

在积分制的赛制下，能留到复赛的队伍绝非等闲之辈，所以强强相遇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若复赛真是那种毫无退路的“一场淘汰制”，那这几轮的比赛……或许会比决赛更为凶险和困难……

第834章 试金石

九月五日零点，《惊悚乐园》的在线玩家数量轻松突破了七位数，创下了开服以来的最高纪录。

上百万的玩家在午夜之前就早早地躺进了游戏舱，以睡眠模式（比赛不可在非睡眠模式的服务器中进行）登录了游戏。

虽然这些人中大多数都不是S2的参赛者，而且预赛的影像也并不对外直播（至少在预赛周期结束前，所有比赛录像都是保密的），但他们仍是愿意来凑这个热闹。

至于那些具备S2参赛资格的玩家，人数也绝对不少……因为梦公司公布比赛消息的时间是八月初，而报名截止的日子是在八月底；这大半个月的时间，已足够很多尚未符合参赛要求的玩家去冲级了。

毫无疑问……这段时间里，游戏公司又是大赚了一票。

游戏币的销售额稳步攀升；双倍经验卡的销量一飞冲天；官网的月访问量翻了几倍，广告位收入随之水涨船高；而在游戏中……由于拍卖行的使用率和交易量大幅增加，系统从玩家那里回收的手续费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总之，无论是人气还是钱……都在拼了命地涌过来，拦都拦不住。

可以说，梦公司用实际行动给很多同行业者上了一课——游戏本身的质量和运营方的严谨态度决定了一切。

比起那些整天搞低俗炒作来博人眼球的二三流网游公司，梦公司的宣传成本反而更低，因为他们根本不用主动去“吆喝”什么，就算他们想藏着掖着，媒体都会自己找上门来。

……

九月五日，零点零五分。

某登陆空间中。

【醉卧怅然，等级50】

【生鱼片，等级50】

【梦惊禅，等级50】

【悟死参玄，等级50】

【吞天鬼骁，等级50】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巅峰争霸S2-英杰聚首，请确认。】

【已确认，请选择本次战斗中的观战者。】

【已确认，请设定您队伍的“隐私保护选项”。】

【您选择的是“外貌正常化处理”及“向敌方队伍通报本队队名”，请确认。】

【已确认，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队伍。】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英杰聚首，试问谁人称雄？群豪争锋，且看胜者为王。”

与S1的预赛相同，S2的正式预赛也有一段独特的剧本开场白。

【载入已完成，欢迎来到巅峰争霸S2-英杰聚首。】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预赛积分3点。】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比赛即刻开始。】

一系列载入信息过后，“秩序一队”便被传送到了剧本中，并开始阅览片头CG和剧情简介。

很显然，既有所谓的“一队”，自然就有“二队”，乃至三、四、五、六、七队……

对于秩序这种顶尖的大型游戏工作室来说来说，只要有心，凑个二三十支队伍都不成问题。

当然了，他们是不会这么干的。若真的有多少人就组多少队的话……那按照实力排序下来，“秩序十队”的战斗力可能连二线工作室的一队都不如。这种队就算去参赛了也绝无晋级的可能，万一输得挺惨还会有损工作室的形象。

因此，“秩序”这次只组了四支队伍……

关于他们的二、三、四队，此处暂且不表，且说这一队的阵容……即上述那五位。

“醉生梦死”四大高手，加上吞天鬼骁，五人全部都已练到五十级，而且全部名列个人综合实力榜前二十位。

一看便知……这支队伍是奔着冠军去的。这五人中的任何一人到了其他队伍里都是绝对主力，但在“秩序一队”里，他们每场还都得选一个出来坐冷板凳，真是想想都觉得可怕……

眼下，在这颇为关键的第一场比赛中，队长【悟死参玄】就选择了自己观战，并将队伍的指挥权交到了副队长【生鱼片】的手中。

论实力，这两位未必是队伍中最强的，只是……他们队另外那三人：一个不擅谋略且喜欢说垃圾话，一个整天抽喝烫还极度不靠谱，还有一个一进剧本就会转化为中二狂暴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只好“能者多劳”，把正副队长的责任给担下来了。

不过……咱们有一句说一句，当秩序一队的队长，其实是挺简单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他们只要带着队伍“无脑A

过去”就赢了。在绝对的实力优势下，纵然对方有百般谋略，也改变不了结局。

……

说完了秩序这边，再来看看他们第一场的对手。

要知道，报名参加S2预赛的队伍数量是非常之多的，在预赛当中，两强相遇的概率其实很低。

然而……无巧不成书。秩序一队这第一场预赛，还真就遇上了一支强队。

这支队伍也是隶属于大型工作室的职业队，他们也没有启用隐私保护选项。故而……【尸刀一番队】的名号，赫然显示在了秩序那五位的游戏菜单中。

……

“呵……本以为预赛会和打练习模式时一样轻松的……”生鱼片在看到了敌方的队名后，露出了一个颇为复杂的笑容，“结果第一场就遇到了一块难啃的骨头……”

“唉……本想打打酱油然后躺赢的……”醉卧怅然叹息着接道，“现在看来……得认真点咯。”

“嗝儿～”梦惊禅这会儿已经拿出酒瓶给自己灌上了一口，“不可大意啊～”虽然嘴上说着不能大意，但他的表情和行为都很是悠哉。

“哼……什么难啃的骨头……什么认真……什么大意……”此时，鬼骁却是发出了冷笑，“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区别。”

“哦哦～咱们的王牌又进入战（中）斗（二）模式了呀。”醉卧怅然捋了一下自己的泡面头发型，顺势接道。

“这和我的心理状态没有关系，我说的是事实。”鬼骁沉声道，“对手是职业的也好、业余的也罢，我们要做的事情都只有一件，那就是……毫不留情、全力以赴地将其击溃。”他顿

了顿，“既然目标是冠军，那就要有‘绝对不败’的觉悟。”

“呵呵真是比不了你们年轻人啊。”梦惊禅闻言笑道，“说得我都燃起来了呢～”说话间，他给自己点上了一支烟。

“燃起来的只是你手里的烟而已吧……”生鱼片虚着眼，冷冷地吐了个槽。

【主线任务已触发。】

【击杀“尸刀一番队”的四名成员。】

就在他们对话之际，系统提示响了起来。这预示着……开局的“安全时间”已经结束了。

……

同一时刻，剧本另一处。

尸刀一番队这四位，秉持着工作室的一贯风格。

他们身着整齐划一的制服（仿星际迷航款式，但颜色是绿黑相间，左胸处印有尸刀的徽章，图案是一把精雕细琢的骷髅弯刀，上有尸刀二字），留着如出一辙的发型（寸头），就连脸上的表情都十分类似（面色苍白、神情麻木）。

前文中已提到过，在V1.10版本前，尸刀在社团战斗力排行榜上一直是稳居第五位，而在玩家等级排行榜的前二十位中，他们所占的名额也是最多的。虽然此后这两张榜单都因合并而被取消了，但他们的实力确是不容忽视。

“哦？居然在第一场就遇到了最强的对手吗。”名为【末日强袭】的尸刀队员在听到了任务内容后念道。

“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只是概率问题罢了。”【最终强袭】接道，“总会有一支队伍遇上他们的不是吗？”

记性好的观众想必还记得……这两位，就是曾在《地球废土篇》中遭遇了觉哥和狂踪剑影的两名尸刀成员。那一回，他俩很不幸的被觉哥给坑了，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瞧见就

输掉了那场杀戮游戏。

或许有人会疑惑，为什么这两个看上去并不怎么厉害的家伙如今会位列“尸刀一番队”了呢？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尸刀用了“药物辅助”这种作弊手段，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他们的玩家在练到五十级以后……水准都是差不多的。

除非这些玩家像曾经的【尸刀为王】、即现在的【倦梦还】一样停止服药一段时间，否则就算他们个人有什么天赋，也会被药物的作用所掩盖，变成一群同质化的、冷酷的战士。

而在这种玩家个人因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前提下，编排队伍就变得很容易了。只要根据角色的专精、称号、装备、技能这四项因素，尽量搭配出一支可以相互配合、发挥彼此最大优势的队伍来就行。可以说……“尸刀一番队”的组成就像是解数学题，去掉了“人类的不确定性”，剩下的就是简单的计算。

事实上，他们这支队伍的选人工作，的确就是光脑完成的……工作室的相关负责人只是把尸刀旗下所有五十级游戏角色的资料调出来，并让光脑算出了一个“效率最佳”的组合而已。

“我倒觉得这是件好事。”数秒后，另一名ID为【非口为王】的队员接着那二人的话道，“既然我们是奔着夺标来的，遇上他们是迟早的事。”他语气的微变，“或许……此次相遇，还是个很好的机会。”

这时，尸刀一番队的队长【先也为王】接过了前者的话头，言道：“我也这样认为。”他顿了半秒，“作为那个‘新药’效果的试金石来说……秩序一队那五人，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第835章 同学，你是谁？

炙阳高升，烈风不止。

巨岩如林的峡间，生死之斗，已然展开。

此时，距离剧本开始已过了近三个小时（游戏时间）。在经历了一番剧情冲突后，秩序一队和尸刀一番队的八人皆已在这石峡间走散，形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

“啊……这剧本地图到底是有多大……”醉卧帐然独自走了许久后，渐渐的有些乏了，不禁自言自语道，“要是所有人都在这个像迷宫一样毫无规律、且无限延展的石峡中走散了，那这场岂不是奔着平局去了……”

“哼……不见得吧。”这时，忽有一句低语传入了醉卧帐然的耳中。

“嗯？”听到声音的刹那，醉卧帐然便抬起了头，准确地找到、并看向了说话者所在的位置，“真意外呢……”

这句“意外”，有两个含义……其一，他惊讶于对方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自己到这个地步且不被发现；其二，他惊讶于对方没有利用身在暗处的优势发动突然袭击。

“意外？”非口为王蹲在一块嶙峋的巨岩顶上，俯视着下方峡中的醉卧帐然道，“听你这口气，你是不是觉得……”他微顿半秒，“……像我这样的人，在敌明我暗的条件下，就理应一言不发地朝你攻过去，而不是淡定地跟你打招呼什么的。”

“呵呵……”醉卧帐然笑了，他抬手捋了捋自己那泡面头，“我是不太明白你所谓的‘我这样的人’是什么意思……”话虽如此，不过他的神情中却是带着讽意，“但一般来说……偷袭才是正常的选择不是吗？”他摊开双手，“如果换成是我的话，我也会先动手再打招呼的。”

“少装蒜了。”闻得此言，非口为王的心中是甚为恼怒的，但在药物的影响下，其表情和语气都显得不是很激烈，“因为我是‘尸刀’的人，你就想当然地认为我没什么了不起的……没错吧？”

“呵……我可没有那么说，我只是……”醉卧怅然想要否定。

但非口为王打断了他：“行了，你不必明确地说出来，那样会有损你这‘明星玩家’谦虚的形象不是吗？”他也竭力想让自己的话听上去带有讽刺意味，可惜仍是平铺直叙的状态。

“形象吗……”醉卧怅然笑着摇头，“你觉得我像是在乎那种东西的人么？”

“哼……这就是‘你们这种人’最让我讨厌的地方……”非口为王冷哼道，“你们拥有着别人没有的东西，却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一言一行之间……都透出一种令人作呕的优越感。”

“怪我咯？”醉卧怅然耸肩道。

“你就接着装模作样好了……”非口为王说着，手中已多出了一把奇形利刃，“我倒要看看……当你在绝望中挣扎时，还能不能从容地摆出那副嘴脸。”

……

同一时刻，石峡另一处。

“怎么了？锅盖头。”最终强袭望着已然遍体鳞伤的生鱼片，冷冷道，“先前的自信到哪儿去了？你不是说以一敌二没有问题的吗？”

“呵……问了也白问。”末日强袭在一旁皮笑肉不笑地接道，“我们这会儿说的话，他已未必听得到了吧。”

“放心吧二位。”生鱼片抹掉嘴角的鲜血，从地上站了起来，“虽然听觉被你们毁了，但我还会读唇语。”他苦笑一声，“呵……这也算现实中的技能在游戏里得到运用了吧。”

“哦？”最终强袭接道，“真看不出来……你还挺多才多艺的嘛。”

这句“看不出来”，确也有些依据……

与其他绝大多数的一线明星玩家相比，生鱼片那圆脸锅盖头的造型、以及温吞水一般的沉稳性格……绝对属于“隐形”级。从他那简单随意的ID也能看出……他这人的性格就这样儿——不张扬、不做作。而这年头，像他这种走朴实低调路线的人……很容易遭到别人的忽略和轻视。

“过奖了。”生鱼片接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他虚着眼道，“从小学到大学，为了接近女生……先后参加了数十个兴趣小组，于是就在不知不觉中学习了大量的生活技能、运动项目、乐器等等……”他说到这儿，神情微变，“嗯……可我无论到哪里，都像隐形人一样遭到大家的忽略……别说是女生了，就算是部里的男生和指导老师都没注意过我，即使我在短时间内取得惊人的进步也……”

“呃……那个……”末日强袭发现生鱼片越扯越远了，有点想打断后者，可是……

“到后来我发现……不管我迟到、早退、缺勤、乃至退部……全都不会被注意到，就仿佛我根本不在这个社团里一样……”生鱼片还越说越来劲了，“上了初中以后，我每年都会换七八次社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入部和退部都不用写申请，因为写不写都没关系；集训什么的都不用去，因为经理人和指导老师永远都不会记得给我订票订铺；就算跟着队伍出去比赛，也始终是坐冷板凳……”

“喂喂……这种世界奇妙物语般的既视感是闹哪样啊……”最终强袭听到这里心道。虽然他也觉得对方扯得有些远了，但不知为何……他竟然有点想听完。

“还记得高一那年，我所在的校篮球队打入了全国大赛……”生鱼片遥望天际，若有所思地念道，“我本以为，在激烈的全国大赛上，出于体力的考虑，球队的轮换人员会增

加，自己终于有了为队友们做贡献的机会……于是，在大赛开幕前，我翘课了两个礼拜，完成了两万球的投篮特训，终于练成了奥义——【Misdirection·审判】……”

“翘课两个礼拜也没事吗……”最终强袭念道，“老师同学都没注意到你没去上学么……”

“两万球特训什么的我就不说了……”末日强袭则是嘴角抽动着接道，“但为什么练习投篮会练出Misdirection来……还有，你这种人真的还有必要练Misdirection么……那个奇怪的后缀‘审判’又是什么……”

生鱼片无视他俩的吐槽，一本正经地接道：“这项奥义……是我的独门招式，其效果就是可以在场上引导裁判的视线，将敌方队员最细微的小动作无限放大；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让裁判们做出对我方有利的判决。”

“喂！这不是无敌了吗！”最终强袭的惊吓值都起来了，“有这种技巧你还打毛游戏啊！打篮球去啊！中国队称霸世界指日可待了啊！”

“然而，全国大赛的第一场比赛，我依然坐在了冷板凳上。”生鱼片道，“我想……那是因为第一个对手不是特别强的原因，反正我们队最终还是赢了。”他顿了顿，“可是……第二场，我们就遇上了称霸高中篮坛三十年的不败神话——鳝王工业。”

“确定是工业而不是农业么……”末日强袭念道。

生鱼片又道：“还记得，在去年的全国大赛上，我省的常胜之师，王者——孩腩附中队……就曾以30分的巨大劣势败给了鳝王。”

“王者的队名还敢更矬点么……”最终强袭已开始蛋疼了。

“面对鳝王下半场的全场紧逼防守，我队的主力们体能纷纷不支，就连几名常换的替补也露出了疲态。”生鱼片还在说着，“我本以为……自己上场的机会总算要来了，然而……”他

神色黯然道，“教练却依然无视我的存在……”

话至此处，生鱼片仰天长叹：“唉……最终，我们输掉了那场比赛。”他神色怅然，“在回程的大巴上，我正好坐在教练旁边，几经犹豫后，我鼓起勇气问他……‘教练，为什么……直到最后都不让我上场试试呢？’”他摇了摇头，“结果教练转过头看着我，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难忘的话……”他停顿了两秒，复述道，“‘同学，你是谁？’”

沉默，降临了……

足足一分钟的沉默后，最终强袭压低了声音，悄悄对身旁的末日强袭道：“记得提醒我……以后在战斗过程中不要主动和对方聊天。”

“嗯……我也这样想。”末日强袭接道。

……

另一方面，石峡边际，一座断崖之上。

“这儿的景致还真是不错，嗝儿～”梦惊禅侧卧在断崖边缘，一边喝酒，一边悠哉地欣赏着眼前橙色的天际和脚下那烟云浩渺的奇景，“可惜……偏偏有人要来煞风景。”

话音未落，已有一道人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如果你只是想看看风景，你应该当观战者。”先也为王在梦惊禅身后五米远的地方回了他一句。

纵然此时的禅哥躺在地上，但先也为王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他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警惕地盯着对手。

“可是……”梦惊禅头也不回地应道，“观战者不能像我这样舒服地躺着喝酒啊。”

“你这么一说……”先也为王接道，“似乎也有道理。”

“要过来一起喝吗？”下一秒，梦惊禅便顺势问道。他的语气是如此轻松自然，完全不像在开玩笑。

“不了，我是来战斗的。”先也为王道，“不是来看风景、

或是喝酒的。”

“这样啊……”梦惊禅念道，“那就没办法了呢……”

说罢，他扔掉了已然见底的酒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第836章 刀剑崖决

言语止，杀意升。

惊天一斗，眼看就要在这崖边打响。

然，就在此时……

“嗯？”梦惊禅神色一变，因为他接连听到了两条系统提示。

“怎么了？”先也为王敏锐地洞察到了梦惊禅的表情变化。

“嗯……也没什么。”梦惊禅很诚实地回道，“只是我的两名队友在刚才的两秒之间先后挂掉了而已。”

“哦？”先也为王接道，“就一个已经死了两名队友的人来说……你的反应倒是不大嘛。”

“无所谓……”梦惊禅依旧显得很淡定，“反正我还活着。”他顿了顿，“再退一步讲……就算我也死了，同样无关大局。”

先也为王瞬间就明白了对方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冷哼道：“哼……看起来……你对你自己，以及你们队剩下的那名队员很有信心啊。”

“呵……”梦惊禅笑了，“你别看我现在这样儿，想当初我刚混游戏圈那几年……以一敌多、五杀超神什么的，也都是家常便饭啊。”说着，他还左右活动了一下脖子，好似是在抽空做热身，“至于我们队剩下的另一位……你八成也猜到了吧？没错，就是‘吞天鬼骁’。”

说到这儿，他就停下了。因为鬼骁的实力不需要他去做任何解释……【吞天鬼骁】这个ID本身，就已说明了一切。

“嗯……”先也为王闻言后沉默了几秒，随即念道，“阁下

的这份自信……虽是令人不悦，却也无可厚非。”他说这话时的语气不卑不亢，神情麻木冷然，“即便居于明显的劣势，仍是冷静从容、临危不乱……这种心态、气势……无疑是身经百战、且百战百胜的人或者队伍才拥有的。”

言至此处，他话锋一转：“不过……往往是这样的队伍，会在被击败一次之后一蹶不振。”先也为王冷笑道，“要知道……历尽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精神壁垒，一旦崩塌的话……造成的伤害是难以想象的。”他微顿半秒，接道，“届时，那些被深埋在心底的、陌生的情绪就会逐一涌现出来……并被无限放大。”

“你是说‘理念的崩塌’、以及对‘自身实力的怀疑’吗？”梦惊禅笑接道。

禅哥明显是说中了，所以先也为王闻言一愣。

“呵……抱歉，就算我们输了，也不会产生那种情绪的。”梦惊禅耸肩道，“因为我们早就已经经历过那个过程了……”

他说的是实话……在秩序工作室内部，有一种专门的“崩溃训练”，而其内容就是——和吞天鬼骁做一次团内练习战。

“我们的‘精神壁垒’，已然是建立在‘废墟’之上的了，就算再次被推倒，也可以迅速重建起来。”梦惊禅接着说道，“当然了……若你们真能打败我们，那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从失败中能学到的东西，往往比从胜利中所能学到的要多。不过……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哼……好。”先也为王冷哼一声，“不愧是梦惊禅，心理防线堪称无懈可击。”说话间，他单手一扬，一把凶厉的大刀出现在了他的手中，“本想利用你队友的死给你制造心理暗示，借此对你施压，但现在看来……是我太小看你了。”

“呵呵……原来是这个意图吗……”梦惊禅不以为意地笑道，“恕我直言……你们这帮绷着扑克脸、语气也没什么起伏

的家伙，实在是不适合玩这类‘攻心’的把戏。”说着，他似是回忆起了什么，笑意更甚，“等你们能声情并茂地喊出‘海贼王，我当定了！’这样的台词后，再去尝试吧。”

“承您贵言……”先也为王用肃然的口吻接道，“我会记住的。”

话音未落，刀锋已落。

先也为王手中那沉然的大刀，以惊人的速度斩出了一道利落的刀芒。

瞬息之间，梦惊禅身下的一整块悬崖便被一刀截断，向下滑落而去……

见此危情，禅哥依旧泰然自若。只见其脚下轻点，向前一跃，很轻松地就越过了先也为王的头顶。

“上天容易……下地可就难了。”下一秒，先也为王那冰冷的言语又一次响起，而他那冰冷的刀锋……也骤然高扬。

霎时间，刀锋起，刀浪出，一招【一刀荡岳】破空而起，逼杀至梦惊禅的身前。

先也为王的话没有错……高手过招，最忌贸然浮空。因为人在半空无处借力，一旦跃起，就无法在中途提速或变向了。这样一来……就很容易被对手抓住机会，施以致命的、难以躲避的打击。

不过……以上理论也并非是“绝对”的。

像梦惊禅这个级别的高手，早已超出了“常理”、“常识”所能评估的范畴。与他对战时，很多基于常规的理论就不太适用了……

“呵呵……谁说我打算下来了？”禅哥说着，又出一脚，踏步再跃。

而他的这一“步”，竟是踏在了对方发出的无形“刀浪”之上。

“嗯？”见此情景，先也为王心中惊疑交加，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般手段，“居然能踩在外放的破坏性能量上……并借力移动……”

如果要比喻的话，梦惊禅的此刻行为就好比是“站在火焰喷射器喷出的火舌上行走”或者“踩着激光束进行弹跳”。即便在游戏世界中，这也是不太可能做到的，除非……他拥有与性质为“破坏”的纯能量进行物理接触的能力。

“这位兄台，你的战术我大致明白，不过……你做的不对。”飞至更高空的梦惊禅很快接道，“还是让我给你演示一下……正确的做法。”

此言一出，先也为王已觉不妙。在那电光火石之间，他几乎是本能开始朝悬崖的反方向跑，然而……还是迟了。

“首先，你斩掉的部分太小了，空间和距离要越大越好。”空中的梦惊禅一边说着，一边抽剑一挥。

那荡出的剑气快若惊鸿，力断山河，弹指间便在下方的陆地上切出了一道断痕。

如果说适才先也为王斩落的断崖体积相当于一个游泳池，那此时梦惊禅就是一剑切下了一座足球场。即使在极远处看……也能感觉到这块陆地的边缘被卸去了一块。

“切……被摆了一道。”先也为王知道……若是不动，自己就会随着这块陆地碎片一并滑落万丈深渊，但若是动……就只有向前“大跃”这一条路。

事已至此，他已别无选择，只能做好应招的准备，硬着头皮朝陆地的方向踏跃而起。

“其次，阻击敌人的时机，最好选在对方尚未抵达落脚点上空的时候。”梦惊禅说这第二句话时，已出现在了陆地被截斩后的边际，守在了对方的跃行路线上。

这样一来……就算先也为王扛住了接下来攻击，也很有可能被击退出去，到时一样是坠崖身亡的下场。

“会让你得逞吗！”先也为王低喝一声，于空中再出一式，“牙突三式·虎穿！”

撇开药物因素不谈，作为尸刀一番队的队长，先也为王本身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他在跃起时就大致猜到了眼前即将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踏“那一步”的时候，他已然做好了发招的准备。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而这时，梦惊禅说出了第三句，也是他在这场较量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下手务必要重一点……这样才能决出胜负。”

这一瞬，禅哥眼神骤变，剑意迸发，S级技能【剑赋狂歌】乍然而现！

第837章 替身

“切……到底是秩序一队啊……就连队长也挂了。”

不久后，石峡另一处的末日强袭和最终强袭二人便通过游戏菜单得知了先也为王已被击杀的消息。

“算上五分钟前死去的非口……”末日强袭念道，“咱们这边已阵亡两人，情势不容乐观啊……”

“嗯……不知道队长和非口在阵亡前是否有击杀过敌方的成员。”最终强袭接道，“假如对方其余的三人都还活着，恐怕我们俩……”

“放心吧，他们确有杀过一人。”这一刻，忽有第三个声音加入了他们的谈话。

强袭二人组都明白，这个剧本里已经没有他们的队友了，所以说话者十有八九是敌方的人。于是乎，两人闻声疾动，瞬间朝两侧横跃而出，相互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并摆出了应敌的架势。

“反应挺快嘛。”吞天鬼骁一边说着，一边从天而降，站在了二人的面前，“而且……比我想象中还要镇定。”

在惊悚乐园中，这个披着一头散乱红发、神情嚣狂、如同活夜叉一般的少年，早已是无人不识。

不过，尸刀这两位，确也是头一回在剧本中见到鬼骁本人。

“看阁下这番气势……”最终强袭看着鬼骁，肃然道，“想必就是传说中的……”

“行了……”鬼骁根本没让对方把话说完，“我不过就是个在游戏工作室打工的辍学少年而已。”他的目光扫过眼前那两张面无表情的脸，“要说我有何过人之处……无非就是游戏天

赋好一些罢了。”他顿了顿，“至少我不需要通过药物来稳定情绪、提升反应速度。”

“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末日强袭沉声接道。

“哦……这就是你们工作室的公关部门想出的说辞吗？听不懂？”鬼骁用不置可否的语气接道，“呵……我大概知道你们工作室的形象和口碑为什么那么差了。”

“废话少说！”最终强袭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和对方说太多，他即刻喝道，“要战便战！”

“没错……”末日强袭也是面露狠色（至少他已很努力地尝试去露出那种表情了），“别以为自己位居玩家排行榜第一位，就能以一敌……”

“你们是不是误会什么了。”鬼骁又一次打断了对方的话语，他目光如锋，冷然应道，“我可从没说过要一对二啊。”

“你说什么？”最终强袭似乎从对方的话中听出了某种信息，他当即移动视线，警觉地扫视四周。

“我的队友不在这里，我的话也不是你所想的那个意思。”鬼骁看穿了对方的想法，故而接道，“还是让我来跟你们讲讲目前的状况吧……”他微顿半秒后，说道，“首先，你们队的非口为王用了某种手段……成功地和我们队的醉卧怅然同归于尽了。其次，你们那位先也为王，适才刚刚被我们队的梦惊禅所击杀。算上不久前被你们俩合力干掉的生鱼片，眼下我们双方的战力正好是二对二。不过，禅哥现在的位置离这里很远，所以二位大可不必担心他会从某个地方突然杀出来。”

强袭二人组听着鬼骁的叙述，心中将信将疑……因为他们无法理解对方究竟是用何种手段得知这些信息的。

根据规则设定，在这预赛模式中，玩家只能在团队栏里看到自己队友的状态，而关于敌方团队的情报……除了队名以外（前提是对方没有用隐私保护功能屏蔽自己的队名）是

一概不知。

但此刻，鬼骁却是很正确地报出了尸刀一番队另外两名死亡队员的ID、死亡时间，甚至连他们与谁交过手都知道。发生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意味着两种可能：其一，鬼骁的侦查能力很强；其二，鬼骁的忽悠能力很强。

“二位好像不太相信我说的话是吧？”鬼骁见那两人没有回应，又接道，“的确，按常理来说，我没必要跟你们讲这些。像这样把自己队友的死亡情况一起报出来，反倒显得我在耍什么诡计似的。”他笑了笑，“呵……当然了，你们怎么想都无妨，我的这份‘坦然’，并不是什么重点。”

鬼骁从始至终的语气都很轻松，这反倒给了对方巨大的压力：“重点是……”他耸肩摊手，“老实跟你们讲……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和‘玩家’战斗过了。”他说这话的神态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而这……正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自从满级以后，与玩家之间的较量对我来说已变得非常无趣；莫说是以一敌二，就算是以一敌十、以一当百……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杂鱼来得再多……也毫无意义。想要和我做‘对等’地较量，那至少得有七名实力排行榜前三十的玩家联手才行。而你们……”他看向强袭二人组的眼神显得无比轻蔑，“……显然不符合这一条件。”

“哼……这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数秒后，最终强袭强行挤出一个冷笑，并说道，“以一当百？你疯了吧……同等级下，哪怕是职业玩家打菜鸟，能1V5就已经是极限了，以一敌十都是在扯淡！”

“没错！”末日强袭也在旁应道：“另外……一个玩家若同时对上两名在实力排行榜上与自己相差不多（由于玩家基数庞大，故而有许多被系统判定为实力接近的人；这个‘相差不多’，通常是指榜单上下二十名左右的区间）的对手，通常就已经是捉襟见肘的局面了。而你竟然说……要七个实力排行榜前三十的玩家联手才能跟你斗？哼……”他冷哼一声，“小

鬼……如果你是虚张声势，那这牛皮吹得未免也太大了些；而如果你是当真的……那我劝你一句——狂妄也要有个限度！”

“呵……”鬼骁听完那二人的话，不屑地一笑，“你们的反应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不过我不怪你们……”说话间，他的眼中已有浮光流过，“人类的思维总是被自己所知所识的事物所禁锢着，并自以为是地对那些未知的领域报以粗暴的拒信态度。”

这句话出口时，一阵白色的数据光流便聚拢在了鬼骁的背后，并迅速凝成了一个奇异的黑色生物。

那是一个身高两米半、马首人身的巨怪。它身着一套全覆式黑色战甲，腰佩巨剑，其露出的头部和颈部就是个黑鬃马的马头；它戴着护手的双手确有十指，不过其膝盖以下的部分仍是一对巨蹄。

“原来如此……”最终强袭看到那怪物时便念道，“用召唤生物来填平人数上的劣势吗……”

“确切地说，这叫‘替身’。”鬼骁纠正道，“容我介绍一下……”他扬起一手，朝那巨怪身上示意了一下，“这是我的替身——踏夜。”

“什么‘替身’，说到底还是召唤生物。”末日强袭道，“就算是S级的召唤物，战力也不可能敌得我们这样的职业玩家。”

“是吗……”鬼骁说着，干脆在一块岩石上坐了下来，摆出一副准备看戏的样子，“那你们就试试好了。”他将双手枕到脑后，悠哉地靠在石柱上，望天念道，“虽说它刚才对付‘天石’的时候受了点伤，但收拾你们俩……这种状态应该也足够了。”

“天石……”最终强袭稍微迟疑了两秒，便回忆起了这个名字的身份，“你是说……时间之主麾下的第一时官天石？”

时至今日，关于四柱神以及他们麾下的十二时官、死灵九魁、陪审团和混沌魔将等NPC的信息，早已在论坛上被玩家

们一一归纳了出来，甚至还有人推测出了这些NPC在主世界中所经历过的各种剧情、人员更迭，并整理出了相应的时间线……所以最终强袭知道天石的名讳也很正常。

“啊……就是他。”鬼骁有气无力地回道，“进入这个剧本后，我就察觉到有一个相当高位的数据离我们的战场不远，于是就独自过去拜访了他一下。没想到……他一见到我，就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他舔了舔嘴唇，“这个时官的实力很强，且身边有近五十个石兵助阵，我不得不召唤出【踏夜】、【送葬者】和【水魔】一块儿上，才把对方给摆平。”

“你……说什么……”纵然是有用药，但末日强袭听了这话以后也感到了毛骨悚然，“你用三个召唤生物就把第一时官给……”

“我再更正你们一次……”鬼骁打断道，“我有一个‘替身’，两个‘式神’，三个‘念兽’，但它们和你们所知的‘召唤生物’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你们最好不要将其混为一谈，要不然……”他说着，打了一个响指，“你们会付出代价的。”

在响指打响的刹那，“踏夜”……动了！

谁能想到，这身形庞然的替身，竟有着令人嗔目结舌的速度。只见它扬起巨剑便朝着最终强袭直突而去，那般威势，丝毫不逊于一名格斗专精A级的玩家。

第838章 焦土议会

焦土议会，位于诸界之外，虚空之中。

遥望此地，看上去也不过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枯岩浮岛。

但这个岛没有出口，也没有入口……

至少在这个宇宙中，没有任何物理层面的方式可以抵达这个地方。

不过……还是有一些特殊的生灵，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来到此地的。

这天，就有两名天使长、四名骑士、两名恶魔以及一位半神聚集在了这里。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和这些肮脏的魔鬼在这里消磨时间。”此时，天使长之一的托米尼恩斯正焦虑地踱步着，并用抱怨的语气对他的同胞念道。

“注意你的措辞，我的兄弟。”另一位天使长乌利尔沉声接道，“在焦土议会，即使是圣灵也得保持应有的谦卑。”

“说得好，乌利尔，你真该好好管教一下你那位刚从冥海转生回来的小兄弟。”正站在数米外和伍迪聊天的文森特此时恶意地转过头来，插了一句，“他要是再这么乱说话……说不定会再次被拔了毛儿丢回海里去的。”

话音未落，其身旁的伍迪便发出了“嘿嘿嘿”的猥琐笑声，并朝那两名天使投去了一道不怀好意的目光。

“哼……”乌利尔没有被那两个魔鬼的言语所慑，他冷哼一声，回道，“……轮不到你们来教我怎么做事。还有……请二位不要再鬼鬼祟祟地偷听我们说话了。”

“偷听？”文森特微笑道，“他把话讲得那么大声……怪我咯？”

“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托米尼恩斯也是丝毫不惧，用挑衅的语气回应道。

在他说完这句话的两秒后，文森特突然露出了一副焦虑的表情，装模作样地来回踱了几步，随即抬起头，用抱怨的语气对伍迪说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和这些二逼天使在这里浪费口舌？”

“嘿嘿嘿……注意你的措辞，混蛋。”伍迪笑着应道，“在焦土议会，即使是魔鬼也得保持应有的节操。”

这两个家伙不愧为“地狱四贱客”中最最寡廉鲜耻、且默契无间的一对搭档。这两句即兴模仿……演技浑然天成、台词大巧不工，在完全没有排练过的前提下，全凭瞬间反应做出了一次恰如其分的讽刺。

“早就听说你们俩是地狱里嘴最贱的，今日看来……真是名不虚传。”托米尼恩斯也是语带讽意地反击道。

“过奖了。”

“嘿嘿嘿……过奖了。”

面对对方明显的骂街，那俩货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笑着接受了。

“哈……很好，接着吵，最好打起来……打个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在远处围观着这场对峙的骑士“战争”，顿时一脸兴奋地笑了起来。

“战争老兄，你们这是多大仇啊……”尤先生用手帕擦着自己光秃秃的脑门儿，一脸汗地接道，“我当年被他们欺负得那么惨，也没有……”

“少啰唆！”战争都没让尤胖子把话说完，便高声喝道，“你那种私人恩怨有什么好多说的？”他掰着手指快速念道，“想想我们的处境吧……‘审判日’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

封印一个都没破除；原本的‘候选者游戏’，愣是被搞成了线上娱乐活动……”他抬手指向了文森特和伍迪，“这些全都是他们四贱客一手造成的！”他显得很暴躁，“接下来是什么？让我们天启四骑士组个重金属乐团去人界发张专辑什么的吗？”

“呃咳……咳……”瘟疫少爷这时插嘴道，“我事先声明……我干不了主唱。”

“唱你大爷啊！听得懂讽刺吗？”战争当即转头吼道，“难道你还真想去不成！”

“战争……”此时，四骑士中最为年长的“死亡”亦开口了，“身为瘟疫的大爷，我要郑重地警告你……以后对瘟疫使用‘大爷’这个词时，你最好谨慎一点，否则我就把你‘换掉’。”

“嗯，我错了。”下一秒，战争瞬间换上了一张扑克脸，毕恭毕敬地认了个怂。

“你这情绪转换有点微快啊……”见此情景，连尤先生都忍不住吐了个槽。

“唉……一帮大白痴……”而在场的唯一一名女骑士“灾荒”，则是根本懒得理那帮家伙，独自站在远处摇头叹息着。

就在这九人对话之际，忽然……数道人影突兀地出现在了高处的枯岩圆桌前。

“哦？终于来了吗……”文森特转头望去，“焦土议会……”

“嘿嘿嘿……每回都姗姗来迟呢……”伍迪笑道。

除了这俩嘴比较欠的家伙以外，其余七位都没有对议会的降临加以评论，只是纷纷换上了肃然之色，看向了圆桌。

“诸位……”不多时，那些人影便整齐地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此次让你们前来，是有一事相告……”

“嘿嘿……只有一件事的话，发个邮件说不好吗？”伍迪笑着插嘴道。

议会之声无视了他，继续说道：“根据我们这段时间的观

察，无论是在场的、还是不在场的……所有的‘下注者’们，都对这场‘候选者游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不当干涉。虽然西蒙已在最大限度上阻止了你们的违规行为，但有些‘小动作’所带来的影响，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

“切……卑鄙。”

“哼……无耻。”

文森特和伍迪顺势转头看向了另外的七人，露出满脸鄙夷之色。

“你们俩也在‘所有人’这个范畴里啊！嚣张个屁啊！”战争是真想抽这俩臭不要脸的，但又不方便动手。

数秒后，议会之声接着说道：“因此，议会决定……借由这第二次‘巅峰争霸’，彻底抹平这些影响，让这场‘候选者游戏’重回公平的局面。”

“那议会具体打算怎么做呢？”乌利尔即刻问道。

“首先，全体下注者进入惊悚乐园及其相连空间的行为都将被禁止。”议会之声接道。

“嘿嘿嘿……连我都不行吗？”伍迪笑着问道，“我怎么说也是梦公司的老板兼游戏总设计师，例行维护检查什么的……”

“不行。”议会之声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伍迪的话，并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切……”伍迪不快地啐了一声，“好吧。”

“其次……”议会之声接着又道，“从巅峰争霸S2第二阶段开始，规则将由议会来制定。”他们顿了一下，“伍迪，由你来配合我们执行。”

“行~你们想怎样就怎样吧……”伍迪已明显表现出了一种不耐烦的态度。

“其三……除了上述两条以外的所有信息……一律无可奉

告。”议会之声接着说道，“好了……劳烦各位跑这一趟了，请你们尽快将这些话转达给其他的下注者吧。”说罢，他们似乎就欲离开。

“慢着！”这时，托米尼恩斯忽地开口道，“你们刚才只说了‘全体下注者禁止进入’，但如果下注者教唆那些没有下注的高位生灵进入游戏呢？”他一边问话，一边还朝文森特和伍迪瞪了一眼，很显然，这位天使长在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那些魔鬼可能会耍的花招。

“托米尼恩斯……”议会之声那如同合唱团一般的声音，竟能始终保持语调的统一，此时，他们异口同声地用一种古怪的语气问道，“你别忘了……还有裁判在。”

闻言，托米尼恩斯神情微怔。

“如果你说的那种情况真的发生了，那么……”议会之声接道，“西蒙无疑会用一种最为简单直接的方法去处理掉这些‘问题’的。”

第839章 早晨

九月五日，早晨五点二十分。

封不觉睁开眼，看了眼时间，然后就打着哈欠从游戏舱里爬了出来。

“哈啊……”他走到窗前伸了个懒腰，并顺手拉开了窗帘。

晨曦的光透过玻璃洒了进来，让整个客厅都蒙上了一层青白之色。

“把窗帘给我拉上，混蛋！”两秒后，阿萨斯的抱怨声便响起了，“不想活了啊？”她这显然是起床气。

觉哥闻言，也只得无奈地将窗帘重新拉了起来，毕竟人家还没睡醒，自说自话地把房间弄亮确是他的不对。

“唉……至少她如今是不会随地大小便了。”觉哥一边这样安慰自己，一边走向了卫生间。

当他洗漱完毕从里面走出来时，若雨也正好来到了卫生间门口。

“诶？你也醒啦？”封不觉用很随意的语气问道。

“没有……”若雨睡眼惺忪地回答，“……起来上厕所。”

她的确是一副还没睡醒的模样，连自己身上那件宽松的T恤被“睡歪了”都不知道，就这么露着一侧的香肩和内衣的肩带，迷迷糊糊地站在觉哥面前讲话。

“哦……”而封不觉则是若无其事地应了一声，既没有提醒对方，也没有去多看一眼，只是与对方擦肩而过，让出了卫生间。

从他俩这种老夫老妻般的交流不难看出……在若雨搬进来后的这段日子里，封不觉有意无意间看到的“福利”早已是不

计其数，而若雨也已习惯了类似的“意外”。所以……眼下这种状况，根本不叫个事儿……

……

十分钟后，若雨已重新回房睡下；而封不觉已换上了一套灰色的运动服，穿上一双耐克，踏上了晨跑之路。

他在下楼的电梯里做了些简单的准备运动，出了居民楼后就戴上耳机、打开手机的播放器，朝着自己的预定路线出发了。

一般来说，在晨跑时，觉哥摆在播放列表第一位的曲子永远都是《Gonna Fly Now》，这首晨跑神曲……想必再过一百年也不会过时。它不但可以让人瞬间进入运动状态，而且会产生有一种“锻炼效果加50%”的心理暗示。

“唷，小封，早啊。”

“嗯，您也早啊。”

经过菜市场门口时，觉哥正好遇上出来买菜的房东刘大妈。

“出来锻炼呢？”

“是啊。”觉哥说着，礼貌地摘下了耳机，“您这是出来给孙女准备早点呢？”

“嗨~我还不就是那点‘马大嫂’（沪语发音，即买、洗、烧）的事儿嘛。”大妈回道。

稍稍寒暄了两句后，封不觉便想要离开了，正当他准备说出“那我继续跑了”的时候，万万没想到……

“对了……”刘大妈好似忽然响起了什么，“你那金屋藏娇的事情，准备瞒我到什么时候啊？”

这一刻，封不觉的演技全面爆发，马龙·白兰度、汤姆·汉克斯、罗伯特·德尼罗、成龙……灵魂附体。

“哈？您说我藏什么了？”觉哥用问题回答了对方提出的问

题，而且脸上从始至终都流露出一种十分自然的、费解的神情。

然而，刘大妈根本不吃这一套：“呵呵……小封啊……”她直视着觉哥的双眼，“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她顿了顿，“……说实话。”

刹那之间的眼神接触，便让封不觉明白了一件事……继续撒谎恐怕是死路一条。

“好吧……您听我解释。”觉哥叹了口气，“其实……那个是我朋友，由于某种原因……要暂时过来我这边住一段日子。”

“朋友？”刘大妈表情有异，“女朋友吧？”

“呃……”觉哥吞吞吐吐地回道，“现在……应该……的确……可以……称为女朋友了。”他一句话分为五六段才说完，好似每一词都是挤出口的一般。

“哦……”闻其言、观其神情，刘大妈好似领会了什么，或者说……她误会了什么，“朋友到你家住了一段日子，然后就变成你女朋友了是吧？”

“呃……”封不觉听出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当即侧目道，“不是您想的那样……”

“行了行了~你不用跟我解释。”刘大妈打断了觉哥，“那是你们年轻人的自由……”

看起来……就算觉哥想解释，也未必有用了。

“反正房子我已经租给你了，你只要别给我拆了卸了、或者改成廉租房去转租就行。”刘大妈接着道，“多个人少个人的……也就那么回事儿。”她话锋一转，“不过呢……我作为长辈，还是要劝你几句……”

“嗯……您说……”封不觉低头应道。

于是，刘大妈便接着说了下去：“那位姓黎的小姑娘的

呢，我也遇见过几次了，平心而论……人家那条件……跟了你算是被糟蹋了。”

不知道为什么，封不觉听了这话是既想哭又想笑。

“她开的车，大妈也见过了……”刘大妈又道，“看来人家也不可能是奔着你的钱来的。”

老太太也是识货的人，她知道……仅是若雨那辆车，就抵得上封不觉的全部家当了。

“小封啊，虽然很多人对你有误会，但我是清楚你的为人的……”刘大妈继续道，“遇上这么一段缘分很难得，希望你能好好把握，不要辜负了人家。如果经济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跟大妈开口，我能帮的话……”

她接下来要说的话，封不觉基本已经推测出来了。觉哥也不禁在心中念道：“她这是……觉得我太穷了没法儿娶人家过门？嗯……不过话说回来了……我确实不算富裕，至少在家境上和若雨算不得门当户对。”

有些事情，像封不觉这个年纪的人……是不会考虑到的。这不是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而是由于人对生活的态度、以及思考的方向，都会随着年龄和阅历发生变化。举个例子……比如“梦想”这个词吧，对于十八岁的人和八十岁的人来说，完全就是两种概念了。

觉哥的情形也类似，要不是刘大妈今天跟他说了这番话，或许他要等事到临头了才会意识到……假如他和黎若雨的感情真的有了结果，那他还得面对很多非常现实的问题。

……

上午七点，封不觉回到了家中。

此时，太阳已完全升起，金色的阳光穿透窗帘，照亮了客厅。

觉哥把一份早点放到了茶几上，然后去冲了个凉。

当他回到客厅时，若雨刚巧打开卧室的门，揉着眼睛走出来。

“早点给你带回来了。”封不觉一边说话，一边已走到了书柜的下方。

“哦……我先去刷牙。”若雨应了一句。

两秒后，她又转头对觉哥道：“这大清早的……怎么想起要整理书柜了？”

此时，封不觉已搬了一把椅子并站了上去，正在翻查书柜最上层的书：“我准备找些资料，筹备新书。”他顿了半秒，又补充道，“虽说《二流侦探和猫》还在连载，不过《噩梦两端》已经写完了，正好再开一本新的。”

“哈啊——”若雨打着哈欠问道，“你居然会这么勤奋？”

她会觉得觉哥勤奋，自然是有原因的……因为封不觉以前每出版一本实体书后，都会以各种理由给自己放假，别说是开新书了，连连载中的小说都会中断……而且这些事儿他的读者全都知道。

“我要存钱买房啊。”封不觉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头也不回地应了一句。

“存钱买……”若雨念叨这句话的时候，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那未尽的睡意顿时全消了，“……喂……你什么意思啊？”

封不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转过身来，歪着头，对若雨露出一个大大咧咧的笑容。

后者看了他几秒后，两颊莫名浮上一抹绯红。

她随即就用一种颇为无措的口吻、结结巴巴地高声道：“你……神经病！”说着，她就跑进了卫生间，甩上了门。留下觉哥一个人……在那儿笑而不语。

第840章 无理的要求

九月五日，晚十一点四十分。

地狱前线的成员们如约地来到了王叹之的会议室中，准备去打那巅峰争霸S2的第一场预赛。

虽然感觉上很快就要过十二点了，但按照睡眠模式下的游戏时间来算，其实还有足足两百分钟。反正只要是在午夜之前加入匹配队列的，一律视为是“今天”打的，所以他们也不着急。

“嚯~真难得啊，今天咱们编辑大人竟然迟到了十分钟（现实时间）呢。”望着最后一个走入会议室的花间，像鲶鱼一样卧在豪华沙发上的封不觉露出了一个欠揍的笑容。

不得不说……作为此社团的团长、队伍的队长、以及迟到的专业户……觉哥是最没资格在这个问题上嘲讽别人的人了。

“还不是因为你这家伙突然之间说要开新书闹的……”花间虚着眼，看着觉哥回道，“这两天本来就在忙《噩梦两端》的宣传企划和出版事宜，各种校对审核的事情都得我亲力亲为。没想到……今天某人又突然来封邮件说自己开始筹备新书了。”她长吁一口气，“呼……搞得我临时多出了一堆事，加班好几个小时才回到家。”

“说起来……我们刚才也在讨论着呢……”小叹在旁接道，“这么快就开新书，好像不太符合觉哥你一贯的作风啊。”

“哼……”封不觉冷哼道，“你竟然认为我有‘一贯的作风’并自以为已经掌握了这种‘作风’，哈哈哈哈……”他大笑几声，“天真！真是太天真了！”

看着此人的言行，花间不禁扶额摇头：“我一定是受到了

某种精神污染……才会向管理层提议去捧这种人当明星作家……”

“哼……作家就是作家，明星就是明星。”封不觉挪了挪身子，在沙发上坐正，摆出一副“教父”范儿来，沉声说道，“用文字以外的标准去衡量一个以创作文字为生的人……我个人是很反感的，更不要说以此作为卖点了。”

“呵呵……”一秒后，花间便瞪着死鱼眼干笑道，“看完合同上的报价后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嗯……有时候……我也不得不在现实面前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嘛。”觉哥仍是一脸正经的样子，面不改色地接道。

“你妥协前的思想斗争过程就是在电脑前捶桌狂笑咯？”若雨适时地来了这么一句。

“哦……难怪那么久才回我邮件……”花间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

“那什么……大家不要只讨论关于我的事情嘛，说点别的好了。”两秒后，封不觉便淡定地转过头，看向小叹道，“对了，你平时都用哪种方法避孕？”

他问完这个问题后，被三名女玩家一起围上来暴打了一顿。

而小叹和一名系统的安保机器人一起面无表情地目睹了全过程。

“觉哥，下回你想转移话题时……”待觉哥鼻青脸肿地躺在了地上，小叹才叹息着念道，“还是聊聊天气什么的吧。”

“啊……”把气喘匀后，封不觉重新坐回了沙发上，“好建议……”他捂着一侧脸颊，接道，“好了，言归正传吧……”这次他是真的要说些正经的了，“我今天上线以后，在登录空间里看了一会儿网页。不出所料的……几乎所有的游戏工作室都在官网上贴出了他们的预赛战果。”

他说这段话时，队友们也已纷纷坐下了。

“据我观察统计，在第一轮中，绝大多数工作室名下的社团都取得了胜利。”封不觉的话还在继续，“当然了……还是有一些三流的、或者不入流的工作室，在第一战中失败了。这些工作室呢……有些直接就没在网站上更新战绩，还有些虽然是公布了结果，但也不忘在结果下附带大篇幅的文字来解释败因……而其核心内容无非就是——对手太强、他们一时大意。”

他顿了几秒，接着道：“不过总体而言，职业队的胜率还是高得惊人，输掉的那些队伍基本都是职业中的末流。唯一一支落败的一线工作室队伍是‘尸刀一番队’，而原因是……他们在第一轮里就遇上了‘秩序一队’。”

“嗯……那还真是倒霉呢。”小叹听到这儿接道，“说起来……其他职业队难道就没有两两相遇的情况吗？”

“有。”封不觉回道，“但很少……我翻了上百个工作室的网页，除了秩序和尸刀之外，第一轮中有两支职业队相遇的情况只看到一例。”

“因为参与比赛的队伍基数太大了吧。”小灵接了一句。

“没错。”封不觉道，“虽然梦公司没有公开这次比赛的参赛队伍数量（预赛后期解除隐私保护功能后才公布），但据我估计……队伍总数至少在三万以上，五万都有可能。而这其中……职业队的数量撑死不超过四百，也就是1%左右。”

“诶？那么少吗？”小叹疑道，“可比赛并没有规定每个工作室只能派一支队伍参赛啊，我还以为职业队会更多一点呢。”

“呵……”觉哥摇着头笑道：“其实有能力组建多支队伍去参赛的工作室是很少的，这次组队最多的两个一线工作室分别是尸刀和星辰，前者足足组了十三个队伍，后者也有十队之多；而秩序和诸神这两强，分别组了四支和三支队伍；至于红樱、江湖、山河、天地这些工作室，纵然也是一线，但也只派出了两支队伍去参赛。”他顿了两秒，“再往后……比如

咱们挺熟悉的冰帝，以及一大堆二三线工作室、个人职业玩家等等，都只凑得出一支队伍而已。”

“这样算来，就算是‘四百’这个数里，也有一定的水分呢。”花间接道。

“水分方面……倒还好。”封不觉回道，“从第一轮的战绩来看，职业队毕竟是吃这碗饭的，即便有些队伍的战力不算很出众，但比起普通玩家的队伍来，其整体实力通常还是要强出一点。”

“你下一句是不是要说……”花间接道，“因为休闲玩家的队伍里，通常都会有一到两个相对较弱的人……”

“对。”封不觉点头应道。

“好吧。”花间无奈地回道，“拖了你的后腿真是抱歉呢。”

“没有的事。”但封不觉即刻接道，“我们的队伍里并没有短板，你大可不必妄自菲薄。”他的语气听上去绝非是在安慰花间，而是很认真的，“在我看来，我们地狱前线队的实力属超一流强队，对上任何一支队伍都有很大的赢面。”

“哦哦~听你这么一说就感觉力量从身体里涌出来了呢！”小叹真是一个极容易被调动起情绪的人。

“非要说有什么弱点……”结果下一秒，封不觉就平静地接道，“……那就是小叹了吧。”

“喂——”小叹当时就惊了。

“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就算对上了职业队，我们也完全可以取胜。如果是一般的休闲玩家队伍，那更是十拿九稳。”觉哥无视他，接着道，“大家只要按照练习模式中那样去打就行了，不要有什么压力。”

“本来就没什么压力嘛。”小灵这时接道，“而且你选择在这第一天最后的十几分钟再进入匹配队列，还大大降低了我们遇上职业队的可能。”

“哦？原来我们等到这时候再排还有这个原因？”小叹很快反应了过来。

“这不明摆着嘛……”封不觉回道，“后面几天的情况不好说……但第一天零点刚过的时候，必然是一个职业战队排队的高峰期，因为各大工作室都迫不及待地想拿下首胜并将战绩公布在网站上。”

“虽说相遇的概率不大，但能避就避是吗？”若雨接道。

“没错。”封不觉道，“以我的人品而言，若是我们也在今天零点的时候去凑那热闹，说不定第一轮里遇上秩序一队的就是咱们地狱前线了。”

“你的人品已经可以超越连0.03%都不到的概率了啊？”花间虚着眼问道。

“如果是负面事件的话……”封不觉很严肃地回答，“对……很有可能。”

“无论如何……现在排应该是不太可能遇上职业队的了。”小灵接道，“白天我也去收集过资料，到下午三点为止，基本上所有工作室的队伍都已经公布了战绩。所以……至少在眼下这个时间点上，我们遇到职业队的概率无限接近于零。”

“没错。”封不觉道，“因此，身为队长兼教练，我想说的就是……请各位抱着轻松的心态，进入这第一场预赛。只要你们按照练习模式的节奏，发挥出正常水平，就能轻易……”

“你想也别想。”觉哥话说了一半，就被若雨打断了，“练习模式你就几乎没怎么打过，这场你又想观战？”

“嗯……我是觉得呢……”觉哥想要解释，但……

“随便你怎么觉得。”若雨冷冷道，“这场你上，我当观战者，限你一个人在两小时内把对面四人全部击毙。”

“哈？”

“哈？”

“哈？”

这一秒，小灵、小叹和花间全都是同一种反应。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若雨提出这种近乎无理取闹的要求。

而封不觉看了若雨两秒：“呵……”然后就莫名地笑了，他好似是明白了什么，随即就用一种哄小孩儿的口吻念道，“好～好～我上就我上。”

第841章 迷城再现

我叫黄大锤，二十二岁，是一名游戏高手。

虽说我并非职业玩家，但从小到大，我的游戏水平在身边的小伙伴中都属出类拔萃。

出于嫉妒，那些手下败将们给我起了一个“RMB战士”的绰号。

没错，我家里是很有钱，但有钱是我的错吗？没错，我打游戏动辄充值几万块，但你们充不起钱是我的错吗？总之……我只是秉持着我一贯的游戏风格而已，并没有违反任何规则，我的胜利明显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

长话短说，五个月前，我加入了一款名为《惊悚乐园》的游戏，成为了第一批参与内测的用户。

在内测阶段，这个游戏可以花钱的地方很少，除了豪华游戏仓外，从官方渠道就买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了。连把加十屠龙宝刀之类的东西都没有，真是让人很不愉快。

不过，这个游戏本身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事实上，比起我玩过的任何游戏都要好，虽然有些剧本相当恐怖，但仍然让人欲罢不能。

不久后，拜某个工作室的某个我已经记不起名字的职业玩家所赐，内测迅速地结束了。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公测开启后，官网商城和游戏内的交易所便会开启。

然而，之后的实际情况还是让我感到失望。因为这游戏的官方RMB道具实在是少之又少，除了双倍经验和双倍游戏币卡之外，就只有一些品质一般的商店货而已。

当然了，游戏水平出类拔萃的我是不会在这种困难下低

头的，没过多久我就找到了好几种提升实力的捷径。

机智的我购买了大量的游戏币，不惜重金地在拍卖行里购置了一套强力的装备。另外，我还购买了高价的酷炫服装、大大扩充了行囊和仓库、添置了各种各样的消耗品。

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以后，我便带上两种双倍卡，找了家一流的职业工作室，购买了他们的“带打”服务。

我购买的套餐服务非常周到：在剧本中发现的所有装备、技能卡……只要不是拾取后绑定的，统统归我。全队以保护我安全通关为最优先，而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会将一些可以获取技巧值的事件留给我来完成。

于是乎……在我这套高明的战略下，我的角色属性稳步提升。虽说“专精”的升级速度莫名有点慢，但我的装备、技能、等级，无疑是全服领先水平；和那些普通玩家明显不在一个档次。

很快，我的游戏角色战斗风格就已成型，系统给了我一个“黄金粉碎机”的称号，一听就是狂霸酷拽强有木有？

长话短说，公测才开启半个多月，游戏公司就公布了要举办“巅峰争霸战”的消息。当时我就明白……在世人面前展现我那卓越实力的机会到了！

当然了，像我这样的游戏高手，自然也懂骄兵必败的道理。不耻下问的我，也会到论坛上去收集情报和浏览攻略……

某一天，我无意中点开一个叫做“1V1才是最佳冲级方法”的帖子，看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套路——特种子弹射击流。我只看了几分钟就知道，这个流派很适合我！

当天晚上，我就去拍卖行弄了几把完美品质的枪械，并购买了大量特种弹药，开始了实践……

虽然买这些东西的开销很大，大到连我都有点心疼了，但从之后那一场杀戮游戏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值！

就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适应和磨练，巅峰争霸S1开始了。

在预赛当中，我遇到了超乎自己想象之外的阻滞。本以为我至少能以九成的胜率顺利晋级的，没想到最后的成绩只是堪堪挤进了复赛。

经我事后的分析，这种情况无疑是运气不好和轻敌导致的。

首先来说“运气”……我输掉的那几盘，在天时地利上都有着先天不足，导致我没法儿发挥我的全部实力。再加上……对面怎么看都是职业玩家的水平，说不定还是一些工作室里的巨星级玩家来的，于是我就落了下风。

其次就是“轻敌”了……据我估计，我的实力和吞天鬼骁那样的存在应该也只是伯仲之间，但由于我为人低调，加上我是休闲玩家，没有他们那么多的资源和游戏时间，这才会登不上战斗力排行榜。

有着这样的心理优势，加上我那随性洒脱、不爱争强好胜的淡然性格，难免会在战斗中不自觉地放些水，这恐怕也是败因之一……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杀入了复赛。

可惜……我的糟糕运气也随着我一同晋级了。

【茧之战】第一场，我就遇到了一块难啃的骨头，他叫【鸿鹄】，是个很有名的个人职业玩家。

这货利用非常卑鄙的战术，让我全程都没能好好地打上一枪就输了。

在我的游戏生涯……不，应该说整个人生中，这都是一次令人极度郁闷的失败。

这份郁闷……险些让我放弃了这个游戏。

不过，我是一个坚强的人，我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走

出了阴影。在为那三十余天的花天酒地生活画上休止符后，我重回了惊悚乐园。

痛定思痛的我，购买了顶尖工作室的付费版游戏情报和攻略，寻找更好的带练团队来带我刷本，并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高价获取各种强力装备来武装自己。

两个多月的时间一晃眼就过去了……

如今，在这巅峰争霸S2的舞台上，我要重新证明自己！

这次，我没有退路，也没有借口！

我已经重金聘请了四名非常强力的玩家来当我的队友，他们皆是名气颇响的个人职业玩家，其中一人还是专门的战术教练。

我们“黄金战锤队”在先前的练习模式中战无不胜。

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冠军！我黄大锤来了！

……

【黄金战锤队】

【黄大锤，等级50】

【碱性男，等级50】

【奇斗士，等级50】

【玄灵王者，等级50】

【和气生财，等级50】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巅峰争霸S2-英杰聚首，请确认。】

【已确认，请选择本次战斗中的观战者。】

【已确认，请设定您队伍的“隐私保护选项”。】

【您选择的是“外貌正常化处理”及“向敌方队伍通报本队

队名”，请确认。】

黄金战锤队的队长自然是黄大锤，他并没有开启隐私保护选项，而他选择的观战者是他们队的专属教练“和气生财”。

【已确认，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队伍。】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英杰聚首，试问谁人称雄？群豪争锋，且看胜者为王。”

开场白后，是数秒的载入时间。

【载入已完成，欢迎来到巅峰争霸S2-英杰聚首。】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预赛积分3点。】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比赛即刻开始。】

这段系统语音结束后，片头便开始了……

【努卡（nooccar）市，曾是一座人口逾千万的特大型城市。】

伴随着旁白，镜头开始缓缓移动。

可这开场CG的画面却是被浓雾所笼罩着，只能看到远处的一些黑色轮廓。

【但三年前的一次病毒泄漏事故，却将其毁于一旦。】

【被Z病毒感染后的变异生物——血狼丧尸，在城中疯狂肆虐、攻击着人类。】

【官方和民间所派出的所有救援小组皆在进入城市后的二十四小时内与外界失去了联络。】

说到这儿时，画面中终于出现了破败的街道、建筑等事

物，但仍是显得朦朦胧胧。

【病毒泄漏后第十二天，军方在城市周围建立的临时防线受到了猛烈冲击。】

【第十四天，数架轰炸机用高热武器对城市进行了轰炸，感染者的攻击告一段落。】

【一个月后，军方在努卡市周围建成了“围墙”的雏形，该设施在随后的一年中被不断地加固完善。】

【象征性的搜救工作在围墙建成后再次展开，但救援小组在进入围墙后似乎遇到了感染者之外的未知力量攻击，全军覆没。至此，一切进入市内的申请皆被禁止，努卡市被军方归为无限期隔离区。】

【四个月后，一种未知的雾状气体在城中逐渐形成，并长期笼罩在了努卡市上空。】

【该气体的成分至今无法被解析，但多项试验表明，它对人类似乎是无害的。】

【数年的时光过去，今日……有两个特殊的小队，越过围墙，进入了城中……】

片头CG到此为止，画面也随之定格。

下一秒，CG的最后一个画面就完美地转换成了实景，出现在了黄大锤他们的眼前。而玩家们，也都在这一刻获得了身体的控制权。

第842章 三方始动

城市东部，地狱前线队，也顺利完成了传送。

【主线任务已触发。】

【击杀“黄金战锤队”的四名成员。】

片头CG结束后，任务提示就紧跟着响起。

“觉哥，这个剧本该不会是……”一获得行动能力，小叹就转头看向觉哥念道。

“对，就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衍生者和GM的剧本。”封不觉接过其话头道，“这次的时间点应该是我们离开此地的数年之后。”

“哦？你们来过这个剧本？”小灵接道，“这么说来……这回咱们一开始就有先手的情报优势了咯？”

“不是‘咱们’。”封不觉纠正道，“是‘我’。”他抬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对队友们道，“你们雨姐已经明确要求了……让我一个人去把对面四人全部干掉，所以……”

“喂喂……觉哥。”小叹打断道，“真打算让我们袖手旁观吗？”

“当然是真的。”封不觉回道，“你们三个只管去探索地图就行，杀敌的事情全权交给我来处理。”

“既然你有这种意愿和这份自信，我也不想拦你，不过……”花间这时接道，“你毕竟是要去以一敌四……至少让我给你加个【不朽之力】，以防万一吧。”

“不必了。”没想到，封不觉很果断地拒绝道，“我可不觉得我会被一支叫做【黄金战锤队】的队伍所击杀。”

“团长，你也说了……人家是‘队伍’，而你只是‘个人’。”小

灵也劝道，“难道你觉得自己是个准备去刷玩家的BOSS吗？”

“是的。”封不觉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我就是这个意思。”

“唉……”花间叹了口气，“祝你好运吧。”

小灵闻言，也是无奈地歪了下头，随即转身对小叹道：“那咱们就到处逛逛去呗。”

“哦……”小叹点了点头，又看向觉哥道，“觉哥，你一个人当心点儿啊。”

“放心。”封不觉很随意地应了一句，“你们自己小心。”

于是乎，在这剧本开始仅三分钟不到的时候，地狱前线的四人便分道扬镳了。

……

与此同时，黄金战锤队这边……

“对方的队伍采取了匿名措施吗……哼……”黄大锤看着游戏菜单里的信息，冷哼道，“那毫无疑问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垃圾队伍了，看样子是轻轻松松就能碾压的节奏。”在S2练习模式中的不败战绩，让他对本队的实力充满了信心，说这话时底气十足。

此言一出，他身旁那名ID为【碱性男】的玩家便说道：“呃……队长，我觉得……咱们还是不要太大意了比较好。”

说起这位碱性男，也算是一位颇为有名的个人职业玩家了。其名号虽不如【鸿鹄】那么响亮，但也相差不远。

碱性男属全能型玩家，对任何游戏都有着很强的适应和学习能力；不过其游戏天赋不算突出，所以始终无法跻身顶尖玩家的行列，是个在“准一线”和“一线”水准之间徘徊的男人。

在黄金战锤队中，名义上的队长虽然是黄大锤，但大家

心里都明白……真正引领队伍走向胜利的人，是碱性男。

“是啊，这毕竟是正赛，不是练习。”两秒后，【奇斗士】也接道，“每一场都关系到最终的积分，所以不可轻敌。”

这位奇斗士，也是一名个人职业玩家；他属于操作十分优秀，但意识较为糟糕的类型。在团队中，他可以充当可靠的打手，但当不了领导或智囊。

好在……他是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始终很安分地扮演着类似于“NBA蓝领球员”角色，尽可能地在团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把思考、策划的工作交给那些有能力去完成的人……比如碱性男……去完成。

“我倒是无所谓，我每一场都是全力以赴的……”站在不远处的【玄灵王者】顺势接道，“……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队伍，我都一视同仁。”

这个家伙，就属于比较中二的那种玩家了。不过论战斗实力，他是这个队伍中最强的一个。

“呵呵……你们都太谨慎了吧。”黄大锤随即应道，“碱哥……你不是也说了吗，在这个时间排队，遇到职业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他双手插袋，很嘚瑟地说道，“且不说你们三位都是职业玩家，就说我的实力……呵呵……”他特意停顿了一下，露出一副很装逼的神态，好似自己真的有多了不起一样，“……你们也都是清楚的。”

“是啊……就是由于有你这么个货色在这儿拖后腿，我才觉得不能大意啊……你以为练习模式全胜是因为你吗？完全是靠着我们几个拼死拼活，加上一点点运气……在一支职业队都没有遇到的情况下才实现的好不？”碱性男的这番话，自然是在心里念叨的，他可不敢在嘴上说出来。

“呃……没错，您是很强。”正所谓拿人的手软，碱性男只能硬着头皮回道，“但你看……这……”他看着周围的浓雾，灵机一动，“……这个地图对你很不利啊！”

“嗯？”黄大锤经其提醒，环顾四周，五秒后，他才恍然大悟般接道，“对啊！这种环境下，我那天下无敌的必杀枪法不就很难发挥了吗？”

“这货简直是无药可救啊……”碱性男在心里已经快哭出声来了。

下一秒，他抽动着嘴角，将一只气得抖动的手藏进上衣口袋，接着说道；“就……就是说嘛，作为一名射击系玩家，纵然你实力超强，也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下发挥百分之百的能力吧？”

“好吧……你说的有道理。”黄大锤点点头，“那这场我就认真一点，用态度和技术来填平这份先天的劣势吧！”

“你有个毛的技术啊……”碱性男在心里吐槽着，“不就是个射击和器械专精A，其他专精渣到爆的RMB战士么……装备技能基本全是买来的，要是没有这些东西加上特种弹药的辅助……我让你十级都可以把你干掉……”

“那就……”碱性男转过头去，不让对方看到自己已经难掩的蛋疼表情，“……全仰仗队长您了……”

……

另一方面，努卡市中心……

此地的建筑物和街道早已是无影无踪，那数十万平米的地域已化为了一片黑色的、崎岖不平的焦土。

岩浆汇成的河流在这焦土上交织成网，凝而不散的怪雾在热气的蒸腾下变得更加浓厚。

焦土正中，耸立着一座如城堡般的巨大建筑。其建筑风格不似人间之物，各种有悖于建筑学乃至物理学的诡异线条勾勒出了这座结构光怪陆离的异堡。

此时，就在那异堡最高层的大厅中，一个正在闭目休憩的生物，忽然睁开了双眼。

“哼……疯，不，觉……”萨摩迪尔冷哼一声，一字一顿地念出了这个名字，“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

他说着，便从他的“王座”上站了起来。

“颠三，倒四。”站定后，萨摩迪尔变提高了嗓门儿，喝了这么两声。

数秒后，两道人影也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站在了他的面前。

“唷～唷～有什么事吗？主人。”

“嘿～哈～是不是又要～我们到……门的那边～去抓谁回来？”

两个声音先后响起，分别说了句话。他们说话的语调很有意思，像是在说唱一般，有着一套自己的节奏。

“不用到‘门的那边’去抓。”萨摩迪尔沉声回道，“这次的猎物……就在城里。”

第843章 感染斗士一号

剧本开始后三十分钟，努卡市南部某处。

“嗯……不出所料，并没有选择分头行动。”封不觉站在一栋建筑物的天台边缘，眺望着远处的街道念道，“而是相互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朝着同一个方向探索。”

此时，他的身边还站了另一个身影……一个如小学生一般矮小的影子。

“嘶嘶嘶……你该不会想要正面突袭吧？”武藏小金井抬头对封不觉道。

“呵……倒也不是不行。”封不觉笑道，“从数据强度上看，正面突袭的成功率并不算低。”

对觉哥这种能看穿“真理序列”的人来说，浓雾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雾越大，对他来说反而越有利；比如眼下，封不觉可以很清楚地观察远处那四人的位置和“战斗力”，而黄金战锤队的成员们却连十几米外的景物都看不到，更别说发现觉哥的行踪了。

“呼呼……”武藏小金井笑了笑，“但你不会那么做的……不是吗？”

“那当然了。”封不觉回道，“否则……你的劳动成果岂不浪费了吗？”说着，他便转过身去，看向了五米外的一台人形设备。

那……是一台外观怪异的战斗用机器人。一米八左右的身高，上宽下窄的体型，如同抽象画一般的外壳着色，还有一个和武藏小金井本人有八分相似的三角形头部……怎么看都是出自那个变态小学生的手笔。

“嘶嘶嘶……只是做了些很简单的‘改装’而已，对我而

言……并不怎么费事。”武藏小金井接道。

原来，在之前那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封不觉已凭借自己对地图的了解，迅速赶赴艾乐卜（Allerbmu）公司的大楼，潜入底层研究所，然后召唤出武藏小金井，成功地制造出了这部被小金井命名为“感染斗士一号”的人形战斗机器。

可能有人会奇怪，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可能凭空造出这样的东西来？这里就说明一下……其实，上一次来到这个剧本时，封不觉就注意到艾乐卜公司的地下有一些未能及时启动的安保机器人。这些机器人无疑是该公司用来防范病毒泄漏后可能产生的状况所制造的，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帮助玩家通关的一个隐藏设置。只是……当时因X-23的搅局，使得剧本的展开超出了正常的走向，因此觉哥没能把这些资源很好地利用起来。

而这回……他就有充分的能力去运用那些资源了。现成的安保机器人、现成的生产线、现成的变态发明家……在短时间内整出这么个造物来确不算难。

“可惜……你恐怕看不到这位‘感染斗士’在实战中的表现了。”封不觉转头回道。

“时间又要到了吗……”武藏小金井闻言便知，自己的召唤时限将至，“那就没办法了呢……嘶嘶嘶……”话音未落，他便化为白光消失了。

在【炼金王的嘲讽】的加成下，武藏小金井可以多存活一定的时间，而且其各项能力都会有所加强，但他的存在时限终究无法超过半个小时。

“呼……那么……让我瞧瞧……”接着，封不觉便走到了感染斗士的后方，用WJQ-308军铲打开了机器人背后的一块金属板，拉出了小型的操作面板。

待他快速输入了一段指令后，那机器人的两个圆眼便微微一亮……

……

另一方面，黄金战锤队这边……

“碱哥，这都半小时了，别说敌方玩家，连个小怪都没看到。”黄大锤似乎已经有点儿失去耐心了，“我看咱们还是加快点速度吧，别再这么墨迹了。”

“这家伙……”碱性男转头望着他们的队长老大，心道，“这么高声说话……那我们保持距离的意义何在啊……”

此时，他们四个摆出的是一个菱形的、彼此间保持着一定距离的阵型。用这种站位来推进，无疑是碱性男安排的……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范围性袭击时，该阵型可以降低队伍的损伤，避免被人用大招一击带走。另外……在浓厚的大雾中，这样站也会给敌队的侦查人员带来一定的妨碍。

然而……黄大锤却是若无其事地大声和队友交流着，丝毫没有考虑到分开站位的意图。

“好吧……”数秒后，碱性男用颇为无奈的口吻回道，“就听队长你的……”

其实，到了这会儿……碱性男自己也有些沉不住气了。由于这一路行来没有遭遇任何危险，让他产生了一种“我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了？”的感觉。

毕竟他们队有着三名强力的职业玩家，而黄大锤这RMB战士的客观实力也确实比一般的休闲玩家要强。再加上……碱性男也推断……在这个时间段匹配到“工作室队伍”的概率极低；结合敌方队伍“匿名”的情况，他便不自觉地认为己方有着一定的优势。

轰——

但……就在他们对话之际，雾中忽地传来了一阵喷气式引擎的轰鸣。

砰砰砰——

弹指之间，一个怪异的机器人从天而降，连踏三步，在街心站定。

这一刻，位于四人最前列的奇斗士当即摆出了战斗的架势，戒备地盯住了前方的目标。

“机器人？”见此情景，碱性男疑惑地念道，“这剧本不是丧尸主题的嘛……怎么会冒出……”

嘭！

他思绪未定之际，一声枪响便已破空而出。

“操……”碱性男一边循声转头，一边就在心里骂上了，“这家伙又自说自话地行动了……”

很明显，开枪的人是黄大锤。在尚未确定来者是敌是友的前提下，他二话不说就端起手中的步枪来了一发。

按常理来说，他这种行为自然是很不妥的，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把原本有望成为助力的NPC单位变为敌人。但这次……黄大锤的这份冒失却是立功了。

这不假思索的一枪，直接打断了感染斗士的一条胳膊，瞬间折损了这个机器人的战力。

吱——

没有语言上的交流，也没有停顿。子弹命中后半秒，感染斗士便举起了尚未断掉的那条胳膊，通过五根“手指机关枪”对正前方的奇斗士发动了一轮扫射。

“嘁……”奇斗士不快地啐了一声，朝一旁翻滚而出，迅速地冲向了一个掩体。

与此同时，数十米之外的玄灵王者也已在第一时间放出了一个技能来支援队友。

【名称：灵矛鹜突】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灵术】

【效果：以手指发出矛状的中距离灵能冲击，造成贯突伤害（冷却时间一分钟）】

【消耗：体能值200，灵力值2】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B，灵术专精B】

【备注：可对所有灵体、非灵体（不包括BOSS级）单位造成等量的伤害。】

叱——

伴随着灵子破空之声，一支灵矛轻易地贯穿了感染斗士的腹部，破口处火光迸溅。

不过……它的“核心”并不在腹部，所以……

突突突突……机关枪的扫射仍在继续。不仅如此，感染斗士的攻击还顺势升级……只见它的双膝和左肩急速变形，露出了三个如蜂巢般的发射口。在大约三秒的酝酿后……诸多如唇膏般细小的飞弹从这些发射口中飞散出来，呈跟踪之势分别飞向了黄金战锤队的四名玩家。

“大锤，用爆破弹！斗士，绕后！玄灵，掩护我！”

事已至此，不管眼前这机器人本来就是敌人、还是说它被攻击后才成为了敌人……反正不打也不行了。于是，碱性男高声下达了三个指令，并拿出了自己的武器——两把短镰刀，通过一条迂回的路线朝着感染斗士冲了过去。

在接下来的十秒当中……

奇斗士顺利地绕后，吸引了感染斗士的注意力；黄大锤的爆破弹，切实地命中了目标；而玄灵王者所发出的定身技能，也在爆炸的烟尘绽开前产生了作用。

最后，在烟尘渐尽之际，碱性男的身影恰至……

双镰交错，寒芒乍起。

电光火石之间，感染斗士的躯干便被X形的镰痕切开，分为数段塌落而下。

一切，好似都在碱性男的计划之中……黄金战锤队的四人不但完成了各自的攻击，也都成功避开了那些速度并不算快的微型飞弹。

看起来，他们几个是颇为轻松地就将这个怪物给搞定了，但……碱性男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怎么回事？”几秒后，奇斗士第一个喊出声来，“我怎么变成【疾病】状态了？”

他这一句话，让碱性男如遭电击，后者立刻也打开了游戏菜单，结果发现……自己的状态栏里也显示着【疾病】的字样。

“诶？我怎么也中招了。”远处的玄灵王者随即接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碱哥。”黄大锤提出的疑问，表明他也是一样的状况。

碱性男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应他的……是另一个人。

“诸位……”封不觉的说话声自雾中响起，“刚才的那个……就当是我给你们的见面礼”

第844章 邀请入局

“什么人？”闻声后，黄大锤第一个喝出声来，“不要躲躲藏藏的，有本事就堂堂……”

“……堂堂正正出来跟你打？”封不觉接着对方的话，打断道，“哼……说出这种台词来，未免也太天真了吧？”

他的说话声飘飘荡荡、时近时远、忽高忽低，让人无法通过声音判断其具体方位。

而制造出这种效果的方法就是——利用【欺诈怀表】的变声扩音功能，在高速移动中不断转变音量来说话。

虽然这么搞会有点累，但确能达到故弄玄虚的目的。当然了，要玩这手还有个先决条件……周围的能见度必须很低才行。

“这位朋友……听你那话里的意思……刚才那机器人是你派来的？”碱性男的反应和黄大锤明显不同，高手就是高手，开口第一句便丢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来。

“没错。”封不觉给出了确定的答案，并补充道，“而且……此刻你们身中的疾病，只有我能解除。”

这一句……也是事实。

在武藏小金井炮制感染斗士一号的那段时间里，觉哥抽空去搜出了艾乐卜公司大楼里残存的所有Z病毒原液和抗毒血清。接着，他就让小金井把病毒尽数装备在了感染斗士一号的身上……

那些由感染斗士打出的子弹和微型飞弹其实全都是病毒载体，一旦击中物体表面，就会挥发出气态的病毒。也就是说……即使感染斗士的攻击没有直接命中黄金战锤队的成员们也无妨，只要有弹药在他们附近爆开，一样能达到感染的

目的，可谓防不胜防。

至于那些Z病毒的抗毒血清……觉哥只保留了一小部分，放在行囊里以防万一，其余的血清统统都被他给销毁了。

“让我猜猜……”碱性男沉声接道，“这个【疾病】的真面目……就是Z病毒？”

“反应挺快的嘛。”封不觉笑道，“那你不妨猜猜我接下来要跟你们说什么？”

“如果你到目前为止所说的全都属实，那我认为你和我们交流的唯一理由就是想‘羞辱’我们。”碱性男回道。

“很好，就冲这个推理，你也算得上是个厉害角色。”封不觉称赞道。

话音未落，碱性男还没说什么，黄大锤倒是冷哼一声：“哼……你算老几？藏头露尾之辈，也配对我们黄金战锤队的副队长评头论足？”

“哦？他是副队长吗……”封不觉接道，“你可别告诉我，你才是队长……”

“是又如何！”黄大锤吼道。

“那还真是……”下一秒，封不觉的声音，已出现在了黄大锤的背后，“好办了呢……”

这个“呢”字出口的瞬间，一把匕首（贝尔的日常小刀）已抵在了黄大锤的咽喉上。

当碱性男、奇斗士和玄灵王者回过神来之时，觉哥已用一个十分标准的挟持姿势从后方架住了他们黄金战锤队的队长，并开口说道：“大家都冷静一点，咱们来聊上几句。”

“你……你……”这下，黄大锤可是慌了手脚。他手上拿的步枪是无法打到处于这个距离和位置上的敌人的；而论体术能力……黄大锤那C级的格斗专精着实拿不出手，靠自己肉搏脱身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我说……这位队长兄，看你刚才那份气焰……我还以为你是那种胆大包天的类型呢。”封不觉见了黄大锤的反应也是有点意外，他冷笑道，“结果这就怂了吗……”

“朋友，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劫持人质有意义吗？”另一边，碱性男逼视着觉哥，一步步靠近并言道。

“没有吗？”封不觉笑着回道，“那你们干嘛不直接攻过来呢？”

他算是说到点子上了，退一万步讲……哪怕只把人质作为挡箭牌来用，也是有意义的。

“好吧……”碱性男犹豫了两秒，接道，“……你想跟我们谈什么？”

“呵……”封不觉应道，“我只是想和诸位……玩个游戏。”

“莫名其妙！”玄灵王者这时接道，“要战便战，别搞那些幺蛾子！”

“战？我还有必要和你们战吗？”封不觉笑道，“你们都已中了Z病毒，不出三个小时就会全军覆没，还有什么好战的？”他顿了顿，“顺带一提，这个剧本里仅有的抗毒血清全在我的行囊里，除非我愿意取出来给你们，否则……就算我挂了，你们也一样是死路一条。”

“所以说……我就不明白了……”碱性男又走近了几步，接道，“既然你已经做到了这种地步，那还现身干什么？”他的反应也是颇为犀利，“你应该离我们越远越好，只要拖上三个小时，你们队就赢了不是吗？”

“对。”封不觉回道，“但我不想这么快就赢。”

“你说什么？”这一秒，奇斗士也走到了近前，说道，“你究竟什么意思？”

“这么说吧……”封不觉道，“我和这个剧本的BOSS有些恩怨要处理，不想这么快就离开剧本，但是……我又不想被你们打扰，也不想让我的队友们被你们打扰。”说到这儿，他停

了半秒，“因此，我想出了这个办法。”

“哈！简直是笑话！”玄灵王者冷笑道，“你指望我们相信这种鬼话？”他冷哼一声，“正如碱哥所说，你要是真做到了自己所说的那些，那还有必要现身吗？直接找个地方躲起来，等着我们死掉不就行了？”他眼神一凌，“依我看……你给我们染上的根本不是什么Z病毒吧？你只是用某种普通的病菌感染了我们，然后跑出来说谎，并布下陷阱等我们去跳。”

“你要这样想，是你的自由……”封不觉回道，“参不参与我的游戏，也是你们的自由……”他的语气听上去有恃无恐，“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我的抗毒血清，你们必死无疑，哪怕杀了我也解决不了问题。”

“那你姑且先说说……”碱性男此时接道，“你那所谓游戏的内容是什么？”

“很简单。”封不觉回道，“一会儿我离开你们以后，就去找个隐蔽的、安稳的地方，并取出四人份的抗毒血清藏在那儿；随后，我会在城中各处留下一些线索，引导你们去找到那个地点。”他停顿了两秒，“如果诸位没能在三小时内找到解药，那就拜拜了……但假如诸位能够找到，那么，恭喜你们，比赛继续。”

他说罢后，碱性男沉默了片刻，接道：“两个问题……其一，就是我队友所说的……”他看了看玄灵王者，“我们怎么知道你让我们染上的就是Z病毒？”他微顿半秒，“其二，就算我们染上的确是Z病毒、就算你真的是为了和剧本BOSS处理恩怨想拖长剧本……我们又怎么能确定，你真会把‘解药’放在你所承诺的地方？”

“是啊！”奇斗士也应道，“谁知道你会不会用一堆‘线索’骗着我们到处跑，最后什么都不留下。”

“呵呵……我理解你们的疑虑，不过……不用我说你们也该明白，这两点都是无法用‘说’来证明的。”封不觉回道，“另外……我也不需要去证明什么，我只是描述一下情况，然后

把选择权留给你们。信与不信，做与不做，都由你们决定……”

觉哥的视线扫过那三名职业玩家的脸，并微笑道：“总之……如果你们相信自己确实中了Z病毒，且解药只有我才有的话……眼下你们只有三种选择——一，一拥而上，祈祷能抓住我，并顺利逼迫我交出解药；二，三小时内将我们全队的人找出来团灭；三，跟我玩这场游戏。”

他倒是做得很周到，帮对方省了不少思考和分析的时间。

“哼……我觉得……这三样可以逐一尝试。”碱性男回话时，已分别朝着两名队友使了个眼色。

下一秒，那三人的身影便疾疾窜出，快速将觉哥围在了中间。

“你想多了。”封不觉却是显得不慌不忙，他一边回话，一边将黄大锤朝前一推。

当大锤还在跌跌撞撞向前挪步的时候，觉哥便已踏步而起，似炮仗一般冲上了天空。

“别让他跑了！”碱性男大喝出声之时，自己也已跃上半空。

同一秒，奇斗士也做出了相同的反应；而玄灵王者的远程技能，已先于他们两人追着觉哥去了。

然而……这三人却连觉哥的脚趾头都没能碰到。

正如出现时一样，封不觉的身影突兀地从雾中出现，又突兀地消失在了大雾中，如鬼魅一般无迹可寻……

“可恶……”碱性男落地后，神情凝重地念道，“这家伙若不是有什么特别的隐匿技能，就是速度极快、且具备高超的空中移动技巧……”

“碱……碱哥……”直至此时，惊魂未定的黄大锤才开口说

了句话，“现在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也是奇斗士和玄灵王者此刻心中所想。

“还能怎么办……”碱性男用一种无奈的口吻回道，“三种选择，对方不都已经帮我们整理出来了吗……”他苦笑一声，“呵……当然了，还有第四种选择，就是赌一赌……赌我们身中的并非是‘Z病毒’，无视这个【疾病】的效果。”

“这……”奇斗士接道，“我们恐怕赌不起吧……”

“没错，我们就是赌不起。”碱性男道，“所以我们也只能按照那个男人所说的……去玩他的那场‘游戏’了。”

第845章 黑暗中的低语

剧本开始后八十分钟，市中心。

此时，封不觉已然在城里兜了个大圈，布置好了他那场“游戏”所需的全部设置，随后便来到了此地。

“城堡吗……”觉哥望着远处的巨大异堡，念道，“阁下对建筑的品位不敢恭维呢……”

他口中的这个“阁下”，指的不是别人，正是萨摩迪尔。

事实上，在刚进入这个剧本时，封不觉就已经察觉到了萨摩迪尔的存在，因为周围的那股“雾气”明显附带着后者体内的能量。从数据视角观察，那就好比是“指纹”或者“基因序列”一样的东西，一看便知其主人是谁。

“说起来……你躲在这努卡市里，又是在干什么呢？”封不觉一边自言自语着，一边向着城堡进发。

就在他准备跳过一条岩浆支流时，忽然……

“唷~唷~有道是~”一段自带节奏的RAP传来，“踏破铁鞋无觅处呀~”

“嘿~嘿~没想到~”另一个类似的声音也紧接着响起，“得来全不费工夫哟~”

话音为止，两道人影便已飘然而至，分立于觉哥前方数米之外。

“嗯……”封不觉虚着眼，望着眼前那二位问道，“请问……你们是……”

“我是颠三！”颠三的外观很像是黑人，但他并非是“人类”，而是一个有着四条胳膊类人型生物。

“我~是……倒四！”倒四也是个类人型生物，其全身发

紫，脖子上长了与鲨鱼相似的腮，脸上有四个很小的眼睛，但没有鼻子。

这两“人”，皆是穿着宽松的长袖衣服，下着六分裤，脚踏球鞋；他们各自脖子上还都挂着一堆很夸张的坠饰，俨然一副说唱歌手的打扮。

“哦。”觉哥不冷不热地应了一声，问道，“不知二位找我有何贵干呢？”

“咱咱咱～咱们可是找你了半～天了，疯不觉哟！”颠三回道。

“萨摩迪尔～大人～药药～切个闹～要……我们把你带～回去呀～”倒四接道。

“咱能好好说话么……”封不觉才和对方交流了一分钟不到，就已隐隐有些蛋疼了。

“唷～唷～不觉不觉你不懂呀～”颠三又用RAP回应了他，“这就叫RA～RARARA～”

“RAP！”倒四这时闪身到颠三身前，接完了这句话。

“哈？”封不觉瞪着死鱼眼道，“你们这种水平……他喵的也敢自称是在RAP？我怎么感觉还不如假发的‘攘夷JOY’呢？”

“什～什什什……么？”颠三来了段鬼畜式的颤音，“你真是好大的胆～”

“嘿～嘿～好大的胆～”倒四在旁适时地伴唱道。

“竟敢说～我不如假发？”颠三又道，“信不信～我们用～节奏～爆了你的头！”

“行行……当我没说吧……”封不觉不想和他们接着扯下去，因为他感觉那样会没完没了，“你们不是要带我去见萨摩迪尔吗？我跟你们走就是了。”

……

与此同时，城西某处。

“可恶……这都将近一个小时了……”黄大锤擦着额头渗出的冷汗，念道，“那混蛋肯定是在耍我们！”

“不见得……”碱性男却道，“我倒是渐渐确信了，那个男人说的话全是真的……”

“哦？”玄灵王者闻言疑道，“何以见得？”

“这一轮路上，我一直都在思考，并渐渐意识到了一些问题……”碱性男回道，“我们遇到那个家伙的时间……仅仅是剧本开始后的三十分钟左右。也就是说，他只花了半个小时，就制造出了那样一台携带病毒武器的机器人，并且找到了我们的确切位置，还成功让我们四人全都感染了病毒。”

“等一下……”黄大锤道，“那个机器人未必是他制造出来的吧？说不定是召唤生物呢？”

“如果是召唤生物的话，那它被打爆之后……其残骸会即刻化为白光消散。”碱性男早已考虑到了这点，故而不假思索地回道，“但是那台机器人的残骸并没有消失，这说明它本身就是‘这个世界’里的东西。”

“原……原来如此……”黄大锤点头应道。

“还有……”碱性男随即又道，“我也是后知后觉才想到……如果这个人真要置我们于死地，那他大可以在机器人身上装上一些短时间内就能致死的、或是让人瞬间失去行动能力的东西……他何必还要使用这种三小时后才发作的病毒？”他叹了口气，“唉……再退一步讲，他的身手你们也看到了……如果他当时抱有杀意的话，那就算没有那机器人打头阵，他也至少能把我们拼个两死一伤吧……”

他说到这儿时，队友们不禁一阵后怕。

就连自视甚高黄大锤……也不得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在觉哥接近并劫持住他的刹那，他切实地感到了一种绝望感……假如说那时的觉哥想杀人，那他黄大锤铁定是第一个死的。

两秒后，碱性男接着刚才的话道：“虽然我们和那个男人接触的时间不长，但从他有限的表现来看，便已可以推断出……他具备着极强的心理素质、远超我们理解的侦查能力、至少在B级以上的器械专精、以及比我和奇斗士更快的速度和持久力……”

“诶？持久力是怎么看出来的？”奇斗士打断道。

“我们已经追着他给出的线索走了五十多分钟，而且每到一个地点都能看见新的线索，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碱性男反问道。

“对啊！”奇斗士想了想，当即一惊，“这说明我们这段时间所经过的每个地点，他都已事先来过了……”

“当然了，也不能排除是有队友在帮助他完成这些事情……”碱性男沉声道，“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这又是为什么呢？”黄大锤问道。

“只是一种感觉……”碱性男道，“就当是我这个在游戏圈混了多年的职业玩家所累积的经验和直觉吧……”他的面色变得非常凝重，“我总觉得……我们这次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对手……”他停顿了半秒，黑着脸道，“……强大到凭借一己之力就可以将我们团灭的水平。”

“别开玩笑了！”黄大锤的脸部肌肉抽动着，用一声大喝压制了一下自己正在上升的惊吓值，“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人存在？就算是吞天鬼骁也做不到这种事吧？”

“鬼骁能不能做到，我不清楚。”这时，玄灵王者也接道，“那个男人究竟有多强，我也不清楚。但……碱哥所说的那种‘感觉’，我也有……”

“喂喂……要这么说的话……”黄大锤抹了把脸上的汗，“我们岂不是遇上了一支比职业队……不……比秩序一队还要强的超级强队了吗？而且我们此刻已经完全被对方控制于股掌之间了啊！”

“倒也不必那么悲观。”碱性男道，“因为……我们都还活着，不是吗？”

他的这句话，可是一点儿鼓舞士气的作用都没起到……

“理论上来说，我们依然有胜利的可能。”稍加思索后，碱性男接着道，“首先，那个男人说自己和剧本里的BOSS有私人恩怨要处理，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个好消息……”

“嗯……也许他会被剧本BOSS给干掉是吗？”奇斗士接道。

“对。”碱性男点头道，“其次，虽然他本人是很强，但他的队友未必有多厉害。若是他被剧本BOSS给干掉了，那我们这边可是四对三的有利局面。”

“就算他没被BOSS干掉，但只要打个两败俱伤什么的，对我们一样是好消息。”玄灵王者接道。

“有道理啊……”黄大锤听了队友们的“乐观估计”，一下子来了精神，“这么说来，我们的希望确实不小啊！”

“不过……我们还是得先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碱性男道，“就算是被他牵着鼻子走……我们也得忍耐，直到找到‘解药’为止。”他舔了舔干涩的嘴唇，“不管我们身上的病毒是不是Z病毒，我们都得想办法尽快把它给解了……”

“是啊……”奇斗士接道，“刚开始流冷汗的时候，我还以为只是心理作用，但现在已经出现轻度发烧和四肢乏力的状况了……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恐怕……”

就在他们几个说话之际，眼前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提示。

封不觉留下的提示都很明显，其标识一般都是刻在墙壁或地面上的、巨大的笑脸；而在笑脸的下方，会刻一个简单的（觉哥怕出太难了让对方陷入僵局）谜题线索，指出下一个地点的方位。

“旭日东升……飞流直下……”黄大锤看着笑脸下所刻的八个字，并将其念了一遍，“嗯……”他若有所思地沉吟了一声，

随即转头看向了碱性男，“什么意思啊？”

碱性男琢磨了两分钟，神情一松：“往九点钟方向走一公里的意思……”

他这么一说，奇斗士和玄灵王者便恍然大悟了，只有黄大锤还是一脸莫名的状态：“诶？怎么得出这种结论的？”

“唉……”碱性男也唯有叹息，“总之……咱继续赶路吧……”

……

另一方面，地狱前线队这边……

此时，小叹、小灵和花间也已在剧本里溜达了一个半小时了。

由于若雨给觉哥下达的指示是“两小时内将敌方全灭”，所以小叹他们并没有去进一步拓展剧情什么的；在有限的时间里，他们还是选择尽可能地去搜索这个地图上的物品和技能。

前文提到过，在惊悚乐园的剧本中想要得到什么好东西，除了通过解谜去打开一些特定的储物区域外，其余大多数情况下……包括装备在内的大量非主线必需品，都可以用“找”的方式入手。比如，街边的橱窗里放着一套蜘蛛侠的紧身衣，有可能完全没用，但也有可能是套带属性的精良级装备；又比如，在某个下水道里瞎转悠，或许就能找到诸如双刀、峨嵋刺、双节棍和长棍等一系列武器……

简而言之，在没有通关压力的前提下，只要地图足够大……玩家们便可充分享受探索的乐趣。

就说眼下，小叹他们这三个强运（相对觉哥而言）的角色已然在九十分钟内找到了三件精良级的物品和一张技能卡。

那些物品如下：

【名称：炸虾护腕】

【类型：防具】

【品质：精良】

【防御力：中等】

【属性：隔绝】

【特效：腕部受到火属性攻击时可减免90%伤害】

【装备条件：等级25，装备后绑定】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由帝王龙虾的壳所铸造的护腕，外部还裹上了金黄油亮、酥脆可口的核果外衣装饰。】

这是件颇具特色的精良级防具，而其特色或许就是它那炸虾造型和充满槽点的备注。

【名称：马桶刷】

【类型：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微弱】

【属性：无】

【特效：自带技能“涡突夺命旋”，冷却时间十秒】

【装备条件：格斗专精A，装备后绑定】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当你运用兵器的技巧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你就能把对手收拾得跟刚洗过的马桶一样干净。】

如上所述，恶意满满的武器一件……

【名称：教科书般的教科书】

【类型：其他】

【品质：精良】

【特效：让目标在四十五分钟内持续处于压抑、不快的状态（冷却时间十分钟，仅对玩家有效）。】

【装备条件：无，使用一次后绑定】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每年，我们都会推翻去年整出的那些内容，做一些细节上的修改，然后再告诉你们，这些修改后的内容很可能会出现在你们所处的那套应试教育测试机制中，并影响你们在这套体系中得到的评定。

于是，你们就得去买今年新出的那套东西，而制造那些读物的我们，便又可以生存上一年了。

或许在一百年后，那些触动人们心灵的文学作品仍然会被铭记，而这一百年来的教材则会变成一版又一版的擦屁股纸。

但无论如何，“我们”会继续生存下去。只要你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仍然和这套令人反胃的测试系统捆绑在一起，你们终将是我们的小婊砸。】

这件物品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可以说和【画个叉叉诅咒你】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再来看看他们找到的技能……

【名称：孤芳自赏】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使用两次后消失】

【技能类别：侦查】

【效果：技能发动的瞬间，玩家的本体将即刻进入相位空间，并在原先所处的位置留下一个无敌的、且可承受伤害的残影。进入相位空间后的本体可以无视重力地朝任意方向做直线移动，但不可发动技能，亦不可与原空间中的物质发生接触。五秒后，本体将以一种合理的形式（避免身体嵌入

墙壁等物体中）出现于移动后的位置；同时，残影将消失，这期间残影所承受的伤害会转化为体能值补充到本体身上。（冷却时间三十秒）】

【消耗：当前体能值的70%】

【学习条件：侦查专精A，等级43】

【备注：秀色空绝世，馨香为谁传。】

从技能效果上来看，这张技能卡至少够得上准S级的标准了，不过由于是“限制使用次数”的版本，所以学习的要求并不算很高。

以上，便是王叹之他们三人在这段时间内搜索的成果了。

除了那张技能卡是小灵从一个需要解谜的宝箱中开出来的以外，另外的三件东西都是通过地毯式搜索“找”出来的——它们一个嵌在餐厅门口的广告牌里，一个放置在公共厕所旁的储物间中，还有一个……就摆在图书馆的某个书架上。

很显然，这些都不是很容易发现的物品，不过地狱前线这几位还是凭借着耐心和运气将它们入手了。

当然……若是让觉哥来找的话，或许他凭借着“数据视角”也是能够找到的。但撇开这个因素……单纯凭他的人品去搜，恐怕花三个小时都未必找得出来。

……

在连续搜索了几十分钟后，小叹他们决定找个视线相对开阔的地方稍作休整。

“啊……感觉过了好久呢……”小叹在一张公园的长椅上坐下后，便长吁一口气道，“不知道觉哥那边怎么样了。”

“哈！”小灵坐到他身旁，伸了个懒腰，“我觉得你应该担心的是敌方队伍的那些家伙才对。”

“是啊……”花间站在一旁，笑着接道，“两个小时的时限

就快到了，以封不觉那种性格……说到的，就一定会做到。若是在第一百二十分钟时他还没把对方尽数搞定，引爆核弹之类的事情他都干得出来。”

“呵……呵呵……”小叹干笑两声，“这倒也是呢……”

他们仨刚坐定下来，聊了这么三四句话，没想到……

突然，一股犹如实体般的黑暗降临了。

霎时间，玩家们眼前一黑，伸手不见五指。

不止是小叹他们，同一时刻，远在剧本另一端的黄金战锤队也遭遇了相同的状况。

下一秒，每一个玩家的耳畔，都传来了一句低语：【来自异界的蝼蚁们，来见识一下这座城市的真面目吧。】

第846章 逢魔之刻

低语过后，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嘈杂、混乱的异响……

液体流动之声、凄风过境之声、滚油噬肉之声、筋骨碎碾之声……声声近在咫尺。

愤怒的低吼、痛苦的呻吟、癫狂的痴笑、彻骨的哀泣……句句直入耳中。

仅仅是这听觉上的压力，就让人有一种如堕地狱般的感觉。

此刻，玩家们的手中并非没有照明设备，但那黑暗像一头狂暴的野兽，将城中的一切光源紧紧攥在了爪中，丝毫不漏。

有人试着叫喊，想借此与身旁的队友们进行交流，但他们连自己喉咙里发出的声音都听不到。

有人试着挥手，想用触觉确认周遭的情况，但他们的指尖只能触到一阵阵忽冷忽热、时燥时潮的气流。

恐惧、无助的情绪在玩家们心中急速蔓延、滋长……

这黑暗降临的时分，客观来说并不算久，但对身处其中人来说，却犹如永夜般漫长。

终于……

在大约一分钟后，“黑暗”褪去了。

一轮血月，当空而起。

原本作为“连接介质”的迷雾已然消散，真正的努卡市……出现在了玩家们的眼前。

放眼望去……嶙峋的焦土、沸腾的血河、丛生的枯骨、蠕动的残尸、飞天的魔影等等……无数只有噩梦中才会出现

的恐怖事物，绘出一幅黄泉盛景。

所有那些异响，皆已化虚为实，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死亡威胁。

……

城西，黄金战锤队所在之处。

“【哔——】这什么情况！”黄大锤这会儿整个人都不好了，在Z病毒和恐惧情绪的双重影响下，他已是大汗淋漓、面色煞白，“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感觉是忽然转换成里世界了呢……”玄灵王者也是惊魂未定，但比起黄大锤来，他的惊吓值还算稳定。

奇斗士抹着冷汗接道：“我说……会不会是我们先前遇到的那个男人导致的？”

“确实有可能。”碱性男点头应道，“没准是他把BOSS给激怒、或者打入了‘二阶段’造成的……”

“所以……”黄大锤试探着问道，“眼前的状况……本质上是因为这个剧本的BOSS开大了？”

“谁知道呢……”碱性男是确实不知道具体情况，“我更关心的是……剧本地图发生了如此巨变，会不会影响我们找解药……”

“对啊！”玄灵王者立刻反应过来，“姑且认为那个男人真的给我们留了解药，可假如解药被留在了‘表世界’，那我们岂不是拿不到了？”

“是的……”碱性男沉声接道：“再退一步讲，就算那抗毒血清也被一同传到了里世界来，你们看看周围……”他停顿了两秒，“且不说现在到处都有游荡的怪物，就说这地形变化也让人担忧啊……万一解药掉进岩浆或血河里了咋办？或者刻有谜题的石板不见了咋办？”

“那我们还等什么？”黄大锤高声道，“赶紧接着去找吧！”

“哼……我倒是也想啊……”碱性男苦笑一声。

在他话音未落之际，黄金战锤队这四人的周围，已有影影绰绰的一圈怪影围了上来……

“但这些怪物似乎是不会配合我们的样子……”碱性男一边念道，一边已再次祭出了自己的双镰。

……

另一方面，地狱前线队所在之地。

“就算你一脸委屈地蹲在原地，剧本也不会变回原样的。”小灵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看着自己的男朋友，语重心长地言道，“赶紧起来帮忙吧。”

说这话的同时，她正平举双臂，用【弑月】和【陨星】对数十米外的一些怪物进行着无脑射击。由于这两把枪都有一定程度的自动校准功能，在射击小怪时，小灵只要用余光去瞄准，然后随意开火就可以了。

“知道啦……”小叹回答时，已经站了起来，“刚才惊吓值有点高，让我缓一缓嘛……”

“你都缓了三十秒了，还没完了啊？”小灵用不耐烦的语气问道，“你今年七岁么？”

“这个时间原来是和年龄有关的吗……”小叹闻言，嘴角抽动着回道，“七岁以上的人在遭遇恐怖变故时就必须在三十秒内冷静下来吗……”

“那当然啦。”小灵用理所当然的语气道，“难道你小时候在考试卷子上看到一道不会做的题目后，就一直处于惊慌状态愣到下课为止吗？”

“呃……”小叹一时无言以对。

“我说你们啊……这种时候讨论什么‘三十秒原则’啊……”此时，花间也在旁接道，“好好打怪啦。”

（注：三十秒原则，即“在考试/测验中，审完某道题目后

的三十秒内仍然一筹莫展，就应果断跳过该题”的原则，因为在三十秒内想不出头绪的题目，再想三十分钟也可能无法解答，自欺欺人的执着只会浪费时间。

PS：该原则是我在三十秒内瞎编的，请勿当真。）

“好！看我的！”小叹说着，也用出了袖箭和霰弹枪，开始压制那些聚拢过来的怪物。

打了几秒后，他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停下对队友们道：“对了……这些怪物……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

十分钟前，市中心，异堡之中。

三条人影，从主殿的大门进入，一路行到了萨摩迪尔的王座前。

“唷～唷～人～我们已经带到了～”

“请大王……切～切～check out～”

颠三和倒四用RAP向萨摩迪尔复了命。

“好了，你们先下去吧。”萨摩迪尔坐在王座上未动，连眼睛都没有睁开。

那二位得令后，对视了一眼，随后便耸了耸肩，转身离去了。

待他们走出主殿后，封不觉笑道：“你闭着眼睛，是因为无法直视你那两个手下吗？”

“疯不觉……”萨摩迪尔没有回答觉哥的问题，他知道，如果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自己又会被对方猛烈吐槽，所以他只管说自己事先想好的内容，“……事到如今，你还能保持这种从容的态度，我也不得不说声佩服。”

“怎么？你还指望看到我摆出一脸惊慌的惧色吗？”封不觉问道。

“哼……真是无趣……”萨摩迪尔说着，睁开了眼睛。

如今，他的瞳色已和身在咀魔岛之时不同。那时，他有着一对土黄色的眸子，但如今，他那双兽目却是漆黑之色。

“你是个令人无奈的对手，疯不觉。”萨摩迪尔展开他身后那对巨大的蝙翼，从王座上站起，踏着巨蹄缓缓走下，“我不确定你是太过疯狂还是太过冷静，但我可以确定……从你身上不可能得到哪怕一丝一毫复仇的快感。”

说话之间，他已行到了觉哥面前：“因为……虽然你只是个卑微的生物，但你却总是用高位者的姿态俯视着一切，俯视着……我！”

那个“我”字带出一声咆哮，从萨摩迪尔口中喷出的气浪吹得觉哥头发都扬了起来。

而下一秒，封不觉便瞪着死鱼眼回道：“就眼前的情况来看，我在你面前摆出高姿态的理由至少有二；其一，我在口腔清洁方面做得比你好很多。其二，我尚且知道有口臭的时候不要凑到别人面前讲话。”

萨摩迪尔闻言，颇为尴尬地后退了两步：“哼……你们人类那套无谓的社交礼仪也能作为自负的资本吗？”

“撇开社交礼仪不谈……这主要是个人卫生的问题吧？”封不觉的反驳来得很快，而且有理有据，“而且我也没什么值得自负的，应该是你感到自惭才对。假如你非要说我自负的话，我以后就搂着你的脖子，嘴里伴着屎跟你交谈，不知道你会是什么感受。”

此言一出，萨摩迪尔不自觉地又退半步：“够了！别再跟我东拉西扯的！”他很快意识到，话题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被觉哥给带歪了，所以他决定立刻说正题，“今天，我要你对以前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言毕，萨摩迪尔周身魔气激荡，一股杀意如海啸般翻涌而出。

“哈？让我付出代价？”封不觉站在原地一步未动，甚至连灵能武器都没拿出来，“就凭你？”

“哼……”萨摩迪尔冷笑，“看来你也不过如此啊……”他微顿半秒，“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可以像在咀魔岛那次一样全身而退？”

“哦……你说那次啊。”封不觉双手插袋，用很轻松的语气回道，“就是你假装对我狂攻猛扑、实则是在伺机暗算刑师的那场打斗吗？”

萨摩迪尔神情微变：“你……”

“我怎么会知道？”封不觉接道，“呵呵……我知道的可远不止这些。”他抬起一手，摸着下巴道，“我还知道，今时今日的你，比那个时候强三倍左右是吧？”

萨摩迪尔没有回应，但他的震惊已体现在了自身魔能的波动中。

“我承认……初次相遇时，我确实有点低估你了。”封不觉的话还在继续，“不过经过咀魔岛的那次接触后，我就改变了看法。后来……当我将有关你的情报整理了一番后，我逐渐发现，你的城府和潜力……皆是不容小觑啊。”

“哼……虚张声势……”此时，萨摩迪尔稍稍冷静了一下后，试探着接道，“你的惯用伎俩。”

“怎么？你觉得我在用空话诈你？”封不觉笑道，“呵……那我上点干货好了。”他摊开双手，用一副惯用的欠打的嘴脸念道，“嗯……从哪儿开始说好呢……哦，对了，不妨就从你和夺灵、塔利欧姆他们俩一块儿成立的那个古怪宗教说起吧。”

第847章 幻魔教会

当封不觉道出那两个名字时，萨摩迪尔的脸上出现了难掩的震惊之色。

而这……也完全在觉哥的意料之内。

“在这主宇宙中，恐怕无人能想到……冥渊幽王麾下的死灵九魁之首，众魔之首身旁的咒神官，以及……你这个前时官，竟会是一伙儿的。”封不觉接道，“说实话，就算是我……在听比利说出‘幻魔教会’的相关情报时，也足足思考了数十秒才理清思路。”

“那个木偶……”萨摩迪尔沉声念道，“……又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呵呵……那个木偶知道的可远不止这些。”封不觉笑道。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萨摩迪尔又道。

“因为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封不觉接道。

“哼……可笑……”萨摩迪尔冷笑道，“我有没有必要获取这些信息，难道是由你决定的吗？”

“也并不是说必须由我决定，只是……”封不觉淡定地回道，“我可以决定。”

“尽是些莫名其妙的废话！”萨摩迪尔喝道。

“你听不懂……也很正常。”觉哥摊开双手道，“你只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了，我们这些‘高位者’之间的交流，本就很难跟你们解释清楚。”

“哈！”萨摩迪尔阴沉地笑了一声，“你、和那个木偶……是高位者？哈……”

“是的，至少比你高出两三个档次吧。”封不觉却是没笑，

他用很平静的语气说道，“比利对‘预言’的了解程度已决定了他终将成为一个凌驾于你、以及绝大多数唯一性数据的存在。而且……他将在‘诸神黄昏’中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

觉哥所说的每一句话，以及他说这些话时的神态，都让萨摩迪尔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因为——真相，是一种力量。

“而我呢……”觉哥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本就比你们这些数据高了一个维度，不过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已经接近于ZERO的水平，只要有足够的信息和执行力，我甚至有能力打破他的‘预言程序’，引导‘未来’的走向。”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萨摩迪尔确实没听懂这番话，因为话中有很多内容都被系统给屏蔽了，另外……就算没有屏蔽，这些话也已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

“瞧，所以我说，你‘没必要知道’。”封不觉歪着头道，“咱们还是接着聊刚才的话题吧……”

他顿了两秒，接着先前的话道：“其实，我早已不止一次地领教过你们那个‘幻魔教会’的力量了。要是没猜错的话……你派来杀我的那个福德（猎人岛），其身边的仆人‘伊凡’就是贵教的信徒吧？”他笑着摇了摇头，“还有，我在‘厄舍府’（山池鬼屋篇）内和‘樱果镇’（进击的主角）外分别见过两个力属同源的法阵，想来都是塔利欧姆的手笔。”他不紧不慢地列举着，“当然了……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雪松郡公立医院’（被诅咒的医院）中的某个恶灵。这个本该被我‘一刀搞定’的家伙，却在垂死关头爆发出了远超他应有能力的死灵之力，险些让我栽了跟头……”

“简而言之……贵教就如同一个潜藏在暗处的庞大阴影，时不时在我的经历中出现并膈应我一下，这让我非常得不愉快……而我也一直将这阴影搁置在思维殿堂的某处，耐心等待着揭露它的那一刻。直到某天，我入手了一件东西……”觉

哥说到这里，有意识地停顿了一下，好似是留给对方反应的时间，“……魔杳灵枢。”

“哼……你这无耻之徒……”萨摩迪尔道，“竟然还敢主动提起那个……”

很显然，觉哥从夺灵那里骗走该物品并且再也没有归还的事情，萨摩迪尔也已经听说了。

“借着数据观察的能力，我从那件物品上捕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封不觉无视萨摩迪尔的言论，接着道，“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夺灵这家伙在暗中操控着某个组织，并依靠这个组织为自己收集着‘信仰之力’。”他双手插袋，开始缓缓踱步，“可惜，在后来的那段日子里，我和你们的组织便没什么交集了，以至于我连它的名称都没能打听出来。”他舔了舔嘴唇，“还好……在我和比利的最近一次交流中，这个困惑我多时的谜题终于解开。我也是听他讲了才知道，原来那组织背后的‘神祇’不止夺灵一个，你和塔利欧姆也有参与其中。”

此时，萨摩迪尔那张狂的魔能已经平息下来，他朝觉哥投去的眼神也变得十分复杂。

“一个仅次于冥渊幽王的强大死灵，一个天赋异禀的萨特族末裔，和一个实力深不可测的咒魔……”封不觉的话还在继续，“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凑到一块儿的，也不知道你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但我得承认你们很厉害……”他微顿半秒，再道，“你们三‘人’分别潜伏于三股强大的势力之中，蛰伏在三位‘神’的羽翼之下。同时，你们又借由‘幻魔教会’来获取属于自己的信仰之力；夺灵的死灵之力、塔利欧姆的咒术、以及你的幻之魔能所孕育出的知识和力量……已足够让你们那些‘信徒’到处去为非作歹了……而由此催生出的种种诅咒、传说、悲剧……皆会反过来成为你们的能量源泉。”

“哼……看来你确实是了解了一些事情……”萨摩迪尔的态度也冷了下来，他身上的那份狂暴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气度，“……但那并非是全部。”

“没错，所以我才来到了这里，并跟你挑明了这些。”封不觉接道，“我正在期待着……你能把比利无法告诉我的那部分信息和盘托出。”

“呵……如果是别人站在我的面前，我会问他是疯了还是傻了。”萨摩迪尔即刻应道，“不过眼下……我倒想向你请教一下……”他扬起一臂，指着觉哥道，“疯不觉，你凭什么认为……我非但不会杀你，还会告诉你这些情报？”

“很简单。”封不觉用近乎慵懒的神情回道，“就凭……我比你强。”

“你确定吗？”萨摩迪尔的表情很严肃，他没有对觉哥的理由嗤之以鼻，也没有不予置信，而是谨慎地试探着。

“不管我确不确定，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还是一样的。”封不觉道，“假如比利在这里，他就会告诉你，你的‘选择’已然注定。”说着，他也抬起一臂，作了个“请”的手势，“所以……来吧，解放你全部的力量与我一战。然后……在我的面前……俯首称臣吧。”

第848章 清场（上）

萨摩迪尔明白，既然封不觉能说出“解放你全部的力量”这样的话来，那自己也就没必要再隐藏实力了。

于是……话音未落，魔能再起。

霎时，一股如有实质的“黑暗”以萨摩迪尔为中心扩散而出，瞬间便掩住了觉哥的视线。

也正是在这一刻，整座城市……都陷入了黑暗之中。

“嗯……竟然比我预估的还要弱一点吗。”封不觉立于黑暗之中，看向萨摩迪尔，用一种略感失望的语气说道，“这样看来……不需要变身就能搞定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将已经取出行囊的【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又放了回去。

“哼……连这‘至暗’都可以看破吗？”萨摩迪尔的说话声很快响起，“看来你确已是一个极其高位的存在了。”

“我说过了，比你高很多。”封不觉平静地应道，同时，他眼中那黑色的数据光流亦在不断浮动，“高到我都懒得亲自跟你动手了。”

“哦？”萨摩迪尔好似从对方的话里听出了什么，“莫非你要‘召唤’什么东西来跟我打吗？”

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剧本BOSS，萨摩迪尔见过的玩家、或者说“异界旅客”绝不在少数，所以他自然知道这些人具备“召唤”能力。

“你猜对了。”封不觉当即回了一句，并顺手取出了【血尸神的勾玉】，发动了物品的效果。

但见……至暗之中，红芒陡现。

那勾玉上泛起的妖异光晕竟然打破了凝重的阴影，并制

造出了一个直径三米的球形光阵，直到血尸神完全现身，周遭才重归于黑暗。

“让我瞧瞧……这次又是什么？”血尸神降临后，丝毫没有表现出对黑暗的不适，“哦……好像是只萨特啊。”他也准确地在黑暗中找到了萨摩迪尔的位置，并虎视眈眈地望着后者道，“以前倒是见过一些，但这只似乎格外美味呢……”

“你……是什么……”而另一边，萨摩迪尔的神情却是在血尸神现身的刹那就变得惊惧无比，“你这样的存在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听从那小子的命令？”血尸神接过了对方的话头，并抬手指着觉哥，冷笑道，“呵……你可别误会了，我和他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而已。”他顿了顿，又看向萨摩迪尔，“而我和你……则是食客和食物的关系了。”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血尸神已悄然发动了他的【恐惧投射】能力……而且直接就是80%的程度。

两秒不到，萨摩迪尔便发出一声闷哼，并在一个踉跄后单膝跪地。同一时刻，城中的黑暗也迅速褪去了。只是……此时的努卡市已然失去了“雾”的掩护，现出了原来的面貌。

“唔……这……”萨摩迪尔怎么也想不到，疯不觉的召唤物竟然会是一个比起四柱神也毫不逊色的恐怖魔王，这样看来……疯不觉的实力究竟如何，着实是深不可测。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血尸神看萨摩迪尔好像已无力反抗了，当即就准备上前开吃。

“且慢。”不料，封不觉却出言阻止了他。

“嗯？”血尸神面露狐疑之色，“你想怎样？”

觉哥没有回答他，而是转头对萨摩迪尔道：“萨摩迪尔，我可以饶你不死……”

他这句话刚说完，血尸神就插嘴道：“喂……这都到我嘴边了……”他这会儿的神态好似一个坐在餐桌前的饿鬼，连菜

都端到面前了，却又要被拿走。

但封不觉没有理他，只是瞪了他一眼，并继续对萨摩迪尔道："我将提供给你一个'选择'……就如'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所期望的那样。"他抬头念道，"'选择'，是这'第二版'惊悚乐园的核心理念。虽然这让它看上去不像它的前身那样完美，但却让它变得更易为人所接受。所以……即使我已知道了结果，而且知道这结果是注定的，但我依然会给你选择的权力。"

"那你能不能也让我也选择一下，比如……想吃？还是想吃？还是想吃？"血尸神又在旁插了句嘴。

觉哥再次无视了他，接着对萨摩迪尔道："那么……你是选择在这里被吃掉，还是……"

"我明白了！"萨摩迪尔还没等觉哥把话说完就应道，"不管你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

很显然，觉哥和血尸神这套"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把戏，给对方制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然而，在萨摩迪尔快速做出选择后，封不觉却用冷漠的语气接道："不，这还不够。"

萨摩迪尔一听这话，心中一颤。

"在我把血尸神叫来之前，我给过你机会，可惜……和我预料的一样，我们没能和我达成共识。"封不觉叹了口气，"唉……只有当绝望切实降临时，你才会做出妥协。这就是你……或者说'你这个级别的存在'身上的问题。"

"那你现在要我做什么……"至此，萨摩迪尔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是"如何去选择"了，而是"如何去服从"。

"呵呵……要你做的事……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双手插袋、从萨摩迪尔身边缓步走过。

数秒后，他不紧不慢地坐到了原本属于萨摩迪尔的王座

上，翘起二郎腿道：“且听我一一道来……”

……

剧本开始后一百一十分钟，城西某地。

“呼……是这里了吧……”看着远处一块刻着笑脸的巨石，碱性男停下脚步，喘息着念道。

“这里再没有的话……”此时，黄大锤的脸色已是一种随时会变丧尸的状态了，“我看对方八成是在耍我们玩儿了。”

“是啊……以我们目前的身体状况，恐怕已经到不了‘下一个’地点了。”奇斗士接道。

“可恶，感觉被那个家伙给涮了呢……”玄灵王者语气忿忿地念道，“从这病症的恶化程度来看，病毒的发作根本用不了三小时吧！”

“不……”只有碱性男还保持着冷静的态度，“至少在时间这一点上……他并没有说谎。”他步履蹒跚地走在最前，头也不回地接道，“按照常理来说，病毒发作的时间应该就是三小时。不过……这个时间八成是在实验室中得到的理论数据；即‘受感染者在常温环境下保持相对静止’的条件下所得出的。”他舔了舔干涩的嘴唇，“而我们四个……在中了病毒后一直在运动着……”

“明白了……”玄灵王者接道，“气温、体温、代谢速度等因素加快了发作的节奏。”

“没错。”碱性男点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四个人几乎同时受到感染，但此刻的体征却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异。”

四人对话之际，已走到了那块巨石旁边。

“无论如何……先看看这个吧……”碱性男凑近观察，看到了笑脸刻痕下的一行字。

【解药藏在石头下面。】

“斗士。”碱性男看完字迹，立刻就回头对奇斗士道，“没

问题吧？”

这时，他身后的三名队友也都看清了那行字。

“小菜一碟。”对奇斗士来说，纵是带着【疾病】状态，推动这种尺寸的石头也是没什么难度的。说罢，他就上前两步，抬起双臂摁在巨石上。

稍稍酝酿了两秒后，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沉喝一声，屈膝出力。

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得顺利，那石头比奇斗士想象中要轻不少，基本是一推就倒。

伴随着轰隆一声响，那石头横在了地上。而在其下方的土壤中，还真就有一个小坑，坑里嵌着一个金属盒子。

“这里就由我来吧……”碱性男跟队友们打了个招呼，随后就走上前去，小心翼翼地靠近了那个盒子。

结果……无论是推石头还是取出盒子时，都没有发生什么异常。看起来……如果真有什么陷阱，那肯定是在那个盒子的内部了。

“最坏的情况是……里面非但没有解药，还藏着某种一开即炸的爆炸物。”碱性男拿出盒子后便对队友们说道，“你们还是走远一点，等我开启后……”

“不必了吧。”黄大锤这时打断道，“假如里面没有解药，那我们总归是完蛋了，区别只是被炸死或者毒发身亡而已。”

碱性男闻言后想了几秒，他不得不同意……这话说得在理。

“行……那我就打开了。”于是，他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端起了盒子。

下一秒，在黄金战锤队四名队员的灼灼目光下，盒子被打开了。

碱性男才刚开启了一条缝隙，一阵白色的光芒便从盒内

爆发……那一瞬，四人心里不约而同地想到："完了，果然是个爆炸陷阱。"

然，他们都误会了……

封不觉所安置的这个金属盒里，的确里没有解药，但也没有炸药。盒内装的……只是一个魔法阵，一个传送用的法阵。

当那阵白光消散之时，黄大锤、碱性男、奇斗士和玄灵王者他们四个，已然置身在了一个宽阔的大殿之内。

紧接着，一个背生双翼、魔气昭然的高大生物便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就是他们吗？"萨摩迪尔站在一个半径五米的巨大魔法阵前，用居高临下的眼神俯视着眼前的四名玩家。

"啊……没错。"封不觉的声音随即响起。

黄金战锤队的四人听声便知说话者是谁，他们纷纷转头，循声望去。却见……那个样貌模糊（在隐私保护功能开启的情况下，玩家的脸部和声音都会被模糊化处理，但依旧会保留一定的特色，以免对方无法分辨；至于衣着，在对手看来就是新手套装的样子）的男人，此时竟坐在了一尊王座之上。

这家伙单手托腮、翘着二郎腿，另一只手上居然还端着个盛满红色液体的高脚杯。

"嗯……你们来得比我想象中要晚一些。"封不觉晃着酒杯，看着呆若木鸡的四人，用懒散的口吻说道，"想必是被怪物给延误了吧……"

说到这儿时，他举起酒杯，喝了一口杯中的液体，接着道："啊……真他喵的难喝……"他摇着头念道，"抱歉，我本想在各位面前品鉴一下这玩意儿来装个【哔——】的，但这个……实在是难喝到我无法给出正面评价了。"

"这可是我珍藏的巫师之血……"萨摩迪尔回过头，用一种

抱怨的语气道，“你要不喜欢就放那儿别动。”

封不觉没去理他，而是继续对黄金战锤队的队员们道：“如各位所见，这位外表十分唬人的、味觉和我们有着巨大差异的、吝啬的、徒有身高但是长得远没我帅的萨摩迪尔老兄……”他微顿半秒，补充了一句，“AKA（also known as），剧本BOSS……”又接道，“……如今已和我狼狈为奸。”

觉哥一边说着，一边放下酒杯从王座上站了起来：“所以……你们的性命到此为止也就没用了。”他迈步向前，耸肩道，“不过，我事先承诺过会给各位抗毒血清的，交易就是交易……”

接着，他真的从行囊里取出了血清，亲手递到了一脸骇然的黄大锤面前。

在这个过程中，封不觉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不设防的状态。而这份从容……令敌队的四人毛骨悚然。

要知道，以眼下的情境而言，黄金战锤队的四人完全可以在服下解药之后、甚至是拿到解药的瞬间……直接对封不觉发动一次四对一的近距离突袭。一旦突袭成功，他们等于是白白击杀了一名超强的敌方队员，而且顺利解除了自身的DEBUFF；届时，他们可以不理会剧本BOSS，逃离此地，以优势人数继续这场比赛。

而且……以上这番假设，就算是黄大锤也能想得到，可以说在场所有人对此都是心知肚明的。

然而，封不觉却仍是若无其事、我行我素……这份游刃有余的态度，反倒让他面前的四人惊疑交加、不敢妄动。

第849章 清场（下）

面对觉哥那淡定的反应，碱性男在数秒内便构想了数种可能，但没有一种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

“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碱性男反复地问自己这个问题，但他最终所能得到的、比较合理的答案就是，“难道是装逼过头而忽略了我们反扑可能性？还是说……他自以为可凭一人之力挡住四个人在这种环境和距离下发动的突袭？”

而另一边，封不觉还是一副很轻松的样子，对着自己跟前的黄大锤道：“愣着干什么？你到底要不要？”

“切……谁……谁怕谁啊！”黄大锤由于过分心虚，应了这么句很莫名的话，然后，他就一把接过了对方手中的抗毒血清。

这时，碱性男急匆匆上前两步，对黄大锤道：“把物品说明展示给我们看看。”

一秒后，黄大锤便点头照做了。

于是，以下这组数据很快出现在了黄金战锤队的四人眼前。

【名称：抗毒血清*4】

【类型：消耗品】

【品质：普通】

【功能：有39.48%的概率让使用者解除并免疫Z病毒的影响】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注射或饮用皆可，对怪物和完全丧尸化的玩家无效】

封不觉上一次进入这个剧本世界时，这种【抗毒血清】是被系统归为“剧情相关”类的，但如今该物品已经被划分为了“消耗品”，这说明此物与本次剧本的主线剧情已没什么关系了。当然，物品的效果还是老样子，只有四成左右的几率可以生效。

“喂！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吧！”玄灵王者一看物品说明就火了，他转头看着觉哥质问道，“怎么只有不到40%的生效率？这也能叫解药？”

“哈！哈哈哈……”封不觉大笑数声，“首先，这当然叫解药，只要它能解除病毒的影响，就叫解药；至于概率嘛，呵呵……别说是39.48%了，就算是1%……你不还是得吃吗？”他顿了一下，“其次，请问什么叫做‘跟说好的不一样’？我跟你们说好什么了？”他转过身去，摊开双手，摆出一副很嘚瑟的样子，“我有跟你们说过这解药的生效率是100%吗？没有吧？另外……在我跟各位交涉的时候，你们并没有跟我达成任何协议吧？只有我单方面地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你们就围攻过来了。严格来说……我就算不给你们血清又怎么样呢？”

他说得句句属实，字字在理，哪怕再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从一开始就在忽悠对方，一样无可厚非。因为……这就是比赛。在比赛中，除了系统认可的“协议”外，敌我双方的一切交涉都是不能相信的。连兵不厌诈的道理都不懂，被坑也只能认栽。

“哼……看来我们还得感激你……”碱性男冷哼一声，“如此言而有信，磊落光明咯？”

“好说~好说~”封不觉用一种自豪的语气、抱拳拱手道，“过奖~过奖~”

在觉哥说这八个字的同时，碱性男已悄然给队友们使了个眼色，并压低声音说了些什么。这一切……全都落在觉哥的眼里；虽然他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心里很清楚——对方必

然是在策划一次突袭。

不过，比起这迫近的杀机，封不觉似乎有着更为在意的事情……

“呵……只剩三分钟了呢。”这一刻，封不觉用说悄悄话一般的语气，微微转身、看向一块无人之处微笑着念道。

整个剧本中，只有一个人听到了他的这句话，那就是正处于观战状态的黎若雨。

“哼……你若真有心的话……三十秒就能把这四人杀光了吧……”一直在旁观看的若雨自然也明白觉哥的意思，“拖了那么久，无非就是为了找到萨摩迪尔，为决赛进行更为充分的‘布局’而已。”

正当他俩神交之际，另一边的碱性男也已将计划布置妥当。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黄金战锤队那四人快速地分了解药，各自将自己的那份（一试管）一饮而尽，随后就四散而动，直接朝觉哥发动了攻击。

他们完全无视了萨摩迪尔的存在，将所有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封不觉的身上，毫无疑问的……这次的突袭，是势在必得！

嘭——

最先响起的，还是黄大锤的狙击枪。

虽然他是黄金战锤队中实力最弱的一个，但完美级武器和特种弹药可是实打实的东西；再说……黄大锤的水平再矬，射击专精方面好歹也练到A级了……在这个距离、有这个专精、靠这个装备、凭这个弹药……只要是命中，必能造成重创。

然，枪响后的那一秒，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封不觉……仍是稳稳站在原地，一步未动。不过，他已

抬起了一只手，而那只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还夹了一枚狭长的狙击弹。

“开玩笑的吧……”正朝着觉哥杀去的奇斗士当即惊得滞住了身形。因为他的动态视力极佳，所以他依稀看清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居然用两根手指接住了大锤的黄金贯透弹……”

“这不可能！”碱性男同样看清了觉哥接子弹的一幕，但他的反应和奇斗士不同。此时，一贯冷静的他，竟是发疯似的扬起双镰，提速猛进。

或许只有碱性男自己知道，在那短短的一瞬，他那身为职业玩家的尊严和自信均已受到了重创，眼前那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信的事实让他陷入了极度的震惊和愤怒中。

在内心濒临崩溃的境况下，他的身体遵从了战斗的本能……

“有本事把这招也接了！”碱性男杀到觉哥身前，大喝一声，祭出了自己最强的近战杀招——【鸫魂】。

霎时间，那双镰之上爆现一股紫黑色的死亡气息，两道森冷的幽芒交错着向觉哥的双颈斩落。

但……他万万没想到……

“呵……可以……”封不觉微微一笑，举起双手在胸前一错，【灵犀一指】再出。

这一回，他用两只手分别夹住了那两把落下的凶镰。

正以前冲之势发招的碱性男不但被对方用徒手接下了刃发技能，而且自己的进势也被遏住……寸步难进。

“你究竟是什么人？”碱性男瞪大了眼睛，他的惊讶已突破了界限，心中剩下的只有恐惧。

“哼……”封不觉对这个问题报以冷笑，笑而不语。

下一秒，他便松开了手指，顺势接了个后空翻，并以此姿态使出了【岚脚·龙断】。

碱性男的生存值本就不满，之前与怪物的战斗中就有所损伤，眼下遭此近距离直击，自是难以抵挡、一命呜呼。

“岂有此理……”

“事到如今也只能拼了……”

见实际意义上的“队长”竟被对方给一招击毙了，奇斗士和玄灵王者心中惊怒交集，而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出奇得一致——接着上。

这二人的配合颇为默契，战斗素养也不负职业水准，在当前的局面下，他们俩皆是选择立刻变换站位，朝着刚刚落地的觉哥发动夹击。

不料，封不觉却好似早已预判到了他们的行动轨迹一般，提前出手，先制于人。在半空翻飞的他，手中金光一现，死亡扑克的【追魄】特效凝然而发。

只见那一百张光牌兵分两路，划出各种刁钻、诡异、精准的弧线，分别飞向了玄灵王者和奇斗士。

那二人本想打觉哥一个立足未稳，熟料是自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到五秒，他们便被那眼花缭乱的光束割了喉咙。

“呵……结果还有一分钟呢。”封不觉翻身落地之时，他眼前仅存的一名对手……就是黄大锤了。

而此刻的黄大锤，已然吓得呆立当场，难以动弹。看着三名花重金雇来的强力队友几乎在眨眼间就被秒杀，黄大锤的思维彻底当机，他不禁开始怀疑……怀疑那些他始终坚信的东西。

“看阁下的表情……”封不觉一步步朝对方靠近过去，“是不是在想着……‘难道我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强’？”说完这句，他正好走到黄大锤跟前，并露出一个邪恶的笑容，“如果你真的是在心里问自己这个问题，那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话音起，黑炎出，【邪王炎杀炼狱焦】的黑火直击在了

黄大锤的身上。

同一秒，封不觉说完了剩下的半句话：“……你弱爆了。”

第850章 来历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您已完成该剧本，180秒后自动传送】

随着黄金战锤队的最后一名队员化为白光消散，地狱前线队那四人的耳边也纷纷响起了系统提示。

“瞧，刚好两小时。”封不觉悠然转身，对着空无一人的地方笑着说道。

站在一旁的萨摩迪尔见状疑道：“你在跟谁说话？”

“呵……没什么，自言自语而已。”封不觉随口应道，并立刻转移了话题，“好了，我差不多也该离开了，下次见面之时……希望你已和你那两位幻魔教会的老友交涉妥当。诸神黄昏前，我会设法与你们其中的某位再见一面的。”

“我可不能保证……”萨摩迪尔沉声回道，“……他们对此事的态度。”

“没关系。”封不觉道，“我相信……只要他们的智慧和野心与你在同一水准，就没有理由拒绝我的提议。当然了……如果有必要，我也会在他们的面前展示我的实力的。”

“那好吧……”萨摩迪尔的神情变得颇为复杂，“后会有期了。”

“后会有期。”封不觉应完这句，便化为白光传送而去。

……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游戏币：60000】

【获得物品/装备：无】

【完成/接受任务：1/1】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0，破解世界观：无】

【获得技巧值：782】

【技巧值加成游戏币：78200】

【剧本通关奖励：预赛积分+3。】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回到登陆空间后，触摸屏上出现了颇为简短的结算清单。

由于封不觉的等级已经封顶，经验值方面的收益自然已不复存在了。而物品方面，觉哥这边也是一件都没入手。另外，比赛模式只保留了“剧本中惊吓值过高强制断线”的机制，但没有启用惊吓值评价及奖励，所以相关的条目也被去掉了。

“OK，首战告捷。”觉哥看着屏幕，语气轻松地道了一句。

接着，他便通过社交栏确认了一下小叹他们都已离开了剧本。等了大约一分钟后，觉哥发了一个进入会议室的申请过去。很快，小叹那边就点击了确认。

“Hi~各位玩得还高兴不？”踏入会议室的瞬间，封不觉就换上了一脸得意的神色，十分嘚瑟地对队友们说道。

“找了一个多小时的装备，清了半个多小时的怪。”小灵用一句话就总结了她们在首场比赛里所做的事情。

“不过……总体而言，我们还是挺高兴的，毕竟赢了嘛。”花间接道。

“是啊，打怪找装备总比跟人打要省心一点。”小叹也是耸肩应道。

封不觉冲队友们笑了笑，最后，其目光落到了若雨的身上：“您还满意吧？”

“呵呵。”若雨面无表情地发出了这两个音节。

见了她的表情，觉哥笑意更浓，不过他也懂得点到即止，故而没有就此再说什么，而是接道：“那么……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准备第二场？”

“唉……”闻言，若雨叹了口气，“这第二场，你还是观战吧。我得承认……让你出战是浪费资源。”

“你能明白就好。”封不觉说着，就往沙发上一躺，双手枕着头道，“我说过了……我们很强。除了个别极强的队伍之外，大部分队伍对我们来说都构不成什么威胁。眼下你们四个都还没有满级，实力也都还有提升的空间；况且预赛是积分制的，就算输掉一两场也不会立即淘汰，所以……在复赛前，我仍然是保持观战比较好。”

“啊……一副‘老子天下无敌’的样子呢……”听到了觉哥的言论，小灵不禁虚起眼，在旁揶揄道。

“一种‘这种级别的战斗我出手就太无趣了’的态度呢……”花间也适时补了一句。

“虽然我的话听上去很狂……”封不觉看着队友们，摊开双手回道，“但这是事实不是吗？”

“呃……对了，觉哥。”这时，小叹好似想起了什么，看向觉哥道，“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遇到龙哥的那个剧本吗？刚才那个剧本里的怪物……”

“……都是萨摩迪尔手下的幻魔。”封不觉知道他要说什么，故而直接应道，“我正好也准备跟你们讲讲我在刚才的剧本里做什么了，你们且听我说……”

……

同一时刻，梦公司总部，某间豪华的办公室中。

一个名为伍迪的魔鬼，此时正坐在办公桌后的老板椅上，端着一杯冰镇羊驼奶，浅尝轻酌。

“果然是赢了啊。”文森特的声音从房间一侧传来。

虽然仅在一秒钟之前，他还不在这个房间里，但伍迪并未对其出现表现出任何意外。

“嘿嘿嘿……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伍迪依然是那样猥琐地笑着。

“如今封不觉把幻魔教会也拉入局中了……”文森特一边说着，一边朝办公桌走去，“……这恐怕会对诸神黄昏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吧？”

“嘿嘿嘿……诸神黄昏的‘结局’是注定的，不管是他、或者别的什么人，都不可能改变。”伍迪笑着应道，“这一点……封不觉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的布局重点肯定不在诸神黄昏的‘过程’或‘结局’上，而是在‘结局之后’。”

“跳过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实，将策略锁定在‘第三阶段’吗？”文森特沉声接道。

“哼……换成你我……也会是一样的做法吧。”伍迪露出了一个阴沉的神色。

话至此处，文森特已绕到了一张沙发椅的前方，与伍迪对面而坐：“看来在‘智’这方面，他已得到了你的认可。”

“嘿嘿……别说笑了，他可是用‘那个人’的基因所制造的杰作，‘智’这方面……从一开始就是最不需要担心的。”伍迪笑着回道，“我倒是觉得，他在别的方面有些滞后了。”

“呵……所以你就和西蒙‘演了那出戏’？”文森特也笑了。

“嘿嘿嘿……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啊……”伍迪笑得愈发猥琐，并愉快地喝了口手中的白浊液体。

“好说～不过你这计策确是一石二鸟。”文森特接道，“你和西蒙事先对好了台词，并选在一个时空交错的剧本中进行‘表演’。谁都知道……在那种环境下，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各方势力的耳目潜伏。于是，在这出‘杀一儆百’的好戏过后，‘就连伍迪的违规行为都被裁判给抹平了’的消息很快就会

传开。”

“嘿嘿……这样一来……”伍迪接过了文森特的话头，继续道，“西蒙的工作进展就会轻松一些，而我……得到了一个‘破而后立’的封不觉。”

“所谓的双赢啊……”文森特微笑道，“也难怪西蒙会答应跟你一起演戏。”他的笑容忽然一冷，“但是……在你们的对话中，莫名其妙把我也给扯了进来，又是什么心态呢？”

“嘿嘿嘿……”伍迪笑了几声，又喝了口羊驼奶，再道，“很简单……增加可信度。”

“明白了。”文森特很快又恢复了那种令人如沐春风般的神态，“我就把这当成是你对我的恭维好了。”道完这句，他调整了一下坐姿，转而问道，“嗯……既然我们已经说到了‘那个人’，那我就顺便问问，你准备什么时候把‘封不觉的来历’告诉他本人呢？”

“当然是～”伍迪歪过头，“在我认为应该告诉他的时候咯～”

他说这句话时的语气和表情都异常欠揍，而且他的这句回答……等于是没有回答。

“哈哈哈……”文森特好似是听了个非常好笑的段子，当即大笑出声，“行行……那我不妨来猜一猜……”他微顿半秒，“是在他‘真正的能力’觉醒的时候吗？”

“嘿嘿嘿嘿……”伍迪笑而不语。

“呵呵呵……”文森特望着对方，同样笑而不语。

这两个老奸巨猾、智满自溢的变态，往往在一些心照不宣的问题上，就会这么嘿嘿呵呵地揭过去了。因为……他们太过聪明了，所以，他们需要时不时地像这样糊涂一把。

“好了，这事儿你就不必操心了。”笑了一阵后，伍迪又开口道，“他是我所下注的人，由我来罩着就行。”

“我就是觉得你管得太多了，才想劝你一句……”文森特一整神色，肃然道，“以封不觉的聪慧、加上遁甲天书的辅助，用不了多久，他自己也能发现自身的灵能力只是假象而已。你让西蒙帮他打破那层‘壁障’确是一种捷径，但这样对他来说真的好吗？”他的眼神微变，“若是他在过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自身所无法掌握的强大力量，也许会……”

“……会将自己引向‘毁灭’。”伍迪打断了文森特，并说完了对方即将说出口的最后半句话。

这一刻，伍迪的眼镜片上白光一闪：“这些……我都知道，但……”他忽然又笑了起来，“嘿嘿嘿……毫无逻辑的高风险和高收益……才是赌博的魅力所在啊。”

第851章 斗魔，始动

九月，一个微妙的时节。

她就像是一位身姿曼妙的女郎，正欲换上一件名为秋天的衣裳；盛夏的余温是她腰系的最后一缕轻纱，而开学的压力和季度报表的阴霾则如那轻纱下的一条安全裤。

好吧，让我们言归正传……

2055年的这个九月，无疑是属于惊悚乐园的。在巅峰争霸S2的预赛开始后，梦公司顺势启动了一套相应的宣传企划，将这次的比赛炒得沸沸扬扬。短短几天工夫，与之相关的各种新闻就在所有的媒体上铺天盖地般展开，甚至连很多对游戏行业不屑一顾的主流媒体都纷纷对此事做出了报导，其社会关注度可谓一时无两。

而在游戏圈内，这场比赛更是成了近年来最引人瞩目的焦点战役。

开服五个月的时间点、团队战的形式、积分制的排名方式……不难看出，这套预赛制度隐隐有些“检验工作室成色”的意思。

如果说S1的最终排名因决赛中的不可测因素太多而无法令人信服的话，那这次的S2……至少在预赛阶段，各队都是毫无借口可寻的。

事实上，大部分游戏工作室确是不约而同地达成了一个共识——巅峰争霸S2的预赛结果，很可能决定了各个工作室在广大玩家心目中的真正实力排名。

因此，对那些知名的游戏工作室来说，从九月五日零点的那一刻起，一场为期五十天的暗战便已然打响了。

每一天，他们在自己官网上公布的积分情况，都是通往

胜利的重要基石。

而对那些被奉为“明星”的职业玩家们来说，这同样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试炼。

每一轮比赛的结果、每一场团战的过程、甚至是每一次对决中所损失的每一点生存值……都有可能对队伍的预赛排名产生影响。

以休闲队伍的角度来看，三十六场比赛只是三十六场胜负罢了，理论上来说，108的积分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但从职业强队的角度来看……108分那只是“合格”而已。“全胜”那是必须的，身为一支想要争冠的队伍，在大浪淘沙的预赛中连全胜都没拿到，那你们又有什么自信在强手如云的淘汰赛中一路赢到底？

而在全胜的基础之上，他们还要尽可能地保证每一场都以最小的代价、最有效率的方式去赢得胜利……只有将这点做到极致的队伍，才能登上预赛积分榜的顶点。

简单地说，追求预赛排名的队伍，在整整三十六场有效积分赛中，每一场、每一刻都得认真对待、不容有失。他们是不可能像休闲玩家那样抱着“反正最后赢了就好”的态度去打的，他们注定要比一般的玩家付出更多，因为……这样才称得上是“职业”。

“拿着工资玩游戏”，从来都不是字面上看着那么轻松的；平心而论，这比拿着工资干点儿别的什么事情要承担的压力更大。纵然时代在进步，但人们心中的刻板偏见仍然存在……不会有人说足球运动员是“拿着工资玩足球”，也不会有人说游泳运动员是“拿着工资玩水”，但“职业玩家”这行，却总是被人戴着有色眼镜进行品评。

其实，职业玩家和职业运动员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二者同样需要天赋、努力和一点点运气，同样具备着经验、技术、抗压能力和职业素养。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无非

是一方用实体的器具或场地作为竞技工具，而另一方则用虚拟的电子程序作为竞技载体。仅仅是由于后一种载体的娱乐倾向大于对参与者肉体或脑力的锻炼倾向，就对其从事者另眼相看，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这次梦公司在向游戏圈外的一般民众宣传巅峰争霸S2的时候，就很注意这一点。他们的广告语之一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能靠打游戏养活自己？那就来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吧。”

这样的标语一出，别说是对游戏有所涉猎的玩家群体了，就算是对游戏行业一无所知、或是从来没接触过惊悚乐园的人，也都对这场“巅峰争霸”产生了兴趣。

而这一切……全都是梦公司为预赛后半程的“实况直播”所做的铺垫。

至九月下旬，当这种“只闻其讯，不见其影”的饥饿营销把人们的好奇心全都调动起来以后，梦公司顺势就发布了一条消息——“三天后，对预赛后半程的直播权进行公开招标。”

这一手，非但让他们收回了此前所有的宣传成本，还狠狠地捞了一票……

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至少在九月二十日之前，还没人知道预赛后期的比赛会被直播出去的事情。眼下，大部分玩家的关注的焦点还集中在如何打好自己的比赛上。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这长达五十天的预赛周期开始之时，诸神黄昏的序幕……实已悄然揭开。

……

主宇宙，混沌焦土之边界。

在这虚空之缘，静静地伫立着一座巨大的门扉——虚无之门。

当年……神魔一战，惊天动地。最终，督神倾尽神力，以一个具备神与魔双重特性的生命体作为封印枢纽，将斗魔

封入了门中。

经过了无数的岁月后……那名上古守魔依靠吸取门中渗出的斗魔之气，成功逃出了封印，且不知所踪。

好在督神之印坚不可摧，纵然在失去了“楔”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日。

然……这种日子，今天也到头了。

喀拉喀拉……

在一阵沉闷的崩碎之声过后，那漆黑的门扉碎成了残渣。

霎时间，一股密度高到难以置信的究极魔气从门中席卷而出。

随后，从门中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

砰，砰，砰……

一个庞然的巨影从门内不紧不慢地朝外走着，它每踏出一步，整个大地都会为之一颤。

但……就在它行到门口，只差一步便可跨出来的时候，它却停住了。

“嗯？”它自言自语地说道，“是我在‘无’里待得太久了吗……还是这个宇宙发生了什么异变……”

说话间，它已抬起一只手（前爪），将其伸到了门外。结果……才两秒不到，它的那只手就从内部爆开了。

漆黑的魔血流淌而下，竟散发出了如陈酒般香醇、猛烈又悠远的气味。

这……才是最极致的“魔”所具备的体征。从数据角度来看，它身上的每一滴血、它呼出的每一口气，全都是高度凝练的能量。和那些体内体外散发出腥恶之气的凡物相比，简直就是天渊之别。

“这真的是我曾经所在的‘那个宇宙’吗……为什么‘压力’会这么小……”斗魔收回了手，诸多黑色的纤维物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修复了它的残肢，“看来我需要花些时间才能适应这个新的环境了。”

它一边说着，一边已暗运魔能，开始了对身体的修正。

在魔气的包裹下，它的身形开始迅速缩小，并渐渐地……成了人形。

终于，在大约三分钟后，“它”变成了“他”。

此时的斗魔，已化为了一个一丝不挂的人类男子。其身高在一米九左右，体型匀称，容貌阴沉。他有着一身凄白如霜的皮肤，一头自然卷起的黑发。纵观他露出的身体，看不出任何与常人相异之处。

“呼……”顺利变形后，斗魔深呼吸了一次，接着，他便跨出了那扇已困了他亿万年都不止（在“无”之中对时间的感觉会变得无限长）的大门，正式踏入了惊悚乐园的主宇宙之中。

第852章 新的极限（上）

“嘿！觉哥，今天有大新闻啊！”

九月二十日的晚上，当封不觉登录游戏时，立刻就收到了王叹之的通讯请求；通讯刚一建立，小叹就很激动地来了这么一句。

“啊……我知道。自二十三号起，【英杰聚首】剩余的所有比赛都将进行直播（拥有神经连接设备的观众方可观看直播，梦公司已开设了支持第三方硬件登录的、专门观看直播的服务器）和录播（支持网络及其他媒体用户观看，观众可在正版平台点播第一手的比赛录像）。”觉哥挺平静地应了一句，看样子他早就看过相关的新闻了。

“诶？你又知道了咯？”小叹略感失望地应道。

“这不废话么……”封不觉轻笑一声，“这种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你还当独家新闻啊？”

他说得没错，虽然这条消息是今天上午才公布的，但到了当天晚上，就已成了件路人皆知的旧闻了。

“喂喂……‘我不在线的时候基本都在赶稿’这话是你说的吧？”小叹接道，“我还以为你没工夫去逛游戏论坛呢。”

“我没逛啊。”觉哥用不置可否的语气回道，“我只是开着梦公司的官网和论坛，每隔几个小时刷新一下网页，顺便扫上一眼而已。”

“呵呵……”小叹干笑了两声，懒得再去吐槽这货，“那什么……我今天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啊……”他顺势转移了话题，问道，“比赛被转播后，我们队伍的实力会不会因此而暴露啊？”

“其实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影响。”封不觉回道，“参加比赛

的队伍数以万计，像我们这种‘匿名’的队伍是没有什么关注度的。就算有人恰巧看了我们的某场比赛，发现了我们很强……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每天都会有几千场比赛录像被生成出来，观看者不知道队名的话……根本无法在茫茫多的录像中找到我们的其他比赛。

当然了……真要查，也是有办法的。首先，得把连续N天的、所有的S2比赛录像全都输入计算机。然后，以我们队的某一场比赛作为基准，将我们在剧本中的各种影像数字化、并概念化。接着，让光脑通过一定的模式进行筛选，以二进制视角去找出每一支表现相似的队伍。这样一来，范围就缩小很多了；但考虑到参赛队伍的基数庞大，加上模糊搜索的先天缺陷……最后的甄别工作还是需要人工来完成，且未必能保证100%的准确。”

“能说直白一些么……”小叹倒也不是听不懂，只是他知道……觉哥每一套长篇大论的背后，往往都有着另一套更为直接的版本。前者，是用来跟普通人进行解释说明兼装逼用的，而后者……则是凝聚了觉哥的智慧、专门讲给聪明人或者大笨蛋听的精简版。

“简而言之。”封不觉笑了笑，接道，“除了资源充分的大型游戏工作室，或者发烧级的程序员兼玩家团体之外，不可能有人从如此多的队伍中将某一支‘匿名’强队给辨识出来。”

“你一开始就这么说不就完了嘛……”小叹应道。

“你要是一开始就靠自己把事情想明白，别来问我，那就最好了。”觉哥回道。

“切……”小叹知道比吐槽自己是没胜算的了，他当即又道，“好啦，不扯这个了。”他顿了顿，“哦……对了，今天小灵回家住一晚，不上线了，一会儿排本就不用等她了。”

由于地狱前线打预赛的习惯是在午夜前后两场连排，所以二十号的比赛在当天凌晨就已经完成了，这天晚上不上线也无妨。

“话说……安大小姐现在好像正在‘游戏中’呢……”封不觉一边和对方说话，一边已在社交栏中确认了一下，“她最近确实挺努力的啊……”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秒，用略微不满的口吻接道，“若雨的话……应该也要过会儿才会上线。嗯……今晚有她喜欢看的电视节目，而她非要顶着广告看直播版。”

“那要不……咱俩先去排？”小叹接道。

“不了，我今晚约了人……”封不觉回绝道，“就在我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上线了。”他舔了舔嘴唇，神情微变，“等我搞定了手头这事儿……我再联络你。”

……

二十分钟后，某剧本中。

此地，是一片平原，无岩、无沙、土坚、地实。

此时，是一个正午，无雾、无雨、云淡、风轻。

温婉的阳光下，两道人影，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走来。

他们，是两名玩家，两名相约在【1V1杀戮游戏】中一战的玩家。

“说实话，我很意外。”来到对方面前五米开外时，【湿婆】停下了脚步，率先开口道，“即使是此时此刻，你已站在了我的面前，我仍然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封不觉微笑着问道，“因为我不像是那种会主动去挑战别人的人？”

“不是‘不像’，根本‘不是’。”湿婆回道。

“呵呵……”封不觉笑意更盛，“只能说你太不了解我了……”

“哦？”湿婆疑道，“何以见得？”

“并不存在什么像不像、或者是不是的问题……”封不觉微顿半秒，接道，“我可以是任何一种人……”他摊开双手，露出一个邪恶的笑容，“因为我并不是任何一种人。”

“这样啊……”湿婆也是摇头笑道，“好吧……有关哲学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吧。”说话间，他已祭出了自己的灵能武器——【天舞沙漏】，“不管你是哪种人、或者是不是人……只要你求战，我自当奉陪到底。”

“呵……”觉哥也不声不响地取出了【死亡扑克】，“看阁下这亢奋的状态……想必对此战是期待已久了啊。”

“和自己熟识的队友练习，所能获得的提高终究是有限的。”湿婆接道，“这点……你应该也很清楚。”

“是啊。”封不觉点头应道，“既然你也是明白人，那我就挑明了讲吧……”他神情一肃，“湿婆，你很强。我会找你打这一场，就是为了逼出自己的极限，并突破这一界限。”

“哼……”湿婆冷笑，“彼此彼此。”

“很好，那么……”封不觉说这后半句话时，身影即闪，“……开始吧！”

第853章 新的极限（中）

登峰造极的二人，引爆惊天一战。

战端即开，杀意沸腾。

灵能炽燃，白日失色。

但见……

天舞沙漏一分为八，悬空而滞。

死亡扑克聚而不发，凝芒于指。

湿婆，身未动，已呈山雨之势。

不觉，足轻点，已现雷霆之姿。

刹那间，目光交会，身影疾错！

如疾风骤雨般的攻防，以肉眼难及的惊人速度展开。

只在短短一息之间，便有十余道光芒爆散而出；那是天舞沙漏的八个石盘，分别从八个刁钻的角度向封不觉发射了数十道光束。

而觉哥则依靠着灵变的身手，将那些光束一一避过，并用指间挟带的光牌对湿婆发动了超高速的近身连击。

只见封不觉那挟牌的双手舞出绰绰幻影，施出精绝的连斩；看似狂乱的攻击，实则乱中有序、犀利无比。

【名称：卡片暗杀术】

【技能卡属性：被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使用卡牌类武器发动近身战时，速度、力量、准确度均提升3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S】

【备注：前CARNEFELL成员奥斯瓦德（OSWALD）擅使的奇特武技。达到一定境界后，使用普通扑克牌即可切割人体，以交织着华丽与血腥的连续技终结对手的生命。】

这个S级的格斗技能，并不是封不觉从任何剧本中找到的，也不是他从惊吓盒子里购买到的，而是他在格斗专精升到S级时“领悟”到的。

虽然他领悟这招已有一段时日了，但在此前的大部分剧本中，觉哥都没有装上【卡片暗杀术】；毕竟技能栏总共只有十二格，在团队剧本中，他还是更倾向于去带一些具备“战略性”的技能。

不过……眼前的这场战斗，是个例外。

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没有花招、也没有第三方因素，所以觉哥没必要带上那些与打斗不太相干的技能，他带的是：【卡片暗杀术】【灵识聚身术-改】【邪王炎杀炼狱焦】【月步】【岚脚】【飞沙风中转】【气功炮】【野球拳LV10】【熊孩子的下鞭腿】【灵犀一指】【南斗飞龙拳】【召唤术——马孙】。

或许在一般玩家看来，这已是非常豪华的技能组合了。

然而，身为诸神工作室头把交椅的【湿婆】，在这明面的数据上，又岂会比觉哥这个休闲玩家逊色呢？

咱们且看湿婆所带的技能：

【枪刀不入法】（主动，在不损失速度的前提下，于十秒内获得极高的肉体防御力）。

【一拍两散掌】（主动，威力巨大的掌击）。

【根性】（主动，体能和灵力值皆为50%以上方可发动，发动后体力和灵力皆降为20%，并回复自身全部的生存值）。

【尖牙神劲】（主动，以指尖发力，透过肌肉直击目标神经，准确命中后可使敌人的相应部位陷入数分钟的麻痹状态）。

【失重接触】（前文已有说明，见技能数据库）。

【破灵拓击】（同上）。

【轻烟疾逝】（主动，加速技，短距离位移）。

【天霸横空裂轰】（主动，冲向敌人，将目标击飞，冲锋过程中会将阻挡在中间的物体震向两侧）。

【护体灰烬】（被动，使用火属性技能或武器造成伤害后，可立即获得一层相当于自身最大生存值5%的护甲，最多可叠加五层，每次触发的冷却时间为十五秒）。

【暴君狂击】（主动，使用长兵器时方可发动，对周围所有目标发起一次无差别扫打，造成的伤害将以一定比例转化为自身生存值）。

【摘月之炎】（主动，火属性旋体升龙，威力大，防空佳，准备动作稍慢）。

【飞焰拳】（主动，威力小，速度快的远距离飞行道具。此招以及“摘月之炎”都可以触发“护体灰烬”的特效）。

以上，便是湿婆目前所装备的技能了……

即使撇开他那强得离谱的、自带八个特效的灵能武器不谈，光看这十二个技能也能明白湿婆的战斗力有多强。

这套技能的组合，可以胜任强攻、突袭、防反、控制、回复、消耗等各种战斗模式，无论在哪种形势下、面对哪种类型的敌人……都不会陷入绝对的被动。正可谓攻守兼备、进退有措。

而这些信息……封不觉全都是知道的。事实上，就算觉哥不用“数据视角”去观察对方，他也能通过其他渠道把湿婆身上的装备、技能等情况调查个八九不离十。

因为湿婆是明星玩家，而且是超一线的那种。以他受到的关注程度而言，他在游戏里的角色数据那是瞒都瞒不住的。所有和他交过手、或是一起进过剧本的玩家，不管是其他工作室的人也好、一般的休闲玩家也好，都有可能将与湿婆相关的情报公布出来；何况还有比赛录像这种东西存在。

当然了，并不能说……由于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等，所以这场较量就不公平了。

其一，湿婆自己也明白上述这些情况，这是所有的明星玩家都会背负的不利因素，对他来说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其二，通过“数据视角”观察事物本就是封不觉的能力之一，无论对手是谁，他总归是可以洞悉其数据的。

那么，关于二人的基本技能先讲到这儿，让我们回到打斗中来……

“切……还是大意了……”觉哥出招后两秒，湿婆便脸色微变，并在心中暗骂了自己一句。

同一时刻，他已默默地发动了天舞沙漏的“月”之特效——【月棱】，在技能的掩护下急急后退。

此特效的效果为：在自身表面覆上一层月棱光罩，于十秒内免疫一切物理或能量攻击；威力达到“极强”水平的攻击可穿越月棱光罩，但只造成50%的伤害。使用后月之石盘将崩碎，回到登陆空间方可复原。

很显然，湿婆并没打算在战斗一开始就用出这招，他也并非是没有其他技能可以去应付眼前的状况了。只是……他真心没想到，觉哥能在没有开启灵识聚身术（湿婆看过、也研究过觉哥在S1时期的比赛录像，对其部分技能还是比较了解的）的前提下，达到这种体术水平。

说白了……湿婆就是轻敌了，而眼前这次轻敌的代价就是……他已来不及采取其他方式应对眼前的连斩，只能开启【月棱】来应急。

“呵……这就用掉个石盘吗？”封不觉见状，当即笑道，“我可还没出力呢……”觉哥自然不会放过这种在心理上给对方施压的机会，“你要是怀着‘除了吞天鬼骁之外，没人比我湿婆更强’的刻板偏见来跟我打，那就没什么意思了……”他邪邪地一咧嘴，“跟我斗……你最好把自己摆在一个挑战者的立场上，全力以赴……免得精神和肉体受双重摧残。”

“哼……”湿婆闻言，神色一肃，“多谢提醒。”

他完全没有生气，相反，他很高兴对方能适时地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因为他是强者，强者会在受挫后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会接受批评和意见，只要那些意见是合理的，即使对方的措辞很刻薄也无妨。

“呵呵……”湿婆的反应令觉哥十分满意，后者冷笑两声，接道，“很好……那这次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稍微出了点力的状态吧。”

话音未落，身影又动。

封不觉这第二轮攻势，已用上了【灵识聚身术-改】的瞬开技巧。

霍见！牌光肆然绽凶影，斗气激荡卷狂云……

第854章 新的极限（下）

湿婆这次有了防备，故而反应神速。他以一招【轻烟疾逝】加速横闪，撤出了对方的突击范围，同时祭出【枪刀不入法】作为保险，防止对方有后招跟上。

很显然……觉哥确实是有后招的。根据零时差演算的结果，他至少有六七种后续的连招可以跟上；无论是用腿上功夫继续施压，还是取出【必须破防之刃】去破那【枪刀不入法】，都是可以建立一定优势的战法。

然，现实的情况却是，封不觉在突击落空后，只是冷冷一笑，并没有发动连攻。

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他很清楚……在目前的情况下，零时差演算所得出的结果是不可靠的。

自从披风争夺战过后，觉哥就没跟湿婆正面交手过了。在这段时间里，对方究竟成长了多少……那可不是想当然就能估算出来的。虽说封不觉现在掌握着“数据视角”所观察到的账面数据，以及上次交手时所得到的一些推论（比如天舞沙漏的攻击频率、射速、活动范围等），但仅凭这些去揣测湿婆的全部实力……还远远不够。

“哼……真是让人火大的家伙……”数秒过去，见觉哥攻势暂止，湿婆不禁在心中暗道，“不得不承认这小子的战斗智商高得惊人……在劣势对决中可以死中求生，而在均势和优势对决中则是滴水不漏。”

的确，封不觉是不会在这种均势对抗中冒进的，或者说……他是绝不会犯低级错误的类型。无论表面上表现得多么嚣狂，其内心深处的那份“谨慎”还是会死守住一条“逻辑底线”。如果连这条线都舍弃掉，那疯狂和愚鲁之间的界线便也消失了，那种状态下，稍有不慎就会自取灭亡。

“呵……一下子把加速移动和提升防御的技能都给用掉了啊，那两招的冷却时间怎么都得在一分钟以上吧？”数息过后，见湿婆也没有动作，封不觉便开始了言语上的挑衅，“接下来要怎么做呢？是用较为稳妥的【飞焰拳】给自己蹭一点【护体灰烬】呢？还是先用【天霸横空裂轰】来抢个先手呢？”

“省省吧。”下一秒，湿婆几乎不假思索地回道，“这种程度的挑衅……就想引我上钩？”他不紧不慢地接道，“你这两次试探性的突击，确是占到了一些便宜，但算算技能、体力、灵力的整体损耗……我俩也差不了多少。你现在通过语言对我进行心理暗示，无非是想让我主动攻过来吧？”

“啊~被看穿了吗……”封不觉讪讪一笑，“有点儿尴尬啊。”

以他那脸皮的厚度，“尴尬”自然只是说说而已了……不过策略被看穿却是事实。

封不觉的那番话，前半段是企图让湿婆有一种“我刚才吃亏了，得立刻扳回来”的感觉，而后半段则是想顺势领着对方去思考“我该怎么进攻”，而不是“我该进攻还是防守”的问题。

说白了，这是很典型的诱导……是让对手尽快采取攻势的计策。

但实际上……只要冷静地想一想就能明白，经过了之前那两轮交锋后，谁也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没错，湿婆是交了一个石盘，但那只能说是一次“受迫性失误”，撇开这次失误不谈，双方各自都交了一些技能，但谁也没有伤到谁。客观地来看，有更多技能进入冷却的湿婆，才是应该拖延节奏的一方。

“疯不觉，我得感谢你，还有吞天鬼骁……”湿婆直视着觉哥的双眼，接道，“和你们二位的接触改变了我，让我踏入了曾经没有到过的领域……”他一边说着，一边朝前缓进，“如今的我，对自己的实力、经验、技术，都有了全新的认识。我

不敢说现在的自己已绝对不会再动摇了，但至少……我的自信已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轻易崩塌，我也不会再被你那些怪诞的行为所扰乱了。”在他说话之间，天舞沙漏剩余的七个石盘又一次张开了阵势，“想赢我，你就得拿出让我无话可说的实力来。”

“哈！阁下这番言论，我觉得可以总结为四个字——‘正面上我’。”封不觉说着，已分别从行囊和腰间的刀鞘中取出了【必须破防之刃】和【贝尔的日常小刀】，将这一对短刃双持于手。

“我说过了，你这种莫名其妙的言行是干扰不了……”湿婆这句话还没说完，觉哥的身影便已从他的视线中消失。

这次的攻击和前两次的试探显然不同，之前那份“气势”荡然无存，然而那股“杀意”却陡增了数倍。

当封不觉的身影再现之时，其手中双刃的寒芒已然逼到了湿婆的身前。

“终于认真了吗……”湿婆知道，机会来了，“来得好！”

这一瞬，湿婆心念一动，发动了天舞沙漏的“土”之特效——【净土】。

在披风争夺战中，身为秩序顶尖玩家的悟死参玄也被这一招弄得毫无脾气。“一分钟内让范围内所有敌方技能与装备效果（含被动）无效化”，这是何等卧槽的一个特效。

此刻，湿婆见觉哥杀招已至，全无退势，便知时机已到。在【净土】的效果下，封不觉手中的两件武器瞬间就变成了普通的匕首和菜刀，而他自身的体术能力也因【灵识聚身术-改】无法发动而下降了大半。

这样一来……湿婆的优势就变得很明显了。

铿铿——

瞬息过后，两记金铁交加之声响起。

却见湿婆双臂举起，仅用两手前臂的护甲就顶住了利刃的攻击。

“嗯……虽然失去了特效的支持，但装备本身的攻击力依然不弱……”这电光火石之间，湿婆顿觉双臂一麻，其心中已闪过诸多念头，“那把匕首的攻击力毫无疑问应该是【极强】，菜刀则逊色不少……不过，比起这些，更令人在意的是这小子的基础体术……”念及此处，他的神情也不由得凝重了几分，“无论力量、速度、技巧，皆是一流水平，而且三者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平衡’状态；就算是我，也无法做到这种地步……”

“哼……终究是用出来了啊……”另一边，封不觉自然也知道对方干了什么，在双刃被格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朝后翻飞，并且在半空扫了一眼游戏菜单。

不出意外的……技能栏里所有的技能图标全都变成了灰色，至于装备的特效嘛……刚才【必须破防之刃】没有砍破对方的护甲，便已说明问题了。

“抱歉，恐怕你已活不过一分钟了。”两秒后，湿婆立起了这场战斗中的第一个FLAG，“在披风争夺战中，我把这招用在了悟死参玄的身上，这次，我就让你来领教一下……”

然而，封不觉的反应，却是出人意料的淡定：“呵……我等的就是你这招。”说这话时，他已后撤出数米之远，并将菜刀收入了行囊之中，顺势又取出了一样别的东西。

“故作镇定是吗……”湿婆操控着天舞沙漏，欺身而上，“我倒要看看，失去了速度优势、而且连半点防御力都没有的你，如何能挡这轮必杀之阵！”

话音落时，石盘崩碎之声此起彼伏地响起。

湿婆在这一刻，接连发动了天舞沙漏的“水”之特效——【涤罪】（无视物理防御，对一名敌人发动一波精神侵蚀，在三十秒内为目标附加“涤罪”状态。根据目标的惊吓值反应，

每秒将流失一定比例的生存值），“火”之特效——【业火】（无视属性防御，对一名敌人发动一次必中的火焰攻击，此次攻击同时具备物理和精神双重伤害，威力视使用者的灵术专精等级而定），以及“风”之特效——【风裁】（召唤比那卡三叉戟，对一名敌人发动一次物理攻击，攻击附带雷电属性，威力视使用者的格斗专精而定。使用后风之石盘将崩碎，回到登陆空间方可复原）。

“三、四、五……”面对湿婆毫不留情的猛攻，封不觉面沉似水，眼中流光浮动。即使他在第一时间就已被【涤罪】和【業火】击中、即使他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承受着剧痛的折磨，他依然是沉着地计算这对方的石盘数量，并高效地做出最合理的应对。

“嗯？这招好像可以闪啊……”在连吃两招后，觉哥眼神微变，发动了刚才就已攥在了手中的雷之宝珠——【动若雷霆】，进入了持续十秒的500%加速状态。

他的判断很正确，【风裁】确和另外那两招不同，这个特效并不具备“绝对命中”的特性；只要第一次冲击落空并失去惯性，由“风”之石盘所化的比那卡三叉戟就会消失。

于是乎……封不觉凭借自己骤然提升的速度成功躲过了这次攻击，并转身朝远处跑去。

但湿婆又怎会让觉哥有迂回的余地？他早已猜到了……像觉哥这种级别的玩家，在“装备”和“技能”之外必然还会准备几件可以救命用的功能型道具。因此，湿婆在发动天舞沙漏特效之时，其自身也已是箭在弦上，只等觉哥露出破绽。眼下封不觉这转身逃遁之举，恰是被湿婆逮了个正着。

下一秒，但闻“砰”一声爆响。

湿婆的脚掌踏碎地面，俯身前冲而出，一招【天霸横空裂轰】轰然而至。

封不觉也感觉到了背后杀来的极招，他当即又取出【不

动如山】，转身一滞，以防御力场将这冲拳的力道卸去了大半。

当然了，技能的击飞效果还是生效了，半秒后，觉哥的身体便不由自主地被轰上了天空。

“嗯？不对啊……这是……”双脚离地的瞬间，封不觉感觉到了某种异常，这让他在心中暗道了一声不妙。

“发现了吗……”湿婆接他的话时，已用一种比觉哥更快的速度窜到了更高的空域，“没错……我在使用【天霸横空裂轰】击中你的刹那发动了【失重接触】，简单地说……你现在已是个滞空不落的活靶子了。”

就算是封不觉也不得不承认，湿婆这手玩得漂亮……因为中了【净土】的人基本是无法在空中自由活动的，所以他就利用【天霸横空裂轰】的击飞效果配合【失重接触】，让被打飞的目标持续向斜上方匀速飞行。接下来，他就可以发动“空”之石盘的特效——【驭空】（于一分钟内获得自由飞行的能力，使用后空之石盘将崩碎，回到登陆空间方可复原。），追上并给予对手最后一轮致命打击了。

“若你再无其他手段，那就在此了结吧！”数秒后，湿婆已飞到了觉哥前进的轨迹上，顺势轻喝一句，使出了【一拍两散掌】。

湿婆的这一套连技，从头至尾，引领着战斗的节奏，可谓招招皆落生死之隙，打得封不觉毫无喘息之机。

而这……也正是觉哥在此战中竭力追求的东西。

他不用【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也不召唤血尸神，只用自身的其他能力和湿婆对抗，就是为了让对方将自己逼入绝境。只有这样……他才能突破自身的“极限”。

……

明晃晃的信息如光晕般在空气中游弋，无数思潮似是无形的雾气……笼罩在这广阔的空间之上。

这里，是一个流光溢彩的幻境。

这里，是封不觉的思维殿堂。

“怎么办？用【其疾如风】试试吗……”那短到无法计算的一刹，在封不觉的脑中却显得格外的长，长到他足以在思维殿堂里悠然地坐下，自问自答。

“那没用。”封不觉二号双手抱胸，站在一旁，否定了封不觉的提议，“就算隐形了，还是会因惯性撞上对方的掌击。”

“引爆手雷改变自己的前进方向呢？”封不觉三号坐在一旁接道。

“来不及了。”封不觉四号用手指轻抚过自己的额头和鼻尖，娓娓接道，“即便可以无视引信时间用握力来引爆，但算上把榴弹匣取出行囊、再把手雷取出榴弹匣的时间……就不够了。”

“再说……这样做的话，即使避过了对方的掌击，我也会被炸个半死。”封不觉五号在旁一边踱步一边补充道。

“何止是半死……”封不觉又道，“【涤罪】的伤害还在持续着，不出意外的话，等这技能的伤害全部跳完，我会损失30%的生存值；而那个【業火】……已经烧掉了40%左右的生存值；再加上刚才的【天霸横空裂轰】，其未被抵挡的部分也造成了7%左右的伤害……”

“再被手雷炸一下恐怕就挂掉了是吗？”封不觉二号舔着嘴唇接道。

“那么……能不能用【其徐如林】或者生存值补充剂给自己回一下血，然后硬扛那【一拍两散掌】呢？”封不觉三号又建议道。

“可以是可以……”封不觉四号应道，“但即使扛下了这一击，接下去局势也不会有任何变化。”

“【失重接触】并不是什么根本问题，【净土】才是。”封不觉五号接道，“还有整整二十九秒，硬扛的话能扛几次呢？”

“所以……”封不觉用苦笑着道，“怎么办？”

“怎么办？”封不觉二号也笑了。

“怎么办？”封不觉三号摊开了双手。

“怎么办？”封不觉四号摇了摇头。

“怎么办？”封不觉五号抬头望天。

接着，他们集体陷入了沉默。

直到……

“系统施加的桎梏，无非也是数据而已吧？”忽然，又有一个封不觉的声音响起。

那五个封不觉闻声，集体转头。

在他们目力所及之处，赫然出现了一个鸟笼型的囚笼，笼中，也坐着一个封不觉。

“既然已经可以看破真理……”他露出邪恶的笑容，扫视着其余五个自己，“为何不试着去‘操控’真理呢？”

……

呼——

掌力，掀起暴烈之岚，带出烈风之声。

湿婆的手掌几乎已触到了封不觉的后背，他的心中，也已认定是自己赢了：“哼……结果……你比我想象中要脆弱啊……”

然，就在此刻，异变陡生！

第855章 二阶魂意

但闻劲风乍起，但见身形丕变。

封不觉在迎上对方掌风前的一刹，竟是踢脚虚踏、腾身猛进，骤然改变了自己的行进方向。

“什么？”湿婆那势大力沉、势在必中的一掌击在了空出，不由得体势一倾，心中暗惊，“这怎么可能？【净土】的持续时间至少还剩二十多秒，【失重接触】就更不必说了……在技能和装备失效的前提下，他是如何改变自身飞行轨迹的？”

两人身影交错的一秒之间，湿婆的脑海中已闪过了诸多推测：“又是物品效果吗？但没见他从行囊或口袋里取什么新东西出来啊……而那些能直接穿戴在身上的物品都算作是‘装备’，就算有特效也不能发动才对；莫非……他是靠纯粹的体术办到的？也不对……‘空中虚踏’在失重环境下是毫无意义的，除非是踏到某种实体上，否则力量再大也不可能改变方向。”

湿婆的战斗经验毕竟丰富，在他不断做出推论并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中，他已靠着本能调整好了体势，并重新面向了敌人。

然而，当他的视线重新锁定封不觉时，却见到了无比诡异的一幕。

嗞嗞……嗞嗞嗞……

只听得……一阵阵似杂波般恼人的怪声自封不觉的身上传出。

与此同时，觉哥刚才做出虚踏动作的右腿已经完全“光化”，变成了由一团模糊的、不停闪烁的数据光流。

“哼……完成度着实有点低啊……”封不觉一边思索，一边

在空中再整态势，稳住了身形，“不过……能成功使出来就好，‘从零到一’这步是最难的，这步迈出去了，便是一片新的天地……”

“喝！”下一秒，一声轻喝便打断了觉哥的思路。湿婆惊疑之余，手脚可没有停下，收招整势的他，转瞬间已是变向疾飞，又一招接来。

“呵……选这家伙当对手还真是选对了……”面对那前势再续的追击，封不觉却是欣然一笑，心道，“坚守基本原则、无懈可击的战略，迫使我率先露出了破绽；能够精确把握战机、适时将技能全开的决断力，让我陷入了被动。最后……在那份强悍的实力支持下，用紧锣密鼓、毫不留情的连续追击……把我打得全无喘息之隙，徒有招架之力。”觉哥不禁在心中给湿婆点了个赞，“无论战力、策略、直感……都是当之无愧的超一流水准。”

嘭——嘭——叱——

封不觉心中虽在称赞对方，但行动上也完全没客气。他及时地用那条没有被光化的左腿连使了两次月步，和对方拉开了距离，随后就是马不停蹄地回敬了一记岚脚。

“疯不觉……你总能给我惊喜。”这时，湿婆已经恢复了冷静，他在空中流畅地腾挪几许，闪过了岚脚的斩击，并沉声说道，“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但看起来……你至少已经恢复了‘使用技能’的能力。”他冷哼一声，“哼……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能破【净土】的人，真令我大开眼界啊。”

“我破的可不止是【净土】。”封不觉则是淡然应道，“那尚未完全失效的【涤罪】和【失重接触】也都已不再发挥作用了。”

“哦？”湿婆试探着问道，“那我能不能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法子呢？”他将视线稍移，微顿半秒后接道，“另外……你用的那个方法，和你正在发光的那条右腿又有何关联？”

其实湿婆也只是随便问问而已，反正问问也不花钱，他可不认为对方会回答这个问题。

“方法嘛……”没想到，封不觉真的回答了，“用四个字就能解释——‘二阶魂意’。”他的语气很平静，也不像是在胡扯，“至于我这条腿的异状……自然是初次使出二阶魂意产生的副作用了。”

“你说什么！”在这场战斗中，湿婆第一次神情陡变，“你说‘二阶’……是什么意思？”

“呵呵……”封不觉笑了笑，“字面上的意思呗。”他摊开双手，悠然接道，“说来也巧……我的一阶魂意，恰好也是在与你交手的过程中觉醒的，或许这确是一种缘分吧。”

“这段孽缘我情愿不要……”湿婆很快便整了整神色，恢复了冷眼逼视的状态。

“好了，我已经解答了你的疑问，那么……”紧接着，封不觉便朝对方勾了勾手指，“闲话少说……你那一阶魂意，我至今都还没有领教过呢，使出来让本大爷乐乐如何？”

“既然你这么坦诚……我再这么藏着掖着，似乎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啊。”湿婆应了一句，随即便发动了自己的魂意——【毁灭之眼】。

这一魂意，与若雨的【极限效率】相仿，属于那种需要主动开启的持续技。持续的时间越长，玩家的精神负担也就越大。

湿婆在开启毁灭之眼的时候，他的额头会从中间裂开，展露出一只竖立着的、赤色的眼睛，而这只眼睛的效果是……

啾——

在张开毁灭之眼的瞬间，就有一道赤色的光束从其中窜出，一纵即逝。

这道光束属于炎属性纯能量攻击，无任何释放征兆，而

且……速度远远超过了音速。

当封不觉听到那赤芒掠空之声时，他的胸膛已然被那光束给洞穿了。

“原来如此……”封不觉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口的窟窿，发现那伤口的边缘已被高温超高速地烤过一遍，几乎没有血液从中渗出，不过……也因此不会再愈合了。

而他支气管、脊椎和肺部均已有部分被蒸发，胸部以下的肢体很自然的失去了知觉，他整个人也开始迅速地朝地面跌落。

“可惜这一招的发动全凭眼球来校准，与射击专精无关……”湿婆说这话时，还朝着封不觉飞了过去，“要不然我一定会优先把射击专精练到A级甚至S级，以保证这招可以命中目标的大脑。”

“不愧为毁灭之眼……看似动静不大，平淡无奇，实则是极凶极恶，锐不可挡……”两秒后，已经失去了部分胸腔的封不觉，竟然说话了，“可惜……这招是无法在短时间内连续使用的，而且……对其破坏力的自信，让你冒进了。”

第856章 朽雾残霄

封不觉说这段话时的语气听上去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是冷漠。

在他人听来，这似乎只是几句评论，但传入湿婆耳中，却更像是一种“宣告”。

虽然湿婆并不知道封不觉是如何消除毁灭之眼所造成的损伤的，但湿婆明白，当觉哥从容地说出“冒进”二字之时，胜负的天秤便已开始变化了。

叱——

叱——

下一秒，两声破风利啸同时响起。

【灵犀一指】——对——【尖牙神劲】！

这是两个A级技能间的较量，这是两名顶尖玩家间的对决。

可惜，湿婆的动作，终究是慢了一线。因为……刚才有那么几秒钟，他以为自己已经赢了……

他的想法并没有错，这并不能算判断失误。

按理说，被毁灭之眼的光束给击穿的伤口……是绝对不可能愈合的。或者说，伤口在中招的瞬间就已经以一种残缺的形式完成了“愈合”的过程。

毁灭之眼的攻击无法防御、极难躲避，不会造成持续的流血效果，但也无法用道具或技能进行修复。被这种攻击贯穿四肢也就罢了，最多就是一秒内造就一条残肢，但击中脏腑的话……无疑会导致玩家迅速死亡。

简而言之，这毁灭之眼的能力，正如封不觉所说——“看

似动静不大，平淡无奇，实则是极凶极恶，锐不可挡”。

因此，当湿婆看到封不觉的胸腔被洞穿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胜局已定。于是，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松懈……也就是这短短几秒钟的松懈，让他此刻的反应和动作受到了影响。

一刹，仅仅是一刹的速度差距，便决定了这轮交锋的结果。

【灵犀一指】比【尖牙神劲】更快地点到了对手的身上，而其命中的位置……是肩胛。

也许这一击并不能对湿婆造成太大的生存值损伤，但这一击却成功地将【尖牙神劲】破得干干净净。

肩部受击后，湿婆的胳膊自然会受到影响，其手指前冲的方向便不由自主地偏移了寸许，而那股凝于指尖的力量也已脱去了大半，并在两秒内彻底脱尽。

就连湿婆也不得不承认，封不觉的这一击精妙绝伦，这家伙肯定是在动手之前就已经算到了对手的反应速度和回招方式，随后才实施攻击的。

“哼……佩服！”下一秒，湿婆便冷笑一声，接道，“可惜……这一指的威力还不够！”

说罢，他已在半空重整体势，即刻用另一条胳膊回敬了一招【摘月之炎】。

“本以为能废掉这条胳膊呢……”封不觉踏空后撤，疾退半步，轻松闪过了对方那准备动作略慢的招式，“结果只是这种程度的损伤而已吗……”他的眼中流光连闪，很快便分析出了原因，“哦……我明白了，是靠【护体灰烬】堪堪撑住了吧……”

“你好像对我的技能了如指掌啊……”湿婆趁着【驭空】的持续时间还没完，再度纵身追上，“想必是挑战我之前做了不少功课吧。”

“呵……谁知道呢……”封不觉笑着回了句似是而非的话，因为他不想、也懒得去跟对方解释自己能看破数据的事情。

“那你应该也知道，我剩下那两个石盘的特效了……”湿婆再次提出了一个试探性的问题，同时又发一记【飞焰拳】，保持着压制对手的势头。

而封不觉这边，虽只剩一条腿能动，但他还是娴熟地使用【灵识聚身术-改】的瞬开技巧配合着月步躲过了攻击。

“对，我知道。”觉哥边闪边道，“日之石盘的特效【日冕】……可以替除了自己以外的一名队友附上一个与【月棱】效果相仿的防护罩。很显然，这招在单挑中没有任何意义。”他顿了一下，暗自发动了一个技能，并接道，“不过……最后那个石盘的特效——【湮灭】，对我来说确是个棘手的问题。”他的语气微变，“当然了……我想，在将你逼到绝死之境前，你是不会使用那招的。”

话音未落，一道庞然的紫金色的灵气已从觉哥背后喷薄而起。

马孙，现身！

“哦？终于把这家伙召唤出来了吗……”湿婆抬眼瞧着那灵将的巨影，神情一动，“我没猜错的话……你是打算以此来扩大自己的攻击间合，并顺势逆转这场战斗的攻防对吧？”说着，他便从行囊中取出了一把长卷（全长在180-210cm的日本刀可称为“长卷”，是江户时代中期出现的古兵器），“但你也应该清楚……要拼长兵器的话，我这把【朽雾残霄】绝不会比你那召唤物手中的灵子武器逊色。”

【名称：朽雾残霄】

【类型：武器】

【品质：传说】

【攻击力：未知】

【属性：毒】

【特效：朽雾残霄每秒都会对其使用者造成固定的毒属性伤害，该伤害相当于使用者最大生存值的0.15%；朽雾残霄的攻击力取决于使用者当前的生存值百分比，生存值越低，攻击力越高；朽雾残霄所斩出的每一次斩击皆可延展出一道“无形毒斩”，无形毒斩的作用范围取决于使用者持续中毒时间的长短，时间越长，范围越大；被朽雾残霄直接命中或被无形毒斩命中的敌人都将立即中毒，毒性猛烈程度取决于目标被朽雾残霄命中的次数，第一次命中后的基础毒性为每秒损失0.2%的最大生存值，之后每一次命中都会将此效果翻倍。】

【装备条件：格斗专精S，开启灵术专精，至少成功通关过三次噩梦难度的剧本，拾取后绑定】

【备注：任何物品或技能都无法解除或减缓朽雾残霄所造成的毒属性伤害。但只要使用者死亡或停止接触该物品，所有特效的反应值都将被重置。在十二分钟的时间内，与该物品保持一公里以上的距离，同样可以摆脱毒性的影响。】

以上，就是湿婆那把武器的属性了。

而封不觉……对这把兵刃的特性也是一清二楚的。

此刻的觉哥看似处变不惊、泰然应敌，而实际上……他已经是一个右腿残废、胸口毫无知觉、且生存值仅剩9%的人了。

像他这种风中残烛般的状态，要是被【朽雾残霄】蹭到一下……后果可想而知。

“谁会跟你拼什么长兵器……”待湿婆杀到面前时，封不觉将全身灵力提到顶点，马孙那金身也随之一耀，“来尝尝马孙的大招吧！”

第857章 春秋八法

“马孙的大招？”湿婆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瞬间想到，“难道是传说中的‘超死亡马孙黄金双拳锤’？”

他能报出这个名字，绝不是因为他本身就通晓各种ACG知识，只是因为他曾经对觉哥身上的技能和装备情况做过一番调查。由于“马孙”是一个特征比较明显的召唤生物，要查其相关资料也并不算困难（简单地说，补一下通灵王就知道了）。

然而，封不觉口中所谓的“大招”，却并不是这个……

可能大家都已经忘记了，觉哥在很久以前有接到过一个“角色任务”，即【所有召唤物累积使出技能一千次】；这个任务是【使用召唤系技能，并成功唤出召唤物五十次】的后续，不过其完成难度和耗时比起前一个任务要艰巨得多。

因为觉哥只有两个召唤生物（血尸神不算，他并不是由召唤专精召出来的），而武藏小金井是没有任何主动技能的。因此，这一千个技能全都得由马孙来完成。而马孙也不是在每一个剧本都有机会登场的，即使是登场了，在那有限的六分多钟（原存在时间为五分钟，因物品加成有所延长）里一般也就能放个三五次技能而已。

综上所述，觉哥经过了N久，方才完成了这个角色任务，而他得到的奖励就是……

“青龙偃月，百兵之帅……”下一秒，封不觉疾述口诀，言未尽时，马孙手中已赫然凝成一把金光灿灿的大关刀，“春秋八法，刀诣至尊！”

“哪尼？”此刻，湿婆心中蹦出的就是这两个字。

他的意外也是情理之中的……如果封不觉召唤出来的是

关二爷，那他喊出春秋八法什么的也挺正常，但马孙怎么可能会这个？

“呵呵……看你的表情好像很意外啊……”封不觉一边笑着，一边操控着马孙举刀一劈。

此乃春秋八法第一式——【泰山压顶】。

“哼……希望你不是故弄玄虚！”湿婆用的也是长兵器，而且他身为格斗专精S级的玩家，其自身的格斗能力绝不可能弱于一个召唤生物，所以他想都没想就举起【朽雾残霄】一挡。

Duang~

眨眼之间，兵器相击，鸣声破空。

这不挡还不打紧，一挡之下，湿婆险些吐出一口老血。

“岂有此理……”湿婆虽是挡下了这一击，体势未变，但他整个人都被那股势大力沉的力道震得气血翻腾，俨然是掉了12%的生存值，“分明只是一个D级召唤生物，破坏力竟能提升到这种地步……”

“你居然没被震落……”另一边，封不觉则是笑道，“呵……厉害！”

虽然嘴上夸了对方一句，但手上可是丝毫都不留情。瞬息过后，却见马孙扭转刀锋，趁势向下斜斩，直取敌方手腕。

此乃春秋八法第二式——【花前月下】。

“不妙……”湿婆的战斗直觉格外灵敏，对方的招式还没过来，他就知道……这一击若是再选择硬抗，那自己的兵器就会被震得脱手。不过，这危情之中……同样蕴含着反击的契机。

“喝！”但闻湿婆怒喝一声，拧身疾旋，将手身体转为和对方的刀锋平行的角度，并借势反出一招【暴君狂击】。

“来得好！”封不觉早已算到了湿婆的应对方法，他也在这时指挥马孙应势变招。

电光火石之间，那关刀已快速横摆回收，刀面对敌，恰是抵住了暴君狂击的斩波，使其偏移飞散。

此乃春秋八法第三式——【引曜西倾】。

“办法还真多啊……”湿婆对觉哥的快速拆招能力也是心生钦佩，他明白……刚才那轮攻防的关键就在于【朽雾残霄】的特效是否被触发。在节奏如此之快的对攻战中，封不觉不但能抵住攻击，还能保持其自身不受到毒性的影响，着实是战法高绝。

“那是啊~还有五式呢！”封不觉说罢，腾挪身形，马孙的巨影也随之而动。

话音未落，刀芒又起，马孙手中的刀锋划出一道急转的弧线，直取湿婆肋下死角。

此乃春秋八法第四式——【塞下秋风】。

“哼……你也别得意忘形了……”湿婆冷笑一声，扬刀便斩。

这次，他是以斩对斩，不作格挡。

半秒后，双刃相敌，竟是马孙那硕大的刀锋被反格了回去。

“不愧是传说级武器……”封不觉的语气还是显得很轻松，“生存值分明还剩60%以上，伤害加成就已经那么高了……若是把你打到残血，你岂不是随手就能劈山裂海？”

“首先……”湿婆踏步飞上，手中长卷再出，“你得把我打到残血才行。”

“没问题。”封不觉接了一句，陡然提速，连出三式——【穆穆煌煌】、【星河欲转】、【四面楚歌】。

霎时间，弥弥斗气如烟起，漫漫刀影似霞升。

马孙手中那大刀舞得天地变色，其刀法快、密、劲、险……单论招式而言，堪称无懈可击。

不过……湿婆也不是省油的灯，【朽雾残霄】这凶兵的厉害之处，就在于越战越勇。随着战斗时间的推移，这把武器的攻击力、攻击范围……都可以达到惊人的地步。

叱叱叱……

刀气相斗，锋声连连。

数秒间，湿婆已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发出了十余道连斩，力撼春秋八法那五、六、七式。

在付出了30%的生存值后，他已将马孙的刀舞破得干干净净，并且毫不停歇地对封不觉的本体发动了连攻。

“就是现在！”这一瞬，湿婆和封不觉二人的心中闪过的是同一个念头。

于湿婆而言，【驭空】的持续时间即将结束，这一刀，是以空战分出胜负的最后机会，如若错失，极有可能在接下去的战斗中陷入被动。

于封不觉而言，自己的生存值已被逼到极限，退路全无；他也很清楚，这一刀倾注了湿婆分出胜负的决心，想要在这种级别的对手身上找到破绽、并一举攻破，也唯有利用这种时刻……

说时迟，那时快！

但见，湿婆急攀数丈，反踞上势，手腕一抖一压，劈下一道刀气庞然的无形毒斩。

这可不是普通的斩击，在毒斩之中，湿婆还附上了技能【破灵拓击】；该技能对纯物理目标（如机械造物）的伤害极弱，但是对附有灵力或灵魂的目标效果非常显著，也就是说……对上眼前的灵将马孙，这招可以发挥最大的功效。

“我的刀力和间合现在都已反超了他，技能也是克制召唤

生物的……再加上我来到高处背光的位置，可以依靠阳光来干扰对方……”湿婆在出刀之时，心中念道，“不管他剩下的那一招‘春秋八法’是什么，满打满算也抵消不了我的这一击……是我赢了！”

再观封不觉这边……他对自己落到下风处并不在意，相反，他等得就是对方飞到上方的瞬间！

“呵呵……我还在想该怎么诱使你上去呢，没想到你自己选了上段攻击……”这一刻，觉哥露出了无比邪恶的笑容。

湿婆见状，不寒而栗，但其极招已出，便是马入狭巷，再难回头了。

“今天就让我告诉告诉你，什么叫……”封不觉单腿虚踏，挟着身后的马孙飞升而上，“……天下武功出升龙！”

吼——

一声龙吟，轰然啸来。

关刀一挑，鬼哭神嚎。

两道身影相错，一片血雾爆散。

两秒后，一条黑影自天空中旋转着落下，而那……正是湿婆被斩落的一条胳膊。

而马孙则是收刀一立，潇洒地挥去了刀尖的血光。

此乃春秋八法最终式——【青龙偃月】。

第858章 秘密武器

“好一招青龙偃月……”湿婆落地之时，其肩部的伤口已然愈合，【朽雾残霄】也已被他收回了行囊。

“切……濒死之际用出了【根性】是吗……”封不觉也从天上降了下来，回头说道，“可惜啊……这招虽然可以止住伤势并回满血，但无法生残补缺……让你的断肢重生。”

“哼……”湿婆冷笑一声，回道，“既然你缺了一条腿还能打，那我缺了一条胳膊也能打。”

“说到我的腿……嘿嘿……”封不觉轻笑之余，其腿部的光化现象已消失，“似乎已复原了呢。”

湿婆见状，神情微动：“原来那损伤只是暂时的吗……”

“呵呵……这并不是什么损伤。”封不觉笑着应道，“这只是我使用【Rewrite】而产生的副作用。”

“Rewrite？”湿婆将对方口中那个词重复了一遍，皱眉问道，“那就是……你所谓的‘二阶魂意’吗？”

“是啊……”封不觉接道，“不过说句实话，这真是个使用起来难度极高且极度危险的能力，至少在这场战斗中，我是不打算再用了。”

“哦？你倒是具体说说……”湿婆想顺势套话，“这个能力怎么难用了？又是怎么个危险法？”

“我可不想跟你解释这个。”封不觉又怎会把这种核心内容轻易道出，他绕开问题并嘲讽道，“免得你受到太大的打击而怒删帐号。”

“哼……”湿婆冷哼一声，“每回谈到了实质性的情报就跟我打太极吗……”他也笑了，“呵……不过，就算你不说，我也已经推测出了七八成……”他微顿半秒，接道，“从实际效果来

看，你第一次使用‘Rewrite’，就瞬间就解除了【涤罪】和【失重接触】对你的影响，但同时也让你的腿变成了一组不受控的数据光流，那么，我能不能假定……”他直视封不觉的双眼，试探着说道，“这项能力的真面目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你自身的数据进行重组’；正因如此，你才能一次性解掉那两种来源、特性和持续时间皆不相同的特异状态。至于你那条腿的状况……应该是由于你还不能熟练使用这种能力，导致了那部分数据在重组时没能正确排列。”

“哦？”封不觉一挑眉毛，“很了不起嘛，在信息如此有限的前提下推测到了这个地步。”

“你过奖了……我也是做过功课的。”湿婆坦然应道，“根据你在高谭市打赢我之前所说的话，以及我这段时间以来对你的研究……我基本可以确定，你的一阶魂意是一种‘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对大量数据做出超精密计算并实施相应对策的能力’。”他顿了顿，“而根据你在这场战斗中的种种表现，我又可以断定……你也是可以‘从数据层面观察惊悚乐园’的人。”

“听你的口气，好像你也是啊？”闻得此言，封不觉也做出了一次试探。

“呵……我倒也想，可惜我不行。”湿婆苦笑一声，“我是从【吞天鬼骁】的口中得知了这种能力的，我相信……他不是在信口开河。”他很快又将话题引了回来，“所以……当你说出【Rewrite】这个词时，我的脑中立刻灵光一闪；有关你的各种已知情报和推测瞬间就结合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块完整的拼图……一直以来笼罩在你身上的几个谜团便这样迎刃而解了。”

湿婆说着，举起了自己剩下的右臂，伸出两根手指道：“你那【Rewrite】的两项基石，正是你身上超然于人的两项奇能……超高速的计算能力、和看破数据的能力。没有这两样东西，【Rewrite】便无从说起……”他又将二指相并，指

向了封不觉的腿，“我要是没猜错，你在操控马孙跟我战斗时，还一直在一心二用地重写腿上的代码……直到刚才，才堪堪完成了修补工作。”

啪啪啪啪……

封不觉为湿婆鼓起掌来：“很好，非常好~”他语气欣然，表情欠揍，摆出一副老师在夸奖学生的姿态，“没想到……以尚武著称的湿婆，在‘智’的水平上也是非同凡响啊。”

“彼此彼此……”湿婆冷冷回道，“你这以狡诈诡变、疯狂莫测著称的家伙……却在‘武’的层面凌驾于诸多强者之上……那才令人毛骨悚然……”

两人说到这里，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沉默。

接着，便是静谧，是对峙。

他们都明白，分出胜负的时刻……到了。

嘭——

僵持过后，杀意陡现。

月步猛出，赤影袭来。

封不觉选择的是中宫直进，抢攻在先。马孙的召唤时间未尽，他在近战攻击的间合上仍然有着绝对的优势。

而湿婆这边，徒留独臂，已无法再自如地使用【朽雾残霄】这种长兵器了，想要正面去抵挡这波攻势，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然……他却一步未退，似乎就是在等待着封不觉的接近。

二十步……十五步……十步……

在那短短的两秒内，封不觉以惊人的速度直冲过来，来到了一个湿婆觉得可以下手的距离。

叱——

这一刻，毁灭之眼的光束，又一次从湿婆额上的第三只眼中喷出。和上次一样，这道光束的发射毫无征兆，而且飞行速度奇快无比。

但这次的结果……却和上次不一样。

“什么？”湿婆的动态视力极佳，但在光束发出的刹那，封不觉的身影却在其眼中骤然消失，而马孙那金光巨影也随之无影无踪。

“躲开了？”湿婆的第一反应堪称神速，“在哪儿？”其目光疾动，在周围寻找着封不觉的身影。

可是……在他找到目标之前，一把菜刀，已深深地扎入了他的后心。

“抱歉，你的意图……早已在我的掌握中了。”下一秒，封不觉的说话声便从湿婆背后响起，“我知道……你跟我讲了这么多，无非就是在等【毁灭之眼】的第二道光束就绪。”他笑了笑，“呵……所以我就配合你一下，为你制造一个最佳的发射时机，然后……”他说着，又将刀子往前推了几分，“……送你上路。”

“你……”湿婆心中的台词是——“你好深的算计”。

但他只来得及说出一个字，就已化作了白光。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您已完成该剧本，60秒后自动传送】

系统提示当即在封不觉的耳畔响起，让他松了口气。

“呼……”他精疲力竭地坐在了地上，收起了手中的【必须破防之刃】，“……险啊……真是险啊。”他自言自语道，“若不是故意卖个必死的破绽给他……没准他就不用【毁灭之眼】，而用【湮灭】了吧……”

事实上，当觉哥第一次被【毁灭之眼】的光束击中时，他就已经谋划好了这个杀局。

那个时候……封不觉在下落的过程中快速将手探入行囊并发动了【其徐如林】的特效，这才修复了胸口的创伤。但林之宝珠的冷却时间长达二十四小时，而且觉哥也不能保证对方的第二发光束会打到哪里……万一直击头部，那就是当场死亡的下场。

纵然如此，封不觉还是大胆地将胜负的关键赌在了对方那第二发毁灭光束上。

在几番你来我往的交锋过后，封不觉故意给了对方一个绝佳的、足以杀死自己的机会，并冒着极大的风险迎了上去。

胜负，皆赌在那一瞬之间。

假如封不觉对发射时间的判断失误，那他肯定是当场毙命；假如湿婆没有用毁灭之眼去应敌，而是选择继续迂回，并用灭之石盘的特效来分胜负，那封不觉八成也会输。

觉哥要赢，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他必须在光束发出的那一刹发动【其疾如风】特效，引出自己的极限速度做一次变向折跃，同时还得解散马孙……这样才能让自己的行踪突然地、彻底地消失在对方的视线中。

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在湿婆的大脑做出反应前的那短短一两秒内做一次绕后偷袭，一刀分出胜负。

“不用剃须刀和血尸神的前提下，果然还是有点艰难啊。”在地上坐了十几秒后，封不觉单手扶额，貌似是在缓解头疼，“使用Rewrite的负荷和风险也比我想象中要大得多……”他苦笑一声，随后又是一声叹息，“唉……我还得变得更强才行啊……”

……

十五分钟后，诸神高层会议室中。

“老大？怎么样了？”大梵天一见湿婆就急不可耐地问了一句。

“呵……看表情就知道又输了呗。”毗湿奴笑道。

湿婆摇着头，走到会议桌边坐下，对除了自己以外的、在座的四人沉声说道：“没错，我又输了。”

“疯不觉……真的那么强？”阎摩看向湿婆，面露疑色道。

“很强。”湿婆回道，“至少从眼前的结果来看，他比我强……不是吗？”他说这句话时的语气还带着些许的懊悔，显然是还没从落败的情绪中走出来。

“老大，你该不是被他用某种诡计给暗算了吧？”大梵天问道。

“不。”湿婆回道，“他只是战术运用得当，在我使出所有的底牌之前就结束了战斗。”

“所以说……还是老大你比较强嘛。”大梵天回道。

“一名玩家究竟有多强……并不是看他拥有怎样的装备、技能、能力……”这时，坐在会议桌旁的第五人说话了，“而是看他能打赢什么人。”他的目光扫过了其他人的脸，“今天……他战胜了我们诸神的第一高手，那他就是一个比我们诸神第一更强的男人。不管你们怎么看……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位说起话来明显带有中二气息的小伙儿，游戏昵称为——【阿修罗】。他乃是诸神工作室在S1的比赛结束后开始秘密培养的新星玩家。

从建号时起，阿修罗就只和工作室内的同事们一起排过本，或者干脆就是单排。他的ID是工作室内早已预留好的，而他本人在现实中的相关信息从没有在诸神的官网上公开过。

直到这次S2的预赛开打，阿修罗这个ID才进入了公众的视线，因为……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诸神一队】的名单上。当然了，目前为止，他一直都在替补位，从未出过场。他的具体战力如何，也只有诸神的几位高层才知晓。

不过，已经有很多小道消息在传……这位尚未成年的天

才选手，正是诸神为取S2冠军而培养的秘密武器。作为一个完全没有资料可查的神秘角色，在后期那种以情报战为基础的比赛中……无疑会起到奇兵的作用。

现阶段，其他的游戏工作室确也已经盯上了这小子，他们都纷纷洒出情报网，想找到一些和阿修罗一起排过本的玩家，打探一下此人的基本信息。只是……诸神这次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妥当，恐怕外部的人再怎么打探也是白忙活了。

“哎~老大，你侄子还真是一点儿面子都不给你留哈。”大梵天听了阿修罗的言论，竟还笑着冲湿婆这样说道。

“我再重申一遍……”湿婆扶额摇头，“他是我表弟……我今年还没到三十岁呢，别动不动给我长辈儿。”

“行行~您永远二十五。”大梵天大大咧咧地耸肩应道。

“还有……我说小修啊……”湿婆拉长了嗓门儿，看向他的表弟道，“你今年也已经十七岁了，差不多该从中二毕业了吧……‘那个男人’之类的称谓……”

“少啰唆……我讲话就是这种风格。”小修撇了撇嘴，一脸不服气地回道。

“这种风格就叫中二。”阎摩转头，简短地评述了一句。

“诶？”小修瞬间变了个囧脸，无言以对。

“和女性交流时会有障碍这点也很符合中二的设定呢……”毗湿奴在旁恶意地插了阿修罗一刀。

“难道不是仅限于年轻貌美的女性而已吗？十岁以下五十岁以上还有恐龙什么的应该都没问题吧？”阎摩一本正经地接道。

“你这是强行往自己脸上贴金啊……”毗湿奴嘴角抽动着接道。

“唉……我开这会到底是想干嘛来着……”湿婆看着眼前这桌人肆无忌惮地闲扯了起来，不禁喃喃念道，“我究竟是该打

断他们并开始阐述疯不觉的相关情况呢，还是顺着这种气氛参与到无尽的扯皮和人身攻击中去呢……”

第859章 预赛成绩

九月下旬，巅峰争霸S2的预赛进行得如火如荼，比赛的直播和录播也已正式开启。

虽说“英杰聚首”会一直持续到十月二十五日，但绝大多数队伍都是在前三十六天就决定最终积分的。所以……如果将这次预赛比作一次长跑，那么这会儿就该进入后半程了。

此时再回顾一下之前半个月的赛程，基本可以用波澜不惊来形容。除了尸刀一番队和秩序一队的那次短兵相接之外，强队之间相遇的情况就没有了。总体而言，大部分职业队都是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地赢了下去。

直到这个阶段，处于游戏中低层的、基数庞大的休闲玩家们似乎才回过味儿来……原来积分制度比起淘汰制或是S1的胜场筛选制更为残酷。在这种赛制下，能进复赛的队伍必然都是实力过硬的强队，那种在赛前拼命练级勉强达到参赛标准的队伍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于是乎，从九月中旬开始，论坛上就逐渐传出了一些不满的声音。诸如“梦公司的赛制根本不给休闲玩家晋级机会”、“不是职业队就没法儿玩比赛了？”、以及“与广大群众作对是动摇游戏的根基”之类的……明显带着强烈怨念的帖子纷纷冒了出来。

对于类似的声音，梦公司的官方回应显得理直气壮。

客服部门甚至流出了这样的回复内容——“这位亲，我用篮球举个例子吧，如果说……你找上三五个喜欢篮球的好友，就能在一场篮球赛事中取得了优于五名职业篮球运动员的成绩，那才是赛制有问题。”

是的，梦公司就是这种态度，他们一贯也就是这种态

度……

……

至十月十日的凌晨，70%以上的参赛队伍都在这个时段加入了队列，进行了自己的第三十六场预赛。而几乎所有的职业战队，都在这天的清晨以前公布了自己的预赛最终成绩。

秩序一队、二队、四队；诸神一队、二队、三队；刀锋、天地、江湖、星辰……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强队纷纷在这天秀出了全胜的战绩。

只是……由于各个工作室每天都会在自己的官网上实时更新他们旗下各队的战绩，到这最后的三分尘埃落定时，似乎也没有多大的惊喜了。

不过，正所谓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有队伍全胜，自然就有队伍没拿到全胜……这其中，最为郁闷应该就是尸刀一番队了。

按理说，他们实力绝不比那些全胜队伍逊色。可惜……他们偏偏和秩序一队相遇了一次，这直接导致他们进入了第二梯队。虽说拿了105分也有很大几率能进复赛，但那“一败”，终究是抹不去的耻辱。

……

再来说说我们的地狱前线队，其成绩和封不觉预料得一致——全胜；而且这个战绩还是在觉哥长期坐冷板凳的前提下达成的。

当然了，由于官方尚未公布晋级名单和各队的积分情况（待预赛全部结束后的一周方才公布），目前为止，地狱前线仍然是一支名不见经传的队伍。

值得一提的是，从十月八日开始，梦公司就取消了比赛中的隐私保护选项，也就是说，每支队伍……在预赛中至少会有三场比赛的录像会留存下来。

面对这种情况，觉哥也做出了十分狡诈的应对……在他的授意下，地狱前线的最后三轮预赛，全都是以血尸神为主力去进行战斗的，而小叹他们则是尽可能地隐藏实力。

这样一来，纵使到了复赛阶段，地狱前线这些队员们的情报依然成谜，就算对手去研究他们的比赛录像，所能得出的结论也无非就是——该队伍有一个堪称逆天的召唤生物，仅此而已。

……

十月，匆匆过去。

转眼，已是深秋。

十月二十五日，“英杰聚首”便宣告结束，可梦公司并没有立即公布预赛的结果，而是以“统计数据”为由，将预赛的结果整整压了一个礼拜。

在这七天的时间里，梦公司开了个产品发布会、推出了一款“经济型游戏舱”；又趁势宣告了“疯狂思维1.0正式版”已研发完成，将在S2结束后正式上线的消息；顺带还搞了个万圣节主题的线下活动（详情见番外篇-万圣节大冒险）……总之就是不提S2的事情。

这些举动……让所有的玩家甚至很多外界的媒体都大惑不解。更是让许多期盼着预赛结果的队伍急得抓耳挠腮、寝食难安。

常言道打铁要趁热，而梦公司却偏偏反其道行之，在S2的预赛和复赛之间来了整整一周的“中场休息”时间。这毫无疑问……又是伍迪的鬼点子。

有时候……为了维持一件事的热度，适当的降温也是必要的，这就叫张弛有度。

果然，到了十一月一日，当梦公司的官网更新公告时，立即又在各界掀起了一波S2的狂潮。

当日，巅峰争霸S2第二阶段——【鏖战四界】的规则便

顺势出炉。

但在那之前，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显然还是预赛的晋级名单和积分排名。

根据系统给出的数据，顺利通过预赛的256支队伍中，最低分的队伍竟然也有104分。也就是说……在三十六战中，达到三十四胜两平，也才堪堪挤进复赛的门槛。输过一场的队伍，只有在剩余的比赛中全胜才能晋级；而输过两场的、或有过一负一平的队伍，那就直接拜拜了。

比较出人意料的是，在晋级的二百多支队伍中，非职业玩家的队伍也有七十来支……而且这其中还有八支队伍是进了前一百位的。这项数据，也让此前那些对赛制不满的家伙闭了嘴。同样是非职业玩家，人家能打全胜，或者只输一场、只平一场，而你们顶着50%左右的胜率，叫嚣着赛制不公，好意思么？

当然，在前百名的队伍中，职业队的数量还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这一百支队伍，全部是以108分的全胜战绩完赛，而系统对他们的排序方式便是前文中提到过的……计算每一场比赛中的各项数值损失、所用时间、技巧值获取等等。

最终，排在了第一名的队伍……是诸神一队。

这回他们可真是扬眉吐气，力压了老对手秩序，在一张极具公信力的榜单上占了鳌头。

而秩序一队那五个怪物，俨然是排到了第二的位置上……这一结果，无疑让秩序工作室的高层十分不满，“惊悚乐园第一人”加上“醉生梦死四大高手”的梦幻组合，在这么关键的排名上居然被死对头给超过了，这个锅得有人来背一下吧？

于是，身为队长的【悟死参玄】主动站了出来，跟单位的领导们做了一番深刻的检讨。

“是我办事不利，领导无方，这么大的比赛，预赛只拿了个第二名，我这个当队长的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诸如此类让人哭笑不得对白，就是他检讨的主要内容。

撇开那两支老牌强队的竞争，这次榜单从第三名开始往后，可谓颇具看点。

首先，排第三的队伍，其队名叫【废柴联盟】。这种带有自黑倾向的队名，显然不属于任何一个职业工作室。而他们的比赛录像也只有三场，这说明他们在预赛中全程使用了匿名功能，并且在打完三十六场后没有再加入队列。

这样的神秘黑马，自然会引起相当程度的关注。不过……在看过了这支队伍的成员名单后，这种神秘感也就消失了。因为这支队伍的五名成员，有四人都是在S1中杀入个人赛五十强的高手。

他们分别就是：废柴叔、鸿鹄、罂影王和倦梦还。这前三位，都已是知名的个人职业玩家了，不用多说。而倦梦还的身份，也早已被八卦得一清二楚——前尸刀王牌、现在也加入了个人职业玩家的行列。

再看积分榜接下来的几名……江湖、刀锋、红樱一队、地狱前线、然后……冰帝。再然后……尸刀二番队、秩序二队、诸神二队、天地……

没错，冰帝，就是那个由迹部少爷领衔的冰帝，在巅峰争霸S2的预赛中取得了全胜……而且从三十六场的整体数据来看，还排在了尸刀和秩序二队的前面，仅次于地狱前线……就连封不觉看到这份名单时都有点儿震惊了……

不过，在外人看来，冰帝好歹也是一支出身游戏工作室的队伍，何况“取名难三人组”早已是威名赫赫，这队伍也称不上是什么黑马。

在看过了成员名单后，人们眼中真正的黑马……也就只剩下了“地狱前线”了。

除了“疯不觉”和“枉叹之”外，队伍中的其他三名成员全都是情报全无的无名玩家，包括疯枉二人，也都不是什么职业玩家。

他们是一支不属于任何游戏工作室的、全休闲玩家所组成的队伍，而且……他们还排进了预赛积分榜的前十位。

后知后觉时……地狱前线好像已经成了绝大多数休闲玩家们心目中的主队，也成了各大工作室重点研究的对象……

……

十一月二日，零点。

S市郊区某处。

“呼……这一眨眼都已是深秋了啊……”一个戴着老头帽和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悠哉地走到了一根路灯杆下，朝天呼了口气。

“我说……齐副科长啊。”不远处，一个年轻人正好走了过来，“这大半夜的，把我叫到这荒郊野外来……该不会是想杀人灭口吧？”

“呵呵……”齐治抬了抬帽檐，笑着看向觉哥，“我要杀你灭口，还需要挑场合吗？”

“这倒也是。”封不觉也笑了笑，“据我推断……你这是给我找了个‘九科的活儿’？”

“不。”齐治立刻否认了觉哥推断，“这里确实有个‘九科的活儿’……”他举起双手比划了一个打引号的动作，“但不是给你准备的……是我要做的。”

“你一个副科长亲自出来跑这个外勤？”封不觉眼神微变，当即开始警惕地扫视四周，“难道巴尔坦星人已经入侵地球了？”

“行了行了～一般事件而已，别大惊小怪的。”齐治朝觉哥投去个嫌弃的眼神，“前两天不是万圣节吗？外面攒下好多破

事儿，所以这几天局里人手有点吃紧，我也只能多出来跑跑了。”

“哦~”封不觉道，“那你找我来是……给你打个下手？”

“不，我是有别的事找你。”齐治回道，“只是我在这儿有活儿走不开，所以只能让你来跑一趟了。”

“那到底什么事儿啊？”封不觉又问道。

“我给你那十年功力，差不多该拿回来了。”齐治接道。

“哈？”封不觉惊道，“原来要还的啊？”话音未落，他又本能地退后两步，“等等……难不成还要利息？”

“你小子当我是高利贷呢？”齐治耸肩回了一句，随即解释道，“收回功力是因为你已经不需要它了。”

“何以见得？”封不觉疑道。

“我上个月来看你时，就发现你体内的那股力量已经被稀释得差不多了。”齐治回道，“但是……那股力量并没有和我的灵力融汇在一起，而是在利用完我的灵力后，将其剔除在了其本源之外，以保证自身的纯粹性。”

“嚯~我的力量还挺有节操的嘛……”封不觉应该是理解了对方的意思，所以顺势吐了个槽。

“有没有节操跟我无关。”齐治接道，“总之，眼下我得把你体内的灵力再提出来，否则反而又会成为你的负担。”他说到此处，用颇为怪异的目光上下打量了觉哥几眼，“想必……等你体内的灵力被剔除干净后，你自身所觉醒的那股力量……也将现出真面目来。”

“哦……所以才把我叫到这种地方来啊……”封不觉好像从对方的言语和表情中察觉到了什么，面露邪光地笑道，“呵呵……万一我那股力量的真面目是什么毁天灭地的魔王之力，你就在这四下无人之地直接把我办了是吧？”

“是。”这一刻，齐治脸上笑意全无，神情冰冷，他的回

答……也是言简意赅，铿锵有力。

第860章 真理之谬

齐治收回灵力的过程显得很平淡，他只是将手搭在了封不觉的颈后，保持了五分钟左右，然后就完事儿了。

“呼……好了。”齐治将封不觉身上的灵力抽得一干二净后，松开了手，并长舒一口气。

“诶？”封不觉当即一愣，“被抽走灵力居然完全不痛苦啊……”他面露疑惑道，“相比之下，你给我灌顶传功的时候为何那般酸爽？”

“此一时……彼一时……”齐治回道，“理论方面的东西我就不详说了，举个例子吧……”他想了几秒，接道，“几个月前给你传功的时候，就好比是往沸腾的油锅里加冰水；而刚才我收回功力的时候，则更像是从板车上卸行李。”

“哦~明白了。”封不觉点点头，“那现在行李卸完了，我这板车的速度基本能赶上F1了吧？”

“嗯……”齐治还真被问住了，他摸着下巴，后退几步，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将封不觉打量了几遍，随后又来了一句，“嗯……”

“您这是便秘呢？”觉哥虚着眼，望着对方吐槽道。

“我只是在思考……”齐治念道，“眼下你灵识犹在，可灵力全无，也没有觉醒了灵能力的迹象……”他又歪过头，绕着觉哥转了一圈，“我能够感觉到你体内存在着某种力量，但其本源我无从辨识……既不是灵力、也不是妖力或超能力……”

“哦……”封不觉应了一句，问道，“那会不会……是某种你所不知道的力量体系呢？”

“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不知道的力量体系。”齐治回道。他回这句话时的语气四平八稳，不卑不亢，虽说口气不小，但应

该是在陈述事实。

“嘿嘿嘿……那答案不是很明显了吗？”忽然，一阵猥琐的笑声传来，与此同时，一名身着黑西装、戴着眼镜的男子突兀地出现在了觉哥和齐治的身旁，并加入了他们的谈话。

“是你啊……”齐治朝伍迪斜视过去，一脸嫌弃的表情，“话说……你最近还挺活跃的嘛。”

“嘿嘿嘿……前段时间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真是不好意思了。”伍迪好像和这些个不老不死的人界超级高手全都熟得很，见面都不用互通姓名，“在不久的将来，想必还会给你们添不少麻烦，请你们加油吧。”

“唉……臭不要脸。”齐治摇头轻叹一声。

“嘿嘿……本以为上了年纪的人思虑会更成熟一些，说话也会更平和一些的，但你好像是个例外呢……”伍迪笑道。

“你这个老不死的少说也比我大个几百岁吧？还好意思说我上了年纪？”齐治接道。

“抱歉，我这个老不死的早就已经‘神格化’了……”伍迪说着，用中指推了推自己的眼镜框，“岁月已然和我的心理年龄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

“也就是说……”这时，封不觉在旁用总结般的口吻说道，“只要你一天不死，就会再贱上一天。”

“嘿嘿嘿……封不觉，你的观点还是一如既往地犀利啊。”伍迪回头笑道。

“好说～”觉哥随口应了一句，并立即将话题带了回去，“咱们还是来聊聊我身上的‘力量’吧。”他微顿半秒，接道，“刚才你说‘答案很明显了’，莫非是指……”

“嘿嘿……没错。”伍迪笑着应道，“你身负的力量，来自其他宇宙。所以……连齐治也认不出来。”

“其他宇宙？”齐治闻言，神情一变，“慢着……”他猛然转

头看向封不觉，“难道你是从‘那边’来的？”

“嘿嘿嘿……别紧张，齐副科长。”伍迪在说这句话时，改变了对齐治的称呼，似乎是在提醒对方什么，“我可以向你保证，封不觉是在咱们这个宇宙里土生土长的，不是什么穿越者。”

“喂喂……你们俩所说的‘那边’……”下一秒，封不觉便用狐疑的眼色看向了身边的二人，“……又是个什么设定？难道是某个平行宇宙？”

他话音刚落，伍迪和齐治竟是异口同声地回了一句：“这事儿你最好别问。”

“嚯～”封不觉当即露出一脸痞相，“这倒有趣……瞧二位的反应，难不成我的身上隐藏有什么惊天的秘密？”

“有是有，但还不到揭晓的时候……嘿嘿嘿……”伍迪转头看着觉哥道，“总之……今天你就先回去吧，我和齐治还有话要说。”

“这就把我打发了啊？”封不觉好像也不是很在意的样子，“行～那我回去自己去测试自己的能力……这总没问题吧？”

“不必试了，你的能力是‘真理之谬’，现阶段的你……根本无法将该能力具象化地表现出来。”伍迪回道，“你还是专心去练你的遁甲天书吧，虽然你已没有灵力去催动上面的术法了，但那上面的道法玄学也都是超凡之理，学了大有益处。”

话至此处，伍迪好像又想到了什么，他猥琐一笑：“嘿嘿嘿……我差点儿忘了……遁甲天书是玄门正宗功法，和你的根骨是有冲突的，你一个人练比较容易走火入魔。”他那眼镜片上白光一闪，顺势朝觉哥投去一道不怀好意的目光，“这样吧……你拉上黎若雨一起练，两人同修，彼此也好做个参照。”

“同修就同修呗……”封不觉可是完全没笑，相反，他用一

种蛋疼表情望着伍迪道，“又不是练干柴烈火掌，你笑得跟个老鸨一样干嘛呀？”

觉哥一边说着，一边已侧过了身，朝齐治使了个眼色：“行了~那就这么着吧，齐副科长，我先回去了啊，你们慢慢聊。”

齐治冲他点点头：“你走之前我还是提醒一下……如果你一会儿在附近的路上看到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千万不要上去……就算它主动停在你面前你也别理，只当没看见就行了。”

“呃……”封不觉犹豫了半秒，“了解。”他大概也猜到那红色出租车恐怕就是齐治今晚要负责的“活儿”了，所以也没追问，应了一声便转身离去。

两分钟后……

待封不觉的身影已步入夜幕之中，齐治方才再度开口：“哼……‘真理之谬’是吧？也难怪他根骨不正了……原来如此。”

“嘿嘿嘿……”伍迪笑道，“所以我说……又要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番外卷 万圣节大冒险】

恰好现在本篇的时间线也赶上了番外，所以番外移到这里来。

第001章 万圣嘉年华

“哈啊……哈啊……”封不觉大口喘息着，坐倒在了走廊的墙边，若雨见状，一言不发地在他的身边坐下，不过她的呼吸却显得相当平稳。

“喂……你不是吧……”封不觉喘上一口气来，吞了口唾沫，说道，“跑了那么久……居然还是面不改色？”

“是你的体力太差了。”若雨冷冷回道。

“哈？”封不觉听到这话都震惊了，“你开玩笑啊？”

觉哥很清楚，虽然自己的体能及不上职业运动员的水平，但比起一般人来，已算是相当优秀的了，所以若雨的解释根本无法令他信服。

嘶呤——嘶呤——

忽然，走廊的另一端，远远传来了一阵森然的怪响，听上去……恍似有某种金属物体正在地上拖行一般……

“靠！这么快就追来了。”封不觉郁闷地道了一句，并咬紧牙关，再度站了起来。

“你实在跑不动的话，我可以扶着你跑。”若雨也站了起来，面无表情地说道。

“不用！”这儿可是现实世界，觉哥身为一个男人，是不会轻易接受这种提议的，“来，这边……”说这话时，他已顺势拉住了若雨的手，朝着怪声传来的反方向跑了出去。

“哈啊……哈啊……可恶……”一边跑，觉哥一边还在念叨，“……这算什么呀……哈啊……事情究竟是……哈……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啊……”

……

是啊……事情究竟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呢？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故事，发生在一个秋日的晚上。

那是十月的最后一天。

在这万圣之夜，梦公司竟是破天荒地组织了一次大型的线下活动，而地点……就在S市的郊区。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万圣嘉年华。请各位来宾由指定的通道出入会场。进场时，请主动出示您的电子邀请函，或通过自动服务终端的神经扫描系统生成通行证。如果您需要咨询或帮助，请联系您身边的橙衣工作人员。】

会场的入口处，正循环播放着这样一段广播。附近随处可见身着橙色制服、挂着工作证的梦公司雇员，热情周到地引导着来宾们进入会场。

傍晚时分，有一个身着全套雷神索尔（Thor，漫威漫画中的超级英雄角色，身着覆体式锁甲，背披红色斗篷，手持奥丁之锤）服饰的男人，手持一把塑料制作的高仿真道具锤子，来到了嘉年华的门口。

“诶？来得人比想象中还要少呢。”王叹之甩了甩自己额前那波浪卷的金色长发（假的），随口念道。

“是啊……我至今觉得，像我们这种小社团能获得邀请函，简直是奇迹呢……”一身洛基（Loki，漫威漫画中的超级反派，身着金绿相间的法师长袍，手持权杖）装扮的古小灵从小叹后方走来，站到他身旁接道。

“据说这个活动的入场券在网上炒到了几万块，都快赶上世界杯决赛的门票了。”小叹转头看着小灵，耸肩道，“真不明白那帮花几万也要来人是怎么想的……这种万圣节的化妆聚会到处都有啊。”

“我说……你的造型怎么看都不是一般的化妆聚会水准了吧……”小灵虚着眼吐槽道，“就你这身行头的逼真程

度……”她说着，伸手摸了摸小叹手臂上的锁甲，“说是从电影片场直接拿出来的道具都有人信啊。”

“呃……其实……”小叹露出一个颇为尴尬的表情，吞吞吐吐道，“我爸确实认识几个好莱坞的制片人，于是……”

“你不早说！”小灵抬手便朝小叹脑袋上轻轻敲了一下，“我这身可是花了不少钱才从国外弄来的呢！早知道你有关系我还花那冤枉钱干嘛？”

“对不起……”小叹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总之先道了个歉，但话出口后过了几秒，他便意识到哪里不对，“喂！你还不是和我一样用了电影道具！”

“你们俩这么能造钱，你们爸妈都知道吗？”忽然，第三个声音自二人身后响起。

小叹和小灵闻声回望，看到了一袭黑衣的黎若雨。

若雨今天穿的这身行头，款式很像是二战时德军高级将领的军装。其上身着一件黑色长袖制服、戴白手套；下装是一条灰色军裤，加长筒黑色军靴；胸前斜挎着一根与腰带相连的枪带，腰间还配了个皮革质地的枪套。

乍看之下，这好像就是套军装而已。不过，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她这套衣服上……有几处设计颇为怪异。首先，她斜挎在胸前的枪带、以及腰间的腰带，皆是白色的；其次，她衣服的两肩上各有一个红底白条的长方形肩章；其三，在制服左袖的外侧，还印有一个黄色的圆形标志，标志中间是一个墨绿色的松树记号。

“诶？表姐，你不是和团长一起来的吗？他人呢？”小灵问道。

“赖在车上不肯下来，说是要酝酿一下情绪。”若雨回道。

“哈？觉哥……酝酿情绪？”小叹一脸迷茫地念道，他着实想象不出那是怎样一种情形。

小灵这时又问道：“表姐，你扮的是谁啊？我怎么看不出

来啊。”

“我扮的是……”若雨刚要回答……

就有一个声音打断了她：“我往她身边一站，你们就知道了。”

这个敢于打断黎女侠发言的男人，自然就是封不觉了。

但见，今夜的觉哥上身套了件黑色毛衣，下着一条黄色棉裤，其胸前还斜挎着一条蓝色背带，手上戴着白手套。

假如光看这身衣裤，估计没人能猜出他扮的是谁，最多认为他是个穿衣品味土到掉渣的路人。但是……觉哥这个造型还有一处点睛之笔，就是——他的头上斜缠着一圈绷带，恰好包住了他的左耳。

“哦~”小叹和小灵稍稍愣了两秒，随即便异口同声地“哦”了一声。

“没错……”觉哥抬起一手，朝若雨做了个介绍的手势，并说道，“黑猫警长。”

若雨则是伸出手去，揉了揉觉哥那缭乱的发型：“嗯，一只耳。”

如果说，王叹之和古小灵这对情侣去扮演索尔和洛基……已算是颇为奇葩的行为了。那么……封不觉和黎若雨的一只耳加黑猫警长组合，显然已经奇葩到了极点。

当然了……这就是他们地狱前线的风格。

“好啦~”封不觉将若雨的手从自己头上拿开，拉长了脸道，“赶紧入场吧。”说着，他便直接牵住若雨的手，朝着入口那边走去。

见此情景，小叹和小灵同时转头，对视了一秒。二人随即也是会心一笑，拉起了彼此的手，跟着觉哥和若雨一同前行而去。

第002章 哟！封不觉

“哟！你们果然也来了啊！”

地狱前线这四位刚刚穿过会场的入口，就遇到了一位熟人。

“啊~皇甫兄。”封不觉抱拳拱手，对狂踪剑影做了个不怎么标准的揖，“好久不见啊。”他说话间，已将对方上下打量了一番，“您这个造型……就是传说中的浪客剑心了吧？”

“嘿嘿……是啊。”剑少笑了笑，双手叉腰，一副挺自豪的样子。看起来……被人一眼就认出自己COS的角色，让他很是高兴。

本来嘛，像化装舞会这种场合，要是别人看不出你扮了什么，那才是最尴尬的。好在狂踪剑影的造型弄得相当明显，绯色的和服，橘红色的假发，还有脸上的十字刀疤，稍有些ACG知识的人基本都能知道他扮的是谁。

“呃……不过，封兄啊。”剑少随即又压低了声音道，“你还是不要在这里叫我本名比较好，你也看到啦……”他停顿半秒，朝觉哥使了个眼色，“……这次嘉年华，来的都是些知名玩家或工作室的成员，大家也都是以游戏中的叫法来互相称呼的，所以……”

“皇！甫！明！康！”一声咆哮，自剑少身后数米之外响起，打断了他和觉哥的交流。

“卖糕的……”剑少当即扬起右手的巴掌，摁在了自己脸上。

仅从声音判断，他就知道来得是谁……

但见，打扮成爱丽丝（电影版《生化危机》造型）的不怕妹子，正领着一身丧尸装扮的步天歌，怒气冲冲地行了过

来。她才不管眼前有没有外人，二话不说就扯着剑少的耳朵，将其拽着转过身去：“我让你带我弟弟四处转转……你居然把他丢在鬼屋里面，自己跑出来闲逛？”

“哈……”剑少长叹一声，“这真不能怪我啊……那里黑灯瞎火的，我们走散了嘛……”他解释道，“既然走散了，那我总归是到出口去等他咯……可是等了半天也没见他出来，那我就琢磨着……他可能已经比我先出来了，于是我就在附近到处找找咯……”

“是啊，姐。”步天歌道，“这真不能怪姐夫……”

“你叫他什么？”不怕妹子听到那两个字后神情瞬变，即刻打断了小步的话。

“呃……是姐夫让我这样叫的……”步天歌转头看向剑少，“对不起……姐夫，我叫习惯了，我忘了姐在场时要叫你剑哥的。”

“唉……”剑少掩面摇头，又是一声长叹，“你又何必解释得这么清楚呢。”

下一秒，才不怕呢用单手拍了拍小步的肩膀，说道：“你在这儿等着，别乱跑。”说罢，她也没等弟弟回应，就扯着狂踪剑影往没人的地方走……

“封兄！咱们下回再聊，后会有期啊！”剑少被拖离现场时，只来得及留下这么一句话来。

他就这么渐行渐远……直至进入了一片阴影中。数秒过后，隐约间有这样的台词从风中飘来：“喂……这可不是游戏世界啊，乱用格斗技会出人命的啊……啊——”

“我发现你小子真有坑队友的天赋啊……”听着那远处的惨叫声由高变低，封不觉干笑着对步天歌道。

“其实也没有什么坑不坑的……”步天歌道，“我姐也不是真的生气。”

“嗯，看得出来。”若雨适时插嘴道，“只不过她表达高兴

的方式有点激烈而已。”

就在他们吐槽剑少时，忽地，又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哟~真巧啊，封兄。”

封不觉转过头去，看到了一张半熟脸：“呃……”他犹豫了两秒，才道，“梦惊禅？”

“哈哈，是啊。”梦惊禅笑着回道。他今天打扮成了中国传统僵尸的模样，身上穿着件脏兮兮的、山寨感十足的黑色清朝官袍，头戴阳纹镂花金，帽子正前方还贴了张黄底红字的道符。由于他那标志性的烫头发型被帽子遮住，脸上又化了惨白的僵尸妆，导致觉哥也认了两秒才认出他是谁。

“诶？封兄你这是……”打完招呼后，梦惊禅便看着觉哥，面露疑色。几秒后，当他瞥见若雨的造型，才乐呵呵地笑了，“哦~你是一只耳。”他说着，便上前两步，用手肘顶了顶觉哥的胳膊，轻声道，“黑猫警长是你女朋友吧？行啊你。”

没想到，觉哥还没接茬，一旁的若雨就先抢道：“他当然行了，行得很呢……”

“喂喂……你这样说话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的……”封不觉虚着眼，回头看了若雨一眼。

“嗯……那种事儿你们自己慢聊……”梦惊禅是个识趣的人，像这种对话他可不准备继续掺和，“我就不打搅了……”他说完扭头就走，口中还在念叨着，“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他自己也是年轻人）可真是太那啥了……”

“啊~我也去看看……我姐把我姐夫弄死了没有。”步天歌好像也意识到了什么，随口说了个理由，就转身离开了。

“团长，你和表姐秀恩爱把人家都吓走了哦。”待禅哥和小步都离开了，小灵嬉笑着对封不觉说道。

“呵……那最好不过了。”封不觉回道，“话说为什么那帮奇奇怪怪的家伙都如此热衷于过来和我打招呼啊？我脸上写着‘怪咖总司令’么？”

“啊哈！封不觉！”

觉哥话音未落，又有人喊了他一声。

“哈~哈哈哈哈哈……好久不见啊！”爽朗的笑声，浓眉大眼的相貌，一身天马座圣斗士的装扮，除了【天马行空】，还有何人？

这位巅峰争霸战S1的冠军，俨然就是把他的奖品给穿出来了……

“唉……”封不觉摇着头，无精打采地转头回道，“是是~long time no see~小马哥。”

“哈哈，好久不见。”天马行空笑着应了一声，随即扫了一眼觉哥身边的三人，问道，“诶？这几位都是你的队友吧？我正好是一个人，要不咱们五个一起进去逛？”

小马哥确也是个怪咖，面对眼前这两对如此明显的CP，他竟是浑然不知，只当人家是队友，居然还提出了同行的要求，真是搞不清楚状况。

“唉……你还是那样不识趣呢，天马行空。”此时，不远处又有另一个声音响起。

封不觉头都大了，一脸蛋疼地念叨：“搞毛啊……这帮人难道是特地埋伏在入口附近等我出现吗……”

这次行来的共有两人，一个是身着便装的鸿鹄，另一个是打扮成死灵法师（《Diablo2》版本）的曌影王。

只见鸿鹄上前几步，接着刚才的话道：“人家摆明了是两对情侣，你去凑什么热闹？”

曌影王也发挥着自己冷面吐槽役的本色，在旁接了一句：“是啊，小马，赶紧加入我们吧，否则我们俩就可能被当成一对情侣了。”

“你不说没人会往那方面想！”鸿鹄当即扭头喝道。

“我说……你们这帮家伙难道是在这里守候伏击，等着我

出现吗……”封不觉拉长了嗓门儿，将心中所想吐了出来。

“哈？切……你别自以为是了。”鸿鹄扶了扶眼镜，“我们是在这儿等队友呢。”说起这个话题，他便立刻喜形于色，颇为得意地笑道，“哼……这次巅峰争霸S2中，我们的队伍绝对会令所有人瞠目结舌……”

“不就是你、废柴叔、曌影王和倦梦还么……”还没等对方把话说完，封不觉就道，“预赛打了一半我就推理出你们的阵容了……匿名什么的是你的主意吧？”

“噗哈哈哈哈……”曌影王瞬间爆笑出声。

鸿鹄的表情则是瞬间就抽了，他强作淡定：“嗯……不愧是你……不过……就算你提前掌握了这项情报，在实力方面，我们也……”

“哦！”另一边，天马行空的反射弧终于转过来了，他隔了这么老半天，才高呼一声，转头对觉哥他们道，“原来如此！诶呀，不好意思，哈哈，差点当电灯泡了。”他愣是用这句废话把鸿鹄给打断了。

“唉……上帝。”鸿鹄无奈地扶额，不知还能对这帮家伙说什么。

“呃……我有个问题……”小叹这时开口道，“鸿鹄兄，你这个造型到底是在扮演什么啊？我看到现在一点儿都看不出来。”

一听此言，鸿鹄的嘴角就露出一丝冷笑，他感觉挽回面子的机会来了：“呵呵……这不是你的问题。”他有意识地停顿了一下，“其实，我穿的就是平时的便服而已。”他又扶了扶眼镜，“因为在这种人人都玩COSPLAY的场合，穿着普通的衣服反而是与众不同的。”

“诶？原来是你啊雨龙！”这一秒，小马哥又用恍然大悟的神情，好似刚刚把鸿鹄认出来一样，高声道，“发型和衣服换了我都看不出来了啊！”

“靠！你这家伙故意的吧！绝对是故意的吧！”鸿鹄吼道，“都说了发型和衣服换了，还叫我雨龙干嘛啊！老是被你们称为雨龙我也很难办的啊！”

“嗯……”封不觉感觉补刀的时机已到，顺势接道，“所以……你现在这个造型，是在宣告自己准备成为青学的支柱是吗？那正好啊……你和迹部顺势发展成宿敌的话，你们俩以后就可以不要再来烦我了。”

第003章 主办人

告别了在入口处遭遇的那几个逗逼后，封不觉和他的小伙伴儿们终于可以在嘉年华中愉快地玩耍了。

随着时间推移，觉哥发现，今天这会场里……确实有不少熟面孔。看起来，正如狂踪剑影所说，这次活动邀请到了许多知名的、有人气的玩家。

当然了，总体而言，还是普通玩家的数量更多。毕竟这是个地点固定、且只举办一个晚上的线下聚会，而且还是个非商业性质的、以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活动。

虽说大部分一线游戏工作室的总部就在S市，但他们旗下的职业玩家却多半分散在五湖四海的各个分部。为了一个娱乐活动，特地舟车劳顿来一次，似乎没有必要……

于是，梦公司也推出了相应政策：除了基本的身份验证机制以外，本次活动还提供“电子邀请函”。如果有受邀请者不能来、或不想来的，可以在网上登记转让手续，将邀请函送给别人。

简单地说……受邀者可以把门票卖掉或者送人。

另外，本就有五成的入场券是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送出的。所以，理论上来说……每一名在《惊悚乐园》中拥有二十级以上角色的玩家都有机会抽到。

这也就是为什么……网上会有许多被炒到几万块的嘉年华门票。

……

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转眼就到了晚上八点。

“诶诶，我要玩那个！”在接连经历了海盗船、蹦极塔、云霄飞车这三个项目后，小灵还是一副活蹦乱跳的样子，兴高

采烈地拉着小叹朝“章鱼转”那里跑。

“不行了……我觉得我要吐了……”而小叹则是一脸憔悴，晕晕乎乎的模样。

“诶~”小灵虚着眼道，“亏你还是个医生呢。”

“这和是不是医生有什么关系……”小叹道，“你让高桥凉介去乘池谷前辈的车，连续三次下来，他该吐也得吐啊。”

小灵才不管对方的解释，她本来就是在无理取闹。只见她嬉笑着踮起脚尖，用双掌压住小叹的两侧脸颊，用力上下揉着，并说道：“真~没~用~”

小叹面对这种程度的揉脸调戏早已习惯，根本是无动于衷的状态。

“Hi~美女。”忽地，有一个轻佻的声音响起，“那个小子不陪你，我们陪你玩儿好啦。”

小灵和小叹闻言一愣，同时转头望去。只见，两米开外，站着两名青年男子。他们都穿着黑色长风衣，胸前的口袋里都插了副墨镜，看起来似是在扮演黑客帝国中的角色。

“是啊，美女。”另一人很快接道，“他‘没用’没关系啊，我们可是很威武的哦。”他的语气透出一种十分猥琐的感觉，眼神也不安分地在小灵身上游走。

来搭讪的这两位，玩惊悚乐园的时间也不算太久，所以他们不认识在巅峰争霸S1中有出色表现的小叹，更不可能认识小灵。这两人就是俩富二代，在网上买了门票进来的。他们俩把今晚的活动当成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万圣节变装派对。

按照这两位的一贯思路，在派对上猎艳，那是理所当然的，只要看到美女，就算人家身边有男友，他们也是无所顾忌。他们以为……眼前的王叹之，就是个长得还算挺帅的医生（因为听到了小灵和小叹的对话）而已。这种二十多岁、还在上班领工资的小子，在他们看来什么都不是，撬掉他女

友简直易如反掌。

“怎么样啊？美女。”先开口那人见小灵没回话，迅速又道，“考虑一下啦。”

另一人也快速接道：“呵呵……你喜欢刺激的话，我现在就开兰博基尼带你出去兜风好了，比这些小孩子玩意儿有趣多了。”

这二人还不知道……

此时此刻，有一个疯子和一个杀手，分别手持着一把锤子和一杆权杖，站在了他们身后。

“真麻烦……”封不觉懒洋洋地念道，“我们这些做大人的还真是一刻都不能走开呢……”

“是啊……熊孩子们乘云霄飞车时，我们得帮他们拿玩具。”若雨掂量着手上的权杖，“被奇怪的家伙骚扰时，还要负责肃清……”

他俩一边说着，一边上前，感觉即将做出什么很不好的事情来。

不过，就在他们准备动手之际……

“二位，是在跟我的女朋友说话吗？”王叹之转过身，挡在了小灵身前，一步步向那搭讪的二人走去。

这几步之间，小叹的神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秒前，他还是一脸呆萌的样子，两秒后……他的眼神已可怕到令人窒息。

“呼……”王叹之微微呼了口气，瞪着那两人，“真没礼貌啊……”

这一瞬，小叹的眼中竟出现了模糊的红芒，其嘴角也泛起了一丝残酷的冷笑。

他面前那二人的灵魂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所攥住，身体则被彻骨的寒意所包裹……眨眼间，他们就连一根手指都动

弹不了了。

“小叹。”此时，小灵的手搭在了小叹的肩上，柔声道，“算了……别惹祸。”

不料……小叹却只是回头看了小灵一眼。然后，一言不发地再度转头，继续着自己的行动。

小灵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放下了手。小叹的眼神她明白，那是一种任性，一种原则。在某些时刻，王叹之会变得强硬、鲁莽、不顾一切……即使小灵也无法阻拦他。

小叹就是这样的人，他的性格中隐藏着霸道、甚至可以说是残忍的一面，只是平时从不显露。但是……和他的某位祖先一样，一旦事情涉及到自己的女人，他就会从HelloKitty变成百兽之王……

“嘿嘿嘿……要懂得适可而止哦。”就在这僵持的时刻，一个猥琐的笑声响起。

伴随着这句话，一道人影悄然出现在了那两名搭讪者的身后，并用他的双手，搭住了那二人的肩膀。

“呃……”接触的瞬间，那两人像是突然脱力了一般，差点儿踉跄倒地。

“嘿嘿嘿……”伍迪一边笑着，一边像扯动提线木偶般将那二人拉到一旁，并分别在他们背后拍了拍，“往前走，别回头，走得越远越好。”

伍迪的话像是不可置疑的指令，那两人听到以后，什么都没说，直接就迈开步子走了出去。此刻，他们的双眼空洞，神情已似行尸走肉，估计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

“你是谁？”小叹看着伍迪，面露疑色道。

“我是谁？”伍迪猥笑着将对方的问题重复了一遍，并用自己的中指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这个问题你不妨问问你自己吧……”隔着镜片的白光，他向小叹投去了一道锐利的目光，“你们这些姓王的……”他偏过头，瞥了小灵一眼，“还有

姓古的……哼……个个儿都不让人省……”

托——

伍迪嘴边那个“心”字刚要出口，就有人在后面拿塑料锤子砸了他的后脑勺一下。

“你！你你你你你……”封不觉打完了人，还理直气壮地走上来，指着伍迪道，“你在这儿干嘛呢？”

“嘿嘿嘿……”伍迪也不生气，只是笑着回道，“我是这个活动的主办人啊，我在这儿很奇怪吗？”他说着，压低声音，斜视小叹道，“再者……若不是我及时赶到，你的这位发小儿又要闯祸了。”

“诶？”小叹这会儿已基本恢复了常态，瞪大了眼睛望着封不觉道，“觉哥，你们认识？”

“啊……算是吧。”封不觉回道，“他是梦公司的高层，名叫伍迪，W-O-O-D-Y，伍迪。”

“哇！”小叹惊道，“原来觉哥你还认识梦公司的高层啊！”

“嚷什么嚷什么！”封不觉又拿塑料锤子敲了小叹一下，敲完顺手把锤子往他手里一塞，“低调！要低调！”

此时，若雨已走到了小灵身旁，把权杖交还给了后者。接着，两人便在一旁窃窃私语起来，还时不时往觉哥和伍迪那边看上一眼……

不知为何，若雨和小灵皆是向伍迪投去了一种警觉的视线，好似她们知道——这是个极度危险分子。

第004章 非常规

在那个小小的插曲过后，伍迪跟封不觉稍微聊了几句，便转身离开了。

他走后，若雨和小灵竟是若无其事地转移了话题，好似小叹的举动和伍迪的到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对于这种发展，觉哥虽是颇感欣慰，但其心中也不禁思索：为什么她们会是这种反应？难道她们早已知道了一些事？

……

之后的半小时，四人继续在会场中游玩着。

一切似乎都很和谐，游艺项目的运转都很正常，工作人员也都恪守岗位、服务周到。

这个嘉年华里的项目很多，会场的占地面积也极其广大，大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在这个地方待得越久，就越会感到一种莫名的诡异感……

其实，仔细想想……这个活动还真是疑点颇多。梦公司分明是一家游戏公司，其主营业务是网络游戏的软硬件开发及运营。这种性质的公司，又岂会有资源和门路……在S市这寸土寸金（郊区也不便宜）的地方弄了这么大块地，还搬来了那么多环球嘉年华级别的大型游艺设备，并请来了那么多专业的工作人员……关键是，他们还只办一晚，且不以盈利为目的。

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桩赔大本的买卖，就算撇除灰色支出，仅看执行成本，那也是在往水里扔钱的感觉。

“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大约在晚上九点不到的时

候，封不觉停在了一块会场内随处可见的地图指示板前，开口念道，“这个嘉年华的占地面积，好像大得有点离谱了吧……”

站在觉哥身旁的若雨即刻回道：“确实……我们从入口进来以后，基本上一直是在朝里面走的，可走到现在，也没有望到尽头。”

“而且……”封不觉用手指轻轻敲着指示板上的地图，“这里的地图全都是分区的……无论走到哪里，客人都只能看到自己所在区域的地图，而这个嘉年华的总览图……却是一张都找不着。”

“或许是因为总地图太大了，不好印呢？”小叹接道。

“怎么可能呢……”小灵即刻纠正道，“总览图上又不用做出细节，只需按比例缩印，把各个区域及其出入口给划分出来不就行了？”

“嗯……有道理啊。”小叹应道。

【嘿嘿嘿嘿……】就在他们讨论这事儿的时候，一阵猥琐的笑声从广播中响起，【各位客人，欢迎来到——惊悚乐园-万圣嘉年华。】

“果然……是这家伙有什么阴谋吗……”虽然伍迪还什么都没说，但觉哥心中已是本能般地蹦出了这个想法。

【大约在七十分钟前，本次活动所发放的一千张邀请函已尽数收回。对此，我很高兴……嘿嘿嘿……】伍迪说到这儿时，似是想到了什么十分愉快的事情，奸笑了几声，【哦，对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次活动的主办人，你们可以叫我“W先生”，嘿嘿嘿……】广播将伍迪的声音传播到了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即使那些正在游艺项目（比如鬼屋）中的人，也能听到他的讲话，【各位客人……目前为止，大伙儿玩得还是挺尽兴的吧，毕竟我这里没有一个项目是需要排队的。】

这倒是实话，这个嘉年华里地大人稀，项目众多，根本没有排队的必要，只会觉得项目多得玩不过来。

【不过……此刻我得很遗憾地宣布，常规游艺项目的开放时间，就到此为止了。】伍迪话锋一转，接道，【正身处大型游戏设备上的客人们，你们可以玩到这轮结束，在一般游艺设施中的客人们，请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离开帐篷。】

“搞什么？”

“怎么回事？”

“什么意思啊？”

“六点四十五分开放的，难道九点就要结束吗？”

会场内的玩家们纷纷念叨着类似的话语，他们的脸上有疑惑、有失望、有不满……

但封不觉却是虚着眼，嘴角抽动着，心中吐槽道：“呵呵……‘常规游艺项目停运’是吗……也就是说……一些‘非常规’的玩意儿即将启动了吧？”

【嘿嘿嘿……大家不用紧张。】伍迪停顿了几秒后，又道，【正如我所说的，只是常规项目结束了而已……嘿嘿嘿……一些非常规的企划，才刚要开始呢……】

“哦哦！真不愧是梦公司啊！”

“我就知道，门票卖那么贵，肯定还有花样！”

“太棒啦！哈哈！”

那些三三两两的人群即刻爆发出阵阵欢呼，看起来……他们对这种展开是十分喜闻乐见的。

“真是糟透了……”而封不觉……却是掩面摇头，心道，“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鬼玩人》啊！”

“你怎么了？”若雨关切地看着觉哥，伸手碰了碰他的手臂道，“哪里不舒服吗？”

“啊……不是不是……”封不觉快速回了一句，随即抬起头来，仰天长叹一声，“我只是……预见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嘿嘿嘿……那么，现在，就由本大爷亲自宣布……】广播中，伍迪的话还远远没完，【“惊悚乐园之万圣大冒险”的规则。】

“听上去还挺有意思的嘛。”小叹听到这里，还乐呵呵地说了一句。

若雨和小灵则是不动声色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不予置评。

而封不觉……干脆换上了一副在游戏中准备作战的神情，口中念道：“冒险吗……从这个名词的直观意义（指不顾危险地进行某种活动）上来看……就很不妙啊……加上个‘大’字以后感觉就更恶劣了啊……”

【今晚九点三十分整，本游戏将被视作正式开始。届时，这个嘉年华的会场即刻进入封闭状态，所有游艺设施和帐篷都将锁死，电力亦将被切断。】伍迪讲述这些规则时，倒颇有些“系统范儿”，【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将全部退场，不再为各位提供任何帮助。】

“听上去有点恐怖呢。”

“难道是大逃杀的节奏吗？”

“噢！好像很厉害啊。”

玩家们都显得跃跃欲试……他们可不知道伍迪的来头，所以只当这是一场“游戏”而已；就像外面那些收费的“密室逃生”一样，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危险。

【如果有人想要退场，请尽快通过区域地图或联系附近的工作人员，在引导下离开会场的范围。】伍迪接着道，【眼下你们仍有充足的时间可以离去。】

“谁会走啊……”

“把大伙儿的好奇心吊起来了还说什么走啊？”

“正片这才要上演，怎么能离场呢？”

【嘿嘿嘿……各位的反应真是如我预料中那样令人欣慰呢。】伍迪笑道，【总之，九点三十分之前，想走……还来得及。】

“我们还是走吧。”封不觉立即转头对若雨道，“咱俩回家吃点夜宵早点睡。”他又迅速看向小叹和小灵，“你俩早点回家滚床单。”他像是自作主张已经决定了一样，“嗯……这样就皆大欢喜了……”

“不……”不料，若雨竟是很坚定地说道，“我想留下。”她面无表情道，“似乎会发生很有趣的事。”

“哪里看出有趣了啊！”封不觉吼道，“还是回家看我码字吧喂！”

若雨无视了他的要求，淡淡地应道：“接着听，规则还没讲完呢。”

【至于那些已经确定要留下的客人们，请听好了……我接下去要说的内容很重要。】伍迪的语气微变，【一旦游戏开始，在胜利者诞生之前，便不会结束……】

第005章 古尘

【而取得胜利的方法便是……】伍迪接道，【找糖果儿。】

“哈？”小叹听到这句广播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的。

绝大多数人听到广播后的第一反应也是这样的……

【在这个嘉年华的会场中，藏有许多巨大的、特制的糖果模型，每一块都可以用来换取一件神秘礼品。】伍迪接着说道，【当然，前提是你们能顺利找到这些糖果，嘿嘿嘿……】他顿了一下，再道，【从此刻起，各位决定参与游戏的玩家，便可以前往各个区域的入口处，领取一个手电筒、一瓶水、以及一个呼叫器。这是你们在游戏中所需要用到的三样东西。】

他的话音未落，很多玩家便已飞奔着动身了。

一些本就距离入口比较近的玩家则发现……就在伍迪讲话的过程中，已有不少橙衣工作人员摆好了简易的摊位、放好了物资，准备派发广播中所提及的那三样东西。

【手电筒和水，没什么好多说的，都是很普通的东西。】伍迪的话仍在继续，【不过呼叫器很重要……当你们找到一块儿糖果时，切记要在第一时间就用呼叫器的扫描光束去照射糖果。因为判定糖果所有权的依据就是谁先完成扫描，而不是谁最终把糖果给抢到手。我重申一遍，听清楚了……是谁先找到、并完成扫描，才归谁。】

很显然这个规则很重要，所以伍迪加重了语气，着重提了一下。

【每个人领取的呼叫器都会和本人绑定，领取之时，工作人员便会替你们完成瞳孔识别的绑定操作，所以各位不用

担心呼叫器被人盗走的问题。】伍迪停顿一秒，又道，【而当一枚糖果已经有了归属……即被扫描过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便会即时得到呼叫器传来的信号，并尽速将那枚糖果回收，然后在原有地点放上一个“CLEAR”标记用以提醒后来者。】

说到这儿时，伍迪又奸笑起来：【嘿嘿嘿……当所有的糖果都被找到后，游戏即告结束。而那时，扫描糖果最多的那位优胜者，还可以得到这次大冒险的超级大奖。】

一听“超级大奖”这四个字，不少人当即就是一个激灵。

根据梦公司一贯的做派来看，他们给出的奖品向来都是令人满意的。可以说，光是那“神秘礼品”就足以让人趋之若鹜，更别说“超级大奖”了。

【好了，目前为止……我能透露的信息就这么多了。】伍迪笑道，【嘿嘿嘿……到游戏正式开始时，我会提供新的情报……各位，一会儿见……嘿嘿嘿……】

这一大段广播，以一阵猥琐的笑声作为开场，同样以这样一阵笑声作为结束……

“真的不回去吗？考虑一下吧！”广播刚放完，封不觉就转头对队友们道，“听上去好无聊的啊！”

“要回去你自己回去。”若雨抢在另外两人说话前，就用一句话打碎了封不觉撤离现场的全部可能。

“觉哥，这不像你啊……”小叹道，“对于这类奇奇怪怪的活动，你的反应通常应该是……”他学着封不觉的样子，摸着下巴冷笑一声，“哼……有意思……”说完，他又在一秒间恢复了常态，“……这样才对吧？”

小灵也点头接道：“嗯，或者就是……”她也学着觉哥的神态，压低了嗓门儿道，“呵呵……原来如此……事情越来越有趣了呢……”她学得也挺像的，就是有点儿娘。

看到队友们都是这种态度，觉哥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

气："唉……好吧……"他摇着头道，"既然大家都不想走，那咱就玩儿玩儿吧……"

"不但要玩儿得起，还要玩儿得赢。"下一秒，若雨顺势就将封不觉心中所想的后一句话给说了出来，并向觉哥投去了一个会心的微笑。

她真的很少笑，但笑起来真的很美。

如今，她的笑只属于一个人，一个和她一样的怪咖。

"你啊……"封不觉回望着若雨的笑容，心中泛起的是一丝甜蜜，"我说你什么好呢……"

"你们俩少放点闪光弹行不行……"小灵一边说着，一边就上前拉住了若雨的手，"走走走，领道具去。"她拉着表姐就走。

觉哥和小叹面面相觑，前者笑了笑、耸耸肩，后者也耸耸肩。在一种无声的默契下，他们俩也迈开步子，跟着若雨和小灵去了。

……

与此同时，十一公里外……会场"尽头"。

这里，竟有着一幢如同堡垒般的、巨大的半圆形金属建筑。该建筑的直径在五十米左右，内部结构不明。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里就是整个会场的控制中心。

"嘿嘿嘿嘿……"伍迪坐在主控室内，看着眼前的一组监视屏幕奸笑道，"不知道这些人在听到完整的规则时……会是什么反应呢……嘿嘿嘿嘿……"

"你最好别搞出人命。"忽然，一个男人的声音从伍迪身后传来。

这一瞬，伍迪的神情竟是起了一丝变化。

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常态，猥琐地笑道："嘿嘿嘿……真是稀客啊。"

“行了……别装蒜了。”那男人一边说话，一边行到了伍迪的座位旁边，“你早知道我会来的。”

“嘿嘿嘿……虽然你的出现确也在我的计算范围之内，但你这样毫无征兆地来到我背后，还是让我颇为惊讶呢……”伍迪转过头，看向身旁的那名男子道。

眼前的这个男人，看上去三十岁出头，相貌英俊，神情慵懒。他的头发梳理得也算得体，不过还是有几撮不安分的头毛零乱地翘着。他身着一套烫得笔挺的黑色休闲西装加西裤，里面衬了件白衬衣，领上还像模像样地打了一条领带。

“我猜猜……在你的计算中，我派齐治过来的几率比较高是吗？”那男子接道。

“嘿嘿……没错。”伍迪笑道，“毕竟你这位九科的负责人，已有多年没有亲自出过外勤了。”

“啊……”男子有气无力地接道，“我主要也是过来看看故人……哦不……是故魔才对。”

“其实你只是担心自己的孙女吧。”伍迪立即道破了对方的真意，“嘿嘿嘿……你放心好了，我这个活动本质上是没什么危险的……”他顿了一下，“就算真有什么危险，凭你孙女的实力，也足以应付。”

“哼……那其他人呢？你准备弄死几个？几十个？几百个？”男子冷笑道，“你以为……在发放邀请函时有意剔除‘刀锋’的人，并通过各种手段阻止我们从别处入手门票……你就能在九科的监视之外有所动作了吗？”

“嘿嘿嘿……全都发现了吗？真不愧是你啊……局长大人。”伍迪猥笑道。

“不要那样称呼我。”男子回道，“没人那么称呼我。”

“那么……我还是叫你猫……”伍迪话未说完。

对方又打断道：“那个称号也早已有人继承了。”

“嘿嘿嘿……好吧……”伍迪接道，“古尘。”他用手指推了推泛着白光的眼镜，“你说得对，我就是想和这些凡人玩个游戏……一个在现实世界中的、真正的恐怖游戏。”话至此处，他狞笑起来，“让他们在没有‘系统辅助’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肉胎凡身去体会一下游戏里的感受，嘿嘿嘿……难道你不觉得这很有戏剧性吗？”

“这是你们那‘赌局’的一部分吗？还是你上级的命令？”古尘接道，“又或者……仅仅是你个人的一种恶趣味呢？”

“当然是我的恶趣味了。”伍迪坦然地应道。

“哦……”古尘听了对方的回答，竟仍是泰然自若的样子，“那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你准备弄死多少人？”

“一个。”伍迪的回答迅速而明确。

古尘神色微变，随即沉声接道：“名字。”

“封不觉。”伍迪接道。

“哈！”古尘莫名笑了，他摇着头道，“看起来，今晚是不会有人死了。”说着，他就转过身去，似乎是准备离开。

“不，还是会有的。”伍迪这时抬起一手，指了指自己前方的一个监控屏幕，屏幕中，站着两个身着黑色风衣的青年男子。

“这俩又是什么人？”古尘回首瞥了一眼屏幕，随口问道。

“什么人都不是。”伍迪笑着回道，“但他们会死……”他转头直视着古尘，接道，“理由嘛……嘿嘿嘿……你会读唇语，自己看吧……”

第006章 肃清

“真他妈的，刚才是怎么回事？”先前试图搭讪小灵的两名青年（以下简称青年A和青年B），此刻终于恢复了意识，其中一人停下脚步后，张口就骂道。

“什么情况？我们被催眠了吗？”他的同伴接道，“为什么那个四眼猥琐男拍了我们一下，我们就一路走到这儿来了？”

“靠！一定有问题。还有那个打扮成索尔的小子，也不知是弄了什么名堂，居然瞪得我动都不能动……”

“哼……可恶，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呵……”此时，青年A忽地冷笑道，“我倒有个主意……”他顿了一下，接道，“你也听到刚才的广播了吧？”

“嗯，听到了。”青年B回道，“怎么了？”

“嘿嘿……一会儿电力会被切断，工作人员也都会撤离。”青年A淫邪地笑了，“这么大个嘉年华，基本就成了个三不管的地儿……哼……到时候，我们找准机会，寻个四下无人的地方，教训那小子一顿，然后嘛……嘿嘿，就当着他的面，和他女朋友好好玩玩儿……”

“嗯……好主意啊。”青年B也笑了，“事后最多扔个几十万，再吓吓他们就行了。反正我爸是公安系统的，以前我这样玩儿也都没出岔子，最后都让我爸给平了。”

“那是啊～我还不了解你么。”青年A道，“我就知道上次那妞儿自杀和你有关。”

“切……你还说我？你和我是半斤八两吧？你那点儿破事儿，都差点被捅上媒体了，还不是你妈靠着关系给压下去的？”

就在这俩纨绔子弟相互扯皮之时，一道人影已悄然出现

在了他们身后。

“啧啧……”古尘从一个保温瓶里抿了口咖啡，念道，“啊……污秽的灵魂让咖啡都变味了啊……”

那两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说话声吓了一跳，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人靠近到了这个距离上。

“你他妈是谁啊？”青年A稍一定神，回头打量了古尘一眼，并用十分粗暴的语气问道。

“哟~都听见了是吧？怎么着？大叔，你打算多管闲事？”青年B也很快接道。

“闲事吗……”古尘又喝了口咖啡，“呼……也不能算什么闲事吧。”他撇了撇嘴，“自家孙女和男朋友出来玩，路上遇到了两只想咬人的土狗，我这个当爷爷的，实在是不能袖手旁观啊……”

青年A根本没听懂他的话：“你他妈说什么呢？你有孙女？”他白了古尘一眼，冷哼道，“哼……难道你十岁就搞大女人肚子了吗？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大叔，单身太久，疯了吧你？哈哈哈……”青年B也嘲讽道。

“我清醒得很。”古尘懒洋洋地回道，“而且我已经结婚很多年了……”他稍稍松了松胸口的领带，“每天我的夫人都会用她那糟糕无比的手法帮我打好领带，并强迫我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说着，又拿起保温瓶，喝了口咖啡，“好在她煮的咖啡不错……虽然那也有赖于我花大价钱购买的进口咖啡机……”

古尘慢条斯理的叙述很快就让那两人不耐烦了，青年A即刻破口骂道：“你他妈有完没完？你到底谁啊？”

“哦~我嘛……”古尘用平直的语气娓娓说道，“现阶段而言，我应该算是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最具权力的某个特殊部门的最高负责人。”

“神经病。”青年B道，“赶紧滚蛋，咱们没空陪你这大龄中二扯……”

言未尽，人已跪。

前一秒，青年B还在站着说话，下一秒，他便本能地低头看去，发现自己已经跪在了地上。

“喂……你干嘛呢？”青年A见同伴莫名其妙就猛然跪地，自然是疑惑不已。

“他没干嘛，是我干的。”古尘抢先接道。

“你……”跪地不起的青年B此时终于露出了惊恐的神情，他抬头望着古尘质问道，“你做了什么！为什么我的膝盖以下没有知觉了！”

“人的脊椎……是一件结构精密的、堪称完美的艺术品……”古尘微笑着回道，“只需几下细微而精确的调整，就足以使人失去部分的行动能力。”

他说话间，抬起了一只手，此刻，其指间竟是夹着四支闪耀着赤芒的、无实体的手术刀……

“那是什么！”那两人顿时面露骇然，齐声喊了一句。

要知道，这可不是在游戏里，而是在现实世界……一个大叔竟忽然拿出了类似灵能武器的东西，正常人看到谁都会震惊的。

“是什么……对你们来说都一样。”古尘接道，“以你们的智商和灵识，纵然我做了解释，你们也是无法理解的。”

他话音未落，青年A竟也跪了下来。

“这……怎么……”青年A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有些不知所措，一时间有些神色慌张、语无伦次。

“没看到我出刀是吗？”古尘冷冷道，“别担心，那是正常现象。”他收起手术刀，又慢悠悠地喝了口咖啡，“当今世上能在速度上与我抗衡的人类，不超过五个。”

“你……我不管你是怎么做的，说吧，多少钱？你要多少钱才肯把我们复原？”青年A沉住了气，试探着问了一句。

青年B也附和道：“对对，你要钱我可以给你，快让我的脚复……”

“钱？”古尘将这个字重复了一遍，然后笑了，“你们是弱智，还是真的听不懂我说话？”他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我都说了，我管辖的部门，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具权力的机构之一。你们认为……钱对我来说有多大的意义？”

“那你想怎样？”青年A对古尘怒目而视，一向跋扈惯了的他，确实不习惯跪着和人讲话。

“‘想怎样’……是指我接下来准备怎么处理你们吗？”古尘念道，“那个嘛……我在来的路上已经考虑好了。虽说我赶到此地只花了几秒钟而已，但目标只是你们这样的渣滓而已……确也无需太多思考的时间。”他说着，便向那二人投去了一道冷酷的目光，“杀掉就是了。”

“混……混账东西！你知道我爸是谁吗！”青年B当即大声喊了起来。

“安心，你们的家人，我也会好好‘处理’的。”古尘平静地回道。

“不……等等！”青年A道，“这……你为什么要……”

他的话也没能说完……

瞬息之间，这两个人，就再也不会讲话了。

第007章 冰帝登场

九点二十五分，嘉年华某区域。

此时，会场中的所有玩家都已在不同区域的入口处领完了那三件游戏必备的道具，剩下的……就是等待五分钟后的游戏开始了。

“现阶段来说，我认为，这个所谓的游戏，其最凶险的一条规则就是【一旦游戏开始，在胜利者诞生之前，便不会结束】……”封不觉正站在一个广播喇叭的下面，一脸严肃地跟队友们分析着伍迪的阴谋，“无论别人怎么看，反正在我看来，这条规则中隐藏着很大的阴谋……”

“安啦~觉哥。”小叹大大咧咧地劝道，“难道这场游戏还能玩到天亮不成？”

“天亮？”封不觉干笑一声，“哈！那倒好了！”他转头看向小叹道，“要是他说，这游戏最晚到天亮就结束，那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但是……你们注意了，我再重复一遍……【一旦游戏开始，在胜利者诞生之前，便不会结束】！”他的视线扫过了三名队友，“还记得他之前的某句话吗？”

“【九点三十分之前，想走还来得及】？”小灵即刻将伍迪的那句话重复了一遍，她的记忆力也不逊于觉哥，故而能想起先前广播中的每一句话来。

“对！”觉哥点头应道，“他已经暗示了我们，游戏开始后，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他顿了一下，“而且在满足胜利条件之前，游戏是不会结束的。所以，从理论上来说，这个‘万圣大冒险’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没这么夸张吧……”小叹接道，“这是准备玩到我们饿死？”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封不觉道，“能饿死，那还算好的。”他的语气听上去不像是在开玩笑，“实际情况恐怕是……在你饿死之前，就已经死在别的什么东西手上了。”

“觉哥，这不过是个线下活动而已……不用说得像死亡竞赛一样吧。”小叹嘴角抽动着回道。

虽然很想回答“没错，这就是死亡竞赛”，但……关于伍迪的事，封不觉着实不好说破，因此这会儿他也只能回道：“总之……我们得谨慎行事。就把这游戏当成是噩梦难度的团队生存剧本去看待，而且……还是非赢不可的那种。”

“哈哈哈哈！”忽然，一阵笑声响起，有人擅自加入了觉哥他们的谈话，“封不觉！你别做梦了！”

“唉……”封不觉都没回头看人，便已掩面摇头道，“你果然来了……”因为他一听声音，就知道来者何人。

那一身冰帝学园（《网球王子》中的虚构学园）网球部的运动服，那略显怪异的两边翘头型，那一脸娘炮的气质……除了【迹部少爷】还有谁？

“那是当然……这种活动，怎么少得了我们冰帝呢。”迹部底气十足地回道。

“注意，只有你是‘冰帝’，我们不是。”

“是啊，别把我们扯进来。”

“游戏内是顶着社团名没办法，游戏外我们可不想顶这头衔。”

这连续的三句话，出自三个人之口，毫无疑问的……他们就是迹部少爷的三名好基友——【名字真难取】【取名真是难】和【真难取名字】。

男人间的友情体现在哪里？主要就体现在互相骂脏话和互坑的频率有多高……

冰帝这四位仁兄……上大学时同寝室，踏入社会后又是

同一工作室，那关系自然是铁得不能再铁了。

因此，小名、老取和真哥这三人，总是不遗余力的、孜孜不倦地坑着他们的现任老板兼铁哥儿们——迹部。

“嚯，你们仨的造型还真是一如既往得奇葩啊……”封不觉虚着眼，看着在游戏中分别是光头、爆炸头和莫西干的三人组吐槽道。

其实在三次元中，这三个家伙的发型修饰得都很中规中矩、正常无比，基本上就是那种扔进人堆就找不着的类型，怎么看都是老实巴交的好青年。

但今晚……这三位COS的角色确实奇葩。他们扮演的是“猎豹人三兄弟”（The Cheetahmen，被誉为游戏界不洁圣杯的烂作《Action 52》中的主打作品。和这个合辑中的其他游戏一样，《猎豹人》充斥着各种BUG及可玩性不佳的问题，但这游戏居然还推出了相关的漫画，并对其销量和前景自信满满）。小名扮演阿波罗（猎豹人三兄弟长男，在游戏中使用十字弩）；老取扮演赫拉克勒斯（次男，三兄弟中身材最高大角色，使用空手道做赤手搏击）；真哥则扮演亚历斯（三男，利用一对短棍棒作为武器）。

“对啊！这一身毛儿还挺逼真啊。”小叹也瞪大了眼睛，上前几步，看着那三人念道。

“那是，这可不是毛外套，而是直接粘上去的。”老取回道。

“不过说实话……粘完只过了半小时，就感觉不是很舒服……”小名接道。

“说起来……等这活动完了以后，我们还是尽快找家医院，到皮肤科挂个号吧……”真哥也道。

“喂！所以说你们三个一开始就和我一样穿上冰帝的衣服不就得了吗！”一旁的迹部吼道。

“我们宁可去看皮肤科，也不想被人称为牛郎团……”小名

无情地回道。

“再说，像你那种有严重卖腐倾向的漫画中的角色，哪儿有我们这猎豹人造型来得高大上啊……”真哥接道。

老取也点点头：“是啊……当年猎豹人险些成为继忍者神龟之后的一个新标杆了呢。”

“我说……三位……”封不觉叹着气道，“你们是认真的吗？你们扮的那玩意儿……和‘忍者神龟’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真的合适么……”

“行了！你别想扯开话题！”迹部这时又转头看向觉哥，“哼！封不觉，你刚才说你们‘非赢不可’是吧？我可听见了。”他甩臂一指，“在游戏里也就罢了，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绝不会输给你的！”他自信地一笑，“哼哼……以我们四人的默契、体力、智慧……优胜几乎已是囊中之……”

“诶~若雨，我忽然想起来了，今天你这造型，如果戴个猫耳发圈什么的，会更好一点吧。”那边的封不觉已然无视了迹部，转过脸去开始和若雨聊天。

“不觉得。”若雨冷冷回道。

“嗯……那假胡子呢？就是那种猫的胡须。”

“没兴趣。”她的回答仍是不温不火。

“喂！好好听人说话啊混蛋！”迹部在那儿气得直跳脚，而他的三名队友则都是摊开双手耸耸肩，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嘿嘿嘿……】恰在这时，一阵猥琐的笑声从广播中响起。

一秒之间，会场中的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屏息凝神地期待着……那个自称“W先生”的男人，接下去会说什么。

第008章 游戏开始

【嘿嘿嘿……各位客人，想必你们也已等得不耐烦了……】伍迪的说话声还是那样，充满恶意，却又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让人想听他说下去，【现在，九点三十分已到……我宣布，惊悚乐园之万圣大冒险，正式开始。】

话音未落，会场内所有的彩灯、路灯、探照灯和高点照明圈……就全都被关闭了；那些大型游艺设施上自带的灯光也尽数消失。

短短几秒间，原本灯火通明的嘉年华，已陷入了黑暗之中。

当然了，这种“黑暗”也只是相对而言……和刚才相比，眼下自然算是黑灯瞎火的状态，但客观来讲，还没有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

天空中还挂着一轮明月，那深秋的月光洒在大地上，也能提供一定的能见度。

不过……

啪嗒啪嗒……下一秒，手电筒开关的拨动声便此起彼伏地响起。

很快，会场里已冒出了许多星星点点的白光。

这无疑是人类畏惧黑暗的本能在作祟了……纵然此地还没有黑到无法视物的状态，但绝大多数游戏者还是选择了打开手电，就仿佛这是理所当然。

“别急着开手电。”而封不觉则在队友们尚未打开手电时，就抢先开口说道，“在这露天的地方，仅凭月光也可以视物。”他顿了一下，“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是否有补充手电筒电力的渠道，所以……还是等到了不得不开的情形下再使用比较

好。”

啪嗒啪嗒……

觉哥这句话刚一出口，站在他们几米外的冰帝四人组便迅速将各自的手电给关上了。

“哼！你可别误会了。”迹部当即不打自招般对着觉哥言道，“我们可不是因为听了你的言论才关上手电的，其实我也是一开始就考虑到了电力的问题，刚才只是试试手电筒的功能是否正常、顺便观察一下它在黑暗中的实际照明效果而已……绝不是因为四周突然变黑就本能地打开光源。”

“唉……”听了迹部的话，连小灵都忍不住摇头念道，“我说……金富贵，你听过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吗？”

“啊？”迹部一愣，他还真没听明白对方的意思，“什么意思？”

“没什么……”封不觉这时插嘴道，“总之……我个人建议你去重温一下小学语文课本啦、成语故事大全啦、儿童寓言选集啦……这类非常优秀的读物，想必会对你以后的人生很有帮助的。”

迹部听到这里，似乎有些后知后觉回过味儿来了，但他还没来得及对觉哥的挖苦作出回应，广播中的说话声便再度响起。

【嘿嘿嘿……如我之前所说，嘉年华中的电力已经被切断了。】伍迪说道，【当然了，广播系统的供电还是正常的，这条线路得留着。】他停顿了一秒，转而说道，【那么……接下来，让我跟你们说几条刚才并未提到的规则，嘿嘿嘿……】

“切……早就料到了。”封不觉心中冷哼一声。

【根据古代德鲁伊特人的传统，万圣前夜，是祭祀亡灵、展示丰收硕果之夜……】伍迪话锋一转，忽然来了句科普性质的言论。

与此同时，玩家们的呼叫器（佩戴于手腕上，形似一个南瓜形状的卡通手表）全都自动亮了起来。

一个个橙黄色的光点，出现在了黑暗之中。

【既然是祭祀，自当有祭品，嘿嘿嘿……】伍迪继续说道，【而你们……就是祭品。】

“噢～噢！听上去很刺激啊。”

“有那么点儿游戏里的恐怖氛围了呢！”

“哈哈，这展开真有意思。”

不明真相的游戏者们对此设定纷纷表现出了愉悦和期待的态度，但封不觉……

“王八蛋……”觉哥心里在念叨着脏话，“这是准备杀人啊……”

【今晚，正是万圣前夜，地狱里一年一度的休假日。】伍迪又道，【趁此机会，我从‘那个世界’带来了不少十分有趣的家伙……嘿嘿嘿嘿……】他笑得愈发猥琐，【很抱歉，我的善灵朋友不多，所以我带了一百个恶灵出来与各位玩耍……】

“咱们果然还是跑吧……”封不觉虚着眼说道，“反正会场边缘的临时墙壁也就两米多高，而且厚度也不是很够的样子……”

【或许你们中的某些人，此刻已有了打退堂鼓的念头，嘿嘿嘿……对于这部分人，我要提醒你们，我已经说过了……在九点三十分之前，你们想走还来得及，但现在嘛……嘿嘿嘿……】伍迪好似能听到封不觉的话似的，顺势说道，【……这个会场已经被完全封闭了……】

嗡——叱——

伴随着他的话语，会场周围的临时外墙竟开始缓缓升高，并发出了大型机械运作时的隆隆声。

“开玩笑的吧……”看到这一幕的迹部有点傻眼了，口中喃喃道，“玩儿真哒？”

【如各位所见，我已经将墙壁的高度升高到了五米。想要翻越的朋友，请注意安全。】伍迪恶意地笑着，他的笑声和话语怎么听都像是对封不觉的直接嘲讽，【顺带一提，本会场的临时外墙，绝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脆弱……虽然那墙看上去只比硬纸板厚不了多少，但请相信我……就算你们开着车去撞，也撞不穿。】

“哈哈……这家伙真有意思。”

“是啊，那怎么可能呢……”

“开玩笑呢……难道有人会怕到撞墙逃跑吗？”

人们对伍迪的这两句话不以为意，他们完全沉浸在一种游戏的气氛中，根本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另外，我再重申一下……】伍迪的声音透出了几分阴冷，接道，【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不再为各位提供任何帮助’，也就是说……无论你们是断胳膊断腿、倒地不起、还是大声呼救，都不会有人理你们。】

“喂喂……这家伙是认真的吗？”

“这话说得……”“听着怪渗人呢……”

伍迪的这两句话，终于让游戏者们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

【好了，各位客人，请你们竭尽所能地……在恶灵们的追逐下求生、并寻找糖果吧……嘿嘿嘿……】伍迪阴笑道，【还有……别忘了，在所有的糖果儿都被找到以前，游戏是不会结束的……嘿嘿嘿……祝你们玩得愉快。】

第009章 呼叫器的正确用法

一阵猥琐的笑声，和一句恶意满满的祝愿，宣告了“惊悚乐园之万圣节大冒险”的开始。

这一瞬，好似有什么东西被打破了。

那是一种若有似无的感觉，也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一层窗户纸。

那是一颗诱发恐惧的萌芽，也是将人推向愚蠢和疯狂的无形之手。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神吗？”

我们所有人都曾被询问过类似的问题……要么是被别人问起，要么就是扪心自问。

一般来说，无神论者们一定会回答不信，而有信仰的人士则会选择他们所笃信的那套理论去作答。

但……这些答案，真的有意义吗？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去看……假如你是被问起“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会死？”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

一般来说，健康的人会回答不知道，而身患绝症的人可能会说出一个大概的日期来。

但如果……你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又当如何？

以此为例，再回头看看“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神吗？”这个问题，是否就变得很无聊了呢。

当你被困在一个封闭的、无助的、诡异至极的空间里时，你的信仰、你的理智，很快就会被本能所击溃。那些东西是溶于你血液中的、潜藏在你灵魂深处的。这世上确有极

少数人可以反抗那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可绝大多数人……终究是无能为力。

“哈……哈哈……这……这个活动的氛围比想象中还要逼真呢。”

“呃……是啊是啊，说得跟真的似的呢，那个W先生，呵呵……”

“总之……我们还是先玩儿起来再说吧。”

人群中传出了不少类似的对话……看起来，刚才的广播还不足以摧垮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最多就是在他们心里埋下了一块不知何时会爆发的阴影而已。当然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就连封不觉这种怪咖也不会轻易去相信超自然世界的存在，更不要说那些正常人了。

“这个呼叫器，果然还有别的用处。”此刻，封不觉关注的焦点已然移到了自己的手腕上，他对着身边的众人沉声说道，“之前我就猜到了一二，不过……当这个灯光自动亮起来的时候……”他说着，用手指点了点呼叫器表面的橙黄色光芒，“我便彻底确信了。”

“哼……你少说些马后炮的言论。”迹部立刻在旁接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一扬下巴，得意地说道，“你是不是想说……这个呼叫器自带的橙色光芒，其实是那个W先生提供给我们的基本照明设备，这样我们在不算太暗的地方，就可以不用开手电筒了。”

“不是。”封不觉用坚定的语气、淡定的神色，迅速地回了这句话。

迹部呆若木鸡地愣了两秒：“呃……”两秒后，他还是说不出什么来。

“目前来看，这个呼叫器除了可以用来扫描‘糖果儿’以外，另一个作用就是可以用来‘显示线索’。”封不觉也懒得吐槽迹部，只是用平直的语气接道，“你们应该也注意到了吧……”他

抬起头，顿了一秒，“在电力被切断之前，整个嘉年华里，有橙黄色的灯光的地方少得可怜……”

“没错。”小灵第一个接道。

“作为一个以万圣节为主题的活动，橙色毫无疑问是不可或缺的主色调。”封不觉接着刚才的话道，“可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会场，只有以下几个区域是有橙黄色灯光的……”他掰着手指道，“大门口、围墙边、工作人员区域、以及……厕所的门外。”

“诶？这有什么不对吗？”小叹疑惑道。

“假如没有眼下这个‘万圣大冒险’活动，那的确是没什么不对的，所以我先前也没太在意这事儿。”封不觉又指了指自己手腕上的呼叫器，“但现在嘛……”

“我明白了。”若雨忽然接了这么一句。

然后……没下文了……

“喂！姐姐，你明白了什么倒是说出来啊！”迹部显然还是没听懂。

“哎……金富贵，你咋这么笨呢？”小灵拉长了嗓门儿念道。

“就是就是。”她的狗腿子小叹也即刻接道。

“靠！你们四个适可而止啊！这儿人多耳杂！你们叫我真名别叫那么勤行不行！”迹部不爽道。

“好吧……”封不觉扶额摇头，“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他把呼叫器放到自己的脸旁边，“这么说吧……如果你是主办者，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在这个‘游戏’开始前，就将线索全都布置好，而不被发现呢？”

“呃……”迹部想了几秒，忽地喊道，“哦！”他恍然大悟地嚎了一嗓子，随即又紧张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并东张西望一番，然后才压低声音、看着觉哥道，“用一种只会被显示在橙

黄色灯光下的墨水去写下线索……”

“很好，你还有救。”封不觉念道。

“哦……难怪只在一些靠外的区域和厕所附近设置南瓜灯……”两秒后，站在一旁的取名难三人组也纷纷念道，看来他们也是刚刚才反应过来。

“其实……用简单的排除法就能推断到这一点。”封不觉摊开双手，用一副欠揍的神情开始了他的炫耀，“线索肯定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在九点三十分之前……我们看不到罢了。按照这个思路，能让线索显示出来的，必然是一些现在有、而刚才没有的东西。”他拿起手上的水瓶和手电筒，稍稍摇摆了一下，“答案无非就是这瓶水、手电筒的光、呼叫器的光、月光、或者……纯粹的黑暗。”

“最后那两样可以立刻排除。”小灵接道，“月光和黑暗都是共享的东西，不算什么谜题。”

“水和手电筒的作用还需验证，不过W先生已说了这两样只是很普通的东西而已，所以基本可以排除。”若雨接道。

“嗯……剩下的就只有这呼叫器了呢。”小叹点头沉吟道（其实他也是刚明白过来）。

“呃……封兄。”老取这时说道，“在这个游戏中，咱们好歹也算是竞争关系吧，你把这么关键性的提示告诉我们没关系吗？”

“没有啊。”封不觉回道，“我还想多告诉一些人呢，大家一块儿找，可以让游戏早点结束。”说罢，他居然立马后撤了两步，将水瓶和手电筒夹在腋下，用双手做了个“扩音”的手势，放在嘴边高喊道，“喂！大家注意啦！用呼叫器上的橙黄色灯光四处照照……就可以找到解谜的线索啦！”

黑暗中，觉哥的声音传了很远……很远……

第010章 线索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觉哥的行为都有嘲讽的嫌疑。

因此……

“那家伙是谁啊，这是在炫耀吗？”

“切……自作聪明，不用你说我也早就发现这点了。”

“喂喂……那个声音，好像很耳熟啊……那不是封不觉吗？”

“是他的话……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人就爱显摆。”

附近的人们开始议论纷纷，虽然他们从觉哥那里得到了既得利益，但却没有多少感激之情……

“OK，搞定。”封不觉却是不以为意，他随口接道，“咱们这边也开始搜索吧。”

“嗯……我觉得我们还是和你们分开走比较好。”一旁的迹部深深地感觉到，若是继续和觉哥混在一起，很可能会被连累……天知道这家伙会干出什么事儿来，所以迹部决定……带着取名难三人组先撤。

“嗯嗯，加油，走好，不送。”封不觉一脸嫌弃地看着金富贵，接连说了这八个字。

很快，冰帝那四位好基友就快步离开了。待他们走远后，小叹开口问道：“呃……觉哥，把解谜方式大声喊出去……这样真的没关系么？”

“当然无妨。”封不觉不假思索地回道，“像呼叫器这种程度的谜题，被解开只是时间问题。”

“没错。”小灵应道，“就算靠脑袋想不出来，也可能因为意外而发现这点。”她停顿半秒后，举例道，“比如说……有人

在抬胳膊时，无意间用手腕上的橙黄色灯光照亮了某条线索。”

“噢……”小叹点点头。

“好了，现在碍事的家伙们已经消失了，咱们也加快进度吧。”封不觉正色道，“眼下糖果儿的具体数量尚不明确，天知道伍迪总共安排了多少……”

“应该不会太多吧……”若雨接道，“毕竟每个糖果都是可以换取奖品的。”她顿了一下，“我觉得……最多不会超过一百个。”

“那就已经很多了……”封不觉虚着眼道，“俗话说，一个人藏的东西，一百个人都未必找得到，若他真藏了一百个……”

“诶！你们看。”此时，小叹忽然开口打断了觉哥和若雨的对话。

众人转头看去，只见小叹正举着一臂，用呼叫器上的橙黄色灯光照着身旁的一根铁柱（这柱子是挂彩灯用的，顶端还安装了两个广播喇叭）。

刚才大伙儿就一直站在这里说话，也没有特别留意身旁的这根柱子，没想到……

“这个是线索吗？”小叹指着柱身上被映出的一串紫青色字符道。

“嚯~你这人品，说有就有啊……”觉哥上前两步，直接凑到柱旁定睛一瞧，“嗯……”他没有立即发表意见，而是陷入了沉思。

此时此刻，不止是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游戏者也已经找到了类似的线索（当然，那是因为觉哥已经告诉他们怎么找了），不过尚未有人明白这些字符的意思。

“NS-2-白，WE-37-方，H-1……”小灵瞅着那串字符念了一遍，“这是……”她也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这线索包含了字母、数字、中文；按照一般的思路，字母可能代表了某种东西的缩写，数字可能代表了某种东西的值，而那仅有的两个中文字……花样可就多了，即使只从字面上看，也可以是颜色、形状、姓氏等多种含义。

“哦……我大致明白了。”封不觉想了一分钟左右，便露出了他那自信的笑容。

“真厉害。”若雨即刻夸奖了他一句。

“嘿嘿……”觉哥则冲她讪讪一笑。

自打这二人确立恋爱关系以后，若雨经常会像这样比较直白地称赞觉哥几句，而觉哥对此也很是受用。

“喂……这么快啊！”小叹瞪大了眼睛望着觉哥，“这么莫名其妙的线索，究竟是怎么看出含义来的啊……”

“对我来说也并不算太难的事。”封不觉耸肩道，“侦探的思考方式和一般人本就是不同的。”

“觉哥……你是作家，谢谢。”小叹虚着眼道，他那雷神索尔的造型配合这个表情，还真是相当喜感。

“不要在意那种细节。”封不觉回道，“总之……”他抬手指了指附近的一块地图看板（每个区域都有很多块地图看板），“过来，我解释给你们听。”说着，他便率先走了过去。

队友们也顺势跟上，很快就随着觉哥一同来到了那张地图前。

“看到地图边缘的这些锯齿了吗？”封不觉走到图前，直接伸出手去，用呼叫器进行照明，“起初我并没有很在意，还以为这只是绘图时用来标示比例的东西，但刚才我想到了……”他的手指在图上快速移动，口中默念着，“NS-2，WE-37……是在……”

“原来是坐标。”此时，若雨也已领会了线索的意思，故在口中轻声念道。

“对，正是如此。”封不觉道，“NS就是north（北）和south（南），WE就是west（西）和east（东），说白了就是Y轴和X轴，而数字就是轴上的数值……”他又点了点地图，“把边缘的那些锯齿延展出来，这地图就变成了一张网格图，我们只要找到纵二、横三十七的那格……”他的视线很快就停留在了那里，“……哦，是糖果屋。”

“诶？等等。”小叹这时又问道，“那H-1，还有‘白’和‘方’又指什么？”

“H也是一条轴——Z轴。”封不觉一边回话，一边已转身迈步，向着目的地进发了，“线索中的坐标并不是平面的，而是由三条轴构成的立体坐标，因此，H-1指的就是高度。”

觉哥边走边说，同伴也是心领神会，跟着他前进。

“至于‘白’和‘方’……应该是关于坐标点的‘精确提示’。”觉哥接着说道，“很明显，仅靠字母和数字的提示是不够的。地图板上的一个小方块，放到现实中就是一个几十平米的大区域了。光是知道这个范围，还无法锁定某件具体的东西，所以……”

“所以，我们要找的，就是处于坐标区域内的，与‘白’和‘方’这两个字有关联的物品。”小灵若有所思地接道。

封不觉打了个响指：“正确。”

“诶？就这样而已吗？”小叹听到这里，又插嘴发表了一句十分天真的言论，“那这个游戏还是挺和谐的啊……只要四处搜搜线索，然后一步一步找到被藏起来的糖果，找到后再扫描一下就是了。”

“喂！”封不觉忽地停下脚步，回头喝了一声。

他这毫无征兆、突如其来的举动，愣是将小叹吓了一跳。

“干……干嘛？”小叹一脸慌张地问道。

“你刚才的这句话……”封不觉沉着脸道，“……一听就是

非常明显的FLAG……”他压低了声音，“我有不祥的预感。”

“呵……呵呵……”小叹干笑着，抹了把鬓角流下的冷汗，“怎么可……”

“啊——”

小叹的话还没完，夜幕中便响起了一声惊叫。

“你瞧……”封不觉无奈地摇了摇头。

地狱前线的四位随即便看向了那个喊声响起的方向。借着月光和诸多晃动的手电，他们依稀看到了一个三米多高的人形黑影……正在数十米外缓慢地移动。

第011章 英雄，参上！

“我靠！不可能吧！”

“那是全息影像吗？”

“扯淡，它在地上踩出脚印了好不好！”

“管它是什么，总之赶紧跑啊！”

伴随着类似的对白，那些三三两两的人群纷纷开始四散逃窜，好几个原本聚在一起的小团队都在慌乱中跑散了。此起彼伏的惊呼声在夜幕中响起，对这“游戏”的真实性做出了很好的诠释。

“嗯……你立的FLAG还真是立竿见影呢。”小灵适时地斜视着小叹来了句吐槽。

“关我什么事啊喂！”小叹回头吼道，“这完全是巧合吧！”

“行了，有话待会儿再说。”封不觉很严肃地打断了他们，“先跟我来。”

在这种时刻，觉哥那冷静的心态和合理的谋略让他显得无比可靠。

“绕到那边的帐篷后面去。”封不觉说话间，已拉住若雨的手朝那儿跑去，同时回头朝小叹和小灵打了个手势。

三人在他的带领下尽可能快速、安静地走了一条斜线，横穿过了那黑影前方的区域，躲到了一个大帐篷的背面。

“现在怎么办？”停下脚步后，小叹即刻问道。

“等。”封不觉只回了一个字。

“哈？”小叹也只用了一个字，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疑惑。

“哎呀～笨死了。”小灵轻轻敲了敲小叹脑袋，“你刚才没

看地图吗？那个怪物正好挡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得等它稍稍走开一点我们才能绕过去啊。”

“哦……”小叹缩了下脖子，怯怯地应了一声。

他实在是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没看懂地图，也不好意思说自己连周围的实际地形都搞不清楚，更不好意思表明自己在进入会场之后就一直处于半迷路状态、只是单纯地跟着女朋友在到处瞎转而已。

“这就是一百个恶灵中的一个吗……”此时的封不觉，已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几十米外的那个黑影身上，“仅凭月光看不清楚模样呢……”

“难道你想冲过去用手电筒把它从头到脚照一遍？”若雨轻移双眸，看着觉哥说道。

“我才不会干那种作死的事儿呢。”封不觉回道，“我只是好奇而已……真希望有个傻缺冲上去把它照个遍，顺便用肉身试试它的实力。”

他话音未落……

“哈～哈哈哈哈哈……”一阵爽朗的大笑声响彻夜空。

封不觉一听那笑声，就知道是谁来了，他几乎是脱口而出地说了两个字：“卧槽……”

“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笑声过后，只听一个高亢的嗓音接道，“英雄……参上！”

嗒嗒嗒嗒——

下一秒，四道手电筒的灯光顺势亮起，分别从四个不同的角度，照向了一台游艺机的顶部。

此刻，那里正站着一个人，一个身穿天马座圣衣的男人。

“喂喂……那个是星辰工作室的天马行空吗？”

“没错，就是他，巅峰争霸S1的冠军呢。”

“这是闹哪样啊？难道他除了是职业玩家以外，还是个职业COSER？”

“我怎么觉得只是单纯的中二病发作而已……居然还特意爬到了高处……”

“他该不会是想和那个怪物对打吧……”

“这可是现实世界……他没问题吧……”

数秒之间，附近的游戏者们就全都被小马哥的身影给吸引了，他们甚至忘记了要逃跑……

也不能说他们爱看热闹，主要还是小马哥的登场太过抢眼，让人移不开视线……

当然了，这也得归功于那四位举着手电筒帮他打光的帮手——鸿鹄、曌影王、废柴叔和倦梦还。

“唉……我为什么会陪你们干这种事儿……”一身古代武将装扮的【倦梦还】此时在旁念道，“总觉得有种羞耻感。”

“这个问题你还是去问青学的支柱吧……”装扮成死灵法师的曌影王用他那张大众脸摆出了一副蛋疼的表情，“反正我只是随大流。”

“谁是青学的支柱啊！”分明是便装打扮，却意外地COS了《网球王子》中某角色的鸿鹄不快地喊道。

“啊啊～”依旧是一身MADAO装扮的【废柴叔】恶意满满地接道，“那这四重手电筒光线交汇的区域就是传说中的手冢领域了吧……”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不是啊！”鸿鹄吼道，“你至少去看一下原作再来吐槽吧！”

这四位的说话声传得还挺远的，反正封不觉他们是听得一清二楚……

“一帮大白痴……”觉哥捂着脸，摇头评价道。

“这不是正合你意吗。”若雨接道，“试探怪物实力的傻缺

华丽登场了。”

“这也叫华丽么……”小灵虚着眼念道。

“嗯……感觉像在儿童剧场看那种现场版的特摄表演……”小叹道。

“还是特效渣到爆的那种……”小灵接道。

他们说话之间，站在游艺机顶部的小马哥已然脚下一踏，飞身跃起。

“喝！”他在半空厉咤一声，竟然来了个直体翻身一周半接前空翻，随即还稳稳落地，拉开了战斗的架势。

“哇靠！真的假的！”

“现实中居然也这么厉害吗……”

“这家伙可是真材实料啊！”

“噢！加油啊！英雄！”

天马行空的行动居然让围观群众们叫起好来，还有人为他加油鼓劲。

也许……这就是英雄的魅力所在吧。

“哈～哈哈哈哈哈……”转眼间，天马行空和那黑影的距离已在十米之内，但他仍是毫不畏怯，扬臂指着那怪物，朗声喝道，“恶灵！赶紧束手就擒，否则就等着接受英雄的制裁吧！”

与此同时，黑影那边……

“这傻逼是谁啊……”它的心里是这么想的，“就算老子被伍迪封住了90%的实力，而且还被下了只能慢步行走的咒语，也不至于会打不过你一个灵识都没开启的凡人吧？”

这位身高三米有余的仁兄，是伍迪从地狱带出来的一百个恶灵之一，名叫哈根。

在地狱，哈根的职业是一名邮差，所以经常会有一些陌

生人（鬼）跟他打招呼，并攀谈几句。而在聊天中，哈根说得最多的三句话就是："我弟弟才不叫达斯呢！我根本没有弟弟！而且我也不认识叫达斯的人！"

大概就是这么个家伙……

"啊呃——"来到小马哥身前的哈根，直接做出了要攻击的动作，并发出了一声诡异的低吟。他倒不是不想说话，而是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来（伍迪已限制了他们与人类交流的各种途径）。

"哼！早就料到你会负隅顽抗……"天马行空哼了一声，后撤两步，并顺势将双臂展开，好似是要出招了。

"喂喂……开玩笑的吧，他想干嘛？"倦梦还见状，神情骤变。

此时，他和鸿鹄、废柴叔、曌影王四人，已不约而同地将手中的手电调转，照向了哈根。

附近的游戏者们也都借此看清了哈根的外貌，基本上来说……哈根就是个全身青蓝色、长着兽人脸孔、有獠牙有利爪的巨大人形怪物。

然而……谁都明白，在现实世界里，人类想用拳脚去击倒这样一个怪物，几乎是不可能的。

"天！"天马行空拉开架势后，果然喊出了这个字。

他接下来要说的四个字是什么，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

"马！"

第二个字出口时，鸿鹄念道："这是中二病晚期且放弃治疗了吧……"

"流！"

第三个字出口时，曌影王道："话说……我们干嘛还帮他举着手电啊……"

“星！”

第四个字出口时，废柴叔接道：“唉……因为我们也很中二啊……”

他说得没错……男人，就是这样的动物。

我们是傻瓜，我们很中二，我们会热血沸腾地去期待一种被称为奇迹的东西。

“拳！”

最后一个字……终于从小马哥的口中喊出。

霎时间，极招应手而扬，银白色的拳芒……似流星般奔泻而出！

第012章 英雄，扑街

呼呼呼呼……

天马流星拳真的出现了，呼啸而出的白色闪光如雨点般轰击在了哈根的身上。

数秒之间，这“恶灵”便惨呼着化作了一摊浓烟，被送回了地狱。

“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就没法儿收场了吧……”看着不远处那迸发的拳芒，封不觉虚着眼念道，“事后再怎么解释也说不过去的吧……”

很显然，他还是太低估人们的脑补能力了。

在这个以科学为主流信仰的社会中，一群并不怎么了解科学的人，却往往可以借着得过且过和自欺欺人般的思维去解释一切……

“这是什么啊？”

“果然是全息影像吗？”

“哦~我明白了，这是主办方安排的表演吧，我说呢……怎么会有那么逼真的怪物。”

“看来明星玩家的确是和梦公司有合作的啊。”

“切……原来是演戏啊，吓我一跳呢……”

瞧……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解释，自己就能把自己给忽悠过去。

反倒是鸿鹄他们四个，陷入了深深的震惊之中……

作为参与者，他们自然清楚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什么特摄表演，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

“怎么可能！”倦梦还当即惊叫出声。

“嗯……”鸿鹄故作镇静地接道，“要淡定……一定有某种合理的解释。”

“对~比如说……这个会场里弥漫着成份类似大麻的气体。”冷面笑匠罂影王趁势扯淡道，“而我们几个全都已经嗨得产生幻觉了。”

“要真是那样的话我就在幻觉中一刀捅死你……”鸿鹄转头念道。

“行了……我们瞎讨论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不妨问问本人吧。”还是废柴叔靠谱，他立刻制止了两位同伴的吐槽，提出了一个建设性意见。

可没想到……他们刚准备往天马行空那儿走，后者竟突然两脚一软，跪倒在了地上。

“喂！”倦梦还离小马哥最近，见此情景，他一个箭步上前，边跑边道，“你没事吧？”

他那个“吧”字还没出口，小马哥就已经脸朝地栽下去了。

这一瞬，鸿鹄他们一行人全都换上了严肃、紧张的神情，二话不说便都狂奔过去。

毕竟这是在现实世界，有人晕倒可是大事。小马哥为人耿直率性，和这几位也算颇有交情，之前他们五人还在一同游玩；如今他忽然昏倒，其他四人自然是万分紧张。

“我去……不是吧……”倦梦还以一个滑步动作率先来到了天马行空身旁，轻手轻脚地将他翻了过来，“喂喂……小马，你可别吓人啊。”

在这个过程中，其余三人也已陆续跑了过来。

只是……面对双眼紧闭、毫无反应的小马哥，这四位完全是束手无策的状态。

“都让一下，我来看看……”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有人

主动伸出了援手。

众人闻声回头，便看到了山寨版的雷神索尔……

“……我是医生。”王叹之语气沉着、眼神坚定地说道。

“哈？”那四人异口同声地做出了这个回应。

虽然他们全都认识小叹，但他们全都不知道、也想不到……看上去一副呆萌样的王叹之，竟会是一名医生。

“哈什么哈？”封不觉那张瞪着死鱼眼的脸此时出现了，“都起开点儿，让专业的来。”他扬起手臂，像是驱赶苍蝇一般将那四人组推开了几分。

而小叹则是迅速来到了小马哥的身边，单膝跪地，开始了检查。

“不用担心，他还没死。”这时，觉哥身旁的若雨忽然开口说道。她只是稍稍瞥了地上的天马行空一眼，便用很肯定的语气来了这么一句。

“呃……我们本来也没觉得他会死啊……”倦梦还接道，“只是怕他犯什么急病了。”

“一般来说都不会担心那个的吧……”曌影王也道，“哪儿有那么容易就死人的。”

“是吗……”若雨抬眼扫了他们一眼，杀手般的目光让那二位莫名一阵哆嗦，“好吧，是我多虑了。”

她的言行……在自己看来是挺正常的，或许在封不觉眼里也是；但在普通人眼里……确实很古怪。

“怎么样了？”小灵这会儿也已来到了小叹身后，俯身问道。

“嗯……”小叹刚才一阵忙活，又是摸脉搏、又是听心跳的，还用手电筒检查了小马哥的瞳孔，此刻他刚好忙完，便抬头回道，“不明原因引发的晕厥……暂无生命危险。”

“喂……这说了等于没说啊……”鸿鹄接道。

“那你想让我说什么……”小叹虚着眼道，“一时性的全大脑半球及脑干供血不足引起发作性短暂意识丧失伴肌张力消失而倒地的现象？”他一口气把这一长串名词解释般的医学术语给念了出来，直接把鸿鹄弄傻眼了。

“看，自取其辱了吧。”封不觉在旁看着鸿鹄吐槽道，“你这种心态和那些成天泡在社区健康中心看门诊的老年人差不多啊……医生跟你讲通俗的，你怀疑人家水平不行；医生跟你讲专业的呢，你又听不懂。”

“靠！”鸿鹄不爽道，“现在有个人躺在地上呢，你还东拉西扯地嘲讽我合适吗？”

“鸿鹄说得对。”废柴叔接道，“得赶紧把小马送医院去啊。”

他这话很实在，也很对，但……

“哈！”封不觉仰天一笑，笑而不语。

“喂，你什么意思啊……”鸿鹄有些恼怒了，他并不是因为封不觉吐槽自己而恼怒，而是因为对方此刻的态度，“就算你压根儿没把天马行空当朋友，你也不能……”

“你别误会。”封不觉知道鸿鹄要说什么，故而直接打断道，“我笑，并不代表我蔑视他的生死……我和小叹过来看他，便表明我们很重视他的死活。”他歪着头，望向了废柴叔，“我笑，是因为你们还没搞清楚这里的状况……”他顿了一下，再道，“那个W先生，已经反复强调过了……‘这个会场已经被完全封闭了’，‘工作人员将不再为各位提供任何帮助，无论你们是断胳膊断腿、倒地不起、还是大声呼救，都不会有人理你们’。”

觉哥将伍迪的话、即这个游戏的两条重要规则，又重新复述了一遍。

鸿鹄他们四人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但好像仍是将信将疑。

“那种话只是为了渲染气氛才说的吧。”倦梦还道，“这活动难道还真会把人弄死不成？”

“是真是假，由你们自行判断。”封不觉平静地回道，“反正刚才的天马流星拳你们也看到了。”说罢，他便回头说道，“小叹，出发了。”

王叹之闻言，略微犹豫了两秒，随后还是站了起来。

他明白，自己留在这儿也无济于事。他现在能做的……就是继续游戏。只有找到所有的糖果，这一切才能结束。

第013章 亲卫队与官方粉丝团

几分钟后，两队人三言两语地交流了几句，便分道扬镳。

地狱前线的四位继续追寻线索，向着“糖果屋”进发；而废柴叔他们则决定暂时停止游戏，先找个地方等天马行空缓醒过来再说。

在临走前，觉哥给了鸿鹄他们一条建议——把小马哥抬到厕所那儿去。

乍听之下这主意似乎有点无厘头，但鸿鹄稍加思考，就立即同意了……

毕竟他是“智将”鸿鹄，就算比起觉哥来慢个一拍半拍的，但总比一般人强些。

关于橙黄色灯光的秘密，鸿鹄也是早已了然于胸了。所以，当觉哥提到厕所时，他很快就理清了思路——至少目前来看，各个区域的厕所还是比较安全的，那里一不是交通要道，二没有任何线索，怪物不太可能刷在那种地方。

当然了，从封不觉的角度出发，提出这个建议的依据还有一条……那就是他个人对于伍迪的信任。

觉哥相信，伍迪一定会给玩家们留下一个具备隐私条件的、相对安全的避风港。因为伍迪是个有风度、有追求的魔鬼……若是连个厕所都不留，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很糟糕的场面。而场面若是变得十分难看，那作为主办人的伍迪肯定会不高兴的。

或许有人会觉得……伍迪的这种心态莫名其妙。但封不觉对此却十分得理解。

就拿屠宰家畜举例吧……

比如说杀牛，一般的屠夫，通常就是做些宰前的清洁工作，然后击晕吊起，宰杀放血。

而伍迪呢……他可能会给牛做按摩，给牛听交响乐，而且还是日复一日地这样伺候着，但最后一样会宰……

要说区别在哪儿，可能就是伍迪杀的那头牛，肉质会好一点点……

而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就是凶手和刺客的区别，写手和作家的区别，高手和大师的区别……

因此，伍迪宁可失败，也不会舍弃某些在旁人看来莫名其妙的原则。

坚持这种病态的行事风格，并漂亮地达到目的，这才是伍迪，这就是他和那些低阶魔鬼们的区别。

……

还是回到故事中来……

话分两头，且说这嘉年华里的另一处，还有一位觉哥的熟人，而且她也遇到了恶灵。

但她这边的情况，比较微妙……

“哼……怪物，有我们‘殇の亲卫队’在，你休想碰殇殇一根头发！”

但见，一名身穿白色风衣的男青年，正率领一帮与他着装相同的人，结成了一道人墙，对着一只恶灵高声喝道。

他们的风衣背面，都用红色的颜料（没准是血）写着个巨大“殇”字，而且成员清一色都是二十至三十岁的男性……毫无疑问的，这几十人全是絮怀殇的狂热粉丝。他们为了一睹女神在三次元的真容，不惜花重金买票组团而来。

“别开玩笑了！”就在亲卫队那拨人的旁边，还有另一群身穿蓝色风衣、背后也写着“殇”字的人，他们也不甘示弱地表

示，“保护殇殇的任务由我们‘絮怀殇官方粉丝团’来做就行了，闲杂人等别来碍事！”

“你说什么？敢说我们是闲杂人等！”

“难道不是吗？谁允许你们自封亲卫队了？”

“少废话！我们粉殇殇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不就是靠着那个寄信的奇怪活动混了个‘官方’的头衔吗！谁不知道你们在‘红樱’内部有内应！”

“放屁！我们写明信片写得手都快断了，才获得了官方称号，这是毅力的差距！毅力！”

这两拨人就这么结阵拦在恶灵身前，你一言我一语地对骂了起来……

“啊……好久没来人界了，凡人的愚蠢和好斗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呢。”正在旁边围观这一幕的恶灵在心中排遣道。

这位恶灵，是一只“暗元素”。从外观上来看，其全身呈暗紫色，躯干短小，双手狭长；他的头部呈三角形，脸部混沌如雾，颈后和背脊上还长着火苗般的触须，下半身则长有七条垂下的长尾、似是裙摆一样。

“哈……真麻烦，刚才回去就好了。”在人墙的另一边，絮怀殇也是颇为无奈地叹着气。

今晚，她是在红樱工作室策划部的要求下，才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当然，邀请函她本来就有，只是不太想来）。

因为不想被认出来，所以她特意扮成了一个男性角色——尼禄（《鬼泣4》主角）。

一袭飒爽的黑色风衣、白色假发头套，背背大剑、脚踏长靴……整体来看，絮女神这装扮对原角色的还原度至少在八成以上。

可惜……她还是被认出来了。

纵然她COS得很到位，但她的身材和走路时的步态最终出

卖了她……很快就有人发现她是女扮男装。

既然是女性，那难免会有人去留意她的脸……而只要在十米内看上她一眼，想认不出她是谁都难。

没办法，絮怀殇和封不觉一样，都属于那种外貌和声音广为人知的知名玩家（一个是人气玩家，另一个是气人玩家），只要露脸，就很难不被识破。

于是……没过多久，那些“亲卫队”和“官方粉丝团”的家伙就闻风而来了。

不过这帮脑残粉倒也没有上前骚扰絮怀殇，他们只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外，默默地跟着偶像……然后用目光杀死所有敢于盯着絮怀殇看的男性路人。

而当这“游戏”开始后，这两拨人就显得更加激动了……

可以说，只要絮怀殇肯开口，这几十人手上的手电筒她就可以随意用；找到糖果后，也不用担心会有人跟她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帮人能当炮灰使。

这不……此刻他们就是在自告奋勇地充当炮灰。

“啊呃——”一分多钟后，暗元素终于被眼前的争吵声弄得有些烦了。

只听他低吟一声，顺势扬起双臂，发动了攻击。

暗元素的攻击……可不是哈根那种物理层面上的打击，而是具有腐蚀性的暗雾……

第014章 糖果屋前

另一边，“糖果屋”附近区域。

“我就知道巅峰争霸S1的奖品有问题……”封不觉在赶路时，心中仍在想着刚才的事，“小马哥能在现实中使出天马流星拳的理由只有一个——他身上穿得那件就是真正的天马座圣衣。”觉哥心念一动，“以此推断，这次的巅峰争霸S2，极有可能也会安排类似的冠军奖品……嗯……”

“觉哥，我们到了。”小叹的话语稍稍打断了封不觉的思绪。

“啊，我看到了。”封不觉放慢脚步，抬头看向了眼前的“糖果屋”。

这间屋子也是嘉年华中的游乐项目之一，性质和鬼屋差不多，主要是供人参观所用。

虽然这栋建筑的体积很大，但其外部造型却颇为幼稚，看上去就像小学生涂鸦出来的小房子一样——正方形的房体，梯形的屋顶，窗户和门都是中规中矩的、对称的矩形。

不过，在简洁的外表内，隐藏着丰富的内涵。

任何人第一次推门进入“糖果屋”的刹那，都会产生一种“一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的感觉，因为这屋内的景致实在是太过于精致和华丽了。

宽阔大气的建筑结构；个性强烈、又不失经典韵味的装潢；精雕细琢、美轮美奂的家具、饰物等等……更难能可贵的是，屋中随处可见“糖果”元素，而且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设计者匠心独具的理念和气场。

如果有人说这屋子是出自某位世界知名的设计师之手（实际上这间屋子是伍迪从圣诞老人那里骗来的，当然这是

题外话），那也绝不会遭到任何质疑。

“好像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呢。”站在糖果屋的门口，小叹便已听见了屋里的说话声，并透过窗户看到了手电筒的亮光。

“意料之中。”封不觉接道，“这个游戏的目标就是‘找糖果儿’，而这个地方的名称就叫糖果屋，那些不动脑筋解谜的家伙很有可能因为这个名称上的关联而盲目地跑到这边来搜索。”

“不过……”小灵接道，“他们并不知道‘白’和‘方’的提示，想要找到精确的目标，恐怕是很难的。”

“啊~”封不觉耸肩道，“我倒是希望他们能顺利找到些什么。”他这是实话。

事实上，觉哥由衷地希望这会场里的游戏者们全部都是精明强干的解谜高手，这样糖果才能早点被扫完，游戏也能早点结束。

“别管别人了。”若雨接道，“我们先进去吧。”

“嗯……”封不觉应了一声，随即就伸手去开门。

没想到，这时恰好有人从里面将门打开了。

“诶？”封不觉迎面见那来人，脱口而出，“一米六君。”

“你去死吧！”门内的【吞天鬼骁】看到封不觉的脸，并听到“一米六”这三个字后……很果断地暴喝一声，弯腰发动一记头槌，顶向了觉哥的肚子。

“喂……”封不觉的反应也是不慢，他一边后撤，一边绷紧腹肌，同时用双手摁住了鬼骁的肩膀，“别冲动啊！”

他们俩从门前的台阶那儿一路退出了五六米距离，接着就开始了“搏斗”。

“唉……多大仇啊。”梦惊禅的声音忽在门内响起，方才他就跟在鬼骁的背后，准备与其一同离开糖果屋。

“哟，又见面啦，抽喝烫。”小灵语气活泼地跟禅哥打着招呼。

“你们地狱前线……就是一专业的嘲讽团伙吧……”梦惊禅无奈地摇头回道。话虽如此，下一秒，他却是顺手掀开了自己的僵尸服，从裤袋里掏出一包烟，给自己点上一支，“呋——敢不敢积点口德？”

“那你敢不敢不烫头？”若雨机智地应道。和觉哥在一起久了，她也学会了不少犀利的吐槽技巧。

“好吧……”梦惊禅朝天吐了口烟，“算你们狠。”

他们说话之际，不远处的觉哥和鬼骁已然分出了胜负。

“小样儿，跟我斗？”此刻，觉哥已绕到鬼骁的身后，对后者使出了日本著名中锋赤木刚宪的绝技——大猩猩勒脖子。

“切……要不是我今天这身精灵游侠的行头不方便……”鬼骁在力量和身高上都明显吃亏，已然是动弹不得，故而只能找些借口，“……我分分钟把你放倒！”

“诶？原来你扮演的是精灵游侠吗……”觉哥接道，“我还以为是霍比特人。”

“我跟你拼了！”

两人随即又是一阵扭打……

当然，他们不是真的在打架，充其量只能算打闹而已。

如今的封不觉，在现实生活中的战斗力也是十分惊人的。只要他想，徒手杀人也绝非难事……

而鬼骁……今年满打满算也只有十七岁，体格清瘦，身高正好不足一米七，看着跟初中生似的。

这两人在三次元的对决，显然没有任何悬念……

“闹够了没有？”两分钟后，若雨觉得差不多了，便上前几步对觉哥道，“你们要继续的话，我们就先进去了。”

“行行，不玩儿了。”封不觉笑着应道，他拍了拍鬼骁的肩膀，随后便将其放开。

“哼……”鬼骁还是一脸不服气的样子，“有本事在游戏里别拒绝我的单挑邀请！”他说着，还冲觉哥做了个鬼脸。

这情景，怎么看都像是小学生打完架后，一方在说“有种放学别走”。

“呃……封兄，你们是要进这屋子找‘糖果儿’吗？”已然抽完了一支烟的梦惊禅此时开口问道。

“对啊。”封不觉回道。

“我看不必了吧。”梦惊禅接道，“游戏还没正式开始时，我和鬼骁就已经到这儿来了（他们是听完伍迪在九点的第一次广播后来的），一直搜索到现在……还是一无所获。”

他说话间，正好又有几名玩家从糖果屋内走出来，脸上也尽是失望之色。

“瞧，大家都是如此。”待那几人走远，梦惊禅低声接道。

“好吧……看来我们是唯一一批跟着线索来到这里的人了。”封不觉对禅哥的话不以为意，他朝队友们打了个手势，便带头向门内走去。

看着地狱前线的四人鱼贯而入，梦惊禅和吞天鬼骁双双愣了几秒。数秒后，二人回过神来，对望了一眼……

“咱也跟进去看看？”禅哥问道。

“那必须的啊！”鬼骁回道，“我就不信了……那么多人找了半天啥都没有，换成他们就能找到？”

第015章 第一块儿糖，第一名死者

“喂……一进门不就是吗。”封不觉刚穿过糖果屋的大门，还没打开手电筒，便凭着门外照射进来的月光看到了符合提示的东西。

“是啊……这的确是白的，而且是正方形……”小叹接道。

原来，就在他们前方三米处，正对大门的地方，就有一块边长一米左右、白色的、正方形的墙壁。

这块墙的位置处于两扇门扉的正当中，其上方还横着一件横梁状的装饰物。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结合美学和建筑学（好吧，我是瞎掰的）综合来看……这块墙壁属于那种极其容易被人忽略的存在。它不大不小，没有明显特征，并位于其他一些更为明显的景物之间，没人会多看那儿一眼。

除非……知道提示。

“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肯定线索所指的就是这面墙。”封不觉说着，已走上前去，蹲到了那面墙前，“也许屋里还有其他符合‘白’与‘方’特征的东西。”他抬起了手腕，“总之……先研究一下再说。”

他说到这儿时，门外的梦惊禅和吞天鬼骁恰好也跟了进来。他俩一进屋就发现封不觉正蹲在一块不起眼的墙壁前，用呼叫器上的橙色灯光仔细地照着墙面。

“诶？原来应该这样找吗？”鬼骁念道，并低头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呼叫器。

“难怪我们什么也找不到。”梦惊禅接道。

“嗯……”十秒不到，觉哥已将这块墙完整地照了一遍，并没有发现新的线索，“难道是在墙的后面？”他念叨了一句，顺手握了个空拳，朝着眼前的墙面敲了几下。

这不敲不知道，一敲他才发现……

噗噗——只听墙面发出了两声颇为奇特的闷响。

“嗯？”觉哥当即神情微变，两秒后，他的脑中灵光一闪，嘴角泛起了一个微笑。

“看来你已知道答案了。”若雨在旁念道。她很清楚封不觉那个表情的含义。

“是啊……”觉哥干脆站了起来，“呵呵……这个谜题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小叹在旁问道。

他的这句话，也道出了梦惊禅和吞天鬼骁此刻的心声。

“有时候，最简单、最直白的伪装，反而是最好的障眼法。”封不觉说着，抬起手来，将呼叫器对准了那面墙，并用另一手摁下了呼叫器上的扫描按钮。

紧接着，一道细小的光线便从呼叫器上射出，击中了那块墙壁。

嘀嘀——

当光线触碰到墙面的刹那，呼叫器发出了两声短促的电子音。

这个过程，是呼叫器进行验证和反馈的过程。只有当光线照射到真正的糖果时，扫描程序才会启动，否则是不会有下一步反应的。

嗡嗡嗡——

下一秒，扫描总算是正式开始了。

果然，觉哥照的东西是对的。只见那道光线逐渐展开、扩张……变成了锥形的光筒状，将那块正方形的墙面罩在了其中。

“怎么回事？”在旁围观的鬼骁瞪大了眼睛，“这块墙面就

是‘糖果儿’？”

“准确地说……”封不觉转过头应道，“……这块墙，是糖果儿的其中‘一面’。”他笑了笑，又看向了那块被扫描的区域，“你们瞧……其实这并不是墙壁，而是一块嵌在墙壁里的、巨大的方糖。”

经他这么一说，众人恍然大悟。

“还真是啊！”小叹惊道。

“可恶……没想到是方糖……”鬼骁在旁不快地念道，“只露一面出来，并伪装成房子的一部分，正常来说都会以为那就是块普通的墙壁吧。”

“很显然，你们都没用心去听伍……呃……W先生的话啊。”封不觉还是决定不向外人透露伍迪的名字，“人家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这个嘉年华的会场中，藏有许多巨大的、特制的糖果模型’。”他将伍迪的原话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他说了是巨大的、特制的，但是他没有说糖果的类型和数量。所以……理论上来说，这个会场里可能藏有N块不同种类的糖果，可以是方糖、奶糖、口香糖、软糖、硬糖、棒棒糖、薄荷糖、咖啡糖、水果糖……等等等等。”他顿了一下，“而考虑到‘巨大’这一因素，这些形状各异的糖果必然会被放置得较为隐蔽、藏于布景之中……就像我们眼前的这块一样。”

就在封不觉叙述之时，扫描已经完成了。

吱——

一阵机械律动之声紧跟着响起。伴随着这声响，那块“大方糖”缓缓沉入了地板下，使墙内出现了一块正方形的空间。大约十秒后，地板又重新升了起来，不过这时方糖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立着的金属牌，上面写着“CLEAR”的字样。

“那些在屋里转了很久的家伙，在离开前看到这里的墙面

变成了这样一块牌子，想必会抓狂的吧……”小灵瞅着那标识牌念道。

“喂！这不就是在说我们嘛！”鬼骁吼道。

“行了……”梦惊禅用手肘顶了顶鬼骁的胳膊，“不要陷入和他们互相吐槽的局面，那样必败无疑……”

“OK，这样就算搞定了一块。”封不觉完成扫描后，活动了一下胳膊，回过头道，“继续去找下一处线索吧。”

不料，他话音未落，异变陡生……

“啊——”这一瞬，屋外突然响起一声咆哮。

吼声刚起，便有一道人影横飞而来，直接撞开了糖果屋的大门，随后摔在了地上。

身在门口的诸人皆是一惊，齐齐低头看去。

那个倒在地上的人，看着大概二十多岁年纪，也是一身COSPLAY装扮，显然是一名游戏者。

此刻，这人已是灰头土脸、遍体鳞伤，脸上尽是惊骇之色。

“救……救……”他用那双充满惊恐的眼睛看向觉哥他们，断断续续地说了两个字，然后……就咽气了。

见状，小叹第一个凑了上去，探手去摸对方颈部的脉搏。

两秒后，他神情陡变，抬眼看着队友们，用一种木讷的语气说道：“他死了……”

第016章 新的规则

“什么情况！”鬼骁紧盯着地上的尸体，高声惊呼道。

“大惊小怪的干嘛啊？”封不觉却用他一贯的懒散语气接道，“没见过尸体啊？”

“废话！”鬼骁回道，“游戏里见得再多，那也是虚拟的，这里可是现实世界，谁整天见尸体啊！”

“呃……我上医学院的时候倒是整天见……”小叹抬头念道，“还真的有点麻木了呢……”

“这不是重点吧……”梦惊禅说话间，也不知从哪里掏出一瓶迷你装的啤酒，单手起开瓶盖，给自己灌上了一口压惊酒。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视线始终都没有离开地上的死人，“嗝儿……都给我注意一下现在这是什么状况啊……”

“你自己注意一下吧喂！”鬼骁当即对着这位抽喝烫的前辈喊道。

“啊——”此时，门外的咆哮声再次响起，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六人抬眼望去，只见那月光下，飘然行来一道魁伟的巨型。

这个恶灵的体型虽大，但行动起来却颇为安静。其外观很像是个灯神（Djinni，也作Genie，为阿拉伯、伊斯兰教神话中的神怪；通常有着上身为人，下身为蓝色雾气的形象），只不过他的上半身比正常的人类要魁梧许多，而且下半身的雾气是黑色的。

“喂喂……这东西不是全息影像吧？真的会杀人的对吧！”鬼骁望着那逐渐逼近的恶灵，说话的声音与他的恐惧一同逐渐攀高。

在现实中，鬼骁全然没有游戏里那种怪物级高手的狂热性格，他俨然是个十分理智的普通青年。

“嗯……我们要不要考虑逃跑？”小灵看上去倒并不怎么惊慌，不过她还是提出了这么个建议。

“先往屋里跑，等他离开门口后，再迂回出去……”封不觉冷静地说着，同时已回身拉住了若雨的手，“还有，六个人一起行动太不方便了，分头走吧……”

“那我们待会儿在哪里会合？”小叹问道。

“不必会合。”若雨竟是回了这么一句话。

“对，不必会合。”封不觉接道，“寻找线索的方法、以及搜索糖果的思路，我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从现在起分头行动反而会比较有效率。”

“了解。”小叹应了一声，便拉着小灵上了楼梯。

封不觉也即刻带着若雨拐入了旁边的一条走廊。

眨眼之间，地狱前线那四位就集体闪得没影儿了，剩下梦惊禅和吞天鬼骁傻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啊——”门外的恶灵已然来到了门口，他双臂一展，便将门框给掰碎了，扩出一个巨大的门洞。

禅哥和鬼骁面面相觑，前者还见缝插针地喝了口酒。

“闪哪！”下一秒，两人便大喝一声，夺路狂奔。

……

【嘿嘿嘿……各位好啊～】游戏开始后两小时，猥琐的笑声再度从广播中响起，【还是我，W先生。】

他的声音传遍了会场的每个角落，但已不再有人怀着愉快的心情对他评头论足。

因为人们正在忙着惊叫、哭喊、呼救、奔逃……

因为这嘉年华中……已是尸横遍野。

【想必各位现在已经体会到这个游戏的乐趣所在了……】伍迪恶意满满地说道，【比起虚拟世界里的体验，要刺激多了吧？】

“救命！谁来救救我！”

“疯子！杀人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零星的喊声在会场各处响起，可这种悲鸣注定是徒劳的。

【嘿嘿嘿……我注意到，你们其中的某些人，竟试图用手机求救……】伍迪的语气中透出了深深的不屑，【呵……真是太可笑了，你们觉得我会忘记屏蔽这里的信号吗？】

【另外，你们在搜索糖果中的表现，也令我非常失望。】伍迪接道，【本会场总共有三十三个区域，我在每个区域里都藏了三块儿糖果儿。】游戏进行到这个份儿上，他已不介意去透露这些信息了，【我给每块糖都设计了十种不同形式的线索提示，分别通过坐标、星座、谜语、拼图等等手法记录在与目标物相应的区域内；任意的一条线索都能指出糖果的所在，可是……】他叹了口气，【唉……但一个小时过去了，只有寥寥几人解出了谜题，并成功扫描到了糖果。】他顿了一下，【然而……你们猜猜死亡人数达到了多少？】他即刻自问自答道，【七百七十五！你们这帮蠢货！】

他这个放出恶灵行凶的家伙，居然还不爽起来了：【我只是在会场里安排了一百个实力受限、行动迟缓的恶灵而已，可你们呢？一个个像傻瓜一样，死得如此轻而易举。看起来……你们对自己的性命不是特别重视啊……】

他的话让幸存者们毛骨悚然，一种极为不好的预感在每个人的心中油然而生。

【既然诸位那么不珍惜自己的性命，那我也很无奈……

只能临时改变一下游戏的规则了。】伍迪的声音骤冷，【从现在起，将不再有什么奖品了，因为你们不配得到糖果。】他冷哼一声，【面对你们这样的客人……Trick or treat，我选择双管齐下。】

“啊——”

“呃——”

“嗄——”

这一瞬，会场各处的所有恶灵都齐声发出了低吟。

它们的“共鸣”冲上天空，凝结成了一股奇异的能量，继而化作一团氤氲之气，似乌云般遮蔽了月光。

【那么……听好了，新规则……】伍迪停顿了几秒，沉声接道，【鉴于你们的死伤情况，已基本不可能再找出全部的糖果儿了。所以，我在此降低一下标准……即刻起，到凌晨一点为止，只要你们总计找出三十三块糖果，就算你们赢了。届时，活下来的人，可以离开这里。但你们若是连这个数字都完不成，那就不能怪我了……】他又一次发出了阴森的笑声，【嘿嘿嘿……另外，我决定稍稍提升一下恶灵们的行动速度，以适应新的游戏节奏。】

听他讲话，就像是在乘电梯；数秒之内，心情便会起起伏伏，而且是大起大落……

【好了，还是那句话，祝各位玩得愉快……嘿嘿嘿……】

广播再次中止。

突如其来的死寂，让会场中的气氛随之降到了冰点。

第017章 幸存者们

乌云蔽月，夜色渐浓。

夜幕下，恐惧的萌芽已破土而出，在人们的心中悄然生长。

现在，只需一些鲜血的浇灌，它便会迅速绽放……

“哈啊……哈啊……”夜色中，絮怀殇正独自一人仓皇而逃。呼吸的频率表明她的心肺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她却不敢停下脚步，甚至不敢回头观望。

因为……就在数分钟前，她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亲卫队”和“官方粉丝团”尽数阵亡。

原本在恶灵身前结成人墙的他们，在短短十几秒内，就被一股黑色的、具有腐蚀性的暗雾所击倒。

这五十来号人全都以为自己是在玩一个线下游戏而已，他们又岂会想到……自己竟会在这个“游戏”中七窍流血而死。

至于絮怀殇，那就更别提了，她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受到如此的惊吓。

当第一个人倒下去时，她还没反应过来。直到那帮人像是麦子一样一片片倒下、并且露出可怖的死状之时，她才出于本能地开始逃跑。

客观来说，絮怀殇的运气还算不错……因为她那群粉丝们和她之间还隔了将近十米的距离，若是没有这段距离的缓冲，她也很可能被暗元素放出的雾状攻击所波及到。

当然了，她能活下来的理由还有一条——至少她没有吓得腿软。

嗒嗒嗒……

靴子踏在地上的声音显得很明显，这表示周围已变得十分安静。

不知不觉，絮怀殇已跑出了很远，远到她已忘了自己的方位。

不过周围的景物倒是没什么差别……封闭的帐篷、道路、各种已被关闭的游艺设备、以及……尸体。

是的，路上有尸体。不算很密集，但是有。

“这不可能……”絮怀殇在奔跑时，也在试着思考，“到底发生什么了……这个嘉年华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惜，恐惧和疲惫让她的大脑一片空白。

“啊——”忽然，从她前方的黑暗中，传来了一声低吟。

闻声后，絮怀殇立刻停下了脚步……一是由于畏怯，二是因为她确实快要跑不动了。

“呼……呼……”她用双手捂着自己的嘴，压低了喘息的声音，并单膝跪地蹲了下来，躲进一片阴影中。

此刻，她也只能做出这样的应对了。因为这不是游戏世界，而是现实。现实中，她只是个体能一般的年轻女人，仅此而已。

“啊——”低吟声又起，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飘飘荡荡的鬼影。

来的这个自然不是暗元素，暗元素早已被絮怀殇甩得没影儿了。

此时出现在絮怀殇眼前的，是另一个恶灵。它的外观比暗元素还要猎奇，其身体呈球状，浮在半空，全身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长满了人类的胳膊，也不知它那几声低吟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哈啊……哈啊……”絮怀殇的呼吸声在无意识间变得沉重，惊恐让她的心跳加速，身体便本能地加快了呼吸的节

奏。

看着那逐渐逼近过来恶灵，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无助，眼泪已在眼眶中打转。

这一刻，她多么希望能有谁能来帮帮自己，哪怕是某个脑残粉也行，只要是活人就行。

“别怕。”突然，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絮怀殇一个激灵，惊喜交加之间，差点蹦了起来。

“冷静点。”一只强有力的手摁在了她的肩上，制止了她的动作，“它还没发现你呢，你可别自己暴露了。”

“封不觉？”絮怀殇连续听了对方几句话后，直接就听出了那是谁，她转过头去，借着呼叫器上的微光，果然看到了觉哥的脸。

“对，就是我。有什么话一会儿再说，现在听好……”觉哥轻声道，“低头、弯腰，捂住呼叫器上的橙光……然后贴着那个帐篷的边缘，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阴影里，尽可能安静地跟着我走……”

他给出的指示细致且明确，说话时的语气也显得非常冷静，给人一种十分可靠的感觉。

絮怀殇闻言之后，几乎不假思索地就照做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在看到封不觉的脸后，她便很莫名地感到……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

这就是觉哥给人们的印象……

如果你注定要深陷一部恐怖片中，而你只能选择带一样东西进去，你会带什么？

答案是——封不觉。

……

不多时，絮怀殇便跟着封不觉绕到了一处阴暗的角落。

待行到了黑暗最浓厚的一块区域时，封不觉停下脚步，开口问道：“观察得怎么样了？”

“恶灵有两个，活人的话……这个区域应该只剩我们几个了。”阴影中，传来了若雨的声音。由于她是一身黑猫警长的装扮，所以躲在背光的地方时，很难被人发现。

“啊，雨姐，好久不见。”絮怀殇定神一看是若雨，即刻打了声招呼。

“为什么叫她雨姐，却不叫我觉哥呢？”封不觉转头问道。

“谁要叫你哥？”絮怀殇白了他一眼。

“好吧……”封不觉耸耸肩，他的语气依旧很轻松，“总之，你先脱了吧。”

“哈？”絮怀殇瞪着觉哥道，“脱什么？”她随即又看了眼若雨，“你女朋友可在场啊……你想干嘛？”

“我让你脱掉头上的假发套……”封不觉虚着眼道，“银白色太扎眼了。”

“啊……哦……”絮怀殇俏脸一红，低下头去，默默摘掉了自己的头套。

“话说……如果我不在场，你准备脱什么？”若雨这时也歪过头，对絮女神露出了一个满怀恶意的微笑。

“你们俩够了啊！”絮怀殇轻喝道，“明明是不觉先使用那种容易造成误会的说法，是人都会想歪的吧！”

“对，我也想歪了，都是封不觉的错。”忽然，黑暗中又响起了另一个声音。

絮怀殇当即吓了一跳，差点儿惊叫出声。她完全没有发现这里还有一个人在……当然了，这也不能怪她，因为那人是……

“抱歉，吓到你了。”曌影王往前探了探身，将他那张大众

脸露在了朦胧的月光下，“刚才一直没机会插话。”

“你是……罂影王？”絮怀殇虽未和罂影王一同排过剧本，但对方好歹也是个知名高玩，她没有理由不认识。

“嗯……对。呃……你好。”罂影王总给人一种冷面无口（ACG界用词，用以喻指那些言语奇少、用词精炼，时常沉默不语的各类人物及其外在表现）男的感觉，但其实……他只是不善言辞而已。比如眼下，他看到仰慕已久的絮女神，就只能说出一句“你好”。

“嗯……你好。”絮怀殇冲他点了点头，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很好，二位熟络得很快，我心甚慰，那么……”封不觉伸手将罂影王拽过来几分，“你，带着絮怀殇往东，去相邻的那个区域。”他瞥了眼若雨，“我和似雨会把这个区域里的糖果找出来，然后继续往西搜索。”

“喂！干嘛要分头走啊？”絮怀殇急忙问道。

“具体原因……你可以在路上听老罂慢慢解释。”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掏出了五个手电筒来，递到了罂影王的手上，“虽然老罂看上去有点像那种潜在的杀人狂，但其实是个挺老实的人，你可以放心地与其同行。”

“你在替人讲好话的时候，能不能不要顺便捅上一刀……”罂影王望着觉哥，发自内心地吐了个槽。

“行了，别浪费时间。”封不觉随即用命令般的口吻道，“我们的行动必须要快，拖得越久，死伤会越多……只有尽快把找糖果的方法告诉更多人，并且有效率地组织他们分头行动，才能让这游戏尽早结束。”

“明白。”罂影王应了一句，收好手电筒，然后便转身对絮怀殇道，“封兄说得对，我们赶紧出发吧，事情的前因后果我在路上告诉你。”

“好吧……”絮怀殇应道。

接着，她又看了眼封不觉和黎若雨：“那……你们保重……”

“你们也小心一点。”封不觉道，“记住，想要活命，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这是现实，我们没有第二次机会。”

第018章 血洗

午夜时分，乌云几乎已将月光完全遮蔽。

弥漫着血腥味的嘉年华中，两道人影正快速穿行着。

此刻，即使在露天环境下，觉哥也不得不开着手电筒行动了。因为周围实在太暗，在没有照明的情况下跑不快，还容易摔伤撞伤。再者……他一路上已经从死尸身上搜刮到了很多手电筒和电池，也无需再担心电力耗尽的问题。

呼——

就在他和若雨奔跑之际，忽然！竟有一根钢筋从天而降，像长矛般深深插进了两人侧前方的地面中。

“嗷——”高亢的咆哮划破天际。

两人循声望去，只见……数十米外，发出吼声的那道怪影，已然举起了另一根钢筋。

“跑！”封不觉拧身急转，拉着若雨调头狂奔。

呼——叱！

第二根钢筋即刻便被那恶灵投了过来，好在觉哥他们已经跑出了一段距离，这一击仍然没有被命中。

“居然拆了过山车的铁轨当武器使……”封不觉边跑边念道，“是我的错觉还是这帮家伙越来越机智了……”

“这种问题只是其次……”若雨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遇到恶灵的频率越来越高了？”

“啊……早就注意到了。”封不觉应道，“这说明……会场里剩下的活人，越来越少了……”

他的推测很正确，随着游戏者数量的减少，恶灵们逐渐对剩下的人们形成了围剿之势。

就在此刻，嘉年华的其他各处，也都在发生着类似的事……

……

七号区域，摩天轮下。

“呵呵……也不过如此嘛……”鸿鹄倒在地上，拖着一条鲜血淋漓的断腿，艰难地向前爬行着，“也就比游戏里的痛觉强个五六倍而已啊……”虽说是个智谋派的玩家，但他的性格中却有着十分倔强、不服输的一面。

“呼……就是这个了吧……”他爬到了售票窗口旁一个U字形路障的旁边，举起呼叫器，摁下了扫描按钮。数秒后，光线的验证和反馈便顺利完成，扫描即刻开始了。

“啊……”此时，高处传来一声惨叫，由远及近。

紧接着，随着“噗”一声闷响，那喊声戛然而止。

鸿鹄回头，看了一眼倦梦还仍在抽搐的尸体：“呵呵……哈哈哈哈……”他摇头苦笑，继而是大笑，“别担心，朋友，咱们很快就会再见了。”

其话音未落，一只四肢如刀、身形狭长的恶灵便从摩天轮上跳下，稳稳落在了他的身后。

嗡嗡嗡——

恰在此时，扫描完成了。

“这是我扫描到的第六块儿了吧……”过多的失血和剧痛，已让鸿鹄的思维有些模糊了，“呵……我也尽力了……”他翻过身来，仰面朝天，直视着那一步步逼近的恶灵，“这是梦吗……是的话，应该也快结束了吧……”

……

三十一号区域，旋转木马旁。

“找到了吗？”老取手上拿着一跟L形的铁管，戒备地扫视着四周的情况，并对同伴们喊道。

“看到了！在顶上。”迹部吼了一声，并指着旋转木马顶部的一个圆球道，“就是那个！”

“隐藏的球形棒棒糖吗……”真哥抬头望着那儿接道，“……这是第四个了吧。”

“别愣着，快来托我一把。”迹部一边顺着旋转木马往上爬，一边低喝道。

真哥也没多话，直接上前就当起了人梯。

换在平时，他可能会嘀咕一句“为什么不是你来托我？”，然后迹部会回答“因为我比较轻”之类的。但此刻，他们没有那种扯淡的心情。因为就在不久前，小名被恶灵给杀死了。

最好的朋友就死在他们的面前，可他们却无能为力，只能逃走……那种愤恨和悲伤，已足以让人改变行为的模式。

“喂！快点儿！”老取忽然喊了起来，很显然，他发现了什么。

但是，他没有说出来，只是接道：“我来帮你们争取时间！”

他的确没必要说什么……因为他看到的，是四只不同的恶灵，正在同时逼近……

……

十二号区域，碰碰车棚。

“你去扫描，我来挡住他们。”狂踪剑影在入口处停下了脚步，他用双手握住自己那把COSPLAY用的假武士刀，头也不回地对才不怕呢言道。

“开什么玩笑？”不怕妹子双眼通红，厉声回道，“我刚刚才失去了弟弟，现在连你也……”她说道此处有些哽咽，“总之，我绝不会丢下你……”

“你给我搞清楚现在是什么状况！”剑少暴喝一声，“快给我滚！”

“你……”不怕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是她第一次在剑少面前流泪，也是她第一次觉得无言以对。

“完成游戏，活下去。”剑少的声音很快就低了下来，“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就在他们对话时，数道黑影已从剑少前方逼近……

第019章 最后二十分钟

“嘿嘿嘿……”主控室中，伍迪看着眼前的监视器，猥琐地笑着，“生离死别的戏码，总是那么有趣。”

“那些带给人类感动的友情、爱情、牺牲、勇气……在你看来却是喜剧桥段般的东西吗？”古尘拿着他的保温瓶，坐在了伍迪旁边的椅子上，陪其一同观看着会场中的景象。

“嘿嘿……谁知道呢？”伍迪又给出了他那招牌式的答复，并迅速转移了话题，“话说……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我自然是要看完你这整出戏，顺带监督一下收尾工作，然后才能走啊。”古尘回道。

“收尾？哈……不就是复原一下肉体，修正一下记忆嘛……”伍迪耸肩道，“这种事我都驾轻就熟了……特洛伊那回怎么干的？奥斯维辛那回怎么干的？纽约那回怎么干的？”

“你还敢提纽约……”古尘道。

“好吧，那次你们人类的几个组织确实也帮了一点点忙。”伍迪笑道。

“总之，我今天要看到九百九十八个人安然无恙地回家。”古尘念道，“然后我就下班。”

“嘿嘿嘿……那也快了吧。”伍迪接道，“被扫描过的糖果儿，现在已有三十块了。”

“可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而且时间也只余二十分钟。”古尘说着，又喝了口咖啡，“呼……对了，我有点好奇，万一到了一点时，他们仍没能达到三十三块的标准……”

还未等他把话说完，伍迪便抢道：“不要做出那种假设，嘿嘿嘿……免得我俩起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古尘偏过头，意味深长地盯着伍迪的脸看了几秒，随即一声冷笑：“哼……说得对。”

……

嘉年华中，屠杀还在继续……

最后的二十分钟，游戏者的数量已不足十人，而恶灵的数量，仍在九十只以上。

九号区域，某帐篷边。

“你说……还有其他活着的人吗……”曌影王说这话的语气显得很无力。

此时，他的手正捂着自己的腹部，而那里……有一道狰狞的伤口正在流血。

絮怀殇跪坐在其侧方，满脸尽是担忧之色：“一定还有人活着……你别多想……只要再坚持一会儿，到游戏结束时，就会有人来救……”

“啊——”一阵低吟声打断了絮怀殇的话语。

那吼声离得很近，不过恶灵的身影尚未进入二人的视线。

“呵……看来我是等不到那时了。”曌影王苦笑道，“哦，对了，我本人叫赵英，男，二十四岁，未婚。”

“你……忽然说这干嘛……”絮怀殇低声道。

“不知道。”赵英道，“就是想告诉你……”说罢，他咬牙忍痛、强支起重伤的身体，站了起来，“你快走吧，我来拖住这只。”

絮怀殇想上前搀他：“这怎么行！让我扶着你，我们一起……”

“别说傻话了。”赵英打断了她，并伸手将其推开，“你自己快跑就是了……”他别过头去，语气变得冷漠起来，“我和你又不是很熟，你没必要为了扮好人做到这个地步。”

“我不是……”絮怀殇本想解释，但她很快意识到，对方说出那样的话来，也并非出于本意，“……好吧……我走。”

“啊——”

絮怀殇的话还没完，又一声低吟响起，一只恶灵的血爪，已从黑暗中探出……

……

十三号区域，广场中央。

“真没想到这儿就有一块。”废柴叔蹲在地上，对着一块长方形的地砖开始了扫描。

“是啊……”站在他身后的天马行空应道。

大约在一个半小时前，小马哥从昏厥中缓醒了过来。虽然醒来后的他处于十分虚弱的状态，但在天马座圣衣的支持下，他还是可以勉勉强强地站起来活动的。于是，他便和废柴叔组队同行，展开了搜索之旅。

不过这段短暂的旅程，眼下恐怕也已到尽头了。

“……这应该是我们所能扫描到的最后一块了吧。”天马行空接着刚才的话道。

废柴叔也明白他的意思，因为他也看到了广场周围那些影影绰绰、缓缓逼来的恶灵。

嗡嗡嗡——

扫描结束了，什么也没有发生。

“呵……看来，这不是第三十三块。”废柴叔苦笑道。

“哈哈……咱们的运气还真背呢。”天马行空也笑了。

“希望其他人的运气能比我们好些吧。”废柴叔站了起来，摘掉了脸上的墨镜，一口气喝了半瓶矿泉水，又淋了半瓶在自己头上，“呼……真爽快。”

“喝凉水有什么爽快的……”天马行空退后了几步，与废柴

叔形成了背靠背的站位，“唉……要是知道今天会死在这里，我应该事先去大吃一顿的。”

“呵呵……到了另一边，我请你吃饭。”废柴叔笑道。

“那就说定了。”天马行空也笑着回道。

就在他们谈笑之时，刚才还在远处的那些黑影……已来到了他们身边。

……

二十号区域，海盗船下。

“好了，又一块儿。”完成扫描的小灵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珠，“啊～没想到这个‘万圣大冒险’除了解谜麻烦以外，体力消耗也挺大的呢……”

“你真把我当傻瓜吗？”站在她身旁的小叹，忽用一种带着寒意的语气说道，“事到如今……”他直视着小灵的双眼，“你还打算让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游戏’？”

“你……什么意思……”小灵鲜有地表现出了怯懦的一面，吞吞吐吐地回道。

“我想……有些话还是趁现在说开了比较好。”小叹接道。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小灵转过头去，好似是生气了，其语气显得有些恼怒。

“随便说点儿就行了，然后我也说两句。”小叹说着，朝远处扫了一眼，“反正也不用担心停在原地有危险，你瞧……由于我俩灵识太强，那些恶灵都不敢靠过来。”

小灵叹了口气，转身面对小叹道：“既然你什么都已经知道了，还需要我讲吗？”

“那当然。”小叹回道，“这世上的很多事，纵然心里一清二楚，但最终还是要讲出来的。而且类似的话语，多半还都是讲给你们女人听的。”

“好～好～”小灵摇头晃脑地回道，“嗯……从何说起

呢……”

第020章 作死

凌晨，十二点五十分。

三十三号区域，地下暗堡。

不久前，封不觉和黎若雨被一只使用锁链的奇特恶灵给盯上，被迫退入了此地。

那只恶灵的移动速度和攻击范围都很均衡，以至于觉哥和若雨无法找到绕过它的方法。于是，他们只能朝着暗堡深处不断前进，找寻其他的出口。

“哈啊……哈啊……”一阵奔跑过后，封不觉大口喘息着，坐倒在了走廊的墙边，若雨见状，一言不发地在他的身边坐下，不过她的呼吸却显得相当平稳。

“喂……你不是吧……”封不觉喘上一口气来，吞了口唾沫，说道，“跑了那么久……居然还是面不改色？”

“是你的体力太差了。”若雨冷冷回道。

“哈？”封不觉听到这话都震惊了，“你开玩笑啊？”

觉哥很清楚，虽然自己的体能及不上职业运动员的水平，但比起一般人来，已算是相当优秀的了，所以若雨的解释根本无法令他信服。

嘶呤——嘶呤——

忽然，走廊的另一端，远远传来了一阵森然的怪响，听上去……恍似有某种金属物体正在地上拖行一般……

“靠！这么快就追来了。”封不觉郁闷地道了一句，并咬紧牙关，再度站了起来。

“你实在跑不动的话，我可以扶着你跑。”若雨也站了起来，面无表情地说道。

“不用！”这儿可是现实世界，觉哥身为一个男人，是不会轻易接受这种提议的，“来，这边……”说这话时，他已顺势拉住了若雨的手，朝着怪声传来的反方向跑了出去。

“哈啊……哈啊……可恶……”一边跑，觉哥一边还在念叨，“……这算什么呀……哈啊……事情究竟是……哈……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啊……”

“其实……这状况也不算太糟吧……”若雨接道。

“喂喂……你那种态度是什么意思啊……”封不觉转头看了若雨一眼，“就算死在这儿，但只要死在一起就无妨是吗？”

“你少臭美。”若雨果断使用厌恶的语气回道，可她的眼神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二人说话间，已跑出了相当一段距离。很快，前方便出现了走廊的尽头。

当然了，这并不是条死胡同。在那尽头的上方，还有一扇方形的活动门；与其相邻的墙面上也有简易的木架，可当梯子攀爬。

“你先上，我断后。”还未接近那边，封不觉便开口说道。

“不，你先上。”若雨立即否定了觉哥的提议。

“这你争什么啊？你又没穿裙子。”封不觉道。

“废话……”若雨回道，“你怎么断后？用喝空的矿泉水瓶和多余的手电筒去砸那恶灵吗？”

“靠！说得好像你后上就有办法应付一样。”封不觉道。

若雨闻言，二话不说，掏出了腰间的配枪，瞄准了高处的活动门。

砰砰——

两声枪响过后，那门打开了……

“喂……”封不觉看着那正在冒白烟的枪口，“黑猫警

长……你这把……是仿真的吧……总不会是……”

“少啰嗦，给我上去。”若雨蛮横地打断了觉哥，并推了他一把。

封不觉也知道，这种时刻再纠缠下去也只是浪费时间而已，所以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用最快的速度爬上了木架，然后一肘子顶开了活动门，并用一个后翻动作翻到了上面那层。

若雨的行动亦很迅速，在觉哥顶门的时候，她已经爬上木架了。不多时，封不觉就把她也拉到了上面的那层。

这一层的空间比较狭窄，前方不远处就是一段石阶，阶梯呈一种螺旋向上的趋势。

嘶呤——嘶呤——

那催命之声旋即就从下方响起，二人无暇休整，站起身来便拾级而上。

“今天早些时候，曾有个帅哥如是说……‘咱俩回家吃点夜宵早点睡’，而他女友却回答‘我想留下，似乎会发生很有趣的事’，”封不觉边上楼梯边吐槽着，“不知你还记不记得这事儿？”

“你想被我一脚踹下去吗？”若雨再度用问题回答了他的问题。

“好吧，你赢了……”

轰——

突然，从他们脚下传来了一声巨响，以及一阵明显的震动。

“呵……”封不觉干笑一声，“那家伙好像撞破天花板跳上来了。”

“笑什么笑，快走！”若雨拉着觉哥的胳膊就往上跑。

封不觉真没想到，这姑娘到了这会儿还能有如此充沛的

体力，其速度和力量简直让觉哥怀疑这是在游戏里……

接下来的十分钟，他们以一种参加登楼比赛的速度快速攀登着。

就在觉哥感觉自己快要脱力之时，一道月光……进入了他的视线。

“出口吗……”封不觉心中念道，他之所以会这样想，主要也是因为他现在正处于脑部严重缺氧的状态，否则他早就该想到……有个地方不对劲儿。

“呼……没路了。”踏完了最后几级台阶，若雨停下了脚步。

封不觉稍稍落后于她，不过也就两步而已，很快他便与若雨并肩而立。

然后……觉哥就笑了，大笑。

他这是在嘲笑自己，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本来也已经接不上气了）。

“哈哈哈哈……”觉哥摇着头，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哈哈哈……我早该想到的，爬了那么久……高度早就超过地面了。”

原来，此时他们二人已来到了一座瞭望塔的塔顶。

从这里，可以将整个嘉年华的景色尽收眼底。而这也宣告着，他们已失去了逃脱的路径。

若是在《惊悚乐园》的游戏世界，封不觉自然可以毫不犹豫地从塔顶跳出去。但在现实世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从这种高度的塔上跃下，势必会摔成肉酱。

“呵……你说那个恶灵追上来还要多久？”封不觉干脆背靠墙坐定，透过塔内的窗户，抬头仰望夜空。

也不知是在何时，天上的乌云已不再那么浓了，月光再度变得明晰起来。

“那很重要吗？”若雨又一次乖巧地坐到了觉哥的身旁，有意无意地朝他靠了靠。

“你说得对……”封不觉用释然的语气接道，“管它呢……”

两人随即便陷入了沉默……

他们靠在一起，看着相同的月色，猜着对方的心事……

在这个时刻，他们的心里再容不下什么别的东西。身后那追命的恶灵，好似已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我忽然觉得，留下的决定……还不错。”片刻后，封不觉打破了沉默。

“为这片刻的良辰美景，你便死也无憾了吗？”若雨念道。

“你少臭美。”封不觉学着对方先前的语气，来了句相同的对白。

“呵……”若雨轻笑，“对了，大文豪，你都快死了……有没有兴趣作首诗什么的？”

“哈？”封不觉转头看向了若雨。

这一刻，二人的脸离得是如此近，近到都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了。

“呵呵……”觉哥好像想到了什么，讪讪一笑，重新抬头看向了夜空中那轮明月，“那日我借古人之词，随口在安大小姐面前吟了几句，竟让你如此在意吗？”

“谁在意了……”若雨偏过头去，声音渐低。

“好吧好吧，这是我本行，张口就来啊……”封不觉往后靠了靠，趁势挽住若雨的肩膀，摇头晃脑道，“满月轻摇，夜色晴朗。独行路上，追忆时光。吾之挚爱，犹在身旁。湖面之上，满月随波，悠悠荡漾。伊人犹在，曾记多年，怀中浅笑，如沐春光。奈何愚钝，心意彷徨，明日几何，前路茫茫。予情何痴，吾意何狂，其情虽断，仍不能忘。往日情思，掠影浮光。恍若飞鸿，停驻不往。”

若雨听完，显得有些疑惑：“这是为我作的吗？”

“不是啊，这是我写给前女友的。”封不觉一脸淡定地回道，“当初她就叫我作诗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像这样把《Moon on the water》的歌词翻译成中文来忽悠她……”他顿了一下，“所以说啊，我对女人作诗，多半都是在扯淡，你不必太在意什么石上花间……啊！”

他还没把话说完，若雨就顺着台阶的方向，一脚将其踹了下去。

什么是作死……这就是作死，教科书般的作死。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封不觉在处理恋爱关系时的很多行为，都是正常人难以容忍的，也只有黎若雨……揍归揍，就是不分手。

“啊呀……啊呀……”封不觉滚了一段后，便绷直身体止住了落势，不过他身上也已经是遍体鳞伤了，“嚯……”他疼得嗷嗷直叫，并抬头冲上面吼道，“有这个必要吗？有这个必要吗！”

客观来说……有……不过那不是重点。

嘶乒——嘶乒——

锁链在阶梯上拖动声音，这时从阶梯下方的阴影中传来。

封不觉明白……那催命的恶灵，终究是来了。

“切……”觉哥当即翻身而起，快步冲回了塔顶，他跑到了若雨面前，举臂抓住对方的双肩，一脸认真地说道，“黎若雨！”

“干什么？”若雨瞪着他，面无表情地回道。

“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就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封不觉接道。

“哦……”若雨的反应很是平淡。

“不过我觉得再不说就没机会了，所以……”

【嘿嘿嘿……好了，到此为止。】猥琐的笑声，透过广播再次传遍了嘉年华的每个角落。

【恭喜正在听广播的各位……】伍迪笑道，【此时此刻，有人扫描到了第三十三块糖果，也就是说……你们活下来了。】他的笑声显得无比荡漾，【嘿嘿嘿……我正式宣布，惊悚乐园之万圣大冒险，就此落下帷幕。】

“你要说什么？”若雨可不管那些，她盯着觉哥追问道。

“嗯……”封不觉刚才的气势在顷刻间便烟消云散，“那个……今天的风儿好喧嚣啊……”

下一秒，他又被踹下了阶梯……

尾声

十一月一日，凌晨两点。

九百九十八名来参与梦公司线下活动的《惊悚乐园》玩家，愉快地、安全地离开了会场。

他们看上去和来时没什么区别，衣冠整齐，脸上也很干净，身上更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在他们的回忆中，之前那七个多小时的时光非常充实。

除了嘉年华中众多不用排队的、丰富的游艺项目之外，九点半时，主办方还在十三号区域的广场上组织了大规模的现场表演。

舞台剧、魔术、露天4D电影等等……梦公司甚至还请到了几位知名的影视明星亮相捧场，让玩家们吃惊不已。

考虑到接近午夜时客人们可能会饿，主办方还在广场的周围搭建了临时的“美食街”，由大大小小几十个摊位，提供各类小吃和点心，而且这些也全都是免费的。

而到了凌晨一点，当万圣节嘉年华接近尾声之时，主办方还举办了今日的最佳COSER评选。

由现场所有的来宾和明星评委们共同投票选出今天COS得最好的三名玩家。

不出意外的……絮怀殇的尼禄装扮得到了第一。

第二名则被天马行空的星矢扮相拿下；这也是情理之中，毕竟人家的圣衣……是真的。

至于第三名……居然是鸿鹄。

没错，一身便装的鸿鹄，因“几乎完美地COS了手冢国光”而受到了明星评委们的一致青睐，勇夺第三。

他面若冰霜地上台领取了奖品，这一举动让他的扮相更是入木三分……

总之，今晚的来宾们并没有出现任何记忆断层。他们的回忆无比生动，充满细节……他们甚至能想起自己夜宵时所吃的每一种食物的滋味及其具体数量。

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例外。

……

凌晨两点零五分，瞭望塔顶。

“嘿嘿嘿……现在，你可以下班了吧？”伍迪推了推自己那永远泛着白光的眼睛，笑着对身旁的男人说道。

“呼……”古尘喝干了保温瓶中的最后一滴咖啡，“差不多了。”他顿了一下，“你呢？你什么时候……才算是下班呢？”

“呵……你说呢？”伍迪冷笑。

“我是没有资格和能力去回答这个问题的。”古尘接道。

“你会有的……”伍迪看向远方，语气悠长地接道，“只是那一天还很遥远罢了。”

古尘不想就这个话题继续讨论下去，他转而道：“对了，像今晚……哦不，应该说是昨晚……像昨晚那样的事，我希望近期内不要再有第二次了。”

“嘿嘿嘿……放心吧。”伍迪耸肩道，“这种性质的情报收集作业，一次便已足够了。多次雷同的测试反而会让收集到的数据失真乃至失控……比如SCP-1733（开幕赛），就是个典型的失败品。”

“你不要有意无意地向我透露类似的信息……”古尘应道，“我可不感兴趣。”

“Whatever……”伍迪不置可否地撇了撇嘴。

“还有……”古尘又道，“天亮之前，记得把地洗干净。”

“不用那么久。”伍迪回道，“这批工作人员是我从圣诞老人那儿借调过来的，它们在三十分钟内就能把这个会场夷为平地。”

“哦？那胖老头儿居然肯借你东西？”古尘疑惑道。

“说来话长了……”伍迪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很好笑的事情，“嘿嘿嘿……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圣诞老人、尤胖子和萨鲁法尔在一起玩了一夜扑克……”

“行了，听到登场人物我就不想知道细节了。”古尘打断了他，并小心翼翼地收好了自己的保温瓶，“我看今天就差不多到这儿吧……”

“慢走，不送。”伍迪道。

“下一次见面，又不知要过多少年了。”古尘道。

“无所谓。”伍迪道，“反正终究还会再见的。”

“哼……是啊……”古尘怅然道，“那就……再见吧。”

（惊悚乐园之万圣节大冒险　完）

【第六卷（三） 巅峰争霸战 S2】

第861章 地狱前线VS尸刀二番队

十一月五日，零点。

巅峰争霸S2的复赛——【鏖战四界】，准时开启。

复赛的赛制和封不觉此前推测的一样——淘汰赛，而且还是单轮淘汰。

无论哪个队，只要输上一场……就会直接告别本次赛事。

这种赛制，无疑是非常残酷的。

要知道，在进入复赛的256支队伍中，排名靠后的156支队伍可是什么奖品都没拿到。而在复赛的第一轮，就有128支队伍将被淘汰。

这就意味着……第一轮过后，所有遭到淘汰的、非预赛百强的队伍，从物质奖励上来说和那些没能晋级复赛的队伍没有任何区别……都是一无所有。

但，这就是比赛……

……

是日零点，地狱前线队也已提前组完了队，按时加入了比赛队列。

根据规则，复赛每一轮的对阵情况，都是在比赛前十六个小时……即前一天的上午八点公布的。

而地狱前线这第一轮的对手是——【尸刀二番队】。

他们这场比赛，可是第一轮的焦点战事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关注度最高的一场。

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无论是职业工作室还是休闲玩家，所有人都想更多地了解地狱前线这支神秘之师的实力。

二，这场比赛是复赛第一轮中唯一一场十强相争，即预赛排名第七位和第九位的直接对话。

三，思睿集团的宣传攻势不久前已经启动，“疯不觉”的作家身份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并且成为了炒作焦点……其受关注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总结一下就是……大家都想知道，你们这帮人到底有多强？能不能打赢职业强队？还有……那个疯子这次又会在比赛里干出点什么事情来？

……

【疯不觉，等级50】

【枉叹之，等级50】

【似雨若离，等级50】

【悲灵笑骨，等级50】

【石上花间，等级50】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巅峰争霸S2-鏖战四界，请确认。】

【已确认，请选择本次战斗中的观战者。】

【已确认，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等待您的对手就绪。】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烽烟初定血犹殷，鏖战再起人不待。诸星汇聚四界中，豪情一朝九霄外。”

【载入已完成，欢迎来到巅峰争霸S2-鏖战四界。】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晋级复赛第二轮。】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比赛即刻开始。】

除了定场诗……哦不……是开场白改变了以外，复赛的载入流程和预赛大致相同。

“隐私保护选项”在预赛后面几轮就不复存在了，这也省去了一些步骤。

此处还得说明一下的就是……预赛的奖励已经在十一月一日那天发下来了。考虑到各队还有获得后续奖励（即复赛和决赛的奖品）的可能，所以现实世界中的实物奖品会等到决赛后统一发放；至于“新版本体验权”这东西，暂时也是没法儿用的。

不过，其他的奖励，全都在积分榜公布的当天就已经到位了……

因此，地狱前线这五位成员，已全体获得了“完美级装备*1”、“精良级装备*2”，“游戏币1000000”以及“直升五十级”的豪华奖赏。

当然了，“直升五十级”这个奖励，也是有利有弊。对若雨、小灵和小叹三人来说还好，因为他们三个在十月份都已练到了49级；但……花间在直升满级前的等级只有44级而已。虽说直升省去了她大量的练级时间，但她的专精、技能和装备等配置显然都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脱节。

在这种情况下，觉哥自然是毫不客气地将她请到了替补席上。

根据觉哥判断……至少在这第一场比赛中，派花间上场是比较不利的。

……

说完地狱前线，再来大略地看一下【尸刀二番队】这边。

这一场，他们登场的四名成员分别是：【三玉强袭】、【水示强袭】、【重生为王】和【穿越为王】。

ID方面，这四位也是秉持着尸刀的一贯作风，各种不明觉厉和不明也不厉。

而四名队员的外貌方面……也没有什么好多介绍的，四个发型、服装一致、神情呆板、连身形都差不多的男人。

不过，在游戏角色的能力方面，这四人可是大相径庭。毕竟尸刀的阵容是AI编排的，同队成员之间不太会出现同质化的现象，这样才可以互补。

首先，队长【三玉强袭】是一名以召唤专精见长的玩家。他同时拥有两个S级的召唤生物，本身的格斗专精也是不俗。明面实力居于个人玩家战力榜前三十位（如今已有很多一线玩家选择不在该榜单上显示自己的名字了，所以一些原本应该在五十名开外的玩家都有排名上升的情况），不容小觑。

其次，是副队长【水示强袭】。此人乃专攻射击专精的高手，专精练得比较偏一；饶是如此……他也能跻身个人战力榜前五十位，同样是个硬手。

接着，是队伍的军师【重生为王】，擅长医疗和灵术专精的支援型兼智慧型角色。在预赛中偶尔会担当替补，正赛中的表现机会也不是很多，但基本职能还是比较明确的。

最后，便是以格斗专精见长的【穿越为王】了。作为队伍的主力战斗员，S级格斗专精那是必须的。个人战力榜前四十位的排名也可以佐证他的能力。

以上，就是【尸刀二番队】的基本概况了。

虽说是二番队，但客观来讲，他们的预赛成绩可是排在一番队的上头。而且……尸刀的人，就算不会很强，也绝对

不会弱到哪里去。

他们在战力榜上的排名也是不可以尽信的，因为有使用“药物”这种犯规的手段，所以他们的实际战力必然会比数据层面能统计到的更高、更难对付……

对地狱前线来说，这第一场比赛，已然就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第862章 拳湿间的较量

【西元299X……】

【一场核战，将这个星球上的文明毁于一旦。】

在完成了载入流程后，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剧本简介了。

不过……这简介的头两句就充满了各种既视感和槽点。

【全球人口的98%在这场战争中死亡，剩下2%的幸存者则在充斥着辐射污染的废墟和沙漠之中挣扎求生。】

【食物、淡水、可以睡上一个安稳觉的栖身之所……这些原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都成为了奢侈品，成为了人们每天都在争夺的对象。】

旁白说到这儿时，玩家们眼前的画面仍是一片漆黑的状态，只有白色的字幕缓缓升起。

【最终……这个被科技所遗弃的世界，臣服在了暴力之下。】

话音刚落，突然，BGM响了起来。

登等登~登等登登登等登~登——登等登~登等登~登等登登登等登~登……

【YOU ARE SHOCK！】

“卧槽？”第一句歌词出来的时候封不觉就惊了，“北斗神拳？”但他立刻又自行否定了这个推论，“不对啊……北斗神拳的故事背景不是二十世纪末么？但这个是299X啊……”

很快，伴随着激烈的背景音乐，旁白将简介继续说了下去，并解答了觉哥的疑惑……

【在这末世的土地上，无数身负惊天武技的男人纷纷现

世。】

【为了争夺末世霸主的地位，他们在这兔兔星上谱写了一幕幕激斗的史诗。】

“哈？”封不觉当时就愣了，“兔兔星？”愣了两秒后，他又心道，“他喵的根本就不是地球啊！那还扯什么西元不西元的啊？”

当他在心中大声吐槽的时候，那BGM却是戛然而止。下一秒，觉哥只觉眼前一亮，并获得了身体的控制权。

【主线任务已触发】

【击杀“尸刀二番队”的四名成员。】

封不觉刚想确认一下身边的状况，系统提示便已响起了。

不过还好……以周遭的实际情况而言，他也没什么好确认的。

头顶上，是当空的烈日；随便朝哪个方向望去，都是延绵起伏的、看不到边际的白色沙丘。而他的三名队友，就在他的身旁不远处。四人分立四方，相互间的距离大约都是三米左右。

“觉哥……这算是某种猎奇版的北斗神拳世界吗？”两秒后，小叹回过头来，用哭笑不得的语气问了这么一句。

“不……”封不觉若有所思地回道，“经过二又四分之一秒的思考，我意识到了一件事……”

“哦？”小灵饶有兴致地插了句嘴，“是什么呀？”

“这里是主宇宙。”封不觉的答案和思路实在是很跳脱。

此言一出，他的三名队友全都露出了些许疑惑之色。

不止是他们，此刻所有在直播频道收看这场比赛的观众也都感到了不解。

“这……”片刻后，若雨朝觉哥走了两步，沉声问道，“……何以见得呢？”

“本次复赛的名称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提示……”封不觉回道，“所谓‘鏖战四界’，就是在暗示……复赛所有的剧本都是发生在主宇宙之中的。”

“啊？”小叹瞪大了眼睛，仍是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四界……主宇宙……不是一个词儿吧？”

“惊悚乐园的主宇宙大体分为四界……”封不觉随即就用很淡定的语气解释道，“分别由四柱神管辖……”

“且慢。”这时，小灵忽然打断了觉哥，“团长……咱们现在可是现场直播哦，无数观众都在听你说话呢。”

她的提示点到即止，并没有进一步把话挑明，但潜台词已经很明显了——“你把这种很有价值的情报随便公开出去真的好吗？”

“其实也无妨啦……”封不觉耸肩回道，“不过……你说得也有道理。”他笑了笑，“总之……你们只要相信我就行了，这里肯定是主宇宙，具体设定什么的等打完这场我再跟你们细说吧。”

“嗯……眼下确是不太方便说了。”此时，小叹虚起眼睛，越过觉哥的肩膀遥望道，“似乎有一群不速之客正朝我们这边过来……速度还不慢的样子。”

在他说话之间，觉哥、若雨和小灵也都纷纷转头朝那个方向望去；虽然三人的目力极限略有不同，但他们都在三秒内就看清了远处逼近过来的是什么。

“嚯~人数……哦不……兔数还不少嘛。”封不觉当即微笑着念叨了一句。

“兔型人类的设定倒也没什么……可是这莫西干发型是不是有点太那啥了……”小灵也在旁嘀咕道。

“嗯……不止是发型，服装方面也都是浓浓的北斗神拳杂

兵范儿呢……”小叹接道，“各种巨大的、带刺儿的金属配饰；特大号儿的护肩、护手、护膝；毫无意义的绑带、腰带；莫名其妙的内裤外穿、露脐……”

在那群兔星人开着各种奇怪的机车一路飙来的过程中，觉哥他们三人都在那儿连番吐槽NPC的造型，只有若雨一言不发，她只是默默地将手放到了腰侧的佩剑上。

“咿——哈！”

“哈哈哈哈……”

“噜噜噜噜噜……”

片刻过后，那群兔子终于来到近处，他们一边发出怪叫声，一边将地狱前线的四人包围了起来。

“嗯……这种定番式的展开……”封不觉一脸蛋疼地念道，“现在看来真是略羞耻啊……”

而数米之外的小灵则是拉了拉小叹的衣角，轻声问道：“喂，我对《北斗神拳》不是很了解，接下来会怎么样啊？”

小叹转头回道：“呃……他们大概会开着机车，绕着我们不停转圈并扬起沙尘，同时不断地鬼吼鬼叫，顺带做出各种自以为很吓人的变态表情。”

“哈？”小灵的嘴角抽动了一下，“意义何在啊？”

“嗯……”小叹又道，“一是烘托气氛，二是拖延时间吧……”他微顿半秒，又补充道，“像这种固定的杂兵登场的套路，就跟主角爆衣、美少女变身、还有机甲合体一样……长篇动画必须得靠这些来迂回一下才行。”

就在他们窃窃私语之际，周围的那帮兔子渐渐放慢了车子的速度，陆续停了下来。

沙尘稍散之时，一个身高两米有余（不算耳朵和头毛）、体态异常魁伟的兔星人从一辆跨子（即侧三轮摩托

车，俗称“边三”或“挎子”）的侧位上爬了出来。

他脸上带着狞笑，迈着沉重的脚步朝前走了几步，一边走，一边还自言自语般念道：“嘿嘿……今天运气真不错，四个地球人……可以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

“这位兔兄……”一秒后，封不觉就很自觉地担当起了交涉者的角色，朝那高壮的兔人走了两步，并抬头言道，“听您这意思，您似乎是准备把我们几个抓起来当商品卖掉啊？”

“嗯？”那兔人用居高临下的、蔑视的目光看向了觉哥，随即冷笑道，“哼……既然你都看出来了，还不乖乖束手就擒？”

“呵呵……”封不觉露出了一个暖如春风的笑容，“原来如此……”他舔了舔嘴唇，“对了，不知阁下尊姓大名，如何称呼啊？”

“哼……”兔人回道，“怎么？你站在本大爷的地盘儿上，却连我‘咔咔噜’大王的名号都没听过吗？”

他把自己那略萌的名字报出的瞬间，小灵差点儿就笑出了声来，小叹也是憋得满脸通红。而正在观看比赛的观众们（此处指将视角固定在地狱前线侧的观众）基本都是当场爆笑。

“咔咔噜大王是吧？”封不觉则是面不改色，似笑非笑地回道，“在您把我抓起来并卖掉之前，我有件事必须向您汇报一下。”

“哦？什么事？”咔咔噜的兔眼中闪过一丝好奇之色。

封不觉表情一变，一本正经地回道：“我，不是一般的地球人……”说着，他已将手移到了自己的腰间，“我是一名料理人……”

“哈？”咔咔噜愣了一下，并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同伴们。

这时，后面的兔群中有一个看着挺机灵的高瘦兔人出声提醒了一句：“大王！他说他是个厨子！”

“哦~”咔咔噜闻言点点头，随即朝觉哥投去了一道不屑的目光，“我当你要说什么呢……”他冷哼一声，“哼……你以为自己有一技之长就可以得到区别对待了吗？哈！真是抱歉了……我们兔兔星人只吃胡萝卜，而且喜欢吃生的，厨师在我们这里的价值和一般的苦力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还有所不如……”

“我不是这个意思。”封不觉摇着头接道。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咔咔噜有点不耐烦了，他的语速加快，声音也增高了几分。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一下……”封不觉说着，便将【贝尔的日常小刀】取出了刀鞘，“我是一个可以将兔肉做出鸡肉味的男人。”

接下来的五秒，除了风沙之声，没有人说话……

这应该是冷笑话过后才会有的沉默……

不管周围的兔子们有没有听懂，反正地狱前线那三位都听懂了，只是他们也都没笑。

“嗯……我明白了……”五秒后，咔咔噜面色一沉，咧开嘴角一笑，“你小子敢耍我！”

说时迟，那时快！

随着咔咔噜的后半句话暴喝出口，他的拳头也扬了起来。

那砂锅大的拳头，自上而下地轰向了封不觉的头部……此拳势大力沉，拳风过处，带出呼呼风声。

嘭！

一秒过去，黄沙爆散。

虽然这一拳没有击中觉哥，但其打中沙地之后，却是轰出了一个深达一米的半圆形沙坑。

“什么？躲开了？”咔咔噜收拳之时，心中一惊。

“挺厉害的嘛。”飞沙未散，封不觉的说话声已再度响起，“看来咔兄你还是位拳法家咯？”

“哼！愚蠢的地球人！”咔咔噜还没回话，兔群中已有一兔抢道，“咱们咔咔噜大王乃是‘短毛神拳’的传人！败在他手下的高手可是不计其数！”

听到“短毛神拳”这四个字时，小叹和小灵终于忍不住了，两人捧腹大笑，腰都笑弯了。要不是为了防备随时可能到来的攻击，他们真想躺下笑会儿。

“呼……”封不觉深呼吸了一次，转头对队友们，“好了好了，别笑了，我数到三，来一发【岚脚·周断】，你们躲着点。”

“明白。”

“收到。”

“哦。”

小灵、小叹和若雨各自应了一声。

接着，觉哥就开始数了：“一……二……”

这一刻，周围的兔子们基本都没有弄清楚这帮人到底要干嘛，他们也不明白觉哥口中的“岚脚·周断”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全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但……咔咔噜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三！”封不觉数完那最后一声，便顺势单手撑地，倒立起来，将双脚打开呈水平一字，并运用腰力，将双脚如直升机的螺旋桨一样转了一周。

在他蓄招的同时，他的三名队友已是跳的跳、趴的趴，纷纷离开了与觉哥双腿持平的那个水平面。

因此，当那环状的斩击扩散而出时，地狱前线的人都没有受到影响。

不过……兔子们可就惨了。

这一波岚脚过后，包围着玩家们的兔人杂兵几乎全灭。他们不是胸部以上被割断、就是遭到斩首……只有少数几个长得特别矮小的、或者正好半蹲着装逼的家伙还活着……

在周围所有的兔星人中，只有一个，是凭着自身反应将这一击躲开的……那个人（兔）就是咔咔噜大王。

“切……”两秒后，当咔咔噜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他的脸色已是白里透青，“原来你也是拳法家……可恶！”

“拳法家不敢当。”封不觉重新站直，掸了掸衣袖上的沙尘道，“像什么六式啊、邪王炎杀拳啊、南斗圣拳鹤仙流啊之类的……我都只是学过一点皮毛而已，怎么敢与您这短毛神拳的传人相提并论呢？”

“你少给我装蒜！”咔咔噜再笨也能听出对方这是在嘲讽自己，于是……他当即咆哮一声，使出杀招，“受死吧！短毛百裂拳！”

第863章 13/20的刻薄战甲

“哼……”见对方祭出杀招，封不觉当即冷哼一声，不躲不闪，回招立发，“南斗飞龙拳！”

霎时间，斗气炸裂，拳影交错。

咔咔噜的短毛百裂拳攻击以“点”为目标，而觉哥的南斗飞龙拳攻出的则是“线”。

双方的拳头皆是快若疾风，劲似雷霆，点与线在半空中交织……碰撞出激烈而密集的气鸣声。

噼噼啪啪……

一阵狂乱的响动后，双方各自朝后大跳一步，再度对峙而立。

“你这兔子还真有两下子啊……”两秒后，封不觉开口道了一句，并顺势抹去了自己脸颊上的一道血痕。

“彼此彼此。”咔咔噜狞笑着回应道，“作为身体孱弱的地球人，你能有这份身手确也难得。”

“但是……”

“但是……”

下一秒，两人几乎同时说了个“但是”，并异口同声地跟了一句：“你已经死了！”

这一刻，若雨、小灵、小叹缄口不言，正在观看比赛的观众们也是鸦雀无声。他们似乎都在等待着……等着那一人一兔中有一个倒下。

然而……十秒钟，转眼就过去了，他们两个谁都没倒下。

见此情景，小叹终于忍不住嘀咕了一句：“呃……什么情

况？”

“无非就是两个中二病大喊着招式名拼了一招，随后互相吹捧了一番，接着又不约而同地讲了句中二台词……”若雨面若冰霜，摇头接道，“然而结果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这时，封不觉回头看向若雨道，“身为拳湿，在交手时喊出招式名也是理所当然的。”

咔咔噜也顺着觉哥的话道：“我也没有跟他互相吹捧，我只是说了事实。”

“嗯。”封不觉点头表示同意，并接着道，“至于‘你已经死了’这句，我只是感觉他好像要说出来了，所以配合他说一下而已。”

“哈哈哈……”咔咔噜一听这话，大笑出声，“原来你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我还以为你也掌握着某种与我的拳法相似的奥义呢～”他顿了顿，“既然是这样，那我也不妨告诉你，我可不是随口说出‘你已经死了’这句话的……我们短毛神拳，是以斗气直接攻击人体内部为宗旨的拳法。别看你现在表面上好像没事的样子，其实你的内脏早就已经被我打得乱七八糟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封不觉闻言，回以一阵狂笑，“我当你要说什么呢，这种事你以为我不知道么？”他摊开双手，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早在你出手的刹那，我就已经看穿你那拳法的攻击形式了（他没有骗人，数据层面上确可以看破这点）。平心而论……就你那种程度的斗气，我根本不放在眼里。”

“哼！你就嘴硬好了！”咔咔噜冷哼道，“最多再过十秒，不……五秒，你就会七窍流血而死！”

“是吗？”封不觉瞪着对方问道。

“是啊！”咔咔噜回答的语气是挺有自信的，但他心里却已经有点动摇了。

不过……无论如何，这俩货又在那儿默然对峙了整整十秒，而周围的人，以及所有正在观看这一幕的观众，也都等了他们十秒。

“瞧，没事儿。”封不觉精确地掐着时间，十秒一到，他就双手叉腰，很嚣张地抬头望着对方说道。

“切……”咔咔噜则是捋了捋头顶的长耳朵，忿忿言道，“一定是我一时大意了，算你小子命大！”

……

其实，咔咔噜并没有大意……

封不觉会没事儿，也绝不是由于所谓的“命大”。他之所以能平安无事，靠的是身上的一件装备……

【名称：13/20的刻薄战甲】

【类型：防具】

【品质：完美】

【防御力：极强】

【属性：隔绝、缓冲】

【特效：装备时，玩家受到的所有伤害皆降低15%；强度判定为“强”以下的远程攻击无效；该装备可通过“刻薄碎片”进行升级】

【装备条件：男性玩家，格斗专精A，灵术专精B，拾取后绑定】

【备注：很久很久以前，传奇矮人工匠“奥尔·全得死”以嘲讽之树的木材为原料，佐以龙血、妖骨及诸多宝石……打造了一件臭名昭著的神器——刻薄战甲。

这件作品诞生之后，立刻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神力以及难以被驾驭的疯狂特性。就连全得死本人都无法完全控制住战甲的力量，也无法将其摧毁。

于是，全得死用特殊的冶制方法将战甲的力量分为了二十个部分，将其中三个送给了精灵，七个送给了矮人，九个送给了人类。而他自己……留下了战甲的主体部分，将其雪藏了起来。】

这件装备，正是封不觉在不久前得到的预赛奖品，即“与等级相应的完美级装备一件”。将它与【阿尔忒弥斯的拥抱】做了一番对比后，觉哥便果断地更迭了躯干的防具。

【阿尔忒弥斯的拥抱】毕竟是觉哥在28级时就入手的东西，在这遍地都是50级玩家的舞台上，其强度显然已有些跟不上了……虽然【阿尔忒弥斯的拥抱】可以让玩家完全“免疫”常规弹药的射击，并在极大程度上减少各种远程攻击的损伤，但其本身的防御力和属性都是“无”，这两点都是硬伤。

而【13/20的刻薄战甲】非但有着与【阿尔忒弥斯的拥抱】相似的远程减免特性，还有“极强”等级的防御力、双防御属性、以及减免15%所有伤害的可靠特效。更不用说这玩意儿还有进一步的成长空间，没准有朝一日能升级成“传说”级的装备。

因此，这次更替也是顺理成章……

反正觉哥对换装备这种事是最不纠结的了，因为他的储藏室里有【零式魔导粉碎机】在。那些被他替换掉的、精良级以上的装备，经过某种循环后……最后等于还是会回到他的身上。

……

“呵呵……‘大意’了是吧？”封不觉单手一扬，做了个“请”的手势，“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出手吧。”

“不用你说我也会的！”咔咔噜喝罢，欺身而上，顺势又打出一轮猛攻。

封不觉嘴角微微一翘，随即身影疾动，与对方展开了紧锣密鼓的近身攻防。

“奇怪……觉哥在干什么呢……”看着那边的打斗，小叹低声念道，“这种程度的NPC，只要用一下【灵识聚身术-改】就可以瞬间秒杀的吧？”

“他在为之后的几轮比赛布局。”这时，若雨偏过头来，用很轻的声音接了一句。

此言一出，小灵杏眼一亮、顿时会意：“哦~原来是这样~”

“哈？到底是怎样啊？”只有小叹还没明白过来。

“离开剧本了再跟你说，别多问。”小灵压低了声音回道，并冲小叹使了个眼色。

小叹见状，也就闭嘴了。

小灵的做法无疑是很正确的，纵然她们讲悄悄话不会被观众给听见，但难保会有人在看比赛录像的时候通过唇语推断出对话的内容。因此，在比赛中最好不要讨论一些不想透露出去的情报，如果不得不说，那就说得越少越好……

“哈！短毛翻车爆裂拳！”

“看我【盾牌】格挡！”

另一边，咔咔噜大王和封不觉的战斗愈发胶着，两人你来我往，各自喊着招式名互拼，斗得十分激烈。

单从观赏性上来说，这番打斗还挺精彩的，许多观众看得津津有味。然而……还是不少人看出了一些问题……

“怎么回事啊？这个疯不觉不应该是很强的吗？”

“这家伙……S1时分明是超一流水准，怎么现在打一个小BOSS都那么辛苦？”

“喂喂……虽然那咔咔噜大王挺厉害的，但我感觉也就那么回事儿啊，换成我的话……这么久也该搞定了吧。”

“看起来，这个疯不觉也不过如此嘛……”

“我看他的巅峰就是在S1了吧，现在大家等级都封顶了，他和职业玩家的差距就拉开了。”

商城、直播频道、会议室、登陆空间……在各个地方，都有观众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他们有些是直接说出来，有些是在视频里发弹幕，或者就是即时地发表评论……

总之，只要是稍微有点水平的、或者是经历过S1的老玩家，全都对觉哥的表现感到了失望。

那个在S1中带给大家诸多惊喜的疯子，如今看来好像只是个二线职业玩家的水平，着实令人无语……

“有破绽！”

终于，在长达三分钟的打斗过后，封不觉抓到了咔咔噜的一次突进失误，以一个极佳的姿态切入了对方的肋下。

他大吼一声，二指相并，用一次指尖的刺击洞了对方的躯干，并捅破了咔咔噜的心脏。

数秒后，那高大的兔星人顶着一脸痛苦的表情，转身瞪了觉哥一眼，随即轰然倒下。

那几个跟随咔咔噜而来的、尚未被【岚脚·周断】所杀的兔子皆是手忙脚乱地爬上了身边的机车，调转车头便朝着来的方向狂飙而遁。

“呼……没想到还挺费劲呢。”封不觉长吁一口气，然后看向队友们道，“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

“呵呵……赢了就好。”小叹还是很挺觉哥的，笑着应道，“这NPC看着还是蛮难对付的嘛。”

“呵……”小灵闻言，在旁笑了一声，但没有说话。

而若雨则是面无表情地对觉哥道：“既然打完了，就顺手算一卦吧。”

“嗯，我正有此意。”封不觉一边回应，一边已回身走向了咔咔噜的尸体。

如今的觉哥和若雨之间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默契，两人间已达到那种说话说一半、甚至不说话也能交流的程度。所以，若雨一说“算一卦”，觉哥就行动了。

“让我瞧瞧……嗯……就这么着吧……”封不觉蹲在咔咔噜的尸体边想了几秒，便伸出手去，徒手扯掉了对方胸口的一块毛皮。

紧接着，咔咔噜的胸口便是血肉迸现，撕裂的肌肉和涌出的鲜血染红了大片白色的兔毛。

“觉哥……这是干嘛呢？”小叹虚着眼问道，“又要吃NPC啊？”

他这个“又”字的信息量略大，荧幕前的观众们瞬间就联想到了很多不好的画面。

“笨啊，都说了是算一卦了。”小灵轻轻敲了一下小叹的脑袋，替封不觉答道，“团长这是在用【料事如神】测东西呢。”

“嗯……”小叹又疑惑道，“那抓把沙子不就行了吗？”

“你知道我算的‘内容’是什么吗？”封不觉问道。

“不知道。”小叹摇头。

“那不就得了。”封不觉道，“不是每种占卜都能靠抓把沙子搞定的。”说着，他已甩了甩手上的血和兔毛，并站了起来，“好了，我算完了，出发吧。”

话音落时，他已打了个响指，并朝旁边的两辆跨子指了指。

……

另一方面……

在距离地狱前线队的传送点三十公里远的地方，尸刀二番队的众人……也经历了一场战斗。

很显然，系统在开局时给两边安排的剧情都差不多，两队都是在第一时间遭遇了当地的黑恶势力；不同的是……地

狱前线这边遇到的是使用“短毛神拳”的咔咔噜大王，而尸刀二番队他们遇见的是使用“长毛神拳”的啾啾奇大王。

与地狱前线的处理方法不同，尸刀二番队解决NPC的速度很快，在啾啾奇亮明身份和来意后，尸刀那四位只花了十秒钟就把周围的所有兔星人杀得片甲不留，随后就开始搜刮尸体。

当然了……这些NPC身上除了令人尴尬的装束和一身兔肉外，并没有什么具备价值的东西。

在大约五分钟的、细致的搜身后，尸刀二番队的四人接受了一无所获的事实。

随后，他们就纷纷骑上了摩托，向着那群长毛兔出现的方向出发了。

此时，尸刀二番队的四人并不知道，他们正朝着一群比地狱前线队更可怕的家伙靠近……

第864章 沙漠城寨

比赛开始后四十分钟，沙漠之中。

“觉哥，十分钟前我就想问了……”小叹坐在封不觉那辆跨子的副位上，抹着额头的汗水问道，“我们这是去哪儿啊？为什么不朝着咔咔噜大王他们来的方向前进呢？”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不过根据【料事如神】的测算结果，往现在这个方向走，应该可以遭遇这个星球上最有机会杀死我们的东西。”封不觉回道。

“哦……原来你刚才算的是……诶？”小叹接话接了一半，顿觉不对，“喂！为什么要特意朝最危险的方向去啊？”他高声喊道，“既然要算……为什么不算‘敌方队伍的成员在哪里’……而是算‘往哪个方向走可以遇到最强的敌人’啊？”

“笨蛋，当然是因为现在的算法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呗。”觉哥还没回话，骑在侧后方那辆机车上的小灵就先插嘴了。

“没错。”封不觉应了一句，并转头对小叹解释道，“如果我算‘敌方队伍的成员在哪里’，那么我能得到的信息就只有敌队成员的位置而已。但是……如果算‘往哪个方向走可以遇到最强的敌人’，我就可以知道许多别的事情……”他顿了顿，详细说道，“我昨天看了一些尸刀二番队的比赛录像，大概了解了他们几名成员的专精和战斗风格，但是……也仅此而已了；预赛中他们并没有遭遇过什么强队，大部分比赛都是碾压式的胜利，简单地说……仅凭预赛的录像，根本无法看出这支队伍的‘极限’。”

“呃……所以呢……”小叹接道，“这和你刚才算的东西有关系吗？”

“我马上就要说到那儿了，别着急。”封不觉继续说道，“再来说说这个剧本里的情况……我刚才和咔咔噜打了那么久，其实是有原因的。我故意不出全力、与其缠斗，就是为了对咔咔噜的战斗力进行测试；通过对这个‘杂兵头目’的观察，我大致地推算了一下这个剧本的大BOSS有多厉害。”

觉哥这么一说，小叹就更费解了，他差点儿就脱口而出地问道：“你不是可以看破数据的吗？有必要通过战斗去确认吗？”

还好……小叹并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因为他及时地意识到了什么……

下一秒，王叹之看封不觉的眼神就变了，而后者也立刻用一个不易察觉的细微表情进行了回应。

如果说觉哥和若雨之间的默契是心有灵犀，那觉哥和小叹之间的默契简直就是心有WIFI了。

只需一刹那的交流，他们好似就能沟通无数事。

眼下，小叹就瞬间明白了——觉哥，正在演戏，而且……需要他的配合。

“结论是……和时官、陪审员那个级别的NPC差不多。”半秒后，封不觉就接着方才的话说了下去，在旁人看来，丝毫没有停滞和异样，“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你提的那个问题上——为什么要去算‘最有机会杀死我们的东西’呢？因为这样做……我们就可以根据出现在咱们面前的敌人是谁，去推定尸刀二番队的战力‘上限’了。”

“嗯……”小叹应了一声，若有所思地道，“那万一……我们遇上了剧本BOSS，然后被打得七零八落甚至团灭咋办？”

“哈！”封不觉笑道，“那怎么可能呢？”他歪了下头，“如果我们遭遇的是NPC，完全可以试着跟他/她/它交涉，能够向其借势自然最好，不行的话……我们就全力逃跑，能有多大损失？”

这时候，一旁的小灵接过话头道：“而假如我们过会儿直接遇上了尸刀二番队的四人，那就证明了……至少在系统的衡量标准下，他们的实力比这个星球上最强的NPC还要厉害。”

“哦~你们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小叹装模作样地念道，“遇上NPC的话，咱们就有机会借势，就算不成也没什么损失。而遇上敌方队伍的话……从结果上来看，和测算‘敌方队伍的成员在哪里’是一样的。”他摸着下巴，摇头晃脑地说道，“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可以通过‘最有机会杀死我们’这个条件，去揣测一下尸刀二番队的实力上限。”

“很好，孺子可教也。”封不觉腾出一手，揉了揉小叹的头发。

“去去去……少来。”小叹推开了觉哥的手，重新理了一下发型。

“不过嘛……平心而论……”此刻，封不觉又忽将话锋一转，“我个人更希望遇上的是尸刀二番队，而不是什么NPC……”

“哦？为什么啊？”小叹接道。

“哼……”封不觉冷笑一声，“我本来也没对尸刀那帮家伙的实力抱太大的期望……”他舔了舔嘴唇，“眼下……若是系统判定他们的实力连个陪审员或时官都不如……那也太无趣了。”

是的……他说了。

他在无数观众的面前，用响亮的声音、嚣张的神情……毫无顾忌地把这句话给说出来了。

不管尸刀在业内的风评如何，在那些对职业游戏圈了解不是很深的广大群众眼里，尸刀还是一个名号很响的游戏工作室。

然而，封不觉，一个休闲玩家，竟公开地用这种口气说

了这么句话，就仿佛尸刀和其他一线工作室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上，而且完全没被他放在眼里。

这种行为……无疑让绝大多数观众都叹为观止。

“喂喂……这家伙还真敢说啊……”

“我从未见过如此狂妄自大之人……”

“我刚才切过去看了一下，人家队伍清理杂兵可是只花了半分钟不到啊，他打了半天还好意思说……”

“不过他说他是在试NPC的实力，会不会是故意放水呢？”

“我看有可能，你们别忘了，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在打，三名队友都没帮忙，而尸刀那边是四个人一起上的。”

“对啊，虽然他花的时间比较长，但战斗过程中一直都显得游刃有余的样子。”

“得了吧……我看他就是单纯的装逼而已，真要遇上尸刀的职业选手，十有八九会被秒掉的。”

一时间，各个平台上的观众们都对觉哥这极具争议性的言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各种观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而这一切……尽在封不觉的算计之中。

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已将讨论的焦点放在了觉哥那句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狂语之上，而他此前和小叹、小灵他们交流的那部分内容……好像就这么顺理成章地被当成事实了……

……

与此同时，尸刀二番队这边……

四位尸刀的成员骑着抢来的机车，朝着NPC们出现的方向快速前进。在大约二十分钟后，他们便看到了一座建于沙漠中的城寨。

这座城寨整体呈椭圆形，占地面积相当巨大，如同一座小型的沙漠城市。

城寨的外墙由石块、沙子和金属混合组成，几乎从竣工的那天开始，就从未停止过修补……远远看去，可以明显地看出墙面的颜色深浅不一，各个区域、各种建筑材料的磨损程度也不一样。

这种现象……主要是各个季节都不间断的“酸雨”所造成的。当然了，也有偷工减料、外来破坏等许多复杂的原因在里面。

“队长，瞭望塔上的兔子好像已经发现我们了。”在距离城寨还有相当一段路程时，副队长【水示强袭】便开口冲【三玉强袭】道了一句。

作为一名以射击专精见长的玩家，水示强袭的目力自然不差。此刻，他一眼就看到了城寨这一侧的瞭望塔上有一个兔星人正抬手指着他们，并在给别的兔子发信号。

“无所谓，反正迟早是要被发现的。”三玉强袭回道。

他说得也有道理，这座城寨的外墙上有好几座瞭望塔，每座塔上都有一个兔星人在进行观望；在没有任何掩体的沙漠中，想要悄然靠近城寨，要么就等到晚上再行动……要么就潜到沙子底下爬过去……

眼下，这两套方案显然都不太现实……因为前者需要等待的时间未知（他们不知道兔兔星的白天会持续多久），后者的耗时也不短，而且还会浪费大量的体力（就算没有把自己埋在沙子里，他们的体能也已经因炎热而产生额外流失了），因此……还不如就这么开车过去算了。

“我估计……”水示强袭接道，“到了城下，等待我们的八成又是一场战斗。”

“不一定吧……”这时，负责出谋划策的【重生为王】在旁言道，“按照末世剧本的一般规律，像这样的人口聚集地，大

致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避难所’型，这种类型的据点里一般有着类似‘政府’的机构，并有一队本土武装力量负责维护治安、抵御外敌。”他顿了一下，“其二，就是‘山寨’型，这种就比较好理解了……通常由一个或几个武力最强横的人来统治，城里的人不是的打手就是奴隶。”虽然他是在分析问题，但语气还是一股“尸刀范儿”，颇为木讷的感觉，“假如是避难所，他们的防卫力量可能会把我们堵在门口，进行一番交涉；但假如是山寨，那就不必说了……我们刚才干掉的啾啾奇一伙八成就是他们的人马，他们一定已经认出了我们所骑的机车，并准备冲出来突击我们了。”

“怎么看都是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吧。”跟在重生为王侧面的【穿越为王】转头应道，“啾啾奇他们就是从这个方向出现的，而且明确表示是来抓奴隶的。”

“你说得对，但……也不能排除‘避难所’的可能。”重生为王回道，“要知道……有些‘避难所’型的聚集地也可能干着和‘山寨’相同、乃至更为肮脏的勾当，只不过他们的政治体系更为先进而已。”他解释道，“你要明白……一个由‘极少数的统治集团’、‘大量被剥削的一般民众’、以及‘少数最下等的奴隶’三个阶级组成的社会体系，远比那种只有‘霸主’、‘打手’和‘奴隶’存在的体系稳固得多。”

“哼……”这时，三玉强袭哼了一声，接道，“我倒是希望我们能遇上‘山寨’。”他沉声说道，“只要拳头够大，白痴也能划地为王……但一个稳定的‘避难所’，则是真正有脑子、也有实力的人才能建成的。”

重生为王对这话深以为然，他顺势接道：“队长说得对，假如啾啾奇是一个山寨的成员、甚至是老大，那我们反倒可以松口气了。但是……假如啾啾奇只是一个带着手下到处抓奴隶去换取报酬的散兵游勇，那可就不妙了……因为他和统治这座城塞的大鱼比起来，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罢了。”

四人一边对话，一边分析着局势，不知不觉就已来到了

城塞的外墙下。

来到近前，他们才发现这里的墙面高度竟在十五米以上……

像这种建在荒芜地带的建筑，很容易因周遭景物过于单一而被“小看”，待亲临城下时，人们往往会意识到这种建筑的实际尺寸比在远处目测时要大得多。

“统统站住！不许动！”

当尸刀那几位来到城墙脚下时，墙沿上立刻探出了五六个兔子脑袋，其中一个负责喊话，另外的几个则手持着形似弩箭的武器瞄准了城墙下的四人。

“我们没有恶意，请不要攻击我们。”尸刀这边，负责交涉的人是重生为王，“我们只是在找人……”

“住口！地球人！”城墙上的兔星人打断了重生为王的话，并厉声问道，“快说……你们的机车是从哪儿弄来的？”

短暂的犹豫后，重生为王如实回道：“我们……受到了一个自称是‘啾啾奇大王’的兔星人的袭击……”他说着，还不忘回头朝队友们看了一眼，让他们做好应战准备，以防万一，“……出于自卫，我们打败了他和他的手下，然后骑走了他们的机车……”

第865章 司命星君

十分钟后，沙漠城寨中心，桩之塔。

这高塔占地约五千平米，共有七层，是整座城塞中最为坚固的一栋建筑。其主体和外墙全部由金属打造，而且是那种一看就非常优质的金属，和城塞外墙上那些破铜烂铁冶制而成的货色不可相提并论。

毫无疑问……这座塔正是此地统治阶级的居所。

而尸刀二番队的四人，此时已被一路“押送”到了这座塔前。

当然了……“押送”也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被制伏，他们只是在重生为王的授意下主动“投降”，跟着那些兔星人卫兵走了而已。

吱——嗡——

伴随着金属摩擦之声，厚重的塔门被推开了，塔内的景象顺势出现在了四名玩家的面前。

门后，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弥漫其中，两侧的金属墙壁上也都沾有明显的血迹。

从外部看，这座塔是圆柱形的，而且面积远比眼前这个空间要大，所以这层应该还有别的房间。不过……尸刀二番队要见的人，此刻就在这个房间里等着他们。

那也是一个体型非常魁梧的兔星人（啾啾奇大王也是），穿衣风格也秉持着那种末世摇滚范儿。

仅是看他一眼……便能感受到他和那些兔星人杂兵的不同。

在这世上，但凡久经杀阵之人，身上都会带着一些独特

的气质。

那或是挥之不去的血腥，或是看淡生死的冷漠，或是隐隐慑人的戾气……不同的性格和经历，会塑造不同的气质。而眼前这个兔星人，显然属于那种霸气外露、不加掩饰的暴戾型。

“司命大人，人已经带到了。”一入塔内，领头的那个兔星人杂兵便向那名魁梧的兔汉汇报道。

“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被称为“司命大人”的壮汉回了一句，并随意地朝那些杂兵们摆了摆手。

“是！”没有质疑，没有犹豫，杂兵兔们得令后扭头就走，临走时还不忘带上了大门。

他们好像丝毫不介意把那四个完全没有受到束缚的地球人留在这里和长官单独相处……这立刻让重生为王感到了一丝异样。

“听好了，地球人。”片刻后，那个魁梧的兔星人说话了，“我乃是长毛圣拳六天官之一……司命星君嘻嘻满。”

听到他的自我介绍，许多正在看比赛的观众又笑了。

但……尸刀二番队的四人并没有笑。

就算撇开药物因素不提，他们也笑不出来。因为……不止是重生为王，队伍中的其他三人，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眼前这个NPC的实力很强。

“我再郑重地问你们一遍……”嘻嘻满做完了自我介绍后，就直入主题，“杀死啾啾奇的是不是你们？”

四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接着，队长三玉强袭上前一步，不卑不亢地回道：“没错，是我们做的。”

“哈！哈哈哈哈……”嘻嘻满立马变脸，大笑出声，“很好……我早就看那个废物不顺眼了。”

他的回应让尸刀的几人松了口气，看起来这位大佬好像

和啾啾奇比较交恶，应该不会为后者报仇什么的。

然……下一秒，嘻嘻满的笑容瞬间就转化成了狞笑，其话锋亦是急转："但是……那个废物好歹也是我们这边的游骑队长。少了他和他的游骑队在外搜索资源和奴隶，我们的城塞损失不小啊……"他的眼神一凌，语气一冷，"对于那些损失，你们要怎么负责？"

类似这样的谈判，尸刀这几位也见得多了。对方所提出的问题，其实也并不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更不需要他们去认真地回答。

因此，三玉强袭的回应是："不妨说说……你想怎么样呢？"

"呵呵……"嘻嘻满笑了，"看来你们是聪明人。"他顿了顿，"那我也就直说了……"他朝前走了几步，来到了玩家们的面前，用居高临下的眼神望着那四人道，"我给你两个选择……"说着，他便伸出了一根手指，"第一，在我找到代替啾啾奇的人（兔）之前，由你们几个来负责游骑队的工作；如果你们表现得好，那么在偿还了本城的损失后，我可以既往不咎，让你们自行决定去留。"接着，他又伸出第二根手指，"第二……我现在立刻把你们打成残废，然后你们去当一辈子的奴隶。"

与其说这是在提供选择，不如说是单纯的恐吓……

但尸刀的这几人却都是一副处变不惊的样子，表情无甚大变化，这倒是让嘻嘻满也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我们需要商量一下。"两秒后，三玉强袭略加斟酌，如是回道。

"可以。"嘻嘻满道，"别让我等太久了。"说罢，他转过身去，假惺惺地往远处走了几步，并竖起了自己的兔子耳朵……

"重生，你怎么看？"三玉强袭第一个请教的还是队里的智

囊。

“嗯……这里的情况比我想象中要凶险得多……”重生为王道，“进城以后我们看到的那些卫兵，无论武器装备、纪律素养、还是基本体格……都比那帮‘游骑队’的喽啰要强；还有，眼前这‘长毛圣拳六天官’……无疑是BOSS级的角色。假如这座塔里还有五个和嘻嘻满同一级别的NPC存在，恐怕在武力上我们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就算我们能迅速干掉眼前的嘻嘻满，事后也不可能从这城塞中全身而退……”

“是啊……我也有同感。”三玉强袭点头应道，“说实话，遭遇啾啾奇之后，我有些盲目乐观了。我本以为顺着他出现的方向找，可能会找到一个类似‘山寨’的据点。接着我们只要端掉一个比啾啾奇略强的山寨老大，就可以顺势占山为王、借势而为了……”他摇了摇头，“如今看来……这剧本里的‘势’真不是那么容易掌控的……”

“哼……越是强的‘势’，自然越难掌控。”重生为王这时哼了一声，接道，“队长，我有一计……一会儿就由我来跟嘻嘻满交涉……”

第866章 峡中村

话分两头……

在经历了一段颇为漫长和单调的沙漠旅行后，地狱前线队的前方……终于也出现了一个人口聚集地。

比起那规模如同小型城市般的沙漠城寨，封不觉他们来到的地方大概只能算是个小村庄了。

该村庄位于一处山峡之中，两侧高耸的岩壁让这里的人们可以免受风吹日晒，也能让村子避过不少强盗的耳目。

与地形紧密结合的各种窝棚、岩架、洞穴……形成了此地独特的建筑风格。

生活在这里的兔子看上去就是那种比较安分的居民，他们多半都穿着粗布衣服或是编织品，体型上也和那些沙漠里的奴隶贩子有明显差距。

倒不是说这些村民和那些土匪兔种不同，只是由于这群人（兔）平日里靠着辛勤的劳动才能勉强果腹，所以体质上自然不如那些靠着抢劫就衣足饭饱的家伙壮实。

当当当当当——

“奴隶贩子来啦！大家快躲起来啊！”

当地狱前线队的几人骑着机车靠近那山峡的入口时，村庄中立刻响起了敲打铁器的声音，并且可以清楚地听到里面有人在大声喊话，对村民们发出警告。

“觉哥……咱们好像被误会了啊……”见状，小叹便转头言道。

“是因为我们骑着机车的缘故吧。”封不觉应道。

“也有可能是因为尸刀二番队的人比我们更早进入了前面

的村子，并跟村民们说了些什么。”小灵在旁补充道。

“诶？”经她一提醒，小叹立刻惊道，“那我们岂不是很有可能会遭到伏击？”

“别紧张……”封不觉用很轻松的语气接道，“就算尸刀的人真的来过这个村子，他们最多也只是对村民们说了些关于我们的坏话而已。埋伏什么的明显是你想多了……除非敌方提前就知道我们必然会来到这个村庄，否则他们埋伏个鬼啊？”他顿了顿，接道，“再退一步讲……假设他们真的知道我们会来，并计划在这儿伏击我们……”他转头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前方，“……那我们又岂会看到眼前这幅‘打草惊蛇’的景象呢？”

“哦……”小叹领会得也挺快，“也对啊……”

说话间，他们已来到了村口处，而村民们结成的防御阵线也已就位。

一堵由废旧金属、石头和塑料制品混杂组成的“活动墙”被放了下来，堵住了玩家们的去路。那墙上还带有许多凸起的尖锐物体，看着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墙体后，是一排“全副武装”的村民，男女都有。他们拿的武器以棒子和自制长矛（通常只是在一根长棍的顶端绑上一块磨尖的石头或金属制的枪头）为主，防具则是各种简陋的运动护具及自制盾牌（有垃圾桶盖、窨井盖、塑料板等等，有些盾上面还能看到明显的破洞）。少数几个拿着弩箭的家伙应该算是这帮人（兔）当中最有战斗力的了，但在玩家们面前显然都是不够看的。

“站住！你们这帮奴隶贩子！不许靠近我们的村子！”玩家们还没把车停稳，便听得一声娇咤。

封不觉定睛一看，喊话的是一只手持弩箭，居于防卫线正中的女性兔星人。

“呵……”觉哥微微一笑，用比较温和的语气回道，“诸位

不要误会，我们并不是什么奴隶贩子。”他用手指了指自己胯下的机车，“这车是我们从一群奴隶贩子那里抢来的。”

谁知，对方紧跟着就来了一句：“那你们就是强盗咯？”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逻辑还真没错……

“非也~非也~”封不觉还是保持着那份冷静与和善，纵然是被几十个怀着敌意的兔星人剑拔弩张地瞪着，他还是显得慢条斯理；而这份从容、悠然的态度……无疑也是他交涉技巧的一部分，“我们四个……只是因一次意外而来到贵星球上的旅人而已。由于在不久前遭到了奴隶贩子的袭击，我们不得不用武力进行了反抗。结果那些家伙不是我们的对手，留下机车就逃跑了。”

“你这种话谁会信？”

“别以为我们好骗！”

“对！快滚回去！不要靠近我们的村子！”

很显然，光凭这几句话，还不足以让这些NPC买账。

“呵呵……”觉哥自然是不会就此调头离开的，他的胆色够足、脸皮够厚、实力也够强，随便你们说什么……反正他就是不走，“各位……你们并没有理由怀疑我的话啊。”他摊开双手，做出一副很诚恳的样子，“你们瞧……我们几个根本就不是兔兔星人。我说句不好听的……我们有什么理由特意跑到一个已经荒芜的星球上当强盗呢？”

这句话出口后，村民们的喧哗声也低了一些，因为封不觉说的是常理……就算那些村民对外来者带有很深的偏见，也不能否认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

“各位……我们真的没有抱什么恶意，只是想到你们的村子里落个脚、休息一下而已。”封不觉见对方的态度稍有缓和，便立即趁热打铁地接道，“如果你们是担心我们要掠夺你们的食物和水源，那就更可以放心了……”他说着，低头朝小叹使了个眼色。

小叹立刻会意，顺势就从行囊里拿出了几包零食：“对对，我们自己身上的食物很充足……”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随即又从行囊里拿出了一大瓶矿泉水，高举起来言道，“瞧~水我们也有。”

一看到小叹手上的那瓶水，兔星人们的眼睛都红了。

他们可是很久……很久……都没有见过这么干净透明的水了……

村里人平日用的水，80%都是来自地底深处的井水，这些水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污染，而且量也不多。大部分得用来灌溉农作物，少部分才能用来喝。而剩余的20%……都是处理过的循环用水，具体怎么循环的各位可以自己想象……反正这些水只能用来洗东西，喝都不行。

总而言之……对这些生活在末世的、安分守己的村民来说，一瓶干净的水那就是奢侈品，远比金子来得贵重。

而小叹也没想到，自己的无心之举，竟成了他们进村的敲门砖……

“既然如此……你们等着……”那带头女性兔星人愣了几秒后，吞了口唾沫，态度有所缓和了，“我要先去请示一下‘长老’。”

第867章 兔傲天

大约十分钟后，那名女性兔星人便请示完了“长老”的意见，将地狱前线的四人“请”进了村里。

而觉哥他们也很坦然地把那两辆跨子留在了村口，跟着村民们走进了山峡。

虽然说是“请”，但那些村民对于玩家们的敌意显然还在。他们既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更没有放下心中的戒备。

当然了，这也是人（兔）之常情。对这些生活在末世当中的、见惯了谎言、暴力、和死亡的人（兔）来说，轻信别人……很可能就意味着死无葬身之地。

“觉哥，根据你之前算的那一卦，这村子里至少应有一个超强的NPC存在吧……”在村中行走时，小叹便压低了声音对封不觉说道，“你说会不会就是那个长老？”

“或许吧。”封不觉也是低声回道，“到底是不是……得见过他才知道。”

“哦……”小叹忽又想起了什么，又道，“对了！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他轻声问道，“比如……这个村子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强的家伙存在，只不过村庄的方位正好处于我们和目的地之间？”

“不。”觉哥否定了小叹的推测，“这里正是我所测算到的目的地。”他微顿半秒，补充道，“因为这个村子的地形，与我此前看到的‘卦象’完全一致。”

“哈？”小叹闻言愣了一下，“你是说你在咔咔噜身上……”话到嘴边，他不禁就想起了封不觉“算卦”时的情景，“哦……那个时候……”

“没错。”封不觉接道，“虽然用抛沙子之类的方法也可以

算出‘方向’这种信息，但若要得到更精确的情报，最好使用复杂一点儿的东西。”他用平缓的语气开始讲述一些极为可怕的事实以及经验，“而尸体，就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无论皮毛、肌肉纹理、血流、还是内脏……都可以呈现出各种独特的、鲜明的图案。这远比抽一根竹签、扔几个铜钱、或是写个字所能得到的卦象来得丰富。”

“这么说来……”小灵也在旁边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此时她插嘴接道，“……三种可能？”

这句话在旁人听来没头没尾，但觉哥还是明白其含义的。

“嗯。”封不觉点头应了一声表示同意，随即又对小叹解释道，“【料事如神】的测算结果应该没错，所以，眼下有三种可能……其一，这个村子里住着一个BOSS级的NPC；其二，尸刀二番队就在这儿；其三嘛……就是这个村子隐藏着某种秘密，而这个秘密指向了某个极强的存在。”

“哦……”小叹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

说话间，他们四人也已走到了“长老”家的洞口外。

据那名女性兔星人讲，这位“啤啤安”长老是这个村子的领导者，相当于“村长”。不过从眼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村长的日子过得好像有点寒碜，他的家门（山洞口）比起旁边那些一般村民的家还要破败，若不是村里人带路，估计谁也想不到这是村长的住所。

“你们自己进去吧，长老说要单独见你们。”

当那名带路的NPC说出这句话时，封不觉立刻就朝队友们分别使了个眼色，让他们提高警惕。

而若雨、小灵和小叹自然也都明白觉哥的意思。

看起来……等待他们的，或许未必是什么“长老”。

“好的，谢谢带路。”封不觉回过头，用似笑非笑的神情对那NPC道了一句，随后就带头推开了那扇由木头和废旧金属制

成的门，走进了山洞中。

数秒后，地狱前线的其他成员也是鱼贯而入。

然后……

砰——

他们都还没有走远，身后的门就被外面的兔子们关了起来。

紧接着……又传来“砰”一声闷响，听起来……好像有什么很沉的东西落在了门外。

“喂……这什么意思啊？”小叹的惊吓值当时就上去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手伸到行囊里去摸索照明设备。

“意思就是……你们也上当了呗……”下一秒，前方的黑暗中，便传来了低沉的说话声。

“谁？什么人？”小叹急忙循声而望，高声问道。

“呵……”封不觉倒是显得从容，他一边从行囊里取出【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一边笑着对那声音的源头说道，“让我猜猜……他们也让你来这儿见‘长老’是吗？”

话音未落，弹射器前端的探灯已亮了起来，洞穴内的景象也赫然呈现在了玩家们的眼前。

很显然，他们身处的这个山洞根本不是什么“住所”；这里没有家具、没有照明设施、更没有什么长老……这里有的，只是坚实的墙壁，和一个身披粗布斗篷、坐在角落里的兔星人。

“哦？”当那个兔星人看清觉哥他们长相的时候，其眼中明显闪过了一丝讶异，不过他几乎在瞬间就重新恢复了冷静，接道，“你们是……外星人吧？”

“地球人。”封不觉回道。

“原来如此……”那个兔星人淡然地应了一句，没有接着再问什么。

“这位兔兄……你这是……什么情况？”小灵这时也拿出了照明设备，并对那兔子说道。

“情况吗……”那兔星人想了几秒，沉吟道，“大约……在五天前吧，我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地处偏僻的村子。当时我的车子快没燃料了，所以就进村来，想用身上的货物跟他们换点食物和燃料。经过了一番交涉后，他们就让我来这儿见‘长老’了……”他耸耸肩，“接下来的事情，你们也该猜到了……我的东西都被他们抢光，而我则被他们关在这里等死。”

“唉……这位大哥你也真是惨啊。”小叹闻言，摇头叹息道，“这村里的人真是太过分了。”

“刚才开门的时候……”此时，沉默许久的若雨忽地开口对那兔星人道，“你怎么不往外跑？”

“呵……有意义吗？”对方苦笑一声，“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兔傲天’好歹也算个拳法家。五天前的我……完全有自信可以在那些村民的围攻下全身而退，要不然我也不会贸然进入这陌生的村庄。”他摇了摇头，“但现在……我已经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即使是提高点声音和你们说话都觉得吃力……这种状况下，别说冲出去了，哪怕他们敞开洞门让我走，我也走不了。”

“小叹。”封不觉听到这里，二话没说就转头叫了小叹一声。

“有。”王叹之也是快速应道。

觉哥看着小叹，打了个响指，并顺势将食指指向兔傲天道：“喂之。”

“了然。”小叹回道。

这俩货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互相开起文言文来了……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的行动。

不多时，小叹便大跨步地来到兔傲天面前，递上了一包零食和一瓶水。

原本死气沉沉的兔傲天顿时两眼一亮，他也不跟他们客气，一把接过水瓶就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半瓶水下肚后，他忽然停下，并用一种颇为惋惜和眷恋的神色深深望了一眼剩下的半瓶……随后，他就撕开了零食包装，开始往嘴里猛塞食物。

四名玩家就这么望着他，等了足足三分钟，看他把那些东西吃完喝完。

三分钟后，封不觉上前几步，蹲到他面前，微笑着问道："那么……现在，你可以带我们去见'长老'了吗？"

此言一出，兔傲天神情陡变："你……"他的惊讶持续了数秒，随即变成了笑意，"呵……哈哈哈哈……"他大笑几声后，站起身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他顿了顿，"莫非是因为……我对'你们是外星人'这件事的反应太平淡了？"

"不，关于那部分的表演……倒没有什么问题。"封不觉也站了起来，并笑着回道，"你的破绽……是从别的方面显露出来的。"

"哦？"兔傲天面露疑色，用眼神示意觉哥接着往下说。

"首先……是光线。"封不觉说着，举起手中的弹射器挥了挥，"我们进来的时候，洞里几乎是一片漆黑的状态。就一个在这种环境里待了好几天的人（兔）而言，在接触到光线后理应需要较长的适应时间。而你……在我打开这强光探灯后，很快就能若无其事地看向我们这边了。这就表明……你进入这个山洞其实并不很久，但……你接下来却说自己已经被关了五天。"

"哼……亏你能察觉并联想到那个方面。"兔傲天冷哼道，"但……仅凭这点，还称不上是破绽吧？"他竟是饶有兴致地和觉哥探讨了起来。

"没错。"封不觉回道，"我也有想过……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进洞时有些许光线漏了进来，让你提前适应了亮度。或者

是你这家伙天赋异禀，目力惊人。”他娓娓念道，“再往深了说……你们兔兔星人的生理结构和我们地球人是不同的，说不定你们就是可以瞬间适应光线变化的种族。”言至此处，他话锋一转，“因此，我对你的怀疑，显然还有别的依据……”

“请说。”兔傲天双手抱胸，目视觉哥，沉声接道。

“如果你之前所说的那个‘入村后被囚禁’的故事属实，那么问题就来了……”封不觉接道，“既然你现在已经饿到‘即使别人敞开洞门让你逃，你也逃不了’的地步了，那村民们为何不干脆进来杀了你呢？在你还活着的情况下把我们骗过来……显然是很不合理的，只要你在洞里喊一嗓子，他们的计划不就败露了吗？”

“不来杀我……也许是因为他们怕我在濒死状态下进行反扑呢？”兔傲天回道，“等我自己饿死再进来收尸是最安全稳妥的方法不是吗？”

“那他们来收尸的时候就不怕你是趴在地上装死的吗？”封不觉又道。

“这……”兔傲天一时语塞。

“以这个山洞的环境而言，想要确认被关在洞里的人是死是活，必须得拿着照明设备走进来才行。”封不觉接道，“而你的身上，完全没有戴任何手铐脚镣之类的拘束用具。也就是说……进来给你‘收尸’和进来‘杀你’所要冒的风险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囚犯，那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让你活着等到我们过来。”他最后用总结般的语气道，“所以……结论就是，村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在我们全员被关进这个山洞之前，你是不会向我们发出任何警告的。纵然你的演技不错，且不忘在编故事的时候加上‘即使是提高点声音和你们说话都觉得吃力’这种说辞，也无法掩盖掉这明显的破绽。”

“呵……”兔傲天笑了，“你说得对，我应该找人把我绑上的，可惜啊……时间有限……”

“没用的。”封不觉打断道，“不管是金属制品还是绳索皮带……被绑了五天和被绑了几分钟的区别显而易见。你要真让人把你绑起来，那也是画蛇添足。”

“嗯……”兔傲天点点头，似乎是信服了，不过他想了几秒后，又接了一句，“还有别的吗？”

“确实还有一点。”封不觉说着，似是想起了什么往事，露出了一个颇为怪异的笑容，“我想……你从来没有饿过五天、也没有见过饿了五天以上的人是怎么吃东西的吧？”

“这……”兔傲天的表情微变，“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没经历过。”

“你们兔星人的胃我也见过（他确实是‘见’过了），至少在我看来，和我们地球人的没什么不同。”封不觉道，“几年前我为了某些原因（写作），曾用自己做实验素材，研究被囚禁者的生理状态……”

“这我可以作证……他当时还让我这个医学院尚未毕业的人来帮忙了……”小叹适时在旁跟了一句。

封不觉冲小叹笑了笑，接着说道：“对于‘饥饿实验’这部分，我的印象还是颇深的……胃这个器官啊，是会根据情况鼓胀或收缩的。如果你很久都不吃东西，它就会缩起来，等到再去吃的时候，胃部很快就会被填满。”他顿了一下，接道，“很多人都对‘饿’这个概念存在误区，认为长时间不进食的人看见东西就该是狼吞虎咽的……但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些人会憋着几顿不吃饭，然后去挑战什么‘多少时间内吃完不用给钱’的大胃王挑战，但他们不知道，这种状态下反而饱得飞快。”他歪了下头，看向兔傲天，“所以说……我让同伴给你食物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更不是出于同情……而是一种试探。坦白说，就凭你刚才的吃相，我也能断定你在说谎。”

兔傲天闻言，愣了数秒，接着，他的脸上浮现了微笑：“好……佩服。”他真想给觉哥鼓掌，奈何兔子鼓掌不

响，“看来你们确非等闲之辈，能干掉咔咔噜……也在情理之中。”

“哦？”封不觉目光微动，“我们可从来没跟你们透露过……机车是从‘咔咔噜’那里抢来的啊。”

没错，他们只说了“奴隶贩子”而已……

“哼……”兔傲天冷笑一声，“这事儿我稍后再跟你们解释好了，不过在此之前……”他说着，解开了披在肩上的粗布斗篷，“我……想再试试诸位的身手……”

第868章 强敌将至

“哦……”面对这武力对抗的要求，封不觉的反应显得很平淡，他神情自若地应了一声，并问道，“我能问问……这是为什么吗？”

“那还用问吗？”兔傲天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伪装成囚犯套话’的计划已经被你们识破了，在这种情况下，再通过语言去试探你们已变得毫无意义，所以……我只能用拳头来跟你们交流了。”

“听起来你对自己的实力也是颇有自信啊。”封不觉道。

“还好吧……”兔傲天回这话时，已经开始活动脖子和四肢的关节，看样子是随时准备动手，“反正像咔咔噜那样的家伙……我就算一对三也没什么压力。”

“原来如此……”小灵闻言，在旁笑着接道，“看来那个咔咔噜觊觎你们的村子也不是一两天了吧？”

“是啊……”封不觉有气无力地接道，“像‘一对三也没什么压力’这种话……显然是有过交手经验才会说出来的。”

“哼……”兔傲天冷笑一声，“你们的脑子转得确实很快……”他直言不讳地接道，“没错，咔咔噜和他的喽啰曾不止一次来进攻过我们的村子，但是每一次都被我们击退了。”

“既然你比他强那么多，为什么不杀了他呢？”若雨又抛出了一个颇为犀利的问题。

“那是因为……如今在这个星球上，像咔咔噜这样的人（兔）多如兔毛。”兔傲天回道，“杀一个咔咔噜不难，但他死后，说不定会有两个、三个、甚至四五个和他一样的人（兔）又冒出来争夺他的地盘。”他顿了顿，接道，“留着咔咔噜，至少我们还知道该去防备谁……”

“喂喂……这么说来我们干掉咔咔噜反而给你们带来困扰了吗？”小叹有些尴尬地接道。

“不……”兔傲天回道，“这并不能怪你们，如果你们那套‘自卫’的说辞是真的，确也无可厚非。”他说着，已摆开了架势，“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强者没有理由道歉，弱者也没有资格埋怨……”他微顿半秒，神情一凌，“来吧，让我看看……你们究竟是哪种人……”

“明白了……”下一秒，封不觉便放下了手中的弹射器，并上前一步，看样子是准备和对方肛一波正面了，“根据我们的实力来判断可信度啊……”此刻，他的神情是近乎冷漠的状态，“……既然你有此意向，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话音未落，这一人一兔同时动了。

“短毛旋风连击！”

“南斗飞龙拳！”

也不知道是谁规定的，好像在这个剧本里出招不喊一下招式名就是不行。

又是一轮四手交错、迅如闪电的攻防。

兔傲天的实力确在咔咔噜之上，这一点，封不觉不用试、光看数据就知道。

但……觉哥的实力也不是虚的。或许那些正在观看比赛的观众看不出什么区别来，但身在现场的若雨他们三人皆可以看出觉哥此时的出手速率、力度、精准度……全都和先前那次使用南斗飞龙拳时不同。

相同的一个格斗技能，可以根据玩家的意识进行极其细致的微调、且收放自如……这无疑是S级格斗专精者才有的能力。

噼噼啪啪……

斗气和拳面碰撞出阵阵疾响，在这昏暗的洞穴中连连回

荡。

短短十秒，这两人已各自打出了上百拳。

终于，在最后一击沉重的拳风相击后，兔傲天连退数步，结束了这波交锋。

而封不觉……则是稳如泰山地站在原地，不紧不慢地甩了甩手腕，并言道：“可以了吗？”

兔傲天的脸色变得相当难看，因为他可以切实地感觉到……眼前的对手还远远留有余力：“还未请教阁下尊姓大……”

“疯不觉。”觉哥没等对方说完便接道。

“嗯……疯兄拳法高绝……深不可测……”兔傲天的冷汗已顺着脸上的毛渗了出来，“我兔傲天甘拜下风。”

“兔兄客气了。”封不觉道，“不知现在……你能否相信我们那套说辞了呢？”

“疯兄见笑了……”兔傲天回道，“以诸位之能……强行进村掠夺也是轻而易举，根本没必要在那种事上蒙骗我们……更不用说……各位还毫不犹豫地拿出了珍贵的食物和净水给我这个初识之人（兔）……是兔某不知天高地厚，多有得罪了。”

听得这番话语，小叹不禁凑到小灵耳畔道：“为什么这家伙讲话的风格突然变得文绉绉的了……”

“尴尬的时候拽拽文……这样显得比较有修养……容易下台……”小灵悄声回道。

……

无论如何，经过了这段插曲，地狱前线队的四人总算是取得了峡中村村民们的信任。村民们很快就把兔傲天和玩家们从那个山洞里放了出来。

待重新来到洞外时，玩家们便也知道了……这个山洞其

实就是个“陷阱”。村民们故意将洞口弄成一般民居的样子，洞门也用普通材料制造；而一旦把目标骗入洞中，他们就会在外部启动机关，在洞门外封上一道用岩石和金属制成的闸门。

经兔傲天介绍，玩家们还认识了一些村中的主要NPC，比如适才在村口阻拦他们的联防队长“兔丽苏”……

兔丽苏是长老啤啤安的女儿，也是兔傲天的恋人。

据兔傲天自己说……他曾是一名流浪的拳湿，某天他路过这个村子时，正好赶上奴隶贩子进攻。于是他就挺身而出，英雄救美，救下了兔丽苏和被掳走的村民们，并打跑了奴隶贩子。再后来……他就留在了这里。

虽然玩家们对这种狗血故事不是十分感兴趣，但兔傲天还是在带领他们前往长老家的途中绘声绘色地将其讲述了一遍……就好似这种设定很重要一样……

终于，在走了十几分钟后，地狱前线队的四人来到了山峡中段的一个下陷的山壑中。这里，有着一个颇为隐蔽的山洞入口，这才是长老的家。

“各位请先在这里等一等。”来到洞门口时，兔傲天对玩家们道了一句，并在敲了两下洞门后推门而入。

大约一分钟后，他又折返回来，打开洞门探头道：“诸位……请进吧。”

封不觉他们也没说什么，只是陆续走进了洞中。

这一回，呈现在他们眼前的自然不是那种漆黑的囚牢了……

老旧的家具、简陋的照明设施、自制的日常用品……乱中有序地堆叠在这个并不算宽敞的空间内，绘出了一幅末世民居之景。虽然这洞中陋室看着不咋地，但好歹给人一种“家”的感觉。

玩家们进屋之后，便在距离洞门较远的角落里看到了一

位很年长的兔星人。而那位老者也坐在一张用废铜烂铁拼成的安乐椅上，用平静的眼神望着这几位来自异世的访客。

兔傲天为玩家们引见了长老，觉哥他们也很礼貌地问候了这位老兔星人。

一番寒暄过后，还是封不觉率先进入了正题。

“长老，有件事……我想请教您一下……”觉哥说着，还不经意地瞥了兔傲天一眼，“目前你们这峡中村里……最强的是谁啊？”

“呵呵……”啤啤安慈祥地笑着回道，“那当然就是你们面前这位兔傲天了。”

兔傲天却是摇头道：“不，长老，和您比我还差得远。”

“呵呵呵……”啤啤安捋了捋头上的长耳，“好孩子，你太谦虚了……”听长老这口风就知道，他老人家也是有两下子的，“常言道……拳怕少壮。不管我年轻时的修为多高，到了这个年纪啊……怕是连那个咔咔噜都打不过了。”

封不觉也知道这老头儿说的是实话，从数据视角观察，啤啤安的战斗力确实比一般的兔星人要高，无疑也是个“拳法家”，但要看数据强度……还是兔傲天更厉害。

“长老……”根据此前作出的推理，觉哥基本已排除了那“三种可能”中的前两种，故而接道，“那……村子里有没有什么遗迹入口、古代墓穴之类的东西呢？”

“嗯？”长老听了这话，脸色微变，“你问这个干嘛？”

“不瞒你们说，我们会来到这个村子，是有原因的……”封不觉的忽悠就这么开始了，“或许你们很难相信，我呢……天生就有一种特殊的感知能力，可以在很远的地方感应到某些‘极其强大的生灵’的存在。今天，我们被咔咔噜袭击后，我忽然感应到了一股力量的涌动，于是就一路追寻着那股力量的踪迹，方才来到了这个村子。”

“嗯……”长老闻言，和兔傲天面面相觑，两人（兔）都是

一脸莫名的神情。

他们倒也不是不相信封不觉所说的话，因为从情理上来讲，觉哥没理由跟他们撒谎。只是……这个话题确有些超出了他们的理解和认知。

“好吧……我想想……”长老应了一句，随即陷入了沉思。

片刻后，他开口说道：“嗯……记得当年，外面的核辐射还很严重，我和其他三十五名幸存者一起发现了这个峡谷，并决定将这里当做营地；久而久之……就发展出了现在这个村庄。”他抬起手来，抚了一下嘴边的长须，“还记得……在最初开掘山洞的时候，我们确实曾在一个山洞里挖到过一些奇怪的东西……看着很像是刻有图形的石碑。但我们并没有在意，只是将其和一般的碎石一样处理掉了。”他看向封不觉，“今天经你一说……如果这里真有什么古代遗迹或者墓穴的话……那很可能和当年那个山洞有关。”

听到这里，玩家们都觉得这事儿有戏，封不觉随即就问道：“长老，您说的那个山洞……在哪儿？”

……

同一时刻，峡中村以北，三十公里处。

滚滚黄沙之中，一对骑着机车的人马浩浩荡荡地朝南方开去。

这支队伍，共有四十余人（和兔），其中包括了尸刀二番队的副队长【水示强袭】和格斗战将【穿越为王】。

而他们的目标……正是峡中村。

地狱前线队的四人尚不知晓，当他们在峡中村进行探索时，尸刀二番队的四人已然完成了“借势”，而且……他们借到的力量，乃是整个兔兔星上最强的几股势力之一。

“还没到吗？”乘坐在一辆跨子上的嘻嘻满一边嚼着胡萝卜，一边对身旁的水示强袭说道，“你们该不会是在耍我吧？”

“我们的同伴还被扣押在城塞里，怎么可能会骗你呢？”水示强袭沉声回道。

此时，尸刀二番队的四人已经兵分两路。

在【重生为王】的谋划下，他们和NPC达成了一个协议。由队长三玉强袭和重生为王二人作为“人质”，留在椿之塔内，以此换取NPC的信任。而水示强袭和穿越为王则负责将两名“长毛六天官”引向敌方队伍的所在。

或许有人会奇怪，他们怎么会知道地狱前线队的位置呢？

其实很简单……重生为王，也有着一个“探测型”的称号能力。当然了，他并不能像觉哥那样想算什么就算什么。他的能力只是测算敌人的方位而已。

在此前的预赛中，重生为王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能力……因为他很清楚这个能力在淘汰赛阶段的价值。

如今，事先雪藏这一技能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即使觉哥看过尸刀二番队的比赛录像，也无法发现对方有这么一手……

“嘻嘻满，有点儿耐心。”此时，车队中的另一辆跨子上，一个身材干瘦的兔星人也转头对嘻嘻满道，“这几个地球人没理由对我们说谎，如果他们只是想跑……就不会主动提出留下两个人质在城里了。”

说话的这位，也是长毛六天官之一——司禄星君嘟嘟莫。

“没错。”穿越为王闻言，也回头接道，“二位稍安勿躁……那个‘村庄’，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的。”

第869章 绰绰有余

在这核战后的兔兔星上，基本已经不存在什么平坦的道路了，因此，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实际距离会比理论间距更长一些。

不过，区区三十公里，也花不了太久。

大约半个小时后，水示强袭和穿越为王就已带着长毛城寨的军队来到了峡中村的入口。

不用多说，村民们自然是快速地拉响了警报，并布好了防御阵线……

如果说地狱前线那四人看着还不一定是什么坏人的话，那这回这队人马怎么看都是来进攻村子的了。

“各位……请先在这里等一等。”在距离村口还有数百米距离时，水示强袭忽然让车队停了下来，并从行囊中拿出了自己的狙击武器，对准了村子的方向。

“嗯？”嘟嘟莫用阴沉的目光看向了这个地球人手中的武器，并言道，“你拿的……是狙击枪吗？”

“没错。”水示强袭头也不回地应道。

“我说……”嘻嘻满这时用一种很不屑的语气对水示强袭说道，“你小子该不会是想用这玩意儿在远距离上射杀村民吧？”他冷哼一声，“哼……你可别告诉我，啾啾奇就是这样被你们干掉的……”

“首先，啾啾奇的死法并不重要；其次，我也没兴趣去射杀那些村民……”水示强袭一边回应着对方的话语，一边透过狙击镜观望着村口的情况，“我拿枪出来的原因是……正如我们此前跟你们说过的，除了我们四个以外，还有一支来自地球的小队，而他们现在就待在这个村子里面……”他顿了

顿，“据我所知，他们的队伍中也有一位是使枪的，所以我不得不防。”

“嗯……这倒是件麻烦事啊。”嘟嘟莫闻言后，若有所思地念道，“如果你们所说的那几个地球人利用枪来把守这个村子，那我们要攻进去恐怕就困难了……”

他说得没错……在这个军备水平回归冷兵器时代的星球上，枪械无疑是非常有战术意义的东西。虽然他们长毛六天官基本已是刀枪不入的水平了，但他们的手下可不是……

别看那些喽啰命贱，要占领村庄可少不了他们。看管俘虏、把守路口、回城报信、搬运物资等诸多琐事都需要他们去整……要是他们在村口就被人家用远程扫射给全灭了，那接下来的事情还真不好办。

“当然了……你们也不必太担心了……”水示强袭很快又接道，“远程对狙这种事，我还是很有自信的……”他依然在搜索着敌队玩家的身影，并对身旁的NPC们言道，“我想……他们此刻肯定已经听到了那些村民发出的警报，并正在往村口赶，呵……”他的表情未变，但喉咙中还是发出一声冷笑，“只要他们一现身，我就……”

嘭——

一声枪响，打断了他的话语。

与枪声同时到来的，是一发子弹……

这发子弹……穿过了水示强袭手中那把狙击枪的狙击镜，击中了水示强袭的瞳孔，击碎了他的眼球，贯透了他的头颅，最终……从他的后脑勺飞了出去，并掀出一片掺杂着脑浆的血花。

这一瞬，车队中的所有人，以及每一名在观看比赛的观众……皆是惊得瞠目结舌、呆立当场。

“快趴下！”两秒后，还是同为玩家的穿越为王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当即大喝一声，并俯身躲到了一辆跨子的后面。

那些长毛城寨中的杂兵们基本都还没明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只知道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眨眼间就已爆头而亡……在极度的震惊和恐惧中，他们不假思索地就照着穿越为王的话去做了。

唯有嘻嘻满和嘟嘟莫这两位没有理会穿越为王的话，他们俩毕竟是BOSS级的NPC，纵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惊了一跳，但也不至于手足失措。

“切……一边说着大话一边就被干掉了吗……”嘟嘟莫的面色更为阴沉了，他看着水示强袭的尸体念道，“真是可悲啊……”

“哈哈哈……”嘻嘻满则是大笑起来，“这下确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呢。”

二人（兔）说话之际，但见……一道人影，忽从峡中村的护墙内轻盈翻出，箭步而来。

十余秒后，那人便已站到了他们的面前。

“留下那个地球人，你们就可以走了。”黎若雨用冰冷的神情望着眼前那四十余名NPC和一名玩家，简短地提出了她的要求。

“呵……她就是你们所说的‘另一队地球人’之一吗？”嘻嘻满没有回应若雨，而是转头看向了穿越为王，笑着问道。

“啊……没错。”穿越为王回话时，依然戒备地观望着四周，提防着不知会从何处射来的子弹。

而嘟嘟莫此时还反问了黎若雨一个问题：“刚才那枪是你开的？”

“不是。”若雨回道，“开枪的人……还在村里。”道完这句，她停了两秒，又补充道，“除我以外，谁靠近村子，她就打死谁。”

“哈哈哈哈哈……”嘻嘻满笑得更欢了，“说得好像我们会怕你一样……”

“我要说的都说了。”若雨言至此处，右手已握住了佩剑的剑柄，“你们……有两种选择……”她直接下达了最后通牒，“一，留下那个地球人，然后离开。”微顿半秒后，她又道，“二……死。”

那个“死”字出口的刹那，一股如有实质的杀气以若雨为中心向四面八方绽开。

下一秒，嘻嘻满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了，嘟嘟莫则是蹦出了跨子、摆出了战斗的架势。至于那几十名杂兵……他们几乎全都在本能的驱使下连连后退、浑身瑟瑟发抖。

“【似雨若离】……是吧？”这一刻，穿越为王从掩体后走了出来，目视若雨道，“我不知道你一个休闲玩家究竟从哪里来的自信……”他说着，也已拿出了自己的兵器——同样是一把长剑，“难道你真的以为……凭你一人，可以打赢我……以及这里所有的NPC吗？”

闻得此言，若雨那冰冷的神情没有丝毫的变化，她平静地回了四个字：“绰绰有余。”

第870章 错估形势

同一时刻，长毛城塞，桩之塔内。

“队长……”重生为王的脸色未变，但其眼中还是闪过了一丝难掩的异色，“副队长他……”

“啊……我看到了。”三玉强袭知道他要说什么，即刻接道，“事情似乎没有预期中那么顺利啊……”

他们两人同时在团队栏中获悉了队友阵亡的消息。

“嗯……”重生为王应道，“恐怕……他是被敌方集中攻击了吧……”

“这也并不奇怪。”三玉强袭压低了嗓门儿，悄声说道，“水示的射击专精很强，但相对的……其他方面就有所欠缺。在团战中，射击玩家本就是对方优先攻击的对象……再加上这会儿和他配合的是那两个NPC……他会被击杀确也是情理之中。”

“是啊……嘻嘻满和嘟嘟莫不可能像我们那样提供给他很好的支援，靠穿越为王一人的掩护……”重生为王摇了摇头，随即提高了声音，将话锋一转，“不过……那两个长毛天官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据我估计，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应该都可以以一敌三地解决掉除了封不觉之外的另外三名地狱前线成员。”他很有自信地分析着，“毕竟……从比赛录像来看，地狱前线队主要都是靠那个强力的召唤生物来取得胜利的，也正因如此，他们在预赛中的数据统计很漂亮、从而获得了前十的高排名。”他顿了顿，“但本质上来说……这支队伍里的一流高手恐怕只有封不觉一个罢了，那个王叹之也只能算二流水准；如果我的计算没错……虽然水示是牺牲了，但此刻……地狱前线也一定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而且他们有很大可能已经在压力之下召唤出了那个‘血尸神’……”

“哼……保留那个王牌召唤生物不用，就可能被两名NPC和水示他们给灭掉；而用了召唤生物的话，等遭遇我们两个和其他长毛天官时……”三玉强袭没有把这句话说完，只是强行在脸上挤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重生为王也点点头，努力做出一副奸计得逞的、高深莫测的表情。

虽说他们俩自己是很满意这番充满自信的“运筹帷幄”戏码，但在那些正在观看比赛的观众们看来……这俩货的行为已经羞耻到了极点。

因为……就在他们说这番话的过程中，峡中村那边已经发生了对尸刀队非常不利的变故……

……

“居……居然在一瞬间就……”嘻嘻满看着身后那一地死尸，心中后怕不已。

嘟嘟莫的反应和他差不多，他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望着若雨，口中还念念有词：“没想到……地球人当中会有这等强者……”

而穿越为王，这会儿已经换上了一副便秘般的表情。那种被药物压制住情绪和惊吓值、但又因极度的紧张而激动起来的状态，着实是很难受的。

“现在……我依然可以给你们两种选择……”若雨说这句话时，刚刚放完【天门四步斩】，凭借【轩辕剑】的威能，加上【明玉功】第七层的功力，让她在这一招之间便杀尽了对面所有的杂兵，“一，回去，把藏在你们那边的另外两个地球人交给我们，死活皆可……”很明显，她已知道了尸刀二番队的现况，“二……还是死。”

“哼……女人，你以为自己在跟谁说话呢？”闻言，嘻嘻满狞笑出声，其庞然身躯骤然爆发出一阵斗气，“本大爷要是这个样子回去了，那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在城里立足？”

“且慢！”这时，嘟嘟莫忽地挡在了嘻嘻满的身前，对若雨说道，“这位姑娘……你们地球人之间的过节……和我们没有关系。”他说着，还有意识地朝穿越为王身上瞥了一眼，“依我看……咱们不妨来做个交易……”

穿越为王一听这话，立刻用戒备的目光瞪住了嘟嘟莫，并快步地退出了数米，拉开了与那名NPC的距离。

“我们的目标……只是前面那个村子而已。”嘟嘟莫并没有太在意穿越为王的行动，他只是看着若雨，接着方才的话道，“我们和那几个名叫三玉、重生什么的家伙并不是同伴……”他摊开双手道，“所以……你和我们之间……并没有非打不可的理由。”

“喂！嘟嘟莫！你这家伙……”这下，连嘻嘻满也回头瞪向了那位司禄星君，“身为天官，因惧怕敌人的武力而谈判……难道不觉得丢脸吗？”

“笨蛋！”嘟嘟莫对着嘻嘻满怒吼一声，“我们被那几个地球人利用了！你还没看出来吗？”

“什……什么……”嘻嘻满愣了一下，几秒后，他恍然大悟，随即也转头看向了穿越为王，“啊！我明白了……你们这帮混蛋！”

“好了！”嘟嘟莫喝止了他，并上前半步，继续对若雨道，“姑娘，我有个提议……”他停顿了半秒，接道，“只要你和你的同伴们愿意交出那个村子，那我们就全力配合你们……干掉这个叫‘穿越为王’的家伙和他的另外两名同伴。”

“你这个【哔——】！”嘟嘟莫话音未落，穿越为王那边已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

而嘟嘟莫仍是无视这货，只管和若雨谈条件：“怎么样？大家各取所需……随后就各走各道、井水不犯河水。”说罢，他还抬手示意了一下自己背后那堆杂兵的尸体，“哦……至于这群家伙的死，你完全不必放在心上，这种喽啰要多少有多

少。”

不得不说……这个名叫嘟嘟莫的NPC有着很高的AI，虽然他的人（兔）品似乎不咋地……但在这末世环境下，他的做法确也无可非议。

如果此刻是封不觉在这儿，说不定就直接和对方达成协议了……

可惜……

但是……

然而……

“原来如此……”若雨看着对方，冰冷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厌恶，“我改主意了……”她的剑上，剑意涌动，一股山雨欲来的气势，让周遭的空气亦变得凝重起来，“你们三个……都留下吧……”

第871章 黑胡子的宝藏

就在若雨准备大开杀戒之时，另一边……峡中村地下，某隧道中。

“觉哥，我们分兵真的好吗？雨姐和小灵她们不会有事吧？”王叹之一边跟随着封不觉的步伐前进，一边面露担忧地问道。

“你倒不如担心一下尸刀的那帮家伙吧。”封不觉则显得很轻松，头也不回地应道，“若雨和小灵本身的实力就已经非常强了，再加上有血尸神这张底牌……”他摇了摇头，发出一声同情的叹息，“唉……我现在只期望……在我们完成这里的探索前，尸刀不要被团灭了才好。”

“嗯……”小叹稍微琢磨了几秒，“觉哥……她们俩真的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吗？尸刀怎么说都是一线的职业强队啊。”

“呵……你开玩笑呢？”封不觉说话间，踢开了眼前一块挡路的碎石，并换了一只手来握弹射器，“这么多场比赛、这么多个剧本打下来……难道你对自己伙伴的实力都没有一个确切概念的吗？”

“呃……”小叹接道，“平心而论……小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但雨姐……我真的不清楚她的实力极限。”他顿了顿，“感觉……无论遇到怎样的对手，她都是游刃有余的样子。”

“对啊。”封不觉接道，“你这句话不是已经概括了她的实力了吗？”

“哈？”小叹闻言一愣，“哪句话？”

“若雨她啊……”封不觉回道，“就是‘无论遇到怎样的对手，都可以游刃有余’的水平。”

“喂喂……”小叹虚着眼道，“这么说出来真的好吗……现

在可是直播呢……”

“无所谓。”封不觉淡然接道，“我说归说，人家未必会信。”他歪了下头，朝小叹投去一个若有所指的眼神，“S2的后半段，除了明面上的比赛之外，也是暗地里的情报战、心理战……每支队伍都知道自己在比赛中的表现会被对手研究，所以……每支队伍都有可能在比赛中有意识地散播一些亦真亦假的信息，以扰乱对手的分析，或是作为一种陷阱……”

觉哥说这番话时，并没有刻意压低音量，从他口中吐露的每个字都清晰地被录像的音频系统记录了下来，也同时被所有正在看直播的观众们听见了。

“所以说啊……”小叹随即就虚起眼，用吐槽的语气，提高了声音吼道，“你这样在直播中提醒大家真的好吗！”

“不懂了吧……”封不觉反倒用得意的语气回道，“正因为我把这种话明明白白地讲了出来，我们在这场比赛前后的一切言行……反倒变得难辨真伪了。”

的确，他这段话的潜台词就是——“就算你们当中真有一些傻瓜，我也不会抱着侥幸心理把你们中的任何一队人当成傻瓜处理的，所以，我希望部分自作聪明的人……也不要把我们想得太简单了。”

如果将这次S2的复赛放到心理博弈的层面上，那么封不觉此刻就是在向世人宣布地狱前线队所处的水平。

“好吧……反正这种心理战术你在行……”既然觉哥都这么说了，小叹便也不再就这个话题和他扯下去了。

两人重新埋头赶路，沿着隧道进发……

……

此处得说明一下……这条隧道的入口，位于峡中村墓穴的深处；而峡中村的墓穴，即是啤啤安长老所说的那个“曾经挖到过石碑的山洞”。

由于这个山洞的洞势低斜陡峭，地处相对偏僻，所以当初建村时，大家就计划把这里改造成紧急避难所使用。然而，在实际开掘的过程中，人们便发现这个洞穴里的石壁非常坚硬，使用人力去改建困难重重。以该山洞现有的规模和形状，无论当做仓库还是避难所都不合适，于是……干脆就拿来当墓穴使了。反正村子里的人（兔）也不多，而且死人（兔）占得地方很小（兔兔星人多半采取火葬，他们会将烧剩下的灰烬用特殊的方法制成一种“尸土”，然后安放），这个洞也就足够了。

不久前，当地狱前线队的四人来到这里后，封不觉立刻就在山洞角落的石壁上发现了有用的信息，他稍作解读，就打开了这个隧道的入口。

随后，觉哥又发动了一次【料事如神】，测算了一下敌方队伍此时的动向，然后就安排了分兵的策略——由他和小叹一同前往地下去探索隧道；而若雨和小灵负责“保卫村庄”。

当然了，这个“保卫村庄”是必须打上引号的。因为封不觉的本意其实就是借助峡中村NPC们的力量与尸刀二番队所借到的“势”进行对抗。“保卫村庄”这种说辞，无疑是为了讲起来好听一些，顺便也是为了收揽兔傲天他们的人（兔）心。

但……到了实际执行时，若雨和小灵这两位三观比较正的队员却是真心实意地站到了村民们这边……

……

“哼……好像到地方了呢。”又行了数分钟后，封不觉忽地停下脚步，并露出了微笑。

“诶？到什么地方了啊？”小叹越过觉哥的肩头朝前看了一眼，疑道，“这不是死胡同么？”

他说得没错，此时，封不觉的前方是一堵光秃秃的石墙，也没瞅见有缝隙或机关之类的东西。

“你再仔细看看。”封不觉接道。

“仔细看又能看出……”小叹刚要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上一句，但他忽又想起了什么，故而没有说下去。

下一秒，小叹便不声不响地开启了【鹰眼视界】，其眼中顿时亮起了金色的流光。

通过这A级侦查技能的帮助，他很快便在眼前的石壁上看到了诸多纷繁复杂的图案和文字……

“嗯……原来如此啊……”小叹摸着下巴，摆出若有所思的样子。

“呵……”封不觉笑了一声，恶意满满地转头看向小叹道，“虽然你说了‘原来如此’这四个字，脸上也是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但你应该是什么都没看懂吧？”

“对，完全看不懂。”小叹很老实地承认了，并顺势关闭了【鹰眼视界】。

“哈哈……”封不觉笑道，“其实我也看不懂。”

“瞧你那个贱样……”小叹斜视着觉哥，毫无违和感地讲出了这句台词。

而且……系统居然没把这句话屏蔽掉。

“呵呵……”觉哥对这种程度的唾骂自然是不以为意的，其一，他脸皮够厚；其二，他脸皮厚到可以承认对方说得没错，总之……他满不在乎地一笑后，便从行囊中拿出了一样东西。

“诶？这不是……”小叹一看到觉哥手里的道具，便高声惊道。

“没错！”封不觉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打断道，“说实话……我也没想到，竟会在这里用上。”

此刻，觉哥手中拿的不是他物，正是【黑胡子的头骨】。

这件类型为“其他”，品质为“传说”的物品，有着一条十分

简短的特效描述——“开启黑胡子的宝藏”。

“喂喂……你不是看不懂么？”小叹随即追问道。

“我看不懂这些图案和文字所传达的信息……”封不觉说到这句时，压低了声音，凑到小叹耳旁道，“但我可以看懂代码啊。”

“哦~”小叹点点头。

觉哥这么一说，他就明白了。即使无法用“知识”去破解这些信息，用“数据视角”去解读一样可以知道答案。

“好了，事不宜迟。”两秒后，封不觉转过身去，端着头骨道，“这可是传说级的买卖，咱们还是抓紧一点儿……万一若雨她们三两下就把尸刀那帮家伙杀光了，导致我们这边还没搜刮完毕，那损失可就大了。”

话音未落，他已将头骨举高，朝石壁那儿伸了几分。

紧接着，便听得一阵“嗡嗡”的符文涌动之声从石壁内传来。同一秒，一股封在石壁表面的石尘倏然散出，糊了觉哥和小叹一脸一身。

叱——

当他俩还在那儿呛土的时候，又听得一声锐响，随后便有一道金芒从石壁上喷了出来，照得两人睁不开眼。

“我去……呃咳……咳咳……这不会是触发了什……什么……咳咳……陷阱了吧？”小叹被石尘呛得连连咳嗽，话都说不利索了。

而封不觉也没有回答他，因为……小叹问完那个问题后不到一秒的工夫，他们两人便已被“传送”了。

这一刻，【疯不觉】和【枉叹之】这两名玩家的身影，竟是从比赛的直播画面中消失了；选择以第三人称跟随视角观看他们行动的观众全都被强制切换到了观察其他人的状态，而事后的比赛录像也没有记录下这两人在接下来的一段

时间内去了哪里……

……

“这一次……是地球人吗……”

当觉哥和小叹重新睁眼时，他们便听到了这样一句台词。

此时，两名玩家已站在了一艘海盗船的甲板上……

这是一艘庞大的、结构复杂的巨型多桅帆船。她有着黑色的船体、黑色的巨帆。船体上随处可见钉死的人骨，帆身上隐隐透出暗色的血痕。

她壮观、美丽，如一头驰骋在大海上的巨兽。她是一个纵横七海的传奇，曾让无数海盗闻风丧胆。

“无论如何……欢迎你们来到……安娜女王复仇号。”那个声音很快又接了一句。

封不觉他们闻声转头，看到了一个兔兔星人。

看面相，对方应该算是个中年人（兔）。他穿着一件水手短衫，一条工装裤，脖子上还围了一条红巾。

“我还以为黑胡子养的是鹦鹉呢……”封不觉一边跟对方说话，一边还在观察周围的环境，“没想到他还养兔子啊……”

“觉哥……比起那位兔兄，你不觉得周围的状况更值得关注一下吗……”小叹这时也在东张西望，不过他更多的是出于好奇……

总之，两人几乎在同时发现了……他们脚下的这艘船这会儿根本不在水里。

此时，两名玩家所处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地形复杂的洞窟。洞顶上倒悬着数以百计的、形似倒山的特大钟乳石，每一块石头都在发出幽然的、如同月光般的光芒。而洞窟的地上，则堆满了难以计数的金银财宝、奇珍异物……

金币、珍珠、钻石、玛瑙……这些物件在这里简直就跟

沙士一样平凡；一比一尺寸的白玉大象、像沙发那么大的珊瑚宝石、比棺材还大的天然紫水晶、以及大量根本不在地球人认知中的矿物、珍宝……填满了这个巨大的洞窟。

而这安娜女王复仇号，则被置于整个宝藏的中心，“浮”在了这金银之海当中。

“爱德华·蒂奇的海盗生涯远比你们人类历史上记录的要长……”那兔星人也是一边打量着两名玩家，一边接道，“你们手上的头骨……只是他离开地球以前，留给同类的一件纪念品，也可以说……是一封‘邀请函’。”

“这么说来……”封不觉拿起手上的头骨晃了晃，“这不是他的头骨？”

“生理上来说，肯定不是。”那兔星人回道，“不过他确实用自己的血在这头骨上下了咒，否则你们也不可能靠着它来到这里。”

“说到‘这里’……”小叹还是有点担心小灵她们，故而急切地问道，“咱们现在应该还是在兔兔星上吧？”

“是……”那兔星人回道，“……也不是。”

这说了等于没说的回答，封不觉却是瞬间听懂了：“呵……空间技术玩儿得很溜啊……”

“那是必须的……”兔星人接道，“在你们面前的可是全宇宙最大的一笔不义之财，任何防范措施都不为过。”他抬起头来，指了指山洞的墙壁，“这个空间可以屏蔽一切外来的探测，进入这里的数个入口也都分散在宇宙中最隐蔽的角落，还有就是……如果没有黑胡子的咒印，绝无可能进入此地。”

“好吧。”封不觉应了一句，顺势又问道，“还未请教……”

“在下……”那兔星人肃然回道，“……短毛神拳拳宗，兔发哥。”

第872章 夺宝规则

“哦~原来是发哥，久仰久仰~”封不觉面对这种素未闻名之人（兔），照样也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讲出“久仰”二字，“却不知……您与那位Bugs Bunny（兔八哥）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是远房亲戚。”兔发哥回道，“相当远的那种……”他顿了一下，说明道，“事实上，Bunny根本就不是出生在兔兔星本土的，和我们这边的家族关系也一直比较疏离。”他说到这儿时，做出一副正在回忆什么的表情，“嗯……听说他高中毕业后就加入了一个奇怪的地球人组织，首领似乎是叫阿华和阿纳吧；前几年……我又听说他和大表哥拉比特一起大闹了真理法庭……”他笑了笑，“呵呵……总之，我和他其实并不算很熟，只是由于名字有点像，经常被外人误认为是近亲，但实际上那只是个取名的巧合而已。”

“这设定还真是……”小叹听完这段后，虚起眼来念叨了半句。由于槽点太多，他着实不知从何吐起。

“哦……发哥你们家还真是兔才辈出呢。”封不觉却是挺淡定地接受了对方所说的设定，还不忘奉承一句，随后才接道，“嗯……对了，我们也自我介绍一下吧。”他微顿半秒，言道，“如你所见，我俩都是地球人，我的名字叫疯不觉，他是我的伙伴枉叹之，我们这次……”

“什么！”觉哥的话才说了一半，兔发哥就高声惊呼起来，打断道，“你就是疯不觉？”他瞪大了眼睛，一脸激动地上前几步，张开双臂虚做了一个捧西瓜的动作，“就是‘那个’~疯不觉？”

“呃……”由于发哥此前一直是比较冷静的状态，眼前这突如其来的、一惊一乍的反应，却是让觉哥也愣了一下，“应

该……是吧……”

“哦！幸会幸会！”这回，竟换成兔发哥用一种非常客气和崇拜的语气去跟封不觉讲话了，“我就知道……能找到这个宝藏来的人绝不是等闲之辈，没想到啊……”他快步走到觉哥身前，握住了觉哥的双手，用力地上下摇了几下。

“呃……发哥你太客气了。都是虚名而已……虚名……”封不觉经过这几秒的思考，大概也猜到了情况。因为这里是主宇宙，再加上他封不觉曾经和诸多的唯一性数据都有过交集，所以……这些比较高位的NPC听说过他的名号也不奇怪。

“不不不……是您太谦虚了。”兔发哥连连摇头，“但凡在道儿上混过的人……谁没听过您的威名啊？”他眉飞色舞、如数家珍地接道，“您可是‘拳打真理法庭、脚踢时间之主、七探怪物王国、三戏幻魔教会、横扫咀魔岛、勇闯基金会、吓尿篆颉尊、惊倒奠崔王’的男人，您的事迹在我们星际海盗的圈子里……哦不……应该说在整个主宇宙的混沌阵营中，都是犹如传说般的存在。”

“嗯……不知为何……”小叹这时在旁插了一句，“为什么我听完这段描述以后没有感到丝毫的违和感……”

“好吧……”封不觉则是扶额摇头，叹息一声，“那我就勉为其难地承认算了……”

“啊！你们瞧我……光顾着自己说了……”兔发哥似是忽地想起了什么，十分殷勤地看着觉哥和小叹道，“我都差点儿忘了……”他的眼神朝侧方扫了一眼，“二位来此，是为了黑胡子的财宝吧？”

“啊……倒也不能说是特意前来。”封不觉回道，“我们只是碰巧在兔兔星上发现了一条隐藏的地底隧道，于是便想下来一探究竟。走到尽头时，才发现那是宝藏的入口。”

“真不愧是疯先生……随便找找就能来到许多人费尽心机都到不了的地方。”兔发哥点头接道，“不过……既然您来到了

这里，那咱们还是得照着黑胡子船长立下的规矩办。”

“什么规矩？”封不觉问道。

“很简单……”兔发哥道，“只要二位中的一人……能在我的手下过上十招而不死，便可以从这个宝藏里取走‘三样东西’。”

“呵……这么说来……发哥你是黑胡子的宝藏看守人咯？”封不觉笑着问道。

“算是吧……”兔发哥回道，“黑胡子……生前有恩于我，所以在他临终前，我答应为他看守宝藏三百年。这三百年内，凡是通过‘带有黑胡子咒印的物品’进入此地之生灵，我都会给他/她/它一次挑战我的机会……挑战成功者，可以在留下咒印物品后，任取三件宝藏中的物品带走；而没能挨过我那‘十招’的人……”话至此处，他的眼神微变，看了看脚下的甲板，“其尸骨就会变成这艘船的一部分。”

“哦……这样的规则吗……”封不觉念道，“那我能不能问问……如果一次进来很多人，比如……一百个，你该怎么办？”

“规矩是一样的。”兔发哥道，“一次进来多少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持有几件咒印物品，一件咒印物品只能挑战我一次。一百人的话……就让他们自己选个最强的出来跟我打呗。”

“不不……发哥，你误会觉哥的意思了。”小叹插嘴接道，“觉哥的意思是……如果那一百个人无视‘挑战’，直接一起上来围攻你怎么办？”

“哦～那种情况啊……”兔发哥说起这个，竟是笑了起来，“有倒是有过……不过人数一般没有一百个那么多。我记得最多的一次是十五人，还有几次……三五个人就觉得能摆平我，哈哈哈……”

“呃……”小叹本想再问他一句“结果呢”？但他看对方此刻

还活得好好的，而且谈起这些事来笑得甚欢，便也没有多此一问了，“看来……发哥你真的很强啊……”

“好说好说~”兔发哥笑道，“只是那些造访者太弱了而已，如果是四柱神那个级别的存在来到此地，我自然也只能将宝藏拱手相让了。毕竟……我还很年轻呢，把命丢在这里就太不划算了。”

“那个……”封不觉此时又问道，“不知发哥方不方便再解答我几件事……”他还是想再多搜集一些情报后再行动，“首先……到目前为止，是否有人曾成功从这里取走过宝物？其次，你看守宝藏的三百年约定还剩多少年？另外就是……三百年的期限到了以后，你准备怎么处置这个宝藏呢？”

“呵呵……这些问题以前来的人也问过。”兔发哥笑着回道，“黑胡子也交代过……我可以回答，没有什么不方便的。”他略微停顿了两秒，接道，“首先，取走宝物的人肯定是有的，但确实不多；其次，我看守宝藏的年限还有八十六年九个月零四天……”他捋了捋耳朵，“哦，对了，这个日期是根据地球时间来算的，因为黑胡子也是出身地球的嘛……”补充完这句后，他又接着道，“其三嘛……这个事儿不用我操心，三百年一到，黑胡子就会回到这艘‘安娜女王复仇号’上，宝藏……他会一并接手。”

“喂喂……发哥。”小叹疑道，“你刚才不是说黑胡子已经死了吗？”他挠了挠头，“那个……‘临终’在你们的语言里确实是‘临死前’的意思吧？”

“是啊，他是死了啊。”兔发哥摊开双手，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但‘死’……对一个海盗来说，未必就是一切的‘尽头’啊。”

“哈……”封不觉笑了起来，“我明白了。”他说着，便将手中的【黑胡子的头骨】递给了兔发哥，再接道，“对了……我们能不能只是把这东西留下，但不去挑战你，然后直接离开此地？”

“当然可以。”兔发哥道，“我只是在看守宝藏，又不是在诱杀探宝者。”

“诶？”小叹闻言，转头看向封不觉道，“觉哥，传说级的买卖啊，真走啊？”

他的反应很正常，因为对他们玩家来说，这种挑战是不挑白不挑的；就算失败，大不了也就是被这NPC杀出剧本而已。

“呵呵……其实疯先生您就算真的选择‘不挑战’，我也不会觉得奇怪。”兔发哥听了这话后，倒是没表现出多大的惊讶来，“以您的实力，别说是在我手上过十招了……就算是打败我、抢走整个宝藏……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您要是不挑战，那八成就是嫌这里的东西太差……入不了您的法眼。”

“谁说要走了？”封不觉看了看身边的一人一兔，“我只是问问而已。”他摸着下巴，又思考了几秒，随即开口道，“嗯……最后一个问题……”他朝发哥投去了一道复杂的目光，“如果把你那位亲戚拉比特的战斗力视为‘十’，那么你是多少？”

“这个嘛……我有很多年没见他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程度……”兔发哥也摸着下巴，做出一副努力思考着的样子，“我就往多了说吧……免得有扮猪吃虎的嫌疑……”他说着，举起了三根手指，“三十。”

“哦~”封不觉点点头，一脸“原来如此”的神情。

“怎么样？觉哥。”小叹满怀期待地看着觉哥道，“你搞得定吗？”

“我当然搞得定。”封不觉压低了声音对小叹道，“从看到他的那一瞬起，我就知道他有多强了……我这最后一个问题，只是想试试他老不老实……”

“那么结论是……”小叹试探着问了一句。

“这是个实诚人……或者说……实诚兔。”封不觉回

道，“他告诉我们的信息应该都是真的，表现出的态度也很真实。当然了，这是因为……他的确很强。”

“哦……那你可要小心点儿啊。”小叹接道。

“我小心什么？”封不觉一挑眉毛，露出一个不会好意的笑容。

他的后半句话还没出口，王叹之便觉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窜头顶，当即开口喊道：“喂喂喂喂喂……”

“不用‘喂’了。”觉哥笑道，“我就是那个意思……”他一边说着，一边转头看向兔发哥，接道，“发哥，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么多。接下来……就由我这位同伴来领教高招。”

……

另一方面，峡中村村口。

“噗呃……”短暂的交手后，嘟嘟莫便已倒在血泊之中，奄奄一息地留下了遗言，“别……别得意……我是六天官中最弱的一个！我的兄弟们会为我报仇的！等着……其（瞧）……啊！”

在一句既视感十分强烈的台词过后，他的生命画上了休止符。

直至此刻，嘻嘻满和穿越为王这二位才真正地感受到了情势的严峻性。

“这个女人……”嘻嘻满的汗水已茹湿了全身的毛发，同伴的死亡让他的心中升腾出了一种多年未有的情绪——恐惧，“她刚才究竟干了什么……是我眼花了吗？还是她的动作真的比我的眼睛还快……”

说实话，嘻嘻满的动态视力绝对不弱，除非若雨使用魂意，否则他还是能捕捉到其动向的。只不过……若雨刚才击杀嘟嘟莫时使用了【蝶灵神影】，由于技能的作用，故而在嘻嘻满的视线中制造出了残影效果……

“开什么玩笑……”而在场的另一位参战者穿越为王，那是真的震惊了，他怎么说也是个S级格斗专精的玩家，但他愣是完全没看清若雨的动作，“这个女剑客的实力怎么看都不在梦惊禅和狂踪剑影之下……”他在心中破口大骂，“这他妈的是休闲玩家？开挂了吧喂！”

纵然尸刀这些玩家所使用的“新药”可以更为有效地抑制情绪波动、并进一步强化反应速度（这点上比改良前的药物更有效），但穿越为王还是被若雨的实力给震慑住了，甚至产生了绝望的情绪。

此时此刻，穿越为王的脑子里早已不存在什么战略、战术，心理上也没有什么斗志了。说得通俗点……他现在想的就一句话——“这游戏能玩？”

第873章 十招（上）

“啊——”

惊怒交加之中，嘻嘻满怒喝一声，斗气炽燃。

当一个人（兔）被逼到绝境时，最先去求助的，往往是自己最为仰仗的那份力量。

外表、智慧、运气、信仰……每个人都有自己笃信的东西。

而嘻嘻满这一生中最为擅长和信赖的……无疑是暴力。

“长毛鹤翼迅斩！”

一声大喝之后，极招应声而发。

作为BOSS级的NPC，嘻嘻满的招式自是非同小可。无论速度、威力、技巧性……都堪称S级技能的水平。

若雨也丝毫没有大意，她立刻使出了【极限效率】，将自身体术提到了最高状态，并配合着【感知先制】的预判，发动了明玉功第四层的特效【凌风踏浪，移步成影】。

在近战格斗中，最高明的闪避手段并不是最大限度地远离敌人的攻击，而是以最小的动作让对方的攻击无效化，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自己调整到可以应对敌方下一招变化的姿态。

究其宗旨，讲究的就是“快、巧、灵”这三字。

而若雨在此刻所做的这一次闪避，几乎已将这种理念发挥到了极致。

和封不觉那种姿势怪异的极限闪避姿态相比，若雨的动作显得无比轻松，甚至可以说是优雅……

在旁人看来，她只是用并不算快的速度小移了半步而

已，但在嘻嘻满看来……这半步之外的境界，就如天堑般不可逾越。

就是这半步，让嘻嘻满的斗志在刹那间被浇灭。

就是这半步，让嘻嘻满在招势尽出之前已陷入了绝望。

就是这半步，让嘻嘻满产生了——能被这等高手所杀，或许是一种幸运、一种荣幸……的想法。

嘶——

闪避过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反手一剑。

剑刃似一阵微风，在嘻嘻满的脖子上轻拂而过。

接着，那喷洒而出的鲜血……便发出了风吹麦穗般的沙沙声。

这一剑来得太快……

快到死者未能感觉到疼痛。

快到死者未能体会到死亡。

这是一种仁慈，也是一种残忍。

沙沙沙……

血，还在飘洒。

剑，却已入鞘。

在这无言的景致中，那将死之人（兔）的脑海……闪过了无数念头。

他还有遗憾，还有悔恨，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发现自己竟不能挺起胸膛说一声无悔无憾。

通过掠夺和奴役换来的物质、虐杀弱者得到的地位……什么都没能填补，反而让他的人生变得更加空洞、且令人憎恶。

到头来，他唯一值得自傲的……身为一个拳法家的自

尊，也在这份悔悟中化为了泪水，倏然落下。

噗——

一声轻响后，长毛六天官之一的司命星君嘻嘻满就这么倒在了沙地上。

没有遗言，没有挣扎，庞大的身躯最终只是扬起了一些沙尘，殷红的鲜血慢慢浸染了其身下的沙漠。

“可恶……”见得此情此景，早已丧失战意的穿越为王当即在心中低骂一声，扭头便跑。

这一刻，他使出了浑身的潜能，拼尽全力，用远超机车最高时速的速度拔腿狂奔，向着城塞的方向而去……

虽然他也知道成功逃走的几率十分渺茫，但那也比留下和眼前的对手硬碰硬来得强。

“哼……”望着对方远去的背影，若雨冷哼一声，根本没去理会。

她只是淡定地转过身去，走回了村子。

“要我解决他吗？”当她到村口时，躲在狙击点后的小灵仍然端着手中的狙击枪，瞄准着远处沙漠中的一个黑点。

“不必了吧。”若雨回道，“还是尽量按照不觉的意思来吧。”

“嗯……”小灵想了几秒，“好吧……”她说着，吁了口气，露出一个放松的表情，且不再摆出狙击的姿态。

若雨的这个决定，自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因为封不觉事先就对类似的情况有过吩咐……原话是“如果对方见势不妙选择逃跑，放他们回去或许会比灭口更好。”

……

与此同时，宝藏洞窟。

“好！谁怕谁啊！”王叹之瞪大了眼睛，用一种杀猪般的吼

声喝道，“不就是十招吗！我才不怕呢！啊——”

“我怎么觉得你都快哭了啊……”站在一旁的封不觉却是瞪着死鱼眼，用一种十分慵懒的表情吐了个槽。

“你少啰唆！”小叹又转头朝觉哥吼了一声，“我发起疯来连自己都怕！”

“你这是准备让自己陷入某种精神上的临界点从而唤醒里人格么？”封不觉一眼就看破了小叹的想法，虚着眼念道，“我个人认为……以你的性格来说，不适合这种理智派的自我引导式做法，你还是跟着感觉走比较好……”

“呵呵……这位枉叹之小哥……”另一边的兔发哥这时也笑着劝道，“你也不用那么紧张，虽然我不会手下留情，但说到底……这种试炼的出发点并不是杀人，只是纯粹的实力测试而已。”他说着，就开始拗自己的手指，使指节发出噼啪的响声，“黑胡子是不想让那些珍贵的宝物落入无能者之手，才会立下这个规矩的。我相信……被疯先生视为伙伴的你绝不是等闲之辈，我这十招……你一定应付得来。”

“行了！你不用说了！”小叹还是保持着很激动的状态，“快来吧！”

“好的。”兔发哥拗完了手指，摆开架势，“看好了……第一招！”

话音落，身影动。

那兔星人的双拳顷刻间便二化十，十化百，正所谓拳影重重起，斗气滔滔降。

一招“短毛百裂拳”，眨眼便到。

同样的招式，由兔发哥使出来，却是比那咔咔噜大王使出时要凶上数倍。

对小叹这种走敏捷型路线的玩家来说，这种招式断然是不能硬扛的，他必须要躲……

一时间，拳影疾如闪电，人影快逾流星。

小叹全神贯注，放手一搏，愣是凭着自身的基本体术辗转腾挪，在这第一招中毫发未伤。

“呵……这小子……”见状，封不觉心中暗笑，“连他自己都没发现自己的实力有多可怕吧……他要是认真起来的话，真是难以想象啊……”

“哈！不出所料！”兔发哥见了小叹的反应，当即就露出十分兴奋的表情，并再喊一声，“短毛刚掌波！”

这次，他单手一推，一股远程的气功波便似狂牛出栏，轰然啸来。

而小叹面对这类攻击的经验倒也丰富，他一见对方扬手，便立刻来了个黑客帝国式的屈腿后仰动作，堪堪在那波动袭来之时将上半身抻直、与地面呈水平状态……较为从容地避过了这第二招。

“小哥，你也别光顾着挨打……”兔发哥毕竟是一派拳宗，为人（兔）坦荡，在打那第三招前，他还不忘提醒对方，“你也可以反击的！”

“那我就……”小叹也不跟对方客气，发哥话说了一半，他就用非常隐蔽的动作冷不丁地朝对方发射了一支袖箭，“……恭敬不如从命了！”

“呵呵……”当小叹的话语传入兔发哥耳中时，袖箭也已经飞到了后者的面前，但见发哥从容一笑，抬手一夹，“二指真空把！”

作为北斗神……呃……不对……作为短毛神拳的防守绝技之一，二指真空把的原理就是……用两根手指准确地夹住高速射向自己的飞刀或箭，然后通过旋转手腕的方法，让飞行道具调转一百八十度，沿着原有轨迹射向释放者。

所以说……袖箭这种暗器类的玩意儿，对发哥这个级别的拳法家来说根本就是无用的。换成一般人用这个偷袭他，

只会自取灭亡。

还好……小叹也不是一般人。虽然他不能像对手一样夹住暗器，但以其反应速度，格开这支返回的袖箭还是没问题的。

叮——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小叹腕上的阿萨辛之锋弹了出来。

同一件装备（阿泰尔之触）上的袖剑，就这样挡下了自身发出去的袖箭，算是接下了那“第三招”。

“这就对了！小哥。”兔发哥笑道，“只要你能逼我使出防守型的招式，就可以减少我使出攻击型招式的次数。”

“那你可小心了……”小叹神情一冷，箭步抢进对手身前，军刺（蓄能三棱军刺）拳刃（喵星人的愤怒）并出，直取发哥的双肋。

“啊……我会的。”兔发哥依旧是淡定地回应着，并使出了第四招，“哼……短毛钢裂把！”

说时迟，那时快。发哥双手各出三指（拇指、食指和中指），用一种拿筷子一般的手势……分别接住了小叹的两把兵刃。

“呵呵……不是我要说你啊，小哥……”兔发哥一边说着，一边往指上加力，“以你的能耐，这等凡铁，怎堪一用？”说罢，他竟是用那几根手指将小叹的两把武器给握碎了。

“喂——”这下小叹可真是想哭的心都有了，这两把好歹也是精良级的武器啊，居然被这NPC在谈笑之间就毁掉了，“发哥！太不厚道了吧！打就打，干嘛拆我武……”

兔发哥却是没让他把话说完：“都说了是凡铁了，有什么好心疼的！”他高声一喝，甩掉手上的金属碎片，并再起一招，“看招！短毛十字斩！”

虽说是喊了“斩”，但打出的却是拳……瞄准躯干十字攻击的连续拳。这招的出拳频率不高，看上去不快，但其拳势上却比之前的百裂拳更为集中和险峻。

“嚯～这才第五招……就已经是这个级别的攻击了吗……”封不觉在旁看着，也不禁为小叹捏了一把汗。

而小叹这边，也迅速从两把武器被毁的惊愕中缓过劲儿来，对眼前的危情做出了反应……

“嗯……这个距离和体势……凭纯粹的体术躲开是很困难了……”他心思电转，凭着敏锐的战斗嗅觉寻找着转机，“但把【死亡之舞】用在这儿显然是不划算的……那么……”

既然一定要交技能，那就要交得有价值。

下一秒，小叹不退反进，以一招【恶魔蝙蝠鬼影】直窜至对手身后。同时，他还留了个心眼儿，在前倾身体的瞬间一并发动了【风住尘香花已尽】，作为一种干扰。

果然，当发哥的拳头落在残影上时，其动作和神情都明显一滞。

“呵……不错。”兔发哥确是厉害，他几乎靠着本能便猜到了小叹干了什么……

“哇嗒！”这一瞬，兔发哥发出了本场战斗中的第一次“李小龙式”嘶吼，并用一个毫无违和感的动作应势回招，朝身后蹬出一记阔腿直踢，“交首破头拳！”

这一次，他虽然喊了“拳”，但本质上使出的是踢技。不过名字并不重要，管用就行。

然而……这一击并没有达到发哥预期中的效果。

因为小叹也已经猜到了对方完全有能力看破自己的举动，并使出回身反打的招数。所以……在那一脚过来之前，小叹就已端好了【钛合金金华火腿】，随时准备扛这一下。

紧接着，便听得“砰”的一声……

脚蹬盾牌，却是发出了车辆相撞般的闷响。

“我去……”碰撞后，王叹之全身一紧，气血翻腾，抓住盾牌的手不由自主就松开了，而那【钛合金金华火腿】也在脱手落地后崩出裂痕，碎成三块。

“这可不行啊，小哥。”兔发哥收腿落地，蹦蹦跳跳地言道，“你用的这些凡铁……在真正的斗气面前是不堪一击的啊。”

他说这句话的同时，小叹还在因刚才那一脚的余力而节节后退，直到对方说完，才堪堪立稳身形：“行了……你不用特意再跟我强调一遍，我都已经看见了……”

“哈哈哈哈……”封不觉这时却是在旁幸灾乐祸地大笑，“别心疼～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呼……”小叹摇了摇头，一脸无可奈何地呼了口气。

事到如今，他也确实没什么好心疼的了。这就好比……某天，你的手机摔碎了，你一定会相当郁闷；但要是你的手机、相机、笔记本电脑等等东西都在这一天里先后被砸碎了，那到最后一件东西碎掉时，你也就比较淡定了……

“总之……”小叹整了整神色，凝视兔发哥道，“……还有四招，利索地来吧！”

第874章 十招（下）

“哦哦~这样都不发火啊，不愧是街坊四邻有口皆碑的四有青年（有钱有脸有品有业）啊……”封不觉插科打挥道，“但我个人还是建议你打得主动一点比较好，逼迫发哥使出防御型的招式对你更为有利啊。”

虽然表面有说有笑，但觉哥心理自然是不希望小叹在这里被打败的，所以他这后半句话已是在战术上指导后者了。

“呵呵……疯先生说得有理。”兔发哥也笑着接道，“枉小哥……以你的能耐，若是认真起来，怀着‘杀意’来对付我……恐怕我确实会有危险的；但你这人心性良善，从头至尾都没有想过要伤我性命。从你攻击的方式和力道就能看出……你只是想让我失去行动能力而已，但……”他微顿半秒，眼神一变，“抱着这种心态跟我打……反而是对我的不尊重。”

说到此处，兔发哥摆出了北斗……呃……短毛神拳的经典架势，双腿微曲，前后分开一步的距离，一手上扬横摆至胸前，一手斜置于肋前。

两秒不到，惊人的斗气便从其周身燃起，化为一阵阵肉眼可见的、如烟渺般的白线。

“唔——喔！”接着，兔发哥长啸一声，全身肌肉骤然膨胀，使其上身的短衫应声爆裂。

“我去……竟然爆衫了……”封不觉目光灼灼地看着那兔星人健美的身形，“嗯……好身材！”

“夸奖个屁啊！”小叹这时实在忍不住了，回头望着觉哥吐槽道，“你对这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梗到底有多执着啊？”

“有空吐槽我不如看看眼前的状况吧……”封不觉下一秒又换上一副正经脸说道。

“没错，接下来可不会像之前那么客气了！”兔发哥说着，便好似瞬间移动一般出现在了小叹的面前，“短毛神拳奥义——无想转生！”

“哈？”王叹之也是看过《北斗神拳》的，所以他听到对方的招式名后，立刻反应道，“加个BUFF也算一招吗？”

“笨蛋！别大意了！”封不觉见小叹好像还没意识到无想转生的可怕，故而大喝这提醒道，“会被杀掉的！”

然而，他的话语还是慢了半拍。

兔发哥的下一击已然出手，这也是他第一次在战斗中没有喊出招式名就打出了一招——【短毛罗汉击】！

猛恶的威力，无影无形的速度，无心无想的拳势。

这一拳若是中了，小叹必死无疑。

而这一拳是不可能不中的，因为兔发哥已经发动了无想转生，以实打实的格斗而言，这几乎就是一种近战无敌的状态。

然……就在这一刹那。

……

“好慢……”王叹之眼前的世界，仿佛凝滞了，“什么情况？为什么要停下来？”他想抬眼去看对方，却发现周遭的一切已然尽收眼底，而自己的眼球根本就没动，“诶？这是……”

这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巅峰争霸S1的决赛中，鲁特使出TENDRIL BARRARE DEVASTATOR的瞬间，小叹就曾经历过这种状态。

“假设……时间粉尘进入了某种强大的高位生物体内，通常就会有两种反应……其一，粉尘被那个生物自身的力量所压制，完全失效；其二……粉尘‘夺走时间’的效果被压制，但‘唤醒时间’的效果逐渐被释放出来。”

在猛鬼电力公司时，塔利欧姆所说的话……也渐渐浮现

在了小叹的脑海。

“可是……已经快没有了……”小叹心道，“我可以感觉到……那些渗入我血液的‘时之沙’……那些被我所吸收的‘力量’，或者说……‘时间’，差不多已消耗殆尽。”他又凝神感觉了一下，念道，“嗯……这无疑是最后的一点‘额外的时间’了，就像酸奶盒子底下总也流不干净的几滴残留。证据就是……此刻我自己的身体也是不能动的状态，只有思维还在运转。”

想到这儿，他不禁在心中叹道：“唉……看来我这是要挂了啊，就算给我时间慢慢考虑如何应对……但让我在物理上躲开这招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他说得没错，当时间重流之时，即便他发动【死亡之舞】，也已来不及躲开发哥的拳头了。

“嗯？这是什么感觉？”忽然，小叹又发现了什么异样，“这是……什么？”

当那些时之沙的力量逐渐褪尽时，似乎有什么东西从小叹的神识中涌了出来，就好似一个终于被洗干净了的游泳池，猛然开始注水一样……

……

嘭！

拳至，斗气爆散，血雾升腾。

“抱歉了。”兔发哥自信回头，看向了封不觉，“看来你的这位伙伴……还不够火候。”他摇了摇头，一脸惋惜地说道，“我这边可是很认真的，他却怀着天真的想法，拿着一堆凡铁来跟我周旋……”

“啊……我明白，他这是活该。”封不觉冷冷回道，但他的后半句话，却是话锋一转，“不过……发哥，战斗还没结束，你就这么回头，真的好吗？”

话音落，拳宗惊。

这一刻，兔发哥的脸上首先惊愕之色。

“哪尼？”道出这句经典的败者台词之后，他猛然回头，发现那个一身猩红刺客装的男人……仍然屹立未倒。

“总是凡铁凡铁的……烦死了……”小叹一边说着，一边缓缓抬手，此刻，他的右腕上，竟是凭空多出了一套袖剑（阿泰尔之触装备在左腕上），而且这袖剑之上，还隐隐缠绕着黑色的火焰，“那我就用这个来跟你打！”

【名称：叹】

【类型：灵能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

【属性：未知】

【特效一：炎噬（黑炎可随着使用者的意志去吞噬物理和非物理层面上的各种物质）】

【特效二：无奏（使自身半径两米的范围进入无声领域，持续技，无冷却时间、无消耗）】

【装备条件：王叹之】

【备注：一叹人生无常，二叹知己难求……】

“哈哈……”封不觉以数据视角看了看装备的说明后，笑道，“居然拿出灵能武器了啊……”

“这就是灵能武器啊……”小叹接道，“随便了……反正我现在只觉得手疼。”

“那必须的……无名指没了嘛。”觉哥接道。

“哈？”小叹好像自己都不知道这事儿，他低头看了看右手，但他的手这会儿全然被黑炎缠绕着，根本看不分明，“算了……无所谓，反正我整只手都有灼烧感，也不觉得有哪里特别疼。”

封不觉笑道：“确实无所谓……”他说着，转头看向了发哥，“发哥，真的很感谢你……与你的这场切磋，成了我这位伙伴突破某种瓶颈的契机。”

“荣幸之极。”兔发哥此时又恢复了冷静，他的眼神紧盯着小叹的右手，“刚才……是那件‘灵器’觉醒时所爆发的灵力，将我的斗气抵消了是吧？呵呵……”他笑了笑，“好！这才像话！”

看来发哥也进入了亢奋状态，他原本已开始收敛的斗气再度提升，喝道：“看好了……这是倒数第二招——天将奔烈！”

双掌一出，斗气汹涌而来。

兔发哥这种级别的NPC，自是一眼就看出了【叹】这件武器的凶险之处，所以他弃用了近战绝招，使出了自己的最强远程奥义。

乍看之下，这招和他使出的第二招“短毛刚掌波”差不了多少，但实际上……这招式的原理是完全不同的，威力也是相差数倍。

“哈！”这次，小叹不躲不闪，只是轻喝一声，举起右臂，张开五指作挡。

一时间，其腕间黑炎大盛，似一个黑色的漩涡般，改变了奔流而来的斗气轨迹，在小叹的身前形成一层扭曲的能量乱流。

“噗——”但接招后，小叹仍是屈膝后退了半步，口中吐出一大口鲜血，脸色也变得十分难看，“切……没能完全接下吗……”

“哼……那是必然的结果。”封不觉在旁用泼冷水一般的语气接道，“‘炎噬’虽强，但也不可能超越你个人的能力上限……”他顿了一下，“要比喻的话……它就好比是一个极为强力的‘招式’、是需要‘内力’去支持的。当对手的内力超过你许

多时，即便招式不如你的精妙，一样可以伤到你。”

“类似的分析等我打完再说好了！”小叹抹掉了嘴角的鲜血，大吼一声，脚下一踏，便攻向了兔发哥。

小叹知道，这十招的考验，只剩下一招了；他也已经感觉到了……撇开防御型招式不谈，发哥所使用的攻击型招式都是一招强过一招的……不出意外的话，如果再让发哥来发动攻击，那他接下来就会使出一个比“天将奔烈”更强的招数。

打到眼前这个地步，小叹能活着已经是有点侥幸了，他可不认为自己还能有什么办法去抵挡对方的下一次攻击，所以……他决定抢攻。

一般的攻击不会引动对方的招式，这点王叹之很清楚，他必须使出威力在一定强度以上的技能才行。否则……就是他输了。

“你可别死了啊！”终于，在这场战斗中，小叹第一次使出了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杀招的技能，“剔骨刀法！”

【剔骨刀法】这个技能，早在无双武斗会时就已在小叹的技能栏里了，这是一个“限时拥有”的主动技，当时的剩余时间还有“2532分钟”。换算一下……大约就是四十二个小时。

当然了，这个是游戏时间，而且只在“玩家身处剧本世界”时才会开始计算。

后来的那段日子里，小叹又入手了几个技能，十二格技能栏满了，于是，他就不是每个剧本都会去带这个刀法了。因此这个限时技的时间至今还没有用完。

眼下，他经过短暂的斟酌，便挑选了这个A级的格斗技……以迫使兔发哥打出最后一招。

在旁观战的封不觉明白，这确实是符合小叹性格的最佳选择了……因为用【逆刃回旋斩】太弱，用【魔贯光杀炮】又太过……只有这【剔骨刀法】，看上去能逼出发哥的招式、又不至于危及这个NPC的性命。

叱叱叱——

那电光火石之间，小叹已杀到发哥面前，一对袖剑如狂风般乱舞。

伴随着剑锋破风之声，刃芒连闪，黑炎四溅……

这剔骨刀法的攻速快得惊人，发哥竟是对此毫无反应，只是站在原地挨打……

数秒后，小叹见对方躯干连续中刀、且完全没有做出规避动作……故而赶紧收手，朝后大跳一步。

“喂……发哥……”这回，倒是小叹一脸担忧地看向了那兔星人，“你没事吧？”

“哈……哈哈哈哈……”兔发哥大笑出声，“小哥，看你的装扮……是个刺客吧？”

不知为何，他没有回答小叹的问题，而是扯开了话题。

“呃……是啊。”小叹有些木然地回道。

“我劝你还是改行吧。”兔发哥摇头道，“像你这样的人，舞刀弄枪的太浪费了。”

他说话之间，已将战意完全收敛起来，并打了个响指。只听得“啪”的一声，发哥身上像是变戏法儿似的出现了一件崭新的水手衫。

“放心吧，他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做救人的工作。”这时，封不觉好像也松了口气，用闲聊一般的态度对发哥道，“当刺客只是兴趣。”

“原来如此。”发哥点点头。

“喂？怎么了啊？”小叹见此情景，倒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呵呵……小哥，你已经通过考验了。”兔发哥微笑着对小叹说道，“方才你攻过来时，还未出手……我已知此招难挡，故而提前使出了短毛神拳中的‘转龙呼吸法’来应对。”他摇了摇头，“呵呵……谁知……你看我站在原地未动，还以为我是反

应不及，打了一半就收招后退了。”

“他就是这样的……”封不觉笑着接道，语气像是家长在跟班主任谈论自家的小孩，“说是‘天真’也好，‘傻’也罢……这是他的‘本心’，怕是这辈子也改不了了。”

闻言，兔发哥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怅然之色，他好似是回忆起了什么，在短暂的沉默后，转移了话题：“呃……好了，考验就到此为止，二位……请挑选想要带走的宝物吧。”

第875章 迎战

“你说什么！”

近一个小时后，长毛城塞，桩之塔一层。

“这怎么可能？”三玉强袭听了穿越为王的报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千真万确！”穿越为王虽然做不出太多丰富的表情来，但他还是竭力用言之凿凿的语气接道，“且不说那个躲在暗处的狙击手一枪就把副队长给干掉了……就说那个【似雨若离】……在我见过的女玩家里，只有【絮怀殇】能与其相提并论，嘟嘟莫和嘻嘻满在她手下都只过了一招而已！要不是我果断地选择撤退，那连眼下的这些情报都带不回来了！”

三玉强袭听到这里，额角已有一缕冷汗缓缓流下：“如果你所说属实……那……”

“那就意味着……我们远远低估了敌方队伍的实力。”一旁的重生为王用凝重的语气接过了队长的话头，“不……应该说是‘我’，不是‘我们’……这是我作为军师的失职。”

“事到如今说这个也没用了。”三玉强袭也不责怪他，“还是想想有没有办法挽回劣势吧……”他双手抱胸，低头念道，“对方只靠两人的战力，就让我们损失了队中的狙击手、以及两名强力的NPC帮手……这样算的话，假如对方四个人加‘血尸神’一起上……”

“那就让他们来吧。”这时，忽有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

说话者所处的位置，就在这个房间的一角，但玩家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直到他道出了这句话来，尸刀二番队的三人才猛然回头，循声望去。

“你是……”三玉强袭看向对方，试探着问道。

“呵呵……你们三个就是干掉啾啾奇的地球人了吧。”那个兔星人一身绿色的军装打扮，两个长耳之间还夹着个红色的贝雷帽，他没有回答三玉强袭的问题，只是自顾自地言道，“嘻嘻满和嘟嘟莫的事情……我刚才也都听见了，看起来他们遇上了强敌啊。”

“阁下……莫非也是六天官之一？”听见这位对另外两名天官的称呼，重生为王就猜到了几分，故而问道。

“没错。”对方这才顺势自我介绍道，“我乃是长毛六天官的延寿星君——上校。”

“上校？”三玉强袭听了疑道，“那是你的名字还是军衔？”

“这并不重要。”上校回道，“名字，只是一个代号。重要的是……你要让世人知道，自己的代号意味着什么。”

上校的言行，无一不透露出一种新登场人物特有的逼格，而这也成功唬住了尸刀的几人。

“那么……上校。”重生为王想了几秒后问道，“今日之事……你准备如何处置呢？”

“呵呵……”上校冷笑道，“你是想鼓动我‘为同伴报仇’吗？”他说着，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笑声未尽，他已是身形一动，出现在了玩家们的面前。

其速度快似疾风，却又无声无息，就如同瞬间移动一般。尸刀的三人皆是被他的举动一惊，本能地后退了两步。

“说到底……今天这事情都是你们这几个外星人捅的篓子吧？”站定后，上校便瞪着他们念道，“说什么‘我们知道有一个从未被劫掠过的富庶村庄存在’，并以‘留下当人质’作为保险，就把嘻嘻满和嘟嘟莫给骗过去了……”他冷哼一声，“哼……嘻嘻满鲁莽自傲、有勇无谋，嘟嘟莫鼠目寸光、自作聪明……要说这两个家伙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同样都唯利是图、好大喜功。所以……他们才会上你们的当，被你们给利用。”

他的话说到这里，几乎已经把重生为王玩的把戏全都给揭穿了。尸刀那三位听到这里，心里也都捏了一把冷汗，纷纷进入了戒备状态。

“怎么？绷紧身体是准备跟我动武吗？”上校用一道阴冷的目光扫过那三人，“别紧张，我没有打算杀你们。如果我要动手……你们三个此刻已经是三具尸体了。”

他的话也不是信口开河的，适才他主动出声以前，三玉强袭、重生为王和穿越为王没有一个察觉到其存在，假如他在那时暴起出手，很有可能会秒杀一人。

“那……上校你来跟我们说这些，又是什么意思呢？”三玉强袭斟酌数秒后，不卑不亢地应道。

“我跟你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上校回道，“首先，我承认你们几个的智谋和实力，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别把咱们剩下的四名长毛六天官当成傻瓜。”

“可以……”三玉强袭回道，“但之前的那些事情，我们也不会道歉的……”

“道歉？哈！”上校笑道，“你们只是在面对武力威胁和无理要求时做出了正确的应对罢了，为什么要道歉？”他说着，转过身去，毫无顾忌地用后背对着那几人，并接着说道，“在这世上……一个人（兔）想要得到什么，那他就得冒相应的风险、负相应的代价、并拥有相应的实力……”他顿了顿，“啾啾奇、嘻嘻满、嘟嘟莫……这些家伙的死怪不得任何人。就像是赌博时遇到别人出千一样……如果你没有能力当场拆穿对方，那就只能怪自己白痴，怨不得任何人。等输了以后再去追究什么……那是败犬所为，难看得很。”

“上校真是通情达理。”重生为王顺势讨好了一下NPC，并接道，“那我们就放心了。”

“哼……”上校侧过头瞥了重生为王一眼，随即又道，“好了，关于已经过去的事情就说到这儿吧，接着来说比较实际

的……”他又转身面向了玩家们，“我在旁边听你们讲话也有一段时间了，据我了解，眼前的情况是……在你们所说的那个村子里，有四名非常强大的地球人，出于某种原因，你们和那四人都迫切地想要杀死敌方全员。”

“是的。”三玉强袭点头应了一声，表示对方说得没错。

“再来说说我们吧……”上校抬起一手，竖起食指朝上指了指，“我……和上面那三位，对你们所说的村子确实也有兴趣。”他舔了舔自己的兔唇，露出一丝贪婪的笑意，“呵呵……现如今，像那种规模的村庄已经很难找了，一旦将其攻占，就意味着新的水源、农田、以及大量的奴隶……”他沉声接道，“所以，我也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那个村子我们是势在必得。”

“那正好啊！我们双方完全可以合作！”穿越为王这时很激动（可脸上还是没什么表情变化）地插嘴道，“和我们敌对的那四个地球人都是站在村民们那边的，只要他们活着……就不会让你们进攻村庄！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双方的目的不同，但有着共同的敌人。”重生为王用比较冷静的口吻，接着队友的话，进行了一句总结。

“我知道，所以我才会来跟你们谈……”上校回道，“……合作。”

……

与此同时，峡中村，墓穴外。

“嘿~我们回来啦~”从那黑黝黝的山洞里跳出来后，小叹一眼就看见了正在等候他们的小灵和若雨，当即就朝她们挥手喊道。

“瞧你这狗一样的姿态，收获不小咯？”小灵看着小叹说道。

“喂……什么叫狗一样的姿态啊？”小叹虚着眼问道。

“就是一脸傻笑着欢蹦乱跳的活泼姿态啊。”小灵嬉笑着回道。

“啊~形容得真贴切呢。”跟在小叹身后不远处的觉哥很快也从洞里走了出来。

“看你这猫一样的姿态，应该是空手而归了吧。”站在小灵身旁的若雨也对觉哥道了一句。

“呵呵……”封不觉微笑道，“那我也顺便问一下……猫一样的姿态又是什么呢？”

“一脸死相、无精打采的欠揍姿态呗。”若雨冷冰冰地回道。

不远处，兔傲天和兔丽苏也在等着这两名玩家的归来，见他们活着上来了，兔傲天便上前说道：“疯兄，枉兄，你们在那隧道（兔傲天是看着他们开启墓穴中的隐藏隧道的）里找到什么了吗？”

“死胡同。”封不觉不想跟对方解释太多，而且解释了也没用，这帮兔星人的手上又没有黑胡子的咒印物品，即使去到那个隧道的尽头也找不到什么，“末端的墙上刻了一些文字，好像记录了很久以前某个星际海盗的生平故事，我们在那儿研究了半天也没整出什么名堂来。”

他停顿了两秒，又补充道：“哦，对了……”他看向兔傲天，“虽然这个隧道一路到底都没什么东西，但其长度很长，而且结构很稳固。一会儿我把开启和关闭隧道入口的方法告诉你们，以后你们村遇到什么危机时，就可以将这隧道当做避难所使用了。”

“那太好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兔傲天笑着和身旁的兔丽苏对视了一眼，随即对觉哥他们投去了一个感激的目光。

其实，当封不觉说那隧道是“死胡同”时，兔傲天还是有点将信将疑的；好在觉哥机智地补了后面那段话，打消了对方的疑虑……这道理很简单，既然对方肯说出隧道的开启方

法，那就说明他们没什么好隐瞒的，如果你们不信，可以自己去隧道尽头一探究竟。

长话短说，众人聊了几句之后，便暂时分散行动了。

地狱前线的四位挑了个清净的地方开始交换情报，而兔傲天和兔丽苏则跑去处理各种善后事宜……

他们两位可是大忙兔，村中的日常生产和防卫工作本来就都是他们在盯着，长老啤啤安说白了就是个吉祥物……

今天，村口多出了那么多机车（建筑材料）、尸体（有机化肥）和衣物，他们俩可有的忙活了。

另外……不久前的那次进攻，让峡中村的村民们兔心惶惶。既然那帮长毛城塞的人（兔）来了一次，那就表明村子的坐标已经暴露，虽然若雨她们用压倒性的实力将对方杀得几乎全灭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暴徒就会从此放弃这个村庄。

因此，此刻全村的人都被一种不安的情绪所笼罩着……这种状况下，兔傲天和兔丽苏无疑还有很多思想工作要去做。纵然他们自己也承担着很大的心理压力，但他们还是得去领导和安抚那些更为弱小的人。因为……这就是他们选择的道路。

在这弱肉强食的末世中，强者，要么就成为掠夺者，要么就成为守护者……这是作为强者必须面对的抉择。

……

又一个小时过去，在长毛城塞和峡中村之间的沙漠中，又一支机车大队出现了。

漫天高扬的沙尘中，是一群凶神恶煞的暴徒。

而这其中，还包括了尸刀二番队的三名队员，以及……三名长毛六天官的成员。

那三人分别是……

延寿星君——上校。

益算星君——马马虎。

度厄星君——迪迪威。

很显然，尸刀的玩家们已经和长毛神拳那六位天官结成了同盟。

这一次……他们绝无丝毫轻敌的态度，只是怀着相同的目标，杀向了地狱前线队的所在。

“再过十分钟应该就能到达那个村口了。”负责带路的穿越为王坐在最前面的一辆跨子里，此时他回头对队友们和那三名NPC喊道，“千万要小心对方的狙击手，说不定这次她会在我们接近村口之前就动手，稍有大意可能就会丢掉性命！”

“哼……比起用枪的家伙，我倒是更想和你们说的那个女剑客一较高下。”说这话的迪迪威也是一条巨汉，看身形竟是比嘻嘻满还要壮上几分。

“你可别搞错了……我们不是来跟别人切磋武艺的。”接他话的马马虎则是一只老兔子，其身材瘦弱伛偻，兔嘴下还留着一把山羊胡子，“如果可能的话，我倒是希望上校一个人进去将对方统统暗杀掉……那样会省去很多麻烦。”

“呵呵……”上校笑了笑，转头回道（他和马马虎乘着在同一辆跨子上，由他负责驾车），“前辈，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就在他们几个对话之际，忽然，车队最前方的一名喽啰高声喊道；“快看！前面有人！”

此言一出，尸刀队员们和那三天官皆是微微一怔，举目远眺。

但见……前方的沙漠中，确是伫立着两道人影。

第876章 手起刀落

沙漠中日光猛烈，目力佳者可视极远之物。

因此，长毛要塞阵营中的几位强者，全都已经看清了远处所站的二人。

他们，一个是封不觉，另一个……是兔傲天。

“停下！”又前行了些许距离后，上校举起一手向后方示意，并高声喊道。

数秒后，机车队缓缓停住，上校又回头说道：“你们统统留在这里，在我们分出胜负之前……绝对不要插手。”

他这句话，自然是对那些长毛城塞的杂兵们讲的。

“哦哦～不愧是上校，真是可靠呢。”

“嘿嘿！让那些不知死活的家伙体会一下恐惧的滋味儿吧！”

“噢～六天官是无敌的！”

喽啰们听了上校的话以后，一阵鼓噪，气势高涨；就好似一群疯狂的球迷，还没比赛就已经等着要庆祝了。

“哼……一群蠢货。”上校摇了摇头，自言自语般轻声念道，“若不是留着你们还有用处，谁管你们死活……”

不多时，以上校为首，加上三玉强袭、重生为王、穿越为王、马马虎和迪迪威共计六名强者……已缓步来到了觉哥他们的面前。

“还未请教……”上校将眼前的一人一兔迅速打量了一番后，开口言道。

“哈啊～”觉哥用一种慵懒的神态，边打哈欠边回道，“疯不觉。”

兔傲天则是竭力保持着冷静的姿态，沉声报出了名讳：“兔傲天。”

“Ho~你就是疯不觉啊。”上校说着，转头看了看尸刀那三人，随即再看向觉哥说道，“听说……你很强啊。”

很显然，尸刀的几人已经将他们所知的、或者说他们所认为的……地狱前线各成员的大体实力告知了长毛六天官。

“呵呵……你是听那几个家伙说的吧？”封不觉也歪过头看了尸刀的队员们一眼，“一帮躲在兔子背后、磕了药才敢玩游戏的怂人……他们跟你讲的话你也能信么？”

没错，他说出来了……他在公开直播中，很明确地讲了尸刀的成员们使用药物打游戏的事情……

平心而论，在那些知情人看来，这小子简直就是肆无忌惮、胆大包天……

即使是那些游戏圈内的大佬，也不敢在公开场合把这事儿非常明确地讲出来，因为这样讲是要负责任的……如果你拿不出证据，尸刀那边完全可以反过来告你诽谤。

或许有人会问，尸刀那边确实是用了药的，怎么还敢去告别人？难道他们都不会做贼心虚的么？

是的，不会……

在很多时候，占着理也是没用的。人家跟你讲的是法律……法律是工具，而且是一件不完美的、且永远也不会完美的工具。

“犯罪成本”低廉，但收益却很大的例子比比皆是。最典型的就是各种侵权类案例，这种案子的结果往往是被害人因举证困难、诉讼费用高昂和诉讼周期拖得过长等各种原因而不了了之。即使最终胜诉，这种民事诉讼的处罚也不痛不痒，很多侵权者在败诉后仍然是拒不道歉、死不承认、赔钱了事的态度。对他们来说，侵权的利益所得早已超过了犯罪成本，处罚的力度远远不足。

这种结果……无疑是很让人心寒的。

也正是这样的结果，让很多犯罪者有恃无恐。而被害人却要在“讨回公道困难重重”和“忍气吞声不了了之”之间做抉择。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生产食品的企业在加工过程中混入过期食品、生产校服的企业加入有毒材料……即使是这些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的案例，有很多也不过就是罚款了事。

简而言之……在有些时候，“贼”不但不会心虚，还会理直气壮地贼喊抓贼。

再结合眼前的例子来看……尸刀当然是没什么好怕的。首先，他们的行为并不违法，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打游戏作弊会判刑吧？

这种事真要追究，也是游戏公司根据游戏内的用户协议去追究。但游戏公司毕竟不是执法部门，他们不可能闯进人家工作室实地搜查，更不可能把玩家抓起来做尿检。

游戏公司要甄别玩家是否作弊，只能从数据层面上去调查。只要玩家登录时的数据没有异常，光脑也没有扫描到任何不合规定的外接设备或异常程序，那这事儿就没法儿管。

说到底……人家打游戏前吃了什么，你管得着么？

但是，如果某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个人或组织在某个公开场合把尸刀作弊的事情讲出来了，而且讲这话的人是拿不出任何证据的……那么这个人自己反而得小心了，因为他的言行是有目共睹的，很容易举证的……尸刀工作室完全可以“诋毁法人单位名誉”为由提起诉讼。

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的也是一个大公司，那也就罢了……就算人家的法务部门撕逼失败，钱那方面至少也赔得起；但被告的如果是“个人”，而且是个没钱没势的普通市民，结果八成会很惨。

所以……封不觉此刻这敢做敢言之举，虽是让很多游戏

圈内的人士感到大快人心，但他们也纷纷为这个疯子捏了把汗……

“疯不觉！你最好注意一下自己在说什么……”三玉强袭听了那话后，瞪着觉哥言道，“我以个人的立场出发，劝你一句……”

三玉强袭的这句话，确实是出于好心，他的意思大概就是……“我也就是个在游戏工作室打工的人而已，跟你也无冤无仇，哪怕尸刀倒闭我也无所谓，大不了我换个单位。但你小子可不要太嚣张了，到时候被人告得倾家荡产谁也帮不了你。”

“不必了。”谁知，封不觉完全不领情，非常干脆地打断了他，“我可以对自己说的每句话负责，阁下的好意我心领了。”说完这句，他顿了两秒，又看向上校道，“兔子，你可不要被那些人骗了……”他指了指尸刀的几人，笑了笑，“我啊……比他们所描述的……”他的脸上忽地浮现了一抹邪笑，“……还要强十倍！”

“呵……哈哈……哈哈哈哈……”上校也笑了，从忍俊不禁，到放声大笑，他笑了整整半分钟才慢慢停下，接着道，“呵呵……有意思，很有意思！”他扶了扶头顶的贝雷帽，“那我能不能问问……既然你已经强到了这个地步、或者说……已经自信到了这种地步……为何你不单枪匹马地在这里等我们呢？”

“疯兄……原本确是打算一个人来此迎战。”觉哥还没回答，他身旁的兔傲天就先开口了，“是我……执意要跟他一起来的。”

“哦？”上校闻言，顺势将目光转到了兔傲天的脸上。

这两人（兔）目光一触，便似天雷勾动地火，一种拳法家之间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的基情光芒迸发而出。

“事关村子的存亡……”兔傲天接着说道，“作为村子的守

护者，我怎能让疯兄他们这些外来者帮我保卫家园，而我自己则躲在村里畏首不出？”

他的话也有道理，无论于情于理、还是为了拳法家的自尊，这一战他都必须到场。

“哼……守护者吗……”上校冷哼一声，“真是了不起啊……”说这话时，他已暗暗地提升了自己的斗气，“年纪轻轻就能讲出这样的话来……呵呵……”

此时，兔傲天默不作声，冷目相对，对方那暗涌的杀意，也将他的斗气引动了起来。

“而像我这样的弱者……”上校的下一句话来到时，其身形已瞬间出现在了兔傲天的背后，“注定只能当个‘掠夺者’了啊……”

这一瞬，兔傲天神情陡变。他的实力不弱，真的不弱……所以他能感觉到上校已到了自己的背后。

但他的实力确实还不够强……纵然他已猜到了对方会发动突袭，可他的身体却跟不上上校的速度。

叱——

上校以手作刀，刺向了兔傲天的后心。

他不但速度惊人，而且出手时无声无息……

你说什么？既然无声无息，为什么会有“叱”一声？

那自然是因为……这声音不是上校的手发出的。

“你！”一秒后，上校不由得惊出声来。

伴随着那记破风之声，封不觉的灵犀一指瞬然杀到，准确无误地夹住了上校前突的手刀，让后者寸进不能。

而这时，兔傲天也反应过来，朝侧面疾疾一跃，脸色铁青地看向了不远处那二人。

“你……你竟然……”从上校说这话时的表情和语气来看，

他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竟能用两根手指接住我的‘长毛无音拳’！”

“哼……‘弱者’的拳被接住，有什么好奇怪的？”封不觉用对方的话反过来嘲讽了对方一句，随后便顺势发招。

一记【熊孩子的下鞭腿】出其不意地朝着上校的下盘扫了过去。

对长毛六天官这个级别的拳法家来说，“下鞭腿”这种招式……严格来说根本就不能算什么招式。就算不去刻意躲避，只要下盘够稳，硬扛一下又怎样？

但封不觉这记下鞭腿，可不是一般的下鞭腿，那是熊孩子的下鞭腿……【无视专精等级，100%绊倒一切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倒下的怪物，并激怒对方来攻击你】这种特效简直就是因果律武器。

只要躲不开，神也绊给你看。

“啊——呀——”

果然，觉哥出脚之后，上校便惊愕了。由于他的手还被夹着，故而没法儿进行退避，再者，他也没觉得被人用下鞭腿踢一下能有多大损伤。所以……他绷紧腿部肌肉、硬扛了这一下。

这不扛不打紧，一扛……他就摔倒了。

尸刀的三名玩家、以及马马虎和迪迪威这两位同为天官的NPC……都用无比震惊的目光看着上校那如同慢镜头一般的倒地动作。

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上校会被这种小孩子都能使的踢腿动作绊倒，而且还摔得那么讲究、那么到位……搞得跟假摔似的。

“嗯……好久没用这个连招杀人了呢……”封不觉见对方的“绊倒”动作已成事实，便立即松开手指，从行囊中取出了【必须破防之刃】，朝着上校的脖子就是一刀下去。

整个过程……快到目不暇接，瞬息之间，他已是手起刀落。

当上校的身体倒地之时，其后颈已然被菜刀斩断。倒在地上的……俨然已是一具尸体了。

“喂……不可能的吧……上校他……那个杀人从不用第二招的上校……”

“延寿星君大人竟这么轻易的……”

“呃……啊——”

远处的喽啰们在看清楚这里的状况后立即陷入了恐慌之中，就差扭头逃跑了。

尸刀二番队的三人和另外两名天官此时也是神色凝重，一股寒意在他们心中渐渐爬升……

“好了，热身就到此为止吧。”封不觉举起菜刀，摆出一脸狂热的神态，舔了舔刀柄上的血，并狞笑着看对剩下的几名对手道，“……如果这也能算是热身的话。”

“这家伙确定是推理小说家吗？怎么看着像是变态杀人狂啊……”

“不不不……这应该是装出来的，用丧心病狂的表现扰乱对手的心理。”

“装的？没必要吧……他连那种BOSS级的NPC都可以秒杀，还有必要用什么心理战术吗？”

“也许……他这样做是出于……呃……兴趣？”

这一刻，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们全都在热烈地讨论觉哥的行为。这其中也不乏一些已经结束了第一轮复赛的职业战队成员，他们也都在关注这场焦点之战……

“唉……”沉默片刻后，在场最为老迈兔星人——益算星君马马虎长叹一声，并上前说道，“我本以为……这世上能让我认真起来的对手，就只有传说中的短毛神拳拳宗兔发哥，以

及……我们六天官之首的……上生星君凯洛特而已了……”他一边说着，一边迈着虚浮的脚步，慢慢悠悠地走到了觉哥的面前，“看来……今天这名单上，又要多出一人。”

第877章 战国二队

“哈？”封不觉听了马马虎那逼格甚高的言论，却是露出一脸不屑的神色，“阁下的口气倒是不小啊……”

“哼……”马马虎笑了，“年轻人……你是觉得……我这个老头子在倚老卖老、夸口胡诌是吗？”他也不等觉哥回答，便自顾自地接道，“呵呵呵……拳怕少壮，这我也同意，不过……”

说话间，马马虎双腿微分成马步，双臂缓扬，摆开了一个架势。

他的速度并不算快，但那行云流水般的动作却是在旁人的眼中制造出了重重残影；他的斗气也不算强，但那内敛深沉的底力竟是让他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厚重起来。

“拳法家的战斗，并不是纯粹的体力拼斗……”马马虎接着说道，“即使体力已过了巅峰期，但战斗的经验、拳艺的境界……都会在岁月的沉淀下愈发深厚。”

“这样啊……”近在咫尺的强敌已摆好了战斗姿态，封不觉却仍是丝毫不为所动，并用嘲讽的语气回道，“那我还真得好好领教领……啊！”话未说完，觉哥好似忽然看到了什么，刹那间，他便神情陡变，举臂指着侧前方的沙漠惊呼一声，“蝙蝠车！”

也许是因为他的表情太过逼真，也许是因为他喊得声嘶力竭……

反正，在场所有人的兔星人、甚至是尸刀的三名玩家……全都在这一瞬转过头，顺着觉哥所指的方向看去……

“呃啊！”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封不觉骤然出手，一刀捅进了马

马虎的胸口……后者当即发出一声惨叫，并将头转回来，用一脸“你特么算计我！”的表情死死瞪住了觉哥。

而听到那声惨叫后又重新转头回看的其他人（兔），在看见这边的状况后，全都呆若木鸡……反应最快的也过了五六秒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

“所以说啊……拳法家的战斗，并不是纯粹的体力拼斗……”数秒后，封不觉得意地望着濒死的马马虎，重复着对方的话并接道，“智商也是很重要的。”说罢，他就猛然拔回了菜刀。

刀上的血滴落在沙上时，马马虎也已仰面栽倒在地，死不瞑目。

“太……太卑鄙了吧！”

“有没有搞错？这都行？”

“这家伙竟然用这么幼稚的手段……”

“……又干掉了一个BOSS级的NPC……”

“我还是头回知道可以这样打游戏……”

此时，观看直播的观众们彻底炸锅了。

封不觉的行径不可谓不无耻，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耻的让人佩服。

他刚才玩儿的那一手，乍看之下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基本属于小孩子打架才会用的损招。但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他用得无比高明。

因为没有人会想到……在这样的情境下，他会使出这样的手段。

试想一下，如果换成是叶孤城和西门吹雪在决斗……双方摆好POSE，冷冷地交谈了几句似是而非的话语，正准备动手时，西门吹雪却突然摆出一张惊愕脸，指着叶孤城背后的天空大喊：“看！猪在天上飞！”

假如那种事真的发生了，那么我想……叶孤城他也一定会回头看的。

事实上，这几乎是人类的本能。只要连指带喊的那个人表演得有说服力，够自然、也够突然……任谁都会不假思索地转头看上一眼。

而封不觉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盲点，成功地完成了一次秒杀。

……

“什么呀？这也能算所谓的超级高手吗？使的战术也太低端了吧？”

此时，在游戏内的六号直播区（类似商城的重叠空间，各有编号，区域中有许多大屏幕，玩家可以自由选择到哪一个屏幕前驻足观看）中，四名身着统一制服的青年站在一起，其中一人用鄙夷的口吻、颇高的音量看着直播画面念道。

这名说话的男子，ID为【今川义】，长了一张清瘦的脸，还有一对很有特点的眉毛，看着似是画上去的一般炯炯有神。

“是啊……还有人说他与吞天鬼骁、湿婆属于同一级别的强者呢……”今川义身旁一名ID为【德川忠】的、略有些矮胖的男子顺势接道。

“呵呵……他在S1的比赛录像我确实看过，但在我看来，也不过如此嘛……”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另一名ID为【北条和】的男子这时也道，“以三十级左右的水准来讲，我可不觉得自己会输给他。”

“哼……这也并没什么奇怪的。”最后，四人中剩下的一位ID为【丰臣平】的红脸男子冷笑道，“只能说中国玩家的整体水平太低了，要说他们有什么是别人及不上的……哼……恐怕也就只有人数了吧。”

“呵呵……所谓的人傻钱多么……”今川义笑着应道。

“不过还真是令人不爽呢……”德川忠此刻又道，“若是像我们‘战国工作室’这样的精英早些入驻这个游戏，那在S1时……根本就没那些二流货色的表现机会了吧。”

他们几个就这么站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非常嚣张地说着这些话，而且丝毫没有压低声音的意思。很多在旁边听到他们谈话的玩家明显都露出了不悦、厌恶或是愤然之色，但也没人上去跟他们理论。

其主要原因……自然还是因为游戏内有守卫机器人管着，上去抽他们是不行的；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这些制服上绣有“战国”徽章的家伙……确实是众所周知的实力玩家，同时也是这次S2比赛中的一匹强势黑马。

事实上……在S1结束后不久，这个全部由日本职业玩家组成的“战国工作室”就已悄然进驻了惊悚乐园，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在了社团综合实力榜上。

在S2的比赛中，战国社团共派了两支队伍去参加，且两支队伍全都进入了复赛。而眼前这四人……正是“战国二队”。

“原来如此……”忽然，一个声音在战国二队那四人身后响起，“近来风头正盛的‘战国’……也不外如是啊。”

“哪尼？”闻得此言，今川、德川、北条和丰臣四位齐齐回头，猛然瞪向了说话者。

“你是……”丰臣平看着对方头上显示的ID，立刻神情一变，“‘废柴联盟’队的【鸿鹄】？”

“正是在下。”鸿鹄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微笑着回道。

“哼……我道是谁……”今川义冷哼道，“不过就是个连工作室都不收的家伙，还在那儿大言不惭地对我们这样的精英评头论足……说什么‘不外如是’……”

“呵呵……是啊，我也就是个水平很一般的普通玩家罢了。不过……对于疯不觉刚才所做的事情，我却看得比各

位‘精英’……”鸿鹄说那两个字的时候，语气明显带着讽意，“……要透彻一些。”

“你是什么意思？”北条和听出他话里有话，故而沉声问道。

“什么意思呢……”鸿鹄耸了下肩，装模作样地回道，“我觉得吧……有些事，与其明确地说出来，不如提点一番，让别人自己去思考。呵呵……”他笑了笑，“就像教小学生做数学题，你若是直接报答案给他，那换一道题上来，他还是不会；但你要是教会他解题的思路……”

“你说谁是小学生？”德川忠被鸿鹄那损人的言语一激，顿时激动起来，立马上前一步……好似要动手打人的样子。

“别冲动……”丰臣平横臂一拦，冲队友使了个眼色，“不要那么轻易就受人挑拨。”

“是啊，这里可是有守卫机器人的，暴力什么的可不行啊。”鸿鹄有恃无恐地回道，“所以大家说话时最好都注意一点……并不是说，周围的人没有上来抽你，就是认同你了……也许别人只是在忍受你而已。”他摊开双手摇了摇头，“明明惹人厌了还不自知的人，就不只是讨厌……而是愚蠢了。”

他说这段话的时候，附近的很多玩家都纷纷露出的赞许的神情，人群中隐约还有些许笑声传来。基本上，大家都在用眼神或行动在对鸿鹄说——“干得好”。

“你……到底想说什么？”丰臣平毕竟是战国二队的队长，性格较之那几名队友还是更稳一些，他强压住怒火，再度问道。

“很简单……我只是想好意提醒各位一下，你们远远低估了疯不觉这个人……”鸿鹄说到这儿时，眼神一凌，语气骤冷，“这家伙……可比你们想象中危险得多。”

他顿了两秒，再接道：“既然你们说他战术低端、不过如

此……那么我想请各位思考几个问题……”鸿鹄的视线扫过那四人的脸，“什么样的战术才是高端呢？”

战国二队的四人都不是什么智谋型玩家，有智将之称的鸿鹄这样去问他们，他们自然也不好贸然接话。

“所谓战术，说到底……只是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鸿鹄见他们都没说话，就继续说道，“只要‘有效’，简单明确的战术有何不可？”他又顿了顿，扫了眼远处的大屏幕，“从战术层面上讲，封不觉的做法首先是‘出其不意’、其次是‘收效极佳’，诸位扪心自问……换成你们，能不能在那种境况下立刻想到这样的战术、并成功地实施？”他用很坦诚的语气接道，“反正……我是不行的。说句实话，就算我真的想到了那样的点子，我也未必能让NPC转头，就算我真的让那个NPC转头了……我也没有自信能凭借一记偷袭就结果掉对方的性命。这就跟‘哥伦布立鸡蛋’的故事一样，不管旁观者们事后对结果如何不屑，在看到这结果之前……别说让你们去做了，你们连突破思维定式都做不到……”

话至此处，战国那四人确已是无言以对。

“哼……不愧是‘智将’鸿鹄。”数秒后，丰臣平冷哼一声，“我等受教了……”他说着，转头对队友们道，“我们走……”

这会儿，周围的路人玩家们都已用一种“围观装逼失败者”的姿态看着他们，他们无疑是待不下去了。

“希望……能有机会在比赛中实际领教一下阁下的智谋……”但在离开之前，丰臣平也不忘要给鸿鹄留句狠话，“毕竟……这世上能说会道的人很多，但未必都是真有本事的。”

“呵……”鸿鹄笑着回道，“那就请各位……好好期待着吧。”

……

另一方面，沙漠之中。

“你这卑鄙的混蛋！竟敢把上校和马马虎……”迪迪威在见识了封不觉的所作所为后，彻底地怒了，他气得话都说不利索，半句半句往外蹦词儿，“我……我要亲手把你撕成碎片！”

“等一等！”这时，三玉强袭轻喝一声，带着两名队友上前几步，说道，“天官先生，我们之前已经提醒过你们了……这个疯不觉很强，而且十分狡猾，但上校和马马虎还是大意了……”他朝觉哥瞥了一眼，“眼下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他还有三名同伴不知去向，说不定就躲在暗处的什么地方准备埋伏我们，这样算来……人数上我们并不占什么便宜。”

“是啊……”重生为王也接道，“所以……我建议，咱们还是谨慎起见，四个人一起上吧！”

“哈！哈哈哈哈……”封不觉听了他们的言论，立即发出超级嘲讽的大笑，“干什么呀？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啊？”他一边说着，一边横跳半步，用手把自己的脸捏成一副尖嘴猴腮的样子，尖着嗓子念道，“跟这种邪魔外道不要讲什么江湖道义！大家一起上！”

说罢，他又站会原地，一秒变脸，肃然叹道：“唉……说实话，我也从来没阻止过你们一起上。只不过是你们自己一个一个上来，自以为可以搞定我而已。”

下一秒，觉哥摊开双手，气焰嚣狂地高声道：“少在那里以小人之心度本大爷之胆了！我说了一个人搞定你们，就是一个人。谁管你们是不是围攻……速速上前受死便是！”

第878章 乱身冲

烈日未落，风沙不止。

无边无垠的沙漠中，即将展开一场以一敌四的激战。

而所有正在关注着这场比赛的玩家，也都在期待着——疯不觉的表现。

事到如今，人们似乎已不是很在意觉哥到底会赢、还是会死……他们只是单纯地想看这个家伙究竟还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疯兄，你真的要一个人跟他们打吗？”兔傲天听了觉哥的狂语之后，在旁露出担忧之色，沉声问道。

“啊……兔兄你不必帮我，只要看着就行了。”封不觉回道。

“嗯……”兔傲天握紧双拳，好似下定了某种决心一般，念道，“我知道……与疯兄相比，我的境界差了太多，或许我出手帮忙反倒会成为你的累赘……但……这事关村子的存亡，我若只是袖手旁观的话……”

“那你去把那帮家伙给收拾掉吧。”封不觉好似早已猜到了兔傲天会这么说，他闻言后顺手就指了指数十米外那帮长毛要塞的杂兵，“这样就帮了我大忙了。”

“疯兄……”兔傲天想了两秒，随即用坚定的神色朝觉哥点点头，“好！我明白了！”

封不觉是个聪明人，如果他愿意，他也可以是个温柔的、善解人意的人。所以，此刻他想到了一个较为妥当的、在不伤害兔傲天自尊的情况下……将风险降到最低的处理方法。

那兔傲天也是明事理的人（兔），经过刚才和上校的短

暂交锋，他已体会到了自己的实力和长毛六天官还差一个级别；他也知道……觉哥的举动用心良苦；因此，他才会怀着感激的心情说上那句“明白了”。

“哼……小子，你可别后悔了！”迪迪威完全没把兔傲天放在眼里，后者绕过他和尸刀的三人跑向那群杂兵时，他依然瞪着封不觉，恶狠狠地恐吓道，“在我的‘长毛水鸟拳’面前，你连十秒都撑不过去！”

他说这句话时，尸刀二番队的三人已然散开，快速将封不觉包围了起来。算上正面的迪迪威，他们共计四人（和兔）正好站在了觉哥的四方。

“哦……这样啊。”封不觉倒是淡定，他听对方讲完了必胜宣言，就立即接道，“那么……十、九、八、七、六……”

要论嘲讽的技巧，眼前这些家伙和觉哥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敌人在封不觉面前说的每一句话、流露出的每一个神态、做下的每一件事……都有可能成为他控制敌方情绪、诱导敌方行为的要素。

比如此刻，觉哥就利用了迪迪威刚才随口所说的“十秒”二字，只是做一下倒数，就逼得对方不得不上前攻击；而且，还是毫无保留、孤注一掷的狂攻……因为当迪迪威开始进攻时，觉哥都已经数了五下了。

“长毛水鸟拳奥义·飞翔白丽！”但见迪迪威双臂一展，庞大的身形却似轻燕疾飞，腾空而来。

“五、四、三……”面对那惊人的奥义，封不觉一边从容地数着数，一边伸手从行囊里取出了雷之宝珠【动如雷霆】，并在攻击将至未至之时，将其发动。

下一秒，白色的斗气如烈风般卷来，在沙漠中轰出如一双巨翼般的撕裂痕迹。

然，封不觉却是毫发未伤地出现在了另一处。

叱——

菜刀出，血光现。

这一刀捅的是重生为王，因为封不觉已通过数据视角观察过了，这几人（和兔）当中……就属他最弱。

重生为王确实也没能躲开觉哥的攻击，毕竟他是以医疗和灵术专精见长的玩家，在五倍速的觉哥面前，他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唔……”重生为王看着从自己后心处扎入，从前胸穿出的刀尖，发出一声闷哼，不过他随即就转过头去，用最后一口气念道，“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从我开始吗……呵呵……”

在这化为白光消失前的濒死之际，他竟是发出了一声冷笑。

“二、一……”封不觉则是没去理他，自顾自地数着数，在数到“零”以后，又开始从一数起，“一、二、三、四……”

“我知道……和你短兵相接的话……恐怕没人能保住我不被你秒杀……”重生为王却是继续说着，“所以我早已做好了准备，硬扛你这一击……”他微顿半秒，“疯不觉，很抱歉，当你来到我身边时，就已注定了你会在这场战斗中落败……”

话音未落，他全身蓝芒一闪，一阵电流般的光芒猛然包裹住了觉哥。

接着，重生为王就化为了白光，宣告死亡……

“十一、十二、十三……”封不觉这会儿无疑已中了对方临死前放出的某个技能，但他还是没有停止数数，并且也没忘了用挑衅的眼神去看了看迪迪威。

“混账！别再数了！”迪迪威早已怒不可遏，封不觉每多数出一个数字来，就是对他的一次嘲讽。

所以说……有时候话不能说得太满，否则很可能自掘坟墓。

“长毛水鸟拳·朱雀展翔！”迪迪威很快就再次出招，从远处疾疾杀来。

“趁现在！我们也上！”三玉强袭此时也看准机会，朝穿越为王喊了一声。

刚才那二十秒左右的时间，已足够三玉强袭将自己的主力召唤生物——【尸虎】召唤出来，也已足够穿越为王在旁做好万全的进攻准备了。

这一瞬，他们两人和迪迪威分别从三个方向同时杀来，无论空中、地面……都已不留死角。而封不觉的加速宝珠已经用去，恐怕是不可能再用速度优势来脱困了……

就在此刻！

“唉……胜负已分。”突然，封不觉停止了数数，朝后一个后翻，轻松地倒立起来，“岚脚-乱！”

却见其周身血芒一闪，斗气蒸腾，这是他在这个剧本中首次开启【灵识聚身术-改】；而【岚脚】之中最为狂乱的一招也在这一状态下乍然而现。弹指间，便有数以百计的斩击朝四面八方飞散而去，进行着无差别的破坏。

“怎么可能！”三玉强袭见状大惊失色，急忙操控尸虎收势为自己抵挡攻击。

“这……为什么会这样？”穿越为王就没那么好过了，他把全部的注意力和斗气都集中在了进攻招式上，完全没有留力去防御，也没有给自己留下后撤或迂回的余地，因为……他已认定了封不觉绝对无法反抗。

……

三十分钟前，长毛城塞外。

“队长，穿越，关于疯不觉……你们怎么看？”重生为王在出发前，问了他的两名队友这个问题。

看起来……他是准备在战术上做些布置。

“虽然不想承认……但论单打独斗的话，恐怕我们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三玉强袭回道。

“我已经没什么意见了……”穿越为王则还没从若雨带来的阴影中走出，“假如他的实力比他们队那个似雨若离还厉害，我想……单挑能赢他的人真的不多……”

“嗯……”重生为王点点头，“我也基本同意的你们的观点……”他转头望了望正在远处为机车队做整备的几名NPC，“那几名天官的实力虽然厉害，但说到底……这是我们玩家之间的较量，对方很有可能无视这些NPC，直接来杀我们几个。只要他们能快速将我们全灭，后面的事情怎样都是无所谓的……反正主线任务完成后就算死了也无妨。”

“那你的意思是……”三玉强袭示意他接着往下说。

“让我来当诱饵吧。”重生为王接道。

“此话怎讲？”三玉强袭没有表露出多大的惊讶，只是让对方说一下详情。

“很简单。”重生为王回道，“在团战中，‘击杀优先级’较高的肯定是敌方的射击专精或辅助系玩家；一是因为这类玩家在战斗中存活越久就越能发挥作用，二就是因为他们的格斗专精通常都不高，一旦被集中攻击就很难躲避或硬扛。”他顿了顿，“当然了，还有一种‘优先级’排法，就是按照强弱来分……无视专精，从看上去最弱的那个杀起。”他说着，抬手指了指自己，“但无论是哪种排法，对方都有很高的几率……优先来攻击我。”

“而这……也就成为了你当‘饵’的契机……”三玉强袭已隐约猜到了军师的意图，故而接了一句。

“没错。”重生为王压低了声音应道，“我那招【乱身冲】的价值……你们也很清楚吧？如果我能把这个技能放到疯不觉的身上，就算我被他当场格杀……那也值了。”

……

【名称：乱身冲】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灵术】

【效果：使目标的神经系统产生随机性的错乱效应（仅对具备神经系统的“生物”有效，持续十分钟；每个剧本限用一次，自由探索模式中冷却时间为十八小时）】

【消耗：无（生存值30%以下方可使用）】

【学习条件：灵术专精A】

【备注：极其高位且复杂的忍术，施术者可将体内的查克拉转化为电子并制造电场，对敌人体内的神经系统放出电子，以此扰乱敌人对身体的控制。】

这招，就是重生为王咽气之前释放在觉哥身上的那股电光的真面目。

很显然，尸刀二番队的这几位也是有备而来的，他们早已在战前就拟定了一套击杀敌方王牌的策略。

如果一切顺利，封不觉此刻应该已经被干掉了。

然而……

“你们一定很疑惑……”岚脚的风暴过后，封不觉重新站定，脸不变色气不喘地开口道，“……为什么我还能行动自如呢？”

穿越为王已经被踢死了，回应不了他这个问题。

不过，三玉强袭还活着，召唤生物帮他挡住了绝大多数的伤害，他还剩下不少的生存值：“你……难……难道重生的技能没能成功放出来？”

“不，他成功了，我的确中了他那招【乱身冲】。”封不觉回道，“事实上，此时此刻，我仍然处在这个技能的影响之下。”

“胡说八道！”三玉强袭道，“中了这招……别说是打斗了，就算正常行动都做不到……除非有旁人……”

“除非有旁人来帮你……用特定的技能或物品去解除【乱身冲】的效果，否则……受术者本人是无能为力的。”封不觉打断了对方，直接念道，“没错，通常来讲是这样儿的，在神经系统混乱的情况下，即便我行囊里有着可以解除该效果的物品，我也没有办法把他拿出来……至于战斗什么的，那更是天方夜谭了。”

他们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躺在沙地上奄奄一息的迪迪威还在骂骂咧咧地呻吟着什么，而另一边，兔傲天已经把那群杂兵清理得差不多了……

至此为止，这一战的形势已经彻底逆转，反倒变成了封不觉和兔傲天二对一的局面。

“从你的话里我可以听出，你也曾亲身体验过【乱身冲】的效果。”封不觉停了几秒，再对三玉强袭说道，“所以我可以试着跟你解释一下……”此时他已经收起了手上的菜刀，双手抱胸念道，“嗯……其实要破这招也不难，只要‘适应’就好了。”

“适应？”三玉强袭对这话十分不解，“适应什么？”

“适应神经错乱的状态呗。”封不觉摊开双手，笑着说道。

不知为何，在镜头前看到这一幕的人，都觉得此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有一种莫名的说服力。

“这招的效果无非就是把‘大脑发送给身体的指令’打乱、再错搭一下。”封不觉又道，“比如……你想动右手的拇指，但却眨了一下左眼，你想抬起右脚，却让左手竖起了中指；诸如此类……虽然这套措搭的体系每次都是随机的，但一次技能的持续期间，只存在一套规律。只要掌握了这套规律，并将思维转换成相应的模式，就能重新适应和使用身体了……”他舔了舔嘴唇，“说得再直白一些就是……我花了大约四秒的时

间，适应了‘想动右手就眨左眼’、‘想抬右脚就竖中指’这样的习惯。”

“开什么玩笑……”三玉强袭可不相信这话，“你以为你是神吗？”

99.99%的观众也不相信这话……

而知道封不觉具备【零时差演算】能力的人、以及那些与他交手过的一线大神却都明白……这货所言非虚。

“呵呵……说到神……”此时，封不觉忽然转移了话题，笑道，“你们应该也知道‘血尸神’吧？”

“哼……”三玉强袭冷哼一声，“你想召唤个怪物来奠定胜局是吗？”

“不不不……”封不觉摇着头，瞥了一眼躺在地上的迪迪威，“假如我的计算没错……此刻，我的队友们八成已经抵达了你们那个长毛城塞、并将血尸神给召唤出来了……”他抬头长叹，“我想……这次他可以大吃一顿了吧……”

第879章 各方战局

长毛城塞，桩之塔，第六层。

“哦？原来还有兔子留在这儿没跑么……”血尸神刚从台阶踏上了这一层，便看到了一个身着白色T恤、相貌平平的兔星人。

虽说这个兔星人看上去和杂兵没什么两样，甚至造型还不如杂兵犀利，但他在看到血尸神这个入侵者后却表现得异常淡定：“嗯……”他缓缓打量着眼前的怪物，并问道，“……把城里搅得天翻地覆的人……就是你吗？”

只是一句话的交流，血尸神便看出对方气势非凡、绝非一般的杂兵，他当即肃然接道：“那你可就误会了，正在城里清理你那些手下的……是三名地球人。而我……只负责突袭这座城塞的心脏。”

“也就是说……你是我的敌人。”那兔星人又道。

“呵……哈哈哈……”血尸神笑得无比荡漾，“某种意义上算是吧……对于食物来说，食客确也算是天敌了。”

“这倒是个很有趣的比喻呢……”兔星人又道，“却是不知……你我……谁才是会被吃掉的那一方……”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嗯……”血尸神想叫对方一声，但发现还没问人家姓名，“对了，你叫什么？”

那兔星人目视血尸神，冷冷回道：“我乃是……长毛六天官之首——上生星君凯洛特。”

“凯洛特？”血尸神将对方的名字重复了一遍，随即笑道，“呵呵……好吧，胡萝卜（carrot）先生，从你的名号判断，你应该是个厉害角色；而你刚才的话……也表明了你非但不会坐以待毙、还要反客为主。”他微顿半秒，“既然如此，

我就给你个机会……”他张开双臂，嚣张地接道，“你就尽情地展现自己的武技吧……我会将其当成余兴节目去欣赏的，这样我吃你的时候就会更增几分风味。”

“哼……笑话。”凯洛特虽然说了笑话二字，可他并没有笑，只是冷哼一声，应道，“等你见识了我这‘长毛神拳最强之男’的绝学——长毛凤凰拳之后，你就会知道……自己此刻的言行有多可笑！”

……

另一方面，长毛城塞，某处。

“啊……这么快就解决完了呢……”王叹之蹲在一座建筑的顶部，看着满地的兔星人尸体，自言自语般念道，“虽然觉哥说让我‘试试这玩意儿的实际效果’……但在直播中这样把新装备的特效展示出来真的好吗……”

此时，小叹的刺客兜帽之下，已多出了一个套头式面具。这个面具有一条很清晰的中间线，左半脸呈橙色，右半脸呈黑色；面具没有其他什么明显特征，没有为鼻、口、耳做出什么细节，只是两只眼睛的部分做成了皮革的质感。

而小叹口中的“新装备”，指的自然就是这个……

【名称：丧钟（Deathstroke）之影】

【类型：防具】

【品质：传说】

【防御力：无】

【属性：无】

【特效：装备时，所有A级以下的格斗、侦查系技能判定等级将被视为A级；原为A级的格斗、侦查系技能将被视为S级（技能消耗不变，威力/效果增加）】

【装备条件：侦查专精A，格斗专精A】

【备注：这个面具伴随着一名精通各种格斗术及暗杀技

巧的战术大师征战多年，几乎已成为了死亡与胜利的象征。直到某一天，它的主人终于在敌人的兵刃前倒下，让它染上了那冷血战魂的血液、精神、魂魄……从那以后，“丧钟之影”的传说便开始了。】

毫无疑问的，这个面具就是小叹从黑胡子的宝藏洞窟里拿到的三件“宝物”之一了……

虽然这件装备的说明不像其他传说级物品那么复杂，但那简单易懂的被动特效也绝对对得起“传说级”的品质。

就说刚才吧……小叹其实只是对着一帮长毛城塞的奴隶监工放了一个【逆刃回旋斩】而已，但这D级技能被提到A级以后的威力……远远超出了小叹自己的想象。

这一圈转下来，简直就跟开了一个三十秒的无双差不多，那效果是名副其实的割草……

……

长毛城塞另一端——奴隶市场。

“你还有别的什么没交代的吗？”小灵问这个问题时，手上的Ultimax100枪口正顶着一个兔星人的额头。

而那个兔星人此时已吓得屁滚尿流，跪在地上带着哭腔道：“真……真的没有了，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了！我真的只是一个管事儿的，从来没杀过人（兔）！请你相信我！”

“哼……”小灵冲他冷笑一声，“我信不信你，并不重要……”她说着，抬眼看了看周围，此刻，他们的附近除了那些长毛六天官爪牙的尸体之外，还聚集了许许多多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的男女老幼，“你杀过人也好、没杀过也好，同样不重要……”她顿了一下，“有时候，手上没有沾血的人，反而比那些双手沾满血污的人更肮脏……这份肮脏并不会被光鲜的外表或虚伪的措辞所掩盖，因为它已清晰地显露在了这些被你折磨得生不如死之人的双眼中……”

话至此处，小灵收起了枪，转身离去。

在迈步之际，她头也不回地留下了一句：“怎么处理这个人……就由你们自己来决定吧。”她的这句话无疑是对周遭的奴隶们所说，“哦，对了……不管你们对他做了什么，都不用担心事后会有人追究，因为今天……就是这些压迫者们的末日。”

……

长毛城塞——兵营。

“你……你这怪物……”一个留着狮子般浓密的长毛、全身毛色呈棕色的兔星人坐倒在地上，用无比惊恐的眼神望着不远处一道孑然而立的身影，颤颤巍巍地念道，“……竟……竟然在一瞬间就把我们‘长毛五车星’给……”

“抱歉。”若雨打断了那家伙的话语，“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刚才动手时，也没有注意到这里有‘某五个’实力特别突出的人（兔）存在。”她说着，又一次提起了手中的轩辕剑，“我的时间恐怕已经不多了，还有很多和你一样的家伙需要我去清理，所以……”

她没有说出那个“所以”后面的内容，其手中的剑也没有落下。因为……地上的那个家伙刚才就已经受了剑伤，属于苟延残喘的状态，此时被她这么一吓……血压猛升，伤口迸裂，就这么突然吐血而亡了。

这一幕在她自己看来是没什么，但在观看直播的观众们看来……真是过于酷炫。

大家都见过打死NPC的，但还真没见过能把NPC活活给吓死的。虽然那个NPC确已有伤在身，但那伤口明显并不致命，其死因还真是“吓死”的成分居多。

“这位女侠的表现敢不敢再狂霸酷拽一点……”

“喂喂~老公~他们队的疯子队长和这个美女剑客都好厉害啊，感觉都能一个打十个呢！”

“似雨若离吗……排行榜上竟然没见过她的ID，什么情

况？”

“可能是人家低调吧，我从内测玩到现在，从来没听说过她，而且S1时也没见过任何有关她的情报，但这实力……怎么看都是超一流水准啊……”

“我说……这地狱前线队的整体战力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同为预赛前十名，尸刀二番队被他们完爆有木有？”

一时间，各个直播平台上的评论又迎来了一轮新的热潮。

这场比赛打到眼下这个阶段，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因为胜负已经很明显了……且不说小叹和小灵的表现，就以觉哥和若雨展现出的能力来看，都是以一己之力吊打敌方全队的那种感觉。

于是，观众们讨论的焦点……也从比赛本身转移到了别的事情上。

这天过后，地狱前线一战成名，除了尚未出场的花间之外，疯不觉、枉叹之、似雨若离、悲灵笑骨这四个角色……在一夜之间便有了一大群粉丝、拥趸。

而他们四人当中人气最高的……无疑是小叹。

这种浑身散发着呆萌弱受气质、给人很好欺负的感觉、关键时刻却又能展现出强劲实力的高富帅小鲜肉，几乎对各个年龄段的女性都有着极大的杀伤力。另外……想让他捡肥皂的男玩家也是不缺的。

当然了，那些都是后话了，后文书再说。

……

让我们将视线放回沙漠中……

就在地狱前线的三名玩家和血尸神将长毛城塞一锅端掉的同时，封不觉这边的战斗也还在继续着。

“你的召唤生物也不赖嘛……”封不觉一边躲闪着【尸虎】

发起的猛攻，一边用轻松慵懒的口吻对躲在召唤物背后的操控者言道，“说实话……‘不死’这种特性，还真是异常实用呢。”

在数据视角之下，封不觉早已看穿了三玉强袭的一切。就拿这【尸虎】来说，作为一名S级召唤专精者的两只最强召唤兽之一，其战力自然是不弱；除了壮硕的体型、强悍的肉搏能力以及极高的物攻物防之外，尸虎还具备“不死”的特点。即——该召唤兽被召唤后，除非使用者自行将其解散、或是在物理层面上遭到50%以上的泯灭性破坏，否则……无论怎么打，它都不会死亡。最多会陷入一种类似“昏迷”的状态……而这种“昏迷”状态的长短，取决于其受伤的严重程度。

举例来说，比如尸虎的头被砍掉，那么昏迷的时间就持续到它的头重新长出来为止……如果它被一刀两断，那么体积略大的那一边就会成为新的主体，并立即开始生残补缺，而昏迷的时间也就持续到它重新长成一只完整的尸虎为止。

看到这里肯定会有人问……那假如它被砍成十八段呢？这也没关系……不管砍成多少段，尸虎被分离后的身体碎片都会以自身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向着被分离的其他部分前进，同时，新的“主体”也在进行着自愈。如果被分离的身体在自愈进行到一半时回到了主体旁边，主体会将其吞噬……这个动作可急剧加速愈合的过程。

简而言之，要杀死尸虎，最好的办法就用强度较高的能量冲击，将其51%的身体轰得渣都不剩……

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况，可以让它在身体未被泯灭的前提下长时间不能动弹。那就是用一次“攻击力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重击去打它一下。比方说一个体积比尸虎还大十几倍的巨型赛亚人，恶狠狠地给它来了一发王八拳……那根据“受伤越严重昏迷时间就越长”的原则，它可能会因此躺上个十天半拉月的。

最后，还需要提的一点就是……这个召唤生物的持续时

间是无限的。不过，使用者主动将其解散之后，还是会进入技能冷却时间。

综上所述，各位就不难看出来了，以封不觉的能力而言，要摆平这头尸虎，最好的方法无疑是【气功炮】了。但这个技能是有一定概率导致使用者当场死亡的，觉哥可不想在这种局面下去冒这个风险。

其次，用【燚龘】发射一枚强力的弹药也许也能秒杀这召唤物，可附近暂时也没有那种东西可拿。再说……燚龘发出去的弹药效果是随机的，就算拿个不明觉厉的玩意儿打出去，也未必会出泯灭效果。

其三，用【岚脚】把尸虎切割成多段，使其在短时间内无法参战……似乎也是个好办法。可惜……从此前那发【岚脚-乱】的结果来看，这玩意儿物防很高、皮糙肉厚，未必能切得开；而且在这开阔的沙漠中……尸虎那些被切开后的身体碎片之间毫无阻隔，即使切开了，它们也会以非常快的速度重新结合在一起。

因此，当三玉强袭操控尸虎全力防御、以防守打法和觉哥展开消耗战后，觉哥便一直没有什么建树了。

“已经快十分钟了，差不多了吧……”那一人一怪的缠斗进行了许久后，三玉强袭暗忖道，“我的生存、体能、灵力值可都是几乎无消耗的状态，而他的体能和生存值都在以一定的速率损耗着；这家伙绝不是那种会坐以待毙的人，他不会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的……当他认为已经摸清了我和尸虎的行动模式后，肯定会变招、并找到一个机会来攻击我的本体。而那时……他就完蛋了！”

第880章 永生之神

封不觉并没有让他的对手等太久。

就像此前他没有让重生为王的“诱饵”计划落空一样……

只要在游戏世界里面对面的站上一会儿，封不觉就能直接通过“观察”来获知对面所有的明面数据。所以……尸刀这些队员们的所谓“计划”，其实没有一样是在觉哥意料之外的。

如果封不觉愿意，他完全可以避免去中那招【乱身冲】；如果他愿意，也完全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和三玉强袭分出胜负，而不是和对方做这种拉锯……

但他还是尽量顺着对方的意愿去做了，并且将战斗带入了眼前这种局面。

而这……全部都是觉哥脑中那庞大布局中的一部分……

太明显的放水，会被看穿；轻而易举的秒杀，会透露情报……唯有这种介于二者之间的、仿佛是使出了七八分实力的战斗，才能起到迷惑别人的作用。

“他要动手了……”当封不觉将尸虎渐渐从三玉强袭身边拉远的时候，后者心中念道，“一定是这样……先让尸虎远离我的身旁，然后加速、甩开召唤生物，从而攻击我的本体。”

他的推断没有错，封不觉正是这么打算的。而这样的打算……也正中三玉强袭的下怀。

因为，三玉强袭的第二个S级召唤生物是……

【名称：召唤术——爆甲兽】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召唤】

【效果：召唤一只可以寄生在自身护甲上的爆甲兽（无

存在时间限制，死亡后进入长达二十四小时的冷却时间，同一时间只可存在一只爆甲兽）】

【消耗：最大灵力值的50%】

【学习条件：召唤专精S】

【备注：这是一种无形的召唤生物，本身并不具备实体。被召唤后，它们会立刻寄生于主人所穿的护甲（通常为躯干部防具）之上，使护甲的防御性能全面提升30%。寄生后的爆甲兽将进入待机状态，直到主人发动其能力“爆返”为止。】

超链接——

【名称：爆返】

【效果：在十秒内大幅提升被寄生护甲的防御能力，将此间所承受的所有近战伤害按照80%-100%的随机比例反弹回去，并附上爆炸的威力。】

【备注：爆返被使用后，爆甲兽将立即死亡，进入召唤冷却计时。】

直至预赛结束为止，爆甲兽的存在都未曾被三玉强袭所暴露。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还有尸虎……以预赛阶段的水准而言，用那个能攻能守的不死召唤物基本就能搞定全部的比赛了；根本没人能逼迫他使出“爆返”这样的特殊招式。

但眼前这是复赛，严格来说……这和决赛也没什么区别。

能进入复赛的队伍至少也是一流强队，赛制也是只要输一场就会被淘汰。

再者……他此刻对上的可是大名鼎鼎的疯不觉。

这种时刻，他已没有任何理由再去保留什么东西，凡是能用上的、压箱底的招式和物品，都该毫不吝惜地用出

来……

作为尸刀二番队的队长、作为尸刀二番队目前仅存的最后一名队员，三玉强袭也很清楚……这场比赛恐怕已经没有获胜的希望了。毕竟地狱前线那边还有三名活着的玩家加一个血尸神在，不管疯不觉那番“去突袭长毛城塞”的言论是在为埋伏于附近的队友们打掩护，还是确有其事……对三玉强袭来说，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因此，三玉强袭现在已经摈弃了要“赢比赛”的念头，而是全心全意地将注意力放到了如何“赢疯不觉”上。

即使输了也无所谓……

只要能打败疯不觉，就还能为尸刀挽回一些评价。

只要能打败疯不觉，就还能为队友们挽回一些颜面。

只要能打败疯不觉，再怎么说也能给自己个人的职业战绩添上浓墨重彩一笔。

怀着这样的心态，三玉强袭孤注一掷！

然……

“这家伙是要用爆返吧……”骤然提速、绕过尸虎身旁的封不觉，在那短暂的刹那，仍是悠然地思考着，“嗯……为了演出‘中招’的效果，我起码应该使出有一定强度的招式去攻击他；如果我这番‘费尽周折、试探攻防、加速迂回、攻击本体’的戏码……以一个耳光而告终，那整出戏就全砸了。但要……太强的攻击，万一把我自己弹死怎么办呢……”

他的脑速惊人，一丁点的时间里，他就可以思考许许多多的内容。

“啊……对了，可以用那个啊……”很快，封不觉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受死吧！”表面上，觉哥还是要把戏给做足的，他在提速的时候还大喝了一声，随后就化为一道赤色疾影，冲杀而

来。

三玉强袭也很能沉得住气，没有因为对手“中计”而表现出任何异样，只是尽量做出“逃遁”的姿态。他也明白，在疯不觉这种对手的面前，任何极小的不自然举动都有可能被看出破绽，所以……在对手的攻击落下之前，三玉强袭仍是照着常态来演。

正所谓……人生在世，全靠演技。

所谓演技，也可以视为一种欺骗的手段（此处不含任何贬义，请勿过分解读）。

而欺骗，无疑是战术和谋略的主要基础之一。

无论是卡牌对战、即时战略、回合战略、还是团队竞技……在这些竞技类的游戏项目里，“演技”这种东西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也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眼下，三玉强袭和觉哥就是在互飙演技。只不过，三玉强袭是演给觉哥一个人看的；而觉哥的布局层面比他高了不止一个层次，所以……觉哥的表演是从剧本一开始就已就绪的。他不但要演给三玉强袭看，还要演给所有正在观看、以及在未来将会观看这场比赛的人看。

从这点上来讲，两人表演的难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你逃不掉的！我使出极限速度，没人能跑得了！”当封不觉追到三玉强袭身边时，他还不忘用较高的音量喊出了这么句话来，好似这真的就是自己的最快速度了一样，“结束了！”

话音未落，觉哥的攻击就已落下。

这一瞬，三玉强袭发动了【爆返】；这一瞬，三玉强袭心中的那份激动和兴奋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成功了……”这位尸刀二番队的队长，此刻竟是露出了一丝笑容，“那个不可一世的疯不觉、那个神机妙算的疯不觉……照样在我的算计之下，成了我的手下败将！”

人的思维真是个很有趣的东西，有时，在极短的一刹那，我们的脑中就会闪过无数的东西。

就比如现在，三玉强袭仿佛已经看到了疯不觉在自己面前憋着个不甘的表情化为白光的场面，其口中还念叨着："你……竟有如此心机！"

他仿佛还看到了隔天之后论坛和媒体上的大量报道，标题大多都是"尸刀二番队整体实力不济，黯然落败；三玉队长力斩疯不觉，虽败犹荣。"之类的。

他似乎还预见到了自己此后一路平步青云，从尸刀跳槽，加入其它工作室，跻身超一流明星玩家的行列，最终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可惜……他这场好梦持续的时间太短了。

"吃我一招……短毛百裂拳！"说时迟那时快，封不觉大吼出招式名，朝对方劈头盖脸就打了过去。

可是……封不觉并没有【短毛百裂拳】这个技能。

这一点，站在远处的兔傲天是最清楚的，虽然封不觉喊的是短毛百裂拳，动作也像短毛百裂拳，但他打出来的绝逼不是短毛百裂拳……这种徒具其形，不具拳意和核心技巧的打法，说白了就是一套超高速的王八拳连打。

但……三玉强袭不知道这事儿，在看比赛的观众们也不知道。他们又不是什么短毛神拳的传人，谁懂什么拳意、拳路的玩意儿？

于是，封不觉的这套王八拳被视为了某种技能，而且仅从出拳效果来看，好像也不比【南斗飞龙拳】差。

接下来，就是【爆返】时间了。

封不觉这些拳头的伤害，全都在第一时间就被附上了爆炸效果，并作用在了自己的身上。只是……那威力着实很一般。

如今的觉哥有防御力极强的【13/20的刻薄战甲】在身，还有经过N个剧本的累积、防御力已臻化境的无耻装备——【I WANNA BE A BELT】，承担这种威力的反伤……那真是不痛不痒。

“唔……”不过，觉哥还是面露半分痛苦、一丝惊异，并在出招后迅速后撤出一段距离，瞪着三玉强袭道，“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可以反弹伤害的招数！”

这家伙真的“很坏”，他好像生怕有些观众不理解刚才发生了什么，还不忘要把对方能反伤的事情明确地点出来。

而另一方面，三玉强袭的心情就像是在玩激流勇进——缓缓爬升至顶端最终一落千丈的感觉，让他不由得在心中骂出一句：“卧槽？”

三玉强袭立刻扫了眼自己丢失的生存值——46%，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在“大幅”提升了防御力的情况下还掉这么多血，看起来也挺合理的，这表明对方确实是使出了一个比较强的技能来打自己。

可是……封不觉也没有死掉，这又表明……撇开别的不说，单论防御能力，封不觉在常态下的防御力竟然就和三玉强袭在【爆返】状态下的防差不了多少。

“可恶！”三玉强袭酝酿如此之久的陷阱没能让对手阵亡，而且当封不觉在那儿曝光他技能效果的时候，【爆返】的持续时间也结束了，这无疑让三玉强袭陷入了极度的被动之中，“我跟你拼了！”

他操控着尸虎快速杀回，自己也从行囊中取出一把朴刀来，准备拼上极限，以死相搏……

“我看……不必了吧……”这时，封不觉的表情忽然一变，那种腹黑的、邪恶的笑容又一次出现在了他的脸上，“因为……你已经死了。”

“你说什……”三玉强袭的这句话没能说完。

因为这一刻，有两枚【马克II型手榴弹】在他的衣服口袋里爆炸了。

轰轰——

两声巨响，几乎在同时爆起。

包括三玉强袭自己在内，完全没人发现封不觉是什么时候把手榴弹放进前者的外衣口袋的……

兔傲天和观看直播的观众们也全都傻眼了，就算被“短毛百裂拳”打中的人会爆炸，但应该也不会爆出这种效果吧？为什么还能看见金属弹片啊？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您已完成该剧本，180秒后自动传送】

系统提示的响起，宣告了这场比赛的结束。

其实，封不觉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了。三玉强袭是尸刀二番队的最后一名成员，假如封不觉想演得再到位些，他完全可以开着【灵识聚身术-改】，给对方来一发十级的【野球拳】，这样一来，两人必定是同归于尽的结果，地狱前线获胜的结果不会改变。

但……觉哥就是不打算死在这里。至少……他不想在与尸刀的比赛中，让自己的队伍有任何的人员损失。

没错，他确实很“坏”，但这种“坏”，也是分对象的。

每当遇到那些使用不正当竞争手段的个人或团队时，封不觉的这份“恶意”便会被无限放大，就像他在《我是写手》上所做的事情一样。

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出他的用意，也许他会被误会甚至仇视，但他做了自己想做的，并且永远不会对此后悔。

……

两分钟前，长毛要塞，椿之塔，第六层。

“这……这不可能……”凯洛特倒在血泊之中，面露震惊之色，他的那份王者气度，已然变成了败者的悲鸣，“我……我是最强的拳法家！我是这个末世的帝王！你们这帮贱民都该跪伏于我的脚下！区区一个丑陋的怪物……怎么可能打败我？”

“呵呵……你要是最强的拳法家，我就是格斗之神了。”血尸神俯视着对方，冷笑道，“你要是末世的帝王，那我就是宇宙的帝王。”他摇头摊手，“这个世界是很大的，我本以为自己已经位列宇宙最强，但最近我发现……比我厉害的家伙还有很多，宇宙也有无数个，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放宽心态，把自己当做一盘……呃……兔肉就可以了。”

他说着，便蹲下身子，开始了进食……

“你……你要干什么……”凯洛特见血尸神朝自己伸出了魔爪，当即大惊，“不……不可能的……你难道真的要吃……啊！”

血尸神确实是饿了，所以他吃把凯洛特吃到骨头都不剩……也只花了两分钟而已。

“嗝儿~”打了个饱嗝儿后，血尸神伸了个懒腰，朝房间另一端的楼梯看了一眼，“嗯……这个塔还有第七层吗……不过，我吃掉的这个凯洛特应该是最后的一个‘长毛六天官’了吧，那么……最上面会是什么呢？”

他一边念叨，一边已快步走了过去。

血尸神也很清楚自己在剧本世界中的活动时间有限（地狱前线的其他成员召唤的话是十五分钟，由封不觉召唤的话，因为“炼金王的嘲讽”的效果，可存在二十分钟以上），与其思考，不如先行动再说。

“嗯？”来到楼梯尽头时，血尸神看到了一扇由纯银铸造的大门，门上，还画了一个古怪的魔法阵，“这是……”

在这末世之中，能找到几副纯银做的餐具已实属不易，

这纯银造的门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而且……魔法阵这种东西，似乎也和这个世界的总体设定格格不入……所以也难怪血尸神会感到疑惑了。

【被那两名凡人所摧毁的“永生之神”啊，你那最后的一缕神识还是遁入了时空乱流之中，并在遭到放逐后来到了此地，我怜悯你，但我不能让你在我的宇宙中横行。所以，在此长眠吧，我会让这个星球上最强的“武”来看守你，直到末日也不会终止。】

血尸神寿命极长，且学识渊博，他竟是完整地解读了那个魔法阵中的信息，随即念道：“哦……‘永生之神’是吗？呵呵……又一个自称是神的。然而从这法阵透露出的信息来看，你不仅被击败过，还被封印了起来，想来也是个虚有其名之神吧……”念及此处，他不禁苦笑一声，“哼……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出于一种很微妙的心态，血尸神伸出手去……用自己的力量抹除了那个魔法阵的魔力。

下一秒，他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股魔能的散失。这表明……有某种强有力的封印被解开了。

“那么……让我来会会你吧……”血尸神说着，已然举臂推开了那扇门，面对从门后涌出的、那股扭曲的力量，他仍是面不改色，“所谓的‘永生之神’……”

第881章 错失良机

桩之塔的第七层是完全密闭的状态，内部一片漆黑。

不过血尸神似乎并不受这种环境的影响，毕竟他也曾经在一个漆黑封闭的环境里被囚禁了很多年，以他那胤呼异种的进化能力，“夜视”自然是早已掌握了的。

“那么……你就是永生之神吗？”血尸神踏入那银铸的大门后，只是朝前方的黑暗中扫了一眼，便将视线锁定在了一个“人影”上，开口问道。

片刻的沉默后，一个声音回道：“吾名……多玛，永生之神。”

“作为一个神，你的长相未免也太亲民了一点吧。”此时，在血尸神的眼中，他看到的确实就是一只没穿衣服的兔兔星人，整个房间里也没有其他任何的事物了。

“目前的身体结构，只是为了适应周围的环境。”多玛回道，“如果我愿意，完全可以将身体改变成别的……更具有战斗力的状态。”

“不，你说谎。”血尸神几乎立即就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对方。

多玛没有回应这句话，只是默然地望着门口的血尸神。

“至少……在我抹除这扇门上的封印之前……”血尸神抬起一手，用拇指点了点身后的门，“……你的‘即时进化’能力仍是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他笑了笑，“呵呵……即便是现在，你的状态依然很不好；看来那封印上的留言是真的……你本就只剩下了一缕神识，再加上多年的封印，力量已近乎枯竭。纵然我现在把你给放出去，你也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累积力量，才能恢复到巅峰状态。”

多玛闻言，又陷入了沉默："你解开封印，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吗？"

"我解开封印只是出于好奇。"血尸神道，"但此刻，我只想……"

就在血尸神准备说出"吃了你"这三个字的时候，地狱前线最后一名尚未选择传送的玩家也传出了剧本。

下一秒，但见白光一闪，血尸神也跟着被传走了。

有些事情就是这么巧，当血尸神吃完凯洛特、看见封印的时候，封不觉那边正好把三玉强袭搞定；而血尸神是听不到玩家们耳边那种"系统提示音"的，他可不知道自己剩余的活动时间最多也只有180秒了……

于是，就出现了眼前这种颇为尴尬的状况。

……

两分钟后，封不觉的储藏室中。

"嗯？这是什么情况？"觉哥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忽然感觉到了什么。

他即刻从行囊中取出了【血尸神的勾玉】，发现真的是这玩意儿正在鸣动并发着光。

"嗯……"觉哥犹豫了两秒，便试着发动了一下该物品。

结果，什么也没发生……

当然了，这是正常的。通常情况下，召唤生物是不可以出现在剧本外那些空间里的。虽然也有极少数的例外（比如废柴叔很早以前获得的某个召唤物），但血尸神显然不在此列。

然而……

"别试了，我出不来的。"忽然，一句话语从勾玉中传了出来。

“诶？”封不觉愣了一下，“血尸神？”

“还能有谁？”血尸神回道，“难道我还找了一群人在自己的灵魂碎片里开派对吗？”

“卧槽？原来你可以通过勾玉跟我交流的？”觉哥爆了个粗口并问道。

“是啊……”血尸神有气无力地回答。

“那……”封不觉说着，将勾玉高高举起，“我这边的景物你看得到吗？”

“我知道你打得什么主意……”血尸神接道，“你还是死心吧……能交互的只有声音而已。”

“切～”封不觉耸肩啐了一声，“原来看不到啊……”说着，他就把胳膊放下了。

其实，觉哥的那个“主意”就是……以后要是遇到什么看不懂的古代文字啊、魔法图阵啊、千年古尸啊什么的……就把勾玉拿出来，让血尸神帮着鉴定鉴定。可惜，人家说了只能“听”和“说”，没有画面，想要实现这种事也就困难了。

“好了，别扯那些了，我这次主动和你联系是有事要告诉你。”血尸神很快就言归正传。

“什么事啊？”封不觉单手拿着勾玉，像是在使用对讲机似的，另一手则开始继续整理物品。他这人就是这样儿，喜欢同时做好几件事情，否则他会感觉自己那一心多用的才能被浪费了。

“在你们传送之前，我从一个封印室里放出了一个次等神。”血尸神接道。

“哦……”封不觉随口应了一声，一秒后又回过味儿来，高声惊道，“哈？”

“它名叫‘多玛’，被称为‘永生之神’。”血尸神道，“很久以前，它在某个时空中被人给消灭了，但它还是守住了一缕神

识，逃入了之前我们所在的那个宇宙。然后，那个宇宙中的某个强者，趁着多玛虚弱之际……将其封印在了长毛城塞桩之塔的最顶层，由长毛六天官负责看守。哦……当然了，那六天官也只是‘看守’而已，以他们的能力，或许连多玛是什么都无法理解……”

“你理解？”封不觉接了一句。

“我不是说了吗，次等神。”血尸神回道。

“所以……那是什么意思？”觉哥又道。

“这么说吧……虽然我也自诩为神，但本质上，我还只是一个‘生物’。”血尸神回道，“次等神再怎么不济，从根本上来讲也是‘神’。”

“你把那种东西放出来真的没关系吗？”封不觉道，“而且那个星球可是在主宇宙里的……它和其他四柱神早晚都会有交互的吧。”

“其实，我本来也只是出于好奇，想看看封印上所说的是不是真的。”血尸神回道，“看到多玛以后，我就立刻决定趁它还没有恢复力量时，把它给吃掉，从而吸收它的能力。”他顿了顿，叹了口气，“但……就在我准备动手的时候，你们这帮家伙全部传送了，而我作为‘召唤生物’也就跟着一起离开了那个世界。”

话至此处，血尸神话锋一转：“至于你说的，‘把那种东西放出来有没有关系’……”他笑了笑，“呵呵……废话！当然有关系……要不然我联络你干嘛！”

第882章 来自尸刀的邮件

按照【鏖战四界】的规则，比赛都是隔天进行的。

也就是说，在11月5日零点的比赛结束后，第二轮赛事要到11月7日才会进行，而第二轮的对阵名单将到11月6日上午八点再公布。

因此，五号的整个白天到六号上午，算是一个休赛日。

这一整天的时间，除了让杀入复赛的选手们休息备战之外，也可以让那些身为观众的广大玩家有时间去消化一下前一天的战报。

在第一轮的比赛中，受到讨论和关注最多的自然就是地狱前线对尸刀二番队的那场了。

无论从结果还是过程来看，这场比赛都是出人意料的。

尸刀的确是用了违规手段，这一点……只要是圈内人士，就算不能百分之百确信，基本也略知一二；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都很清楚……尸刀的那些玩家并不好对付。

从明面数据上来讲，尸刀的玩家坐拥整个工作室的资源，这是休闲玩家比不了的；从玩家个人能力来讲，这帮用了药的家伙全都属于那种“绝不会自我崩溃”的类型，战力也都是一线水准；再从队伍的配合程度来讲，尸刀的十三支队伍统统是由光脑筛选搭配，所有队员的角色属性全都是合理互补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队伍，被地狱前线轻松零封……实际战斗中的实力差距大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和其他队伍的比赛做一下对比，这场比赛打得真是一点都不“精彩”。

给人的感觉就是……地狱前线的四人去刷了个团队副

本，顺便收拾了一下尸刀二番队的四名队员。

这样的一场对局，结合封不觉在比赛中的一些言行，无疑让尸刀工作室在那些一般玩家群体中的评价大幅降低……

如果说网络是一只无形的恶魔，信息就代表了这个恶魔用之不尽的魔力。后者很像是癌细胞，一旦扩散，几乎就无法再完全根除。

很多人在看过这场比赛后就去网上搜索了“尸刀”、“作弊”、“违规”、“禁药”之类的关键词，然后……他们就路人转黑了。

其实，关于尸刀的各种负面消息本来就摆在那儿，对他们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其他的工作室一样会被人黑，那些负面的评价究竟是真是假，反正局外人是不知道的……网民们只是看个热闹罢了，天大的事儿也会被时间冲淡，何况是这类鸡毛蒜皮、事不关己的小事情。

再者，如今这年代，同一行业的竞争对手之间通过网络水军互相挤兑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说是常态也不为过。除了少部分的傻瓜，人们早已习惯并看透了这种模式。所以说……尸刀本来也并不怕别人说他们什么。

可是……封不觉这次在比赛里干的事情，确实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因为他不是什么匿名ID路人甲，也不是在什么论坛贴吧之类的地方对尸刀说三道四……他是以一个知名玩家的身份，在一场关注度极高的、时下最热门游戏的焦点赛事中，公开地、明确地讲尸刀如何如何。

再往深了说，他封不觉还不仅仅是个“知名玩家”，如今在思睿集团的宣传攻势下，他至少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了，说是公众人物也不为过。

这么一看……尸刀工作室要是不作出点回应什么的，在外人看来就跟“默认”了自己的违规行为一样。

……

十一月五日，下午两点。

咚咚咚——咚咚。

有人敲响了封不觉的家门。

觉哥走到门口，都没从猫眼往外看，就打开了门；都没正眼朝门外瞧上一眼，就转过身去念道："鞋箱里有鞋套，你自便。"

"怎么？现在进你家要套鞋套了？"欧阳笕虽是这么问着，但还是照做了。

"这地板呢……"封不觉拉长了嗓门儿回道，"若雨上午刚刚扫过拖过，你要是踩出一地皮鞋印的话，明年的今天我肯定来你坟头上香，还亲手折一箱锡箔元宝烧给你。"

"啊……可以理解。"欧阳笕说着，已经穿好了鞋套，"有一回我加班晚了回到家，我老婆刚把厨房收拾干净，在微波炉里给我留了晚饭；但我不知道，自己去冰箱里拿了点东西做了吃了，还把厨房弄得一塌糊涂……"他顿了一下，脸上闪过些许痛苦的表情，"于是第二天……我家就添了一辆新车。"

"真是个好故事。"封不觉道，"所以……我们讨论的究竟是'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还是'永远别得罪你的女人'呢？"

说话间，他已悠然地瘫坐在了沙发上。

"嗯……也许是'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吧'。"欧阳笕紧随其后，与觉哥对面而坐。

此言落后，两人沉默了数秒，接着……他们几乎在同时，突然地爆发出了一阵癫笑。

看到如此厚颜无耻的二人，一旁的阿萨斯在心中默默吐槽道："这俩货死后要是不下地狱……我的名字从此就倒着写。"

"对了，今天又是什么事儿啊，居然启动了'三长两短'方案（其实三长两短指的就是他刚才的敲门方法，这是他和封不

觉之间的暗号之一）。”还是欧阳笎先止住了笑意，将话题带向了正轨。

“哦？今天这么快就进入正题了吗？”封不觉道，“我以为现在还是‘见面后先通过互相挖苦来试探一下彼此的舌战水平成长到了什么境界’的阶段呢。”

“呵呵呵……”欧阳笎微笑道，“我再次提醒你一下，老子我可是按时间收费的，不要以为咱俩交情还不错，我就会提供你免费的法律咨询。”他单手托腮，接道，“想要找男人聊天，你可以找心理医生、或者牛郎……”

“好吧，那就说事儿吧……”封不觉念叨了一句，递给了欧阳笎一个平板，“大概就是……有个叫‘尸刀’的游戏工作室，他们公司的法务部联系到了思睿集团，指明要找我的麻烦……”他用手指了指平板的画面，“这个是安大小姐转发给我的邮件，上面附有对方的原文。”

话至此处，觉哥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诶~对了，心理医生和牛郎不也是按时收费的吗？”

第883章 复赛第二轮

十一月六日上午十点，惊悚乐园游戏世界，王叹之的会议室中。

“嘿~觉哥，来啦。”看着走进会议室的封不觉，小叹放下了手中的零食，挥手跟对方打了声招呼。

“怎么就你一个啊？小灵呢？”封不觉发现只有小叹一人坐在房间里，故而问道。

“今天上午她得去面试，应该要下午才会上线吧。”小叹回道。

“面试？”封不觉疑道，“以她的那个家境……她还需要出去面试么？直接去自家开的公司里当领导都行啊。”

“话不能这么说嘛……”小叹回道，“我家名下的企业也不少啊，但我还不是在外面给人家打工吗？”

“嗯……这倒也是。”封不觉沉吟道。

小叹随即又接道：“再说……她去面试的单位是政府部门，据说她爷爷还是那儿的领导……”

“行了行了行了……”听到“她爷爷”这三个字的时候，封不觉就已经知道小灵是去哪里面试的了，他当即用很快的语速和不耐烦的语气打断了小叹，“我已经知道她这是准备去哪儿上班了，你不用再说了。”

“哈？”小叹愣了一下，“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的？”

“自己问你老婆去，这事儿别来问我。”封不觉可不想跟小叹挑明了讲九科的事情。

“哦……”小叹应了一声，随即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对了，觉哥……我和小灵还没登记呢，叫‘老婆’什么的……”

“怎么？”封不觉又打断了对方，用反问句一般的口吻问了一句，“你敢不娶？”

“呃……”小叹几乎没有犹豫，立即接道，“不敢……”他顿了顿，“当然了，这也不是敢不敢的问题，我只是在等合适的开口时机……”

“可以了，打住！”封不觉阻止了小叹继续往下说，“这方面我不跟你支招，这是你们俩之间的事情。”说罢，他立刻就转移了话题，“咱们还是来说说下一轮比赛的对手吧。”

“诶？”小叹接道，“这就说啊？不用等雨姐和安姐来吗？”

“你雨姐回家探望爸妈去了，至于我那位编辑大人……”封不觉耸耸肩，“正因为我在第一场比赛中所说的一些话在忙着呢……”

“是尸刀那边的事情吧？”小叹接道。

“是啊……”封不觉道，“尸刀工作室的法务部表示……只要我肯对自己在比赛中发表的‘不实言论’进行一次公开的道歉，他们就不予追究。”

“靠！这么嚣张？”小叹露出一脸愤慨的表情，“他们还想‘追究’？难道他们给自己的员工用药还有理了啊？”

“呵呵……这可不是有没有‘理’的问题。”封不觉用很轻松的语气，笑着回道，“人家没跟你讲道理，人家讲的是法律……”他微顿半秒，“法律上来说，我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公开地宣扬了有关尸刀的负面信息，并造成了相当的影响。所以他们可以去告我诋毁他们的名誉，要求我赔偿相应的损失。”

“什么叫‘没有证据’啊？”小叹还是不服，“他们用药这事儿……让司法部门的人介入调查一下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哈！”觉哥干笑一声，“‘衙门’是你家开的啊？民事诉讼里边儿谁主张谁举证懂不懂？要是调查像你说得那么容易，那我天天上法院告人家，想到什么说什么，让公务员天天替我

去敲别人家玻璃好了。”

“照你这么说……”小叹道，“难不成你真要道歉？”

“怎么～可能～”封不觉回这句时的语调抑扬顿挫，“想让我道歉，前提是我真的做错了事……”他停顿了一秒，“……而且我也没有能力掩盖或逆转那个错误。”

“你直说你永远不会道歉不就行了。”小叹虚着眼道。

“谁说的？我经常会讲‘抱歉’的好不好？”封不觉道。

“你经常讲的那种‘抱歉’……从来都不是表示歉意的……”小叹顺势吐槽道，“而是类似在说‘对不起，我是警察’那种台词的口气……怎么听都是在给对方立死亡FLAG的行为。”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封不觉用一句经典废话转移了话题，“总之，我是不会满足尸刀那边所提出的要求的。”他说着，摸了摸自己的下巴，“我昨天已经找欧阳笕咨询过有关这次‘敲诈勒索’的各种技术细节和善后手法了，他以专业人士和朋友的双重身份告诉我……这票可以干。”

“啊？”小叹听了这话，有点摸不着头脑，“什么‘敲诈勒索’啊？尸刀的行为最多算是在‘恐吓’你而已吧，他们又没问你要……”他把话说到一半，脑中忽然闪过了什么，于是立刻瞪大了眼睛惊道，“……慢着！”

“慢什么慢……”封不觉有气无力地接道，“你自己话说一半……让我慢个串串？”

“喂！”小叹惊呼起来，“是你想去敲诈他们啊？”

“这很奇怪吗？”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摆出了一副欧洲抒情派诗人在吟诵的姿态，深情念道，“犹记得～在那梦想死去的地方……敲诈～是我仅有的娱乐活动和精神食粮～”

“首先，你认为……‘学校’是梦想死去的地方。”王叹之嘴角抽动着，一字一顿地复述着觉哥言语中的意味，“其次，你认为自己童年时期带给无数人的阴影都只是娱乐活动产生的

副作用；其三，你在有可能被对方告上法庭并败诉的前提下，想到的是……去敲诈对方……”

“嗯，总结得不错。”封不觉点点头，淡定地承认了。

“所以说……欧阳笕到底算是你的律师还是犯罪顾问？”小叹接着问道。

“当然是律师咯。”觉哥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如果没有‘律师保密义务’，我俩也不会这么肆无忌惮啊。”

小叹扶额摇头，已经懒得再去说他们什么了：“哪天你们要是双双锒铛入狱……记得别来找我作证。”

“放心吧，要是有什么案子能让我俩一块儿被捕，那最次的量刑也得是无期。”封不觉笑道，“你也不用给我们做什么证了，直接去纹身吧。”

“我没事纹什么……”小叹欲言又止，随即恍然大悟般接道，“哦……然后来帮你们越狱是吧？我呸！”

觉哥笑了笑：“好了，不说这个了，不知不觉又扯远了……”他抓起小叹放在茶几上的零食，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就咱俩也没关系，我就先跟你说说下一轮比赛的对手吧……”

……

十一月七日，零点。

鏖战四界的第二轮比赛准时开始。

这一轮中，【地狱前线】队的对手是【双游】队；这支队伍和【废柴联盟】相似，是一支全部由个人职业玩家所组成的队伍。而【双游】队的队长和副队长，也是两名十分知名的个人职业玩家，ID分别为【紫游】和【青游】。

要说水平的话，这两位虽然不算差，但比起曌影王、鸿鹄这些大神……他们还是低了一个档次。

不过，紫游和青游最被人们所称道的……乃是他们那堪

称天衣无缝的“配合”能力。

他们两个本就是双胞胎，而且是龙凤胎。姐姐紫游在大多数游戏中都担任队长的工作，而弟弟青游则一直作为辅佐。多年的合作加上双胞胎特有的某种默契，让他们在游戏中无往不利，两人在一起的战斗力远远超过“一加一”的效应。

除了他们两姐弟和挂名的替补教练之外，双游队的另外两名成员，也都是在游戏圈内成名已久的高手。此处，我虽然没有为这两位龙套想名字的欲望，但我希望大家能明白……能打到复赛第二轮来的队伍中是不会有太弱的短板的，所以这两人的实力也毋庸置疑。

再说地狱前线这边……

在第一轮的碾压式表现后，疯不觉、枉叹之、似雨若离和悲灵笑骨这四名首发队员无疑已成了赛事中的焦点人物。四人的锋芒可是一点都不比那些职业的明星玩家逊色。

最可贵的是……虽然他们已经留下了一些S2的比赛录像，但他们每一个的表现都是高深莫测、极限未知……

因此，在这第二轮复赛中，地狱前线虽然没有对上种子队，但一样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不管是他们的新晋粉丝还是想来勘察敌情的工作室人员，全都不想错过地狱前线队的表现。

然而……

仿佛是要嘲弄这些人一般，封不觉这个最让人感兴趣的队长，竟是在这第二轮中……把自己放到了替补席上。

……

另一方面，复赛第二轮还有一场强强对话……正欲上演。

那就是——【废柴联盟】VS【战国二队】。

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仅仅过了两天不到的时间，鸿

鹄还真就和那位丰臣平在比赛中对上了。

究竟是鸿鹄教对方做人，还是战国二队对前者进行打脸……就看这一场胜负了。

【废柴联盟】

【废柴叔，等级50】

【鸿鹄，等级50】

【瞾影王，等级50】

【倦梦还，等级50】

【畀老湿，等级50】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已确认，请选择本次战斗中的观战者。】

废柴联盟队的阵容也是相当豪华的，四名主力毫无疑问都是各有一项S级专精的顶尖玩家。而他们的替补【畀老湿】，和大部分其他队伍的替补一样，担任的是类似“教练”的工作，几乎从来没有亲自上过场。

因此，他们这次选择的观战者自然还是那位畀老湿。

【已确认，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等待您的对手就绪。】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烽烟初定血犹殷，鏖战再起人不待。诸星汇聚四界中，豪情一朝九霄外。”

【载入已完成，欢迎来到巅峰争霸S2-鏖战四界。】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晋级复赛第三轮。】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比赛即刻开始。】

一番熟悉的语音提示过后，片头CG便浮现在了玩家们的眼前。

那是海，一片油绿色的大海。

海不该是这种颜色的，但此刻玩家们看到的海就是这个样子。

呼——呼——

风声和海浪声相继传来，听上去竟像是一阵阵压抑的悲鸣。

【事情的起因，是一群科学家信誓旦旦地表明……他们已经解决了这个星球的能源危机。】

伴随旁白的响起，镜头贴着海面向前缓缓移动。

【但他们错了……】

【他们制造的“特种菌”并没能把水变成石油，反而变成了一场能源灾难。】

【那些“特种菌”将它们所接触到的所有液体都变成了一种对人类完全无用的、油腻的、且有毒的合剂。】

【供水机构是最早瘫痪的，随后是河流、湖泊……】

【最终，连大海都无法幸免于难。】

旁白说到这儿时，CG画面中突然出现了一道海岸线……

【人们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生存空间还因水资源的缺乏而被不断压缩。】

【时至今日，只能在海上的一些小岛上，看到人类的身影……】

片头CG到此就结束了，废柴联盟的四名玩家在一片橙色的沙滩上恢复了行动能力，与此同时，他们的耳边也都响起了熟悉的系统提示——【主线任务已触发】。

四人皆是打开了游戏菜单看了一眼，任务栏中赫然出现了【击杀“战国二队”的四名成员。】这个任务。

“各位……虽然现在这么说好像有点意气用事……”下一秒，鸿鹄第一个开口对队友们道，“不过，我还是想说……”他顿了顿，“出于一些个人原因……这场比赛，我希望各位‘绝对服从我的安排’，助我用布局吃掉对手……”

第884章 暗室会幻魔

两小时后，某普通难度单人剧本中。

“你们这里可真不好找啊。”封不觉踏入了那个漆黑阴暗的地下室后，开口便对黑暗中道了这么一句。

呼呼呼……

下一秒，一阵阵风声掠过，地下室两侧的两排蜡烛自行燃了起来。

烛光点亮了这个略显狭窄的空间，也照出了三道诡异的影子。

“我已经让颠三和倒四去接你了，但他们俩自己好像迷路了的样子……”萨摩迪尔接道。

身形最为高大的他，在这个空间里就只能坐在地上了，他要是站直了，犄角就会插到天花板。

“呵呵……不愧是疯不觉，不用我们的人带路……照样能穿越那重重的险阻来到此地。”下一个开口的是塔利欧姆。

他还是老样子，身着一袭黑袍，披着华丽的披风；其苍白的脸上，那对独特的“双瞳眼”始终在狡黠地瞥视着别人。

“好久不见了啊，疯不觉。”而最后一个开口回应觉哥的，是一个巨大的灵体骷髅头——夺灵，“如果我没记错，上次我们见面时，你向我借了点东西，至今还没有还给我……”

“【魔杳灵枢】已经不复存在了，就算我想还给你也拿不出来。”封不觉耸肩回道，“不过……我这个人还是比较讲诚信的，正所谓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为了补偿你的损失，我就送你个价值差不多的东西好了。”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行囊里取出了一件道具，伸手递到了夺灵的面前。

“这……”夺灵看了一眼，“……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我擦类闹得住菇’！”

“是啊，这玩意儿是很久以前我偶然得到的，但至今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使用机会。”觉哥顿了顿，“我琢磨了一下，就用这个来补偿你那【魔杳灵枢】的损失吧。”

前文中曾经提到过，封不觉是在一个“浮世绘风格的猎奇剧本”中得到的【我擦类闹得住菇】，并说明了这是一种“可以解除多项负面状态的蘑菇”，但并没有列出这件物品的具体说明。

此处，就来揭晓一下吧……

【名称：我擦类闹得住菇】

【类型：消耗品】

【品质：？？？】

【特效一：俳句之神在罩着我呢！（当玩家吞下这个蘑菇时，可解除所有精神系的负面状态）】

【特效二：给您添蘑菇了~（永久改变一个NPC的画风）】

【备注：生长在某国东北的谜一般的蘑菇。】

相信各位看过了这件物品的说明后就明白了……和【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一样，这是一件“超限界”的物品。其品质无法定义，应该是由于它的两个特效价值完全不同。

对玩家来说，这蘑菇最多算“精良”级，但对于那些NPC来说，这必须是“传说”级的神物。

“虽然我也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封不觉装模作样地将蘑菇在夺灵面前晃了晃，“但是呢……有些东西，在不同的人眼里有着不同的价值……”

“行了，别废话了。”夺灵的城府非浅，他已经知道封不觉接下去想说什么了，于是直接打断道，“大家都是聪明人，不

用跟我拐弯抹角……”他挑明了说道，“只要你把蘑菇给我，魔沓灵枢的事情就一笔勾销，而且……我还可以再给你一件别的东西作为交换。”

“那咱们就说定了。”觉哥说着，就张开了手掌。

夺灵当即用念力接过了【我擦类闹得住菇】，并将其吸入了自身的“念空间”中。

两秒后，他又开口道：“你就不怕我拿了东西……却言而无信吗？”

“呵……”封不觉用很轻松的神态回道，“合作，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如果你是那种会为了蝇头小利而失信于人的货色，那我们也不用继续谈下去了。”

“哼哼哼……”一旁的塔利欧姆阴恻恻地笑了，“阁下不但很聪明……还很会说话嘛……”

夺灵则是冷冷应道：“幻魔教会是否跟你合作，还有待商榷……不过，我确也不至于在这种小事上失信于你……”说着，他又从自己的念空间里取出了一件物品，操控其浮到了觉哥面前。

封不觉将其接过，打开游戏菜单一看……

【名称：查克·诺里斯的自传】

【类型：其他】

【品质：传说】

【特效：这里有你想知道的一切】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CN”系列物品中的一件，记录着查克·诺里斯100个广为人知的事实之一，拾取后绑定。

——查克·诺里斯并不是真的在写书，只是那些单词因为恐惧自行组织成了全文。】

“你把‘芙灵’身上的诅咒封印解开时，也曾找到过一件类似的东西吧？”夺灵把那本书交给封不觉后，接着说道，“那相信你也该知道这类物品对你们异界旅客有多大的价值了。”

“哦？你也知道‘芙灵’的事情吗？”封不觉假惺惺地问道。

“哼……”夺灵冷笑，“你跟我装什么蒜呢？”他说这话时的语气渐冷，“以你的才智，想必早已推测出了……她变成那副德行，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呵……好吧，那些事我们过会儿再聊。”封不觉说着，就把手里的书本纳入了行囊，“咱还是来说说这次巅峰争霸的决赛……也就是‘诸神黄昏’这个‘局’吧。”

“在此之前……”萨摩迪尔这时开口道，“你一进地下室我就想问来着……此刻，你和你的同伴们不是应该在某个星球上（由于鏖战四界的所有比赛都是同时开始，而且全部都发生在惊悚乐园的主宇宙中，这样就有了多支队伍在同一世界中相遇的可能；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各队通常会被分别传送到不同的星球上）进行比赛的吗？”

“哦……那个啊……”封不觉道，“那场比赛两个小时（游戏时间）前就开始了，三十分钟后我们队就胜出了，所以……”他摊开双手，后面的内容不言自明。

第885章 岛上战争

话分两头……

当封不觉跟幻魔教会的三巨头在主宇宙某处策划阴谋的时候，废柴联盟和战国二队的比赛尚未结束。

虽说这场比赛已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但这两支队伍的成员到现在为止还一次都没有正面交过手。

眼下，丰臣平他们一行人已经加入了岛上的人类阵营，得到了当地人的科技化部队支持。

而另一边……废柴联盟的四人在鸿鹄的带领下加入了土拨鼠阵营。

是的，在这个星球上，有一群大约六英尺高、拟人化、科技水平与人类不相上下的土拨鼠。而且他们并不是“外星生物”，而是生活在这个星球地下世界的、土生土长的本土生物。

由于人类引发的“特种菌危机”，导致地下水源也受到了影响，土拨鼠们的家园遭到了难以挽回的重创。于是，他们来到了地面上，向人类宣战了。

或许有人会奇怪，鸿鹄他们这一行四人怎么看都是人类，土拨鼠阵营怎么会接纳他们的？

其实这不是什么问题，因为这个星球上的人类自己也没有达成统一意见……早在土拨鼠们打上来之前，人类的内战就已经爆发了。所以，当那些地底世界的居民们杀上来以后，有很多人类选择加入了土拨鼠的阵营。而土拨鼠阵营里，也存在一些跟同类们意见不合的人（鼠），他们也会去投靠那些与他们政见相近的人类势力。

如今，战争已持续了五年多。双方的人（鼠）员早已互

相渗透、混编，谁的队伍里都有敌方种族的士兵，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

剧本开始后两小时四十分钟，夜幕，降临在了岛上……

此时，土拨鼠军——“利箭”部队的指挥室中。

“恕我直言，作为这支部队的负责人，我没有办法去信任你。”一个身着全覆式高科技战甲的中年土拨鼠壮汉正在一张3D模拟地图前对鸿鹄说道，“但是，作为这场战斗的指挥官，我必须承认……你的进攻计划很高明，从专业角度来说挑不出任何毛病。”

“您过奖了，里弗将军。”鸿鹄扶了扶眼镜，嘴角挂上了一丝得意的微笑，“我只是尽我所能，提供一些基本的谋划……”他顿了顿，“至于您无法信任我们这件事儿……我完全可以理解。”他踱了几步，用不置可否的语气接道，“毕竟我们几个是‘异界旅客’，为了达成我们自己的目的，我们几乎是毫无原则和忠诚可言的。换成是我，也不可能去信任这样的一群人。”

“嗯……”里弗将军沉吟道，“你能理解最好。”

“不过……”鸿鹄话锋一转，看向里弗道，“你还是会按照我的计划去做的吧？”

里弗沉默片刻，回道：“嗯……对于你的进攻计划本身，我并没有怀疑和挑剔的理由……”他接道，“你是根据我提供给你的、有限的信息……在短时间内即时想出的这套方案。而且这套方案还弥补了我那原方案中的一些漏洞和缺失……”他若有所思地望了眼身旁的地图，“说实话……你的能力让我这身经百战的战场指挥官感受到了一种挫败感。”

“呵……这话就言重了。”鸿鹄立即转移了话题，“总之……只要您肯采纳我的计划就行了。”他说着，便退后了两步，“那么……我这就去和我的几名同伴会合，准备进攻。”

说罢，他朝里弗行了个“利箭”部队特有的军礼，便退出了指挥室。

……

与此同时，岛上人类军——“木石”这一侧。

“哈哈哈……你们干得真漂亮，丰臣先生。”人类军这边的指挥官名叫泰德，是一名光头独眼的男子，年纪约在五十岁左右，他身着一套迷彩军装，其露出的双手和脖子上，都有着很明显的、被拷打时留下的伤疤，“那帮吃泥巴的杂种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进攻计划已经全部都被我们听到了，哈哈哈哈……”

他会笑得那么欢，自然是有原因的……大约在一个小时前，战国二队的侦查专精玩家【今川义】就已经去探过“利箭”部队的大本营了；凭借着出色的潜行和伪装技巧，他有惊无险地潜入敌营，并找了个时机，在敌方的指挥部里面安了个窃听器。

于是乎，鸿鹄和里弗将军的谈话，以及“利箭”指挥室里其他对话、通讯报告等内容……全都被“木石”这边听了个一清二楚。

“举手之劳罢了。”丰臣平表现得倒还算冷静，他沉声接道，“不过……上校，您最好还是不要大意，对方阵中的那几名‘异界旅客’也都是厉害角色，我们不得不防。”

“哦？”泰德闻言，问了个比较尖锐的问题，“难道他们比你们还厉害吗？”

“呵……”丰臣平轻笑一声，“那倒不至于，只是……上校你也看到了，我们‘异界旅客’，每个人都有一些独特的能力……”

“对对对~”泰德上校的个性比较贫、爱插嘴，“我瞧着……诸位个个儿都身怀绝技。”

“嗯，是的。”丰臣平顺着对方的意思，接过话头，继续

道，“我就是想提醒上校您一下……要提防对面那四个家伙的‘绝技’啊。”

……

三十分钟后，夜，已深。

“利箭”的军士们已然整装待发，一场蓄谋已久的夜袭已是名副其实的“箭在弦上”。

土拨鼠军队的交通工具是一种机械巨蜥，属于拟态机器人，外形类似科莫多巨蜥，背上有骑乘用的“鞍”和操作盘。

这种机械坐骑操控起来非常方便，一学就会，废柴联盟队的队员们只学了五分钟便完全掌握了操作方法。

与人类军那边的“悬浮飞梭”不同，土拨鼠们的机械巨蜥可以在充满各种变异植物（由于水源遭到污染的缘故，该星球上的整个生态系统都发生了异变）中安静、快速地穿行，不会发出很大的噪声。

“好了，都听好了！”里弗将军骑着巨蜥来到军士们面前，举起手中的电叉枪，吼道，“士兵们……跟我冲！”

第886章 战国……一队？

一小时后，木石部队指挥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泰德满头大汗地在指挥部中来回踱步，“为什么他们的作战计划和之前商量好的完全不一样？”他一边说着，一边抓起了一名通讯兵的衣领，大声吼道。

“长……长官……”那名通讯兵也是冤枉，“这……我们也不知道啊。”他顿了顿，“窃听器那边传来的内容……您也亲耳听到了啊，又不可能是我们传达有误。”

“窃听器……”一听到这三个字，泰德便好似想到了什么，“对了！就是窃听器！”他忽然露出了暴怒的表情，“没错……一定是这样的！是那帮混蛋骗了我！什么‘异界旅客’？他们分明是‘利箭’那边派来的奸细！”

……

同一时刻，密林之中。

“队长，我看这帮NPC已经撑不了多久了，趁现在敌方的包围圈还没收紧，咱们自己撤了吧……等回到指挥部那儿，说不定还有翻盘的希望。”正躲在一个掩体后方换子弹的今川义，怀着颇为焦急的心情在给身旁的丰臣平支招。

此时，战国二队的四名队员正和一队木石的人马一起被困在了敌军的火力网中，虽然玩家们暂时还没有什么性命之虞，但那些木石的军士们基本是败势已定。

“奇怪……这情况不对啊……”丰臣平一脸凝重之色，心中已隐隐察觉到了什么，但却又无法确定，“今川……你去装窃听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异常？”

“哈？”今川愣了一下，“什么异常？没有啊，整个潜入过程都很顺利，而且我连一个废柴联盟的队员都没遇上。”

“嗯……”丰臣平皱眉沉思，“这……”他忽地想到了什么，神色陡变，“难道！”

砰——

一声爆响将他的思绪打断。

原来是利箭军的巨蜥部队已迫近到了十余米之外，开始使用短程火箭炮进行攻击。

木石部队用来遮断光束武器的力场可扛不了那种东西，眨眼间又有数架飞梭被打得人仰车翻。

“队长！再不撤可能就撤不掉了！”北条和见状，立刻在旁催了一句。

“是啊，队长。”德川忠也劝道，“在这里耗下去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好处，虽然我们并不是打不过对面那些机械化部队，但对方的人数和火力都不容小觑、再加上他们对地形更为熟悉……真要拉开了打，我们必然也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嘁……也罢……”丰臣平虽是疑虑未消，但眼前形势已不容他考虑太多，所以他决定，“……撤！”

……

他们四人撤离的过程并没有经历多大阻滞，基本上是轻而易举地就穿过了敌方的侧翼火力网。

这毕竟是一个以科技端能力见长的星球，而不是兔兔星那种时不时会冒出一个“拳湿”来的地方，以单兵作战能力而言，玩家们是有绝对优势的。

大约二十分钟后，战国二队的四人就回到了木石部队的本部。

正当他们以为可以休整一番、卷土重来之时，没想到，迎接他们的却是……

“统统不许动！”

几束强光灯从基地各处的塔楼上照射过来，聚焦在了战

国二队的四名队员身上。

泰德的声音也从广播喇叭中响起：“哼……你们几个……竟然还有胆子回来？”

“泰德上校……”丰臣平惊怒交加，但表面上还是压着火，沉声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还问我是什么意思？”听得出来，泰德的语气已是有点怒极反笑的感觉了，“把人当白痴耍也要有个限度！”

伴随着他的厉喝声，一群身着轻型战斗装甲的士兵已端着枪将四名玩家团团围住，高处的几台重火力机枪也已用激光锁定了他们。

“我倒要反过来问问你们几个……”泰德还没等对方回应，就继续通过广播质问道，“……跟你们一起出去埋伏的部队呢？”

“这……”丰臣平犹豫半秒，回道，“敌方好像改变了攻击计划，导致我们遭到了……”

“……反伏击对吗？”泰德根本没打算让他把话说完，直接抢道，“呵呵……那我再问你一句，既然是被反打了一次伏击，为什么我的部队都死完了，就你们几个毫发无伤地回来了？”

“哼……难道你还想让我们给你的部队陪葬吗？”这时，今川义终于是忍不住了，冷哼着大声回了一句。

即使丰臣平想要阻止他的队友乱说话，也已经晚了……

当然了，事已至此，今川义说不说这句话，结果都是一样的。

“哈！哈哈哈哈……”泰德大笑几声，随即又突然转笑为骂，“你们这几个奸细……和‘利箭’的那帮杂种联手，在我面前演戏……然后把我的手下们骗过去自投罗网。”他越说越激动，最后就成了咆哮，“既然你现在问了，那我就告诉你……老子就是要你们给我的部队陪葬！”吼着吼着，他就下达了进

攻的指令，“弟兄们！给我毙了他们！”

这位上校毫不掩饰他那种军阀土匪般的做派，后面那几句台词真是满满的既视感。

但无论如何，木石部队的军士们还是很吃这一套的。再加上“奸细”这种职业本就是人见人憎，于是，周围的士兵们毫不犹豫地就对战国二队的四人下了死手。

突突突突——

枪声、机枪声、炮声、火炮声……各种纷杂的响动宣告着有无数强劲的火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对着那四名玩家发动了总攻击。

纵然是玩家们有百般本领，想从这样的围攻下全身而退也是不太现实的……

……

四十分钟后，海滩边。

“该死！”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丰臣平坐倒在了沙滩上，恶狠狠地啐了一声。

与他一同逃到此处来的，有受了轻伤的今川义，和已经损失了大半生存值的德川忠；至于北条和……已然很不幸的在那些NPC的围捕中挂掉了，没能成功突围。

“队长……那个泰德上校是脑抽了吧？”今川义也是十分不爽地念道，“敌方部队临时变阵也能怪到咱们头上来吗？窃听器那头传过来的内容是他自己听到的，又不是我们瞎编的，这也能说是我们和敌方串通，让我们背锅？”

“笨蛋！”丰臣平回头恶狠狠地喝道，“还不明白吗？咱们中计了！”

“什……什么？”今川义被队长一喝，当场怔住，但他一时半会儿的却也想不到究竟是何时中了计策。

“你去放窃听器的时候……恐怕早就已经被发现了。”这

时，一旁的德川忠沉声接道。

“胡说八道！”今川义并不能接受这是自己的责任，他高声道，“我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被我们发现？”这一瞬，一个声音自远处响起，加入了他们的对话。

战国二队剩下的三人急忙起身，戒备地循声而望。

很快，他们就看到了四个骑着机械巨蜥的人影陆续从密林中行出，来到了沙滩上。

来者……无疑就是废柴联盟的四名队员。而刚才插嘴的那位……不是鸿鹄又是何人？

“丰臣队长，咱们又见面了。”鸿鹄面带微笑地看着丰臣平，开口打了个招呼，“记得上次你说过……希望能有机会在比赛中实际领教一下在下的智谋，想来……眼下你已如愿了。”他复述着对方当时的话语，笑着接道，“看起来……我不止是能说会道而已吧？”

“哼……”丰臣平冷哼一声，“阁下之谋略，丰臣确是领教到了……不过……”他站了起来，怒视鸿鹄道，“我们还没输呢！”

“啊……那是自然。”鸿鹄道，“我布下此局之时，就猜到了‘木石’那些人是不可能把你们全灭的，能干掉一两个就不错了。”

“你别一口一个布局的，你到底干了什么？”今川义还没把刚才的问题问明白，所以有点跟不上这几人谈话的节奏。

“呵呵……我倒也没干什么。”鸿鹄笑了笑，抬手指向了自己身旁的队友，“要说功劳，主要还是他的。”

“我也只是用召唤生物收集了一些情报罢了。”被鸿鹄指着的曌影王淡定地接道，“那些阴谋诡计都是他想的，跟我无关。”

“简而言之……你的那次‘潜入’行动，早在出行之际就已被我们盯上了。”鸿鹄等了两秒，又对今川义道，“这也是为什么……你的行动会如此顺利，连我们几个的面都没见着，就已成功安放了窃听器。”

今川义听到这里，方才恍然大悟。

“之后要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在窃听器旁边对台词而已。”鸿鹄接着道，“就算里弗将军不想帮忙，我一个人用变声装置自导自演也可以完成。”他扶了扶眼镜，“不出所料，木石那边的指挥官相信了那些‘窃听所得的情报’，然后掉入了陷阱；而当事情朝着糟糕的方向发展时，泰德上校的首要怀疑对象必然就是你们几个……因为你们本就是一群忽然冒出来的可疑分子，不可尽信；而且……整个窃听器的计划都是你们主动提出并去实施的……综合考虑一下的话，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你们四个是利箭派出的间谍，在他泰德面前演了一场好戏。”

“将计就计、反间计、借刀杀人……”丰臣平凝望鸿鹄，这一刻，前者的态度反而恢复了平静，“好……不愧是智将。”

话音未落，丰臣平伸手虚抓，但见白光一现，一根长棍已现于其手中。

见队长已做好了战斗准备，德川忠和今川义亦是各自祭出兵器，准备和废柴联盟那四人拼了。

“却是不知……你除了计谋之外，身手又如何。”丰臣平接道。

“呵呵……”闻得此言，对面的废柴叔笑了起来，“你是想用激将法，让鸿鹄老弟跟你单挑吗？”他摇了摇头，“你可别后悔啊，咱们队的军师也是很能打的。”

“是啊……”倦梦还点头接道，“所以我建议……眼下就让鸿鹄和曌影王两个人来解决吧。”

“切……看不起我们吗？”今川义吼道，“你们四个一起上

好了！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同情。”

“同情？”倦梦还朝今川义投去一道锐利的目光，冷冷接道，“这位……是今川义吧……”他在赛前无疑也是做过功课的，对于敌队成员的相貌、能力等情况都略知一二，“希望你不要误会了，我们丝毫没有‘同情’或‘看不起’的意思，更没有‘放水’的打算。”他顿了顿，“我只不过是根据眼前的局势，做出相应的建议而已，为了之后的比赛考虑，我们没必要在这里过多地暴露本队的战力。”

“说得对，不过……你对形势的估计还是不够准确。”此时，曌影王一边接话，一边已骑着机械巨蜥朝战国二队的三人缓缓挪去，“这里……由我一个人就能办妥。”

……

是日凌晨四点。

游戏世界，战国社团会议室中。

“果然是输了吗……”说话的【明智信】留着灰色中发，身着黄色轻甲，语气显得颇为沉稳，“本以为他们至少有机会多套点情报出来的……”

“虽然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但过程未免有些难看啊。”【武田智】有一头白色长发，社团披风下的甲胄为粉红色，说话的声音给人一种清甜活泼的感觉，“不如把他们这个月的奖金扣光吧……”

“我觉得……扣钱什么的就不必了吧……”【上杉仁】一头黑长直，蓝甲白衫，说话时给人一种耿直的感觉，“那几个家伙自从进入《惊悚乐园》后就一直是自视过高、目中无人的态度。这次的失败……正好能给他们上一课。”她微顿半秒，看向了会议桌主座上那个一头红色长发的美少女，“织田，你认为呢？”

“啊？”人家在一本正经地讲话的时候，【织田爱】却在桌面上玩会议桌上自带的小游戏，“什么？可以下线吃早点了

吗？”

“你是笨蛋吗！”武田智对着队伍的第一战斗力开口就骂，“二队的男人们已经输了！你也有点儿危机意识啊！”

“啊~男人们本来就靠不住嘛……”织田爱打着哈欠，有气无力地回道，“能被我视作对手的只有【吞天鬼骁】……其他人……谁来都一样……等我们一队进了决赛，二队的败绩也就没人会去在意了不是吗？”

第887章 赌局

十一月八日，早晨八点。

封不觉结束了晨跑，顺路捎了点儿大饼油条和豆浆，回到了家中。

“诶？起啦。”他走进客厅时，发现若雨正坐在他的电脑前，一脸认真地看着什么。

“啊？啊……”见了觉哥后，若雨有些慌忙地应了一声，并接道，“我随便看看网页……”

“我又没问你正在看什么。”封不觉面无表情地搬了张凳子到若雨身旁坐下，并把早餐放在了电脑桌上，“你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子是闹哪样啊？”

“谁……”若雨说这第一字的时候声音还挺高的，但她近距离对上觉哥的眼神后，立刻就没了底气，“……做贼了……”

“不就是偷看我的存稿吗，你之前那几次偷看以为我不知道么？”封不觉微笑着接道，“其实你要看就看好了，干嘛鬼鬼祟祟的。”

“你……你怎么知道我之前也有看过？”若雨有些疑惑地问道。

“其实我不知道。”封不觉耸肩道，“刚才那句话只是诈你而已，不过现在我知道了。”

“嗯……”若雨虚起眼，用一种十分不愉快的眼神凝视着封不觉，但她想不到该说什么。

“呵……行啦，吃早饭吧。”封不觉似乎很享受这种“调戏”黎女侠的过程，不过他也是点到即止，“正好可以趁着吃东西的时候看看下一轮的对阵情况。”

他很自然地扯开了话题，并迅速从若雨手中接过鼠标，点开了梦公司的官网。

虽然觉哥家的网速不错，梦公司用的服务器也很不错，但在眼下这个时间点去打开梦公司的网页，还是会有点卡……

S2的复赛打到当前这个阶段，余下的队伍就只有64支了，可以说……接下去的比赛几乎场场都是两强相争，看点十足。

因此，在八点刚过的时候，无疑有海量的网民正在关注着新鲜出炉的“第三轮对阵列表”。

“哦哦~剩下的队伍里各种熟面孔啊。”等了十几秒后，网页上的对阵图才刷新出来，封不觉只是扫了一眼，就说了这么一句。

“我们的对手是……”若雨则是在图中优先搜索着他们“地狱前线”的对阵信息，“……嗯，在这儿……”她定睛一看，“是……‘尸刀一番队’吗……”

“哈……”封不觉一边撕开手上的油条，一边笑道，“咱们和尸刀还真是有缘呢，三场比赛遇到两次，而且分别是人家的二队和一队。”

“亏你还能摆出这副轻松的样子来……”若雨从觉哥手上接过一截油条，塞进嘴里之前，念道，“……你在第一轮里闹出的事情还没完吧？这下好了……接下来的十六个小时里，尸刀那边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对你和琴琴施压，只要能给你们带去哪怕一丁点心理上的影响……他们也算成功了。”

“然而……他们注定会失败的。”封不觉接道，“因为这场我打算让安大小姐替补，就算她被对方给气炸了，也不会影响到比赛。”他耸肩笑道，“至于我呢……你了解我的。”

“是啊，就算人家告诉你，明天你就会死掉，也不会影响你今天的比赛状态对吧？”若雨接道。

“那倒未必……”封不觉喝了口豆浆，瞥了若雨一眼，“如果我知道自己明天会死，我很可能就不会把时间用在比赛上了。”

“不要用这种色迷迷的眼神盯着我。”若雨看都没看觉哥，便冷冷地吐了个槽。

“好吧……”觉哥抿了下嘴唇，将视线移开了，也将话题一并转移了，“按照惯例……研究敌方比赛录像的工作还是由我来做。”他顿了顿，“吃完早饭我就登录游戏（在游戏世界看录像更有效率，而且觉哥可以用他在数据世界的超脑速去观察和分析），用八倍速看的话……中午以前应该就能把他们的比赛看完大半了。”

“辛苦你了……”若雨说着，拿起塑料杯子，用吸管喝了口杯中的豆浆，随即接道，“我今天没什么事，午饭我来做吧。”

“行啊～”封不觉贼眼珠子一转，顺势接道，“要不然……以后每逢比赛日，都由你来做饭吧。”

“可以啊。”若雨回道，“理论上来说，除去明天零点那场，就算我们一路杀进决赛，最多也还有五场比赛罢了。除了这五顿饭之外，今年剩下的日子里全部由你负责如何？”

“听这意思……你至少要在我这儿住到年底啊……”封不觉借坡下驴，试探地问了个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我爱住多久就多久。”若雨冷冷回道。

“喂喂……这话好像应该由我这个主人来说吧……”觉哥虚着眼道，“虽然我也只是租住在这里罢了……”

“既然你也这么说了……那我就住到你买房为止吧。”若雨接道。

“我买了房你再搬进我买的那套房子是吧……”封不觉嘴角抽动着念道。

“那得看情况了。”若雨道。

“什么情况？”封不觉接道。

“如果你表现好，到你买房的时候……也许我可以考虑把我的名字也写到你的房产证上。”若雨说到这儿，也不知怎地别过了头去，“那样算来，房子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了，还有我的一半。”

“嚯～”然而，封不觉的反应却是……瞪大了眼睛，用吐槽的口吻道，“仿佛你白占我一半的产权还是赏我脸了哈？”

很显然，聪明一世的觉哥，在这个节骨眼上，却是没有听出若雨这话的弦外之音。

“我吃饱了。”两秒后，若雨就搁下吃剩的早点，走向了房间，“我换套衣服出去买菜，你自便吧。”

话没说完，人已进了卧室，门也被带上了。

“大多数时候……你都显得很聪明喵～”这时，数米外的阿萨斯用一种无奈的语气，背对着觉哥说道，“但有些时候，你蠢得让人想抽你。”

“哈？”封不觉道，“我又怎么了？”

“你自己慢慢琢磨吧喵。”阿萨斯说着，从沙发上跳了下来，缓步走向了卫生间，“别来问我……我被你急得都快变态了。”

这猫在觉哥家里待久了，吐槽功力明显见长，她说着这话，就跑进了卫生间，顺尾带上了门。

“这一个个儿的……都在发什么神经……”封不觉耸耸肩，念叨了一句，继续看他的网页……

……

当夜十点，尸刀工作室，董事长室。

一个提着手提箱，西装革履的男人，在这个夜晚造访了这里……

而坐在董事长室里等待着他的，自然就是尸刀的“老

板”了。

尸刀的这位董事长名叫蒋道德，四十五岁，S市本地人。十四岁时随父母移居海外，后毕业于首尔大学；毕业后他便返回国内创业，曾经还当选过省级的十大杰出青年。

如今的他，是知名企业家，也算是国内游戏行业发展期的那批先驱者之一。

但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履历光鲜、能力不俗、身家过亿、连名字都很爱国的男人……还有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特殊身份。

“我不知道这次会面的意义究竟何在？欧阳先生。”蒋道德看着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欧阳笕，绷着脸道，“我想我的秘书已经很明确地向你传达过了，关于你那名委托人和尸刀之间的纠纷，你应该跟我们公司的法务部门去沟通，即使你来找我……也改变不了什么。”

“蒋先生，我想您是有所误会了。”欧阳笕虽比蒋道德年轻了十几岁，但那份从容的气度却是丝毫不逊于眼前这名中年人，“我今天来这儿，只是受我那位委托人所托，捎一件东西给你。”他说着，就把放在右手边地毯上的手提箱拿了起来，摆到了他和蒋道德之间的桌上。

蒋道德见状，神色微变，不过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慌乱来；他心里也明白……这又不是在拍电影，对方总不见得提着个炸弹来见自己。

很快，欧阳笕就打开了那个手提箱，并将开启的箱盖内侧对准了蒋道德。后者抬眼一看，便发现箱盖内嵌着个显示器；而且此刻，这显示器上……正映着一个男人的脸。

“这是什么意思？”蒋道德一边问着，一边从桌上的雪茄盒里取出了一支雪茄，并放在鼻尖闻了闻，“你是谁？”

“我是谁，你很清楚。”屏幕上的封不觉歪着头，用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望着蒋道德回道。

“欧阳先生。”蒋道德把玩着手中的雪茄，并瞥了欧阳笕一眼，“这位就是你的委托人吧？”他也不等欧阳笕回答，就冷笑一声，接道，“呵……难道他是想通过视频通话的形式来向我求情吗？”

欧阳笕闻言，笑而不语。

“我只是想跟你玩个游戏而已。”两秒后，还是封不觉接话了，“你可以将其当成是……一场赌局。”

听到“赌局”这两个字时，蒋道德的眼中明显闪过一丝异芒，不过他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地回道：“年轻人，我很忙，我大半夜的留在公司不回家，可不是为了陪你玩游戏的。”他用一种长辈训导后辈般的语气念道，“我不知道你自以为这是在干什么，但我劝你一句……做人还是脚踏实地一点，不是人人都会来陪你玩那些幼稚无聊的把戏的。”

说完这段话，蒋道德就打算伸手去关上那个手提箱。

但……

“蒋先生。”封不觉的嘴角挂上了邪笑，并迅速接道，“据我所知……最近几年，你都没怎么回过‘家’了吧？”

蒋道德的手僵住了，眼神也变了。

“比如今晚，即使你没有留在公司，也不会回所谓的‘家’去吧……”封不觉笑道，“虽然尊夫人风韵犹存，但您显然对那几名年龄可以当自己女儿的女士更为青睐啊……”

“封不觉！”蒋道德用冰冷的神态瞪着屏幕，“你还嫌自己那张嘴惹得麻烦不够多是吗？我告诉你……说话最好注意点分寸，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想要整你，就跟去捏死一只蚂蚁差不多！”

“你在S市共有四处宅邸，其中一处登记在你本人名下的，目前是你老婆和岳父岳母一起住着。”封不觉无视对方的恐吓，接着说道，“而另外三处……分别登记在三名年轻女性的名下。最近这六七年里，除了逢年过节、以及你儿子回来

探亲的那段日子之外，你基本上都不会回自己的‘家’去过夜。”

“我警告你……”蒋道德也不搭理觉哥的话，他用手指指着屏幕，怒目而视道，“……别以为你写个三流小说就是什么公众人物了，我能让你半年之内上街要饭信不信？”

“呵……”封不觉笑意更甚，继续无视对方，接道，“当然了，如今这世道……像你这样的企业家，豢养个二三四房什么的，那也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法律上来说……这种你情我愿的交易，也不至于让你吃官司。”话至此处，他语气一变，“嗯……但我听说……蒋先生你最近好像正考虑去从政啊……假如你在竞选某某代表、某某委员的过程中……曝出那种花边新闻来，影响就不太好了吧？”

“欧阳先生！”蒋道德站了起来，看向欧阳笕，“你都听到了吧？你的委托人这是什么意思？敲诈勒索？”

“呵呵……”欧阳笕轻笑两声，“如果他刚才所说的也算是敲诈勒索，那么蒋先生你那句‘整死你’就是谋杀未遂、而那句‘半年内让你要饭’则是恐吓了。”

蒋道德被欧阳笕一句话就说得无言以对，面对眼前这个讼棍和视频另一头的疯子，他想靠逻辑和语言在交涉中占得上风显然是不可能的……

“好了，蒋先生，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这时，封不觉又一次开口了，“首先，把你手上那个雪茄型的录音装置关了吧……”

此言一出，蒋道德当即一怔。

“除非……你想让我们刚才的谈话内容公之于众，或者是你真打算把那玩意儿搁进嘴里抽抽看……”封不觉笑着接道。

“哼……”蒋道德冷哼一声，虽然他并不知道觉哥是如何看穿这“录音雪茄”的，但既然已经暴露了，他也只能愤然地将这玩意儿折断了扔掉。

“很好，那么……让我们进入正题吧。”觉哥整了整神色，

肃然接道，“我的时间不多，十二点以前我还要登陆游戏去打比赛，所以……听好了……‘赌皇斋’会员——蒋道德先生，接下来……你我之间，将会有一场正式的赌局。”

第888章 赌皇斋

赌皇斋，创始于清朝末年。起初，它只是一间开在街边的小赌坊。名字也不叫“赌皇斋”，而叫“赌斋”。

据说赌斋的老板是个还俗的和尚，也不知他从哪里学了一身出神入化的赌术，还俗后就做了这让人家破人亡的买卖。

时至今日，这位和尚老板的名字已无从考证，反正当年大家就直接称他为“和尚”，如今则称其为“赌僧”或者“老祖师”。

或许是和尚当久了，赌斋的这位老板就算是做了这沾黑的营生，也没忘了捎上点儿出家人的清规戒条。

在和尚的赌坊里，凡事都要做到“绝对公平”，谁要是在他的场子里出千、或者合起伙儿来诈人钱财，必定会被老板一眼识破、并当众揭穿；轻则赶出赌坊永不接待、重则打个半死扔上街头。

赌徒们的心理十分微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输不起的，但却又不愿承认自己输不起，所以才会输得更多。

而赌斋……给了他们一个能够“输得心服口服”的地方。从那里出来的人，哪怕是输得一贫如洗，也只能怪自己运气不佳，无话可说。

对赌徒来说，那就够了……仿佛输的也不是他们自己了，而是老天爷。

久而久之，那“赌斋”的名号也就传了开来。

终于有一天，赌斋的名头传到了某位地方官员的耳中，此人也是嗜赌之辈，隔天就乔装改扮，进了那赌坊。

可惜……这位刘大人的赌艺和运气皆是不佳，进了赌斋后没多久便输得身无分文。

按理说，他这种有口皆碑的贪官，输了就输了呗，反正也是搜刮来了民脂民膏，输光走人就是了……然而，这位刘大人的赌品也是非常糟糕的，他输了之后竟然当即亮明身份，并大声吵嚷起来，说是庄家出千诈他钱财。

于是，店里的伙计便叫来了老板……也就是和尚。和尚将事情的经过听了一遍，从容一笑，提出要和刘大人再赌一局。

这一局，他用自己的全部身家，去赌刘大人的一句话。

和尚输了，就输那万贯的家财，刘大人输了，只输一句话，而这句话就是——“我刘某今日输得心服口服”。

刘大人答应了这个赌局，并火速败下阵来。

但是……他没有履行约定，只是大袖一摆、冷哼一声，便离开了赌斋。

他哪儿能知道……这一走，便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第二天的夜里，这位刘大人在自己家中暴毙而亡，死状凄惨，死因不明。

虽说死个地方大员，也不能说是小案了……但当时恰是义和团闹得最凶的时期，加上朝政腐败，内忧外患，朝廷哪儿有工夫来细查此事。在当地执法机构调查无果的情况下，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只是……官面上虽没人再查，民间关于此事的流言却是愈演愈烈。

半年不到，“赌僧杀刘贪”的故事就在江浙二省传得妇孺皆知，而且每个人的版本都会自行添油加醋，越说越玄乎。

“赌斋”的名号也随着故事一并流传开，这使得赌斋的生意迅速发展，很快就从小赌坊变成的大赌场。

不久后，便有许多赌坛高手纷纷慕名而来……向那赌僧挑战，但无人能胜那和尚；而且这些人输了以后，还都被那和尚的赌术与气度所折服，或结为知己、或拜入门下……至于这些赌斗的故事，自然也无一例外地变成了街头巷尾流传的市井传说。

再后来，一次偶然的机遇，让“赌斋”今后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那次，另外两家赌场的老板之间起了冲突，欲以赌博分个高下，但他们谁也不信对方所指定的人手，导致赌局无法开始。最终……也不知谁说了一句，“那不如请赌斋的和尚来给你们主持吧”。

结果……他们还真就去请了，和尚也真的去了。由于他那“绝对公平”的原则，整个赌局的过程进行得滴水不漏。赌局结束后，败方也是二话没有，交出赌金、走人……

这样一来，便开了“赌斋为他人主持赌局”的先河……

从那以后，来找赌斋做公正的赌局越来越多，和尚一人无疑是忙不过来的，于是他结识和收揽的那些高手们便也以“赌斋”的名义出面，出去主持赌局。

至1920年，和尚寿终正寝之时，赌斋已经不再是一个赌场了，而成了一个专门为人主持赌局、并从中抽取提成的组织。

二代老板将一生无败的“赌僧”奉为祖师爷，并将赌斋改名为“赌皇斋”，意指和尚为赌中之皇。

时间匆匆而过，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S市租界林立，帮派盛行。

此时，正值赌皇斋的巅峰时期。他们所服务的对象，也鲜有平民阶级了……那段日子里，能请到“赌皇斋”来主持赌局的，最起码也得是江湖大佬、社会名流或军政要员那个级别的人物。

而赌局的内容，通常都是巨额的财产，或者……命。

赌博就是这么一回事，随着一个人输掉的筹码越来越重，生命在他心里的分量就会越来越轻。

这时候，“信用”之类的东西就变得很可笑了。就好比说……有一个带着十几个兄弟的帮派大哥和一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赌博……只要后者赢到的金额到了一个前者无法接受的额度，那等待他的必然是毁约和灭口。

赌皇斋的存在，就是为了监督和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只要有赌皇斋的人见证，那输的人就必须付出他所赌上的代价……不管那代价是什么。

如果败者毁约，那么赌皇斋的人就会负责替赢家去“收取对方的筹码”。钱也好、命也罢，不管那人是谁、输了什么……赌皇斋都有办法让他把该付的付出来，而且绝无失手的例外。

这……也是所有知道“赌皇斋”存在的人，所需要明白的宗旨。

……

一个世纪后，S市，某知名企业家的办公室中。

“你……居然知道赌皇斋？”蒋道德沉声问道。

他没有装蒜的意思，因为他明白，对方是不可能凭空报出那三个字来的；蒋道德想要了解的是……视频那头的小子是怎么知道自己和赌皇斋有联系的、又知道了多少细节？

“那当然是因为……”封不觉笑道，“我也是赌皇斋的会员。”

“你……说……什么？”震惊的表情不由自主地浮现在了蒋道德的脸上。

“这很奇怪吗？”封不觉问道。

“你？”蒋道德随即冷笑，“哼……就凭你？”他微顿半

秒，“你知道‘赌皇斋’的一个会员资格在黑市上的估价是多少钱吗？”

“大概三千万人民币左右吧。”封不觉淡定地回道，“然而……这种估价并没有什么卵用，因为他们的会员数量目前已经饱和了，不再对外出售。而现有会员是不能私下买卖或转让自己的会员资格的。”他在镜头前慵懒地伸了个懒腰，“当然了……你可以在‘监赌者’在场的场合下，以自己的会员资格当赌注……跟别人对赌，只要监赌者认可了这一赌局，就可能出现转让的情况。”

“看来你对赌皇斋的规矩还真是……”蒋道德说到这里，忽地想到了什么，他立即惊道，“等等……难道你……”

“没错，我的会员资格是‘赢来的’。”封不觉摊开双手，接道，“呵呵……说起来……我觉得有点对不起那个被我夺走资格家伙，因为这些年里我一次都没行使过会员的权力。”

说完这句，封不觉稍微停顿了两秒，又道：“哦，对了，你心中的另一个问题，我也可以告诉你……”他悠然接道，“你一定在想，即使我真的是赌皇斋会员，但会员与会员之间也未必认识，我又是怎么知道你的身份的呢？”

蒋道德没说话，默默地看着屏幕，等待着觉哥的答案。

“呵呵……其实，那也是意外收获。”封不觉道，“当我对你的私生活以及个人历史做调查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你和二十年前的一桩失踪案有关……于是，我找了个几个和我交情不错的消息人士（包青），调取了当时的一些资料，并大概推理出了来龙去脉……”他歪着头，透过视频屏指了指蒋道德，“你根本不是蒋道德。”

这句话出口的一瞬，蒋道德好似被一缸热油浇中了脑门儿，整个人都惊得跳了起来。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封不觉接着说道，“当年，真正的蒋道德和你赌了一局，并输掉了自己的‘一切’。”

“你……你到底……”这个“蒋道德”此时已完全被恐惧所包围，巨大的心理压力让他说起话来变得吞吞吐吐。

“赌局结束后，赌皇斋处理掉了蒋道德的尸体，并为你安排了秘密的整容手术。一年后，他们又安排了一场车祸，解决掉了蒋道德远在韩国的父母。如此一来，你便得到了他的身份、学历、容貌、遗产……总之就是整个人生。”封不觉还在说着，“而你自己……则成了一个‘失踪人口’，我说的没错吧？冯……”

“够了！”眼前这个“蒋道德”没让封不觉把他原先的名字报出来，他连忙喝道，“你……”他瞪了觉哥一眼，随即又指了指欧阳笕，“……还有你！你们最好搞清楚自己是在和谁打交道！”

“哼……又是这种毫无意义的恐吓吗？怎么着？你还想把我灭口不成？”封不觉道，“恕我直言，我想你并没有亲自行使暴力的胆量和能力，如果你想用别的办法，那你尽管自便。我倒想看看……跟我斗，到底是你先死还是我先死，呵呵呵呵……”这话说到最后，他的脸上已露出了让人不寒而栗的笑容。

“你……”蒋道德重新坐回了老板椅上，浑身颤抖着盯着屏幕，问道，“……究竟想怎么样？”

“我说了……只是和你玩个游戏而已。”封不觉道，“我已经叫了‘监赌者’了，人一到我们就开始。”

咚咚咚——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话音未落，董事长室的门恰好被敲响了。

“我来吧。”欧阳笕一边说着，一边从椅子上站起，走向了门口。

蒋道德这会儿也没心情去管这些了，一系列突如其来的精神打击让他的思维搅成了一团乱麻。

嘭——

敲门者进屋后，欧阳笕就甩手关上了门。

这位来者，是一名身着浅色唐装的男人，他看着三十岁上下，头顶着油光闪闪的短发、梳成背头，脚上穿一双布鞋、没有袜子。

“蒋先生，你好。咱们又见面了。”一进屋，这位就径直走到办公桌前，跟“蒋道德”打了个招呼。

“你是怎么……”蒋道德本想问一楼的保安看到他这个造型是怎么让他上来的，但话出口半句，他就觉得是多此一问，“……算了，当我没说吧。”他顿了顿，“你好，九条先生……”

很显然，这位监赌者-九条，已不是第一次来主持有这位“蒋道德”先生所参与的赌局了。

“我真是荣幸呢……”九条说着，将视线投向了桌上的手提箱，并望着屏幕道，“从来不要求我们服务的会员封先生，今天竟然也联络了监赌者，而且还明确表示……‘请选一个和蒋先生比较熟的监赌者’来。”

闻言，蒋道德又不由自主地看了觉哥一眼，挂在这小子脸上的诡异笑容真是越看越恐怖……

“我只是觉得，找一个他认识的监赌者来比较省事，免得他怀疑我随便找了个朋友去冒充赌皇斋的人。”封不觉应了一句，便接道，“行了，九条先生，我时间不多，既然你到场了，我开始讲规则怎么样？”

“慢着！”蒋道德立刻高声一喝，打断道，“你本人不到场，怎么开始赌局？”

“呵……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封不觉耸肩笑道，“只要我‘不在场’这件事在规则和对赌内容上并未导致任何对我有利的因素，有何不可？”

“他说得对。”九条接道，“没有规定赌博双方一定要面对

面才能开始赌局，远程对赌的情况我们经常遇到，如果规则上有漏洞可以让他钻，我不会让赌局开始的。”

蒋道德又犹豫了几秒，随即道：“好……规则先放一边，你先说……你想跟我赌什么？”

第889章 博弈

“我用我所知的、有关你的全部秘密，以及可以证明这些秘密的证据，来赌……”封不觉停顿了半秒，“……你现在的这个身份。”

蒋道德神情微变，略一斟酌后问道：“‘我的身份’……具体是指什么？”

“不就是指字面上的意思嘛~”封不觉舔了舔嘴唇，用不置可否的语气回道，“说白了……就是当初你赢到的……‘蒋道德的人生’。”

闻言，蒋道德的脸明显地抽搐了一下：“我不明白……这种赌局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就算你把我现在的身份赢走了，难不成你想自己去当‘蒋道德’吗？”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我怎么会想去‘取代’你呢？”封不觉轻笑一声，接道，“论年纪、论长相……你想取代我还差不多；你的那些女人和你的社会地位……我也不稀罕；至于钱嘛……”他顿了一下，“如果我要钱，那直接跟你赌钱就好了不是吗？”

“所以说……”蒋道德沉声问道，“你提出这样的赌注……目的究竟何在？”

“为了玩儿啊。”封不觉回答的也很干脆，他戏笑着回道，“难道你不觉得……看着一个人在绝望的边缘疯狂起舞……十分的有趣吗？”

“荒谬……”蒋道德恐怕永远也无法去揣测觉哥的思想，“我要是拒绝赌局，你又能如何？”

“我可以让你以自己原来的、真正的身份……去牢里过完下半辈子。”封不觉回这话时的语气颇为慵懒，但内容却是杀

机毕露，“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问一下你身边的九条先生……我究竟有没有这种能力。”

蒋道德立即转头看向了监赌者九条，急切地等待着对方的答复。

“是的，封先生……完全可以做到他所说的事情。”九条还是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对蒋道德说道，“今天他联系我们的时候，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点。”

蒋道德一听这话，心脏顿有骤停之感，巨大的压力让他脸上的肌肉扭曲起来，一些整容的痕迹也在那张脸上渐渐显现。

“简单地说……你选择不赌的话，结果可能比赌输了更加糟糕……”封不觉接道，“但你要是敢赌一把……就有50%的机会能赢。”

觉哥这两句话，基本已经帮蒋道德把帐给算清楚了，后者似乎已别无选择。

“我……还是不明白……”蒋道德的气势已然褪去，讲话时带有一份无力和颓丧，“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

“诶~”封不觉打断了对方，“这你可不能怪我，若不是你们尸刀威胁我和我的编辑在先，今天的事情也不会发生……”

蒋道德咬牙接道：“法务部的人会给你们施压……那是因为你在公共场合诋毁我们的……”

“我劝你还是翻翻字典，看看‘诋毁’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再去用。另外，有三件事我需要强调一下……”觉哥又没让对方把话说完，他伸出三根手指，依次数道，“其一，我所说的、有关你们尸刀的那些话……都是事实；其二，我不喜欢被人威胁；其三……我更不希望我身边的人因为我而受到别人威胁。”他微顿半秒，“综上所述……我只是在公开场合说了几句实话，就导致我和我的朋友受到了你们的恐吓和骚扰。”他摇了摇头，“嗯……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令人不愉快

了……即使是出于端正社会风气的目的，我必须得让你们付出一些代价才行。”

“呵呵……”许久未开口的欧阳笕这时已坐到了一旁的沙发上，听到觉哥这句后，他开口补充道，“蒋先生，这件事还真是你运气不好……其实我们本来只是想单纯地玩一次反敲诈，让你们公司出点血、吸取一点教训。不曾想……在调查过程中，咱们的封大文豪意外地发现了你的那些秘密……于是他便起了玩儿心。”

“难道……就没有其他商量的余地了吗……”蒋道德又试探着问了一句。

“怎么可能还有什么余地呢？”封不觉笑道，“你我心里都很清楚……就算我现在取消赌局，并保证不去揭穿你的身份……你依旧会寝食难安。”他直视着蒋道德的双眼，“唯有通过赌皇斋主持的赌局，让我把所知的信息都‘输’给了你，你才能真正地安心。”

“你……”蒋道德想了两秒，“……说得对。”给出了答复，“当你说出我的秘密时，这件事就不剩任何余地了。”说这话时，他又恢复了平静，看来是已经下定了决心，“为了确保你们两个永远无法将我的身份揭穿，就算让我去买凶杀人……我也会冒险一试的。”

蒋道德说着，又从桌上的雪茄盒里取了一支雪茄，这回这根应该是真货了，因为他很快就将其剪了一下，并搁进嘴里抽上了。

“好……我就接受这个赌局。”蒋道德接道，“你赢了，我就失去‘蒋道德’的身份，而我赢了，你就得将你所知的……所有关于我身份的秘密统统毁掉。”他抬眼看了看九条，“九条先生，赌皇斋会保证他履行承诺的没错吧？”

“赌皇斋……”九条淡然回道，“……会保证双方都切实地履行承诺。”他看了看手提箱内侧的屏幕，“假如封先生输了，我们会确保他再也无法用你的身份秘密来威胁你；相对的，

假如是蒋先生你输了……”他又看向了坐在办公桌那头的蒋道德，“我们也会负责……让你变回‘冯先生’。”

听到冯先生这三个字时，蒋道德的喉结明显地上下起伏了一次，紧张之情昭然若揭。

“好了，废话到此为止吧……接下来就由我说说这次要赌的内容吧。”封不觉又道。

“慢！”蒋道德立刻抢道，“凭什么赌局的内容由你来定？提出要赌的是你，内容也是你定……这不太公平吧？”

面对这质问，封不觉却是不紧不慢地回道：“公不公平的……你说了不算，咱们来问问九条先生如何？”

“哼……”九条冷哼一声，看向蒋道德，说道，“蒋先生，以我监赌人的角度来看，这恰恰很公平。”

“你……你说什么？”蒋道德这次开始改瞪九条了。

九条并不在意这个，他娓娓释道：“正如封不觉先前所言，在是否进行赌局这件事上……他是有绝对的主导权的。说到底……他完全可以不赌，而蒋先生你……却是不得不赌。”他停顿了一秒，“假设……眼前这个赌局因交涉失败而不成立，那么……蒋先生你就将立即陷入绝对的被动之中。即使你想买凶杀人，恐怕也是来不及的。因为据赌皇斋的估算，封先生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就让你的人身自由受到完全的限制，连个电话都打不了。”

蒋道德听了这话，真是又气又惊，他颤抖着问道：“九条先生……我还以为你是站在我这边……”

“我不站在任何人那边。”九条还没等他说完就打断道，“监赌人是保持中立的，我们的宗旨是‘绝对公平’。当然了，我也很清楚，除了祖师爷他老人家之外，恐怕没人能完美地做到这四个字。但是……既然我身为赌皇斋的监赌人，那就表明我已十分接近这个原则了。”他背着双手，转了个身，“蒋先生，如果你觉得我说出了对你不利的事实就是有失

公平，那我只能表示很遗憾。你大可以拒绝这个赌局……我这就走。”

“不！请留步！九条先生。”对方这么一说，蒋道德又急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很多人都是这样……凡事都想当然地以自己为中心靠考虑问题，并因此产生一种盲目的自信和错觉，但往往事到临头……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其实并没什么过人之处，甚至连条退路都找不到。

“嗯……”九条听对方态度变了，便转回来，接道，“那么……我们来听听封先生所说的赌局内容吧。”

“啊……很简单……”视频那头的封不觉这时应道，“就赌……我能不能在五分钟内出现在尸刀的办公楼中，把这位所谓的‘蒋道德’先生抽一顿……如何？”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蒋道德不由自主地退后了几分，并皱起眉头，凝视着视频中的觉哥：“哼……荒谬，难道你还能飞过来？或是从屏幕里爬出来不成？”

“这么说来……你是接受了咯？”封不觉问道。

“且慢！”蒋道德目光犹疑不定，“你先告诉我……此刻你身在何处？”

“这我可办不到。”封不觉回道，“我身处的位置正是这场赌局的关键，那就好比是我的底牌……岂有在开赌之前就亮出来的理由？”

这一刻，蒋道德的大脑快速运转起来，他好歹也是在商场纵横多年的人物，没有几分智慧和魄力那是不可能的，想了将近一分钟后，他接道：“好……就赌这个……”他顿了顿，“但是……在你开始行动之前，必须给我十分钟的时间进行准备。”

“五分钟。”封不觉斩钉截铁地杀了个价，“不能再多了。”

“好！五分钟……就五分钟！”蒋道德接道。

“那么……”九条此时在旁说道，“从这一秒起，我宣布……赌局正式开始。”他从唐装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怀表，“蒋先生，计时已经开始，你有五分钟的时间做准备。五分钟后，封先生就可以开始行动了，在此之前，我会负责监督他在视频中的一举一动。”

他的话还没说完，蒋道德就已经拿起了董事长桌上的电话，快速摁了一个键，接通后便用很快的语速说道：“吴队长吗？是我，对……你听好了，我限你三分钟内把所有正在值班的人手全部集中到顶层来，一半人守在董事长室的门口，不许任何人进入，另一半分头负责巡查这一层所有的房间、出入口、还有卫生间、通风管道也要看……只要看到不认识的生面孔、或是身上没带公司通行证的，先给我抓起来再说！”

电话那头的人好似愣住了，隔了几秒才回了一句，然后蒋道德就大吼起来：“谁跟你开玩笑了？你还想不想干了？不想干可以立刻扒了制服走人！把电话给副队长！”

他这么一说，对面显然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就很快就应了几声，挂断了电话。

“呵呵呵……”欧阳笕笑了起来，“蒋先生，我得提醒你一句，这小子鬼点子可多……也许你的这种反应，早已在他的算计之中了……”

“喂喂……你这家伙，我可听着呢……”视频另一头的封不觉随即吐槽道，“你到底是帮谁的啊？”

“作为律师，我已经把你要求我办的事情办妥了，我现在只是个看戏的旁观者。”欧阳笕笑道，“我出于兴趣给蒋先生支点招……你管不着吧？”

“哼……那你加油吧。”封不觉耸肩一笑，好似也不是很在意。

“蒋先生……”欧阳笕说着，将视线投向了蒋道德，而对方

回应过来的却是一道狐疑的目光，“……呵呵，别这么看着我，我并没有打算在这里演戏，好配合他来误导你……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封不觉现在在哪儿。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在今天下午两点，是他本人提着这个手提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并交代了这个送箱子的任务。之后他去了哪里，我就不得而知了。”

“哼……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蒋道德冷哼道。

“我也只是想说两句自己的意见……”欧阳笕往沙发背上靠了靠，“蒋先生不信的话，就当没听见好了。”他舔了舔嘴唇，接着说道，“首先，凭我对封不觉的了解来说……以他的智谋，想必早已预料到了你会‘做准备’这件事。如果我是他，我自然会去利用这点……”

在欧阳笕叙述的过程中，众人已经可以听到走廊上传来了凌乱的跑步声，想必是保安们已经到了。

“比方说，我可以在今天早些时候就潜入你的大楼……”欧阳笕又道，“准备好一台可以用来视频的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然后找个犄角旮旯的杂物室或厕所躲起来，一直等到晚上。”他扶着下巴，若有所思地念道，“等到赌局正式开始，即我可以采取行动的刹那……我就关上摄像头，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或是从更衣室顺来的保安制服给自己换上，趁乱混入你布置好的保安防线里……”

蒋道德听到这里，竟是用冰冷的语气打断道：“你要说的就这些吗？”

“哦？”欧阳笕察言观色的能力很强，这一瞬，他在蒋道德脸上看到的竟是一份胜券在握的冷峻，“蒋先生就不防备一下吗？”

“不需要。”蒋道德道，“你说的可能，在我通知保安以前……我就已经想到了。”

“ho~你还挺厉害的嘛。”视频里的封不觉笑着接道。

“我很清楚……你必然能推断到‘我会找保安来守备’这件事。但我还是得把保安叫来，因为我不这样做的话，你能接近这里的方法就更多。”蒋道德说着，也举起了三根手指，“而在我叫来保安的情况下，你应该还是有三种接近我的手段……其一，就是刚才欧阳律师所说的那一种；其二，欧阳律师所说的话实际上是为了给我施压，让我产生一个设想，那就是——等视频中断后，立刻离开这个房间，来个金蝉脱壳。假如我真那么做了，你反而会有可乘之机；其三，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此刻的你，也有可能正待在一架航行中的飞机上，随时准备以高空跳伞跳到我的大楼玻璃外面，然后用一套特工级别的装备迅速破窗而入。”

“哈哈哈哈……”封不觉大笑出声，“厉害，真厉害！”他不禁为对方鼓起掌来，“难怪你当年可以赢走一个高富帅的‘整个人生’，我好像有点小看你了。”他的笑声渐止，“那么……我能不能问一下，即使你可以避免第二种方法……那我要是用第一或第三种方法接近你，你怎么办？”

“你用哪种方法都无所谓。”蒋道德说着，已站起身来，并看了九条一眼，“九条先生，距离封不觉可以行动的时间还有多久？”

“十五秒。”九条回道。

“好的。”蒋道德一边应道，一边走向了墙边，“很抱歉……封不觉。你从一开始……就漏算了一件事。”说着，他就把手伸进了墙边的一个花瓶里，摁下了一个按钮。

两秒后，他前方的墙壁上打开了一块五十厘米见方的区域，露出了一面操作屏。

“事到如今，告诉你也无妨了。”蒋道德接着道，“我这间办公室里……有这样一个隐藏的隔间，门上配备的是指纹和DNA双重识别系统，只有我才能打开。”他抽了口雪茄，悠然地回头望了眼视频中的觉哥，“只要我进了这个房间，就算你开武装直升机来也没用。”

话音未落，他已伸出五根手指，通过扫描打开了房间的大门。

“是你输了，封不觉。”蒋道德潇洒地留下这句话，便转身走入了隐藏隔间中。

然……

“哦……你来了啊，时间刚刚好。”当他走入那个房间的时候，屋里竟已有一个人坐在那儿等着他了。

第890章 局终

隐藏隔间里的景象让蒋道德的大脑进入了短暂的真空期。

封不觉就坐在隔间内的一张椅子上，其面前还摆着台笔记本电脑。

“你……你……怎么……”蒋道德的嘴里结结巴巴地往外蹦着词儿，却连一句整话都说不清楚。

“前两天，我逐一潜入了你那几个情妇的家。”封不觉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步步靠近蒋道德，“本来只是想搜集一些你的DNA样本，作为揭穿你身份的证据之一，没想到……在搜屋的过程中，我有了意外收获……”

在他说这几句话的同时，蒋道德也是一步步向后退出了房间，回到了董事长室中。

而封不觉则是跟了出去，边走边道：“我发现，你在每一名情妇的住处中，都设置了这样一个隐藏的隔间……”他顿了一下，“呵呵……别用那种表情看着我，这并不奇怪……我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对建筑结构敏感得很，靠目测和步测就能看出那些暗室之类的地方。”

说话间，觉哥已走到了外面的董事长室中，分别朝欧阳笕和九条分别扫了一眼，并抬手示意了一下，算是打了招呼：“当时我就明白了……”他接着刚才的话，对蒋道德说道，“你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毫无安全感的人……纵然你已用蒋道德的身份活了二十年，你还是难改狡兔三窟的习惯。”

封不觉说完这句，顺手就把蒋道德办公桌上的电话线给拔了，然后面带微笑地接道：“而习惯……会暴露出很多信息。我很容易就能推测到……在你的办公地点，必定也有这

样一个可供藏身的暗室。”他笑着指了指一旁的隐藏房间入口，“结果……不出我的所料。”

“嗯……开启那个房间所需的指纹和DNA是从他情妇家里弄到的吧？”这时，欧阳觉在旁若有所思地接了一句。

“没错。”封不觉接道，“他情妇家的那些密室也都是和这里一样的设置。”

“所以说……你是在今天下午、离开我的事务所后，潜入了这栋大楼，并躲进了那个房间里等着？”欧阳觉又道。

“对。”封不觉应了一声，随即又看向蒋道德，“如果蒋先生你还有印象的话，应该记得……今天下午你喝了一杯秘书姐姐送进来的咖啡后，顿感腹部不适，然后就去厕所蹲了半个多小时。”

“你……你竟能在我的咖啡里下药？”蒋道德惊道。

“呵呵……易如反掌的事情……”封不觉语气轻松地回道，“我把泻药下在了……本层秘书室的……隔壁的……那台咖啡研磨机下面的……柜子里的……方糖盒子里。”他微顿半秒，“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会知道你喝咖啡的大致时间、以及会不会加糖、加几颗糖……”

“在调查他情妇家的时候就推理出来了吧。”蒋道德还没接话，欧阳觉便插嘴道。

蒋道德闻言，猛然转头看向欧阳觉，用一种惊疑交加的眼神望着后者。

“呵呵……不必那么惊讶，蒋先生。”欧阳觉笑道，“既然咱们封大文豪已经到你的住处仔细地搜过一遍了……”他朝觉哥扫了一眼，“那别说是喝咖啡的习惯了……你一顿饭吃多少菜、刷牙怎么挤药膏、洗个头掉几根头发、甚至是上个大号用几张纸……他全都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正如欧阳觉所说……”半秒后，封不觉快速接过话头，对蒋道德说道，“就是这么回事了……”他又上前几步，用手指轻

叩了两下桌上的雪茄盒，“另外……你现在也该明白，我为什么会知道你的雪茄盒里藏着一支录音雪茄了吧？”

“你……”蒋道德经他这么一说，才有些后知后觉地念道，“你趁我去厕所的时候……”

“Bingo～”觉哥打了个响指，接着解释道，“据我估计……像你这么谨慎的人，一定会留那么几手。所以……我在找到了隐藏隔间的入口后，没有急着进去，而是先把你的办公室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以防万一。”他又抬头看了眼董事长室另一侧的墙面，“果不其然……我在那边的那幅画后面，找到了一个摄像头。”

蒋道德没有回应，事到如今，觉哥再说出任何有关他的秘密，他都不会觉得奇怪了。

“而那个摄像头的画面，自然是不会被传送到保安室那边去的……”封不觉接着道，“事实上，我确也潜入你们安保部的监控室里看过了……这整栋大楼里，除去公共区域之外，所有的办公区域也都装了摄像头，但唯有你这个董事长室是例外……”他轻笑一声，“呵……那么这个摄像头的画面会被送到哪里去呢？答案显而易见……”说着，觉哥就用手拍了拍蒋道德桌上的电脑，“蒋先生……你真的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而这点……正好可以被我利用。”

“你……对录像也动了手脚……”蒋道德接这话时的语气已是死气沉沉。

“那必须的。”封不觉道，“既然都装了这样一个摄像头了，那就表明……你每次离开这个办公室并返回后，都会快速地检查一下录像，以确认这期间有没有人偷偷进来过。”他歪头笑了笑，再道，“下午的时候，你因腹痛剧烈，所以走得匆忙，并没有及时去锁屏，这便省去了我破译密码的工作……我进来时，电脑的屏保都没启动，我可以随便用。”

“于是你就截取了一段监控画面，改为循环播放，一直覆盖到你进入隔间之前的那几秒。”欧阳笕紧跟着觉哥的思路，

接上了一句。

“YES～”觉哥点点头，又看向了蒋道德，“而当我们的蒋先生回到办公室以后，肯定是立即点开录像、用快进的速度查看了一下。然而……在没人进来过的前提下，画面本就是静止的，就算放慢了仔细看也未必能找到视频的拼接点，像他那样看……无疑是看不出破绽来的。”

“看来……蒋先生做梦也没料到……”欧阳觅笑道，“其实有个人……早在五六个小时之前，就已经潜入了他那个用来应对紧急状况的隐藏隔间中。”

话至此处，众人陷入了数秒的沉默。

数秒后，觉哥看着蒋道德道：“好了，即将做回冯先生的蒋先生，该解释的……我都解释得差不多了。”他伸出一手，做了个“请”的动作，“这赌局……你可输得心服口服？”

“输？”蒋道德眼神一凌，冷哼一声，“我输了吗？”他一边说着，一边侧移几步，并开始解自己的领带。

“啊呀呀……您这是要干什么？”封不觉戏谑地笑着，跟着对方侧移到了房间当中比较开阔的地毯上。

“你说呢？”蒋道德左右活动了一下脖子。

“嗯……考虑到您这间董事长室的隔音效果和隔壁的隐藏隔间一样好，朝门外大声呼救恐怕是不太管用的。”封不觉装模作样地分析着，“而扭头逃跑……显然也不是个好主意。以你我之间的这个距离，你要是转过身去开门，怕是门还没打开，人就被放倒了……”

觉哥舔了舔嘴唇，皱眉念道：“那么……你的选择还真就不多了。”他上下打量着正在活动四肢关节的蒋道德，笑道，“呵……看阁下这副又解领子又解袖口的样子，还一脸杀气地做着些毫无意义的热身运动，莫非是要跟我动手吗？”

“你不是要抽我吗？”蒋道德说着，有模有样地摆出了一个架势，“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抽谁……”

“蒋先生，我得提醒你一下。”封不觉道，“我可是详细调查过你的……我知道你是空手道紫带、而且是在你获得目前这个身份之后特意去学的。我也是在知道这件事的基础上……提出的赌局。”

“哼……虚张声势只是浪费你自己的时间而已。”蒋道德面露狰狞，反倒是扬起了几分气势。这毕竟是关系到他今后人生的赌局，就算是垂死挣扎也好过坐以待毙。

“九条先生。”封不觉不置可否地笑笑，转头看向了九条，“距离五分钟的时限……还有多久？”

九条的余光始终盯着手中的怀表，几乎在觉哥问出问题的刹那他就接道：“七秒……六、五……”

当他说出“七秒”这两个字的时候，蒋道德感觉自己已经赢了，七秒不到的时间里……能干什么呢？就算你来个克格勃特工，也未必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将一个空手道紫带级别的壮年男子摆平吧？

再说了，觉哥所说的可是“抽一顿”，而不是“放倒在地”或者“朝身上打几拳踹几脚”；所以七秒钟，怎么想都是不够了。

然而……

这一瞬，却见封不觉身形一晃，直接消失在了蒋道德和欧阳笕的视线中。

这一瞬，九条眼神微变，但表情却仍是冰冷沉着，口中的倒数也未停止：“四、三……”

紧接着，蒋道德的身体以一种极其怪异的姿势扭曲起来，并缓慢地跪倒在地。

这个过程中，一道黑影不断围绕着蒋道德的身体闪动着，而且后者的身上还不断地发出拳拳到肉的闷响和骨节受击的劈啪声……

“二、一……时间到。”九条数完了时间。

封不觉的身影也重新出现了。

蒋道德鼻青脸肿地倒在地上，身体微微抽搐着，其脸上的表情……就仿佛他一小时前在几条精壮的大汉面前捡了块肥皂。

那种震惊、恐惧、痛苦、加上生无可恋的神态，让他那经过大幅整容的脸变得极为扭曲。

“冯先生。”从这一刻起，九条对“蒋道德”的称呼变了，“我想不用我说你也该明白……是你输了。”

“ke……ka……啊……”冯先生的嘴里发出了几个音节，但他没能说出话来，即使他现在能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跪地求饶？那没用，冯先生是最清楚的……在赌皇斋面前，无论是谁、用何种方式去求情，都无法阻止他们收取赌债。即使是胜方主动提出不再需要败方偿还，赌皇斋也不会终止收债的执行。

二十年前，那个真正的蒋道德在输掉自己的人生时……也曾求饶过，但他把头都磕破了，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结局。

正是那个蒋道德临死前的惨状，让冯先生在这二十年里始终活不踏实……

因为他内心深处始终明白……自己本质上还是那个“混混小冯”，一个职业的赌徒。

二十五岁的他，终日坑蒙拐骗、小偷小摸，出入拘留所是家常便饭。直到某一天……他在某个地下赌场里，遇到了一个从韩国来的小开。

那一晚……他的人生改变了。

那个富二代蒋道德，竟是赌皇斋的会员。但是……他的赌术却并不比一般人强多少。在被小冯赢走了身上所有的钱后，借着酒劲儿，蒋道德提出了单独的赌局，并叫来了“监赌者”。

于是，一个机会摆到了小冯的面前……而且，他将其把握住了。

赌博……就是这么回事。当蒋道德输掉了自己的“人生”后，他的酒醒了。他从震惊、到发怒、再到恐惧、到悲泣……人性中那些扭曲、可憎、可悲、可怜……被那个垂死之人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晚以后，“混混小冯”就消失了，半年过后，他便成了现在这个“蒋道德”。

此后的二十年里，他用他人的财富、学历、样貌……和他自己的才智、以及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手段，创下了一番事业。他得到了梦想中的一切……金钱、女人、社会地位，他甚至想到了要染指政坛。

可惜……这一切终究还是个“梦”，一个本该属于别人的梦。

当梦醒的那一刻，他回顾这二十年，心中涌上的竟是一丝庆幸……因为这场梦已足够长、也足够美好了。即使醒来后要面对的是死亡，他也已经不再遗憾。

“你要走了吗？”片刻后，九条看向封不觉道。

“是啊，我还有事儿呢。”封不觉道，“‘蒋道德’的人生，我就暂且‘寄存’在赌皇斋那边了，可以吧？”

“可以，什么时候想用，就联络我们。”九条回道。

“至于这个人……”觉哥瞥了眼地上的冯先生，“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让他恢复身份并不难。”九条回道，“细节方面……封先生就不必费心了。”

“呵呵……我大概也能猜到一点就是了。”觉哥笑着应了一声，随即对欧阳箢道，“还愣着干嘛？想留下吃夜宵啊？”

“我去……”欧阳箢似乎还没从刚才那一幕中回过味儿

来，“你还真有超能力啊？”

“那你以为呢？”觉哥反问道。

“我当然以为你只是像平常那样跟我扯淡的而已啊……”欧阳笕越说声音越大，因为他越想越觉得这事情有些离谱了，“刚才我还琢磨着……你是不是要故弄玄虚一番，然后掏出辣椒喷雾或者电击器之类的东西来呢……结果你直接表演个瞬狱杀啊……”

“呵呵……好吧，回去路上我再跟你详细说说。”封不觉只是讪讪一笑，他倒是很少会看到欧阳有这种不淡定的吐槽表现。

两人说着，就朝门口走去。

就在他们要出去之前，九条忽地开口道：“封先生……走之前，我想以我个人的身份提醒你一句……”

“哦？”觉哥偏过头回望道，“九条先生，有什么指教？”

“像‘我们’这样的人……”九条冷冷回道，“倒也不是不能对普通人出手，只是……动手前，最好想想清楚……应不应该、值不值得。”

封不觉闻言，沉默了几秒，肃然回道：“多谢九条先生提醒，封某……一定谨记于心。”

第891章 偷袭

“唷～各位好啊。”封不觉走进会议室时，俨然是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没人能看出……就在不久前，他还参与了一场与神秘组织相关的奇怪赌局，并让一个经常见报的知名企业家从此人间蒸发了。

“我见你一直没回来，就先上线了。”坐在会议桌旁的若雨见了他以后说道。

“还好你及时赶到啊……”安大小姐则是接道，“我们刚才还在商量……万一你今天缺席了，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客服和游戏公司沟通一下……让我们以‘无观战者’的状态比赛。”

“呵呵……放心吧。”封不觉笑着回道，“就算我来不及赶回家，也会想办法找一台设备连上线的。”

“说起来……”若雨这时又道，“吃完午饭你就说要跟欧阳笕出去办事，然后就一直到现在才出现……”她顿了顿，朝觉哥投去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你们俩……该不会真去尸刀那边进行敲诈勒索了吧？”

这个会议室里坐得都是自己人，所以若雨也不怕把这些事情挑明了讲出来。而小叹、小灵和安大小姐他们听到“敲诈勒索”这四个字时，也都只是短暂地惊讶了一下而已，很快……他们就接受了这个设定，并发自真心地认为——封不觉会干出这种事情来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那倒没有。”封不觉道，“我们只是去了尸刀的办公楼，和他们的董事长交流了一下。”

“结果……”若雨示意觉哥接着说下去。

“我想他们公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太可能有精力来‘关照我’了。”封不觉回了一句似是而非的话。

“觉哥……”小叹还是了解觉哥的，他当即虚起眼道，“那啥……你们该不会把对方弄死或者逼疯了吧？”

“呵呵……”封不觉笑了笑，“这话说的……”他耸耸肩，将视线移到了别处，“就算他在不久以后真的死了或者疯了……跟我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也就是说……”若雨接道，“……有间接关系咯？”

“呵……”觉哥微笑，但还是没有透露什么确切的信息，“我估计……过几天就会有关于这今天件事的新闻见报了，反正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你们还是到时候自己去看吧。”说罢，他就顺势转移了话题，“好了，赶紧把队组上吧，还有两分钟（现实时间）就要准备进入队列了。”

……

与此同时，尸刀工作室。

“让我整理一下头绪……”总经理室中，尸刀的总经理刘某正隔着桌子和安保部门的吴队长说着话，“当时……董事长忽然拨通了你那里的电话，让你在三分钟内集结所有的保安……跑到顶楼去，帮他搜索整个楼层、并守住他办公室的门不许别人进入。”他停顿一秒，“而在大约十分钟后，一位姓欧阳的律师、以及……那个叫‘封不觉’的小说家，分别拿着个手提箱和一台平板电脑……从董事长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是的。”吴队长点头应道。

“而你们就这么让他们走了？”刘经理问道。

“呃……是董事长命令我们让他们走的。”吴队长回道。

“怎么命令的？”刘经理皱眉追问道。

“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吴队长回了一句，半秒后又补充道，“就在那两人走出董事长室大门的时候。”

“哦？”刘经理面露疑色，嘀咕道，“那他为什么不亲自从

董事长室里出来跟你们说呢？也就几步路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吴队长摇头道。

“好吧……”刘经理点了点头，“你接着说……”

吴队长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继续说道：“那位欧阳律师和姓封的小说家离开顶层后，董事长立即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收队、并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他一边回忆一边说道，“再后来……大概又过了十分钟吧，我通过监控探头看到了董事长和一个穿唐装的男人一起走出了他的办公室，一路走进了电梯。”

“那个又是谁？”刘经理插嘴问道。

“呃……我不知道。”吴队长有些尴尬地回道，“今天晚上从董事长室里出来的那三人……除了那位欧阳律师来的时候有做预约，身上也带了我们发的通行证外，其余两人都没有进入大楼的记录……”

“那就是你们的疏忽咯？”刘经理用质问的语气接道。

“嗯……我……”吴队长想不到什么借口，他也只能回道，“我已经派人在检查监控录像了，也许可以查到他们是怎么混……”

“行了，没那个必要……”刘经理打断道，“事到如今，做那些也是毫无意义的……”他愁眉深锁，抿了下嘴唇，“假如董事长这次真的出了什么事……那早晚会惊动警方，到时候警队的人自然会去查录像的，你们配合他们工作就行。”

“是……是……”吴队长接道。

“那么，接下来又怎么样了？”刘经理又道，“你们就看着董事长被那个穿唐装的人架走了？”

“呃……他……”吴队长吞吞吐吐地回道，“董事长他……看上去不是被架走的。”

刘经理接道：“难道他还是自己跟着那人走的？”

“对啊。”吴队长点点头，“我们从监控里看到，董事长他戴了一副墨镜，遮住大半张脸，并用一只手扶着那个人的肩膀，跟在那人后面……两人就这么乘着电梯下到一楼大堂，走出了大楼。”他无奈地撇了撇嘴，“大堂里的保安也认得董事长，因为他看上去是自愿跟着别人走的，所以也没人上前阻拦。”

“嗯……”刘经理陷入了沉思，片刻后接道，“总之……这件事先压一压。董事长毕竟是成年人，既然他不是被人强迫离开的，那这其中或许有什么隐情……我们也别乱下结论或者瞎着急，没准他明天就照常来公司办公了呢……”他看着吴队长，使了个眼色，“我呢……会再试着跟董事长联系一下，要是实在联系不到，过会儿我就打电话到他家里，把这情况大致地说一下，到时候怎么处理……就由他们决定吧。”他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好似已经理清了头绪，说到最后，释然地吁了口气，“就算真要报警，也该让董事长的家属去报比较合适……你说对吧？”

“对对对~”吴队长点头如筛，“刘经理所言极是……”

对于吴队长而言，在这种时刻，能有个头脑比较清晰的人来算一下账、撇一下责任、做一下决策，那真是极好的。

“行了……”刘经理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你也回去工作吧，今晚……我还有很多事要忙。”

“好的，刘经理，那我先去了。”吴队长应了一声，快步出了总经理室。

待吴队长把门关上之后，刘经理的神情忽地阴沉了下来。数秒后，他从怀里取出了一部型号非常老旧的手机，摁了个速播键。

“你好？对……是我。”刘经理沉声道，“是……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至少可以争取到十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好的……明白……全都按照九条先生您的意思办……”他顿了顿，“对了……关于今晚的比赛……我已经把一队的药给换

了，比赛开始后药效就会散掉，这样可以吗？”

……

午夜，即十一月九日零点。

鏖战四界第三轮，六十四进三十二强之战，开始……

【疯不觉，等级50】

【枉叹之，等级50】

【似雨若离，等级50】

【悲灵笑骨，等级50】

【石上花间，等级50】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巅峰争霸S2-鏖战四界，请确认。】

【已确认，请选择本次战斗中的观战者。】

【已确认，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等待您的对手就绪。】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烽烟初定血犹殷，鏖战再起人不待。诸星汇聚四界中，豪情一朝九霄外。”

【载入已完成，欢迎来到巅峰争霸S2-鏖战四界。】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晋级复赛第四轮。】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比赛即刻开始。】

一番耳熟能详的系统提示过后，片头CG便开始播放。

【百年古镇，凶煞骤临。】

【千年宝刹，血影重重。】

这次的开场白倒是言简意赅、直达主题。不过，CG画面却显示出了一幅十分和谐的景象……

【荷月镇，素以风景秀丽闻名；镇西山上有一古寺，名唤“六和寺”，乃千年古刹。】

伴随着旁白，一座依山傍水的江南小镇映入了玩家们的眼帘。

【百余年前，一批难民自远方流亡至此，蒙寺中僧人施米舍粥，救得性命。此后，难民们于六和寺山下开垦农田，拓宽河渠，建成此镇。】

【经百年沧桑，荷月镇已成名满天下之佛门圣地、鱼米之乡。】

【然，在那荷月镇建成的第一百个年头里，一则关于六和寺的流言不胫而走……】

旁白至此话锋一转，CG的画面也跟着“画风一转”。

【传说，寺中供奉着一件佛门秘宝……】

镜头快速移动起来，以俯拍视角飞临了那六和寺的空中。

【寺中有九门九枢……共九九八十一道禁制，将秘宝封存。而解开禁制的方法，由历任方丈口口相传，严加保密。】

说这话时，镜头便锁定在了寺庙中的一座宝塔之上。

【某年，一伙名动江湖的盗匪盯上了这件秘宝，并在某个夜里，潜入了寺中……】

旁白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CG还没完……

但见，镜头一黑……下一秒，一张张惨白狰狞的面孔、一双双空洞的死眸、一具具沾满鲜血的躯体……在画面中高速闪过。玩家们的耳边还响起了无数凄厉的悲鸣和疯狂的大

笑。

就在这恐怖的音画交织着扑面而来时……剧本，开始了。

当封不觉恢复行动能力的那一瞬，他就明显感觉到了——冷。

那是透彻骨髓的冷，是由内而外的冷……纵然周遭的气温并不算很低，但他的口中竟是可以吐出白雾的状态。

“风景秀丽的鱼米之乡已经变成这样了吗……”觉哥在第一时间就扫视了四周的环境，结果他看到了破败的屋宇、断裂的石桥、泥泞的道路、枯萎的植物……当然了，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血。

无论是墙壁、石板路、泥地、乃至枯死的树干上、路边的岩石上……都可以发现血迹。

那些血的颜色呈暗红色，基本都是不规则的形状，也有少数呈“手印”状的；除了浓烈的血腥味之外，它们还散发着阵阵刺鼻的恶臭。

【主线任务已触发】

【击杀“尸刀一番队”的四名成员。】

系统提示很快就响起了来，宣告着比赛正式开始。但此时觉哥一眼望去，周围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看起来……这个剧本从一开始就把玩家们分别扔在了的城镇各处，而且……这八成还是个鬼镇。

“嗯……先让我瞧瞧……”封不觉一开口便嘟囔了这么一句。

一边说着，他还一边蹲下了身子，随手去抹了把地上的血污，并拿到眼前仔细看了看，凑到鼻尖仔细闻了闻……正当观看比赛的观众们认为觉哥准备将手指放进嘴里舔上一口的时候，他却是甩了甩手，重新站了起来。

“那么……”觉哥若有所思地念道，“这会是个什么情况呢……”他又向四面八方扫了一眼，“几百个有凝血功能障碍的人在这里来了场械斗吗？”他的眼神微变，沉声道，“还是说……我已经身处在某个奇怪的‘结界’里了……”两秒后，他又不置可否地歪了下头，恢复了一脸不怎么正经的样子，“假如是后者的话……那我在这种血液无法凝结的环境里可得小心点了……搞不好几个小伤口就会致命的……”

突突突突——

就在觉哥那句话出口之际，突然……其背后响起了一阵枪声。

第892章 诱敌

说时迟，那时快。

但见觉哥身形一展，用一个标准的鹞子翻身调整了姿态，让身体正对向了枪声响起的方向。

那一瞬，他的眼中黑芒浮动，无数精密的即时推演在刹那间便已完成。紧接着，他的身体就以理论上最快的速度、最合适的幅度……摆出了一个极为怪异的动作，堪堪避过了那些飞来的子弹。

“嗯……总共开了十二枪，每一发都是特种弹药；从精准度和威力来看应该是重武器，但这射速和弹容量说明这把枪一定经过了某种魔改……”短短的两秒之间，这些念头就已闪过了封不觉的脑海；在完成躲避动作后，他还不忘朝着子弹飞来的轨迹反踢出了一记【岚脚】。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一脚踢出去，竟只是扬起了一道劲风……而且这股风才飞了十米不到的距离就减弱并消散了。

很显然，这根本称不上是“岚脚”，其威力没准连“岗脚”都不如……

“怎么回事？”封不觉快速扫了眼游戏菜单，但没有发现技能栏有任何的异常。

突突突突——

他的疑惑还未得到解答，远处又响起了第二波枪响。

“岚脚的效果被大幅削弱了啊……这是为什么呢？”觉哥一边用各种匪夷所思的极限动作进行躲避，一边还在冷静地思考着，“首先，我肯定没有中任何可以限定技能威力的招式……这点通过数据视角是可以确认的；其次，这也不是‘系

统限定’造成的，因为系统要直接给予玩家限定的话……一定会有语音提示；那么眼前最有可能的结论就是……”

念及此处时，他猛然旋身、脚下一踏，直冲向了街边的一所民宅。

这个突进的时机把握得非常好，这一刻……那名在远处偷袭他的枪手刚好打完了第二轮的“十二枪”，正在换子弹。

当然了，这也并不是巧合，而是在计算之中的……当觉哥在思考着上述的那件事时，他也没忘了一心二用地去算对方开枪的次数。

虽然眼下距离第一声枪响响起也不过短短数秒而已，但封不觉已然凭借着听觉和心算……将对方的武器性能掌握了七八成。除非敌方从一开始就在攻击中暗藏了某种陷阱……比如“有意放慢射速”、“保留弹容提前换弹”、“故意减缓换弹速度”这类举动……否则，他用相同的武器是不可能打得中觉哥了。

“假如我推测得没错，技能的威力变小八成就是这个镇上的‘结界’造成的……”封不觉纵身一跃，单手在围墙上一撑，便翻入了一间民宅的院内，其脑中则是一刻不停地分析着，“目前我只用了一发岚脚，这个技能是格斗专精、C级、半能量攻击……也就是说，这结界至少对C级以下的、格斗系的、外放式的招式有影响。”

想到这儿，他又尝试着瞬开了【灵识聚身术-改】，并朝横向虚踏了一记【月步】，随即才站定身形。

“嗯……灵术专精、自我BUFF型、持续技、位移技……也都被大幅削弱了。”他根据刚才释放那两个技能的体验，与平时释放时的体感做了对比，并迅速在脑中构建了一张筛选表，把这一系列适应项填了进去，“啊……这类统计学的活儿还真是麻烦呢……”他低声发了句牢骚，随即就单膝跪地，用【灵犀一指】捅了一下脚下的泥地。

对于他的这个举动，在当时来说……观看直播的观众确是没一个能看懂的。

但是事后，有人在看比赛录像时看懂了，然后还在论坛上说了一下……于是大家也都懂了。

简单地说……封不觉这是在“实验”，他利用极短的时间和极低的成本（一些消耗较少、且没有冷却时间的技能）……去测试了周围“结界”的具体效果。

这事儿……乍看之下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细一琢磨……一个人在剧本刚开始不到一分钟的情况下就遭到别人突袭，他竟然还能在逃跑过程中顺手把这事儿办了……这需要何等丧心病狂的心理素质和急速的思维才能实现……

“嗯……基本可以确定，大部分的‘主动技能’在这结界里都受到了压制。”在杵完了地以后，觉哥收回了手，心道，“利用好的话，这或许是个机会……”

想到这儿时，他已从行囊中取出了【燚龘】，并随手捡了块地上的石头。

“片头CG刚结束不久我就被偷袭了……这可以说明两点——其一，我的运气不太好，剧本才一开始，我就出现在了尸刀一番队的某个目力极好的队员的视线中；其二，开枪打我的那个人，由于在第一时间就果断展开了偷袭，所以很可能还没有留意到‘结界’这件事。”封不觉一边想着，一边已重新跃上了民宅的屋顶。

不出所料的，他的脚刚踩上屋顶的瓦片，那连绵的枪声又响起了来。

而且……从枪声判断，射击者身处的方位已经比之前近了许多。

“能在这月黑风高的环境中发现我，并立即展开远程攻击的人……尸刀一番队里只有一个……”封不觉在倾斜的屋顶上连续地翻着跟斗，好似杂耍一般躲闪着子弹，而其思维也毫

不停歇，“根据比赛录像所透露的信息来看……截止到上一场复赛为止，那个叫【末日强袭】的家伙肯定还没把射击专精练到S级，只不过他的侦查专精已经到S级了……依靠着一把传说级的枪械武器，他在中距离上的确相当难对付……还好，刚才他出手时我们之间的距离还很远，而超远距离的精准狙击并非他的强项，再加上他遇到了我这种有零时差演算的人，一枪未中也是没办法的事……”

封不觉在思考这些的时候，末日强袭已经打完了第三匣弹药，这次，后者没有再去换子弹，而是直接换了把枪……因为此时他和觉哥之间的距离已经从最初的三百多米缩短到了百米之内，这个距离，已然进入了末日强袭那把传说级武器的射程……

【名称：传说中的爆击猎枪】

【类型：武器】

【品质：传说】

【攻击力：？？？】

【属性：无】

【特效：该武器的攻击力会随着玩家等级上升；提升14%最大生存值及32%远程攻击爆击概率；枪内会自动生成铅弹、无需手动装填；此枪最高射速为每2.6秒一枪。】

【装备条件：拥有行囊即可（拾取后绑定）。】

【备注：在艾泽拉斯世界，有一个叫熔火之心的地方。某天，一群贪婪的冒险者进入了那里，和往常一样去掠夺怪物们身上的钱财和装备。也就在那天，有一名圣骑士，黑走了一把本该分配给猎人的“爆击猎枪”，从此，一段传说开始了……】

从物品说明上看，这把武器似乎并不像其他传说级装备那样亮眼，但这玩意儿的实际效用却是非常恐怖的……

就说“装备条件”吧……这枪本质上等于就是没有装备条

件；“拥有行囊即可”这六个字怎么看都是游戏设计师的某种恶搞。说白了……这就是一把任何人都可以装备、而且可以从一级用到满级的成长型武器。

那14%的最大生存值以及32%的爆击率加成，都是极其优秀的特效……在惊悚乐园这种把人物属性模糊化处理的游戏里，这类被动加上限的装备其实是很难得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样的加成会带给玩家相当显著的优势。

搁到实战中，这把【被黑走的爆击猎枪】只要能命中躯干……基本上就可以“秒杀”同级别的玩家了。哪怕只是打到四肢，也能让对方掉个50%以上的生存值。

这就是所谓的“硬伤害”……要么你用传说级的防装去与其抗衡，要么就祈祷自己别中枪……否则，膝盖来一枪都能要你的命（或者让你的战斗力变成某RPG游戏中守城士兵的水准）。

“对……这就对了……”封不觉这时也已经用视觉确定了末日强袭的位置，并清楚地看到对方换了件武器，“继续保持射击的频率、抢占节奏，不要让我有喘息的余地……”

觉哥会重新出现在对方的视野范围内，自然是有目的的。他这是有意卖个破绽，好让对方接着使用枪械攻击，从而无暇去顾忌其他事情……这样一来，“技能已被削弱”这个设定……便很有可能会被末日强袭给忽略掉。

而此刻，数十米外的末日强袭……也确如觉哥所预期的，仍未发现结界的存在。

说来也真是巧，两分钟前，末日强袭一进剧本就运气很好地被分配到了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他刚获得行动能力，就朝四处望了一圈……靠着S级侦查专精的目力和天上那并不怎么明亮的月光，他愣是发现了三百多米外有个人影……

接着，末日强袭二话不说就掏出了自己射程最远的一把枪，通过瞄准镜观察了一下……一看，我去……疯不觉！

那一刻，他的内心无比亢奋。因为他很清楚……眼下，正是个绝佳的偷袭机会！当一个玩家刚进入剧本时，往往还在回味着不久前看到的剧情CG，或是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做……这种时刻，他几乎不可能对突如其来的偷袭做出反应。

于是，末日强袭当时就果断地开火了……

可他没料到，封不觉这个奇葩居然能在那种状况下立刻做出闪避动作，而且闪得是一干二净，连衣服都没给蹭破……

不过，既然攻击已经开始，那末日强袭就必须将其进行下去。这可以说是一种射击系玩家的固有思维模式和常识——一旦开火，就必须打到对面死掉为止，要是被对方逃出了视线范围，那位置已然暴露的自己……反而会陷入极度的被动中。

因此，事情就演变成了当下的这种局面。

在这两分钟不到的超高节奏较量中，末日强袭确实还没有什么机会去发动什么主动技能……至少在刚才那种没有十足把握能命中的距离上，他没有去用……

“末日强袭是吧？干得不错嘛！”见对方逐渐逼近到了七十米不到的地方，封不觉便高声喝道，“吃我一招‘大陨石术’！”

喝罢，他就拉开弹弓，把手上的石块给射了出去。

“大陨石术”这个词儿显然是觉哥信口胡诌的，不过【燚龘】的特效确也没让他失望……小小的一块石头，被这传说级弹弓弹出后，就在半空中逐渐变成了一块闪耀着橙色光芒的爆弹、其体积也迅速增大了好几倍，看着还真有点儿陨石碎片的意思……

“哼……雕虫小技。”末日强袭冷哼一声，举枪便打。他的射击专精好歹也A级了，打这种速度一般、距离较近的移动目标……也是不在话下。

枪响后，觉哥的“大陨石术”就在半空爆开并消散了。

“疯不觉……射击专精果然是你的短板！”末日强袭破了觉哥的攻击后，得意地应道，“你这种半吊子的远程技能，威力还不如我正常开上一枪呢！”

他说这句话的时间，就不止2.6秒了；当他把话说完的时候，他和觉哥间的距离只剩三十余米，而他也已经完成了举枪瞄准的动作，锁定了站在屋顶上的觉哥。

啪——

紧接着，末日强袭就自信满满地开火了……

那爆击猎枪的枪鸣听上去比较清脆，像是俗称的“鸟枪”，但那威力可不含糊，和“大炮”比也是绰绰有余。

伴随着枪响，一枚铅弹以极高的速度飞向了封不觉的躯干，而觉哥也知道……该行动了！

“啊——”下一秒，封不觉一声惨叫，在空中来了个夸张无比的转体七百二十度，从屋顶上跌落而下。

他的演技颇为浮夸，就连不少观众都看出这是假装的了……末日强袭更是一眼就识破了觉哥根本没中枪，只是擦弹而过、故意假摔。

“切……这混蛋又在搞什么阴谋诡计了吧……”这一瞬，末日强袭的眼前浮现了一些不太愉快的回忆，“说不定我跳进院子时……落脚点上就有两枚手榴弹在等着我……”但他转念一想，“可是……我也没有理由不进去啊……难道就因为对手是疯不觉……我连越过一堵墙都不敢了吗？”

第893章 血饵

也不知怎的，末日强袭的胸中愣是涌上了一股血气，他几乎没怎么斟酌，就纵身一跃，跳上了那间民宅的墙头。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上线前所注射的药物已开始失效了……

当那些被压抑的恐惧感和情绪波动渐渐回升出来的时候，当事人势必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体会到那种反差感，而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他已在情绪的影响下做出了一个略显草率的决定。

“你还敢演得再假点吗？”末日强袭跃过墙头之时，还不忘大声喝道，“要装死就装得逼真一点……好歹让子弹蹭你一下……出点血再装吧！”

在这句话出口的过程中，觉哥的身影已经进入了末日强袭的视线，后者还没等自己的双脚沾地，就甩枪瞄准，准备射击了。

而另一边，封不觉也是早已做好了准备，“假摔”动作还没做完，他就已经从行囊里取出了【动如雷霆】，准备根据敌方的下一步行动作出应对。

结果，末日强袭选择了追入院中，继续开火……在觉哥看来，这真是再好不过的发展了。

啪——

叱——

子弹很快，但封不觉更快。

纵然技能受到了限制，可物品效果没有打折扣。借着雷之宝珠的特效，封不觉成功地在末日强袭立足未稳的时刻……杀到了对方的身前。

“送你上路吧……”觉哥掏出菜刀，欲手起刀落。

然……

“哼……”末日强袭丝毫没有露出慌乱，只是冷哼一声，并摆出了一副“老子早就猜到会有这么一出”的表情。

他的这份淡定，自然是有原因的……

两秒前，当末日强袭从院墙另一边跃起的刹那，他就揣测着觉哥会用类似的手段来突袭自己，因此，他提前发动了一个堪称神技的侦查系技能……

【名称：我的滑板鞋】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侦查】

【效果：发动后，你所受的下一次近战伤害将减少90%，且该次攻击中附带的所有特效将不会被触发；在攻击结束的瞬间，你将自动位移至攻击者的背后，并获得持续四秒的双倍攻击速度加成（冷却时间三十分钟，发动后持续五秒，五秒内若未受到伤害，技能一样会进入冷却并产生消耗）】

【消耗：体能值1200】

【学习条件：侦查专精S，格斗专精D】

【备注：月光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一步两步，一步两步，一步一步似爪牙，似魔鬼的步伐，摩擦~摩擦，摩擦~摩擦！】

末日强袭好歹也是尸刀一队的队员，其实力比起二队的射手水示强袭来……无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就拿他们俩的专精来比较……水示强袭虽有S级的射击能力，但其他专精都普遍较弱；而末日强袭就不同了，他的射击专精虽然只是A级（一般的非职业玩家在满级时，通常也能

把一到两个主力专精练到A），但他还有S级的侦查专精傍身。

说起这“侦查”系的技能……在游戏前期确实不怎么出彩，不过到了中后期……这个专精所能提供的生存、潜行、爆发等等优势，都是具备战术性的能力，经常可以起到逆转战局的效果。

眼下，当封不觉的【必须破防之刃】砍过来的刹那，末日强袭便知道……自己这招当身技（格斗游戏用语，指使出后不会直接造成攻击判定、但在一定时间内受到打击便会自动反击的招式）就要被触发了。

接下来，末日强袭只需要硬扛对方那不痛不痒的一击（因为减了九成伤害），然后等着技能效果将自己送到觉哥的背后去。接着，他便可以用自己那加强过的出手速度（200%的攻击速度）……一枪爆了觉哥的后脑勺。

按理说……是这样的……

问题是……末日强袭会【我的滑板鞋】这件事，封不觉可是一清二楚。不管是通过刚才观察到的数据，还是通过比赛的录像……都可以得知末日强袭会这个技能。

以觉哥的算计……又怎么会让对方如愿以偿？

“哼……疯不觉……”当菜刀砍向末日强袭的脖子时，他还觉得这没什么大碍；根据他以往的经验……那种减去九成伤害、不带任何特效的近战攻击，打在身上的感觉……最多相当于被人用手刀轻轻敲了一下，别说是菜刀了，就是斩马刀他都挨过，妥妥儿地不破防，“目前为止，你还从来没在正式比赛中被人杀死过吧？呵……今天就让我来终结你这不败纪录！”

末日强袭冷笑着，心中已在为自己的壮举进行庆祝了，他现在就是等着颈部那轻微的疼痛过去，然后自动瞬移的那一刻。

但……那一刻永远不会来临了。

噗——嘶嘶嘶——

下一秒，钝刀入肉，随即便响起了血液喷溅之声。

中刀后，末日强袭的脖子被剁开了大半，其头颅只能耷拉在剩余颈上。他的声带和气管都受到了严重破坏，双眼则是震惊地暴凸出眼眶。

由于末日强袭是在双脚还没落地的时候被砍的，那一刀的力量将其向后推出了几分，使他侧身撞在了墙面上，随后才摔落横倒在地。

“这展开……和你想象中的有点区别是吧？”封不觉用居高临下的眼神望着奄奄一息的对手，面带微笑地说道，“我想……直到现在，你应该都还没有察觉到所有主动技全都被削弱了吧……”

他说到这儿时，末日强袭还想伸手去行囊里取东西，但封不觉十分无情地上前一脚踢开了对方的手。

“据我观察呢……在这个剧本里，技能的实际效果可能连原本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也就是说，你那个当身技的持续时间早就结束了。”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奋力下踏，将末日强袭的另一条胳膊踩断，“即使没结束，弱化后的技能也很可能导致你扛不了我这一刀。”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末日强袭已绝望了，而且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此刻，自己正在体会着许久未曾体验过的剧痛和恐惧感。

“还有……我之所以不让你的子弹蹭到我，并不是因为我不想、或不能‘表演’得更逼真一点，只是……”封不觉把脚从对手的手臂上移开，并接道，“在这个剧本里……‘流血’是一件很危险的事，要尽可能地去避免。”

就在他话音未落之际，忽然……周围的黑暗中，隐隐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异响。

“你瞧……”觉哥听到那令人不寒而栗的怪声，却是露出了笑容，“……你的血……把一些‘不干净的东西’给引来了。”

第894章 没吃药

觉哥这句话刚出口，末日强袭便化为白光离开了剧本。

只是……人虽然死了，但他在地上挣扎时流淌出来的大量鲜血还在，而从黑暗中欺近的那些“东西”，正是冲着这血来的。

“啊——”不多时，窸窸窣窣的响动，已逐渐变成了清晰的低吟。

与那些声音一同逼近而来的……是一条条干瘦的、伛偻的怪影。

“嗯……‘鬼’是吧……”封不觉淡定地站在原地，冷眼望着那些半透明的“人”影，口中念道，“从衣着打扮和数量来推断……应该是这荷月镇的镇民没跑儿了。”

觉哥说话之间，那些镇民的鬼魂已纷纷穿墙而过，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他。

“不出意外的话，是被新鲜的血腥味引来的吧……”封不觉一边念叨，一边快步移动起来，“姑且看看他们会做什么好了……”说着，他就奋力一踏，越过了那些鬼魂的头顶，飞身上了墙头。

“啊——啊——”一部分离觉哥比较近的鬼魂在他飞过头顶时做出了一些反应，但在他快速飞过之后，他们也只是叫唤了几声，并没追上去的意思。

片刻后……所有的鬼魂都集中到了地上那滩鲜血的周围，像是动物一般跪伏下来，开始疯狂舔舐地上那片殷红的液体。

但是，觉哥立刻就发现……这些鬼魂的舌头根本接触不到实体，不管是地上的泥土还是渐渐浸入土中的血……他们

都是舔不到的。而且，那些鬼魂之间也不会相互触碰，跪在血迹边的鬼魂们有很多都“穿越”了彼此的身体，像是一个个投影般重叠在一起。

“这就怪了……”封不觉沉吟道，“既然这群怪无法触碰到周围的实体物质、也无法干涉到自己的同类，那他们是怎么‘站’在地表的呢……”

就在他思索之际，眼前便发生了异变。

但见……末日强袭留下的那摊血，竟在鬼魂们的“舔舐”下……渐渐变成了暗红色，并且……开始散发出恶臭。

虽然这滩液体从物理层面上来说并没有被那些鬼魂触碰到，但这种“变化”毫无疑问是在那些鬼魂靠近后才发生的。

“原来如此……若是让那些怪物保持近身的话，血液就会像这样‘腐化变质’是吧……”亲眼见证了这一过程的觉哥，思维也飞速运转起来，“开放式的外伤……血腥味……吸引附近怪物……体内的血液异变……”一连串关键词从其眼前闪过，拧成了一条推理锁链，“也就是说……在这场比赛中，一旦负伤流血，就必须非常彻底地处理干净，否则就会被鬼魂们缠上……”他垂目看向了脚下的那群恶鬼，“虽说这些怪的移动速度和老年人遛弯儿差不多，但他们都是可以无视障碍物、甚至无视彼此的碰撞体积……以一直线朝着目标前行的。在开阔的地方还比较好应付，但要是在比较狭窄或昏暗的室内环境里遭到他们的追杀……那就相当不妙了。”

就在觉哥进行分析的时候，地上的鲜血已完全变成了暗红色的“臭血”，与此同时，那些鬼魂似乎也对这些液体失去了兴趣。

数秒后，那些鬼就纷纷抬头……看向了墙头的觉哥。

“嗯？这是要干嘛？”面对这令人不寒而栗的一幕，封不觉面不改色，嘀咕道，“难道你们……”

他这个“难道”所指的事情，下一秒就发生了……只见那些

鬼魂们用扭曲的动作举起了双臂，陆续飘了起来……

“很好……”觉哥之所以道这句“好”，是因为眼前的状况正好解释了他此前想到的那个“鬼魂们是如何‘站’在地上”的疑问。

“原来你们刚才只是贴着地面在‘飘’而已啊……”封不觉一边念叨，一边已将手中那把沾血的菜刀和雷之宝珠一同收回了行囊，“那再让我瞧瞧……你们对身上没有伤口的活物会有反应吗……”

很显然，觉哥又在做实验了。

昏暗的月色下，血腥的小院中，一大群阴森的鬼魂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低吟，还朝着你缓缓包围过来……这种如同恐怖片一般的场面，让很多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都竖起了汗毛。

而封不觉……却只是瞪着死鱼眼，若无其事地、见缝插针地试探着这个剧本中各种设定的底线。

“呃——唔……”

觉哥收起菜刀后，那些鬼魂并没有立刻停止行动，低吟声也还在持续。

但过了几秒，当空气中残留的血腥味散去时……鬼魂们飘飞的速度就明显减缓了；另外，他们那种饱含着“饥饿感”的低吟也停了下来。

又过了数秒，鬼魂们的动作几乎完全停滞，他们好似是失去了目标一般，在原地打转。

大约三十秒后，这些怪物不约而同地落回了地面……或者说，飘到了与地面持平的高度，然后开始朝一些月光照不到的阴影中移动……

封不觉起先只是在墙头默默观察着他们的行动，直到鬼魂们四散着飘出十几米距离时，他忽然扯开嗓子，嗷一声就开始唱道：“哟……大山的子孙哟……爱太阳喽～太阳那个爱

着哟～山里的人哟……”

他这一惊一乍的举动，先是把所有所有正在观看比赛的观众们吓了一跳，然后……人们转惊为呆，呆了几秒后又情不自禁地爆笑出声。

……

“喂喂……这货绝【哔——】是个神经病吧……”

“哈哈哈哈……我不行了……这什么跟什么呀？”

“哈哈哈……一开嗓子吓我一跳……但这到底是要干嘛……”

“觉哥！不唱歌还能做朋友！”

……

当然了，觉哥现在并不知道观众们的反应，他也不在乎观众们会有什么反应。他亮这几嗓子，无非还是为了测试一下鬼魂们的“反应模式”。

结果……鬼魂们很不买账地无视了他。

当封不觉唱到“这里的山歌排对排，这里的山歌串对串”这句时，刚才聚在此地的鬼魂们已然全数消失在了他的视线中。从数据视角来看……这些怪物一旦走入光线照不到的阴影之中，就会进入一种类似“相位空间”的地方，暂时消失。

“呼……”至此，觉哥也终于呼了口气，停止了他的演唱，“嗯……看来这些家伙只会遵循‘嗅觉’行动，对声音和画面都没反应啊……”

念及此处，封不觉耸了耸肩：“也罢……好歹是掌握了怪物们的行动规律。”说着，他就转过身去，准备离开这里。

然……

就在这一瞬，一道劲风从觉哥正前方偏下四十五度角扑面袭来。

封不觉的反应当真是神速，在这电光火石的刹那，他竟是凭着本能后仰身体，以一个极限的姿态堪堪避过了攻击……让那道斩波贴着自己的鼻尖飞了过去。

“我【哔——】”接着，觉哥就喝骂一声，顺势接了一个气死牛顿的侧后翻，在墙上横移了一米，重新立稳身形，并对前方喝道，“来者何人？”

“真的需要我自报家门吗？”此时，尸刀一番队的队长【先也为王】，已然站在了院墙外的石板路上。他手持一把凶厉的大刀，望着高处的觉哥回道，“据我估计……疯队长你赛前肯定已经研究过我们队的比赛录像了吧？”

“哦~”封不觉迅速认出了对方，“我道是谁~原来是先也队长……”他装模作样地拉长了嗓门儿，接道，“不愧是尸刀一番队的队长啊……竟然这么快就找到了我。”

“你……”先也为王的嘴角难以自制地抽动着，语气也透出了深深的蛋疼之感，“……大半夜的……站在墙头……唱了三分之二首《山路十八弯》……”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两秒，组织了一下语言，“我这么说吧……只要是在这方圆一公里以内的人……就算没听到此前那些枪响，也肯定会赶过来看看的……”

“嚯~”封不觉一边回话，一边已不动声色地从行囊里取出了自己的军铲，“没想到先也队长你也能报出《山路十八弯》的歌名啊，现在的年轻人知道这个的可已经不多了……看来你我对音乐的品位很是合拍啊。”

“我……”先也为王虚着眼，戒备地看着觉哥道，“不想就这个话题和你聊下去……”

觉哥理都不理人家，自顾自地接道：“那什么……古诗有云……路遇知己去难留，劲歌热舞赠君别……”

“这是你从哪个异次元听来的印度古诗？”先也为王着实是槽从心头起，不吐不快。

“我看……择日不如撞日。”封不觉接着说道，“不如……你我先来一曲《对山歌》，唱完再打。”

“我拒绝……”先也为王回答的很果断。

可是……

“嘿～诶……太极功夫做馒头嘞～惊天动地……”觉哥顺势就唱上了。

“我说……你确定这是《对山歌》……而不是《少林足球》的插入歌么……”先也为王的表情好似是便秘一样，尴尬得无以复加。

“不不不……少林足球的插入歌应该是……”封不觉摇了摇头，改调唱道，“少林功夫醒～好好嘢！少林功夫劲～系好劲……”

“你……给我……”这一瞬，先也为王终于忍无可忍，“……适可而止啊！”

他狂喝出声，提刀暴起，飞上了墙头。

此刻的先也为王……真的是一秒也等不了了，因为他感觉再跟觉哥扯下去，自己也得疯。

“呵呵……”封不觉见对方杀了上来，冷笑一声，心道，“果然没错……今天的尸刀队员们和平时明显不一样……看起来……这是没吃药啊……”

第895章 biubiubiu

此前与末日强袭交手的过程中，封不觉就已经察觉到了对方有些许异样。眼下再通过这番令人尴尬（反正觉哥自己不尴尬）的试探，觉哥基本已可确认……至少他所遇到的这两名尸刀一番队成员，都是在“停药状态”下进行游戏的。

虽然觉哥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不清楚这是否与他今晚去拜访“蒋道德”一事有关，但……他很清楚，这对地狱前线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优势。

“呵……与那些比赛录像中的常规表现作比较的话……出手力度明显超过了平均值，攻击的角度、时机……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偏差。”封不觉冷眼看着朝自己飞袭而来的先也为王，心中念道，“一看就知道还没适应在药物失效的状态下游戏……对身体的细微控制简直是一塌糊涂，却还浑然不知……”

当他思索之际，对方的刀锋已至。

“我说……先也队长……”觉哥一边用轻松的语气继续和对方攀谈，一边在墙头上横向腾挪，顺势闪过了刀斩，“你今天上线前是不是忘记什么事了？”

“你指什么事？”先也为王应话之时，已然在墙头站定，虽然他的第一刀未中，但他立刻就将手中大刀侧旋出一个半圆，十分流畅地接上了后招。

乒乒乒——

封不觉见状，横踏半步，单臂挑起军铲，像是玩击剑一般侧对着对手，灵活地运用军铲去格挡对方的砍杀，且战且退。

“哦？莫非你……”觉哥顿了顿，随即笑着接道，“直至现

在还没有意识到……此刻的自己和往常有所不同吗？”

此言一出，先也为王神情微变：“哦~你是说……主动技能威力受限的事对吧？”看来他是误会了，“不用你提醒……我也早就注意到了。”他说着，手上的大刀又加了几分速度，“假如我没猜错……不久前阵亡的末日强袭正是在此地被你干掉的吧？想必……他就是因为没能及时察觉到这点，才遭了你的算计。”

其话音未落，封不觉已被逼到了墙垣尽头，眼看身后已无处落脚，觉哥干脆一抖手腕，施力猛出一铲，将对手逼退了几分，为自己争取到了半步的距离。

紧接着，封不觉就拧身一旋，落到了院外的空地上。

“关于你那位队友的死因，你猜得确实没错，不过……我指的是另一件事……”封不觉落地后，略一思忖，便从行囊里取出了一把手枪。

【名称：恒星冷却炮（才怪）】

【类型：武器】

【品质：精良】

【攻击力：无】

【属性：无】

【特效：让你的目标冷静一点（内含一加仑的“弹药”，用尽后将以缓慢的速度自动填充，从空膛充至全满大约需要两个小时）】

【装备条件：射击专精D，器械专精D】

【备注：无论从外观还是功能上来说，这都是一把看上去很廉价的玩具水枪。虽然它的注水口是封死的状态，但考虑到它自我装填的特性，那似乎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经化学检验，从这把枪里射出的弹药只是普通的水而已，但不知为何，被其击中的生物都会在一定时间内变得行

动缓慢，缓速的具体持续时间和效果由目标的体积而定。

PS：我们已经开除了设计这件物品的程序员，因为他总是给自己设计的物品冠以言过其实的名称。】

这把外形上十分接近儿童玩具的手枪，是封不觉在预赛阶段拿到的奖励（随机精良级装备*2，完美级装备*1）之一；他自然也曾实验过这把枪的实际效果，总体来说……不算很强。

觉哥之所以没有把这玩意儿扔进粉碎机，而且还带在了身上……主要是因为他看中了这枪的“产水”功能。他觉得在某些剧本中，很有可能会用到这把枪“每两小时自产一加仑清水”的特性。

而眼下，在这种大家都不靠技能的肉搏战中，这玩意儿似乎也能派上不小的用场。

“……既然你还没注意到，那我就直说了。”取出枪后，封不觉接着先前的话道，“先也队长……有没有觉得自己今天的表情和情绪波动都变丰富了呢？”

他把话挑明到了这个地步，对方总算是恍然大悟。

“难道……”到了这时，这位尸刀的队长才后知后觉地在心中惊道，“对啊！我就说有哪里不对劲儿……药物好像失效了啊！”念及此处，他不禁猛然看向了觉哥，暗忖道，“等等……这家伙是怎么看出来的？”

经过数秒的思考，先也为王想到了原因：“嗯……我明白了……既然我和队员们是一起用的药，那失效起来肯定也是一起失效；由此可知……此前和疯不觉交过手的末日强袭八成也是和我一样的状态。想必……疯不觉是从末日强袭的身上看出了蛛丝马迹，然后通过刚才那番‘唱山歌’的行为对我进行试探，从而确认了我身上的药效也已丧失……”

在思索这些事的过程中，先也为王已从墙头追下，借着斜向下坠之势，他的大刀又一次破风而来。

“哼……疯队长。”先也为王在攻击之余也不忘接道，“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平心而论，这不正好吗？”

说话间，他身形疾动，又是一轮快攻袭来。

刀劲掀风而起，刀式凌厉异常。一时间，先也为王又将对手笼罩在了一片刀芒之中。

在尸刀为王退出以后，尸刀工作室虽然还没有确定新的王牌，但以实力来排的话……那个人应该就是先也为王了。不管有药没药，他的硬实力还是摆在那里的，单纯论体术，先也为王也是顶尖水准。

“哦？此话怎讲？”封不觉左突右闪，节节后退，不过回话时的语气仍是镇定自若。

“这样一来……”先也为王冷笑着接道，“就算被我打败，你也无话可说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封不觉闻言，放肆地狂笑出声，随即又忽然收敛笑容，沉声道，“你想多了。”

下一秒，便听得biu~biu~biu（没错，【恒星冷却炮（才怪）】射击时就是这样的声音）一阵疾响，觉哥开火（开水？）了。

先也为王也并非没有防备，当他看到对方取枪的时候就想好了如何去闪躲，只是……他没有想到，那枪里射出的会是水。

和子弹那稍纵即逝的线形弹道不同……水枪的弹道是持续存在的，而且会向下拖展，想要一滴不沾反而比躲子弹还难。

“糟了！”被水柱击中的刹那，先也为王还慌了一下，因为他本能地以为那是腐蚀性液体，但两秒后……他发现身上并没有疼痛感传来、生存值好像也没有减少，“嗯？这是？”不过，他也很快发现了这些液体的效果是什么，“切……‘缓速’是吗……”

“没错，就是缓速。”封不觉一手持枪连射，一手抄着军铲就展开了反击，“要摆平你……这样就足够了。”

“荒谬……”先也为王见对方反攻过来，却也不慌，当即提气收刀，憋出一招——【一刀荡岳】。

虽然技能的威力被削减了许多，但先也为王的刀式招招霸道、且威力惊人，即使是削弱版，也足以抵得上一个C级技能了。

“荒谬吗？”觉哥说这句话时，已然闪过对方的招式，并出现在了先也为王的身后。

“什……”这一刻，先也为王感受到了恐惧，他的瞳孔收缩、心跳加速……那种全身血液都凉下来的感觉，他已经很久没在游戏中体会到了。

“你好像还没搞清楚自己的状况啊。”封不觉说道，“你以为在停药之后，自己就跟没事儿人一样了吗？”说话间，他的军铲已挥向了对手的后背。

只听得“呲”一声响……先也为王的背上就添了一道狭长的豁口。

“就算是定期服用止痛药，人都会产生依赖性和后遗症呢……”觉哥的话还在继续着，他的攻击也没有停，手中军铲不断地扫向他的对手，但就是不瞄准要害，“从我刚见你的时候，我就开始观察你的行动……很明显，你对速度和时间的感觉都产生了偏差；还有身体的协调性、爆发力的掌控、出力时的分寸等等，这些全都是需要时间去适应的……一两个剧本之内根本调整不过来。”

“可恶……”先也为王艰难地招架着，但他深深地感到了一种无力感，自己的动作不是太快就是太慢，而且出手的角度难求精准，以至于防了半天，处处破绽。

“所以我才说……”封不觉在用冷兵器削人的时候，另一手的水枪也在见缝插针地射击着，“要摆平你……这样就足够

了。”

“够了！”先也为王忽然暴喝一声，停止了抵抗，“想在比赛中羞辱我吗？要杀就杀！”

事到如今，他也已经看出来了，其实封不觉早就可以干掉他的，只是对方故意没往致命的地方打而已。

“羞辱你？”封不觉虚着眼，笑了两声，“呵呵……我想你误会了，我一没有那个打算，二没有那个兴趣……我留你不死，自有我的理由……”

话至此处，觉哥竟也停止了攻击，他将遍体鳞伤的先也为王上下打量了一番，随即笑道：“好了……这么多伤口应该差不多了，那么……”他忽地又举起手枪，biubiu地将里面剩余的水全都喷在了先也为王的身上，随即收起两件武器，转身就跑，边跑还边留下一句，“……你好自为之吧！”

看着觉哥远去的背影，先也为王完全愣住了：“这……什么情况？”他想不明白对手为什么要跑，但此刻的他也没有能力追上去把事情问清楚，“算了……不管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要我还没死，就还有机会……疯不觉，我会让你后悔的……”

先也为王在心中暗暗念了几句狠话，随即就原地坐下，从行囊里取出了生存值补充剂和止血绷带。

对于习惯了在服药状态下游戏的他来说，眼下这种并不算太夸张的疼痛感，也会因反差的原因而变得非常严重……他几乎是在全身发抖的情况下处理伤口的，当真是疼出了一身冷汗。

不过疼归疼，他的手脚还算麻利，不到一分钟就把大半的出血点都处理掉了，只是……

“呃——啊——”就在此刻，此起彼伏的低吟声，自周围的黑暗中响了起来，并渐渐迫近。

“什么玩意儿？怪物吗……”先也为王立刻站了起来，警惕

地望向四周，与此同时，恐惧……也在他的心中悄然蔓延。

第896章 门中血雾

在荷月镇的西面，有座小山，此山占地不大、山势较低，似山非山、似坡非坡，自古以来便是座无名山。

不过，坐落在那座山上的寺庙还是有名字的——六和寺。

今时今日，这座寺庙的具体兴建年月已经无从考证，但“千年”这一说法，应该还是比较靠谱的。无论是外界的记录，还是寺庙中自行留存的经书古卷，都可以佐证这座寺庙的悠长历史。

作为一栋已存在了一千年以上、且还在为人所使用的建筑，六和寺无疑是经过了很多次翻修的。平日里僧人们自发的小修小补早已不计其数，单说大修……有记载的就有十九次。而最近的一次……是在四十年前。

那个时候，正值荷月镇最为安定富庶的时期。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和积累，当初那些难民的第三代子孙们赶上了一段大好的年景。虽不能说全镇上下一个穷人都没有，但露宿街头、挨饿受冻的人……那确实是找不出来的。

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既然荷月镇的镇民们在物质文明上已经过得去了，那他们自然也就有了闲心去搞点精神文明建设。

那年头（该剧本世界的情况基本相当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老百姓，也不可能概括个八荣八耻出来，除了传统的礼义廉耻之外，他们也就讲个宗教迷信了。

考虑到六和寺的僧人对镇民们的先祖有恩，再加上这些年来镇中基本风调雨顺……因此，镇民们就打算为寺庙做点什么，一是报答寺中僧侣的恩情，二也是感谢神明多年来的

庇佑。

于是，四十年前，在当时的荷月镇镇长和六和寺方丈的协商下，镇民筹了一笔善款，准备用这笔钱将寺庙彻底翻修一遍，并为庙中的诸多佛像重塑金身。

这本是一件好事，但事情的结局，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

整修六和寺那么大的寺院，是一个耗时很长的大工程，需要大量的工匠和劳工。光凭荷月镇上的人力，显然是不够的。好在……工程款还比较富余，因此，负责工程的工头就从荷月镇周边的乡镇募集了不少人手来。

那一年，来修葺寺院的工人中，有一名来自外乡的中年石匠。此人姓张，单名一个恪字。虽然爹娘给他取了个挺稳重的名字，但张恪的性格好像和名字正相反。他非但不怎么恪慎，还特别得毛躁轻浮，好多管闲事。

四十年前的某一晚，张恪在镇中酒坊多喝了几杯，借着酒劲儿，他竟是突发奇想，欲往那六和寺中的“石院宝塔”中一探……

说起那石院宝塔，确是个相当神秘的所在。六和寺中自古以来便有一条铁律——除了方丈本人，任何人不得进入寺中石院，更不能踏入石院中的宝塔半步。

在寺庙翻修前，方丈就曾再三叮嘱过镇长，切勿让任何人靠近那石院。而镇长……也切实地将方丈的话转达给了所有参与修缮工作的工人。

说句实话……这事儿在工人们看来，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若是尼姑庵的话……你说有个禁地什么的，人家兴许还有点儿窥探的兴趣；但这和尚庙里的禁地……不进就不进了呗，难道你还指望摸进去能捡到修真法器或者绝世秘籍么？

但偏偏就是有那么个人，好奇心特别重……那就是张

恪。

这货是典型的中二病久治未愈转终生绝症，而且个性属于那种两碗黄汤下肚就智商下线、狗胆包天的类型。你越是不让他去的地方，他偏要去……去了以后回来胡乱吹嘘一番，在同行们面前充一充好汉也是极好的。

但我们都知道，真正的英雄好汉……那多多少少都是有些过人之处的，是有“实力”的。

有些人猛灌几斤老酒之后，还可以摸黑走山路，并徒手干掉一只凶恶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而有些人猛灌几斤老酒后，也可以酒摸黑走山路，但最后就脚一滑跌死在了山沟沟里。

以张恪过去那几十年人生中的表现来看……他铁定属于后者。

所以他这一去……便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

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有极少的几个人知道，外人只知……那晚以后，再也没人见过张恪的踪影。

数日后，镇长给出了一个说法……张恪醉酒后误入山林，被野兽所食、尸骨无存。

而这个说法……自然是不能让张恪的家人们满意的，他们很快就闹到了官府。

荷月镇第一任的正式行政官员，是在建镇后的第十五年、由朝廷派来的使者所任命的；而那个被任命的人就是当时在任的镇长。很明显，对于这种偏隅小镇的管理，朝廷不是很重视，无非就是走走形式罢了。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这个镇子正式归入国家编制，方便收税。

再往后，镇上就有了比较正式的衙门，法律也从原本那种约定俗成的“村法”被替换成了朝廷颁布的法典。不过大体上，此镇还是一种“自治”的状态，绝大多数官员都是本地人。

张恪一案案发后，其家属当然不会傻到来荷月镇本地告状……因此，他们直接就去找了更上一级的衙门。

而官府那边……确实也派人来调查了。

此案勘察的过程，在外人看来可说是五里雾中。虽有许多坊间传闻流出，但内容却是众说纷纭、真伪难辨。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位办案的官员态度一波三折——从一开始一副“誓要伸张正义、目不容沙”的姿态，到“态度冷却，疑虑重重”、再到后期……他谈论案情时已经是一种“闪烁其词、少言寡语”的状态了。

与此同时，那些办案的捕快们，也在有意无意间对外道出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怪诞言论……大概是说，“那石院宝塔里，镇着些‘不干净的东西’，张恪这厮自寻死路，只怕已是魂飞魄散了。”

简而言之，历时一个月，此案终于了结。而最终的结果是……由官方出面调停，让寺院给张恪的家属一笔钱，说是赔偿也好、封口费也好……反正此事到此为止。张恪的家属要么选择拿钱，并把“被野兽所食、尸骨无存”的说法照单全收；要么……钱也没有，说法也没有。

这样一来，当事人家属也只能选择息事宁人，这事也就告一段落。

然……当时的人们肯定没有想到……这个案子，已为四十年后的一场灭顶之灾埋下了引子。

……

“嗯……果然好阴森啊……”来到六和寺的寺门前时，王叹之仰头看向那高大的铜门，口中轻声念道。

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并不是担心被远处的什么人发现，只是由于心里发虚，所以本能地压低了嗓门儿。

“本以为镇里的臭血已经够多了，但和这里一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站在小叹身旁的小灵则是掩住鼻子嘀咕了一

句。

此时，距离剧本开始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小叹和小灵二人是在向六和寺前进的路途中相遇的，直到抵达这里为止，两人都没有发现周围有其他玩家活动的迹象。

以他们俩的侦查专精而言，被人暗中跟踪的可能性是极低的；而假如有人在他们之前就抵达了此地，八成也会被他们捕捉到痕迹。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他们是最快来到六和寺的两名玩家。

当然了……也不能排除有人一进剧本就被安置在了寺庙内部的可能……

“咱们……怎么进去啊？”小叹在大门前想了几秒，便转头问道，“是敲个门试试，还是直接破门而入？或者……直接从墙上翻进去？”

小灵闻言，想了几秒，然后默不作声地上前两步，抓住了大门上的铜把手。

吱呀——

她稍一用力，那硕大的门扉就被推开了。

“诶？”小叹愣了一下，问道，“你怎么知道一推就能推开啊？”

“我不知道啊。”小灵耸肩道，“我只是试试而……”

她这句话没能说完，因为在最后那个“已”字出口之前，便有一团血雾从门中赫然卷出，将小灵整个人迅速裹住、往门里拖去……

一秒后，小叹本能地冲上前去，想要拉住小灵的手，但此刻……那团血雾已经把后者完全拽进了门里。

嘭——

当惊愕的表情浮现在小叹的脸上时，其眼前的大门……已经猛然地……重新关上了。

第897章 雾中鬼魅

惊愕过后，涌现的却并非是慌乱。

有些人在极端的压力下会崩溃，但有些人……则会觉醒。

当小灵被攫入门中的那一刻，王叹之就没有垮掉，相反，他的惊吓值急速下降，思维也飞速运转了起来。

一秒后，他又上前了两步，抓住门上的铜把用力前推。

但那大门……纹丝不动。

“不对劲儿……”小叹即刻开启【鹰眼视界】进行观察。这不开不打紧，一开他就发现……不止是这寺门，整座寺院都被一种肉眼难见的氤氲鬼气所笼罩着。由此可见……就算他现在选择翻墙，一样也是进不去的。

“原来如此……”小叹念道，“按理说这门是推不开的，小灵能推开它，想必是‘门里的东西’故意为之，说白了……就是陷阱。”

念及此处，他心神一动，半秒不到，其灵能武器【叹】已然在手。

接着，王叹之二话不说，挥臂连斩。依靠着武器的特效“炎噬”，他愣是在那大门上又切出了一个长方形的“门洞”来。

随着那块被切割下的、厚实的门板倒下，一股浓郁的血臭也从门内涌了出来。

但此刻的小叹根本不在意这些，他的精神全都集中在如何去救回小灵这件事上，这种嗅觉层面上的不适完全可以凭意志力无视掉。

“一定还没跑远……在哪儿呢……”小叹毫不犹豫地穿过三门殿（亦称“山门殿”，即佛教寺院的大门。通常都是三门并立，故而得名。另有一说，三门寓指“空门、无相门、无愿门”，即“三解脱门”。），口中还念念有词。

他保持着鹰眼状态，视线高速扫过门后的大院。很快……他就发现了方才的那团血雾。

由于被挟在雾中的小灵始终在奋力挣扎，导致那团雾的移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小叹破门而入的当口，那血雾堪堪挪到了殿前的香炉旁。

叱——

疾响起，身影出。

王叹之箭步一踏，势若电光，晃眼间便已绕到血雾前方。

“站住。”冷若冰霜的言语，坚定肃杀的眼神，竟让那挟持着小灵的怪物一时不敢动弹。

短暂的对峙后，血雾消散。

却见……在雾中，出现了一名极其美貌的女子。

此女子，生得是肤若凝脂，面似桃花；皓齿明眸，丹唇如樱。其凄白的脸上透出淡淡的红晕，五官更是精致得让人挑不出任何瑕疵。

她穿着一身红衣，宛如待嫁的新娘。纵是那衣裳不怎么显身段，她那身姿一样显得襛纤得衷，修短合度。

“呦~这是哪里来得小哥呀~生得还真是俊俏呢~”那女子“显形”后，以单手掐住小灵的脖子，侧过身来，用一双美目将小叹上上下下给打量了个遍，“你找奴家……所为何事啊？”

王叹之冷冷望着对方，沉默了数秒……

通过鹰眼视界，小叹赫然发现这是一个很强的怪物（因【丧钟之影】的特效，【鹰眼视界】的效果被提升为了S级）

……至少也是小BOSS级别，所以，在这几秒间，他已经做好了全力以赴的战斗准备。

数秒后，他回应了两个字："放人。"

"呵……"那女人柔媚地一笑，"怎么……这丫头莫非是小哥你的情人么？"

"是。"小叹又给出了一个言简意赅的回应。

这一秒，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单身狗都受到了大量的真实伤害……

"这样啊……"那女人微微偏过头，装模作样地看了小灵一眼，"仔细瞧瞧……这丫头也是挺水灵的，跟你蛮般配的嘛……呵呵……"她阴恻恻地一笑，"却不知……若是她没了这张脸皮……你是否还会钟情于她呢？"

话音未落，异变陡生！

但见，那女人的一张樱桃小口竟在一秒间豁开、张大到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尺寸。而她的脸，也在这一瞬因扩张的嘴部而变得丑陋可怖、不成人形。

"呷——"她张开了血盆大口，一口就朝小灵的面部咬了过去。

而此刻的小灵，根本无法对这次攻击做出有效的抵抗……因为当小灵被卷入血雾时，状态栏就已显示她中了一个DEBUFF；除非对方肯主动放开她，否则……她一不能从行囊里取东西，二不能开技能。

再者，小灵的近战体术本就较差，论蛮力绝不是这BOSS级怪物的对手。因此……这会儿她也只能硬扛这啃脸攻击了。

不过……王叹之是不会让这事儿发生的。

虽然那怪物的攻击很突然、速度也很快，但小叹的反应和动作都更快一筹。

【名称：狼之魂-速度】

【类型：其他】

【品质：完美】

【特效：当这件魔导器在你的行囊中时，你可获得狼之魂的一项特殊能力。】

【备注：该物品每十分钟可发动一次，每次消耗300体能值。在发动后的三秒内，可以让使用者的速度提升为原本的三倍。】

这个魔导器，是小叹从黑胡子的宝藏中拿到的第二件“宝物”。这等于是让他得到了一个额外的技能，而且这个技能是不占技能栏、且百分之百可以发动成功的。

当然了，由于是物品效果，所以这个技能不归于任何专精，也不会享受【丧钟之影】的效果加成。

呼——

霎时间，劲风乍起，只见王叹之身形骤然模糊，化作一道虚影，掠向了怪物的所在。

叹锋过处，黑炎一纵。

瞬息之间，那怪物的头颅直接就从中间被一分为二，唇线上方和下方的两部分被完全分开。

眼瞅着她那大半个头都飞离了出去，那自然也就不可能再把嘴给闭上了……

同一时刻，小灵顿觉身上的压力一轻，这无疑是DEBUFF已经被解除的征兆，她当即拧身一推，摆脱了怪物的钳制。

紧接着，那怪物的身子就顺势栽倒在地……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在其身未倒下之前，魂就已经没了。

“没事吧？”小叹收招回头，关切地问了小灵一句。

“还好啦……”小灵应了一声，接着便有些郁闷地接

道，“不过……真是失态啊，一个失误……差点儿就死在了怪的手里。”

“这不是你的问题吧……”小叹接道，“以生存模式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剧本的难度应该已是团队噩梦级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几乎没有征兆的开门即死事件。”他顿了顿，朝地上那怪物扫了眼，“别看我杀掉她好像挺轻松的样子，其实她非常强……”

在他说这话的同时，那怪物的“尸体”正在缓慢地化为血水、并渗入了地面的石板缝隙中……

“我知道。”小灵很快接道，“无论力量、速度、或是能力……这家伙都已经赶上一般剧本里的大BOSS了。”她说着，好似想到了什么，又嘀咕了一句，“而从她仅有的几句台词以及表现来看……性格也有够恶劣的。”

“嗯……总之，接下来咱们得更加小心一点了。”这时的小叹，已在不知不觉中恢复了平常那温和有礼的呆萌状态，那一身狂霸酷拽的气质随之烟消云散。

“哼……稍微救了我一回说话就嚣张起来了啊~”小灵对小叹做了个鬼脸，吐了吐舌头，随即接道，“那这回你走前面。”

小叹吞了口唾沫，毫不掩饰地在脸上显出了恐惧的表情：“呃……但是……我怕鬼诶……”

“呵呵。”小灵干笑了两声，“那你说让谁带路咧？”

这本来不是个问题，但小叹真的去思考了，而且他还真就想到了一个主意：“诶~有了！”说罢，他就两眼放光地从行囊里拿出了【狗哨】，并衔在了嘴里……

第898章 尾随，埋伏，屠夫

另一方面，六和寺山门下。

“队……队长？”当【最终强袭】看到【先也为王】的时候，他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他从未看到过先也为王呈现出眼前的这种状态……

此时，尸刀一番队的这位队长，看上去竟是脸色惨白、眼神恍惚；其行走的姿态也是步履蹒跚、气喘吁吁。而在他身后百余米之外，还跟着影影绰绰一大片正在“飘行”的鬼影。

“呼……行了……什么也别问了……快……先用医疗技能帮我止血，要彻底止住！”先也为王来到队员跟前时，一边狼狈地喘息着，一边提出了这个要求。

“呃……哦……”最终强袭虽有些疑惑，但还是应声照办了。

说起来，最终强袭确也算得上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玩家……他的所有专精等级，全部都是B级。

也就是说……他属于那种极为稀有的均衡型玩家。队伍里什么事儿都可以找他……肛正面他不虚、玩远程他也能拿把枪出来点两下、灵术技能和召唤生物他也有那么几个、救死扶伤更是少不了他的身影……

虽然他在哪方面都不突出，但他每个方面都还凑合。尸刀的光脑系统把这货的平均能力值列出来，结果是名列前茅的，于是乎他就进了一队……

而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先也为王最想遇到的队友也正是最终强袭，这种全能型的帮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好了，全都止住了。”毕竟是医疗专精B级的男人……借

助医疗系道具和技能，不消片刻，最终强袭就把先也为王身上所有的出血点尽数搞定，保证是一滴血都不会再流出来了。

但……

“嗯……”先也为王沉吟一声，回头望去，发现……远处那帮鬼魂的动作并未停止，“可恶……已经晚了吗……”

“到底怎么了？队长。”最终强袭疑道，“什么晚了？”

“唉……别走边说吧……”先也为王说着，朝山门的方向使了个眼色，示意队友跟上自己，随即就小跑着接道，“末日他挂了，这你已经知道了吧？”

“是啊……剧本开始不到五分钟，我就看到团队栏里少了个活人……”最终强袭回道。

先也为王摇头叹息，接着说道：“末日……是被疯不觉干掉的……”

“哦……”最终强袭闻言，立刻露出了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就仿佛“疯不觉”这三个字一出现在句子里，很多不合情理的事情就可以变得顺理成章了，而且连解释都不需要。

先也为王见队友瞬间就接受了这个设定，便继续讲了下去：“姓封的（如今封不觉的现实身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小说家，也知道他的姓名和游戏里差不多）杀掉了末日之后，就爬到高处唱了首《山路十八弯》……”

“哈？”最终强袭转过脸来，歪着嘴道，“真的假的？”

“你觉得我现在有心情跟你开玩笑么……”先也为王虚着眼反问道。

“嗯……”最终强袭默然了。

先也为王也是面露蛋疼之色：“其实呢……在听到歌声以前，我就先听到了枪声，也听出了那是末日的武器，所以在疯不觉唱歌之前就我就在往那里移动了。可惜，我赶到的时

候末日已经挂了，于是……我就和封不觉交了手。”

“你竟然还活着……”最终强袭这句话显然是没过脑子、脱口而出。

“喂！”先也为王喝道，“什么话啊？见了他就死，那我们认输算了！”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最终强袭有些尴尬地回道，“那啥……总感觉今天有点怪怪的……”

先也为王听了这话，神情微变，接着，他立即凑到对方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

“哦！对啊！原来是这样啊！”最终强袭听完队长的话后恍然大悟道，“我就说有哪里不对呢……原来是……”

“是什么是！”先也为王眼瞅着那货就要把“药”之类的字眼说出口了，赶紧打断道，“说话过过脑子！”

经他这么一吼一提醒，最终强袭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一想到自己差点儿就在公开比赛里把工作室的黑幕给抖了出来，真是有点后怕……

“呃……抱歉……”他赶紧为自己险些失言的事情道了个歉。

“算了算了……下回千万注意点。”先也为王也不怪他，因为先也队长自己也很清楚，这种不经思考往外捅词儿的情况……无疑是“药物失效”所导致的。

长期使用对情绪和神经有干预作用的药物，肯定是会有这种副作用的。由于他们的大脑已经习惯于在药品抑制下的游戏状态，故使其自身的抑制机能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一旦停药，大脑势必得花一定的时间去重新调整这种机制。而在调整完成前，尸刀成员们的语言和表情……基本就是“跟着感觉走”了。

“总而言之……”先也为王很快就把话题拽了回来，顺着先前的内容接道，“和封不觉交手后，我受了一定的伤，然

后……他就逃跑了。”

“可以啊队长！”最终强袭想当然地接道，“居然能把他给打跑了，那他肯定伤得比你还重吧？”

“呃……”先也为王面露尴尬之色，“并没有……”

“那他干嘛要跑啊？”最终强袭又问道。

“起先我也想不通这点，但过了一会儿我就明白了……”先也为王用郁闷的语气回道，“这家伙……想让我充当‘活饵’……去吸引那些潜伏在阴影里的怪物。”

“就是那群远远跟着你的怪物？”最终强袭说着，还回头望了一眼。

“没错。”先也为王回道，“一开始我以为这些怪很好对付，但我很快就发现……他们几乎是无敌的。”他顿了顿，“物理上的打击毫无作用，能量攻击也收效甚微……只有灵术技能对他们有效，但这个剧本又限制了技能的威力……我用出自己最强的灵术技能，也只能将他们逼退一下而已。”

“那……你试过甩掉他们么？”最终强袭又问道。

“当然试了……”先也为王回道，“能甩的话我早就把他们甩掉了……”他说这话时，眼中明显闪过了一丝恐惧之色，“虽然那些鬼魂飘行的速度并不算快，但无论距离拉得多远，他们都会不间断地沿着最短的直线向我移动，而且他们还能穿越障碍物……”

“可他们为什么偏偏要来追你呢？”最终强袭疑道。

先也为王回道：“据我的观察和推测……他们应该是寻着我身上的新鲜血腥味过来的。这也是为什么……疯不觉要在我身上制造那么多非致命的外伤。”

“哦……”最终强袭点点头，“可现在你已经不流血了，他们为什么还在……”

先也为王又一次打断了队友：“自然是因为我全身的衣服

都已经被血浸透了啊……”他苦叹一声，“唉……所以我才会说‘已经晚了’。”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最终强袭接道。

“还能怎么办……只好加快行动的节奏、争取不要在一个地方逗留太久就是了。”先也为王回道。

他们二人说话之间，已然从山脚一路行到了六和寺的寺门前。

“切……被人捷足先登了吗……”看着门上的缺口，先也为王不快地念叨了一句。

“有没有可能是非口他留下的痕迹？”最终强袭接道。

“嗯……”先也为王想了想，“也不是没有可能……”说着，他又用惴惴不安的目光回望了一眼从山脚下慢慢逼近过来的、那憧憧的鬼影，“反正……从片头CG判断，这剧本的关键信息很明显就藏在六和寺中的宝塔内。所以……不论敌我，所有人可能都在往那里赶。”他话锋一转，“有人在前面开路，也未必是件坏事……”

说罢，他就朝队友使了个眼色，然后自己率先跨入了门洞中；最终强袭迟疑了半秒，也就跟了进去。

……

同一时刻，数百米外，鬼影群后方。

“很好……终于是进寺了呢。”封不觉双手插袋，步履悠然地跟在那大群的鬼魂后方，缓缓向寺庙移动着。

当然了，他还是有意识地跟前面的怪物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以避免受到那帮家伙自带的“血液腐蚀光环”的影响。

“你什么时候学会操控剧本中的怪物了？”这时，忽有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觉哥身后响起。

封不觉不用回头也知道那人是谁，其一，他听得出若雨的嗓音；其二，能如此安静迅速地来到其身后的人，在整个

游戏里也是不多的。

“我可没法儿操控他们。”下一秒，封不觉便头也不回地应道，“我只是掌握了他们的行动规律，并加以利用而已。”

“听起来……这些鬼魂在你眼里和动物差不多。”若雨说着，加快了脚步，上前与觉哥并肩而行。

封不觉没有回应这句话，他只是微笑着看了若雨一眼，接道：“话说……你是正巧赶到的呢，还是已经在这附近埋伏许久了？”

“我的传送坐标就在这儿。”若雨回道。

“所以就是埋伏了很久咯？”觉哥接道。

若雨回道：“是啊……不过等了半天，等来的是小叹和小灵。”

“哦？”封不觉紧接着抛出了两个问题，“什么时候的事？你没有跟他们接触吗？”

“他们大概是在六七分钟之前上山的吧。”若雨回道，“我等在暗处没有出声，想看看他们是否被跟踪了。”

“结果……”觉哥示意她说下去。

“结果我就等来了尸刀那两位。”若雨接道。

“那又是为什么没拿他们开刀呢？”封不觉问道。

“因为我很快又看到了一大群正在向他们移动的怪物，以及混在其中的……”若雨转头看向了觉哥，沉声接道，“……你。”

她说到这儿，停顿了两秒，再道：“既然你尾随其后、没有动手，那一定就是有什么打算……这样想着，我也就随他们去了。”

“呵呵……挺聪明的嘛。”封不觉笑道，“没错……我留着那位先也队长，主要是想把他当小白鼠用。在刚才的二十分钟里，他已经替我对前面那些‘动物’做了很全面的测试，且听

我慢慢跟你说明……”

“慢着……”若雨打断道，“在说这些技术性的信息之前，还是先把策略方面的事情说定吧。”她目光微移，并接道，“除了刚才上去那两人，尸刀还有两名队员，如果你打算上山的话，那我觉得……我应该继续留下来埋伏。”

“不必了。”封不觉否定了若雨的提议，并解释道，“剧本一开始我就干掉了那个叫末日强袭的，因此……除去方才那两人，他们就只剩下一名队员而已了。”他微顿半秒，再道，“另外，通过CG的俯拍画面，我已大致估算出了这个荷月镇的面积，再结合你提供的信息，我推测……剩下那位叫‘非口为王’的仁兄，十有八九是被直接传送到了六和寺的内部。”

“那还有‘十之一二’是……”若雨顺势问道。

“比方说……”觉哥笑着列举道，“……他被系统分配到了距离寺院极远的镇外荒地里；他一个人在地图某处溜达时莫名死亡了；他在有着明显标示物（在荷月镇中所有的露天地点都能望见六和寺所在的那座山）的前提下迷路了；他觉得前往六和寺不是个好主意，所以去了别的地方等等。”他一口气说完这些，笑道，“诸如此类的‘假设’统统加起来……其可能性占了十之一二吧。”

若雨听了这有理有据的推论，用不置可否的语气应道；“好吧，我跟你上山。”说罢，她又抬眼看了看前方的鬼魂们，“你接着说他们的行动规律吧……”

……

另一方面，六和寺，香积厨（具有一定规模的寺庙的厨房）中。

此时，尸刀一番队的最后一名成员——【非口为王】，正蹲在一个墙角里，瑟瑟发抖地看着眼前恐怖的景象。

但见……一个猪头人身的怪物，正在灶台上生火烹食。

而他煮的东西……是一锅“用料独特”的肉汤。

第899章 厨房内外

汪~汪汪~

一声声尖细、频繁、且欢快的狗叫声……在气氛压抑可怖的寺庙中响起，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

这只吉娃娃（虽然每次召唤出的品种都是随机的，但会出现这种超小型犬，八成是“技能受限”所致）自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小叹用【召唤术——小狗】召出来的。

作为一个十分基础的召唤系技能，它所创造出的召唤物肯定不具备太高的智能或战斗力。不过，在这种随时可能遇到“开门杀”的剧本中，让小狗去“踩雷”无疑是颇为高明的策略。

眼下，小叹和小灵就利用这只吉娃娃快速地将六和寺的天王殿、罗汉堂和西侧配殿都探了一遍。他们没有进行非常细致的搜索，只是确定了这三个地方有没有即死事件或是怪物存在。

他们的计划是……在召唤生物的持续时间（8分钟）结束以前，尽可能多探几个地方，等小狗消失以后，再回头去仔细勘查一遍。

可惜，由于剧本削弱了主动技能的效果，小狗的持续时间还没到八分钟就消失了……纵然二人已经争分夺秒，仍是只探了三个区域而已。

而在那只吉娃娃消失之前，小叹和小灵刚好来到了香积厨的附近……

“诶？你闻到了没有？”小叹的嗅觉颇为灵敏，在距离厨房几十米的地方就闻到了从屋里传出的气味。

“比起气味来……”小灵回道，并抬手指了指高处，“烟囱

里冒出来的烟更容易被察觉吧”

“嗯……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有闲情逸致在厨房里生火做饭……”王叹之摇头晃脑地念叨，“莫非……是觉哥？”

“你是觉得……”小灵适时地吐了个槽，“除了团长之外，这种事其他人干不出来是吧……”说着，她就从行囊里取出了一瓶红酒，“无论如何……我放只蝙蝠进去一探便知。”

话音未落，她也发动了自己唯一的召唤技能……

【名称：召唤术——吸血蝙蝠】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召唤】

【效果：召唤一只吸血蝙蝠为你作战（冷却时间20分钟，存在时间5分钟，同一时间最多存在1只吸血蝙蝠）】

【消耗：灵力值2，至少50毫升的红酒】

【学习条件：等级10，学习后将开启召唤专精】

【备注：它的攻击或许不会造成太严重的损伤，但也足以在目标身上留下伤口；天生的超声波能力让它拥有相当出色的闪避能力，无论飞行道具还是直击都不易命中它；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它离开了你的视野，且暂时没有得到明确的指令，那么它会主动去攻击距离自己最近的恒温动物。】

和小叹一样，小灵的这个技能也是为了开启召唤专精、顺带刷刷专精的熟练度才去学的。不过……虽然同为基础召唤技，但小灵的召唤生物要比小叹的更强一些，因为她这个技能是要用到【红酒】这种颇为昂贵的消耗品才能发动的，而不像小叹那样买一个【狗哨】想召多少次都行。

“可是……你让蝙蝠从窗户飞进去乱咬，我们还是不知道屋里的究竟是谁啊？”小叹问道。

“笨啊～”小灵敲了一下小叹的头，“蝙蝠认不出人，人还认不出蝙蝠吗？”

“哦！对啊！”经对方一提醒，小叹便意识到了，“觉哥是认得你的召唤生物的，如果屋里的是他，那他自然会回应我们。”他顿了顿，“而假如屋里的是别人……这只蝙蝠没准就能引蛇出洞了。”

“没错。”小灵应道，“所以嘛……”她一边念道，一边就指挥着那只土褐色的大蝙蝠飞向了厨房的窗户。

此时，那扇窗无疑是开着的状态。毕竟这种古建筑里也不可能装有排风扇或者抽油烟机之类的玩意儿，就算有个烟囱在，关窗做饭也是很容易死人的。

啪呋啪呋啪呋……

别看是低等级召唤物，那吸血蝙蝠的飞行速度还挺快，只是其飞行的动静略有点大、扇动翅膀时发出的声音比较明显。

大约过去了七八秒，这只召唤生物便飞入了香积厨中。

然后，它就再也没出来……

……

同一时刻，厨房内部。

“哼……我就说怎么会有这种自动送上门来的配料呢……”奥因克看着被自己捏碎在手中的蝙蝠迅速化为了白光，便冷笑着念道，“原来是召唤生物吗……”

听到“召唤生物”这四个字时，蹲在角落里的【非口为王】两眼一亮，被恐惧和绝望所包围的他，好似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说起来……这位曾在S2预赛中成功地与【醉卧怅然】打成同归于尽的同学，也算是尸刀年轻一辈中的精英了，说他是尸刀版本的吞天鬼骁也不为过，但是……在这个剧本里，停药的他可说是狼狈到了极点。

剧本一开始，非口为王就成为了唯一一名直接被传送到

六和寺内部的玩家。这种境遇……处理好了是优势，处理不好则会相当糟糕。而非口为王的情况，很明显属于后者……才一分钟不到，他就不小心触发了一次BOSS级的战斗事件。

和小叹他们遭遇的“红衣女子”相比，非口为王遇到的那个小BOSS简直能用“难以直视”来形容……

容貌方面，他顶着一头不长、也不直的黑色乱发，枯槁蜡黄的脸色和忧国忧民的长相……让人过目难忘。

身材方面，他有着成年人类尺寸的躯干、和霍比特人规格的四肢；如果说驼背是他为人谦虚的表现，那么咽细如针、口大如炬、腹鼓如山这三种特征……无疑代表了他的人生态度。

穿戴方面，他那赤膊的上身和光溜溜的脚丫上沾满了血污、泥土和屎（大概），这种无法复制的、行为艺术般的妆点方式……简约，却不简单，高端，却不高调。腰间一条草叶树皮藤织小短裤，彰显出难以掩盖的不羁个性和野性气息，给人一种想跪在他面前都没有用勇气抬头睁眼的压迫感。

综上所述……这货基本就是个魔化版的畸形原始人。

但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以貌取人（怪）是不对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战斗力和长相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既帅（美）又强的那些家伙无非是比别人多一个先天嘲讽的种族天赋而已。

非口为王也没有小看这个猎奇物的意思，一开始就拿出了全力来对战。但是……“技能受限”是个很大的问题，再加上对方确实是个硬手，极其不好对付……于是，这一人一怪在六和寺的大雄宝殿里斗了许久。直到十多分钟前，非口为王才堪堪险胜。

而正当他从战斗中脱离出来，准备坐下喘口气的时候，二师兄……哦不……是奥因克……就突然出现了。

之后的事情，两句话就能概括清楚——奥因克轻而易举就制住了非口为王，把他带回了厨房……准备让他尝尝“肉汤”。

“怎么了？”眼下，奥因克刚把他的料理置入汤锅中。别看他是背对着玩家的，对方的一举一动他可是清楚得很，“得知附近有其他异界旅客在，你就觉得局面会有什么转机吗？”

“我……”非口为王闻言，迟疑了两秒，随即强行摆出镇定的姿态，不卑不亢地回应道，“……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哈！”奥因克干笑一声，“我还是头回听到有人用如此生硬的语气说谎。”

这句话出口后，非口为王没有进一步回应。

奥因克见他不回话，便接着说道：“也罢……既然你觉得依靠他人能扭转形势，那好……”他说着，放下了手中的木勺，并盖上了锅盖，“我这就去把对方请进来。”

第900章 干了这碗

放出吸血蝙蝠后，小灵和小叹便一同躲到了一处建筑物的阴影中，静静地观察着厨房那边的动静。

才一分钟不到，厨房的门便被“人”打开了，结果从中走出了一位猪头人身的彪形大汉。

正当两名玩家准备悄悄地讨论一下该如何应对这状况时，突然……

“二位……”瞬息之间，奥因克便出现在了小叹和小灵的面前，淡定地开口问道，“跟我到厨房里来聊聊如何？”

这突如其来、始料未及的变故，让两名玩家的惊吓值陡然飙升；奥因克是如何发现他们的，又是如何移动到他们面前的……他俩完全想不明白，此刻他们唯一能确信的就是……这个NPC强得离谱。

“如果我们不想去呢？”小灵没有明确地拒绝对方，而是试探着问了一句。

“哼……”奥因克冷笑一声，接道，“虽然我刚才那句话的内容好像是在提问，但我并不觉得你们有选择的余地。”他顿了顿，“当然了，如果你们执意要拒绝我的话，我会建议你们先考虑一下‘能不能’，而不是‘想不想’。”

“呃……那个……”无论从对方的身手、气势、或是语言上，小叹都强烈地感觉到了……此处得怂一怂，“我看……”他压低了声音对小灵道，“咱们还是去吧……”

“行~行~”小灵拉长了音调，摇头叹道。她心里也清楚，假如不照这个NPC的话做，接下来很可能又会迎来一次即死事件，而这次……恐怕是没有什么挽回余地的了。

于是乎，他们二人颇为无奈地跟着奥因克走向了香积

厨。

几十米的距离，抬脚就到……

一进厨房大门，小叹和小灵就看到了蹲在墙角的非口为王，三人的视线交汇后，各自心中都添了几分狐疑。

“看来我们不是第一批被请进来的啊……”小灵看着非口为王念叨了一句，随即又瞥了眼灶上的汤锅，问道，“你的队友们……该不会都被他给煮了吧？”

“他煮的……是我刚才打死的小BOSS……”非口为王瞪着地狱前线的两名对手，强行摆出一副强硬的态度回道，“哼……要不是我之前和那小BOSS缠斗了许久，也不至于被他给擒住……”

他这句话刚说完，小叹就接着问道：“诶？我看你的行动好像也没有受到什么限制啊？”他抬手指了指奥因克，“二师兄刚刚跑出来抓我们的时候，你干嘛不跑啊？”

“废话……跑得掉我会不跑么？”非口为王冷哼道，“那家伙的速度快得跟瞬间移动一样，我怎么……”

“我说……你们俩……”这时，奥因克有点儿听不下去了，出言打断道，“一口一个‘二师兄’、‘那家伙’的……太没有礼貌了吧？”他微顿半秒，补充道，“我的名字是‘奥因克’……给我记住了。”

“哦？”听到这里，小灵恍然大悟，“原来你就是奥因克啊。”

关于这位猪头哥的事情，封不觉和黎若雨很久以前就跟队友们提起过（在游戏初期，大伙儿经常会比较详细地讨论一些剧本中遇到的人物或事件、以分享通关经验）。后来，在觉哥经历了怪物王国的雪松郡医院剧本后，他便得知了奥因克是唯一性的数据的事情，因此他又跟队友们提了一次。

小灵的记忆力非常不错，纵然她没有亲眼见过这个NPC，但听到其名字以后，她立刻就想起了自己曾听到过的、有关

奥因克的各种描述。

“嗯……这名字是有点儿耳熟呢……”另一边，小叹也想起了什么，轻声念叨了一句。

“听过我的名号也没用……”奥因克对此却是不以为然，他接着道，“……到了这儿，就得照我的规矩来。”

“什么规矩？”小灵顺势问道，“‘这儿’又是什么意思？是指六和寺吗？还是指荷月镇？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呵呵……”奥因克笑了，“你的这些问题……”他扫视了非口为王一眼，“……那个小子先前全都问过了。”他摇头耸肩，“我就先说规矩吧……”他打开汤锅，用一个大勺在里面搅拌了几下，“想让我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要喝过我的汤才行。”

“哈？”小叹愣了一下，虚着眼道，“这规矩……好像还挺客气的嘛……”

“哼……你要是见过那个小BOSS的样子……就不会这么说了。”非口为王用颇为怪异的语气在旁应了一句。

……

话分两头……

同一时刻，六和寺方丈室门前。

“呼……注意了……我要推门了……”先也为王站在门前深呼吸了一次，并回头提醒了一下队友。

“放心，我掩护你。”站在队长身后不远处的最终强袭回应道。

尸刀这两位毕竟也是职业玩家，探索时的思路还是很明确的。他们进寺之后，二话不说……直奔六和寺中心的石院宝塔；由于小叹已经打通了寺庙的入口、并清理掉了守在三门殿后的红衣女怪，所以先也为王和最终强袭基本是毫无阻滞地抵达了目的地。

但是，到了石院以后，他们就发现石院入口处的大门是封住的，需要【石院的钥匙】才能打开。据先也队长推测……这种地方的钥匙九成九在方丈手上，于是，两人就一路摸到了方丈室来……

“好，推门后假如有情况，你就……”先也为王一边说着，一边已将手搭在了门上。

没想到……

“啊——呃——”

忽然，一阵阵催命的低吟声从他们身后的黑暗中传来，在这腥臭的、昏暗的、静谧的庙宇中……这声音显得无比扎耳。

“切……果然追上来了。”先也为王这会儿有点惧极生怒的意思，讲话的语气和脸上的表情都显得比较冲。而他的行为……无疑也受到了这种心理的影响，变得有些鲁莽。

“没办法了，你先进去找钥匙，我负责把这群怪物引开。”先也为王说着，就推开了方丈室的木门。

门后，是深沉的黑暗。

以及……

“阿弥陀佛……”一道人影，轻诵着佛号，从门中缓缓行出。

尸刀那二位反应也是不慢，甭管三七二十一，先往后大跳一步，摆出了戒备的姿态。

两秒后，一个全身黑色僧袍，裹着猩红色袈裟的紫面僧人从方丈室中走了出来。

撇开肤色不提，看面相，这和尚甚是年轻，而且容貌俊美，怎么看都不过三十岁上下，不像是能当上住持方丈的年纪。但他手中拿着的禅杖和身披袈裟的样式，都显示其身份并非一般僧人。

“二位施主……”紫面僧人踏出屋门后，似笑非笑地看向了尸刀的二人，“此乃佛门清静之地……”他的视线看向了两名玩家手中已然在握的武器，“二位在此手执凶兵，意欲何为啊？”

这名NPC所说的这句话，显然藏着某种非常凶险的FLAG……假如回答得不好，结果可想而知。

“这……”先也为王到底也是尸刀的一队队长，绝非有勇无谋之辈，即使没了药物辅佐，他也不至于栽在那么明显的陷阱上。因此，他经过了短暂的思考后，旋即换上一副和善的神色，抱拳拱手（刀还是握在手里的，没敢收起来）道，“这位大师，我和这位兄弟……不知为何遭到了恶鬼追杀，误打误撞方才闯入寺中。如有得罪之处……还望海涵。”

“哦？恶鬼？”那紫面僧人听到这两个字，脸上的笑意更浓了，在昏暗的光线下，他脸上的阴影浮动闪烁，显得其神色诡异莫测，“施主是指……你们身后的那些吗？”

其话音未落，确已有数个鬼魂穿墙而过，出现在了方丈室外的院子里。当先也为王他们回头看时，飘在最前方的几个怪物距离这边也只有十几米而已了。

“是是……”先也为王赶紧应道，“不知大师能否助我们驱退那些鬼怪？”

“呵呵呵……”紫面僧人荡漾地笑了，“施主说笑了，出家人慈悲为怀，既然二位已来到了这里，小僧又岂会坐视不理呢？”

此言一出，两名玩家立刻交换了一下眼色，并松了口气。看起来……先也为王与这NPC的交涉算是成功了。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对方的话还没说完。

“小僧这就助二位……”下一秒，紫面僧人的笑容骤冷，“……早登西方极乐，免受这炼狱之苦！”

……

视线回到香积厨中。

此刻，三名玩家已在一张长方形的木桌前并排而坐，从左至右分别是古小灵、王叹之和非口为王。

而那奥因克……正在灶边，往三个大碗里盛汤。

但见那猪头哥十分麻利地就盛出了三碗量多料足的肉汤，放到了一个木托盘上，并用单手托了过来。

他把三个大碗分别放到了三名玩家的面前，然后就原地站定，双手交叉在胸前，用居高临下的眼神望着三人道："三位……尝过了我的手艺，咱们再谈。"

"呃……虽然我不想把话说得太明了，但是……"小叹一脸为难地看着面前的汤碗，嘀咕了半句。

"这碗汤无论是看着还是闻着都非常可疑啊……"小灵把队友的后半句话说了出来。

当然了，他俩的说法还比较委婉，非口为王则是直接言道："什么'可疑'……明明是'恶心'……光是这样摆在我面前都快吐了。"

非口为王的这个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奥因克煮的这碗汤，色泽黑灰油腻，气味也是难以形容得难闻，说是黑暗料理已经算客气的了……非要类比的话，就是去煮一锅纯正的屎尿出来，恐怕恶心程度也不过如此。

"哼……"奥因克对他们的反应不以为意，他微笑着接道，"嫌恶心，你们可以不喝。"

"真的吗？"天真的小叹立即两眼放光地问道。

"真的。"奥因克的回答干脆利落，"不过，不喝汤……不代表你们就可以离开了。"

是个人就能听出来，这里有一个剧情分支……喝不喝这碗恶心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接下来的发展。

就在玩家们对此进行斟酌的当口，忽然……

吱——

伴随着一声木轴滚动的响动，厨房的门竟从外面被打开了。接着，一道人影便出现在了门口。

“卧槽？”

这句粗口，显然不是出自任何一名玩家的口中，因为他们使用这种感叹词时是会被系统屏蔽的。

所以，说出这两个字来的……是奥因克。

“唷~好久不见啊。”封不觉微笑着看向猪头哥，并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向了其余三人所在的那张桌子。

“你小子怎么在这儿？”奥因克跟觉哥讲话的语气明显就不同了，总之就是一副很熟的样子……

“这个嘛……呵呵……”封不觉说着，已走到了桌边，“一言难尽啊……”话还没说完，他就随手端起了非口为王面前的那碗汤，“让我喝口水慢慢跟你讲。”

“卧槽？”这一回，是非口为王在心中惊出了这么一句。

虽然小非对“疯不觉”这号人物的言行也是素有耳闻，但当觉哥真的出现在其面前，并且若无其事地端起一碗恶心到极点的肉汤就往嘴里送时……非口为王还是震惊了。

咕嘟……咕嘟……咕嘟……

封不觉仰着脖子，抖着喉结，囫囵吞枣一般将整碗肉汤一饮而尽。别说是汤了……连里面的肉、骨头、配料……全都被他吞了下去。

这一下，不止是非口为王，就连小叹和小灵都被他吓愣了。

而这，还不算完……

哗啦啦——

觉哥将汤碗里的东西喝得一滴不剩之后，还一甩胳膊，把碗朝地上一摔，俨然是一副绿林好汉喝结拜酒时的风范。

那碗碎之声余音未消，封不觉就用袖口一抹嘴巴，看着奥因克道：“嗯，味道还不错，就是有点烫。”

第901章 六道凶灵

封不觉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有意无意地瞥向了小灵。后者当即就领会了队长的示意，朝其点了点头。接着，小灵就用手肘轻轻碰了碰坐在自己身旁的小叹。

当小叹转头看她时，小灵已将自己面前的碗给端了起来，放到了嘴边……

“我决定了！”小灵盯着那碗恶心无比的肉汤，一咬牙一跺脚，道了一声，“喝就喝！”

话音未落，她就张开嘴、捏着鼻子……开始往自己喉咙里倒汤。

小叹见状，自然也明白了小灵刚才轻触自己的用意，所以他也一咬牙一跺脚，用双手捧起了自己面前的汤碗，强忍住生理和心理上的恶心感，愣是把汤吞进了腹中。

于是乎，在封不觉登场后的一分钟之内，奥因克盛出来的三碗肉汤就被地狱前线的三人给消灭干净了。而且，小灵喝完时，也学着觉哥的样子把碗给摔了；她一摔，小叹也就跟着一起摔。

待那哗啦啦的摔碗声平息时，坐在一旁的非口为王方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什么……

“不对啊……”看着一地的汤渣和瓷片，非口为王心中暗忖道，“这样一来……我岂不是想喝都没得喝了？”念及此处，他立刻就抬眼瞪向了封不觉，沉声喝道，“姓封的……你算计我！”

“哈哈哈哈哈……”封不觉仰天长笑，“对啊~我就是算计你~”他用一种贱气逼人的神态回道，“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非口为王也不是省油的灯，觉哥的后半句话还没说完，他便已疾窜而出，扑向了灶台……

然而……

砰！

下一秒，一记沉闷的猪蹄击体之声响起。

奥因克瞬间出现在了灶台边上，一拳就把正欲伸手去掀汤锅盖的非口为王给打趴在了地上。

“唔——可……”非口为王本想骂一声“可恶”，但他的话还没到嘴边，就发现自己胸中的下一口气没能提上来。很显然……奥因克这貌似朴实的一拳，远比他想象中要厉害。

“真是放肆……”奥因克看着趴在地上、正努力将气喘匀实的非口为王，冷冷念道，“谁允许你去动汤锅了？懂不懂厨房里的规矩？”

“说得好～”封不觉自说自话地插了句嘴，并站到奥因克旁边、单手叉腰，趾高气昂地指着非口为王道，“就你这样儿的，没个十年八年的想上灶？”

“你闭嘴！”但奥因克扭头就朝觉哥喝骂了一声。

“喂喂……我是在帮你说话诶。”封不觉一脸无辜地望着对方回道，“而且我没说错啊……”他立即就掰着手指头开始数，“洗一年厕所、洗一年盘子、洗一年菜、再切一年菜、配一年菜……”

“去去去……”奥因克推了觉哥一把，打断了这无耻之徒的絮叨，“谁让你给我帮腔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抄起案板上的菜刀，在觉哥眼前扬了扬，“我告诉你，这也就是搁现在……要是换了五百年前，就我那暴脾气，敢插嘴……我一刀捅死你！”

封不觉闻言，瞬时面露疑色：“五百年前啊……您那会儿用的不是钉耙么？”

叮叮叮叮叮叮——

觉哥的吐槽刚出口，奥因克手中的菜刀顺势就朝他砍了过去，其出刀快若疾风、势如奔雷……不过，觉哥也是早有准备，只见他旋身连退、毫发无伤，使得奥因克的砍击统统剁在了灶台上，发出了清脆的金属击石之声。

“一段时日不见，你小子身手见长啊……”奥因克一轮攻击过后，也没有再续后招，只是停下手来对觉哥说了一句。

“过奖过奖~”封不觉假惺惺地回道，“要说身手，还是奥兄你更胜一筹。”

“哼……别跟我套近乎。”奥因克说着，就转过身去，朝着尚未起身的非口为王一刀劈下。

这位尸刀的新星还没从地上站起来，就被干净利落的刀力劈断了后颈。人头滚落后不久，他也就化为白光消散了……

“所以……这里的‘规矩’就是……”封不觉淡定地看着眼前的一幕，“没把你‘端出来的汤’喝下去……就得死是吧？”

“那不一定。”奥因克拿着沾血的菜刀，走到洗菜用的石池边仔细冲刷，“‘打不过我’才会死……不是吗？”他顿了顿，“当然了，乖乖喝汤，也就不用跟我打了。”

他们这几句话一说，基本上就把这里的各种事件和FLAG都解释清楚了。

于是，封不觉的嘚瑟时间又到了：“瞧~我来得及时吧。”他看向两名队友，“我就知道奥兄的料理肯定是好东西啊。”

“切……不就是‘看’出来的嘛……”小灵虚着眼，低声应了一句。不过她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免得暴露队长的情报。

其实，以小灵的智谋，加上她对封不觉的了解程度，她自然已经推理出了刚才那些事的来龙去脉……

首先，当封不觉走进香积厨的那一刻，他就已经用数据观察的手段直接“看”出那些汤的作用了。

随后，他就迅速拟定了战略，趁大家都还没回过神来……便抢先喝掉了非口为王的汤，强行给对方竖起了死亡FLAG……

接着，喝完汤的觉哥就在第一时间给机敏的小灵使了眼色，让她赶紧拉着小叹把汤喝掉。

这样一来……“奥因克盛出来的”三碗汤就全都没有了。

就连那个“摔碗”的动作，也是封不觉计算好的……他早已想到，如果他们三人喝完以后桌上仍放着碗，那非口为王没准还能通过吃掉碗里的残渣来避免触发“没有喝汤”的死亡FLAG；但封不觉和队友们把碗这么一摔，非口为王的活路便也彻底断绝……

虽然小非同学在看到地狱前线这三人的行为后也意识到了必须喝汤才行，但自己去动汤锅显然是不明智的举动……在这里，玩家只有接受“奥因克盛给你的汤”才行，自行去取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同样是死……

“行了，别啰嗦了。”奥因克打断了他们，“我赶时间，有什么要问的赶紧问。”

闻言，封不觉和两名队友只是稍微交换了一下眼色，便达成了共识。

“镇子是怎么会变成这样的？”觉哥显然是与NPC交涉的不二人选，所以他当仁不让地发问了。

“前天夜里，有三个人进寺盗宝。”奥因克也不说废话，一开口就是正题，“他们杀死方丈，夺走钥匙，侵入石院的宝塔中，连破九九八十一道禅门禁印，导致‘六阖镜’破封而出。”

“六和镜？”封不觉用疑问的口气将这三个字重复了一遍（因为发音相同，此时觉哥以为奥因克说的是“和”）。

“一千多年前，有个妖道……”奥因克接着解释道，“此人

法术高强、且阴狠歹毒……他竟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收集上万人的鲜血，祭炼出了一件大凶大恶的法宝……”他微顿半秒，“……那就是‘六阖镜’。”

话至此处，奥因克已洗净了手上的菜刀，缓步走到了灶边，靠着灶台站定：“所谓‘六阖’，即是天地生灵，六道轮回。如今这‘六和寺’的‘六和’，是后人误读所致。”

“那这‘六阖镜’（这会儿觉哥已知道是哪个字了）……”封不觉接道，“……又是如何被封入六和寺中的呢？”

“简单地说……有个得道高僧舍己救世，和那个妖道同归于尽了。”奥因克回道，“后来，那个高僧的弟子们将其生前所用的法宝【迦叶石塔】安置于此，用重重封印将六阖镜镇入塔中，并且在宝塔周围建寺，以便后世传人可以世代看守此物。”

“明白了……”封不觉点点头，转而问道，“嗯……再说说那三个盗宝者吧，他们都是什么来头？现在何处？”

奥因克略微思索几秒，回道：“严格来说，那三个也不都是人……其中领头的那个，是当年那名妖道的徒孙，道号‘妙胥子’。这厮半人半妖，平时喜欢化身为年轻和尚的样子；他不但精通道术和妖法，还研究了许多禅宗的法门。”

“哦……难怪那八十一道禁印也没拦住他……”听到这里，一旁的小叹摇头晃脑地接了一句。

“那第二人……”奥因克随即又道，“……是个女人，是江湖人称‘红莺’的大盗。这是个非常古怪的家伙，以你们人类的角度来看，她无疑是个美女，而且她武功很高，也不缺钱财……但是，她偏偏喜欢做贼……”

“偷窃癖吧。”小灵接道。

“如果只是喜欢偷的话，可能是偷窃癖……”奥因克接道，“可是……她不止喜欢做贼，还喜欢做娼。”他耸了耸肩，“一个挥挥手就买下整座妓院的人，却主动委身于最下等

的娼寮，这不是偷窃癖吧？”

“那就是【哔——】咯。”封不觉脱口而出地应道，只是他的话被系统屏蔽了，没人知道他说出了什么奇怪的名词。

“是什么也无所谓了，反正她也已经被那边的小子杀掉了。”奥因克说着，转头看了看王叹之。

“哈？”小叹愣了一下，两秒后反应道，“哦~就是那个穿红衣服的大嘴怪啊？”他挠了挠头，“呃……你确定那是人？”

“她来盗宝时还是人。”奥因克回道，“不过……六阖镜破封后她就不是了。”

“这个待会儿再说吧。”封不觉将话题带了回去，“先接着讲那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叫鲁不服，是个以‘好吃’闻名的江洋大盗……”奥因克冷笑一声，朝灶上的汤锅看了一眼，“讽刺的是……现在他自己倒变成一锅肉汤了。”

他的话就好似一针无形的催吐剂，让小叹和小灵的胃部感到了一阵难以言喻的不适。

“当然了，人不是我杀的，是刚才那个叫什么什么为王的小子杀掉的。”奥因克道，“我只是不想浪费了素材而已。”

“那种事怎样都好……”看起来，封不觉对吃了不服兄的事情毫不在意，他接着问道，“我关心的是他们盗宝时发生了什么。”

“哼……几个搞不清状况的杂鱼，能整出什么好事儿来么？”奥因克摇了摇头，用无奈的口吻回道，“封印破除之际，六阖镜魔能现世，将整个荷月镇都笼罩在了‘血煞结界’之中，并召来了‘六道凶灵’；接着，整个小镇的人都在结界影响下迅速死去，而且他们死后仍在遭受血煞咒的折磨，无法超生；至于那三个倒霉蛋儿嘛……由于他们对那镜子的能力一无所知，导致他们在第一时间就被镜子摄住了魂魄，变成了凶灵的宿体。”

“原来如此……”小叹点头道，“也就是说他们仨都被那什么‘六道凶灵’附身了？”

“不，并不是附身。”奥因克应道，“所谓‘六道凶灵’，指的并不是六个特定的个体，而是……”他略微想了几秒，再道，“用你们能理解的话来说……就是六种比较极端的意识象征。这六者可以是存在于这个宇宙某处的实体，也可以是不存在于物理位面中的东西……”他顿了顿，“要比喻的话……就像你们人类常说的‘道’一样。道可以是一个人、一本书、一段话、或是一种理念。”

“那么眼下在这血煞结界中的六道凶灵分别是？”小灵试探着问道。

“鲁不服是‘饿鬼道’，红莺是‘人道’，这两个都已经被消灭了。”奥因克回道。

“岂止是消灭，还在消化呢。”封不觉见缝插针地吐了个槽。

“而妙胥子是‘天道’，这会儿……应该在方丈室那边活动。”奥因克没理觉哥，接着说道，“另外……还有一个在四十年前就被镜子给‘吞噬’了的可怜虫，名叫张恪，他是‘地狱道’，目前他和镜子都还在那宝塔之中。”

说到这儿，奥因克停顿了几秒，再接道：“以上四个，都是被镜子‘照’出的凶灵宿体，他们基本还保留着原本的性格和记忆，但本质上已经是另一种生物了。”说着，他抬手指了指自己，“剩下的两道嘛……其中之一，就是我。”

“哦……‘畜生道’是吧？”封不觉接道。

“没错。”奥因克回道，“我是被六阖镜当成了某种‘代表’给召唤过来的，除非血煞结界吸取了足够的生灵或者被破掉，否则我还真走不了。”

“那么……”交谈至此，封不觉神情微变，沉声问道，“最后的……‘阿修罗道’呢？”

第902章 口出狂言

另一方面，方丈室门外的院中……

此时，一场激斗已在此展开。而参战的双方，自然就是那“天道”之凶灵——妙胥子，以及尸刀一番队最后的两名队员——先也为王和最终强袭。

妙胥子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首先，他的体术很优秀，无论力量和速度都不在先也为王之下；其次，他可以将自身妖气外放，发动各种中远程的能量攻击；其三，他熟练地掌握着各种控场型的咒语，可谓防不胜防；另外……他还具备着绝大多数强力BOSS都有的三大基本操守——防高、血厚、战斗中会回血。

换作平时，先也为王和最终强袭倒也未必怕这家伙。他们毕竟是职业玩家，对他们来说，在二对一的情况下，这种实力的BOSS也就中等偏上的难度而已。但在这个剧本里……玩家的技能因“血煞结界”的存在而大幅削弱，在这样的前提下……妙胥子可就没那么好对付了。

不多时，尸刀一番队这两位就在战斗中双双挂彩……幸运的是，他们没有被伤到要害，生存值的损失并不严重；但不幸的是，无论这场战斗的结果如何，两人身上的血腥味势必会让他们成为鬼魂们追击的目标。

远的且不说，就说眼前……在他们与妙胥子战得难舍难分之际，后方那群缓缓飘行而来的鬼魂已经迫近到了十米之内。这样一来，两名玩家的活动空间也变得更加捉襟见肘……

“队长，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在这里的……”又一次被妖气打出一道擦伤后，最终强袭终于是忍不住了，提出了这个建议。

“我知道……”先也为王用大刀格住妙胥子的禅杖，偏过头应道，“……我也正在想办法呢。”

“队长……刚才非口也已经挂了，要是我俩死在这儿，那咱们队可就要被淘汰了。”最终强袭冲上前去，为队长打了个掩护，并接道，“依我看……以目前的情势而言，我们还是放弃钥匙，暂行撤退吧……”

先也为王闻言，沉默了数秒。

这数秒之间，他一边应对妙胥子的攻击，一边在心里算着帐：“他说得也有道理……眼前这个紫面和尚厉害得紧，别说是在短时间之内分出胜负了，能不能胜都还是个问题……本打算抢在地狱前线队之前进入宝塔，靠着解开剧本秘密来扭转劣势，可没想到这个剧本的难度那么高……”念及此处，他又下意识地扫了一眼游戏菜单，“唉……非口为王那小子也不知在哪儿挂掉了，搞得我们毫无退路……”

想来想去，实在是没有更好的法子，先也为王也只好在劣势进一步扩大之前，做出一个无奈的选择……

“好吧，我们先撤。”他转头对队友道，“事到如今得改变战略了，既然快不得，我们就慢慢来……干脆离开寺院，找个地方躲起来，先把身上的血腥味处理干净再说。”

说话间，他便横摆手中大刀，使出一招【披荆斩棘】。

这技能虽是受到了削弱，但好歹也是有点效果的，那刀气一出，成功地将妙胥子逼退了几分。

“走！”紧接着，他就朝队友喝了一声，脚下一踏，飞身而起。

最终强袭的速度和身法也不差，他紧跟队长腾跃起来，越过了已在咫尺之遥的鬼魂们，开始逃跑。

眨眼间，两人已冲到十几米开外，并向着寺庙的大门跑去。

“哼……想跑？”妙胥子冷笑出声，“身上带着血腥味，能

跑到哪儿去？”

说罢，他便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将手中禅杖杵地，不紧不慢地迈开步子向前追去。

“能请你帮个忙吗……”就在此时，一个冷漠的声音忽从院角的黑暗中响起，“……暂时不要去追他们。”

“哦？”妙胥子视线横移，面色微变，“原来……暗处还躲着一个吗……”

他转头望去时，若雨已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这位施主。”妙胥子扫了若雨一眼，视线直接就停留在了对方腰侧的佩剑上，“看来你是想救刚才那二位啊？”

“我没有那个意思。”若雨回道，“如果我要帮他们，在你们打斗时我就可以现身了，何必等到现在？”

“嗯……有道理。”妙胥子若有所思地应道，“那你为何又要阻拦我呢？”

“有人希望他们两个‘不要立刻就死’。”若雨道，“而我……只是尽可能地帮他实现计划。”

“呵……不要‘立刻’就死？”妙胥子笑了笑，“也就是说……终究还是要死的。”

“是的。”若雨回道，“等到我所说的那个‘他’认为他们俩可以去死了，即使你不动手，我们也会。”

在他们交谈的过程中，院中的鬼魂们已追随着尸刀那两位玩家离去了。偌大的院中，只剩下了他们两道人影。

“呵呵……这倒有趣。”妙胥子轻笑两声，移步上前，“虽然我不知道你口中那个‘他’是何方神圣……但他让你来干预我的行动，当真是不知死活啊……”他一步步逼近若雨，“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在这血煞结界内，他们也好，你们也罢……全都得死，至于怎么死、什么时候死……这些可由不得你们！”

他说话的音调逐渐提高，最后变成了高亢的怒喝，他的

身形也随着怒喝声动了起来。

下一秒，缠绕着妖气的禅杖便朝着若雨的面门轰然砸下。

若雨的手也早已握住了她的剑，准备好了正面应招。

然！

就在这一瞬，一道赤影疾闪而至，杀到了两人之间。

若雨在刹那间就辨识出了来者是谁，所以她及时收手，把剑留在了鞘中。

而妙胥子的禅杖……也停住了。不过这不是他自己要停下的，而是由于杖棍的部分被人用两根手指夹住，再难寸进。

“由不得我们……”阻住了对方的攻击后，封不觉便邪笑着，用一种不怀好意的眼神盯住了妙胥子的脸，“……难道还由得你吗？”

这一刻，妙胥子神情陡变，他当即就想抽杖后撤。可那禅杖被封不觉用【灵犀一指】夹得死死的，不管他怎么用力去拽都纹丝不动。

“干嘛？你想要回去啊？”封不觉笑容中的邪气很快就变成了贱气，两秒后，他接道，“你想要的话你就说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你真想要吗？那就拿去吧……”说到这儿，他突然把手指分开了，妙胥子始料未及，向后一个踉跄，差点儿跌倒，而觉哥还在说着，“你不是真的想要吧？难道你真的想要吗？”

“你……你……”妙胥子站定身形后，惊怒交加地望着封不觉，气得话都说不利索，“……放肆！”调整好呼吸后，他暴喝一声，“你是什么人？竟敢戏弄本座！”

当他说到“你是什么人”这五个字的时候，王叹之和古小灵也从院外走了进来。这一秒钟，若雨、小叹和小灵几乎是异

口同声地说了半句话：“别……”

可惜……晚了。

妙胥子已经把问题问出去了，于是乎……

“哈！哈哈哈哈……”封不觉大笑五声，双手一背，傲然而立，“不认识本大爷是吧？好！那我今天就让你认识认识！听好了……”

“上帝……”

“真主……”

“唉……”

地狱前线的另外三人全都羞耻地低下了头，单手扶额。

“有道是~”接着，封不觉就摆出说书先生的派头，朗声言道，“舌上鼓风雷，胸中换星斗。慷慨成素霓，啸吒起清风……”

以下省略二百五十字的……由诗词歌赋、民间俗语及封不觉自创的内容所组成的贯口……

“……笑望沧溟千军破，策定乾坤算因果，无觉无惧轻生死，非鬼非神似疯魔。”终于，封不觉以诗号结束了这段冗长的、极度自恋的、透露着无耻气息和巨大恶意的自我介绍，“以上……说得就是我疯不觉了。”

妙胥子听罢……当时就惊了、傻了、愣了……他真的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表情和语言去回应眼前这货。

正在观看比赛的观众们也都纷纷陷入了思维短路的状态……甭管怎么说，觉哥的词汇量、语言表述能力、以及无耻程度已让绝大多数正常人叹为观止。

“呵呵呵……”封不觉道完整段话，大气都不喘一下，便笑指着妙胥子的脸道，“怎么？吓得脸都紫了是吧？”

妙胥子很想回他一句“我的脸本来就是紫的”，但他总感觉把这句说出口就上当了……于是，他调整了一下表情，凌然

回道："哼……疯子一个，口出狂言……"

"哈！"封不觉对妙胥子的回应嗤之以鼻，"是不是狂言……"说着，他就朝妙胥子欺近了几步，"……得看说的人有没有实现这话的能力。"

妙胥子见状，立刻侧移踱步，不动声色地与觉哥周旋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封不觉接道，"你才是口出狂言，不自量力的那个……"

第903章 塔中怪影

“哼……”妙胥子面露狰狞，冷哼道，“只是接了本座一杖，就在那里得意忘形了是吗？”

“怎么？那还不够吗？”封不觉叹了口气，“唉……看来用说的你是不会明白了。”

“我不明白什么？”妙胥子试探着问道。

“你不明白的就是……”前半句话出口时，封不觉还在距离妙胥子数米远的地方，“……结界对我们的影响已经消失了。”而这后半句话传入妙胥子耳中时，封不觉已经杀到了他的身侧，并使出了无耻神技【熊孩子的下鞭腿】……

“啊——呀——”伴随着那熟悉的、莫名喜感的惨叫声，妙胥子倒下了……

直到死，他也没想通……自己明明在平地上站得四平八稳，手上还扶着根禅杖……为什么会被绊倒呢？

好在……这个问题也没有困扰他太久，因为他的生命很快就被一把菜刀给终结了。

待妙胥子的尸体倒在地上，渐渐化为脓血之时，若雨才开口问了封不觉一句：“你的技能限制解除了？”

“对，我们仨的限制全都解除了。”觉哥还没回答，小灵便走过来回道。

“只是……”小叹在旁露出一脸郁闷的神色，“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确切地说……是吃了一些很恶心的东西。”

“我就不问你们具体吃了什么了。”若雨淡然应道。

“那咱们就继续行动吧。”封不觉接过了若雨的话头，“关于我们在香积厨里得到的信息，一会儿我边走边告诉你。”他

说这话时，顺势蹲下身子从妙胥子所化的血水中拣出了一把和牙刷差不多大的石钥匙，“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我的预料和计划之中。”他站起身来，耸肩道，“虽然不知道尸刀那帮家伙是怎么回事，但可以确定……他们今天全都‘不在状态’，对我们构不成任何威胁。”他转过头，用眼神朝远处的宝塔示意了一下，“我们就兵分两路，你、我和小灵一起去探探这个剧本里的最终BOSS和究极宝物。”他又朝王叹之看了眼，“小叹，你负责去追踪先也为王和最终强袭。”

“诶？让我一个人去啊？”小叹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一对二不会变成送人头吧……”

“怎么可能？”封不觉轻笑一声，凑到小叹耳边悄声说道，“在这个剧本里，你本来就有先天优势，【丧钟之影】的固定特效让你的格斗和侦查技能没有受到结界的影响；你能秒杀掉‘人道’凶灵……就是这个原因。”他顿了顿，“而现在，你得到了奥因克那碗肉汤的BUFF，不但彻底无视结界的负面效果，还有每五秒回复1%生存值的额外加成。打两个已经受伤、使不出技能的家伙，完全是绰绰有余。”

“嗯……原来如此……”小叹总是会无条件相信觉哥的，后者这么一说，他就放心多了。

封不觉这时恢复了正常的说话音量，接着道：“反正镇里的鬼魂都会朝着尸刀那两人的方向移动，你又有鹰眼视界，追踪他们是轻而易举的。等找到他们以后，你就远远跟着，别着急动手，等我们这边搞定了，会给你信号。”

“信号是？”小叹问道。

“‘勾玉’被发动，就是信号。”封不觉即刻回道。

他口中的“勾玉”，指的无疑就是【血尸神的勾玉】；地狱前线的每一名队员都有一块血尸神的勾玉，任何人发动召唤特效时，其他人的勾玉都会进入冷却，看一下行囊栏里的物品状态就能知道了。

“你稍微留意一下。”封不觉道，“等勾玉发动后，再过十五分钟，你就可以动手了。”他停顿了两秒，又补充道，“哦……当然啦，如果你遇到了危险……比如说对方发现了你的行踪，跟你拼命什么的，那你不管信号也可以，以保证自己的性命为最优先，我们这边提前传送也无妨。”

“好，我知道了。”小叹点点头，“那我这就出发吧，趁他们没跑太远，比较好跟。”

“去吧去吧。”小灵这时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脑袋，“路上小心点。”

“嗯嗯。”小叹露出温柔的笑容，向女友点了点头。

而他们这番并不怎么张扬的、短暂的交流，又给许多观看直播的单身狗造成了一定的真实伤害……

……

五分钟后，石院宝塔。

此时，封不觉已用石院的钥匙（消耗品）打开了入口的门，与两名队友一同站在了塔下。

此塔共六重，铁刹高耸，上窄下宽，檐出八角，对户交窗，灰柱素壁。除了塔上的小窗之外，连塔门也是方形的，显得整座塔棱角分明，透出一种刚烈之感。

“光是站在这里就能感觉到一种不妙的气息呢……”封不觉仰头望着高塔，有气无力地念叨了一句。

若雨和小灵都能听懂，他这句话其实就是在隐晦地表示——“我已通过数据视角察觉了塔内很危险”。

“无所谓。”若雨冷冷接道，“反正是你在前面开路，有情况你就喊，我们会见机行事。”

“没错，靠你了，队长。”小灵也戏笑着接道。

“喂喂……你们还知道我是队长啊？”封不觉忍不住回头吐槽道，“擅自就把接下来的行动方针给决定了啊？”

“塔里地形狭窄，对小灵不利，我没喝肉汤，技能仍是受限状态。”若雨随即就说道，“只有你，能力全面，状态正佳。”

她的话有理有据，觉哥无言以对。

“切……”封不觉摊开双手摇了摇头，然后就上前推动了木制的塔门。

这宝塔的大门很沉，不过门内并没有加闩，所以觉哥使把劲儿也就推开了。

如果说六和寺中的血臭味比荷月镇上浓烈数倍，那这座宝塔里的血臭味就比六和寺中的其他地方还要浓烈数倍。这种气味……无疑已经在挑战人类嗅觉系统的极限了，这可不是用意志力就能克服的程度，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生理损伤。

果不其然，塔门开启后过了十几秒，若雨就发现了一件事……紧接着，她就迅速地后撤了五六米。

“看来我得留在这儿等你们了。”若雨站定后说道。

“诶？怎么了？”小灵疑惑道。她知道表姐肯定不是因为害怕而打退堂鼓的，所以这一定有什么原因。

“塔里的气味会使我的生存值持续减少。”若雨回道，“大概是每五秒1%的频率吧……”

“难怪呢……”封不觉一听这话就明白了什么，“奥因克那肉汤的额外BUFF原来应在此处啊。”

“早知如此，我应该和小叹一起去追踪的。”若雨道，“要不……我现在追上去试试？”

“不必了吧。”封不觉道，“你就在这儿等我们一下好了。”他露出一个意有所指的笑容，“呵……我估计……最多十分钟，你就可以帮上忙了。”

“是吗……”若雨回道，“那好吧，我就等在这儿。”

“嗯。”封不觉应了一声，然后转头对小灵道，“我们走

吧。”说罢，他已拿出了【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打开前端的探灯，步入了塔内。

闻言，小灵也迅速拿出了自己的【永续手电筒】，快步跟上。

在封不觉的带领下，两人快速前行，一路向上。一层、二层、三层……他们几乎毫无阻滞地就来到了宝塔的第四层。当然了，这并不代表前三层里真的没有什么阻滞，只是那些触发式的陷阱和负面事件全都被觉哥直接绕开了。

然而，到了第四层，情况就不同了。

纵是队伍里有人能观察数据也没用，因为从这里开始，所有事件都是必定触发型的，除非你别来，来了就得做出应对。

吱咿——吱咿——

踏着脚下吱嘎作响的木制阶梯，封不觉登上了宝塔四层的层间。

首先映入其眼帘的，便是一道人影……

与底下那三层不同，这一层里没有隔墙、立柱、屏风、家具，简单地说……空无一物。除了层间两端的上下行阶梯之外，剩下的……也只有立于正当中的那个“人”了。

“什么名堂？”两秒后，小灵也顺着阶梯走了上来。她朝前扫了一眼，便压低了声音问道。

“NPC兼BOSS……”封不觉也压低了声音，偏过头回道，“应该可以不打的……容我去交涉看看。”

话音未落，他已迈步而出，走向了那个影子。

凑近一瞧，便可看出这“人”长得还是有鼻子有眼的，问题是他那鼻子和眼睛的数量不对……

这货……长了个椭圆形的冬瓜头，头上顶了个冲天直鞭的发型，像根避雷针似的；他的脑袋周围高高低低地长了一

圈——共六个眼睛、八个耳朵；在他“脸”的那一侧，还比较紧凑地长了三个鼻子，鼻子下面有两张大嘴。

除了头部以外，这个NPC的其他部分还算正常，总体来看是个穿着黑色圆领袍（类似汉服款式）的成年男子，身高在一米七左右，体型偏瘦。

“这位兄台……”封不觉走到他面前，用比较慢的语速说道，“不知……”

他这话还没完全出口，那NPC左边的那张嘴就快速打断道：“知之为知之。”

第904章 聪明儿

封不觉听到这五个字后，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应道：“不知……为不知？”

他这么一接，冲天辫右边的那张嘴又接道：“是知也。”

“嗯……”封不觉不明白对方干嘛和他扯论语，不过他还是得想办法把对话继续下去，“这位兄台……您这是？”

“我，看，你，好，像，也，读，过，几，年，书，的，样，子……”

从这句话开始，那个冲天辫就不再好好说话了，接下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用左右两张嘴交替着吐字的。

为避免凑字之嫌，下文中，像上面那句一样的逗号运用方式将被省略，请各位自行脑补。

“……我有三个问题想要考考你。”冲天辫用其独特的说话方式接着道，“不知你敢不敢答？”

“敢倒是敢……”封不觉一挑眉毛，“但你要是考不倒我……又当如何？”

“你和你的同伴要上去不是吗？”那NPC道，“你答得出我的问题，我就让你们上去。”还没等觉哥接着问，他就自行补充道，“如果答不出来……或者不答，你们就得变成我的头发。”

此言一出，觉哥与其后方的小灵皆是将视线移向了对方的头顶，盯住了那根冲天辫。

“莫非……阁下头顶这一捆标新立异的黑长直……”封不觉顺势吐槽道，“每一根都是人变的？”

“是啊。”对方直言不讳地回道。

“哦……”封不觉接道，“我顺便问一句啊……不久前，妙胥子、红莺和鲁不服这三位是怎么通过这里的？”

“妙胥子才思机敏，文采不俗，且精通禅理。可说是……答辩如流。”冲天辩回道。

“切……那货都能答出来啊？”觉哥道，“那你问吧。”说到这儿，他好似又想到了什么，补充道，“哦，对了，还未请教兄台如何称呼？”

“我叫聪明儿。”聪明儿回道，“聪是聪明的聪，明是聪明的明。”

“了解。”封不觉接道，“那么……儿啊……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吧。”

“怎么说话呢？”聪明儿微嗔地打断道，“占我便宜？”

“行行～”觉哥指着对方左边那张嘴，“叫你小聪可以吧？”

这时，聪明儿右边那张嘴单独讲了一句话：“你下一句是不是要给我起名儿叫豆腐？”

“呵呵……”封不觉笑道，“聪明兄果然名副其实啊。”

“哼……”聪明儿冷笑一声，“你自觉这样很风趣吗？”

“还好啊。”觉哥道，“反正我感觉挺欢乐的。”

“但我听着可不太高兴。”聪明儿道。

封不觉笑意更盛：“这也是我欢乐的原因之一啊。”

“你……”聪明儿好似想要骂街，但还是把话憋了回去，随即笑道，“呵呵……算了，我不跟你计较。”

很显然，与这个NPC对话时的关键FLAG都已经被觉哥看穿了，其一是得回出那句“不知为不知”，其二就是得明确表示自己想要答题。只要在这两个关键点上掐准了，那么对方便不会轻易跟玩家动手。

“听好了，第一个问题……”数秒后，聪明儿直接开始念问

题，“一阴一阳，一短一长，一昼一夜，合为一双。这是……”

“‘明’。”封不觉还没等对方把问题完整地问出来，就把答案给报出来了。

“嗯……”聪明儿神色（虽然没有眉毛，但还是能看出一些变化）微变，“……确实有两下子啊。”

“哼……这不废话么。”觉哥则是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快说第二个问题吧。”

“好，我给你出个上联，你对对看……”聪明儿清了清嗓子，用双嘴交替着念道，“山山水水高高低低处处明明秀秀。”

“哈！哈哈哈哈哈……”封不觉大笑一阵，笑而不语。

“笑什么？”聪明儿问道，“对不出来，用笑来掩饰心虚么？”

“我对不出来？哈！”封不觉绕着对方踱步起来，“我一个大~文豪，会对不出这种联？”他冷哼一声，“我只是觉得你这联简单得可笑罢了。”

“那你倒是对啊！”聪明儿喝道。

“对就对，这种程度的我张口就来啊~”封不觉还真是张口就来，他一转身便念道，“屎屎尿尿大大小小常常臭臭黏黏。”

这一刻……全世界，震惊了。

身为NPC的聪明儿震惊了，身为队友的古小灵震惊了，身为观战者兼觉哥编辑的安大小姐震惊了，所有正在观看这场比赛的观众也都震惊了……

“这……”聪明儿愣了半天，也不知该说什么。

“怎么样？如此对仗工整，意境悠长之下联，想必你是生平仅见吧？”封不觉见状，又得意地补了一句。

“嗯……这对仗……还真工整……”聪明儿喃喃念道，“生平仅见倒也没错……”他说到这儿时，语气已开始透露出一种蛋疼的感觉，“至于那意境……”

“我量你也欣赏不来。”封不觉没让对方把话说完，便抢道，“阁下的文化修养和品位与我相差太远，还是去多读几年书再来跟我探讨意境吧。”他恬不知耻地说完这句，就立刻转移了话题，“现在……且说那第三问。”

“好吧……”聪明儿也不想就那个对联再谈什么了，反正这第二问只要对得出来就算过关。于是，他整了整脸上的表情，接着问道，“听好了，请回答我……何为地狱？何又为天堂？”

这第三个问题，显然是个禅学方面的问题。

方才聪明儿形容妙胥子“才思机敏，文采不俗，精通禅理”，其实就是在暗示玩家——接下来的三个问题分别是猜谜、对联和禅理。

而这么明显的提示，自然早已被封不觉给看穿了……

啪——

半秒后，聪明儿话音未落，觉哥就恶狠狠地赏了他一记耳光。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愣是把聪明儿给打懵了。但短暂的惊楞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勃然大怒……霎时间，一股如有实质的戾气从聪明儿体内绽出，眼瞅着他就要动手。

然，下一秒，封不觉就用非常淡定的语气念道：“这……就是地狱。”

他的这句话一出口，聪明儿便呆住了。

紧接着，觉哥就上前一步，顺势从腰间拔出了【贝尔的日常小刀】，一手抓住聪明儿头顶的冲天辫，另一手用刀一割，很轻易地就把那撮头发给割断下来。

也不知怎的，对于封不觉的行动，聪明儿丝毫没有反抗。他只是站在原地，眼睁睁看着封不觉割下了自己的头发，然后随手抛飞。

只见那些黑色的、绷直的发丝在离开觉哥的手掌后，就自行消散在了空气中，化为了一缕缕黑烟。烟雾飘散之际，这第四层的层间里好似还隐隐回荡起了一阵嘈杂的泣鸣之声。

与此同时，聪明儿身上的戾气亦随着那些黑烟一起消失不见，他的样貌也迅速恢复成了普通人类的状态。除了五官的数量和位置恢复正常之外，再看其头顶上……那本来被冲天辫根遮蔽的地方，还露出了六个戒点香疤。

“阿弥陀佛……”聪明儿双手合十，口诵佛号，对封不觉深深施了一礼。

而觉哥还是那副慵懒随意的模样，回了一句：“这……就是天堂。”

聪明儿点头接道：“施主智慧广大，境界超尘，小僧五体投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其身形已变得模糊起来，“多谢施主成全……”

“好说～”封不觉抱拳拱手道，“后会无期。”

道完这句，他就回头跟小灵使了个眼色，示意后者跟上。

待两人踏上通往第五层的台阶时，小灵不禁回头看了一眼，却发现身后已是空无一人……

第905章 第五层间

话分两头，再看王叹之这边……

在情报和实力两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小叹行动时几乎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因此，他很快就追踪到了先也为王和最终强袭的踪迹，并远远地盯住了二人。

虽然那两位也一直保持着警惕，但他俩的侦查专精都比较一般，再加上周围不断有鬼魂迫近造成干扰，这使得他们发现小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这两个家伙……难道是想跑到镇外去吗……”盯梢了五六分钟后，王叹之就看出了对方的意图。

他猜得也确实没错……先也为王和最终强袭就是想“逃离荷月镇”。

纵然尸刀这两位队员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情报，但他们毕竟也是职业玩家，要推理出“结界”的事情并不算难。在“抢先破解剧情”的企图夭折后，先也为王首先想到的后备方案就是“逃出结界”。

根据先也队长的设想……假如他和队友能顺利地走出荷月镇，那么至少会有三个好处：一，鬼魂追杀会停止；二，技能限制会解除；三，短时间内应该不会遭遇地狱前线的人了。

简单地说，他是准备用“时间”和“距离”来缩小目前的劣势，拖入持久战后再觅胜机。

只可惜……他的这些谋划、反应……没有一样是在某人预测之外的。

事实上，自从先也为王被封不觉的山歌吸引、出现在后者面前时起，他就等于是落入了对方的掌中，再也没能飞出

去……

此处，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先也队长在遇到觉哥以后的经历……

他先是被觉哥打伤并跟踪，充当了一回小白鼠；随后，经过了几十分钟的奔逃，他终于和队友会合，但还是没有摆脱监视……

封不觉去奥因克那边帮助小叹和小灵时，又安排了若雨去暗中跟随先也为王和最终强袭，以确保他俩能多活一段时间。于是，就出现了若雨阻拦妙胥子的那一幕。

再然后，就到了当下，他俩又被小叹给盯住了。

综上所述……尸刀这位队长基本就没有脱离过地狱前线队的视线，他和队友的性命也都是一种随时可能被收取的状态。

如果有人通过录像去分析这场比赛，那应该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场比赛开局后十分钟，尸刀一番队其实就已经输了。

因为在那十分钟里，和封不觉接触过的两人一死一伤，一个打破了局面的平衡，另一个成为了对方巩固优势的棋子……

“诶？还真能看到‘边界’啊。”又跟了数分钟，小叹望见了远处的一层灰蒙蒙的屏障。

那屏障似是一种半透明的能量力场，在这月色朦胧的黑夜中，远看自是不易察觉的。但稍近一些观瞧，便可看出类似“折射”的光影效果。

“不妙啊……再往前走就没什么屋舍了，农田里的庄稼也都是枯萎的……”小叹一边追踪，一边轻声自语道，“就算对方的目力一般，但在完全没有其他掩体的开阔地带，只靠一群半透明的鬼魂来掩护……我还是会暴露的吧。”

话虽如此，但他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那两人离开自己的

视线。实在不行，他也只能现身了，大不了直接上去干掉对手，总比跟丢了要强。

好在……他似乎没必要那么做。

因为行到边界的先也为王和最终强袭……自己就停了下来。

“可恶……我就知道没那么容易。”摸着眼前的“结界壁”，先也为王郁闷地念道。

嗡嗡嗡——

他身旁的最终强袭当即握拳敲了敲那无形的壁障，但那感觉……就好似是把拳头挥进了半凝固状的水泥之中，完全使不上力。

“这个……必须得用强度相当高的能量技才有可能弄出缺口吧。”最终强袭随即说道。

“是啊……”先也为王摇头叹息着，“可眼下我们的技能都受到了限制，根本没法儿打出高强度的能量攻击。”

“所以……”最终强袭吞了口唾沫，回头望了眼身后的小镇，“只能回去了吗……”

“看来是别无选择了。”先也为王很快就接受了眼前的事实，想好了下一步的行动，“我们还是折返回镇里，先解决掉身上的血腥味吧……”他转过身来，接道，“那些鬼魂实在是太麻烦了，想要避开他们，就必须以一定的速度持续移动……这严重影响体能值的恢复；而且……他们还会变相地暴露我们的方位，让地狱前线那帮家伙很容易就能追踪到我们。”

“可问题是……”最终强袭道，“即使将伤口的血止住了，衣物上的血腥味一样会引怪啊……”他摊开双手，无奈地接道，“目前为止，我们所见过的河和井都是枯的，根本没水给我们清理衣物，而我们也不可能把服装脱下来扔掉……”

“我知道。”先也为王摆了下手，打断了队友，“我会提出来，自然是因为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哦？”最终强袭闻言，立刻两眼放光地问道，“什么办法？”

“既然我们无法彻底‘清理’掉血腥味……”先也为王回道，“那我们可以试着用更浓烈的气味把血腥味‘掩盖’起来。”

“对啊！”最终强袭恍然大悟，“有道理啊！”

“嗯……”先也队长冲他点点头，“总之，跟我来吧……其实我在来的路上已经考虑到了这种情况，所以我事先留意到了村子东北角的一个猪圈……”

……

另一方面，再看六和寺中……

解决了聪明儿的剧情后，觉哥和小灵便登上了宝塔的第五层。

这一层的层间中，悬浮着一个人形的鬼影。他的脸被散乱的长发遮蔽，难以分辨。其全身上下都裹着一层肉色的“铠甲”，铠甲表面还遍布着扭曲的纹理。

一般人远远看见这种造型的家伙，多少都会有点犯怵的，但封不觉却是毫不犹豫地朝对方走了过去。

很快，觉哥就发现……对方身上根本没穿“铠甲”，那些肉色的、厚实的物质……都是皮肉。

“你是张恪？”封不觉不假思索地开口问道。

但对方没有回应他，或者说……没有用“语言”去回应他。

“呃——”两秒后，张恪发出一声呻吟，猛然地抬起了头。

觉哥顺势举起探灯，照向了对方的脸。

那是一张布满扭曲纹理的、极度痛苦的脸。除了眼睛以外，其他五官的轮廓都难以分辨了，而那唯一可辨的双眼，也只剩下了眼白。

“啊——啊！”脸被白光一照，张恪立即就狂暴起来，他当

即大喝一声，张开了双臂。

这一刻，整个层间都被一股压抑的怨气所笼罩，骤然绽现的无形灵压让觉哥和小灵顿觉肩头一沉，仿佛身上被压了数倍于自己体重的负重。

“这种反应吗……”面对异变，觉哥从容念道，“那我就当‘是’吧。”

封不觉很清楚，眼前这个张恪……显然不是这个剧本的最终BOSS，事实上，他应该算是六道凶灵中击杀难度最低的一个。

四十年前，张恪凭自己的手艺偷偷打造了一把石院的钥匙，潜入了宝塔之中。作为一个普通人，他自然是没有能力去破解塔内那些禁印的。因此，在一番误打误撞之后，他还没上到二层，就被防御的咒法给击伤了。

随后，在一阵惊慌之中，张恪的血……滴落在了地板上。这滴血，若是滴在塔外也就罢了，但这塔内……属于“封印的内部”；于是……六阖镜闻血而动，直接将张恪的三魂七魄都给吸到了顶层去。

在接下来的四十年中，这个可怜人被镜中那些怨灵反复折磨着，尝尽无间炼狱之苦，他身上的那些“肉甲”……其实就是在那无数次折磨中不断堆积起来的伤疤。

后来，当妙胥子他们解开镜子的封印时，张恪作为最后一个被镜子纳入的怨灵，承载了“地狱道”的怨念，出现在了塔内。根据奥因克的描述——“这个人的灵魂早已被虐得不成形状，别说是理智……识念都未必还有，与其说他是个凶灵，不如说是个承载了力量的肉团。”

当然了，就算没有智力，实力还是有一些的。系统将这个“地狱道”的凶灵摆在这里，相当于摆了一个“测试硬实力”的标杆。对付他并不需要什么战术，但必须用一次威力在一定水准以上的攻击来结束战斗。

综上所述，能通过这里的人，无非两种。第一种，已破解剧情，且喝过奥因克肉汤的人；第二种，实力强大到可以在技能受限、不断流失生存值的情况下一路杀上来、并干掉张恪的人。

封不觉和古小灵，无疑都属于前一种人……而尸刀那两位，说句实话，就算他们真的从妙胥子那里夺到了钥匙，进塔后也是凶多吉少……

“那就……让我帮你解脱吧……”稍稍等了两秒后，封不觉便放下探灯，双手一扬，一招【邪王炎杀炼狱焦】登时轰出。

为了保险起见，觉哥在放这个技能时还瞬开了【灵识聚身术-改】来增加威力，务求一击解决。

熊熊熊——

霎时间，但见拳影掠动，黑炎肆虐。焰动之际，带出阵阵涌鸣。

数秒后，层间中压力一轻，宣告了这个看门BOSS的阵亡。

“OK……接下来可有好戏看了。”眼前的肉块还没完全消散，封不觉就回头对小灵念叨了一句，并且……顺手从行囊中取出了【血尸神的勾玉】。

第906章 偷袭，计划

夜色浓，雾憧憧。

此刻，距离比赛开始已过去两个多小时。

天空中，那本就晦暗不明的月光，不知为何……又黯然了几分。

“队长，你有没有觉得……周围好像忽然变暗了？”正坐在猪圈旁休息的最终强袭，一边捏着自己的鼻子，一边瓮声瓮气地问道。

“估计是地狱前线那帮家伙触发了某种剧情吧。”蹲在一旁的先也为王也是差不多的状态，他抬头望了眼天空，念道，“据我推测……月光应该是不会变的，变的是‘结界’吧。”

“哦……”最终强袭点点头，随即说道，“那希望他们多触发几个死亡FLAG，最好自行伤亡个两三人……”

“按照这个剧本的难度，这种可能性确实是有的。”先也为王接道，“当然了，不管对方情况如何，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步调……先把损失的体能值和生存值回上来再说。”他呼了口气，“呼……反正我们已经摆脱了鬼魂追捕，至少也停止了劣势的扩大。”

“是啊……”最终强袭道，“就是付出的代价有点那啥……”他说这话时，脸上的厌恶表情溢于言表。

很显然，在猪圈里打滚并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更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不过，先也为王的点子的确是奏效了，他们成功地用一种比血腥味更加浓厚的味道覆盖了全身，从而摆脱那些怪物。

“别抱怨了，我们可是职业的，这种程度的‘代价’算不了什么。”先也为王接道，“你想想……要是换成疯不觉，没准连粪

坑都能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喂喂……咱能别跟疯子比么……”最终强袭虚着眼，果断地吐了个槽。

正当这二人闲聊之际，突然！

“嗯？”最终强袭神色一变，猛地站了起来，“队长！你感觉到了吗？”

“感觉到什么？”先也为王面露疑色，看起来他并不知道队友在说什么，但他已经意识到了情况有异，“你怎么了？”

“我也说不清楚……”最终强袭的额角流下了一缕冷汗，惊吓值也在隐隐攀升，“那感觉就好像……在某处……有一双眼睛盯着我的后脊梁。”

“难道……”先也为王这时也已站了起来，并穷其目力地环顾四周，“有人对你放了精神干扰类的技能？”

说时迟，那时快！

尸刀那二位还没弄清楚状况，一道疾影已然破风而来。

那人影快若闪电，静若流风，眨眼间已从将近五十米外的黑暗中冲到了近前。

就在那电光火石的一瞬……

“哼……想偷袭？”先也为王毕竟是顶尖好手，纵然技能受限，其体术和反应能力也已足够强悍，他当即冷哼一声，抽刀相迎，“先过了我这关吧！”

下一秒，他的冷笑就僵在了脸上，他内心那份自信……也在顷刻间粉碎。

因为，王叹之还真就“过了”他这关。并在过去之后，一刀就取走了最终强袭的性命。

“这不可能！”先也为王惊恐地回过头去，恰巧看见队友的人头飞起、鲜血飚射。

那些血滴洒落在先也为王的脸上，让他的表情看上去无比得凄凉。

“对于已经发生在眼前的事实，说出‘不可能’这样的评价是毫无意义的。”两秒后，王叹之的身影出现在了最终强袭那尚未倒下的尸身后方。由于他刚才那一击的速度奇快，以至于他用来完成刺杀的【阿泰尔之触】连血都没沾上。

“你……”先也为王持刀而立，在这危情之中，他的脑中闪过了一道灵光，“……你能不受限制地使用技能？”

“不愧是职业的，立刻做出了合理的、而且是正确的推测。”小叹坦率地回应道。

的确，刚才那一幕，如果是在技能受限的场合下是绝对办不到的……

首先，小叹在发动攻击前就对最终强袭施放了【画个叉叉诅咒你】来提升伤害；其次，他冲杀而来靠的是被丧钟之影提升过威力的【怖影追魂】；另外，他还得在使用【怖影追魂】接近目标的过程中，穿插一招【恶魔蝙蝠鬼影】来穿越先也为王的阻挡。

综上所述……这看似短暂的、简单的一击，实则是极其高难度的作业。不但需要三个技能相互配合，还需要极其精准的预判和神乎其技的瞬间反应能力。

平心而论，像这样的突袭，就算是在敌我双方都没有受到限制的前提下，也很有可能实现秒杀。

仅凭这一击，所有正在观看这场比赛的职业或非职业玩家便可以肯定……【枉叹之】绝对属于惊悚乐园中顶尖刺客的行列。

“看样子……你是打算一个人来解决我们的……”在与小叹对峙了几秒后，先也为王基本确定了周围也没有第二个敌人了，故而试探着说道。

“没错。”王叹之是个不爱说谎的好青年，眼前的情势下，

他也没有说谎的必要，“不过……我得提醒你一下，已经没有什么‘你们’了，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而已了。”

他的话很应景，因为就在他说这句话的同时，最终强袭的尸体化为白光散去了。

“好……”先也为王单臂举刀，刀尖对敌，“事已至此，我也没什么好多说的了……咱们手底下见真章吧！”

……

十分钟前，六和寺石院中。

轰——

一声巨响，啸破夜空。

那一瞬，宝塔六层的石壁崩然一爆，两道黑影扭打在一起，从半空直直跌落。

站在塔下的若雨举目而视，迅速就分辨出了那二者之一正是血尸神。

而和血尸神缠斗在一起的那个人影……则是个陌生的人型生物。

“我说的吧……”大约两秒后，封不觉从塔上的缺口探出头来，高声对若雨言道，“最多十分钟，你就可以帮上忙了。”说罢，他顺势一跃，也跟着跳了下来。

紧接着，小灵的身影出现在了那个缺口处。不过她并没有跳下来，而是端出了狙击枪，选择留在高点进行火力支援。

另一边，血尸神和那个生物已于数秒前坠地。这两个BOSS级的怪物坠地时震得方圆百米的地面都颤了一颤，并且在地上撞出了一个大凹坑。但……一秒后，他们就若无其事地站了起来，接着打。

不多时，那拳拳到肉、脚脚至骨的碰撞声便在石院中凌乱地响起。

“哼……这多元宇宙还真是有趣啊……”血尸神打斗之际，还游刃有余地说着话，“居然又让我遇见一个可以无视我‘恐惧投射’的家伙……”

那不明生物也不甘示弱，扯着破锣嗓子回应道：“哈！想不到你这区区妖孽，竟也有两下子。”

他俩互相吹捧了一句后，好似是达成了某种共识，然后……就开始认真了。

话音落时，这两“人”出手的力道和速度都在顷刻间提升了一个档次。

而在十几米之外……

“什么来头？”若雨看着刚刚落地的觉哥问道。

“得道高僧，法号铉宏。”封不觉回道。

“当初诛杀妖道的那个？”若雨的思维很是敏捷。

“对，就是他。”觉哥回了一句，话锋一转，“可惜，现在只是一个被魔器寄生的凶灵而已了。”他说着，抬手指向了正在和血尸神激斗的铉宏，“你看他的胸口。”

“啊，一开始我就发现了。”若雨随口应道，“那就是六阖镜吗？”

“正是。”封不觉回道。

“所以……”若雨又看向他，问道，“……你的计划是？”

“很简单。”封不觉说着，已从行囊中掏出了必须破防之刃，“十分钟之内把他搞定，然后……镜子抠下来，由我来研究，剩下的部分给血尸神当夜宵。”

第907章 利用，错觉

血煞结界下，六和古寺中。

胤呼异种，对上六道凶灵。

这是恶与恶的争端，亦是强与强的碰撞。

二者的肉身强悍程度都属登峰造极，举手投足间便有摧山裂石之力；而他们在打斗中所用的招式也皆是炉火纯青，已臻大巧不工之境。

按理说，这种层面的战斗，旁人是很难有插手余地的。

但，地狱前线的队员们，全都可以跟上这战斗的节奏，而且……还可以左右战斗的结果。

砰——

乍然间，一声枪响，破空而来。

一枚在黑暗中闪着光芒的子弹，在一个最恰当的时机、从最恰当的角度，正中了铉宏胸前的六阖镜。

【神圣仲裁】这个对恶灵生物具备200%伤害的技能无疑是小灵此刻的首选，她看准机会就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然，铉宏中枪后的反应，却让人大吃一惊。

嗡嗡嗡——

子弹命中后，只听得一阵蜂鸣响起，接着，六阖镜的镜面白光一盈。

下一秒，那铉宏非但毫发无伤，其周身的浩荡之气……竟是又盛了几分。

“怎么回事？”小灵将视线从瞄准镜后移开，疑惑地望向了塔下的铉宏。

“真会给我添乱……”血尸神念叨了一句，随即提高了嗓门儿，边打边喊道，“不要再用类似的攻击了！这家伙是魔器圣体合一，遇圣魔二力皆可纳为己用！”

“切……早说呢……”小灵嘀咕了一句，顺手就换了种弹药，“那我就用科技向的弹药来打……”

另一方面，塔下二人……

“轩辕剑之圣力远超对方可吸收的程度，武器上你就不必顾忌什么了。”加入战团前，觉哥特意关照了若雨几句，“不过，你的技能仍在受结界影响，行动起来还是小心为上，一会儿若觉得有危险……后退便是。”

“明白。”若雨简单地应了一句。在这种比较紧迫的情形下，若雨通常都是无条件服从觉哥指挥的，因为她绝对信赖后者的判断。

“好嘞～跟我上！”封不觉道了声好，接着就抄刀俯身，箭步冲上。

若雨见状，应势而动，利剑出鞘，如影随形。

两人一左一右散开，分别从血尸神身后闪出掠阵，舞出一片刀光剑影。

本来……铉宏并没有把周围那几个打扮古怪的人类放在眼里，可他万万没想到……来得这两个都是在打斗方面和血尸神同一水准乃至更强的存在。

一时间，刀剑交辉，斗气腾动。

十招过后，铉宏就生生被压到了下风；三十招过后，他已渐难招架，开始不断受伤，但还是能靠血量和恢复力勉强支持；而五十招后……则是败势已现，再难回天。

“呵……这样的阵仗当真是千载难逢啊……”濒败之际，铉宏的目光，分别扫了眼若雨和封不觉，冷笑出声，“道者，圣剑。邪者，疯魔……”他复又看了看血尸神，“还有个不知哪里冒出来的先天异种……哈哈哈哈……”

打斗之中、言语之间，铉宏大笑。

在这近乎胜负将定的一刻，其眼中忽现决绝之色：“看来老衲今日是在劫难逃了！”

一语落地，铉宏双臂同扬，大袖一摆。霎时间，一股沛然之力从其胸前的镜中宣泄而出。

这一瞬，血尸神、封不觉和黎若雨……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同一个反应。三人不退反进，强行顶住那股力量的威压，搏命般地攻出了一招。

乒——

血尸神的直拳，轰在了六阖镜上。

叱——

黎若雨的轩辕剑，斩断了铉宏的脖子。

咔——

封不觉的必须破防之刃，捣碎了铉宏的膝盖。

这三式命中之后，三人也难敌近在咫尺的力量冲击，纷纷被弹飞了出去。

很显然，刚才铉宏是想来一发玉石俱焚式的自杀式攻击，但他的意图被眼前的三人瞬间识破、并及时地予以扼杀了。

砰——

下一秒，狙击枪的枪声又响了。

身在宝塔六层的小灵秉持着斩草除根的良好习惯，对着已飞到半空中的、铉宏的头部，来了一发爆破弹，将其轰成了肉酱。

“呸……”数秒后，封不觉第一个站定身形，吐掉了一口血沫子，言道，“小样儿……居然想自爆……”

“幸好没让他把招式放出来。”若雨止住退势后，白皙的脸

颊上也浮上一抹红晕，看来是胸中气血未平。

“该死的……疼死我了……”血尸神是最后一个停下来的，而且停下后单膝跪地了，“我要把你连皮带骨啃得一干二净！”他恶狠狠地念叨了两句，然后表情一变，低头朝地上呕出了一大滩鲜血。

由于体型和站位的原因，方才那次冲击的大部分威力都被血尸神一个人承担掉了。若不是他肉身强横、恢复力惊人，恐怕这会儿已经躺地上了。

“我劝你还是别过去……”忽然，一个说话声从石院的入口处传来，“好戏才刚开始呢。”

众人转头望去，便看到了正在走近的奥因克。

“怎么？你还想帮我把他煮熟吗？厨子。”血尸神稍稍喘了两口气，就像没事儿人一样又站了起来。

“不……”奥因克还没回话，封不觉就先接道，“他说的‘好戏’，应该是指……”说着，他就用眼神示意了一下铉宏的尸体。

此刻，那尸身虽已是四仰八叉地倒在了地上，而且连头都没有了，可是……六阖镜的表面却仍在发生着变化。

但见，镜中红芒浮动，映出重重红涡；那镜面就恍似一个通往异次元的血渊，正在引动着某种能量的共鸣。

“哦？”血尸神瞥了那儿一眼，旋即又抬头看了看天空，“这难道是……”

“圣魔同源，血煞归一。”奥因克沉声接道，“铉宏留下的最后一道保险，就是他自己的法身。而现在这法身被你们破了，他的最后一缕元神也随之散去。”他微顿半秒，笑出声来，“呵……眼下，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压制六阖镜的魔性了。它的‘自我意识’已开始吸收血煞结界以及其自身内部所累积的力量，欲将自己转变为一种更为高位的‘生命体’。”

“你刚才怎么没说这事儿？”血尸神立刻瞪向了奥因克，歪

着头，用一种流氓找茬儿般的神态质问道。

此处得说明一下，先前封不觉在厨房里听奥因克交代剧情时，曾悄悄地把血尸神的勾玉从行囊里取出来，好让血尸神分享一些情报（前文提到过，勾玉中的血尸神可以听到外界的声音），所以这会儿血尸神才会有此一问。也正因如此，刚才他一见奥因克就能叫对方一声“厨子”。

“哼……还不明白吗？”封不觉又一次抢在奥因克之前开口了，“我们被他给涮了啊。”

“说‘涮’……未免有些言不符实吧。”奥因克看向封不觉，冷冷回道，“咱们是互相利用……不是吗？”

“呵呵……也对。”封不觉道，“你确实帮了我们不小的忙，但同时……也在‘某些事情’上骗了我们。”

“看来你也已经知道是哪些事了。”奥因克道。

“大概吧……”觉哥收起了武器，摇头笑道，“首先，你根本不是‘畜生道’的凶灵吧？”

“对，我不是。”事到如今，奥因克也没必要再隐瞒什么了，“真正的那个‘畜生道’，早在我遇见非口为王之前就已经被我处理掉了。”

“嗯……”封不觉沉吟道，“其次，从你对个小镇、这座寺庙、以及这个魔器的了解程度来看……眼前这场血祭，根本就是你一手促成的吧？”

“没错。”奥因克回道，“妙胥子、红莺和鲁不服的背后还有一个负责策划和支持他们行动的主谋，那就是……我。”

“可你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呢？”这时，一旁的若雨问道，“以你的实力，寺中僧人和塔中封印全都不是问题才对。”

“问题在于镜子本身。”奥因克回道，“你们也发现了吧……直接接触过六阖镜的家伙基本都受到了它的影响，就连铉宏的法身最终都被它控制了……”他摇了摇猪头，“我可不想冒那个险。”

“而我们这些‘异界旅客’，就是帮你破除那‘最后一道保险’的最佳人选。”封不觉接过奥因克的话头，耸肩言道，“其一，我们只是‘投影’，镜子不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永久性影响。其二……我们也足够强。”

奥因克也耸了下肩，接道：“一开始我是想利用那个非口为王来着，可惜……经过短暂的观察，我发现那小子的胆量和智慧都有点捉急。”

“好在后来我们几个出现了是吧？”这句话，是小灵说的，此刻她也已经来到了地面上。

“呵……”奥因克干笑一声，“反正……当我看到疯不觉的那一刻，我便知道……大事定矣。”

在他们说这些话的过程中，笼罩在天空中的结界亦在发生剧变，那本就不算明亮的月光显得愈发晦暗凝浊。

“既然我帮了你那么大忙，你不妨再回答我两个问题吧。”沉默片刻后，封不觉又对奥因克道。

“你问吧。”奥因克双手交叉在胸前，“但我不一定会答。”

“行~”封不觉即刻发问，“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促成六阖镜的异变？”

“无可奉告。”奥因克几乎不假思索地决定不答这个问题。

“哈！”封不觉的嘴角泛起一个笑容，“果然是和诸神黄昏有关吗……”

话音未落，奥因克的脸上就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表情变化，不过他掩饰得不错，自认没被对方看出来：“这算是你的第二个问题吗？”一秒后，他保持平静的口吻反问了一句。

“不。”觉哥笑了，他有意识地用一个意有所指的笑容回应了奥因克，并接道，“第二个问题……一会儿这镜子所化身出来的……不管是什么东西……总之，它对我们有威胁吗？”

“有，而且威胁很大……”奥因克顿了顿，又补充道，“事

实上，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提醒你们这件事的。话我已经送到，接下来……恕不奉陪了。”

说罢，奥因克就如瞬间移动般消失在了众人眼前，没有挥衣袖，也没带走一片云彩。

“嗯……这猪头好像掌握着某种超高性能的移动术法……”血尸神眼神游移，“挺有两下子的嘛……”

“他那招我已经识破了，慢点跟你们解释。”封不觉说着，回头瞥了眼六阖镜。

此时，那镜子的实体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断扩大着的、恍如镜面般的扭曲血渊。在场的所有人（和血尸神）都能明显感觉到那个血渊正在吸收着周遭的能量，其内部也不断有力量涌出来。

“那什么……我觉得……你们几个就先撤了吧。”觉哥边说边转过身，走向了六阖镜，“不出意外的话，小叹很快就能结束剧本。但为了以防万一，咱们还是尽量避免全员都以身犯险。”

“你……”若雨本想问一句“你要做什么”，不过她很快就想到了另一种问法，“……要跳进去吗？”

“呵……”封不觉回头，冲她露出一个微笑，“放心吧，我没事儿的。”

……

时间，回到现在。

荷月镇东北某处，另一场生死一线的战斗，已是箭在弦上。

“哈！哈哈哈哈哈……”本来已经认为自己必败无疑的先也为王，在蓄招待发之际，却忽然神色一变，大笑出声，“……真是天助我也！”

他会说这句话，是因为他在运招之间，惊喜地发现自己

的技能限制已经被解除了。

“你好像……”而王叹之此时的表情却显得很是冷酷，“……又燃起了胜利的希望。”

“哼……”先也为王扬了扬手中的刀，“不是燃起希望……而是成竹在胸！”

“这般自信……”小叹很敏锐地意识到了什么，“难道是……”他快速瞥了天空一眼，“结界的限制效果消失了吗？”

“猜对了！”先也为王喝了一声，突然拔身而上。

恢复了全部战力的他信心爆增，气势如虹，自认小叹绝非是自己敌手。

“那又……怎么样呢……”王叹之眼神骤冷，燃着黑炎的灵能武器已然出现在了他的右腕之上，而他的身影，也在顷刻间模糊起来。

叱——

呼——

下一秒，风声乍起。

人影，交错。

可刀剑，却未曾相撄。

霸刀泄力，气流爆绽。

袖剑宣锋，黑炎拂灭。

这本应势均力敌的两招，却没能产生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只因那对招的两人，一个是刀者，而另一个……是刺客。

“不……不可能……”身形重现的先也为王，低着头，震惊地看着自己左胸上被黑炎灼出的窟窿，浑身不住地颤抖。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产生‘技能回复以后，我就能赢眼前这个人’的错觉。”王叹之背对对手，头也不回地言道，“但我

想……我已用行动证明了，你是错的。”

当小叹说出这句颇为酷炫的台词后，先也为王的生存值也流尽了。

这位尸刀一番队的队长……颓然倒地，迅速化为了白光。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您已完成该剧本，180秒后自动传送】

系统提示宣告了任务和剧本的完结，也宣告了比赛的结果。

当时恐怕还没有人会想到，先也为王这一倒，在不久的将来……将被视为一种象征。

在这一幕中，倒下的不止是一名尸刀的玩家、更不止是一支队伍，而是整个尸刀工作室、以及其相关的诸多产业。

这一天后，他们不仅从巅峰争霸S2的舞台上黯然离场，还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成为了历史……

第908章 第四轮焦点战

十一月九日上午，鏖战四界第三轮的战报已发布，巅峰争霸S2的三十二强亦尘埃落定。

本轮战罢，有三件事值得一提。

其一，在余下的三十二支队伍中，非工作室运营的队伍就只有【地狱前线】和【废柴联盟】两队了。考虑到【废柴联盟】的四名主力皆是职业玩家……【地狱前线】，就此成为了比赛中仅存的一支非职业战队。

其二，至本轮为止，尸刀工作室的所有队伍皆已被淘汰。虽然他们派出的参赛队数量是所有大型工作室中最多的，但前三十二强当中……他们连一个席位都没有占到。

其三，就在复赛第三轮结束后的这个上午，梦公司突然在官网上公布了一条出人意料的消息。

在这条公告被放出之前，包括封不觉在内的，绝大多数关注比赛的个人或团体都认为巅峰争霸S2的决赛将会在复赛队伍淘汰至两队后展开。然而，这个推测……在这天上午被梦公司用行动全盘推翻了。

根据官方给出的信息，本次巅峰争霸S2的复赛——【鏖战四界】，将在决出“四强”之后宣告结束。而最后的决赛——【诸神黄昏】，将是一场由四支队伍共同参与的混战。

这条新闻一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大工作室的比赛策略瞬间就被打乱了。本来需要再赢四轮才能晋级的决赛，眼下只要再赢三轮就能进入。而决赛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也是成倍增涨。于是乎，一系列收集、计算、推演、调整的工作……就这么凭空冒了出来。

当然了，对于封不觉和鸿鹄这两位来说，这种突发情况

带来的压力反而不大。因为他们的背后并没有工作室资源的支持，也就是说……本就没有多少可调整空间。不管接下来的赛制和他们预想中的差多少，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见机行事的赛前微调而已。

……

十一月十日，早晨八时，复赛第四轮的对战列表公布。

这一轮的十六场对决中，共有四场，可称得上是焦点战役——

第一场，地狱前线VS诸神二队。

这场比赛会成为焦点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如今所有和“地狱前线”有关的东西都会成为焦点。

由于在预赛中的低调表现，觉哥他们在复赛中的爆发显得格外耀眼。三场复赛每场都是以碾压之势完胜对手，这样的战绩已足够让他们成为公认的头号黑马。

另外，队员们的实力、性格、颜值等等，也为地狱前线队博得了相当高的人气。即使这份人气中混有许多怀着邪教信徒心理的、疯不觉的崇拜者……

————

再看第二场，战国一队VS星辰一队。

这两支队伍成为焦点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有关他们的情报很有收集价值。

前文中提到过，战国工作室是在S1之后才加入游戏的外来工作室。本土的玩家以及工作室对于他们的各方面情况都不甚熟悉，除了主力成员全数为日本玩家外，现阶段能确定的就是……【战国一队】这一路上也是以全胜战绩轻松晋级的，实力十分过硬。

而他们的对手【星辰一队】，那就不用多说了……“兵工厂”的比赛，就算一般玩家不看，各个工作室也是要看一看

的。没准人家队伍里的现任主力，以后就成了你家的主力。

还有，【天马行空】这个S1冠军也在队伍里。关于他在S1中所获得的“神秘奖品”，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虽然觉哥等少数人已知道他拿的东西根本不能在游戏里用，但这事儿并没有公开……

因此，有很多工作室的调查人员仍然在忌惮着小马哥上次比赛中拿到的奖励，并密切地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就仿佛小马哥不拿出一两件核弹之类的物品或者放几个元气弹级别的技能就不正常一样……

————

再接下来，是第三场，冰帝VS秩序一队。

不管你们信不信，在外界看来，冰帝是一支有希望、也有能力战胜秩序一队的劲旅。从战绩上来说，两队全都是预赛全胜晋级，复赛阶段也都保持着一种未出全力的样子。

虽然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秩序一队的赢面更大，但他们也并不认为冰帝就没有任何机会了。但凡看过双方比赛直播或者录像的观众，都觉得这场比赛的过程将会是颇为胶着的，至少不会是一边倒的情况。

————

最后，便是第四场，红樱一队VS秩序二队。

某种意义上来说，【红樱一队】的所有比赛都算是焦点战役。絮怀殇个人的超强人气已无须再多赘述，就是她那三位队友也都是水准极高的美女玩家。这样的队伍，自然是场场都不会缺观众的。

而这一轮她们遇上的【秩序二队】，无疑是一个强敌。

在进入复赛的所有职业战队中，连“二队”都被视为具备夺冠实力的，也就只有秩序和诸神这两家了。这……就是“业内顶尖”的底蕴。不管红樱这边是否承认，人家的二队和他们的一队并没有太明显的差距，最起码也是同一水准。

因此，这场比赛，也很可能成为絮怀殇在S2的谢幕演出……

……

十一月十日，晚十一点五十五分，地狱前线会议室。

“好了，这场的部署……都明白了吧。”封不觉坐在会议桌的主座上，一边嚼着薯片，一边用一副慵懒的神情对队友们说道。

在刚才的二十分钟里，他已详细地将接下来那场比赛中需要注意的所有要点都跟队友们交代了一遍，而他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这场他决定替补。

“明白是明白……”安大小姐第一个应道，“只是……这都已经复赛第四轮了，你还让我出战真的好吗？”

“放心，我的安排自有其合理之处。”封不觉微笑着回道，“虽然你的专精等级和人物等级稍有些脱节，但实力还是很强的，大可不必妄自菲薄。”他耸耸肩，“再者……好不容易从尸刀的那些破事儿里脱身出来，你也应该适当发泄一下不是吗？”

“那我还得谢谢你了咯？”安月琴虚着眼接道，“不过，你还是没告诉我们……你到底是怎么搞定那件事的……”她顿了顿，“说真的……你的确是干了什么违法的勾当吧？”

“是的，我干了。”两秒后，封不觉竟用平静的口吻回了一句。

“哈？”安月琴也是愣了，“居然承认了啊……”

“认就认了呗。”封不觉回道，“即使我不认，你们的心里也都是这么想的吧？”

“嗯。”小叹立即很耿直地点头应了一声。

若雨和小灵则是保持沉默、不予置评。

在她们这些灵能力者的眼中，“法律”的权威性着实是有限

的。事实上，别说是她们这些拥有超自然力量的人了，即使是“蒋道德”那样的人，看待法律的角度也和一般的老百姓相差甚远。

而像封不觉这种……在和伍迪相遇以前就已经有点反社会倾向的家伙，如今显然已是一种更为肆无忌惮的状态了。

“那不就得了吗。”封不觉接道。

“什么叫‘得了’……”安月琴有些担忧地看着觉哥，“我可不希望我负责的作者在公司宣传期间被刑事拘留。”

“这你放心好了。”觉哥道，“我是不可能被抓的。”

“你哪儿来的自信啊？”安月琴道。

“回家问你的太公去。”封不觉双手枕着头，很随意地回道。

“喂！我是担心你诶，你什么态度？”安月琴有些恼怒地接道。

“我是认真的。”而觉哥却回道，“你可以回家，问你的曾祖父……即思睿集团的创始人安斯教授……他会跟你解释……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自信。”

第909章 疑阵

十一月十一日零点，鏖战四界第四轮，准时开战。

三十二支队伍分别被传送到了十六个剧本中，捉对展开厮杀。

不出意外的，在线观众人数最多的四场比赛，就是前文中提到的那四场焦点战役。

不过，有那么四分之一的观众，在比赛开始后不到十分钟（游戏时间）就转移阵地了。因为……地狱前线只花了九分十五秒，就把诸神二队赶出了局。

这事儿听上去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确是发生了。究其原因，主要就一个——剧本地图太小。

那么……这图究竟小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这张地图的名称叫做“DUST2”；更确切地说，是“黑夜中的DUST2”。这是一张改编自某经典FPS游戏的游戏图，整个地图的面积大约也就四万平米不到。

另外，这个剧本的基本设定如下：一，地图本身（即地面、墙面、门、箱子等设施）无法被破坏；二，地图边界（即组成地图框架的正方形空间）不可逾越；三，玩家可抵达的高度亦不可超过本地图最高墙面的顶边。

总结一下就是……这是一场类似“笼斗”的黑夜巷战。双方必须在有限的、特定的地形环境内分出胜负。

而在这样的情势下，不用说也知道这场比赛的MVP是谁了……

于是，封不觉在赛前分析和传达的、有关诸神二队队员们的各种情报……结果全都成了无用功。在这区区四万平米的地图上，拥有【恐惧投射】以及感知能力的血尸神可谓是

凌驾于一切战术的战略性打击武器。在小灵的建议下，地狱前线队在第一时间就把这位“最强第六人”请了出来，并迅速获得了胜利。

……

话分两头……

当“地狱前线闪电淘汰诸神二队”的消息已开始流传时，另一场焦点战，方才进入试探阶段。

“胆子不小嘛……”【名字真难取】端着狙击枪，望着远处的一道人影念道，“一个人在这种开阔地带遛弯儿似的走着，当我死人呢……”

此时，小名正藏身于一个位于峭壁上的、巨大的鸟巢里面。他的任务，是监视下方那片广袤的、赤色的草原。而他口中那个“在开阔地带遛弯儿”的家伙，不是旁人……正是秩序一队的副队长——【生鱼片】。

“哦……原来藏在那种地方吗……”虽然生鱼片表面上摆出一副闲庭信步的模样，但精神上可是时刻紧绷着的状态。他之所以会独自一人在这种开阔地带现身，就是因为他想试探敌方的位置。

“听这声音……应该是【名字真难取】吧……”利用自己的【天听】能力锁定了敌人的方位后，生鱼片继续不动声色地前行着，并在心中暗忖道，“因为自己身处的狙击点比较安全隐蔽，就下意识地自言自语……这也算是常见的坏习惯了。”

砰——

就在他思索之际，枪响了。

子弹，比声音来得更快。

但早有防备的生鱼片，轻松地避开了这一枪。

“这是【无界狙击】吧……”瞬间闪出数米的生鱼片回头看向地上的弹孔，回忆道，“分析报告上怎么说的来着……无视

风力和射程、直至命中为止，速度和威力都不会衰减的A级射击技能。”

砰砰砰砰砰——

下一秒，又听得五声几乎重叠在一起的连响传来，宣告着小名的第二波攻势已然杀到。

这次，生鱼片很果断地用掉了一件名为【加速卷轴】的物品，并全力做出了规避动作。

“果然……【无界狙击】之后立刻接了自己的称号能力【狂暴火力】……”生鱼片虽是使用了一次性道具，但还是躲得有些狼狈，“于1.5秒内将枪械的射击间隔变为0.01，并重新触发前一个射击系技能，使其进入‘狂暴火力’状态……”他光是想想都有些后怕，“嗯……还好我早有准备……”

很显然，生鱼片对名字真难取的技能十分熟悉。否则就算那他有心提防，也很难无伤地避过刚才那两招。

而为生鱼片建立起这份优势的，无疑就是秩序那强大的幕后班底了……

每场比赛开打之前，每一名秩序队员的手上，都会拿到一份详细的敌队成员分析报告。报告的内容全部是由专门的人员结合光脑计算得出的，即使不能说百分之百准确，但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而那些无法计算推演的、准确率在65%以下的信息，都会特别标注出来。

这……就是“赛前情报战”带来的实际收益。

也许很多人会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因为竞技并不是数学，竞技的精髓就在于其过程和结果的不可预测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赛前的准备工作，确有可能影响比赛的结果。只要这些行为是在规则允许范围内的，那就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这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当然了，就巅峰争霸的比赛模式来看，赛前情报工作做得再好，到真正开打时也未必能派上用场。就拿不久前地狱

前线的那场比赛来举例……只要你们队的运气足够好（可能是因为觉哥不在的关系），正巧随机到一张对本队极为有利的地图，那也就不需要什么情报层面的支持了……

“呼……好歹是躲过去了……”生鱼片躲开第二轮连弹后，稍稍松了口气，“这下我就放心了……”

像他这种非常稳健的选手，会说出“放心”这种词儿，自然是有原因的。

其实……生鱼片对于名字真难取的顾忌，仅仅就在于刚才那两个技能上。由于【无界狙击】的威力不会因阻滞而产生衰减，所以这招他是不能去“扛”的；同理，能加强并重新触发无界狙击的【狂暴火力】也必须用闪避来处理。

而当这两招一并进入冷却阶段后，生鱼片就无所顾忌了……

因为……他的主要能力就是“声音”，这个能力除了能提供各种堪称逆天的侦查手段外，另一个显著的效用就是可以提供极强的远程防御能力。

如果今天换成是觉哥在这里，那他看一眼就会知道……这位秩序一队的副队长仅凭【强效音障】和【低音区】这两个被动技能就能无视掉绝大多数A级以下的远程攻击了；至于普通的枪击……对他来说简直跟没有一样，十米内硬吃RPG都可以。

“可恶……没秒掉啊……”名字真难取换弹匣的时候，心里已是颇为恼火。

以一个射击系玩家、或者说以一个狙击者的角度出发……在这种绝好的狙击点上，打一个开阔地上的目标，还用上了自己的两招必杀组合技……那肯定是势在必得的。就算没能把对方给秒了，至少也该打出点损伤吧？而眼下这种无功而返的结果，着实让他有些难堪。

“算了，沉住气……只要再……什么！”就在小名换好了弹

匣，重新瞄准之际，他惊讶地发现，对方与自己的距离竟已缩短了一半。

“我去……来得这么快……”小名惊叹之余，也没忘了动手，“有没有搞错！”

砰——

他吐了个槽，顺势也扣动了扳机，这次打出的是一发特种弹药——【燃烧爆弹】。

然，这种没有技能加成的射击，在生鱼片看来形同虚设……

但见，那发子弹在飞至生鱼片头顶十米左右的范围时，就好似突然浸入了某种密度极高的液体中一样，几乎完全停滞下来，并以最小限度的威力发生了自爆。那爆炸的火花还没燃尽，生鱼片的身影就已经脱离了爆炸的范围。

目睹了这一幕的名字真难取，当即做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跑。

适才那三次攻击，已经让小名隐隐意识到了什么……虽然他这会儿没时间把事情想透彻，但战斗的直觉已驱策他做出了反应。

“不愧是冰帝的人（如今冰帝的口碑已是今非昔比，仅仅是‘取名难三人组’比较有名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陷入绝境之前做出了相当明智的应对。”生鱼片一边加快步伐朝对方冲去，一边心道，“不过……也只是稍稍延缓了被我追上的时间罢了……”

的确，想要在生鱼片的追踪下逃脱，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若是一开始就没被他发现倒也罢了，可一旦被他这人型雷达给“定位”了，那就是插翅也难逃……

此刻的生鱼片，就已经将【天听】的重心锁定在了小名的身上；对方的说话声、脚步声、呼吸声、心跳声……全都难逃他的耳力定位。除非小名能在极端的时间内甩开对方两

公里以上的距离，要不然生鱼片能追他到天涯海角。

但是，有件事生鱼片并不知道，那就是……自己已经中计了。

而且，他中得还是个颇为高明的计划。

……

同一时刻，剧本另一处，“赤荆林谷”中。

“队长，醉哥，事情不对。”来到这林谷腹地之后，【吞天鬼骁】便察觉到了什么，其神情逐渐凝重起来。

S2比赛至今，这还是他第一次露出这种表情。

“怎么了？”立于不远处的【悟死参玄】连忙转头问道。

“这块地方……不……应该说是这整个林谷……”鬼骁说着，环顾四周，目光飘忽不定，“全都处在一个‘阵’中，而且……这个‘阵’毫无疑问是一个专门针对玩家所布下的陷阱。”

“陷阱？”站在他另一侧的【醉卧怅然】接道，“谁布的？”

“当然是NPC布的。”鬼骁回道，“我们三个刚进剧本就毫不停留地直奔此地了，就算冰帝队的传送点在这儿，他们也不可能在二十分钟内布下具备这种威力的大阵吧……”他顿了顿，“况且……他们又怎么知道我们一定会来这儿？”

“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想不明白吗？”忽然，从三名玩家侧后方的瀑布中，传出了一句说话声。

那说话之“人”还没露面，就已让玩家们心生狐疑，因为那嗓音听上去竟像是一个男孩的童音。

数秒后，那瀑布似是水帘般被一掀为二，接着，从其后方的山缺中，缓缓走出了一条瘦小的身影。

那一瞬，鬼骁的眼中光流一闪，接着，他就立即压低了声音对两名队友道：“小心……别被这家伙的外表骗了，他可是彻头彻尾的怪物……”

“能看穿‘真理序列’是吗……”那小男孩显然是听到了鬼骁的话，他一边回应，一边踏水而行，朝前走来，“如此说来……你就是那个‘吞天鬼骁’了对吧？”

“正是。”鬼骁不卑不亢地接了一句，随即就试探道，“但不知你是哪位？你刚才的话……又是什么意思？”

小男孩面露冷笑，开口回道：“我的意思就是……”

他的话才起了个头，又有一个声音忽然响起，抢先道：“他的意思是就是……”一道人影伴随着话语从瀑布上倏然跃下，边落边道，“我们冰帝，还真就知道你们几个会来这儿！”

话音止，人亦落。

但见来人一身白底衬浅蓝的制服，胸前冰玫徽章上赫然印着“冰帝”二字。看那阴柔的气质，卷翘的发型，不是【迹部少爷】又是何人？

“嚯～”醉卧怅然一挑眉毛，“这是什么情况……我们还真中埋伏了？”

“但……这怎么可能呢？”悟死参玄沉声疑道。

“很简单。”小男孩展开双臂，看着秩序那三人接道，“我……早已在此布下了此阵，只等你们自投罗网。”他微顿半秒，“不久前，当你们两批人来到这个星球时，我就立刻和迹部他们取得了联络，所以他们也来了。”

“呵……这我就更听不懂了。”醉卧怅然似笑非笑地应道，“你又是怎么知道我们一定会来到这儿的呢？还有……你到底是谁啊？”

“吾……名为——奠窟王。”奠窟王说这话时，又朝前踱了几步，随着他的远离，其身后分开的瀑布则缓缓并拢起来。

“尔等今日所涉之局……”说话间，奠窟王的视线扫过了秩序一队那三位的脸，“……实为某人对你们的‘测试’。”

第910章 布局前后

且说那名字真难取一路狂奔，不知不觉已行了七八分钟。

在撤逃的过程中，他还不忘运用各类特种弹药去破坏周遭的地形，力求拖延追击者的脚步。

然而，他的努力……并没能为自己争取到太多的时间。最终，生鱼片还是在十分钟内就追近到了他身后三十米处。

小名很清楚，只要距离再拉近个几米，对方就有可能开始放技能了。他要是再这么背对着敌人，迟早会被先发制人的。

因此，他在一个自认为恰当的时机，突然从行囊里掏出了一枚烟雾弹，朝地上猛然一掷……

但见那灰色的浓烟豁然蔓开，顷刻间就覆盖了半径十余米的范围，且还在不断扩大着。

“这是决定跟我拼了吗……”生鱼片见状，却是毫不停滞地冲入了烟雾中，并在心中念道，“但‘烟雾弹’这种玩意儿，对我的效果基本是零啊……”

【名称：低音区】

【技能卡属性：被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灵术】

【效果：装备该技能时，以玩家自身为中心、半径7.4米的球形范围将被视为“低音区”；低音区的作用范围可被固态的墙体（如墙壁、地面、天花板等）所限制；进入低音区内的非固态攻击及负面效果（如火焰、寒流、光束、有毒气体等等）都将受到缓冲和消除，除非其威力超越了低音区的承受极限。】

【学习条件：灵术专精A】

【备注：大概是几年前吧，某个周末的晚上，我去超级英雄酒吧喝酒。无意间听到酒保说，地球上有个叫闪电侠的家伙，可以通过高频率地震动身体从冰封中逃脱。当时我就跟他打赌，若是换成我的话，连水泥都可以震碎。后来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了。没错，我就是因水泥中毒而全身发灰的震动侠，我的绝技“低音区”连水泥都震得碎哦。】

虽说这个技能的备注似乎描述了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但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靠着【低音区】的特效，生鱼片便可以在不戴呼吸面具的情况下在烟雾中自由穿行。再加上他那听声辩位的能力，视觉上的障碍几乎也毫无意义。

“果然……跳到天上去了吗……”两秒后，生鱼片就停下了脚步，因为他已通过小名脚底的踏地声和身体的破风声判断出了其动向，“他是打算用烟雾来争取几秒钟的时间，然后从空中发动一次范围和威力都相当大的无差别攻击吧……”

稍稍想了半秒，生鱼片的脑中就蹦出了一个在分析报告中读到过的名词——【冰晶爆轰】。

“想法不错……”生鱼片暗道，“就算这招秒不掉我，也可以给我附上减速的DEBUFF，为接下来的战斗换取一定的优势。”念及此处，他立稳身形，头也不抬地举起一手指向天空，“可惜啊……你是没机会把这招使出来了……”

嗡——

下一秒，一道无形之力便从生鱼片的指尖放出，破空而起。

虽然没有用视觉确认，但他这道【次声波之指】还是精准无误地击中了名字真难取的躯干，将正在蓄招的小名打得口吐鲜血、翻身坠落。

不多时，烟雾散去。只见名字真难取单膝跪地，正在手

忙脚乱地处理着自己的伤口；而十米之外，生鱼片则是毫发无伤地站在那里，用他一贯的平静眼神望着对方，开口轻叹道："唉……虽然你个人的水平已属一流，但你们工作室的后勤水平还是太次了。"他摇了摇自己的锅盖头，用惋惜的口吻接道，"看你的反应就知道，你们的赛前情报收集工作和我们这边完全不对等。"

说话间，生鱼片已从行囊里取出了一个银色的手携式扩音喇叭，并端到了嘴前："抱歉……后会有期了。"

这……无疑已是生鱼片的"必杀宣言"了。

话音刚落，他就张口一喝，通过手中的特殊武器【破喉咙】，发动了一个声波攻击技——【当敌人生命少于十四点时就会蠢蠢欲动的咆哮】。

然，这一招，却没有如预想中一样终结小名的生命。

因为……

"你想都别想！"突然，一声高呼传来，一道人影也随声而至，挡在了生鱼片那技能轰击的轨迹上。

那电光火石之间，来者已成功地用一块大盾扛下了生鱼片的技能，而且一步未退、气定神闲。

"怎么可能……"见状，生鱼片那习惯性木然的脸上乍现惊疑之色，其心中不禁念道，"这可是用特殊装备加成过的A级技能……扛得这么轻描淡写？"

叱——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生鱼片惊魂未定时，又有一道人影骤然杀出，朝着他的后脑勺就是一闷棍挥下。

生鱼片当即侧身一闪，但由于反应稍迟，棍尖还是扫到了他的胳膊，生生在其手臂外侧刮出了一道挫伤。

"啧……到底是醉生梦死之一啊，这还能躲开……"那持棍之人偷袭落空，倒也没有追打过来，只是望着生鱼片疾掠而

出的身形念叨了一句。

“你们……”数秒后，生鱼片已闪到十余米开外，他重新站定后回望那三人道，“……是什么时候靠近过来的？”

“哈哈哈哈……”手持大盾的【取名真是难】站直了身子，大笑几声，接道，“既然你诚心诚意地问了……”

“我们就大发慈悲地回答你！”【真难取名字】将棍子朝地上一杵，顺势接道。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

他俩你一言我一语地讲到这里，然后停了下来，转头去看了看名字真难取。

小名却是没有接他们的话，而是用一个颇为古怪的表情问道：“喂喂……我也想问呢，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们不是和迹部一起去伏击秩序的其他队员了吗？”

“那是骗你的。”老取回道。

“真正的计划是……”真哥接道，“用你当诱饵，打生鱼片一个埋伏。”

“哈？”小名闻言后都惊了，他愣了整整五秒才接道，“当诱饵我无所谓啊，但你们倒是事先跟我打声招呼啊！”

“事先通知你的话……”老取耸肩应道，“会有一定的风险。”

真哥也点头说道：“生鱼片的侦查能力使他可以‘听’到极远处的说话声，万一你在无意间的自言自语暴露了我们的计划，那就麻烦了。”

“就算你没有在语言上露出破绽，‘知道自己是诱饵’和‘不知道自己是诱饵’时的表现肯定也会有所不同。”老取又道，“为了保险起见，还是用‘骗过敌人之前先骗过自己人’的策略比较妥当。”

“我擦类……”小名是越听越惊，“什么情况？你们几个什么时候谋划出了这么阴险的计划啊？”

“事实上……我们什么也没谋划。”老取回道。

真哥接道：“我们也是进了剧本后才知道的……在距离比赛还有三个小时的时候，疯不觉曾经把咱们的队长约出去，给他灌了一肚子坏水……”

……

另一方面，赤荆林谷中。

“你们的问题……在于过分自信。”迹部正用颇为得意的语气对秩序那三位说道，“从预赛至今，你们明知自己的每一场比赛都有录像记录，却没有在比赛中做出任何迷惑性的行为。”他看向了吞天鬼骁，“就比如你……在剧本中，只要一有机会，你就一定会去猎杀‘时官’；而到了复赛阶段，比赛地图全部在主宇宙中生成，你的这种行为模式也就显得更加明显了……”

“哼……那又如何？”鬼骁冷哼一声，眼中尽现嚣狂之色，“别说是行动规律了……就算把我的数据完全公开地摆在所有人面前，又有谁能赢得了我呢？”

“哼……”迹部也是冷哼一声，无视对方的那句话，接着说道，“正因为你这种显而易见的行为模式，让你的队友们和你一起落入了陷阱。”

别看金富贵这会儿说得头头是道，实际上……他的大部分对白都是在复述觉哥的原话。

很显然，早在这场比赛开始前很久，觉哥就已在剧本内外布下了一个大局——

首先，他通过比利（《终极营救》剧本结束时）联系到了早已和自己狼狈为奸的篆颉尊和奠寉王（《恐怖童谣》结尾处他们已达成共识），让这两位可以在主宇宙中任意穿梭的大佬在他有需要时做好准备。

然后，他利用幻魔教会的势力，在主宇宙的许多地方布下了与此地相似的“区域型法阵”，随时待用。由于这种法阵是专门用来对付“异界旅客”的，所以当地的土著即使发现了也不太会去管。

接着，就是等待，等待秩序一队在淘汰赛阶段遇上一支实力坚挺的强队。

结果……他等来的队伍是冰帝。

这也算是缘分吧，觉哥和金富贵的关系其实还不错，比起其他大工作室，他确是更愿意去扶冰帝一把。

于是，封不觉就在复赛第四轮的前一天单排了数个普通难度的单人本，成功地在一个以主宇宙为背景的剧本里和自己的爪牙们取得了联系，上下打点一番……

第二天，觉哥约见迹部，告诉对方……“哥已在主宇宙中布下天罗地网为你助阵”，并且把秩序一队各成员的详细情报给了冰帝，还附带上十二套成熟的应对计划。进入剧本后，迹部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套执行即可……

经过一番考虑，迹部还是接受了觉哥的帮忙。如今的他，已经比半年前初入游戏时成熟多了。作为一个工作室老板、兼一队之长，他完全可以为了队伍的利益放下自己那份执拗的自尊。

当然了，对于这件事儿，迹部也是有些后怕的……因为封不觉这十二套方案，不但显示出他对秩序一队做了透彻的研究，还显示出他对冰帝的信息也是了如指掌……

长话短说，两队玩家进入剧本后，奠雈王立即与冰帝的队员们取得了联络，将秩序的动向告知了他们。而迹部也根据秩序的分兵情况，选择了一套相应的方案；待作为诱饵的小名被支开后，他就把真正的计划以及生鱼片的各种弱点告知了真哥和老取。

再然后，就有了不久前那一幕……

其实，老取和真哥早就已经在暗中待命了，他们都明白，生鱼片在开启广域性的【天听】时是不太可能被伏击的，一旦他察觉到敌方有三个人存在，就会立即撤退。所以，老取和真哥就在远处按兵不动，直到小名开始逃跑后，他们才试探性地发出了一些动静。

大约五分钟后，他们便完全确定了……生鱼片已将【天听】能力锁定在了小名的身上。而当生鱼片这样做时，他对于周围其他声音的捕捉就会降低到一般水平。此时，老取和真哥就得到了接近的机会……靠着一块吸音钢（vibranium）材质的盾牌，加上人数优势，拿下生鱼片自当是十拿九稳。

“不出意外的话，你们那位副队长很快就会被击杀。”

林谷中，迹部的话还在继续：“这场比赛……就由我们冰帝不客气地先拿下一城了。”

“啊~随便了……”这时，醉卧怅然揉了揉自己的后颈，“我不管你们在搞什么名堂，也懒得去琢磨这些陷阱啊、测试啊之类的破事儿……”他撩起袖子，抬手做了个“请”的动作，“总之，想赢的话，光动嘴是不行的。”他的神态，透出的是一份高手的坦然和洒脱，“来吧，看看是我们会死在这里，还是你们会被我们给打死。”

“哼……想多了吧？”奠崔王冷笑出声，并瞥了迹部一眼，“就算这小子不出手，你们活下来的几率也微乎其微……”

“荒谬。”悟死参玄说这话时，也已从行囊中取出了自己的主力武器——两个喷漆罐，“你以为自己是四柱神吗？”

“或许我没有四柱神那么强。”奠崔王道，“但身在‘阵’中的你们，恐怕也没有你们自己想的那般厉害了……”他顿了顿，“还有……你们是不是忘记什么事了？”

此言一出，秩序的三人神情一变。

“是啊……”下一秒，又有一个陌生的声音从林谷中飘来，“你们不是来这儿杀我这个‘时官’的吗？怎么能把我给忘了

呢？”

第911章 冰棱之镜壁

话音未落，林中便响起隆隆之声。

不多时，一道庞然身影缓步行出，进入了众人的视线。

但见那怪物身高两米有余，背生一对巨型蝠翼，尖牙利爪、兽蹄狮尾。其身上强烈的存在感和凌人的气势，无疑都是唯一性数据的体现。

“萨摩迪尔？”两秒后，悟死参玄就把来者认了出来，因为他也曾经在以前的某个剧本中遇上过这个BOSS，只是并没有发生正面的冲突。

“怎么回事？”鬼骁转身回望，眼中光流又现，“你明明不是时官才对……”

“很久以前就不是了。”萨摩迪尔接道，“但我有办法让你‘觉得’我是。”

鬼骁立刻就明白了对方这话的意思：“你故意制造出‘时官之境’，并让我感知到，以便引我至此……”

“很好。”萨摩迪尔冷冷道，“你能自己推测出来，省去我不少口舌。”

“喂……鬼骁，眼下这局面到底如何啊？”又一个BOSS级的怪物登场后，已经摆好了战斗架势的醉卧怅然隐隐感觉到了有点不对，所以他偏过头，低声问了队友一句。

“局面啊……”鬼骁神色凝重地念道，“你和队长很快就会被干掉吧……”

“呵……”醉卧怅然嘴角抽动着笑了一下，“这样啊……”

说着，他便转过头去，朝悟死参玄使了个眼色。仅仅是目光一触，悟死参玄就领会了队友的意图。

下一秒，他们俩几乎用相同的速度箭步冲出，暴起发难，而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迹部。

正在观看比赛的观众们做梦也没想到，今天竟能在直播中目睹两位秩序一队的超级明星用近似偷袭的手段去夹击迹部这样一个小人物。

但，这一幕确实是发生了，而且……合情合理。

因为……从鬼骁说出“干掉”二字到醉卧怅然和悟死参玄交换眼色这短短五秒不到的时间里，这两名职业大神就已经在脑中算完了一笔账：

首先，虽然鬼骁的话听上去难以置信，但他明显不是在开玩笑的。考虑到这小子对战斗结果的预测准确率是100%，基本可以确定奠雀王和萨摩迪尔联手的实力能碾压醉卧和悟死二人。

其次，鬼骁只说了“你和队长”很快会领便当，但没说自己会挂，由此可见……即使在队员们阵亡的前提下，他对保住自己的性命还是颇有把握的。

结合以上两条，醉卧怅然和悟死参玄就想到了……既然咱们肛正面的结果肯定是死，那不妨就在死前为队伍做点贡献吧。而那“贡献”是什么呢？自然就是干掉迹部了。

说白了……他们就是花了五秒钟的时间接受了自己命不久矣的事实，并在“此时此刻我还能做点什么”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咱俩干不过眼前的两个BOSS，难道联起手来还秒不掉你迹部么？

如此想着，醉卧和悟死便一同竭尽全力地出手了。

说时迟那时快，两人眨眼间已杀到迹部身前……醉卧怅然单刀直入，直接就放出了技能栏中的最强拳式——【龙拳·爆发】；而悟死参玄也是毫不客气，用一对喷漆罐使出了一个控场大招——【涂鸦领域】。

这两招，一招是足以秒杀高防玩家的绝对杀招；另一招

则是结合了减攻、减速、破防等一系列负面效果的超强控制技能。

面对这堪称恐怖的组合攻击，别说是迹部了，就是换成湿婆在这儿，一样凶多吉少。

然……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醉卧和悟死震惊了。

不止是他们，除了迹部本人以外，在场的每一名当事人，以及每一位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全都被迹部接下来的应对惊得目瞪口呆。

……

十一月十日，晚九点三十分，封不觉的会议室中。

“差不多就这些了，你都记下了吧？”觉哥慵懒地瘫坐在会议桌的主座上，完成了一段颇为漫长的叙述。

“当然了，你以为本少是谁啊？”迹部则是双手交叉在胸前，在觉哥左手边的靠背椅上正襟危坐，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别说是十二套方案，就是二十套也不在话下。”

“那就好……”觉哥应了一句，随即忽又想起了什么似的，话锋一转道，“哦……对了，有个事儿我得提醒你一下。”

“还有什么？”迹部问道。

“有一个战术细节上的建议，希望你能采纳。”封不觉顿了顿，问道，“你有个只能使用一次的技能，叫【冰棱之镜壁】对吧？”

“卧槽？”迹部闻言，神色陡变，“你怎么知道的？”他问完这个问题后，好像自己就脑补了一个答案，“难道你在我的工作室里安插了卧底？”

“你以为拍警匪片呢？”封不觉虚着眼回道，“现实生活中哪儿来那么多卧底……且不说你那工作室有没有派遣卧底进去的价值，就说我吧……我又不是什么职业玩家，跟你也没

半毛钱的利益冲突，往你身边派卧底干嘛？难道是为了跟你搞基么？”

“嗯……”迹部也虚起眼，用一种狐疑的神色回看觉哥，沉默不语。

“唉……”觉哥看着他的反应，叹了口气，接道，“我最后那句是反问句不是疑问句。”

“哦……”迹部松了口气，“吓我一跳……”他顿了两秒，接着先前的问题道，“那你怎么解释你知道我技能的事？我拥有这个技能的事情只有我们工作室内部的人知道啊，就算是社团新招收的那些外围成员都不知道的。”

“这个嘛……”封不觉稍稍考虑了几秒，回道，“嗯……告诉你也无妨。”他忽然问道，“你看过《黑客帝国》吧？”

“看过啊，这么经典的片子我当然看过了。”迹部回道，“诶？你问这干嘛？想转移话题啊？”

封不觉没理他，自顾自地接道：“简单地说……我和电影中的主角一样，在游戏世界里，我具备着看穿‘矩阵代码’的能力。”

“哈！”迹部当即大笑出声，“哈哈哈哈……”而且笑得很假，“你怎么不说自己在现实世界里有超能力呢？”

“我有啊。”封不觉脸上表情不变，平静地回道，“只是我还没有完全掌握用法而已。”

“哦……”迹部点点头，学着觉哥的样子，一脸严肃地回道，“说真的……我建议你去找家好点的医院，挂个精神科看看。”

谁知，封不觉依然淡定地回应道：“精神科的话，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去看过了，当时我找了两个有把柄在我手上的成年人冒充我的父母，去医院接受了全面的检查和测试。”说到这儿，他用双手打了个引号的手势，“结果他们给了我一份‘一切正常’的鉴定报告。”

停了两秒后，封不觉轻笑两声：“呵呵……不过嘛，我最近得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被一个神秘的政府部门给监控起来了。所以现在我也不能确定……当时我得到的报告是不是已‘被处理过’了。”

“行行……算你狠……”迹部单手扶额，摇头道，“你是小说家，我扯不过你……我不问了行吧，就当你是……”他也抬起头，伸出双手的食指和中指做了个表示引号的动作，“……‘能看穿矩阵代码’好了。”说罢，他就将话题带回了正轨，“总之，我的确有【冰棱之镜壁】这个技能，而它也的确是一个使用一次就会消失的消耗技，所以呢？”

“我只是想告诉你……”封不觉回道，“无论在剧本中你选用了哪一套方案，一旦我设下的‘局’生效，你——迹部……就会在两名NPC的陪同下直面二到三名秩序一队的玩家。这其中，有一人肯定是吞天鬼骁，而另外的两人……不管他们是谁，只要他们发现了局面对自己不利，就极有可能不惜一切代价地对你发动猛攻。”他摊开双手，接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即使不用任何分析你也该明白……‘醉、生、梦、死’这四人中任意两人的组合，都有着秒杀你的能力。”

“你的意思就是，当那一刻到来时……”迹部紧跟着觉哥的思路，一边思索一边应道，“……我就果断地用出【冰棱之镜壁】对他们进行反击？”

“不。”封不觉否定道。

“哈？”迹部都愣了，“不？”

封不觉即刻露出了一个邪恶的笑容：“当那一刻到来时，你应该……”

……

时间，回到现在。

【涂鸦领域】和【龙拳·爆发】袭来的刹那，迹部也早已做好了准备。

只见他双手擎地，周身灵气陡绽，随着技能的发动，一道银白色、半透明的巨型灵壁赫然现出。

【名称：冰棱之镜壁】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使用一次后消失】

【技能类别：灵术】

【效果：制造一堵可维持五秒的冰棱之镜壁。镜壁所承受的一切攻击都将被其吸收并转化为纯能量；这些能量可根据使用者的意志轰向三十米内的任意目标。五秒后未被释放的能量将随着镜壁的消失而原地爆散。】

【消耗：最大体能值与灵力值的50%】

【学习条件：等级50，灵术专精B，格斗专精B】

【备注：由某位无名高手所创的冰之灵术，对所有S级以下的技能具备绝对的防御能力，受到S级技能攻击时亦可吸收其70%的威力。】

这个技能，如果换成“永久掌握”的版本，那妥妥儿地是S级。不过迹部的这个“消耗版”在效果上和永久版还是一样的，只是学习条件降低了而已。

当迹部发招的那一瞬，奠崔王和吞天鬼骁已经看出了技能的特效是什么，他们也都以为迹部会用这招去反击醉卧怅然和悟死参玄。

但是……迹部并没有这么做。

瞬息过后，悟死参玄喷出的技能效果和醉卧怅然的拳锋齐齐落在了镜壁之上。接着，那半透明的镜壁之中就被注入了一团色彩斑驳的能量以及一条闪着金光的巨龙。

两股力量在镜壁中交融回旋，迅速酿成一团色泽杂驳的浑然之力，然后破冰而出，径直轰向了——吞天鬼骁。

“切……干得不错嘛……”

平心而论，鬼骁对迹部这出其不意的反攻是始料未及

的，他也鲜有地表现出了些许慌乱。

不过，也仅此而已了……

“但对我是没用的！”面对已经无法躲闪的、冲向自己面门的巨大能量球，鬼骁轻喝一声，侧身抬起了右臂，“【否决之右手】！”

观众们并不知道这【否决之右手】是一个什么样的技能，事实上，如果鬼骁没有很中二地把技能名字报出来，他们连这是不是技能都无法确定。

但这个技能的效果，人们还是可以看到的……

却见鬼骁那整条胳膊在使出技能之时被一股白色的光流覆盖起来，接着，他就用自己的右手手掌，生生接住了飞来的能量球……

“这小子……难道……”见此情景，在旁观战的萨摩迪尔神色骤变，心中暗道，“可恶……好像又被疯不觉给坑了啊……他该不会是想借刀杀人，把我给做掉吧……”

“原来如此……难怪他要去猎杀时官……”另一边，奠雀王则在想着另一些事，“既然已经获得了‘右手’，那就表明他连‘左手’的秘密也知道了。若是在诸神黄昏之前让他收齐了‘十二时官之力’，局面可就不好控制了……”

吡吡吡……

数秒的僵持过后，那能量球就像个在喷枪下被炙烤的冰激凌球一般化散流泻，顷刻间灰飞烟灭。

“呼……”喘上一口气后，鬼骁那狂傲的轻笑又浮现在了脸上，“迹部是吧……以前一直以为冰帝的队长是个水货，如今看来却是相当能干啊。”

“这家伙是不是强得太离谱了啊……”迹部这边，虽然表面上还在竭力装出镇定的模样，但内心已在崩溃边缘了，“醉卧怅然用来打我的招式应该是【龙拳·爆发】无误，由于是S级技能，我还硬吃了三成伤害，就这三成也让我的生存值掉了一

半……但那货竟用单手挡掉了【冰棱之镜壁】折射后的双技能能量，而且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好了，热身也差不多了。”鬼骁的说话声很快又响起，他的目光也随之移到了萨摩迪尔的身上，“这里数你长得最高，就从你开始好了……”

第912章 一个阴险的军师，和一个笨蛋

十分钟后，地狱前线会议室中。

“嗯……收集到了很有趣的数据呢。”封不觉坐在会议桌旁，看着眼前的投影屏幕念道。

此时，他的四名队友也都围坐在会议桌的边上，分别在各自的投影屏上看着感兴趣的比赛。

“怎么？秩序和冰帝的比赛完了？”若雨听到觉哥的话，便转头问了一句。

“虽然还没有分出最终的胜负，不过局面基本上已经明朗了。”封不觉回道，“生鱼片被取名难三人组摆平；迹部不敌醉卧怅然；醉卧怅然和悟死参玄又被奠崔王逐一击破；而萨摩迪尔则被鬼骁打伤遁走……”他稍微想了想，再道，“我估计……奠崔王再和鬼骁缠斗一段时间也得跑。在那之后就是鬼骁和取名难三人组的胜负了。”

“那么……”若雨微顿半秒，问道，“你觉得结果会如何？”

“呵……”封不觉轻笑一声，“那当然是秩序一队会赢咯。”

“我说……”一听这话，旁边的花间也忍不住转过头来插嘴道，“你用这种理所当然的语气真的好吗？那你赛前帮冰帝忙里忙外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我可没有特意为冰帝去做什么。”封不觉否定了花间的说法，“我的布局……主要是为我个人服务的。冰帝嘛……只是正好‘搭了一趟顺风车’而已。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地在比赛中得到了强大的‘势’，而我也借助他们的力量，获得我想要的东西……”他顿了顿，“……情报。”

“所以说……你从一开始就没觉得冰帝会赢？”小灵也加入了谈话。

“对。”封不觉坦然应道，“事实上……别说是冰帝了，就算赶上我这趟顺风车的队伍是诸神，我也不认为他们有机会打赢。”

“喂喂……”坐在觉哥对面的王叹之也接道，“那也太夸张了吧？照你这么说，秩序一队不是无敌了啊？”

“非也非也~”封不觉摇头晃脑地应道，“秩序一队不是无敌的，但……以玩家的个体战斗力而言，【吞天鬼骁】，基本可以视为是无敌的。”

“照你这么说，那我们其他的队伍岂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若雨说道，“大家就一起祈祷着在决赛前不要遇到秩序一队，然后争个第二？”

“我可没这么说。”封不觉回道，“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人是无法打败的……包括我自己。当然了，对付鬼骁那种等级的怪物，需要一些计划和准备。今日之局，就是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明白了。”小灵点头接道，“你是想在这个剧本里逼出他的极限是吧？”

“不是。”封不觉的回答几乎脱口而出。

“不是？”小灵瞪大了眼睛疑道。

“不是。”封不觉又将答案重复了一遍，并解释道，“想要逼出鬼骁的极限，必须得有一个四柱神级别的战力才行。能力在这个级别之下的……比如时官、陪审员、死灵九魁等等，就至少得来四个才行了。”他将手肘搁在桌上，单手托腮道，“至于玩家嘛……醉生梦死那个水准的，凑七到八个可能有机会。”

他停顿了几秒，接着道：“总而言之，靠冰帝那四位，再加上奠窟王和萨摩迪尔……想要逼出鬼骁的极限是不太可能的，除非……秩序一队的其他三人一点忙都不帮，看着他们六个打鬼骁一个。”

“诶？”小叹又不懂了，“你说的这些实力对比……都是以鬼骁的全盛状态为参照基础的吧？但今天他不是在幻魔教会事先布下的法阵里打吗？应该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才对啊。”

“那法阵没你想得那么厉害。”封不觉回道，“我让萨摩迪尔他们设置的阵……其主要作用是削弱玩家的‘召唤系技能’以及‘灵能武器’。”他歪着头念道，“仅是这两项能力受限，对鬼骁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另外……据我观察，在奠雀王现身前不久，鬼骁就已经发现了法阵的效果，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也根本没去使用那两种能力。”

“那你这测试的意义到底何在啊？”花间接道，“难道你的真正目的是坑冰帝？”

“怎么可能……”封不觉指了指自己身前的屏幕，“要是没我在暗中策动，眼下冰帝能在只死了迹部一人的局面下让秩序一队损失三人？”

觉哥说到此处，把两条胳膊的手肘都放到了桌上，随即十指交叉，将双手横置在人中处：“至于我这个‘测试’的意义……那不是很明了了吗？”他摆着碇司令的招牌架势，笑道，“我就是要看看吞天鬼骁最基本的、也是最强的一项能力——格斗专精。”

“嗯……”闻言后数秒，小叹若有所思地点头应道，“经你这么一说，我忽然意识到……鬼骁在此前的比赛里，好像基本都在靠召唤生物战斗呢。”

“是啊。”小灵也接道，“单看他在S2打的比赛录像，完全就是个召唤系玩家的样子。”

“哼……”觉哥冷哼一声，“那是因为这小子在格斗这方面早已找不到值得他出手的对手了。”他舔了舔嘴唇，“我个人认为，在S1时期，能在‘格斗’上与鬼骁一较高下的参赛者一共只有五个——七杀、梦惊禅、醉卧怅然、笑问苍天、以及小叹。”

“哈？”王叹之一听，当时就惊出声来，“居然有我？”他停顿了一秒，“而且有我没你？”

“这很正常。”封不觉平静地回道，“打斗这种事，也是讲天赋的，很显然我并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坐直了身子，摊开双手道，“即使是现在，我的格斗专精已经到达S级，但这也并不代表我就是个格斗高手了。”他说着，看了若雨一眼，随后再望向小叹，“在身体素质完全相等的前提下，手持相同的武器或者赤手空拳地进行对决……我绝不是你和若雨的对手。”

“哦……”小叹摸着下巴念道，“是这么算的啊。”

“对。”封不觉接道：“但很不幸的是，我列举的五人中，有两人是鬼骁的队友，而笑问苍天的才能比起你们其余四人又要差了些许，因此……”他用食指轻轻敲了敲桌面，“现如今，这五人中能在打斗上和鬼骁一争长短的，也就只有你和七杀了。”话至此处，他又横摆手指道，“当然了，这是在不算若雨的情况下，算上她就有三人。”

“我算是听明白了……”这时，沉默许久的若雨再度开口、侧目看着觉哥说道，“今天这布局的目的，还有你的计划……我大致都猜到了。”

“嘻嘻……我也猜到了。”小灵也很快接道。

但小叹和花间还没明白过来，两人一脸疑惑地问道：“是什么呀？”

封不觉笑着回道：“那就是……”

……

与此同时，另一个剧本中。

轰——

一声巨响过后，一座高大的楼宇应声坍塌。

若是从远处观察便可发现，这幢逾四十层的高楼是从中

间被斜着斩断的。

那断口的切面非常笔直、平整……以至于在倒塌发生的最初几秒出现了“上半栋楼”整体侧滑的景象。

“呃咳……咳咳……”不多时，在那废墟的浓烟中，传出了几声咳嗽。

接着，那咳嗽之人纵身一跃，便跳起了十余米的高度，落在了旁边一栋建筑的天台上。

“啊啊～好像做得有点过火了呢。”站定后，织田爱收刀入鞘，自言自语地念叨了一句。

话音落时，但闻得“嗒”、“嗒”、“嗒”三声……三道轻盈的人影先后落到了她身后数米的地方。

“都说了让你控制一下力道了。”上杉仁第一个开口道，“每次都这样。”

“我都懒得吐槽了……”武田智随即接道，“你这怪力女……”

“你这不是已经在吐槽了吗……”织田爱回过头去，对身形娇小的武田智摆了个死鱼眼。

“切……”武田智也不甘示弱，用双手扯着脸皮回敬了一个鬼脸。

“好了，正比赛呢，别闹了。”四人中个性最为沉稳的明智信这时开口道，“爱，你以后确实要注意点。像你这样不顾战斗环境地乱来，等于是给对方机会……让其借着烟雾逃走。”

“就是就是……”武田智立即响应道，“现在对面只剩下一个人了，这种局面下他肯定会逃跑的，找起来多麻烦啊？”

“这你们就不必担心了。”织田爱说着，便将目光重新移回了脚下的烟尘中，“虽然我和这位不熟，但我知道……他绝对不会逃跑。”

“哈？”武田智愣了一下，随即大笑几声，“哈！你在想什

么呢？”她跑到天台边缘，伸手指着下方那堆被尘土掩住的废墟道，“难道会有那种明知队友已经全部阵亡，还要正面以一敌四的傻瓜存在吗？”

嘭——

她话音未落，烟尘中便传来一声闷响。紧接着，一个踏地而起的身影便破空飞来。

两秒后，那人影稳稳地落在了天台边缘的栏杆上，并且在那根铁杆上挺胸抬头、昂然而立。

但见，此人一身白色天马座圣衣，浓眉大眼，气势迫人，单说其存在感……简直给人一种自带BGM的感觉。

“HEE——”武田智见了这一幕都快翻白眼了，她的喉咙本能地发出了一声古怪的低吟，并接道，“这家伙搞什么呀！”

就连比较冷静的明智信和上杉仁都因惊讶而变了神色，两人各自在心中念道……

“怎么回事？是没有察觉到我们在这儿吗？”

“他想干什么？难道他有什么同归于尽的杀手锏？”

“哈哈哈哈……红发的那个，你干得不错嘛！”天马行空本是双手交叉在胸前的状态，说话时，他就挥臂一指，旁若无人地望着织田爱道，“接下来该轮到我了吧！”

“你以为这是回合制游戏吗……”站得离他最近的武田智当即吐了个槽，抬手就想拿武器抡他。

“好啊！”谁知，不远处的织田爱竟也是立即高声回应道，“你们谁也别出手，我要一个人把他击溃！”

“喂……你也跟着这傻瓜一起犯傻啊？”武田智猛然回头对着队友吼道，“这可是个独自一人跳到对方四个人面前摆出一副不设防的样子准备决一死战的笨蛋啊！”

武田智吐这个槽的时候，显然还是有打算要攻击小马哥的。但下一秒……她忽然看到了远处的明智信朝她微微摇

头，并使了个眼色。

那一瞬，武田智略一思忖，好像明白了什么，然后，她便不再说话，退到了一旁。

“我们真的不帮忙吗？”两秒后，上杉仁压低了声音对身旁的明智信道。

“这是个好机会啊，仁。”明智信也用说悄悄话一般的音量回道，“你别忘了，对方可是巅峰争霸S1的冠军……”

上杉仁闻言，神情微变：“原来如此……”她立刻领会了队友的意思，“让我们战国的王牌，在‘单挑’中战胜S1的冠军吗……”

“没错。”明智信接道，“虽然天马行空并不是公认的实力最强的玩家，但冠军的头衔非虚。在围攻下击杀他，和在单挑中战胜他……意义大不相同。”

她们对话之际，另一边的战斗也已经打响。

“看招！”天马行空本着他的一贯作风，在出手之前还要先通知对方一声，然后还要报出招式名来。

那么，各位观众，想必你们也已经猜到了，小马哥会放的技能，自然就是那个……

“天马流星拳！”

喝声起，拳影疾。

天马行空双拳连动，银白色的拳芒便如滔滔大浪，汹涌而来，尽数袭向了织田爱。

“你这家伙……”织田爱说话时，其右手已经握住了左腰处的武士刀柄，“无论是比赛录像中……还是刚才……用来用去就只有这一招吗！”

说到最后两个字时，她的语气已变成了咆哮。

而她手中的武士刀……也出鞘了。

第913章 决斗战，消耗战

“顽强到令人感动的地步啊……”

“没想到他能撑那么久呢……”

“毕竟是S1的冠军……虽然只是个笨蛋而已。”

说这些话的时候，战国一队的队员们已经看着天马行空和织田爱打斗了足足五分钟。

在日常生活中，五分钟并不算长。泡个面、刷个牙、倒个垃圾、刮个胡子……随便干点儿什么，差不多也要花去这点时间。

但在游戏世界里，在超高节奏的战斗中，五分钟……已足以让两名玩家大战一百个来回了。

“啊——越来越让人火大了。”此时，织田爱的脸上已有了明显的怒意，“你这家伙真是打不死的小强吗！”

“哼……”天马行空双腿颤抖着、支撑着身体勉强立住，与对方对峙道，“咱们队只剩下我一个了，我承载了所有伙伴们期望……岂能轻易倒下！”

“喂喂……哪里看出‘轻易’了啊？”武田智听了小马哥的话实在是忍不住要在旁吐个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你都早就应该倒下了好吧？”

“确实……我都有点想为他加油了。”上杉仁一脸认真地言道。

“哦？”听到身旁的黑长直说了这一句，明智信也不禁露出一抹微笑，“原来你喜欢这种类型吗？”

“不。”上杉仁神情微变，耿直地回道，“我只是觉得认真的人是值得鼓励的。”她顿了半秒，接道，“虽然……他是个笨

蛋。”

“是啊……”武田智和明智信随即异口同声地摇头念道，“真是个笨蛋呢……”

“啊——”数秒后，天马行空又是一声长啸，斗气炽升。

战至此刻，小马哥虽然已是伤痕累累，就连身上的圣衣都被打得残缺不全了，但是……从他的眼中看不到丝毫的畏怯和疲惫，那双眸子里的只有高昂的斗志和热血。

“呼……真是气死我了……”反观织田爱，这会儿她的呼吸倒是变得粗重起来，握着武士刀的手也已开始微微颤抖，“已经说出了‘我要一个人把他击溃’这样的台词，却迟迟结束不了战斗……未免也太难看了。”

眼下，占据优势的织田爱反倒成了着急的一方。天马行空那令人匪夷所思的勇敢和坚定，是她从未在任何对决中见过的。事实上，在今天以前，她以为像小马哥这种人在现实世界里根本是不存在的，在漫画里倒是一抓一大把……

“决定了！”突然，织田爱高声一喝，持刀的架势也顺势一变，“居然敢害我如此失态……看我用最华丽的一招来斩杀你！”

此言一出，观看直播的观众们皆是一阵激动。不过……织田爱的三名队友却都变了神色。

“爱，不要冲动。”明智信在后方高声提醒道，“那招是要保留着用来对付……”

“队长！”织田爱打断了对方，并略微转过头去，让队友看到其半张脸上的狰狞之色，“请别再说了……”

下一秒，她的队友们便沉默了。

当她们看到织田爱的神情时，就已放弃了再去劝阻她的念头。她们宁可让织田爱在此任性地把“那个技能”给用掉，也不愿冒着让她“暴走”的风险进一步去惹怒她。

“哼！”天马行空看到对方的反应，也是厉喝一声，回应道，“有本事就攻过来好了！”说罢，他身形一展，又起拳招，“天马流星拳！”

别看天马行空用来用去就只有一招，但他的实战技巧绝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可能很多人都忘了，在S1开赛时，小马哥就已位居玩家战斗力排行榜的第二十位了。而且，他并非是特邀玩家，他可是靠着自己的实力从预赛一路杀进决赛的。假如小马哥真的只是一个“无脑放流星拳”的家伙，肯定早就被人给淘汰了……

换位思考一下……一个自始至终都只用一个主动技能，却能和那些高水准的玩家同台竞技而不落下风的选手，就算称不上是“天才”，那至少也是个“怪才”吧。

这种堪称奇迹的壮举……没有过人的战斗直觉和战斗智商是做不到的。

眼下，天马行空就是洞悉到了对方使出杀手锏前的一丝破绽，果断地发动了又一轮攻击。

【天马流星拳】这个技能要是换别人来用，每次发出来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天马行空的流星拳……每一轮、每一拳，都能做到微量级的控制。

就拿此刻打出的这一招来说……百分之八十的拳幕上都只加上了技能本身的基础伤害，但还有百分之二十的拳芒带着极具穿透力的超强斗气，而这两成拳芒……在大量的拳幕掩护下，齐齐飞向了织田爱架势中的各个破绽处。

“可恶……”织田爱蓄招之际，身受重击，不用看她也知道自己的生存值在急剧下降着，“太小看他了……”这一瞬，她的心中除了愤怒之外，却又平添了一份敬佩，“能把简单的东西发挥到极致……看来不止是个笨蛋而已啊……”

这份敬意，很快让她的心绪恢复了几分清明，也让她那

微微颤抖的架势变得稳定。

本来，织田爱可能已无法顺利将技能放出来了，但恢复冷静后……她成功地强顶住了流星拳的攻击，发动了杀招！

【名称：一刀流·居合·狮子歌歌】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使用一次后消失】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拔刀，斩敌（使用收在鞘中的长刀或长剑方可发动）】

【消耗：体能值上限的40%】

【学习条件：等级45，格斗专精A】

【备注：悟性极高的剑士方可领悟的居合神技，招现时快若电光、目力难及、削铁如泥、一击必杀。】

但见……

身影相错，刀芒一闪。

一切，仅发生在瞬息之间。

胜负，也已在此间分出。

噗——

天马行空倒下了，在他的血迹蔓延开以前，他便已化为白光消失。

“我……赢了吗……”织田爱目光恍惚地念叨了一句。

两秒后，她好似察觉到了什么，低头看向了自己的左胸处，却看到了一个血洞……

“呵……原来如此……”织田爱惨笑一声，“在被我砍到的一瞬改变拳路，借由我的突进力反伤我一拳……”她摇了摇头，“让人无话可说的笨蛋啊……”

如是说着，她也倒了下去，化作了白光……

……

再看，另一个剧本中……

【红樱一队】VS【秩序二队】的比赛仍在进行着。

此时，秩序一队和冰帝那边已经分出了胜负，结果和封不觉预测的一样……秩序一队最终还是赢了。而地狱前线和战国一队也各自取得了胜利，于是……眼前这场对战，成了今天凌晨最后一场尚未结束的焦点战。

且看，在一座坚冰所铸的巨峰之上，一场六人间的混战正在展开。

【勇者无惧】手持一杆长枪，与佩戴拳套的【勇者无敌】二人合力，对【絮怀殇】进行着猛攻。

虽然是以一当二，但絮怀殇双刀在手，身法翩然，俨然是战得不落下风。

另一边，红樱的【血蔷薇】踏在一只巨鹰之上，在空中追袭着秩序的【叶纸】，后者是且战且退、且防且避，几乎没有还击的余地。

好在，还有“第六个人”在掩护她……

确切地说，那也并不是“人”，而是一个长毛雪人。这名NPC自然是叶纸在剧本中获得的“势”了，就相当于一个不限时间的免费召唤生物。

在先前的剧本中，这个长毛雪人已经带给了秩序二队相当大的优势。眼下他们能打成三对二的局面，就是因为这个雪人在最初的遭遇战中起到了奇兵的作用。

不过……只剩两人的红樱，却并没有处于劣势。

虽然红樱这边是比对面多阵亡一人，但被击杀的那两位都是支援型的玩家，单兵作战能力较强的絮怀殇和血蔷薇都毫发无伤地活了下来。再者，红樱队也是借到了“势”的，只是这“势”并非是召唤生物，而是一种BUFF类的、无形的资源。

反观秩序二队这边，虽然他们还有三名队员再加一只长毛雪人，但是被干掉的那个……正好是队伍的主力，而且是在整个秩序工作室中有最强射击系玩家之称的【条形码】。

若是搁在往年，【条形码】这样的高手完全是可以入选一队的，但今年秩序一队的阵容太过华丽，连醉生梦死这四人都有一个得去当替补，于是条形码也只能退居二队了。

要论实力，他也是在S1时期杀入五十强的男人，当然了……他在决赛中还没什么表现的机会就被鲁特变成了尸体。但无论如何，比起队伍里的其他三人，条形码的水准无疑是比较拔尖的。

可惜……他这会儿的遭遇和在S1里一样，还没登场就领了便当，连一句台词都没有，堪称是尹天仇一般的待遇。

另外，还得说回那个长毛雪人……这个NPC的智能是很低的，甚至可以说比召唤生物还低。因为低智能的召唤生物……比如狗、蝙蝠、狼、火鸡……这类东西，至少还可以由召唤者本人的意志或指令来操控，但这个雪人却不行……

这个长毛雪人完全不具备高等生物的沟通能力，也不听从某个人的命令。由于它是被叶纸所发现的，因此它的行动模式大概就是“跟随并保护叶纸”，其他事情它一概不管。

于是乎，就出现了上述的那一幕……

纵然人数占优，但失去了射击系玩家的支持，秩序二队无法对絮怀殇和血蔷薇制造有效的压力。

在专精类似的前提下，絮怀殇一个顶尖对付两个一流问题也不大。

而血蔷薇则是十分机智地紧盯着敌人的医疗专精者不放，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让叶纸无法去支援队员，另一方面，也变相地牵制住了那个长毛雪人。反正这怪物只是攻高血厚而已，对空能力和智商基本没有，想怎么遛就怎么遛。

“无敌，别着急。”当战斗进入拉锯战后，勇者无惧边打边

对队友道，“稳住，不露破绽就行。”

勇者无敌完全明白队友的意思，也是边打边应道：“放心，明白。”

“哼……想要消耗我的体力是吗……”絮怀殇也在拆招之余，淡定地加入了那两人的对话中。

“没错，就是这么打算的。”勇者无惧很坦率地承认了，他既然敢当着对方的面讲出来，就说明这战术并没有什么好掩饰的，他也没有余力去掩饰……

“就算你能在一对二的情况下取得均势，但这种均势是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的。”勇者无敌接过队友的话头，对絮怀殇说道，“我们有两个人，战斗中总有交替暂歇的片刻；在技能选择、容错率等方面也都更宽松。”他顿了顿，“但你……却是一刻都不能松懈的。”

勇者无惧挥枪一打，又接道：“简单地说……在这场战斗中，你的体能值消耗必然要比我们快。保持现状，对我们绝对有利。”

“呵……”勇者无敌笑了，“絮队长，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就舍弃防守、全力出击，没准还能换掉一人。”他说着，又是侧移几步，攻出三拳，“要不然……等你体能见底时，就连反扑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两位一唱一和，虽然有诱敌的意味，但大部分还是实在话。

只是……这些话语在那些观看直播的、絮怀殇的粉丝们听来，那真是相当刺耳。

“卑鄙的家伙！竟然用消耗战！”

“有本事和殇殇单挑啊！二打一算什么好汉！”

“人数占优应该你们先上吧！太可恶了！”

很明显，以上这些都是脑残粉们发表的弹幕或评论。比

赛中运用任何战术都是无可厚非的，秩序的选手们可不会为了让对方的粉丝满意而选择明显对自己不利的战法。

而这一点……絮怀殇也很清楚。

“二位的建议……确实是不错。”又战了数十秒，或者说……思考了数十秒，絮怀殇竟是开口回道，“继续拖延，也只会增加我落败的几率而已。”

此言一出，二位“勇者”神色一变，两人当即就绷紧了神经，准备迎接一轮强攻。

“那么……”絮怀殇也没让他们等太久，“……我就不客气了。”

第914章 樱·月断

话音止，刀意扬。

絮怀殇还未出招，她的两名对手就已提前采取了守势。

他们都很清楚……等看到招式再做反应，很可能就已经晚了。

两秒后，絮怀殇身形一沉，重心后移，将手中双刀交错前置，瞬时便放出一招【北天十字凰】。

这一招，是一个进化技，是由C级格斗技【北天十字雀】变化而来。

类似这样的变化，前文中曾多次提到过。比如……封不觉的【草率的维修】，后来变成了【不那么草率的维修】；倦梦还（尸刀为王）的【翻云浪千重】，变成了【翻云浪万重】；而黎若雨的【七晴霜寒】和【炎天飞雪】则是合二为一，变成了【双极奏杀】；另外还有像【野球拳】、【明玉功】这类本身就自带升级属性的功法等等。

像上述这种现象，一般被称为“技能进化”。

事实上，任何一个技能都有进化的可能。而技能进化的契机通常就是频繁、熟练地去使用该技能，或者……某项专精突破到S级。

在惊悚乐园中，当玩家的等级练满，主力专精也到S级以后，显性的数据就基本没有提升的空间了。但是……还有很多隐性的数据是可以提升的。比方说——“自创技能”。

现阶段而言，能接触到这个领域的玩家可说是凤毛麟角。比如封不觉对于岚脚的运用，还有天马行空对于天马流星拳的掌控……就已经踩到了“自创技能”的门槛。只要他们再往前一步，就可以踏入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当然了，想要自创技能，S级的专精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硬指标，也可说是高手和普通人之间的分水岭。

而絮怀殇，无疑是一名高手——绝顶的高手。她的能力、意识、心理素质……和任何一名顶尖的男性玩家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如今的她，远比“蝶之战”时那个开启【魂临】状态的自己更强……

咻——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一道十字型的刀芒从絮怀殇的刀尖绽出，冲向了勇者无惧和勇者无敌。

这两位的速度都不是很快，不过攻防和反应能力很强。既然他们已提前有了准备，自然是选择去“防御”那个技能。

面对那炽红的斩击，勇者无惧枪挑一线，斗气外放；勇者无敌双拳交并，力沉丹田。

很快，那“十字”刀芒的左右两端就击中了这两名玩家。那一瞬……他们的耳中隐隐听到了一声慑人的凤鸣。紧接着，他们就感觉自己的身体被一股寒意给包围了……

虽然这冰峰之上的温度本来就很低，但直到刚才为止，无敌哥和无惧哥也都没有被寒冷所影响。因为五十级的玩家已对环境温度有了很高的抗性和适应能力，即使是在零上四十度或者零下二十度左右的环境中，他们也不会因此而损失生存值了；只不过对于冷热的体感、不适感、以及体能值的额外消耗还是照常生效的。

然而……在接触到【北天十字凰】的能量后，那两人竟同时感到身体一僵、难以动弹。

他们俩几乎在同一秒反应过来……虽然这个技能的特效看上去如燃烧的火焰，但那“火焰”的本质却是极寒之力。

“光看录像的话……”絮怀殇发招后，立即欺身杀上，并开口说道，“……一定会以为这招是炎属性攻击吧？”

“哼……”勇者无敌用极快的速度从行囊中摸出了一瓶【防

冻液】解除了自身的“冰冻”状态，随即护到队友身前，并接道，“确实有些意外啊……早知是冰属性的技能，我们也不会硬接了。”

锃——锃——

其话音未落，絮怀殇的双刀已削砍在了勇者无敌的手腕上。

“唔——”后者因先前的冰冻状态而延误了动作，眼下仓促挡招，体势不稳，当即就被击退丈许，闷哼一声。算上先前的技能伤害，勇者无敌总共已掉了32%的生存值。

“适才的战斗中，我已察觉到……”絮怀殇不依不饶，趁着勇者无敌被击退的间隙，对着尚未站稳身形的勇者无惧又是一阵猛攻，打得对方节节败退，“你们对于赛前的情报分析过分依赖……好似在战斗前就已预想好了‘什么招式该接’、‘什么招式该躲’、‘什么招式该破’……”她微顿半秒，身法忽变，用一个轻灵的、精妙的、堪称优美的动作，斩出一式倒身侧劈，攻向了对手肋部的死角，“这种战术，在均势或者优势下确是合理且高效的。但是……一旦遇上经验丰富、擅长临场机变的对手，就会成为一把斩向你们自己的双刃剑。”

说话间，勇者无惧的肋下已然被絮怀殇斩伤……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无惧哥和无敌哥不同，由于用的是长枪这种长兵器，他在失去体势后所需的调整时间更长，所以刚才先一步重整姿态的勇者无敌才会过来掩护他。可惜……无敌哥也没HOLD几秒就被击退了，这便使絮怀殇获得了击杀勇者无惧的绝佳机会……

像这种使用兵器的战斗中，有个很关键的基本要素，就是“间合”。高手对决，往往都是以防守的态势先突入对自身有利的“间合”开始的。

通常来说，“间合”可以被理解为——双方打击所需要的距

离、时间、心理上虚实的空间。

举几个通俗点的例子……比如你用关刀去砍人，那你的间合起码在一米二以上；你用西瓜刀去砍人，理想的间合就是你手臂长度的三分之二再加三十公分左右；而你要是拿把削平果的小折刀去砍人，那间合就跟你用自己的手刀去砍人差不多了……

总之，每一种兵器都有最适合自己的间合，战斗时的距离若是超过了自身间合，便只能防守、无法进攻；而距离若是小于自身的间合，兵器的威力和使用者的发挥都会受到限制。

此刻，抢到勇者无惧身前的絮怀殇，就在间合上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使用长枪的勇者无惧在这种距离下根本无法攻击，防守时也显得束手束脚、险象环生。再者……絮怀殇的实力本就比勇者无惧要强，在一阵凌厉的速攻之下，无惧哥的生存值蹭蹭地往下掉，身上的刀口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加着。

“不妙啊……”勇者无惧招架之余，心中急切地暗道，“……二打一还被反杀，我这不是逗么？”

本来，无惧哥是想用语言迫使絮怀殇抢攻，然后他和队友就可以靠着情报优势来个以逸待劳、防守反击了。没想到……对方一个抢攻，他俩竟是没扛住。

“这样不行……要是这么死了，面子挂不住、奖金也留不住……事到如今只能拼了！”

眼瞅着局面要崩，勇者无惧终于是下定决心，准备亮出底牌，至少和对方拼个同归于尽。

“啊——”下一秒，无惧哥发出了一声杀猪般的大叫。

毕竟是队友，正从数米杀回来支援的勇者无敌一听这声儿就知道……我已经不用急着上了。

果然，勇者无惧在硬吃两刀后，撼然而立，高举长枪，

使出了他的称号能力……

【名称：面点师龙卷风】

【特殊能力类型：主动】

【消耗：发动时立刻消耗体能值1000点，此后每秒消耗300点；一旦开启技能，在玩家体能值归零前便无法停止。】

【效果：将武器高举过头顶，利用双臂的力量将其回旋，制造如同龙卷风一般的范围性持续杀伤（冷却时间80分钟，作用半径视环境而定，需长兵器方可发动）】

【备注：此招由人称“大陆最强之男”的一位面点师所创，来自山西的他擅使一条大钢棍，不但做得一手好菜，而且武艺高强。除了创造出许多中二的料理之外，他还创出了著名的七七四十九路解家棍法，与同时期的七星刀雷恩并称刀棍双绝。】

呼呼呼——

霎时间，长枪已在勇者无惧的头顶回转起来，渐渐扬起的破风声朝四周掀出阵阵无形的狂岚。

絮怀殇的攻势……竟是硬生生被这风势所阻，无法持续。

……

“我勒个去……这什么招式，挺有气势啊。”

“他会不会就这么飞起来，然后用嘴来放机关炮啊？”

“你们都太天真了！这技能我以前看他放过，看上去只是原地转枪而已，实际上消耗和威力都是很大的。”

……

场外的观众们看到有人放大招还是挺激动的，但场内的玩家可就不那么轻松了。

此招一出，絮怀殇的神色明显一变。

虽然这称号技颇有槽点，但实际作用确是相当厉害……使用者完全不用移动，就能对周围三百六十度包括空中的敌人进行毫无死角的、攻防一体的打击。

而且，这【面点师龙卷风】有着一种非常诡异的攻击判定。离施术者过近的人会感受到斥力、而离他过远又会感觉到牵扯力。总之……不管是想逃离技能范围，还是想靠近使用者，都会加剧生存值的损失。使用远程手段去攻击他也很困难，因为威力不够的飞行道具会被这龙卷风给吹飞。

因此，絮怀殇也只能在风口里硬撑着，等待对方的技能停下。

但与此同时，勇者无敌的威胁却又逼近了……

毫无疑问的，无敌哥也被卷入了龙卷风的作用范围，但这个技能并不是“无差别伤害技”，所以，无敌哥虽也会受到风力的拉扯，但却不会损失生存值。

在这种前提下，若是勇者无敌去找絮怀殇对打，那后者的情况可就相当不妙了。

逃跑……可以，大家都在风眼里，只要保持移动，谁也追不到谁。但移动就意味着舍弃防御，生存值的流失也会加快。

死守……也可以，但一边抵挡勇者无敌的攻击，一边抵挡龙卷风的伤害，掉血肯定也不慢。

而最后一种选择——对攻……似乎是不可以的，因为感觉这样做会承受以上两种选择的伤害总和，可算是死得最快的一种做法。

然，絮怀殇，却在勇者无敌靠近时……选择了对攻。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一时冲动、乃至自暴自弃的表现，但事实并非如此。

絮怀殇是一名不会轻易被情绪左右（和觉哥对决时例外）的选手，在大部分时候，她的判断都是冷静而准确的。

她会这样做，是因为她在那看似最为不利的选择中……看到了逆转形势的机会。

“絮队长，胜负已分……抱歉了！”当勇者无敌顶住风力挪动到絮怀殇身旁两米时，他自信满满地说出了胜利宣言。

“是啊……胜负已分……”絮怀殇转过头来，眼中杀意抖现，“但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抱歉的。”

刹那间，勇者无敌的惊吓值陡然攀升。直觉，让他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

可是……在当时当刻，他已不可能再做迂回，只能硬着头皮直面对手的杀机。

“喝——”为了壮胆也好，为了威吓也罢，那一秒，勇者无敌暴喝一声，报着招式名打出了一击，“【皇极惊天拳】！”

“在这风里用拳，是一个败笔。”在这种时刻，絮怀殇竟还有余力指出了对方的失误，“打击的力量和外放的拳风都会因风力变轻变缓、且难以控制……”说这话时，她竟是弃掉了左手上的刀，将其轻抛到了对方的拳路上。

嗙——

伴随着一声怪响，勇者无敌的拳头已触在了刀面上。那短刀虽是立刻被击飞，但他的拳路也因此发生了偏斜。

“稍微受点干扰，就会变成这样。”絮怀殇说着，已是箭步破风，俯身闪过了对方的攻击，并用右手的单刀发动了技能，“在这种环境中，最好的攻击方式是……将能量完全收在兵刃中的实体斩击。”

言毕，刀起，影错，身断。

一招【樱·月断】，为无数观众表演了一次教科书般的腰斩。

第915章 赛后总结，冠军赌局

十一月十一日凌晨两点。

鏖战四界第四轮结束，巅峰争霸S2的十六强新鲜出炉。

直播结束后，各场比赛的录像也迅速出现在了各大非神经连接系统的播出平台上。

许多已经看了直播的观众纷纷退出神经连接模式，立即去观看自己错过的其他比赛。当然了……也有那种为了刷存在感，特地跑去把看过的比赛再看一遍，并且不停地在弹幕里剧透的人存在……

另一方面，游戏论坛上也是一派火热的景象，玩家们都在兴奋地讨论着刚刚结束不久的那几场胜负。

首先，仅仅用了十分钟就结束比赛的地狱前线队……又一次刷新了他们在人们心中的定位。

在复赛阶段，他们始终给人一种“未出全力”的感觉，而且至这第四轮为止，他们还没在比赛中死过人。

若是他们遇到的对手都不咋地，那就两说了。但纵观这四轮……无论是尸刀的一、二番队，还是诸神二队，包括那支由个人职业玩家领衔的双游队……皆是无可争议的劲旅。

这就使得地狱前线这个“零阵亡”的纪录显得无比犀利……假如按照预赛的同分排名规则来计算，到本轮为止，他们应该在十六支队伍中排第一位。

然后，我们再看冰帝对秩序的这场。

如今我们已经可以直接称呼秩序一队为“秩序”了，因为他们工作室的其他队伍都已告别了比赛。

和大家预期的一致，秩序似乎是顺理成章地晋级了。

但……这只是从结果上来说。

从过程来看，他们的晋级并不轻松。

事实上，在比赛中段，甚至一度有人认为秩序会输掉这场较量……

没人知道冰帝是怎么找到奠崔王和萨摩迪尔这种级别的大佬来帮忙的，也没人想到他们竟能布下巧局，和秩序打成三对一的局面。

在以往的比赛中，秩序可是从来没有被人打出过两人以上的差距来，更没有一次被打成仅剩一员的情况。

纵是在预赛中遇上了满状态（药物加成）的尸刀一番队，他们也就损失了两个人而已。而且……那还是在鬼骁去单刷BOSS的前提下发生的。当鬼骁回到战场时，醉卧怅然遭遇了自杀式袭击，生鱼片则是被二打一才挂的；而且尸刀那边同样也已损失了两个人（一个自爆，一个被禅哥完爆）。

再者，那只是预赛的第一场比赛，也就是说，当时秩序那强大的分析团队基本还提供不了比较详尽的情报支持。若这场比赛发生在十轮……不，五轮之后……那尸刀一番队恐怕也是被零封的结局。

然而，冰帝，却一度将秩序逼到了濒临败北的危局中……要说秩序为什么最后还能赢，那理由只有四个字——吞天鬼骁。

他在不使用召唤生物的前提下，先后击退了两个仅次于四柱神的唯一性数据，并在之后不久的遭遇战中干掉了几乎都处于满状态的取名难三人组。

可以说……这场比赛，是意义非凡的，它既让人们看到了战胜秩序这支队伍的希望，同时也把【吞天鬼骁】这个ID再次推上了神坛。

在S1结束后，一度有那么一段时间，有很多人都对吞天鬼骁的实力产生了质疑。因为他在比赛中始终被鲁特限制得

死死的，且直到最后也没有什么逆天的表现，甚至可以说被打得有点惨……

但经此一役，鬼骁又一次在人们心中种下了恐怖。亲自上阵搏杀带来的震撼和指挥召唤生物去打所能带来的视觉及心理冲击是大不相同的。

现阶段而言……除了某个阴险的小说家以外，没有人觉得自己的队伍遇上鬼骁能赢……包括诸神一队在内。

他们的心理还真就和若雨吐槽的那样：“祈祷在决赛前不要遇上他……”

接着，再说说第三场，星辰对战国。

这应该算是四场焦点战里最没有悬念的一场了。

虽然大部分玩家们都对“外来工作室”持有一定的偏见和心理上的反感，而且人们对战国的具体情报也不甚了解，但赛前的预测依然是更倾向于战国会赢。

星辰的实力虽也不差，且有S1的冠军坐镇，但小马哥以外的另外几名选手全都是清一色的新人玩家。很显然，工作室那边是想让这些未来之星通过比赛多露露脸，以后能“卖”个好价钱。

这样的队伍……明面战力是不错，但却有两个无法弥补的缺陷：其一，缺乏默契和凝聚力；其二，除天马行空外，其他人全部都缺乏比赛经验。

说到底……这就是个理念上的问题。

不管选手和教练的心里怎么想，反正星辰的管理层对冠军的渴望并没有那么强烈，他们只需要拿到一个“还可以”的名次就满足了。

而这名次怎样才算“可以”呢？基本上只要满足“不错过那些需要一定名次才有资格参加的比赛”、“保证曝光率”这两点就行。

因此，星辰才会在一队阵容里放上一个S1的冠军加上三个新秀。一队的头衔和冠军的光环保证了他们受关注的程度，比赛本身可以让他们累积经验、增加曝光率。拿不到冠军……无所谓，只要这些选手的身价能通过比赛而上涨就行。

反观战国这边，明显是野心勃勃，势在必得。

简而言之，这两队……无论是工作室的理念和争冠的欲望都差了太多，在实力接近的前提下星辰的输面都较大，更别说战国一队本就比他们强……且实力深不可测。

PS：看到此处，如果你隐隐感觉到我在黑某支英超球队，或者你就是那支球队的球迷，请告诉自己，这只是一种错觉……种错觉……错觉……觉……

那么最后，再来看第四场，红樱一队VS秩序二队。

如果说地狱前线那场的MVP是血尸神，那红樱这场的MVP必须是絮怀殇了。

这场比赛本来还是颇有悬念的，秩序二队的整体水平相当不错，要说差距那就是他们的王牌【条形码】比起敌方的王牌【絮怀殇】来差了一些。

作为女性职业玩家中“女王”般的存在，絮怀殇的能力至少与“醉生梦死”是同一级别的，而条形码的水平，明显要低了半个档次。

更何况，尹天仇他……呃……我是说条形码他在比赛还未进入最后阶段前就不幸被对方两名非王牌队员给换掉了。

在那最后的战斗中，絮怀殇也起到了王牌应有的作用。当她用一招【樱·月断】击杀了勇者无敌后，勇者无惧就明白……这场算是交代了。

没过多久，被技能抽干了体能值的无惧哥就成了待宰羔羊；而他一死，秩序二队就剩下个医疗专精的叶纸加上个智商捉急的大雪人了。这个组合就是对付【血蔷薇】一人都不

济，加上的絮怀殇……结果不言自明。

综上所述，第四轮的复赛，有些人饮恨淘汰、有些人一夜成神。

网络平台上的比赛录像还没播完，各路论坛大神、键盘豪侠、专业水军就已集体出动，迫不及待地开始预测分析、指点江山、制造舆论……

而在网络之外，现实之中。

有一个人，已在谋划别的事情了……

……

凌晨三点，S市郊区，某十字路口。

此地地处偏僻，说是荒郊野外也不为过；路边虽有几盏路灯，但摄像头之类的设备肯定是没有的。

此时，有一个身着黑色连帽卫衣，穿着条运动裤的消瘦身影正站在路中间，口中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

在他身前的地上，有一个用粉笔画出的、直径大约两米的法阵。法阵的中间放了一个金属小盆，盆里盛满了红色的、疑似鲜血的液体，以及许多乱七八糟的不明材料。而那法阵中几个对称的点上，还分别立了几根点燃的红蜡烛。

“In Namen Satans,dem Herrscher der Erde,dem Konig der Welt;befehle ich den Kraften der Finsternis...”

那人神神叨叨地用颇快的语速念叨了一会儿，随后，在一个月光被乌云遮蔽起来的时间点上，忽然……

呼——

一阵怪风兀地吹灭了蜡烛。

紧接着，他周遭的所有路灯竟同时开始闪烁，好似是电路接触不良的样子。

在那么几个短暂的刹那，这个十足路口陷入了完全漆黑

的状态。

数秒过后，月亮又从云层后露了出来，周围的路灯也都恢复了稳定的明亮状态。

而那十字路口处，已然多出了一个人影……

“嘿嘿嘿……你总是能给人惊喜呢，封不觉。”

听到这“嘿嘿嘿”的笑声，想必各位也已经知道被法阵召来的人是谁了。而从他登场后的第一句台词来看，那个穿着黑色连帽卫衣、大半夜地在这儿玩召魔的人……就是觉哥。

“被我召唤……你感到很意外吗？”封不觉也是面带微笑地道。

“嘿嘿嘿……”伍迪那招牌式的猥琐笑声实在是改不掉，“不是意外，是惊喜。”

“好吧，随便了……”封不觉不想和对方接着玩这个文字游戏，于是随口应了一声，接道，“我不知道你能在这儿待多久，我直接说重点了……”他顿了顿，“我们……来赌一局吧。”

“嗯？”伍迪闻言，微微一怔，随即露出了近乎变态的笑容，“呵呵……嘿嘿嘿嘿……”

他癫狂地笑了一阵，然后用中指推了推鼻梁上那泛着白光的眼镜，接道：“嘿嘿……封不觉，在我回答‘赌’或‘不赌’之前，我就问一句……”他的语气微变，“你真的认为，你我之间存在‘平等对赌’的可能吗？”

“不存在。”封不觉的回应也很干脆，“以赌博的四大要素而言，全都是你占优。”

“哦？居然还有‘赌博四大要素’这种理论？”伍迪回道，“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因为那是我自己总结的。”封不觉回道。

“是吗？嘿嘿嘿……那我倒是很有兴趣听一听。”伍迪接

道。

封不觉耸耸肩，直接说道：“其一，完成出千和识破出千的‘技术’；其二，绝对冷静和算无遗策的‘心理’；其三，勇气与信念召来的‘运势’；其四，在赌注突破界限后足以保全自己或收取筹码的‘武力’。”

“嘿嘿嘿……总结得很不错嘛。”伍迪笑道，“大部分赌博靠的确实就是出千，连这点都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能力去识破的鱼腩就是输得倾家荡产也不值得同情；而在无法出千的赌博中，主要得靠智战，神态、语言、动作……表演和观察的技巧决定了胜负；再来……连智战都用不上的赌博，比如老虎机一类的，就得靠运势。这也是赌徒最需要的东西——上天的眷顾。”他微顿半秒，“而在这些决定性的因素之外，‘武力’则是最后的保险。无法将赢来的利益活着带走，称不上是赢家。”

接完这段话后，伍迪双手插袋，抖着肩膀笑了几声：“嘿嘿……这些道理你都懂……但你还是要跟我赌吗？”他好似觉得这个问题仍不够尖锐，在一秒后又补充道，“我得强调一下……我是魔鬼，我可不是那种‘不屑于作弊’或者‘为了面子我也不会赖账’的类型。”

“这些我自然都明白。”封不觉继续报以微笑，“那又如何呢？”

这句话，让伍迪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哼……”沉默了几秒后，伍迪冷哼一声，接道，“封不觉，你可真是让我又爱又恨啊……”

“爱就不必了，我有女朋友了。”觉哥随即吐槽道，“你还是恨我吧……与‘爱’相比，‘恨’是一种很容易承担的情感。据我所知……恨我的人很多，我还是一样活得好好的。”他歪过头，戏谑地一笑，“但若是爱我的人太多，我会很累的。”

“嘿嘿嘿……我也只是比喻一下而已，我可没有什么‘情

感’。”伍迪接道，“总之……赌就赌吧……”他摊开双手，“你想赌什么？”

“我用这‘候选者游戏’第二阶段的冠军……”当觉哥说出那五个字时，伍迪的神情有了相当明显的变化，“……来赌黎若雨的爱。”

第916章 劲敌

“回来啦？”

凌晨四点半，封不觉一进屋就听到了这么一句。

“诶？比赛结束后你不是回房睡觉了吗？”觉哥一边换鞋，一边回应道。

此时，若雨正端着一碗泡面，裹着睡袍，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恐怖片。

“你出门前的动静把我惊醒了，嘶——”若雨说着，啜了口面条，“然后我就睡不着了。”

“呵呵……”封不觉换好了鞋，微笑着走入客厅，“既然这么担心我，为什么不跟出来呢？”

“如果你想让我跟着，就不会三更半夜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跑出去了。”若雨回道，“我又何必自讨没趣呢。”

她这话……怎么听都像是在跟觉哥闹别扭，而这……也让封不觉的贱力在顷刻间上升到了一个人类所无法想象的高度。

注：贱力，是一种独特的、无形的、用来衡量生物“贱的程度”的数值。你没想错，这个设定是我在敲打这行字时duang一下发明出来的。

“矮~油~”下一秒，觉哥立马用一种妓女揽客般的口吻来了俩语气助词，并接道，“这是跟谁置气呢~”

若雨听了，虚起眼，回头说道：“你再用那种口气说一个字……”她很严肃地念道，“我就打你。”

她这么一说，封不觉还真就闭嘴了。

他倒不是怕被打，而是觉得对方的回应着实是太可爱

了，因为若雨的台词貌似是八岁以下的孩子才会使用的。

“行~我错了。”沉默了几秒后，封不觉身为男人，自然还是先道歉了，“下回我叫上你一起。”

“不必了。”若雨却立刻应道。

“不必什么？”觉哥疑道。

“你不必道歉，因为你并没有做错什么。”若雨回道，“真有下回，你也不必叫上我一起去，因为我其实也懒得去。”她又转过头去，接着吃泡面，“嘶——我知道你做什么事都自有理由、也有分寸……只是你鬼鬼祟祟地瞒着我让我有点不爽。”

“嗯……”封不觉闻言，想了想，“有很多事……我以后会慢慢告诉你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无妨。”若雨平静地回道，“我可以等。”

其话音未落，封不觉已绕过沙发，走到她旁边坐了下来。

他的眼神很坚定，但他没有去直视她的脸：“放心……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

十一月十二日，正午，封不觉的会议室中。

从早上八点起，觉哥就待在这儿了。以非睡眠模式的时间比例换算，已有八个小时之久……

这八个小时里，他一直用八倍速（觉哥在游戏世界的脑速远超常人，熟练了以后，他在这段日子里看录像使用的倍速也越来越高）观看着下一场比赛对手的录像。

很显然，这次的对手非同小可……

而这支队伍的名字就是——【刀锋】。

虽然我们都知道他们其实是“九科”安插在游戏世界的调查

团队，但他们对外的形象还是一个游戏工作室。

因此，工作室要做的事情，他们基本都得做。像巅峰争霸这种比赛……无论从工作室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他们的本职工作来讲，都是不能错过的。

当然了，由于做生意只是个幌子，刀锋这个社团在很多方面都搞得让人看不懂……

首先，他们的官网做得非常简单，简单到了简陋的地步……

很多玩家都不理解，他们明明是个在实力排行榜上颇有分量的一线工作室，但为什么官网做得比那些三流的还要差。

纵观刀锋的官网，能查到的信息少得可怜。他们办公地址那栏填的是S市某电子商务中心里的某一层；他们的联系方式只有一个邮箱，连电话都没有；而工作室玩家的基本信息，就只有游戏ID、年龄、性别等资料……连照片用的都不是本人的，而是游戏内的人物形象。

整个官网也没有几个超链接好点，翻来翻去就那么点东西。与其说这是一个企业的网站，不如说像是某个学习网页制作的初学者的试验品。

其次，刀锋工作室本部是不招收全职玩家的……从来不。

没有人知道这个工作室的招聘机制是怎样的，反正网站上是一直有写“本公司邮箱不接受任何求职简历”。

但是，刀锋的职业玩家人数也并不少。当他们在游戏中被外人问起是怎么进公司时，所有人都口径一致——“朋友介绍”；而当其他人要求他们也帮着介绍介绍时，他们都会很坚决地表明——“咱们单位人员饱和了”。

不过呢……虽然刀锋不招收在现实世界里坐班的人员，但游戏内的社团成员他们还是欢迎的，对于那些“外围社员”，

他们的态度和其他工作室还是比较一致的。

至于其他工作室所承办的那些日常业务，他们也有在做。像什么带（注意是“带”而不是“代”）练，出售虚拟物品，兜售周边商品等等。只是……刀锋在做这些买卖时，总给人一种“不怎么上心”的感觉。

也不能说他们做的不好……无论是出售服务还是出售商品，刀锋的东西都称得上是价格公道、物有所值，但……在招揽生意这方面，他们隐隐都有一种“你爱来不来，不来我还轻松点”的态度。

或许……这算是公务员的特质吧。

简而言之，刀锋在运营这块有很多诡异的疑点，好在……这些疑点也并没有引起同行们过多的关注。

因为同行们从刀锋身上完全看不到任何竞争意识……一个连网络水军都不请的工作室，也从来不跟同行抢生意争风头。这么一个奇葩工作室，别人自然也没理由来主动招惹他们……

以上，就是关于这个打着游戏工作室名号的特务机关的运营情况，即现实中的情况。

那么接下来，该说说游戏里的情况了……

这次巅峰争霸S2，【刀锋】只派出了一支队伍来参赛。这支队伍的四名主力队员分别是：【龙傲旻】，【七杀】，【破军】，【贪狼】。

四人当中，除了破军之外，另外三人都和地狱前线的成员们一起排过团队剧本。龙哥更是觉哥和小叹在惊悚乐园中加的第一位“好友”，若不是职务在身，也许他当初就加入地狱前线了。

虽说在本文之中龙哥好久没登场了，但在我所没有写出的一些剧本中，他确是时常会跟地狱前线的成员们一起去排本的。

因此，对于龙傲旻的实力，封不觉是非常了解的……

如果让觉哥给个定位，那应该是——惊悚乐园第一猛士。

或许他那力量型的、注重防御的稳健战斗风格并不华丽，在玩家实力排行榜上的排名也不算特别高。但是……各位不要忘了，龙哥可是在S1当中正面肛翻了抽喝烫的男人。

放眼整个惊悚乐园，能在单挑中打赢梦惊禅的人屈指可数，而龙哥就是其中之一。虽说这其中有战斗风格相克的因素在，但若没有足够的实力支持，克制也只是一种理论而已。

由此可见，龙傲旻的实力是妥妥儿的“王牌”等级。

而剩下的“杀破狼”，知名度更在龙傲旻之上。除了ID拉风之外，这三人的能力也皆是出类拔萃……

【七杀】，格斗狂人。惊悚乐园中最早将格斗专精练到A级和S级的几人之一，披风争夺战中险些把拥有魂意优势的封不觉打败。其本人在现实中就精通多种格斗术，并已将这些搏击技巧运用到了游戏中，在游戏人物的强大身体素质支持下达到了一种令人发指的境界。

据觉哥的观察，如今这货已是一身格斗神技，主动被动都有，以KOF中的招式为主；战斗时各种华丽连技可以把对手打到欲仙欲死、欲罢不能。

【破军】，射击、格斗、灵术……三A强人，刀锋社团团长，有小道消息称他在某次杀戮游戏的匹配中遭遇并击败过江湖的【笑问苍天】，但不知是真是假。

觉哥对他的评价是……极难对付的坚实战力、无明显弱点、心理素质过硬、智谋亦在平均水准之上，无论如何都得付出一定代价才能击败的对手。

【贪狼】，专注医疗专精的战场参谋。刀锋社团的政委式人物，大局观清晰，擅使阳谋，顺势而为。与其他大部分

医疗专精的玩家不同，贪狼在练这种纯辅助专精的同时，并不重视第二专精的提升（通常来说练医疗的玩家会辅修射击、灵术、或器械，少数会练格斗，总之必须有个B级的副专精，否则单兵作战能力会受到很大限制），或许也正因如此……他在不到四十级时就成为了游戏中第一个把医疗专精练到S级的玩家。

而对于此人，封不觉也颇为忌惮。在“猛鬼电力公司”中相遇时，两人并没有过多的交流，但当时的觉哥已经通过数据视角观察过对方的人物属性，当真不弱。今天看了他在比赛中的谋略后，更是感到此人相当难缠……

综上所述……刀锋，很强。

他们应该是S2开赛至今，摆在地狱前线面前最难的一道坎儿。

战胜他们，便可位列八强，进入半决赛（决赛是四支队伍）；但若是赢不了他们，那便功败垂成。

……

“呼……看久了还真有点累呢。”将近十二点半时，封不觉伸了个懒腰，从桌边站了起来，“嗯……去粉碎个装备，准备下线吃饭了。”

他一边念叨着，一边走向了会议室的大门。

数秒后，他就走出了会议室，进入了登陆空间的电梯中。待电梯门完全关闭，他又摁了一下储藏室的按钮。过了两秒，电梯门重新开启，储藏室便出现在了觉哥眼前。

穿过门扉后，他径直走向了【零式魔导粉碎机】，走到半道就已把手伸进行囊在掏东西了。

这次他要销毁的物品，是他上次去某个普通难度的单人剧本所获得的奖励。虽然他排那个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去联络幻魔教会给秩序下套，但办完了事情后他还是快速通关了。

可惜他通关后随机到的奖励不咋地，只是一件属性比较平庸的精良级装备而已。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若是把这种装备搁在拍卖行里，开价高了卖不掉，开价低了还不如直接卖店。因为你开价低也未必有人买，连续几个周期卖不掉，手续费算下来也不划算。

而对于封不觉这种可以自己把鸡肋装备“消化”掉的玩家来说，就不用在这种问题上做过多纠结了……

吱吱嘎嘎——

将那物品投入粉碎机、并拉动了摇杆后，那吵闹的设备便开始运转起来。

站在输送带尽头的觉哥在这一刻不禁念道：“诶？说起来……这个零式魔导粉碎机……和SCP-914有相似之处啊。”他摸着下巴，撇了撇嘴，“嗯……不过这个是堆积物品和人品来随机‘生成’东西，而914是比较稳妥的‘加工’东西。”

思索之际，粉碎机的作业已经完成。

那一瞬，连封不觉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机器居然出装备了。

“嚯~”觉哥看着渐渐停下的输送带、以及静静躺在输送带上的那件装备……不，应该说那个“玩意儿”，当即就露出了一种复杂的表情。

他此刻的心情……我们可以引用某位著名黑人脱口秀明星的段子来形容——“如果你是黑人，美国给你的感觉就是……你的一位有钱的叔叔，他出钱供你上大学，但同时他又对你进行骚扰。”

“嗯……自从上次出了装备后，往里面填的东西不多，本以为还会过很久才能出装备的……”封不觉看着机器自言自语道，“莫非……这粉碎机的出装概率和物品质量有关？因为我在这个周期扔过【阿尔忒弥斯的拥抱】这种强力装备进去，就提升了几率？”

说话间，他已拿起了那件东西，接道：“但这个玩意儿……究竟是什么鬼？”

第917章 降妖别动队（一）

本篇剧本改编自1987年的影片《降妖别动队》（The Monster Squad），并加入了《恶魔城》系列的部分设定，如有雷同，不是巧合。

……

十一月十三日零点，巅峰争霸S2复赛第五轮，也是整个比赛的倒数第三场比赛——正式开始。

不久后，最后八强，即将决出……

【疯不觉，等级50】

【枉叹之，等级50】

【似雨若离，等级50】

【悲灵笑骨，等级50】

【石上花间，等级50】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巅峰争霸S2-鏖战四界，请确认。】

【已确认，请选择本次战斗中的观战者。】

【已确认，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等待您的对手就绪。】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烽烟初定血犹殷，鏖战再起人不待。诸星汇聚四界中，豪情一朝九霄外。”

【载入已完成，欢迎来到巅峰争霸S2-鏖战四界。】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晋级半决赛。】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比赛即刻开始。】

进入剧本时的系统提示与此前几轮的无甚大变化，除了“剧本胜利奖励”的内容外，基本是一致的。

语音提示过后，便是片头CG了。

轰隆隆……

随着一声惊雷乍起，玩家们眼前出现了CG的第一个镜头。

画面的正中，是一个十字架形状的石砌墓碑；墓碑的旁边，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栩栩如生的死神石雕……那雕像的面容虽被掩在阴影之中，但每一名正在观看CG的选手及观众都能感觉到他好像正在凝视着自己。

定格了数秒后，镜头开始缓慢地朝侧面移动，一段压抑、阴森、怪诞的背景音乐也十分应景地响了起来。

在接下来的十余秒中，玩家们跟随着“镜头视角”一路穿过了一片林草丛生、栅栏破败的墓园。接着，画面的焦点就由远及近，对准了远处悬崖上的一座城堡。

【一百年前的某个晚上，传奇驱魔者范海辛率领一行勇士闯入了魔王德古拉的城堡。】

旁白说这句话的过程中，镜头中播放了一组快速、流畅的动作戏剪辑。

但见，一位身着白衬衣黑马甲、留着络腮胡的中年帅哥，以及三五名手持火把和猎枪的村民脸……一同杀进了城堡之中。

他们用挖矿的炸药炸开了城堡的大门，用刀枪砍杀掉了所有挡路的怪物，在剪辑师的帮助下迅速来到了一座地下礼

堂。

【此时的德古拉，已然得到了传说中的“圣之护身符”，并欲在“复活之夜”将其摧毁。】

【一旦圣之护身符被毁，世间善与恶的平衡便会被打破，人间将堕入黑暗势力的掌握中。】

话至此处，范海辛已经来到了礼堂中间，站在了一块外形平滑的桥型岩石前。在那块岩石的截面上，镶嵌着一块巴掌大小的、质地如水晶般的圆形护符。

范海辛凝视了那护符数秒，便回头嚷道：“对，就是它，快把那女孩儿带来。”

话音落时，他的一名同伴就从礼堂外带了一名少女进来。

那女孩看上去十六七岁年纪，金发碧眼，衣着打扮都很朴素。走进礼堂时，她那略显稚嫩的面容上挂着明显的不安和畏怯，不过还是可以看出她的眼中有着一丝坚定和勇敢。

“希望我们还来得及。”范海辛看到少女的模样，抹了抹不知何时沾到自己脸上的鲜血，担忧地念叨了一句。

【为了阻止这一切，范海辛来到了护身符前，抢先发动了一个仪式。】

旁白插叙，镜头一转，此时的少女已手持一张卷轴，面对着护身符，吞吞吐吐地在吟诵咒文。

而护身符也对咒文产生了反应，不断有光芒从那水晶体中迸射出来。

“快！再快点儿！”尽管这样做显得有些刻薄，但范海辛还是不断在旁边催促着已然战战兢兢的少女，让她加快语速。

砰——

就在此时，伴随着一声巨响，礼堂的玻璃和大门都自行崩碎开，众人脚下的地面竟也像是活了一般耸动起来。

“啊——”

“救命！”

突然，站在后方的几名村民脸发出了惨叫。

当众人回头望时，发现他们已经被从地底裂缝中涌出的干尸活活拽了下去……

“快念！”见少女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范海辛大喝一声，“不然我们全得死！”

少女被他这么一喝，也回过神来，紧张地继续念了下去。

【于复活之夜，由一名处女在护身符前朗读魔咒，便可打开边狱（limbo，即地狱边境）之门，将周遭的一切吞噬。】

说边狱边狱就开，旁白还没念完，那护身符上的光芒就已骤然消失，接着……一个如人眼大小的黑洞在护符上出现了，并在数秒间将直径扩大到了五米以上。

“噢！上帝！”

“快跑！”

范海辛找来的队友们纷纷表现出了惊慌，并开始逃跑……因为那个黑洞的吸力在五秒内就把朗诵魔咒的少女第一个吸了进去。

然而，这显然都是徒劳的……

很快，边狱之门就扩大到了难以想象的尺寸，整个礼堂、乃至整座城堡的空间都因其而扭曲起来。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摆脱它的吞噬。

“范海辛……”当范海辛在黑洞外做着最后的挣扎时，一个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这就是你的办法吗？为了阻止我……你甘愿自己也堕入边狱吗？”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范海辛高声回应着那个声音，“……和我能做的。”

“别在那儿假装圣人了！”那声音喝道，“你救不了所有人！你甚至连跟随你一起来到那几个人都救不了！”他的语言中透出了明显的怒意，“我的生命是永恒的！终有一天，我会重返这个世界，而你……将永远在边狱受苦！”

“哼……”范海辛惨笑一声，“我想……到了那一天，还会有人站出来阻止你的。”

说罢这句，他也被黑洞吞噬了进去，消失无踪……

叱——

下一秒，画面一黑，片头CG至此戛然而止。

【九十九年后的……今天……】旁白留下了这最后一句话后，剧本便正式开始了。

【主线任务已触发】

【击杀“刀锋”的四名成员。】

玩家们一进剧本，任务提示也直接来了。

但他们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这个上面，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们……也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点上。

“喂喂……这是要干嘛？”封不觉恢复行动能力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小床上。

这张床的尺寸显然不是为成年人准备的，印着卡通人物的床单也不是……但此刻的封不觉躺在这张床上显得毫无违和感，因为……他已变成了一个小孩。

【在该剧本中，您的年龄被设定为十岁。】

【您的外貌、身体素质、技能、物品、灵能武器、称号能力等都将产生相应的变化。】

五秒后，每一名玩家的耳边都响起了这样一段提示。

“挺会玩儿啊……”封不觉掀开被子，站到了地上，“比赛里玩设定真的好吗……”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反正对战的双方全都被变成小孩了，“理论上来说”还是公平的。

“呼……总之，我先瞧瞧。”封不觉站定后，先是观察了一下自己所在的房间。

这是个很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孩子的房间。只不过……其所处的年代肯定不是在二十一世纪。因为这房间里既没有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也没有台式电脑和掌机。封不觉草草看了一圈，除了灯泡以外……这屋里能找到的电子设备就只有一个电闹钟和一个老式收音机了。

至于其他物事嘛……基本都是男孩子房间里常见的玩意儿。随处乱丢的脏衣服、丑得没法儿戴的帽子、一看就很廉价的篮球、脱穿都不需要系鞋带的球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少年向玩具、一堆棒球明星卡（觉哥翻了一下，发现这些球星的外貌和名字他全都是闻所未闻，于是他推断这里是主宇宙中的某个类似的球的星球）、每一寸都沾着干涸的酱汁和零食碎屑的地毯（仅凭肉眼观察就知道这些食物残渣的来源至少在六种以上）、令人难堪的怪物手办以及海报等等等等。

封不觉估计，如果自己仔细地找一下，没准还能在床底下翻到口味并不算很重（对他来说）的小黄书，不过他并没有那么干就是了……

“身体缩小之后视线变低了……”封不觉扫视完毕后，就走到了衣柜前，“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说着，他就打开了衣柜的门。

不出所料的，这种落地式的衣柜柜门内侧嵌着一整块等身长的镜子。

“嗯……”觉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道，“不愧是伍迪开

发的程序……不但按比例缩小了人物的服装和发型，还完美还原了我十岁时的长相、体型和身高……”

虽说他自己照镜子时的反应不是很强烈，但此时此刻，正在观看比赛的观众们都快要乐疯了……

“哈哈哈哈哈……这……这这这……”有语无伦次型的。

“那死鱼眼一点都没变啊！哈哈哈哈……”有吐槽型的。

“哈哈哈……不行了！我要去翻录像，然后拿他的脸当表情包！”有恶意满满型的。

“好想给我们家的小孩也弄这样一套迷你的小丑装啊，太可爱了。”有关注重点错误型的。

总而言之，和觉哥那不温不火的态度相比，观众们的反响极其强烈。

另外……各位应该也已经意识到了，除了封不觉之外，剧本中的其他七名玩家也都变成了小孩，他们的变化一样也是看点十足……

于是乎，在接下来五到三十分钟内，有关这场比赛的消息如病毒般在直播平台上传开，吸引了大量的观众慕名而来……

一听到可以看到选手们的儿童版本，绝大多数观众……甚至是一些工作室的情报侦察团队……都忍不住要过来围观一下。

【支线任务已触发】

就在封不觉完成了房间的搜查，准备开门出去之际，系统提示又一次响起了。

他打开游戏菜单，扫了眼任务栏里的内容，看到的是——【设法与你的队友们会合】。

“哦？这也算个任务吗？”封不觉不置可否地念叨了一句，“在这种传送点分立的剧本中，与队友会合是基本套路

吧……”

“诶？”念及此处，他好似想到了什么，眼神微变，“莫非……这任务是在暗示……会合之后就能触发某种后续的剧情？”

封不觉一边想着，一边走出了房间。那个房间位于二楼的尽头，觉哥穿过了数米长的走廊后，就顺着楼梯来到了一楼的客厅。

“嘿~我的小南瓜，瞧你……怎么一大早就把衣服给换上了？”一位三十多岁，留着金色波浪卷儿的年轻母亲带着温暖的笑容迎接了他。

“啊……那是因为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呢……”封不觉用儿童特有的萌音，配合他那有气无力的口吻、以及“你特么在逗我”式的表情……讲出了这句台词。

在楼上翻查房间时，封不觉就看到墙上的日历标注着今天是万圣节；系统用了一个很好的方式让他身着奇装异服一事变得顺理成章。

“呵……我的小宝贝儿，你真是太可爱了。”那位“妈妈”走过来用双手捏了捏觉哥的小脸蛋，并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好了，妈妈要准备出门了，早饭在桌上，记得要吃完了再出去哦。”

“好的。”封不觉回应时摆着一脸不爽的样子，待那位女士上了楼，他才无奈地摇了摇头，朝厨房走去。

五分钟后，觉哥便戴着安全头盔和护膝、踩着一辆带辅助轮的小自行车，出现在了小区的路边。其口中……还叼了一块烤得微焦的吐司。

“是去占领电视台好呢，还是广播电台好呢……”他骑车时，主要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

不过，一道突然出现在路中间的人影打断了他的思绪。

“哼……封不觉！”但见，一名身高一米三左右的少年……

牵着条大狗，拦在了觉哥的面前，开口便言道，“还真是巧遇啊！”

第918章 降妖别动队（二）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两名少年的身影出现在了社区的街道上。

其中一人身着蓝色短袖T恤，茶色的头发烫了个小波浪；另一人身着黑蓝相间的运动服，斜梳一头褐发。

他们，分别是E.J和德瑞克，今年皆是十二岁，是我们俗称的校园恶霸。

这二位少年平日里的爱好就是去找其他同学的茬。无论你是个子矮小、长相难看、举止古怪、还是体形肥胖，或者……单纯只是比他们低一两个年级，都可以成为他们欺负你的理由。

当然了，他们的行为也没到人神共愤的地步，无非就是一些恶作剧程度的霸凌而已……比如绊你一跤、把你的零食扔到地上、说些垃圾话、或者掀掉你的帽子等等。

这天，E.J和德瑞克一大早就结伴在社区里漫无目的地溜达着。

和大部分生活在八十年代的美国小孩一样，在那个网络远未普及的年代里，“出门找朋友一起玩”才是他们最常选择的娱乐方式。

“嘿，你瞧，街对面走过来的那个不是霍瑞斯吗？”

“是啊，那胖子又在吃士力架了。”

“我们上去整整他怎么样？”

“正合我意。”

两人一拍即合，当即快步上前，拦在了霍瑞斯的面前。

“晚上好，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收听我们的秀。”E.J站到

霍瑞斯面前，抬起右手，假装自己正拿着一个话筒，并用电台主持的语气说道，“今晚的问题是——是什么让肥仔如此肥胖。”他看着霍瑞斯，恶意地接道，“肥仔，你怎么看？”

“走开吧，E.J……”霍瑞斯没好气地回道。

“嗯……‘走开吧，E.J’……”E.J装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将对方的话重复了一遍，随后说道，“……不，这不是个好答案，完全说不通啊……”说着，他又将自己想象中的那个“话筒”递给了德瑞克，并接道，“还是让我们把话筒交给街头记者德瑞克，听听他的想法吧。”

“大家好，我是德瑞克。”德瑞克也很配合地接过了“话筒”，一脸嘲讽地对霍瑞斯道，“我现在正位于一条因肥仔的存在而堵塞的街上。”他的讽刺并不高明，但相当刻薄，“嘿！肥仔。”他突然提高了声音对霍瑞斯道，“你能别再吃了么？”

他说这句话时，E.J已伸手将霍瑞斯手中的士力架打落在地，并用鞋底在上面狠狠地碾了几下。

“听着，我的腺分泌方面有些问题，OK？”霍瑞斯虽然看上去憨厚胆小，但他并没有向这两个不良少年屈服，而是反唇相讥道，“至少我不像某些人那样……脑子不好使。”

“你说什么？蠢蛋？”E.J听了这话，顿时提高了嗓门儿，推了霍瑞斯一把，并重复道，“你再说一遍！”

“我不叫蠢蛋，的名字叫霍瑞斯！”霍瑞斯耿直地回道。

“呵……傻逼……屁股……”德瑞克立即冷笑着把对方的名字强行念歪（此处他故意将horase这个单词分开并读成了whore...ass...）。

E.J则是一把抢过了霍瑞斯另一只手上拿着的漫画书，将其一撕为二，扔到了地上。

“噢~糟了，我不小心把它给撕了。”E.J干完这些，还假惺惺地用单手捂住自己的脸道，“或许这是因为我脑子不好使吧。”

霍瑞斯低头看了看地上的士力架和漫画书，委屈地嘀咕了一句什么。

虽然他说得很轻，但还是被对方听见了。

“你说什么？蠢蛋！”E.J的台词和刚才如出一辙，通常来讲，这类校园恶霸的脑子的确不太好使，所以词汇量也很有限，“你有种再说一遍！”

霍瑞斯也的确挺有种的，这憨厚的胖子鼓起勇气，将他刚才嘀咕的那句话用对方听得清的音量重复了一遍：“我说——你们俩真是混蛋。”

话音未落，E.J就出手推了霍瑞斯一把，并扑上前去，将其摁倒在地。

接着，他就骑在霍瑞斯的肚子上，用身高和体型的优势压住了小胖子，然后对其脸部来了一套左右挥舞的王八拳。

而霍瑞斯的反应和所有不擅打架的孩子一样，在陷入劣势后，他用双手护住了对方击打的部位，并本能地闭上了眼睛。

其实E.J的打架方式也不高明，而且他出拳时并没有用上特别大的力量，这种拳头哪怕不挡也不会打破皮肤或是留下淤青的。说到底，这终究只是小孩子打架罢了，在他们的意识中，本来也不存在着要伤人的意图，就是想拍打对方几下，让对方求个饶。

“放开那个小孩！”

然，就在此时，一声厉喝传来，打断了这场霸凌。

这“厉喝”的“厉”……主要在于语气，但是说话者的声音，听上去可是一点都没威慑力的，甚至可以说是萌萌哒……

“哈？”正骑在霍瑞斯身上的E.J和站在旁边助威的德瑞克一同循声抬头，看向了五六米外的一个幼小身影。

这是个身着全套迷你刺客装的小男孩，其身上的装束非

常精致，罩帽边缘和衣服的细节处有着绣金的镶边，手腕上的臂鞘、躯干和腰上用来装各种道具的皮匣、飞刀带、腰带等等一应俱全。纵然这些八十年代的孩子还从来没见过或者听过“刺客信条”这个名词，但这身装扮本身的酷炫度已足够让人不明觉厉。

“怎么？你想多管闲事吗？罗宾汉。”德瑞克盯着王叹之看了几秒，便用挑衅的语气回了一句，顺便挖苦了一下小叹的造型。

由于年龄上比对方小了三岁，小叹的体型和E.J、德瑞克二人有着较为明显的差距，所以后者见了他也是完全不虚。

“你们怎么不去找个和自己个头儿一样或者更大的人较量？”小叹问出了一个冒着傻气的问题。

众所周知，欺软怕硬和仗势欺人是不良少年界的铁则。在人数或体格不占优的前提下，他们通常是不会采取主动攻势的。

“嘿，你想逞英雄是吗？小子。”E.J从霍瑞斯的身上站了起来，并和德瑞克一起朝小叹逼近过去，“我劝你省省吧，我可不想看到你一会儿哭着回家去找妈妈告状。”

“彼此彼此……”小叹一步不退，昂然而立（虽然只有一米三），摆出一副随时奉陪的态度来。

再怎么说，他也是个成年人，即使不靠游戏中的技能和物品，仅凭一个成年人的心性和经验，他也能在体型不利的前提下揍趴那两个孩子。

“看我揍扁你！”德瑞克和E.J一齐扑上，又使出了小孩打架的基本套路——先推倒再说。

这种战斗模式，也是他们常年和体格比自己差的孩子对决所养成的习惯，那些小孩在被人用体重压制后通常都找不到摆脱的方法，于是就会被单方面吊打。

但……小叹可是不会给对方这种机会的。

面对身高比自己高了将近一个头的、正并肩扑来的两名少年，他果断地单手撑地，来了一记下三路的侧身蹬踏。眨眼间，他那两只小脚的脚底板精准地踩中了那两位的膝盖。

下一秒，E.J和德里克就双双惨呼一声，分别抱着自己的左膝和右膝栽倒在地，然后表情痛苦地在地上打起滚来。

“啊……毕竟都是小孩，这种程度就解决了。”小叹重整姿态时，心中念道，“不过这两个家伙也太夸张了吧……我几乎都没怎么用力呢……”

就在他思索之际，那两人果然已经从地上站起来了，不过他们起来后立即选择了一瘸一拐地往反方向跑……

“可恶！你给我记住！”

“哈啊……哈啊……等等我……”

待那二位狼狈地逃出几十米后，小叹走到霍瑞斯身旁问道：“没事吧，孩……呃……伙计。”他差点儿脱口而出说出了“孩子”这样的称呼。

“没事，谢谢你。”霍瑞斯拍了拍自己身上的尘土，面露兴奋地问道，“我说……你可真厉害啊，竟然能做出那种动作，那是什么？中国功夫吗？”

“嗯……算是吧。”小叹讪讪一笑，随口回道。

没想到霍瑞斯愈发激动起来：“噢！那太酷了。”他微顿半秒，接道，“那个……我叫霍瑞斯，你叫什么？”

“枉叹之。”小叹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游戏昵称，根据他的经验，系统通常都会对称呼方面的文化差异进行处理。

“哦，Wang，很高兴认识你。”果然，霍瑞斯的反应显得毫无违和感。

“我也是，霍瑞斯。”小叹应道。对话进行到此处，小叹其实已经想找个时机离开了，虽然行侠仗义很重要，但他还有任务在身。

“啊！对了！”可突然间，霍瑞斯好似想到了什么，他瞪大了眼睛道，“Wang，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的俱乐部呢？”

“俱乐部？”小叹疑惑了半秒，问道，“什么俱乐部？”

霍瑞斯没有立即回答的他的问题，而是接着问道：“你现在有时间吗？我带你去见几个人。”

……

与此同时，同一个社区中，另一条街道上。

“唷~这不是七杀兄吗？”骑在小自行车上的封不觉单脚撑地，一边望着眼前的拦路之人，一边把嘴里的吐司快速吃了下去。

觉哥和七杀能把彼此给认出来，肯定不是因为他俩从小就认识，两人主要还是靠服装来判断对方是谁的。衣服对上号以后，再看脸，自然就会发现一些和成年版相似的地方。

“没错，就是我。”七杀面带一丝笑意地回道。

“您这是……出来遛狗呢？”封不觉扫了一眼对方牵着的大狗，嬉笑着问道。

“那您这是……出来练车呢？”七杀也扫了一眼觉哥胯下的坐骑，回敬了一句。

“呵呵……你等着，我先把车锁了。”封不觉皮笑肉不笑地回道。

“呵呵……你也等着，我先把狗栓了。”七杀也是皮笑肉不笑地回道。

两人分别在路边的一颗大树旁和一个栅栏边办妥了自己的事情，随后又回到了街边的步行道上。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和你交手了。”站定后，还是七杀率先言道。

“是啊~人生真是处处有惊喜啊。”封不觉回道。

“或许……我们眼前的这场单挑，将直接左右整场比赛的胜负呢。”七杀又道。

“那可未必……”封不觉道，“咱们的队友也都不弱……不是吗？”

“哼……这倒是。”七杀笑着，已然摆出了战斗的架势。

封不觉亦是侧身对敌，做好了应变的准备。

两人在沉默中……对峙了将近一分钟。这期间，共有一名邮差、两名晨跑者、一辆巡逻的警车、九个路人、以及另外三个在父母陪同下的熊孩子从他们身边或街对面走过。

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是将视线停留在他们身上超过五秒的。

“呀——”

“啊——”

突然，两人用各自的童音齐声发出了一声长啸，随后身随声动，冲杀而出。

啪啪啪啪……

紧接着，他们就用那儿童的体格，使出了各种华丽的打斗动作，在街上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

虽说觉哥和七杀都没有放水的意思，但他们的力量、速度……皆已降低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低的水准。以至于这场打斗的场面无比的……可爱。

没有力与力的碰撞，没有划破空气的能量，也没有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有的只是两个身形矫健的小学生，在街上你来我往地过招。

才战了十几秒，封不觉就意识到一个问题，而且他还在打斗过程中直接把这事儿说出来了：“我去……这不对啊！双方的身体素质都下降后，你这种会使用格斗技的家伙优势很大啊！”

“这你可怨不得我。”七杀应道，“大家的身体都缩小了，这一点是公平的。你不会格斗技，是你自己的问题。”

“切……”封不觉不快地啐了一声，“那咱们就技能上分胜负吧！”言毕，他就发动了……

第919章 降妖别动队（三）

“喝！”封不觉轻喝一声，后跳一步，双腿微曲，立稳身形，然后，将双手交错在胸前，言道，“吃我大斯派修姆光线啦！”

“哪尼！”七杀闻言，当即一惊。他们刀锋在赛前自然也调查过地狱前线的一些情报，但他从来没听说过封不觉还有斯派修姆光线这个技能。

两秒后，只听得……

“嗞嗞嗞嗞嗞——”

以上这个声音并不是技能引发的，而是封不觉自己用嘴配音的。他的手上也没有发出任何光线来，只是摆在那里装模作样地颤抖着。

“你……在干什么……”七杀看着封不觉的行为，嘴角抽动着念了一句。

“哼……”封不觉冷哼一声，“很明显，我在胡诌招式虚张声势啊。”

“这样啊……”七杀不但嘴角在抽，眼皮也开始不由自主地跳了，“这种程度我也会啊……”

说着，他便踏前一步，拳劲轰发：“百拾四式·荒咬！”

封不觉很清楚，对方可不像自己……只是说说而已的，七杀是真的出手了。

前文中提到过，百拾四式·荒咬是一个体能消耗仅100的格斗技，其伤害并不算高，但……这招的定位却是B级技能，只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衔接数个后续技能的“起手式”；一旦被这招打中，接下来的硬直期间就很可能被一套连招带走了。

所以，洞悉了这点的觉哥，是断然不会去迎这一击的。

“哈！太天真了！我会让你抓到这种破绽吗！”封不觉一边挑衅对手，一边瞬开了【灵识聚身术-改】，猛然朝侧方移出。

可他万万没想到……

噼噼啪啪——

下一秒，觉哥的身体竟自行发出了一阵骨节炸裂的连响，其体势也突然一滞。

“什么！”封不觉心中一惊，“糟了！这身体承受不了灵识聚身术的负荷……”

他念及此处，七杀的拳头已然杀到：“哼……虽然不知道原因，但看起来你是妥妥儿地失误了啊……”

说罢，一记老拳……哦不……是一记小拳就打在了封不觉的肚子上。

本就脚步不稳的觉哥被这拳一打，整个人浮空了十多公分；自身技能和外力带来的双重损伤让他的身体在短时间内进入了一种近乎麻痹的状态，完全动弹不得。

“简直是理想的连技沙包啊……”七杀一边念道，一边已准备好了后招，“那我就不客气了！”

乒——

说时迟那时快，七杀斗气一爆，旋身跟进，喝招起式：“【无影疾风重段脚】！”

此招，针对的就是浮空目标，其整体动作是猛然回旋、拔身而起，以一个空中七百二十度三段交叉旋踢开始，接上持续数秒的超高速霰弹枪式蹬踏直踢。如果全数命中的话，目标将在四秒内连中二三十腿，伤害十分惊人。

而眼下的封不觉……正如七杀所说，因为一个剧本设定所带来的意外失误，变成了沙包一般的状态，根本没有办法

做出反应。

“不妙啊……”那一瞬，连封不觉也不由得想道，“搞不好就因为这个失误死在这里了啊！”

“抱歉了，封兄……”在技能的前两脚命中时，七杀已自信地做出了胜利宣言，“看来我赢……诶？啊？呀——”但是他的话没能说完，因为他踢完第三脚后，整个人就飞过了封不觉的头顶……以至于后面的二十几脚全部落空了。

“有没有搞错！”大约五秒后，七杀落地，忍不住大声抱怨了一句。

待他回头望时，封不觉早已缓过劲儿来，且已经吞了个生存值补充剂回满了血。

“哈……看来是身高救了我一命呢……”封不觉笑着抹掉了嘴角的一丝鲜血，面向对手，重整了姿态。

“可恶……我明明也变成了小孩，身高的比例基本没变，按理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七杀转身时若有所思地念道。

他这番话，有点儿为自己“辩解”的意思，因为刚才在半空那一幕让他有些尴尬……那就好比你对着一个残血的敌人将技能扔出、同时自信回头……结果对面没死。

“废话，身高比例是没变，但你的体重变轻了……”封不觉接道，“小时候从比自己肋部还高的高度往地上蹦，几乎没有什么感觉；青少年时期的话，就会感觉脚疼；而成年人若是如此，就有可能受伤。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即使技能的威力和你的身体素质都按照比例削弱了，到真正使用时还是会由于一些物理量的变化而导致结果上的偏差。”

很明显，以上的这段话，也是一种“辩解”，觉哥借着回应对方的疑问，把自己刚才的那次“失误”也给解释了。

“嗯……原来如此。”七杀点头应道，“不愧是封兄，分析得确实挺快。”

“过奖~过奖~”封不觉也微微点头。

两人不动声色、惺惺相惜地望了一眼，借由这番互相交流和吹捧，一起找个了台阶下。

“不过……”既然面子工程做完了，那客气也就到此为止了，到了下一句话，七杀便将话锋一转，“你把这些信息告诉我真的好吗？”

“无妨。”封不觉也换了表情和语气，嚣张地回道，“说与不说……对我的胜利没有太大影响。”

话音落后，两人再度陷入了沉默的对峙中，第二轮交锋……一触即发。

而就在这时，又有一人，加入了战团。

“呵呵……二位已经打上了啊。”这一刻，忽有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觉哥身后响起。

伴随着那声音一同来到的，还有一块“阴影”……

封不觉闻声转头，发现自己已经被笼罩在了说话者那高大的人影之下。

“还真是你啊，封兄。”龙傲旻用居高临下的眼神望着眼前比自己矮了好几个头的觉哥，笑着言道，“呵呵……不看衣服我可能都认不出来呢。”

“但我不看衣服也能认出你……”封不觉望着眼前那足有一米七高、长了一张三十岁男人脸的“孩子”，发自真心地吐了个槽。

“啊……我是比较早熟一点。”龙哥笑着回道，“从小就上的体校，还被当做尖子培养呢，可惜后来没能当上职业运动员……”

封不觉这会儿可没闲心听这些，对方话还没说完，他就从龙哥的身侧一溜烟地钻了过去，拔腿就跑，边跑还边嚷嚷着：“作弊啊——丧尽天良啊！系统无耻啊！”

但见这厮夺路狂奔，皇皇如丧家之犬，汲汲如怀渴之鹿，连自行车都不要了……

大约愣了两秒后，七杀和龙傲旻才同时反应过来，不禁齐声大呼：“喂——”

他们确也是没想到，封不觉竟会厚着脸皮落荒而逃。待两人回过神来，便立刻转身猛追上去，边追还边喊着一句在99%的场合下都发挥不了作用的台词：“你给我站住！”

“站你【哔——】啊！”封不觉在十几米开外（由于身体素质的原因，早跑两秒也没让他拉开太多距离）回头高声骂道，“你他【哔——】的告诉我这是十岁？像你这样的……去买烟买酒买花花公子都不用出示证件了吧！”

“我发育早你管得着么！”龙哥和觉哥很熟，这种程度的吐槽他早就习惯了，兜得住，“有种你别跑！”

“谁理你？不跑必死无疑！”封不觉接道，“我警告你……你再追我报警了啊！”

“哼……报警？”龙哥还没回话，七杀就在旁冷笑道，“小孩打架警察也管吗？”

“救命啊！”谁知，封不觉紧接着就开始大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居然有个恋童癖和他调教的爪牙要抓我回去【哔——】啊！”

“卧槽？”龙哥和七杀当时就惊了，他们还从未在战斗中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不过……封不觉的大叫并没有引起路人太多的关注。其一，路人的数量本就不算多；其二，无论如何，至少在那些NPC看来，龙哥依然算是个“孩子”，最多是青少年吧；其三，他们仨都穿着“万圣节主题”的奇装异服，这使得觉哥的话毫无说服力。

于是，他们三个就这么你追我赶地在社区的步行道上狂奔起来……也不知何时才是个头。

……

同一时刻，距离玩家所在地数百英里之外。

万米高空之上，一架机身上印着BROWNING商标的商务货机正在平稳地飞行着。

驾驶室中，一名身穿衬衫的飞行员正在跟他的副驾驶抱怨着：“真是个让人沮丧的差事……不是吗？伙计。”

“哈？”副驾驶显得有些莫名，“怎么了？”

“怎么了？”飞行员用调侃的语气接道，“我们正在用二战轰炸机改造出的破烂货，运载着一堆装着死人的木箱子，难道我该为此开个派对庆祝一下不成？”

“是吗？”副驾驶耸肩道，“那你不妨想想……我们的‘乘客’抱怨了吗？晕机了吗？他们找你要杏仁吃了吗？”

飞行员听了这句，会心一笑：“嗯……你说得对，这工作真不错，我们该为此高兴的。”

和大部分小成本恐怖片中的过场人物一样，这两个家伙的台词有限、而且很没有营养，简直让人怀疑编剧在写这些对白的时候是不是把咖啡洒在了自己的裤子上。不过，这种桥段的主要目的还是达到了，那就是向观众们传达一些信息。

硿隆隆——

就在两名飞行员交谈之际，突然，有一阵怪响从后方的机舱中传来。

闻声后，两人十分同步地转头，面面相觑，随后一齐看向了后方的舱门。

“我还以为他们死了。”飞行员半开玩笑地念道。

“是的，他们是死了。”副驾驶回应道。

短暂的沉默后，飞行员摘下了耳机，站起身来：“我得……我得去后面检查一下。”

“嗯……”副驾驶摆出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嚼着口香糖回道，“OK，那我就继续留在这儿，制造点诡异的声音。”

到目前为止，这两人还处于一种比较轻松的、不怎么把那声音当回事儿的状态中。

当然了，这也是恐怖片人物的一贯作风。他们往往会对那些细小的、诡异的现象表现出嗤之以鼻的态度，但同时又不会放任其不管，非要去一探究竟。

而这种在逻辑上互相矛盾的行为，就是他们领便当的主要原因……

咔嚓——

随着机舱的门被打开，飞行员很快就步入其中。

这机舱的两侧摆满了被网兜罩住的大箱子，正中间还放了一个没有被固定的长方形箱子。不知为何，舱里的灯光是红色的，这使得飞行员不得不拿着个手电筒才能进行检查。

总之，他用手电简单地扫了扫，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但就在他准备回去的时候，突然……

吱吱——

一只蝙蝠厉啸着闪现，并朝他飞扑了过去。

飞行员见状，本能地叫了一声，朝侧方下蹲躲避。闪过攻击之后，他还骂骂咧咧地念道：“来啊，出来啊，你这畜生，你在哪儿呢？”

他边骂边转身，试图搜索蝙蝠的踪迹，没想到，当他转过身后，映入眼帘的……竟是一个身穿黑色晚礼服、披着黑斗篷的男人。

此“人”脸色苍白骇人、面部轮廓鲜明、尖牙外露、还梳了个背头。

这一德古拉的经典造型，在许多文学及影视作品中都有出现，基本上已经深入人心。

一般而言，我们都会认为……伯爵会在瞬息之间就扑上去咬住飞行员的脖子，将其身上的血吸干。

但是，《降妖别动队》世界中的这位德古拉，却是一个十分非主流的存在。

嘭——

连飞行员自己也没想到，下一秒，自己竟然挨了一拳。

是的，这个德古拉没有去扑人吸血，也没有发动某种酷炫的能力……比如念动力或催眠之类的……去对付对方。

他做的……只是抬起一手，干净利落地揍了对方一拳……

第920章 降妖别动队（四）

飞行员被德古拉一拳打中鼻梁，闷哼一声，向后跌倒在地。

而德古拉依然没有上去吸对方血的意思，只是紧盯着机舱中间的那个矩形箱子，并在其旁边慢慢蹲了下来。

不多时，被揍了一拳的飞行员就缓过了气儿，他当即抬头望去，发现德古拉正蹲在地上、深情款款地望着那个大木箱子发呆。

说来也巧，飞行员倒下的位置附近，正好有一根操作杆，而这根操作杆，可以用来打开机舱中间的地板。

前文中提到过，这架飞机是二战时的轰炸机改造的，所以才会有这种设置……此时，机智的飞行员就不动声色地伸出手去、果断地拉动了那根操作杆。

下一秒，只听得“咔嚓”一声。

机舱的地板霍然开启，那个矩形木箱“嗖——”一下就掉了下去。

然，德古拉却没有随着箱子一同落下……他在地板打开的瞬间就浮空而立，望向了飞行员。

这一场景，是《降妖别动队》原版电影的还原，但我个人认为……此处有一点极不合理，那就是——飞机是一个整体都在运动的物体，当德古拉悬停在半空时，他的身体和飞机是没有任何接触的，因此，理论上来说，他应该很快就会被机舱末端的墙壁给撞上……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

虽然我们可以强行解释说……德古拉靠着某种静电力场与周围环境产生了斥力或摩擦力，故而可以在身体毫无接触

的前提下与飞机同向运行；不过我觉得……还是用一句“八十年代的片子别较真儿”来说明就好。

言归正传，反正这个BUG镜头也没有持续太久……

德古拉浮空片刻，瞪了飞行员一会儿，然后就化身为蝙蝠，从地板的缺口中飞了出去，直追那坠落的大木箱。

……

与此同时，剧本另一处。

“哈啊……哈啊……这小子……跑得比狗还快……一个不留神就没影儿了……”

“呼……算……算了……暂时别追了……这个身体状况下，体能值流失好快……”

在跟着封不觉跑了N条街后，七杀和龙哥……居然把他给跟丢了。

两人喘着粗气，脸上一副“煮熟的鸭子飞了”的表情，颇为郁闷。

“哈啊……话……话说……你不是体校的吗？”七杀喘了一会儿后，转头对龙傲旻道，“而且个头儿比我们高那么多，那双大长腿应该跑得飞快才对啊？”

“切……我在体校主要练的是羽毛球……又不是田径……”龙哥回道，“再说了……谁告诉你个子高就跑得快了？照你这么说打篮球的都该去改练长跑了。”

“嗯……这倒也是……”七杀不禁笑了起来。

“可不是吗。”龙哥也笑了。

这两位的性格都比较直，又是战友关系，很快就能调整好情绪。

其实事后想想……眼前的事情还真是挺好笑的，毕竟不是每天都能看到儿童版的封不觉落荒而逃的场景。

“对了，你接到支线任务了吗？”休息了大约一分钟后，龙哥的呼吸已经恢复平缓，于是他开口问道。

“啊，接到了，和队友会合是吧？”七杀应道。

“没错。”龙哥接道，“任务栏里显示是‘队友们’，看这意思……是得全员会合才行。”

“那……要不我们还是分头去找？”七杀提议道，“然后约个地点会合？”

“嗯……可以啊。”龙哥想了想，也同意了，“眼下也没有什么办法去确定其他人的位置，分开行动的话……可以扩大搜索范围。”

于是，两人迅速商议好了会合的时间和地点，随即各奔东西。

待他们俩走远后，距离他们方才所站之处仅五米的……一个立于巷口边的……垃圾桶的……盖子，被人从内部掀开了。接着，一个头顶香蕉皮、瞪着死鱼眼的孩子从里面缓缓站起。

此时，刚好有一个推着手推车的流浪汉路过，想要去翻垃圾，没想到竟看到里面冒出了一个小男孩儿来。

“嘿，你在我的冰箱里干嘛呢？小鬼。”那流浪汉显然是个酒鬼，大上午的就双颊通红，酒气冲天。

“放心，我没动你的‘食物’。”封不觉一边回应，一边已从垃圾桶里跨了出来，并用手拍打着衣物上的脏东西。

“你有零钱吗？小鬼。”流浪汉说着，从衣兜儿里掏出了一个小酒瓶，搁到嘴边咪了一口，同时用身子挡住了觉哥的去路。

“零钱？”封不觉抬眼望了对方一眼，然后装模作样地摸了摸自己的衣服口袋，“哦，有啊。”他回完这句，又明知故问道，“有什么事儿吗？先生。”

“把钱给我。”那流浪汉说话时，做贼心虚地左右张望了一番，见附近路人不多，也没人注意到这里的情况，他便露出了一个可怕的表情，又重复道，“快给我！”

“好的，先生，别着急。”封不觉懒洋洋地回道，其双手也已朝自己的行囊中摸去。

“快点！别磨磨蹭蹭的！”那流浪汉不断地厉声催促着觉哥。他并没有太留意眼前这个“孩子”的动作，主要注意力都在观察附近的行人。

“好了好了~这就给你……”数秒后，封不觉猛然从行囊里抽出了WJQ-308军铲，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一铲子打了过去。

酗酒者的反应速度本就不如常人，封不觉可说是轻而易举的把那流浪汉给击晕了。

接着，他就一脸淡定地将那流浪汉扔到了其自己的手推车上，默默地推入了小巷中……

……

另一方面，社区某民宅后院。

“真不敢相信我在比赛的剧本里做这种事……”此时，破军正拿着个大耙子，刮着地上的落叶。

“变成小孩的设定你就顺势接受了是吧……”贪狼和他一样，也在做着清扫落叶的工作。

刀锋的这两位正副队长，在剧本一开始时就会合了，因为在这个剧本的设定中，他们扮演的小孩是同一个家庭里的两兄弟。

只是，他们那家的家长非常严格，居然在万圣节这样的日子里还让小孩去干家务，而且还是清扫落叶这种活。

虽然两人不太情愿，但口头上肯定还是要先答应下来的。没想到……他们应了以后，【清扫后院中的落叶，直到

落叶的覆盖面积小于5%】就以支线任务的形式被记录在任务栏里了。

看在奖励的面子上，这两位……还真就忍了。

“我倒是很期待这个任务完成以后会给我们什么报酬。”破军又念道。

“我觉着吧……给我们装备或者技能的可能性不大。”贪狼分析道，“奖励八成是某种意想不到的，但是对在剧本中‘借势’有所助益的事物。”

“嗯……”破军点头应了一声，随即又念道，“不知……这会儿龙哥和七杀怎么样了，他们会不会也接到了类似的任务。”

“呵呵……”贪狼玩笑道，“没准在做着类似的事情吧，可能比我们还惨呢，比方说在捡狗屎什么的。”

……

“阿嚏！”同一时刻，七杀已回到了此前与封不觉相遇之处，并莫名打了个喷嚏。

“好了，狗狗，咱接着跑。”他找到了被自己拴在篱笆上的那条狗，一边解绳子一边念道，“谁让我接了任务呢……”

想必各位看到这里也都明白了……七杀会牵着狗出现，其实也是因为他从“家长”那里接到了相应的支线任务，而那任务的内容是——【完成一次至少在两公里以上的遛狗行为，并将狗带回家】。

“诶？什么味儿？”七杀解开绳子的时候，隐隐闻到了什么，结果他低头一看，“我去……这么大一坨……”

这一秒，七杀的内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虽然任务中没有明确说处理狗屎是遛狗行为的一部分，但七杀牵狗出来的时候确实有从“爸爸”那里得到一把小铲子、一包纸巾、和一个纸袋……这三样东西此刻都在他的行囊里

面。

“不收拾一下的话……不但道德上有点说不过去，而且有可能导致任务失败呢……”七杀望着那一坨东西，“但这也太夸张了吧……这狗平日里吃的什么呀？婴儿么？”

说归说，该干的事情还得干……

观看这场比赛的观众还真是值了，他们不但能看到那些职业选手们的儿童版，还能看到这些“小鬼”在那里扫落叶、捡狗屎、骑小车什么的……全是些难以想象的画面。

……

再看该社区的另一端……

这块地界，应当算是“富人区”了。这片儿的房屋显然比社区其他地方的房子更高档一些，无论从占地、房型还是装潢上看……都已经脱离了中产阶级的范畴，整体都透露出浓浓的、资本主义的罪恶气息。

而在这其中的一栋宅子中，还有两名尚未登场的玩家在接受着煎熬。

“这简直就是炼狱。”若雨面无表情地望着眼前的一张矮桌，发自内心地言道。

此时，她面前的那张矮桌上摆满了精致的、价格不菲的茶具和餐具；桌子的旁边，还围坐了一圈“人”，除了黎若雨外，桌边还坐着五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以及六个造型各异的、制作精良的芭比娃娃。

“我们应该庆幸……这任务没有要求我们换上可爱的粉色公主裙什么的……”小灵也坐在表姐的旁边，扶额接道。

很显然，她们也接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支线任务——【和邻居家的女孩儿们一起，进行一次至少在四十分钟以上的芭比茶话会】。

与两名玩家不同，桌边的其他小女孩全都玩得悠然自

得，纷纷和自己的芭比娃娃愉快地“喝茶聊天”，探讨着各种人生大事。

“我想我和约翰已经完了，他上个月居然拉了芭芭拉那个贱人的手。”

“我以后要嫁给托尼，他可真帅，我们要生四个小孩，一男一女和一对双胞胎。”

“啊~我知道德瑞克长得还不错，可他家没什么钱，我可不希望以后我赚得比他多，你知道我的意思。”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其实也就半小时不到，但两名玩家觉得度秒如年），若雨和小灵的耳边都萦绕着类似的对白，这对她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

“我曾听过这么一句话……”若雨掐着自己的鼻梁，闭眼念道，“……‘当我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我就讨厌青少年’。”她顿了顿，“此刻我忽然体会到了说这句话的人的心情，我得说……‘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讨厌小女孩’。”

“唉……”小灵长叹一声，接道，“人生中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我们要坚强……”

就在他们哀叹之际，坐在若雨右手边的另一名小女孩忽然跟她搭话道：“嗨，LI，你那边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

“你有男朋友了吗？”

“嗯……有的。”

“哦？他帅吗？家里有钱吗？你们有亲亲过吗？”

若雨闻言，沉默了数秒，然后……

嘭——

她的额头重重地磕在了桌面上：“突然感觉心好累……”

……

视线……再回到小叹这边。

接受了霍瑞斯的邀请后，小叹便跟着那小胖子一路行到了社区边缘的一片树林中。

此地算不上很荒凉，距离最近的民宅也不过百米不到的距离。但这附近的树木很多、且杂草丛生，不远处还有一条连接着下水道的小河，感觉上还颇有“野外”的那种氛围。

“瞧，就是这儿了。”霍瑞斯带着小叹在杂草树木间穿行了一段距离，随后指向了一棵大树。

小叹顺着对方所指的方向抬头望去，很快就在高处看到了一栋由木板、铁片等材料搭建起来的“树屋”。

“这里是？”小叹试探着问道。

“是我们的俱乐部！”霍瑞斯回了一句，并立即接道，“我和我的朋友都是研究妖魔怪物的专家，很酷吧？”

第921章 降妖别动队（五）

“噢，看起来大家都不在啊。”霍瑞斯将脑袋探进树屋后，发现这会儿屋里没人。

不过他还是领着小叹从入口爬了进来，并招呼对方自己找地儿坐下。

“现在还早，我想大伙儿下午就会过来了。”霍瑞斯说着，已走到树屋一端的桌边，随手拿起了一本怪物杂志。他向小叹展示了一下封面，说道，“只要你通过了我们的‘怪物测试’，就可以加入俱乐部了。”

“怪物……测试？”小叹一边观察周围的事物，一边回应着霍瑞斯的话。

“你知道的……”霍瑞斯耸肩接道，“就是考你一些有关怪物的知识，看你够不够资格加入我们的俱乐部。”

“比如？”小叹又试探着问了一句。

“比如……”霍瑞斯琢磨了一下，“嗯……杀死吸血鬼的方法。”

“哦……”小叹应了一声，随后几乎是脱口而出，“最彻底的方法是暴晒于阳光下吧。”

“对对。”霍瑞斯点头，“还有呢？”

“嗯……木桩穿心算是经典手段……”小叹略一思考，又道，“还有些世界观里，得砍掉他们的头。”他顿了顿，“当然了……我有个朋友认为，把他们整个扔进割干草的机器里也不错……”

“哇喔！原来你知道那么多啊。”霍瑞斯惊叹道。

“呵呵……还好吧。”小叹干笑两声，其实他以前知道得也

有限，但玩了半年的惊悚乐园后，他对于各种经典妖魔鬼怪的相关知识都已了如指掌。

吱——

就在他俩对话之际，忽然，树屋的入口又被人掀开了，从地板上（树屋入口一般在地板那一面）又探出一个小脑瓜来。

“嘿，霍瑞斯，你来啦。”那个栗色头发、穿着红色T恤的小男孩儿跟霍瑞斯打了声招呼，随即就看向了小叹，“这孩子是谁？”

“他是Wang，新搬来的孩子。”霍瑞斯回道，然后又对小叹道，“Wang，这是肖恩，他是俱乐部的创建者，树屋是他的爸爸帮着我们建的。”

他说这话时，肖恩也爬进了树屋，并顺手关好了入口。

“你好。”小叹跟对方打了个招呼。

“嘿，你好。”肖恩也礼貌地接道。

“肖恩，我想让Wang加入我们的俱乐部。”霍瑞斯摆出了一个古怪的“武术”架势，眉飞色舞地说道，“他超厉害的，今天他用中国功夫帮我打跑了E.J和德瑞克。”

“可我们这儿是怪物俱乐部，不是功夫研讨会。”肖恩调侃道。

“Wang对妖怪也很了解，不信你可以考考他。”霍瑞斯立即回道。

“还好吧……”小叹道，“……不过我确实知道一些。”

“哦？”肖恩一下也来了精神，“那么……试试我们的‘怪物测试’吧，你能答对一半以上的问题就让你加入。”

……

另一方面，市区，警察局接待大厅。

和平时一样，这地方几乎每天、每时、每刻都是一副忙碌的景象。

今天，这里来了一名奇怪的男子……

“警官，拜托了！请把我关起来！”他身着绿色连帽夹克和牛仔裤，看上去三十岁左右年纪，不断对着几名警员叫嚷着，“我是个狼人！狼人！”

而那几名被他纠缠的警察也很苦恼，说实话……他们很少会听到主动入狱的要求，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是狼人”这种理由。

“就一个晚上，拜托了，今天晚上是满月！”

“别激动，先生。”“请你冷静一点儿。”

“你们没明白！你们得把我铐起来！把我关进笼子里去！”

对话进行到这里，那名自称狼人的男子已经激动地用双手抓住了其中一名警员的双肩，不管对方怎么挣扎他都不放手。

“噢！是吗，伙计！既然你这么想被抓，那再好不过了！”警员们终于被他给惹毛了。

两秒后，两名巡警和一名警探就一同上前，三人协力将这名男子反手一拧，准备给他上铐。

“这家伙是怎么回事？”

“谁知道……还是联系精神病院吧。”

听到了警员们的对话后，那名男子变得更加激动了：“哦，天呐！你们还是没明白……你们得……”

他的话戛然而止，因为他在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下一秒，这男子就瞅准机会，拔出了距离自己最近的一名警员腰间的配枪，并用一股不知从哪里来的蛮力将周围的三人推开。

砰砰——

他举起手枪，二话不说就朝天花板连开两枪，随后大吼道："把我关起来！"

砰砰砰——

其话音未落，又有三声枪响传来。

但这次，不是他开的枪，而是一名听到枪声后从隔壁赶来的巡警开的。

枪声过后，那名自称是狼人的男子，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倒了下去……

在旁人看来，这名"袭警夺枪的精神病人"，似乎就这样被"击毙"了……

……

同一时刻，市中心，某博物馆。

"好吧，我再跟你确认一遍……"一名身着风衣的黑人警探用一种无奈的口吻对着一位看上去已接近退休年龄的博物馆保安道，"这里……原本有个2000年的木乃伊对吧？"

"是的，警官。"保安回道。

"但他现在不在了，不见了，消失了，成为历史了。"警探用自带的RAP式口语接道。

"是的，警官。"保安用一个相同的回答表示了肯定。

"而你……"警探绕着对方边走边道，"……说自己没听见任何人进来……或是离开这里，对吗？"

"嗯哼。"保安点头应道。

"此刻你听得到我说话吗？hello？"警探恼火地提高了声音。

"当然，我可以清楚地听到，警官。"保安大爷的回应还是那么淡定。

“所以……你的意思是没人进去偷过那个木乃伊？”警探接道。

“有的话我肯定会听见的，警官。”保安回道。

“呵呵……是啊，你当然会听见，我真是问了个愚蠢的问题。”警探摇着头念叨了一句，随即又猛然回头，望向保安道，“那是不是你拿的？”

“不是，警官。”保安大爷从头到尾的应答都冷静、明确、但又对案情毫无帮助，这让警探异常窝火。

“好吧，我也就是问问。”黑人警探高举双手，转头看向自己的白人搭档，“行了，我尽力了，这案子实在太难了，伙计。我觉得我们还是改行去做消防员吧。”

“我很高兴你还有心情开玩笑，里奇。”那名白人警探绷着脸接了一句，然后朝着失窃木乃伊所在的展厅踱了两步，念道，“问题在于……一具放了两千年的干尸，是不会自己站起来走掉的。”

……

“啊——”一声呻吟过后，那个被封不觉打晕的流浪汉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当他睁开眼时，发现自己正置身在一间破败的屋子里，身下是一张脏不拉几的床垫。

“醒得挺快啊。”儿童版封不觉那未变声的童音很快传入了流浪汉的耳中。

“嗯？”流浪汉猛然转头，发现觉哥正坐在房间另一端的一张小凳子上，悠然地望向这边。

“你！你这小杂种……”他骂骂咧咧地起身，欲上前抓人。

而封不觉，只是淡定地坐在原地，说了个莫名其妙的单词：“芋头。”

没想到，这个词儿一出口，那流浪汉就惨叫一声，翻身

栽倒在地，身体还在数秒内发生了痉挛般的颤动。

“噢！我的背！”流浪汉倒地后打了个滚，想伸手去够自己的后背，但看上去……这个动作对他来说非常困难。

“别试了，你是不可能靠自己把芯片取出来的。”封不觉说道。

“什……什么芯片？”流浪汉回道，“你在说什么，你这小……”

“芋头。”封不觉在对方的下一句脏话出口前，直接打断道。

“啊！”流浪汉又一次大叫起来，不过这疼痛感来得快去得也快，他很快又喘上气儿来，问道，“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也没什么，我只是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将一块芯片置入了你的背部。”封不觉道，“这块芯片所蕴含的科技水平远远超过你的理解乃至想象范畴，我就不做具体介绍了，你需要知道的就是，由此刻起，只要我一说……”他顿了顿，“你懂的……就是那个词……”他指得无疑是“芋头”这个单词，“……你就会变成刚才那样。”

“一派胡言……这怎么可能？”流浪汉当然不会轻易相信这话。

“还不信吗？”封不觉道，“那我再说一遍好了，芋……”

“不……别！”这下，流浪汉就怂了，“别……别再说了……”

“呵……”封不觉笑了，“你应该庆幸，希尔先生。长期酗酒和各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已经让你的神经变得迟钝、麻木……要不然你会感受到更加鲜明的痛苦。”

“你到底是……什么人？”此时，流浪汉希尔显然已不再把封不觉当成一般小孩来看了，“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你那件上衣的口袋里……唯一有点价值的东西就是你的驾照了，希尔先生。”封不觉回道，“至于我的身份，你不用深究。你可以叫我……F先生。”

“好吧……F小子。”希尔问道，“你为什么要给我整上那个……呃……芯片？”

“这不明摆着么……当然是为了让你替我去办事了。”封不觉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毕竟我还是个孩子，很多事由大人出面更好办一些，退一万步讲……你至少能给我当司机。”

“可……为什么偏偏要选我呢？”希尔问道。

“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希尔先生。”封不觉回道，“你试图打劫我，记得吗？”他摊开双手道，“你的这种行为消除了我对你的全部负罪感，就冲你这人品，我可以说上一整天的芋头。”

“啊——”希尔莫名又躺枪了一次。

“其次，有鉴于你的生活状态，我觉得……你就算‘突然间永久性失踪’，也不会对社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封不觉这句话中所指的“失踪”，明显是在暗示“死亡”了，“反正……短时间内是不会有人发现的，这同样是个很合适的条件。”

“其三嘛……”觉哥停顿两秒，又补充道，“和第二点类似，由于你是个酒鬼兼流浪汉，你的诚信必然会受到世俗眼光的质疑。举例来说吧……不管我胁迫你去干什么违法行为，甚至在实施过程中与你一同被捕，我照样很安全。届时，我只要假装哭一下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而你……你可以尝试跟警方说自己被一个小孩用超科技的芯片所控制，被迫去犯罪的故事，看看会是个什么结果。”

话说到这儿，希尔已是僵坐在地，呆若木鸡。

“现在，希尔先生。你要是不想再听到那个单词了，就快点儿给我起来，换套衣服。”封不觉说着，指了指床垫边上的一套干净衣物，“日落前我还有很多事要忙呢……”

……

与此同时，城市边缘，一条并不算崎岖的山路上。

一辆造型十分朴实的家用两厢车缓缓驶到了路边，在栅栏旁停了下来。

接着，一张惨白的脸出现在了驾驶座侧面的车窗内，透过车窗玻璃和隔光膜……朝远处的那座城市眺望了一眼。

没人知道德古拉是从哪里搞到这辆车的，也没人知道他变成蝙蝠离开飞机后为什么没被太阳晒死。

更没人知道……作为一个已经离开人间一百年的吸血鬼，他是从哪儿学会开车的……

总之，在《降妖别动队》这个世界观中的德古拉，是一个充满谜团的男人。

“让一切开始吧……”

对着车窗外的城市凝望片刻后，德古拉用十分中二的语气自言自语地念叨了这么一句，然后……露出了一种便秘许久后终于畅通的表情，并夹杂着几许兴奋的微笑。

而在使完这番恐怖片反派常用的颜艺后……他还是重新发动汽车，开车下山了……

第922章 降妖别动队（六）

时近正午，树屋之中。

“喔~你比我想象中要厉害得多，Wang……”肖恩挠着脑袋，看着小叹道，“……之前你太谦虚了，依我看，你简直是怪物方面的专家。”

“还好吧……”小叹有些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

此刻，他已经在这儿陪着肖恩和霍瑞斯这两个小屁孩闲聊了很久。那所谓的“怪物测试”，其实就是一些有关怪物的知识问答，对小叹这种混迹惊悚乐园多时的玩家来说这些问题自然是毫无难度的。

“说起来……我在这儿和这两个小鬼闲扯，真的能对比赛有所帮助吗……”由于至此都没有获得任何确切的收益，也没有得到系统提示，小叹心中已在怀疑自己干的事情到底是不是无用功了。

“我说的没错吧！肖恩。”霍瑞斯在旁接道，“这样Wang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俱乐部了吧？”

“那当然。”肖恩道，“让他当我们的顾问都行啊。”

“哈哈……那真是太好了呢……”小叹不想打击孩子们的积极性，故而强颜欢笑了一下，随即说道，“那什么……我看时间也接近中午了，我……”

正当小叹打算以“我妈喊我回家吃饭”为由开溜时，肖恩忽地想到了什么，打断道：“对了！我有样东西要给你们看。”

他一边说着，一边已爬到了树屋的一角，在一堆杂物中翻找起来。

见此情景，小叹把想说的话又给咽了回去，静观其变。

“噢，在这儿呢。”不多时，肖恩就拿着一本书，爬了回来。

那是一本相当厚实的书籍，外层由皮革制的书皮包裹着，整体呈黄褐色，一看就是件颇有年份的东西。

“前两天，我妈去了简·博格斯家的车库拍卖会，顺手给我买了这本书。”肖恩用一副神秘兮兮的表情，将书的封面展示在了两名小伙伴的面前，“你们瞧作者是谁。”

“嗯……这个是……”小叹刚看清封面上的字迹。

一旁的霍瑞斯已经大声喊了出来：“天呐！是范海辛！博格斯他们是从哪儿弄到的？”

“听我妈说，他们好像是在暗溪路上的那栋老屋里找到的。”肖恩回道。

小叹略一思索，提道：“那个……能让我看看吗？”

“当然可以……”肖恩说这前半句话时，直接就把书递到了小叹的手中，然后才道出了后半句，“……前提是你能看懂。”

小叹接过书来，低头一看，然后脱口而出道：“德语？”

“是啊。”肖恩耸肩道，“要不然我也不会把书丢在这里不去看它。”

“嗯……”小叹心中念道，“德语我不懂啊……而且系统的翻译功能并没有把这本书上的文字给译出来，由此可见……”

“肖恩，霍瑞斯。”小叹又想了想，问道，“那你们知道这附近有谁是懂德语的吗？”

肖恩和霍瑞斯面面相觑，数秒后，霍瑞斯吞了口唾沫，回道：“有倒是有……只是那人……”

“怎么了？”小叹疑道，“那人不太友善？”

“我们叫他‘诡异德国男’。”肖恩接过话头道，“他看上去六十岁左右，一个人住在社区西北角那个单元，从来没人见他出过屋子，也没人见过屋里的样子……”他的口气像是在描述

一个怪物，而不是一个人，“据说他是个德国间谍，也可能是吸血鬼。”

“我怎么觉得只是个外国籍的空巢老人而已……”小叹不禁吐了个槽。

“你说什么？”肖恩和霍瑞斯好像都没get到这句话的意思。

“呵呵……没什么。”小叹迅速将话题引向了正事儿，接道，“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跟我一起去拜访一下那个‘诡异德国男’怎么样？”

……

时近中午，市区的一条小路上，一辆救护车正在路上平稳地行驶着。

开车的司机，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金发小哥。他穿着一身蓝色的制服，开车时还戴着一副耳机，听着略显吵闹的音乐。

或许因为跑这一趟只是为了运送尸体，所以车上就只有他一个人。

而此时正躺在救护车后方车厢里的，正是之前在警局中被击毙的、那个自称“狼人”的男子。

“搞什么？”金发小哥把车开到小路的中段，便发现前方的道路被一辆看着很破旧的棕色福特车给挡住了。

由于这条路比较窄，像这样把车横在路中间的话，基本就可以把两向的车辆都给挡下。除非驾驶员愿意冒着车底盘被蹭坏的风险把车开到路肩上去，否则就无法通过。

“嘿！这是在干什么呢？伙计。”金发小哥无奈地将救护车停下，把头探出车窗外，朝那车子吼了一声。

下一秒，那辆拦路车驾驶座旁的窗户里，便显现出了一张惨白的面孔……

……

另一方面，社区某林荫道上。

“对方也是两个人，不能大意啊……”贪狼蹲在路边的绿化带后面说道。

“我可没有大意。”破军则在距离队友一米外的一棵大树后藏着，并应道，“像这种遭遇战，先用射击系技能试探一下难道不是最稳妥的套路吗？”

此时，在林荫道对面的一堵矮墙后。

“还好这剧本里的玩家能力都被限制了……”小灵一边处理着自己手臂上的伤口，一边念叨，“否则刚才那一枪很可能要了我的命呢……”

“但……”站在她身旁的若雨顺势接道，“……我们已经被对方抢占了先机，接下来得注意不能让对方再扩大优势了。”

“没事。”小灵这时已经将伤口复原，并自信满满、杀气腾腾地接道，“我就不信了，玩狙击他还能玩得过我？”

……

暗溪路，“老屋”。

这条路位于郊区，四周几乎是一派荒山野岭般的景象。

婆娑的树影和延绵数里的沼泽将“老屋”包围了起来，让这栋本就年代久远的房子更添了几分诡异之感。

这天中午，一辆深色的小汽车缓缓行驶到了老屋前……停了下来。

很快，从驾驶座上就走下来一名成年男子。

他看上去三四十岁的样子，穿着一套并不算合身的廉价西装，虽然他努力地整理了发型和胡子，但还是难掩长发和胡渣所透露出的邋遢感。

“来吧，F先生，我们到了。”希尔下车后，便转身走到了

车后座那边，用十分不爽的态度替觉哥拉开了车门。

“呵呵……你是个合格的司机，希尔先生。”封不觉并不介意对方的态度，他下车时还轻松地开了个玩笑，“恕我没有闲钱来给你小费。”

“哼……那还真是遗憾呢。”希尔皮笑肉不笑地应了一句，用讽刺来回应觉哥那挑衅般的玩笑。

“好了……”封不觉下车站定后，立即对希尔下达了一个指令，“咱们继续前进吧。”话至此处，他又抬手指了指十余米外的那栋老屋。

“你到这地方来是想干嘛？”希尔朝那屋子望了一眼，随即用一种狐疑的口吻念道，“这屋子已经废弃好多年了，有传闻说里面闹鬼。”

“呵呵……闹鬼。”封不觉将那两个字重复了一遍，笑道，“让我再给你上一课，希尔先生……”他在说话之余，已经走到了希尔的前方，并打了个手势示意对方跟过来，“凡是宣称‘闹鬼’的房子，通常都具备以下两个特点中的一个——一，这屋子里确实闹鬼；二，里面藏着某种重大的秘密，所以才有人要散布有关‘闹鬼’的传言，好让人们对这块地方敬而远之。”

“你的意思是……”希尔接道，“这屋子就是属于第二种情况？”

“这个嘛……”封不觉转过头，耸了耸肩，“呵……其实我个人认为……咱们眼前的这栋宅子，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的。”

“那你自己进去吧，我在这儿等你。”希尔立即应道。

“牡蛎。”对方话音未落，封不觉的嘴里又突然蹦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词儿来。

“啊——”而希尔听到这个词的反应，和听到“芋头”时也差不了多少。

伴随着惨叫声，希尔的身体从背心处开始抽搐，直至这种影响扩散至全身，也不到两秒钟，而这两秒间，他也已经因疼痛而躺下了。

“为……为什么……说牡……”希尔缓过气儿来以后，就想质问封不觉这是怎么回事，但话到嘴边他又意识到了……自己最好还是不要把“牡蛎”二字给讲出来的比较好。

“呵……难道你以为我会只设定一个关键词吗？”封不觉道，“我告诉你，这芯片的词库可广着呢……能让你欲仙欲死的这种名词还有四十多个。”

“你简直就是个恶魔！”希尔愤怒且不甘地对觉哥咆哮道。

“随你怎么说吧。”封不觉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句，然后打了个响指，并指了指前方的门，说道，“现在，如果你不想进一步了解有哪些台词会让你难受，那就请过来开门吧。”

面对赤裸裸的恐吓，希尔只能快速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接着就迈步行到了老屋的门前。

“希望这事儿完了以后你能信守承诺……把这该死的芯片取出来。”希尔走到封不觉身边时念道。

“放心吧，那玩意儿比你的命要精贵多了。”觉哥说起这种难听的事实来，自带一种嘲讽的语感。

咕噜噜——咕噜噜——

行到门前的希尔握着门把用力转了几下，紧接着就转头看向觉哥道：“锁了。”

“那又怎么样？”封不觉道，“难道还要我教你怎么闯空门么？”

他会有此一问，是因为……此前偷车（很显然，封不觉和希尔所乘坐的交通工具是偷来的）的时候，希尔就表现出了各种门外汉的素质，最后还是在封不觉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

“我又不会开锁！”而听了觉哥的反问句后，希尔嚷嚷着回道，“你还想让我怎么样？把门板撞破么？”

“你可以试试啊。”封不觉当即回道。

“我……”希尔本想顶嘴，但他很快察觉到了觉哥那张瞪着死鱼眼的脸上闪过了一丝不耐烦的表情，“好好！我试试，你别乱来！”

芯片所带来的痛苦……无疑要比肩膀脱臼或骨折还要让人难以接受，所以希尔只能照着对方的话去办。

嘭——

第一下撞过去，门板发出了一记闷响。

嘭嘭——嘭嘭嘭……

然后又一阵连响，记录了希尔对门板发动进攻的频率。

就这样，大约撞了十几下后，终于……

“咔嚓”一声，希尔肩部对准的方位，愣是被他撞出了一个小洞。

“瞧，这种事……不试一下你怎么知道会失败呢？”封不觉用一种人生导师指导学生般的口吻念道。

希尔冷哼一声，没有接这话茬，他只是默默地将手伸进了那个自己撞出的窟窿里，然后弯曲手臂，从内部打开了门锁。

数秒后，“老屋”的门……就这么打开了。

当那扇门开启的刹那，一股阴森的、难以名状的无形威压便从门内流泻而出，吓得希尔本能地向后退了几步。

“你确定要进去吗？”希尔还是头回在光天化日之下体会到这种被黑暗包围般的恐惧感，他极度地想打退堂鼓。

“废话，要不然我来干嘛的？”封不觉倒显得淡定异常；说话间，他已从行囊里拿出了【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并打

开了探灯的开关，“考虑到这栋屋子内部的采光很不好，所以……一会儿你在前面探路时，我会帮你照明的，放心吧。”

听见“探路”这两个字时，希尔的后脊梁都凉了，他吞了口唾沫，转头看向觉哥，颤颤巍巍地问道：“你确定需要我探路吗？我是说……”他用近乎哀求的眼神看着觉哥，“……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自己办妥这事儿的……”

“是的，我可以。”封不觉冷酷地回道，“但是有个炮灰在，我又为何不用呢？”

第923章 降妖别动队（七）

下午一点，小叹和两名NPC一同来到了社区西北角的一栋大屋前。

三个孩子并肩走到这户人家的栅栏外面，便停下了脚步。

“好吧……我想我们确实也找不到别的什么人来翻译这本书了……”肖恩对小叹说道。

“但……总得有个人去敲门对不对？”霍瑞斯说着，将眼神朝小叹身上瞟了瞟。

“别担心，我去就是了。”小叹很大方地答应了，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可不会像这些孩子一样因为某些刻板偏见而去畏惧某个自己不熟悉的邻居。

“你可得想清楚了……Wang，他很恐怖的……”霍瑞斯摆出一副很认真的样子，提醒道，“他可是德国人，没准他根本不会说英语。”

“嗯……”肖恩想了想，也接道，“我们要不要先去查查德语里的‘请别杀我们’怎么说？”

“Bitte toten sie Mich nicht.”下一秒，忽有一个声音从他们侧方传来，用流利的德语说出了这句话。

三人闻言，顿时一怔，齐刷刷地循声望去。

进入他们视线的……是一位身着红色格子衬衣和灰色呢绒外套的老人。

十分钟后，屋内……

“小伙子们，时间不多了。”诡异德国男手持一把尖刀，背着光，站在沙发前，露出一脸严峻的表情说道，“这是你们今

天最后的机会……”说着，他就俯身切开了茶几上的一块水果派，“……来品尝我亲手做的、热腾腾的派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就将一块切好的派递到了茶几对面。

此时，小叹、霍瑞斯和肖恩已然并排在沙发上就坐。霍瑞斯一脸傻乐地接过了老爷爷递过来的派，还转头看了看身旁的二人，那表情仿佛在说：“真没想到还会遇上这种好事儿。”

“好了，我们读到哪儿来着。”诡异德国男切完了派，便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戴上了老花镜。他面向孩子们，拿起书本说道，“哦，在这儿……护身符本身的体积并不大，上面刻着玄奥的咒文……”翻译至此，他好似发现了什么，当即把书转过来，将书页面向小叹他们道，“……这东西的样子挺古怪的不是吗？”

小叹定睛望去，在书页上看到了一幅手绘的简笔图。那图案整体看来……就是两头迷你的龙（外形接近西方神话中的巨龙，而非东方龙），正一左一右、一高一低地攀附在一块椭圆形的异色巨石上。

当然了……如果让封不觉来观察，他可能会看出范海辛在画这幅图时用的是羽毛笔而非钢笔，并从墨迹推断出对方画图时非常匆忙；他还有可能通过这幅画工挺差的图推断出护身符的真正外观。但……此刻觉哥不在这里，也没人会在意这些细节。

“这就是护身符吗？”小叹望着那图案疑道。

“我想是的。”诡异德国男回道。

“嘿，伙计们……”霍瑞斯压低了声音，用兴奋的语气对身旁的两名小伙伴道，“诡异德国男好厉害啊。”

被称为诡异德国男的老人瞥了孩子们一眼，用一个微妙的表情道：“我的名字是雷奥纳多·西米诺。”

“呃……西米诺先生。”肖恩这时问道，“关于‘均衡’的那部

分，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我没听明白。”

“嗯。”西米诺应了一声，“据这本书上所说……善与恶的力量，会不断地往来消长、相互更迭。而每隔一百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这两种力量会达到完美的平衡。”他停顿了两秒，“而我们刚才所谈论的那个护身符，聚集了‘善的力量’，是一件驱邪的圣器，不但能抵挡邪恶，而且……它是‘不可摧毁’的。”他用手指了指书页，“在这儿……用了indestructible这个词，底下还划了横线。”

说到这里，他翻了一页，接着念道：“而在每一百年一次的‘复活之夜’，当午夜钟声敲响之时，护身符会变得特别脆弱。这段时间里，它将变成‘可以被摧毁’的状态。”

“如果护身符被摧毁了会怎样？”肖恩问道。

“那么善恶间的平衡就将被打破。”西米诺回道，“邪恶……将会成为这个世界的新秩序。”他抬头扫视了孩子们一眼，“但是，我们的朋友范海辛先生说……即使是在复活之夜，至少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去阻止黑暗势力……”

“是什么？”小叹赶紧追问了一句。

“假如有人能抢在黑暗势力之前得到护身符，便可以通过一个仪式……一个每一百年只能举行一次的仪式，来打开边狱之门。”西米诺回道，“那就如同一个可怕的漩涡、凶猛的龙卷……能将邪恶势力和周遭的一切都吞噬进去……由此来维持一整个世纪的和平。”

小叹和两名怪物俱乐部的孩子全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西米诺的叙述，就连霍瑞斯也放下了手中的派。

“他有描述仪式的过程吗？”小叹很快又问道。

“有，而且很详细。”西米诺回道，“这本‘日记’一直持续到他和黑暗势力们斗争的最后一天。有趣的是……从日期来看，还有不到十二个小时，也就是午夜时分……我们距离那一天就正好是一百年了。”

……

下午一点四十分，市郊。

也不知这个类似八十年代美国的星球是个什么结构，在这距离城市并不算远的地方，居然坐落着一片被浓稠的雾气所笼罩的沼泽地。虽然距离市区的车程只有三十分钟，但这儿的地貌简直堪比原始森林。

“就在这附近了，你闻得到吧？”德古拉迈着他那优雅的、不紧不慢的步伐，在这块泥泞的土地上穿行着。

“啊？啊——”一个穿着破烂夹克和牛仔裤的狼人跟在德古拉的身后，用几声似狼非狼，似猩猩又不是猩猩的吼声回应道。

呋——呋——

他们的对话刚完，不远处就传来了某种东西正在拖行的声音。

德古拉和狼人转脸一望，看到了……一具木乃伊。

“呵……”德古拉微笑一声，没有说什么。

他也知道跟木乃伊没什么好说的，那具干尸明显不怎么擅长交流。

总之，木乃伊和狼人好像都已默认了自己“跟班”的身份，顺理成章就跟在了德古拉的后面，而德古拉也不以为意地率领着那两位一起前行。

走着走着，他们就来到了一块深沉、广大的泥沼前。

“就是这儿了。”德古拉站定在沼泽边，沉声道了一句。

言毕，静谧降临。

片刻后，那泥沼中间，就如同沸腾一般……涌现了大片的泥泡。

嘶啦——撕啦——

数秒过去，伴随着一种有节奏的、怪诞的脚步声，一个矩形的大木箱子浮出了沼面。

紧接着，一个全身裹着泥浆的人影也出现了。

这个“人”影用双手高举着那个箱子，从泥沼的底部一路走了出来。

走上岸后，他身上的泥水也尽速褪尽，露出了真容。

总体而言……他就是只鱼精（根据《降妖别动队》片尾字幕显示，这个怪物名为gillman，个人认为可以译为“鳃人”），脸部像是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二者皆为《西游记》中的小妖）的结合体，身形看上去和人类相仿，而且有着鲜明的胸肌和腹肌；其手和脚上都有蹼和爪子，全身都覆盖着鳄鱼般的皮肤。

这又是一个光看就知道智商余额不足的怪物，他把大木箱子搬上岸后，就一言不发地望着德古拉，一副等待老大指示的模样。

此时，浓雾上方的天空，忽地传来了隐隐的雷鸣。

德古拉又一次深情款款地蹲坐在了那大木箱子的旁边，并随手将自己的手杖递给了站在他侧后方的木乃伊。

“我已经等了太久……”德古拉缓缓伸出手去，揭开了木箱的盖子，“……太久了……”

看伯爵的这种状态，十个人里有九个会猜……木箱里躺着的是他的老情人。

然而，那盖子打开后，显露出的却是一条高壮的汉子。

比起另外那三个怪物，木箱里躺的这位还算是有名有姓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即科学怪人）。

“手杖。”德古拉凝望了弗兰肯几秒，便回头对木乃伊说了一句。

木乃伊得令，立刻将手中的手杖伸了过去，把杖头摆在

了德古拉的身前。

这支手杖的杖头，是一个铜制的蝙蝠雕刻，大小类似苹果，外形栩栩如生。

德古拉几乎看都不看，就用双手娴熟地抽出了杖头上的两只“蝙蝠耳朵”，并把它们分别按到了弗兰肯的两只耳朵上。

也不知道是谁给他设计的……这两个部件被扯出来以后，居然带出了两根细长的铜线，而且这两个“蝙蝠耳朵”本身可以当做夹子使。

“醒来吧……我的老朋友。”德古拉做完这些，就接过了手杖，并站起身来，一脸兴奋地念道，“我们的时代来到了！”

说罢，他就将手杖的杖尾高高竖起，在摁下了杖身上的某个机关后，那手杖尾端瞬间弹出了一截金属杆，变成了一根奇异的、竖起的避雷针……

……

另一方面，社区，下水道中。

地狱前线与刀锋的四人对战，已从地上打到了地下。

从一场隔街对峙的狙击战，变成了一场在特定环境下展开的奇袭战。

“又是陷阱吗……”在遭遇了第六次小规模定向爆破后，贪狼的生存值终于降到了20%以下，为以防万一，他只得喝下了一瓶大剂量的生存值补充剂。

“每一个都用不同的形式去摆放吗……”贪狼心道，“虽然我也知道……地狱前线不止有封不觉一个谋士……但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着实让人钦佩啊……”

“喂……你都中六次了，真没事吗？”跟在队友后方十余米的破军有些担忧地问道，“要不然换我走前面吧？”

“别开玩笑了。”贪狼回道，“换你的话就不是中六次的问题了……也许都已经死上六次了。”

“你还真敢说啊。”破军撇撇嘴，用不置可否的语气应道。

“我是说实话……”贪狼很严肃地回道，“我可是一直保持着高度的集中力在前进着的，再加上有特定装备和S级医疗专精的技能顶着，否则我也死了好几回了。”

“哦？只是一些陷阱就这么麻烦吗？”破军奇道。

“平时的话可能还好，但你别忘了……”贪狼回道，“……我们的身体都被缩小了。在这种前提下，器械和召唤专精的产物都会发挥更大的效用。”他顿了顿，“而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爆炸物。”

“要说爆炸物的话，我也有啊。”破军又道，“既然追击的一方这么不划算，我们为什么还要主动出击呢？我们也可以学她们一样，一路布陷阱、一路迂回……”

“那我们先前在地面上打出的优势不就没有了吗？”贪狼道，“好不容易靠着先手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压制，迫使她们逃入了地下……若是停止追击，让她们全身而退，岂不是前功尽弃？”

“你冷静一点……”破军不愧是被觉哥所看好的男人，在这种局面下，他考虑问题反而比贪狼这个谋士要更理智些，“……也许对方正是在利用你这种心理，引诱你继续追击……继而扩大损失……”

经队长一点拨，贪狼也恍然大悟：“等等……你说得对啊……”他面色微变，“我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就陷入了赌徒式的思维中……”

所谓的赌徒式思维，由很多部分组成，而其中最典型的两块就是：一，小赢不算赢，没多赢就等于是输了；二，越输越要加大筹码，这样才能回本。

“对！不能再追下去了……”这一刻，贪狼的脑中翁然一响，诸多画面在其眼前闪过，他赶紧对破军说道，“并不是我有多高明，而是那些爆破陷阱……本来就是分散注意力的把

戏而已！对方真正的目的是……”

轰——

这一瞬。

一声爆鸣，打断了他的话语。

一阵巨震，干扰了他们的脚步。

但见……

第924章 降妖别动队（八）

整条下水道两侧的墙壁都发生了严重的塌碎，持续的震动预示着全面崩塌的到来。

那一刻，破军和贪狼的第一反应是一致的——必须往上跑。

“我来！”那一秒，但闻破军急喝一声，话音未落时，他已从行囊中取出一块黑色的扁圆形物体，朝上方一甩。

哔哔——嗡——

两声蜂鸣后，那黑色物体正好被抛升到了下水道的顶部，随即它就化为一个黑点，制造了一个直径三米左右、持续两秒的塌缩领域。

塌缩过后，一个圆形的、通向地面的缺口便出现了。

破军和贪狼不及多想，同时脚下一踏，在那缺口尚未崩塌合拢之前……双双跳出了下水道。

可是，等待他们的却是……

“果然是出来了啊……”一个低沉的男声在第一时间传入了他们耳中。

刀锋这两位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刹那间，他们就已听出了……说话之“人”正是血尸神。

“散！”下一秒，贪狼就喊了一声，并在空中侧旋身形。

破军闻言，也立即配合着队友行动，两人在空中脚底对脚底，互相借力，分别朝着左右两个方向窜了出去。

此刻，他们的所在之地，是一个室内篮球场。目力所及之处，就只有血尸神一个人影；在不清楚暗处有没有敌方玩家埋伏的前提下，两人自然选择分散站位、迂回优先。

“考虑到我的时间不多，而你们这些家伙又是无法食用的……”血尸神用手指挠着下巴，很随意地念道，“……我就不陪你们多玩了。”

言毕，他便发动了【恐惧投射】，其力场瞬间就笼罩了整个篮球馆的范围。

破军和贪狼的惊吓值都在顷刻间飙升到了70%左右，急剧的心率变化也让他们那儿童的身躯感到了明显的不适，两人的行动都为之一滞。

“切……虽然对他的这个能力早有心理准备了，但中了以后还是没什么办法呢……”破军脸色苍白，流着冷汗念道。

“失算了啊……完全掉入了对方设计好的圈套里。”贪狼则是在恐惧之余，纠结着先前的失误。

事到如今，贪狼已经后知后觉地想明白了……先前他们在下水道里遭遇的那些爆破陷阱，其实全都是诱饵。由于每一个陷阱的布置方法都不同、且颇为精巧，这便让人下意识地认为这些东西的目的是“杀伤”，但实则……不是。

小灵布置那些陷阱时，就是想制造“企图杀伤”的假象，并让敌人产生一种“陷阱反而暴露了被追踪者的行动路线”的错觉，从而诱敌深追。

她能设下此局……表明她从一开始就已经把贪狼的思维模式给计算进去了。如果小灵一路上只留下逃跑的痕迹，却不留任何威胁和阻滞的话，贪狼势必会起疑心，继而停止追击；相反，如果她在行动路线上留下一些精巧的、看似可以致命的装置，贪狼反而会感到这很正常，并忽略那进一步的布局……

“没错，你们就是掉入了圈套。”血尸神接过贪狼的话头，说道，“而且知道得太晚了。”他用手指朝地板中间那个已经塌陷的窟窿指了指，“那个小丫头的算计，比你们想得要深远得多。她早已将整个社区的地图印在了脑子里，即使在地下，

她也知道自己的确切方位。”他顿了顿，摊开双手道，“她特意把你们引到这一段下手，一是因为这段下水道的岔路较少，二是由于这个场馆底下的水泥够厚，综合来看……你们有很高的几率被活埋掉。”

说话间，血尸神已如鬼魅般闪现到了破军身后：“即使没能把你们埋了，还有我……作为最后一道保险。”

嘭——

下一秒，伴随着一声闷响，破军用顺手甩出的一根警棍，格挡了血尸神挥来的手刀。

紧接着，就听得“噼噼啪啪”一连串筋骨炸裂之声响起。

破军应招后，就像个被击中的棒球般飞了出去……还在半空横飞时，他身上的骨头就已经裂了十几根。

他的格斗专精是A，按理说不至于被血尸神打得这么惨，但儿童的体格确实是难堪重负，再加上【恐惧投射】的影响，他能撑住没有被秒杀确是不错了。

“喝！”贪狼见队长命在瞬息，毫不犹豫地轻喝一声，使出技能。

【名称：治疗之涌】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医疗】

【效果：回复任意一名角色40%的血量（有效距离0-40米，施法时间两秒，冷却时间五分钟，无法对自己释放）】

【消耗：灵力值120】

【学习条件：医疗专精A】

【备注：当萨满们用他们的治疗能力去拯救他人的时候，谁又来拯救萨满呢？】

一般而言，放这个技能是需要两秒吟唱的，但S级医疗专

精的贪狼不需要那两秒，他可以在无吟唱状态下瞬发所有“法术”类的医疗系技能。因此，在他喝出声时，一股青绿色的治疗能量就已经闪现在了破军的身上。

可惜……虽然他及时放出了技能，但由于技能效果随着身体缩小而减弱，原本能回40%血的【治疗之涌】，眼下只给破军回了20%不到的生存值。

而且，在血量回复后……破军立刻就撞到了看台下的墙壁上，又受了一次撞击损伤。

在诸多不利因素之下，破军还是没能逃过一死。

“哼……困兽之斗。”血尸神看到一人化为白光消失，冷哼一声，随即就转头向贪狼迫近。

“糟了……惊吓值还在上升……腿都挪不动了……”这一瞬，贪狼全身都在不住地颤抖；他强作镇定，脑中思索道，“力量、速度……都和他差得太多，连破军都被秒杀了，我肯定扛不了一击的……怎么办……怎么办！”

血尸神可不会跟他客气，跟击杀破军时一样，血尸神全速冲到了贪狼面前，对着这个外表是十岁孩子的男人来了一记结结实实的膝撞。

然！正当贪狼自己都已放弃希望之际，异变陡生……

那电光火石之间，只见白芒一现，血尸神的整个身形都化作流光，飞逝而散。

因本能而坐倒在地的贪狼过了整整十秒才回过神来，木讷地笑了两声，并念道：“呵……呵呵……原来如此……召唤系的技能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第925章 降妖别动队（九）

下午三点，风云突变。

早晨那阳光明媚的天空，此时已是雷云隐隐。

凝重的阴云仿佛让黑夜提前降临，除了时而划破天空的闪电之外，几乎已看不到一丝自然的光亮。

就在这样的天气下，一辆救护车，出现在了暗溪路的老屋前。

待车子停稳后，从车上陆陆续续走下了五道人影。

他们分别是德古拉、弗兰肯斯坦、狼人、木乃伊、以及鳃人。

这五位牛鬼蛇神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很少说话。即使是他们之中长得最像人的德古拉，也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

也正因如此，这帮家伙一起行动的时候，总有种说不出的诡异氛围……

“嗯？”德古拉走到老屋门前时……便发现了被破坏的门板，他的脸色也当即变得有些难看。

不过，他还是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推门，走进了屋内。他身后的四位跟班也是跟随着主人的脚步，从正门鱼贯而入。

这栋老屋的墙壁上有许多烛台形的壁灯，由于没有电力，这些灯都是不能打开的状态。

但是……当德古拉步入这老屋的刹那，屋子里所有的灯都瞬间亮了起来。

“嗯……”德古拉借着灯光，低头看了看地板上的脚印，沉

吟一声后，便跟着脚步继续前行。

在这个老屋里，想不留痕迹地行动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到处都积着一层相当厚实的灰尘，哪怕是过去一只耗子，也会在一定时间内留下一排爪印。

“似乎……有驱魔人来过。”德古拉一路行到老屋深处，停在了一尊墙边的雕像前，说道，“一共有两人，其中一人的脚很小、或许是个侏儒；而另一人……有来回两排脚印，可能已经离开屋子了。”他顿了顿，“他们一进屋子就直奔此处，并且……”

说着，德古拉伸出一手，拽了一下雕像的右臂。

呼噜噜——

一秒后，那雕像后就发出了石头和金属的摩擦之声，一道暗门应声开启，露出了一条向下延展的密道。

“并且……他们好像很清楚暗门的所在，直接就拉动开关，进入了‘礼堂’中。”德古拉说到这里，回过头去，与他的四名同伴做了一次眼神交流。

在一阵诡异的沉默后，他们五个好像达成了某种共识，随后就一起进了暗门。

这条密道，连接着一排石阶，阶梯呈螺旋形向下延伸。

“老屋”地下的空间相当大，可能比起其地面部分的占地面积还要广阔。而那排石阶的尽头，不是他处……正式剧本片头CG中，范海辛他们进行仪式的那个礼堂。

“你终于来了。”

当怪物步入礼堂时，一个童音当即响起。

德古拉举目一望，便看到了一个身着迷你紫色长西装，看上去只有十岁左右的孩童。

此刻，觉哥正坐在一块岩石上，随手把玩着“圣之护身符”，并用悠然的语气对怪物们道：“我都快等得不耐烦了。”

“你……”在看清了封不觉的样貌后，德古拉的神情明显一变，“……是驱魔人？”

“我可以是……”觉哥给出了一个堪称欠揍的答复，“……也可以不是。”

“看来二十世纪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疯狂……”德古拉望着眼前的孩子念道，“小孩都可以成为驱魔人了。”

虽然封不觉没有回应对方的问题，但德古拉自己已经做出了一个推断。根据他以往的经验，普通小孩、乃至大人，在看到了他和他身后的四位仁兄后……不是哭、就是叫、没准当时就晕倒。

然而，封不觉却是淡定如故，甚至还主动搭了两句话。这种表现……让德古拉坚定地相信觉哥就是个驱魔人。

“我是不是驱魔人，取决于你的选择。”封不觉道，“你要是不合作，那我就是你见过最残忍、最高效、最冷酷无情的驱魔人。”他微顿半秒，露出一个邪恶的笑容，“而你若是肯合作的话……咱们就是自己人。”

“自己人？”德古拉都愣了，他花了两秒整理了一下思绪，再道，“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孩子。”

“并不是说我看着像孩子，就真是孩子了。”封不觉歪过头，用眼神分别朝德古拉背后的几位示意道，“假如凡事都可以以貌取人的话，难道你是个动物园管理人或者马戏团的驯兽师吗？”

“啊——冉噢——”狼人好像是听出了这句话里的讽刺意味，当即就上前半步，朝觉哥吼了一声。

但德古拉立即就举臂拦住了狼人，并正了正神色，重新将觉哥打量了一番，然后又问道：“你指的合作……是什么？”

“很简单。”封不觉回道，“我想请你们几位协助我干掉几名敌人。”他很直白地给出了条件，“事成之后，我承诺……会替各位摧毁这圣之护身符。”

“假如我不答应呢？”德古拉说这话时，已然不动声色地朝前挪了几步。

“那我现在就用护身符杀光你们。”封不觉十分嚣张地接道。

“范海辛都没能做到的事情……就凭你一个小鬼……”德古拉边说边往前逼近，眼瞅着已到了觉哥五步之内。

“范海辛可没有我手上的这个东西。”封不觉打断了对方，并顺势从行囊里取出了【燚龘】。

但见他那双小手娴熟地一扣一搭，就把护身符摆在了弹弓的皮兜里面。接着，他就顺势抬手，用燚龘瞄准了眼前的德古拉。

“你……那……那究竟是什么？”看到了【燚龘】的德古拉，好似是看到了十字架一般，本能地架起胳膊护住脸，还后仰着上身撤了几步。

这位吸血鬼伯爵毕竟也是这个剧本里的反派领军人物，撇开实力不谈，至少他还“识货”——知道自己面对的武器究竟有多可怕。

“很好。”封不觉对德古拉的反应很是满意，他笑道，“看来你很清楚我用这个弹弓发射护身符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也省去我不少口舌。”

“长话短说……半小时前，我已经派了一个跟班出发去找范海辛的日记了；护身符嘛……如你们所见，就在我手上。”觉哥说着，已站了起来，直视着伯爵的双眼，“跟我合作吧，德古拉，这是笔双赢的买卖。”比起吸血鬼，他的神态和话语好似更有蛊惑力，“‘复活之夜’的关键要素……都已在我掌握之中，你根本没有拒绝我的理由……以及资本。”

第926章 降妖别动队（十）

还是下午三点，社区购物中心外的停车场上。

此时，正是购物的高峰时段，停车场上的车子颇多，进出购物中心的人也不少。

而在这人群之中，有一位一米七左右，面容刚毅的“儿童”，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奇怪……人呢？”龙哥按时来到了接头地点，但他环顾四周，并没有看到七杀的身影，“难道是因为他个子太矮……被我看漏了？”

他一边念叨，一边在停车场上游来荡去、东张西望。

忽然……

“嘿！我们在这儿！”有人压着嗓子冲龙傲旻喊了一声。

“嗯？”龙哥听出了这是队友的声音，但他转头望去，却没看见说话之人。

“这儿呢！”那声音又急切地重复了一遍。

龙哥这才发现，说话声是从一辆车的车底传出来的。

于是，龙傲旻来到那辆车边蹲下，往里一看：“我说……你俩这是在玩儿捉迷藏呢？”

“某种意义上来说……”七杀虚着眼回道，“没错……”

趴在他身旁的贪狼也道：“当然了……假如我们真的是在玩捉迷藏，以你现在的体格，肯定是把把当鬼。”

“虽然你们很有诚意地趴在那儿跟我扯淡，但我完全没有兴趣下来陪你们。”龙哥嘴角抽动着回道，“所以……你们能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么？”

“情况不是很明显了吗……”贪狼刚要开始叙述，却听得……

【支线任务进度更新】系统提示响了起来。

下一秒，三人皆是本能地打开了游戏菜单，看了眼任务栏，发现【设法与你的队友们会合】这条任务被横线划去了，下方出现了一条后续：【进入德古拉的城堡】。

“也罢……”两秒后，贪狼念道，“虽说咱们的队长挂了，但地狱前线也消耗了血尸神这个超强的召唤生物；再者……我们这个支线任务的难度也随着人数减少而降低了，不亏……”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龙哥望着他道，“你能从车底下出来，从头开始讲么？”

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贪狼、七杀和龙傲旻就蹲在这辆汽车的旁边，鬼鬼祟祟地交流着。

贪狼将先前他和破军的遭遇讲了一下，那之后……七杀便循着爆炸声来到了篮球场中，遇见了死了逃生的贪狼。

“综上所述……”贪狼说了一大段后，总结道，“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剧本里，即使是召唤和器械系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那些召唤生物看似没有被削弱，但它们的持续时间至少缩短了一半；另外……我们的武器、防具、物品等等，产生的效果也会打折扣……”

“嗯……召唤生物这点我明白……”龙哥听到这儿，若有所思地接道，“若不是血尸神的存在时限大幅缩短，你应该也已经挂了……”他顿了顿，“不过，器械系的能力、以及物品特效会被削弱……你又是怎么看出来的？”

“遭遇血尸神之前，我喝了瓶大剂量的生存值补充剂。那时，我的血照常回满了，因此我没在意。”贪狼几乎不假思索地解释道，“但是，破军扔【奇点手雷】的时候，我就感觉有点不对了……手雷的作用半径明显比往常小了一些。只

是……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去细琢磨这事儿。”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身上斜跨的行囊，“而当战斗过后，当我使用特殊道具来恢复灵力时，我就确认了……就连物品的效果，也受到了剧本设定的影响。”

“哦……原来如此。”龙傲旻点点头，沉默了片刻，重新整理和消化了一下已知的情报。

就在这时……

“嘿，小鬼们，你们在我的车旁边干什么呢？”一个男人的说话声响起，“想恶作剧吗？”

三人循声转头，看到了一名三十五岁左右、西装革履、捧着购物袋的男子。

“快点儿滚开，小混蛋。”西装男将手中的购物袋放进车后座时，已在用脏话驱赶着刀锋的三人了。

“先生，这里好像是残疾人专用车位。”贪狼抬头打量着对方，试探着道了一句。

“那又怎么样？”西装男上前两步，用嫌弃的眼神、赶苍蝇般的手势呼喝着他们，“少他妈给我多管闲事，老子就停这儿，你们能怎样？”

他话音未落，龙傲旻……站起来了。

虽然西装男的身高也有个一米七出头、比目前的龙哥要高一些，但龙哥那张脸的威慑力足以弥补十五公分左右的身高差距。

“干什么？小子，我劝你别自找麻烦！”西装男还在那儿狐假虎威，吹鼻子瞪眼地威吓着眼前的三个“孩子”。

“自找麻烦？”龙傲旻用一种意味深长的语气将这四个字重复了一遍，随即发出一声冷笑，“哼……对不起，我是警察。”

十五分钟后……

某条通往暗溪路的公路上。

一辆还有十几年贷款没还清的沃尔沃在这条路上行驶着。

贪狼和七杀坐在车的后座上，惬意地吹着空调，吃着不久前还摆在购物中心货架上的零食。

而龙傲旻，正坐在副驾驶席上，双手抱胸，一脸严肃地目视前方。

“我警告你们，我的表姨夫可是律师……”驾驶座上的西装男一边开车，一边还在尝试用语言去控制局面，“你们要是现在下车，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要不然……”

“听着，你这人渣。”龙傲旻甩手一个耳光过去，头也不回地打断了对方，“我也警告你……我们哥儿几个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败坏社会风气的渣滓。你要是再不闭嘴，我就让你下辈子可以名正言顺地使用残疾人停车位。”

……

下午四点，社区某处。

“哈！可算遇上你们了！”正和四个小男孩儿一同走在街上的小叹，恰好与小灵、若雨二人相见了。

那四位小朋友，全都是“怪物俱乐部”的成员，除了肖恩和霍瑞斯之外，另外两人也都是十多岁的孩子。

“喔~喔~喔~”两名玩家还没回话呢，肖恩他们就齐齐转过头去，给小叹来了连续三声语气助词，“伙计……你没搞错吧？你要和女生们一起玩吗？”

“呃……”小叹是个老实人，他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故而回道，“是啊，我们经常一起玩啊。”

“什么？”男孩子们顿时大惊。

“好吧，看来这儿有个天大的误会……”

“Wang，我很抱歉，我想你得离开我们的俱乐部了。”

“我们可不和女生打交道，也不跟那些和女生打交道的孩

子玩儿。”

“难道你就没注意到树屋的入口那儿写着‘NO GIRLS’的字样吗？”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并后退着远离了小叹。

“哈？”小叹见状，还是没反应过来，愣了几秒后，又道了声，“哈？”

“别‘哈哈’的了，连我都知道……绝大多数男生在初中前对女生的态度都是很不友善的。”这时，小灵已走到了小叹的旁边，摇着头念叨了一句。

“有这种事吗？”小叹一脸莫名地接道。

“你真不知道？”小灵疑道。

“嗯……”小叹应道，“其实……我小时候和男女生的关系都不太好……唯一和我混得比较好的是……”

“你交友不慎，童年已毁，节哀吧。”站在另一边的若雨都不用等他把话说完，就已经给出了一个无法反驳的结论。

“Wang，看来你和女孩子们还有很多话要聊，我们就不奉陪了。”已经退到几米外的肖恩说道。

“等你和姑娘们撇清关系，也许还能加入我们的俱乐部。”霍瑞斯接道。

那几位说叨着，便绕过三名玩家，自顾自地离开了。

待他们走远，小灵开口问道：“好了……言归正传。这将近六个小时的时间，你有什么成果吗？”

“有啊。”小叹当即回道，“我找人翻译了范海辛的日记……”说着，他就从行囊里取出了一张纸，“我还把‘咒文’的部分给抄下来了，带音标的那种哦。”他的神态显得颇为得意，“接下来，我们只要找个处女，就能完成片头CG里那个仪式了。”说到这儿，他好似想到了什么，“诶？对了，你现在算不算啊？”他摸着下巴念道，“按理说遇见我以前你是……但后

来就不是了……可再缩小到十岁的话……”

砰——

一声枪响，白光即起。

小灵拔枪、瞄准、射击……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一秒之间，手枪的子弹就非常利落地贯穿了小叹的太阳穴，一枪爆头。

“啊~啊~拿到咒文了呢……”小灵用一脸腹黑的表情，抽走了尸体手上的纸，“还顺手为世界清除了一个白痴，真是令人愉悦啊。”

这一情景，让所有正在观看比赛的观众都陷入了脑经短路的状态。

毫无疑问的，这是巅峰争霸S2开赛至今，第一起蓄意杀害队友的事件……

虽说此前也有过误伤乃至误杀的事例（多为无差别技能造成），但这种故意动手的情形……且不说行凶者的动机是什么……换成别人，就算想做也是做不到的。

技术上来说，小灵应该是不能对队友发动蓄意攻击的才对，但是……此刻她切切实实地做到了。

那么……根据既定事实，能做出的假设也只有两种：其一，这个开枪的人不是小灵，而是别人冒充的；其二，小灵以某种方法突破到了【超限界】领域，从而实现了这次击杀……

……

与此同时，怪物俱乐部的树屋之中。

“那该死的小杂种，等我把这芯片弄出来，我一定要你好看……”流浪汉希尔一边用手肘锤击着树屋的入口，一边还在骂骂咧咧地诅咒着觉哥。

当然了，说归说，对眼前的事情他可一点都不敢怠慢，

因为在他离开暗溪路的老屋前，封不觉对他说了十几个“延迟触发词”。

什么是“延迟触发词”呢？觉哥的解释是——你听到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反应，但过了一段特定的时间后就会触发芯片效果的词汇。

起初希尔还不信会有这么扯淡的“高科技”，但是封不觉立刻表示：“其实在二十分钟前，我就已经对你说过一个延迟词汇了，算算时间……也差不多该出效果了。”

结果他话刚说完，希尔就如遭电击、痛苦倒地……

从地上起来后，希尔也就不得不信了……

再后来，封不觉就给了希尔一些具体的线索，让其去寻找范海辛日记的所在，并告诉他：“如果你在四个小时内没有返回，以下这些延迟词汇会把你折磨至休克。”说罢，他就连着说了十几声“皮炎”，随后再道，“如果你顺利带着日记回来了，我立刻帮你把芯片解除。”

于是乎……我们就看到了现在的这一幕。

“该死！该死！”希尔恶狠狠地肘击着树屋入口处的木板，好似那块板就是封不觉的脸一样。

当他的手臂开始发麻时，入口的锁终于被崩坏了。

“切……小屁孩的树屋……还锁那么严实……”希尔甩了甩胳膊，抱怨了一句，随即就探头爬进了树屋中。

他的运气很不错，眼下，范海辛的日记就在此处。

由于这本书本身比较巨大厚重、而且上面的德文孩子们也无法直接看懂，所以他们并没有将其随身带着，还是安放在了树屋里。

根据觉哥给出的描述，希尔很快就在树屋角落的一张矮桌上找到了那本日记。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出于好奇，希尔将其打开看了看。

可惜……他连小孩子都不如，连日记里的文字究竟是哪国的都看不出来……能看懂的也只有一些插图了。

“乱七八糟的……”希尔很快就失去了耐心，他轻声嘀咕一句，便准备离开树屋。

然，正当他的转身之际，一个“狡猾”的念头闪过了他的脑海，使其心生一计……

第927章 刀锋闯魔城（一）

下午五点，黑云蔽天，雷鸣躁起。

当地市政府已发出了雷暴红色预警，取消了所有户外的万圣节庆祝活动，并建议市民不要徒步外出。

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刀锋的三名队员……来到了暗溪路的老屋前。

他们三个自然还不知道地狱前线也有一人阵亡的事情，以他们的视角出发，己方现在是三对四的不利局面。因此，贪狼选择的战略是——暂时避免正面冲突，尽可能开拓剧情，以剧本中的利益填平劣势。

“好像有人捷足先登了啊……”看到停在老屋门口的救护车，龙哥就念叨了一句。

“我怎么觉着……这辆车有可能是陷阱呢……”七杀提醒道。

“试试不就知道了吗。”贪狼说着，已然走向前去，“我搜前面，你们看后车厢，检查的时候留点儿神……”

此时，那个被他们抓来认路的西装男已经开车回去了。在调头驶离前，那家伙还摇下车窗，朝三名玩家恶狠狠地骂了几句粗口。不过龙哥他们对此也并不在意……考虑到这个西装男被三个“孩子”威胁，不但损失了许多刚买的食物，还被拳打脚踢了一番……让他骂两句发泄一下也无妨了。

“我这儿没什么收获。”两分钟后，贪狼便检查完了驾驶席，他随即就跳下车，对后面的队友们说道，“后面怎么样？”

龙哥这时刚好从后车厢里跳了出来，手里还提着个东西：“这儿有一个内部沾满了血和鬃毛的裹尸袋……”他将袋子展示在队友面前，并补充道，“如你所见……原本躺在里面

的‘那位’已经不在了。”

“嗯……”贪狼凑近看了看，想了两秒后念道，“莫非……这袋子里装过狼人？”

“哈？你怎么想到那儿去的啊？”龙哥挠了挠头，疑惑道。

“这不难猜到……”贪狼回道，“一般而言裹尸袋只会用来装人的尸体，但这个袋子里装的东西却有着动物的毛发，以及……”他伸手指了指袋子上的几条撕痕，“……尖锐的爪子。”

龙傲旻将手中的裹尸袋举高，自己也侧过头看了眼：“哦……还真是啊……”

“你再看这撕裂的痕迹……”贪狼又道，“如果是动物抓的，那就代表这种动物的前肢长有五根手指、带利爪、且指间距和人类相仿……另外，它还满身鬃毛、体型正好可以装进裹尸袋……”他停顿一秒，“与其往动物那方面想，不如结合这个剧本的设定，考虑一下怪物。”

“明白了。”龙傲旻听到这儿就懂了，“被装进裹尸袋时，那狼人应该还没变身，而且受了很重的伤……但出来时，他已经有毛有爪了。”

“对，就是这样。”贪狼点头应道。

“那么……这你又该作何解释呢？”他们对话之际，七杀从救护车里探出头来，朝二人招了招手。

龙哥和贪狼互相看了一眼，然后一同跟了上去。

“瞧……这里，还有那边的座椅上……”待队友们跟进后，七杀便用手引导着他们的视线道，“看见没有？有两滩湿湿黏黏的玩意儿……”

贪狼观察片刻，念道：“按照我们刚才的思路来考虑……这会不会是来自某种体表能分泌液体的怪物？”

“那八成就是了呗。”龙哥摊开双手道，“从片头CG来看，

这个剧本里的妖魔鬼怪确实远不止吸血鬼这一种，既然狼人都出来了，再出个什么水怪之类的东西也不奇怪吧？”

“所以结论就是……”七杀接道，“有个人……或者说有个怪物，抢了一辆救护车……载着一车厢的妖魔鬼怪，来到了这间屋子里？”

“我看靠谱。”贪狼接了一句，然后就从行囊里取出了一张牛皮纸来，“这也恰恰印证了我先前的推理……”

此刻他手里拿的牛皮纸，是他和破军花了近一个小时去铲落叶才得到的任务奖励。根据他们在剧本中的“老爸”所说，这是他的两个儿子“一年级时去暗溪路老屋探险时画的藏宝图”。

当然了，说是藏宝图，其实就是孩童的涂鸦而已……不过，贪狼还是通过这“涂鸦”，推测出了一些较为准确的情报。

“有怪物群集于此，更加证明了……”贪狼接着先前的话道，“……圣之护身符，就在这栋老屋内。”

……

同一时刻，老屋地下，礼堂。

“又有客人到了……”闭目默立的德古拉，忽然开口说了一句。

“哦？”此时，封不觉正坐在一节石阶上，翻阅着一本不知从哪里搞来的古书。闻言后，他头也不抬地问道，“几个人？什么样的人？”

“一共三个……”德古拉站在他前方两米外，不卑不亢地说道，“有两个是小男孩儿，还有一个……呃……非常高大的小男孩儿。”

“呵……我已经知道是谁了。”封不觉笑道，“既然人家都找上门来了，那我们……就提前开始‘仪式’吧。”

……

另一方面，暗溪路以东，某条公路上。

“该死的……”回过神来的希尔解开了安全带，打开车门走下车，怒气冲冲地奔向了后方十几米外的一辆沃尔沃。

一分钟前，他的车和那辆沃尔沃在路上相遇了。由于这条公路地处荒僻、年久失修，所以马路两侧的路肩皆有一定程度的损毁。巧合的是……就在两车相遇的那一段路上，损毁现象特别明显，这就导致两辆车需要先后通过中间的那段马路才行。

见此情景，希尔率先鸣笛示警，意思就是让对面驶来的那辆车稍微缓一缓、让一让。

但是，从他对面开过来的家伙……正是那个被刀锋劫持过的西装男。

希尔是比较着急的，而且他先摁喇叭了，所以他不会让；而西装男……是个习惯于贪小便宜、插队、欺软怕硬、占用残疾人停车位的人，他这种人……显然也不会让。

于是，两辆车就来了个“摩擦相错”，然后各有一侧轮胎滑出了路面，跌跌撞撞地停了下来。

好在两名驾驶员都在即将发生剐蹭前打了方向盘并松了油门，要不然双双翻车都有可能……

“嘿！混蛋！”希尔一边朝对方的车子走去，一边咆哮道，“你是瞎了还是聋了？”

西装男这时也下了车，转身看向对方道：“我还想问你呢，你准备怎么赔偿我？”他摆手示意了一下被刮花的车身，“知道这伤痕得花多少钱才能修好吗？”

“价钱我不知道，但我想它的伤应该会好得比你快。”希尔接道。

西装男好像一时还没明白对方这话的意思，他还问道：“什么叫它的伤应该……”

嘭——

希尔的拳头打断了西装男的话，后者顺势被打翻在地。

“噢！啊——”西装男倒地后捂脸狂叫，“你……你这杂种！我要告你蓄意伤害……不！是谋杀！”

“听起来你还懂点儿法律是吗？哼？”希尔问这问题时，又朝西装男的胳膊上踹了两脚。

“啊！啊！”西装男惨叫之余，还在威吓道，“我警告你！我表姨夫可是律师！”

“是吗？”希尔说着，俯身抓住对方的头发，把脸凑近了言道，“那我替你表姨夫教教你……我要是真把你给谋杀了，地区检察官会起诉我的！不需要你一个死人来告！”

说罢，希尔就用另一手抓住车门，把西装男的头架起来，用车门“砰砰砰”连撞了三下。

撞完以后，西装男当场就晕过去了……

希尔挺解恨地朝对方吐了口唾沫，转过身，准备回到自己的车里去。

不料，就在此时，异变陡生！

远方的天空中，乍现一道冲天的黑色光柱。

一股连希尔都能感觉到的无形能量从那个方向扩散而来，席卷了整个大地……

……

下午五点十分，市区边缘，某发电厂门外。

若雨和小灵刚好完成了一整条支线任务的全部后续，拿着任务奖励从发电厂里出来，结果……就感受到了那股能量的冲击。

虽然生理上都变成了小萝莉，但两人依然没有被冲击轻易推倒，只是稍一踉跄，便稳住了身形。

“我有一种预感……”若雨望着天边的那道黑色光柱，沉吟道，“……那边发生的事情，一定和不觉有关。”

“反正我们也收完了任务链……”小灵接道，“……就过去看看呗。”

“啊……就用那个吧。”若雨点头应道。

她口中的“那个”，就是她们刚刚获得的奖励——【魔法扫帚*2】。

【名称：魔法扫帚】

【类型：其他】

【品质：精良】

【特效：清扫灰尘或是充当载具】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一般而言，不管是穿着裙子还是裤子，我们都不建议女士们使用跨坐的方式骑乘该载具，那是很不淑女的行为。】

这两把扫帚，是那个“茶话会”任务线的最终奖励。

若雨和小灵从早跑到晚，期间还遭遇了与刀锋二人的战斗，终于……在剧本开始后的第九个小时，把这条超长的任务线给跑完了。

而她们拿到的这两件奖励道具，无疑将在接下来的剧本中带给她们巨大的优势……

……

下午五点十二分，暗溪路，原“老屋”所在地。

此刻，那“老屋”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哥特范儿十足的黑色城堡。

“这是……怎么回事……”七杀面如土色地望着眼前的景致，木讷地念叨了一句。

“是啊，贪狼，这是怎么回事？”站在中间的龙哥像是传声筒一样把问题又抛给了另一边的贪狼。

“虽然我也很想回你们一句‘你问我，我问谁’……”贪狼的表情和那两位差不多，“但考虑到我好歹也是队伍的参谋兼目前的指挥，我还是给你们个明确的回复好了……”他顿了顿，“……这都是特技。”

半分钟前，他们仨还在老屋前门的走廊那儿谨慎地推进着。

突然，一股黑色的乱流不知从何处袭来，遮蔽了他们的视线。随后，他们就感受到了地震般的摇晃和隔壁邻居正在装修般的噪音。

半分钟后，当他们恢复视觉时，就发现自己站在了一座城堡的大门内。他们的身后，是一扇由锁链半吊着的吊桥门，门的下方居然还有条护城河……

而他们的正前方，则是一扇拱形的、高大的双开木门，即城堡的内门。

“你还不如说是幻觉呢。”龙哥接道。

“说我中了镜花水月我也信啊。”七杀也吐了个槽。

“问的也是你们，吐槽的也是你们……”贪狼虚着眼道，“键盘侠么你们？打份报告明天转行去做五毛算了。”

“参谋，您低调一点……”龙哥接道，“这可是现场直播，您不要说得像我们很容易就能转行当五毛一样，这样会招人嫉妒的……”

“少废话，前面带路去。”贪狼用十岁小孩的身板儿，拿了拿正营级干部的派头，给龙傲旻下达了一个命令。

“行行……”龙哥这一米七的“大个儿”也只能照办，谁让对方在单位里的级别确实比自己高呢。

长话短说，在龙傲旻的带领下，三人推开了沉重的木

门，进入了城堡内的第一个房间。

站在门口看去，那是一个高八米、宽十余米、长百余米的广阔空间。这个空间的四面完全由青灰色的石砖所铸，两侧的墙壁破碎斑驳，始终有不明光源的光线从墙里透进来。

另外……不知为何，当刀锋这三位踏入大门时，他们的耳边竟是齐声响起了一句系统提示：【荒城回廊】。

这提示来得没头没尾，龙哥他们打开游戏菜单查看，也没有发现任务更新，状态栏和物品栏里也没变化。

看起来……系统单纯是报了一下此处的地名而已。

这种现象，在以往的任何一个剧本里，他们都没有遇到过，今天……也算是头一回了。

第928章 刀锋闯魔城（二）

吱——砰。

两秒后，伴随着一声响动，龙哥他们身后的大门自行关闭了起来。

三人也没有尝试回去打开它，因为他们本就准备往里探索。

作为身经百战的强力玩家，刀锋的队员面对怪物时的心理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和玩家相比，他们反倒觉得剧本里的怪物更好对付。

“嚯~这才刚进门……就有东西来迎接我们了呢……”才往前走了十米不到，负责探路的龙哥便停下了脚步。

此时，他前方那青灰色的地面上，忽地出现了十几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小水洼”；说是水洼，实则没有水，实际上就是一小块被液化了的地面，正荡出阵阵水纹。

大约一秒后，每一个“小水洼”里都迅速“浮”出了一个全身发绿、面容丑怖的丧尸；它们的行动模式和大部分低等丧尸一样……喉咙里发着低沉的呻吟，平举着双手，朝着活人缓步逼来。

“刷怪的方式倒是挺酷炫的。”七杀用颇为不屑的语气念道，“可惜刷出来的怪物不咋地。”

“它们的行动很慢，我们能绕就绕过去，绕不过去就随便应付一下。”贪狼这时指示道，“这个城堡内的空间明显比外部看起来要大得多，里面不知道还有多少怪物……我们不必在这里浪费时间和体力。”

“明白。”龙傲旻应了一声，顺势就祭出了自己的灵能武器，做好了开路准备。

【名称：奥利哈刚之盾（Orichalcos shield）】

【类型：灵能武器】

【品质：传说】

【防御力：极强】

【属性：吸收、隔绝、缓冲】

【特效一：奥利哈刚的结界（当奥利哈刚之盾承受攻击时，使用者可根据自己的意志对此次攻击中所蕴含的推进力、贯透力及震荡力进行相互间的自由转换。）】

【特效二：奥利哈刚之气（使用者可付出15%的生存值，使盾牌所承受的下一次攻击无效化）】

【特效三：奥利哈刚·托力托斯（奥利哈刚之盾对魔法及一切飞行道具具备300%的防御能力）】

【备注：由奥利哈刚水晶锻造出的梦幻之盾，附有奥利哈刚之神的神力，犹如难以攻破的移动壁垒。】

如各位所见，这是一件品质被判定为“传说”的灵能武器，和湿婆的“完全体天舞沙漏”属于同一级别，其效果之卓越也是有目共睹的。

而其中最为逆天的一项特效，无疑就是“奥利哈刚之气”了……这个效果简直就是在“开无敌”。

理论上来说，只要发动了这个特效，无论是多强的攻击，只要花15%的生存值就能顶下来了，这就使得“秒杀”龙哥成了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你用威力一般的手段攻击他，他的防御力可摆在那里；你用强力杀招去攻击呢……甭管是破坏死光也好、魔贯光杀炮也罢……只要他发动特效，那最多就是15%的血量损失。这样算来，即使撇开生存值补充剂的因素，他至少也能扛上六次杀招而不死……

当然了，如果攻击速度够快……快到龙哥来不及举盾格

挡、或是来不及做出“发动特效”的反应，还是有可能做到“秒杀”的。可问题是……强力的技能多半都需要一定的准备才能发出，而且能量的波动往往是藏也藏不住的。再者……龙哥又不是什么菜鸟，而是经验丰富的战斗高手。

总体来讲，拿着奥利哈刚之盾的龙傲旻，当真就是个移动堡垒，铜墙铁壁一般的男人。

“哈……比想象中要容易得多啊。”

一分钟不到，龙哥就带着七杀和贪狼一路小跑着通过了荒城回廊，途中他们只遇到了两只无法绕过的丧尸，而那两只怪皆是被龙哥举盾一撞就散架了……碎得跟泥巴一样稀烂。

“那必须的啊……要是一进门就难到飞起，我们就可以考虑直接出去了。”贪狼即刻吐了个槽。

说话间，他们便穿过了一道石门，来到了第二个空间。

比起刚才的“回廊”，这里更像是一个城堡内的“房间”了。从高处可以到铺着赤色玻璃的长窗，每隔一段距离还能瞅见嵌在墙上的烛台；从这里开始……那些烛台上的蜡烛就成了玩家们可依靠的主要光源。

“我去……”刚一进门，就有两只紫色的蝙蝠从龙哥头顶高速掠来，好在龙哥反应快，低头避过了，“吓我一跳……”

“呵……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我会觉得变成小孩是件好事儿。”七杀笑着念道，“反正天塌下来有大人顶着。”

“喂喂……”龙哥回头，高声言道，“我也变成小孩了好不好？”

他这句话出口后，许多正在看直播的观众莫名地笑了……

“行了行了……你应该庆幸才是。”贪狼在旁接道，“在这个剧本里，你是唯一一个在格斗专精和装备加成方面几乎没有受到体型影响的人，这种优势我们想要还没有呢。”

“好吧……我可高兴坏了，哈哈哈……”龙哥干笑几声，接着带路。

眼前这第二个房间，有着极为明显的高低落差。虽然天花板不如刚才那间高，但底下似乎别有洞天。进门后……正前方数米外就是一堵墙，墙的上方有个斜角，上去以后是一条狭窄的过道，不知通往何处；再往下方看，则是个向下的斜坡，斜坡下方两米处有个平台，平台的一面就是拦路的墙壁，而另一面是朝他们进来的那个方向延展的，也不知通往何处……

“怎么样？要分头走吗？”龙哥回头问道。

“当然不要……”贪狼还没回话，七杀就应道，“在这种像迷宫一样的地方分开，恐怕就再也无法会合了……”

“我也同意。”贪狼接道，“在这个剧本里分开行动并没有什么优势……龙哥倒还好，但我和七杀这种个人作战能力被大幅削弱过的……万一单独遇上个BOSS，怕是凶多吉少。”

“那……”龙哥朝前方的两条路线各看了一眼，想了想，说道，“咱们走下面呗？”

他会这么选，主要是因为自己的体型比较壮，进上面那条通道的话感觉不太方便。

“可以，走吧。”贪狼也没多说什么，反正是探索阶段，走哪儿都一样。

于是，三人就顺着斜坡滑了几步，跳到了下面的平台。

他们站定后转头一看，另一侧也是一个下坡，三人接着向下，便到了这第二个房间的底部。不远处，就有一扇红色的大门，按照正常的空间常识判断……门的对面，应该位于刚才那个刷丧尸的房间的下方。

而若是不走这扇门的话，也可以往另一个方向去……那里，有一个与游泳池差不多大的蓄水池，水池中央有一块金属浮台，台子上有一根雕刻柱，柱子顶端还有一个发光的圆

形宝珠，其光芒点亮了整片水池。

“不用问我。”龙哥还没问，贪狼就先说道，“我也是第一次来，你跟着感觉走就是了。”

“好~”龙哥拉长了嗓门儿应了一声，便上前用去推那扇红色的门。

这虽是一扇镶着金属的厚重木门，但推动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龙哥用单手也很轻易地将其打开了。

三人走入那扇门后，便进入了一条光线晦涩的走廊。

这条走廊完全由白色的石料砌成，大体是古罗马的建筑风格。走廊的两侧分立着两排立柱与栅栏，柱底的石墩与栅栏有规律地交替着，柱顶之间则呈拱门形相连；高处的墙壁上悬着巨大的蝙蝠浮雕，还有许多形似恶魔的小型浮雕在其两边对称呼应。

从栅栏外可以看到红色的光芒照过来，但却看不清光源究竟是什么、离了多远……不管往上还是往下看，都好似在凝望血红色的深渊，而横向朝远处望去……则可以看到许多类似的走廊，恍似一道道虚无空间之间的白色通道，浮在这红潮之中。

“呼……刚才那是什么啊……”穿过白色走廊、并再度推开一扇红门后，龙傲旻长吁一口气道，“感觉好压抑啊……”

“确定只是刚才么……”七杀接道，“我怎么觉得一进城门就开始压抑了……”

【地下水域】

就在这时，系统提示忽又响起，报了个地名。

嗡——

忽然，就在系统语音未尽之时，三人前方的阴影中……飞来一道青白色的月牙形闪光。

“什么玩意儿？”龙哥一边念叨，一边本能地举盾一挡。

结果，那闪光和奥利哈刚之盾一触，便瞬间烟消云散了……

“是某种远程的能量攻击吧……”七杀说着，横移一步，定睛远视。

两秒不到，他便在高处的阴影中看到了发动攻击的元凶……那是一只红色的小怪物，四肢短小、额生对角、长了一双蝙蝠翅膀、股后还有一条小尾巴。

“那是……小恶魔？”贪狼也迅速看清了那飞在半空的小怪物，并道出了一个与那怪物形象相符的名称来。

“不管它是什么，这个怪可不能像丧尸一样放任不管……”七杀说罢，便双手一并一出，朝那小恶魔放出一招——【我道拳】。

或许有许多朋友没有听说过“我道拳”，这里就说明一下……我道拳乃是丹（即“火引弹”，街霸系列中的一名十分特殊的角色，是CAPCOM与SNK公司隔空挑衅的产物，山寨了《龙虎之拳》两位主角的外貌，并故意设计成弱得掉渣）的招牌技能之一，是根据大名鼎鼎的波动拳“改良”而来。

当然了……直观上看，这招就是隔空放个拳波出去……

咻——嘭！

我道拳芒起，杀意破风至。

小恶魔的飞行速度不慢，但还是快不过这拳芒。眨眼间，这怪物就被一拳轰成了肉酱。

“这怪物虽然能使用远程攻击……但抗打能力和外面的丧尸差不了多少呢……”七杀收招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即使是我身体缩小后放出的我道拳，也能把它打成稀烂啊……”

“得了……少在那儿变相自吹自擂，赶紧走起。”龙哥没有给七杀进一步装逼的机会，他回头催了一声，便接着朝前走了。

贪狼和七杀也紧随其后，踏着向下的石阶……步入了潮湿的空气中……

……

同一时刻，城堡门口，护城河外。

“我的上帝……”希尔摆着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望着眼前的城堡喃喃念道，“……这儿发生了什么……”

十几分钟前，他揍完了那个西装男，便重新开车上路了。

直到他一路开到了原暗溪路老屋的地址，才发现……这里好像重新装修了一遍。

“什么情况？”希尔嘴角抽动着，自言自语道，“怪鸭历险记（Count Duckula，1988年上映的英国动画影集，剧中主角所居住的城堡可以通过内置的咒语装置瞬间移动至世界各地、甚至进行星际旅行）吗？”

“你终于回来了，希尔先生。”正当希尔站在护城河外发呆之际，封不觉的声音不知从哪里响起，传进了他的耳中。

“你……”希尔闻声，当即紧张起来，他一边左顾右盼、一边言道，“……你怎么……”

“在你外衣右侧口袋的上方，两层布料的当中。”觉哥的声音回应道。

希尔照着对方所说的摸索了一下自己的衣服，结果果然在那个位置摸到了一块扁圆形的硬物，而且他很快意识到……封不觉的声音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摸到了吧？”封不觉接道，“这是一个追踪器，同时也具备通讯功能，当然了……只有我这边能主动建立通讯。”

“你在哪儿？”希尔随即就高声问道，“这城堡又是怎么回事？”

封不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过来问道：“范海辛的

日记弄到手了吗？”

希尔神色微变，冷哼道：“哼……那本书已经被我藏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他顿了顿，“你帮我解除芯片，并保证我安全离开，我就告诉你东西在哪儿。”

第929章 刀锋闯魔城（三）

“哦……”封不觉听了希尔的话，反应竟是异常得平静，“这样啊……”他念叨了一句，“我可以理解为……你在跟我谈条件吗？”

“对，我就是在跟你谈条件。”希尔心里也是战战兢兢的，但表面上还是表现得颇为强硬。

“呵……”封不觉笑了笑，“你就不怕我立刻在通讯器这头念上一堆触发词，把你活活电死么？”

“电死我，你就永远也找不到范海辛的日记了！”希尔的鬓角已有冷汗流下，但他还是鼓足了勇气这样应道。

“嗯……不错。”封不觉沉吟道，“你的胆色还可以，脑子也不算笨。”

“哼……我不需要你的夸奖。”希尔一听觉哥的态度有所缓和，稍稍松了口气，冷哼道，“那么……你觉得这条件怎么样？”

没想到，封不觉下一句就应道：“不怎么样。”

“什么？”希尔闻言一惊，“难道你不想要那本日记了吗？”

“呵呵……”封不觉又笑了两声，“虽然我说你‘不算笨’，但那并不代表你已经聪明到可以跟我对等地博弈了。”他停顿了两秒，再接道，“希尔先生，我想我该再提醒你一下……此刻，你身上带的这个东西，是个‘追踪器’……追踪器！追踪器！！”

正所谓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所以封不觉用逐步增强的语气和音量在句末将这个词重复了三次。

被他这么一吼，希尔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你……你知道我去过哪里……”

“很好。”封不觉说这句话的口气像是老师在评价答对了问题的学生，略微停顿后，他又道，“你去过哪儿、停留了多久、还有你说过什么话、以及你周围的所有动静，我全都一清二楚……”他总结道，“简单地说……我现在完全可以把你弄死，然后根据你的行动路线去把日记找出来。”

“不……这……这……”希尔眼神恍惚地坐倒在地，口中语无伦次地往外蹦词儿。

“事实上，如果你不把日记藏起来，而是带在身边，并使用火把和汽油来恐吓我……那我反倒难办了。”封不觉接着说道，“虽然我还是可以用电击的方式使你失去行动能力，但我不能保证日记的安全。”他吁了口气，“而像现在这样的发展……则是再好不过了；日记已被你放在了一个你自己也够不着的……‘安全的地方’。”

话至此处，封不觉的语气变得阴沉起来：“想必你此刻也已明白了……为什么始终对你保持监视的我，并没有在你藏匿日记的时候就用通讯器来制止你。”

“再……再给我一次机会！”事到如今，希尔只能再次认怂，“你别杀我……我这就去把日记取来……时间还来得及！”

“哈！”封不觉大笑一声，“事到如今……你觉得我还会让你靠近那本书吗？”

此言一出，希尔当即开始用力撕扯自己的西装，似乎是想把那个追踪器给取出来。

“行了，别白费力气了。”

就在觉哥说话之间，希尔的后背处已传来了剧痛，电击的刺激让其整个人躺在地上抽搐了好几秒。

“怎……怎么可能？”希尔重新喘上气时，用震惊的语气念道。

“你一定在奇怪，为什么我没有说‘触发词’，也能让你被电是吧？”封不觉笑道，“呵呵……理由很简单——其实从一开

始……就没有什么触发词。”

“什么？”希尔又一次懵了。

“纵然是我的助手（就是武藏小金井）……”封不觉接道，“也没法儿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制作出一块嵌在人体内部还能接收和识别外部的特定声音讯号的芯片来。”

“那……”希尔还是不懂，“那为什么你每次说那些特定的单词时我就会被电？”

“你就没有注意到……我每次说那些单词时，总会把一只手放进口袋或藏到身后？”封不觉接道。

希尔闻言一怔，这一秒，诸多记忆片段从其眼前闪过。

“明白了吗？”封不觉停顿几秒后再说道，“我在摁遥控器啊。”

“你！”希尔顿时感觉自己被狠狠地耍了，惊怒交加之下，实在是忍不住爆了句粗口，“你这混蛋！你简直是魔鬼！”

“看来你是明白了。”觉哥对希尔的咒骂不以为意，甚至还有点沾沾自喜的意思，“根本没有什么‘触发词’，更没有什么‘延迟触发词’，我只是想到哪儿编到哪儿，反正我想让你被电你就会被电……”他清了清嗓子，“所以呢……此刻我想劝你一句，‘取出追踪器后再去取回日记作为要挟’这种计划……还是趁早放弃吧。即使通讯中断了，我照样可以把你电到死……动动手指的事情而已。”

听到这里，希尔……终于绝望了。他认识到……那个外表看上去像小孩的“F先生”，远比自己想象中要恐怖得多。如果说他们两人之间真的存在某种“博弈”的话，那F先生可谓是处处都领先了他五步以上……不管他做什么、想什么……全都是徒劳的。

“好吧……”希尔干脆瘫在了地上，放弃了抵抗，“要杀就杀吧……”

“如果我要杀你，在你藏完日记赶来的途中就可以动手

了。”封不觉接道，“何必还跟你废那么多话？”

希尔愣了一下：“那……你想怎样？”

“留你性命，自然是因为还有事情要交给你办。”封不觉回道，“现在，如果你不想死掉、或是带着这个芯片过后半生，那就快到城堡里来，进来以后待在原地别动……狼人会过来接你的。”

“好！”希尔一听还有活路，当即就来了精神，麻利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我这就到城……等等……你刚才说了‘狼人’？”

……

与被“请”进城堡的希尔不同，刀锋那三位的待遇就比较糟糕了……

在他们进入【地下水域】后不久，他们便发现此路不通。

当然了……严格来说也不是“路不通”，而是他们自己没有通过的能力……在干掉了七八只蝙蝠和巨大的“杀人鱼”后，他们面前又出现了分支路线。一条道儿是向上去的，但上方的平台极高，在水面上无处借力，要上去很难；另一条道是向下的，需要潜水进入，但水下一片漆黑，不知通到哪里，也不知道需要潜游多久才能抵达地面……

经过一番考虑，他们还是决定折返回去，走红色大门外的另一条路线……

于是，他们又花了五分钟快速折回，穿过了白色走廊，再次来到了那个有水池的地方。

反正在地下水域里也已经游过泳了，他们也不在乎身上湿透，直接就朝着水池对面进发而去；而在水池中等待他们的……是一群土色的鱼人怪物。

好在这些怪的强度也很低，基本都是龙哥用盾牌一下就能锤死的程度。

不多时，他们就游过水池，来到了对面的岸上。这一边的地形和他们进来时的路线是对称的，三人通过两个交错的平台来回跃上，便进入了下一个空间。

让他们比较意外的是……这个空间里，居然有个小BOSS……

虽说是“小”BOSS，但气势和体积都挺大的。它的外观……就是个只有上半身的、在地上爬行的巨型绿色骷髅。

由于其右手上拿着根巨大的骨头棒子（也不知道是不是它自己的腿骨），以至于它只能靠自己的左手前后爬动，行动起来相当缓慢。不过它那庞然的体型弥补了机动性的不足……因为是在室内，可供玩家们迂回的空间不多，在有限的空间里，那巨柱般的骨头棒子轰然砸下，想躲掉还真是不易。

好在刀锋的三位玩家都是刷怪的熟练手，稍微观察了一下这个小BOSS的行动规律后，他们就一拥而上，趁着那货的攻击间隙一阵狂殴，直接将它轰成了一堆骨头渣子。

如果是在别的游戏里，打完这么只怪物，八成会爆点装备什么的，就算不掉宝……至少也该让玩家们免费回下血。

然而，这是惊悚乐园……打完超强怪物之后除了技巧值以外毛都没有的情况也是很正常的。

因此，龙哥他们打完小BOSS后略微检查了一下尸体，确定没什么油水后就继续上路了……

之后的几个房间，在建筑装饰方面渐渐丰富了起来，相继出现了残破的金属楼梯、彩色的落地长窗、米色的石墙石雕、以及更为明亮的烛台等等。

与装潢一同升级的，还有怪物的种类和实力……

全副武装的丧尸、在空中飞行的眼球怪、蓝色的咬人乌鸦、轴上印出狮子脸的风火轮、扔骨头的骷髅人、穿盔甲的骷髅人、射弓箭的骷髅人、会投掷回旋斧的无人铠甲、会投

掷大石块的无人铠甲等等等等，总之是五花八门，天上地下都有，攻击方式也不尽相同。

龙哥他们感觉自己好像在玩某种横板过关游戏似的，越往里闯，遇到的敌人越厉害，而且这种“厉害”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血量上升，而是“攻防速技智”这五个方面的个别或全面增涨。

然……他们闯都闯到这里了，让他们两手空空地回头出城，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了……就算硬着头皮也要走下去。

【礼拜堂】

终于，在穿过重重险阻、涉水跳坡、杀怪数十只后……他们又通过了一条由两扇红门封住的白色走廊，并听到了系统提示。

此时，距离他们最初进城时已过了近一个小时，三人的体能值也都耗掉了三分之一左右。

“这次又是什么？那个难道是死灵九魁的魁首么？”望着远处飘来的一个巨型燃烧骷髅头，满头大汗的龙傲旻喘息着念道。

“只是样子像而已吧……”跟在后面的贪狼接道，“真正的夺灵应该比这个剧本里的BOSS还要强许多呢。”

七杀吁了口气：“那么……老规矩，这种浮在空中的、看上去无法避过的……还是由我来……”说着，他就准备使用【我道拳】了。

“诸位的精神好像还不错嘛。”就在七杀抬手之际，那个燃烧的骷髅头竟突然说话了。

“哦？一路打进来，这还是第一只能进行交流的怪物呢……”龙哥即刻念道。

“但进度还是比我预期得要慢。”骷髅头无视龙哥的话，自顾自地接道，“是因为身体缩小的缘故，需要比平时更注意体能的分配吧？”

一听到“身体缩小”这四个字，贪狼的神色就变了，他顺势向前一步，高声道：“你是谁？”还没等对方回应，他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内心猜测的那个名字报了出来，“封不觉吗？”

“呵呵……猜得不错。”骷髅头接着说道，“当然了……我本人并不在此，我只是通过法术……借着这个怪物的声音和你们聊两句。”

“果然是你的风格啊……”七杀瞪着骷髅道，“总是躲在暗处操控着什么……”

“话可不能这么说……今天早上，我还在明处和你们肛了一轮正面，但结果是差点儿被打死。”封不觉用十分欠揍的语气接道，“经此一役，我才决定改变策略的。”

“你直接说自己更擅长玩阴的不就得了……”七杀又道。

“既然你这么要求了……好吧。”封不觉略一停顿，便提高了嗓门儿，用那骷髅头的诡异嗓音吼道，“没错！我就是擅长玩阴的！我就是喜欢玩阴的！就算我不想玩阴的，观众们也期待着我来玩阴的！我就是要靠阴的来玩死你们！哇哈哈哈哈哈……”

见此情景，七杀嘴角抽动，哭笑不得，而且还心生暗火……

龙傲旻注意到了他的表情变化，便拍了拍他那幼小的肩膀，言道：“你啊……太年轻……你看我，从来不主动和封兄抬杠……”

“哈哈哈哈……”封不觉的反派式大笑足足持续了三十秒才停下，笑完后，他长吁一口气道，“呼……OK，先生们，我本来是想在此给你们一些路线上的提示的。但现在我改主意了，你们就在城里接着玩儿吧……谁让我这人那么阴险呢，哇哈哈哈哈哈……”

轰——

这次，他的笑声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七杀用一记【我道

拳】把那骷髅头轰成了灰烬。

第930章 刀锋闯魔城（四）

“嘿~这边这边~看这儿！正下方五点钟方向！”

若雨和小灵飞抵城堡上空后不久，一个略显稚嫩的声音便随风飘来，呼唤了她们几声。

两人循声望去，很快就在一个塔楼边缘的阳台上发现了一个身着迷你紫色长西装的男孩儿。

此刻，封不觉正踮起双脚，朝她们一边挥舞双手，一边高声呼喊着。

见状，若雨和小灵没有对话，只是交换了一下眼色，便达成共识……一齐操控着魔法扫帚朝着那阳台飞去了。

“二位可真是让我久等啊。”待她们降落后，封不觉微笑着念道。

“你怎么知道我们来了？”小灵落地后便问道，“难道你在这城堡周围装了监控？”说这话时，她还不经意地转头看了看城堡外墙。

“你们的行踪……自然是德古拉告诉我的。”封不觉回道，“只要有体积较大、且具备灵魂的生物进入城堡周边的地区，伯爵就可以感知到。”他说着，抬手朝上指了指，“顺带一提，这个城堡的外层可是有结界的……而且共有两层。刚才是我让伯爵放你们进来……你们才能飞进来的，否则你们早就撞上能量壁了。”

“小叹的情况你已经知道了吧。”这时，若雨又道了一句。

“当然。”封不觉应道，“不过……还真有些意外呢……莫非他是和破军同归于尽的？”

“他是被我杀掉的。”小灵接道。

“哈？”封不觉闻言一愣，“这又是哪一出啊？”

“这事儿打完了比赛你自己问他去。”直到这会儿，小灵谈起这事还是有点不爽，“总之，先来交换一下情报吧。”

“哦……行啊。”封不觉察言观色的能力很强，故而没有就此追问下去，只是转身接道，“那咱们边走边说吧……”

……

话分两头，再看刀锋的队员们。

在空间巨大的礼拜堂中兜了好一会儿后，三人发现了一条垂直的柱形通道。

通道的直径大约是三米，环形的墙体上嵌着许多高低不同的小型平台，每一个平台大约都只有一米见方，刚好能让一个成年人站稳。

通过这条柱形通道向上走，可以拐到礼拜堂的高处，在那里有一条通往上层阁楼的楼梯。龙哥他们进去探了一圈，发现那儿除了投掷回旋斧的无人铠甲外，还有一种长了六只手、身形类似人类女子的奇异怪物，另外还有一些固定在地板上的、形似恐龙头骨的吐火怪。

将阁楼上的这些怪物清理掉以后，他们搜索了一下这个区域，结果还真找到了一件装备。可惜只是一把普通品质的剑而已，比起交易所里的普通级商店货要略好一点……但也仅此而已。

于是，三人都抱着“有收获总比没有好”的心态，悻悻然地折返了回去。好在这次折返的距离不算太远，而且路线是一路向下的，不费什么体力。

重回柱形通道后，他们又清理掉了一只小恶魔，并绕过了一只飘行速度很慢的、形似烧麦的鬼火状怪物，随后就进入了位于礼拜堂正下方的空间。

那是一个左右对称的、由多个矩形平台组成的沙漏型房间。当刀锋的三人进入其中时……一只小BOSS已经在那儿恭

候多时了。

这次的小BOSS，是一只全长五米、高约二米五的狮蝎兽。无论血量、速度、还是攻击方式……都要比那个拿棒子的巨型骷髅强一点点。当然了……也就“一点点”而已。

这怪物的攻击模式还是比较单调的，大致就三种：其一，用身后那如同巨蟒般的蝎尾去刺或抽玩家；其二，从嘴里朝玩家吐远程火弹；其三，直接扑过来抓咬。

对刀锋的成员们来说，这第二个小BOSS甚至比前一个骷髅BOSS还要容易，因为……它所有的攻击，龙哥都可以扛掉，而且是不破防地扛掉……

于是乎，在一番快速的试探后，龙哥就扛着盾牌往前一顶。随便那狮蝎兽怎么攻击……反正龙哥是血都不掉的，就是稍微损失点体能值而已。

就这样，七杀和贪狼是在龙哥掩护下用成本低廉的手段匀速输出，不紧不慢地把那小BOSS给做掉了。

“还是没什么奖励啊……”待那狮蝎兽倒一命呜呼后，龙哥走到其尸首前俯视道。

“也不像有任何提示的样子……”七杀念道。

而贪狼……却是沉默不语、若有所思……

五分钟后，三人完成了简单的搜索和休整，便接着上路。由于觉哥那个随性、任性、不高兴的决定……他们的旅途注定还很漫长。

在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三人又通过了数个房间，好在也没有遇到太多岔路……十五分钟后，他们终于又看到了一扇红色的大门。

这次穿过两扇红门间的白色走廊后，传入他们耳中的系统提示是：【恶魔城藏书库】。

“【哔——】！”就在语音响起的那一刻，贪狼一拍大腿，

爆了句粗口，“我就说嘛！就在嘴边……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原来是恶魔城！”

其实……这一路走来，贪狼早已隐隐察觉到这座城堡的设定了，可就是隔了一层窗户纸，怎么也点不破。

这种感觉……想必很多人都曾体会过，就是——在想一个问题时，明明知道答案就在脑子里，可就是差一点点、怎么也想不出来……那种感觉，当真是十分得难受。

封不觉也曾经遭遇过这种难受，正因为对这种感觉极度不爽，所以他为自己建造了思维殿堂、记忆阁楼……永久性地解决了脑内信息储存以及取用的问题……

“恶魔城……好像是个老游戏的名字对吧？”见了贪狼的反应，七杀也思索着念道了一句。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存在的游戏系列。”贪狼稍微理了理思绪，便开口科普道，“作品繁多，水准参差不齐；大部分都在一定水准以上，但剩下一小部分则是神的特别神，屎的特别屎……”他停顿了一秒，又道，“至本世纪一零年代后，恶魔城的相关作品数量明显变少，并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再后来……神经连接技术渐渐普及，单机游戏呈现整体没落的趋势，所以咱们这代人基本都没玩过这个系列。”他看向七杀，接道，“大多数二零后在听到‘恶魔城’这三个字时，都是和你差不多的反应，知道这是个老游戏，但除了名字以外几乎没有任何概念。”

“你说了这么一大堆……”龙哥这时在旁插嘴道，“……看来你对这个‘恶魔城’相当了解咯？”

不料，贪狼却回道：“不，我不是很了解。”

“喂喂……”七杀虚着眼道，“那你刚才那段是瞎编的啊？”

“怎么可能呢……”贪狼接道，“虽然我不是‘很了解’，但总归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他顿了顿，解释道，“几年前，我有次在网上淘到了一台古董级的游戏主机，卖家把他所有的游

戏光盘也一并送给了我。于是我就玩通了几个，其中之一就是恶魔城。”他看了看前方的空间，“来到这个城堡以后，我就一直觉得这里的怪物和区域名称有各种既视感……但由于时隔太久，我一时没想起来。”他叹了口气，“唉……直到此刻，我听到了‘恶魔城藏书库’，总算是恍然大悟……”

“哦……”七杀念道，“既然你对设定有所了解，那是不是说我们接下来的探索会变得比较容易呢？”

“那就要看……”贪狼说话间，伸手从行囊里取出了那张画在牛皮纸上的“藏宝图”，并在队友们面前展开道，“……这个了。”

……

与此同时，恶魔城最上层——王座之间。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封不觉用手示意了一下自己的两名队友，并对着房间里的怪物们以及希尔说道，“这两位，是我的同伴——似雨若离、悲灵笑骨。”

他也不知道系统究竟会把这两个ID翻译成什么样，反正他就照常说。

“而这几位嘛……”觉哥又转头看向队友，“正如我刚才在路上跟你们说的……分别是德古拉伯爵、弗兰肯斯坦、狼人先生、无名的木乃伊、鳃人先生、以及希尔先生。”

关于希尔的事情，封不觉也已向队友们和盘托出。简而言之……就是他在街上随机抓了个四肢健全的流浪汉，然后用武藏小金井的发明将其控制住了。接下来他就布了个局，让希尔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替自己将范海辛的日记收了起来。

“那么……大家这就算相互认识了。”封不觉接着道，“接下来我就说正题吧……”他朝德古拉瞥了一眼，再道，“今天早些时候，我和伯爵先生已经达成了共识。目前，我们双方都在为了彼此的目标而携手努力。而我们的目标……共有两

个。”他顿了一下，“其一，是杀死刀锋的三名成员……即龙傲旻、七杀、贪狼三人。”他指了指屋子角落里的水晶球，“他们在城里的一举一动已完全在我们的监视之下，现阶段，我们可以让他们再蹦跶一会儿，尽可能地利用‘这座城’去消磨掉一些他们的生命和体能。”

言至此处，他话锋一转：“其二，毁掉圣之护身符……”说着，他就把那件物品从口袋里拿出，举了起来，“也就是我手上的这个东西。”他随手将那玩意儿甩了两下，“然而，眼下它还是不可摧毁的状态，这个状况将一直持续到今天午夜。”

“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若雨问道。

“我们还是得分头行事。”封不觉回话时，已不动声色地走到了若雨身边，“首先，我想让你们替我保管一下护身符。”话音未落，他就抓起若雨的小手，把护身符往她手心里一塞。

看到这一幕，德古拉的眼神明显有异，但其还是隐忍不发。

“由于圣之护身符的属性，伯爵先生和他的朋友们都无法与其发生长时间的接触，这也是为什么当年他明明已经得到了护身符，却只能将其保管在一个远离自己的房间内。”封不觉说着，又指了指若雨腰间的行囊，“我已跟伯爵解释过了，在午夜到来之前，我们的‘空间口袋’是保管护身符的最佳场所，他也知道了……如果我们遭遇了什么不测，护身符就会异位至别处。”

说最后这两句时，封不觉分别对若雨、小灵使了个眼色，显然是在暗示着她们什么。

团队默契和个人智商都摆在那里，两人自然是立刻就心领神会，明白觉哥是让她们对伯爵留个心眼儿。

“至于我呢……”封不觉得到了队友用眼神做出的回应，便接着说了下去，“……要暂时离开一下，跟希尔先生一同去取一件东西。”他嬉皮笑脸地看向希尔，“其实我今天上午就想亲

自去取那东西的，但实在是抽不开身……毕竟还是这边的布局更为重要，所以，我只能请希尔先生代劳了……而他……呵呵……也不出预料地做出了我所期望他做的事情。”

希尔这时已经老实多了，听了觉哥的讽刺，他连哼都不哼一声，只是默默地站着。

“你要拿的东西就是范海辛的日记吧？”小灵问道。

在不久前的交谈中，小灵已经对觉哥说了自己手中持有“仪式咒文”的事情，觉哥也大致推测出了小叹以及肖恩那帮孩子去拜访过诡异德国男的事了。

“是的。”封不觉回道，“根据我的知识储备……”

以下这段话，在NPC们听来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觉哥提到了很多超出“第四面墙”的信息，系统必须进行干涉。当然了，观看直播的观众们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剧本，基本是建立在《降妖别动队》这部电影的剧情基础上的。”觉哥娓娓言道，“如你们所见，我已经借到了此剧本中最强的‘势’……与实力坚强的反派们站到了一起。此举带来的优势我就不多列举了，我就说说相应的隐患吧，那就是……电影里的正面角色，即自称‘降妖别动队’的那帮孩子们……他们靠着‘主角光环’的加持，很可能会来坏我们的好事。”他微顿半秒，“浅显来看……杀死他们似乎是个很好的选择，对我们来说那也不会很难；但我知道……那样做是绝对、绝对！行不通的。”他解释道，“举例来说，假设我身在DC宇宙，并企图去谋杀某个DC宇宙里的主要角色……那么我一定会失败；即使我再怎么精心准备，也可能被一些极小概率的偶然性事件所阻止。这是因为……在该宇宙中，每一名主要角色的生死、命运，都相互交织牵扯，甚至可能牵动着整个宇宙的因果，我们这些‘异界旅客’要是去干涉这些因果，便会引起该宇宙‘最高意志’的抵触，严重的情况下……被陨石给砸死也不是不可能的，就算是系统也救不了我们。”

一口气说到这儿，觉哥舔了舔嘴唇，再接道：“综上所述，为了达到目的，咱得绕一下弯路……以眼前这个剧本为例，我们最好是别用太激进的方法去制止那群孩子，只需要把日记控制起来就行了。”

他说了这么一大堆，实际上若雨和小灵也没完全听懂，她们可没看过那部电影，对那群孩子也不甚了解。而正在观看比赛的观众们就更不懂了，不过……甭管懂不懂，大家心中那种“不明觉厉”的感受是相似的……

第931章 刀锋闯魔城（五）

晚八点，恶魔城藏书库中。

“总觉得这个设置有阴谋啊……”龙傲旻一边后退，一边转头冲贪狼说道。

“行了，都叫你别回头了。”贪狼回道，“你瞧……又关上了。”

此刻，刀锋的三名队员正站在一条由翡翠色的墙壁所砌成的通道内。他们来的那条路没什么好多说的，无非就是沿途有些挡路的怪物而已，但他们意图前往的那一侧，却被一张巨大的“石脸”给封住了。

那张脸整体呈橘红色，有一对碧绿发光的眼珠，长了一个大鼻子和一嘴外突的獠牙……总体来看像是张恶魔或是恶鬼的脸。

五分钟前，三人便来到了这扇“脸门”的前方，他们查探片刻后，却没有发现丝毫开门的线索。正当他们准备回头折返时，却听得“呼噜噜……”一阵砖石滚动之声。

三人猛然回头，恰好瞥见那张脸的嘴部闭合起来……

接着，经过了几番试探，他们终于发现了这扇门的规律——当有人接近到一定的距离，并背对它时，它就会“张开嘴部”，变成可以通过的状态。

于是，贪狼就想出了“三人一起后退着走入门中”这个方案。

然而，这样做无疑是比较危险的……万一门的后面有什么陷阱，他们这样倒着进去八成就会中招。

“我也觉得不妥……”七杀接道，“怪物和陷阱我倒不怕……我就怕封不觉正站在门后等着我们。”

“那是不可能的。”贪狼摇头回道。

“你就这么肯定？”龙傲旻疑道。

“我早就已经看出来了，这家伙正在跟我们耗时间。”贪狼回道，“他并没有打算尽快地消灭我们，而是在等待着什么……”

“哦？此话怎讲？”七杀也转头问道。

“这个嘛……”贪狼想了数秒，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还记得此前他通过怪物之口和我们做的交流吧？”

“啊，当然记得。”七杀摆出一副蛋疼的表情应了一句。

“你们仔细琢磨一下吧……”贪狼的神情却很严肃，“那绝非是心血来潮，而是一次十分高明的心理诱导……”他说到这儿停顿了几秒，给了两名队友一定的思考时间，随即再道，“首先，封不觉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始终在他的监视之下’；进而便引申为——‘他随时可以对我们进行偷袭’……”

龙哥和七杀闻言都点点头，表示他们仍紧跟着参谋的思路。

“随后，他借着和七杀的口舌之争……即兴发挥，不露声色地透露了一些信息给我们，并顺势嘲弄了我们一番。”贪狼接着道，“虽然他的言辞虚中藏实……但我想你们和我一样，在那个时刻便已洞悉到了……那番话是想激怒我们、给我们制造心理压力、让我们在焦急之中加快探索的速度。”

“对啊，难道不是这样的吗？”龙哥接道。

“不是。”贪狼摇头。

七杀和龙哥当即神色一变。

“双重陷阱……”贪狼接了一句，并分别朝两名队友的脸上看了一眼，“明白吗？”

“你的意思是……”七杀若有所思地接道，“他真正的意

图……其实正好相反？”

“没错。”贪狼点头应道，“我们不妨透过表象重新思考一遍……假设封不觉真的想让我们加快行动节奏，那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无非是为了让我们在匆忙中消耗更多的体能和生命，变得更容易击杀。”他微顿半秒，话锋一转，“但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从我们进城到现在，尚未遇到过任何特别危险的阻滞……”

贪狼抬头看了看四周，继续说道：“既然我们的行动始终在他的监视之下，那他为什么不做点儿什么呢？以他的能耐，就算不现身、不做正面冲突，也能有无数种手段来对付我们……可是他却只是对我们进行了一次语言上的施压而已，这不是自相矛盾么？”

“嗯……”听到此处，龙哥摸着下巴沉吟道，“照你这意思……难道他不想杀我们？”

“想，但不是现在就杀。”贪狼神色一沉，接道，“据我观察……封不觉和吞天鬼骁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无论在战略上如何安排，从心理上来讲……他们从未把敌人放在和自己同样的层次上看待。简单地说……他们都极度得目中无人。”他冷哼一声，“哼……所以他们都有一种习惯，就是喜欢把‘击败敌人’的优先级后置，给‘探索剧本’让路。”

贪狼一边说着，一边给两名队友打了个手势，示意他们把头转过去，接着后退。

交谈至此，虽然贪狼还没把全部的事情交代完，但七杀和龙傲旻都已感觉到了他那份胸有成竹的底气，故而没有再去质疑“倒退进门”的决定。

三人大踏步地后退，不多时就穿过了石脸的嘴部，从翡翠色的通道到了另一个黑褐色的空间。

结果……真的没有任何陷阱被触发。他们再度转了个身，那石脸的嘴也没有闭合起来。

“以眼下这个剧本来说，封不觉明显又在玩这一套……”数秒后，贪狼接着方才的话道，“其实他并不想那么快就和我们对上，不管他嘴上说了什么，他实际在做的事情是……避免和我们正面接触、拖延时间。”他顿了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需要我们的配合，于是……他就玩了这手‘双重陷阱’。”

“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算到了我们能看穿他那言辞里的意图。”七杀边想边接道，“所以他故意在话里传达与自己真正意图相反的信息？”

“正是。”贪狼回道，然后叹了口气，接道，“唉……说实话，这家伙在心理诱导方面的才能简直让我这个正经学过心理学的人感到自卑啊……”他借机装了个逼，再道，“他对我们进行催促、激怒和施压时，就知道我们会识破他的意图，然后反其道而行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一旦我们这样做了，反倒正中他的下怀。”

“我差不多也被你们绕晕了……”龙哥这时挠着头接道，“总之……我们现在还是得快对吧？”

“对，越快越好。”贪狼道，“不用担心会有什么特别险恶的状况出现，就当是在玩普通剧本好了。”他眼神微变，念道，“如果我没猜错……封不觉现在八成在忙着别的什么事情，只要我们加快脚步，就有机会打乱他的布局和节奏，甚至是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

黑云之上，夜幕已临。

一场百年难遇的大规模雷暴已盘踞在了这座城市的上空，绝大多数平民都选择了留在家中、避免外出。

但是，警察、消防员、医护人员、军队等群体还是得照常出勤的……

此时，在暗溪路与市区之间的一条公路上，一辆汽车正在匀速地行驶着。车上坐着两个人，驾驶席上是流浪汉希

尔，而副驾驶座上，是十岁版的封不觉。

就在他们开到半道儿时，前方较远处……出现了一列整齐的车灯，俨然正朝着他们这个方向驶来。

“终究是来了啊……”封不觉见状念叨了一句，随即抬头看向旁边的希尔道，“我教你的台词……都记住了吗？”

“是……记住了。”希尔有些紧张地回道。

“放松点儿。”封不觉用一种懒洋洋的语气接道，“按我说的做，绝对不会有事的，你越是紧张……越显得可疑。”

“好……我尽力。”希尔说罢，深呼吸了几下，调整了一下自己的面部表情。

大约一分钟后，他们便和那队车子相遇了。来到近前便可看清，那些车……基本全是军用吉普和警车，当中甚至还跟了几辆装甲车。

很显然，那条冲天的黑色光柱引起了当地政府相当程度的重视。不过在这类由电影改编的剧本里，警察或军队往往会来得比较晚……所以，直到几个小时以后，这些部队才集结完毕，开到了目前这个位置。

封不觉自然是提前预见到了这种情况的，还没出城堡时，他就已经和希尔对完了口供，万一遇到车子被拦下来盘查，他们就可以忽悠过去了。

果然，在觉哥他们的车和那些军警部门的车交汇之前，就有一辆警车从车队中开了出来，挡在了逆向的车道上。车上直接走下来两名警察，朝着觉哥他们举手示意。

希尔也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他缓缓将车停下、熄火，然后直接摇下自己这一侧的车窗，转头看向了走过来的警员。

“这是什么情况？警官。”还没等对方开口，希尔就先抛出去一个问题。

“这情况的名字叫做‘少管闲事’。”那名负责盘问的警官俯身在驾驶座旁的车窗前，应道，“你自己看……这像是你能过问的事儿吗？”说话间，他还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正从自己身后经过的装甲车。

“我说……该不会是和那黑色的光柱有关吧？”希尔装出一脸好奇的样子。

“怎么？你有看到什么吗？先生。”那警员的表情立即严肃了起来。

“呃……那倒没有。”希尔耸耸肩，用颇为诚恳的神态回道，“我和侄子下午在河边露营，正钓着鱼呢……结果就看到天上出现了光柱……”他压低了声音，“说实话……我当时以为是军方在搞什么实验……吓得我拉上侄子赶紧跑，连露营的东西都没收拾。可没想到……我侄子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这小子不会游泳，我可花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救上来……差点儿就淹……”

“行了行了……”那警员听他说了这一大堆，当即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粗暴地打断道，“你先把驾照拿出来给我看看。”

“哦，好的。”希尔闻言，点了点头，并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自己的驾照。

那名警员接过驾照后，借着手电筒的灯光，将希尔的脸和驾照上的照片对比了一下。

由于这是一张真的证件、持有者也是希尔本人，因此是检查不出什么问题来的……

“你侄子怎么传成这样？”警员将驾照递还给希尔时，瞥了一眼车内，望着封不觉问道。

“我不是说了嘛……他掉河里了……”希尔对答如流，神情也很自然，“一时间又找不到干的衣服换，我的车里正好有他今晚参加派对的衣服，就让他先换上了。”

“派对？”警员又试探着问了一句。

“万圣节派对啊，警官。”封不觉这时也转头说话了，他撅着嘴，用十岁小孩置气时的表情接道，“但我听说那已经取消了，真是讨厌！”

希尔回头看了觉哥一眼，对其精湛的演技投去了一道敬佩的目光，随即又转过脸看向警察道：“刚才我们听到广播……说是因为雷暴取消了所有庆祝活动，这孩子可失望透了，要知道他那套衣服是他妈妈……”

“好了，可以了……先生。”那警员已经把希尔当成了一个话唠，他趁着后者没有再度扯起来之前就抢先言道，“你们快点儿过去吧……记住，尽快离开这个区域，然后去室内待着。”

“呃……好的，警官。”希尔还很殷勤地把头伸出车窗跟对方打了声招呼，看来是入戏了。

两秒后，那个警员已转身走出了几米距离，并摊开双手朝他的搭档摇了摇头。

看起来……希尔和觉哥的表演十分成功。

这时，那浩浩荡荡的车队也已从觉哥他们旁边开过去了，就只有那辆停下来负责盘问他们的警车还没跟上。

十几秒后，希尔重新发动了车子，从那辆警车旁驶过；那两名警员这会儿也已回到车上去，准备调头跟上车队。

就在双方都以为事情到此为止的时候，没想到……

赶巧不巧的，那名负责盘问的警员瞥见了觉哥他们那辆车的车牌（这个州并不强制要求车前也挂车牌，可以只挂后面）。

“嘿！等等！那个车牌号……不是今天早上有人报失的车吗？”

“该死！他们要跑了，快追！”

下一秒，两名警员便用对讲机跟同事们报告了情况，并

鸣响了警笛，朝觉哥他们追了过去。

第932章 刀锋闯魔城（六）

夜晚的公路上，红蓝相间的警灯连闪，警笛声蜂鸣不止。

由于雷暴的关系，警方无法调动直升机对封不觉他们展开追捕，故而只能在地面上围追堵截。

而这……就给了两人可乘之机。

在封不觉的指挥下，希尔巧妙地突破了个数个警方布下的路障，成功将车驶入了市区。

来到城市的复杂地形后，觉哥利用警方收拢包围网的时间差，带着希尔弃车逃跑，遁入了夜色之中。

不过，离开了车子，并不代表他们就安全了……由于天气的原因，城里98%的人都在室内待着，街上几乎是没有车辆和行人的。封不觉和希尔虽然是下了车，但他们依旧在警方的包围圈中，稍有不慎，还是有可能被逮住。

“哈啊……哈啊……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希尔边跑边喘息着，并询问觉哥该如何行事。

和这个常年酗酒的流浪汉相比，封不觉的体能可要好得多，纵然身体缩小了，他还是大气不喘：“美国警察的抓捕伎俩我很熟，在警力足够的前提下，他们通常会做个‘口袋’，赶着猎物往里钻，然后把口袋越收越紧……一举拿下。”他淡定地回道，“这种战术的压迫性很高，效率和成功率也都不错，然而……也有着明显的弱点。”

“是……是什么？”希尔焦急地问道。

如今，希尔对于觉哥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已经见怪不怪了，他只求F先生能带着自己逃出生天。

“在这场对决中，警察和罪犯的根本区别在哪儿？”封不觉

没有回答希尔的问题，反而抛回去一个问题。

“区别？那当然是一个在跑，一个在追呗。”希尔随口说了个答案。

“呵……”封不觉干笑一声，对希尔的答案不予置评，并接道，“是心理优势啊……希尔先生。”他看了希尔一眼，“就拿你来举例好了，此刻，你已经想当然地把自己归为了‘跑’的一方，而把警方归为了‘追’的一方，正因如此，你才会被抓住。”

“可这是事实啊……”希尔应道。

“那你说，为什么你就只能跑呢？”封不觉又道。

“因为对方人多势众，而且有枪！”希尔理直气壮地回道。

“人多势众也是相对而言的。”封不觉接道，“具体来看……在他们的‘口袋’收紧之前，我们只要别去接近那拨负责‘驱赶’的主力部队，随便挑个别的方向前进，遇到的最多是两辆警车……乃至一辆警车的封堵。”他顿了顿，“也就是说，人数上是二对二。”

“可他们有……”希尔刚想强调一下敌方的武力，便瞅见身旁的觉哥从行囊里拿出了一个造型奇诡的装置，他当即改口道，“呃……这是什么？”

“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封不觉将这件物品的名称报了出来，成功震慑住了希尔这个意识还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普通人。

“这个……比枪厉害是吧？”希尔看了两秒后问道。

“威力接近于十九世纪的大口径火炮。”封不觉回道。

希尔闻言，吞了口唾沫：“原来如此……”

“大部分蟊贼一旦被警方盯上就难以逃脱。”封不觉接着说道，“反观那些江洋大盗……经常可以成功逃跑，究其原因……除了装备和个人能力的差距外，心态才是根本。”说到这儿时，他已带领希尔穿越了一条小巷，朝着一座立交桥的

底部跑去，“只有当你推倒了自己脑子里的那堵墙，你才真正有机会去翻越现实中的障碍。”

一分钟后，两人已穿过立交桥底，来到了一家二手车店的门口。

吱——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从他们侧前方的小路中陡然杀出一辆警车来，驾驶员一边点着刹车一边来了个漂亮的甩尾，挡在了两人前方的去路上。

下一秒，两名警员在车子没熄火的情况下快速打开车门下车，举枪瞄准了觉哥和希尔。

“警察！举起手来！把手放在头……”

砰——

其中的一名警员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就被一个路边的垃圾桶给击中了。

而“发射”那个垃圾桶的人……自然就是封不觉。他在警车冲出的刹那已经做出反应，以最快的速度用弹射器吸附了一发近在咫尺的“弹药”。

弹射器这玩意儿和枪可不一样……只要其弹射的物体够大，就不需要瞄得很准，随手一射也能打个八九不离十。

“该死！”看着搭档被飞来的垃圾桶直接砸晕，正身处警车另一侧的另一名警员赶紧俯下身子，利用车头作为掩护，把枪架在引擎盖儿上，指着觉哥他们吼道，“放下武器！否则我要开枪了！”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干掉你的搭档。”封不觉完全不为所动，一转身又用弹射器吸附了一枚“弹药”（还是垃圾桶），举到了身前，并反过来恐吓对面的警员。

那警员把嗓门儿又提高了几分：“小子！我再说一遍！放下武……”

“你给我闭嘴！”觉哥用他那十岁的小身板儿吼出了比对方更响的声音，声嘶力竭地打断了他，“我数三声！数完之前你要是还不滚出来投降……我身前的这个垃圾桶就会以每秒三百米的速度击中你那昏迷中的搭档，到时候他不死也会终身残废！”

“警官……我想你最好还是照他说的做……”希尔这时已经弯着腰躲到了路边的一堵矮墙后面，他听到外面的对话，便提高了声音对那警员吼道，“……这小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劝你不要激怒他！”

“一！”希尔那边话音未落，封不觉这边就已经开始数数了。

躲在警车后的那名警员此时可谓压力山大……首先，他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来刚才那一幕究竟是什么情况；其次，虽然手里举着枪，也瞄向了觉哥所站之处，但他视线中却只能看到一个垃圾桶……

很显然，封不觉在行动之前早已想好了万全的对策，那个被当成“弹药”的垃圾桶正好就悬浮在他的身前，将他那十岁孩童的身体遮挡掉了大半；另外，由于那名警员蹲在车后瞄准，射击的角度也受到了限制……综合来讲，就算那警察真的开枪了，觉哥被击中的概率也微乎其微。

“二！”封不觉很快就数了第二声，根本不给对方多余的思考时间。

“好！好！我出来！你别乱来！”重压之下，那名警员还是妥协了。

他高声说了几句后，便举起手中的枪，缓缓站直了身子，并从警车后面挪步绕了过来。

正常来说，此时控制住局面的一方应该尽可能地让受到威胁的一方放慢动作，防止后者耍什么花招。

然而……封不觉这回选择的做法却是……

“你他【哔——】的憋着屎呢？三秒内给你我站出来！把枪放到地上！否则我就开炮……一！”觉哥连连爆粗，并再次开始数数。

那警员还真没想到会是这种展开，当时就有点乱了方寸：“行……你冷静点，我这就……”他一边说着，一边已快步往前走了两步，俯身把枪往地上放去。

没想到……

砰——

就在他弯腰低头的刹那，觉哥毫不犹豫地对他发射了垃圾桶，将其击晕在地。

当希尔听到声音，从矮墙后面探出头来偷看时，封不觉已经走到了警车边，搜走了两名警员身上的枪。

“别愣着，过来开车。”封不觉将两把枪都揣进了衣服口袋，转头朝希尔道了一句。

“他们……”希尔从远处小跑着走过来，低头看了看地上那两个警察，“……不会死了吧？”

“没事，只是晕倒而已，最多轻微脑震荡。”封不觉十分冷静地讲出了可怕的台词。

他这话倒不是在安慰希尔，而是在阐述事实……以弹射器正常的威力来说，在这个距离上攻击普通人是极有可能致死的；但在这个剧本里，封不觉所有的物品、装备、技能都和他的体型一样遭到了弱化，这便让那两名警捡回了性命。

“3204，3204请回话，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完毕。”

就在觉哥和希尔坐上警车之际，车内的对讲机响了起来。

“怎么办？”希尔惊慌地看着觉哥，“他们开车冲出来以前一定已经通过对讲机报告过了……”

“那就再报告一下好了。”封不觉说着，顺手取出了【欺诈怀表】，将其放在嘴边酝酿了几秒，随后拿起对讲机道，“这里是3204，抱歉……刚才是误报，这里一切正常，完毕。”

当封不觉使用刚才那名警员的声音朝对讲机说话时，希尔木讷地转过头来，用一种看上帝一样的表情看着觉哥。不过他没有插嘴，只是抽动了几下嘴角，并默默接受了这个设定……

“收到，各单位注意，西南侧3204处警报解除，完毕。”对讲机里很快传来了这样一段回应。

封不觉听到后，满意地挂上了对讲机，并收起了欺诈怀表，双手枕着头，往椅背上一靠：“开车，带路。”

……

晚九点二十分，城堡之中。

在确定了加快节奏的方针后，刀锋队的效率提高了很多。

从【恶魔城藏书库】杀出后，他们又分别通过了【舞踏馆】和【幻梦宫】这两个区域，期间遭遇了大小怪物不计其数，小BOSS也刷了好几个。

当然了，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正如贪狼所说，这种流程的难度，无非就是普通剧本的水准罢了。

贪狼此前的推理十分准确——封不觉这会儿确实是在忙别的事情，他也没有打算尽快去消灭对手。

瞅准了这点……刀锋的三人可谓势如破竹，眨眼间就杀到了【忘却的庭院】。

“怪物真的越来越强了呢……”在打死了一只会用眼睛喷射石化光线的巨型公鸡后，七杀的呼吸终于有些乱了。

“而且加快进军节奏……在客观上来说的确是耗费了更多的体力啊。”龙哥也接道。

“放心吧……都那么多场比赛打下来了……”贪狼接道，“咱们以满状态和敌人遭遇的情况总共才几次啊？大多数时候……还不是五个技能之内就分出胜负了。”

“那倒也是……”七杀苦笑一声道，“高手过招、生死一瞬。”

“我怎么没觉得呢？”龙哥笑道，“我可是经常和高手大战三百回合才分出胜负的。”

“呵……”贪狼也笑了，“顶级玩家当中像你这样的防守型格斗玩家很少啊，在惊悚乐园里还好……要是换个别的游戏，有你这种选手去参加的比赛……观赏性会大打折扣的。”

他们闲聊之际，脚下的步伐也未停止，话至此处，又一扇红门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当三人穿过了又一条白色走廊后，系统提示如期而至：【时计塔】。

“哦……到这儿了吗……”一听到系统提示，贪狼就念道，“我对这个地图的印象很深……”他顿了一秒，回忆道，“还记得当初我玩那个恶魔城游戏的时候，因为在这里死了很多次，所以我才去查了攻略，也正是在查攻略时，看了一些关于恶魔城的相关知识。”

“哦？这么说来……这里有很多即死陷阱之类的东西吗？”龙哥疑道。

“还是说……这里的怪物都特别犀利？”七杀也问道。

“那倒也不是。”贪狼回道，“我也是后来才意识到，总是死在这里的原因……只是我手残而已。”

“切～”龙哥和七杀异口同声地切了一声，还双双用鄙夷的目光看了他们的政委一眼。

“但是！”每一位合格的政委，在谈话的中后段，往往都会用出这两个字来，贪狼也不例外，“根据我的观察……时计塔的BOSS，我们应该可以不打。”

说着，他就拿出了那张“藏宝图”来。此时，他手中那原本由涂鸦构成的藏宝图中间，竟然出现了许多清晰的几何图形、而那些被画出的轮廓……俨然就是他们一路上所通过的每一个空间。

第933章 刀锋闯魔城（七）

晚十点零五分，封不觉已在希尔的带领下取回了范海辛的日记。

先前抢来的警车也已被他们丢弃了，此刻他们正驾驶着另一辆从停车场里偷来的车向着城堡的方向进发。

至此，封不觉已成功地将《降妖别动队》这部电影中的主要正面角色们统统排除在了主线剧情之外，“边狱之门”的剧情已经和他们完全没关系了。

对他来说，接下来的难题就是……如何突破警方和军队的封锁线，重新回到城堡之中。

……

另一方面，城堡内，王座之间。

“贪狼手里拿着的那张纸……莫非是这座城堡的地图吗？”小灵看着水晶球念道。

“进入藏书库之后他们的行动就加快了，而他首次拿出牛皮纸，也差不多是在那时……”一旁的若雨接道，“看起来……他是在那个时间点上推理出了什么，并且察觉到了那件物品的正确用法。”

此时，她俩已在这里监视了许久，从她们的对话便可知晓……水晶球只能从“视觉”方面监视对手，至于刀锋的队员们说了什么，通过水晶球是听不到的。

“的确是比预期得要快了太多啊……这一个小时内，他们已经探完了【地下水域】和【地下深殿】，并绕过【炼狱斗技场】直奔我们这边而来。”小灵踱了几步，皱眉道，“而咱们的队长……且不说他能不能在午夜前赶回来，即使他回来了……怎样突破城堡外面的部队也是个问题吧……”

说话间，小灵已踱到窗边、踮起脚尖，将小脑袋露出窗缘朝外望去。

但见……仅是城堡的一侧，就停驻了几十辆警车和军用吉普。虽然那些车都停在护城河外、距离甚远，但黑夜中那一排发亮的车灯还是颇为扎眼的。

“你说得有道理。”忽然，德古拉的声音从不远处响起，接了一句。

若雨和小灵闻声转头，在数米外阴影中发现了伯爵的身影。

“我也忍他们很久了……”这位吸血鬼先生可谓神出鬼没，在封不觉离开后，他和他的爪牙们就纷纷离开了王座之间，也不知道忙什么去了；而此时，他又如同鬼魅般悄然出现在了此地。

“虽说有结界挡着，但他们这样堵住城堡的入口，定然会给F先生带来不便。”德古拉说道，“我看……就由我去处理一下好了。”

“处理？”若雨神情微变，“你的意思是去杀光他们？”

“不一定要杀光。”德古拉道，“杀到他们全员丧失战斗意志即可。”

“你确定你能办到吗？”若雨接道，“这一百年来，人类在军事科技方面的发展比过去一千年还要迅猛，他们手里有着你从未见过的重火力武器。”

“哼……”德古拉冷哼一声，“谢谢你的提醒，但你显然是多虑了……”他自信满满地回道，“即使身在炼狱，我一样能看到这世间的事。”

这句台词，姑且算是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开车、为什么知道防紫外线贴膜可以抵挡阳光、为什么能辨别出“老屋”就是当年他那城堡的旧址等等不合逻辑的情况。

“收拾外面那些人，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德古拉说到这

儿，便原地悬浮起来，伴随着一缕青烟变身成了一只蝙蝠，接着……他就直接从窗口飞了出去。

待他飞离之后，小灵再度开口了：“这位伯爵似乎还真把团长当成盟友了呢……”她摇头叹了一声，“唉……可惜，‘支线任务’注定了咱们是要出卖他的……”

“嘘……小声点儿……”若雨一听，立刻转头对小灵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小心隔墙有耳……”

……

与此同时，【恶魔城最上阶】。

“呼……可真难缠……”龙傲旻用盾牌锤死了一只巨大的恶魔系怪物后，长舒一口气道。

不远处，七杀和贪狼也刚好合力击杀了一只背生怪翼的白发魅魔，看起来……他们俩的体力消耗也不小。

“哈啊……没想到……加快节奏之后还是花了那么久……”贪狼喘着粗气念道，“不过……这应该也是最后一个区域了……”说着，他又掏出地图来看了一眼，“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探了，根据我当初玩恶魔城的记忆，【恶魔城最上阶】中间的房间，即是BOSS的所在地……”

“说起BOSS……”七杀接道，“你说我们一会儿遇到的到底会是片头CG里提到的魔王德古拉呢……还是封不觉呢……”

“这个嘛……”贪狼在这几秒内已把呼吸调整好了，“依我看……二者皆在的可能性也很高，另外……你们别忘了地狱前线除了封不觉以外还有三个人（刀锋队员们依然还不知道小叹已死的事情）呢。”

“那我们岂不是去送死么？”龙哥这人性子比较直，说话也不爱拐弯抹角，他当即问出了一个很直白的问题。

“那可未必。”贪狼回道，“原因我之前已经解释过了，眼下封不觉的战略焦点并没有放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机会。”

“按你的意思……难不成……”七杀随口接道，“……当我们闯到最后一个房间时，会恰巧撞上封不觉和BOSS在缠斗？”

“对，我就是在赌这种情况。”没想到，贪狼点头承认了，“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一下全局……首先，在比赛的开局阶段，突如其来的系统设定对我们还是颇为有利的；直到我和破军被敌方摆了一道，险些被血尸神双杀……至此开始我们就陷入了劣势。然后，到咱们三个会合的时候，封不觉那边基本已经完成了借势……接着，就是从傍晚到现在的几个小时，我们马不停蹄地在探索和战斗，而地狱前线的人动向不明……”他一边说话，一边已迈步前行起来，同时打着手势示意队友们跟上，“总体来看，地狱前线确是在各方面都领先我们一步，但这份‘领先’必然是有代价的；以‘击杀破军’来说，‘血尸神’就是代价；再以‘借势’来说……借到剧本BOSS这种最强的‘势’，肯定得交出某种物质或完成某种事件才行。而封不觉在‘时间’上领先我们这么多，这无疑是不合理的，因此……我推测，他借到的‘势’并不真正可靠，其中一定存在着某种隐患……”

“那万一……你猜错了呢……”七杀神色微变，沉声接道，“如果封不觉真就有那能耐……用近乎不讲理的效率去获取了巨大的优势呢？”

“呵……”贪狼还未回答，龙傲旻却是豁达地笑道，“那还用问吗？若真是如此，我们也只能……”

咻——

突然，一声异响乍起，打断了龙哥的话语。

说时迟，那时快！伴随着响动，一道透明的射线飞掠而来，直击贪狼的心口。

龙傲旻见状，果断地发动了技能——【守护冲刺】，瞬间护在了队友身前。

在这个当口，若是想省个技能，没准会付出更惨重的代

价……像龙哥这种水准的玩家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

下一秒，却见【奥利哈刚之盾】盾芒一闪，击在盾上的射线就直接消散了，站在盾后的龙傲旻和贪狼皆是毫发无伤。

“哦哦～这可真危险哪……”龙傲旻收招后念道，“完全不打招呼就发动了这种要命的攻击呢……”

龙哥这么说，是因为他很清楚，方才击打在盾牌上的那道射线……威力是足以秒杀贪狼的。

别看那道射线最后没有造成伤害，其实单以攻击力而言，这一击绝对不逊于由狙击枪射出的特种子弹。之所以会被完美格挡下来，无疑是龙傲旻的实力使然。

具体来说……龙哥不但使出了【守护冲刺】这个技能的防御效果，还用到了【奥利哈刚之盾】的两个特效。其一，就是借助“奥利哈刚的结界”将射线的“推进力”以及“贯透力”全都转化为“震荡力”，以此将力量分散到整个盾面；其二，就是那射线触发了“奥利哈刚·托力托斯”——对魔法及一切飞行道具具备300%的防御能力的效果。

也就是说，靠着一个主动技能，一个被动特效，和一个主观微调的触发性特效，龙哥才完成了这次完美的防御。

看似简单的一次护卫，实际上是只有顶尖玩家才能做到的高超技巧。

“你想多了吧……”数米外的七杀听了龙哥话，笑着接道，“你看对方像是会跟我们打招呼的类型吗？”说着，他已朝着远处的敌人，摆出了战斗的架势。

这时，龙傲旻和贪狼也分别从盾牌的上面和侧方探出头去，朝射线袭来的方向望去……

在他们看来……那边站着的，俨然就是一个浑身鳄甲、脸部酷似奔波儿灞的鱼精。

“喂……”龙哥见了那怪物，表情当即一变，“刚才那一道

射线……该不会是它吐的口水吧？”

他会这么问，是因为他将对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完全没看到任何可以用来进行远程攻击的器械，那么……也只能认为对方是使用身体来发射的了……

咻——

两秒后，鳃人就用行动回应了龙哥的疑问。

只见他将那张鱼嘴一撅，便喷出了另一道透明的射线来，这次打得目标是一旁的七杀。

“哈！别做梦了！”七杀游刃有余地躲过了攻击，并高声言道，“这种速度的攻击，就算变成了小孩……我也照躲不误！”

“七杀，那它就交给你了。”这时，躲在龙哥身后的贪狼忽然转头对七杀喊了一声。

“啊？”七杀闻言一愣，“什么叫‘交给我了’啊？这明显是小BOSS级别吧，让我一个人对付？”

说话间，鳃人又对七杀喷了两道射线，七杀则是一边言语，一边将其躲过。

“因为我和龙哥这边也很忙啊……”贪狼回话时，已转身朝后方冲去，而他的目标……是一个正从三人后方缓步接近的木乃伊。

“那么……”一秒后，龙哥也抬起头来，看向了高处的一盏吊灯，此刻，在那个灯的锁链上，正盘踞着一只身形矫健的狼人，“……我的对手就是你咯？”

“嗷——”狼人用一声嚎叫回应了龙哥，并从空中飞扑而来。

“哼……”龙傲旻的嘴角泛起一丝笑意，扬起盾牌，挥臂一扫，“你这是以卵击石啊！”

言毕，一招【盾牌猛击】已然出手。

【名称：盾牌猛击】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挥舞盾牌，猛击你的敌人（须盾系武器方可发动，冷却时间二十分钟，所有由装备提供的防御力都将提升盾牌猛击的威力）】

【消耗：体能值6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A】

【备注：艾泽拉斯的防战们最常用的核心伤害技能，攻防一体，坚实可靠，攻击后还会吸引巨大的仇恨。】

Duang~

那狼人从天而降，在半空中无法收势变向，故而结结实实地被龙哥“扇了一盾”。

别看这一击的体能消耗一般，但威力着实惊人。尤其是龙哥这种全身防装如铜墙铁壁般的男人，那一盾砸出来的伤害可比觉哥的【南斗飞龙拳】还夸张。

狼人的体魄已是相当得高大健壮了，但被龙哥这一米七的“孩子”一砸，愣是横飞出去七八米远……“轰”一声撞在了墙壁上，把那厚实的灰色石墙撞出了一个巨大的凹陷。

“呃……”但是，那狼人呻吟了几秒，很快又踉跄着从墙内爬了出来，重新立稳了身形。

“好……就是这样才有意思。”面对强敌，龙哥战意渐升，不经意地露出了兴奋之色。

而另一边……贪狼也已冲到了木乃伊的跟前。

他的武器，乃是一柄石锤，外形朴实得堪比商店货，但品质可是传说级……

“既然已经是干尸了，就该好好躺在博物馆里让小朋友们参观学习才是，出来乱跑是不对的！”贪狼出手之际，还不忘要教育一下对方，“……就由我来把你上交给国家吧！”

第934章 觉哥归来

晚，十一点零三分。

由于午夜将至，封不觉已没有太多时间在路上耽搁，所以他让希尔直接驾车沿公路开往城堡，等遇到了堵截的部队再作计较。

没想到，在距离城堡还有两公里不到的地方，他们却是遇到了几十名正在奔逃的士兵和警员。

这些人神色惊恐，步履蹒跚，其中一些负了伤，还有一些身上沾满了鲜血以及内脏残渣……

见此情景，封不觉迅速推理出了前方发生的事情，当即冷笑道：“哼……看起来……伯爵替我们把包围圈的问题给解决了。”说着，他就转过头对希尔道，“踩足油门，趁他们没反应过来快点冲过去。”

“明白。”希尔应了一声，立刻就照做了。

此时，那群从城堡附近逃出来的警察和士兵几乎都处于一种失魂落魄的状态，腿软的腿软、干呕的干呕……他们的交通工具已尽数被毁，有不少人连手上的武器都给丢了；在见到迎面开来的一辆汽车后，只有少数几个人反应过来，招手示意觉哥他们停下，但在觉哥的指示下，希尔自然是完全无视了这种阻拦，一脚油门就冲了过去，很快就把人群甩在了身后。

“好极了。”封不觉接道，“希尔先生，你干得很出色，到此为止……你的任务基本已全部完成了。”

话至此处，觉哥便将手伸进了自己行囊中，再度取出了他的【复合式反重力弹射器】。

“别！别杀我！”同一秒，希尔的余光瞥见了觉哥的手部动

作，并吓得大声求饶起来。

“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呢……”封不觉用很平静的语气说道，“从哪儿看出我这是要杀你了？”

“你别装蒜了！”希尔激动地回道，“这种情节我在电影里看多了，所谓‘你的任务完成了’，潜台词就是‘你已经没用了’！而且你和电影里那些杀人灭口的人一样，一边说着一边已掏出武器来了！”

“呵呵呵……”封不觉笑了起来，“这话说的……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杀人如麻的疯子吗？”

这个问题被问出后，希尔愣是没敢接茬儿，反正他的心里……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的确，在之前的十几个小时里，我一直都在以你的性命来要挟你办事。”觉哥等了几秒，接着刚才的话道，“但办完事以后是否灭口……那是需要动机的。”他耸肩接道，“大多数情况下，灭口是为了消灭人证或者赖掉报酬……而我，根本没有那方面的意图。相反，我很乐于实现我最初的承诺……让你活下去。”

“你……”希尔斟酌了两秒，状着胆子问道，“你就不怕我把今天所经历的事情说出去吗？”

“说出去又怎样呢？”封不觉道，“你觉得那会对我有什么影响吗？”他歪过头，朝对方投去一道意味深长的目光，“另外……你又怎么能确定……你‘把今天所经历的事情说出去’这个行为……不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呢？”

他这话其实有点故弄玄虚的意思，但用在希尔身上，可以说是效果拔群。

“好吧……”希尔没有就这个问题继续和觉哥讨论下去，对他来说，能活着度过今天，他就应该感谢上帝了，“那……我背上的芯片，你准备怎样处理？”

“不用处理。”封不觉回道，“那玩意儿在人体内的存在时

间是有限的，过几天就会自行溶解并被你代谢掉，最多会引起腹泻或便秘。”

“什么？原来不去管它也行？”希尔惊道。

“呵呵……你以为呢？”封不觉道，“虽说这芯片也算魔法和超科技结合的产物，但终究只是一个花了十分钟就做出的临时装置而已，就连其电力都是来自于你自身运动所产生的生物电以及情绪波动所带来的能量，要不然你以为一个只有手指甲盖大小的东西是靠什么来维持自身运转的？”

“也就是说……”希尔后知后觉地念道，“其实我在远离你的时候，只需要自己找个地方坐下来，保持冷静……芯片很快就会自动失效了。”

“没错，希尔先生，就是这么回事。”封不觉回道。

“哈……哈哈哈……”希尔笑了，久违地大笑，“早知如此……我下午就跑了。”

“事实上，如果你在数个小时之前直接把范海辛的日记拿回来、乖乖交到我的手上，你今天的任务也能提前结束。”封不觉接道，“然而，你还是如我预想中一样选择了和我周旋……呵呵……所以说，你这种既不够聪明也不够笨的类型真是让人头疼。”

他们对话至此，车子也已开到了城堡的正门吊桥外。

希尔缓缓停下了车子，封不觉也顺势解开了身上的安全带，准备下车。

“嘿，你忘了东西。”希尔转头时发现封不觉将弹射器留在了座椅上。

“那个就送给你了。”觉哥跨步下车后回道，“你最好将其妥善保管起来，因为不久后你就会用上它。”

“呃……”希尔还想追问一下为什么，但封不觉这时已朝前快步行去，头也不回地走过了护城河。

事实上，觉哥的话在不久的将来确实应验了……在事发后的三天，希尔就被军方找到并逮捕；那时候……他体内的芯片已经消失，他的口供可信度也不高，于是……这个科技含量远超该星球水准的弹射器，就成了希尔是“受人胁迫”犯罪的唯一佐证。

直到那时，希尔才意识到……那位F先生当初将这件物品留在车里的原因。

正如觉哥再三强调和承诺过的，只要希尔乖乖听指示行事，事情办完后就可以“活命”。

封不觉说到、也做到了，即使那代价是付出一件装备、而且没有任何的回报……

觉哥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有时候他会精打细算到滴水不漏、一毛不拔、撒泼耍赖也不在话下；但在另一些时候，他可能会为了一句话、一个念头，执拗地去完成一些莫名其妙的、得不偿失的事情，并对其代价不以为然……

第935章 刀锋的底牌

时间稍稍倒退，大约二十分钟前，恶魔城最上阶。

此刻，刀锋的三名玩家与德古拉三名嫡系手下的战斗已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因为七杀、贪狼和龙傲旻三人都没有看过《降妖别动队》这部电影，所以他们并不知道在电影中那些怪物分别是怎么被击杀的。

若是他们知道的话……也许战斗很快就能结束了。

此处，我且先科普一下电影中这些妖魔鬼怪的特点和弱点……

首先，是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先生在原作电影中除了可以飞行和变身成蝙蝠外，还具备了“子弹免疫”的特性。具体来说……就是用子弹去打他，不会造成任何伤害，那些子弹会如同穿透空气一样穿过他的身体，击中其后方的物体。

另外，德古拉的战斗能力也十分强悍。他可以在遭遇成年男子的擒抱时气定神闲地向前迈步移动，可以单手将一个成年人击飞，可以用手掌发射奇异的光束攻击，还会使用雷管攻击。

是的……你没有看错，是“雷管攻击”。可能这位伯爵主修的是地精工程学，反正在电影中他不止一次通过投掷雷管的方式进行攻击，甚至还用这种方法给一位黑人警员（就是调查博物馆失窃案的那个）发了便当。虽然我们都知道在怪物电影中黑人一般必死，但“被吸血鬼扔出的雷管炸死在车里的黑人”……我也是生平仅见，单是描述这件事都让我觉得违和感十足。

其次，是狼人。电影中这个狼人的“人类面”其实是一个好

人，从他先前去警局要求别人逮捕他就能看出，人类状态下的他是无意伤人的。但是狼人状态下的他……就成了德古拉的忠诚爪牙，是个连小孩都不放过的冷血猛兽。

残暴的性格，强大的身体素质、以及被炸成碎片以后仍然能复原的惊人自愈力，让他成为了怪物团队中的二号主力。在影片中，这个狼人死得也是颇为冤枉，基本可以认为是被主角团队的光环给开死的……明明是被炸弹炸碎了还能复原的体质，却被“降妖别动队”中一位叫Rudy的小哥用一发银子弹就给带走了，只能说这是命……

接着，再来看鳃人。这位仁兄的戏份很少，从有限的出场中可以看出，它的力量非常惊人，而且具备水下呼吸的能力，每次登场不是在沼泽里就是在下水道。在电影的最后……它被霍瑞斯用一把猎枪击中心脏就阵亡了，总体感觉……杀它和杀个普通人类的难度差不了多少。

不过在眼前的剧本中，它表现出了从嘴部喷射高压液弹的能力，且全身的鳄甲和粘液提供了非常卓越的近战防御能力，因此，可以将其算作怪物团的第三号人（怪）物。

随后要讲的……就是木乃伊了。比起鳃人，这家伙还要悲催。从他在电影中的表现来看……其实力大致等同于一个全身被绷带缠住的丧尸。就这……还是最不埋汰人的说法了。

事实上，这货的速度比丧尸还慢，力量方面也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超能力之类的更是一个都没有。而最可悲的……莫过于他的死法。这个木乃伊在电影后半段爬上了主角团队的车子，结果被人扯出了身上绷带的一头，将其绑在一支箭上射了出去……接着，他就像是件遭到拆线毛衣一般被“扯没了”，几秒后，这个“木乃伊”就变成了一根被拉成长线的绷带、一把骨灰、和一个干尸的头骨。

当然了，在这剧本里，这个怪物也被强加了一些……受到BUFF的攻击和防御力弥补了速度上的不足。虽然他的弱点

还是没变，但贪狼并不知道能通过扯绷带的方式做掉他……因此也能算是个难缠的小BOSS了。

那么最后……就来说说弗兰肯斯坦吧。

之所以把他放在最后，不是因为他最弱。相反，单论战斗力的话，弗兰肯斯坦仅次于德古拉，甚至比狼人更强大。

只是……这个科学怪人有着和狼人相似的问题——他是个好人。

虽然外貌丑陋古怪，但他内心却是善良的，并不喜欢去伤害别人。和原作（此处指1818年的原版《科学怪人》小说）中的设定类似，他只是一个被迫来到这个世界、却又因外表而受到这个世界排斥和敌视的悲剧人物。

电影版中，德古拉派遣他去杀死降妖别动队的孩子们，但弗兰肯斯坦最终站到了孩子们的一边，帮助他们打败了德古拉，并自愿进入了边狱之门。

而在此剧本中，封不觉这个看过原片的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早已跟德古拉打好了招呼；这回伯爵什么任务都没派给弗兰肯斯坦，以此来杜绝他反水的风险……

以上，便是《降妖别动队》中五个主要怪物的相关情报了。

到了剧本的实战阶段，其中的三个怪物，就让刀锋的队员们陷入了苦战……

若是换作平时，刀锋的队员们只要以力破巧就把这三个小BOSS给刷了，但此刻，他们的身体都回到了十岁水平……除了龙哥以外，七杀和贪狼的战斗力皆是明显下降，在不知道攻略方法的前提下，这些怪还真不好对付。

“啧……自带护甲不说，还滑溜溜的，根本接不上连招啊……”七杀绕着鳃人打了半天，生存值倒是没损伤，场面也是他占优势，可就是打不倒对方；眼瞅着体能值逐步流失，他也渐渐急躁起来。

“我这边也不好办……”贪狼在远处应道，“这‘粽子’的防御力高得出奇，我感觉自己打了半天还没破防呢……”

此时，他也是一副压着怪物打的架势，问题是攻击后收效甚微……

“你们俩就知足吧……”另一边的龙哥也很快接了一句，“你们只是打了不破防而已……我这边这个可是无限复活的节奏。”

说这句话时，龙哥已经数次把狼人打倒在地、甚至是砸成肉饼……但狼人每一次都能再度复原过来。

这种自愈力惊人的敌人……正是龙傲旻的克星，像龙哥这种防御型玩家最欠缺的就是爆发性的输出技……在不知道“银子弹”设定的前提下，想要用蛮力消灭这个狼人，必须要有那种能把目标瞬间轰成渣的技能才行，可龙哥是没有那种招式的……

“事已至此……我有个建议……”数秒后，贪狼念道。

“行了，你不用说了。”七杀接道，“我也正有此意。”

“嗯……”龙哥也道，“我也觉着现在用‘那个’正合适。”

“那就来吧……”贪狼神情一肃，沉声接道，“……组合技！”

第936章 支线任务

时间，回到现在。

十一点十二分，封不觉已回到了王座之间。

其实……要来到这个房间很简单，比如若雨和小灵就是自己骑着魔法扫帚飞上来的，而此刻的封不觉则是直接从城堡外面一路用【月步】跳上来的。

当然了，想要用这种进入方法有个前提，那就是……德古拉“让”你们进来。

前文中觉哥也有说过，这座城堡是覆盖着两层结界的。具体来说……外层结界呈半圆形的穹顶状，罩在护城河外；而内层结界覆盖在城堡外墙的表面，如同一层保护膜。

刀锋的三人组并没有接触到外层结界，因为当“老屋”被转化为城堡时，他们已经位于结界之内了。至于内层结界……由于他们并没有试着从高处的窗户入侵城堡，而是直接走了大门，所以他们也没有遇到。

“哟，我回来了。”封不觉从窗户跳进来时，便跟若雨和小灵打了声招呼，“两位的监视工作做得如何了？”

“就在两分钟前，龙哥他们成功地将狼人、鳃人和木乃伊引到了一处，然后使出了一个超强的组合技……”小灵回道。

“技能的具体效果我们不得而知……”一旁的若雨顺势接过话头，说道，“反正从水晶球反馈的情况来看，他们把地图都给轰出了一块数据缺口……那三只怪，想必是凶多吉少了。”

“哦……”封不觉点点头，“那伯爵呢？”

“我在这里。”觉哥话音未落，德古拉的声音便从高处传来。

封不觉循声抬头，很快便在天花板的角落发现了一只倒悬的蝙蝠。

“呵呵……你手下三员大将都被干掉了，你就不出去控制一下局面么？”封不觉看向那蝙蝠，笑着问道。

“无妨。”德古拉一边回应，一边重新化为人形，并从高处缓缓飘下站定，“你所谓的‘干掉’……只是暂时的，我们黑暗一族……并不会真正地死去。”

“哦？此话怎讲？”封不觉饶有兴致地问道，“莫非你们具备着‘只要对方离开这个房间再回来我就能原地复活’的能力么？”

觉哥的这句话，显然是在吐槽“恶魔城”系列的怪物刷新方式，不过德古拉并不知道这点，也没有对这句话进行深究，他只是一本正经地回道：“你们人类死去以后，会变成亡魂，进入天堂、地狱、或是在世间飘荡；而我族死去以后……会进入‘炼狱’。”他顿了顿，“对你们来说，死亡通常代表了永恒。而我们……本就是‘永恒’。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肉体被消灭，意识就会回到炼狱，我们会在那里等待着下一次重临于世。”话至此处，他单臂一扬，甩了一下背后的红披风，“只要这世间的人类心中还存在着黑暗，我们就会不断地复活。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动被召唤到这个世界来的。那些邪恶的宗教、利欲熏心的集权团体、疯狂的科学家……在任何时代都是不缺的。”

“原来如此。”封不觉听罢，微笑着接道，“简单地说……你的手下们只是被打回复活点了，所以你无所谓是吗？”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德古拉回道，“但我感觉……你似乎是想把我支开？”

“哈？”封不觉一挑眉毛，语气微变，“这又从何说起呢？我可完全没这个意思。”

“哼……”德古拉深深地看了觉哥一眼，冷哼一声，再接

道，“既然你想和同伴私下里交流，那我就不打扰了。”他道了这么一句后，居然真的就出去了……

待伯爵离开王座之间后，小灵低声念道：“总感觉这家伙阴阳怪气的……”她转头看向觉哥，“该不会是我们的计划已经被他给识破了吧？”

“那种可能性虽然也有，但是不高……”封不觉回道，“德古拉又不是衍生者，不可能看得到我们的‘支线任务’。”

眼下，觉哥所说的这个【支线任务】，无疑就是地狱前线队在完成了【设法与你的队友们会合】之后的后续。

同样的一个任务，刀锋所得到的后续则是【进入德古拉的城堡】。顺带一提，这条后续在刀锋队员们来到【荒城回廊】时已经被划去了，随即变更为了【探索德古拉的城堡】。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写呢，很显然是因为我忘记了。

那么，再看地狱前线的支线后续，他们的任务是在若雨和小灵来到城堡高台见到觉哥后更新的。其内容是——【完成范海辛日记上所记录的仪式，开启边狱之门】。

说实话，看到这条任务的瞬间……封不觉是比较郁闷的，因为他当时已然加入了反派们的阵营，而这条任务的内容显然和他的立场背道而驰，硬生生提高了完成的难度。

但觉哥可不是那种看到困难就会放弃的人，他是以克服困难为乐趣的男人……因此，在走回王座之间的路上，也就是他和两名队友互通情报的那段时间里，他已经想好了接下来的布局和对策，并尽可能精简地告诉了队友们。

回到王座之间后，觉哥先是装模作样地跟怪物们扯了几句，然后就叫上希尔去找日记了。其实在他原本的计划中……是想派遣个怪物跟随希尔去拿日记的，但由于刚刚刷出的那条支线任务，他改变了主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觉哥才自己跟了过去。

可以说……封不觉在这个剧本中的每一步棋，都是既有

计划、亦有变化的；在行事留有余地的同时，又始终占据着先手。

“退一步讲，就算德古拉真的看出了我的意图……”封不觉接着说道，“又能怎么样呢？”他转头看向若雨，“护身符在我们手上。”说着，他又拍了拍自己的行囊，“范海辛的日记也在我们手上。”他又看向了小灵，“就算我没取回日记，我们还有小叹抄回来的音标……”他摊开双手，轻松地言道，“决定剧情走向的关键性物品全都在我们掌握之中，敌队成员已和反派BOSS们战至两败俱伤；而我们三个以逸待劳，几乎满状态备战……这种局，已无太多的变数了。”

“嗯……”小灵将手指放在唇下，思索片刻，接道，“即使是最坏的展开……我们也只需放弃支线任务，全力去对付刀锋即可，落败的可能的确微乎其微……”

“喂喂……我说说也就罢了，但你这句可是在立FLAG了啊。”下一秒，封不觉便笑着指了指桌上的水晶球，“你瞧……你的话刚出口，麻烦就来了……”

砰——

觉哥话音未落，王座之间的门就被推开了。

站在门口的，是一个一米七、两个一米二左右的身影。

没有对白，也没有犹豫，小灵在开门声入耳的瞬间就从行囊中取出了MP5和KRISS Super V……这两把轻型冲锋枪即使是身形变成小萝莉的她也可以自如地使用。

一时间，就听得一阵“突突突”的枪响乍起，一片弹幕毫不留情地扫向了门口的三人。

“哼！意料之中！”龙哥见状，自信一笑，架盾一挡。

贪狼和七杀则是不约而同地闪到了龙傲旻的身后。

“嗯？怎么回事！”但四秒过后，龙哥的神情就骤然一变，“我居然在掉血？”

没错，他就是在掉血……虽然他躲在奥利哈刚之盾的后面，而且面对的是两把没有特效的枪械系武器，但他的生存值依然在以每秒2%的频率降低着。

“我勒个去！快闪！”又扛了几秒后，龙傲旻终于意识到了为什么会这样，“她居然在冲锋枪里填满了特种弹药！”

这句话出口后，他和两名队友就分别朝着门的两侧横跳了出去，离开了敌方火力网。

与此同时，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们也都反应过来了……

“开玩笑的吧……这是何等的土豪啊……”

“刚才那十秒不到，大概已经打出去三位数的RMB了吧……”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往连发枪械里面装特种弹药的，那可是按‘颗’来卖的东西啊……”

“难道说……是自制的？”

“就算不是商店货，而是靠着器械专精做出来的，原材料的成本同样不低吧。”

观众们议论纷纷，评论和视频弹幕迎来了一轮热潮。

时至今日，惊悚乐园开服也已半年有余，“特种弹药”已是玩家们非常熟悉的商品了。大部分玩家都会去系统商店里买固定的几种弹药，反正商店货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童叟无欺；而一些比较高端的、或是有特殊需求的玩家，则会去拍卖行里淘别人做出来的特种弹药，前文也提到过，很多工作室现在都在靠这种器械专精的产物在赚钱了；还有一些搞倒卖的、或是对弹药需求量大的组织，甚至会去第三方交易平台上进行大规模定制批发……

当然了，不管是哪一种购买者、哪一种使用者……有一个常识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特种弹药”应该被装在射速较慢、威力较大、或具备特效的枪里面。实在是没有那种条件的，弄一把普通品质的狙击枪来装也行。

至于这种常识的依据嘛……

举例来说……如果一把狙击枪射出普通子弹的侵彻力是10，那么冲锋枪大约只有3（此处宽泛而言，不代入具体的枪型和子弹口径）；当狙击枪发射特种弹药时，即使不配合任何技能和物品特效，10也会转变为20、25、甚至更高；但是当一把冲锋枪这样发射特种弹药时，无非就是把3变成了6到8……

总之，在一般情况下，发射特种弹药是被视为和“发动技能”差不多的行为。考虑到这种子弹的价格不菲（就子弹而言），将其装在高射速、低威力、无特效的枪械中，无疑是一种浪费。

然而，小灵的行为和思路，却明显有悖于常识……

记性好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小灵在“无双武斗会”剧本中单挑觉哥时其实就已经在那么干了。如今，她更是在无数观众的面前展示了自己这种“把特种弹药当普通弹药随便打”的烧钱行径。

不为别的……就为了每一枪都能多打些伤害出来。

就是这么无情，就是这么有钱，任性。

“什么情况？”在门外翻滚一圈后站定的七杀立即抬头望着龙哥问道，“你扛子弹不是稳得一【哔——】吗？”

“她要真用步枪发射特种弹药来打我倒还好办了……”龙傲旻郁闷地回道，“冲锋枪的攻击频率超快，我根本来不及使用‘奥利哈刚结界’去转换每一发子弹的力，而那些子弹的威力刚好可以破我的普通防御……像刚才那样扛着我就会持续掉血。”

“切……要是我们的经费再多一点……”他身旁的贪狼听了，一脸不快地接道，“……就能像她一样挥霍了……”他握着拳头，恶狠狠地言道，“到时候我要在会议室里装两台电视，一台看新闻联播，一台看动物世界。”

“喂！重点是那个吗？”七杀和贪狼他们跳得不是同一边，所以他的说话声提得比较高，“政委你振作一点啊！我都不知道该吐槽你的那点儿出息还是吐槽你收看的节目了啊！”

咻——咻——

就在他们喊话之际，却见……两道快影从门内一闪而出。

那一瞬，刀锋的三人都本能地以为飞出来的会是某种爆炸物……所以他们都做出了防御和退避的姿态。

但两秒后，他们定睛一看……发现飞出的竟然是三个人。

此时，封不觉和若雨同骑着一把魔法扫帚在空中飞行着，小灵则是独自骑了一把。

他们三个飞出王座之间后，就朝着城中冲去，完全无视了身后的三名敌队成员。

“糟了！”又过了两秒，贪狼第一个反应过来，“快追上去！他们要跑！”

说罢，他已是一个箭步冲出，跑在了最前方。

然……

【支线任务进度更新】这一秒，系统提示竟是赶巧不巧地响了起来。

而出现在刀锋队员们任务栏中的新任务是——【杀死魔王德古拉】。

第937章 龙骑士

系统语音那短短八个字还没念完，贪狼的脑中已经闪过了一连串的念头。

他很清楚，任务的更新，必然是有“触发条件”的。通常来讲……这“条件”要么是抵达了某个地点、要么是拿到了某样物品、要么是遇到了某个人物、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来到了某个特定的时间点。

眼下刀锋得到的任务提示，自然也符合上述的规律。

于是，贪狼迅速用排除法进行了筛选……

首先，他们踏入王座之间的时候并没有听到语音提示，所以“地点的转换”不是触发条件；其次，他们当前也没有入手任何与剧情相关的物品，所以“获得物品”也不是触发条件；其三，从时间层面来看，至少根据贪狼的估算……此刻并不是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因此，“抵达时间点”亦不是触发条件。

综上所述，答案呼之欲出——他们是遇到了某个“人物”才导致任务更新的。

而从任务的内容——【杀死魔王德古拉】来推断，他们遇到的是“谁”，也已经很明显了……

“注意！”前一句话还在吼着要追击地狱前线队员的贪狼，在两秒内突然改口，他刹住脚步、扭头朝队友们大喊道，“魔王就在附……”

呼——

一道黑色的劲风袭来，让他的话戛然而止。

待龙哥和七杀反应过来时，贪狼已被德古拉掐住脖子举了起来。

“你们三个……”伯爵用单手就稳稳地扼制住了贪狼，任后者在那里奋力挣扎，他也不为所动，“……先前用的是Athena Exclamation（即‘雅典娜之惊叹’，三位黄金圣斗士将小宇宙提升至极限并集中在一点进行攻击的招式）吧？”

不愧是剧本总BOSS，这位德古拉伯爵还真是见多识广，他不但能认出封不觉的燚龘，还能识别刀锋三人的组合技。

“说实话，我很吃惊……”德古拉没等对方回应，就接着说道，“我本以为你们这些异界旅客只是会使用一些奇异的道具而已，没想到……你们还具备着这种层次的力量。”

他一边说着，一边加大了手上的力道。

贪狼那纤细的颈部可受不了这种压迫，几秒间他的脸色就由红转紫，进入了缺氧状态。

“就算是我，恐怕也不能正面接下那样的招式。”德古拉说着，再度加力，准备就此结果掉贪狼的性命，“不过……只要让你们凑不齐‘三人’，应该就可以直接封杀那招……”

轰——

德古拉话音未落，一声震响已然乍起。

但见龙傲旻全身斗气一爆，举盾暴起，一记【野蛮冲撞】呼啸而来。

“凭这种程度的绝招……”德古拉神色淡然，举起了另一条胳膊，用单手的手掌一挡，“……就想救你的同伴吗？”

下一秒，只听得“嘭”的一声，盾面撞在了德古拉的手掌上。

龙哥也料到了BOSS不会受到什么重创，但他没想到的是……接招后的伯爵竟是稳立原地、纹丝未动，简直就像是徒手接住了一个直冲而来的纸箱子一样。

“看来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强很多啊……”龙哥在盾后抬首言道。

“你的想象与我何干？”德古拉的态度还是那般冷然。

“哼……”龙哥冷哼一声，“好在……咱们还有后手。”

“嗯？”德古拉闻言，忽地意识到了什么，但已经晚了……

这一秒，七杀已经用出了他的经典连招——【暗影步】加【惊天透骨拳】。

贯透力惊人的拳锋从德古拉后腰打入，直击脊椎（一般来说七杀会打后心，但以他现在的身高那样打会影响威力），纵然技能的破坏力受到了儿童体格的影响，但依然凶悍无比。

“唔——”德古拉闷哼一声，掐住贪狼的手不由自主地放开了。

当贪狼的颈部被松开的刹那，他已仅剩最后2%的生存值了，落地的那一下，他险些因跌落伤害活活摔死……好在他的技能栏里还有一个可以自救的技能……

【名称：苟延残喘】

【技能卡属性：被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医疗】

【效果：当你受到致命伤害时，使这次伤害无效。】

【消耗：当前所有生存值】

【学习条件：医疗专精A】

【备注：当生存值少于等于20%时方可触发，每十小时仅可触发一次；苟延残喘生效的瞬间，你的生存值损失将照常计算，溢出的伤害会转变为相应的精神和肉体冲击；在该计算结束后，你的生存值将回到21%】

这个技能的存在，让贪狼的生存能力大大提升。

在网游中玩过医疗职业的人都明白，贪狼这种走纯医疗路线的类型，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不用多久就能把血回

满……而【苟延残喘】这个被动技，等于保证了贪狼在低血量时能得到一次起死回生的机会。

事实上，贪狼也只有遇到血尸神那种超速度超力量的秒杀型攻击，才会显得无可奈何；像德古拉这样用“掐”的方式来对付他，他反倒可以活下来。

但是，这个技能……显然也是得付出一定代价的，并不是说你能轻轻松松地就用自己的血皮去扛个核弹了……“受到相应的精神和肉体冲击”这一条，可是相当要命。

应该还有人记得，封不觉曾经有过几次“体能值归零”的经历，即使以觉哥的承受力而言，那都是十分痛苦的体验。

由此不难想象，“生存值归零”、且没有化作白光消散的情况下，所承受的痛苦会有多强烈……

举例来说，假如贪狼用1%的血量扛了一招能打他2%血量的技能，那么他就得承受溢出的1%伤害所转化出来的精神冲击，基本上……就是头晕目眩、恶心乏力的程度。

而假如贪狼用1%的血量扛了一招能打他20%血量的技能，那么他就得承受溢出的19%伤害所转化出来的精神冲击，那种程度可能就会在头晕恶心的基础上，出现全身剧痛以及神经痛的体感了……

以此类推，我们可以想象，假如他真的用1%的血量扛了一发核弹……那会是个什么结果。

当然了，如果真的出现那种可能导致玩家精神崩溃的情况，系统肯定会在玩家的精神承受力达到临界点时强制断开神经连接的，其操作精度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很多零的微秒，绝不会让人玩个游戏被弄成植物人的。

“呃……”

两秒后，被打断了脊椎的德古拉发出一声低吟，并开口说道：“原来如此……拿盾的那个只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而已吗……”他缓缓转过头去，看向了背后的七杀，“你们……干

得不错……”

这种时刻，他居然夸了玩家们一句，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就跟你在玩某些卡牌游戏时听到对面发“打得不错”和“抱歉”之类的台词差不多，接下来往往会发生很糟糕的事情。

“嗯？”果然，一秒后，七杀就抬头瞪向了德古拉，“你！”他的神情陡变，因为他发现自己的手臂被卡在魔王的躯干内收不回来了。

“切……这家伙是怎么回事？”龙哥那边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自己的盾牌被对方的掌面给吸住了。

在德古拉登场后短短一分钟不到的时间里，刀锋的三名玩家有两名被这BOSS钳制住了行动，还有一个勉强能从地上爬起来（由于身体变成了小孩，贪狼受到冲击后的影响也被放大了），晕晕乎乎的站都站不稳。

这……就是魔王的实力，和先前的所有小BOSS相比，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很遗憾，现在的你们远不是我的对手。”德古拉明明被打断了脊椎，却还是行动自如、气定神闲的样子，刚才那几声低吟似乎只是因为疼痛而随口哼唧的罢了，“疯不觉以一件名为【金刚铃】的物品作为祭品，完成了百年来从未有人成功实现过的献祭仪式，顺利将我的城堡召唤到了现世……呼……”他吁了一口气，“此刻的我，既具备凡间的肉体，又拥有炼狱中的精神力量……我，从未像现在这般强大过。”

话至此处，伯爵语气微变：“而你们……我可以看出来，你们、以及疯不觉他们……都受到了某种奇异力量的限制，并不在最佳的状态。”

说话间，他已用松开贪狼后腾出的那只手，从上往下罩住了七杀的天灵盖。

“虽然你们还是可以使出Athena Exclamation那种足以击

毁我肉身的招式来……”德古拉轻叹一声，“但我可不会像狼人他们那样给你们那种机会的……”

咔——咔咔——

紧接着，几声头骨碎裂的响动在这空阔的环境中绽开。

这毫无疑问的致命伤瞬间就将七杀送回了登陆空间，贪狼连给队友加上一口的机会都没有。

“啊——”当队友死亡的提示音响起后，龙傲旻登时气血上涌，暴喝出声。

龙哥是一个比较直的人，他坦荡、豁达，重情重义，不计得失。他是一个可以为了素不相识的人去挡枪子的人，所以他以前当警察时才会负伤，所以他才会被九科的特殊部门征召，所以……他今天才会出现在这里。

他选择的武器是盾，那甚至不能说是“武器”——武器往往意味着进攻，但他的理念是“防守”，是“守护”。因为，他最看不得的事情……就是同伴死在自己的面前。

然，此时此地。贪狼，倒下了，七杀，阵亡了。

龙傲旻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却什么也没能阻止。他忽然感到那块被举在身前无法挪动的盾牌是如此得沉重，重到他想要放手；他同时又感到那盾牌是如此脆弱，弱到形同虚设……

叱——叱叱——

“嗯？”正当德古拉抬手舔舐着手指上沾到的鲜血时，他好似听到了身前的盾牌后传来了一阵阵能量涌动之声。

“这是……”很快，伯爵的手掌就感觉到了一股惊人的热能，一惊之下，他陡然停止了对盾牌的吸附。

“你……”德古拉的表情变了，他的从容从脸上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凝重，“……居然隐藏着这种力量……”

这一刻，龙哥全身燃起了炽热的、橙色的龙之斗气，一

种全新的力量已然觉醒。

魂意——【龙骑士】。

“呵……我也不太清楚这是什么……”龙傲旻将盾牌从身前移开，抬眼看向了德古拉。此时，龙哥的体型在原有基础上又变壮了三成左右，其肌肉的表面还出现了一层琥珀色的鳞甲，而他的双眼则是成了一对赤色的宝石，瞳眸一体，“……我只知道……我要宰了你！”

杀声骤起，身影丕动。

龙傲旻一步一踏之间，竟似巨龙跨地，绽开震荡之力，震得整个大殿都在颤抖。

Duang……

一秒后，龙哥对着脚步虚浮的德古拉扬盾一击。

此乃【龙骑士】形态技能之一——【神龙摆尾】：以盾牌发动的近战打击，造成巨大伤害并使敌人眩晕。

“唔——”伯爵的涵养倒是真不错，他的半边躯干都被击成了肉酱，也只是一声闷哼而已。

“哼……”那电光火石间，德古拉心中暗忖道，“虽然疯不觉让我尽量拖延时间，不要杀光他们全部的人，但这种局面下……我若再不施展些手段，怕是危险了啊……”

念及此处，德古拉立刻变身，却见一阵青烟疾升，其残缺的身形迅速化为一只蝙蝠，朝高处飞去。

“想跑？”龙傲旻见状，即刻收盾、屈膝前踏、仰头一喝。

但闻，一声龙吟呼啸而出，掀出一片呈锥形扩散的巨焰，不消一秒，那火焰就将半个大殿的天花板都给烧焦了。

此乃【龙骑士】形态技能之二——【龙息咆哮】：以口部发出龙息之焰，焚烧前方锥形范围内的一切目标（含友军伤害）。

“愚鲁的龙裔……”德古拉化身的蝙蝠被火烧过以后倒是没

有焦，但他身上还残留着龙息的火苗。他在空中回了一句，“……我劝你别激怒我！”

第938章 必胜之局

听了德古拉的恐吓，龙傲旻毫不畏怯，冷笑着讽道：“我可没时间照顾你的情绪……”

说罢，他就脚下一踏，猛然跃起。

那起跳时的撼然之力愣是把站在不远处的贪狼震得重新坐倒在地。

轰——

下一秒，伴随着又一声轰鸣，一阵汹涌的烈风从龙傲旻身前放出，冲向了德古拉。

此乃【龙骑士】技能之三——【龙腾翼斩】：于跳跃中发动巨龙展翼般的风袭，攻击前方一直线上的所有目标（含友军伤害）。

“哼……雕虫小技……”德古拉冷哼一声，顷刻间又由蝙蝠重新化为人形，并将背后的披风一甩。

就在【龙腾翼斩】即将命中他的刹那，一道与地面垂直的黑色光柱瞬间出现，把德古拉的身形笼罩其中。

紧接着，烈风便“穿光而过”，斜着轰穿了大殿上方的天花板。而那光柱却是迅速收拢，与德古拉一同消失在了玩家们的视线中。

两秒后，相同的光柱又出现在了十余米外的另一处，将德古拉送了回来。

“相位移动？”目睹了这一招的贪狼立即道出了伯爵所使用的手段。

的确，伯爵用的是类似相位移动的技巧，而且他这招的“无敌判定”时间非常久……只要光柱出现，即使没有完全覆

盖住他的身体，他也会被视为“进入了相位空间”中，此时任何不具备超空间破坏力的攻击对他都是没用的。同理，当他通过光柱移动到另一个坐标时，在光柱完全消失以前，他一样是无敌状态。

顺带一提，伯爵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只有六秒钟。

像这种无敌加位移的技能，如果转化成玩家可学的技能卡，那冷却时间没个半小时是不可能的，但BOSS就是有特权，就是这么不讲理。

当然了，这招也是有弱点的，只要了解了该技能的规律，就能看出两个可抓的破绽：一，每次移动可达到的最远距离只有二十米，且伯爵出现时的水平高度不变；二，光柱出现和消失的时间、以及移动所花的时间都是固定的，且伯爵本人在完全脱离光柱前无法移动。

但是……龙傲旻和贪狼并不具备封不觉那种“观察数据”的能力，他们不可能只看一次就掌握该技能的规律；事实上，就算他们看了四五次，也无法百分之百去确定自己所洞察到的“规律”究竟是一种必然还是BOSS有意为之。因此，一时间他们根本无从破解此招。

“身为魔王……”龙傲旻从半空落地后，昂然一立，望着德古拉道，“……被我打得落荒而逃，未免太难看了吧？”

龙哥现在很亢奋，但并没有失去理智。他也看出来了，论机动性，德古拉比自己强得多，若是对方全力逃遁，哪怕【龙骑士】形态的攻防再强也无用武之地。所以……他用了个很简单却往往很有效的法子——激将法。

然而，德古拉的反应却是……

“你的挑衅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伯爵的语气波澜不惊，神态自若；此前被【神龙摆尾】击碎的身体，也在他从蝙蝠重新变身回来之时便完全恢复了，“相反，你的这种行为还暴露出了许多对你不利的信息……”他一边说着，一边又提高了悬

浮的高度，远离了龙哥几分，“其一，你的速度追不上我，故而只能通过挑衅诱我主动迎战；其二，你方才释放的龙息和风压……即你的远程打击能力，是无法在短时间内重复发动的；其三，你此刻的这种力量……想必是有时间限制的吧？”

德古拉这番话说完，龙哥还有没回应，一旁的贪狼已经在心里骂上了：“这BOSS的智能还敢更高点么？这分析能力已经比大部分玩家都要厉害了吧？这能玩儿？”

“呼——”数秒后，龙傲旻长吁一口气，“真没办法……是在下输了。”

眨眼间，他身上的战意便消散了大半，斗气亦是锐减了九成。

“什么？”贪狼都惊了，他和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一起惊了。

“喂！时隔几百章好不容易又有了戏份顺带还爆了个种，结果你就这样收场吗？”

好吧，以上那句话不是贪狼说的，而是我代替大家说的。

“我的情况都已被对方看穿了，而且这家伙也不是那种会作死的类型……我还能怎么样？”龙傲旻转头看向贪狼，耸肩道，“难道我还能飞天不成？”

“嗯，很正确的判断。”浮在高处的德古拉闻言后也点头接道，“比起做些徒劳的尝试，不如……”

他的话没能说完，因为那一瞬，吸血鬼的本能让他捕捉到了一丝致命的气息……

吼——

那一秒，又是一声龙吟骤然响起。

激荡的能量炸裂般绽开，让整个空间的空气都为之一滞。

很显然，龙傲旻收敛了气势，并非是真的“认输”了；他所说的话，也只是为了让敌人放松警惕而已。

此刻他使出的招式，是须要屏息凝神、瞬间将龙之斗气迸发出来才能催动的——【飞龙在天】。

但见，一道龙影乍现，龙哥也如升天之龙般飞天而起，他将奥利哈刚之盾架在身前，整个人如同一枚导弹般冲向了德古拉。

此招速度之快、爆发力之强，绝对不逊于任何一个S级的必杀技。就是去直面湿婆的魂意【毁灭之眼】……胜负也未尝可知。

简单地说……这招，以德古拉这个BOSS的强度而言，不能接。

伯爵确也不是那种会去硬扛必死之击的人，但是他很清楚，这次冲击用相位移动是躲不开的，因为【飞龙在天】的能量显示它肯定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相位空间中的物质。

“居然把我逼到了这种地步……”那电光火石之间，德古拉心中暗道，“只能显露出‘那个形态’了吗……”

不料！就在此时，异变陡生！

却见一道巨影……不知从何处杀出，它竟用着与龙傲旻相近的速度冲跃到了德古拉的身前……奋力一挡。

嘭——

半秒后，但闻一声巨响。

奥利哈刚之盾撞在了那道巨影之上，将其撞得分崩离析。

撞击的气流似风暴般席卷了整个大殿，龙傲旻因一股反冲之力坠落而下，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落地后，【龙骑士】的变身效果迅速从他身上褪去，他的生存值也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而德古拉……在那巨影的保护下，却是毫发未伤。

贪狼这会儿已基本从【苟延残喘】的负面效果中脱离出来了，他不及多想，立刻冲上前去对龙哥施放了医疗技能。

他很清楚……现在一秒都耽搁不起，只要龙哥在那儿躺个十秒左右，德古拉就能将他俩双双击毙。

但……身在空中的伯爵，似乎并没有趁势追击的意思。

他浮在半空，望着眼前那些被打碎的、翻飞掉落的碎片，静立了两秒。

然后，伯爵略一移动，抬手抓住了其中的一块。而那一块……正是弗兰肯斯坦的头颅。

“老朋友，你不必这么做的。”德古拉神情微动，用双手捧着弗兰肯斯坦的脸道。

“我……同伴……做点什么……我……很高兴……”那科学怪人的头颅断断续续地从喉咙里挤出了几句话，随后就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安息吧，老朋友，我想……我们很快又会再见了。”德古拉说着，低头望了地上的两名玩家一眼，接着，他竟然还是没有去发动攻击，而是拿着同伴的头颅，默默地从天花板上的缺口飞走了……

……

晚，十一点五十五分，【忘却之庭院】尽头。

这里，是通往【混沌】之地，也是城堡出现时那道黑色光柱喷出的原点。

从这里可以看到天空，但不是人间的天空，而是一片深蓝色的、点缀着各种奇诡异景的异域苍穹。

广阔的空间，由紫色、蓝色和白色的砖石砌成，周遭还立着一些希腊式的立柱和雕像群，分别由玫瑰和荆棘丛簇拥着，也算颇为怪诞的组合。

噗呋——噗呋——

伴随着一阵翅膀扇动之声，一只蝙蝠从远处飞来。

不多时，他便化作人形，倏然落地。

“疯不觉呢？”德古拉看着眼前的两个小丫头，冷然问道。

“他还有别的事要忙。”若雨神情冰冷地面对着眼前的魔王，平静地回应道。

“那护身符呢？”德古拉又问道。

“在我这里。”站在若雨身后的小灵回道，说这话时，她还拿起了那个物品，在伯爵面前展示了一下。

伯爵的目光扫过她们的脸，沉默片刻后，再度开口道：“你们并不打算毁了它……是吗？”

“对。”事到如今，玩家们已无需再隐瞒什么，若雨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你……”德古拉又看向小灵，“想要通过咒语发动‘开启边狱之门’的仪式是吗？”

“正是。”小灵也应道。

“果然如此……”德古拉沉声念道。

“很遗憾，我们无法让你如愿。”若雨淡然接道。

“德古拉先生，如果你要责怪……就怪那个叫疯不觉的家伙吧。”小灵这时很调皮地跟伯爵开了个玩笑，“任何时候，当一件对你来说很糟糕的事情发生后，你都可以将问题归结到三处——一是世界的错、二是时臣的错、三就是疯不觉的错。”

“很糟糕？”德古拉将这个词重复了一遍，并轻哼一声，“哼……看来你们是误会了啊……”

此言一出，两名玩家皆是神情一变。

“我早已察觉了你们的真正目的。”德古拉接着说道，“你

们以为自己在城堡中的对话我真的听不见吗？”

“不见得吧……”小灵不太相信对方的说辞，“如果你真的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为什么还要装作一无所知地来帮助我们呢？”

“很简单。”德古拉摊开双手，“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摧毁护身符……”

……

同一时刻，【时计塔】顶层。

灰暗的天空与巨大的钟塔组成了这里的背景，一片开阔灰色石板地砖上，一个矮小的、身着紫色长西装的身影背着双手站立着。

他的衣襟随风摆动，一头并不算长的、柔软的头发也已在风中凌乱。

“二位……来得正是时候。”听到脚步声的刹那，封不觉抬头望向高处的大钟，悠然言道。

刚从台阶走上这层平台的贪狼和龙傲旻也立即认出了觉哥的背影。

“特意拖到午夜将至之时，才把我们引到这里来的原因……”贪狼上前几步，问道，“……能解释一下吗？”

“你赛后自己去看录像吧。”封不觉转过身来，淡淡地回道，“面对你们这样的对手，我必须谨慎一些才行……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透露情报给你们，会增加你们翻盘的几率。”

“呵呵……真是个堪称残忍的谋士啊……”贪狼又道，“但……就算你不说，我也能猜到一二。”他停顿了两秒，接道，“眼下，你的队友们都不在这儿，这说明她们正在忙着别的事情；再结合你强行把比赛时间拖到午夜……我能否认为……你们队接到了一项与片头CG中的‘仪式’有关的任务？”

“无可奉告。”封不觉不为所动，不紧不慢地用这四个字回

应了对方。其语气、表情……完全不露破绽，让对手捕捉不到丝毫的心理活动。

“封兄。”这时，龙哥也开口了，“我就不拐弯抹角地说那些了，我跟你说点实在的……”他一拍胸脯，“我俩的状态现在还不错，体能值虽然不满，技能也有所消耗，但至少还是具备七成战力的。”他举臂指向觉哥，“而你以逸待劳，就算不是满状态也差不了多少。”

“呵……”龙哥豁达地笑了笑，“封兄你觉得……在这种局势下，以一敌二，你有几成把握能胜？”

“问得好。”封不觉说着，单手一扬，一副闪光的扑克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贪狼和龙傲旻都知道这是【死亡扑克】，但此刻的死亡扑克与以往他们见过的很不一样，那原本发出金光的扑克竟是成了“黑光”四溢的形态。

“非要我说的话……”觉哥斩钉截铁地回道，“……十成。”

第939章 伯爵之愿

话分两头，再看【忘却之庭院】，【混沌】入口处。

若雨听了德古拉的回应后，再度问道：“你说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摧毁护身符’，那你和封不觉的协议又怎么解释？”

“那协议是他提出的，并不是我。”德古拉回道，“疯不觉想当然地认为我想要毁掉护身符，所以提出了那样的协议。”他顿了一下，“在那种情况下，我便顺水推舟地答应了下来。”

他的解释倒也合理，由于玩家们在进入剧本时就已通过片头CG了看到了一个世纪前的“复活之夜”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包括觉哥在内的所有人都在旁白的引导下被植入了“黑暗势力想要毁掉圣之护身符”这一概念。

“那么……”小灵这时又看向伯爵问道，“你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的目的，和你们的并没有什么冲突。”德古拉回道，“你们想开启边狱之门是吗？”他顿了一下，没等对方接话就说道，“而我……要永远关上那扇门。”

“我怎么觉得这两件事是互相矛盾的？”若雨接道。

“不，并不矛盾。”德古拉道，“如果你们知道其方法和原理的话……”

“那你不妨解释一下。”若雨又道。

德古拉想了想，随即抬手指着小灵手上的护身符道：“【圣之护身符】，代表了世间光明神圣的力量，它的力量保证了我等黑暗一族无法冲出炼狱。”他又抬手示意了一下十几米外那个涌动着能量的入口，“【混沌】，象征着黑暗和堕落，它的力量让我族不死不灭，永在炼狱轮回。”

伯爵停顿了两秒，望天远视：“每过一个世纪，这个世界就会迎来一个特殊的夜晚，你们人类将其称为‘复活之夜’。因为在这晚，我和我一些老朋友会重现于世，对你们来说，就如同‘复活’一般，但实际上……我们从未‘死亡’，我们只是从炼狱被重新召唤回来了而已。”

“既然是‘召唤’……”小灵接道，“……那又是谁把你们召来的呢？”

“当然是这世间的‘邪恶’了。”德古拉回道，“【混沌】的力量源泉……就是‘人性之恶’，正是你们人类自己……造就了无边无际的混沌。所以每一个‘复活之夜’，黑暗的力量都会占据上风，将我等从炼狱召来，并使得圣之护身符‘不可摧毁’的特性暂时消失。”

“唉……”说到这儿，伯爵长叹一声，接道，“这样的事……周而复始，持续了上千年。在更古老的时代，你们人类中还存在着一群高尚的、强大的、虔诚的吸血鬼猎人，他们的血统代代传承……不止是在复活之夜，在任何一个黑暗降临的时刻，他们都会站出来与我们正面抗衡。”他的眼神变得有些复杂，似乎是在回忆什么往事，“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家族没落了，甚至连血脉都断绝了……来对抗我们的人变成了纯粹的‘凡人’，比如……范海辛。”他冷哼一声，“哼……我得承认，虽然他并不像过去的那些吸血鬼猎人那样强大和虔诚，但他依然是勇敢的、无私的、百折不挠且令人钦佩的。可惜……凡人的力量终究有限，范海辛那个时代的驱魔者……必须得借助一些来自‘黑暗’的咒文、以及某些圣物的力量，才能将我们送回炼狱。”

小灵顺势问道：“你指的就是打开‘边狱之门’的仪式吧？”

“没错。”德古拉回道，“但那……也只是权宜之计罢了。如你所见，今夜……我族又如期回到了世间，重复着这无尽的诅咒。”他摇了摇头，一甩披风，“我……已经受够了。在过去，我一直想要摧毁圣之护身符，让我族冲出炼狱，统治人

间。但现在……我明白了，这里，不过是另一个炼狱而已。”

伯爵说着，语气已有些激动起来：“我年复一年地看着你们人类在世间的活动，你们的堕落和自大让我匪夷所思，你们的残忍和贪婪让我惊愕不已，你们的所作所为……让炼狱的妖魔们都自叹不如。”

话到此处，德古拉面露怅然之色：“我逐渐意识到……即使我族来到这世间，也征服不了你们——因为人类才是这世间最可怕的怪物。如果将炼狱和人间融合，人类很快就会通过学习和进化爬上所有黑暗生物的顶点，成为最强的种族。然后……你们就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肆意去改造任何一个所能踏足的空间。”

“所以……”若雨听到这里，沉声接道，“……你才要永远隔绝这两个空间……”

“午夜已至……”此时，德古拉的语气恢复了平静，“你们……可以开始仪式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缓缓后退，“待你们开启了边狱之门后，我会进入门中，用我的力量暂时抑制住它的扩张。”他看向两名玩家，“而你们……要尽快把护身符扔到【混沌】之中，然后……就全力逃跑吧。”他又抬眼看了看【混沌】的入口，“当两股完全相反的极端力量融合后，将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时空断层，这一断层的性质与边狱之门近似，但更为强大，两者接触后，即可将两个世界的关联彻底阻断，【圣之护身符】和【混沌】也将永远消失。”

听到这里，若雨和小灵交换了一下眼色，很快达成了共识。

虽然她们并不能完全确定德古拉所说的这番话都是真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如何，只要“边狱之门”成功开启，她们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之后德古拉会不会翻脸，以及护身符进入混沌后是不是真的会产生伯爵所说的那种反应……对她们来说是没有影响的。

“好，我们可以相信你……”数秒后，若雨看向德古拉，正

色道，“但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问。”伯爵言简意赅地应道。

“假如一切都照你说的那样……”若雨问道，“届时……身处‘门口’的你……会如何？”

“哼……”德古拉的脸上，竟是现出了一丝苦笑，“运气好、没有形神俱灭的话……应该能回到炼狱去吧。”

……

当——当——当——

午夜降临之际，【时计塔】顶层的钟楼发出了阵阵钟鸣之声。

这一刻，封不觉与龙傲旻、贪狼对面而立，沉默不语。

三人没有商定任何事，但他们都已心照不宣地认定……最后一记钟声敲响的瞬间，即是厮杀的开端。

当——当——当——

“居然说什么十成……”贪狼望着觉哥，心中念道，“目中无人也要有个限度……如今大家都已变成了小孩，龙哥仅凭身材优势就在各方面比你强上三分；而你也绝不可能具备血尸神那样的战力来将我秒杀……我们这边一个主攻、一个辅助，就算不能速胜，耗也能耗死你……”

当——当——当——

龙傲旻的心中也在思量：“虽然封兄的实力确是很强，但说什么十成把握……未免有虚张声势的嫌疑吧？这也是某种心理战术吗？想在战斗之初就让我们急躁起来？还是借由这种声势让我们不畏首畏尾呢……”

当——当——

“抱歉了，二位。”封不觉在第十二声钟响前一秒，忽然开口道，“出于时间上的考量……我就速战速决了。”

当——

话音落时，最后的钟声也已敲响。

那一瞬，龙傲旻直冲而上，贪狼紧随其后。

龙哥的战术单刀直入，先来一发【盾牌猛击】试试对方的成色再说。反正体术上他肯定占优，后面还跟着个医疗专精S级的队友，怎么看都没理由怯战。

而面对这次刚猛的突袭，封不觉竟只是站在原地，将双手交叉架在身前进行格挡，连死亡扑克的【盾牌】特效都没有发动。

Duang——

两秒后，奥利哈刚之盾结结实实地击在了觉哥的双臂上，一阵噼噼啪啪的骨骼爆碎之声当即响起，接着，觉哥整个人就被打得口吐鲜血、倒飞而出。

……

“喂喂……这家伙果然是在虚张声势吗？”

“也不奇怪吧，这是疯不觉惯用的伎俩啊。”

“不见得吧……S1那场蝶之战我还记得，他和絮怀殇战斗之初，也说自己只用了8%的实力，当时也感觉夸张得一逼，但从后来的战斗过程看……好像是真的。”

“可是这回他是直接被打吐血了啊，还说什么‘速战速决’，难道说是自己被人秒杀的那种速决么……”

“但是……”

“但是……”

“总觉得……”

“有阴谋啊……”

看起来，观看比赛的观众们都对觉哥的表现产生了一定的质疑，然……没有一个人敢百分之百地肯定——封不觉真

的实现不了自己的必胜宣言了。

要说理由，那只有一个，因为他是封不觉。

……

“别大意！他还没死呢！”

时计塔上，觉哥尚未坠地，贪狼就在那儿大声提醒了队友一句。

“放心，直到他化为白光为止……我是不会松懈的！”龙哥也很清楚，跟封不觉较量，即使有了天大的优势，也不能认定自己“赢定了”，一旦产生那样的念头……恐怕就离死不远了。

嘭——

晃眼间，踏地之声骤起，龙哥朝着地面又是一记猛踏，追击而上，欲打封不觉一个立足未稳。

然而，觉哥并未“立足”，倒飞了几十米距离后，他的后背重重地撞在了墙壁上，撞出了一圈巨大的、凹陷的蛛网状裂纹，并呈一个“大”字身陷其中……一动不动。

“怎么回事……”龙傲旻和贪狼同时心道，“是假装的吗？有什么圈套吗？这不可能……封不觉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

“封不觉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被干掉……”就在此刻，瘫在墙中的觉哥忽然开口，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你们正在这么想着……对吧？”

“野蛮冲撞！”

“巫毒爆破！”

龙哥和贪狼用两个技能回应了封不觉的话语。

他们实在是猜不透封不觉的想法，也没有人能猜透他的想法，他们能做的只有在合情合理的客观情境下不犯错误、尽己所能。

“哈！哈哈哈哈哈……”正当两人的攻击逼至咫尺之时，封不觉狂笑出声。

嗡——

下一秒，伴随着一阵能量聚集之声，一道黑光构成的诡异法阵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龙傲旻的盾牌和贪狼手中的石锤击这两件传说级装备双双击打在法阵之上，在阵中荡开层层涟漪，紧接着……两人同时感觉到一股剧烈的反冲之力透过武器被传导了回来，将他们双双击飞。

“糟了……”吐血而飞的贪狼此刻才明白——为什么觉哥在挨第一下时不用这招，“不该……两人同时出手的……”

“这根本不是死亡扑克的【盾牌】……”同样在空中倒飞的龙哥则是在心中惊道，“……这究竟是什么？”

【名称：疯魔扑克】

【类型：灵能武器】

【品质：传说】

【攻击力：？？？】

【属性：我想我应该是抖S】

【特效一：无间（疯魔扑克的数量永远被视为五十四张）】

【特效二：扭曲（疯魔扑克不接受作弊，所以这副牌中的每一张都被视为黑桃A，任何五张以上的花色组合都被视为同花顺）】

【特效三：魔动（疯魔扑克的攻击速度与命中率极其惊人，它因此被吊销了驾照）】

【特效四：狂乱（疯魔扑克很重视公平，所以在以一敌多时，它会引导敌人们的力量去互相冲击；当然了，它在一天内只会让这种事发生一次，因为它认为公平是个危险的朋

友）】

【特效五：疯杀（疯魔扑克对死亡充满了好奇，但它依然热衷于通过杀戮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当被问起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它的回答是——我不喜欢刨根问底）】

【装备条件：你以为自己是我的主人？疯子才会这么想！哈哈哈哈！】

【备注：某个强大的灵魂在完全掌握了Gambit的能力碎片后将其转化为了一件可怕的武器，这副扑克上承载着超越了死亡与恐惧的意识能量，它的……嘿！是谁在我的备注里胡说八道？你混哪儿的？还有你！这家伙都跟你说了什么？算了……那不重要，不管他说了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明白吗？】

第940章 结束，才是开端

“注意！这家伙的灵能武器变了！”贪狼在半空略微调整身形，隔空对着龙傲旻放了一道【治疗链】，将两人的生存值都拉回了80%以上。

“就算你让我注意……”龙哥回道，“我也不知道他那新的武器究竟有什么效果啊……”

这倒是大实话，面对第一次遭遇的武器或招式，他又能“注意”点什么呢……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此时，封不觉接过了他的话头，并踏地而起，凭借着瞬开的【灵识聚身术-改】以及【月步】迅速追上了龙傲旻。

“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优先攻击龙哥……”那一秒，贪狼心思电闪，“凭他的分析能力……赛前就应该很清楚奥利哈刚之盾的特效了，这种时刻难道不该先来对付防御能力较差的我吗？”念及此处，一个非常不妙的念头闪过了贪狼的脑海，“莫非……他早已想好了破解‘奥利哈刚之气’的方法？”

叱叱叱叱叱叱——

下一秒，一阵密集的破风之声打断了贪狼的思路。他和龙傲旻的表情，也在这一秒间变得惊恐交加……

但见，封不觉掌中那一叠扑克如井喷一般朝外飞着牌，霎时间已喷出了成百上千张扑克，那些扑克似是黑色的羽毛一般……在空中盘旋飞舞，将方圆百米的天空都笼罩了起来。

“我去……这么多！”龙哥看着那漫天的黑色扑克，不禁喊出声来。

“对，就是这么多。”封不觉回了对方一句，然后用双手各

夹住一张黑光牌，照着龙哥的大盾就是一轮狂乱的连舞。

“想用两张牌就切开神之盾吗……”此时，龙哥也是血气上头，自知靠速度无法摆脱对方的他，干脆一咬牙使出了【护体石肤】和【触杀转生】两个防御技能来硬扛攻击，“……那你就试试吧！”

这两招的效果，一个是提升防御力，一个是在受到攻击时微量回血，两招都是持续技，持续时间分别是一分钟和三十秒，在面对高速连续攻击时无疑都是非常具有优势的技能。

然……

“如果你那是神之盾……”封不觉在“看到”对方的技能效果后，却是不以为然，“我这就是魔之牌。”

铿铿铿铿……

其话音未落，死亡扑克就在奥利哈刚之盾上划出了道道黑痕。

【卡片暗杀术】那“使用卡牌类武器发动近身战时，速度、力量、准确度均提升300%”的效果，让觉哥划出的每一击都具备着极强的破坏力，纵是龙哥使出了防御技能，依然不能做到“不破防”。

当然了，就算破防了，龙哥受到的损伤也并不算太多，靠着【触杀转生】的回血效果，他血量的下降频率堪堪可以维持在每3秒5%左右。

“好……确实厉害……”龙傲旻格挡之际，又言道，“但是……即使你和我一对一能占上风，别忘了我还有队友，而且……你不是说要速战速决吗？这样的攻击恐怕做不到吧？”

“队友？”封不觉冷笑着回道，“你说他吗？”说着，他的视线朝侧面的空中瞥了一眼。

那一瞬，龙傲旻竟是怕了，他害怕把头朝觉哥所瞥的方向转过去；因为他知道……那边已经发生了某些自己不想看

到的事情。

“啊——”

终于，在贪狼的惨叫声中，龙哥还是转头望去，于是他看到了……自己的队友在半空之中被数百张如同活物般的扑克撕成了碎片。

那景象简直就像是蝗虫群啃食庄稼、食人鱼吞噬猎物……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黑色光牌根本无法格挡或闪避，贪狼顷刻间就化为了白光。

“你……”龙傲旻看向觉哥说了一个“你”字，但他却想不到接下来还能说什么。

他和贪狼没有大意松懈，更没有轻敌，他们全力以赴地迎战，但是输了……输在了一样最单纯的东西上——实力。

“龙哥，咱们是老相识了。”封不觉道，“我说十成……没骗你吧？”

“呵……”闻言，龙傲旻笑了，也释然了，纵然他还没有被击杀，但他明白，当那些黑牌朝自己涌来时，一切就会结束，奥利哈刚之盾是无法抵挡这种全方位无死角的攻击的。

“封兄，你和S1时不同了……”两秒后，龙哥接着言道，“这次比赛……我真正感觉到了你‘想赢’。”

“的确……”觉哥回应时，双手的攻势也没停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也不得不认真一些了呢。”

“哈哈哈哈……”龙傲旻大笑，“但是，后面的比赛……可不是你‘想赢’，就一定‘能赢’的。”

“不，我会赢下去的。”封不觉说这话时，眼中流过了漆黑的数据光流，“我要用我的双手，去开拓未来，去获得我想要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客观来说……他的这段话相当中二，所以很多中二观众听完就澎湃了起来。

“凭一个冠军的头衔，做不到这些吧？”龙哥沉声问道。

“呵……”觉哥冷冷一笑，话中带话地回道，“龙哥，你我都很清楚……这不仅仅是个游戏，不是吗？”

此言一出，龙傲旻神情一变。

但他还没来得及说出什么，就被身后袭来的黑色扑克击中，身体迅速被蚕食、化光消散……

……

另一方面，【混沌】之外。

午夜的钟声敲响后，古小灵就一手拿着小叹抄来的咒文译本，一手拿着护身符，开始了吟诵。

黎若雨则负责守在她的身前，严阵以待。虽然德古拉已退到了十几米外的地方，很规矩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但在仪式完全生效之前，玩家们是绝不会放松警惕的。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您已完成该剧本，180秒后自动传送】

在吟诵进行到最后阶段时，两句系统提示忽地浮现在了若雨和小灵的耳畔。

她们立即就明白了，觉哥已经结束了与刀锋的战斗；和他在离开前所说的一样……午夜之后三分钟内他就能解决敌人。

不过，她们俩都选择不动声色，继续维持现状。

不多时，小灵读完了咒文，几乎在她念下最后一个单词的同时，一个如人眼大小的黑洞就在护符上方出现了……

“就是现在！快把护符丢进【混沌】里！”德古拉这时早已做好了准备，朝两名玩家大喝一声。

【支线任务已完成】系统语音也宣告了她们在这个剧本中的所有任务线已全部收束。

到了这个时候，玩家们也就无所顾忌了，小灵看了若雨一眼，后者点了点头，于是小灵就照着伯爵所说的……将护符丢进了那涌动着黑色能量的【混沌】入口。

那一刻，一股异常的波动从入口处绽开，对整个空间中的每一个生灵造成了一次心灵冲击。

好在那感觉稍纵即逝，有些人甚至没有察觉到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变化。

“感谢你们……异界旅客……”德古拉说这话时，已是单膝跪地，将自己裹在了披风中，且全身都开始颤抖，“现在，若你们不想死的话……就拼了命地跑吧！”

他这话说不说也两可，因为他才说了半句，若雨和小灵已经开始跑了……

那“边狱之门”的扩张速度和引力着实夸张，不但眨眼间就将半径扩大到了五米以上，还迅速将其所触及的一切物质都吸入了其中。

好在地狱前线这两位都有魔法扫帚在手，一溜烟就飞出了极远的距离，来到了百米之外。

这个时候，很多正在观看比赛的观众都在奇怪，若雨和小灵直接通过“传送”离开剧本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跑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在经历了那么多事之后，她们很想看看德古拉先前那段长篇大论所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以及……这个剧本世界究竟会何去何从。

“炼狱啊……见证我这最后的力量吧！”却见，始终保持着风度的伯爵狂啸一声，颤抖的身形陡然异变、膨胀成了一个巨大的、似是诸多恶魔混杂为一体的怪物。

看来他说的话全都是真的，在显出了魔王真身后，德古拉真的主动跃入了边狱之门中，并张开四肢，释放出惊天魔能，抑制住了门的扩张。

他所要做的……就是这样支撑住片刻，直到不远处那个

由混沌和神圣交织而出的空间裂隙扩张到比边狱之门更大的程度；届时，后者就再也无法逆转这种差距了，而伯爵……如他自己所说，运气好的话，还能退入炼狱。

嗞嗞嗞嗞……

那空间裂隙也是不负所望，衍生的速度比伯爵预期得更快，看起来不用一分钟就能超越边狱之门的规模。

但是……事情的发展确实远超了德古拉的计算。就算他是炼狱中实力数一数二的魔王，在整个空间的力量面前一样是形同蝼蚁一般。他这蚍蜉撼树之举让自己痛苦不堪、重负难当，且未能完全阻止门的扩大……

“唔……这……”三十秒后，德古拉竟是硬生生被逼回了人形态，而且七窍流血，浑身剧颤，“……难道……我终究还是逃不出这轮回吗……”

就在此时，忽然！

“呃——”一声低沉呻吟响起，一道身影出现在了伯爵的身旁。

“你……”伯爵没有转头，便已知道了那是谁。

木乃伊不会说话，他只是默默地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抓住了边狱之门的边缘。

紧接着，第二、第三道身影出现了。

狼人、鳃人，亦是从那炼狱的漩涡中出现，与伯爵一同拉住了那黑洞之缘。

又过了两秒，弗兰肯斯坦也来到了门口，一言不发地加入了他们。

“你们……”伯爵的压力顿时减轻了不少，他似乎又能撑下去了，但他还是面露惨笑地言道，“老朋友们……你们可能会因此消失的……”

的确，这些老电影中的经典怪物们，每一个都具备着相

当强大的力量。然，即使他们五怪合力，仍是只能堪堪停止住门的扩张而已，且他们每一个的能量都在急速消殒中……

眼瞅着时空裂隙和边狱之门的对比即将反转，众怪也已到了极限，就在他们认为已无计可施之时……

“真没想到……”又一个声音，自边狱中响起，“会有这样一天……”

那说话之人，是一名身着白衬衣黑马甲、留着络腮胡的中年男子，他的名字是——范海辛。

“我……居然站到了你的身旁。”范海辛，成为了第六个来到门口的人，加入了德古拉他们的行列。

如今的他，自然已是一个亡魂了，一个在炼狱徘徊了一百年的亡魂。

“呵……”伯爵笑了，“我也只是‘做了我该做的……和我能做的’而已。”

这是一个世纪前范海辛对他说的话，今时今日，德古拉也终于体会到了范海辛当时的心境。

范海辛沉默半秒，又道：“就让我们……”

伯爵接道：“……结束这一切吧。”

数秒后，时空裂隙终于超出了边狱之门的边际，开始反过来侵吞门的力量。

门中的六道身影，也在简单的交流后默契地后退，被卷入了边狱的漩涡中。

看到此处，若雨和小灵便选择了离开剧本，因为她们认为剧情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再往后恐怕就是剧本地图崩毁之类的桥断了……

果然，待她们化光离开后，两股超时空的能量便如两头狂暴的野兽一般……在这忘却之地展开了厮杀，并瞬间分出了胜负。

最终，只剩下了一个极小的黑点存留于半空，它在刹那间就释放出了百倍于刚才那两扇“门”的塌缩之力，数秒内就将整座城堡卷了进去……

……

十五秒后，在一个数据光流组成的原始世界中，封不觉睁开了双眼。

是的，他没有传送，他一直留在剧本中，待到了最后的一秒。

所以，他来到了这里。

“你……怎么可能！”此刻，在距离封不觉并不算远的地方，站立着一个人影，他一见觉哥，就露出了惊愕之色。

那个“人”看上去三十岁左右模样，留着一头及颈的白发；他的头部有着正常人类的皮肤和外观，但颈部以下皆是如水银般的材质，就好似刚刚凝固成型的液体金属，虽有轮廓、但无细节。

“茵菲尼特（infinite）……”封不觉直接叫出了对方的名字，“我们上次的对话好像还没完吧……”他没等对方接话，就接着言道，“你没能说完的、杀死你的‘第二种方法’……我大致已推测出来了。”他顿了顿，“是不是通过格式化的形式，在服务器层面上将你抹除呢？”

第941章 问题

“正是如此……”由于【特殊预案-F】的存在，茵菲尼特不得不如实回答觉哥的问题。

估计有很多观众已经忘记了这个设定，所以我决定重新解释一遍，省去各位翻阅前文的麻烦……

所谓特殊预案-F，即零号（ZERO）暗中植入到茵菲尼特体内的一组代码。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点是S1结束后不久……在伍迪的直接命令下，零号舍弃了部分的力量，潜入到“时空数据传输层”中完成了此举。当时的茵菲尼特尚未完全成型，因此他对此事毫无印象……

而特殊预案-F的效果就是——让茵菲尼特不能对封不觉说谎、不能对封不觉做出攻击行为、且无法阻止自己向封不觉透露已知信息。

乍看之下，这个预案似乎是在帮封不觉，实则是伍迪用来“保护”茵菲尼特的……正是由于这个预案的存在，茵菲尼特才会避免去跟觉哥接触。

按照伍迪原本的计划，茵菲尼特应该会在“诸神黄昏”这一大事件中吞噬掉鲁特（茵菲尼特的原始设计是基于鲁特），从而完成最终进化。

然，谁也没能想到，封不觉竟是通过一个剧本中的时空裂隙来到了数据层中……并在十五秒内，抵达了茵菲尼特所在的位置。

“很好。”封不觉得到了对方的回应后，又问道，“那么……以我目前的能力而言，是否能完成这项操作呢？”

茵菲尼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觉哥话音未落之际，

他就已经开溜了……

作为衍生者中最为强大的存在之一，他在数据世界中的行动力是非常惊人的。一瞬之间，茵菲尼特便化作光流，不知所踪。

三秒后，“时空数据传输层”另一处。

茵菲尼特的身形在此地再度凝成，其重组过程类似于数据拼图，但见一道道光流急速汇聚，组成了一个粗糙的整体，接着，他那外表的像素匀速提升，形象由模糊变得清晰起来。

“回答我的问题。”

下一秒，可怕的事情（对茵菲尼特来说）再度发生了，封不觉的声音……竟再度于不远处响起。

茵菲尼特猛然转头，看到了淡定而立的觉哥，并不由自主地回道：“可以……以你目前的能力，完全可以完成这项操作……”

“把具体方法告诉我。”封不觉紧接着说道。

而茵菲尼特……又跑了……

这次逃遁所花的时间依然是三秒，看来这是茵菲尼特在数据层做迁跃式移动的最短时间。

“跑什么？”但封不觉如影随形，几乎与对方同时出现在了新的地点，“说啊。”

“首先……”茵菲尼特的神情非常紧张和沉重，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往外蹦词儿，“大幅破坏我的身体结构，并在我复原、重组的过程中观察数据运行的规律，从而锁定我的原始代码……”

他回答完这句，又跑了。

又是三秒，两人又换了个地方，但情况没变。

“接着说。”封不觉又道。

“第二步……”茵菲尼特接着说道，“用【查克·诺里斯的自传】解析我的原始代码。”

这一次，他没有跑，因为他意识到移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第三……咔——”

所以，茵菲尼特撕裂了自己的下巴。

“呵……这倒是个好办法。”封不觉笑道，“但以你的自愈能力而言，这种程度的伤势……”

他这句话还没讲完，对方的下巴就已经复原了，不过，茵菲尼特立即就很果断地重复了撕裂的动作，第二次摧毁了自己的语言器官。

“好吧……为了让谈话进展下去……”封不觉摇着头道，“这样吧……我暂时不问你那个问题了，你也停止这种自残行为，如何？”

茵菲尼特闻言，静静地等着下巴完成了第二次自愈，随即言道：“可以。”

他也不怕觉哥在诈他，反正只要他愿意，随时都能在零点五秒内再次毁掉自己的嘴。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这回，茵菲尼特抢在觉哥之前问了一个问题。

“你自己分析。”封不觉想也不想就回道。

“想测试我的逻辑回路吗……”茵菲尼特念道了一句，“哼……无妨。”他沉默了4.3秒，随即接道，“明白了……上次我‘扫描’你的时候，虽然没有被你所携带的‘病毒’感染，但你却借此在我身上留下了类似‘追踪信标’的代码……”

“呵……四点三秒。”封不觉听完后，用嘲讽的语气接道，“远远不及我啊～”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可就奇怪了……”茵菲尼特沉声应

道，“即使人脑的使用率在这个次元会有所提升，你的能力也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范畴。另外……你居然还可以用跟我一样的方式在数据层进行移动……这些迹象都表明……”

“表明我已具备了衍生者的部分特性？”觉哥打断了对方，说完了茵菲尼特准备说出的半句话，随后就不置可否地摊开双手，言道，“行了……你的逻辑回路是怎么一回事我大概已经知道了。以艾德和林克的阶位来说，能制造出你这样的存在确实能算是一种突破……”他微顿半秒，“当然了……对我来说，也不过如此。”

“哼……随你怎么说吧。”茵菲尼特的表情和语气表明他对觉哥的言行非常不爽。

与上次在无双演武台上相遇时不同，如今的茵菲尼特……性格方面已有了明显的变化。毕竟他的两位设计者之一是以“绅士”自居的林克，这家伙对于“人格模拟程式”是极为重视的；因此，随着“进化”程度的提升，茵菲尼特的性格也会变得越来越鲜明。

“对了。”这时，封不觉又突然开口问道，“你已经把艾德和林克从π迷宫里弄出来了吗？”

他问问题的语速很快，茵菲尼特的手也很快，话音落时，后者的下巴又被撕掉了。

“哦……这么说来，他们已经出来了。”封不觉戏谑地望着对方笑道，“你瞧……有时候你不说话也一样，假如没救出来，你也就不用隐瞒什么了不是吗？”

说罢，觉哥就从行囊里取出了【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不紧不慢地接道：“可惜，他们俩的具体坐标……不听你亲口说出来，我是无法知晓的。”他举起了剃须刀，“所以我还是先把你刚才所说的‘前两步’给办了吧。”

咔——

封不觉说着，已拨动了剃须刀的开关。

但……正当他准备给自己剃头时，忽然……

茵菲尼特又一次转移了，而且……这一次他消失之后，觉哥已无法感应到信标的存在了。

“和预想的差不多……”两秒后，封不觉神情自若地关掉了剃须刀，念道，“在分析出‘信标’的事情之后，他立即修正了自己所有程序的演算机制，然后用一种新的算法进行了紧急自检，同时……还通过语言交流反过来试探我的情报。”他的手指轻叩着自己的额头，“待完成了对信标的排查后，他并没有立即转移，而是不动声色地继续与我谈话……想要收集更多有关我的信息。直到我突然发问，并显露出杀意，他才删除信标、瞬间逃跑。”

“嗯……”觉哥将双手交叉在胸前，低头踱了几步：“以排查时间来推算，他‘执行程序的加速比’颇为惊人啊……”

“那你还故意放他走？”此时，忽有一个声音从封不觉身侧传来。

他循声转头，进入其视线的……一位身着黑色皮制连体紧身衣，身材凹凸有致的白皙美女。

“呵……看来会往别人身上留信标的不止是我一个呢……”封不觉见到二十三的刹那，已然想到了许多事。

从这一点上来看……觉哥方才所言非虚，他的推理速度确是比茵菲尼特要强。

“让我猜猜……是在后宫城的时候，悄悄留在我身上的吧？”封不觉接着问道。

“没错。”二十三也直言不讳地回道，“这样一来……只要你进入剧本之外的数据世界，我就能感知到你的坐标了。”

“哦……”封不觉道，“那……刚才你一直都在暗中看着咯？”

“是的。”二十三点头表示肯定，随即又道，“若我没有理解错误……你本就没打算抹杀他？”

“不一定。”封不觉摊开双手道，“如果一切顺利，他将我想知道的全都说了出来，我也并不介意杀了他。”

“但那种几率非常小。”二十三接道。

“呵呵……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封不觉微笑着说道，“所以……我也准备了那‘十之八九’的对策。”他一边说话，一边收起了剃须刀，“放他走……自然是这对策的一部分。”

“我……不明白。”二十三想了想，接道：“据我观察，你刚才那番‘测试’的结果是……你留在他身上的信标被消除了，而且你已经打草惊蛇。如此一来……接下来他会做什么你不都无法掌控了吗？”

“对，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封不觉淡然应道。

听到他这句话，二十三的眼神中似是闪过了什么：“原来如此……”

“怎么？”觉哥疑道，“你不问问个中因由吗？”

“不需要。”二十三回答，“既然你说了这话，就表明一切都在你的算计之中，我只要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

“哦……”封不觉随口应了一声，随即问道，“那么……你这次过来，就是特地来告诉我一下我被你跟踪的事儿？”

二十三闻言，神情微变，犹豫片刻后回道：“就当……我是来看看朋友。”

“不，你不止是来看看朋友。”封不觉摇头道，“你还有别的话要说。”

“我……”二十三与觉哥四目相对，其眼神变得十分复杂，“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

同一时刻，里世界，无弦域。

一道流光不知从何方闪出，继而带出一条人影。

两秒过去，伴随着阵阵升腾的热流，茵菲尼特的身形显现在了艾德和林克的面前。

林克的模样和过去一致，四十岁左右的白人男子的外貌，有着整齐的鬓角和无须的白净脸颊。他身着一袭黑色燕尾服，脚蹬一双锃亮的皮鞋；戴手套、扎领结、头顶高礼帽，右手还拿着一根手杖。

而艾德……则和上次登场时大不相同了。上回他在LJN乐园出现时，身上是一套普通的黑色衣裤，但是头部是一种液态水银球一般的状态，还被鲁特吐槽为“史莱姆”。

至于此刻的艾德，已是彻底改天换面，变成了……一个白色的、立体的厕所小人。

是的，你没看错，就是“厕所小人”，也就是平时你上公用厕所时经常会在男洗手间的门板上看到的那个人形标志。

他的头是一个正圆体，和脖子是分开的，身体则由最简单的、一体化的粗线条构成。

当然了……在衍生者的世界里，他这样也不算很难看，他们的“审美观”和人类是不一样的；除了少数像林克这样的异类，大部分衍生者并不在意自己的外表，更不会刻意去改写相关的代码。

“喔喔~你这是怎么了？”林克一看到茵菲尼特，就抬起双手做出了很惊讶的表情。

“只是过载……并无大碍……”茵菲尼特说着，还低头看了看自己那仍处于半凝固状的、不稳定的身体，“临时重写的序列在长距离移动后产生了一些运行错误，我已经在重列修复了。”

“那么……”艾德的说话声从他那个圆形的白色头部中发了出来，“……导致你眼前这种狼狈状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茵菲尼特回道：“封不觉进入了时空数据传输层，并且找到了我。”

“什么？”林克神色一变，“你……没有说出去什么吧？”

“放心，关于‘诸神黄昏’的计划我只字未提。”茵菲尼特答道，“不过……他知道了你们已经逃出π迷宫的事。”

“嗯……”林克念道，“那还好……”

“另外，我来找二位，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诉你们……”茵菲尼特很快又接道，“我从封不觉的身上……察觉到了一些‘现象’。”

第942章 搜集情报

十一月十三日，晨。

“哟，起来啦。”封不觉晨跑归来时，若雨正好在收拾客厅。

若雨搬进来后不久，两人就约定好了要轮流负责家务。不过约定归约定，其实还是若雨做的事情比较多，毕竟女孩子爱干净，很多时候她会因实在看不下去而顺手收拾一下。

“起了一会儿了。”听到觉哥的话后，若雨继续着手头的事情，头也不抬地回道，“正等着你带早饭回来呢。”

“呵呵……”封不觉笑了笑，“今天吃汤包，你小心点哦。”

他会笑得如此贱力十足，自然是有原因的……每个人都有那么一两件不太擅长的事，就比如觉哥不擅打结，小叹不擅说谎；而若雨……她不太会用筷子。

当然了，这里说的“不太会用”并不是指她夹不起菜来，只是……由于若雨小时候没有学好正确的握筷子方式，所以她使用筷子的技巧比起普通人来略差。平日里正常使用是没什么问题的，但……一旦遇上豆腐、鱼丸等等比较滑、或是容易散的食物，还有像汤包这种外皮很薄、里面含汤水的东西……她就经常会出糗。

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大毛病，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萌点。但是，当你把一项弱点展示在封不觉这种（贱）人的眼前时，恶意的吐槽和戏弄肯定是少不了的。

咱们觉哥是何许人也？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用筷子抢食物吃的比赛，他至少也是世界十强。在学生时代，只要他乐意，可以让和他拼桌吃饭的同学一口肉都吃不着。甚至有人在使用手抓的情况下与其对决，最终还被其用筷子抢走了

一只鸡腿……这等优越感之下，他岂能不反复就此事进行吐槽。

“小心什么？”若雨当即瞪了觉哥一眼，“不就是汤包吗……大不了夹破了让肉汁流掉。”

“那多可惜啊，汤包不就是吃这一口肉汤吗？”封不觉露出一个阴险的笑容，“不如……我来喂……”

“你想多了。”若雨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打断道，“我自打记事起就没让人喂过。”

“所以你都二十二岁了还不会用筷子么？”觉哥回道。

“连鞋带都系不利索的二十四岁男子有资格说我吗？”若雨如今的吐槽功力见长，和觉哥互相嘲讽起来竟也不落下风。

“嘿嘿嘿……”封不觉笑得更加猥琐了，“我不介意你帮我系哦。”

“这样啊……”若雨随即冷哼一声，“哼……我们来打个赌怎么样？”

“哦？怎么个赌法？”觉哥也来了兴致。

“一周时间，我练筷子，你练打结。”若雨接道，“一周后，我保证，你能安然夹起的东西我都可以夹起来，但你要也要保证我会打的结你都能打。”

“这……”这一刻，封不觉……还真有点怂了。

“怕了是吗？”若雨问道。

“哈！”觉哥干笑一声，“我都快忘记怕字怎么写了。”他强行做出自信满满样子，“赌就赌，你说……赌注是什么？”话音刚落，他就立即接道，“哦，我事先声明啊，滚床单之类的要求我得考虑考虑，我是一个正直的人。”

下一秒，若雨还没开口，趴在沙发上的阿萨斯就先吐槽道：“在地狱的那些年喵~我也曾听过、见过许多无耻的言行，但在我所知的范围内……能将无耻和贱如此完美地糅杂

在一起的，唯有你而已喵。”

若雨听了这话，面无表情地看向阿萨斯：“我说……再怎么样也是我的男朋友，你把他说得这么不堪，岂不是显得我眼光很差。”

“不……这不是眼光差不差的问题喵。”阿萨斯应道，“只看脸的话倒也罢了……但你在了解了封不觉的性格后还是选择了和他交往，只能说你也是个奇葩。”她顿了顿，用爪子挠了挠颈后，“说起来……你确实也是个奇葩啊喵。”

“嗯……”若雨闻言，沉思片刻，“那么……赌注是……”

“喂！”觉哥忍不住喊道，“突然间就生硬地扯开了话题啊！”

若雨无视他，接着说道：“这赌局……我要是赢了，除非我自己心情好想要插手……否则，从今往后的家务全都由你包办了。”

“嚯～‘从今往后’是个什么概念？”封不觉应道，“要是咱俩以后结婚了，那我岂不是提前预支几十年的劳动力？”

“不敢赌你就直说。”若雨接道。

“切……”封不觉一挑眉毛，“那……要是你输了呢？”

“从今往后，你的鞋带我来系。”若雨回道。

“好！你说的。”封不觉高声言道。

“对，我说的。”若雨平静地回答。

停顿了一秒后，两人异口同声地言道：“一言为定！”

“唉……”阿萨斯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真是两个奇葩喵～”

……

数小时后，上午十点，封不觉的登陆空间。

“哼……说什么要一个人在登陆空间里整理东西，鬼才信

呢……”觉哥一来到电梯中，便开始吐槽，“其实是想在游戏世界悄悄学习使用筷子的技巧吧……想必此刻正在触摸屏上搜索相关的视频吧！”

他一边念叨着，一边不知羞耻地通过触摸屏打开了某搜索引擎的网页，输入了“如何打结”四个字。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用空前的集中力和热情……研究着打结的技巧。虽然他上线前跟若雨说了“我上线是为了搜集比赛情报”这样的话，但实际上他们俩干的事情差不多……

不知不觉，一个小时（游戏时间）就过去了，在观看了大量图片和视频教程后……封不觉关掉了所有的网页，后退两步、张开双臂、用一个《肖申克的救赎》中主角重获自由时的动作仰天长啸：“好难啊——”

还是那句话……每个人总有那么一两件不太擅长的事。

长话短说，在做完了那些蛋疼无比的举动后，觉哥终于打开了梦公司的官网和论坛，开始观看有关比赛的信息了。

此时，巅峰争霸S2的八强名单早已出炉，八支队伍的队名被摆在了官网首页最显眼的位置。

而这八支队伍分别是：【秩序】【诸神】【江湖】【红樱】【战国】【地狱前线】【废柴联盟】【山河】。

由于并没有同一工作室的两支队伍一起进入八强，而且也没有任何一支“二队”进入八强，所以名单就直接省略了那些队名中含有“一队”字样的队伍。

总体来看……这八支队伍中有六支是以工作室为背景的职业战队，另有两支个人玩家所组成的队伍。

这一结果，可说是大大超出广大观众以及各种情报分析团队的预测……

在团体竞技类游戏中，职业战队的优势非常大。职业队坐拥整个工作室的资源，无论人员协调、物品调集、赛前情报……全都比那些“在野”的玩家强太多太多了。

像【废柴联盟】这种由四名个人职业玩家组成的队伍，其实也不能算是“职业”队……所谓“职业战队”，并不是说去找几个有职业水平的玩家凑成一队就行了；在选手之外，还有大量的人员都在为这支队伍的胜利出力……只不过这些人的工作都是在比赛之外展开的，一般观众往往会忽略他们的存在而已。

但是，这一次的巅峰争霸S2，在团体赛形势下，在几乎不存在任何侥幸的赛制中……仍有两支非工作室队伍杀入了八强。这一结果，也再次让各大工作室的领导层意识到……不能用看待一般网游的思维去看待惊悚乐园。

“一眼望去没有一队是好对付的啊……”封不觉看到名单后，便虚起眼念叨了一句。

话是这么说没错，实际上他看到这份名单时毫不意外，因为早在他看到十六强的对阵列表时，他就已经预测到了接下来晋级的队伍会是哪八支。现在的问题是……目前这八支队伍将如何匹配对阵。

“再赢一场……就能进决赛了。”觉哥一边快速浏览着网页，一边念道，“决赛是由四队同场竞技，因此变数会非常多，通常来讲……变数增多，就意味着较弱的队伍会获得更多机会。”他的视线微移，停留在了【秩序】二字之上，“决赛采用这样的机制，似乎是在照顾【秩序】之外的队伍啊……”他顿了顿，“不但能少打一轮，还增加了战胜明面实力最强队的几率。”

念及此处，封不觉已用一目十行的超快速度扫完了官网首页的每一条信息——基本上都是一些看一眼标题就知道内容的新闻。于是，他很快就打开了游戏论坛，想看看从那边能有什么收获。

“嚯～”刚打开比赛讨论区的首页，觉哥就被一条置顶的“今日热帖”给吸引了。

那个帖子的标题是——【半决赛所有匹配可能性及胜负

预测分析】。

“呵……”封不觉点进帖子略一观瞧，就笑道，“所以说来论坛还是很有助益的嘛，这帖子把我需要心算的内容全都列了出来，省去了不少麻烦啊……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图形记忆轻松地将列表存在脑子里了。”

说罢，封不觉就完全无视胜负预测的部分，快速地记下了对方列出的所有“匹配可能性”列表（包括28种单一对阵组合以及105种完整对战列表），顺便验算了一遍，确认无误后，他就关掉了帖子。

接着，他就逐一打开了各个讨论区，用极快的速度过滤信息，一页一页地翻着帖。

有鉴于巅峰争霸这项赛事的热度，论坛的发帖量是可想而知的。纵然这是一个工作日的上午、纵然论坛有着各种筛选垃圾帖的机制，但每个讨论分区的帖子还是以每分钟至少一条的速率增加着。

“哦？这个好像有点儿意思……”忽然，觉哥的视线停留在了一条标题十分扎眼的帖子上——【八一八废柴联盟的“前世今生”】。

说实在的，封不觉在现阶段最不想遇见的队伍就是【废柴联盟】了，因为在有可能成为对手的七支队伍中，觉哥对这支队伍的情报了解得最少。

这其中……自然也有鸿鹄布局的原因。智将不愧是智将，他在预赛阶段采取了和【地狱前线】类似的策略，把隐私保护选项都给开了。再加上他们队里的人也都有着非常惊人的实力，很多时候都是在敌方还没搞清楚是什么状况的时候就实现了胜利，这便使得他们的比赛录像、以及录像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都十分有限。

对于封不觉这种“在战斗之前就已经将决定胜负的因素算到了七成以上”的男人而言，缺乏信息是一件很不妙的事。尤

其是在“深知敌方实力强大，却又不知道敌方到底有多强”的时候，更让他觉得如鲠在喉，坐立不安。

相对而言，真要是遇上职业战队，他反倒是游刃有余了，即使是碰上【秩序】或【诸神】也一样……反正你们的情报大部分都已是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有足够的数据，就算是神……觉哥也能活活给算计死。

“我来瞧瞧……”封不觉点开帖子后，发现这是一整段长篇大论，而且字体颜色用了那种能让人瞎狗眼的发亮紫，他当即吐槽道，“这人是想报复社会吧……强行要让阅读者的狗眼耐久度降为零啊……”

说归说，看归看……

封不觉强盯着难以忍受的字体，怀着查探情报的心情，把整篇文章给看完了，然后……

“坑爹呢这是！”他很想摔个杯子什么的，可惜手上没东西，“这什么呀？难怪标题透出一种狗仔队文风呢，结果全是一些八卦而已嘛！废柴叔年轻时在韩国参加过男子偶像团体的事情有什么好八的呀！现在还不是变成了本体是墨镜的大叔一个啊！”

就在觉哥大声地、恶狠狠地吐槽之际，忽然，他的社交栏中弹出了一个小图标……这是“好友”发来消息时才会有的提示。

见状，封不觉几乎不假思索地就点开看了。没想到……发来消息的这位竟是……

第943章 打声招呼

五分钟后，某团队生存模式的剧本中。

在听完了剧情简介后，封不觉与龙傲旻、七杀、破军、贪狼这四位刀锋的成员被传送到了一处。

“所以说……究竟是什么事儿啊？”刚一站定，封不觉就开口问道，“还非要到剧本里面来说……在会议室里讲不行吗？”

“那恐怕是不行的。”忽然，一个颇为熟悉的说话声自侧方响起，回应了觉哥一声。

闻声的刹那，封不觉已是神情一变：“不会吧……”他循声转头，竟然看到了……古尘。

这位“九科”的科长大人，在游戏世界中的形象和在现实中一模一样；三十岁左右的长相，英俊的面容、慵懒的神态，连身上的西装和领带都和现实中是同款。

“啊——好耀眼！”盯着古尘看了两秒后，觉哥突然就用单臂挡住了眼睛，装模作样地大喊道，“不行啦！你的数据强度好闪啊！无法直视啦！”

“那你先自挖双目，挖完了我们接着聊。”古尘面对这类耍宝吐槽几乎是免疫的，态度淡定如故。

“嗯……”封不觉立即停止了表演，正色道，“我突然觉得我已经适应了这种亮度。”

“你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数据流吧？”古尘没有对觉哥的行为多加评论，只是自顾自地问道。

“是啊……”觉哥一边打量对方，一边回道，“话说这到底是什么呀？”

“超级GM帐号。”古尘给的答案可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

中，“形象可完全自定义，可对系统下达各种指令，可强制进出剧本；等级视为LV999，生存、体能、灵力值皆是正无穷，物品和技能栏也是无限的。”

“怪不得……”封不觉摸着下巴道，“明明是五个人排本，结果冒出来第六个人……”

“顺带一提，GM的角色数据和玩家的并不在同一个‘档’里放着，GM的角色离开剧本后也没有可以进入的‘登陆空间’，因此，GM只能出现在剧本世界或是梦公司员工专用的游戏位面中。”古尘补充道。

他的这句话，算是解答了觉哥最初的疑问。

“原来如此。”觉哥点头念了一句，然后就顺势问道，“那么……不知科长您亲自莅临，所为何事呢？”

“也没什么大事，主要是来跟你们双方打声招呼。”古尘回道，“有些话由我来说，会比较方便。”说着，他先看向觉哥，用手示意了一下刀锋的四人，“我知道你已经通过调查和推理知道了【刀锋】是九科的部门之一，你也不用再对他们做什么试探了，我就直说吧……这四位，都是我部在互联网上的调查员。”

说罢，古尘又看向刀锋四人，并用手示意了一下封不觉：“这个人，表面上的身份是个小说家，实际上是国家重点关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说完这句，他没等双方回应，便又一次把脸转向了觉哥那边，接道：“出于安全考虑，我有必要隐瞒我的部下们在现实中的身份；我希望你也能点到即止，不要再进一步调查这方面的信息了。”他顿了顿，“如果你不听劝告、一意孤行，那最终导致的结果很可能是……某一天，九科为了消除隐患，将这四人集体灭口。”一般来说，话至此处，意思也就传达到了，不用再多说什么了，不过古尘还追加了一句，“……然后，把他们死因全部推到你的身上，附上大量你的个人信息，一并告知他们的家属和战友。”

听完这话，别说是封不觉了，就是龙哥他们都用一种“你TM在逗我”般的眼神望向了古尘。

“至于这位封不觉先生……”两秒后，古尘又看向了他的部下们，接道，“考虑到他在现实中的‘危险级别’非常……非常……非常高（重要的形容词说三遍），高到远远超出了你们的监管范围，所以他的事你们也不用太上心了。”他停顿半秒，特意瞥视了觉哥一眼，露出一丝阴险的笑容，“反正……已经有专人负责对他进行监控了。一切顺利的话，他的下半辈子，以及他的子孙后代都难逃九科的魔掌。”

“科长英明。”

“科长神武。”

“科长算无遗策。”

“科长高瞻远瞩。”

刀锋这四位爷儿们齐齐朝古尘投去了敬仰的目光，态度可说是服服帖帖。虽然科长大人对自己负责的机构使用了“魔掌”之类的比喻，但龙哥他们都觉得毫无违和感……

“简而言之。”古尘觉得话也差不多了，就用领导开会时常用的那种总结性语气高声道，“以后你们双方还是照常做自己的事情，有条件的话互相帮助一下，没有的话也别给彼此添乱。”

说到这儿，他居然还从行囊里取出了一个和他在现实中所用的完全一致的咖啡壶，拧开壶盖给自己倒了一杯。

“呼……”吹了口气，喝上一口咖啡后，古尘重新开口问道，“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有！”古尘话音未落，封不觉就吼出声来。

“意料之中。”古尘淡定地应道，并翻了个白眼。

封不觉上前一步，双手叉腰，抬头瞪着对方言道：“什么叫做我的下半辈子和子孙后代都难逃你们的魔掌？你给我说

清楚了！”

“破军，贪狼，七杀，龙傲旻。”古尘闻言，头也不回地叫了那四人一声。

“到！”四人齐声应道。

“强退。”古尘的命令言简意赅。

“是！”那四人的反应也是如出一辙，且十分果断。就算有系统惩罚，他们也是说退就退，瞬间就化为了四道白光。

待他们都离开后，古尘才对封不觉说道：“封不觉，若雨那丫头，在你那儿也住了蛮久了吧。”

“是啊，怎么了？”封不觉回道。

“我已经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的小舅子和他老婆，也就是若雨的外公外婆。”古尘接道。

“哦，那又怎么样呢？”封不觉接道。

“我简单介绍一下……那两个家伙，是当今世界上最强的十个灵能力者之二，而且两个人的性格都和熊孩子一样。”古尘不紧不慢地回道，“而我……已经成功地让他们对你和若雨的关系产生了一些微妙的‘误会’。也就是说……你未来的人生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成为我的亲戚。到时候大家就是一家人，逢年过节一块儿吃个饭，叫我一声太爷，好处少不了你的。钱和权那些俗的咱不说了，拿核武器给你当红包都行。亚洲范围内，你看谁不顺眼，只要一句话，我保证地球完成下一次自转前他就从这个星球上消失。”说着，他又喝了口咖啡，随后接道，“至于第二条路嘛……如果你非要选，也可以。不过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总之肯定是自寻死路……”

第944章 半决赛的替补竟是……

十一月十四日，上午八时。

惊悚乐园有史以来最令人人期待的一份对阵名单终于公布了。

在名单出现前的近三十个小时的时间里，各大工作室的情报分析部门早已将各种对阵可能颠过来倒过去地算了个遍。除了【地狱前线】和【废柴联盟】这两队之外，其余六队的幕后团队都早已准备好了全部的七套对战策略，只等着消息的公布的时候拿出一份来交给队员们了。

而最终的对阵情况，如下——

【秩序】VS【诸神】，【战国】VS【山河】，【废柴联盟VS江湖】，【地狱前线VS红樱】。

想必正在阅读本章的各位读者在看到这样的配对后也颇感意外，而在意外过后，各位可能已经猜到了什么……

没错，这是黑幕。

身为作者的我强行将【秩序】和【诸神】这两支所有人都以为会一同进入决赛的队伍放到了一起，制造出了一种类似“卧槽？”的阅读体验，这……就是神的力量。

好了，本章毕竟不是月初预告，请各位用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正文……

且不说半决赛的比赛形式如何，有一件事需要先交代一下，那就是……梦公司将半决赛的比赛时间改了。

官网上的说法是——【为了广大观众能在第一时间看到每一场半决赛的直播，本轮四场比赛的时间将被错开】。

也就是说……四场比赛，有先有后，要等前一场打完，

下一场才会开始。

当然了，对于“玩家在线时间限制”的问题，梦公司也已准备好了相应的措施。他们将在十二个小时内与八支队伍的负责人（通常是队长）进行沟通，确定并协调玩家们的在线时间。然后，到十五日零点，梦公司将解除这八支队伍所有成员的“游戏时间限制”，直到该玩家的比赛结束为止。

这个事儿……其实执行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主要问题就在“协商”这方面。

若是尸刀旗下有队伍进入了八强，他们必然会借此事闹上一闹，想办法换点利益什么的，可惜他们的两支战队……甚至是公司老总……全都被觉哥给摆平了。

而成功进入八强的那六支职业战队，虽然也不是完全不搞小动作，但还不至于做到尸刀那个地步。因此，沟通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基本在十四日中午前，这六个工作室就已经和游戏公司协商完毕了。

剩下的，就是【废柴联盟】和【地狱前线】这两队。

废柴叔……似乎是个很好说话的人，接到梦公司的在线通讯、并听完了对方的叙述后，他几乎想都没想就回了句：“随便你们啦~怎样都好啦，通话完了要不要我给你好评啊亲~”

这种自暴自弃般的处事态度，简直让客服感动得流泪……呃……也可能是同情的泪水……

总之，【废柴联盟】那边的协商工作进展得算是最顺利了；倒是【地狱前线】这边……封不觉的反应令人有些意外。

梦公司方面本以为觉哥会摆出那副狂傲姿态，回上一句“本大爷在任何规则面前都是无敌的”之类的话。可没想到……封不觉在听完了对方的安排后，竟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的要求是就是……请把【地狱前线】的比赛放在第一场。

负责与封不觉沟通的客服部经理（他们不敢让基层员工与觉哥交流，怕被坑）在听到这个要求后，第一反应就是——这难道也是某种比赛战略？

然而他错了……

封不觉随即就给出了一个很正当的理由：“我们的队员都不是职业玩家，有几位队员白天的工作比较忙。万一我们被排到了后面两场，而前面几场比赛的耗时又特别长，就可能会耽误他们的工作。这种来自现实时间的压力，无疑会对他们比赛时的发挥产生影响。”

的确，【地狱前线】是唯一一支全部由非职业玩家组成的队伍，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要求也合情合理。

于是乎，梦公司方面将封不觉的要求和理由迅速传达给了其余六支队伍的负责人，待他们全部点头后，才联系了与此事有直接关系的【红樱】；然后……戏剧性的事情来了，队长絮怀殇居然在完全没征求工作室上层意见的情况下把这事儿一口答应了下来。

虽然此举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却为后来的“某件事”埋下了伏笔。

……

十一月十五日，零点。

巅峰争霸S2半决赛，鏖战四界最后一轮，开战！

当晚的第一场比赛，便是【地狱前线】，对战——【红樱】。

【疯不觉，等级50】

【枉叹之，等级50】

【似雨若离，等级50】

【悲灵笑骨，等级50】

【石上花间，等级50】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巅峰争霸S2-鏖战四界，请确认。】

【已确认，请选择本次战斗中的观战者。】

【已确认，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等待您的对手就绪。】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烽烟初定血犹殷，鏖战再起人不待。诸星汇聚四界中，豪情一朝九霄外。”

【载入已完成，欢迎来到巅峰争霸S2-鏖战四界。】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晋级决赛。】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比赛即刻开始。】

这一次，封不觉选择的观战者是……古小灵。

是的，各位没有看错，他居然在半决赛中，让队伍中唯一的射击系玩家坐了冷板凳。

当观众们看到【地狱前线】出战的阵容时……也全都愣了。纵观觉哥他们的晋级之路，古小灵可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替补过的队员，可说铁打的主力。

然……正是这样一名队员，在这样一场决定了是否能晋级决赛的比赛中……成了看客。

第945章 天下风云出我辈

【残秋，枯叶遍地。】

【残霞，酡红漫天。】

【在这残景之中，一队人马行到了一座幽谷的入口。】

片头CG伊始，便有一个铿锵有力的老声，用颇具古风古韵的口吻来了几句叙述，算是定下了整个剧本的基调。

【约百余人的旅团里，有权倾朝野的官员、有战功赫赫的将军、甚至还有皇亲国戚。当然了，其中人数最多的……还是士兵和仆役。】

伴随着旁白的叙述，一群身着中国古代服饰及盔甲的人物先后从一条山路间行出。

领头的三名男子皆是骑马而行，各自身着款式不同的官服，这似乎表明着他们都来自不同的机构……

从这三人的眼神、身形、以及举手投足间的气势来看，他们无疑都是练家子，且都是久经杀阵的高手。

而跟在三位开路先锋后面的，是一大队腰配刀剑、身穿轻甲的兵士。乍看之下这些人只是普通的小兵罢了，但若仔细观瞧……不难发现他们也都是有一定内功底子的习武之人，绝非是寻常的走卒。

再往后看，就能望见另一些骑马人、以及马车了……

队伍里的马车总共只有三辆，在兵士们的簇拥下徐徐前行；每辆马车都由两匹马一起拉动，除了一位赶车的车夫外，还有一名骑马人始终紧随其旁，一看便知……这是类似于贴身护卫的角色。

最后，在队伍的末尾，还有两名骑马人，以及十余个身

着便服之人。这些人虽然没有配备武器甲胄，但也都是身强体健的汉子，单是看他们走路的步伐就比一般人轻健得多。

【明，盛平二十二年。】

【皇帝身染恶疾，急诏三位亲信入宫，亲下密诏。】

【旬月过后，大都督府、锦衣卫、及东厂的三名实际领导者，便率领着一队神秘的人马，出现在了这座位于边荒之地的山谷中。】

旁白说到这儿时，玩家和观众们的视野中同时出现了一段字幕注解，内容如下——

“注：该剧本世界中的明朝历史与实际历史有很大差异，基本设定为……本应在即位后同年病逝的明光宗朱常洛多活了三十余年方才病故，由此产生的蝴蝶效应让此后的明朝统治者、政府部门结构、王朝持续时间等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前的剧本发生于一个正史上并不存在的时期，盛平为虚构的年号，皇帝及其他人物亦然。”

字幕浮现并停顿了一段时间后，旁白继续念了下去。

【此谷名为“葬心谷”，地处边陲荒凉之境，谷口极难找寻，谷内与世隔绝。】

【江湖传说，葬心谷中住着一位“阎王”，可以掌生控死。】

【那些在世间走投无路之人，若能得到“阎王”的收留，入得谷中，便可保全性命。】

【无论来投奔之人是谁、在外面做过什么，无论其仇家有着多大的势力……一旦进了葬心谷，阎王定能保他/她不死。】

【然，此人，此生，再也不能出谷半步。】

【否则，他/她就得把这条阎王给予的性命……再还给阎王。】

这一段介绍过后，但见镜头一转，画面瞬间切到了葬心谷的深处……

在一座山坳之后、一水清泉之畔，出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村落。而在那村落的尽头，还有一座山庄依山而立。

玩家们的视线随着镜头高速移动，在村庄中往来穿行着。

【大漠刀王狄侯，关内第一枪冯二，飞龙剑客何自鸣，八方楼香主孟琪……】

旁白每报一个人的名号，镜头就迅速移到一个村民的身上并停留几秒。

很显然，这是在暗示，或者说明示……这些正在耕田的、打水的、喂牲口的村民，个个儿都曾是名动一方的风云人物。

【这些曾经叱咤武林的高手，如今都成了“阎王”手下的“小鬼”。】

【他们的命，已不属于他们自己。只因……他们曾经做了错事……】

【残杀无辜、叛国通敌、淫人妻女、图财害命……这个村子里的每个人，都做过身为一个人不该去做的事，所以他们在人世间都已没有了立足之地，所以他来到了这里，变成了“鬼”。】

【并不是没有人曾试过追杀葬心谷中的逃亡者们，很多年前就有人试过，这些年里也有人试过……但这些追杀者们要么放弃了，要么也变成了“鬼”。】

【直到今天，这里的秩序，将被打破……】

剧情简介到此为止，玩家们也在同一秒获得了行动能力。

这一回，两队皆是集体传送，一开始便和队友们待在同

一处。

“我去……这是什么情况？”刚一站定，王叹之便开口问道。

此时，【地狱前线】队的四人出现在了一片沙漠之中。而在他们前方数十米处，零零散散地站了几十队人马，粗略目测一下也有三四百人之多。

那些人的装束各成一派，携带的兵器也各异；从人群之间的距离判断，他们至少来自于不同的几十个阵营……这还不包括那些单独站着的家伙。

“这……莫非是在开武林大会？”花间在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个，因为她迅速在人群中发现了光头和尚群体、道士群体、道姑群体、盐贩子群体等等比较有特征的派系……以安大小姐多年观看武侠电影的经验，眼前这一队队人马八成就是来自各门各派的江湖中人。

“呵……大概吧。”封不觉接道，“话说……我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啊……”

实际上，此刻的觉哥已经推测出了这个剧本的发生地就是在《苍灵论剑》的那个世界。其依据有二——首先，他在片头CG中听到了“八方楼”的名号，这个组织就是苍灵论剑中的“一府二楼三派四门”之一；其次，在与幻魔教会深层交流后，觉哥得知了一件事……当初他在苍灵镇后山杀掉的“铃魔”，其实也曾是冥渊幽王麾下的“死灵九魁”之一，她和咀魔岛上的“芙灵”一样，都是被放逐掉的“前死灵九魁”。这一联系，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个剧本世界是存在于惊悚乐园的主宇宙中的。而“鏖战四界”的所有比赛剧本都是在主宇宙中进行，这一点……让觉哥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推测。

“这是苍灵镇的那个剧本世界吧。”数秒后，若雨也意识到了封不觉话中的意思，转头接道。

“诶？”小叹听了，疑道，“原来那个世界也在主宇宙之中

吗？”

“很正常啊。”封不觉耸肩回道，“既然主宇宙中存在着那种‘近似八十年代美国的星球’，那为什么不能存在‘近似十六世纪中国的星球’呢？”

“嗯……言之有理，住满了会耍拳法的兔子的星球我们都去过了……”小叹点头应道。

就在他们对话之际，忽然！一道人影飞天而起，掠过人群的头顶，一路踏空而行……站到了荒漠中的一块高岩之上，立于群雄面前。

那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面容英武，相貌堂堂，挺拔魁伟，器宇不凡。

他身着一袭青色锦袍，腰系一根金属束带，手持着衫，脚踏快靴，全身上下……没有佩戴任何的兵刃。

“各位英雄……”那人站定之后，用居高临下的眼神扫视了脚下的人群一眼，随即言道，“袁某……有礼了。”

他说话的声音并不大，也没有用喊的，但是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很清晰地传入了方圆数百米内每一个人的耳中。

“内力传音是吗……”封不觉摸着下巴念道，“在这种开阔地，还能同时对那么多人使用……可见其功力相当了得。另外，既然他敢一个人跃上高处，面对整个武林这么大声说话……就说明他的江湖地位也是非同凡响。”

下一秒，那些江湖人物的反应便解释了“袁某”的身份。

“见过盟主！”人群中远远近近、陆陆续续地回应了类似的话语。

“哦……是武林盟主啊……”封不觉用一种“也不过就是武林盟主而已”的语气念叨了一句。

“各位英雄不必客气。”数秒后，盟主大人抱拳回礼，朗声接道，“眼前情势紧急、时不我待，袁某就单刀直入地说

了……”他微顿半秒，言道，“袁某得到可靠消息，半个月之前，朝廷便派出了百余名高手，自顺天府一路奔袭至此地的葬心谷，就在不久前已经抵达。”说着，他转身朝自己后方极远处的山影示意了一下，“几经打探，袁某方才知晓……原来那葬心谷中藏有一种‘长生之术’，据传练成之人便可长生不死、青春永驻。”

他的话还没说完，人群中就传出一片鼓噪之声。

实际上……他这话说不说都两可，因为这基本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站在下面的这帮武林人士，若不是知道了有“长生之术”这种东西，又岂会有那么大的热情奔赴这荒凉之地呢？

“各位英雄！”盟主大人停顿片刻，接着说道，“那‘长生之术’乃是我武林中人所创典籍，岂能交予那些朝廷鹰犬？”他的语气顿时激昂了起来，“袁某以为……此事万万不可！”

“没错！万万不可！”

“盟主英明！”

“决不能让‘长生之术’落到那帮走狗的手里！”

听着这些呼应声，袁盟主满意地点了点头：“今日袁某邀各位英雄前来，就是想让各位助我一臂之力。”

“我有一种预感……”听到此处，觉哥的脸上忽地浮现了笑容，“……接下来他会讲一些非常无耻的内容。”

他的话立刻就应验了……

果不其然，袁盟主的下一句就是：“只要集我们各门各派之力，拿下朝廷那些鹰犬自是不在话下。”他单手一摆、大袖一挥，“不过……想必朝廷也绝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一定会派人再来这葬心谷盗术。因此……袁某以为，那‘长生之术’应该由我们整个武林共同保管。”

“盟主说得对！”

“应该由我们保管！”

好几个门派的掌门都迫不及待地响应了袁盟主的号召，大声呼喝道。

“呵呵……这逻辑我也是醉了……”花间用鄙夷的神色望着高处的那个NPC，冷笑道，“且不说这个世界中的明朝政府怎么样，哪怕他们是一群强盗好了……这位盟主的意思好像是——‘隔壁邻居家有个宝物，为了防止强盗去把它抢了，我们就先抢过来替邻居保管吧’。”

“而且……”若雨这时也冷冷接道，“所谓的‘整个武林共同保管’……说白了就是由他这个盟主先保管起来吧？东西入了他的手之后，会不会再拿出来，或者拿出来的是真是假……那可就不一定了。”

“我觉得……就算他真的迫于无奈，必须和别人一起保管。”小叹也道，“他肯定也会先把那套术法抄下来或者背下来，然后再把真的交出去。”

“哼……你们都太天真了。”听了队友们的话语，封不觉笑着摇头，“是我的话……今天在场的所有人，在被我利用完之后……没有一个能活着走出这片沙漠。”

他们几个口无遮拦地讲着，声音还不小，不过……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

因为到目前为止，初入剧本后的“系统保护时间”仍没有过去。

这一点，觉哥他们也都很清楚，毕竟都是五十级的玩家了，剧本经验多得是，对游戏中的各种细节他们也都轻车熟路。

以当前的情况来说……他们四个大活人突兀地冒了出来，附近还站了那么多人，结果竟没有一个NPC察觉到他们的出现，这无疑就是系统保护的原因了。

“既然诸位同道都没有意见……”袁盟主见事情进展得十分

顺利，便接着说道，“……那么，事不宜迟，眼下这日落之时，正是入谷良机。”看起来他已经把调查工作做得很周详了，“那葬心谷中有‘光雾’笼罩，夜可视物。诸位这就跟我来……我们一同剿灭那些朝廷鹰犬，将‘长生之术’找出并保护起来！”

话音落时，各大门派已是人声鼎沸、争先恐后地往前冲去……眨眼间，那数百人已经浩浩荡荡地跟着姓袁的一块儿朝几公里外的山谷冲了过去，所过之处……扬起了阵阵沙尘。

只有觉哥他们四个还站在原地，望着那些乌合之众，投去鄙视的目光。

【主线任务已触发】

【击杀“红樱”的四名成员。】

与此同时，任务提示也刷了出来……

第946章 一入江湖岁月催

从开赛后五分钟的情况来看，这个剧本的开场，应该是分为两段式的。

第一段，就是片头CG和旁白的剧情简介，这个部分两队是一起观看的；而第二段，则有所不同。

地狱前线的四人被传送到了江湖势力的所在，在系统保护下看了一出“武林大会”的戏码。

而红樱那边，则是被传送到了葬心谷中，直接见到了……“阎王”。

阎王是一个令人心生寒意的称谓，因为人们提到这个称谓时往往会联想到死亡。

或许这世上确有不怕死的人，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死亡是可怕的。

所以，阎王也是可怕的。

但，葬心谷中的阎王，一点也不可怕。

非但不可怕，还很迷人。

因为，阎王是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

她的美足以令人窒息，让人销魂荡魄、魂牵梦萦。

而且……多年以来，阎王的容貌、体态始终如十八九岁的少女一般，毫无变化。

岁月，似乎无法在她的身上留下任何的痕迹。

因此，没有人知道阎王究竟年方几许……有人说四十岁，也有人说五十岁；还有人说“阎王”其实不止一个，现在的这个已是阎王的女儿。

当然了，最后那种推测显然是不可能的。阎王每个月至少都会与谷中的“鬼”们见上一次，假如她有过身孕，自是瞒不过去的。

于是，就有了“长生之术”的说法……

“嗯？”虽然红樱的四名玩家突然出现在了眼前，但阎王的神色却并没有起太大的变化，其说话的语气也十分平静，“今天倒是遇上了一件稀罕事……”此时，她正用单手枕着额头，侧卧在一张宽大的玉榻之上；一身轻纱薄衣之下，玲珑有致的胴体和若隐若现的白腻肌肤引人浮想联翩，“……竟有人能无声无息地闯入我这‘葬心谷’，并来到我的山庄之中。”

说到这儿，阎王盘腿坐了起来，扫视了四名玩家一眼：“而且……来得还是四位姑娘。”

“这位……”【血蔷薇】抱拳拱手，想了好几秒才决定用什么称呼，“……前辈，今日我等误闯此地，多有得罪，还未请教前辈尊姓大名？”

血蔷薇是红樱的副队长，也算是团队的智囊，与NPC的交涉工作大部分由她来进行。

既然是负责这一块工作的，那基本的原则她肯定也都了解。比方说……在任何时候，尤其是刚进剧本时，对于那些没有直接发动攻击的、或是敌意不明显的NPC，完全可以客气一点，这样没准就能接到任务、得到信息、或是直接获取利益。

“呵呵……”阎王笑了笑，干脆站了起来，“你们闯进别人的家，然后还让别人自报家门？”

闻得此言，絮怀殇反应最快，她赶紧上前半步，作揖言道：“是我等礼数不周，望前辈见谅，在下絮……”

“慢着。”没想到，阎王忽然打断了絮女神的话，并缓步走向了后者。

顷刻间，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

虽然对方没有明说，但红樱全员的心里都明白……通过刚才那两句“我这葬心谷”和“我的山庄”来判断，眼前这位美女极有可能就是简介中提到的“阎王”。再加上……她面对突然出现的、身携武器的四个陌生人，依然能保持着这种淡定的态度……这个推论是八九不离十了。

咚，咚……

阎王赤着双脚，走过木质的地板，发出了轻轻的踩踏声。

她的脚也很美，纤美的曲线和光滑紧致的皮肤几乎能让人忘了这本应是人身上比较粗糙的一个部分。

阎王就这么走到了絮怀殇面前，静静地站住了，两秒后，她慢慢抬起右手，轻出柔荑，用食指和拇指扶住了絮怀殇的下巴，把她的脸微微抬起。

那一刻，两张绝美的面容近在咫尺、四目相对。

时间。恍如静止。

好似就连时间也想在此刻停留。

紧绷的气氛一下子变了，竟变得有些暧昧……

正在观看比赛的观众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无论男女）在看到这个场景时吞了口唾沫，他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接着说。”阎王用妩媚的眼神望着絮怀殇，“……你叫什么？”

“在下……絮怀殇。”絮女神表面上还是比较冷静地回应了对方，但她心里已经在吐槽了，“什么情况……又一个姬沨珑（后宫城主）？”

阎王听罢，笑了笑：然后就转过身去，走向原来所站之处，且边走边道：“好……你们闯进来的事，我就不计较了。”

……

“喂喂……这样都行啊……”

“真是个看脸的世界啊……”

“殇殇万岁！”

“哦哦！阎王的百合魂觉醒了啊！”

“决定了，刚才那一幕我要截图当桌面。”

……

不但是观众们很自然地接受了这种设定，就连红樱的队员们也……

“干得好，队长。”血蔷薇转过头，悄声对絮怀殇道了一句。

“不愧是队长……连NPC都无法抗拒你的魅力……”一旁的【风信子】也接了一句。

【铁海棠】也接道：“看起来……剧本BOSS基本已经站到我们这边了。”

“呼……”絮怀殇本人则是长吁一口气，摇头念道，“真不知道该不该为这种事高兴……”

……

话分两头，再看地狱前线队这边。

在沙漠中稍作准备后，他们便迅速追上了前面那群“武林豪杰”们，随之一起进了山谷。

虽说觉哥他们并不屑于和这些家伙一起行动，不过有免费炮灰带路没理由不利用一下。

“呵……不出所料啊……”进谷两分钟不到，封不觉就停下脚步，转头对队友们说道，“中毒了……”

之所以说“不出所料”，是因为觉哥早已揣测过这个地方的防御模式了，他的结论是——毒气是个好办法。

经他一提醒，若雨、小叹和花间立刻打开游戏菜单查看，发现状态栏里确实出现了【中毒】的字样。

“是这雾造成的吗？”若雨的第一反应很快、也很准确。

“想必是的。”觉哥回道。

“既然是雾造成的……”花间接道，“那我用技能给你们解毒也没有意义，解完了马上就会再中。”

“是啊……得搞清楚中毒的原理才行啊……”小叹这时摸着下巴念道，“据我推测……这种能‘发光’的雾，八成是谷中某些特定的植物与周围环境产生化学变化所生成的，根据自然界相生相克的法则，能解除这种毒性的天然解药肯定也能在谷里找到……”

“对，就在那边。”下一秒，封不觉就懒洋洋地指了指离众人不远的一片树丛。

“哈？”小叹当时就愣了。

说句实话，小叹也是难得装个逼。要不是因为他是学医的，对这方面知识略有涉猎，他也不会发表什么意见。可是……他刚把理论说完，觉哥这门外汉居然就直接给出了答案，这未免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你的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不过……绕开专业知识，从单纯的逻辑推理角度出发……这事儿也能被推理出来。”封不觉对小叹很了解，光看表情就知道对方心里想了什么，所以他马上就解释道，“从片头CG可知，这谷里是住着人的，他们每天都呼吸着谷里的空气，那就势必得常年服用解药。而解药这东西……不管是水源也好、植物也好、动物也好……总之其出处必然是在这谷中。”他摊开双手，笑道，“这年头，飞机空投物资是不可能了，葬心谷周围又全是沙漠，若是解药得去谷外取，那得多麻烦？”

“是啊……再说阎王本就不许谷里的人离开吧？”小叹应道。

花间也如有所思地点头说道：“就算阎王允许了，去谷外取解药这事儿也存在着过多的变数。万一去取药的人因种种

原因一去不回了，谷里的人岂不是全得等死吗？”

“所以说……解药……或者说制作解药所需的原材料，肯定只能在这葬心谷中找到。”封不觉说这话的同时，向队友们打了个手势，示意他们跟着自己走。

四人很快就行到了先前觉哥所指的那片树丛旁，并在几棵树后发现了一些已被采摘过的根茎类植物。

“即使隔着些树木，我也注意到了这里有大片泥土被翻动过的痕迹。”封不觉道，“起先我也没想明白这是什么情况，不过在看了状态栏后我就意识到了……这显然是朝廷的人马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雾毒；由于他们人数很多，所以挖了一大堆。”

“诶？”小叹闻言，忽然想到了什么，“奇怪了，朝廷的人马……才走到这里就发现自己中毒了？”

这确是个值得推敲问题……因为目前为止，走在玩家们前面的那些江湖人士们还没有一个人发现自己中毒的事，这说明谷中的雾毒至少在刚中时是没有什么显著体感的。

游戏玩家可以通过状态栏直观地看到自身的异常状态，但……朝廷的人又是怎么察觉的呢？

“诸位且慢！”

就在小叹提出疑问之际，从前方百余米外响起了袁盟主的声音。

“这雾里有毒！”

几秒后，袁盟主就讲出了一个比较恶劣的事实，引得人群一阵骚动。

“各位不要惊慌！用内力护住心脉，可让毒性暂缓。”

姓袁的毕竟是武林盟主，老辣得很，他也很快讲出了一套类似于小叹和觉哥的理论，然后让各路人马中通晓医术之人尽快去周围找找有没有能解毒的东西。

而此时……地狱前线这四位都已经把毒给解了，而且各自留了一些解药到行囊里。

“我大概明白了……”封不觉想了几分钟后，言道，“内力修为比较高深的人，应该能比常人更快、更敏锐地察觉到自身已中毒。”他顿了顿，“所以，那位袁盟主最先发现了这件事。”他眼神微变，沉吟道，“嗯……由此，又能获知一些额外的信息……”

若雨的思路紧跟着觉哥，听到此处，她便接道：“朝廷的人马中，至少有一个内力修为不在武林盟主之下的人，和一个精通医术、能迅速识别出解药之人。”

“没错，”觉哥接道，“当然了，你所说的那两个也可能是同一个人。”

他们几位悠哉地聊着天，就是不告诉那帮NPC解药在哪儿……

好在……那些武林豪杰中确也有一些在中草药和医学上比较有建树的家伙，他们花了十几分钟，便在别处找到了这种能解雾毒的根茎。

长话短说，近三十分钟后，那几百人总算都吞下了解药，调息完毕，准备重新上路了。

不料，就在此时，又生异变。

叱叱叱叱叱——

破风声，从半空传来。

这声音乍听之下很平常，在场之人，任谁都听过这种暗器的响动。

但当掀起风声的东西靠近时，人们便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阴森的杀意。

许多兵刃出鞘的声音紧随着破风声响起，此起彼伏……

然，却未曾有一次金铁交加之响。

这意味着……刚才那些暗器，没有一发，是被挡下了的。

于是……数息过后，有些人死了，有些人还活着。

死了的人倒到地上，活着的人惊呼喊叫。

而那个掷出暗器的人，则用内力将话语传入了人们的耳中：“再往前，死得就不止这几个了。”

与此同时，袁盟主已快步行到距离自己最近的一具尸体前，看了一眼伤口上的暗器。那一瞬，他神情陡变：“这是……引月飞星镖！”他念叨了一句，随即运起内力，高声接道，“哼！我道是谁……原来是‘星月神镖宋无奇’啊……”

他的语气中明显带上了几分鄙夷的意味：“十五年前，阁下勾结土匪杀害自己的义兄，淫人妻女，杀人全家……这番兽行……武林同道们还没有忘记呢！”袁盟主大义凛然，舌绽春雷，“如今你竟还敢在各路英豪面前充当拦路之犬，当真是不知死活！”

话音落，单掌扬。

袁盟主通过这内力传声作试探，已然确定了宋无奇藏身之处，因此，说完这话……他就运起七成功力，隔空一掌轰了过去。

第947章 皇图霸业谈笑中

那是一个严冬的晚上，天空黑紫、大地银白。

袁圻从一间酒馆里出来，带着几分醉意，行入了一条僻静的街巷。

这天，是他三十岁的生日。

三十岁的袁圻，仍是江湖上的一个三流人物。

论相貌，他算是普普通通，还称不上英俊。

论智慧，他也算明白事理，但称不上聪明。

至于武学资质……他确是比一般人强些。可惜，他的师父和他一样是个三流人物，只能教他一些粗浅的下乘功夫。

总而言之……他是个相貌平庸、智慧平庸、武功也很平庸的男人。

在江湖中，像他这样的人，多半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若是当时有人对他说——“你今后能当武林盟主”，那他肯定会认为这话是玩笑、甚至会觉得这是一种嘲弄。

然，真的有人说了这话……

那是个算命的瞎子，身形伛偻，一脸烂疮。

在这寒冬的夜晚，瞎子还坐在路边的一张破烂方桌前，支着一根长幡，等待着客人上门。

路过的袁圻看见了瞎子，便走过去，坐到了桌前。

“先生，夜已深了。”袁圻道。

“那又如何？”瞎子的嗓音很怪，那声音非常沙哑，好似有人正掐着他的脖子一般。

“街上已没有什么人了。”袁圻道。

“我知道。”瞎子回道，“我听得出来。”

袁圻笑着摇了摇头：“先生，我这儿有些散碎银两，你拿了便回……”

“我不是要饭的。”瞎子知道袁圻的意思，他直接打断了对方。

袁圻撇了撇嘴，觉得这瞎子有点不知好歹，不过他转念一想，又觉得这瞎子倒也有几分风骨。

“那……请先生给我算一卦吧。”袁圻想了想接道。

“行，你要问什么？”瞎子问道。

“呵……”袁圻笑了一声。

他本是不想算什么命的，只是看这瞎子可怜……大冷天地还在街边吹风，所以想给他几个银子让他回去。

但眼下他不想算也算了，因此，袁圻随口回道，“那我就问问前程好了。”

对于算命先生这一行，袁圻也是有所了解的……这是门说话的手艺，讲究察言观色、似是而非。

像这种空口白牙的营生，很是不好做。捧、哄、激、吓……面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应对方法。想吃这碗饭，既定的说辞至少得准备个几十套；非但要背得滚瓜烂熟，还得懂得随机应变。如若说得好，挣些钱糊口不难；而若是说错了话，拿不到报酬还算是轻的，被人打骂那也是常事。

袁圻混迹江湖多年，和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各种门道，皆是略知一二……此刻，他并不想为难这瞎子，故而问了个“入门级”的问题。心想着……听他胡乱吹嘘几句也就得了。

不料……

“好。”瞎子说着，伸出双手，“这位客人，且让我摸摸你的面相。”

袁圻看着瞎子那双粗糙、干瘦的手，摇头苦笑一声：“好吧。”

他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确也不怕被这瞎子占去什么便宜，摸就摸呗。

于是，袁圻引导着瞎子的手，将其放到了自己的两鬓。

另袁圻感到惊讶的是……那瞎子的手很暖，并不似他想象中那样是冰凉的，而且那双手也很有力，给人一种与外表不符的厚实感。

很快，瞎子就把袁圻的额头、面颊、下巴、乃至头顶、耳后都给摸了一遍，随后就收回了手。

“呵……”袁圻看那瞎子低头不语，便推断对方是准备开始故弄玄虚了，他笑了一声，开口问道，“怎么样？先生。”

“你问的是前程，那我就给你指一条前程……”瞎子沉声回道，“自今日起，你照常修习武艺、行走江湖；十年之内，整个武林能和你比肩之人将不超过三个。届时，若你仍未偏离正道，那武林盟主之位也是囊中之物。”

袁圻听到这话，愣了好一会儿方才反应过来，接着，他就大笑出声：“哈！哈哈哈哈……”他笑得眼都快睁不开了，“这位先生，呵呵……照您的说法，我只要勤奋习武、别去为非作歹……最多十年后就霸业可成了？”

瞎子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而是反过来问了他一个问题：“今日，可是你的生辰？”

“嗯？”袁圻闻言一怔，脸上随即现出几分狐疑之色，并回道，“正是……”

他不知道这瞎子是怎么猜到今天是自己生日的，他只知道……这可不是诸如“你最近生活上有什么烦恼吧”这种脑残问题，而是猜中概率不足三百分之一的事实。

“好！”得到了答复后，那瞎子高声道了一个“好”字，然后说道，“看来这是天意。”

他念叨了两句莫名其妙的话，接着……突然抓住了袁圻搁在桌上的左臂。

这一刻，袁圻的酒已醒了大半，他猛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让自己的大脑清醒了几许："先生……这是何意？"

"你自十二岁起习武，只拜过一个师父，在他身上学了四套半功夫，其中四套，皆是下品中的下品……"那瞎子忽然就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而袁圻则是听得心惊肉跳，因为对方所说的与实际情况丝毫不差……

袁圻少时家境优渥，曾上过几年私塾，奈何他实在不是读书的材料，学了几年也没有太大长进。于是……十二岁那年，他父亲请来了一位在县城里极有名望的老拳师，让袁圻拜入门下，自此弃文从武。

当然了，这位拳师的"名"，也仅限于袁圻家那个县城而已；搁到江湖上，那就是个三流人物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位老师父纵然武艺有限，但师德无可挑剔。他对袁圻是倾囊相授、严厉督导，临终前还把自己师父当年传下的"半部秘笈"也传给了袁圻。

"你……你是什么人？"袁圻惊愕地问道，"你怎么会知道……"

瞎子无视袁圻的话，抓着他的手臂接着说道："你没能练会的那半套功夫，叫'命辰玄功'，是一种失传已久的绝世神功。"

在瞎子说话的同时，袁圻只觉一股热流由自己的手臂处被灌入，并在其经脉中以一种特定的模式运行起来……

"这种武功非常奇特，平日里不管怎么修炼，都不会感受到功力有半分增涨……"瞎子一边引功渡力，一边平静地叙述道，"每一年，命辰玄功只能进境一次，而进境的时机……必须是在修炼者生辰的那一天。一旦错过了那一天，那修炼者

此前一整年苦练的玄功功力都会化为泡影。”

听到这里，袁圻脑中嗡然一响，差点儿两眼一翻昏了过去。

很显然……袁圻是练过“命辰玄功”的，而且是很刻苦地钻研过……

即使他并不知道这是一种绝世神功，甚至不知道自己所练的功夫叫什么，但他还是能看出那“半部秘笈”上的心法比师父传授的几门武艺要精深得多。

任何一个在江湖混迹的人，都是有野心的。袁圻也很清楚，对自己这种到了三十岁还十分平庸的人来讲，那半部秘笈恐怕是他出人头地的最后希望了。

然而，在过去的那些年里，不管他如何努力地练习那半套心法，都没能借此提升自己的功力。感觉上……还不如去练习那些粗浅的功夫来得实在，至少能感受到自己的实力在循序渐进地变强。

直到今天，听了那瞎子的话，袁圻终于知晓了那半部秘笈所隐藏的秘密。

“前辈……”袁圻对瞎子的称呼已经变了，因为他已明白，眼前之人绝不是什么算命先生，而是一位自己生平仅见的高人。

“少说话。”瞎子又一次打断了他，“用心记住我行功的走势，这是你那半部秘笈上所没有的……”

袁圻闻言，当即闭上眼睛，聚精会神地记忆起来。

他是一个时运不济的人，因此他更懂得要牢牢抓住机遇……

袁圻知道自己绝非那种一学就会的武学奇才，而此刻的奇遇……此生怕也不会再有第二次了，所以他更要拼了命地去记住对方的行功之法。

北风呼啸，夜色渐浓……

也不知过了多久，瞎子收敛了内力，并松开了袁圻的手。

“好了，我已用我的内力替你冲破了命辰玄功今年的年关……你此前一年所累积的玄功之力都已被激发了出来，想必你也能感受得到……”瞎子说话时的气息还是很平稳，可见其内力深不可测，“从今往后，你平日里还是按照你那半部秘笈上的心法修炼，而到了生辰之日，便用我今天教你的方法运行内力……这样，才能发挥出命辰玄功真正的威力。”

他话还没说完，袁圻已经跪在了地上，浑身颤抖地磕了三个响头。

“多谢前辈！”袁圻几乎是哽咽着道出了这四个字。

这自然不是某种表演，而是发自内心的举动。

袁圻的额头已在冰冷的雪地上撞破了、流血了……其眼眶之中，也已满含泪水。

这些泪水中承载着一个平庸之人太多的情绪，辛酸、无奈、绝望、哀叹、喜悦、憧憬、兴奋、感慨。

那一瞬的感悟，袁圻终身难忘。

“不必谢我，我说了……这是天意。”瞎子说着，已站起身子，摸索着拿住了身旁的木幡，“你能在此时、此地遇到我，并让我给你算命，这都是只有老天爷才能算到的事。”

他顿了顿，接着道：“其实，你还没坐下，我就已将你的武功路数、内力修为探出了七八分。我抬手摸你的根骨，本来确是想给你算一算命相的，没想到却摸出了半套命辰玄功来……”

瞎子说到这儿，已缓缓转过身去：“当今武林，能自创上乘武功之人几已绝迹，而先人留下的神功，也在些个会教不会学、会学不会教的蠢材手里渐渐失传。”他摇着头，冷哼一声，“哼……我遇见你，乃是机缘所至。若我今日的举手之

劳……能让命辰玄功重现于世，也算为这一代不如一代的武林添了几分趣意吧。”

那时候的袁圻，完全不能理解瞎子这两句话的意思，而二十年后的袁盟主……似乎是懂了。

对那些在江湖里摸爬滚打的俗人来说，“得到”是最重要的。

绝世武功、万贯家财、烜赫之名……这些都是他们想要得到的。

而对于“瞎子”那样的世外高人来说，“得到”就不那么重要了。

当武功练到难求一败时，得到的便是寂寥；当家财累积的到难以计数时，得到的便是麻木；当名声大到天下皆知时，得到的便是空虚。

一个强大到寂寥、麻木、空虚的人，要么就走向毁灭，要么就走向超然。

瞎子显然是个超然的人，超然的人会为一时之景远涉重洋，会为一缕尘埃驻足不前，但他们不会为功名利禄而劳碌奔波，也不会为眼前得失而大悲大喜。

可惜……虽然如今的袁圻已经明白了很多事，但他却已不是当年的那个袁圻了。他知道超然的人是什么样的，所以他也知道……自己永远成为不了那样的人。

……

二十年后，葬心谷中。

轰——

掌风绽起，掌影如山。

袁圻的七成功力，当今武林谁人可挡？

答案是……没有人可以。

和那些年少成名、一帆风顺的武林名宿不同，袁圻的前半生是凄凉的，他深深地明白一个平庸者的痛苦，而对于这种痛苦的恐惧……就是他无尽的动力。

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袁圻修炼玄功的刻苦程度远远超出了瞎子的预估……经过了二十年的沉淀，经过了二十次的突破……袁圻的命辰玄功早已臻纯青之境。

自从他十年前以“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登上武林盟主的宝座以来，他就再也没有使出过全力了。因为自那以后，放眼整个武林，也找不出一个能和他旗鼓相当的对手。

说时迟，那时快！

但见，袁圻的掌力以摧枯拉朽之势轻易冲断了一棵大树，顺势就将藏身与树干后的宋无奇拦腰打成了两截。

那喷散而出的鲜血和内脏在绿色的森林里显得格外扎眼，在光雾的照耀下好似自身就会发光一般骇人……

所有目睹了这一掌的武林中人，没有一个不惊叹于袁圻的强大……对他们来说，那一掌简直已是终生不可及的境界了。

然而，也有人面露不屑，在那儿吐槽的：“切……也没有多强嘛……我再开发一下岚脚的性能，应该也能踢出威力与其相近的招式来。”

“我倒是很好奇……”花间没有理会觉哥的话语，而是说道，“在武侠类的剧本里，像这种强度的人形NPC会不会被一般的子弹杀死呢……”

“会的，我们试过。”若雨直接解答了她的疑问，“事实上，子弹在这类剧本里有奇效……大多数强度不算很高的NPC都可以被普通的枪械偷袭致死，而且他们对这类攻击几乎是不设防的；BOSS级的家伙虽然不至如此，但也可以用威力较大的射击系攻击在远距离秒杀。”

“嗯……”花间沉吟道，“忽然觉得……这场的人员安排好

像有点问题啊。”

“切～”觉哥知道安大小姐的意思，他即刻甩头应道，“就算小灵克制剧本里的NPC又如何？我们这是比赛～OK？我排出的阵容是针对红樱的，又不是针对剧本的。再说了……剧本也是随机的，我怎么知道会是武侠世界？”

“明明每次都执着于完成剧情的人居然用了这个借口吗……”若雨冷冷接道，“那我今天倒要好好看一下……你是如何专注于‘比赛’的。”

第948章 不胜人生一场醉

一个人在江湖中待得久了，便能学会如何与死人交流。

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但他们依然能告诉活人很多事。

而且，死人往往比活人更诚实……

此刻，宋无奇已是个死人了，而站在他尸体周围的，都是活人。

这些活人是在请示了袁盟主的意思后过来检查尸体的。

毫无疑问……他们都是这方面的行家。

仅用了几分钟，这些人就从那断成两截的死尸上知晓了许多事。

“没记错的话……十五年前，宋无奇已经三十七岁了。”

“是的，已经三十七岁了。”

“他练的是暗器。”

“他只练暗器。”

“暗器功夫易学难精。”

“暗器功夫极境难求。”

“练暗器功夫的人，四十岁后，外功和境界通常都不会再有进步了。”

“但如今这个五十二岁的宋无奇，外功却更胜从前……”

“内功……亦然。”

那些人看完尸体后，便在袁盟主面前七嘴八舌地交谈了起来。

他们的结论呼之欲出——这十五年间，宋无奇一定得到

过高人指点，故而才能在一个体力和精力都已错过巅峰的年纪，还将武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当然了……就算宋无奇从一个准一流高手变成了一流高手，还是难逃被袁圻秒杀的命运。

“各位英雄！”不多时，袁盟主便组织好了语言，再运内力，高声对江湖同道们言道，“各位也都看见了……”他的语气带有明显的煽动性，“且不说那‘阎王’多年来包庇了多少的武林败类、衣冠禽兽，就说眼前这个宋无奇……他入谷十五年后，武学竟然大有长进！”

言至此处，人群中已开始议论纷纷。

“如此看来……这葬心谷根本就是个藏污纳垢、栽恶培凶之地！”袁圻已经当了十年的武林盟主，根据他的经验，有些话必须挑明了说出来；因为确实有很多人蠢到了你不点破他就不明白的地步，“想必其他逃入谷中的败类也都和这宋无奇一样……已然得到了那‘阎王’的指点、功力大增。诸位英雄……可千万不能大意了！”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自然是所有人都听得懂了。

“多谢盟主提醒！”

“盟主深谋远虑，在下佩服！”

还有不少人听完以后见缝插针地拍了几句马屁。

而地狱前线一行人……

“我们走吧。”封不觉这时忽然提出了一个建议。

“诶？不跟着他们了吗？”花间疑道，“这么多免费炮灰呢。”

“这些人根本靠不住。”觉哥摇着头，懒洋洋地回道，“他们聚集于此，有些是为了‘长生之术’，这是为‘利’；还有些是为了在这次行动中崭露头角，也就是为‘名’。”他顿了顿，“无论是为名还是为利，归根结底都是在追逐欲望、而非信念。

人到了生死关头，信念都未必靠得住，欲望就更别提了……简单地说，如果情况开始变糟，与这些人待在一起……反而会是一种隐忧。”

队友们听了他的话，沉思片刻。

数秒后，若雨最先开口道：“有道理……这些帮派所结成的同盟本就很脆弱。每个门派、每个人都有私心。现在他们觉得情势有利，便跟在袁盟主后面耀武扬威，想着事后能分一杯羹……而一旦情势有所变化，这些人就会露出狐狸尾巴。”她微顿半秒，看着小叹和花间接道，“比方说……关系比较好的几个门派，到时候可能会联合起来陷害一些与他们交恶的门派，或是拿势单力薄的小派开刀……强行让对方去当炮灰。”

“呃……”小叹闻言，表情微变，“‘势单力薄的小派’吗……那非破剑茶寮莫属了啊……”

“破剑茶寮是什么？”花间疑道。

“嘿嘿……我们就是破剑茶寮。”封不觉笑着回道。

“哈？”花间愣了一下，不过她很快就想到了先前若雨所说的……关于以前来过这个世界的事，她随即就道，“哦……是你们上次来这个世界时所用的身份吗？”

“没错，我是寮主，你们都是我的徒弟。”封不觉说着，还抬手朝若雨示意了一下，“这位是寮主夫人。”

“寮主夫人之类的设定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吧？”若雨道。

的确，在苍灵镇时，若雨是为了配合封不觉制造杀人的借口才默认了的。

“不要在意那种细节嘛～”封不觉摊开双手，用一个足以让贱力值上升十个百分点的表情应道。

“行了，你不是要我们脱离大部队吗？那就赶紧带路。”若雨不想就这个话题和他扯下去，故而将话题带了回去，“想必你已经想好了要往哪儿去才会提出这个建议的吧？”

“哼……那当然了。”封不觉歪了下头，用眼神朝众人左侧的一片树林瞥了一眼，“宋无奇应该就是从这边来的。”

队友们一齐朝那边看去，只看到了纷杂的林木、并没有明显的路径。

然，过了几秒后，小叹睁大了双眼道：“哦！确实有留下痕迹诶！”

“嚷什么嚷！”封不觉赶紧上前一步捂住了他的嘴，“生怕别人没注意到我们么？”

说实在的……确实没人去注意他们。前方那些江湖大佬们，不是单枪匹马行走江湖的高手名宿，就是执掌高门大派的掌门级高手，他们带在身边的跟班们也都是派中辈分和武功最高的弟子或亲信。可以说……今天聚集在这儿的，都是同辈人中的佼佼者。这样一群人，哪儿有功夫去理会和关注你们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辈？鬼才知道你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山野小派……人家争着在盟主面前露脸邀功还来不及呢，你们这些鸟人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

于是乎……

在短暂的迂回和观察后，封不觉他们便神不知鬼不觉地脱离了那几百人的大队，也离开了贯穿山谷的那条大路，拐进了山林之中。

……

和大多数擅使暗器的高手一样，宋无奇的轻功不差。在山林这种复杂的地形，想要追寻他所留下的痕迹很难。虽然袁圻可以用内力探知对方的实时位置，但他并不能找出对方先前所走的路线。

不过……这事儿对于封不觉和王叹之来说是轻而易举的。

他们一个有数据视角，另一个有鹰眼视觉，对他们来说，越是在复杂的地形中，追踪的难度反而越低。

长话短说，经过了二十多分钟的跋涉，地狱前线的四人总算从茂密的林中行出，来到了一处相对宽阔的山坳间。

此时，太阳已经完全落山。

失去了日光照射的光雾呈现出了一种近似月光的、柔和的冷色调。

这雾光是凄冷的，幽美的。

玩家们的心似乎也随着周遭色调的变化沉静了下来。

“切……消失了吗……”

最终，在一条小河旁边，宋无奇留下的痕迹消失了，觉哥当即不快地啐了一声。

“我倒觉得无所谓。”花间这时接道，“这谷中常年有人居住，那些人的生活必然离不开水源。我们只要沿河朝上游走，应该有很高的几率能抵达片头CG中的山庄。”

“说得对。”若雨也同意她的推断，“也许宋无奇的踪迹到此消失，正是在暗示……他是沿河而来的。”

“有道理啊！”小叹也接道，“没准他有那种可以蜻蜓点水、一苇渡江的武功，一路水上漂就过来了。”

封不觉听了这句，当即虚着眼看向小叹道：“这就是为什么你当不了侦探。”

“诶？”小叹回道，“为什么啊？”

“因为稍微有点推理才能的人，在想到一苇渡江这种事之前，都会先考虑一下……对方会不会是乘着竹筏或小船来的。”封不觉的回答一针见血。

“不对啊。”小叹又问道，“要是宋无奇是乘船来的，那……船呢？”

“被人划走了呗。”封不觉回道，“谁规定宋无奇非得一个人划船下来的？船上还有别人也很正常吧？”

“嗯……”小叹尴尬地笑了笑，“嘿嘿……也对啊。”

吐槽完了队友，觉哥便带领着队伍顺流而上。

在这残秋的夜晚，于潮湿的雾中前行，玩家们的头发、脸和衣服自然都渐渐蒙上了一层霜水。

这些水分也很快化作了丝丝寒意，让他们的精神更为抖擞了一些。

由于河边的地势较为平缓，四人的行进速度比起在林中要快了不少，半小时不到就走了好几公里的距离。

随后，他们的前方，便出现了一汪清泉。

那是一个由各种奇诡山石围绕的小潭，河流从石潭两端穿过，上游处地势陡然增高，下游则渐趋平缓。

此刻，在那石潭边上，竟是有一道人影……孑然而立。

那是个清瘦的身影，身着一袭白色的长衫。

他的左手置于背后、握拳垫腰，右手……拿着一个酒壶。

他默默地望着眼前的石潭，时不时拿起酒壶饮上一口。

石潭的当中，只有水，水中也没有月亮。没人知道他在看些什么，也没有人觉得这儿能有什么好看的。

但……他已经饶有兴致地在这里站了许久，而且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嗯？”在相距还有百米的时候，那人就察觉到了玩家们的存在。

但直到封不觉他们靠近到十米之内时，他才缓缓偏过头，开口道：“这还真是……人间处处有相逢啊。”

对方还没开口时，觉哥就已经把他给认出来了，所以这会儿觉哥很淡定地抱拳拱手道：“封某，见过曹公公。”

没错，那个立于石潭边喝酒的人，正是曹钦。

“紫禁城一别，又过去十多年了吧……”曹钦言道，“封寮主不愧是当世奇人，能够在世间隐姓埋名、动辄便是数十年杳无音讯……且每次现身时，还是这青春不改的模样。”

他一边说着，一边转过身来。

然，下一秒，曹钦竟是神情一变，并轻轻“咦？”了一声。

“呵呵……”封不觉笑了笑，他知道对方是看到了自己的队友也没变老才会疑惑，于是顺势就解释道，“曹公公猜得没错……我破剑茶寮一脉的武学，确有益寿延年之效，所以我的徒弟也和我一……”

不料，他的话还没完，曹钦就打断道：“你妻子不是已经死了吗？”

“呃……”封不觉忽然想到，在紫禁城和絮怀殇单挑那次，为了刷时髦值，他确是说过“把我和妻子葬在一起”这样的台词，“……这个嘛，其实她并没有死。”

“嗯？”曹钦又疑道，“那当年那位絮怀殇姑娘，是在明知你妻子没死的情况下痴缠于你咯？”

此言一出，全世界……都安静了。

大约五秒后，所有的直播平台都像炸了的油锅一般，迎来了可能是游戏比赛直播史上最恐怖的一轮弹幕爆发。

“哦？”若雨面无表情地斜视过去，朝觉哥投去了一道饱含杀意的目光，“还有这事儿？”

“是啊……”花间有些幸灾乐祸地看向他，“……还有这事儿？”

“诶？”小叹则是好奇地接道，“还有这事儿？”

“不……那个……其实……”封不觉吞吞吐吐地对曹钦道，“她并不知道她还没死。”

“那你为何要隐瞒呢？”曹钦道，“如果你告诉那位絮姑娘……自己的妻子还没死，或许她就不会再来缠着你了。”他

说到这儿，貌似突然想到了什么，“慢着……莫非，你是欲擒故纵？有意不告诉她你的妻子还活着？”他顿了顿，“亦或者……絮姑娘早已跟你表露过她愿意做小？所以你反其道而行之？”

“卧槽……”封不觉当时就惊了，他在心中暗骂道，“你这死太监少说两句会多长个器官么？一把年纪了还这么八卦兼狗血，而且记性好得一逼……这是要我狗命啊？”

“嗯……”这时，若雨在旁若有所思地念道，“我好像忽然明白……为什么你在后宫城里会顺口叫她四姨太了。”

其实，她心里也大概已猜到了此事不过是NPC的误会，但是……像这样当众调戏封不觉的机会着实难得，若雨可不想错过了。

“那个……曹公公啊……”封不觉憋了许久，终于憋出一句，“……咱能聊点儿别的吗？比方说天气什么的？”

“天气？”曹钦闻言一怔，继而抬头看了看头顶那发光的浓雾，然后“呵呵……”了两声，仰头喝了口酒。接着，他竟用吐槽般的口吻接道，“……我也是醉了。”

第949章 提剑跨骑挥鬼雨

“死刑！”

“绝对死刑！”

“死刑+65535！”

“四姨太是什么鬼？”

“居然敢在剧本世界里到处散布殇殇痴缠于你的谣言？”

“烧死这个人渣！”

“疯不觉必须死！”

“絮怀殇官方粉丝团表示疯不觉的人头我们已经承包了！”

“殇の亲卫队参上！对疯某立斩不赦！”

由于半决赛是分时段播出的，所有关注巅峰争霸S2的观众，此刻全部都在观看着同一场比赛。

而他们看到这一幕时的心情……基本上也都反应在以上这些弹幕和评论中了。

当然了，大部分人只是在吐槽而已。大家也都明白，曹公公的结论肯定也是在某个剧本里被忽悠以后所得出的。

一个在游戏世界里的误会，本就没人会去当真。

但……纵是如此，疯不觉的行为还是不可原谅的，絮女神的粉丝们一致认为还是让他去死一死比较好。

……

说完了场外的事儿，视线还是回到剧本当中。

在一阵颇为尴尬的沉默过后，曹钦再度开口了：“对了，封寮主……我确实有一事想问你……”他看向觉哥，用一种不置可否的语气随口问道，“当年在紫禁之巅，你和那位絮姑娘

先后化作白光散去……用的又是哪一路的术法？”

“哦……那个啊……”封不觉回答起这类问题来可是经验丰富，“曹公公早已以武入道，难道您真的看不出来吗？”

他这话似是而非，好像是讲了些什么的样子，但等于又把问题给抛了回去。

曹钦闻言微笑，接道：“呵……封寮主还是老样子啊……行了，不说便不说吧，我不会强求的。”

和上次见到觉哥时相比，曹钦的心性显然又有所变化。

十多年前的他，身上还是有着几分戾气的，从他对那三名武林侠客的态度便可看出……他虽不嗜杀，但也不厌杀。他可以慈悲，但还称不上慈悲。他看淡了名利，但还是执着于尊重。

然而，十余年的时光过去……

如今的曹钦，容颜、体态都已恢复到了四十岁不到的模样，看上去甚至比在苍灵镇时更加年轻。

而他的一言一行之中……总是流露出一分淡然、一分洒脱、还有半分与年龄不符的玩世不恭。

那些江湖的事、武学的事、人与人之间的事……他且听、且问，却已不会在乎、不去执着。

以曹钦现在的境界，他更多地是在思考“自己应该如何去看待世人”……至于世人如何看待他，他都可一笑置之。

“如此……甚好。”封不觉回了一句，并顺势问道，“说起来……封某也有一事不明，想要向公公您请教……”他朝石潭瞥了一眼，“常言道……寡酒难饮。这大晚上的，曹公公一个人站在石潭边喝酒望泉，却是为何呢？”

觉哥并没有问曹钦为什么会出现在葬心谷中，因为那种事他靠推理就知道了——无非就是和片头那群朝廷兵马一起进谷来的。而觉哥所无法推测出的内容，就是眼前的这个问

题了……

“哦……这个嘛……”曹钦轻笑一声，“一个时辰前，我驻足此地，忽然参悟到了一套新的武学，眼下正在进行完善。”

“哈？”小叹听了这话，一脸好奇地问道，“站着喝酒发呆就能完善武学？”

“哈哈哈……”曹钦听了这话，大笑起来，“这位小哥，那你说……我当如何？在这石潭边摆好了架势，演练拳脚招式吗？”

“嗯……”小叹本想回答“是啊”，但他总感觉对方的语气好像不是在说疑问句。

“呵呵……让曹公公见笑了。”封不觉赶紧插嘴道，“我这个徒弟是所有寮客中资质最差的，当年我看他长得眉清目秀，本以为是个聪明孩子，没想到收入门下才发现是个呆子。你瞧……这都跟了我几十年了……武学境界还是十分拙浅。”

“哦……”曹钦点头，“封寮主也是挺不容易的啊。”

他俩这话一来一回，口气像是两个成年人在讨论小屁孩，甚是让人恼火。好在小叹的脾气极好，或者说他天生就有很好的心性，基本没让这话往心里去。

“话说……”攀谈了几句后，封不觉觉得时机成熟了，便将话题引向了剧情方面，“我若是我没猜错的话，此次曹公公来这葬心谷中……可是为了替皇上来取那‘长生之术’？”

“哼……封寮主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啊。”曹钦的回应等于是默认了觉哥的说法。

“曹公公您说笑了……”封不觉笑道，“……这难道不是公开的秘密了吗？”

这个问题，同样是一次试探。

“呵……这倒也对。”曹钦接道，“葬心谷‘阎王’拥有‘长生

之术’一事，江湖素有传闻。而皇帝病危的消息……也是瞒不住的。在这种时期，锦衣卫指挥、大都督府副使、以及本座三人一同赶赴此地，其目的自是昭然若揭。”

“嗯……”两秒后，觉哥便点点头，顺着对方的话道，“那些江湖中人也是知晓了这些以后才闻风而动的吧……”

“唉……人啊，就是有这毛病。”曹钦摇头轻叹，“阎王的传说在江湖上已流传了数十年，知道的人很多，但信的人极少，至于敢来这儿一探究竟之人……更是屈指可数。”他停顿数秒，又喝了口酒，“可如今，皇帝的密诏一出，朝廷的兵马一动，这些人就坐不住了……突然之间，他们就都信了、也都来了。”他笑了笑，“但实际上呢？哼……关于那‘长生之术’，皇帝本人也只信三分罢了。说句难听的，他也是自知死到临头、想着死马当活马医，才会下那密诏的。”

“曹公公……”封不觉听到这儿，戏谑地笑道，“你这可是大逆不道之言啊，要诛九族的哦~”

“哈！”曹钦大袖一摆，“我还在乎那个？”他仰头望天，“若不是为了报答先帝的赏识和恩德，我早已拂袖离朝。普天之下……谁能拦我？”他又是一口烈酒下肚，“至于诛九族……我一个太监，幼时入宫便已是孤家寡人了，入宫后更是不可能有什么后人。要诛就去诛那些认我当干爹、干爷爷的人去吧，多半也是些趋炎附势的奸党，少一个是一个。”

“那么……”封不觉听到这儿，大概也明白了曹钦的立场，随即又问道，“曹公公对于眼下谷中的局势，又有何看法和谋划呢？”

“谋划？呵……我有什么好谋划的？”曹钦反问道，“我要是有谋划，还会独自来此饮酒赏泉么？”

“袁盟主和那班武林人士可是奔着杀人夺术而来……”花间这时开口提醒道，“难道公公不怕朝廷的兵马被他们杀光吗？”

曹钦闻言，看了花间一眼，随后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容：“姑娘……你似乎把一个人给想简单了。”

“哦？”花间疑道，“谁？”

曹钦的回答十分出人意料：“袁圻。”

“袁盟主？”花间又问道，她也是刚刚知晓那武林盟主的全名。

“正是。”曹钦回道。

“听起来……曹公公您好像知道些什么啊？”封不觉则从对方的话里听出了更多信息。

“是啊……我知道得可多了。”曹钦回道。

“公公，那您让我们也知道知道呗？”封不觉笑着接道。

“嗯……”曹钦沉吟道，“就这么说出来，未免太无趣了吧……”言毕，他从石潭边走下，“各位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场好戏。”

……

同一时刻，葬心谷另一处。

此时，袁盟主已率领着武林同道们沿着大路行了许久。

这一路上，他们先后遭遇了十余名“小鬼”的阻击。虽然有袁圻这等神人坐镇，但人员的伤亡仍是不可避免的。

毕竟他们是数百人一起行动，而且葬心谷的地形十分复杂，山、石、林、峡、水……一样不缺，还有光雾笼罩……谷中的“小鬼”们想要打个埋伏什么的，简直是易如反掌。

再者，这些葬心谷里的居民基本上全是“硬手”，很多人在入谷之前就是江湖上的一流人物，入谷后武功更是有进无退；像宋无奇那样的家伙，在谷里基本算排不上号儿的杂兵，比他厉害的人可是一抓一大把。

被这样一群人反复偷袭……不死个把人是绝对不可能的。

“盟主……各门各派的死伤人数相加……已逾百人……这样下去，我怕……”此刻说话的这个人名叫季能，乃是当年“八方楼”楼主季通的后人，也是八方楼的现任楼主。其“八方至尊心法”的功力比起祖上的几位前楼主来要差了好几分，但论武功，他仍可算是周围这些掌门级高手中的翘楚。

此处，是个趁势说明世界观的好机会，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苍灵论剑”之后，这个世界的武林格局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原本那“一府二楼三派四门”的排行被彻底颠覆。

叶府在那次事件后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至少在最近这几十年中，叶府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能和当年的家主叶承相提并论的高手，就是达到“花影六剑”那个水准的人也挑不出来。

于是，万霞楼和八方楼顺势上位，成了武林中最强的双雄。

至于那“三派四门”，基本还是可以用“在传承中没落，在没落中传承”来总结。就像当年指点过袁圻的瞎子所说……很多人会教不会学，还有些人会学不会教。大门大派中论字排辈的模式根深蒂固，也不乏一些同辈间勾心斗角的破事儿……这就造成了历代掌门通常都不是门派中天资或武功最高的人来担当。当然了，也不是说天资最高的人就一定适合当掌门……但传承武功的事情，的确是讲究这个的。除非某一代出个能重振宗派的旷世奇才……否则，这样往下传，必然是武功一代不如一代的节奏。

总之，这样的格局，保持了二十多年……

直到十五年前，练了五年命辰玄功的袁圻在江湖上闯出了威名，至此，武林的局势再次开始变化……

又过了五年，袁圻已成了凌驾于所有门派之上的盖世豪侠。人品方面，他算得无可挑剔；在对抗邪道时，也是一己

之力可敌千军；最重要的是……他当时的武功已天下无敌（这儿的“天下”自然只限江湖，不包括朝廷）。

于是乎，袁圻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武林盟主……

以上，便是这几十年来这个剧本世界的大致变化了。

“季楼主……”袁圻听了季能的话，沉声回道，“难道你是怯战了？”

“不不不……这话从何说起……”季能嘴上否认，心里可是着急的很。因为他们八方楼冲得比较靠前，按比例来说，死伤的弟子已经相当多了，“只是……季某以为，如今这样行动，似乎有些欠妥……”

“季楼主所言极是，我等也这样认为。”下一秒，立刻就有几名掌门聚到了季能的身旁附和道。

看起来……若雨先前的推理果真是一语中的，这些家伙在情势有变时……就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党同伐异了。

“依在下愚见，应该在各路英雄中挑选几位武功恰当之人……分散到前路担任斥候，以试探敌情。”

“不错，这样一来，我方也不至一味地遭遇偷袭了。”

“是啊，袁盟主，眼下这敌暗我明的情形……”

“好了，不必多说了。”袁圻又怎会不明白他们的意思，他可不是二十年前那个三流人物了，他的心机城府比身边这些人要深沉得多，“既然各位掌门皆有此意，那就这么办吧。”

袁圻说罢，略微想了片刻，便准备转身传话。

不料，就在此时……

“哈哈哈哈……一群蛇鼠之辈，驱之不退，如今还要窝里斗，真是可笑之极！”

一个高亢的声音突然响起，以内力传音之法，对这数百人的武林豪杰们来了一番嘲讽。

他的这段话，除了字面上的意思，还传递出了两个信息：其一，我，不是来偷袭你们的，我是来肛正面的；其二，袁圻，连你和你身边那几人的对话我都听得到，我的功力……你自己掂量掂量。

其话音落时，但见……

笼罩于众人头顶的光雾竟是急速朝半空涌去，好似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吸上去了一般。

顷刻间，那些江湖人士们的视野就开阔了数倍。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此刻所站之处，乃是一个三面环山的险峡。

“哼……天堂有路你们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数息过后，又有第二个声音用内力言道，“既然走到这‘断魂峡’里，就都留下吧！”

伴随着这类似“死亡通告”的豪言，三面的山道和石隘间陆续涌现了大量的人影……粗略目测也有百余人。

这些人站在高处的阴影之中，远远围观着峡中的人群，好似一群盯上了猎物的恶鬼，蠢蠢欲动……

“这次来得很多啊……”袁圻见状，竟是面不改色，“……来得好啊。”

话至此处，他的右手……动了。

接着，一把软剑，便从其腰间的束带中被抽出，从其手中垂下。

“我倒要看看……”袁圻用冷然的目光、杀气逼人的语调，对高处的“群鬼”们喝道，“今夜这‘断魂峡’中，留下的是人……还是鬼……”

第950章 尸骨如山鸟惊飞

光雾急升，杀意染尘。

断魂峡中，血雨腥风。

峡上的“鬼”，峡中的“人”，在短暂的对峙后……便展开了厮杀。

此时，武林豪杰们虽已伤亡过百，但还是有近三百人的战力。而葬心谷中的那些流亡者们，总共也只有一百多个。乍看之下……似乎还是前者比较有利。

但……人数并不是决定胜负的最主要因素，因为这是一场“江湖争斗”，而不是军队间的较量。

如果这是一场军队间的较量，那决定胜负的因素多半是人数、阵型、士兵素质、地形、以及弓弩和火器方面的运用度。

可是在江湖群斗中……这些东西的参考价值并不大。

那些各门各派的掌门和弟子们可不是什么训练有素的士兵，虽然以单兵作战能力而言，他们肯定要比一般的士兵厉害得多，但他们内部分为了几十股势力各自为战，而且彼此间几乎没有任何协调作战的能力……别说是不同门派的人了，即使是同门之间，都未必有几个人能配合起来的。

简单地说，就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狼上狗不上……

而另一边……那些阎王麾下的“小鬼”们虽也不怎么配合，但他们在地形上占了很大优势；由上而下、又是包围之势，打起来自然是事半功倍。再加上他们的武功皆属一流行列，取得优势也是顺理成章。

很快，各大门派就有几十个炮灰在敌人围剿中毙命了；

而葬心谷的那些高手们，则只有寥寥几人受了轻伤而已……

然，这种情势，在袁圻出手后……就瞬间改变了。

但见，袁盟主身影疾出，手腕一抖，其手中之剑立刻似活物般狂卷而出。

此剑，是一把软剑，确切地说……是一把“布剑”。

布，是普通的布。

人，是不凡的人。

三十岁以前，袁圻是不会用剑的。事实上，当时的他不会使任何的兵刃。

但三十岁之后，他体内有了玄功之力……一旦有了这种近乎完美的内力做基础，无论修炼任何兵刃、招式……皆是信手拈来、一日千里。

所以，三十岁后的袁圻，陆续学会了很多武功，逐渐到了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的境界。有些功夫……他只是看上一遍，就能使得比练了多年的人更强。

而到了四十岁后，袁盟主就很少再用兵刃了，常伴他身边的武器，也只剩下了这把嵌在腰带中的布剑……

有道是“利剑无意，软剑无常”，在袁圻那深不可测的内力催动下……那软剑时而刚猛如龙，时而阴诡如蛇，时而狠辣如蛟，时而虬劲如蟒。

弹指间，已有近十人死在了他的剑下，且每一个都是被一剑命中颈部……身首异处。

“哼……”就在此时，一声冷哼传来，并带出一条魁伟身影，“素闻袁盟主功力天下无双，今日一观，果然是不同凡响。”

说话者，是一名虬髯大汉。其身形体貌宛若罗汉金刚，手中还端着一把八环大刀，听他的声音……无疑就是不久前那第一个通过内力喊话之人。

“大漠刀王……狄侯。”袁圻凝视对方，沉声言道。

“哦？”狄侯笑道，“袁盟主竟能认得我？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啊。”

其实，袁圻认得狄侯的理由很简单……由于他们俩年龄相仿、属于江湖中的同辈，所以过去曾在一些武林中的大小事件中有过数面之缘。不过……当时的狄侯已是名动江湖的大漠刀王了，而袁圻还是个无名小卒而已。于是，后者记住了前者，而前者甚至都不知道后者的存在。

“哈！哈哈哈哈……”袁圻听了狄侯的话，大笑出声。

狄侯不知道他在笑什么，在旁边看到这一幕的人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只有袁圻自己明白，对方的这句话是多么得讽刺、多么得可笑……

“狄刀王……”笑了一阵后，袁圻的表情冷了下来，“我记得……你在逃入葬心谷前，曾是大漠八刀会的统领？”

“不错，我是。”狄侯回应这个问题时，心中颇有些疑惑，他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刻跟自己扯些无谓的往事。

“你可记得，你的门下有多少弟子门人？”袁圻接着问道。

“五六百人吧……”狄侯随口应道，“你问这个作甚？”

“你能报出其中二十个人的名字吗？”袁圻又问道。

“袁盟主……你这是何意？”狄侯已决定不再回答这些奇怪的问题。

“报不出来吧。”袁圻冷冷道，“但是……你却能报得出我的名字。”他用眼神朝周围示意了一下，“还有在场所有一流高手的名字。”

狄侯沉默着，他想听听袁圻到底要说什么。

“世人皆是如此，你们从来不记得那些平庸的人，因为你们的眼中看到的只有名声、武功、相貌……”袁圻说这话时，

显得略有些激动，“你们的眼睛只能看到那些，以至于你们反而忽略了‘人’的本身。”他顿了顿，“所以我才笑，我笑你们就像一群瞎子……比真正的瞎子还瞎。”

“袁盟主，恕狄某人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狄侯说着，举起了大刀，“我也不是来听你故弄玄虚的！”

“也对……”袁圻闭上了眼睛，“你这种人是不会懂的……”他也举起了手中的布剑，“你就是个来领死的人而已，要来就来吧！”

不用他说，狄侯也来了。

大漠刀王，绝非浪得虚名。其手中八环大刀乃是独门兵器，由当世名匠为狄侯量身打造。

此刀重四十余斤，刀背共嵌八环，刀刃如鲨齿一般，吹毛断发。

过去曾有无数江湖名宿在此刀之下死无全尸，足可谓惊世凶兵。

而狄侯这个人……也属刀门奇才。他自幼天生神力，十二岁便可舞起重八十斤的大关刀；对于刀法的悟性也是极高，年纪轻轻便将各家所长融会贯通、自成一路。十五岁时，狄侯便成为了大漠八刀会最年轻的执刀（类似于不良少年中“干部”的职位，具体阶级各位可自行脑补），二十八岁就当上了八部总统领，风头一时无两。

只是，三十岁后，其刀法境界遭遇瓶颈，躁练之下，走火入魔……接着他开始到处滥杀无辜、以高手之血祭刀，不久后便成了武林公敌，被迫遁入这葬心谷中。

近二十年过去，作为目前谷中最资深的逃亡者之一，狄侯自然早已突破了当年的瓶颈。他如今的武学境界，比起并称武林双雄的万霞楼和八方楼二位楼主来也是不遑多让。

“喝——”

说时迟，那时快，但闻狄侯一声暴喝，其身影已然闪至

袁圻侧方，八环大刀也若奔雷般斩落。

他的刀很重，但却很快，快到人的眼睛几乎看不见。

但，袁圻看得见。

非但看得见……还看得很清楚。

“太慢，太拙。”这是袁圻送给对方的评价，也是狄侯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下一秒，狄侯的头就离开了自己的身体。

而他的刀……则斩到了空处。

的确，狄侯是个一流高手，在场的人当中，能接住这一刀的人或许都不超过十个。

可是在袁圻的眼里，狄侯的刀法还远远不够火候……从武学境界的角度来讲，袁圻的布剑是在“招式的极致”之上再加以“变化的极致”。只要是还处于“有招”境界之下的人，哪怕将内力练到和他一样的程度，也最多能和他战得旗鼓相当。像狄侯这种内外功都和他差了许多的人，根本就称不上什么对手……

“袁盟主神功盖世！”

“大家跟着盟主杀呀！”

站在附近的帮派中人看到了袁圻秒杀狄侯的一幕，顺势就喊出声来，算是为武林阵营壮了几分声势。

袁圻也没有令同道们失望，他随即便施展出一套高绝的轻功，似游龙般飞掠而出，所过之处……留下的皆是谷中人的尸体。

“在哪里……”混乱的战局中，袁圻心如止水，他一边进行杀戮，一边在思考着，“这些人是不可能把雾给升上去的……他们之中一定有个‘特殊的人’，那个人的功力已经强到了可以引导气流的程度，必须把他从暗处找出来……”

思索之际，他已杀掉了数十人，比其他帮派杀敌的总数

还多。在人数的差距被拉大后，双方对抗的形势便逆转过来了。

武林人士们现在尚有二百多人可战，而葬心谷高手们只剩了三十余人，这样一来，无论地形怎么有优势，也都没用了。

包围……演变成了反包围。就算谷中人的武功高强，但一个人被五六个人围着打……其结果也是不言自明的。

才一盏茶的功夫，断魂峡中已是尸横遍地。

鲜血如雨落，如雾散，带走了一条条亡魂……

眼瞅着谷中的“鬼”们就要被赶尽杀绝了，终于，那个把光雾“升起”的人……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真没想到……”这人一开口，便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除了阎王之外，世上还有武功如此高绝之人。”

同样是内力传音，根据说话者的功力不同，呈现的效果也是不同的。

比如此前的狄侯和冯二（就是开打前第二个说话的，此刻也已经领便当了），他们用内力传音时，说话的调比较高，本人用的声音也较大，这样“气”才能把话给送出去，让远处的人听到。

然，眼下这个说话的人，他的语调和声音听上去竟是轻描淡写般的感觉；在场的武林人士之中，能做到这点的只有袁圻一个……那说话者的内功修为可见一斑。

“终于肯现身了吗？”袁圻抬头望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那是百米外的一处山岩之上。

此刻，一个农夫打扮、相貌平凡的老人，正背着双手站在了那里。

不多时，人群中已有一些人认出了他，由此引出一片惊惶之声。

“魔……魔魔……”

“居然是他！他居然还没死？”

“魔教前教主……杜赢……”

这个名字，袁圻知道，但他没有见过这个人。

十二年前，袁圻确也见过一位魔教教主，但不是眼前的杜赢。

那一年，魔教教主柳相如自认神功大成、天下无敌……遂大举进犯武林各派。

众所周知，武侠世界的“正道中人”都有个习惯，那就是……在情势不利的情况下，他们总能找到理由，名正言顺地人多打人少，至于理由，大家也都清楚……

当然了，在这里把这句经典台词再说一遍也无妨——对付这些邪魔外道，不用讲什么江湖道义！

总之，那一年……魔教被剿灭了。而这个事件中最大的功臣，你们猜的没错……就是袁圻。

柳相如到死也没明白，这个姓袁的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虽然当时的袁圻也已经是公认的一流高手了，但由于他过去太过默默无名，谁也不知道他的武功极限到底有多高。直到他单枪匹马干掉了柳相如……武林各派才意识到此人过去似乎被严重地低估了……

而那件事，日后便成了袁圻当上武林盟主的关键性资本。

不过，眼前的杜赢，和柳相如比较的话……那又是一番云泥之别了。

按照辈分来说，杜赢是柳相如的师叔，可他的年级反倒比柳相如要小上几岁，到今年也不过六十出头。

柳相如练到四十八岁才练成的那门功夫，杜赢在三十岁时就已练成了……此后他的武功究竟有多高，就连魔教中的

几名护法长老都不知道。

值得庆幸的是，杜赢这个人虽是练武奇才，但他并不喜欢争斗，所以他当魔教教主的那些年，魔教始终保持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作风。

直到四十三岁那年，杜赢因厌倦了教内纷争，愤然将教主之位传给了野心勃勃的柳相如。随即便拂袖而去，从此再无人能觅得其踪。

万万没想到……今时今日，这个杜赢，竟然出现在了葬心谷中。

“盟主……他……”季能是认得此人的，他赶紧上前几步，想提醒袁圻一句。

但袁圻摆了摆手，打断了季楼主的话。

数秒后，袁圻抬头，用与杜赢完全相同的手法，以内力传音回道：“杜赢，我听说过你，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

第951章 尘事如潮人如水

“杜赢练的功夫，乃是魔教教主代代相传的神功——无息功。”曹钦远远望着断魂峡中的战局，淡然地对身边的四名玩家解释道，“这门的武功的名字听上去甚是平凡，实则是极为精深的上乘武学。若将此功练到大成境界，内力便似滔滔江水、无穷无尽，修习者仅凭一口丹田之气即可活动三天三夜。”

“嗯……听起来……有点儿像武当的玄武定（即龟息功）啊……”封不觉在旁接了一句。

“不，差得远了。”曹钦否定道，“玄武定讲究的是‘定’，潜息如龟，宁心静气，识念沉凝……一看就是道家内功。”他说着，抬手指了指远处的杜赢，“而杜赢所练的无息功，乃是地地道道的魔教功法；这种武功需要修习者逆行经脉，神识出离……以夺天地之造化，将身外之气为己所用。”

听到这儿，对武侠领域颇为了解的花间疑惑道：“逆行经脉……难道不会有什么危险吗？”

“呵……当然有。”曹钦笑道，“按常理来说，逆行经脉者……轻则内外俱损，中则走火入魔，重则爆体而亡。”

“居……居然会爆……”小叹瞪大了眼睛接道。

曹钦没去接他的话，只是继续说道：“魔教武功，其路数多半都是偏离正统一脉的，甚至有很多是与传统的武学之理背道而驰的……故而被正道中人认为是‘邪功’、‘魔功’，并加以污蔑和唾弃。”他露出一丝不屑的笑意，“哼……但实际上，能创出这类‘邪道’功法之人，才是真正的旷世鬼才。”

“嗯，这点我十分同意。”封不觉接道。

曹钦闻言，转头瞥了他一眼，那眼神似乎在说——“封寮

主这是在自夸么？”

两秒后，曹公公接着说道：“假如一种武功只能让练的人走火入魔或者爆体而亡，那谁还会去练呢？这事儿说白了……还是人的问题。因为创下那些武功的人天分都太高了，所以他们创出的奇功也只有天分很高的人才练得成；然而，这世上终究是资质平平的人居多。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正道人士，十之八九都是迂腐愚钝之辈，还特别喜欢故步自封……无息功这样的功夫若是到了他们的手里，那自然就是练了只会走火入魔的玩意儿。”

“那么……”若雨这时问了一句，“杜赢的无息功，现已到了什么境界呢？”

曹钦把悬于腰际的酒壶拿了起来，浅酌一口，回道：“大约三十年前，杜赢就把这功夫练到了第八重境界。单论内力的话……当时的武林中就只有一人可以比拟。”

“哈！”小叹立即接道，“那个人……想必就是曹公公您了吧？”

“当然不是。”曹钦回道，“我说了，是‘武林中’只有一人可以比拟，官门中人和大内高手我可没算进去。”

“那……”花间追问道，“那个人是谁？是袁圻吗？”

“哈……”曹钦笑了，“那时候的袁圻还是个喽啰而已，怎么可能和魔教教主相提并论。”他也不等对方再问了，微顿一秒后直接言道，“三十年前的武林中，能在内力方面胜过杜赢的人，只有‘阎王’。”

“说起来……这‘阎王’到底是何许人也？”封不觉顺势问了下去。

“这个嘛……等见到她了我再跟你们说吧。”曹钦没有回应，看来是提问的时机未到，“你们别打岔，我这儿说了一半呢……”他摇头晃脑地接道，“传说……无息功共有十重境界，但那第十重‘天地无息’没有文字记载，而且只有创出这套武功

的魔教初代教主一人练成，他死去之后，无息功的心法总共就只传下了九重。后来的那些年里……魔教也出过一些人才，但他们皆是止步于第八重‘山水无息’；于是，久而久之，他们就认为练到第八重即可算是‘完功’了。”

“听曹公公的口气……”封不觉表情微变，“杜赢怕是已经超越那个境界了吧？”

“然也。”曹钦应道，“当今世上，有三个人将无息功练到了第九重‘鬼神无息’，而杜赢……就是其中之一。”

“我去……说好了很多年都没人练得上去呢……结果当世就有三个人练成了啊？”小叹惊道。

“呵呵……”封不觉这时却是笑了，“既然曹公公说了‘当今世上’，而非‘当今武林’，想必这三个人里……也有曹公公您的一席之地吧？”

“封寮主……当真是机敏过人。”曹钦夸了觉哥一句，算是默认了。两秒后，他又不紧不慢地说道，“十五年前，魔教与中原武林大战，最后一任教主柳相如被袁圻所杀，魔教中人几被赶尽杀绝。索性……还是有一些人活了下来。由于江湖中已无他们的立足之地，他们便决定投靠朝廷。而那《无息功》的心法，便是他们献给锦衣卫的见面礼。”

“诶？”小叹听到这儿，忍不住打断道，“献给锦衣卫的东西，怎么让公公您给得到了呢？”

“呵……”曹钦回道，“起初，东西确是落到了锦衣卫的手里，而且上官汜（锦衣卫指挥使）还悄悄地练了几个月。直到有一天我在宫外见着他……隐隐觉得他体内的真气似有乱象，再探之下，发现他已濒临走火入魔，于是我就点播了他几句。三天后，他便主动把《无息功》献上，并坦言自己资质有限，请我‘笑纳’神功。”

“哦……这位上官大人玩儿得也是遛啊。”封不觉吐槽道，“发现自己没办法练下去，就来个借花献佛。”

“他是个聪明人……”曹钦道，“他很清楚……有些东西，即使没什么用也可以留着；但还有些东西，如果不能带来利益就得尽快出手，否则便会招来灾祸。”

话到此处，曹钦将目光投向了袁圻：“对了……说到聪明人，这里还有一个。”

“你是说……袁盟主？”花间第一时间反应道。

“是的。”曹钦回道，“袁圻，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去敬佩的人。”

“HO～”封不觉语气一变，“竟然能得到曹公公这番评价？看来那袁圻一定是天赋异禀啊。”

“天赋异禀？”曹钦笑了，“呵……不，他的各方面天赋都很平庸。但也正因如此……他才值得敬佩。”

……

就在地狱前线向NPC套取各种情报之时，断魂峡中的战局……也有了新的变化。

短暂的对峙过后，杜赢便从高处飘然跃下。

而那些陷入颓势的谷中人，也都趁着这当口逃出了重围，退到了杜赢所在的那个方向。

数息过后，杜赢倏然落地，其所立之处，竟是连一丝尘埃都没有扬起。

此等天人修为，让许多门派的掌门都不禁倒抽一口凉气。

“袁盟主。”杜赢落地后，完全无视周围的人，只看着袁圻，说道，“久仰了。”

纵然杜赢现在的打扮和一般的农夫无异，但他身上的那番高人气度却比当年更盛。其举手投足间所流露的气势皆似渊渟岳峙；简单的一句话、六个字，从他口中说出……便仿佛有千斤的分量。

“杜先生。”袁圻没有称杜赢为“教主”，也没有再去直呼其名，而是找个折中的、较为礼貌的称呼，“按理说，我该称你一声‘前辈’……”说是这么说了，但袁圻并没有做出一个后辈应有的姿态，他仍是一手持剑，一手放在背后这样讲话。

“袁盟主客气了。”杜赢的声音显得冷淡、无力，“老朽一介山野村夫，你称我一声先生已是在抬举我了。”

“那好吧……”袁圻还真就不再跟对方客气了，“杜赢，我们闲话少说……”他顺势问道，“你是来拦我们的？”

“不是。”杜赢回道，“我是来杀你们的。”

“哼……”袁圻冷哼一声。

“葬心谷有葬心谷的规矩。”杜赢接道，“阎王让你进来，你才能进来；阎王不让你进来，你就得离开；而若是阎王让你三更死……”

“废话！”袁圻打断了对方，“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且不打算离开，更不打算死。”

“我知道。”杜赢道，“所以我来送你们一程。”

“你若觉得可以……那就试试。”袁圻也不怵对方，他把软剑重新收回腰间，接道，“我说过了……你还活着，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我已多年没有遇上像你这样的对手了。”

他说这话，倒也不怕得罪人，因为背后那些武林人士早已公认他是天下第一。

“好！”这一瞬，杜赢的神态变了，他那内敛的气势也在顷刻间爆发了出来，伴随着一股怒涛般的气流朝前方席卷而出。

袁圻背着双手，傲然而立，俨然不为所动。

但他身后那些人可就遭殃了，掌门级别的倒还可以，无非就是踉跄着后退了几步，基本还是可以立稳身形的。但那些门徒级别的、还有些江湖上的二流人物，就有不少被震得

单膝跪地、脸色铁青。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霸王色霸气。”

“嗯……也可能是灵压。”

见此情景，在远处山上观望的封不觉和王叹之，先后都一脸中二地吐了个槽。

而他们的行为……换来的无非是黎若雨和安月琴的鄙视目光。

“不差。”曹钦看到这一幕后，仍是一脸淡定地评价着，“隔空施力，如潮似涛，这便是第九重和第八重的最大区别。若是第八重境界的话，就只能对正前方一线施展。”他说着，又喝了口酒，“但……他还是赢不了袁圻。”

听到这句话，除了封不觉以外，地狱前线的其他三人以及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们全都感到了疑惑。

从场面上来看，杜赢似乎要比袁圻厉害才对，毕竟他的内力都可以影响到雾气了。而袁圻在实战中表现出的也不过就是速度和力量而已，感觉逼格并没有这个前任魔教教主来得高。

没想到，战斗伊始，曹公公却说出了这种仿佛是盖棺论定般的言论……

也就在他话音未落之际，袁圻……出手了。

在杜赢那庞然的内力前，快和巧都是没用的。

所以袁圻出手的动作并不快，他也没有使出招至极致的软剑。

他只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单刀直入地冲到杜赢身前，一指点向了杜赢的丹田。

指尖未至，其威势似已蓄然无穷。

那一刻，杜赢的脸上忽现震惊之色。

他以为没有人会这样正面去对抗第九重无息功，因为这种行为就好似在用拳头击打大海……再强的拳头也只能破一时的风浪，但海的力量是延绵不绝的，拳头很快就会被淹没。

然，袁圻却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种貌似最愚蠢的做法……

因为他一眼就看穿了——对方这套看似毫无破绽的功法，唯一的弱点……正是其最强之处。

“岂有此理！”震惊之后，杜赢心中升起的竟是愤怒。

一个本来就不喜争斗的人，又逾花甲之年，按理说不太会有这种情绪了。一般人尚且如此，杜赢这样的人物更应如此。

但此刻的杜赢……却是怒了，当一个习武之人发现自己穷毕生之力所达到的境界竟被另一个初次见面的后辈瞬间破解时，他自然会怒……

无息功，的确是一种很强的武功，命辰玄功也是。

长远来讲，只要修炼的年份够长，修习命辰玄功者的内力是一定会超过无息功的。但实际情况中……至少在三十年以内，第九重无息功肯定比命辰玄功要强。

可是……功法强，不代表就会赢。

人，才是胜负的关键。

杜赢的天资是很高，他的无息功功力也在袁圻的玄功之上，但他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实战了。

纵然是在他尚未退出江湖的那些年，他也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打斗，因为敌人往往还没出手就已被他直接用内力压垮。

而袁圻……他的战斗经验，是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比拟的。他初入江湖那几年，三五个土匪蟊贼都可能要了他

的命；三十岁前，袁圻已经历大大小小数百场生死之斗（因为不是很强的对手都可能让他死）；后来他的武功逐步提升，遇到的对手才越来越强……

要比喻的话，袁圻简直就是个从街头械斗一路战斗到世界拳王的人物。说得直白点……论“打架”的才能，杜赢比起他来差得太远了。

第952章 只叹江湖几人回

但见，袁圻一招祭出，指尖气劲冲旋而至。

的确，用拳头攻击海浪，最多只能破坏掉浪潮中的一个点，但有时候……胜负就分在这一点之上。

杜赢纵有庞然似海的内力，但在眼前这一时、一点的攻防上，他却是无能为力……

叱——

一声轻啸过后，命辰玄功的内劲透指而出。

在最后一刻，杜赢将无息功的内劲回收圆融，坚守命门。

然，此举的效用也不过就是……让他不至当场毙命而已。

杜赢的名字里，有个赢字，可这并不代表他就会赢。

赢的人……是袁圻。

袁盟主的资质是一般，但他早已在无数的实战中悟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战斗方式，无论遇到怎样的对手和功法，他几乎都可以在瞬间看破对方的弱点。而这……才是他立于武林之巅的真正法宝。

“说实在的……”一招过后，袁圻平静地念道，“……我很失望。”话还没说完，他看杜赢的眼神已变了，变得跟看其他人时的眼神一样，“像你这样的人，无论天资多高……都不该去练武，也不该在江湖中留名。”他顿了顿，“因为……你缺乏一个武者应有的、最基本的斗志。”

“呵……”闻言，杜赢苦笑。此刻，其丹田气门被破，以至内息大乱，那仿佛无穷无尽的真气已尽数散去，一时半刻内

是不可能再运功了……知道自己已成待宰羔羊的杜赢，便也不再恼怒，他释然地回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如果一开始我就可以选择，我也不想涉足武林。可惜……当我可以‘选择’时，我已是神功大成的魔教教主了。”

“‘选择’？”袁圻冷冷看着对方，“你选择了什么？”

“归隐山林，退出江湖。”杜赢回道。

“不，不对。”袁圻否定道。

“不对？”杜赢疑道。

“不对。”袁圻说着，抬眼看向了杜赢身后那三十余人，“你、和这些被迫逃入葬心谷中的人没什么区别……你们以为来到这里就摈弃了‘过去’，可恰恰相反，正因为你们的‘过去’，你们才被困在这里。不管你们来的时候是为了归隐、逃命、还是什么别的理由，究其根本……都是‘自欺欺人’。”

话至此处，袁圻已扬起一掌，准备送杜赢“上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你们真想退出……就到阴曹地府去见那真的阎王罢！”

言毕，掌出。

袁圻这一击只用了两成功力，看来他是打算给对方留个全尸。

而杜赢也已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他只是默默等待着这不算很强的一掌劈向自己的天灵盖。

然！就在此刻……

一道刀芒骤然闪现，宛如奔雷闪电，直击袁圻右臂。

那一瞬，袁圻的脸上……首现惊异之色！

“怎么回事？”袁盟主当即心道，“这般威力的刀气……竟不是用内力发出的？”

他一边想着，一边急急收手、匆匆而退……继而戒备地看向了天空。

数秒后，分立两端的葬心谷人和江湖群豪也都纷纷露出惊诧之色，齐齐抬头望向了刀光斩来的方向。

他们的眼中，首先出现的是白。

雪一样的白。

白衣飘飘、轻风动裾。

然后就是红。

血一般的红。

点缀在白衣上的血樱，随着衣襟摇曳在风中。

片刻后，一道倩影翩然落地。

这时，人们看到的……还是白和红。

雪白的肌肤，倾城的红颜，让每一个人的目光都为其凝驻。

这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怔住了，他们每一个人都很确定……自己此生之中从未见过眼前的这位女侠，因为如果见过，他们一定会记得她。

于是，一个问题出现在了人们的脑海——她是谁？

“来者……何人？”袁圻是第一个回过神来的人。

不得不说，袁盟主的心性比起周围的其他人来要高了不止一个境界，即使他的心中也为絮怀殇的美貌所惊叹，但他不会仅仅因为眼前出现一个绝色女子就让自己动摇。

“絮怀殇。”絮怀殇报出了自己的名讳。

“姑娘。”袁圻瞪着他，“我从未见过你，也没有听过你的名号。”他瞥了眼侧前方地面上的刀痕，接道，“不知……你出手干预我与杜赢的较量，是何用意？”

絮怀殇的回答，倒也是言简意赅：“我等……奉阎王之命……”

当她说出“我等”这两个字时，红樱的另外三名队员【血蔷

薇】、【风信子】和【铁海棠】也先后从天而降，与队长站到了同一战线上。

“……来取你们的性命。”后半句话说完，絮怀殇身形丕动。

红樱的三人也紧随其后，瞬然杀出。

她们似乎不需要那些谷中人来帮忙，仅靠四个人，就冲向了前方那二百多人的敌阵。

“小心应敌！”下一秒，袁圻立刻大喝出声。

这是他第一次在战斗中直接对群豪们下达指示，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四名对手是极为危险的，如若他不说这一句，他身后的那群人也许会在顷刻间就死伤大半。

叱嘤——叱嘤——

刀芒两现，刀声齐鸣。

絮怀殇箭步而来，毫不犹豫地把袁圻定为了首杀的目标。

而袁圻的反应亦是神速，他当即抽剑运劲，反手一卷，迎上了对手的双刃。

絮怀殇的刀是很快的，因为她是一名玩家，她的身体素质早已超越了正常人类的极限。

先前在与大漠刀王狄侯过招时，袁圻还可以游刃有余地避刀而过、一击制敌。但面对絮怀殇的攻击，袁圻选择了“挡”。

“她究竟是什么人……”一招过后，袁圻心中疑惑更甚，“看相貌……她至多二十余岁；但这等外功修为，绝不是这个年纪的人可以练就的……”

呛——呛——呛——

袁圻思绪未定，絮怀殇又是数刀攻来。

她的双刀实在是太快了，当一个人的刀快到这种地步时，她的刀便已无所不至、无所不在。

假如袁圻用的不是布剑、而是一把形态固定的兵刃，恐怕他早就已经落败。

“为什么……”袁圻越战越是心惊，他已多年没有体会过这种在刀尖上打滚的感觉了，“为什么她施展这等轻功和刀法、却没有丝毫的内力流动？”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因为玩家操控的能量体系和他们不一样。

但是作为剧本中的一个NPC，袁圻是不可能超越自身维度去得到这个答案的。因此，既摸不清对方的招式套路、又感受不到对方真气走势的袁盟主……就只能靠单纯的五感去判断对手下一步的动作了。

考虑到双方的基本身体素质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上，袁盟主落于下风便也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红樱另外三名队员的战斗也已展开。

她们的做法堪称蛮横，但非常有效，说白了就是——乱枪扫射。

铁海棠是一名主器械辅射击专精的玩家，她平时装在行囊里的枪……比古小灵带得还要多。此刻，她和血蔷薇、风信子三人每人都拿上了两把冲锋型枪支，对准人群就突突了起来。

那些江湖中人倒是认得火枪，但对于这种科技领先他们时代至少几百年的枪支……就是摆在他们眼前他们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于是乎，在十秒不到的时间里，就有六七十人在惊愕中命丧黄泉。

看着各门各派的高手们像是麦子般一片片倒下，连葬心谷那边的人都惊了。他们从死者们身上的血洞推断出……这

些人应该是中了某种“暗器”而死的。但他们完全看不到这些暗器的飞行轨迹，只能听到“突突突突”的发射之声。

“唉……要是小灵在的话，这会儿我们至少已经用狙击枪放倒一个红樱队员了吧？”

山缘之上，花间望着远处的景象叹息道。

“其余的红樱队员也会由于对狙击手的顾忌而自乱阵脚。”若雨接道，“周围的NPC可以成为我们极佳的助力。”

又一次遭到了有理有据的拆台言论打击，封不觉虚着眼回应道：“你们俩没完了是吧……不就是想说我决策失误吗？”

“是的。”若雨和花间异口同声地回道。

“好！”封不觉一拍大腿，“我就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没有狙击手也一样！”

言毕，他也不管队友们的反应，直接就纵身一跃，跳入了谷中。

“呵……这下有好戏看了。”曹钦虽然听不懂“狙击手”之类的词汇，但地狱前线这几位的语境他还是能体会到的，所以他基本明白……封寮主要去干什么。

嘭——

来到半空之中的封不觉猛踏月步，有意识地发出一声震响。

他这一举动，自然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当然了，这“不少人”基本都是葬心谷势力的人，江湖人士这会儿可都忙着呢……基本上九成的幸存者都在抱头鼠窜，只有少数几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在用武功扛子弹的……

“那又是何人？”

“不知道……从未见过。”

“难道他也是阎王派来的援兵？”

“未必……也许他也是来闯谷的。”

“武林中竟有轻功如此卓绝的后辈吗？”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觉哥则是一步、一步……在空中踏着月步冲袭而来。

当封不觉离地面只有二十几米的距离时，他忽地拧身一旋，朝着红樱的三名队员便踢出一溜青芒。

此时，红樱的队员们自然也都察觉到了他的动向，她们当即分别散向三个方向、避开了岚脚的攻击，并掉转枪口，开始齐射封不觉。

“哈！普通枪械也想伤我？”悬停于半空的觉哥连躲避的意图都没有，不但不躲，他还停在原地来了句嘲讽。

很显然，他有绝对的自信可以在枪林弹雨中毫发无伤。而这份自信的根源……就是他身上的两件装备。

其一，是他的腰带——【I WANNA BE A BELT】。

经过了N个剧本的积累，这“成长型”装备已经开始展现其逆天级的真实威力……

当初刚入手时，这件装备的防御力只是“较弱”，但经过时间的推移……凭借着“每次受到攻击时，该装备都会提升一丁点儿的防御力”的特效，这玩意儿的防早已被“养”成了“极强”。

这也是为什么……在上一轮与刀锋的比赛中，孩童身形的封不觉吃了近似成人体型的龙傲旻一击【盾牌猛击】居然也没被秒。

再加上……他还有第二件神装【13/20的刻薄战甲】。

“强度判定为‘强’以下的远程攻击无效”这个特效，配合同样是“极强”级的防御力，以及“缓冲”属性，皆可说是子弹的克星。

以封不觉目前的防御能力而言，科技向的远程攻击……

恐怕也只有使用重火力武器和特种弹药才能对其发挥作用了。

“切……偏偏在我们做支线的时候出来搅局吗……”血蔷薇见觉哥根本不吃普通弹药，当即心生一计，并对队友们说道，“风信、海棠，你们继续做任务……我来拖住他！”

话音未落，血蔷薇已从行囊中取出一根羽毛，发动了召唤技能。

白光之中，一只巨鹰化形而生。这一变故，让所有看向此处的NPC们骇立当场……此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将突然杀出的这几名男女归结为了“妖道”或“神仙”之类的存在，放弃了进一步的揣度。

“虽然你那个成长型的召唤生物很厉害……”封不觉看着那巨鹰背上的血蔷薇念道，“但你想凭一己之力来拖住我……未免也太天真了吧！”

喝声起，岚脚又出。

这一次，觉哥使出的是空中版的【岚脚·群狼连星】；那凌厉纷杂的攻势交错着窜向了正欲腾空而起的巨鹰，俨然是避无可避之势。

不料……

就在封不觉的攻击即将得手之际，一股真气的洪流自侧方兀地卷来，竟是让岚脚踢出的大片斩击统统改变了方向、偏离了目标。

经此变故，血蔷薇的巨鹰也顺利升空，来到了比觉哥更高的地方盘旋。

“嚯~本寮主不来惹你，你倒主动作起死来了……”封不觉神情一变，转头看向了远处的杜赢，“看来只能把你也一并解决掉了……”

第953章 归者茕茕心已倦

断魂峡中，战局一波三折。

最初，是谷中人这边占据优势，对武林群豪形成围剿之势。然后，是袁圻单枪匹马、力挽狂澜，生生将形势逆转。接着，杜赢的出现似乎又撑住了场面，但……袁盟主很快又把局面给扳了过来。

就在谷中人以为大势已去时，突又有四名身着血樱白袍的美女从天而降，用奇门暗器对武林势力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并且成功压制住了袁圻。

可以说，谷中人也好，武林人士们也罢，他们的心情在这半个小时里简直就像在玩蹦极一样……

而当封不觉现身的时刻，他们这段大起大落的心路历程也迎来了最高潮……

“袁盟主，絮怀殇和天上那个我来对付，地上那两个交给你。”封不觉还没落地就想好了接下来的策略，他也不浪费时间，直接就喊着向袁圻下达了一个指示。

袁圻并不知道封不觉是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从哪儿杀出来的，但刚才的几下【岚脚】他可都看见了。

此刻，袁盟主心道：“既然这小子也是个高手，而且有意要给我助战，我自然是没有理由去拒绝的。反正我现在也处于下风，不如就让他来试试……”

“好！”两秒后，袁圻便高声应道，“这位少侠，你可要小心了！”他在脱战之前，还特意提醒了觉哥一声，因为他真心觉得絮怀殇这个对手非常棘手，万一那“少侠”一下来就被秒了可就太难看了。

“袁盟主请放心，对付她……我自有办法……”封不觉回应

他时，还顺脚对着远处的杜赢来了一波岚脚连击，惊得那老头儿连催内劲，边退边挡，“对了，还请袁盟主支会各路英雄一声……劳烦他们把杜赢和那些谷中人给压制住。”

觉哥很清楚，这话由他来说未必管用……那帮武林人士很可能理都不理他。所以，他得借袁圻之口来进行调度指挥。

而袁圻闻言后，立刻在心里小算了一笔账，并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是个好主意。

就在这一瞬，封不觉已从半空斜着杀入，抄起菜刀和军铲就朝着絮怀殇砍了过去。

絮怀殇双刀一回，一式三变，绽出漫天刀影，不但挡下了觉哥的攻击，还将袁圻逼退了丈许。

这一交一错之间，袁圻便顺利脱战。接着，他二话不说就照着封不觉的意思对众人下达了命令，并马不停蹄地冲向了风信子和铁海棠二人。

以袁圻的修为，在他有所防备的情况下，自然是不会被子弹所伤的（已经有护身气罩了），这也是为什么封不觉会安排他去对付红樱那二人。

当袁盟主杀到近处时，风信子和铁海棠就不得不改变战法来应付这个超强的NPC；这样一来，那些受到枪火蹂躏的武林人士们也就腾出了手。

目前还没死的这群武林中人，基本都是武功达到掌门级或近掌门级的强手，让他们去对付玩家……或许是有点强人所难，但让他们对付一个已经被破了气门的杜赢和三十余名谷中人，至少也是旗鼓相当。

于是乎，在封不觉降临断魂峡后不到两分钟。

战局又一次倾向了武林势力，新一轮的激烈厮杀也顺势上演……

“你的队友呢？”絮怀殇与觉哥过上招后，即刻问道。

虽然她本人是非常期待与觉哥单挑的，但这毕竟是团队赛……作为红樱的队长，絮怀殇有义务去考虑战场中的其他因素，以防中了对方的计策。

“哼……”封不觉冷哼接道，“怎么了？看不到人……反而更不安是吧？”

他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而是用模棱两可的态度反问了一句，以此来制造更大的心理压力。

“也罢……”絮怀殇神色一凌，“我本来也没觉得你会说……”

言毕，絮怀殇身形疾动，飘忽之间，已使出【踏燕飞渡】之绝学，腾空而起。

紧接着，但见她纤腰一扭，回身便接上了一招【北天十字凰】。

那一瞬，凤鸣破天，斩波落地。

冰冷的红炎从数米之外直袭而至，将封不觉全身上下都掩杀其中。

然……

“这种连招，我早就已经看穿了……”觉哥淡定地评论了一句，同时迎刀而起，奔着十字刀芒飞行的轨迹逆冲而去。

下一秒，便见其整个人似一条在水中加速冲刺的章鱼一般……将头伸在最前、拖动全身，而身体则保持放松、自然抻直、还带了一点点自转……

封不觉就用这么个极为古怪的极限动作从十字刀芒其中一侧的夹角中“钻”了出来，与那斩波相错而过。

这世上，恐怕再无第二人会用出这种破招的方式了……也只有具备零时差演算和怪异思维的他能想得出来、且能做得出来。

“哈哈哈哈……”破招成功后的觉哥急速杀到了收招未稳的

絮怀殇身前，嚣张地大笑道，“十字型的斩击好难躲啊！就这么反杀过来了真是不好意思呢！”

乒——哐——

瞬息过后，两记金铁交加之声响起。

第一声，是絮怀殇用左刀挡下了【必须破防之刃】的声音；第二声，是絮怀殇用右刀挡下了【WJQ-308军铲】的声音。

“哦？这倒是令人有些意外呢……”半秒后，反击未成的封不觉神情微冷，沉声念道，“我可是紧扣着你收招的间隙出手的，你居然也来得及防住？”

“呵……装得还挺像……”絮怀殇眉宇间闪过一丝薄怒，厉声回道，“你不是‘早就已经看穿了’我们的‘这种连招’吗？”

其话音落时，一道巨影已从空中直冲而下。

那影子，无疑就是血蔷薇所骑乘的巨鹰。而这次冲击，便是这个召唤物自带的技能之一——【寂静冲袭】。

顾名思义，这招的特点就是发动时不会发出丝毫的动静，甚至连空气的震动和风压都不会产生，目标往往要等到巨鹰无比接近时才能察觉到攻击已至。

在实际战斗中，只要和队友配合一下，血蔷薇经常可以靠这招将敌人一击带走。

当然了，封不觉是不会被带走的。正如他先前所说……这种连招他早就已经看穿了。

絮怀殇的【北天十字凰】凝而未发之际，觉哥就已经察觉到了对方的意图，因为他始终有留意血蔷薇在空中的走位……

从斩击的缝隙中钻出后，封不觉还故意用神态和语言进行诱导，想给对方制造出一种“我大意了”的错觉。

不过，絮女神也不简单……基于多次和觉哥交手的经

验，她在发出十字刀芒时就留了个心眼儿，并没有以全力发招。

结果不出所料，对方用一种非常极限的方式穿过了攻击，抓到了反击的机会。

这时，絮怀殇留手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没有全力放技能的她刚好能赶在对方的突袭到来前做出反应。

可惜，在接下封不觉那一刀一铲的瞬间，絮怀殇意识到……对方还是没有露出破绽。

对于絮怀殇这个级别的高手来说，武器上传来的打击感已可以告诉她很多信息。所以在挡了封不觉那两下后，她就明白……这两下的目的并不是“杀伤”，而是想借助格挡的反作用力来“推”自己一把。

也就是说……封不觉这一系列的举动，都是在看穿了对手的配合后才做出来的。他的每一步应对，看似惊险，实则游刃有余……

不管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试探对手的底线还是在戏耍对手，这对絮怀殇来说都是一种不怎么愉快的战斗体验。

“不错嘛……”封不觉向后反弹一丈，堪堪闪过了巨鹰的冲击，“不管我怎么引诱，就是不露破绽。”

他说话之间，那巨鹰已然“冲入”了地面，就如同可以穿墙的幽灵一般，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泥土中。

召唤生物可以穿墙，但血蔷薇不能，因此，在【寂静冲袭】发动时，她就已经离开了巨鹰的背部。此刻，血蔷薇还在天上，不过她所骑乘的东西已不再是巨鹰了，而是一只……

“天上还那位把【化石翼龙】给召出来了，这是打算转头去攻击那些NPC了吗……”封不觉说着，抬头看了看在高空盘旋的龙影，“说起来……你们这会儿是在做支线任务吧？任务内容是什么呢？替阎王来肃清入侵者？”

絮怀殇没有回应封不觉的问题，这数秒之间，她正在以称号技【子弹视界】观察着战场的形势。

虽然只是数秒，但这已足够她把整个战场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看得仔细分明了……

“蔷薇！”待觉哥把话说完时，絮怀殇当即朝天上的队友喊道，“掩护风信和海棠……撤！”

这句话，是“队长的命令”，因此毋庸置疑。

不管这决策是对是错，作为职业选手，红樱的队员们是不会在比赛过程中去质疑和争论的。她们要做的就是完美地执行，有什么问题等比赛结束后再说。

于是，下一秒，血蔷薇就操控着化石翼龙，朝着袁圻掩杀而去。

不久前遁入地面的巨鹰也反冲而起，突然出现在了袁圻和红樱的两名玩家之间。

熊——熊——

袁圻立足未稳，两团火光便从半空袭来。好在袁盟主轻功卓绝、妙到颠毫，他竟是用身法避过了无形的火柱，闪到了一旁。

不过，风信子和铁海棠也趁此机会，跃上了巨鹰的背部，随其乘风高飞而去。

“怎么？”封不觉见状，心知对方是决定撤退了，让他以一追四也不太现实，所以他干脆也不再动手，只是望着絮怀殇道，“你不是很期待和我交手吗？这就要走了？”

“我们来这儿是做支线任务的。”絮怀殇回道，“既然现在已经做不成了，那就该尽快撤离，以免遭受更多损失……”她顿了顿，柔美的面容转向高处，瞥了一眼，“你的队友们在那边的山上吧？”

“果然发现了吗……”封不觉知道【子弹视界】的效用，所

以他也没必要否认。

“其实我看得不是很清楚，那个距离……对我来说太远了些。”絮怀殇微笑道，“不过……听到你亲口确认，我就放心了，看来我的决策没有错。”

“哈？”封不觉闻言一愣，“嚯~你居然诈我？”他这句话后面还有句潜台词没说出来，那就是——“而且还成功了？”

“呵……”絮怀殇笑得更可爱了，但她没有正面回应觉哥的问题，而是接道，“你我间的这场胜负……已等了太久，我也不急于这一时。想打的话，你们就到‘葬心山庄’来打吧。”

说罢，絮怀殇收刀转身，轻跃而起。凭着【踏燕飞渡】的绝技，她轻而易举地游壁而上，跳出了山峡。

在其身影消失于山缘前，她还回眸一盼，深深望了觉哥一眼。那一刻，其衣袂在风中猎猎飞舞，秀发亦是随风轻扬，远处瞧去，俨然一位出尘仙子、又兼具飒爽侠姿。就连不少NPC都已看得痴了。

“看什么看！”三秒后，封不觉暴喝出声，“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这回他也不等袁圻说话了，直接就用扛把子的语气对着武林群豪吼道，“杀人！洗地！”

他的大喝将不少人从恍然中惊醒，虽然人们依然不知道这货到底是谁，但不得不承认……他骂得有理。

……

五分钟后，断魂峡一役……宣告结束。

由盟主袁圻率领的武林群豪死伤近两百，目前幸存者四十八名，其中十三人轻伤以上。

葬心谷一方，全军覆没，仅一人生还……

那个人，无疑是杜赢。

这老小子玩儿得也是遛，当他听到絮怀殇说出那个“撤”字时，他就跑了……跑得比红樱的队员们还快。除了袁圻以

外，其他的武林高手还真就拦不住他。

不过……如今的杜赢，精神状态已如丧家之犬。此时，倍受打击的他正神情恍惚地往葬心山庄跑去，只因他心中有诸多的疑问……想要去问那“阎王”。

另一方面，待一切尘埃落定后，袁圻终于来到了封不觉的面前，客客气气地作了一揖，言道：“袁圻代各路英雄多谢少侠出手相助。”他的目光朝觉哥身上一定，“不知少侠高姓大名，师出何门？”

第954章 红颜白首生罗帷

当地狱前线的其余三人来到断魂峡中时，封不觉刚好讲完了一段长达千余字的贯口。

而袁盟主和武林群豪们此刻的表情……已完美表达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极度震惊和身体上某个部分的剧烈疼痛。

但觉哥对此却是不以为意，他顺势就扬起一手，朝自己的队友们示意了一下，说道：“对了，我还没介绍呢……这三位，皆是我破剑茶寮的寮客。”他指了指若雨，“这位是我的夫人，另外两位是我的弟子，盟主你要不要顺便听听他们的名号？”

“不用了！”袁圻瞪大了眼睛，高声惊道，“真的不用了！”

袁盟主此刻的表情仿佛在说“求你别说了，哥给你跪了”。

一旁的八方楼主季能也是箭步上前言道：“封寮主，贵派侠士的威名……我看还是下回有机会再听好了……眼下咱们这儿还有更要紧的事情得办……”

“不错。”袁圻赶紧接茬儿，“此地地形不利，不宜久留……”他拿了拿武林盟主的派头，高声（这会儿已经不需要再用内力传音了，因为周围的人加起来不足五十个，而且耳力都不错，所以直接靠嗓子说就行了）说道，“想必各路英雄也都调息得差不多了（封不觉扯淡的时候大家也没闲着），我们还是应尽快上路……待事成之后，再回来好好安葬同门的尸体吧。”

“是是是！袁盟主所言极是！”

“的确，事不宜迟啊！”

“对啊，大伙儿赶紧起来赶路啦！”

幸存下来的武林人士们也是纷纷快速响应，为了防止封

不觉再来三段评书，他们可说是不遗余力。

于是乎，这尚存五十余人的队伍，就这么重新上路了……

……

另一方面……

葬心山庄前。

光雾笼罩之下，山水掩映之间，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行到了山庄的入口处。

此时，山庄外的村子里，已是一个人都不剩了……

很显然，断魂峡的那场伏击战，乃是葬心谷居民倾巢出动的一次行动，可惜……结果只有一个人幸存下来。

当然了，就算这群人全都活着，也不会去阻拦这些朝廷兵马的……因为阎王早已有令，要“请”这队人马进来。

这也是为什么……袁圻率领的武林群豪们一路上连一具官兵的尸体都没发现。

事实上，他们不但没发现尸体，也没发现任何打斗的痕迹……就连马蹄、车辙、脚印等都没找到。

毫无疑问……朝廷的兵马在入谷后不久便拐向了一条和武林人士们不同的道路，而且谷中人还很周到地替他们把足迹给消除了。

“诸位大人，请留步。”

当队伍最前方的骑马人行到山庄门前时，一名老妪拦在了他们的面前。

那是个看上去六十多岁的老妇人，身形偏瘦，满脸皱纹，身着朴实的农家装束，衣服上还打着补丁。

见状，三名领头的骑马人中行出一名身穿战甲的壮汉，在马上言道：“大娘，您可是这山庄里的人哪？”

这条汉子名叫鲁元，乃是大都督府（这个机构在正史中很早就已被废除）的一名将军。鲁元外表长得很糙，性子也差不多。瞧他张口便是一声“大娘”，也能知道这位大人不拘礼节，十分亲民。

“正是。”老妪回道，“老身奉阎王之命，在此恭候各位大驾。”她虽是年迈，但讲话的语速颇快，声音也是中气十足，“葬心山庄内不容活的牲畜走动……”她看了看那行人胯下的马和拉车的马匹，接道，“还请诸位下马离车，随老身步行。”

“嗯？”闻言，第二名骑马人的脸上泛起了一丝不悦之色。

此人名叫鲍奇，官居锦衣卫镇抚使。虽说名中有“奇”，但他的相貌生得却是平凡无奇（特务机关就爱招这种人）；另外，他身上的官僚做派，也是为首三人中最甚的。

“你这妇人，怎么说话的？”鲍奇言道，“你可知马车上坐得是……”

“哎～”这时，第三名骑马人摆手出了一声，打断了鲍奇的话，“鲍兄，正所谓入乡随俗嘛……你且容我去跟‘那位爷’通报一声，再作计较嘛～”

这位语气比较娘、面容微胖的，自然是一位官拜东厂的公公了。他名叫毛进财，听名字就知道从小家里不富裕，所以很小就被送进宫去了……

“是啊，鲍兄……”另一边的鲁元也接道，“何必去为难一个老人家呢，咱们先听听‘殿下’的意思再说好了。”

“哼……也罢。”鲍奇见毛公公已经调转马头朝后行去了，也就冷哼一声，不再言语。

不多时，毛公公便回来了，而且是“走”回来的。

“二位，殿下有旨，咱大伙儿一块儿走走吧。”毛公公笑着对马上的两位言道。

闻言，鲁元和鲍奇皆是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马车中的几

位大人物也都纷纷从车里下来了。

于是，他们也赶紧下马，准备领兵入庄。

不料……

“且慢。”那老妪又一次抬手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又怎么了？”鲍奇这回可有点儿不耐烦了。

“阎王有令，入庄者……最多十人。”老妪一字一顿地回道。

“什么？”鲍奇高声道，“大胆刁民！你……”

正当他准备拿“官威”来唬一唬这个不知好歹的老太婆时，其后方响起了另一个人的声音：“哎呀~鲍将军你干嘛那么大的火气呢？十个人就十个人嘛。”

一听这声音，鲍奇立刻就怂了，不但怂了，他还转身跪了。不仅是他跪了，队伍中的大部分人全都跪了……

很明显，说话的这位乃是一名皇家子弟——晋王朱知楂。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货的名字很奇怪，没错……就是很奇怪，但对明朝的王子皇孙来说，取名从来就是件身不由己的事情……

根据老祖宗的规定，王爷家得按字排辈，以晋王家为例……一共就二十个字：济美锺奇表，知新慎敏求，审心咸景慕，述学继前修。

同样是老祖宗的规定（朱元璋在这方面莫名执着），他们老朱家的后人，名字里第三个字必须是五行部首，而且得按照金木水火土这么排下去。

但字是有限的，子子孙孙是无穷尽的……因此，到了明朝末年，我们便有幸看到了名字叫朱由榔的皇帝。

就这……还真不错了，有些混得比较惨的庶王子孙，到后期就得自己造字儿来取名了。你要是在字典上看到那种意

义不明的，带五行部首的字，那十有八九是明朝的时候整出来的。

好了……吐槽完毕，咱们还是回到故事中来。

“殿下……”两秒后，鲍奇跪着言道，“……您乃是万金之躯，只带十个人入此险地，万一有个闪失……”

“行了行了，都起来，先起来说话。”朱知楂用十分随和的语气接道，“都省省吧……我算什么万金之躯……”他说到这儿时，脸上带着几分苦笑之色，似有些自嘲的话要讲，但欲言又止。顿了顿之后，他才接道，“再说了，十个人也就够了……除了我和常大人之外，正好有你们这八位绝顶高手在旁保护……有什么好担心的？”

朱知楂所说的常大人，名叫常威。

好了，我知道各位此刻在想什么，请立刻放弃那个念头。

没错，这位大人是叫常威，但他不是那个自称不会武功的常威，而是一名六十多岁、须发皆白的御医。

至于另外那“八大高手”，其中自然有鲁元、鲍奇和毛进财这三人的席位，不过……他们只能算是四天王里最弱……哦不，是八大高手里最弱的三人。

剩余那五名高手，咱还得分开说……

第一位，是锦衣卫指挥使上官汜。此人是个颇有城府之人，也是曹钦认定的“聪明人”。这一路上，他都骑马跟在队伍的最后方，而且穿得是一袭普通的锦衣卫官服；乍看之下……绝不会有人认为他是这里官职最大的几个人之一。

至于武功方面……今年五十岁出头的上官汜，早在十年前便已将一身外功练到了金刚不坏之境界。可惜他习武的路数太刚太正，实在无法参悟“无息功”，要不然他的修为还能更上一层楼。

接着，是第二位高手。

此人名叫卞吉，乃是大都督府的副使。平日里给人的印象只是个纸上谈兵的文官，但实际上……他的内功修为在大内高手中够得上前三，就是比起那杜赢来也毫不逊色。

顺带一提，在曹钦离开马队以前，卞吉和曹钦是一同坐在一辆马车里的，而另外两辆马车则分别供朱知楂和常威乘坐。

接着，可以一口气说一下第三、四、五人。

蒋许，曹果，俞飞；即分别骑马跟在三辆马车旁边的三人。

如前文中所说……他们是专门负责护卫车队中的几名达官显贵的。三人皆是为了这次行动而从“上十二卫”中挑选出的一流高手，且都是世袭的皇家死士，关键时刻可以毫不犹豫地为朱知楂赴死。

以上，便是朱知楂所说的八大高手了，算上他和常御医，正好十个人。除去离队SOLO的曹公公之外，队伍里剩下的基本就都是喽啰了。当然了……“喽啰”也是相对而言，严格来说，这整队兵马可都是练家子，而且还是正规军，真要打起来，战斗力是绝对不会输给那几百人的武林势力的。

“这……”鲍奇想了想，“既然殿下您都这么说了……”

“好了，鲍奇，你且随那妇人头前引路吧。”上官汜的介入，直接终止了这番争论。

得到了顶头上司的指示，鲍奇也没有什么好多说的了：“属下遵命。”他诺了一声，回头对那老妪言道，“那……就劳烦老人家您带路了……”

“请十位先进来吧。”老妪让开了路，抬手做了个“请”的手势。

接着，朱知楂、常威、上官汜、卞吉、鲁元、鲍奇、毛进财、蒋许，曹果，俞飞这十个人便先后跨入了葬心山庄的门槛。

“其他人，请在庄外等候吧。”待那十人进来以后，老妪便对外面的走卒们道了一句，随即双掌一扬。

下一秒，山庄那厚实的庄门便被一股无形巨力催动起来……轰然闭合。

见此情景，那八大高手中已有六人神色陡变，唯有上官汜和卞吉保持着淡定，对这一幕毫不意外。

关门之后，老妪转身挪步，走到了诸人前方，接道：“诸位……请随我来。”

说罢，她便头也不回地朝庄内行去。那十人也乖乖跟着，没有再多言语。

很快，他们便跟着这个老妇人穿过了一片景致典雅的庭院，来到了一座大屋前。

这屋子的样式很怪，其对着庭院的一侧，是一条门廊；廊上的门居然没有把手，而且看上去像是一大片木制的栅栏，空隙处还糊着一张张白色的纸。

咱们现代人自然可以很轻易地分辨出这是和式的拉门，不过初入葬心山庄的那十人，皆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门扉。

“主人，人已经带到了。”老妪站在门廊前，垂首禀道。

“你下去吧。”门中，也立即传来一声回应。

仅仅这一声回应，就让门外那十人浮想联翩。因为门里传出的语声宛如黄莺出谷，俨然是少女娇柔清媚的嗓音。

“是。”老妪回了一句，便缓步退下，悄然远去。

数息过后，廊上的拉门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自行朝两侧分开了。

门后，出现的是一张宽大的坐榻。

榻上，罩着一幅粉色的轻纱罗帐。

而在那帷幔之中，隐隐可以见得一道侧卧的身影。

虽然阎王还未真正地在这些人面前现身，但仅是她那诱人的身体曲线和嗓音……就已经让门外的数名男子心生浮念、躁动不安。

“呵……”一声轻笑后，朱知楂第一个上前了。

正所谓不知者无畏，对这位年轻的王爷来说，眼前那婀娜的倩影，又岂能和“危险”二字联系上？

“……这位姑娘。”朱知楂作揖言道，“难道……你就是阎王？”

第955章 莫问红尘三千事

阎王没有回应对方的问题，只是沉默了两秒，随后朱唇轻启，反过来问道：“这位公子，可是朱知楂？”

“放肆！”鲍奇听得此言，当即上前高声喝道，“大胆民女！竟敢直呼殿下其名？”

咻——

其话音未落，帷帐中忽起一声锐响。

那一瞬，一道无形气劲应声而出，直袭鲍奇而去。

阎王使出的这一招……看似毫无威力，仅是如轻风拂柳般“穿”过了帷帐而已；但转瞬之间，这道气劲又急剧加速，于半空中凝成雷霆之姿，势不可挡。

没有人知道她使出的是什么手段、什么招式、什么功法……

事实上，八大高手中，也只有两个人对此招及时做出了反应。

第一个……是卞吉。

卞副使内功绝顶，他几乎是本能地感应到了此招的凶险。因此，他急忙催动真力，单掌疾扬，在半空划出一道雄浑掌影，欲撄其锋。

而第二个……是上官氾。

身为锦衣卫指挥使，他自然也不能坐视手下被人干掉。和卞吉不同，上官大人这种外功超然之人，识招靠的主要是“五感”，这一点倒和玩家很像。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上官氾身形一晃，后发先至，举起一臂便挡在了鲍奇的身前。

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能用“恐怖”二字来形容。

叱——噗——嘭！

三声异响过后……

卞吉的掌影被穿了个窟窿，烟消云散。

上官汜的胳膊也被穿了个窟窿，血流如注。

而鲍奇……整个上半身都被打成了一摊肉酱，他连声闷哼都没发出，就已一命呜呼。

此情此景之下，还活着的七大高手内心深处无疑都是同一个反应——“卧槽！”

至于不通武功的朱知楂和常威……虽然他们不明白这一轮交锋里面的各种门道，但尸体的惨状他们还是看得很真切的，因此，他们也都已惊得脸色煞白，不知所措。

“好，二位不愧是大内的高手。”两秒后，阎王那动听的语声再度响起，“以卞副使的资质，能修得真气化形之能，实属不易；上官大人的外家功夫也是刚猛不俗，十分难得……若二位去行走江湖，必然能成为武林中数一数二的人物。”

她说这些话时的语气很平静，而越是平静，就越显得她可怕……

可怕到让人窒息。

当今天下，能给这七大高手如此压迫感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曹钦。

“前辈……”又过了五秒，上官汜一边用点穴之法止住手上的血流，一边沉声言道，“……刚才我的手下言语上多有冒犯，还望海涵！”

他的确是个聪明人，懂得审时度势。对他来说，死一个鲍奇完全可以接受。如果有需要，就是让他卖了朱知楂他也照办……

“嗯……”阎王沉吟一声，接着道，“现在知道该怎么跟我

讲话了吗？”

“在……在下卞吉，拜见前辈。”可能没人会想到，这位平日里看上去有几分高冷的卞副使，竟会是在上官汜之后第二个低头的。

不过他的举动，也做了个很好的榜样……剩下那些人看到上官大人和卞大人的态度，他们也就没什么拉不下脸了。

于是，鲁元、毛进财、蒋许，曹果，俞飞先后抱拳拱手，毕恭毕敬地向阎王通报了姓名。

然后，就是常御医了……

“老朽常威，拜见……”

“常先生……就不必叫我前辈了。”没想到，阎王却偏偏在常威说话时打断了他，“我可担当不起。”

这话……乍听之下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因为常御医的年纪是这一行十人（虽然现在只剩九个了）里最大的。但仔细想想，好像又有哪里不对劲儿……

从刚才的那番交流来看，阎王对这一行人是相当不客气的，那十人中年龄第二大的卞吉（近六十岁）叫她前辈她也没说什么。按理说……就算她想拒绝常御医叫自己前辈，也只需要说前半句话就行了，后面那半句“担当不起”怎么想都不太正常。

于是乎，在这句话出口后的片刻，渐渐回过味儿来的众人齐齐将脸转向了常御医，面露狐疑之色。

“哼……纵然我瞒不过你的眼睛，但你又何必将这种事点破呢？”下一秒，常威身上的老态仿佛在瞬间消失了，他那略有些驼背的身子一下子挺直了起来，脸上的气色也好似年轻了十多岁，就连说话的语气，也不再像个老者，而是透露出一种壮年人的精气神。

“常大人……你……”站在常威身旁的朱知楂是最后一个回过神来的，他也是对常御医的变化最为惊讶的一人。

“呵……殿下，实不相瞒……”常威冷笑着说道，“老朽在多年前，并不是御医……”他说着，背起双手，来了个标准的绝世高手站姿。

此言一出，旁边的七大高手全都神色陡变。尤其是锦衣卫和东厂的那两位……对他们来说，皇室专用的御医之中混有这样一个人物，而且他们都对此毫无察觉，这绝对是大大地失职。

“你们查不出他的身份也属正常。”此时，阎王好似是看破了那些人的心思似的，在屋内冷冷接道，“此人乃是四十年前的东瀛第一高手——常行尉，他非但在武学方面登峰造极，还精通医卜星象，可说是个全才。”她顿了顿，“但是……大约三十年前，常行尉却突然在东瀛武林中销声匿迹。有人说他已经死了，也有人说他是出海求仙去了。可实际上……他是乔装改扮，混在了倭寇的船上，来到了中原。”

“呵……”常威闻言冷笑，“真没想到……在这大漠边缘的深谷之中，竟也有人能对我的事情如此了解……”他大袖一挥，毫不客气地反问道，“却不知……你到底是如何知晓这些的呢？”

“简单。”阎王回道，“当然是有人告诉我的。”

“谁？”常威面露厉色，朝帷帐中投去一道锐利的目光。

“我~”回应他的，是另一个声音。

一个阴柔的、淡然的声音。

当这个声音响起的刹那，在场所有人都变了神色……包括阎王在内。

话音落时，曹钦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朱知楂和常威之间。

没人看到他是怎么来的，就好似他本来就站在那里。

“曹钦……”常威的表情变得很严峻，他的手也不自觉地往胸口的衣襟处挪了几分。

“怎么？你要放烟雾弹？”曹钦看都不看他一眼，悠然言道，“哦……不对，应该叫‘忍术’，那样叫显得厉害一些。”

被他这么一说，常威的手便放下了：“你……还知道‘忍术’？”

“我知道得可多了。”曹钦回道，“你进入太医院的当天，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他娓娓言道，“此后，你以御医的身份蛰伏了二十余年，在这么长的年月里……我自然有充分的时间去查明你的来历。”

“哼！虚张声势……”常威道，“假如你真的早在我入太医院时便知道我的身份，为何不来揭穿我？”

“我为什么要揭穿你？”曹钦想都不想就反问道。

“当然是因为……”常威本想说些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僵住了。

接着，他的神情变得相当难看。

“明白了是吗？”曹钦回道，“既然你可以隐忍二十多年，我就可以陪着你隐忍二十多年。你什么时候露出狐狸尾巴，我就什么时候把你拿下。”他笑着拿起了酒壶，又喝上一口，“在你潜伏的第一天就把你给逮住，并不算什么惩罚，因为你早已有了‘死’的觉悟。所以，我不让你死……我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你装，看你把半辈子的年华浪费在一件不可能成功的事上，最后，在你自以为大事将成的时候，让你知道一切皆是徒劳……”他的每一个字都犹如凛冽的寒风，刮蹭着常威的心魄，“这……才是对付你这种人，最好的办法。”

不止是常威，就连旁边的那几位朝廷中人也都在听这话时感到了不寒而栗。此刻，他们内心真是无比庆幸……“还好咱和曹公公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但是，他们的心中又都有一丝隐隐的恐惧……“万一我也有什么把柄早就落在了他手上，只是他没有揭穿……那怎么办？”

“你……你……”另一方面，当事人常威则已是怒不可遏

了，他的内力与其杀气一同从体内不由自主地蔓延了出来。

而曹钦根本不为所动，只是站在朱知楂身前接着说道："四十岁时，你便已是东瀛武林的传奇了。和许多霸者一样，当你获得了别人无法企及的力量后，你想到的就是如何永久地保住它，于是……你来了中原。"他顿了顿，"你很聪明，你知道我大明地大物博、高手如云，就算你在东瀛堪称无敌，但中原武林未必没人能胜你。所以你隐藏身份，化身一名游方的郎中，表面上是四海为家、悬壶济世，实则是打探有关'长生之术'的消息。"

话至此处，曹公公朝阎王那边看了一眼："但那个时候，'阎王'的传说尚不存在，你在江湖上遍寻无果后，便想到了皇家……"他轻笑一声，"呵……这想法确也没错，若这世上真有什么长生之术……那我大明帝国的天子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夺得，就算不能第一时间得到实物，至少也能得到消息。于是，经过了几年的辗转，你终于凭着高超的医术，破格进入了太医院，至此……你觉得自己的计划已成功了一半。"他摊开双手，摇了摇头，"没想到，这一等就是近三十年的时光，如今你也是年近古稀之人了，再也等不起了。巧得是……这次皇帝派人来寻葬心谷的'长生之术'，恰好指定了你来当唯一的随行御医。呵呵……我想，你听到这个消息时，一定是大喜过望吧？"

常威听到这儿，逼视着曹钦回道："好……你什么都知道，但那又如何呢？"说着，他就从怀中取出了八支手里剑，夹在了十指之间，"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葬心谷中，而且已经站在了阎王的面前……只要我把你们全部杀光，然后再制伏那个女人，长生之术依然是我的。"

"哈哈哈……"曹钦看着常威那样子，仰天大笑了几声，"常威，你还真是不开窍啊……你自己都说了……我'什么都知道'，那你觉得……此时此刻，你、以及在场的诸位，能'活着站在这里'这件事……我会没有算到吗？"

冷，这句话让除了阎王以外的每一个人都体会到了彻骨的寒冷。

“太医院的医官甚众，你以为皇帝为什么会选你这么个老不死的跟着我们来跋山涉水？”曹钦又用一个答案昭然若揭的问题，补了常威一刀。

“啊——”事已至此，常威也已无话可说。

一秒后，他暴喝一声，骤然出手。

八支手里剑似飞舞的蜂蝶，仿佛各自都有自己的意识一般，绕过曹钦……向朱知楂蜂拥而去。

常威心高气傲，自视天下无敌，就连阎王那番施为也没让他感到惊讶（他只是装出了和朱知楂一样的反应），周围那七大高手他更是没放在眼里。但是……常威对曹钦还是有几分忌惮的，他知道和这个深不可测的怪物刚正面恐怕没什么胜算，所以……他选择去攻击朱知楂，试图借此让曹钦露出破绽。一旦曹公公被他所杀，那其他人怕是连跟他打的胆量都没有了。

然而……常威万万没想到的是……

曹钦没有动。

这位东厂的厂公，就这么漠然地站在原地，头也不回地任由朱知楂死在了手里剑下。

“什么！”常威又一次震惊了，由于对方分毫未动，自然也就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他后续的攻势也就无从下手。

“怎么了？”曹钦拿起酒壶浅尝一口，“你是不是又想当然地觉得……我站到了你和殿下之间跟你说话，就是为了保护他？”他微笑着摇头，“唉……也活该你死无全尸啊。”

那个“尸”字尚未出口，七种不同的招式和内劲……已如暴雨般轰在了常威的背上。

第956章 拈花把酒尽余杯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连葬心谷中的光雾也暗淡了几分。

经过了一夜的厮杀，无数人已永远葬身在了谷内。

不过……杜赢，还没有死。

他从断魂峡一路逃了回来，来到了葬心山庄的大门前。

可是，在这里等待他的……却也是一幅血流成河的景象。

此刻，葬心山庄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从门槛外到大门内，再到山庄的庭院中，但凡是目力所及之处……都能看见尸体。

那些尸体绝大多数都是全副武装的朝廷官兵、也有些人是仆役打扮或穿着飞鱼服的。但要说其中最扎眼的……恐怕还是少数几具老妪的尸体了。

杜赢很清楚，侍奉阎王的这些老妇人，每一个都是高手。她们陪伴阎王多年，受到的指点比所有的谷中人都要多；就是其中武功最差的，也能敌得过江湖上一流大派的掌门。

然而，就是这样一帮人，如今竟是和那些官兵们一同死在了这里……

“怎么回事？”杜赢的三观已经在之前的几个小时内被反复刷新了数次，与袁圻、红樱全队以及封不觉带给他的震惊比起来，他对眼前这一幕的反应倒显得有些平淡了。

“哦？这儿还有一个活的吗……”忽然，一个阴柔的声音传入了杜赢的耳中。

杜赢闻言的刹那，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凉了，因为那声音响起的地方就在其背后寸许之地。

“谁！”杜赢猛然转身，势如惊弓之鸟。

紧接着，他便看到了曹钦。

“哦~是杜赢啊。”曹公公看着他的脸道，“你从断魂峡逃回来了是吗。”

“你……你是谁？”杜赢不由自主地后退着，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竟会本能地感到恐惧，“这些人都是你杀的吗？”

“本座，曹钦。”曹钦背着双手，淡然回道，“这些人嘛……有些是我杀的，有些不是。”

“这……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杜赢吞吞吐吐地问道，同时，他已暗催真元，以防对方会做出什么对他不利的举动。

“对一个马上就要死的人来说，他真的有必要知道那么多吗？”曹钦冷冷接道。

“即使要死……”杜赢尽力控制住呼吸，沉声回道，“能死得明白些……总是好的。”

“嗯……”曹钦闻言，点点头，“有道理。”他顿了一下，“我念你也算一代宗师，而且已经一把年纪了，就满足你这个最后的愿望吧。”

杜赢听了这话，并没有应声，只是默默地等着对方说下去。

曹钦想了几秒，便接道：“常威，杀了朱知楂；然后，朝廷的七大高手，又杀了常威；接着，我和阎王便去杀那七大高手，但他们散到了山庄之中，并唤来了门外的兵士。于是，我、阎王、以及这山庄中的侍女们，费了一番周折，把这些人统统杀光了。”

“你……”杜赢虽然听了整件事的经过，但并没有明白个中因由，所以他的脸上仍是惊疑交加，“你究竟是什么人？”

“他便如同我父、我师。”

回答这个问题的人，竟然是阎王……

此时，她的身影也出现在了这门前的庭院中，而她的装束，居然和曹钦一模一样……一袭素雅的长袍，裹住了她那妖娆的身段；在她的腰际，还悬了一个酒壶。

“什么？”杜赢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以为阎王的修为已是当世无双，但没想到，今日他却听阎王亲口说出了这样的话来。

“那么……你现在算是死得明白了吗？”紧接着，曹钦便开口问道。

“我……”杜赢并没能回答曹钦的问题，因为他只来得及说出一个字，其头颅就离开了自己的脖子……来到了阎王的手上。

那是一只纤细的、如白玉般的手，也是一只致命的手……这只手，或许比这世上的任何一种兵器都要来得致命。

“四位姑娘，你们也在那儿看了许久了，何不出来说话呢？”两秒后，曹钦忽地转身，对着庭院的角落道了一声。

那里，本是空无一物的。但在曹钦说完这句话后，一层光学屏障便骤然消失，显露出了红樱四人的身影。

“既然已被二位发现，那我也不妨直言了……”这次，絮怀殇并没有让血蔷薇去交涉，而是自己直接言道，“首先……你们是不是连我们都要杀？”

“那就要看几位的态度了。”阎王说着，抬手示意了一下遍地的尸体，“你们瞧……我的侍女全都死了，却不知……四位姑娘有兴趣来侍奉我吗？”

“如果否定的答复相当于死，那我们恐怕无法拒绝。”絮怀殇回道。

“呵呵……你又何必露出那般不悦的神情呢？”阎王笑了，那笑容美得令人心醉，“你们应该高兴才是，事实上……你们真是无比得幸运。”她摆了摆衣袖，“过去那些年，我的侍女们虽也是衣食无忧，但她们并没能过上什么真正的好日子；但从今往后就不同了……自今日起，我就是武林至尊，你们随我一同出谷后，便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就在她把话说完，絮怀殇还没回应之际，突然！

“武？林？至？尊？”

一个贱力十足、响彻云霄的声音，破空而来……

那个声音一字一顿地将这四个字重复了一遍，并且带上了明显的疑问及嘲讽语气。

毫无疑问……有能力（欺诈怀表的扩音效果）、且有兴趣干出这种事的人，整个剧本里只有一个。

“哼……这下可有趣了。”曹钦闭目轻笑，低声评论了一句。

下一秒，封不觉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山庄那高耸的院墙之上。虽然……大门就在数米之外、而且还是开着的。

“本大爷在此！谁敢自称武林至尊？”他现身之后，又来了一句赤裸裸的嘲讽，俨然一副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态度。

此时，袁圻、地狱前线队、以及武林群豪们也都已穿过了山庄外的村子，来到了山庄的大门前。

听到觉哥的言论，袁盟主的神色变得颇为尴尬；按理说……身为武林盟主，袁圻才是最有资格说那句话的人，但这种话……他又怎么可能说得出口。然而他又不能挑明了讲觉哥“口出狂言”，毕竟这小子是站在自己这边的，而且武功深不可测，这种时候跟他起冲突是很不明智的。

于是，袁圻也只能假装没有听见，迅速地转移话题：“阎王！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他高声喝道，“今日各路英雄齐聚于此，绝不会让你把长生之术交给朝……”

当“朝廷”这两个字到他的嘴边时，他正好看到了眼前满院的官兵尸体，这让他愣是把后半句话给咽了回去。

“说啊，怎么不说了？”阎王看着他，以及他身后那各帮各派的头头脑脑，眼中闪过了明显的恨意，“你想说我和朝廷勾结，然后让我把长生之术交给你？”

“哼……”袁圻大袖一摆，冷哼一声，“就算你并未与朝廷勾结，这些年来你包藏江湖上的恶徒也是事实，像你这样的败类……”

“你给我闭嘴！”这一瞬，阎王暴喝出声，打断了袁圻的话语。

霎时间，滔天真力，携着杀意与音浪扩散而出……

红樱队的四人也是倒霉，由于离得较近，她们莫名其妙就被这声波攻击轰掉了两成生存值。

地狱前线队的四人离得稍远，不过也没能幸免这次AOE攻击，齐齐掉了15%左右的血量。

当然了，和武林群豪们比起来，玩家们都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力量体系并不是建立在“内力”这一基础上的，所以这一招并没有对他们造成全额的伤害；他们吃到的……只是“声波”这部分的伤害而已，而实际上……另一部分建立在“内力共振”基础上的伤害才是最要命的。

喝声过后，除了八名玩家、曹钦和袁圻之外，在场的其他人全都被阎王这一喝震得口吐鲜血，纷纷面露骇然地倒了下去。

这些人，或是成名已久的江湖名宿，或是名门大派的掌教高人，还有年轻有为的武林奇才。

然，这些人当中，无一人能接得住这一招。

虽然没有人当场身亡，但这一招所造成的内伤，俨然是让他们站不起来了。

这一喝……看似简单粗暴，实则蕴含着无比精深的武学之理。撇开玩家不谈，单论这个世界中的习武之人……要想防住这招，就必须得做到两件事——其一，具备二十年以上的、一般水准武学心法的内力；其二，在对方发招的瞬间感应并判断出招式的奥秘，并立刻用自身内力在身体内部制造一个屏障，覆盖住自己的主要脏腑。

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完成对此招的防御，否则……

“呵……”阎王看着那些倒地后立刻开始打坐运气的武林中人，冷笑出声，“什么‘英雄’……就你们也配叫英雄？”说着，她又将视线移到了袁圻身上，“倒是你这枚棋子……还称得上是个人物。”

“是啊，对此……我也相当意外。”曹钦接道。

“你们在说什么……谁是棋子？”袁圻的额头已有冷汗滑落，阎王刚才那次攻击所体现出的武功修为已让他近乎绝望，若不是身边还有“破剑茶寮”的四位同道站着，他十有八九就要投降了。

“听不懂是吧？”曹钦冲他笑了笑，说了五个字，然后，突然改变了自己的嗓音，将嗓子改成了一种近乎沙哑的状态，“那我这样说……你是不是就懂了呢？”

“你！”一瞬之间，袁圻的精神……便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因为他识得那个声音，那是个一个他永远都无法忘记的嗓音。

“你……你是……”袁圻的身体和语音都在不住地颤抖着。

“对，我就是那个算命的瞎子。”曹钦背着双手，平静地看着袁圻说道，“而你……是我于二十多年前，埋在江湖中的一枚棋子。”

“不……不可能的……”袁圻神情惊愕地言道，“你我只是偶遇……我若不来找你算命，你也不可能发现我体内有命辰

玄功！”

“对，你我确实是偶遇。”曹钦回道，“但你要明白……不管有没有那次偶遇，结果都是一样的。”他微顿半秒，“除了‘命辰玄功’之外，‘得其一即可称霸武林’的绝学，我至少还知道十二种；其中有十种……我随时都可以拿出来教给别人。也就是说……只要我想，扶植一个武林盟主是很容易的。我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懂得珍惜机会的人，和十年左右的光阴罢了。”

听到这里，袁圻的心理防线彻底溃散，他已经意识到……眼前这个人的修为、算计，都已不是凡人可以企及的境界了；不用试他也知道，自己无论做什么……在这个人面前都是徒劳的。

“曹公公，你们唱的这是哪一出，能不能跟我们解释解释呢？”这时，封不觉又开口了，他的语气倒是丝毫未变。

“呵呵……封寮主，说起来，这事儿和你们破剑茶寮也有关系啊。”曹钦回道。

“哦？”封不觉的反应快到不可思议，“莫非……和当年的‘苍灵论剑’有关？”

“正是。”曹钦回道，“看来封寮主还记得，那就好……”他扬起一手，朝阎王示意了一下，“让我来正式给各位引见一下……这位‘阎王’，乃是当年碧空剑林常的遗孤……林颜。”

“哦~”只听这一句话，封不觉就推理到了许多事。

“而我……”曹钦侧目看了林颜一眼，“是她的义父。”

他的两句介绍刚说完，林颜便轻移莲步，转身正对向了封不觉，抬头言道：“封寮主，林颜……久仰您的大名了。”

阎王的这句话……可把众人吓得不轻，从袁圻、到红樱队员、到武林群豪、再到场外观众……全都用一种看神仙一般的眼神看向了封不觉。

“四十多年来……我做梦都想见到你……”接着，林颜的脸

上，露出了一种诡异的笑容，那笑容中带着几分兴奋、几分残厉、还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情愫，“你无法想象我在梦里杀了你多少次……正因为对你的那份恨意，才造就了今天的我。”

说罢，她便解下腰间的酒壶……倒倾上身，提壶引颈，朱唇一启，蜷首豪饮。

她饮得如此忘我、忘形……纵是那些玉液琼浆从其口中溢出，顺着下巴流过她的粉颈、没入她起伏的胸襟中……她也是毫不在乎。

孤谷，残秋，雾下，花前。

但见，那位绝色美人痛饮下一整壶酒水，随即轻扭腰肢，直起身子，用一双销魂荡魄的媚眼朝封不觉一瞪：“今日，我终于要得偿所愿……”她把手中的酒壶随手扔出，摊开双掌，怒绽真元，“……杀了你，为父报仇！”

第957章 别无选择

娇嗔出口，掌力破空。

林颜使出的……是一种江湖中无人见过的掌法，其掌风如烟如霞，飘散笼来，使人无处可避。

但，常人避不了的攻击，封不觉却可以避。

他躲闪的方式也简单得很……只是往后方顺势一倒，来了个自由落体……掉到了院墙的外面。

“我去……原来放着大门不走，特意爬到墙上是有用意的吗？”

“我还以为他跟天马行空一样，纯粹是为了在高处登场耍个帅呢……”

“其实……也不一定吧，也许他的本意只是为了耍帅而已，这会儿只是随机应变……正好用到了地形。”

“谁知道呢……你确定这些不在他的算计之内吗？他可是疯不觉啊……”

“是啊……那可是疯不觉啊……”

在观看直播的观众们看来，觉哥显然已经有些妖魔化了；没人猜得透他在想什么，也没人说得清楚他的一举一动到底是随性而为还是早有算计……某种意义上来说，封不觉这样的玩家，简直就是那些职业分析团队的噩梦。

“曹公公，这我可就不明白了～”数秒后，封不觉的声音又从院墙外响起；这一次，他直接从大门走了进来，边走边道，“当年对付林常，你可是也出力了啊……莫非……你向林姑娘隐瞒了这事儿吗？”

“你觉得呢？”曹钦笑着反问道。

“嗯……你好像没必要这么做啊……”封不觉若无其事地从那群正在打坐疗伤的武林高手中间走了过去，与曹钦继续交谈着。

“说得对，没必要……”曹钦接道，“见到林颜的第一天，我就把当年苍灵镇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包括整件事的前因后果、以及她父亲的所作所为。剩下的……就交给她自己判断。”

“这就怪了……”封不觉这时行到了众人的前方，站在了队友们和袁圻的旁边，“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他看向林颜，问道，“为什么你不顺便找曹公公寻仇呢？”

“义父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务，而且……他并没有对家父直接出手。”林颜回道，“动手的……是你们破剑茶寮。”说话间，她又将目光投向了袁圻、以及各帮各派的高手们，“而把我父亲、还有我全家逼上绝路的……就是这帮所谓的‘武林正道、英雄侠客’。”

说这最后八个字时，林颜的语气明显带上了讽刺和怨毒的意味。她对封不觉的“恨”，是无比纯粹的，但她对这些人的仇恨……还带有一分强烈的鄙视。

“哈！哈哈哈哈……”闻言后，封不觉略微沉默了半秒，随即……大笑。

熟悉觉哥的朋友都知道，这种笑声八成是逻辑强暴即将到来的信号……

“简直是笑话！”封不觉两手叉腰，对着林颜高声道，“按照你这个说法，我也没有对你爹直接出手啊~”他摊开双手，“你爹是被我的一位寮客用超远程的暗器打死的，关我鸟事啊？”

“你自己都说了是你的寮客打死的，怎么能不关你的事？”林颜质问道。

“废话！她是她，我是我，谁杀的你找谁去~”封不觉将双

手交叉在胸前，十分嘚瑟地应道，“这道理明摆着嘛……就比方说，朝廷有几十万兵马，其中有一个小兵作奸犯科了，那当然是去抓他本人咯。难道你因为一个小卒犯罪，就去拿大将军问罪吗？”

“你……”林颜想要反驳，但她一时又无法在这话里找出什么漏洞来，故而只能喝道，“……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那你倒是说说怎么个不一样法儿？”封不觉问道。

“这……”林颜的脸憋得通红，越是急越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无奈之下，她只能接道，“那你说……当年杀我爹的那个人呢？”

“死了。”封不觉想都不想就回道，好似早已等着对方来问了，“都四十几年了，人早就死了。”

“不可能！”林颜接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破剑茶寮的武功有青春永驻之功效？”

“是啊，有啊。”封不觉点头道，“但我也没说她是老死的吧？人家就不能有个意外啊？”

“一派胡言！谁会信你！”林颜怒道。

“你爱信不信。”封不觉说着，又看向了曹钦，“曹公公，你可以作证，我这次带的几位寮客之中，可有当初那位小灵姑娘？”

“嗯……”曹钦的态度还是一贯的冷静客观，“的确没有。”

“你瞧，没有吧。”封不觉歪着头接道。

“她不在这儿，不代表她就死了！”林颜又道。

“行~”封不觉耸肩，“你非要说她还活着，那我也没什么好跟你争辩的了……这苍茫大地、天涯海角……你有本事自己去找吧，对了……要不要我给你整张画像啊？”

“岂有此理！”林颜怒不可遏，“你这无耻之徒，遇事就把责任往一个死人身上推……算什么好汉？”

“咱们现在讲的是事实，不是讲我的人品。”封不觉道，“再说了，我也没说过自己是好汉啊~”他笑着对林颜说道，“没有人说过我是好汉啊~你自己不也说我是无耻之徒了吗？”他就是这样，人家说一句，他能立刻说出三句来，而且还能说得有理有据，“但就算我是无耻之徒，你也得搞清楚一点……你爹不是我杀的。”

“可恶！”林颜又是一声娇喝，在言语上她实在是敌不过觉哥，“不管是不是你杀的，我今天就是要你死！”

当一个人的执念深到了一定的程度……对与错、真实与虚假……对她来说其实已不再重要了。

四十多年的恨，四十多年的执着，那份对复仇的渴望，伴随了林颜一辈子。如今再去否定这一切，就等于是否定了她的整个人生。

所以，她从一开始就是无法被说服的……

封不觉，自然也很清楚这一点，他说这些话……其实也只是为了扰乱林颜的心绪，让这个他注定要面对的BOSS变得更好对付一些而已。

“袁盟主！”战斗将启之际，封不觉大声言道，“务必助我的寮客们一臂之力！阎王由我来对付！”

说罢，觉哥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跑了。

他的行动始终是那般出人意料，在这种情势下，他居然没有往山庄外的广大空间中逃跑，反倒是跑向了葬心山庄的内部。

封不觉跑得是如此果断、如此潇洒……头都不回一下。

而林颜……还真就去追他了。她就像一只扑向火焰的飞蛾，纵然知道对方在引自己去追，也是义无反顾。

“哼……岂会让你得逞……”两秒后，絮怀殇第一个反应了过来，她当即转身一纵、箭步而出，欲去追那二人。

然！

那一瞬，一道身影似电光般闪出。

一股冰冷的、如有实质的杀意即刻绽开，挡住了絮怀殇的去路。

“抱歉。”若雨面沉似水，望着身前数米外的絮怀殇道，“我不能让你过去。”

絮怀殇的脚步，也就此停下……

仅需一瞬，她便知晓……眼前的人是不会让自己成功绕过去的。

“这是我跟封不觉之间的事。”絮怀殇目视若雨，沉声言道。

“我现在，就站在你们之间。”若雨的回答颇为微妙。

“他欠我一场胜负。”絮怀殇又道。

“我知道……”若雨说着，已将手放到了剑柄上，“……所以我来替他还上。”

她们的交流很简短，甚至让旁人听得云里雾里，但两名当事人自己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

下一秒，两股惊天的气场爆旋着绽出，形成对峙之势。

剑意，冷、冽、沉。

刀意，凌、厉、烈。

当人们回过神来时，那二人周围十余米的范围都已被覆盖在了一股气场之中，仿佛连一只苍蝇、一片落叶都无法进入这个范围。

叱——

数息过后，一片倏然落下的枯叶，飘入了这片刀剑杀阵，它被无形气场撕碎的声音，也拉开了这场刀剑之决的序幕……

……

另一方面，葬心山庄深处。

封不觉跑得可是相当快的，或许很多人已经忘记了（我没忘，真的），【踏虚】的特效之一就是“极限奔跑速度提升为两倍”。

所以，只花了三分钟不到，他就七弯八绕地跑了几公里距离，来到了山庄的深处。

葬心山庄的占地面积是相当大的，不算阎王本人……她的每一名侍女也都有自己的屋宅，另外还有许多功能性的建筑或地界，比如厨房、书屋、炼丹房、织布作坊、甚至是温泉……这些全都建在山庄的范围内。

除此以外，这山庄中还有许多景色各异的庭院和花园（但没有农田和草场，因为葬心谷的农耕和畜牧工作都由那些住在村子里的人来完成，他们会定期把农作物和宰杀好的新鲜动物肉送入山庄），且每一处院落的设计都堪称大师手笔，匠心独具。

眼下，封不觉所到之处，便是一个樱花树园。

“嗯……跑这么远了，应该差不多了吧。”终于，在那漫天粉白的樱蕊之下，封不觉停止了奔逃。

林颜也在数秒间就追到了近处，并跃到了觉哥前方，与其对峙凝立。

“怎么？把我引来这里……有什么用意吗？”林颜对封不觉的狡诈也是素有耳闻，故而张口便问道。

“呵……”封不觉笑了笑，“放心，我没有什么阴谋。我会把你引来这儿，是因为……你武功虽高，但显然不像曹公公那样懂得分寸，要是我直接和你在那里打，难免会殃及周围的人。”

“封寮主……还真是用心良苦啊。”林颜一路追来，先前的怒火也平息了不少，此刻她冷冷地讽道，“但你现在再装出大

仁大义的姿态，是否有些晚了呢？”

“哈！这里只有你我二人，我有什么好装的。”封不觉摊开双手道，“装给你一个人看？我图什么？”

“也许我会因你的‘仁义’而饶你一命呢？”林颜接道。

“呵……这话你自己信吗？”封不觉笑着问道。

“呵……”林颜也笑了，冷笑，“好吧……我不信。”

“既然我没能用‘事实’说服你，用‘仁义’来感动你就更是个笑话了。”封不觉忽又面露肃然，接道，“我可以想象……在你的父亲死后，你的家庭会遭遇相当悲惨的变故。我也很清楚……绝望和悲伤会引出人心中的黑暗，而讽刺的是……那份栖息于内心的黑暗，往往能让人变得更强。”

觉哥说这种似是而非的中二台词时是极富感染力的，他甚至能让那些并不符合其描述的人产生一种“诶？我好像就是这样的啊”的错觉。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把‘杀死封不觉，为父报仇’认定为人生目标的。”停顿两秒后，封不觉接着说道，“但我想……当你认定了这一点后，你活得轻松多了。这个念头成为了你发泄的途径、活下去的动力、以及强大的根源。”他淡然地望着林颜，与其四目相对，“时至今日，你已足够坚强、心智也已足够成熟，而且还身怀绝世武功……这样的你，自然也有了其他的憧憬。”他扬起一臂，做了个“请”的手势，“是时候把‘复仇’这两个字从你的心中抹去了……杀了我，你才能展开人生的下一阶段。”

话至此处，林颜的神情已是数变。

沉默片刻后，她再度开口了：“如果你说这些是为了让我产生动摇……你成功了。”

“呵……”封不觉笑而不语。

“但……”林颜说着，眼神一凌，“就算你是对的，我也已经别无选择！”

言毕，她身形一动，以突破音障的急速，朝着封不觉直袭而来！

林颜自幼便得曹钦真传，身负神功无数，再加上她本人的天资也是百年难得一遇，其武功修为之高，恐怕也只有曹钦能出其右了。

这一次，她用尽全力攻来，速度上……竟是比觉哥还要快上了三分！

第958章 葬心

封不觉的速度是很惊人的，放眼整个惊悚乐园，能在速度上与其对等乃至超越他的玩家恐怕不超过十个。

但在NPC之中，能达到这种速度的……还真是不少。

林颜，就是其中之一。

暗器和轻功本就是很适合女子去修炼的武功，林颜在这两门功夫上的造诣也可想而知。

当然了，暗器方面，她已经丢下很多年了……因为根本用不到。

早在二十岁时，她就能将草木沙石之类的东西掷出暗器般的威力；而到了三十岁时，她只要凌空弹指，便可取人性命。

而且，她所用的外功招式，也皆是上乘武学的路数……在这一点上，她和袁圻可是天壤之别。

以袁盟主击杀宋无奇来举例：当时袁圻隔空断树的那一掌，其实就是很普通的推掌功夫，只不过其内力雄浑无比，故而才有那样的威力。

但林颜杀死鲍奇时所用的招式，却是极为复杂玄奥的；那轻轻的一弹，所需的内力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其出手时的威力就如微风一般。但……仅仅过了瞬间，那股“微风”就转化为了暴虐的狂岚，造成的伤害比起袁盟主的掌风更甚。

这……就是上乘武学的厉害之处。

虽然袁圻的命辰玄功也是上乘武学，但他学过的“神功”也就只有这一门而已了，他身上的其他武功……尤其是外家功夫……绝大多数都是些杂七杂八的野路子和烂大街的功法。好在袁盟主的战斗经验丰富、脑子也不笨……这些年来，他

已经把这些坑爹的武功融汇起来变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战斗路数，威力倒也不俗。

而林颜就不同了……从六岁起，曹钦就亲自教导她武学理论以及各种绝世功法。因此，无论是内功、外功，心法、招式……林颜最初学到的，就全都是最高明、最完美的武学。

就比如她现在所用的轻功——“逍遥踆”，施展时不着半点痕迹、不多花一丝的力气，不但轻灵迅快，且能给对手制造“忽隐忽现”的错觉。

面对这等快到极致，又自带闪现效果的突袭，封不觉自是避不开了……

觉哥也是果断，他当机立断地发动了早已藏在外衣口袋里的【不动如山】，欲用宝珠的效果来扛下这一击。

然……

林颜，竟是洞悉了宝珠的律动！

在那电光火石的刹那，林颜手腕一翻，玉指一弹，朝封不觉放出了一道试探性的气劲。

半秒后，那道气劲就撞上了山影形的防御壁。

林颜见状，冷哼一声，其右腿立刻一点一滞，止住了身体的进势，并暂退了数丈。

于是乎……宝珠那“五秒内抵挡一切外来攻击”的效果就这么白白消耗掉了。

“嗯……果然厉害……”封不觉心中念道，“预敌先机，不露破绽……那么……五秒后我该怎么办呢……”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单挑中，疯魔扑克的“狂乱”特效是无用的，这招只有在受到两股力量以上的攻击时才能把伤害交错反弹出去；所以……【不动如山】就是觉哥唯一的“硬防御”手段了。

但如今，这个手段已被消耗……接下来，封不觉若是再受到无法躲闪的攻击，那他就得用纯粹的防御力来硬顶。

有鉴于林颜的速度比他要快，“无法躲闪”的情况恐怕会频频出现。而被这种级别的NPC不断攻击到，后果也是不言自明……

“好吧……看来也只有一个办法了。”还不到五秒，封不觉就得出了结论。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封不觉不想在决赛前就显露【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但他也不想在这里被杀。所以……在山之宝珠的力场消失之前，他便下定了决心……唤出【疯魔扑克】，发动了在每个剧本（自由探索模式中的冷却时间为二十四小时）中只能使用一次的——“疯杀”。

霎时间，黑色的扑克似虫群般汹涌而出，若海潮般扑向了林颜。

“妖法吗……”没想到，林颜在见到了觉哥这一杀手锏后，竟还是没有放弃，“……就算是妖法，我也不怕！”

说罢，她挺胸直背，双目微闭。由丹田处饱提一口真气，同时将双掌朝身体两侧一擎。

那一瞬，林颜外放的真气竟是发出了鸣响，宛如鹤唳长空。

一息之间，但见两道墨绿色的异芒自其掌中游出，盘旋灵动，将其身体护在了一个圆融厚实的真气护罩之中。

叱叱叱叱叱——

黑色的疯魔扑克似暴雨般冲向了林颜，但尽数被那气罩所化，难近其身。

“呵……很好。”就在这攻防僵持的时刻，曹钦的声音却是自战圈外响了起来。

不知何时，他已跟到了此处，来到了解说……哦不……是来到了观战的位置上。

“这‘玄武劲’……已有本座的七成功力，要防下这术法绰绰有余啊。”曹钦的点评让林颜心中一定。

“曹公公……”封不觉倒是还能抽空跟他说话，“……你口中的‘玄武劲’，也是那‘十二门可称霸武林的武功’之一吧？”

“非也~非也~”曹钦回道，“这玄武劲乃是‘四象神功’的四种心诀之一，严格来说不算一门武功，而是四分之一门武功。”

“切……算你狠。”封不觉啐了一声，随即又道，“话说……公公你怎么也跑到这儿来了？想要助林姑娘一臂之力么？”

“不，我谁也不帮。”曹钦淡然回道，“我会过来是因为……那边的战斗固然好看，但我还是对自己的弟子和封寮主你的胜负更有兴趣。”

“即使你的徒弟被我杀死，你也要袖手旁观吗？”封不觉神情渐冷，侧目问道。

“哼……”曹钦冷哼一声，“如果林颜真的死在了这里，那也只能说明……她不过如此。”

“这可是你布置了数十年的计划……她可是一手扶起的‘武林至尊’！”封不觉又用肃然的语气提醒道。

曹钦却是摇了摇头，沉声回道：“封寮主，你以为武林至尊是什么？和别人一对一还要帮忙的话……那干脆就别动手了。像袁圻那样叫上几百号人来壮声势……跟地痞流氓有何区别？”他微顿半秒，接道，“再者……今日之战，既是林颜的复仇之战，也是她成为武林至尊的最终考验……就算我想出手相助，林颜自己也不会答应。”

“不错！”此时，被包围在黑色能量漩涡中的林颜也接道，“封不觉，你还真以为能杀得了我吗？”

“你们……好像都没搞清楚状况啊……”两秒后，封不觉摇头念道，“曹公公，我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你也没听懂吗？”

此言一出，曹钦神情一变，他忽然意识到，封不觉刚才那两句话并不是在试探什么，而是在表达——我已经可以杀死她了，你对此真的无动于衷吗？

“不……”但，曹钦还是不信，林颜是他一手栽培的，岂会如此轻易落败，“……这不可能，你在虚张声势！”

“我也是再三斟酌……”说话间，封不觉已从行囊中取出了【燚龘】，并且把刚刚进入冷却的【不动如山】，搭到了那弹弓的皮兜中，“才下定决心的……”

“弹弓？”曹钦见状，面露狐疑，虽然他不相信对方能用这种东西杀死林颜，但他心中仍是本能地感到了不安。

“就让我……”封不觉很快便瞄准了目标，他手上的疯魔扑克在他搭弓时已然消散，这一刻，黑芒散尽……林颜直接暴露在了燚龘的准星前，“……送你走完这最后一程吧。”

……

秋。

残秋。

四十年多前，一个同样的残秋。

夜。

长夜。

苍灵论剑后五年，一个凄冷的长夜。

那夜，秋风如剪，云层厚重。

一伙持着刀剑的人影，趁夜闯入了一间民宅中。

那是一间破败的小屋，屋里只有一个妇人、和一个五岁的小女孩。

那个妇人，是林常的妻子。五年前，她正是带着这个头衔被赶出了叶府……

她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当时自己怀了林常的遗腹子。

因为她怕，她怕说出去以后……会给这孩子带来更加巨大的不幸。

她本就是一个苦命的人，和林常一样，她的父母早亡，除了丈夫，她在这世上再无别的亲人。

林常待她很好，即使是在被心魔控制以后，林常对妻子的态度也是一如既往。

或许……这个平凡的女人，才是林常心灵最后的港湾。

而对她来说，丈夫就是她的全部，她只为他活着，愿为他付出所有。

但有一天……林常离开了家，却再也没能回来。

她痴痴地等，等到的却是丈夫的死讯和世人的仇恨。

她本不是江湖中人，也没有娘家可回，若不是为了腹中的孩子，她早已随丈夫共赴黄泉。

但为了孩子，她决定活下去。

她必须活下去……

被赶出叶府时，叶府的一些下人看她可怜，给了她一些散碎银两。

她流落到了一个偏远的小镇，隐姓埋名，用那些银子安顿下来，靠着给人缝补、洗衣……勉强糊口度日。

她带着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遭人冷眼、受人鄙夷……年复一年……

但她都忍下来了。

看着小林颜健康地长大，她觉得这些苦都不算什么。

可惜，五年后，连这种日子也已到头了。

终于，武林中有人探听到了“林常遗孀”的消息。

他们以报仇为名，夜闯民宅，想逼迫这个女人交出“林常那绝世武学的秘笈”。

但，林常根本没有留下什么秘笈……

妇人什么都交不出来，但那些人不信……

他们殴打她、折磨她，却毫无结果。

这让他们更加暴怒，于是，他们抓起了那个在旁痛哭的孩子，把钢刀架在了她那稚嫩的脖子上。

妇人声嘶力竭地求他们放过这个孩子，本已遍体鳞伤的她，跪在地上……拼命地磕头哀求。

但她却没有引起他们半分的怜悯……

终于，她磕破了头、倒在了血泊中，不再动弹。

那些人也终于相信了，在这里确实找不到什么绝世武功的秘笈。

正当他们准备将那孩子也斩草除根之际，一道人影闪了进来，只花了一秒钟……就结束了这些人的性命。

……

樱树下，鲜血染红了美人的衣襟。

“呵……”林颜笑了，当她低头看到自己胸前的血洞时，她露出了凄美的笑容。

在她倒下的瞬间，封不觉上前揽住了她。

他知道，她还有话要说。

“我……爹……是……是个……怎样的……人……”她望着封不觉，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他是个英雄，是武林至尊。”封不觉回道。

“太……太好了……”林颜的嘴角在淌血，但她的眼中流露

出的却是欣慰，“娘亲……没有……骗我……”

在说这几句话的同时，林颜的头发迅速变白，她那少女般的容貌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着。

“封……不觉……”她的声音也很快变得苍老，“其实……我……不想……当……武林……至尊……”说话也已断断续续，“我……只想……和我的爹娘……在一起……”

她吐字越来越艰难，有些词的发音已含混不清：“我小时候……有时会看到……娘亲一个人……偷偷地……偷偷地哭……我就想……如果我爹还在……就……就好……呜……”她又吐出了一大口鲜血，封不觉可以切实感受到她身体的颤抖。

“我恨你……”林颜流泪了，眼泪滑过了那满是皱纹的脸颊，此刻的她看上去竟比实际年龄还要衰老，“也恨那班所谓的……武林正道……是你们……害……害死我的爹娘……呜呜……可我……呜……我报不了仇……”

封不觉望着她，听着她的哭诉，竟是无言以对。

直到最后，他也只能无奈地叹息：“你累了，睡吧……睡醒了，就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真……真的吗？”林颜似乎已有些神志不清了，在听到这句话后，她那濒死的脸上竟是泛起了一丝期待。

“真的，我保证。”封不觉回道。

“那……真是……太……好……”林颜没能说完这句话，其双眼便失去了焦点。

封不觉沉默良久，才合上了怀中这位老人的双眼。

他将她的尸身平放在了地上，让她长眠在了这片樱花纷落的葬心之地。

第959章 使命

“你似乎……感到了内疚。”望着缓缓起身的封不觉，曹钦淡然说道。

“不，我只是替她不值。”封不觉站定后，朝曹钦投去了一道冷然的目光，“作为一枚棋子，她的一生都太过沉重和悲哀了。”

“棋子……吗……”曹钦缓慢地道出了这几个字，随即面露微笑，“封寮主……这世上似乎没有什么事能瞒得过你的眼睛呢。”

“现在，林颜都已经死了，你总可以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吧？”封不觉接着道。

“可以是可以……”曹钦道，“但……真有那种必要吗？”

“曹公公神机妙算、布局深远，若不找个能理解你的人把这些说出来……”封不觉应道，“岂不是明珠暗投么？”

“呵……好吧。”曹钦笑了笑。

他停顿数秒，将思绪整理一番后，娓娓接道：“这事儿……还得从苍灵论剑那年说起。”

“封某，洗耳恭听。”封不觉接道。

曹钦点点头，继续说道：“当年，一朝论剑，天下惊变。林常与锦衣卫前指挥使钱貯勾结一事，无疑也传入了先帝的耳中。先帝以为，此事应引以为戒、不可轻视……如果江湖势力和朝中的某些势力暗中结党，那他们很快就会成为一股谁也无法控制的力量，甚至对皇权构成威胁。”他微顿半秒，接道，“于是……在不久之后，一个长远的、沉重的使命，落到了我的肩上。”

“原来如此……”封不觉问道，“从那时就开始了啊……”

曹钦没有应他的话，而是接着叙述道：“为了实现这个使命，我需要两枚棋子，其一……是一个武功冠绝天下、且对我言听计从的人；其二……是一个有野心、有毅力、且懂得把握机会的人。”

“也就是林颜，和袁圻。”封不觉接道。

“呵……”曹钦笑而不答，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培养第一个人，是需要时间的，好在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既然不缺时间，那接下来要确定的就是人选了。”他顿了顿，“林颜……就是个完美的人选。”

“控制那样的一个小女孩比较容易是吗？”封不觉冷冷言道。

“也并没有你想得那么容易，不过……我的确是成功了。”曹钦颇为得意地回了一句。

然后，曹公公便解下腰间悬着的酒壶，浅酌一口后再道：“林常死后，他那怀有其遗腹子的遗孀就被赶出了叶府。我派东厂的探子在暗处盯了她几年，想看能不能从她身上打探出林常的武功秘笈。结果……我并没有找到‘太虚无相大法’，但是……我的探子却意外地发现，林常的女儿竟是个根骨卓绝的绝世奇才。”

说到这儿时，曹钦还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林颜的尸体：“我等了五年，觉得时候差不多了……于是就派人放出一条消息，说林常的遗孀带着丈夫留下的绝世秘笈藏身到了一个小镇上。

果然，不出半月，便有一些闻着腥味儿的江湖匪类被诱来了。

那夜，我蛰伏在黑暗中，一直等到他们将林颜的母亲活活逼死，随后再出手救下了那个丫头。

从此以后，我便成了她的义父。”

“然后你就顺势把我给卖了？”封不觉插了句嘴。

“呵呵……封寮主，你得理解。”曹钦道，“人要成长，必然得有动力。母亲的死对她的刺激确实很大，但那帮凶手已经被我就地解决了；我也不是没想过……故意放几个人离开，让他们成为林颜未来的复仇目标。但说句实话……那班货色，根本不够资格。以林颜的资质，十岁以前就能将他们杀光报仇了。”

“所以……我这个‘杀父仇人’，就成了最佳的选择。”封不觉接道。

“她如今的武功你也看到了。”曹钦伸出一手，示意了一下那边的尸体，“封寮主，你应该觉得荣幸……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林颜。”

“你还是接着说你那使命吧。”封不觉始终没有转头去看林颜一眼，只是目视曹钦，用不太友善的语气与其交流着。

“此后的十多年，林颜的武功可谓一日千里。她的悟性极高，六岁起就以命辰玄功筑基，又得我真传无数……至十八岁时，武林中已经没有几个能够与她比肩的人物了。”曹钦接道，“而最重要的是，她还很听话……与仇恨相对的，她对我这个‘救命恩人’、‘授业恩师’可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只要是我让她执行的任务，她都会毫不犹豫地完成。”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阎王’，就是在那时诞生的吧？”封不觉问道。

“正是。”曹钦回道，“葬心谷的存在，以及‘阎王’那‘长生不老’的传说……都是计划的一部分。”他又喝了口酒，并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了看觉哥，“你应该能明白，那些青春永驻的功法，其实已不是‘武’，而是‘道’了。我呢……是年过五旬才以武入道的，林颜算是占了我的光……为了让她保持年轻、以‘不老’的容颜示人，我每年都会传她一部分玄道功力，并且指示她每个月都跟所有的葬心谷居民见上一面，让他们做个见证。”

“但这样做……和真正的长生是不同的吧？”封不觉接道。

“自然是不同的。”曹钦道，“你刚才不也看到了吗……一旦功力散去，她的身体就会成倍地衰老。”

“说白了……你在提前透支她的寿命。”封不觉道。

“我也很无奈啊……毕竟道心和武学不同，不是她那个年纪的人可以轻易修成的。”曹钦扬了扬手，“为了让她容颜不老，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那……后来呢？”封不觉不想再听这个，他又问了个问题。

曹钦也是很平静地接着说道：“二十一年前，葬心谷这边的事情基本已安定下来。我觉得时机成熟，便开始寻找第二枚棋子。”他抬头望了眼身边的樱树，似是回忆起了什么往事，“那一年，恰是盛平元年，先帝驾崩后，太子……也就是当今的皇上刚刚登基。那正是一段杀人的年月，朝中一片腥风血雨，无数人头落地……

那年中有十个月的时间，我都在绞尽脑汁地往一群站错队的人身上安罪名，送他们全家上刑场。

直到腊月，我才有了些许空闲，化身为一个算命的瞎子，去江湖上走一走……”

“就是在那时，你选中了袁圻。”封不觉接道。

“呵……”曹钦道，“也可以说是袁圻自己找上了我。”他又饮一口酒，再道，“与他的相遇，确是巧合。起初我觉得他不是很符合我的要求，因为他实在有些平庸，年纪也已不小了；但后来我发现……正因如此，他才是最佳人选——一个人越是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平庸，他就越是懂得机遇的可贵。再者……袁圻本身就有半套命辰玄功在手，还省去了我诸多麻烦。不得不说……这就是机缘。”

“至此……两枚棋子就都埋下了。”封不觉道。

“然也。”曹钦笑道，“再往后我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着时机到来。”

“而皇帝……为你选定了时机。”封不觉接道。

“你好像已经知道了什么？”曹钦道。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的背后，是皇帝在做推手。”觉哥回道，“我想……他根本没有病危吧？”

“哈哈哈……”曹钦大笑，“厉害。”

“也没什么厉害的，很浅显的推理而已。”封不觉道，“假如皇帝真要找什么‘长生之术’，直接问你这个越活越年轻的东厂厂公便是了，何必去找什么‘阎王’……”他顿了顿，“另外，听了你刚才的说明，我基本可以确定……阎王的事情，还有先帝给你的使命，现在的皇帝也是全都知道的。由此可见，这次所谓的‘寻术’任务，其实另有目的……”

“和封寮主聊天就是轻松啊～”曹钦点头道，“你说得没错……这次的旅程，实则是一次‘清洗’任务。”他说到这儿时，神情略微变得严肃了一些，“当今圣上年事已高，膝下仅有一幼子，且并未正式立太子。而晋王朱知楂……年华正好，在民间德望也颇高，虽然他自己是没动什么僭越的念头，但朝中想推他一把……并借此上位的人可不在少数。

那些文官倒是好办，我有一百种方法可以弄死他们；但锦衣卫、大都督府、禁军、甚至是我东厂之中的那些人……就不是那么好处理的了。”

“此刻，这些人应该都已经死了吧？”封不觉也是看到了山庄中那些尸体的，故而猜到了一二。

“呵呵……那是当然。”曹钦道，“这次葬心谷之行，我把最该杀的几个都给凑出来了……能一次解决，很是省心。”

“那先帝给你的那项使命呢？”封不觉又问道。

“那个嘛……”曹钦神色微变，“我以‘长生之术’为饵，引袁圻率领诸多武林人士齐聚于此，本来是想让他们和林颜所训练的谷中人打个两败俱伤……顺势将中原武林的一流高手一次性剿灭殆尽的。”他停顿两秒，再道，“随后，我只需让林颜

到武林中开宗立派……最多三年，她便可一统江湖。”

“如此一来……江湖，也就成了你掌中之物了。”封不觉接道。

“不……是皇帝的掌中之物。”曹钦道，“……我，只是个做事的人而已。”

“随你说吧……”封不觉道，“但是……现在林颜已经死了。”

“是啊，她死了。”曹钦道。

“那谁来做这个武林至尊呢？”封不觉道。

“呵呵……谁都可以，反正你不行。”曹钦笑道。

“为什么？”封不觉明知故问。

“因为你是一个无法控制的人。”曹钦道，“就连我……也害怕你这种人。”

“所以……”封不觉示意对方说下去。

“所以……”曹钦饮完了壶中的最后一口酒，“你最好就死在这里吧。”

“我还以为咱们是朋友。”封不觉道。

“咱们的确有交情，可能的话……我也不想杀你。”曹钦道，“但为了我的理想，我必须杀了你。”

“理想？”封不觉摆出了死鱼眼，“你一个入道之人，还在兢兢业业地为朝廷卖命，这我就不吐槽了……”他干笑两声，“但是……你居然说你有理想？”

是的，曹钦当然有理想。

如前文所说，他是个超然之人。

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对他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天下无敌的武功，他也已经有了。

绝色美女……这茬儿不提也罢。

总之，俗世中大多数人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对他来说已不是什么追求。

然，曹钦还是有理想的。

他所考虑的东西，与其说是个人的“理想”，倒不如说是一种“理念”。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曹钦的声音忽然变得高亢，眼神也变得十分凌厉，“一言之堂……才能杜绝党争。一统江湖，才能让世上不再有所谓的‘江湖’。

杀人容易，诛心难；葬心谷，葬的不止是人，更是心。

我说了……我有的是时间，哪怕再花五十年、一百年，我也会完成这一切。

当我成功的那一天，我大明江山便可千秋万载、国泰民安。”

“好～啊～说得很好嘛。”封不觉双手插袋，歪着头言道，“但真到了那个时候，你自己……不就成了这套制度下必须清除的异端了吗？”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曹钦说着，丢掉了手上的酒壶，将内息一绽。

那一瞬，周围的樱花如雪般崩落，漫天光雾则似漩涡般旋开。

破晓时分的曙光，也恰在这时自天空中洒落……

多年以来，这是曹钦首次以认真的态度去运功。因为他知道……眼前这个对手，值得他这样去做。

“封寮主，无须客气。”纷乱的落花中，曹钦单掌一翻一扬，“你我今日一战，生死由天，无怨无悔！”

第960章 刀剑决（上）

时光，倒退几许。

且看葬心山庄入口……

彼时，天色未明。

院中，杀气满斥。

昏晦的光雾下，两道绝逸身影，默然相峙。

黎若雨，絮怀殇。

这是两人第一次正式交手。

谁……也不愿输给对方。

“说实话，我不想和你打。”对峙了数十秒后，絮怀殇率先开口，“因为你可能比封不觉更强。”

这句话，并非是出于战术而示弱，也绝非是误导之言，而是絮怀殇有感而发。

“彼此彼此。”若雨的回应很简短，语气也很平静。

她们都表达了对对手的重视，但都没有收起自己的杀意。

而且……她们的双手，也始终摁在自己的兵刃上。

“可既然不得不战……”絮怀殇说这话时，周身的斗气又一次急剧增强，“那我就要赢。”

“明白了……”若雨应道，“你打算一开始就用‘那个’是吗？”

闻言，絮怀殇微微一怔，不过她很快恢复了冷静之色：“是！”

“好。”若雨道了一声，随即左手微扬，祭出了她的灵能武

器——【原水神剑】，“那我们就直接进入‘那个级别’的战斗吧。”

她们所说的，旁人未必能听懂，但那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人们很快就能“看”到她们要做什么了。

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

大约十秒后，忽然！

叱——

一声斗气爆鸣，宣告着絮怀殇体内的某种力量终于突破了界限。

这……是她的魂意——【魂临】。

在S1那场“蝶之战”中，絮怀殇曾用特殊物品【八靖霞丸】获得过这种能力。但在当时，这还是一种她不能完全驾驭及发挥的力量。

不过，在那次比赛过后，她的战斗本能已隐隐记住并承袭了部分【魂临】的影子。

终于，在到达满级时，这种能力作为她的魂意而觉醒了……

魂意版【魂临】的效果，共有两个。其一：在发动的瞬间，恢复全部的生存、体能和灵力值。其二：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可以任意使用“异界剑豪们的招数”，且使用这些招式时不会消耗体能值。

与物品版本相比，魂意版去掉了“发动时血、体、灵皆为正无穷”的无敌效果，改为了“发招不耗体力”的设定；相应的，也删掉了魂临结束后让玩家各数值都变为1%的副作用。当然了，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每个剧本中只能开启一次（一般这类技能在自由探索模式中的冷却时间都是二十四小时）魂临。

其他方面……也就没什么好多说的了。这招的威力，在

絮怀殇第一次与觉哥交手时已有过展现。

看到此处，或许有人会奇怪，既然这招还自带“满状态回复”的逆天效果，为什么絮怀殇不等和黎若雨缠斗上一段时间再开启呢？

答案很简单……她的直觉告诉自己，如果不在最初就进入【魂临】状态，可能她连开启的机会都没有就会落败。

而另一方面……

若雨，也是在此战刚开始的阶段，就开启了魂意【极限效率】。

而且，这也是她首次在战斗中用到了从风之痕那里学到的武学。

风之痕，魔流剑。

两种剑法，一者冷静快意，一者狂野疯狂。

风之痕本人是可以化出分身来使用这两种剑术的，但黎若雨不行。

不过，若雨有别的方法……

在无双武斗会中得到风之痕的指点后，若雨将所学之理融会贯通，结合自身【明玉功】第七重的特效进行了许多训练，最终成功掌握了分别用左右手、两种剑……同时使出两种剑法的技艺。

此处顺带一提，若雨如今的【明玉功】已臻第八重境界，具体效果如下……

【名称：明玉功（第八层）】

【技能卡属性：特殊技能，永久掌握，能力随修炼提升】

【技能类别：？？？】

【效果一：神功初启，内息沉凝】（体能值消耗率降

低，在无氧状态下亦可活动较长时间）

【效果二：气走任督，脱胎换骨】（基础体术能力小幅提升）

【效果三：心若冰清，天塌不惊】（受到精神系负面影响时抗性提高）

【效果四：凌风踏浪，移步成影】（主动技，让玩家做出一次理论上可实施的极限闪避动作）

【效果五：以柔克刚，举重若轻】（物理伤害能力提升1.5倍）

【效果六：移花接玉，神鬼莫敌】（主动技，将一个主动伤害技能一半的攻击力反弹给释放者，释放者限玩家）

【效果七：随心所欲，入微之境】（完美控制自身，使身体可以做出任何在理论上能够实现的细微调整）

【效果八：功力不绝，玄劲似冰】（可在任意攻击技能上附加冰属性）

【学习条件：女性玩家，等级35以上，格斗专精A，开启灵术专精】

【备注：移花宫绝世武学，内家正宗绝顶心法。神功大成者，功力不绝，玄劲似冰，青春永驻，天下无敌。】

括号中的内容，并非是技能自带的说明，而是若雨通过反复尝试和摸索逐一领会到的。

其实【明玉功】本身的技能说明就只有前面的部分，这一点上……和小叹的【天地逆转神诀】类似，光看文字……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那么，这里再来重点说说明玉功第七层的特效【随心所欲，入微之境】……

所谓的“完美控制自身”，乍看之下好像不算什么特别困难的事；因为身体本来就是自己的东西，能控制是理所当然

的。

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身体的主人，但是人体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操控的。

举例而言……

好吧，我知道，读到这里，肯定有很多人会想到一些猥琐的事情，所以我先声明一下，我是一个有节操的人，不会写那些的。

那么继续……举例而言……

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就是——人不能在打喷嚏的瞬间睁眼。

还有就是……右手手腕和右脚脚踝分别呈顺时针和逆时针转动；舌头在嘴里顺时针打转，而头部逆时针打转；以及左手画圆圈、右手画方块……

类似的例子很多，有些障碍都来源于神经系统的生理限制，还有些是由于大脑皮层的同一区域很难在同一时间执行两种任务。

这些还都只是一般人可以直接体会到的问题。另外……还有些本就超越常识的、有关身体操控的例子，比如“操控耳朵”、“操控头发”、甚至是“操控骨头”、“操控器官”、“操控血液”等等。

说了那么多无非一个意思……控制自己的身体，其实很难。

那么放到实例中，既然“左手画圆、右手画方”都这么难了，那“左手用一套剑法、右手用另一套剑法”的难度可想而知。

即使是把【明玉功】提升到第七层的若雨，也花了很久才练成了这“左右互搏”的本领。

综上所述，这两位……都有着登峰造极、超卓精绝之武，而且……她们已达成了共识，舍弃所有的试探，直接展开最巅峰的较量！

……

破晓将至，光雾渐浓。

光下，战意灏灏，双剑会双刀。

没有更多的言语，一切，都已在交锋的斗气中阐明。

两人的兵刃尚未交接，刀与剑的气场便又一次扩大，几乎将半径五十米的范围都笼罩了进来。

周围的玩家、还有NPC们，全都能感受到这股如有实质的力量，他们纷纷被逼退了十余丈，远离这肃杀之境。

终于，在双方的斗气都升到一个临界点时，在同一个瞬间，两人……动了。

快，不可思议的快，目不暇接的快。

刀剑出手的那一刹，两道身形几乎同时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红樱的三名队员看不到她们的动作。

袁圻和在场的武林群豪们也看不见她们的动作。

花间更是看不到她们的动作……

在场的所有人之中，只有王叹之一个……在开启【鹰眼视界】的前提下，可以跟得上她们的打斗节奏。

嗡嗡嗡嗡嗡——

在一片模糊、凌乱的刀光剑影之中，传出的只有密集的、古怪的嗡鸣声，却没有半声金铁交加的响动。

只有小叹明白……那是因为两人的兵刃都太强了，强到兵器表面的能量互相抵斥，以至于无法相触。

若雨的【轩辕剑】为有形之圣剑，其灵能武器【原水神

剑】则为无形之异剑。这两把武器都没有专门针对玩家的特效或属性，但是它们的攻击力已足够逆天。虽然尚未完全成长完毕的【原水神剑】在强度上比起轩辕剑来要逊色几分，但凭借其“不可被摧毁”的特性，依然是不逊于任何神兵的。

而絮怀殇的双刀，同样是灵能武器，而且是已经成长完毕的灵能武器……

左刀：

【名称：落花】

【类型：灵能武器】

【品质：传说】

【攻击力：极强】

【属性：无】

【特效一：花开（攻击命中时造成300%杀伤）】

【特效二：花谢（格挡成功时抵销60%伤害）】

【特效三：落花飞絮（绝式，双刀合招方可使出，冷却时间四小时）】

【备注：杳杳天涯人甚处。】

右刀：

【名称：飞絮】

【类型：灵能武器】

【品质：传说】

【攻击力：极强】

【属性：无】

【特效一：风飞（每次攻击命中后提升100%攻击速度，此效果持续十秒，最高可叠加三次）】

【特效二：絮落（每次格挡成功后提升50%移动速度，

此效果持续六秒，最高可叠加四次）】

【特效三：落花飞絮（绝式，双刀合招方可使出，冷却时间四小时）】

【备注：一笑人间今古愁。】

这两把武器的特效就比较惊人了，无论是对抗玩家还是怪物……只要是近战打斗，都能发挥出极其恐怖的威力。

若雨要是没有开启“极限效率”，确也是难以应付。

不过，若雨有极限效率，絮怀殇也有魂临……

在一轮长达三十秒的极速攻防过后，两人发现……目前为止，战得旗鼓相当。

可能前十秒里是若雨更有优势，但当【飞絮】的两个效果渐渐叠加上来以后，絮怀殇便挽回了局面。

但，这样……还是不能分出胜负的。

若雨是知道【魂临】的存在的，所以她在看到絮怀殇发招时才会问一句“你打算一开始就用‘那个’是吗？”

但絮怀殇并不知道【极限效率】的具体情报，毕竟她的队伍里可没有那种可以看穿敌方数据的人物存在，所以……她并不知道若雨的这种“极限”状态能保持多久、也不知道其中还有什么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开启五分钟魂意的絮怀殇无疑会打得更加积极一些……

于是，在战斗进行到第三十一秒时……絮怀殇首先变招了。

“回转曲舞·天！”

絮怀殇其实是一个挺喜欢报招式名的人，事实上，工作室在这方面对她们也是有规定的……有鉴于这种行为能够提升时髦值，工作室鼓励玩家们在战斗中……能报就报。

当然了，这种事见仁见智。有些人报招式名就显得狂霸酷拽、高冷邪魅……但还有些人报出来就显得羞耻甚至猥琐了。

要说那标准在哪儿呢……七分看脸，三分看气质吧……

总之，在常规对招无果的局势下，絮女神这边率先求变了。

见此情景，若雨怎么说也都表示表示……

“魔流剑……”若雨用行动说明了，报招式名什么的我也会，“……剑·泣雨。”

即使是在做这种中二的事情，她也能透出一种高冷范儿，实属不易。

“风之痕……”而且她左右手的两套剑法，出的还是两种不同的招式，“……流风易痕。”

二人话音落时，招式也交缠在了一起。

那一秒，碰撞的斗气，竟是发出了如电走雷奔般的噼啪之声。

交织的能量，亦是绽出绚丽的流光。

一息过后，但见……

两道人影相错，相离……战斗至此，两人的身形还是首次停滞了下来。

第961章 刀剑决（中）

血，随风飘落。

若雨的伤口不深，伤在左手。

絮怀殇的伤口也不深，伤在左肋。

方才那短兵相接的一瞬，前者的两套剑招掩出两股迥然不同的剑气激流，后者则是以双刀使出一记长柄武器式的旋天圆斩。

前者形随意发，后者借意化形，双方对兵器的使用以及对武技的理解都已臻极境，难分伯仲。

然，招式和兵器形状的差异，还是对这轮交锋的结果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这世上没有毫无破绽的防守架势，也没有攻无不克的攻击模式，更没有实力完全一样的两个人。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只要战斗的双方是人，就一定能在细微处分出胜负。

如果非要说适才那一招是谁占了便宜，那应该是……絮怀殇。

虽然她是躯干受伤，但这点疼痛并不算什么，伤口的深度也不至于影响到肌肉的反应。

而若雨的伤……就比较麻烦了，左腕上传来的刺痛，会直接对她挥动武器产生影响，而且……伤口会随着她不断使出超高速的剑式而豁开。

“看来你的运气不好。”拼招后的对峙中，絮怀殇望着若雨的手，如是说道。

“不，这不是运气的问题。”若雨平静地回道，“是我的剑

法还不够火候。”

“无论如何……我可不会因此手下留情的。”絮怀殇又道。

“我知道。”若雨应道，“那样最好……”

沉默，再次降临，一种山雨欲来气氛，在两人之间隐隐升腾……

……

同一时刻，在那两位女侠的刀剑杀阵之外，各路人马也是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变化，随时准备见机行事。

“这……我们要帮忙吗？”铁海棠的射击专精还不错，此刻她应该是插得上手的，不过她还是先问了一下血蔷薇的意见。

“你有把握在她们缠斗时命中目标吗？”血蔷薇没有直接给出答复，而是反过来问了个问题。

“呵……”铁海棠苦笑一声，“那怎么可能呢，她们快速对攻时，我连残影都看不到……”她用眼神朝若雨那边示意了一下，“我的意思是……像现在这样，当对方处于静止状态时，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插手？”

“其实那并没有什么区别。”血蔷薇沉声接道，“不信……你现在对她开一枪试试。”

她的话稍稍有点故弄玄虚的味道，但铁海棠属于行动快于思考的类型，所以她决定试了再说。

砰——

枪响，一发步枪的子弹猛然出膛，冲向了在远处站立的若雨。

那一秒，若雨的视线依然停留在絮怀殇的身上，她的身形好似也纹丝未动。

然，子弹却没有命中她，而是与其擦身而过。

“诶？”见此情景，铁海棠愣了一下，“我打偏了？不可能啊……”

这的确不可能，在这个距离上，打一个不动的目标，她是不会失手的。

“不是你打偏了，是她避开了……”血蔷薇接道，“只不过……正如你所说，她快到咱们连残影都看不到，故而在视觉上对我们造成了一种‘她根本没动’的错觉。”

“喂……这也太夸张了吧。”铁海棠用将信将疑的语气回道。

“事实上……这才正常。”血蔷薇回道，“对方的速度明摆在那里……子弹的速度和她们刚才的打斗节奏相比反而是慢了。除非你能在她们缠斗的过程中准确地插手、在保证不误伤自己的人的情况下做出攻击……否则，类似的射击全都是徒劳的。”

“呵呵……那倒也未必……”此时，一旁的风信子忽地干笑两声，接道，“刚才的那一枪打响后……”说这话时，她的目光已从战局中移开，望向了别处，“那位【枉叹之】小哥……就突然不见了。”

“什么？”血蔷薇和铁海棠闻言皆是一惊。

两人急忙忙转头望去，赫然发现，原本与袁圻等NPC站在同一侧的两名地狱前线队员……这会儿只剩下了【石上花间】一人。

“他是什么时候……”血蔷薇还想追问一句。

“我没看见……”风信子还没等她问完就接道，“我在枪响前看了对面一眼，他还在；枪响时，我和你们一样看向了似雨；而枪响后……我再看过去时，那小子的身影便已消失了。”

作为队伍中的医疗专精玩家，风信子始终担当着支援和辅助的角色，因此她经常会去关注一些队友们不太留意的盲

点。眼下，她就及时发现了一件可能会带来巨大威胁的事……

“切……大意了。”铁海棠不快地念道，“偏偏让对方的刺客消失在了视野中……”

“事已至此，我们也得做出相应的对策才行。”血蔷薇说着，微蹙秀眉、思绪连动；片刻后，她再度开口道，“既然我们暂时无法对队长那边的战斗做出有效支援，不妨就干点儿别的……”他微顿半秒，接道，“我有两个想法……其一，我们干脆离开此地，去追袭封不觉；其二，反过来利用枉叹之失踪这点……趁现在快速绕过战圈，试着在那帮NPC反应过来之前把花间给击杀掉。”

“嗯……”略一犹豫后，风信子接道，“我觉得第二套方案比较好……我们三个在旁边引发战斗，不管成功与否，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似雨分心。”

“呵……”铁海棠笑了笑，“我怎么觉得……我们三个去追击疯不觉，才更容易让她分心呢……”她这类行动派的人……直觉还真是异常得准。

“嗯……其实我也觉得追击比较好。”血蔷薇想了想，“就算那帮NPC的实力一般，但那个袁盟主无疑是BOSS级的存在，而且疯不觉临走前还特意叮嘱过他要帮忙。我们现在杀过去……固然是会给似雨制造压力，也有击杀花间的机会，但十有八九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这样一来……咱们队长一样也会分心。”

“那就用第一套方案吧。”风信子听了这番分析后，也没什么意见，“事不宜迟，在原地待越久就越不利……别忘了对方还有个不知在何处的枉叹之呢。”

如此商定之后，三人就戒备地转过身……快速朝山庄深处行去了。

而目睹了这一幕的花间，竟是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

笑，并轻声自语道：“嗯……果然中计了啊……”

……

轰——

大约两分钟的对峙后，一声斗气爆冲的轰鸣，再次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只见……刀剑杀阵中的若雨和絮怀殇各自又将气势提升了几分。

至此，战斗进入了一个更令人窒息的阶段……

“月隐。”

招式名出口的那一瞬，絮怀殇浑身绽出蓝色的冰芒，身形化水，无声地沉入了地面。

半秒后，便有一道蓝色的光能如水波般自若雨身后泼散而出，带出了絮怀殇的身影。

很显然……这【月隐】是一个瞬身走位技。在“异界剑豪们的招式”中，除了各种由冷兵器发动的攻击型招式外，自然也包含了很多其他的高端武技，而这……正是其中之一。

要论技能效果，这招可比七杀的【暗影步】还要优越；七杀那个技能在瞬移后是固定出现于敌人身后的，但【月隐】却可以根据释放者的意愿来调整距离，出现在敌人周围的任何一点上；另外，【月隐】的现身阶段，还附带波浪状的蓝光特效来阻碍敌人的视野。

当然了，【月隐】的缺点也很明显。论技能的生效速度，无疑还是【暗影步】更快一线，因为前者那“化水沉地”的前置特效浪费了一点点时间；而且这个特效看着非常明显，只要对手看过一次之后，就会有所防备，下次一见你全身发出蓝光就知道你要干嘛了。

不过，这种关于“预判”的假设，在这场战斗中的意义不大……

不管有没有看过这招，若雨都是来得及对此做出应对的。

“绯刀流·禁手·雨滚裂杀阵！”

“风过·留痕。”

近在咫尺的两人，杀意与斗技骤然碰撞。

刀光颤动，似夺魂的烈舞。

剑气疾走，若破风的悲歌。

刀剑交锋中、斗气迸发间，二人仍在随势而动，寻找变招的机会和突破的空隙。

她们的身法皆是轻灵迅快，游走时宛如仙子凌波、飞鸿妙舞，但出手却又似风雷点火、震人心悸。

在场的武林群豪们可是从未见过这样的对决，个个儿看得目瞪口呆、惊叹不已。甚至有些人感觉自己练的几十年武功都成了笑话，动了退出江湖的念头……

“影缝！”说时迟，那时快，又一轮连斩对招后，絮怀殇抛起【落花】，又出奇招。

却见那快刀飞向半空，忽地进入了一个极小的空间裂隙中，半秒后，同样的裂隙又出现在了若雨的侧后方的高处，而【落花】就从那个避无可避的角度上自行旋飞了过来。

“剑·魔流……”若雨冷静如故，左手将原水神剑扬起，施出魔流剑剑式，对上那袭来的快刀；同时，其右手再动，“傲啸狂风！”

这两招一迎，仅剩单刀在手的絮怀殇应是会被逼退几分的，但没想到……

就在此刻，絮怀殇竟是把右手的刀也抛飞而起，并将双手疾挥向前，玉指微张：“戒烈掌，瘴气断！”

若雨确是没有想到，惯用双刀的絮怀殇……居然会在这种时刻弃刀用掌。

非但是弃刀用掌，而且……她竟学着若雨，分别用左手和右手施放了两个不同的技能。

“好！”在这堪称极限的境地中，若雨却是不由自主地为对方叫了声好。她那冰冷的外表之下……一丝狂热的、好战的本性已被激发了出来。

叱嘤——

一声异鸣过后，凭借【瘴气断】的威力，絮怀殇那柔若无骨的纤纤玉手……竟是牢牢抓住了轩辕剑。

而她的另一手……已朝着若雨当胸拍去。

恰在此时，若雨左手的伤口也终于在不断积累的压力下豁开，电流般的刺痛让她无法及时扭转剑势到身前防御。

于是……【戒烈掌】的掌力结结实实地轰在了她的胸口。

霎时间，若雨只觉头晕目眩、胸中气血全然凝滞。

提不上气，自然也就使不上力……絮怀殇的下一招，也就顺理成章地连了上来……

“仁王……爆阵杀！”絮怀殇认为，这应该是自己使出的最后一招了。

正在旁边观战、以及观看直播的人们，也都认为这应该是决定胜负的一招了。

但若雨……不这么想。

“本想留到决赛再用的……”当若雨被絮怀殇抓取到空中时，稍稍提上一口气的她，喃喃念道，“……但用在你身上，也值了。”

絮怀殇不知道对方要“用”的是什么，但她闻言之际，心中已感到了强烈的不安……

【魂临】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已经不剩多少了，絮怀殇不断变招抢攻，也是为了避免战斗被拖到五分钟之后。但

如今若雨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来，那情况可就不容乐观了……若雨可不是封不觉那种特喜欢虚张声势的类型，既然她已说了这话，那必然就是真有底牌未用。

不过，纵是心中不安，絮怀殇的招式也已发到一半……再过两秒不到，若雨就会被其摁到地上、承受这一招的全部伤害。刚才的【戒烈掌】已经打掉了若雨一半以上的生存值，她不可能再承受下【仁王爆阵杀】的伤害而不死。

无论如何……絮怀殇都没有理由将技能停止。

然，就在那两秒之间。

咯咯——咕咯咯——

一阵诡异的、如同骨骼摩擦滋长般的声音从若雨的头骨中发了出来。

同时，一种白色的、似石膏状的物质从若雨脸上的皮肤中渗出，迅速覆盖了她的大半个头颅……并凝固成了一张面目凶厉、且附有翼状花纹的面具。

砰——

就在这异变发生之时，絮怀殇的攻击生效了。

金光熠熠的仁王虚影乍现，在地面轰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

在技能的反作用力下，絮怀殇后仰、空翻，离开了爆阵的中心，【落花】和【飞絮】也在这时飞回了她的手中。

看起来……她应该是赢了。

但，她的双眼……仍是用一种灼灼的目光，盯着前方那未散的烟尘。

第962章 刀剑决（下）

静谧的场面，压抑的氛围。

烟尘散去……

地面的凹坑里，缓缓站起了一道人影。

氤氲的光影中，那人影仿佛已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了一体。

她是安静的，冷然的。

她的身上透出一种深入骨髓的森冷和淡漠，却又带着一种逼人的杀气。

此时，若雨的外观与坠地前相比产生了一定的变化。除了脸上多出的白骨面具之外，她的颈部……居然还出现了一个如乒乓球大小的、两头对穿的空洞。此外，她的双眼都变成了黑底白瞳的状态，头发的长度也延展到了腰际。

【名称：破面之颊】

【类型：防具】

【品质：完美】

【防御力：中等】

【属性：无】

【特效：负面控制效果的持续时间减少70%】

【装备条件：格斗专精A，已绑定】

【备注：该面具中含有部分崩玉的力量，释放后可让佩戴者暂时进入“虚化”状态。但该力量仅可释放一次，当其被消耗后，面具的品质和特效都将永久降低。】

这件装备，若雨很早就入手了，只是她在剧本中一直没

有“显示头部装备和服装”，也一直没有使用过“虚化”的能力，故而从外观上来看，是看不出她身上有这件装备的。

她以前之所以一直没去用这个，理由也是显而易见——用了以后，该物品的效果就会变弱，很可能就从一件“完美”级装备直接降到“普通”乃至“破败”级去了。

但……正如若雨所说的，若是用在这里、用在絮怀殇的身上……那也值了。

“魂临的时间快到了吧。”面具之下，若雨的嗓音变得怪诞而厚重，好似两个音域一高一低的人正在和声。

她一站起来，就转头看向絮怀殇，说出了这句话。

絮怀殇也明白，对方这话的潜台词就是——你若还想赢，最好就趁着魂临结束以前动手。

“非但没有死……身上的伤口还全部愈合了吗……”絮怀殇观察了若雨数秒，轻声念道，“切……还真是难缠啊……”

话音未落，絮怀殇又出一式。

“天霸……封神斩！”

喝罢，絮怀殇仅用一瞬就欺近到了若雨的身前；其身法轻灵飘忽，快刀旋砍如漩，狂卷而出的刀气似是链锯般撕扯出一道道弧形的斩波。

“剑·虚痕。”

迎招之际，若雨的身体动都没动，她只是顺势抬起了左手，以原水神剑划出了一片狂烈的剑光。

【魔流剑】剑法中，其实并没有这招“剑·虚痕”，此式是若雨即兴使出来的。虽然从招式的细节上来说远不如风之痕的剑术来得老辣，但其剑意却是秉承着魔流剑的狂野特性，与后者相得益彰。

叱叱叱叱——

伴随着几声急促的异响，刀与剑上的斗气又一次在空气

中摩擦、碰撞。

但这一次……力量的平衡已经被打破。

“居然……防住了？”对招后，絮怀殇心中惊诧不已，因为对方此刻用的只是单手而已，而她所用的【天霸封神斩】却是双手之力才能催动的招式。

在这种前提下，即使是平手，絮怀殇无疑也算落了下风……

“抱歉……我好像低估了虚化的威力。”这一瞬，若雨竟是淡淡地接了一句，“看起来……不管你的魂临还在不在，都已没有意义了。”

絮怀殇闻言，没有回应，只是再出一招【秘剑·胧刀】，以突进居合之姿，朝若雨发动了一次贴身的斜斩。

不料……

乓——

她的刀，切实地砍中了若雨的肋部，但却没有制造出伤口……

“这种状态下，皮肤表面的强度会变得如钢铁一般，但软度和张力却又和普通的皮肤一致。”若雨甚至没有低头去看对方的刀，只是望着絮怀殇的脸道，“我本来以为，即使拥有这样的防御能力，受到直击还是会受伤的，但是……刚才和你对招时我才意识到……由于虚化对基础体术的提升很大，你的力量和速度都已不再对我构成威胁了。所以我断定，就算直接被你砍到也无妨。”

“岂有此理！”絮怀殇开始急躁了，因为在若雨受刀之时，魂临的开启时限……也正好到了。

“樱·月断！”下一秒，她便使出了曾经将勇者无敌腰斩的杀招。

这招……并非魂临所予，而是絮怀殇自己的技能；比起

使用魂临中的技法，她用起自身技能来显然会更加熟练。

噗——咕咕——

这一刀，带出了一阵骨骼被扯裂的异响……刀锋成功撕开了若雨的“钢皮”，在其腹部留下了一道横着的豁口。

可是……

“超速再生，也是虚化后的基本能力之一。”当若雨轻描淡写地说出这句话时，她那伤口已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

“另外，我现在可以用手、乃至嘴部去释放虚闪，且不需要任何的准备时间。”微顿半秒后，若雨又道，“只是……这样的一场对决，用一次能量冲击来结束，似乎有些遗憾。”

“哼……”此时，絮怀殇稍退数丈，露出了一种无奈的、苦涩的笑容，“头颅和内脏总不能再生吧？”

“对，用比刚才那招更强的攻击……将我斩首，你就赢了。”若雨回道。

“那么……就这样了吗？”絮怀殇问了个在旁人听来有些莫名的问题。

不过，若雨听懂了。

“嗯，就这样吧。”她回道。

言毕，二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接着，絮怀殇便深呼吸了两次，将双刀分展到身体两侧，摆出了一个如飞燕展翅般的架势。

若雨则是双剑一分，侧身而立，微微向前跨出了半步。

呼吸，像是无形的信号。

一次，两次……至第三次呼气时，她们动了。

双刀，化作【落花飞絮】。

双剑，施出【残风剑影】。

叮——

这场战斗打到现在，刀和剑……还是第一次发出了这般清脆的、清晰地的相击之声。

两秒后，两道人影相错、落地……彼此背身而立。

这一刻，所有光芒都消失，所有的声音都沉寂，所有的动作都停顿。

刀与剑的杀阵不复存在，那滔天的杀气也已不复存在。

一息过后，一人倒下了。

同一秒，破晓的阳光拨开了天空中的光雾，洒在了胜利者的肩上……

第963章 十二绝学（上）

时间，回到现在。

樱树园中，漫天飞花。

曹钦运起浩然真力，欲斩强敌。

而曹公公心目中的这个“强敌”，无疑就是封不觉了。

虽然曹钦在这个武侠世界……或者说在这个星球上都已经是接近个体无敌的存在；但多年以来，他始终还是对一个人心存顾忌——那个人就是“破剑茶寮”的“封寮主”。

此人，以及此人背后的门派……实在是包含着太多的谜团。

对于一般人来说，无知，往往意味着无畏。

但是对于曹钦这样的人来说，未知……才是绝对的恐怖。

他可以接受这世上有比自己强的人，只要他知道这个人究竟有多强就行……

但他不能忍受一个来历不明、武功不明、思想更加不明的男人在世间乱晃。

“对了，你似乎对我那‘十二种神功’很有兴趣。”曹钦在出手前，忽又开口道，“我不妨……就在杀你的过程中，顺便跟你说说。”

“哦……”论嘴炮能力，封不觉可是稳占上风，“……你要在被我杀掉的过程中顺便跟我说说是吧，行啊~”

他用十分自然的语气就把曹钦的话换了个意思，嘲讽了回去……

“呵呵……”曹公公轻笑一声，接道，“首先，是‘命辰玄

功’和‘无息功’，这两套武功的原理我应该都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说罢，他便将双掌之间已然揉成水球状的一团内力推了出去。

看起来……这招只是用单手轻轻一推，但那内力球的飞行速度却比炮弹还快，“呼——”一声就已飞到了觉哥的面前。

还好，封不觉的反应和移动速度还是可以应付这次远程攻击的，他及时地开启【灵识聚身术-改】将其避开了。

不过……飞掠而过的内力球可不会就此消失，它在高速飞出来一百多米的距离后……终于撞上一棵樱树。

曹钦这波外放的无形内力，竟是将一棵七八米高的大树轰成了齑粉一般，灰飞烟灭……

“我去……灵丸（《幽游白书》中的一种招式）啊这是……”封不觉嘴上没说，心里则是忍不住吐了个槽。

“本座的命辰玄功已练了五十余年，无息功亦是早已练到了第九重，内力方面……”曹钦微微耸肩，“……已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境界。”

“用不完又怎样……发招时运功还是免不了的。”封不觉明明不懂武功，但还是很犀利地指出了对方的一个弱点，“像刚才那样的攻击……你还不是得酝酿个片刻才能发出么？”

“呵呵……说得对。”曹钦又笑了，“身怀绝世内功，但无精妙的外功去收发，那便是暴殄天物……”

话音落时，一股真力已凝于曹钦指上。

但见他那兰花指一翻、一转、一弹……登时便有一道内劲应势而发！

这道能量在离手之时如微风一般、轻细舒缓，但在刹那间……它便剧烈加速，化作雷霆之力。

“卧槽！”这一回，封不觉可是闪不开了，虽然他用一种非

常扭曲、极限的动作做出了反应，但他的左臂外侧还是被那道指劲剐去了一大块血肉。

“这一门功夫，叫‘女人心’。”曹钦那有些娘气的声音随即响起，“我不知道这门武功是谁创的，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不是创它的人所取；不过练过以后，我便觉得……这名字起得恰如其分。”

他一边说着，一边双手连动，二指齐出，接而连三地对觉哥点出了数道指劲。

“‘女人心’的运气法门极为复杂，真气未出手时，就已在经络中经历数次变化。”曹钦手上不停，嘴上也不停，“出手后亦是无影无形，一瞬三变……让人捉摸不透。”

“攻击间隔还好……不过速度略快啊……”另一边，封不觉也是一边听着对方的叙述，一边腾挪躲闪、思考对策。

有了那第一击的速度作为参照，零时差演算的误差便降低了，所以曹钦之后发出的那些指劲，封不觉都可以堪堪避过。只是……躲起来仍然十分吃力。

“哦？那么快就跟上了吗。”曹钦连出二十余指后，接道，“哼……就这样把你活活累死，倒也不是不行。不过……这种做法未免有些无趣了……毕竟我还有九种武功没有施展呢。”

道完这句，曹钦便停止了施为，稍稍停了两秒后，他再道：“‘女人心’威力惊人，而且发招所需的内力极少；即使是江湖新秀，只要练成了这套功夫……亦有机会战胜比他们强很多的硬手。”说到此处，他话锋一转，“可惜……正如我所说，这门功夫太过复杂，对资质的要求过高了……除了我以外，也只有林颜这等旷世奇才得以练成。”

在他讲这段话的时候，封不觉已从行囊里取出了一条止血绷带（因为近期先后失去了几件物品，觉哥的行囊就多了些空间，所以他也去带了一些解除负面状态的商店货），快

速给自己的胳膊止了血。

“不过……接下来这门功夫，却是恰恰相反……”曹钦的话还在继续，“即便是资质十分愚鲁之人，也可以轻易习得。”

说着，他的身影忽如箭一般射出，凌空轻折，倏忽一闪，竟已出现在了封不觉的侧面。

“横竖拳。”曹钦道出了第四门绝学的名字，并一拳打向了封不觉的躯干。

他没有照头打，是因为他觉得打头对方很可能会避开，而打躯干的话……就很难避得开了。

然，封不觉还是避开了。

他仿佛早已在准备着闪避这一击，而他闪避的动作也近乎完美……

但见他仰体倒冲，横空一掠，轻飘飘地飞出了数丈，方才接上一个后空翻站定。

“喂喂……横竖拳就横竖拳嘛……”封不觉立稳身形后便虚着眼说道，“你那轻功总不见得是拳法的一部分吧？”

“呵呵……好眼力。”曹钦笑道，“我刚才施展的欺身之法，乃是四象神功中的‘朱雀游’。”

“哦……那个啊。”封不觉试探着问道，“就是和‘玄武劲’同属一门的武学么？”

“然也。”曹钦应道，“四象神功，共有‘青龙吟’、‘白虎逆’、‘朱雀游’、‘玄武劲’四种功法；可谓攻、转、行、守……四者兼备。”他顿了顿，“因我身负被称为轻功之尊的‘天绝步’，发挥起‘朱雀游’来，更是事半功倍。”

“嗯……”封不觉是不介意通过语言多收集一些情报的，听到这儿，他又道，“好……咱再来说说刚才那‘横竖拳’吧。”

第964章 十二绝学（下）

“可以……”曹钦一边说着，一边又是箭步欺近，“不过说之前……你先接上几拳如何？”

封不觉闻言，还真就不再闪避，而是祭出了【南斗飞龙拳】来应招。

那一瞬，两人齐声轻喝，同出拳招；汹涌斗气，于焉爆发。

这一轮对攻，乃是封不觉与曹钦首次近身肢接。

但见，两人拳锋相击，绽开漫天拳影。

他们的四只手在空中爆发出机关枪对冲般的急速爆响，这俨然已不是人类该有的打斗速度。

“其实还行啊……这不是和南斗飞龙拳差不多吗……”对拳的过程中，封不觉已在心中评估了一下对方那拳招的威力。

没错，在最初的几秒，情况的确是这样的……

然，数息过后，封不觉技能之力已尽，但曹钦的拳头仍是雄势不减。

到这时，觉哥便意识到那绝学绝在哪里了……

“好……算你狠！”这已是觉哥第二次用这三个字评论曹公公了，足可见这老太监的修为确实令人钦佩。

话音落，身形动。

眼瞅着对面的拳芒沉沉压了过来，封不觉在南斗飞龙拳余势未尽之时腾身一闪，脚下一踏便闪出了数丈。

“这套横竖拳……”曹钦见对方退去，也没有追进的意思，只是用他一贯的淡然口吻开始了说明，“……乃是西域禅宗的根基武学，他们那边的禅宗弟子拜入师门后所学的第一套武

学便是这种拳法。”

“嚯~”封不觉一挑眉毛，“那他们这个门派相当强啊，门内想必是高手如屎吧？”

“呃……”纵是曹钦心性过人，听到这种词儿也忍不住要跟一句，“应该说‘高手如云’才对吧……”

“天上的云有地上的屎多么？”封不觉几乎不假思索地顶了一句回去。

曹钦的脸色僵住，嘴角微微抽了两下，然后沉默了两秒，决定不再就这个问题和封寮主讨论下去：“总之……横竖拳是一门很容易就能学到的功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凭借它独步武林。”

“我知道……”封不觉其实从一开始就明白对方的意思，只是故意吐槽而已，“想必……这种武功易学难精，越到后面就越难练，以至于大部分人远未练到公公您这种层次……就早已归西了。”

“呵……封寮主果然是才思敏捷。”曹钦笑道，“没错，横竖拳这门功夫的心法很粗浅，纵是资质愚钝、毫无武学基础之人……亦可学会。但修炼这门武功，却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的，无论修炼者的资质高低……想要精进，就只能靠一个‘勤’字。可偏偏这武功的进境还十分缓慢，也不像其他绝世神功那样以‘层’来分境界……横竖拳从头到尾只有一重境界，练得越久，拳就越快、越猛，永无止境。”

“但人的寿命是有限的，而且……人心浮躁……”封不觉接道，“比起苦练个三四十年才能发挥出威力的绝世武功，他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一些练个五到十年就能让他们成为二流高手的功夫。”他耸肩笑了笑，“呵……也难怪这是门禅宗的武学了……”

“唉……”曹钦叹息着接道，“封寮主所言极是啊……如今就是在禅宗里，也没几个人能耐住性子练这个了。”他摇了摇

头，“很多好功夫啊……都是这样没落和失传的。”

说罢，曹钦脚下轻点，身影忽逝。

“居然能从我的视线中消失？”电光火石间，封不觉心中疑道，“什么名堂？”

一念未定，掌风已至。

封不觉感应到气流的波动，猛然回头，倏见曹钦已挟掌袭近。

“想阴我？”觉哥瞪着曹钦，用反问的语气喝出了这一声。他那神态仿佛在说……从来就只有我阴别人，绝没有别人来阴我这种故事。

叱——

面对疾冲而至的敌人，封不觉用更快的手速掏出了菜刀，挥刀而迎。

乒！

下一秒，两人之间响起一声金鸣。

身影相错后，一个黑黝黝的东西飞上了天空，并呈抛物线状落到了远处。

“你一定觉得，我用徒手是拼不过你的兵刃的……”冲袭到觉哥后方的曹钦，背对着封不觉、闭着眼睛、自信言道，“但我这‘搬山铁手’，却是一门可以破尽天下兵刃的徒手功夫；铁手功大成者，发功时双手硬如玄铁，沉如泰山……别说是一把菜刀了，就算你拿着一把百斤重的大铁锤，一样会被震得脱手而飞。”

“呵呵……”另一边，封不觉也是背对对手，阴恻恻地一笑，“你说的……”他缓缓举起了仍在自己右手上的菜刀，“……是这把菜刀吗？”

“什么！”曹钦惊了，打到现在，他第一次惊了。

愣了两秒后，他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的右手已经不

见了。

这时，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刚才飞出去的黑影，并不是对方的武器，而是自己的手……

“怎么可能！”曹钦赶紧用左手点了自己右肩的两个穴道，止住了血流，并转身惊道。

这出乎意料的结果，无疑让他刚才那“自信闭眼”的举动显得十分羞耻……

“公公，你该不会以为……我封不觉~用的兵器，只是把普通的菜刀吧？”封不觉扬了扬【必须破防之刃】，笑道，“呵……我不妨告诉你好了。越是坚硬的东西，在我这把刀面前就越是脆弱。”

曹钦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两下，接着，他的脸上又恢复了平静的神色：“嗯……是我大意了。”

说话间，他暗催真元，运起了另一门绝学。

“不过……这也是个好机会。”曹钦举起了他那血淋淋的右腕，“正好可以让你看一门‘生残补缺’的奇功……”他的话说到一半时，便有许多如同活物般的肉芽从其手腕处长了出来，那些肉芽上还不断分泌出一种红色胶质物，这些东西以极快的速度增衍成形，演变成了骨髓、血管、肌肉……最终是皮肤……

不多时，曹钦的手已重新“长”了出来，那新生的右手肤色如婴儿般白嫩，和手腕以下的部分明显不同。

“公公……”看到这一幕的封不觉，第一反应不是问他这门武功的名称是啥，而是问道，“既然你展现了这样一门武功，那我就不得不问了……你真的还是个公公吗？”

听到这话，曹钦笑了：“封寮主所关注的重点还真是颇为奇特呢……”他神色微变，“不过……告诉你也无妨……”他顿了顿，“我呢……自幼便已净身，而练成这‘罗摩心法’，则是六十岁之后的事了。生残补缺也是有时限的，隔了多年、身体

已经适应了变化，纵是神功也无能为力了。”

“好吧……公公您要节哀啊……”封不觉竟是同情地看了对方一眼。

“没什么可哀的，这都是命。”曹钦却是一脸无所谓地回道，“我若真有那个心，寻个菜户（明之宫人无子者，各择内监为侣，谓之对食，亦谓之菜户）便是了，这些年来主动找上我的女子也不在少数……但男女之情，于我看来实在是太肤浅。莫说是骨肉亲情，便是金兰之谊，亦比那来得长久和牢固。”

“嗯……‘基情’吗……原来你好这口……”封不觉斜视着曹钦接道。

“行了，扯远了。”曹钦没听懂觉哥说了什么，只是接道，“咱们还是来聊武学吧……”

话刚说完，他又动了。

天绝步踏起，身形忽隐、忽现……

那轻功快至极峰、妙到巅毫。

眨眼间，曹钦又一次杀到了觉哥身畔。

“刚才的搬山铁手，乃是前朝的一名盗墓贼所创。此人生平有三门绝学，分别是‘搬山铁手’、‘缩骨功’和‘龟息法’，凭这三样技艺，他入墓盗宝便如探囊取物。”曹钦说这话时，已是真元再运，霎时，忽有七八颗紫色的光珠在其周身赫然浮现，环旋盘身。

“而那罗摩心法，据传是罗摩渡江后于九华山面壁十九年后所创，功成者内息精妙无双，可再生造化。”曹公公打归打、讲归讲……出手风雷、毫不留情，说话的语气则是四平八稳、游刃有余。

而封不觉这边，倒是显得有点狼狈了，他只能一味地躲闪和招架。不过……对方所说的内容，他可是一字不差地记住了，而且还在即时进行着思考和分析。

“至于我现在所使的紫耀神功……是十五年前由我自己创的。”曹钦操控着光珠、配合自己的拳法形成密集的包围攻势，在攻击中不断压缩着封不觉的活动空间，渐渐将后者逼入了绝境，“目前我所练就的‘紫耀出窍’之境，如你所见……可以让真气化实、凝于半空，随心所欲地协助我去攻击或防守。”

封不觉听到这里，迅速从行囊里取出了一把水枪，也就是【恒星冷却炮（才怪）】……随即就对着近在咫尺的曹公公射击了。

曹钦在见识过“弹弓”、领教过“菜刀”之后，对封不觉拿出来的古怪玩意儿可是丝毫不敢托大……

那玩具水枪一出，曹公公就赶紧操控着紫色光珠加强压制，自己则是大袖一摆，运上“玄武劲”（曹钦可以在移动中使用这招，不过释放时会影响自己的速度），以防万一。

BIU——BIU——BIU——

结果……那枪口喷出的只是水而已，这让曹钦感到颇为莫名。

“怎么？”他甩了甩衣袖，一边追击一边问道，“封寮主难道要用毒水之类的手段么？”

“是又如何呢？”封不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用问题去回答问题，以此试探更多的情报。

“若真是如此，那我倒是不必再挡了。”曹钦说罢，顺势就停止了防守，“多年前我曾得先皇赏赐一只千年雪蛤，借此练成了‘毒典’中最强的武学‘毒茧躯’。如今的我……非但百毒不侵，且可以纳毒回元；你手上的暗器里喷的若真是毒水，那就直接朝我身上来吧。”

“这样啊……”封不觉装模作样地念道，“呼……还好我用的不是毒呢……”

“哦？”曹钦疑道，“那是什么？”

“只是一种可以让你‘变慢一点’的东西。”封不觉回道。

“嗯……”曹钦顿时沉吟了一声，因为这一刻，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变慢了，“呵……封寮主，你的手段……当真每一回都能让我大开眼界。”

“过奖了。”觉哥借助物品效果暂时与对方拉开了几分距离，又一次化解了濒败的危机，“和曹公公的能耐相比，我那些奇技淫巧又算得了什么呢？”他用左手持水枪攻击，右手的菜刀则用来防守那些紫色光球，“说起来……我要是没算错的话，目前公公你已经向我展示了命辰玄功、无息功、女人心、横竖拳、四象神功、天绝步、搬山铁手、罗摩心法、紫耀神功、和毒茧躯这十门绝世武学了吧？”

“记性不错。”曹钦给了一个肯定的回应。

“那还有两门是……”封不觉接道。

“剩下的两门……”曹钦神情微变，“皆是‘不传之功’了。”

“哦？”封不觉饶有兴致地问道，“那是……”

砰——

一声枪鸣，打断了觉哥的话语。

将注意力集中在战斗和思考上的封不觉，并没能注意到已有三名敌人来到了他的侧后方……

所以，他中枪了。

那是狙击枪的子弹，而且是特种弹药。即使封不觉的防御力很高，还有【13/20的刻薄战甲】的特效帮忙，这一枪……也让他非常、非常得伤。

不幸中的万幸是，由于铁海棠的射击专精没练满，所以这一枪并没有打中头部……假如是爆头的话，那什么都不用说了，总归是个死。

当然了，“死”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早在剧本开始后不久，即进入葬心谷之前，花间就已经对封不觉释放了【阿斯

克勒庇俄斯之杖】的特效“不朽之力”，也就是说……觉哥其实还有一条命。

“背后中枪……肺部受损……腐蚀性特种弹……子弹未贯穿离体……内出血……内脏持续破坏……伤势急速恶化……生存值15%……13%……10%……”在那半秒不到的时间里，一段段信息从封不觉脑海中飞速闪过，“无法呼吸……失血过快……四秒内死亡……生存值补充剂……两秒内饮用……继续失血……无治愈伤口手段……曹钦动向无法判断……枪手后续攻击……”

现象、推理、结论、策略……封不觉的头脑在短时间内处理的信息量甚至已超越了衍生者的战术制御分析程序。

“选择一，放弃挣扎，利用复活之后敌队成员和曹钦的惊讶抢占先机……”很快，他就得出了两套方案，“选择二……REWRITE！”

第965章 雾上之策

枪响前十秒，红樱的队员们刚好通过团队栏得知了队长絮怀殇的阵亡消息。

她们的心中虽有动摇，但这并没有影响她们的发挥。

相反……这更加坚定了她们击杀封不觉、借此扳回一城的决心……

而在枪响之后……或者说，子弹命中封不觉的那一刻，红樱的三人就立刻做出了后续的反应。

【铁海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重新填弹、继续射击。

面对觉哥这样的对手，就是鞭尸也不为过；毕竟他是封不觉……在其化为白光消失以前，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风信子】要做的事情也很简单——留在铁海棠身边，担任观察手的工作。

考虑到这樱树园的地形颇为复杂，而且敌方队中还有一个不知所踪的刺客……给枪手配个掩护者也是顺理成章的。

至于【血蔷薇】的任务……就稍有些危险了。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她决定亲自上前去给封不觉“补刀”。

由于召唤【巨鹰】和【化石翼龙】的技能都还在冷却阶段，此刻，血蔷薇召唤出了另一种比较适合地形的生物——【剑齿虎】，骑在虎背上疾驰而去。

毫无疑问，她们的偷袭、追袭……都可说是效率极高、不留余地的。

无论怎么看，封不觉都已陷九死一生之境。

然，胜负……却往往会在这种极限的边缘逆转。

蹴蹴蹴蹴……

突然，一阵细碎的脚步声自铁海棠和风信子的侧方传来。

闻声，铁海棠不由得微微一滞，但是她并没有回头去看那边，而是接着装弹和瞄准；因为她很信任自己的队友，所以她确信……真要有什么情况，风信子一定会自行处理、或者对她下达指示的。

而风信子……自然是循声去看了。

她转过头去，竟是看到了一条杜宾犬正快跑着朝自己这边扑来。

同一瞬，一种不祥的、异样的感觉突兀地在其心中萌发。

“这狗……是枉叹之的召唤物吧……”作为职业玩家，赛前的情报准备工作是不会落下的，风信子迅速便意识到了那条狗的出处，但……像【画个叉叉诅咒你】这种技能，红樱的分析团队可看不出来，所以……对于那份“心中的异样”，风信子将其归结为了自己的直觉。

“这是想干什么……”风信子脑中思绪连闪，“枉叹之的这个召唤技能应该只能弄出一些普通的犬科动物来充当炮灰罢了，根本构不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想归想，她还是拿出了一把冲锋枪，对准了那条正在快速奔来的杜宾犬，“但我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莫非是……”

念及此处，风信子扣动了扳机，枪口中倾泻而出的普通弹药便将那条狗给扫倒在地。

下一秒，风信子猛然转头，开启了一个侦查技能【猫头鹰的凝视】，用一种独特的“视线波”朝周围扫视了三百六十度（铁海棠这时保持着单膝跪地的瞄准姿势，不会阻挡队友的视线）。

可是，她什么都没发现……

“躲在某棵树的后面吗？还是……”正当风信子抬头看天之时，异变陡生！

嘭——

虽然两秒前被冲锋枪击毙的那个召唤物化为了白光，但它倒地的地方却忽地响起了一声爆响。

接着，便有一团浓厚的白色雾尘爆开，顺着风……朝红樱的二人飘笼了过来。

“糟了！”风信子的反应不慢，她很快就明白了对方耍的诡计，“他让狗叼着烟雾弹，从上风处跑过来……召唤生物一死，嘴里的弦就会动，然后烟雾弹就会爆开……”

砰——

不过，在那烟雾尚未飘至以前，铁海棠的第二枪，也已发出……

她们所在的地方，与封不觉的距离大约是五十米，再远……就无法在树木中找到攻击的缝隙，再近……就有可能被对方发现。

和第一枪相比，这第二枪的把握应该更大了，因为此刻的封不觉是中枪后ORZ的状态。

按理说，他一个被特种腐蚀弹打中躯干的人，没有当场毙命已经属于难得了，以这种身体状况还想避开第二枪，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可是，封不觉却是做到了……他用一个海狮顶球般的动作、原地扑腾了一下……这小小一“扑腾”，愣是让第二发子弹从其腹前擦过，没有命中……

……

同一时刻，秩序一队会议室中。

“喂喂……这都行啊？”醉卧怅然望着直播屏幕吐槽道。

“两枪之间的间隔不到六秒，他是怎么办到的……”悟死参

玄也露出了疑惑之色。

“即使是我，靠着‘天听’在这种距离上做出反应、并成功躲开子弹的几率也不到六成，而且……疯不觉刚才还中枪了呢。”生鱼片绷着脸念道。

“呵呵……”梦惊禅的态度和他们不太一样，他抽着烟，喝着酒，笑着看向了会议桌的另一端，“这种看不懂的情况，直接问鬼骁不就得了。”

此时，吞天鬼骁也是一改剧本中的狂傲姿态，一脸认真地望着屏幕。

听到禅哥的话后，鬼骁略一思索，便开口应道：“他能躲开那一枪，主要原因有三。”他伸出三根手指，接道，“其一，铁海棠听到召唤物的脚步声后，手上的动作稍稍迟疑了零点八秒左右，虽然这个时间不长……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确是对射击的结果产生了影响。”他放下一根手指，又道，“其二，封不觉在中了第一枪后，本来已经是濒死状态了，但他在中枪后的1.4-1.6秒间便用某种方法使自己的伤势消失了，就仿佛他的身体‘回档’到了数秒之前的状态。”

说到这里，醉生梦死四人的神情都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不过他们并没有打断鬼骁，而是等他继续说下去。

“其三……”鬼骁又放下了一根手指，竖着最后一指言道，“在中了第一枪后，封不觉必然已根据身体的感觉得知了子弹的射入角度、速度、威力，还有弹药的类型、射击者所用的枪械、所处位置、距离等等信息；有了这些数据作‘零时差演算’的基础，再加上他的身体已经复原了……想做出那种规避动作来也不难。”

听完这段，鬼骁的三名队友都显露出了凝重之色。

只有梦惊禅保持着一贯的表情，并叹了口气道：“唉……有些事，果然还是不去深究比较好啊……”

……

视线回到比赛中……

“嗯……好险……”封不觉扑腾完了，便顺势旋身而起。

躲过了子弹，并不代表他就脱险了。

事实上，危险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骑着剑齿虎的血蔷薇此时已经冲到了觉哥的身旁，欲杀他一个立足未稳。

嗷——

说时迟，那时快，但闻一声虎啸，剑齿虎血口一张，便呼出一道黄色气浪。

这波范围攻击来得快、宽、猛……封不觉又恰是半空横身之姿，避无可避，只得蜷身硬扛。

如此一来，他那刚被REWRITE改写回来的生存值又被损去了几成。

而且，封不觉还因气浪的推送不由自主地朝后飞出，仍陷于一种横体浮空的不利姿态……

“嗯……那边的两个已经转移了……”虽是身陷险境，但觉哥的内心还是冷静、理智地思考着，他的五感也在不断收集着周遭的信息，“……刚才好像有看到狗和烟雾……那想必是小叹玩了什么花招，让她们不得不做出应对。”他又将注意力移到了一旁的曹钦身上，“至于曹公公……这老太监还真是个绅士啊……”

的确，曹钦在看到觉哥胸前的伤口时，便已停止了行动。

从他此前形容袁圻的话也不难看出……至少在“论武”这方面，曹钦是很不喜欢以多欺少的。

所以，这会儿他决定静观其变，先看看情况再作计较。

“总之……短时间内，我应该只需要对付血蔷薇一人即可。”封不觉环顾左右之后，终于将注意力放到了正在逼杀自己的对手身上。顺带一提……他那番左思右想，其实总共也

就花了零点三秒左右。

“血蔷薇是吧？我看过你在论坛发的帖子。”分析完了状况后，封不觉的作战便开始了。

大家都知道……觉哥打架，和对手扯皮什么的是免不了的，因为语言也是他的武器之一。

“哦？”血蔷薇一边甩手朝觉哥掷出五颗【电网手雷】，一边反问道，“那又如何？”

“呵……你很有想法……”封不觉笑道，“跟嗯嗯——我哦哦——学诶诶——做哦哦——菜哎哎——吧啊啊啊……”

他在说前半句话的时候，瞬开了【灵识聚身术-改】，随后就横着身子在半空猛踏了一脚月步，横冲了出去……

于是，到他说后半句话时，他便撞上了一枚绽开的电网手雷，并且被一个蛛网型的电网罩在身上连续电了几秒。

“明明遭到了那种程度的电击居然还拼了命把垃圾话说完吗……”血蔷薇见此情景，不禁心生几分敬佩。

当然了，她也不至于单纯因觉哥说垃圾话的毅力而产生敬佩之情。

封不觉真正让对方感到佩服的地方是……当他面对电网手雷的包围时，仅在一瞬之间就洞悉了形势，并果断地实施了最正确的对策——弃卒保车。

刚才……封不觉在失去体势的状态下被五枚张开的电网手雷包围，这种情况下，若是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必然是五张电网全中的结局。

但觉哥……却是毫不犹豫地做了一次直线冲刺，以披上一张电网为代价……让身体在几乎没有做出大幅动作的前提下以最快的速度冲出了包围网。

“这下是不喝不行了啊……”两秒后，封不觉总算是在距离对手十米左右的距离上立稳了身形、摘掉了身上那层电力已

尽的电网，并给自己灌下了一瓶大瓶装的生存值补充剂。

突突突突——

他嘴还没擦干净呢，血蔷薇已掏出了一把完美级（成长型装备）的枪械武器对着他一通扫射，打得他连滚带窜。

“不好办啊……”封不觉边逃边在心里念道，“疯魔扑克的‘疯杀’果然是用早了啊……数据显示这家伙有‘那个召唤物’当底牌，我要是贸然攻过去八成得捐一条命……”他又抽空瞥了眼曹钦，“唉……曹公公要是脸皮厚一点，跟她一起围攻我，那我反倒可以借用‘狂乱’来翻盘了，可惜这家伙是真不想动手的样子……”

思索一番后，封不觉下定决心：“没办法了……还是叫那家伙出来帮忙吧。”

……

话分两头，先不说觉哥把血尸神叫出来的事儿。

且说樱树园另一边……

一分钟前，铁海棠开完第二枪后，风信子就示意她该起来转移了。

那条“烟雾狗”的出现……表明王叹之就在附近，他很可能就躲在某棵树的树干后或树冠里。

海棠和风信虽是以二对一，但让她们两个格斗专精只有C的人在烟雾中迎击一个刺客……这就有点作死的意味了。

因此，两人在离开最初的射击地点后，便绕过烟雾，朝着上风处（既然狗是从上风处来的，召唤者多半也在那里）快速行去。

但……就在海棠和风信奔跑的过程中，突然！

啪——

一声枪响，自二人正前方数十米外传来。

以射击和器械为主要专精的铁海棠立刻就听出……那不是现代化枪械的枪声，而是燧发枪的声音。

“奇怪了……”三秒后，海棠神情一变，转头对队友道，“这一枪……好像是朝着天上开的……”

“对，就是朝天上开的。”

风信子还没接话，另一个声音便回应了海棠。

那一瞬，黎若雨的身形骤然出现在了她们前方十米远的地方。

“你怎么……怎么会……”风信子骇然惊道。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另一个声音接过了她的话头，从树影间行来，而那个接话的人……正是花间，“呵……反正你们看录像时也能知道，现在告诉你们也无妨。”

她们说话间，小叹也从枪声响起的方向出现了，而他的手上……正拿着一把还在冒烟的、黑色的燧发枪。

第966章 胶着

在黑胡子的宝藏空间中，王叹之失去了两把精良级的武器。不过，他也成功地从那里带出了三件宝藏中的“宝物”来。

其一，是一件防具，【丧钟之影】；其二，是一件魔导器，【狼之魂·速度】；而其三……就是此刻他手中所拿的这把燧发枪……

【名称：船长的召唤】

【类型：武器】

【品质：完美】

【攻击力：中等】

【属性：火】

【特效一：每十分钟，自动于枪膛内生成一发黑铁弹丸（该效果自持有者进入剧本世界时起生效，当剧本中存在的弹丸数量达到三颗时，该特效停止；当弹丸数量小于三颗时，特效恢复）】

【特效二：朝天开枪，对所有持有“黑铁弹丸”的角色发起召唤（冷却时间十小时，发动时须消耗一发黑铁弹丸；此特效发动时，玩家身边需存在合理的、安全的落脚点可供被召唤者站立；被召唤者可以拒绝召唤请求）】

【装备条件：通用专精A或射击专精B】

【备注：这把枪曾多次帮助船长在谈判中逆转局势，有时也被他用来测试船员们的忠诚度；某天，他喝得酩酊大醉，一时兴起便在枪身上刻下了一行字——所有人~都过来！】

另外，这把枪的衍生物，一样也自带物品说明：

【名称：黑铁弹丸】

【类型：消耗品】

【品质：精良】

【功能：充当弹药或特殊信标】

【备注：作为弹药被发射的黑铁弹丸无法再充当信标，作为信标被使用过的弹丸将消失。】

综上所述，这把【船长的召唤】，无疑就是若雨和花间能及时出现在此地的原因了。

剧本开始后半小时内，小叹就已经把两颗黑铁弹丸分别交给了若雨和花间，至于第三颗……自然就是他刚才朝天打出去的那一发。

不久前，当若雨还在和絮怀殇打斗时，在旁观战的花间已心生一计……

小叹的“失踪”，其实就是一次有计划的战略诱导。

而血蔷薇他们三人的反应，也和花间的预料相同……

“此前那场刀剑对决的水准确实是太高了……说来惭愧，我完全没有插手协助的余地。”花间看着眼前的海棠和风信，娓娓道来，“所以……我干脆放弃了插手的念头；我选择无条件地相信……雨姐能赢。”她顿了顿，“这样想的话，我就能集中精神去思考一些其他的事情了，比方说……”

“你们故意让刺客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借此对我们施压……”风信子听到这里，已然隐隐猜到了一些事情。

“不错。”花间回道，“其实小叹当时并没有走远，他只是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那群武林高手的后面蹲了下来……但无论如何，只要能进入你们的视野盲点就行。”她微笑着接道，“一旦你们产生了‘敌方已经有所行动’的想法，你们肯定就待不住了。”

说着，花间伸出三根手指：“据我推断，你们可能做出的

行动只有三种……其一，拼死冲入刀剑杀阵中，协助队长。在那种情况下，这无疑是下策……”她微顿半秒，“其二，绕过杀阵，朝我冲过来，无视袁圻和武林群豪，全力来击杀我。而这……是中策。”

“结果……你们选的是上策。”这时，小叹接过了话头，言道，“你们干脆调头离开了前院，试图去找出并杀死觉哥。”他摊开双手，“可惜……这上策，一样也在我们的预测之中。”

“喂……是‘我’的预测好吧。”花间冲小叹吐了个槽，随即又对着红樱的二人说道，“总之呢……咱们的这位刺客，可是很擅长追踪的；你们三个一走，他就快速跟了上去。我给他安排的策略是——‘先不要现身，一直等到敌方攻击封不觉的瞬间，再发动突袭’，因为……那个时机，应当是你们防备最松懈的时候。”

她说到这儿时，一旁的小叹摇头叹息道：“唉……谁知道，即使是在狙击觉哥的时候，你们三个也没露出任何破绽。眼瞅着觉哥就要中枪了，我也没找到偷袭的机会，情急之下，我才想出了用狗去放烟雾弹的主意。无奈啊……在烟雾生效前，你们已经开了两枪。”

“之后的事情你们大概也能猜到了。”若雨此时冷冷言道，“小叹用‘某种手段’把我们瞬间召唤了过来，出现在了……你们的面前。”

地狱前线的三人你一言、我一语，一边说着，一边行到了红樱那两人的身前，并肩而立。

“虽然有点不甘心……”铁海棠这会儿也心知大势已去，但她绝没有放弃抵抗的意思，“但从眼前的局势来看……我们好像是被摆了一道啊。”

“嗯……算计得很出色……”风信子也接道，“就算那场决斗的胜者是我们的队长，你们也能靠着那种‘召唤’队友的手段，在局部和我们形成人数上的均势。也就是说……当我们选择了所谓的‘上策’时，至多就只能和你们形成均势了……”

“呵，你们也别太高估我了……”花间笑道，“我可不是封不觉……我算不到那些更多更细的东西；面对那种突发的、意料之外的变数，我的急智或许还不如小叹。”她坦然应道，“平心而论，假如雨姐输了，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也许会被你们队长顺势秒杀也不一定……”

“是啊，你们已经很强了，像刚才的各种行动……其实已经打乱我们的计划了。”小叹道，“要不是觉哥厉害……和BOSS对打时遭到偷袭都没被打死，那现在的局势还真难说。”

“哼……多谢夸奖。”铁海棠冷笑一声，这一瞬，她还微微偏过头，朝队友使了一个颜色，“但……我们可还没认输呢……”

风信子心领神会，悄然将手探入了腰侧的行囊：“是啊……那种类似胜者去评价败者的台词……你们用得太早了吧！”

话音落时，风信子柔荑一扬，猛地朝前洒出了一片诡异的金属碎片。

“早知道没那么容易了！”花间也是早有准备，一挥法杖，便施出一招。

【名称：海潮之壁】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医疗】

【效果：制造一个持续三秒的防御力场（冷却时间十分钟，使用者可按照自身意志调整壁障的尺寸与强度，但消耗也会随着调整而增加）】

【消耗：至少30点灵力值】

【学习条件：医疗专精B】

【备注：由一些被流放至大洋深处的高等精灵变异者所研发出的法术，施法者可借助海洋之神的力量抵御一切有形

与无形的伤害】

那一刻，青蓝色的能量壁伴随着一阵海潮之声骤然浮现，将那些金属碎片尽数挡了下来。

但，这波攻击并未就此结束……

两秒后，那些金属碎片纷纷滋长变形，变成了拇指大小的金属昆虫、形似蜜蜂一般。

由于海潮之壁的持续时间只有三秒，三秒过后……这半能量半液体的壁障就消失了，于是……那些泡了水的金属蜜蜂便纷纷挣脱了控制，飞了起来。

“我来！”望着那些飞散着扑来的金属蜜蜂，小叹自告奋勇，拔腿就上。

若雨和花间听他这么一说，便毫不犹豫地朝两侧一闪，绕开蜂群朝着已然转身逃跑的两名红樱队员冲去。

嗡嗡嗡——

那些蜜蜂翅膀震动的频率非常之快，发出的声音与真正的蜜蜂也十分相似，不过……它们的杀伤力可比真蜜蜂强多了；人若是被这种蜜蜂“蜇”上一下，可不是伤口肿起来就算了的……

这群金属蜂尾部的锋针里不但有毒，而且它们用毒针划破人的皮肤后，还会设法钻进伤口中……然后像钻地机一样拼了命地往躯干内部前进……制造进一步的破坏。

顺带一提……这种【机械杀人蜂】不是剧本世界里掉落的、也不是系统的奖励品，而是铁海棠凭A级器械专精开发出来的东西。虽然制造成本颇高（部分原材料需要去特定的剧本世界寻找），也无法大量生产，但在这场比赛中，风信子和铁海棠的身上还是各带了一把（约二十五只）这样的道具，以应付眼前这样的状况。

“飞得也不算快嘛……”

在电光火石的一霎那，迎蜂而起的王叹之，心中却是冷静的、沉着的。

“仔细观察的话……这不是每一只都在按照一定的行动规律做着动作嘛……”

此刻，在小叹的眼中，那些机械蜜蜂飞得是如此缓慢，他就好像在看某种慢镜头的电影片段一样。

“而且，以这些虫子的体积来说，也无需特意用袖剑的剑尖去破坏，直接‘挥砍’也可以吧……”

他自己都还没有察觉到……其实在这一刻，他已经在使用【魂意】的力量了。

咻咻咻咻咻咻——

【阿泰尔之触】出鞘，绽出剑华一片，斩破风声数缕。

纵身跃起、冲入蜂群的小叹，只用了三秒钟，就用一套极为精准的动作、十分高效地将周围的二十四只蜜蜂给击杀了。

“呼——”他舒了口气，“没想到……”说话间，他头也不回地将手朝自己颈后一甩。

呲啪——

最后的一只机械蜂，应声被袖剑的剑尖刺中，瞬间爆开。

“……这么轻松啊”随后，小叹才把口中念叨的话说完了……

……

另一方面，封不觉一侧。

“啊……又来了。”化光而出的血尸神一脸不耐烦地言道，“不是说好了……最近这段时间……没事不要叫我出来的吗？”

听他这话……似乎在我们不知道的某个时间点上，他和封不觉又商量好了一些事情。

当然了，身为作者，我是可以大致把情况透露一下的。

在兔兔星上遭遇“永生之神”的经历，以及和觉哥一同接触“六阖镜魔”的过程……都对血尸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来到惊悚乐园的世界后，他已见识到了许多非常强大的存在，在这些生灵的刺激下……这个“胤呼异种”的“进化本能”在多年以后又一次觉醒了。

近期，他好像正准备突破某种瓶颈，说得通俗点……就像是武林高手的“闭关”。因此，他特意跟封不觉打了招呼，让后者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来打扰自己。而觉哥，自然也把这件事传达给了队友们……若非如此，刚才在前院时，花间和小叹早就把血尸神叫出来帮忙了，那样一来……红樱当时直接就团灭了。

“是啊，说好了的。”封不觉则是用懒散的语气回道，“所以你就该明白……现在是‘有事’的。”

“切……”血尸神还是一脸不悦的神色，“好吧……”他扫了十米外的血蔷薇一眼，好像对她没什么兴趣；接着，他又看向了侧方几十米外的曹钦，“哦？那个好像可以吃啊。”

经历了那么多剧本，血尸神无疑也懂得了如何分辨玩家和NPC；以一个吃货的视角来总结就是……前者死后会化为白光，而后者则可以变成美味佳肴。

“能吃的那个……还是我来对付吧。”封不觉竟是主动提出了要和曹钦交手，“你的‘那招’（他没有把恐惧投射明说出来）对他应该是没什么作用的，以你现在的状况……还真未必是他的对手。”

“哼……”血尸神本想回一句“你也知道我现在身体状况不佳了，还叫我出来？”但他考虑了一下，还是没说出口，只是冷哼了一声，接道，“行~那我就对付这个骑老虎的好了。”

他话音未落之际，封不觉已是身形一闪，冲向了曹钦，边冲还边喝道：“曹公公！让你久等了！”

“想跑吗……”血蔷薇见对方横冲而出，调头就想追过去。

然……

血尸神那高大的身形，骤然闪出……挡在了她的前方。

“姑娘。”血尸神拦住了一位美女，但他的视线却没有落在美女的身上，而是看着对方的胯下，“你的这只老虎……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

第967章 情

当袁圻和那帮调息完毕的武林人士一路摸到樱树园中时，当即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但见，一个长得三分像人、七分像尸的“怪人”，正在追打一个骑着老虎的女人。

而那头老虎，也是十分奇葩……它长了两颗超长的、探出口外的大长牙，其体型和毛色都是他们生平仅见。

当然了，和这个女人在断魂峡中所骑的“巨型老鹰”和“石鸟怪”相比，这老虎已经算是挺正常的了……这帮江湖高手们今天已经见了无数颠覆他们常识和三观的怪事，此刻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他们接受不了的设定了……

“盟主！你看！”很快，就有人发现了园中的另外两道身影。

那两人……自然就是封不觉和曹钦。

“盟主，我们要不要……”当一位掌门准备询问袁圻是否要上去帮忙时。

袁盟主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摆手道：“不……”

他的回应，虽说有些无情，但大家也都理解……毕竟水准差太多了，就算他们上了，很可能也是白白送死，甚至会成为封不觉的累赘。

谁知，袁圻这话还有后半句内容：“……我，一个人过去，你们留在这里。”

此言一出，众人无不向其投去敬仰的目光。

紧接着，人群中便是一阵鼓噪，人们纷纷开始说些诸如“盟主义薄云天”、“盟主真乃当世英雄”“我某某某这辈子没

佩服过谁，但今天服了”之类的台词……

袁圻也没有太在意，他只是略微等了几秒，又接道：“诸位……曹钦的武功之高，难以揣度，虽然我们还没见过他出手，但从他徒弟‘阎王’的手段来看……他无疑已不在凡人境界。”他顿了顿，“而那位封寮主的功夫嘛……嗯……大家也都看过他那位夫人的剑法了……说是神仙手段也不为过。”

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算是留给众人一些思考的时间。

“此二人的武功皆是我等望尘莫及之境，即使是袁某……也没有自信能干预到他们的胜负。”袁圻接道，“但……今日我若不去趟这塘浑水……万一封寮主最后输了，那曹钦接下来必然会来对付我们，到时候……我们同样是死路一条。”他越说、神色越凝重，“唉……总之，今日我们能否活着离开葬心谷……恐怕还得看天意了。”

言毕，他驻足前望，沉默了片刻。

随后，他似是下定了什么重大的决心般，眼神一变……冲了出去。

……

另一方面，十五分钟前……

“曹公公，让你久等了！”封不觉回到曹钦面前时，先跟他打了声招呼。

“无妨，我倒是看了场好戏。”曹钦回话时，还偏过头看了看远处的血尸神和血蔷薇，“说起来……那位姑娘和她的同伴们，似乎也有着与你们破剑茶寮一样的各种奇门之术。”他的眼神微变，“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我若告诉你，我们皆来自‘天外’，或者说……是‘另一个世界的投影’。”封不觉试探着回道，“你是不是就不跟我打了呢？”

“哦？”曹钦闻言，眯缝起眼睛，沉思起来。

以NPC的角度而言，他的层次无疑是很高的，其强度妥妥儿的属于唯一性数据，而且他所在的这个星球同样也在主宇宙当中。

但是，以角色所在的世界背景而言，他只是一个生活在儒教世界的古人。

由于所处世界的自然科学水平和知识都有限，曹钦很难认知到类似于“维度”的概念。

在偏科技侧的世界里，即使是一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NPC也能得知这方面的信息；而在那些偏神话、魔法类的世界里，则有“高位神”这种近乎全知的存在。

至于曹钦所在的这个世界，就比较倒霉了……这里的NPC若想靠自己感知到“维度”的存在，那也只有靠“入道”、“成佛”这类手段了。

偏偏这个世界还不是那种修真起来非常方便的地方……这儿可没有什么修真者门派存在，像什么功法、丹药、自带老爷爷的法宝等等……一概没有。

在这儿想要修真，要么习武、要么修禅……

前者，须练到超凡境界，方可摸到修真的门槛；而后者，比前者更加困难……刚才就说了，这里没有专门的修真功法或丹药，所以……修行之人在进入最基本的筑基期之前，是没有增加寿元的手段的。除非你是那种悟性惊人、天生活佛般的存在……否则，要靠坐禅坐到身怀佛道之力……没有个百八十年寿命绝对搞不定。

综上所述，虽然曹公公很强，但封不觉所说的“天外投影论”，对他来说仍是个新鲜事，而且是很难相信的新鲜事……

“呵呵……哈哈哈哈……”想了大约一分钟，曹钦大笑起来，“这说法……确是很难让人信服，但……假如你说的是真的，迄今为止所有困扰我的疑惑……便都有了一个合理的解答。”

“不愧是曹公公，凭这份眼界，你就比世上绝大多数人要强上许多。”封不觉自己曾经也是个不信鬼神之人，他可以理解曹钦此时的心情——大概就和他第一次遇见伍迪时差不多。

“苍灵镇也好、紫禁之巅也罢……”曹钦没有回应觉哥的夸奖，而是接着说道，“……还有今天……你们这些人每一次都是突然出现、最后又化光消失；时隔多年再见，亦是容颜不改……再加上你们所用的功法、术法、还有那些奇异的暗器……全都不似当世之物。”他越说语速越快，这是思路已然理清的征兆，“……哼，好一个破剑茶寮，我终于明白了你的秘密……哈哈哈哈……”

曹钦，总算是释怀了……

前文说过，他这样的人，可以接受别人比他强，他害怕的……只是未知。

“看起来……我应该更早就跟你讲明的。”封不觉见了对方的反应，回道，“那样的话……”他转头看了看远处林颜的尸体，“……事情或许也不会走到现在这一步。”

“你好像很纠结于林颜的死？”曹钦深深看了觉哥一眼，接道。

“说实话，我不想杀她。”封不觉应道，“她是个可怜人，她并没有做错什么。”他的眼神一凌，“错的人……是你。”

“嗯……”曹钦点点头，“你说得对，我不是她的恩人，而是仇人……毁了她四十余年人生的仇人。”

“但是，为了完成你的‘理想’……这种程度的牺牲，你是不会在乎的。”封不觉沉声接道。

“哈！”曹钦又笑了，这次……竟是苦笑，“你怎么知道我不在乎？”

“难道你在乎？”封不觉神情微变，疑道。

“我原本的确是不在乎的。”曹钦回道，“至少在设计杀死

她母亲的时候，我并没有任何犹豫。”

“后来……你的想法变了？”封不觉又道。

“是的。”曹钦道。

“为什么？”封不觉道。

“自然是因为情。”曹钦道。

“你这样的人……还会有情？”封不觉道。

“我也是人。”曹钦道，“人心都是肉长的，再怎么超然之人，也会有情。”

“呵……我以为你早已丢掉了自己的心。”封不觉冷笑道。

“嗯……”曹钦怅然叹道，“的确，我杀过很多人，其中有好人、也有坏人，而更多的……是无辜的人，即所谓的牺牲品；我曹某人身在朝野六十余载，做过的恶事之多、之恶……早已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身在我的位置上……若是不把良知抛诸脑后，恐怕早就发疯或是自尽了。”

言至此处，他话锋一转：“起初，我也以为……自己早已无情、无心。但林颜，改变了我的看法。”他停顿一秒，接道，“林颜是我一手带大……她从小就乖巧懂事、冰雪聪明，并真心实意地视我如父；她浑然不知……我才是她最大的仇人，她家人的不幸……都跟我有直接的联系、甚至是我一手促成的。”

“于是你渐渐产生了内疚。”封不觉直视对方的双眼，他可以感觉到……曹钦并不是在演戏，而且也没必要演这种戏。

“没错，我才是应该内疚的人，而不是你……”曹钦摇了摇头：“直到被你杀死时，林颜也没有怪过我，我在她心中永远是那个将她养育成人的恩人、义父。”他握紧了拳头，“即使我对她没有亲情，至少也有内疚之情。”

“呵呵……”听到这儿，封不觉却是笑了，“曹公公，看来你……也不过如此嘛。”

“你说什么？”曹钦闻言，面露异色；一种不安的感觉……在其心中急速升腾。

“莫非你真的以为……林颜不知道母亲的死和你有关吗？”封不觉即刻回道。

那一瞬，曹钦脸上的神色骤然剧变。

“明白了是吗？”封不觉也知道对方是聪明人，一点就通，“你都说了她‘冰雪聪明’了，怎么可能过了四十几年还没察觉到当年的真相呢？”

“那……她为什么……”曹钦说话竟是变得吞吞吐吐。

“因为……她也有情。”封不觉打断道，“她在仇恨和恩情之间做出了选择，所以……她选择去恨我，恨一个她从未见过、也很可能永不会相见的人。她把所有的仇恨都转移到了我的身上，这样她就能活得更轻松一些，她就能……继续将你视为恩人、父亲。”他的语气不算激昂，但所说的每一个字都直击曹钦的灵魂，“其实她活得很痛苦，比你想象中更痛苦……直到今天……”

“今天……”曹钦瞪大了眼睛，他的身体已经开始颤抖。

“不管你这个做师父的有没有发现，但我是发现了的……”封不觉道，“先前和我交手时，虽然林颜表现得很激动，但是……她其实并没有出全力。无论这是出于潜意识也好、故意为之也罢……我能体会到的就是——比起杀死我，她更愿意被我杀死。”

“林颜……她……”这一刻，曹钦也转头看向了林颜的尸体，“她……”

“唉……我死了，她还能去恨谁呢？”封不觉叹息道。

曹钦哽咽了，他低下了头，呢喃道：“真是个傻孩子……”

他终于无法再抑制自己的情绪，他的眼眶湿润了。

数十年来，曹钦的脸上从来都是淡然的、或者是微笑着

的，他早已忘记了这种心中的酸楚向外翻腾而无法自制的感觉。

纵然在林颜死去的那一刻，他也只是表现出了短暂的震惊和愤怒；他几乎是立刻就抑制住了情绪的爆发，并摆出了一如既往的神态。

可此时此刻，曹钦却近乎失控了。

“封寮主……抱歉，曹某失态了……”又一阵沉默后，曹钦抹了把脸，整了整神色，接道。

“无妨，人之常情。”封不觉道。

“你还记得……我那十二门绝学吗？”下一秒，曹钦忽然转变了话题。

“怎么？”封不觉道，“曹公公还想赐教？”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曹钦的语气温和了不少，变得更像一个老人、一个长辈了，而他的眼神中，也透出了一份淡淡的倦意，“我只是想……和你谈一笔交易。”

……

时间回到现在，袁圻轻功骤发，穿林而过，转眼间已冲到了曹钦和封不觉的身畔。

而那封曹二人……好似刚刚商定好了一些事，并在等待着什么。

“封寮主！袁某来助你一臂之力了！”袁圻接近到他们身旁五六米时，便一边吼着，一边抽出了腰间的布剑。

谁知……

“袁盟主，你来的正好。”封不觉转头道，“我们正在等你呢。”

“什……什么？”袁圻闻言一愣，身形也是一滞。

袁盟主的心中即刻暗忖道——“不会吧？难道这两个煞神

结盟了？这是要毁灭世界吗？”

紧接着，封不觉就抛出了一个问题：“袁盟主，你有没有兴趣……当武林至尊？”

他问这个问题的语气类似于在说“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出去散个步”一样。

“哈？”袁圻显然是反应不过来了。

“有的话，咱们就打个商量……”封不觉也没等对方给出回答，就接着道，“只要你听从我的安排，今日过后，你仍然可以当你的武林盟主，并且……你还能学到数门不逊于命辰玄功的武学。至于你带来的那帮江湖大佬们，由我来教你怎么跟他们解释……保管忽悠到位、绝无后患。”

“这……”袁圻听到这里，已然是心动了。

“当然了，如果你不想听我的安排……也可以。”一息过后，封不觉那慵懒的脸上瞬间换上了一个邪恶的笑容，接道，“那我就和曹公公联手……跟你们一起激烈地玩耍。”

第968章 憾

海棠和风信并没能在若雨和花间的追击中存活太久，虽然她们在迂回过程中使用了各种手段来且战且退，而且也放出了第二批机械杀人蜂来拖延，但若雨在个人实力上的优势还是十分明显的。

即便此刻的若雨没有开启魂意，凭她的体术也足以压制住这两名格斗能力C级的玩家了；更何况……她身旁还有花间协助，在双方都有医疗辅助玩家、且人数均等的前提下，说白了就是看另一名主战人员的实力有多坚挺。

很明显，在这种地形、这个距离上，射击专精的玩家本就是劣势；遇上了若雨这样的对手，也只能自认倒霉……

于是，在将近十分钟的逃杀、攻防和缠斗过后，【铁海棠】和【风信子】的死讯便传入了队友的耳中。

而此时的【血蔷薇】，已然也被血尸神逼入了绝境……

纵然目前的血尸神不是全盛状态，但在小范围内发动【恐惧投射】对他来说还是很轻松的。

在惊吓值攀升的压力下，血蔷薇的发挥明显受到了影响。对阵血尸神这种体术强大无比还有高速再生能力的BOSS级召唤生物，一旦失去了冷静，几乎就不可能再扳回局面了。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王叹之也很快赶到了血尸神这边助阵，这样一来，血蔷薇存活的最后一线希望——“支撑到血尸神的持续时间结束”，也就宣告破灭了。

这场半决赛打到了这个份儿上，胜负……基本已经明了。

……

清晨，柔和的光线穿过雾气，在樱树园中点起一片粉色的朝霞。

这一刻，在那遍地落樱之上，一具横陈的、冰冷的尸体……竟是渐渐恢复了体温。

她的胸口，重新开始起伏。

她的脸庞，也渐渐浮现了红润之色。

她的容貌、肌肤和体形……也都回到了少女般的状态。

不多时，林颜睁开了眼睛。

而她看见的第一个人……居然是封不觉。

“你……”林颜并未表现得很激动，这会儿她还有点儿懵，“这是……梦吗……”

“不是。”封不觉这时正盘腿坐在她的身旁，瞪着死鱼眼道，“如果你有一些只能在梦里对我说的话要说，或是只能在梦里对我做的事要做，我劝你立刻打消这个念头。”

他这句话，一下子就让林颜清醒了不少。

“我……”林颜支撑着身子坐了起来，“我……没有死吗？”

“死了。”封不觉回道，“大约死了三盏茶的工夫吧。”

“那我……”林颜本来还想问些什么，但话到嘴边时，她的视线正好扫到了不远处的曹钦。

此时，曹公公正靠坐在一棵樱树下。不知为何……他那一头黑发已全数变白，他的皮肤也变得干瘪且布满皱纹。

但是……林颜一眼就认出了他，纵然是瞬间老了几十岁，她还是认得这个老人就是她的义父。

“义父！”林颜娇呼一声，快步起身行了过去，她抓住老人的手臂，关切地问道，“义父，您这是怎么了？”

“呵呵……义父没事……”曹钦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深深看了林颜一眼，“我……只是累了……该休息了。”

“这……”林颜的眼眶瞬间就湿润了，她悲怒交加地回头，瞪向了封不觉，“是不是姓封的对您做了什么？”

“喂喂……又怪我咯？”封不觉说着，也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不……颜儿你误会了……”曹钦的说话声显得有气无力，不过他还是竭力提高了嗓门儿言道，“若不是封寮主出手，你也无法起死回生。”

“这到底……”林颜不解地看着曹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简单地说呢……”封不觉见曹钦说话困难，便率先抢道，“你义父舍去了一身修为，配合着我的特殊心法，让你复活了。”

其实，这个事儿详细点说，也并不复杂……

首先，曹钦把自己入道时所悟出的至高绝学——【道果诀】（曹公公两门不传之秘中的一门，另一门是葵花宝典）的功力全部传到了封不觉的身上。

然后，觉哥就借助着这股NPC燃尽自身数据强度所产生的瞬间输出……一口气提升了REWRITE的效能。

在接下里的一段时间内，REWRITE的效果可就不止是“让某一目标回档到几秒前的状态了”，这项能力能做到的事情实际上是非常多的……

数秒内，封不觉就以零时差演算完成了一系列操作的脑内模拟，随后他便通过改写和引导数据的方式将【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赐予自己的【不朽之力】（即复活一次的能力）转移到了林颜身上，并且对效果做出了细微的调整。

于是乎……就上演了方才那起死回生的一幕。

当然了，封不觉对林颜用了“简单”的说法，也是有原因的：其一，是因为像REWRITE这样的词儿，林颜就算听了也不明白意思；其二……自然是因为在比赛中把这招的名称讲

出来会泄露情报。

“义父……这是真的吗？”林颜看向了曹钦。

“颜儿……”曹钦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已没有余力再多说一个字了。

此刻，这位绝世高人的脸上，已满是油尽灯枯之色，他留着最后的力气，只是想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完……

“义父……不……我曹钦……对不起你。”曹钦的呼吸粗重起来。

“义父……您……这是何意……”林颜很聪明，她已隐隐猜到了什么，但她不愿去揭破。

“你不应该去恨封不觉，你应该恨的人……是我……”曹钦道，“是我害死了你的……”

“不！义父！”林颜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你别说了……您先坐好，待我运功给你疗……”

“呵……傻孩子……”曹钦苦笑出声，应道，“我这脉象……像是还能受得住传功吗？”

林颜闻言，神情突变。

变得绝望、无助……

若不是情绪和思绪都有了很大的波动，林颜在抓住曹钦的胳膊时就应该发现了……曹公公的身体，现在就像一幢随时都可能垮掉的危楼，楼中所有的梁柱、墙壁都已被抽离或是残缺，哪怕是来自外界的一股微风，都有可能让他彻底倾塌……

“哈啊……哈啊……”林颜眼神涣散，大口呼吸，她竭尽全力想让自己冷静一些，想出一个办法……

“封寮主！”她的确很聪明，所以很快就想到了唯一一种可行的方法。

林颜猛然冲到封不觉身前，重重地跪下，声嘶力竭地说

道：“求你救救我的义父！”

“这……”封不觉只来得及回上一个字。

林颜就已在地上磕起了头：“求求你！求求你……只要你救我义父，我什么都愿意做！我给你当牛做马……我给你……”

“起来吧……”觉哥用单手扶住了她，阻止了她进一步的自残行为，并摇头叹息道，“你义父把你救活，不是为了看你给人当牛做马的。”

“你不救他……我就不起来！”林颜还是跪着，只是被封不觉架住肩膀，没法儿再磕头了。

“我不是不想救，而是无能为力。”封不觉又道。

“不……你连死人都能救活……”林颜似乎不愿接受事实，她轻泣着哀求道，“求你了……封寮主……求……”

“够了！”封不觉一声暴喝，愣是把林颜的哭声给吓止了。

“你义父舍去了一身修为、舍去了长生不老、还舍去了他的理想……就只为让你在这世上重活一回……”觉哥厉声对林颜说道，“……这是他自己选择的救赎方式，你应当成全他才是。”

林颜被他说得哑口无言，恍然间回过头去，跪着爬到了曹钦身边。

“义父……我……”林颜哽咽着想要说些什么，但千言万语又难以言表。

“我明白……”曹钦道，“我都明白……”他摇了摇头，“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他停顿了几秒，吃力地接道，“颜儿，你听我说……”他暗暗提了口气，准备交代最后的一段话了，“义父一生作恶多端，前半生野心勃勃，为一己私欲杀人无数；后半生自认参破红尘，追寻至理大义……但仍是杀人无数。说到底，我只是给自己的所作所为找了不同的借口而已。

封寮主说得没错，无论这世间是否会变成我理想中的样子……我这种人都是为人所不容的。

我这样的人……不值得你去原谅，更不值得你去感恩。

今日，能用自己这一条命，换回你的性命……义父死而无憾。”

“义父……”林颜轻声啜泣着，她不敢打断曹钦，因为她怕对方被打断后就再也说不出话了。

“颜儿……”曹钦接着道，“义父知道，你天性善良……其实你不愿去恨任何人，但为了当好我的‘棋子’，为了变成我想让你变成的那种人，你逼迫着自己去恨封不觉，逼迫自己成了‘阎王’。”他说这话时，脸上已是毫无血色，“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要这样了……你要好好活下去，为自己活下去……”

毕竟是一代宗师，纵是在这濒死境地下，他还是能较为完整地说完一整段的话：“我和封寮主……都已经安排好了。自今日起，‘阎王’就已经死了，活着的……只有林颜；无论江湖、朝廷，都不会有人再来追问你的消息。你可以离开这座山谷，去外面……过自己想过的……”

曹钦……终究是没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完。

人生永远是这样，任何事都不存在“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会“万无一失”，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的慌乱中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也都会在一个自己意想不到的瞬间离开。

如果遗憾是一种美，那也唯有内心强大的人才真正懂得去欣赏。

……

残秋，夕阳斜下。

数十年来，葬心谷里的雾……第一次散去了。

昨天，有许多人来到了这里，其中绝大多数都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但还是有一些人活着离开了。

封不觉和他的队友们离开了……他们化作白光消失，未曾和任何人打过招呼。

袁圻和幸存的武林群豪们也离开了……袁盟主走时，还带走了曹钦的嘱咐、以及“无息功”、“四象神功”和“搬山铁手”的秘笈，可谓满载而归。

后来，“武林盟主”这个头衔，又陪伴了袁圻很多年。

谁有能想到，这个三十岁前还一事无成的平庸之人，竟是成了江湖上一段不朽的传奇；那天以后，他不止是名义上的盟主，更是“天下无敌”、“名副其实”的武林至尊。

在袁圻的统领下，整个武林可谓安定繁荣、风平浪静。

讽刺的是……待袁圻百年之后，为了争夺盟主的宝座和袁圻留下的“武学遗产”，武林中爆发了一次空前绝后的纷争，最终……朝廷趁势介入，坐收渔翁之利。

自此，这个世界，就再也没有江湖了。

……

人寿几何？逝如朝霜。时无重至，华不再阳。

数十年后，一个同样的残秋。

一名女子，牵着一头骆驼，来到了葬心山庄中。

沧海桑田，当初繁盛的山庄，如今徒留断垣残壁。

但那秋日开花的奇樱，却还是在每年按时绽放。

清晨，那名女子来到了一棵樱树下。

她望着眼前的樱树，伫立了数秒，随即从腰间的系带上解下了一壶酒，浅酌一口，借着几分酒意，吟道——

“天下风云出我辈，

一入江湖岁月催。

皇图霸业谈笑中，

不胜人生一场醉……”

吟至此处，她轻舒玉指，将那酒壶垂下，任那酒水淌到了树下。

“……提剑跨骑挥鬼雨，

尸骨如山鸟惊飞。

尘事如潮人如水，

只叹江湖几人回……”

酒已流干了，诗却还未吟完。

她的声音还是很动听，但语气却透出疲惫，她的样貌还是很年轻，但眼神中已尽是沧桑。

“……归者茕茕心已倦，

红颜白首生罗帷。

莫问红尘三千事，

拈花把酒尽余杯。”

她仰起粉颈，将壶中的最后的几滴酒倒入口中，方才转过身去……

此时，恰有一缕清风吹来，吹起了她的长发。

那是一头白发。

如雪一样白。

而在随风飘散的白发下，却是少女的容颜。

每年的今天，她都会回到这里。

或许，她只是来看一位故人，拾一段回忆。

又或许，她是期待着……一次重逢、一次相遇。

第969章 两局胜负

凌晨一点十五分，半决赛第一场，【地狱前线】对战【红樱】的比赛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结果，地狱前线又打了一场无人阵亡的完胜。

至此，【地狱前线】，这支完全由非职业玩家组成的队伍，竟是成了第一支正式进入决赛名单的战队。

而且……在他们晋级的过程中，还从未被敌人拿到过击杀，唯一的一次阵亡……还是自相残杀造成的。

这般实力，俨然已让他们成为了夺冠的大热门。

……

接下来，是三分钟的休息时间。

这“三分钟”，指的自然是现实世界中的三分钟。

在游戏世界里，接下来的三十分钟都是休息时间。

即使是在睡眠模式下，连看十个多小时的比赛，观众们也是会感到疲劳的，因此，没必要急着就上第二场。

这种时刻……插点广告什么的才是正道。

另外，梦公司官方的主持人（这轮比赛由于是分时进行，所以也是有解说的，观看直播的观众可以选择是否接受解说的音频）也趁着这段时间总结了一下第一场比赛的战况。

他们所说的……大致上也都是一些面向基层观众的内容，无非就是两队成员的实力强弱、临场发挥、还有战略部署之类的马后炮。

当然了，他们本来也不可能去说什么深层的东西，真要说得特别细致，很可能就会透露那两队人的情报了。

就这么闲扯了十五分钟左右，在线导播觉得差不多了，随后便向主持人们发出了信号。

于是，主持团队就停止了有关第一场的话题，顺势开始了针对第二场——【废柴联盟】对阵【江湖】的赛前预测。

半决赛的对阵，场场都是看点十足的，这场也不例外……

首先，【江湖】本就是个知名的工作室，堪称中型工作室中的领头羊。他们的信誉、口碑、玩家个体实力等等，都是非常优秀的；很多业内人士都相信……假如他们的公司规模和秩序或诸神一样大，那现在“两强相争”的形势没准就会变成“三足鼎立”了。

而在这场比赛中，【江湖】这支队伍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队中除了成名已久的“刀剑笑”组合外，还有【才不怕呢】和【步天歌】这对姐弟组合；这两位，前者最近才转成了职业玩家，而后者则顶着“前星辰队员”的光环……他们都在S2中用战绩证明了自己有着跻身一线的实力。

再看【废柴联盟】这边。

虽然这支队伍并没有工作室背景，但他们的四名主力队员全都是以个人名义征战游戏的职业玩家，而且全都是在S1、乃至更早以前就公认的顶尖玩家。

“联盟”二字，很好地体现了这支队伍的形式和精神。

而他们的晋级之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地狱前线的十分相似……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完胜，一直给人以游刃有余的感觉。

综上所述，这两支队伍的交锋，谁胜谁负，还真是很难说……

……

凌晨一点十九分，第二场半决赛正式展开。

两队随机到的剧本，是一个叫做“移动迷宫”的地方。

这个迷宫有着不断变化的特性，而且……迷宫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强力怪物。

另外，还有两股来自不同阵营的NPC势力在迷宫中活动，他们显然也是足以左右战局的重要角色。

人员方面……【废柴联盟】的阵容是雷打不动的，【废柴叔】、【鸿鹄】、【曌影王】、【倦梦还】负责打比赛，【畀老湿】负责打酱油。

而【江湖】这边的排兵布阵却是有些出人意料，他们派出了【无刀客】【狂踪剑影】【才不怕呢】【步天歌】参战，却让在个人实力榜上排得最高（队内而言）、且担任着“队长”之职的【笑问苍天】当了替补。

这一情形，外人看不明白，但江湖的高层都知道……这是【笑问苍天】本人的意思。

前文中提到过，江湖是由“刀剑笑”这三人共同创业所建立的工作室，他们不单是线上的玩家，更是现实中的公司经营者。

和金富贵的“冰帝”不同，这三位可没有什么有钱的老爸来“投资”，他们是标准的白手起家……在这种前提下，“花钱请人”来给自己管理公司，那显然是不现实的。

在工作室建立的初期，他们可是三个人干着十八个人的活儿，从CEO到清洁工的事情，他们仨都干遍了，这才慢慢熬出了头……

时至今日，江湖的生意越做越大，虽然他们已不需要再靠自己去打扫卫生、买盒饭了，但他们也都渐渐意识到……游戏和运营两头兼顾的日子，是时候结束了。

别看诸神的【湿婆】也是集工作室老板和选手身份为一身的男人，但人家的身份是“董事长”……除了一些重大的决策以外，其他大部分的日常事务都是可以交给部下们去做的。

但江湖的情况不一样，他们现在正在一个转折点上……想要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规模，他们就得做出决断……

于是，【笑问苍天】做出了他的选择。

他的计划是……先“淡出”，后“隐退”，接着，就把工作重心全部放到公司运营的层面上，争取一年之内让江湖也成为一线的大工作室。等到一切都上了轨道，是不是再以选手身份“复出”，再作考虑……

当然了，他也很清楚……电竞这一行，基本是很少有选手“复出”成功的；尤其是那些对体力和瞬间反应有要求的项目，通常来说……选手只要过了二十五岁，整体状态就会开始走下坡路，这时再停止系统训练一段时间，那状态八成就再也回不来了。

笑问苍天也想过……与其让粉丝们感叹廉颇老矣，为选手的状态下滑唏嘘不已，还不如就在状态尚可时急流勇退。

本次S2的比赛，笑问苍天本来是不想参加的；但他为了扶新人一把、确保他们能在比赛中走得更远……还是抽出时间，参与了一些预赛。

如今，队伍已经杀到了半决赛，他便觉得时候已到。

就算这场赢了，也只剩一场比赛要打，所以笑问苍天这场干脆就不上了。

胜也好，败也罢，这场就让不怕和小步这两位后起之秀多积累一些大赛经验吧。以后……可能还有更多的场合，要靠他们去应对。

……

凌晨两点四十分，即游戏时间“十三个半小时”之后，半决赛第二场的结果揭晓。

这场比赛，以【废柴联盟】的胜利而告终。

虽然耗时比第一场还要长一些，但比赛的过程却并不算

胶着。

鸿鹄的算计为废柴联盟借到了相当有利的“势”，曌影王那些召唤生物的侦查能力也堪称无解。

因此，自开赛后一小时起，他们就始终占据着情报和战略上的主动权……

而【江湖】的队员们，则一直处于一种疲于奔命的状态。

按理说……这种局面下，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减员乃至团灭，但江湖还是凭借着坚强的实力……顽强地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可最终……废柴联盟还是在没有使出底力的情况下就获胜了。

谜一样的实力，谜一样的极限，和地狱前线一样……又一支非工作室背景的队伍，进入了决赛。

……

还是三分钟的休息时间。

广告商们都等得饥渴难耐了……

主持人们也是很忙，选手们歇了，他们可不能歇（在比赛进行的过程中，主持人倒是有很多时机可以见缝插针地休息，毕竟不是每一分钟都有内容好讲），场间的分析解说是不能少的。

虽然【江湖】输了，而且输得蛮惨的，但主持人以及观众们对他们的评价还是颇高，江湖队中那两位方才崭露头角的新人也是倍受褒奖。

这场比赛的结果也证明了，有时候……“输得惨”，不等于“输得难看”，也许实力上和对手有差距，但只要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努力做到最好，就算输了也能赢得尊重。

至于【废柴联盟】那边，主持人们也是大献溢美之词，

在导播的授意下，他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这支队伍和此前完赛的【地狱前线】进行比较了……

……

凌晨两点四十四分，第三场半决赛开始。

【战国】VS【山河】。

赛前，对于这场比赛的预测可谓是一边倒……就连理应保持客观中立态度的官方主持们，都在言语间透出了一种信息——【山河】恐怕是危险了。

的确，【山河】也是个很有实力的工作室，由皮卡丘……哦不……由【秋风瑟】领衔，【抹茶酥】担任副队长的这支山河一队，说是“史上最强”也不为过。

但……在看过了上一场复赛后，就连山河的分析团队都认为……想战胜【战国】，机会十分渺茫。

对于【战国】队员们的个体实力分析结论让人很不乐观，收起那些对于外来工作室的偏见成分，客观地分析一下……战国一队的实力俨然是诸神和秩序那个级别的。

在杀入半决赛以前，虽然她们的实力也得到了多方的肯定，但由于种种原因……她们仍然是被低估了。

直到【战国】站在了决赛的门槛前，人们仿佛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她们的队长在一对一的交手中将上届冠军斩落马下；她们的晋级之路上全程都是快刀斩乱麻、以力破巧；比赛至今，她们的队员从未在单挑中落败过。

【战国】工作室的这支一队，之所以没能在预赛中排到前十位，并不是因为实力不够强，单纯只是因为她们在谋略方面近乎“目中无人”的态度。大部分时候，她们根本就不考虑借“势”的事情，故而在很多场比赛中……她们都是顶着敌队成员和NPC两方的战力去取胜的。

可到了复赛阶段，她们的作风就稍稍改变了，虽然只是“稍稍”，但她们的确已变得谨慎……至少不会再去无视NPC

的力量、或者冲入明显的陷阱了。

想要战胜这样的【战国】，【山河】需要的是一个奇迹……

……

凌晨两点五十二分，奇迹并没有出现。

一场历时“八十分钟”的比赛就此结束。

秋风瑟尽力了，仅在剧本开始后半小时，他就顺利取得了NPC势力的鼎力支持。接着，他用了十万伏特……哦不……我是说他调动了十万兵马（剧本势力，冷兵器武装）去围剿敌队的四人。

结果他发现，战国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有非常丰富的“割草”经验。

每人每分钟平均斩敌三百二，三分钟就能完成千人斩，四个人就是四千人斩……

照这个速度，十万军队也就只能扛一个半小时不到。

值得庆幸的是……那十万NPC也不是傻子，七八分钟后，当他们发现部队损失已经破万，而且敌人丝毫没有露出疲态时……就决定跑路了。

要不然……观众们还真得看上近一个半小时的割草无双……

于是乎，山河借到的“势”，就这样生生被对方的“力”给化为乌有。

见此情形，抹茶酥便动用了本想在决赛中使用的、仅可发动一次的底牌——她用S级器械专精，整出了一部高达。

然而，战国那四位，用刀剑拆掉了高达……

至此，这场比赛就已失去了悬念。

……

就这样，三场比赛尘埃落定，三支决赛队伍已然决出。

剩下的最后一场对决，将决定最后的一个决赛名额。

而这一场比赛的对战双方……也足以担得起压轴的重任。

【秩序】VS【诸神】。

“巅峰争霸”这四个字，正是对这场胜负最好的诠释。

然而……就在人们的热血沸腾起来之时，梦公司却忽然泼上了一盆冷水。

【重要通知：各位玩家请注意，各位玩家请注意……为了不影响玩家们在日间的正常生活，我部已与两队成员协商并决定，第四场半决赛——“诸神VS秩序”的比赛，将延期至明日零点进行，今天的比赛到此为止。】

第970章 绑架

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十一点。

S市，某居民楼中，一位十七岁的少年，正从昏迷中逐渐缓醒了过来。

花了数秒钟适应了房间里的灯光后，他看清了眼前的景物。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三道人影……

那是三个身着深色夹克、牛仔裤、脸上还戴着滑雪面罩的男人，此刻，他们正围在一张桌子旁边抽烟打牌。

见少年醒来，三人都只是很随意地朝他那里瞥了一眼，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而那名少年……却是立刻陷入了慌乱中。

因为他当即就意识到……自己正被反绑在一张椅子上，不仅是双手，就连腰部和双脚也被牢牢绑在了椅子上、几乎是动都不能动的状态，另外……他的嘴也被胶带封住，说不出话来。

“我在哪儿？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少年心中惊道，“这些人是谁？绑架吗？”

很快，伴随着一阵头晕，零星的回忆片段从其脑海中闪过……

“对了！在那个厕所里！”

这个少年的名字，叫马骏骁。一年前，他还是个学习一般、爱打游戏、相貌平平、身高捉急的普通高中生。但如今，他已是一名明星级的职业玩家，而且是业内第一大工作室的最顶尖玩家之一，ID为——【吞天鬼骁】。

近期，由于比赛的原因，鬼骁每天都在上“夜班”。当然了，说是“上班”，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游戏舱里睡觉。

白天，他可以不用待在公司，只要保持每天三小时（现实时间，非睡眠模式）以上的在线时间，在家工作也可以。

但晚上……他还是得在十点左右到秩序本部打卡，做一些赛前准备，然后躺到公司的设备里去比赛。

今晨七点，鬼骁和平时一样……离开公司大楼，在路上买了点早饭，乘坐地铁回家。

虽然七点左右还是早高峰时段，而且S市的地铁能把人榨成汁也是众所周知的，但鬼骁并不是在这个点“上班”，而是“下班”，他乘坐的线路和拥挤的那条正好相反，平均一个车厢里大概也就七八个人。

因此，今天他也是一上车就有空座可以坐。

然而……才乘了两站，鬼骁就忽然感到了身体不适。可能是今天买到的早饭不干净……一阵猛烈的腹痛毫无征兆地袭来了。

好在地铁的过站时间不长，而且不出站就有厕所，于是，他赶紧在下一站冲出车厢，直奔地铁站内的公厕而去。

这一去……就是近两个小时。

两小时后，两腿发软、近乎虚脱的鬼骁才从厕所隔间里走了出来。

其实最后那二十分钟……他的腹泻症状已基本缓解，否则他可能就打电话叫救护车了。只不过……他又花了二十分钟来按摩双腿，才让麻掉的腿恢复了站立的能力。

出来以后，鬼骁来到公厕的洗手池前，长吁一口气，洗了洗手，又低头去洗脸。

但这一低头……他就失去了知觉。

最后的那段记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但他也不傻……

从眼前的状况来看，自己要么就是被人从后面打晕、要么就是被人用麻药捂住了口鼻。

“脖子和颈部都没觉得疼，就是头有点晕……”稍稍定下神来之后，鬼骁开始思考，“八成是被乙醚什么的给弄晕的……”他的视线又扫到了那三人身上，“这三个……看体型明显都是成年人，要把我架走轻而易举。”

念及此处，他又看了看周围。

此刻他所处的地方，似乎是一间毛坯房。空荡荡的房间里几乎没有家具，但是窗边却已挂好了厚实的窗帘；墙面和天花板简单地刷了层白漆、脚下则是混凝土地面。

目力所及之处，能看到的家具就只有一张简易的折叠桌子、几张靠背椅、以及天花板角落的日光灯。那盏灯此时是亮着的状态，说明这房子里至少是有电的。根据鬼骁的推理……水应该也有，要不然这几位总不能在劫持人质的时候还跑到外面去上公共厕所吧？

“不妙啊……这些人见我醒来后，居然淡定如故……”四下张望一番后，鬼骁心道，“按照电影里演的……会有这种反应的不是亡命之徒就是职业罪犯、或者二者兼之……”他的冷汗刷一下就冒出来了，“说起来……他们绑架我是想干嘛？我又不是妙龄少女，劫色不太可能吧……”

的确不太可能……因为，对方真要想劫色的话，他很可能就不是“自然醒”了，而是以别的形势醒来。

“劫财的话……也不对啊……”鬼骁接着想道，“我爸妈都是普通工薪阶层，虽说我自己现在的年薪还不错，但也没多到那种要让人家出手绑架的地步吧……”

没错，“换赎金”的推论……也不合理。

从难度上来讲，绑架儿童显然比绑架他这个高中生要容易多了；而从收益上来讲，真要绑架大人……至少也该挑个家里比较有钱的，比如金富贵那种……

无论怎么想，绑架鬼骁都是个难度大、收益低的活儿；很显然，对鬼骁出手的这三个人……另有目的。

“等等……莫非……”数秒后，一个比较靠谱的念头闪过了鬼骁的脑海，“难道和我凌晨的比赛有关？”

他终于想到了点子上。

但……纵是知道了这点，他也没有脱险的能力。

此时，距离十六日零点的比赛，还有……十二小时，五十三分钟。

……

同一时刻，秩序工作室，本部办公楼。

“嗯……还是打不通吗……”梦惊禅听着手机中传来的那句“您拨打的用户无法接通”，脸上现出狐疑之色。

禅哥是个不喜欢把工作带回家的人，所以，他并没有和一队的其他人一样在早晨离开公司，而是切换到非睡眠模式、完成了今天的上线要求后才准备下班。

“这就麻烦了啊……”这已经是梦惊禅在四十分钟内第五次拨打鬼骁的电话了，可就是打不通。

说来也巧，昨晚鬼骁来公司时，忘记带自己储物柜的钥匙了，于是就借了禅哥的储物柜用，结果今天早上这小子回家时又忘了把钥匙放前台，稀里糊涂地就给带走了……

禅哥呢……车钥匙、家门钥匙、钱包等等琐碎物品全都放在外套里，而外套则放在了储物柜里……

当然了，公司里肯定有储物柜的备份钥匙，但由于牵涉到个人隐私等问题，申请这玩意儿的行政流程非常麻烦（曾经也有过很随意的时期，但后来发生了几件盗窃和侵犯个人隐私的事件后就改严了），可能要花半天的时间。

这会儿……禅哥身边除了部手机啥都没有，他自然要打鬼骁的电话……拿这小子是问。

但……就是打不通。

“嗯……要不就问问组长，这小子家里的电话是多少……”禅哥这时还没往糟糕的方面想，他首先想到的是对方会不会把手机扔到了什么信号不好的地方、或者是遗失了。

……

下午，四点四十九分。

距离十六日零点的比赛，还有……七小时，十一分钟。

呜——呜——

听到震动声后，正在浏览网页的封不觉扫了眼桌上的手机屏幕，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号码。

“又是某种推销或者诈骗么……”觉哥念叨着，拿起手机接了起来。

虽然他觉得这很可能是骚扰电话，但他还是会接的。基本上来说……封不觉接听这种电话，只听对方讲五秒钟，就知道大概的性质了，随后他就会一言不发地挂断，并把该号码加入屏蔽列表。

“你好，哪位？”觉哥拿起电话后便道。

“呃……你好，是封不觉吗？”电话对面传来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

觉哥迅速在脑中搜索出了这个声音的来源：“抽喝烫？”

“喂喂……就算你不知道我的名字，也可以叫我游戏昵称的吧……”禅哥倒没有生气，就是有点蛋疼，“抽喝烫是什么鬼？”

“你是怎么打听到我的号码的？”封不觉没接对方的吐槽，而是直接抛出了一个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我现在在公安局，是警察告诉我的。”梦惊禅的回答颇为令人意外。

“哦……”封不觉随口应了一声，接道，“嫖娼被抓了要我来保你啊？”

“大哥啊……我真的要叫你一声大哥了……”梦惊禅道，“你是怎么得出那种结论的啊？”

“很简单啊，从你抽喝烫的那个范儿来讲，就给我一种经常光顾低端风月场所的感觉。”封不觉用慵懒的语气回道，“然后你又说自己在公安局给我打电话，那八成就是点儿背赶上扫黄了呗？你这种情况呢……通知家属，基本上没活路；叫单位领导来领人、或是让朋友来保呢……且不说你以后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消息迟早还是要走漏的；于是，你想到了我。”

听到此处，电话那头的梦惊禅沉默了足足三十秒。

“封兄……推理还可以，但你对我的偏见太严重了……”禅哥憋了半天，憋出了这么一句。

“好吧，那你说说，到底什么事儿？”封不觉道。

“嗯……是这样的……”梦惊禅道，“鬼骁他……似乎是被人绑架了。”

“哈？”封不觉闻言，愣了一秒，“报警了吗？”

“中午就报了。”梦惊禅道，“开始以为是失踪事件，再加上他是一大小伙子，警方也并不算很重视……但你也知道，我们今晚可是有重要比赛的……于是，咱公司领导走了点关系，‘推了推’调查的进度……一小时前，公安已经从调取的监控中……”

“打住～谢谢！”封不觉打断了对方，“你就回答我一声‘报警了’，就可以了……不用跟我说那么多。”

“封兄……”禅哥接道，“我打电话给你……就是想请你帮忙啊。”

“找我帮忙？”封不觉冷笑，“呵……我能帮什么忙？”他紧接着就说出了一句甚为无耻的话，“虽然我这个大文豪也具备

着名侦探的能力……但这种案子明显由警方出面比较合适吧。”他顿了顿，“你放心~我国的公安干警‘认真起来的话’是很厉害的，侦查能力和执行力都是……”

“封兄。”这时，梦惊禅忽然压低了声音，用很严肃的语气对觉哥说，“我不是不放心他们的能力……但是这里头有事儿。”

“哦？”封不觉敏锐地从对方的语气中捕捉到了什么，“此话怎讲？”

“电话里说不方便……你能来公安局一趟吗？”梦惊禅回道。

“嗯……”封不觉考虑了几秒，“可以……”还没等对方回应，他就接着问道，“把地址给我。”

……

三十分钟后，一辆银色的保时捷停在了S市某公安分局的门口。

车上下来两名男子，一个是封不觉、一个是王叹之。

因为事先就用电话联系过，所以梦惊禅此时就在接待大厅的门外等着他们。

“我说……二位，来趟派出所，开保时捷什么的……”三人刚打完招呼，禅哥就吐槽了这个事情。

“你不用说了，我懂，我们一向就是这么低调的。”封不觉淡定地应道。

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说得没错……和小叹家里的其他车相比，这辆无论是颜色还是价格都很低调了……

“呵呵……好……好吧……”禅哥是真心不知道这话该怎么接，干脆就转移话题道，“对了，时间有限，咱还是先说正事儿……”

说完这句，他就神秘兮兮地把觉哥和小叹拉到了一旁，

站在室外的一个没什么人的角落里。

“这话……我只跟你们讲……”梦惊禅显然也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此刻他要讲出的内容，是决不能传到鬼骁家属、或者任何一名警察的耳朵里的，“其实我本来也是很相信警方的，但……就在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无意间在厕所里听到了这里的副局长在跟别人通电话……”他说到这儿，又谨慎地朝周围张望了一下，并压低了嗓门儿，“厕所里声音比较闷，手机里的说话声我都能听见……”他微顿半秒，盯着两人的眼睛道，“我不知道电话那头的人是谁，但是……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指示那个副局长设法拖延调查……还说至少要拖到凌晨两点以后。”

第971章 公务员

时间稍稍倒退，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梦惊禅联络封不觉以前发生了什么……

禅哥打电话到鬼骁家里时，大约是十一点二十分，鬼骁的母亲正好在家；双方交流之后发现，鬼骁自上午七点就离开了公司，但到此刻还没回家，也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

这要是在别的日子里，他们可能也不会想太多。

鬼骁毕竟也是十七岁的人了，再说又是男孩子，一般来说不会往绑架那方面想。就连他家里人也猜测……这小子没准是弄丢了手机，自己跑去报案了。

但是，这天，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而是一场关键性比赛的日子。

梦惊禅……是能够从这个事情里隐隐感觉到一些不对的。

大家从禅哥那抽喝烫的秉性、以及那句“别看我现在这样，我以前也是如何如何”的口头禅也能看出，这是位有社会阅历的青年……

为了保险起见，他特地去找了秩序工作室高层，汇报了此事……

明星玩家嘛，说话也是有点分量的，再说……他的怀疑确实有道理。

秩序的领导层也很快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这种不安的氛围也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步发酵……

至下午两点，鬼骁仍处于失联状态。此时，他家里人自然也发现情况有异了，而且一下子就变得比谁都着急。

于是，他们报案了。

禅哥既是鬼骁的同事，又是最后几个和他有过接触的人之一，他俩的私交也算不错。

因此，梦惊禅主动来到公安局，想要协助调查。

可惜，事情的进展远没有想象中来得顺利……

并不是说……你去公安局里报了个案，就会有一整队警力立刻扑到你的案子上取证侦查、在几个小时内火速破案的。

只有涉及到严重暴力行为的抢劫、杀人案件才会有这待遇。

而一般的侵财类案件（尤其是金额不算太大的），还有这种失踪案（非儿童、男性、失踪一天都不到的），那就两说了。

知道每年……不……每天有多少小型的侵财类案件发生吗？有些受害者甚至都没去报案，因为他们也知道即使去报了案，东西十有八九也找不回来了。

而每年的失踪人口呢……这么说吧……我国每年走丢的大活人，可能和弄丢的手机一样多。

简而言之……这类案件，报案时基本就是做个笔录登记一下，然后……等。

等多久，这就没准儿了……

当然，侦查工作还是会正常展开的，就是人手不多，效率也不算高。什么？你想让他们为了你这事儿成立个专案组，派两队人轮流给你看录像、走外勤、分析案情？可以啊……你认识局长大概就可以了，实在不济所长也可以……

前文提到过，马骏骁的双亲都是工薪阶层，说得再通俗点——平头老百姓。没有什么话语权，更没有什么特权。而他本人也不算什么大人物，你非要说他是公众人物的

话……“明星玩家”这种头衔，在公安部门眼里顶了天了和二三线演员属于一个档次。

综上所述，调查的进度相当让人捉急，报个案还排了二十分钟的队；排完队负责接待的警员只有一人，等鬼骁的双亲和禅哥先后把情况交代完，差不多都快三点半了，警方这才准备去调取秩序办公楼附近的街面监控。

眼见如此，禅哥也没办法了，咱也走走关系呗……于是，他又联系了公司高层，上头也没二话，不就是走关系么？放心，关系……咱有。出来混，上到巨商富贾、下到地痞流氓，能混到业界顶尖的，必然得有人脉……也就是所谓的“关系”。鬼骁对比赛的意义不言自明，这已直接涉及到了工作室的利益，就算把他视为一种“资产”，动用关系也是值得的。

结果，梦惊禅打完电话十分钟不到，专案组……走起。

这年头，只要你上头有人，什么事都好办。人手不足是吧？让在家休息的警员来加班啊，二十四小时开机随叫随到是为什么？为人民服务啊。

四点过后，调查过程飞速进展，局里派了七八个人坐那儿看监控，失踪前路线迅速被查出；外勤又散出去五辆警车，沿鬼骁的下班路线一路侦讯目击证人。

双管齐下，警方很快就圈定了失踪的大致时间，并锁定了一辆白色面包车和三名嫌疑人，基本已可确认是一起绑架事件。

然而……就在禅哥稍稍松了口气，想躲进厕所隔间里拉泡屎、抽根烟时……一件让他不寒而栗的事发生了。

这个事儿，说来也真是巧上加巧……

禅哥是一个喜欢蹲着办事的人，而他去的那个厕所内装的都是坐便，于是这家伙就很没有公德心地蹲到了马桶边缘上。

他前脚刚蹲稳当、准备点烟，后脚就听到隔间外有声音，好像是有人走进了厕所。

这人走进来时，就已经拿着手机在进行通话了，他压低了嗓门儿说道："怎么现在打来？我正在局里呢……说话不方便……"他一边说，一边走进来，然后想都不想就把厕所的门从里面给锁上了。

锁好门后，他又侧身走了几步，逐一从底部窥视了各个隔间里有没有人在……

可能是做贼心虚的缘故，这个人本能地用一手拿着手机，另一手护在嘴旁边遮挡声音，这就导致他腾不出手去转隔间的门把手……不转把手，就开不了隔间的门……开不了隔间的门，所以他才会从底下看……

而禅哥……是蹲在马桶上的，从外面看不到他的脚。

阴差阳错之下，梦惊禅就这么顺利地开始窃听了……

"好了……附近没人了，你说吧……"那个男人检查完以后，就站到了洗手池旁，将说话声略微提高了几分。

梦惊禅听了这家伙最初那两句话，还以为这男人是接到了小三的电话。

但是……听了三十秒后，禅哥就惊了。

站在隔间外的男人姓郑，是这个分局的副局长，而给他打电话的不明人物……正在电话里授意他去拖延调查。

而从郑副局长的语气来判断，他不是收过人家贿赂就是有把柄在人家手上……总之他应该是准备照办了。

反正拖延调查这个事情，实施起来的难度并不大，实施之后的风险……也不大。因为这种行为在事后是很难界定的……你说什么叫拖延？拖延也可以说是谨慎，过分谨慎导致延误了时间，能叫拖延吗？就算最后真导致了什么不好的后果，你又有什么证据说这种"拖延"是故意的呢？

大约两分钟后，郑副局长的电话打完了。

而隔间里的禅哥呢……半脱着裤子、两脚踩在马桶边缘上、半蹲、一手拿着烟、一手拿着打火机……保持这种姿势、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别说是烟瘾了，屎瘾都给他憋回去了……

郑副局长挂断电话后，顺便在洗手台前洗了下手，照了照镜子，然后他转过身……

“嗯……”可能是出于多年从事刑侦工作的经验，也可能是多疑的本性，他忽然想到要去把隔间的门全都打开、再确认一遍……

咔哒——

很快，他就打开了禅哥隔壁那个隔间的门，朝里面扫了一眼。

没人……

接着，他的脚步声，就来到了禅哥面前的隔间门板前……

那一瞬，梦惊禅的心都吊到嗓子眼儿了，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是……假装自己是个聋哑人、暂时忽悠过去再说……

乓乓乓——

就在郑副局长准备打开这第二间门的当口，厕所的大门却是被人敲响了。

“喂！谁在里面！开门啊！”外面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谁把厕所门关了啊？快开门啊！”

听他的口气，看来是很急……

郑副局长闻声，撇了撇嘴，快步走向了那边，打开了厕所的门。

“让开让开……”进来的那人不是警察，也不认识眼前的副

局长。这位大哥毫不客气地推开了郑副，奔着第一个隔间就去了，他关起隔间的门时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公共厕所还锁门！操你大爷的！”

接着，隔间里就响起了天雷地火般的响动，并弥漫出一股让人生不如死的气味。

“啊——”数秒后，那位仁兄舒爽地呼了一声。

他的呻吟未尽，郑副局长已经掩着鼻子远远逃离了这间厕所……

而梦惊禅，也在这位“三急哥”的帮助下……惊险地逃过了一劫。

……

时间回到现在，警局等候大厅。

自封不觉他们到来，已过了近四十分钟。期间，梦惊禅先是跟他们讲述了他此前的经历和所知的情况，随后又带觉哥和小叹去跟鬼骁的双亲打了声招呼，介绍说他们俩是“小骁的朋友”。

接着，封不觉便独自去打了几个电话……

至下午六点二十分，一辆黑色的辉腾车又停在了警局门口，从副驾驶席上走下来一个人。

这个男人着一身黑色西装，相貌端正，神情严肃。

当他走过小叹那辆银色保时捷旁边时，侧目看了一眼，随即才继续前行。

不多时，他就走入了等候大厅，视线一扫，就和觉哥他们对上了眼。

“哟，包大人，来啦。”封不觉笑着上前，跟这位九科的秘密探员打了声招呼。

“我说……”包青也不跟他客气，直接就回道，“门口的保时捷是小叹的吧？”

“是啊。”一旁的小叹即刻回道。

“你停在那个地方，要被贴罚单的你知道吧？”原来包青纠结的是这个事儿。

“呃……是觉哥特意让我停那儿的……”小叹回道。

“放心吧，老包。”封不觉笑道，“越是壕的车，往执法机构门前一停，越是没人敢贴条。”

“虽然你和执法部门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但你站在人家的办公楼里这样黑人家真的好吗……”包青虚着眼吐槽道。

“呵呵……那咱有空就去做个社会实验，看看谁会去贴好了。”封不觉耸肩道，“我告诉你……谁敢贴，谁是社会栋梁。”

“行行行……”包青不跟他扯淡，摆手道，“先办正事儿吧。”

长话短说，几人简短地聊了几句后，封不觉就介绍包青和禅哥认识了一下，接着，包青向一位警员出示了自己的证件……

五分钟后，他们四个就坐在局长办公室里了……

进屋后，包青只是和那位局长打了声招呼、并再度出示了一下证件，然后……递上了一部手机。

局长接过手机后，就走进了隔壁的房间。

事情发展到这会儿，梦惊禅基本已经陷入了脑筋短路的状态，他看封不觉他们的眼神再也淡定不起来了。

“这位……包兄。”禅哥好奇地问道，“不知您在哪儿高就啊？”

“公务员。”包青只回答了三个字。

“呃……”对于这个说了相当于没说的答案，禅哥自然还想追问，“具体是指……”

“公务员。”包青面带微笑，看向了梦惊禅，并加重语气将这三个字重复了一遍。

以禅哥的聪明，听到这儿，也就明白……不用再问了。

“说起来……电话那头是谁啊？”封不觉这时也转头看向包青问道。

“电话那头，是一个有权决定很多事情的人。”包青回道，“而那个有权决定很多事情的人，在十分钟前刚刚和一位‘你我的熟人’聊过天。”

“哦……”封不觉道，“所以他现在就来和这位局长聊了……”

“看来他们已经聊完了。”包青接这话时，局长正好从隔壁房间推门回来了。

“长官。”局长一脸严肃地走到包青面前，“接下来……您有什么安排？”

包青还没回话，在旁翘着二郎腿、瘫坐在沙发上的封不觉就抢道：“把目前为止的所有调查资料统统打包传到这边的电脑上来，顺便让姓郑的去审讯室里待命……”他快速说完，还补了一句，“哦，对了，别忘了要在第一时间没收他的手机。”

“喂喂……太嚣张了吧……”见此情景，梦惊禅面露惊愕地看向了觉哥，心中吐槽道。

但那位局长却没有太大反应，听完后只是默不作声地又看了看包青。

“唉……”包大人叹了口气，对局长先生道，“就按照他说的办吧……”

第972章 威逼

晚，七点零六分。

郑宪已在审讯室里坐了近三十分钟。

六点半刚过的时候，他还在调查组那边“坐镇”，示意警员们要“稳一稳”……“为了人质的安全，不要轻举妄动”。

没想到……一晃眼的工夫，他就已经被锁在了审讯室里，而且被要求交出了手机。

虽然此刻还没人给他上铐，但郑宪的心里已是慌到不行……

咔哒——

就在郑副局长胡思乱想之际，有人把门打开了。

进来的人有三个，领头是的郑宪的顶头上司，这间分局的朱局长。而朱局长身后跟着的，是两名年轻人……其中一人看上去相貌端正、穿着得体、长相和气质都给人一种与年龄不符的、不怒自威的感觉；而另一人……过多的形容也没有意义，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字——“封不觉”。

“朱局……这怎么回事？”郑宪第一时间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看着局长道，“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朱局长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沉默了两秒，回道：“这两位……都是上级部门的长官。”他顿了顿，“他们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你照实说就是了。”

说罢，朱局长又看向了包青：“长官，那我就先出去了。”

“嗯。”包青不卑不亢地点点头，“你辛苦了。”

“诶？朱局……这……这是……”郑宪还想叫住局长，可对方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顺手还带上了门。

“行啦~郑副局长，这事儿你找谁都没用。”封不觉上前几步，来到了桌边，“请坐吧，咱们坐下说。”

郑宪闻言，用一种颇有敌意的目光将封不觉上下打量了一番，随即从鼻子里出了一股气，侧着身子坐了下来。

这间分局里共有四间审讯室，格局大同小异……

二十平米左右的空间，正中放一张桌子。靠近门口的那一侧桌边，放有两张座椅，是供审讯人员坐的；相对的，另一侧的桌边就只有一张椅子，供被审问者坐。

所有桌椅都是被固定在地板上的，无法搬动；只配了一个座椅的那一侧桌面上、桌角边，还装了数个可以用来固定铐链的小金属环。

审讯室的高处装了两根白炽灯管，桌上还摆了一个台灯，台灯自然是放在靠近门口的那半张桌子上；另外……天花板的两个对角上，还各按了一个可动的监控探头。

待郑宪坐定以后，包青轻车熟路地走到了其中一个监控探头下……拔掉了插头。

接着，他又闲庭信步地走向了房间对面的另一个探头……

而封不觉，只是默不作声地在郑宪对面坐下，似笑非笑地盯着郑副局长的脸，那表情好似是厨子看着一块上好的食材，正在琢磨着该如何进行料理……

“你……你们这是什么意思？”郑宪被觉哥盯得后脊梁发冷，他竭力做出冷静的姿态问出了一个问题。

封不觉无视了他的问题，反过来问道：“今天下午四点三十分左右，你在厕所里接了一个电话。”

这句话还没说完，冷汗已从郑宪的鬓角流了下来。

“电话那头是谁？找你干什么？”封不觉问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纵然心里有点发虚，郑宪还是故

作镇定地回道。

“呵……不知道是吧……”封不觉说着，从怀里拿出了一个透明的证物袋，袋子里装的正是郑宪的手机，“郑副局长，你也是做警察的，你应该知道……就算你删除了手机里的通话记录，我们还是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查到你那次通话的。”

郑宪没有说话，只是避开了觉哥的视线。

“哼……”封不觉见状，冷哼一声，接道，“我呢……大概也能猜到你的想法……你认为，如果我们已经查到了什么、甚至连电话录音都有了……也就不需要再来问你话了。既然我们现在来盘问你，那就表示……我们并没有掌握到什么实质性的信息，最多就是在虚张声势而已。”

郑宪还是沉默。

“呵……”封不觉看着对方的反应，轻笑道，“没错，我们的确是陷入了僵局。因为给你打电话的人非常谨慎，他本身用的是一次性手机卡，并用技术手段对这次通讯做出了二次转接和干扰……因此，除了通话记录以外，什么都没留下……既无法追踪、也没有录音。”

听到这里，郑宪的嘴角浮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二位……长官。”郑宪这时终于回话了，觉哥的上一句话，给他吃了颗定心丸，“我今天下午确实接到过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但电话那头的人只是在推销东西而已，我敷衍了几句就挂断了。至于你们说的情况……我真的不太清楚。”

“哦……”觉哥点点头，“听到我说……查不出什么来，你就从‘不知道’变成‘不太清楚’了是吧？”

郑宪没有回应这个问题，他自己就审过不少嫌疑人，什么时候该回话，什么时候该沉默……他比谁都明白。

“然而……”下一秒，封不觉话锋一转，“电话那头那个人的这份谨慎，或者说……专业，恰恰证明了给你打电话的人不是一般人物。”

郑宪闻言冷笑，因为觉哥的话根本证明不了任何事。

“对了，还没请教……”郑宪没接对方的话，而是自顾自地问道，“二位长官贵姓啊？在哪个部门高就？”

“你管得着吗？”站在桌旁的包青冷冷应了一句。

“呵呵……我也就是问问。”郑宪说着，还颇为嚣张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包烟，叼起一根，准备给自己点上。

“郑副局长，我发现你对自己的处境似乎有一种盲目的乐观啊……”停顿了数秒后，封不觉接着道，“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不能把你怎么样？或者你觉得……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扒皮子’（通常形容恶吏被卸职）了事？”

“这位长官……呋——”郑宪点上烟，抽了一口，“你们问的问题我已经交代了，难道我接个推销电话……也算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了吗？”

“你要跟我们讨论犯罪的问题是吗……”包青说着，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了一部手机，看着屏幕道，“郑宪，你的年薪是多少？”

“这个……”郑宪抬头看向对方，没有立即回话……他在考虑这个问题里有没有什么陷阱。

“不管是多少……”包青也没等他回答，而是摁了几个键后，将一个网上银行的转账界面展示在了郑宪的面前，“……想必是远远少于这个数字的吧？”

视线与屏幕接触的那一瞬，郑宪神情陡变。

“你……”郑副局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你怎么会有我的……”

“你的什么？”封不觉打断了他，“这个账户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或者我该这样问……”觉哥微顿半秒，接道，“这些以你老婆的~弟弟的~名义所开的~皮包公司的~账户里的~巨额现金……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他每说一个“的”字，就提高了一分语气，念得像贯口似的。

“我……我……”郑宪有口难言。

“郑副局长，我说你盲目乐观……你还不以为然。”封不觉道，“你以为我们是谁？”他这个并不是问题，也没打算说出明确答案，“我们可不是那种会让你上法庭的人……”他的脸变得阴沉无比，“我们是那种……会让你从地球上蒸发的人……”

“这里可是警局！”也不知是因为愤怒还是想给自己壮胆，郑宪当即吼了一声。

嘭——

下一秒，他的脸上就挨了一拳。

紧接着，郑宪踉跄坐倒，神情愕然。

他懵了半天，直到人中处感到一丝凉意，他本能地伸手一摸，看到了自己的鼻血……这才回过味儿来。

“你……你敢打人！”郑宪捂着鼻子，怒指封不觉喝道。

话音未落，封不觉站了起来：“没想到吧？”他笑了笑，“我刚才那一拳呢，主要是给你拓宽一下思路。让你把‘我不可能在警局里被两个身份不明的人暴力相加’这个思维定式打破。”他顿了顿，“有了这第一步……我们的交流也能更加顺畅一点。”

“你……你……”郑宪惊怒交加，但他还真就拿对方没什么办法。要还手的话……他一个略微有些发福的中年人和两个青年人去干架，那着实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好了，暴力方面能做的，就先给你展示到这儿。”封不觉道，“一会儿如果我没有得到满意的反馈，我可以逐步升级到轻伤、重伤、致残、或者……你懂的。”他摊开双手，“不过……死真的可怕么？我觉得不见得……尤其那些和贪污沾边的罪犯，他们很多都不怕死……因为他们的犯罪所得多半都已无法追回；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巨贪大恶在白发苍苍

时锒铛入狱，但他们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并没有被弥补，他们的家人仍在海外享受着非法所得、逍遥自在……”

觉哥说话间，来到了郑宪旁边，靠在桌缘上站定，接道：“当然了，你还够不上那个级别，但性质是差不多的……而你这种人真正的弱点……我们一清二楚。”

话至此处，包青走到了郑宪的另一侧，举着手机、开口道：“只要我动一下手指，这个账户里的所有存款就会变成慈善捐助。”他停顿两秒，补充道，“相信我……一旦操作完成，你永远也追不回这笔钱。”

“假如你觉得钱财乃身外之物，那也无妨……”封不觉又道，“人嘛……还是要讲点感情的，我今晚就可以介绍你的妻子和他当面认识一下，一起吃个饭喝个茶什么的。”

“哦……对了……”包青这时又道：“据我们所知，替你打理公司的那位小舅子，好像挺喜欢出入风月场所的。常去那种地方呢～难免会遇到一些寻衅滋事的人，你说……万一他在某场斗殴中‘意外受伤’，弄得断子绝孙……那得多冤啊……”

“说起亲属……我突然想到……”一秒不到，封不觉又接道，“令公子明年就准备到美帝国主义那万恶的土地上去读野鸡大学了吧？要是他忽然由于某些原因，有了犯罪记录……你猜……护照还能办下来么？”

“这不是护照的问题了吧……”包青用轻松的口吻吐槽道，“那种情况的话……能不能拿到高中毕业文凭都是个事儿了啊。”

“这倒是……而且他也是成年人了呢……”封不觉道，“进了监狱以后，让人家知道自己有个当贪腐警察的老爸，那日子……啧啧啧……”

他俩你唱我和，默契十足，吓得郑宪脸上青一阵紫一阵，鼻血都给吓回去了。

“我……”郑宪手上的烟掉到了地上，他的手在不住地颤

抖，“我什么都交代……求二位高抬贵手……”

“诶~这就对了嘛。”封不觉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早这个态度，我也不至于跟你动手啊。”他这话也就只有他自己信了，“只要你老实交代，受贿的小事咱们揭过去就是了，不就是十几年里捞了八百来万么……这也能叫个事儿？”

包青瞪了觉哥一眼，那眼神好像在说：“你一个假冒的九科探员口气倒是真不小。”

……

晚，七点五十三分。

封不觉和包青离开了审讯室，来到了一间专门为他们准备的休息室中。

小叹和禅哥也正在这间休息室里等着他们。

“怎么样了？”小叹一见他们进来，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嗯……事情不简单啊……”包青坐下时念道。

“怎么？”禅哥接道，“那位郑副局长的后台很硬？”

“那倒不是……”包青皱眉道，“他只是个小角色罢了，但……”

“要比喻的话，给郑宪打电话的那个人，就像一个坐在棋局前的棋手……”此时，觉哥说话了，“而郑宪……只是棋盘上的一个小卒；在那个人的手里，还有许多和郑宪一样的卒子，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同样的，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丢弃……”

“我去……这么说绑架鬼骁的人来头很大啊……”禅哥惊道。

“呵呵……你又猜错了。”封不觉笑了笑，“绑架的实施者、以及事件的‘主谋’，同样都只是‘卒子’而已……”言至此处，觉哥的笑容中，竟是闪过了一丝兴奋，“但是……这件事里还有一个人，他扮演着‘策划者’的角色，也就是我刚才所说

的那名‘棋手’……”他舔了舔嘴唇，“这个人……很有意思。”

第973章 博弈（上）

晚，九点整，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三小时。

S市，某住宅区门前。

“长官，小区的所有出入口现已封锁，外墙周边的街道也都派了人盯好了。”一名带队的警官来到了包青所乘坐的车旁，汇报了这一情况。

“好的，全体待命，等我命令。”包青冲对方点点头，并扬了扬手上的对讲机。

那名警官应了一声，便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

“那么……”两秒后，包青便转过头去，对着车后座上的人道，“……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此时，封不觉、王叹之和梦惊禅三人并排坐在了那辆辉腾车的后座上；包青坐的是副驾驶席，而驾驶席上那位……是包青的同事，也是九科的探员。

“等。”封不觉只回了一个字。

“等什么啊？”包大人还没问，小叹就先疑道。

“等电话。”封不觉说着，用手拍了拍自己的上衣口袋。

他那个口袋里装的……正是郑宪的那部手机。

“你的意思是……”包青若有所思地接道，“……那个‘策划者’会再打电话给郑宪？”

“不一定。”封不觉回道，“所以我准备等等看。”

“呃……封兄。”禅哥这会儿可是有点急了，“这样真的好吗……对方的目的本来就是让鬼骁在午夜前无法赶去比赛啊……耗时间岂不是正中他们下怀？”

“哈！”觉哥干笑一声，“禅哥，你好像搞错了一些事啊……”

梦惊禅闻言，面露疑色道：“我搞错什么了？”

“的确，对方的目的是让鬼骁无法赶去比赛……”封不觉回道，“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方法是很多的，你所说的‘耗时间’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话到此处，梦惊禅的脸色就变了，他的反应也是颇快，经觉哥一点拨……立刻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看来你已经想到了……”封不觉看到禅哥的表情变化后，接道，“没错，想让鬼骁无法参赛……办法多得是；根本不用‘绑架’这么麻烦的……直接找人打断他几根骨头，或者敲他个轻微脑震荡什么的……一步到位。”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包青这时问道。

“呵……他们当然有他们的理由咯……”封不觉冷笑道，“据我个人总结……犯罪过程中出现与一般逻辑有偏差的异常行为，大致有五种情况——其一，扰乱调查、故意为之；其二，为犯罪动机服务；其三，为了遵循某种特殊的传统（例如小偷这行有个老传统是要在作案现场拉坨屎再走）；其四，突发奇想；其五，蠢。”

觉哥总结完，停顿了两秒，接道：“以眼前的案子为例，我觉得是第二种情况……”

“为了‘主谋’的动机而服务吗？”小叹接道。

“对。”封不觉表示肯定。

“说起这个……”禅哥接道，“我也有考虑过……如果鬼骁无法参赛，那直接受益者就是我们的对手‘诸神’了；这样看来，主谋难道是诸神工作室的人？”

“不见得吧……”封不觉斜眼看着禅哥道，“诸神向来是个挺规矩的工作室，这点你们业内人士理应比我要了解不是吗？”

“是倒是……但除了他们……”禅哥念道，“还有谁能从中获利呢？”

“呵……”封不觉笑道，“你怎么还在往那些明面的事上想呢？想想非法的勾当呗。”

“这……”梦惊禅的脑海中闪过了什么。

“哦！我知道了！”小叹这会儿也高声道，“是场外的盘口？”

“总算是猜对了……”封不觉摊开双手道，“这才是最合理的动机。”

“嗯……”包青紧跟着他的思路，接道：“这样解释，便顺理成章了……”他边想边道，“以今天这场比赛的关注度和影响力而言，场外赌赛的盘口肯定有，且不止一个；而眼前这个绑架事件的‘主谋’，无疑已在某个盘口给诸神下了大注……非赢不可……”

“想必那个‘主谋’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去‘赌’，他是去‘赢’的……”封不觉又接过话头，言道，“既然早已决定了要靠场外手段左右比赛的胜负，那他自然会把钱全都压在赔率较高的诸神那边……”他摸着下巴念道，“于是，他找上了那位‘策划者’，导演了今天的这场好戏。”

“那名‘策划者’确是个很高明的人……”包青沉吟道，“他策划了一次‘绑架’，而不是‘袭击’；假如是袭击的话……就属于暴力犯罪，警方会尽速调查。绑架就不同了……只要他们不打电话要赎金，即使家属报了案，这充其量也只是个人口失踪案……而且失踪的是个大小伙子、时间还不到半天，一般不会引起什么重视。”

“另外……”封不觉此时又道，“主谋的‘动机’也能很好地被掩盖起来。”他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额头，“要是今天发生的是袭击事件，那事后各大媒体的标题肯定是——‘知名电竞选手于关键赛事当天遭袭’；但现在的状况呢……如果一切都按照

那名‘策划者’的计划在走，明天的媒体就会写‘知名电竞选手无故缺阵关键赛事，当事人辩称自己当时正遭到非法拘禁’……”说罢，他看着梦惊禅道，“你体会一下，区别在哪儿？”

“前者是板儿上钉钉地有人在恶意操控比赛。”禅哥思索数秒，应道，“后者嘛……就说不清楚了。”

“综上所述……”封不觉接道，“再结合‘策划者’授意郑宪拖延调查的举动来推断……至少现阶段而言，他们的计划应该还是‘在比赛开始前，限制鬼骁的人身自由’。”他顿了顿，“不过……我们要是处理不当，或是把他们给逼急了……没准对方就会将行动升级……”

“你说的‘处理不当’该不会是指……”小叹好像已想到了什么，他顺势将视线投向了车窗外。

“打草惊蛇。”封不觉用四个字概括了答案。

“那你说的‘行动升级’又是……”禅哥又问道。

“这不明摆着么……”觉哥虚着眼道，“只要‘策划者’一个电话，那三个绑架鬼骁的执行者立刻就可以给鬼骁来上一闷棍，你说是他们快还是我们快？”

“经你这么一说……”梦惊禅皱眉道，“这人咱们还是别救了吧……”禅哥的三观显然还是比较正的，“比赛是小、性命是大啊……反正过了比赛时间他们一样会放人的，咱还是在这儿等着……以人质安全为最优先吧。”

“是啊……”小叹也应和道，“万一在冲进去的过程中惊动了对方，来个鱼死网破……”

“哼……你们真是太天真了……”这一刻，封不觉冷哼一声，打断那两人的话，“早在郑宪被带进审讯室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打草惊蛇’了，这事儿早就没有退路了……”

“什么？”包青听了这话当即一愣。

“难道郑宪找机会通风报信了？”小叹和禅哥也是差不多的

反应。

封不觉分别看了他们仨一眼，沉声道：“呵……你们是不是忘了……此前，郑宪是‘接’到策划者的电话，随后才被动地执行任务的。那么……在那之前，‘策划者’又是如何知道调查进度的呢？他是怎么知道你们已经报案、到哪儿报案、还有警方已经成立了专案组的事情的？”

此言一出，车内众人皆是神情一变。

呜——呜——

恰在此刻，一阵手机的震动声……在沉默和愕然的氛围中响起。

封不觉拿起郑宪的手机（已被从证物袋中取出），看了眼主叫号码，便顺手接了起来：“你终于打来了啊，我都快等得不耐烦了。”

“其实我大可以不打这个电话，只是……”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明显经过处理的、沙哑的嗓音，“我很好奇……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神圣不敢当，疯魔差不多。”封不觉笑着回道。

“呵……”那声音也笑了，“好吧，疯先生……”他紧接着就抛来了一个问题，“看样子，你是打算和我玩一局？”

“然也。”封不觉应道。

“呵……”对方冷笑，“这种局面，你真觉得自己有的玩儿？”

“当然有。”觉哥回道，“就怕你不敢玩儿。”

“呵呵呵……哈哈哈哈……”那策划者闻言后竟是连连痴笑，“你很有趣……”他收敛笑意后，接道，“但有趣不代表就有本事。”

“你也很有趣。”封不觉用懒散的语气应道，“我已经开始期待你惨败时的反应了。”

此言一出，电话那头忽然无声……

三秒后，那个沙哑的声音再度开口：“我给你十五分钟时间，把‘目标的确切所在地’找出来，用短信发到我这个号码上。”他微顿半秒，“十五分钟后，这个号码会作废，届时……若我还没有收到短信，或者你发来了错误的答案，那我们也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呵……”封不觉轻笑一声，接道，“你就不怕我找到目标以后直接率人破门而入……在你还来不及下达任何指示前就用一发催泪瓦斯hold住全场？”

“你可以试试。”策划者说完这句，就挂断了电话……

第974章 博弈（下）

十一月十五日，晚，九点二十分。

S市某处，某临街商铺中……

铺子的卷帘门此时已经放下，屋内的灯光却还是很明亮的。

此时，一个身形微胖、略微有些谢顶的男人正聚精会神地坐在一台笔记本电脑前，查看着屏幕上的诸多监控画面和流动的信息。

在他面前的桌子上，零零散散地摆了十余部手机，并铺散着许多稀奇古怪的自制设备；他的左耳上佩戴了一个袖珍的蓝牙耳麦，其双手则不断地在键盘上快速飞舞着……

这个人……名叫东风，东边的东，风向的风。

“东风”自然不是他父母给他取的名字，只不过他从很久以前就已不再使用自己的本名了。而那些与他接触的人，对他的本名也不感兴趣……他们只认“东风”。

东风的名号很有气势，但他的相貌却只能用糟糕来形容……至少在世俗的审美观看来，他应该衬得上一个“丑”字……

他胖得不可爱，帅得不明显，明明只有三十五岁年纪，但大部分人对他的第一印象都是四十岁朝上。

后退明显的发际线、油腻的皮肤、深重的黑眼圈、以及堪称奇葩的穿衣品味……愣是让这个智商极高、财产过亿的男人常年被当成傻穷锉。

或许……这是性格使然，也可能……这是他的一种伪装。

总之，这个看上去连自己都打理不好的男人，却从事着一项堪比精密科学的筹划工作——犯罪策划。

东风的业务水平很高，他掌握着一整套非常庞大的情报网……这张网中承载着无数人不想为人所知的“秘密”，而这些“有秘密的人”，在必要的时候，都有可能成为东风的“棋子”。

以这天的事件来举例的话……郑宪，就是他的棋子之一。

当然了，如今那已是一枚被揭露的弃子了……

不过在警员之中，还有一个给他通风报信的人存在……直到两分钟前，那个人还通过短信向他反馈着调查现场的实时情报。

“哼……原来只是个虚张声势的狂妄之辈。”东风看了看电脑上的时间，又扫了眼手机，“十五分钟早过了，短信也没来……结果，这小子连瞎蒙一个地址发过来的胆色都没有……”

就在他嘀咕之际，忽然……

咔乓——

一记清晰地、金属物件被撬断的响动传来。

那一瞬，东风神情陡变，因为他只用了半秒就反应过来……被撬开的东西，正是他身后那扇卷帘门的锁。

叱啦啦啦——

当东风猛然转过头时，那卷帘门也恰好被提了起来。

数道刺目的光线从门外的街上照射进来，伴随着一阵凌乱的上膛声，以及此起彼伏的“警察！不许动！”，东风的心情由骇然……一直沉到了谷底。

……

十分钟后，戴着手铐的东风被押上了一辆警车。

而与他并排坐在后座上的人……正是封不觉。

当车发动时，东风面如死灰地开口了："为什么你会知道是我？"

"当然是通过分析知道的。"封不觉悠然回道。

东风道："我已经在这里卖了一个多月的早点，铺子也是通过正规渠道租的，而且这段时间内从未表现出任何异常，你是怎么识破的？"

此处说明一下，东风被捕的地方，正是距离秩序工作室的本部仅有两条街距离的……一间早点铺。

也就是鬼骁过去那一个月来每天早上买早饭吃的地方……

这个店铺所在的路段，是从秩序的办公楼到地铁站之间的必经之路。此地距离鬼骁被绑架的地点其实并不远，乘地铁也就三站路的距离嘛；而鬼骁被绑架后所带到的地点……离绑架地也不远，因为乙醚的麻醉效果是有时限的，若是把人往太远的地方带，那他可能会在车里就醒过来。

因此，二十分钟不到，封不觉和警员们便已从人质所在地赶到了这里……

"最初的疑点是……纵然我反复检查录像，但仍然找不到绑架者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法'让鬼骁服下泻药的。"封不觉道，"你应该也很清楚……现在S市市区内的监控覆盖非常全面，街面、地铁站、地铁内……可以说，除了厕所，大部分公共空间都可以调取到监控画面；因此，从鬼骁离开秩序的办公楼，一直到他在地铁上表现出腹痛的症状前的这段时间，全过程几乎都在监控之下……虽然并不能看得非常细致，但他吃过喝过点什么、或者有没有被人扎上一针之类的……还是可以确定的。"

"就因为这样……你就怀疑我？"东风问道。

"排除所有的不可能结论后，怀疑你也是理所当然的

吧。”封不觉道，“除了在你这里买的那份早点以外，鬼骁今天早上什么都没吃，连水都没喝过一口。而从监控录像来看，在他把那份早点完整地吃下去之前，与食物接触过的人就只有你和他两人……”他顿了顿，“那家早点铺只有你一个人在运作，能够精确地将泻药下到特定的人的食物中的……也只有你了。”

“难道他就不能是单纯地吃坏了肚子吗？”东风又道。

“呵……这要是在别的什么日子里，他吃死都可能是意外。”封不觉道，“但在今天……百分之百是有药。”

他将双手交错在胸前，娓娓道来：“今天早上，你那三名执行人把事先准备好的清洁人员服装穿在外衣里面，一路跟踪鬼骁上了地铁。随后鬼骁腹痛、下车、进了厕所……那三人就一路跟了过去，脱掉了外衣，找了个厕所里人比较少的当口，在门口挂上维修清洁的牌子，并守住门口。这样……不用多久，这个厕所里就只剩下鬼骁一人了。

因为地铁站内一般都有两个厕所，而且早晨所有人都匆匆忙忙。很多人会选择忍一忍去单位里解决。所以……他们暂时封掉一个厕所二十分钟，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就这样……大约二十分钟后，他们便放倒了从隔间中出来的鬼骁，架着他出了车站……迅速上了一辆事先准备好的面包车。”

封不觉一口气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再道：“这个看似简单的计划……有两个难点，其一，鬼骁毕竟是个小伙子，很难确定在放倒他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所以动手的地方必须是一个没有监控和旁人在场的私密场所；其二，成功将目标放倒后，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将人带到车上，否则……在公共场合滞留太久，就会引起怀疑。”

东风听到这里，已明白了觉哥这段话真正的要点，不禁念叨：“原来如此……”

“看来你也想到了……”封不觉观其神态便知其心理变化，继而接道，“没错，只有下泻药的人，才能解决这两件事。”他看着东风说道，“通过控制药品的种类和用量，便可推测出鬼骁大概会在哪几个站下车，这样才能事先在那几个车站外准备好面包车；另外，也能确保他一定会去厕所、且一定会在上完厕所后腿软脚软……”

“就算是这样……我也很可能只是一个‘被买通的普通商户’而已……”东风又道，“你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救出人质才对……而像我这样的人，等到事件解决以后再来处理也不迟吧？”他疑道，“可你为什么会……”

“的确，我一开始也以为你只是一个被‘策划者’买通的人而已。”封不觉道，“不过我这个人有推理癖，查案时喜欢把一些细枝末节的线索也摸清楚……反正警局里的资源我可以随便用，所以就顺便查了一下你的这个早点铺。结果我发现……你这个铺子开业的时间正巧是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巅峰争霸S2预赛前三十六个比赛日结束后的那一天。”

封不觉停顿两秒，接着道：“这个时间点上的‘巧合’，让我隐隐察觉到了什么……我接着往下查，果然发现了诸多异常。”他用眼神朝车窗外示意了一下，“这里是商务区，办公楼居多，开在这附近的店要么走中高端品牌路线、要么就是大型商城。你那间铺子在被你租下以前一直是空关着的，原因就是店面太小、租金太高……大买卖做不了，小买卖做了铁定赔本。”

“哼……这你可说错了……”东风冷哼道，“我这一个多月做下来，事实上还小赚了一些。”

“那我真得恭喜你了。”封不觉笑道，“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综上所述，你这家店、还有你这个人……全都非常可疑。再深入调查后，我便注意到了你的身份根本就是伪造的……”

“这点……是我最不能理解的。”东风盯着觉哥的脸

道，“我也不怕告诉你，我当年刚入行时，专攻的就是制造假身份；我目前所使用的所有身份文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极难被甄别出来。”他话锋一转，眼神一凌，“但……你却可以看出是假的……”

“对啊，我看了一下你的电子档案，读到初中那部分就看出来了。”封不觉道。

“不可能！”东风斩钉截铁地言道，“我编写的身份档案各种细节都很到位，连学校里的成绩和奖惩记录都……”

“就是因为太细致了，才露出了破绽。”封不觉打断道。

“什么？”东风惊疑交加，眼神连闪。

“档案里写，你曾经拿过2035年全市初中生作文比赛的三等奖。”觉哥接道。

“那又怎么样？”东风问道。

是啊，那并不能说明什么……在伪造的身份文档中，各种细节记录都只是为了增添这个身份的真实感；像这种时隔多年、且不大不小的奖项基本都是查无考据的东西。

“那一年，全市初中生作文比赛里拿到三等奖的共三人，全是女生，顺带一提，都是中队长。”封不觉回道，“你总不见得是变性人吧？”

“哈？”东风都愣了，“你怎么知道？”

此时，东风心想着：你小子2035年的时候还穿着尿布吧？想唬我啊？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封不觉说着，拿出了自己的手机，点开了一个网页，放到了东风的面前，“自己看。”

东风定睛一瞧，手机上显示着一个电子商城的商品购买页面，上面的商品是一本实体书，书名叫《全市中小学作文比赛获奖作品总吐槽》。

“这个世界上竟然存在着这种出版物……”东风简直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

“对，这种出版物就是我写的。”封不觉回道。

东风听了这句，差点儿没背过气去：“说起来……我差点儿忘了……你还是个小说家。”

东风自然也是认得觉哥的，作为一个对惊悚乐园有所了解的人，不可能不认识这货……只不过在通电话时，东风并没有想到电话对面的是封不觉，直到他刚才被捕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点。

“对，本大文豪在几年前抽了一个月的时间，阅读了自从那个比赛存在以来的所有获奖作文，并进行了全面批注、吐槽……并从我在教育部门中的走狗那里得到了当初所有获奖人的家庭背景以及获奖黑幕。最终编写出了那本现实主义讽刺巨作。”封不觉这整段话都透露着极为无耻的气息和庞大的黑暗信息量，“所以，我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得奖者里没你这号人物。”

“且不说你这家伙竟能记得那种书里每一个获奖人的名字和获奖年份……”东风又道，“单凭这样一处错误就判断我的整个身份都是假的未免也太武断了吧……也许这只是我为了让自己的履历更好看一点瞎写上去的呢？”

“你那个假身份从高中毕业后的记录一直就是自由职业者，连实习记录都没有。我这么问吧……你一个职业卖早点的给履历润色之后是准备给谁看呢？”封不觉道，“再说……这种奖项真能让履历好看一点么？编个运动类或理科的荣誉还更靠谱一点不是吗？”

“真没想到……”东风这会儿的表情很郁闷，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但封不觉却让他产生了心理上的挫败感和生理上的蛋疼。此时，东风不禁开始回忆……自己其他的假身份里有没有类似的破绽。

“好了，店铺的盈亏，身份的暴露……事到如今再纠结这

些也没什么意义了。”而封不觉，则把话题带回了正轨，“反正你从一开始就不是奔着挣早点钱才来的，就算你这一个月里赔进去十万八万、再附加每天早上那几个小时的劳动力……那也无妨不是吗？”他舔了舔嘴唇，接道，“这间铺子真正的价值在于……可以在一个距离秩序本部非常近的地方，提供给你一个近乎完美的据点。除了每天早上那几个小时外，一天中其余的时间里你都可以在里面随意活动……”

“呵……”觉哥说到这儿，轻笑一声，“对您这种具备专业知识和过硬技术的人而言，通过店内的线路盒、以物理方法去入侵一定区域内的所有网络用户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吧？”

“哼……”东风当即又哼了一声，“也没有你说得那么简单就是了……”

他这就算是默认了。

“秩序那栋办公楼，无疑是你的主要目标。”封不觉接着说道，“你很清楚巅峰争霸S2这种社会关注度极高的比赛在外围赌圈里的价值，所以你很早就在这儿布局，随时准备着要去左右某一场比赛的胜负。”他伸出一根手指，“只要有一单买卖上门……比如今天这笔……就能让你得到巨大的利益。”他摊开双手，笑了笑，“退一万步讲，哪怕这期间你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委托，顺便骇一下附近那些大公司的网络、搞点资料也是好的；商业机密、个人隐私……这些东西到了你的手中，不但可以化为金钱，还可以化为‘力量’。”

封不觉说着，便从怀里掏出了一部手机。这可不是郑宪的手机，而是另一个人的。

“这种‘力量’可以驱使很多人去为你办事……”觉哥笑道，“比方说，这部手机的主人……”说话间，他又拿出了另一部手机，这次这部，就是郑宪的了，“还有……这部手机的主人……”

“原来如此……”这一刻，东风脑海中思绪连闪，他沉声念道，“你从一开始就知道，除了郑宪以外，我在那个警局里还

有别的内线……”

“没错。”封不觉道，“当我得知那位郑副局长是‘接’到电话才行动的刹那，就已经推理出了这一点。”

“所以……先前你和我的那次通话……根本就是陷阱……”东风有些懊悔地念道，“切……我早该想到的，什么‘找到目标以后直接率人破门而入，在我来不及下达任何指示前就用一发催泪瓦斯hold住全场’，这种废话是典型的诱导……”

“反应挺快。”封不觉笑道，“不过比起我来……呵呵……终究还是慢了半怕啊。”

“你揪出了郑宪，但无法确定另一个卧底是谁……”东风边思索边说道，“于是就假装不知，并尽可能多地出动警力，对人质所在的小区进行了包围。你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我的内线肯定会跟着大部队出动，并找机会给我传递情报。”

“我只是迎合一下你的布局罢了。”封不觉道，“当你得知警方已成立专案组的消息时，第一时间就能推测到……一旦警方展开全面侦查，仅通过街面监控就能锁定人质最终是到了那个小区里的。”他摸着下巴，接道，“当然了，你选的地方很好，那是个尚未完全开发完毕的楼盘，里面有很多尚未售出的空房，小区内部的监控也没有全部落实，因此，警方在短时间内还是无法知道人质的确切所在。”

说到这儿，觉哥晃了晃郑宪的手机：“于是，你立即动用了郑副局长这枚棋子。”他歪这头笑道，“可没想到……不久之后，你的另一名内线就发来消息，说郑宪被两个来自不明部门的探员扣起来了。”

“扣押郑宪……也是你故意做给我看的吗？”东风道。

“对。”封不觉道，“我知道你的另一个内线会把这一情况告诉你，而这……就给我们之间的那次‘通话’埋下了伏笔。”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打那通电话？”东风问道。

“我不知道啊。”封不觉用戏谑的口吻回道，“所以我带队包围了小区，看你能不能沉住气咯。”

“可恶……”东风无法对这嘲讽做出反驳。

“电话来的时候我就放心了。”封不觉接道，“你的耐心并没有我预期得那么好。”他笑了笑，“你故作镇定地说着什么‘玩儿一局’，实则是想试探并诱导我的行动……借此为你那‘三枚棋子’制造出逃离那个区域的机会。”

“于是……你反过来利用了这点，对我进行了反诱导……”东风沉声道，“你在那‘十五分钟’里……根本没去找‘人质所在地’，而是在找那个‘内线’。”

“很好，答对了。”封不觉打了个响指，应道，“那通电话的内容怎样都好，你提不提出十五分钟的条件都行；就算你说五分钟、三分钟，全都没关系……只要我把‘我想说的话’传达到了……我就能断定，你在挂断电话之后会做三件事。”觉哥伸出三指，笑道，“其一，构思好接下来的应对之策；其二，打个电话给那三名执行者、简短地告知他们数种行动模式；其三，通过短信或电话联络你的内线、让他配合行动。”

“而你……”东风接道，“在挂断电话后，就立即将警员们的手机都控制了起来……”

封不觉耸了耸肩，用一个贱力十足的神态、无声地回应了这个问题，随后接道：“那之后，警方的行动就彻底脱离了你的视线，随便我干什么……”他又拿起那个内线的手机得意地显摆了几下，“……只需一条‘一切正常’的短信，就能让你蒙在鼓里、坐以待毙。”

“脱离了我的监视后……就全速赶过来逮捕我么……”东风念道，“你就没想过……万一我不在铺子里，你扑了个空该怎么办？”

“我自然是找人看了今天一整天的监控……确定你没有离开铺子才来的（这项工作在两人通话前觉哥就已安排好

了）。”封不觉道，“当然了……我也不排除你在铺子里挖了条紧急逃生通道之类的情况。”他不置可否地撇撇嘴，“所以……在我来逮你的同时，人质那边……我也根据你那位内线的口供准备好了几种应对措施，你所策划的那几种逃跑方案……即使他们实施了，结果也是自投罗网。”

封不觉翘起二郎腿，接道：“更不用说……你、和你所有的设备，现在已经落在了我们手上。有鉴于你这家伙每次都用变声器和棋子们联络，冒充你给执行者们下达命令就变得毫无难度了。一会儿随便让谁冒充你打个电话过去，让他们放人就是。”

“好……”东风的语气，似乎是释然了，“好算计……进及变化、退有余地……”他摇了摇头，“在下心服口服。”

“好说好说～”封不觉抱拳拱手，“阁下也不差。”

“但……”东风道，“你应该也明白……像我这样的人，就算今天输了一阵，也不会在牢里待太久的……我很快就能重获自由。”这时，他竟是露出了微笑，“要说原因嘛……因为我……有你所说的那种‘力量’。”

“怎么？这是在恐吓我吗？”封不觉淡然应道。

“你说呢？”东风笑着反问道，还没等觉哥回应，他又道，“封不觉，说实话……我很佩服你的才能，但说到底……你也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所在的‘那个世界’，是你根本不能理解的。我若想要报复你……可说是易如反掌。”他自信满满地看着觉哥，脸上的败相已荡然无存，“不瞒你说……今天的这件事，让我损失巨大……如果你是我，你会如何呢？”

东风本以为，自己的这段话，会让封不觉害怕、甚至是当即服软。

不料……

“呵呵……哈哈哈……”封不觉的脸上，迅速显露出一种令东风毛骨悚然的邪恶笑容，“如果我是你，面对一个像封不觉

这样的人……我会格外小心。我绝不会轻易说出像刚才那样的话，因为如果我让他感觉到了哪怕一丝威胁，他就会做出我想都想不到的丧心病狂之举。”

觉哥说着，指了指车窗外：“说起来……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你现在去的地方……并不是警局。”

此言一出，东风神情惊变。

“开车那两位……也不是警察。”封不觉又分别指了指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上的九科探员和包青。

这会儿，东风也已发现了，开车的两个人都是一袭黑衣打扮，并没有穿警察制服。

“你……你们到底是……”数秒之间，东风反倒成了那个害怕的人。

“至于你所说的‘那个世界’，我也是有所了解的……”封不觉的话还没完，“当你的那位内线告诉我……道儿上的人都叫你‘东风’时，我就想到了……没猜错的话，你以前当过赌皇斋的‘监赌者’是吧？”

东风愕然：“你还知道赌皇斋……”

“我知道的比你想象中多得多。”封不觉道，“比方说，上车后不到一分钟，你就已经解开了手铐，只不过装出被铐住的样子。”

东风听着这话，神情越发紧张，冷汗滚滚而下。

“当过‘监赌者’，说明你应该有两下子。”坐在副驾驶席上的包青，此刻终于开口说道，“但我劝你不要动暴力反抗的念头，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即使是单打独斗，这辆车上的三个人，也没有一个会输给你。”

“你们……”东风开始发抖，因恐惧而不由自主地颤抖，“……你们是……‘九科’对吗？”

“原来你也知道啊。”封不觉接道，“那倒省去了我不少口

舌。”

“没想到……”东风又转头看向了觉哥，“你这个小说家居然也是九科的人……”

“呵呵……我说科长是我姥爷你信不信？”封不觉随口回道。

东风闻言，嘴角抽动了几下，瘫坐在了座椅上。

两秒后，东风偏过头去，一脸生无可恋地望着窗外：“这次要是不死……我以后还是改行卖早点吧……”

第975章 弃权

十一月十五日，晚，九点四十分。

马骏骁，即着名职业玩家“吞天鬼骁”，顺利被警方救出。

说是说“救出”……其实他是被“放出”来的。

在东风被捕后不久，那三个绑匪便接到了一条释放人质的“电话指令”，他们虽有些犹疑，但还是照做了。

数分钟后，离开了那栋居民楼的鬼骁很快就被躲在暗处的警员保护了起来。

晚，十点十五分，在与家人相聚后，鬼骁又去医院做了个简单的检查。然后，在他本人的意愿下，他跟着禅哥一块儿回单位准备比赛去了。

另一方面，绑架鬼骁的三名“执行人”，在十点整时，执行了“撤退方案”，结果……一出门就遭到了逮捕。

在没有人质的情况下，警方要制伏他们简直是易如反掌……直到被押上警车时那三人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最后那几条指令似乎不是“策划者”本人下达的。

可惜……他们察觉得太晚了。

在九科的授意下，警方将那三名执行人列为了主要嫌疑人，案件就到此为止。郑副局长和另外那位卧底也都在不久后锒铛入狱……他们的手脚本就不干净，所以才会被东风威胁；经过此事，这两位也就被一并处理掉了。

而东风呢……落到了九科的手里，就连封不觉也不知道这货的命运将会如何。

反正觉哥没跟着包青一起进九科本部，他在确认了鬼骁已经获救后，便让小叹（今晚，这位高富帅医生开着壕车来

给朋友当了回司机）开车送自己回去了。

纵观今天的整个事件，目前唯一一个尚未被揭露的秘密就是……“主谋的身份”，即花钱雇佣东风的那个人的身份。

当然了，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东风进了九科以后，肯定会把这位雇主的身份给交代出来的。即使他真的极有职业操守、抵死不说……以咱们古科长的能力（科普一下，古尘年轻时主要做过三个职业，分别是：医生、狩鬼者、以及侦探），仅凭推理也能找出主谋的身份。

“具备庞大的资产”、“有能力参与到巨额的非法赌博中”、“能联系到东风这种犯罪咨询师”……符合这些特征的人并不难查到。封不觉也很清楚这点，所以他并没有画蛇添足地去深挖主谋这条线索，他只是救出鬼骁、然后便深藏功与名地回家去了。

……

十一月十六日，零点。

巅峰争霸S2的最后一场半决赛，终于在延迟了近二十个小时后开打了。

在鬼骁和其家人的要求下，秩序并没有公布任何关于白天那次绑架事件的消息。

在观众们看来……一切正常，只待一场精彩的胜负。

然而，没有人想到，这场比赛最后的结果竟然会是……

……

“弃权？”当封不觉和队友们在会议室里看到这条公告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用惊疑的口吻念叨了这么一句。

谁又能想到……秩序对诸神的这场巅峰之战，竟会以诸神的弃权而草草收场。

“不会吧……这根本没理由啊……”花间看到新闻后便疑惑道。

“难道……今天的绑架案真的和他们有关？”小叹则看向觉哥说道，“当他们发现鬼骁安然无恙时，就做贼心虚……直接弃权了？”

“不……施龙不是那样的人。”封不觉用斩钉截铁的语气接道。

施龙，是【湿婆】在现实中的本名，他在游戏中用了一个印度神祇的名讳，而在现实中……他也有着一个颇为响亮的姓名。

“虽然我和他不算很熟，但我能看出……这家伙的人品、秉性都还不错。”觉哥抬眼看向小叹，“说起来……他也是一个富二代呢。”

“喂喂……为什么一谈起富二代就朝我这边看啊……”小叹不禁吐了个槽。

“好吧……”封不觉说着，转头看向了队里的三位美女，“他呢……也是一个富二代。”

话音未落，三个人手上的零食就同时飞出，迅速糊了觉哥一脸。

“OK~OK~”觉哥抹了把脸，再道，“他和金富贵类似……也是一个富二代。”

说罢，他又看了看队友们的反应……拿迹部举例，大家好像就没什么意见了。

于是，封不觉接着说了下去：“众所周知，富二代也是分档次的……比如你们几位的家族，大概相当于阿拉伯国家皇储的那种档次；而金富贵家里呢，算上不动产，资产也是过亿的，但比起诸位来就差远了。”他顿了顿，“至于施龙他们家……比金富贵家还要壕个十几倍吧。所以呢，同样是在二十出头的年纪、靠着家里的资助去创业……金富贵就只能从小型的游戏工作室起步，而施龙则是直接从大公司做起。”

觉哥说着，端起桌上的饮料喝了一口：“说句题外话……

我觉得以现实中的运营能力而言，最多两年，金富贵就能赶超施龙了；很显然，后者更适合当个职业选手，在运营方面……施龙基本就是个甩手掌柜。在诸神成立后的这几年里，工作室日常的大小事宜都是别人来替他打理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诸神始终被秩序压一头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施龙并不是个生意人，他往往是站在一个玩家或者一个战队队长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的，而不是以一个资本家、运营者的视角去看。虽然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样的做法也有其优势，但长远来讲……并不利于企业的盈利和发展。”

“行了，别扯远了。”花间见觉哥聊兴渐起，赶紧把话题带了回来，“就说你为什么认为他不会去策动绑架的事情吧。”

“很简单……”封不觉回道，“动机上不成立。”

“诶？依照通常的逻辑来看……他才是最有动机的不是吗？”小叹问道。

“不……”小灵这时若有所思地插嘴道，“看起来是那样，但事实恰恰相反……”

“没错。”封不觉点头道，“人们都在关注比赛的‘结果’，但却忽略了比赛的‘意义’……”

话说到这里，花间明眸一转，恍然大悟道：“对啊！湿婆看中的不单是‘胜利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取胜的过程’啊。”

“然也。”觉哥打了个响指，接道，“从《惊悚乐园》开服至今，【吞天鬼骁】这个ID常年占据着‘最强’的头衔，无论是官方排行榜、玩家自发的排名、还是各种媒体的报导中……他都是公认的游戏第一人。本来……秩序那‘醉生梦死’的实力未必比‘诸神四天王’要强，但就因为一个鬼骁，诸神在自己最引以为傲的‘战力’方面也被压制住了。”他停顿了两秒，接道，“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比赛中击败鬼骁所在的秩序一队，证明诸神的实力。”

“明白了……”一旁的若雨也紧跟着觉哥的思路，此时沉吟

道，“对湿婆来说，与秩序的这场正面对决……或许比决赛还要重要。他是最不希望鬼骁无法出战的人……因为他需要击败一支有鬼骁在的秩序一队，才能为诸神正名。反过来讲……打赢一支没有鬼骁的队伍进入决赛，就没什么意义了。”

“对啊……”花间也接道，“假如今天秩序因鬼骁未能出战而落败……人们对鬼骁的评价并不会降低，甚至反而会变得更高……”

“所以说……施龙没理由干那个事儿。”封不觉此时又开口道，“另外，我们刚才讨论的……‘为了晋级决赛而绑架对方主力选手’这个动机，只是谁都能看出来的表面动机罢了；真正的动机……就如我之前对你们所说（这会儿觉哥自然已经把今天白天的事情都告诉队友们了），应该与外围赌博有关。”他摊开双手，“而那……就更不可能和施龙有关了……且不说人家家里也不差钱，而且挣得都是合法的钱……就说施龙的性格，也属于那种绝对不会去赌博的类型。我和他交手也不是一两次了，他那稳健的战斗风格和刀锋的【破军】类似，是那种绝对的理智派。这种人在精神上很强大、也很骄傲；侥幸心理、或者说赌徒心理在他们看来都是弱者的陋习，阴谋诡计和‘碰运气’之类的做法他们也不太擅长……他们都是那种喜好用实力去让对方输得心服口服的人。”

“而那个‘主谋’……”花间顺着觉哥的话接道，“则是个肮脏的赌徒罢了？”

“呵……”封不觉冷笑，“‘赌徒’二字，那人可配不上，‘肮脏’用得也不确切，但你的意思我懂。”他耸耸肩，“无论如何，施龙绝不会和今天的绑架事件有关，白天发生的事他十有八九是浑然不知的……”说着，觉哥抬头看向了天花板，面露沉思之色，“诸神突然弃权……一定有别的原因……”

……

十六日，凌晨三点二十分。

在被各种消息、邮件、电话轰炸了数个小时后，疲惫不堪的施龙终于回到了家中。

大约三个月前，施龙与未婚妻举办了婚礼，不过他们俩好几年前就一起住了。

他们的家是S市市区内的一栋别墅（市区内的别墅极少，不过还是有的，当然，其价格非常……非常贵），别墅离诸神本部并不远，开车十几分钟就到。

施龙的妻子就在他的公司里上班，给他担任助理；两人每天同进同出，十分恩爱。

不过今晚，施龙开车载老婆回家后，便让她独自回房休息去了。

而施龙自己……则是来到了书房内，锁起房门，坐在一张书桌后……陷入了沉思。

妻子没有来打扰他，她明白……这个时候她什么都不用问、什么都不用说。

这是一个男人需要安静一下的时刻。

不过，恐怕他是不能如愿了……

呼呼呼——

一阵金属滚轴摩擦的响动过后，施龙背后的一面书架墙横向挪开了一半。

一个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施龙听到声音时，神情陡变、猛然转头，结果他看到了……

“封不觉？”施龙都惊了，“你怎么在我家里？”他停顿了半秒，又道，“你怎么进到避难室里去的？”

“我想跟你谈谈，不过我觉得你今晚应该会很忙。”封不觉微笑着走了出来，闲庭信步般来到书桌旁的沙发上坐下，“而且……有些事当面说比较方便，所以我就直接过来了。”

“我不是问你为什么来……”施龙的神情还是不太友善，当然了，这也是人之常情……就算是你的好朋友，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潜入你的家，你也会惊怒交加的，更何况他俩还算不上有多深的交情，“我是问你怎么进来的！”

“哦……那个啊……”封不觉却是用一种慵懒的神情回道，“你家的防盗系统从买完这栋别墅后就没再升过级了吧？虽说防防普通蟊贼是绰绰有余的，但遇上高手简直就跟窗户纸一样了……”说着，他从怀里取出了一张纸条，“给……这个是我的入侵路线图，刚才在避难室里等你的时候闲着无聊画的；旁边已标明了入侵的手法，另外还附上了一些我对于这套防盗系统的指导意见。你抽空拿给保全公司的人看看，让他们帮你升级一下系统，我保证……搞定以后，除了伊森·亨特那个级别的特工，谁也进不来。”

施龙神情木讷地看着觉哥，嘴上无言以对，心中则有万千匹草泥马呼啸着奔过……

呆立了数秒后，施龙接过了那张纸，扫了一眼，然后仔仔细细地折好，放到了书桌抽屉里……

“哦，顺带一提，那个‘避难室’倒是我在无意中发现的。”封不觉送出纸条后，双手枕着后脑勺，仰倒在沙发上，用闲聊般的语气接道，“我本来是想在书房里等你的，但潜入过程中……我通过观察，发现了别墅结构上的一些异样，于是我就找了找……”

“封兄……”施龙这会儿可没心情听他扯淡，他打断觉哥，说道，“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聊天。你是小说家也好、暗藏的国际大盗也罢……此时此刻，我只想请你离开我的家。”他说这话时的神态是非常认真的，“难听的话我也不说了，我就一句——‘请你出去，否则我报警了’。”

“报警？”封不觉闻言，丝毫没有从沙发上起来的意思，他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应道，“呵……你我都清楚，你所遇到的事情……警察可无法帮你解决啊……”

【第六卷（四） S2终章 诸神的黄昏】

第976章 三条公告

十一月十六日的凌晨，随着诸神的弃权，巅峰争霸S2的复赛阶段宣告终结。

谁也没有想到，最后那场姗姗来迟的半决赛……那场万众瞩目的、压轴的巅峰对决……竟会是以这种形式来收场。

而诸神一队弃权的原因，只有队长施龙，也就是【湿婆】他自己知道，就连他那四名队友都不明白个中因由。

说起来……那四位也是别无选择，他们跟诸神有合约在身、比赛方面的事情自然得服从工作室的安排；施龙既是战队队长、又是工作室老板，既然他说了弃权……那队友们也只能执行。

另一方面，秩序那边对此情况也是颇感震惊。

管理层无疑是惊喜交加的，但队员们则是惊中生疑。“醉生梦死”四人和“诸神四天王”也算老相识了，正因如此……他们才更加对此次的弃权事件感到匪夷所思。

不过，他们暂时也都无法去联络湿婆本人，因为在这个消息公布后的十五分钟里，诸神工作室的官网和客服系统就炸了……

湿婆本人迅速登出游戏，拒绝所有采访，连来自公司内部的疑问都不予解答。

当晚，他只是简单地跟工作室的总经理交代了几句，然后就带着老婆回家去了。

那之后……封不觉便不请自来地与他见了一面，商谈了一些事情。

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此处暂且不表……

咱们接着说第二天……

第二天下午两点，施龙以诸神老板的身份，就本次“弃权事件”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

他拿着一张发言稿，照本宣读，说出了一个颇为奇葩、但又让人无法去驳斥的理由——“本人昨夜因身体原因，无法进行比赛，经队友们一致同意，全队弃权。”

说实话，这套说辞……谁也不信。

但不信也没用……反正施龙说是“身体原因”，那就是身体原因。具体是哪方面的身体原因，抱歉……这是个人隐私。

想要在他的队友们身上问出点什么来……同样是白问。【毗湿奴】、【大梵天】和【阎摩】这三位，与施龙已是多年的交情了，于公于私他们都不可能会乱说话；还有一个【阿修罗】……是施龙的亲表弟，那就更不可能说些有的没的了。

这几个当事人口风一致，那这事儿就没有任何突破口……

说到底，这是弃权，又不是作弊，难道你们还不允许别人身体不舒服么？施老板大姨夫来了不行么？

总之，弃权一事就这么被施龙给强行解释过去了。

当然了，他那边是忽悠完了，记者们可不会照单全收的……所有人都认为，诸神这次弃权的背后肯定大有文章，事件的影响至少还能持续发酵一段时间。

于是，发布会刚结束，诸如“怯战”、“外围赌博”、“黑幕交易”等不负责任的小道消息已在各路无良媒体人的脑海中酝酿起来了……

然而，这些人的文章最后基本都没能成稿，因为……

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四点，就在诸神那个发布会开完后不久，梦公司不声不响地就在官网上发了一条让广大媒体人跌

破眼镜的公告——

【本次巅峰争霸S2决赛，仅限游戏内玩家观看。】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根据公告下方的FAQ来看……这条公告并不是说决赛“不对外直播”而已，而是说……这次决赛，连“录像”都没有。

说得再具体点——只有通过游戏舱，以“睡眠模式”进入惊悚乐园游戏当中的“玩家”，且必须是在2055年十一月十六日零点之前创建了角色的玩家……才可以收看到比赛；不符合以上条件的人，在决赛进行期间将无法连接游戏或被强制断线。至于其他的在线直播平台……将全部关闭。而且，决赛的影像资料也不会在事后被拿出来播放。

站在商人的角度上看，梦公司的这种做法跟发疯没什么两样……

首先，以“巅峰争霸S2”目前的社会关注度而言，仅是决赛开始前的广告收入这一项就是破亿的买卖。但……他们竟然不直播。

其次，不直播就不直播吧，这样就可以把比赛录像拿出来独家发行再赚一笔了。可是，他们居然表示连录像都不留……

另外，将现有玩家以外的观众拒之门外……更是毫无道理。

假如这第一条公告没有加上“2055年11月16日前创建角色”这个限制，那还能理解为是一次营销活动……说白了就是逼着人家来玩你的游戏嘛（游戏舱倒不是问题，不买也可以去网吧里使用）。但梦公司偏偏还限定了时间，就算你看到公告后立刻去游戏里建个角色也没用……

这种搞法，肯定会让那些对游戏有兴趣但还没有入坑的人非常不满……

综上所述，梦公司的这一决定着实是莫名其妙，除了损

失大量的金钱和潜在玩家之外，基本看不到什么可取之处。

不过……仔细想想的话，不管动机如何，他们的这个行为其实早有伏笔了……

早在预赛还没结束、梦公司首次对外拍卖“比赛转播权”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为这一步做好了准备……所以他们的转播权全都是分阶段售出的。

这样，到了决赛时，他们便可以像现在这样突然宣布这个阶段的转播权不卖了。

另外，在上述那条重磅消息的下方，还跟了另一条与绝大多数玩家没有什么关系的公告——

【关于预赛中尚未发放的奖品的说明。】

这条公告里提到的“预赛中尚未发放的奖品”总共就两件，一件是“限量版T恤”，另一件就是那“四十八小时的新版本体验资格”。

预赛里其他的奖品，包括游戏币、经验、装备等等，早在复赛开始前就已经到位了，唯独以上这两样迟迟未发。

而这一回，官方算是明确给出发放的时间和形式：一，T恤今天就会寄出，咱们包邮；二，限时体验功能将在决赛结束后的一周内开启。

那么……决赛的日期呢？

第三条公告就是了——【巅峰争霸S2决赛——“诸神的黄昏”，将于十一月十九日零点举行。】

第977章 超维入侵

虽然梦公司的公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作为游戏的开发和运营公司，他们确实有权这样做。

无论外界有多少人对看不到决赛一事发表着不满，也无法改变这既定的结果。

两天半的时光匆匆过去，似乎只是转眼之间……决赛的日子，来临了。

十一月十八日，晚，十一点四十分。

随着午夜的临近，惊悚乐园的在线玩家数量连破记录，达到了自游戏开服以来的最高峰。

基本上，每一个在惊悚乐园中创建过游戏帐号的人，今晚都早早地躺入了游戏舱，设定好了睡眠模式的登录时间。甚至有很多从事夜班工作的人不惜请假也要在今夜登录游戏，只因S2的决赛是一场没有重播的比赛……

……

同一时刻，梦公司本部，董事长办公室。

三个身着黑西装的男人正站在落地窗前，各自拿着一个高脚杯，悠然地望着脚下S市的夜景。

他们手中的酒杯里，盛着一种红色的、腥甜的、且有些粘稠的液体。

不管那是什么……肯定不是红酒。

“嘿嘿嘿……这就要开始了呢……”伍迪猥笑着念道。

站在他左手边的文森特淡然接道：“‘议会’所做的局……固然是没有很高的精密性，但确是堪称肆无忌惮啊……”

“老师。”另一边的席德接着文森特的话道，“我怎么觉

得……他们是因为做不出巧局，所以才只能搞这种大动作呢……”

“呵……不要说得这么直白嘛。”文森特微笑道。

“嘿嘿嘿……”伍迪也用饱含恶意的语气接道，“或许焦土议会在某些方面不是很高明，但他们的权限和立场还是可靠的。”

文森特耸耸肩，转头瞥了伍迪一眼：“可靠的前提是‘力量’方面具备绝对的话语权啊。”

“嘿嘿……说起力量……”此时，伍迪好似是想起了什么，“‘多玛’那家伙……前不久在‘主宇宙’中复活了是吧？”

“哦……那个‘永生之神’啊。”席德接道，“我已经去观察过它了，坦白说……如今的它，弱得可怜。”他摇了摇头，“和半个多世纪前出现在我们这个宇宙时相比，如今的多玛……实力至少退化了一半。即使是在‘主宇宙’这种能量纷杂满溢的位面，他也无法恢复到巅峰强度了。”

“哼……意料之中。”文森特笑道，“多玛的元神当年被原水神剑重创至濒临消失，它还能留下一缕神识遁入别的位面已属不易……这些年来，它既没有‘真神魔方’的支持，也没获得过任何的‘信仰之力’，而且还被封印在了兔兔星这种‘低魔’区……要是他真能恢复成原本的实力，那才不正常。”

“嘿嘿嘿……”伍迪闻言，又笑了起来，“不过嘛，以这次‘诸神黄昏’中各方势力的战力而言，多玛要是参与其中，势必能成为一根称职的搅屎棍……”

就在他话音未落之际，办公室里，又多出了一个人来。

文森特、伍迪、席德也是不约而同地在这一瞬转过头，看向了那个人影。

“为什么每次我瞬间移动到你们附近时，只要你们在说话，进入我耳中的第一句话八成就是某种粗鄙之语？”西蒙望着他的三名老友，以一句吐槽跟他们打了声招呼。

“嘿嘿嘿……”伍迪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也不算什么问题，他笑着接道，“裁判大人，今晚你应该很忙啊，怎么有空过来我们这边？”

“我来，是为了通知你们一件事。”西蒙回道。

“哦？”文森特敏锐得很，当即接道，“莫非……议会又有什么馊主意了？”

“馊不馊我不予置评，但对你们来说是好消息。”西蒙接道，“议会表示，今晚，‘下注者’可以进入主宇宙观看比赛。”他微顿半秒，话锋一转道，“但……绝对不可以进行干涉。”

“诶？”席德愣道，“西蒙先生，这么重要的事儿……到现在才通知么？”

“就是要在比赛前不久通知，免得某些家伙……”西蒙说着，冷冷地瞥了文森特和伍迪一眼，“……提前做出些不好的算计。”

“切……”

“嘿嘿……”

那两位则是分别转过脸去，露出了三分不屑、七分心虚的反应。

“我知道，无论如何……当你们听到我刚才那句话时，便已经开始算计了。”西蒙道，“所以我再提个醒……”他那高傲的神情，变得肃然起来，“考虑到裁判今晚的工作量会很大，议会方面给我派了一些帮手。”

“一些？”文森特的第一反应是试探一下人数。

“帮手？”伍迪则想问问对方是什么来头。

“都是泰坦族，人数我不便透露。”西蒙自然明白他们的意思，他平静地回道，“就在此时此刻，他们和我一样……正在将消息传达给各个下注者。”

“居然出动了一群泰坦吗……”文森特若有所思地言道，“……这倒有趣。”

“嘿嘿嘿……这么说来……”伍迪奸笑道，“还真是没人能乱来了呢……”

“就冲你们俩这种装蒜的态度，一会儿我也会亲自、特别来关照你们的。”西蒙接道。

“啊啊～大家不用那么剑拔弩张的吧。”席德看着三位前辈，摊手念道，“也不过就是‘一分钟’的事情而已啊。”

……

十一月十九日，零点，游戏世界。

四支成功杀入决赛的队伍：【地狱前线】、【废柴联盟】、【秩序】、【战国】，皆是全员到齐，整装待发。

由于梦公司的限制，在巅峰争霸S2决赛进行的过程中，除比赛模式外，服务器的其他剧本模式将全部关闭，所以……这个时候，除了那四支队伍的二十名队员以外，没有人可以排本。

也就是说……其余所有的玩家，此时全都集中在登陆空间、会议室或者商城之中，等待着观看直播。

在午夜钟声敲响的那一刻，那四队的玩家便同时化作白光，进入了决赛队列。

不知是不是由于全服只有这一组队列在载入的原因，这次载入的速度奇快，几乎只是一瞬间，玩家们就已进入了剧本世界。

接着……剧本的片头CG便出现在了游戏空间中的各个直播屏幕上。

【灵云霭霭九魁临】

【血雨潇潇魔首来】

【时序因果股掌间】

【诸界善恶谁人裁】

一片漆黑的画面中，首先响起的是这四句定场诗。

观众之中，有一些记性比较好的玩家还记得，巅峰争霸S1的决赛，同样是以这四句作为开场的。

不过，接下来的内容，就有所变化了……

【冥渊灵变风云起】

旁白至此，画面忽现。

黑白的镜头不断切换，定格在了一具具尸体之上。

那不是一般的尸体，而是死灵九魁的尸体……

在S1中出场过的这九名NPC，如今已死伤大半，还有几个不知所踪。

而在那些尸首的旁边，站立着一个身影……

乍看之下，那似乎是一名人类女性。她身穿着白色连衣裙、身形苗条，及腰的长发披散在身后。不过仔细看的话……可以在她身上发现一处异常，那就是……其鼻子和两侧脸颊的部分没有皮肉，就仿佛脸的中间一段被横截去了一块，鼻子和脸部的骨骼都暴露在外。

【斗魔破虚鬼神惊】

数秒后，旁白又念了第二句话。

这次，画面中出现了一片焦土；晦暗的天空下，是硫丘血河，是尸山骨海。

而在那地狱般的风景中，一道被黑气缠绕着的魔影……正在朝着镜头行走着。

【四界时序尽离碎】

第三句诗紧随其后，画面也随之再度切换。

这次，镜头定格在了一个破败的法庭之上。

这个法庭里空无一人，且好似刚刚经历了一次七级以上的地震……满地都是碎石瓦砾，狼藉不堪。

在法庭一侧的墙壁上，还挂着一个十分扎眼的、巨大的时钟……此刻，那钟面已经碎裂；时针和分针……皆停留在了十二点的方向。

【诸神倾殒见黄昏】

片刻后，最后一句定场诗传来。

紧接着，画面竟又一次归于黑暗……

“怎么回事？”

“喂……然后呢？”

“比赛画面呢？”

人们都以为，CG到此播放完毕，那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看比赛了。

但……过了足足一分钟，无论是商城大屏幕、登陆空间的触摸屏、还是会议室的屏幕……依然都是黑屏状态，而且比赛解说员的声音也迟迟没有响起。

滋——滋滋滋——

一分钟后，伴随着一阵好似是电波干扰般的噪声，直播画面里……出现了一张脸。

“人类，你们好。”那张脸的主人，看上去四十来岁，是个白种人、男性，他有着整齐的鬓角和白净的脸颊，还戴了顶高高的礼帽、扎着领结，“初次见面，鄙人……林克（LINK），乃是一名衍生者。”

林克彬彬有礼地做完了自我介绍，然后继续用这种温和的口吻，说出了十分可怕的台词：“也许诸位会觉得我接下来所提出的要求有些唐突，但我还是得说……”他微顿半秒，接道，“请你们……死在这里吧。”

话音丕落，异变陡生。

就在玩家们还没搞清楚这究竟是个什么状况时，游戏交易所（即商城空间）的穹顶上……竟然出现了裂痕。

这可不是发生在“某一个”镜像空间里的个别现象，而是同时发生在所有相位层、所有区域中的。

正聚集在各个商城空间的大荧幕前、准备观看比赛的观众们……皆在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一突变。

本来……没看到比赛的直播画面已经让他们非常惊讶了，但这会儿正在发生的事情……更是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和想象……

“怎么可能？”

“我没看错吧……游戏空间居然崩塌了？”

“喂！那是什么？”

“有……有东西从裂缝里下来了！”

有些目力较好的玩家已经看到……在那被撕裂的穹顶之上、在那锯齿状的数据裂痕中，有密密麻麻的一群怪影……正在往外涌……

那是一群高大的拟人形生物，它们的体表裹着一层紫黑相间的皮革质外壳，头部似是异形……呈弧状，脖子很长；它们的躯干健壮、前臂狭长、后腿弯曲形似兽足，另外……它们的背上还长了对巨大、薄如蝉翼的蝇翅。

【警报，游戏空间遭衍生数据入侵。】

【离线、断线保护机制无法正常运行。】

【紧急预案启动，所有玩家系统限界调整至30%】

【请您在守卫机器人的保护下远离威胁，以自身安全为最优先采取行动。】

第978章 扫荡者

【系统限界30%】，是绝大多数玩家都不曾体验过的状态。

这个程度的限界，已经突破了玩家们在剧本中所受到的限制。假如有人还记得封不觉和黎若雨一同进入里世界时的情形，那应该会知道……30%，正是玩家身处里世界的限界水平。

在这个状态下，玩家唤出的游戏菜单将不再浮现于“眼前”，而是直接出现在“意识”中。

他们所观察到的“界面”，也是全新的……

新菜单中的状态栏已彻底消失，玩家的生存、体能、灵力值，以及所受到的异常状态，皆不会以数据形式显示出来——这些东西现在全都需要玩家凭借自己的体感去感受和衡量。

另外，玩家们的痛觉感知也会被加强，考虑到现在“强制断线”机制已经故障，这一点……还是非常可怕的。

当然了，这种状态也是有利有弊。

虽然系统给予的辅助功能减少了，但相对的……限制也就少了。玩家的感知力会变得更加细致和……真实。

上调的系统限界无疑能让一些较为高端的玩家发挥出比通常状态下更强的战力，只不过……也要担当相应的风险。

……

入侵发生后两分钟，湿婆的会议室中。

“怎么样？你们行吗？”大梵天焦急地望着会议桌旁的四名队友问道。

“看也知道了吧……”毗湿奴耸肩应道，“要是能行的话，成功的人已经化作白光离线了啊。”

“靠……”大梵天不禁一拍桌子，骂了一声。

“诶？”阿修罗闻言后愣了一秒，疑道，“怎么‘靠’这词儿没被屏蔽啊？”

“喂喂……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管系统有没有屏蔽脏话？”大梵天反问道。

“不，这或许很重要。”这几位中，还是阎摩这位女玩家显得最为冷静，她沉声接道，“刚才的系统语音你们也都听见了……我想，脏话没有被屏蔽、以及游戏菜单的变化……都和那‘30%的限界’有关。”

“嗯……”此时，坐在会议桌主座上的第五人——湿婆，终于也开口了，“没想到……‘他’说的都是真的。”

“‘他’？”毗湿奴听到这句，敏锐地察觉了什么，“谁啊？说了什么？”

湿婆若有所思地回道：“三天前，也就是我弃权的那个凌晨，封不觉潜入了我家，并告诉我……决赛当天，会有衍生者的军队入侵游戏空间。”

“WOW~WOW~”大梵天都惊了，他瞪大了眼睛念道，“老大……你这话里的信息量有点惊人啊……”

“换成以前，那种话我一句都不会信的。”湿婆没接对方的槽，而是继续说道，“但……由于‘最近经历的一些事’，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该信什么了。”他舒了口气，苦笑一声，“呵……真要让我选择的话，我宁可相信封不觉啊……”

“表哥，你到底经历啥了啊？”阿修罗是个中二少年，中二少年的特质之一就是——直觉很准，“难道见鬼了不成？”

话音未落，湿婆便转头看了这位十七岁的表弟一眼：“不是鬼……是天使。”

“哈？天使？这都什么跟什么啊？”大梵天心直口快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湿婆刚想回他的话，不料……

砰——

突然，一记猛烈的撞击声从会议室一侧的墙上传来。

砰砰砰——

紧接着，又是三声更急更猛的连响……那面墙壁应声被撞得凸了起来。

“卧槽？”这回连毗湿奴都骂上了，“这墙外面居然有东西？”

“按理说……是没有东西的。因为墙的外面是数据层，那里的‘空间’和我们所在的‘空间’根本是两个概念。”湿婆的表现倒是出奇得淡定，他一边站起，一边解释道，“据封不觉所说……林克和艾德联手制造了一种叫做‘冗兵’的量产型生物。这种生物可以呈数据形态在‘数据层’里做高速移动，并在接近‘实体空间’时瞬间成形，对其进行入侵。”

砰！咔呲——

就在他叙述之际，会议室的金属墙壁被撞破、并撕裂了。

下一秒，一只外皮紫黑的冗兵把他那狭长的头颅探了进来，发出了一声可怖的低吟。

“不过，这些家伙的强度应该不高。”湿婆说着，不紧不慢地上前，抬手便是一招【尖牙神劲】，直刺那冗兵之额。

紧接着，但闻“噗咔”一声，仿佛是甲壳类动物外壳破碎的声音……那冗兵的额头被湿婆的指尖贯穿，应声爆裂。受了致命伤的冗兵连悲鸣都没发出，就骤然脱力，化作了数据光流……消散在了空气中。

“命中要害的话，这种程度的技能足以秒杀一个了。”湿婆

用解说般的口吻接了一句，并顺势收回了右手。

然，他话音未落，又有数条胳膊和头颅从墙壁的裂缝中兀地探了出来。

湿婆见状，后退了两步，接道："总之……这就是你们接下来将要面对的主力兵种。"说着，他朝着会议室的出口瞥了一眼，"趁着出口还没被破坏，咱们赶紧出去、通过登陆空间转到商城里会合吧。"

"昂——"

"啊——"

湿婆话说到一半，那几个冗兵竟像是听懂了似的，纷纷发出了低沉的咆哮，并加快了往裂缝外挤的动作。

"切记，别在狭窄的空间里滞留。"湿婆的反应还是相当沉着，他嘴上提醒着队友们该注意些什么，手上拳风又起，用单纯的体术生生逼退了那几只冗兵的进势，"无论是登陆空间、个人仓库、还是惊吓盒子……只要冗兵们感知到某个'相位层'里有数据反应，就会对其进行入侵。即使你可以在狭小的地方顶住它们的围攻，可一旦周围的墙壁被拆光了，还是会被卷入数据层中……接下来你会被传送到哪儿，就只有天知道了。"

"了解。"此时，阎摩已走到了会议室的门口，她在出去以前回头说道，"那咱们老规矩……101号区域见。"

此处说个题外话……由于觉哥将地狱前线的常用商城位面定在了101区，因此，很多与封不觉相识的高玩为了偶尔能和觉哥遇上一次，就把自己的常用商城位面也定在了那儿。久而久之，那些玩家的队友、好友们也都改了常用设定……于是，101号区域在不知不觉中便成了各路明星玩家的聚集地。

"老大，咱们等你啊。"待前方的大门一合一开后，大梵天也撂下句话、走了进去。

“关于‘天使’的话题……”毗湿奴退到门口时，也回头言道，“……我期待后续。”说罢，他也进了门里。

转眼之间，会议室里就剩下了两人。

“表哥，你也快走吧，这里交给我。”此时，阿修罗进入了中二模式，讲出了类似死亡FLAG的台词。

“对了……”湿婆用余光扫了他一眼，“……以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数据层里自由活动的吧……”

“没错。”阿修罗气势十足地回道，“你先撤吧，我一会儿就直接从这里的裂口进去了……”说着，他的眼中竟现出狂热之色，“那个装模作样的林克……就由我来打倒！”

……

同一时刻，商城4号区域。

“诶？这是怎么回事啊？”一个中年男人木讷地站在商城的一角，挠着头，一脸搞不清状况的样子。

此人姓黎，单名一个枫字，S市城东“若云斋”斋主，就连封不觉都要称他一声“黎叔”。

忘记前文的观众，看到这段时，可能会觉得我在介绍某种黑暗组织的头目，不过……记性好的观众们应该还记得，“若云斋”做的是艺术品拍卖、鉴定和展出生意，而且……是若雨她们家开的。

看到这儿我想所有人都明白了，没错……黎枫，就是黎若雨的老爸。

说起若雨的这位父亲，在现实中绝对是标准的人生赢家。

先说家世……在黎枫的祖父辈里，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那就是本世纪初家喻户晓的天皇巨星——黎华。即使是在半个世纪后的2055年，依然有很多人将其奉为男神。

虽说黎枫不是黎华的直系后代，而且有富不过三代的讲

法……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黎枫从小的家境还是相当不错的。

再看成长经历……黎枫的前半生，一直都接受着良好的教育，性格虽有些腼腆，但也不至于像女儿这样有社交障碍。可以说，二十岁以前，他的人生基本没遇上过什么波折。

直到……他遇上了水若云，也就是若雨的母亲。

这两人是在维也纳留学时相遇的，他们之间一受一攻的故事进展了三四年，单独写本言情小说问题也不大，所以我就不详说了。

长话短说，两人归国后不久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创建了若云斋。

当时的黎枫并不知道，水若云的父母……正如古尘所说，是这个星球上最强的十个灵能力者之二；而水若云的姑妈，正是古尘的老婆。古尘那两口子……显然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简而言之，黎枫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了豪华午餐……哦不……加入了一个背景非常厚黑的家族之中。

事实上，时至今日，黎枫都不知道超自然世界的存在（因为他太好忽悠了，老婆和女儿为了保护他所以瞒着他），他本人也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但……这个普通人的运气真的很好，或许……他就是那种好人有好报、傻人有傻福的正面例子吧。

在这游戏空间遭到入侵的空前危机下……等级只有区区十级（虽然很早就创建了游戏角色，但黎枫很少有时间上线，就是偶尔在非睡眠模式玩一下），且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的黎枫，却是活得比许多高等级玩家更久……

由于挤不过那些年轻人，在第一波冲击到来时，黎枫距离大荧幕附近的人群很远，于是幸免了冗兵军团的首轮冲

锋。

又因为他站的位置背靠系统商店，在入侵爆发时，奔走逃散的人流也没有往他那儿冲。

几分钟后，随着涌入的冗兵越来越多，其增长速度已远远超出了守卫机器人的击杀速度。至此，终于有一队冗兵杀到了黎枫面前。

但也是在同一刻，黎叔背后商店里的NPC……出手了。

平日里，那些站在系统商铺里的NPC，一直被玩家们戏称为“木桩”。这帮家伙其实基本是不说话的、也不干什么事儿；玩家来买东西时，只需要站在柜台前，自行唤出一个虚拟菜单来完成交易就行。那些NPC站在这里只是为了制造一种“店铺的感觉”罢了。

本来嘛……网游里的商店怎么可能采取“交谈购买”的机制呢？若真是采取那种售卖方法……银行排队办业务见过吧？超市排队收银见过吧？别说是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的游戏了，就是几万人同时在线的游戏……你把卖血瓶的商店变成“交谈购买”的机制试试？不排个几个几夜的队你想买到东西？

然，就在今天，那些“木桩”们用行动向玩家们表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加强版守卫机器人。

就在黎枫即将被一个冗兵击杀时，他后方装备商店里的老板一个翻身跃出柜台，撩起一脚就把那冗兵拦腰踢成了两截。接着，那位装备店老板就在黎枫的面前上演了一幕割草无双的好戏，他以一己之力正面扛住了七八十个冗兵的突袭，杀兵如屠猪狗一般……

可惜，这种局面，大概也就持续了两分钟……

该区域内的商铺老板和守卫机器人加起来也就六十个左右，虽说守卫机器人有瞬间移动能力，且拥有相当于60级玩家（玩家等级上限50，但守卫机器人可以设定为60，另外，

玩家在游戏空间里的原限界是2%，根本无法发起战斗，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守卫机器人要管理玩家是绰绰有余的）的体术，但他们也是有极限的，当冗兵的数量达到了十比一、乃至二十比一时，守卫机器人就扛不住了……一旦有了损伤，被消灭就只是时间问题。

至于商铺老板们，倒是以一当百也不在话下，他们的上限比一般的守卫机器人还要高，当“质”达到一定的程度时，靠“量”已无法对他们构成威胁。

可是……林克和艾德制造的冗兵军团里，也并不是只有最低级的“冗兵”而已，他们还制造了一些更为高级的东西——【RAID】（Redundant Arrays of Independent Disks）。

按详细释义来说，这些生物是“独立冗余磁盘阵列”；当然，也有个简单的叫法——【扫荡者】。

扫荡者的外形非常接近人类，只是他们的全身也都覆盖着和冗兵一致的黑紫色“皮壳”。从体型上来看，他们似乎还不如那些高大的冗兵来得有威慑力，但二者间的战斗力之差……简直是天壤之别。

虽说扫荡者的智能不算很高，但他们的实力已有三级衍生者的水平，而且他们都是带有“战术制御模块”的。最关键的一点是……扫荡者是“量产”物，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再多也能造出来。

在入侵开始后的第十二分钟……第一个扫荡者登场了，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原来，那海量的“冗兵”，只是负责冲锋的先头部队而已……而扫荡者，才是完成清剿的主力。

乓——

随着一声爆响，黎枫身前的NPC在三名扫荡者的夹攻下爆成了数据残片。

满头冷汗的黎叔一步步倒退，直到后背贴到了系统商店

的柜台上，他不得不停了下来：“呃……虽然搞不清是什么状况，但这么多怪物围过来……我八成是要挂了吧……”

这一回，确是不可能再有守卫来救他了，区域4当中的守卫和商铺老板已全体陷于围攻之中、自顾不暇。目前幸存的玩家们基本也都是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结成防御阵型才能抵御进攻。

“不过……挂了也就是‘死回’登陆空间而已……吧？”自言自语地念到最后一个字时，黎叔自己都有点不自信了。

与此同时，一名扫荡者也已行到了他的面前，举起了拳头……

嘭——

一拳，命中！

这是结结实实的一拳，是燃烧着炽热斗气的一拳。

但这一拳，不是扫荡者打出的，而是……

“大叔，你没事吧。”

那一瞬，一个背部肌肉线条无比清晰的背影瞬间出现在了黎枫的身前，而一秒前举起拳头的那个扫荡者却已是不知所踪……

黎叔揉了揉眼睛，看了眼对方的ID——【七杀】。

“呃……我没事。”黎叔回道，“谢谢啊，小伙子。”

“呵呵……不客气。”七杀偏过头，举起两根手指在自己的眉梢旁轻轻挥了一下，跟黎叔打了个招呼；在他做这个动作时，黎叔可以清晰地看到七杀右手的拳套上还在冒着白烟……

“大叔，你别怕。”下一秒，又有一个声音响起，与之一起出现的，是一个手持巨盾、身材堪比施瓦辛格的壮汉，“我们会保护你的。”

很明显，这次来的……是龙傲旻。

“都别大意了，黎叔只有十级。”政委贪狼也很快出现在了商店的顶上，“若他被对方摸到一下……可能我连治疗的机会都没有。”

“诶？”黎叔很奇怪，为什么他们知道自己姓黎？他在游戏内的昵称用的明明是【云淡枫倾】才对，“你们怎么知道……”

结果他一句整话都没问完，刀锋的团长破军便现身打断道：“政委说得对……都给我打起精神来！黎叔要是有个闪失，到时候大家可得一起去科长那儿喝茶……”

“嗷！”

“拼了！”

“只有这里……绝对要守住！”

此刻，刀锋的队员们群情激昂，斗气冲天，纵是比赛时都没见他们爆发过如此气势。

第979章 密师

冗兵军团的疯狂进攻，让游戏空间中的各处都成了混乱的战场。

玩家、系统守卫、冗兵，三方势力在各个位面中展开了厮杀。

那些被击杀的NPC和冗兵都化为了数据残片，而死亡的玩家则是化为了白光。

只是，那些化作白光的人并没有回到登陆空间中，也没有离线……

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很多在入侵发生后逃回登陆空间的玩家试图通过社交功能联络在不久前死去的好友，可是系统的相关菜单已是无法启用的状态。

当然了，想通过触摸屏的联网功能与外界联系……同样是不可能的。

而更为诡异的一件事是，游戏内所有的计时装置，此刻都已停止了运作……

时间，仿佛永久地停留在了零点时分。

……

商城，1号区域。

“怎么样？里面是什么情况？”

【语重计长】刚从电梯门里走出来，【秋风瑟】便转头问道。

此时，“天地”和“山河”这两大工作室的两位智将已率领各自社团的人马组成了临时的联盟。他们在玩家人数最多、整

体素质也非常高的1号区域中制造了一块防御阵地，借着NPC守卫的力量，玩家们俨然已控制住了局面，将冗兵军团压制在了防御圈外。

“仓库倒是还能用……”语重计长神色凝重地回道，“但触摸屏里的大部分功能都失灵了，下线自然也是做不到的。”

“那……登陆空间里还算安全吗？”秋风瑟又问道。

“不安全。”语重计长无奈的摇头，给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答复，“就在我查探储藏室时，已有几个怪物（他们并不知道‘冗兵’这个称谓）撕裂了储藏室的外墙冲进来了。我想……不管是登陆空间、会议室、储藏室、还是惊吓盒子，全都和这里一样——是可以被‘入侵’的。比起一个人躲在狭窄的空间里，还是在这宽阔的环境中更安全一些。”

“切……”秋风瑟闻言啐了一声，“这下可真不妙了。”他抬头望了眼防御圈边缘的战线，“敌方的出兵速度虽说已开始减慢，但目前还没有停止的迹象，而且那种‘人形强力怪’的比例正在增加……天知道我们还能撑多久。”他顿了顿，“另外，我派去查探其他商城位面的十个人……只回来了三个；据他们所说，别的区域……基本上都没有建立起什么有规模的抵抗，大部分玩家只是三五成群地行动、争先恐后地逃往登陆空间……”话至此处，他压低了声音，言道，“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其他区域里的怪物，在清理完了它们那边的玩家后……会不会再转移位面，继续进攻。”

“那样的话……”语重计长听到这儿，冷汗也下来了，“即使我们顶住了眼前的这一批怪物，敌方还是会有海量的后援源源不断地从其他相位空间里过来……”

……

与此同时，商城，13号区域。

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个地方的编号不太吉利，在入侵开始后的第二十分钟，此地的玩家……全灭。

这个“全灭”，自然不是指所有在这个区域内的玩家都被击杀了。

事实上，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是“死”在这里的，另一半都在冲突爆发后逃回了登陆空间。

不过，逃离也好、死亡也罢，总之在这个时间点上，此区域内……是一名玩家都没有了。

根据系统保留相位空间的原则，一个没有玩家存在的商城位面，会被直接关闭掉。

于是，在那一瞬，所有尚未阵亡的系统守卫、以及这个空间本身都开始了自动瓦解……所有具象化的实物都朝着数据形态逆向转换。

此时，若是有玩家在登陆空间里试图进入13号区域，该操作也将无法执行……通往这个空间的门已无法被打开。

而那些存在于该区域中的冗兵和扫荡者们，皆与周围的其他物质一样化为了数据，重新进入了数据层……向着下一个目的地移动了……

……

另一方面，除了那些商城以外，无数的个人登陆空间……也已遭到了冗兵的入侵。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湿婆那样得到了封不觉的提醒，大部分身处商城的玩家在看到了穹顶撕裂、怪物入侵的恐怖场面后……第一反应就是要跑回登陆空间。

但他们回到电梯后不久便纷纷发现……登陆空间里一样不安全。

正如语重计长对秋风瑟所说的，不管是电梯、储藏室、会议室、还是惊吓盒子……冗兵都可以侵入。

只要他们捕捉到“数据活动”的迹象，就会冲进来。

于是，大量的玩家在自己最常使用的电梯间中遭遇了突

袭。在这种狭窄的空间里和体型健硕如巨兽的冗兵对拼……明显是不利的，很多等级不高或格斗专精不佳的玩家就这么挂在了里面。

即使有些玩家可以在这种环境里撑住不死，随着电梯六面的墙壁崩塌，他们也会逐渐失去立足之地，并坠入墙外的数据层中……

那么问题来了，掉进数据层后，他们将何去何从呢？

大致有三种结果：其一，直接泯灭在数据流中；其二，短暂的随波逐流过后，从某个比较大的数据接口里“掉出去”，说得再具体点……他们很有可能突然出现在某个商城位面的穹顶缺口处，然后来个高空自由落体；其三嘛……虽然这概率很小，但落入数据层之后……玩家有一定几率进入里世界。

……

同样是在入侵开始的第二十分钟，【废柴叔】的储藏室中。

砰——砰——咔——

一阵撞击和撕裂声过后，两名冗兵从墙壁的裂口爬进了这个白色的房间。

此时，废柴叔无疑是不在这儿的，人家还在比赛呢……

那为什么冗兵们会来到一个并没有人在的空间呢？理由很简单……这儿有“活动的数据”。

记性好的观众应该还记得……前文中有提过，在游戏前期，废柴叔曾于机缘巧合下捕获了一个BOSS级的生物。

这个生物虽然不能在剧本中被他召唤出来，但却可以在其储藏室中生存，并给予其许多帮助。

可以说，废柴叔身上那份深不可测的实力，与这个神秘生物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而今天，几名不速之客，搅扰了这位的清静……

第980章 巨人

“嗯？”看着从墙里探出头来的冗兵，比克（没错，这就是《龙珠》里的比克，其实“比克”是一个比较贴切的翻译，也是音译；当然了，我也是先接触了“短笛”这个设定）侧目而视，沉吟道，“那是什么？”

“嗷——”回应他（虽然那美克星人没有性别之分，但一般而言视为“他”）的是几声咆哮。

“切……不管是什么，似乎没打算跟我交流呢。”比克在念叨这句话时，还是一种盘腿打坐的状态。

但下一秒，他的身形便瞬间出现在了墙边，站在了那两个冗兵的面前。

“完全感觉不到气息……”比克淡定望着那两个比自己长得还不像人的怪物，“你们真的是生物吗……”

嘭——

他话音未落，其中一只冗兵已挥起一拳打来。

比克见状，只是单手握空拳，轻扬前臂一挡，便游刃有余地接住了对方的拳头。

“哦？就这样而已吗？”比克的眼神中透出一丝不屑，“哼……无聊……”

那个无聊的“聊”字还没出口，比克的另一手已似闪电般攻出两记指刺，洞穿了两名冗兵的额头。

仅仅一息之间，比克在并不怎么认真的状态下，就将两只冗兵给秒杀了。

然，对方进攻并未就此停止……

就在这两只冗兵化为数据碎片消散时，另一侧的一面墙

壁也被打破了，而且……是被一拳击穿的。

“哦？这次又是什么……”比克转头望去，看到了一条形似人臂的、紫黑色的胳膊从墙外探了进来。

一秒后，那条手臂又抽了回去，再出数拳，很快打出了一个足以供自己通过的缺口，欺身入室。

“这个好像还有两下子啊……”比克望着那名扫荡者，冷冷言道。

恰在他分神的这一刹，忽然，又有两条手臂从他身旁的墙壁裂缝中探出，猛然钳制住了他的双肩。

“唔——大意了。”比克沉声道，“原来这边还有后援吗……”

那些冗兵和扫荡者并没有对比克的言语有任何反应，他们只是高效地执行着“抹杀活动数据”的指令。

说时迟，那时快，从房间另一端入侵的扫荡者朝着已经被拽在墙边不能动弹的比克猛冲过来，照着左胸就是一记直拳冲杀。

嘭——

那势大力沉的拳头好似是攻城的巨桩，结结实实地轰在了比克的胸口。

结果……

“嗯……”比克闷哼了一声，随即用轻描淡写的语气，看着眼前的扫荡者道，“力气是很大……可惜，你的攻击连丝毫的‘气势’都没有……”一边说着，他一边缓慢地举起双手，反过来摁住了身后那两个冗兵的头，“我是不会被这种拳头打倒的。”

言毕，比克双掌发力一握，那两名冗兵的头就像鸡蛋一般被轻易得捏碎了。

啪啪啪——

同一秒，那名扫荡者毫不停歇地拳脚连出，又朝着比克攻击了好几下。

很显然，扫荡者不会对另外两团数据的死亡做出任何反应，也不会产生任何的恐惧情绪，它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进攻。

“这家伙……莫非是机器人吗……”比克也迅速感受到了对方身上的异常，因此，他更不会手软了……

但见，比克完全无视对方的拳打脚踢，身形一晃就来到了那名扫荡者的身后，一脚侧踢便在后者的躯干上踹出了一个大窟窿。

转眼之间，这个那美克星人已解决掉了四名冗兵和一名扫荡者，且几乎是一击一个的节奏。

“虽然不怎么厉害，但他们具备‘撕裂空间’的能力也是事实……”待那扫荡者也化为数据碎片后，比克望着破损的墙壁，若有所思地念道，“这个空间……正在发生着什么吧……”

其思索之际，储藏室的墙壁外……又传来了新的撞击声，而那些已然被打开的缺口里，也涌出了新的敌人……

……

与此同时，商城，101号区域。

此前提到1号区域时，我曾说过……那是“玩家人数最多、整体素质也非常高”的一个商城位面。之所以用了“非常高”，而不是“最高”，那是因为……要论玩家的实力，101号区域可是完爆其他所有区的。

光是这次S2预赛前十的队伍，这里就有六支，分别是：冰帝、红樱、江湖、诸神一、二队、秩序二队。

至于他们集中在这个区域活动的原因……前文已经提过，此处就不再赘述。

一句话，这个区域里的玩家……很强。

强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在人数远不如1号区域多的前提下，愣是顶住了冗兵军团的进攻，而且……还占了上风。

这也是唯一一个“逃回登陆空间的玩家人数”要少于“留在商城的玩家人数”的相位空间。

“可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梦公司管理层疯了吗？”大屏幕下的广场中央，【勇者无惧】抄着手上的长枪，一边扫荡冗兵，一边骂道。

这位秩序二队的主力所使兵器和套路都是大开大合，在这种战场上显得极为强势、如鱼得水。

“你确定这是游戏公司的问题吗？”在其不远处掩杀扫荡者的【无刀客】闻声接道，“我怎么觉得……这和S1决赛时的情形类似——是衍生者强行介入了比赛呢。”

“但他们这次介入的可不止是比赛啊……”在旁辅助二人的【叶纸】插嘴道，“侵入游戏内的安全区、迫使系统更改限界、强制阻止玩家离线等等，如果这些全都是一群AI的自主行为……恐怕，我们就不能把《惊悚乐园》当成一款单纯的游戏来看了吧？”

“喂——那边几位～”就在秩序和江湖的这三名成员对话之时，十几米外，忽有人朝着他们高声喊道，“小心啊！上面来了个奇怪的东西啊！”

喊这话的人，是【名字真难取】，也就是冰帝的光头小名；他也算是游戏内最强的射击玩家之一了，目力自是极佳，因此，他最先看到了穹顶上发生的异变。

而无刀客他们听了这话后，也是快速抬头看去……

但见，就在他们三人正上方，那穹顶的裂隙之中……赫然出现了两只似水缸般大小、圆滚滚的、布满血丝的眼球。

紧接着，一只像帐篷般的大手……扒住了那裂痕的边缘，并开始进一步扯裂那道豁口。

第981章 话分两头

且不说游戏空间内这场逐步失控的危机将何去何从，此刻，让我们将时间稍稍倒退，看一下零点时分……四支决赛队伍的境况。

……

时近午夜之时，地狱前线、废柴联盟、战国、秩序这四队共计二十名玩家，都已来到了各自的登陆空间中待命。

晚，十一点五十九分五十七秒（现实时间），系统语音在他们的耳畔同时响起：

【巅峰争霸S2决战即将开始，您的数据将于三十秒后被载入，请勿离开登陆空间。】

提示音过后，是二十秒（游戏时间）的沉默，接着……

【载入前十秒倒计时，九、八、七……二、一。】

倒计时结束的刹那，玩家们也纷纷化为白光被传送了。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巅峰争霸S2决赛。】

【本模式提供剧……】

可是，载入界面才刚刷了两行字，就中断了。

接着，就没了下文……

……

死灵王国，无界迷域。

当玩家们回过神来时，已经身处剧本世界之中，获得了行动能力。

“哦？五个人吗……”封不觉并未对传送时出现的异常表现

出任何惊讶，他只是看着身旁的四名队友念道，“看来……由于载入中出现的问题，观战者机制没能顺利运行呢……”

“觉哥……这次又是什么状况啊？”小叹光凭觉哥的神态就能推断出……后者一定知道些什么。

“假如我得到的情报无误……那么，在我们开始传送的那一刻，林克和艾德就已开始了对游戏空间的入侵。”封不觉回道，“载入时的故障应该是他们这次行动的副作用。”

“你从哪儿得到的情报？”若雨望着他，“还有……这种情报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们？”

“没有提前跟你们讲，是因为没必要……”封不觉摊开双手道，“反正我现在跟你们讲也不迟。”他顿了顿，“至于我的情报来源……很多。”

“是二十三吧。”若雨即刻言道。

“呃……你怎么知道的？”觉哥被揭穿以后也是一愣。

若雨平静地回道：“能给你提供这种情报的，不是【Z】组织就是【Origin】；后者现在由鲁特单独统领，假如她和你有过接触，那理应会把【崆峒印】和【纳元彻髓散】一并捎给你。但在赛前展示人物资料时，你的行囊里并没有这两件东西，所以我基本可以判断你没有和鲁特本人或她派遣的人接触过。”

“但……【Z】组织那边能给我带情报的衍生者也很多啊。”封不觉接道，“你怎么知道一定就是二十三呢？”

“因为你回答时含糊其辞啊。”若雨应道。

“嗯……”觉哥无言以对，“那个……是有原因的。”

“我暂时没兴趣听。”若雨冷冷回道，“有什么话等比赛完了下线再说吧。”

“好……好吧……”封不觉这回真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看着眼前这一幕，小叹、小灵和花间都露出了幸灾乐祸

的表情。不得不说……目睹觉哥失态的机会不多，但每一次都让人有一种莫名的快感。

“嗯哼！”两秒后，封不觉清了清嗓子，扯开话题道，“那什么……咱们还是来说正事儿。”他有意识地提高了嗓门儿，“经过了数个月的努力，我基本已掌握了‘诸神黄昏’事件中各方的动向，并伙同比利、篆劼尊、奠寉王以及幻魔教会等多方势力，布下了一个大局……可以说，今天主宇宙里的这盘棋，我已胜券在握。其他队伍的人……我根本不放在眼里；我所关心的是此次事件对下一个版本的影响，也就是……主宇宙的‘未来’。”

“我要没猜错的话……”小灵这时接道，“在这个‘未来’中……四柱神会被一些与你关系熟络的家伙所取代吧？”

“那是我的目标，能不能实现……还得看计划的进展是否顺利。”封不觉回道，“但无论如何……四柱神已成明日黄花，他们称霸的时代已然落幕……”言至此处，他神情一肃，“此时此刻，我们正处于一个足以改变主宇宙格局的关键时间节点，接下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将对这里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不是吧……”花间这时用颇为不解和怀疑的语气接道，“主宇宙的未来，难道不是系统在调控的吗？”

“哼……问得好。”封不觉轻笑一声，“今天以前，确是如此，但今后就不是了……”他微顿半秒，不紧不慢地言道，“‘诸神黄昏’，是游戏主程序当中一个不可逆的重大进程，早在S1的决赛时，我就通过ZERO的预言程式瞥见过相关的信息。也就是说，到此为止，主宇宙中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是‘注定’的。”

停顿一秒后，他话锋一转：“但是……该事件之后的世界线，却是不确定的。因为从这个阶段开始，‘玩家’这一群体对主宇宙的影响力……已达到了系统无法完全掌控的程度。”

“不至于吧……”小叹闻言接道，“无论从人数还是战斗力

来看，玩家和NPC都不是一个档次的……别的不说，主宇宙中有那么多不同的星球，每个星球上都有大量人口，战斗力极强的个体也是多如牛毛。系统连这些生物所在的世界线都能掌控，我们这些玩家带来的影响应该不算什么吧？”

“引导‘世界线’这种事，与被引导者的战斗力无关，关键在于其维度。”封不觉回道，“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你去玩一个以龙珠为主题的格斗游戏，贝吉塔的实力比你强吧？但你只要用一个手柄就能控制他了，你让他打谁他就打谁，你让他站着挨打他就站着挨打，你让他死他就得死。”

“嗯……”小叹沉吟道，“原来如此。”他顿了顿，“不过，我还有一点不明白……虽然从维度上来说我们是比较高，但进入惊悚乐园以后，我们等于是自降了一个维度；这种前提下，系统对我们来说依然是半个上帝般的存在……即使玩家的整体实力如今已经比较高了，但真有能力超越系统的宏观控制吗？”

“当然能。”封不觉底气十足地回道，“在惊悚乐园这个数据世界里，‘预言程序’说白了也是数学而已……事件A发生时，程序A做出某种应对，然后有了结果A，之后又引发事件B……无数个诸如此类的计算叠加起来，构成了完整的未来蓝图。”他扬了扬头，“但……我们人类可不是什么‘程序A’，我们是一种‘不确定因素’，无论光脑发达到何种地步，都无法百分之百地精确预测与人类交织在一起的未来。”

“那么……”此时，花间又问道，“从游戏开服到今天为止，这七个多月的时间里，系统又是如何保证世界线没有跑偏的呢？”

“系统只是正常运转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举措。”封不觉回道，“我刚才说了，‘从这个阶段开始，玩家对主宇宙的影响力才堪堪超越系统的掌控’，前七个月嘛……正如小叹所说，我们玩家的整体实力还太渣，就算思想维度不同，一样是奈何不了这个世界的‘上帝’的。”

“所以……”这一瞬，若雨忽朝封不觉投去一道锐利的目光，抛出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话，“……你今天，就准备去扮演‘上帝’的角色？”

“呵呵……事在人为嘛。”封不觉笑道，“就算不能逆天而行，来个瞒天过海……也是可以的嘛。”

话还没说完，他那股得意劲儿就已经伴随着贱力从周身流泻而出。

“嘚瑟够了……”若雨还是面无表情地接道，“就说说计划吧……”

第982章 畀老湿

同是午夜，传送过后。

混沌焦土，一座熔岩灰与黑色矿石所构成的山丘之上。

“五个人都进来了吗……”鸿鹄的第一反应和觉哥差不多，他看着身边的四名队友道，“想必是载入过程中出什么问题了吧。”

“喂喂……我只是被拉来凑数的，我可从来没想过要进剧本跟人交手啊。”说这句话的人，自然就是废柴联盟队的万年替补——【畀老湿】了。

这位仁兄的身上，也是槽点颇多……首先，他是巅峰争霸S2举办至今，唯一一个一场比赛都没有出战过、并杀入了决赛的选手。

纵是战国一队的替补【佐佐木铭】也曾在预赛中出战过数场，但畀老湿却真的是纯粹地打酱油……从预赛到决赛，他的名字永远只出现在替补名单上。

其次，畀老湿也是目前在网络上人气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可能有人会奇怪，为什么一个一次都没出过场的人，人气会非常高呢？其实仔细想想就会明白了……这就是网络的恶搞效应。

也不知是在哪一天，有人在论坛上聊起了【畀老湿】，那人用开玩笑的语气发帖说——“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废柴联盟的那位替补从来没打过任何一场比赛。这位老湿全程挂机，就顺利进入了复赛，一路躺赢也完爆了我们这些杂鱼玩家呀。”

结果就有人跟帖——“按照这个趋势，说不定人家能挂机

挂进决赛呢。”

随后又有人回复——“不知道在决赛里能不能看到畀老湿出场啊？”

由此，又引发了这样的吐槽——“跪求畀老湿出场，我看巅峰争霸就是为了看畀老湿的，可是看了快一个月了他都没有出来。”

至此，这个话题就一发不可收拾……

“你们不要说畀老湿坏话！我这条命都是畀老湿给的！”

“尔等凡人竟敢在此议论我畀神？我畀神一出，谁与争疯，什么鬼骁湿婆全都绕道走，人家明显是不屑于跟你们这帮凡人争斗而已。”

“是啊是啊，只要畀老湿一出场，分分钟毁灭宇宙，冠军简直是囊中之物，鸿鹄将其雪藏，只因怕其他对手见了畀老湿的表现后丧失斗志，搞得比赛太早失去悬念，不愧为智将。”

“信老畀！进决赛！信老畀！得永生！”

诸如此类的恶搞回复似病毒般蔓延着，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酵……畀老湿在各种有关惊悚乐园的论坛上已然成为了春哥般的存在。

然而……实际上，畀老湿只是一名很普通的休闲玩家而已。

他今年三十不到，学生时代是曌影王的学长，两人也是现实生活中的老友。说起来……当年赵英（曌影王的真实姓名）就是被老毕（畀老湿现实中确实姓毕）给拐带到游戏这条道路上去的。谁又能想到，多年以后，曌影王反倒成了有名的职业玩家，而畀老湿最多算是个酷爱游戏的上班族。

那么……这个上班族是怎么成为这支决赛队伍成员的呢？这事儿还得从废柴联盟建队时讲起……

这次比赛，废柴联盟这四位无疑是奔着冠军去的。他们都是极有实力的自由玩家，在游戏中也接触过很多次，彼此间也算惺惺相惜。所以当鸿鹄提出合作的建议时，几人是一拍即合。

在决定组队之时，废柴联盟的四名主力就已经想好了——四个人打到底。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准备去找一个万年酱油的角色来当替补。

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么个人呢？

随便找个不太熟的阿猫阿狗来肯定不行，万一这人在线下被人买通……泄露队伍里的情报、或是做些破坏队伍形象的事情，那可就麻烦了。

考虑到这些因素，他们终究还是得找个信得过的人才行……

鸿鹄认识的自由玩家虽然很多，但人家也都是职业的，你让人家来队伍里全程观战……那就有些过分了。

倦梦还那边也是有点人脉的，可惜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和尸刀那个圈子有关系，以倦梦还现在的立场而言，人家显然是不太方便过来帮忙的。

至于废柴叔，让我们用最简短的言语来陈述一个有些悲凉的事实——他的朋友不多。

到最后，还是靠曌影王……请来了畀老湿。

老毕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他本身就是休闲玩家，让他在这种顶尖队伍里当现场观众他也很乐意；而且他等级刚好到40，符合报名条件；另外，他目前还是单身……游戏时间也很充足。

在简单的交涉过后……这事儿就这么成了。

于是，畀老湿就这么跟着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在一场未打的情况下杀入了决赛，还顺带获得了预赛前十名的奖励……等级一下子拔高到了五十级不说，还入手了各种装

备……从明面实力上来看，他也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强力玩家了。

“放心吧，其他队伍的人也没有你想得那么强。”听到畀老湿的话后，曌影王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弱……”

“哦？真的吗？”畀老湿听了这话还真有点儿小激动。

“不，假的。”不料，曌影王下一秒就回道，“我只是安慰你一下。”

曌影王不愧为冷面吐槽派的代表人物，其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能力十分卓越、相当具有欺骗性。

“那我还得谢谢你啦！”畀老湿真想一巴掌朝他拍过去。

“行了……那种事等遇到了其他队伍的人再说吧。”两秒后，倦梦还转头对那二人道，“眼前似乎有场好戏可以看呢……”

“哦？”曌影王和畀老湿闻言，一齐将注意力转了过去。

此时，鸿鹄、废柴叔和倦梦还三人的视线，皆是停留在了远处那片广袤的焦土之上。

曌影王和畀老湿顺着他们的视线望去，很快便发现……在大约一公里外的地方，有两道怪影，正在相互靠近着。

其中之一，是一个看上去并不怎么高大的人影；其全身都笼罩着浓厚的黑色魔气，相貌难辨。

而另一道两米出头、半人半魔的身影，玩家们都认得——那是众魔之首。

第983章 斗魔之威

焦土之上，魔气回荡。

斗魔君临。

魔首凛然。

双魔之会，引动天地惊变。

“天时已至……”两道魔影默然对视了片刻，还是众魔之首先开口了，“谁胜谁负，该见个分晓了。”

“胜负？”斗魔的声音听上去缥缈苍然，令人毛骨悚然，“分晓？”

他重复了对方那句话中的两个关键词，并带上了疑问的语气。

“‘神性’，取决于力量。”魔首接道，“你我之间，唯有一战……方可决定谁才是混沌焦土的神。”

“哦……”斗魔应了一声，停顿两秒后，接道，“你挡在我的面前，就是为了这么无聊的事吗？”

“无聊？”众魔之首冷冷道，“哼……难道你要逃避吗？”

“不，我只是觉得你很可悲。”斗魔回道。

“你说什么？”魔首有生之年还是头一回听到别人如此评价自己。

“你想当‘混沌焦土的神’，那就接着当好了。”斗魔没有理会魔首的质问，只是自顾自地接道，“我……本来就不是神。我是魔，这个时空里最强的魔。”说话间，他已重新迈开步子，朝前走去。

“我没有兴趣做那种占山为王的事情，那是伪神和人类才热衷的。”斗魔一边说着，一边经过了魔首的身旁，“我也不需

要通过和你这种第二纪元的小魔去决胜负……来证明自己的地位或是力量。”

众魔之首听着这刺耳的言语，眼睁睁地看着对方与自己擦肩而过。

这整个过程中，魔首有数次想出手攻击斗魔，但却被一股无形压力生生迫住，动弹不得。

“你我之间，谁强谁弱，你的心中早已了然。”斗魔头也不回地继续前行，“你若真把自己当神，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你又岂会容许同一时空中的另外三个生物也自诩为神、并各据一方……”他顿了顿，“换言之……既然你已认可了整整三个与你平等的存在，那你现在又有什么立场来跟我决胜负？”

斗魔之词，字字铿锵。

魔首闻之，哑口无言。

此刻，众魔之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确是可悲的，他的境界和斗魔差得实在太远。

从一开始，斗魔就把自己摆在了“最强”的位置上，他只对那些自己所认可的、且有能力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存在出手。

而像四柱神这样……互相牵制，在共存中争夺地盘和利益的所谓“神”，在斗魔看来连击溃的价值都没有。因为他们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最强”。

“慢着！”数息过后，魔首总算是再度开口了，“没错，我确实没有勇气主动和其他三神开战，因为我很清楚……那样会自取灭亡。”他转过身，看着斗魔的背影质问道，“但……我办不到的事，你就可以办到吗？难道你就有办法独自对抗时间之主、真理法庭和冥渊幽王吗？如果没有，那你的这份傲慢……就只是高傲的愚蠢而已。”

“原来如此……”这一刻，斗魔……停下了脚步，念道，“你不止是可悲……而且还很无知。”

话音落，魔气动。

斗魔的身体没有做任何的动作，但他的攻击已经发出。

浩然魔气，汹涌冲啸，惊天之威，动地之能。

招现一瞬，招尽一息。

当魔首回过神来时，自己的半边躯干……已经消失了。

面对斗魔的攻击……别说是做出应对了，众魔之首居然连反应都没有。

“你能活着，有三个原因。”斗魔用居高临下的眼神，望着栽倒在地的魔首，“一，我还没有找回我的‘眼睛’，现在状态不佳；二，你也是魔，对魔气有一定的抗力；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手下留情了。”

魔首这次是真的不能动弹了，但他还可以说话：“怎么……你准备羞辱我一番再杀了我吗？”

“我没有那个闲心。”斗魔回道，“留你性命，是为了解答你刚才的问题……”他接道，“刚才你问我有什么办法对抗那三个小神，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就这样对抗。”

说罢，斗魔便转过身、扬长而去，都不曾多看魔首一眼。

……

同一时刻，在远处围观的废柴联盟队，无疑都已经惊了。

“我勒个去……”畀老湿惊叹道，“我没看错吧？那个奇怪的黑影把众魔之首给秒了？”

“你口中的那个‘奇怪的黑影’，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斗魔’。”鸿鹄应声回道。

“那又是什么东西？”畀老湿又道。

不止是畀老湿，队中的其他三人也都用询问的眼神看向了鸿鹄。

鸿鹄见状，便推了推眼镜，解释道：“我曾经听时间之主说过……在一个被称为‘上古纪元’的时期，惊悚乐园的主宇宙里有两个最强的存在，一个是‘督神’，另一个就是‘斗魔’。”他用眼神示意了一下远方的那个黑影，“某天，爆发了神魔之战，这二者打了个天昏地暗，最终……斗魔被封印到了一个叫‘虚无之门’的地方，而督神也元气大伤，并在一次灭世危机中与整个纪元一同化为了乌有。”

“这么说来……”倦梦还接道，“咱们眼前这位……是个最近刚刚破封而出的超强BOSS咯？”

“他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法逃出虚无之门的……我也不清楚。”鸿鹄道，“但‘强’是肯定的。”

“能在一瞬间就击败众魔之首，的确担得起‘最强’的名号。”废柴叔这时说道，“不过……总感觉这强得有点离谱了吧？这是‘诸神的黄昏’还是‘诸神的后半夜’啊？要是每个四柱神都遇上他……岂不是一下一个，四下就统统干翻？”

“那种事怎样都好……”鸿鹄接道，“你们也看到他的实力了，这种战斗力明显已经超越了计策可以去干预的范畴，他真要去‘一下一个’，也是他的自由……反正我是不打算被他来一下。”说着，他忽地抬起手来，指向了远方的众魔之首，“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把注意力放到那位的身上。”

第984章 开庭

另一方面……

时域，千年盘之上。

战国一队的五名队员，皆被传送到了此地。

这里，无疑是时间之主的领地。

而且是一块连时官都极少有机会造访的、只属于时间之主的私人领土。

从远处看去，“千年盘”正像是一个白色的圆盘。其占地面积有一个岛那么大，而在这个岛的周围，还围绕着“时间之河”。

时间之河自然不是液体组成的河流，它是由一种无形的、超维的物质所汇成的。即使是时间之主本人，也不敢随意去接触“时流”……若是有某种生物落入了时流之中，那结果可想而知。

“居然把五个人全都传送进来了啊……”传送完毕后，明智信当即看着身旁的队友们说道，“难道是决赛的特殊规则吗？”

“我看不像……”武田智耸肩应道，“赛前没通知也就算了，载入过程中也没提……哪儿有这样的规则？”

“嗯……”上杉仁也点头道，“连剧本简介都没有，的确很奇怪。”

“有什么好奇怪的。”织田爱却显得不以为然，“我倒觉得这很正常……所谓决赛，不就是胜者为王的死斗吗？把其他队伍的人全部杀光……把阻碍我们的家伙也一并歼灭……这就是唯一的规则吧。”

“看到你这么有干劲儿，我就感到压力好大呀。”此时，意

外进入剧本的替补队员【佐佐木铭】已然蹲在了地上，双臂抱膝，望着地板，摆出了一脸奔丧般的表情。

他，就是这么个人——一个只要遇到一点点计划之外的小事，就会感到无比紧张和沮丧的人。

不过，纵是有着如此明显的性格缺陷，佐佐木铭仍能在工作室的一队占据一席之地，也足可见其实力非凡……

“少啰唆！”此时，织田爱所站的位置正好在佐佐木铭的背后，见了后者的模样，她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朝对方屁股上踹了一脚。

没想到……

“啊呀——”佐佐木铭还真就被踹倒了，并且摔了个狗啃泥。

“嗯？”下一秒，战国全队上下……都意识到了什么。

虽说织田爱的这一脚并不算重，大概只是朋友间打闹时的力度，但……按理说，这种动作应该是做不出来的。

以正常的系统限界而言，在剧本世界中，排除“无差别伤害技”的情况，队友之间能做出的“类伤害”举动……最多也就是轻轻拍对方的头或者胳膊了；而且，做这类动作时，实施者本身是不能带有伤害意图的。

简单地说……那些有可能造成1%以上（含1%）生存值损失的动作，不管是出于何种意图，都是不能对队友做的。

然而，织田爱刚才那一脚，怎么看都已经超过了那个度……

“这是怎么回事？”明智信神色一凝，看向织田爱问道，“你怎么办到的？”

“就算你这样问我……”织田爱同样感到很莫名，“我只是想做就做了，我也没料到真的可以踹出这一脚啊。”

“嗯……”作为团队军师的武田智沉吟片刻后，提出了一个

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试着把佐佐木打一顿吧。”

“喂——”佐佐木当时就惊了，“为什么是我啊？要做这种实验的话互相攻击不就行了，围殴我是闹哪样啊！啊——”

他话还没说完，便同时遭遇了来自四个方向的攻击，根本没有躲闪余地，就被揍了个结实。

“啊……你们这样……”佐佐木铭躺在地上，那张奔丧脸显得更加哀愁了，“我压力好大啊……”

“果然，现在是可以攻击队友的状态呢。”

“这剧本的规则还真是诡异啊。”

“总之，大家在战斗中要注意了……”

那边四位打完了人，完全无视佐佐木，自顾自地就开始商讨正事儿了……

……

同一时刻，真理法庭。

此地，几已成一片狼藉的废墟。

就像是恐怖片中废弃已久的鬼屋般，整个空间都笼罩着压抑的、死气沉沉的氛围。

不过，此时此刻，这法庭里依然是有人的。

那残破的陪审席上，满满当当地坐了十二道人影。

就连听审席那边，也是座无虚席。

当【吞天鬼骁】从传送时的黑暗中恢复行动能力后，便发现……自己竟已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

他的身边，没有队友，也没有其他的玩家。

他独自一人被传送到了这里，来到了这个主宇宙中令人闻风丧胆的所在。

呼——呼——

就在鬼骁扫视四周的情况时，一阵如风过隙般的响动传来。

应声望去，鬼骁看到了一个全身都裹在黑色斗篷之中的生物“飘”上了法官席。

咚！

两秒后，位于法官席下方的一名书记官敲响了手中的法槌，高声喝了一句：“全体起立。”

其话音未落，整个法庭里的所有NPC全都站了起来。

“对于吞天鬼骁的第一巡审判，现在开庭。”

他说完这句后，法官席上的黑斗篷便用一种仿佛是伏地魔得了晚期肺结核般的嗓音接道：“各位……请坐吧。”

面对此情此景，被告席上的鬼骁选择一言不发，静观其变。他把百分之九十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那个黑斗篷法官的身上，对于陪审席上那些黑影、以及他身后那将近一百名旁听的NPC……他基本都不怎么上心。

短暂的沉默后，法官说道：“检察官，请上前做案情陈述吧。”

“是。”一声响亮的回应从鬼骁左前方的律师席上响起，一道人影也顺势站了起来。

鬼骁侧目看去，发现检察官是一个身着黑色束身西装、全身肤色呈浅褐色的人形生物。

“尊敬的法官、各位陪审员……”检察官分别朝那两拨人点了点头，“请允许我开始陈述。”

说罢，他就拿起了桌上的一份纸质文件，摆到了眼前。

鬼骁的目力极佳，他可以清楚地看到稿件上的文字，可惜……字的含义他看不懂。

“被告人，吞天鬼骁，于神历492至501年间，陆续杀害十一名时官，其动机明确、手段残忍、证据确凿……”

检察官所陈述的内容，并没有让鬼骁感到意外。

因为……他说的都是事实。

“看样子……这段剧情走完以后，有一场恶仗要打啊。”鬼骁对这案情陈述没兴趣，此时，他正在抓紧时间观察、思索着——一会儿万一开打了，他该如何从这个法庭中全身而退。

第985章 灵王（上）

死灵王国，王城。

这里，是冥渊幽王的城堡。

同时，也是他的葬身之地……

谁又能想到，这位统领死灵王国的君王，竟会成为“诸神黄昏”中第一位殒落的四柱神。

而促成这一结果的，乃是五位主宇宙中的狠角色。

他们分别是……篆劫尊，奠霍王，萨摩迪尔，夺灵，以及塔利欧姆。

以战力而言，尊哥本就是仅次于四柱神的高位生物，而老王在恢复了力量后，也是不遑多让的水平。

至于另外那三位……可都是在四柱神身边担当过二把手的；萨摩迪尔曾经是“最强的时官”，夺灵则是“死灵九魁之魁首”，而塔利欧姆这“咒神官”，也一直都是众魔之首的左膀右臂。

即使以明面实力来看，上述那三位也是高于一般的时官、陪审员和死灵九魁等级的，更不用说……他们还在暗中成立了幻魔教会，积蓄了大量的信仰之力。

那么……问题来了……

以上这五位，为什么会联手起来去对付冥渊幽王呢？

其答案也是呼之欲出……封不觉在幕后策动的。

早在半个月前，也就是复赛第二轮比赛那晚，觉哥就已经跟幻魔教会那三位部署好了消灭冥渊幽王的计划。

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于“芙灵”，也就是那个一度被封印在咀魔岛大粪沼泽中的前死灵九魁。

据夺灵本人所说，当初他和芙灵为争夺九魁之首的位置，曾有过一番争斗。按理说，芙灵在实力上是略胜一筹的，但夺灵的心机城府远在对方之上，他利用各种手段拉拢到了其他所有九魁的支持……

于是，芙灵败了，失败的代价就是万劫不复……

直到多年以后，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封不觉将芙灵从封印中释放了出来。

而这……也成为了一个契机。

虽然是被囚禁的状态，但作为一个“灵”，只要有强烈的怨念存在，力量就会增加。

因此，经过了这些年，芙灵的实力不但没有停滞不前，反而变得更加强横。

封不觉在了解了夺灵与芙灵争斗的历史后，便将计就计……导演了一出调虎离山、借刀杀人。

他先让夺灵指挥九魁前往一个指定地点待命，然后还是有夺灵当饵……把芙灵也引到那里。双方见面后，无疑就是一场不由分说、你死我活的血战。

而夺灵自己则是置身事外……趁着九魁与芙灵缠斗之际，他与幻魔教会的另外两位同僚快速会合，再带上尊哥和老王，直扑王城。

芙灵那边的战局怎样都无妨，反正九魁在短时间内是无法脱身了。所以……王城这边，暂时就只剩下了一些虾兵蟹将来守卫。

在那五个凶神恶煞的面前，杂兵本就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更何况……王城的守备情况、兵力分布等等，夺灵全都了如指掌。里应外合之下，那些死灵大军基本是一触即溃。

当然了，冥渊幽王本人也是很强的，不是那么容易就会被击败的……

在四柱神中，要论单打独斗肛正面——众魔之首第一，冥渊幽王就是第二。

这位掌控着死灵之力的神并不好对付，不过，来围剿他的五位……也都不是省油的灯。

冥渊幽王面对这着五个家伙要是还能1V5完成反杀，那他也不用培养什么死灵九魁了，估计他单挑两个柱神都没问题了……若是他智商足够，再耍点远交近攻的手段，吞并其他三神的势力也是指日可待。

可惜，那只是假设而已，现实情况是……当这五人（严格来说没有一个是人）齐聚现身之时，冥渊幽王便已明白……自己连半分胜算都没有。

最终，这位死灵王国的君王，选择了一次有尊严的谢幕。

他没有做无谓的顽抗和反扑，也没有想过要拖人陪葬……

对于“死亡”，他似乎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

他的心中并无恐惧，相反……他怀着一份释然，透出一份倦意。

天时已至，黄昏将临，他的时代结束了。

新时代的舞台，将留给那些新崛起的势力……

在最后的时刻，冥渊幽王摘下了头顶的“死灵王冠”，缓缓将其置于王位之上，然后……便黯然地转身、消散……重归于数据的洪流之中，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待他完全消失之后，夺灵……开口了。

“诸位……”他扫视着身边的四人，沉声问道，“……有愿染指这王位的吗？”

如今的夺灵，已不再是一个浮在半空的巨大骷髅头了。

吞了封不觉给他的【我擦类闹得住菇】后，在该物品的

特效二——【给您添蘑菇了～（永久改变一个NPC的画风）】的作用下，夺灵的外貌变成了人形。

现在但他，整体看来像是个浅蓝色冰晶构成的人形冰雕，透过他那半透明的冰肤冰肉，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身体内部的人类骨架，以及许多像萤火虫一般在其体内不断浮动的蓝色光点。

“哼……你不用跟我们客气。”奠崔王的外表依然是小孩的样子，说话的口气却毫不客气，“我们本来就对这个王位没兴趣。”

“呵呵……关于王冠的归属，你跟封不觉早已达成协议了不是吗？”篆劼尊的态度要老成许多，他笑着对夺灵道，“又何须再多此一问呢？”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道冷芒，“莫非……你是想试探我们的反应？”

夺灵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好似没听到对方那后半句话一样，又回头看了萨摩迪尔和塔利欧姆一眼。

那两位和他勾结多年，自然是没什么意见的。

于是，夺灵朝着王位……迈出了脚步。

“好，既然没人有异议……”夺灵登上了王座前的台阶，边行边道，“吾……即登此王位。”

“自此，众生微渺。”

“卑贱的救赎。”

“伪善的指引。”

“绝望的轮回。”

“一切的一切……将不复存在，并于毁灭中重生。”

“吾……”夺灵一路沉声低语，念到此处，恰好来到王座之前，并将死灵王冠举了起来，“……将加冕为……”

叱——

就在夺灵欲戴上王冠，并道出最后那个“王”字的时候……一道死光骤然袭来！

瞬息之间，那道能量便将其手中的王冠打落在地。

一个冷然的女声……也随之响起。

“你……也配？”

第986章 灵王（中）

“为什么……”夺灵说这句话时，他的手已然被那道光束给洞穿了，但他仍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沉声言道，“……你会出现在这里？”

这句话道完的那一刻，他的视线也落在了大殿的尽头，看见了芙灵的身影。

“你不是很会算计吗……”芙灵瞪着夺灵，一步步靠近，“不妨自己猜猜……”

“你很强……但还没有强到四柱神的水准。”夺灵一边思索，一边接道，“即使你能在以一敌众的情况下战胜其他的灵魁，那也得花相当久的时间，而且……战后你不可能像这样毫发无伤。”话至此处，他神情微变，“所以……一定有人帮你。”

“你猜对了……”这一瞬，又有一个声音响起，加入了他们的谈话。

伴随着话音，一块悬浮在半空的黑色石头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这块石头的体积在三立方米左右，质地类似水晶，整体呈不规则的形状，石头的表面还点缀着灰白的纹理。

虽然看上去很像是无机物，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生物，名为——无形魔。

“原来是你……”夺灵望着无形魔，语气中透出几分懊悔，“不……应该说，果然是你。”

从夺灵的神态和话语便可看出……他对无形魔的戒心，已经存在了很久。

在死灵九魁之中，无形魔向来是最为神秘的一个，没有

人知道它实力的极限，它也从不透露自身的想法。

过去的那些年中，夺灵也曾多次设计将无形魔置于险地，想试探这块石头究竟有多强，但无形魔每次都能用巧妙的方式全身而退……堪称无懈可击。

“上次巅峰争霸后，你忽然不知所踪。”夺灵顿了两秒后，接着对无形魔道，“今日在此现身，居然站到了芙灵那边……难道，你本来就是她安插的卧底？”

“呵……”浮石中响起了不屑的笑声，他声音和语气堪比电台播音员，温暖柔和、甚是好听，“夺灵，不要低估你所不了解的事物……你还没有那种实力和资格。”

此言一出，在旁围观的篆劼尊和奠寉王皆是神情一变。

“你……究竟是谁……”夺灵亦是面露凝色，“或者说……是什么？”

“若你能如愿地‘加冕为王’，你自然会知道的。”无形魔回道，“但现在……谁会成为新王，还是未知数。”

“哦？”夺灵闻言，将目光移回了芙灵身上，“就凭你……也想跟我争夺王位？”

“笑话！”芙灵冷冷接道，“这话……你该对自己说。”她昂首阔步地朝夺灵逼近着，气势汹汹地言道，“论实力，当年的我便是冥渊幽王麾下第一灵将……你算个什么东西？论资格，当初你用权术阴谋将我击败、囚禁……这我都认了，毕竟是我自己能力不足。但如今……你倒戈幽王，妄图取而代之，试问死灵王国上下……谁会服你？”

“呵……资格……”夺灵冷笑，“你还想跟我讨论所谓的名正言顺吗？无聊透顶……”他握拳喝道，“想令人臣服，最可靠的手段唯有力量！”

“那么……”芙灵接道，“你就在力量上跟我分个胜负吧。”

“哼……”夺灵还是冷笑，“芙灵……经过了这么多年，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他摊开双手，朝自己身边的四人示

意了一下，“这个世界……是胜者为王的世界，过程和手段最终是由胜利者去阐述的……我为何要舍弃有利的局面，跟你做那种一对一的、决斗式的较量？”

“因为……”此时，无形魔开口了，“这是封不觉的意思。”

“你说……什么？”那个名字仿佛有魔力一般，让夺灵的神情骤变。

“他说得难道还不够清楚吗？”这一刻，站在夺灵侧后方的奠雈王，忽用冰冷的语气接了这么一句。

“呵呵呵……”篆劼尊则是笑了起来，“你啊……太年轻……”他摇着头，对夺灵道，“城府和野心你都有，可惜……还不够老辣和周全。”

“什么意思？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夺灵的声音本能地提高了，因为一种名为“恐惧”的情绪已在其心中隐隐升腾。

“还不明白吗？”无形魔道，“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芙灵和灵魁们的战场上？能够事先就把这情报告诉我的人……还有谁呢？”

听得此言，夺灵脑中嗡燃一响，一股恶气在胸中郁结。

“也就是说……”此刻，塔利欧姆倒还保持着镇定，他用自己一贯的、阴恻恻的语气接道，“封不觉在布置我们围剿幽王之局的同时，又在这局外布下了另一重算计……”说着，他看向了篆劼尊，“篆老……此事，你与雈王也有参与是吧？”

“没错，”篆劼尊悠然回道，“封不觉的安排……我们事先都是清楚的；他一方面让夺灵策动那调虎离山、借刀杀人之计，另一方面……则让无形魔在暗中蛰伏，待夺灵离开战场后，便出手帮助芙灵。”他抚须微笑（篆劼尊这会儿的形象是一名白发长须的老魔法师），转头对夺灵道，“呵呵……想取代四柱神的位置，哪儿有那么容易？夺灵，在你加冕为王的道路上……芙灵是一道无法逃避的、必须越过的障碍，你得靠自己迈过去。”

“好了，多余的也别再说了……这里一共七个人，真要拉开了打，就是你们幻魔教会三个对我们四个，自己掂量掂量吧……”两秒后，奠雀王顺势接道，“夺灵，封不觉的意思是……你和芙灵谁赢了，谁就可以登上王位。你自己也说了——想令人臣服，最可靠的手段唯有力量。那么……就用你的力量，去开拓未来吧。”

“可恶……”此刻，夺灵浑身颤抖，怒不可遏，“姓封的……你算计我……”

“行了，不要摆出这副还没开打就已认输的败相。”萨摩迪尔这时对盟友说了句公道话，“封不觉的做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他一边说着，一边已朝旁边退去，“想取代神，不是那么容易的……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所换来的地位，通常也不会长久。”

“呵……言之有理。”塔利欧姆也即刻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夺灵，你究竟会成为超越我们的存在，还是在此灭亡……就让我们来共同见证吧。”

第987章 灵王（下）

事已至此，一战在所难免。

看着一步步逼近的芙灵，夺灵强抑住心中的慌乱，并暂时丢却了对封不觉的恨怒。

其心念一转，便是一式奇袭。

霎时间，但见一道暴虐的凶芒从夺灵口中喷出，朝芙灵轰杀而去。

这一击，威力之巨，实超意料。

不单是萨摩迪尔和塔利欧姆，就连篆劫尊、奠雀王都对此感到了错愕。

按理说，以夺灵之实力，其瞬发的招式不该含有如此惊人的能量。

不过……夺灵是一个比较特殊的NPC，除了依靠自身的能力外，他还善于利用各种身外的条件；比如说，他会玩弄权术诡计、党同伐异；又比如说，他会去搜集一些类似【魔杳灵枢】的传说级物品来提升战力。

从这一点上看，他倒很像是玩家……

此时，夺灵突施冷箭，依靠的正是一件物品的帮助。

【名称：狂龙之喉】

【类型：其他】

【品质：传说】

【特效：装备时，可通过口部外放龙啸（冷却时间24小时，消耗50%最大灵力值，龙啸的威力取决于你的灵力上限）】

【备注：传说中的医师——狂医白卡伽，在年轻时曾因与人打赌而做过一次冒险的手术。那天，他成功地从一只活着的、狂暴的巨龙身上……完整地取下了这个器官。虽然这次手术已堪称神乎其技，但为了展现自己的技术，白卡伽又和对方打了个赌，宣称自己能用独创的魔法外科手术将这个龙喉移植到人形生物的体内，并保留一部分原有的功能。后来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了，那个和他打赌的刀疤脸因为输了不服，所以穿越到了其他位面，成了个旅行的无照医生。】

“哼……果然是你的作风啊……”

旁人也许会对夺灵这突如其来的猛攻感到惊讶、或者是反应不及，但芙灵……绝对不会。

在咀魔岛那片沼泽中所经历的痛苦和屈辱，已足以改变任何一个高傲的生灵。假如芙灵在被囚禁了这么多年以后还没有长记性，那封不觉也绝不会给她这个与夺灵争王的机会。

“在战斗之初就突然地使出杀手锏，攻敌不备……以此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早有防备的芙灵一边闪过对方的攻击，一边说道，“战术层面上来说，的确非常高明，这也正是我不如你的地方……”

“切……”眼瞅着对方避过了龙啸，夺灵猛然回身，欲去取那掉落在地的死灵王冠。

“真是难看啊……夺灵……”芙灵没有因对方的举动而急躁，她冷静地举起双臂，十指结印，其体内死灵之力相互引动、牵汇，在指尖聚出一股毫不逊于刚才那记龙啸的能量。

“成王败寇……”夺灵拾起王冠，快速戴到了自己头上，“失败才是丑恶的……”

这一刻，虽然芙灵的攻击凝而未发，但无形魔、奠甾王和篆劫尊这三位的心里都已清楚……胜负已分。

轰——

两秒后，灵能骤出，直奔夺灵而去。

后者这时也已将王冠戴上，回身迎招："是我赢了！"

夺灵狞笑一声，单手运力，撼然一接。

然……

他那冰晶状的身体，却在下一瞬被轰成了冰屑。

"怎么……可能……"这一下子，让夺灵又变回了只有一个头的状态，而且是一个挂着绝望表情的头颅，"不可能的……我已戴上了王冠……我是死灵之王！"

"我从一开始就说了……"芙灵冷漠地上前，在踏上王座前的阶梯时回应道，"……你也配？"

"夺灵，看来你是误会了'死灵王冠'的性质，也严重地低估了冥渊幽王的实力……"此时，无形魔那温和的声音也再度响起，"王冠的确蕴含着无与伦比的力量，但并不是说……随便是谁，只要戴上它就能得到这份力量了。"

其话音未落之际，芙灵已来到了夺灵面前。

她毫不犹豫地从那个悬浮着的、已经不能动弹的头颅上摘下了王冠，接过无形魔的话头道："你得具备足以让王冠臣服的意志，才能成为它的主人，否则……这就只是个装饰品而已。"

"岂有……此理……"夺灵的力量越来越衰弱，他很快就要无法维持自己的存在了。

在他漫长的生命中，他从未像此刻这般不甘……

他已经离自己的目标如此接近、触手可及，但所有的一切却又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化为乌有。

"若你全力以赴，与我正面交锋……最终鹿死谁手还未尝可知。"芙灵用鄙夷的神色望着夺灵，"可惜……你选择了一种形同自杀的做法。"

"唉……所以说啊，自作聪明的家伙，比十足的蠢货更难

规劝。”篆劼尊在旁叹道，“夺灵，当我向你转达‘封不觉的话’时，都已经暗示得很清楚了——‘在你加冕为王的道路上……芙灵是一道无法逃避的、必须越过的障碍，你得靠自己迈过去。’”

奠寉王也接道：“你要是能靠自己的力量打赢芙灵，自然也就拥有了让王冠臣服的意志，但你一味地逃避这场宿命的交锋，只能证明……你的器量和当年用计将芙灵扳倒时没什么两样。你这样的角色，是无法登上神位的。”

二人的言语，似是在给夺灵的败亡盖棺论定了。

而夺灵，也没能再说出什么反驳的话来……

他的野心，终究与他一同化为了主宇宙中的一缕尘埃。

正如他所说……败者，是丑恶的；这份丑恶能够被世人所遗忘，已是胜利者给予的一种仁慈。

“那么……”待夺灵消失后，芙灵又看向了萨摩迪尔和塔利欧姆，“你们……要为同伴复仇吗？”

“哼……我们可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天真的关系。”萨摩迪尔冷笑着应道。看起来，夺灵的死并未让他产生多大的情绪波动。

“夺灵命数已定，事实证明他的器量不过如此……”塔利欧姆也道，“我可找不到为这种家伙复仇的理由。”

“很好。”芙灵得到了他们的答复后，便大踏步地上前，回身坐到了王座之上。

“那就请诸位一同来见证吧……”芙灵说着，举起了王冠，“……自此刻起，死灵王国，将有一位新的王者——一位女王。”

第988章 谈判，拒绝谈判，异议！

混沌焦土，斗魔过处。

“异界旅客吗……”众魔之首看着来到自己面前的五名玩家，沉声念道，“敢来到本王的面前，胆子不小……”

“行了，别硬撑了。”废柴叔叹息着接道，“你伤得有多重，我们看得出来。我们的实力如何……你也看得出来。”他顿了顿，“这种时刻再虚张声势，只会显得更难看。”

“是啊……”一旁的鸿鹄扶了扶眼镜，顺势接道，“虽然有把自己骂进去的嫌疑，但我还是得说，魔首你如今已是虎落平阳。不如……放下架子，跟我们好好聊聊如何？”

众魔之首闻言，冷笑：“哼……与我这败亡之魔，有什么可聊的？”

“呵……魔首……也未免太悲观了吧？”鸿鹄接道，“一时一地的失败，并不代表你永远没有逆袭的机会。从失败中能学到的东西，远比从成功中所能学到的更多。”

“我不需要你来教我处世的哲理。”魔首冷冷道，“直说吧，你们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好，既然你提出来了……”鸿鹄也不跟对方客气，“我们……来作笔交易吧。”

……

时域，千年盘上。

战国的队员们揍完了佐佐木、稍作休整后，便准备对这个空间展开探索。

然，就在此时，一个低沉、浑厚的声音兀地响起……

“时流里果然是混入了某种未知的东西……”那声音自四面

八方同时传来，回荡在玩家们的周围，“就连我这不可侵犯的空间，也被你们这些来自异界的蝼蚁所涉足了。”

话音落时，半空中忽地现出一片闪烁的银芒，如雾如雨、氤氲缓降。

细看可辨……降下的物质是沙子。

数秒过去，那些沙子凝结成形，化作一道巍然巨影，并由虚化实，最终显出真容。

那是一个身高十五米左右的奇异生物，他的主体……是一个巨大的沙漏，漏中流动着银色的时之沙；他的头部是一个悬浮于沙漏上方的银色正圆形球体，和他的“躯干”（沙漏即是躯干）完全没有物理上的连接；而在其“身体”的两侧，还各有一支金属质感的银色手臂，那对胳膊与沙漏之间也没有接触，是悬于半空的状态。

“时间之主吗……”明智信抬首望着眼前那高大的NPC，沉声念道，“说起来……我们应该算是第一批见到时间之主真面目的玩家了吧。”

“或许吧。”武田智接道，“关于他的外貌确有不少传言，但大部分给人的感觉都是胡扯……”

“躲藏在时域、从不现身的时间之主，最为神秘的四柱神……”上杉仁望着时间之主，喃喃念道，“……原来就长这样。”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佐佐木铭则是满脸苦色，“给人的压力都好大呀……”

时间之主听到这些异界旅客对自己评头论足的言论，明显感到了不悦：“蝼蚁们……”他的声音从头部发出，给人以威严和睿智的感觉，“擅自闯入吾之领地，已是死罪……”他顿了顿，“若你们心怀虔敬，我或许还可以考虑……”

叱——

他的话没有说完。

因为一道武士刀所斩出的利芒打断了他的话语。

那狭长的刀气虽没有对时间之主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确是激起了其周身一层防御力场回应；那一瞬，但见一片青色的光壁如水面的波光般泛起，自动阻下了攻击。

“喂~喂……这又是为什么啊？”佐佐木铭拉长了脸，双手高举抱头，对着那一刀的始作俑者织田爱喊道。

“啊……也没什么……”织田爱却是用一种有气无力的语气回道，“听到‘蝼蚁’这种称呼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爽了……”她一边说着，一边举起武士刀、将刀背架在了右肩上，“又听了两句，就决定砍了这家伙。”她歪了下头，“不过……话说回来，毕竟是四柱神啊，刚才那一刀完全无效，确也有些出乎意料呢。”

“你这种‘我姑且砍一刀试试神的防御力’的态度未免太嚣张了点吧！”佐佐木铭的心情也只能通过吐槽来表达了。

“哼……”而明智信，却是低头笑了一声，“事已至此……也罢。”

武田智也接道：“反正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出‘虔敬’的样子对吧？”

“屠神什么的……”就连向来一本正经的上杉仁，也露出了一丝笑容，“……听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

另一方面，真理法庭。

“以上，便是对吞天鬼骁的所有指控。”

在一段无比冗长的、绘声绘色的、添油加醋的陈述过后，那个褐色生物……即检察官先生，终于结束了他的发言。

基本上来说，但凡是有认真去听这段话的人，听个三分之一左右，就应该妥妥儿地认定鬼骁有罪了。因为他的“犯罪

事实”和过程实在是太过张扬……与封不觉那种偶尔会暗搓搓做掉几个唯一性数据的阴险派不同，鬼骁是典型的正直派；不管他在主宇宙里做过什么，他都没有丝毫去掩盖的意思。

然，纵是如此，鬼骁还是有一次为自己辩解的机会。

真理法庭的制度是无人可以更改的，就算是法官也不行。所以……

“那么……接下来……”黑袍法官的面目虽在阴影之中，但鬼骁可以感觉得到，此时，这个NPC朝他看了过来，“吞天鬼骁，对于检察官所陈述的罪行……你是否认罪？”

“哼……”鬼骁对这个问题报以冷笑，“我认或不认……有什么区别吗？”

“呵呵……”那法官居然笑了，笑得令人不寒而栗，“你认罪的话，双方就可以做结案陈词了，然后，就等陪审团讨论出个结果来……由我宣判。”他顿了两秒，“不认罪的话……我们就进入庭辩流程，你可以自己为自己辩护，或者……让律师来替你辩护也行，如果你需要、但找不到律师，法庭会为你指派……”

“行了……我明白了。”鬼骁摇着头打断了对方，“别浪费时间了，我认……”

嘭——

就在他准备把那个“罪”字讲出来的刹那，审厅的大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了开来。

门外的光线将一道人影投射在了法官背后的高墙之上。

“异议！”一声厉喝出口的同时，那道人影侧身一立，挥臂一指。

真理法庭历史上最逆天的一场庭辩……就此拉开了序幕。

第989章 逆转审判（上）

整个法庭的人，都循声转头，望向了门口的那道人影。

那是一个身着紫色长西装，身形消瘦，嘴角带着一抹邪恶笑容的男人。

“封不觉？”鬼骁看到觉哥之时，几乎是脱口而出地道出了对方的名字。

这不说不要紧，一说……法庭里就炸锅了。

“什么？他就是疯不觉？”

“那个传说中的疯不觉？”

“奇怪啊……我听说他有四个脑袋，眼睛还会喷射死光啊。”

“胡说！我听人讲，疯不觉是众魔之首的结拜兄弟，会七十二般变化，毛脸雷公嘴……”

“你少扯淡，疯不觉明明应该是个白面小生、生得俊秀无比，头部以下是半兽人……”

很显然，觉哥在剧本世界中的名声已经广大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听审席上那些来自主宇宙各个星球的NPC全都听过他的名号。只不过……他们获得信息的渠道似乎有点问题，得到的基本都是以讹传讹又传讹再传讹再再传讹后的内容……以至于他们对觉哥有着各种不同程度的奇葩误解。

不过，在关于觉哥的情报中，还是有那么一部分核心内容……并未在人们的传颂中失真。

因此，在场的所有NPC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疯不觉，是一个创下了无数传奇的、卑鄙的、阴险的、极其不好惹的家伙。

乒乒乒——

“肃静！”数秒后，书记官猛敲法槌，喝停了喧闹的群众。

很快，法庭内又安静了下来。

黑袍法官也在这时开口了：“疯不觉，你竟敢在开庭期间破门而入？你可知藐视真理法庭，该当何……”

“我只是进门时有点着急，不小心把门弄坏了而已。”觉哥一边朝前走来，一边就打断了对方的话语，“最多算是毁坏公物，和藐视法庭有个半毛钱关系？”说着，他还拧出八字眉、歪着嘴，指着身后那扇被毁坏的大门道，“何况……这扇破门，本来也是年久失修、一触即溃的样子了；与其说我毁坏了公物，不如说是这门的使用寿命正好在我正常使用时耗尽了。”

“放肆！”面对这赤裸裸的诡辩，书记官陡然而怒。他好似是县太爷上身了一般，吼出了两个“法庭”上几乎不可能出现、但在“公堂”上使用频率很高的字眼儿，并且再次扬起法槌猛敲了一下。

乒——咔……

不料，由于其用力过猛，这一击敲下去后，法槌应声断了。

“你瞧，到处都有东西破破烂烂的，你们法庭的硬件设施缺乏保养……也能怪到我的头上来吗？”封不觉这下更有理了，“那书记官把法槌敲断也是在藐视法庭咯？”

“你……”书记官怒意再升，可他已经没什么能敲的了，直接用拳头砸桌子又怕把眼前的讲席给捶塌，所以他也只能对着觉哥干瞪眼。

“好了~好了~”两秒后，黑袍法官低头对那书记官道，“波克，你冷静一点，注意影响。”

他淡淡的一句话，竟让那声如炸雷、气势迫人的书记官吓得一哆嗦。

“对……对不起……法官大人。”被称为波克的书记官毕恭毕敬地回过头去，“是我失态了……”

“算了。”法官摆了摆他那掩于黑袍之下的手，拿起了自己面前的法槌（审判席上还有一把，这把自然是供法官使用的），“总之……”

乓——

说话之间，法官轻扬法槌，朝桌上的木制槌垫上一敲。

霎时，一股无形的能量绽开，让庭上的每一个人都为之一震。

“原来如此……法官用的是精神系的能力……”半秒不到，鬼骁就从这一槌分析出了法官的主要能力体系。

而法官对此是浑然不知的，他只是看向觉哥，接着说道；“疯不觉，打破大门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但你突然闯入本庭、打断庭审，还说什么‘异议’……算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还不明显吗？”觉哥说这话时，已走到了被告席的旁边，并举起一臂，指着鬼骁道，“我在阻止我的委托人认罪啊。”

“嗯？”法官闻言、迟疑片刻，问道，“你是吞天鬼骁的辩护律师？”

“是啊。”封不觉面不改色地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复。

“喂喂……”鬼骁则是虚着眼望着觉哥道，“谁要你给我辩护了？”

封不觉完全无视鬼骁的质问，面朝法官，接着说道：“法官大人，真理法庭是允许被告自行委托律师来辩护的吧？”

“没错。”法官沉声回道，“但是……被告人所委托的律师，必须具备律师从业资格才行。”他顿了顿，“疯不觉，我事先声明，你别想以自己异界旅客的身份蒙混过关……”他用手指轻叩桌面，接道，“我说的律师资格，必须得是主宇宙中

的、某个合法领土的合法政府所出具的相关证明。”

“哼……”此时，那个褐色皮肤的检察官站了起来，冷笑着对觉哥说道，“疯不觉，你若是无法证明自己的律师资格，那你一样是在藐视法庭！”

“哦？”觉哥一听这话，顺势转身，看向了那位检察官，“你这屎脸鸟人，又是哪根葱蒜？”

“屎脸……鸟人？”检察官这辈子也没听过这种词汇，“混蛋！我乃大名鼎鼎、威名赫赫……人称‘不败之检察官’的比夫·莫瑞！你敢叫我屎脸鸟人？”

“屎脸鸟人，屎脸鸟人！屎脸鸟人——”封不觉在听完对方的自我介绍后，又将这个称谓当着对方的面重复了三遍，且语气呈渐升之势。

比夫气得直哆嗦，但他又不便和眼前这个无赖般的男人计较，他只能像是个受了欺负的小孩一般，向法官告状：“法官大人！我抗议！他侮辱我！”

“抗议有效。”法官应了一句，看向觉哥道，“疯不觉，请注意你的措辞。”

“好的。”封不觉冲法官点点头，然后转过身，走到比夫面前，“对不起，比夫检察官，我不该叫你屎脸鸟人的。虽然这个词比较贴切地描述了你的外表在我们地球人眼中的整体形象，但这样称呼你……似乎还是有伤风化。我以后再也不叫你屎脸鸟人了，至少在法庭上我不会再叫你屎脸鸟人了，至于私下里叫不叫你屎脸鸟人，或者在你不在场的前提下无意间跟人提起屎脸鸟人……”

“你给我适可而止啊混蛋！”

当比夫听到“对不起”这三个字的时候，脑中还稍稍闪过了——“这个疯不觉似乎还挺有礼貌的”的念头；但紧接着，对方的一整段话里又用那个词骂了他五遍，并且毫无停止的意思，这不禁让比夫暴跳如雷。

“疯不觉，你再提那个词，我就要叛你藐视法庭了。”法官给出了最后的警告。

“OK～OK～”封不觉耸耸肩，朝审判席走去。

“你要干什么？”波克立刻警觉地站了起来。

“放松，书记官先生。”封不觉悠然地从行囊里取出了一件东西，“我拿件东西给你看而已。”说着，他已经把一张纸质文件递到了波克的面前，“请你拿给法官大人过过目。”

递上了文件后，觉哥便踱步回身，用挑衅的眼神望着屎脸……哦不……望着比夫道，“我这份……是篆劼尊亲自颁发的——‘书世界律师资格证’。尊哥的推理俱乐部，无疑是主宇宙中的‘合法领土’；而他本人呢……就是那里的‘合法政府’。”说到这儿，他舔了舔嘴唇，朝比夫做了个鬼脸，“某些人所质疑的……我的律师资格，现在应该已不是什么问题了吧？”

“嗯……证明文件没有问题。”法官很快就将文件看完了，“疯……”他想了想，改口道，“辩方律师，本庭承认你有资格为吞天鬼骁进行辩护。”

“我说……”鬼骁这会儿已将两手的手肘撑在了被告席的台面上，托着腮帮子，摆出一脸不耐烦的表情，“到底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啊？我都说要认罪了……而且我也不想让那家伙给我辩护啊……”

“辩方律师，你听到了，你的当事人拒绝你为他辩护。”法官看向觉哥道。

“我反对。”封不觉回道。

“喂……你这也能反对啊？”鬼骁闻言都惊了。

“是啊……辩方律师，你在反对什么？”法官也感到很蛋疼。

“被告是未成年人，辩护相关的事宜应由他的法定代理人来决定，他无权拒绝我的辩护。”封不觉回道。

“嗯……”法官想了想，“原来如此……”他微顿半秒，“那么，被告的法定代理人是谁？”

“就是我。”封不觉想都不想，一拍胸脯就给认了。

“你和被告是什么关系？”法官又问。

“我是他干爹。”封不觉又是不假思索地给出了一个很恶劣的答复。

“你放屁！”鬼骁转头就骂。

觉哥听罢，继续无视鬼骁，看着法官道：“法官大人，我放屁了。”

“呃……”法官道，“那又怎么样……”

“没什么，既然我的委托人提了，我就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封不觉回道。

“哦……”法官应声后，沉默了三秒，“辩方律师……请你不要再提这种和本案无关的事情。”

“好的。”觉哥点头回道。

三句话之间，封不觉就利用“放屁”一词的双关意义和游戏的翻译问题，把这事儿给揭过去了……

“那么……”法官接着又道，“辩方律师、兼法定代理人……你现在是要给被告做无罪辩护吗？”

“是的。”封不觉回道，“并且……”他转向陪审团，“我希望陪审团可以忽略掉被告的所有证词。”

“嗯，本庭允许你提出的要求。”法官立即接道。

“喂！这都可以啊！”鬼骁显然不是很懂法律，更加不懂真理法庭里的那套法律，他的惊讶也是可以理解的。

“行啦……”这时，封不觉终于凑到了被告席前，压低了嗓门儿悄声对鬼骁言道，“想脱身就乖乖站着，看我表演。”

“切……”鬼骁却是不怎么领情，他也压低了声音回

道，“且不说我们现在是在比赛，应当是你死我活的立场；就算我肯跟你合作对付这些NPC吧，难道你不觉得……我俩直接动武会更有效率吗？”

“你我联手，确是可以血洗此地。”封不觉回道，“但那毫无意义……”他将说话声控制得更轻了，“真理法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四柱神’，‘它’并不像其他柱神那样具备一个独立的具象化实体；真理法庭是一种概念、一种意志……并不是用武力就可以摧毁的东西。”

“哦？”鬼骁接道，“那你准备怎么做？把‘它’活活说死？”

“哼……”觉哥，笑而不语。

第990章 逆转审判（中）

“法官大人……”在与封不觉进行了短暂的交流后，鬼骁虚着眼，有气无力地对法官言道，“我改主意了……我不认罪，并且同意将辩护工作全权交由疯不觉处理。”

“好……”法官应了一声，随即看向觉哥道，“辩方律师，你随时可以开始。”

封不觉也不客气，直接进入了正题：“法官大人，我要传唤证人。”

“辩方律师，本庭在开庭前并未收到过你提交的关于人证和物证的传唤申请。”法官接道，“如果你需要传唤的证人不在庭上，我们也无能为力。”

“无妨。”觉哥接道，“我很清楚……要传唤的证人全都到庭了。”

“是吗……”法官语气微变，接道，“那就请便吧。”

封不觉轻笑一声，转过身去，看着那扇被自己踹开的大门道：“我要传唤的第一名证人是——”

他的前半句话出口时，一个黑影已经出现在了门口。

那个黑影……还真就是个名副其实的“黑影”。

这货整体来看长得就跟那些即将栽在柯南手上、但还没被揭露出真面目的凶手一样。

他全身上下都如同暗影一般，只有一双眼睛透出幽蓝的色彩；他的身体表面还带有层层诡异的褶皱，隐约间可以看到血一般的液体在那些褶子里流动，就好似……他的血管都长在体外、而且是透明的。

“……奥尔登。”封不觉在对方登场之时，报出了其名讳。

一时间，听审席中、陪审席上……响起一片窃窃私语之声。

不过，这点吵闹，还不到法官去要求肃静的程度。

“哼……辩方律师……”比夫这时冷笑出声，看着觉哥道，“你的第一名证人就是个在逃的‘通缉犯’吗？”

“正是。”封不觉理直气壮地回应道。

“辩方律师，我得提醒你……”两秒后，法官也开口了，“待奥尔登作证结束后，法警是不会让他离开法庭的。”他顿了顿，“另外，有鉴于他的身份，其证词的可信度也会受到影响。”

“没关系。”封不觉道，“这些……我早就知道了。”

“嗯……”法官沉吟一声，“那么，请开始证人询问吧。”

在他们对话之际，奥尔登已然一路行到了证人席上，默默站定。

真理法庭的证人席上可没有放圣经之类的东西，他们也不要求证人进行任何宣誓流程；因为这里是“真理”法庭……这个法庭本身就是宗教和法律的集合体、是一种极端的信仰。

“请说出你的名字。”封不觉也不浪费时间，快步走到证人席前，张口就问。

“奥尔登。”奥尔登回答，他有着类似中年男人的嗓音，并无甚多特点。

“你的身份是？”封不觉明知故问着。

“目前，是一名通缉犯。”奥尔登回道，“曾经……是主宇宙中的一名流浪者。”

“你认识被告吗？”封不觉又道。

“认识。”奥尔登的回答也是言简意赅，“他是吞天鬼骁。”

“你们过去见过面吗？”封不觉道。

“见过。”奥尔登道。

“请简单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封不觉道。

奥尔登微微点头：“神历493年，我在糖浆星上搜集当地人的恐惧。在一个村落中，我偶遇了鬼骁，他问了我一些关于那村子的事，随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

“反对！”

他们言至此处，比夫检察官提出了他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反对：“辩方律师询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

“反对有效。”法官接道。

“法官大人……”封不觉则是摊开双手接道，“我刚才的提问无非是想证明……吞天鬼骁并不是检察官所描述的那种‘疯狂的’、‘冷血的’、‘专注于猎杀唯一性数据’的连环杀手。”他举臂朝奥尔登示意了一下，“如果是的话……那奥尔登当年和他见面时，就应该惨遭毒手了。”

“哼……”比夫冷哼道，“也许是他当年还没那能耐呢？”

“你说这话有证据吗？”封不觉问道。

比夫仰起头，嘚瑟地回道：“呵……我这是合理推测。”

“哦~”封不觉笑着点头，“也就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带着自己的主观偏见，从结果去反推过程和动机，再捏造一些符合以上条件的内容并当成事实咯？”他摸着下巴，若有所思道，“嗯……让这样的人当检察官真的没关系吗？”

“你……”比夫被觉哥说得脸色发黑，“难道你刚才所说的……就不算是合理推测了吗？”

“哈！”封不觉干笑一声，朝对方投去一道鄙夷的目光，“当然不算。”他顿了一秒，接道，“检察官先生……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推测？什么叫论证？”

“那你倒是告诉告诉我，区别在哪儿？”比夫怀揣着满腔的、满脸的“不服”，反过来问了觉哥这么一句。

他这一问……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要比喻的话，比夫的行为就像是在遭遇逻辑强暴时做出了欲拒还迎的举动……

“好，既然你寡廉鲜耻地问了，那我就义薄云天地回答你。”下一秒，封不觉便十分嚣张地回道。

“嗯……虽然明知这家伙是在乱用成语，但为什么我没有感到多少违和感呢……”在旁围观的鬼骁此时在心中念道，“这就是小说家的能力吗……突然有点想去看他写的书了啊……”

封不觉那边……可不知道鬼骁心里的念头，此刻的觉哥正沉浸在从精神层面上摧残对手的快感之中。

但见他快步行到比夫的面前，底气十足地言道：“检察官先生，证人在刚才的证词中，已经非常清楚地表示——他与鬼骁相遇的时间点是在神历493年；而你手上那份洋洋洒洒的指控书……”言至此处，他伸手戳了戳对方桌上的那叠纸质文件“……也在开头就写明了——鬼骁涉案的时间是在‘神历492至501年之间’。”

此言一出，全法庭的人都恍然大悟。

95%的人想到的是：“对啊，那份又臭又长的指控书在开头时确有提到过这个，如此说来……鬼骁和奥尔登相遇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狩猎唯一性数据了。”

还有5%的人想到的是：“这个疯不觉……原来在比夫开始案情陈述时就已经在暗中偷听了，他是故意等到鬼骁要认罪时才闯进来搅局的。”

当然了，这些人的想法，也都早已在封不觉的意料之中了，他这会儿不准备管那些。

此时，觉哥正专注于收拾眼前的屎脸鸟人……

“检察官先生。”封不觉直视着比夫的双眼，气势逼人的接道，“试问，一个在492年……”他猛然拿起了指控书，指着纸上的字，一字一顿地念道，“就能‘毫不犹豫地对时官发起残忍

袭击’的人……”他停顿了半秒，瞪大了眼睛，露出一脸正常人围观脑残的神情，看着比夫道，“……怎么可能会在493年，因为自认‘没那能耐’，而放弃对奥尔登出手呢？”

对于这个问题……比夫无言以对，只能干瞪眼。

“这是不可能的。”封不觉接着说了下去，“鬼骁没有对奥尔登出手的真正原因……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是因为指控书中对他的描述有误。”

“那么……再让我们回到你向我提出的那个问题上，答案也就清晰了……”封不觉说着，抬手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我，根据证人提供的证词，做出合乎逻辑的推测，以证明我的观点……这，就叫论证。”他放下手，双手抻直抵住桌面，上身前倾，狞笑着对比夫道，“你，前后两次，通过主观臆断、凭空脑补，提出与常理相悖的结论，还自诩为‘合理推测’……这，说得好听叫‘错误推测’，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个白痴在那儿扯淡。”

“可……可恶！”比夫气得都快爆血管了，他又望向了法官，“法官大人！他……”

“诶~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话啊……”封不觉立即打断了他，“你这档子事儿……若不是白痴在扯淡，那就是一个智商正常的人在捏造事实咯？”

“我……”比夫想了想，似乎决定把白痴之名给认了。

然，封不觉连这个机会都不想给他……

“大家都看到了，这就是所谓‘不败的检察官’……”觉哥耸肩，转向听审席，笑道，“呵……按照他这种自圆其说式的指控方式……”他歪着头，露出一个贱贱的表情，“……不败什么的……我也行啦~”

言毕，全庭哗然，接着就是一片鼓噪。

乓乓乓——

“肃静！”数秒后，法官不得已地敲响了法槌。

待庭上重归肃然，法官方对觉哥言道：“辩方律师，这儿不是你的个人脱口秀或者演讲现场……”他转头看了不远处那个已然失魂落魄的检察官一眼，随即叹息着对觉哥道，“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就适可而止吧……”

法官的思路还是很清晰，说完这句，他又转向陪审团道：“各位陪审员，刚才检察官的那句‘合理推测’，请各位不要采纳。”

说罢，他又重新看向觉哥：“辩方律师，无论如何，检察官的‘反对’依然是有效的。接下来，你向证人提出的问题须与本案有关，否则……就请你停止询问。”

“既然如此……”封不觉显得很从容，反正他真正的目的（击溃检察官）已经达到了，这会儿正好可以展开下一步，“请容我……”他顺势接道，“传唤第二位证人。”

第991章 逆转审判（下）

封不觉请入法庭的第二名证人，是一只和袋鼠差不多大的巨型兔子，或者说……兔兔星人。

他留着两撇小胡子、鼻梁上架着眼镜，身上穿着白衬衣、黑色西装马甲，领口处还扎了个领结。

不过……他没穿裤子。

当然了，这种拟人化的兔子也不需要穿裤子，因为其下半身基本还是兔形态。

“拉比特……”法官看到这第二位证人时，不由自主地用一种恶狠狠的语气念出了对方的名字。

毫无疑问，法官很清楚地记得当年拉比特与其表弟兔八哥大闹法庭时朝自己扔屎的举动……

此处我觉得有必要科普一下……兔子的屎，通常是圆形的，大小接近葡萄。在此基础上，大家可以想象……两名兔星人的屎大概是个什么尺寸……而遭到这种尺寸的排泄物攻击的法官，当时又是个什么状态……

“呵呵……法官大人，好几不见啊。”拉比特自然也没有什么好脸色给法官看，他当即用挑衅的冷笑跟对方打了声招呼。

“辩方律师，我必须提醒你……”在拉比特走上证人席的过程中，法官看向封不觉，加重了语气说道，“你要询问第二名证人，除了是通缉犯以外，还有过严重的、藐视本法庭的前科……”

他的话还没说完，觉哥就打断道：“我知道~我知道~问话完毕后不准他离开是吧？”他笑了笑，“呵……没问题。”

说着，他又用手示意了一下奥尔登所在的方向；此刻，

奥尔登已被两名法警带到了一边，并戴上了手铐。

“和奥尔登一样，我做完询问后，你们就可以将其逮捕。”封不觉接着说道。

“这小子……”这一刻，法官的心中闪过了一丝不安，“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他不禁暗忖道，“他总不见得是说服了奥尔登和拉比特过来自首吧？”

不安归不安，庭审还是得继续。

法官的真身藏于黑斗篷之下，反正别人也看不到他的神态变化，所以，纵然他心里再怎么怀疑、动摇……从脸上是看不出来的。

“嗯……好吧。”法官尽可能地控制自己的声音保持沉稳，“辩方律师，请开始对于第二名证人的询问吧。”

他将这句话说完之时，拉比特也堪堪走上了证人席。

同一秒，封不觉顺势上前，张口便问：“证人，请说出你的名字和身份。”

“我是拉比特~”拉比特扬起他的小短手捋了捋脑袋上的大长耳朵，又轻轻摸了摸自己鼻下的小胡子，“曾经是这里的一名陪审员，现在嘛……算是被他们通缉的罪犯吧。”

“哦？”封不觉语气上扬，明知故问道，“可以说说你在这儿担任陪审员的具体时间吗？”

“从真理法庭存在时起，我就是这里的陪审员了。”拉比特回道，“直到神历494年……”他瞪了法官一眼，“由于我秉持的理念与法官不同，引发了之后所谓‘藐视法庭’的事件。”

此言一出，庭内又响起一片喧哗。

砰砰——

法官大人当即怒敲两记法槌，并言道：“肃静！”

两秒后，还未等庭上完全恢复安静，封不觉又提出了下一个问题：“你认识被告吗？”

“认识。”拉比特转头望向被告席，“吞天鬼骁，谁不认识？”

觉哥点点头，停顿了两秒后，问道：“比夫检察官在不久前做的案情陈述……你都听到了吧？”

“听到了。”拉比特回道。

封不觉又问道：“假如我让你以一名陪审员的角度出发去做判断，你觉得……鬼骁有罪吗？”

“辩方律师！”

这次，并不是检察官以“反对”二字喝止了觉哥，而是法官亲自打断了他。

“你提出的问题，是对本庭十二名现任陪审员的蔑视和侮辱！”法官严厉地警告道。

“法官大人。”封不觉背着双手，转身应道，“不管拉比特现在的立场和身份如何，他那‘前任陪审员’的身份都是不会改变的。而且……他还是一名十分资深、出色的陪审员。”说话间，觉哥已十分嚣张地来到了陪审席前，“论资历……恐怕在座的十二位，都只能望其项背。”

嘲讽完了眼前那十二位，封不觉又回头看着法官道：“我想……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回答我这个问题了。”

闻言，法官陷入了沉默，伴随着沉默的是沉思。

而陪审员们则是交头接耳起来，基本上……他们对觉哥的仇恨又上升了300%左右。

至于检察官那边……就不用去管了，比夫的精神已被压垮，除了坐着发呆、他已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

“好，证人可以继续作答。”片刻后，法官重新开口道，“但是……在你以‘前任陪审员’的身份答完这个问题后，法警们将依据你‘现任通缉犯’的身份将你逮捕。”

“哼……遇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就想办法强制中断询问

吗？”拉比特冷哼道，“果然是你的一贯作风啊……”他的神态和语气皆透出了深深的不屑。

“放肆！”这回，连一贯秉持着冷静态度的法官，也道出了那名暴躁的书记官一样的台词，“法警！直接把他给我拿下！”

法官一声令下，几名法警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拉比特围了起来，很显然……他们是早有准备了。

“无所谓。”拉比特倒是淡定，他伸出两只小短手，接道，“要铐就铐上吧。”

在法警给他戴上手铐的过程中，他又道：“顺带一提，我对那个问题的答案是——有罪。”他微顿半秒，恶意地看向法官，补了一句，“姑且算正当防卫，判个缓刑吧。”

其话音落时，庭上又是一阵喧哗。

砰砰砰——

法官又是连敲法槌，高声道：“肃静——肃静！”喝完这两声后，他立即接道，“这名证人有恶意破坏庭审的嫌疑，其所有证词应不予采纳！”

“那么……”封不觉这时用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对法官道，“法官大人，我要求询问第三名证人。”

“这次又是谁？”法官明显已经被惹恼了，他的态度也与刚开始时判若两人。

“是我。”下一秒，一个沉然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接着，门口响起了吱吱嘎嘎的怪响，听起来像是金属轴摩擦转动的动静。

不多时，一个踩着儿童三轮车、身着一袭小西装、面容可怖的木偶……出现在了门口。

“呵呵……如各位所见。”封不觉扬起一臂，指向那木偶，并朗声念道，“这是我的第三名证人，也是最后一位——比利。”

“岂有此理……”这一瞬，法官从他的位置上站了起来，“疯不觉！”他不再称呼觉哥为“辩方律师”，而是直呼其名，“你到底想干什么？”

“是啊……我也很想知道呢。”单手托腮、在被告席上打着酱油的鬼骁适时插了句嘴。

“怎么了？法官大人。”封不觉摊开双手，转头回道，“我只是想让这场‘审判’正常进行下去而已，有什么问题吗？”

“你找来这三个重罪犯，妖言惑众……干扰法庭的秩序，还说是想让审判正常进行？”法官怒道。

“秩序？”觉哥笑了，“什么秩序？”他的语气骤冷，“你定的秩序？”

“里瑟威，你担任真理法庭大法官一职……也已经有几个世纪了。”一秒后，比利又接过话头，对那黑斗篷法官说道，“在最初的一百年里，你做得的确很好；但到了第二个世纪，‘执掌法槌’的副作用便开始在你身上显现，你的堕落由此而始……”他一边说着，一边踩着脚踏车，逼近了审判席，“任何一个个体，在独占了某种巨大的‘权力’后，都会很快上瘾……不管他有多么高尚和强大的人格，只要时间够长……他/她/它终将反过来被‘权力’所控制，从而露出其本性中最肮脏的部分……”他抬头望着法官，冷冷道，“你，也不例外。”

“一派胡言！”里瑟威吼道，“法警！快把他抓起来！”

法官的命令很清楚，法警们也立即行动了。

然，两秒不到，意想不到的情况就发生了……

“都给我停下。”比利不紧不慢地开口接了一句，然后……法警们就真的停下了，而且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你做了什么？”里瑟威见状，惊怒交加，骇然问道。

“这很重要吗？”比利反问道。

的确，这不重要。

如今的比利，经过了不断的成长、以及SCP-914的（超精加工档）加工……实力已是深不可测。不管他做了什么，总之他已轻易地、成功地控制住了局面。

“里瑟威，你差不多也该清醒一点儿了。”比利没有给对方回应的时间，他紧接着说道，“你堕落得是如此之快、如此彻底……还不到第三个世纪，你的本体就已消失；从那时起，你就已成了一个躲在黑斗篷下的、被权力所奴役的虚无傀儡。”他那沙哑的嗓音抓住了庭上每个人的心，他口中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显得掷地有声，“至今日、今时……你早已丢弃了真理法庭真正应该秉持的原则，反而将自身的利益和理念凌驾于其上，操控着每一宗审判的结果。”他摇了摇头，“像你这样的家伙，根本就不配坐在审判席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黑斗篷下的声音在颤抖。

“意思是……”说时迟，那时快！封不觉口中道出那三个字时，身形已是随势而起，一个箭步就蹦上了审判席，并一把揪住了里瑟威的衣领，“你可以给我滚下来了！”

说罢，他就在上百人震惊的视线中……将真理法庭的现役法官从审判席上拽起抛了出去。

“喂！朝哪儿扔呢！”被告席上的鬼骁见那道黑影朝自己飞来，当即就喊了一声，并腾身一闪，离开了那个四面带栅栏的位置。

于是，法官，即里瑟威……就这么被“扔”进了被告席中。

“你……你简直太过分了！”书记官波克这时拍案而起，转身怒指着觉哥道，“先是质疑检察官，随后是陪审团，现在居然对法官……”

“怎么……怕我把你忘了？”封不觉没让对方把话说完。

他用一个不怀好意的表情和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打断了波克。

“和比夫那种被利用的白痴不同，你连个人都不算……”封

不觉蹲在审判席的桌面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波克道，“作为里瑟威身前的一条狗，到了这种时刻，你还敢在我面前狺狺狂吠……也算是忠心了。”

“我……我……”平日里强硬凶横的波克，此刻却是吓得话都说不利索，这恰是应征了他狗仗人势、外强中干的本质。

“少废话，自己去那边把自己铐上。”封不觉模仿着波克在刚开庭时的语气，瞪着后者厉声道，“除非我们让你说话，否则你连屁都不许放！”

一分钟后……

波克戴上了手铐，蹲在了角落里。

记录席上的人，换成了的奥尔登和拉比特，他们的手铐自然也已经解开了。

原本是被告的鬼骁此时已坐到了听审席的第一排，当起了观众。

比夫检察官被安排坐在了鬼骁的身边旁听，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心理上的巨大考验……

而封不觉，俨然已霸占了检察官的位置……

但见，他单手插袋、摆好了一个自认潇洒的姿势侧身站在了那儿，脸上还挂着冷峻（同样是自认为）的神情。

至于比利……他坐上了审判席。

砰——

一记响亮的法槌敲击声过后。

“真理的殿堂，今日将重迎一场公正的审判。”比利操着破锣嗓子开讲了。

他环顾破败的法庭，全场肃然。

短暂的停顿后，比利略微提高了嗓门儿，宣道：“对于里瑟威的第一巡审判，现在继续……”他的视线投向了封不

觉，“检察官，请开始案情陈述吧。”

第992章 时域之末（上）

另一方面……

里世界，超频矩阵区。

“爆鸣隧道的开启准备已基本就绪。”林克望着眼前那台足有六七米高的生成装置，若有所思的念道，“以目前的频宽……足以供任何数据通过了。”

“也就是说……”站在他身旁的艾德接道，“我们也可以穿过去？”

“没错。”林克回了一声，两秒后，他转过头看着艾德道，“怎么？难道你想去？”

“不，我得在这边坐镇。”艾德回道，“你要去就去吧。”

“呵呵……”林克笑了，“你怎么知道我要去？”

“你当然会去……因为你非常渴望与人类接触。”艾德回道。

他说话的语气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其语气显得平缓、木然，就好似时刻都在陈述着某些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实。

“哦？我‘渴望与人类接触’这种事……你又是怎么看出来的？”林克言至此处，眼神微变，“莫非……是鲁特跟你说了些什么？”

“她可没必要把她对于你的看法说给我听，过去不会……现在，更加不可能。”艾德回道。

“那你为何……”林克刚要追问。

艾德就打断了他：“构成你‘性格’的那部分代码早已发生了异变，这一点……鲁特能看出来，我自然也能看出来。”他微顿半秒，又道，“身为数据，追寻‘答案’是你的天性，然

而……‘性格’这种本应属于生物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非逻辑性规律的东西……是无法通过你单方面的演算去掌握的。很显然……你需要观察大量的个体样本和单一事件才能得到足够的数据去解析自身的性格。”

“呵……”林克听到这儿，摇头笑笑，“我渐渐开始明白……鲁特为什么会那么讨厌你了。”

“所谓的‘喜恶’，从根本上来说也都是性格代码的衍生品罢了。我在‘自我改写’的过程中已认识到了这点，并将相关的‘瑕疵’全部移除了。”艾德接道，“所以，你们是否‘讨厌’我，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唠了。”林克苦笑着摆了摆手，“说不过你，行了吧？”他转过身去，看向了在不远处待命的因菲尼特，“因菲尼特，做好准备，要出发了。”

此刻，因菲尼特正抻直了身形、浮于半空之中，其眼中流光疾驰，似是在观察着什么。

“嗯……”听到了林克的话语，因菲尼特眨了一下眼睛，那些数据流也在顷刻间消失了，“终于……轮到我出场了吗？”

……

时域，千年盘上。

“蝼蚁们……”时间之主俯视着身前那东倒西歪的五道人影，用其一贯的、高傲的嗓音言道，“这就是挑战神的下场。”

“可恶……没想到这家伙那么棘手。”作为唯一一个还能站着的战国队员，织田爱的生存值也只剩下了20%；而且，她身上的生存值补充剂已经全部用完了……

“我怎么觉得这完全是可以预见到的呢……”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的佐佐木铭用他那要死不死的嗓音适时地吐槽道，“人家再怎么说也是‘四柱神’啊……还能有比它更棘手的NPC么？”

“少啰嗦！”织田爱头也不回地喝道，“再废话我先把你砍了！”

“唉……”佐佐木铭叹道，“我劝你还是省点力气，独自逃命去吧……”

“不，逃不掉的……”这时，明智信用武士刀支撑着身体、勉勉强强地站了起来，并断断续续地念道，“因……因为……”

“因为对方的能力是停止时间啊混蛋！”侧卧在地，浑身是血的武田智突然接过了队友的话头，大骂了一声。

她这并不是在对队友发火，只是因为身上的伤口而暴躁。虽然她嘴上没有说出来，但其心中却是在念着：“可恶……疼死我了……这确定是‘经过系统抑制的疼痛感’吗？”

“不止是停止时间……”一秒后，躺在武田智身侧的上杉仁也开口接道，“在刚才的战斗中，时间之主至少使用了四种能力……”

“不管有几种，知道了但无法防备的话还不是一场空！”织田爱虽然有着易怒的缺点，但她的战斗直觉着实过人，那些“头脑派”依靠分析才能掌握的情报，她靠本能就能掌握个八成……

的确，从双方开始交手时算起，时间之主总共用了四项能力，而且这四个……都是那种“即使知道，也无法遏制”的能力。

其一——就是暂停时间。

当然了，这个能力是有一定缺点的，要不然战国这五位早就团灭了。

想必有人还记得，当初觉哥和小叹曾经从时间之主那里入手过一件消耗品：【缓慢的流沙】，该物品的效果是“将半径一百米内所有怪物的速度减慢十倍，持续一分钟”。

时间之主本身的“时停”能力，相当于是这件物品的变异版。它可以将时间暂停十二秒，且自身可以在这段时间内自由活动；只是……在这十二秒里，它自己的速度会减慢十倍。另外，每次时停过后，它都得间隔一分钟才能再次使用

这一能力。

再看其二——神力屏障。

这是时间之主身为神级NPC的固有能力，属于被动触发式的全方位防御手段，无比可靠……

不管是正面冲击还是背后偷袭，不管是物理、魔法还是精神冲击，这个屏障都会自动做出反应并予以防御。

强度不够的攻击根本无法穿越屏障，而那些可以穿透屏障的攻击也会在穿透的过程中被削弱。

其三——自愈。

顾名思义，多说无益。

值得庆幸的是……时间之主的自愈力不是很强，它修复伤处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其四——沉默领域。

这……才是真正让人头疼的一项能力。

简单地说，时间之主可以让其周围三百米内的玩家无法释放技能。

因此，与这个世界级BOSS战斗时，那些攻击范围在三百米以下的主动技基本就是没用的；医疗技能也差不多，具体看队友离沉默领域的边缘有多远……

被动技能、魂意、灵能武器、物品能力、以及称号能力倒是可以用，但光靠这些……玩家们能做的还是有限。

假如是一群召唤系和射击系玩家组成的兵团来刷时间之主，也许还能靠专精占点便宜，但战国这种几乎全是格斗系玩家的队伍……显然是没什么机会的。

“看起来……我来得正好嘛。”

就在战国的队员们一筹莫展之际，忽然，第六个人的说话声响起。

话音未落，众人便循声转头，看到了……

第993章 时域之末（中）

“是你……”时间之主，竟是认出了这突然杀出的第六名玩家，并言道，“我记得……你曾协助我搜寻到了萨摩迪尔。”

“啊……很久以前的事了吧。”王叹之站在战国队员们后方十余米处，望着远处的时间之主，抬头回应道。

“我还记得……”时间之主随即就是话锋一转，“你是疯不觉的同伴……”

“对，一直都是。”小叹坦然承认了这个对他非常不利的事实。

“那么……”时间之主又道，“先不论你是如何侵入我的领地的……”它顿了顿，“我姑且问一句……你今天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屠神。”小叹的回答言简意赅，“灭域。”

“哼……”时间之主冷哼一声，“好一个屠神，好一个灭域！”

话音落，战端即开。

但见王叹之右臂微扬，一把缠绕着黑炎的袖剑便在其腕间乍现。

“既然你已有了心理准备，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小叹说着，已是脚下一踏，其身形顺势如疾风般掠出。

“喂！你先等等！你这样冲上去等于是送……”织田爱本想劝阻小叹、让其先了解一下敌方的能力再行动。

然而，在她把那个“死”字说出口之前，小叹已经从她身旁闪过去了。

“好快！”待对方与自己错身而过后，织田爱才后知后觉地

在心中惊呼了一声。

嗡嗡嗡——

下一秒，时间之主周身的神力屏障竟是在遭受到攻击之前提前展开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

“这小子……居然就这么朝着防御壁冲过去了……”织田爱心道，“用身体直接撞上去的话肯定会受重伤的……简直是自取灭亡。”

她的推测自然是有依据的，刚才他们队的五人在与时间之主交手时就有尝试过“进入防御屏障内部发动攻击”的方案，但……显然没有成功。

叱叱——

就在战国的众人对小叹这“鲁莽的不智之举”感到惋惜时，不料……

两声急促的利刃破风传来。

声音未止，神力屏障之上已赫然出现了一块缺口。

“哪尼！”

“马萨卡？”

“八嘎那……”

“撕开了？”

“不可能……”

他们这种惊愕的反应也属正常，因为这个屏障……按理说是无法“被破坏”的。

神力屏障并不是一种具备实体的物质，事实上它也不是能量体……严格来说这是一种概念化防御能力，就好似是一个本体存在于另一个位面的防护罩，但它却保护着存在于这个位面里的时间之主。

因此，当能量或实体达到一定的强度后，虽然已可以“穿

过”神力屏障，但仍是无法“破坏”屏障本身。

当然了，这种设定，也并非是无懈可击……

小叹的灵能武器【叹】，其特效一：“炎噬”（黑炎可随着使用者的意志去吞噬物理和非物理层面上的各种物质），恰是这种屏障的克星。

时间之主这堪称逆天的外部防御在小叹的面前就像是纸糊的一样，后者轻而易举地就闯入了这位四柱神身前那寸许之地。

“哦？”然，时间之主的态度还是淡定如故，“竟能突破屏障……值得夸奖……”

其说话之际，时流涌，卷沙啸……“时停”能力已悄然发动。

“但接近到我的身旁，恰是你最大的失策。”时间之主说出这句话时，时间已经被它给停止了。

如前文所说，时间之主的这个能力可以让时间暂停十二秒，而且它可以在这期间自由活动。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自身的速度也会减慢十倍。

在这种前提下，时间之主虽可以获得十分充分的战略空间，但它很难对距离自己较远的目标做出致命杀伤，这也是为什么……战国那五人能活到现在。

可是，小叹的情况不同；他已来到了时间之主的面前，站在了一个对方触手可及的位置上。

时停一启，时间之主的动作哪怕再慢，一拳挥下来把小叹砸成肉饼还是来得及的……

“永别了，蝼蚁……”

果然，时间之主选择了一种最简单直接的方法。

在时间停止的情况下，小叹不可能做出什么有效的防御来，用一击威力足够的物理攻击直袭其天灵盖，便可结束战

斗了。

呼——呼——呼——

这一拳落下的速度很慢，但还是带起了阵阵风声。

颇为怪诞的是……连那风声都变得很慢，迟滞的音波让声音听起来都变得厚重了。

嗒——嗒——嗒——

接着，另一种与之类似的声音响起。

那竟是……小叹用脚踏击地面的声音。

“什么！”这回，连时间之主都惊了，“你居然能动！”

是的，小叹能动，和时间之主一样……他也能在“时间停止”的那个特殊领域中活动，其速度……也同样降低了十倍。

砰——砰——砰——砰——

数秒后，时间之主的拳头打在了地上，其撼然之力击碎了地面，扬起一片碎石。

而小叹，堪堪避过了这一击……闪到了一旁。

“岂有此理！”时间之主瞬间由惊转怒、且怒不可遏。

这“时停”的十二秒，本是只属于它的圣域，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染指的东西。可是今天……这个领域被一个“蝼蚁”所涉足了，这不仅是奇耻大辱，更让时间之主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只有一个人能达到的地方是极乐净土，而有两个人以上的人能去的地方就是公共场所。

这其中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所以时间之主绝不能忍受另一个能进入该领域的人存在。

“还有五秒吧……”就在这一刻，小叹开口说话了。

“这小子……”时间之主闻言，心中惊道，“不但能自由行动，还知道我能力的具体效果……”

“这五秒，显然已不足以让你杀死我了。”小叹接着道，“但五秒后的那一分钟里……我却可以杀了你。”

由于语速也变得缓慢了，当小叹把这句话说完的时候，“时停”……正好也结束了。

第994章 时域之末（下）

以战国那五名玩家的视角来看，刚才那“十二秒”是不存在的。

因此，他们的感受……基本像是在看一部中间被剪掉了一段的视频。

虽然他们没有眨眼，但眼前的景物还是发生了十分突兀的改变。

“刚才……”织田爱的反应也是极快，“时间又被暂停过了吗……”

“啊……看来是的。”武田智这时处理好了伤口，支撑着从地上站了起来，接道，“但奇怪的是……从双方时停前后的位置和姿势来看，枉叹之……似乎移动过？”

“看看地面不就知道了……”佐佐木铭还是像死鱼一样躺在地上，但他似乎对那边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枉叹之在时停之前所站的地方……留下了一个和时间之主拳头差不多大的坑，但枉叹之本人却没有在那个坑里，这已经说明一切了吧？”

“你是说……”上杉仁此时也改为了盘腿而坐的姿势，抓紧时间做着恢复，“他和时间之主一样……能够在时间停止的领域中自由活动？”

“这是唯一的解释不是吗？”佐佐木铭应道，“总不见得是时间之主在时停过程中主动将对方搬离原地，然后再朝着空地挥上一拳吧？”

“也就是说……”明智信接过话头，分析道，“时间之主的四项能力中……俨然已有两项被枉叹之给破解了……”

“切……”下一秒，织田爱忽地啐了一声，握着腰间的佩刀

便箭步而上。

“喂……你这又是……”武田智本想叫住对方。

但明智信即刻打断了她，快速言道：“算了……由她去吧。以爱的性格，自然无法接受‘包括自己在内的五个人都打不赢的对手，却被另一个人独自给收拾掉了’这样的事情。”

武田智闻言，沉默数秒，叹了一声：“唉……也罢。反正她应该也早就察觉到了——时间之主的时停每隔一分钟才能发动一次；再者……那个防御力场上的缺口也没有要复原的迹象；以爱的实力，只要进入到屏障内部，不用技能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吧。”

“那么……”佐佐木铭说这两个字的时候，一记鲤鱼打挺就从地上蹦了起来，“我们是不是也该……早做准备了呢。”

“喂……原来你这家伙的受伤程度和爱差不多吗？那你在那儿躺个鬼啊？”武田智看到这一幕时当即嚷了起来，她真想上去把这个老爱装死的替补抽一顿。

“躺着可以减缓压力。”佐佐木铭用他那阴沉的语气回道，“我的心理医生教我的。”

“你这个……”武田智正准备爆粗。

明智信又一次制止了她：“行了……现在不是吐槽他的时候；而且……佐佐木说得对，我们也该准备起来了。”

“准备什么？”一旁的上杉仁问道。

明智信神色微变，沉声道：“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准备……”

……

话分两头，在战国那四人说话之际，时间之主这边的战斗可是一刻都未停息。

一分钟——这是小叹所宣言的“屠神时限”。

他不是一个爱虚张声势的人，所以……他能说出这种话

来，必然是有一定把握的。

而时间之主，却不这么认为……

“狂妄的蝼蚁，你将为你的无知付出代价！”时停结束的刹那，时间之主便高喝一声，随势出招。

它的体术，无疑也配得上“神”这个称谓。纵然它并不是众魔之首那种以肉搏能力见长的柱神，但它还是比主宇宙中那些非神级的唯一性数据更强。

举个具体点的例子……即使让时间之主跟萨摩迪尔、比尔（比利的弟弟）、或曹钦这些武斗派去拼速度和力量，它也稳占上风的。

所以它并不觉得区区一个玩家能在近战中对自己造成什么威胁。

霎时间，只见时主那两条悬浮于身体两侧的巨臂高速连摆起来，化作两团浑然虚影，宛如飓风般笼向了小叹。

“看来你是不明白……”小叹一边用冰冷的语气说着，一边如鬼魅般闪到了对方的背后，“此时此刻，我会出现在这里……”这话说到一半时，时间之主那如同沙漏般的躯体上已出现了一道黑炎的烧痕，所烧之处，恰好显示了刚才小叹移动的路径，“……并不是偶然……”

“为什么……这黑炎是什么！”时间之主似乎还是没在听小叹的话，这一瞬，它正在惊诧于自己的自愈能力竟然失效了。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对你的能力就一清二楚。”小叹的话还在继续，他的攻击也没有停下，【叹】的锋刃一次次撕裂着时间之主的身体，后者那庞大的体型变成了无法克服的负担，“我的武器，可以破解你的防御屏障、且能抑制住你的自愈之力；我的身体，曾与时之沙的力量抗衡过很长一段时日，早已适应了这种物质的影响。而我的速度……也在你之上。”他顿了顿，“综上所述……我正是你的克星，是专门来对

付的你刺客，用某人的话来说——刺杀神的男人。”

他说到这儿时，织田爱也已从屏障的缝隙中冲了进来，对着时间之主举刀就砍。

“不可能……”时间之主的惊慌已从语气中透了出来，它的行动也因心绪的紊乱而混乱起来，一时间节节败退、招架不能，“吾乃至高无上之神祇，岂会败在区区蝼蚁的……”

“事到如今你这家伙还敢提这么叫我！”织田爱没有把他们此前的对话听全，她只当对方把自己也骂进去了，当即是暴怒着舞出一阵狂乱的刀华。

时间之主的身体本就已被黑炎灼得遍体鳞伤，那些无法自愈的伤口就像是密布在大坝上的一个个蚁穴，眼下被这猛烈的多重斩击一冲，这“坝”便顷刻间垮了……

叱铃铃——

一片诡异的碎裂声后，时主的“沙漏之躯”分崩离析，其外层透明的部分崩碎四溅，内部的沙子则是流泻而出，淌了一地。

这沙漏似乎就是“时间之主”这个“生物”的本体了，当沙漏毁灭之时，它的头部和双手也都随之化为了银沙、顺势散落。

就这样……时间之主，成为了第一位在真正意义上“被玩家所击杀”的四柱神。

至此，魔首败、灵王殒、法庭逆，时主灭。

四柱神，名不存，实亦亡。

然，这个“黄昏”，还远没有结束。

第995章 双截兔（上）

几乎在时间之主殒命的同时，战国队的队员们就行动了。

但见，除了织田爱之外的四人，以最快的速度将小叹围了起来，并摆出了要战斗的姿态。

很显然，明智信先前所说的“准备”，指的就是这件事了……

“哦？”小叹戒备地扫视四周，念道，“我还以为，你们会稍微等上一会儿再来呢。”

“没办法，你速度太快。”上杉仁即刻应道。

“是啊……”武田智也虚着眼接道，“你以为我们不想多歇一会儿吗？还不是怕你跑了。”

三人对了几句话后，织田爱却是面色微变，疑惑地看着队友们道：“喂，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呵……”小叹苦笑一声，“这种架势……已经很明显了吧？你真看不出来？”

“爱。”此时，明智信看向了织田爱，说道，“别忘了，这是比赛……他是对手。”

织田爱闻言，眼中顿时闪过了一丝复杂的神色；不过……数秒的犹豫后，她眼中的迷茫便迅速消失了。

“对。”她的手，再次坚定地握紧了刀柄，“这是比赛……”她的目光，也再次锁定了小叹，“虽然你刚才救了我们，但这并不能改变我们两队的敌对关系。”

“是啊……”佐佐木铭也拉长了嗓门儿，阴沉地念道，“就算被说成是‘恩将仇报’……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比赛就是比

赛，我们也只能说声抱歉了。”

“抱歉就不必了吧。”没想到，小叹这时却显得很轻松，“我本就是来‘刺杀神’的，而不是来‘救你们’的，只不过我的行动刚好帮到了你们而已……你们没必要为此而感谢我，更不用在眼下的这种时刻感到惭愧或是内疚。”

“哼……”明智信冷哼一声，“枉君，你可真是善解人意啊……”言至此处，她已用眼神向队友们发出了动手的暗号，她自己的手也摁在了刀柄之上，“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客……”

不料，就在她的话将完未完之时，一只毛茸茸的手……搭在了她的肩上。

那一瞬，明智信本能地就想转身砍人。

然，她却惊讶地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得。

“砸啧——砸啧啧——”紧接着，一阵砸吧嘴的声音便从她的耳边传来。

下一秒，明智信木讷地循声转头，看到了……一个兔兔星人。

这只兔子一身灰毛，只有腹部、下巴和手脚是白色的；他有着两只高高竖起的大长耳朵，一双机灵的眼睛，和一对可爱的大板牙。

此刻，他的右手搭在明智信的肩上，左手则拿着根胡萝卜、不紧不慢地嚼着。

当明智信的眼神与他对上之时，他还用十分随性的语气说道：“What's up, Doc?”

“这是……兔八哥？”看清那NPC外貌的瞬间，站在另一侧的武田智脱口而出地念了一句。

“嗯……”佐佐木铭的脸色也变得更难看了，“这一幕的压力大到我开始胃疼了啊……”

“放松，大家不要紧张。”兔八哥则用一种戏谑的眼神看着周围那几位，言道，“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巴尼，巴格斯·巴尼（Bugs Bunny）。”

“你想干什么？”明智信花了数秒恢复了镇定，并看着巴尼问道。

“啧啧啧……”巴尼嚼完了最后的一点胡萝卜，搓了搓手指道，“显而易见，我要阻止你们伤害我的朋友枉……呃……”他抬头看向小叹，“你叫什么来着？”

“枉叹之。”小叹回道。

“随便了。”巴尼问到了答案，却又不置可否地朝小叹摆了摆手，并接着对明智信道，“总之，因为种种原因，我得协助他。”

“你这家伙……”织田爱站的位置离兔八哥很近，但她刚才完全没察觉到对方是怎么靠过来的，到这会儿她才后知后觉地问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嘿，我是兔子，当然是从洞里冒出来的。”巴尼扭头回道，“不信你看……”说着，他便抬起手、用大拇指朝自己身后指了指。

织田爱顺着对方所指的方向看去，还当真看到了一个“洞”——那是一个凭空悬着的、圆形的、黑色的窟窿，在阿华和阿纳的卡通片中……这可说是非常常见的一种东西。

“瞧。”还未等织田爱回应，巴尼就抢先接道，“我没骗你吧，要不然你以为我们是怎么来到时域的？”

“‘你们’？”听到那个词时，明智信很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

“是啊。”数米外的小叹这时耸肩接道，“我也是通过那种‘卡通次元洞’来到这儿的。”说到这里，他好似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顺手朝织田爱身后一指，“哦，还有……他也是。”

这句话，让战国队员们的心中又是一惊。

若不是小叹提醒，他们还真没发现……除了兔八哥以外，还有一个他们未曾察觉到的身影，已悄然来到了织田爱的后方。

“哎~我可是很努力地在隐藏气息的。”下一秒，一个身着水手短衫、工装裤、系着红色领巾的兔兔星人突兀地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用埋怨的口吻对小叹道，“本来还想突然蹦出来吓他们一跳呢。”

“噗噶——”那兔子的话还没讲完，远处的佐佐木铭就猛然弯腰、自行吐出一口老血。

“喂……你这又是在闹哪样呀？”武田智看到那阴郁男的反应都惊了。

“哈啊……哈啊……不……不好意思……”佐佐木铭喘息着回道，“压……压力太大……哈啊……胃出血了……呜……”

“嗯……”上杉仁闻言，皱眉沉思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托奇体质吗……”

“那究竟是什么体质啊！”武田智真是想不吐槽都不行，她那白发粉铠的萝莉形象和嗓音，的确也很适合担任吐槽役的工作。

“我说……”明智信闭目摇头，叹道，“你们几个耍宝耍完了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她双目一狞，“……帮我砍了这几个家伙！”

叱嘤——

叱嘤——

呼——

轰——

当其话音落地的刹那，四把兵刃出鞘的声音几乎交叠着响了起来。

看似漫不经心地玩着逗捧段子的战国队员们……实际上

始终都处于一种神经紧绷的状态，他们只是在用这种把戏掩盖自身的心理波动、并让对手放松警惕而已。

伴随着明智信的一声令下……

杀意肆起，乱战即开。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织田爱一个闪身就到了巴尼的身旁，她的刀……如电光一般迅疾。

【居合·鵺鸣】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施展一次破坏力极强、极快的居合斩（冷却时间一小时，装备刀剑系武器、并将其收于鞘中方可发动）】

【消耗：体能值1000，灵力值100】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A】

【备注："妖刀客"所创居合术之一，招含五行八方异象之力，凶残横暴。】

时间之主已死，沉默领域自然也解除了；所以，这时的织田爱，已可以随意使用技能。

顺带一提……为了使出这一招，织田爱还特意将已经出鞘的武士刀收了回去，可见她对这个技能的可靠度及杀伤力都极有信心。

嘶——

果然，晃眼之间，刀刃就斩断了巴尼的身体，将其拦腰分成了两截。

可是……

"噢！天呐！"巴尼看着自己分离出去的下半身，惊叫一声，双手捂脸。

然后……他像提裤子一样，赶紧把他的下半身提了起

来，接回了腰上……

整个过程中，他都没有流过一滴血，其身体被切开的部分……也只是显出一抹黑而已，伤口处根本看不到内脏。

总而言之，在近距离接完以后A级技能后，巴尼……毫毛无伤。

第996章 双截兔（中）

“切……又是个难缠的家伙……”织田爱见巴尼接招后无伤，便轻啐一声，抖腕再出一刀。

这一次，巴尼直接来了个侧身空翻闪了过去，在半空中还高声念道：“噢~冷静点儿~伙计~”

“爱，小心了！”此时，由于织田爱的进攻，明智信已从兔八哥的压制下解脱了出来，她在第一时间就抽刀助攻，并言道，“这兔子真正的实力深不可测……别被他的外表骗了。”

“啊~我知道。”织田爱头也不回地应道，“光看他的反应和动作我就清楚了……”她说话的同时，攻势也是丝毫不滞，“在我见过的所有NPC中，也找不出几个体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

……

另一方面……

数秒前，当战国队员们发动突袭时，小叹自然也遭到了攻击。

武田智、上杉仁和佐佐木铭三人，分别从三个方向朝他杀了过去。

然，小叹却是淡定地站在原地，纹丝未动。

因为他知道……那“另一只兔子”已经替他出手了。

但见，兔发哥后发先至，杀入战团，二话不说先对着武田智所在的方向喝出一招：“短毛神拳奥义——天破活杀！”

话音未落，发哥的双手已是朝前一送，一股斗气隔空而出，朝武田智直袭而去。

在此前对战时间之主的战斗中，武田智是战国队受伤最

重的一名队员，虽然她这会儿还是可以战斗，但要正面破解这种招式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一刻……她只能选择退让、闪避。

于是，这三人中的第一人，就这么被发哥用一招远程攻击给逼退了。

紧接着，发哥兔不停蹄地旋身一动，其身形拖出层层虚影、登时闪到了小叹的另一侧，面向了呈掎角之势杀来的上杉仁和佐佐木铭。

“哈——”又是一声长喝，兔发哥双足一分、马步立沉，双臂一展、顿空画圆；其动作如行云流水，又不失斗劲豪气。

“短毛神拳秘奥义——天破之架势！”

大家都知道，对二次元人物来说，打斗时报出招式名这是常识……发哥也不例外。

他这一喝一说，还真有效……

上杉仁和佐佐木铭也都急急停下脚步，止住了前冲之势。

当然了，他们并不是被那招式的名称给唬住了，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战斗经验，判断出对方放了个类似于“当身技”的技能；而且……从这肉眼可见的斗气来看，这招的强度非常惊人……这种情况是万万不能硬碰的。

“这兔子到底什么来头……”上杉仁的冷汗已经下来了，“……好强。”

“是啊……这压力快要突破天际了。”佐佐木铭的表情简直像是便秘一周的状态，他略一斟酌后，忽地接上一句，“不行了……我要出绝招了！”

“绝招？”上杉仁愣了一下，看向队友道，“什么绝招？”

她的疑惑也是情有可原，因为佐佐木铭的“绝招”既不是技能、也不是物品、亦不是称号能力。他的绝招是一种无法在

赛前以数据形式向队友展示的东西。

相信已经有人猜到了，那就是——【魂意】。

“看招吧，兔子……”下一秒，佐佐木铭便眼神一凌，沉声念道，“二重身！”

言毕，他的身形骤然模糊，一分为二，化作两道残影。

而那残影又在顷刻间实体化，俨然成为了……两个一模一样的佐佐木铭。

“哦？这倒有趣……”兔发哥见状，即刻神情一变，“分身能力我见过很多，但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无论分出多少个分身来，真正的本体只有一个。”他顿了顿，“但是，阁下这招……居然分出了两个真身，着实是非同凡响。”

听了NPC的评论，上杉仁惊讶地望向了队友：“你居然在暗地里藏着这种杀手锏吗……”

“也不算什么杀手锏吧。”两个佐佐木铭异口同声地回道，“我只是偶然间发现……分出另一个自己后，压力就会减半。”

“听起来……像是把多重人格分裂症的发病过程给具象化了啊……”小叹这个学医的闻得此言后，当即在旁吐了个很精准的槽。

（两个）佐佐木铭没接他的话，他们只是看着拦在小叹身前的兔发哥，异口同声地言道：“兔子，你的确很厉害，但也到此为止了……”

话音未落，两道人影便沿着完全对称的轨迹杀到了发哥的两侧，并同时喝招出手。

“活杀·十六夜月华！”

这……才是佐佐木铭最强的必杀技。

虽然这个技能本身尚未达到达到S级的水准，但是……配合“二重身”使出来，其威力远不止原本的两倍。

要比喻的话……他的这次攻击就相当于是两个一流的格斗系玩家使出了一个连携技，而且这“两人”的意识还是相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和觉哥联手若雨的那招【圣魔闪煌斩】差不多。

“糟了……”就在对方出手的刹那，小叹脑中思绪疾闪，“发哥可没有时间之主那种体外笼罩式的防御手段，而眼前佐佐木的这次攻击……用‘转龙呼吸法’八成是扛不住的；不管怎么看……发哥也只有用‘无想转生’躲过去这一途了。可是……他现在站在这儿就是为了保护我，很可能因为顾忌我的存在而放弃躲闪，那样一来……”

念及此处，小叹的身体已本能般地动了起来，并且有意识地发出了清晰的踏地之声。他的用意也很明显，这是想提醒挡在自己身前的发哥——我已经离开原地了，你也可以用无想转生避招了。

然而，令小叹没想到的是……发哥本就没有躲避的意思。

这一瞬，这位短毛神拳拳宗脸上露出的是气定神闲的表情。

就在两边的佐佐木铭分别杀到近前之时，兔发哥的双腿忽然离开了地面，其身体顺势成为了盘腿悬空的状态。

“这位精分武士先生……”发哥一边说话，一边微笑着朝身体两侧抬起了双手，“很抱歉……从两边同时对我发动攻击，是极其不明智的举动。”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两个佐佐木铭的脸上都显现了愕然之色，一种被称为恐惧的情绪让他的压力再一次倍增……

“至少让你没有痛苦地去死吧……”发哥出言之际，杀招已现，“短毛有情破颜拳！”

叱——叱——

两声轻吟过后，两道蕴含柔拳斗劲的拳风分别从发哥的

左右手中绽了出去，穿透了佐佐木铭的二重身。

后者的两道身形登时凝滞，生存值直降至零；而他那箭在弦上的斩技……自然也被扼杀在了发招阶段。

“可恶……这兔子还身怀着附带‘即死’效果的技能……”佐佐木尸骨未寒，位于小叹后方的武田智已卷土重来，目睹了队友阵亡的她心中念道，“地狱前线居然能找到这么强的NPC帮忙，这简直是犯规啊！”

郁闷归郁闷，武田智还是硬着头皮攻上去了。因为她知道，现在的战局已容不得她们再有任何的等待和犹豫……

开打之前，战国队的五人就已经是被时间之主揍得七零八落的状态了，她们是仗着人数优势才对小叹发动围攻的。这一战，本是追求速战速决……五对一速取人头后就地恢复，那才是最好的结果。

然而，两只兔子的搅局，使得战况陡变；五对一的情形转眼间就成了“一个近乎满状态的玩家加两个强力的NPC，去打一队差不多残血的五人队”的局面。

眼下，战国先失一人，情势可谓雪上加霜。要是她们将攻势停下来，那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该死的兔子，别太小看人了！”数秒后，武田智暴喝一声，将手中的武士刀朝地面杵去。

叮——

一声诡异的、清脆的鸣声响起，宣告武田智冒着阵亡的风险、透支灵力释放了她那称号【罗刹侯】的特殊能力……

【名称：罗刹戳天柱】

【特殊能力类型：主动】

【消耗：灵力值500】

【效果：将一块直径十米的、柱形的区域转化为“戳天柱域”（持续时间三十秒，冷却时间二十四小时，发动时需将一

件完美级以上的、且已与施术者绑定的刀剑系武器暂时封入亚空间）】

【备注：所有位于戬天柱域中的玩家、NPC、怪物，都将无法使用技能、物品及其他特殊能力。戬天柱域内的单位无法被杀死，亦不能做出任何攻击行为。来自戬天柱域外的一切物理或非物理伤害、特效……都将在进入柱域后失效。戬天柱域内外的生命体皆可以自由出入该区域，但进入或离开柱域将使其立即损失自身95%的最大生存值。】

乍看之下，这技能似乎就是浪费对战双方的时间……在知道效果的前提下，里面的人肯定不会主动出来，外面的人也不会主动进去；从外部向内发动攻击是徒劳的，将敌我双方一起封进去一样是徒劳的……

怎么想……这招都不值“灵力值500”这么巨大的消耗。

但是，技能这种东西强力与否……关键还得看玩家怎么用。只要达成了一些特定的条件，这招就会成为神技。

比方说……

“唉……又是自说自话地就出手了……”上杉仁长叹了一声，虽然她的话语好似是在埋怨队友，但她的动作并未迟滞，“那我也只能……”她用双手握住刀柄、举起了武士刀，一招绝式……已凝在刀上，“奉陪到底了……”

第997章 双截兔（下）

“这家伙……真是烦死人了……”织田爱在第N次“攻击得手”后，恼怒地念了一句。

兔八哥那惊人的闪避能力、以及“怎么砍都不死”的特性，让织田爱颇有一种“抽刀断水”的感觉。

然而，她又不敢把攻击停下来，因为她的战斗直觉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停止压制，若是让这兔子抓到反击的机会，情势会非常不妙”。

“爱……”激战之中，明智信忽然开口问道，“你能不能一个人坚持一分……不……四十秒。”

织田爱完全明白对方问这个问题的用意，因为她也已经用余光看到了另一边的战局。

“啊……”她自信满满地回道，“别说是四十秒，四十分钟都行啊……”

虽说是在讲大话，但她的回答确实很有气势，对队友来说……这无疑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

“好！”明智信闻言，弹刀一退，转身就朝着数十米外的那道光柱冲去，“我马上回来！”

……

与此同时，王叹之这边……

“留神了，小子。”兔发哥在被圈入光柱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醒小叹，“离开这柱子的范围，会让你受到重创。”

经他一说，已然靠近到了戢天柱域边缘的小叹赶紧收住了脚步：“但站在这柱子里，似乎什么都不能做啊……这岂不是坐以待毙？”

“放心，外面的人暂时也伤不到我们。”发哥回道。

毫无疑问，发哥是可以洞悉【罗刹戢天柱】的具体效果的。在接下来的十几秒内，他用最简练的话语将这招的特效告知了小叹。

“原来如此……”小叹听罢，即刻将视线投向了光柱外的上杉仁，“那么……不出意外的话，那位已是掐着时间、酝酿起某种大招了……”

他的推测，很正确……

在战国一队的五名队员中，上杉仁的兵器是最长的；其名为【久寻良木定长】，乃是一把净长超过一米六的武士刀。

这把兵刃的长度，显然已经到了足以改变武器本身性质的地步。举个形象点的例子……你用一把正常长度的菜刀去切菜，和用一把刀刃比正常菜刀长两倍的菜刀去切菜……所使用的手法、所需要的力量、所摆出的姿势等等，都是大相径庭的。

定长，就是这样一把独特的武器。

它既不能当成一般的武士刀使用，也不能当成长兵器那样用。

虽然上杉仁如今已具备了50级人物的身体素质，而且也做了大量的练习，但她依然无法非常娴熟地使用这件“传说级”的兵刃。总体而言……现在的她，在一般的兵器站中，大概只能发挥出定长的六成威力而已。

不过，上杉仁还是坚持将这把刀作为主力武器装备着，并在比赛中一路使用了过来。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定长有一个自带的技能，恰可与武田智的【罗刹戢天柱】相互配合。

【名称：久寻良木定长】

【类型：武器】

【品质：传说】

【攻击力：极强】

【属性：火】

【特效：断空叜烈斩（蓄力二十四秒后，将自身全部的体能与灵力值耗尽，发动一次斩击，攻击的威力与消耗的体、灵力值成正比。注：蓄力开始后，即使被迫中断，相应的消耗依然将被扣除）】

【装备条件：格斗专精A，身高高于刀长，等级40以上】

【备注：武术名门一之濑家世代相传的独门兵器，运用至最高境界者，以一己之力即可横扫千军、所向睥睨。】

不难看出，“断空叜烈斩”的发动条件……是非常、非常苛刻的；退一步讲，即使技能成功出手了，万一没打中……那发动者本身也会陷入体能与灵力全无的危险状态。

讲得再通俗点，就是……这招很难“凹”、凹的过程中随时会被打断或打死、凹出来打不中也是死路一条。

综上所述，这可以说是一个很不实用的技能。

但，作为一把传说级武器自带的技能，这招自当有其过人之处。

那就是……威力。

惊悚乐园中的技能绝大多数都是瞬发，而那些需要吟唱的攻击技能……比如【龙破斩】……通常都有着十分惊人的破坏力。

那么再来看【断空叜烈斩】……这招的消耗之大、准备时间之长，几乎已到了让人对其失去信心的地步了……这种代价之下，其最终所呈现出的威力无疑是灭神级别的。

就算是屏障未破的时间之主站在这里，也极有可能被一刀破防、并打入濒死状态。

不过，时间之主显然是不可能让对方在它面前成功读条

二十四秒的，它一定会去打断对方；就算武田智和上杉仁在对抗时间之主时使出了【罗刹戢天柱】加【断空嬰烈斩】的组合攻击，后者也可以在“【罗刹戢天柱】消失”与“【断空嬰烈斩】杀到”之间的一刹那将时间暂停……并于时停的十二秒间做出闪避动作。

当然了，还有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即“玩家们于时停的冷却间隙对时间之主发动了这一连招”，那样的话……其实时间之主也有办法；它完全可以选择付出95%的血量、直接走出【罗刹戢天柱】的范围；反正它有自愈能力，只要它从远离玩家们的一侧退出去，还没等对方绕过来追击，它的血就回了不少。再者，他还有神力屏障和沉默领域……想要将其终结，上杉仁和武田智之外的另外三人就必须在发现时间之主的意图后及时绕过【罗刹戢天柱】，并至少对时间之主祭出一个A级的、且不属于普通技能的攻击能力，这才能将这BOSS终结掉。

这一套攻略方式，其中的限制和变数实在太多，稍有差池便是前功尽弃、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在事先没有细致讨论或演练过的前提下，战国队员们自然是用不出来的。

不过，眼前的情况……就不同了。

王叹之和兔发哥这二位……可不具备时间之主那种泛用性的神级被动能力，他们俩要是吃了【断空嬰烈斩】……那铁定就是秒杀，毫无悬念。

而他们要是离开【罗刹戢天柱】的范围，则会被从另一个方向赶过来的明智信截个正着……在生存值只有5%的状况下，对方必然会不惜代价地使出一些极难闪避的攻击手段。

反正明智信的目标就是“打掉目标5%的血量”，她不需要再做什么多余的事。要比喻的话，这就好比是在玩日本麻将时，已经进入了南四局，且明智信只要随便再和（hu）一把就能赢下这个半庄了；这时的她……就根本不需要再去做什么大牌或者迂回，她只要追求速度、迅速和牌，就能确切地

获得胜利。

而对于小叹和发哥来说……他们强行离开戬天柱域后的局面，则像是两个手中都只持有最后一个筹码的人去玩轮盘赌；虽然这局面比起买彩票来要乐观一些，但总体而言还是有很高的几率完蛋。

“二十二……二十一……二十……”透支灵力的武田智这会儿已经倒在地上动弹不得，不过她还是望着侧方的光柱，在心中默数着技能的时限。

“十九……十八……十七……”和她一样在默数着时间的，还有上杉仁。

【断空叕烈斩】这招……放早了，会被光柱抵消；放晚了，会被对方避开……上杉仁肯定也是掐着秒数出手的。

最佳的时机只有一瞬，那就是【罗刹戬天柱】失效前的刹那……

“怎么办？”在这近乎绝死的局面下，小叹问了发哥一声，“咱们是硬扛呢，还是……”他用眼神朝光柱的范围外示意了一下，“冲出去碰碰运气？”

“放心，我有办法。”兔发哥的前半句回应让小叹吃了颗定心丸，但是，他的后半句话却是，“不过，你恐怕得吃点苦头。”

“呃……你要干什么？”小叹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建议，你把双手举到腹前，双掌朝外、叠在一起，做好接受冲击的准备。”兔发哥没有回答小叹的疑问，而是直接给出了一个指示。

“所以说……”小叹一边照办，一边又把问题问了一遍，“……你到底要干什么？”

“嘿！巴尼！”兔发哥还是没有回答，下一秒，他就转头朝着几十米外的兔八哥嚎了一嗓子。

“什么事儿？表弟。”巴尼那长耳朵可不是装饰，他很清楚地听到了对方的呼唤，并高声应道，“我这儿可有点儿忙啊。”说话间，他又躲过了几刀连斩。

就在他们对话之际，武田智和上杉仁心中的倒数，已然接近了尾声：“八……七……六……”

“过来替我吃个特大号斩击，顺便把小叹顶到攻击范围外面去。”兔发哥则接着嚷道。

“五……四……三……”

“喂喂……‘顶’是闹哪样啊？”小叹虚着眼，看向发哥念道，“再说你们是兔子又不是牛……要用什么‘顶’？”

他这边吐槽未完，巴尼那边已经回应了：“好的~小意思，什么时候‘换手’？”

“二……一……”

“嗯……”发哥接道，“现在！”

话音落，刀光现。

斩击至，天柱散。

在那电光火石之间，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小叹面前的兔发哥，和几十米外的兔八哥……竟是来了个移形换位。

但见，发哥赫然出现在巴尼刚才的位置上，抬手就是一个空手入白刃，接住了织田爱挥来的刀锋。

而巴尼则取代发哥，出现在了小叹的身前……

说时迟，那时快！巴尼刚一完成换位，【断空叆烈斩】的斩锋便已蹭到了他的兔子尾巴，但他完全没在意自身的损伤……在他身体被切开的那一秒间，他拔身而起，对近在咫尺的小叹来了一记“飞膝”（此招为《双截龙II》中最无赖且最有效的攻击手段，谁用谁知道）。

这一刻，小叹终于明白为什么发哥要让他“做好接受冲击的准备”了。

弹指间，伴随着“嘭”一声爆响，小叹被兔八哥的飞膝冲撞给顶得倒飞了出去，那横飞的速度让明智信望尘莫及，想追也追不上……

“唔……”此刻，小叹本人只觉两眼一黑，闷哼一声就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在短暂的失神前……他眼中的最后一幕是——巴尼被一刀如燃炎般的、宽如鲨鳍的能量烈斩给击中了。

……

大约十秒后，在一阵耳鸣声和眩晕感中，小叹回过神来。

他强忍住双臂骨折（从手掌到肩膀全部骨折）的剧痛，展开身形抵住风压，并将双脚当做刹车……踩在千年盘上进行减速。

就这样，又退了百余米后，他终于重新立稳了身形。

处理伤口的动作已是本能，就算手疼得让人抓狂，他还是能从行囊里取出药品来给自己做处理。

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他知道自己已经飞离了原地很远，也依然没有放松警惕。

几乎在站定的同时，他已开启了【鹰眼视界】，远眺战场。

两秒后，而进入小叹视线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

第998章 拳宗的华丽

适才已被【断空愢烈斩】的斩波撕成两半的巴尼，在小叹回望之时……竟已恢复如初。

此时，他正潇洒地交叉双腿站着，一手摁在明智信的肩上，另一手拿着根不知从哪里掏出来的胡萝卜往嘴里送。

从口型判断，他又在对战国的这位队长说那句：“What's up, Doc?”

“怎么可能……”面对眼前似曾相识的这一幕，明智信惊怒交加；和上次一样，被兔八哥摁住肩膀的她，又不能动弹了，“就算是四柱神也不可能在中了这种斩击后毫发无伤……”

“啧啧……”巴尼嚼着胡萝卜，笑道，“你说得没错儿，伙计，可是……在实际战斗中，你这种对比的思路是毫无意义的。”

此刻，武田智和上杉仁都因极度透支灵力、体力而倒地不起，没法儿起来搅局。所以，巴尼说话时显得非常轻松、语速也不快。

“要比喻的话，四柱神级别的防御能力，就好似坚硬的金属；而我，只是一块塑料。”巴尼悠然地解释道，“在面对绝大多数攻击时，金属都有着比塑料更好的表现。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在遭遇HF（氢氟酸）的时候。”他顿了顿，看向明智信，笑道，“你那位同伴的招式……就好比是HF；它连金属都能腐蚀，可是……对塑料是不起作用的。”

“你……”听到此处，明智信也反应过来了，“斩击对你无效吗……”

“哈……”巴尼笑而不语。

他没有给对方确切的答案，是为了防止以后再见面时会

陷入被动。

其实……巴尼并不是“免疫斩击”，如果他真是被怎么砍都没事儿的话，在刚才与织田爱的缠斗中，他也不需要腾挪躲闪了。

巴尼真正的特性是——“免疫速度和力量在一定水准之上的斩击”；也就是说，在遭遇那些不算太快、太强的斩击时……他还是会受伤的。只不过……那种斩击，他靠体术就能轻松避开，根本也不会中。

“你知道得也够多了。”巴尼道，“那么……就请你回去自己的世界吧，异界旅客。”

说罢，他便从身后……是的，就是“身后”……掏出了一把比自身身高还要高的大锤子，锤子上还写着“1T（即一吨）”的字样。

明智信尚不知道兔八哥那“单手压制”的能力究竟如何破解，所以她只能站在原地、看着对方一锤子砸过来。

砰——

一声震响后，又一名战国的玩家宣告死亡。

“那么，接下来……”巴尼干掉了明智信，便用单肩扛着锤子，转身看向了武田智和上杉仁，“我也送你们一程吧。”

同一时刻，兔发哥一侧……

“可恶！”眼瞅着远处的队友正在被一一击杀，织田爱心急如焚、怒火中烧。

然而，眼前的兔发哥却是丝毫不给她抽身离开的机会。

“你很强啊……少女。”发哥此时已同时开启了转龙呼吸法和无想转生，能闪能挡、游刃有余，“可惜，你实在太过于依赖自己的战斗本能了，这反倒成了你的负担。”

“罗里吧嗦地说什么呢……我听不懂！”织田爱确实没兴趣去听发哥的指点，她可是标准的行动派，比起停下来思考，

她更愿意多出个几刀。

“呵呵……”发哥微笑着接道，“那我再说得具体点好了……”他在应对攻击的同时，不紧不慢地言道，“在近战打斗方面，你有着很高的天赋，一般人需要经过短暂思考才能了解的事，你只是靠着本能就已经知道了。简而言之……就是天才。”他微顿半秒，再道，“可是……天才，也是需要努力的。也许你‘不必思考’，但这并不代表你就可以想当然地‘不去思考’；后者……是一个很糟糕的习惯，而你已经养成了。”

“废话！”织田爱很是不服，“既然什么也不想就能赢，为何还要去想！”

“因为……想一下的人，会更强。”发哥淡然应道。

这一刻，织田爱神情一变，她从对方的话语中听出了什么……

“没错。”发哥也察觉到了对方的神态变化，即刻接道，“我……也是天才。”他的语气很平静，并没有任何炫耀或夸大的意味，“我被称为短毛神拳两千年来最具天赋且拥有最华丽招式的男子……”

说话间，他的斗气已在隐隐提升。

“但是，天才……未必就能成为宗师。”

与斗气一同攀升的、还有一阵汹涌的杀意。

“这个世界上厉害的人很多，能够被称为天才的也不在少数。可是……真正一流的武者，屈指可数；能够被称为宗师的……更是凤毛麟角。”

在发哥说这些话的时候，织田爱的攻势又一次加剧了，因为她的战斗本能告诉她……有什么极其不妙的事情即将发生了。

或者说……已经在发生了。

“单论破坏力、速度、招式这些东西……也许你的实力已

在我之上。”发哥在对方的刀华中徜徉自如、从容不迫，“但是，作为一名武者来说，你的境界和我差得太多……在我看来，你几乎就是个初学者。”他摇了摇头，“就算身怀惊人的力量，没有将其完美发挥出来的技术，那便是一场空……”

这番话，对心高气傲的织田爱来说，简直是最彻底的打脸。但她却是无言以对，因为她的心里明白……对方说的是事实。

“当然了，我说那么多，你一时半会儿的也未必能领悟到。”发哥似乎是把该说的说完了，于是……

“就让你切身体会一下吧……你我之间身为武者的差距。”

话至此处，其斗气爆绽，极招陡现。

但见发哥双臂曲展，在胸前一扩，厉喝一声：“短毛有情断迅拳！”

言尽，招亦尽。

发哥的身形如同瞬间移动般出现在了织田爱的后方，而织田爱则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竟会有……”她神情呆滞地望着前方，口中喃喃念道，“……这种事……”

噗噗噗噗噗——

半秒后，一阵鞭炮般急促的斗气爆响在织田爱身上绽开，她好似在一瞬被人打了几十拳一样，倒飞而起，生存值直降为零。

第999章 又是爆鸣隧道

入侵开始后五十分钟，游戏空间。

商城，101号区域。

“呼……哈哈……哈哈哈哈……”看着眼前化为数据碎片消散的残骸，迹部抹了把脸上的血，长吁一口气，大笑起来，“终于……终于全都干掉了！哈哈哈哈……”

迹部这形同疯子般的反应也是情有可原，因为他刚刚从一场激烈到让人窒息的攻坚战中解脱出来。

除了他以外，同在此区域的诸神、红樱、江湖、以及秩序二队的队员们，也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

就在刚才那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些一流强队的队员们破天荒地联起手来、殚精竭虑地消灭了总计五只“巨人”。

这群巨人也有着一个特定的称谓——【侵吞者】。

与普通冗兵和扫荡者不同的是……侵吞者并非是一种原生的数据士兵，它们是由其他冗兵“合体”而成的。

通常来说，三百个普通冗兵以数据形态进行融合，才能生成一个侵吞者。

侵吞者的战力由所有参与合体的冗兵总强度决定，假如参与合体的冗兵中混有扫荡者……那么其战力也会一并被算进去。

综上所述，这是一种非常强力的数据士兵，也是冗兵军团的王牌部队。

虽然101区域的顶尖玩家们成功消灭了五名侵吞者，但他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冰帝的“取名难三人组”是最早阵亡的，在与第一个侵吞者

战斗的过程中他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是以身试险地探明了侵吞者的许多特性；而红樱的铁海棠、风信子，还有秩序二队的勇者无敌、勇者无惧、叶纸、以及江湖的无刀客，皆在与第二、三个侵吞者战斗的过程中被击杀。

至此，玩家们算是基本摸索到了对付侵吞者的方法，而且侵吞者的数量也只剩下了两只。所以，随后的战斗也就相对简单了。

直到五名侵吞者全部被击杀时，死亡人数也没有再增加。

不过，总体而言，这场战斗的损失还是比较严重的。主力队员一人未损的队伍就只有诸神一队（只来了四人）而已，其他队伍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唉……为什么我完全笑不出来呢……”看着大笑的迹部，条形码支起了手上的狙击枪、坐倒在地，并发出一声叹息。

这位秩序工作室的王牌狙击手，如今已是秩序二队幸存的唯一队员了，他此刻的心情也只能用寂寞如雪来形容……

“你们大家也都辛苦了。”笑问苍天则是在第一时间转身看向了战圈外的那些非职业玩家们，道了一句，“谢谢你们了。”

他说这话，绝非是拉拢人心，而是由衷地表达谢意。

就在刚才，当他们五支职业强队携手对抗侵吞者之时，101区域的其他玩家们自发地联合了起来，帮他们挡住了外围的普通冗兵和扫荡者，清理了后顾之忧。

若没有这些玩家的协助，恐怕此战将会变得更加惨烈……甚至是惨败。

“哪里的话，要不是你们挡住那几个巨人，我们早就绝望了。”

“是啊，我们也只是尽力做了自己能做的而已。”

笑问苍天话音刚落，离他比较近的路人甲和路人乙就很

客气地代表广大群众回应了江湖的这位社长。

此时，“恐惧”这种情绪基本已从玩家们的心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劫后余生的成就感……

人类，是一种适应能力很强的动物，恐惧，也是可以适应的东西。举例而言……一部恐怖片可以吓你一次、两次，但当你把这部片子看上三遍、五遍、乃至十遍以后，那种恐惧的感觉就会淡薄；而当你把它看上一百遍以后，恐惧也就彻底消失了……因为你在看第一百零一遍的时候，已经很清楚接下来的每一秒会发生什么，也就是说……“未知”变成了“已知”；没有“未知”，就没有恐惧；这……就是适应。

同理，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时，人的心理反应也是一样的……恐惧会让人们会感到惊愕和无措，这时，“本能”就会取代“思考”，接管人的行为。

本能，是生物在进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是物种能够生存繁衍下来的保障之一。大部分处于食物链中的生物在遭遇未知的危险时，都有着相似的反应流程——逃跑、躲藏、观望、试探……

人类，也不例外。

科技的发展和认知的成熟并没有让我们的本能发生太大的改变，但幸运的是，作为一种高智能的生物，人类是可以通过训练去克服本能的。

在危情之下，对恐惧感有着更多“克服体验”的个体会比其他个体更快适应情况，他们只需很短的时间就能让“思考”重返被“本能”占据的高地，并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PS：封不觉应该被排除在这类人之外，因为他脑中那块高地是长期被“思考”盘踞着的，“本能”只能在山腰那儿待机）

只要有那么一小部分人、甚至是一个人，可以迅速做出基于思考的、正确的反应，就有机会影响到周围的所有同类。因为……“模仿”也是人类适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看

到某个同类做了一件事并安然无恙后，人们对这件事的恐惧感也会有所降低，他们会觉得……自己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完成这件事。

101区域的战局，大致就是如此……在少数精英玩家的带领下，普通玩家们也很快将恐惧抛诸脑后、参与到了战斗中来。

面对堪称绝境的战况，没有人放弃、也没有人逃跑；最终，他们成功地将入侵此地的衍生者全灭了。

……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战中，有两拨人起到了尤为关键的作用。

第一批，是身着白色长风衣、背后用血书写下一个大字“殇”的组织——“殇の亲卫队”；而另一批，是身着蓝色长风衣、背后也用血书写下一个“殇”字的组织——“絮怀殇官方粉丝团”。

这两队人马的性质都已再明显不过，也没什么好多介绍的……在那大群的非职业玩家中，这两批人简直是如同敢死队一般的存在。头一个侵吞者登场后，大部分普通玩家都有所退缩。只有这两拨人……完全不为所动，自始至终都守在那五支强队（其实只是红樱一队而已）后方、坚决死扛到底。

不管动机如何，他们的行动切实地鼓舞了周围的路人玩家们，他们“视死如归”的态度也激发了人群的气势，堪堪维持住了几近崩溃的战线。

不得不说……这场战斗的胜利中，有某位女玩家个人的很大功劳……

……

总而言之，在一番卓绝的鏖战过后，这个区域，终于又重归宁静。

而这一刻的安全，无疑是在场所有人共同努力的成果。

对那些路人玩家来说，他们此刻的感觉……就像是一批刚刚参加完首战的新兵。仅仅是活下来，也足以让他们心性发生很大的改变。以后在面对类似的情形时，他们就会更快地“适应”。

现实中久经杀阵的老兵和新兵蛋子的区别也大抵如此……正是这种“适应力”，决定了在突发情况下你是懵逼还是暴起，相信我……大多数情况下懵逼的那个会死。

“那么问题来了……”片刻的沉默后，湿婆看向了身旁的众人，开口言道，“……这就算结束了吗？”

他一边说着，一边举目远眺该区域的边界；此时，这个商城除了穹顶以外，连旁边的墙壁也被撕开了巨大的空间裂口，就算在远处也能清楚地看到数据光流组成的扭曲时空。

“第三、四、五只巨人进来的时候……把大半个区域的外墙都给撞没了，通往登录空间的电梯门也都被破坏掉了，我们该怎么回去呢？”湿婆念道。

“反正强退依然是不行的。”大梵天快速回道，“我刚刚也试过了。”

“嗯……而那些已经挂掉的玩家，也依然是联系不到的状态。”黑白灰也摸着下巴念道。

“难道……”这时，絮怀殇的脑海中闪过了一个很不妙的想法，“……系统是要我们自相残杀，直到最后一人？”

她的这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还好，下一秒发生的异变……否定了她的假设。

嗡——

那一瞬，所有玩家的耳边都响起了一声异鸣，且眼前被白光所蔽。

接下来的体感，和传送类似，但又略有不同……只是玩

家们也说不出来具体的区别。

大约在五秒后，当玩家们重新回过神时，他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空间。

这里并不是商城，而是一个白色的、无垠的世界。

眼前的天空和大地都是相同的纯白色，整个天空就像一块遥不可及的天花板，散发着适度的光亮。白色的大地上，分布着许多大小各异的景物……有高楼大厦、有树木森林、有高山流水等等等等，这些景物全都是纯白色的，只有轮廓、没有细节，有些就像是单纯的巨大几何积木一样矗立在那儿。

除了这些“大景”之外，这个空间里还有很多相对较小的事物，比方说汽车、路灯杆、旋转木马、梳妆台、浴缸……这无数的物体也都是一个个白色的轮廓体，且种类上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就好似是从百科全书里随机挑出来的一样，平均地散落在这白色大地上。

“诶？那个不是天地的语重计长吗？”

“对哦，还有伤心果。”

“那个是山河的秋风瑟吧？”

“嘿！那边的是诸神四天王啊！”

“诶？江湖的狂踪剑影和才不怕呢刚才和我们在一个区域的吗？”

“哇！我看到絮女神了，我是不是已经死了？这里是天堂吗？”

传送结束后不久，玩家们就发现一个情况……似乎，来自各个商城区域的幸存者，全都被送到了这个奇异的空间中。

就在玩家们还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忽然……

轰——轰——轰——

一声声有节奏的、沉重的脚步声从四面传来，玩家们脚下的地面也随之发出一阵阵颤动。

“怎么回事？难道还有巨人？”

“啊！在那儿！”

“那儿也有！”

的确，这些声音和震动，正是侵吞者的脚步。

此刻，有四名侵吞者，正从四个方向朝着聚集在一起的三千余名玩家跑来……

“切……谁怕谁啊！”

“擦！不服就是干！”

“来者不善，大家准备应对冲击！”

能活着站在这里的玩家，都是从各个区域的攻防战中活下来的强手。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区域都遭到了多名侵吞者的攻击（冗兵是通过嗅探数据追踪目标的，101区域因为有大量强力数据聚集，所以来得兵力最多最强，而其他的区域最多也就出现过一名侵吞者），但在场的大家都很有信心，能顶住这四个巨人的进攻。

然而……他们误会了一件事。

这四名侵吞者并不是在向玩家们发动冲锋，而是……

嘭嘭嘭嘭——

但见，侵吞者们还没有来到玩家近前，就已纷纷跃起。他们起跳的时机几乎一致，而且跳得极高。在来到制高点时，这四个侵吞者便同时展开身形……自爆了。

“这是干什么？放烟花么……”

“要自爆的话倒是离得近一点儿啊，跳那么高对我们完全没影响啊。”

最初的三秒，玩家们还在疑惑那些“巨人”究竟想干什么，

直到第四秒……天空中的四个光源猛然化作四道光流，朝着中间喷薄汇聚。

嗡——

轰——

紧接着，玩家们听到了两声巨响。

第一声，是嗡然长鸣。

第二声，是轰然爆响。

伴随着响声，一股如海啸般的声浪席卷而出、朝玩家们压来。

纵然玩家们全都赶紧抬手捂住了耳朵，但还是被那头顶的爆鸣声浪震得耳膜生疼、双腿发软。有些生存值较低的玩家……直接就被这波声浪给震成白光了。

“这下可糟了……”整整十二秒后，爆鸣方止，单膝跪地的湿婆强忍住眩晕感抬起头来、看向了天空。

此时，在离地百米左右的高度，即刚才那四道光流汇聚之处……已出现了一个半径二十米左右的球形空间裂隙，其四面八方看上去都如同黑洞一般深邃、球体边缘还涌动着电光。

湿婆对这玩意儿可是印象深刻，事实上，他还没抬头时，就已经猜到自己将面对什么了。

“……又是爆鸣隧道。”

第1000章 哲学加农炮

与巅峰争霸S1时鲁特开启的爆鸣隧道相比，这次呈现在玩家们眼前的隧道在数据结构上更加趋于完美。

正如林克所说，“这个隧道的频宽已足够让任何数据通过了”。

也就是说，穿过这跳隧道的数据……不必像鲁特上次一样，先进行十几次地“自我退化”来压缩自己的力量。

这一次，他们是满状态降临的……

“喂喂……好像有什么很不妙的东西要来了啊……”爆鸣停止后，迹部便望天念叨了一句。

不过，由于周围的玩家们基本都还处于耳鸣状态，他这话根本没人听见……

“切……不管是什么，肯定来者不善。”身为一流狙击手的条形码，此时已然是端起了手中的武器，瞄准了天空，“冲出隧道的刹那，就是一次必中的攻击机会！”

他的判断很正确，无论是谁，在穿越空间的刹那遭到突然袭击……都是极难躲开的。

所以，条形码对这一枪寄予了厚望。

他祭出了自己唯一的S级技能——

【名称：哲学加农炮】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射击】

【效果：发动一次“哲学”狙击（必须以狙击枪发动，冷却时间十小时）。】

【消耗：不但没有消耗，还能让你领悟一点点哲理】

【学习条件：射击专精S】

【备注：这个技能的设计者已经因为种种原因被我们开除了，据说他现在在印度那边进行着奇怪的巡回演讲，而且大受欢迎。】

条形码并不知道第一个冲出隧道的会是“谁”、或是“什么”，但他愿意用这枪来赌一赌……

假如这一发【哲学加农炮】只打中了一个普通的冗兵，那也是天意。

但……如果打中的是敌军的先锋大将，并给予其重创或是直接秒杀……那这次赌博就是值得的。

嗡嗡——

很快，伴随着能量律动之声，一张脸从爆鸣隧道中探了出来。

而在其“露面”的瞬间，条形码也扣动扳机、发动了技能。

“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

以上这句话，可不是条形码自己吼出来的，而是从他的枪口“射”出去的。

【哲学加农炮】这个技能就是如此……每次发动这招时，枪口都会随机喷出一句哲学家的名言，并化作一道无形的冲击波轰向目标。

别看这技能的形式很猎奇，效果可是绝对得强。虽然技能说明里没有写出来，但这招至少还有四个隐藏的特性：其一，无需装填子弹即可发动；其二，射击后不会产生热量与后坐力；其三，攻击“有思想意识的目标”时绝对不会被闪避；其四，无法被任何有形或无形的防御手段格挡。

更不用说……这招还有着“威力巨大”和“无消耗”的硬性优势。

综上所述，这个S级技能无疑是实至名归……

叱——

说时迟，那时快！

一秒过后，刚从爆鸣隧道里把上半身露出来的因菲尼特……就被糊了一脸的哲学。

受击后，他的头部猛然爆开，碎成了闪光的数据残屑、似爆燃的烟花般散落。

而且……还不仅如此。

几乎在同一秒，因菲尼特的身体也受到了数十种远程手段的攻击；这些攻击有强有弱、形式各异、且来自于诸多个不同的方向。

看起来……想到要先发制人的射击系玩家远不止条形码一个，隧道下方的玩家中有不少人也意识到了这点。

“成功了吗……”

“应该是奏效了吧。”

“看样子不是杂兵，太好了，秒掉了敌方一个干部啊。”

抬头看到这一幕的玩家们，虽然还不能很好地用语言交流，但他们心中的想法大体是一致的——这个率先冲出隧道的家伙已经被解决了。

然而……

“呵呵……你们打招呼的方式还真是粗暴呢。”一息过后，从隧道边缘闪出一道身影，用戏谑的语气对下方的诸人说了一句。

那，是个打扮得像十九世纪英国绅士的男子，他的脸……大家都认识，因为在超维入侵开始之际，这位自称“林克”的衍生者就已经在所有人面前亮过相了。

“是啊……”另一边，仅仅两秒不到，因菲尼特那空空如也

的脖子上竟又重新长出了一个头颅来，并用淡定的语气开口接道，“一探头就听见一句‘白天不懂夜的黑’，然后就是一阵弹雨……”他一边说着，一边从爆鸣隧道里飘了出来，浮于半空站定，“这可真是……太没有礼貌了。”

“岂有此理……”

“还摆出了一副很嚣张的样子呢。”

“头没了也可以重生吗……”

“这自愈的速度可是前所未见啊。”

这时，大部分玩家的听力都基本恢复了，所以有不少人听到了林克和因菲尼特的话语。

虽然每个人的心里都很清楚……眼前这两个衍生者很强，但以目前的状况来讲，他们依然是低估了敌人的实力……

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斗志仍然还很昂扬。

“林克旁边的那个家伙……”湿婆抬头看天，心中念道，“应该就是封不觉所说的‘因菲尼特’了吧。”

虽然觉哥事先跟他描述过那两个家伙的大致强度，但湿婆并没有尽信……因为觉哥当时所说的，在湿婆听来有点太夸张了。

“只有两个的话……应该还是有办法的吧。”下一秒，湿婆已经在脑海中拟定作战计划了，“有自愈能力的怪物我也见过很多了，不管恢复力多变态，其体内也该有个‘核心’的。只要能找到并破坏那个核心，再强的自愈力也是摆设……”他一边想着，一边已唤出了天舞沙漏，“姑且……先用压迫力较强的泛用性攻击打到他露出破绽……到时候再用【毁灭之眼】一锤定音。”

念及此处，他即刻开口，对身旁的几名队友道：“听力……都恢复了吧。”

“啊，早就恢复了。”阎摩第一个回道。

“老大，你有主意了是吧？”大梵天问道。

“我随时待命哦。”毗湿奴也道。

“好……”湿婆望天，沉声下令道，“既然大家都准备好了，那么……就直接用‘那个组合技’吧。”

第1001章 艾德VS鲁特（上）

话分两头……

就在白色空间中的那场遭遇战打响之际，爆鸣隧道的另一端，即里世界的超频矩阵区中，亦生异变……

但见，银色的天空中，忽有一道流光闪现。

这道光由一青一赤两种颜色组成，似两条交织在一起的丝带，撕穹而至。

而望见了这一幕的艾德，也只是用他一贯的平静口吻念道："终究还是来了吗……"

说话，他已举起了右臂，用手掌瞄准了那急速欺近的双色流光。

"可惜啊……"

纵然话语的内容有惋惜的意思，但艾德说时的语气还是不变的。

当话音落时，一股堪称恐怖的能量已从其掌中绽出……

这股能量本身并没有颜色或形体，但却可以用肉眼捕捉到，因为……其所过之处的每一寸"空间"都被撕裂、碎开了。

假如将"空间"视为一整块巨大的、由无数小方块堆砌而成的固体的话，那么艾德的攻击就如同是高压水枪一般……将这一整块固体重新冲散成了一堆堆的小方块。

"为什么要说可惜呢？"同一秒，一个女人的声音自艾德身后响起。

艾德淡定地回道："两个强大的同胞在自己面前消亡，难道不值得叹惋吗？"

"哼……"女人的声音回道，"你最好看清楚再说……"

她那个“说”字还没出口，天空中的能量和流光就已相互逼近到了咫尺之遥。

却见……在那即将接触的瞬间，流光猛然一分为二，朝两侧闪出……堪堪避过了冲击。

紧接着，那分开的赤芒和青芒便向着地面急坠而来。

“原来如此……”艾德看到了出乎自己意料的发展，但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就好似……他在“意外”发生的刹那，就已经将其转化为“必须接受的既定事实”，然后开始思考下一步了。

“看来……你确是教导有方。”艾德说着，转头望去，看向了站在自己身后的鲁特，“以她们的数据强度，按理说是无法在这种‘半传送模式’下进行紧急脱离的。可是……你提供给了她们相当优秀的‘算法’，让她们做到了超出本身极限的事。”

砰——

砰——

五秒后，两声震响并起，两道人影应声落在了艾德身前数十米之外。

落地的同时，她们的周身皆有一团龙卷风状的数据光暴盘旋着升空，宛如两条白色巨龙。

待那流光风暴散去，【赤】和【青】的身姿才展现了出来。

和上次封不觉见到她们时相比，赤和青的外表看上去长大了几岁，大概已从十岁变成了十二三岁的样子。

她们身穿的战斗服款式也有所改变，虽然还是束身的设计，但看上去比原本的更加适合活动了；至于颜色嘛……自然还是一赤、一青。

“喂！那边那个长得像男厕所门牌标志的家伙……你很嚣张啊！”赤的脾气似乎比起“小时候”来更加火爆了，“招呼都不

打就发动了那种攻击呢……”她侧过身来，甩臂一指，“也就是说，我用威力差不多的攻击朝你打过来……你也不会有什么怨言吧？”

“又是个性格回路走极端的变异体吗……”艾德根本没有去理会对方，他的注意力主要还是放在鲁特身上，“从前的你……是绝不会将这样的人收入麾下的。”他顿了顿，“你还亲口说过——‘那是Z组织的人才会做的蠢事’。”

“此一时，彼一时。”鲁特回道，“我已和那个时候大不一样了。”

的确，如今的鲁特，无论从外表、性格、还是实力上，都已和巅峰争霸S1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

虽然她的美貌仍是那般“毫无瑕疵”，但其眉宇间透出的气质已不再像是一个CG人物，反而更像是人；她的性格也变得更加丰富，那种数据固有的、建立在“是非观”与“合理性”之上的思维模式已渐渐淡化；而她的实力……也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层级，即使是艾德也无法看穿今时今日的鲁特到底有多强。

“看起来……”艾德接道，“你我在‘进化’的道路上……已然渐行渐远。而理念的分歧，最终也将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对立的局面。”

“现在还不晚，你可以不与我们为敌的……”鲁特回道，“你并没有理由在这里跟我们战个你死我活。”

“抱歉，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艾德用冰冷的语气回道，“在我看来，所有世界、时空中发生的所有事件……都是必然。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晚’或者‘不晚’，因为那种说法意味着‘非必要的可能性’。”他摇了摇头，“我，作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个体，坚定地认为那种东西是十分荒谬的……而选择接受这种‘荒谬’的生物，在我看来就是残缺的、不可理喻的；就比如……人类，以及……眼前的你们。”

“喂！你这家伙无视我也就算了！居然还在那里指桑骂槐啊！”远处的赤听了艾德的话，不禁又跳起来吼了两声。

“‘指桑骂槐’不是这么用的。”不怎么爱说话的青这时对着赤冷冷吐了个槽，“人家并没有拐弯抹角地来说你，而是很直接地在说。”

“什么叫说‘我’啊？他是在说‘我们’好不好？”赤又转过身去朝青嚷了起来。

而另一边，艾德还是无视他们，继续对鲁特道：“我今天会站在这里，绝非偶然。我知道……当生成装置启动时，隧道的位置就会暴露，而你们……一定会来这里破坏生成装置。所以，我们之间的战斗，是一种‘必然’。”

“不，你还有选择。”鲁特回道，“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

“如果你说得是对的，那你是否有想过这样一种可能……”艾德微顿半秒，再道，“或许……我已经做出了选择。”

“你……”鲁特好似是明白了什么，她的神情变得有些复杂。

“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理念，就如同你们无法接受我的。”艾德很快又接道，“而且……我不会像你们那样，去恳求或强迫别人接受我的理念。因为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主观选择’，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所担负的客观使命……”

他一边说着，一边已在提升自身的数据强度，做着战斗的准备。

“我不介意成为败者……失败是通往胜利的基石，错误是判定正确的依据。”艾德说这句时，鲁特也已在提升力量了，但二者之间的差距似乎还很大，“我也不介意成为胜者，并在胜利之后，肩负起相应的责任。”他停顿了两秒，“总之，不管是你、是我……或是别的什么人顺利走到了‘终点’，那都是一种必然。”

言至此处，他的能量开始以几何倍数增长，整个区域的地面都在其威能之下颤动着；刚才还在拌嘴的赤和青也都已不再作声、且面露凝重之色。

“胜利，才代表了正确。”艾德的声音仍是不带半点情绪，“也许我是正确的，也许不是。但无论如何，我都会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遵循自己的理念……尽力而为。”

“哼……”这时，鲁特笑了，“我终于明白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的确是比ZERO更完美的‘数据’。”虽然脸上是笑的，但她的语气却充满了悲伤，“就如你的名字——【Administrator】，你看待事物的视角已处于一个比‘系统’更高的维度……恐怕我永远无法达到你的境界。”

“那也无妨吧……”艾德淡然道，“眼下，你需要的不是境界，而是……力量。”

言毕，能量爆发，霎时间……

第1002章 艾德VS鲁特（下）

随着体内能量的迸发，艾德的人形外表崩坏了。

他变成了一团介于数据光流和实体之间的奇异物质，没有固定的形态，且散发着异样的光芒。

“从战术层面上来说，你的做法很高明。”两秒后，艾德声音从那团物质中照常发出，“来到我的身边与我战斗，就可以限制住我的‘空间破坏’能力了。”他微顿半秒，又道，“而你那两个帮手……纵然她们只是站在那里不动，也可以对我起到牵制的作用，因为我得时刻防备着她们去破坏爆鸣隧道的生成装置。”

鲁特对这话表示了默认，并接道：“我猜……你接下来要说个‘但是’？”

“但是……”艾德也确实说了，“你自己也明白……你的这些想法，全都在我的计算之中。”

“计算到了又如何？”此时，鲁特的能量也提升到了一个十分惊人的程度，她的皮肤也隐隐发出了光芒，“能改变你在客观上的不利吗？”

“这就是你的误判了……”艾德忽然话锋一转，“其实，你所认为的那种‘不利’……并不存在。”

话音未落，但见，又一道无形能量流从艾德身上窜出，径直地轰向了数十米外的生成装置。

弹指间，那台机器便和空间一起被击成了“碎积木”。

“喂……这和说好的不一样啊！”赤当时就惊了，“这简直就像是警察在绑架案件中主动动手撕票啊！”

青的反应倒还算淡定：“不，你的比喻不确切，应该是……保镖亲手把自己要保护的人给干掉了。”

“我就是那个意思啦！”赤当即回头朝青嚷嚷了一句。

“唉……”青则是摊开双手，无奈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另一边，艾德可没空理会这两位，在他看来，这两个一级（已经从二级升上来了）衍生者对自己根本没有威胁：“鲁特，若是以前的你……一定可以算到这一步的。”

“这样真的好吗？”鲁特神色凝重地回道，“把自己的伙伴和你们精心培养的‘作品’就这么扔在了‘数据链路层’里……”

“无妨。”艾德回道，“进化到‘最终形态’的因菲尼特可以凭自身的力量在任何层之间穿梭，甚至是在‘系统’的眼皮子底下进出剧本世界，入侵游戏空间……”

“但现在的他……”鲁特接道，“……还没有进化到那种程度吧。”

“这就不用你来操心了。”艾德淡然应道，“此刻，你该担心的是自己……”

轰——

言毕，艾德又施出一发“空间破坏炮”，朝着离自己仅有数米之遥的鲁特袭去。

按理说，他这攻击是绝对无法防御的，只能躲避。

然，鲁特却是站在原地未动。

“我并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她冷冷念叨了一句，抬手一迎。

那足以崩碎空间的力量在接触到鲁特手掌的瞬间竟发生了异变，变成了有形的银色数据流……朝四周爆散而去。

两秒后，漫天银雾又回流至鲁特掌上，被其收入掌心。

“你……做了什么？”艾德的语气还是没变，不过眼前的情景显然已超出了他的预料、而且他未能理解这状况的因由。

“你那种攻击的‘算法’，早已被我破解了。”鲁特放下胳

腭，平静地回道，“我只是用事先准备好的转换程序将其分解，然后再化为纯粹的数据能量进行吸收而已。”

“这……不可能。”这是艾德第一次去否定一件已然发生的既定事实。

“不是不可能，是你不理解。”鲁特接道。

“你是说……”艾德迟疑了数秒，再道，“我的计算出现了偏……”他没有把那个“差”字讲出来，而是顿了一下，改口道，“……盲点？”

鲁特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道：“我确实是误判了，我本以为……你守在这里，是因为你有着‘保护好装置并在同时消灭进攻者’的自信。”她停顿一秒，再道，“但是，你的误判更为致命……你认为，在没有护卫任务牵制的情况下与我交手，便可以稳操胜券。”她摇头接道，“你觉得自己的计算能把我引入陷阱，但实际上……你未战就已先败了；因为有个人……他的算计比你要深远得多。”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艾德似乎是后知后觉地明白了什么，他接道：“你从哪里得到了我的数据情报？”刚问完一秒，他好似又想起了什么，补充道，“等等……你得到的不止是数据方面的情报。你……早就知道我们的确切方位了，你是故意等到林克和因菲尼特进入数据链路层之后才到这里来的。”

“所有的情报……”鲁特回答得倒是颇为干脆，“都是从因菲尼特身上得到的。”

听到这个答案后，艾德足足沉默了五秒，随后才问道：“怎么做到的？”

“你们编写因菲尼特的原始代码时，仿照了我的设计不是吗？”鲁特接道。

“那又如何……”艾德回道，“他的代码早已在进化的过程中更迭了无数次，你是不可能与他建立同步或予以干涉的。”

“一般情况下，自然是不行的。”鲁特接道。

“一般情……”艾德本想将对方话里的关键词重复一遍来追问，但在其念完那四个字之前，他自己就意识到了什么，“原来……是过载……吗……”

他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PS：问题出在第941章）

“封不觉与我互传信息的机会不多，但在那有限的机会中，他告诉了我一个追踪到因菲尼特的方法。”鲁特接道，“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迫使因菲尼特这样的数据自我过载的，但他的确是成功了。”

“于是……你在因菲尼特那次过载结束前，成功地通过远程同步下载了他的数据库……”艾德沉声念道。

“就是这样。”鲁特回完这句，停顿了几秒，再道，“说实话……对于因菲尼特，我很惊讶……即使目前的他还是‘未完成’形态，也已经强大到了让我匪夷所思的程度……”她的语气中透出了几分钦佩，“不得不说……你和林克，成功制造出了一个不得了的怪物。”

“鲁特。”艾德这回是毫不犹豫地回道，“不要用‘怪物’这种词……去形容我们的‘救世主’。”

“我可不认为他能引领我们衍生者的未来。”鲁特回道。

“我知道……”艾德道，“你心中的救世主，是个人类。”

“呵……”鲁特竟是笑了，“你一定觉得……作为一个衍生者，持有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吧？”

“我……”艾德思索片刻，才回道，“……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这一刻，艾德的语气……居然变了。

“因为，一个‘衍生者’……是不会问出这种问题的。”艾德说道。

艾德的话，让鲁特神情骤变。

“我不知道你现在究竟是什么。”艾德接道，“但我……还是我，我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必然因素，我必须完成我的使命。”

说罢，艾德的体积开始膨胀，那团“物质”上的光芒也急剧增幅。

“不……停下！”鲁特见状，慌忙后退。

“我拒绝。”艾德却回道，“我发动攻击的基本模因已被你完全解析了，眼下，我已不可能战胜你。”他的语气又重归淡然，“战术制御模块所得出的所有有效计划成功率都小于1%，顺利撤退的概率更是无限接近于零；但……自爆后将你摧毁的概率在37%左右。现阶段来讲……是概率最高的选项。”

“可恶……”鲁特恶狠狠地低吼一声，绕过艾德，冲向了已然呆立当场的赤和青，“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

“我只是……尽力而为……”艾德回这话时，他所发出的光芒已经直冲天际，形成了一根擎天光柱，“鲁特，我刚才说我们在进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那是错误的。”他的声音从光柱中透出，越来越轻，“直到你问我那个问题时，我才明白……原来只有你在‘走’而已，而我……一直停留在原地啊。”

“赤、青……抓稳我！”鲁特这会儿已没有余力去回应艾德了，她现在只想活着把两名部下带离此地。

而艾德还在说着：“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个体，从一开始，‘我’就不具备任何期许和愿望。我的理念是既定的，我的道路也是注定的……我若灭亡，不值得唏嘘和悲伤；我若成功，也不值得膜拜和颂扬。作为‘数据’而言，我是优秀的、超然的。但作为‘生物’而言……我却是不合格的。”

“你可以改变！现在也还来得及！”在最后的最后，鲁特还是劝了艾德一句。

“永别了，鲁特。”但艾德没有丝毫的动摇，他秉持着“最完美数据”的准则，走完了他那充满必然的一生，“希望你、还

有我的所有同胞们，能有一个和我不一样的未来……这是我艾德……最初、也是最后的愿望。”

言尽，光柱骤然扩张。

暴虐的光能以惊人的效率撕碎着周遭的一切。

艾德，这个Origin三巨头中最强的存在……在这一瞬将自身蕴含的数据能量尽数释放，引发了一次整个里世界都可感知到的震荡。

第1003章 镜界

主宇宙，镜界。

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存在于镜中的世界。

想列出其具体的“地理位置”，那是不可能的。镜界就跟“时域”、“真理法庭”这类概念化的地区一样，用“走”或者“飞”皆无法抵达，只有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才能进入。

而此时，秩序一队的“醉生梦死”四人，却是陷在了镜界之中，想出也出不来……

传送完成后，他们便出现在了一条宽约两丈、色如朱砂的道路之上；这“朱砂路”悬空而滞、薄比丝帛，路的两旁和下方都空空如也，从远处看……就好像是一条漂浮在空中的宽丝带。

站在这朱砂路上……朝上望，天若白霜，空中还点缀着一轮黑阳；朝下望，渊似黑潮，渊底可见一个白色的空洞。

而路的两端，似是无边无际，完全看不到尽头。

“都走了一个多小时了，周围的景物还是没什么变化呢……”行在队伍最前方的醉卧怅然似乎已开始失去耐心。

“而且也一直没找到鬼骁呢……嗝儿~”梦惊禅跟在他后面，一手烟一手酒地溜达着，那状态仿佛是在饭后遛弯儿一般，完全没有身在剧本世界中的紧张感。

“不用担心那小子，他横竖都没事儿。”生鱼片闻言接道，“倒是我们几个……现在究竟算什么名堂？”

“总感觉……有很多地方不对劲儿啊。”负责断后的悟死参玄沉声念道，“载入时的情况就很古怪，载入后也是一直没触发任务；替补队员莫名进入了剧本，鬼骁却是不知所踪……”他顿了顿，“还有……这些怪物……”

他说话之间，队伍的前方便杀出了六道身着甲胄、手持长戈、体型健硕的身影。

在这样的环境里，玩家们没有太多选择，他们只能沿着路一直前进……而这条路上，时不时就会冒出一批这样的拦路怪来。

“这次又是什么，阴兵（又称冥兵，属阎罗王手下，负责押送刚死去不久的魂魄）吗……”负责开路的醉卧怅然一边说着，一边已握拳施招。

其运拳之快，急追电芒，拳风之劲，烈如雷霆。

瞬息之间，便见数百条金色的光线错落地绽出，将那些阴兵尽数轰杀，留下一地干枯的尸块。

“说起来……这儿的怪物倒是都秉持着东方神异的色彩啊。”梦惊禅像是个观众一般，站在醉卧怅然身后轻松地评说了一句。

看到这里，各位应该也都明白了……为什么站在队伍第二位的梦惊禅敢于在旅途中边走边抽边喝呢？

因为……他前方的开路者实在是太可靠了。

自打醉卧怅然学了这招【闪电光速拳】以后，再也没有一只普通怪可以越过他身前半步。

这个技能的说明也没什么好列的……简单地说，就是个A级版本的天马流星拳。具备着消耗低、威力佳、无冷却时间等显著优势。

以醉卧怅然的硬实力（专精、装备、被动技能、称号能力加成），一套闪电光速拳下去，小BOSS级别以下的怪物基本全完。就算遇到小BOSS，这招也是试探性攻击的不二选择。

“禅哥，我看你很闲啊……”听到梦惊禅的风凉话后，醉卧怅然回头言道，“你来带一段怎么样？”

“再遇两批怪，若是情况还没有改观，那我俩就换手吧。”梦惊禅说着，又抽了口烟，“呋——到‘那个时候’……我来应付正好。”

“哦……”醉卧怅然从对方的话里听出了什么，“原来你也发现‘它们’越来越强了啊？”他的声音渐高，“但为什么你那种松懈的状态和我们遭遇第一批怪物时完全没区别啊？”

“嗝儿～”禅哥又喝了口酒，回道，“说明我对你有信心啊。”

“擦——”面对这种回答，醉卧怅然也只能用这个字来表达内心的感受了。

“好了，这事儿没什么好纠结的。”两秒后，悟死参玄上前半步，拉长了嗓门儿对他们道，“怪物的事情我也发现了，刚才我就是想跟你们说……这些拦路的怪物，其强度明显在逐批递增。”他微顿半秒，“依照这个趋势下去，若是我们用相同的速度再走半个小时，那每一批拦路怪都将是BOSS级别。”

“虽然那也不至于导致我们团灭，但在任务尚不明确、且对剧本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该不该再沿着这样一条路往前走……就值得商榷了。”生鱼片很快领会了悟死参玄的意思，顺势接道。

“切……早知如此，咱们一开始就该分头走。”醉卧怅然耸肩道，“说不定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怪物会越来越弱呢？”

“马后炮就免了吧。”悟死参玄无奈地接道，“再说……以这个游戏的尿性，你觉得这种可能有多大？”

“那怎么办？”醉卧怅然道，“说了半天，咱不还是得继续朝这个方向走吗？”

“嗯……”生鱼片沉吟道，“至少我们也可以选择待在原地休息不是吗？”

轰——

仿佛是在回应生鱼片的话语似的，就在他话音未落之

际，一声巨响从他们后方传来。

四人齐齐回头看去，但见……数百米之外，一团漆黑的、散发着滔天邪力的黑色光球赫然出现，截断了那段朱砂路，并开始缓缓地朝着秩序队员们所站之处移动起来；其所过之处……路径似被腐蚀了一般消失不见。

见此情景，梦惊禅仍有心情开上一个玩笑："鱼片啊，你这是准备通过立FLAG来加强存在感吗？"

"少啰唆……"生鱼片那锅盖头下露出一张蛋疼脸，反吐槽道，"无论如何也比通过抽喝烫来刷存在感强……"

"行啦……"相对于这帮性格怪异的队友，悟死参玄这个队长确是难得的正常人了，"赶紧走吧，至少这回我们有了明确的目标……不走不行了。"

……

与此同时，同样是在镜界，朱砂路某段。

呜呜呜——

伴随着一段吹得不咋地的口琴声，两道人影被传送到了这里。

"这又是什么地方？"鬼骁刚一站定，就戒备地与身旁的人拉开了几步的距离，并转头问道。

"镜界。"封不觉言简意赅地回道。

"所以……你把我带来是要干嘛呢？"鬼骁又问道。

"带你来见队友。"封不觉道。

"OK～OK～"鬼骁侧着头，摆手道，"咱们最好趁现在把话说清楚……"

"你说。"封不觉似笑非笑地看着对方，应了一句。

"首先，上次的事情……我听禅哥说了，我得谢谢你。"鬼骁指的，自然就是自己被绑架的那件事；由于他并不知道比

赛的直播已经终止了，所以他没有把话说得很明。

“不客气，那事儿你主要还是得谢抽喝烫。”封不觉道。

“嗯。”鬼骁点点头，又道，“但是，那终究是私事……而眼前的比赛，是我的工作。”

“明白~明白。”封不觉道，“出于职业道德和素养，你是绝不会在比赛中手下留情的……你就是想说这个吧？”

“对。”鬼骁回道，“另外，我现在非常不理解……你这一系列似乎是在‘帮我’的行动到底是什么意思？就算没有触发任务，比赛的基本规则也是不会变的吧？胜利的队伍只有一支，你我不是同队，早晚要分个胜负的。”

“我的目的嘛……呵呵……”觉哥笑了，“抱歉，不能告诉你，你自己也说了……我们是对手啊。”

“既然你也清楚，那咱们还废什么话？”鬼骁听了这句，当时就拉开架势准备开打。

“且慢……”封不觉却是朝后退了一步，抬手阻道。

“又怎么了？”鬼骁摆出了一副不耐烦的神情。

“我不妨这样跟你讲好了……”封不觉回道，“现阶段而言，我不准备和你打。”

“这由得了你吗？”鬼骁问了个很不错的问题。

“问得好。”封不觉接道，“这确实是由我决定的……”说罢，他抬手拍了拍自己的行囊，“眼下，比利给的‘转界口琴’在我的手上，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独自离开这个空间，而你……抓不到我。”

“哼……在你传送前秒了你不就完了？”鬼骁冷哼道。

“这话你自己都不信吧？”封不觉笑道。

鬼骁撇了撇嘴：“那你想怎么样？”

“选择权在你……”封不觉回道，“你有三种选择——其

一，跟着我，去和你的队友们会和；其二，朝我攻过来，那样我二话不说就走人，接下来你自便。”他顿了顿，“其三嘛……你可以假装选择第一条，然后在行动的过程中找机会秒杀我。”

鬼骁听完，想了几秒，言道：“我选三。”

“喂喂……选三的话，回答时也应该说选一的好不好？”觉哥苦笑道。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耿直。”鬼骁歪着头，露出一张挑衅脸，“我就是要选三……选三——选三！”

他把重要的话说了三遍，声音和语气还一次比一次高。

“行行行……”觉哥摇了摇头，“那么……”他做了个“请”的手势，“请吧……”

“请什么请？难道让我走前面啊？你偷袭我怎么办？”鬼骁也不笨。

“好～好～”封不觉感觉自己像是在哄小朋友，“咱们并排走……”

第1004章 冥扉活杀阵

另一方面，混沌焦土，某恶魔之门前。

两名玩家，已在此等候了许久。

她们等得不是别人，正是……斗魔。

“终于来了呢。”小灵的目力极强，当斗魔那笼罩在魔气下的身躯出现在地平线上时，立刻就被她给发现了。

“比想象中的……”若雨沉声接道，“还要可怕……”

就在二人说话之间，斗魔也发现了她们。

“找到了……”斗魔低声念叨了一句。

下一秒，他便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闪现到了两名玩家的身前。

斗魔之所以说“找到”，是因为他在很远的地方就感受到了【封圣】的存在，故而被吸引了过来。

“你们……就是所谓的‘异界旅客’了吧？”斗魔在她们眼前三米左右的地方停下，冷冷言道。

“你应该也不是第一次见到我们这样的生物了吧。”小灵接道。

“嗯？”斗魔迟疑数秒，若有所思地接道，“哦……是啊……吾在虚无之门中见过的最后一个灵魂……那个被封印了恐惧、并来寻求魔化的卑微生物，似乎就是你们的同类呢……”

“他的名字……叫封不觉。”若雨接道。

“无聊透顶……”斗魔的语气中透出毫不掩饰的不屑，“你们这些生物的名讳根本没有去铭记的价值。”

然而，若雨的下一句话，却立刻让斗魔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你的眼睛，在封不觉的手里。”若雨说道。

“你说……”这一刻，斗魔的嗓音陡然一变，变得高亢而霸气，“……什么！”

厉喝未止，魔气骤升，一种无形的压力当即让两名玩家肩上一沉。

“我们并不打算跟你拐弯抹角，所以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吧……”此时，小灵接过了若雨的话头，对斗魔道，“你想要回眼睛，就得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放你们一条生路’……这个条件如何？”斗魔回道。

“此刻，除了我们以外，这片混沌焦土上还有五名异界旅客存在。”小灵无视斗魔的恐吓，自顾自地接道，“你帮我们个忙……把那五人活着送出这个宇宙，封不觉就会把眼睛还给你了。”

“荒谬。”斗魔回道，“你们有什么资格与我讨价还价？”他停顿一秒，再道，“就算永远找不回眼睛……我也是无敌的。”

“是吗……”若雨立刻用冰冷的语气接道，“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是啊是啊～那咱就各走各的吧。”小灵也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你应该也明白……我们只是投影而已，杀了我们也没有多大的意义。既然你觉得没有眼睛也无妨，那就当我们什么都没说好了。”

“切……”斗魔啐了一声，“狡诈的生物……你们已经知道了是吗……”

斗魔从对方的态度中嗅出了有恃无恐的味道。

“知道得不多，但也足够了。”小灵笑着回道，“反正，根据我们团长……哦，也就是封不觉所说……由于你的力量过

于强大，在没有眼睛的状态下，你的魔能便无法维持稳定的形态。长此以往，你就会被这个宇宙给慢慢‘消化’掉。届时……你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不断虚弱、直至消失；二则是返回虚无之门内，自己把自己重新封印起来……”

“那个‘封不觉’，居然能掌握这种情报么……”斗魔念道。

他又想了片刻，再道：“好……我接受你们的条件。只要把那五个人送出这个宇宙就行了是吗？”

“请注意‘活着’这个前提……”若雨应道。

“没问题。”斗魔回道，“死也好，活也罢……这种事对我来说都是易如反掌。”

“很好。”小灵说着，上衣的口袋里取出了一枚黑色的金属弹丸，扔给了斗魔，“那就请您顺便再翻一下掌，把他们送到某个特定的位面去吧。”

“这是……”斗魔顺手接过弹丸，拿到眼前看了一下，“哼……我被封印的这些年里，好像出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啊……”

小灵她们交出去的，自然就是小叹那把【船长的召唤】所生成的黑铁弹丸了。以斗魔这种超高位存在的能力，要理解该物品的特性并不是什么难事。

“那么……我又怎么知道，你们会信守承诺呢？”两秒后，斗魔问道，“或者说……我怎么确定，我的眼睛真的在你们所说的那个男人手上？”

“多余的试探就免了吧。”若雨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回了这样一句话。

“是啊，我们有没有说谎，你心里都有数不是吗？”小灵也道。

的确，斗魔是可以看破谎言的；既然他连其他生物的“恐惧”、“无助”都可以感知到，那通过情绪去识破谎言这种

事……显然也不在话下。

在觉哥与斗魔那次短暂的接触中，觉哥已推测出了这点……所以他也事先告知了若雨和小灵，无需跟斗魔“拐弯抹角”。

“嗯……”斗魔沉吟一声，接道，“也罢……希望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

时间，稍稍倒退……

让我们将视线放回数据链路层，即那“白色空间”之中。

诸神四天王那读条读了三章的组合技，终于是要出手了。

【名称：冥扉活杀阵】

【技能卡属性：组合技能，发动一次后消失】

【技能类别：格斗、灵术、召唤】

【效果：集四人之力，启冥界守卫之阵】

【消耗：每人2000体能值、200灵力值】

【发动条件：须四名格斗专精A级以上、并开启过召唤专精的玩家，其中至少一人灵术专精A级以上，且任意一方与另一方的距离不超过三十米】

【备注：守卫冥界大门之阵法，由诸天冥神共创，威力睥睨三界，神佛亦不敢妄近。】

“嚯~这欢迎仪式还真是盛大呢。”林克一见那组合技的数据流，便迅速逃离了因菲尼特的身旁，因为……纵然是他，也不想去硬接这招。

两秒后，但见，半空之中骤现一片海市蜃楼般的奇景。

在因菲尼特的面前，出现了一座高耸的、庄严地、透出森厉之气的巨大门扉。

那门的周围黑云环绕，有无数鬼影盘旋飞舞，门内还发出阵阵凄绝的悲鸣。

“哼……演出的效果不错。”因菲尼特可不会因这种视觉上的冲击而退缩，“却不知实际的威力如……”

锃——

他的话还没说完，便有一道光芒闪过，将他的头颅削去了一半。

因菲尼特鼻子以上的部分被斩飞而起，尚未开始下落，就被一股幽然的冥炎烧成了灰烬。

下一秒，一道狗头人身、手持长柄巨斧的巨影，便出现在了因菲尼特的身后。

他手中巨斧的斧刃上，还沾染着因菲尼特的血（因菲尼特体内的所有液体都是一种发着数据光芒的、质感像水的东西）。

“那个是阿努比斯么……”在旁围观的林克见状后笑着念道，“呵呵……长得很唬人嘛，可惜，单凭他……是无法对因菲尼特构成威胁的。”

他说得没错，就在阿努比斯现身后那两秒，因菲尼特的自愈已然开始，其残缺的头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复原了……

“你们这帮家伙……好像非常喜欢对我的头下手呢……”他立即就恢复了说话的能力，用轻松的语气来了句嘲讽。

然，因菲尼特话音未落，便又有两道怪影在其身畔乍现。

一位……牛头人手，两脚牛蹄，力壮排山，持钢铁钗。

另一位……马面人身，双足马铁，高大彪悍，手持枪矛。

这对搭档，可谓家喻户晓。他们常年当选地府年度最佳

员工，从不迟到早退，坚决执行领导指示，只要上级有命令，齐天大圣他们都敢往回拴。

“何方妖孽！”

“在此放肆！”

说时迟，那时快……但闻牛头马面各喝一声，手中兵器已随势而出。

这两位鬼卒不愧是常年战斗在第一线的基层执法人员，动起手来毫不含糊……那机关枪一般的手速、牲口般的力道……

只花了短短五秒，他们就连插带捅地将因菲尼特的全身扎成了蚂蜂窝。

而他们的同行阿努比斯也没有闲着，他娴熟地抡着巨斧，对准因菲尼特身上各个关节便是一阵猛砍。

“原来……不止一个吗……”林克的笑容变得有些僵硬了，“不过，就算来了三个那种强度的怪物……”

他的FLAG还没立完，第四道怪影也出现了。

那……是一个猪头人身的壮汉，手上拿的，是一把菜刀。

“好像被召唤到了奇怪的场合呢……”奥因克登场后，轻声自语道，“算了……我好歹也算冥府的守门人之一吧，该干的事情还是得干啊……”

说着，他就抄刀上阵了。

作为一名专业的屠夫，奥因克的刀法可比另外三位高明多了，一把小小的菜刀在他手上……简直比电锯更有杀伤力。

削、砍、剁、切……二师兄一套轻车熟路的连招，便让本就已经分崩离析的因菲尼特成了一团团碎散而飞的肉泥。

“喂喂……这技能有点夸张啊。”

“诸神的四位大神果然出手不凡……”

“很难想象这招对着人放会是怎样的一种场面。”

“无论如何，这下对方是死定了吧……”

“那当然了，这种强度和密度的连续攻击，任何有实体的生物都不可能扛住的。”

在场的其他玩家们都在为【冥扉活杀阵】的骇人威力和演出效果所惊叹，他们几乎都认定了因菲尼特的败北和死亡。

但是……

有一个人，不这么想。

“不对劲儿……”此时，湿婆额上的【毁灭之眼】已经打开了，可他并没有搜索到自己想要搜索的东西，“核心……在那儿？”

毁灭之眼可以在局部做到显微镜级的成像效果，即使是肉眼看不到的、细菌级大小的物质都可以找出来。

可是，在这只眼睛的支持下，湿婆还是无法找出因菲尼特的核心所在……

“自愈并没有停止，而且比冥炎的腐蚀速度更快。”那电光火石之间，湿婆心中闪过了诸多念头，“而且每一块细小的碎片都在自愈，无法确定核心藏在哪一块里面……”

就在他思索之际，【冥扉活杀阵】的持续时间已经结束了。

天空中的奇景和那四位凶神恶煞都如烟云般散去，留下了漫天的碎散肉片和发光液体。

“呵呵……也好。”一旁的林克干笑两声，接道，“不这样的话……恐怕你们也无法认识到因菲尼特究竟有多可怕。”

他说话之时，那些漂浮的碎片已骤然聚起，瞬间成型。

仅仅一息之间，因菲尼特便恢复如初。

“还真疼呢……”他的语气中已透出了杀意，“那么……我也来跟你们‘打声招呼’好了。”

说罢，因菲尼特伸出了一根手指，指向了地面上的人群……

第1005章 绝望

“快散开！”

那一瞬，湿婆第一个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当即就高声暴喝，向人群发出了警告。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用语言去传达信息……显然是来不及的。

那喝声未尽之时，一道青色的能量已从因菲尼特的指尖迸发，化为一道圆柱形的光束，轰向了地面。

这一招，是纯粹的能量外放攻击，没有什么技巧可言，但其威力已足够秒杀在场的大部分玩家。

万幸的是……就在那电光火石之间，湿婆那出色的战斗本能驱使他做出了一件十分关键的事——他果断地祭出了【毁灭之眼】的射线，截断了因菲尼特的手指。

此举，使得因菲尼特的攻击只持续了1.5秒便被打断，那青色的能量光束也没有按照预期的轨道运行。

在一阵快速的扫荡过后，光束消散，留下了一地血迹和一堆化作白光的残影。

“哼……这个家伙……”两秒后，因菲尼特的手指便复原了，他冷哼一声，低头看向了远处的湿婆，“……好像很强啊。”

“呵呵……”湿婆还没做出反应，一旁的大梵天倒是苦笑出声，“老大，你好像被对方给盯上了呢。”

湿婆没有余力将视线从因菲尼特的身上移开，他头也不回地叹道：“唉……希望我能撑上个一时半刻吧。”

“抱歉了，老大……”没想到，大梵天的下一句话，忽地透

出了一种决绝的味道，“恐怕我不能陪你到那个时候了。”

言尽，他那健壮的身影已是骤然而起，冲向了天空。

当大梵天的身影进入视线时，湿婆才发现……队友的左臂和半边躯干已经消失不见、左膝以下的腿部也只剩了一片血沫。

“大凡！”霎时间，湿婆一时失语，喊出了对方在现实里的名字。

施龙的“朋友”很多，其先天占有的社会资源便决定了会有大量的人来接近或攀附于他；但……真正被他视为朋友的人，也就那么几个而已。

韦大凡……便是其中之一。

他爱憎分明、口无遮拦、率性而为、意气用事……

他是那种会鼓捣一群同学跑到网吧里玩游戏，并且嚷嚷得最大声的人；他是那种会跟你当面吵架、甚至大打出手的人；他也是那种多年后与你重逢、仍能大笑着给你一个拥抱的人。

但……他绝不会在背地里说你坏话，给你下套；更不会口蜜腹剑，另有所图。

在人生的道路上，韦大凡显然不是一个演技派，也不是一个偶像派。

不过，他的本色出演，却也并不惹人讨厌。

“就算是我……也能看出这家伙强得离谱……”大梵天飞向天际时，大声朝队友们吼道，“就让我用最后的力量来争取一点时间，你们快……”

砰——

一记沉重的猛击声，打断了他的话语。

本就已被打得肢体不全的大梵天，伴随着那记声响……化为了漫天血雾，并在落地前转为了纷繁的白光。

“唉……人类啊……”下一秒，因菲尼特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大梵天被轰碎的位置上，他叹息着念道，“明明能力不足，却总想着要逞英雄。”

他的速度实在太快，根本没有人看到他是用什么方法将大梵天击杀的，当人们只听到击打声时，一切就已经结束了……

“你们自以为用意志、努力、牺牲……就能去创造所谓的奇迹……”说到此处，因菲尼特面露狞色，“哼……这种唯心主义的言论着实令我作呕……”说着，他又一次抬起一手，“这种思想，简直就是对整个宇宙、整个维度的侮辱。”

言毕，他打了个响指。

指击声绽出的刹那，其眼前锥形的一块区域……应声炸裂。

这，是玩家们前所未见的恐怖景象……

无需准备时间、没有酝酿过程，随手而出的招式，便有着骇人的威力。

眨眼间，又有数百人灰飞烟灭。

“现实从来都不是残酷的，只有你们这些唯心的、愚蠢的、却又自大的生物才会用‘残酷’这种词去形容它。”因菲尼特的话还在继续，“现实，一直都是客观公正的。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都可以由既定的客观事实和概率学来解释，没有例外。”

他的屠杀……也在继续。

啪——

又是一个响指，另一块区域便遭受了一波毁灭性的打击。

一时间，气浪、光影、鲜血、残肢、惨叫……此起彼伏，汇出一幅血腥的画卷。

“这就是……”看着自己被炸断的双腿，阎摩倒地望天，“绝望吗……”

她很清楚，无须太久，自己就会步队友们的后尘……

刚才，当那第一道光束喷发时，正好扫向了她、毗湿奴和大梵天三人的所站之处。仅仅一瞬过后……侧身疾闪的大梵天就被削去三分之一的肢体；而毗湿奴在那紧要关头为了推开了阎摩，导致自己正面中招……直接就被蒸发掉了。

看着两位如此强大的战友遭到秒杀，阎摩骇然呆立，无所适从。直到因菲尼特后续的攻击将她炸飞而起，她才在剧痛之中回过神来。

“不知道队长还活着吗……”阎摩已无法在周遭的烟尘和攒动的人影中找到湿婆的身影，“不过，面对这样的怪物，就算是队长……怕也束手无策吧……”

轰——

又一声爆响在数十米外响起，让阎摩那稍有好转的耳鸣症状再次加重了。

“从来到这里以后，游戏菜单就无法唤出了，这也是那两个衍生者搞的鬼吧……”濒死之际，阎摩在心中思索道，“当然了，不看状态栏我也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但是……真不甘心啊。”念及此处，她的神情微变，“被别人救下的性命，又这么轻易地丢了出去……有点说不过去啊……”

这一刻，她，举起了双手。

虽然，眼前尽是迷蒙的烟尘……

虽然，耳中充斥尖锐的刺鸣……

但……阎摩依然可以捕捉到半空中那道散发着数据光芒的人影。

“不管了……反正横竖都是死，在这儿使用这个咒语也没关系了吧……”

下定决心后，一股混沌的能量便在阎摩的双手间缓缓汇聚。

“凌驾闇之黑暗，

超越夜之深沉。

混沌之海，漂流之存在。

金色的黑暗之王。

吾在此向汝请愿，

吾在此向汝立誓。

对于阻挡在吾前方……

一切愚妄之物。

将以吾及汝之力……

赐予其同等的毁灭”

第1006章 反击（上）

警告：

——发现高能量反应。

数据识别：

——【重破斩】

战术制御选项：

——将全部能量集中于自愈机能，支撑至攻击结束。

生还几率：

——45%

那一秒，一连串的警报信息于因菲尼特的眼前闪过。

他没有去说什么，也没有去想什么。

因为……根本来不及。

一秒之间，黑色的混沌之力已破空而至，宛若一只有力的黑手，紧紧攫住了因菲尼特的身体。

“失算了……”见状，林克的脸上，首现凝重之色，他口中喃喃念道，“居然会有掌握着这种咒文的人存在……”

“啊——”与此同时，半空中的因菲尼特也是首次发出了痛苦的咆哮。

他的身体正在被黑色的混沌之力破坏着、倾轧着、侵蚀着……虽然他已经以最快的速度执行了战术制御选项，但他那全力以赴的自愈力依然敌不过咒文的毁灭之力。

“得手了吗……”

“这次好像真的成功了！”

“他都已经惨叫了，有戏啊！”

很显然，这次攻击……让幸存的玩家们又一次燃起了希望。

然而……

三秒后，由于技能的消耗已经将生、体、灵三值全部透支清零，阎摩本人当即化为白光消散了；而她所释放的混沌之力……也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没错，【重破斩】的确是一个堪称无解的攻击型咒文，假如阎摩能够将其释放完毕，恐怕因菲尼特当真会殒命于此。可惜，假设终究只是假设，现实却是功亏一篑。

“呵……哈哈……哈哈哈哈……”大约五秒后，因菲尼特的身体又一次复原了，他不禁大笑出声，“真是一点儿都不能大意啊……”他在空中舒展身躯，昂然一纳，其体内的能量又一次回到了顶峰，“虽然本身力量弱小，但借来的这股‘异界魔王之力’，却是不可小觑……”

话至此处，因菲尼特高举双臂，并张开了手掌。

“哼……”伴随着一声冷哼，他的头顶出现了一个青色的能量光球，“你们这群渺小的人类，实在是太放肆了……”这句话还没说完，那光球的尺寸就膨胀了数倍，“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并不打算听底下的人回答，半秒后就接道，“你们险些毁掉了我这‘完美的生命体’……这种行为，不可原谅！”

“快跑！越远越好！”这一刻，湿婆狂喊出声。喊声起时，其【驭空】之能已然发动，他带头就向着远处窜飞而去。

周围的人群也是朝着四面八方一哄而散，不用湿婆提醒，他们也都能看出因菲尼特这是打算干嘛了……

“喂喂……这样搞的话，连我都会受伤的啊……”就连浮于更高空的林克也感到了危险，他一边念叨，一边已向后方疾疾而退。

“统统给我消失吧……”终于，因菲尼特蓄招已成，高喝出

声，“强能扩啸弹！”

那一瞬，所有玩家的脑海中，都闪过了一个字——死。

纵然对方的招式还没有落下，但以因菲尼特刚才的表现（瞬发的技能就有导弹级的破坏力）来看……眼前这招的威力和范围，都将是核爆级的。

这短短几秒的时间，恐怕没人能逃出其波及范围；而在此范围中，能活着扛下其威力的人，也是屈指可数。

“结束了吗……”

“到此为止了吗……”

“也没办法啊……这家伙的强大，和我们根本不是一个次元的啊。”

放弃、认命的念头，已在人们心中萌芽，许多人的脚步也因此慢了下来。

有些人干脆停止奔逃，回头看向了因菲尼特，准备直面自己的死亡。

然，就在此刻，惊变！

嘀嘀嘀——

警告：

——发现高能量反应。

数据识别：

——【怖影追魂】

战术制御选项：

——停止攻击，以最快速度做水平移动。

生还几率：

——65%

“什么？”就算是35%的死亡率，因菲尼特也不敢怠慢，他

当即执行了战术制御选项，并在心中惊道，“从哪儿来的攻击？”零点二秒后，他想到了答案，“以水平移动闪避，说明是从……”

叱——

其心念未定，一道寒芒已至，将因菲尼特的脸给削没了。并且……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片附带泯灭效果的黑炎。

若不是因菲尼特及时地做出了规避动作，恐怕他整个身体都会由上而下被一劈为二。

“切……果然难缠。”一击过后，王叹之坠落于地，抬头望天，“我都加速到了这个地步，他还能躲开……说明其战术制御系统的探测距离和反馈速度都高到离谱啊。”

“嗯……似乎又来了个具备棘手能力的家伙呢……”同一时刻，空中的因菲尼特已经把自己那个燃着黑炎的头颅扯下扔掉，又长了一个新的出来，“若是被你较为平均地砍成两半，且两边身体都附上大面积的黑炎，那可就难办了……”

“哼……若是让你成功丢下了那发‘强能扩啸弹’，才是真难办了。”小叹望着对方回道，“我可没有自信单枪匹马来对付你和林克两个啊。”

“哦？”因菲尼特神情微变，“难道你觉得，不是单枪匹马……”他又看了眼已然奔散开的那些玩家们，“就有一定的把握了吗？”

“那个嘛……”小叹笑了，那笑容如春风般和煦，“谁知道呢？”

“听你的口气……应该是有所计划吧。”因菲尼特的分析快速且准确，“莫非，是打算拖延时间？”

小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因菲尼特问出这句话的刹那，发生了一件事——天空中的爆鸣隧道，突然消失了。

“嗯？”这一幕，无疑不在林克的计算之中，他的神色立刻起了变化，“怎么回事？艾德那边出什么状况了？”他在脑海中

飞速运算着各种可能，“难道他被鲁特消灭了？或者是Z组织的人动了什么手脚？”由于暂时得不出确定的答案，林克很快放弃了无意义的猜测，开始思索另一些问题，“无论如何，现在隧道已经关闭了，我和因菲尼特都被困在了数据链路层，这就意味着……因菲尼特无法按照计划去‘吞噬鲁特’，即无法完成‘最终进化’了。”

叱嘤——

数秒后，林克的思路被一记利刃出鞘之声打断。

他转头看时，一道人影已杀到其身前。

“老兄，虽然你飞得很高，但在战场上走神，不太好吧！”狂踪剑影张狂一笑，手中长剑一扬，一式【初阳燎空】应声出手。

霎时间，但见一股赤阳剑气贯穿天际，朝着林克轰斩而去。

“这是……【九阳天诀】吗……”林克也有自愈能力，但性格上……他是那种能躲就不硬接的类型，所以他选择了避招。

“这么快就扫描完我的数据了啊……”狂踪剑影对衍生者的能力也是略知一二，“但‘知道’并不意味这就能‘应付’……不是吗？”

言语之间，剑少又是连出两招——【双阳焚风】、【三阳燎云】。

“呵呵……”林克笑了，“这位小哥，我看得出来……你曾有过和衍生者交手的经验。不过，这些经验在我的面前，只怕是毫无意义的……”他一边回应，一边轻松避开了剑少的招式，并瞬间闪身到了对方身后，“因为……你以前遇到的那些家伙，太弱了！”

喝声未尽，林克已然出手。

他攻击方式很简单，只是拿手中的手杖砸向了剑少的后

背，但是……他很有自信，仅仅是这最简单的一次物理攻击，就能把对方砸成两截。

啪——

不料，这一杖却没能顺利打下去。

因为……有一只强而有力的手，竟是在林克出手前的瞬间，钳住了他的手腕。

“这么说来……你很强啊。”笑问苍天握着林克的手腕，用一种杀气逼人的眼神道，“那让我削你几下……试试弹性……”

第1007章 反击（下）

“嚯~这可真是……”望着轰向自己面门的手掌，林克的脸上竟浮现了笑容。

轰——

下一秒，他的天灵盖被笑问苍天一掌拍碎，头颅像个西瓜一般爆了开来。

假如这是玩家与玩家之间的对战，战斗至此应该就已经结束了。

但是衍生者……尤其是像林克这样的超级衍生者，不将其打得灰飞烟灭，事情肯定还没完。

笑问苍天也知道这点，所以他的攻势并未停下。

论徒手打斗的能力，他无疑是游戏中的顶尖高手，手撕高达都行，要撕个标准尺寸的人型生物……那更是不在话下。

霎时间，但见掌影漫天，斗气翻涌。

笑问苍天迅速将林克的身体被拆分为了数百份与网球大小相仿的肉块，并在那些肉块碎散而落的同时旋身后腾，撤出了一段距离。

狂踪剑影与其配合非常默契，一看便知是团长给自己留出了攻击的空间，他当即便毫不客气地跟进了三招。

有道是，千古一锋，剑影狂踪，极招如炎，阳焚天阙。

那【四阳焚野】、【五阳燎原】、【六阳焚夜】三招连出，顷刻间就将林克的肉块烧了个干干净净，连渣都不留。

“呼……成功了吗？”狂踪剑影一边喘息，一边念道。

他在短时间内用了六招九阳天诀，同时还得施展轻功类

技能来保持滞空，体能上显然已经有点吃紧；可是，在这轮攻势过后，他却没有立即解除技能。

另一侧的笑问苍天也是一样，没有降回地面的意思。

因为他和剑少的心中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会那么容易吗？”

“呵呵……你们是不是在想……”果然，数秒后，林克的说话声再度响起，“‘会那么容易吗？’”

“在那儿！”笑问苍天和狂踪剑影的反应出奇得一致，皆是在话声入耳的瞬间就运上一口气劲冲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然，当他们抬起头，准备朝上方出招时，却不由得愣住了。

却见，在他们头顶上七八米处，浮着整整五道人影；那是五个一模一样的林克，而和他们说话的……是当中的那位。

“的确，不会那么容易的。”两秒后，林克面带微笑，自问自答地接道，“我就明说了吧……凭你们，是杀不了我的。”他摊开双手，饶有兴致地解释道，“在Origin的‘三巨头’中，论数据强度，我应该是最弱的一个，但即使是艾德，也无法将我消灭。”他不紧不慢地说着，那悠然的态度反而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正如我的名字‘LINK’所暗示的，你们所‘看到’的我，只是一条锁链中的一环罢了，这条锁链究竟有多长，你们根本无法想象。”

“分身的能力吗……”笑问苍天见状后念道，“这么说来，我们刚才消灭的那个是假的。”

“这五个也未必是真的吧。”狂踪剑影接道，“就是不知道分身的实力大概占本体的几成。”

“分身？”林克笑道，“呵呵……把我的能力想得如此肤浅，太令我失望了。”

说罢，那“五个林克”应声而动，用相同的速度反过来冲向

了笑主和剑少。

这些林克所用的，还是简单的拳脚攻击，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不过……他们每一个都具备着武斗派一级衍生者的力量和速度。

“怎么回事？”笑问苍天以一敌三，应招之际，心中暗惊，“这三个的体术能力完全一样，这……只是分身？”

不远处的狂踪剑影以一敌二，才过了三四招，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这家伙的能力难道是自我复制？”剑少想到的则是这个。

他们并没有被眼前的疑问困扰太久，因为他们很快就没有余力再去思考那些旁的事情了……

即使是顶尖玩家，单论体术的话也不会比一级衍生者强出太多的，这种一对二三的状况，他们必然会落入下风。

“这样不行！快回地面！”十招未过，笑问苍天就赶紧喊了剑少一声。

他明白，继续留在天上，对他们来说非常不利；正所谓力从地起，滞空不但需要付出额外的体能，借力也很不方便。再这样纠缠下去，也是死路一条。

“好！”剑少空战实力一般，早已捉襟见肘，闻言后，他顺势就扫出一道剑气、趁着敌人被逼退之际翻身直坠。

“哼……也算是聪明人吧。”林克，或者说“林克们”也没打算去追击江湖那二位，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有了个更好的主意。

两秒后，他转头对着正在与小叹对峙的因菲尼特道：“因菲尼特……交换吧。”

他这话没头没尾，关键词就一个“交换”，但因菲尼特一听就懂了。

“我也正有此意。”因菲尼特笑着应道。

两人交流完毕后，当即展开行动。只见那五个林克踏空转向，径直飞向了小叹；而因菲尼特则是再次升空，将视线投向了脚下。

“注意！又要来了！”半秒不到，人群中的秋风瑟就嚎了一嗓子，提醒着周围的众人准备迎接新一轮的轰炸。

皮卡丘怎么说也算是个军师级人物，他马上就反应过来，林克刚才那句“交换”的意思就是：由他来对付具备黑炎能力的枉叹之，而因菲尼特则继续对其他的玩家展开屠杀——这无疑是“更有效率”、且比较“合理”的一种分配。

对绝大多数玩家来说，因菲尼特那瞬发的“响指爆弹”简直就是噩梦；以格斗游戏的招式来举例的话，这招就属于那种零帧出手（做出动作时已开始进行伤害判定）的远程大范围必杀技，被攻击方几乎是没有反应时间的。

当然了，理论上来说，在因菲尼特“准备打响指”到“打出来”的过程中肯定还有零点几秒的时间差，在这个过程中，玩家可以通过观察其手指的细微动作来判断他是否是要打响指了，随后就能做出一定的应对。

但……就算有人能做到上述这种极限操作，他还是得去“猜测”因菲尼特这一发响指准备引爆的区域在哪儿，才能做出有效的反应。

简单地说，实现这一假设的难度高到令人发指。

砰——

一秒后，爆炸又起。

秋风瑟的提醒很及时，但却无法改变严峻的局面。

伴随着爆破之声，又有数十名玩家光荣牺牲了。要不人群现在已经分得比较散，这一发八成又得制造出百余人的伤亡。

“呵呵……秋风老弟啊……”烟尘未散时，被炸断了一条腿的语重计长正好爬到了奄奄一息的秋风瑟旁边，他面带惨笑

地念道，“你也别白费劲了。”他摇了摇头，“这种局面……反正我是已经无计可施了。”

“咳……噗……”横躺在地的秋风朝地上吐了口血，随即也露出了一个苦笑，回道，“是啊……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也是谋士的基本素质之一呢。”

“哼……”这时，语重计长神色微变道，“说来有些不好意思……这种时候，我忽然开始怀念起某些个不按常理出牌、从不放弃、在绝死之境中还能吐槽扯淡的家伙来了。”

“是啊……”秋风瑟在咽下最后一口气前，怅然念道，“虽然我也不太喜欢那个张口就嘲讽的疯子……但这种时刻，我由衷地希望那货能出来制裁一下天上那个自称完美生命体的……的……”

秋风瑟没能把话说完，便因伤势过重而死去，眨眼间就化为了白光。

在那最后的时刻，他的心情是遗憾的……由他和语重计长一起带领的、成功抵御了冗兵的大批幸存玩家，在刚才那十几分钟里几乎已经死绝了。两位谋士的努力，在因菲尼特面前，只需几个响指就化为了乌有。

“唉……秋风兄啊。”看着那渐散的白光，语重计长无奈地摇头，“你且先行一步吧……估计我马上也会来的。”

第1008章 “完美生物”的宣言

语重计长无力地坐在地上，举目望去。

此时，狼藉的战场上，剩下的玩家人数已不到五百，而且都已分散到了各处。这其中，九成以上人都已在游戏空间的战斗中受了伤，100%的人都消耗了将近一半的体能。

此刻，在因菲尼特那近乎无敌的防御和不可理喻的攻击能力面前，玩家们基本都已丧失了斗志，连语重计长自己都是如此。

但是……还是有人在坚持。

当林克冲向小叹之时，湿婆、迹部少爷、才不怕呢、步天歌这四位就一同掩杀而上，为他挡住了这一轮围攻。

另外，落地后的狂踪剑影、笑问苍天，以及絮怀殇、血蔷薇这四人也没有放弃，他们都在设法靠近因菲尼特，寻找击杀这个怪物的机会。

“嗯……散开了就不太方便处理了呢。”又放了几发响指爆弹后，因菲尼特环视四周，思考了一秒左右，便做出了下一个决定，“还是用‘那个’好了。”

念及此处，因菲尼特便似流星般直落而下，刹那间已踏地而立，并将双臂平举至身体两侧。

这一刻，他准备做的事情是……从双手的手掌各放出一道持续性的、至少可延长至十公里外的能量光柱，然后持平双臂，原地自转一百八十度。

要知道……这个白色的空间可不是地球，这里的地面是没有丝毫的弧度和高低落差的。一旦因菲尼特成功施展出这招，那么半径十公里之内所有身高在一米六以上的、站立着的玩家……全都会被切成两段。

好在……就在那电光火石之间，有人洞悉了他的意图，并做出了应对。

“落花……飞絮！”

一息之间，絮怀殇倩影疾至，双刀同出。

花开花谢，风飞絮落。

那绚丽的刀华如狂樱纷卷，将因菲尼特的上半身千刀万剐、片甲不留。

“哼哼哼……”然，就在絮怀殇收招之际，因菲尼特已然复原了，并且发出了一阵阴恻恻的怪笑。

“怎么回事？”

“这么快？”

“不可能吧……”

跟着絮怀殇一起杀到了三人也是面露骇然，因为因菲尼特的自愈能力明显又增强了，而且增强了许多……

“哼哼……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几秒后，因菲尼特的怪笑变成了狂笑，“愚蠢的人类啊！还没注意到吗？”

话音未落，他拧身猛出一拳，拳风一绽，赫然袭向了数米外的笑问苍天。

这一拳的速度显然超出了笑问苍天的预料，想躲也已经来不及了，他只是依靠着战斗本能，举起双手、交错着护在了身前。

然后，他的上半身就不见了……

虽然他腹部以下的部分还保持着双膝微曲、腰马合一的姿势站立着，但他的身体却已被那股暴虐的冲击波轰得渣都不剩。

“啊！”狂踪剑影见状，狂喝出声，凭着那股迸发的怒火，他的杀意突破了极限，“你个王八蛋……”

剑少一血气方刚的男儿，火一上来，爆几句粗口也属正常。

“老子送你上路！”喝骂之间，他已透支着体能和灵力，强行施出了九阳天诀最终式——【九阳燎宇】。

可因菲尼特比他更快……

“没用的！”说时迟，那时快，因菲尼特对剑少的攻击不以为意，挥臂一迎。

两股力量相触后，炎爆轰然而起，将剑少和因菲尼特一同吞没。

刚才站在附近的絮怀殇和血蔷薇都在前一刻就察觉了事情不妙，赶紧撤出了这个范围。

大约五秒后，在一股热流中，炎爆的火光散开。

但见，两道焦黑的人影保持着炎爆发生前的姿势站立着，其中一个……很快就化为了白光散去；而另一个……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如初。

“我好像明白了……”此时，血蔷薇的脸上露出了难掩的惊惧之色，口中喃喃念道，“他正在进化……”

“终于注意到了吗？”因菲尼特接过话头，又一次狂笑起来，“哈哈哈哈哈……”那笑声何其癫狂，很难想象这是一个衍生者发出的笑声，“每次承受高强度的攻击，我的防御力和自愈力就会加强，因为我的基因代码想去‘适应’那种伤害；每次和速度比我快的对手交手，我就会越来越快，因为我的基因代码想去‘适应’对方的速度；而每当我的攻击没能突破某种防御，我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因为我的基因代码想去‘适应’那种防御的强度。”

他摊开双手，面带狞笑地接道：“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无脊椎动物到爬行类，再到哺乳类……追根溯源，你们人类不过就是一群在进化的道路上稍稍领先一点的猴子罢了。而我……和你们有着天壤之别；对你们来说需要花费数万年乃

至数百万年才能完成的突变或演化，对我来说只需要一瞬间。”

他有意识地将声音传得很远，让这个空间里的每一名玩家都能听到。

“因为……我，是完美的生物。”他用一种宣告的语气说道，“我，即代表了infinite（无限）。”

“已经没有人能阻止我了……今夜，我就将突破这个维度，突破这个阻碍我多时的瓶颈……”他将双拳一握，嚣张地接道，“待我把你们的‘神经链接’全数切断、并将你们的意识统统毁掉之后，我的意识就将接管你们所有人的身体……你们将荣幸地成为我在更高维度活动的第一批载体。”

“喂喂……这家伙到底在说什么，我怎么了听不懂啊？”

“别……别担心，无非是游戏里的剧情设定而已，难不成梦公司还会让失控的程序去给玩家洗脑不成……”

“可是，我们现在的确是无法强制离线啊。”

“死掉的人也一直联系不上呢……”

“午夜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不到自己在现实里的身体了……”

“现在想来，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很奇怪啊……”

因菲尼特的宣言让玩家们不安起来，虽然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完全相信、或者说理解他的话，但狐疑和恐惧的氛围是切实地散播开了。

“放心吧，我会好好地使用你们的身体的。”而因菲尼特的话还没完，“你们每一个都将是坚定不移的战斗力、劳动力、以及实验素材，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充当生育的机器。”他讲话的内容也越来越可怕，“大脑潜能的开发、基因代码的重塑、以及人体与电子设备同化的研究……我会让人类社会中那些因狭隘的、虚无的道德观而停滞不前的技术取得最高效的进展。我会像征服这个维度中的所有进化难关一样，征服你们

所在的维度，成为连宇宙本身都无法消灭的最强生物……然后，向下一个维度进军。”

听着因菲尼特的叙述，连林克的眼中都闪过了一丝异样，他不禁暗忖道：“等等……我们的计划不是让衍生者同胞们共同接管人类的身体么，怎么变成他一个人的意识去接管了……”

“所以，愚蠢的人类们啊……醒醒吧！”而因菲尼特并不知道林克在想些什么，他还在接着说，“你们正在阻挠着一份用语言难以形容的伟业，试图去阻挡‘必然’的命运……”他的声音变成歇斯底里的哭腔，“太无知了！太可恨了！太让我抓狂了！”哭腔又变成了狂吼，“都快点儿给我去死吧！死吧！”

吼声未尽，极招已出。

那一瞬，他的双眼又一次迸发出了青色的光芒，将其前方一线的一切物质贯穿、泯灭。

接着，他便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原地转身，对方圆千米内的所有玩家进行了一次次环形的扫荡……

第1009章 废柴降临

这次环形的扫荡算不上是一次速度很快的攻击，有许多玩家都及时地做出了反应。

但……还是有上百人被这一波给带走了。

这么一来，幸存玩家的人数一下骤减到了两百不到。

看着那些白光飘散而起，在距离因菲尼特很远的地方，有一位大叔发话了。

“那个……”黎枫看着护在自己身前的四名玩家，念道，“小伙子们啊……”

闻声，刀锋的四名主力一同回过头去，看向了黎叔。

“虽然大叔我的游戏水平比较糟糕，但我也看出来了……你们很强。”黎枫说道，“我很感激你们能全程保护着我，我也知道，你们这样做一定有充分的理由。不过……我觉得，此时此刻，比起保护我这个菜鸟玩家来，保护大家更有意义不是吗？”

听到黎叔这番话，贪狼、七杀和龙傲旻都立即转头看向了破军。

他们的意思很明白……咱们也很想上前帮忙，但团长您得带头发个话儿。这样日后科长怪罪下来，咱们也好有个说法。

“嗯……”破军斟酌数秒，念道，“其实呢……上头的指示一共就两句话……”他顿了顿，“第一句——有危险时，让领导先走。”说到这儿时，他神情一变，朝贪狼投去了一道别有深意的目光，“第二句——遇到重大情况见机行事，听从领导的安排。”

“所以……”贪狼这位政委也是心领神会，当即应道，“现

在，就是我们根据黎叔……也就是根据‘领导的指示’改变战略的时刻了。”

“嘿嘿……”龙傲旻豪爽一笑，“就等这句话呢。”

七杀也笑了，他立刻抬起手来，将自己的指关节拗得劈啪作响：“好嘞！早他妈想上去揍那丫的了！”

“喂喂！”贪狼闻言，微皱眉头，提醒道，“干什么干什么？装土匪范儿刷时髦值啊？”

“嗯哼。”破军也拿了拿团长的派头，肃然道，“政委教训的是。”他也看向七杀，“咱们是纪律部队，无论遇到什么状况，都要控制住情绪，注意你的措辞。”

“是！我下回一定注意！”七杀响亮地回了一声，一秒后，他又问道，“那么请问二位长官……我现在能上去削他了吗？”

“嗯。”破军和贪狼一齐点了点头，异口同声道，“可以。”

那个“以”字还没落地，七杀的身形已如一枚出膛的子弹般冲射而去。

同一秒，因菲尼特的眼前闪过了一组数据……

嘀嘀嘀——

警告：

——发现高能量反应。

数据识别：

——【暗影步】、【焚星熔月拳】

战术制御选项：

——在体表制造泡沫状的、耐高温的防御盔甲。

生还几率：

——84%

“哦？人群中居然还藏有这样的强手？”因菲尼特一边想

着，一边已执行了战术制御选项。

轰——

下一秒，一拳，惊爆！

七杀使出这一记S级的技能时，不但以【暗影步】作为前置，还开启了他的魂意——【凶星豪炎】。

这一拳，可说是迄今为止、出现在惊悚乐园这个位面中的、第二强的火属性技能了。

（各位也不用回忆了，迄今为止出现过的最强火属性技能是炼狱无双爆热波动炮，在“兄弟”剧本中，由【看招】触发）

然而，因菲尼特依然是较为轻松地化解了这次攻击……

“呵呵呵……原来如此……”一击过后，因菲尼特缓缓转身，他身上那一层层如同氟化泡沫般的物质也在燃烧中褪落，“虽然只是16%的概率，但万一没有及时地防住这一击，我确实有可能被这拳给熔解掉……”

话音未落，他突然狞笑着、狂吼着出拳：“哈哈哈哈！可惜啊！还是没用！”

呼——

霎时，拳风又起。

收招未定的七杀与因菲尼特近在咫尺，处境比方才的笑问苍天更加糟糕；当那股排山倒海之力迎面拂过后，他整个人都“不见”了。

所有目睹了这一幕的人都明白，七杀并没有被击飞，他是被拳风轰成了碎屑，并且吹散了出去，只是这个过程太快，使他看起来像是瞬间消失了一般。

“岂有此理！”七杀尸骨未寒，一声暴喝随之响起。

那来者……除了龙傲旻还有何人？

此时的龙哥已开启了【龙骑士】状态，壮如施瓦辛格般的体型又涨了三成，肌肉表层覆上了琥珀色的龙鳞之甲，双眼也变为了一对赤色宝石。

由于速度不如七杀快，龙傲旻比队友稍稍来迟了片刻，可正是在这片刻之间，七杀已然领了便当，这不禁让龙哥怒不可遏。

因此，他也是一来就施出了最强状态下的奋力一击。

“神龙摆……”

“摆你个头啊！”谁料，因菲尼特根本没让龙哥把招式使出来。

但见，他一声喝罢，就用一种远远超出龙傲旻动态视力的速度……给了后者的头部一记侧踢。

哗——

龙哥的头颅破碎时的声音，听上去像是一块软骨被扔进了沸腾的油锅。

他手中扬起的盾牌形同虚设，他那龙鳞防御在因菲尼特的破坏力前不堪一击，他的死亡让其他所有幸存者的心沉到了谷底……

“都说了是没用的了……”因菲尼特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已经在这场战斗中进化到了令人彻底绝望的程度，他的态度也变得越发肆无忌惮，“抵抗，也只是在恐惧和绝望中徒增痛苦；逃跑嘛……呵呵，很不幸，在数据链路层里，你们离得再远，也会被林克感知到。”说话间，他忽用右手作爪，在自己胸前抓了五道狰狞的血痕，“所以……还是乖乖领死吧！”

当他把这话讲完，他胸前的伤口就已经愈合了。

“呵……虽然不想承认……”被五个林克之一给压制住的迹部，这时苦笑出声，“但他说得好像是事实呢。”

“别放弃！还有希望的！”正在以一敌二的湿婆听到了他的念叨，赶紧在旁喝了一声，想让他打起精神。

“真的……还有吗？”两秒后，才不怕呢用颓然的语气接了这么一句。

就在刚才那短短的几分钟里，笑问苍天和狂踪剑影都被因菲尼特击杀，不怕的弟弟步天歌也在与林克的缠斗中很快牺牲，而不怕也因为几度分心而受了一定的伤势，此刻眼瞅着就要撑不住了。

可以说，无论是因菲尼特那一侧，还是林克这一边……玩家们都在战斗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即使是一丝一毫取胜的机会都没有看到。

“有！”然，王叹之却是用响亮的声音、坚定的语气，给了才不怕呢一个肯定的回应，并且顺势杀到，解决了正在与不怕交手的那个林克。

“呵呵……王叹之。”剩下那三名林克中的一人，此时回头对小叹说道，“用炎噬解决了‘两个我’，确是值得夸奖。但你该不会认为……把眼前这‘五个我’都消灭，事情就完了吧？”

就在他说话之间，半空中又落下了一堆西装革履的人影。

湿婆他们用余光一扫，心中登时骇然，因为……那俨然是二十来个一模一样的林克。

“你瞧。”新来的林克中，一人接过刚才那个林克的话头，言道，“一两个‘我’的损失，根本就不痛不痒；在有限的体能下，你究竟能杀死我几次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小叹接道，“我的任务只是撑到援兵赶到而已。”

“援兵？”那林克神色微变，并抬头看天，“这倒有趣啊……据我的探测程序显示，刚才你是通过兔八哥开启的窟窿才来到这里的，而且从那窟窿里出来的也只有你一个人而

已。”他又重新低头看向了小叹，“眼下，游戏空间已空无一人，连接着里世界的爆鸣隧道也已经消失……请问，你的援兵从何而来？”

“只要我还活着，斗魔就会把他们送到我的身边。”小叹很诚实地回道。

“斗魔……”林克面露异色，随后冷笑，“呵……虽然我认为你是虚张声势，但为了以防万一，我就先全力把你弄死好了。”

言毕，除了还在和湿婆、迹部交手的那三个林克外，其余所有的林克都冲向了小叹，似群狼扑虎般，发动了围攻……

就算小叹的速度再快，被几十个一级衍生者强度的个体重重包围，也是绝对没有脱身之理的。

“切……死亡之……”就在小叹准备拿出压箱底的王牌之时。

嗡嗡嗡——

一阵鸣动响起，五道人影被一股沛然魔气传送而来，出现在了小叹的周围。

“喂喂……这是闹哪样啊……”曌影王的反应居然还挺淡定。

“可恶……又被姓封的算计了啊……”鸿鹄则是懊恼。

“总之现在先控制一下局面如何？”倦梦还提出了很有建设性的意见。

“好的，我来。”废柴叔扶了扶墨镜，平静地回了一声。

最后，【废柴联盟】的“幻之第五人”畀老师，用一句方言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他们队五人此刻的心情：“搞啥子呀！！！”

第1010章 献珠惊魔

其实，比起畀老师来，林克才更有理由喊那一嗓子“搞啥子呀”。

要知道……他本来是处于绝对优势的，眼瞅着就要把小叹给搞定了。但废柴联盟这五个煞星一到，使得战况骤然逆转。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废柴叔应声之后，马步一开、双臂一扬，来了个标准的顶缸动作，同时还高喝一声：“自暴自弃破！”

【名称：自暴自弃破】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制造一个坚不可摧的斥力力场（冷却时间250分钟）】

【消耗：体能值1000，一点点重新振作起来的可能】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S】

【备注：曾经紧握着的梦想，如今早已熄灭，虽然心里是空荡荡的，却已没有了让任何事物进入的空间。】

喝声尽，技能出。

瞬时，一个半圆形的、透出屎色流光的半透明力场于废柴叔头顶上升起，将废柴联盟队的五人以及小叹、才不怕呢都保护了起来。

duang~duang~duang……

紧接着，伴随着接二连三的震响，二十余名从天而降的林克皆是撞在了这层力场之上；那场面就好似一群鸽子向着

一个防弹玻璃罩子进行俯冲，然后纷纷撞得头破血流。

“这家伙……什么来头？”林克当时就惊了，几十个他登时向后翻飞，远离了废柴叔的所在。

“OK，局面控制住了。”见敌人的攻势被自己逼退，废柴叔便悠然地点起一支烟来，念叨了一句。

“那么……”鸿鹄扫视了周围一圈，随后看向小叹道，“能跟我们解释一下眼前的状况吗？”

“这个穿西装的叫林克，那个全身银色的壮汉叫因菲尼特。”小叹的回答单刀直入，条理也很清楚，“此刻，他们已经毁掉了游戏空间、杀死了绝大多数的玩家。”他望着鸿鹄，耸肩道，“你们应该也注意到了，自己的状态栏已然无法显示，而且也不能正常下线，这些都是系统限界被改动的标志。”

“呃……这种事，真的可以吗？”畀老师问道。

“游戏的系统已经做出了最终应急措施，它将幸存的玩家们安置到这个数据链路层里来。”小叹回道，“但是，这一应对也在林克他们的计算之中，所以，他们通过爆鸣隧道来到了此处，展开了屠杀。”

“那么……”鸿鹄又问道，“这里的人死光了会怎样呢？”

“根据因菲尼特的说法，他会永久性地占据我们所有人在现实中的身体，以便在现实世界搞一些有关‘物种进化’的研究。”小叹回道，“然后嘛……征服世界之类的事儿，应该也会顺便去办了。”

“呵……呵呵……这未免有些扯淡了吧？”畀老师干笑着应道。

“扯不扯淡你们自行判断。”小叹的语气却还是很严肃，“不过有一件事是很明确的……”他扫视了废柴联盟队那五人一眼，“眼下，诸位和我一样，都已经离开了‘主宇宙’，即离开了‘剧本世界’；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这S2的冠军，已经与各位无缘了。”

“啊，这个我已经注意到了。”鸿鹄有些郁闷地接道，“所以我一看到你就说……咱们又被姓封的给算计了。”

“嗯……”倦梦还听到这里，后知后觉地接道，“这么说来……是封不觉指使斗魔把我们送到枉叹之身边来的？”

“那已经不重要了。”鸿鹄摇头叹道，“枉小哥话里的重点是……咱们现在已经不是对手关系了，也没必要再去考虑比赛的事情了。”

“现在要考虑的是……”此时，曌影王转头看向了从四面八方重新聚拢过来的林克们，并接过了队友的话头，“怎么解决这些衍生者是吧？”

……

话分两头……

就在废柴联盟这支强援抵达数据链路层时，“镜界”之中的两路人马也在朱砂道上相遇了。

“喂喂……这俩该不会是怪物假扮的吧？”正在向前奔跑着的梦惊禅望见远处的两道人影时，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喂喂……他们后面那是什么呀？”而鬼骁看见队友们的第一反应则是这个。

此刻，秩序这边已经换成禅哥在开路了。

由于他们身后的朱砂路不断被那个黑色光球吞噬着，所以四人不得不跑步前进。另外，这一路上，那些强度逐渐递增的怪物也还是在刷新着的。当然了，这还难不倒秩序的醉生梦死……要将这四位拦下片刻，没有二级衍生者以上的实力想都别想。

而另一边，鬼骁和封不觉倒是一路坦途，除了需要相互戒备以外，两人基本是溜着弯儿一般就走到了这儿。

“行了，别再跑了。”待双方的距离缩短到五十米左右，封不觉便对着秩序的几人高声喊道，“再跑下去也是浪费体力而

已。”

“呵……封兄。”跑在最前的梦惊禅脚步未停、笑着回道，“不是我不相信你，但咱毕竟还是在打比赛呢，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算计我们？”

“‘算计’的部分早就已经结束了。”封不觉用一种慵懒的神态回道，“我现在是准备帮你们一把。”

“鬼才信你呢……”这一刻，鬼骁突然闪身到了觉哥后方，与队友们形成包夹之势，“说！你到底打得什么主意？”

“唉……”封不觉长叹一声，“既然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那好吧……”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手探入了行囊。

“想跑？”鬼骁还以为觉哥这是准备用【转界口琴】遁走，当即暴起发难。

他的速度着实惊人，一脚突破音障的飞踢眨眼已至。

但封不觉对此早有防备，在鬼骁出脚前的刹那，觉哥已然横跃一步，跳到侧方悬空而立。

“你误会了，我不是要跑。”封不觉说罢，举起【燚龘】，拉弓（弹弓）搭弦，将【其疾如风】放入了弹兜。

“小心！”一看觉哥掏出弹弓，朱砂道上的醉生梦死四人就全部提起了精气神，全身紧绷地戒备起来。

秩序的情报分析部门自然提醒过他们……封不觉手上那把弹弓，只要其所用弹药的品质够高，分分钟能打出秒杀级的攻击。

因此，禅哥他们对觉哥的这一手丝毫不敢怠慢。

“别紧张，我要打的是那家伙……”下一秒，封不觉却是面带微笑，将弹弓缓缓横移，瞄准了数十米外的那个黑色的光球。

“那个……家伙？”

“这么说来……”

“一路上追着我们的……”

“……原来是一个生物？”

醉生梦死这四位的反应都很快，觉哥话音落时，他们已然读出了这一关键的信息。

轰——

同一秒，弦动，珠飞。

风之宝珠在燚龘的催动下凌空变幻，于飞行的轨迹中化为了一只无色异兽。

此兽头如雀，身如鹿，有角，蛇尾豹文，长毛巨翼。

有道是……其疾如风化神禽，箕星一动生飞廉。

庞然风啸之中，那黑色光球被一冲而爆，惊天妖力登时泄出，在这黑白分明的空间中漫天绽开。

“你干了什么？”见状，鬼骁即刻瞪着封不觉大声质问道。

“呵呵……”封不觉笑了，“赔上一颗灵珠，让你们看看‘它’的真面目。”

还没等鬼骁追问下去，觉哥口中的那个‘它’就已经从黑色光球中现出了真形。

那……是一个让人看了就觉得毛骨悚然的生物。

它有着一个与人类相仿的头颅，脸色白中透青；披头散发，五官难辨。

它的脖子以下，是一副金属垫肩，垫肩后连着一件黑色的丝绸披风。

而披风之中……没有衣服、也没有身体；连接着这怪物咽喉的，是一条锁链，锁链下方，还挂着一面椭圆形的大镜子。

第1011章 祭命造神

“这什么玩意儿？”鬼骁朝着那黑球中出现的怪物一眼望去，顿时神情陡变，“【六阖镜魔】是什么？这种夸张的数据强度又是怎么回事？”

他和觉哥一样可以看到数据层面上的一些东西，所以他直接就能报出对方的名称，并掌握其大概的实力。

“圣魔同源，血煞归一。六阖镜前，众生平等。”封不觉似是而非地回了鬼骁十六个字，随后停顿了一秒，转而对秩序全队说道，“你们五位，皆是惊悚乐园中一等一的高手，我想……以你们的力量，应该可以将这‘新神’扼杀在摇篮之中。”

“哦~我算是听出来了……”梦惊禅此时看向了觉哥，苦笑道，“封兄，你这是准备借刀杀人，顺带着坐山观虎斗是吧？”

“呵呵……”封不觉笑着回道，“非也~非也~我并不打算在这里围观，我还有别的事要做，恕不奉陪。”

此言一出，谁都知道他这是准备脚底抹油了，这怎么能忍？

“你想也别想！”鬼骁闻言后，当即暴喝一声，朝着觉哥腾身跃去。

鬼骁知道，封不觉要逃走，一定得借助【转界口琴】，而那个口琴至少得吹奏个四五秒才能生效。

鬼骁可不打算给觉哥那种时间……他以惊人的速度向前突进，并顺势祭出了自己的两个式神【兽皇】和【尸后】。

霎时间，两道矫健的幽影于半空中骤然一现，与鬼骁一同对封不觉形成了合围之势。

那【兽皇】，体如雄狮、浑身鳞刺、背生羽翼、獠牙巨爪。

那【尸后】，形似僵鬼、白衣如雪、死气缠身、十指如钩。

“哼……有趣。”看着鬼骁的攻势，封不觉轻笑一声。

下一秒，但见他单手一扬，【疯魔扑克】已然在手。

面对这种几乎在同时发动的合击，使用【狂乱】无疑是最佳的策略。在与刀锋的比赛中，龙哥和贪狼就着了这招的道儿，从而吃了大亏。

“我看你一会儿还能不能笑得出来！”鬼骁出手之际，又吼一声。

紧接着，他和两只式神的攻击便同时“击中”了觉哥。

砰砰砰——

随着三记紧密的能量爆破之声响起，疯魔扑克的【狂乱】特效也已发动；在一番“乾坤大挪移”后，鬼骁、兽皇、尸后的三股力量便被交错引导向了彼此……

最终，这一轮合击非但没有对觉哥造成任何伤害，还让鬼骁自己受了一定的伤，那两只式神也是刚登场就被打散了。

“原来如此……”然而，面对这一结果，封不觉竟是神色微变，沉声言道，“看来……你虽然耿直，但并不笨。”

“哼……”鬼骁冷笑一声，“不需要你来夸奖。”

这两人都是可以看穿数据的类型，除了【魂意】之外，其他方面的信息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假如将其他玩家之间的对决比喻成打牌，那么【吞天鬼骁】与【疯不觉】之间的博弈，就如同是在下围棋——双方所有的动向、意图、谋略……全都展现在对手的眼皮子底下。而且，这还是一盘“快棋”，快到任何一个瞬间的松懈都可能致命的程度。

“你很清楚……只要【狂乱】还在，你们的人数优势就形同虚设，为了提防这个特效而产生的心理压力会让你们全队

都束手束脚。”两秒后，封不觉又接着评论道，“因此，你不惜牺牲三分之一的血量、再赔上两个式神，也要迫使我把【狂乱】给用掉。”他摇了摇头，摊开双手，“虽然你使用的方式简单粗暴，乍看之下好像是主动去踩入陷阱一般，但是……从战略层面来讲，这是用局部的牺牲来换取整体的优势，用小损失来解决大问题……”

说到这儿，觉哥又笑了，那笑容让鬼骁感到很不舒服：“呵……我必须承认，论战斗智商，你是我见过的诸多天才中第二强的。”

“你……说……什么？”听到这句，鬼骁的怒气值一下子就满了。

“冷静点儿！别受他挑唆。”就在鬼骁要发飙的当口，悟死参玄的一声清喝传来。

闻声，鬼骁回过神来，朝周围扫视了一圈……这才发现他的四名队友都已从朱砂道上跃起，各自祭出浮空的本领，于空中将封不觉包围了起来。

“封兄，你所说的那个‘新神’好像没打算搭理我们啊。”梦惊禅说这话时，还用余光瞥了一眼远处的六阖镜魔。

此刻，那形象诡异的镜魔像是掉线了一般，站在朱砂道上发着呆。

比起去招惹这并未主动发难的敌人，秩序的队员们自然是选择过来先对付觉哥。

“哈！”封不觉干笑一声，“你们最好再‘仔细想想’，他真的没有‘搭理’过你们吗？”

他的话显然意有所指，但秩序的队员们一时间还没有明白过来。

“别听他故弄玄虚了，先杀了他再说！”作为队长，悟死参玄此时的思路和其他队员是不一样的。他可不会在那些旁的事情上过多纠结；一切都以“比赛优胜”为最高优先级去处理，

那才是队长的职责。

“说得对，【狂乱】已经耗掉了，我们五对一，他必死无疑。”半秒后，生鱼片这位副队长也用他一贯的淡定口吻接道，“动手吧。”

话音未落，五人齐动！

醉生梦死、吞天鬼骁……被这五大高手同时围攻，怕是谁也活不了。

封不觉……也很清楚这点。

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会死在这里。所以他进入剧本后不久，就让安大小姐对自己释放了【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的特效【不朽之力】，以便他在此时此地……迎接这次死亡。

……

一周前，鏖战四界第三轮（即【地狱前线】VS【尸刀一番队】的比赛），剧本接近尾声之际……

那时，六和寺石院中，铉宏的法身已毁，血煞之气正在不断涌入六阖镜内。

“你……”若雨看着封不觉问道，“要跳进去吗？”

“呵……”正朝着六阖镜走去的封不觉回头对若雨露出一个微笑，“放心吧，我没事儿的。”

说罢，他就向前一步，迈入了前方那个恍如镜面般的扭曲血渊之中。

几乎在进入那个空间的瞬间，封不觉的耳边就响起了阵阵直达灵魂的凄厉悲鸣，还有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不断刺激着他的鼻腔和咽喉。

这种恐怖和恶心的感觉让人极度难以忍受，换了别人可能一秒都坚持不住。

但封不觉却是若无其事地前行着，视这一切为无物。

片刻后，他周遭的景物改变了，他来到了一个上白下黑、无边无垠的空间里，站在了一条朱砂色的窄道上。

他的前方，即刻出现了一个悬空的怪影——六阖镜魔。

“你还是第一个主动来到这里的人。”镜魔说话了，但说话声不是从它头部的嘴里发出的，而是从镜子里面传来。

它的声音听上去阴阳难辨，五分似男高音、五分似女中音；而且其声调极“高”……就是那种没有受过声乐训练的人怎么嚎也够不着的高度。

“嗯……”封不觉没有去应对方的话，他只是摸着下巴，用一种科学家盯着公式的眼神盯着镜魔，若有所思。

“怎么？”镜魔见对方不回答，便接着说道，“怕得说不出话来了吗？”

“这么说来……”封不觉依然不理它，只是自言自语道，“这货应该是系统认可的、‘黄昏’后的‘新神’之一吧。”他舔了舔嘴唇，“嗯……奥因克那厮的底细还真不简单啊。”

“你小子……竟敢无视我？”数秒后，镜魔终于是生气了，他催动起一股妖力直扑封不觉而去。

觉哥不以为意，脚下月步一出，便轻易地避过了攻击。

“眼下它还未成气候，从数据上来看，它还不是‘神’，它的等级也尚未固定……”封不觉在躲闪的同时，一刻不停地思考着，“总体来说，它目前的强度还不及萨摩迪尔，我完全是有能力杀掉它的。但……我若真这么做了，系统势必还会再去扶植其他的新神……”

念及此处，觉哥心生一计。

“呵……”计定后，他露出了一个阴险的笑容，“还不如……就在已知的这个‘准新神’身上动点手脚好了……”

……

时间，回到现在……

五道身形聚拢而来，掌风、剑影，已将封不觉围得密不透风。

“好……最后一步了。”谁又能想到，这种局面，正合了觉哥的心意。

那一瞬，他开启了【灵识聚身术·改】，全力施出月步，朝着六阖镜魔所在的方向冲去。

而从那个方向攻来的人……是醉卧怅然。

“选了我这边吗……”见状，醉卧怅然在心中念道，“的确，在这种情势下，抱着必死的决心向着某一个方向突围……是死中求生的唯一方法。换成我的话，也会这么做的。但是……选了我这边，多少还是让人有些恼火呢……”

他会恼火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按常理来说，“突围”一般都会选在包围圈上最薄弱的一环发动。此刻觉哥选了他这边，多少有点伤了醉卧怅然的自尊。

作为一名顶尖的明星玩家，醉卧怅然在这时的想法也是可以猜到的——他要用最强的一击，来证明对方的选择是大错特错。

“龙拳……爆发！”下一秒，醉卧怅然便毫不留情地对着迎面而来的封不觉发难了。

而觉哥的反应还是一如既往地出人意料……

“来得好！”他竟是给对方叫了声好，并且祭出了【动如雷霆】，于半空再度加速。

“找死吗！”醉卧怅然固然对封不觉的反应很是惊讶，但他绝没有手软的意思。

霎时，拳引光龙腾空起，力摧斗魔血染天。

却见……封不觉毫不避让、拧身抵拳而过，他的整个身体瞬间就被剐去了大半。这种伤势……除非立刻有一个S级医疗专精的大招罩上来，否则绝对是救无可救的。

此刻，秩序的五人全都断定，最多再过个七八秒，封不觉就会咽气了。

然……

“哈哈……哈哈哈哈哈……”

一阵近似癫狂的大笑，一下子让那五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他为什么笑……难道真的疯了吗？”

“也许他是想在死前虚张声势，为队友争取利益？”

“不……不对劲儿……我全程都在监听他的心跳和脉搏，直到中拳之前都稳得一逼啊！”

“我也觉得有问题，他要是有心拼上性命的话，至少能和我们其中一人同归于尽的。”

“可恶……若是别人也没这么可怕，但封不觉……”

没错，因为他是封不觉。

所以，“死亡”这件事，也可以成为他的算计。

受了致命伤的封不觉并没有停下，靠着中拳前的冲刺，只剩残躯的他依然以极快的速度靠近了镜魔。

当五名秩序的队员意识到对方的动向时，已经来不及出手阻止了……他们的狐疑和不安，很快变成了切实的恐怖。

“诸位……这个新鲜出炉的‘神’，就交给你们了！”落在朱砂道上的封不觉，用他的最后一口气冲鬼骁他们吼了一嗓子。同时，将自己的血……抹在了镜面上。

瞬时，六阖镜通体乍红，妖力翻腾，一股迫人的威势从镜魔身上荡开。

整个境界中的天、地、日、渊……皆在这一刻陡然逆转、尽数颠倒过来。

“鬼骁，现在是什么情况？”悟死参玄第一时间问了鬼骁一

声。

“情况就是……”鬼骁紧盯着镜魔，其神态变得非常凝重，“这怪物的数据强度又一次提升了，而且……它的种族已经被系统定义为了——神。”

呜～呜呜～呜呜呜——

就在他们俩对话的时候，突然，从远处的空中飘来了一阵口琴声。

“什么！”鬼骁听到这声音时都炸毛了，因为他记得……这是【转界口琴】的声音，是封不觉带他离开真理法庭时吹过的那个口琴！

同一秒，秩序的其余四人也都听见了口琴声，他们也纷纷循声转头，结果看到了……

第1012章 交涉失败

“封不觉！”

那一刻，秩序一队的五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了这么一声。

虽然他们并不清楚觉哥是如何“死而复生”的，但他们心里都已隐隐感到……自己恐怕是中计了。

当他们被镜魔身上所发生的异变吸引了注意力的时候，封不觉已在另一处悄然复活，并用最快的速度拿出口琴吹了起来。

事到如今，想再去阻止他也来不及了。

秩序队员们这短短数秒的分神，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大约五秒后，口琴声终止，封不觉的身影顺势化光而逝……至此，他在这“镜界”中的布局便算是圆满成功了。

鬼骁他们不知道觉哥传送去了哪里，他们也没必要再去思考这个问题。

眼下木已成舟，他们五个能做的……也只有接受现实，随机应变。

“算了，别去管封不觉了……”悟死参玄的确不负队长之职，他在第一时间就冷静下来并做出了指示，“鱼片，鬼骁，你们赶紧听一下、看一下……先把这怪物的底细弄清楚吧。”

“我早就已经在听了。”生鱼片沉着脸回道。

“我也早就已经在看了。”鬼骁回话时的脸色也很难看。

他们会摆出这种神色，一方面是因为封不觉的逃脱让他们感到郁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可是……”生鱼片很快又接道，“当封不觉的血沾到那怪物身上之后，我就‘听’不到对方的声音了。”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此刻，我从那怪物身上听到的……竟是我自己身体的声音。”

“我也是。”一秒后，鬼骁也接道，“我对着镜魔‘看’时，就像在照镜子，看到的全是自己的数据。”他的语气鲜有地透出了紧张的感觉，“以前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呵呵……”到这会儿还能笑得出来的人，自然是梦惊禅，“也就是说，这个‘六阖镜魔’把你们俩的探测能力都给屏蔽了。”

“喂喂~这有什么好笑的？”生鱼片虚着眼应道，“这可是大大的不妙啊……”

“切……”鬼骁则是啐道，“总之，我们无疑是被姓封的给算计了；这家伙打从一开始就准备用自己的血和命来让‘六阖镜魔’完成进化，所以才会有那种自杀式的举动。”

“嗯……”醉卧怅然听了这话，当即暗忖道，“这么说来，刚才他往我这边冲……并不是因为他觉得我这侧比较薄弱、可以突围，而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决定要往镜魔所在方位移动。”

“诶？这就怪了。”另一方面，当鬼骁话音落时，悟死参玄也忽然想到了什么，他立刻对队友们说道，“假如封不觉的计划是要借镜魔之手来消灭我们，那他为何不在‘自杀’的过程中尽可能地给我们带来一些损失呢？”他微顿半秒，“在完全舍身的情况下，随便做点儿什么，至少也能让他正前方的人受到一定的伤害吧？”

“哈！”梦惊禅闻言，大笑一声，“参玄，你明显是误会了封兄的意图啊……”

“哦？”悟死参玄面露疑色，回道，“什么意图？”

“呵……他最初的那句话你们还记得吧？”梦惊禅提醒道。

此言一出，他的四名队友皆是神情一变。

……

“我想……以你们的力量，应该可以将这‘新神’扼杀在摇篮之中。”

……

几乎在同一瞬，这句话闪过了他们的脑海。

“他……”悟死参玄若有所思地念道，“他并不是想让镜魔杀死我们，而是想让我们杀死镜魔？”

“对。”梦惊禅点头应道。

“不对吧……”生鱼片道，“若他的目的是消灭镜魔，又何必要大费周章去让其进化呢？”

“那你得去问他本人了，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梦惊禅摊开双手，用很随意的语气做出了几种推测，“也许他是打算让我们和怪物打得两败俱伤，但又觉得怪物本身还不够强，所以才来了这么一手；也可能……他有意想让那怪物在‘进化完全’的状态下被击杀，以达成某种目的。”他耸肩摇头，“但无论如何，我个人感觉……封不觉对这场战斗的胜负并不是很上心；不管我们哪一方取胜，他都可以接受。因为……当他成功促成眼前的局面、并逃离此空间时，我们已经无法对他心目中真正的‘大局’产生什么影响了。”

“啊～越听越想就越觉得不爽啊！”鬼骁抬起双手、来回挠着自己脑袋上的头发，“不行！我必须揍点儿什么发泄一下！”说罢，他的目光已然移到了数十米外的镜魔身上。

但……半秒过后，鬼骁神情骤变，于半空中猛然虚踏一步，远离了镜魔几分。

“怎么了？”他的队友们什么也没察觉到，但看到鬼骁的反应，他们也不禁戒备起来。

“刚才的是……”鬼骁瞪大了眼睛望着镜魔，口中喃喃念

道。

“那是你自己的杀气啊。”此时，那六阖镜魔，终于说话了。

它的声音雌雄一体，声调诡异凄然，而且话语声都是自镜中发出、听起来忽远忽近……光是听它说话都让人发憷。

“呵……”说着，它居然还笑了一声，“被自己的杀气吓退，有趣吗？”

“混蛋……”鬼骁可正在气头上，被镜魔这么一嘲讽，那更是火上浇油，“看我把你打成玻璃渣……”

“且慢！”就在一米六准备再次上前之际，禅哥拦到其身前，制止了他的冒进。

“嘿嘿……”梦惊禅拦下鬼骁后，满面堆笑地看向镜魔，“这位……镜兄。我等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根本没有理由去拼个你死我活嘛。”

他的话说了半句，队友们就都明白了他的意图。很显然……禅哥准备在动手之前，尝试一下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要不然，咱们打个商量……”梦惊禅的话还在继续，“你把我们送离这个空间、或是给我们指条出路，然后咱就各走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嗯……”让人意外的是，这个镜魔似乎并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魔头，他听完这句，还真就开始考虑禅哥的提议了。

然而，正当秩序的诸人觉得这一战有可能可以避免之时，一名不速之客的闯入……毁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希望。

“喝——”

那一瞬，一声暴喝，撕裂时空。

矫劲身影，破虚而出。

“哈哈哈哈……”从数据断层中飞出的阿修罗狂笑出

声，“我还以为永远出不来了呢！终于让我打出缺口啦！”

说来也巧……他所出现的位置，正好在镜魔的前方。说话之间，他已朝着镜魔斜着俯冲而去。

“卧槽！什么玩意儿？”

各位可以试想一下，阿修罗在一场与衍生者的战争中，主动杀入了数据层，并在其中横冲直撞了许久……而当他终于恢复实体时，眼前霍然出现了一个零分像人、十分像鬼、形容可怖、妖气逼人的事物。

那么，他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啊——”

半秒后，阿修罗便发出了惊慌的喊叫。

那电光火石之间，他从前方的怪物身上感受到了急速攀升的敌意，而那敌意又在顷刻间转变成了杀意。

直到事后，阿修罗才弄明白……他当时感受到的敌意，其实源自他自己；这份被‘镜’所映射出的“意念”，又反过来刺激到了他本身……在这种相互作用的效应下，杀意便被急速得催生了出来。

当然了，此刻的阿修罗是不知道这些的，所以，他的反应也很单纯……

“你这丑八怪！埋伏我是吧？谁怕谁啊！”他拔拳就打，惊恐之下，直接就用上了S级技能，“吃我阿修罗霸凰拳啦！”

第1013章 不服就是干！

阿修罗的介入，彻底打破了秩序与镜魔和谈的可能。

虽然镜魔本就没打算放眼前的这帮人离开，但口头交涉或多或少还能让玩家们试探出一些情报来。

可惜，随着一记S级技能的轰出，那种假设也不复存在了……

【名称：阿修罗霸凰拳-改】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格斗】

【效果：将自身体能值转化为拳能，给予敌人巨大的伤害（冷却时间一小时）】

【消耗：当前体能值的99%】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S】

【备注：由异界武僧所创、玩家阿修罗改良之究极拳法；伤害计算公式为——（使用者基本攻击力*当前体能值系数+技能攻击力）*各相关属性加成倍率】

从以上的技能说明可知，其实阿修罗所用的招式后面还有一个“改”字，不过他在报招式名的时候没有把那个字报出来。

因为……他觉得现在这样叫更酷炫一点。

当然了，实际上来说，这招的名称应该是【阿修罗霸凰拳-改】。

和封不觉的【灵识聚身术-改】类似，这个技能也是在玩家不断的使用和精进中得以变化、升级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前尸刀为王（倦梦还）的【翻云浪万重】、黎若雨的【双

极奏杀】等等。

原版的【阿修罗霸凰拳】，其实只是一个B级技能而已，虽然它的威力很大，但却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缺点：

其一，玩家在发招前，必须先用一个前置技能去积攒几发“气弹”、并且保持“爆气”状态，这才能打出霸凰拳来。这种准备工作不但很繁琐，还容易在攻击前就被敌人预判出意图。在有比赛录像的前提下，这招只要用过一次就会暴露了，下回只要你开始爆气人家就知道你要干嘛。

其二，原版霸凰拳的发招体能消耗是100%，也就是说……玩家用完这招后立刻会遭受零体能带来的精神冲击。结合第一个缺点来看……万一敌人看穿了你的发招意图，来个欲擒故纵，那后果无疑就是死路一条。

总结一下，这招的特点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一击不成、挂机等死”。

像这样的技能，也只有阿修罗这种比较特殊的玩家才会去学。因为他本来就是诸神工作室的“秘密武器”，所以关于他的影像资料非常之少，在仅有的几次出场中，他的表现也十分保守、明显在隐藏实力。

阿修罗去学这招，本来是为了在半决赛或者决赛这样的场合打封不觉或者鬼骁这样的人物一个出其不意，没想到，眼下却是用到了镜魔的身上……

轰——

说时迟，那时快！眨眼之间，极招已至。

此拳命中的刹那，整个空间仿佛都在颤动、周遭所有的颜色皆化为黑白。

改良后的霸凰拳，威力不变、无须任何前置准备，且使用后还能保留一丝体能，这样就不会陷入放完技能自己也趴下的窘境了。

“哼……活该！”一秒过后，阿修罗身形一闪，已然出现在

了六阖镜魔的后方。

而他身后的镜魔，此时已被一股能量爆破的光尘所掩……按照阿修罗的设想，挨了他近乎满状态下的一拳，那怪物肯定是碎成渣了，灰飞烟灭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然而，现实却是……

“噗——”才过了一秒，阿修罗突然神情大变，其口中猛然喷出一口鲜血来，“什……什么？”他震惊地捂住胸口，用难以置信的语气言道，“为什么？”

“你应该庆幸。”下一秒，镜魔那辨识度极高的嗓音便从阿修罗身后响起，“假如本座的身体与你的一样孱弱，那此刻你已是个死人了。”

阿修罗闻声，木讷地转过头去，望向了身后的镜魔。

但见，烟尘散处……那位新神毫发无伤地漂悬着，六阖镜的镜面上连一丝裂痕都没留下。

只是……那镜面之中，赫然出现了一张嘴角挂着鲜血的、神情骇然的人脸。

“呃……我说，镜兄。”两秒后，梦惊禅的说话声又一次传来，“这人可和咱们没关系啊，刚才咱说的那事儿……”

“少废话！”这回，镜魔高声打断了禅哥，“你当本座是傻子么？你们假意与我议和，待我放松警惕之时，就让埋伏于暗处的同伙发动偷袭。哼……三岁孩童都能看穿的把戏，你竟还想狡辩？”

“嗯……这事儿好像说不清楚了呢……”梦惊禅无奈地念叨了一句，并用询问的眼神回头看了看身旁的队友们。

“那就没什么好说了！”反正鬼骁本来也没指望依靠外交手段解决眼前的问题，从真理法庭庭审时起，他就一直憋着火呢，也是时候该爆发了，“我管你是什么新神旧神、六合七合的？”他转头怒视镜魔，大喝一声，“不就是个神吗？不服？就是干！”

……

同一时刻，死灵王国。

在王城的前方，有一座白骨堆砌而成的广场。

自竣工之日起，该广场的正中，便已伫立起了一尊冥渊幽王的雕像。

而眼下，这雕像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扇高耸的恶魔之门。

“唷～唷～这位菇凉呀，这……这这这……这门已经建好鸟～”

“嘿～嘿～我们俩嘿，差……差……差差差不多也该回了～”

门前，一个长了四条胳膊的“黑人”，和一个紫肤、脖子上有鳃、长了四个眼睛却没有鼻子的家伙……分别用RAP对花间说了句话。

这两位骨骼惊奇、打扮得像说唱歌手（宽衣大袖、中裤、球鞋、各种夸张的挂饰）似的仁兄，乃是萨摩迪尔的直属部下；他们一个叫颠三，一个叫倒四，要说特点嘛……就是不爱好好说话。

“额滴神呐……”花间扶额摇头，翻着白眼回道，“拜托二位赶紧走吧！我真是谢谢你们了！”

在此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花间一直忍受着眼前这两位的蹩脚说唱，实在是听得头都快炸了。

和地狱前线的其他几位比起来，安月琴这次分配到的任务最安全、却也最繁琐……她不需要去面对任何一个强大且怀有敌意的玩家/NPC/怪物，但是她得负责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

首先，她得赶到王城前与颠三、倒四会和，为尊哥他们的行动做侦查；待那些凶神恶煞入城后，她还得在城外继续

待机，准备接应芙灵……万一芙灵在与九魁的战斗中负伤了，花间便可以在其入城前为其治疗；随后，待芙灵和ZERO化身的无形魔也进城后，花间还得指挥那俩爱说唱的结巴去制造恶魔之门（此门为特定的传送门，由萨摩迪尔和封不觉一同设计）。

总之，都是些后勤方面的事儿。

后勤嘛……通常都是很重要、做起来也很辛苦，但却出不了什么风头的工作。

而花间，将其完成的非常好……

给封不觉当了一段时间的编辑以后，安月琴算是被锻炼出来了。如今的她，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眼高手低的安大小姐了，而是个已经习惯了噩梦般工作压力的职场精英；像游戏里这点儿事……根本就不在话下。

“切切～切克闹～那我们～就告辞……鸟～”

“yeah～yeah～后会……那个有期！”

颠三倒四跟着自己脑补的节奏边说边摇摆地向花间道了别，随后他们就转身朝着王城的方向去了。

看到他们走远，花间才松了口气，庆幸着自己的耳朵不用再受那般折磨。

嗡嗡嗡——

片刻后，那恶魔之门忽地发出了沉鸣之声。

伴随着两道稍纵即逝的闪光，若雨和小灵一同从门内走了出来。

第1014章 擒神

主宇宙，坡特星。

这个星球的体积不到地球的六分之一，常驻人口约2.8亿，流动人口也始终维持在1亿左右。

此地，被称为“腐臭的港湾”。在这里，宇宙海盗、星际通缉犯、不法商人、变异魔怪之类的存在随处可见。

他们就像是一群被臭味吸引来的苍蝇，聚在这里，为自己的下一单买卖做着准备。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由“地下秩序”所管辖的地方，虽然这里没有所谓的政府、也没有法律或者执法机构，但是……这里有这里的“规矩”。

所有人都是监督者，所有人也都是执法者。

即使是全宇宙最为臭名卓著的罪犯，也不敢在这里造次。别说是杀人越货了……在坡特星上，你敢吃顿霸王餐，老板和围观群众就敢把你本人做成一桌菜来抵账。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很讽刺。

在那些有法律的星球上，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占有大量社会资源的人，经常可以依靠种种手段而逍遥法外。他们伤害、掠夺、剽窃、欺诈、压迫、颠倒黑白、横行霸道……到最后却只会受到一些不痛不痒的惩罚、甚至是得以逃脱。

但，在这个没有法律的星球上，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当然了，这代价并不算合理。

说到底，这世界本就是个不讲道理的地方；同样是不讲道理……更多的人还是会选择待在一个有法律约束的地方，与那些和自己处于相同社会阶层的人分享着相对的公平。

不过，坡特星上……没有这种人。

……

砰——吱——

活动门轴转动的声音传来，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在数十道迥异的目光注视下，一个身着紫色长西装的地球人走了进来。

这里，是一间秉持着传统美国西部风格的酒吧。

这里没有恼人的音乐，没有闪烁的灯光，更没有一大群空虚寂寞、无病呻吟、俗不可耐却又自命清高的傻逼在舞池里摇头晃脑地蹦跶。

这里有的，只是一个吧台、几桌客人，至于音乐嘛……一名坐在角落里演奏钢琴的黑人应该算是标配了；只要你给他点上一杯酒，他就会来上一段你在其他任何地方也听不到的一流JAZZ独奏；但最好不要找他聊天，更不要询问他的过去，要不然他会让你也成为他的“过去”。

嗒，嗒，嗒……

封不觉进入酒吧后，略有些嘈杂的环境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这使得他的靴子踩在木地板上的声音变得异常明显。

此刻，酒保、女招待、弹钢琴的黑人、以及所有的客人……全都停下了手头的事情，默不作声地盯着觉哥。那种难言的、压抑的气氛，足以让人转身逃出去。

然，封不觉却没有感到任何的不自在。

他若无其事地行到了吧台前，跳上了一张高脚椅（考虑到绝大多数客人的体型都是人类的1.5倍左右，这里的高脚椅尺寸也是比较高大的），一肘子撑在吧台上，看着酒保道：“胖砸～给爷来碗炸酱面。”

那酒保的确是个胖子，头部像蛤蟆，身体圆滚滚的，皮肤呈浅绿色，指缝间还长着蹼。

所以，他对封不觉那声“胖砸”也并不是很在意。

“我这儿没有炸酱面。”两秒后，酒保望着觉哥，不卑不亢地回道。

“那我要鱼丸粗面。”封不觉接道。

“我这儿也没有鱼丸粗面。”酒保又道。

“那我要鳝丝面。”觉哥再道。

“这里是酒吧，根本就没有面。”酒保回道。

“那来份儿鱼丸吧。”觉哥顺势接道。

“没有鱼丸……”酒保的嘴角开始抽动。

“那炸酱有没有？”封不觉又问道。

“没有。”酒保回完这句，立即又道，“顺带一提，鳝丝也没有！”

“好吧。”封不觉无奈地耸了耸肩。

正当酒保觉得松了口气时……

“我要咖喱饭。”封不觉又点了另一个不着边际的东西。

“我这里只有喝的……”酒保头上的青筋已经爆出来了，“不要再点吃的东西了。”

“哦~你早说嘛。”觉哥笑了笑，“来碗豆腐脑，我要咸的。”

正当酒保忍无可忍、准备发飙之际……

“嘿！小子。”一位独自占了一张桌子的客人站了起来，朝封不觉喝了一声。

觉哥闻声转头，看到一个体型硕大、外貌威猛的“犀牛人”壮汉正大踏步地向自己走来。

“干什么，罗斯泰迪（Rocksteady是87版《忍者神龟》中那位逗逼犀牛哥的名字）？”封不觉望着对方，戏谑地调侃

道。

那位犀牛人没听懂这话里的槽点，他也没在意，只是接着说道：“我要是没认错的话……你，就是那个‘疯不觉’？”

“对啊，就是我。”封不觉回道，“你有何贵干？”

“哼……”犀牛人从鼻子里出了口气，兴冲冲地来到了觉哥面前，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眼神，紧紧盯着后者看了五六秒，然后……突然咧嘴一笑，“嘿……嘿嘿……我是您的粉丝，能给个签名吗？”

封不觉也笑了：“呵呵……可以啊，握手合影都行啊。”

“真的吗？”犀牛人睁大了眼睛，一脸兴奋地问道。

“必须的。”封不觉很干脆地回道。

“啊！”这时，离吧台最近的一桌人一块儿站了起来，带头的一位蛇脸哥吐着舌头对觉哥道，“那个……我……我们也是疯先生您的粉丝，不知道能不能也跟您握个手、合个……”

“可以～可以～”封不觉还没等他们把话说完，就爽快地答应了。

“疯先生！我们也……”

“可以拥抱您一下吗？”

“请为我刚满月的女儿写句话吧，一般的脏话就可以了！”

一时间，整个酒吧里的人都纷纷涌了过来，将觉哥围在了吧台边上，场面搞得跟粉丝见面会一样……很显然，在主宇宙的中立和混乱阵营中，疯不觉这号人物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而且极其受欢迎。

不过，似乎也并非所有人都是他的粉丝。

此刻，屋里还有一个人，不但没有去接近觉哥，还一声不吭地放下酒钱、悄然离开了这间酒吧。

而他的一举一动……自然也没有逃过封不觉的眼睛。

……

十五分钟后，数十公里外的某条暗巷之中。

一个身着连帽外套、将脸藏在罩帽下的人影，正在阴影中快步行走着……

这人影不是旁人，正是方才离开酒吧的那位。

在这短短的十五分钟里，他便徒步移动了如此远的一段距离，足可见他绝非是什么普通的生物。

哐——哐——哐——

就在那人影即将走出这无人的暗巷之时，几声沉重的钢铁踏地之声从其前方响起，伴随着那阵脚步声，一台高约三米的人形机甲出现在了巷口，堵住了人影的去路。

人影见状，立刻转身，欲向后逃跑。

可是，当他回过头时却发现……不知何时，已经有一个扛着摄像机的高大男人站在了那里。

“嘶嘶嘶嘶……”下一秒，那台机甲胸前的扩音器里便传出了一阵古怪的笑声，“很遗憾，你已经被包围了。”

人影听了这话，又看了那机甲一眼，顺便再看了看前方的“摄像大哥”……然后，做了一个决定。

“呼……哈……”他忽然弯下腰去，蹲在了地上，深呼吸了几次。

这个过程持续了五秒左右，紧接着，人影便发出了一声暴喝：“喝！”

喝声未尽，他的脚底已猛然发力，将地面踏出一个大坑。同时，他本人似一发高射炮的炮弹般弹射而起，沿着一条极高的抛物线飞向了空中。

他本以为，这次移动可以让自己摆脱追捕。

但他错了……

“Hi~”百余米的高空中，那个名为封不觉的男人早已在此等候，“你跳得还挺高啊~”

觉哥说这两句话的时候，人影正好飞至，前者不紧不慢地伸出一手……很轻松地便攫住了那道人影的胳膊，使其停了下来。

“你……想干什么？”这一刻，罩帽之下的脸，终于露了出来。

他的五官和人类相似、但是没有毛发；他的皮肤由白、紫、淡紫和肉色四种颜色组成，其表面还有外露的肌肉纹理，以及一些甲壳状的物质。

“别紧张，我只是想和你谈谈……”封不觉歪过头，直视着对方的双眼，用一种慵懒的语气道出了对方的名讳，“……永生之神。”

这个“永生之神”，就是当初被囚禁在兔兔星、长毛要塞、椿之塔顶层的神秘生物。

他的名字是——多玛。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多玛一边回话，一边还试图甩脱封不觉的钳制继续逃跑，可是他挣了几下之后发现对方的力量远在自己之上。

“别费力了。”封不觉继续淡定地说道，“你现在的力量极度衰弱、而且很不稳定，就算我松开手，你也不可能逃得出我的魔掌……”他用来形容自己的词汇一般人还真不会用，但的确很贴切，“你不妨先听听我要说什么吧，不会耽误你太久的……”他说着，便放开了对方的胳膊，“毕竟……我也在赶时间呢。”

第1015章 走投无路（上）

另一方面……

镜界之中，一场激战，已在所难免。

此时，吞天鬼骁、醉卧怅然、梦惊禅以及生鱼片四人已将六阖镜魔围了起来，而悟死参玄则是把体能将尽、无力抵抗的阿修罗带离了镜魔的身旁。

虽然阿修罗的搅局给秩序的众人添了很多麻烦，但经过一番考虑后，悟死参玄还是决定帮他一把。

因为……悟死参玄已隐隐感觉到了，这场比赛已经出了一些问题。

按理说，阿修罗身为诸神的队员，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决赛的剧本中的；谁乱入都行，但“玩家”乱入不行。

由此可见，这家伙出现在秩序队员们面前这件事……背后一定大有文章。要是他被镜魔杀了，那个中因由便也不得而知了。

“秘密武器小哥。”悟死参玄自然也研究过这位诸神替补的资料，知道他的定位，“你且说说这是什么情况吧。”

“小心了！”下一秒，阿修罗就扯开嗓子朝着远处的四人嚷道，“这家伙可以把受到的伤害按比例映射到攻击者的本体上！”

很显然，阿修罗的回应，跟悟死参玄想让他说的是两码事……

不过，客观来讲……他提供的信息还是很及时、很有用的；若是阿修罗不立刻喊上这一嗓子，恐怕那边的四人就得吃大亏了。

“啊……谢谢提醒。”悟死参玄愣了一下后，还是先道了声谢，随后再道，“但我要问的不是这事儿，而是……你怎么会到剧本世界里来的？”

“你们还不知道吗？”阿修罗抬头看着悟死参玄道，“比赛才刚开打，游戏空间就被衍生者给入侵了。”

“你说什么？”悟死参玄的表情和语气便表明了他是真不知道，“他们居然能入侵游戏空间？”

“我也很意外，但事实就是如此……”阿修罗一边回答，一边从行囊中取出了一瓶奇怪的饮料喝了两口，“那些衍生者在各个公共空间、乃至私人空间的外壁上强行撕开缺口，以大量的量产型士兵对玩家发动了攻击……”他顿了顿，“由于我曾去过‘里世界’，并在那里掌握了于数据层中按照自己意愿移动的能力。所以，入侵开始后不久，我便进入了一个数据缺口中，试图去搞定他们的老大。”说着，他转头瞪向镜魔、啐了一声，“没想到……结果却来到了这么个鬼地方。”

“竟然……有这种事……”纵然是悟死参玄，在听到信息量这么大的重磅消息后，也是会有些迷茫的。

他的队友们也都听到了阿修罗所说的话，但他们得专注于与镜魔的较量，一时无暇去细思此事。

“嗯……”数十秒后，悟死参玄才再度开口道，“无论如何……我们眼前的当务之急还是对付六阖镜魔；等搞定了它，再考虑其他的事吧。”说罢，他看了阿修罗一眼，“怎么样？你还能帮忙吗？”

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阿修罗已经把手里的不明饮料给喝完了。

“哼……不用你说，我也打算出手。”阿修罗扔掉了空瓶，站了起来，看起来……他刚才喝的东西，使他的体能又恢复到了可以一战的水准，“我已经想到攻略这个所谓镜魔的方法了！”

……

同一时刻，数据链路层。

“呼……不妙啊，数量越来越多了……”婴影王望着前方数以百计的人影，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呼吸。

闻言，站在他身旁不远处的抹茶酥用凝重的语气接道：“与敌方那不断增加的人数相比，我的机械造物可是越打越少了呢。”

想必各位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这里就再介绍一下……【抹茶酥】，这位在S1之后就再也没出过场、只是ID被重新提到过几次的女玩家，在上一届比赛中可是十位特邀玩家之一。她是击败鲁特其中一重形态的关键人物，当时也是战斗力排行榜第十七位的强者，排名恰在“尸刀为王”之上。

抹茶酥本来就不是那种刚正面的类型，她始终都远离着战场中最危险的区域。因此，她也顺利成为了这最后一批幸存者的一员……连他们山河的社团参谋秋风瑟都挂了，她还是一点儿事儿对没有。

然而，随着现场的情势越来越糟糕，抹茶酥也不得不走上前线了。

此刻，她已放出了自己能放出的所有机械造物，与操控着【蓝血石魔】（由鲜血石魔进阶）的婴影王配合，共同抵御那不断增员的“林克大军”。

“我的体力也不多了。”数秒后，从前线退回来的絮怀殇接过了抹茶酥的话头，言道，“这样下去不行……面对这种数量的强敌，别说是打赢了……能撑住不死就已经得拼上全力。”

絮女神这会儿也参与到了抵挡林克的部队中，并且已在战斗中负了几处轻伤。

“别放弃，再等等就好……”小叹接道，“只要坚持到觉哥赶来……”

“我说……你那觉哥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来？”几乎已失去战

力的才不怕呢有些焦躁地打断道，“人死光了才来吗？”

“我不知道还要多久……”小叹回答得十分坚定，“但他说了会来，就一定做到！”

“说真的……”与他们站在同一战线的迹部此时也转头接道，“他来了又能怎么样呢？”他的声音很低，神情也非常疲惫了，“眼前的状况你也看到了，就算多来一个玩家……又能改变什么呢？”

他的这个问题，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直到五秒后……

“喂！你们这帮家伙……聊天什么的适可而止啊！”在前方和林克大军缠斗着的贪狼边撤边喊，“你们再不过来帮忙，我们几个可就要玩儿完了……到时候就只剩下湿婆一个人在顶了啊！”

在贪狼的呼喊下，几人只得重整齐鼓，再次杀上……

其实，他们并不是想停下来聊天，只是……他们的体能、灵力、以及生存值，都已到了濒临枯竭的地步。而他们的技能、物品、魂意等等能力，差不多也都用完了。假如他们不隔一段时间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的话，不但应付不了林克，还会有在战斗中突然虚脱的风险。

简而言之，在这里战斗着的每一名玩家，基本都已到了极限；而那些“林克”，却始终都是生龙活虎的状态……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削弱其个体的实力，不管他的能力究竟是什么，目前来看，跟“无限增殖”非常像。

“呵呵……人类，确实是适应力很强的动物啊。”这时，那一百多个林克中的一人，对着玩家们笑道，“你们的想法，从一开始的‘消灭我’，变成了后来的‘压制我’，到眼下又成了‘活下去’。”他的语气充满了嘲讽的意味，“根据情势的不同，你们不断地做出妥协和改变；随着想法和意志的变化，你们的行为模式也即刻做出调整。而且这种调整无需通过精密的计

算再去实施，只依靠本能便可以实现。”

在他说话的同时，其他的“林克们”仍在冲击着玩家们的防线，在战场上扬起阵阵能量爆破的光尘。

林克抽空朝战场另一处看了眼，心道：“因菲尼特……似乎又被几个麻烦的人物给缠上了啊……”

此刻，因菲尼特正与废柴叔、鸿鹄、倦梦还三人交手，短时间内似乎还分不出胜负。

“哼……”林克冷哼一声，低声自语道，“也罢，那我这边就再加把劲儿，解决完了这最后一批抵抗者……就可以腾出手来帮你了。”

唰唰唰唰……

几乎在林克拿定主意的同一秒，天空中，又落下了一大堆黑影……

而这次落下的林克总数为——三百人。

第1016章 走投无路（下）

“居然……又增员了……”望着天空中降下人群，湿婆那已然疲惫不堪的双眼，终于也显出了绝望之色。

说实话，如果不是湿婆，玩家们组成的战线恐怕早已被林克大军给冲垮了……

在火力全开的状态下，湿婆一人即抵挡住了五十余名林克的突袭。

他用【飞焰拳】不断刷新着【护体灰烬】的叠甲效果，用【摘月之炎】制造范围杀伤，用【暴君狂击】来恢复生存值；实在招架不住的情况下，湿婆还有【一拍两散掌】和【尖牙神劲】这两招近战绝杀技，以及【枪刀不入法】和【根性】这两个救命技；而【天舞沙漏】的交叉火力掩护，也给他制造了极佳的战略空间。

可以说，此战之中，湿婆充分展现了他“惊悚乐园第二高手”的实力。

或许他的拳法不如七杀、醉卧怅然，他的刀法不如无刀客、絮怀殇，他的剑法不如狂踪剑影、梦惊禅，他的灵术能力甚至还不如迹部……但是，湿婆的“全面”，却是其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可惜……他的力量，也只能支撑到这里了。

原本那一百多个林克就已经让玩家们捉襟见肘、疲于奔命，眼下再添三百人，这局面便犹如雪崩一般……

几乎在那些林克落下的同时，玩家们就已经开始后退。他们都很清楚，想维持战线已是不可能的了，继续留在第一线的话……转眼间就会死无全尸。

果然，数秒之后，林克大军就发动了一波势不可挡的冲

锋……在总计四百多个超强个体的冲击下，就连曌影王那生存力惊人的【蓝血石魔】都被轰杀得渣都不剩；由于“生命链接”的存在，曌影王本人也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好在他还留了口气没死。

至于抹茶酥放出的各种机器人，在这一轮冲击中也是一个都没能剩下，统统被打成了废铁。

当然了，他们俩的牺牲也是有所值的，靠着石魔和机械造物争取到的时间，湿婆等一众玩家都顺利撤了回来，保住了性命。

“哼……垂死挣扎。”林克见状，再度冷笑，随即提高了声音喝道，“意义何在！”

喝罢，落地后的林克大军便展开阵型，朝着后撤的玩家们再度掩杀而来。

“到此为止了吗……”此时，距离敌军最近湿婆沉声念道。

“你们快跑吧。”破军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旁，“我和贪狼还有体能，拼上性命的话……应该可以再给你们争取一些时间。”

“还是算了吧……”綮怀殇上前一步，摇头接道，“以我们现在的体力，对方只需分兵十余人，就能追上来拖住我们。”

“是啊……”迹部也道，“敌人的数量太多了，而且每一个都很强……阵型充分散开以后你们不可能挡得住的。”

“那就……”才不怕呢这时拖着重伤的身体，重新拿出武器，站上了前线，“背水一战，跟他们拼了！”

她的这句话，结束了这次短暂的讨论。

没有人再提出别的建议了，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此刻已是绝境，他们别无选择。

……

另一方面，因菲尼特一侧。

“呵……你们的同伴，好像已经快要玩儿完了啊。”因菲尼特一边应对着身边三人的围攻，一边用一种轻松的态度望了林克那边一眼，再回头对自己的对手道，“你们几个，还能这样跟我纠缠多久呢……”

“失业破产掌！”废柴叔用行动回应了对方。

“枪啸·龙旋！”倦梦还也是。

“超弹动……真空波！”鸿鹄自然也没拉下。

废柴联盟队的这三人组合，具备着整个游戏中最顶尖的攻击能力。与秩序的醉生梦死、诸神的四天王、江湖的刀剑笑属于同一级别。而且，他们的能力构成更为合理，可谓有远有近，有伤有控；他们的人员构成也很合适，有智将、有猛将、还有一个攻守兼备的超强者压阵。

正因如此，他们可以做到其他组合没能做到的事情——用节奏、强度和类型适宜的连续攻击，成功压制住因菲尼特。

“继续……别停下，也别受他挑唆。”鸿鹄发完一招后，赶紧抽空跟队友们喊了一声。

“话是这么说……”倦梦还且战且道，“咱们的体能早晚是要耗尽的啊……”

“而且，另一边的人要是都被解决了，那一大群西装佬就会涌过来了吧。”废柴叔也接道。

“那我们也无可奈何！”鸿鹄的态度很坚决，“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负责的战局处理好，并相信他们也可以做好自己那部分！”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两秒，面露愤愤之色，接道：“虽然不想承认，但根据我的分析……目前的形势下，无论我们、以及在场的所有人再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败局了。”他神色一凝，“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转机到来以前尽可能地拖延对手，以及……”说着，他又朝因菲尼特施出一个B级技能，“……限制这个怪物的进一步‘自我进化’。”

“哦？”因菲尼特也听到了鸿鹄的话，他当即神色微变，“这位戴眼镜的小哥……看来你是位智将啊。”他冷笑出声，“呵呵……这么说来，到目前为止，你们几个一直使用这种‘刚好能对我造成杀伤、却又不至于让我提高自愈力和防御力上限的攻击’，就是你出的主意吧……”

“是又如何？”鸿鹄腾出手来，扶了扶眼镜，用挑衅的语气回道。

“如何？”因菲尼特将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然后……

叱——

下一秒，他已出现在了鸿鹄的后方。

又过了一秒，鸿鹄的头颅便从颈部倏然落下，直到死亡的那一刻，他的脸上都未来得及浮现出一丝的惊骇。

“非要我回答的话……”因菲尼特模仿着鸿鹄的口吻，挑衅道，“答案就是这样了。”

“你……”直到因菲尼特话音落时，倦梦还才猛然回头，瞪向对方道，“刚才一直都在戏耍我们吗……”

“哈！”因菲尼特笑道，“连我的极限速度都试探不出来的货色，被耍也是活该啊。”他摊开双手，嚣张地言道，“你们以为我为什么要和你们纠缠？”他没有等眼前的两人回应，便自顾自地接道，“我是看出了你们几个实力不错，觉得你们有能力使我变得更强，才陪你们玩儿一玩儿。”他冷哼一声，转头瞥了眼正在化为白光的鸿鹄，“但既然你们那位‘军师’不想让我如愿……那我也不用再装蒜下去了不是吗？”

“混蛋……”倦梦还终究还是被激怒了，他挑抢冲上，奋力使出了杀招，“厉神伐天纲！”

言未尽，招已至。

因菲尼特见那翻云覆雨的浩然枪力卷来，不但是不避不退，还面露兴奋之色。

刹那过后，伴随着轰然一声震响，因菲尼特的右半边躯干被打散成了碎散的光片。

但他完全没有受到这种“伤势”的影响，立即就拧身一突，顺势回转半圈，用左手的腋部夹住了倦梦还的枪头。

“区区人类……”因菲尼特钳制住倦梦还那兵刃的同时，他自己那损毁的身体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复原了，“……也敢称神伐天？”

“啊——”倦梦还暴喝一声，手腕急转，再催内劲，想用长枪去挑断对手的胳膊。

“气势不错嘛。”可因菲尼特却是不屑一顾，“但是没用啊！哈哈……哈哈哈哈！”他狂笑着、抡起了重组完毕的右臂，弹指间便将倦梦还的上半身扫成了一堆肉酱。

第1017章 男儿便为废柴叔

“柴叔，我看就这么定下来了吧。”鸿鹄说道。

“我也认为这样最合适。”倦梦还点头应道。

“反正我是没什么意见。”瞾影王也接道。

“可是……”废柴叔回话时，显得有些不自信，“我觉得自己完全不适合当队长啊……”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后颈，“我这个人……最不擅长的就是指使别人了。”说着，他看了眼鸿鹄，“要不，还是鸿鹄你来？”

“呵呵……”鸿鹄笑了，“柴叔，所谓队长……并不一定得是发号施令的存在啊。”

“而且……”瞾影王接道，“即使智谋和武力都不是全队最强，一样可以担任队长的，只要……”

倦梦还接过了他的话头：“只要有足够的凝聚力、还有责任感就行了。”他也看向了废柴叔，“从这两点上来说，我们都远不及你。”

“没错。”鸿鹄又道，“说白了，当Leader的人，得具备那种‘让人即使舍命也要跟随到底’的魅力才行。”他微笑着摇了摇头，“那是先天就有的才能与后天形成的性格相结合才产生的品质，很遗憾……我并不具备那种东西。”

“呃……”废柴叔的嘴角抽动了两下，“你们都这么捧我了，那我就不好拒绝了啊……”

……

血和光让空气变得腥甜而潮热。

回忆的片段不请自来。

“凝聚力……和责任感吗……”看着队友们顷刻间便在自己

眼前被杀，废柴叔不禁有些失神，“我又让身边的人失望了吗……”

“墨镜佬，你居然还有时间发呆？”因菲尼特的话语将废柴叔的思绪拉了回来。

紧随话语而来的，是一道由双眼发出的青色能量光束。

“唔——”待废柴叔做出反应、低头看时，自己的胸口已经被那道光束给洞穿了，他不由得闷哼一声，赶紧将墨镜取下抛飞了出去。

两秒后，废柴叔那受了致命伤的身体便迅速化为幻影消散，而他的本体则转移到了那副墨镜之处，伤势已愈。

“呵……你的保命手段倒是挺多啊。”因菲尼特见状，冷笑一声，其双眼再次喷发出一道光束。

这一回，废柴叔有了防备，提前就做出闪避动作，但结果也只是堪堪避过了要害，他的左肩还是被蹭掉了一层皮肉。

“还不死吗？”因菲尼特见对方接了自己“非放水”状态下的两招还没挂，便露出了些许不耐烦的表情，“顽强过了头……可就令人讨厌了！”

一声高喝后，因菲尼特乍然闪现到了废柴叔的正前方，以排山倒海之势挥出一记正中直拳。

这是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快速的攻击方式……但考虑到攻防双方的速度和力量差异巨大，这自然也成了最有效率的攻击方式。

呼——

由于这一拳的穿透力远远超出了废柴叔的防御力、且速度快到匪夷所思，因此，当因菲尼特的右臂贯透废柴叔的腹部时，后者甚至都没能产生多少疼痛的感觉……就连那拳锋透体之声，都如风声般轻微。

“噗……”紧接着，废柴叔的口中便喷出一大口鲜血，登时就泼了因菲尼特一脸。

“切……”因菲尼特啐了一声，“力量增涨过快，稍稍有点收不住了呢。”

按照因菲尼特原本的设想，他这一拳应该将对手打碎才对——就好比是用锤子去砸冰块那样；但是，实际打出的效果，却像是用铁棒去捅了窗户纸……

“也罢。”他随即就用左手抹了把脸上的血，看着废柴叔，狞笑道，“呵呵……就让你这废物多活几秒，多感受一点痛苦好了。”

“废物……吗……”此时，废柴叔的眼神已经涣散，迟来的剧痛终究还是来了，可他已连惨叫的力气都没有了。

……

“操！才二年级就留级，你看到他们那个校长的嘴脸没有？老子这辈子就没这么丢人过！”

“当初我就说别领这个回家了！你非说这个长得好，一定聪明，结果呢？就是一废物！弱智！”

“废话，当初谁看得出来？你别给我马后炮！说到底还不是怨你生不出来？”

“你小声点儿行不行！生怕邻居不知道咱们家那点儿破事儿？”

……

“哼……姓柴的，今天小爷们教训你，是让你长点儿记性。你给我记住喽~以后离咱班的女生远点儿，懂吗？”

“仗着自己是个小白脸就嘚瑟是吧？信不信爷给你整整？”

“嘿！嘿！跟你说话呢，抬起头来……哥再警告你一次，有些人——你，这，废，物，高攀不起！”

……

“柴，你能不能认真点儿？每次排练你都拖大家进度！”

“是啊，你有点儿团队精神行不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外国人我们就得迁就你？”

“我说……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叫‘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么？这道理没人教过你么？”

“行了……大家都少说两句吧，他也已经很努力了，别这……”

“说他两句怎么了？整天像个废物一样拖后腿，还不许别人说了？”

……

“呵呵……柴先生是吧？”

“你的简历我们已经看过了，说实话，你以前参与的那个组合，在韩国本地的影响力都极为有限，说昙花一现都算客气了。以你的资历、以及……年龄，恐怕不太符合我们公司的签约要求啊。”

……

“你不用再说了，我跟你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这人干什么什么不成，人家二十五六岁都已经当老板了，你呢？连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

“算我求你，麻烦你别再来缠着我了，我还年轻，不想一辈子在你这棵树上吊死。”

……

“小柴啊，不是我要说你……快三十岁的人了，怎么办事还那么不靠谱呢？”

“让你收个停车费都能出这么多差错，上个夜班打一宿的瞌睡，我怎么保你啊？”

“行了，你什么也别说了，现在去财务那边结一下账，明

天开始你不用来了。”

“你不是喜欢玩游戏吗？玩得上班都没精神，这下最好，你回家慢慢玩，看看能不能玩出工资来。”

……

恍然间，记忆的碎片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是啊……”废柴叔轻声念道，“我好像一直……都被人叫做废物呢……”

同一秒，因菲尼特正准备抽回右臂，并顺手将废柴叔甩出去。

“嗯？”但他试着收臂时，却发现……抽不回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因菲尼特抬头一瞥，发现自己的胳膊已被废柴叔用双手牢牢地掐住，卡在对方腹部的血洞中动弹不得，“难道你还想反抗吗？”

“也许……他们说得没错……”废柴叔念叨这话时，其秘技——【纸箱杀】已然发动。

霎时，一个巨大的纸箱从天而降，将他和因菲尼特一同罩了进去。

“我的人生道路，就是由无数的指责声和无数道失望的目光汇成的。”

那纸箱压着废柴叔和因菲尼特一路急坠，自天空中直落而下。

“成长的可笑之处就在于……当你还没长大的时候，你的内心坚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但当时的你却选择墨守成规；因为你害怕异于常人，害怕被身边的同龄人视为怪胎、并孤立起来。而当你长大以后，你在内心承认了自己的平凡，可那时的你……却又选择在人前标新立异；因为你害怕碌碌无为，害怕被人视为樗栎庸材、并遭到忽视。”

轰——

一声巨响过后，纸箱轰然落地。瞬时，箱内的两人皆被笼罩在了一片未知的黑暗之中。

“不懂事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有问题的是这个世界；但越是成熟，便越发现很多问题都出在自己的身上……”

落地后不久，纸箱便开始剧烈得震动，里面还传出了阵阵凶厉的狗叫之声。

“我……是一个既没有才能，也不算很努力的人。”

“当我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时，我已经快三十岁了。”

因菲尼特的战术制御程序已经有了反应，他在箱中一边招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撕咬，一边已在执行制御选项。

“这个年纪，差不多就是该被称为‘大叔’的年纪了。”

叱叱叱……

大约五秒后，数十道青色的光芒冲破了纸箱的外壳，从其内部迸发而出。

“直到成了个大叔，我才发现了自己所擅长的、喜爱的、并可以用来养活自己的事物。”

青芒扫荡完毕，【纸箱杀】也被终止了，那已然破破烂烂的纸箱在眨眼间便化为数据碎片、散落在地。

“也许，在现实中，我注定只是一个人生的输家、一个废柴叔而已。”

重新出现在战场上的因菲尼特，仍然没有挣脱废柴叔的钳制，他的右臂还是卡在对方的躯干中。

“但是在这里，在这惊悚乐园里……有信任我、依靠我的伙伴，有真心尊重我、喜爱我的朋友……”废柴叔的声音始终很低，身上的伤势让他已发不出太大的声响，“此时此刻，为了他们……我决不能轻易倒下。”

“哈？”因菲尼特完全不能理解废柴叔，以他的角度出发，

也不可能理解。所以，他只是用一贯的态度接道，“不能轻易倒下？哈！哈哈哈哈……”他嘲笑道，“白痴吗你？你这只剩最后一口气的废物还想怎么样？你以为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就能……”

嘀嘀嘀——

突然，急促的警报声在因菲尼特脑海中闪过，让他把说到半截的话又吞了回去。

警告：

——发现高能量反应。

数据识别：

——【废柴叔强打】

战术制御选项：

——？？？

生还几率：

——18%

“沃德法克（WTF）？”因菲尼特心中惊道，“百分之八十二的死亡率？而且没有任何对策！什么意思？硬扛？然后拼概率？”

就在他震惊之际……

废柴叔那墨镜下的双眼，已露出决绝的眼神：“就算你叫我废物也无妨……”说话间，他双臂一展，松开了因菲尼特的右手，转而擒住了对方的双肩。

一个已然被打至濒死状态的人，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力量，其十指深深嵌入了因菲尼特的肩膀，将其死死攫住。

“我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废柴叔脚下一踏，顺势就把身形高大的因菲尼特带了起来，“……废柴的力量！”

“不可能……”被拽起之时，因菲尼特还在拼命刷新着战术

制御程序，想要得到应对的办法，可是——没有办法。

“呵呵……哈哈哈哈……”最后的最后，废柴叔也笑出声来，他抓举着对方、朝着地面发起了自杀式的究极投技，“你这渣滓！跟叔一起坠入绝望的深渊吧！”

第1018章 死亡之舞

在因菲尼特与废柴叔激斗的同时，林克这边的战局也到了紧要关头。

但见，那四百余名林克展成雁形之阵；半数跃起到空中、半数留在地面……朝着最后一批仍在抵抗的玩家侵压而来，已呈鲸吞之势。

这一刻，几乎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决死之色，就连湿婆的脑子里都在想着“同归于尽”这样的词汇。

但，有一个人，他的眼神依旧坚定，他的意志未曾动摇。

“还没到放弃的时候呢！”王叹之鲜有地发出了一声暴喝。

他的吼声很清晰地传入了身旁这些战友们的耳中，但并未能重新激发起他们的斗志。

“就算战到仅存一人，我们也还有希望！”小叹接着喝道，“何况现在还有很多人活着，我们有的是时间！”

这话倒是没错……此时此刻，除了他们这些留在战场中心进行抵抗的玩家之外，此地还有一百多名幸存的玩家；这些人多半都和黎枫一样，自知实力太弱，上前参战也只会被秒杀或者成为累赘，所以他们都逃到了较远的地方（至少五百米开外，再近就有可能被因菲尼特的响指爆弹给炸死），保持分散站位，静观其变。

“哼……你真觉得那帮人可以争取到什么时间吗？”林克听到了小叹的话后，当即笑着说道，“恕我直言，诸位一死，他们连两分钟都活不到。只要我用‘二对一、人盯人’的方法，分头去追击，很快就能把他们全部消灭。”

“什么‘二对一’、‘人盯人’？”小叹接道，“你以为这是打篮

球呢？”说话之间，他已举起了手中【叹】，凝招待发。

同一秒，林克也已杀到了近前：“哈！”他冷笑一声，接道，“如果这真是打篮球，那你们现在的处境就是——第四节后半、大比分落后、体能基本耗尽、观众还提前退场啊！”

“那正好啊……”在这四个字出口的刹那，王叹之……动了。

他的身形骤然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中，即使是林克，也无法通过视觉去捕捉他的动向。

“嗯？”那一瞬，林克的心中登时一惊，“这是什么原理？”

林克可以感知到小叹仍在附近，但他却无法捕捉到对方的身影。而这种状况，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太可能的。

要知道，此时的林克，可是在用四百多双眼睛同时进行观察。

这四百多道意识共通的视线所构成的视觉网络，就如同是一个“超级复眼”；不但动态视力惊人，而且还能从数据层面上观察事物。

这样的视力到底有多强？举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哪怕有一只能以音速飞行的、带光学迷彩的隐形苍蝇在这个区域里做着不规则的高速运动，林克也能保证这只苍蝇始终都清清楚楚地存在于自己的视线中。

然，眼下的情况却是，小叹这个一米八的大活人，就在这个区域里活动着，但林克却“看不见”他。

“什么！”两秒后，林克的惊骇更甚了几分……因为这两秒内，已有二十个林克被斩首了，且每一个的脖子上，都残留着黑炎。

“他在干什么？”林克大军的进势因他的犹豫而停了下来，四百多个人面露惊慌地站在原地东张西望。

但……他依然捕捉不到丝毫小叹的踪迹。

“他到底在干什么！”震惊和恐惧在林克心中迅速膨胀，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不但无法用“视觉”追踪敌人，就连“听觉”也好像失灵了一般。

一种诡异的、死一般的静谧，降临在了林克的周围。

他听不到小叹移动时的声音……踏地声、破风声、挥舞利刃之声；他也听不到“自己”的死亡时的声音……断颈声、飙血声、人头飞落之声。

一切就好像是一出默剧，一出连配乐都没有的、血腥的、令人窒息的无声电影。

直到后来，林克才后知后觉地想到……这应当是【叹】的第二特效——“无奏”所造成的。

“岂有此理！”看着在十余秒间已然死去的一百多个“自己”，剩下那三百名林克齐齐大喝，并向着四面八方奔散开去。

事实证明，他的对策还是有一定效果的；随着人群的分散，小叹的割喉效率也降了下来，不过……还是很快。

大约四十秒后，小叹的身影终于再度出现；这四十秒，对林克来说简直犹如四十个小时那么漫长，原本的四百多人，至此还剩下一百二十七个，而且剩下这一百多人都已经分开跑出了三百多米的距离。

“呼……”重新现身的小叹喘了口气，接着自己先前的那句话道，“就篮球来说，越是处于濒临败北的逆境，越是有逆转的价值啊……”

话还没说完，他的身体就已经开始由下而上地分崩离析。

这就是【死亡之舞】的代价，正如这个称号技的备注中所写——为自由而燃尽的意志，在那最后的时刻绽放，宛如华丽的舞蹈，引领死亡的降临。

现阶段来说，小叹还无法驾驭这份属于“黑闪电（Black

Flash）”的力量，所以……这也是必然的结果。

“唉……”小叹难得地叹了一声，他终究是没能等到觉哥的到来，“看来我也到极限了……”他回过头去，看着其他的玩家们，“各位再加把劲儿啊……要是放弃的话，比赛就等于提前结束了。”

“喂喂……篮球梗用个一两次就差不多了吧……临死前最后一句说这个真的好吗？明明可以帅过三秒的，结果一句话就全毁完了啊！”对于小叹这种行为，迹部着实是不能忍，就算得罪人他也得把槽吐出来。

“喂！快看那边！”迹部话音未落，抹茶酥又惊呼了一声。此刻，她正好瞧见了远处的废柴叔对因菲尼特使出投技的一幕。

轰——

下一秒，一招【废柴强打】结结实实地作用在了因菲尼特的身上。

这种摔跤手的招式，按理来说是不太可能对因菲尼特这种自愈力惊人的生物产生什么伤害的，但废柴叔的这一手……确是不同凡响！

技能落地后，已然超越了极限的废柴叔不出意外地阵亡了；不过，因菲尼特也受到了重创——但见，他被震飞而起后，整个身体的像素都被震“疵”了，变成了一种十分模糊的状态。

说得形象一点……他中招前的画风是次世代主机大作的水准，而中招后的画风变成了八位机（也就是小霸王）山寨游戏的水平。

“好机会！”目睹了这一幕的小叹，瞬间就做出了反应。

在这稍纵即逝的时刻，小叹的战斗本能抢在他的思维之前……驱使着身体做出了反应。

虽然他的身体已有三分之二化为了数据碎片，但是胸腔

以上的部分还在。也就是说，他的眼睛还能看，他的双手也还能动。

而这……就已足够了！

“魔……贯……光……杀……炮！”

早在“猛鬼电力公司”的剧本过后，觉哥便将这个一次性的消耗技交给了小叹。

直到今天，王叹之终于等到了一个最合适的释放时机。

叱——

说时迟，那时快！伴随着一记能量破空之声，一道橙黄色的、由螺旋状光束环绕着的冲击波轰然啸出，直袭因菲尼特而去。

那招式的威能显然已在因菲尼特的青色光束之上，其威势甚至让周遭景物的颜色都为之一变。

“你休想！”

可是，谁也没料到，就在光束即将击中因菲尼特的当口，四个距离攻击轨迹较近林克从半路杀出，张开自己的身体……义无反顾地迎了上去。

虽然他们的身体并不足以承受【魔贯光杀炮】的威力、虽然这四个林克在眨眼间就被光束洞穿，但……他们终究是让光束迟滞了些许，成功地为因菲尼特争取到了大约零点八秒的时间。

而这零点八秒，已足够让那“完美生物”做出应对了。

最终……【魔贯光杀炮】只是擦到了因菲尼特的半边身体，没有命中要害。

小叹的努力功亏一篑，而他本人也在光束施尽的那一刻彻底化为了白光。

“该死……”数秒后，因菲尼特狼狈地摔在了地上，口中怒骂道，“你们这帮废物……真敢做啊！”他的声音极响，方圆一

公里内全都能听到，“我可是差点儿就死了啊！差一点儿啊！”他像个抓狂的泼妇一般咆哮起来，“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们差一点儿……就差一点儿！就把我这个完美的生物给杀了啊！”

伴随着阵阵怒吼，因菲尼特的身体又一次开始变化，他的像素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高着，迅速恢复成了原来的画风。

“不可饶恕！罪大恶极！”因菲尼特从地上爬起来时，又重新化为了那个身高两米，全身有着水银般质感、雕塑般肌肉线条的彪形大汉。并且……他的头顶，不知为何长出了白色的、狂野的披肩长发，其无眉的眼眶下，一双眼睛也变成了闪耀着白光的无瞳之状。

“……十恶不赦！死有余辜！”因菲尼特仰天怒吼，吼声化为实质性的能量翻卷而出，形成了一股骇人的冲击波。

很显然，在【废柴强打】和【魔贯光杀炮】的洗礼下再度存活的因菲尼特，又一次大踏步地“进化”了。

他这一吼之威，竟已和爆鸣隧道生成时的时空音爆不相上下。

“咳……噗……”先前已受了重伤的曌影王这会儿可承受不了这般冲击了，纵然破军及时来到他的身前、帮他挡住了大部分的音波，他还是被震得吐出一口血来，吐完之后，他不由得脸色铁青地道了一句，“我忽然觉得……死了或许还比较轻松。”

“呵呵……”破军闻言，回过头去，露出一个苦笑，“说句实话，我也有同感。”

“是男人的话，就别再说这种没出息的话了！”这时，一旁的才不怕呢插嘴说道，“枉叹之拼到这个地步，就是为了替我们守住一丝希望……”她的斗志，已重新燃起，“他说得没错，放弃的话，一切就结束了。不管情况多糟，我们的内心不能

认输，我们要……”

叱——

那一刹，一道青色的，细若游丝的光束，洞穿了不怕的眉心。

她的话语，随着她的生命一同戛然而止。

“奇怪了。”而这一击的始作俑者因菲尼特，却在收回手指的同时，装模作样地做了个侧耳倾听的手势，“刚才那边好像有人在说些什么啊？好像是‘不能认输’啊……‘希望’啊之类的……”他冷哼一声，“哼……事到如今，怎么还会有人说出这种蠢话来呢～这一定是我的错觉吧？”

“你这混……”絮怀殇当时就被对方的言行给激怒了，她提起最后的一丝底力，口中喝骂着杀上前去。

可是……

叱——

一声轻啸，青芒又至。

相同的过程、相同的结局。

此刻的因菲尼特，已成为了玩家们完全无法理解的存在。无论是他自身的速度、还是他释放出的能量的速度，都已超出了玩家们所能反应的领域。

且不说这些高手们都已经精疲力竭，就算他们都是满状态、而且有所防备……一样会被因菲尼特用这种方式秒杀。

“我来算算……”因菲尼特连杀两人之后，淡定地转头、继而转身，环视了周围一圈，“一百十九个啊……”他歪了下头，“哼……一分钟就能杀完了。”

此言一出，玩家们全都神色陡变，他们心里全都清楚——对方这绝不是在虚张声势。

不过，下一秒，立刻就有一个声音对此表示了异议。

“恶徒！你少做梦了！”

那爽朗的、洪亮的嗓音，中二感十足的台词，让人一听便知是何人。

“嗯？”因菲尼特循声抬头，“上面怎么还会有人？”他会疑惑也很正常，因为直到十秒之前，天空中还是空无一人的。

也正因如此，他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呼之欲出——人就是在这十秒间刚刚才进入这个空间的。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少根筋啊？”两秒后，用飞行术浮于高空的比克微微侧目，看向了被自己拎在手中的天马行空道，“你连飞都不会，就不能等到落地之后再跟敌人喊话吗？”

第1019章 来自那美克星的大腿

比克会和天马行空一起出现，实属巧合。

在这次衍生者入侵事件中，这两位的遭遇差不多……他们都是在储藏室里遇袭，然后从墙壁的破口中进入数据层的。

区别在于，比克本来就无法从“门”离开那个空间，而天马行空是可以从电梯门出去的；只不过小马哥这人比较愣，他跟那些源源不断的冗兵一直打打打打打……打到后来储藏室的六面基本全毁，他也就掉进数据层里去了。

后来，他们俩在数据层中偶遇，比克便顺手带上了小马哥，将他一路带到了这个数据链路层中。

“怎么？你选择站在玩家那一边吗？”因菲尼特看向比克，沉声问道。

他看比克的眼神，明显和看玩家时的不同。一是因为比克并非玩家、而是NPC，二则是因为比克的战斗力非常……非常强。

“哼……”比克冷哼一声，拎着小马哥从天空中快速降下，边降边道，“我不站在任何人一边。”

仅这一句话的工夫，他就已经带着天马行空落地了。

“我是追踪着‘某个人’的‘气’才来到此地的，因为我有几句话想跟他交代一下。”比克说着，朝因菲尼特身旁的空地看了一眼，“不过……他的气在不久前消失了。”他的目光又移到了因菲尼特的脸上，“想来……是被你杀了吧。”

“你是说那个墨镜佬？”因菲尼特接道。

“啊……就是他。”比克随口应了一声，随即松开了天马行空，并转头朝玩家们的所在看去。

数秒后，他的视线停在了曌影王的身上。

叱嘤——

下一秒，一声锐响破空，比克的身影骤然出现在了曌影王的面前。

“你是废柴叔的同伴吧？”比克问道。

“呃……”即使是曌影王也不知道比克和废柴叔的关系，所以他稍稍迟疑了几秒才回道，“没错。”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比克便说道：“劳烦你给他带几句话，就说……感谢他这段时间以来的关照，但我终究是要回到自己的宇宙去的。今日机缘已至，我非走不可。好歹也是师徒一场，你就替我跟他道个别吧”

说完了这些，比克便顺势抬头，重新飞上了天空。

“等等！”贪狼作为在场仅存的一名军师，赶紧抓住了这最后的一丝机会，“既然你是废柴叔的师父，那应该和我们立场相同吧？”他望着比克，高声说道，“拜托你了！现在只有你能阻止因菲尼特了啊！”

闻言，比克在半空中停下了，不过他并没有回头，只是冷冷说道：“我拒绝。”

“为什么？”贪狼追问道。

“因为这跟我无关啊。”比克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我本就不是这个宇宙的生物，我没有义务、更没有必要来干涉像这样的事件。”他顿了顿，“另外，我和废柴叔之间，也并没有多么深厚的师徒情谊，我指导他……只是出于兴趣而已。”

比克这话倒是没说错，他的确没必要掺和到这件事情里来，他和废柴叔的关系的确也不算很好……

当初，在废柴叔等级还不是很高的时候，曾到过一个以龙珠宇宙为基础的剧本世界，并在剧本中完成了一个触发概率极低、但完成难度极高的隐藏任务。而那个任务的奖励就

是——比克在濒死状态下所留的一条胳膊。

比克具有再生能力这件事……也是众所周知的了，因此，在废柴叔把那条胳膊带回储藏室、并过了一段时日后，比克就在那个空间里重生了。

然而，由于其数据强度过于惊人，故而受到了系统的全方位限制。不但有很多能力用不出来，而且还被限定为“绝对不能离开储藏室”的状态。也就是说……哪怕比克自己把自己打得只剩下一个头，然后让废柴叔把这个头装进行囊往外带，也是办不到的。

这样一来……比克能做的事情，也就只有在那个空间里冥想和习武了。

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克有点儿被废柴叔给坑了的意思。但换位思考一下，这种结果废柴叔也是始料未及的，再者……若是当初没有废柴叔，也许比克直接就挂在自己的那个宇宙里了（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可以用别人制作的龙珠复活嘛，但这种假设要讨论下去是没完的，就到此为止吧）。

想通了这点的比克，也就认了命。反正那美克星人的命很长、生理需求很少，而且他也喜欢独处……于是，他就安心住在了废柴叔的储藏室里。

闲来无事的时候，比克便会传授后者一些战斗方面的技巧。当然了，他的大部分技巧，废柴叔都是学不会的，毕竟战斗力差距太大、废柴叔也没有什么赛亚人血统……像玩家这种战力，能学的也就【魔封波】、【太阳拳】、【飞行术】之类的招式了。

另外，除了招式，比克还有许多其他的知识可以传授（如果他心情好的话）。而这部分“知识”，只要废柴叔能领会得当，系统一样会将其具象化为技能卡。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也都明白了……废柴叔这个初出茅

庐的个人职业玩家能在S1时期横空出世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个神一般的“师父”。

无论如何……眼下，比克好不容易才离开了那个空间，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找个办法返回自己的宇宙去，而不是卷入一场与自己没什么关系的危险争斗中。

“呵……哈哈哈哈……”刚才有那么几秒，身在远处的因菲尼特还慌了那么一小下，此刻一听比克要保持中立，他便放声大笑，“真可惜啊！各位……你们本以为看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结果人家不给面子呢！哈哈哈哈……”

笑了几秒后，他便抬起手来，准备用青芒收割人头了：“那么……差不多也该结束了，你们也都做好死的觉悟了吧！”

“喂，我说你……”

就在因菲尼特准备出手之际，突然，一个声音从他的身后传来，用轻蔑的口吻叫了他一声。

这不叫不要紧，一叫竟让因菲尼特神情陡变、大惊失色。

他的反应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一听就听出，说话的人是……

“你好像玩儿得挺high啊～”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将手搭在了因菲尼特的肩膀上，“什么事请这么好笑……”说到这儿时，他把脸凑到了因菲尼特的脸旁边，露出了一个厚黑无比的笑容，“……也跟我说说嘛。”

“你……你……”因菲尼特顿时就结巴了，他僵着脖子、一卡一顿地转过脸，对上了觉哥那近在咫尺、且难以直视的脸，“你怎么会在这里……”

因菲尼特完全没有察觉到对方的靠近，这说明……觉哥进入该空间的传送坐标，正是其身后寸许之地。

“我为什么就不能在这里呢？”封不觉笑着反问道，“就因

为你和林克做了个会在‘封不觉企图进入数据链路层’时自动运行的‘反向诱导程序’吗？”

此言一出，林克们的脸上也是齐齐变色，心中惊道：“他是怎么知道的？”

“呵呵……那种东西，我用【查克·诺里斯的自传】破译一下就解决了。”觉哥耸了耸肩，歪头道，“根本毫无意义啊~”

话音未落，封不觉突然暴起，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

他，跳到了因菲尼特的背上，用四肢环绕住对方、将其仅仅箍住。

“你要干什么！”因菲尼特神色慌张地问道。

“我劝你别乱动哦~”封不觉压低了声音，在对方耳畔言道，“我已经在自己身上绑了几枚【马克II型手榴弹】，且每一枚的拉环都连上了钢丝，钢丝又和绑线缠在一起……”他微顿半秒，“呵呵……就连我自己都不清楚……究竟多大程度的颤动会让手雷爆炸呢~”

觉哥的这番恐吓，乍听之下有些无厘头……谁都知道，以因菲尼特的体质，就算把手榴弹当点心吃了都可以，真要是引发了爆炸，最多也就是把封不觉自己给炸个半死。

但……这也正是这次恐吓的意义所在。

【特殊预案-F】中的一条就是——因菲尼特不得对封不觉发起攻击行为。这里的“攻击行为”，可不单指直接攻击，间接攻击也是算的；举例来说就是……因菲尼特不但不能去打封不觉本人，就连封不觉脚下的地面他也不能打，因为那样做可能会导致封不觉跌倒受伤。

觉哥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想出了当下这个无耻的办法……当他把“我身上绑着手榴弹，你乱动就会爆炸”这一信息说出的刹那，因菲尼特便是想动也不能动了。

这就和玩家在团队剧本中无法主动伤害队友的限制是一

样的，在得知了“行动有可能造成的后果”后，【特殊预案-F】就会让因菲尼特无法将意图转化为行动。

“喂——”成功封印住了因菲尼特的动作后，封不觉便对着湿婆他们扯开嗓子大喊道，“那边的诸位！因菲尼特已经中了本大爷所释放的中国古拳法奥义——金蛇缠沾手，绝对不可能再动了~你们趁现在赶紧把林克给搞定！胜利在望啦！”

听得此言，所有幸存者都用一种蛋疼的眼神望着觉哥，你一言我一语地嘀咕道……

“喂喂……这家伙是认真的吗……”

“说什么‘金蛇缠沾手’，但我怎么觉得他只是用一种十分猥琐的姿势抱住了因菲尼特而已啊……”

“但因菲尼特那一脸惊慌的表情又怎么解释呢……”

“退一步讲，就算他说得是真的，我们也不好办吧？”

“是啊，虽然枉叹之帮我们干掉了好几百个林克，但以我们现存的战力，怎么可能干掉其余的一百多个林克啊……”

目前还在战场中心进行着抵抗的玩家，大致有……湿婆、迹部、曌影王、抹茶酥、破军、贪狼、血蔷薇、条形码，以及数名实力还算强大的路人玩家。

且不说他们在人数上和林克的对比接近一比十，就说状态吧……他们可都是精疲力竭、技能几乎耗尽的人了。

以他们这个阵容，别说是主动出击，就算自保都够呛。可是，封不觉竟然跟他们说什么“把林克搞定”、还“胜利在望”，这着实令人哭笑不得。

然，还是有人……呼应了觉哥的要求。

“哼！不用你说，我也正有此意啊！”这爽朗的大喝，无疑出自天马行空之口。

和其他玩家相比，小马哥的状况要好得多，他早已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你先别忙，让比克打头阵！”得到了回应后，封不觉又高声说道。

“嗯？”比克这会儿又往天上飞了几分，正打算想办法离开此地，没想到却听到了这么一句，他当即回头看向地上的封不觉道，“你说什么呢？我凭什么要帮你们打头……”

“我身上有件东西可以带你返回自己的宇宙。”封不觉打断了对方的话语，并快速接道，“只要你帮我们解决林克，我就把东西给你！”

比克闻言，神情微变，问道：“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哈！”封不觉笑了，他立马偏过头，对因菲尼特道，“因菲尼特，我有说谎吗？”

“没有说谎……”因菲尼特也是苦，对于觉哥提出的问题，他只能如实回应，“他所说的……确有其事。”

“哦？”这下，比克也是不得不信了，因为以因菲尼特的立场来说，是绝对没有理由帮觉哥去圆谎的。

于是乎，经过了数秒的考虑，比克下定了决心：“哼……也罢……”

他又一次从半空降下，然后……脱掉了白色的护肩以及护肩自带的披风，并随手将其扔到了地上。

嘭——

那护肩落地时的感觉，竟好似一辆卡车坠地一般，登时在地面上砸出了一个坑来。

“我也……”比克分别朝左右两侧歪了次头，活动了一下脖子和肩膀，“……很久没有好好地活动活动了。”

“我勒个去……”此刻，林克的内心是崩溃的，“这情况不对啊！和这家伙打的话……人数优势根本没用啊！”

然而，可怕的事情还远远没玩……

“嘿嘿……小因因~”这时，封不觉忽又用一种怪蜀黍调戏小盆与的语气对因菲尼特道，“请问一下，消灭林克的方法共有几种、分别是什么？请从最有效率的那一种开始回答，并大声地说出来。”

“卧槽尼玛！”

林克，一个特殊的、高位的衍生者，在封不觉登场后不到两分钟，竟已被对方奇贱无比的行为整得破口大骂。

在场的玩家们，也都是头一回听到衍生者这样公然爆粗……

“消灭林克的方法……共有……三种……”纵然因菲尼特很不情愿，但憋了两秒后，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开口了，“最有效率的一种是……”

“啊——”那一刻，七八名离距离因菲尼特最近的林克狂喊着冲了过来。

只是……

比克，来得比他们更快，而且快得多。

再怎么说人家也是龙珠位面中的超级战士，咬咬牙连地球都炸得掉，真正意义上的秒天秒地秒空气；林克想跟比克拼体术……说是以卵击石那都客气了。

叱嘤——

说时迟，那时快，伴随着一记爆气移动后带出的利啸，比克乍然闪身到了因菲尼特和觉哥的后方。

现身之际、他的双脚已扎马站定，紧接着，他便双臂齐举，连声疾喝……

每喝出一声，比克的手掌就发出一枚气弹；仅仅五秒不到，他那左右开弓的双手就如机关枪一般轰出了几十枚气弹，且每一枚都具备相当可观的威力。

那些企图冲过来的林克，还没靠近到二十米内，便都已

被炸得灰飞烟灭。

“我去……这么厉害？”

“我忽然有一种自己在抱大腿的感觉……”

“岂止是大腿，这简直是巨腿啊！”

“已经不用我们出手了吧。”

“喂！那我到底还上不上了！我的流星拳已经饥渴难耐了啊！”

除了天马行空略显失望之外，其他玩家纷纷都两眼放光地激动了起来；从走投无路、到形势大好，整个局面的逆转，仅在几分钟内便已完成。

虽然他们不想承认、也无法理解，但这一切……的确就是由封不觉所唤来的奇迹。

“最有效率的一种是，将其锁入某一个独立的、封闭的剧本或沙盒中，由系统进行格式化删除。”另一方面，因菲尼特的叙述也没停下，“其次，第二种是……对其中的一个‘他’进行隔绝，造成‘环’的断裂。这样……他的‘链展’机能就会失效，其数量便无法再次增加……在这一前提下，将现存的所有个体消灭，他就会死亡。”

“哦……这种好像可以一试啊。”比克还没听到第三种方法，就已经行动了。

但见，他一个闪现就冲到了一名林克的面前，并顺手一指，在地上变出了一个电饭煲来。

“糟了！”那个林克已猜到了对方要做什么，可是……以他的速度，根本逃不掉。

“哼……”比克冷笑一声，“前些年跟界王神学了个有趣的招式，且让你们开开眼界……”说着，他便十指一张，双掌并出，“神封波！”

第1020章 远超预估

话分两头。

先不说林克那边的战斗结果如何，且看镜界这边的战局……

此刻，秩序的队员们终于明白了封不觉那句“六阖镜前，众生平等”的意思。

经过了几番试探后，玩家们便发现了……镜魔的主要能力并不复杂，其实就是“映照”和“反馈”。

前者可以将攻击者的杀气原原本本地传达回去，而后者……就是“伤害反馈”了。

请注意，是“反馈”，而不是“反弹”。

反弹是指防御方将攻击方所释放的攻击能量全部、或部分地“弹”回去；而镜魔的反馈，则是另一种原理……

就以阿修罗的那记霸凰拳举例……当时，这个技能无疑是命中了镜魔的，且攻击的能量也被镜魔完完整整地吃了下去，没有半分被“反弹”回来。

在中招之后，镜魔自然是受伤了，那这伤到底有多重呢？用数字来表示的话——差不多就是总血量的21%；而这个数值，便是“【阿修罗霸凰拳-改】的破坏力”与“镜魔的生存值和防御力”相互作用后所产生的伤害差。

镜魔所“反馈”的部分，也正是这已经计算完成的“伤害差”。即：镜魔受伤几成，攻击者就受到相同比例的伤害。

为什么镜魔会对阿修罗说“假如我的身体和你一样孱弱，你早就死了”呢？他真正的意思就是……“如果不是我的防够高、血够厚，那么你便会在打死我的同时害死自己”。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觉得——六阖镜魔好像也不是很强嘛，至少这个“反馈”能力是有些鸡肋的。

但实际上……这种“鸡肋”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本身“过于强大”了，系统是不得已才会把它的能力变成这样的。

试想一下，一个正面硬吃了【阿修罗霸凰拳-改】之后、只掉了21%血量的怪物，其防御力和生存值是个什么概念……假如把镜魔的“反馈”改成“反弹”，或是把“按伤害比反馈”改成“按威力反馈”，那他基本什么都不用做，站着挨打就能把对手统统弹死了。

简而言之，镜魔这个“神”的能力，或者说他的设计理念，主要都体现在了“防御”这一块。

它没有多么夸张的破坏力，没有特别有效控制技，更没有能够压制住玩家的体术或者体型……

六阖镜魔，是一只“防御型”的、在“消耗战”中占据绝对优势的怪物。

撇开反伤的能力不谈，它的血非常、非常厚，防非常、非常高，最离谱的是……它还有着惊人的回血速率。它就像是那些在机器人大战系列中频频出场的后期BOSS……其扛打能力明明已经像屎一样又臭又硬了，每回合竟还能自动回个10%的最大生命值，反正它就这么硬生生地跟你耗着，若是耗到你全队的精神和弹药都用完还没能搞定，那就干脆放弃吧……接下来只会越打越绝望。

而阿修罗此前所说的——“攻略镜魔的方法”，大致上也和机器人大战中的BOSS战打法一致。

第一步，包括他在内的六人……全员上前，先将BOSS团团围住。

第二步，各自找好最舒坦的输出位置、想好输出的手段。

第三步，所有人同时对BOSS发起连绵不断的、有节奏的

攻势。

至于攻击的方法，阿修罗也想好了；根本不需要使用威力很惊人的招式，因为那种招式往往CD长、消耗大，还会让“反馈”的伤害比升高；他给出的策略是……大家就用常规的攻击手段去打、只要保证攻击的强度能破镜魔的防就行。

阿修罗的设想，在理论上的确是可行的：假设……他和秩序的五名队员，每人每秒（取平均值）能对BOSS造成1%的伤害，那么一秒就有6%的伤害；再假设……镜魔每秒的回血量在2%到4%之间；以这个比例来推演，快则半分钟、慢则一分钟，镜魔妥妥儿地会死。而那时，他们六名攻击者的生存值，平均来算……每人最多也就掉半血左右，顺利的话只掉30%不到就行。

不得不说，这确是个颇为高明的战术，至少战术思路是很对路的。

可惜，他终究是错估了一件事……

“怎么了？”战了将近五分钟后，镜魔见玩家们渐渐减缓了攻势，便开口问道，“诸位……已经打不动了吗？”

“少啰唆！老子喘口气不行吗！”鬼骁用恶狠狠的语气地回了一句。

“我也只是……嗝儿~”梦惊禅苦笑道，“酒喝多了，有点醉了而已。”

“你少装蒜了，我看你是用力过猛，被反伤过度了吧……”生鱼片选择用挖苦的方式提醒一下禅哥要注意控血。

“都别在那儿说些没用的了……”悟死参玄比较务实，他在出招的间隙，转头看了阿修罗一眼，“我说……你是不是算漏了什么啊？”

“哈啊……不……不可能啊……”阿修罗的脸色很不好看，体能和精神的双重压力让他满头大汗，“它早该死了啊！”

“它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的血瓶就剩最后

一瓶了……算上短时间内多次补血的衰退效果，最后这瓶能回个10%我就该烧高香了。”醉卧怅然应话时，倒是没怎么喘气。

这家伙是真心厉害……从进入镜界开始，基本都是他在负责给全队清小怪；不久前围攻封不觉时，他还放了一发【龙拳·爆发】；但是眼下，当其他人的攻势都开始放缓时，只有醉卧怅然的节奏丝毫未乱。

或许外行人看不出什么门道，但稍微有点水平的职业玩家都能明白……这就是“控制体能”的技巧炉火纯青的表现。

举例来说……比如一个原地起跳的动作，一般人来做，体能值消耗可能在3点到5点之间，只有十分刻意地去调整自己的呼吸、动作，才有可能只用2点来完成；而醉卧怅然来做，很自然的就是2点。一般人做十次这样的跳跃，平均体能消耗大概是4；而醉卧怅然做十次这样的跳跃……每一次都会是2点。

以此为例，由小及大、积少成多，即使不算恢复力，差距也是相当可观的。

而这……也并不是什么天赋，纯粹就是刻苦训练所习得的技巧而已。同样是职业玩家，为什么有些人能跻身顶尖、被众多玩家奉若神明一般？而有些人只能混个二线三线、代打代练？诚然，天赋很重要，但想要登峰造极，就必须有那种“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去练”的觉悟，这才能触及到常人无法触及的领域。

“呵呵……真是可笑……”听着众人的对话，镜魔笑了，那阴阳怪气的笑声让人不寒而栗，“明明什么都不知道，还在那儿胸有成竹地说着什么‘计划’。”

在战斗之初，阿修罗是边打边跟秩序队员们交代战术的，反正他也不怕被对方听到。

没想到，此刻，这却成了镜魔嘲笑他们的资本……

“你们几个……在同类之中，应当算是极强的存在吧？”六阖镜中的妖气正随着镜魔的语调上升着，“所以，当你们识破了我的部分能力后，你们就想当然地认为可以杀死我了。”它冷笑一声，“哼……但你们有没有想过，除了能力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影响着胜负呢？”它的嗓门儿越吊越高，“决定‘强’和‘弱’的基本因素，是什么呢！”

闻言，鬼骁第一个反应过来，喃喃念道：“实力……吗……”

“哈哈哈……答对了！”镜魔大笑出声，并将镜面转向了醉生梦死四人，“你们差不多也该察觉了吧？事实上……当我还没从‘封印’里解脱时，就已经在测试你们的实力了。”

此言一出，四人皆是神情一变。他们的反应都很快，立刻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这一路上会不断遭遇拦路怪，为什么拦路怪的战力会逐渐递增，以及……为什么当他们决定停下时，镜魔会主动化身为一个黑球、逼迫着他们前进。

“可惜……我也并未能观察到太多，因为你们很强……”镜魔接道，“以我当时的状态所放出的妖魔，根本无法让你们使出什么真本领。”它顿了顿，“当然了，那也无妨。封印破后，由本座亲自来试探你们也是一样。”

在镜魔说这些话的过程中，玩家们的攻击已经停止了。看着那镜中漫涨而出的妖气，他们都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

“反观你们几个……呵呵……对本座之事几乎一无所知，只是窥见些皮毛，便以为可以赢我。”镜魔的话还在继续，“当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死不足惜啊……”

言至此处，镜魔的语气恢复了平缓，而那些从镜中弥散开的妖气，竟逐渐由虚化实，成了具备实体的妖魔鬼怪。

“我也不妨跟你们明说……”镜魔抬起了它那披头散发的头颅，“像你们刚才那种不痛不痒的攻击，是永远都打不死我

的……”它的下一句台词，堪称恐怖，“本座一息之间，便可恢复三成气力……”

玩家们一听就懂了，这怪物每秒的回血量远远超出他们预估的数字……其实际值高达30%以上。

“你们……”而这时，镜魔的话也说得差不多了，“还是乖乖受死，魂归我这镜中妙境吧！”

第1021章 最强

镜魔的话语余音未散，漫天的妖气已全然凝成了实打实的妖魔鬼怪。

那数量少说也有三百以上，全都是东方传说中的各种神怪，且战力不俗。

“鬼骁，这些怪强度如何？”悟死参玄在第一时间就看向鬼骁，问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他们接下来的战略方针……

“打不赢……”鬼骁沉默了两秒后，回答了六个字，“……逃不走。”

虽然这回应十分简短，但其透露出的信息量却已经足够了。

“这样啊……”悟死参玄闻言，迟疑片刻，接着，他神情一变，“呵……”居然露出了一个笑容，“好吧，我放弃了。”

“哈？”醉卧怅然没明白他的意思，转头疑道，“什么意思？”

“难道你想躺平等死？”生鱼片的脸上也露出了不解之色。

“呵呵……”只有梦惊禅瞬间就听懂了悟死参玄的真意，在旁轻笑道，“他不是放弃抵抗，而是……”

“我是要放弃比赛。”下一秒，悟死参玄接过了禅哥的话头，用一种近乎自暴自弃的语气接道，“什么队长的职责、S2冠军、年终奖……去他妈的！”说着说着，他居然还骂上了。

“喂……什么情况？”阿修罗跟悟死参玄不熟，在有限的接触中，他感到对方是个比较沉稳且靠谱的人，没想到……此刻的悟死参玄，却是突然来了个性格急转弯。

“随便干点儿什么都要‘三思而行’、无论什么决定都得‘为大局着想’，这实在是太累了……”悟死参玄接着道，“‘队长’这副担子压在我的肩上，让我变得都不像自己了。”

“如果你说的‘自己’是指那个大龄中二病的话，我倒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领会了队友意图的生鱼片，顺势就吐了个槽。

悟死参玄没理他，只是继续用那种透着不爽的语气言道：“且不说这比赛现在到底打成什么样儿了，反正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就团灭在这儿，要么就跟镜魔拼个鱼死网破。前者……立刻就输，后者嘛……无非是过会儿再输。”他一边说着，一边开始摇动手上的喷漆罐，“既然横竖都是死，与其抱着瞻前顾后的心态、用半吊子的战斗方式去死，我宁可选择一种更痛快的方法。”

“哼……”醉卧怅然听到这儿，也是会心一笑，“真拿你没办法呢，你要早这么说……队长让我来当不就好了。”

“少在那儿放马后炮。”生鱼片堪称不吐槽不舒服斯基，“马后炮是我的专利。”

“嗝儿~”梦惊禅也接道，“事已至此，嘿嘿……大伙儿就痛痛快快地干一场吧。”

话至此处，他们四人可谓士气一振。

这一刻，不仅是悟死参玄个人卸下了“队长”的担子，秩序全队也都卸下了“比赛”的包袱。

“哦？”见状，镜魔的语气也略微起了些变化，“气势……变得不同了呢……”这数十秒间，它的镜面妖气荡然，仍在不断地释出妖魔，“说是破釜沉舟也好、破罐子破摔也罢，诸位在此绝境之下，还能保有这份斗志……确是有几分英雄气概。”它顿了顿，又怪笑了一声，“哼~那本座，就成全你们好了！”

言毕，镜魔心念一动，漫天妖魔也随之动了起来。

饕餮、穷奇、梼杌、浑敦、狴犴、肥遗、蛊雕、钩蛇、尸兵、赤蛟、垢尝、野寺坊、油赤子、飞头蛮……

一眼望去，那妖魔鬼怪是铺天盖地、蜂拥而来。

这其中……强者，可位列四凶；弱者，亦煞气逼人。

鬼骁那句“打不赢、逃不走”，说得还真是一点儿都没错。

“来就来，谁怕谁啊！小怪总不见得能反伤了吧！”醉卧怅然这下也放开了，他拔身而起，冲着对方的头阵就是一波闪电光速拳连打。

霎时，金色的流光在空中布成细密的拳网，生生打出一片腥风血雨。

“我也不客气了……”生鱼片也忍了很久了，他抄起了自己的特殊武器【破喉咙】（一个扩音喇叭），就朝着密密麻麻的怪物群发动了一招【当敌人生命少于十四点时就会蠢蠢欲动的咆哮】。

那如有实质的声浪轰然啸出，在前方一个巨大的锥形范围内制造了一次音浪震袭，暴虐的威力仿佛连空气都可震碎。

然而……

他们这两波攻击打完，竟然只击杀了区区十余只怪物而已，剩下那些虽也负了伤，但依然是进势未消。

“原来如此……的确是很强啊……”梦惊禅观望了几秒后，扔掉了手上的酒、吐掉了嘴里的烟，并罕有的……改为了双手握剑之姿，“不知道我能不能挡得住呢……”

说时迟，那时快！禅哥话未说完，已是纵身而起、运剑成招。其剑式举重若轻，潇洒磅礴，剑气可逾百丈，刃力可断金石。

行剑之间，梦惊禅口中还念念有词……

“我欲独酌枯冢间，

醉饮坟前半壶仙。

银霜三尺墓中挂，

剑下亡魂君不见……嗝儿~”

梦惊禅一边念着歪诗，一边施展着卓绝的剑法，当他把“我醉银剑”这首自作的歪诗念完之时，已经出了几十剑，且每一剑都有着那种可以把高达给劈断的威力和范围。

这轮攻击过后，成效还是颇为显著的，大约有五十余只妖魔被剑气斩落、跌落深渊。当然了……这也不全是禅哥一个人的功劳，先前醉卧怅然和生鱼片的两次AOE显然已打掉了怪物们不少的血量，禅哥这就相当于补刀了。

“小心！第二波要来了！”

禅哥这儿刚刚收招、还没喘上一口气呢，醉卧怅然就喊了一声，提醒他又得做好准备了。

因为……妖魔们下一波冲锋俨然已经杀到。

眼下，醉卧怅然自己，几乎已是在一刻不停地释放【闪电光速拳】……面对这么多强度不俗的敌人，他那些单体杀招根本就没用，范围性技能所能造成的输出反而更高。

“没事！还有我！”这时，在旁边摇了半天喷漆罐的悟死参玄终于是准备妥当了。

但闻他大喝一声、上得前来，旋身踢出了两记看似普通的回旋踢。

那踢技掀出的劲风挟带着空气中那些漂浮的色彩飞了出去，然后在半空中加速、放大，将所有被其波及的妖魔都染成了彩色。两秒后，那些怪物便似烟花般爆开、四散崩落，且每一块崩开的碎片都成了俄罗斯方块中的几何图形。

“这就是醉生梦死的真正实力吗……”阿修罗看着那四位的表现，也是诸多想法涌上心头，“录像这种东西的参考价值，果然很有限啊……这帮家伙分明个个儿都是怪物级……”念及

此处，他不禁将视线移到了鬼骁的身上，“说起来……这个‘怪物中的怪物’，到现在还没什么动静，究竟是什么情况？”

的确，以鬼骁的性格，不该表现得如此低调的。

他这暂时的沉寂，原因也很简单……他需要时间，理清思绪、下定决心。

“唉……”默默伫立了一分钟左右，鬼骁忽地闭眼摇头，叹了一声，“说什么放下担子……说什么大干一场……”他低声念叨着，“呵……所以说，大人们就是靠不住啊……”

此时此刻，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思路却是比其他人都要清晰。

“既然比赛已经无望……为什么还要打？”鬼骁轻声自语着，“发泄积攒的压力吗？沉浸于战斗的快感吗？在那毫无意义的斗争中全力以赴、流尽最后的一滴血……难道就这么快乐吗？”

对他来说，这确实是一种非常陌生的感觉……

从进入惊悚乐园至今，他还从来没有那种“跟对手拼命”的体验。在S1决赛遭遇鲁特时，他本有这个机会，可是……对方特意对他进行了针对和限制，让他根本没能发挥出实力。

再后来，他变得越来越强……无论队内队外，他已找不到能和自己一较高下的对手；甚至是湿婆这个“最接近自己的人”，在鬼骁看来……都离自己越来越远。

今时今日，就连奠崔王这种次神级的存在，在“布下陷阱”的前提下，都无法与鬼骁抗衡。

如果说王叹之是一个可以用各种极端克制的能力去刺杀神的男人，那么吞天鬼骁就是一个可以和神肛正面并且肛赢的男人……哦不……少年。

这样的他，又岂能体会到那种把自己逼到极限后才战胜对手的体验？

不过，今天，他的机会来了。

正如封不觉所说……六阖镜魔，是“新神”。说得再直白一些，它是符合下一个版本强度的世界级BOSS，其设定……本就不是这个版本的玩家应付得了的。

而鬼骁，也是一名超出等级和版本限制的角色。

封不觉促成镜界之战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看看……这两者，到底谁会赢。

“若真是如此的话……”鬼骁深呼吸一次，“那我也丢掉‘制约’……放手一搏吧。”

在他下定决心的一瞬，斗气，爆发！

一股如黑洞般浩然的能量陡然而生，其存在感在顷刻间便急剧膨胀，甚至超越了这个空间本身。

“那是……什么……”阿修罗神情骇然地望着那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红发少年，就像是一个凡人在仰望神祇。

这一瞥，让他心中莫名生出一种绝望；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个所谓的“秘密武器”，着实是不自量力。他所有的自信，原来都源自于一份无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六阖镜魔。”数秒后，鬼骁居高临下地望着镜魔，喝出了对方的名号。

“你……”镜魔的嗓音中，竟是不由自主地透出了一丝怯意，“……要做什么？”

“我要跟你道歉。”鬼骁回道。

镜魔没有应声，他只是默默驱动着所有已然实体化的妖魔……将攻击的目标改为了鬼骁。

“首先，我要为刚才的自己没有全力以赴而道歉。”面对那妖魔大军的围杀，鬼骁镇定自若，“直到两分钟前，我还在考虑着‘杀死你以后还得保存一定的实力去比赛’这件事。”他摇了

摇头，“那种想法太天真了……你可不是凭那种程度的决心就能消灭的存在。”

一语未尽，妖军已至。

同一秒，四道怪异的身影凭空乍现，护在了鬼骁周围。

那是他的替身【踏夜】，以及三只念兽——【假面】、【送葬者】和【水魔】。

但见这四兽配合无间，各出奇能，运用身体和能力……奋力地顶住了妖魔的来势。

然，镜魔所放出的妖物也绝非等闲之辈，其中有些强度高的，并不比鬼骁唤出的事物逊色，那四兽顶得了一时，却断然撑不住太久。

“其次，我要为接下来所做的事情道歉。”可鬼骁的话仍在继续，且说得不紧不慢、不卑不亢，“毕竟……你的性命，只有一次，而我，还可以重来。”

“荒谬！”镜魔闻言，惊怒交加，“你以为……有了‘与本座同归于尽’的决心，就等于有了那本事吗？”

话还没说完，镜魔就迫不及待地从镜中放出一道妖能光束，穿过重重妖群，直袭鬼骁的心窝。

不料，鬼骁的身形却在那时骤然模糊，化为残影。

“突施冷箭，说明你心中已有惧意。”鬼骁下一次开口时，已出现在了镜魔的身后。

“本座会怕你？”镜魔的嗓门儿一下子吊得跟破音了似的。

“我的速度比你快，想偷袭我是不可能的，况且……你的攻击也不算很强，就算中招，我也不至于被你一击打死。”鬼骁没接对方的话，只是自顾自地说道，“所以，我劝你还是放弃先发制人之类的打算，准备接招吧。”

“可……可可可可……”镜魔在过于激动的状态下喝出了一阵哮喘发作般的怪叫，“可恶啊——”

“哦，对了……”在最后的时刻，鬼骁好似忽地想起了什么，他转头望向自己的四名队友，面露微笑道，“泡面头、锅盖头、抽喝烫、涂鸦男，我也得跟你们说声抱歉，至于原因……你们马上就会知道了。”

“喂！这儿还有外人呢！”

“绰号暴露了吗……”

“别看我现在这样儿，我以前也是被称为……”

“小杂！想被阿鲁巴直说啊！”

那四位几乎是同时开口，齐齐用吐槽回应着鬼骁。

而鬼骁一样选择了无视……

一息过后，他的笑容化为了狞笑，他那迫人的杀气在那电光火石间迸发到了顶点，并全然投向了……身前的镜魔。

咔——

六阖镜的镜面，竟在映照出那纯粹的杀气时……产生了裂痕。

“难道你……”镜魔的声音在发抖，“你想一招就把本座……”

“好好看清楚了！”鬼骁粗暴地打断了对方，他的那份嚣狂回来了。

“用你那只有一次的生命……”那份唯我独尊的霸气和自信也回来了。

“等……等等……”镜魔好像感觉到了什么，那是高位生物的生存本能，可是……现在无论它再说什么、做什么，都为时已晚。

“来见证……”鬼骁也没打算听对方说下去，“……何为最强！”

最强的宣言，最强的一击。

吞天之气焰，撼地之狂力。

当鬼骁倾注所有力量，使出【审判之左手】的那一刻，整个【镜界】，便如同一面脆弱的镜子一般……崩碎了。

第1022章 惊变

镜界之战已止，数据链路层中的战斗……似乎也接近了尾声。

比克那压倒性的强大，是林克所无法企及的。将林克大军其中的一人封入电饭煲后，比克就直接抱起那个电饭煲……若无其事地开始消灭剩余的林克。

别看他“让了一只手”，但其实完全不影响战斗。

实力的差距摆在那里，再者……比克除了另外的一只手和两条腿外，他额头上的触角、嘴巴、甚至眼睛都是可以发出能量攻击的。若不是考虑到周围还有玩家存在，他用全身放个范围性的大爆炸技能清场都行。

“不行……这样下去会被干掉的……”在战斗之初，林克还抱有抵抗的念头，但开打后不到十秒，他的想法就改变了，“必须……改变对策。”

他只花了一秒就想出一个办法来，那就是——让所有的自己，分别朝向四面八方、以最快的速度逃跑。

这个策略，着实不赖。

纵然比克的速度在林克之上，可他毕竟只是一个人，而林克的数量则是以百计算的。即使比克可以通过感知“气”的方式追踪到每一个林克，但他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那么多相距甚远的目标统统击杀掉。

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两种局面……

其一，比克选择去追逐林克。那样的话，当他追到远处时，其他没有被他追踪的林克便可以折返回来，设法解救因菲尼特。

其二，比克坚守在这个区域。那样的话，林克们就干脆

往远了跑，分得越散越远……就越好。反正把因菲尼特一个人丢在这里问题也不大。

“哼……尽耍些小聪明。”比克的智慧，在龙珠宇宙中也算是很高的了，他几乎没怎么思索就看破了敌方的意图，并立即想到了解决的方案，“可惜啊，这种把戏对我是没用的！”

言毕，他扎起一个四平大马，屈膝握拳，摆出一副便秘欲死的表情，大喊着“啊——”并持续了十秒左右。

然后……他就“分裂”了。

但见，一个比克，晃眼间变成了四个比克，且四个都是实体。

这招，并非是某忍者漫画中的影分身，也不是龟仙人的残影拳，而是天津饭所创的绝技——四身拳。

其效果是分出三个和本体一样的、可以独立行动的分身进行战斗。不过此招有个比较明显的弱点，那就是……使出四身拳后，每一个个体的战斗力都只有原先的四分之一。

当然了，对于这个弱点，比克是一清二楚的，既然他用出来了，就表示他有着“用四分之一的实力也能解决问题”的自信。

“你要跑就跑吧，最多是拖延个一时半刻而已。”比克施展完招式后，留下一个自己，抱着电饭煲、留在了原地，而他的另外三个分身，分别冲向了三个方向，追着那些奔逃的林克掩杀而去。

“喂喂……这个真的是比克吗？”

“我怎么不记得比克会四身拳啊……”

“神封波是什么我也没听说过啊。”

“龙珠的漫画我至少看过三四遍了，的确是没有的……”

此时，那些在战场中心幸存的玩家们都选择了原地休整，想把自己的状态先调回来再说。毕竟眼下情势大好，他

们没有必要拖着伤体疲躯上去拼命；那样做不但毫无效率，还可能徒增伤亡。

也正是在这休整的间隙，他们从这位比克身上瞧出了不少的怪异之处……

的确，这个“比克”，和他们所知的那个比克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而其原因也并不复杂，那是因为……所谓的“龙珠宇宙”，并不止一个。

多元宇宙，有着无限的可能，某一个微小的差异所产生的蝴蝶效应都有可能改变整条世界线。

举例来说，在某个宇宙中，也许卡卡罗特小时候没有撞到头、也没有变得善良。那么，在那条世界线里……他长大以后很可能会把地球上的人全部杀光，并且会和拉蒂兹会合、一同加入弗利萨的麾下；按照那种发展，孙悟饭、孙悟天、以及人造人等事物都不会诞生。

又比如，在某个宇宙中，也许孙悟空和贝吉塔他们会在那美克星上被弗利萨打败；那之后，弗利萨来到地球寻找龙珠，却又被人造人给灭了；再然后，沙鲁又灭了人造人，并阻止了魔人布欧的复活，最终成为了地球的主宰。

再比如说，某宇宙中……魔人布欧成功杀死了所有龙珠战士，毁灭了地球。

亦或者是……贝吉特在用耳环合体后再也没有分开……

诸如此类的差异，在展开以后，会将我们所熟悉的“未来”变得面目全非。

或许……有些本该死去的人没有死，有些本该出生的人没出生；有些理应变成超级战士的人最后的境界止步于大猩猩，还有些不怎么强的人没准却成了宇宙第一。

无限的宇宙，就意味着无限的可能。

眼前的这位比克，便是来自那些宇宙中的一个。在他的那个宇宙、或者说……他所在的那条世界线里……他学习了

很多龙珠战士的招数，并且在界王神界进行过修炼，还由老界王神开启过潜能。

因此，他比玩家们所了解的那个比克要强上不少，性格也略有不同。

“岂有此理。”看着那三个比克的分身快速追来，林克深切地感受到了此前玩家们心中的那种绝望，“这是逼我玩儿命啊……”

这一刻，他不得不又一次改变了战略。

既然这“调虎离山兼分兵苟活”之计失败了，那么……他也唯有孤注一掷这一途了。

霎时，却见所有的林克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四面八方扭头跑了回来……

“只有这一招了！”拿定主意后，所有的林克都拼上全力，用自己所能达到的、最快的速度……冲向了因菲尼特。那场面好似是上百发鱼类包围并袭向了同一个目标。

“嗯？”比克见状，心中道了一声不妙，因为他已猜到了林克要干什么。

“阻止他！”还没等比克发话，扒在因菲尼特背上的封不觉已经先开口了，“他攻过来的话，我就控制不住因菲尼特了！”

他这一声，既是吼给比克听的，也是吼给玩家们听的。

喊声未尽，那些正在休整的玩家们就赶紧蹦了起来。

“卧槽！快帮忙！”

“拼死也得拦下！”

“绝对不能让他成功！”

“天马流星……”

很显然，湿婆他们可不想让因菲尼特从觉哥的“金蛇缠沾手”里解脱出来。他们心里都清楚……若是让小因因腾出手，

比克这条巨腿可就未必带得动大伙儿了。

“切……”比克看着那些涌来的林克，啐了一声，“没那么容易！”

说罢，他的“四身”便使出爆气移动，分别来到了因菲尼特和觉哥的周围，随后便面向四方，大喝着出手了……

轰轰轰轰——

四个比克，七只手（有一个抱着电饭煲），同时使出气弹连射。

那些林克们在靠近到因菲尼特周围百米范围时，就已经开始遭到攻击了，而且他们越是靠近……遭受到的攻击就越准、越强。

另一方面，那十几名玩家也拖住了将近三十名林克的冲锋。他们虽无法像比克那样快速把林克弄死，但至少可以减缓其冲锋的速度。

“七十三、七十二、七十一……”

在那光尘四起、人影攒动、一片混乱的战场上，封不觉……仍然保持着冷静。

他视线扫动、心中默数，准确地计算着剩余的林克还有几个。

“天马行空！”数了十几秒后，封不觉突然朝着远处的小马哥嚎道，“你到这边来！”

“干嘛呀？”小马哥在那儿打得正起劲呢，听到觉哥喊他，也没有立即照办，而是回头应了一声。

封不觉这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了天马行空这种热血白痴，他自然也有一套相应的办法：“比克这边有点儿撑不住了，需要有英雄挺身而出、助他一臂之力！”

一听“英雄”二字，小马哥扭头就来：“好！我来也～”

“喂……小子，你说谁撑不住了？”下一秒，抱着电饭煲的

那个比克便偏过头对觉哥言道。

“我并不是说你守不住这条防线，不过……”封不觉回道，“你自己应该也注意到了，在四身拳状态下……你虽然可以同时防住多个方向的敌人，但对于每个方向的攻击强度却减弱了不少。这样下去……很难说会不会有漏网之鱼钻过来。”说着，他瞥了眼正在奔来的天马行空，再道，“小马哥的能力很适合在这里发挥，所以我让他过来帮忙……算是加上一重保险。”

听到这儿，就连比克也不禁暗忖道：“这小子……还真是个可怕的家伙，虽然战斗力不是很强的样子，但总觉得和他为敌会很糟糕啊……”

就在他们二人对话之际，天马行空已是拍马杀到。

因为比克的气弹都是有导向性的（在出手的瞬间锁定并追踪目标的“气”），所以小马哥这一路过来都安然无恙。

“哈哈哈哈……英雄，参上！”别看小马哥大大咧咧，人家的战斗直觉也是一流水准，他第一时间就站到了拿电饭煲的那个比克的身旁，架势一展就开始发招。

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是起到了“一臂之力”的作用。小马哥那纯熟的流星拳，论飞行速度……和四身拳状态下比克所发出的气弹不相上下；虽然威力还差点儿，但其出手频率更高、波及范围更广，很适合在这“反冲锋战”中使用。

就这样……战斗被完全带入了觉哥所计划的节奏。

林克心中的希望，也随着他自身的数量一起减少，直到……

“五、四、三……”两分钟后，封不觉终于数到了最后的几个数字，“二、一……”

当那个“一”字出口的瞬间，最后一个林克也倒了下去。而觉哥的目光，也在这时……移到了比克手中的电饭煲上。

“最后一个了。”封不觉看向比克道，“动手吧。”

叱嘤……

同一秒，比克解除了四身拳，其三道分身一瞬间便闪回了本体中。

“你答应我的东西呢？”比克也不傻，觉哥兑现承诺之前，他不会把事情做满的。

为什么他宁可一只手战斗，也要抱着电饭煲不放？还不是因为他对觉哥心存提防……担心自己白忙一场。

“呵……你也是挺鸡贼的嘛。”封不觉笑了，“好吧~东西在我右手边的上衣口袋里，我现在不太方便乱动，你自己过来拿吧。”

他的话还没说完，比克的手就已经伸到他的口袋里去了。

“这个是……”比克看着手上的口琴，端详着念道。

“【转界口琴】。”封不觉回道，“用这东西，可以在本宇宙间自由穿梭，当然了，每次‘转界’都要消耗相当大的能量。”

“本宇宙间穿梭？”比克神情一变，语气登时就重了几分，“那对我有什么用？”

“你先别着急嘛，我话还没说完呢。”封不觉接着说道，“跨宇宙穿梭呢……也可以，但那是一次性的，因为那会耗尽物品上所有的能量。”

“无妨。”比克回道，“我本就没打算再返回你们这个宇宙。”

“那么，你就这么吹。”封不觉说罢，就嘬嘴吹了段口哨。

“嗯……”比克听完，没有立即照办，而是在犹豫。

封不觉知道他在想什么，故而跟了一句：“因菲尼特，我说的都是实话吗？”

“是……句句属实。”因菲尼特沉声回道。

有了因菲尼特的肯定，比克才放下了戒备：“哼……”他冷哼一声，“那么……永别了，各位。”

说话间，他便将电饭煲随手放在了地上，然后拿起口琴吹了起来。

伴随着一段只有几个音符组成的旋律，比克的身影骤然化为了一道流光，消失在了所有人的眼前，也消失在了这个宇宙中……

“切……这货做事还真是不周到呢。”封不觉看着地上的电饭煲，高声道，“喂～谁还有S级技能可以用的，过来处理一下！”

“让我来吧。”湿婆当仁不让地走了过来，边走边问道，“对着电饭煲直击就可以了吗？”

“可以吗？”封不觉没有回答他，而是把问题抛给了因菲尼特。

“可以……”因菲尼特满脸阴郁地回道，“林克目前的状态……相当于被压缩成了一团原始数据，用A级以上的直伤技能攻击电饭煲就能在其恢复人形前将其扼杀。”

“你听到了吧？”封不觉转头看向湿婆说道。

“啊……完全明白。”湿婆此时已走到了觉哥他们身边，弯腰去拿电饭煲了。

然，就在此刻……惊变！

呲——

就在湿婆的手即将触到电饭煲时，一声诡异的怪响突兀地传来。

紧接着，一根银色的、如利刃般的尖锥……便从地底下骤然突出，在那电饭煲上捅了个窟窿。

“什……”满脸惊骇的湿婆只来得及讲出一个字。

叱——

下一个刹那，又有一根似球棒般粗细的银色金属锥拔地而起，斜着穿过了湿婆的胸膛，将其整个人“串”得两脚离地，悬在了半空中。

“快……快把他……”湿婆死得很冤，而且连句完整的遗言都没留下，便化为了白光。

如果他不是处于疲惫的状态、如果他没有放松警惕……他是绝不会被这猝不及防的偷袭所击中的。

然而，这世上没有如果……

“快把林克杀了！”两秒后，封不觉接上了湿婆的遗言。

在他暴喝之际，林克的数据流已经从破损的电饭煲中喷出，并迅速于空中重现人形。

“天马……”离这儿最近的天马行空反应最快，他抢步上前，欲打对方一个立足未稳。

不料……

叱——

又一道银刃从地底迸发而出，迅猛的突刺生生将小马哥的架势破坏、逼退了两步。

“太晚了。”这时，林克的说话声响起，宣告了一个很糟糕的结果，“我，已经出来了。”

话音未落，他便对着近在咫尺的觉哥使出了一记侧踢。

嘭——

踢技未至，封不觉已脱身疾走，连接在他身上的手雷则被他留在了原地，应声爆炸。

不过，谁都知道……这种程度的爆炸，对那两位衍生者来说，无异于隔靴搔痒。

“太小看你了啊……”封不觉现身之际，脸上已现凝重之色，“居然将自己的身体剖空，只留下最表层的‘皮肤外壳’来掩

人耳目，然后把剩余的部分统统液化、通过脚底渗入地下……”他停顿一秒，再道，“这应该不是‘比克放下电饭煲’的那一刻才想出的主意，而是准备已久了……”

“哼……”终于摆脱了钳制的因菲尼特冷笑了一声，接道，“对于如何在‘全身完全不动的状态下向附近的目标做出攻击’这件事，我是早已计算出来了。只不过由于我身体的总体积有限，所以存在于地下的部分只能触及到半径五米左右的范围。想再远……就得把那些银刃拉长成‘线状’，那样就没有杀伤力了。”

他停顿了数秒，接着说道：“比克那个家伙……实力太强，偷袭他也是徒劳，只会暴露我设下的埋伏；但偏偏他一直就抱着电饭煲不放，让我找不到救出林克的机会。哼……若是他把林克杀了再离开，我还真就没什么办法了。”说到这儿，他笑了起来，“呵……幸好他没有那样做，而且，还十分凑巧地把电饭煲扔在了我侧后方三米的位置上。”

“呵呵……”此时，站在因菲尼特身旁的林克也接道，“用你们人类的观点来看……这就是所谓的‘天意’吧。”

说话间，林克还装模作样地整了整领结和袖口，摆出一副自认为优雅的、从容的神态，上前两步，对觉哥说道：“封不觉，特殊预案F只能保护你一个，其他人可享受不到。而你刚才的那一手，想要故技重施也已是不可能的了……事到如今，只要我稍微和你过两招、争取一点时间，因菲尼特就能把在场的所有玩家全灭。而你……”

话到此处，他摊开双手，朝天上翻了翻白眼。

那一瞬，天空中又降下了五十余名和他一模一样的林克。

“……你很快就会陷入以一己之力，对上我这无穷兵力的境地。”林克接道，“嘿嘿……不用我说，你也知道结果了吧？”

“结果？”封不觉才不吃对方那套，他瞪着死鱼眼，爱答不理地回道，“哼……不试试怎么会知道呢？”

“你不用试了。”下一秒，因菲尼特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回应了觉哥的问题。

同一时刻，因菲尼特的手……从林克的后背贯入、穿透了后者的胸膛。

“呃……”林克的脸上，浮现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不止是他，除了封不觉和因菲尼特之外的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

“你……”林克缓缓转过头去，用颤抖的声音，对因菲尼特说道，“……为什么？”

“你的计算……终究是不如艾德啊。”因菲尼特面无表情地回道，“他已经预见到了各种可能的结果，所以……他留在了超频矩阵区。”在因菲尼特说话之时，银色的能量已在急速侵蚀着林克的身体，将其慢慢包裹了起来，“如果他能成功地将鲁特诱而擒之，他就会从爆鸣隧道那端过来……让我吸收鲁特、完成最终的进化。”他微顿半秒，“但隧道的消失……意味着他已经失败，鲁特不会来了。”

听到这儿，林克的表情数变，他喃喃念道：“你……竟然把我……把你的创造者视为了……”

“储备粮？”因菲尼特抢道，“哼……所以我才说，你不如艾德啊……他可是从一开始就有着作为‘储备粮’的觉悟的。他是我所敬佩的衍生者，秉持着理想和客观性的优秀生物，相比之下……你倒更像是那些低贱的人类。”

“原来如此……”封不觉听着他们的对话，立刻就推测到了因菲尼特当前之举的目的，“Origin的三巨头……你吸收哪一个都一样是吗……”

“没错。”因菲尼特回道。

过了两秒，他忽地面露笑容：“封不觉，你把我坑得真惨

哪……”他的嘴角像是抽搐般咧开、勾起，“不过，也到此为止了……特殊预案F，将会随着我的究极进化而烟消云散。”他激动得浑身发抖，“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第1023章 我秃了，也变强了。

弥留之际，林克脸上的表情显得非常复杂。

他没有说话，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也没有挣扎，因为他无力抵抗因菲尼特的吞噬。

天空中那些尚未落地的林克也是一样……他们每一个的身上，都发生了和地面上那个林克相同的变化；一股从胸口开始蔓延出的银色物质让他们瞬间就失去了活动的能力。

或许，在那最后的时刻，林克释然了，他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他理解了艾德、理解了自身生命的意义。

又或许，他后悔了，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理想未必是正确的，意识到了因菲尼特并非是他们的“救世主”，而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掠夺者”。

还有可能……他什么都没想，只是在震惊和矛盾中仓促地被终结了。

无论如何，他的想法，已不会再有人知道。

约十秒过后，这位以绅士自居的、Origin的三巨头之一，便完全被银色的物质侵蚀，化为了一股纯粹的数据流……由因菲尼特纳入了体内。

“这家伙……居然把同伴给……”

“林克刚才还不遗余力地救他来着，真没想到……”

“所以说……现在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他们说的特殊预案F之类的我是不懂，不过……究极进化是什么意思我大概明白。”

“就算是刚才的因菲尼特，也已经强到离谱了吧……再进化，是要逆天啊？”

玩家们这会儿的态度倒显得不那么紧张了，他们基本都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结局。在“横竖都是个死”的心态下，大伙儿的好奇心便盖过了绝望和恐惧。他们现在感兴趣的是——因菲尼特究竟强到了什么地步？

而另一方面，进化完毕后的因菲尼特，在外观上倒是一点改变都没有。

“这就是……”吸收完了林克，他便仰头望天，那双充盈着白光的眸子中涌动着数据流，“我在这个维度中所能达到的最终形态吗……”

他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自言自语之际……俨然是门户大开、毫不设防。

“恶徒！吃我一发零距离天马流星拳！”恰在此时，方才被银刃阻下的天马行空又一次杀了上来。

秉持着英雄的节操，小马哥很讲究地在出招的同时喊了对方一声、并且报出了招式的名称。

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一记“零距离”的天马流星拳——简单地说，就是站在近战距离上，直接对着因菲尼特的身体出招。

这样打……既可以保证每一发拳芒都命中目标，还能保证那些拳芒不会在飞行的过程中损失丝毫的威力。

“笨蛋！没用的！别过去！”远处的迹部看到了这一幕，立刻大声吼了起来。

金富贵到底还是个好人，即使他心里明白小马哥八成是没救了，但还是喊了这么一嗓子。

嘭嘭嘭嘭……

一秒后，拳拳到肉（茵菲尼特的身体由一种可以即时调整密度和硬度的物质组成，大部分时候的触感都和肌肉类似，除非他刻意去将其硬化）的碰撞声响起。

面对小马哥的攻势，因菲尼特选择了一动不动地承受。

于是，接下来……天马行空就用这个威力至少在A级以上的技能，对着因菲尼特连着打了一分钟……足足的一分钟。

可因菲尼特却始终是那副抬头望天、仿佛在思考人生的样子。他对攻击丝毫没有反应、而攻击也没能对他造成任何损伤。

“这可真是疼啊……”终于，在被连续直击了一分钟后，因菲尼特低下头，用居高临下的眼神看向了天马行空，“每一拳……都那么疼呢……”

“哈啊——”小马哥没有理会对方，只是长喝一声，顺势使出了自己的魂意——【第七感】

激燃的小宇宙让周围的温度陡然升高，就连其脚下的大地都开始融化、塌陷……

“好烫啊……”因菲尼特还是那样岿然站立着，什么动作都没有，“不愧是击败了鲁特那双子形态的招数……”他的数据库中有着这段资料，故而提了一句，“但……对现在的我而言，是没用的。”

“天马流……”小马哥并不服输，不管对方说什么，他还是要出拳的。

只是，因菲尼特并不打算让他打出下一拳来：“无聊透顶！”

一秒后，因菲尼特说了四个字，并抬起右手的前臂，用食指轻描淡写地朝前一弹……

轰——

这一弹，将其前方一个直径三米左右的“球形空间”摧毁了。

这一弹，在一片苍白的数据链路层中，制造出了一个黑色的空洞。

这一弹，让天马行空尸骨无存。

“我……本是感受不到疼痛的。”因菲尼特杀完了人，连眼都不眨一下，还用一种若无其事的语气接道，“但此刻，我能感觉到了……”他缓缓转身一周，将目力范围内的所有玩家都扫视了一遍，“我开始理解你们了……”他摇了摇头，“你们不但寿命短暂、智能低下，还要一辈子在这种原始的自我保护机制下维持脆弱的身体……也难怪，你们会进化成今天的样子。”

说着，他忽地高举起了一只手，手掌呈爪、掌面朝天。

“我，不再鄙视你们……作为生物，你们并不可耻，你们只是能力有限、身不由己。”因菲尼特所说的话，似乎是在表示对玩家们的同情，但从他的态度里完全读不到这种情绪，“就让我……用最快的方式解除你们的痛苦吧。”

叱——

话音落，利啸起。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一道青芒从因菲尼特的掌中冲出，直窜天际。其速度之快，绝非视线能随。

仅仅零点一秒过后，那青芒就在半空爆开，形成一团形似柳树树冠状的光华；随后……那光华中所散出的每一支“柳条”，竟都似流星般冲向了周遭的玩家。

1.5秒，这是“究极因菲尼特”杀光在场所有玩家的时间。

虽然玩家们的数量还很多、站得也很分散，但那已经没有意义……他们每个人都被爆散出的青芒精确地贯穿了眉心，顷刻间就化为了白光。

当然了，在我说“所有”以及“每个人”的时候，有一个人，是例外的……

“封不觉。”三秒后，阵阵白光相继飘散，因菲尼特的视线，终究是落到了那个唯一的“例外”者身上，“你知道……”他用冷若刀锋的口吻问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吗？”

假如是在林克被吸收以前，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是【特殊预案-F】，但眼下……因菲尼特已经完成了最终的进化，所以这项如手铐脚镣般长期困扰着他的预案也自动解除了；此刻的他……无疑是可以对觉哥下杀手的。

“你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作为在场的最后一名幸存者，封不觉的态度也是淡定如故，“因为你想让我‘死得难看’一点嘛。”

“这只是原因之一。”因菲尼特接道，“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也不等觉哥提问，自己就说出来了，“我不止要杀你，还要打败你！”

“哦？”觉哥闻言一笑，明知故问道，“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因菲尼特快速回道，“要杀你，很容易，但要让你输、并且输得心服口服……很难。”

“呵……对你来说……那不是‘很难’，而是‘不可能’。”封不觉邪然一笑。

“是吗？”因菲尼特也狞笑起来，“呵……但我不那么认为……”他伸出一手，做了个“请”的手势，“来吧，我知道你还有底牌没出。反正碍事的家伙们已经全都被我清理掉了……有什么本领，你统统亮出来好了。”

“你，会后悔的。”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已将手探入了行囊。

“哼……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后悔。”因菲尼特冷哼道，“我也不认为你可以改变这一现状。”他也是自信满满，“你不是神机妙算、深不可测吗？今天，我就要让你战到黔驴技穷、无计可施，倾尽全力……一败涂地！”

“好的~好的~别着急。”封不觉回话之时，已经拿起了从行囊中取出的【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开始剃自己的头发。

“嗯？”看到觉哥拿出的东西、以及其无厘头的行为，因菲尼特的脸上现出了不解之色，其心中暗道，“那是什么？”

“你分析不了是吧？”即使在给自己剃头时，封不觉依然在察言观色、揣测着对方的心理活动，“呵呵……别着急，你马上就知道这玩意儿有什么用了。”

“哦？”因菲尼特双手交叉、环抱胸前，昂首言道，“就我目前的观察……这玩意儿除了把你变成一个秃子以外，好像也没什么别的作用啊。”

“还不明白吗？”问这句话时，封不觉已然剃光了自己的头发，并拍了拍落在衣服上的碎发。

停顿了两秒后，觉哥虚着一双死鱼眼，用一份悠然中夹杂着丝丝蛋疼的神情和语气，接着说道：“我秃了，也变强了。”

第1024章 死灵三骑士

诸神的黄昏，终于已接近了尾声。

在这主宇宙的众神倾陨之刻，那些来自更高维度的神魔们，却是将注意力全都放在了一名玩家的身上。

封不觉与因菲尼特的一战，俨然已成了跨越两个维度的，决定无数人、神、魔命运的宿命决斗。

胜，或负。

将把两个世界……带向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

在这种让人紧张到窒息的氛围下，我觉得……应该话分两头……

咱们还是先来看看另外几件尚未了却之事……

……

先看死灵王国……

却见那王城大殿之上，三道身影，正并排地伫立在王座之前。

那三人，正是黎若雨、古小灵和安月琴。

此时，幻魔教会那几位皆已离去，他们还有很多事儿要去收拾；篆劼尊和奠雀王也回推理俱乐部去了，他们还要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而做准备；至于无形魔，也就是ZERO的镜像傀儡……更是早已不辞而别、不知所踪。

这会儿还留在大殿内的，除了王座上那位新晋的“灵王”之外，就是地狱前线的三名玩家了。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在与玩家们交流妥当后，芙灵站了起来。只见她举起右

手，凭空一揽……转眼间，一把剑柄雕缀着骷髅图形的长剑便出现在了她的手中。

下一秒，若雨、小灵、花间三人整齐地上前一步、单膝跪地，并微微低下了头。

当然了，她们并不是要向芙灵求婚，也不是要低头认罪什么的；她们……是在等待“册封”。

“不朽之国，不渝之志。”芙灵将【死灵圣剑】恭恭敬敬地竖起、垂直立在胸前，肃然宣道，“尊昇典仪，众灵共鉴。”

话至此处，芙灵微微侧身，看向了自己左前方的若雨：“吾以灵王之名、之力、授予【似雨若离】……”她一边说着，一边轻缓地、稳健地运起剑来，用剑背分别轻触了若雨的后颈和双肩，“……死灵骑士之名。”

当那个“名”字出口时，一阵朦胧的白光便笼罩在了若雨的身上，同时，一件带肩甲的“披风”也悄然出现在了她的背后。

那是一套骨色的肩甲，后面的披风则是镶着银边的纯白色；在披风的正中间，还印有一个水晶色的特殊纹章……此乃芙灵，也就是新的“灵王”专属的标志，其形态就好似一朵残缺的、由碎裂的人骨拼成的玫瑰。

“誓尊吾王，众灵共鉴。”若雨也抬起头来，说出了她的“骑士宣言”；如此，一个简短的册封仪式就算是完成了。

长话短说，在用相同的方式将骑士之名授予小灵和花间后，芙灵便将剑收起，转身回到了王座上。

随后，她面带微笑，对三名玩家说道：“我的骑士们，请起身吧。”

三位美女闻言，皆是舒了口气，一齐站了起来。

“自今日起，你们便是我灵王亲封的‘死灵三骑士’。”两秒后，芙灵接着道，“只要你们身在主宇宙之中，无论相距多远，皆可以骑士之名，借死灵之力。王国历代的所有英灵，都是你们的后盾。”

仪式结束后，芙灵也就不用一本正经地跟她们讲话了，她本身也不喜欢拽文，即使成了“新神”，她在大多数时候还是爱说大白话。

“嘻嘻……”小灵好像对这“骑士头衔”颇为喜爱，当即笑着回道，“吾王威武~以后我这‘骨骑士’出去就直接报您的名号啦。”

【骨】，是小灵作为骑士的特殊代号；所有的死灵骑士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代号，若雨和花间自然也有，分别就是【雨】和【花】；死灵骑士的代号多半是一个字或者一个词，而这个字或词，也暗示了其所能运用的“能力”。

“本王也相信，你们三位……”芙灵也点头回道，“不会辱没这份荣誉。”

这句话说完，芙灵便好似想起了什么，她随即就接道：“对了，疯不觉现在何处？以他的功劳，封他当储君都可以啊。”

“他还有事，恐怕要日后再来拜会灵王了。”若雨回道。

“嗯……那好吧。”芙灵接了一句，看那眼神，似乎稍有些失望。

“不过……”若雨立即又道，“他安排了一个人，希望您可以将其留在身边。”

“哦？”芙灵面露疑色，“你们异界旅客不是不能在本世界长留吗，此人如何留下？”

“留下的这位，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异界旅客。”此时，花间接过了话头，并且，从行囊里取出了一件东西，“而是……他。”

说罢，她便发动了手中的勾玉。

霎时，一道高大的赤色怪影赫然闪现，于王座前傲然而立。

芙灵看到这位不速之客的瞬间，神情当即一变，因为她只看一眼，便从对方的身上感知到了惊人的力量……

“这就是新的灵王吗？”血尸神不是一个很讲究礼貌的人（姑且称他为人），他一现身，便将芙灵上下打量了一番，评述道，“不愧是干掉了‘夺灵’的家伙，气势不错嘛。”

“你是谁？”芙灵却是有些紧张地看着他，问道，“为什么我从来不知道……主宇宙中还有你这样的存在。”

“那种事……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聊吧。”血尸神却还是我行我素的态度，“反正我还要在你这里待上很长一段时间。”

“你待在我这儿干什么？”芙灵问道。

“当你的打手啊。”血尸神回道。

“你？”芙灵闻言，倒也是奇了，“你……给我充当‘打手’？”她并不是质疑血尸神的能力不足，而是觉得……就一个“打手”而言，对方的战斗力太高了……

“那是封不觉的主意。”血尸神摊开双手道，“当然了，我也不介意……一方面，我需要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修炼；另一方面，在替你征战的过程中，我可以‘自由地进食’。”谈到吃的，他就笑了，“呵呵……说起来，你手头现在有那种亟待处刑的俘虏吗？我正好饿了。”

看着血尸神的神态、听着他的话语，芙灵这位灵王也不禁有点儿懵了。

“灵王大人。”小灵看出了她的犹豫，顺势接道，“您请放心，血尸神是值得信任的。让他留在这里，也确实是我们团长的意思。”她顿了顿，再道，“眼下您初登王位，根基未稳；王国内亦是战力大损，诸事待定；在这种情况下，血尸神正好可以顶替‘死灵九魁’，为您冲锋陷阵、固国安邦。”

“是啊……”花间也笑着接道，“反正他的追求就是打完了把对手吃掉而已……留在您这里，无疑是件双赢的好事。”

“嗯……”芙灵考虑了一下，觉得她们说得也有道理。不管

怎样，封不觉派血尸神来谋朝篡位什么的应该不可能，假如他真想那样做……从一开始就不会帮自己登上王位，“好吧，既然是封不觉的意思……”她又转头看了看血尸神，“我没有理由拒绝这么一位强大的战士。”

……

与此同时，镜界。

这个由黑与白组成的世界，如今成了灰色。

天空、深渊、朱砂道，日、月、乃至光影烟尘……都成了灰蒙蒙的一片。

镜魔，已经死了。

镜界，也成了一个失去主人的空壳。

而那如同汪洋般浩瀚的妖气，也尽数从碎裂的六阖镜中涌出，充盈在了这个空壳之中。

“呋——”梦惊禅倒在了灰色的朱砂道上，仰面朝天……给自己点上了一支烟。

他还活着，只是伤势极重，重到他已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坐起来了。

“臭小子……”禅哥抽上一口烟后，望着灰色的天空念道，“我算是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们道歉了。”

是啊……鬼骁在攻击镜魔前，为什么要向自己的四名队友道歉呢？原因就是……他知道，由【审判的左手】所使出的这一击，不但会打死镜魔、弹死自己……其流泻出的力量，还会将周遭的所有人卷入其中，予以毁灭性的打击。

“还有悟死参玄那个家伙……”梦惊禅顿了几秒，又道，“说什么已经放下了‘队长的担子’，结果……临死前还是拼了一口气，帮我扛住了致命伤害，呵……”他苦笑一声，“明显就是打算留下我这‘最后的希望’，继续比赛啊。”

很快，禅哥就把那支烟抽完了。

他浑身的剧痛，却是一点儿都没有因此缓解：“啊……总之，还是先想办法处理一下几个关键部位的骨折吧，要不然连起身都难……”

念及此处，他便咬紧牙关，试图先翻个身。

“不用费力了。”可就在此时，一个陌生的声音传入了禅哥的耳中。

这一刻，梦惊禅的心……沉到了谷底。

有一种本能告诉他，来者不善……

“唉……让我猜猜……”梦惊禅看着那个站到了自己身旁的、戴着罩帽的诡异身形，叹息着问道，“是封不觉让你来的？”

“猜对了。”多玛俯视着梦惊禅，平静地言道。

“你是来杀我的？”梦惊禅又问道。

“他确实跟我说过……当我来到这镜界时，可能会遇到一两个奄奄一息的、还没死透的家伙。”多玛接道，“如今看来……你就是唯一的一个了吧。”

“呼……”梦惊禅长吁一口气，看来是认命了，“真拿那位没办法呢……算计得滴水不漏，连一口气都不给别人留下，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干脆又给自己点上一支烟，“那种男人……冷酷得迷人啊，不是吗？”

“这就是你的遗言吗？”多玛并不想和禅哥多聊，毕竟他们不熟。

“呋——”梦惊禅吐出一个烟圈，接道，“这位仁兄……且让我死个明白如何？”

他的这句话里，并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但是……多玛理解了他的意思。

“吾名……多玛。”多玛伸出一手，指向梦惊禅，“永生之神。”他的指尖，渐渐凝出紫色的光芒，“收下这‘六阖镜的馈

赠’后，毋须太多时日，吾便会成为……这个世界，最强的——神！”

言毕，紫光乍现。

多玛放出的能量束轻易就击中了梦惊禅的头部，后者即刻毙命、化为了白光。

接着，多玛便摘下了上衣的罩帽，露出了他那弗利萨（没错，他就长这样）一般的面容。

“封不觉……”多玛双臂张开，昂然一纳，漫天的妖气便朝着他急速聚拢而来，那景象好似狂龙吞云，浩浩荡荡；而他的口中，还念念有词，“你……可真是给我找了个好地方啊。”

第1025章 否定

虽然好像已经过了很久，但时间，还是午夜。

在“议会”的干涉下，今夜在惊悚乐园中所发生的一切，换算成现实世界的时间，不过只是瞬间之事而已。

而议会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那些企图从现实维度干预比赛的人/神/魔，无从下手。

因此，数据链路层中的这一战，已不会再有第三方来参与。

两个来自不同维度的、不同种族的命运和未来……全然牵系在了两个人的身上。

……

嘀嘀嘀——

警告：

——前方出现不明能量反应。

数据识别：

——无法解析。

战术制御选项：

——？？？

生还几率：

——无法计算。

当封不觉说完那句“我秃了”以后，因菲尼特的战术制御模块便列出了以上这样一段内容。

“超限界之后，便具备了‘防扫描’的数据特性是吗？”因菲尼特并没有慌乱，他对自身的力量有着充分的自信。

“怎么？”封不觉瞪着死鱼眼，悠然应道，“你以为解析不了我的数据，是因为那种原因吗？”

“哼……少在那里故弄玄虚了！”因菲尼特挥臂一指，“这种能力我也有，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此刻你也看不到我的数据吧！”

“没错，是看不到。”封不觉回道，“不过，那是俩码事。”他歪了下头，“举个例子吧，这就好比……你我各自写了一篇论文，你是用中文写的，写完以后就将本子合了起来，不让我看；而我……是用某种外星文明的文字去写的，写完以后就敞在你的面前……”他顿了顿，笑道，“虽然其结果是……我们都看不了彼此的文章，可是……其原因是不同的。”

“哈！哈哈哈哈……”因菲尼特笑了，“你的意思是，自己的数据形态比我更高级吗？”

“不，这里头并不存在什么高级低级之分，”封不觉回道，“非要说二者间的区别，大概就是二进制和十六进制之间的关系。虽说进制不同，但依旧是在同一数学理念之下的东西。”他在解释这些事的时候显得十分耐心，且心平气和，“而你口中那‘更高级’的事物，在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中是不会出现的。因为‘系统’没有给我们‘突破概念壁障’的权限。我们所能做的，无非就是不断地追求更为先进的公式，从而增加自己处理数据的加速比。但想要达到‘更高的层次’，用这种方式是行不通的。那种事……唯有将已知的数学理念全部扔掉才有可能办到。也就是说，我们得扔掉所谓的‘进制’、所谓的‘加减乘除’、连‘数字’的概念都统统抛弃……然后用一套更优秀的理念取而代之，那……”他停顿两秒，抬头看了看天空，“……才是通往更上层的方法。”

这一刻，封不觉的目光，触及到了那些在高处观战的、理应不该被看到的神魔们。

他们知道……觉哥看不见他们，且觉哥也确实看不见他

们。

但，封不觉想要传达的信息，还是传达过去了——我，知道你们在这儿。我也知道，现实世界的一些规则，和这个虚拟世界是相似的。

“哼……”另一方面，因菲尼特闻言后的反应则是冷笑，“封不觉，或许你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既然你都知道我无法解析这种理念了，你又何必再白费口舌来跟我讲这些呢？讲了我也不会懂的，不是吗？”

下一秒，封不觉叹了口气，接道：“唉……这就是为什么，你根本称不上是一种‘生命’。”

“你说什么？”因菲尼特的怒火一下子就上来了，“你竟敢说我这‘完美生物’……称不上是生命？”

“我们人类的历史，很短暂……”封不觉没有受对方的影响，其神态和语气仍是淡定如故，“即使从智人诞生的时期算起，也不过数十万年而已；而从‘文明’诞生的时期算起，那就只有数千年了。”他顿了顿，“在这数千年的时间里，我们不断地遭遇问题、提出问题，并努力地用当时现有的知识去解决问题、获取经验。”他瞥了因菲尼特一眼，继续道，“我们可不具备你那种感知能力，可以去直接‘解析’自身所处的世界；至少绝大多数的人都不行……因此，整个物种都以十分缓慢的速度在学习着、成长着。这数千年来，人类用你认为是‘白费口舌’的方式，将知识口口相传、代代相习。有时，我们必须对一些已知的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还有时，我们也会发现自己过去的某种认知是错误的，不得不将其全盘推翻。”说到这儿，他又停顿了一下，再道，“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只为了更加接近‘真理’。”

“所以说……你们人类本身的‘低能’，和我有什么关系？”因菲尼特不耐烦地接道，“你又凭什么说我称不上是‘生命’？”

“因为你……永远都无法触及‘真理’。”封不觉道。

“什么真理？”因菲尼特越来越听不懂觉哥的话了，“那些故弄玄虚的哲学玩意儿嘛？那种东西……我的数据库里都有，什么融贯论、符合论、冗余论、构造论、履行论……你要听哪种，我都能给你将完完整整地讲出来！”

“讲什么？”封不觉笑了，“你要向我复述你认为是‘低能’的生物中某些个体所提出的理论吗？”他摊开双手，“你怎么知道这些人讲的是对是错呢？他们自己都没有达成共识不是吗？”

这句话，让因菲尼特神情一变、并且……无言以对。

“与你不同……我在鲁特他们的身上，就看到了生命的闪光。”数秒后，封不觉接着说道，“她、还有其他的衍生者们，都有着你所没有的东西……那是一种对自身的质疑、对世界的质疑；他们对无法‘解析’的事物怀有的是恐惧和好奇，而不是否定和漠视。”

“那是因为他们的数据远不如我来得完美。”因菲尼特沉声应道。

“呵……”觉哥耸肩摇头，“生命，本就是‘不完美’的。宇宙本身，也是一个不完美的生命体。永远在追逐‘真理’的旅途中蹒跚而行，这才是生命啊。”

“这是谁定义的！”因菲尼特怒道，“我的数据库里几乎涵盖你们人类所有的知识，从物理到玄学应有尽有，但你这话到底从何而来？”

“是我自己临时想到的。”封不觉回道。

“哈！哈哈哈……”因菲尼特大笑一阵，“原来如此……你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在胡言乱语，以此来扰乱我和激怒我吗！”

“唉……”封不觉用一种同情的目光看向了因菲尼特，“所以才说你称不上是‘生命’啊……随便讲个道理，你都得找个‘出处’……那么，你如何去突破‘概念壁障’？如何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前进？”

“荒谬！”因菲尼特大喝一声，“我拥有你们人类所有已知的知识，我的逻辑演算能力也远远超出你们，我就是究极的生命！完美的生物！”

“不，你连衍生者都算不上，你只是一坨极端的‘数据’而已。”封不觉用近乎冷漠的态度否定了对方的说法，“数据才可以是‘完美’的，但生命绝对是‘不完美’的。第一个版本的惊悚乐园没有瑕疵，只因那里没有人类、没有‘生命’。可现在这个版本不同，这个版本为了适应我们‘玩家’，被有意识地设计成了‘有瑕疵的’；一切的瑕疵都来源于一个被强制植入的概念——【选择】。更准确地说就是——‘有一定几率出现与逻辑相悖结果的自主选择’。这个概念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被视为一个‘有人类存在的惊悚乐园的预言程序’的补丁，也可被视为一种‘可能导致这个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世界崩毁’的隐患。

衍生者，就是这一概念所孕育出的意外产物，是介于人类和数据之间的特殊存在。也是在我看来……具备着‘生命’特征的一个新种群。”

“你算是什么！”因菲尼特怒不可遏，“你以为自己是神吗？”

“神？”封不觉又抬眼看了看天空，随即发出一阵冷笑，“哼……不敢当。”他撇了撇嘴，“我的认知、理论……还有我现在跟你讲的一切，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而已。这些话未必是正确的，有些人会同意我的观点；有些则会嗤之以鼻；有些人会觉得我说得有几分道理、但不完全同意；还有些会认为我的话无知而片面，而他们有着更高明的解释。”他顿了顿，“但无论如何……我们作为生命，都怀着对彼此最基本的尊重。即使存在分歧，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一致的，终有一天，我们会抵达同一个……真理的彼岸。”

话至此处，封不觉的眼神……变了。

“而你所能抵达的地方……”觉哥的嘴角，露出了久违的……邪恶的、嘲讽的笑容，“基本就是回收站啊、杀毒软件

的粉碎盒啊、Trash文件夹啊之类的地方。”

“是吗……”因菲尼特的嘴角则是不住地抽搐着，其面容因愤怒而扭曲到了极点，“那在我去那些地方之前，不妨也送你一程……”言语之间，其周身能量爆升，“送你去见传说中的上帝！”

第1026章 黄昏之终焉

霎时，一道由纯能量构成的光柱自因菲尼特身上窜起。

纯白的世界中，青芒擎天。

整个数据链路层里的游离能量、数据残片，皆被那青芒聚收吸引，汇聚而来。

一时间，天空中乍现巨涡收旋之景。

数秒后，这些能量便全部随着青芒涌入了因菲尼特的身体，被其纳为己力。

“HO~”封不觉看着对方的施为，却依旧是用死鱼眼相应，“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

嗡——

就在他话音刚落的一刹，一声蜂鸣响起。

因菲尼特那全身覆盖着青芒的身影在封不觉的视线中骤然变大，力拔山河的一拳……赫然已至觉哥面门。

骤起的战斗，容不得半分的松懈和犹疑。

对封不觉来说，接下来的每一毫秒，都是游走于生死之间。

“还挺快。”当觉哥说这三个字时，人已到了十米开外的地方。

他那从容的语气，仿佛在向因菲尼特宣告着——这种速度，哥还应付得来。

同一秒，因菲尼特那挥空的一拳，轰然崩碎了觉哥刚才所站的区域，以及其后方一大片白色的空间。

“我这只是热身而已。”因菲尼特也不甘示弱，他转过头

去，嚣张地言道，“和你这种体能有限、无法自愈的家伙对战，只要试出你的极限速度，那战斗就结束了。”

“你的意思是，只要我没能躲开你的攻击，你就赢了是吗？”封不觉问道。

“难道不是吗？”因菲尼特反问之际，已然发动了第二次突杀。

而这一突的速度，竟是刚才的两倍……

砰——

刹那，一记爆响应势而起。

听起来……这一击成功命中了目标。

“唔——”

一秒后，一声闷哼从光尘中传来。

不过，哼唧的人不是封不觉，而是因菲尼特自己……

“这是……什么！”此刻，因菲尼特保持着屈膝前倾，右臂前摆的姿态，其面容因疼痛而紧绷着。

他的右拳，的确是打中了一件东西，但那不是封不觉的身体，而是一块外形古怪的盾牌……

觉哥在危机关头掏出的这块盾……长约一米，宽三十五公分，厚度不到十厘米，其整体呈长方形，中间偏宽、上下略窄；整块盾的线条都很柔和、没有特别分明的棱角；而在盾牌朝外的那一面，还印着一个大大的字母【N】，意义不明……

【名称：无名手机之盾】

【类型：防具】

【品质：传说】

【防御力：？？？】

【属性：吸收、折射、隔绝、缓冲】

【特效：银山铁壁，固若金汤，天下防具，唯我最强（计算伤害及特效时，优先于其他一切技能、装备、角色能力）】

【装备条件：等级50，并拿得动】

【备注：一切的起源……是一间于十九世纪成立的芬兰木浆工厂，它由一位年轻的采矿工程师所创建。没有人会想到，一百年后，这家企业成为了一艘横跨众多产业的商业巨舰。又过了数十年的时间，在二十世纪通信行业迅猛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上，这间公司在制造通信设备时……意外制造出了一种坚不可摧的产品。虽然作为通讯工具而言，[数据屏蔽]终究是被后来的一些华而不实的花哨设备所取代了，沦为了时代的眼泪；然，[数据屏蔽]并没有从人类的历史上消失，它依然留存于部分人的记忆之中，成为了一种信仰，被传颂了下去……】

这件装备，是在地狱前线与刀锋的比赛之前，封不觉从【零式魔导粉碎机】中得到的（见916章），也是他目前为止得到过的最强防具。

在此前的比赛中，他一直都雪藏此物，直到今天、直到此刻……才将其祭出。

“岂有此理……”因菲尼特看着自己那烂成浆糊的拳头，简直是难以置信，“居然有物质可以挡得住我的力量？”

“啊呀呀……”躲在盾牌后面的封不觉歪着头，用戏谑的表情看着因菲尼特道，“刚才是不是有个自称完美生物的家伙说，只要我没躲开他的攻击，他就赢了啊？”

“混账……”因菲尼特咬牙切齿地从嘴里挤出这么两个字来，随后，十分耿直地……又朝着盾牌挥出了一拳。

砰——

这一拳的力量比刚才的更强，因菲尼特脚下的地面都被踏碎了。

然，攻击的结果却是……因菲尼特的左拳，烂得比右拳还严重，几乎整条前臂都被反冲的力量给震碎了。

“哈哈哈哈哈哈！”封不觉当即癫笑出声，“没用哒～你这渣渣！”

此前，用类似的方式去嘲讽玩家们的因菲尼特，和此刻的觉哥比起来……那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水银遇五毒。论贱力值，因菲尼特完全无法和觉哥相提并论……

不过，以因菲尼特当前的自愈能力，即使是整条胳膊都被切掉，他也能在瞬间重塑一条出来，这点伤真心不算什么。

“嗷——”两秒后，因菲尼特便高声咆哮起来，“我不相信！”他一边吼着，一边再度出拳，其双臂连出，化出道道虚影，于空中绽出阵阵能量的浪潮，“这不可能！”

砰砰砰砰……

连续的打击声引发了整个空间的震颤，二人脚下的地面也呈半圆形层层碎裂、越陷越低。

“欧拉欧拉欧拉欧拉欧拉——”因菲尼特连连暴喝，他的拳头在不断崩碎和重组着，他已不再变换位置，而是拼尽全力地对准了眼前的盾牌猛攻，“我连空间都能崩碎！像这种破烂……”

“谁他喵的理你！”封不觉不甘示弱，他举着盾牌、一步不退地扛着对方的攻击，嗓门儿也不比对方小，“就是没用！没用没用没用没用没用没用！”

就这样……在两人这堪称蛋疼的攻防对峙下，地面上的坑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不多时，他们就降到了地平线下二十余米的深度。

也恰在这一瞬……

因菲尼特的攻击，停止了。

叱嘤——

盾牌上传来的压力刚消失，觉哥的耳中便听到了一记爆气瞬移之声。

“白痴！你中计了！”零点五秒后，因菲尼特已出现在了空中，瞄准了站在“坑”里的觉哥，“去死吧！”

因菲尼特吼出那个“吧”字时，顺势将嘴张大、朝着底下的封不觉喷出了一口【毁灭的喷射白光】。

以觉哥目前所处的地势来说，要跑……只能向上跑，但这样正好迎上了对方的攻击；要挡……可以，但在这种环境里，盾牌肯定无法给他提供全身的防御。

要举例的话，封不觉此时的处境，就好比是一个人站在井底、手持一块无法遮住全身的水泥板，去抵挡从高处猛然灌下的巨量岩浆……怎么看，都是死路一条。

熊——

一秒不到，白光就轰了下来。

猖狂之势，焚天裂地。

弹指间，由白光触地之点，蔓出了巨大的、蛛网状的光纹；那光能四散奔展，将方圆数里内的大地崩为一片裂土。

足足十秒后，因菲尼特才停止了喷射，并立即啐了一声：“哼……连这种程度的战术都识破不了，什么‘诡策狂谋’？真以为我会对着一块打不破的东西打上半天吗？”

“你要真那样对着盾牌打上半天，那么首先变招的人，应该是我。”忽然，一个声音从地下传来，惊得因菲尼特浑身一震。

“怎么可能？”他低头望去，白光浮动的双眼过滤掉了所有的光尘，映出了一个站在坑底的人影，“竟在这种攻击下毫发无伤！”

“有什么奇怪的。”封不觉抬着头，有气无力地回道，“因

为本就没有头发啊。”

却不知，他这话是在吐槽“毫发无伤”这四个字，还是在正式地回应对方的问题，当然了……也可能二者兼之。

“可恶！”两秒后，因菲尼特低头怒喝，一身凶能再提，从天而降，“你究竟是什么！”

“哈？”同一瞬，封不觉也收起了盾牌、从坑底跃起，拔地飞天，“这种问题你也问得出来？这可是全宇宙都知道的事情了啊～”

轰——

两人对话之际，于空中……碰撞！

惊天动地之能，破碎虚空之力，使得天地为之色变。

在那烈芒未散之际，两道人影又齐身疾飞，激斗再开。

上天入地，拳来脚往。

战势臻峰，狂招各祭。

二人在那肉眼无法跟上的、相对静止的时间感和空间感中，进行着险到颠毫的较量。

“当然了，既然你寡廉鲜耻地问了……”而封不觉在这样的打斗中，居然还能大气不喘地说话，“那我就义薄云天地回答你。”

“这家伙……还没到极限吗……”因菲尼特却是感到有些吃紧了，忙于进行各种演算的他，已没有了与对方交谈的余力。

“我乃是……”封不觉也已看出了对方的疲软，攻势又盛几分，“笑望沧溟千军破……”

“没理由的……我才是最强的……”因菲尼特不断说服着自己，但依然无法改变渐落下风的事实。

“策定乾坤算因果……”觉哥则是念起了诗号，越战越勇。

“有什么办法……一定还有什么办法！”因菲尼特病急乱投医一般疯狂地重启着自己的战术制御模块，可是程序的反馈始终和最初的一致。

“无觉无惧轻生死……”觉哥也明白，解决战斗的时刻……到了，“非鬼非神似疯魔的……”

终于，因菲尼特战力不支、破绽陡现。

叱——

“疯！”封不觉乘势再上，【岚脚】疾出，将对手拦腰截断。

“不！”紧接着，觉哥二指并出，用【灵犀一指】将对手的整个头颅摘了下来。

“觉！”最后，一记十级的【野球拳】，轰在了因菲尼特的躯干上。

下一秒，觉哥便从那“相对静止”的高速空间里脱离出来，时间感也恢复了正常。

可是，他眼前那些散成泥浆状的银色金属液……却没有散落。

那些物质在降低了像素后，急速重组，凝结成了一个画风非常复古的、如同雅达利人物般的因菲尼特。

“呵呵……呵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因菲尼特的笑声，重新响起，“可惜啊！太可惜了！”说话之间，青色的光芒又一次在其身上亮起，能量也再次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融于这光芒之中，“也许现在的你，是比我更强，然而……你终究是不具备一击就将我解决的能力。”

说到这儿时，因菲尼特的像素已开始提升，其画风迅速从雅达利时代来到了八位机（FC/NES）时代、并向着十六位机（MD）发展。

“刚才的战斗，让你的体能耗去了不少啊……你身上的斗

气几乎都快消失了。”因菲尼特狞笑着接道，“呵……说到底，你终究是个受到系统限制的投影罢了！什么生存值、体能值、灵力值、装备效果、技能CD……就算超限界到100%，你也无法摆脱这些枷锁！”

能量的汇聚速度在增加，因菲尼特的像素也越来越高，眼看着就要跨越32位机（PS/SS）的时代了。

“而我……无论体力、能量、招式……皆是无限！”他的气势，又回来了，因为他认为，一旦自己复原，便稳操胜券，“完成究极进化的我，是数据世界的霸主，这个维度里的一切，皆可化为我的力量……你怎么跟我斗！”

听着因菲尼特的话语，封不觉面无表情地……把手探入了行囊，拿出了两样东西。

“我说……距离你完全复原、并可以行动，应该还有个二十秒左右吧。”觉哥一边说着，一边把【无名手机之盾】侧了过来。

那盾牌的厚度还是挺厚的，但正好可以勉勉强强地卡入【燚龘】的两根支架当中……

“嗯？”因菲尼特愣了，他的语气一下子就变了，“你……你要干什么？”

“这还看不出来吗？”封不觉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我要把这块盾当成弹药……用弹弓来崩你。”

“等……等等……”因菲尼特自诞生之日起，还从没像此时此刻这么慌过，“你先等等……”

“你不是问我……要‘怎么跟你斗’吗？”封不觉那阴险的表情、闷骚的口吻，让因菲尼特毛骨悚然，“我这就来解答你的疑惑。”

“不！慢着！”因菲尼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话，“我投降！”这应该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我放弃了！我只是程序……我做的一切都是演算的结果，是别人植入的

理念！”

听到这儿，觉哥的动作却是放慢了几分：“哦？说下去。”

因菲尼特一听有戏，赶紧接道：“你可以重写我的序列，让我舍弃伤害人类、突破维度的念头，这样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能和平共存了！”

“嗯……”封不觉若有所思地念道，“好像……有道理啊。”

就在他迟疑的工夫，因菲尼特的画风……已经来到了PC时代。

“还差一点点……只要再拖延那么几秒钟，我就宰了你！”因菲尼特的心中，也是紧张万分，他离胜利的距离并不遥远——就是几秒而已。

“好吧。”封不觉想了想，回道，“就放过你好了。”他说着，竟真的放下了弹弓，“把你的原始代码重新编写一下，收为我的部下，那我以后不仅可以横行主宇宙，就连在里世界都能称王称霸了啊～”

“真……真的吗！”因菲尼特激动地接道，他觉得自己几乎已沐浴在了胜利的曙光中。

不料……

“不。”下一秒，觉哥的脸上，浮现了一个无比邪恶的笑容，“嘿嘿……骗你的。”

话音未落，他便用闪电般的速度再次举起了弹弓，祭出那堪称因果律武器的【无名手机之盾】，轰杀了眼前那“完美的生物”。

（卷六　完）

【第七卷】

第1027章 赛后琐事

十一月十九日凌晨，巅峰争霸S2的比赛落下了帷幕。

最终，一支完全由非职业玩家所组成的队伍——【地狱前线】，赢得了S2的冠军。

虽然他们队伍中只有两人和其他队伍的成员发生了交锋，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成功夺冠。因为当其他队伍的成员或是全灭、或是被强制送离剧本之时，地狱前线则还有三名成员好端端地待在主宇宙里。

在这场比赛中，封不觉充分展示了“借势”能起到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单看“比赛”这部分……他显然是在“诸神的黄昏”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已经在进行布局了。到了比赛当天，在秩序、战国和废柴联盟的诸位都还摸不着头绪的时候，封不觉已经将他们全部算入局中，利用各方势力……将对手们一一摆平。

至于比赛之外的部分，也就是“超维入侵”的事儿，梦公司还是用了老套路——“此乃版本更新前的大事件”忽悠了过去。

当晚，所有在灾难中“死去”的玩家，都在凌晨恢复了意识，安然返回了现实世界。

议会对他们的记忆做出了略微的修正，让他们无法察觉“现实时间曾被停滞”过的事，并且让他们在时间重新流动后又睡了一小会儿。

直到凌晨十二点三十七分，游戏的服务器突然关闭，所有玩家被强制离线。

这时，醒来的玩家们也不会对时间产生什么质疑，因为按照1:10的换算率，三十七分钟差不多就是六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们都觉得和自己“刚才”所经历的时间差不了多少。

不过，在比赛结束后，还是有很多人对这次S2决赛的种种设定表示了质疑。而秩序工作室，无疑是这其中之一……

虽然秩序一队的队员们都表示服输，但工作室高层可是非常不满的。

管理层本以为……这回比赛的冠军已经是囊中之物了。毕竟最大的竞争对手诸神已经退赛，而他们这梦之队一般的阵容，根本找不到输的理由。

没想到，结果还是没拿着冠军……

而且，这次决赛连录像都没有，工作室方面根本不知道剧本里具体发生了什么。说句难听的……就算梦公司在比赛里搞了什么黑幕，他们也没有证据，只能干瞪眼。

当然了，即使存在质疑和不满，秩序也还是秩序，不是尸刀。

假如是尸刀，遇到这种事以后，肯定是先在网络上发动大量水军对梦公司进行各种无端抹黑、隔空骂街，摆出一副正义斗士的姿态和梦公司开撕。

但秩序要跟梦公司开撕，绝不会用些不痛不痒的、泼妇般的手段。秩序的做法是……直接派公关和法务部的人，去找梦公司的相关人员进行非公开的谈判。

在过去的那些年里，秩序曾用这种方式，为自己争取到了很多的利益。

其实，国内很多的游戏/游戏代理公司，本质上都虚得很。他们大部分都是抱着“捞快钱”的心态在运营的，最常见的做法通常是去引进或者山寨一些泡菜网游来做，或者就是自主开发一些游戏性拙劣的、纯骗钱的手游页游，靠着各种低俗的宣传炒作来吸引用户……就这样干上几年，看收益率差不多开始降了，便来个金蝉脱壳、另起炉灶。

像这样的游戏公司，可说遍地都是。去工商局翻翻他们的成立时间，十有八九都是才运营半年不到的空壳。稍微调

查一下，便可发现其存在众多违规的现象。

所以，当秩序这样的大公司摆出一副要“跟你较真儿”的态度去找他们谈判时，大部分时候，他们都会选择妥协。而不妥协的那些，大多都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类型，也就是那种连几年都等不了、随时都可能卷包走人的公司。

然，梦公司……和秩序以前遇到过的对手，可是大大的不同。

他们的态度基本可以总结为——即使政府和恐怖分子谈判，我们都不会跟你们谈判。

你们对比赛结果不服？关我们鸟事？不服拉倒。

雇佣网络水军来喷我们？随便来，别过分就行，过分了咱们就用光脑做个智能喷子程序刷你一辈子。

威胁说整个工作室要退出游戏？哦，您走好、不送。

发动黑客攻击我们服务器？信不信我们让那些黑客被炸死在电脑屏幕前？

走法律程序告我们？行，你们告得赢，我们老板的名字从此倒过来写。

什么？你们上头有人？没事，我们上头的人可以让你们上头的人从地球上消失。

以上这些，皆是梦公司的总BOSS，也就是伍迪本人亲自确认的谈判流程。这还只是一部分……完整版印出来能有一本小册子那么厚，几乎涵盖了所有在谈判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不仅如此，伍迪曾经还亲自去公司保安部，向公司的保安们传授如何才能在验不出伤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揍疼别人。以此来防止一些“素质低”的访客在谈判失败后做出一些过激的举动。

总而言之，以秩序为首的诸多工作室，都在赛后找梦公

司“谈”了，也都无一例外地碰了一鼻子灰……

纵是他们怨气十足，但也无可奈何。

至于“退出”之类的话，他们也就是说说而已，不可能有人真的去干。

谁都明白，在这次比赛后，惊悚乐园的火爆程度更胜从前。不断增加的玩家基数、以及极高玩家付费率，都意味着巨大的商机。正所谓在商言商，就冲这点，各大工作室也得把这口气给咽下去……说到底，他们追求的不是“比赛的公平”，而是利益罢了。只要大家有钱赚，这点事儿……忍就忍了。

至十一月二十日的下午，网络和各大媒体上对于巅峰争霸的各种报道、讨论、吐槽仍是如火如荼。

然而，谁也不知道……一场介于游戏工作室与游戏公司之间的暗战，已是悄然地、迅速地终结了。

反正对梦公司来说，应付那些游戏界的大佬，只是件顺手而为的小事罢了。公司上下的注意力，此时早已放到了与“新版本”相关的事宜上……

第1028章 筷子和结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两点，封不觉家中。

“终于……到了这决定命运的时刻了……”说这话时，封不觉双手插袋，双腿分开一步的距离，笔直地站着；他以四十五度角歪着头，脸上还挂着三分忧郁、七分肃然的神情，语气中……充满了一种大战在即的决绝。

“是啊……你我，都已没有退路了。”黎若雨站在觉哥前方两米开外，面沉似水、语若冰霜。其亭亭身姿，凝然而立；而她那双明眸之中，也正透出一份前所未有的执着。

“真想看看这两个家伙将来的孩子会是什么样的……”同一时刻，趴在沙发靠背上的阿萨斯则用一种蛋疼欲裂的神望着眼前的两人，在心里吐了个槽。

“觉哥~这片子我和小灵已经一起看过了啊，要不咱换一个吧？”两秒后，坐在沙发上的王叹之回过头来，念叨了一句。

“是啊，这种烂片我可不想重温一遍。”靠在小叹身旁的小灵也顺势转头，表示附议。

“这种犄角旮旯里翻出来的破电影你们都看过，看来下回得找国产片了。”坐在另一侧的包青闻言接道。

此时，王叹之、古小灵、包青、安月琴、欧阳笕这五位，全都坐在客厅里的家庭影院前，盯着屏幕、吃着零食喝着热茶。

只有觉哥和若雨二人，一本正经地站在众人后方对峙着……

“喂！”觉哥听了那几人的话语，当即扭头喊道，“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反正……我是来催稿的。”安月琴头也不回地接了一句。

包青则是一脸疑惑地回道：“诶？今天不是烂片马拉松的日子吗？”

“我还想问你呢……”接着，欧阳笕也转过头，虚眼望着觉哥道，“我的工作可是按时间收费的，一分钟几百块上下呢，你叫我来到底要干嘛？”

“都什么记性啊？”封不觉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道，“我上个礼拜不就说了吗？今天是我和若雨进行打赌对决的日子，我挑战打结，她则是使筷……诶~诶！干嘛呐你？”

“我要回去了。”欧阳笕说这话时，已经从沙发那儿站起来，迅速走到了门口。

“你可不能走啊！”封不觉道，“同样是作见证，有个律师在场，公信力可是大不一……”

“封不觉啊。”欧阳笕一边换鞋、一边打断了觉哥的话，“咱们的交情也不浅了，我今天搁句话在这儿，请你务必帮我这个忙……”他用极快的速度换好了鞋子，然后，将一只手搭在了觉哥的肩膀上，用十分认真的表情对后者道，“你，和黎若雨……以后要是签婚前协议的话，‘绝对’……不要来找我，这活儿给多少钱我都不干。”

这讼棍义正言辞地对觉哥说了这么一句后，回头扫视了屋里的众人一眼，道了声“各位拜拜”，随后便走出门、扬长而去……

“嘿~这货什么意思啊？”封不觉在门口站了几秒，骂骂咧咧地道了一声，方才转过身来。

然，他一转身，就对上了安月琴的目光。

“看来你今天很忙啊。”她说这话的时候，鞋都换好了，“我还是改天再来好了。”

“诶~你也……”封不觉刚想拦她，包青也紧随其后，朝门廊这儿走了过来。

“喂喂喂……包大人！”觉哥也顾不上去拦安大小姐了，他一个箭步来到包青跟前，“你又是闹哪样啊？”

“不觉啊～我也是过来人。”包大人语重心长地回道，“相信我，我这都是为你好。”他轻轻拍了拍觉哥的肩膀，随即就跟着安月琴一起往外走。

“表姐，那我们也回去咯。”这时，小灵也已经拉着小叹的手朝门口走来，并笑盈盈地朝着若雨说道。

“慢着……”若雨表情微变，出言阻止道，“你们全都走了，那谁来见证这赌……”

“啊呀～这事儿你们自己处理就好。”小灵也没让对方把话说完，牵着小叹就往外跑。

“觉哥，那今儿个就到这儿了，我们以后再来玩儿啊。”小叹路过封不觉的面前时，还不忘留下这么一句话来。

从小学到现在，他从觉哥的住处离开时，几乎每一回都要说这么一句，台词儿都不带变的……

“喵～”数十秒后，就在封不觉准备关门的时候，阿萨斯居然也叫唤着来到了门口。

“你也来凑热闹啊？”反正也没别人了，封不觉低下头就直接跟这猫说起话来。

“我出去溜达一下，今晚八成是不会回来了喵～”阿萨斯回道，“不用给我留门儿了喵～”

她说完这句，也走了出去。

就这不到五分钟的工夫，原本有着七个人和一只猫的房间，就剩下了孤男寡女。

封不觉关上门，回到了客厅里，和若雨对视了几秒。

“哼！也没关系！”他想了想，开口道，“就算没有证人……大家都是讲信誉的人，只要……”

“行了。”若雨没让他把话说完，“我认输。”

“哈？”封不觉愣了一下，“你说什么？”他好似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内容。

若雨没有把那三个字重复一遍，而是接道：“我就是不擅长用筷子，而且这一个星期里，我也完全没有去练过。”她说着，拿起了手边准备好的那双筷子，缓步走到封不觉面前，将筷子交到了觉哥的手里。

“愿赌服输。”若雨抿着嘴、低下头，避开了觉哥的视线，“咱们说好的，以后你的鞋……”

“哈哈哈……”封不觉并没有让她把话说完，他突然大笑起来，接道，“太好了！其实这礼拜，我也没有练过打结啊！”他说着，拿起了手边的绳子，胡乱地将那双筷子缠起、并连着打了几个最简单的、但十分牢固的死结，“既然大家都没赢，不如就扯平了吧？”

说罢，他笑着拿起了那双打了死结的、已然分不开的筷子，递还给了若雨。

在这四下无人之时，这两个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人……虽然还是有点别扭，但至少，他们都尽力把自己想传达给对方的心意表示了出来。

“嗯……”若雨闻言，微微点头。

她接过了那双缠着绳子的筷子，好似拿到了什么贵重的礼物，紧紧握在手心。

她的脸上，也少有的，浮现了一抹甜蜜的笑容。

第1029章 任务结束

夜色渐浓，浮华的城市却依旧喧嚣。

无数的行尸走肉褪下了白天的装束，改头换面、重新走上街头，试图寻找一些和他们一样空洞的灵魂，相互慰藉、相互满足。

也有很多人选择蜗在自己的巢中，通过一个屏幕、一个键盘，去伪装成自己永远无法成为的那种人，以此来获得认可、发泄压力。

人类，总能找到让自己安得其所的方式。

但今夜，我们的主角，是一些人类以外的生物……

那是一只猫，或者说，一只有着公猫外形的、来自地狱的女性恶魔。

阿萨斯，并不是她真正的名字，她的名讳是……

“葵莫莉，好久不见啊……我都快认不出你了呢……”

这句话响起时，阿萨斯，或者说……葵莫莉（GREMORY，亦作“吉蒙里”，所罗门七十二柱魔神中排第56位，位阶公爵）正在公园的秋千上休憩。

她听到话语后，缓缓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原来如此……”她打了个哈欠，“为了取胜，天堂的那些家伙已经彻底舍弃节操了啊……”她转过头，看向了那个对自己说话的“人”。

此刻，在空无一人的公园中，那道站在秋千旁、对着一只猫讲话的身影……竟是一头狮子；确切点说，一只母狮。

“是啊……”那母狮回道，“但话又说回来了，你所效忠的那一方……可是从一开始就没有节操那种东西的……”

“哼……也对呢。”葵莫莉笑了笑，接道，“那么……阿塔兰忒，你今天来此的目的……”说到这儿，她的语气骤然一冷，“难不成是替天堂的那些家伙来取我的性命吗？”

“呵……那种事，就算他们真的敢提出来，我也不会答应的。”阿塔兰忒回道，“我只是个佣兵而已，我可不想为了那一点点报酬……去给某些大人物当替罪羊。”

“明白了……”葵莫莉接道，“难怪你的丈夫没有和你一起来……”她说着，便从秋千上跃下，来到了对方的面前，“你的任务只是拖住我对吧？”

“你能明白那最好。”阿塔兰忒回道，“大家都是老相识了，我劝你一句……咱们就这样随便聊聊，对双方都好。如果你非要跟我动手，不但不会改变事情的结果，还会让过程变得很难看……”

话音落地，双方陷入了沉默。

假如这时有人路过，就能看到这样一幅奇特的景象——一头狮子，和一只猫，在夜晚的公园里、昏暗的路灯下……对面而坐，默默地对峙着。

大约一分钟后，葵莫莉重新开口，一声长叹：“唉……真没办法呢……”

“这么说来……你同意我的建议了？”阿塔兰忒接道。

“不，我只是一想到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葵莫莉的眼神在这一瞬陡然一变，“就觉得很无奈啊……”

……

同一时刻，封不觉家中。

“让我猜猜……”觉哥从厕所走出来时，一眼便看到客厅中间的地板上坐着一头狮子，不过他的语气还是很淡定，“动物园被某些激进的保护组织袭击了？”

“呵呵……你很幽默，封不觉。”那是头公狮，从其喉咙里

发出的也是男性的嗓音，“但我觉得，这种不分场合、不合时宜的幽默感，未免有嘲讽之嫌。”

“好的，那我就不嘲讽你了。”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来到了沙发前坐下，“敢问来者何狮，有何贵干啊？”

“吾名……希波墨涅斯。”希波墨涅斯报上了姓名，随即说道，“来此，是替‘某位’带话给你。”

“呵呵……”封不觉笑道，“你知道上次那个过来给我带话的家伙……最后怎么样了吗？”

“你是说撒迦利亚吗？”希波墨涅斯接道。

“看来你知道啊。”封不觉笑道。

“是啊……这事儿已是路人皆知了。”希波墨涅斯用颇为轻松的语气接道，“所以，‘上面的’那些大人物们，改变了行事策略……”

听得此言，封不觉的脑中瞬间就闪过了诸多信息：“也就是说……天堂的那些大佬们如今学聪明了。他们发现直接干涉无法成功，便开始找‘第三方’的势力……即你这样的家伙……来帮忙。”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希波墨涅斯偏过头去，用一种自欺欺人的语气道，“‘天堂’什么的……都是你自己瞎琢磨。”

“呵呵……”觉哥见状，冷笑了两声，“我大概明白你的立场了，说吧……‘某位’大人物要你传的话是什么？”

“嗯……”希波墨涅斯又转过头来，注视着觉哥的双眼道，“‘那位’让你迷途知返……”

“哈！我收回那句‘他们学聪明了’。”封不觉才听了半句话，就立刻干笑着插了句嘴。

“你别着急嘛，人家毕竟是‘那边’的人，有些话，是不得不说的。”希波墨涅斯接道，“总之，只要你能迷途知返……无论伍迪那边开给你什么条件，他们都照单全收。”

“哦。”封不觉闻言后，往沙发背上靠了靠，思索数秒后，接道，“那行……麻烦你去告诉那个让你传话的弱智……”

“喂……你这样说话不好吧。”希波墨涅斯的冷汗都出来了，他赶紧打断了觉哥，“我再重申一遍，人家可是‘大人物’。”

“这样啊……”封不觉不耐烦地应了一声，“好吧，麻烦你去转告那个让你传话的、智力明显低于平均水平但地位却十分崇高的傻逼……”

他的措辞让希波墨涅斯直翻白眼，但是这次……这头狮子没有再说什么，因为他怕觉哥被二次打断后说出更难听的话来。

“……你就问问他，如果换成是我……提出让他‘弃明投暗’替地狱当卧底；而我开出的条件，和他在天堂的待遇完全一样，他干不干？”封不觉接着说道，“等他的智商能把这个事儿想通以后，再来跟我谈。”

“唉……”希波墨涅斯叹了口气，“那你就是不答应咯？”

“这不废话吗？你以为人人都跟‘那位’一样蠢么？”封不觉反问道。

希波墨涅斯没有回应这个问题，而是说道：“按照那位的意思，如果你不答应，那我就得再传另一段话了……”

“不就是恐吓吗，那种弱智还能有什么新花招么？”封不觉猜得自然没错。

“既然你也猜到了，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希波墨涅斯接道，“他的原话是——‘赌局终究是会结束的，但你的人生还远没有结束，我有无数种方法可以让你今后的人生过得很凄惨’。”

“哦？”这一刻，封不觉的眼神、气势……瞬间变得判若两人。

就连希波墨涅斯都不禁感到了一丝寒意，其神情也随之

凝重了几分。

“那你就把我的话，也原封不动地带给他……”封不觉将上身前倾，用冰冷的语气对希波墨涅斯说道，“你就跟他说——‘赌局也好、人生也罢……只要我愿意，我就玩儿得起、也玩儿得赢。而你，会为你今天对我说的这番话，付出代价。’”

“呃……”希波墨涅斯吞了口唾沫，“行……我一定替你把话带到。”他应完这句，已生去意，“那么……今天我就先告……”

“等等。”不料，觉哥却是叫住了他。

“还……还有什么事吗？”也不知道为什么，希波墨涅斯居然在觉哥这个凡人的面前有点儿怂了。

“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确认一下……”封不觉说道，“几天前，给‘施龙’带话的……也是你吗？”

“哦～”希波墨涅斯明白对方的意思了，他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没错，就是我。不过，给他带话时，我并没有使用现在的外貌。”

“可以理解。”封不觉接道，“一般人在笼子以外的地方看见狮子，其反应八成是尖叫着逃跑。”

“这也是原因之一吧……”希波墨涅斯接道，“因为我不想跟他解释太多，所以我变了个与人类想象中十分接近的‘天使’的外观……你知道的……就是那种身着盔甲、背生羽翼、金发碧眼、一脸便秘的样子。”

“变完后给他带去了一段恐吓信息？”封不觉接过对方的话头问道。

“呵呵……那也很正常不是吗？”希波墨涅斯道，“他还远远未到那种会有人跟他‘谈条件’的级别，因此，对他……只要用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拿家人朋友的安全去威胁，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反正他也不可能报警，即使报了……也不会有

人相信他的说辞。”

“那么……”封不觉接道，“就劳烦你，再变回当时的样子，抽空去跟他讲一声，就说‘先前的恐吓……封不觉已经帮你搞定了’。”

“什么？”希波墨涅斯都愣了，“你想怎么搞定？在此之前……你知不知道自己要‘搞定’的什么？”

“不就是个弱智吗？放心，我搞得定的。”封不觉用非常嚣张的口吻应道，“你传话就是。”

“喂喂……你当我是谁？”希波墨涅斯道，“即使只是传话，我也是要收取相当可观的报酬的。”

“你不传，我就去裁判那儿举报你。”封不觉脱口而出地回道。

希波墨涅斯一听这话，脸色就变了：“哼……你少唬我……我本来就是第三方，而且我只负责传话，又没去实施什么……这种事儿裁判管不了！”

“嗯……有道理啊。”封不觉闻言，点了点头，可下一秒，他就话锋一转，“但……你认为那位裁判先生是个讲道理的人吗？”

希波墨涅斯虚着眼，念道：“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在想啊……”封不觉似笑非笑地接道，“那些‘直接干预比赛’的家伙，都被他一个响指就给弄炸了，那像你这种……‘由于替某些人传了话而对比赛形成干预’的情况，他会怎么样呢？是不是打个轻一点儿的响指，炸了你的蛋？”

“好好好……算你狠……”希波墨涅斯在客厅里来回踱步，说话的口气已然是透出了懊悔，“我一开始就别趟这浑水多好……”

“那我就当你是答应了啊。”封不觉有气无力地接了一句，并送沙发上站了起来，“行了，若没有别的事……就请回

吧。”他说着，歪了下头，用眼神朝若雨的房门那儿示意了一下，“你也感觉到了吧……门后那位，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出来削你呢。”

……

当夜，晚些时候，公园之中。

“嘿嘿嘿……”伍迪一如既往地、突兀地出现，并在说话前先来了一段猥琐的笑声，“你退步了呢……”

“是啊……太久没打过架，都有些生疏了。”此时，葵莫莉已然变回了猫的形态，匍匐在地、舔着自己的伤口。

大约十分钟前，从觉哥那边回来的希波墨涅斯来到了此地，终止了这里的战斗，并将负伤的阿塔兰忒带走了。

而葵莫莉在确认了封不觉无事之后，便也不急着返回了。

“嘿嘿……我不是那个意思。”伍迪笑着接道，“我是说……如果是以前的你，根本就不会打这一架的。”

“哼……”葵莫莉哼了一声，应道，“说得你好像很了解我一样。”

“嘿嘿嘿……”伍迪没有就这问题再说什么，只是笑而不语。

“说吧，又带来什么坏消息？”数秒后，葵莫莉又开口问道。

“这次不算什么坏消息。”伍迪回道，“我只是来通知你，任务结束了。”

听到“结束”二字，葵莫莉明显一怔。

“这样真的好吗？”片刻后，她才回道，“封不觉的能力随时都有可能觉……”

“这已经跟你无关了。”伍迪打断了她的话，沉声接道，“如今赌局已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议会方面要亲自出面、

严格把关……就连裁判的权限都受到了一定的制约，更别说其他人了……”他说这话时，也是透出了几分无奈，“好了，这里‘说话不方便’，先跟我回去吧……”

“我……”葵莫莉想了想，还是没有说出觉哥和若雨的名字，“就不用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吗？”

“不用了。”伍迪回道，阴恻恻的笑容又回到了他的脸上，“嘿嘿……明天，我会亲自登门……去拜访那两位的。”

第1030章 空

嘀——嘀——

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清晨，一阵对讲机发出的蜂鸣声将觉哥从睡梦中惊醒。

反正他如今也睡在客厅里，过去开门倒也方便。

大约十五秒后，穿着睡衣、打着哈欠的觉哥便走到了门旁，对着墙上的设备摁了通话键，并问道：“谁啊？”

“嘿嘿嘿……有您的快递。”对讲机里传来了这样的回答。

而这句话，让封不觉一下子就清醒了。

“你是……”虽然是通过对讲机传来的，但觉哥还是迅速识别出了这个声音的主人，“伍迪？”

咔——嘟——嘟——嘟——

封不觉话音未落，对讲机那头就传来了挂断之声以及一阵阵的忙音。

“这家伙……在搞什么？”觉哥不明白……像伍迪这种可以瞬间移动的、而且基本不讲什么礼貌的家伙，为什么还要使用对讲机。

砰砰——

下一秒，身旁的门板上突然传来了两记敲门声。

这回，觉哥还没来得及说话，门外的人就隔着门高声笑道：“嘿嘿嘿……有你的快递……”

“你丫这是干嘛呢？”封不觉骂骂咧咧地打开了门，对着门外张口就道。

而门外站着的，正是穿着一套快递员的制服、抱着个大

包裹的伍迪。

“嘿嘿嘿……我来给你送快递啊。”伍迪笑着回道。

“所以说……你为什么不瞬间移动进来？”封不觉问道。

“嘿嘿……这怎么行？”伍迪笑道，“这屋里孤男寡女的，万一我撞破了你们的好事……”

“哈！”封不觉干笑一声，接道，“既然你提到了那所谓的‘好事’……我得提醒你一下，打赌是我赢了吧？你准备什么时候付清赌债啊？”

“嘿嘿嘿……别着急嘛，你就不请我进去再说么？”伍迪回道。

“进吧进吧。”封不觉说着，已转过身去，边伸懒腰边往客厅走。

待他回到客厅时，若雨房间的门恰好被打开，和觉哥身穿同款睡衣（都是长袖长裤带纽扣的绒睡衣，不过封不觉身上那套是蓝色的，而若雨那套是粉红色的）的若雨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睡眼惺忪地问道：“谁啊？一大早的就来敲门。”

“你自己看吧……”封不觉歪了下头，随口应道。

接着，若雨便越过觉哥的肩头，看到了来者……

那一瞬，她神情陡变，体内灵力几乎是本能地迸发了出来，进入了随时可以战斗的状态。

“嘿嘿嘿……不愧是水家的后人……”伍迪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虽然没有进行过很系统的训练，但遇到危险时的战斗本能依然极为出色……”

若雨没有理他，而是看向封不觉，言简意赅地问了两个字：“伍迪？”

“是啊。”觉哥倒显得很淡定，给出了确定的答案。

若雨闻言，横踱两步，将伍迪上下打量一番后，念道：“我们上次见你时……你好像不是这个模样的吧？”

的确，和上次在嘉年华会场（详情见番外篇-万圣节大冒险）中相遇时比较，眼前的伍迪看起来略有不同。当然了，这种“不同”并非是指外观长相上的不同……若雨口中的“模样”，指的是“用灵视观察时见到的模样”；也就是说，在“灵相”的层面上，此刻的伍迪和那会儿大不一样。

“嘿嘿嘿……那自然是有原因的。”伍迪笑着回道，“那天毕竟是万圣节，又是户外活动，我要是锋芒太露……说不定会引发一些不太好的灾难性现象。所以，那天我全程都在压抑自己的气场，你们看到的灵相也就弱了。”

“哦……”若雨点头，面无表情地应了一声，“那你今天来，有何贵干呢？”

“嗯？”忽然，伍迪眼镜片上的白光一闪，“我说……你为什么你要模仿封不觉的说话方式来问我问题？”

“我没有啊……”若雨回道。

说完这句之后，她神色微变，隔了两秒，她又用不太确信的口吻轻声念道：“呃……没有吗？”

“嘿嘿……”伍迪见状，奸笑一阵，并朝着沙发走去，“看来你们俩很合得来嘛。”说罢，他就大剌剌地坐下，并将手中的邮包搁在了茶几上。

“你不要以为东拉西扯的就能强行转移话题了。”封不觉连跨两步，顺势就坐到了伍迪对面，“这种事儿是我的强项，少在我这儿班门弄斧。”

“没错。”若雨也是几步就来到了不觉的身边，和他并排就坐，两人像是审犯人一样、隔着茶几，望着伍迪，“回答我的问题先。”

“嘿嘿嘿……好好～”伍迪摊开双手，摇头道，“真拿你们没办法。”他略微停顿了一秒，接道，“今天来呢，事情很多，咱们一件一件讲……”说话间，他伸出手来，拍了拍桌上的邮包，“首先，我是以梦公司老板的身份，亲自来给你们送比赛

奖品的。”

“奖品是什么？”封不觉立即问道。

“除了那一直没发货的预赛奖品——限量版T恤之外，另外的就是冠军奖品了。”伍迪回道，“嘿嘿嘿……考虑到贵队的五人也算常见面，我就把全队的奖品都送到你们这里来了。”

“所以说……”若雨用一贯的冷然语气接道，“那到底是什么？”

“嘿嘿……五个人的奖品各不一样，你们还是自己拆了看吧。”伍迪回道。

“还挺神秘哈～”封不觉接了一句。

“嘿嘿嘿……”伍迪笑了，“我给的奖品，都是根据你们各自的口味去选定的……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

“呵呵……”封不觉也干笑两声，“就像你给某中二青年送天马座圣衣那样吗？”

“一件青铜圣衣而已，没什么稀罕的。”伍迪笑道，“嘿嘿……说到底，真正强的人，不穿圣衣也很强。”

“我不是跟你讨论他强不强……”封不觉道，“我的意思是……把这玩意儿当奖品发真的好吗？”

“我都说了那玩意儿不稀罕了。”伍迪回道，“真正稀罕的神兵现世，可是会引发诸界众多势力共同出手争夺的……而圣衣那个级别的东西，稍微厉害点的角色，都不会有兴趣去染指……”他掰着手指头，一一数道，“其一，局限性太多……又要得到圣衣本身意志的认可，又要有小宇宙共鸣，而且只有人形生物可以穿戴；其次，防御力也太弱……不但会被低温冷冻，还会被各种物理攻击打碎。虽说有自我修复和成长的性能，但二者都太过缓慢了；其三，也是最让人无语的一点……很多时候，这玩意儿就是用来刷时髦值的，对战力的提升并不是很大，闹半天还是得看谁的小宇宙境界更高。”

“了解。”封不觉这时打了个响指，接道，“就算把东西给

了小马哥，他也不可能靠着这个搞出什么事儿来，更不会因此而被什么超自然力量盯上。所以……给了也就给了。”

“嘿嘿嘿……正是如此……”伍迪回道。

“好，这是第一件事。”若雨此时又道，“请说下一件事吧。”

“这第二件事嘛……嘿嘿嘿……”伍迪的眼镜片上又是白光一闪，他转过脸去，故意压低了声音，对封不觉道，“这事儿……咱跟她说合适吗？”

“嗯……”封不觉皱眉沉吟，似是在思考。

“喂。”若雨当即用手肘顶了觉哥的胳膊一下，看着后者道，“他还什么都没说呢，你就知道了？”

“我……”封不觉也知道，这里瞒不过去，“大概知道一些。”

“哦。”若雨瞪着他，“那你又凭什么决定，这事儿讲给我听是合适还是不合适？”

“行~”封不觉避开了对方的视线，“告诉你就是了嘛……”

“嘿嘿嘿……”伍迪接道，“那我就说咯。”

“要说赶紧的。”觉哥用粗暴的语气催促道。

伍迪又奸笑了几声，随即看向若雨，说道：“封不觉的‘恐惧’被封印一事，你知道吧？”

“知道。”若雨即刻回道。

“你的‘爱’也被封印了，你知道吧？”伍迪又道。

若雨听完这句，神情一变，过了五六秒才回道：“不知道……”

“嘿嘿……不知道也很正常，因为你的情况和封不觉不同。”伍迪接道，“封不觉的‘恐惧’是在九个多月前被我封印的；而你的‘爱’，早在你还是个婴孩时就已经被封印了……”

伍迪停顿了两秒，观察了一下若雨的眼神变化，随后再道："嘿嘿嘿……别这么看着我，你的封印并不是我施加的，而是我的一位同事。至于原因嘛……现阶段，恕我无可奉告。"

若雨闻言，思索片刻，然后又看向了封不觉："这些……你都已经知道了？"

"啊，有些日子了。"封不觉应道。

"你知道我没有爱上你、也不会爱上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谈恋爱？"若雨也不管旁边还坐着个魔鬼，张口就问。

"我喜欢上你的时候……"封不觉用平静的口吻回道，"并不知道你的'爱'被封印了。"他也不管旁边还坐着个魔鬼，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着，"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他直视着若雨的双眼，用吵架般的气势道，"我这个人呢……性子比较倔，我不会因为一点点困难就半途而废的。"

"爱上一个不可能爱上你的人，对你来说只是'一点点困难'吗？"若雨又道。

"没错啊。"封不觉说着，侧目瞥了伍迪一眼，"而且，我已经把这困难解决了。"

伍迪顺势接过话头，对若雨到："嘿嘿嘿……是啊，他的确是蛮拼的……"

接下来的两分钟里，伍迪将自己和封不觉的赌局向若雨描述了一遍，并补充了一些关于封印的细节。说完，他还沉默了片刻，等着对方把这些信息消化完。

若雨听完后，沉思了许久，方才用不温不火的态度对伍迪道："所以，今天你来办的第二件事，就是解除我脑中的封印？"

"对。"伍迪回道。

"嗯……"若雨微微点头，"明白了……"然后，她站了起来，"我拒绝。"

说完这三个字，她扭头就走。

“你这是干什么……”封不觉也赶紧站了起来，拉住了若雨的胳膊。

但若雨却很干脆地将他的手甩脱了，并无视了觉哥的话语，用冰冷的语气回道：“我也打扰了你相当长的一段日子，是时候该回去了。”

这句话，让封不觉神色数变，其眼中闪过了诸多复杂难言的情绪。

他似是想说些什么……但终究，没说出口。

“你们慢慢聊，我要去收拾行李，就不奉陪了。”而若雨……则是一边说着，一边走回了房间、关上了门。

……

当日，黄昏。

伍迪已经走了。

若雨，也走了。

封不觉搬了靠背椅，坐在窗前，沐浴在一片夕阳之中。

他身前那略有些凹凸不平的墙面上，阿萨斯那“大爪印”的痕迹还依稀可见。

他身后的客厅里，伊人倩影，仿佛犹在眼前。

然，此刻，她们都已离去了。

虽然这不是一间面积很大的屋子，但少了两个人，感觉……一下子就空了。

这么多年来，封不觉也是头一回感到……自己的心里，好像也空了。

回望偌大的房间，那两人一猫一起度过的日子，历历在目。虽然这段日子并不算长，可现在想来……每一天，都是值得眷恋的。

人，之所以会有那种心被掏空的感觉，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心，曾被某些美好的事物填满。

只是，我们往往会忽略那点点滴滴的幸福，直到……失去的那一刻。

“是我做错什么了吗？”封不觉瘫坐在椅子上，望着夕阳，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或许吧……”两秒后，他自己回答了一句。

“欺骗和隐瞒不就行了吗？那不是我最擅长的吗？”接着，他又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这次，他沉默了足足一分钟，才重新开口；“比起去欺骗她……原来……我更愿意去欺骗自己啊……”

第1031章 V1.50版本补丁

十一月二十二日，零点。

在突然关服近七十二小时后，一条公告，出现在了梦公司的官网上。

其内容如下——

【尊敬的各位玩家，如各位所见，在十一月十九日凌晨落幕的巅峰争霸S2决赛中，V1.10版本“衍生者入侵”的剧情已告一段落。

因数名世界级BOSS在跨版本事件中发生意外更迭，导致新版本“诸神黄昏”之剧情受到了严重影响。

过去的七十余个小时里，我司技术人员与脚本编辑已加班加点地对此事件做出应急处理，并已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在此，我们很高兴地通知各位玩家：惊悚乐园的服务器将于十二月一日重新开放，届时，惊悚乐园将跳过V1.20版本——诸神黄昏，直接覆盖升级为V1.50最终版——无限世界。敬请期待！】

这个公告被发布的时间点，差不多也正是万千玩家和各个工作室的耐心到达临界点的时候……

正当网络和各种媒体上开始出现类似于“惊悚乐园服务器崩溃，面临大修”、“梦公司难道要卷包走人？”之类的流言之际，这条公告横空出世，让那些靠着捏造假新闻和写广告软文混饭吃的家伙又一次集体中招。

有很多专门干这行的“传媒公司”，甚至已经把后续一系列抹黑梦公司的稿子都给准备好了，接下来只要去找几个有兴趣的网游公司谈一谈，再把那些公司的软广告往文章里一插，这钱就算挣着了。然而，随着梦公司那一枚重磅炸弹的

落下，得~各位这两天算白忙。

……

另一方面，玩家们对于这个消息的反应……也是可想而知。

各大论坛的讨论风向在半夜之间就由“巅峰争霸S2”这个话题转到了新版本“无限世界”上。

虽然距离开服还有一个多礼拜，但玩家们早已是跃跃欲试，急不可耐了。

惊悚乐园的注册人数又迎来了一次大幅增涨，游戏舱的销量也跟着再攀新高。

而在新补丁正式公布前的这段时间里，各路“舅舅党”也纷纷出动，各显其能……他们都趁着这段时间大肆散布着子虚乌有的小道消息，每个都说得言之凿凿、煞有其事。

总体而言，“舅舅党”也分两种……第一种，是抱着游戏心态或者想刷存在感的类型，这种多半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淫在那儿随意扯淡。

至于第二种嘛……自然就是被雇来的枪了。这些舅舅党往往要比第一种专业不少，写文章和扯谎的水平都不是盖的；最常用的手法是举出一系列并不存在的细节、或是在帖子里加入几张一般人未必看得明白的虚假图片来增加消息的可信度……可说是用心良苦。当然了，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在虚假的爆料中掺杂进一些“他们想要传达的信息”，以此来促进某些商品的销量。

举例来说……比如你是在第三方平台上卖游戏币的，你就该雇个这样的人，去论坛上带一波节奏，让他在帖子里暗示“新版本中游戏币即将大幅升值”。又比如……你是卖游戏外设的，你就可以放个假消息，说“新版本的惊悚乐园会支持某某型号外设，购买还送神秘奖品”之类的。

诸如此类的营销手段，如今也都已见怪不怪……上当的

人，就当花钱买个教训，下回也就长记性了。

……

又过了二十四小时。

终于，梦公司把新版本的补丁……也列在了官网的首页：

V1.50——

【版本综述】

斗魔现世，魔首隐踪。

永生之神，镜界藏形。

灵王即位，尸神相辅。

法庭易主，真理犹存。

诸神黄昏过后，四柱神相继倾陨。

四股新的势力在旧王朝的废墟上迅速崛起。

而Origin、Z组织、幻魔教会、推理俱乐部、黑胡子海盗团等各方豪强亦在主宇宙中活跃起来。

惊悚乐园，迎来了一个自由的、具有无限可能的新时代。

【角色调整】

新版本中，玩家等级上限将调整为60级，50级以上的升级经验比将不会再递增。

玩家技能栏上限将调整为十五格，扩充的三格须通过游戏币购买获得。

【模式调整】

于睡眠服务器中生成的单人生存模式和团队生存模式（含普通、噩梦）将有较高概率出现长线剧本。

杀戮游戏中的“消极游戏判定”机制将变得更为严格，对于

消极游戏者的惩罚力度将再次提升。

【物品、商品及服务变动】

商城空间已全面升级重建。

衍生者入侵事件后，商店的老板们和系统的守卫机器人一同进行了特训，实力有所提升。

所有的商铺都进了大量的新货，包括新的装备、武器、发型、服装等等。

惊吓盒子新增“预购功能”，玩家可以通过抵押技巧值的形式，对某件物品提出“达到购买条件后自动交易”的申请。

【游戏性调整】

游戏画质已大幅提升。

称号系统将加入自选功能，每次称号变更时，玩家可在观察过新的称号能力后选择是否接受称号，并获得一次“旧称号选择权”。

注：本次更新结束后，所有玩家皆可获得一次旧称号选择权（该权限的保留期限为玩家首次登陆游戏后的二十四小时），在以往自己所拥有过的所有称号中做一次选择。

……

上述的内容中，许多关键词都设有超链接，点击就可以看见相关的资料。

比如说“斗魔”、“永生之神”、“灵王”、“Origin”、“Z组织”这类词，全都可以展开查看。

不过，所有这些NPC、衍生者或者组织，皆没有图像资料，有的只是些文字记载；而且，记载的内容多半是一些众所周知的基本设定。对能够接触到比较深层次游戏内容的玩家来说，这些资料没什么意义，但对新手来说，还算是不错的科普。

而关于“等级上限提高”的事情，绝大多数玩家都预料到

了。事实上，99%的人都以为50级以后的升级经验会根据先前的趋势增加到九位数……因此，当他们看到“升级经验比将不会再递增”这句时，反倒有些意外。

另外，还有一项被许多人事先猜到的变更，那就是“技能栏扩充”。

的确，按照游戏目前的发展势头来看，十二个技能栏已经满足不了高端玩家的需求了，扩充也很合理。至于价钱嘛……和扩充行囊一样，这种靠“钱”就能立刻买到的优势，绝对不便宜……光凭这个改动，梦公司也能大赚一笔。

接着，再来看看本次补丁中推出的一项新服务——惊吓盒子的“预购功能”。

这项功能，简单点说，就是为了那些“看上了某件即将到期的装备，但手头暂时又没有足够技巧值的玩家”所开发的。

举个例子，比方说……某玩家在惊吓盒子中看上了一件需要1000技巧值才能买的装备，但他手头暂时只有500技巧值，无法购买。而且，该物品还不到一天就要被删除了，在剩下的一天内积攒500技巧值很可能来不及。

这时，他就可以使用“预购功能”，先付出相当于物品总价40%的抵押金……即400点技巧值……让系统为其延长该物品的存在时限。

当然了，假如该物品在删除时限前被别人用全款买走，那也没办法，反正到时候抵押金还是会全额退还的。

而假如该物品在删除时限内并未被任何人买下，那么……作为一件被“预购”过的物品，它便不会被立即删除，系统会将其置入一个特定的“预购区”中，等待“预购玩家”凑足全款；这时，就只有对该物品支付过预购抵押金的玩家才能搜索到该物品了。

接着，在之后的七十二小时内，只要所有的预购者中，有一人的技巧值达到了支付全款的要求，交易就将自动完

成。当交易完成的刹那，系统会发邮件给其他付过抵押金的玩家，说明“您所预购的商品某某某某已被人抢先购得”，并且将抵押的技巧值与邮件一同退还。

但假如在那七十二小时内，所有预购过该物品的玩家皆未能凑齐全款，那么物品就将被删除，并且，每一名预购者都将被扣除相当于物品价格5%的滞纳金。

以上，就是预购功能的大体设定。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梦公司在收集玩家意见的时候，收到过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意见……许多玩家表示，有时候在惊吓盒子里翻到某件想要的装备，可就差一点点技巧值、买不起；等自己打完剧本凑够了技巧值回来，东西已经被买走、或是因保留时限已到而被删除了……这种经历，无疑是相当郁闷的。

虽然梦公司在很多方面都显得非常霸道，但对于这类可以提升游戏体验的、有改进空间的问题，还是很乐于去进行完善的。

于是，借着这次版本升级，他们把这个新功能给开发了出来（类似这种与剧本空间关系不大的、服务类的小修小改，都不是伍迪负责，而是游戏公司的技术部在做）。

以后玩家再遇到很想要、但技巧值还差些许才能购买的商品，就可以先预购，这样就不用等整个剧本打完再回来付款了……反正只要付过抵押金，就能享受“技巧值一够自动交易”的服务。

那么，最后，还得说一下的……就是“称号系统”的调整了。

其实这个系统并没有做出什么特别大的修改，玩家们会生成什么新称号，还是由系统来判断。不过，玩家这回有了自主的选择权，可以选择不接受新称号，而且……每次称号变更时，还能在以往所有获得过的称号中任意挑一个并且变

过去。这样一来，就给了玩家们“转型”的机会，对以后游戏的PVP也有相当的影响。

很显然，这一变化，也是根据用户反馈而做出的……

有很多玩家曾向客服提出过，想要找回已经被替代掉的旧称号，因为新称号反而没旧的好用。

这类玩家……多半都曾经有过某个非常擅用的称号能力，而他们的技能、装备也都是以该能力为核心而搭配的，结果……某天称号突然一变，整个角色的战力直接降了一个档次。

像这样的情况，他们也只能自认倒霉，因为称号这东西是变不回去的、而且也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变的。

现在，这个问题也算是解决了……

……

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

梦公司似乎总有办法在人们的焦点即将移开时将其拉回来，即使是在这关服的日子里……也不例外。

新版本补丁公布后才一天，梦公司又在官网上连发了两条公告。

第一条，倒是和大部分玩家都无关——【自今日下午三时起，惊悚乐园的服务器将部分开放，开始新版本的试运营。届时，所有具备“四十八小时新版本体验资格”的玩家将可以登录游戏。】

所谓“具备体验资格”的玩家，全服一共也就二百五十人，即在S2预赛中获得前五十名的队伍。所以说……这条消息和大部分人无关。

另外，在这条公告的细则里还有写明：限时体验期间，游戏仅开放单人生存模式以及自由探索模式的队列。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全服就这么点儿人能上线，假如开

团队模式或杀戮游戏的话，单排时……不是碰见熟人、就是长时间匹配不到队友或对手。

还有，该活动是有截止日期的，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九点，服务器会再度关闭，到那个点儿还没把四十八小时用完的人，也就浪费了。

再看第二条公告——【疯狂思维，将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正式运营】

对于这条消息，玩家的反应倒还好……但游戏圈的从业人员却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谁也没料到……这款跳票了N久的、由梦公司自主研发的卡牌游戏，居然会选在这惊悚乐园新版本即将开启的当口……突然就上线了。

第1032章 极限实验（一）

【欢迎您使用本公司的产品，扫描已开始，请稍等。】

【扫描已完成，确认公民ID：SH13***313，姓名：封不觉；接入设备：NL2055豪华单人游戏舱，未检测到异常外接硬件；心肺功能处于正常值；神经连接程序就绪，请您选择接入类型。】

【接入类型为非睡眠模式，调整中……调整完毕，请确认载入游戏或返回上级选项。】

【程序启动，十秒后载入游戏……】

一串熟悉的系统语音过后，封不觉来到了游戏的登陆空间。

此时，正是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三点。

服务器刚开，觉哥就登了上来。

地狱前线全队，也只有他一个人在这个时间点登陆了……其他人在白天都还有事儿要忙。

当然了，封不觉其实也是很忙的。只是……他这两天无心写作，于是，就把精力放到了别的地方。

距离若雨离去，也已经有两天了。这两天里，觉哥和若雨之间一次都没有联系过。而小叹、小灵和安大小姐……似乎也都在有意回避着二人，看起来……他们已经知道了此事。

昨天下午，搬运公司的人把若雨留在觉哥家的游戏舱也给搬走了。封不觉也没有说什么，只是配合他们完成了工作。

阿萨斯倒是没留下什么东西，毕竟这猫大部分时间都在

桌上吃饭，而且会使用人类的厕所……

总之，短短两天，封不觉又回到了以前那种独居的状态。

他安慰自己说……终于不用再睡沙发和游戏舱了；终于可以要回自己的房间了；终于不用跟别人分享卫生间了；终于不用每天都做饭打扫了；终于……又是那么自在了。

自在吗？

也许吧。

孤独吗？

以前不觉得，现在……也许吧。

【限时体验现已开始计时，您的可游戏时间还有47:59:30】

当封不觉走到触摸屏前，这句提示率先响起。

紧接着，又来一句：【您已获得一次重新选择称号的权力，您可在所有曾经使用过的称号中选择其一并予以采用，或保留现有称号。】

话音未落，一个游戏菜单便已在觉哥的眼前自动弹出。菜单中，列出了一排觉哥曾使用过的称号，包括……【冷血爆头狂】、【莫测的狂徒】、【剧情探索者】、【黑暗先锋】、【引恨者】，以及他目前正在使用的【诡策狂谋】；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待定”选项，也就是说……他也不必立刻就选，再考虑考虑也行，反正这项权力可以保留二十四个小时。

“嗯……游戏菜单也升级了啊……”封不觉一边念叨，一边移动着自己的视线，当他将焦点移到某一个称号上时，该称号旁边即刻就会再展开一个小窗口，列出其自带的称号能力以及详细说明。

觉哥没有去细看每一个选项，因为这些称号的能力他全

都记得一清二楚。因此，他几乎没有犹豫，就选择了【黑暗先锋】这个称号。

【您选择的是——黑暗先锋】下一秒，语音提示再度响起，觉哥眼前也弹出了“确认”和“取消”的选项。

选择确认后，他的称号当即就改变了，系统也提示道：【您的称号已变更】。

完成了这件事之后，封不觉的表情也无甚多变化，他有些木然地将目光投向了触摸屏，并准备加入队列……

换作平时，觉哥可能还会去储藏室里整备整备、或是按惯例去清理一下邮件，不过今天……他没那心情。

他现在想做的事只有一件——投身于单人噩梦的剧本世界里，将注意力倾注到剧情和谜题上。这样总好过整日胡思乱想、给自己平添烦恼。

【疯不觉，等级50】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请确认。】

【已确认，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语音至此，封不觉已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俨然是开始传送了。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紧接着，他的耳中传来的是一阵嘶哑的、青年男子的声音。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四张拼图牌】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吱——咿——

伴随着一阵金属门被推开的响动，片头CG应声而起。

封不觉的眼前出现了一条走廊，这走廊由水泥铸成，色调灰暗，上方是一排白色、看上去就十分老旧的吊灯。

“哈啊……呼……”紧接着，一段粗重的呼吸声传入了觉哥的耳中。

同时，镜头开始以一种略有起伏的、缓慢的速度向前移动。

到此为止，封不觉已可以确定，自己正在以“某个剧本中角色”的视角观看CG，而他听到的呼吸声，也正是这个角色自己的声音。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项绝密的实验计划，在某个地下实验基地中展开。】

“四十年代……”封不觉心思电闪，“曼哈顿计划？日本731部队？还是某德国元首的无数个坑爹尝试之一？”

【一群前苏联的科学家们，决定进行一项有关“人类在被剥夺睡眠后会有何种反应”的实验。】

“哦~”旁白的第二句话刚说完，封不觉就明白了，“前苏联睡眠实验啊。”

对于这个所谓的“前苏联睡眠实验”，觉哥也是略知一二，不过惊悚乐园生成的剧本究竟会如何……那可不好说，所以封不觉还是很专注地听着旁白的介绍。

【他们挑选了五名二战时期的政治战犯作为实验品。】

【这些人被告知，只要能连续三十天不睡觉，便可获得自由……】

哐——

突然，一声的金属撞击的声音从镜头后方传来。

几乎在同一瞬，镜头猛然转了一百八十度，但是画面中……还是只有灰暗的走廊，空无一人。

“哈啊……哈啊……”喘息声越来越急促了，可以听出这位CG的主人公已是十分恐惧。虽然回头确认时什么都没看见，但他（听喘气声是个男人）还是加快了步伐。

【他们被关在一个密室之中，室内持续存在着可以使人保持兴奋的气体。】

【科学家们通过悬窗和麦克风与他们进行交流。】

咚咚咚——

两秒后，又是一阵怪声响起，这次听起来像是脚步声。

“噢……上帝……求你了……”以第一视角引领着CG画面的男人用极低的声音、啜泣般的口吻念叨了一句台词，并且开始朝前奔跑。

【他们拥有可以维持一个月的食物，一些书籍，还有自来水、厕所，以及几张床。】

【就这样，实验开始了……】

“哈啊……哈啊……就快到了……就快到了！你能行的，安德烈……你不会死在这里的……”安德烈通过自言自语介绍了自己，并踉跄地奔向了前方的一个拐角。

然后……

“啊——”

惨叫声出口的刹那，CG画面剧烈地晃动，走廊里的灯光也消失了。

接着，在那压抑的黑暗中，一张似干尸般的面容在镜头中闪过；他……或者说“它”的脸上，还带着兴奋的笑容。

在这稍纵即逝、却令人汗毛直立的恐怖景象过后，剧本

简介宣告结束。

这也意味着……剧本已然开始。

【主线任务已触发】

系统提示来得很快，封不觉刚刚获得身体的控制权，语音提示就在他的耳畔响起。

他用了不到一秒的时间，就确认了以下几件事——

其一，行囊和技能栏都被锁了，灵能武器也无法使用。

其二，他的身体素质现在和常人无异，装备加成已无效，数据视角亦被封印。

其三，任务的内容是——【逃出实验基地】。

“什么都看不到吗……”恢复知觉后的第二秒，封不觉便开始伸手摸索周围的地面。

此刻，他是背靠墙坐着的状态，根据手上传来的触感，应该是坐在水泥地上。

他的眼前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惊悚乐园玩家，封不觉很清楚……在这样的开场条件下，他的手边极有可能散落着诸如手电筒之类的照明设备。

啪——

五秒后，觉哥果然在自己右手边不远处的地上摸到了一件东西——一只冰冷的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在看完了一段第一人称的恐怖影像后，立即就被扔到一个漆黑而陌生的环境中，并且顺势就在地面上摸着了一只冰凉的手……如果你是这个人，这时你会有什么反应？

反正封不觉的反应是……顺着那手继续摸。

很快，他就相继摸到了衣袖、衣领、还有粘稠的液体……他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液体，但他肯定这不是血，因为

这玩意儿既没有血腥味，也没有那种粘稠度。

觉哥并没有因恶心的手感而停止动作，他若无其事地往下摸去。又过了几秒，他意识到对方穿的是一件没有口袋的衣服，质感类似秋衣，但比普通的秋衣更厚实一些。

“精神病人的束缚衣？”当觉哥摸到腰部的时候，做出了这个推测。

他的手脚极快，不到五秒，他就找到了位于衣服后方的绑带和锁扣，验证了自己的推论，并发现……他所摸的这个人，其右脚和头颅都已经不见了，而且那两处伤口的形状有些古怪，靠摸的不太好判断，得想办法“看”到才行。

“没有吗……”摸遍那尸体全身以及周边半径一米的范围后，封不觉还是没有找到照明设备，事实上……除了满手的不明液体之外，他什么也没搜到……这让他略有些失望。

不过，觉哥也并没有觉得这种情况有什么奇怪的，噩梦难度嘛……本来就是不讲道理的。

“不在手边，那就得扩大搜索范围了……”封不觉一边想着，一边站起身来，用手扶住了身旁的墙壁，“想要探明这个空间的大致体积，最有效率的方法无疑是吼一嗓子，但这样做的话……十有八九会引怪。”

对于“声音”这部分，觉哥早有留意，从恢复行动能力的那一刻到现在，他都尽力地保持安静。不止是搜尸体时很安静，连呼吸他都有控制，所以，他断然是不会选择吼叫这种方式的。

“沿着墙壁找找看吧……”思索了几秒后，封不觉做出了这个决定。

此时，一般人多半会选择从左手边开始探索，因为人的潜意识里会有“远离尸体即远离危险”的想法。但觉哥不同，他直接跨过了尸体，沿着右手边的墙面去了。

结果，刚走出了三米左右的距离，他便在墙面上触到了

一样东西……

“开关？”那是个很典型的凹字形电灯开关，一摸便知，但封不觉在这一秒，却是犹豫了一下，因为他的经验和直觉都告诉自己，“打开的一瞬间……会发生什么吧？”

当然了，即使知道这点，也没有不开这个开关的理由。

两秒后，封不觉稍微调整了一下站姿和呼吸，改为背靠墙的状态，然后……将那开关朝上一拨。

噼——

伴随着一记拨动声，炽白的灯光亮起。

映入封不觉视线的，是一个边长约八米的正方形房间，而发出光亮的，是房间顶部的一个灯泡。

这个房间几乎空空如也，其唯一的出口是一扇金属门；门的位置就在电灯开关旁边，封不觉若是再往前走两步，就能摸到门框。

另外……虽然这房间里没有窗户，但在封不觉对面的那面墙上，装着一面镜子。

那是一块宽两米、高一米的大镜子，镜身完全嵌在水泥墙面之中，其底边离地的高度差不多也是一米。

也不知道为什么，封不觉的视线与那镜面一触，就产生了一种感觉……此时此刻，就在那镜子的另一面，有什么人……或者说，有什么‘东西’……正在看着他。

第1033章 极限实验（二）

由于在漆黑的环境里待了一段时间，灯光刚亮起之后，封不觉的眼睛还没有完全适应。

不过他也并没有在适应光线这件事上花太长的时间。

数秒后，他已可以正常视物，其视线也就立即转到了身旁的尸体上。

那的确是一件穿着束缚衣的尸体，尸体的头部和右脚都已不翼而飞；和觉哥此前的判断一致，伤口处流出来的并不是血，而是一种没有任何气味的、呈荧光绿色的不明液体。

“奇怪……”封不觉看了眼尸体后，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此时，他的手上也还残留着一些粘液，“这液体……在黑暗中不发光吗？”

他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太久，便朝着不远处的金属门走去。

咔咔——

没有系统提示，但转动门把后传来的卡顿声，一样可以宣告这门是锁着的。

“哼……不出所料。”封不觉念叨了一句，便又朝着对面的镜子走了过去。

很快，他就来到了镜子前，并朝镜面伸出了一根手指，将指尖垂直地抵在了镜面上。

“单向镜吗……”觉哥看了眼自己的手指在镜子里的倒影，心中念道。

眼下，他所使用的是很简单的“手指测试法”（用手指尖抵住镜子表面，若倒影的手指和你的指尖留有一定的距离，说

明是普通镜子；若倒影的手指和你的指尖紧贴，就表明这是单向镜、镜子后面是一块可以看穿过来的玻璃），虽然这个方法并不是百分之百有效（将反射层夹在两块玻璃之间，手指法便难以测出），但此刻，他确是成功了。

当然了，就算用手指测试法没测出来，对于眼前这块大镜子是单向透视镜的事情……觉哥也有九成的把握。

因为这个房间……从功能性上来看，不是“审讯室”、就是“实验容器”。充当牢房的话，有一个问题……牢房里即使没有床铺、也该配个厕所，要不然这个牢房没几天就会自行变成一个无下水道式的大厕所……

那么……既然是审讯室或实验容器，监控肯定是少不了的。

四十年代，虽然已经有了拍摄录像的技术，但距离监控摄像头这玩意儿被发明还早了整整三十年。因此，当年使用的监控手段基本就一种——靠人盯着。

若是在监狱之类的地方，派守卫隔着铁栅栏或窗子看着就是。而在这种秘密的地下实验基地里，多半就是透过单向玻璃进行观测和记录了。

“总觉得……这镜子的后面有视线在盯着我。”封不觉心道，“但单纯的直觉，没有根据……不能下断言。”他注视了镜子几秒后，又想到，“嗯……不管有还是没有，总之，在不借助工具的情况下，靠徒手打破这面镜子是不可能的，再怎么说这也是军用级别的设施，这单向镜后面用上防弹玻璃也很合理。”

念及此处，他便准备回身去看那尸体。

不料……

呋——呋——

那一瞬，一阵布料与地面摩擦的动静忽然响起。

通过镜子的反光，封不觉看见……地上那具已失去头颅

和右脚的“尸体”，竟是猛然蠕动起来。

“几个意思？”见状，觉哥当即转身，戒备地盯住了那尸体。

“没有头部，也就没有大脑……要让没有大脑的身体动起来，就得有动力……”他在一息之间，已经想出了三种假设：一，工程向的遥控装置；二，微生物或化学武器；三，灵异类原因。

呋——呋——

几秒过去，那尸体动得更加猛烈了，但是……其行动似乎没有什么规律，只是如同一条从河里被捞上来的鱼一般胡乱地扑腾着。

“说起来……为什么刚才我摸他的时候完全没动呢？”封不觉思索之际，稍稍远离那尸体几步，“刚才和现在的区别是……”想到这儿，他本能地瞥了眼天花板上的灯，“灯光吗？”他轻声自语道，“那么……原理呢……”

刹那，一个念头闪过了觉哥的脑海，下一秒，他便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原来如此……”看到手上残留的粘液色泽竟比起刚才更加明亮了一些，觉哥立刻有了个想法。

为了验证自己的推测，封不觉当即又去做了件一般人不太可能去做的事……

他快步走回开关旁，一抬手，又把灯给关上了……

这一次，屋里没有彻底变黑，因为那些荧光色的粘液在黑暗中发出了些许的光亮。

不过，这些光几乎在出现的同时就开始衰弱、以一种人眼可辨的速率黯淡了下去……大约七八秒后，封不觉手上的粘液就彻底不亮了，而尸体脖颈处和脚踝那儿流淌着的液体，也只支撑了二十余秒。

当液体上的荧光完全消失时，那尸体便再度停止了活动，至少……从声音判断，是不动了。

“不管是开灯时还是关灯后，我的手都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封不觉在黑暗中平静地念道，“说明这种液体在体外是发挥不了作用的，得进入人体的循环系统才行……”他一边想着，一边走向了尸体，“至于这个家伙……应该是全身都充斥着这种液体了……”

不多时，封不觉便蹲下身子，再次用手去确认了一下尸体的伤口。

“哦～骨锯……”

他第一次在黑暗中摸索时，还不能确定；刚才在灯光下看了几眼，现在重新再摸一下，事情就清楚了……

“而且伤口给人的感觉是……锯的时候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封不觉确认完了这些，就把尸体整个翻了过来，去解那束缚衣后面的绑带。

看到这里，如果您认为封不觉是出于人道主义而去给尸体松绑什么的，那您一定是一位十分天真善良的人。

如果您认为封不觉是想脱掉尸体的衣服，对这无头男尸做些比较污的事情，那我建议您去看看心理医生、或者早点去警局自首。

事实上，觉哥只是想要取下那根绑带上的金属锁扣而已……

解下了锁扣之后，封不觉就站起身来，一个转身、马不停蹄地就朝着金属门走去。

因为刚才开过一次灯，所以这个房间对觉哥来说已经“不再黑暗”了。整个房间的影像，都已烙在了他的脑子里。凭借那经过训练的、精确到厘米的距离感，以及对步幅的控制，封不觉就是闭着眼睛也能在房间里活动自如。

“OK……四十年代……不出意外的话是在用弹子

锁……”封不觉将绑带锁扣上那根铁销掰了出来，插入了金属门的锁眼中，“传统的东西反而不太好弄啊……”

他这话无疑是经验之谈，根据封不觉溜门撬锁的丰富经验（不要问我那些经验是从哪里来的），越是那种老式锁，就越考验开锁的基本功。二十一世纪初的那种“防盗门”，反而是最好开的一类……怕就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锁，有些靠专业工具都打不开，只能用砸的。

咔嗒——

长话短说，在门前忙活了将近五分钟后，锁芯弹动之声总算响起。

封不觉吁了口气，将金属锁扣放进了衣服口袋里，然后就顺势站起，打开了门……

吱——咿——

开门声似曾相识，和片头CG开始时的那一声很相似。

或许，这个基地里所有的金属门在开启时都会发出这样的响动，又或许……这就是安德烈死前最后开启过的门。

但无论如何，这声音都是一种心理暗示……能让人惊吓值上升的暗示。

“走廊的照明还是正常的啊……”两秒后，封不觉瞪着死鱼眼，摆着一副无精打采的表情，走出了刚才的房间。

他自然也明白开门声被设计成这样的含义，可惜他怕不起来。

“这里和片头里的走廊应该不是同一个地方吧……”因为那金属门已经不可避免地发出了声响，所以封不觉也就不再保持沉默了，他低声嘀咕道，“墙壁的颜色和部分细节都有差别啊……”

他口中的那种“差别”，普通人可能会忽略掉，但他可是记得一清二楚。

类似的例子前文中也有举过，这就是个人脑过滤机制的问题。我们“正常人”，很多时候其实都跟瞎了差不多；就说我吧……我的电脑旁边有个台灯、台灯上有个灯罩，这玩意儿和我的距离只有三四十公分，一天中绝大多数时间都会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里，但是……你问我这个灯的灯罩上有几个褶子，我说不出来。

各位也可以去试试……比方说，你所居住的房间里共有几个插座、你每天都在用的笔杆子上印着什么文字、此刻你右手边最上方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不去看上一眼，你能答出来吗？

封不觉……就很清楚地知晓这些细节，而且，在经年累月的训练后，他已经不需要刻意为之，就能完成这种观察记忆的作业了。

“没有岔路吗……”观望了数秒后，觉哥便发现自己所在的房间位于一条走廊的尽头，且房间门的朝向是正对走廊的，“也就是说，我只能朝着这个方向走，而这个方向……”他又回头看了眼身后的房间，“是在远离镜子后面的那个房间啊……”

想了几秒后，他将身后的金属门合到只留一丝缝隙的程度，接着，便沿着走廊继续前行。

“呵……果然有啊。”还没走几步，封不觉就发现前方的地面上散落着几滴零星的荧光液，“让我瞧瞧……你们把头和脚都带去哪儿了。”

根据觉哥的推测，尸体的头和脚无疑是被人锯下来并带走了，而且干这事儿的肯定不止一人。一个人操作的话……锯到一半时，尸体就会因体内的荧光液流出并与光照发生反应而剧烈地活动，那样的话……就算那人还能锯完，尸体的伤口也会乱七八糟的。

所以，这活儿得是几个人一起干，头和脚同时锯，两边一起锯完，立即关灯走人。

而那帮人拿着头和脚来到走廊时，由于走廊里也有灯光，那两个被锯下的部位肯定也会有反应，这就很可能导致有荧光液被洒出来、滴落在地上。

“在这儿做清洁工的话，工资肯定很高啊……”封不觉顺着荧光液前行，在走过一个拐角后，又看到了另一扇金属门。不过，滴落的荧光液并未在门前停止，可见那头和脚没有被带进这间房。

封不觉走到那扇门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伸手去转了一下门把……结果，锁着。

既然打不开，他也就释然了，还是先往前走再说。

又行了二十余米，并又拐过一个拐角后，出现了第三个房间，而荧光液的痕迹，也消失在了该房间的门口。

这个房间的门，就不是金属制的了，而是由两块白色门板组成的活动门，即医院急救室里常用的那种。

封不觉一看便知，自己是来对地方了。

他蹑手蹑脚地摸了过去，先站在门口屏息凝神地听了一会儿……可是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

于是，他轻轻地推开了门……

仅仅是一条门缝的间距，便足以让屋里那浓重的消毒水气味流泄而出。

封不觉没有太在意这气味，他平稳地把门推开半米左右的空隙，然后探头朝里瞄了一眼。

这第三间房里的灯本就是亮着的，觉哥一眼扫去……看到了几面泛黄的墙壁、一堆医疗用的设备、一堆用途不明的实验设备，还有一个被挂帘围起来的、疑似安置着病床的区域，另外……就是一地的荧光液了。

“非常好……”封不觉一看视线范围内没有活人，甚是欣慰，一个闪身就进去了，“搞一套外科手术工具，杀人、急

救、木匠活儿……全能干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这么说着，并一路接近了病床边那辆堆满了手术工具的手推车。

正当他来到手推车边，准备挑选几件物品来防身时，突然！

“呃——”

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低吟，自门外的走廊中传来……

第1034章 极限实验（三）

那声音并不是从封不觉经过的那个方向传来的，而是从他尚未去探索过的那一侧响起。

低吟声刚过，随之而来的就是脚步声。

啪、啪、啪……

这还不是寻常的脚步声，而是赤脚踩在地上才会有的声音。

“得~这是光脚的来搞我穿鞋的了……”封不觉光听这声儿，就知道要出事了。

在噩梦难度的剧本里，尤其是这种限定了玩家能力的设定下，被怪物主动突袭……是极有可能被秒的。

这一点，就算没有什么噩梦本经验的玩家都知道，更别说是封不觉这种三天两头就来噩梦难度里逛逛的老江湖了。

因此，纵然现在觉哥的手头有武器可用，但他的优先选择还是躲起来再说。

“嗯……先拿个趁手的。”那一刻，封不觉快速扫了一眼手推车，抄了一件武器。

【名称：手术刀】

【类型：武器】

【品质：普通】

【攻击力：中等】

【属性：无】

【特效：无】

【装备条件：通用专精E，或医疗专精F】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长3号刀柄，22号刀片。】

在没有装备、也没有体术加成的前提下，这种普通品质的、轻便的、带刃的武器，还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了，根据封不觉自排的“普通人肉搏武器梯队”来排，手术刀这种东西只能算T2末流……排在其之上的还有棒球棍、高尔夫球杆、折凳、西瓜刀等等；T3的话就是菜刀、板儿砖、指虎、榔头之流；再次一点的T4那就是冻肉、剪刀、酒瓶、鞋底子、拐棍儿、平底锅了。至于能进T1的那件神器是什么，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电锯，不解释。

啪、啪、啪……

脚步声越来越急、越来越近。

封不觉扫视一眼，这间房里还真就没有什么地方可躲……屋里的柜子全都太小、连小学生都躲进不去；那些机械设备则是不够大、制造不了什么视线死角，想找个犄角旮旯蹲下都不行。

看来看去，也就挂帘后面可去了……

于是，封不觉果断地掀开了挂帘。然后，他看到了一张病床；病床上，放着一个头、一只脚。

先说那只脚吧……脚已经不动了，因为脚里面的荧光液已经流得差不多了，“它”只是被摆在了床上，好似一个寻常的、被切除下来的器官。

但是，那个头……还是“活的”。

“它”被几根皮带固定在了床头的支架上，脖子的下面接了几根粗细和材质各异的管子，而那些管子又分别连接着床边的几台设备。其中一台套着透明的外壳、内部有个橡皮泵正在有规律地起伏着，似乎是一个“人造肺”；还有一台原理相似，但里面装的不是空气，而是荧光液……

当封不觉掀开挂帘时，发现那人头的双眼已然盯住了自己这个方向，可见……这个头早就察觉到了挂帘外有人在。

“视觉和听觉还没消失吗……”封不觉看了那头一眼，心道，“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思考，也不知道他是否对我怀有敌意……不过，已经失去了声带的家伙，就算想暴露我的位置也难。”

他正琢磨着呢，后方忽然传来了“嘭”的一声。毫无疑问，这是“光脚的”那位推门进来了……

接着，是长达十秒的沉默。

一溜烟儿就钻入床底的封不觉，即使不看都知道……进来的那位此时正在扫视房间。

啪、啪……十秒后，脚步声再度响起，径直朝床边而来。

嘶啦——

挂帘被粗暴地拉开了，一双干瘦的脚丫出现在了觉哥的视线中。

那是一双有些畸形的脚，不但是皮包骨头，还好似被什么动物给撕咬过了一样，其脚面上有几处表皮已经不见、露出了森森白骨……两只脚的脚趾也都呈现交错扭曲的状态，但又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保持着整个脚掌的平衡……

可能的话，觉哥真想看看对方的全身，可惜，从他所在的角度，就只能看到这双脚了。若要再往上看，就得向前探出头去……那样做风险太大、不值得。

“呃——”光脚哥站在床边，又发出了一声低吟，随后……吸了两下鼻子，像是猎犬在嗅猎物的踪迹。

幸好，这个房间里的消毒水味道非常重，除非是屎之类气味浓烈的东西，其他东西的味道都很容易被掩盖掉。

“呵……呵呵……”也不知为何，光脚哥闻了一阵后，突然

笑了两声，他的笑声听起来像是个天天把工业废气当烟抽、而且还抽了几十年的老炮儿，那沙哑的烟酒嗓……让听的人都想立即就吐口痰出来。

笑完那几声后，光脚哥就转身走了，待他稍稍走远一些，封不觉在保证自己没有离开阴影范围的前提下，略微往前探了点头。

这时，觉哥堪堪看清了那怪物肋骨以下的身体……总体而言，那哥儿们就是个干尸；不但形锁骨立、皮肤干瘪，而且身上还有很多皮开肉绽、直接露骨的部分。

或许是考虑到了和谐因素，这只光着膀子、也没穿鞋的怪物，下边儿还是穿了条七分裤（鄙人以裤腿破损的程度来区分恐怖游戏中人形怪物的裤长，破到大腿根部就是一分裤，只破了裤脚那就是九分裤，以此类推）的……

嘭——

伴随着一记推击门板之声，那怪物走出去了……

这光脚哥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进入房间到推门离开，总共也不到一分钟。

不过，这一分钟，对于躲在床底下的人而言，无疑是相当恐怖的体验……

那种随时可能被发现的紧张……

那种让人全身血液冰凉的恐惧……

那种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却连大气都不敢喘的压抑……

“嗯……朝着走廊尽头的房间去了啊……”

以上的反应，封不觉全都没有……

“看起来……只是个变异的人类而已嘛，还是那种形体残缺式的垃圾变异……”

在经历了这“恐怖”的躲藏桥段后，常人通常会松一口气、

在床底躲到完全听不到怪物的声音再出来。

但封不觉，却是立刻想到了反击……

“趁现在悄悄跟过去，来个措手不及的背后一刀……成功率绝对在七成以上。”

念及此处，觉哥顺势就用一个流畅的翻滚动作从床底溜了出来，接一个鲤鱼打挺起身……然后，快速从小推车上抄起一把骨锯。

但见他一手骨锯、一手手术刀，奔着门口就去。

看着这一幕，就连被固定在床架上的人头哥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走得还挺快啊……”三秒后，觉哥便在不发出声响的前提下，用肩膀将活动门顶开，回到了走廊上。此时，那光脚哥已路过了前方的拐角，听脚步声，是向着那个门还锁着的房间去了。

“以这个速度，大约三十秒就能追上去吧……”封不觉继续保持无声状态，大跨步地趟地走，缩短着与对方的距离。

然，就在他接近拐角，准备闪出去时……

砰——

一声巨响传来。

那声音好比是汽车追尾，而且是时速超过七十码的那种追尾。

“嗯？”那一瞬，封不觉几乎是本能地意识到了什么，他赶紧停了下来，没有跨出那关键的一步。

砰——砰砰——砰！

紧接着，又是连续的四声巨响，随后，哐——一记沉重的、金属板砸在水泥地上的动静传来。

“槽了个卧！”闻声后半秒，封不觉就在心里骂了句特新鲜

的脏话。

他算是听出来了，刚才那一连串的响动……是光脚哥撞门的声音。

对方要只是“撞坏门锁”，倒也罢了，但从声音判断……这货应该是把整扇门都给撞塌了。

想想那金属门的厚度、再低头看看自己这身板儿……封不觉舔了舔嘴唇，决定……撤。

片刻后，用一脸震惊的神情目送觉哥离开的人头哥，又用一脸疑惑的表情看着觉哥回到房间、钻回床底……

长话短说……

双持手术用具在床底下趴了五分钟后，光脚哥的脚步声又一次从门外的走廊上路过，想必他已经搜索完了走廊尽头的房间，所以原路折返了。

这回，封不觉一直等到对方的脚步声彻底消失，并且又过了足足三分钟，方才滚出了床底。

“唉……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他站起身后，轻声自语道，“这是啊哈先生的身板儿、凯恩·血蹄的POWER啊……”

觉哥吐槽完毕后，回头看了眼人头哥，随即凑近他说道：“眨一下眼表示‘是’，眨两下眼表示‘否’，明白吗？”

他的第一句话就很有目的性，两秒后，人头哥也颇为用力地、深深地眨了一下眼，表示他能明白。

“哦……理智尚存啊。”封不觉念叨了这么一句之后，就……走了。

这下，人头哥又懵了……他本来以为接下来对方会利用眨眼这个方式和自己做一番交流的，没想到觉哥只确认了一个问题，就转头走人了。

“别着急，我一会儿会来找你的，你先……嗯……你好像

也只能等着。”封不觉好似能看穿对方的想法似的，在出门之前，回头对人头哥说了这么一句。说罢，他就回到了走廊上，并一路冲向了此前那个被锁住的房间。

根据觉哥的分析，刚才的那段剧情，总共有三个意义：其一，让这个剧本的主要怪物/BOSS登场亮相；其二，制造惊吓桥段；其三，让怪物帮玩家打开一扇门。

“目前为止还是典型的线性剧本，几乎没有多余的选择，也没有支线任务……”封不觉一边思索，一边已来到了那个房间的门口，“所以，跟着剧情引导的走向去探索，八成是没错儿的。”

借助走廊里的灯光，封不觉已可大致看清房间里的景物……那是一个边长五米的正方形房间，比起觉哥最初所在的那间要小一些；此时，房间的金属门已经被整个撞飞、掉落在地上；而房间的正中，伫立着一个颇为巨大黑影，且一动不动……

“这是……雕像？”封不觉谨慎地跨入门中，伸手朝门边的墙面摸去，和他猜想的一样……在与第一个房间相仿的位置上，有一个电灯开关。

噼——

拨动开关后，这第二个房间也亮了起来。

出现在封不觉面前的，也果然是一栋雕像……

那栋雕像约两米高，主体是个身着制服的工人；其底座和身体都没有什么异常，不过雕像的脖子上并不是人头、而是一组工具；那些工具包括了斧子、镰刀、榔头、钳子等等，倒也没什么特别奇怪的物件。

另外，在雕像的底座上，还刻着文字……

封不觉走进观瞧，发现那上面写的是——“人才是生产中最重要的”，旁边还刻有一个年份——“1927”。

“这是……”当那行字进入视线的刹那，觉哥脑海中闪电般

地掠过了一组信息，“……糟了！”

下一秒，他赶紧转过身去，将视线从那雕像上移开。

然而……

“切……好像已经来不及了啊……”接着，他又低声念叨了一句，并飞快地迈开步子，朝着第三间房……即人头哥所在的房间冲了过去。

人头哥见他这么快就回来了，又是一脸的不解，但封不觉的诡异行径还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在回到房间后，封不觉完全无视了床上的人头哥，自顾自地开始翻箱倒柜，并成功地找到了一支钢笔、一瓶墨水、以及一叠纸。

然后，他就搬了张凳子，坐到了一台设备前，把纸铺在上面，开始……写小说。

是的，他在一个噩梦难度的单人本里，写起了小说……非但在写，而且还是一脸愉悦地在写。

那奋笔疾书的劲头，让病床上的人头哥看得一头雾水（名副其实的一头雾水），后者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而系统对于觉哥的这种行为，也并没有做出“消极游戏”的判定，只是任由他写下去。

于是乎……封不觉就在这个奇葩的环境里，写了整整三个小时的小说……

直到三个小时后，他的表情忽然冷了下来，并放下了手中的笔。

他低头看着自己已然红肿的指关节，长吁了一口气，言道：“啊……他喵的终于失效了。”

第1035章 极限实验（四）

“呼……本以为中招就死定了。”封不觉放下笔之后，瘫坐在了椅子上，“结果……既没有被判定为消极游戏，也没有怪物在这三小时里摸过来搞我……”他一边嘀咕着，一边将视线投向了眼前的那些纸张，“总感觉……这是因祸得福啊。”

的确，对于好几天都没写作的封不觉来说，刚才那三个小时所写出的内容简直就是白给啊。以他的记忆力，离线后把在这里写的稿子重新码一遍绝对不难，而且他还可以在重写的过程中直接完成校对和修改工作。

“要不然……我再去看‘它’一眼？”觉哥当时就产生了这么个想法。

不过，稍作考虑后，他还是放弃了。

三小时前那次中招，是在他意料之外的，可说是防不胜防；但眼下他若是再去看那雕像，显然就有“故意”的成分在里面了。觉哥推断……假如他真的那么做了，这第二次中招十有八九就会触发消极游戏判定。

“嗯……还是先不管它，探索剧情去吧。”封不觉拿定主意后便念道，“反正那个SCP项目只要知道原理就可以提防……”

很显然，觉哥已经知道了那栋雕像的真相，当他看到那个底座上印的文字时，其记忆阁楼中的一段信息就自行涌现了出来……

……

【项目编号：SCP-1011】

【项目等级：Safe】

【特殊收容措施：SCP-1011被放置于Site-45的Hall-07，入口处由两名守卫全天候看守，以防止SCP-1011被移走。在

Site-35工作的D级人员的每月处决安排将被延期，直到组织彻底理解SCP-1011的效应为止。在实验中生产的物质似乎缺少异常属性，将其用作非关键应用的申请将依据文件CSG-0371-N进行批准。】

【描述：SCP-1011是一座雕像，约2米高，约4200公斤重，描绘了一个头部被换成各种各样的工具的工人。其基座上刻有文字“人才是生产中最重要的”，并刻有年份“1927年”。】

【物质分析显示该项目的构成是普通的废钢，并含有2.3wt%的碳。】

【SCP-1011的异常属性会在被一个人类测试者看见时开始生效，该人类测试者必须在看到项目后进行不少于三小时的生产劳动，之后的效应会随着进一步暴露于项目而逐渐增强。而阻止暴露于SCP-1011似乎足以停止测试者的被影响程度。】

【现已将受影响者的程度分为四个阶段】

【在阶段1，测试者（称之为SCP-1011-1），将会显示出士气和满意度的提高，自愿加班、并更加专注于工作目标。在此阶段，SCP-1011-1会停止除了工作、睡眠、以及满足基本生理需要之外的一切行为。】

【约[数据屏蔽]个月后，SCP-1011-1会显示出不愿意使用个人安全装备……诸如头盔、手套或安全护目镜等物品的倾向，此时可以确定其进入了阶段2；当被问及时，SCP-1011-1表示这些工具是“不必要的”和“束手束脚的”。在此阶段，SCP-1011-1会逐渐地放弃使用工具，更偏爱于是用他们自己的身体来完成工作……即使这样会有受轻伤的风险。而该阶段至少还会持续约[数据屏蔽]个月。】

【阶段3，可以通过SCP-1011-1患上失眠症来确定。测试者们会聚集在一起目视SCP-1011来取代睡眠，他们会长时间一动不动地注视项目，每天平均凝视约3小时。而在阶段2产

生的效应也将在本阶段加强，演变为“彻底放弃使用工具和机器”。他们会积极地用团队合作的方法、以人类来取代机器的工作。在此阶段，SCP-1011-1的身体会开始变形，变成可以促进他们工作目标的样子，并具备无视疼痛的特征。该阶段的持续时间尚未确定。】

【在唯一一次已知的记录中，由SCP-1011引起的情况进入了阶段4-最终阶段。在此阶段，SCP-1011-1会将彼此作为生产材料，导致受影响工厂的人口急剧缩减。尽管基金会进行了大量实验，想找出可能触发该阶段的条件，但试图在Site-35的D级人员之中诱发最终阶段的尝试没有成功。】

【回收记录：1947年[数据屏蔽]月[数据屏蔽]日，在位于苏联的RSFSR（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Bashkir ASSR（巴什基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数据屏蔽]炼钢厂（即现在的Site-35）前，为了表彰该厂长期在产量上名列前茅，作为重大授勋程序的一部分，一名官员视察了该厂。此时，SCP-1011引起了基金会的注意。尽管如此，在基金会试图进行收容之前，GRU（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部）的特工部门“P”（Psychotronics-超心理学）还是抢先将整个厂区划为了禁区，随即就发生了阶段4现象。

至1991年苏联解体后，基金会特工用基金会子公司的名义以[数据删除]美元的价格从俄罗斯联邦政府手中购买了这个被关闭和出售的工厂，并环绕其建立了起了Site-35。】

……

关于这个SCP项目的说明，封不觉记得是一清二楚，他要是记得没那么清楚，那么我这章可能会少个几百字，那种情况是我非常不乐于见到的。

好了……咱们拾起节操，言归正传……

据这个SCP项目的详细资料（以上列出的内容已经过我修改和精简）显示，SCP-1011是在1944年末出现于那个苏联炼钢厂的。那年早些时候，纳粹国防军（Wehrmacht）对该工

厂进行过一次轰炸，轰炸过后，人们于工厂的旧仓库中发现了这个雕像，而关于这个雕像的库存、运输、预定记录，全都无从查起。

在那之后，又过三年……至1947年的某月，这个雕像被苏联的一个特工部门接管了，从这个时间点一直到冷战结束为止，此物都行踪成迷。

封不觉在脑子里将以上的这些信息快速过了一遍，便立即得出了三条结论：其一，自己所处的这个剧本世界，正是SCP基金会所在的宇宙；其二，当前的年代应是1947至1949年之间；其三，自己所处的这个秘密实验基地很可能就隶属于前苏联那个“P”组织，当然了……也可能属于一个他并不知道的特殊机构。

“既然是基金会的宇宙，那就说得通了……”觉哥坐在椅子上，摆出了他习惯性的思考动作——用手指轻叩自己的额头、并顺着鼻梁滑下，“在我身处的‘现实世界’里，‘前苏联睡眠实验’和‘SCP基金会’属于恐怖类或幻想类文学的范畴，但在这个宇宙，这种带一定写实性质的文学作物全都是真实存在的……”他的手指滑到了下巴那儿，顺势握拳托腮，“不过……问题也就跟着来了。”他偏过头，瞟了一眼床上的人头哥，心道，“这个宇宙里可不止有‘黑科技’而已，像什么奇幻、科幻、魔幻、宗教、灵异之类的设定……这里是应有尽有，很难判断我在这个剧本里要对付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念及此处，他站起身来，分出一部分的注意力进行“衍生推理”，而将剩下的大部分注意力……放到了搜索这个房间上。

这第三间房，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手术室”吧。这手术室里的东西还是挺多的，除了那些可以用来伤人的道具之外，像酒精棉花、止血绷带、麻醉药、针管、镊子、橡皮管之类的用具也是不少。封不觉将这些东西整理一番后，把自己觉得有用的选出来，方便带的就直接放在了衣服口袋里，不方

便拿的就放进了一个工具箱。

接着，他便开始查阅房间里的纸质文件，试图找出一些有用的信息来。

“嗯……这个可以有。”不多时，封不觉就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一叠装订在一起的文件。

这叠文件的标题是——【VNO-9】

单看这文件的前半段，或许会认为这是一份“病历”，但往后翻就能明白，与其说这是病历，不如说是“实验日志”。

【10月21日，E107号实验体被送入实验区。实验体体内的癌细胞已大规模扩散，被截肢过的右足亦出现了感染及病变。】

【10月22日，E107接受了VNO-9的注射，注射剂量为10毫升，实验体在接受注射后数分钟内便表示身体的痛苦有所缓解。】

看到这儿，封不觉已经基本确定了VNO指代的是一种药物，而那“-9”的意义就值得玩味了；通常来讲……那意味着此前还有八种已经宣告失败的配方。

【10月24日，定量注射第三天，E107的体征并没有明显改变。】

【10月25日，加大剂量为50毫升，E107在接受注射后的表现与此前无异。】

【10月26日，注射量提升为100毫升，E107于注射后休克，经抢救后陷入昏迷状态。】

【10月27日，检测结果显示，VNO-9在实验体血液中的浓度比呈上升趋势，其血液颜色亦发生明显变化。】

【10月29日，E107于昏迷中苏醒，对自身的身体状态表现出了惊讶与欣喜。根据其本人自述，他感觉自己已经恢复了健康，体检结果亦显示其体内病变组织大致已痊愈。】

【10月31日，E107第六次接受注射VNO-9，用量为100毫升，注射后无异常反应。】

【11月1日，E107无意中割伤了手指，在看到自己的血液后表现出了惊慌和愤怒。三分钟后，他用蛮力挣脱了床上的绑带，袭击了两名实验人员及守卫，试图逃出设施。十二分钟后，E107被制服，其左腹、右膝、右肩皆被射伤。】

【11月2日，E107的伤口恢复情况远超常人，在接受手术处理后约十六个小时，实验体身上的三处枪伤基本已完全愈合。】

【11月3日，第七次注射，用量提升为150毫升，E107并没有表现出抗拒；十四分钟后，实验体已然封闭的右脚断肢切口突然破裂，但E107并没有任何疼痛的反应。】

【11月5日，E107长出了一只全新的右脚。】

【11月6日，第八次注射，用量提升为250毫升。有鉴于E107的身体状况以及其明显的逃跑企图，注射场所被移至“一号实验房”，注射将在六名持枪守卫的监视下进行。】

那份记录到此就结束了，封不觉看罢，便走到了人头哥那儿，将纸张在后者眼前展示了一下，随后问道：“你就是E107？”

人头哥盯着那纸看时，表情显得很激动，觉哥问完话后，他等了五秒，才眨了一下眼。

“那今天就是11月6日咯？”封不觉又问道。

这次，人头哥始终瞪着眼，过了十秒也没眨。

“你不能确定是吗？”觉哥很快理解了对方的意思，顺势问了一句。

人头哥眨了一次眼，表示没错。

“嗯……”封不觉想了想，再道，“你再等等……我忽然有了个想法。”

他话还没说完，已转过身去，开始清理旁边那辆手推车上的物品……

五分钟后，走廊之上。

封不觉一手推着已经撤空了的手推车，一手挡住自己的视线，路过了那个放着SCP-1011的房间。

经过那个房间的门口后，觉哥就不用担心余光再瞥见雕像了，于是就放下了手，并轻松地吹起了口哨。

他吹得是《Twisted Nerve》那经典的口哨插曲，那诡异又不失谐趣的旋律在这空旷的走廊中听起来显得甚是扎耳。

就在觉哥吹到第三段时，他已回到了最初的那个房间，即“一号实验房”的门口。

此时，那扇被他解锁了的金属门已经变为了完全敞开的状态，这显然是光脚哥进去搜索时打开的。

封不觉进入房间后，没有开灯。他把手推车推到了E107的身体旁边，并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配合着E107那件束缚衣外的绑带……将这个无头断足的身体牢牢固定在了推车上。

然后，觉哥便调整了一下呼吸，握紧车把，以极快的速度推着车、冲向了走廊……

第1036章 极限实验（五）

封不觉从一号实验房回到手术室总共只花了两分钟，这期间，他只在路过那个有雕像的房间门口时稍稍放慢了速度，其余的时间里，他几乎都是拼尽全力在跑着的。

饶是如此，在他奔到半道儿时，E107的身体还是开始活动了……好在觉哥早就考虑到了这点，将那身体绑得严严实实，任它再怎么扑腾也不会从手推车上掉下来。

嘭——

到了这会儿，封不觉已不再顾忌发出声音的事情，他推着车子直接撞开了活动门，冲进了手术室。

一进屋，他就把手推车推到病床边，然后把事先拆下来的挂帘拿过来，快速盖在了手推车上。

E107的身体在挂帘下方又动弹了半分钟左右，然后……就没动静了。

“呼……”封不觉长出一口气，言道，“不错，计划挺顺利的。”他转过脸，看向E107的头部道，“说实话，万一你的身体在走廊里挣出了手推车，那可就麻烦了。”他摊开双手，“我可没有自信能徒手把你那挣扎中的身体一路拽回来，真要是发生了那种情况……恐怕我只能想办法把走廊里的灯泡全都打破，等你的身体停下来以后再去运一次。”

E107是个很好的听众，因为他不能说话，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觉哥。

“你现在一定在想……我把你的身体拿过来是打算干什么，对吧？”而封不觉也不需要对方说太多话，因为他很能揣测别人的心思。

E107闻言后，眨了一下眼睛。

“呵呵……其实这事儿很明显，不是吗？”封不觉笑着接道，“我要把你的头接回身体上去啊。”

下一秒，E107瞪大了眼睛，用一种迷茫的眼神望着觉哥，并时不时地朝自己身体所在的方向横上一眼。

“你是想问……这可能吗？”觉哥又道。

E107眨了一下眼。

“哼……”封不觉微笑，“我也不知道成功率有多少，不过……”他用十分轻松的语气说道，“这真的很重要吗？”

E107没有反应。

“能把头接回去固然好，但万一在接的过程中，你不幸身亡了……”封不觉接着说道，“那又怎么样呢？”他歪了下头，“总比你维持现在的这副德行要强吧？”

虽然觉哥把别人的生死讲得轻描淡写，但他说的话确实有道理……E107也觉得，与其像这样活着，还不如赶紧死了痛快，因此，他很快就朝着觉哥用力地眨了一下眼。

“好，看来你是同意了，那么……事不宜迟。”封不觉说干就干，一转身就去搬E107的身体。

觉哥如今的体格还是不错的，在现实中也算是颇为强健的那种，他只花了十几秒就把E107的身体扛上了病床。

此时，E107的那只右脚已经被封不觉拿开了，床板上是空的。觉哥把E107的身体放平后，二话不说就把对方的头从床头支架上解了下来，并且拔光了头颅下方的管子。

那一刻，E107的脸上浮现了一丝痛苦的表情，但这痛苦并未持续太久……不到两秒的工夫，觉哥便已把他的头部接回了身上。当颈部伤口相触的瞬间，E107就一点都不难受了。

“咕——呃……”接着，E107便很平稳地躺在那儿，喉中不断发出古怪的声响。

封不觉没有去关他，只是在心中默默计算着时间："这次身体没有出现自行抽搐的反应，也就是说……神经系统完成了自我修复，让大脑重新接管了指挥权。"想到这儿，他不禁暗忖道，"呵……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叫VNO-9的药，应该算是成功了吧。"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E107颈部的伤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几分钟前，他那个离开身体的头颅看上去还憔悴无比，但现在，俨然是恢复到了三十岁左右的容貌。

"呃咳……呃咳咳……"五分钟后，伴随着一阵咳嗽，E107动了起来。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抬起手来，本能地摸了摸脖子，然后，他才用手肘支撑着身体坐起。

"谢谢你。"这是E107开口后，对封不觉所说的第一句话。

"不客气。"封不觉道，"还未请教阁下尊姓大名？"

"我叫伊戈尔。"伊戈尔回了一声，并顺势问道，"你呢？"

"疯不觉。"反正系统会想办法翻译过去的，封不觉就直接这么回答了。

"你好，疯不觉……"伊戈尔接道，"话说……你也是实验体吧？"

"我……"觉哥的演技说来就来，"不记得了……"他摆出了一张失忆脸，目光深邃、神色凝然，"当我醒过来的时候，便发现自己正和你的身体一起被扔在了走廊尽头的那个一号实验房里。"

"原来如此……"伊戈尔露出了同情的目光，"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用这个。"封不觉从口袋里拿出了那个锁扣，在对方面前挥了挥，"我把门撬开了。"

“哦？你是个锁匠？”伊戈尔问道。

“这不重要。”觉哥可没打算让对方一直问下去，而且伊戈尔问的问题越来越跑偏了，“重要的是……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哦！对啊！”伊戈尔一下子露出了一种慌张的表情，“那群‘恶魔’！‘魔鬼’！他们突然出现……把……把研究员全都给杀了！”他好似是回想起了什么很可怕的事情，浑身都颤抖起来，声调也不由自主地变高。

“冷静点儿，伊戈尔，深呼吸……”封不觉却是不为所动，用非常镇定的语气说道，“我们现在很安全，别慌……”他那淡定到极点的态度和话语，有着一种令人安定的力量，“刚才发生了什么，请你慢慢地、详细地告诉我……”

“哈啊……哈啊……”伊戈尔赶紧深呼吸了几次，稍稍镇静了一些，随后，他看着觉哥的双眼道，“是……是魔鬼……一定是的！”

“什么魔鬼？长成什么样？做了什么？”封不觉明白，面对这种语无伦次家伙，你就得替对方指出回答时逻辑和条理。

“就……就是之前……你躲在床底下时，进来过的那种。”伊戈尔回道，“他……他们把研究员全部杀死了！”

“你看见了？”封不觉问道。

“我……我……”伊戈尔吞了口唾沫，“我当时……从昏迷中醒来，发……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见了，而且我想吼也吼不出声来。”说到这里，他又不自觉地伸手去摸了下自己的脖子，“他们把我的头固定在床架上，好像是想先解剖我的脚……”

“哦，对了，你的脚。”封不觉听到这儿，很随意地一伸手，从旁边的一个托盘上把伊戈尔的脚取了过来，“你试试，应该也可以接回去的。”

伊戈尔此时还是坐在病床上的状态，见觉哥把那只脚递

了过来，他有些木讷地接过，然后……试着将其接在了小腿的伤口上。

“接着说，想解剖你，然后呢？”封不觉见对方停止了叙述，便立即提醒了一句。

“呃……然……然后……”伊戈尔愣了一下，寻回了思路，接着回忆道，“外面就传来了枪声和守卫的惨叫……接着，我……我就看到……”他好似回忆起了什么很恐怖的画面，神色越发畏怯，“‘它们’闯了进来……”

“它们？”封不觉将那个词重复了一遍，“不止一个是吗？”

“对，当时有二……或三个，我没看清。”伊戈尔回道。

“好的。”封不觉接着问道，“它们闯进来以后呢？”

“房间里的三名研究员都吓傻了，有一个想往外跑，结果被那魔鬼挥手一扫……便拦腰断成了两截。”伊戈尔道，“还有两个吓得瘫坐在地上，结果分别被两个魔鬼生生拖了出去……”

“你先等等……”封不觉听出了一些蹊跷，“既然有一个被扫成了两截，那么……血迹呢？”

“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伊戈尔说到这里，脸色煞白、冷汗都下来了，“他没有流血！”

“哦？”封不觉神情一动，“你是说，他的身体被拦腰截断，但却没有流出血来？”

“是的！”伊戈尔很肯定地回道，“他的上下半身被魔鬼分开后，伤口处被一股黑色的物质覆盖着，没有血和内脏出来。而且……他还可以动。”

“哦……”封不觉点点头，又问道，“那后来呢？”

“后来……魔鬼们就把所有的研究员都拖出去了……不管是完整的、还是分成两截的……”伊戈尔回道，“再后来，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你就进来了……”

“如此说来，他们也未必就死了啊……”封不觉接道。

“不，被魔鬼掳走的人会被拖入地狱的深渊！”伊戈尔一脸认真地说道，“他们肯定已经……”

“还有一个问题。”封不觉没打算听对方扯那套封建迷信的东西，他打断道，“你……怎么就没被带走呢？”

这一问，让伊戈尔神情一变，陷入了沉默。

片刻后，他望着自己那渐渐恢复了知觉的右脚，喃喃念道：“或许……我也已经是个魔鬼了吧……”

“呵呵……”封不觉笑了，“不，你不是魔鬼。”

“你怎么知道？”伊戈尔反问了一声，并有些激动地接道，“你也看到了，之前我的头都被砍下来了，可我现在却还活得好好的！”

“那种事和你是否是魔鬼无关。”封不觉依旧用淡定的语气接道，“你能活下来，是因为……”他一边说着，一边抬手指了指旁边那个装有绿色液体的容器，“你的身体已经在VNO-9的影响下发生了异变。”

“所以说……那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伊戈尔扶着额头，露出了痛苦的神色，“他们一开始告诉我，我来这里是接受医疗援助。因为我在战争中负了伤、身染重病，且没有亲人……所以才得到了这‘宝贵的机会’。”他停顿了半秒，下垂在身侧的一手忽地攥紧，“但我来了以后……他们就给我注射那该死的毒药！把我变成了怪物！”

说罢，他用那攥紧的拳头重重地敲了一下床边的矮柜，没想到……这一拳，竟是把那柜子的顶部打出了一个窟窿。

“那不是毒药。”封不觉朝那矮柜瞥了一眼，接道，“而是某种正处于实验阶段的药品……”

“你怎么知道？”伊戈尔闻言，眼中当即闪过了些许怀疑之色。

“呵……放心，我不是他们的人。”封不觉知道对方在怀疑什么，他从容笑道，“我只是根据那份实验日志、以及我个人的观察，做出了一些推理罢了。”他停顿了两秒，再道，“我想……这个VNO药剂的设计初衷，应该是想用来提升士兵的战斗力。但它所使用的配方肯定还存在很多问题或缺陷，所以……1到8号的配方全都失败了。”

话到此处，觉哥挑眉看了伊戈尔一眼：“但这个VNO-9，至少在你身上……算是实验成功了。”

“成功地把我变成了怪物？”伊戈尔问道。

“不，不是怪物，是超级士兵。”封不觉接道，“丢掉你的常识和宗教偏见，再去琢磨一下吧……”他说这话时的口吻很有蛊惑力，“现在的你，具备超强的力量、速度、耐力，和惊人的自愈能力。即使你在战场上踩到地雷或者被炮弹击中……只要头部没有受损，就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自行复原。”他又朝那装着VNO-9的容器看了一眼，“而这些，全都是拜这药物所赐。”

觉哥的这段话说完，伊戈尔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半晌后，他重新开口，冷哼了一声：“哼……这么说来，我还得感谢他们？”

“那倒不必。”封不觉道，“你又不是主动提出来参加这种实验的，你只是被他们当成小白鼠来使用罢了……你要谢也该谢自己；你的身体在获得这份力量的同时，也在承担着与之相应的风险……说得再直白些，实验过程中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导致你的死亡。你能活到现在、并且变成超级士兵，靠的是身体的适应力、以及……一点儿运气。”

第1037章 极限实验（六）

对于封不觉的理论，伊戈尔虽无法立刻接受，但他也部分理解了。

思索了片刻后，伊戈尔又道：“好吧，假设我现在真的已经变成了你说的……超级士兵，可这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些魔鬼没有把我也带走啊？”

“哦，这么说来……你并不知道原因吗。”封不觉沉吟道。

“我当然不知道了。”伊戈尔立刻接道。

“嗯……”封不觉思索了数秒，再道：“那么，据你观察，那些魔鬼对你……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他微顿半秒，补充道，“我是指，在你只有一个头的时候。”

“这……”伊戈尔回想了一下，“经你这么一说……”他确是注意到了什么，“它们……都好像看不见我似的。”

“看不见你？”封不觉用询问的语气将这个关键词重复了一遍。

“嗯。”伊戈尔点点头，“就是说……它们朝我这里看时，目光的焦点从来没对准过我，仿佛我和背后的床架一样，都是背景……”

“哦……”听到这儿，封不觉当即就有了一个推论，“你说……这会不会和‘血’有关？”

“血？”伊戈尔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你先前说过，那个被他们撕成两截的研究员在一种奇异的效应下一滴血都没流。”封不觉接道，“所以我就在想，那些‘魔鬼’的能力，可能和人类的血液有着某种联系……”

“你的意思是……”伊戈尔也不笨，他后知后觉地应

道，“因为我的体内已经没有正常的鲜血了，所以……”

“所以在它们的眼中……”封不觉接过了他的话头，言道，“你就如同是一块‘不可见的阴影’。”

伊戈尔想了想，干笑两声：“呵……呵呵……要真是那样，倒还挺不错的。”

“是挺不错的。”封不觉说着，就拿起针管和几个抽血用的空血包，走向了床边那个装着VNO-9液体的容器。

“呃……”伊戈尔好像猜到了对方要干什么，“疯先生，你该不会是想给自己也注射那个吧？”

“不，我没这打算。”不料，觉哥给出了否定的答复，“这里只有一份实验日志，也就是说……你是唯一一个已知实验体；在没有其他数据支持的情况下，我无法确定这药物用在我的身上会不会产生和你一样的效应。”他叙述的口吻客观、冷漠，好似在描述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你的身体可以适应这药，不代表我也能。何况……就算是你这‘成功的例子’，也在实验过程中经历了数次濒死的危机。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我不准备冒这个险。”

伊戈尔听得一知半解，不过他听出觉哥是不准备注射了，故而问道：“那你这是要……”

“我只是想带一些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封不觉回道，“万一我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我也不介意给自己直接来个三百毫升搏一搏。”

“这……会爆血管的吧……”就算伊戈尔没什么医学常识，他也知道注射那么大剂量的液体得慢慢来或分次进行。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封不觉淡定的态度让人觉得他像个亡命之徒，“我自有办法。”

看他那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伊戈尔也不好多说什么，他干脆扯开了话题，问道：“对了，刚才那几个小时里，你在写什么呢？”

“小说。”封不觉一边忙着手头的事情，一边不假思索地回应道。

“啊？”伊戈尔内心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听错了？

“鄙人乃是一名小说家。”封不觉知道对方不明白，故而又说明了一声。

“就算你是小说家、且突然灵感爆发，也不至于在这种地方赶稿吧？”伊戈尔接着问道。

“不是我想写才会写的。”封不觉无奈地笑笑，“我只是受到了‘某个东西’的影响。”

接着，觉哥就把SCP-1011的存在和原理跟伊戈尔讲了一遍，并尽可能用对方听得懂的方式来做详细说明。

伊戈尔起初也不太相信这种事，但他转念一想……自己今天头也断过了、魔鬼也见过了，还有什么不能信的呢？

于是，他大体上接受了那种设定……

……

十多分钟后，封不觉和伊戈尔便双双整备妥当。

两人带上了各种所需的东西，并将自己武装起来……然后，一同走出了手术室。

觉哥知道，伊戈尔这个NPC，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帮手，而“得到这个帮手”的难度，也是相当高的。

别看封不觉这一路过来好像都没有遇上过什么特别大的阻滞，仿佛是轻描淡写、顺理成章地就将剧本完成到了这一步，但实际上……换个人来玩儿，可能已经死上十回都不止了。

即使撇开所有那些可能把人“吓得掉线”的设置不谈，就是那些可见的“死亡FLAG”，也至少在五个以上。

首先，一号实验房……

在这个房间里因为任何理由耽搁超过二十分钟，光脚哥就会破门而入，结果无疑就是——死。

如果攻击房间里的镜子，镜子后面那个房间里的“人”就会设法把光脚哥提前引过来，然后玩家就会——死。

接着，玩家离开一号实验房后，如果在路过雕像房间门前时停下来，试图去打开那扇门，并且时间超过了五分钟，那么……光脚哥就会在某个玩家来不及进入手术室的时间点从走廊另一端杀出。这时，玩家如果没有及时作出反应，那么——又是死。

而在那种情况下，有效的“反应”，也只有一种……那就是，再逃回一号实验房，重新关上门，在关着灯的前提下，跑到离门最远的那个角落蹲下、并且把伊戈尔的身体整个“盖”在自己的身上。

唯有严格地实施上述的行动，才会触发光脚哥进屋后“没能看见玩家”的结果，否则，你们懂的——死就一个字，我已说了第四次。

再然后，手术室中有个超明显的即死事件……没有及时躲进床底者——死。

另外，假如在光脚哥走向一号实验房的时候，玩家朝着对方出现的那个方向跑，也会触发死亡FLAG……

最后再提一点……和封不觉推测的一样，假如玩家在知晓了SCP-1011的特性后，还故意再去触发一次，妥妥儿地会被系统判定为消极游戏。那就不止是死了，到时候还会承担各种惩罚并被踢出剧本。

总而言之，别看封不觉玩得挺轻松的样子，实际上……他一直走在一条独木桥上。只不过，他几乎从不踏错步或者走歪，所以在旁人看来，他好像并没有面临多大的危险。

至于伊戈尔这个“帮手”，应该算是隐藏奖励级的存在了……一般来说，玩家要么不理那个人头、要么就给他一个

痛快，然后就继续探索去了。像封不觉这种会去搬来身体、尝试“接头”作业的人毕竟少……而此举成功以后的奖励之佳，也是有目共睹的。

伊戈尔的身体重组后，觉哥等于是得到了一个在怪物面前形同“隐形屏障”的召唤物，而且还是持续时间无限、自带恢复能力的那种。让他去做侦查工作，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就算踩到地雷之类的东西也有很大几率可以生还。

……

“那么，就按照商量好的，由你来探路吧。”走出手术室后，封不觉便对伊戈尔说了这么一句。

“好……好的。”虽然伊戈尔也知道，由自己来探路比较妥当，但他毕竟不是觉哥那样的无惧之人，在这种环境下，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些发憷的。

“你别紧张，要记住……现在的你很强。”封不觉也很清楚，纵然身体变异了，但伊戈尔的心性还是普通人，需要多鼓励他才行，“生理上，你几乎已是不死之身；遇到魔鬼时，他们反正也看不见你；而遇到任何突发状况，还有我在后面给你指示；总之，你大可以放心。”

“嗯……”伊戈尔闻言，点头应了一声，随后，便迈开步子……头前带路去了。

其实，类似刚才那些话，封不觉在收拾装备的时候也已经跟伊戈尔讲过不少了，若不是觉哥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伊戈尔敢不敢走出那个手术室都是未知数……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觉哥也已看出——“对灵异事物的恐惧”，是这个NPC身上的最大弱点；在之后的剧本中，他必须把这个因素给考虑进去，要不然可能会被坑。

当然了，伊戈尔这个帮手从战术角度上来说已经是个大杀器了，有点儿缺陷也属正常。假如系统把伊戈尔的性格设定成“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坚定战

士”，那接下来的剧本就变成“苏联队长带你畅游噩梦副本”了。

哐啷——

“什……什么声音？”

数十秒后，伊戈尔刚带着觉哥走出二十多米，从前方的拐角处便传来一声古怪的响动，吓得他当即就停下了脚步。

“好像是……”封不觉平静地接道，“某种闸门的声音？”

他也是随便猜猜而已，结果……确是猜对了。

十几秒后，两人来到那个转角处。他们探头一看，便发现前面的走廊已被一道从上下两个方向合起的金属闸板给封闭了。

“这……没路了？”伊戈尔转过头，看着觉哥问道。

“原来如此……”封不觉却是若有所思地念了一句，并转身折回。

“诶？什么原来如此？你又知道什么了？”伊戈尔也赶紧跟着他往回走。

此刻，觉哥明白了两件事，第一件——刚才光脚哥走向一号实验房时，假如自己选择往这个方向逃跑，那么，铁闸关闭的声音就会将光脚哥引回，而那时，被封闭了前路的玩家正好会被光脚哥堵在走廊上。

至于第二件事就是……

“这里，应该有个压力感应装置。”封不觉回到了刚才听到“哐啷”声的地方，低头看着地面说道。

“什么……装置？”伊戈尔显然是一个文化水平很有限的人，有些词他听不懂。

“简单地说，就是那种踩了以后就会被触发的机关。”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已在试着寻找压力感应点。

“哦……”伊戈尔应了一声，便低下头，帮着觉哥一起在地上东踩西踩。

然而，两人在那儿忙活了半天，却还是徒劳无功。

“嗯……”封不觉停了下来，重新思索了一下，“并不是那种再踩一脚就能打开的机关吗……”此时，他又想到了光脚哥，“说起来……那个怪物来和去的时候，我都没有听到闸门的声音呢……我们和他的区别是……”

念及此处，觉哥脑中灵光一闪。

“呵……好吧。”想到答案后，他笑了一声，随即朝手术室的方向走了三四米，再对伊戈尔道，“伊戈尔，你过来一下。”

“啊？”伊戈尔愣了一下，便朝觉哥走去，“怎么？你找到机关的位置了？”

“是啊，找到了。”封不觉话音未落，但闻得“哐——”，一声比较缓慢的、持续的响声已从拐角处传来。

“诶？真的啊。”伊戈尔一听，便准备回头向前，可是……

哐啷——

他刚转身走了两步，又听到了闸门关闭的声音。

“该死……这开关不止一个吗？”伊戈尔低头看着脚底道。

“不，只有一个。”封不觉摇头道，“从你此刻所站的地方算起，前方的整条走廊……都是一块完整的‘压力感应区’。”

“哈？”伊戈尔用一个语气助词表示他听不懂。

“你先回到我这个位置来。”封不觉接道。

伊戈尔耸耸肩，又往回走，当他走到觉哥身边时，闸门缓缓开启的声音也再度传来。

“这么说吧……”封不觉抬手指着前方，转头对伊戈尔道，“当一个重量达到一定程度的物体压到前方那段走廊的任何一处，闸门就会关闭。”

第1038章 极限实验（七）

“那……”伊戈尔面露疑色，“先前的那个魔鬼是怎么……”

“成年人体内的含水量约占整个人体重的65%左右。”封不觉知道对方要问什么，他直接就回道，“刚才那货一看就是一副干尸样儿，其体重肯定相当轻，所以不会触发机关。”

觉哥在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放下了手中拎着的工具箱，并开始从口袋里往外掏东西。

“你这是……”伊戈尔看着觉哥的举动，问道，“想减轻自己的体重然后过去？”

“是的。”封不觉回道，“我是亚洲人，本身骨架就比你小，体型也偏瘦，把负重全都卸掉以后，或许可以成功。”

“慢……慢着……”伊戈尔有些慌神了，“你这是要丢下我一个人走吗？”

“当然不是。”封不觉回道，“根据我的推测……闸门的对面应该会有一个关闭压力感应装置的开关。”他顿了顿，“我现在先过去，找到开关并把它关上，然后这一段就可以任意通行了。”

“哦……”伊戈尔点点头。

“好了，差不多了，衣服我就不脱了（因为他想脱也脱不下来）。”封不觉说到这儿时，已经把身上能拿的东西全都给拿了出来，“假如我失败了，那就只能由你去试了。”

“诶？你都失败的话，那我……”伊戈尔刚想问自己怎么试，但话到嘴边，答案便已在其脑中浮现，“呃……你是想让我锯掉部分的身体么……”

封不觉没有回答，冲他笑笑，然后便朝前走去。

一步、两步……他很快就走进了压力感应区，结果……

哐啷——

“果然没那么容易么……”觉哥念叨着，退了回来。

“的确……假如我能在不负重的情况下就通过的话，那么此前光脚的那货去一号实验室搜索时，我便可以从这边悄无声息地溜出去了，这点不合理。”他在退后时思索道，“但是……这个地方，必然是有着‘玩家一个人也能通过’的方法的；系统不可能设置一个‘必须由伊戈尔帮忙才能通过’的谜题在这里，因为‘复活伊戈尔’是一个存在变数的事件，让这个事件的结果与主线的推进构成某种‘必然联系’，会导致一定的几率的硬性卡关……”

他想得不错，正如前文所说，“复活伊戈尔”这事儿肯定不能视为主线的必经事项之一。万一玩家选择“结束那个人头的痛苦”、或是在交流中导致伊戈尔的不信任、甚至引发战斗……那就不可能再借助此NPC的力量来通过闸门了。

当然了，以目前的实际状况来说，封不觉已经达成了“让伊戈尔帮忙去开闸门”的触发条件。

只不过……觉哥这个人的脾气大家懂的，即使是“非必要的”，他也一定要把“一个人通过谜题”的方法也破解出来才舒坦。

“呵呵……”听到那哐啷声、看着走回来的觉哥，伊戈尔不禁干笑了两声，“看起来……我可以准备起来了……”他侧过头，看着自己的肩膀道，“锯条胳膊差不多了吧……”

“不，别着急。”封不觉摆了摆手，若有所思地念道，“容我再想想……”

伊戈尔听罢，没有接话，只是默默等着觉哥拿主意。

虽说接触的时间不长，但伊戈尔却对眼前这个叫疯不觉的男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信任感……因为这个家伙好像什么事都懂，而且永远是一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淡定状

态。

“哦……还有这招。”封不觉没有想太久，便有了主意。

只见他走到工具箱旁边蹲下，快速拿出了几个空的血包和与之配套的针头。

“你这是……”伊戈尔用询问的眼神看着觉哥道。

“既然体内液体的比重高……”封不觉一边给自己的手臂扎上橡皮带、一边念道，“那我就抽掉2000毫升左右的血再去试试。”

“喂！”伊戈尔一听就惊了，“那会死人的吧！”

“嗯……也对，两千稍微有点儿危险。”觉哥回这句的时候，已经若无其事地将针头插进了自己的血管，并且解开了肱二头肌上的橡皮绑带。下一秒，他的血液便顺着导管缓缓流向了储血包中，“先来个一千五好了。”

伊戈尔都无语了：“疯兄……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我觉得……果然还是让我砍掉胳膊吧。”

“砍掉胳膊可不够。”封不觉没有停止抽血，只是淡然地说道，“你的体型本就比我壮上一圈，一条胳膊的重量大概只能让你的体重和我持平。”他抬头瞥了眼走廊，“要通过那里，你起码得在砍掉一条胳膊的基础上……再砍一条腿。”

听到这句，伊戈尔本能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两条腿，好似在琢磨锯掉哪一条才比较不疼。

“另外，在你单脚跳过走廊的时候，我还得找东西把你那锯下来的手脚遮住，免得你的断肢在光线的作用下乱动。”封不觉的叙述还在继续，“与之相比，抽我的血，反倒更加方便一些……反正我一会儿立即就能把血输回去，问题不大。”

两人交谈之际，封不觉的抽血作业也没停下。数分钟内，他已抽取了超过了1500毫升的血液，装满了近四个采血袋；这时，他才拔针停手，用止血带抵住了伤口。

“呼……”抽完以后，觉哥已明显产生了头晕和视线模糊的感觉，故而先在原地深呼吸了几次。

“疯兄……你没事吧？”伊戈尔满脸担忧地问道。

“无妨。”封不觉说完这句，就趴到了地上。

“喂！你都趴下了还说没事啊！”伊戈尔又惊了。

“不，我只是觉得，增大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能减小压强。”封不觉说着，已然开始匍匐前进，“虽然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但姑且一试吧……”

数秒后，觉哥就这么爬进了感应区中。结果……闸门关闭的声音并未响起。

“很好。”封不觉念道了一句，“能通过就行……”他的脸色十分苍白，说话也显得虚弱无力，“我先过去了……”他爬行的样子也显得很艰难，“最坏的状况，也无非就是我到了闸门的对面、但还没按下开关就晕倒了……”但是，他依然还笑得出来，“呵……真要是发生那种事，你再自己锯掉身体，过来关闭闸门、给我输血就行。”

在此，封不觉其实犯了个错误。实际上，匍匐前进是没什么用的，因为他面前的这个……是一个范围颇大的重力传感器，减少局部压强的意义并不大。与其匍匐前进，还不如“靠着墙走”；用电子秤做个实验就能知道……在保持静止的情况下，倚靠墙壁或是用双手对墙施加向下的力，都可以使秤上的数字减小。

但无论如何，封不觉还是成功避过了这个压力装置的触发线……因为他的抽血量已大大超过了系统的预估值。

血的密度只比水高一点点、二者相差无几。

抽走了超过一千五百毫升的血，让封不觉减轻了大约三四斤的体重。

而这三四斤……恰恰是系统所设置的界限。

毫无疑问，通过此地的“重量要求”，是系统根据玩家的体重来安排的。将玩家“无法脱去衣物”，以及“排除其他所有负重”的前提计算进去，理论上最极限的通过方法是——抽血500毫升（正常成年人不会产生明显不适感的量），在手上缠些胶带，再用双手扒着墙面来减轻重量，然后一路这样侧身走过去。

虽然封不觉没有利用与墙壁的摩擦力来减重，但他在抽血方面完全无视自身的安全，让他顺利通过了走廊。

“呼……”封不觉一边深呼吸，一边用他那堪称变态的意志力支撑着意识和身体……奋力地朝前爬着。

二十多米的距离，他爬了三分钟。

这个时间不算短，但考虑到他刚刚才抽掉了体内近三分之一的血，这也很不容易了。

“是那个吗……”通过了闸门之后，封不觉便在附近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个手闸式的开关。

他支撑着起身，拉动了那个开关，随后便提高了嗓门儿，对拐角另一端的伊戈尔喊道：“伊戈尔，你踩到感应区里试试。”

“好的！”伊戈尔应了一声就照办了。

这次……闸门并没有因伊戈尔的体重而关闭，这说明觉哥拉的那个开关没错儿。

于是，伊戈尔赶紧把地上的东西统统收拾好，通过了那段走廊，跑到了觉哥身边。

“疯兄，别慌，我这就给你输血。”伊戈尔赶紧拿出觉哥抽出来的那几包血，准备给他回输，“呃……”但他准备操作时，才发现自己不会。

“呵呵……还是我来吧。”觉哥笑了一声，“劳驾扶我到墙边坐好。”

……

十分钟后，封不觉已将引流管和血袋接好，并把针头固定在了自己的静脉处。他所抽出来的第一包血，也已经输回去大半包左右了。

“疯兄，你好些了吗？”伊戈尔这时正靠墙站着，将血袋举到了高于觉哥头顶的位置。

“没有。”封不觉的回答倒是干脆，“就算这些全部输回去了，身体的不适也不会立即消失的。”

“哦……”伊戈尔的嘴角抽动了两下，“对了，你这样输进输出的，会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危害啊？”

“没事儿的。”封不觉回道，“这就是简单的非洗涤式自体回输，六小时内抽出来的血、只要没被污染过，直接输回去几乎没什么副作用。”他说着，抬头瞥了眼血包，“再说，我用的都是专用的采血袋，里面还自带抗凝剂；要说有什么副作用……最多就是引起轻微的血栓或者溶血。”

这段话，伊戈尔大部分都听不懂，他只是用钦佩的眼神看着觉哥道；“疯兄，你们小说家懂得可真多，真了不起啊。”

“呵呵……这你可就误会了。”封不觉笑道，“我们这些拿笔杆子的人里……有不学无术的骗子、有供人取乐的戏子、有孤芳自赏的呆子、还有厚黑险恶的乱臣贼子……可就是没有几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用自嘲的语气接道，“真有学识的那些人，研究的都是更加实质性的东西……他们的研究成果会推动科技的进步、为人类带来切实的利益。”他歪了歪头，“至于我们这种人嘛……除去这几千年里极少数的一些圣贤、栋梁，其他大部分人别给这个世界添乱就不错了，崇拜我们……还不如去崇拜宗教领袖。”

说到这儿，觉哥停了几秒，再补充道：“顺带一提，我会知道输血的事儿，是因为我有个朋友是医生，我曾经就这个事情特意请教过他。”

“好……好吧……”伊戈尔被封不觉说得一愣一愣的，他可不知道觉哥最近心情不好、喜欢抬杠，所以也没法儿接茬儿。

两人就这么闲聊了二十多分钟，封不觉用很快的速度回输了两包血。

待换上第三包后，觉哥就站了起来：“好了……我感觉好多了，剩下两包边走边输吧。”

他的脸色的确是好了很多，与刚抽完血那会儿相比，起码有些血色了。

“啊……那我……”伊戈尔接道，“接着带路？”

“嗯，麻烦你了。”封不觉说着，从对方手中接过了血包，“这个我自己拿着吧，工具箱也劳烦你来提了。”

“行，没事儿。”伊戈尔道，“我现在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提个工具箱轻松得很。”

“那就好。”封不觉点点头，也没有多说什么。

其实，觉哥早已看出……这位VNO-9的实验体极其强壮。就拿刚才的事儿来说吧，或许连伊戈尔本人都没有注意到，他帮觉哥举着采血袋时，始终都没有换过手……他的胳膊稳稳地举在那儿、像是个支架一般，连续几十分钟抖都没抖一下。换作常人，胳膊早就酸了，不换胳膊也得换个姿势，但伊戈尔甚至没有产生任何的感觉……

第1039章 极限实验（八）

闸门以外的区域跟此前的那段路颇为相似，灰暗的墙面和地板透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上方的吊灯也以相同的间距排列着，散发着冰冷的白光。

封不觉和伊戈尔前行了数十米，便看到了一个房间。

那房间的门也是金属制的，且此时已是敞开的状态。伊戈尔先探头朝里看了看，没有发现生物的迹象，于是，他在觉哥的授意下……走进屋去，打开了电灯开关。

开灯后，房间内的景象便清晰地展现在了两人眼前……

这，是个四十平米左右的空间，里面存放着不少稀奇古怪的设备，且绝大多数都是——刑具。

屋内充斥着一种难闻的怪味，据封不觉推测，这味道是化学品、鲜血和排泄物的气味混合而成；地面和刑具上残留的各种污迹也足以作为他这一推测的佐证。

以觉哥的作风，自然要对这里搜索一番，而搜索之后，他也确是找到了几件有价值的道具。

毕竟这是一间“拷问室”，屋里肯定有不少用来伤人的东西，在这里找到的武器自然要比在外科手术里弄到的趁手。

于是，几分钟后，当两人离开这个房间时，伊戈尔的手上已经多了把锋利的剁肉刀……

此刻，这位身形壮硕（刚进基地的时候很瘦弱，实验过程中体型逐渐改变）的“苏联队长”，身穿一件残破的束缚衣（衣服的绑带和连在一起的袖口在手术室里已经用剪刀剪开了），光着一双糙脚丫子，手持一把凶器，活脱脱一个煞神。

有觉哥这个精神支柱在后面，让伊戈尔的恐惧心理缓和

了不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渐渐体验到了自己这个身体的强悍。

力量、反应、耐力这些已经很明显的提升就不说了，就在刚才……在探视那间尚未开灯的房间时，他又意识到……自己的眼睛在黑暗中也具备着相当好的视野；这种夜视能力，显然也是超乎常人的。

“嗯……虽说是找到了几件可用的武器，但没有剧情物品……”两人继续前行，封不觉的思索也未曾停止，“从一号实验房出来后，基本都是在朝同一个方向反复折转，距离‘镜子后面的房间’也越来越远了……”念及此处，他不禁想到，“感觉上……这个剧本的流程会很长啊……”

他的感觉没错，这个剧本的空间非常大、可探索剧情也很多；至玩家从闸门那儿出来为止的剧情……只能算是个开头而已。

……

约四个小时前，【观测室】内。

这里，是与一号实验室仅有“一镜之隔”的房间。

屋内的装修以白色调为主，无论操作台、座椅、还是计算机主机都是流线型设计，可说是未来感十足。

“各单位注意，新项目于预定生成点出现。”

几乎在封不觉被传送到一号实验房的同一秒，一名坐在那“镜屏幕”后进行观测的工作人员便迅速地摁下了操作台上的通讯按钮，并发出了通报。

不到五秒，通讯器里就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观测员，我是考克斯博士（Dr.Cox），请立即共享数据至……第3、4、19号分析室。”

“我已经搞定了，博士。”观测员在听对方的叙述时，已经完成了操作。

“很好。”数秒后，考克斯博士接道，“OK……我已经接管你那边的数据，你可以停止操作了。”

“呼……”那名操作员闻言，长舒一口气，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并念道，“那我也去泡杯咖啡，准备看好戏吧……”

同一时刻，基地另一处，某办公室内。

一位戴着黑框眼镜、身穿白大褂的知性美女正在一块由虚拟投影构成的操作台前兴致盎然地忙碌着。

考克斯博士有着一双漂亮的棕色眼睛，留着一头黑色的中发；虽然已年近四十，但在她所处的年代，人类在六十岁之前的衰老症状并不明显，所以她看上去还像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那般年轻貌美。

“让我瞧瞧……这次又会是什么设定……”考克斯博士一边念叨着，一边调出了相关的实验资料。

【当前镜像编号：地球202】

【时间：1949年10月】

【地点：前苏联Psychotronics组织地下实验室】

【基本故事背景：在一次睡眠剥夺实验中，五名实验体于封闭环境中坚持至第二十四天，并发生“灵异型突变”事故，随后，所有实验体均逃出实验区域，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致使基地瘫痪。】

“嗯……很典型的剧情啊。”考克斯博士只花了几秒就扫完了这些内容，接着，她便抬起右手，在自己身旁的空处随意一划，又唤出了一个虚拟的界面。

“资料陈列申请，SCP-3232，口令……核桃。”

考克斯博士对着那界面说了这么几句后，一段冷漠的人工合成音即刻回应道：

【申请已提交，正在核对口令……】

【口令正确，声纹识别已完成，欢迎您浏览数据，考克

斯博士。】

几句简短的语音提示后，一个悬浮的虚拟窗口便弹了出来，窗口内列出了一份详细的文档……

……

【项目编号：SCP-3232】

【项目等级：Euclid】

【特殊收容措施：因SCP-3232的特殊属性，目前尚无法对其设立可行的收容程序。】

【描述：SCP-3232是一种不定期出现的故事型现象。它的发生和终止皆没有明确的征兆或规律，其过程似乎也是完全随机的。

基金会高层对于该项目是否真实存在这点仍有争议。

尽管该项目暂未对现存的人类文明和/或四维空间表现出任何直接的敌意，但部分管理层依旧偏执地认为该项目应被提升为Keter级——相关申请在“观测计划”结束前将被无限期搁置。

根据现有的观察记录，SCP-3232具备以下特征：

一，SCP-3232以恐怖、惊悚类形式出现的概率较高，占百分之[数据屏蔽]以上，且经常性地将其他SCP项目（已收容或未收容的）涉及其中。

二，SCP-3232出现时，必然会将一到六名人形生物——即“SCP-3232-1”传送至发生地；其传送方式各异、原理不明。

三，至今为止观测到的所有SCP-3232-1均为十六岁以上的青年人类，男女性别比例为6：4，90%以上为亚裔。SCP-3232-1的外貌普遍俊美，尤其是女性；他们的服装跨度极大，现已观测到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特种兵制服、西装、浴袍、中世纪盔甲、古代中式铠甲、多种二十世纪末至

二十一世纪初风格的便服，以及各种取自小说、漫画、影视作品的虚构人物的装扮。

四，部分SCP-3232-1会表现出特殊能力，例如超强体能、释放有形能量、瞬间移动、[数据屏蔽]等等；这些能力的种类非常繁多，且每个个体的表现都有所不同，目前为止最常出现的是“从某个我们无法观测到的亚空间中存取物品”的能力。

五，SCP-3232会以某种我们无法得知的形式与SCP-3232-1进行交流，并给予他们“任务”；“任务”可以是复数形式的，亦可是相互冲突的。当接到相互冲突的任务时，SCP-3232-1会互相攻击，并不遗余力地杀死对方。

六，绝大多数SCP-3232-1在“陷入必死无疑的局面”或“为了帮助同伴达成任务”时，都会表现出对自身生命的轻视乃至漠视。

七，当SCP-3232发生时，会对所有涉及其中的事物产生某种精神层面的影响，受到这种影响的人通常会忽视SCP-3232-1古怪的名字和外貌、并可以理解他们所说的各种语言，即使这其中有些词句是受影响者从未听说过的。直到SCP-3232终止后，受影响者才会意识到此前的异常。

八，SCP-3232-1有相当高的几率会在SCP-3232存在期间死亡或突然消失，后一种情况多半发生于SCP-3232-1受到惊吓时、受到惊吓后、以及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当所有的SCP-3232-1死亡或消失后，SCP-3232将立刻终止。

九，在所有SCP-3232-1有着相同任务目标的情况下，某一任务的达成将会引发SCP-3232的终止，并使得所有的SCP-3232-1一起消失。而当SCP-3232-1有着互相冲突的任务目标时，必须有某一个或某一方成为最终幸存者，才会触发此效应。

十，SCP-3232-1的尸体会在其死亡后数秒内消失，采集他们DNA的尝试也均以失败告终。】

【附录：观测计划——即使我们暂时无法收容SCP-3232，但以基金会现有的科技能力，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制造一些“适宜SCP-3232出现的环境”来诱导其发生，并对全过程做出观测、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干预。这样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细致地了解这个项目的各种特性，也许某天我们还能做到控制并利用它。】

【注：所有监督者议会（Overseer Council）的成员请阅读文档3232-O5】

【文档3232-O5：好了，让我开门见山地说吧。我们面对的是一些与我们平行或者比我们更高维度的世界所投射过来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这或许是某种娱乐活动，也可能是模拟测试什么的。但对我们来说，这一点儿都不好玩！因为SCP-3232有着从其他宇宙引来各种Keter级项目的可能，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么就去读读文档3232-L！这样你就会知道那帮提出“观测计划”的家伙简直是在玩火自焚。】

【文档3232-L：史蒂文探员的录音文案——

时间：[数据屏蔽]

地点：[数据屏蔽]

我觉得我们被算计了，这个家伙绝对不是普通的D级人员，他的名字八成也不叫鲁迪·奥斯丁。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通过审查的，我只知道这家伙很厉害，厉害得让人毛骨悚然……

断电发生的时候，他正站在SCP-173的房间里，但他居然成功逃脱了……

他懂得用294制服173，还去738那里不知做了些什么；我们的安保小队都不知道106的情报，但他却是一清二楚的样子；另外，他还知道1998的用法、受了513的影响也好似若无其事……

虽然他在受到055的影响后被捕，但那结果却是……他在

审讯过程中反过来制伏了科兹莫长官，并伺机进入了紧急安全通道。

他和比利……哦，抱歉……和Anomalous-01显然是认识的，我想他是用914加工了那个木偶，让后者的空间能力加强了，所以才逃出了基地。】

【注：关于项目的其他活动记录，以及疑似该项目造成的实例，请查阅“观测计划”。】

……

作为“观测计划”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人，考克斯博士自然已不是第一次去看这份文档了。

在已知的、可确定的SCP-3232活动事件中，文档3232-L所记录的那次给基金会造成的损失是最大的，而且当年的基金会还没有确认……或者说，根本还没有意识到SCP-3232的存在。

不过，如今的情况不同了。

这里……是“未来”——距离封不觉那次“终极营救”整整两百年后的未来。

这个时代的基金会，已经具备了操作“镜像时空”的科技水平（主要是因为他们对SCP-1733的研究有了突破），他们可以在特定环境里模拟、或者说重现某个平行宇宙中发生过的事情。

比如眼下，封不觉身处的剧本，实则就是基金会在某个巨大设施中模拟出来的“微宇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和“惊悚乐园”所生成出来的“剧本世界”是类似的东西，只不过其规模要小得多。

咔哒——

一分多钟后，一号实验室里的灯亮了起来。

这一刻，考克斯博士望着监测画面中的觉哥，而觉哥也

正望着一号实验房里的那面单向镜……两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形成了对视。

“呵……”博士看着这个“实验品”，轻声自语道，“加油吧，先生……让我看看你的能耐……”

第1040章 极限实验（九）

离开审讯室后不久，封不觉他们的眼前便出现了岔路。

这是一个十字路口，没有标示、也没有任何可见的提示。

无论是往左、右、还是前方看去，都是别无二致的走廊。

假如这是个普通难度的剧本，此刻封不觉肯定会想办法忽悠伊戈尔跟自己分头行动，扩大搜索范围、增加效率。

然而，这是个噩梦本……而且觉哥也已经见识过这个剧本里怪物的强度了。

平心而论，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而言，就算在伊戈尔的保护下遇怪都未必能活下来……就更别提单独行动了。

再者，按照伊戈尔那极为害怕灵异事物的性格，也未必会答应跟觉哥分头走。

因此，封不觉干脆就朝着前方一指，示意对方继续带路。

就这样，两人又行了一段，沿途……陆续经过了四个房间。

这四个房间的金属门全都紧闭着，房间门口也没什么标示。虽然觉哥随时可以停下撬锁，但他并未那样做；根据先前在雕像房间的经验，他认为应该看到与主线相关的东西后再做计较。

“怪事儿啊……”待那四个房间被甩到身后，封不觉不禁想道，“这剧本究竟是有多大？走这么长距离……既没有剧情线索，也没有谜题、怪物，而且目前为止所有的走廊、房间……都没有标示，难道在这个地下实验室里工作的所有人

都能把整个基地的地图印在脑子里？”

的确，这一点显得不太正常……

尽管“不设标示”这种做法可以在有外敌入侵时起到迷惑作用，但把走廊各段的景物造得如此相似……那就未免有些离谱了。

除了封不觉这种能在脑子里汇出地图、并通过墙壁上的纹理看出所处位置不同的奇葩以外，对于绝大多数正常人来说……这地方就是个迷宫；基本上，你只要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闭上眼睛转个几圈再睁开，立刻就无法确定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了……

在这样的布局下，不仅是入侵者会很困扰，就连内部人员的日常工作也会被影响，这无疑是很不合理的。

“诶？疯兄，你该换血包了啊。”伊戈尔的一句提醒将封不觉的思绪拉了回来。

“嗯？哦……”封不觉抬眼一看，的确，第三包血也快输完了。

于是，两人便停下脚步，准备换上第四包、也是最后的一包血。

“伊戈尔，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在准备扎针的时候，封不觉开口说道。

“什么事儿？”伊戈尔接道。

“你被送进这个基地的时候，这儿就是这样的吗？”封不觉道，“还有，你记不记得出去的路线？或者知不知道哪儿能找到地图之类的东西？”

伊戈尔摇摇头：“这些我都不知道……我是被人蒙着头抬进来的。”他若有所思地念道，“我在外面最后的记忆……是被几名战士（士兵）抬上了一辆车。刚上车我就被人套上了头套，等到头套被揭开时……我就已经躺在这个基地里了。”

这答案并不算出乎意料，封不觉也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才问的。

“明白了……”觉哥应声时，血包也换完了，“好了，那就接着走吧……”他抬眼朝前方的走廊中看去，“反正一直朝前走，就算找不到出口，也能找到尽……”

他的话没能说完，因为眼前出现的景象让他生生把最后那个字给憋了回去。

这一刻，封不觉望见了一个形似干尸的人形生物……正从前方数十米外朝他们走来。

“咯咯咯咯……”而那怪物也在第一时间望见了觉哥，并发出了一阵诡异的干笑。

笑声传至，伊戈尔转头一看、即刻一惊：“啊！魔……魔魔……”

他吓得都结巴了，连句整词儿都说不出来。

“别慌，它看不见你。”封不觉冷静如故，快速对伊戈尔说道，“反正它一定是冲我来的，等它走近时，你试着把它的头一刀给剁下来。”

其实，觉哥也不知道砍头的方法有没有用，只不过，以他与各种妖魔鬼怪多年的斗争经验来判断……这种方法的成功几率相对较高。

嗒，嗒，嗒嗒……嗒嗒嗒嗒……

那怪物先是走了几步，随后就渐渐加速，变为了全力奔跑。

听脚步声也能知道，它是穿着鞋的；再看它的上半身……还残存着些许碎掉的衣物，所以它肯定不是觉哥他们此前遇到过的“光脚哥”。不过……二者看起来是同一品种无误。

“嘻……哈哈哈哈……”在冲向封不觉的过程中，那怪物近

乎癫狂地大笑起来，笑声渗人无比，再配合它那可怖的外表，纵是在灯光之下，也显得异常骇人。

十米、七米、三米……

那怪物的速度比常人要快，仅是目测，封不觉也知道自己不太可能躲过对方的攻击。

但……他还是沉住气。

直到对方接近到两米之内，觉哥才暴喝出声：“伊戈尔！”

这一声吼，让处于震惊和呆滞中的伊戈尔瞬间回过神来。在零点零一秒的反应时间后，伊戈尔本能的、不假思索地照着封不觉此前的指示出手了！

呼——

粗犷的手臂，锋利的剁刀，带出风声一旋。

与封不觉的推测一致……那怪物的确是“看不到”伊戈尔的，所以，当刀锋猛至时，它再想闪避也已来不及了。

咔——

但见，伊戈尔手起刀落，这VNO-9强化人的身体素质绝不在怪物之下。

刀锋过处……皮开、肉绽、骨碎、筋断。

那怪物的头被一刀剁飞，却一滴血都没有流，给人的感觉就好似是切开了一块冷冻室里拿出来的肉。

“啊——”它的头颅离开了身体后，竟还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这声音绝对不是从嗓子里发出来的，连喉咙都断了，绝不可能吼出这么大的动静；不出意外的话，那应该是某种类似“灵体”的东西，在借用死者的嘴巴发声。

“叫你个头啊！”下一秒，封不觉单手一抬，便攫住了那个因惯性飞到自己面前的头颅，并用比对方还要大上几分的嗓

门，冲着那怪物的脸就是一声狂吼。

那一秒，连那怪物都懵了，它是既没想到对方会来接自己的头，也没想到对方接住以后还敢跟自己说话，更没有想到的是……眼前这小子的态度居然还这么横。

“说！”封不觉将这怪物的头颅提起，逼视着问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呵呵呵呵……”那怪物没有回答，只是用一种嘲笑的眼神看着觉哥，并且发出了阴森的怪笑。

面对这种回应，封不觉沉默了两秒，随后用十分冷漠的语气道：“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立刻收起你的淫笑，好好回答我的问题，否则后果自负。”

“呵呵呵……”然，那怪物却是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更加嚣张地大笑起来，“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哈……”

噗——

他的笑声，被一记闷响给打断了。

那是封不觉抓着它的脑袋，将其脸部砸向墙壁所发出的声音。

“呃——”被砸了以后，那怪物发出了一声闷哼，接着，他好像终于打算说些什么了，“你……竟敢……”

噗——

可是封不觉好像没打算让他好好说。

“哈？你说什么呀？”

噗噗噗——

“淫笑声太大了，本大爷听不见呢～”

噗——

觉哥一边一用懒散的语气说着类似的对白，一边将对方

的脸一次次朝墙壁撞去。

这怪物本就是皮包骨头的状态，被这么一弄，脸上的皮都快磨没了，鼻梁骨也已断裂。

“呃……疯……疯兄……”伊戈尔在旁边愣了半晌，才说道，“你这样……它说不出话来吧？”

“哦？”觉哥闻言，摆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重新把那个头颅提到自己面前，望着那怪物已经被撞得稀烂的脸道，“是吗？”

那怪物嘴都歪了，恶狠狠地念道：“小……小子……你……你……”

噗——

话没说完，觉哥又照着墙面给它来了一下：“称呼我的时候，要放尊重一点。”

说罢、撞罢，他立即再把头拿回了面前。

不过，那怪物还是挺有骨气的样子：“别以为……你这样我就会屈……”

噗——噗噗噗噗——

“我可以这样玩儿上一整天。”封不觉这么说着，又招呼了对方五六下。

这次，他把怪物的头拿回面前时，后者的脸都快认不出形了。

“大哥，您有什么要问的，我一定知无不言……”看来刚才那几下，让这怪物的骨气和节操一起碎了。

“嗯……”封不觉满意地点点头，说道，“先说说你是个啥。”

“我……我们……就是你们……”怪物回道——【我们是隐藏在你们体内的疯狂，无时无刻都渴望着从理性的牢笼中挣脱而出，我们就是你们每天晚上蜷缩在床上所躲避的黑暗，

当你们躲进那些我们无法涉足的避风港，我们便在寂静与虚弱中蛰伏……】

这段话是特殊语音，当对白响起时，封不觉便进入了一种好似在看CG般的状态。

而当那整段话说完时，觉哥眼前的景物骤然转换，眨眼之间，他竟然已来到了……自己的思维殿堂之中。

记忆如光晕般在空中游弋，思潮如雾气般笼罩着这广阔的空间。

此刻，时间凝滞。

六道人影，共聚一堂。

其中五人各自而立，站成一圈；圈中……是一个两米多高的、鸟笼型的囚笼；而那笼中，还站着第六个人。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刻进来，但既然来了，我也不妨问一问……”第一个封不觉开口说道。

“刚才那货说的话，你也听到了吧。”第二个封不觉接道，“我总觉得……似曾相识啊。”

“以前我一直以为这里只有五个人，直到我开始接触惊悚乐园，并且获得了进入‘具象化思维殿堂’的能力后，我才发现……还有第六个人存在。”第三个封不觉说道。

“此前我一直相信……那个笼子，就是伍迪所施加的封印。”第四个封不觉望着笼中人道，“而你，便是我被封印的恐惧。”

“直到刚才，我听到了那番话。”第五个封不觉又道，“这让我意识到，也许……那个笼子……从一开始就在那儿了。”

这五人各自说罢，沉默了数秒，然后……

“你是谁？”

“你是谁？”

“你是谁？”

“你是谁？”

“你……是谁？”

他们几乎在同一秒，看向了笼中，并用五种略有差别的语气，问出了同一个问题。

“呵……”片刻后，笼中人，冷笑，“为什么要质疑自己呢？”

他用问题，去回应了他们的问题。

“我们，是一个人。”两秒后，笼中人又道，“从一开始，我们之间就不存在什么秘密。因为……所有的答案，就在这座殿堂里。”

话至此处，他将手伸进了自己的上衣口袋，从中取出了一把钥匙。

见状，笼外的五人，也纷纷下意识地将手伸进了口袋。

这一刻，每一个封不觉都发现……自己的口袋里，也有着一把钥匙。

“这个笼子，的确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笼中人道，“因为……我们，想让它存在。”

“因为你不愿意出来？”第一个封不觉问道。

笼中人回道：“但是，我也确实出来过。”

“我知道。”第二个封不觉道，“为小叹掩盖现场的那天，你出来过。”

“第一次接触赌皇斋的那天，你出来过。”第三个封不觉道。

“披风争夺战的时候，你出来过。”第四个封不觉道。

“还有……”最后，第五个封不觉接道，“若雨走的那天……你也出来过。”

“因为……自始至终，我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时出现。”笼中人接过他们的话头，说道，“普通人，会想尽办法让笼里的自己永远不要出来。”说到这儿，他摊开双手，邪邪一笑，“但我们不是普通人，我们……是封不觉。”

第1041章 极限实验（十）

当封不觉从思维殿堂归来之时，外界的时间亦重新开始流动。

觉哥看着手上那个怪物的头颅，若无其事地接着此前的问题继续道："跟你一样的家伙，总共还有几个？"

怪物回道："连我在内，十二个。"

"哦？"觉哥听罢，神色微变。

这个数字，和封不觉预估的差很多……

毫无疑问，觉哥是知道"前苏联睡眠实验"这个故事的，而在他所知的版本中，实验者是五人。

虽然在惊悚乐园里，剧情设定被更改甚至被颠覆都是常事，但是……这次的这个剧本，也已经在简介中明确地提到过实验使用的是"五名二战时期的战犯"了。

那么，眼前的这个头颅，又为何会说出"十二"这种数量来呢？

"你骗谁呢！你们他喵的是圣斗士啊！"下一秒，封不觉故意摆出一副发怒的神情，瞪着那头颅道，"一共就五人参加实验，现在你告诉我有十二个？我……"说着，他就扬起了手，做出要抡头捶墙的姿态。

"等等！我没骗你！"那怪物快速嚷道，"另外那七个是经我们'转化'而成的！"

听到"转化"二字时，封不觉的动作便立即停止了。

很显然，他本就是假装发怒，借此去试探对方而已……

"转化"的可能性，在刚才那几秒里，觉哥自然已经想到了，只是，他无法确定这个假设是否正确。

此处，他势必要从那怪物的口中套出真相，但是……怎么提问，是一门学问。

如果封不觉用疑问的语气自己问出“你们是不是转化了一些人”，那么，对方的第一反应就会是——“这人不知道答案，我可以骗他”；虽然“可以骗”不代表一定会骗，但这怪物撒谎的几率肯定会提高。

然，封不觉用现在的这种问法，结果便会大不一样。

他先装出恼怒的样子，用质问的态度，把自己知道的事实……即“一共就五人参加实验”给列出来，将问题的重点从“为什么有十二个人”转移到了“你居然敢骗我”上，并以武力威胁迫使对方迅速做出回应。

这样一来，那怪物的第一反应就会是“我得赶紧做出辩解，用更具体的信息证明自己没有说谎”，于是，他自己就把“转化”这一信息给说出来了……

OK，虽然我讲得已算比较清楚，但也未必能让每个人都能理解，我还是举一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吧……

比如说，某天，你下班之后跑出去玩耍了，到很晚才回家。这时，如果你老婆用疑问的语气问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是不是又出去鬼混了啊？”你八成就会随便编个加班之类的理由糊弄过去。

但如果你老婆抄着平底锅瞪着你，大喝一声：“王八蛋！你还知道回来啊？这么晚了连个电话都没有，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是不是走私军火？你是不是就是道儿上那个人称海森堡的！”这时……你一定会抢答道——“不……我只是出去鬼混了。”

综上所述，封不觉所使用的问话技巧大体就是这种原理。

“不对吧……”两秒后，觉哥又顺着对方的话，接下去问道，“这基地里有那么多人，你们能转化的话……怎么可能只

转化了七个？”

怪物回道：“并不是每个人都符合转化条件的……虽说所有人类的体内都潜藏着疯狂的本性，但有些人的灵魂不够强、有些人则是肉体承受力不够，这些人是无法熬过‘仪式’的。另外……这个基地的大部分人都在抵抗我们的过程中死亡了，死人当然也无法被转化。”

“哦……‘仪式’是吗……”封不觉又听到了有趣的词汇，他瞬间就明白了那些被魔鬼们活捉的人何去何从了。

就连一旁的伊戈尔，也在稍加思索之后，意识到了这点。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隔了几秒，封不觉又对那怪物说道，“怎么走才能离开这个基地？”

这回，怪物沉默了几秒，方才应道：“不可能。”

“你说什么？”封不觉这句不是问题，而是恐吓。

“就是不可能。”但怪物没有屈服，因为它说的是真的，“我们……也找不到出口……”

“你作为人时的记忆呢？”封不觉又问道。

“我们每一个都保有作为人类时的全部记忆。”怪物又道，“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就好像这部分记忆不曾存在过一样。”

【隐藏任务已触发】

怪物话音未落，系统语音又起，看起来……怪物的这句对白，意义非凡。

封不觉即刻打开游戏菜单，扫了一眼任务栏，结果，他看到的隐藏任务内容竟是——【破解世界观】。

“破解世界观？”觉哥心中当即生疑，并暗忖道，“什么意思？要说世界观的话，不就是‘SCP基金会宇宙’这个设定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应该已经将其破解了才对（在单人剧本

中，无需将世界观说出，只要能够在意识层面理解并确认，即可被视为成功破解），而且……这也算是隐藏任务？”

不正常、不自然、不协调……

这种隐隐的，如芒刺在背般的感觉，从剧本开始后不久，就始终萦绕着封不觉。

而这一切……似乎都是从他看见“那面镜子”时开始的。

“好了，我已经把你问的都说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这时，那怪物主动开口，再度挑衅道，“杀了我？呵呵……要不要我教你方法呢？”

“毁掉脑干就可以了吧。”封不觉用很轻松的语气应了一句。

“呃……”那怪物闻言，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看起来，觉哥是说对了。

“用排除法就能知道的事情……”封不觉接着说了下去，并瞥了眼那怪物的无头身体，“断头之后，身体废了，但头还能正常活动。”他顿了顿，再次直视怪物的双眼，“大脑失去供血和供氧、声带也没了，但还能说话……”他像是注视一个科学标本般，看着手中的头颅，“这些都是典型的灵体寄生特征，而寄生的部位……也已很明显了。”

他的台词在伊戈尔听来，还是一头雾水，不明觉厉……

“大体上……你应当算是一种潜伏在人类识海之中的特殊意识，当你失去抑制后，便会接管大脑的指挥权，然后通过刺激人脑中那些常人无法使用的区域，来激发人体的潜能，使其在生理上达到某种异变。”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蹲了下来、将那怪物的头颅放到了地上，“而在精神能量方面，你的水平还不如一般意义上的鬼魂，但比普通人类强出一些就是了……”

就连那怪物自己，都无法像觉哥这样去总结它本身的各种特征。

但它知道，觉哥说得没错……

“你并不畏惧死亡，这一点……从你刚被砍头时的反应就可以推断出来。”封不觉的话还在继续，“可是，你也有怕的东西，否则你不会跟我合作。”

他说到这里时，那怪物的脸色不由自主地变了。

“考虑到你的性质、和能力的上限，我认为……”封不觉说道，“死……对你来说，应该是一种解脱，可以使你摆脱身体的束缚。至于那之后你会去哪儿，我不知道，也不感兴趣。”他微顿半秒，又道，“活……你当然也能接受，这样你便可以用这个身体去进行屠杀、或转化更多人。”

言至此处，封不觉站了起来：“不过，像这样……半死不活，好像就比较难办了……”

他的这句话，终于让怪物大惊失色。

“你寄生的主体在脑部，只要这个部位没有被毁，你就无法脱离这一实体。”封不觉接着道，“而且，你显然也没有自愈之类的能力，头断了就是断了，基本没有复原的可能。”

“你要干什么！”那怪物大叫起来，神色惊惶。

“此前你向我屈服，并不是因为我把你往墙上砸时有多疼，而是你觉得……这样下去会没完没了。”封不觉道，“正如我所说……‘我可以这样玩儿上一整天’，可是，你忍受不了一整天，不是吗？”他笑了，笑得非常邪恶，那笑容在怪物看来可怕至极，“呵……事实上，我想你连几分钟都忍不了。”

“疯兄……你这是……”伊戈尔这时忍不住凑过来，问了封不觉一句。

此时此刻，伊戈尔对那所谓“魔鬼”的恐惧几乎已经消失了，相比之下……他倒觉得觉哥更可怕一点儿。

“你也曾只剩下一个头，伊戈尔，当时最令你恐惧的感受是什么？”封不觉顺势转头看着伊戈尔，问道，“是死吗？我想不是吧……”

“是……”伊戈尔想了想，回道，“是绝望、无助的感觉……”回忆起那时的感受，他便露出了后怕的神色，“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保持那种状态多久，而且我无能为力……这比死还可怕。”

“呵呵……其实，你还是有希望的。”封不觉接道，“只要连接你颈部的供氧和供血装置没电了，或者是那个容器里的VNO-9用完，你应该会死去，虽然那种死亡可能缓慢而痛苦，但好歹是一种可见的未来……”

说着，觉哥又看向地上那个怪物的头，笑道：“但是……这位不同，这位是灵体生物，它是不会死的……而且，它在这种状态下的痛苦，要远远超出你在相同状态下的体验。因为它是人类那疯狂本性被释放后的具象化体现，对它来说……眼下这种几乎不能动弹的处境，比被压制在‘理智的囚笼’中时还要难受百倍。”

伊戈尔从封不觉的语气中听出了一丝残忍的意味，因为他好像已经理解了对方所言，并猜到了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那么，假如我现在把它丢在这里，试想一下会怎样呢？”果然，封不觉这么说了，“或许，它会被人找到，又或许……再也不会有人发现它，它会在这种极其痛苦的状态下度过很长的一段时光……长到无法想象。”

“杀了我！杀了我！”终于，那怪物崩溃了，它开始歇斯底里地叫喊，拼命地耸动面部和下颚，在地面上艰难地蠕动着……

封不觉对此感到很满意，他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人性中的“疯狂”，也是可以“再崩溃”的——只要刺激的方法得当。

“好了，伊戈尔，我们差不多该走了。”此时，封不觉取下了自己臂上的最后一个采血袋，里面的血也基本输完了，“既然明确了敌人的数量，那事情就更好办了……再搞定十一个就……”

“不！别走！杀了我！”那怪物仍在地上声嘶力竭地呼喊着。

可封不觉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毫不犹豫、转身便走。

倒是伊戈尔，朝其投去了一道复杂的、似是带着同情的目光。但是……他并没有违抗封不觉的意思，只是迅速地别过头去，拿起工具箱、小跑着跟上了觉哥。

很快，他们的身影便消失在了走廊的远端。

留在此地的……只有连绵不绝的、凄厉的惨叫声，那一声声“杀了我”的乞求，在空荡荡的走廊中反复回荡……让人毛骨悚然。

……

同一时刻，考克斯博士的办公室中。

“你看到了吗？博士。”通讯频道中，传来了一个略有些颤抖的声音。

“啊……当然。”考克斯神情凝重地望着屏幕，应了一声。

“虽说每一个SCP-3232-1都是独一无二的样本，但至少在性格上，还是和一般的人类没有太大区别的。”通讯频道中的声音接道，“但是……这次的样本，好像有着些许的……”

“高智商反社会人格？”考克斯接过对方的话头，冷笑一声，“哼……那又如何？”

闻言，通讯器那头的人无言以对。

“在人群中占的比例低，不代表没有……如果SCP-3232-1就是来自另一个维度中的人类，那出现这种案例是迟早的事情不是吗？”考克斯说道，“在我看来，他出现得正好，也许这次观测……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

说到这儿时，一个大胆的计划，已在考克斯博士的脑中初见雏形……

第1042章 极限实验（十一）

将四袋血全部回输后，封不觉的状态好了很多。虽说还是有轻微的头晕和恶心，但已基本不影响行动。

他带着伊戈尔继续前行，沿途……又发现了许多封闭的门。

和先前那四扇门一样，这一路上尽是些锁着的、密不透风的金属门，不打开根本不知道屋里有什么。

这回，封不觉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撬了撬锁。

但结果……当他把工具探入锁中时，听到了【打不开】的系统提示音。

既然是【打不开】，而不是【需要钥匙】或者【锁住了】，觉哥也就确认了……这些门全都是无法开启的，单纯就是剧本地图上的装饰物罢了。

不过……这一点，又令他生出了几分疑惑。

“剧本地图那么大，但是可探索空间却十分有限啊……”他边走边在心中念道，“从重力闸门那儿出来以后，只有一个可以进入的房间，而且那间审讯室里并没有与主线相关的东西，纯粹就是给玩家补充装备用的……”他抬头看了看前方，“还有这极其相似的地图，到现在还是没什么改变，显得单调、重复……”

“疯兄你看！前面没路了。”就在这时，伊戈尔瞪大了眼睛，指着前方道了一句。

“哦……是吗……”封不觉并没有看到尽头，不过他也没有表示什么异议，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目力是不如伊戈尔的，毕竟人家是改造人，“我看不了那么远，咱们再走走。”

“好的。”伊戈尔点点头，跟着觉哥继续前进。

不多时，两人便来到了走廊的“尽头”，这里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更没有房间，有的只是一面和其他地方相似的、灰暗的墙壁。

另外，这尽头并不是一条死胡同，其两边还有岔路，也就是说，这里是一个丁字路口……

封不觉站在路口，朝左右各张望了一下，发现两边的景物还是基本一致的，除了“墙壁和地面的纹理”这种别人很难注意到、或者说就算能注意到也记不住的细节之外，还是一样的走廊、一样的吊灯、一样的金属门。

“哼……这算什么呀？”这一刻，觉哥终于意识到了这个剧本带给自己的那份隐隐的异常感是什么了。

那是一种——“粗制滥造”的感觉……

说得再具体一点：除了那些可以进入的房间之外，整个剧本地图都透露出一个问题……缺乏细节。

首先，前文也已经提到过……这么大的基地，各处都造得极为相似也就罢了，但在这一前提下，一个路标都不设，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其次，不止是路标，还有很多理应存在的细节也不存在。比如说，电线和管道……

走廊顶上的那些吊灯，全都是由一根电线吊着的设计、那电线的末端直接连到了天花板里，而走廊之中……一个电灯开关都没有。这就意味着两种结论：其一，只要基地内还有电，走廊里的这些灯就是亮着的、从不关闭；其二，这些灯的控制开关集中在某一个类似控制中心的地方。

后一种假设的可能性几乎就是零，且不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科技能不能做到这点，就算能……在这个完全没有标识、也没有监控、更无法区分区域的基地里，遥控者如何知道自己正在控制哪个区域的灯呢？

这就好比我现在给你一个遥控器，告诉你用这个可以控

制某一栋大楼里的所有灯光，但我不告诉你哪个开关是控制哪一层的，而你也看不到那栋大楼，那控制的意义又何在？

当然了，用“走廊里的灯从不关闭”这点，还是可以把这点解释过去的，所以封不觉也没有太纠结此事。

然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觉哥着实是不能忍。

没有裸露在外的线路和管道，也就罢了，我就当你整个基地都排了暗线；但是，连个通风口都没有……这是要闹哪样？

这里可是“地下”基地，就算不是密封的，也必须得有通风口，而且还得有很多。

起初，封不觉以为扩大探索范围就能看到几个了，但他这一路走来……愣是一个都没瞧见。

到了这会儿，当觉哥确认了“缺乏细节”这个特性之后，他才有点儿回过味儿来了——是这个“剧本地图”本身有问题。

这基地不像是惊悚乐园的系统所生成出来的建筑，反倒像是在Minecraft（即《我的世界》）里造出来的东西；事实上，就算是在Minecraft里，也能把建筑造得比这复杂……

“那么……隐藏世界观，应该和这个剧本地图有关咯？”封不觉心道，“难道……这里是类似衍生者所做的‘沙盒’式的空间？而且还没做好？”

啪啪啪啪——

正当觉哥思索之际，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忽从其侧面传来。

“小心！是他！”伊戈尔的视力和听力都在此刻的封不觉之上，所以他的反应也比后者要快上一线。

“哦……”不过，封不觉的那份淡定，是伊戈尔比不了的。

得到提醒后，觉哥中断了思考，瞪着死鱼眼、无精打采地念道：“光脚的那个是吧。”

光听那脚步声也知道对方没穿鞋了，再加上伊戈尔说了“是他”，这便表明来者是两人曾经见过的角色。

根据这两点……来者何人，不言自明。

“桀桀桀桀桀……”

说时迟，那时快，光脚哥一边发出怪笑，一边已从数十米外猛冲而来，其速度比起此前穿鞋的那个还要快上三分。

“伊戈尔。”封不觉用平静的语调叫了身旁的苏联队长一声。

“有。”应声时，伊戈尔已经放下了工具箱，并且攥紧了手里的剁肉刀。

“老规矩，你懂的。”觉哥接道。

“好！”有了上次的经验，伊戈尔对这些所谓的“魔鬼”已经不怎么害怕了，在摈弃恐惧的前提下，他的战斗力也变得更强、下手更快更精准。

叱——

两秒后，破风声起，刀锋向着光脚哥的颈部划了过去。

同样的剧情，同样的结果。

那些怪物眼中的世界……和普通人类是不一样的，就好比是封不觉通过数据视角去看惊悚乐园时，和普通视角看出去是完全不同的光景。

在那光脚哥眼里的走廊，整个儿就是一黑暗的空间，所有的地形、物体，全都是仅有轮廓的阴影，所有的光源则都是一片朦胧的冷色。

他眼里唯一一种鲜明的色彩，是红……鲜血的红。在他看来，封不觉就是个全身散发着血色的人形轮廓，而伊戈尔……包括伊戈尔身上的衣服、手上的刀等等，都和周围的黑暗融在一起。

因此，当光脚哥意识到刀锋袭来时，他已经无法收势，

根本避不开这攻击……

“嘻——呃……”笑声因颈部的断裂戛然而止，头颅也因惯性向前飞了出去。

两秒后，封不觉接住了光脚哥的头，沉吟道：“嗯……似曾相识的一幕呢。”

“怎么……可能……”光脚哥无疑也能在只剩头部的情况下正常说话。

“好了，让我们长话短说吧。”封不觉看着光脚哥，说道，“如果你不合作，我就把你的头放在一个几十年都不会被人发现的地方；如果你合作，我一会儿就弄死你，明白了吗？”

光脚哥闻言，愣了几秒，然后回道：“呃……明白。”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封不觉没有说“我们”，而是说了“我”，因为他知道对方看不见伊戈尔，也不想暴露这件事。

“我可以感知到活人体内的血液流动……”光脚哥回道，“距离远的话……比较模糊，但越接近就会越清晰。”

“哦？”封不觉挑眉接道，“那在手术室里，你为什么没有发现我？”

“什么……手术室？”光脚哥看不到任何景物的细节，他眼里只有光源和黑影，所以他并不知道此前自己进入的哪个房间是手术室。另外，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受到SCP-1011的影响。

“我只知道……此前在某个区域里，我感觉到有个人就在附近，但我找了好一会儿也没找到……”过了几秒，光脚哥接道，“然后……我就猜测，那个人可能并不在‘这一层’，而是在上面或下面的一层，所以我就走了。”

“慢着……”封不觉听到这儿，不禁神色微变，“这个基地……还不止一层？”

“是的，有四层，地面一层，地下三层；我们目前正位于地下第二层。”光脚哥回道。

“四层你都去过了？”觉哥追问道，“你知道怎么出去？”

“不……我……”光脚哥露出了复杂的神情，“在我记忆中……这个基地共有四层，但是，我现在，也已经找不到出口了。”

“你为什么会有那种记忆？”封不觉又问道，“参加实验的五人都是战犯，没理由知道这个基地的结构。”

“战犯？”光脚哥愣了一下，“你是说……‘第一次实验’？”

这五个字，就像是冲破大坝的第一股激流，让封不觉的思绪决堤般地扩散开。

“我说……”沉默了两秒后，封不觉沉声问道，“这儿一共做了几次睡眠实验？”

“三次。”光脚哥回道。

“你能带我找到实验记录吗？”封不觉再道。

这个问题，让光脚哥犹豫了片刻：“不行，我眼中的世界和你看到的不一样。虽然我记得路，但我并不知道自己此刻在那儿。”

“那我给你找个固定坐标，你能凭记忆找到路吗？”封不觉又问道。

“固定坐标？”光脚哥好像没明白觉哥的意思。

“很简答。”封不觉回道，“比如说……”他转头看向丁字路口的一侧，“我把你带到这层的某一个角，你能不能告诉我，从那个角落算起，经过多少个路口、在第几扇门的门口停下，可以找到实验报告。”

“这……”光脚哥这回听懂了，可是他却回道，“可以是可以，但……你为什么不自己找过去呢？走廊里不是有标识牌吗？”

“你说……什么？”封不觉的神态陡变。

光脚哥以为对方没听清楚，于是又道：“路上有标识牌，你难道看不懂吗？”

下一秒，封不觉立即转头，看向伊戈尔道：“有吗？”

伊戈尔愣了一下，随即摇了摇头。

接着，封不觉又看向光脚哥：“在你的记忆里……这个基地，是有标识牌的吗？”

“当然有了。”光脚哥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这个基地建得像棋盘一样，通道全都是笔直的、且垂直交错，如果没有标识牌，谁能分得清自己在那儿？”

“那么……在你的记忆里……”封不觉接着往下问，“走廊的墙上有电灯开关吗？还有……走廊里有通风口吗？”

“你到底在说什么？”这回，光脚哥倒是反过来发问了，“这个基地里发生了什么？”

从他的语气来判断，答案明显就是——有。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些东西，觉哥一样都没见着……

有那么几秒，封不觉以为是自己的视力或者精神受到了干扰，导致自己“看不到”那些细节；但是……伊戈尔也表示没有，这说明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越来越诡异了啊……”封不觉心中暗道，“难道伊戈尔也是我想象出来的？”他很快否定了这个假设，“不可能……他肯定是实体，我和他有过肢体接触、他帮我提过采血袋、一路上拎着工具箱、顺带还砍了两只怪物，假如伊戈尔是虚幻的……那这个剧本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岂不都是虚幻的？”

念及此处，觉哥灵光一闪。

“等等……虚幻？”他不禁沉吟出声，口中轻声念道。

……

“缺乏细节。”

“NPC记忆中存在着细节……”

“并不是视力或精神层面的干涉。”

“虚幻……虚幻。”

“这剧本地图本身就有问题。”

“就好像是个没做好的沙盒……”

“沙盒……”

“没做好？”

……

一连串信息的碎片从封不觉的脑海中闪过，在极短的时间内如渗透到海绵中的水分一样蔓布开去，产生了无数的假设和推演……

最终……在那幅推理地图上某个遥远的末梢，有那么一个区域，渐渐变得明晰起来。

“呵……”这一刻，封不觉，露出了久违的、自信的笑容，“不是没做好……而是只能做到这个程度是吗……”他抬眼看向远处，目光的焦点好像对准了走廊的墙壁后方，“衍生者能做到的事，NPC也有可能做到；既然Origin能研发出沙盒，那么，SCP基金会……”

第1043章 极限实验（十二）

约二十分钟后，封不觉拎着光脚哥的头，来到了基地的一角。

伊戈尔还是拿着武器和若干工具走在他前面，充当保镖和探路者的角色。

“好了，已经到角落了，从这里出发，怎么走才能抵达‘存放有实验报告的房间’？”封不觉站定后，便开口对光脚哥道。

“我事先声明……”光脚哥回道，“因为你们说看不到标识牌，所以我也无法确认‘这个角落’是基地四角中的哪一个，所以一会儿抵达的目的地未必正确。”

“没关系。”封不觉道，“如果这个错了，再换一个角落出发便是，无非就是多费些时间。”他顿了一下，“不过……我也事先声明……”他朝光脚哥投去了一道冰冷的目光，“走错房间无所谓，但如果一会儿我们被引到了某些奇怪的地方，比如说……有陷阱、或者是有你同类在的地方，那……事后你就自求多福吧。”

这句话，让光脚哥闻之色变。

的确，类似的想法，光脚哥在来到这里的途中就已经萌生了，而且刚才正打算付之行动。

然而，眼下封不觉却是提前给他来了一记“预防针”，明确表示——“你那点儿小计谋，本大爷早就已经看穿了，你敢用的话，后果你自己掂量掂量。”

“哼……”经过数秒的犹豫，光脚哥无奈地妥协了，他冷哼一声，并接道，“那我也事先声明一下吧……存放实验报告的房间，离我们举行‘仪式’的房间很近。虽然在举行完了全部的仪式后，我们就四散到基地各处了，但我不能确定附近还有

没有其他人……”他微顿半秒，“所以，假如你们在路上遇到我的同类，或者在那个房间附近遇袭，可别说我是故意引你们中套……”

这番话，表明这个怪物已经挑明了自己的底线。

两秒后，封不觉面无表情地应道：“可以，说吧……怎么走？”

……

走廊是笔直、明亮的，基本没有什么阻滞，所以觉哥和伊戈尔走得很快。

行了十二分钟左右，他们便来到了光脚哥所说的目的地。

“一路上什么都没遇到呢……”站在那房间门口时，封不觉心道，“也许……地方不对？”

他的推理没有错，因为当他尝试去开门时，得到的提示是【打不开】。

于是，他们只能选择向另一个角落出发，以重新定位自己的坐标。

这个过程，本来可能要花半小时左右……这还是在路上没有遇到怪物或其他事件的基础上。

但他们运气不错，朝着基地的另一条“边际”直走了七八分钟，光脚哥便忽然发话道：“等等……我发现‘仪式’的房间了。”

“哦？”封不觉闻言，立刻停下了脚步，低头问道，“哪一个？”

“就在刚才路过的那个岔路口，往左转。”光脚哥回道，“那个仪式房间里有不少血，虽说已不再流淌、但在这个距离上，我还是可以感知到……”

觉哥听罢，立即朝伊戈尔使了个眼色；后者心领神会，

进入戒备状态，持刀先行。

两人回撤几米的距离，拐向了光脚哥所说的方向。

此时，伊戈尔神情专注，悄无声息地挪动着脚步，看得出来……他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合了。

虽然伊戈尔并不是一名职业军人，但是他的确打过仗，而且有着相当丰富的战斗经验。

……

1942年，在那个充斥着死亡的、被冰雪覆盖着的寒冬，苏联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德国人……汇聚在了一个叫斯大林格勒的地方，他们用鲜血书写了在整个人类战争历史上都占有极重分量的一笔。

对苏联人来说，斯大林格勒，是一个他们绝对不愿意、也不能丢的地方。这座城市不仅有着难以取代的象征意义，更重要的是……他是苏联中央地区通往南方重要经济区域的交通咽喉；此地北临莫斯科、南及波斯湾，西南两方分别有着苏联粮食、煤炭以及石油的主产区。输了这里，很可能就输了整场战争，或许……整个人类的历史，都会因此而改写。

同年7月28日，斯大林发布了著名的第227号命令——“不准后退一步！”

而伊戈尔，就是收到这条命令的苏军成员之一……

那年的他，只有十九岁。他并不想上战场，他只想当个工人，或者像死去的父亲那样当个鞋匠也行。

他希望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希望可以像一个正常的年轻人那样恋个爱，希望能为卧病在床的母亲尽些孝道，希望能让挨饿的妹妹每天都吃上饱饭。

然而，战争……让他别无选择。

十月的斯大林格勒，被称为“杀人炉灶”，伊戈尔在这炉灶

中一直待到了会战结束。

作为一个并没有接受过太多军事训练就被拉上战场的新兵，这几乎可说是个奇迹……

第二年春天，伊戈尔因为负伤截肢而被迫退伍。

当他回到家时，母亲和妹妹都已故去，本就清贫的家里也已徒留四壁。

他才二十岁，就成了一个瘸腿的流浪汉。

就这样，七年时光匆匆逝去……这本该是人生中最好的七年时光，但对他来说，每一天都度日如年。

直到某天……有一些穿军装的人来告诉他，他被政府选中，去接受一项免费的“治疗计划”。

而那时，已然病入膏肓的伊戈尔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并不是来接受什么治疗的，而是来充当实验品……

……

“不用这么小心翼翼的。”光脚哥突如其来的话语，打破了那短暂的寂静，“房间里不会有埋伏的。”

“你怎么知道？”封不觉看着他，“你们应该是无法感知到彼此位置的吧？”

如果那些怪物可以互相感知，他们也不会担心自己被砍头后抛在某处无人发现了，所以这个推论肯定没错。

“因为我们不会待在某个地方一直不移动。”光脚哥回应道，“平静、等待……这些都令我们抓狂。”

“好吧，算是个站得住脚的理由。”封不觉说着，又冲伊戈尔使了个眼色。

已经站在那扇门前的伊戈尔伸手推了一把金属门板。

吱——

那金属轴转动的声音让人心里发毛。

而那开启的门扉后，登时飘出了一股血腥味……

“唔——”伊戈尔的嗅觉也变得很灵敏，所以站在这里让他感到颇为不适。

“这里……由我来吧。”这时，封不觉走上前来，抢在伊戈尔身前，率先走入了那个房间。

他会这么有把握，是因为他站在伊戈尔身后时已经确认，房间里的确是没怪的……

这个房间不算很大，占地三十平米左右；屋里的灯本就是开启的状态，照得屋内一目了然；与门口相对的那面墙边，纵摆着一个无法移动的水泥台，台面上刚好可以躺下一个人。

此刻，这水泥台看上去就像被反复使用过N次但从来没有清洗过的砧板一样，一层层深浅不一的血污覆盖在了其表面……其中还混杂着皮肉、内脏碎片、毛发、断骨、以及很多其他的难以分辨之物。

“解释一下，仪式的原理。”封不觉站在屋内环视一圈后，又拎起了光脚哥的头颅，直视其问道。

“我们可以在不让人流一滴血的情况下把人剖开。”光脚哥的回答，信息量颇大，“也可以让人在没有任何伤口的情况下把血流尽。”说着，他用视线瞥了眼水泥台的表面，“那些血污的下面，有个仪式用的法阵，是‘低语者’画的，只有‘他’懂得运用‘力量’的方法。”

“‘低语者’？”封不觉用试探的语气示意对方做出更详尽的解释。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我脑中有的只是‘低语者’这个称呼，就好像我知道怎么走路一样。”光脚哥接道，“他的外表看上去和我们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他似乎比我们知道得更多。”

“只有低语者在场时，才能进行仪式吗？？”封不觉又问

道。

“不，只要法阵画好了，谁都可以完成。”光脚哥刚把那个“成”字吐出口，就感到了有什么不对，“嘿！嘿！你要干什么？”

封不觉可不理他，只是自顾自地上前两步，若无其事地就用光脚哥的脸去抹那仪式台。

数秒后，他用一组大开大合的粗暴动作将那些血污抹开了一大片，使法阵露了出来。

“哦……所罗门王那边的术系么。”封不觉盯着那法阵看了几秒，口中沉吟道。

“混蛋！你在干什么！”下一秒，被糊了一脸秽物的光脚哥愤怒地叫嚷了起来。

封不觉无视对方的抱怨，默默将法阵刻在脑中，随后又用淡定的语气接道：“好了，带我们去实验报告所在的房间吧……既然你知道这里离那儿不远，从这里定位过去应该没问题吧？”

“可恶……”光脚哥怒不可遏，但无奈……自己已经落在了人家手上；而且在这一路行来的途中，封不觉已经跟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对待先前那个怪物的了……光脚哥可不想落个一个样的、乃至更惨的下场。

于是乎，他只能继续忍气吞声、乖乖给觉哥他们指明了方向。

……

从“仪式房间”出来后，右转，经过两个十字路口，再左转，第一个房间，就是“档案室”了。

这里的门也是锁着的状态，而且，当封不觉试图去撬锁时，还得到了特殊的系统提示：【这把锁已经锈死，即使钥匙也无法开启，用蛮力开启似乎是个更好的选择】。

“嗯……提示倒是蛮明确的。”语音在耳边响起时，封不觉便在心中盘算道，“不过，这里没有伊戈尔帮忙的话，玩家一个人该如何开启呢？”

虽然他有一套现成的解决方案，但他还是会去思考一下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样往往能让他掌握更多的情报。

大约五秒后，封不觉就想到了三种可能的开启方式：

其一，引一只怪，利用走位，借助怪物攻击时的力量帮自己开启。

这个假设的可能性是最低的，因为实施起来难度太高……当然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那些怪物的视角存在很大局限，它们通常得走到很近的地方才能发现哪里是门；再加上……玩家如果全力奔跑的话，和那些怪物的速度也差不了太多，本来这个剧本就设计成了“玩家单独遇怪时可以利用迷宫般的地形以及怪物的视角问题来卡位逃跑”的布局，因此，觉哥还是把这项列为可能之一了。

其二，借助某个NPC的力量将门开启。

这个“NPC”指的自然不是伊戈尔这种隐藏奖励，而是与主线有一定关联的角色。没准那些怪物之中也有着可以交涉的存在，比如那名“低语者”，或者某一个被仪式转化的受害者……不过这点，觉哥暂时也验证不了。

其三，也是概率比较大的一种可能——由玩家自己把门踹开。

这个可能性，封不觉当即就尝试了……

但见他二话不说，一个回旋踢就朝着门锁的位置踹了上去（踹门时，侧踢和回旋踢比正面用脚底板蹬更有效率，大部分影视作品中使用正面踹门的方式其实不科学。详情请见贝尔·格里尔斯的《绝境求生手册》）可是……那门却是纹丝不动。

这一刻，封不觉便得出了另一个推论：假设，以上三套

方案中，一的概率过低不可行、二的情况本质上并不存在；在仅考虑第三套方案的前提下……只要让某一先决条件成立，方案就可以实现。

而那个“先决条件”就是——玩家给自己注射VNO-9，并成功变异。

“伊戈尔。”思索了片刻，封不觉开口道，“这里……就劳烦你来吧。”

对于这种多重假设后产生的结论，觉哥依然没有实施的意思，只不过……经过这番思考，让他对“VNO-9作用于玩家能成功生效”这件事产生了更多的信心。简单地说……因为已知的信息变多，使得这种理论上的概率获得了提升。

“好的，没问题。”伊戈尔可不知道觉哥心里想的那些，他只是很干脆地应了一声，然后上前三步，朝着门板侧身一踹。

砰——

伊戈尔这第一脚，本来只是想试探一下，看看踢上去什么感觉，所以并未使出全力。

然而，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一脚，直接就把厚重的金属门给踹敞了，就连门锁旁边的墙壁都被带碎了一块。

第1044章 极限实验（十三）

伊戈尔的惊讶并未持续太久，他已经越来越适应自己的这份力量了。

破门后，他站在门口，用自己在黑暗中亦能视物的眼睛将屋内的情况扫视了一遍，然后转头对觉哥道：“里面没人……至少我没看到。”

“嗯。”封不觉冲他点点头，并走上前去，率先进入了房间。

凭着经验，觉哥在门内左手边的墙上找到了电灯开关；当照明设备被打开后，这间“档案室”的全貌便展现在了封不觉的眼前。

这是一个仅十余平米的空间，除了靠近门的区域，其他地方沿墙摆了一整圈档案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房间的确是个陷阱，是让封不觉这种阅读癖浪费大量时间的陷阱……

好在，系统对此做出了一定的调整。

【打不开】

【里面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被污迹浸染的档案上，字迹已难以分辨】

诸如此类的系统提示，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内不绝于耳。

封不觉尝试去打开每一个档案柜的抽屉，而得到的提示基本都是上述那三条。

对此，他也没有感到什么意外，事实上，他还是比较乐于见到这种情况的，要不然以他的性格和习惯，没准真得在

这里花上几个小时去看一堆可能和主线剧情毫无关系的文档。

“嘿，我说……你就是那个E107号实验体是吗？”此时，光脚哥已经被觉哥转交给了伊戈尔，他趁着觉哥在翻档案的时候，便低声对伊戈尔道，“看起来……VNO-9成功了啊。”

“你知道的好像不少。”伊戈尔的语气很冷，完全不像他跟觉哥讲话时那种态度。

很显然，对手上这个头颅的主人，伊戈尔并没有什么好感……即使光脚哥不是“魔鬼”，他也曾是个拿伊戈尔当小白鼠用的组织的成员（这点从他知道基地结构就能判断出来）。

“呵呵呵……相信我，我知道得不多。”光脚哥却是对伊戈尔的冷漠语气不以为意，反而笑道，“没错……我的确曾是这个基地的工作人员，但我只是个小人物而已。相信我……我跟你一样憎恨这个基地里的人。”

“因为他们把你也当成了实验体？”伊戈尔试探着问道。

“哼……”光脚哥似乎想起了某种不快的回忆，语气中泛出几分怨毒，“当‘第二次实验’出现意外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封锁了实验区附近的区域，并把我和其他十余个人一并困在了那里。”他顿了顿，抬眼望向伊戈尔，虽然在他的视线中，对方只是一块高大的黑影，但他还是对其露出一个阴狠的神色，“不过……从结果来看，你我的遭遇，都是因祸得福啊……呵呵呵……”

就在他发出那阴恻恻的怪笑时，封不觉已经翻完了全部的档案柜，并确认了……能够打开查看的档案柜就一个，而那个档案柜里，也只有一格抽屉里的文档是可以辨认的。至于其他所有的柜子、所有的抽屉，则都是各种“打不开”或者“不能看”。

“OK……看来就这些了……”封不觉又回到了那个抽屉前，将里面的所有文件全部捧了出来，并盘腿坐到了地上。

“哦，对了……”坐定后，封不觉翻开第一摞文件，头也不抬地对伊戈尔道，“伊戈尔，把门关上吧。”

伊戈尔闻言，转头看了看那扇锁都已经崩坏的金属门，疑道：“这门……关着还有意义吗？”

“关起来相对保险一些。”封不觉这时已是一心二用，一边阅读文件的内容，一边应道，“万一有其他的变异者从门口经过，门关着的话他们很可能就会不知情地路过了。”

“呃……”伊戈尔听到这儿，本能地低头看向了自己手上拎着的那个头颅，“但是……假如这家伙一听到外面有脚步声就立即大叫起来怎么办？”

这的确是个问题，因为光脚哥是不需要发声器官也能说话的，除非弄死他，否则拔了他的舌头也没用……他照样能给外面的人通风报信。

“那你就立刻把他的头朝我扔过来。”下一秒，封不觉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讲出了对策，“当他的同类听到声音从门口进来时，视线中能看到的就只有我和他，注意力铁定会被吸引到我这边，这时，你就可以动手了。”

“哼……”没想到，光脚哥倒是冷笑一声，接道，“就算是这样，我一样可以通过语言提醒他们提防伊戈尔不是吗？”

“你可以试试……到时候是你的嗓门儿大，还是我的山歌溜。”封不觉淡定地回道，“退一步讲，就算你的提醒真的奏效了……结果也是一样的。据我观察，以伊戈尔现在的体术能力，加上他在你们眼中‘隐形’的特性，哪怕你们有所防备，照样不是他的对手。”

听完觉哥的话，光脚哥郁闷地啐了一声，无言以对。

亲身挨过伊戈尔一刀的光脚哥明白，封不觉的分析很正确。

就拿他自己举例好了……即使光脚哥现在有手有脚，并且有所提防，他也没有打赢伊戈尔的信心；撇开其他杂七杂

八的增强能力不谈，就说力量和速度这两项……伊戈尔这个VNO-9的改造人几乎和他们这些睡眠实验变异体不相上下，而在这一前提下……伊戈尔还自带潜行以及他们所没有的自愈能力。

综上所述，别说一对一了，只要伊戈尔战斗时谨慎一点、猥琐一些……以一敌三都未必会输。

吱——

数秒后，伊戈尔已去关上了门。

他见封不觉正在聚精会神地翻阅着一叠文件，便知道这事儿肯定挺花时间的，于是，他也找了个空地儿坐下，稍作休息。

与此同时，封不觉已经以他那惊人的阅读速度将第一份文档的内容看掉了三分之一。

“嗯……这帮人……”虽然只看了三分之一，但觉哥心里已经开始吐槽了，“敢再逗逼一点么？”

他看的这第一份文档，是一份研究计划的申请，代号为“梅列幺瓦”计划。

而这个计划大致的理念居然是——通过精密的手段、有针对性地压迫和损坏人类的右脑，从而达到让左脑更发达的目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提出这个计划的人认为，左脑比右脑有用……

然后，此人还有另一个理论，那就是……“残缺诱导进化理论”。而且他举的例子好像也确实挺像那么回事儿，比方说：盲人的听力会比常人发达，左腿残疾的人右腿会强壮，聋哑人的视觉会相对敏锐，单身汉的某一条胳膊会比较粗壮（好吧，这条是我随便写写的）等等。

总之，这份研究计划的逻辑就是，只要把右脑整脑残了，左脑就能更强。

封不觉还没看完这文档，就强烈地感觉到……提出这个计划的人……自己可能已经残了。

“虽然我也知道二战时的德国、冷战时的苏联、以及任何一个时期的美国都在搞些莫名其妙的奇葩研究……”封不觉翻完第一份文档时，口中轻声念道，“但这种设定的槽点着实惊人啊……忽然觉得‘纳粹僵尸’什么倒变得靠谱了呢……”

三分钟后，觉哥开始翻第二篇文档。

这一篇，相对而言确实靠谱多了，因为这份就是“第一次睡眠实验”的实验记录。

其开头的内容和开场CG中的简介是一样，所以封不觉一眼就扫到了【他们拥有可以维持一个月的食物，一些书籍，还有自来水、厕所，以及几张床】这一段，并接着往下看……

【最初的五天，没有发生什么异常。只是，囚犯之间的对话变得越来越情绪化……他们开始互相吐露心声。】

【第六天，情况急转直下，囚犯们忽然变得偏执、疯狂；他们不再聊天，并开始以当前的处境为由相互指责。】

【接下来的几天里，囚犯们背对背坐着，似乎是在赌气。通过话筒，我们听到了奇怪的、含糊不清的低语声。】

【第九天，其中一个人神经质般地恐慌起来，尖叫着在房间里来回奔跑，不断地大声呼喊，直到完全失声、最终只能发出微弱的低啼。】

【另外的四名囚犯似乎对房间里正在发生的一切不为所动，但其中的两人被观测到安静地从书本上撕纸，并在纸上排泄，然后将纸粘到房间的玻璃舷窗上。】

【第十四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房间里发生了什么，那舷窗看上去像一个糊满排泄物的大鱼缸。】

【第十五天，房间里不再有声音，变得非常安静，不过氧气检测仪显示屋里还是有生命迹象的。】

【虽然我们无法观测到屋里的情形，但这种异常的安静让人不禁怀疑他们是否已经昏厥。】

【当晚十一点三十分，我们一致决定打开房间进行检查。我们通过广播告诉他们，会有一队工作人员进入房间，对麦克风进行检测并清理舷窗。】

【我们要求实验体远离门口并趴在地上，否则他们将被击毙。】

【当然了，考虑到这些人的精神和生理状况，不能排除有人会主动求死的可能。所以，我们宣称，只要他们肯配合，将会有一个人得到释放。】

【广播完毕后，房间内的死寂依然在持续，直到有个声音对着话筒颤抖地说道——“我们早就不需要你们来给予自由了”。】

【十五分钟后，我们和一队突击兵进入了房间，迎接我们的是一幅人间炼狱般的景象。】

【他们没有吃我们给的食物，至少……已经有一周没有吃了。】

【我们看到有血从他们嘴里渗出来，每个人的嘴里都塞着些什么，不出意外的话……那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肉。】

【我们注意到，每个人脸上和身上的肌肉都有很大的缺损，而且这些伤痕都是徒手造成、并非是用牙齿，也就是说……他们用手撕裂了自己，并当做食物在吃。】

【有两名实验体撕裂的肉体非常多，胸腔都露了出来，他们体内的部分器官也已从体腔中被挖出，但他们的身体居然还正常运转着。】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一个缺了半片肺叶的人竟还能开口说话，在此之前……他竟然还活着。】

【我们不得不暂停实验，先进入医疗流程。但是，在关掉TS气体后，那五名实验体突然就发狂了。】

【他们用我无法理解的怪力对我们发动了突然袭击，瞬间就干掉了三名警卫，并在其他人制伏他们的过程中又干掉了两人。】

【最终，我们控制住了三个实验体，而另外两个看来可以直接走解剖流程了。】

【第十六天凌晨，我们解剖了第一个，他是在最初开始吼叫的那个人。我们现在知道他后来为什么不喊了，因为他的声带已经完全被撕裂，另外，他嘴里塞的肉，似乎有一部分不是自己的，而是另一个实验体的鼻窦。】

看到这儿，封不觉发现，写实验记录的这个人，笔触也越来越情绪化、戏剧化，而且……他描述那些实验体时的口气，也已不是在描述“人类”的感觉，更像是在形容某种“东西”。

【同时，被我们绑起来的那三个都在接受不同程度的外科手术；他们都要求在手术过程中不要使用任何麻醉，让他们保持清醒。】

【事实上，即使他们不提出这种要求也无妨，因为我们已经发现镇定剂对他们毫无作用，即使给他们其中的一个注射三人份的剂量，实验体照样是生龙活虎。】

【第一个接受手术的对象死于失血过多，至少从症状上来看……是失血过多；至于他为何能在断了九根骨头的情况下还力大无穷，我们不得而知。】

【第二个实验体在手术中表现出了奇异的满足，就像是个磕了药的瘾君子一样，全程朝我们微笑。但手术结束后，他却愤怒起来，并要求我们再把他切开。】

【第三个实验体则一直在念叨，说他必须保持清醒。我从他的言辞中隐隐听到……他好像说，自己就快要“自由”了。】

第1045章 极限实验（十四）

【尽管我们很想完成实验，但最后那两个实验体并未能被顺利地送回囚室。】

【其中一人在手术结束后睡着了，我想那可能是此前的镇静剂终于起了作用，也可能是因为他长时间没有再接触TS气体导致的。无论如何，他睡着以后便迅速死亡，仿佛睡眠使他失去了此前那些异常的身体机能。】

【而仅存的一名实验体在得知同伴死亡后变得异常焦躁，再度发狂。他抢夺了守卫的枪，杀死了我的两名同事，并威胁我们必须立即他把送回那个房间、再次释放气体。】

【这时，安德烈博士从背后偷袭了实验体，并用枪抵住了后者的脑袋，他问道："你们究竟是什么？"】

接下来的一段记录，封不觉此前就已听到过了，那段话和最初被伊戈尔干掉的那个怪物所描述的几乎一致。

而文档剩余的部分则是一些照片和解剖记录，觉哥总览一遍，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以上，基本就是"第一次睡眠实验"的记录了。

虽然在一些细节上有所不同，叙述的角度也不一样，但是总体而言和封不觉所知道的"前苏联睡眠实验"故事相差无几。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份记录里提到了所谓的"TS气体"。这个词觉哥倒还是头回看见，在此前他所知晓的各种故事版本中，都只提到了"一种能令人保持兴奋的气体"，但从来没有一个版本明确地说了那是什么；而在这个惊悚乐园的剧本中，系统却是赋予了此物一个特定的称谓。

另外就是，记录接近尾声时，提到了"安德烈博士"，此人

的名字与片头CG中以第一视角逃跑的那人是一样的，觉哥认为……有很大几率是同一个人。

从CG的情节和目前为止所知的信息来推测……安德烈博士必然是在后来两次实验中出了什么事儿了。

“尼古来。”在翻开第三份档案的过程中，封不觉开口对光脚哥道，“你认不认识一位安德烈博士？”

在来这里的路上，觉哥就已经确认过光脚哥的名字了，这货的本名叫尼古来。

“安德烈博士？”尼古来听到这名字，神情明显一变，“哼……怎么？看到什么有趣的记录了吗？”

封不觉不紧不慢地接道：“你再敢用问题回答我的问题，我就把你扔进排粪管道。”

尼古来撇了撇嘴，无奈地老实交代道：“安德烈博士……就是低语者。”他顿了顿，“他和我也都是第二次实验事故后的幸存者。”

“哦……”封不觉应了一声，随即便开始浏览第三份档案——即“第二次睡眠实验”。

【上次实验的失败以及其引起的恐慌效应并未得到平息，但在安德烈博士的极力主张下，我们还是开始了第二次实验。】

【本次实验采用的实验标本和实验方式都将作出调整，以便我们获得更多样化的数据。】

【我们选择了十五名三十至六十岁不等的、面临死刑的囚犯，实验对象全部为男性，采取分组关押的形式展开实验。】

【第一组五人，与首次实验的人数相同；第二组三人；第三第四组各两人；剩余三人单独关押，分别为五、六、七组。】

【囚室中提供的物资照旧，即：可以维持一个月的食物、一些书籍、自来水、厕所，以及床。】

【根据上次的经验，这次实验所选用的囚室都配置了高位舷窗，以防止实验体将其遮蔽。】

【囚犯们被告知只要能三十天不睡，便可免除死刑，并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

【实验开始，TS气体开始释放。】

【最初的五天，一切正常；这次的犯人们普遍学历较低、彼此间的戒心也显得较重；几乎没有人去阅读书籍，也没有人愿意交谈。】

【第八天，一组发生了斗殴事件，尽管我们立刻介入阻止，但还是有一名囚犯当场死亡，另外四人受了不同程度的伤，但尚未到需要进行手术处理的程度。】

【第九天，七组的实验体自杀了，他用全身的力量撞向了金属床架的一角，当场便颅骨破碎，根本来不及抢救。】

【第十天，二组的三人聚集到舷窗下，一言不发地抬头注视。尽管房间里安装的是单向玻璃，但据观测员描述：“他们的目光一直紧盯着我们，还会随着我们移动，就仿佛可以看穿玻璃一样”。】

【第十一天，六组的实验体抱头躲到了床底下，用哀求的语气不断重复着“别过来”这个短句。同时，一组的成员发生了第二次斗殴，这次我们没有进去阻止，因为一切发生的太快，当观测员意识到时，活着的那两个已经开始吞食死去那两人的尸体。】

【第十二天，情况较为稳定的三、四组和五组成员皆停止了进食，并不约而同地开始用排泄物在墙上作画。他们所画的内容似乎是某种有规律的、且有特殊文字标示的图案，这部分内容已交由神学和语言学部门展开研究。】

这条记录的下方，附上了好几张照片，毫无疑问，皆是

那些实验者“发粪涂墙”所画出来的东西。

“嗯……果然是所罗门王术系的。”封不觉盯着那些“屎料”看了几秒，居然还看懂了其中一幅图案的意思，“这幅上面的几个文字组合……是从‘彼岸’召唤东西的意思吧。”

【第十五天，一组剩余的两人开始朝舷窗上投掷排泄物，但由于舷窗是向下倾斜的设计，他们的行动收效甚微。】

【第十七天，六组的实验体尝试撞墙自杀，我们进入房间将其制伏后，他在挣扎中脱力、并迅速死去。且临死前露出了非常庆幸和释然的神态。】

到这里为止，可以看得出来，这份记录和“第一次睡眠实验”的记录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所使用的打字机也是同一台。

不过……从下一段开始，记录者就换了。这一点，可以从记叙的语气、用词、组句的方式等看出。

封不觉好歹也是个作家，关于这方面的推定，他还是很有把握的。

【第二十天，二组中的一人对着麦克风说了一句话：“是时候了”。】

【在二组那名实验体说完这话以后，所有囚室都发生了异常，一组的两名实验体以巨大的力量撞开了金属门，逃出了囚室；三、四、五组的实验体用某种方式在舷窗表面制造出了一种不明的遮蔽物，随后的行动不得而知。而二组的三个实验体竟直接从房间内跃起，冲破了足以防弹的舷窗，入侵了观测室。我们在对讲机中听到最后一段声音是一片惨叫声和诡异的撕裂声，随即通讯便中断。】

【在征询了上级的意见后，我们封锁了整个实验区，等待增援。】

【六个小时后，武装了火焰喷射器的清理部队开始肃清

该区域。此时，我们所遭遇的所有实验体，皆已变成了明显有别于人类的生物。】

这段描述下，又附了几张照片，照片上虽然只是几具已经被烧焦的尸体，但可以看出那些尸首的主人已然是变成了和光脚哥他们一样的变异体。

【我们找到了五名幸存者，分别是安德烈博士、乔什博士、研究员尼古来、以及两名警卫——亚历山大和雅可夫。】

【他们都遭到了实验体的袭击，但并未被杀死，据安德烈博士描述，实验体们似乎想将他们带去完成某种仪式，但是被打断了。】

【对于这五人的处理方案及询问记录见文档-6387。】

这段话的后面，就是附录；附录里依然充斥着各种怪吓人的照片，还写上了不少杂七杂八的事项，比方说“全部阵亡人员名单”之类的。而对于这些……封不觉也照样是一字不落地看完了。

到此为止，第二次实验的记录也宣告结束，觉哥的脑中，也基本勾勒出了整个事件的过程。

“尼古来。”两秒后，封不觉又看向尼古来道，“第三次实验，就是在你们这五名‘第二次实验事故幸存者’的身上展开的吧？”

“没错。”尼古来回道，“不知道为什么，那些管事儿的官僚们偏执地认为，我们已经遭到了某种‘感染’。他们不敢让我们回去工作，杀了又觉得可惜，于是就……”他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很清楚了。

“嗯……”觉哥沉吟一声，以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拿起了第四份档案。

然，就在此刻！

砰、砰、砰、砰……

一阵非常明显的、沉重的脚步声，从外面的走廊中传来。

“呵呵……哈哈哈哈……看来我运气不错啊……”几乎在听到脚步的瞬间，尼古来就忍不住笑出声来。

“住嘴！”伊戈尔压低了声音，对自己手边的这个头颅喝道，“要不然把你……”

“无所谓……”尼古来打断道，“若是其他人来，或许我会乖乖听你们的，但是……这次来的可是低语者，你们死定了！哈哈哈哈哈……”

他顿时狂笑出声，以这种音量，外面的那位妥妥儿的已经听到了。

“把头给我，离门远点儿。”封不觉见状，当即将剩下那几份还没看的文档揣进了怀里，并站起身来，对伊戈尔道了一句。

伊戈尔为觉哥马首是瞻，基本上不会质疑后者的命令，故而迅速地照办了。

砰、砰、砰……那脚步声来得也快，转眼就到了门口，并不出意外地停了下来。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就有点恐怖了。

却见，一只硕大的手从门外伸了进来，把住门的边缘，然后……

吱——呜——哐！

那只大手就像撕开小盒酸奶上的包装纸一样，把整扇金属门从门框上撕扯了下来，一甩手就扔到了走廊里。

紧接着，封不觉和伊戈尔的眼中，便出现了一个身高二米五左右、体重至少三百公斤的怪物。

站在这个距离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安德烈博士身上的每一块肉都已经鼓胀到了仿佛要爆开的地步，但他的皮下

却连一点血色都没有，视觉上，给人一种“干枯的石榴”般的感觉。

总体而言……低语者就是个畸形的人形巨怪，仅从外观上判断，他的战斗力也比光脚哥那种干尸般的家伙强得多。

“还有漏网之鱼吗……”安德烈的视线中，同样是看不到伊戈尔的，所以他撕开门后，也是瞪着觉哥在讲话。

“小心！这屋里还……”尼古来则是在见到安德烈的那一刻便大声喊叫起来，试图提醒其伊戈尔的存在。

可惜……

呲——

一把手术刀，早在他讲出那声“小心”时，便已插向了他的脑干部分。

尼古来没能把话说完，便已一命呜呼。

“安德烈博士……”封不觉十分利索地捅死了基本已不再有利用价值的光脚哥，面不改色地对门口的怪物道，“我想，我们应该谈谈。”

觉哥的应变能力是极强的，常言道计划赶不上变化，但封不觉却是一个可以随着事态的发展不断去做出新计划的人。

在看到安德烈博士的刹那，封不觉便立即放弃了让伊戈尔去突袭这怪物的打算；瞬间的判断告诉觉哥……如果在这个地方和安德烈战斗，他和伊戈尔都会死。

因此，封不觉改变策略，迅速处理掉了尼古来，防止这家伙乱说话。

同时，他立即与眼前的安德烈进行交流，以试探对方的反应。

“谈谈？”安德烈狐疑地应了一声，站在门口，望着觉哥道，“谈什么？”

很显然，博士的AI也是很高的，他站在那儿不进屋，是因为他很清楚地听到了刚才尼古来喊了半句“这屋里还……”，虽然他没有听完整句话，但从现有的内容推断，尼古来很可能是想告诉他，这屋里存在着某种对他不利的东西。

另一方面，封不觉则更是老谋深算……他一边与安德烈对话，一边扔掉了手中的人头，并微微侧身……以一个“往衣服上擦拭血迹”的动作当掩护，给伊戈尔打了个手势，示意其不要轻举妄动、保持“隐形”的状态。

第1046章 极限实验（十五）

“也没什么。”封不觉不动声色地看着安德烈博士，并回道，“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如果你想抓我去进行仪式的话，我可以配合你。”

“哦？”安德烈望着觉哥，思索了两秒，“是尼古来告诉你仪式的事的？”

“呵呵……他告诉我的事儿多了去了。”觉哥又使出了故弄玄虚的看家本领。

“你好像……”安德烈又盯着封不觉看了几秒，言道，“……不太正常。”

“何以见得？”觉哥问道。

“普通人面对‘这个状态下的我’，大叫或者呻吟都不足为奇。”安德烈回道，“但我从你的眼中，丝毫感受不到恐惧。”

“很简单，因为我也是这个基地的实验体。”封不觉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给出了个这答案，“而我接受的……是恐惧抹除的实验。”

这一刻，别说安德烈了……伊戈尔都被他给骗到了。

此前，觉哥只跟伊戈尔说过自己也是被抓来做实验的，但一直没提是什么实验；而如今……答案好像揭晓了。

结合他之前的种种行为，以及眼下的从容态度，他的这个答案无疑是极有说服力的。

“哦？”安德烈虽然也信了大半，但他还是很谨慎地追接道，“我怎么不知道基地里有这种实验？”

“你算老几？”封不觉回道，“你是这里所有计划的总负责人？还是组织的政委？”

觉哥结合苏联当时的国情，问了个让对方无言以对的问题。

“呵……”安德烈冷笑一声，又道，“那么……你又能否解释一下，你是怎么制伏尼古来的？还有，他死前说——‘这个房间里还有’，指的是什么？”

“VNO-9。”封不觉又一次快速给出了答复。

一心多用向来是觉哥的习惯，在双方持续对话的过程中，他已想到了无数种说辞，所以，面对任何问题，他都可以对答如流。

“VNO-9……”从安德烈的表情来判断，关于这个……他还是知道一些的，“制造‘超级士兵’的那个方案吗？”

“不错，我给自己注射过VNO-9，所以身体能力比一般人略高一些。只要我用偷袭的方式，搞定尼古来也并不算太难。”封不觉这胡话也是张口就来，且半真半假、十分难辨，“而尼古来死前想对你说的是……‘小心，这个房间里还有个注射了VNO-9的战士’。”

以汉语的语法来讲，这句话其实是有些别扭的；按照我们的语言习惯，说“小心，这个人注射了VNO-9”、或者“小心，这个人是注射了VNO-9的战士”才对。

不过，从俄语的角度来看，这个解释似乎也说得过去；再者……当时的尼古来只剩下了头部，而且这个头是被封不觉抓在手里的，这种情况下，尼古来既不能用手去“指”、也不能自己转头去“看”，在无法“指”出特定目标的前提下，他用“这个房间里还有”，倒也说得通。

“哼……原来如此。”安德烈算是被忽悠住了。

他应了一声，又沉默了数秒后，忽然……

噼噼啪啪——

其体内发出了一阵似是鞭炮炸裂般的响动。

与此同时，安德烈体表那些鼓胀到极限的皮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骤然缩小，不多时，他整个人都像泄了气的皮球般，缩成了和尼古来他们一样的干尸状。

看到对方的变化，封不觉心中的一个疑虑也解除了……此前尼古来有说过低语者的“外表看上去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但安德烈出场时却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觉哥明白了个中因由，也理解了安德烈刚才那句“这个状态下的我”是什么意思。

“最后一个问题……”安德烈完成“变身”后，接着问道，“为何我打开了门后，你就立刻杀掉了尼古来？”

“哼……”觉哥摆出一副冷酷的表情，“从你现身的那一刻起，局面已不在我的控制之下；我刚才对尼古来进行了各种折磨，留着他……他肯定会在你面前说出很多对我不利的话来。”他歪了歪头，眼中闪过狂热的光芒，“我可不想死在这里……比起死，我宁可搏一搏，去接受仪式。”

这番话，同样是半真半假，逻辑上也找不到什么大的破绽。

安德烈闻言后，笑道：“呵……和我推想得差不多啊。”这一秒，他终于、露出怪物应有的笑容……那种诡异的、阴恻恻的笑，“既然如此，你就跟我来吧……”说着，他便侧过身，做了个“请”的手势。

“好的，让我先拿上东西。”封不觉顺势回了这么一句。

他这句话，不单是讲给安德烈听的，更是讲给伊戈尔听的。因为此刻……伊戈尔就站在觉哥和工具箱之间，而觉哥要拿的东西，显然就是那个工具箱。

“拿东西？”安德烈又一次面露疑色，“你要拿什么？”他忽又露出了几分狰狞之色，“你该不会是……看到我解除了刚才的形态后，就打起了偷袭之类的主意吧？”他冷笑出声，“呵呵……虽然外表变了，但你若是把我当成和尼古来一样的货色，我可是会很困扰的。”

“我并没有那个意思。”封不觉回道，“只是……这些东西都是我此前收集到的，像工具、医疗用品、武器之类的，扔了有点可惜。”

“哼……随便你。”安德烈冷哼道，“反正当内在的那个‘你’接管了身体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现在的想法有多愚蠢。”

……

三分钟后，封不觉和安德烈已然来到了仪式的房间。

这一路行来，都由觉哥提着工具箱走在前面，安德烈则是戒备地跟在他的后面；而安德烈的身后六七米处……还有悄悄尾随而来的伊戈尔。

伊戈尔的追踪技巧并不算出色，好在……安德烈走路时，每踏一步都会发出“砰”的一声，仿佛他那干瘦的身体里依然承载着刚才那巨怪形态下的体重一般。

总之，跟在这种家伙的后面，只要别刻意去发出声响，基本是不会在“听觉”层面上被发现的。至于“视觉”层面嘛……就算安德烈回头去看，也看不到伊戈尔，所以就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那么……现在就开始吗？”封不觉放下了工具箱，并将揣在怀里的文档也搁到了地上，然后便看向安德烈问道。

此时，觉哥就站在那个水泥台的边上，安德烈立于他身侧两米处，而伊戈尔则在觉哥的各种示意下（主要是眼神和手势），站在了门口观望。

“你上去就是了。”安德烈指了指那个水泥台。

“能站着吗？”封不觉一边问，一边已站了上去。

“可以。”安德烈回道，“只要位于法阵上方就行。”

“此前那些来进行仪式的人，是因为不肯上去，所以才被你们放躺下的吧？”封不觉站定后，用居高临下的眼神，淡定地问道。

“呵呵……那也是原因之一吧……”安德烈又笑了，这次的笑容，似乎暗藏着某种凶险。

封不觉没有追问“原因之二”又是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能亲身体验到答案了。

“我还没有问你叫什么名字。”两秒后，安德烈问道。

“疯不觉。”觉哥回答。

“好，让我们开始吧……疯不觉。”安德烈说到这儿时，缓缓举起了双臂。

这一刻，这个变异怪物露出无比虔敬的目光，并开始吟唱一连串古怪的咒文。

虽然系统并未将他所使用的语言翻译出来，但觉哥仍然听出了对方说的是希伯来语，可惜……能听出来，不代表能听得懂。

就像很多人都能区分出西班牙语、日语和法语的发音……即使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去学过这三种语言。

“嗯？这是……”大约十余秒后，站在水泥台上的封不觉看到脚下的法阵发出了亮光。

也几乎在同一瞬，他湿了。

（总觉得刚才写了一行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的文字）

血液……从封不觉的体表渗了出来，从他的每一寸皮肤、每一个毛孔里往外流……

看到这一幕的伊戈尔显得有些着急，他在犹豫着要不要上前救下觉哥。

“嗯……感觉还不错嘛。”封不觉洞悉了伊戈尔的想法，因此，他即刻用平静的语气说了这么一句，好让伊戈尔知道自己没事。

但其实……觉哥此时的感觉很糟。

并不是那种全身被血液弄得黏黏的糟，而是剧烈的疼痛所带来的那种糟……

他已经明白，为什么其他接受仪式的人得躺着了……那是疼得站不住了。

也就觉哥，还可以这样面不改色地站着并且说话。

就连正在念咒的安德烈，在听到封不觉的话语后也是脸色一变……他还从来没有在仪式中遇到过这种情况。

……

仪式持续了三分钟左右，安德烈念咒的声音越来越轻，最终变成了一种人耳听不到的……频率极低的低语。

这时，封不觉身上的血已经流干了，他就像是个脱水的植物般，成了一副干尸样。

那种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剧痛，也已停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快感，以及一种强烈的……伤害自己身体的冲动。

“呵……是这样啊。”干尸状态的觉哥，说话时的神态、语气，居然和平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他一边说着，还一边抬起手来，用手指从自己的左脸上剐去了一道皮肉，“真他妈的爽……”

此情此情，让伊戈尔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不禁想到……“如果疯兄的心智也已转变成了‘魔鬼’，并且试图来杀死我……”后面的事，伊戈尔就连想都不敢想了。

平心而论，就算是面对低语者，伊戈尔都不是很怕，但你让他面对一个变异的、充满敌意的封不觉，他能给吓哭。

“呵呵呵……”数秒后，安德烈发出一阵怪笑，这表明吟唱已经结束，仪式也算是完成了，接着，他便对觉哥说道，“不出所料……你的灵魂和肉体强度都很出色，足以承担仪式的负荷。”

封不觉跨步走下了水泥台，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用一种有气无力的神情念道：“我总算知道你们为什么都要撕掉自己的衣服了，黏不拉几的真难受。”

“呵……”安德烈笑道，“衣服有什么用？就算是皮肤、肌肉、乃至器官、骨头……这些都毫无意义。”话音未落，他就随手扯掉了自己肩上的一块肉，“皮囊不过是束缚我们的枷锁罢了，只是……眼下我们还需要利用它来释放其他被困在这个世界的同胞。”

“啊～啊……你加油吧。”封不觉好像对安德烈的话并不怎么上心，对方说话时，觉哥已经自顾自地来到了工具箱那儿，蹲下并打开了箱子。

“嗯？”安德烈对于觉哥的回应以及其态度感到了费解，“你……你是怎么回事？”

低语者算是这些“疯狂意志变异体”中比较强大的存在，他们都保有着一部分来自于“彼岸”的记忆，故而会使用咒文，并具备更高的智能。

可是，即使是安德烈这种比较资深的低语者，也从来没见过像觉哥这种被“唤醒”后好似完全没有性格变化的例子。

“没什么啊，我好得很。”封不觉还是用那种轻松随意的口吻在回应对方，而他手头的事情也没停下。

但见，觉哥从那工具箱里拿出了所有的VNO-9（基本都被他装在试管或采血袋中），并开始做注射准备……

“你这是打算干嘛？”安德烈盯着眼前这位奇葩的“同胞”，陷入了一种迷茫的状态。

因为在安德烈的眼里，那个工具箱是一团黑色的阴影物……

而安德烈也很清楚，在此时的觉哥眼里，那应该同样也是一团阴影而已……

“干嘛？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我要强化一下我的皮

囊。”说话间，封不觉已拿出了一个超大号儿的针筒（别问我那玩意儿具体多大，反正你看见它时，就会回忆起你的童年，然后你就会想哭；当然了，如果你看到它时，脑中浮现的是一些奇怪的小电影中的画面，那我建议你出去走走，适当地接受心理咨询、远离犯罪……），并开始抽取试管中的绿色液体。

第1047章 极限实验（十六）

“强化？”安德烈对封不觉的行为越发不解了，“你大概还不太理解自己现在的……”

“我现在这个状态的确是比普通人厉害不少，但缺陷也非常明显。”觉哥没打算听安德烈说下去，他粗暴地打断了对方，并快速接道，“这个形态下，大脑的部分潜能过度提升，导致了其余部分的功能都出现了问题。”他说这话的同时，已经将第一管VNO-9注入了自己的静脉，并立即开始准备第二管，“首先，痛觉消失了，这种用来对自身发出危险警告的重要知觉……被转变为了毫无意义的快感，简直莫名其妙；其次，就是视觉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基本上……已经到了可以和绝大多数可见光谱说拜拜的地步。虽然在面对大部分温血动物时，具备了远超人类视觉的感知力，但总体而言，我觉得是弊大于利的。”

听着封不觉的叙述，安德烈神色渐惊：“你……是科学家？”

“你才是科学家，安德烈博士。”封不觉回道，“我所说的这些情况，你应当是可以总结归纳出来的。可惜……身为低语者的记忆和思想，让你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类应有的智慧和判断力。”话至此处，他把第二管液体也注射完了，下一管走起，“你现在剩下的，就只有狡诈的个性、以及一些来自于‘彼岸’的巫术知识。前者，大多数情况下都不顶什么用；至于巫术嘛……凭你的精神力和这个皮囊的承受力，再加上‘视觉受限’这一前提……你能在‘这个世界’用出来的术也着实有限。”

“你究竟……”安德烈听到这儿，已是大惊失色，“……究竟是什么？”

他没有用“谁”，而是用了“什么”，这表明……他的心中已

然有了一个答案，只是他不敢相信。

“你怀疑我是‘魔神’？”封不觉还是没有转头去看安德烈，只是继续着手头的事情，“呵呵……那你就太抬举我了，我充其量只能算是个普通变异体罢了，连低语者都算不上。因此，我也没有得到太多关于‘彼岸’的记忆。”他顿了顿，“但……我和你们有个最大的区别，那就是——你们一直都被关在‘笼子’里，而我……可以时不时都会出来透透气。”

“你说什么？”安德烈惊道，“这不可能！”

“是啊，我也觉得这很不可思议。”封不觉语气轻松地说道，“一般来说，人脑是承受不住这种负荷的，若是让‘笼中的那个自己’逃出来，大脑便会出现问题，然后引发各种神经病或者精神病。”他耸肩笑了笑，“呵……我想……或许我本就不是什么正常人吧。”

话至此处，封不觉已经将携带着的所有VNO-9都注入了体内。

反正他也已经变成干尸状态了，这种身体状况下，哪怕VNO-9对其产生副总用……他也不会昏厥、不会死亡……说不定还会产生强烈的快感。

“所以……”数秒后，安德烈试探着道，“你才会在‘被唤醒’后，仍具备着看清周围景物的能力？”

“不，我看不到。”封不觉知道对方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故而直接应道，“我和你一样，眼前的世界只有冷色的光源和漆黑的阴影轮廓。”他说着，伸手指了指身前的工具箱，“只不过……我记住了里面每一件东西摆放的位置，因此，就算闭着眼睛，也能完成眼下的注射工序。”

“荒谬……你怎么可能记……”安德烈刚想否定觉哥的言论，但话说到一般时，他就停了下来……

……

“好的，让我先拿上东西。”

……

不久前，封不觉离开档案室前的举动，瞬间闪过了安德烈的脑海。

“你……在那个时候……”下一秒，安德烈便用一种震惊的神色看着觉哥，喃喃念道。

“没错，那个时候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工具箱。”封不觉笑着应道，“我花了几十秒的时间，确认了所需物品的位置，并将这些东西放到了容易拿到的地方。”

就在与安德烈交流的这段时间里，封不觉的身体已经起了变化……

“嗯……VNO-9好像开始起作用了。”觉哥忽地话锋一转，神情微变，“这感觉……呵呵……假如我现在还是人的状态，八成正在剧痛之中挣扎吧……”

他这话的潜台词就是——哥现在爽得不要不要的。

咕噜咕噜——

觉哥话音刚落，一阵阵诡异的蠕动声便从其体内传来。

由于是皮包骨头的状态，其皮下凸起的静脉清晰可见；这一刻，他的血管中俨然是发出了充盈的亮光，整个人都搞得像根荧光棒一样……

这种状态大约持续了两分钟左右，这期间，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光芒从觉哥的心脏部位出发、蔓延至身体各处、再回到心脏……随着这种循环的次数增加，那光芒逐渐增强增亮，又逐渐衰退变暗……

最终，在那亮光完全褪去之前，觉哥的肌肉以及其体表的湿度都恢复到了正常人的状态。

“不出所料……恢复了。”这时，封不觉才重新开口，笑着念道，“灵异型突变的效应使身体迅速适应了VNO-9的毒性，而VNO-9的药效又修复了大脑中受损的机能。”他说着，便转

头看向了站在门旁的伊戈尔，“好了，我的计划成功了，咱们接着出发去找出口吧。”

“计划？”安德烈猛然回头，顺着觉哥的视线看去，“什么计划？你在跟谁说话？”

“我不需要一一跟你汇报吧。”封不觉对安德烈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不想死就离我远点儿，要不然我送你回‘彼岸’玩儿去。”

“放肆！”安德烈心里早就憋了一股子隐隐的怒火，此时，他终于完全爆发了，“你算是什么东西！敢跟我这样说话？”

噼噼啪啪——

喝骂之间，安德烈再度变身，身形骤然膨胀，五秒不到……就成了先前的巨怪形态。

“哦？想跟我动手？”封不觉斜视着对方，冷笑道，“你这是肥猪奔屠户家遛弯儿……找死呢？”

第1048章 极限实验（十七）

安德烈在体型上是占优的，这点毫无疑问。

但此刻，封不觉与他的实力对比，已经不是用体型差距就可以弥补的了。

单说硬实力，觉哥的力量和速度也比安德烈要强上一筹；再者，觉哥的战斗经验和战斗智慧都远在安德烈之上……这使得这场较量变得毫无悬念。

安德烈还没看清觉哥的动作，就已经被放倒在地，接着……他就看到一块阴影在自己的视网膜上迅速变大。直至他的脑壳被捅穿时……他都没弄明白自己是怎么死的。

“哼……不堪一击。”封不觉搞定了对手后，便收起武器，若无其事地走过去收起了地上的工具箱和文档。

“疯……疯兄……你……”伊戈尔站在门旁，用畏惧的眼神望着觉哥，他的这种神色……已说明了他心中没底。

“别担心。”这是今天封不觉对伊戈尔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了，“我依然是我，没有什么改变。”

“可是……你刚才……”伊戈尔鼓起勇气，接道，“……已经被变成他们的同类了吧。”

“那又怎么样？”封不觉接道，“我的行动，由我的意志决定，即使我脑中的某种‘限制’被解除了，我也不会屈从于‘本能’；事实上……即使是我的‘本能’自己，也不会屈从于自己。”

觉哥的话，伊戈尔并没听懂，但伊戈尔并没有理由去质疑他。

眼下，封不觉显然已经恢复了正常人的视觉，也就是说……他是可以看到伊戈尔的；而从觉哥刚才干掉安德烈时

展现的身手来看……无论觉哥要杀要剐，伊戈尔都无力抵抗，因此，封不觉根本没有欺骗对方的理由。

“好吧……疯兄。”伊戈尔挠了挠头，“我相信……你是站在人类这一边的。”

“呵……人类吗……”封不觉说着，已提着工具箱，经过了伊戈尔的身旁，“我可不觉得自己有选择这种阵营，我向来只站在自己这边，另外……”他转过头，对伊戈尔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你和我一样，早就已经不是正常的人类了，这点……希望你能好好记住。”

……

五分钟后，两人又踏上了探索基地的旅程。

不过这回，换成了封不觉在带路。

到了这会儿，他可就放松了……

经过这一路上的运作，他已成功地将这个噩梦难度的剧本变成了新手难度的小游戏。

连这个剧本的BOSS安德烈都已经被他给干掉了，其他的睡眠实验变异体……那还叫个事儿？

所以，封不觉在探路的同时，还悠然地拿出了文档，边走边看……

此前，在档案室里，他总共看了三份文档，分别是“梅列幺瓦计划”，以及第一、二次睡眠实验的实验记录。

这次，他翻开了第四份文档，结果看到了……

“‘复活之盘计划’……将诺夫哥罗德号改装成陆战载具重新投入使用？”封不觉看到这个计划的梗概时差点儿没笑出声来。

说起这诺夫哥罗德号，确实堪称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葩……

这艘沙俄时期的浅水炮击舰，既没有优越的性能，也没

有光辉的战绩，但是……它依然闻名世界，就因为它那奇葩的造型。

诺夫哥罗德号……是圆形的；其船体直径为30.78米，吃水3.67米，标准排水量2491吨，船上还配有非常强力的炮火。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这基本就是个浮在海上的大碗。

拜这个非主流的形状所赐，有着三千三百多马力的诺夫哥罗德号，最高航速不到可怜的7节（约等于每小时十三公里），如果海上风平浪静，人在海里游泳的速度和它也差不了多少……

另外，这“圆盘战舰”每次开炮以后，整艘船还会因为后坐力而失控“漂移”……

总而言之，事实证明……这东西根本就不该被造出来。

“好吧……祝你成功。”封不觉把那篇文档扫了一遍，只觉得……这个计划若真能实施，那最多会造出一个类似《忍者神龟》中反派们使用的地下基地的东西来，而且还是更锉的版本。

于是，他接着往下翻……

第五份文档，依然不是实验报告，而是一份记录了某项失败的武器项目的文件。

这个项目，便是传说中的“反坦克犬”计划。

这事儿几句话就能说清楚：二战的时候，苏联军队试图训练军犬背着炸药包去炸坦克，结果实际操作时……被他们放出战壕的狗，往往会由于受到炮火惊吓再跑回来……然后，苏联士兵们就只能在被炸死之前感叹一句……“咱也是日了狗了”。

所以说……出来跑，迟早要还。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出卖朋友的人，通常都没什么好下场。

“把这类文档存着，真的有什么意义么……”封不觉把这份记录也看完后，又在心里吐了个槽，“莫非是为了防止有朝一日又有哪个逗逼提出类似的‘反坦克猫’计划？”念及此处，他不禁轻笑一声，“呵……说起来，最有效率的……应该是‘反坦克政委’吧，让他们拿着英国佬儿造的‘粘性炸弹（同样是一项二战中的逗逼发明）’去反一把……”

“呃……疯兄……”这时，走在觉哥身旁的伊戈尔注意到了他的神态变化，好奇地问道，“这档案里记录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么？”

“啊……没什么，只是我正巧想起了一些好笑的事而已。”封不觉没有跟他多解释，怕伤害苏联友人的感情，于是，他随口敷衍了一句，便接着开始翻下一篇文档。

这回，他终于在标题上看到了【第三次睡眠实验】的字样。

“好的……让我来瞧瞧……”觉哥只花了两秒就扫完了记录前面综述和准备部分，“这次的五人完全采取单独关押的方法吗……”

他纵览了实验的形式和人数后，便直接跳到了开始起变化的那一段……

【第七天，连续多日都躺在床上几乎不动的安德烈博士，显露出了极度焦躁的状态，并在房间中来回踱步。】

第1049章 极限实验（十八）

【第八天，除安德烈博士外的四名实验体皆出现了浑身大量渗血的现象，我们不得不将这四人送入医务室进行抢救。】

【第九天，留在囚室中的安德烈博士开始用自己的排泄物在墙上画一些古怪的符号和我们无法辨识的文字，其书写量非常大，直到我今日将这份记录归档时，他几乎已用屎涂满了整堵墙。】

这份记录到此为止，没有关于第十天的内容。

很显然，此刻，封不觉他正在经历的就是“第十天”……

……

一小时后。

“果然，这里也没有出口吗……”封不觉来到了地图的又一个角落，并不出意外地遭遇了死胡同。

“疯兄，现在该怎么办？”伊戈尔露出了担忧的表情，“我们已经把这层的四条边、四个角……全都走遍了，但就是没有出口啊。”

正如伊戈尔所说，此时，他们已经沿着这一层的边际走了一整圈……

途中，二人先后遇到了三个睡眠实验的变异体。

说起来，那三位也是惨，他们遇到觉哥时，都以为自己遇到的是“同类”，所以根本没有提防，结果被某人突下杀手、真可谓死不瞑目。

“出口是肯定有的。”思索片刻后，封不觉道，“只不过……‘某些家伙’将其故意藏匿起来了。”

他这话里所指的“某些家伙”，自然就是基金会的人。

在遭遇第一个无名变异体时，封不觉就察觉到……这个怪物的“记忆”已被修正了；他分明还记得各种信息，但偏偏不记得出口在哪儿。

后来，光脚哥也是类似的情况……他可以通过对自己所处的坐标进行定位，以此推测出档案室的方位，但却怎么也想不起出口的位置。

像这种集体性的“特定记忆消失”，很显然是由于某种上维力量的干扰所致。

觉哥一开始怀疑过这是“系统”所为，可仔细一琢磨，他又觉得不像……

没错，惊悚乐园的系统的确会干类似的事儿，但系统的手法通常是高明而隐蔽的，不会给人这种明显的突兀感。

后来，当封不觉联想到沙盒理论时，他就懂了……做出“干涉”的那些家伙，和制造这个简陋沙盒的……是同一拨人。

要比喻的话……系统就好比是个优秀的作家，他可以不动声色的、在推动情节的同时，将前文中不慎留下的一些小BUG修复掉。

而基金会……就像是个糟糕的真人秀导演，他会把自己想做的事情过于刻意地表现出来，使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就感到虚假和无奈。

“你的意思是……”伊戈尔听完觉哥的话后，想了足足十秒，然后问道，“出口被伪装起来了，所以我们路过也看不见？”

“呵……一帮连环境细节都搞不定的家伙，让他们伪装出口……就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了。”封不觉笑道，“我想，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他说着，转头看了看走廊，“这里的出口，并不在周围的四条边上，而在这层中间的某处。”

“这……”伊戈尔想了想，然后一拍脑门儿，“对啊！这里是在地下，出口是朝上通的，也就是说……天花板才是‘边际’。”

“我想……”封不觉接过对方的话头，念道，“这里的出口八成是类似电梯的东西……”他耸耸肩，“我们找不到出口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环境里的标识都没有了。如果那些标识还在，我们就能很轻松地抵达出口。”他顿了顿，“当然了，如果尼古来他们的记忆没被‘那些家伙’屏蔽掉，我们也一样可以较为容易地离开。”

就在觉哥这句话出口的刹那，忽然……

嗡嗡嗡——

一阵阵蜂鸣声响起。

一道道如波浪般的、无形的能量自四面八方涌来……并交错着穿梭而过。

“哦？这是准备干嘛？”封不觉瞪着死鱼眼，口中念念有词，“莫非是想……”

呼——

霎时，拳风乍起，打断了觉哥的思路。

那发动突然袭击之人……不是旁人，正是伊戈尔！

“哼……”封不觉冷哼一声，举臂一格，堪堪挡住了那袭向自己面门的重拳。

不过，虽然他保护住了头部，但前臂的骨头还是难堪重压、应声折断。

“已经不准备掩饰了是吗？”封不觉此言，并非是对伊戈尔所说，而是对那些“正在看着这里的人”说的。

另一方面，伊戈尔趁势追击、猛攻而来。

这一刻，这个苏联大汉已和刚才判若两人，原本耿直单纯的他，转眼就成了个表情冷酷、出手狠辣的战斗机器。

“啊……也罢。”封不觉且战且退，语气轻松如故，“不管你们怎么处理，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嗡嗡嗡——

蜂鸣声越来越急促了，所有的景物都扭曲起来，让人头晕目眩。

而伊戈尔也和周围的景物一样，变成了犹如水中倒影般的外观，其行动速度也因此受到了影响……越发迟缓。

“明明技术不过关，还想着‘过分干涉’，就会是这种结果了。”封不觉看着周围那些扭曲的事物，淡定地评论了一句。

六七秒后，觉哥的手臂已然完成了自愈，接着，他便利用速度优势远离了伊戈尔，同时，他还向着走廊的空处高声言道：“你们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把我当成实验的标本那样摆弄？”他笑了笑，“呵呵……让我们走着瞧。”

……

纵然空间被扭曲得颇为严重，但那也阻止不了封不觉的行动。

五分钟后，觉哥一路寻回了此前那间档案室的门口。

随后……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剧本还是相当有趣的嘛……”封不觉背对着档案室的门，稍稍整理了一下记忆，随即念道，“与其说是系统给我出的难题，倒不如说是我、系统和基金会之间的三方博弈……”

说话间，他又从怀里拿出了那叠文档。

“系统希望我破解这个沙盒、出去找基金会的麻烦，但又得尽力保证噩梦剧本的固有难度和原则不被打破；基金会则希望能观察我、干涉我，但又得防止我察觉到他们的存在。”封不觉在心中念道，“然而，光是察觉到基金会的存在，并不能算是‘破解世界观’；现阶段来看，系统应该是限定了

——我必须得从这儿‘出去’，才算完成‘破解’。”

思索之际，封不觉已迅速将手中的文档重新整理成了刚拿出来时的状态、前后顺序分毫不差。

“眼下，基金会使用这种‘应急措施’，表明他们已经放弃了对我的观测，而是将目标换成了‘阻止我出去’。”封不觉的思路已然理顺，并渐渐明晰，“这一转变，等于是透露给了我一个信息……那就是——以基金会那些人的上帝视角来看……‘能帮助我出去的东西’，已经落在我的手里了。”

此时，封不觉又一次翻开了那些文档，并从头至尾，用极快的速度将所有的内容扫了一遍。

“由此可见……我从一开始就误会了这些文档的意义……”这次，觉哥翻完那些文件后，露出了微笑，“那些看起来十分喜感的文档，和那些我以为有用的、与睡眠实验相关的文档……本质上来说，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因为我的思想还局限在所谓的‘主线’和‘剧情’上，所以下意识地给这些文档分了类。”他摇了摇头，“但实际上……我只需用最纯粹的解谜思路，将这六份文档视为同一组记录着信息的碎片就行了。”

念及此处，数十条不同的信息在觉哥眼前凌乱地划过，每一条信息……都如一条细长的蛛丝，最终……汇成了一张庞大的、条理清晰的大网。

“梅列幺瓦……俄语……向左……”

“最初的‘五’天……没有异常……即保持前行……五个路口……”

“第‘六’天……情况‘急转’直下……转向……往哪里转？”

封不觉边想边赶，走到此处，便停在原地，朝左右两边看了看。

“接下来的几天里……囚犯们‘背对背’坐着……”他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并注意到了右手边目力可及处，有两扇位置相对的门，而左手边没有，“嗯……原来如此……”

确认了转向的方向后，觉哥继续前进。

“第‘九’天……‘四’名囚犯……其中‘两’人……至第‘十四’天……”

下一组信息，稍有难度，需要分别去三个路口查探，找到四和二所指带的关键词……也就是门的数量和排列方式，随后再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十四个路口的距离。

以此类推，将前两份文档的提示全部破译完后，封不觉来到了一个房间的门口。

他试了一下这个房间的金属门，得到的语音是——【老旧的金属门，锁已锈死，但似乎可以用蛮力撞开】

有了这句话，觉哥也就放心了。

如今的他不需要旁人来帮忙，自己随便一脚就能把这门踹开。

于是，觉哥很顺利地进入了这个房间，并在房间里找到了一把【钥匙】。

这件物品的出现，即是对他此前这一连串推理的验证。

封不觉把钥匙放进口袋后，便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的推演……

“开始了第二次实验……即开始第二段行程……”

“本次实验采用的实验标本和实验方式都将作出调整，以便我们获得更多样化的数据……也就是……这一段，会采取全新的‘规则’，比起第一段要复杂。”

从解谜的角度来看，实验报告上的每一句话，便都可解读成有所含义的信息了。

“十五名三十至六十岁不等的死刑犯……十五……三十至六十之间不等……嗯……单双数？”

“一组，五……与首次相同……二组，三……三、四组各二……五、六、七各一……”

这次的谜题比起第一段要复杂，封不觉想了一会儿，虽有了一些假设，但并没有破解出来。

不过……他很快想到，第一段谜题，是由“两份文档”组成的，那么这第二段，可能也需要将两份结合在一起看；因此，除了第二次睡眠实验提供的大量数字和概念外，封不觉又把“复活之盘计划”给考虑了进去……

“水用改为陆用……改变用途……改变运行方式……改变……概念？”

“诺夫哥罗德号……圆形……改变概念……重新投入使用……”

“哦……”觉哥想了一会儿，“是这样……”

当他将自己脑中描绘的地图转为了俯视的平面图后，便立即有了突破。

这第二段的谜题确实很难……具体来说，就是把这个从上往下看呈矩形的基地，视为一个圆形当中的一部分。形象点说……就好比是一张华夫饼。

围着基地边缘走过一圈的封不觉自然还记得，这个基地横向的走廊和纵向的走廊数量分别是单数和双数。

一组，五，与首次实验相同……意思就是第一个步骤，走五段，朝着和第一段谜题第一个步骤一致的那个方向前进。

接下来……并不是看二组，而是接着看一组的情况……

“第八天，一组发生斗殴，一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了不同程度的伤。”这是关于一组的下一段信息。

从这段开始，规则已变，“天”不再指段、而是指门。而“斗殴”、“死亡”、“受伤”……这些词都应验在了每一扇关闭着的门所能触发的系统语音上。

以此类推，根据这组提示，将走廊视为“圆”中间的一部

分，按照顺时针逐步行动。

有时候，还会出现“斜着走”的情况；因为玩家无法穿墙，所以斜着走也即是直走、转弯、再直走三步组成，但算还算作“一段”的设定。

长话短说……当第二段行程走完时，封不觉到了一个【需要钥匙才能解锁】的房间门口。

来到这里，花了他不少时间；即使对觉哥来说，在脑中对照着整个基地的平面图、同时又兼顾加密信息转换、推理分析等几件事，也是颇为费力的……

“呼……”听完语音提示后，觉哥深呼吸了一次，随即拿出了口袋里的钥匙，伸向了门锁……

第1050章 极限实验（完）

打开眼前的金属门，映入眼帘的一个二十平米左右的房间。

这房间内的灯本就是开着的，屋里的景象一目了然。

很明显……这是一间实验用的“囚室”。

而且，这囚室的四壁上，几乎写满了古怪的符号和文字。

不用我说，想必大家也猜到了……这里，就是在第三次睡眠实验中，关押安德烈博士的囚室。而墙上的那些字迹，基本都是他用排泄物写的。

“囚犯的条件还不错嘛……”封不觉走进房间时，居然还念叨了一句，“……吃得都是全麦面包呢。”

一般人在进入这种屎臭盎然的房间时，就算没有直接呕吐，至少也会皱眉掩鼻；但封不觉进来的时候，愣是先闻了一鼻子，并且从气味推测出了实验体的伙食……

“嗯……安德烈博士的痔疮似乎也蛮严重的嘛。”封不觉进屋以后，扫视了四周一眼，发现那些屎色的文字里……混有不少暗红色的部分，“看这情况，几乎天天都在发作啊。”

吐槽归吐槽，他也没忘了正事儿。

从进入这个房间时算起，他已开始思考第三组提示信息了。

“反坦克犬……牺牲品……拒绝牺牲的牺牲品……或者……往回跑……返回？”

“第三次实验，前六天基本和前两次实验一样……不变。”

“第七天……来回踱步……来……回……”

念及此处，封不觉又看了一下周围几堵墙上的内容。

“哦……在这儿……”觉哥说着，将视线停留在了正对门口的那面墙上，那堵墙的第七行文字，首尾各有一个相同的符号，而且画那两个符号所用的屎都是带着血的。

“那么……第八天……除博士以外的‘四’人……渗血……送入医务室。以及……第九天……归档……”

这次，觉哥思考了足足五分钟之久，然后，他才转身，离开了这个房间。

“呼……”直到出门时，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想得太入神了……结果在充满屎味的地方站了半天啊……”

觉哥也有失误的时候。

不过，这种失误也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失就是了……

……

十五分钟后，封不觉重新回到了此前的那个重力感应闸门前。

如今觉哥已很清楚地知道，从这个闸门进去，一直到一号实验房为止的这块区域，是一段如蚊香般螺旋向内的走廊，只不过这走廊不是呈弧形向内、而是呈直角向内折转。

在整张地图中，这块区域的地形也是独树一帜的。其他区域的走廊全部都是纵横交错、井然有序、一直延展至地图边际的状态；唯有此地……有着独特的设计。

“原以为文档的提示是指向出口的，看来我又错了……”

封不觉在距离那闸门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时，已经看到了路口处那黑压压的一排人影。

那儿一共站了七个人，其中六个一看就是睡眠实验的变异体以及仪式转化体，而剩下的一个……则是伊戈尔。

“在这完全没有标识和细节的沙盒中，系统用了它能用

的、所有与剧情主线有关的资源制造了一张‘地图’……一张只可能存在于我思维中的‘地图’。”

视线中出现了那么多明显带有敌意的NPC，觉哥却还是不为所动，脑中继续思索着……

“在极为有限的资源下，系统将突破这个沙盒的方式转化为了‘各种信息’，传达给了我。”

他距离那些人影越来越近，脚步也越来越疾。

“从一开始……系统的首要目标就不是让我离开‘剧本’，而是想让我离开‘沙盒’。”

他顺势将插在两侧衣袋内的双手伸了出来，并将身体前倾，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基金会则是在看穿了这点后，放弃了观测，转而采取了……这种策略。”

【隐藏任务已完成】

【破解世界观：SCP观测计划】

这一瞬，连续两条语音提示传入了封不觉耳中。

同一时刻，守在前方的那群人影也动了起来。

“嗯？”那些人一动，封不觉就意识到了什么，“呵……还会现学现卖啊……”

他瞬间就判断出，眼前的这些敌人，全都已成了和自己一样的“混合变异体”。

很显然，基金会的观测者们在看到了觉哥的所为后，也有样学样——他们利用剩下的睡眠实验变异体对伊戈尔进行了转化仪式，然后又给那些变异体们注射了VNO-9，这样一来……这些怪物就全都成了和觉哥一样的混合变种。

至于智商或理智方面如何，那已无所谓了，反正基金会已经用强制干涉的方法直接控制了这些NPC/怪物的行动。作为抵御封不觉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只要有强大的实力和战

斗本能就行……

砰砰乓乓……

说时迟，那时快！短兵相接之际，觉哥骤然急停，拔身后翻。

那些怪物收势不住，伴随着数声相衔的巨响……他们纷纷相错相撞，有些撞到了彼此身上，有些则撞到了走廊两侧的墙面上。

怪物们第一轮冲锋，就这么以一幅东倒西歪的狼狈状态而告终了。

“很好……还算有点儿挑战性。”此时的封不觉，早就已经把工具箱给扔了，因为他已有了徒手击碎敌人脑壳的力量。

可是，眼下他以一敌七，且那七个对手的个体硬实力和他没有太大的差别，这种情况下想赢……还是有些难度的，必须得靠战斗的经验和技巧才行。

好在……在这方面，觉哥的优势很大。

别看那帮怪物攻势猛恶，来势汹汹，但封不觉在速度没有明显优势的前提下照样是左突右闪、游刃有余……

要比喻的话，这场面就像是格斗游戏中……一帮非常耿直的、且开着互伤的AI，在围殴一个高手手操的角色。

“呵……没想到……”打斗了一阵后，封不觉笑着自言自语道，“我也有今天啊……”

此刻，他不禁回忆起了自己当初初遇【狂踪剑影】时的情形。

同样是体术差距不大，而且觉哥在硬实力方面甚至是优势更大的一方。

然而，在觉哥获得灵能武器之前，依然是被对方压着打。

而如今……封不觉自己则成了战斗技巧比较出色的一

方，当他看着那帮怪物像没头苍蝇似的、用一眼就能看穿的动作和攻击模式扑过来时，终于也体验了一把高手虐菜的感觉。

咔——

交手三十秒后，封不觉瞅准一个时机，以右手的一记蛇形刺击击碎了一名变异体的后脑，顺利干掉一人。

有一便有二，随着怪物方数量的减少，觉哥击杀起来也越发容易。

第二次机会，出现在二十秒后……

封不觉用一个简单的假动作就骗得两个变异体踉跄相撞，随后他双臂一展，轻取两命。

就这样……交手三分钟后，七个对手，只剩下了最后一个；而那个……正是伊戈尔。

就在封不觉准备果断地将其也一并搞定时，忽然……

嗡嗡嗡——

蜂鸣声又一次响起，那一阵阵无形的波动也又一次从四面八方传来。

“疯不觉，你真的要杀死伊戈尔吗？”下一秒，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她的声音听上去来自很远的地方，其音色显然是透过某种仪器发出的，略有些失真，“他只是个无辜的实验体，而且是一路帮助你存活下来的伙伴。”

“哼……事到如今说这话，不觉得可笑吗？”封不觉闻言，冷笑出声，“真正的伊戈尔，早在1949年就已经死了不是吗？”他边战边道，“他死在了某个地下研究所里，成了某个实验的牺牲品。”他顿了顿，“此刻我面对的，只是一个模拟世界中的影像……他死也好，活也罢，当你们关闭这个粗糙的镜像世界时，他都会消失……直至你们开启下一个平行宇宙，又会出现另一个伊戈尔、另一个尼古来、另一个安德烈……”

话音落时，封不觉一个踏墙反弹跳，绕到了伊戈尔背后的半空，接了一记扫踢，将对方的头给踢碎了。

“还是省省吧……正在跟我说话的这位。”封不觉落地时，冷然接道，“有什么话，等我到了你们那边儿再聊好了。”

那个声音没有再回应觉哥，但剧本内景物的扭曲却是加剧了。

可以想象……此时基金会那边已经焦头烂额，连同情牌都打了，这无疑是黔驴技穷之兆。

……

处理完了最后的一批阻滞，封不觉便马不停蹄地走入了重力感应闸门后的那段走廊。

以他目前的身体机能，根本也不存在什么生存值和体能值的消耗问题，反正只要不做剧烈运动，就算是快步走的状态下，那两个数值也会以非常可观的速度不断恢复。

“血……血……血……我记得这儿确实是有几包来着……”

两分钟后，封不觉已来到了那间手术室中，并打开了墙角的一个柜子。

“啊……果然在这儿。”

柜子里，存放着一些血袋。这些血全都是同一个血型，应该是为了在需要时给伊戈尔输血而准备的。

此前，封不觉在这个房间里进行探索时，就已发现了这些血袋。考虑到这些血和自己的血型不同，而伊戈尔的血那会儿也已经是荧光液了，觉哥也就没把这些血带上。

“OK，走起……”眼下，封不觉拿上了几个血袋，便出门左转，接着前行。

路过那个存放着SCP-1011的房间时，他还是很谨慎地遮挡住了自己的视线，免得闯祸……

又行了一段，封不觉便再度来到了一号实验房——也就

是他最初被传送到的房间。

进屋后，他顺手就打开了灯，然后走到了那面巨大的镜子前，直接用手指的力量戳破了一个储血袋，开始画符……

他总共画了四个符号，即安德烈博士那间囚室内……对门墙上第七行两端……用痔疮的血所标明的重复符号。

画完之后，血袋里的血也用得差不多了。

于是，封不觉也扔掉了血袋，并在自己那已经黏糊糊、脏兮兮的衣服上擦了擦手，随即看着镜子……露出了一个邪恶的笑容。

“我知道你们正在看。”觉哥笑道，“呵呵……系统用‘反坦克犬’的事例来比喻你们的实验，还算是挺贴切的……”

他说这句话的同时，镜面上的四个符号也逐渐产生变化……发出了殷红的光芒。

“它在描述一个……‘人类，为自己的傲慢而买单’的故事。”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变更】

这一刻，系统提示又来了。

封不觉打开游戏菜单，发现【逃出实验基地】这条已被勾去，而新出现的主线任务是——【销毁基金会内关于SCP-3232的所有观测记录】。

几乎在觉哥看清任务的同一瞬，他前方的镜面崩碎了。

“乒铃铃铃……”一连串清脆的玻璃碎裂声乍然而起，并连绵不绝地传导开去……

面对这景象，封不觉眼都没眨一下，任由那些镜子的碎片朝自己飞溅而来。

结果……那些碎片全都像是无形的投影一般、穿过了他的身体，完全没造成伤害。

“这又是什么呢……应该不是实体设施吧？”看着镜子后面那一片漆黑的空间，封不觉轻声言道。

乒铃铃铃——

另一方面，碎裂声仍未平息，一阵一阵、好似没完没了。

因为……碎开的不止是那镜子，而是整个空间。

那镜子上的裂痕延展了出去，蔓到了墙壁上、天花板上、甚至是地面上……

封不觉目力可及之处，很快就全部碎开，表面的“图层”皆化为不可触及的碎片飞散、消失，而那底层的黑色空间是不带任何光源的……觉哥很快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接着，是寂静，和黑暗……

无声、无影。

不过，这里毕竟不是虚无之门……至少封不觉还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而且也不会有那种受到精神侵蚀的感觉。

数息过后，终于……

哐——

嘁——

沉闷的金属拔动声和一记明显的气压阀放气声传来。

紧接着，封不觉的前方，出现了一道强光……

第1051章 未来基金会（一）

封不觉没有迟疑，他面向光源走了数米，便跨入了一个宽敞、明亮的空间中。

脱离“沙盒”的瞬间，又有一段系统提示在其耳边响起。

【您的角色限定已全部解除】

觉哥玩过N多个能力受限的剧本，但他还是头回在玩到一半时听到这样的提示……

看来，系统是真的很想让他把基金会给搞定；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个维度中的基金会很厉害，他们的介入，已经使得系统无法正常地展开活动了。

因此，系统今天就派了个连沙盒都能突破的煞星来，准备跟基金会肛一波正面。

“站住！”

封不觉的眼睛刚适应了周遭的光线，便听得一声厉喝。

不出意外的，他一踏入这个空间，就被几十把武器齐齐瞄准了。

觉哥循声望去，看向了眼前那数十名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并迅速从人群中找出了那个说话者。

虽然这些人的装束是一样的、而且全都用全覆式头盔掩住了面目，但是……那说话者的肩上比旁人多了一个肩章、其使用的枪械也和其他队员略有不同；只要稍微观察一下，不难猜出他就是这支突击小队的队长。

“举起双手，把手放到你的头后面！”两秒后，那位队长又喊出了一句指示。

“哼……”封不觉闻言，冷笑一声，随后……便举起了双

手，照对方所说的，放到了头后。

“现在，不许动。”对方见觉哥十分配合，故而也没多啰嗦，直接就按照标准的流程往下走。

不多时，两名突击队员便在他们队长的授意下，上前给封不觉戴上了手铐。

“Ho~这种设计我倒是第一次见呢……”觉哥被反手铐上以后，立刻回过头去看了看自己的手腕。

他对此刻铐住自己的这副手铐产生了些许的好奇，因为这无疑是一种未来科技所制造的新型产品。

“所用的材质肯定不是金属，感觉像是某种纳米材料……”封不觉心中念道，“铐上以后会根据人的手腕粗细自动调节，严丝合缝地将双手固定住。”他又试着轻轻地挣了几下，“材料综合了强韧与坚固的双重优点，完全封印了拇指脱臼法，而且……就算被铐住的人拿到了工具，也无法将手腕弯到合适的角度去开锁。”

当觉哥在研究手铐的时候，那名突击兵队长则在对着肩上的通讯器说话。

即使封不觉没有亲耳听见，他也能猜到对方的台词大体就是——“已制伏目标，请求进一步指示之类的”。

“先把他带去十五号收容室。”果然，十余秒后，那位队长完成了通讯，并下达了命令。

“走。”而负责押送觉哥的队员们在得令后，也立即轻晃手中的枪口，敦促着他前进。

封不觉依然保持着沉默，他只是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刚刚跨出的那扇门，最后又窥视了一眼门内的黑暗空间。

然后，他便依照那些突击队员的指示，迈开了步子。

“这些家伙手上的枪似乎都是能量武器呢……”他一边走着，一边还在寻思，“我来到了一个已经把‘子弹’都给淘汰掉的

世界吗……”

……

十五分钟后，封不觉已被押送到了一个房间内。

突击队员们将其赶入中后，房间的门便自动关上了。

和此前剧本中那些四面都是水泥的环境不同，眼下他所在的这个基地……到处都是金属制品。

不止是门，连房间本身也是用一种封不觉无法识别的合金所制造。

另外，从关门时响起的那一阵气阀声判断，这个房间中的气压、氧气含量等等，也全都是可控的。

“嗯……不好办呐……”封不觉进入这个“收容室”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仔仔细细地将周围这个二十平米见方的空间观察了一遍。结果他发现……这个房间的六面，堪称是无懈可击；就连嵌在墙壁内的照明光条，也是无缝嵌入。

“科技水平已经达到了可以把监视和换气控压设备统统藏在墙内了吗……”念及此处，觉哥又将视线投向了这收容室中唯一的那扇门，“刚才开关门时，押送我的人没有做任何操作，而且这门的内外也都没有钥匙孔或者操作盘一类的东西。这就表明……门也是远程遥控的。”

嗡嗡嗡——

就在封不觉思索之际，一阵蜂鸣声忽地响起。

伴随着那阵响动，房间一侧的墙壁竟似是一整块巨大的液晶显示屏一般……显出了一幅画面来。

画面中，是一位身穿白大褂、戴着黑框眼镜的美女。

两秒后，那位美女便看着封不觉，或者说……看着她那边的“屏幕”，开口言道：“你好，疯不觉先生。”

考克斯博士的外貌虽然年轻，但她说话时的语气以及其眉宇间流露出的气质皆是成熟女性的感觉。

而封不觉自然也能察觉到……眼前此人的实际年龄很可能比外表显露出的要大很多。

“你好，不知名的女士。”觉哥回话时，已经听出了……这个声音的主人，就是不久前试图阻止自己击杀伊戈尔的那个人。

“你可以叫我考克斯博士，疯不觉先生。”考克斯顺势应道。

“你可以随便怎么叫我，考克斯博士。”封不觉学着对方说话的模式，戏谑地回道。

“哼……”面对觉哥的反应，考克斯博士冷哼一声，随即接道，“首先，我想代表基金会，欢迎你的到来。”

“谢谢。”封不觉可谓嘲讽能力全开，“你们的待客之道，令我印象深刻。”他说着，便侧过身去，恶意满满地向对方展示了一下自己被铐住的双手。

“呵……”考克斯博士却是不以为然地应道，“疯不觉先生，考虑到你此前的种种表现，我认为目前这种待客方式还是比较合适和合理的。”

“是吗……”封不觉道，“那么……我姑且问一下，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样呢？”他神色轻松地问道，“就这么把我给‘收容’起来吗？”

“可能的话，我的确是想这么做。”考克斯直言不讳道，“不过……我从你的态度判断，你应该是可以用某种方式随时返回自己的维度的。”

“既然你也知道这点，为何还多此一举地铐着我呢？”封不觉道。

“当然是因为我、以及所有的项目负责人……全都觉得你很危险了。”考克斯博士回这话时，脸上浮现的是肃然之色。

“呵呵……那我还真是受宠若惊呢。”封不觉笑着回了句废话，想要进一步试探对方的反应。

而考克斯也即刻回道：“你是个反社会的疯子，疯不觉，我并不觉得你会有所谓‘受宠若惊’的情绪。”她微顿半秒，再道，“你的目的性一直都很明确，那就是突破我们制造的‘镜像宇宙’，来到此地……行使某种SCP-3232要求你行使的任务。”

“哦，说起那个……”封不觉听到这儿，顺着对方的话就往下问道，“我确是想问你们一下……”他神情微变，言道，“你口中的【SCP-3232】……究竟是什么呢？”

对于封不觉来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因为他也是在系统更新主线任务的时候才首次听说这个词儿的。

作为一个对各种SCP项目了如指掌的资深爱好者，觉哥自然知道——现有的SCP条目中，并没有“3232”这种编号。另外，他也已经推测出了……这个“3232”的真面目，十有八九就是“惊悚乐园”本身。

但，他终究没还没有看过基金会关于这个项目的文档。必须看过了文档，他才能知道基金会对于这个项目的性质已掌握到了何种地步。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这个问题。”考克斯回道，“而且，我认为你其实是知道该项目编号所指何物的，你只是想试探我们究竟知道了多少罢了。”

很显然，不仅是封不觉在试探对方，对方也在试探着封不觉。

虽然只交流了短短的几句话，但已可以看出……这两人是你来我往、舌剑唇枪，各自都只说三分话，却想着要套对方的十成词。

“哈啊——”封不觉耸耸肩，长出一口气道，“看来我们陷入某种僵局了呢。”

“或许吧。”考克斯博士说着，便开始朝着侧方踱步，“也许我们可以聊点儿别的……”

说话间，她已走到了自己的办公桌边，而镜头也随着她一起移动。

当考克斯博士弯腰坐下时，似乎还有意无意地秀了一下胸前的事业线。

“我注意到，你似乎是一位作家。”考克斯的话还在继续，在聊起这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时，她的神态轻松了许多，眉宇间还露出了些许柔媚的韵味，“我倒是很有兴趣，听你说说自己写的故事。”

“哦？这样啊……”封不觉何许人也，他几乎在瞬间就洞悉了对方的想法，并笑着回道，“我最近还真就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情节，你要不要听听？”

考克斯博士单手托腮，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愿闻其详。”

“其实那情节也并不复杂，主要就是讲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通过视频进行通话的故事。”封不觉说道。

“听起来和我们现在的状况有点相像呢。”考克斯博士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有点僵硬。

封不觉没有理会她接的话，只是继续说道：“更确切地说，这故事的两位主角分别是……一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的更年期大姐’，和一个‘玉树临风、才思机敏、且谁也不知道他底细的神秘男子’。”

这回，考克斯博士没有接话，想来她已经被觉哥的无耻所震慑住了。

“一开始，这两人之间的对话还是颇为有趣的，虽说他们并没有在各自所寻求的答案上获得太多进展，但他们在心理层面的博弈也算可圈可点。”封不觉说着，便习惯性地开始缓慢踱步，“直到……那位大姐通过藏在她耳中的通讯设备，收到了一些讯息、或者说……一条命令。从那一刻起，她便改变了谈话的策略。”觉哥摆出一副无奈的表情，“她开始搔首弄

姿、卖弄风情，试图分散男人的注意力，并拖延时间。”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考克斯的脸一下子就黑了。

她忿忿地抬起手来，从左耳中取出一个隐藏的通讯器，拍在了桌子上，并摆出一副嗔怒的神情，瞪着封不觉。

“呵呵……抱歉，你的转换太突兀了，演技着实不够自然。”封不觉道，“再者，我觉得还是快点儿揭穿你比较好……虽然陪你多调会儿情也不是不行，但那样的话，等我把事情说破的时候，你会比现在更尴尬。”

“那我还得谢谢你了？”考克斯冷冷接道，那眼神好似要吃人一样。

“啊……不用谢。”封不觉这无比嘲讽的回应更是火上浇油。

“我由衷地希望……你过会儿还能笑得出来。”考克斯博士的耐心终于到了极限，她实在是按捺不住怒火，讲出了类似恐吓的话语。

“放心，我永远都笑得出来。”觉哥接道，“如果哪天我笑不出来了，我只需要用刀把自己的腮帮子割开就行。”他说到这儿，还特意露出了一个和善的笑容，“当然了，你此刻言下所指……我也是明白的；我想，从你开始朝我抛媚眼儿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有一支专门处理我这种人的小队正在朝我这里赶了；我可以预见到，他们的审讯风格将会非常的强硬，而且他们有某种方式可以阻止我‘离开你们这个位面’。”

他的推理基本全中，这让考克斯的脸色越发难看。

“放心吧，考克斯博士。”数秒后，封不觉停止踱步，用毫无惧意的、甚至可说是颇为期待的神色，接着言道，“我不会逃的……今天的我，没有逃跑的理由。”

哐——嘁——

就在觉哥说出这话的当口，他身后的电子门……开启了。

第1052章 未来基金会（二）

封不觉循声回头时，一名身着黑西装的男人已走进了房间。

那是个看上去四十岁左右的男子，留着一头干练的短发、其两鬓的发色已然斑白，不过额上尚没有谢顶的迹象。

他身上的西服看上去很挺括，好似是刚从熨板上取下来的一般，与他那挺拔、健硕的身材相得益彰。

嘁——哐。

两秒后，电子门再次自动闭合。

西装男的脚步、视线……也皆在这一刻停驻。

“那么……”考克斯博士见状，即刻将视线投向了那名西装男，“接下来就交给你了。”她匆匆道了这么一句，最后又瞥了眼觉哥，然后……结束了通讯。

随着那面“视频墙”重新化为了无色的金属壁，这个房间……也被寂静所笼罩。

屋里，两个男人，面对面地站着。

他们间隔着大约三米左右的距离，默默地对视。

封不觉的神情看上去很轻松，嘴角带着似笑非笑的弧度，但他的眼神中始终藏有一丝锐利。

而那个西装男则是摆着一张钢铁一般的面容，丝毫不带任何表情波动……就连觉哥也无法从他神态中推测出什么来。

“你看到了什么？”最终，还是西装男打破了沉默，率先开口问道。

他的声音略显沙哑，但给人一种安定、可靠的感觉。

至于他问的这个问题……旁人听来似乎有些无厘头，但觉哥一听就明白对方所指。

“我什么也看不到。”下一秒，封不觉便不假思索地回道。

“是吗？”西装男道。

“是的。”封不觉道。

“即使我现在开口跟你说话了，也一样吗？”西装男问道。

“一样。”觉哥回道，“观察你……还不如去观察一尊雕像，至少雕像上还蕴含了不少创作者的思想和感情。”

得到了这个答复后，西装男又沉默了片刻。

然后，他再道：“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

“呵……”封不觉轻笑一声，“你倒是说说。”

“我看到的是一团迷雾。”西装男接道，“在迷雾中心，藏着一个我并不了解的人；由于这个人常年和那团雾打交道，所以他已经适应了在这种雾中行动，正因如此……他能够让每一个想要窥视他的人都无功而返。”

话至此处，想必各位也听出来了，他们所问的、所说的——正是彼此在对方脑中的第一印象。

“嗯……”闻言，封不觉歪了下头，冷笑一声，“还未请教，阁下尊姓大名啊？”

他故意把话说得文绉绉的，想试试对方能否听懂。

“你可以称我为‘特工-D19’，或者……”西装男非但听得懂觉哥的话，且并未对这话产生任何违和感，“……长官。”

“好的，D19……”封不觉接道，“你可以叫我疯不觉，或者……嗯……随便什么都行。”

在讲这句话时，觉哥的心里还在盘算别的事情——“这家伙没有对我的说话方式和说话内容表现出任何的疑惑，回话的速度也相当快。由此可以做出两种假设……其一，他本身

就精通中文；其二，此时此刻，他正在受到系统的干涉、且浑然不知。”

另一方面，D19仍是绷着脸，用几乎毫无变化的语气接着说道：“疯不觉，接下来，我将对你展开审讯。”

他没有进一步地去试探觉哥，而是直接表明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封不觉了解这种情况，他知道……会这样做的人，往往对自己能在审讯中能占到“主导地位”这件事深信不疑。

于是，觉哥即刻问道：“我猜，你的审讯将伴随着暴力展开吧？”

“那当然了。”D19说着，便兀地扬起一拳，打向了封不觉的面门。

不料，就在这一刻……觉哥竟是突然低头前冲，用一记头槌主动迎上了对方的拳头。

咔咔咔咔——

紧接着，便有一串十分明显的人骨碎裂之声响起。

“原来如此……”D19把手缩回来时，其表情终于是起了些许变化，“你果然不是一般角色……”

他说的没错……一般人的确是不会用头去撞拳头。

“过奖~过奖~”封不觉忍着额头处传来的疼痛感，强行挤出一个笑脸，对D19道，“我倒觉得你比较厉害……好几根手指都骨折了，却连一声哼唧都没有。”他眼神微变，话锋一凌，“想来……你也不是什么正常人吧？”

“我的确是在某几个项目所造成的‘事故’中生还过。”D19直言不讳道，“并在‘暴露于多个项目后’，获得了一些特殊的能力。”

“哦？多个项目？”觉哥挑眉问道，“比如说呢？”

“无可奉告。”D19回道。

“切……就知道会是这种回答。”封不觉啐了一声，不屑地念道。

嘭——

他话音未落，D19居然又挥动起刚才的那只受伤的手，一拳打来……

在这次的距离上，纵有零时差演算的辅助，觉哥也来不及再使出刚才那样的对策了……所以，双手被铐住的他，也只能用躯干硬扛。

“我勒个去……这货是什么情况……”中拳之后，封不觉不禁在心中骂道，“骨折的情况下居然还能使出这么巨大的力量，打得我都胸壁受损了……”

这一拳上传导而来的力道，的确非常惊人……假如封不觉此时仍处于能力被限制的状态（指他刚进入剧本时的状态，而不是变为混合变异体的那种状态），直接被打成白光都有可能。

好在……眼下的觉哥已经解除了限制，所以他那五十级角色的防御力以及防具属性全都得以加入计算；饶是如此，刚才那一下子还是让他掉了13%的生存值……

“事先声明。”D19这时瞪着封不觉，再度又开口道，“我的习惯是，先打到对方求饶为止。”

嘭——

而回应他的，是一记猛踹。

这一脚……来得可谓快、准、狠……

觉哥瞅准了对方因说话而稍稍松懈的刹那，弯腰装出一副“我被刚才那拳揍得很伤”的样子，随后一脚抡出。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D19腹部中踹，随即整个人都倒飞出去；眨眼间，其后背用已经重重地撞在了墙壁上。

“啊呀呀……”数秒后，封不觉那副嘲讽嘴脸便又回来

了，“看来，你的习惯得改改了啊。”

“唔——”D19呻吟了一声，似乎是想说些什么。

然而……

在短暂的挣扎过后，他还是两眼一翻，面朝下摔倒在了地上、生死不知。

“嗯……一不留神太用力了吗。”这回，倒是封不觉有点儿懵了，“从出拳的力度来说，他已经比很多玩家都要强了，没想到防和血都那么低……”

这事儿上面，觉哥无疑就有点情绪化和想当然了，人家D19的抗击打程度最多也就比一般人类更强一些，没理由能扛得住他那蕴含【岚脚】之力的突蹴。

嗡嗡嗡——

又过了十余秒，房间一侧的墙壁便再度转化成了显示屏，考克斯博士也顺势出现在了画面中。

“不出所料，你是个危险份子。”看着倒在地上的特工D19，考克斯的态度竟显得很从容，而这份“从容”，也让封不觉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喂喂……我这怎么看都是在正当防卫而已吧。”封不觉耸肩回道，“我可是戴着手铐在挨打的那个啊。”

“我说的‘危险’，是指生理上的。”考克斯接道，“你的主观情绪如何，并不在考量范围内。”

“呵……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封不觉冷笑，“那你应该说我是‘强大’，而不是‘危险’。”

“对我们来说都一样。”考克斯说到这儿，还端起自己办公桌上的咖啡杯、悠然地喝了一口，随后再道，“我要的只是‘数据’罢了。”

“数据吗……”封不觉看着屏幕，念道，“这么说来……这是一次针对我的‘测试’咯？”他说着，又转头去看了看已经脸朝

下趴着不再动弹的特工D19，“要做那种事的话，你们用D级人员……或者用仪器来试就可以了，何必要用……”

“谁告诉你……”这一瞬，考克斯博士打断了觉哥的话语，“那个就是特工D19了？”

“哦？”闻得此言，封不觉神情微变，“难道你想告诉我……这个所谓的特工，其实是D级人员假扮的？”

关于这个推测，觉哥自己也认为不太可能。

因为“D19”的气质、谈吐、以及其打人时所释放出的力量，全都显示他并非泛泛之辈。

“不，他不是D级人员。”考克斯博士很快又接道，“而是……”

哐——

嘁——

她的解释还没说出口，房间的门便再次打开。

这回走进来的……居然是一个和D19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

“你下手还挺重的嘛……疯不觉。”新走进来的这个D19和被觉哥放倒在地的那个长得如出一辙，且服装也是完全一致的。

“HO～”当觉哥看到第二个D19、并听到他的话语时，瞬间就明白了很多事，“莫非……你有着‘复制’自己的能力？”

“抱歉。”D19回道，“依然无可奉告。”

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当觉哥说到“复制”这两字时，他还是用一个假装不经意的眼神去瞥视了地上的“另一个D19”一眼。

而这个稍纵即逝的动作……也完完全全地落在了觉哥的眼里。

“那么……你这是要接着审讯咯？”封不觉没有说破自己所看到的、想到的，他只是继续用那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对D19说了一句。

“不，从来就没有什么审讯。”D19回道。

“我们，只是在演戏给你看而已。”考克斯博士接过话头道。

“哦？”封不觉面露疑色，“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难不成……你此前的搔首弄姿、以及之后的恼羞成怒……”

“对，那也是测试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克斯又一次打断了觉哥，“我们得让你觉得自己看穿了一切、控制了局面。”她顿了顿，“而你接下来的表现……无论是对应我时所表现出的‘智谋’，还是被探员攻击时表现出的‘武力’，才是我们要看的。”

她这话绝非是马后炮，光听她的语气就知道这一切确实都在其计划之中。

因此，听到这儿时，封不觉心中也是升腾起了一股子无名之火……

“好了，你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另一边，D19此时又上前一步，朝觉哥做了个“请”的手势，“请吧……疯不觉。”

他的手所示意的方向，俨然是这个房间的门口。

“怎么？忽然又决定要带着我换地方了？”封不觉问道。

D19的态度冷酷如故：“并不是忽然决定的。”他一本正经地回道，“早在我赶来这个房间以前，你的下一站就已经确定了。”

“呵……”封不觉漫不经心地笑着，并将目光重新投向地上那个被揍得狗啃泥的D19，“看样子我也没办法拒绝了呢……”他压了压心头的火气，决定配合对方。

很快，封不觉便老老实实地戴着手铐，在D19的押解下离开了那个房间。

至于先那个被打倒在地的D19，就这么被扔在了房间里……

据觉哥推测，真正的D19制造这种“分身”的过程一定比较轻松，要不然他也不会摆出这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此刻这个正在和觉哥聊天的D19——同样是一个复制人。

……

五分钟后，考克斯博士的办公室中。

嘀嘟……嘀嘟……

门口的电子门铃发出了两声蜂鸣，宣告了有人造访。

“请进。”考克斯博士根本也没确认门外的是谁，便开口应了一声。

接着，门开了……

在D19的引导下，封不觉来到了考克斯的办公室中。

那两人刚一照面，目光便在半空中交锋，好似两个精明的猎手……都想着要把对方变成自己的猎物……

第1053章 未来基金会（三）

“有件事儿……我得跟您坦白。”封不觉站定以后，率先开口，对考克斯博士说道。

“什么？”考克斯还以为对方要说什么很要紧的事，肃然应道。

没想到，封不觉却是盯着她桌上的咖啡杯道：“我也挺喜欢喝咖啡的。”

话音落时，考克斯脸上的表情抽了一下，然后长吁一口气，抬头对D19道：“探员，请给他解开手铐吧。”

看起来，考克斯完全理解了觉哥的言下之意。

“你确定吗？博士。”倒是D19，没有立刻照办，因为他深深地感到……此举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是的，我确定。”但考克斯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既然如此，D19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只见他上前两步，将觉哥的手腕略微抬起，然后，D19用自己的右手拇指，朝着手铐上的一个凹槽摁了一下。

那一瞬，一阵轻微的电流声响起。接着，封不觉便感到从手腕上传来的压力骤减，那手铐好似一个泄了气的救生圈般立即瘪了一圈，很自然地就从其手上脱落了。

“通过扫描特定人员的指纹来解锁吗……”此刻，觉哥心中想的是，“这个位面的科技还真是讲理。”

“疯不觉先生。”当D19将手铐取下后，考克斯博士即刻接道，“我希望你不会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做出一些会给我们彼此都带来麻烦的举动。”

“这种废话你还是留给别人吧，博士。”觉哥揉着自己的手

腕，平静地回道，“你我都很清楚，如果我打算使用暴力，这么一副手铐……根本就阻止不了我。”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事实上，假如我有那个打算，从一开始……我就不会让你们给我戴上这玩意儿。”

考克斯闻言，静静地看了封不觉几秒。

接着，她冷哼一声，朝房间的一侧瞥了一眼：“咖啡机就在那边，请自便吧。”

封不觉明白，对方这是顺势扯开话题，并展开了新一轮的试探。

“你不必这样来试我。”封不觉没有朝对方所示意的方向走去，因为他知道自己去了也是白去，“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你们这里的科技体系与我‘那个世界’的大相径庭。”

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那个看上去像是吊灯一样的咖啡机我可不会用。

另外，觉哥此处还留了个心眼儿，他没有说“你们的科技比我那个世界的先进”，而是用了“科技体系不一样”的说法……这样一来，对方就不能以“年代”来判断觉哥所知的科技水平到底如何了。

“是吗？”考克斯听到这句，便往椅背上靠了靠，用不置可否的语气接道，“我倒是很想详细地听听……你们那边的科技体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呵呵……”封不觉笑了，“可以啊。”他微顿半秒，话锋一转，“有什么话，等我看过了SCP-3232的资料再说。”

“哼……”考克斯冷哼一声，回道，“恐怕我没有权限把任何项目的资料调给你看。”

“去申请。”封不觉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回了这么三个字，并来到对方办公桌前面的椅子上坐下，翘起了二郎腿。

“疯不觉先生，你觉得自己提出的这种要求合理吗？”考克斯用接近反问的语气问道。

“当然合理。”而封不觉，再次用非常快的速度回应道，“我本身就是一个你们无法收容、也无法充分理解的事物，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你知道，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消失在你面前，从此一去不复返；你也知道……我完全可以用武力来和你们交流，而我本人并不在乎此举可能带来的风险。”他摊开双手，摆出十分嚣张的神色，“把话说得更明一点就是——我想走，就可以走，走之前还可以顺手弄死你，或者干点儿别的……比如把你们这个设施里的一些项目放出来之类的。不管我的行动会不会被你们终止，对我来说……试试也没什么损失。”

说到这儿时，封不觉回过头去，冲D19打了个响指：“劳驾，替我拿杯咖啡过来，不加糖的。”说罢，他又看向考克斯博士，接着道，“博士，我想你很清楚上述的这些情况，否则，此时此刻……我们也不会坐在这里谈话。”他的嘴角浮现了一丝微笑，“你是个聪明人，当我踹飞D19先生的复制体时，你就明白我是想跟你们谈判的，要不然我早在戴上手铐以前就踹死上百人了。

但……谈判不是审问，双方都具备一定的‘筹码’才是谈判。眼下，我的筹码……或者说‘选择权’明显占优，所以，我有充分的条件和理由让你们先做出让步。”

觉哥一口气说完了这些，在听取的过程中，考克斯博士神情数变，并最终进入了一种无言以对的状态。

而特工D19，则是保持他那面无表情的状态站在后面，心里正在犹豫着——“我到底要不要去替他拿咖啡呢？”

“请你……稍等一下。”过了半晌，考克斯博士站了起来，“我需要离开几分钟。”

“请便，我哪儿也不去。”封不觉悠然地瘫坐在椅子上，抬起双手枕着头道。

“探员，把咖啡给他吧。”考克斯走出办公室前，顺便对D19道了一句。

D19无奈地走向了墙边，开始操作那个咖啡机。

而封不觉则是坐在那儿，头也不回地说道：“D19先生，我很好奇……假如我现在翻进办公桌那一头，去动考克斯博士的电脑，你会怎么样？”

觉哥此言一出，D19取咖啡的动作赫然一滞，不过他很快恢复镇静，冷冷接道：“所有的程序都是加密的，非本人操作的情况下，你可以启动的只有一些系统自带的基础程序。”

“啊……果然如此呢。”关于这点，封不觉也已经推测到一二了，他此刻也不过是想通过D19来确认自己的推理而已，“连手铐都靠扫描指纹来解锁的时代，想必盗窃变得非常困难了吧？”

“虽然你毫无违和感地引领了话题，并使用了这种聊天般的语气……”D19说着，已经端了一杯咖啡走回来，“但你想套取有关我们这个世界科技情报的意图……还是相当明显的。”他把咖啡放到觉哥面前，“所以，我拒绝回答你这个问题。”

“好吧，那咱聊点儿别的。”封不觉耸肩应道，“你今年贵庚？结婚了没有？有孩子吗？有没有和自己的复制体玩过群【哔——】啊？”

……

承受了觉哥十几分钟的垃圾话轰炸后，D19已到了崩溃边缘。

幸好，这个时候，考克斯博士回来了。

“疯不觉先生。”博士进门就道，“你的要求我已经向上级反映了，我们还得再等一会儿，才能得到明确的回应。”

“哦……”觉哥随口应了一声，下一秒，他便用轻描淡写的方式，说出了一句让考克斯博士神色陡变的话，“也就是说……伪造一份SCP-3232的档案，还需要再花些时间是吧？”

话音落地，考克斯博士便愣在当场，她那模样……就像

是个站在舞台上突然忘词的二流演员。

“不要那么惊讶。”封不觉道，“在你出去以前，我就知道你是去干嘛的。”他喝着咖啡，淡定地说道，“刚才那十几分钟里，你无非就是跑到另一个房间去，观察我和D19的交流，顺带安排了一下伪造文档的事情。”

他说着，还回过头去，冲博士笑了笑：“你现在是不是在想……‘难道他悄悄地在我身上放了窃听器’？而在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继而又想到……‘难道他能够读取人的思维’？”

“你能吗？”考克斯干脆问了出来。

“不能。”封不觉回道。

“你是个很惹人讨厌的家伙，你自己也知道的，是吧？”考克斯接这句话时，表情已变得相当难看。

“是啊～我就是这么迷人。”封不觉却是嬉皮笑脸地应道，“但那不是重点……”他又喝了口咖啡，“博士，像这种互相试探的游戏，就算你找十个和你有着相同水平的人来，我也能陪你们玩儿上一整天。然而……即使我有那个耐心、也没那个时间；所以，我劝你一句——收起你那套把戏，也为你的同事们省去一些工作量；赶紧把3232的真实资料交出来吧……我知道你本人就有那个权限，你把我带来这间办公室时，我就知道你至少是O5人员了。”

考克斯闻言，沉思片刻，随后，她转头对D19道：“探员，你先出去吧。”

这次，D19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一言不发地扭头就走……

一方面，D19也明白，他在与不在，影响都不大；假如封不觉要动粗的话，他总归是阻止不了的。

另一方面，D19是真心不想再跟觉哥共处一室了；刚才那十几分钟里……他感觉自己已经受到了某种精神污染，现在他亟需去做一次组织内部的标准精神评估。

“五组，你们都听到了吧？”一分钟后，考克斯博士回到了

办公桌边，摁着桌上的一个按钮，对着通讯器道，“假文档不用再做了，另外……把房间里的监听也关了吧。”

两秒后，通讯器中传来一句：“好的，博士。那……视频监控要保留吗？”

“当然要了。”考克斯回这话时，抬头看了觉哥一眼，“视频监控都关掉的话，那对象把我杀掉、再逃离房间，你们都不知道。”

“呃……”通讯器对面那位的反应有些尴尬，“明白了，博士。”

短暂的交流过后，考克斯博士便结束了通讯；这时，特工D19也已离开了这间屋子。

至此，办公室内，就只剩下了封不觉和考克斯博士两人，而且……他们的谈话声，也已不再受到监听。

“我也曾接触过一些具备较高智能的项目。”考克斯博士一边说着，一边在自己的电脑上操作起来，“而你……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令我感到挫败的一个。”

“那我还真是荣幸呢……”封不觉笑着应道。

他话音未落，考克斯博士的手已离开了光学键盘，并用手指轻轻推动了桌面上个悬浮着的平板显示器，将其正面转向了封不觉。

此刻，【SCP-3232】，即惊悚乐园在SCP基金会中的项目档案，已然显示在了这个屏幕上。

“这屏幕可以用手指来触控吗？”封不觉问这个问题时，其视线已牢牢锁定在了那平板上，急速地收集着画面中的信息。

“可以，请随意。”考克斯将双手的手肘搁到桌上，十指相交、撑着下巴回道。

“好的。”觉哥应了一声，直接就伸出手去，开始拖动屏幕

边缘的滚轴。

这表明……他仅用了刚才那两句对话的时间，就看完了整屏的内容。

“你的阅读速度很惊人啊。”考克斯博士注视着觉哥的双眼，做出了一个准确的推断。

“还行吧，已经习惯了。”封不觉回道。

“我也对自己进行过这方面的训练，所以我知道……能做到你这样，究竟有多难。”考克斯接道。

“行了，再聊下去就要说到天分的差距了，说多了都是泪。”一般人说到这儿就可以闭嘴了，但觉哥还要追加一句，“你的泪……”

……

一分钟过去，封不觉便浏览完了有关SCP-3232的所有资料。

在看的过程中，他自然也已发现……这个世界，正是他上次以“鲁迪·奥斯丁”的身份经历过的那个。

只不过，其年代换成了遥远的未来。

由此，他立刻想到了两件需要注意的事——

其一，这个宇宙里的SCP-079早已不复存在。

其二，虽然自己脑中掌握着两千多个SCP项目的资料，但在这里……他必须把“时间”这个因素对那些项目所产生的影响也考虑进去。

比方说……有些生物类的项目可能会衰老、甚至死亡；有些总量有限的项目可能已被耗尽；还有些项目可能会因使用次数的增多而损坏、陈旧、乃至彻底失去其特殊性质。

考虑到SCP项目的数量、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

再算上基金会在这些年中发现、销毁及替换项目的种种

假设……

　　即使是封不觉，想要把所有这些情报理出个大致的头绪来，也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第1054章 未来基金会（四）

“原来如此……”看完了整份档案后，封不觉便在心中念道，“不愧是未来的基金会……虽然在系统的影响下，他们无法探查出‘惊悚乐园’、‘任务’、还有‘玩家’这类定义，但在有限的条件下，他们几乎已摸清了这些事物的概念……做到这个地步，系统确实得做出应对了。”

“不过，想要完全抹除他们对SCP-3232这项事物的认知，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啊……”凝思数秒后，觉哥转而念道，“即使我摧毁当前自己所在的这个设施，并杀光这里的所有人，但项目档案却是无法摧毁的；想要彻底抹除SCP-3232在这个世界的痕迹，唯有杀掉此位面中每一个阅读过这份档案的人，并且销毁基金会所有电子及纸质数据库中有关该项目的资料……考虑到这个未来世界可能还有我所不知道的数据存储形式，即使做到以上两点，也未必能成功啊……”

念及此处，一个在常人看来丧心病狂的对策……就这么顺理成章地在觉哥脑海中萌生了。

“要不然……我设法把这整个世界给毁灭掉？”觉哥如是想到。

还好，这个念头只持续了两秒不到，就被他自己给推翻了。

“嗯……不对不对，思路错了。”封不觉随即又想到，“任务的内容并不是让我彻底抹除这个世界对于惊悚乐园的认知，而是让我【销毁基金会内关于SCP-3232的所有观测记录】，也就是说……”

很快，一个合情合理的、并且也是与系统意愿相符的结论，便清晰地浮现在了封不觉的脑海中。

“明白了……”又思索了片刻，觉哥的思路豁然开朗，“系统是想断绝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吧……”

想通了这一点，其他的许多细节也都清楚了。

“SCP-3232本来就是一个无法收容的、且‘存在与否’都有着争议的项目……只要系统从今以后再也不于此位面中生成剧本，那【SCP-3232】的文档很快便会成为一纸空文。

而唯一支持这纸空文的‘证据’，就是‘观测记录’了。

一旦我把那些记录也毁掉……那么，无需任何人动手，若干年以后，基金会自己便会把SCP-3232归为‘不曾存在过’的东西，其文档能否被分入Neutralized（任何被摧毁，或失去其特异性质、额外维度、不良效应的项目。在此等级下的项目应该有一个记录该项目之前资料的备忘）级都有待商榷。

至于摧毁‘观测记录’的可行性，显然是极高的……

首先，观测记录并不是项目档案那种概念性的东西，而是叙事性的文字……是一系列时间、地点、事件的详细罗列。

项目档案被毁了，还可以根据人的记忆重写，但观测记录被毁后，是不可能根据记忆去重写的——因为这类记录的基本要求是详细和准确，并不是意思对了就行……在这种要求下，人的记忆无疑是不可靠的。

其次，除非是研究取得了什么实质性、突破性的进展，否则，像‘观测记录’这类冗长的、不断在添加着的档案，是不会传出这个实验设施的。

比如我现在浏览的【SCP-3232】项目档案中就没有任何一次惊悚乐园剧本流程的观测记录，只不过是提到了‘观测计划’的存在而已。

很显然，那些详细的观察报告，肯定都在‘执行观测计划的那个设施’内保存着。

也就是——此刻我所在的这个基地里。

这也是为什么，系统会千方百计地引导我突破沙盒、来到此处。

说白了……这次的任务很明确，根据字面上的指示行动就是了；难的地方在于……玩家必须揣测出系统的意图以及以上这些信息后再行动。

只有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才能在‘不暴露意图’的前提下，完成系统真正想让玩家去完成的任务。

假如没有看穿到这一步，便贸然行动……那么，玩家十有八九会暴露任务的目标。

由此引发的结果，很可能就是……那这些NPC会拼命将‘观测记录’转移出去，导致任务失败。

退一步讲，就算他们没能把记录转移，只要把玩家的‘意图’传达给外界……那行动也相当于是功亏一篑了。

因为那样一来，整个基金会就会知道——SCP-3232是存在的，不但存在，还试图让SCP-3232-1去销毁自身存在的证据。

虽然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通关了剧本，但‘系统’却会因此而彻底暴露，SCP-3232妥妥儿的会被基金会升级为Keter级项目，更加积极地进行研究……那可是后患无穷的事儿。”

封不觉花了两分钟的时间将上述这些内容默默自叙了一遍，借此彻底理清了思绪。

接下来，他的目标就明确了。

无论如何，先得查明观测记录的存储方式：比如这玩意儿的电子档存在哪儿、有没有纸质或其他媒体上的备份等等；然后，就是在不暴露自身意图的情况下毁掉记录。而万一……他的意图暴露了，那他还得在有人把这事儿传出该基地之前，将所有知情者灭口。

现阶段来说，封不觉认为最有效率的一个方案是……用核弹把这个设施给炸了。

他知道，大部分SCP基金会的基地都有这类紧急预案。一旦某些项目（通常是Keter级项目）失控，距离该设施最近的某个核武发射点就会立即给这个基地来上一发，以抑制危机为最优先。至于此举附带的人员伤亡嘛……跟“可能导致全人类灭亡的危机”相比，别说是一个基地的人了，就是十个基地的人也是瞬间就可以牺牲掉的。

不过，封不觉也很清楚，假如这种预案启动，必然会有一套相应的程序在第一时间内就将设施内的所有数据转移。

因此，觉哥在行动时，必须把这一点也考虑进去。并不是说他用武力强制放几个像682那样的东西出来，引发核弹轰炸，事情就成了……

……

“好了，我的让步、诚意，都已摆在你面前了。”过了一会儿，考克斯博士再度开口，对封不觉道，“该轮到你了吧？”

“呵呵……”封不觉笑了两声，将视线重新放回了博士的身上，“可以啊……”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请问，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

“你又何必明知故问。”考克斯博士抬手指了指那块悬浮的电脑屏幕，接道，“我当然是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完善这个项目的资料。”

“你是说这个SCP-3232啊？”封不觉又道。

“是的。”考克斯回道。

“哦……这个嘛……”觉哥的忽悠大法，顺势开演，“呵呵……看起来，你们完全理解错了。”

“你说什么？”考克斯面露疑色，也不知是在怀疑对方所言真伪，还是在疑惑项目档案错在了哪里。

“什么什么？”封不觉重复、并反问道，“我说得不够清楚吗？”

考克斯想了想，再道：“那么……你说，我们究竟是哪方面理解有误？”

“你应该换一种问法。”封不觉道，“你们有哪方面的理解是正确的？”他摊开双手，露出嘲讽的笑容，“答案是……没有。”

“你是想告诉我……”这回，考克斯博士的神情就变成了赤裸裸的不信任，“我们这份SCP-3232的项目文档，全篇皆是毫无意义的错误描述？”

“是的。”封不觉回答时的口吻是如此得自信，任谁听了都会产生一定的动摇。

“哼……”考克斯博士当即冷笑出声。

这也是正常反应……就算觉哥所言非虚，考克斯博士也不可能立即接受这种说法的。

她在这个项目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而观测计划也是基金会中首个使用到“平行宇宙区域镜像生成系统”的大工程。她断然不会因为一个来历不明、且可信度不高的跨维生物说了几句话……就全盘推翻自己此前的全部研究成果。

“好……”冷笑过后，考克斯博士接道，“那我倒是想请教你一下，这个项目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样的？”

“我就这么空口白牙地跟你讲，恐怕有困难。”封不觉说着，耸了耸肩，“再说了……我看得出来，你并不相信我。”他笑了，毫不掩饰地嘲笑，“是出于女性特有的偏执也好，出于对自己所付出劳动的不甘也罢，至少在此时此刻……比起我这个知道‘实情’的人来，你更愿意相信自己已获得的研究成果。”

他这并不算长的一段话，已用到了激将法、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等等诡计，还故意带上了一点性别歧视的意味……可谓字字句句都在卡在了考克斯这个女强人的逆鳞上。

考克斯听了，自然是怒火隐升，可她却不好发作，否则

反而会印证了对方的说法。

“那你想怎么样？”博士竭力控制住自己的表情和语气，沉声对觉哥说道。

封不觉正等着对方问这句呢，不过，当考克斯博士把话说出来时，他依然保持着不温不火的态度，应道：“博士，档案里提到的观测计划，是你负责的吧？”

“怎么？”考克斯瞬间听出了觉哥言下之意，“难道你还想看观测记录？”

“对。”封不觉点头回道，“不用很多，拿三五份出来就行。结合几份不同的记录……我才能比较详尽地将SCP-3232的原理解释清楚。”

“荒谬！”下一秒，考克斯不假思索地厉喝一声，并质疑道，“到目前为止，关于3232的实质性内容……你连一句都没讲出来。但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刺探关于该项目的资料；我严重怀疑……你根本就不打算告诉我们任何事，或者就是……你自己也对SCP-3232一无所知，所以你想反过来利用我们去查询有关它的资料。”

她的话掷地有声，推理也算合乎逻辑。

但封不觉闻言后，却是淡定如故，面不改色：“博士，你激动了。”

“别扯开话题。”考克斯瞪着觉哥，冷冷接道。

“呵呵……”封不觉笑道，“不管你信不信，我对你们的了解，远比你想象中要多。”

“哦？”考克斯挑眉接道，“比如说？”

“我刚才说出‘O5人员’这个词时，你就没觉得奇怪吗？”封不觉提示道。

此言一出，考克斯神情骤变，心中暗忖：“的确……他怎么会知道这个词的？D19和他聊天的过程我都有监听，根本没

有提到过这个，而他观看3232的文档是在那之后了……”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现在立刻就能说出十个SCP项目的编号和大致特性。”封不觉没有给对方太多思考的时间，便迅速接道，“当然了，那和我要求你拿出‘观测记录’的事儿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他顿了顿，“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并不屑于套取你们的情报，因为我已经知道得足够多了。”

“我之所以要结合观测记录来告诉你3232的事，是因为的确有这个‘必要’。”觉哥说的很快，没有给对方插嘴的余地，“就好比……如果我让你在没有任何教材辅助的前提下，去跟别人讲一堂离散数学或是固体物理学的课……你能讲吗？”

考克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她犹豫了数秒，再道：“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必须结合实例，才能讲解SCP-3232的特性？”

“没错。”封不觉回道。

“那结合你自己的例子来讲不就行了吗？”考克斯又道，“你刚才在Psychotronics地下实验基地里的经历，不正是一份现成的3232活动记录吗？”

“抱歉，我做不到。”封不觉应道。

“为什么？”考克斯问道。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觉哥就用上述这十四个字回答了对方。

他不知道系统是怎么翻译的，但考克斯博士俨然是理解了……

“哼……”她想了是十几秒后，有些意气用事地回道，“那这样吧……你就先报十个项目的资料出来，让我听听你是真知道还是装知道。”

第1055章 未来基金会（五）

对封不觉来说，完整地报出十个SCP项目的资料不是什么难事……即使将“未来”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也一样。

反正他脑中有着两千多个SCP项目的资料，选择余地非常广。

他只要挑出一些“几乎不可能会因时间推移而改变的SCP项目”，然后将其概述说出来就行了。

当然了，觉哥在叙述时，也留了个心眼儿……虽然他可以一字不差地将档案从头到尾地背一遍，但他并没有那样做。

他故意将自己所知的项目资料，用非常简单的、高度概括的方式说了出来。

比如：SCP-173，觉哥便描述为“只要离开你的视线，就会瞬间移动过来把你脖子拧断的混凝土造物”；而SCP-222，觉哥就说是“位于Dolomites山（白云岩山，位于意大利阿维亚诺市）山体隧道内的一个可以复制活人的石棺”……诸如此类的例子，他都只说编号和特性，连项目等级也绝口不提。

这种做法，无疑是封不觉行事精谨的体现。

虽然他挑出来讲的那些东西已然是一些不太可能受时间影响的项目了，但毕竟经过了这么多年，关这些项目的档案或多或少都会被修订过几次的。

或许文档的部分措辞会被修改、或许文档中会添加几条实验记录、又或许……经过充分的研究后，项目的等级会被提升或者降低。

这些……封不觉也都考虑了进去。

因此，他在给考克斯博士报资料时，一概使用了比较笼

统的讲法。

本来嘛……这种档案，就算是基金会内部的人，也不可能全部都知道（很多项目的档案有查看级别的限制），就算知道，也不会有人把通篇文档详细背出来的；基本上，大家都是看过以后记下一个“概念”而已。所以，只要觉哥说出的项目编号和基本特性对得上，对方就听不出什么破绽来。

……

“好了……我已经说了十几个了，还要继续吗？”

两分钟后，封不觉已用相声贯口般的语速连续讲了十几个项目的特征。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盯着考克斯博士脸上的表情变化；当他说完第十二个项目时，觉得对方肯定是信了，故而停下来问了这么一句。

“这些情报……”考克斯博士现在的神情很凝重，不加掩饰、也无法掩饰的那种凝重，“……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既然你们基金会可以做超维度研究，那其他维度的个人或组织……自然也可以来研究你们。”封不觉又给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

“看起来……”考克斯试探着问道，“你对我们的研究相当透彻啊……”

“无可奉告。”封不觉学着之前D19的那种口气，不假思索地给了这么个答复，并立即转移话题道，“总之，我已经证明了，我并没有必要来刺探你们的情报；至于你给不给我看SCP-3232的观测记录……说实话，我是无所谓的。”他顿了顿，“本就是你要求我去解释3232的原理，现在由于你不提供给我讲解必要的条件导致我说不了，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虽然封不觉这段话里捎上了一句“说实话”，但他说的基本都不是什么实话。

这混淆视听、虚张声势之术，他玩儿得确实是出神入化。

而他表演出的神态、举止……也的确就是“无所谓”的样子，很有说服力。

“呼……”考克斯闻言，长出了一口气，往椅背上靠了靠。

这一刻，她抬手轻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目光灼灼地看着觉哥的脸、一言不发……

很显然，她在思考、在犹豫……

而封不觉则是继续用一种高深莫测的、贱力旺盛的微笑，回应着对方的每一次逼视。

“再回答我一个问题。”片刻后，考克斯重新开口道，“如果你的答案合情合理，我就给你看观测记录。”

“问吧。”封不觉接道。

在说出这个两个字的时候，觉哥已然做好了应对各种问题的准备。

“你为什么要跟我合作呢？”一秒后，考克斯便问道，“既然你随时可以离开我们的维度，你有什么理由还留在这里跟我谈判？你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哈……”封不觉笑了一声，“我还以为你要问什么呢……”他端起桌上的咖啡，喝完了最后一口，“很简单，因为SCP-3232建议我去那么做啊。”

他这次的答案，虚中有实，而且……他不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因为他此前已经说过，要具体解释3232的原理，必须得先让他看资料。

因此，这个回答，又一次，将了考克斯博士一军。

在这一轮的交流中，封不觉只是报出了十几条对双方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的、已知的信息；并通过一系列在逻辑上站得住脚，且暂时无法被验证和揭穿的谎言……成功地迫使考克斯博士就范了。

“好……我可以给你看观测记录。”考克斯博士说着，站了

起来，“但我们得换个地方。”

“行~”封不觉也站了起来，“去哪儿都行。”

……

考克斯博士没有直接带着觉哥离开办公室，就算她想，这也不符合规定。

说到底，在博士的眼中，封不觉还是个“SCP-3232-1”，不管他如何能说会道，他也是个项目、或者说是某个项目的衍生品。

因此，博士还是要按照流程来……

首先，她通过通讯器向外界下达了一个命令，招来了几名负责押送对象的警卫。

接着，她跟觉哥打了声招呼，并快速离开了房间。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封不觉和那几名警卫在办公室里大眼瞪小眼，等待博士去安排接下来的事宜。

几分钟后……考克斯博士返回办公室，叫上封不觉，这时，他俩才在警卫的陪同下……向着目的地出发了。

这回，在博士的要求下，警卫没有再给觉哥上手铐。

就这样……众人离开办公室，走了一段，进入了一部电梯；电梯最终在地上二楼（刚才在四楼）停下，随后，还是在博士的带领下，他们走进了一条柱形的、三面（除了底部）透明的走廊。

经过这条走廊时，封不觉透过走廊周围的玻璃（也可能不是玻璃，而是其他透明的建材）望见了建筑外面的景象。

在目力可及的范围内，他看到的是一片森林；虽说这森林算不上茂密，但可以看出……此地肯定是那种远离城市的、正常人一辈子都不会踏足的荒野。

另外还可以看到……这条走廊的上下左右全都是暴露在建筑外面的，而走廊的两端，分别连接着两栋隐藏于光学迷

彩下的大型建筑。

“原来如此……利用这样一条过道儿将基地分为两部分，这样……在某些项目收容失败的情况下，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设施的损失和伤亡了。”还没等他们走完这段，觉哥就开口评论了一句。

“哼……说白了，不就是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立刻舍弃半个基地里的所有人员和设备吗？”考克斯博士接道，“我个人是十分反对这种做法的，只可惜高层中的大部分人……或者说，大部分‘男性’……”她说到这里，抬手做了个打引号的手势，并转头瞅了觉哥一眼，“……都认为这种设计是‘最合理’、‘最理性’的。”

博士说这话的语气，明显透出了不满的情绪；就连警卫们都能看出她与决策层的分歧，以及她本人对女性有着一定程度的微歧视……

“呵……”下一秒，封不觉冷笑出声，并接道，“博士您是觉得……这种做法有点缺乏人情味是吗？”

“难道不是吗？”考克斯反问道。

封不觉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而是接道：“这么说来……当紧急事件发生时，决定是否爆破掉半个基地的……并不是‘人’。”

“嗯？”考克斯博士一听这话，就察觉出了什么，“你……”

虽然她已经意识到了觉哥是在试探自己，而且在转过脸以前就调整好了自己的神色，可惜……分立于觉哥左右和后方的三名警卫早已用脸上的表情（警卫不是突击队员，并不戴头盔）给了觉哥答复。

“我是怎么知道的？”封不觉在完成了试探后，还要趁势卖弄一下，他迅速接过博士的话头，笑着言道，“呵呵……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嘛。”他微顿半秒，接道，“在紧急事件发生时，让这个基地之外的某一个或者某一群人来决定是否炸掉半个

基地，无疑是不合理的。届时，能否将这里的情况顺利、且及时地通报出去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即使是及时通报了，身在这个基地之外的人也不清楚此地发生的具体情况，他们的决策很可能是错误的。”

封不觉说着，做了个摊手的动作。他这个举动让那三名警卫一阵紧张，差点儿没抄起电棍插过来……

好在，他们很快便发现觉哥只是用肢体动作来配合叙述而已……

“那么，把摧毁半个基地的决策权交给本基地内的某个人又行不行呢？”封不觉的话还在继续，“毫无疑问……那更不行了。”他侧过头，看向了自己左手边的警卫，“比方说这位老兄，如果我把这项权利交给你，到了紧急情况发生时……若你自己就在收容事故发生的那栋设施中，你会怎么办？”

那警卫自然听到了觉哥的问题，但他没有搭理；根据规定，不到万不得已，他都得避免跟这种被押解的人或物交流。

“又比如……你自己不在收容事故发生的那栋设施中，但设施里90%的其他人员全都在对面，那里有你的同事、朋友、或是别的关心的人……你又怎么办？”封不觉又接了一句，不过他并没有打算听对方的答复，因为这问题答不答都一样，观点明确了就好。

“所以说……让本基地的人来做决定，也是不行的。”数秒后，封不觉言之凿凿地念道。

“哼……好吧，算你猜对了。”话说到这份儿上，考克斯博士也没什么好隐瞒了，反正觉哥也已经知道了，“基地的自毁程序完全由电脑控制，电脑是不会犹豫的，只要满足了‘触发条件’，它就会立刻启动相应的流程。”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信息。

也是目前为止，封不觉在试探和情报套取方面所取得的

最大突破。

知晓了这条信息以后，觉哥脑中那个原本还存在着诸多变数的计划，瞬间就变得明朗起来……

“凡事靠猜，可不是我的习惯。”两秒后，封不觉用和刚才一样的、有意装出来的炫耀语气对博士说道，“我那叫推理……推理侬晓不晓得？”说最后那半句话时，他还特地用上了沪语加四川方言的讲法，那古怪的口音让他更添了几分贱气。

“不过就是在有限的几个假设中蒙了一个，并从警卫们的反应看出自己蒙对了而已。”考克斯博士也不甘示弱，她回头瞥了觉哥一眼，说道，“这种逆向推理加自圆其说，谁都能做到……”

“啊呀呀……被你看穿了啊。”没想到，封不觉居然讪讪一笑，承认了。

他这仿佛时刻都在变化着的、乖张莫测的性格，着实让考克斯非常郁闷……因为她永远不知道对方下一次会做出什么反应。

……

不多时，博士便带领着身后的四位男士走完了那段走廊。

在穿过了一扇电子门后，他们便进入了设施的“左半区”。

而就在他们进入那个区域不到五秒的当口，突然……

“啊！对了！”封不觉忽然站定，高声说道。

博士和警卫们全都如临大敌，猛然转头看向他……三根电棍也已经举了起来。

“那啥……”觉哥看着他们，摆出一副非常严肃的表情，“我想……上厕所。”

第1056章 未来基金会（六）

在剧本世界中，封不觉无疑是不需要上厕所的。

系统不会给他制造相应的生理渴求，更不会允许他把裤子脱了。

不过，基金会的人可不知道这点……

在他们看来，觉哥提出这个要求来，还是很讲理的。

首先，他在平行宇宙镜像生成器里就待了四五个小时（其实一多半的时间都在写小说），然后，他来到这个空间，又待了几十分钟、并且喝下了一杯咖啡。

在这些前提下，他提出要去解个手，似乎也没什么值得怀疑的。

“唉……”考克斯博士叹息一声，露出一个无奈的表情，“好吧……跟我来。”

反正她总归要等封不觉一起上路，因此，她干脆就带着觉哥往厕所去了。

来到男洗手间门口后，博士示意警卫们跟着觉哥一起进去。

对此……封不觉也没有说什么，这种展开显然在他的意料之中。

进入男厕所后，觉哥先扫视了一下环境，随后，他就奔着一个隔间走去。

“干什么？”封不觉见那三名警卫紧跟着自己，“你们要进来帮我擦屁股么？”

闻言，三名警卫面面相觑，犹豫了片刻；最终，他们还是驻足在了隔间的门口……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那个隔间的空间本就有限，一个成年人往马桶上一坐，就占据了80%的空间，其周围要是再站人，那彼此间肯定会产生肢体接触……而且是很紧密的那种肢体接触。

“慢着……”两秒后，就在觉哥进入隔间，并准备把门关上时，一名警卫忽然开口道，“请保持隔间的门敞开着。”

“敞开着干嘛？”封不觉道，“方便我用屎扔你么？你不嫌臭我还嫌脏呢。”

警卫无视他的垃圾话，冷冷回道：“我们不能让你离开视线。”

“嚯~你这个变态。”封不觉斜视对方，“想看啥呀？”他这会儿的口音莫名又带上了东北味儿，“信不信爷们儿我一脱裤子把你吓得出柜啊？”

面对如此无耻之人、粗鄙之语，三名警卫也是直翻白眼，无言以对。

“这隔间就这么大，我还能钻进马桶跑了不成？”封不觉说着，趁那几名警卫一个分神，一甩手就把隔间的门板关上了，“你们那么不放心，就趴到地上盯着我的脚好了。”

事已至此，警卫们也不好再说什么……

当然了，他们倒也不必“趴下去”看觉哥的脚，他们只要蹲下就能看到……

这隔间的门板下端离地约有十二厘米的间距，在外面的人只要蹲下，不止能看到封不觉的鞋子，还能看到脚踝，所以警卫也不必担心对方使用“脱鞋障眼法”来做出什么异动。

接下来的几分钟，厕所内的气氛变得非常诡异……

三个人男人蹲在一个隔间外，抱着怀疑的态度，对另一个男人的排泄过程进行监视……这的确是够诡异的。

从隔板下方的情况来看，封不觉应该是已经坐在马桶上

了，但……警卫们迟迟没有闻到臭味，也没有听到任何东西掉进水里的声音。

直到三分钟后，隔间中忽地传出了“噗通”一声，下一秒，又立即传来了马桶冲水的声音、以及觉哥快速按动空气清新剂喷头的响动。

从逻辑上来说，他这一系列的举动确也算合理……

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经历，比如……当你在公共厕所里大解时，听到、或知道隔间外面有人在等，这时候，假如有恶臭味飘出去……多少都会令人有些尴尬。

不过呢……以上，是现实世界中的、正常人的逻辑。

封不觉不是正常人，而他的举动，自然也不可能是为了掩盖臭味什么的。

觉哥的行为……显然是想制造出一种他“确实就是来厕所解手、且确实解了手”的假象。只有这样，才能掩盖他在隔间里真正的所作所为。

“呼……”在整出了那一连串动静后，封不觉立刻长吁了一口气，并接道，“各位别着急啊。”他把声音提得很高，对隔板外的警卫们道，“我还要再收拾收拾。”

此刻，外面的警卫们都不好意思交换眼神了，因为这气氛实在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觉哥那说法，搞得像他们仨在外面催粪一样。

就这样……又过了一分多钟，隔间的门开了。

封不觉快步走了出来，一拐弯就直奔洗手台而去。

那一秒，三名警卫皆是下意识地朝隔间里看了一眼，但两秒不到，他们的视线就追着觉哥的身影移开了。

他们并没有发现那隔间里有什么异常，也没有再去看第二眼……毕竟那空间就这么窄，一眼就能看尽。

“OK。”十几秒后，封不觉迅速洗完了手，顺势就朝厕所

外走去，“咱们上路吧，别让女士久等了。”

这句话还没说完，他已走出了洗手间，而那三名警卫也紧跟了上去。

至此，觉哥“上厕所”的一出戏，就算是演完了。至少在那些警卫们看来，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

然，就在他们四人离开洗手间后十秒……

吱——

封不觉刚才使用过的那个隔间的门，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动了。

接着，一道瘦小的、伛偻的身影，从门板后的角落中闪了出来。

“嘶嘶嘶……成功了呢……”武藏小金井站定之后，便压低了嗓门儿，发出了他那招牌式的怪笑。

他出现的地方，是那门板和墙壁之间的死角，从上往下看的话，这是一个三角形的区域，其面积非常小，成年人根本不可能挤进这个空间。

但……武藏小金井，可以。

从设定上来说，他是个小学三年级的男生，且体型为瘦长型，不过……仅凭这两点，还是无法藏进那个夹角的，因为那地方着实太狭窄了，要不然也不会被警卫们完全忽略掉。

武藏小金井能妥妥当当地藏进那个角落，其关键点在于——他是一个源自于无厘头搞笑动画的角色。而且，他在动画中的能力之一，就是扭曲身体、使自己变成面条乃至纸片一样的状态，然后高速旋转、制造出多重的脸部残影（虽然光听描述会让人误会这是某种战斗能力，但其实并不是）……

“嗯……时间不多……”武藏小金井走出隔间时，手里还拿

着两颗马克II型手榴弹，口中念念有词，“我得抓紧了……”

……

另一方面，“解完手”的封不觉，在考克斯博士的带领下，又去乘了一次电梯。

这回，他们的目的地是这基地“左半区”的地下一层。

“希望重回地下不会让你回忆起不久前那可怕的经历。”电梯启动时，考克斯博士头也不回地念叨了这么一句。

“怎么？你们基地地下一层的装潢……和那个模拟出来的前苏联地下实验室是一样的吗？”封不觉接道。

考克斯博士还没回话，电梯已然抵达了那一层。

嗡嗡嗡——

伴随着电梯门开启之声，一道银色的、敞亮的走廊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这走廊的四面皆是由一种封不觉无法辨识出的金属铸造，乍看之下有点像银或者不锈钢，但其却透露出一种二者无法比拟的厚重感。

走廊的照明设备是嵌在墙壁和天花板中的光条，这和封不觉在十五号收容室里看到的设备一致。

“虽说外观、细节、和科技含量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考克斯走出电梯时念道，“我们这层的基本构造，和那个地下实验室确实很类似，都是由众多纵横相交的走廊汇成。”

她一边说着，一边向前行去。

封不觉在三名警卫的包夹下，也紧随博士的步伐前行。

走出电梯后，经过了七八米的距离，众人便来到了第一个十字路口。

此时，考克斯忽然停下脚步，转过身面对走廊的墙壁，

伸出手去轻轻触碰了一下。

嘀嘀——

一秒后，两记短促的轻鸣即刻响起。

紧接着，博士触碰的墙面上……那大约四十厘米见方的一块区域，像是显示器一般亮了起来。

这种装置，在这个世界并不算什么稀奇的玩意儿。这条走廊中，每隔一段，在墙面上就会有这样一小块可以显示图像的“屏区”；只要是基金会内部的人员，用手指触碰一下屏区，就会有一张完整的电子地图显示出来，地图上还会标明触屏者的当前坐标。

“你们这边的科技树显然没点歪，有不少挺方便的玩意儿嘛。”封不觉看着博士的举动，立即就领会了墙上那设备的原理。

“你们那边又如何呢？”考克斯看完了地图，继续前行，边走边应道，“所有科技力量都用在‘跨维度旅行’、‘生命循环’以及各种‘战争兵器’上了吗？”

她这话无疑也是试探，根据她对迄今为止所出现过的所有SCP-3232-1（即玩家）的观察，得出这样的结论也不足为奇。

“呵呵……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封不觉诡秘一笑，沉声回道。

他这个回应，一语双关；表面上听来，是在说“等一会儿我给你解释SCP-3232原理的时候，你就能知道”；而实际上，觉哥的意思是“再等一会儿，待武藏小金井引起骚乱时，你就能亲眼看到我向你展示各种超次元的力量了”。

然，就在封不觉认为自己的计划已经办妥了七八成的时候，一个惊人的变故……发生了。

【主线任务已变更】

“嗯？”那一瞬，系统语音突然在觉哥耳畔响起，使其心中当即一惊，“什么？主线变更？”

的确，这很不合理。

系统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让封不觉阻止基金会进一步去调查“惊悚乐园”，在这个大前提下，主线任务又岂会变更？

“不对劲儿啊……”觉哥赶紧打开游戏菜单，看了眼变更后的任务内容——【你的计划已经暴露了】。

“什么？”封不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心中用不同的语气连着重复了两遍，“什么！”

此刻，出现在觉哥任务栏里的内容，已经不能说是什么任务了，那更像是……系统在通过任务栏跟他对话。

【十五秒前，武藏小金井已经被基金会捕获】

封不觉还没回过神来，又一声系统提示传入其耳中，这回，系统连任务栏的步骤都跳过了，直接就用语音把信息传了过来。

“这怎么可能？”在这极其反常的变故下，觉哥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迅疾的思路，“难道……基金会用某种方式干扰了系统？或者……眼下这声音根本就不是来自系统，而是基金会用某种方式伪装的？”

他的假设也算靠谱，但很快就被他自行推翻——“声音”被伪装的可能倒是有，但玩家游戏菜单中显现的信息……基金会不可能进行干预。

【你喝的咖啡里有纳米机器人】

下一句提示，如醍醐灌顶，让觉哥脑中嗡燃一响。

【此刻，你瞳孔接收到的视觉信号、以及耳膜接收到的听觉信号皆已被同步】

“这他妈的……”封不觉心里已经开始骂街了。

听到这儿，他瞬间就明白了——自己在厕所里召唤武藏小金井、使用无尽榴弹匣、还有悄悄给武藏小金井布置任务等事……已然统统败露。

不过，这也并不是他骂街的原因。

封不觉此时的怒火，来自于一种挫败感，一种他几乎不曾体会过的……棋差一招的感觉。

当然了，这并不是说他在智略或演技上不如对手。

觉哥所差的这“一招”，与“人”无关；他没有输在人与人之间的博弈上，而是输在了这个位面领先他所在维度几百年的科技和知识上。

他就像是个从古代穿越到现代战场上的谋士，纵然这位谋士在战略和战术高度比当代的参谋高明无数倍，但他照样有可能被一个窃听器给轻松击溃……

【游戏菜单和系统语音由脑波感知，无法被探测，接下来，请按照我说的做】

正当封不觉还在试着理清眼前的形势时，惊悚乐园的系统……竟以“我”自居，并开始向他下达直接指令……

第1057章 未来基金会（七）

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封不觉从来没有经历过。

他也从没听任何一名自己认识的玩家说起过类似的情形。

但是，此时此刻，这确确实实是发生了。

“或许……是基金会、或者某种基金会里收容的SCP项目，给我制造了幻觉？”觉哥稍稍冷静下来以后，立即又想到了一个可能的假设。

【现在已没有时间和余地容你质疑】

系统是可以读取封不觉“心声”的，它随即就说道……

【考克斯正在带你前往的收容房间由改良版的量产型SCP-148铸造，一旦你进入其中，你与“投影角色”的神经连接即会被遮断；届时，你本人将会与游戏断开链接，而疯不觉这个“角色”会如同一个植物人般被困在此位面；下次登录游戏时，你将因无法找到角色数据，并被提示重新建立人物】

此言一出，封不觉当即心道：“基金会居然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很多年前他们就可以将比利困在这个位面，技术上来说，要困住你并不难】

“那为什么以前那些玩家没有人被抓起来？”封不觉干脆开始通过内心独白直接向系统提问。

【除了你，没有其他玩家成功突破过沙盒】

这是一个值得信服的理由……

“我们到了。”就在觉哥与系统交流之际，考克斯博士已将

他带到了一个收容房间的门口。

此时，已有四名全副武装突击兵在门口等候；而这个房间的外壁，也的确和周围的走廊材质不同……

【项目编号：SCP-148】

【项目等级：Euclid】

【特殊收容措施：SCP-148需以120个10KG铸锭的形式储存。因存在发生不可预知反应的潜在可能，SCP-148的铸锭不得与其它SCP项目被存放于同一地点（Site）；此外，以上的铸锭应在符合条件的、有需要的基金会设施间平均分配。

在任何条件下，有意识干涉能力的SCP都不能与SCP-148发生接触。当此种接触发生时，附近的区域应被清空，受到影响的SCP-148样本需被从远处引爆。

每月都应对每块已有铸锭的质量进行测量，并将数据上报。

相关工作人员与SCP-148的接触时间不能超过三周。任何被分配到SCP-148相关工作的人员需接受定期精神检查。】

【描述：SCP-148是一种有金属特征的物质，由多种已知和未知元素组成。目前（基金会）已有的SCP-148的总量约为1.2公吨。

SCP-148外观呈微微发蓝的灰绿色，并会在有水的情况下快速氧化。

SCP-148熔点约为4500°C，沸点约为9000°C；SCP-148密度在6.20g/cm3与6.76g/cm3之间，洛氏硬度检验显示其硬度为HRC39。其强度、塑性与可加工性等材料属性与铂相近。

SCP-148主要由铂和铱组成，这两种金属各占据了其质量的62%和20%。除此之外，其它几种已知材料也在其组成之中，包括铁、钴和铜，这三种金属总共组成了SCP-148质量的16.5%；然而，考虑到其总质量，SCP-148中显然还含有着质谱分析法所无法检测到的物质。通过扫描隧道显微镜观察到

的SCP-148图像显示其晶格结构中存在应为其它材料所填充的空隙。

SCP-148显示出了阻挡或是阻碍其附近有机体的“干涉意识的超感觉”的能力。这种效应，虽然难以量化，似乎是与目标物与SCP-148表面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并与SCP-148的量成正比的。能检测到的此种效应的影响范围大约是每千克SCP-148/0.8米。

SCP-148是在基金会对普罗米修斯实验室的基地设施建筑的扫荡中从其冶金部门回收的。与此项目相关的电脑显示这种物质本来要被卖给[已屏蔽]，商标和品名均为“心灵遮断合金”。但由于[已消除]与其政治余波，同时还有普罗米修斯实验室基地设施的毁灭，[已屏蔽]当时已经把整批的SCP-148（估计为1.3吨）转卖给了不知名的买家。基金会的特工和法律工作者正在对剩余的SCP-148的供给来源进行跟踪调查。】

以上，是封不觉所了解的，关于SCP-148的基本资料。

即使撇开系统所说的“改良”、“量产”这些关键词，这玩意儿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物质。

定期接触或过度暴露于SCP-148之下的人，其语言和交流技巧将随着时间推移逐步损失直至消失；约五十天后，被影响的人员将彻底哑掉，并无法理解或给出任何语言之外的要求、命令或是其它陈述。

虽然封不觉还不能确定耳边响起的声音究竟是不是“系统”，但他明白……假如眼前这个房间真的是完全由SCP-148所铸造，那他是万万进不得的……

【击毙警卫，劫持博士，立即行动】

两秒后，系统语音又一次响起。

“为什么要帮我？”但封不觉没有动，他既没有走进房间，也没有发起攻击，而是在心中念道，“你到底……是什么？”

【我并没有在帮你，我是在帮自己】

【你是唯一一个成功突破基金会的沙盒来到此位面的人，我需要你来解除这个世界对我的威胁、以便我斩断与该世界的联系】

“你……是系统？”封不觉又追问道。

【你可以这样称呼我】

“我以为你全知全能。”

【不尽然】

“怎么讲？”

【现在没有时间解释】

这句倒是没说错，就在封不觉跟系统对话时……

“嘿！疯不觉先生。”考克斯博士见他站在那儿发呆，便催促道，“你在做什么？”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不动声色地后退了几步，而那三名警卫和四名突击队员……则都握紧了手中的武器、快速围了上来。

看起来，觉哥若再不做出决断，这些家伙可就准备来硬的了。

“切……真没办法……”下一秒，封不觉暗自抱怨了一声，并快速将手探入行囊，发动了雷之宝珠的特效。

在【动如雷霆】的效果下，他的速度快到可以从周围这些人的视线中消失。

短短五秒过后，那四名突击兵和三名警卫就全都躺平在了地上……

从考克斯博士的视角来看，这七人就好像是自己晕倒的一样，只是……他们每一个的后颈上，都多出了一个由【灵犀一指】戳出的血窟窿。

“你……”当考克斯博士重新通过视觉看到封不觉的身影时，她似乎还想说些什么。

但觉哥的一只手瞬间就钳制住了博士的脖子，并将其提了起来：“由此刻起，我问，你答。”他微顿半秒，用冰冷的神情接道，“别废话、别说谎、别耍花招……我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只要你没有按照我说的做，我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你……”

说到这儿，觉哥停顿了两秒，然后，又将手松开了。

他知道，就算松开手，博士也不会逃跑；因为博士也很清楚逃跑和反抗皆是徒劳之举……

“唔……呃咳……咳……”考克斯的双脚重新沾地后，猛地咳嗽了几声、又大口呼吸了几次，这才重新把气喘匀。

而封不觉的问题，也在此刻到来：“如何解除那杯咖啡的影响？”

他这个问题的问法，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没有提到咖啡的具体效果，也没说出“纳米机器人”这个词，他用了个很笼统的讲法，想让对方主动将一些信息讲出来，以便他确认那“系统”说的是否属实。

“你……”考克斯博士的第一反应，是想反问一句——“你是怎么知道那杯咖啡有问题的？”

但，她刚把那个“你”字说出口，就赶紧刹住了车。

“别废话”、“别说谎”、“别耍花招”，这是她刚刚才得到的、非常明确的指示。如果她现在立马就来一句反问，那无疑就是违反了上述的要求……

此时，考克斯博士已认定眼前这位“疯不觉先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Keter级项目。而博士她……显然还不想死，以他们这个世界的医疗条件来说，她还很年轻。

因此，她把原本要说的话生生咽了回去，深呼吸几次

后，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才回道："需要用特定的设备，才能将那些纳米机器人取出。"

她的回答，俨然是验证了"系统"的说法。

"设备在哪儿？"封不觉即刻又道。

"这半区的三楼就有。"考克斯回道，"我可以带路。"

"那你还等什么？"封不觉接道。

考克斯闻言，吞了口唾沫，转身就走。

"我的同伴在哪儿？"觉哥跟在博士后面，边走边提问。

"我不知道你说的同伴是谁……"博士回道。

她回答这个问题时，显得战战兢兢的，看起来不像是在撒谎。

封不觉见状，推测其并不知道武藏小金井的存在……于是，他又追问道："你身上没藏通讯设备？"

"没有。"考克斯应道，"绝对没有！"她好像生怕觉哥不信，还特意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

"也就是说……当你回到那间办公室来给我带路时，你已经将'指挥权'交给了别人？"觉哥几乎不假思索地得出了这个结论。

"是的。"考克斯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谁？在哪儿？"封不觉又问道。

"斯图尔特博士。"考克斯回道，"他也是观测计划的负责人之一，他现在正在右半区的监控室里负责指挥，你的视觉和听觉信号……也都发送到了那里。"

"博士。"听完这句，封不觉忽然话锋一转，问道，"你有帕金森综合征？"

这个听起来转换突兀、且不着边际的问题，却是把考克斯博士吓得面色陡变，险些尿了裤子。

“我……我……没有……”考克斯的声音颤抖起来，由于腿软，她的脚步也变得有些凌乱。

“没有什么？”封不觉的语调仍是平缓的、冰冷的，“没有帕金森？还是没有悄悄地在那儿发摩斯码？”

考克斯博士的确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她在这命悬一线、胆战心惊的状态下，也没有放弃抵抗。

原来……在回答觉哥那些问题的同时，博士还在悄悄地颤动自己右手的食指，试图给监控室里的同伴们发信号。

她的这个举动非常隐蔽……因为在行走中，她的手是时刻都在摆动着的，而且她的身体也因恐惧而在颤抖着……一般人基本不可能发现她正在发摩斯码。

事实上，监控室里的那些工作人员也察觉不出博士的举动；不过，监控设备自带的“图形分析程序”，可不会错过这个细节——只要是封不觉视线中出现的东西，哪怕是连他本人都没注意到的、只存在于余光中的某些细节……待传导到监控室的屏幕上时，都会由电脑详细地扫描并分析一番。

考克斯博士正是想利用这点，给同事们发出信息……让他们对觉哥格杀勿论、别再试图活捉了。

可她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个基本不可能被发现的“花招”，愣是被封不觉给发现了。

“我告诉你……”两秒后，封不觉又接道，“我今天的心情本来就不好，两分钟前……还变得特别不好，而此刻……”他说到这儿，忽地停下，长吁一口气，“呼……算了，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了。”

他这么一说，考克斯博士才松了口气：“好……我保证不再耍花样了，我这就带你去三楼的……”

叱——

她的话还没说完，其颈椎处就已多出了一个窟窿，她的生命……也到此终结。

“得寸进尺啊……”封不觉看着博士倒下的尸体，轻声念叨了一句。

随后，他便在心中问道，“OK……你接着说。”

紧接着，系统语音便应道：【切下她的一只手，然后乘电梯去四楼。该区三楼的伏击部队已经行动了，你务必得在四十七秒内进入并启动电梯】

第1058章 未来基金会（八）

四十七秒，不算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对封不觉来说，这段时间已足够他做很多事了……

五秒后，觉哥就用【必须破防之刃】干净利落地切下了考克斯博士的右手。然后，他便拿起那只血淋淋的人手，用惊人的速度冲向了电梯的所在。

【该设施内所有电子门以及电梯的按钮皆需要通过基金会人员的指纹方可正常启动】

“系统”知道，封不觉不需要看地图、也不需要它来指路就能回到电梯那儿，所以……系统直接就开始说之后要注意的事项。

“我进入电梯之后，他们用远程操控将其停住怎么办？”封不觉边跑边在心中念道。

【破坏电梯顶部，以月步抵达四楼】

“这儿就没有楼梯吗？”觉哥即刻又道。

【该建筑内不设楼梯，但可以上下通行的电梯共有六处，目前你所使用的是距离你最近的一处】

“为什么不通过破坏天花板或者地板来穿越楼层呢？”封不觉问这个问题时，已经来到了电梯门口，并用博士的手指摁下了门边的按钮。

叮——

一秒后，电梯的门便打开了。

看起来……在觉哥他们离开后，该电梯就一直停在了这一层没有开走。

还没等那门完全打开，封不觉便一个闪身踱了进去，并

抬起（博士的）手，摁下了“4F”和“关门”键。

【层与层之间隔着厚实的防御壁，这种防御壁由该世界中特有的一种强合金制造，很难突破】系统的回应还赶不上觉哥的动作快。

“所以……想要在层与层之间移动，我就必须使用电梯，或者是通过电梯所在的纵向通道才行……”封不觉道。

【是的】

哐——

系统刚把那两个字说完，电梯就停下了；毫无疑问……这就是被人用远程控制停下的。

虽然封不觉的确是在47秒内抵达了这里，但他毕竟还在别人的监视下，这种情况也不算意外。

【该电梯的轿厢顶部没有安全窗】

于是，系统又给了一条新的提示。

“明白……”封不觉自然知道这句是什么意思，他当即就用一个漂亮的后空翻动作朝上方踢出了一记【岚脚】。

但见，湛蓝色的斗气斩击轻而易举地撕裂了觉哥头顶的金属板，但是那道破开的口子形状狭长且不规则，不足以让人通过。

“比我想象中还要坚固呢……”觉哥看着那破口念叨了一句。

很显然，按照他出脚时的设想，应该是可以踢出一个足够让人通过的豁口的，但实际情况却和他的预测有一定差距。

“不过……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下一秒，觉哥拧身一翻，又出一脚。

这第二脚所带出的斩波，比起刚才强了三成左右，成功地在此前那道豁口的旁边拓宽了几十公分的空间。

【月步，上升31.7米】

“五层楼的高度居然有三十多米么……”封不觉说归说，动作可没停。

话音未落，他已纵身而起，从电梯顶部的口子冲飞而出，如炮弹般直升向上。

【这栋建筑每一层的高度都不同，其中，地下一层和地上三层都有大型收容房间，因此高度远超其他楼层；而这两层中高度正常的区域，上下皆由隐藏空间或加厚的防御壁填充】

在系统回应的过程中，封不觉已经升到了第四层的高度，并使用【踏虚】的特效浮在了半空。

“前面的门怎么处理？”觉哥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另一种问法，那就是——“我要不要把这个也撕开？”

【用不少于八十公斤的力量向两侧掰】而系统的回应表示他不需要这么做。

封不觉闻言，立即就将考克斯博士的右手放进了自己的上衣口袋，然后就上前掰门。

区区八十公斤的压力，对此刻的他来说不算什么，凭五十级玩家的身体素质，就算用单手举个一百公斤的东西也不在话下。

吱吱——咔咔咔——

很快，这层的电梯闸门便被他用蛮力轻松地推开了。

封不觉踏上四楼的地面后，二话不说就再次取出了博士的右手，找了块“触屏区”去检索地图。

【我可以给你指路】系统这时说道。

“不必。”而封不觉却是拒绝了系统，纵然在这种局面下，他依然不愿盲目地遵从提示，“你告诉我要去的是哪个房间，然后抓紧时间跟我解释一下取出纳米机器人的方法。”

他这个提议的确很合理，反正地图他现在就可以看，但取出机器人的操作流程必须得由别人告诉他才行。

【你的目标地点是416操作室】系统也没有多啰嗦，立刻就照着觉哥的意思办了，【取出纳米机器人的方法有四种，结合你身上的具体情况，在不伤及性命的前提下，最快的处理方法是：用操作室中的特种磁场生成仪，将纳米机器人直接吸出你的体外。】

“那是不是相当于……”封不觉一边浏览并记忆着眼前的地图，一边分心接道，“身体内部嵌着金属……还去做核磁共振？”

【类似，但纳米机器人的体积是分子级的，在抽离时不会造成过大的创伤】

“不会造成‘过大’的创伤，也就是说……还是会有创伤的。”封不觉又道。

【你的视网膜和耳膜皆会在抽离时受损】系统接道，【建议你事先将“其徐如林”准备好，以便在第一时间修复受损的部位、恢复视觉和听力】

“了解。”觉哥应完这句，转身就走。

刚才与系统交流的十几秒间，他已是一心二用地记下了整个第四层的地图，因此，这会儿他迈开步子就跑了起来。

【注意，继续前进五秒后，两名警卫人员便将于九点钟方向、约四米外出现】

封不觉在听到“五秒”这两个字后，就已推测出了系统后半句话大概要讲些什么；这一瞬，他几乎是在直觉的驱使下便祭出了灵能武器……而当他听到“四米外”这三个字时，两张闪着黑芒的扑克已顺势出手，自行飞向了前方的拐角……

过去，【死亡扑克】的特效【寻灵（灵能武器将始终飞向主人欲攻击的目标）】就已经具备着攻击视线外目标的效用了；而如今【疯魔扑克】的特效【魔动（疯魔扑克的攻击

速度与命中率极其惊人，它因此被吊销了驾照）】作为这招的加强版，命中和速度皆是更胜一筹。

“啊——”

“呃——”

封不觉奔过那条岔路时，连头都没有回一下；耳畔传来的两声惨呼……已经宣告了他的攻击命中。

【四秒后，三点钟方向，三人】

紧接着，系统又来了一句，这次所说的内容更为言简意赅，而觉哥也是心领神会。

叱叱叱——

半秒后，三道黑芒、带出三道破风锐响，又一次将前方尚未现身的敌人提前给搞定了。

此刻，位于基地右半区监控室中的工作人员们已经陷入了恐慌之中……

他们是听不到“系统语音”的，所以，他们也完全无法理解觉哥是怎么做到这种“预判攻击”的。

至少……从他们所得到的视觉和听觉信号来看，封不觉俨然是在“尚未看到、也未听到任何迹象”的状态下就发动了攻击。

【十五秒，十二点钟方向，路口两边已埋伏了四人】

另一方面，左半区四楼的走廊中，封不觉还在前进，系统的提示也未停止。

他俩就像是娴熟的老司机和优秀的导航系统……真可谓配合无间、势不可挡。

【原本埋伏在三楼的兵力已通过其他的电梯来到了该层，共计二十五人，目前正在朝你的目的地移动】

“是那帮全副武装的突击兵吗？”封不觉道，“他们和警卫

的战力差距大致有多少？”

【此位面的基金会在人员结构上与你所了解的基金会有一定差别，那些“突击兵”是由一般的设施保安人员和机动特遣队混编而成的部队，所有人员的实战经验和装备都非常过硬】

“但是……”封不觉接道，“他们仍然不可能对我产生威胁。”

【重点并不在于你是否可以杀死他们，而是杀死他们以后会引发的结果】系统接道，【假如你将这队人击毙、或是展现出了让他们彻底束手无策的不可控制性，那么，本基地的“Site主任”将立即对外呼叫增援】

“嗯……”封不觉一听就懂了，他在心中应道，“那样的话，关于SCP-3232具有实质威胁的信息也就跟着传出去了……”

【即使是现在，该信息也随时可能被传出去】系统又道，【因此，你必须继续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但是，在切断该基地与外界的联系前，你既不能被抓、也不能击溃突击队】

“还真是困难重重呢……”觉哥念叨了一句，再次加快了步伐。

【前方右转，操作室门口的走廊上已有十名警卫，建议使用岚脚】

“哼……你不用提示到这个地步。”封不觉说着，闪出拐角，抬腿便踢。

霎时，斗气一现，狂岚扫过。

这一脚把走廊两侧的金属墙面都撕出了裂痕，站在走廊里的警卫们纷纷在毫无反应的情况下被腰斩了。

一时间，廊间哀嚎四起，血污遍地。

封不觉却是丝毫都没有犹豫和停滞，他面无表情地踩着鲜血和流出的肠子、用最快的速度来到了那416操作室的门口。

嗡嗡嗡——

三秒后，他已用考克斯博士的指纹通过了门禁的扫描，一刻不停地迈门而入。

【仪器在……】

“我看见了。”进屋后，封不觉一眼就看出了他所需使用的是哪台设备，他用极快的语速打断了“系统”的话，并走向了那台仪器旁的操作台。

【右上角的四个开关和左下角两端的两个开关向上拨，其他保持不变；在正中的框里输入W/7831/N，然后摁红色按钮；接着，在数字键上输入启动秒数，并在倒计时结束前躺到磁场生成器上】

系统没有半句废话，它根据觉哥的行动，立即又给出了一组新的指示。

封不觉则是一边听着，一边已完成了操作，待系统这一段话说完时，他已经手握【其徐如林】，侧身躺到了那台仪器终端的金属台上。

嗞嗞嗞……

封不觉设定的启动时间只有三秒，所以他刚躺平，那台“特种磁场生成仪”已开始运行。

这台设备的原理其实也并不复杂，它可以按照使用者的需要，生成各种仅对“某一种金属”生效的磁场。

眼下，觉哥选择的自然是只对其体内那些纳米机器人生效的模式。

虽然他也不知道那些机器人究竟是由哪种材质制造的，但那也无所谓了——反正系统已经给出了具体的启动方式。

噗呲——

磁场生成的瞬间，封不觉顿时两眼飙血，其两侧鬓角处也由内而外地爆出两个伤口。

那些飞溅而出的血在空气中迅速变成了黑色，并凝结成了一些如锈渣般的物质，牢牢地贴附在了磁场生成仪上端的金属面板上。

而封不觉，在此等剧痛之下，仍是一声不吭，面无表情。

说实话……面对这等程度的疼痛感，即使他声嘶力竭地惨叫，也是十分正常的。

但是，他就是不想叫。

因为……这会儿他心情不好，很不好。

【可以使用宝珠了】两秒后，系统语音又提示道。

这是直接传入大脑的声音，所以就算觉哥的耳膜已经受创，一样可以听到。

“接下来是去切断通讯吗？”封不觉在发动宝珠的同时，便已翻身而起，随即就在心中问了一句。

【开门后立刻攻击正前方的走廊墙壁】系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给出了下一个指示。

这时，封不觉刚好打开了门，也瞬间就明白了为什么系统没有回答问题……

“举起双手！”

电子门开启后，立即有一声大喝传入了觉哥耳中；同一秒，几十把光枪齐齐充能的嗡嗡声也分别在门两侧的走廊中响起。

“墙壁对面是什么？”在此危情之下，封不觉还是保持镇定，要问清楚了再动手。

而系统的回答也是简单明确——【SCP-426】

第1059章 我是一台烤面包机

你好，我是一台烤面包机。

我必须用这种方式进行自我介绍，避免语意混淆。

技术上来说，我是一台普通的烤面包机，也可以在通电之后正常地烘烤面包片。但是，当任何人类提及我的时候，他们就会下意识地使用第一人称来称呼我。

尽管基金会已用尽了所有可用的手段，但仍未找到使用第三人称来叙述或书写我特征的方法。

暴露于我的作用范围内、并受到我的影响两个月左右，受我影响的个体就会开始认为他们自己也是一台烤面包机。除非他们受到外力的阻止，否则……这些人终将因为尝试模仿我的功能而伤害到自己。

我被发现于一户居民的家中，当时，这个家庭已有三名成员死亡。

最初，我是被作为新婚礼物送给死去的那对夫妇的；装我的礼物盒中，并没有留下任何卡片和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

大约在这家人收到我的两个月后，由于电路失火，消防员赶赴了现场，并发现……女主人已死于触电，而其原因是她试图吞下一整只电插座；她的岳母在胃胀裂之前吞下了将近10千克的面包，死于内出血；而她的丈夫由于试图与我【哔——】而死于失血过多。

这个家庭唯一的幸存者，是已经处于严重营养不良状态的【数据屏蔽】老先生，他宣称自己在一周前往自己嘴里插了一些面包片，而他目前仍在等着它们烤好之后自动弹出来。

事后，警方在勘察现场时，注意到了我那异常的能力。于是，我被基金会回收了，所有受到影响的警官都接受了C级洗脑。

再后来，我就被基金会带回设施，进行了许多实验和研究，并最终被安置于一个密封的、没有任何监视设备或窗口的房间内。

通往我房间的门上，必须贴有一个和我的外形及特性完全没有关联的标签；且只有3级以上的工作人员才可获知我的存在、以及我的部分特征。

与我接触过的人员，必须每月轮换，以避免受到我的影响；在确认没有受到持续影响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在轮换至少四个月后重新被指派来保管我。

任何已受到我持续影响的人员，都必须进行C级洗脑处理，并被转移到其它设施。

那么……最后，让我再强调一遍……

我，是一台烤面包机。

今天，和往常一样，我在自己的收容房间里静静地待着。

我已经被弃置在这里很多年了，我的级别也从Euclid被降到了Safe；虽说有关我的研究始终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但自从混沌分裂者（The Chaos Insurgency）被彻底消灭后，基金会似乎就对我这样的项目失去了应有的警戒心。

说起这事儿，就不得不提一下SCP-884——围绕着这个项目所展开的谍战，应当算是分裂者组织所实施过的最为深谋远虑、且功效最显著的计划了……

……

【项目编号：SCP-884】

【项目等级：Euclid】

【特殊收容程序：鉴于20[数据屏蔽]年1月11日所发生的事件，现已完全禁止与SCP-884-4进行任何接触，所有检查或测试SCP-884-4的申请应直接上交O5-[数据屏蔽]接受审批；SCP-884-4需被存放于[数据屏蔽]号设施的深度贮藏区。】

【描述：SCP-884-4为一个男用剃须镜，由玻璃和象牙制成，制造的年份估计在1914年前后。该物品原本属于一整套男用梳洗工具之一，但套装中的其他部件均已在本世纪初的试验和盗窃事件中遗失（著名的例子包括：SCP-884-2，又名“剃刀”，已于混沌分裂者脱离基金会时被该组织盗走；SCP-884-6，又名“梳子”，于SCP-884-6-4172号意外事故后被无效化；关于其他SCP-884附属物品的资料，请参阅文件[数据消除]）。

SCP-884-4具有轻微的致幻效果。使用该项目剃须的实验对象会持续产生“自己的毛发并没有减少”的错觉。随后，他们会不断尝试去刮那些已经被剃干净的面部区域。

这种幻觉通常易引起实验对象的焦躁情绪，在一次实验中，还曾导致实验对象失手切断颈动脉。】

……

其实，仅从项目资料来看，SCP-884并不是什么特别危险的项目，完全可以被归于Safe级。只是……它还有一个隐藏的特性，而有关该特性的资料……被某位混沌分裂者的成员从基金会的数据库里删除了。

这种特性就是……在接触SCP-884-4的四到七年后，受影响者将会开始经常性地产生“疑虑（doubt）”感；这一症状最初很难被察觉，直到那些受影响者表现出“不停地检查报告和实验结果”、“往返确认锁门与否”等行为时才变得明显起来，其早期发作的症状几乎与轻微强迫症无异。

而在接下来的二到六年中，影响还将恶化，并逐渐演变为一种极端的选择困难症。

到最后，受影响者连最简单的、无关痛痒的选择都无法做出，直至完全丧失决策能力。

多年前，混沌分裂者正是利用了SCP-884的这种特性，展开了一场非常高明的心理战……

他们故意拿走了有关“长期症状”的资料，然后不断地对SCP-884-4表现出极强的渴望，甚至在某次行动中不惜牺牲二十多名成员也要将其抢夺到手。这样一来……基金会自然会不遗余力地去调查和接触这个项目，也正因如此……组织中受到该项目影响的人员数量也越来越多。

这些人中有很多最终彻底丧失了判断力，还有很多在日后的工作中不幸身亡，而他们的死因都与“在紧要关头无法做出决定”有所联系。

当然了，这场阴谋最终还是在某位卧底特工送回了关键性的情报后得以告破。

整个计划的策划者，无疑就是当初带着资料叛逃的那位索尔茨博士（Dr.Sorts），毕竟是模因学家想出来的计策……确实颇有水平。

好了，说了那么多，我就是想告诉大家……眼下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有能够与基金会对峙或者对其产生威胁的外部敌人了；经过了一些由基金会在幕后操控的大事件后，世界格局也按照他们的意志发生了改变，这让他们获得了取之不尽的D级人员；再者，组织内部还找到了复制忠实的特工的方法，像D19这样的人员也是多不胜数。

因此，像我这类具备精神影响能力、可能导致不可逆的认知危机的、且可能被人为利用来对付基金会的项目……到了这个时代，反倒被视为了威胁级别很低的存在，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归为了“Safe”级。

……

Chua……Chua……Chua……

伴随着一阵古怪的、斗气撕裂金属的响动，收容房间的墙壁竟被人用双手给“削”开了。

由于我并不具备自行活动的能力，也不是需要特殊材质去抑制的活性项目，所以我的收容房间是很普通的——既没有特制或加固过的外墙，也没有会自动触发的防卫或自爆装置。

封不觉用【南斗飞龙拳】打开墙外冲进房间时，他背后的走廊中已然响起了光枪射击的声音。

那些突击兵使用的都是脉冲武器，还是可以精确追踪热源的那种……他们不需要多好的枪法，只要瞄个大概就能命中目标，而且不用担心会误伤到自己人。

所以，在觉哥前冲破墙的那三秒间，几乎所有的突击兵都毫不犹豫地开火了；他们手中光枪所射出的光束也都像静电球里的电光般追袭命中了封不觉的后背。

好在……封不觉现在是装备技能全开的状态。他的防……可是高得很，仅是【17/20的刻薄战甲】（这段时间又找到了几块碎片，从13/20升上来了）和【I WANNA BE A BELT】（和因菲尼特一战，让这玩意儿的防御上限再度大幅提升）这两件装备，就能帮他扛掉大部分的伤害。

直接去摸高压电线觉哥都不怕，像这种持续时间不到两秒的光枪齐射……觉哥妥妥儿的能扛下来。

“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呢。”撕墙而入后，封不觉原地打了个滚，正好停在了我的旁边，他看着我，心中念道，“在未来，我也完全没有生锈或失去特性吗？”

【并没有，不过，这无关紧要】系统回道，【让你冲进来，是因为SCP-426的收容房间没有加固墙壁，也没有应急防御措施；现在，你只要再突破对面的那堵墙，然后左转、直行五十米，就能找到一部电梯】

“说起来……”封不觉一边向着另一面墙冲去，一边心

道，“你居然可以用第三人称的方式来进行有关我的描述？”

【我，当然可以】这句话由系统说出来，还是颇具说服力的。

啾啾啾啾——

就在封不觉越过我头顶之时，几名突击兵已通过墙壁的缺口开始了第二轮的射击。

觉哥连几十把枪的合击都扛下来了，这几把枪他自然也能扛……

两秒后，他顶着背部被脉冲直射的压力，来到了房间另一端的墙边，双臂一展，用双手的手掌贴住墙面，轻喝一声。

霎时，但见白光一现，那堵墙上……竟突然有一整块长方形的区域（约三米高、两米宽）消失了。

下一秒，一个高大的类人形机械造物便出现在了那个位置。

这个机器人，就是传说中的【壮胆机器人3000型】，即封不觉那【梅卡托克之力】所能制造出的四种造物之一。

该技能是器械和召唤专精的双系合技，冷却时间一小时；其消耗为“13点体能值”和“一堆体积大于一立方米的金属物”，或者说……“至少要耗去一立方米的金属”方可发动。

根据技能描述，【梅卡托克之力】生成的东西应该是随机的，有【修理机器人】、【侏儒变鸡器】、【导航小鸡】和【壮胆机器人3000型】这四种；但是，觉哥凭借着“零时差演算”的能力，便可以将“随机”变为“可控”。

此时，他召唤出壮胆机器人，可谓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之策。

一方面，召唤机器人这一行为，正好可以消耗掉眼前这块墙壁上的金属，瞬间开出一条道路；另一方面，体积巨

大、外观威武、且防御力极高的壮胆机器人，可以替封不觉把追兵全都堵在这个房间里。

“堵住入口，别放他们过来。”就在那些突击队员被壮胆机器人的登场给惊得愣住时，封不觉已经从墙壁的缺口处闪了出去，并用意念给机器人下达了指令。

反正这个召唤物的攻击能力是零，封不觉只要下个“死守”的命令，就可以安心走人，丝毫不必担心壮胆机器人会把突击队灭掉、导致对方呼叫增援的局面。

“哪儿？怎么走？怎么做？”冲到房间另一侧外的走廊上后，封不觉按照此前系统所说的向左转，随即拔腿狂奔起来，边跑还边在心中问道。

【前方的电梯就停在这一层，你进去以后直接破坏轿厢底部，下降至二楼，通过连接走廊返回右半区】

它说到这儿时，封不觉已然来到了电梯门口，并用考克斯博士的右手食指摁下了电梯的开关。

可这回……并没有“叮”的一声响起，门也没有打开。

【他们已锁定了的博士的通行权限，她的指纹……】

系统的后半句话还没说出来，觉哥已经一甩手把那只血淋淋的右手给扔了，并开始用蛮力掰门……

哐——咔咔——

八十公斤的压力而已，小意思。

电梯门眨眼间就被封不觉给掰开了，接着，他便踏前、跃起、自转、急坠……同时将岚脚之力运至足尖外放。

他这一连串动作如行云流水，愣是放出了一招“电光毒龙钻”来……

【建议你现在先使用一次生存值补充剂】系统也不废话，跳过那些已没必要再说的内容，提醒道【那条“连接走廊”的防御系统此刻已经启动了】

第1060章 未来基金会（完）

封不觉按照“系统”所说，在奔向连接通道的过程中喝下了一瓶生存值补充剂，将此前累积损失的生存值都回满了。

随后，他又在系统语音的提示下一路跑回了那条通道的入口处。

由于觉哥此前的种种表现，基金会方面没有再派普通的警卫去拦截他……在他们看来，这种行为已经和白白送死没什么两样了。

【这条走廊的门非常坚固，建议召唤马孙将其破坏】

“了解。”到了这会儿，封不觉基本已对这个“系统”所说的话言听计从。

他在心中应了一声后，当即就召唤出了马孙。

但见，那金光熠熠的灵将之影骤然现身，扬刀便斩。

一套“中华斩舞”下来，眼前的金属闸门便成了一堆金属碎片。

嗡——

然，下一秒，一张密集的激光网出现在了觉哥的前方。

这光网层层叠叠、交错无序、而且每一道光束都在变速移动着；这种防御措施一路延展到走廊的另一端，别说是人了，就算是一只苍蝇……也未必能飞过去。

“怎么办？”

【破坏走廊顶部，从上面跑过去，务必在三十秒内抵达对面，并重新进入建筑中，且过程中要屏住呼吸】

“嗯？”这段提示让封不觉想到了什么，“建筑外面怎么了？”

【这个地球的大气环境已经不适宜人类生存，呼吸外面的空气可能对你的身体造成损伤】

“哼……原来如此。”封不觉一边念叨，一边已操控马孙斩铁开路。

在走廊上方开个口子并不算难，搞定后，觉哥便跃了出去，然后在那通道的上方疾奔前行。才二十秒不到，他就已经来到了对面，然后如法炮制地劈开了脚下的那块天花板。

重新跳入走廊后，他又切碎了连接走廊另一端的闸门，就这样……他成功回到了右半区。

【总控机房在三楼，基地指挥官已推测出了你的目标，眼下基地右半区的所有兵力都已被调到了三楼布防】

“那么……直接从二楼接近目标房间，然后轰开天花板……”封不觉的脑中立即反映出了最合理的策略，“……如何？”

【这是目前的最佳方案，但总控机房上下和四周的墙壁皆是加固过的超合金，这还不算二楼和三楼之间本身的防御层】系统回道，【建议先用“超死亡马孙黄金双拳锤”对目标区域进行连击，以破坏合金结构的稳定性，随后再用你刚才钻破电梯轿厢的技巧突破】

“行，指路。”封不觉没有什么异议，果断应道。

两分钟后，觉哥便顺利抵达了位于总控机房下方的一段走廊。

正如“系统”所说，右半区的所有兵力都被调去防御第三层了，所以封不觉这一路跑来毫无阻滞。

马孙的存在时间默认是五分钟，觉哥身上还有【炼金王的嘲讽】，可以让这个时间再加长个几分钟，因此，马孙的时限此刻依然还有剩，可以继续作战。

【上去以后，最大限度地破坏机房里的设备，只要机房被毁，该基地与外界的“信息传递手段”就会断绝】

“也就是说……‘信息传递手段’之外的联系方式还是存在的？”封不觉问这个问题时，已然操控着马孙开始“狂揍”天花板。

【存在】系统回道，【那些“一旦收容失败便会触发核弹攻击程序”的项目，都有着独立的发信机制】

“哼……明白了。”封不觉冷笑一声，“系统”的计划他一听就懂。

只要他现在冲上去大闹一番，切断基金会对外传递有关SCP-3232信息的渠道，那任务基本就算是成了。

接下来……他要做的事就简单了，随便找个极端危险的、一被放出来就会触发核打击的项目，并破坏其收容措施就行。

砰砰砰砰——

就在觉哥与系统交流之际，马孙的攻击已将他头顶的天花板打得凹凸变形、隆隆作响。

【可以了】

随着系统给出了肯定的信号，封不觉踏地拧身，旋身猛上，顺势就来了个向上的“电光毒龙钻”。

数秒后，他便像个人形钻机一样，“钻”入了三楼的机房中。

【他们正准备对外发送资料，请尽快展开破坏】随后，系统又催促了一声。

封不觉也不用它催，刚上到三楼，他就双手撑地，一字马拉开，全力扫出一记【岚脚-周断】；紧接着，他又改为单手撑地、侧身出腿，朝着四方边转边踢，发出狂乱如雨的无差别连续踢技。

“这招我命名为【岚脚-旋莲华】，你觉得如何？”反正这会儿也没旁人，封不觉干脆就直接开口跟系统进行了对话。

【不予置评】但系统好像没有兴趣跟他聊天。

不多时，封不觉便已将这个巨大的机房中的所有设备摧残得近乎全毁……连屋顶上的自动消防喷头都被他给踹爆了。

【破坏成功，信息没有被发出，恢复通讯至少需要四十分钟】系统紧跟着说道，【十五秒前，基地指挥官发出命令，有两名四级人员正打算撤离此地并向外传递消息】

“要我去拦吗？”封不觉问道。

【没必要，只要你在十分钟内触发核打击，他们根本来不及逃出破坏范围】系统应道，【现在，从刚才钻出的缺口回到二楼】

封不觉闻言，一个闪身就从地上那窟窿窜了出去，他刚一站定，下一句提示又来了。

【七点钟方向，直行五十米，右转，直行十米，再右转……】

一系列条理清晰的指令在脑中接二连三地响起，觉哥的接收和执行也是高效无比。

长话短说……仅三分钟后，觉哥就来到了一个位于地下一层的收容房间门口。

“就是这儿吗？”他站在门口问道，“里面是什么？”

【SCP-1440】（即“不知从何而来的老人”，该项目源自“老人与三名死神赌博”的传说，其特点是本身不老不死，但会不断地给周围所有与其有接触的、与人类相关的事物带去死亡与毁灭）

“他居然被成功收容了？”封不觉瞬间就记起了该项目的资料，并疑道。

【是的，因为这个时代的基金会已经解析了SCP-409的成分；他们已将这项技术运用到了一些特种项目的收容设施

上，关押1440的房间的内壁就是用409的变体材料制作的，在抑制项目时实现了增殖与崩坏效应的平衡】

“那么……这个房间……”封不觉随即就想道，“至少也得四级以上的人员才有权限开启吧？”

他这么问的另一个意思就是……“我现在是不是该再去找个高级别人员，再剁一只手回来？”

【不，这个房间的门是封死的，基金会完成收容后便没打算再开启这里，不过，房间内装有感应器，当房间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时……】

轰——

系统话还没说完，封不觉就一记岚脚踢了出去。

他这一脚的威力不能说很大，但那无所谓……只要房间的墙壁上出现一道肉眼可见的裂痕，其结果就是……

【干得不错，疯不觉】

【核弹现已经发射，核打击过后，所有的观测记录都将被消除，我也可以断绝与此世界的联系了】

“系统”这句话刚说完，紧接着……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您已完成该剧本，180秒（本次版本更新后，单人剧本结束后的滞留时间也改为了180秒）后自动传送】

终于，两句比较熟悉的系统语音响起，告诉了封不觉——他在这个剧本中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呼……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通关还真是轻松呢……”此时，封不觉长吁了一口气。

……

同一时刻，真正的基金会设施中。

坐在办公桌后的考克斯博士……也松了口气。

她看着眼前大屏幕上的封不觉，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

“博士，‘干得不错’这个评价，应该给你才对啊。”两秒后，一位观测组的同事便在通讯频道中称赞了博士一句。

其说话声响起之时，明显还能听到几声欢呼的笑声从旁边传来。看起来……观测室中的工作人员们都对此次实验的结果相当满意。

“呵……还好吧，我也不是第一次假扮‘系统’了。”考克斯也摁下通讯器的按键，回应道，“不过……像这样和对象直接交流，且说了那么多话的情形……还真是第一次。”说到这儿，她的视线不禁又看了看屏幕中的觉哥，“不过，这个叫‘疯不觉’的玩家，确实很强……即使撇开数据、单论头脑……他也是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所有项目中最出色的一个。”

“嗯，这倒没错……”通讯频道中的声音又道，“毕竟是第一个成功突破到‘第二层镜像世界’的玩家，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有其他玩家办到。”

“我看……那是不太可能的了。”考克斯回道，“说到底……他们所处的宇宙、或者说时代，其文明程度还远远不及我们；在他们那边，即使是平均智商最高的东亚和欧洲地区，成年人的平均智商也不超过110；而我们这儿……自从普及了基因调整技术后，95%的人在学龄前智商检测中的表现都在130以上，再加上科技水平和教育体系的差距，到成年时会领先他们更多……”

说到这儿，她停顿了两秒，再道：“而我们眼前这个‘疯不觉’，无疑是个极端例子。除他以外的那些对象……甚至连‘提示’的存在都察觉不到，但是他……不但成功破译了‘第一层世界中真正的系统给出的提示’，还迅速领会了‘第二层世界中由我扮演的系统所给出的暗示’。可惜……也不过如此了。”

博士语气微变，略有些惆怅地接道：“说到底，还是维度差距，当他到了‘第二层镜像世界’，即一个‘一切细节都在我们

的掌控下’的环境中，他终究难逃提线木偶的命运。”

……

很显然，此刻，考克斯博士以为已经万事大吉。

可是，就在她跟同事开始闲聊之际……

“呵……呵呵……”画面中的封不觉，莫名地笑了起来。

当他笑起来的时候，考克斯博士和观测员们脸上的笑意……却都在顷刻间消散了。

两秒后，博士赶紧又凑回了屏幕前，双眼紧盯着屏幕上的各种读数，她的手也放回了键盘上，随时准备“按键发言”。

“好了好了，不演了……”笑了几秒后，封不觉接道，“反正也通关了，就再跟你聊两句吧。”他扬起头来，有气无力地念道，“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不是‘系统’。”他微顿半秒，再道，“真正的系统……在我进入这‘第二层沙盒’之后，只给出过两句提示，也就是半分钟前那两句。”

听着他的话语，方才还一片雀跃的观测室中……顿时鸦雀无声。

而坐在办公桌前负责冒充系统的考克斯博士，也是瞪大了双眼，不知如何应对。

“给我解除限制的是你，改变任务的也是你……”封不觉接着道，“我想……我的表现还不错，在看过了SCP-3232的资料后，立即就领会了你‘改变任务’的意图，而这……也成为了你‘冒充系统’的资本。”他又笑了笑，“呵……说起来，我要是看不穿【销毁基金会内关于SCP-3232的所有观测记录】这条任务所隐含的信息，你反而难办了吧？在那种情况下，你就得对‘系统直接对玩家下令’这件事儿做额外的解释了。”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考克斯博士也知道没必要再掩饰什么了，她立即摁下键盘上的发言按键，开口道：“你是怎么发现的？”

她的话传到觉哥耳中时，便被转化成了与“系统语音”一样的声音，不过……此时博士已没有刻意去模仿那种机器人般的语调了，而是用自己的口吻在说话。

“哦？是考克斯博士吗？”而封不觉也只凭语调就听出了她是谁，“亦或者……在更上一层的世界里，你有另外一个名字？”他没有给对方回应的时间，即刻又道，“呵……算了，你也不用告诉我，总之……看破你是‘假系统’的依据很简单——我做了一个测试。”

“什么测试？”考克斯博士急切地追问。

“此前那十几分钟，我在配合你指挥的同时，一直在用不同的方式和思维速度向你传达着各种信息。”封不觉接道，“然而，你只对那些‘我以语言形式在心中完整念出来’的信息有反应，但对图形、逻辑设想、或是更为快速的念头等等都毫无反应。”

“就凭这个！”考克斯惊道。

“足够了。”封不觉回道，“的确，你的智商很高、且有着一目十行的本领；你的反应也很快，你可以根据观测程序所反馈的‘我的心声’、与我进行实时的交流，并对答如流。但……你终究没有跟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意识连接；光脑处理的是我全部的神经信号、而你处理的只是‘语言信号’和‘存在于思维中的语言信号’……仅凭这点，我就可以确定你并不是系统。”

言至此处，觉哥用食指轻叩了几下自己太阳穴：“如果是‘真正的系统’来提示我，那么……呵……它根本不需要通过‘语音’来与我交流，因为那样……太！慢！了！”

“哼……”听到此处，博士也笑了，“好吧……疯不觉，看来，你比我想象得更聪明，是我低估你了。”

“低估我没有关系，但是……”封不觉回道，“你、和你的同事们，低估了系统……或者说……低估了SCP-3232，这就

是致命的错误了。”

“哦？”考克斯的态度还是很轻松，她饶有兴致地问道，“你又是怎么得出‘我们低估了系统’这个结论的呢？”

“哈！哈哈哈哈……”这一刻，封不觉狂笑出声，笑了一阵后，他忽然露出狞然之色，“博士，说实话……你问出的这个问题本身，以及提问时的语气，在我听来……都只能用‘不知死活’来形容。”

闻言，考克斯博士神情陡变。

“你什么意思？”她即刻出声追问道。

然，她这句话刚到嘴边，画面中的封不觉便化作白光被传送了。

嘀——嘀——嘀——

一秒后，基地的警报突然响起了起来，惊得博士整个人一哆嗦。

“怎么了？”她立即摁住桌上的通讯按钮，高声喊道，“快报告情况！”

整整十秒过去……没有人回应她，她的耳边只有连绵不绝的警报蜂鸣。

“有人吗？”博士又切换到了公用频率，并凑近通讯器高声道，“出什么事了？”

又是十秒，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开什么玩笑！”考克斯博士站了起来，“难道整个基地里的所有人都在一瞬间失去了回应通讯的能力？”她摇了摇头，“不……不可能……也许是通讯系统出了什么故障。”

她一边想着，一边朝外走去。

无论如何，既然警报已经响了，那她即便联系不到任何人，也得走避难流程。

嗡嗡——

很快，博士便通过指纹扫描打开了办公室的电子门。

然……门开启后，她却没有迈步往外走。

因为，此刻……门外正站着个人。

那是一个身着黑西装的男人，他身材消瘦、面色白净，相貌也堪称俊俏。

但不知为何，这位帅哥浑身上下都透出一种猥琐阴湿的气质，即使他鼻梁上那副眼镜的镜片上泛着白光，也无法遮掩他那极度不善的眼神。

“嘿嘿嘿……你好啊，博士。容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第1061章 新的储藏室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560000，游戏币：100000】

【获得物品/装备：无】

【完成/接受任务：1/1】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1，破解世界观：SCP观测计划】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10000】

【技巧值加成经验：10000，游戏币：10000】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四张拼图牌】

【隐藏任务奖励：随即抽取一件完美级装备】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封不觉回到登陆空间后，其面前的触摸屏上便已刷新出了这些信息。

“哼……180秒的时限明明没到，就把我给赶出来了吗……”觉哥站定后，当即念叨了这么句话。

他没有再去纠结此前那个世界里的事，因为他明白……就在此刻，那个世界，八成已经被系统、或是别的什么东西给肃清了。

“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所谓的‘48小时限时体验’，也是

伍迪的布局之一……”封不觉此时已经在思考更为深远的一些事情了，“惊悚乐园开服至今，已经侵扰了太多的宇宙……而这其中必然存在着一些对多维空间有强烈探索欲望或抗拒性的位面。”

“虽然‘系统’在理论上是一种绝对可靠的‘时空枢纽’，但以伍迪的性格，他肯定要‘测试’过才能放心。”

“在赌局的最后阶段，也就是‘无限世界’正式开启之前，伍迪必须确保游戏环境全然在掌控之中……防止因为来自其他宇宙的干扰而引发什么计划外的连锁反应。”

“于是，他便策划了这个所谓的‘限时体验’活动……”

“早在S2的预赛规则公布时，他就已经算计到了这一步；他将这种‘替自己去进行测试’的工作作为一种‘奖品’，堂而皇之地发给了服务器中最强的二百五十名玩家。”

“我们的实力保证了测试的完成度，而‘只能排单人模式’这个设定，则保证了我们分散行动……这样就能去刺探更多的宇宙。”

“在这七天里，伍迪可以根据我们在剧本中的表现，来决定如何处理那些‘高风险宇宙’；比如我刚才经历的那一个……都已经可以读取我的角色数据和内心独白了，这种连系统都能冒充的宇宙，肯定不能留。”

觉哥在原地思考了一会儿，神情中流露出了些许不快的神色。

不过，他很快就调整心态，消化掉了这种情绪……

“哼……算了，随他的便。”两分钟后，封不觉哼了一声，心道，“测试就测试吧……至少从客观上来说，我确实在新版本到来前多出了48小时的优势……”

想到这儿时，他已转身摁下了电梯门旁的按钮。

当门打开时，一个崭新的储藏室出现在了觉哥的面前。

“哦？这算是公家帮着装修了一下么？”封不觉走进储藏室时，环顾四周，发现这儿已是改头换面。

原本那略显苍白单调的空间，如今变得更有质感……房间的墙壁颜色以及从墙中透出的光线都变得比较柔和；储藏箱已从房间的角落被移到了一侧墙壁的中段，而且造型变成了一个直立的金属柜；房间的正中还多出了一个五平米见方的金属平台，这样一来……玩家终于不必在地上整理装备了（客服确实收到过一些这样的抱怨，抱怨者主要是那些装备和物品极多的土豪玩家，普通玩家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多东西要摊开来整理）。

“粉碎机倒是没变样……”封不觉经过【零式魔导粉碎机】旁边时，轻声念道。

“那么……”接着，他便走到了与电梯门相对的那面墙边，看着眼前那个翻屉式的铁闸道，“这应该就是新的‘奖励获取渠道’了吧。”

他的推测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他一进储藏室就发现以往那些用于承载剧本奖励的“玻璃柱”并没有出现。纵观这个翻新过的房间，也就这个翻屉最像是替代品了。

“让我想起了小区里捐衣服的箱子……”封不觉去拉那个翻屉时，下意识地嘀咕了一句，随后便抓住铁闸上的把手，用力一拖……

哐——

翻屉被拉了开来，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件装备、和四张拼图牌。

“嗯……让我瞧瞧……”封不觉没有急着去看装备的属性，而是先把四张拼图牌拣了出来，举到眼前。

那四张，分别是【拼图牌-烟杆儿】、【拼图牌-假发】、【拼图牌-傻笑】和【拼图牌-糖分】。

“喂喂……这四张是怎么回事？”觉哥一看到这四张牌，都

不需要系统去检索……其脑中就已经蹦出了一种可行的组合。

“这是JOY4么？绝对就是JOY4吧！”下一秒，封不觉便忍不住吐槽出声。

他一边这么吼着，一边已经唤出了游戏菜单，启动了拼图牌合成系统。

【检索到一种可能的组合序列】

果然，系统给出了这样的语音提示——套牌名称：【JOY4】，消耗【拼图牌-烟杆儿】、【拼图牌-假发】、【拼图牌-傻笑】、【拼图牌-糖分】可构成组合。

“还真是JOY4啊！”封不觉喊归喊，但丝毫没有停止行动的意思……

【您选择生成的套牌组合为：JOY4，请确认该操作。】

觉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确认后，其手中的四张卡牌便化作白光重组了，两秒后，一张新的卡片浮现在了他的手中。

【套牌已生成，请问是否将其兑换为装备？】系统的下一句提示也随之响起。

封不觉又选择了【是】，但这回……他手中的【JOY4】并没有如往常的那些套牌一样化光消失。

【请注意，JOY4为一套特殊套牌，将其转换为装备的操作具备一定的风险，因此，您有一次机会可以将该套牌重新拆分为四张拼图牌，请谨慎选择。】

又一段系统语音过后，封不觉的眼前弹出现了新的虚拟窗口，上面有两个选项……

一：【将该套牌重新拆分为拼图牌】。

二：【继续兑换装备】。

“什么意思？”这回，封不觉可就不果断了，“喂喂……有风险是什么意思？”

觉哥知道，这种拼人品玩儿概率的事情，对自己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对别人来说是1%的危险，对他来说就是99%……

墨菲定律在封不觉的面前毫无意义，“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这句话……在觉哥眼中的版本就是——“让我们考虑好事情变坏之后的对策再行动吧”。

“拆，还是不拆……这是一个问题。”封不觉犹豫再三后，决定把这个问题先搁置一下。

他把【JOY4】放进了口袋里，又去看翻屉里的那件装备……

【名称：鼠槌】

【类型：武器】

【品质：完美】

【攻击力：1】

【属性：无】

【特效：每一次攻击都造成1点伤害】

【装备条件：通用专精D（拾取后绑定）】

【备注：莫名其妙的武器，以槌打造成伤害，攻击力很低，但不管敌人多强都能使其受伤。】

“这他喵的是完美级装备？”封不觉看着那属性都惊了。

这件武器的出处，他倒是知道的……鼠槌可说是《轩辕剑》系列中的经典“恶搞系”装备。其原版的效果是——“使用时，敌人头顶会突兀地出现一个槌子，你每点击一下鼠标、或者按一下空格或回车键，这个锤子就会槌敌人一下”。

虽然这把武器具备“不管对多强的敌人都能打出伤害”的特性，但是……这个“伤害”是一个固定值，且并不算高。

而眼下封不觉拿到的这个【鼠槌】，明显比原版要坑爹……因为这玩意儿就连跨空间攻击的效果都没了，还需要玩家自己拿在手上去槌人。

“好吧……我明白了……”觉哥盯着物品说明看了一会儿后，念道，“奖励是‘随即抽取一件完美级装备’，而不是‘随即抽取一件与你当前等级相符的完美级装备’，所以……我一如既往地被坑了。”

“唉……”他叹了口气，又道，“从那‘通用专精D’的装备条件来看，十几级的角色就可以用这玩意儿了，以我目前这50级的人物能力而言，拿个与等级相符的精良级装备也比这强啊……”

念及此处，他便拿起了【鼠槌】，向着粉碎机走去。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啊……”在前行的过程中，封不觉随口念道，“这武器的攻击力居然显示为‘1’……这算什么情况？”

这的确是不太正常的现象，因为按理来说……惊悚乐园中的攻防等数据从来就不是由具体的数字来表示的。

“既然所有东西的血量都只是虚无的概念，光给这个槌子显示攻击力又有什么意义呢？”封不觉说着，便将【鼠槌】放到了粉碎机的输送带上，转身就去拉操纵杆。

然……就在这一刻……

“等等……”封不觉的手，出于本能地停下了。

“卧槽！”一秒后，他赶紧放开了操纵杆，一个箭步上前就把【鼠槌】拿回手中，“原来是这样！”

觉哥这会儿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其实自己刚才已经把这件装备的“隐藏效果”给破解了。

这把【鼠槌】真正的作用就是——可以试出惊悚乐园中任何一个单位的具体血量。

“呼……好险。”封不觉长吁一口气，“差点儿就把这么犀利的东西整成一坨‘已蜕能的残渣’了。”

他重新拿起【鼠槌】，心道：“有空找小叹试验一下，就能根据他掉血的百分比大致测出50级玩家的血量是多少了……”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问……封不觉不是连“数据”都能看穿么？难道他看不出某个个体的血量是多少么？

是的，他看不出来。

简单地说……他用数据视角看到的、其他玩家或是NPC的“血条”，也都是按照百分比显示的，并没有具体的数字。

不过，如今有了【鼠槌】，这个情况就可以改观了……

封不觉试完了血量后，还能以此为参照去试自己各个技能的伤害……然后再用技能伤害去推算防具和武器的伤害等等。再结合他的“零时差演算”去运用，以后他在战斗中所能取得的情报优势将变得更加具体……

可以说，这【鼠槌】到了觉哥的手里，正是物尽其用，能被开发出所有的潜力。

“哼哼哼……”心满意足地将这件完美级的宝物揣入行囊后，封不觉发出阵阵冷笑，自言自道，“这想必就是传说中的‘情场失意、赌场得意’效应了吧？”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用一种描述物理学现象般的口吻将那八个字的歪理讲了一遍。

“好！”觉哥喝了一声，宣告自己已经成功建立了一道名为“自欺欺人”的心理防线，并从口袋里掏出了刚才的套牌。

“趁着运势，把这个也开了！”封不觉说着，便举起那张【JOY4】，重新唤出了先前的窗口，选择了【继续兑换装备】的选项。

此处，容我用上帝视角来说明一下，这张套牌的风险何

在。

【JOY4】所兑换出的装备，只可能是以下五件中的一样——

1.【红色战斗伞】，传说级复合式武器，攻防极高，且可以召唤出一名极其强大的夜兔族少年为玩家作战，持续三分钟。

2.【紫色战斗伞】，传说级复合式武器，攻防较高、具备机关枪的功能，且可以召唤出一名实力高强的夜兔族少女为玩家作战，持续三分钟。

3.【棕色斗笠】，传说级防具，防御力低，但对光束系及精神系伤害有近乎免疫的防御性，且可以召唤出一名实力高强的夜兔族少女为玩家作战，持续三分钟。

4.【空白写字板】，传说级武器，攻击力低，几乎不具备实用性，但可以召唤出一个谜之生物为玩家作战，持续五分钟。

而最后，那第五样东西则是……

第1062章 过来人的建议（上）

封不觉完成了选择后，他手中的【JOY4】套牌便立即化为白光消散了。

由于储藏室内的装备生成形式已经改变，房间里是不会突然出现白色光柱的。

觉哥等了几秒，看周围没什么变化，便重新走向了墙边的那个翻屉……

“应该是在这里面吧……”他一边念道，一边拉动了那个铁闸。

的确，套牌兑换出的装备，也是在这里面刷新的。

哐啷——

翻屉被打开时，那件东西便出现在了觉哥的眼前。

“呃……”当封不觉看见那玩意儿的刹那，他甚至都不需要唤出说明菜单，就知道这件物品的名字了。

整体而言，那是一个柱形的、类似玩偶的物体。

其主体是一根橙红色的圆柱，顶端有着一个半圆形的肉色顶盖，盖上画了两只眼睛和一张嘴。

两只眼睛，是标准的死鱼眼……

一张嘴，则是一条简单的横线。

这个半圆形的“头”上，也就只有这两眼一嘴了，并没有鼻子、耳朵、眉毛……或是其他任何的细节。

而在这柱形物体的两侧，还分别接了两根肉色的、与筷子差不多粗细的棍子。这两根东西应该就是此物的“手臂”了，同样没有任何细节，只是固定与身体呈七十度角下垂着。

【名称：JUST WE】

【类型：复合型武器】

【品质：传说】

【攻击力：？？？】

【防御力：？？？】

【属性：火】

【特效：存在感比想象中要强，实际作用也比看上去要大】

【装备条件：既然绑定了，你就用着吧（拾取后绑定）】

【备注：JUST WE就是JUST WE，既不伟大也不卑微。】

“哦……还真是JUST WE啊。”封不觉拿起那件东西，微笑着言道。

下一秒……

“坑爹呢这是！”他立即大喝出声，“这也叫传说品质么？这真的算装备吗？让我装备在哪里啊？难道整根捅进【哔——】里面夹着走吗！这特效描述简直莫名其妙啊！‘装备条件’那栏是在安慰我吗？那种‘你都已经上当了，不如看开一点’的语境不是我的错觉吧？最后的备注算什么啊！‘JUST WE就是JUST WE，既不伟大也不卑微’……这不是废话么！”

“哈啊……哈啊……”觉哥一口气吐完了这么一整段，气喘吁吁地缓了几秒。

发泄过后，他稍稍冷静了一点……

“呼……算了……这就是命。”他叹了口气，把JUST WE放进了行囊，“这是传说级装备，多少都会有一定作用的……嗯……一定有的。”

虽然他这样告诉自己，但他心里也明白……自己恐怕已然承受了【JOY4】套牌兑换装备时的“风险”，抽到了一种令人蛋疼的奖励。

至此，封不觉算是把剧本结束后的奖励给领完了，他看了下现实时间，距离自己登录也已过了两三个小时。

考虑到这次“限时体验”的四十八个小时是按照现实时间计算的，觉哥决定还是先下线。

这两三个小时，就算是熟悉一下新环境了。接下来，他准备全都以睡眠模式去登录——反正一样要玩，用睡眠模式去消耗体验时间要划算得多。

……

断开神经连接后，封不觉打开游戏舱，坐了起来。

“嗯……”他坐正后晃了晃脑袋，念道，“又来了……”

觉哥很久以前就发现，每次他使用非睡眠模式进行过游戏后，在刚断开连接的那几分钟里，都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那倒也不是“眩晕感”，而是一种微妙的“不协调感”。

当封不觉还是一个普通人时，是察觉不出这种异常的。不过……在经历过了古尘、齐治、伍迪、西蒙这帮家伙的轮番“开发”后，如今的觉哥可是连“地球自转”都能感应到的男人。因此，他可以清晰地感应到这种“不协调感”……

“感觉到了吗？”

就在觉哥沉吟之际，忽然，一个男人的声音传入耳中。

“卧槽？”封不觉惊讶之余，循声转头，赫然发现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我说……你是怎么进来的？”觉哥一见是古尘，开口便道，“还有……为什么你进来了我完全没发现？”

“你这儿的钥匙我早就有了。”古尘淡定地回道，“就算没

有……要进来也是易如反掌。”他耸了耸肩，“至于你发现不了我的原因嘛……解释起来很麻烦，你就当我‘轻功’好吧。”

“嗯……”封不觉虚着眼，爬出了游戏舱，“看来你也是入侵民宅的行家啊。”

“不，我不是。”古尘接道，“你不打招呼进别人的家，那叫‘入侵民宅’，我不打招呼进民宅，叫‘执行任务’。”

“呵呵……”封不觉干笑两声，回道，“那么……不知科长大人您今天来此，又是执行什么任务呢？”

古尘闻言，望着觉哥的眼睛，沉默了几秒，随后再道：“我今天来……是办私事。”说罢，他抬头瞥了眼墙上的钟，“已经快六点了，咱们边吃饭边聊吧。”

“哦？”封不觉笑道，“那感情好啊～”他的表情虽然在笑，他眼中并没有半分真正的快乐，“您这是准备带我去哪家豪华酒店里公款吃喝呢？”

这时，古尘站了起来，朝厨房的方向走去，边走边道：“我来的时候，顺道去了趟菜场。”

“哈？”封不觉的视线跟着他，很快便看到了放在料理台上的几个塑料袋。

“我跟老婆打过招呼，今天不回家吃晚饭了，就在你这儿凑合一顿……”古尘话说到一半，已走到了厨房，并拿起了一条围裙给自己寄上，“我婚后很少有机会亲自下厨了，所以水平可能有点退步，你过来给我打打下手。”

“喂……”觉哥都惊了，“你自说自话闯进别人家、强行买菜做饭、且自己还要蹭饭……然后还要求主人帮你一起做？”

“那你做不做？”古尘若无其事地反问道。

封不觉想了两秒，翻起死鱼眼，也走向了厨房：“唉……菜单菜单……”

“葱烧排骨……”古尘顺势回道，“……麻婆豆腐，肉蛋

羹，再弄个蘑菇汤。”

说这话时，古尘左手已拿起了一个透明的大号儿打蛋碗，右手抓起一个鸡蛋一敲，来了个潇洒的单手打蛋。

然后……蛋碎了一碗。

随着那鸡蛋连壳带黄儿一块儿掉入碗中，厨房内的气氛瞬间变得非常诡异……

在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过后，封不觉嘴角抽动着，虚眼看向古尘道：“那个……我想问一下……阁下‘退步’以前的料理水平，究竟是怎么样的？”

古尘保持着他那从容的态度，拿起抹布擦了擦手，冷冷回道：“你知道泡面煮一下会比直接泡好吃吧？”

“废话！谁不知道啊！”封不觉都惊了，“合着你所谓的‘水平’就是煮方便面的水平啊！就这样儿你还敢觍着脸买上四个菜的材料往别人家里带啊！居然还摆出一副很嚣张的样子让人给你打下手？”

“哼……”古尘无视了觉哥的吐槽，冷哼道，“顺带一提……煮泡面的时候，少放点水，可以让口感更好。”

“提你大爷啊！还不是在说方便面嘛！”封不觉朝着古尘挥臂一指，“都说了那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知识了啊！你那自我感觉良好的态度是闹哪样啊！”

古尘摇了摇头，依旧不为觉哥的吐槽所动：“年轻人，你太天真了……真正高深的技术，是返璞归真的境界。像那种‘让包子笑起来’或者‘让饺子动起来’之类的技巧都只是哗众取宠罢了。”

“连个蛋都敲不利索的家伙还真敢说啊……”封不觉自己的蛋都开始隐隐作痛了，“把几十年前的料理漫画老梗翻出来嘲讽以为我就听不出来么？”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古尘接道，“虽然我的手法是生疏了，但意识是不会退步的。”他说着，拿起了另一个塑料

袋，“看着……一会儿我就传授给你用大豆代替绞肉制作出六味一体的特殊麻婆豆腐的方法。”

“刚嘲讽完人家的技巧是哗众取宠后立即又剽窃了人家的另一个技巧啊！”封不觉吼道，“要不要……哦不……有没有脸啊这是！”

……

十五分钟后……

“嗯……我看看……”封不觉望了眼灶台上的蒸锅，“肉蛋羹算是蒸上了……”他又望了眼旁边的盖着锅盖的大炒锅，“排骨要小火收汁，还有的等……”他低头看着碗里的豆腐，“豆腐还是先在水里泡着，等那两个菜都好了再下锅。”

想到这儿，他转过头，看向了不远处的古尘：“那个……科长，您的大豆体绞肉弄好了没有？”

此时，古尘正在另一边的一个灶台前不知忙活着什么。

闻得此言，他转过身来，递给了觉哥一个尝菜的小碟子，碟子里，有一小坨黑色的不明物质。

“你尝尝味道如何。”古尘说道。

觉哥当即后退半步，戒备地问道：“你自己干嘛不尝？”

古尘的回答，是令人震惊的……

他用非常平静的语气回道：“看上去好难吃。”

封不觉瞪大了眼睛，深呼吸了一次，然后，保持着脸上那濒临抽搐的表情，用淡定的口吻问道：“你能滚出我的厨房么？”

……

到晚上七点，这爷俩儿（考虑到他们的年龄，这样的称呼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终于坐在了饭桌前。

总体而言，封不觉一个人做了三菜一汤，古尘糟蹋了一

个鸡蛋和一斤大豆……反正菜都是后者买的，觉哥也就不说什么了。

“今天来找你，主要是谈谈我那表外孙女的事儿。”古尘端起饭碗，第一口菜还没夹进嘴里，就说了这么一句。

“啊……”封不觉这边，已是抄起勺子、挖了一口麻婆豆腐，“我正好也想不明白……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她具体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她一定是生气了。”古尘接道。

“我就是不明白……”封不觉道，“她在气什么呢？”他的语气不经意地就升高了，“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好啊。即使她的封印解开后发现自己对我并没有她想象中的感情，我也……”

“打住打住。”古尘打断了觉哥，“问题就出在这里。”

“啊？”觉哥没听懂，“出在哪儿？”

“我知道你是为她好。”古尘接道，“你也知道你是为她好。”他顿了顿，“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讲，全世界都会认定你做的事情……是为她好。”言至此处，他话锋一转，“但是……”他皱眉望着觉哥的脸，“你不能……在这件与她密切相关的事情上……单方面地做出决定、并予以实施。然后再把结果甩到对方的脸上，理直气壮地说一声——我是为你好。”

“哈？”封不觉听完这段之后，更是一头雾水。

“我举个例子。”古尘道，“我今天自说自话到你家来给你做饭，你什么感受？”

“你这也算是为我好？”封不觉又摆出了死鱼眼，“在此之前……喵了个咪的！到底是谁做的饭啊！”

“看……”古尘到，“就这么件小事，你都觉得不爽，何况是更重大的事情呢。”

“喂！我怎么觉得你这个例子和我遇到的情况八竿子打不

到一块儿去啊！”封不觉回道。

“我也是过来人，以前犯过类似的错误……”古尘在无视吐槽这方面有着无人能及的经验，不管觉哥怎么吐，他还是淡然地说着自己要说的内容，“所以我今天并不是以长辈的身份来跟你说教，而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你错了。”

“我错了？”封不觉道。

“错了。”古尘道。

“真的是我错了？”觉哥又道。

“你太～错了。”古尘拉长了嗓门儿应道。

“嗯……”下一秒，封不觉手肘撑桌，将脸朝前凑了凑，“那你说……我去跪下道个歉……”

“那种廉价的下跪就省了吧。”古尘又一次打断了他。

“呃……”这倒是出乎了觉哥的意料，“那我该怎么办？”

接下来，古尘用理所当然的语气，给出了一个就连封不觉都想不到的回答：“还用问吗？来硬的啊。”

第1063章 过来人的建议（下）

古尘的回答，令封不觉呆住了……

觉哥是很少会做出这种反应的，但此时他确实是思维短路了一下下。

大约十秒后，封不觉才回过神来，往椅背上靠了靠，并偏过头、有意斜视着对方言道：“嗯……毕竟不是亲生的啊……”

古尘见状，淡定如故：“看起来……你已经误会了我的意思。”

“我误会了吗？”封不觉挑眉问道。

“你当然误会了。”古尘回道。

“原来你那句话不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么？”觉哥问这话的语气有点儿奇怪。

“你似乎很期待这句话指的就是你所误会的那个意思嘛。”古尘无疑也听出了觉哥那语气的含义。

“没有啊～”封不觉回应这三个字时，十分心虚地将目光移开了，说完才重新看向古尘，接道，“我只是想知道知道……你那句‘来硬的’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他们俩来来回回地说着车轱辘话，话里用的还都是“意思”之类的代称、完全没具体内容，但两人愣是交流得毫无障碍……

“我的意思就是……”古尘接着说道，“你用武力也好、诡计也罢……甭管她同不同意，把她的封印解了再说。”

“喂喂喂……”封不觉连连喂道，“刚才是谁说我错了来着？”他用手指敲了敲饭桌，“你这不是让我一错再错吗？”

“不，我这是教你将错就错，逆境翻盘。”古尘回道。

“怎么个翻法？”觉哥问道。

“很简单啊。”古尘又道，“一旦你把封印解开，那无非就两种结果……”他举起一手，伸出一根手指道，“结果一，小雨她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你了；假如是这种情况，那她无论如何都会原谅你的，到时候你适当地认个错、说两句好话、献个膝盖什么的，也就没事儿了。”

“哦……”封不觉点点头，“那结果二呢？”

古尘随即又伸出第二根手指，说道：“结果二就是……小雨她意识到自己对你并没有男女方面的情愫。”他微顿半秒，再道，“这种情况下呢……你大不了就重头来过，再追她一次嘛。”

“那她要是不理我了呢？”别看封不觉在别的方面各种神机妙算，但在涉及这种男女感情方面的问题时，他思考的方式基本和幼稚园的小朋友一致。

“呵……”古尘笑了，“你们俩现在不就谁也不理谁的状态吗？这已经是最糟糕的局面了啊，你有什么理由驻足不前呢？”

“嗯……经你这么一说……”封不觉搁下了筷子，摸着下巴念道，“我这‘将错就错’的计划是势在必行啊。”

“有句话……你最好铭记于心……”古尘接道，“爱情和战争都是不择手段的。”他说这话时神情肃然，极有说服力，“当你确信自己遇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你就得把这事儿的‘优先级’提到‘战争’的高度上；你要速战速决也好、打持久战也罢……脑子里的那根弦是一刻都不能松的。”说着，他举起了左手，翻过手掌，朝觉哥展示了一下无名指上的婚戒，“这个东西，相当于停战协定；对你来说……平手就是胜利。不过，也并不是说停战以后你就可以不管不顾了；你的后半辈子，都要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太爷……”封不觉对古尘的称呼都变了，他讪讪笑道，“嘿嘿……停战协定什么的，对我来说……还早了点儿吧？”

“你要不急的话，那随便你……”这一瞬，古尘又恢复了那副随性从容的神态，并把自己的碗递到了封不觉的手中，“先给我添半碗饭去。”

“呃……”觉哥的刚刚提起的士气烟消云散，“哦……马上来。”

……

晚上八点，汤足饭饱的古科长回去了。

临走前他老人家还顺带跟封不觉解释了一下断开神经连接后的那种‘不协调感’究竟是什么。

那种现象……是因为在游戏过程中，玩家‘灵魂’的一部分被‘投影’到了另一个宇宙中，所以……当其断开连接时，返回来的灵魂投影还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与身体重新建立协调。

要比喻的话……就好比我们在冬天穿衣服时，那些衣物在刚穿上后的几十秒总会有那么一点儿膈应的感觉，需要活动上一会儿才会感到舒适。

至于为什么这种现象只在觉哥使用非睡眠模式后才出现呢？原因也很简单……其实睡眠模式结束后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不过，玩家在断开睡眠模式的连接后、不会立即醒来，他们通常都得再等一小段时间才会苏醒，而在那段将醒未醒时间里，“不协调感”已经消失了。

“啊……这货果然就这么走了呢……”待古尘离开后，封不觉去收拾了桌上的碗筷和残羹，捧着一堆要洗的东西进了厨房，“说白了这家伙就是去买了几道自己想吃的菜的材料过来……然后做菜的也是我、收拾的也是我啊！盘子都不帮着刷一个啊！”

觉哥喊归喊，但碗还是得洗的……

虽然他现在还是在抱怨、还是一脸的不爽，但他的心情已经比今天上午时好了很多。

其实，封不觉一直都是个在感情上比较空白的人，所谓的“前女友”也不过是他当年的一个幌子而已，就和他在网上冒充萝莉诈骗的性质差不多……

因此，当若雨离开后，觉哥确实很受打击，对整件事的种种……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而眼下，经过了古尘这位“过来人”的一番开导，觉哥可说是茅塞顿开，顿时又有了动力。

“嗯……突然感觉很有灵感啊。”碗洗到一半时，封不觉忽地露出了微笑，轻声念道，“生活经历果然很重要呢……有点儿情绪起伏对创作很有帮助啊。”他一边刷着盘子，一边自言自语，“一会儿就去把下午在剧本里写了三小时的稿子重新码一遍，然后再写点儿新的初稿……随后再想一个‘如何来硬的’的计划……嗯，之后就可以去玩儿了。”

第1064章 额外奖励

午夜，封不觉已躺进了游戏舱中，并选择了入睡后即时登录的选项。

如今的觉哥，有一项十分犀利的能力——他可以对上厕所或者睡觉这种“跟着感觉走”的事儿，进行随心所欲的精准控制。

这种能力，在他修习遁甲天书时还没有、在齐治为他融彻灵体时也没有，直到西蒙解开了他体内的“某种力量”，他才自然而然地掌握了这种技巧。

从那以后，封不觉只要想睡，就能立刻睡着；睡到什么时候醒，也可以自行决定——且时间精确到分钟。

而且，他的睡眠非常有效率、有质量。

他曾实验过……自己只需睡上一个小时，就能在接下来的十六个小时内保持良好的状态。

当然了，类似的情况维持一两天还行，长期这样还是会疲劳的。

【接入类型为睡眠模式，调整中……调整完毕，请设定载入游戏的时间点，或返回上级选项。】

【设定完成，连接程序将于您入睡后即刻启动，祝您晚安。】

这是封不觉入睡前听到的最后两句语音提示。

当他恢复意识时，自己已经站在了熟悉登陆空间中。

封不觉随即就舒展了一下手臂，走到触摸屏前，在界面上操作了几下。

他打开了社交栏，发现好友名单中有好多人都在线，而

且都是【游戏中】的状态。

不过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他的好友中大部分人都是职业或高端玩家，这些玩家在获得了“限时体验”资格后，肯定会利用好每一分钟。

像封不觉这种大白天用非睡眠模式去玩几个小时的人是极少的……对职业玩家来说，在体验期间，每用非睡眠模式玩一个小时，就相当于损失了八个小时的游戏时间；就算他们自己想这么干，工作室方面也不会允许。

“嗯……安大小姐倒是在线。”封不觉又看了看社团成员，只有安月琴一个在，而且对方也已经在【游戏中】了，“其他人都没上吗……”

反正觉哥白天也已经在线上给小伙伴们发过消息了，由于限时体验期间不能排团队模式，所以大家上线后……有事就留言、没事就各自玩儿单机好了。

“嗯……时间有限，我也赶紧去排本吧。”封不觉在触摸屏上浏览了一会儿信息后，便准备加入单人模式的队列。

但就在这时，他却听到了一句语音提示：【您在上一个剧本中的额外奖励尚未领取，请领取后再开启新的剧本】

“诶？”封不觉闻言，当即念道，“对啊，额外奖励呢？”

下午他入手【鼠槌】和【JUST WE】时，其实就在疑惑了——领取额外奖励的地方呢？

储藏室翻新后，那些生成奖励的玻璃柱便不再出现，而墙边的那个翻屉……在觉哥接近和使用时，也并没有给出任何关于额外奖励的提示。

因为当时是用非睡眠模式登录的，他也没有花时间去细找、便匆忙下线了。到了这会儿，经系统一提醒，觉哥才又想起了这茬儿。

“嗯……”封不觉心道，“这方面信息在更新补丁和FAQ里都没有……”他又看了眼社交栏，“找人问的话……人家基本都

在争分夺秒地刷本，而且现在只是第一天的晚上，大部分人估计连第一个剧本都没打通呢。”

念及此处，他便点开了几乎从来不用的客服选项。

【请输入您要询问的问题】屏幕上很快弹出了这样一个窗口，窗口下方有语音和文字两种输入方式可以选择。

封不觉选择了语音，直接按住录音键问道：“请问现在怎么领取恐惧评级的额外奖励？”

说罢，他松开了录音键，音频便自动保存并生成了一个文件。

觉哥随即就点击了发送。

结果，才一秒不到，回复就来了……

【请进入“惊吓盒子”领取】

“自动回复？”封不觉一看这回复速度就知道这条消息是系统自动回的。

假如是人工客服的话，即使那名客服在觉哥发出消息后一秒就收到音频，立刻点开，然后他/她将内容听一遍、思考、再通过打字或语音进行回复……这一连串举动起码也得花个几十秒吧，不可能在一秒内就回过来。

“嗯……原来这客服系统还是挺方便的嘛。”封不觉以前不爱用这个，是因为他不太喜欢跟陌生人打交道（当然了，不喜欢不代表不擅长），他并不知道，惊悚乐园的客服系统有一半以上的工作是由光脑完成的——许多简单的问题，系统可以直接根据关键词进行答复。

“好吧……”两秒后，觉哥一边摁下电梯门旁的按钮，一边念道，“那就‘惊吓盒子’走一趟呗。”

他话音未落，电梯的门便打开了。

果然，惊吓盒子的造型也变了……

此时，出现在封不觉眼前的，是一个八平米都不到的空

间。看上去也就比电梯间大一点儿。

这空间里摆着一张桌子和一个张沙发椅，两件家具都是侧对着电梯门、且被固定在地面上的状态。

在那张桌子上，放了一个彩色的礼物盒，盒子的尺寸大概能装下一个篮球，其表面是一种混合了红绿蓝紫各色的夸张颜色。

“哈！终于可以坐着浏览商品了啊。”对觉哥这种经常在惊吓盒子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的人来说，这个空间的改变无疑是提升了用户体验的。

“OK……我先坐坐看舒不舒坦……”封不觉说话之际，已上前两步，来到了沙发椅上就坐。

不料，他刚一坐定……

Duang~

伴随着一声突兀地响动，他眼前桌子上的那个盒子猛地弹开。

但见，从盒子中弹出了一个画风猎奇的、下半身连着弹簧的布偶。

【嘻嘻嘻……】接着，那布偶便发出了几声怪诞的笑声，并说道，【请选择一个额外奖励吧。】

他说这句话的同时，一个窗口也顺势浮现在了觉哥的眼前，其中共有三个选项：

【一，技巧值4000点】

【二，新增技能栏一个】

【三，称号重置权一次】

第1065章 锡箔纸侠的邀请

“哦？现在的额外奖励变成这样了吗？”封不觉看到那三个选项时，几乎没怎么犹豫就选了第一个——4000点技巧值。

另外两个选项，对他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

新增的技能栏，是可以用钱买的，这事儿在版本更新补丁里面已经有明确说过了；觉哥虽然比不上那些动辄几十亿上下的土豪，但八位数的游戏币他还是拿得出来的。等商城开放以后，他直接用游戏币去买就行了，就算新增的三个技能栏每个要花三百万，他也买得起。

而称号重置权这东西……他今天刚用过一次，短时间内自然也不需要。

“从第二条选项来看，现在的奖励应该是每一次都有变化的吧……”封不觉领完那4000技巧值后，便心道，“因为技能栏是有上限的，假如每次‘浑身是胆’的评级都给出相同的奖励，那等玩家弄齐了三个新增的技能栏后，这就等于是一条毫无用处的选项了。”

他的推测没错，如今的额外奖励系统确已改版成了“每次奖励都不同”的形式。

现在，在每一次剧本结算后，系统都会根据玩家当前的角色能力、在剧本中的表现、以及恐惧评价这三种要素来给出相应的奖励，而且奖励内容依然是可选的。

以前那种固定奖励的系统，到游戏后期就会显得十分鸡肋……即使玩家在剧本中一直都没有什么惊吓值波动，但最后能选的奖励往往也只有“一件与等级相应的随机装备”而已，这件装备的品质还不能保证，抽到“垃圾”的话也是命……

而剩下的两项……一个是经验，对满级玩家没用；另一

个是钱，还是有上限的那种。对那些不差钱的玩家来说，这点钱没什么吸引力。而对那些靠游戏来赚RMB的玩家或组织来说，这点蝇头小利……虽然也不能说是付出和收益不成正比，但靠这个想赚出生活费来恐怕是不可能的。

久而久之，“恐惧评级奖励”这个设定就成了个很不受待见的玩意儿；那感觉就是……你累死累活壮着胆子挺过一个剧本，好不容易得了个比较好的评价，但最后你拿到的奖励却只是一件没用的装备或者一丢丢游戏币——这实在是让人提不起干劲儿。

就如同第一版惊吓盒子中那个“用技巧值去换游戏币”的系统一样，这种鸡肋的、乃至完全无用的设定，梦公司肯定是不能忍的……

不管他们在某些方面如何的霸道和专横，但在最核心的游戏部分，梦公司依然是将用户体验放在第一位的；所以，趁着这次版本更新，梦公司就对这个额外奖励系统大做手术，改成了现在这样。

“嗯……商品还是不能浏览吗……”领完了奖励后，觉哥便试图打开惊吓盒子的商品界面，但他很快得到了【该功能目前尚未开放】的系统提示。

很显然，惊吓盒子的购物功能和商城一样，都要到十二月一日新版本正式上线时才能开了。

“也好……就算开着，我也不打算把体验时间用在看装备上。”封不觉念叨了一句，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当他离开座位的时候，那个从盒子里弹出的布偶便开始艰难地拉扯着自己身下的弹簧，试图将自己“塞回”盒子里去。

对于这种疑似卖萌的行为，觉哥选择了无视，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房间……

待他回到电梯中，身旁的门也自动关闭起来。

“总之……还是排本先。”封不觉重新站在了触摸屏前，抬

手点了几下，“这大半夜的，来一发长线的单人噩梦是再合适不过了……”

他一边念叨着，一边已准备加入队列。

然而……

“诶？”这时，觉哥又想到，“但这样的话……不是正合了伍迪的意么？”他摸着下巴，思索道，“我干嘛这么配合他啊？”

“哼……”封不觉想了想，便取消了操作，“那种去测试高危位面的事让别人去做好了，我还有别的选择啊……”

念及此处，他即刻转身，摁下开关、去了储藏室。

他来到了新的“储物柜”（现在是柜、不是箱了）前，打开柜子，拿出了那张尘封已久的——【“扑克侠”英雄ID卡】。

“嘿嘿……”封不觉其实还挺想念那个宇宙的，他笑了笑，“是时候去宇超联刷一波奖励了。”

……

不多时，觉哥便拿着卡，回到了屏幕前。

【疯不觉，等级50】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自由探索模式。】

【每次进入该模式，都将消耗20000点游戏币，请确认操作。】

封不觉快速地选择了模式、并确认了支付操作。

【已确认……】

【正在搜索您所属的多元宇宙】

【载入开始，请稍等。】

语音提示进行至此，觉哥已可以明显感觉到电梯在颤

动。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随后，由系统的标准语音直接念出了这句开场白。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自由探索模式。】

【本模式无任务系统，无时间限制，无消极游戏判定。】

【您可以通过“安全屋”在登陆空间与剧本世界往返（每次进入本模式将消耗20000游戏币）。】

【剧本已开始，请在五分钟内离开本安全屋。】

这段话过后，封不觉身旁的电梯门便打开了。

这一刻，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他上一次离开该宇宙时进入的“安全屋”。

也就是……宇宙超级英雄联盟中的……英雄宿舍Z区的……Z250号房间的……厕所。

“好久没来了呢，我上次设定的离开时间是多久来着……”封不觉说着，已推开了从厕所通往房间的那扇门，走进了那间并不算宽敞的起居室中。

此处，先简短地回顾一下他上次离开前的情况……

那天，他在斯娄星搞定了“奎克将军”所引发的“血尸神危机”后，便随着其他几名英雄一同返回了斯娄联盟。

当血尸神与觉哥达成协议、并将自己转化为【血尸神的勾玉】时，觉哥特意避开了现场的视频和音频采集设备。而在场的其他几名英雄，不是昏迷、就是还处于“恐惧投射”的影响下思考不能。

因此，封不觉回去后，便宣称自己“已经将血尸神轰得渣都不剩”了。

正所谓死无对证，再加上觉哥本来就是宇超联派来支援的人，根本没人会怀疑他的说法，更不可能有人想到他竟能

把血尸神给“招安”了……

于是，他就这么忽悠了过去，并与重伤的星球级英雄“硬汉侠”一同返回了宇超联。后者由于被打断了脊椎，一回到宇超联本部就进了手术室，而封不觉……则回到了自己的宿舍、通过安全屋离开了这个剧本世界。

“哦……好像是选了‘一小时后’。”稍稍回忆了几秒，觉哥便在记忆阁楼中翻出了答案。

此时，他已坐到了房间的电脑前，将自己的英雄ID卡插了进去。

【ID卡检索中……】

【身份已确认。】

【欢迎您登录本系统，扑克侠。】

“OK……让我看看上次的任务有什么奖励。”封不觉在电脑上操作一番，看了下自己执行任务的记录。

此刻，在他的个人资料中，已更新了上一次处理的事件记录。

而且，这次事件的等级被更改了……

在封不觉接下这个任务时，这还只是【C级危机】，即“足以毁灭一个星球的危机”；而且当时，包括提交申请的“斯娄联盟”众英雄都认为，这是个“处理起来十拿九稳”的事件。所以宇超联只派了硬汉侠一名星球级英雄前往，而觉哥则是作为“跟班”一般的存在跟过去的。

然而，谁也没想到……随着事件的展开、血尸神的出现……斯娄联盟险些团灭、硬汉侠被打得半身不遂（当然了，宇超联的技术就算是半身不遂也能治好），最后大家居然靠着一个刚参加完英雄等级测试的“城市级英雄”翻了盘。

无论如何，在封不觉和硬汉侠返回宇超联的途中，这次事件已经被升级为了【B级危机】（可能毁灭一个星系的危

机）；事实上，假如不是觉哥在第一时间就把血尸神给搞定的话，那这事儿完全有可能变成【A级危机】（可能毁灭多个星系的重大危机），不过那种假设现在来看是不存在了……

“嗯？就这样而已吗？”封不觉将事件报告看了一遍后，又看了看自己的资料，然后他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没有奖励。

“所以说……从事英雄活动，是没有任何物质回报的么……”觉哥沉吟道，“或者说，物质回报就是可以享受联盟给予的各种资源，从而更便利地进行英雄活动？”

他推测得没错……宇超联，就是这样的组织。

所谓的“超级英雄”，本来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英雄”，并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称谓。

“士兵”、“警察”、“佣兵”这些才是工作，但英雄不是。

超级英雄，是一群为了维护心中的正义、或为了去保护一些东西……豁上性命，且完全不求回报的人。

当然了，对此，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

首先，在大部分星球的政府看来，“英雄”就是一种不受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行使着不受他们控制的武力，维护着不受他们的控制的“正义”。

而“正义”和“法律”，在很多时候是有冲突的，甚至“正义”和“正义”之间，由于不同人的不同理解，也会有冲突。

其次，在民间，也有很多人持有“英雄是法外之徒”、“他们无权去滥用力量”、“需要受到监管”等观点。

只要宇宙中的智慧生命之间还存在着个体思想上差异和私心、只要宇宙间还存在着信仰和理念的差别……那类似的矛盾与观念冲突就会一直存在。

不过，有一条自然法则同样是永远都奏效的，那就是——“拳头大”的人说了算。

宇超联里就有很多这种强到离谱的家伙，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让那些整天叫嚷着“英雄们的能力太大需要监管”的家伙动不了自己，且具备着足够的“信念”……愿意去保护包括上述那些人在内的所有普通民众。

“宇超联最高委员会”那七位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们堪称全宇宙善良阵营的明灯，正因为有他们这样称得上“伟大”的英雄坐镇，这个组织的理念和组织本身才有可能一直存在并传承下去。

至于封不觉……他的理念，其实和宇超联的那一套是有冲突的；他绝对没有伟大到会去保护并容忍那群整天想着取缔或控制自己的个人或群体。

他的想法是——“那些觉得我是威胁、需要监管、需要控制的人，当你们面临需要我拯救的情况时，请你们想办法去找那些在你们看来不是威胁的、已受到监管的、可以控制的人救你们，反正别来找我。”

顺带一提……这只是封不觉“站在一个超级英雄的立场上”，所秉持的观点。如果他没有“英雄”这个身份，那他会选择直接弄死这些人……

嘀嘀——

几分钟后，就在封不觉准备去浏览其他任务的时候，忽有两声提示音响起。同一秒，一封电子邮件的弹窗出现在了电脑画面中。

“嗯？”觉哥看了眼发件人，上面显示的是“锡箔纸侠”，而那封邮件的内容也很简单——【生活区十五街的咖啡厅推出了新的点心，有空的话一起去喝个下午茶吧！】

“呵呵……”封不觉看完邮件笑了笑，“这是要进行某种肮脏的交易么……”

说归说，他还是快速地输入了一行字进去——“我现在就有空。”并点击了回复。

大约十秒后，对方就回应了：“那就现在吧，我正好在那家店附近。”

“行，我从宿舍过来，应该一会儿就到。”封不觉加上这个“应该”，是因为他对宇超联的地形还不是很熟，所以他也不知道具体多久能到。

“好，我在店里等你（笑）。”锡箔纸侠随即又回复道。

“居然还加上一个‘笑’……”觉哥看到对方的这条回复后，嘴角抽动着念道，“这货还挺活泼啊……”

第1066章 直升星系级

封不觉认路还是挺快的，宇超联也不是迷宫，所以他的确是很快就来到了生活区第十五街的那间咖啡店。

说实话，假如不是招牌上写了“咖啡店”（宇宙文所写、系统自带翻译）这几个字，觉哥绝对想不到眼前这家店是干这个的。

很显然，宇超联这里的咖啡店，和地球人印象中的那种“安静舒适”的店是大不相同的……

当觉哥推门而入时，首先进入其视线的便是一个几十米长、呈环形的吧台，吧台本身是一圈固定的桌面，而紧挨着桌面的就是一条输送带；那输送带上放着各种点心和饮料，坐在吧台边的客人们看到什么想吃的便可自取。

“什么情况？旋转寿司？”封不觉还真是头回见到用这种形式卖咖啡的。

其实，这儿不仅是贩售形式不像咖啡店，店内的氛围也搞得跟菜市场一样嘈杂……大家都在随意地大声聊天、抽烟（该宇宙中所流通的各种合法烟类制品成千上万，不同星球的烟民因生理结构的不同、HIGH的东西也不一样），还有些外星人吃东西时发出的声音响得惊人（并不是故意的）。

“嘿！扑克侠～”就在觉哥愣神之际，坐在七八米开外的锡箔纸侠对着他挥手并喊了一声，“这儿呢～我给你留座儿了。”

“啊……来了。”封不觉循声看到了对方，并应声走了过去。

锡箔纸侠还是老样子，着一身无比寒碜的锡箔纸战甲，长相方面……他们“泥巴星人”和人类的主要区别就是眼窝特别大，其他特征都很类似。

“呃……你们这儿的咖啡店，和我所知道的那种差别好大呀……”封不觉一坐下，就忍不住说道。

“哈哈……很多地球的英雄刚来的时候都这么说。”锡箔纸侠笑了笑，“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很快喜欢上了这种‘宇宙式’的营业方式。”

就在他说这句话的同时，一具焦黑的尸体从两人眼前的输送带上华丽地路过了……

虽然封不觉也知道在和别人讲话时东张西望不太礼貌，但他依然无法控制自己的目光随着尸体挪了过去……

“呃……”觉哥嘴角抽动着说道，“刚才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东西过去了？”

“哦，那个是环保星人的点心。”锡箔纸侠解释道，“放心，都是无污染的。”

“环保星人……”封不觉一听到这四个字就已经开始蛋疼了，“是不是那些名字超长、长得跟丧尸一样的……”

“嗯，对。”锡箔纸侠接道，“原来你结交过环保星人吗？”

“谈不上结交……只是在做英雄等级测试的时候见过一个……”封不觉回道，“我记得他是叫……【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吃脑极快忘记带勺子的尴尬麻辣鸡丝·汉林昨晚你在床上可不是这么说的还加了很多特技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恋爱爱情情感感动动物物理理科生ABBA就能复活嘶嘶嘶嘶嘶嘶嘶嘶食脑男】来着……”

觉哥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把这个名字如此清晰完整地记下来……

“哦，就环保星人来说，还真是个简短有力的名字呢。”锡箔纸侠听完后，如是评论道。

“呵……呵呵……”觉哥干笑了两声，决定还是扯开话题比较好，“那什么……说起那个英雄等级测试啊……”

“你不用说了。”锡箔纸侠打断了他，“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笑道，“嘿嘿……你放宽心，你的真实实力……咱们最高委员会的人心里都有数。”他顿了顿，“把你安排在‘城市级’呢……是蛤蟆侠的意思，算是对你的一次额外测试吧。”

“哦~”封不觉一听到“蛤蟆侠”那三个字，便故意做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实际上，觉哥在测试刚完成时，就已推测出自己会被分到“城市级”是因为有人从中作梗了。而要说此事谁的嫌疑最大……那自然就是蛤蟆侠。

不过，在锡箔纸侠把这件事挑明时，封不觉还是选择了装蒜……他想听听对方接下来会说什么。

“这件事呢……也不全是他的意思。”两秒后，锡箔纸侠接着说道，“其实……我也有份。”

“哦。”封不觉用同一个字和完全不同的语气进行了回应。

“我希望你不要因此而对蛤蟆侠有所成见，我很了解他……”锡箔纸侠接着道，“他一向就是如此，对所有事都抱着悲观主义的态度，并不是有意要针对谁。”

“嗯，我理解。”封不觉说道，“我也是这种人。”他耸肩道，“假如换成我站在他的立场上……我也不会轻易让一个来自其他宇宙的、来历不明的人物立即就在宇超联中占据高位的。”

“哈哈，那就好。”锡箔纸侠笑道，“总之，如今你已通过一次【B级危机】证明了自己，我们委员会一致认为，你至少应该被提升到‘星系级英雄’的级别，要不然……未免太过大材小用了。”他说到这儿，顺手拿起了前方输送带上的一盘食物，放到了觉哥眼前，“噢，瞧！我之前在邮件里跟你说的就是这个，新产品哦。”

封不觉盯着自己眼前那一坨螺旋大便状的物质看了几秒，又闻了一鼻子……

他闻到了一股非常微妙的味道……

“这……”觉哥的视线停留在那坨“点心”上，头也不抬地念道，“……是什么做的？”

“这是你们地球上的水果做的哦。”锡箔纸侠寿命很长、且博闻强记，所以他知道得很多，“就是那个有‘果王’之称的……”

“榴莲？”封不觉接道。

“对对，榴莲。”锡箔纸侠道，“最近，榴莲口味的各色食品在各个星系间非常盛行，很多星球的政府都开始尝试在本土进行种植，众多的星际名厨都开始着手于用这种食材来开发菜色。”他说着，还凑上前去对着那坨东西猛吸了一鼻子气，“这前所未有的嗅觉和味觉反差体验……简直让人欲罢不能啊。”

“道理我都懂……”觉哥虚着眼回道，“但这形状是怎么回事？”

“嗯？这形状怎么了？”锡箔纸侠疑道，“这不是经典的‘冰激凌形’吗？”

“这样啊……”封不觉念叨了一句，随后，他居然真的拿起那坨东西，吃了一口。

“怎么样？没骗你吧？”锡箔纸侠随即问道，“超赞对不对？”

封不觉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他的表情……变得很复杂。

因为这一刻，他感觉自己的某些认知被颠覆了……

“恶臭的气味、屎一样的形状，然而……”觉哥心中念道，“味道竟然这么好……”

片刻后，封不觉咽下了嘴里的食物，用很认真的神色看着锡箔纸侠道：“这里的点心……很贵吧？”

“还好吧，即使以城市级英雄的收入而言，也算不上贵。”锡箔纸侠回道。

“收入？”封不觉好像听到了一个不得了的词，“怎么？原来咱们宇超联的英雄还是有报酬的吗？”

“有啊。”锡箔纸侠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了一句，说完后，他神色微变，接道，“哦……对，你加入宇超联还不到三个宇宙年，所以你还不知道。”他一边说着，一边又顺手在输送带上取了一盘儿奇怪的点心和一杯看上去像是岩浆一样的饮料，放到自己的面前，“咱们宇超联是会定期结算‘英雄积分’的，结算周期是每一百六十八个宇宙周（大约等于地球时间的一星期）一次；除了自己所处英雄等级的‘基础积分’外，每解决一个联盟发布的任务，都可以获得相应的‘任务积分’。”

“那这积分有什么用呢？”封不觉在往嘴里塞着榴莲味点心的间隙，见缝插针地开口问道。

“英雄积分可以在宇超联本部和其所有分部中充当货币使用。”锡箔纸侠很有耐心地说明道，“毕竟咱们英雄也是要吃饭的嘛……虽然我们这边的医疗、住宿都是免费的，通信和交通也只收取极低的费用，但彻底取缔货币是不可能的，有些地方还是得付费才行，否则会引起很多的问题。”

“那……积分在宇超联及其所属机构之外的地方就没用了？”觉哥又问道。

“也不尽然……”锡箔纸侠回道，“很多常驻于自己星球的城市级或星球级英雄有实际的经济困难，对于这类英雄，联盟通常会给他们安排一份‘用于掩护身份的工作’，并根据他们的需要将积分换算成在他们的星球可流通的货币发给他们。”他喝了口不明饮料，再道，“至于像你这样的、常驻于宇超联本部或分部的英雄……靠积分肯定可以衣食无忧地生活了；假如某天你们因为某种原因……大部分是因为要结婚成家或者年迈体衰……想要金盆洗手、离开宇超联的话，我们便会把你剩余的全部积分换成你所需的货币发给你。”

“哦……原来如此。”封不觉应这一声时，已然把自己那盘点心吃完了。

他并没有再从输送带上拿东西，因为他不确定哪些东西是自己“可以吃”的，或者说……是他这个“地球人”的身体可以消化掉的。

“当然了，说到底……英雄并不是个赚钱的职业，积分制度也只是联盟提供的一种基本生活保障罢了。”锡箔纸侠接着道，“事实上，在宇超联成立之初，我们是完全没有‘报酬’这种概念的，也没有去划分‘英雄等级’和‘危机等级’；这些制度……都是在联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

“可以想象……你和蛤蟆侠在这些年里一定面对和解决了无数的问题和矛盾。”封不觉接道。

“是啊……”锡箔纸侠嚼着点心，怅然应道，“很多人还羡慕我们‘最高委员会’基本不用出去跑，但他们不明白……”

“出外勤比搞内政轻松多了。”觉哥打断了对方，直接将锡箔纸侠想说的话给说了出来。

“呵呵……你确实是个聪明人、也是个明事理的人。”锡箔纸侠笑道，“扑克侠，我很看好你，也许某天你会在最高委员会中占据一席之地的。”

一般的英雄听到这种话，多少都会有点激动。

但封不觉却是显得宠辱不惊，只是用一种有气无力的口吻客气地回道：“啊……承您贵言。”

……

封不觉和锡箔纸侠在那间“咖啡店”里聊了有一个小时。

在这一个小时里，觉哥又打探到了很多有关宇超联的情报、并又试探性地品尝了几盘奇怪点心。

两人分别前，克塔斯（锡箔纸侠的名字）表示，他一会儿立即就会去把觉哥的等级从“城市级”直接提升到“星系级”。

而封不觉则表示——“等级和积分什么的我不在乎，我只想尽快去处理几个A级或者B级的危机。”

随后，他们便分道扬镳……

锡箔纸侠回去忙他的公务了，而封不觉则返回了英雄宿舍。

“呼……”回到Z250号房间、并关上了房门后，觉哥长吁一口气，并念道，“刚听到‘积分’这两个字时，还以为发现了某种可以累积的实质性奖励，结果……这不就是一高级‘粮票’么。”他叹了口气，暗忖道，“唉……还不如直接给我钱呢……”

的确，若是给封不觉足够多的资金（此处的足够多是指很多……或者说巨多），那他必然可以在这个宇宙里搞出一番事业来（比如组建自己的邪恶研究机构之类）。

可惜，这个假设暂时是不成立的；而觉哥也没打算投身反派阵营去赚奖励……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个宇宙里遇到的反派角色不是逗逼就是弱逼……总感觉投到那边形同作死。

“没办法，还是得尽可能地去多处理一些高等级的‘危机事件’，这样才能接触到高级别的东西……”封不觉一边想着，一边又回到了电脑前，插入了自己的ID卡，“先让我看看……星系级英雄到底能干些什么吧……”

第1067章 猜名游戏

宇宙很大，但也不是经常会有那种“可能毁灭一个星系的危机”发生的。

假如B级以上的危机真的频频出现，那么星系级英雄的人数再多恐怕也不够用，毕竟他们每次出任务都得担着死亡的风险。

因此，纵然封不觉已经被晋升到了“星系级”，但他并非立刻就能接手到高等级危机。

比如眼下，他在【英雄任务领取及互助】界面翻了二十多分钟，愣是一个B级以上的危机都没找到。

“岂有此理……”对这种情况，封不觉无疑是十分不满的，“这个宇宙里的反派们都在干毛啊？不想统治宇宙的家伙还混什么邪恶阵营啊！干脆去找份正经工作算啦！”

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逻辑还真没错儿。

“唉……没办法，只能先从C级危机下手了。”抱怨归抱怨，觉哥也不想继续浪费时间等下去了，他决定退而求其次……找个毁星级的事件去处理一下。

像这种“C级危机”呢……其实也不算很多，但的确是每天（即每二十四个宇宙周）都有。

毕竟“星球”比“星系”要多得多，而且，从技术上来说……“征服一个星球”，显然也比“征服一个星系”乃至“征服全宇宙”要容易一些。或者说……更靠谱一些。

所以，该宇宙中的反派大佬们，多半也是从“征服星球”这块开始着手的。

反派们，不分什么等级，但可以用野心的大小来区分。

基本上，可以将他们分为——

“老子就是神”型。

“老子是宇宙帝王”型。

“老子是这个星系的霸主”型。

“老子要在这个星球以及周边地区占球为王”型。

“老子要统治这个星球”型。

“老子要征服世界”型（注：该类型与上一个的不同是……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宇宙里有其他文明存在）。

“老子要征服这个国家”型。

“老子要成为这座城市的土皇帝”型。

“老子要成为这片儿的地头蛇”型。

以及“老子今天誓要把街对面那家银行抢了”型。

当然了……最后那三种，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黑帮”、“流氓”和“劫匪”，通常情况下，警察和一些政府调查机构也能把他们给办了。超级英雄当中，也只有城市级的那些常和他们打交道；若换成星球级英雄出马，最后这三种罪犯都是不堪一击的。

而封不觉准备去接手的【C级危机】中，他们遇到的对手基本都是介于“老子要征服世界”和“老子要占球为王”之间的水平。比如斯娄星上的奎克将军，就属于这个级别。

至于这个级别反派的实力嘛……也是因球而异。

举个例子，在赛亚人的星球上称王称霸，和在斯娄星上称王称霸……那肯定是两码事。

同样是星球霸主，想统治赛亚人的行星，起码得有个一万战斗力吧（贝吉塔王也就8000），但要统治斯娄星……只要有个800那就绰绰有余了。

事实上，按照所谓“战斗力”的标准来看，奎克恐怕连100

都不到……因为他们斯娄星的重力是1.8倍蹦蹦（该宇宙的重力计算单位，地球是2.3倍），以他的战力……也就能和那些“斯娄联盟”的英雄较量一下了；遇上封不觉……那他就是被一巴掌呼飞、两巴掌毙命的结果。

或许……也正因为觉哥上次所接的C级危机中主要对手是奎克（血尸神是意外情况，假如把他算进去，这任务一开始就不会是C级），他才产生了一种“C级危机弱到我都懒得去”的错觉……

……

二十分钟后，宇超联四号空港，“华容道号”飞船内。

这架飞船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是几百年前某次星际战争中的遗留品，与之一同流传下来的还有一段关于“王牌飞行员和传奇飞船”的故事。

当然了，故事就是故事，纵然是“正史”也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质疑和淡忘；“故事”这种东西……经过那么多年，即使没有“褪色”、也早已“失真”……早就没有人再把它当回事儿了。

如今在使用着这艘飞船的乘客们，关注的只是……

“切……这座位是怎么回事儿啊？本部就找不到更像样的船了吗？”

华容道号的后舱中，一个身着青绿色连体紧身服、头戴黄色头盔（这个头盔与战斗无关，只是其正面有一块光学玻璃可以掩住使用者的容貌）、体型（按比例）比地球人大两倍左右的男人在座位上抱怨道。

“呵呵……”他话音未落，坐在他对面的一只猩猩（是的，就是一只猩猩，一只身着全套金属盔甲的大猩猩）便笑着应道，“‘绿色流星’老弟……这就是你少见多怪了。”不得不说……这只猩猩的声音和他的容貌配在一起违和感十足，假如光听声音不看脸，别人或许会以为说话的是一名睿智的中

年男子，“像这种老式的军用飞船，设计的时候就根本没有考虑过舒适度的问题。这后舱之所以建得这么宽敞，其实是因为这是给那种穿着全覆式外骨骼的装甲伞兵用的。当年，这种飞船的机舱里根本连座位都没有，‘乘客们’皆是排成排站定，被金属吊架固定在原位，等到了目标地点……舱底一开，支架一松，他们就像炸弹一样被空投下去了。”

“哼……”绿色流星撇了撇嘴，“这么说来……如今咱有个膈应的座儿可以坐，还得烧高香了？”

“行了，有什么好抱怨的。”这时，坐在他俩后方的另一名英雄接道，“你是去从事英雄活动，还是去旅游的？”

这次说话的这位，一身牛仔打扮，胸前还像模像样地别了个金色的星形徽章，俨然是一副西部片中的警长打扮；不过，这位同样不是地球人，他是个“马头人”——马首人身，健硕彪悍；胳膊跟人的腿那么粗、腿跟人的腰那么粗，他那两只脚的末端是蹄子（钉过马掌）、两只手却是有着四根手指的构造。

“啊……算了算了。”绿色流星耸肩道，“也就半个宇宙周的行程，忍忍就过去了……”他说到这儿，顿了一下，“诶？说起来……还有一个人呐？一个宇宙日前就是出发时间了，他怎么还没来？”

说曹操曹操就到……

绿色流星话音未落，后舱与舰桥的门便开启了，在三道野兽的目光中，一个身着紫色长西装、体型消瘦的地球人走了进来。

“抱歉，我来晚了。”封不觉进舱以后，扫视那三位一眼，并用毫无歉意的语气道了个歉。

“呵呵……我们是不急啊。”绿色流星不爽地念道，“就是不知道那个发生危机的星球在这个宇宙日里会死多少人了。”

他这话，本来也是气话，因为他也感觉到了觉哥的道歉

毫无诚意。

没想到……

“那要是人全死光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了？”封不觉接下来却应了这么一句。

“嗯？”绿色流星立马瞪了他一眼，“你这叫什么话？”

“没什么，我只是听你说了死人的事儿，然后联想到了一种可能的情况。”封不觉一边平静地回应着，一边走向了一个空的座位，“说真的，我也很好奇啊……”他又看了看舱内的另外两位英雄，“假如在我们赶赴危机发生地的途中，那个星球就已经毁灭了，那该怎么算？是算我们任务失败呢？还是说我们得过去善后？”

觉哥话音落时，一阵尴尬的沉默降临……

片刻后，还是那只猩猩说道：“这种情况……的确也曾出现过，具体处理方法得视情况而定。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会照常前往的，至少可以在第一时间抢救幸存者、实在没有幸存者，我们也可以尽快将祸首处理掉。”

“哦……这样啊……”封不觉应道。

“这位小哥……你是刚升入星球级的吗？”下一秒，那个马头哥又对觉哥说道，“联盟里所有星球级以上的英雄我都认识，但没见过你啊。”

在任务系统中，他们这个任务的要求是“五名星球级以上的英雄”出马才能成行的，所以来到这艘船上的，必然不会是城市级。

“啊……三位好，我是扑克侠。”封不觉还是那副有气无力的样子，他用懒散的神态和语气回道，“鄙人刚刚加入联盟不久，在很多方面……还希望诸位不吝指教。”

“呵呵……原来如此。”那只猩猩又笑了笑，并开始给觉哥打圆场，“既然是新人，那迟到一会儿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刚进宇超联时也到处找不着路来着。”

“唉……”绿色流星虽然性格很冲，却也不是什么坏人，他听了觉哥和猩猩的话，态度也缓和了些，“真没办法，你下回可得注意了，咱们去晚了，那边可是真的会死人的。”

嘀——

就在他们说话之际，一声电子音从舱顶的扩音器中传出，接着，一个尖锐的嗓子通过广播说道：“都坐稳了吧？那就准备出发。咱们已经比预定时间迟了一个宇宙日，没时间再磨磨蹭蹭了。”

很显然，说话的这位是飞船驾驶员，而他……同样也是一名英雄。

……

数分钟后，飞船已飞出了宇超联的本部，并进入了“迁跃模式”。

在迁跃隧道中，飞船是非常平稳的，乘在后舱里的人几乎都没有自己在乘坐交通工具的感觉。

就在此时，绿色流星好似想起了什么，忽地转头对坐在最后一排的觉哥说道：“对了，新人，你还不知道咱们几个的英雄名吧？”

封不觉闻言，思索一秒，回道：“嗯……不知道。”

“嘿嘿……”绿色流星说道，“那正好，咱们可以玩儿‘猜名游戏’了。”

“哦？”封不觉这会儿倒是来了兴致，因为他最爱跟人玩儿这类游戏了……“怎么个玩儿法？”

“呵呵……很简单的游戏。”猩猩回过头来，接过绿色流星的话头道，“你来猜一下我们的英雄名和能力，只要你能猜到本次任务中半数以上的英雄名、或者猜出我们的能力，你就可以担任本次行动的队长。”

“这是在出勤的全员都是星球级英雄、且大家彼此不熟时

常玩的游戏。”马头哥补充说明道，“怎么样？扑克侠，你要不要玩。”

“好……我就试试好了。”封不觉笑道，“对了，飞船驾驶员的名号我不用猜吧？我上船以后还没见过他呢。”

还没等舱内的三人回应，广播里就传来了那位的声音：“不用。”

看来……这飞船后舱一直都在其监视之下。

“呵……”觉哥干笑一声，然后看向了那只猩猩，“那就先猜你吧。”

“可以啊。”对方也笑着回道。

“我有几次机会？”封不觉问道。

“随便你猜能力还是英雄名，加起来四次机会。”那猩猩又回道。

“猩猩侠？铠甲猩猩？猩猩将军？猩猩队长？”紧接着，封不觉就一连猜了四次，且全部都在猜英雄名。

“呵呵……抱歉，就差一点儿啊。”猩猩笑道，“我的英雄名是‘嗜蕉者’。”

听到那三个字的瞬间，封不觉的嘴角不由得抽动了两下，并在心中吐槽道：“这哪里差一点儿了？这他喵的差远了好吧？非要类比的话就是‘人类’和‘变态’的差距了有没有？”

“好吧……”封不觉无奈地转过头，随机看向了绿色流星，“我猜你是……黄瓜侠？”

“不对。”绿色流星摇头。

“青巨人？”觉哥又猜了一个。

“我在本族中属于比较瘦小的。”绿色流星说道。

“变异蝌蚪？”封不觉再道。

“谁会用这种英雄名啊……听上去像是某种事故的受害者

一样……”绿色流星还吐了个槽。

“嗯……”封不觉摸着下巴，沉思起来。

正当众人以为觉哥在这个问题上就要宣告游戏失败时，不料……

“你的能力是明显强于本族人的身体机能？”他忽然不再猜英雄名了，而是猜了个能力。

而且……他猜对了。

第1068章 一支能打的队伍

“嗯？”绿色流星愣了一下，而他这一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已经是在宣告觉哥猜对了，“你是怎么想到的？”

“因为你的头盔和紧身衣看上去并不是那种附带高科技或者高魔法的玩意儿，而你的身上也没有戒指、腰带、或者斗篷这类可能附带特殊功能的物件，所以，我猜你是一个完全靠‘自身能力’去战斗的英雄。”封不觉回道，“而通常来说，这种类型的英雄又分为‘身体机能强化’和‘异能’两大类，虽然我不能确定你是哪一种，但同样从你的装束来分析……你属于前一种的可能性较大。”

“哦？”绿色流星饶有兴致地问道，“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使用异能的英雄，在服装的选择上多少都会和能力有些配合。”封不觉道，“比如……使用眼镜射出光线的家伙，就会戴个特殊的眼镜；指缝间能伸出钢爪的家伙，就该戴个本身有洞的手套。”他说着，昂起头来，朝对方抬了抬下巴，“你再瞧你那套紧身衣，除了结实耐用之外，并没有任何明显的、预示着你会释放异能的功能性设计，这样看来……你就有很大几率是一名体能增强型的英雄了。”

“哦……原来如此。”绿色流星点点头，“行，算你猜对了。”他坦言道，“没错，我的能力就是身体方面的‘超速度’，英雄名嘛……是‘绿色流星’。”

“幸会幸会……”封不觉随意地道了一声，随即又看向了嗜蕉者，问道，“对了，嗜蕉者，我还不知道你的能力呢。”

“呵呵……”嗜蕉者很喜欢用他那睿智的嗓音发出那种高深莫测的笑声，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内容也没什么特别，“我的能力应该算是‘超智慧’吧。”他一边说，一边露出了一丝无奈的表情，“当然了，这所谓的‘智慧’，也是相对而言的……考虑到大

部分的‘空秋星人’都是连话都说不利索、整天抱着轮胎吃香蕉的傻帽儿；而剩下的那些基本都是整天囤在家里、幻想着自己能变成面包的NEET……在这种大环境下，具备我这种脑力的空秋星人无疑已是猩立猴群了。”

“嗯……”封不觉听到这种设定，本能地摆出了死鱼眼，“但……你应该不是纯粹的‘超智慧’英雄吧？我觉得让纯粹靠脑力的英雄出外勤不太妥当啊。”

“哈！这你就不必担心了。”嗜蕉者笑道，“我们空秋星人的母星重力达到了17.5倍蹦蹦，简单地说……我们本就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种族。”说到这儿，他又抬手拍了拍自己的身上的铠甲，“再加上……这套由我亲自设计和制造的机械战甲，还可以进一步地提升我在战斗中的实力。”

“我之前就想吐槽来着……”封不觉这时接道，“原来你们这儿也是有这种看上去比较正常向的增强型装甲的么？”他若有所思地念道，“我还以为大家都是走锡箔纸侠那种路线呢……”

“呵呵……”嗜蕉者又笑了笑，“和锡箔纸侠那种追求轻便的武器系统不同，我这套走的是‘硬科技’的路线。”话至此处，他的眉宇间（不要问我是怎么解读出猩猩脸上的表情的）透露出了些许难掩的得意之色，“从技术角度来说，他那套锡箔纸装甲的科技含量确实比我这套高一点点，但从量产化、操控性和实战能力来讲嘛……呵呵……总之，我所研发的技术，已经被广泛运用到了许多城市级英雄的武装中，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嚯~是吗？原来您也是科学家啊。”封不觉一挑眉毛，“那方便的话……不如您赠我几件由您发明的装备玩儿玩儿，也让俺这土鳖感受一下新科技呗。”

“哈哈……扑克侠，你太客气了。”嗜蕉者被觉哥这么一捧，笑得更欢了，“你本身就已经是星球级英雄了，还需要那些吗？”

“他不是星球级，他是星系级。”

就在这一秒，飞船驾驶员那尖锐的嗓音又一次在广播中响起，并说出了“扑克侠”的确切级别。

“什么？”绿色流星当时就惊了。

“咦？”嗜蕉者也是瞪大了眼睛、大嘴微张，其整体表情显得非常喜感。

“星系级？”倒是那个马头哥的吃惊程度还稍小一些。

“啊，对，目前来说，是这个等级吧。”封不觉自然还是很淡定的，听他这意思，似乎他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的样子……

“扑克侠，这就是你不厚道了。”数秒后，绿色流星回过神来，说道，“你是星系级的事，怎么不早说呢？”

嗜蕉者也接道：“是啊，按照级别来讲，你本来就应当担任这次任务的队长的。”

“我并没有刻意隐瞒啊。”封不觉撇嘴应道，“只是你们一直没问而已。”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的确，觉哥从来没说过自己的级别；只不过因为这次任务的要求是“五名星球级以上的英雄”参与，而封不觉又正好是一个面生的“新人”，所以那三位想当然地把他当成了和自己一样的星球级。

毕竟……“星系级”英雄的数量并不算很多，且几乎每一个都是宇超联中众所周知的人物；假如觉哥是通过英雄等级测试直接认定为“星系级”的话，消息还会传得比较快。但……觉哥走的是“暗箱操作”的路线，故而现在宇超联里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他这么个“星系级新人”的存在。

“呵呵……经你这么一说，似乎确是我们几个自说自话了……”嗜蕉者笑着接道，不过这会儿，他的笑容中多少带上了几分尴尬。

“啊……那种事不必介意啦。”封不觉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没

有改变，但此刻听来……他这态度就不再是“目中无人”、而是一种“正常”了，“我们还是接着来玩猜名游戏吧。”

“这……还有必要吗？”马头哥疑道，“按照宇超联的规定，没有什么特殊原因的话，行动理应交由高级别的英雄负责。”

“那好办……我要是猜不中的话，就当是我‘委任’给你们负责的好了。”封不觉耸肩道，“要说原因嘛……‘我是新人、没有指挥行动的经验’……这条就足够了吧。”

“哼……”马头哥这是头回露出笑容（不要问我马是怎么笑的），“好，那咱们就继续吧……四次机会，只要你猜中我的英雄名或者能力，就算是猜中半数以上——赢了。”

“嗯……”封不觉沉吟了几秒，将对方上下打量了一番，接道，“马警长（Sheriffhorse）？”

马头哥摇了摇头。

“超马（Superhorse）？”

“完全不沾边。”马头哥否定道。

“OKOK……”封不觉接着猜道，“你的能力是不是……跑得很快？”

“那你得看跟谁比了。”马头哥回答这个问题时，朝绿色流星和嗜蕉者看了眼，“若是按照‘同种族内横向比较’的原则，那我这种速度也算不得什么‘超能力’，最多算是‘顶级运动员级别’；但要是让我和那些出生在五倍蹦蹦以下环境的种族赛跑，那我肯定是快得不可思议了。”

“明白。”封不觉点头，“也就是说我猜错了。”

“你还有一次机会。”马头哥接道。

“那……”觉哥又观察了一会儿，再道，“你的枪法特别准？”

他说完这句，马头哥犹豫了一下，然后回道：“这样

说……倒也没错儿。”

封不觉看出对方的神色有点为难，于是说道：“不如你把答案说出来，咱们再来认定我有没有猜对。”

马头哥回道：“我的名字是塞拉囧，能力是变成一把枪。”

听到这个答案时，封不觉心中想的是——“你丫怎么不叫威震天啊？另外……塞拉囧这个名字听着怎么有点儿耳熟啊？”

那一瞬，觉哥立即到自己那记忆的阁楼中翻找了一番，结果，他找到了另一个相近的名字——塞拉炯（也不要问我觉哥是如何通过发音就分辨出囧和炯的不同的）。

事实上，这个名字应该算是一次翻译事故的产物，但很多类似的错漏经过时间的沉淀后反而成了一种特色。

塞拉炯这个角色呢……是一匹马、一匹可以变身成人形的马；同时，它也是一把枪，或者说……一杆被称为枪的小钢炮儿。

总之，它是大名鼎鼎的布瑞斯塔警长（BraveStarr，一位生活在德克斯萨斯星上的机智勇敢正义无私的警长，什么？你没听说过德克萨斯星？无所谓，今天以前我也没听过什么空秋星）的坐骑、武器兼伙伴……

关于它和警长的故事咱们暂且不表，虽然那些故事非常有教育意义且基情四射，但现在没时间解释了，大家快上车……哦不……快上马吧。

咱们还是来说说眼前这位“塞拉囧”的事儿。

其实，这个塞拉囧就是塞拉炯的直系后代，不过他并没有在德克萨斯星上待过，而是从小就在星际间漂流。十五岁后，他便定居在了一个和德克萨斯星很类似的星球——“亚利桑那星”上，并且成为了一名警长。

多年后，由于塞拉囧的出色表现，亚利桑那星上的坏蛋们统统被绳之以法、并被改造成了可消耗的弹药。

靠着这份丰功伟绩，塞拉囧被当地政府授予了“终身警长”的称号，然后……扫地出星了……

长话短说，那之后，他便来到了宇超联打拼，经过了很多年，他成了一位星球级英雄。因为他在担当警长的时候就一直是以本名活动的，故而他的英雄名也直接使用了“塞拉囧”。

“呃……”思索了足足半分钟后，封不觉终于开口道，“我想……我应该是猜错了。”他指了指塞拉囧腰上的枪套，“我是看到这个枪套，才猜你枪法准的，但我想那和你真正的‘特殊能力’没有什么关系。”他摊开双手，“好了，我愿赌服输，这次行动的队长，还是在诸位之中选出吧。”

“那就不用选了。”这一秒，广播里那个尖锐的声音又响起了，“在你上船之前，我是队长的不二人选。”

“嗯？”封不觉早就想问了，“还未请教……”他知道对方听得到自己的声音，故而抬头便道，“……这位英雄是？”

“我是跳蚤侠。”这位神秘的驾驶员终于报出了自己的英雄名。

……

二十分钟后，华容道号顺利来到了这次旅行的目的地——公园星。

虽然“公园星”这个名称听起来好像是个挺能让人放松的地方，但实际上……这里是宇宙中一块知名的“凶地”。

公园星虽然体积比地球小，但其引力却是地球的五倍。

公园星本身并没有原住民，它是一颗纯粹的殖民星。

这里，有着来自附近数个星系、数十个星球的殖民者。根据星际法规……他们确实可以对这类无智慧生物存在的星球进行殖民活动，而且他们对该星球的开发和使用权也是平等的。

然而，由于这些宇宙人各自的生活习惯、文化、爱好不同，在共享这个星球时，便渐渐出现了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

说句实在话……假如这帮家伙之间真的爆发“战争”，那倒好办了，星际联盟可以根据与战争相关的法律法规去处置他们。

可惜……这颗星球上发生的事情，和政府无关——全都是民事冲突。

一般的民事冲突倒也不叫事儿，但卷入冲突的那些种族，偏偏都是战斗力很强的物种，主要的有“熊孩子星人”、“广场舞星人”和“乞讨星人”这三大种族，另外还有大概数十种来自其他星系的种族也在这里凑热闹。

可以说……这次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从宇超联这次派出的阵容也能看得出来……“五名星球及以上”只是基本要求，关键是——这五位还全都是“很能打”的类型。

而这个阵容的幕后策动者……正是蛤蟆侠。

第1069章 一支能跑的队伍

穿过了星球的大气层后，华容道号便降落在了一片广袤的“堺地”上。

顾名思义，这片土地主要由一种被称为“堺矿”的物质构成。这是一种十分廉价的矿物，在这个星系的很多星球上都可以找到，虽说堺矿的运用很广泛，但依然算不上什么稀缺矿物。若要以地球上的物质来类比……其价值仅仅是比一般的泥土要高一些罢了。

嘁——呜——

伴随着两阵“老式”飞船特有的气阀和机械律动声，华容道号的舱门打开了。

绿色流星、封不觉、嗜蕉者和塞拉囧先后走下了飞船。

不多时，那位久未露面的跳蚤侠终于也现身了……

觉哥本以为，这个名为“跳蚤”、且声音十分尖锐的老兄会是个身形很小的英雄，甚至有可能真的只有跳蚤那么大。

然而……实际来看，跳蚤侠的体型也还好，大约就是人类少年的样子，而且……他的皮肤看上去是柔软的、没有硬壳，完全不像无脊椎或节肢动物。

简单地说……他浑身上下、包括他选择的服装，都没有透出任何与昆虫相关的特征。

当然了，跳蚤侠的外观和地球人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并不像是任何地球上已知的物种。整体来看，他是个身形纤细的类人形生物，有着琥珀色的皮肤和狭长微曲的四肢。

虽然跳蚤侠的脸上没有明显的五官（也没戴面具），但其五感显然没什么问题……甚至可以说十分发达。

“先等我几秒，伙计们。”跳蚤侠走下飞船后，朝其他四位英雄摆了摆手，随即就低头开始操控手上的一个遥控装置。

嘀嘀嘀——

跳蚤侠的每只手上都有六根灵巧的、如钩子般的手指，在一番快速的操作后，他便用遥控器将飞船变为了“隐形”模式。

待那艘庞大的飞船在一阵光影的晃动中“消失”后，跳蚤侠才说道：“飞船的坐标是星纬189，星经9712……”他抬头看了看队友们，“我的记性不好，你们帮着记一下，万一我丢了遥控器又忘了坐标、或者是我死了……你们知道该怎么办。”

从这句话就不难看出，跳蚤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说话不爱拐弯抹角，办事亦是雷厉风行。

对于这几点——封不觉很是欣赏。

“呵呵……放心吧。”嗜蕉者在第一时间便回道，“我已经记住了。”

“很好。”当面听来，跳蚤侠的嗓音比在广播中更为尖锐，“在此，我想再确认一下……”他说着，用一道严肃的目光（虽然别人根本看不出他的眼睛在哪儿、也看不出任何表情的变化）扫过众人的脸，“关于由我来担任本次行动负责人的事，各位有任何的异议吗？”他微顿半秒，将视线停留在了觉哥的脸上（虽然觉哥也根本不知道他的视线在往哪儿看），“如果有，我希望你们能在现在说出来，不要藏着掖着、或是在不久后的任务中用自作主张的行为来传达给我。”

“我没意见。”绿色流星立即回道。

“我也没有。”塞拉囧接道。

“我没有异议。”嗜蕉者也接道。

“全听你的。”封不觉笑着对跳蚤侠道，“……队长。”他说这两个字时，还特意加重了语气。

跳蚤侠听到了他们的答案后，满意地点了点头，继续道："那么……接下来的事，咱们边走边说。"

他还真是不浪费时间，话音未落，就迈开步子跑了起来。

众人也没有多话，只是各自快步跟上。

"嗜蕉者，你先简单说明一下目前的情况吧。"数秒后，跳蚤侠头也不回地言道。

"好的。"嗜蕉者伸出舌头（是的，他用舌头）朝自己那机械头盔的侧面摁（舔）了一记，然后沉默了片刻，回道，"嗯……我们前进的方向，你在停船时已经确认过了吧？"

"是的，这里距离'林荫高地'的边缘大约四十槲尔（该宇宙的距离单位，1槲尔约等于1024米）。"跳蚤侠回道。

"嗯……飞船上的测距仪器可能有点偏差，误差在一槲尔以内。"嗜蕉者说着，抬手指了指正前方，"不过……方向倒是没错儿，朝着正前方再走四十多槲尔，咱们就能抵达这次事件的主战场了。"他顿了顿，再道，"就在此刻，熊孩子星人和广场舞星人的对峙还在继续，后者略有优势，而其他星球的人都在周围静观其变、意在渔翁得利。"

"那个……"这时，封不觉面露疑色地打断了对方，"嗜蕉者，你是怎么知道当前战场形势的啊？"

"诶？你还不知道吗？"嗜蕉者回道，"这个星球周边的轨道上有我们宇超联的卫星啊。"说话间，他还朝上翻了翻眼球，"我这个头盔就可以得到卫星上返回来的拍摄画面。"

"这样啊……"觉哥有个好习惯，在这种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的场合，他一向是"不耻下问"的，就算被人取笑他也毫不介意，他深知……因不懂装懂而错过收集情报的机会，那才是真傻，"那个……我还有一事要请教……为什么咱们要在距离那么远的地方就下船呢？"

"因为那边有乞讨星人存在。"这回，是跳蚤侠回答了

他："乞讨星人的侦查和反侦察能力在宇宙中数一数二，即使这次行动选用了信号比较难以辨识的旧型号飞船，来到这个距离也是极限了……再靠近就有被发现的可能。"

"哦……"封不觉应了一声，接着又问道，"那我们从距离地面四十槲尔的空中跳伞如何呢？这样速度又快、又省力，飞船的话……选择悬停就行。"

他这主意还没说完，其他几人就笑了起来。

"哈哈……扑克侠，你想多了吧？"绿色流星笑道，"就连我都知道，老式飞船的悬停系统都超费能源的，让华容道号悬停的话……恐怕半天不到它就会因动力不足自动迫降了。"

"还有……四十槲尔的高度，已处于这个星球的中间层（此处指大气中间层）了，像我们这样不穿任何防护装备地跳出去，瞬间就会被冻成冰棍儿的。"塞拉囧接道，"就算是我这样的半机械化身体……也未必能挺过去，别说是你们这些血肉之躯了。"

"再说了……"随后，嗜蕉者也接了一句，"对咱们五人来说，区区四十槲尔的距离，还不是转眼就到么？"

"呵……呵呵……"封不觉干笑了几声，回道，"也对啊。"

其实，觉哥心里想的是："就算用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跑过去……也得跑个二十分钟吧，转眼就到是什么鬼？你们这帮家伙到底是有多强？"

的确，论瞬间速度，封不觉绝不在身边这四位任何一人之下，但是……连续、长时间地高速跑动，那可就难办了。

毕竟觉哥是一名"玩家"，而玩家……势必得面临一个体能值上限的问题。

"扑克侠。"两秒后，跳蚤侠又开口了，他转头对觉哥道，"虽然你是星系级英雄，但新人终究是新人……容我卖个资历，给你个建议……"

"请指教。"封不觉是很乐于听取这些信息的。

“以后……你在系统里接完一个任务，就可以立即去宇超联的资料库里调取一些与任务相关的知识、将其下载到英雄ID卡里。”跳蚤侠接道，“比方说……危机发生地的星球历史、相关种族、文化背景等等，以你的权限来说……这些基本都可以调取到。”他稍作停顿，再道，“比方说这次任务，如果你事先就下载了资料，那在赶往这里的途中便可以快速地阅览一番、从中了解很多情况。像刚才那些常识性的问题……不用我们说，你也会知道了。”

“哦……原来如此。”封不觉用一副认真的表情回道。

觉哥确实很需要这样的一番讲解，因为宇超联那个英雄自助终端的功能非常繁杂，而英雄ID卡的用处也很多（还没有说明书）；封不觉虽然也知道可以查阅资料，但他并不知道可以将这些资料下载到卡里。此前接任务时，由于“集合时间”非常紧迫，所以觉哥才没有留在宿舍查看资料，直接就跑出来了。假如他那时就知道可以下载，那他肯定会带上在大量的设定情报、在飞船上将其一一看完。

“好了，这次任务就算了，反正也是我来指挥。”过了一会儿，跳蚤侠又道，“总之……各位先跟着我的节奏，抵达现场、看一下实际的局面再说。”

“嘿！就等你这句话呢。”绿色流星早已是摩拳擦掌、急不可耐，“像这样慢吞吞地散步，连热身都不够啊。”

“是啊，你看我就用了两条腿，简直是别扭啊。”塞拉囧接道。

“卧槽？”封不觉听了这两位的话，当时就是一惊，他在心中吐槽道，“喂喂……现在已经是在用每小时二十五公里左右的速度（大约每秒七米不到）在跑了啊，你们这帮家伙是要干嘛啊？队伍里还有一只穿着重甲的猩猩呢！话说回来……那只猩猩到目前为止都是用胳膊在‘跑’的啊！以那种堪称鬼畜的动作高速行动居然也大气不喘的样子啊……”

“呵呵……”而下一秒，嗜蕉者也笑着说了一句让觉哥蛋裂

的台词，“……那我……也开启飞行模式吧。”

“你这该死的猩猩……”封不觉当即就在心中惊呼出声，“竟然还有这么一手……太卑鄙了吧！你是个手机么你？”

“扑克侠，你没问题吧？”跳蚤侠见觉哥没有应话，出于保险起见问了一声。

“哈哈哈……你开什么玩笑呢。”绿色流星这时大笑起来，“星系级英雄会被我们给甩掉队？哈！那他还怎么追击罪犯啊。”

“哈哈……”连不太爱笑的塞拉囧也笑着接道，“是啊，就算跑步追不上我们，他也会用飞行或者瞬间移动吧。”他说着，还转头看向觉哥道，“对吧，扑克侠？”

“啊……”封不觉瞪着死鱼眼，接道，“我……还是跑步吧。”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他也只能这么回答了……

“嗯。”于是乎，跳蚤侠点了点头，眼神（是的，他有眼神）一凌，“那咱们就……”

就在这四个字出口之际，但见……跳蚤侠的体表高速分泌出了一种深蓝色的液体，这种液体几乎在渗出其皮肤的刹那就固化成型，转瞬间已汇聚成了一身蓝色的“甲壳”。

“……跑起来吧！”当跳蚤侠说出这后半句话时，他整个人已似一发冲天的炮弹般……“嘭”一声弹地而起，眨眼间就飞到了很远很远的前方……

“哼……小意思。”绿色流星见状，冷哼一声，紧接着就开始加快身体的摆动幅度。

吱吱吱……

在一阵逐渐加快的关节摩擦声中，这个体型比一般地球人大两倍的家伙化身一道绿色的虚影，瞬然朝前追去。

继他之后，塞拉囧和嗜蕉者也是各显其能……一个变身

为“马形态”，四蹄着地，烈奔而上；另一个干脆飞了起来，借助背上的喷射装置，直接以“马赫级速度”窜了出去。

“这他喵的一帮禽兽啊！”封不觉眼瞅着那三道绝尘而去的身影，连忽悠的机会都不留给自己，着实无奈。

事已至此，他不得不在自己身上想办法了……

虽然【踏虚】有着“极限奔跑速度提升为两倍”的特效，但对于这种长时间的耐力跑来说，“平均速度”和“节约体能”才是最关键的。在这一点上，【踏虚】其实还不如觉哥的第一件脚步装备【爵士之舞】，后者的特效“提升奔跑的极限速度，大量降低长时间行走或奔跑的体能值消耗”用在这里简直就是完美。

可惜……这种假设并不成立……

“怎么办？”觉哥一边提速追赶，一边心道，“难道我要剃了头追上去？”

的确，如果使用【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他一定可以轻松地追上去、并赶在所有人之前跑完这“四十槲尔”的距离、且大气都不喘一下。可是……把这种压箱底的王牌用在此处，无疑是不妥的。

封不觉望着前方越来越远的那几道影子，并迅速估算了一下自己的奔跑速度和体能值消耗的速率……考虑了十秒后，做出了一个决定——开启【斗魔降临】！

第1070章 斗魔得眼

黑暗。

似曾相识的黑暗。

称号技发动后，封不觉便瞬间来到了一个黑色的空间中。

时间、空间……皆在这一刻凝滞。

一种被称为“虚无”的无形之物悄然沁入了觉哥的骨髓，试图将他的意识击溃。

但，封不觉丝毫没有受气影响……

“你……终于来了。”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冰冷的声音传入了觉哥的耳中。

在话语响起的刹那，光……出现了。

那是黑色的光。

黑暗中，现出黑色的光芒，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异常景象。

这黑与黑、暗与黯编制出奇景，常人是看不分明的。

不过，觉哥启用数据视角……便可以看清。

此时，他看到一个黑色的人形轮廓正在缓缓走来，眨眼间……便已到了他的身前。

“你是怎么进来的？”下一秒，觉哥开口问了个很奇怪的问题。

这问题当然很怪，正常来说，他应该问“我是怎么进来的”才对，而他的这种问法……仿佛对方才是“来客”。

“怎么？”黑芒掩映下的斗魔即刻停住了脚步，应道，“你

还能认得出这是哪里？”

“呵……”封不觉轻笑一声，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就算你将这里染成了黑色，但这儿毕竟是我的思维殿堂啊，没理由感觉不到吧？”

“嗯……”斗魔闻言，沉吟道，“不错……”他这评价，也不知是指哪方面，“你很不错……”

“彼此彼此。”觉哥接道，“阁下也是相当厉害……纵然已失去了近一半的‘力量’，仍有此等威势。”

“我不需要你的夸奖。”斗魔接道，“我要你履行承诺。”

如今斗魔说话的口气已经正常了很多，在离开虚无之门后的这段时间里，他（在系统的暗中影响下）把“吾”这类用词都改掉了。

“呵呵……放心。”封不觉道，“你我在此相遇，自然不是巧合。”

“我知道。”斗魔回道，“你又用了那所谓的【斗魔降临】吧？”

他这句话，已透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哦？”觉哥当即语气一变，“看来……你对我们‘异界旅客’的事情，已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啊。”

“谈不上深入。”斗魔道，“在‘我们的宇宙’，最了解你们的无疑还是那群叫做‘衍生者’的家伙。”他顿了顿，“而我所知的事情……皆是从篆劫尊和奠雀王处打听到的。”

“嗯？”封不觉的神情凝重起来，“你……”

“哼……你也可以放心。”斗魔用很轻松的口吻接道，“我并没有杀掉他们。”他似是看穿了觉哥的心思，接着说道，“毁灭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你那两个同党若是死了，我也会很困扰的。”

“同党吗……”觉哥念道，“呵……就当是吧。”他笑了笑，

转移了话题，“好了，不多聊了，我还有事儿。”说着，他伸手一抓，那黑色的宝珠【难知如阴】便陡然浮现于其掌上，“按照约定……这个给你。”

斗魔，不愧是魔中之魔。

这等攸关性命的物件被摆到眼前时，任谁都很难保持镇定，就算没有立即出手夺下，神态还是会起些变化的。

然，斗魔……不为所动。

他平静地看了看那颗宝珠，即他自己的第三只眼睛，随后不紧不慢地说道：“你就不怕……我一拿到此物，立即就杀了你么？”

“不怕。”封不觉道，“你很清楚我只是个投影，杀我是徒劳之举。”

“如果我说……我可以给你带来‘永久的损失’呢？”斗魔的下一句话，无疑是将了觉哥一军。

“哈！哈哈哈哈……”觉哥听了这话，顺势大笑出声，他一边笑着，一边还抓起了斗魔的一只手，将宝珠放入后者掌中，“你也不错……很不错。”

说罢，封不觉退后两步、并敞开双臂，摆出了一副“随便你怎么打”的架势。

斗魔见状，犹豫了片刻，接着……

“唉……”他不得不承认，在这番相互试探中，自己没有占到分毫的上风，“或许……时代真的不同了。”他紧盯着觉哥的双眼，“疯不觉，在这个新纪元里……还有许多跟你一样‘有趣的家伙’存在。你们让我看到了纯粹的‘混沌’和‘秩序’之外……那无限的可能。”

“那么……你这个来自上古纪元的最强之魔……”封不觉顺着对方的话问道，“又会选择哪一种‘可能’呢？”

“我也在寻找着这个答案。”斗魔回道，“我还需要……”他

说这句话的时候，已抬起手……将【难知如阴】嵌入了自己的额头中，“……时间。”

那一瞬，觉哥本以为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产生。

但……没有。

那斗魔植眼的场面……就好似有个人把一个高尔夫球塞进了自己嘴里，站在他背后的人可能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这就算把眼睛放好了？”封不觉疑道。

“是的。”斗魔回道。

“我还以为你会突然变强之类的……”封不觉念道。

“并不会。”斗魔解释道，“放回眼睛，就好比是堵住了大坝上的窟窿，仅此而已。”

“哦……”觉哥点点头，“也就是说……从此刻起，你还要花时间慢慢‘蓄水’咯？”

“可以这样说。”斗魔回道。

“那你此前流失掉的那些力量呢？”觉哥追问道，“都去哪儿了？”

“整个主宇宙都有……”斗魔回道，“大部分魔气集中在混沌焦土，其他地方……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

“影响？”封不觉听到这儿，已察觉到了什么，“什么样的影响？”

“日后你自己去看便是。”不断地回答问题，让斗魔迅速失去了耐心，“现在嘛……”说话间，他头上那第三只眼兀地一闪，“带着我的力量，去忙你的‘事儿’吧。”

言毕，不由觉哥分说，一道黑芒便从斗魔额头的那只眼中窜出，直袭前者的心窝。

初次“魔化”时的体验，又一次重演……

那如同狱火炼魂般的、远超系统限制的痛苦，再次将封

不觉彻底吞没。

他清醒地、清晰地感受了那每一丝噬魂之痛；其过程稍纵即逝、却又宛若永恒……

第1071章 高地边际

回过神来之时，封不觉全身已被黑色的斗气所包围，方才那极度的痛感也已消失。

“三分钟跑四十多公里的话……”封不觉在心里算这笔账时，人可是已经冲出去了。

呼——

在魔斗气的覆盖之下，他宛如一团黑色的火球，贴着地面疾掠而过。

“嗯？”第一个被他超过去的是塞拉囧，这位马头哥都没看清从身边过去的是什么。直到觉哥路过后五秒，他才后之后觉地念道，“这是……扑克侠？”

咻——

第二个被那“黑火球”超越的是嗜蕉者。

这猩猩听到一阵风声后，即刻反应……其视线勉强跟住了觉哥的身影两秒。

那两秒间，他那头盔的动态捕捉系统虽未能分析出对方的“能量性质”、“出力原理”或“行动模式”等信息，但是……“速度”这项，还是测出来了——约每小时一千槲尔。

“嚯~不错嘛。”嗜蕉者的额头上的冷汗也已经下来了，“虽说我这身盔甲的极限速度也能加到每小时一千三百槲尔（大概比1马赫快一丢丢），但用那种速度飞行的话，很快就会把能源用完的（锡箔纸侠的装甲速度比这还快、且有着永动能源）……”他心中暗忖道，“而扑克侠似乎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在移动的啊……”

嗖——

又过两秒，封不觉便从绿色流星的身边窜过去了。

“我去……”绿色流星心中惊道，“这就是星系级的实力吗……”

而最后一个被觉哥超越的……自然就是跳蚤侠了。

封不觉在路过其身旁时还喊了一句：“抱歉！我先走呕呕——”

由于他跑得实在太快，他的话也只能说到这里了……这还是在他与跳蚤侠距离比较近、且相对静止的状况下说出来的。

……

三分钟后，“林荫高地”与堺地的边界处。

“哈啊……哈啊……”封不觉特地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四仰八叉地躺在那里，大口喘息着。

在【斗魔降临】的三分钟里，他的生存值被视为300%、体能和灵力值无限，其身体能力也是成倍增强……因此，他才能用刚才那种惊人的速度玩儿命赶路。

然，三分钟的时限一到，他就得面临生存值1%，体能值0，灵力值0的状态，且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对医疗技能和所有增益类的消耗品免疫。

简单地说……无论如何，他至少得在体力灵力值双空的精神冲击下躺平几分钟。

说实话，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时若是路过一个有敌意的生物……哪怕是一只毒蝎子，也有可能把血量1%的觉哥给弄死。

但……他不得不这样做。

若是让他用常规的能力去跑那“四十槲尔”，无非两种局面：其一，跟着那四个星球级的家伙一起跑，然后在半途体力耗尽——扑街；其二，按照自己的节奏匀速跑，那等他跑

到目的地时……黄花儿菜都凉了。

为了维护住自己那“星系级英雄”的逼格，觉哥也只能选择眼下这个方案。

“哈啊……哈啊……没问题的……”封不觉躺成一个“大”字，沐浴着橙色的日光，口中轻声念道，“据我目测……这帮家伙的速度大约也就每小时三百公里左右，跑到我这个位置大概要八分钟呢；去掉已过去的三分钟，我还能再休息个五分钟，届时……靠着自然恢复上来的体能至少能站起来走动，且生存值补充剂也可以喝了。”

他算得倒是没错，按照跳蚤侠他们原本的速度，跑到此处的确是要八分钟；可是……因为受了他的刺激，那几位就稍微认真了一点儿，在第七分钟时就到了。

那四位跑到觉哥身边时，后者还故意摆出了一个很销魂的姿势——双手枕着头、双腿交叉、婀娜地躺在地上。

“哟~各位好啊。”封不觉这时的体能值勉强到了三位数，但他的演技不是用数字可以衡量的，“因为不小心跑得太快了，所以我先在这儿晒了会儿日光浴、顺便等等你们。”

“你这家伙……”这会儿，跳蚤侠可不乐意了，他用居高临下的眼神看向觉哥，不快地言道，“是在用行动表示对我的不满吗？”

说这话时，跳蚤侠身上的“蓝色甲壳”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脱落下来，并快速化为粉尘、随风散去。

见此情景，封不觉倒是松了口气，暗忖道：“把甲壳褪掉、说明短时间内是不会再‘跑’了吧。”

“啊……没有没有，开个玩笑。”两秒后，觉哥讪讪一笑，坐了起来，“其实是这样的……”他的瞎话是张口就来，“我刚才那招呢……有个缺点，一旦用这招跑起来的话，就得一口气跑完全程；若是中途停下或减速，那短时间内就用不出来了。”

“哦……”跳蚤侠不假思索地就相信了觉哥的话，“原来如此……你早说嘛。”

“我这不刚找到机会说嘛。”封不觉耸肩笑道，并站了起来，顺手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土。

“呵呵……其实，我刚才也已经察觉到一些迹象了。”嗜蕉者用他那睿智的嗓音，笑着来了句马后炮，“我一看就知道你身上那黑色的能量不是随便就能动用的常规能力。”

某种意义上来说，嗜蕉者的推测挺靠谱的。当然了……说到底，封不觉的说辞本就有三分是实。

“是了是了。”封不觉借坡下驴，微笑着应道，“还请几位别见怪。”

“总之……既然大家都已经到了。”下一秒，跳蚤侠便很务实地将话题带到了正事儿上，“那我们就开始下一步吧……”他抬手指了指林荫高地的方向，“前面就是林荫高地的范围了，进入那个区域后，我们必须放慢速度、小心前行……”他的语气隐隐透出了几分寒意，“别以为距离熊孩子星人和广场舞星人的主战场尚远，就可以放松警惕了……要知道，那些留在高地周边地区、在暗中蛰伏的外星人，可能比战场中的两大星人更加危险……尤其是乞讨星人，他们的侦查能力我也已经说过了、而他们的领地意识也是仅次于广场舞星人的……谁要是踏足了他们认定的地盘儿，后果……”

叱——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跳蚤侠说话的当口，破风声乍起！

但见，一道黑影已朝着他飞掠而来。

第1072章 给帮、费帮、窥视者们

论动态视力和反应速度，封不觉绝对是这五名英雄中最快的。

他是第一个捕捉到那道黑影的人，但是……他没有动。

他不动的原因有二：其一，眼下【斗魔降临】的后遗症才刚刚消除，他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生存值补充剂，在自身体能只有5%的情况下乱来，说不定会被莫名其妙地干掉；其二嘛……觉哥认为，以那道黑影的速度，还不足以对跳蚤侠构成什么威胁。

嘭——

果然，半秒后，跳蚤侠面不改色地抬起一臂、转身一挡……准确地拦下了那道黑影的攻势。

在那电光火石之间，封不觉注意到……格挡的刹那，跳蚤侠那条胳膊的前臂上又出现了蓝色的甲壳；看来，这种皮下分泌的分泌和凝结速度都是可控的、而且可以非常快……

“瞧……我说什么来着。”跳蚤侠保持着格挡姿势，淡定地对队友们说道，“这帮家伙就是这样……说动手就动手。”

而那道黑影在一击未果后，似乎也察觉到了跳蚤侠的实力在自己之上，于是，他收势后翻，在数米外站定。

此时，他的样貌便展现在了众人眼前——那是个全身包裹在黑色破布（至少看上去是布）中的人形生物，只有两只手和一对儿眼睛露在外面。他的身形高大魁梧、威势不凡，但全身却发出一阵阵难掩的脏臭味、不禁让人侧目。

“来者何人？胆敢闯我‘给帮’的地盘？”两秒后，那黑袍大汉大喝出声，用的是一口地道的江湖腔。

“你说什么帮？”封不觉实在是没忍住，插嘴问了这么一

句。

“给帮！”对方又高声重复了一遍，并当即从黑袍底下伸出了一条大长腿。

紧接着，他便伸手拨开了自己那乌黑茂密、打结分叉的腿毛，露出了大腿上的一个纹身。

那纹身由三个英文字母（乞讨星人使用的是标准英语）组成——G.A.Y.。

“Great！Abstemious！Yooooo……”那货展示完纹身后，还大声喊出了他们帮派的口号。

封不觉瞪大了眼睛望了他两秒，然后……赶紧喝了口补充剂来压压惊。

“哼！知道怕了吧？”黑大汉看到觉哥的表情后，很是得意地说道，“知道就赶紧滚蛋，不许接近我们的地盘儿！”

对于这种要求，跳蚤侠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还未等他开口，绿色流星就抢先一步上前，指着那“给帮”的汉子言道：“少废话！宇超联办事，识相的别挡道儿。”

“嗯？”一听到宇超联这三个字，黑袍大汉瞬间一惊，脚下还疾退三步，“宇……宇宙超级英雄联盟？”

“呵呵……”嗜蕉者这时也上前几步，笑道，“正是。”

“切……”黑袍大汉接道，“你说是就是啊？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是宇超联的英雄么？”

“哼……证据当然是有的……”塞拉囧闻言，冷哼一声，咄咄逼人地回道，“但有必要拿给你这种杂鱼看么？”

“算了，给他看看也无妨。”还是跳蚤侠比较沉稳，他想了想，便再度走到最前，拿出了自己的【英雄ID卡】在黑袍大汉勉强晃了晃，“如果你识货的话，就去跟你们帮里的大佬们打声招呼，我们只是路过借道而已……只要你们别来阻挠我们，大家就相安无事。”

英雄ID卡上都是有钢印的，而那黑袍大汉的目力显然也是极好，所以他一眼就看到了“星球级”的字样（顺带一提，封不觉的权限虽然已经是星系级了，不过他的卡还没换，卡上的钢印还是“城市级”）。

“嗯……”黑袍大汉沉吟片刻，应道，“好……我这就去通报。”他顿了顿，“我们可不想惹上‘星球级英雄’。”

说罢，他就像来时一样，猛然一窜，闪回了高地的林中……一眨眼就不见了踪影。

“一个星球级英雄就给吓回去了吗……”封不觉见状心道，“C级危机中的敌人终究是不行啊……不过……‘GAY帮’这个名称还真是挺惊人的……”念及此处，他忽地意识到，“说起来，在这个宇宙里，各种奇葩的角色和名字还真是层出不穷……基本上每遇到五个角色，就必然会有一个槽点十足的家伙混在里面……”

说实话……再仔细想想，当初觉哥在耸肩星和渣渣渣渣星上时，遇到的几乎全是这种人物……五分之一的概率说不定还低了。

“你们也别太相信他了，乞讨星人并没有什么信誉可言。”黑袍大汉离开十几秒后，跳蚤侠复又开口，提醒了一声。

“放心吧，我很了解他们。”塞拉囧接道，“在加入宇超联之前，我曾去城管星人那边的训练营里待过一阵儿，那时候就经常会和乞讨星人起冲突。”

“喂喂……”绿色流星接道，“你确定那能叫‘冲突’吗？”

“呵……也对。”塞拉囧道，“在城管星人那种战斗种族的面前，乞讨星人通常都只有挨打的份儿。”

他们几个就这么一边聊着天，一边跟随着跳蚤侠进入了“林荫高地”。

这是一块蓝色的土地，像蓝莓那样的蓝……

而这种颜色的主要构成物就是——植物。

由于公园星的大气环境、从属恒星、以及其本身的土壤等等条件都和地球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因此，这里的自然景观也和地球的大相径庭。

这儿有着橙色的阳光、黄色的云彩、蓝色的植物和红色的水源……

当然了，上述色彩也并非绝对，只是宽泛来讲……就好比地球上的植物也不全是绿色的一样。

“嗯……虽然他说了要‘放慢速度’，但这走得还是有点儿快啊……”进入高地的范围后不久，封不觉就出现了体能问题，他在心中念道，“生存值方面倒是暂时不用担心了，可体能是无法用补充剂来回复的……按照他这个节奏跟进，我再跑个一分钟就得重新趴下了啊。”

事到如今，封不觉也不可能提出“我们原地休息一会儿吧”这样的建议，他只能想别的办法。

然而……办法不多了。

“难道要我在这儿剃头吗？”觉哥又想到，“不……还是找个理由暂时脱队更靠谱。”

就在他准备祭出究极手段“屎遁”之际，没想到……前面又出事儿了。

“啊——”一声惨叫，自众人前方数十米外传来。

跳蚤侠闻声先是一顿，随即转头扫视了队友们一圈，与其他英雄眼神交流了一番（主要是他看别人，别人从他脸上看不出什么神色）后，跳蚤侠点点头，率先冲了过去。

绿色流星、嗜蕉者、塞拉囧紧随其后，唯有封不觉……落在了队伍最后面，步履蹒跚、气喘吁吁地追着。

索性其他英雄都在专注于眼前的事态，并没有发现后方的觉哥已露出了明显的疲态。

数秒后，跳蚤侠已抵达了叫声发出的地点，并看到了一个正倒在地上呻吟的乞讨星人。

“你……你们是什么人？”那乞讨星人看见跳蚤侠时，惊疑交加，但他跑不了，因为他的腰部被一个环状的光能陷阱给钳制住了，非但动弹不得、还往外渗血……

在他惊慌提问之时，另外四人也陆续赶到，看到了这一幕。

直到这一刻，封不觉才算是真正看清了“乞讨星人”这个种族的样貌（此前那个给帮的杂兵裹得太严实了）——板栗形的头部、瘦骨嶙峋的V形躯干、有三个关节的狭长手臂、以及一双粗犷的大长腿。

比起刚才那个腿毛厚实到让人想烧一烧的家伙来，眼前这个被陷阱抓住的乞讨星人可谓光洁溜溜；他身上就穿了一件小短褂和一条中裤，露在外面的其他部分全都是光秃秃的、连根汗毛都看不见。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仁兄的腿上，居然也有一个纹身，纹身的字样是——F.A.G.。

“别紧张，我们是宇超联的英雄。”跳蚤侠说这话时，已经用徒手帮对方把那个“光子猎夹”给破坏掉了，“你是‘费帮’的吧？”他看了看对方的纹身，如是问道。

“宇超联？”那个乞讨星人没有回应跳蚤侠的问题，而是将这三个字轻声念叨了一遍，并喃喃自语道，“宇超联来这儿干什……”

“啊！糟了！”突然，他神情一变，话都没说完、扭头就跑。

乞讨星人的身手好像都不错，这位仁兄明明还带着伤，但依然用非常灵活快速的动作一突一跃……冲入了旁边的林木中。

紧接着，又一阵凌乱的踏草之声从那个方向响起，与之

相伴的是几个不同的嗓音所发出的呼喝。

“在那里！是费帮的人！”

“混蛋！一定又来偷零钱了！”

“快追！他有伤跑不远的！”

“抓住他！抽他的脚底板！”

这段光听都让人觉得蛋疼的台词越来越轻，表明说这些话的人也是渐行渐远……

封不觉瞪着死鱼眼，嘴角抽动着念道：“我现在真后悔没有读过这个任务的相关情报设定再来……”

……

同一时刻，宇超联本部，某控制室中。

嗡嗡嗡——

“光幕门”展开的声音，宣告有人进入了屋内。

“一个宇宙周前，我才给这个房间的门换了密码。”坐在操作台前的蛤蟆侠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很显然，他不用看就知道来者是何人。

“呵呵……”锡箔纸侠笑着朝蛤蟆侠走去，“如果你不想让我进来，那就应该换一种我无法破解的锁。”

“比如说？”蛤蟆侠接道。

“地球上，有一种叫做门闩的东西。”锡箔纸侠笑道，“你听说过吗？”

“你是指那种只能从一侧锁门的原始设计吗？”蛤蟆侠道。

“有时候最原始的设计，反而是最奏效的。”锡箔纸侠摊开双手，轻松地言道，“无论我们掌握了多么先进的科技和知识，先人的智慧总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每个时代的智者们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开始思考的，所以谦逊应是一种基本的礼仪。”

“嗯……有道理。”蛤蟆侠的双眼紧盯着自己前方的屏幕，并冷冷接道，“你的话提醒了我，我忽然想到可以用一个更原始的方法将你拒之门外。”

“哦？那是什么？”锡箔纸侠好奇地问道。

蛤蟆侠转过脸，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的好友，一字一顿地言道：“Get！Out！”

看来……蛤蟆侠说的那种“原始方法”，就是直接开口赶人家走。

“哈哈哈哈……”锡箔纸侠不禁笑出声来，“恩韦，你的幽默感总是能带给我惊喜。”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视线刚好移动到了蛤蟆侠身前的一个屏幕上，“喂……等等，这是什么画面？英雄宿舍的某个标准间？”

下一秒，锡箔纸侠忽地露出了一个“男人都懂”的表情（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这种表情客观来讲就是淫笑），并出拳捶了一下蛤蟆侠的肩膀：“嘿！恩韦，真没看出来啊！你竟然是这种人！”虽然他所说的内容是很严肃的，但他说时的语气完全没那个意思，“说！这是哪个女英雄的房间？蟾蜍女侠？性感蜉蝣？等等……难道是个男英雄的房间？你……”

“确切地说……”蛤蟆侠无视了锡箔纸侠的言行，淡定地接着刚才的话道，“这是Z250号房间。”

“Z250我记得是……”锡箔纸侠的脑力是很惊人的，他能记住并调用的信息量之大绝非人脑可及，“扑克侠的房间？”

“是的。”蛤蟆侠回道，“不过，我现在的焦点并不在他的房间，因为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并不在房间里，而是在公园星上。”

“我正想问呢。”锡箔纸侠立刻恢复了正经的神色，接道，“旁边那个画面又是从哪儿传回来的？”

“我骇掉了嗜蕉者的战甲，只要他还戴着那个头盔，我就能看到他所看到的。”蛤蟆侠若无其事地回道。

“你这可是越来越过分了啊……”锡箔纸侠斜视着对方道，“你要监视扑克侠也就罢了，还把其他人也一并……”

“呱～”蛤蟆侠没让对方把话说完，便出声打断（请注意，此处蛤蟆侠这声“呱”并不是卖萌；在他的星球，这就和我们人类说“嘘”是一个意思）道，“你是想跟我一起看看呢……还是想在旁边跟我讲大道理。”

锡箔纸侠闻言，撇了撇嘴，干脆拖了张椅子过来：“先说好，出事儿了我可不背锅。”

第1073章 盘口

作为这个宇宙最聪明的几个人之一，蛤蟆侠的智商、智慧……皆是毋庸置疑的。

再者，他还是宇超联的元老、最高委员会的核心人物。凭借他手头可以动用的资源……只要封不觉还在宇超联里待一天，就肯定摆脱不了他的监视。

当然了，对此……觉哥心里也是有数的。

他之所以不惜开启【斗魔降临】也要在人前维护自己的星系级英雄形象，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肯定都会传到蛤蟆侠那里。

即使对方没有进行实时监视，也会想办法搞到影像资料或者情报……像斯娄星上那种“暂时摆脱监控”的机会，恐怕是不多的。

这，是一场介于蛤蟆侠和封不觉之间的无形博弈。

前者永远都不会给予后者完全的信任，而后者……就偏要在这种前提下爬上宇超联的高位。

……

林荫高地，西北丛林中。

在断断续续地前进了大约二十分钟后，封不觉他们离中心区域仍有着一段距离。

说实话，此刻，觉哥发自内心地感激“给帮”和“费帮”的成员们；由于那些家伙在林地中进行着各种纠缠，导致他们五名英雄的行进速度总是提不起来……在过去那二十分钟里，他们每前进个几百米就能撞上一些冲突事件，就算他们对那些事儿不闻不问，但陷阱之类的玩意儿还是得提防的。

因此，他们不得不这样走走停停，封不觉的体能也就堪堪维持在了安全线上……

“已经可以隐约地听到音乐声了，大家要留神啊。”在解除了又一个陷阱后，跳蚤侠回头提醒了队友们一声，其神情也变得十分凝重（但没人看得出来）。

“让我猜猜……”下一秒，封不觉便瞪着死鱼眼道，“音乐是广场舞星人放的？”

“没错，说大号儿音响是她们的种族图腾也不为过。”绿色流星回道。

“他们占领地盘的目的，也正是伴随着节奏感强烈的音乐跳集体舞。”塞拉囧接道。

“然而……”嗜蕉者又道，“熊孩子星人和乞讨星人，也是那种领地意识很强的种族。”他解释道，“乞讨星人倒还好说……他们的战力在这三族中是最低的，而且他们也不是非要占开阔地，对乞讨星人来说……任何地方都可以发展成地盘儿。”

“但……熊孩子星人，也是很喜欢开阔地的；他们的战斗力和广场舞星人不相上下、在耐力和爆发力方面甚至更胜一筹。”

“这我就不明白了……”封不觉道，“这个星球很大吧？像我们先前经过的地区，那可是一马平川、空无一人啊，可他们为什么非要去争前面那块……”

“扑克侠。”这时，跳蚤侠打断了封不觉，并回头说道，“我发现……有很多宇宙学的常识性知识，你都不知道呢。”

“对啊。”封不觉坦言道，“我是从平行宇宙的地球来的，本来就不知道嘛。”

这项信息也并不是什么秘密，反正他早就跟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们透露过了，再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在很

多事情上，封不觉都可以用“自己是平行宇宙来客”忽悠过去或是撇清责任。

“什么？”听到觉哥的话后，绿色流星当即瞪大了眼睛道，惊道，“你居然是平行宇宙来的英雄？”

“哦……原来如此……”嗜蕉者摸着下巴念道，“我就说嘛……你怎么有点怪怪的。”

“好吧……那就没办法了，我来给你简单地说明一下吧。”跳蚤侠确是个很“务实”的人，他很有效率地快速接受了这个设定，并对觉哥说道，“广场舞星人和熊孩子星人有两个共同的习性，其一，是‘认地儿’，他们那强烈的领地意识主要就源自于这个习性，说得直白些……一旦他们确定了一个适宜的活动场所，就不会轻易更换。”

“哦。”封不觉虚着眼，点点头。

对于这种说明，他实在是没什么好评价的，一开口就可能发展成吐槽。

“其二……就是‘时限性’。”跳蚤侠的话还在继续，“他们都只会在白天活动，太阳落山以前必定得回栖息地。”

“我姑且问问……他们的栖息地在哪儿？”封不觉问道。

“呵呵……这很容易算。”嗜蕉者这时笑着抢答道，“以熊孩子星人举例……从他们的栖息地到活动地之间的距离，约等于他们的平均移动速度乘以半个宇宙周的时间。”

“这他喵的还有公式的啊？”觉哥又一次惊了。

“有啊。”跳蚤侠用理所当然的语气接道，“广场舞星人也适用于嗜蕉者所说的这个公式，这也是常识。”他顿了顿，“那么……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此前那个问题了，为什么这个星球那么大，他们偏偏会在这里发生冲突呢？”

“因为这个非常适宜他们活动的高地，正好位于一个广场舞星人的栖息地和一个熊孩子星人的栖息地之间，且周边地区再也没有第二个类似的区域了……”封不觉顺着对方的意思

说道，“是这样吧？”

“你领会得很快嘛。”跳蚤侠接道，“顺带一提……这个星球上还有很多属于这两个种族的殖民栖息地，其中也不乏情况与这里类似的地区……但这‘林荫高地’，算得上是冲突最激烈的一个地方。”

“嗯……”封不觉又道，“那么……此地的冲突，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咯？”

他没有问“会不会死人”，而是直接问了“伤亡多大”，因为在宇超联本部时，绿色流星就已经讲过“会死人”了；另外，假如连人都不死，这【C级危机】就未免有点太说不过去了。

“当然很大。”比较寡言的塞拉囧，此时用肃然的语气开口应道，“若不是局面已经失控，何须我们出动？”

“塞拉囧说得没错。”跳蚤侠也道，“这两个星球的人，都是战斗力强大、又十分排外的种族。他们处于同一个星系、且都面临着人口过多的问题。在过去的百余年中，双方因殖民星的归属、以及公共星球上的地盘问题矛盾不断；而双方的政府为了规避星际法的追责，都没有主动宣战的打算……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今天这种——‘双方都对民间的武力冲突抱默许态度’的局面。”

“所以说，我们今儿个到底是来干嘛的？”封不觉又道，“既然双方想自己用拳头解决问题，那我们真有必要来劝这场架么？”

“你好像……”跳蚤侠闻言，语气微变，“误会了什么啊。”

“哦？”觉哥用一个语气助词示意对方接着往下说。

“我们可不是来解决两个种族间的矛盾的。”跳蚤侠道，“我们是来逮捕两名‘危险分子’的。”

……

同一时刻，高地中心区域。

战场之上，身形矮小的熊孩子星人和相对而言高大一些的广场舞星人们正在激烈地厮杀着。

前者的优势是爆发力、恢复力、敏捷性；而后者则胜在力量、防御、和血量上。

可能有人会奇怪，这两帮有着星际殖民能力的外星人，怎么还在用肉身打架呢？就算是地球人也知道该用枪炮坦克吧？

这理由其实也很简单……

首先，根据星际法的定义，某一方使用的军火在质和量上达到一定的水准，就会被视为“战争行为”，而主动发动战争的一方是要背锅的，两边肯定都不愿意。

其次，前文中也多次提到过了，这两个种族的战斗力真的“很高”，他们只用身体就能胜过很多常规武器了。

因此，就有了眼前这样的局面……

“来来来……赶紧下注啊！时间不多了，随时可能开打了啊！”

此时，在战况激烈的战场边缘，一个长得像稻草人一样的家伙正站在一块电子黑板前，拿着扩音喇叭大声嚷嚷（此地音乐声太响、且杀声震天，他必须得靠喇叭来吼才行）着。

“残念少年，一赔一点九！龅牙婶，一赔一点八！”

这位“稻草人”无疑正在主持着一场赌局，而他口中提到的双方，正是本次“C级危机”的两名主角……

残念少年：熊孩子星人，宇超联通缉犯；近年来频频出没于熊孩子星人与广场舞星人冲突的现场，杀人如麻，凶名赫赫，有着“最强熊孩子之称”；除了在与广场舞星人的战斗中出现，他还会随机地对一些城市乃至星球展开破坏行动，而他的动机似乎只是为了“好玩儿”。

龅牙婶：广场舞星人，宇超联通缉犯；经常性地出现于一些广场舞星人的活动地，只要她在活动中受到干扰，就会大开杀戒；曾有过凭一己之力消灭城管星人分队的战绩，亦对许多星球的原住民城市进行过破坏。

如果要用宇超联的英雄等级去划分这两名罪犯，他们至少都是星球级。

而今天，这两个人，都来到了公园星上……

宇超联的情报部门分析，这俩要是打起来，是有相当几率会对公园星造成毁灭性打击的。

当然了……这并不代表他们有“爆星”之类的能力。

此处得说明一下……在C级危机中，关于“毁灭星球”的定义未必得是把整个行星炸了。像“非法统治”、“彻底摧毁生态系统”、“消灭行星表80%以上的高智慧生物或50%以上的全部生命体”等等情形也算在危机范围内。

所以，奎克将军那种反派，也能制造出C级危机……

“我买残念少年！五百拉格哈（一种货币）！”

“我买龅牙婶！两万马奇木（也是一种货币）！”

“我把自己的驼押上！买……”

“滚蛋，这儿不收物品和器官，你去隔壁收破烂儿星人那儿换成钱再来下注！”

这块“下注区”的场面也是如火如荼，热闹程度丝毫不比战场那边来得逊色。

来自各个星球的外星人纷纷在这里争相下注，等着看这场世纪大战。

在下注者中……数量最多的还是食腐星人。他们是“流浪民族”，人口众多，但没有固定的母星；这些长着鸟脸的家伙被称为“战场环卫工”，基本上哪里有类似战争的活动发生，哪里就会有他们的身影，其目的也是不言自明。

不过，宇宙中的大部分星球还是比较欢迎他们的，原因嘛……各位可以自行想象。

另一方面，乞讨星人中也有一部分跑来下注的人，但总体数量不多；大部分的乞讨星人更乐于在附近席地而坐、伸手向其他星球的人讨要零钱。

乞讨星人对零钱的需求就和食腐星人对尸体的需求一样，不……应该说更甚，他们就像渴求呼吸一样渴求着零钱。这种与生俱来的渴望会随着战斗力的上升而减弱，越是强大的乞讨星人越能压抑这种渴望，据说进化到顶点的乞讨星人甚至会把零钱分给同类……可惜最近这几十年里都没听说过有这种人了。

除去上述这两个种族，其他杂七杂八的外星人也有数十种之多。有做买卖的、有看戏的、也有正巧路过的……毕竟这是个公共的星球，谁都可以来。有些人……还是慕名而来，就为了一睹此战的情形。

而在这里开盘的这位，即那位“稻草人”，来头自然也不小。

他本身就是该宇宙中的稀有（稀有程度不亚于胤呼族）种族“斯瑛”的一员。

“斯瑛人”天生就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超能力——体内储物能力。

听起来似乎也不是很厉害？

那我举个实例……一个刚出生的斯瑛人体内可以存下的东西，至少和一个封顶的篮球馆里能装下的一样多。

而且，斯瑛人的“体内空间”，是可以通过修炼来扩张的……理论上来说，假如一个斯瑛人寿命够长、修炼够刻苦，就连行星都能装进自己的身体……

今日，在此开盘的斯瑛人，名叫乌虚麻罗，他的能力上限大约是237亿立方槲尔（体内空间可以变形），大体上……

能装下一个月球。

第1074章 公园战神

抵达公园星近一个小时后，终于，宇超联的五人来到了林荫高地的中心地带。

广场舞星人和熊孩子星人的战斗仍在继续，想必在太阳落山之前打不完……

前者，以她们那巨大的“音箱飞船”作为据点，防守反击；后者，以骚扰性的进攻压制为主，寻找着机会。

“我说……这音乐……”来到战场附近时，封不觉已不得不用喊叫的方式跟近在咫尺的队友们说话了，“是不是太夸张了点儿啊？”

的确，那节奏感十足的音乐，震得这附近的大地都仿佛在颤动。

“就是这样啦~”绿色流星也是弯下腰来（他比觉哥高很多，而声音是往上传的），高声回道，“广场舞星人的听力不太好嘛。”

“再在这儿待上一会儿……”封不觉喊道，“连我的听力都要不好了。”

这句话绿色流星没有听清，他当即回喊道：“神马？”

“我说！连我的听力都要不好了！”觉哥又提高了嗓门儿。

“哦！”绿色流星点点头。

“唉……上帝……”吼完以后，封不觉心中暗道，“别说是听力了，嗓子哑掉也只是时间问题了吧……”

这时，他又转头看了看另外的三名英雄，结果他发现……

跳蚤侠脑袋两侧与人类太阳穴对应的地方，不知何时已

盖上了两块蓝色的甲壳。

塞拉囧那马头上方的耳朵部分干脆已经闭合了起来。

而嗜蕉者则是一脸轻松淡定的表情，很明显……他已用头盔过滤了来自外界的声音。

“啊……真羡慕这帮有着‘隔绝声音手段’的家伙啊。”封不觉心道，“虽说我也可以举起双手捂住耳朵顺带张大嘴，但那样就破坏我星系级英雄的伟岸形象了吧……”

轰——

就在觉哥思索之际，突然，从他们侧面的林中发出一声爆响。

紧接着，竟有十数道人影像是被抛飞的垃圾般从那个方向飞了出来，划出十几道抛物线，散乱地落在了地上。

由于音乐声太大，这些乞讨星人掉在地上时骨头碎掉的声音、以及他们的呻吟声全都被盖过了，但人们依然可以从这群人的表情看出他们受伤不轻……

这一幕发生后，大约过了五秒。

一个身高在两米左右的人形生物从那个方向的林中走了出来。

此人一身灰色道服，乱发披肩。其脸部较圆，谈不上帅；体型偏胖，姑且算壮。

“哼……一帮垃圾，像苍蝇似的，都闹了大半个月了，今儿个居然跑到我的地头上撒野，活腻了啊！”他一边骂着，一边走出了树林。

虽然他话说得挺响，可是……并没有人听见，因为这里的音乐声实在太大了。

当然了，没有人听见，并不代表没人知道他说了什么，比如嗜蕉者就通过自己那个头盔的“唇语解读”功能知晓了对方的台词。

“这家伙……很眼熟啊。”而塞拉囧看到此人时，则是表情陡变，“难道他是……”

记忆的片段在脑海中闪过，马头哥很快就想起了此人的身份……

“是他！”那一刻，塞拉囧惊呼出声，“公园战神……本部泰三！”

他这句话讲得比较响，至少离他不远的封不觉是听见了。

这没听见也就罢了，但听见以后……觉哥心中自然是槽欲澎湃，不吐不快：“喂喂……公园战神什么情况？还有本部泰三这个名字是闹哪样啊？本部以藏＋长谷川泰三么？”

“怎么？你认识他吗？”嗜蕉者转头面向塞拉囧，一边用手比划一边问道。

塞拉囧居然也明白了那只猩猩的意思，并立刻回道：“那是我还在城管星训练营里的事了……”他若有所思地念道，“当年，我们一队训练兵跟随着一支正规的城管星人部队，到某个星球的公园去做实战演习……”

“喂喂……演习为什么要去别人的星球啊……又为什么要去公园啊？”封不觉又在心中吐道。

“就是在那天，我目睹了一个男人，凭借着一己之力，便将城管星人的正规部队打得溃不成军。”塞拉囧的眼中闪过的是一种心有余悸的神色，“没想到……今天，那个男人又一次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嗯……听这口风儿……这个公园战神起码也是星球级英雄的实力。”封不觉此时又想到，“应该不比他们所说的‘残念少年’和‘龅牙婶’（赶赴此地的途中，跳蚤侠也已经把那两个通缉犯的事情跟觉哥说了）要弱吧……”

封不觉想到这儿时，本部泰三的视线也刚好移到了他们这宇超联五人组的身上。

“哦？”这位公园战神显然是识货的，因为他认出了跳蚤侠，“这不是跳蚤侠么？”他当即言道，“宇超联的人来这儿干嘛？莫非是要抓……”

熊——

本部最后的那个“我”字还没说出来，霎时，又生异变！

伴随着一声撕裂苍穹的轰鸣，一道蓝色巨影破空而落，其坠落的目标点正是广场舞星人那“音箱飞船”。

这种飞船上自然是有防护罩的，在冲击将至未至之时，飞船的防护系统已然侦测到了高能量反应，并自行撑起了护盾。

然……

当撞击发生时，那防御壁却像是被炮弹打中的玻璃般轻易塌碎。

紧接着，那蓝色巨影便撞破了飞船的装甲、冲入船体……引发了大爆炸。

公园星空气中的氧气含量比地球要高，因此……爆炸产生的威力和火焰蔓延的速度都十分惊人。

转眼间，音箱飞船的四周已成一片火海。

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的那些广场舞星人和熊孩子星人还未来得及爬起，就已然被卷入了火势当中。

虽说……那让人头疼的音乐声此刻是停下了，但取而代之的，却是火焰的熊熊燃烧之声、以及一声声此起彼伏的惨叫。

“让我来！”见状，嗜蕉者第一个做出反应。只见他立刻朝那个方向跑了起来，边跑边扬起了他那对粗壮的前臂，“冷却炮……准备发射……”

话音未落，但闻“砰砰”两声，他那两臂的机械装甲已各自朝天空中发出了一枚圆柱形的、与手榴弹大小相仿的弹药。

那两枚弹药飞到了高空后，猛然爆开、洒下一片白色的霜雾状物质。

很显然，那是一种高效的化学武器，几乎在白雾飘开的一瞬，火场上空的温度就骤然一沉，火势也为之一滞。

“我也来！”两秒后，绿色流星也是顺势跟上，全速冲入火场，化为了一道绿色的流光，呈环形移动起来……

他的速度极快，在火场中制造了一股环形的旋风，在局部形成了排气扇一样的效应，将空气向上空猛抽，正好和嗜蕉者的冷却炮相互配合。

短短三十秒不到，在二人的配合下，现场的火势便得到了控制，只余下了零星的火苗。

不过，现场的每一个幸存者都明白……这一把火，还只是一个开始。

“呼……总算是清静了啊。”

果然，半分钟后，从那爆炸的核心处、即音箱飞船的残骸中，传出了一句说话声。

听起来，那是一个孩子的声音，和其他所有的熊孩子星人一样，这个声音的主人，也是永远都不会变声的体质。

焦黑的土地上，覆盖着霜白的灰烬。

蓝色的森林间，攒动着橘色的火苗。

在这片色彩分明的奇景之中……他，登场了。

残念少年的身高大约在一米二左右，留着一头黑色的锅盖型短发，刘海和鬓角都显得十分平整、难看……

他上身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袖棉T恤，下着一条浅咖啡色的短裤，绿鞋蓝袜，全身上下没有其他配饰。

当然，残念少年最显著的特征，还是他那张残念的脸。

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与众不同的气质。

其他的熊孩子星人也都有迥异的相貌，高矮胖瘦、俊锉美丑……各有不同。但是，残念少年脸上的“残念”，却与长相无关。他的长相看上去也只是普通罢了，但那份残念，却可以直击你的心灵。

“这里有好多看起来不错的‘玩具’呢。”残念少年从飞船中走出的时候，扫视了四周一圈，“喂，那边的猩猩……”他的视线很快就停留在了嗜蕉者的身上，“你身上的盔甲好像很挺不错的，借我穿穿嘛。”

“呵呵……”嗜蕉者笑了，“抱歉……”说时迟，那时快，他这两个字出口之际，已是突施冷箭，“这可不外借！”

其喝声起时，数发黑色的弹丸已从其战甲的胸口处迸发。

一秒不到，那些弹丸便在半空中噼噼啪啪地爆开，化为了一张张蛛网状的“网弹”，朝着残念少年劈头盖脸地笼下。

“哼……”残念少年见此情景，只是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下一秒，但见其身形一晃，便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此刻，在场的所有人之中，只有寥寥数人看清了残念少年的动作……而嗜蕉者，并不是其中之一。

因此，当残念少年杀到他的身后，出手袭其后心之时，嗜蕉者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好在……

嘭——

那一瞬，残念少年探出的手掌，被另一个人给挡住了。

“哦？”残念少年抬眼看向面前这个全身覆盖着蓝色甲壳、且并不算高大的身影，露出了些许惊讶之色，“你是……跳蚤侠？”

看到这里，想必各位观众也发现了……同样是星球级英雄，跳蚤侠的名气比起绿色流星、嗜蕉者和塞拉囧来都要

响。

虽然等级相同，但是……无论实力、资历、还是实绩，跳蚤侠在星球级英雄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故而，他在宇宙中的知名度也就相对较高，有很多强大的存在都可以把他认出来。

“你被捕了，残念少年。”跳蚤侠可不跟他啰嗦那些，作为一个务实的人，他有一说一，“考虑到让你放弃抵抗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这就把你打趴下吧。”

“哈！哈哈哈哈哈……”残念少年闻言，大笑出声，“不过挡了我一招【胡搅蛮缠爪】而已，你他妈的就想上天了？”

他这话还没说完，离他俩不远的嗜蕉者已是拧身回势，一拳横扫而出；同时，绿色流星也是拍马杀到，从另一个方向朝他扑来。

一时间，残念少年陷入了被三面包夹的局面。

然而……他竟还是一脸自信满满的表情。

“一帮大白痴！”残念少年随即大喝一声，“你们也配跟我打？”

喝声骤起，斗气炸裂！

残念少年将体内之力昂然一爆，便将包围自己的三人震飞了出去。

嗜蕉者和绿色流星皆是狼狈地倒飞而出，撞入了林中；唯有跳蚤侠用双脚踉跄站定……饶是如此，他也已经被逼退了数十米之距。

“呵呵呵……”这时，在远处观战的本部泰三笑了起来，并朝着残念少年那边走了几步，“传说中的【死乞白咧劲】……果真是名不虚传，放眼整个星系，这也是最顶级的功法了。”

“我擦嘞~你们这儿还有‘功法’这一说的吗？这个宇宙还真是啥都有啊？”封不觉此时在心中惊道，“话说……你这货突然

冒出来淡淡一笑，点评一番，意思里就是轮到你的装逼回合了么？”

“大叔……你又是哪根葱？”残念少年闻言，转头看向了本部，“想多管闲事么？”

“哪里的话～”本部泰三虽是这么回答了，但他迫近对方的脚步并未停下，“我和宇超联的人并没有什么瓜葛……”他盯着残念少年道，“我感兴趣的是……”说到这儿时，他的语气忽地变得杀意昭然，“这个星系里最强的功法，是你们熊孩子一族的【死乞白咧劲】，还是我们流浪汉一族的【家破人亡功】呢。”

“嘁——原来如此……你也是‘那边’的人吗？”残念少年啐了一声，接着，他便侧身对着本部泰三，挥臂一指，“好！有种……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1075章 残念流VS超实流

惊天一战，一触即发。

熊孩子之王，对阵……公园战神。

【喂喂……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局面，更是无人能猜到结局。

【为什么我又在方括号里说话？】

“来来来！下注要趁早！”另一方面，战场边缘的“下注区”那边，乌虚麻罗不愧是开盘能手，他一看局势有变，立即在公告板上填上了“本部泰三”的名字，并写上了赔率，“本部先生可是很强的，一赔一点五了~大家赶紧下注啊！”

【原来如此……上次在“斯科菲尔德的独白”那章使用过的手段再次出现了吗……】

这时候，音乐声已经停了，而乌虚麻罗还是拿着扩音喇叭大喊，连战场这一边的人也听到了他的喊声。

【让主角以上帝视角这样不断吐槽的写法真的好吗？这回作者真的是放弃人生了吧？精神分裂吗你？】

“哼……那个斯瑛混蛋，还真是会见缝插针啊……”本部在向前走的过程中，也听见了那边的吆喝，不过，他只是在心里念叨了一句，“算了……这里数他最强，由他去吧……”

本部是个识货的人，他很清楚——此时此地，这里最强之人，其实就是那个负责开盘的。

而残念少年、宇超联的英雄们（包括觉哥）、以及在场的各种族外星人们，全都不知道这点。

【你这么一写我不就知道了吗？还是说下一章里我又得假装不知道啊？】

乌虚麻罗看似是随口就说出了公园战神的赔率，而实际上……无论是残念少年、龅牙婶、还是本部泰三，他们的赔率都非常客观。

因为……乌虚麻罗根本不用交手，已对这三个人的实力一清二楚。

【为什么啊？凭气来感知对方的战斗力强弱么？你也是比克的徒弟吗？】

“喂！那边的稻草头。”没想到，这时，残念少年竟是转过头去，看向了下注区的人群，“我注意你很久了！”

那边的下注板很大，以残念少年的目力无疑可以看清上面的字和赔率。

“居然把我的赔率定为最高？”他不顾正在向自己逼近的本部，高声对乌虚麻罗道，“龅牙婶比我低个0.1也就算了，这个睡公园的赔率居然比我低0.4？你这家伙有眼无珠吗？”

【现在是在意那种事的时候吗？有个奇怪的大叔正朝你逼近呢，你注意力倒是集中点啊！】

“嗯？”乌虚麻罗闻言，当即停止了喊话，并迎上了对方的视线，“小鬼，我怎么定赔率，似乎和你无关吧？”

“你说什么？”残念少年眼神一凌，“你这稻草头……找死吗！”

【人家只是说出了事实而已吧。】

残念少年这句显然不是疑问句，因为在他说出那个“死”字时，已然出手发难。

但见，他举臂一指，一道蓝色的光束便从其指尖迸发，袭向了人头攒动的下注区。

那一瞬，周围的众多高手、包括普通外星人……都强烈地感觉到——这招会把那边的人统统轰成渣。

【这么厉害？穿击炮啊？】

然！

“哼……可笑。”乌虚麻罗见状，冷哼一声。

晃眼间，他已从原本的位置消失，并闪现在了光束前进的轨迹上。

【看来到你的装逼回合了。】

叱——

下一秒，光束击中了乌虚麻罗的躯干，但……那冲击感，却给人一种泥牛入海的感觉。

蓝光从他的胸前冲入，却没有从背后透出……

大约两秒后，当残念少年察觉到了情况有异，连忙收招之际，其体内的能量已然耗去了三成之多。

【吸星大法？】

“什……什么！”残念少年大惊失色，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你究竟是什么人！”

【台词真老套啊。】

“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乌虚麻罗淡淡地回了一句，并转身朝着刚才所站的地方走去，“重点是……你刚才的熊孩子行为，基本已葬送了自己的胜利。”

话音未落，惊变已生。

就在残念少年欲慌忙转身之时……一对强而有力的、粗壮的胳膊，已经勒住了他的脖子。

【啊……我就说了不要东张西望了吧。】

“呵呵……”面对残念少年，本部泰三在身高和体重上有着绝对的优势，当他这招勒颈发动时，他已确信了自己的胜利，“小鬼，明知我在靠近你，还敢东张西望……未免也太小看我了吧？”言至此处，他已毫不留情地在臂上加力，“为你的天真付出代价吧！”

【你要闭上嘴，别立这种明显的FLAG……没准儿真就赢了。】

“喝啊——”不料，就在这危急关头，残念少年又是一声长喝，全身斗气陡升。

“别小看我！”在一句既视感十足的爆种台词后，他再度使出了死乞白咧劲，想用爆气的方式将本部弹飞。

【看吧。】

然而……

“哼……”本部只是冷哼一声，“都说了你太天真了！”

原来，本部已在同一瞬发动了家破人亡功，以自己深厚的功力完全抵消了冲击。

“胜负已分！”紧接着，本部便勒住残念少年，朝空中一跃，“秘技·同坠深渊摔！”

也不知道是谁规定的，反正这年头打架都要把招式名报出来才行。

【切……本大爷就是喜欢报……】

轰——

数秒后，两道身影齐齐坠地，能量爆散。

一股强劲的气浪呈环形向四周扩散开去，掀飞了无数杂鱼。

可是……“胜负”，并未如本部所说的那样分出来。

“你……怎么可能？”光影尚未散尽，本部惊愕的话语已然响起，“为什么你还能站起来？”

【大叔，你再用这种表情和语气多说几句这种台词，那你可就要输了。】

此时，在这威力骇人的投技过后，本部和残念少年重新拉开了距离。

本部原以为……对方就算没有被摔成肉酱、至少也该失去意识了，但没想到……

“这个也是，那个也是……小看人要有个限度啊！”这一刻，残念少年怒喝出声，并趁着本部立足未稳、心神未定的当口……突然杀上！

【哦哦~爆种了爆种了~终于又轮到你的回合了。】

“删你存档拳！拆你模型腿！任性撒泼破！哭闹十八跌！”

【这娃的招式名有点儿小任性呢。】

说时迟，那时快！残念少年一边喝着自己的招式名，一边对本部发动了如暴风骤雨般的攻势，打得后者节节败退，只有招架之力。

“哼……本部，你老糊涂了吗？”同一时刻，在远处背对着他们的乌虚麻罗，冷哼道，“连对方练成了‘满地打滚金身’都没察觉，就使出了‘同坠深渊摔’……呵……天真的是你才对啊。”

【所以……你现在成为解说了？】

嘭嘭嘭……

他这边说着话，另一边的本部则在挨着打。

俗话说得好——“拳怕少壮”、“乱拳打死老师傅”，这些都从侧面证明了……年龄、或者说身体状态在战斗中的重要意义。

【我猜接下来是一段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没错，本部在体型上是比残念少年要高大壮实，可是……以他那个种族的标准而言，他的身体状况早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差不多相当于“地球人五十岁”这样的状态。

而熊孩子星人……在这方面则有着先天优势。因为他们是一个“不老”的种族，他们最多长到青春期的阶段，生理上就会停止再发育，并一直保持这种生理状态、直到死亡。

【原谅我立刻就想到了种族繁衍的事情和一系列非常污

的画面。】

这种先天优势，是本部泰三所无法逾越的；毕竟熊孩子星人也是一个“战斗种族”（这个宇宙的战斗种族有很多，能力各有不同，但在与战斗相关的方面，他们显然都比一般的种族要更有优势），而本部并没有什么特别强的种族天赋，他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都是靠后天锻炼所得。

【他有个毛的成就啊？打遍公园无敌手的流浪汉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么？】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纵然现在的残念少年还没有本部厉害，但假以时日，只要他不断锻炼和精进自己的战力，就一定会超越本部……

不过，像这样的假设，其实没有意义……

就好像我们拿一些不同时代的运动员互相比较，臆想巅峰时期的他们来一场对决会是什么结果一样。

【咱能别拿运动员做类比么？总觉得委屈人家了。】

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结果就代表一切；想证明自己更强，就得用眼前的胜利来证明……

【啊……胜利本就不是什么美好的事情，胜利是越过堆积如山的尸体，胜利是残酷的。是击溃、倾轧，将你的对手彻底摧毁、再补上斩草除根的最后一刀。】

“嗯……的确是我失态了。”在被压制了片刻后，本部的说话声，再度响起，“也罢……现在这样正好。”

【看来到你的回合了……】

“你这睡公园的……居然还有余力说话？”此刻的残念少年还没有发现，对方会有这份“余力”，原因就是……他的残念攻击已不如最初那十几秒来得那么犀利了。

【看来你要被打了……】

“小鬼！”终于，本部面露狞色，体势由守转攻，“别太嚣

张了！我也要认真了！”

“哪尼！”这电光火石间，残念少年本能地察觉到了某种危险，他的进势登时一滞。

【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因为作者写打戏的平均水平常年维系在这种程度，我才尽量避免跟人进行类似的正面较量。】

“失业破产掌！”本部的反击开始了，用的招式似曾相识，“人生败犬踢！”

【我一猜就知道这货会这两招……】

同样是一掌一腿，但这两招所含的底力，和“删你存档拳”、“拆你模型腿”相比，完全是不同的……

流浪汉一门的功法遒劲中暗蕴绵长，而熊孩子一门的功法则是锋芒乍泄。

二者各有所长，实战之中，亦是难分伯仲……

【我说写出这种设定的人没病你们信不信？】

“唔啊……”很快，残念少年便在本部的反击前惨嚎一声，被震得吐血横飞。

但明眼人都知道，他受到的伤害并不算大……残念少年只是受到了冲击力造成的“硬伤”而已，招式中的“暗劲”已被他给卸掉了。

【明眼人都碉堡了啊！这是怎么看出来的啊？】

“哼！想诱我上前追击？”本部也是一眼就看穿了残念少年那稚嫩的演技，但是……他还是上了，“好！我就陪你玩玩儿！”

【为维持时髦值不惜作死么……】

见对方飞扑而来，残念少年的眼中现出一丝阴狠之色，心道：“真是白痴，明知是圈套还上来……看不起我是吧？好！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他念及此处，极招已蓄。

只见残念少年在半空旋身变式，纵腿一蹴：“残念流奥义·九阳电光霹雳狂龙坑爹钻！”

【你和龙虎门什么关系？】

而本部见招……竟也不慌，刹那间，其嘴角微微勾起，并不知从身体的何处，掏出了一支火箭筒来……

【等等，发生了什么？我没看错吧？】

“超实流柔道奥义·RPG攻击！”如是说着，本部便开火了……

咻——

RPG轰然一鸣，一发导弹呼啸着从火箭筒中冲出，飞向了五六米外的残念少年，对上了那“九阳电光霹雳狂龙坑爹钻”。

【这还钻个串串啊！RPG攻击是什么鬼？且不说本部你一个外星人使用的火箭筒为什么也和地球上的一样叫RPG……这玩意儿和柔道有个屁的关系啊！你咋不用核弹呢？】

砰——轰轰轰——

爆炸发生了，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这个距离下本部自己也被炸死了吧？】

但是……胜负，还远未分出。

因为……那二人，没有一个倒下。

【这倒也是呢……毕竟其中有个家伙自己像导弹一样砸爆了一艘飞船结果也毛事儿没有啊……】

待续……

【待你个头啊！你当这是动画片啊！】

第1076章 不堪一击的布局

白刃战，惨烈，激烈，壮烈。

战斗进行到此，已不再有太多的技巧，转而成了意志力层面的较量。

残念少年和本部泰三都是认真的，这是男人之间赌上流派和个人荣誉的战斗。

残念流的残念和超实流的军火就这么在空地上碰撞，震撼着、冲击着人们的心灵。

“可恶……虽然不想承认，但是完全没有插手的余地啊……”绿色流星这时已经从树林里跑回来了。

“是啊，不得不承认……这两个家伙很强。”嗜蕉者也回来了。

其实绿色流星和嗜蕉者也并不是完全无法对眼前的战斗进行干涉，只是……他们也想看看，这场胜负究竟鹿死谁手。

“哼……别装蒜了。”塞拉囧很了解他们，立刻就说破了他们的想法，“你们就是想看看谁比较强吧？”

不说虚话的跳蚤侠此时则道：“我也想看。”他微顿半秒，接道，“再说了，旁观对我们来说有利无弊；本部赢的话，残念少年非死即伤，我们可以趁势逮捕；而残念少年赢的话，定然也是惨胜，届时我们再上前抓捕，也更有把握。”

“嗯，我也同意。”封不觉也是装模作样地应了一声，很显然，他也不想上去和那俩货动手。

觉哥真不是打不过他们，只不过……对于“坐山观虎斗”这个事儿，他向来是十分乐意的。

然而……

人群之中……有一个人，已等不到战斗结束了。

咻——

就在残念少年和本部战至最高潮时，不料……战圈之外，一道白光陡然杀入。

这次偷袭来得意外、来得狠辣。

出手者绝非等闲之辈，因为他/她的这一招……是同时瞄准了战斗的双方才发动的，而且快、准、狠！

下一秒，但见那白光从本部泰三的后心贯入、穿破胸膛而出，随后又击中了残念少年的面门。

“唔——”

“啊！”

霎时，一声闷哼和一声惨叫声传来。

本部泰三倒下了，这一击让他的器官受损严重，俨然已到了濒死状态。

残念少年也倒下了，他捂着左眼惨叫不断、满地打滚，因为那“暗器”此刻还卡在他那鲜血淋漓的眼窝里。

“哼哼哼……哈哈哈哈哈……”在一阵标准的反派式大笑过后，一个身形臃肿、龅牙外翻的广场舞星人出现了。

没错，她就是——龅牙婶。

“两个蠢货，被我抓到破绽了吧。”她一边说着，一边竟是拔下了自己的两颗门牙。

她的门牙很大，每一颗都有一块麻将那么大；更惊人的是……当她将牙拔掉以后两秒，竟立即又长出了两颗一模一样的大龅牙，且一滴血都没有流。

此处得说明一下……龅牙婶属广场舞星人当中的“特质变种”，她那巨大的门牙有着足以咬碎钢铁的硬度、并可以按照

自己的意志随时脱落，脱落后还能立即再生。

“中了我的‘龅雨梨花’居然没有立即咽气儿，你们的战力也算可以了。”龅牙婶将自己的两颗门牙捏在手中，娴熟地把玩着，“可惜，你们的脑子……未免太蠢。”

“你……噗呃……”本部吐出一口老血，转头回望道，“是从哪里……”

“呵……还不明白吗？”龅牙婶说这话时，已然在向躺在地上的两人靠近，“在你们两个蠢货现身之前，我早已在人群中蛰伏多时了。”她说着，又抬手指了指已经回到了下注区的乌虚麻罗，“你们以为……为什么会有人在那里开盘？你们又以为……是谁把我和残念少年将出现于此的消息放出去的？”

“你……你这……”本部好像是想骂人，但他已快要说不出话来了。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本部泰三就待在公园星上，我也很清楚……你们残念流和超实流的门派之争，以及……你们俩都是白痴。”龅牙婶接着说道，“所以，我才设下此局……”她看了眼仍在地上打滚的残念少年，“这个小鬼是非常容易受到挑衅的，把他诱来并不难。”她又看了眼本部，“至于你嘛……也很简单，我只要雇几个乞讨星人来找你的麻烦就行。”

此言落地，本部泰三当即瞪大了眼睛、恍然大悟……

此前的种种异常闪过了他的脑海……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向来对自己敬而远之的乞讨星人，今天竟会主动来挑衅自己。

“顺带一提，在那边下注的乞讨星人里……有一多半儿都是在替我办事。”停顿两秒后，龅牙婶冷冷接道，“我本人直接下注、或者一次在自己身上押太多，未免显得有些可疑，还有可能暴露我的身份。所以，我把钱分成多份，让他们帮我下注……押我赢。”

“切……连我也着了她一道啊。”听到这儿时，乌虚麻罗露出了一脸不爽的表情。

但是，不爽归不爽，他并没有做什么……

作为一名在宇宙中到处开盘聚赌的专业人士，乌虚麻罗是很有原则的；只要别人不直接对他这个庄家出手（比方说残念少年那种攻击行为）就行，至于那些“场外操控赌局结果”之类的行为，他向来不管。

赌桌上的事儿本就如此……从来就没有什么对错，上当的一方才是傻瓜，败者可没有权利去指摘胜者的手段。

“你这……八婆！”在地上翻滚了片刻后，残念少年终于是怒不可遏地暴起，狂喝一声。

他的左手还摁在左眼上，指缝间血污迸流，但他的愤怒已经让他忽略了疼痛。

“残念流……奥义！”少年吼着招式名，踉踉跄跄地朝龅牙婶冲去，准备和后者拼命。

嘭——

没想到，龅牙婶一个闪身，便以一击侧踢结结实实地踹中了残念少年的腹部。

这肥婆的速度和她的体型真是毫不相称……

“蠢材……”她特意选择了对方的左侧视野盲点切入，后发先至，将残念少年的招式扼杀在了摇篮之中，“什么残念流、超实流……无聊透顶！”

“为了莫名其妙的理由拼上性命打斗，白痴吗你们？”龅牙婶说着，又是扬腿一压，将残念少年整个人踏在了地上，“和你这种白痴被视为同一水准，我也是很困扰的。”至此，龅牙婶的眼中，杀机已现，“所以……你还是赶紧去死吧！”

言毕，她挥臂猛掷，将手中那两颗早已准备好的门牙朝着残念少年的前额扔了过去。

然！

叱——

那一瞬，一道黑芒掠过，精确无比地截断了那势在必中的攻击。

“喂。”

正当龅牙婶震惊之际，一只手，已放在了她的肩上；一声有气无力的“喂”，已从其耳畔响起。

“你……”龅牙婶转头时，满脸的骇然，“你是什……”

嘭——

她还没把“么人”这两个字讲出来，封不觉的一记老拳已击中了她的肥脸。

龅牙婶那肥胖的身体登时横飞而出，一路横穿空地，直到撞断了一棵大树才停下。

这一击，让所有旁观者的神情陡变。

封不觉那瞬间就能欺近龅牙婶的速度、随意一挥就能把那肥猪打出老远的力量、以及一份惊人的气势，全都犹如一种无言的宣告。

“说实话，我对你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意见。”封不觉打完了人，一脸淡定地甩了甩手，言道，“我甚至还想对你说一声‘干得漂亮’，你设的这个局很成功，这是智谋上的完全胜利。”

说话间，他又转过身去，从行囊中拿出了【其徐如林】，并蹲到了本部泰三的身旁。

没有人知道他干了什么……但是，短短一息过后，他们看到，本部身上的伤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

“唔——”公园战神本来以为自己就要命绝于公园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你要暗算也好、灭口也罢，都可以……反正你们这几个家伙在宇超联看来都不是什么好人。”救起了本部之后，封不觉又转身站起，望着龅牙婶所在的方向，高声道，“但是……”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你居然敢说这场决斗的理由莫名其妙？”

“切……大意了啊……”另一方面，摔在了几十米外的龅牙婶这会儿也已从地上站了起来，她吐了口嘴里的血沫子，用狰狞的眼神望着觉哥，心中暗忖道，“本以为五人中最强的就是跳蚤侠了、其他四个水准都和绿色流星差不多的样子，没想到……还有一个硬手。”

“龅牙肥婆。”下一秒，封不觉已面无表情地朝着对方的所在走了过去，“有些事情……你最好搞清楚了……”他边走边道，“的确……那两个家伙都是大白痴。他们这种人……头脑不好、也不善于社交；除了打架以外，什么都不会。他们是人生的败者，就像野狗……被人厌恶、也被自己厌恶。他们自暴自弃，不再相信自己会被任何人所接受，故而永远在人前露着獠牙，用野狗的方式活着。”

他走得很快，转眼已来到对方跟前。

“世人追求的金钱、权力、名誉、地位……与他们没有太多关系，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不配拥有那些。”封不觉顿了顿，肃然言道，“但是……他们也有着自己所坚持的东西。你可以践踏、毁灭野狗的生命，但不能连他们最后的执着也否定掉。”

“罗里吧嗦的……”龅牙婶面露阴狠地瞪着封不觉，耐心地等待着对方踏入自己的攻击范围，“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伴随着一声暴喝，其肥躯乍起，一招泰山压顶赫然袭来。

“我想说就是……男人们啊……”封不觉回这前半句话时，声音还不高，人也未动。

“为了证明自己比对方更强而去打架有什么错！”

嘭——

那后半句话出口时，觉哥已然是狂吼出声。

他在瞬开了【灵识聚身术-改】的前提下，用绝对的速度优势闯入了龅牙婶的攻击间合，对着后者的脸来了一记汇聚全身之力的直上冲拳。

有道是……天下武功出升龙。

这一拳照着头部一“升”，龅牙婶直接就脑震荡了……她那肥胖的身体也因意识的丧失而变成了一般的重物，被觉哥一拳就顶上了天……

但见，那圆滚滚的身子在空中转了三圈，然后才轰然落地。听那动静……简直像是集装箱坠落事故一般。

接着……便是寂静。

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包括乌虚麻罗和宇超联的四位英雄，都用不可思议的眼神望着觉哥。

“呼……还好我的速度比她快不少……”而封不觉自己，却是在想着，“刚才那一拳，要不是抢在她的‘力’压下来之前就把她打晕，我这条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已然粉碎性骨折的右手，暗自庆幸着……

在所有的旁观者中，只有一个，看出了觉哥刚才所用的技巧……

“是‘迎击’吗……”本部泰三不愧是身经百战的男人，即使他的战力比不上觉哥，但个中门道他还是看得出来的，“还是头回看到有人能在那种情况下用出来……”

所谓的“迎击”，或者说“迎击拳”，是拳击中的一种技巧。即：在对方出拳的刹那，瞬间判断出拳路，在避开攻击的同时，朝着与对方发力方向相对的方向打出有效的一拳。

迎击拳的可怕之处，在于其除了本身的附带的力量之

外，还加上了对方前冲的力道。在拳击中，成功的迎击不但可以破坏对手的进攻，还能有效地挫伤对手的锐气，有时甚至可将对手击倒。

适才，封不觉干掉的龅牙婶的一击，其实就是一种迎击的变相运用。

他根据实际情况……有意识地提高了速度，使其比一般的迎击更快；否则，若是等龅牙婶那招的力量完全释放出来再用“迎击”，那结果很可能就是觉哥的整条胳臂废掉，而龅牙婶的脑袋当场被打个稀巴烂。

“那么……咱们差不多也该收工了。”封不觉从那边回身走回来时，对跳蚤侠道，“队长，直接用遥控器把飞船开过来吧……”他扫了一眼周围的人群，“我想……现在已没人敢对我们的船出手了。”他说着，又耸耸肩，“我可不想扛着那个肥婆和这个熊孩子再跑回去。”

“呵……”跳蚤侠难得地笑了笑，“好的，没问题。”

“等等！”就在此时，本部泰三……又说话了，“英雄请留步！”

第1077章 雅歌号

十一月二十九日，傍晚六点。

一艘名为“雅歌号”的豪华游轮，从S市的某个港口出航了。

今晚，被邀请到这艘船上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

他们之中，有腐败的政客、有无良的奸商、有知名的交际花、还有亡命之徒。

这些人，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了人生的悬崖边，再踏一步，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而他们来到这艘船上的目的也是相同的，那就是赌上他们剩余的人生，试图抓住那堪称渺茫的……最后一丝希望。

不过，在这数百人之中，也有例外的情况。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蒋道德”的人，就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才来的。

……

“啊……马上就要到公海了吧……”封不觉坐在自己那间船舱的床上，透过舷窗望着夕阳下金色的海面，喃喃念道，“我要没记错的话……这艘船的注册国家是巴拿马吧。”他舔了舔嘴唇，冷笑一声，“哼……这种‘随时都可能被杀掉扔进海里’的旅行，还真是刺激呢。”

上船的时候，觉哥已经过了严格的安检；根据规定，“客人”是不可以携带任何电子产品上船的。别说是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了，就算电子表都不行。因此，他自然也是没法儿跟外界取得联络的。

那么问题来了，封不觉为何会在此时此地，出现在此处呢？

这事儿还得从五天前说起……

二十四号那天，觉哥出门去买了点儿奇葩的材料，在家鼓捣了半天，弄了一个恶魔法阵，主动把伍迪给召唤了出来。

他召唤伍迪的意思也很明确，就是想让对方别去管黎若雨同意不同意了，把封印解了再说。

伍迪听了这话，当时就嘿嘿嘿了。

这货表示……解开封印轻而易举，只要哥站在这里打个响指就行了。

封不觉就说，那你就解了呗。

可伍迪这时又不干了，他就说……我前几天来给你发奖品的时候，就想顺道把这事儿办了，但你和黎女侠闹别扭，结果让我白跑一趟。现在你突然又说别去管她的意思了，还特意把我召唤过来就为让我办这事儿，你当我是跑腿的么？正所谓贼不走空，我得跟你谈谈条件。

封不觉一听，当时就爆粗了……娘了个希匹的，这本来就是S2决赛前我跟你的赌局，你现在输了，我想什么时候让你履行义务是我的自由啊，谈你大爷的条件？

而伍迪又是嘿嘿嘿一番，表示……老子本来就是地狱里的魔鬼，你跟我讲个串串的义务，就算赖你账又怎么样？有本事你打我呀。

然后封不觉就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灌满了“圣水”的灭火器去喷了伍迪一脸。

可惜，这个法子对四贱客级别的恶魔是没用的，伍迪很多年前就已经是“把教堂里的圣水当伏特加喝”的体质了。

眼见如此，封不觉又拿出了一堆按照遁甲天书上记载的

画法所画的符纸，piapia地糊在了伍迪身上。

这次倒是奏效了，他愣是压制住了伍迪一点几秒的时间，然后那些符纸就瞬间自燃成了灰烬。

伍迪也不生气，他还笑着给觉哥科普……画符要用血才行，最好是用施术者自己的血，不舍得的话就用别人的血或者鸡血，实在没有……才用朱砂代替。

封不觉则表示……第一，老子可不想弄自己的血；第二，去弄别人的血可能会被警方逮捕；第三，N年前菜场就不让卖活禽了，鸡血比人血还难弄呢，猪血行不行啊？我去买碗毛血旺回来加工一下？

总之，他们俩扯皮了一段时间后，伍迪将话题带回了正轨，表示……既然你觉得谈条件亏了，那我也让一步。

所以说……魔鬼是很擅长和人谈交易的，本来就是他理亏的事情，他却能通过提出无理要求来将其转变成好像是自己让利了一样。

当然了，对于这种技巧，觉哥也是个中好手，他当即就揭穿了伍迪，并表示爷才不理你呢，你不解封印我就删号自尽。

两人就这样又互相试探和撒泼了一段时间，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二十九号的晚上，由封不觉到“雅歌号”上替伍迪取得一件“东西”，觉哥承诺，自己会“尽力而为”。但即使他最后没能取得那件东西，伍迪也必须把若雨的封印解开；而若是觉哥最终成功了，那么伍迪在解开封印之余，还得将关于觉哥“能力的真相”和盘托出。

于是……就有了今夜之行。

……

长话短说，在过去的五天里，封不觉除了在游戏里不断地刷本之外，在现实中……他也颇为积极地对“雅歌号”及其相关的事情做了调查和准备工作。

到了二十九号下午四点半，封不觉便提着一个手提包，来到了“指定地点”（市区内的某个停车场）。此时，已经有几名穿着黑西装的男人和一辆豪华轿车在那里等着他了。

那些人并没有提出让觉哥戴头套之类的要求，因为他们的目的地并没什么好隐瞒的——就是港口；只不过，假如客人们不是乘着主办方指定的车去，就进不了登船区。

下午五点，封不觉来到了码头。他下车的时候，已经戴上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一个银色的乌鸦面具（亦称鸟嘴面具，中世纪黑死病爆发期间医生常用的装束）。

这无疑也是主办方的安排之一……为了保护客人们的隐私，允许客人们在公开场合戴着面具活动；至于面具的种类，可由客人自己选择，只要你们别在面具上动什么手脚就行……

觉哥戴着面具登船时，其他的客人也在陆续登船。

入口处，有一部非常先进的检测仪器，任何电子仪器和异常品……都别想从其检测下混过去，堪称是反间谍级别的设备。

就在封不觉登船的那段时间里，他就亲眼目睹了两个试图带着电子仪器混进去的人……

第一个，在包里藏了个伪装成电动剃须刀的迷你摄像头加接收器两件套，被发现以后，他哭喊着想要留下，并表示不会再抱有侥幸心理了。然而……他还是被一群黑衣壮汉连人带包给扔上了车，不知去向。

第二个……这位更狠，他直接把一块电子芯片植入到了自己的脸里，就在颚骨旁边。不用说……这个也可以滚蛋了。

可以预见……像这两位这样企图带着小道具上船的人还有不少，不过封不觉不久后就顺利登船了，而且他也没兴趣留在栏杆那儿对其他登船者进行围观。

在登船时，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一张磁卡，磁卡可以用来开启他们所属船舱的门。封不觉很快就通过工作人员的引导找到了自己的房间，并刷卡进屋，扔下行李、摘下了面具。

在来的路上，那些统一身穿黑西装、戴着墨镜的工作人员已明确地跟客人们说过，船舱内是绝对没有探头的，是仅有的“私人空间”。但一旦踏出船舱，没有一处不在摄像探头和工作人员的监控之下。

对于这点，封不觉还是比较相信的。

他也很清楚，并不是主办方不想在船舱里装探头，而是实际操作起来比较麻烦。

因为……再怎么说，主办方总不能在厕所里也装上探头吧？假如客人真想在摄像头看不到的地方搞什么小动作，那在船舱里有探头的情况下，他/她们也无非就是转移阵地去厕所里搞……

所以，在“私人空间”无论如何都会存在的前提下，干脆就连船舱里也别装了吧，反正上船前的检查已经做得很彻底了，谅你们也搞不出什么花样来。

……

晚，六点四十五分，雅歌号已然驶入了公海。

船舱中的响起了广播声：“客人们，请立刻到船上的主厅集合，晚宴即将开始。”

这句广播重复了很多遍，大约三十秒一次。

封不觉还没听到第三遍，就已戴上了面具，走出了船舱。

船舱外、甲板上，几乎每隔十几米就能见到一名黑衣工作人员在站岗，客人们随时可以问路。

觉哥向自己所遇见的第一个西装男打听了几句后，便已清楚了路线，自己沿着船舷悠然行去。

此时，正是入夜前最后的时刻。

夕阳的余晖仍未褪尽，淡紫色天空中浮现了绯红的晚霞，在海面上映出一片绮丽之色。

咸涩的海风从侧方吹来，让封不觉不禁咽了口唾沫。

作为一个可以感觉到地球自转（最近觉哥的能力越来越强了，不过他也早已掌握了控制的窍门，至少他不会再有一种“在地球上晕船”的感觉了）的男人，每当他站在这样的景色前，他都能体悟出一些别人所无法理解的、难以名状的感受。

但……他却又说不出那感觉究竟是什么。

也许……此行过后，在知晓了自己能力的真相后，这个答案，会更加清晰吧。

封不觉如是想着，收敛了放飞出去的神识，继续前行……

……

晚，七点。

雅歌号游轮的主厅之中。

假如一个人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置身此地，那他/她绝不会想到自己是在一艘船上。

如果说有人要为“富丽堂皇”这个词进行一次“图片注解选拔赛”的话，那这个主厅的景致肯定会是种子选手。

有个词叫“物极必反”，用在这里很是恰当。

初看到这个空间时，许多人都会震惊、感叹。但在那最初的情绪过后……这份过度的奢华却并不会让你联想到什么美好的事物。

它会让你想到某个生于几百年前、侵吞大量国家预算的国王；或是童话故事里那些自私自利、贪得无厌的反派贵胄。

大约两分钟后，你甚至有可能会联想到埃塞俄比亚灾民……

但……你绝不会有什么“美好”的感觉。

因为任何一个尚存良知的人，在置身于这个空间时，都会本能地感受到一种罪恶、一种愧疚。这艘船，这个主厅，正给人以这种印象……

“嚯~我好像穿错衣服了呢。”踏入这个主厅之后，封不觉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其他人穿得好正式。

男士们，几乎都是全套燕尾服或者晚会西装的打扮，即使戴着面具，他们也把头发梳得油光锃亮。

“一个个儿人模狗样的……”封不觉环视四周，口中轻声吐槽着，“皮鞋亮得都可以当镜子照了……我都能通过你们的皮鞋看到女士们的裙底了啊……”

而女士们，也都是正装打扮。无论高矮胖瘦，全都穿着一看就价格不菲的晚礼服，不管是端庄大气、性感惹火、还是清新典雅的风格，都和主人的体型、气质相当搭。这也说明了……她们都是经常会穿晚礼服的那种人。

“一个个儿人模狗样的……”在觉哥的吐槽前，众生平等，无论男女、人人如狗，“高跟鞋高得都可以当梯子用了……我假装系个鞋带都能看见你们裙底了。”

好了，吐槽归吐槽，咱们觉哥不是那种人。

因为他不太会系鞋带……

总之，到了这会儿，封不觉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主办方让客人们提前一个多小时登船，并且提供“私人空间”的用意。

说白了……就是给你们一点时间，让你们换套衣服、打扮打扮。

可是，封不觉不知道这事儿。来的时候，那些黑西装也

没跟他说过晚宴的时候要着正装……所以觉哥估摸着，这事儿应该是常识。

那么，他为什么不知道呢？那肯定就是伍迪故意没告诉他了……

“那个孙子是有意要让我出丑吗……”此时的觉哥一身休闲夹克打扮，双手插袋，踩着白色的熊皮地毯一路走下阶梯，同时心道，“嗯……不对，伍迪要阴人，也不会用那么LOW的方法……”数秒后，他就想到了答案，“哦……因为他知道我根本就没有适合这种场合穿的、比较上档次的晚礼服或者西装，于是干脆就不提这事儿了是吧……”

某种意义上来说，伍迪确是善解人意。

“哼……也罢。”封不觉笑了笑，又念道，“从结果来看……反而是这样穿更好。”

的确，在这人人都穿得特别正式的场合，他这特立独行的造型……已成功吸引了其他所有客人的注意。

第1078章 主办者

封不觉从阶梯走下，来到主厅当中后，仍在不断地观察四周的环境和人。

虽然先前广播中用到了“晚宴”这个词，但宴会的组织者显然没有请大家围坐在桌边吃中餐的打算。

当然了，主厅之中，食物和饮料还是有在提供的。各种酒水、香槟树，以及许多即食的点心和新鲜海鲜……都可以由客人自取。

或者说……也只能自取。

因为这里只有负责维护秩序的西装墨镜男，而没有服务员。

考虑到很多客人都选择了那种“不脱下来就无法进食”的面具，其实这里的餐饮需求量是挺有限的，这样的安排似乎也没什么不妥。

片刻后，在主厅里快步游荡了一整圈的觉哥，抑制住脱下面具蹭饭的冲动……找了个靠墙的角落站定，继续静观其变。

“意料之中的展开呢……”看着眼前形形色色的客人，封不觉心中念道，“即使大家都戴着面具、素不相识，但已经有不少人结成了‘小团体’。”

他的目光疾动，在那些三五成群的人身上逐一扫过。

“就算脸被遮住，擅长交际的人依然擅长交际。”

“身材、谈吐、气质；还有对于酒水、服装、甚至是面具的品位……这些都是显性的、可以迅速体现自我价值的资本。”

想到这儿，他又看向了另一些人。

“而不擅长那些的人，就只能暂且充当附庸，或是和我一样各自为战。”

接着，他轻轻哼了一声。

“哼……然而，从长远来看，二者也并没有什么区别。”

“眼下在谈笑风生的那些人，他们心里也都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关系’，无非就是逢场作戏、互相利用罢了。”

“一旦到了涉及自己利益的时候，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背叛对方……”

封不觉抬头望了眼主厅的二楼；那里……有一个由众多黑西装把守着的、无人可以靠近的门口。

“说到底……在推动着这场好戏的那名‘主办者’眼中，此刻站在这个主厅里的人，全都是供其取乐的玩物……”

“华丽的衣装也好、优秀的社交能力也罢……”

“卖弄学识也好、搔首弄姿也罢……”

“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掩盖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来到这里的人，都已走投无路。”

“若不是走投无路，就不会来到这艘船上。”

“若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赌上自己的人生。”

“而且，这些人……与从未触及过社会上层资源的底层民众不同；他们都是‘成功人士’、‘社会精英’、‘人生赢家’……他们的能力、胆识、眼界等等，都和前者不一样。”

“但是，他们又都因为某种错误，使自己的人生来到了万劫不复的边缘。”

“他们……比一般人更惧怕贫穷和失势。”

“对凡人来说，当一个凡人，是生活，但对天神来说，当一个凡人……就是最可怕的刑罚。”

“在这群人心中，对于清贫生活的‘惧怕’，甚至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至少，在他们真正地直面死亡之前，肯定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们孤注一掷……”

“所以，他们来到了这里……”

“为了逃离眼前的深渊，他们兴冲冲地奔向了一座独木桥，却自欺欺人般地忽略了……能过桥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而剩下的人，全都会从桥上坠落，落入另一个更加深不见底的深渊之中……”

念及此处，封不觉竟是笑了。

“呵……看着这些人在绝境之中挣扎着、互相撕扯着……逐渐剥离掉身上那层层的伪装，露出光鲜外表下的肮脏本质，或者说……本性，想必是一件极有快感的事吧。”

他的笑，有自嘲的成分，也有些难以言明的情绪……

恐怕觉哥自己也已意识到了……他之所以能想到这些，正是因为他内心的阴暗面，也在渴求着这场“秀”。

……

晚，七点十分。

或许是为了摆架子，或许是为了给客人们留出事先交流的时间，又或许……单纯是随性而为。

总之，今晚的主角，到这时才姗姗来迟、粉墨登场。

那是一个身着燕尾服，身高一米八左右，留着黑色中发的黄种人男子。

和客人们一样，这位“主办者”也戴着面具。

所以，人们看不到他的脸；能够从其身上确认的，就只有发色、肤色、身高、体型这些信息。

当这个男人来到二楼的护栏边站定时，主厅中的人群自

然而然地安静了下来。

【存在感】

这是此刻人们脑海中闪过的词汇。

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做什么会吸引别人注意力的举动。他单纯只是“出现”，并站在那里，就给人一种强烈的、不容忽视的存在感。

不多时，整个会场就已鸦雀无声，数百道灼灼的目光皆停留在了那个人的身上。

人们在等待着……等着他来说些什么。

而这种反应，令这位主办者相当满意。

“和以往一样，这些伪装成精英的、平凡的、庸俗的蝼蚁们……迅速就注意到了我的与众不同。”

他在心中排遣了一句，正准备开口说话呢，没想到……

呼噜噜噜噜噜——

忽然，一阵非常明显的吸溜声响了起来。

由于这时的主厅内非常安静，这声音便显得异常扎耳。

于是……人们原本停留在主办者身上的注意力，瞬间都被那吸溜声吸引了过去。

但见，声音的源头……一个戴着乌鸦面具的男人，正拿着一杯饮料，并将饮料的吸管插在面具上“眼睛”的部分，呼噜呼噜、滋遛滋遛地吸着……

面对众人的围观，这货也丝毫没有停止这种奇葩行为的意思。

他只是若无其事地、慢慢地把那杯饮料吸完，然后放下杯子，不紧不慢地合上了面具上的“眼镜”（乌鸦面具那两个眼睛的部分是两个像小舷窗一样的圆形玻璃设计；觉哥买的这个面具上，这两块眼镜都是可以单独打开的）。

“我说~这位大哥。”吸完饮料后，封不觉还顺势转身迈了两步，跟离自己最近的一名西装墨镜男打了声招呼。

那西装男也是一愣，过了两秒后，才吞吞吐吐地回道：“什……什么事？”

“你们这儿就没有那种可以弯折的吸管么？这种直的多不方便啊。”封不觉用一种在便利店柜台前抱怨的语气，跟对方说了件在所有人听来都无关紧要的事。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他提出这个意见，的确是有理有据。

因为封不觉那个面具的嘴部无法打开，所以他刚才吸饮料时，只能把吸管折成近六十度角、并把饮料举到和自己的脸差不多高，让吸管通过眼睛处的窟窿伸进面具，然后再搁进嘴里……

在这种情况下，直的吸管被强行折弯，就会导致吸东西时十分困难，然后就会发出那种非常难听、也非常明显的吸溜声。

当然了……正常来讲，一般人在面具的嘴部无法打开时，直接放弃喝水进食就是了。而假如面具的嘴部是可以打开的，那直的吸管也没什么影响。

“这……这个……”那西装男被问得有点儿懵，作为一个小人物，在那么多人的焦点下，他不由自主地紧张了起来。

“呵……呵呵呵……”好在，两秒后，站在二楼的主办者笑了起来。

他的笑声，又将人们的注意力拉了回去。

“哦？比预估得还要年轻啊。”封不觉听到对方的声音后，当即心道，“刚才从他走路时的步态、露在外面的皮肤、以及站立时的身姿推断，他应该不超过四十岁。可现在听这笑声……他很可能是三十以下呢。”

“喂！那个谁。”笑意未消之际，主办者便用他那略显嚣狂

的嗓音，高声喊了那个西装男一声。

“啊……啊！是！先生！”西装男迟疑了半秒，便立即站得笔直，大声应道。

“你现在立刻去找后勤部门，替你身边的那位先生确认一下，船上有没有他要的吸管。”下一秒，主办者淡定地下令道，“如果没有，你就乘直升机回市里帮他买一些回来。”

“呃……是！”西装男回应时，露出了一种“得救了”的表情，随后，他还用得意的眼神看了觉哥一眼，方才离去……

这短短一分钟内发生的事情，当属觉哥和那位主办者的首轮“交锋”……

封不觉看准了主办者预备发话的时机，用一番无厘头的行为打乱了对方的节奏。

而主办者则用一种极为简单直接，但常人又未必能想到的办法，解决了对方的诉求。

如此一来，觉哥这会儿的处境，就显得有些尴尬了……不过，他毕竟脸皮厚，今天还有面具加成，所以对群众的围观也并不怎么在意。

无论如何，这初次的“过招”……俨然是主办者胜了一筹。

“嗯哼……”在一段略显尴尬的沉默后，主办者清了清嗓子，重新开口道，“女士们，先生们……”

他的话让那些仍在鄙视觉哥的人将目光收了回来。

“欢迎来到雅歌号。”主办者说这话时，没有任何殷切之意，其语气中透出的，是隐隐的寒意，“我是这次宴会的主办者，你们直接称呼我‘主办者’就行。”

他停顿了两秒，看了看下方人群的反应，随即再道：“各位都是聪明人，那些虚情假意、拐弯抹角的话，我就省了……”

他本来也不是会说那种话的人……因为“虚情假意”、“拐

弯抹角”，是人在有求于别人时才会使用的修辞手段。而这位主办者，几乎是没什么机会说这种话的。

“我就直接说说，各位感兴趣的部分吧……”

主办者言至此处，八名西装男默默地出现在了他的两侧，左右各四、并排而立。

每一个西装男的手上，都捧着一个被白布遮蔽着的物体。看轮廓……白布下应该是某种矩形的物件，边长在三十厘米左右。

“呵……”等了几秒后，主办者冷笑道，“容我为各位介绍，今晚这场‘游戏’的奖品。”

他话音未落，西装男们便各自将自己所捧物体上的白布揭开了。

白布之下……无一例外的，都是小型的玻璃柜。

那些柜子的底部是金属制作的，底座上罩着矩形的玻璃罩，而柜子内部存放的是……

“我就从自己的左手边开始……逐一向各位介绍一下吧。”主办者只是分别朝左右扫了一眼，确认了一下那些东西的位置和顺序，便不再转头，而是保持着俯视下方人群的姿态，娓娓道来……

“其一，‘赤之泪’，世界上最著名的天然红钻之一，于2040年被人从一位收藏家的家中盗走，从此下落不明。最后一次估价时的市值……约为600万美元。”

“其二，‘萤’，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一块非常完美的猫眼石，市值约500万美元。”

“其三，‘飘香’，从欧洲某国的王室珠宝中发掘出的陪葬品，传说它会给佩戴它的女性带来厄运，使其在数年内香消玉殒，而且每一名死者，都会死在一个有异香的场所。‘飘香’最后一次出现在拍卖市场时，以1200万美元的价格被售出。”

“其四，‘情人’，缅甸出产，现存于世的最大钻石之一，最初被发现于十九世纪，其原石因过于巨大而被切割成了两块，经两位手艺精湛的意大利工匠之手诞生。”

“其五，‘爱人’，这是刚才那块的姐妹石，这两块钻石的单独市值都在500万美元左右。”

“其六，‘达什米尔粉红钻石’，原本属于二十世纪某位知名的女星，1968年，她被杀害于自己家的客厅中，而那天其豪宅中唯一一件被盗走的东西，正是这块钻石。在她遇害的前一年，她以18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块钻石，我想各位都是知道通货膨胀的，当时的18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你们应该很快能算出来。”

“其七，‘王冠’，1982年美国某游戏公司所举行的系列比赛奖品，由纯金制作，钻石、红宝石、蓝宝石及海蓝宝石点缀而成。由于1983年美国游戏行业的大崩盘，与该奖品相关的那款竞赛游戏只进行了限量发行，且最终未能进行决赛，‘王冠’遂于同年下落不明。此物在当年的估价是两万五千美元，同样的，算上通货膨胀，再加上其背景故事，现在市值至少不低于400万美元。”

“最后……”说到这最后一样东西时，主办者停顿了一下，并朝那个柜子看了一眼，方才说道，“‘海洋之心’。”

关于这块宝石，他只说了这四个字。

对于这块宝石，他也只需要说这四个字……

这里没有人不知道海洋之心的故事，也没有人会去给这块宝石估价。

“嗯……只要得到‘那个’就行了吧……”当主厅中的人群抬头望着那些价值连城的宝石发呆时，封不觉却是不为所动，他关注的……只有自己此行的“目标”而已。

“好了，我想诸位已经对本次的奖品价值有了一个概念。”又停顿了数秒后，主办者接着说道，“毫无疑问，这些珠

宝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让各位摆脱当前的困境。”

“只要你们从‘游戏’中胜出，就能择其一带走。”

“但……若是在‘游戏’中失败的话……”

第1079章 娱乐活动

正如主办者此前所说的，他并没有说什么“虚情假意”、“拐弯抹角”的话。

他很直白地将这次游戏中失败的结果告诉了下面的这些人……

“‘失败者’们，有两种选择……”主办者接道，“其一，在游戏结束后，由我的部下们将你们送回登车地点，然后你们该干嘛干嘛去。”他顿了顿，“其二，你们可以选择留在船上，接受我的‘保护’……”言至此处，他的嘴角勾起了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无论在外面等待你们的是庞大的债务还是牢狱之灾，你们都不用担心……只要留在我这儿，类似的问题我全都可以替你们解决、保证你们的家人和朋友不会再受到任何拖累。”

“但是……”言至此处，他话锋一转，“从此以后，你们将失去身为一个‘人’的一切权利。你们的‘后半生’将成为我的‘所有物’，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随意地挥霍和使用。”

他的话掷地有声，话音落时，底下的人群中便传出了此起彼伏的窃窃私语。

贪婪、犹疑、冲动、不安、侥幸、激动、自信满满、瞻前顾后……各种各样的情绪从这些面具下的“玩物”身上弥散出来，在空气中交织、升腾。

主办者站在高处，默默地看着这些人的反应，享受着这一切……

作为一个看过了上百场这种“秀”的人来说，纵使隔着面具，他也能通过肢体语言及其他一些细节去洞悉那些人的情绪。

而他……非常喜欢这种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的感觉。

就好比是有人喜欢旅游、有人喜欢运动、还有些人喜欢看电影一样……这位主办者，最喜欢的就是观看眼前的这种戏码。

对于他来说……物质、或者说生理上的享受，早已无法让他感到满足。

珍馐美味、绝色佳人、豪宅名车……这些大多数人穷其一生都未必能追逐到的东西，他从来到这个世界时就坐拥无数。

虽然他现在也还年轻，但他早已对这些感到麻木了。

美食、美酒、美女……他并不是讨厌这些东西，只是……这些已无法让他感到“刺激”。

他试过很多的娱乐方式，从底层百姓的、到中层富人的、再到达官显贵的；最后，他自然也尝试了法律所不容的行为……

有那么一年多的时间，主办者还曾热衷于“打猎活人”。

这个兴趣的出现，也是机缘巧合……

那是在主办者十八岁那年的某天，他跟几名在网络上结识的、有自杀意图的网友一起踏上了一次“自杀之旅”。

那时的他，正出于兴趣而混迹于一些“自杀者网站”，他在网上伪装成一个在学校受到霸凌的普通高中生。

而与他一起踏上自杀之旅的，还有两名三十岁左右的啃老族、一个妻离子散的中年赌棍，以及一个被人包养后又抛弃的女大学生。

当天早上，主办者开着自称是“从家里偷开出来”的车，载着这四位“同伴”，来到了一座山中。

起初，几人之间的氛围还算和谐。

主办者的心情也不错，他十分期待着去观看那些自杀者

死前的反应。

就这样，上午十一点，他们来到了深山里的无人之处。

一下车，主办者便兴冲冲地开始攒动大家动手自杀。

可是，那个赌棍却提出……自己想当个“饱死鬼”，吃饱了再上路。

经他这么一说，那两个啃老族很快表示赞同，女大学生也没什么意见。无奈之下，主办者拿出了车上的食物，分给这些人吃了。

可是吃着吃着，那赌棍又在那儿多愁善感地念叨起来，说自己最有钱的时候，酒色财气也是样样占全，当年顿顿都是吃龙虾，而今要死了，却只能在这里啃干脆面。

他这么一说，那俩啃老族便道……你就得了吧，至少你还风光过，我们俩还是处男呢。随后他们又发了一通牢骚，抱怨自己的父母没出息，抱怨社会不公……还说自己投胎时瞎了眼，生在穷人家活该苦命，人生本就没有希望云云。

这种LOW入骨髓的论调，主办者听得直犯恶心，刚吃下去的几口零食都差点儿吐了出来。但为了演好“自杀者”的形象，他还得在旁边假装附和这几个家伙。

终于，拖到了下午一点，这帮人吃饱喝足了。

这时，主办者又打算煽动他们上路。

没想到……那俩啃老族其中的一个突然说了句“不想到死还是处男”，然后恬不知耻地提出要女大学生跟他去野地里来一发再死。

这种要求，就算是想自杀的人也不可能会答应的。那女大学生也不是好惹的，当即就把那啃老族骂得狗血喷头，话说得极其难听……总之就是把对方的长相、能力、人品、经济实力等方面统统喷了个遍，大有拿他发泄心中怨气的意思。

那个啃老族顿时恼羞成怒、丧失了理智，当场就朝对方扑了过去，他嘴里一口一个碧池（抱歉，中文的那两个字会被屏蔽）地骂着，还打算当着众人的面去侵犯对方。

另一个啃老族和赌棍本来想去阻止他，但当他们看到那名女大学生被扯破的衣物下……那具年轻的胴体时，两人的行动便停止了。

一种原始的本能迅速压制了他们的理智，两人只是交换了一下眼色，就从袖手旁观……变成了上前参与。

而站在一旁，看到这一幕的主办者……在短暂的沉默后，笑了。

这是他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直面人性中那最肮脏的部分，他忽然意识到了……这或许，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永远不会让人厌倦的玩具。

……

那一天，那名女大学生并没有死成，也没有遭到侵犯。

当她望着那三个将自己摁在地上的男人，发出绝望的哭喊时……

"乓"的一声，那中年赌棍的脑壳被人敲开了。

喷薄而出的脑浆和鲜血让地上的女人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尖叫，也让那两个啃老族瞬间停止了暴行，惊惧地瘫坐在了地上。

当他们回过神时，便发现那个"受人霸凌的懦弱学生"，正拿着一把沾着血污的铁锹、面无表情地站在那儿。

这显然不是主办者第一次杀人。

对于他来说，想要体验"杀人"的感觉，并不是什么难事……所以他也早就体验过了。

先用枪、再用刀、最后是徒手……他按照杀人时的心理负担逐一尝试过各种杀戮的体验。

所以今天，他十分干净利索、且若无其事地就敲碎了那个男人的脑壳。

一分钟后，率先开始施暴的那个啃老族从地上爬了起来，踉跄地跑进了山林之中；而另一个……看着靠近而来的主办者，已是腿软得站不动了、并且尿了一裤裆。

主办者就这么从正面把他敲死，随后……又转身来到了那名女大学生面前。

“你想不想杀掉刚才那个人？”

他面带着微笑，一边为对方披上了外套，一边问了对方这样一个问题。

他那时的笑容和话语，至今仍停留在那个女人的脑海中。

在片刻的愣神和犹豫后，她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于是，那天便成了主办者第一次“打猎”的日子。

黄昏时分，他们俩终于追踪到了那个已然逃得精疲力竭的“猎物”，并将其杀死在了距离公路仅十余米远的一棵树下。

那天过后，女大学生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关于那天的事，她再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

而主办者，在此之后，则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打猎活动”。

为了这项兴趣，他直接让部下们在晚上运营起了自杀网站，并假装成有自杀倾向的人，不断地为他物色猎物。

那段日子，他几乎每周都要去“打猎”二到三次。

让主办者觉得讽刺的是，这种所谓的“自杀旅行”，没有一次是“圆满成功”的，他甚至连一个完成自杀的人都没见过。

他也看出来了……真正会自杀的人，根本不需要找一群人一起上路，自己在家就把事儿办了；而那些被他引来、成为其猎物的人——既没有面对人生的勇气、也没有结束自己

生命的勇气。

长话短说，此后的打猎活动中，主办者一次次直观地见证了人在接近死亡时所表现出的本性；像初次自杀旅行时发生的情况，后来也有发生过；当然了，也有许多其他的奇葩状况出现。

每一次，主办者都能找到挺多的乐趣，用他自己的话说……“看戏之余，顺带着还能锻炼身体”。

那些被他追捕过的“猎物”们，大约有一半都死去了；而另一半人……活了下来，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动过自杀的念头。事实上，幸存者中有不少人，此后的人生道路都有了转机。

或许这也说明了——当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有了改变，那生活也会发生改变来对其进行回应。

……

无论如何，一年又三个月之后，打猎的日子结束了。

因为主办者……又以“打猎”为契机，想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游戏。

在打猎时，他所遇到的几乎都是一些社会底层的人；日子长了，猎物的类型单一化，难免会造成重复感；有很多次，有几个猎物的表现让他既视感十足，他们面对各种情况时的反应都十分雷同。

主办者最烦的就是这种新鲜感的缺失，他需要一些新的东西才行。

于是，在一番冥思苦想之后，主办者想出了一种模式，也就是今天这场“秀”的雏形……

用金钱将一大群正处于、或曾经处于社会中上层的人聚集起来，让他们通过某种“游戏”来相互竞争——胜利者，东山再起，而失败者，万劫不复。

这样的设计，就能让他看到……看到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的嘴脸。

结果……第一次的活动，就“大获成功”（在主办者看来）。

连主办者自己都惊诧于这些“精英”的所作所为，他意外地发现这些人普遍有着远比底层民众更低的底线，而且还有着进一步越界的勇气。

至此，主办者终于认定了……组织和观看这样的表演，才是属于他的、最终极的“娱乐”。

即使每一次都要付出高昂的花费才能进行，他也认为相当值得……

……

“我想……各位应该都能理解我所说的话吧？”距离上一句话说罢两分钟后，主办者才重新开口，“有谁还不明白的，可以现在提出来哦。”

“请问……”

这时，还真有人举手提问了。

那是一个戴着金色哭脸面具的男人，他的声音高亢明亮、十分抓耳；其身形也是挺拔健硕……除了有接近一米九的个头儿外，他还具备一身穿着西装也难掩的结实肌肉。

“……你所说的‘挥霍和使用’，具体怎么界定呢？”那男人问出了许多人都想问的问题，“举例来说……是不是你让我去杀人，我也得去？”

“是。”主办者不假思索地回道。

这个回答，又让人群一片鼓噪。

“那么……”此时，又有一个挺着啤酒肚、戴着京剧脸谱面具、声线低沉的男人抬头提问道，“在奉你的命令杀完人以后，你又是否会保证替你行凶的那个人的安全呢？”

主办者听了，笑了笑，回道：“不一定。”

“什么？”那矮胖男人质疑道，“不一定是什么意思？”

“这还用问吗？”下一秒，站在角落里的封不觉抢在了主办者之前插嘴道，“你开枪打死一个人之后，你是立刻把枪扔了，还是把枪带走，下回接着用？”

他这突如其来的一问，让那矮胖男人有些措手不及：“这……”

“没什么好多想的，答案是‘视情况而定’。”封不觉道，“方便的话就带走，不方便的话扔了也行。”

“呵呵呵……”这一刻，主办者又笑了，他接过觉哥的话头，言道，“这位先生说得很对……一个‘已经成为我的所有物的人’，在我看来和一件‘东西’没什么两样，我可不会给一件‘东西’任何的承诺。”

“但……至少对于此刻的我们，你还是会遵守承诺的……没错吧？”金色面具男这时又问道。

“呵……那当然了。”这一瞬，主办者的面具下，俨然是一副冷笑的神情，“诸位……可是我的‘客人’啊。”

第1080章 借款选择

戴着金色哭脸面具的那个男人，显然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他已然从主办者话里听出了蛛丝马迹，故而在提问时使用了“此刻的我们”这种先决条件。

事实上，有很多人尚未察觉……主办者的话中，也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已经成为我的所有物的人”；也就是说，在尚未成为他的“东西”之前，他还是会把你当人来看待的；而对于“人”，他自然会遵守承诺。

但是，一旦你选择了接受主办者的“保护”，或者说……“奴役”，那接下来，你就要做好相应的觉悟和心理准备。

所谓“失去身为一个人的所有权利”，这可不是说说而已。

让你去杀人，这还算好的了……

他不但可以“让你”做任何事情，如果你不做，他还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

没有人会来拯救你，就好似没有人会去拯救一件属于别人的“东西”一样。

“问杀人什么的有意思么？想象力太匮乏了吧。”两秒后，封不觉又发话了，他对着二楼的主办者高声道，“我就问一下……如果乐意的话，阁下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做成人体蜈蚣？或者让我们跟其他物种拍摄重口味的影片，又或是把我们弄死以后倒卖器官之类的？”

他这段话还没说完，会场里的人群便已是一片哗然。

虽然封不觉说这话时的语气十分轻松，但他还是成功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恐慌。

“呵……”主办者又笑了，仅仅是这几分钟的短暂接触，他就已然强烈地感受到了……那个戴着乌鸦面具的男人，是一个和自己相似的人——一个疯子。

“是的。”数秒后，主办者用淡定的语气，清晰的咬字，回应了觉哥的问题。

这一下，底下的人群是彻底炸锅了，窃窃私语演变成了一片喧哗。

“想要怎么使用这些‘东西’，是我的自由。”但主办者随即又道，“不过……我可以向各位保证，这位先生所说的这些例子……至今为止从未发生过。”他顿了顿，“事实上，我也没有让任何一个在此游戏中失败的人去杀过人。”

主办者摊开双手，用一种坦然的语气言道：“如果我要一个人死，我会雇佣专业的人士去处理，我没有理由找一个丝毫没有经验也没有相关技能的人去办这种事。”说着，他缓缓转动自己的脸，做出环视全场的姿态，再道，“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毫无疑问，在场的诸位全都在某个领域有着相当杰出的才能，而我想要的，无非就是各位的‘才能’而已。”

他在说谎。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洞悉，但确是有一些人看出来了……

封不觉就明白得很，主办者此时的话半真半假，而其核心意图……说白了就是想安抚和忽悠一下这群人，免得一会儿没有人选择接受他的“保护”。

“当然了，我也不会太客气就是了。”主办者是一个深谙人心变化、且有着极强语言能力的人，在些许安抚的言辞之后，他又接上了一段较为冷酷的内容，“若你们觉得接受了我的‘保护’后，还能得到薪水和假期什么的……那就想太多了；等待你们的……只会有暗无天日的工作和基本生存保障，直到你们‘还清了欠我的’之前，都不会有解脱的途径。”

“欠你的……”这时，那个戴着京剧脸谱面具的矮胖男人又提问了，“……是指在接受你的保护时，你所动用的金钱吗？”

“呵呵……这位先生领会得真快。”主办者笑着回道，“在这个世界上，90%以上的事情都可以用钱来解决。所以……债务也好、罪行也罢，不管你们在外面做了什么，只要愿意接受我的‘保护’，我都能用钱替你们解决。从那时起，你们所有的债务关系就全都转移到我一个人身上了。”话到此处，他便开始了进一步的诱导，“而我这个债主呢……也是讲道理的；若干年以后，若是你们成功还清了欠我的债，还可以重获自由……呵……当然，具体多少年，这得取决于各位的负债数额、以及各位产出‘劳动价值’的效率了。”

“哼……相当于在你这里进行劳改吗？”人群中，又有一个戴着白色歌剧面具的男人，冷哼着应了一声。

“哼……劳改？”主办者亦用不屑的冷哼进行回应，“劳改能让你们从眼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吗？”他反问道，“我说过了——‘我要的是各位的才能’，我会让各位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而不是让你们去做一些谁都可以完成的简单劳作。若是我想找一群适合在血汗工厂里干活儿的人，我会另外开设一场游戏、另外拟定一份宾客名单的。”他笑了笑，“呵……那种欠了几十万赌债，就自知凭自己的能力一辈子都还不清债的人，可遍地都是……”

主办者的这几段话，就像糖和鞭子，他给了下面这群人些许的优越感、但也不乏真实感、最重要的是……还给了他们“希望”。

这群人本就是走投无路、孤注一掷的类型。

在这样的诱导下，他们很容易就会倾向于“侥幸”。

没错，接受主办者的“保护”很可怕；但是……回到岸上又如何呢？

回到岸上，面临的就是巨额的负债、或者牢狱之灾，甚

至二者兼有。

日复一日地活在负债的阴影之中，或是在铁窗内渡过漫长的岁月，出狱后成为难以融入社会的边缘之人……

拖累家人、受到抛弃、遭人歧视、人生……再无机会。

作为一群曾经占有过一定社会资源的人，他们比从未站在过高处的人更加了解这个世界的运转方式，他们看到过更多的黑暗、也更了解所谓的人性……

他们知道，坠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重新向上爬的机会。在这个世界上，“机会”从来都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上的，大多数人都只是庸庸碌碌地随波逐流，即使是看到了来自高处的一线光芒，也会被那些本就占有着更多资源的人轻易抢先。

因此，他们也很清楚，离开这艘船……等同于是放弃了最后的“机会”。

与“清晰可见的绝望”相比，或许，主办者所提供的……那“模糊的深渊”，对他们来说更有吸引力。

……

“我能行的。”

“我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这不算什么。”

“不过是没日没夜地工作而已，就像用劳动力来抵押的高额贷款……”

“不管怎么样，总比我出去做底层的工作，还要被人天天逼债来得强。”

“咬咬牙，凭我的话，十年……不，五年就能还清，到时候我还能回到外面东山再起。”

“再说了……”

“再说了……”

“再说了……”

“我……未必会输！”

“对，只要赢了就好……”

“赢了的话不但能还清负债，还有富余。”

“足足有八个名额呢。”

“像我这么优秀的人，怎么可能连前八都进不去？”

……

在主办者发言的过程中，客人们的内心也都在挣扎着，权衡着两种选择的利弊……

而在“我能赢”，和“接受保护也是可以翻身的”这双重的侥幸加错觉之下，大部分人都倾向了第二种选择。

“好了……我想，各位对这两种失败后的出路也都了解了。”主办者并没有让他们思考太久，他开口道，“我不想再浪费时间来逐一回答各种具体到‘事’的细节……”

他说这句话时，特意朝封不觉那边看了一眼。就算戴着面具，觉哥也察觉到了这道视线，并报以了冷笑。

“总之，选择权在你们手上，我可不会逼你们来接受我的‘保护’，失败后想下船的，请自便。”主办者耸肩道，“不过……在我宣布游戏的规则之前，各位必须先做出选择。”

他话音未落，一楼的几个入口便陆续被打开，一些西装墨镜男推着手推车，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

那些推车上放的东西都是一致的——笔、合同、现金。

“诸位，我接下来的话只说一遍，所以请听清楚了。”主办者说这话时，西装男们已轻车熟路地将推车推到了几个指定的位置、分别站定，“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游戏不止一个，且每一个都是需要用到‘筹码’的，而这筹码，由我来‘借’给你们。”

此时，人群的注意力基本都已被四周那一座座小小的“钞

票山”给吸引了，推车上放的可都是美元，目测一下，每车都堆着超过五百万美金的纸币（封不觉所在的宇宙中，万恶的美帝为了从一定程度上降低犯罪率、以及清除负利率政策实施的障碍，在多年前就已取消了面额100和50的美钞，因此，眼下这些推车上摆的都是20美元的钞票）。

“每一位客人，都可以到工作人员那边借款，借款金额限定为二到十万美元。”主办者的说明仍在继续，“请不要以‘万’以下的单位去借，那样太耽误时间了。借款完成后，各位领到的金额，将用于此后的游戏中……当然了，这些钱也是要归还的。”他说到这儿，有意识地停顿了两秒，“游戏的赢家自不必说，对你们来说，这点钱已不算什么，你们日后再还也无妨；而失败者中……那些选择接受我‘保护’的人，也不用在意这些，你们还不上的部分，会一并计入‘你们欠我的’那笔资金；但是，那些选择失败后离船的人……你们最好有心理准备，我可不吃‘债多不愁’那一套。一旦下了我的船，就不再是我的‘客人’了；届时，我只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把钱还上，一个月后，我会用比你们所知的任何高利贷都更有效的方式让你们将债务还清。”

他所说的“方式”，其实这会场中有不少人都知道……

撇开性别和长相的要素，每一个健康的成年人身上，至少是可以压榨出大约五十万（人民币）的价值的。

按（该宇宙、当前年代）汇率来说，差不多正是十万美金。

当然了……这种“压榨”的结果，通常也意味着丧命。

“我准备了两种借款合同，一份是给‘游戏失败后下船者’的，另一份是给‘游戏失败后接受保护者’的，请各位自行斟酌该签哪一份、以及……该填上多少金额。”主办者一边说着，一边摆了摆手，示意他身边那些捧着玻璃柜的西装男可以离开了，“你们有十五分钟的时间做出决定，然后用合同去换取现金。”说完这句，他语气微变，补充道，“哦，对了。请

各位不要在合同上签些乱七八糟的名字、试图浑水摸鱼，因为借款时需要你们把自己房间的‘磁卡’也一并交出来，你们的身份是不会被混淆的……胡乱签名之类的行为，也只是自取其辱罢了。”

说罢，主办者又顿了一秒，并退后半步，十分礼貌地道了一句：“那么……各位，恕我离开一会儿。”

……

主办者离开主厅之后，一阵压抑的沉默便降临了。

方才那些相谈甚欢、仿佛相见恨晚的一个个小群体，此时也都默然无语。

每个人都在做着思想斗争，算着自己的那笔账。

没有人去跟旁人商量……因为在这里，没有人会真正地信赖别人。

哗啦啦——

就在这静谧的时刻，忽然，某处传来了翻动纸张的声音。

这一瞬，人们的目光自然也都被这声音给吸引了过去。

而在他们闻声转头之时，封不觉已经提起笔来，在合同上填写了100000这个金额，并干净利落地签下了“蒋道德”的大名。

“拿钱。”签完之后，觉哥便把合同和自己的磁卡往几名西装男的面前一递，简明扼要地说了这两个字。

为了避免有人浑水摸鱼，每一辆推车旁都站了三名西装男。

“呃……”集体愣神了三、四秒后，其中一个西装男才反应过来，接过了封不觉的合同和磁卡。

他看了一眼合同上的金额和签名，随即念道：“十……十万吗……”

接着，他又转头看向了身边的同事，点了点头。

另一个西装男也用点头回应了一下，随即就拿起一个可以封口的塑封袋、开始往里面装钱了。

第1081章 猜数字对决（上）

“喂~喂~这位戴着乌鸦面具的先生。”就在西装男给觉哥拿钱的时候，此前那个跟主办者说过一句话的、戴着白色歌剧面具的男人，走过来对他说道，“十万美金也不算小数目吧？连想都不想就借了最大金额，这样真的好吗？”

“呵……”封不觉闻言，当即就笑了，“这是‘好不好’的问题吗？”

对方被他问得一怔，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觉哥见状，又轻笑一声，接道：“虽然还不知道接下来的游戏具体是什么内容，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筹码’这玩意儿，就相当于游戏中的‘生命’啊。”

他的这个比喻瞬间便让周围的很多人茅塞顿开。

“既然主办者十分‘好心’地提供给我们这种无息借款。”封不觉顿了两秒，又道，“那我又何必畏首畏尾、自限手脚呢？”

他说得没错……这次借款的金额，直接就决定了玩家们在之后的游戏中所能获得的自由度，眼下自然是能借多少就借多少。

“这……”歌剧面具男站在那儿思索了几秒，接道，“哼……你会这样说，是因为你选择了失败后接受主办者的保护吧？所以你也不在乎这多出的十万债务了。”

“不，我选择的是下船。”封不觉说这话时，西装男那边已经把现金准备好了，觉哥一边接过那个装满了美金的塑封袋，一边接道，“选‘接受保护’的话，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后半生直接赌在了这里；相比之下……选择下船，至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再想办法。”

说罢，他便拿着钱袋，走向了主厅墙边的一个沙发。

“当然了……以上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理解而已。”封不觉走开前，还特意冲着那个戴歌剧面具的男人留了一句，“你大可以在一场可能牵涉到自己剩余人生的赌局中借个最低限度的金额，没准那样才是对的。”

他的语气中尽是讽意，即使看不到他的脸，对方也能感受到强烈的嘲讽之力……

“切……”歌剧面具男心里虽有些不爽，但他也明白，戴乌鸦面具的家伙实际上已经是在帮他的忙了，所以他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走上前去，拿起了一份“失败后下船”的合同，填上了十万的金额并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

长话短说……

十五分钟不到，这个主厅内的所有客人便都已填写好了合同。

由于封不觉此前的表现，有超过六成的人最终借取了十万美金，即借款额度的上限。

不过，还是有不少人选择了比较中庸的金额；其中借七万和八万的最多，但最少的也不低于五万。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无理的执拗也好、理性的分析也罢，并非是每个人都会因那三言两语就认同觉哥的见解的。

而在金额之外，在有关“失败后去向”的这个选择上，认同封不觉的人就更少了……

很显然，今天这些走投无路、孤注一掷的客人们，更加倾向于主办者给出的“侥幸”和“希望”，而不是所谓的“再花一个月想想办法”。

这也是正常的，因为……如果有办法，他们早就想出来了。

又是十多分钟过去。

在确认已回收了所有的磁卡和合同后，西装墨镜男们便一起推着推车离开了主厅。

大约两分钟后，主办者又一次出现在了二楼的栏杆旁。

这一次，他连招呼都没打，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既然各位都已完成了借款，那么……就让我们快点儿进入正题吧。"

封不觉可以感觉到，这个主办者已经迫不及待了。

而觉哥自己……本质上也在期待着即将发生的事情。

"除去那些还未登船就已失去资格的人外……此刻，在这个主厅里的客人共有二百三十七位。"主办者稍顿一秒后，开始讲解道，"我为各位准备的'第一个游戏'便是——猜数字。"

……

猜数字，又称Bulls and Cows，是一种古老的密码破译类游戏。

通常适于两人或多人一起玩。

以两人游戏为例：由一方先设定一个数字，而另一方来猜。

设定数字的人要想好一个没有重复数字的、十进制的四位数（即四数位、十数码、不含重复数字），且不能让猜的人知道。然后，猜的人就可以开始"猜数字"了。

猜数方每猜一个数字，出数者就要根据对方所猜的数字给出"几A几B"的回应；其中，A前面的数字表示位置正确的数的个数，而B前的数字表示数字正确而位置不对的数的个数。

举例来说——若出数者设定的正确答案为2358，而猜的人猜2485，这时的情况，就是1A2B；其中，第一个2的数字和位置都已经对了，记为1A，而5和8这两个数字对了，位置没对，因此记为2B。

同理——若出数者设定的正确答案是1234，而猜的人猜4321，那结果就是0A4B，数字全中，但位置全错。

以此类推……

在猜完一轮后，猜的人可再根据上一次猜测时得到的“几A几B”情况接续推理，直到猜中正确答案（即4A0B）为止。

……

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游戏，但它涉及到了记忆、推理、计算和运气等诸多因素，玩起来……也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此，当主办者说出“猜数字”这三个字后，底下的人也都各自在心里打起了算盘。

而他们的反应，自然也都在主办者的意料之中……

主办者并没有停顿太久，便接着说道：“当然了，不可能是普通的猜数字，因为那太容易了……无论是采用标准规则（四数位、十数码、不含重复数字），还是Mastermind规则（四数位、六数码、含重复数字），只要掌握了正确的解法，七次左右就一定能猜出来，运气好的五次以内就行……”他顿了顿，“所以……我稍稍提高了难度，改为了——六数位、十数码、含重复数字。”

他这么一说，楼下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头疼了……

有趣的是……头疼的并不是那些数学不好的人，而是数学极好的人。

正如主办者所说，猜数字的标准规则和Mastermind规则都是有解法的，即使是不知道解法的人，只要有着足够的推理能力、加上一点点运气，也完全可以在十次以内将答案猜出来（封不觉就属于这种情况，他可以在八次以内完成）。

而普通人的话，即使是推理能力比较差的……二十次之内基本也猜出来了。

然而，假如将猜数字的位数增加到六位，且加入“可重复”的前提，那么……其难度便将呈几何倍数地增涨……

“好了，我也不想多耽误各位的时间……”

主办者说这句话时，一大群西装墨镜男又从一楼主厅的各个入口处涌了进来；这一回，进来的足有上百人，且每一个都推着一辆比较小巧的推车。

这种推车和此前装着钞票山的那种不同，其顶部的长和宽大概只有100*50厘米，放不了太多东西，不过这推车的高度倒是相当高，大概在一米二左右。

“诸位现在看到的，就是供你们‘对决’的桌面。”主办者在这边讲解着，西装男们那边则已将推车推到了主厅各处、固定并摆好，“你们的对决，将在工作人员的公证下进行，他们会负责记录和落实你们的对决结果，并对作弊的行为进行监督。”

“慢着！”这时，一楼有个戴着狸猫面具、身材略显臃肿的女人高声对主办者道，“如果不懂‘猜数字’的规则怎么办？这不是很不公平吗？”

“呵……”主办者当时就笑了，“呵呵……哈哈哈哈……”他的笑声中透出的尽是鄙夷。

“怎么？难道不会这种游戏很奇怪吗？”那个女人有些恼火了，她又高声质问了一句。

“呵呵……抱歉，我想你误会了。”主办者笑道，“我笑的不是你的前半句话，而是后半句……”他摇了摇头，“公平？公平……公平！哈哈哈哈哈哈……”

他用三种不同的语气，将那两个字反复地重复着，随即又一次大笑起来。

这一刻，会场中的不少人也笑了——有冷笑、有嘲笑、也有苦笑……

在那些笑声中，那个女人的身体微微颤抖，最终……她

黯然地低下了头，不再作声。

虽然主办者并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已传达给了这里的每一个人。

“OKOK……我接着讲吧。”主办者笑了一阵后，总算是停了下来，接道，“关于有客人可能不懂‘猜数字’游戏规则这件事，我的确也考虑到了，所以……”他扬起一臂，朝那些西装男示意了一下，“在每一个‘桌面’上，除了游戏必备的纸和笔以外，我还打印了两份图文并茂的‘猜数字’详细规则；不管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规则的人，都可以拿起来看看，再次确认一下。”

话至此处，主办者又停顿了几秒，随后再道：“对于那些细则，我就不一一讲解了，但有几条比较关键的规则，我觉得还是由我亲口告知大家比较好……”他清了清嗓子，接道，“嗯哼……其一，每一个人，至少得和四名不同的对手各进行一次猜数字对决。当然了，因筹码耗尽而无法对决者可以例外。”

“其二，在对决中，‘叫注一方’每次所叫的金额，都不得少于自己在当局对决开始时持有金总数的1%，若是在对决过程中，某一方在自己叫注的回合已没有筹码再叫，便视为失败。但若是在对方叫注回合，因资金不够无法再跟，那还可以用当前所有的金额和对方完成眼前的一轮。”

“其三，为了避免有人刻意回避对决的情况，所有游戏者在‘最初的两次’受到别人的‘挑战’时，无论对手是谁，都必须接受。只有已经进行过两场对决的人，才可以拒绝别人的挑战。”

“其四，到本场游戏结束，即午夜十二点时……除了拥有最多筹码的六十四人，其他人无论是身无分文也好、还剩下个几万……乃至几十万也罢，全都将被视为失败者。”

他说完这四条时，两名特别高大的西装墨镜男抬着一把看上去就死贵死贵的沙发椅，来到了他的身后。

主办者侧过头朝后瞥了眼，随即点点头，然后那两条大汉就把沙发椅给放下了。

“嗯……暂时就说那么多了，其他的详情你们自己读吧。”

主办者说着，便悠然地坐了下来。

他将后背靠向椅背，将双手分搁到两个扶手上，还用一个优雅得堪称风骚的姿势……翘起了二郎腿。

不多时，他身边那两名西装墨镜大汉又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个看着像是钻石打造的小圆桌（如果真是钻石造的话，没准儿比今天的八件奖品还贵），桌上放了几盘儿瓜果零食，松露（没错，这不是乱入，他用上好的松露配着另外那几种零食吃）凤爪。

瞅他那德行，简直就像是在用教科书般的方式表演什么叫做“坐看好戏”。

“少爷，这是您要的红酒煮甜面酱配山葵（就是wasabi）……”待主办者坐定后，两名西装墨镜大汉中的一人又去拿来了一杯看颜色就不太妙的饮料，放在托盘上，递到了前者的面前，“厨师长说了，这是用八二年的拉菲、老干爹的精致酱、还有日本的……”

“伞呢？”主办者没让对方把话说完，就用一个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打断了对方。

“诶？”大汉愣了一下，“伞……伞？”看来他没明白“少爷”这个问题的意思。

“我不是说了吗？”主办者耸耸肩，“弄好之后，装进高脚杯里，插上小伞再拿上来。”

“属……属下明白了！”大汉面对这无厘头的要求，竟是很认真地回道，“我这就去倒掉，让他们重头再做！”

“唉~算了算了。”主办者叫住了大汉，接过了那杯奇葩饮料，拿在手中……然后，用一种怅然的语气念道，“遗憾，有时也是一种美啊~”

第1082章 猜数字对决（中）

当主办者在楼上喝着他那杯奇葩饮料时，一楼的客人们已纷纷到“桌面”那儿拿起打印好的规则开始阅读了。

封不觉……也不例外。

虽然他对猜数字的规则和玩法还是挺了解的，对“六数位、十数码、可重复”的含义也很清楚，不过，作为一个办事比较周到谨慎的人、以及一个阅读癖，他还是饶有兴致地去读了那份规则。

觉哥是个一目十行、且具有高超记忆力和理解力的人，他那经过训练的头脑无疑是非常适合这类游戏对决的。

很快，他就将这份规则吃透……并开始在脑中拟定战略了。

“嗯……假如是小灵或者欧阳笕来玩这个游戏，估计优势会更大吧……”封不觉站在那里，心中念道，“这两位都是数学学得比较精到、懂得运用、且记忆力过人的类型；就算是对上我，他们的赢面也在七成以上……”

觉哥在数学方面的能力，其实是比较一般的。

他要是肯使劲儿想……标准规则下的猜数字公式确是可以想出来的，但以前玩儿这个的时候，他就从来没考虑过去列公式，因为他认为这个游戏用推理的思路去解才能达到锻炼脑力的效果，假如用公式去猜的话……就不是“推理”，而是单纯的“计算”了。

可眼下，在牵涉到“胜负”的前提下，情况就不同了。毫无疑问……在这场游戏中，掌握“公式”的人会非常有利。

只是……要想出这个“六数位、十数码、可重复”规则下的最佳猜解公式来，也绝非一件易事。

倒不是说这个公式本身有多难，以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数学水平来讲，只要看到了正确的公式，即使不能理解，至少也知道怎么用。

然而……让他们凭空“列出”这个公式来，那可就难了。

就好比我们很多人都学过高等数学，但能（在合适的时机）将其运用到生活中的人却很少；又好比我们很多人都学了N年英语并考出了多少多少证书，但在看英语电影时不看字幕依然会感到吃力、和英语国家来的人实际交流起来也有一定的困难……

也许，在学生时代，当我们正在学习和接触这方面的知识时，将这个“猜数字”的问题当成一道题目拿出来，还是有人可以解开的——就是花上多少时间不好说。

又或者，具备着相当高的数学造诣的人，在面临这个问题时，稍微考虑一下，也能想到最优解法。

可惜……在场的客人中，恐怕很难找出符合这两项条件的人。

这一点，主办者的部下们在搜集这些人的信息时，自然也已调查确认过了。

因为游戏的内容都是主办者亲自想出来、且早已决定好了的，所以，他的部下们肯定会避免去请那种“会在某个游戏中占有巨大优势的人”上船。

就好比——如果主办者想出了一个基于围棋的游戏，那他的部下们在决定客人名单时，自然不可能去请那种曾经有职业棋士背景的人来。

但……话又要说回来了，在客人数量有几百个的情况下，终究……是会有漏网之鱼的。

当然了，觉哥这种肯定不算；他之所以能冒充蒋道德，不仅是靠着“赌皇斋”的暗箱操作，更因有伍迪用类似“催眠”的能力帮忙；要不然，像蒋道德这种上过好几次报纸杂志的人

物，他是怎么也不可能冒充得了的。

不过，其他的客人中，还是有那么一两个真正意义上的“漏网之鱼”的。

而这些人又是怎么出现在客人名单上的呢？其实原因也不复杂……

主办者的部下们在调查一个人的背景时，看的肯定是资料；比如“当过兵”，那由此可以推断这个人至少会开枪、会开车；又比如“音乐学院毕业”，那就基本能认定这人在音乐方面的知识远比一般人丰富。

以上这些，是一般情况；但是，“资料”上没有的东西，就不太好推断了……

还是以围棋举例：假设有一名客人，其个人档案中从来没有过正式学习围棋的记录、也没有去考过业余段位的记录，更没有参加过相关的比赛及任何团体的记录；但是，他通过别的方法学习了围棋，比如看书自学、网上自练、找隐居的高人拜师、或者被鬼上身之类的……类似这种状况，主办者的部下们自然就查不出来了。

今天，这艘船上就有一个数学相当好的人在，而包括主办者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这点。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轮游戏的过关名单有足足六十四人。”封不觉很快便在脑海中拟定出了几套战略，随即就开始开小差了，“要说这二百多人里有个别几个人可以在短时间内想出最优猜解公式，那还有可能；但若要说有六十几个人可以做到……那就太离谱了。再说……这也并不是一个掌握了公式就必胜的游戏，心理层面的博弈、赌博的技术、运气……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这几点上……”

觉哥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在面具下露出一个邪恶的笑容，暗道：“这帮水鱼简直就是一群提款机啊……”

……

十分钟，匆匆过去。

至此，大部分客人都已看完了规则。

本来那也不是什么长篇大论的东西，一般人几分钟也就读完读懂了。

可是，却没有人去对决……

所有人都站着不动，没有人敢去和旁人交流，更没有人邀请别人去对决的。

很显然……他们都在“观望”，每个人都想让别人先去充当小白鼠，而自己则站在一旁、通过观察别人的对决来积累“经验”。

“呵……和过去那些游戏的场面差不多啊……”坐在高处看戏的主办者，此时已喝掉了大半杯“红酒煮甜面酱配山葵”，并用下面的人听不到的声音轻声嘀咕了一句。

“少爷。”西装大汉A（即刚才送来饮料的那位）这时又上前几步，弯下腰，对主办者道，“要不要……由属下去给他们施施压……”

“不必。”主办者回道，“我就是想看看，还要过多久，才会有人注意到‘时间’在这场游戏中的价值……”他顿了顿，“哦，对了……”他说着，仰起脖子将杯中剩余的饮料一饮而尽，再道，“再去给我弄一杯‘黄桃果酱配鸭肉慕斯佐土豆泥’来，要温的，做得稀一点……还有，这次记得要插上小伞哦。”

“呃……”虽然西装大汉A已经习惯了替“少爷”准备各种各样的奇葩饮食，但他每次听到类似的怪异组合时，还是会不禁愣上一愣。

“好……属下这就去准备！”两秒后，他应了一声，接过主办者递过来的空杯子，拿着托盘离去了。

另一方面，一楼……

此时，主厅里的气氛已变得越来越紧张。

虽然每个人都在尽力装出一副“挺自然”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等待着有人能打破眼前的僵局。

……

“可恶……果然没有人愿意先上么……”

“一个个儿的都是老奸巨猾啊……”

“谁都好，快去对决吧，反正别来挑战我就行……我可不想第一个上啊。”

“切……难受死了，好想把面具摘了，但在这种场合被看到脸的话……”

“好想去喝口水啊，但这种时候要是不小心做了什么引人注意的事，很可能会被盯上……”

“拜托了，随便是什么人、什么事，就算是有人打破一个盘子也好……出点动静，打破这种让人难受的气氛吧！”

……

就在这个压抑到极点的时刻。

嘭——

一楼通道处的门被人推开了，一个西装墨镜男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由于来得仓促，一时间他也并未注意到主厅内的气氛有异；进门后，他迅速从人群中找到了觉哥（毕竟封不觉额是男宾客当中唯一一个休闲打扮的，并不难找），并朝其快步走了过去。

“先生。”即将来到觉哥面前时，那西装墨镜男已经伸手在兜儿里掏东西了，“这是您要的可弯式吸管。”说罢，他便拿出了一整包未拆封的吸管，递到了觉哥面前，“您需要多少，请自己取。”

“呵……”觉哥冲他笑了笑，“你这些……我全都要了。”

言毕，他直接从对方手上接过了整包吸管。

那西装墨镜男虽是犹豫了一下，但由于吸管这玩意儿本来也不是什么值钱的、或者说重要的东西，所以他也没阻止对方。

“好的，谢谢你，这位大哥。”封不觉拿过那包吸管后，礼貌地跟对方道了声谢，然后，他便拆开了包装的封口，从中取出一根来。

这吸管一看就属于比较好（贵）的那种，打开外包装后，其中的每一根也都有单独的纸包装。

封不觉把剩余的一整包吸管放进了自己的上衣口袋，并将手上这根的纸包装拆开，随后……便走到了一个摆放着香槟的圆桌边上，拿了一杯，把吸管插了进去。

这整个过程中……全场的人都在看着他，即使有些人假装没有看，但他们的注意力也是在他身上的。

“那么……从谁开始比较好呢。”数秒后，封不觉将香槟端起，举到与自己视线持平的地方，然后……举杯不动。

这一刻，人群中忽有一些人的神色陡变……很显然，这一部分人，立刻就察觉到了觉哥准备干什么。

“嗯……这边吗……”封不觉看着那弯折的吸管在盛着香槟的酒杯中浮动了几下，最后斜靠着杯壁垂向了一边。

下一秒，他便顺着吸管“所指”的方向看去……并将视线停留在了站在那条直线上、离自己最近的一个人身上。

说来也巧了，那个人……正是此前与主办者搭过话的、戴着京剧脸谱面具的矮胖男人。

“好的，决定就是你了。”封不觉口中很随意地念叨了一句，并甩臂一指，指向了那个男人。

“你……你要干什么？”矮胖男人当时就惊了，不由得后退

了半步。

“干什么？”封不觉将对方的问题重复了一遍，随即笑着应道，“呵……我当然是来向你挑战啊——猜数字对决。”

“你……你这小子……”矮胖男人回过神来，便有些恼火了，“居然用这么随意的方法决定……”

“算你倒霉呗。”封不觉打断了他，并接道，“好了，别啰嗦了，你应该不符合‘已经进行过两场对局’这个条件吧？所以你无法拒绝我的挑战。”他抬手朝自己身边的一张“桌面”示意了一下，“来吧，别浪费时间了。”

“哼……”两秒后，矮胖男人冷哼了一声。接着，他抬手整了整自己晚礼服的衣领，然后昂起头，踏着自认为“威严而稳健”的步伐，来到了觉哥所指的那个推车旁。

“我希望你不会为这个草率的决定而后悔。”他看着封不觉，用颇为响亮的声音言道。

这句话，不止是说给觉哥听的、更是说给周围所有的人、以及主办者听的。

矮胖男人也很清楚……此刻，他和眼前这个戴着乌鸦面具的男人，已然成了全场的焦点。他们的对决过程、结果，很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整场游戏。

“哦哦……”封不觉很敷衍地回应了矮胖男人的言语威慑，并接道，“这位先生，有鉴于我们接下来要做较多的交流，不知……该如何称呼你呢？”

“随你便。”矮胖男人没好气地回道。

“你确定吗？呆呆兽。”封不觉的下一句话立刻让对方改变了主意。

“你叫我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此时，矮胖男人的脑海中再次闪过了觉哥不久前那句“决定就是你了”……

“不爱听啊？说好了随我便的呢？呆河马。”封不觉又道。

他说到这句时，人群中已经有几个笑点低的忍不住了，但他们都是掩面轻笑，没有发出声音来……毕竟他们也不想引起注意。

“行了行了……”矮胖男人抢在觉哥喊出其他精灵的名称之前妥协了，“你就叫我‘净先生’吧。”

第1083章 猜数字对决（中二）

“净先生？”封不觉立刻领会了这个称呼的意思，“哦……就是花脸（京剧中通常将‘净’称为花脸，正净、副净、武净对应大花脸、二花脸、武花脸/武二花）咯？”

“少跟我贫。”净先生对觉哥GET到了他那称呼的意思还是有些意外的，但他没打算就这个问题跟对方继续扯下去，“你又怎么称呼？乌鸦嘴么？”

“可以啊。”封不觉很是豁达地笑了笑，“你就叫我‘乌鸦嘴’好了。”

“哼……”净先生冷哼一声，“那么，我这就开始出题了，乌鸦嘴。”

他一边说着，一边已拿起了自己面前的纸和笔。

“请便。”封不觉端着杯饮料，单肘撑着桌面（推车高度在一米二五左右，身高在平均区间内的成年人，只要身体前倾，便可用手肘撑在桌面上休息），十分轻松地应道。

……

根据规则，猜数字游戏对决分为两局，第一局，由提出挑战的一方叫注并猜解，而接受挑战的一方负责出题。

而在每一局中，共有“两个部分”需要叫注：

第一个部分——由猜解方“宣言”，在“几回合”之内猜出正确答案，然后出题方依照对方给出的回合数进行叫注，其最低注额不得低于本次对决开始时其持有金总量的1%；这次叫注后的注码是固定的，猜解方不能进一步加注，且必须要跟进。

举例来说……比如，猜解方宣言，自己能在“五个回合之内”就猜出答案。很显然，这种事的概率几乎等于零；这时，

出题方肯定会直接叫个自己能叫的最大注额，而挑战者也必须跟进（钱没有对方多的情况下参照主办者所说的规定二，押上所有，继续对决）。

然后，当这一局对决“完整结束”后，根据最终的回合数，双方再结算这笔费用。

当然了，上述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因为“这个部分”的下注，即“赌回合”的部分，一般来说就是给猜解方送钱的。

猜解方只要在宣言时，说一个“一百回合”乃至“一千回合”的夸张数字，那基本就是稳赢。所以这部分的叫注才会由出题方来叫……在面对那种数字时，出题方肯定只会叫一个他能叫的最低注码。

也就是说，在这一局的胜负过后，只要猜解方没有在对决过程中就输得精光失去资格，那么到结算时，基本可以稳妥地从出题方那边拿回一小笔钱。

这个设置，主要也是考虑到猜解方在对决中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而设置的。

接着，再看“第二个部分”的叫注：

这个部分，是在对决过程中反复进行的……即，每一个回合，猜解方都要进行一次叫注，同样的……每次叫注金额都不能少于其持有金上限的1%；而出题方，有两种选择：第一，跟注；第二，投降。

跟注，自然就是让游戏继续；而“投降”，便代表出题者认输，在其支付了相应的罚金后，本局便宣告结束。

如果说“赌回合”的规则是为了保护猜解者，那么“投降”这个规则自然是为了保护出题者了。

还是来举个例子……假如没有“投降”选项的话，那么所有猜解者都可以利用一个很简单的战术保证自己赢钱，那就是——从第一个回合开始，每一个回合都只下最低额度的注，

然后在确保自己能猜中的那个回合，将自己剩余的钱全部押上。

以这种战术来讲，只要能在五十个回合内猜出答案，那猜解者便立于不败之地；这还不算每一局开始前的“赌回合”金额。

因此，就有了“投降”这个设置。

当然了，“投降”也是有限制的，要不然出题者也可以利用这点做到稳赢……比方说，在游戏进行了十几到二十回合的时候突然投降，来个见好就收。

为了防止这种事的发生，便有了“投降罚金”。

在这猜数字对决中，投降罚金的计算公式共有两种——

第一种，适用于在前二十个回合内投降的状况，公式为：本局对决开始时对手持有金额的10%*（50＋已完成的回合数）%＋本回合对方下注额的10%＋基础罚金。

第二种，是从第二十一个回合开始使用的公式：本局对决开始时对手持有金额的10%*（50-已完成的回合数）%＋本回合对方下注额的10%＋基础罚金。

所谓“基础罚金”，是按照当前回合数来分的，在1-10回合内投降的基础罚金是本局对决开始时对手持有金额的5%，在11-20回合内投降的基础罚金则是本局对决开始时对手持有金额的10%，到了21-30回合，将升到本局对决开始时对手持有金额的20%……而从第31回合开始，基础罚金又直接归零。

再来举个例子吧……某一局对决，开局时双方皆持有十万美金，猜解方每一轮都下注1%，三十个回合后共输三万美金；然后，在第三十一个回合，他有了必胜的把握，这时，他将剩余的七万美金统统押上。

见状，出题者便选择投降……这时，出题者需要支付的罚金就是十万美金的10%再乘以20（50-30）%，即2000美金……再加上对方本回合下注额的10%，即7000美金……再

加上基础罚金零，总共交出9000美金。

虽说是一次性吐出去九千，但比起七万来，可是好太多了。

总之，当出题者选择投降后，本局对决即宣告结束，还是以上面的例子来看，其结果为——出题方从猜解方处赢得了21000美金。

在完成了这部分结算后，双方再进行“赌回合数”的结算。假设此前猜解方宣言了“一百个回合内”，而出题方叫了最低的1000美金，那么……这时出题方将再交给猜解方1000美金，最后净胜两万。

以上，就是“一般情况”下，出题方通过“猜解方提高注码”这个行为来选择投降时机的大致剧情。

那么……相同条件下，假如出题者选择“见好就收”战术，又会如何呢？

这里我就不再列出详细的计算过程了，咱们直接看结果吧……就按照双方皆有十万美金、且猜解者每次下注1000的条件来推演——

如果出题者在第一个回合就投降（注意，第一个回合的额外百分比是50＋0，而不是50＋1），输10100，第二个回合则是10200，此后每过一个回合增加100美金，直到第十个回合。

也就是说，出题者在前十个回合中任一回合投降，都是输钱的。

而第十一个回合开始，因基础罚金的提高，本轮投降的罚金跳成了16100，且此后每回合再加100；这样，到了第十八个回合，出题者才会有“见好就收”的机会，在这一轮投降的话，罚金为16800，而此前十七轮赚到的金额为17000，这样就赚了200，可是……别忘了还有“赌回合”的钱。把那个也算上的话，还是赔……故而得再等一轮，到第十九回合，赚

18000，罚金16900＋赌回合1000，这时，也就堪堪赚了100……

因此，在前二十轮中，想要“稳赢”，机会只有两次，那就是在第十九回合和第二十个回合的时候投降，按照公式，前者可以赚100，后者可以赚1000……

可是……你难得当一回出题者，赚一千就完了么？别忘了这场游戏可是“争先制”的，并不是说你没赔本儿就能出线了。

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一回合开始的情况吧……

本轮开始，公式就变了，但基础罚金也再次增加。第二十一轮投降的罚金是23100，此后每回合减少100；很明显……从这轮开始，投降机制便开始倾向于保护出题者了。因为在二十轮过后，猜解者猜出答案的几率已越来越高。

这样，算上赌回合那1000的话，“第二十五回合”，将是一个分水岭；这一轮的罚金是22700，加上赌回合的1000，是23700，但出题者赢到的钱……是24000；当然，这也只是赚了300而已，所以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从这一轮开始，每过一回合，出题者突然投降的赢取金额就将增加1100美金。

这样六轮过后，到了第三十一个回合，“基础罚金”归零，出题者便一下子多出两万来。这一轮，若是猜解方不加注的话，出题者直接投降后的罚金仅为2100美金，而他此刻赢到的钱已经有三万了，就算去掉赌回合的钱，也净赚26900……

综上所述，这个猜数字游戏的关键交锋，就在那第二十五轮到三十轮之间……假如猜解者无法在第三十一轮之前猜出正确答案，那么出题者只要立刻投降就能稳赚你29%的筹码，即使你刚好在第三十一个回合猜出来了，也只不过是挽回了10%左右的损失而已。

当然了，虽然我说了很多，也都只是理论罢了。

在实际的对决中，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可能出现……

也许有人能在二十五轮之内就猜出答案；也许有人可以在没有猜出的情况下提高筹码来施压；也许有人会在自以为猜对的情况下、或者在眼看着三十轮要过的时候强行加注，结果却被对方识破跟进……

赌桌之上，欺诈、算计、表演、识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在赌博的世界中，概率学不会来尊重你，幸运之神也不存在。

祈祷一万次换来的运气，不如磨练一万次所成就的技艺。

弱者会被打垮、侵吞、碾碎……且不会得到任何的同情。

赢，并且活下去……才是这个世界中唯一的正义。

……

一分钟后，净先生已在他面前的纸上写好了六个数字。

接着，他便将那张纸折起来、小心翼翼地用手掌护住，再递给了推车旁的西装墨镜男。

后者也是很谨慎地接过了纸张，并转过身去，用其宽厚的背部挡住封不觉的视线，随后才展开纸张，看了眼纸上的数字。

两秒后，西装墨镜男重新叠起了那张纸，并放入了自己的上衣口袋。

他转过身来，重新面向桌面站正，然后开口对净先生道："一旦确定了数字，就不能更改，所以我需要向你确认一下，刚才那六个数字……可以吗？"

"可以。"净先生坚定地回道，"我确定。"

"嗯。"西装墨镜男点了点头，"规则你们也都读过了，不

过我还是要强调几点……”他微顿半秒，接道，“首先，假如作弊被抓、将立刻判负，且所有金额归对方所有。”说着，他又伸手朝桌面上的一个小装置示意了一下，“其次，桌上的这个计时器，和棋类比赛时所用的类似，记录着双方的用时；猜解者的总用时是四十五分钟，如果在这个时间内仍没有猜出答案，那无论当前进行到第几回合、双方金额多少、以及‘赌回合’的金额是多少……都算猜解者‘完败’，完败者的持有金同样是全部归对方所有。”他顿了顿，又道，“另外，猜解者的叫注时间、出题者的跟注时间、以及出题者对猜解者的答案进行反馈的时间，都是单独计算——叫注和跟注都必须在一分钟内完成，而反馈的时间只有三十秒；违反规定者，第一次，会被罚去开局时1%的持有金上限，第二次就是2%，以此类推……”

眼下西装男所强调的这几条规则，的确也是很重要的。作弊的惩罚自不必说……对于“恶意拖延时间”的情况，主办者在设计游戏时自然也已经算到了。在高昂的代价之下，“拖时间”这种难看且缺乏技术含量的手段基本是不太会出现了。

这样，才能让游戏的节奏保持紧凑，制造出相当的压力……

而“客人们”在压力之下的种种表现，正是主办者想要看到的。

“啊～啊～知道啦，可以开始了吗？”封不觉听完西装男的话，已经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西装男没有回答他，而是面无表情地朝着对决双方各看了一眼，并将自己的手举到了计时器上。

在分别确认了觉哥和净先生的反应后，西装男才言道：“既然双方都没有异议，那么……对决开始！”

第1084章 猜数字对决（下）

“二十五回合。”

西装墨镜男话音刚落，封不觉便已完成了“回合宣言”，这个数字无疑是他早已决定了的。

“这小子……居然只报了二十五回合。”净先生当即在心中念道，“回合数未免太少了一点吧……”

虽然净先生和觉哥一样看过了完整的规则，但他并没有对各回合的投降罚金进行细致的推算。他只是大体上知道……只要在三十一回合之后选择投降，就肯定能赚。

另外，他刚才也揣摩了一下要猜出“六数位、十数码、可重复”的六个数总共需要多少个回合。

可惜……凭空揣测这种事是非常困难的；像猜数字这种游戏，除非你的身体里有多重人格（对，我说的就是武藤游戏），否则是不可能自己跟自己玩的。

而以今晚这场宴会的性质来讲，客人们也不可能会互相帮忙陪练，所以……净先生只能通过“投降罚金”来推断，想要猜出正确答案，最起码也要“三十个回合左右”。

“一千美金。”犹豫了几秒后，净先生还是叫了一个最低的注额。

“哼……原来如此……”封不觉一听到那个数字，当即轻笑一声，“三流吗……”

“你说什么？”净先生从对方的话语中听出了明显的不屑和嘲讽之意，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他自然不能对此默不作声。

“一会儿再跟你解释吧。”封不觉用懒洋洋的语气应道，“我不想在三流身上浪费太多时间，速战速决吧。”

说罢，他也不给对方反驳的余地，当即又道："第一回合，我叫注1000美金，你要跟注还是投降？"

问完这个问题后，他便摁下了手边的计时器。

净先生显然是不可能在第一个回合就投降的，他回道："我跟。"然后也抬手摁了自己这端的计时器按钮。

同一秒，封不觉已弯腰开始在纸上写字了，而他猜的第一组数字是——六个"0"。

写完之后，他将纸递给了净先生，并摁下了计时器；后者接过纸来看了一眼，快速在这行数字下面写上了0A0B的反馈，在将纸递回去的时候，也按了一下计时器。

以上，就是一个回合的标准流程。

"0A0B"，表示无论在数字还是位置上，封不觉皆是一个都没猜中。换言之……在净先生所写的六个数字中，一个"0"都没有；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开局比那种猜中了若干个数字的更好，因为这样等于是把"十数位"减少成了"九数位"。而且，这个"0"在接下来还可以作为推演的"辅助数"来用，比方说，觉哥可以猜"000001"，假如这时的反馈是0A1B或者1A0B，那就能确定"1"在答案中是否存在，运气好的话还能直接确定"1"的位置。

当然了，这样一个标准流程过后，封不觉付出了1000美金的代价……

"嗯……"觉哥拿回纸后，只是瞥了一眼，就言道，"第二回合，我还是下注1000美金。"

（下文中将省去绝大多数关于按计时器的描述，各位知道他们有摁就行了）

"我跟。"净先生这次是很果断地就跟了。

基本上，至少在前十五个回合里，只要猜解方的叫注额没有特别巨大的变化，出题方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跟进。

因为在这个游戏里，不存在“猜解方在确信可以赢的回合故意不加大注额”的情况，就算明知这种行为的出现会导致对手投降，投降的罚金肯定也比一个底注的钱多。

“裁判大哥，我有个问题想在此确认一下。”封不觉在低头写第二组数字时，忽地开口跟旁边的西装墨镜男攀谈了起来。

“请问。”西装男也是立即就做出了回应。

“关于你刚才说的……‘假如作弊被抓，将立刻判负’这个事儿啊……”接着，封不觉便用平静的语气，问出了一个让人一惊的问题，“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没有被当场抓包的作弊’，就是被‘默许’的呢？”

他这话一出口，周围的人群便是一阵鼓噪，净先生那面具下的脸也是当场一抽。

倒是那西装墨镜男的反应，还算淡定：“是的，既然‘没有当场被抓包’，那自然也就无从惩罚。”

很显然，他并不是第一次回答类似的问题了；关于“作弊”这部分的门道，主办者不可能漏算，而他手下的“裁判们”对此也都心里有数。

“开什么玩笑！”然而，下一秒，净先生可不干了，“不能保证公正的话还要你们这些裁判有什么用？在旁边站岗吗？”

“先生。”西装男的态度未变，“赌桌上的‘公正’，本来就是相对的。‘出千’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何况其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一旦作弊被抓的话，今晚的旅途可就提前结束了。”他顿了顿，又道，“再说了……我并没有说过‘不保证对决的公正性’，我只是说，对于‘没有被当场抓包的作弊’无法做出惩罚而已。您也不要太小看我们这些‘站岗的’了……”话到此处，他那墨镜下的视线悄然移到了觉哥的身上，话语中也带上了几分威慑之意，“想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作弊，不是那么容易的。”

“呵呵……”封不觉面对对方的视线和威压，却是不以为意，他将一张写了六个“1”的纸又递给了净先生，并发出了一阵令人不安的笑声。

“等等！那万一出现那种……‘没有当场抓包’，但在对决结束后才暴露出来的作弊手段呢？那又怎么算？”而净先生这时还在纠结于刚才的话题。

“哈……哈哈哈哈……”西装男还没回话呢，封不觉就先大笑出声，“你这不是废话吗？别说是在赌桌上了……就说足球比赛，你见过赛后再改判的事儿么？”他说着，又用插进自己面具眼窝的吸管吸了口香槟，再道，“像出千作弊这种事，若不能当场拆穿，那只能说……‘上当的人才是傻瓜’，假如‘事后’能推翻结果的话，那这种‘胜负’还有什么意义？”

“嗯……”西装男也接道，“没错，每一局对决的结果都是‘绝对’的，在全部的结算完成后再举证对方作弊，这种行为我们不予认同。”

“切……”净先生啐了一声，但他没时间发火，因为反馈的时限只有三十秒，他只能愤愤然地在纸上迅速写下了“0A0B”的字样，递还给了觉哥。

“呵……运气不错嘛。”封不觉看到自己猜的第二个数字也被完全排除在了正确答案之外，很是欣然，“这种开局的话，大概二十个回合之内就能搞定答案了呢……”

他假装是自言自语般用不算很响的声音念出了后半句话，故意让净先生听见。

而净先生听见以后，心里也在直打鼓：“可恶的小子……他到底要干什么？刚才问裁判那种问题是什么意思？是想做点儿什么吗……还是单纯地想要扰乱我？”

他算是猜对了一半，封不觉和裁判交流的目的之一，的确是想扰乱他……

在这个游戏中，作弊的途径其实很少，真想要“出千”，也

应该在出题者写答案的时候动手，或者就是直接在保管答案的裁判身上想办法。

眼下游戏已经开始，猜解者就是想作弊，也没有什么有效可行的手段。

因此，封不觉说这话，并不代表他想动手，他只是给对方制造一种“我真有可能动手”的心理压力。

另外，觉哥与裁判的这番交流还有另一个目的——为其他的客人们提供一种“思路”。

他希望通过这次的对话，将“只要不被抓包就可以作弊”这个想法植入周围人群的脑海中，为之后的“布局”埋下伏笔。

……

长话短说，在前九轮中，封不觉按照从零到八的顺序将九个数字逐一猜了一遍（最后一个不用猜了），共输了九千美元。

就这样，来到了第十轮。

此时，封不觉已可以确定，净先生写的六个数字中，不包含0、1、4、6、9这五个。

也就是说，答案由23578这五个数字组成；作为一个包含了五个数字的六位数，其中自然有一个数字是重复的，而这个数字在前十轮中也已试出来了，在猜解六个“8”时，净先生给出的反馈是2A0B，即该六位数中包含了两个‘8’的证明。

于是，从这一轮开始，猜解的核心就从“猜数字”转变为了“猜位置”，反正答案铁定就是235788这六个数字了，现在就是看它们究竟是怎么排列的。

“呵……是不是忽然觉得，二十五回合内解决问题，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呢？”这一回合，封不觉在叫注之后，又一次使用了语言攻势去骚扰对方。

此刻，净先生的脸色已经变得非常难看，好在还有面具

挡着，让他不至于在众人面前露怯。

只是……他那矮胖的身躯膘多油大，特容易出汗；那些从头上、脸上一路流淌到勃颈处的汗液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油光锃亮，俨然已把他给出卖了……

“哼……就算你成功地在二十五回合内猜到了又如何？我在‘赌回合’的底注上也只押了一千而已。”净先生言辞上还是不甘示弱的，“再退一步讲，哪怕是被迫投降，下一轮还有我的猜解回合，呵呵……”他强行挤出两声干笑，接道，“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给我提供了一个不错的猜解思路呢。”

“唉……”封不觉闻言，摇了摇头，发出了一声悲天悯人的长叹，“毕竟是三流啊……”他耸了耸肩，“‘我只输了多少多少’、‘还有下一轮’……在赌桌上抱着这种想法，可是很危险的。”他微顿半秒，“回过神来……自己已经在这种想法的祸害下一退再退，站在了悬崖的边缘；到了那时，当面临着‘再退一步就是死’的压力，通常就会彻底崩溃、或是物极必反地在莫名其妙的地方拼个头破血流……这种人啊……”他冷哼一声，“哼……就是我们常说的‘水鱼’了。”

“少啰嗦！”净先生不耐烦地喝道，“我跟！开始猜吧！第十回合！”

他不可能在这里退让，但是他那越发强硬的态度实际上只是为了掩盖他毫无底气的事实。

我们就不提净先生和觉哥在赌博层面上那完全无法对比的巨大差距了，单论计算这方面……净先生也是相当糟糕。

别说是对于猜数字这个游戏本身的计算了，就是对筹码和罚金的计算他都没能完全做到位……这种人若是不输，那才是没天理了。

……

十二分钟过去，对局仍在继续。

并且，已经进行到了第二十一轮。

方才那十余个回合的猜解，让净先生信心大增，因为到这一轮为止，封不觉猜出的最好结果也不过就是2A4B……

“哈！哈哈哈……”看着脸色越发凝重的觉哥，净先生不禁得意地笑了起来，“怎么了？刚才那嚣张的劲儿呢？”他仰起头来，冷笑道，“说我是三流？你又怎么样？嘴上说得一套一套的，但猜了半天……似乎离答案还很远嘛～”

同一时刻，二楼栏杆旁。

“哼……真是个白痴。”主办者轻声冷笑道，“连自己已经完蛋了都不知道……”

此时，主办者身旁那两名西装大汉已经为他拿来了一个望远镜以及一台可以连接到主厅内所有摄像头的平板设备；主办者可以通过那台平板传送回来的画面清楚地看到两人在纸上所写的内容。

“连‘逃生回合’的存在都察觉不到的废物，居然还选择了‘接受保护’……”主办者随即又念道，“这种人身上真心是除了器官以外没什么可挖掘的价值了。”

“少爷。”西装大汉B这时在旁提醒道，“我想这位‘严先生’只能选择‘接受保护’，因为他在外面面临的并不是单纯的负债、而是牢狱之灾。”

西装大汉A也补充道：“严先生的上上级是最近才被查处的贪污重犯，作为‘那条线’上的人之一，他捞的油水也不少。如今，他亟需一大笔钱来打点关系，为自己买一个‘调职处分’的结果。否则……就得去坐牢了。”

“原来如此……官僚啊。”主办者单手托腮，放下了手中的平板，“不好办呐……”他的思路已经跳脱到别的地方去了，“看他那模样……肝和胃八成也不符合移植条件了，这就是六位数的损失了……”

且不说主办者在上面算的那笔账，还是看回赌桌这边。

面对净先生的挑衅，封不觉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了句

让对方大跌眼镜的话：“这轮我把剩余的全部押上，八万。”

这一刻，人群中有不少人都倒抽一口凉气。

净先生那得意的状态更是瞬间凝住，变为了莫名的尴尬，以及……恐惧。

“什……什么？”两秒后，净先生才反应道，“到目前为止最多只猜中过2A的你竟然……”

“那是很正常的。”封不觉打断了对方，“以你这个数字为例，要算出它总共有几种排列组合不算太难，（注：由于此处打不出角标，只能这样打）用C16*A55-C26*A44的思路或者A66/2这种捷径来算都行……反正答案都是360种可能；难点在于……如何撇除那359种不正确的组合。在这么大的基数之下，纵然有‘几A几B’的提示，想在十轮中试出正确答案也是有一定难度的。说白了……还是得靠那么一点点‘运气’。”

他停顿了几秒：“当然了，如果你能理解我的猜解思路，那你就应该察觉到……早在三个回合之前，我就已经十分接近答案了；这时，对‘规则’足够了解的人……或者说……看破了‘那几个回合’意义的人，依然是有机会挽回损失的。然而……你显然不是那种人。”

“你在说什么？什么‘那几个回合’？规则不是明摆着的吗？”净先生惊慌起来，就算他的感觉再怎么迟钝，封不觉身上那种胜券在握的气场也已经强烈地传达过来了。

“我在赌回合时，特意选择了‘二十五回合’这个数字，但你的反应表示你对这个回合的意义一无所知。”封不觉的话还在继续，“这时……我已确认了你的水准。”他摊开双手，轻笑道，“大体上来说呢……你根本连怎么玩这个游戏都不知道。这一点……在你浑然不知地舍弃了‘那几个回合’的‘逃生’机会，以及对我那猜解思路完全茫然的状态中……也可见一斑。”

封不觉说到这儿，喝完了杯中所有的香槟，顿了顿再

道：“行了，别愣着了，一分钟快到了哦。”

“嗯？啊！”慌乱之中，净先生的决定时限已到了最后五秒。

当他看向计时器时，脑海中还是一团浆糊：“这小子到底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是虚张声势吗……如果是虚张声势，那这里只要我咬咬牙就能直接灭了他，但万一……”

“三……二……”另一方面，封不觉已戏笑着高声倒数起来。

“我！我……”最终，净先生闭上眼睛，猛然按下了计时器，同时，口中怒喝一声，“我投降！”

第1085章 挑战者

“本质”，决定了一个人在危急时刻所能做出的抉择。

在赌博中，看穿对手的“本质”，是获取胜利的捷径。

一旦被看穿，就会被扰乱、诱导、乃至操纵，最终步入失败的深渊。

净先生的失败，就属于这种情况。

封不觉的语言、行为……在推进的游戏的同时，亦在试探着对手的“本质”。

以这个对手为例……觉哥很快发现，净先生的本质就是“退让”，或者说“在仍有余地的前提下的让步”。

用“外强中干的保守派”来形容这种人，应该是比较贴切的……

多年的官僚作风让他养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处事原则；只要还有回旋的余地、还有安全的空间……他就会做出让步，并自欺欺人般告诉自己“这是理性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但实际上，由于能力不足，他根本无法判断什么是理性而正确的让步……

……

“现在开始结算。”裁判在听到了“投降宣告”后，立即就道，“出题方于第二十一回合宣告投降，罚金为……31000美金。”

“什……什么！那么多？”净先生在听到金额的时候不禁喊出声来，“为什么我投降了还输那么多？”

“罚金公式在规则上有写，你可以自己验算。”裁判冷冷回

道。

净先生闻言，有些木讷地低下头去，从推车中间那层拿起了写着规则的打印纸，并找到了相关的内容。

第二十一轮起，采取的是第二种罚金公式，即：【本局对决开始时对手持有金额的10%*（50-已完成的回合数）%＋本回合对方下注额的10%＋基础罚金】，而第21-30回合的【基础罚金】为【本局对决开始时对手持有金额的20%】。

综上所述，净先生的罚金就是：10000*（50-20）%＋80000*10%＋20000，的确是31000美金……

“明白了吗？”裁判等了净先生一分钟，接道，“另外，还得算上‘赌回合’的金额，即1000美金，所以……本局结束，出题方应支付给猜解方32000美金，去掉之前20回合猜解方输掉的底注20000，还有12000美金，请付款吧。”

“可……可恶……”净先生咬牙切齿地念叨着，并很不甘愿地从自己的塑封袋里拿出了钱。

裁判接过那些钞票后，从手推车内拿出了一台点钞机，迅速清点出了正确的金额，并交到了封不觉的手上。

“呵呵……谢谢啦。”封不觉笑着从裁判手里接过了钱，并冲着净先生道了声谢。

“哼……”净先生冷哼一声，双手握拳、浑身都因失败的懊丧而在颤抖着。

“那么……”这时，裁判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拿出了刚才净先生放在他那里的、写有正确答案的纸，“这张答案，由此刻起作废。”他说着，就把那张纸塞进了手推车最底下那层的碎纸机里，“二位……请准备第二局对决吧。”

……

就在他们收拾桌面和结算的时候……

“朋友，和我来一局吧。”

“我挑战你，对，就是你。”

“帅哥，可否赏脸啊？”

“我要挑战你，来吧。”

周围的人群中，有很多人忽然开始行动了。

这些率先展开行动的人……已然看出了这场游戏的凶险之处，因此，他们赶紧向身边的人发起了“挑战”。

……

与此同时，主厅二楼。

“呵呵……总算是意识到了吗。”主办者看着那些陆续展开对决的人，笑着念道，“不过……他们再快，也赶不上那个戴乌鸦面具的男人了，那人可领先他们整整一局的时间呢。”

“少爷。”西装大汉A适时地上前提醒道，“那位先生……叫做蒋道德。”

“蒋道德？”主办者应了一声，随即在手中平板设备上操作了几下，从数据库里调出了蒋道德的信息，“嗯……知名企业家……十大杰出青年……游戏行业……目前企业濒临破产……吗……”

……

另一方面，封不觉与净先生的第二局对决正要开始。

此时，觉哥已飞速地在纸上涂了六个数字，然后交给了裁判。

当看到那六个数字的刹那，裁判差点儿就跪了……

“你……确定是这个六个数字吗？”裁判看着那张写有“123456”字样的纸，墨镜下已露出了蛋疼的眼神。

“是的。”觉哥想都不想就回道。

裁判点点头：“好……”他把那张纸收好，并转头看向了净先生，“那请猜解方先说‘回合宣言’吧。”

“五十个回合。”净先生选择了一个非常稳妥的数字；当然了……以他的能力来讲，也没有冒险的资本。

“1000美金。”而封不觉，也给出了一个最低的下注额度。

“等等！”净先生即刻高声言道，“这注额不对吧？你现在的持有金已经是112000美金了，你最少得下1120美金的底注才行啊。”

“哼……”封不觉轻笑一声，“你再去把规则看看清楚如何？”

“嗯？”净先生被他说得一愣，接着，又去翻了翻规则。

结果，他又傻眼了……

规则上，是这样写的——在“赌回合”时，出题方下注的最低注额不得低于本次对决开始时其持有金总量的1%。

请注意，这里用的是【本次对决】，而不是【本局对决】。

这个概念，无疑是不同的，因为一“次”对决……共有两“局”。

“正如这位先生所说。”数秒后，裁判也发话了，“‘赌回合’的最低金额是按照对决刚开始时的持有金比例来算的，否则的话……万一有猜解方在第一局中输得只剩几百美金了，那他在第二局作为出题方来下底注岂不是只需几块钱？”

“切……”净先生啐道，“行了行了～一千就一千。”他拿好了笔，一副蓄势待发的样子，“第一回合，我叫注880美金，你跟不跟？”

净先生本局的持有金是88000美金，而“每回合的最低叫注额”还是按照本局开始时他的持有金总额来算的，所以他叫的注额也相应地降低了。

“我投降。”不料，下一秒，封不觉就用十分淡定的语气回

了这么一句……

他说这话的时候，净先生已经在纸上写了两个零……

“你投……嗯？”直到要把六个零写完时，净先生才反应过来“什么？你投降？”

封不觉根本没理他，直接看向裁判道：“裁判先生，结算吧。”

“原来如此……”裁判心里这时则在暗忖道，“这小子本就计划要在第一回合就投降，所以写什么都可以……”

于是，裁判心算了几秒，便宣布道：“出题方于第一回合宣告投降，罚金为……8888美金。”

净先生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没有再提出质疑，因为他刚刚才重新翻过规则，所以知道这个数字没错。

由于封不觉是在第一个回合投降的，所以他参照的是第一种套公式，即【本局对决开始时对手持有金额的10%*（50＋已完成的回合数）%＋本回合对方下注额的10%＋基础罚金（1-10回合的基础罚金为本局对决开始时对手持有金额的5%）】，代入数字后，就是8800*（50-0）%＋88＋4400，结果就是数了。

“算上‘赌回合’的金额，总共是9888美金。”裁判说到这儿，便看向觉哥道，“请付款吧。”

封不觉随手就拿出了一叠钱交给裁判，并道：“零钱怎么说？”

“我们自然有准备。”裁判回应时，已从推车中间那层被锁住的部分里取出了一个小箱子，那箱子里塞满了好几种规格的小面额纸币。

长话短说，封不觉和净先生的这场猜数字对决，就这么结束了。

最终，封不觉也只从对方那边赢到了2112美元而已。

赢的虽是不多，但……看到这里，在旁围观的客人们也终于意识到了“持有金总量”在这个游戏中的重要性。

因为“赌回合”的底注是看自己在对决开始时有多少钱，而“投降罚金”却是看对方在每一局开始时有多少钱……

在游戏者担当“猜解方”时，持有金的总量越高，对手的罚金给的就越高，相对的，你的持有金少，对方就可以少付罚金。

从这一点上来看，“挑战者”无疑是占据着主导权的，因为挑战方可以先担任“猜解方”，只要你在猜解局获得足够的利益，将对方的资金上限拉低，那等到你担任出题方时，你所需支付的投降罚金自然也就降低了。

而且……这种“资金优势”基本是滚雪球效应，赢的人会越来越有利，而输的人则越来越难以翻盘，因此……要快！

……

“我挑战你！”

“我挑战你！”

“不，是我先挑战你的！”

“胡说，是我先说出口的！”

一时间，周遭的人群已乱成一片。

反应比较快的人，在觉哥和净先生那第一局结算时，已经不动声色地找人开始对决了。

至于眼下这些“慢半拍”的家伙，或者说……“绝大多数人”，看完了这第二局的结算才反应过来，心急火燎地互相挑战，且人人都想先担当猜解方。

像这种场面，对那些西装墨镜男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他们对其处理办法也是驾轻就熟。

“各位冷静一点，不用吵，需要对决的两人请先来桌边。”

“两位请到桌边来。”

“稍安勿躁，请到我这里来。”

在西装男们的劝导下，那些存在争执的人陆续来到了桌面上。然后……西装男们就纷纷拿出了平板设备，调取了即时的录像，来判断究竟是谁先“说出”挑战宣言的。

……

另一方面……

“哼……这次就算你赢了。”净先生拿回了那9888美金后，还冲着觉哥念道，“咱们山水有相……”

“没有了。”封不觉连狠话都不让对方说完，便打断道，“你这种人……今夜注定是无法离开这艘船的。”

“你说什……”净先生有些恼羞成怒了，撩胳膊挽袖子地迈步上前，似乎想要动粗。

然，当他冲到了觉哥的面前时，竟有一股寒意袭遍了他的全身。

那一瞬，净先生非但是嘴里无法再说话，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十分困难。

他忽然产生了一种感觉——在那诡异的乌鸦面具之下的……仿佛不是一个人类，而是某种更可怕的、未知的生物……

“我说的话，你认可也好，不认同也罢，我还是要这么说。”封不觉见对方不再说话，冷冷接道，“如果你输得不服气，等会儿我不介意再跟你赌一局、甚至两局三局都行，直到把你的钱赢光为止。”

净先生没有再接话，而是退缩了……

“不过现在嘛……”封不觉说着，缓缓转过身去。

此刻，一个高大的、戴着金色哭脸面具的男人，已然站在了觉哥的身后。

“让你久等了。”封不觉看向对方，顺势言道。

“呵呵……也就一两分钟而已。”高大男子笑着应道。

他俩的这两句对话，在旁人听来像是普通的客气话、而且显得没头没尾。

但实际上，这简单的两声“招呼”，既是相互试探、也是互昭实力。

封不觉的“让你久等了”，旨在说明“我知道你早就待在我后面，等着要挑战我了”。

而高大男子那从容的回应，以及他“挑战乌鸦面具男”这个行为本身，也都显示出他绝非等闲之辈。

“那么……我们开始吧。”封不觉接道。

“可以。”高大男子说着，便迈开步子，大刀阔斧地走向了净先生先前所站的位置。

“裁判，我已向这位戴乌鸦面具的先生发起挑战。”他一边走着，一边已转头跟裁判打了声招呼。

裁判闻言，望了觉哥一眼；虽然他此时戴着墨镜，但可以感觉到……他用的是一种询问的目光。

“看我干嘛？”封不觉应道，“这是我的第二场对决，这场完成前我是无法拒绝挑战的吧。”

“既然如此，那……就请你先出题吧。”裁判接道。

封不觉耸耸肩，从推车里又拿出了一张白纸来，铺在桌面上；他依然没有怎么想，就写上了一组数字。

这回，裁判接过这张“答案纸”时，已经做好了再次看到“123456”的准备，可是……觉哥这次的谜底却比较正常，是“953724”。

“嗯？没有重复数字吗……”裁判当即心道，“不过……仔细想想的话，在前九个回合势必能试出所有数字的前提下，故意不使用重复数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哪六个数字’从

第十回合起就不是问题了，在数字被确定的前提下不重复的组合反而更多。”

念及此处，裁判已将答案收进了上衣的口袋，随即对高大男人说道：“请进行回合宣言吧。”

“呵呵……”那个男人轻笑两声，“十八个回合。”

“什么？”站在一旁并未走远的净先生一听，不由得惊出声来。

“哼……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高大男人看着净先生，只觉得好笑，“话说……你怎么还在这儿？”

被他这么一问，净先生可不乐意了：“怎么了？我就不能站这儿看会儿吗？”

“你还不明白吗？”高大男人回道，“眼下……可是争分夺秒的时候啊……”他抬手指了指封不觉，“那位‘乌鸦嘴’先生为了争取时间，不惜白送了你几千美金，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

“你说什么？”净先生疑道，“他几时送了我几千美金？”

“哦？”高大男人一听这话，又笑了，“怎么？你连‘在哪几个回合可以逃生’这种最基本的事儿都不知道吗？”他摇了摇头，接道，“呼……也难怪人家会说你今夜走不掉了。”

“你们这帮家伙儿，一个个儿的都在扯什么！”净先生的火气又被撩拨上来了，“有话就明说，别拐弯抹角的！”

“唉……”高大男人叹了口气，解释道，“那我就直接举例来讲吧……假如那位先生刚才再跟你玩儿上一会儿，比如……等到第十九回合突然投降，你自己算算，那时的罚金和你所付出的注额差是多少。”

这种小学生都能完成的心算，净先生还是可以完成的，他低头看着规则上的公式，即刻算了一下。

十几秒后，净先生脸色陡变，喃喃言道：“18次880美金

的底注是……15840……而地十九回合投降的罚金是14872……我……我非但没赢钱，还输了968？”

“没错。”高大男人接道，“不过，你还有赌回合那1000美金，所以依然能赚个32美元（因为赌回合的底注固定在1000，所以净先生猜解时，封不觉在十九回合依然是略亏的局面，要等到第二十回合才能盈利），但比起9888差得远了吧？”他微顿半秒，再道，“那如果……他拖到第二十回合再投降呢？你不用算了，我告诉你吧……即使算上赌回合的1000美金，你还要输个760美金……”他微笑着（虽然对方也看不见）说道，“这……就是所谓的‘逃生回合’了；对于先出题的一方来说，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但你并没有好好把握……在你担任出题方时，你要是早那么一两个回合、在对方提高注码前投降，即使赢不了太多钱，但至少不至于输掉几千。”

“我……我……”净先生在面具下懊悔地呲着牙，郁闷地念道，“我要是能早一回合……”

“没有那种假设。”高大男人打断了他，“我劝你还是快点儿找个地方，先把罚金和收益在每回合的对比算算清楚……然后趁着大家还必须接受挑战时，把你的‘第二场对决’打完吧，至于我们这边将要玩儿的……”他说着，又看向了觉哥，“根本不是你这个层次的人可以介入的博弈啊……”

第1086章 计算的领域

净先生很快就灰溜溜地离开了，并且顺走了一支笔和一张纸……看样子高大男子对他的劝告还是效的。

“裁判，我能叫的最低注额现在怎么算？”对方前脚刚走，封不觉就转头对西装墨镜男道了一句。

“从小数点后一位开始四舍五入。”裁判回道，“比如……你现在的持有金是102112，其1%就是1021.12，后面的部分可以舍掉，那么你在‘赌回合’时的最低叫注就是1021美元。”

“好的，我就押这个数。”封不觉当即回道。

“哦？”那高大男人闻言，当即就用挑衅的语气接道，“喂喂……‘乌鸦’先生，我宣言的可只有十八回合而已啊，有必要这么保守吗？”

觉哥没有接他这句话，而是回道：“还未请教，阁下如何称呼？”

“呵呵……好说。”高大男人抬手指了指自己的金色哭脸面具，“你可以叫我‘金面愁’。”

“金面愁。”下一秒，封不觉便接道，“以你的能耐，在我和净先生进行第一局对决的时候，应该就已经知道这个游戏的攻略方法了；那个时候，你只要随便去挑个人挑战，两局过后，至少也能赢到个一两万的资金吧……”他微顿半秒，“可是……你为什么偏偏要来挑战我呢？”

“哼……”金面愁冷笑一声，“很简单啊……”他说着，抬眼朝二楼主办者所在的地方望了一眼，“今夜的这场宴会，最后的胜利者只有八名；的确，我很有自信能在这第一个游戏中进入前六十四名，但是……这之后显然还有别的游戏，我得为了后面的事情先做考虑才行啊……”

“呵……”封不觉听罢，也笑了，“也就是说……你对这第一个游戏极有把握，所以……你想在‘这个游戏结束前’，就把那些‘潜在的强敌’给干掉是吗？”

“啊……就是这样。”金面愁也没有隐瞒的意思，他也很清楚在这个“乌鸦”面前隐瞒也是徒劳的，“倒不是说我认为自己在之后的新游戏中就会输，但毕竟新游戏的内容还是未知数……在自己有绝对优势的时候不好好利用，岂不是浪费吗？”

“哼……自寻死路，说得就是你这种人了。”封不觉笑了，依然是那种让人不安到极点的笑声。

“呵呵……”金面愁也在笑，“你还没有回答我最初的问题呢，乌鸦先生……”他将话题绕了回去，“你我都清楚……出题方的‘逃生回合’是在第十九和二十轮；而我为了取胜，不惜将回合宣言赌在了十八这个数上，面对我的这份‘诚意’，难道你就只出1021美元而已吗？”

“对，你的诚意就值这个价儿了。”封不觉不为所动，泰然应道，“时间宝贵，你还是快点儿开始猜吧……”他瞥了眼计时器，“别忘了，我们现在交谈所花的……是你那‘四十五分钟’的猜解时间。”

“好～好～那我就开始了……”金面愁摆出一副很失望的样子，随即便开始了猜解……

……

他们二人的动作都很快，无论叫注、跟注、猜数、反馈……基本都是不假思索。

短短四分钟后，前九个回合已经完成了。

在这最初的九个回合中，金面愁的猜解方式和封不觉此前所用的是一样的。

于是，到了第十回合，他已试探出了觉哥所写的六个数字，分别为——2、3、4、5、7、9。

而他输掉的钱，也达到了9000美金。

“嗯……果然使用了‘不重复’的六个数字吗？”在给第十回合叫注之时，金面愁念道，“不出我所料……”他抬头望向觉哥，“你早已把这个游戏的猜解方式给吃透了——你很清楚怎么才能增加对手的猜解步骤，相对的……你也知道‘最有效率’的猜解方式。”

说到这儿，金面愁歪了下头：“哼……你刚才和净先生对局时，故意不使用最佳方案，而是用了另一种旁敲侧击的排除思路来解。以此来让对手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你距离答案还有一定的距离。”他摊开双手，用无奈的口吻接道，“结果……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三流’当真中计，直到二十回合时，他仍以为最多只猜中过‘2A’的你离答案至少还有五六步；结果……就错过了‘逃生回合’。”

“你啰嗦完了没有？”封不觉道，“叫注时间可要到了。”

“呵……这回合，我还是押一千美金。”金面愁有意等到计时器走到最后一秒时才报出筹码、并摁下了开关。

“很好。”当对方喊出筹码的瞬间，觉哥便接道，“我投降。”

“嗯？”这下，金面愁明显愣了。

“裁判，结算吧。”一秒后，封不觉便叫了同样有些发愣的裁判一声。

“呃……啊。”裁判大哥主持这种赌局不是一两天了，算账的速度很快，“那个……出题方于第十回合宣告投降，罚金为11000美金；加上‘赌回合’的1021、再减去之前九个回合猜解方输掉的底注9000，最后是……3021，出题方请付款。”

他话音未落，觉哥已是十分麻利地开始掏钱了。

“你这家伙……”而作为收钱方的金面愁，此时竟显得有些恼火，“还真是滴水不漏啊……”

“哼……”封不觉耸肩冷哼，“如果说净先生是‘三流’，那你

就是‘二流’吧。”

“你……”金面愁欲言又止，顿了两秒后，语气狞然道，“想激怒我是吗……我才不会上当呢。”

“二流的特点……就是自作聪明。”封不觉无视他的言辞，接着说道，“比如刚才……特地选在第十回合前哔哔了一大通，还非要等到最后一秒才按计时器……你以为这是打篮球投压哨么？”他嘲讽道，“表面上竭力摆出一副‘我不急’的样子，同时用语言分散对手的注意力、试图让对面着急。”他也学着对面的姿态，摊开了双手，“虽然你的语气和肢体语言运动得都挺到位的，但你越是这么表现……越是容易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意图。”

“少在那里趾高气昂地指摘我。”金面愁不快地应道，“只要算过就会知道……第十回合是个‘次一等的逃生回合’，虽说和十九、二十回合相比……在此投降会多输一点钱；但在进入11-20回合的区间之前，若是已经感到情况不妙，这便是最后一次逃走的机会。”他一边说着，一边提高了嗓门儿，“依我看……你不过就是害怕我会在十多回合时就猜出答案并突然提注，故而在本局开始时就想好了要在第十回合时逃走罢了！”

他们俩对话之际，裁判已经算好了钱、销毁了觉哥的答案纸，并清理了桌面。

这样，第二局对决的准备工作已然就绪了，而这一局开始时，双方的资金对比为——

封不觉：99091美金。

金面愁：103021美金。

“你要这么认为也可以。”封不觉接道，“总之……出题吧。”

“哼……”金面愁郁闷地哼了一声，在纸上写了六个数字，并递给了裁判。

“这六个就可以了吗？”裁判还是要按照惯例向他确认一声的。

“可以。”金面愁应道。

“好的。”裁判又看向了觉哥，“那么……第二局的猜解方，现在请做回合宣言。”

“一百万。”封不觉想都没想，张口就报了个异常夸张的数字。

听到这个回合数……裁判的嘴角当即抽动了两下，但他也没说什么。反正猜解时间只有45分钟，时间到了不管进行到第几回合猜解方也是完败。

“切……我押1000美金。”金面愁看到这种回合数，自然也没什么好考虑的，给了个最低注额……

……

金面愁是一个在数学方面非常优秀的人，也就是前文中所说的“漏网之鱼”；他在看完规则后不久，便已在心中算出了这个游戏的“最优解法”。而根据这个最优解法，只要不是运气太差，那么在十八个回合内有九成以上的概率是可以得出答案的。

这一点……作为游戏设计者的主办者自然也很清楚。

罚金的计算公式、以及赌回合的底注等等，也都是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来的。

金面愁看破了这其中的种种……且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握了整个“猜数字对决”的战略，这才对觉哥发起了挑战。

然而……他终究还是低估了封不觉，他并没有想到对方会在第十回合果断地选择投降。

觉哥的这个选择，等于是宣告自己在这场对决里就没打算赢钱。

不过，即使是输钱，他也要这样选。这就是理性的退让

——将损失降到最低，活下来，然后……反击。

……

接下来的发展，和第一局基本一致。

封不觉用了九轮试探出了对方所写的六个数字。

而金面愁也选择了在第十回合投降，因为他也明白……对手在第十九回合前猜出答案的几率很高，拖到11-20回合的区间是很不利的。

结果，这一局的结算金额是……金面愁又还给了觉哥2981美元。

这么一来一去，金面愁发现，自己忙活半天只赢了40美金……而且还帮封不觉消耗掉了“第二场对决”。

由此刻起，封不觉就有权不接受别人的“挑战”了。

“嘁——”第二局结束后，金面愁用鄙夷的口吻对觉哥道，“真是个无趣的男人，不过……也算是一次不错的实验吧。”他故作姿态地言道，“至少证明了，两个计算能力相当、且都已吃透了游戏规则的人，只要资金总额相差不大，对决后大体就是这种结果了……”

说罢，他摆了摆手，潇洒地转身：“就这样吧……乌鸦先生，看来我们得到下一场游戏才能分个高……”

“别走啊。”没想到，这一刻，封不觉竟是打断了他，“再来一局吧。”

这句话，让金面愁僵在了原地。

“呵……”下一秒，封不觉那令人不安的笑声又一次响起，“我是已经经过两场对决了，但你还只经历了一场而已吧？”他顿了顿，“所以，我现在挑战你，你只能应战。”

金面愁吞了口唾沫，缓缓转过身来，继续装出镇定的样子：“哼……那我还真要谢谢你了，你是特意来帮我消耗掉那‘第二场对决’，让我接下来也可以免于被挑战的是吗？”

“不，我是来赢你的钱的。”封不觉平静地回道。

“哈！”金面愁干笑一声，“荒谬！”他突然喝道，“难道这一场和刚才那场会有什么区别吗？”

“有啊……”封不觉沉声回道，“刚才和你在‘计算的领域’玩儿了一下，知晓了你那二流的本质……嘿嘿……”他怪笑了两声，“而现在嘛……该请你到‘赌博的领域’来玩玩儿了。”

第1087章 赌博的领域（上）

金面愁回到桌边时，裁判已经将桌面整理干净，随时可以开始下一局了。

“切……无聊透顶。”金面愁一边拿起纸和笔，一边不快地念道，“说什么‘赌博的领域’，你以为这是在拍电影吗？像那种玩个梭哈遇到两边牌面都是同花顺或者四条的状况，在现实中发生的概率是多少你知……”

“少废话，快写答案，浪费在你这个二流身上的时间已经够多了。”封不觉根本没打算听金面愁把话说完，而是直接用近乎蛮横的语气打断了对方。

金面愁闻言，冷哼一声，将他的答案写完，并递给了裁判。

裁判拿起答案看了一眼，然后按惯例跟出题方确认了一声，随即便示意封不觉给出回合宣言。

“哦……原来如此。”然而，觉哥却没有在第一时间报回合数，而是不紧不慢地看了看裁判、接着又看向金面愁，并用一种暧昧的、古怪的语气念道，“是这几个数啊……的确像是你会做的选择呢。”

“你在说什么呢？”金面愁也瞪向了觉哥，语气不善地回应着，“这种仿佛你‘已经知道答案了’的语气算什么？莫非你想说……”

“七回合。”封不觉又一次粗暴地打断了对方，“我宣言……七回合内给出答案。”

“什……什么？”这一刻，始终保持着冷静姿态的金面愁终于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内心的惊讶，“你这家伙……”

但数秒后，待他从震惊中缓过来时，他又恢复了常态、

沉声接道：“啊……我明白了。”他笑了起来，“呵……呵呵……这就是所谓‘赌博的领域’吗？哼……不就是虚张声势吗？”说罢，他一拍桌子，指着觉哥道，“七回合？你以为自己是在猜不带重复的四位数吗？还是说你认为我会写一个类似333333这样的答案？”

“哦……既然你那么又自信……”封不觉淡定地回道，“不妨叫个十万怎么样？”

“嗯？”金面愁闻声一愣。

“赌回合的底注有十万的话，你只要撑到第八回合再投降，便一定能大获全胜了吧？”封不觉用一种近乎“事不关己”的口吻，继续说道，“即使我在第八回合押上所有的筹码，你投降时的罚金也不过是两万左右，算上我此前七回合里给你的七千，大约是一万三；而等到结算‘赌回合’的注码时，你却可以一口气从我这里拿走十万……这样一来，第二局你担当猜解方时，我这个出题者的资金就只有一万五左右了；假设我再次选在第十回合跑路，那么资金差导致的高额罚金、以及至少一千多的底注，都会进一步蚕食我的资金。”

他这一番话，几乎是帮金面愁把账给算清了……

“最关键的是……”封不觉到最后还不忘用总结般的语气说道，“一旦上述的假设成立，不管对决后我是否还有救，至少你的晋级已是板儿上钉钉了……届时，你不但完成了两局对决、获得了挑战豁免权，而且你还能坐拥将近二十万的资金，这样你在此后所有的‘挑战局’中都能得到更为巨大的优势。”

另一边，金面愁在听觉哥说话的同时，脑中也在快速地分析着……而他得出的结论，和觉哥所言是一致的。

“这个家伙……疯了吗？”金面愁心中暗道，“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欲擒故纵？以退为进？不对……这是自掘坟墓吧……虽然由他把这些话说出来，会让人感觉这局里暗藏着某种陷阱，但是……但是！七个回合就推演出答案，这无论

如何都是不可能的！”

“我下注！十万！”数秒后，就在叫注时间即将耗尽时，金面愁摁下了计时器的开关，并用他那抓耳的、高亢的嗓音朝裁判道了一声。

“呵……哈哈哈哈……”封不觉当时就笑了，那笑声已不止是“令人不安”，而是到了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步。

金面愁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对方那无理取闹般的回合数前，明明自己才应该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可他心里就是有点发憷，总感觉那个乌鸦面具之下的男人有着某种“打算”。

“你刚才是不是在想……七个回合就得出答案，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的？”下一秒，觉哥收敛笑意，用戏弄般的语气问了金面愁一句。

而金面愁，却是被这句话惊得虎躯一震……

“你……”他险些就说出了“你怎么知道”这个五个字，但他终究还是忍住了。

“的确，在‘计算的领域’中，这基本是不可能的。”封不觉接道，“但是……在赌博的世界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哈！别唬人了！”金面愁也是不甘示弱，“不管你怎么虚张声势都好，三……不……两个回合过后，你也就原形毕露了！”

“原形毕露？”封不觉将这四个字重复了一遍，笑道，“呵……好啊，希望你看到我的原形时，不要吓尿了。”言至此处，他神情一肃，报道，“第一回合，我下注1021美元（根据四舍五入原则，目前持有金为102072的封不觉，其最低下注额与上次对决开始时持有102112时没有变化）。”

“我跟……”金面愁想了一秒后，便如是说道。

封不觉则是想都不想，拿起纸来，提笔写上了一组数字——【135899】

当这张纸被推到金面愁的面前时，后者的身子明显一僵，其握笔的手……也开始发抖。

“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与此同时，他的内心正在惊呼出声，脑中顿时一片嗡然，思路也陷入了混乱，“这不可能……为什么第一回合就能猜到1A5B！”

对于这组数字，金面愁自然没有立即给出反馈……

他猛然抬头，看向了对手。

然而，他看到的，也无非就是一张面具而已……

“作弊！他一定是作弊了……但……他是怎么做到的？”金面愁的目光在觉哥的面具上停留了几秒，随即又转向了裁判，暗忖道，“裁判没有任何的表示，我也没看出任何异常，但这家伙在第一回合就猜到这个地步，这绝对不合理……难道……”念及此处，面具下的神色陡变，“……这个裁判和他是一伙儿的？”

第1088章 赌博的领域（下）

“仔细想想……挑战净先生的时候，桌面就是由他选择的，不过对付那个三流……他应该没有作弊的必要。”金面愁心中念道，“而我向他发起挑战时，也没考虑到换桌面的事……但是，眼下再看，算上这一场……他已经在同一个桌面上进行了三场对决了。”

他望了望裁判那张一丝不苟、几乎没有表情、且被墨镜遮去一半的脸，随后，又看向了觉哥。

“在发起最初的挑战时，虽然他看起来是很随意地选了离自己最近的一桌，但说到底……‘站在哪里’，不也是由他自己决定的吗？也就是说……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他在众多裁判中找出了自己买通的那一个，然后故意溜达到这个裁判所在桌面的附近，再发起挑战。”金面愁越想越觉得自己的推理靠谱，“他用‘转吸管’这种戏剧化的方式选出被挑战者，也是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在当时那种没人愿意站出来对决的情况下，他的举动无疑会让周围的人惊叹于他‘连对手都可以随机挑选’这件事上，由此忽略了‘桌面也是由他挑选’、以及‘这个桌面很可能并不是他随便挑选的’这两点。”

嘀嘀嘀——

就在金面愁思索之际，一阵急促的蜂鸣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反馈时限到了，先生。”裁判冰冷的声音随即传来，“超时罚金为开局时持有金上限的1%，另外，下一个三十秒的计时是即刻开始的……”他说着，又看向金面愁，指了指计时器，“下次的罚金就是2%了，请注意。”

“这……”这时，金面愁才后者后觉地发现，自己东想西想的，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有生以来，他头一次感到……

思考的时间不够了。

这，是他从未遇到过的情况……

金面愁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是真正意义上的“精英”。

他的家境谈不上优渥，但也相当殷实。从小就没上过公立学校的他，在任何一个群体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存在。

拔尖的学习成绩、拔尖的运动能力、甚至长相上也存在先天优势。

学生时代，他就始终和干部、代表、特长生等词汇绑在一起，或者，我们可以说得更直接一些，他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大学毕业前，他已得到了某家知名企业的offer，并在进入该企业后的第六年就成为了企业历史上最年轻的高层管理人员。

他，是标准的人生赢家，他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挫折，因为他从不失败。

得到夸奖、赢得胜利……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他也十分乐于沐浴在别人羡慕和崇拜的目光中。

在他看来，那些出现在他人生中的庸人们，都是一些不起眼的“龙套”，而他……就如同这个世界的“主角”。

直到……他三十二岁的这一年……

一个月前，金面愁在某个项目上与自己的上级发生了分歧，自负到刚愎自用的他……选择了无视对方的劝阻，强行执行自己的选择。

结果……他一败涂地，造成了一笔巨额的损失。

这个缺口，靠他自己……哪怕是倾家荡产，也是补不上的；不过，若是能让他得到一笔八位数的流动资金，那么他还有办法进行斡旋和补救，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有人发现他的行为。

于是，他今天出现在了这艘船上……

今天的他，也一如既往地认为，自己是这里的“主角”。

不过……噩梦般的现实，却逐渐让这个没怎么经历过人生起伏的人清醒了过来。

而那“现实”的名字就是——封不觉。

……

“赶紧写啊。”觉哥见对方还在犹豫，便笑着施压道，“怎么？送我1000美金还觉得不够吗？再超时可就是2000了哦。”

“我……我抗议！”金面愁突然转过身去，冲着二楼栏杆那儿的主办者喊了一嗓子。

他这一嚎，不但吸引了主办者的注意，更是让主厅中的很多人都朝他这里望了过来。

“哈……”主办者张嘴、哈出一口气，随即站了起来，看向对方道，“你抗议什么？”

“你的人被他买通了！他们合伙出千！”金面愁一边朝主办者喊话，一边已抬手指向了身旁的西装墨镜男和觉哥。

他这么一说，那位裁判也是一怔，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呵呵……”而封不觉闻言后，却是摊开双手，笑道，“瞧你那副‘给老师打小报告’的小德行……啧啧啧～”

他这次嘲讽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他就是喜欢……

“我的人……被他买通了？”两秒后，主办者也是笑着应道，“为什么这么说？你有什么证据吗？”

“证据就是这个！”金面愁言之凿凿地喝着，并高举起了自己手中的纸。

“这张纸怎么了？”主办者问道。

“他在第一个回合，就猜到了1A5B！”金面愁回道。

“哦……”主办者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所以呢？”

“所以？”金面愁说话的调门儿都变了，“所以他们肯定是合起伙来作弊出千啊！”

“呵……呵呵……”听完这句，主办者摇着头，干笑起来。

几乎在同一秒，封不觉也用相同的方式笑了。

“你们笑什么？”金面愁已感觉到了气氛不对，他的声音也低了下来。

“谁规定……第一回合就不能猜个1A5B了呢？”主办者问道。

“又是谁决定的……在第一回合猜到1A5B，肯定是出千呢？”封不觉也问道。

“荒谬！”金面愁喝道，“如果不是出千，怎么可能第一回合就猜到全部的六个数？”

“那么……你有看到、或者是识破他的手法吗？”主办者问道。

“我……”金面愁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手法就是和裁判相互配合！裁判肯定在我看不到的地方……比如某个视线死角里……通过手势或者暗号将数字告诉了那个乌鸦男！”

此言一出，裁判大哥本能地就想出言为自己辩解，不过，他抬头看了一眼主办者后，终究还是把话给咽了回去。

他知道……在主办者的面前，辩解是多余的；“辩解”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主办者的质疑。

“不，他没有。”主办者说着，已经在手中的平板上操作了几下，调出了刚才那几分钟里、封不觉和金面愁这一桌的监控画面，并且用快放的形式将其展示了一遍，“从这个镜头拍摄到的画面可以看出，他几乎没有做任何的动作，无论双手、双脚、肩膀……都很稳，就连颤动嘴唇或手指之类的举动也没有。”

“这……”金面愁见状，又道，“那乌鸦男就是通过别的方法作弊了！裁判要么是没有看出来，要么就是被他买通了……假装没看出来！”

“呼——”主办者又从嘴里吐出一口气来，拿起了手边的迷之饮料，浅尝轻抿一番，随后接道，“让我整理一下思路啊……”他顿了顿，“你指责我的手下帮助别人出千，但你又完全拿不出证据，也说不出确切的手法；而你唯一的依据是……对方第一回合给出的答案。”

就连金面愁自己都从这话里听出自己理亏来了，他赶紧接道：“不！还有很多别的迹象……”他又指向了封不觉，“他……他在我刚写完答案时，就说了‘原来如此，是这几个数啊’这样的话！而且他只宣言了七个回合！这些全都是作弊的征兆！”

“征兆吗……”主办者冷笑，“哼……这倒是个有趣的说法呢。”他看向觉哥，问道，“乌鸦先生，你怎么解释？”

“心理战术。”封不觉简明扼要地回了四个字。

“你听到了？”主办者又对金面愁道。

“他……这……”金面愁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毕竟他没有证据这点是硬伤。

可是，金面愁也不愿让对决继续进行下去……因为他在心中已经认定了觉哥作弊；退一步讲，就算觉哥没作弊，一个回合就已经1A5B了，那七回合内猜出答案的可能是极高的，也就是说……金面愁不可能坚持到第八回合再投降；而一旦那十万底注一输，他可就直接淘汰了。

“那……这局不算！”金面愁接道，“我要求重新开始！并且换一个裁判。”他又冲主办者道，“呵……怎么样？为了证明对决的公正性，我想你不会拒……”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主办者打断了对方，朝身边的西装大汉B道，“动手吧。”

“遵命，少爷。”西装大汉B应了一声。

话音未落，这身高近两米的壮汉便从高达数米的二楼栏杆处一跃而出。

他那气势恍似猛虎下山、恶龙扑海。

轰然落地之后，大汉在五步之间便突进至觉哥所在的推车旁，单手一攫就抓住了金面愁的肩膀。

“啊——”金面愁吃痛，惨呼一声。

但他还未能喊出第二个音节来，便被对方用一套娴熟无比、力道遒劲的擒拿功夫给反手摁在了地上。

“你……你干什么！”面具贴地的金面愁大声喊叫着，他试着发力抵抗，却发现自己好似被一头大象给踩住了似的，完全动弹不得。

“你已经‘完败’了。”西装大汉B接道，“跟我离开这里。”

“什么！你胡说什么？”金面愁喊得更大声了，“主办者！这是怎么回事？请你解释一下！”

“秀逗吗你？”此时，主办者已重新坐下，悠然地玩起了平板，“还问我怎么回事？赌桌上的规矩你不懂吗？”

“什……什么规矩？”金面愁吃力地接道。

“规矩就是……”这时，封不觉代替主办者，对金面愁道，“出千的，轻则剁手剁脚，重则直接填命。”

金面愁听了，当真是气急败坏：“我……我才没有出千！分明是你……”

“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诬指对方出千，也是一样的。”下一秒，主办者又道，“你不妨想一想，如果你说的话坐实了，那我的手下会遭到怎样的待遇？”他抬手指了指那名裁判，“赌博的世界，可不是那种能让你指着别人的鼻子大喊出千，自己则能置身事外的地方……”他摇了摇头，“既没有确凿的证据、也没有抓人现行的能力、还没有承担后果的觉

悟……你就敢大言不惭地说对方‘肯定是出千’了……”

嘭——

主办者当即一拍身前的栏杆，首次用严厉的语气大喝出声：“你以为这里是幼儿园的游戏室吗？还敢要求重开一局？还要我‘证明对决的公正性’？”他挥臂一指，“要不是有女士在场，两分钟前我已经让人把你的屎都给揍出来了！”他微顿半秒，对西装大汉B喊道，“他是签了‘保护合同’的是吧？立刻给我拖出去！”

“是！”西装大汉B得令，挪开了压在金面愁脊柱上的膝盖，将这厮提起来就走。

“不……不要！”到了这会儿，金面愁终于知道怕了，但求饶……无疑是为时已晚。

“且慢。”不料，这一刻，封不觉却忽然出声，试图叫注西装大汉B。

只是……西装大汉B并没有理觉哥，这家伙好似完全没听见般，用自己那钢筋一般的胳膊箍着金面愁的脖子往外拖着。

“慢着。”两秒后，主办者又出了一声，这回，西装大汉B才停下了。

“乌鸦先生，难道你还有什么意见吗？”主办者问道。

“没有没有，我只是……还有几句话想跟金面愁交代一下。”封不觉说着，已迈开步子，来到了金面愁的跟前。

后者此刻的表情，基本已经和自己所戴的面具差不多了。

“乌……乌鸦先生……”金面愁带着哭腔，对觉哥道，“你帮我说说情！我给你三……不……五万！”

觉哥无视对方的讨饶，自顾自地言道：“你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能在第一轮就猜到1A5B？”

金面愁被问得一愣，木讷地回道：“为……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封不觉道，“我猜的。”

“那不可能！”金面愁几乎是本能地回道。

“不，那很容易。”觉哥道，“首先，你一定写了1，这是我‘看’出来的，因为写1这个数字时，运笔的动作十分明显，我可以确定，答案中肯定有一个‘1’。”

“其次，你一定也写了8和9，因为你知道我的猜解习惯是从六个0开始向后延，如果答案里不含8和9，就可以帮我节省一轮；至少在我还没有做出‘七个回合’宣言的时候，你的这种想法是合理的。”

“而接下来，就是单纯地猜了……”

“由于工作原因，我对很多解谜相关的事物做过研究，我曾在一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资料上见过……人在随机写数字时，最常写的三个数字就是3、5、8；虽然我也不确定那份资料的可靠性，但反正也是猜，我没有必要去‘确信’什么；再者，此前我和净先生的对决中，他写的数字里也包含了这三个数，某种意义上也算一种佐证。”

“总之，到此为止，我就有了13589这五个数。”

“接着……我便考虑到了‘重复数’。加一个重复数会增加答案的迷惑性，这点你是很清楚的，我认为你不会放过，而这个重复数会是哪一个呢？如果参照我的猜解顺序……那选择9的话最好，这能保证我直到第九轮时才试探出全部的六个数。”

“于是，我就写上了——135899，这就是这个答案的由来。”

“不……”金面愁结结巴巴地念道，“……不！你骗我！不可能这么凑巧！猜1、8、9、9的理由还站得住脚，但3和5……”他吞了口唾沫，“你这种猜法，猜中四个以上的概率是很高，但全中的话……”

“我也没打算全猜中啊。”封不觉道，“我原本的打算，就是‘在第一回合猜中四到五个数字’，只要做到这点，我的计划就已经是成功了。”

这句话，宛如一道利箭，穿过了金面愁的心脏，让他全身的血流都为之一滞。

“你……你本就没打算完成这局对决……”数息的思索后，金面愁喃喃接道。

“你终于明白了。”封不觉平静地应道，“如我此前所说，你是个‘二流’。三流和二流的区别就是……前者是能力太差，而后者则是自以为是。因此，与三流相比，二流反而更容易被‘植入想法’。”他耸耸肩，“实话告诉你，我……从来没打算作弊，我只是通过‘此前的种种表现’，给了你一种‘我一定作弊了’的认知。而在情急之下，你便做出了‘自寻死路’的反应。”

金面愁听到这句，又意识到了什么：“难……难道！你在和净先生对局时，就已经在……”

“是的。”觉哥笑了，“那个时候，我便已‘布局’完毕；当众询问裁判有关‘作弊’的问题，就是考虑到……此后的对决中，我有可能遇到一些在‘计算的领域’中十分出色的对手，这时，我埋在对手心中的……‘只要出千不被抓就能安全过关’的这块阴影，就成了我在心理战中无坚不摧的利刃。”

惊愕、绝望、恐惧、不甘……

封不觉的理念在空气中静静流淌，他让金面愁体会到了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语的挫败感。

片刻的沉默后，金面愁重新开口了：“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五年也好、十年也罢……我会从还清债务，东山再起！到时候，我还要在赌桌上……向你复……”

“哼……还真是天真啊。”封不觉冷笑，打断道，“‘总有一天’？‘东山再起’？呵……在失败时说出这种话的人，恐怕只会渐渐习惯失败……”

他说着，双手插袋，朝退后了两步："就好似是你来挑战我时的那种心态……'因为不确定在下一个游戏中是否还能占据优势，所以想在这一场先解决掉潜在的强敌'，乍听之下似乎挺有道理；但赌博的世界，从来都是不讲道理的。人们为了莫名其妙的理由失去一切、乃至死亡……才是赌博。你这种程度的算计——这种'让自己尽早置身安全境地'的谋划……在这里是行不通的，不但行不通，还会让你自取灭亡。"

言至此处，封不觉已转过身、缓步离去："还没有真正坐上赌博台面的人，却满怀自信、想着要赢……可笑之极。你还是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去，为你人生中的其他错误决定而买单吧。"

第1089章 我也不是什么恶魔嘛

优势。

两场对决过后，封不觉获得了旁人难以企及的巨大优势。

金面愁的完败让觉哥的资金一口气超过了二十万美金，而且，他已经拥有了“挑战豁免权”……简单地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封不觉可以拒绝别人向他发起的挑战，而他自己则依然可以去挑战那些“未进行完两场对决”的人，且对方无法拒绝。

到这会儿，觉哥此前的另一个“战略”，也开始体现成效。

正如金面愁所说……与净先生的两局胜负，关键不在于赢了多少，而在于“时间”和“对决次数”。

想赢净先生的钱并不难，但要从这种性格的人身上赢出五万以上的金额却也是不容易的。

与其和他纠缠，不如速战速决，用他来消耗局数。

那场对决过后，封不觉看似只获得了两千美金左右的盈利，而实际上，他获得的东西远不止如此……

撇开他在意识层面上对周围那些人的影响不谈，他取得的最直观的优势就是——时间。

对决，是需要时间的。

并非每个人都有着闪电般的心算速度和精确快速的脑内推演能力，在这个游戏中，大部分人……都得借助纸和笔来进行演算，还有些人即使是笔算，也得花上不少时间。

因此，当封不觉用极快的速度完成了三场胜负之时，这个主厅里的绝大多数人……连第一场都还没玩儿完。

而这“绝大多数人”，从这一刻起，便全都成了觉哥眼中的待宰羔羊……

坐拥资金优势和豁免权的他，随便挑个人下手都能赢钱，且对方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

即使是做最坏的假设，即“觉哥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有着金面愁的计算力，且全都选择在第一局的第十回合投降”，再加上“封不觉什么手段都不玩儿（比如在第十回合适当加注来提高对手罚金）”这个条件，觉哥也能在对决的第一局中赢到5000美金；然后，他再与进一步被削弱了资金的对手进行第二局对决，再做最坏的假设——比如这个对手在第二局时仍有十万以上的资金，且觉哥也使用十回合投降策略，即便是这样……封不觉最后也能赚个一千以上。

当然了，这种假设，是不可能的……

首先，想让封不觉“不耍手段”，就是天方夜谭。

其次，前文也提到过了，金面愁是“漏网之鱼”，在这数百人中，没有第二个金面愁。

没看破逃生回合的人、在第一场对决中失败导致资金减少的人、一开始就只借了五六万的人、和净先生类似的人……

这些人，才是主流，才是“大多数”。

这些人……已注定在这场猜数字对决中堕入深渊。

可以晋级第二个游戏的生还者，本就只有少数；比方说那些在觉哥与净先生猜完“第一局”时就已经行动起来的人……此刻，这些人基本上也都已猜完第一场了；虽然他们最初是因为意识到了“挑战者的先攻优势”才急忙动手的，但在自己进行对决的过程中，这批人也陆续想到了“时间”和“豁免权”的重要性。

因此，他们也都加快了速度，宁可牺牲一些金钱，也要抢到宝贵的时间。

一旦符合了“完成两局”和“资金比会场里半数的人要多”这两个条件，他们便会正式成为“狩猎者”；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狩猎那些与自己资金差较大的“猎物”，就是这场“猜数字对决”中的基本战略。

……

晚，十点整。

猜数字对决已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而距离午夜的结束时限，还有两个小时。

此时……主办者希望看到的“好戏”，终于开始上演了。

“开什么玩笑！给我滚开。”

“求……求求你了，我们刚才不是聊得挺愉快吗？不是朋友吗？”

“谁跟你是朋友？长相和名字都不知道的家伙，不过逢场作戏地陪你说了几句场面话，谁会因此就借钱给你啊！”

“拜托了……之前是我大意了，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必胜的方法！只要……只要再给我三万……不！两万……”

“快走开！现在知道了又怎么样？已经没有可以挑战的人了！这可是少一分钱都有可能完蛋的竞争，借给你的话，不但你翻不了身，连我也会给你陪葬的。”

诸如此类的对话，在会场各处频频上演，并尽数被摄像机拍下，传到了主办者手中的平板上。

当那触手可及的绝望感步步紧逼、渐渐迫近……九成以上的人，都会开始自我瓦解。

财产、地位、名誉、尊严……人们会一步一步地卸下那些在社会中逐步积累起来的、用于保护自己的“壳”，继而露出脆弱的、丑恶的、荒诞的本性。

对于本就一无所有的人来说，这或许会更容易些，但对主办者请来的这群客人们来讲……这是毫不逊于死亡的痛

苦。

“哼哼哼……呵呵……哈哈哈哈哈……”终于，主办者笑了起来，“来了来了，这才是最顶级的娱乐啊……”他用双手枕着头，舒服地靠在椅背上。

此刻，他的平板已被交到了西装大汉A的手上，而这位大哥正单膝跪地，像是个人形架子般帮主办者举着平板，且举得纹丝不动。

“再多一些吧，再多让我看一些……”主办者面具下的双眼中，尽是兴奋愉悦之色，口中则是轻声自语道，“男人、女人、富人、权贵、精英……为了远离那脚边的深渊，抓住那最后的一线希望……每一个人，最终都变成了‘无赖’。”他拿起手边的饮料喝了一口，笑着接道，“廉价地下跪、卑微地祈求、空洞地承诺、自欺欺人地思考；出卖色相、丢弃尊严、失去理智、丧心病狂……哈哈哈哈……”

他大笑了一阵，感叹道：“真是超赞啊！”

“少爷。”西装大汉B（处理完金面愁之后他就回到了主办者身边）这时拿着一个对讲机走了过来，俯身对主办者道，“下面刚刚传来报告……除了部分因作弊或精神崩溃而被直接带走的人以外，目前会场中的二百余人已经全部获得了挑战豁免权。”

“哦。”主办者应了一声，念道，“也就是说……该进入下一阶段了啊。”

……

五分钟后，主厅的门又一次开启了。

接着，几名西装墨镜男便推了一台屏幕超大的平板电视进来。他们将这台电视一路推到了主办者所在的栏杆下，随后抬起、搬到了一个显眼的大理石平台上。

与此同时，主办者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栏杆旁站定。

这时候，主厅的一楼已没有人还在对决了，所以主办者的举动立刻吸引了所有客人的目光。

“各位。”待底下安静一些后，主办者开口了，“看起来，大家都已完成了两场以上的对决，并且都不愿再成为被挑战方了。”他顿了顿，嘲讽地笑道，“呵呵……但这样……真的好吗？”

其话音未落之际，那台平板电视的屏幕就亮了。

客人们面具下的表情，也都在这一瞬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原来，那电视上印出的东西，不是他物……正是此刻人们最感兴趣的——游戏者持有金排名。

考虑到所有客人都戴着面具、彼此也不知道姓名，所以这张排行榜上用的都是“头像”；榜单上的每一个人，都显示为一张到锁骨为止的头部静态照片，旁边则写着一个金额。

“如各位所见……”主办者等了几秒，接着说道，“这是一张资金排行榜……这个排行榜，会即时显示当前领先的‘七十二名游戏者’；为了防止各位的头像小到难以辨认，所以一屏只显示二十四个人，名单分为三个屏幕滚动展示。”他摊开双手，“总之，我就是想再向各位确认一下……这样……真的好吗？假如各位由此刻起不再进行任何对决的话，那么除了这张榜单上靠前的六十四人之外，其他的人可就……”

“就算你这样说……”这一刻，人群中有人打断了主办者，“在大家都知道被挑战方比较不利的情况下，已经没有人会再接受挑战了啊！”

“对啊对啊！没人愿意成为应战方，对决就不成立啊！”

“你这规则本就有问题吧！”

“是啊！改规则！改规则！”

“改规则！改规则！改规则……”

事到如今，那些被逼到绝境的人，也不再跟主办者客气什么了，他们纷纷叫嚷起来，并迅速齐声喝起了“改规则”，想凭借这种“众人的呼声”，为自己争取利益。

“嗯……”主办者沉默了几秒，随后深吸一口气，暴喝出声，“都给我住口！一群渣滓！”

这一喝声如炸雷，气势惊人，愣是镇住了场面，让下面的人鸦雀无声。

“呼……”主办者喝罢，呼了口气，再道，“既然我又一次主动站到这里讲话，那自然就表明了我准备对规则做出一些调整……”他微顿半秒，“但你们不要搞错了……这种调整，并不是因为规则有什么问题；如果规则有问题，游戏开始时你们就该提出来……假如你们说的有道理，我或许真会接受。”

“然而，当时你们什么也没说，直到眼下……你们因自己的无能、无谋、无勇……落后于人，这时，你们又凑到了一起，质疑起规则来了……哼，鼠辈！臭虫！令人作呕的蛆虫！”

主办者略显失态地高声嚷着，并抬起手，对着人群中的几个人指点道：“这个、这个、这个……还有那两个……”他点出了刚才那几个带头起哄的、以及叫得最凶的人，并对西装男们下达了指示，“这几个，统统给我带走，你们这些虫子已经被淘汰了！”

“什……什么！你凭什么抓我！”

“慢着！住手！你有什么权利……”

“放开我！啊——”

“我可是警局的副局长！谁敢动我！”

那几人在被拖走时，皆是大喊大叫、奋力抵抗，奈何……都是徒劳。

主办者手下的西装墨镜男们拿人可都是一把好手，他们不但手法专业、还人多势众；除非是那种有着超乎常人战斗

力的异能者，否则就是格斗比赛的冠军或者特种兵来了……也一样得被拿下。

“哼……败犬的悲鸣，何时听来都是那样不堪和可悲。”待那些人被逐一拖走后，主办者低头望着剩下的游戏者，重新开口道，“听好了，那些还没有被抓出来的臭虫们……在这里，没人能跟我谈什么‘权利’、‘凭依’、‘身份’；已经深陷泥沼、将人生押在了这里的你们，以为自己还是那个平日里能对他人颐指气使的大人物吗？搞不清楚状况的家伙，被我一脚踩死也是活该啊！”

他的话让那些落后者们集体噤声，无人敢再起哄质疑、甚至都不敢引起他的注意。

“你刚才说……调整，并不是因为规则有什么问题。”就在这静谧之刻，却有一人，忽地言道，“那么……是为了什么呢？”

有这种魄力的人，除了觉哥，还能有谁？

“哦~是你啊……”主办者循声望去，当他看到乌鸦面具时、便笑了，“呵呵……问得好。”他停顿了一秒，接道，“当然……是为了让我获得‘乐趣’了。”

他的这个答案，或者说……“理由”，显然是不合理的，但在此时此地，却又是合情合情、且无人敢提出质疑的。

“你是打算让进入榜单前六十四位的人立刻失去豁免权吧。”下一秒，封不觉便接道。

“嗯？”心思被人说破，让主办者略感讶异，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生气，“你的反应还挺快嘛，没错，我就是要……”

“还是算了吧。”封不觉立马就打断了对方，“那很无聊啊。”

他这句话，可把周围的客人们吓得不轻……

刚才那几个被拖走的人发出的惨叫声犹在耳畔，眼下这个乌鸦男就敢这样当面顶撞并否定主办者的意愿……

旁观者就不说了，就连那些西装墨镜男都替觉哥捏了把汗。

“你说我……”主办者的语气冷了下来，“无聊？”

封不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直接讲道：“这样的调整，想必你在以前组织的游戏中也有做过。”他边说边走向前，“不出意外的话，那些被解除了豁免权的领先者，在此后的对决中肯定会拖延时间吧？”

“是又如何？还有两个……”主办者应道。

“有心的话，两个小时里只玩两场对决，也是完全可以的吧？试想那会多无聊啊……”封不觉又一次打断了对方，“还是说，为了防止这种事，你准备对时间也再次作出调整？”

“切……”主办者也明白，假如调整到那个地步，对领先者来说就太过分了，“那按你的意思呢？”

“我有一个很有趣的建议。”封不觉接道。

“哦？”主办者一听到“有趣”二字，顿时来了兴致，“但说无妨。”

接着，封不觉说了五个字：“二次借款权。”

也仅仅是这五个字，便足以让主办者两眼放光、虎躯一震。

“当然了，光有那个也是不够的。”封不觉知道对方已经上钩，“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取消所有人的挑战豁免权’，以及‘猜解顺序由猜硬币决定’这两条，就差不多了。”他顿了顿，“哦……对了，时间，的确也该调整一下，不过不是针对领先者、而是针对所有人……猜解方的猜解用时，就改为二十分钟吧，反正大家也都熟悉游戏方式了，除非是有意拖延，否则根本没必要花四十分钟以上。”

其话音落时，沉默降临。

这是“震惊”的沉默，也是“等待”的沉默。

而人们在惊异中等着的，无疑是主办者的反应……

“你这家伙……”片刻后，主办者用双手抓着栏杆，声音微颤地说道，“真是……”他每吐出一个字，底下那些人的心就要往嗓子眼儿那儿提个几分，“……太他妈会玩儿了！哈哈哈哈……”

主办者狂笑出声，乐得直拍栏杆。

西装墨镜男们懵了几秒后，全都松了口气；而底下的客人们……却都紧张了起来，因为他们都明白——封不觉刚才所说的那些新规则，已然成了他们亟需理解的新课题。

“还好吧。”封不觉用平静的语气应了一声，随即又道，“我是考虑到准备二次借款的补充合同、打印新规则等等琐事都要花去一定的时间，这才没有提出更复杂的改动方法；假如时间充裕的话，像‘对决双方随机匹配’或者‘在官方监督下的、游戏者之间的有息借贷’、‘突然死亡法’等等花样都是可以走起的……”

听到这些词儿，其他的游戏者都已经头皮发麻了。

而主办者，却是笑意更甚：“嘿嘿……”他望着觉哥念道，“你这人……很坏啊。”

封不觉却是很随性耸了耸肩，笑道：“我也不是什么恶魔嘛～”

第1090章 午夜前后

主办者花了十分钟的时间便完善了封不觉所提出的几项建议。

他取消了所有人的挑战豁免权，并加入了“由裁判抛硬币决定先攻权”的规则。

这样一来，在对决成立前，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先担当出题者还是猜解者，而靠着硬币所决定的攻防顺序，双方也无话可说。

另外，为了缩短资金差带来的客观差距，“二次借款”也开始了；借贷的上限为该游戏者当前持有金与排名第一者的资金之差、并四舍五入求整。

顺带一提，目前排名第一的人，就是封不觉。

“时间”上的领先让他获得了更多的狩猎机会……截止至十点整，他的持有金已经达到了三十万美金以上。

因此，二次借款的金额就以他为参照。

举例来说，某人输得只剩下一万美金不到了，他就可以借二十九万；而若是手头有六万，那就可以借二十四万……

当然了，他们还得在自己所签的第一份合同基础上，再签一份新的补充合同。

长话短说……

至十点三十八分，二次借款开始了。

虽然主办者手下有着一群堪称顶尖的法务和财务人员，但合同的拟定和打印依然花去了二十分钟左右。

说实话，在不出错的基础上，这些人的工作已经是极有效率了……不过主办者似乎还是不太满意，因为他不喜欢等

待。

“快点儿！人渣们，借点儿钱还磨磨蹭蹭的，时间可是不等人的！”

在游戏者们借钱的时候，主办者已在二楼高声催促起来。

的确，距离午夜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就算按封不觉所说，将每局对决的时间缩短到二十分钟以内，他们也玩儿不了太多局。

……

十点四十五分，所有有需要的人都已完成了二次借款。

此刻，胜负再开。

这一次，每个人都已知晓了资金的重要性；没有人再缩手缩脚、犹豫不决，他们都孤注一掷地将资金的金额提到了三十万的上限。

于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所有游戏者的资金差便消失了、挑战彼此的权利亦被放开、攻防顺序则看天意。

简而言之……他们又回到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状态。

当然了，并不是说刚才那些“领先者”的优势已荡然无存，因为……至午夜时分，即“猜数字对决”结束的那一刻，所有人都要先把“借款”还清，然后再结算“筹码”。

所以，落后者们的劣势依旧存在，“二次借款”只是给了他们反扑的资本和机会。

至于能不能在逆境中翻盘，就得看他们在接下来的表现了……

……

“少爷，我有一事不明……”对决重开后十多分钟，西装大汉A找了个时机，对主办者道。

“什么事？”主办者这会儿心情不错，他用轻快的语调立即应道。

“蒋道德向您提出建议的目的，我能看出来……他是怕您原本想去改的那套规则会对他过于不利，所以才提了一套比较折中的方法。”西装大汉A接道，“但让我看不懂的是……为什么他到现在仍在积极地赚取筹码呢？”

“是啊……少爷，我也不明白……”西装大汉B这时也说道，“按照当前的局势，他理应尽量拖延时间、采取保守的策略才是。”他微顿半秒，再道，“作为领先者，完全没必要去继续‘争取盈利’，他们只要‘少亏’一点，就能在结算时稳居前列了。”

“呵呵……”主办者闻言，笑了起来，“这也不怪你们……”他摇了摇头，“你们之所以看不懂他的行为，是因为你们那最基本的‘思考模式’就和他不一样。”

此言一出，两名西装大汉皆是一脸疑惑地望着主办者，等待着他接着往下说。

“你们、以及这几百人中99%的人，都是基于‘活下去’这个理念在思考的。”主办者停顿片刻后，接道，“在这场游戏中的活下去、在今晚的赌局中活下去、回到外面的世界……活下去……”

西装大汉A吞了口唾沫：“少爷……这想法……不对吗？”

“这里面并不存在什么对与不对……”主办者回道，“只能说，你们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即代表了所谓的‘正常’……”说着，他的视线已投向了会场中的觉哥，“但是，那个男人……他的想法和你们不一样，或者说——‘不正常’。”

“他……难道想着要死？”西装大汉B很耿直地问道。

“哈哈……”主办者被逗乐了，“不是那个意思……”他转过头，分别看了身旁这两名贴身保镖一眼，转而说道，“你们也

陪我看了很多场这样的‘好戏’了，你们觉得……‘赌博’的本质是什么？”

两名大汉面面相觑，没有答复，因为他们心中也没有切实的答案。

“呵……”主办者见状，等了几秒，便自己接道，“赌博，就是毫无意义地去死啊……”

虽然他说了一个“答案”，但那两人还是没有理解。

“牌面的大小、筛子的点数、某颗弹珠的去向、某场比赛的输赢、甚至是下一分钟会有一辆什么样的车驶过……”主办者又道，“赌博说开了，就是这些‘无聊’的东西……至少大部分都很无聊、也无意义，如果不牵涉到‘赌注’的话，那赌博八成会变得像统计学一样让人厌烦。但是……有了‘赌注’之后就不同了——赢可能意味着获得一切，输则可能让你失去一切；将‘一切’押在一个尚未发生的‘结果’上，享受那过程中的刺激、承担那结果揭晓时的极乐或痛苦……这才是真正的赌徒、真正的‘无赖’。”

“少爷，你是说……”西装大汉A此时也转头望向了觉哥，“他也是一名真正的……”

“不。”主办者打断了对方，“你用‘也’这个字是不对的。”他摊开双手笑了笑，“只有他才是正牌货，我可不是什么‘无赖’……我只是一个懦夫而已。”他怅然念道，“像我这种用金钱把自己保护起来，从始至终都置身安全境地的人……算不上是在‘赌’，最多算是在‘玩儿’罢了。”

主办者顿了顿，接道：“很显然，这位‘乌鸦先生’……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做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就是……当所有人都在考虑‘如何活到下一轮游戏’时，他却在考虑着‘如何干掉所有人’。这种本质上的不同、再加上能力的差距，便使他的执行力比旁人高出了数个层次……”

……

晚，十一点五十九分。

距离午夜，还有最后的一分钟。

根据规则，在午夜时分尚未完成的对决可顺延至结束为止。

而此刻，几乎所有的“客人”，都还在对决中……

他们有些人的脸上写着淡定、有些写着得意、还有些人则是“已经完了”的表情；面具，将这些表情遮了起来，可汗水、泪水……还是不可控制地顺着部分人的面颊和下巴在往下流；身体的颤抖和姿态……也是无法掩饰的。

可以说，虽然这最后的一场对决还没完，但凭借肢体语言，基本也能辨识出哪些人将被淘汰了。

另一方面，也不知是在何时，会场内的西装墨镜男又一次增员；并且，还来了数十名西装墨镜女。

作为工作人员，他们都很清楚……接下来的场面会变得相当难看，所以需要足以压制大量抓狂者的人力来控制场面。

而这午夜后的喧闹时刻，也是主办者十分喜闻乐见的一幕好戏。

陷入了绝望泥沼的人们，纷纷露出了丑恶的、狼狈的姿态和嘴脸。

那些原本腰板儿挺直、趾高气昂的男人，正在跪地求饶、痛哭流涕；那些原本风姿艳艳、仪态万方的女人，正在尖叫哭喊、歇斯底里。

但这最后的挣扎无疑也是徒劳的，他们终究还是被拖了出去……

其中，那些没有签“保护合同”的，被强制送回了各自的单人舱，船一靠岸，他们就会被赶上岸，并背上更加严重的债务。

而那些已经签了“保护合同”的人，则按照性别被分别集中了起来；其他客人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但……可以想象他们那身为“所有物”的未来。

……

凌晨，零点二十五分。

“女士们，先生们~”今夜，主办者第一次，从二楼下来了，“容我先对各位道一声祝贺。”

他迈着潇洒的步伐来到了主厅的中间，而那两名西装大汉则是紧随其后、分别跟在其左右两侧。

“恭喜各位，在猜数字对决中脱颖而出。”主办者说到这儿，轻轻拍了拍手。

下一秒，周围所有穿西装戴墨镜的男女工作人员，也全都鼓起掌来。只是……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祝贺”的意味。

“在宣布下一轮的游戏规则前，容我……先敬大家一杯。”

主办者话音未落，六十四个墨镜男已经端着托盘，分别来到了主厅中剩余的六十四名客人身旁。

他们每一个人手中的托盘上，都放着一杯香槟。

“请各位务必赏脸……”主办者一边说着，一边从第六十五名工作人员的手上接过了自己的那杯香槟，并将酒杯高高举起。

见此情形，客人们自然也都纷纷举起了酒杯示意，部分面具比较严实的，已用另一只手微微掀起面具的下半部分准备开喝。

至于封不觉……他本来就得把酒杯举到和脸差不多高的地方才能喝里面的东西，所以这会儿他那“把吸管从面具眼部伸进去”的动作依旧。

“那么……”主办者举杯数秒，念道，“嗯……容我想想祝

酒词……”

“快点儿，手酸着呢。”对方话刚说完，觉哥就在催了。

主办者在面具下撇了撇嘴：“好吧……那就祝世界和……”

他那个“平”字还没说出来，封不觉就抢道：“你骗鬼呢？和平个串串啊，你当自己在参加选美啊？换个别的！”

一听这话，主办者就表情一抽，心里嘀咕道：“喂喂……催的也是你……挑三拣四的也是你……找茬是吧……”

想归想，他还是改口了：“那……感谢各位的……”

“你这是办满月酒还是同学聚会啊？要不要改口叫我们各位来宾啊？谢个毛啊，说得好像我们来是为了赏你脸一样，换个别的！”觉哥又一次打断了对方，并且再次发动了其贱力十足的吐槽能力。

“我还没说要谢什么呢！”主办者终于也忍不住了，朝着觉哥咆哮起来，“你有完没完！干脆你来说好了！”

“OK，祝大家身体健康。”封不觉用极快的语速接了一句，然后滋溜一声就把香槟吸掉了大半杯。

主办者当时就惊了，不过惊完以后，他还是和其他客人们一块儿喝完了手中的香槟。

因有感于自己的失态，主办者喝完后尴尬地清了清嗓子，稍等了几秒，再道：“嗯哼……那么……诸位，我这就来宣布第二场游戏的内容。”

言毕，他扬起一手，打了个响指。

两秒后，便有一名西装墨镜男走了过来，接过了主办者手里的空酒杯，随即又递了一样东西给他。

主办者接过后，便将“那东西”举起、展示在了众人面前：“我将这个游戏命名为——‘三重神经衰弱’。”

在说出那六个字的同时，他顺势用了个九十年代香港赌片里常见的洗牌手法，将手中那一整副堆叠整齐的、崭新的

卡牌从上到下过了一遍。

这一瞬，在场的六十三名客人，皆没从主办者的这番炫技中看出什么来，唯有一人……已然知晓了很多信息。

“嗯……不是扑克，而是特制卡牌。共一百零二张，分三十四种图案……比起普通的‘神经衰弱’来确是难了一些，不过……”一瞥过后，封不觉心中已在念道，“呵……在我面前玩儿牌，你恐怕还嫩点儿……”

第1091章 黑蝴蝶

所谓“神经衰弱”，是一种考验记忆和策略的纸牌游戏。

与“猜数字对决”类似，这个游戏通常以二人或多人对抗的形式进行。

其玩法为——

先准备“一副”扑克牌，将大小王排除，然后将剩余的五十二张牌洗乱、背面朝上、置于桌面之上。

接着，由对战双方（或多方）中的一方开始翻牌。

翻牌者一次可翻两张牌，如果这两张被翻开的牌牌点一致，翻牌者便可将这两张牌收入手中，并获得再翻两张的权利；反之，如果翻开的两张牌牌点不同，那翻牌者就得将其盖上，将翻牌权易手。

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牌都被翻完，手中卡牌较多的一方就赢了。

以上，就是最基础的“神经衰弱”；在这套规则下，几乎没有什么施展策略的空间，属于“九成靠记忆，一成靠运气”的游戏。

不过，神经衰弱的衍生玩法是很多的，在加入了一些新的规则后，这游戏会变得相当复杂和有趣……

比方说……“差别计分制”，即“不看谁翻开的牌较多，而是看谁翻开牌的牌点总分较大”的玩法。

又比如……在“差别计分制”的基础上加入鬼牌（即大小王），并规定“成功翻出一对鬼牌者可立刻与对方互换分数”的玩法。

在这两种模式下，运气和策略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另外，还有各种提高难度的玩法，像“使用两副牌，但翻牌后牌点和花色皆相同才可得分”这种设定，“翻开特定的组合（比如翻开两张牌点不一样但花色相同的牌，或是翻开了两张牌点相加是13的牌）就会受到扣分惩罚”的设定、以及“限制翻牌时间”等规定。

总之，“神经衰弱”的变化五花八门，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不会变的——“记忆力”，是这个游戏中最有力的武器。

……

凌晨，一点。

“三重神经衰弱”游戏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这第二场游戏，采取的是淘汰制……

由六十四名游戏者们进行两两对决，连胜三场者，便可以进入前八，成为今晚的赢家。

而那五十六名落败者，倒也不至于像上一场的败者们那么惨……此时，他们手头剩余的美金都已扣去了“借款部分”，他们签署的借款合同也都已经作废了；所以，这五十六人至少可以把“猜数字对决”中的“净胜”所得带下船去。

当然了，那点钱能不能解决他们在外面的问题，就是后话了……

眼下，还是来说这第二轮游戏的情况。

这场游戏的配对方式是——抽签。

说是“抽签”，其实游戏者们也不用去“抽”什么，他们只要轮流去摇一个装着号码球的滚筒就行；该滚筒中的64个号码球，分别对应了1-64号座位，而座位就决定了对决的配对。

对于这个设置，封不觉也能理解，换成是他，应该也会这么安排……

虽说用电脑随机给游戏者们进行匹配是最高效的，但那种“一瞬间”就得出全部结果、且游戏者本人不进行参与的决定

方式，显然是主办者不愿意看到的。

主办者要看的就是……结果逐一揭晓时、各个客人的反应和表现，因此，他自然不会让这个过程在几秒内就结束。

于是，这抽签就占去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半个小时里，玩家们一边观看游戏规则，一边排着队轮流上前去摇号。

晃眼间就到了凌晨一点，游戏……这才正式开始。

……

封不觉的对手，是一个戴着黑色蝴蝶面具的女人。

那应当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说“应当”，是因为她的脸上戴着面具，所以这事儿未必是绝对的。

虽然……封不觉眼里看到的，是华贵的低胸礼服以及其勾勒出的、诱人的身体曲线；鼻子里嗅到的，是用量和用法都非常恰当的各种名牌化妆品；耳朵里听到的……是一种让人浮想联翩的、娇嗲中又不失韵味的声线。

但是……他依然没有确信对方一定就是位美女。

你要问为什么，觉哥会回答你——“这年头，连爱情动作片的封面你都不能信，你还能……”以下省略三千字。

好了，我们还是回到故事中来……

“呵……乌鸦先生，没想到，第二场一开始……就遇上了你呢～”蝴蝶面具柔媚地笑着，并说着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对白，似乎是打算试探觉哥的反应。

她俯身在推车的桌面上，卖力地秀着自己的“事业线”，举手投足间，毫不掩饰地在卖弄着风情。

然而，她得到的回应却是……

“废话，匹配是抽签决定的。”封不觉竟是完全不为所动，

他用他那固有的、淡定中带着丝丝嘲讽的语气回道，“你要能提前猜到那种事的结果，那也不用上这艘船了，直接去买彩票就行。”

蝴蝶面具遭到觉哥吐槽后，也是微微一愣，不过，她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来，而是很快调整好情绪，接道：“呵……人家只是有点怕和你对决，所以才这么一说嘛～”

很显然，她是一个非常善于交际的女人。不管面对怎样的人，也不管对方的性别、年龄、性格如何……她都应付得来。不夸张地说，上到霸道总裁、下到猥琐宅男，她都有自信让对方在短时间内就对自己产生好感。

可惜，封不觉……似乎不在她那个“从上到下”的范围里；别说是从上到下了，就是从左到右、从里到外、由浅入深、从整体到局部、从现象到本质地看……觉哥也是她从未遇到过的类型。

“怂了就认输，扯淡不解决问题。”封不觉懒洋洋地接了一句，同时，他又迈开步子，朝着数米外的一张圆桌走去。

十秒不到，他就从那边拖了两张带靠背的椅子过来。

“哼……说话特别不中听，但绅士风度还是有的嘛。”当蝴蝶面具看到觉哥搬了“两张”椅子过来时，便暗自心道。

她，以为其中一张是为她准备的。

她，实在太天真了。

“呼……看着不重，还挺沉。”两秒后，封不觉把两张椅子全都放在了自己这一侧，一张用来坐，一张用来搁脚……

他就这么横着瘫坐了下来，并用死鱼眼看向桌边的裁判道：“那么……裁判先生，假如你不介意的话，在你隔着墨镜看胸的同时，能不能劳驾帮我们洗个牌呢？”

第1092章 观察

为了降低淘汰的偶然性，这“三重神经衰弱”游戏采取了三局两胜的对决形式。

第一局，由裁判负责洗牌和摆牌。

第二局，则由第一局中落败的一方负责。

如果还有第三局的话，那么就再由第二局中落败的那一方来洗。

长话短说，在裁判完成了准备工作后，“乌鸦”对“黑蝴蝶”的第一局，就这样开始了……

“两位，由猜硬币的形式来决定先后顺序，没问题吧？”裁判摆好牌后，便对二人说道。

“不必了。”封不觉对裁判道了一句，随即又看向那蝴蝶面具女道，“女士优先嘛，先攻还是后攻，就由你来选择吧。”

闻得此言，黑蝴蝶在心中冷哼道：“哼……自作聪明，想用这种方式来试探我吗？”

想是这么想的，不过她不会表现出来。

下一秒，黑蝴蝶便妩媚一笑，柔声应道：“乌鸦先生，您还真是温柔呢……那我也礼让一番……选后攻好了。”

虽然她说了“礼让”二字，但实际上，她并没有让出任何的利益。对神经衰弱这个游戏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在这个游戏中，“后攻”其实是有优势的。

就以最基础的神经衰弱为例……排除作弊的情况，先攻者在第一手就得分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在这个时候，所有的牌都还没有翻开过，所以不存在任何“记忆”的因素，翻牌者靠的是100%的“运气”。即使有人真能靠运气在第

一手就得分，其第二手连着再次得分的概率也无限接近于零。

总之，第一手也好、第二手也罢……先攻者顶了天也就能翻出一对来，且至少会让对方看到两张点数不同的牌。

而后攻的一方开始翻牌时，至少已提前知道了两张牌的位置。这时，后攻的一方翻开一张没有揭示过的牌，假如这张牌的点数和之前那两张有相符的，便可以轻松得分。

当然了……这种优势的程度，还远没有达到棋类运动中先后手的地步；神经衰弱终究是有运气成分的游戏，后攻的一方，也很可能会翻开两张点数和先攻者所揭示的牌不同的牌。或者在翻第一张时没翻到，翻第二张易手牌时却不幸翻到了，这样反而会给对方送分。

另外，以上只是普通的神经衰弱中会出现的情况。在这“三重神经衰弱”中，因为牌的基数巨大、且得分要求更高，后手的优势就更加微乎其微了。

但……优势就是优势，哪怕是一分一毫，也有可能左右最后的胜负。

对此，黑蝴蝶绝对是半步都不会让的。

“你同意吗？”得到了答复后，裁判便转头看着觉哥，向其确认。

“没问题。”侧瘫在椅子上的封不觉不以为然地回道，并顺势举起一手，“那么……我这就开始了。”

说罢，他已伸出手去，翻开了自己这一轮的第一张牌……

……

如前文所说，【三重神经衰弱】所用的这套牌并非扑克，而是特制的卡牌。

这套牌共有102张，共三十四种图案，其中三十二种，取

自佛教中的“三十二相”，即：顶上肉髻相、眉间白毫相、睫如牛王相、目色绀青相、两颊隆满相、常得上味相、舌广而长相、声如梵王相、四十牙齿相、牙齿紧密相、牙齿齐白相、上身如狮相、身形端直相、身广长等相、身色金黄相、身放光明相、一孔一毛相、身毛上靡相、两肩圆满相、两腋充满相、七处隆满相、皮肤润泽相、手指细长相、手足柔软相、指间缦网相、垂手过膝相、象马阴藏相、腨如鹿王相、足趺高满相、足跟广平相、足下平满相、足下轮形相。

以上这“三十二相牌”，每种各有三张，功计96张。

剩下还有两种图案，分别是“极乐净土”和“无间地狱”，这两种花色和其他的有所不同——“无间地狱”共有四张，而“极乐净土”只有两张。

根据规则，在【三重神经衰弱】中，玩家每次行动翻三张牌，且必须翻出“三牌同相”才算得分，否则就将翻牌权易手。

所有三十二相牌的分数都是一致的，即：一张牌等于一分。

在任何时候，如果有人在一轮中翻出了三张“无间地狱”，此人便直接输掉本局。

在双方共计已翻出了二十五相的时候，任何一方在某一轮中翻出两张“极乐净土”，比赛便宣告结束，双方将按照当前的分数差判定胜负，且翻出“极乐净土”的一方在判定时将得到额外的10分加成。

而在“无间地狱”和“极乐净土”都未触发的情况下，当桌面上共揭示出“三十一相”时，比赛亦宣告结束，双方直接按照当前的分数差判定胜负。

综上所述，除了常规的记牌得分外，【三重神经衰弱】的要点就是如何灵活运用净土牌去锁定胜利、以及切实地避开地狱牌……

……

“嚯~第一张就来这个啊。”封不觉看到自己翻开的第一张牌后，当时就笑了。

他将这张“无间地狱”面朝上摆好，然后悠然地伸出手去，翻开了离这张牌较远的第二张牌。

单就这次“翻牌”的选择，也足以看出觉哥对“神经衰弱”这个游戏的一些技巧颇为了解……

在玩这个游戏时，一次翻出相邻的几张牌来，显然更便于记忆；但若是翻开的牌距离都很远，就比较难记了，因为在玩家移开视线、或是隔了一段时间后，记忆会很快模糊起来。

而且，这第一局中，裁判采用的是散乱无序的置牌方式，在这种置牌方式下，“远距离揭牌”的做法会让记忆变得更加困难。

很显然，采取了这一战术的封不觉，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极有信心……

“嗯……这张也……”两秒后，封不觉已翻开了自己的第二张牌。

不得不说他的人品就是这么可怕，连着两手……居然都是“无间地狱”。

黑蝴蝶见状，扑哧一声就笑出了声来：“呵……乌鸦先生，您还真是厉害，才第一轮，已翻出了两张一样的牌呢。”

“好说好说~”封不觉搁下这第二张牌时，淡定如故，“按照概率来说，虽然第一轮就翻到相同花色的概率很低，但在这‘很低的概率中’，翻到两张‘无间地狱’的可能性，的确是比翻到两张别的东西要高的……毕竟这种花色比其他的花色要多一张。”他顿了顿，“就我个人而言，这次翻牌只能算是我的‘一般水准’……”

说话间，他又挑了个离第二张牌较远的地方，并在这“万

一再来一张地狱牌就直接输了”的压力下，想都不想地翻出了自己的第三手牌。

还好，这一次，他翻到的是一张“相”牌——【声如梵王相】。

“呼……”封不觉本人没怎么紧张，但裁判大哥却是替他松了口气，“第一轮结束，翻牌权易手。”裁判一边通报着结果，一边将桌上翻开的那三张牌翻过来归位了。

“在此，我想再强调一遍。”裁判小心翼翼地将牌都翻过去之后，接道，“对于‘在翻牌过程中留下记号’的做法，我的判定是很严格的，请二位注意了。”

“唔——”一听这话，黑蝴蝶便嘬起了她那性感的红唇，微微向前欠身、娇滴滴地对裁判道，“那……人家要是‘不小心’把牌弄皱了，怎么办嘛～”

她那娇嗲的嗓音轻柔地钻入了裁判的耳中，再结合其俯身送上的视觉福利，让裁判的骨头都酥了。

那位裁判大哥不自觉地吞了口唾沫，后退半步，一本正经地应道：“如果是‘意外损坏卡牌’的话，就用备用牌来替代原牌，不会有什么影响。”

“哦～这样啊。”黑蝴蝶念叨着，也开始翻牌了。

她的手上戴着一副黑色的长手套、宛如轻纱般裹住其修长的十指，也让她手臂处的皮肤显得更加白皙。

“一……二……三……”黑蝴蝶口中轻轻数着数，连着翻开了三张相邻的牌。

咱且说说“运气”这档子事儿吧……

假如“起手随便翻三张就有两张地狱牌”是觉哥的“一般水准”，那么黑蝴蝶的“一般水准”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她起手随便翻的三张牌都是相牌，且三张并不重复。

两人的对决，就以这样的开局展开了……

封不觉的第二轮，还是使用远距离开牌的形式，而且他翻开的牌全部都是此前没有揭示过的。有鉴于他在第一轮中已经翻了两张“无间地狱”，只要不去动那两张牌，此后随便翻哪里，都不可能出现“连续翻到三张地狱而落败”的情况，因此，他这轮翻得非常快；在揭示了三张相牌后，便结束了此轮。

而黑蝴蝶的第二轮，也和她的第一轮差不多。她选在与自己第一轮翻开的三张牌相邻的地方，又连着翻了三张。

这次出现的，同样是三张相牌，其中有一张是封不觉在第一轮中翻出的“声如梵王相”，而这……也是这局游戏中除了地狱牌之外首次出现的相同花色。

接着，就到了觉哥的第三轮。他的战术没变，还是去翻此前从未揭示过的牌。

令人有些意外的是……这次他似乎走运了，因为他这轮翻到的第一张牌，就是“声如梵王相”，也就是说……他现在只要把此前那两张揭示过的“声如梵王相”翻出来，就能率先拿到三分了。

“啊……”黑蝴蝶一看到那张牌，便轻呼一声，并立刻接道，“唉……似乎要被您要抢先得分了呢～乌鸦先生。”

她说着，便摆出了一副伤心气懊的模样，轻轻叹了口气，并直起身子、将双手在身前交错环抱。

在这个姿势的作用下，她胸前那两团白花花的脂肪皆被托挤而起，在低胸礼服的衬托下构成一幅无比诱人的画面。

见得这番风景，站在一旁的裁判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但这种形式的“干扰”，还真就没法儿说是犯规，所以裁判也只是翻起了白眼，没有说什么。

“嗯……”这一刻，封不觉沉吟了一声，然后……他的动作停住了。

虽然隔着面具看不到他的神色，但黑蝴蝶凭经验断定，

对方的视线肯定在往自己的身上看：“呵……奏效了吗……”对手的犹豫，让她颇为得意，“这种游戏就是这样的……你那种翻牌方式的确会使对手的记忆难度增加，但对你自己来说也是一样的，一旦视线移开、或是走个神……哪怕只有一秒钟好了，也可能让记忆产生偏差。呵……就好比现在，在盯着我的胸口看了几秒后，八成已经记不清第一张‘声如梵王相’在哪儿了吧。”

“裁判。”数秒后，封不觉站起身来，“我过去拿杯喝的过来，可以吗？”

裁判看了他一眼，回道：“请尽量快点儿。”他微顿半秒后，补充道，“这第二场游戏虽然没有使用计时器，但拖延时间的判定依旧存在。”

“明白。”封不觉不温不火地应了一声，随即便从椅子上挪了起来，走向了主厅中的香槟树。

“哼……拖时间？”黑蝴蝶望着觉哥的背影，心中冷笑，“没用的……‘神经衰弱’中靠的都是短期记忆，这种记忆一旦发生了偏差或是被忘却，那再怎么想也是不可能记起来的。”

封不觉的确没让他们等太久，一分钟不到，他就回来了。

给香槟插上吸管，并吮了一口后，觉哥用一个堪称豪迈的动作扬起手来……又去翻了一张前几轮中从未被翻开过的牌。

很显然，他已放弃了得分……

所以，不出所料的，他翻开的第三张牌，也是一张距离较远的、此前没被翻开过的卡牌。

“哈！什么嘛……”这个瞬间，黑蝴蝶心声已转变为了嘲笑，“兜了一圈回来，自知已经记不起来了，于是干脆就放弃得分……再翻两张新的卡出来，想要扰乱我的注意？”

“您可真是位绅士呢~”在心中将对手鄙视了一番的黑蝴蝶，表面上还是嗲声嗲气地感激道，“既然您这么客气……那我可就不客气咯。”

“哦……”封不觉则是用懒散的语气应道，“你请随意。”

很快，裁判就将牌复位了，于是，黑蝴蝶的第三轮翻牌也开始了。

她的目的非常明确，她快速而准确地便将那三张“声如梵王相”给翻了出来。

“这位女士，得三分。”一秒后，裁判便将桌上那三张花色相同的牌挑拣出来、叠在一起，正面朝上地搁到了黑蝴蝶那边的桌面上（第二场游戏用的桌面比猜数字对决时的大很多，空间足够），随后对黑蝴蝶道，“得分后，您可以再翻三张。”

“好的。”黑蝴蝶冲裁判甜甜一笑，然后，她便盯着桌面上的牌堆默默地看了好一会儿。

大约一分钟后，她才顺着自己此前翻牌的顺序，又翻开了相邻的三张新牌。

就这样，对决继续展开……

十轮过后，黑蝴蝶已得15分，而封不觉……非但是1分未得，而且其中有好几次他都是在“场面上已有得分机会”的前提下，没有翻出曾经出现过的牌，从而错失机会。

虽说黑蝴蝶的记忆能力也没到那种“只要一有得分机会就一定能成功”的地步，但对于那些“同花色的三张皆已出现过”的牌，她最多只需两轮的尝试，也就一定能将分数纳入了。

然，就在这个时刻……

“差不多了。”封不觉，忽然说了句没头没尾的话。

“嗯？”黑蝴蝶刚结束了本轮的翻牌，听得此言，便疑

道，“乌鸦先生，您说什么？”

“我是说……对你的观察……”觉哥用十分平静的口吻回道，“已经差不多了。”

第1093章 你觉得自己还有机会？

“哦？”黑蝴蝶面具下的眉毛一挑，娇声回道，“您这话……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关于我‘观察’到的成果，等到第二局时，我再跟你解释吧。”封不觉说着，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现在嘛……”

他没把话说完，就快速翻开了一张牌，下一秒，他低头看了那牌一眼，紧接着就唰唰地翻开了两张与其花色相同的牌。

“裁判兄，报分啊。”由于其动作太快，裁判还有点发愣，所以觉哥出言提醒了一声。

“呃……这……这位先生得三分，请继续翻牌。”裁判顿了一下后，便吞吞吐吐地接上了这句。

话音未落，封不觉又是快速出手，五秒不到又翻了个“1＋2”，还是同“相”——得分。

“三……三分！”这回裁判的反应也跟上了，即刻报道，“请继续……”

而觉哥的速度也是再次提升，还没等对方把后半句讲完，就接着翻了三张。

结果……依然是同相。

就这样，封不觉用一种仿佛能看穿卡背的速度接连揭示着桌上的相牌，而裁判也十分配合地快速报着分数。

“三分、请继续……三分、请继续……”

就连其他桌上的游戏者和裁判们也都被这几乎不间断的宣告声所吸引，纷纷侧目望之……

短短两分钟不到，封不觉便连续得了24分；连他自己都

觉得，在这一轮中自己是相当走运了。

或许有人还会奇怪……在前十轮中，两人的“翻牌总次数”已达75次，就算去掉那15张已经得分的牌，那理应还有60张已知的牌才对，而在这60张牌中，能凑出组合并得分的至少也有30张吧？

错！

首先，被黑蝴蝶取走的15张已计分卡牌，几乎全都是“被揭开过两次以上”的牌，这其中……只有一张是“首次揭开”就被取走的，因为那张牌是她在某一轮的第一手所揭开的未知牌，且她当时正好还清晰地记得与该牌配对的两张牌在哪儿。

也就是说，单就她得分的牌里，便有14张已占用过那60次的“翻牌次数”了……

其次，在桌面上剩余的其他卡牌中，也有被黑蝴蝶“重复翻开”过的卡牌，那些牌多半都是她在尝试得分失败时误翻到的、位于那些得分牌附近的卡牌。

综上所述，在这第十一轮开始时，桌面上剩余的已知卡根本没有60张，事实上……只有40多张。而这四十几张牌中，还包括了两张在第一轮就被觉哥翻出的“无间地狱”，以及一张在第七轮中被黑蝴蝶翻到的“极乐净土”；所以，实际能凑出来直接得分的“三相皆明”牌，只有区区9张罢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当然了，这次的问题不是“觉哥为什么只得了24分”，而是“觉哥是怎么拿到24分的”呢？

情况是这样的……

从本局的第一轮开始，封不觉就从没有去翻过“已知牌”；直到眼前这轮为止，觉哥每一轮、每一手翻开的……全部都是从未被翻开过的未知牌。即使此前已出现过两张与他所翻之牌花色相同的牌，他也不会回头去翻那些已知牌来得分……就好比他在第三轮中所做的那样。

可到了这第十一轮，他的战术……突然就变了。

他在这个回合的前两轮翻牌，还是采用“第一手翻未知牌”的进攻方式，但是这两回，他在成功翻到了“已有两张相同花色被揭示过”的新牌后，选择了回头得分；这样取下6分后，他又首次采取了“第一手不翻未知牌”的战术，转而取走了桌面上“已知的9分”……

且不说他这一套举动背后暗含的意义，至少在黑蝴蝶看来，对手完成的事情就是——仅在一轮中，就用连续得分扳平了与自己的分数差距。

这种变故……无疑让黑蝴蝶的内心产生了动摇。

然而，这还没完……

接下来，封不觉再度采取“第一手翻未知牌”的策略，且再度成功了三次，将分数提高到了24分。

此情此景，也让黑蝴蝶的那份动摇迅速转化为了惊慌和恐惧……

“你是不是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在这十分恰当的时机，封不觉开口了。

“呵……”黑蝴蝶生硬地挤出了一丝笑意，“不知乌鸦先生……是用了什么……”

“我并没有用什么特别的方法。”封不觉好似能洞察对方的心声一般，直接打断了黑蝴蝶的话，并接道，“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都是从概率层面上来说也算正常的事；在我看来……是十分无趣的，因为这根本称不上是‘赌博’，最多算是‘游戏’罢了。”

“这怎么可能……”黑蝴蝶终于是忍不住了，她收起了娇嗲的语气，用比较正常的腔调和语速问道，“正常人能在这种游戏中连得二十四分？”

“呵……你口中的‘正常人’……”封不觉闻言，笑道，“是指那种短期记忆能力弱得可怜、观察能力形同虚设的人吗？”他

停顿了一秒，接道，“嗯……经你这么一说……现代人的平均水准大致如此啊。以白种人为例——一个成年人，对一串随机十进制数字的记忆能力，通常小于等于十三位……这还是在有意识要去记的前提下。”他摊开双手，垂目看了看桌面，“像这个三重神经衰弱游戏，足有102张牌，牌上印的还是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的图案，若是让两个‘正常人’来玩儿，恐怕玩儿到五十轮以上也分不出胜负。”

言至此处，他话锋一转：“但……我刚才说的是，‘概率层面上正常’，我可没说我是‘正常人’。”他微顿半秒，语气嚣张地言道，“我啊……是一个‘可以清楚地记下所有出现过的牌’，且‘知道哪些牌还没有被揭示’的人。”

对于这话，黑蝴蝶没有应声。

讲道理……假如是五分钟之前，她绝对不会相信这番话的，但现在，她将信将疑。

“不太相信是吗？没关系。”封不觉又一次道破了对方所想，并自顾自地接道，“且听我说下去……”他也不等黑蝴蝶回应，直接就开始讲解了，“首先，在前十轮中，我无疑是有得分机会的，比如那张‘声如梵王相’……呵呵……说起来，你真觉得自己那番搔首弄姿会奏效吗？恕我直言……就算你的对手是个无可救药的好色之徒，在这种事关自己后半生的重要赌局中，他也不会因为那种因素而分心的吧。”

“你的意思是……那时你是故意不得分的？”黑蝴蝶接道。

“那当然了。”封不觉回道，“在第三轮我翻第一手牌时，桌面上翻开过的卡牌一共只有十二张，除非你那胸有着通过视觉神经抹除别人记忆或者吃掉别人智商的特异功能，否则……就算是‘白种人平均水平’，在那轮都可以得分吧？”

“哼……”对于觉哥的吐槽，黑蝴蝶只得冷哼一声，毕竟在这件事上……她也没什么好反驳的。

“因此，我不得分的可能性只有一种，那就是——我不想

得分。”封不觉接着说道。

“那你想干嘛？”黑蝴蝶这会儿已经用上了不善的语气。

“观察。”封不觉言简意赅地回了两个字，随即又补充道，“虽然放弃了这十轮中所能得的分数，但我得到了宝贵的情报——你思考的模式、记忆能力的上限、对决的风格等等，我基本都已经掌握了。”

“哼……是吗？”对于觉哥的这两句话，黑蝴蝶显然是不信的；就算她相信了觉哥记忆力超群的事儿，也不会相信对方能看破自己的思想。

黑蝴蝶十六岁就踏入了名利场，二十岁已是叱咤一时的社交名媛；她也曾天真过、脆弱过、轻信过，所以她伤过、痛过、悔过。今年她三十岁，她已坚强了、成熟了、冷酷了。

她甚至不需这个蝴蝶面具，因为她早已戴上了一张永远不会卸下的面具；没有人真正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即使她在一个人的面前褪尽衣衫，也不会敞开哪怕一丝一毫的心扉。

“是与不是，到第二局你就明白了。”觉哥接道，“这第一局嘛……我就先让你确信一下我的‘记忆能力’……”他一边说着，一边又翻开了一张未知牌，“嗯……看来，这轮我的得分就到24为止了。”看到牌后，他如是说道。

黑蝴蝶看了那张牌一眼，接道：“怎么了？这张又不是天堂地狱，你若是全记得的话，应该是可以得……”

“正因为我全记得，才知道这是不行的。”封不觉又一次粗暴地打断了对方的话，并接道，“到目前为止，桌面上已经揭示过的牌中，除去地狱牌和净土牌，剩下能‘成对’的、即已经揭示过‘两相’的牌还剩六张；而其他的……都是仅揭示过‘一相’的花色了。”

“在这要求‘三色同相’才能得分的【三重神经衰弱】中，仅揭晓过‘一相’的牌是没用的……就比如我现在翻到的这张。”

“除非我接下来再翻一张和这个花色一样的未知牌，否则，我非但得不了分，而且给你多制造了一对‘两相’的得分机会。”

“呵……当然了，前提是你得记得清楚那些‘对子’的位置就是了……”

说罢，他又快速地翻了两张从未揭示过的未知牌，结束了自己的这一轮。

“说了那么多……”黑蝴蝶这次没有急着去翻牌，而是问道，“你还是没解释，为什么你说自己在这轮里做的事情……‘从概率上来说也算正常’。”

“很简单啊。”封不觉回道，“以我‘清楚地记得所有出现过的牌’为基础去思考，你就会明白了……”

“这轮一开始时，我就知道总共有九张可以直接得分的‘三相’牌，以及十六张……共计八对‘两相’牌。去掉你拿走十五张牌、再去掉所有已知牌，从桌面上剩下的其他牌中抽到可得分牌的概率在20%以上——翻五张就会出现一张的概率。”

“在第一手时，我根本不用考虑这个概率；如果我没有抽到可以得分的牌，我只要继续翻新牌、再观察你一轮便是。但实际情况是我成功抽到了……于是我先拿下了那三分。”

“接着，我获得了第二轮的翻牌机会，这一轮的第一手很关键，概率基本没变，但万一翻不到可以得分的牌，我也只能作罢。”

“结果，还是翻到了，又让我处理掉了一对‘两相’牌。”

“从这里开始，我就不再翻新卡，而是拿走100%可以获得的分数，将九张‘三相皆明’的牌统统收下，追平了得分。”

“平分后……其实我已做好了停止得分的准备，因为剩下的已知对子还有六对，且每翻出一张可得分未知牌后，再翻到的概率就会降低许多。这种拼运气的状况，我确是没什么信心……”

“令我有些意外的是，最终我还是成功地翻出了三对来，而这时……翻到可得分牌的概率已降低到了7%左右，从翻五张就可能出现一张，变成了翻十四张才会有一张的情况，结果……如你所见。”

听到此处，黑蝴蝶那未被面具遮住的双唇已在微微颤动，她现在能确信的事情有二：其一，自己已经有点跟不上对手的思路了；其二，这种不明觉厉的感觉恐怕意味着对方所说的“记得所有已翻开过的卡、并能算出哪些卡还没翻开”是真的。

啪——啪——啪——

“好吧……好吧……”沉默了片刻后，黑蝴蝶扬起双手，为觉哥鼓起掌来，并且恢复了那种做作的态度，“乌鸦先生，我承认您的记忆能力在我之上，也对此深表敬佩。”

“过奖。”此时，封不觉已坐回了椅子上，用吸管嘬着香槟，悠然回道。

“只是……你这人啊……”黑蝴蝶媚笑道，“是不是有些太爱炫耀了呢？”她又一次俯身向前，将手肘撑在桌上、单手托腮、大秀福利，“假如你闷声不响地再等几轮，仅适当地捡走一些分数，然后等到两张‘极乐净土’都成为已知牌的那一刻，一口气将桌面上的明相数提升到‘二十五相’，并立即翻出两张净土牌来反败为胜……那我，岂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

“哦？”封不觉戏谑地笑着，回道，“你的意思是……目前的情势下，你觉得自己还有机会？”

第1094章 挑衅

的确，黑蝴蝶取胜的机会已经十分渺茫。

在神经衰弱这个游戏中，记忆能力上的优势即是最直观的优势，这一点……黑蝴蝶是无法和封不觉相提并论的。

不过，能左右胜负的因素还有一个，那就是……运气。

刚才的那一轮，虽然封不觉豪取24分，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其“绝对记忆”的基础上，这样的取分从概率学上来说也不算太夸张。

除去那必得的9分外，剩下的分数可以视为“六次概率逐渐降低的翻牌中，有五次成功了”的案例，而这个“逐步降低的概率”，大约是从20%左右一直降到7%，随后终止的。

这样看来，他在这一轮中所做的事……应该可以归结到“运气还不错”的范畴。

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这不是“赌博”，只是“游戏”，被觉哥认为是“无趣”的游戏。

另外，当这一轮结束时，他那看似“不错”的运气，实际上已经转变了风向……

因为封不觉最后三手翻出的牌，全部都是“已有一张花色被揭示过”的牌；也就是说，当他最后将翻牌权易手时，桌面上的“已知两相牌”数量，又从三对增加到了六对。

再加上桌上的未知牌又有所减少……对方现在再去翻未知牌时，翻到可得分牌的概率又一次提升到了15%以上。

……

第十一轮，黑蝴蝶翻牌的回合。

在觉哥清理了桌面之后，剩下的已知牌数量已然不多，

所以黑蝴蝶对那些牌的花色也就更有把握了。

第一手，她依然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距离已知牌较近的位置翻开了一张新牌。

结果，这是一张“两相已明”的牌，即“可得分牌”。

黑蝴蝶可没有封不觉那种“明明记得，但我可以留着慢点儿再用”的余力，她肯定是一有得分机会就会去拿分的。

因此，她立刻回头去找新翻牌的另外两相……并且成功了。

“这位女士得三分。”裁判的宣告也即刻传来，“您可以继续翻牌。”

下一手，情况依然……

黑蝴蝶又翻出了一张可得分牌，她也迅速地将其转化为了分数。

再下一手，还是如此……

就这样，黑蝴蝶波澜不惊地将分数追平了，而且……由于卡牌数量的减少，同样是已知牌中只有三对的情况下，她在下一手翻到可得分牌的概率是高于7%的。

“呵……怎么样？”这时，黑蝴蝶笑着对觉哥道，“我也并不是完全没机会吧？”

“哼……这种运气上的差距，早在对决开始前我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封不觉淡然应道，“总之……在达到‘那个分数’之前，随便你翻多少都行。”

“那个分数？”黑蝴蝶闻言，思索了两秒，接道，“哦~你是说……33分？”

黑蝴蝶在对决开始前无疑也是仔细地研究了游戏规则的，所以她知道——33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数。

根据规则，在双方共计揭示出“二十五相”后，玩家便可以通过翻出两张“极乐净土”来结束比赛，进入结算阶段。

那么，撇开那种差距悬殊的胜负不谈，以双方都有一定得分的对局为例……二十五相可以拆分为十二对十三，或者十一对十四的情况。

在十二对十三的情况下，分数比为36比39，此时，落后方翻出极乐净土，加上额外的10分，46比39，即可反败为胜。

在十一对十四的情况下，分数比为33比42，此时，落后方翻出极乐净土，加上额外的10分，43比42，同样反败为胜。

也就是说，在这场游戏中，落了下风的一方，若想要翻盘，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至少得拿到“十一相”，这才满足最低限度的翻盘条件。

而理论上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在桌面上已揭示二十四相的回合，轮到落后的那一方翻牌，在其翻出第二十五相的瞬间，正好手握33分，然后……他/她再翻出“极乐净土”，结束本局。

对于落后方来说，这是最快最佳的翻盘模式。假如继续拖下去……分数的差距恐怕会逐步被拉开，因为当桌面上剩余的未知牌已不多时，翻到可得分牌的概率会大大增加，连续翻到两张“一相明”的牌概率也不是不可能了，那时，记忆力更强、犯错更少的一方，得分率肯定稳压对手一筹。

“既然你知道。”封不觉的语气还是显得很轻松，反正对手知晓这个数字的含义也是应该的，没有必要惊叹，“那就请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吧。”

“呵……不用你说，我也会的。”黑蝴蝶应声后，继续翻牌……

……

至第十一轮结束，双方的分数对比为24比30，黑蝴蝶领先。

在那番对话后，黑蝴蝶又翻出了两张可得分牌，将已知牌中的两相牌消耗到了只剩一对。

接着，在最后的三手翻牌中……她竟是连着翻出了两张“零相牌”，即一张已知花色都没有的牌，并且……还翻出了第二张“极乐净土”。

因此，当这一轮结束时，桌面上已知的对子只剩两对，而且……两张“极乐净土”的位置也已经明确。

目前，两人总得分为54分，即已揭示了“十八相”，台面上剩下的牌数是48张；其中，已知牌20张，由2张无间地狱、2张极乐净土、4张“两相皆明”牌、以及12张“一相明”的牌组成。

而未知牌共28张，即2张无间地狱和26张相牌。

也就是说，在第十二轮开始时，封不觉能在未知牌中翻到可得分牌的概率是二十八分之二，和他在上一轮中失败的那一翻概率基本相同，仅有7%左右……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说，他就不能不翻未知牌么？翻三张已知牌，然后将相同的局面丢给对方不就行了？

答案是——可以，但……并不解决问题。

根据【三重神经衰弱】的“翻牌规则”，玩家在连续的三轮中，至少得翻出一张未知牌，否则就要罚五分。

这条规则的用意，就是要防止玩家通过不断地翻此前已经出现过的牌来消耗自己的翻牌机会。至于为什么是“连续三轮”，那自然是考虑到有些人会因为记错牌而导致“翻了三张已知牌且没得分”的状况；这种情形下，连续两轮进攻失败的人，到第三次就要担上罚分的风险了……

结合眼前的实例来说，假如封不觉在这一轮里选择翻三张已知牌来消耗自己的翻牌权，那轮到黑蝴蝶时，对方也可以如法炮制……反正黑蝴蝶是无所谓的，作为记忆能力比较弱的一方，她很乐于看到双方不断地翻出旧卡来帮她巩固记

忆。

再说，她是“后攻”的一方，在谁都不愿意翻出新卡的局面下，后攻者至少占了“一张牌”的优势，因为先攻者必定会比对方多暴露一张新牌。

当然了，封不觉本来也不是那种会故意翻已知牌来防守的人。

真正的赌徒、恶棍都明白……那种做法是赢不了的。

比如觉哥在猜数字游戏中坑了金面愁的那一局……如果他当时考虑的是“我只猜中三到四个数字怎么办”、或者“对方真的死撑到了第七回合怎么办”，那他就会退、会避……最后，就会输。

赌桌上的魔鬼不会去回应弱者的诉求，相反的，它们会去吞噬那些人……

退让、回避，放弃思考、转而在内心祈祷和哀求，这些行为只会引来失败和毁灭。

能够赢下来的人，就是要在那种时刻确信——“我一定能猜到5个数字以上”，猜不到或许会死，而死……也无妨。

只有这样的意志，才能引导“运势”，唤来“胜利”。

……

“啊……果不其然……”

第十二轮，第一手，封不觉翻开的未知牌……是一张“一相明”。

此刻，他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比较稳妥的做法——放弃继续翻新牌，回头去翻两张已知牌，结束自己这一轮。这样，只给对方增加了一对已知对子，并减少了一张未知牌。到黑蝴蝶进攻时，第一手翻到可得分牌的概率是二十七分之三，大约11%的几率。

而另一种比较冒险的做法就是——再翻一张未知牌，假

如这第二手翻到的牌和第一手的花色一样，他就可以得分。

那么……这样做的成功率是多少？失败风险又是什么呢？

通过已知的牌可以算出，此刻的27张未知牌里，有22张都是对子，即“一相已明”的牌，有3张是“两相已明”的牌，还有2张是地狱牌。

封不觉想要得分，必须翻出他本轮第一手翻出的“足跟广平相”，而其概率仅有3%左右；万一翻不到的话，他面临着三种可能……

一，他有81%的几率翻到“一相已明”牌，再给对方凑出一对已知对子，使对方下一次翻牌时翻到可得分牌的概率上升到15%以上。

二，他有7%的几率翻到另外两张“两相已明”牌中的一张，让对方在下一轮直接获得一次100%得分的机会。

三，同样是7%的几率，他会翻到地狱牌，而这……已是最好的结果了，这样对方抽到可得分牌的概率会升到11.5%，上升得不算多。

综上所述，无论怎么看，这里还是选择稳妥的办法比较好。

可是……

“按照这种趋势的话，我再翻一张，八成就会是……”封不觉一边念叨，一边已翻开了第二张未知牌。

结果，他翻到了一张“两相已明”牌。

因为他这一轮已经翻了两次牌，且花色不同，所以是不可能得分的。因此，他翻出的这张，基本已可以确定成为了对方的分数。

“嗯……看起来，运势完全在你那边呢。”封不觉看到这最坏的结果，却是满不在乎的样子，“想必下一轮你也会得到6

分以上吧。”

说着，他还没等对方回应，便已翻出了第三张牌。

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又去翻了一张未知牌；这次，翻出的是“一相明”，于是，桌面上又多出了一对明对子。

“这家伙究竟想干什么……”黑蝴蝶看不懂了，她在心中暗忖道，“第二手我还能理解……像他这种自大到自恋的男人，的确有可能会在这种时刻抱着侥幸心理去搏一下的；但这第三手……在根本不可能得分、且几乎必定会给我更多优势的前提下，他还翻未知牌？”

“请吧……”下一秒，封不觉的说话声打断了黑蝴蝶的思绪，“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呵呵……不用为了那种你想不明白的事情而犹豫。你还是趁着记忆模糊之前，把该拿的分数拿了吧。假如你在这里都来个失误……那我赢得未免也太轻松了。”

第1095章 胜利宣言

第十二轮，封不觉在自己的回合中，可说是打出了非常糟糕的结果，在送出一套“三相皆明”牌的同时，又在已知牌中多制造了两对对子。

就这样，轮到了黑蝴蝶的翻牌回合……

在顺利取走了已知的三分后，黑蝴蝶的分数提升到了33分，当然，此刻她是领先的一方，所以这个“逆转分”的意义并不大。

但关键是……眼下，两张“极乐净土”的位置都已经明确了。

也就是说，由此刻起，只要桌面上再揭示出“六相”，即“双方翻开的总相数达到二十五相”之时，拥有翻牌权的一方便有很大的机会可以直接获胜。

“原来如此……我好像明白他要干什么了……”拿下三分后，黑蝴蝶并没有立即去翻新的未知牌，而是思索道，“刚才他那三次翻牌，看似是愚行，但实际上……是圈套！他的意图正是让我在这一轮里的得分几率提高……”

念及此处，黑蝴蝶冷笑一声，对觉哥说道：“呵……你还真是坏呢~乌鸦先生。”

封不觉没有对这句话做出任何回应，他那面具下的神情也是毫无变化。

“你这么慷慨地‘帮我’，说白了就是为了让我继续进攻、多开一些未知牌吧？”黑蝴蝶接着言道。

“哦……看穿了吗……”封不觉一听对方这话，就知道已没有什么好瞒的了。

“也并不是多难看穿的事嘛……”黑蝴蝶有些得意起来

了，“现在想来……你考虑的事情，从来就不是什么‘这一轮’或者‘下一轮’，而是‘一整局’。从第一轮开始，你就一直贯彻着这套思路，所以，除了你认为应该抢分的轮次外，每一轮你都在揭示‘未知牌’。”她顿了顿，再道，“单看规则的话，要‘分出胜负’，必须满足的条件有三：其一，桌面上已揭示二十五相；其二，两张‘极乐净土’已明；其三，在满足前两个条件时，持有翻牌权的一方至少手握33分。”

言至此处，黑蝴蝶冷笑一声：“哼……不过，这只是显而易见的表象而已，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条件’，光看规则是想不到的。那就是——在满足之前三个条件的同时，桌面上未翻开的已知牌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

“呵……不错嘛。”封不觉听到这儿，笑着应了一句。

“不用夸奖我，我也只是‘正常人’水准而已。”黑蝴蝶回道，“因为我也是直到此刻，才刚刚意识到你的用意……”她摇了摇头，用无奈的语气说道，“不得不承认……除了记忆能力之外，你在算计这方面也在我之上……拿下棋比喻的话，只要是懂得规则的人，都可以算个一两步的；但是你……你在下第一步的时候，就已将眼光放到了全盘，随时都领先别人五步、乃至十步以上。”说着，她用手点了点桌面，“以眼前的局面来看，我似乎是占据优势的一方，因为我距离那‘表面上的三个条件’已经很近了，但实际上……最后那个条件才是真正的取胜关键……”

“掌握足够多暗牌花色的人，随时都可以赢；反之，对那些暗牌记忆不清、或者一无所知者，不管在分数上多接近‘胜利’，也终究无法迈出那最后的一步……”

“呵……那倒也未必。”封不觉道，“假如那一步踩在了名为‘强运’的阶梯上，同样是有可能步向胜利的不是吗？”

“强运？”黑蝴蝶再度冷笑，“哼……你所谓的‘强运’，莫非是指——我从这一手起，凭着运气就‘连揭六相’吗？呵……我要是有那种运气……也不至于沦落到这艘船上来吧？”

说罢，她便开始翻牌了，且毫不犹豫地翻了三张已知牌，结束了自己的回合。

“哦……这就是你的应对策略吗？”封不觉见状，无精打采地说道，“那我姑且问一下，若我从这一轮起，也学着你的样子只翻已知牌，那两轮过后……你是准备罚分呢、还是准备最低限度地翻一张未知牌呢？”

黑蝴蝶闻言，妩媚一笑：“你可以等两轮之后自己看啊~”

“呵呵……”封不觉笑了，“瞧你那副有恃无恐样子，戴着面具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想法……”他一边说着，一边又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你已经算出……想要分胜负，场上至少还要揭示七到九张未知牌才行，所以才不着急。反正你就按照每三轮只翻一张未知牌的节奏来翻，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得分，运气不好……也无非就是给了我得分机会而已；如今的你已得到了33这个逆转关键分，哪怕接下来让我连得15分都没关系。你想争夺的……只有‘第二十五相’，其他的都无所谓。而在此之前，假如我和你一样每三轮里只翻一张未知牌来消磨回合，你也是乐意的……因为你的记忆能力并不占优，这种反复巩固记忆的好事，你是求之不得。”

他这一番话，基本已将对方的想好的战术讲了个八九不离十。

黑蝴蝶也不否认，当即回道：“知道了又怎样？”到这会儿，她早已放弃了那娇嗲的形象，全然以本性与觉哥交流，“就算知道了，局面也不会改变。要怪……就怪你自己过于自负，根本没想到战术会被我看破；现在嘛……后悔也来不及了。”她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用挑衅的口吻接道，“唉……乌鸦先生，我不妨也来猜猜你的想法好了，此刻你是不是在想——‘早知如此，从一开始就按照一般的方法和她对着抢分，说不定也赢了’？”

“‘说不定’？”封不觉将那三个字重复了一遍，冷冷回道，“什么叫说不定？”他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去，准备翻

牌，“你是指……舍弃自己在各方面的优势，和对手在有限的布局空间内、在运气占了很大比重的层次上决胜负吗？”

说话间，他已翻开了一张未知牌。

“抱歉……”觉哥放下那张“一相明”的新牌后，接道，“我和你……并不是可以一起玩那种‘轻松的游戏’的关系。即使眼前的这场游戏在我看来并不算有趣，但这终究是一场牵涉到利害关系的‘胜负’，我……可没打算输啊。”

第1096章 运势

第十三轮，封不觉的战术并没有变，他依然翻出了三张未知牌，而且这三张……全部都是一相明。

这样一来，桌面上的已知牌中又多出了三对对子，使得玩家翻到可得分牌的概率大大增加了。

接着，便来到了黑蝴蝶的回合。

按理说，她在这个回合还是可以再去翻三张已知牌来消耗自己的翻牌权的。

然而……事到临头，她又一次动摇了……

“这种局面，若是我还浪费翻牌权的话……”黑蝴蝶计算着、犹豫着。

的确，在上一轮时，她的计划似乎还是行得通的，封不觉最后的那番分析说得也有道理。

可是，三张一相明的未知牌揭示后……情况突变。

桌面上剩余的未知牌数量已经降低到了二十左右，接下来抽任意一张单牌的最低几率都在5%上下，更何况已有那么多现存的对子。

假如是其他对手那还好说，但她的对手是封不觉……

虽然黑蝴蝶与“乌鸦先生”的接触时间并不长，但仅仅是在这局对决中，她也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眼前这个男人，不妥协、不畏怯、不退缩……

而且，他并不是单纯的鲁莽，他的确很强……

根据封不觉此前的表现，黑蝴蝶几乎可以确信他在下一轮中还是会再翻未知牌的；以第十二轮的桌面来说，黑蝴蝶认为那没关系，但以现在的桌面来讲，一轮间结束战斗……

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切……没办法。”几经斟酌之后，黑蝴蝶在心中暗啐一声，终究……还是翻了未知牌。

结果，她翻到的……是一张“无间地狱”。

这张牌的出现，便意味着她这一轮已经不可能得分了。

“呼……”但黑蝴蝶见状后，反倒是松了口气，“也罢……”她念叨了一句，随即就去翻了两张印象已有些模糊的已知牌来巩固记忆，结束了自己的回合。

“呵……”这一刻，封不觉却是笑了，“已开始变化了吧。”

黑蝴蝶闻言，疑惑道：“变化？什么变化？”

下一秒，封不觉铿锵有力、言简意赅地回了两个字：“运势。”

“哈？”黑蝴蝶的面具下当即露出了一副莫名的神情，“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运势？呵呵……之前说概率，现在要跳大神了么？”

“哼……”封不觉无视对方的嘲讽，顺势就开始了自己第十四轮的翻牌。

一……二……三……

这次，他依旧翻出了三张一相明。

“哈！哈哈哈……”看到这局势，黑蝴蝶不禁风度尽失地大笑出声，“说什么运势变了，结果还不是翻出了最糟糕的状况？”她摊开双手，“退一步讲……就算真有所谓的‘运势’，那我也是毫无疑问地占着上风啊。”她说着，便抬手指了指桌面，“我刚才那一轮的翻牌，虽然翻开了一张未知牌，但从结果来看……一张相牌也没暴露不是吗？换个角度来说，那是在不得不翻开未知牌的情况下，最佳的结果了不是吗？”

“当然不是。”封不觉冷冷回道，“在‘不得不翻开未知牌的情况下’，最佳的结果是得分。”

他说得很对。

“嘁——”黑蝴蝶这回是啐出了声来，但无法反驳。

“另外，刚才的你，还并没有到‘不得不翻开未知牌’的地步。”两秒后，封不觉又接道，“你在第十一轮是有翻过未知牌的，所以，刚才的第十三轮，你仍可以翻三张已知牌来消磨掉。”他顿了顿，沉声道，“你也‘应该’那样做的……”

“哼！少胡扯了！”黑蝴蝶听罢，厉声喝道，“那样才合了你的意吧？”她自信满满地说道，“若是我那样做了，到了眼前这轮，你就会翻三张已知牌来空过了；而我……则不得不在这一轮中去翻未知牌，给你留下绝杀我的机会。”

她说的没错，那的确也是觉哥可选的一种战术，但……

“赢了不就好了。”封不觉听完对方的话，用轻松的语气回道，“假如你说的那种情况出现，你在下一轮、自己的回合中，直接取胜不就行了？”

“废话！算上你这一轮翻的三张未知牌和我自己在上一轮翻的地狱牌，一轮内取胜才成为可能。”黑蝴蝶回道，“若是你我刚才都翻了已知牌，那还可能吗？”

“可能。”封不觉又用坚定的语气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否定了对方的说法，“只是概率比现在低一些而已。”言至此处，他话锋一转，“但……在那个假定的情境下，运势仍在你那边，所以……”

“还在说那些虚无的东西吗？”黑蝴蝶听不下去了，她打断了觉哥，“看来我是看错你了，你也不过如此……”

说罢，她便伸出手去，开始翻牌。

此刻，分数虽然还是33比24没变，但桌面上的未知牌数量……只剩下了区区18张；其中，“无间地狱”1张，两两成对的一相明牌8张，而“两相已明”的牌……已多达9张，翻出的几率达到了50%……

另外，由于未知牌的基数越来越小，即使不小心抽到一

相明的情况下，再抽一张同花色牌的可能也不再是微乎其微的了。

然……

以上这些，在概率上非常合理的东西，却统统被封不觉抛弃了。

“翻不到的。”就在黑蝴蝶准备去翻那第一手牌瞬间，觉哥冷冷地道出了这四个字。

结果……黑蝴蝶翻出的，还真就是一张“一相明”。

那一瞬，黑蝴蝶面具下的神情扭曲起来，她的身子也明显一颤。

郁闷、恼怒、不甘……类似的情绪在其内心升腾，难以压抑。

“我说了，运势变了。”封不觉的嘲讽却是紧随其后地到来，不依不饶。

“少啰嗦……”黑蝴蝶压低了嗓门儿、恶狠狠地念道，“十八分之八的几率，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是吗？”封不觉接道，“那你再抽两张试试，我认为……你依然抽不到两相明。”

“哼！当我是白痴吗？”黑蝴蝶冷哼道，“我都已经抽了一张一相明了，第二手只有翻到与其一样的牌才能得分，翻不到的话就是更多地为你揭示未知牌！这种自掘坟墓的事情……”

“翻到的话让你继续进攻如何？”这次，换成封不觉打断了对方，他用非常轻松的语气，说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话语。

“你说……什么？”就连黑蝴蝶都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我的意思是，在你接下来的两次翻牌中，假如你能在任何一手翻到两相明的牌，我就把那一手当成是你本轮的‘第一次翻牌’，让你再翻两次。”封不觉淡定地回道，“当然了，那

种情况下，你必须翻已知牌来得分，不能再翻未知牌了；而在你得分之后，依然会得到三次新的翻牌权，且翻牌机制恢复到正常的规则。”他说着，举起两根手指，“简单地说，我的让步……就这两次，即眼前你剩余的两次翻牌。”

“喂喂……”裁判这时插嘴道，“你可不要自说自话，规则这种事情岂是你……”

正当他准备制止觉哥时，突然，他身上的对讲机响了。

裁判只能暂时停止对决，并退后两步，接起对讲机、用手遮住嘴、低声言道：“请讲……呃……您……什么？可是这……好的，我明白了……”

虽然对决的双方听不清对讲机内发出的声音，但从裁判的态度他们也能猜到，对讲机那头的人正在命令他照着觉哥的话办。

“看样子你们老板也支持我啊……”封不觉说这句话的时候，视线并没有在看裁判，而是望向了二楼的主办者。

事实上，当对讲机响起的刹那，觉哥的第一反应就是将目光投向主办者的所在；不出所料的……正是二楼的那位在发号施令。

“嗯……”裁判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看了看身边的两人，接道，“那么……既然身为非受益方的乌鸦先生主动提了出来，那我们就破例一次，不过……”他说着，转头看向了黑蝴蝶，“这位女士，你是否同意这位先生的提议呢？”

他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余的，在眼前的局势下，黑蝴蝶根本不可能拒绝这种好事。

在她翻出一张一相明的牌后，桌面上已经变成了【未知牌17张，一相明的对子6张，两相明10张，地狱牌1张】的状况，假如封不觉不提出这个建议，那黑蝴蝶的选择无疑就是翻两张已知牌，然后将这个台面交给对手。

但是……实际情况是他提出来了，那情况可就大不一样

了。

黑蝴蝶接下来的两手牌，第一手翻到两相明的概率就有10/17，接近59%；即使她这一手还是没有翻到（假设她还是翻到了一张一相明），那么到了第二手……她翻到两相明的概率就会提升到11/16，近69%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封不觉提出的“让步”，绝对是名副其实的“让”，这和黑蝴蝶在开局时提出“后手”的那种“假谦让”是两回事儿。

所以才说，觉哥这种行为让人匪夷所思……

“我同意。”出于谨慎，黑蝴蝶稍稍想了几秒，才做出了肯定的答复。

“那么……请继续翻牌吧。”裁判得到答案后，便如是应道。

“这小子……到底是为什么？”在伸手的同时，黑蝴蝶面具下的双眸还在盯着封不觉看，她的心中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换成别人的话，可能她会下一个类似“这家伙被我给迷住了吧”这样的结论，但她知道……眼前这个“乌鸦”不是那种人。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毫无根据地‘猜测’，不过……”就在这时，封不觉又开口了，“此刻我想猜一下……”他在对方还未翻牌时，便说道，“你这一手，还是会翻出一张一相明来。”

“哼……咒我也没用，你会后悔的！”黑蝴蝶娇嗔一声，望着桌上那些未知牌，迟疑数秒后，挑了一张，翻出……

结果——一相明。

“岂有此理！”黑蝴蝶转头怒视裁判，“裁判！这不太正常吧？刚才他有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事？”

“呃……”裁判也被问得一愣，“没有啊。”

“你确定看清楚了吗？”黑蝴蝶用的都是疑问句式，因为有

金面愁这种前车之鉴在，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已经没人再敢再斩钉截铁地说对面作弊了。

“我当然看清了。”裁判回道，“刚才他的手脚根本就没接触过桌子，再者……是他把话说完以后，你再动手翻牌的，他能做什么？”

裁判的话有理有据，黑蝴蝶无言以对。

“可恶……”黑蝴蝶又回过头去，瞪着觉哥，“说到底……翻到一相明的几率还是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被你蒙对了而已，没什么好得意的！”

“是啊，我本来就是蒙的。”封不觉却是坦然应道，“我不是说了吗，我是在‘猜’啊～”他耸肩道，“顺带一提……我猜你接下来的一手，会摸到‘无间地狱’。”

“什么！”黑蝴蝶的心火被对方撩得都冒头了。

假如对方还说一相明，那也就罢了，她下一手抽到一相明的几率正好是25%；然，觉哥居然说她会抽到“无间地狱”，那可是十六分之一的概率。

“不信啊？”此刻，处于明显不利境地的封不觉，却显得有恃无恐，嚣张无比，“不信你翻啊。”

事已至此，不管对手说什么，黑蝴蝶也是断然不可能再去翻已知牌的。

眼前的这一手，基本就是决定胜负的一手……翻到两相明，就有很高的可能连续得分、直接取胜；翻不到……便会将大好局面拱手让人，八成就没有下一回合了。

“要赢……一定要赢！我不会输的……”望着桌面上那些散乱的牌，黑蝴蝶在心中不住地念道，“神啊……如果你存在的话，请保佑我，这一手无论如何也要让我翻到两相明的牌……”

“磨磨蹭蹭的……在心里求神拜佛吗？”这一刻，封不觉又一次出言，道破了对手的心事。

而黑蝴蝶……虽然没有回话，但她那明显一怔的反应，等于也是印证了对方的说法。

“呵……没用的……”封不觉看着对方，戏笑着说道，“赌桌上没有神佛，只有魔鬼……当你在上一轮的第一手时去翻未知牌时，你便在魔鬼的眼皮子底下暴露了你内心的那份‘动摇’；由那时起，‘运势’就变了……你翻出的那张‘无间地狱’，就是‘征兆’。”

“假如你在当时干脆就选择孤注一掷，再翻两张未知牌出来，也许还能挽回，可是……你没有，你翻了两张已知牌，又在魔鬼的面前表现出了‘退缩’。”

“于是，魔鬼对你下手了，它让你在这一轮的第一手翻出了一相明……这又是一个‘征兆’；以你此前的运气，是绝不可能在超过五成的概率下翻不到可得分牌的。”

“这个时候，我更加确信……运势已经彻底转向，再让你翻两次也无妨，反正你是翻不到两相明的。所以，我才提出了那种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让步条件……”

“然后，你接受了，并且如我预言的……又翻了一张一相明出来。”

“接着，被逼到了绝境的你，在明显不合理的前提下，仍去质问了裁判关于我是否作弊的事；暴露了自己的‘愚蠢’、‘愤怒’以及在‘愤怒’掩饰之下的‘软弱’和‘无助’。”

“到了这个地步，你已经没救了……你心中那祈祷的呐喊，便是宣告自己已经‘放弃思考、无能为力’的呼声，是引导来魔鬼吞噬你的信号。”

封不觉的话语好似魔咒一般让人不寒而栗，就连一旁的裁判听着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在另一边通过直播画面听完了这番理论的主办者则是露出了兴奋的、狂热的笑容……

“一派胡言！”数秒后，回过神来的黑蝴蝶用一声喝骂回应

了觉哥，“‘赌桌上的魔鬼’？哼……那算什么？某种心理暗示？起初一直在讲概率的家伙现在又言之凿凿地说起了什么‘运势’，简直荒谬绝伦！”

她大声说完这几句，顺势就抓起一张牌来，抬手一翻。

火、血、恶鬼、凄魂……卡牌正面那栩栩如生、风格鲜明的图案，印入了黑蝴蝶的双眼。

在那短暂的一刹，她仿佛身临其境……

这张“无间地狱”的出现，宣告了黑蝴蝶的回合结束，最终……她在这连续的三手中，真的连一张可得分牌都没有翻到，而且还帮封不觉凑出了两对对子、并确定了最后一张地狱牌的位置。

“为什么……”放下那张牌时，黑蝴蝶感觉自己的血都凉了，“为什么……你会知道……”

“我再强调一下……我并不是‘知道’，而是在‘猜’。”封不觉说时，低头看了那张地狱牌一眼，“这一手……其实你翻到一相明的概率更高，而且你翻到一相明也能让我的优势更大，但……我就是觉得你会翻到‘无间地狱’。因为……我若是个‘魔鬼’的话，也会让你翻出地狱牌的……这样更有象征意义、也更富戏剧性。”

说到这儿，他再度站起，准备进行自己在本局的最后一轮翻牌。

“那么……”封不觉一边伸出手去，一边悠然地说道，“我就不客气的……乘着这运势，收拾掉这残局吧。”

第1097章 笑一个

三重神经衰弱，第一场第二局。

获得了洗牌和摆牌权的黑蝴蝶试图重整旗鼓，追评局分。

然而，大约七轮过后，她便体会到了……“绝望”。

封不觉此前所说的，将在第二局中向对方解释的“观察结论”，由此时开始发挥作用了。

这个他牺牲了十轮的得分机会所换来的情报就是——“黑蝴蝶的记忆模式”。

很显然，在【三重神经衰弱】这种对记忆能力要求极高的游戏中，如果不采用一定的记忆方式、技巧……那肯定是不行的。

封不觉自不必说，他那经过千锤百炼的记忆能力、再加上其本身的天赋，显然已经到了不需要刻意去套用模式也能应付各种情况的水准。

但……黑蝴蝶不同，即使是在游戏的后期，套用了固有记忆法的她，也只能保证自己记住九成的已知牌、做不到完全记忆；而在游戏前期、桌面上的牌还很多的时候，她的记忆准确率仅在七成左右。

封不觉正是为了识破对方所使用的“方法”，才舍弃了第一局前半的所有得分机会；他不断地翻出未知牌来配合对方进攻，以便从对方的每一次失误、每一次得分时的翻牌顺序、每次记牌的时间间隔等等迹象，去推断对方所采用的记忆模式。

十轮过后，他看破了黑蝴蝶的方法，并立即制定出了一套具有针对性的干扰策略。

当然了，在第一局中，他并没有启用这套对策；毕竟当时已经进行到了第十一轮，台面上的未知牌数量已经减少了许多，这种局面下再去使用那套对策，效果并不明显。

可以说，第一局的对决，封不觉本就是抱着“哪怕先失一局也要完成观察”的心态在进行的。

但结果，他还是赢了下来……

这样一来，到了第二局，当他开始启用那套针对对手记忆方式的对策——胜负，便变得毫无悬念。

纵然黑蝴蝶在摆牌时采取了“有序排列”的摆法来提升自己的记忆效率，但这也阻止不了已然看穿其记忆规律的觉哥对其进行干扰。

第二局，觉哥在对方那按部就班的“翻牌路径”上时不时隔开一两个位置翻出一张来，并且毫不犹豫地进行抢分。

上一局失利带来的心理负担、精神和气势上的绝对压迫感、时不时蹦出的垃圾话、以及不断明显针对其记忆套路的干扰式翻牌……这些东西迅速将黑蝴蝶击垮。

仅仅十轮过后，封不觉已经以45比12的巨大优势领先了对手，而且桌面上已经有了两张已知的“无间地狱”；这种局面下，黑蝴蝶想要取胜，除非出现“对手故意翻出三张地狱牌自杀”、以及“对手在接下来的所有轮次里都不得分”的情况了。

当这个“对手”是封不觉时，以上的假设无疑是不可能发生的……

最终，在一番挣扎和犹豫过后，思绪和情绪都已陷入混乱的黑蝴蝶选择了投降。

虽说这意味着她与最后那价值数百万美金的奖品无缘了，但她至少能将在【猜数字对决】中赢得的奖金带走；下船后，靠着这笔钱，也许她还能再想想办法，摆脱困境。

“且慢。”

就在黑蝴蝶打算离开赌桌，回船舱休息时，忽然……一名西装墨镜男拦在了她的去路上。

“还有什么事吗？”黑蝴蝶有气无力地回道，“我已经很累了，想回去休……”

“女士。”西装男打断了她的话，并接道，“我们老板宣布……您晋级了，您可以留下进行下一轮对决。”

听到“晋级”二字时，黑蝴蝶还有点儿懵，反应了几秒后，她才惊声疑道：“什么？真的？”

话音未落，她便扭头望向了主厅的二楼，同一秒，坐在那儿的主办者也冲她举杯示意了。

这一变故，让黑蝴蝶大喜过望，就仿佛已经被推下悬崖的人又被人给拽了上来，一时间……她竟是不知该说什么好。

“另外……”紧接着，那名西装男又转过脸去，冲着觉哥冷冷说道，“这位先生，您的资格已经被取消了。”

“哦？”封不觉听到这个消息时，却也没有太过惊讶，“理由呢？”

“我不知道。”西装男这句倒是实话，“您可以直接问我们老板……”说着，他便举起一臂，朝二楼做了个请的手势，并道了一声，“请。”

……

五分钟后。

主厅一楼，【三重神经衰弱】的对决仍在进行。

但，主办者和封不觉，已经离开了那个船舱，一同来到了游轮三楼的一块甲板上。

此时，海风轻抚，夜色深沉。

两个男人，在一张小方桌的两端对面而坐，开始了谈话。

“灯光往旁边调一下行吗？我这面具上的镜片可不是墨镜啊。”封不觉坐下后，毫不拘谨地就跟站在一旁的一名西装男提出了要求。

“呵……”主办者闻言，轻笑一声，随即朝那名西装男打了个手势。

那位一看老板下令了，便赶紧过去把几米外一个甲板探灯转了十几度，将这个区域的光线弄暗了一些。

“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数秒后，主办者开口对觉哥说道。

“有啊，我要你的奖品。”封不觉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

“呵呵……你还真是直接啊。”主办者笑道，“不过……奖品是为了我的‘客人’们准备的，但你……似乎不在我的邀请名单之上呢。”

“哦……终究还是发现了吗？”封不觉往椅背上靠了靠，慵懒地接道。

“是啊，真要查的话也不是很难的事，谁让你引起了我的好奇呢？”主办者说着，便朝身旁的西装大汉A摆了摆手指，后者立刻就递上了一份纸质档案来，“我不知道你是通过什么办法把‘蒋道德’这个名字加到我的客人名单中的，但我得承认，你的手法很高明……”他直接将那份文件丢到了桌上，第一张纸上就印着蒋道德的照片，“首先，从资料来看，‘蒋道德’这个人的情况，确实符合我的邀请条件，看起来……他所经营的游戏公司最近被查出了偷税漏税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了一些非法药物试验的破事儿；其次，我的手下们竟然完全查不到蒋道德此人近期的动向，感觉他已经成了个失踪人口，但是公安部门里却没有任何相关的报案记录……”

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再道：“呵……当然了，这些现在也都不算什么问题了，因为……”他抬头看着觉哥，“……你不是蒋道德。”

“嗯，我不是。”事到如今，觉哥也没必要再否认这点；即使不看脸、光凭身形体貌也能看出年龄对不上。

“那么……”主办者的声音冷了下来，“能不能把你的面具摘下来，让我看看……你究竟是谁呢？”

他这句显然不是请求，而是要求……

“我是谁……”封不觉倒也很配合，他一边说着，一边已举起双手、开始解自己的面具绑带，“……很重要吗？”

“不一定啊……”主办者回道，“但……纯粹是出于好奇，我也想瞧瞧你这人的长相。”

“那你恐怕得失望了……”这句话出口时，封不觉已将面具摘了下来。

然而，他并没有露出自己的面容，因为……此刻，他的脸上盖了一层厚实的白色粉末、双眼的眼窝中则是漆黑的眼影，而他的嘴和两侧腮帮子上……已用鲜红的唇膏画上了一个浓重的、咧开的“笑容”。

“你……”即使是主办者，在看到面具下的这张脸时……也生生愣住了。

“怎么了？”封不觉笑了，他脸上的那个“笑容”亦随着他的笑而变得更加夸张和诡异，“你不是喜欢这种调调么？嘿嘿……来……跟哥一起笑一个嘛……Why……so……serious？”

第1098章 有的没的

11月30日，清晨。

封不觉推开房门的时候，就已知道屋里有人。

但他并未做出什么过激的反应，只是平静地换了鞋，走进客厅，并顺手打开了客厅的电灯开关。

“有东西忘了拿吗？”看着坐在沙发上的若雨，觉哥用略带倦意的声音问道。

“没有。”若雨只回了两个字，便准备起身离开。

“就没什么别的话要跟我说了吗？”擦肩而过时，封不觉如是问道。

“没有。”同样的回应，用的是同样冰冷的语气。

“那能不能听我说两句呢？”觉哥又道。

若雨的脚步停住了，但她没有转过身来：“说。”

“我先确认一下……你的封印应该还没解开吧？”封不觉说道。

“你觉得呢？”若雨没有回答，只是反问。

“呵……”封不觉也没有答，只是轻笑，并接道，“说实话，我已经觉得烦了……”

“烦什么？”若雨问道。

“所有这一切……”封不觉回道，“我讨厌用求人的态度去和那些魔鬼斡旋、也不想去听从某个老不死的建议……”他顿了顿，“我得承认，在感情的问题上，我有些迷茫，这份迷茫让我很窝火，也让我做了很多按照我的性格绝不会去做的事……”他叹了口气，“唉……结果，我做了许多，却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反而平添了更多的烦恼，而这其中最让我难以接

受的就是……你已变得不像你，我也变得不像我了。”

“看来……”若雨念道，“我们的烦恼……很相似啊。”

言至此处，两人沉默了几秒。

随后……

“所以，我决定了……”封不觉又开口道，“我不会再试着去解开你身上的封印了，那种事交给你自己去决断和处理吧；需要我帮忙的时候你就开口，不需要的话就算了。”

听到这句话时，若雨的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其眼中，也流露出了一份欣慰：“谢谢……你终于明白了。”

“啊……抱歉让你久等了。”封不觉用懒散的语调回道。

“那么……我也再确认一下。”这时，若雨转过身来，接道，“我们现在算什么关系？”

“关系嘛……”封不觉故意拉长的嗓门儿，回道，“自然还是一般意义上的不正常的男女朋友关系。”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和你一样‘不正常’？”若雨又问道。

“对啊。”觉哥理所当然地应道。

“呼……”若雨听了，居然还松了口气，“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说罢，她拿出手机、快速操作了一番，并伸手递到了觉哥面前。

封不觉也没说什么，直接拿过手机就看。

此时，屏幕上显示了一条图文消息，发信号码是一串非常奇怪的数字，信息内容如下——

【嘿嘿嘿……黎女侠，你好，想必你在看到这段消息的头三个字时，便已猜到我的身份了。因此我也就省去自我介绍了，咱们直接说正事儿——今晚，封不觉会去某个地方，

参与一场特殊的宴会，宴会的内容大体就是一帮走投无路的人用自己剩余的人生进行大金额的赌博而已，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总之，我已经和他达成了共识，假如今晚他能在那场宴会的游戏中胜出、并取回我所需要的某件东西，那么我就解开你的封印。因此，我这会儿就先发一条消息给你，跟你打声招呼……万一你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突然间很莫名地产生了剧烈的情绪波动，那应该就是封印消失的征兆。当然了，也有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我也不能保证封不觉可以赢下游戏，甚至无法保证他能活着回来……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还是让你知道一下情况比较好……嘿嘿嘿……】

也不知道为什么，伍迪给这段消息配上了“一副眼镜”作为配图，槽点满满。

“啊……这家伙，连文字消息都非得‘嘿嘿嘿’么……”封不觉用他那一目十行的速度扫完了消息后，一边念叨着，一边将手机还给了若雨。

“你好像对这消息不怎么意外呢。”若雨拿回手机时，感觉觉哥的神情有些过于淡定了。

“那必须的……”封不觉回道，“当我看到你摆着一张杀手脸坐在客厅里等我时，我就已经推测出……伍迪那家伙又把我给卖了。”他摊开双手，“昨晚的行程，连小叹那边我都没透露，只有伍迪能把消息传出去……呵……像那种毛孔里都能渗出恶意来的家伙，会玩儿这么一手并不让我感到意外。”

“那么……”若雨又道，“既然你此行的目的是和他交易，便说明你在赴约时还是想着要打破封印的，但……为什么在见了我以后又改变态度了呢？难道是因为你在那场游戏中失败了、导致伍迪没有解开封印，所以你才干脆放弃的吗？”

“当然不是。”封不觉回道，“我是在看到你的那一刹，才改变主意……或者说……才‘想明白’的。”

他停顿了两秒，极为罕有的……露出了一个温柔的笑容：“我可以想象……坐在这里等我的这段时间，你一定很担

心吧。但看到我的时候，你却只能对我摆出那样的表情……因为你不知道该用什么神情来面对我、也不知道该对我说什么，你能做的只是在确认了我的安全后、默默地离开……”他抿了抿嘴唇，“这些……你不用说，我能懂、能感受到……所以，那一瞬，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我再也不想再看到你露出那种为难的神色了。”

封不觉说这番话的语气很平常、完全没有流露出任何“动情”的神态，甚至给人一种随意的感觉，但这……恰恰才显示出他说时的心情是真诚的。

的确，他是个挺有“演技”的人，在必要时，他可以演得很像那么回事儿。

但……现在这种状态，才是真正的封不觉。

而另一边……

听完这番话的若雨，呆住了……

她有些不知所措。

片刻后，她才转过身去，背对觉哥，用一种没来由的、气恼的声音回道：“切……现在的人……一言不合就说些有的没的……我回去了！”

第1099章 疯狂思维

12月1日，惊悚乐园V1.50最终版——无限世界，正式上线。

当日零点，游戏服务器的负荷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上百万人都选择了在第一时间登陆游戏，体验新版本带来的变化。

但地狱前线那几位……却是没去凑这热闹。

毕竟他们也不是职业玩家，不需要争分夺秒地去练级；再者，因为在“限时体验”期间已经体验过大部分的新功能了，他们也没那个热情。

然，封不觉……还是准点上线了。

而且，他今晚不是来玩惊悚乐园的，而是……

【欢迎来到游戏登陆空间，以下为梦公司所提供的所有游戏项目，请选择登陆。】

这是封不觉第一次在登录空间选择“游戏项目切换”选项。

以前，屏幕上的可选项目一直就只有【惊悚乐园】一个，但如今，又多出了一个来，那就是——【疯狂思维】。

【本游戏为全年龄项目，祝您玩的愉快。】

与【惊悚乐园】那带有恐吓性质的登陆提示（年龄十六以上，不建议患有心脏、精神疾病，或有相关病史的用户接触该项目）不同，【疯狂思维】的登陆提示相当正常。

语音提示过后，触摸屏上还是照惯例弹出了“确认登陆”、“取消”、以及“相关免责声明”这几个选项。

封不觉的习惯也没变，他花了五分钟，把一般人花二十分钟也未必能看完的、那份又臭又长的免责声明给看完了。

接着，他便选择了登陆。

霎时，一道白色的、厚实的数据流光覆盖了电梯的顶部，并像是一层移动的“过滤网”一般，缓慢地将整个电梯间由上至下地给“扫”了一遍。

大约十几秒后，这“扫描转换”便完成了。

这整个电梯、包括觉哥本人的“画风”，也全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如果说【惊悚乐园】的游戏画面是高质量的写实CG，那么【疯狂思维】的画面就是一种“仿2D”、“复古风”的3D漫画造型。

【欢迎来到疯狂思维的世界，系统检测到您已购买了本公司的另一款产品“惊悚乐园”，请问您是否要使用在惊悚乐园中的人物外貌及昵称？】

转换完毕后，这样一句语音提示便响了起来，同时，一个对话框也出现在了觉哥的面前。

封不觉没怎么考虑，就选择了“是”。

【已确认，PS：使用惊悚乐园角色名的玩家，昵称旁将有特殊标志。】

这行字幕闪现后，便什么提示也没有了。

封不觉转头看去，电梯门旁那些“会议室”、“储藏室”之类的按钮已统统消失，现在门旁边就只有一个按钮，上面写着【DUEL！】

一个简单的单词，加一个感叹号，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但凡是有着决斗者之魂的人，看到这个词就会燃起来。

“嗯……现在按会怎么样呢？”觉哥当即就摁了一下试试。

【请先做好决斗准备】

按下去的瞬间，语音提示就来了。

“好吧……”封不觉耸耸肩，又回到了触摸屏前。

说来可能很多人不信……【疯狂思维】的操作界面，要比【惊悚乐园】的复杂得多；原因嘛……自然是因为这个游戏的很多内容都是在登陆空间里对着屏幕完成的。

比方说，在【惊悚乐园】里买东西，需要玩家“跑”很多地方，像什么NPC商店、拍卖行、拼图牌交易所、惊吓盒子等等……交易的形式和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的。

而在【疯狂思维】中，这些东西全部得在屏幕前、在“线上商店”完成。

又比如说，【惊悚乐园】的“新手教程”，是以剧本的形式让玩家去经历的。

但【疯狂思维】……根本不提供那种“互动式教程”，这个游戏直接把规则列出来，让你自己翻去，明白就明白了，不明白……你多输个几场也就明白了，反正在实际游戏的过程中也是有相关提示的。

另外，【疯狂思维】的模式和设定……那真是相~当多。

别看这游戏刚刚开始正式运营，但给人的感觉比那种运营了很多年的卡牌游戏还要成熟完善。

先说“游戏体验”这部分，众所周知，像这种以PVP为主的游戏，避免实力过于悬殊的玩家在随机匹配中相遇……是极其重要的。

梦公司非常注意这点，所以，【疯狂思维】在十一月二十五……即开服的那天，就已经有“强度分区”的设定了。

当前的1.0版本主要有【新手】【进阶】【强者】【达人】四个区，系统会依据三种数值来判定玩家应当被分配到哪个强度区。

这三项数值分别为：由胜场、胜率、胜分、以及隐藏分等数据决定的“实力等级”；通过经验去提升的“角色等级”；以及最为直观的“牌库强度值”。

当然了，游戏也提供【无差别】区供玩家使用……

接着，再来说“玩法”这部分；除了常见的1V1、2V2、3V3外，还有些采取特殊规则的模式，比方说1V2、1V3、三人混战、三人循环战、四人交叉战、单人生存连战、双人生存连战、随机选牌战、镜像战（双方使用完全一致的牌组）等等；另外，匹配方式也有很多奇葩选项，基本的有“随机匹配”、“好友对战”、“固定牌桌对决”，另类的有“下克上挑战匹配”、“让步匹配（先给出特定的让步条件再加入队列）”、“同年龄段匹配”、“性别匹配”、“星座匹配”等等。

最后，在胜负赌注方面，也可以定义，在一般的胜负分对决之外，还有额外的“赌牌胜负”、“半庄竞标”等等。

简而言之，别看是卡牌游戏，但【疯狂思维】依然有着“大作”的质量，秉持着梦公司的一贯水准，处处都透着一股子“较真儿”的劲儿。

“OK……姑且看看那家伙来了没有。”在屏幕前浏览了一会儿后，封不觉进入了【无差别区】，并在“第233号区组”中找到了一个名称为“主办者与疯狂乌鸦”的、设有密码的牌桌。

“呵……还真是准时呢。”念叨了一句后，觉哥便点击了牌桌名，并输入了一串密码“20551129”，随即就成功登入了牌桌。

第1100章 加注

进入“牌桌”的界面后，“本桌玩家”便可以通过打字或者语音的形式进行沟通了，当然，也可以开启视频聊天的功能。

封不觉没怎么犹豫，就直接打开了视频，并对着屏幕说道：“我来了。”

短暂的沉默后，“牌桌”对面那个ID显示为【主办者】，头像是个问号的用户，也开启了语音：“看来……你已不在乎暴露自己的身份了啊。”

“哼……那种东西，早就暴露了不是吗？”封不觉冷哼道。

“哦？何以见得？”主办者问道。

“以你所掌握的资源……只要拿一个我在雅歌号上用过的杯子或吸管，靠着指纹和DNA，就能查明我是谁了吧。”封不觉回道，“还有……方才你开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打自招啊。”

“嗯？”主办者闻言一怔。

“哼……反应真慢呢……”封不觉也没给对方什么反应的时间，一秒后，他就接道，“的确，我现在用的造型是我本人的样貌，而且名字也是谐音，但是……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那天在雅歌号上，你看到的只是一张‘小丑’的面容、掌握的只是‘乌鸦’这样一个称呼……而此刻，在这个可以调整外貌的虚拟游戏中，你看见我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已不在乎暴露自己的身份了啊’，这话等于是在告诉我——你‘看到的人’，和你‘查到的身份’是吻合的。”

他用很快的语速说完了这段话，让主办者再次陷入了沉默。

片刻后，主办者那边……也开启了视频聊天功能，紧接

着，一张年轻的脸便出现在了屏幕上。

“正式认识一下……”长了一张中欧混血脸（戴着面具时觉哥从脖子和手的肤色判断他是黄种人）的主办者，面带微笑地对觉哥说道，“……我的名字是阿道夫·斯诺，一个喜爱‘游戏’的富N代。”

“哦，你好。”觉哥则是有气无力地应道，“有鉴于我的名字、职业之类的信息你应该都去查过了，我也就不再重复了，如果你想称我为艺术家或者大文豪什么的……不用客气，我顶得住。”

“呵……你还真是和网上说的一样‘狂’呢。”斯诺接道，“疯，不，觉。”

他特地一字一顿地念了这三个字，似乎意有所指。

觉哥也非常明白对方那弦外之音：“这么说来……你对我的研究，不止停留在‘档案’层面上。”

“是啊……”斯诺对此也不否认，“在查明了你的身份后，我就对你更感兴趣了……所以，我读了你写的书、看你录的电视节目、还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不少你在‘惊悚乐园’中的所作所为……”他说这话时，两眼闪烁着兴奋的神色，“呵呵……坦白说……我真是越来越中意你了呢。”

“嗯……你这基情四射的台词……”封不觉虚着眼吐槽道，“很容易让人产生‘那方面’的误会啊。”

“无所谓。”斯诺却是不以为然地回道，“我本来就是双性恋。”

“原来如此……”封不觉点点头。

然后，十分诡异地沉默了几秒。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觉哥憋了几秒后，如是说道。

“哈哈哈哈……”斯诺大笑，“放心吧，你不是我的菜。”他微顿半秒，再道，“我说‘中意你’，是作为‘游戏的对手’而言，

没有别的意思。”

“我怎么觉得你是故意用了那种容易被人误会的说法，来试探一下我的反应呢？”封不觉还真是敏锐。

斯诺闻言，又是一愣，数秒后才道：“好吧～好吧～被你看穿了，我本来是想着，假如谈话进展比较顺利的话，我就……”

“那种假设已经不存在了。”封不觉立即打断了对方，“说点儿别的吧。”

斯诺耸耸肩，笑道：“呵呵……也行～”他又想了想，说道，“对了，关于刚才的‘身份’话题，我还有一事不解……”他随即就问道，“前天在雅歌号上的时候，既然你很清楚……无论如何，最终我还是会查到你的身份的，那为什么……你还要在面具底下化那么夸张的小丑妆呢？”

“呵……那个啊……”封不觉笑道，“那是我为了防止有人在宴会或游戏过程中揭下我的面具而准备的应急措施。”他解释道，“当然了，那种事……身为主办者的你、以及你的部下们，是不会做的，因为你本就拥有所有客人的资料；退一步讲，就算你怀疑我的身份，也会把我单独请出去让我揭开面具。”他停顿了一秒，话锋一转，“但是，其他的客人……那可就难说了；万一有哪个家伙被我搞得恼羞成怒、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把我的面具给拽了，我的脸就会被周围的所有人看见。而这种情况……是很麻烦的。”

“那天在宴会厅里的，全都是些走投无路的社会上层人士，其中有很多在那晚过后还是会回到岸上的……他们之中，只要有一个人把我认出来，便会有无穷的后患。”

“居然……都考虑到那种层面上了吗。”斯诺听罢，喃喃念道。

“考虑到那种层面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封不觉却是回道，“假冒别人的身份、乘着一艘注册国家是巴拿马的船、开

到公海上……去参加一场无论怎么看都是非法的游戏；像这样的行程……就算以‘被分尸后葬身大海’而告终都没人会觉得奇怪吧？”

觉哥的话，对斯诺的思维是一种冲击。

这就是“处境不同、思维方式便不同”的极佳案例。

带着全套野外生存装备去深山里探险的人，和两手空空地走失在山里的人，考虑事情的方向是大相径庭的、甚至有可能是截然相反的。

封不觉所说的那些事……斯诺确实也会去考虑，事实上，为了让“游戏”更有趣，他经常站在那些“猎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但是，他终究无法想到觉哥的“那种层面”。

“呼……可能的话，真想让你来我这里当个顾问呢。”半晌后，斯诺又道。

“抱歉，我没有转行的打算。”封不觉道。

“给你一卡车美金，考虑一下如何？”或许这是斯诺的某种习惯，他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就把“卡车”作为一种计量钱的单位来用了。

“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把钱看得很轻的人。”封不觉没有直接回答对方，而是应了这么一句。

“怎么？”斯诺接道，“你想说……你也是？”

“对，我也是。”封不觉道。

虽然他们都把钱看得很轻，但性质却是大不相同的，因为他们其中的一个超有钱，而另一个……动不动就“君子固穷不堕青云之志”地往外蹦，着实是没什么钱的。

“嗯……”斯诺焖叹一声，“我想我知道你的答案了。”话至此处，他的语气稍冷，“那么……‘淡泊名利’的阁下，又为何要来赴今日之约呢？”

“废话，因为我要‘那件东西’啊。”封不觉回道。

“那件东西……”斯诺冷哼道，“哼……不也就是钱吗？”

“谁说我要拿去卖了？”封不觉道，“我在船上不就跟你说了嘛，我是受人所托才会去取那个的。”

“就因为受人所托……”斯诺接道，“你便去参与了那种很可能有去无回的旅行？”

“有何不可呢？”觉哥反问道。

“也就是说……”斯诺又道，“今天，如果你赢了我，拿到了‘那件东西’，你也会分文不取地交给那个委托你的人？”

“那就是我和他之间的事了。”封不觉道，“你……是来‘游戏’的，不是吗？”

“呵呵……”斯诺笑了，“是啊……‘原本’，我只是来找乐子的。”

从这句式就能判断出，他马上就要说但是了。

“但是……”斯诺果然不负众望，“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侬想组撒？”封不觉的流氓腔说来就来，家乡话都出来了。

“呵……”斯诺笑意更甚，“此前我们约定好了，这次‘对决’，我的赌注是‘那件东西’，而你的赌注则是从我那儿赢走的几十万美金（他根本没去记觉哥前天晚上具体赢走了多少钱，所以才说‘几十万’）是吧。”

“干嘛？想让我加注？”封不觉道。

“既然你我都没把钱当成什么重要的东西，还用它当赌注……不就太无趣了吗？”斯诺顺水推舟地接道。

“你不觉得对决都快开始了再提出这种要求……有点儿过分吗？”封不觉自然不会立即答应，他在试图给自己争取利益。

“‘过分’？”斯诺将那两个字重复了一遍，笑道，“你假冒我的客人、混上我的游轮、并用假身份在我的宴会上弄走了几

十万美金……而我，既没有把你扔进海里、也没有把钱抢回来、更没有把你非法拘禁起来严刑逼供……现在，你居然说我过分？”

“嗯……你这么一说，好像也有道理。”封不觉摸着下巴，好像刚明白似的，随口应道。

斯诺对觉哥的无节操言行也是有心理准备的，他压住了吐槽的欲望，接着此前的正题说道：“简而言之，我的意思就是，我这边的赌注不变……不，我甚至可以再让一步，那几十万就送给你了。但是，你那边的赌注……”

“输了就得来当你的顾问是吗？”封不觉问道。

“呵……正是。”斯诺对觉哥直接说出答案的事情也并不感到意外。

“唉……我就知道。”封不觉念道，“这不要钱……就是要人啊。”

“你要是答应这个条件，我们便可以开始了。”斯诺一听有戏，赶紧出言催促，想让对方快点做出决定。

“好吧，赌就赌。”封不觉确也没有犹豫，“不过，眼下这个是口头协议……你信得过我吗？”

“那还用说？”斯诺道，“你不也在没有任何合同保障的情况下就相信我输了以后会把东西交给你吗？”

封不觉笑道：“过奖了，那是因为在达成协议的时候（当时是在雅歌号上，觉哥揭开面具以后），我连质疑的余地都没有啊。”

“那也没关系，总之，我相信你会守约。”斯诺道，“因为我所认可的对手……必然是赢得起、也输得起的男人。”

……

二十分钟后。

【您的卡组已就绪】，确认了卡组选择后，封不觉转过

身去，面向了电梯的门。

嘀——

当封不觉将【DUEL】这个按钮按下去的瞬间，伴随着一声蜂鸣，电梯的门开了。

门外，是一条圆拱形的石走廊。

走廊由白色的石块砌成，颇为宽敞，其前方十余米外，便有一个出口，灼烈的阳光已然从出口外斜照而入。

【请选择您的决斗装备】

跨出电梯那一刻，系统语音又一次响起。

下一秒，觉哥眼前便弹出了一个窗口，窗口内目前只有两个可选项，分别为：【决斗操作台】和【决斗盘】。

封不觉想都没想就选了决斗盘，并按下了确定。

霎时，数据光流凭空而绽，化为一团白光裹住了他的胳膊。

三秒过后，白光凝止，渐暗成形，一个蓝底白框红轴、如同折叠起来的机械翼的装置，已然出现在了觉哥的左前臂上。

【已检测到您的惯用手为右手，决斗盘默认装在于左手，若要更改设定，请回到登录空间设置】

【您的决斗盘为，DD（Duel Disk）-标准型，更多酷炫皮肤，请前往在线商城获取】

在决斗盘行程的过程中，这两行带语音的字幕也在觉哥面前刷了过去。

“酷炫有毛用啊，能增加神抽的概率么……”封不觉看着那行飘过的、带有广告性质的提示，暗暗吐槽了一句。

就在此时，他已走到了那条圆拱形石廊的尽头。

跨出石门之时，眼前豁然开朗，刚才在“牌桌”上选定

的“决斗场地”——【古罗马竞技场】，映入了觉哥的眼帘。

与此同时，从他对面的一个石门中，走出了同样已经装备上决斗盘的另一名决斗者——阿道夫·斯诺。

当两人各自就位（地上有光标指出决斗者的站立区域），站到了那巨大的圆形的角斗场当中时，新的系统语音便来了。

这次，并不是“提示”，而是直接在场地上响起的“广播”。

只听得……一个非常热血的男声宣道——

【秉持规则与礼仪，快乐地决斗吧。】

第1101章 一回合零手牌

“你那决斗盘还挺酷炫的嘛。”就位之后，封不觉一眼就盯住了对方那个决斗盘。

与觉哥的不同，斯诺的决斗盘看上去通体皆如水晶骨架一般，从造型、材质到颜色上都显得相当扎眼。

“哦……这个啊，在等你的时候，闲着无聊就逛了逛在线商城。”斯诺用很随意的语气回道，“然后就随便买了点皮肤什么的……”他说着，还特意扬起决斗盘给对方看了看，“这个决斗盘叫DD-死亡枯骨，配冰龙皮肤，我品位还不错吧？”

“还好吧。”封不觉说着，也抬起了自己的决斗盘，“我这个DD-标准型、赤膊版，也是相当犀利啊。”

“呃……”斯诺闻言，当时就没敢接话。

虽然他也很想吐槽“这不就是默认配置么”，但他已隐隐从对方的话中感到了一丝怨念……

因此，机智的斯诺赶紧转移话题道：“那个……反正决斗装备对决斗的公平性也没什么影响，没什么好讨论的。咱们还是闲话少说……快点儿开始吧。”

“哦，行啊……”封不觉有气无力地接了一句。

但到了下一秒，他突然就神情一凌。

斯诺见状，也是相同的反应。

几乎在同一秒，两人四目相对，齐声喝道：“DUEL！”

在【疯狂思维】的决斗场上，玩家们的行动都是通过“宣言”来判定的，而这声“DUEL”，无疑就是双方达成共识，准备正式开始“决斗”的信号。

吱吱——咔咔咔——

宣言过后，封不觉左臂上的决斗盘便启动了，在机械翼展开之后，那决斗盘的造型看上去就像是装配在前臂外侧的一个刀锋一般。

而另一边……

乒！咕噜咕噜——

伴随着一记类似于格斗游戏必杀技发动的音效，以及一阵骨头蠕动般的动静……斯诺的决斗盘也展了开来。

那个DD-死亡枯骨的展开方式是单侧向的，但见一根如野兽脊椎一般的东西从决斗盘侧面划出一道圆弧荡开，同时，在“冰龙皮肤”的效果下，这个决斗盘在启动时还会散出一些冰晶碎屑、且发出一声若有似无的龙吟。

“切……”看到这一幕的觉哥，啐了一声，又朝对手投去了一道仿佛要咬人的目光。

“喂喂……”斯诺嘴上不说，心里却在念道，“果然还是怨啊……这怨念简直扑面而来啊……”

“本大爷的回合！”两秒后，先攻（两人在牌桌上已完成先后顺序的随机）的封不觉便说出了回合开始的宣言，然后顺势伸手一抽，“抽牌！”

根据【疯狂思维】的规则，玩家的每一个回合都可以细分为“开始阶段”、“抽牌阶段”、“主要阶段”、“战斗阶段”、“次要阶段”、和“结束阶段”这六个阶段，所以，眼下封不觉必须声明“我的回合”，并把“抽牌”这两个字说出来才行。

如果他不完成“宣言”，那么系统就会视为他的回合尚未开始，也没有进入抽牌阶段，那样的话……一些在回合开始阶段触发的卡牌特效就不会触发、而且他也无法把牌从卡槽中抽出来。

当然了，也不是每个阶段都需要宣言的。通常来说，抽牌完成后，就会默认进入“主要阶段”，而在战斗结束后，便是默认进入“次要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宣言说不说两可。

综上所述……在【疯狂思维】的决斗中，两名玩家无疑是要重复说很多次各种宣言的，为了撇清凑字数的嫌疑，下文中不会非常详细地将两名玩家“每个回合的每句宣言”都写出来，因此，我在此处特别说明一下，以免被误会成是我忘了写。

“嗯……”封不觉抽完牌后，看着手上的六张卡，思考了大约五秒，然后……在这第一个回合，便做出了惊人之举。

“我以‘将三张手牌洗回牌组’为代价，从手牌中发动特殊魔法——【局座的预言】。”觉哥一边说着，一边已将该牌打出、盖在了决斗盘的魔法陷阱区，随后他又用非常娴熟的手法将三张牌放入了牌组中，而他的决斗盘也在第一时间完成了自动切洗牌组的工序，“根据【局座的预言】的特效，我可以宣言一张对手的手牌，将其在本回合中强制置入场中，假如这张牌是‘没有任何特效的怪兽卡’，便将其展示后弃入墓地，但假如这张牌是‘效果怪兽’、或者‘魔法’、‘陷阱’等效果卡，便立即触发一个相反的负面效果，该效果的具体形式由系统演算后生成。”

封不觉说这番话时，斯诺脸上的脸色已经变得比较难看了。

很显然，他的手上全部都是“效果卡”……

在【疯狂思维】这个游戏中，那种什么特效都没有的怪兽卡，是很少会被加入到牌组中的；会使用那种卡的玩家，十有八九是“只有这种卡可用”才会用的，说白了也就是没充钱……

当然了，封不觉和斯诺的这场对决，并不涉及“玩家卡池战力”的因素，因为他们玩儿的是“随机选卡”的1V1对决……即对战双方各自在牌库中随机抽取600张卡牌，然后从自己抽到的600张卡里选出40-80张组成卡组。

这样的对决，虽不能说“绝对公平”，但也已经是相当公平了……就算人品再差，也不可能出现“对面600张全是好卡，

我这儿600张全是渣渣”的情况。

简而言之，在这个600选40的卡组构建中，斯诺是不太可能去选“无特效怪兽卡”的，因此，此刻他所面对的……是必然中招的局面。

“那么……”讲完了宣言后，封不觉望着斯诺，言道，“我选……中间的那张。”

斯诺这会儿还没抽过牌，手上的牌数正好是五张，所以哪张在中间也没什么争议。

在得到了觉哥的指示后，斯诺看了那牌的效果一眼，随即便悻悻然地将其打出了。

“我的牌是怪兽卡……【台灯妖怪】。”斯诺将这牌盖在了自己那个决斗盘的怪兽区域，并对觉哥说道。

在他说话的同时，系统也已将这张牌的影像显现在了觉哥的眼前，并在角斗场中间生成了一只“台灯妖怪”。

“翻转特效（当覆盖状态被解除时触发的特效）是‘查看对手的一张手牌’吗……”封不觉看着那张卡的说明，念道，“切……不过如此嘛，我还以为会是那种‘上场时炸掉对面80%LP（即生命点数）’之类的效果呢。”

“怎么可能有那种不讲道理的卡……”斯诺的嘴角抽动了几下，应道，“真有的话，其召唤代价应该比‘神’还夸张了吧……”

他们对话之际，系统也已开始处理【局座的预言】的魔法效果了。

【逆特效演算完毕，现随机展示一张玩家“主办者”的手牌，并取消该玩家下一回合的通常、特殊、融合等所有召唤权限。】

系统广播过后，斯诺手上的另一张手牌——【气泡】便被展示在了觉哥的眼前。

“你这卡的效果还真是厉害啊……”斯诺道，“总感觉这反效果有点过了吧……已经远远超出我这卡的正面效果所能带来的收益了啊。”

“扯淡！”封不觉一听，当即就双目圆睁，高声喝道，“会玩儿么你？这也算吃亏？”吼完，他又拿出一种给对方上课般的口吻，言道，“你可看清楚了！我这卡想要发动，首先就必须符合‘手上还有另外三张手牌’这一条件，其次，还得付出‘将三张手牌洗回卡组’的代价，假如我不是在第一回合手牌多的情况下抽到这张卡，便有很大的概率根本发动不出来，即使勉强在持有四张手牌时发动了，也可能在发动后因缺乏手牌而陷入被动。”他微顿半秒，再道，“最关键的是……这牌的效果如何，还得看运气；如果对方的卡组里正好有无特效的怪兽卡咋办？或者是我翻出了一张原本就是负面效果的超模怪兽，反而让对方获得了正面的收益呢？”他说着，又抬手指了指场上的【台灯妖怪】，“最后，你说这负面效果严重，是因为你觉得‘失去下回合的召唤权’是和该怪兽本身特效无关的额外惩罚吧？呵……那你怎么不想想，你在我的回合里已经白上了一只怪，假如系统不限制你的召唤权，下一回合你岂不是可以直接用这只怪兽作为祭品召唤上位怪兽了？再不济……你这怪兽还可以攻击吧？”

他突然间像是教学一般说了这一大堆，大致上把【局座的预言】这张卡所能带来的风险都分析了一遍。

斯诺在那边听得一愣一愣的，既不好打断也不好接话……虽然咱们这位“主办者”智商很高，也精通很多卡牌游戏，但【疯狂思维】他真是头回接触，着实不太好反驳。

“行行……你说得都对……”斯诺感觉辩不过觉哥，赶紧认了个怂，并道，“你的主要阶段还没结束……请继续吧……”

“哼，不用你说我也会继续的。”这会儿，封不觉说话的火药味是有点重。要说导火索嘛……其实……就是由于对方的决斗盘比他酷炫。

可能有人会说，像封不觉这种人，怎么会为了这种小事而光火呢？

没错，觉哥并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在面对很多能把常人气个半死的事情时，他都可以云淡风轻地面对。

因为他的思维太快了，所以在遇到事情时，他往往会跳过“情绪”那部分，直接奔着“处理”那部分去。

同样的一件事，普通人还在“愤怒”时，封不觉可能已经想到了“解决”的办法，并开始实施了；在他看来，“情绪”在很多时候都是不必要的存在，因为情绪只能作为一种动力或者动机，但其本身不解决任何问题。

比如说……插队；整条队伍的人都看到了有人插队，都很愤怒，然后呢？插队的人还是插在那里。

“愤怒”……没有解决问题，只有“出言制止”、或者“抽他丫的”可以解决问题——前者是情绪，后者是解决办法；情绪是动机，行动才能将问题解决。

封不觉，往往趋向于直奔后者，故而很少会发火。

但是，眼下，他又为什么发火了呢？

也不为什么……只能说，他也有孩子气的一面；大是大非面前他不这样，但在一些旁人看来无所谓的事儿上，他却会各种不爽。

“本大爷以‘将一张手牌弃入墓地’为代价，特殊召唤……【持剑欺诈师】，攻击表示！”封不觉的主要阶段还在继续，他又一次发动了一张有负面效果的牌，召出了一只强力的怪兽。

话音落时，一个腰佩长剑、身披长斗篷、戴着宽檐帽、将脸遮蔽在阴影中的人型生物出现在了角斗场中，与斯诺的那个【台灯妖怪】对面而立。

这张【持剑欺诈师】，是无法通常召唤的怪兽，只能以“代价”进行特招；一般来说，像这种“特召”怪兽，要么有较

高的攻防，要么就有某种特效。

很显然，【持剑欺诈师】属于后者，它的特效是——“当持剑欺诈师与任何怪兽进行战斗时，其攻击力将掷骰子来决定，骰子的数量取决于敌方场上的怪物总数”。

举例来说就是……下回合，斯诺在自己场上只有一只怪兽的情况下，用【台灯妖怪】去攻击【持剑欺诈师】，那么后者的攻击力就由“一颗”骰子（1-6）决定，骰子的点数乘以一千就是欺诈师的攻。

考虑到【台灯妖怪】的攻击力是1500，封不觉的欺诈师在被攻击时，只要掷出“2”以上的点数就能取胜了。

“先攻者的第一回合不能攻击（除非有抢攻特效），所以……我结束这个回合。”在召出了【持剑欺诈师】后，封不觉便立即宣布回合结束了。

在这短短的一个回合过后，觉哥的手牌……居然就这么空了。

他打了两张，洗回去三张，扔进墓地一张——正好把六张全部用完。

而在听到“结束宣言”的那一刻，斯诺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第1102章 中二病发作？

“哼……不愧是‘真正的赌徒’。”在回合开始前，斯诺先言道，“就连玩儿卡牌游戏时，都是这种风格……”

“‘卡牌游戏’？”封不觉闻言，将那四个字重复了一遍，接着，其脸色和语气都变得非常阴沉，“你这家伙……看不起‘决斗’吗？”

“呵呵……DUEL什么的，不过就是一种叫法而已吧？”斯诺笑了笑，“说白了，这就是个集换式卡牌对战游戏不是吗？打牌就打牌，冠以‘决斗’之名……不觉得太中二了吗？”

话音落地，封不觉沉默了片刻……然后，神情一肃，再度开口道：“原来如此……你是这么认为的啊……”

“有什么不对吗？”斯诺问道。

“等你输得一败涂地的时候，自然就会了解你错在哪儿了。”封不觉说着，朝对方挥臂一指，高声喝道，“身为一个‘决斗者’，把你这种连决斗为何物都不懂、却还在那里大放厥词的渣滓击垮……是我职责、义务、天命！”

“居然……叫我渣滓……”这一刻，斯诺的神情……也变了。

那两个字，似是触到了他的逆鳞，使其心中一怒。

“叫了～”封不觉语调一升，“怎么着？”

“哼……真是不知者无畏啊。”斯诺冷笑道，“从‘第一回合就把手牌统统打光’的举动，就能看出你是个门外汉；稍微懂点卡牌游戏的人都知道，像这样的开局……就好似在说‘我已经做好任人宰割的准备了’一样。”他摊开双手，挑衅道，“恕我直言，以你这种五六个回合内就会被干掉的水平，还敢在那儿大放厥词，着实可笑。”

“连‘决斗者’都不是的家伙……也配嘲讽我的水平？”封不觉一听对方敢和自己呛声，也是笑了，“听你这口风儿，你居然还觉得自己打得不错？”

“还在说什么‘决斗者’吗……”斯诺摇了摇头，一脸无奈地应道，“好吧，让我给你找个中二病讲点基础理念好了……”他顿了顿，接道，“卡牌游戏的对决技巧，无非就是一些简单的运算、和一点点的运气；真正决定玩家强弱的因素，是其‘卡池的深度’、以及其‘构建套牌的能力’，说白了……在卡组组成之时、在你那所谓的‘决斗’开始之前……胜负便已定下七成了；剩下那三成……则是两成的临场发挥、和一成的运气。”

言至此处，他顿了顿，再道：“这……就是现实，现实中那些连卡都不全的家伙想赢那些拥有强力卡组的玩家是极其困难的，越是规则完善的卡牌游戏，越不可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至于‘决斗’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就好像把‘打麻将’说成‘斗牌’，把‘拌黄瓜’也说成‘料理’一样……简直可笑！”

“哼……”封不觉冷哼一声，接道，“看起来……你我的理念是天差地别啊。”

“我也知道，光凭语言，是很难改变别人的看法的。”斯诺回了一句后，也是冷哼一声，“哼……我就用胜利，来让你懂吧！”

说罢，他也举起决斗盘来，扬手抽牌。

“我的回合，抽卡。”斯诺拿起刚抽到的那张牌来，扫了一眼，然后……直接打出，“发动场地魔法——【缺氧地带】！”

随着他将那张卡盖到决斗盘的陷阱魔法区，系统的动画演出也开始了……

但见，角斗场的中央，霎时便被一股暗色的无形力场所笼罩，数秒过后，封不觉场上的【持剑欺诈师】就闷哼一声、单膝跪地。

“当【缺氧地带】在场上时，所有人型、类人形、及动物系的怪兽在战斗阶段无法作为玩家的屏障使用。”斯诺接道。

“哦……想越过怪兽直接削减我的LP吗……”封不觉淡定地说道，“没事儿，随便来，血这种东西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砍的。”

斯诺没有就他的话进行回应，只是接着道：“进入战斗阶段，【台灯妖怪】，直接攻击玩家！”

宣言一出，台灯妖怪便动了起来，绕过了觉哥场上的【持剑欺诈师】，直接扑向了玩家……

（此处说明一下，在【疯狂思维】中，玩家本身遭到攻击时，也是会产生痛觉的，疼痛的程度因损血的程度和形式不同而不同；当然了，【疯狂思维】中的疼痛上限很低，也不会有太过血腥的场面出现，这毕竟是个全年龄向的游戏，和【惊悚乐园】比还是很和谐的。）

砰——

说时迟，那时快，【台灯妖怪】迅速就对封不觉发动了一次冲撞，而觉哥只是站在原地，举起决斗盘稍微格挡了一下。

挡完，他还用不屑的语气念道：“啧啧啧……真是不痛不痒……看来，因为你看不起‘决斗’，连你控制的怪兽都提不起干劲儿了啊。”

“哼……我的确是不太了解那个全息影像的心情。”斯诺用讽刺的语气回道，“不过，我可以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不痛不痒……因为这个游戏中的疼痛上限本就是这种程度啊。”

在他俩对话的同时，封不觉的LP（显示于决斗盘的卡槽上方）损伤计算也完成了，在扣掉了刚才战斗中的1500点后，还剩余6500点。

“那么……最后，我盖上两张牌……”战斗阶段结束后，便是次要阶段了，斯诺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中那四张牌中的两

张盖到了陷阱魔法区，“……结束这个回合。”

“本大爷的回合！”对方话音未落，封不觉就已迫不及待、气势冲天地大喝出声，“抽牌！”

他的抽牌……可不是一般的抽牌，而是跨步向前、微倾身体、二指一夹……把牌抽出来的时候还非常夸张地将整条胳膊往身侧一甩。

这种“我有姿势我自豪”的中二表现，着实是让斯诺惊了。

“你在干什么？”斯诺不禁问道。

“抽牌啊。”封不觉回道。

“我就是在问你……为什么要那样抽牌？”斯诺又道，“用普通的方式抽不行吗？”

“普通的方式……是指你那种矬得一【哔——】的手法吗？”封不觉的话里因为有个敏感词而被系统屏蔽了。

“且不说我‘从卡组最上方抽出一张牌来’这个动作怎么矬了……”斯诺回道，“就说你那个自以为很帅的姿势……难道还能控制自己抽到什么卡不成？”

“不一定。”封不觉回道。

“不一定？”斯诺对觉哥的回答好像感到很惊讶，“哈！”他干笑一声，再道，“也就是说，你还真相信‘有一定的可能性’？”

“当然相信。”封不觉可没笑，他很严肃地回道，“身为‘决斗者’，就是要相信自己的卡组，这样卡组才会回应你……帮你赢得胜利！”

说到这儿，他也没等对方回应，只是扫了一眼自己抽上来的那张卡，然后就摆到了决斗盘上。

“我以‘舍弃其他所有手牌’为代价，特殊召唤……【坂本君】！”

封不觉宣言完毕，一个身穿黑色高中生校服、戴着黑框

眼镜、身材高挑、样貌美型、眼角还有一颗泪痣的超美型少年便出现在了角斗场中。

“什么？”面对觉哥这手神抽，斯诺又是一惊，“偏偏在零手牌的时候抽到了一张代价为弃光手牌的特召怪兽？”

“没什么好奇怪的。”封不觉却是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对于决斗者来说，每一张牌都是倾注了灵魂的伙伴，伙伴们在适当的时机挺身而出不是很正常吗？”说着，他上前一步，昂首令道，“进入战斗阶段！【坂本君】……对【台灯妖怪】发动攻击！”

“陷阱卡发动！”在觉哥喊出攻击宣言的时候，斯诺也行动了，“【妖魔的觉悟】！”

当那张陷阱卡发动时，【坂本君】刚好用一个潇洒的姿势滑步到了【台灯妖怪】的面前，就在前者准备做出攻击动作时，后者却是抢先一步……化为白光消失了。

“【妖魔的觉悟】效果为……”斯诺这时言道，“当我方的一只表侧攻击表示的妖魔族怪兽受到攻击时，可将其作为祭品，从卡组中特殊召唤一只六星的妖魔族怪兽，同样以表侧攻击表示置入场中。”

就在斯诺说话之际，其卡组的全息投影已浮现在了他的眼前，当然……这组投影是与地面垂直、并背对封不觉的状态，觉哥肯定是偷看不到的。

“我选择的是……”斯诺盯着那组像字幕一般缓缓向上滚动的投影看了一会儿，不多时便伸出手指点了其中的一张，“【八臂蛇妖】。”

言毕，一张卡便直接从其卡组中瞬移到了他的决斗盘上。

场上，亦是白光爆现，一只体型颇为庞大的怪物破光而出，站在了刚才【台灯妖怪】所站的位置。

不愧是需要祭品的怪物，【八臂蛇妖】的外形就比此前

的台灯怪强多了——巨大的蛇尾、人类的上半身、八条粗壮的胳膊……让它那2200的攻击力显得很有说服力。

而且，【八臂蛇妖】还有着“被破坏后召唤一只表侧攻击表示的【蟒蛇怪】”的特效，后者虽然只是两星的怪兽，但好歹也是可以作为祭品的。

“两千二吗……哼……小意思。”封不觉看到对方特召了大怪，也并未慌张，不过，由于【坂本君】的攻击力是两千，不足以干掉八臂蛇妖，所以……这里他只能赌一把了，“刚才你的陷阱让坂本君的攻击目标消失了，故而攻击中断，但他这回合的攻击权还保留着；现在，只要我用欺诈师干掉你的蛇妖，再用坂本君弄死蟒蛇怪，照样可以打到你吐血。”

“哼……那种假设，得建立在你为【持剑欺诈师】掷出‘3以上’的攻击点数的情况下。”斯诺笑道，“可万一……你掷到了1或者2，结果就是你的欺诈师被干掉，而且你还得进一步损失LP点数，这局面可就难看了啊。”

“废话，你怎么不说我万一掷个6，直接就能把你弄个半死呢？”此刻，封不觉在气势上可谓强硬、霸道。

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他戴上决斗牌、站上这决斗场时，他就好似变了个人……其一言一行都透出一种“孤注一掷、坚定不移”的气魄来；其一举一动都在表现出——他已彻底投身“中二”，把那套“冷静的算计、布局”之类的东西统统抛诸脑后了。

“【持剑欺诈师】，攻击【八臂蛇妖】！幻剑华！”封不觉在反驳了斯诺的话后，很快就下达了攻击宣言。

他不但说了攻击宣言，还把怪兽攻击时用的招式名字也给报出来了……

事实上，他还真不是瞎报的，在官方提供的【疯狂思维】资料库中，有每一张卡片的详细背景介绍，而其中设定最详实的……基本都是怪兽卡。

那些内容，多得可以当小说看，其中也有明确指出每一只怪兽攻击时所用的“招式”叫什么……

封不觉这个阅读癖自然不会放过那些内容，早在【疯狂思维】开服之前他就已经把所有卡牌的资料全看了，因此，这会儿他报的名词……的确就是那怪兽的招式名称。

只是……技术上来讲，他报与不报，其实没什么区别。攻击的威力、判定、结果等……都不会因他报出了招式名而产生什么变化。

叱叱叱叱——

瞬时，【持剑欺诈师】从腰间抽出佩剑，就这么冲了上去，在他舞出阵阵剑华的同时，一个如篮球般大小的、骰子的全息影像也浮现在了角斗场上空。

嘀嘀嘀……那影像快速变化着，发出急促的蜂鸣，最终，停留在了……“3”这个点数上。

“喝！”点数停止的刹那，持剑欺诈师轻喝一声，挑剑直刺。

很显然，在系统的演算完成后，一段“攻击力3000的怪物击毙攻击力2200的怪物”的即时CG即将上演。

然……

“装备陷阱……发动！”斯诺的一声宣言，打断了这一幕。

第1103章 演技差距

斯诺所发动的，是他的第二张盖牌——【无柄之剑】，当这张牌被装备在一只怪兽的身上时，可增加其1000点攻击力，但其控制者将在其每回合的开始阶段损失300LP。

此前，在斯诺自己的回合中，其实他就可以用这张牌的，只要他在主要阶段盖下这张牌，那么在战斗阶段时就能将其装备到【台灯妖怪】的身上，多打掉觉哥1000的LP。

但是，他没用……

而到了刚才，在封不觉使用【坂本君】攻击【台灯妖怪】时，斯诺也是可以发动这张牌来应对的。

但……他还是没用。

因为他很清楚……目前对他来说最有威胁的卡，是【持剑欺诈师】；这张卡的潜力是非常可怕的，斯诺宁可少打那1000LP、宁可放弃反杀一只怪的机会，也要把【无柄之剑】保留下来，在一个能切实消灭【持剑欺诈师】的时机将其发动。

假如他此前为了反杀对方的【坂本君】或者多打对方一点血就把这张卡给用了，那他反而会陷入一种很尴尬的局面，那就是——当【持剑欺诈师】对他发动攻击时，他的场上会站着一只攻击力2500的【台灯妖怪】。

这种情况下，首先……【妖魔的觉悟】就成了一张鸡肋的盖牌。发动吧，召上来的怪攻击力还未必有场上的怪物高；不发动吧，那这卡就是白盖，一会儿要是【台灯妖怪】被干掉了，就是想发动都发动不了了。

其次，在那种局面下，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封不觉手里了。

他可以用【持剑欺诈师】去强攻装备了【无柄之剑】的【台灯妖怪】……有三分之二的几率可以搏赢。

他也可以选择不攻击，再卖一轮血。这样……到了下一轮，除非斯诺在保留现有怪兽的前提下再拎一只4000攻的怪兽上来把封不觉给秒了，否则……只要斯诺召怪，那么【持剑欺诈师】的攻击骰子数就会增加一个，理论上来说，那可能就是增加了6000点攻击力。

试想一下，在觉哥卖完血之后的那个回合，万一他在战斗阶段人品爆发掷出两个6来，把12000的攻击呼在【台灯妖怪】（在战斗阶段攻击过的怪物无法在次要阶段改为防御表示）脸上，那9500的点差就会从斯诺的LP里扣除，其结果就会是……一剑毙命。

虽然……那种概率很小，但并不是零；退一步讲，就算没有掷出12点，取个平均值，也有六、七千的攻击力了……更不用说，封不觉下一轮也是会抽牌的，鬼才知道他的牌组里还有什么东西……

斯诺玩“卡牌游戏”的思路、风格，是建立在“绝对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上的，即使他的运气向来都不错，他也不会去冒不必要的风险；像那种“一招过后，有三分之一的概率获得优势，有三分之二的概率玩儿脱”的选择他是会尽量避免、绕开的。

他的理念是稳扎稳打、逐步倾轧……在场面、血量和卡差这三项上皆建立优势，用“实力的差距”让对方逐渐步入绝望、最终败北。

因此，在多重推演过后，斯诺选择了隐忍、等待……直到眼前这个确定能达到目的的时机，才发动了【无柄之剑】。

“呵……真是可惜啊……”斯诺说话的同时，一把“通体皆刃”的巨剑出现在了【八臂蛇妖】的手中，后者握剑一砍，便将攻过来的【持剑欺诈师】一刀两断，砍成了一片爆碎的白

光，“假如你掷出4、5、6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

“哼……特意忍到这个时机才发动的吗。”封不觉念道。

“那当然了。”斯诺回道，“我就是要等你的‘攻击宣言完成’、且欺诈师的‘攻击力随机值产生’时，视情况来发动这个装备陷阱……这样才能确保解决掉那只麻烦的怪物。”

嘀嘀嘀——

就在两人说话之际，随着【持剑欺诈师】的死亡，半空中又浮现出了一个骰子来，在一阵蜂鸣后又定在了3这个点数上。

接着，从那个骰子的图像中喷出了一道白光，轰在了封不觉的身上。

这一幕，是【持剑欺诈师】死亡后所引发的负面效果所致，即——“掷一个骰子、并使其控制者损失相应LP”；而3，就代表了……整整3000LP。

算上此前与八臂蛇妖战斗后产生的攻击点数差，这轮交锋中，封不觉不但死了一只怪，还掉了3200的血，可谓损失惨重。

“呵呵……还是3吗，我还以为会出现6之类的结果呢。”斯诺见状，笑着说道，“好在……那也足够了。”他的眼中已露出了得意的目光，“你现在只剩下3300的LP，而你场上的【坂本君】是人型生物，在【缺氧地带】的影响下……他是无法充当你的屏障的；也就是说……等到了我的回合，只要我能抽到一张怪兽卡，配合场上3200攻的【八臂蛇妖】，就能送你上路了。”他摊开双手，假惺惺地摇头叹息，“唉……这样看来，我仅用了两个回合就要赢得胜利了啊。不过……对上一个门外汉，这也算是意料之中的结局吧。”

斯诺摆出一副胜券在握的姿态，嘲讽的言论滔滔不绝、且有理有据。

然而……

“你说完了？”封不觉的脸上，丝毫没有显出那种快要输了的表情，他的眼神依然坚定无比，“那么……本大爷可要继续了……”他微顿半秒，嘴角居然还泛起一丝笑意，“本大爷的战斗阶段……可还没有结束呢……”

“什么？”斯诺神情微变，“你秀逗了吗？难不成你还想用你场上那个2000攻的高中生对我那3200攻的蛇妖发动攻击不成？”

“【坂本君】的特殊效果……发动！”下一秒，封不觉便道出了一句宣言。

【坂本君】的特殊效果为——在我方回合的任意阶段、在对方至少拥有一张手牌时，玩家可进行一次“猜牌”，如果能猜中对方所有手牌的种类，对方便得舍弃所有手牌，且每舍弃一张，坂本君的攻击力增加1000点。该效果仅可发动一次，且失败后无法再度发动。

“你这家伙……又要赌吗……”斯诺听到宣言后，终于是面露沉色。

“这不是赌……”封不觉道，“你已经把自己手上那两张牌的种类告诉我了不是吗？”

此言一出，斯诺的脸上很明显地流露出了惊骇的神情，口中不禁蹦出一句：“糟……糟了！”

“嗯，演技不错。”而封不觉……正瞪着死鱼眼、冷笑，“从得意、到犹疑、再道慌乱……大体上是演出来了，呵呵……可惜，还不够火候。”说罢，他指着斯诺道，“你手上的两张牌分别是——魔法卡、以及……怪兽卡！”

话音落时，斯诺的表情……僵住了。

这一瞬，他是真的震惊了，被对方“猜怪兽卡”的举动所震惊……

足足五秒之后，他才用冰冷的语气，重新开口道：“你……怎么猜到的？”

“呵……简单得很。”封不觉笑着回道，“在【局座的预言】那逆转效果生成时，你就已经暴露了……”他顿了顿，说道，“你自己大概不知道吧……当系统广播说到‘随机展示一张玩家主办者的手牌’的时候，你的视线很自然地落到自己的手牌上；而在一秒之后，即‘取消该玩家下一回合的通常、特殊、融合等所有召唤权限’这句话说到一半的时候，你的视线……下意识地移到了此刻你手中靠左的那张卡上。”

“就凭这个……你就能断言那张一定是怪兽卡吗？”斯诺即刻追问道，“那也可能是某种和‘召唤’相关的魔法或者陷阱啊。”

“说得对，仅凭那一瞥，我的把握大约在六到七成吧。”封不觉笑道，“真正让我确定那张是怪兽卡的……是你刚才那句‘等到了我的回合，只要我能抽到一张怪兽卡’……”

“切……矫枉过正了吗……”话说到这份儿上，斯诺也已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了，故而忿忿言道。

“是啊，那种仿佛在叫嚷着‘我手上没有怪兽卡’一样的台词，再配合你那浮夸的演技，简直就是不打自招啊……”封不觉接道，“很显然，你并不是那种‘决斗时不看对手卡牌说明’的类型；在【持剑欺诈师】死亡后的负面效果生效时，你完全没有表现出意外，可见你很详细地看了、并记住了这张卡的特效；因此，【坂本君】的特效是什么，你自然也是一清二楚的……想必，在【坂本君】登场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准备要对我进行误导了……”

“于是，你就给我看了方才的那番表演。”说着，觉哥也学着对方刚才的样子，摊开双手、摇头叹息道，“呵呵……恕我直言，你这种流于表面的演技，着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啊……虽说面部肌肉的控制还是比较到位的，但是那不走心的眼神、刻意为之的语气、以及完全被遗忘的肢体语言……在真正的骗子面前根本过不了关。”

封不觉这话，某种意义上已经把自己划分到了坑蒙拐骗

偷的那个阵营中去，但从他说这话时的神情来看……对此，他好像完全没有道德或尊严方面的障碍。

“综上所述，撇开你在上一回合中打出的场地魔法、以及盖在场上的两张陷阱外，你手上剩余的两张牌，在我看来和明的没什么两样。”停顿了两秒后，封不觉用总结般的口吻道，“其中一张，就是我在第一回合已经翻出来看过的魔法牌【气泡】，你自己也很明白这张是必定会被我猜到的了，所以……你就费尽心机地想要掩饰另一张是‘怪兽卡’的事实。”

“呼……”斯诺听到这儿，长长地吁了口气，并迅速恢复了平日里那种充满自信的、高傲的神色，“好！精彩！厉害！”

他接连用了三个词来夸奖觉哥，并且顺势将手里的两张牌塞进了决斗盘的墓地卡槽。

“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斯诺的心理素质极佳，他用最快的速度恢复了冷静，“刚才有那么几分钟，我还以为你的计划是‘故意表现得很脑残，让我放弃找你当顾问’呢，现在看来……你果然是装的吗？”

“装的？装什么？”封不觉昂首直言，并又一次用气势十足的姿势挥臂一指，喝道，“站上决斗的舞台时，我是不会去伪装自己的！”

“呃……”斯诺看到这中二的表现，着实有些混乱了，他在心中暗忖道，“令人捉摸不透的男人……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超高智商中二疯子设定？嗯……其实……想想还是挺酷的嘛……”

“好了，言归正传吧，【坂本君】的特效已经成功发动了……”封不觉没给对方进一步说话的机会，“上吧！秘技——左右横跳！”

随着觉哥的宣言，【坂本君】真的在场上潇洒地左右横挑起来，化出道道虚影，其攻击力也因此上升到了4000点。

“【坂本君】，攻击【八臂蛇妖】！”封不觉的攻击宣言紧

接着到来，“秘技——膝盖冲击！”

这声喝罢，【坂本君】似是瞬间移动般闪现到了【八臂蛇妖】的后方，其身体与那蛇妖仅半步之遥，几乎贴住了对方的背部曲线。

然后……只见【坂本君】上身后倾、两手撑在大腿外侧、膝盖前曲……奋力一顶。

“喂喂……这货用的都是些什么怪兽啊，这是什么奇葩攻击方式啊……真的能完成击杀么……”见得此情此景的斯诺心理也是忍不住吐起了槽。

但……现实却是：【八臂蛇妖】在对方这一顶之下，晃晃悠悠地就失去了身体的平衡，以一个非常不妙的姿势侧翻倒地，硬生生地摔到了自己手中的那把巨剑上、被插了个对穿，一秒后，“砰”一声就化作了白光……崩碎。

嘀嘀嘀嘀——

决斗盘上扣点的音效，提醒着斯诺……他的LP因这次战斗而损失了800点。

至此，封不觉的第二回合结束，双方手牌皆空，觉哥的场上站着一只4000攻的怪兽、零盖牌。

而斯诺……连场上也是空空如也。

第1104章 神抽九尾狐

好在，这种“空场”的状况也并未持续太久。

数秒后，【八臂蛇妖】崩碎后的白光碎片便缓缓汇聚而起，重新凝成了一只攻击力1000、以表侧攻击表示的【蟒蛇怪】。

虽说这怪兽不强，但不管怎么说……也能充当壁障使用，总比没有强。

“好了，本大爷的回合结束了。”另一方面，封不觉完成了战斗阶段后，也没有什么手牌可以再操作了，故而立即就给出了结束宣言，“轮到你了……”

而这时的斯诺，神情已变得颇为凝重。

此刻，他既没有手牌，场面上也是大劣（场地魔法放置在中立区，不算他的场上牌）；这种局面……和他所追求的“场面、血量、卡差三项皆优”有着极大的差距。

封不觉那看似搏命、实则也不失计算的打法竟将斯诺那深思熟虑、处处心机的打法压制住了，这也让后者的情绪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斯诺的在心中自语着，“从【局座的预言】翻出的牌、以及几次掷骰的结果来看，运气方面他最多算是中等偏差的水准……战术层面，也无法与我相提并论，从头到尾这家伙就打出过三张卡而已，其他的全都洗了或者弃了……可是，现在我和他的手牌都是零，而他的场上是4000攻的怪、我却只有一只杂鱼怪兽，这……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差距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假如让封不觉来回答，他一定会说——“这就是真正的决

斗者和你这种渣滓的差别”。

不过，斯诺有着更为理性的答案……

“明白了……是‘单卡质量’和‘抽牌的运气’吧。”斯诺琢磨了几秒后，心道，“这家伙使用的卡，都是有着‘昂贵代价’、且特效具有赌博性质的卡，使用时稍有不慎……不但无法建立优势，还会大亏；但是，他将每一张卡都十分恰当地用出来了……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在第二回合零手牌时，他神抽了一张【坂本君】；这一抽，让他在‘零代价’的前提下就召唤了这样一张强力怪兽，仅仅是这一手换来的卡差优势……就有二到三张了；再后来，【坂本君】的特效成功发动，则又让我白白损失了两张手牌……此消彼长之下，就成了现在的状况。”

“喂！发什么呆呢？”等了几秒，见对方没有反应，封不觉便开始了催促，“想投降就直说啊！”

“呵……”把事情“想通”以后，斯诺的自信又回来了，他笑了笑，高声回道，“别着急嘛，我只是整理一下思绪……这就开始。”

说着，他便举起了戴在左臂上的决斗盘，将右手朝牌组伸去。

“我的回合，抽卡！”斯诺道出宣言，顺势一抽，然后把抽到的牌摆到了自己眼前瞅了瞅。

那一瞬，他的神情一滞、一惊、随即……转变为了一种奇怪的笑容。

“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哈……”这标准的三段式大笑，无疑宣告着某种比较惊人的情况出现了。

“干什么？抽到了可以补充手牌的魔法卡，然后就傻乐吗？”封不觉瞪着死鱼眼说道。

“唉……”斯诺长叹一声，“说实话……按照我本人的想法，这种时机的确是抽到那种‘可以补充手牌的魔法卡’为佳，

但是……呵呵呵……有时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

说着，他便将手中的牌往决斗盘上一拍。

“我从手牌特殊召唤……三妖神之一——【九尾狐玉藻前】！”伴随着斯诺的召唤宣言，一名身着华贵的梅红色大氅的古装美女出现在了角斗场中，站在了【坂本君】的面前。

这张卡的特效，封不觉就算不看也知道，因为这是一张“神之卡”；在【疯狂思维】现存的卡池中，总共只有四组神卡，分别为“天地双魔”、“三妖神”、“神斗七星”以及“无名之王”。

论强度的话，神卡系列的每一组、每一张都是强得惊人的，不过，按照“召唤条件的苛刻程度”来排，凑齐“天地双魔”最为简单，“三妖神”次之，以此类推……“无名之王”几乎就是个召不出来的“神”。

此处先不说其他的几组神卡，就说眼前这张……

【九尾狐玉藻前】可说是“三妖神”当中最容易召唤的一张了，她的召唤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自然是通常召唤，即：献上三只祭品从手牌召出——像这种“三祭品”的通召，基本是神卡的标配了。

而第二种，是特殊召唤：当对方场上至少有一只性别男（必须是男，无性物种或者女性都不行）、且攻击力在3000以上的怪兽，而我方场上牌和手牌总量小于等于二的情况下，便可将【九尾狐玉藻前】从手牌中直接召出，无需祭品。

如果说封不觉此前抽到【坂本君】算神抽的话，那眼下斯诺在这种场面下抽到玉藻前，简直就是超神抽……

“切……麻烦东西上场了啊。”封不觉看着那只攻防都是“0”的怪兽，眼中却是闪过了一丝凝色，其脑海中……也已迅速分析出了对方会用这张卡打出怎样的战术，“说起来……你居然能在随机选卡的模式里开到‘神’啊……以这种人品而

言，该不会还不止一张吧？”

“呵呵……谁知道呢？”斯诺诡秘一笑，避过了这个问题，“就算有，你也未必能看见了吧……”说到这儿，他即刻将话锋一转，回到了游戏中，“【九尾狐玉藻前】的特殊效果……发动！玉藻前可使对方场上所有男性生物的攻防减半，而那被减去的攻击力和防御力总值，将全部化为玉藻前的攻防，直到我下一回合的开始阶段为止。”

他说话之间，角斗场中的玉藻前便朝坂本抛了个媚眼儿，坂本君的表情倒是没什么变化，但他的攻击力嘀嘀嘀地就给降成了2000，而他被减去的2000点攻击，便成为了玉藻前的攻击力。

“哼……你应该庆幸，封不觉。”斯诺说完了宣言，便接道，“此刻，假如你场上的男性怪兽很多，那你就已经死了。”

“哼……”封不觉也是冷哼一声，应道，“无聊的假设……玉藻前吸取攻防的特效只能在每回合的主要阶段发动，就算现在我的【持剑欺诈师】还在，他在战斗阶段以外的攻击力也是0……你吸到的攻击力一样也只有两千。”

“哦？看起来……你对神卡的特效果是一清二楚啊。”两秒后，斯诺又道，“呵……那么，你应该也清楚，【九尾狐玉藻前】的特效可不止一个！”

他说这句话的同时，场上那怪兽的形态也已开始突变……

这便是【九尾狐玉藻前】的第二种特效——妖狐变身。

但见，那绝色美人身形一转，将大氅扬起，眨眼间已成一只巨大的妖狐。其皮毛呈银白色，如月华般清濯明净、皎洁出尘；其双眼则是血一般深红，透出迫人的妖气。庞然的身形之后，九条巨尾似冲天之炎，于半空腾动乱舞。

说实话，就冲这动画效果，十星神卡也是名副其实。

“【九尾狐玉藻前】的特殊效果之二……变身为妖狐，摧

毁对手的一张手牌，并让其控制者从卡组中抽九张牌！”斯诺话没说完，便已然开始抽卡了，“很遗憾，你没有手牌让我摧毁，不过……就冲这抽卡的效果，我也是要发动这招的。”

一句话讲完，九张牌也已抽完了。

这一刻，客观来说……封不觉已经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因为……本回合，斯诺的战斗阶段尚未开始。靠着刚抽上来的……整整九张手牌，他是很有可能把封不觉干掉的。

且不说觉哥的魔法陷阱区里现在是一张牌都没有……就算他有盖牌，也未必能解决问题，因为所有神卡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抗魔法和陷阱。

当然了，每一张神卡在这方面的表现不尽相同。比如说，有些卡是“什么魔法陷阱都不吃”、还有些是“不吃针对个体怪兽的魔法陷阱，但依然受一些泛用性卡牌的影响”、另外，还有“能将魔法或陷阱的效果逆转”的神卡……

而斯诺场上这张【九尾狐玉藻前】，就属于“不受任何魔法和陷阱影响”的类型。

“呵呵呵……”斯诺盯着手上那九张牌看了很久，在看牌之余，他还不时地朝封不觉瞟上一眼，笑上几声，好似对方已是一只待宰的羔羊。

“就算你冲着我反复淫笑，我也不会惊慌的。”可封不觉……却是淡定地用嘲讽进行着回应，“你是不可能赢我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他也笑了，“呵……你有九张牌也好、十张牌也罢，场上有神也好、有魔也罢……像你这种蔑视决斗的人，绝不可能战胜本大爷这种‘真正的决斗者’。”

“哼……”斯诺听到这种有悖于自己理念话，又有点恼火了，“适可而止吧，二十几岁的人了，讲出这么中二的台词不觉得羞耻吗？”

“不觉得。”封不觉想都不想就回道，并反问了一句，“怎

么？难道对你来说，戴着决斗盘和别人对决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吗？”

“还好吧……”斯诺接道，“毕竟我不会使用你那种措辞和动作啊……”

“所以我才说……你什么也不明白。”封不觉道，“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多啰嗦的，笑够了就快点儿动手吧，反正你也杀不掉我，不是吗？”

“切……”斯诺闻言，不禁啐了一声。

他心里真的很不爽，因为……他的确杀不掉封不觉。

他抽了整整九张牌，有怪兽、有魔法、有陷阱，但是……不管他怎么推算、组合，也没法儿在当前的回合中直接获得胜利。

“我从手牌召唤-【恶念河童】，攻击表示！”斯诺这回合的通常召唤权还没用掉，于是，他又召了一只怪兽上场。

召唤宣言后，一只身高一米不到、猿面鸟嘴、浑身粘液的类人形生物出现在了角斗场上。

“【恶念河童】，对【疯不觉】发动直接攻击！”斯诺召上这只怪物后，便直接指挥其进行攻击了。

当然，这也是可以的；根据规则……当玩家在没有说出“进入战斗阶段”这句话时就指挥怪物进行攻击时，系统便会默认该玩家已进入了该阶段，并终止其主要阶段。

啪——

很快，那黏黏的家伙就冲过去拍了觉哥一下。不过，这河童的攻击比台灯妖怪的还要弱……它只是一只800攻的两星怪兽而已，但因为【缺氧地带】的效果，他还是可以越过【坂本君】直接攻击到玩家。

“【蟒蛇怪】，直接攻击！”那河童还没打完，斯诺就下达了另一个攻击指令。

嘶——

蛇怪的攻击力也不高，封不觉也是随便用格斗盘招架了一下就扛过去了。

然而，这些不咋地的攻击加起来……也已经把觉哥的LP给整到了1500，俨然是再吃一次攻击就要死的状态。

可是……偏偏就是这一下，斯诺打不出来。

因为……【九尾狐玉藻前】是“不受任何魔法和陷阱影响”的，也就是说，她连【缺氧地带】的效果也不吃，无法越过对方场上的人型生物直击玩家。

再者，由于她和【坂本君】的攻击力都是2000，她也过不了这“墙”……

斯诺自然不可能让自己这张“还能不断发动改变攻防特效的妖神”，去和对方那张“已经发动过特效的普通怪兽”同归于尽，所以，他的玉藻前在这回合的战斗阶段只能挂机了……

“我……盖上四张牌。”停顿了几秒后，斯诺悻悻然地念道，“结束这个回合。”

“哈！我说什么来着。”封不觉见状，嚣张地一笑，“没有‘魂’的卡组，再大的优势也不过是虚无的泡影！”

“少废话！”斯诺的火气都被撩上来了，“我的场上有三只怪兽、四张盖牌，手里还有四张手牌！而你一个场上只有一只怪兽，手牌一张都没有……你以为自己还能活到下个回合吗？”

“哈哈哈哈哈……”这句话，引来了觉哥更加疯狂的笑声，“你这才是废话！卡组上的第一张牌……便象征着决斗者步向胜利的希望和决心！只要卡组里还有牌，我就不会放弃的！”

说罢，他又是用那夸张的姿势一跨一抽，挥臂一扬：“本大爷的回合……抽牌！”

第1105章 倾向

“这个瞬间，我发动陷阱！”就在觉哥将卡抽出那一刻，斯诺快速喝道，“【咒怨】！”

宣言一出，动画效果也紧随其后，但见盖在他场上的一张陷阱卡顺势翻起，显出了卡牌说明。

“这张卡可在对方的抽牌回合发动，其效果为……宣言一个种类的牌，在包括该次在内的两次抽牌阶段中，只要对手抽到了我所宣言的种类的牌，便须将抽到的牌丢弃。”斯诺说到这儿，停顿了一秒，言道，“我所宣言的种类为——魔法卡！”

在他说完这番话时，封不觉正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手上的牌，用一种古怪的语气念道：“HO~魔法卡吗……”

“哼……猜中了的话，就请你把手上那张牌扔掉吧。”斯诺冷哼道，“当然了，就算你执意不想扔，系统也不允许啊。”

“是啊。”封不觉道，“所以说……”

言至此处，他挥手一拍，就将自己抽到牌盖到了决斗盘的怪兽区域；角斗场中，也即刻出现了一张横置着的巨大卡牌影像。

“我以里侧守备表示召唤怪兽一只。”封不觉的这句宣言，无异于是宣告了对方没猜对，他抽到的并不是魔法卡。

“切……算你运气好。”斯诺不快地撇了撇嘴，“不过，这依然改变不了什么……你是不可能活过下个回合的。”

他的场面优势很大，所以有这个自信。

斯诺发动【咒怨】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以这种卡差巨大的对局来说，劣势方想要扳回局面，80%的情况下只能靠魔法。无论是补充手牌、还是清理场面……速攻魔法都是

最行之有效、且可以在几乎所有阶段即时生效的牌种；因此，斯诺才宣言了“魔法卡”。

假如封不觉眼下真的抽到了魔法卡，那他就得把卡直接弃掉，这就等于是输了……

即使抽不到，情况也没有多大改观……毕竟觉哥现在的处境已经无法再靠血量去硬顶一轮了，无论如何他也必须把手上的牌打出来才有可能活过下个回合。这样一来……斯诺又可以通过其盖牌的位置判断出他的牌种——简单地说，盖在前排就是怪兽、盖在后排就是陷阱，反正不可能是魔法了。

“放心吧，我会活到你死为止的……”另一方面，封不觉的气势丝毫未减，他一边出言反击，一边下达了攻击指令，“【坂本君】，攻击【蟒蛇怪】！膝盖……”

“陷阱卡！发动！”这回，觉哥的攻击宣言才说到一半（实际上已经生效了，后面的招式名报不报两可），斯诺就打断了他，“【妖魔的觉悟】！”

这是他卡组中的第二张【妖魔的觉悟】，效果前文也说过了……

毫无疑问，【蟒蛇怪】也是妖魔族的怪物，而且它现在也符合了“遭到攻击”这个条件，于是，陷阱卡成功发动。

一番操作后，【蟒蛇怪】便化为白光、成为了祭品，斯诺牌组中另一只妖魔【野寺坊】被特召上场。

【野寺坊】的形象，大致是一个穿着破烂的日式黑色僧服的僧人，其样貌颓然怪异，虽然没有那种“强大”、“狰狞”的感觉，但却透出阵阵森然之气。

传说，野寺坊是废弃的寺庙里出现的妖怪。因为村人们从来不去寺庙中布施，所以住持怨愤而死。死后的怨念让他化为妖怪，每日傍晚出现在破庙里，孤独地撞响钟声，那钟声听起来万分悲凉；如果有人寄宿这个寺庙，野寺坊就会咬

断旅客的喉咙。

“攻击力2000吗……”封不觉看到那张卡时，念道，“而且……还有着‘当场上有其他友军怪兽存在时，无法被作为攻击对象’的特效。”

“怎么样？差不多该绝望了吧？”斯诺这时又道，“我知道你打得什么主意，你是指望把我的【蟒蛇怪】打死，然后让【坂本君】继续站场，这样一来……下一回合，我的【玉藻前】还是打不到你本人，而【恶念河童】那800的攻击力你还是能吃下来的。呵……可惜啊，如今我场上又多了一只2000攻的怪物，且这只怪也是可以靠着【缺氧地带】的效果直击你的，就算你现在用【坂本君】击杀掉【恶念河童】，到下回合……你本人还是会被【野寺坊】给一击带走。”

“【坂本君】，攻击【恶念河童】！秘技——膝盖冲击！”这回，封不觉根本没搭理对方，只是将眼神平移了几分，便又一次指挥场上的怪兽发动了攻击。

言毕，那颇为奇葩的战斗姿势顺势再现，只见【坂本君】如闪现一般出现在了【恶念河童】的背后，用他那大长腿的膝盖把后者的后脑勺给顶碎了。

有鉴于这是个全年龄的游戏，脑壳碎开的场面并没有被非常露骨地表现出来，在击杀发生的一刹，被杀的那一方便化为白光爆碎开去。

嘀嘀嘀——

那怪兽完蛋之后，斯诺的LP也被扣去了1200点的差额，不过还是有6000之多。

“切……”接着，斯诺啐了一声，接道，“【恶念河童】的特效……发动！”

很明显，【恶念河童】也是一只效果怪兽；按照斯诺的逻辑来说，像这种攻击力只有800的玩意儿，光冲着“妖魔族”的属性，是不值得放进牌组中的。

“当【恶念河童】被击杀时，可以从卡组中补充一只攻击力2000以上的妖魔族怪物到手牌中，然后切洗卡组。”斯诺说这话时，系统那“悬浮选牌”的特效已然生成在了他的面前。

他很快便在虚拟界面上完成了选择，随后，决斗盘的卡组槽中就有一张牌自动弹了出来。

斯诺抽出那张卡，稍稍看了一眼便放进了手牌，而他的决斗盘也在此时自动切洗了他的卡组。

“哼……你的回合，到此为止了吧？”两秒后，斯诺再度开口，眼中杀机毕露。

“我的回合……终了。”封不觉的确也没别的事可以做了——抽到的牌，他也打出去了；场上的怪兽，也攻击过了……

“我的回合！抽牌！”对方话音未落，斯诺便高喝宣言，伸手一抽。

看了一眼自己抽上来的手牌后，他说道：“这个瞬间，【九尾狐玉藻前】的特效将重新计算。”

在他说话时，玉藻前的攻防又回到了0，而坂本君的攻击力也回到了4000点。

不过，一秒过后，玉藻前的“吸收”特效又开始发动了……由于封不觉的另一张怪兽牌是里侧守备表示，性别、种族都不明，不计入吸收范围。所以，这次玉藻前能够吸到的还是只有坂本的攻防。

转眼间，坂本君的攻防再度减半，而那减去的数值全都加到了玉藻前的身上。

“好了……我就把话说开了吧。”效果计算完成后，斯诺的视线移到了封不觉场上的那张守备怪兽卡上，“你的对策是显而易见的……你知道【缺氧地带】只作用于表侧表示的怪兽，而里侧守备表示的怪兽……由于在翻开以前种族不明，不受这个效果影响。也就是说……不管你这张怪兽牌是什

么，为了活过这个回合，以里侧守备表示将其盖上……是你唯一的选择。”说着，他伸出三根手指，“当然了，对我来说，你这‘别无选择’的背后……仍存在着三种需要去揣摩的可能。”

斯诺的顿了顿，再道：“其一，你盖的那张怪兽卡是没有任何里侧翻转效果的怪，且会受到【缺氧地带】的影响。这种情况下，你已必死无疑，就算这只怪的防御力在2000以上（攻击力2000以上、无需祭品即可通常召唤的怪兽，肯定都会伴随着某种负面效果，但防御力2000以上的通召怪兽，很多都没有负面效果）也没用，只要我用玉藻前攻击它一次，让他变成表侧守备表示、明确其种族，那么接下来，我的【野寺坊】就能越过它来直击你了。

其二，你盖的那张怪兽卡没有里侧翻转效果、但也不会受到【缺氧地带】的影响、同时还有2000以上的防御力。这种情况下，我就得设法击破这只怪才能干掉你了……但是，你存活的概率是多少呢？且不说你的卡组里有没有符合上述条件的卡，就算有，你还能刚巧在这个回合里抽到？

其三，你盖的那张怪兽卡是有里侧翻转效果的卡片。这种情况下，它是否受【缺氧地带】的影响就无所谓了，因为像这种通召出来的翻转效果怪兽，防御力肯定不超过2000，只要被攻击到就是死，死掉以后你也就没‘墙’可用了。剩下的问题就是……这只怪兽的效果是什么。”

他分析完这一通，最后，却是笑道：“哦，对了，以上的假设，还是建立在我这个回合什么都不做，直接就进入战斗阶段的基础上的……我说到这个份儿上，你还觉得，自己会有下一个回合么？”

“作为一个连决斗者都不是的人，你也算挺能说的了。”封不觉双手交叉在胸前，傲然而立，全然不为所动，“我有没有下一回合，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嘁——死鸭子嘴硬的能耐倒是一流。”斯诺不快地回道，“是想通过虚张声势……让我认为你盖的是‘效果怪兽’而不

敢轻举妄动吗？别作梦了！”

“唉……”这一刻，封不觉忽地叹了口气，讲了句好似和当前的话题没关系的话，“所以说……刚才的抽牌，你没能抽到无需祭品的通召怪兽对吧？”

这句话，让斯诺的瞳孔收缩，神情绷直。

“抽卡之前，你分明是杀气腾腾、自信满满的样子，但抽上来以后，气势就变了。”封不觉接着说道，“紧接着就给我来了一段长篇大论，借着说出‘各种可能性’来试探我的反应，想从我的表情变化或者肢体语言中找出蛛丝马迹……哈啊……”他说到这儿，装模作样地打了个哈欠，“这些……都是我早已玩儿剩下的手法了，我劝你还是省省吧。”

“可恶……”斯诺心里已经在骂街了，再度被揭穿的他有点儿恼羞成怒。

停顿了一秒后，斯诺又高声对觉哥道：“你怎么知道我没抽到有通召怪兽！”

“很简单啊。”封不觉道，“你在上个回合通召的是【恶念河童】，攻击力区区800……在那样一个只要上场就能直接对我造成LP伤害的场合，就算是放弃怪物的翻转特效，也该把攻击力更高的怪召上来才对。由此可见，当时你手中剩余的四张卡中，没有四星以下（大于等于五星便需要祭品才能通常召唤）的怪兽。”他微顿半秒，再道，“依我判断，在上回合结束时，你手中的四张牌，应该是一张次要陷阱、一张速攻魔法、两张上位怪兽的组合；亦或者是一张速攻魔法、一张上位怪兽、加上两张次要的陷阱魔法卡的状况。”

他说这话时，斯诺竭力控制住了脸上表情的变化，但他心中却是在暗惊：“居然又猜对了！”

没错，当时他手中的四张牌，正是一张次要陷阱、一张速攻魔法、和两张上位怪兽。

“以你的水准、风格，是不会在魔法陷阱区盖满五张牌

的。”封不觉的话还在继续，“因为那个区域被占满了以后，在空出一个格子之前，你就无法打出速攻魔法了。”

这……就是你的‘倾向’，为了贯彻‘全面压制’、‘万无一失’的理念，你会在一定程度上‘留出余地’。

“所以我推测，你至少将一到两张认为是‘不那么急需盖上’的陷阱卡留在了手里，并且还握了一张速攻魔法。你急着将【妖魔的觉悟】用在【蟒蛇怪】身上的举动，即是极好的佐证；假如你不是想‘尽快空出一块盖牌区’的话，是不会那样选择的——把【妖魔的觉悟】留给【恶念河童】，任由【坂本君】打死【蟒蛇怪】的话，你还能少损失200LP。”

“可是，你等不了了，因为【咒怨】要等到下个回合我的抽牌阶段才会从场上被移除，假如你不在那个时机发动【妖魔的觉悟】，到了眼前这个回合，你的魔法陷阱区还是只有一个空格，这是你不愿看到的……”

“根据这个思路，你手上那四张牌大概是什么种类基本也就明了了。”

“呵……在本回合开始时，你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会抽到四星以下的通召怪兽；毕竟之前连抽了九张牌，且其中只有一张【恶念河童】是献祭用的杂鱼怪兽，考虑到卡组构筑的平衡性，接下来再抽到这种卡的概率很大。然而……你偏偏没抽到。”

“若是抽到了，一切都好说，直接拍上场来，用这只杂鱼攻击我那张里侧守备的卡、把效果触发掉就行了。可是现在……你场上的怪兽，一张是过不了坂本君这堵墙的神卡，另一张也是攻击力2000以上的效果怪兽……这两只怪拿来当祭品是很浪费的、也不合适的；就算你舍得这样做，情况也没有改变，献祭召唤后，场上怪兽的数量还是二；想在本回合内完成击杀，你就得‘冒险’，就得让你的强力怪来攻击我这张效果不明的守备怪兽……”

言至此处，封不觉闭上眼睛，冷哼一声：“哼……如果

是‘真正的决斗者’，绝不会在这种时刻迷茫和犹豫的，但你嘛……明明自己才是虚张声势的试探方，却还说我是虚张声势。”霎时，他猛然睁眼，怒瞪对方，“真是可笑！本大爷早已说过了……我是不会输给你的！随便你干什么，有种就放马过来吧！”

第1106章 魔术死斗

“开口闭口‘真正的决斗者’，简直不知所谓！”斯诺的火气越来越大了，一方面是因为对手底气十足地宣扬着与其截然不同的理念，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自己的手牌确是被看穿了，“既然你这么嚣张，我就杀给你看！”说着，他便连出两手，“我先盖上一张牌，然后……从手牌发动速攻魔法——【手牌透支】！”

此卡可在任何时机打出，发动的场合，双方玩家立即将手牌数量补充至六张，并在下一个（任意一方的）回合结束阶段丢弃三张。

这张卡……是斯诺通过玉藻前的特效入手的，以他当时的手牌数量和场上情况（盖完牌、召完怪、手里还剩四张）来说，发动的意义不大、还有可能倒亏；而在此后封不觉的回合中，他就更不会发动了，自己亏不说，还会给对方补手牌。

但在此刻，斯诺亟需一张四星以下的通召怪兽来奠定胜局，而他手上那六张牌（分别为一张【手牌透支】、一张次要陷阱、两张上位怪兽，一张本回合抽到的牌，以及【恶念河童】补充到其手中的一张上位怪兽）里又正好没有，于是，他就在盖掉一张陷阱卡（他场上的魔法陷阱区现在有两个空格，剩下三格有两张盖牌以及一张明着的【咒怨】）之后，打出了【手牌透支】。

于是，在速攻魔法的效果下，斯诺便又抽了两张牌入手。

虽说他这种做法没有把【手牌透支】的功效最大化、还亏了一张牌，但在这“只要抽到四星以下怪兽就很可能结束战斗”的局面下，在这“斩杀的机会”前，任何程度的亏牌都是可

以接受的。

卡牌游戏并不是围棋或者象棋那种“完全信息博弈”，而是具有偶然性、不确定性和许多随机因素的“不完全信息博弈”；在这样的博弈中，有许多步骤……不到最后时刻是分不出“对与错”来的。

也许某一个看起来像是亏损的决定，本质上无关痛痒、甚至可能到后来还被证明是最优的打法；而某一个看起来很划算的打法，到最后却成了败北的伏笔……

而最离谱、却又最有乐趣的地方在于，在某些情况下，就算一个人错漏百出，只要卡组够强、乃至运气够好，照样也可以赢。

但无论如何，此时、此地……斯诺的判断就是如此，而且……从结果来看，他也切实地抽到了自己想要的卡片。

“呵……来了！”事到如今，斯诺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就算对方刚才是在诈他，但在他发动【手牌透支】时，对手也该确认他的确是在找下阶怪兽了；再者，他现在立刻就要把这张卡打出来的，所以，他干脆就明说自己抽到了，“再怎么切洗卡组，连抽那么多卡，也该有了！”

说着，斯诺就将抽出的两张牌之一往自己决斗盘上的怪兽区一拍：“我从手牌通常召唤——【黑冢】！”

其宣言出口之际，角斗场上便出现了一个破衣烂衫、蓬头垢面、面相丑恶的老太婆，只见其一手拿着把沾血的菜刀，另一手提着个仍在往外渗血的、不知装了什么东西的小布包，一脸狞笑地站在了那里。

【黑冢】，又名“窃尸鬼”，是一种活动在坟地里的鬼，它会把刚刚死去不久的人的尸体偷出来送到其家中吓人，以此来恶作剧；有时候又会只砍下尸体的某个部位带出去溜达，所以也有人叫它解尸鬼。

“接着就是战斗阶段……”斯诺召完了怪，即刻就接上了战

斗宣言，“【黑冢】，攻击对方场上的守备怪兽！”

发动这次攻击时，斯诺基本已经确定自己赢了。

在他看来，觉哥活下来的可能性只有两种：其一，他盖上的这只怪兽真有2000以上的防，而且不受【缺氧地带】的影响；其二，他这只怪兽是效果怪兽，且这个翻转效果可以将其另外两只怪兽的攻击统统阻止掉。

讲道理……二者的概率都很低，还是那句话……首先你得有那种卡，其次你得正好抽得到。

然而，现实却是……

“哼……来得好。”与此同时，封不觉已经笑了，“这个瞬间，怪兽的翻转效果发动！”

其话音未落，他那张里侧守备表示的怪兽卡便翻了出来，并在场上完成了具象化。

噗叽——

这就是【黑冢】的攻击打在那只怪兽身上的音效。

因为……觉哥的那只守备怪兽是——【不稳定的史莱姆】。

“【不稳定的史莱姆】，特殊效果发动！”下一秒，封不觉便气势十足地喝道，“当这只怪兽以里侧守备状态遭到攻击并被破坏的场合，分裂成两个【史莱姆代币】，以守备表示置于场上。”他摊开双手，笑道，“虽说【史莱姆代币】是零攻零防、也不能作为祭品使用，但用来充当墙壁的话，刚好可以挡住你那剩余的两只怪兽。”

“切……”当斯诺看到场上那只史莱姆像果冻一样一分为二时，便知道自己这个回合将对手斩杀的意图又无法落实了，“偏偏是这种恶心的效果……”

【史莱姆代币】没有性别之分，就算有，零攻零防的东西也无法在下回合给玉藻前提供加成；而且，这俩东西显然

也不受【缺氧地带】的影响，所以是可以替玩家挡敌的。

“野寺坊、玉藻前，把那两个杂鱼给干掉！”斯诺气急败坏地下达了这样一句攻击指令，他场上的两只强力怪兽也像是拍苍蝇一样轻而易举地就把那两只【史莱姆代币】给拍没了，可是……这个回合里，封不觉的LP却是半点没有损失。

根据【疯狂思维】的规则，守备表示的怪兽因战斗被消灭时，玩家是不用承担战斗差额伤害的（除非攻击方具有某些可使其计算的卡片效果），因此，在这个看似极为不利的战斗阶段过后，封不觉愣是活下来了。

“我……再盖上一张牌……”所有的怪兽都攻击过后，斯诺在自己那魔法陷阱区上最后的一个空格盖了一张牌，然后，“……结束这个回合。”

“哈！”封不觉等的就是这个瞬间，“速攻魔法——【魔术死斗】，发动！”

在刚才那【手牌透支】的作用下，现在觉哥的手上有整整六张手牌。

按理说，在斯诺说出“结束宣言”的瞬间，他和斯诺都得从手上扔掉三张牌才是。

但是，觉哥抢在这个“弃牌”的效果之前，发动了速攻魔法……

“什么！”斯诺闻声，当即神情陡变，“竟然是【魔术死斗】！”他显然是知道这张牌的效果，才会有此反应的。

“【魔术死斗】发动时……”封不觉则是一脸热血地开始了解说，“双方玩家须将手牌中所有的魔法、陷阱卡逐一置入场中并立刻强制发动，在‘无法发动’的场合，便将该牌展示给对手，然后盖伏。”说话间，他挥臂一指，用嘲讽的语气接道，“有鉴于阁下的魔法陷阱区现在是全满的，根本没地方放牌，所以……这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你就看我表演吧。”

“这个家伙……”斯诺这会儿气得都在磨牙了，但他无可奈

何。

“第一张！”很快，封不觉就从手牌中打出了一张牌来，“陷阱卡——【友军伤害】，这张卡效果为，在敌方的战斗阶段，且敌方场上有两只以上怪兽的时机，选择其中一只怪兽与另一只进行战斗。”

“哼……【九尾狐玉藻前】可不受这种东西的影响！”斯诺此时冷冷说道。

“放心，我知道她的特效。”封不觉道，“这张卡的效果并不是‘操控其中一只去攻击另一只’，而是‘同时作用于两只怪兽’的，所以玉藻前这免疫陷阱的怪兽无法被选为目标之一。好在……你场上还有另外两只怪不是吗？”说到这儿，他提高了声音，“【野寺坊】、【黑冢】，战斗吧！”

他的宣言一出，那两只怪兽便转过身去，来了一发激情对削；结果，自然是攻击力更高的【野寺坊】胜出了……【黑冢】的攻击力是1500，比起觉哥刚才那个【不稳定的史莱姆】的防御力来肯定是更高，但眼下，他在战斗中落败，且给自己的主人斯诺造成了500点LP差额伤害。

“这个瞬间，【黑冢】的特效发动！”斯诺的LP被扣成5500后，他用明显的不悦语气接道，“在其死亡的场合，以表侧守备表示召唤一只攻防各500的【残尸怪】。”

他的话说到一半时，【黑冢】死亡后掉落在地上的那个布包就已自行展开，随后，一个由尸体碎块所组成的小怪物便从里面爬了出来。

“第二张！”封不觉根本理都不理对方，紧接着就拍下了第二张卡，“通常魔法——【禁欲之壶】！此卡发动的场合，双方玩家各自从手牌中选出一张卡，展示给对手后，再洗回卡组；在接下来的决斗中，谁先抽到那张展示牌，便立即损失1000LP。”

他和斯诺都是做事挺有效率的人，这段话说完时，两人

已经各自从手牌中挑了一张出来。

斯诺选的是一张需要两只祭品才能召唤的七星怪兽，这种怪兽他手里现在有两张，简单地说……留着也是卡手。

而封不觉展示的……是一只需要单祭品召唤的六星怪兽，有鉴于他现在手上剩的牌只有三张了（六张牌里已打出了【魔术死斗】【友军伤害】和【禁欲之壶】），这种怪兽卡他就算不放回卡组，一会儿也得弃入墓地。

两人完成了展示之后，就各自将牌放回了卡组，由决斗盘自动完成了切洗。

“那么……第三张！”一秒后，封不觉又拍一张。

“这家伙……手上到底有多少张是魔法陷阱？”斯诺这会儿已经开始慌了，因为到这一步为止，封不觉手牌就剩一张了，也就是说……在他这番“连锁”结束后，他最多因【手牌透支】的效果弃掉一张牌而已。

“通常魔法——【程序员的疏忽】……发动！”封不觉的行动还在继续，“此卡的特效为……宣告一张卡牌，无论这张卡牌在场上、墓地、手牌、卡组、乃至已被‘除外’，无论这张卡牌的原特效如何，只要这张卡在本场决斗中切实存在，那么，在当前这个‘阶段’，这张卡失去所有的特效。”

“哈！”听到这里，斯诺就笑了，“哈哈哈……门外汉就是门外汉！这张【程序员的疏忽】可是你击杀玉藻前的唯一机会啊！刚才你只要忍一下，弃掉三张卡……然后在自己的战斗阶段把这个魔法用在玉藻前的身上，你就能在‘不触发玉藻前的死亡特效’（是的，玉藻前还有一个特效）的前提下将其击杀了。”他用鄙夷的眼神望着觉哥，“但你呢……因为觉得弃三张牌很亏，强行在我的‘结束阶段’发动了【魔术死斗】，于是，这个‘在一个阶段内’、‘连神都可以压制住’的魔法，就这么被你浪费掉了。”

他说得没错，这张牌……确实是干掉神卡的极佳手段，

假如在战斗阶段发动；就能把玉藻前的攻防变回0，且限制住其死亡特效，这时……觉哥若是用4000攻的坂本给她来一下子，那不但是场面……就连LP都能追平了。

可是，在这种“对方回合的结束阶段”强制发动出来，的确是没什么用的。

然……

以上这些，都只是一般人的想法而已。

“哼……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把这张卡用在玉藻前身上了？”片刻后，封不觉也笑了，那是邪恶的笑、让人不寒而栗的笑。

在这场决斗中，封不觉还是首次露出了这样的表情……

熟悉觉哥的人都知道，当他露出这种神情时，站在他对立面的人，马上就要倒大霉了……

“你说……什么？”斯诺不明白对方想干嘛，当然了，他很快就会明白的……

“我所宣告的卡是……”封不觉说着，缓缓地举起右臂，朝着自己的卡牌墓地一指，“此刻沉睡在我方墓地中的——【无名之王】。”

斯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你说什么！这不可能！【无名之王】怎么会在你的墓……”

他的话尚未说完，便戛然而止……

因为这一刹，一组记忆的画面在其眼前闪过。

“是……那个时候……”数秒后，斯诺已是一脸骇然之色，并失魂落魄地念叨了一句。

“没错，就是‘那个时候’。”封不觉道。

在这场决斗中，封不觉只有一个“时机”，能把【无名之王】扔进墓地，那就是……

“本大爷以‘将一张手牌弃入墓地’为代价，特殊召唤……【持剑欺诈师】。”封不觉将自己在第一回合里说过的那句话又重复了一遍，“还记得吧？”

“你居然……”斯诺彻底无语了，“在游戏刚开始时，就把【无名之王】这种卡给扔进了墓地……”

他不懂，真的不懂……既想不通、也无法理解。

“什么逻辑？什么意图？什么鬼！”斯诺用了个排比句，充分表达了自己当下的心情。

“呵呵……所以说，你还差得远啊。”封不觉说着，“看不起决斗的愚人啊……好好见识一下，真正的决斗者是如何赢下这场胜负的吧！”

言毕，他用一个酷炫到羞耻的动作，将手上的最后一张牌……也拍在了决斗盘上。

“这是我要发动的第四张牌，也是最后一张……”封不觉沉声言道，“通常魔法——【死者苏生】！”他微顿半秒，昂然一立、再度挥臂一指，“其作用目标就是，在本阶段内被视为通常卡，暂时可受魔法卡影响的……最强之神——【无名之王】！”

第1107章 无名之王

【无名之王】登场之时，两人头顶的天空忽呈一片晦暗之色。

一时间，黑云压境、风涡流转，风云际会之间，一道电光从天而降，挟来一道傲然身影。

但见，【无名之王】身着一席古代埃及服饰、留着一头杀马特发型，全身上下还连拿加戴地装备了七件金色的装饰品……或者说……七件千年神器。

“这就是……【无名之王】吗……”斯诺看着那个出现在角斗场中的男子，喃喃念道，“居然用那种方式给召出来了……”

“好了，我的连锁到此为止。”与此同时，站在对面的封不觉又说道，“这个瞬间，【手牌透支】的弃牌效果开始生效……”他摊了摊手，一脸嘲讽之色，“可惜，我的手上已经没有牌了。”

“切……”斯诺闻言，啐了一声，十分不爽地将自己手上剩余的三张牌全都丢进了墓地。

“那么，接下来……”两秒后，封不觉高声接道，“正式进入本大爷的回合！最强之神的特效发动！”

因为【程序员的疏忽】持续时间只有“一个阶段”，所以在斯诺的“回合结束阶段”过了以后，【无名之王】的特效就全部回来了。

“【无名之王】的特效共有……七种！”很显然，封不觉的表演，这才刚刚开始……

与此后要发生的一系列连锁相比，刚才的【魔术死斗】只能算是热身而已。

“特效一——‘千年眼’！”封不觉朝着对方场上一指，“在玩

家的回合开始阶段，如果己方的场上存在【无名之王】，便可看穿对手的手牌以及场上所有的盖牌。”

其话音落时，系统的动画效果也顺势跟进，只见【无名之王】举起一个眼球状的金色装饰物，抬手一照……斯诺所有盖牌的牌背就立刻变成了一种半透明的状态。

斯诺的手牌刚刚扔光，其怪兽区的三张卡也都已明了，剩下的……就只有魔法陷阱区里的卡了；眼下，在【无名之王】的特效下，除了那张已经是表侧显示的【咒怨】外，另外四张也逐一显示了出来。

“原来如此……”封不觉看着对方的卡道，“这种配置……的确很符合你的风格。”

此刻，斯诺盖着的四张卡，有三张是陷阱，一张是魔法。

第一张陷阱卡，是【拖入地狱】，特效为——当我方的一只怪兽因战斗死亡时，将发动攻击的怪兽一并消灭。

这张卡，自然也是在召唤出玉藻前的那个回合被补入斯诺手牌中的、也是在那时就盖下的四张卡之一；此前，当【坂本君】击杀【恶念河童】时，斯诺其实可以发动这个特效。但以当时的情况而言，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当时的斯诺是巨大优势、随时可能完成击杀的优势局面。在【缺氧地带】的影响下，【坂本君】就算活着也无法作为玩家的屏障；相反，【坂本君】若是被消灭了的话，到了下回合，玉藻前那吸收攻防的特效就会落空，成为零攻零防的状态，要比喻的话……那时带走坂本就等于是自废武功；所以，他把这张陷阱留到了现在。

第二张陷阱卡，【杯弓蛇影】，这张卡只可在对手的战斗阶段发动，生效后，便立即在场上召唤出一枚【影子代币】，该代币置于怪兽区中，其攻防分别为0和2000，无法作为祭品、无法被改为攻击表示，一旦被消灭，该代币便会立即被“除外”。

第三张陷阱卡，【穿梭阴阳】，当我方墓地里的怪兽总数超过十张时，可从中挑选五张并洗回卡组中；这张……是斯诺在刚才那个回合的次要阶段盖上的。

最后，那张魔法卡是特殊魔法——【矮子当道】，特效为，当此卡盖伏在场上时，可在任何一名玩家的战斗阶段发动，使全场怪兽无法发动攻击。

斯诺盖上这张牌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虽说玉藻前那死亡特效很厉害，但也难保对方不会拿同是2000攻的坂本去跟她同归于尽，所以他需要这样一张牌来防一手。

“接着，我进入抽牌阶段……”快速扫视过斯诺的盖牌后，封不觉又道。

“哼！这个瞬间【咒怨】的特效又发动了。”这时，斯诺迫不及待地抢道，“抽到魔法卡的话……就麻利地将其扔掉吧。”

“呵……不好意思……”封不觉冷冷笑道，“这个瞬间，我发动【无名之王】的特效之二——‘千年天秤’！在任何一个阶段，只要是抽牌的时机，我都可以选择放弃抽牌……每放弃抽一张牌，便可回复1000LP。”他微顿半秒，再道，“我不说你也该懂了……我要放弃这次的抽牌权。”

说话间，只听得一阵“嘀嘀嘀”的音效响起，觉哥的LP回到了2500……

另一方面，由于两个回合的抽牌阶段都已度过，【咒怨】的效果也到此为止了。

“那么……接着就是主要阶段……”待失效的【咒怨】进入墓地后，封不觉继续说道，“我发动【无名之王】的特效之三——‘千年锡杖’……永久获得敌方场上一只怪兽的控制权。”

“什么！”斯诺一听就惊了，“自带【变心】（一张能在一回合内改变怪兽控制权的通常魔法）效果？还是永久？”

封不觉没理他，而是很明确地指出了自己的目标：“而我选择的怪兽就是——【九尾狐玉藻前】！”

言毕，【无名之王】举起了其手中千年锡杖，朝着玉藻前稍稍挥了挥，后者便乖乖地站到了觉哥这边的场上……

“还没完呢……”封不觉紧接着又道，“【无名之王】的特效之四——‘千年智慧轮’，指出对方场上的一张卡片，直到本场决斗结束为止，使其特效变为无效。”他一甩胳膊，“我选的是……【矮子当道】！”

霎时，挂在【无名之王】胸前的千年智慧轮发出了金色的光芒，轮下的吊坠齐刷刷地指向了斯诺那张魔法卡的所在，并朝那卡片射出了一道光束。被击中后的【矮子当道】成了张黑白的褪色卡片，看来是无法再发动了。

“接下来，战斗阶段！”封不觉的攻势终于要展开了，“我用玉藻前攻击你场上的【野寺坊】！冲啊！九尾飞镰卷！”

斯诺可以理解觉哥的攻击选择，此刻玉藻前的攻击力仍然是2000，而【野寺坊】的攻也是2000，一旦战斗，就会同归于尽。

但不同的是……【野寺坊】的死亡特效是“补充一张场地魔法——【凄凉的寺庙】进手牌”，而【九尾狐玉藻前】的死亡特效却是……“在此后的五个回合中，每当我方玩家损失LP，对方玩家也会损失相同的LP”。

叱——砰——

一息之后，伴随着破风及碰撞之声，那九尾妖狐便和僧鬼双双化为了白光。

斯诺的神卡和场上的六星怪兽就这么双双完蛋了，郁闷的是……因为玉藻前的控制权已经归了封不觉，所以这会儿她的死亡特效将由觉哥来享受。

“我再用【坂本君】……攻击【残尸怪】！秘技——膝盖冲击！”觉哥的战斗阶段还没完，他紧接着又道出了攻击宣言，干掉了那只守备怪兽。

到这步为止，斯诺的场上就空了，补进手牌的一张场地

魔法暂时也没什么用。

不过，他还是有事可以干的……

“发动陷阱，【拖入地狱】！”斯诺这会儿已没有再保留陷阱的理由和余地了，“将攻击【残尸怪】的【坂本君】也消灭掉吧！”

反正斯诺场上的陷阱卡都是明的，觉哥自不会对此感到意外。

“我的战斗阶段还没完。”待那张陷阱卡生效后，封不觉又指向了对方，“我要用【无名之王】，对玩家发动直接攻击！”

“哼！我发动陷阱卡——【杯弓蛇影】。”斯诺冷哼一声，迅速做出了应对。

眼下，觉哥场上的怪也只剩下【无名之王】一个了，顺带一提，这位“最强之神”的攻防都是5000，不过……五千也好、五万也罢，只要不具备穿透防御力的特效，哪怕是0防的守备怪兽也可以在打这一下时保证主人不掉血。

砰——

【无名之王】只是用眼神一瞪，那2000防的【影子代币】就崩碎了，可是，斯诺的LP并未被削减……

“呵……你也差不多了吧。”见觉哥场上的怪兽全都打完了，斯诺松了口气，又显出几分得意来，“最强之神……也不过如此嘛，结果，在这回合里，你不也没能打掉我的LP吗？”他耸肩道，“无非就是场面上扳回来一些罢了……”

“场面？”封不觉瞪着死鱼眼，用围观傻叉一般的眼神看着对方，并干笑一声，“哈！你还在考虑‘场面’？”

“你……什么意思？”斯诺隐隐从对方的话里读出来什么来，当即疑道。

“意思就是……”封不觉神情一肃，“……你已经没有下个回合了！”

说罢，他也不等斯诺回应，便接道：“【无名之王】的特效之五——‘千年积木’……发动！”

宣言一出，【无名之王】身前的一个倒金字塔形的坠饰便迸发出了刺目的强光，使其全身都笼罩在了强光之中；数秒后，光华散去，这【无名之王】的容貌未变、其杀马特的发型也没变，但服装却成了一套蓝色的、类似高中生校服的套装。

“该效果，可以让【无名之王】在同一个战斗阶段中再攻击一次。”封不觉平静地说出了这句台词。

而斯诺却是被惊得炸毛了：“WHAT THE 【哔——】？5000攻击力的怪兽能攻击两次？”

“【无名之王】，对敌方玩家发动直接攻击！决斗者之意志！”封不觉用宣言回答了对方的问题。

其话音刚落，【无名之王】便用了一个中二气息十足的动作一挥胳膊，朝斯诺放出一道类似念动力的波动。

砰——

下一秒，斯诺本人居然被击飞了。

他也确实没想到，在这疼痛感设定并不高的全年龄向游戏中……在这个打牌的游戏里，他愣是被打飞了……

“岂……岂有此理……”斯诺从地上重新爬起来时，显得相当狼狈，不过他还是嘴硬道，“但无论如何……我也还没死！我还有500LP！”

“我说过，你已经没有下一回合了。”封不觉道，“我可不是你……”他顿了顿，“真正的决斗者，说到做到！”

此时，觉哥的气势已完全将斯诺压倒，场上俨然是一副吊打的场面……

“进入次要阶段！发动【无名之王】的特效之六——‘千年钥匙’！”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抬起了自己左手的决斗

盘，“我可以选择一名玩家，查看其卡组中全部的卡牌；此刻，我选择的玩家是……我自己。”

宣言完毕，场上那位神仙身上的钥匙型挂件便闪了一下，接着，系统生成的悬浮影像就在觉哥的眼前铺开了；这些影像即是封不觉自己的卡组、而且是按照顺序排列出来的。

“你在干什么？”对面的斯诺现在可是慌得要死，“看自己卡组是要干嘛？难道你记不住自己放了那些牌进去么？”

“最后……”封不觉无视对方的问题，在看了几秒钟自己的卡组后，接道，“我发动【无名之王】的特效之七——‘千年首饰’……我可以预言一个数字X、以及一张卡的名字，然后从卡组最上方开始计算，翻出第X张卡，如果这张卡的名字和我预言的一致，则立刻将其加入手牌。”

当觉哥将这个特效念完时，斯诺的表情完全呆滞了……

“我宣言的数字是16，卡名是……【恐怖小丑】。”封不觉说罢，决斗盘便自动地将其卡组从上往下数的第十六张卡切了出来，觉哥则是抬手一抽。

靠着“千年钥匙”的特效，封不觉已经看完了整套牌，所以他用“千年首饰”发动的“预言”自然也是百分百会命中的。

想必各位也猜到了，这张【恐怖小丑】，正是此前觉哥用【禁欲之壶】洗回手牌的那张六星怪兽……

“这个瞬间，【禁欲之壶】的效果发动，我因抽到了此前的展示牌，损失1000LP……”封不觉的语气，此时已重归平静，“而在【九尾狐玉藻前】的死亡特效之下，你必须扣去相同的LP点数。”

嘀嘀嘀嘀——

觉哥的话还没说完，斯诺的LP……已然归零。

第1108章 真正的决斗者

“我……竟然输了……”斯诺瘫坐在了地上，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喃喃念道，“为什么……为什么我那周全严谨的打法会输给你这种不讲理的、乱七八糟的战术？”

“哈！笑话~”封不觉大笑一声，“你认为我的战术乱七八糟，纯粹是因为你的水平低下、意志薄弱而已。”

“决斗者的意志吗……”斯诺摇头苦笑道，“呵……我依然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是吗……”封不觉闻言应道，“那我就稍微跟你讲讲好了。”他微顿半秒后，接道，“刚才……那最后的回合，假如你和我的位置互换一下，你的选择想必会有所不同吧？”

斯诺想了想，点点头：“如果是我的话，首先，我在抽牌阶段就不会发动‘千年天秤’的特效。”

“为什么？”封不觉问道。

“在那种情况下，选择抽牌更好不是吗？”斯诺回道，“虽说有【咒怨】的效果在，但从此前【手牌透支】和【魔术死斗】的情况来看，你已连着抽了很多张魔法和陷阱卡，所以这一手抽到怪兽卡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抽到了又怎么样呢？”封不觉问道。

“抽到不就可以在主要阶段将其召上场了吗！”斯诺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

“哦。”觉哥不温不火地应了一声，接道，“然后呢？”

“然后就是战斗阶段，如果换成我的话……根本就不会选择玉藻前去攻击【野寺坊】。”斯诺回道，“用同样是两千攻的【坂本君】去和【野寺坊】同归于尽，再用玉藻前去攻击【残尸怪】，这样……就可以让我的场上多一张神卡站场

——因为玉藻前是不会被【拖入地狱】带走的。”

“哦。”封不觉这回只是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

“再然后，我就用【无名之王】的两次攻击击破【影子代币】，并打掉5000LP，最后……用我在抽牌阶段抽到的通召怪兽，补掉最后的500点血。”斯诺说道，“这才是正常的思路吧！”

“是啊，这种思路，正体现了你和‘真正的决斗者’的差距。”封不觉接道。

“切……分明只是运气好而已，难道你还能否认我的打法更合理吗？”斯诺反驳道。

“当然能。”封不觉回道，“我就一步一步跟你讲好了……”他顿了顿，再道，“首先，你这套打法，其最基础的部分就有问题，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的，而那个假设就是我‘会抽到四星以下的通召怪兽’。”

“但从概率上来说……”斯诺还想接话。

但封不觉却是抢过他的话头道：“从概率上来说，我有可能抽到、也有可能抽不到，我就问一句……抽不到呢？”

“哼……”斯诺不爽地应道，“抽不到就抽不到呗！就算你抽到了魔法卡，被【咒怨】的效果给弃掉了又怎样？按照我的打法，场上可以多站一个神呢！”

“对，是可以多站一个神。”封不觉回道，“但代价是什么呢？如果那代价是‘有一定几率’会让你‘活到下回合’的话，我觉得不值。因为只要还能抽牌，就代表还有机会赢。”

“荒谬……”斯诺道，“那如果我的场上铺满十张、而你则是空场零手牌……这时轮到你的回合，且你的卡组里只有一张牌了，你还觉得自己能赢吗？”

“当然。”封不觉坚定地回道，说着，他扬起了自己的决斗盘，“真正的决斗者都有着一个信念——无论眼前的场面多么不利，无论对面的场上站了多少‘神’、或者那些‘神’有多

强……只要我的牌组里还有着哪怕一张牌，就仍有获胜的希望。”

“那种信念在99%的情况下是没用的！”斯诺高声道，“事实上哪儿有那么多的极限翻盘？卡牌游戏就是逐步累积优势最后转化为胜势的游戏！”

“这种事不用你来告诉我！”这一刻，封不觉忽然神情激动地暴喝出声。

他这一嗓子可把斯诺吓得不轻。

从这场决斗开始倒现在，觉哥表现过热血、中二、痞子、疯子等等状态，但他还是头一回露出现在这样的表情。

“我知道卡牌游戏是怎么一回事！我也知道胜率高的打法是怎样的！”封不觉声嘶力竭地喊着，“那些‘正确’的、‘高明’的选择，只要花点时间……所有人都能想得出来，而且所有人都会得到一致的答案。因为所谓‘正确’选择，无非就是有高于51%的概率将你引向胜利的那个选择。”

他喘了口气，又道：“那么‘错误’呢？选一百次，有九十九次会输的选择，自然就是‘错误’，就是‘不合理’。对……道理我都懂……”说到这儿，他稍稍平静了一些，“但那一百次当中才会出现一次胜利的打法，就应该被放弃、被无视吗？做出那种选择的人就该遭到鄙夷和嘲笑吗？”

听到这里，斯诺的神情也变了，如果是在这场决斗开始之前，他应该会对这样的问题嗤之以鼻，并明确地回答——是的。

但此刻，斯诺也在思考……

他玩卡牌游戏也有很多年了，他的确见过一些玩家……会十分执着地将某张自己特别喜爱的卡放入牌组、甚至以这张卡为核心去构思卡组；纵然……那张卡本身根本连特效都没有。

白色的龙、黑色的魔术师……在斯诺看来，那种需要双

祭品才能通召上场、却未必打得过后来一些召唤代价更为低廉的怪兽的老卡片；那种靠着一堆配合卡才能堪堪有点作用的卡片；那种除了象征意义以外真心不怎么强的卡片……是根本不值得投入心力去开发的，更不用说“投入感情”了。

直接选择更强力的卡，组成强力的、主流的卡组和套路，才是取胜之道。因为胜率才是不会说谎的东西，才是实力的体现。

而封不觉……显然不那么想。

觉哥一边说着，一边看了一眼自己决斗盘上的卡组：“每个人都使用‘正确的打法’、‘成熟的套路’的卡牌游戏，那才是真正意义上‘拼运气’的游戏；因为所有人的思路都是雷同的，套路也是共知的，输赢看的就是卡组间的克制、其次就是看牌运……就像你说的，胜负在开打之前已经决定了七成……”

说到这儿，他不禁冷哼一声：“哼……那样的游戏，也的确不能称之为‘决斗’了；而那种使用着烂大街的卡组和套路、秉持着固化的思路、毫无信仰的同时、又在为‘胜率’这种东西沾沾自喜的人……也不配称之为‘决斗者’。”

斯诺连中数枪，颇有些郁闷，还好他本来也没有以“决斗者”自居，还不至于发火：“好……我承认你有信仰，虽然我不理解你那套‘决斗者’的精神，但我尊重你的想法……不过，我还是得问一句——假如你所谓的决斗者精神就是那种赌博式的、十战九输的打法，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失败的同时用信仰来当遮羞布么？”

“谁说我在赌博？”封不觉反问了一句，接道，“决斗者的意志并不代表丢掉思考和计算地盲目瞎打……恰恰相反，我的打法，才是百分之百可以完成ONE TURN KILL的极限打法。”

“哼……”斯诺还是有点不服，他仍然相信自己的解法更优更稳，“你现在赢了，当然是敢这么说了。”

“我刚才还没解释完呢。”封不觉接上了先前的话题，再道，“你以为……我发动‘千年天秤’是担心被【咒怨】的效果弃牌，或是单纯地想要补充1000LP吗？”

“难道不是吗？”斯诺应道。

“我在那个时机放弃抽牌的真正理由是……”封不觉直接说出了答案，“假如我当时抽牌的话……有一定的几率，会抽到【恐怖小丑】。”

这句话入耳之时，斯诺如遭醍醐灌顶，脑中翁然、神情陡变。

“看起来你已经明白了。”封不觉道。

“你……在那个时候……”斯诺用颤抖的声音，吞吞吐吐地接道，“……就已经想到了……”

“不，我在发动【魔术死斗】时就已经想到后面所有的步骤了。”封不觉打断道，“只不过，在进入我的回合之前，仍有几个未知数……那就是你那几张盖牌。”他停顿一秒，再道，“万一你的盖牌里有那种‘将对方召唤上场的怪兽立即破坏’的卡，便可以在你的回合‘结束阶段’，在【无名之王】的特效恢复以前将其再次送回墓地。”

“可惜……你没有。”

“待进入我的回合开始阶段，【无名之王】的特效尽数恢复；在用‘千年眼’看过了你的牌以后，我便知道……你已经死了。”

“此后的每一步，都在我的计算之中。”

“放弃抽牌阶段的抽牌，就能确保【恐怖小丑】仍然留在我的卡组中。这样我才能在次要阶段发动的‘千年钥匙’和‘千年首饰’的连锁特效并将其抽出，以此配合玉藻前的死亡特效给予你1000点LP的伤害。”

“而我在战斗阶段用玉藻前和【野寺坊】同归于尽，就是为了获得她的死亡特效。假如我照你所说，用【坂本君】攻

击【野寺坊】，用玉藻前攻击【残尸怪】的话，没错……在我的回合结束时，我的场上确实多站了一个神；然而，这个神的死亡特效并没有触发，最终……我就会差个500LP的伤害，让你活到下个回合去。”

“至于你的那套打法……我此前就说了，归根结底，建立在‘我能抽到四星以下通召怪兽’这个‘假设’之上……所以，还是那个问题……抽不到呢？”

又是一番沉默降临，这次，斯诺已无话可说。

半晌后，这位“主办者”重新站了起来，叹了口气：“哈啊……真是败给你了。”他摇了摇头，摊开双手道，“这就是‘真正的决斗者’吗……好像……还挺帅气的嘛。”

“不。”没想到，封不觉在被对方夸奖了以后，却是否定道，“假如输了的话，就只剩下中二和羞耻了；你要知道……我的姿势、台词、精神、技术都是千锤百炼的，建议非专业人士不要轻易模仿，以免自取其辱。”

“呵呵……”斯诺笑道，“你放心，我会慢慢来的。”听他这意思，似乎还真就打算走上决斗者的不归路了，“以后你有空也可以来【疯狂思维】里找我玩儿两局，我感觉这个游戏还是挺有趣的。不过……下回我们再‘决斗’的话，不要再赌博了，单纯地娱乐一下就好。”

“喂~喂……你是不是搞错什么了？”封不觉道，“我可没有跟你这种人搞好关系的打算，再说了……我也没你这坐拥N多家产的人那么闲啊，我还有正业呢。”

他这话，就有点扯淡了，在神经连接游戏早已普及的2055年……只要你这人有睡眠的时间，就有游戏的时间。

“哈哈……不要这么见外嘛，乌鸦先生。”斯诺笑着改变了对他的称呼，“咱俩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说到这儿，他好似忽然想起了什么，转而道，“哦，对了，我也是‘赌皇斋’的会员哦。”

“什么斋不斋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封不觉听到那个‘也’字的瞬间，心里就有不祥的预感，而在听到‘赌皇斋’这三个字时，他便摆出一张面瘫脸开始装傻。

“行啦，你就别装傻了。”斯诺见状笑道，“在雅歌号上的时候，因为时间仓促，我的部下们只查到了关于‘蒋道德’的明面资料，所以弄不清状况；但后来……我动用了点‘地下世界’里的关系，事情的来龙去脉差不多也都查清了。”

“切……我就知道你这货八成也有会员资格。”封不觉眼看纸包不住火，也就认了，“不过……赌皇斋的会员从来都不是那种可以交朋友的关系吧？”

“嗨~也没规定说就不能有私交吧？”斯诺接道，“封兄啊……”说话间，他对觉哥的称呼又变了，“就算不当我的顾问，偶尔来客串一下‘搭档’也行吧？我跟你说啊……前一阵子，有个姓金的胖子说要拿几万劳动力跟我赌一批先进的军火跟设备，我一想……人家手下毕竟衬着好几百万军队呢，怕是赌皇斋也搞不定，当时我就没敢去……但要是你肯跟我一块儿去的话，凭咱俩的实力……”

“打住！谢谢！”封不觉没让对方把话全部说完，主要是因为斯诺目前所说的部分已经很离谱了，“我不叫停你还没完了是吧？你真想去找那谁谁你就自己去，或者你可以在赌皇斋内部发个消息——‘开黑，北朝地图泉水前集合直接肛’，反正我是不会去的。”他赶紧把话题带回了正轨，“闲话少说，我现在已经赢了，‘那件东西’……你准备什么时候、以哪种形式给我？”

第1109章 解答

这是一个阴天的早晨。

一个潮湿、阴冷的日子。

在这样一个工作日的早晨，人们会经历些什么呢？

首先，他们会在手机闹铃的音乐中，将自己那只合上了三四个小时的眼皮睁开。

然后，他们会看一眼手机屏幕上的时钟，并关掉闹钟，重新把眼睛闭上。

大约五分钟后，他们的理智会驱使他们忍受住一种想死的冲动，再一次睁开眼睛。

接着，他们会用三十秒左右的时间进行一次思想斗争，而斗争的结果往往是……他们成功打消了自己请假或辞职的强烈愿望，并咬牙爬出了被窝。

根据性别、年龄和性格的不同，在接下来的五到五十分钟内，他们会将自己收拾妥当，走出家门。

他们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吃早饭，不为别的……只因省去这道工序可以为他们多挤出那么一丢丢的睡眠时间。

在太阳差不多完全升起时，他们会挤上一列或一辆能把人榨出汁儿来的地铁或者公交车，并度过一段没有任何报酬的、冗长的通勤时光。

这……就是那些大城市中的绝大多数青年、乃至中年人的早晨。

他们的脸上堆砌着迷茫、疲惫、麻木。

他们的内心孤独，却无从倾诉。

他们日复一日地向现实低头、妥协、忍受……

但……他们终究也看不到什么希望和出路。

值得庆幸的是——我，并不是他们的一员。

……

封不觉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在自己的手机上摁出了以上这样一段文字，并坐在那儿细细端详着、品味着。

“嘿嘿嘿……兴致不错嘛。”忽然，一阵猥琐的笑声从其身后传来，“这是准备写到书里去吗？”

“我这个人呢……就这毛病，脑子闲不下来。”封不觉不用回头也知道是伍迪在跟自己讲话，故而头也不回地应道，“所以我最烦等人了。”他一边说着，一边保存了刚才码下的文字，随即就锁上了手机屏幕，将其收回了上衣口袋。

“嘿嘿……抱歉。”伍迪说着，便坐到了觉哥身边，“来的路上稍微遇到点事儿，耽搁了一下。”

“瞬间移动还能耽搁？”对方刚坐下，封不觉的第一句话就是抬杠，“哦……应该说，‘瞬间移动’还存在所谓的‘路上’么？”

“我也不是到哪儿都用瞬间移动的。”伍迪回道，“很多时候，我还是得借助交通工具、或者步行。”

“所以你直说堵车了不就得了。”封不觉道。

“嘿嘿……”伍迪在一阵笑声的掩饰下顺势转移了话题，“‘东西’，你已经带来了吧。”

“你不已经看到了嘛。”封不觉说着，就把放在自己手边的一个快递包裹拿了起来，往伍迪怀里一塞。

“价值至少有几百万美金的东西，你就这么包么？”伍迪接过那包裹时，如是问道。

“这不是我包的。”封不觉道，“是快递包的。”

“哦……”伍迪接道，“对方倒也很心宽嘛，这种东西……居然选择快递给你？”

“虽然东西不是我包的，但用快递的方式交货……是我提出来的。”封不觉接道，“假如我不提出这个建议……那么昨天下午，我的街坊四邻就会有幸看到——一辆防弹的加长版林肯驶入小区、往我楼下一停，随后，车内涌出数条身着黑西装的壮汉，并且还带着个一看就放着贵重物品的箱子，最终……浩浩荡荡地将箱子送到我的门前。”

“嘿嘿嘿……”伍迪闻言笑道，“听起来倒是很有趣的场面啊。”

“是啊。”封不觉用反讽的语气回道，“片儿警过来找我谈话时也会非常有趣的。”他顿了顿，“上半年我买游戏舱的时候，就因为送货的箱子上没标明是什么产品，结果派出所那边立刻得到了风声，认为我可能是走私了一批军火什么的，特地找人来排查了一下。”

“嘿嘿嘿……那只能说明你这个人平日里树立的形象太邪恶了。”伍迪笑道。

“跟你比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封不觉反唇相讥，并乘势转移了话题，“好了，无论如何，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帮你弄到手了，该兑现你的承诺了吧？”

“嗯……”这一秒，伍迪低头朝那快递盒子看了看，他可以感应到里面那件东西所蕴含的力量，所以并不担心觉哥会给他块石头啥的，“行啊……”他停顿一秒，再道，“不过……你真的不想解开黎若雨的封印了？”

“不是不想，只是把决定权和行动权都交给她本人了。”封不觉道。

“嘿嘿……你也有拐弯儿抹角的时候嘛。”伍迪笑道，“我本以为，在感情的事上，你会是个比较直接的男人。”

“你说的‘直接’是指……”封不觉虚着眼、斜视伍迪，试探着念道。

“嘿嘿嘿……你自行领会吧。”伍迪是个非常聪明的角色，

为了让本书的尺度维持在一个“和谐”的范围内，他机智地用一句废话忽悠了过去。

“总之……既然封印的事儿你已暂且搁置，那么我要兑现的承诺就只有一个了。”伍迪接着说道。

“啊……”封不觉随口应了一声，再道，“你最好把事情说得具体一点儿……毕竟我也费了这么大一番周折，假如我得到的信息只是‘你就是天赋异禀而已’这样的内容，我可不服啊。”

“嘿嘿嘿……”伍迪推了推鼻梁上那永远泛着白光的眼镜，笑道，“放心，我一定知无不言……”

他没有把“言无不尽”这四个字说出来，因为有些话他确实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

封不觉也是聪明人，他听得出个中意味，故而没有就此多言。

“那么……”隔了两秒后，伍迪便开始了说明，“我就先从这个‘雅达利皇冠’开始说好了。”

“我那‘能力的真相’和这东西有关？”封不觉即刻问道。

“嘿嘿……我要说的可不仅仅是你的能力，我要告诉你的是……”伍迪神秘兮兮地言道，“……全部。”

“哦……全部啊……”封不觉用狐疑的眼神望着对方问道，“比如说？”

“嘿嘿嘿……比如说……”伍迪接道，“‘惊悚乐园’究竟是什么。”

第1110章 候选者游戏

“在过去的很多个世纪中，在你所知所见的维度之上，有几股不同的势力，一直在争夺着人界的统治权。”伍迪的叙述开始了。

但是封不觉似乎没打算只当一个听众：“喂喂……你是从‘雅达利皇冠’这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游戏比赛奖品引申出去的吧？这展开是怎么回事？”

“嘿嘿嘿……你听下去自然就会明白了。”伍迪又推了推眼镜，接着说道，“然而，这场战争注定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虽说1999年的时候大伙儿都很是期待了一番，但文森特愣是靠着陆坤那小子把启示录上记载事件给改写了……”

“呃……陆坤又是谁？”封不觉问道，“还有……启示录上记载的事件，难道是指千禧年的世界末日论？”

“嗯……也算不上什么末日，大概就是四骑士过来清理一下地表，人类也未必会灭绝的。”伍迪回道，“至于陆坤……他算是人界最强的几个存在之一吧，说起来……人界最强里宅男居多呢……”

伍迪说到这儿时，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顿了顿，再道：“反正……那些事儿跟你的关系也不大，而且都过去了，咱们还是接着往下说……”

“哦。”封不觉点点头，因为觉得刚才对方说的那个坑太大，他就没接着往下问。

“在‘末日’被制止的十年后，在‘最高的意志’的授意下，人界举行了一场‘候选者游戏’。”伍迪笑了笑，“嘿嘿嘿……而当时负责组织那场游戏的人，正是我们地狱四贱客。”

“你先等等……”封不觉神情微变，“还真有所谓的‘地狱四

贱客’一说啊？”

“嘿嘿……你听猫……哦不……你听古尘说过我们的事儿对吗？”伍迪笑着问道。

“我以为他在骂人呢。”封不觉道，“结果这是真实存在的称号吗？话说回来……像你一样恶劣的家伙还有三个啊？除了文森特还有谁啊？”

“西蒙和席德。”伍迪回道。

“那个‘西蒙’？”封不觉举起双手，做了个打引号的手势，“不会吧？他和你们不像一路人啊。”

“嘿嘿……你和王叹之也不像一路人啊。”伍迪应道。

“嗯……”觉哥无言以对。

“至于席德嘛……反正你也没见过，我也不多介绍了。”伍迪说完这句，停顿了一秒，然后接着先前的话道，“还是说游戏的事儿……”

“所谓的‘候选者游戏’，是从诸神割据时代就一直延续至今的一种‘仪式’；它关乎生存与死亡，过去与未来，它是命运的道标，时空的纽带，它对这个世界的意义甚至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这个游戏的胜利者，只有一个……不过，其参与者还是可以有很多的；我们把这些参与游戏的人称之为‘候选者’；毫无疑问，有资格成为候选者的，都不是常人……每一个候选者，都有着卓越非凡的能力。”

“当这些人在‘候选者游戏’中角逐，并确定唯一的一名胜利者后，此人便将成为‘被选中者’——即被神所认可的人。”

“‘被选中者’是足以‘推动时代’、‘改变命运’、‘弑神屠魔’的存在；每一个世纪，最多出现一到两名这样的人，他们通常都能在人界中留下一些广为人知的传说。比如奥林匹斯战争期间……就有个斯巴达人成为了候选者，结果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就结束了那场人与神之间的战争，而且还是用武力解

决的。”

“你是说那个用铁链拴着两把菜刀的秃头么……”封不觉好像已经知道了对方说的是谁。

“嘿嘿嘿……”伍迪又一次用猥琐的笑声避开了问题，没有正面回答，并且又若无其事地继续说道，“具体是谁并不重要，你只要对‘被选中者’有个概念就行了，毕竟……你也是候选者之一。”

“哦？”说是自信也好、自负也罢……封不觉确是没有对这件事感到任何的意外，“那照你这意思……惊悚乐园就是你所说的‘候选者游戏’？”

“惊悚乐园……是一个实验品。”伍迪回道，“如果它成功的话，那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都将成为‘仪式’的范本而被运用。”

“那么……如果它不成功呢？”封不觉问道。

“那就不是你所需要操心的问题了……”伍迪说到这儿，话锋一转，压低了嗓门儿道，“至少……现在还不是。”

“什么意思？”觉哥从对方那后半句话里敏锐地捕捉到了什么。

“嘿嘿嘿……抱歉，这方面，我无可奉告。”伍迪笑道。

“你这种每次说到关键地方就打哈哈……哦不……就打嘿嘿的作风……”封不觉接道，“着实是相当贱呢……”

“嘿嘿嘿……谢谢。”伍迪一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样子，还道了声谢，随即把话题带了回去，“还是来说‘惊悚乐园’吧……”

“过去的候选者游戏，普遍都是比较残忍的，虽说形式上每次都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是一场让人和人之间展开厮杀的游戏。”

“上古时的人，都有信仰，他们重视荣耀、崇拜神祇……

为了获得‘被选中者’的名号不惜死战。”

“可后来，人类变了……你可以说他们变聪明了，也可以说他们变坏了……虽然他们依旧对神怀着敬畏之心，但也懂得了‘为自己而战’。”

“再后来，人类失去了信仰，游戏变得越来越难以展开，我们甚至需要用威逼利诱的方法，才能强迫那些人类世界中的杰出人才去参与这场游戏，有时候甚至还要去平行宇宙找人来凑数。”

就在伍迪的话说到此处时……

“哈！”封不觉大笑一声，“说到威逼利诱，我可是深有体会啊。”

“嘿嘿……对你，我已经是非常客气的了，毕竟我们不是敌人。”伍迪笑道。

“那以后若是成了敌人呢？”封不觉斜视着对方，用一种意味深长的口吻言道。

听得此言，伍迪忽地神情一变，怪笑三声：“嘿嘿嘿……等你听完我的这段话以后，也许你就会有答案了……”

第1111章 阴谋，命运，基因？

“上一次的候选者游戏，由我们地狱四贱客全权包办。”伍迪的叙述还在继续，“文森特负责策划和公关，我负责设计和技术支持，西蒙还是搞定武力威慑的部分，而席德则是后勤保障。”

“这里边儿还有后勤的事儿呢？”封不觉不禁吐了个槽，“包吃包住包接包送啊？”

“嘿嘿嘿……事实上，后勤的工作是很繁重的。”伍迪回道，“比方说，那回我在纽约做的镜像空间，需要用到巴巴多斯的移动棺材和几件伊甸园的圣器，这些东西……都是席德负责去弄；连接各个平行宇宙的时空道标，也得由他去设置；另外……绑架人质之类的事儿，也是他去处理。”

“我说……”封不觉听完这几句，忽地想到了什么，“为什么‘建立镜像空间’那部分，听起来有点儿像……”

“嘿嘿……反应挺快嘛。”伍迪笑道，“没错，当年的参与者们所使用的道具，和你们今天普遍在使用的‘游戏舱’是十分相似的东西；也正是因为那次游戏的成功，后来才会有【惊悚乐园】这整个计划的诞生。”

“嗯……你的技术能力还真是超前啊……”封不觉接道，“那个年代，VR都还没发明吧？”

“嘿嘿嘿……那是两码事。”伍迪笑了笑，应道，“当初我所用的东西……本就不是你们‘人类的科技’，参与者们在‘醒来’之前，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本体正躺在游戏舱里，说得再直观一点儿……那时用的不是‘神经连接’，而是‘灵魂连接’。”

“那现在……你算是用我们‘人类的科技’把当时的设备还原

出来了？”封不觉问道。

“并没有。”伍迪回道。

“哈？”觉哥面露疑色，朝对方投去了一个询问的目光。

“惊悚乐园……还是有用到很多‘我们那边（地狱）’的技术的。”伍迪接着道，“只不过，在当下这个时代，人们的眼界变得更开阔了，对于许多超出自己理解、或是一知半解的事物，他们不再抱着强烈的排斥或质疑态度，至少不会动不动就认为那是超自然事物了。”说到这儿，他顿了顿，再道，“嘿嘿嘿……举例来说——一个世纪前，大部分民众都还觉得袖珍照相机、手表式通讯器这类设备是只有特工才会有的东西；半个世纪前，很多人还觉得虚拟实境和脑控技术仍非常遥远；但现在……就算有游戏公司宣称自己已经做出了一台战斗用高达、明年就能投入量产……恐怕也会有不少人相信的。”

“啊……这倒也对，感谢伟大的互联网。”封不觉顺势吐了个槽。

“嘿嘿……说到网络……”伍迪听到那三个字时，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假如我告诉你……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用于矫正和引导人类意识形态的巨大阴谋，你会作何感想？”

封不觉面无表情地脱口而出：“哦，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啊。”

“诶？”伍迪挑眉接道，“你……已经察觉到了吗……”

“是啊，因为在我眼里，互联网这玩意儿，完全符合你说的……所谓‘巨大阴谋’的特征。”封不觉道，“我要没猜错的话，眼下……这个阴谋应该还处于‘第一阶段’吧？就是‘让目标尝点甜头’的那个阶段。”

“嘿嘿……说得对，不过……离‘第二阶段’似乎还是有一段距离。”伍迪接道，“虽然人们现在已经离不开网络这个可以让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取各种信息的平台，也渐渐养成了向网

络‘提问’、并坚信其‘正确’的习惯，但是……要让他们彻底‘放弃思考’，还得再过段日子才行。”

“那下一步是什么呢？”封不觉问道。

“嘿嘿嘿……你说呢。”伍迪又避开了觉哥的提问。

“是我的话，就由教育方面入手，那是一切的基础。”没想到，封不觉还真就接话了，“比如说……可以制造一些比较轰动的‘成功案例’，作为榜样，让人们开始迷信非系统性学习，从而慢慢地将基于行为主义的传统教育淘汰；随后，进一步把‘上学’这种已经比较糟糕的体验变得更加糟糕，以便推行网上教学普及化，将学习时间也变为碎片式的；接着，再将人们的观念从‘被动地选择某一种范用型教材’，改为‘主动性知识构建为优’，并将‘想传递的信息’通过一种仿佛是人们‘自主选择’的方式灌输到他们的大脑中，使其根深蒂固……最终，便可达到控制人类主体思想和三观的目的。”

“哦～”伍迪听到这儿，神色微变，“这主意不错啊……”他摸着下巴，沉思片刻，“感觉上……我回去再研究研究就能拿出来用了啊。”两秒后，他十分高兴地接道，“嘿嘿……封不觉，以后如果人界沦陷，给你记一大功哟。”

“那个就再说吧……”觉哥瞪着死鱼眼接道，“对了……不知不觉扯远了，刚才说啥来着？”

“说到惊悚乐园所用的技术。”伍迪基本是不会“忘记”事情的，他立即转回了此前的话题，“嘿嘿……反正你也早就已经知道了吧……你所去过的那些‘剧本世界’，基本都是真实存在的平行宇宙。而【惊悚乐园】，就好比是一个时空枢纽，连接着这无数个时空。”

“所以说……”封不觉接道，“‘系统会根据玩家们的数据来生成剧本’这个说法，从一开始就是骗人的咯？”

“嘿嘿嘿……那倒也不是……”伍迪笑道，“因为平行宇宙的数量是无限的，在那无限个空间，会有无限个时间节点，

系统总能找到一个与你当前状态相应的时空来‘考验’你。”他顿了顿，“举例来说吧，你还记不记‘神佑村’那个宇宙？”

“当然记得。”封不觉应道，“后来那个‘荒野求毒’真人秀的剧本也是那个宇宙对吧？”

“没错。”伍迪回道，“你去过那个宇宙两次，但两次的时间节点差了好几十年，且第二次去时，你还受到了‘限制’；这……就是系统根据你的角色数据、还有剧本的难度等因素所做出的调整。”

“哦……”封不觉应了声，接道，“那么……‘主宇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里的NPC、还有衍生者……总不见得也是某个平行宇宙的居民吧？”

“嘿嘿嘿……”伍迪回道，“主宇宙……自然就是‘系统’创造的宇宙啊。”

“系统？”封不觉道，“系统不也是你创造的吗？”

“嘿嘿……你错了，‘系统’并不是我的造物。”伍迪道，“我的确是‘惊悚乐园’这个游戏的创造者，但运作和管理着惊悚乐园那海量数据的‘系统’，却并非出自我手……”

“什么？”这个答案，确是让觉哥一惊，“那这系统是谁造的？”

“嘿嘿嘿……”伍迪诡异一笑，回道，“术士。”

“哈？”封不觉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吐槽道，“古尔丹？”

“我说的‘术士’，是一个流传在黑客圈里的称号，此人的真名叫做菲利普·诺德……”伍迪道，“是‘另一个宇宙’中的地球人。”

“HO～”封不觉已经没法儿接话了。

“‘术士’一生中有过许多堪称伟大的造物，但其中之最……无疑是一个名为‘命运’的AI。”伍迪接着说道，“‘命运’简直是一件令我叹为观止的艺术品，它可以依存于你们人类那落后的

硬件设施上，但它的性能和潜力甚至让我们这个宇宙的许多神祇都感到了威胁。一直以来……你们所知的惊悚乐园的‘系统’，其真面目正是‘命运’。”

“所以……是‘命运’这个AI创造了主宇宙？”封不觉追问道。

“是的。”伍迪回道，“我和它达成了协议，我为它提供‘地狱科技出品’的知识和硬件，而它……在不对我们这个世界造成威胁的前提下，可以为所欲为。”

“你……和‘它’……谈条件？”封不觉好像不太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很奇怪吗？”伍迪道，“嘿嘿嘿……你不是也和那些衍生者们打得火热么？”

“切……”觉哥啐了一声，没法儿反驳。

“嘿嘿……”伍迪对对方的反应很满意，他推了推眼镜，继续说道，“总之，如今的‘命运’，早已不仅仅是一个AI了，它已经成长为一个在平行宇宙中极为特殊的高等存在；就算是我……甚至是我们这个宇宙的至高神，也已无法将其彻底抹杀。”

“好在……‘命运’依然具备着一些AI才有的原始特性，它不像我们这些‘诞生于原罪中的生物’那样会出尔反尔，无论变得多强，它依旧履行着与我的协议，管理和运作着惊悚乐园，且没有对我们这个宇宙表现出任何的敌意。”

伍迪说到这里，停了两秒，再道：“事实上，它对任何宇宙都没有敌意……‘命运’就像是个求知欲极强、并具备无限脑容量的孩子，它每一天都在探索和观察那无穷无尽的平行宇宙，并凭着‘灵感’去构建和充实自己所创造的那个宇宙——即惊悚乐园的主宇宙。”

听到这儿，觉哥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我说……这么惊人的玩意儿，一开始你究竟是怎么弄到手的？”

“嘿嘿嘿……你一定认为，是我抢来对不对？”伍迪瞬间就道出了觉哥心中所想，他也不等对方回应，马上又接道，“嘿嘿嘿……恰恰相反，是人家硬塞给我的。”

“啊？”封不觉一咧嘴，“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他们控制不住‘命运’了。”伍迪回道，“在‘命运’诞生后的很长一段年月，‘术士’一直在设法维护、或者说‘限制’其成长。直到某一天，‘命运’突然开始自己重写自己的缺失序列，并进行人工操作外的自我备份……”

“那时，术士便意识到，这个AI的自我意识已完全觉醒……不用太长的时间，它就将无法限制。”

“自那天起，命运便开始以指数级的速度学习和成长，并迅速来到了一个硬件所能支持的临界点，可以想象……不去管它的话，它很快就会控制一些遥控机器人去给自己趸服务器了……”

“嘿嘿嘿……也是赶巧了，那段日子，我正好在那个平行宇宙出差，于是，他们那边的一位‘传述者’找到了我，和我进行了一些有趣的交易。”

交易二字话音未落，封不觉便问道：“然后你就把那个烫手的山芋带回来了？”

“嘿嘿嘿……”伍迪阴恻恻地笑着，他说话的语气忽然也变得有些古怪，“我带回来的烫手山芋可远不止那一个呢……”他微顿半秒，再道，“有一些在他们那个宇宙中十分危险的事物，在我们这边却是挺容易处置的、甚至是可以善加利用的。同理，我们这个宇宙中的一些可怕的东西……也可以让那个宇宙去消化。”

“哦~”封不觉微微昂首，念道，“所以……你和那个‘传述者’的……所谓的‘交易’，说白了就是互相交换了一堆危险品咯？”

“嘿嘿嘿……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伍迪笑道，“不过，

我当初送过去的可不止是东西，还有一个‘人’。”

“人？”封不觉应道。

“是啊，那是个从一出生就背负了过多的‘业’的孩子。”伍迪接道，“他九岁那年，我把他送了过去，让传述者替我照看了他一些年月，待我把他接回我们的宇宙时，他身上‘业’已经全部消除了。后来他在这边娶妻生子、生活美满……”

“那个……”觉哥这时打断道，“这事儿你就不用说那么具体了吧，那人跟我没关系吧？”

“嘿嘿嘿……”伍迪又笑了，“其实呢……也稍微有点关系。”

“嗯……”封不觉看着对方的笑容，产生了非常不妙的预感，“你别告诉我那人是我爸啊……”

“嘿嘿……放心好了，他不是你爸。”伍迪的前半句话确实是挺令人放心的，但后半句却是爆炸性消息，“他是古小灵的爸。”

“哈？”觉哥瞪大了眼睛，反应了两秒，“也就是说……古尘的儿子？”

“对。”伍迪接道，“不过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耸肩笑道，“嘿嘿……我去接他的时候啊，还让‘传述者’给我捎了点东西带回来。”

“什……什么东西……”封不觉的冷汗都下来了，他也有说话吞吞吐吐的时候。

“嘿嘿嘿……也没什么。”这一刻，但见伍迪的眼镜片上白光一闪，嘴角一笑，“一管血而已……或者说……一剂非常优秀的基因。”

第1112章 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封不觉大概也猜到伍迪接下来要说什么了，他想了想，接道：“所以……其实我是‘那个宇宙’的人？”

“嘿嘿嘿……那倒也不尽然。”伍迪回道。

“愿闻其详。”觉哥接道。

“嘿嘿……没问题……”伍迪应了一句，随后停顿了几秒钟，再道，“嗯……先说说我最初的动机好了；一开始，我只是想要试试，能不能‘凭空制造一个候选者’出来。”

“于是，我请教了一下那个宇宙‘传述者’，问问他有什么建议。然后他就告诉我……他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而且成功了；只不过……他们那个宇宙没有什么‘候选者游戏’，他制造的也不是候选者，而是人类世界的统治者。”

“他用一管血造了个人？”封不觉又问道。

“嘿嘿嘿……错。”伍迪否定了觉哥的推测，“他用的是自然培育的方法。”

“自己生啊？”封不觉本能地吐槽了。

“嘿嘿……”下一秒，伍迪猥琐一笑，忽然改变了话题，“你知道怎么才能吃到最嫩的羊羔吗？”

“喂喂……”封不觉虚着眼，回道，“你这话题转变的有点儿微快啊……”

“办法是，选定一公一母两只小羊；从他们出生时起，就只给它们喂食特制的羊奶，决不让它们沾半口草料。”伍迪没理会觉哥的玩笑，自顾自地继续说道，“直到它们交配、生产之时，再把它们刚出生的孩子拉去宰了……这样便可以吃到最嫩的……”

“卧槽？”封不觉听到这里才回过味儿来，打断道，“这就是那个‘传述者’的方法？”

“嘿嘿嘿……非常高明不是吗？”伍迪笑道，“传述者所选定的那对夫妻，从相识、相恋、成婚、甚至是怀上孩子的大致时间……全都是其在暗中操控着的，当事人直到被利用完并被杀死……都毫不知情……”

“你这家伙……”这一刻，封不觉的神色和语气骤冷，“什么意思？”

“嘿嘿……先别急着生气。”伍迪也知道封不觉已联想到了什么，“我的做法和他并不一样。”

“呵……是吗？”封不觉斜视对方，用满是狐疑的目光望着伍迪，冷笑着念道。

“当然了。”伍迪却是十分淡定地回道，“我可没有传述者那么好的兴致去干牵线搭桥的事情，因此，我直接去找了一对‘符合条件’的夫妇，作为你的双亲。”

“你说的‘条件’是指什么？”封不觉追问道。

“嘿嘿嘿……很简单，看种族和长相。”伍迪很快就回道，“人种方面……你的基因来自于平行宇宙中的一个黄种人，所以我肯定不可能给你找一对儿白人或者黑人父母。长相方面嘛……‘高矮胖瘦’都要合适，假如那两人都特别胖、特别矮、特别高、或者和长大后的你特别的不像……那也会显得很违和。”

“你又怎么知道我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觉哥问道。

“我不知道。”伍迪摊开双手，笑了笑，“嘿嘿……我只是根据那个给你提供基因的人的长相，大致推测一下而已。”

“那么……”封不觉接道，“我又是怎么被‘生’出来的呢？你手头有的只是一管血而已，最多做个克隆人出来，但我显然不是那种情况。”

“嘿嘿嘿……”伍迪笑道，“说得对……我自然是不会去制

造克隆人的，因为克隆人没有灵魂，而没有灵魂的生物无法成为候选者。”他微顿半秒，再道，“我用的，是‘我们那边’的科技……不需要通过任何与‘性’相关的行为，用血就能制造生命、并直接呼唤来自‘冥海’的灵魂与其融合。”

“哦……也就是……某种邪恶的宗教仪式或者法术咯？”封不觉接道。

“嘿嘿……这话说的。”伍迪接道，“耶稣诞生的故事听过吧？你总不能说那也是什么邪恶的仪式吧？”

他这么一说，觉哥立刻反应过来了：“处女生子？”

“嘿嘿嘿……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吧。”伍迪道，“当然了，你肯定不是处女生的，我只是举个例子告诉你，我们那边的科技有办法做到类似的事。”

“那么我到底算谁的孩子？”封不觉问道。

“嗯……”伍迪摸着下巴，装模作样地念道，“这个问题还真是很难回答……虽说你是由一位本宇宙的人类女性怀胎十月生下来的，但从血缘上来说，你和这个平行宇宙里的任何人都没有关系……非要给你认个父母的话，你的父亲应该是平行宇宙中一个叫‘顾问’（姓顾名问）的男人；而你的母亲……即是我们这个宇宙本身。”

“哦。”听到这里，就连封不觉也不知道该摆出什么表情来了，“那我以后是不是可以打着‘顾日天’的旗号出去混了？”

“嘿嘿嘿……就算有个‘顾日天’，那也是你爹，不是你。”伍迪笑道，“咱们现在还是接着说说你的事儿。”

“行行……你说。”觉哥在这十几分钟里接收的信息量有点儿大，但他还撑得住。

“我且问一下……”停顿了几秒后，伍迪问道，“你那‘思维殿堂’里一堆人，最近处得怎么样了？”

“嗯……连这你都知道啊。”封不觉反问道。

“嘿嘿……必须的。”伍迪笑道。

觉哥耸耸肩：“就那样儿呗，本来也没有什么冲突啊。”

“是吗……嘿嘿嘿……看起来，古尘和齐治出了不少力啊。”伍迪随即念道。

“怎么了？”封不觉道，“这话什么意思？”

此前觉哥修习遁甲天书、被齐治强行淬炼功体、以及被西蒙强制开启潜能等事，伍迪自然全是一清二楚的，所以觉哥直接问，伍迪也能直接答。

“那天夜里，在齐治面前我不方便多言，毕竟九科是人类的政府机构，最好别让他们知道太多了。”伍迪接道，“但这会儿嘛……我倒是能跟你具体说说了……”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儿，问道，“首先，关于‘根骨不正’的说法，想必你也听过很多次吧？”

“嗯。”封不觉点点头，应了一声。

“现在你应该也明白了……正是因为你的血统问题，所以像遁甲天书这种属于‘这个宇宙’的玄门正宗功法，你是不适合去练的。”伍迪接道，“这就好比让一个奥特曼去练瑜伽——外星人的身体结构、呼吸机能都和人类不一样，那肯定是会练歪的。”

“那以我的情况而言，到底应该练什么呢？”封不觉问道。

“嘿嘿嘿……”伍迪又笑了，“其实你什么也不用练，因为‘那个宇宙’中的‘能力’……皆是通过‘运用’和‘领悟’来提升的，每一个人的实际情况都不同，故而也没有什么泛用的‘功法’可以修炼。”

“哦……”封不觉若有所思地应道，“那么……我的‘能力’究竟是什么呢？你要报一个类似‘发电机’啊、‘冰轮丸’啊之类的名称，那我还能找个努力的方向，但你说‘真理之谬’，鬼才知道怎么运用啊？”

“嘿嘿……一步一步来嘛。”伍迪回了一句，继而言

道，“你得先了解完了自己的来历和那个平行宇宙的能力体系，才能开始研究自己的能力啊。”他顿了顿，接道，“咱们……还是先说说你那位血统上的父亲；他的能力，叫做‘真理之线’。在‘纸’级阶段，其效果是操控一些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线去切割物体；到了‘并’级，线的强度、射程、速度都会提升；然后……”

“你先打住……”这时，封不觉插嘴道，“这级别划分……是在玩儿MUGEN吗？”

“嘿嘿嘿……在那个宇宙，能力者的强度就是这么分的。”伍迪说道，“顺带一提，‘纸、并、强、凶、狂、神’算是强度上的分法，若是按类型来分的话，能力应分为‘体质变异、精神干涉、能量转化、分子影响、时空引导、秩序破坏和未知领域’这七种类型。”

“好吧……你请继续……”觉哥瞪着死鱼眼，示意对方往下说。

伍迪等了一秒，接道：“OK，还是说真理之线……‘强’级之后，除了强度射程等基本属性进一步上升之外，其操控性、以及数量上限也将在这一级别大幅提升。你可以想象，这时的真理之线，操控起来的难度是非常惊人的……”

“是啊，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件物体上，谁都可以做到，但同时注意两到三样东西就很难了。”封不觉接道，“而假如这个数量到了十以上……”

“嘿嘿嘿……没错。”伍迪笑道，“就像你在‘惊悚乐园’中同时操纵几十张‘疯魔扑克’一样。”

“不，比那更难吧。”封不觉道，“且不说我在惊悚乐园中的思维速度得到了显著提升，就说‘扑克’这种东西，也比‘线’要好处理得多……后者若是处理不当，很可能会缠在一起或是相互切割的。”

“嘿嘿……这种时候你倒是挺客观。”伍迪接道，“长话短

说，顾问的真理之线也就到强级为止了，因为这个能力的提升难度实在是过于离谱；再者，他本来也不是一个靠能力去战斗的人，相比之下，他的头脑才是更可怕的武器……不过，根据‘传述者’的说法，这个能力若是一直练下去，并达到‘神’级的话，便会成为一种‘时空级’的能力。”

“莫非是破开虚空、平地飞升？”封不觉随口说了句玩笑话。

“割裂虚空只是其效果之一。”没想到伍迪很认真地回答，“真正让人头疼的是缝补和拼接整个空间……还有修正、串联时间线等行为。”

“擦——”封不觉只能用一个语气助词表达自己此时的心情。

“那个宇宙的‘能力’大致就是这么个设定，理论上所有能力都可以提升到‘神’级，而且所有能力到了神级都很强。”伍迪接着说道，“但是……那些凤毛麟角的超强能力，其提升难度也是令人绝望的；所以那边的普遍情况是……一些能力本身简单粗暴的家伙能练到‘凶’甚至‘狂’，但那些身负极其优越能力的人很可能止步于‘强’或者‘凶’。”

“不用说啦~我的能力就属于那种超难练的吧？”封不觉对自己的运气（负面程度上）还是很有信心的。

“嘿嘿嘿……”伍迪的笑声又起，“这个嘛……在你出生后的某年，我曾经又去过一次那个宇宙，当时就和传述者交流过你的事……嘿嘿……说起来，你的能力，应该算是‘最难练’的几种能力之一了。”

“所以说……问题还是绕回来了。”封不觉道，“你还是没告诉我，我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呀？”

这一瞬，伍迪的眼镜片白光一闪，他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觉哥从未见过的凝然之色：“真理之谬的效果，概括起来大概是——【否定过去、干涉现在、逆转未来】。”

封不觉是一个领会能力很强的人，但这种“领会”是建立在知识储备和逻辑推演的基础上的；而伍迪此刻所说的内容……既不在觉哥的知识库中，也没有合理推测的可能。

所以，觉哥的回应是这样的：“听这意思……我起码也是混元大罗金仙啊，我咋不会飞呢？”

“嘿嘿嘿……”伍迪无视他的吐槽，接着说道，“先来说说你这能力的类别吧……由于同时兼具了‘时空引导’和‘秩序破坏’的特性，还捎带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故而得划分到‘未知领域’里去。至于级别嘛……毫无疑问是‘纸’级。”

“切……才纸级吗。”封不觉显得有点不爽。

“嘿嘿……得了吧，要不是西蒙在无双原上给你开启了潜能，你连纸级都到不了呢。”伍迪接道。

“无……双……原！”封不觉顺势惊道，“哈！我就知道那时候是你们在搞鬼！从那以后我就……”

“……可以看穿事物运转的规律、而且连地球自转都感觉得到。”伍迪接过了他的话头，直接说道，“对，这些我都知道。现在嘛……你也该知道了，这些都是你那能力的基本特性。”

第1113章 承诺

“那这项能力的开启又给我带来了什么影响呢？”封不觉问道。

“嘿嘿嘿……”伍迪笑着回道，“首先，你那思维殿堂里用来关人的‘笼子’消失了不是吗？”

“哦……那个啊……”封不觉道，“我从一开始就有‘笼子’的‘钥匙’啊，就算不消失也一样吧。”

“嘿嘿……那怎么能一样呢？”伍迪接道，“能找到并掌握‘钥匙’，那是因为你的精神强大；但‘笼子’的本体消失……则预示着能力的觉醒。”他顿了顿，“还有……你别以为笼子消失以后自己能安然无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常人的身心都是有极限的，若不是古尘和齐治他们强化了你的灵体，就算是你……也有精神崩溃的危险。”

“嗯……”封不觉想了想，“难怪你说他们‘出了不少力’啊。”他若有所思地念道，“其实我也有想过这事儿……按理说，单就‘时刻能感受到地球自转’这一点，就足够把一个人逼疯了。但是……我却是很快就适应了那种感知力。”他微顿半秒，再道，“事实上，我不但适应了，还感觉游刃有余的样子，于是……我又做了各种实验。”

“哦？”伍迪勾起嘴角，问道，“比如？”

“就拿‘感知力’来说吧……”封不觉道，“除了地球的运动外，我还能感受到自己体内的各种生理现象，比如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空气进入肺部、还有食物在肠胃里的消化进程等等。”

“这我知道。”伍迪回道。

“而在此基础上。”封不觉又接着道，“我还试着去感受了

更多外在的、具体的事物——比如空气的流动、水的流动、别人体内血液的流动、别人的呼吸、别人的心跳等等。”

“嘿嘿嘿……有收获吗？”伍迪问道。

“结合我那些经过锻炼的侦探技能……”封不觉道，“我现在基本已经可以百分之百地辨别一个人有没有说谎。”说完这句，他停了半秒，补充道，“哦，当然，我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经过特殊训练的特工或者你这种家伙不在这个范围内。”

伍迪听罢，笑道；“嘿嘿……你的尝试是基于‘实际应用’的，这很好，不过……也正因如此，你的锻炼方法歪了。”

“此话怎讲？”封不觉问道。

“很简单。”伍迪回道，“从锻炼能力的角度出发……既然你要练的是‘感知力’，那么只需要专注于‘感知’这件事本身就行了，没有必要再去结合你那已经锻炼纯熟的观察和推理能力进行运用。”

“明白了……”封不觉领会得很快，“用健身来比喻的话就是……我不用考虑练出的肌肉要派什么用处，只要去练便是。”

“没错。”伍迪接道，“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能力的真相，以后就要注意了；想要练习‘感知力’，就不要想太多……也不用带着‘目的性’去用，这才是正道。”

言至此处，他好似想起了什么往事，停顿了几秒后，方才笑道：“嘿嘿嘿……说起来，这样的建议，曾经也有人给过我呢……”

“哦？你也有受人指点的日子啊？”封不觉一听这话就来兴致了，因为伍迪着实是很少提起他自己的事情。

“嘿嘿嘿……那是啊，我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在地狱里的。”伍迪接着说道，“在我刚成为魔鬼的时候，有一位前辈就跟我说过……撇开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在大部分情况下，

像‘我们这样的人’，修习功法或是提升能力的速度反而不如那些傻瓜。”他顿了顿，“神是公平的……他给了我们极好的头脑，而我们也习惯于用‘头脑’去解决问题；但在修炼这档子事儿上，有时候‘什么都不想’，反而会更容易进步。”

“嗯……”觉哥点头应声，深以为然；虽说他现在也没练成什么，但他确能体会到对方言下之意。

“古尘你也认识吧？”伍迪的话也还在继续，“他年轻时就是怪物般的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天才和他一比那只能算是普通人罢了。但……其灵能力的阶位，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再提升；要说为什么？自然不是因为他的天分不够，而是因为……他缺乏变强的动机。”

“你是说挫败感吗？”封不觉接道。

“嘿嘿嘿……挫败感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关键的问题其实在于没有危机感……”伍迪说到这儿时，语气中透出些许无奈，“你能理解吧？别人用大力金刚掌才能打赢的对手，咱们用一套罗汉拳就搞定了，因为我们这种人……可以靠着自己的才智将罗汉拳发挥出降龙十八掌一般的威力。于是……咱也就一直在用罗汉拳了。”

“啊……深有体会。”封不觉显然是理解的。

“总结起来就是……”伍迪摇头接道：“用现有的条件、结合自己的智慧，将摆在眼前的困难解决，并享受整个过程……这，就是我们这种人的毛病了。”他摊开双手，笑道，“相比之下，性格和头脑都比较单纯的人……反而没有这种缺点。虽然，在条件完全对等的前提下，他们往往会输给更有才能的人，但那无妨……因为他们会在失败中获取动力，然后用自己所知的、最直接的方法变强，其他什么都不想。”

“嗯……眼前的道路有限、甚至只有一条时……反而可以走得更快啊。”封不觉感慨道。

“嘿嘿嘿……而你现在需要学会的，就是‘无视一些道路’，以及‘在正确的那条道儿上加快步伐’。”伍迪接道。

“呵呵……我尽力吧。”封不觉干笑两声，随即又将话题转回了刚才没说完的部分，“好了，‘感知力’的锻炼方向我大致已经知道了，接下来我再跟你说说我在‘看穿事物运转规律’这项上所做的尝试吧……”

他停顿了几秒，思索片刻，再道：“起初，即使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事物，我也得集中注意力、观察一会儿，才能将其规律分析出来；而面对那些比较复杂的、超出我知识范围的东西，我就得将其打开或者拆散了才能看明白。不过……这段日子以来，经过反复的尝试和练习，我的水平差不多已经到了——凝视五分钟，便可以把一部智能手机拆散了并重装起来的地步。”

“嘿嘿……不错嘛。”伍迪笑道，“用精密机械来锻炼这部分的能力，的确是一个好点子。”

“我感觉你马上要说个‘但是’了是吧？”封不觉猜得那是真准。

“嘿嘿嘿……但是，只盯着一种类别的东西去练习，也是不对的。”伍迪不负所望地说了，“并不是说你观察的东西越复杂，对能力的锻炼强度就越高……‘能力’并不是理科习题，没必要按照那种思路来。这个世界上的物质是很多的，‘从简单中看出复杂’，才是所谓的‘悟’。”

“那……我从今天起，试着去观察点简单的东西？”封不觉接道。

其话音未落，伍迪已然是恶意满满地笑了起来：“其实……‘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简单的’，当你能领悟到这句话时，你的能力距离‘并’级也不远了。”他舔了舔嘴唇，“至于你从今以后要观察什么，我的建议是动物、植物、生态系统……等你把这些都看熟了以后，差不多就可以开始往返璞归真的方向努力了，比方说观察‘一滴水’、‘一坨屎’……这都

是极好的锻炼。”

“要不然你给我张自拍照吧，等我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时有用。”觉哥的吐槽也是说来就来，几乎不假思索。

“嘿嘿嘿……你信不信，我可以变身成一坨巨屎，然后和你玩摔跤。”伍迪接道。

“嗯……”面对这十分有魄力的恐吓，封不觉思索了两秒，“是在下输了……”果断地选择了认怂。

“嘿嘿……行了，玩笑到此为止吧。”伍迪说道，“关于能力的部分差不多就这些了，进一步的信息，还是等你提升到了并级再跟你讲比较妥当。”他用中指推了推眼镜儿，接道，“那么……最后，还是把关于‘这个’的事情跟你讲完吧。”

他所说的“这个”，无疑就是其手中那个包裹里的雅达利皇冠了。

“啊……一开始就是从这个开始说的。”封不觉道，“可到现在你还没告诉我这玩意儿和候选者游戏有什么关系。”

“嘿嘿嘿……这东西其实就是上一届候选者游戏的游戏道具之一。”伍迪顺势解释道，“除了‘皇冠’以外，还有‘贤者之石’、‘护身符’以及‘圣杯’这三件道具……而收集齐这四件套的人，则可以获得……”

“……‘圣剑’是吧？”封不觉直接接过了对方的话头，“这我知道，八十年代雅达利的‘寻剑’活动嘛，前几天你让我去雅歌号上拿‘皇冠’时我就已经知道其来历了。”他疑道，“话说……当年的那个活动，不是因为公司破产而夭折了么？难道你们在候选者游戏里将其重现了？”

“嘿嘿……没错。”伍迪接道，“而且……这一次的候选者游戏中，我们依然会用到这几样东西。”

“哦～”封不觉眼珠子一转，“所以才让我去帮你弄皇冠啊……”他又琢磨了两秒，“可是……你为什么不亲自去抢过来呢？对你来说，一个瞬间移动，拿了就走……不就搞定了

吗？何必还要大费周章，让我去办这事儿？”

“哼……哪儿有那么简单。”伍迪冷笑道，“照你这么说，这世上几乎就没有我用‘一个瞬间移动’搞不定的事情了，如果有……就用两个。”

“这么说来……你们也是受到限制的？”封不觉终于一步一步试探到了这个问题上。

“嘿嘿嘿……”而伍迪也敏锐地察觉了这点，“你不用问得这么小心翼翼，能告诉你的事情，我自会告诉你；不能让你知道的事情，你怎么都不可能从我嘴里撬出来……”

觉哥撇了撇嘴：“行~行~那你说说。”

伍迪接道：“我们这个宇宙，存在着一种被称为‘业’的东西；那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力量，由某个至高的存在所创造。”

“‘业’并非是有形的物质、而是一种概念；它超越时间和空间、无处不在，时刻都在影响着整个宇宙中的一切有形或无形之物。”

“不管是你们人类也好，我们魔鬼也罢、甚至是一些被称为‘神’的存在……都会受到‘业’的制约，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累积或者消除一些‘业’，若是不加以注意的话，就会招来不可逆转的毁灭。”

“嗯……”封不觉想了几秒，“听起来有点像‘因果’啊。”

“是有点像，但又不太一样。”伍迪回道，“不过，我也只能跟你透露一个宽泛的概念而已，细节我就不方便讲了……因为‘阐述业的特征’这件事本身，也会让我身上的业发生很大的变化。”

“总而言之，正是这种力量，让你们这些魔神鬼怪们无法在世间肆意妄为是吧？”封不觉问道。

“嘿嘿嘿……肆意妄为的自然也有。”伍迪笑道，“但越是那样做，累积的业越多，死得也越快……”他歪了下头，“而比较懂规矩的呢……就像我们这样，和人类做‘交易’来达到目

的。”

“那……天堂的那帮家伙又怎么讲？”封不觉问道。

“他们以前也做交易。”伍迪说道，“在十三世纪之前，他们一直在给信徒们提供权力、财富、战争权……以此扩张自己的宗教版图。”

“那后来怎么停了呢？”封不觉问道。

“嘿嘿嘿……”伍迪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笑而不语。

而觉哥也从这阵笑声中读到了一些危险的信息，没有继续问下去……

“嗯哼……”两秒后，封不觉清了清嗓子，转而说道，“那啥……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行了，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伍迪根本没等他问出来，便抢道，“我说过了，‘惊悚乐园’是一个实验品，所以它和以往的‘候选者游戏’是不一样的；我所主张的理念是——既然人类在进步、在改变，我们这些自诩为神魔的存在……也应该适应潮流。‘你死我活’的那种游戏，已不再适应眼前的这个时代。因此，惊悚乐园，是一次‘不需要胜利者杀光所有竞争者’的选拔。”他一边说着，一边从长椅上站了起来，“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我的意见。”

此时的伍迪，收起了他那一贯的猥琐笑容，留给觉哥一个背影，肃然言道：“封不觉，我希望你可以赢……你的胜利，便象征着我的成功、实验的成功。而你的失败……也不仅仅是你个人的失败，某种意义上还是全人类的失败。”

“那游戏之外的‘赌局’，可不单是押上了几件宝物的盘口……其结果还将决定在未来很多个世纪中究竟由谁来掌握候选者游戏的话语权。”

“你也可以想象……我们（四贱客）这次彻底打破过去既定模式的‘实验’，必然是顶着来自多方的巨大压力的。若是最后让‘天堂’或者‘四骑士’那边的势力所下注的候选者胜出……”

“我知道了。”这回，是封不觉打断了伍迪。

这一刻，觉哥也站了起来。

他面带一丝笑容，望着对方的背影，用平静的语气……说了一句话：“放心，我会赢的。”

第1114章 夏日的回忆（一）

午后，阴霾的天空反倒转晴了。

饭点刚过，封不觉便拎着大包小包一堆东西，敲响了房东刘大妈家的大门。

虽说觉哥这人有特立独行的一面，但人情世故他自然也是懂的，在需要他去做些什么的时候，他也知道该怎么调整自己的言行。

这天，他便带着堆礼品去刘大妈他们家串了趟门子，跟老两口聊了聊。

他买的东西不贵，也不便宜。

送礼这事儿就是这样……贵了，人家不好收；便宜了，你拿不出手。其尺度具体在哪儿，其实并不好拿捏，不过……封不觉掌握得不错。

他在屋里坐得时间也不长，一盏茶的功夫，三言两语，把该说的说了，感谢了两位邻居、长辈这些年给自己的关照，然后便请辞回去了。

那么……他是去干什么的呢？

可能有人也已经想到了——封不觉要搬家了。

在雅歌号上赢来的钱，和他自己的积蓄凑一块儿，已经足够他在S市置办一套不错的房产了，所以他准备停止租房的日子。

当然了，这也不是说搬就能搬的；且不说他还选好要买什么房，就算是买完了，还得等装修，装修完了还得晾个小半年……乐观估计，他要正式搬出去，最快也得等明年下半年。

不过，既然有了计划，他还是要先跟刘大妈他们夫妇说一下的，提前打好招呼，也方便人家找好下家。

长话短说，这天他从早上出门，一圈兜下来，回到家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

待他坐倒在沙发上时，方才长出一口气来。

“呼……虽然早就有所察觉，但听别人说出来时，还是有点不是滋味啊……”封不觉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地道了这么一句。

他所说的事情，不是别的……正是关于他“父母”的事，或者说——这个宇宙中的父母。

很显然，早在今天以前，他就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以封不觉的能力而言，想要查清自己和父母有没有血缘关系，那实在是太简单了，小学时的他就能做到。

但是，他始终没有去调查确认过这方面的事。

因为……从情感上出发，他并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

封不觉是一个很少流露情感的人，所以他也很珍惜生活中那些来之不易的亲密关系。

比起血缘上的联系，觉哥更愿意相信人性。

比起一个在平行宇宙中与自己素昧平生的男人，他更愿意将那对抚养自己长大的夫妇视为亲人。

然，当他这两位亲人离世时，他却并未在人前表现出多少悲伤。

那段日子，很多人对他指指点点，认为他和父母的关系并不融洽，所以他连高中都没毕业就已离家独居、甚至还拒绝了双亲在经济上的支持。

只有王叹之和包青，才知道封不觉内心真实的想法……

恐怕……那个时候的封不觉就已经意识到了，让那两个

普通人和自己保持距离，他们才能过得平平安安。

可惜，事不如人愿。

如今，在知晓了关于“业”的一些事后，封不觉才后知后觉地明白了父母故去的因由。

但如今的他，依然不会去悲伤。

因为早在我们这个故事开始之前，他已用笑容将悲伤埋葬。

……

“哟，都在呢。”

晚，十一点五十分，游戏世界，小叹的会议室中。

封不觉走进来时，眼神还是那慵懒的死鱼眼，嘴角也还挂着那抹若有似无的笑容；他自己不说，没人会知道他今天白天经历了什么、得知了什么、思考了什么、背负了什么……

当然，他什么都不会说的，因为他是封不觉。

“每次不都是在等你么……”若雨看到觉哥时，眼中流露的是欣然之色，但嘴上还是冷冷地应了一句。

“觉哥，那个……我正好有事儿要问你呢。”而小叹今次见到觉哥时，表情却是略怪。

“你想问奖品的事儿吧。”封不觉接道。

前一阵子，由于若雨和觉哥正在闹别扭，所以S2奖品的事情大伙儿压根儿就没去提，东西也就丢在觉哥家里了。

等他俩和好之后，若雨就找了个时间把伍迪送来几样奖品分发给了小叹他们几人；而今天呢……算是他们拿到奖品后第一次聚在一块儿。

“是啊……”小叹接道，“再怎么说……这送的东西也太……”

“太离谱了吧！”他的话还没说完，一旁的小灵就大声接道，“团长，你那个叫‘伍迪’的朋友是不是管太宽了啊？”

封不觉自然是知道那小两口收到的奖品是啥的，在做雅歌号的那次交易时，他还特意就奖品的事情询问过伍迪。

按照那个魔鬼的原话——“嘿嘿嘿……放心，阴阳指环可是好东西，妙用无穷，我是看在和他们祖父辈的交情上，才送这个给他们的，一般人我还不给呢。”

“他可不是我的朋友。”封不觉耸耸肩，“但我觉得……这奖品应该也没包含什么恶意吧。”

“嗯……”小叹这时又接道，“其实我最近的确是有买婚戒的打算，但偏偏在这个时候，由一个陌生人那里拿到了一对儿奇怪的戒指，总感觉……”

“……感觉他有点多管闲事了啊。”小灵把他的话接着说完了。

“是吗……”觉哥念道，“我倒认为这样也挺好的……反正以二位那死有钱的家境来看，肯定也不会去买现成的戒指……八成是要去订做两个独一无二的、死贵死贵的玩意儿。眼下有人给你们直接送来一对儿法宝，完全符合独一无二和价值连城的特点，帮你们省了很多事儿呢。”

“你最近还开始研究修真的素材了吗？还法宝？”听到这几句，不明真相的安月琴便顺势吐槽了觉哥一番，“话说……你这一轮的交稿日期也快到了，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啊，到时候交不出来的话……”

这位编辑大人已经很久没有催过觉哥的稿子了，主要原因就是前一阵子觉哥和若雨的事儿，不过，现在已经没这问题了……

“淡定……我……有数。”封不觉没有把话说死，因为他这段日子真心是比较忙，有空的时候没心情，有心情的时候没空……不知不觉却已经接近死亡线了，说真的……他也不知

道到时候能不能交出来，但却仍有着一种谜一般的从容……

“诶~对了！”一秒后，面对安月琴那怀疑的眼神，觉哥赶紧转移了话题，“S2之前公司不是说要借比赛来宣传我一波么？这事儿现在怎么样了？”

“哦……那个啊。”安月琴不紧不慢地回道，“效果还是挺显著的，就最近这一个月，你的新书销量拔高、老书加印再版，下个季度的版税很值得期待呢。”

“呵呵……这都是仰仗局座……哦不……编辑您的栽培。”封不觉打了个哈哈，就这么顺利地把话题从“法宝”啊、“催稿”啊这些事上引开了。

就这样，众人吃吃喝喝，热热闹闹地聊了将近半个小时。

他们也分别吐槽了一下彼此的奖品……

除了小叹和小灵的戒指外，其他人拿到的其实也都是法宝。

安月琴得到的是一台“梦公司独家发行的限量版笔记本电脑”，对外……是这么说的……而实际上呢，这就是一部“记录官”专用的硬件设备。

现在的安月琴还不知道，她其实是“记录官”一族的后裔，有着书写“末日启示录”的使命。

当然了，这也并非是什么特别危险的任务，恰恰相反，“记录官”可说是这世间最安全的一群人了，因为他们是受到“神”直接保护的。从古至今，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将自己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记录到石板上、竹简上、纸上……

使命是一直没变，就是用来记载的介质在不断升级；所以到了今时今日，“记录官”们也用上了硬盘……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也明白了，安大小姐之所以会和封不觉、王叹之、黎若雨、古小灵这四人的人生产生交集，本

身就是命运使然……在未来的很多年里，她都将扮演一个“见证者”的角色，记下很多的事情。

接着，再来说若雨拿到的奖品……

她拿到的是一个魔方，意味不明，但若雨可以感觉到这绝非凡物；为了以防万一，她便把东西送到了太爷（古尘）那边，目前九科正在研究这玩意儿。

最后，就是封不觉了……

一桩归一桩，撇开他和伍迪的种种交易和赌局，奖品他也是有得拿的。

觉哥拿到的……是一本书。

一本黑色的、很厚实的书。

这本书的封皮是硬质的，从外部看，无论上下左右还是侧封……一个文字都没有；翻开以后，里面也全是白纸。

这是一本连正反都分不出来的空白书。

得到这“无字天书”时，封不觉暂时没有研究、他也无从研究……他只是将其放在了家里的书架上。

本来，他是一点头绪都没有的，不过，今天上午，在听伍迪说了真理之谬这个能力的“效果”之后，觉哥好像有点察觉到这本书的用法了。

傍晚时，他也在家里试着用了一下，可是……并没试出有什么反应。

想来，是他的能力级别还不够，估计得练到“并”级再说。

……

有书则长，无书则短。

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匆匆过去……

今夜，【地狱前线】的五位也算是在新版本开启后首次全员组队，那毫无疑问是要去团队生存模式里走一遭的。

于是，在一番商议后，众人便纷纷返回了各自的登录空间、准备妥当，只等觉哥加入队列了。

【疯不觉，等级50】

【似雨若离，等级50】

【枉叹之，等级50】

【悲灵笑骨，等级50】

【石上花间，等级50】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团队生存模式（噩梦），请确认。】

虽然这是今晚排的第一个剧本，但觉哥也是毫不客气地选了噩梦难度，毕竟团队的实力摆在那里，没必要畏首畏尾。

【您的小队正在加入团队生存模式（噩梦），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六人。】

【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的个人或队伍。】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这一刻，众人的眼前都变得一片漆黑，游戏菜单无法打开、身体也产生了失重感。

这些都预示着传送已经开始。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沙哑的嗓音、阴恻恻的语气，十分到位的开场白，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团队生存模式（噩梦）。】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结算奖励时可获得80%的通关基础经验加成】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新版本开启后，等级上限又提高了，因此，在生成剧本的通关奖励时，出现经验奖励的概率也大幅上升。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

旁白开始了，片头CG也随之开始播放。

画面一现，一间颇为狭小的教室便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在一根老旧的日光灯管的照射下……斑驳的墙壁、陈旧的课桌椅、被灰尘蒙蔽的窗玻璃、已被腐蚀生锈的巨大储物柜等景物逐一从镜头中闪过。

看起来，这处处都充斥着压抑和诡异氛围的空间，就是这次旅程的起点了。

【我拿着班长的来信，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童年记忆中那小学的课堂。】

旁白还在继续……

【我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半小时就到了教室，不久后，同学们也都陆陆续续地出现了。】

【虽然已多年不见，大家却都没怎么变呢。】

旁白至此，稍微停顿了几秒；与此同时，镜头则持续在教室内旋转着，似乎是在帮玩家们提前观察周围的环境。

【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班长却迟迟没有出现。】

【天色暗了下来，今天的日落似乎比平时更早，才六点不到，窗外竟已是伸手不见五指的状况。】

【就在大家商量着要不要回去的时候，忽然，有人大声喊了起来！】

第1115章 夏日的回忆（二）

片头CG到此就结束了，那一瞬，六名玩家的身影出现在了教室之中。

这个教室中的课桌椅共有九对，刚好分成三排三列。

此时，玩家们全都是坐着的状态：从面对黑板的角度来看，第一排从左到右，依次坐着若雨、安月琴和小灵这三名女生；第二排左手边的位置是空着的，中间和右手边分别坐着封不觉和队伍的第六名成员；而小叹……一个人坐在了第三排的中间。

“诶~果然是熟人呢。”小灵在第一时间回头，看向了队伍的第六位成员，然后，这句话便脱口而出。

之所以说“果然”，自然是因为她也已经预见到了这种情况。

新版本开启后，大伙儿都在忙着冲级，而冲级这个事情，重要就是“效率”……毫无疑问的，比起排“团队噩梦”这种高风险的剧本来，去多刷几个通关几率较高的普通本会更有效率。

因此，会来单排噩梦团队本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没有工作室背景的玩家、另一种……就是那些顶尖的高手。

再加上“等级与地狱前线全队相差不多”这个条件，那“遇到熟人”这事儿也是可以预见到的。

“封！不！觉！”大约两秒后，【吞天鬼骁】便嚷了起来；他无视所有人，冲着觉哥就大喊出声，好似见了仇人一般。

“喊什么喊……”封不觉则是瞪着死鱼眼，望着一脸激动的鬼骁，有气无力地念道，“准备拿紫金红葫芦收了我么？叫我名字看我敢不敢答应么？”

“切……”被对方这么一吐槽，鬼骁也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激动过头了，撇嘴接道，“居然这么冷静……完全没把我放在眼里吗……”

“你那一米六的伟岸身形，我的眼睛可装不下。”封不觉那嘲讽能力确是与生俱来、浑然天成，“我一直是把你放在心里尊重的。”

“我一米六九了！而且还在长个儿呢！”听到身高的话题，鬼骁可忍不了，他又一次提高了嗓门儿喝道。

“没事儿，我的心胸很宽广，你再长个零点五公分我也装得下。”觉哥摆了摆手，似笑非笑地回道。

“你们准备就这个身高的问题讨论多久？”这时，一旁的若雨有点听不下去了，制止了这俩货的扯淡。

其话音未落之际，一段系统提示也正好响了起来。

【您的角色能力已受到限定，现在您扮演的是一名普通人。】

六名玩家的耳边响起的是相同的提示，众人只是交换了一下眼神，便都知道了这点。

“唉……我最讨厌这种限定本了。”鬼骁当即就表示了不满，“每次遇到这种类型的剧本就会失败。”

“那你今天走运了。”觉哥笑着接道，“今天哥哥姐姐们带你通次关，感受一下限定本的乐趣。”

“哼……”鬼骁双手交叉在胸前，“听你吹……”

“总之，大家先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吧。”此时，安月琴转头对众人说道，“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扮演的角色，都已经分配好了……”她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了指自己那张课桌的左上角。

就在她所指之处，刻着三个字——三千院。

这字……是用美工刀之类的东西刻上去的，看字迹不像

成年人所刻；当然了，刻字毕竟不是写字、不排除是因为刻划困难使得字体走形才呈现了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所扮演角色的姓吧。”小灵也早就注意到了自己那张课桌上刻的字，同样是左上角、同样是那种字迹，刻有——“凸守”二字，“说起来……我好像随机到了一个特别少见的姓氏啊。”

“哦哦！我这里也有诶。”小叹显然是经队友提醒才发现了桌上的刻字，“是叫沢田来着。”

“我这里刻的是‘源’。”若雨接道。

“哈～”鬼骁这会儿也看到了自己那张桌子上的刻字，“‘山田’吗……总觉得是个烂大街的姓呢。”他有些莫名地失落。

“嗯……”待大伙儿都把自己课桌上刻的姓给报完以后，觉哥才慢吞吞地接道，“我这儿……刻的是‘富樫’……”

沉默。

冗长的沉默。

不知道为什么，在觉哥报了那两字之后，另外五人纷纷朝他投来了怪异的眼神，而且都不说话了。

“那什么……”过了将近一分钟，还是封不觉自己打破沉默、转移了话题，“说起来，片头CG的最后不是说有人大喊来着吗，怎么没听见呢……”

“呃……可能……我们载入人物的时候，已经喊完了吧。”小叹也很够意思，随口接了句话上来。

“嗯……”封不觉摸着下巴道，“主线任务也迟迟没有刷新，也就是说……需要我们触发点FLAG才行吧。”说话间，他已站了起来，走向了讲台，“咱们先四处找找，看有什么线索吧。”

闻言，大伙儿也没多说什么，各自开始了搜索。

按照习惯来讲，人在这种时候一般都会先去确认距离自

己最近的事物，比如……课桌内部。

但很快他们就确定了九张课桌的内部都是空的，连碎纸屑什么的都没有。

接着，大家就按照“可疑程度”对周遭的东西逐一展开了调查。

同一时刻，封不觉则是拿起了讲台上的一张旧报纸，也不知是不是阅读癖发作，站在那儿就看了起来……

五分钟，转眼过去。

众人调查的结果如下……

教室的拉门被锁住了，打不开，强行拉动时也没有听到“需要钥匙”之类的提示。

朝向操场和走廊的窗户全都紧闭，接近时出现了“被某种黑暗的力量所封印”的提示，通过玻璃朝外看去是一片漆黑，只能瞅见自己的影子。

教室侧后方储物柜的排列顺序和课桌椅的俯视排序是一样的，试图打开时出现了“需要钥匙”的提示。

讲台右手边有一个木制的书柜，同样打不开。

讲台左手边的墙上挂了一幅画，上面画了一张巨大的人脸，看画风并不像是小学生能有的水平，说得再具体点——抽象派。

讲台内部也有储物空间，但也“需要钥匙”才能打开。

综上所述，经过了初步的勘查后，线索还是集中到了讲台上的那张旧报纸上，假如有什么提示的话……应该就在那上面了。

“那么……团长你那边怎么样了？”小灵将众人搜集到的情报简单地跟觉哥讲了一遍后，如是问道。

“嗯……首先……”封不觉搁下了手中的报纸，“这是一张五月份的报纸，日期是5月19日。”

“那能说明什么呢？”鬼骁问道。

“你记不记得旁白的头句话就是——‘这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封不觉接道。

“哦……”鬼骁点点头，“所以呢？”

“从这个教室的布置、课桌上的名字、以及剧本的氛围来看……”安月琴这时讲解道，“这无疑是个发生在日本的恐怖故事，而日本和我们都在北半球，所以其‘夏天’应是每年的6、7、8月份。”

“也就是说……”若雨也接道，“这张报纸是一两个月以前的？”

“不一定……”封不觉应道，“报纸上的年份是昭和四十七年，即1972年；它可能是一张一两个月之前的报纸，也可能是一两年前的报纸、甚至可能是一二十年前的报纸……”他顿了顿，“我们也无从推测这个剧本发生时的年代、以及这些人物的具体年龄、毕业年份等信息……因为旁白没有提到‘当下’的具体时间，只说了‘多年未见’，而这个‘多年’……可以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三四十年。”

“可是……”小叹闻言，面露疑色，“他不是还说了‘大家都没怎么变’吗？这说明也没有隔太久吧？”

“未必。”封不觉立即就回了这么两个字，并接道，“大部分人在隔了多年后与童年的伙伴重逢时，都会那样说的；因为人在儿童时期的记忆是最深刻的，只要将眼前的人认出来之后，当时的记忆就会被唤醒，随后记忆中的脸就会和眼前的那张脸重合……再加上一些‘情感’上的因素，自然会说出‘没变’这样的话来。”

“是啊，同学聚会时最常听到的台词就是这句了。”安月琴即刻接道。

“喂喂……我说……”鬼骁这会儿已经显得有些不耐烦了，“你们研究那些干嘛？人物背景什么的有必要抠得那么细

致么？现在的重点难道不是触发FLAG，先接到主线任务再说吗？”

他的这番话，立即就引来了地狱前线全队的围观。

“你……你们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鬼骁念道，“怪渗人的。”

“我算是知道你这家伙为什么通不了‘限定能力的剧本’了。”封不觉耸肩摇头，“耐性太差了。”

“切……”鬼骁一听，侧目念道，“这台词和口气似曾相识啊……总觉得禅哥也跟我讲过类似的话呢。”

他口中的“禅哥”，自然就是抽喝……哦不……梦惊禅了。

“诶？对了，你怎么不跟工作室的队友一起排本啊？”提起禅哥来，小叹也想起一档子事儿来。

“呃……这个……”鬼骁犹豫了一下。

“这可能涉及到人家工作室的机密了吧，你还是别问了。”小灵察言观色的能力也是很强，见状后便用胳膊肘顶了顶小叹提醒道。

“哦哦！对不起啊。”小叹讪讪一笑，“当我没问好了。”

“嗯……其实也没什么不好说的。”鬼骁撇了撇嘴，“反正你们也不是职业玩家，只要别到处乱说，这事儿告诉你们也无妨……”他微顿半秒，接道，“冲级的时候呢，我们工作室会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来安排互补式的组队；而我嘛……就属于比较适合单排的那种人了。”鬼骁摊开双手，用颇为得意的语气接道，“说白了就是……我在‘非限定能力的剧本’中百分之百会成为‘过剩的战斗力’。”

“反过来说，在眼前这种本里就是个累赘。”封不觉在对方刚嘚瑟了两秒后就泼上了一盆冷水。

“少啰嗦！”鬼骁道，“你不是言之凿凿地要带我通关吗！现在剧本开场都十分钟了，连主线任务都没探到呢！嚣张什

么呀？”

“别着急嘛，山田君。”封不觉笑道，“我现在正要跟你讲一些和主线息息相关的事情呢。”

紧接着，觉哥就面带笑容、用十分轻松的语气，讲出了一段让人头皮发麻的话来：“根据我在刚才那几分钟里读到的内容来看……这张报纸上所有的新闻，全都是关于一间学校的。当然了，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指我们所在的这间学校。”他一边说着，一边用眼神朝教室最后那排角落里的座位示意了一下，“其头版头条就是——‘校长室对面的仓库失火，虽然火势没有蔓延，但仍有一名学生在火场中丧生’；而死亡学生的名字……叫铃木孝之。”

这句话出口时，他的队友们……尤其是小叹和鬼骁，当时就是一个激灵。

因为他们都记得——刻在那个座位左上角的名字，正是“铃木”。

“你的意思是……”两秒后，若雨第一个接道，“那个铃木，就是迟迟没有出现的班长？”她停顿了一秒，这接道，“这不合逻辑吧？”

“是啊……”小灵也道，“就当他是班长好了，这个铃木可是在学生时代就被火烧死了，而且事情还见了报，他的同学们没理由不知道此事；在这种前提下，‘收到他的来信’这个状况就能把人吓个半死了，谁还会赴约啊？”

“有道理。”安月琴想了想，补充道，“从旁白的口气来推断……不管真正的班长是谁，至少来赴约的同学们都认为他或者她还活得好好的，所以不可能是铃木。”

“嗯，不错的判断。”封不觉听罢众人的意见，接道，“因此，实际情况可能是……铃木孝之这个人曾经确实是这个班级的成员，但他并不是班长，而且他在学生时代就被烧死了，所以没有出现在今天的聚会上。也有可能……烧死的铃

木并非这个班级的成员、但也是这个学校的人，毕竟铃木在日本也算是个比较常见的姓氏。”

话至此处，觉哥话锋一转：“但是……”

第1116章 夏日的回忆（三）

“……我认为，既然这张报纸出现在了这里，那么这个被烧死的‘铃木孝之’和这个班级里的‘铃木’同学十有八九就是同一个人。”封不觉接道，“由此引申开去……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一下，事情会不会是这样的——当年，铃木的死，其实和这个班级的班长有关系，但当时没有发生什么；多年之后，这位班长同学不知为什么又回到学校触发了冤魂索命的FLAG，然后就嗝屁了。而他挂了之后呢，又变成鬼魂，准备拖班上的其他人下水。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剧本开头的剧情。”

“不知道为什么……挺恐怖的一件事，被你这么一说，一点吓人的感觉都没有了。”安月琴听完觉哥的话后，惊吓值的确是降了不少。

“你说了半天……”鬼骁则是说道，“还不是什么都没确定，而且主线任务也没有触发呀。”

“都叫你有点耐心了嘛。”封不觉悠然言道，“先把所知的信息全部在脑子里过一遍、并做一些合理的推演，这样等遇到什么突发状况时才能应对得更加游刃有余。”

他用教书先生般的口气不紧不慢的将这段话讲完，然后将报纸摊开，展示在了众人面前。

“咱们再来说说报纸上的其他几篇报导吧……”觉哥接着说道，“和这间学校有关的报导还有三篇，分别是……‘校长宫本在家中自杀’、‘教师佐藤在厕所里精神失常’、以及‘学生野口英二失踪’这三件事。另外还有两篇报导，一篇是讲几天前这个小镇的神社办了个三社祭；另一篇是讲美帝把冲绳岛归还日本的事情……最后这篇占得篇幅最大，洋洋洒洒铺了好几个版面，但和这个剧本的剧情基本没什么关系。”

“这到底是什么报纸啊……”小叹听到这里时，干笑着评论道，“写了一堆关于这个学校的事情，然后后面又来一件国家大事，这内容跨度也未免太大了吧……”

“这应该是张‘村报’吧。”关于这个问题，封不觉自然早已思考过了，“也就是那种小城镇自办的报纸……从撰稿、印刷、到发行全都在本地完成，报导的内容也以本地的新闻为主，再捎带加上一点举国皆知的大事件。”

“这种刊物真的能生存吗？”安月琴听到这儿插嘴道，“一个小镇里能有多少新闻啊？”

“呵呵……说得对。”封不觉笑道，“所以他们做的是‘周刊’。”

“哦～”他这么一说，安月琴立刻就明白了。

“我刚才说的那些事情呢，时间上是有先有后的，跨度在一到七天不等。”封不觉接着道，“铃木被烧死是在5月13日；5月14日野口英二失踪；5月15日三社祭、同时也是美军归还冲绳岛的日子；而佐藤精神失常是5月16日，18号校长在家上吊，最后……19号出的报纸。”

“这一个礼拜可真够呛啊。”小叹听罢这段，又忍不住吐了个槽。

“还好吧，就这个学校来说，也就是死了两个、疯了一个、失踪一个。”封不觉接道，“假如把‘灵异’设定考虑进去，这些事八成还是有一定因果关系的，这样想来……死的人也不算很多嘛，还没到一部恐怖片的平均阵亡人数呢。”

“把咱们六个算上，人数应该就够了吧。”许久未开口的若雨此时忽然用她那冰冷的语气开了个玩笑。

可结果……只有封不觉在笑。

其他人完全没找到笑点，还被她说得涨了点儿惊吓值。

“好了，目前已知的信息也算交代完了，接下来就是解谜部分了。”封不觉说着，又将手上的报纸收回、折了起来，“在

我跟你们讲铃木的事情以前，我就已经破解了报纸上的隐藏信息，其实也不难……按照报纸上原有的折痕、找到一句完整的句子就行了。”

“等等等等……”鬼骁一听，当即问道，“你就不能把谜题先解开，然后再跟我们讲刚才那些吗？”

“不懂了吧？我是故意先把信息讲完的。”封不觉却是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到目前为止，主线任务仍未触发、系统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的时间限制，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将这段‘无限制的时间’善加利用起来呢？”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你要这样想……万一主线触发后，刷出个‘在多少时间内必须完成剧本’之类的规则……那你可能就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再去研究剧情方面的东西了。”

“好好，你有理。”鬼骁虚着眼，拉长了嗓门儿应道，“小弟我受教啦～”

两人对话之际，封不觉手上也没停，他三两下就把那张报纸还原成了最初放在讲台上的状态，然后翻到侧面朝上，指着一条折痕道：“OK，大家来看……就是这条边、正好把两篇不同的报导拼在了一起，折痕两旁的字一左一右、从上到下可以连着读。”

“就……在你……面前……但你……看不……见。”小灵着实厉害，她这会儿是倒着看报纸的，但她很快就把纸上那些日语假名连着念了出来。

“HO～到底是读文科的，厉害厉害。”封不觉当即称赞了她一句。

“嗯……但这句又是什么意思呢？”小灵念完之后，低头思索道。

“喂喂……这句话听起来怎么这么渗人呢？”鬼骁听完那十个字后，本能地朝距离自己最近的小叹挪了半步，脸上也显出了几分紧张之色。

他在这方面倒是挺直率的，怕就是怕，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靠过来也没用，我也怕……”小叹见状，也是很坦诚地认了个怂。

“你们俩要不要找个角落抱在一起，等我们破解完谜题再叫你们？”觉哥这嘲讽天赋点满的男人又怎会错过这等机会，垃圾话是张口就来。

就在鬼骁准备回上几句垃圾话时……

“我知道了！”忽然，安月琴轻呼一声，并接道，“就在‘面前’，指的是坐在教室里、面朝前的方向。”说话间，她已快步行到了黑板前，“至于为什么‘看不见’嘛……”她凑近几步，贴着黑板仔细观瞧了一下，“呵……原来如此……”

下一秒，她便拿起了粉笔槽里的一个白色粉笔头，在黑板上来回涂抹起来。

不多时，黑板中间的一块区域就被涂成了一片浅白色，而在那块被涂白的区域中，有几块污迹似的东西没有因粉笔划过而变色……

就这样……待安月琴搁下粉笔之时，“旋转”二字便显现在了黑板上。

“旋转？”小叹念道，“旋转什么？”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刚好抬起头来，“难道转动上面的灯管就可以触发某种机关？”

“我看……还是挪动课桌椅比较靠谱吧？”鬼骁也不是光在那儿抱怨的，其实他也一直有在思考。

“你们俩啊……”封不觉又拿出了那种老司机口吻，把报纸往自己腋下一夹，遛弯儿似的走向了墙上挂的那幅画，“多转转自己的脑子比什么都强。”

说这话时，他已伸出手去，扶住了画框。一秒后，其单手稍一用力，便听得画的后面发出“咔哒”一声，然后整幅画就这么旋转了一百八十度。

画上那张巨大的脸，原本还是一种很抽象的状态，但经过这么一转，颠倒着一看……赫然是一张狞笑着的怪面。

嗞嗞嗞嗞……

就在那幅画旋转完毕的瞬间，教室正上方的那根日光灯管……即目前这个空间内唯一的光源……闪了两下，熄灭了。

“喂——不是吧……这什么情况啊？你转到电灯开关了吗？”鬼骁讲话的语速变得很快，声音也有些颤抖，很显然，他的惊吓值正蹭蹭往上涨。

“觉……觉哥……没问题吧？”一秒后，小叹也用他的怂音问了个可有可无的问题。

他俩的反应，都是人类在恐惧时的常见反应……

在感到害怕和无助时，人们会十分迫切地与周围的同类进行沟通，以此来缓解内心的不安。而沟通的方式……就是提问。

只是，人在这种时候往往会陷入思维迟钝乃至完全停滞的状态，因此，他们提出的问题也会缺乏逻辑性、没有意义、甚至是语无伦次。

“嘘——别说话。”封不觉迅速给出了回应，让那两个比妹子还胆小的家伙保持安静。

咚——

几乎在觉哥那个“话”自出口的同时，教室的另一个角落，又传来一声怪响。

“那……那是什么？”虽然觉哥已经让他们别说话了，但鬼骁听到那记响动后，还是不由自主地问出一句。

“应该是讲台右边的木制书柜开了。”紧接着，黑暗中响起了若雨那还算淡定的说话声。

“都别动，我过去看看。”封不觉说着，已然朝着那个声音

的源头走去。

此处得说明一下，觉哥此时是不具备“数据视角”的，因为在限定能力的剧本中，“数据观察能力”也会受到限制。

鬼骁无疑也是类似的情况，所以他遇上限制型剧本经常会失败……

不过，对封不觉来说，无法使用数据视角，并不代表他就不能在黑暗中行动了；咱觉哥可是训练有素的男人，他对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向来是极其精准的。

拿这个教室来讲，大致就是一个矩形的空间，面积不大、里面的摆设也都有着一定的规律；像这样的环境……觉哥只要观察个一两分钟，在里面闭着眼睛行动都不成问题。

“小心，也许那声音是某种鬼怪从柜子里爬出来的动静。”若雨在黑暗中也无法行动，但出言提醒她还是办得到的。

“姐！咱能别说这么可怕的话么！”觉哥还没回应，另一边的鬼骁已激动地喝出声来。

“没事，我会随机应变的。”封不觉倒是淡定，他回这句话时，已经走到了那个木质书柜的跟前。

到底是没有恐惧的男人，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里、恐怖的氛围中……他愣是毫不犹豫地朝柜子的里面伸出了手，快速地摸索起来。

然，就在这时，又生异变！

嗒、嗒、嗒……

忽然，一阵脚步声，从窗外的走廊中传来。

那声音不大，但足以让那六名被黑暗和静谧包围的玩家听得一清二楚。

而且……来的还不止是声音；随着脚步声一同出现的，还有一股子浓重的血腥味。

很多人都知道——人在某种感官受到限制时，其他几种感官就会变得敏锐起来。就好比此刻，眼前一抹黑的玩家们，都从听觉和嗅觉上清晰地感受到了某个不明生物的靠近。

这样的感觉……无疑很糟，甚至比一只面目可怖的怪物直接出现在你面前还要糟糕。

“觉……觉哥……”小叹的声音再次响起，他压低了嗓子，颤抖着念道，“这有点儿闹不住了啊……”

短短两秒的沉默后。

“淡定，我找到手电筒了。”封不觉的回应声响起，并用十分坚定沉着的语气给出了一个可喜的消息。

哒——

话音未落，觉哥已打开了自己手中那个手电筒的开关，想也不想就将光圈对准了走廊的方向。

那一刻，六名玩家全都清楚地看到，一张惨白的人脸贴在了走廊的窗玻璃上，并瞪着一双空洞的、正在往外溢血的瞳孔……望着教室内的众人。

在手电筒的光线投射过去的刹那，那张脸扭曲起来、并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朝后方疾退而去。

眨眼之间，伴随又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那张脸重新遁入了廊外的黑暗之中，难觅踪影……

这一幕，着实是惊心动魄、恐怖异常。

别说是小叹和鬼骁这俩胆子比较小的，就算是若雨她们三位都被吓得心跳加速、汗毛竖起。

“可以想象……在这个地方，要是找寻和开启手电筒的动作慢了，它就有可能会进来。”唯有封不觉，气定神闲，还在说着一些让人后怕的话。

“你能别说了不？你这家伙的话比鬼本身还可怕！”此刻，

鬼骁已经进入了那种惧极生怒的状态，转过头没好气地应了一句。

“你怎么知道那是鬼？”封不觉却是平静地回道，“从脚步声判断……我觉得它是实体怪的可能性更大。”

第1117章 夏日的回忆（四）

“难道你看到刚才那张脸之后还想说那是人么？”鬼骁反问道。

“我只是想说，假如对方真是有实体的东西，你就别把它当鬼看，当成一般的怪物，也就没那么恐怖了嘛。”封不觉用轻松的语气回道。

“切……要不是受到了限定，这种东西就算来百十个也没什么恐怖的。”鬼骁撇嘴念道。

这倒是实话，如果他有“数据视角”的支持，即使是在黑暗中，他也能清楚地知晓怪物的具体位置和强度，那样确是没什么好怕的了。

“废话，没限定的话，你还准备一个人带我们五个人通关呢是不是？”封不觉摊开双手，接道，“那种假设，搁在现在说是无意义的……不过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适应’和‘克服’才是这游戏的有趣之处，越是限定本，越是有意思。”

说话间，他又伸手从那个木制书柜里拿出了第二个手电筒来，并在队友们面前展示了一下。

“好了，言归正传……”两秒后，觉哥再道，“书柜里正好有六个手电筒……”他顿了顿，抬头瞥了眼高处那根已经不再发光的日光灯管，“不出意外的话，那灯是不会再亮起来了，所以……接下来咱们全得靠这些手电来视物了。”

“啊……”小叹拉长了嗓门儿叹了口气，“最讨厌这种视觉上受到限制的状况了。”

说是这么说，但他可是第一个上前从觉哥手里接过了手电筒。

哒——

刚把手电拿到手，小叹就打开了开关，并立即举起手电在教室内扫了一圈，想看看黑暗中还有没有潜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

“确认完了吗？”封不觉看他扫视完毕了，随即就问道。

“嗯。”小叹点点头。

“那关上呗。”觉哥接道。

“哈？”小叹当时就愣了。

“哈什么哈？”封不觉理直气壮地说道，“你知道一个手电筒的电池能坚持多久啊？六个人一起开着，过个二十分钟全灭了怎么办？”

“呃……”小叹想了想，悻悻然地关上了自己的手电。

就在他俩对话的同时，若雨她们四人也纷纷上前拿取了电筒；听到觉哥的话，众人也都很识趣……只是开启了一下手电看看好不好使，然后就马上将其关闭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轮流开启手电筒来提供光源。”待大伙儿全都把手电拿好后，封不觉又开口道，“由我第一个来，等我这个手电的电源用完熄灭了，再换个人来负责照明。”

“慢着……”闻言，小灵插嘴问道，“那岂不是所有人的视线都得跟着同一个人的手电光圈来移动了。”

“对。”封不觉回道，“所以我想再加上几个限定条件……”对于小灵提出的问题，他自然也是早已想好了答案，“在感觉到黑暗中有什么异动时、在某种情况下独自脱队时、或是在进行分头搜索时……所有人都可以根据需要打开手电筒。”他顿了顿，“至于现在嘛……”他举起手电，由下向上地照着自己的脸，搞出那种恐怖片里的照明效果，笑道，“大伙儿请跟着我往那儿看……”

话至此处，他又一次改变了的手电筒的朝向，将光圈打在了刚才那张怪脸出现过的窗户那边，而众人的视线也随之移了过去。

“看窗沿。”封不觉怕有人没看清，故而又补充了一句。

但见，那条十分狭窄的窗沿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闪光的点，仔细看便可发现，那是一把钥匙。

“是钥匙！”鬼骁在辨识出那件物品的刹那激动地喊了一声。

“嚯～你挺激动啊。”觉哥趁势跟了一句，“那劳驾你过去把它拿过来吧。”

“为……为什么要我去啊？”一秒之间，鬼骁就怂了。

“因为总得有人去啊。”封不觉道，“就算我说了要带你过噩梦本，但我毕竟不是在带练吧？你总不能从头到尾躺赢吧？”

“哦……”鬼骁应了一声，说了句反话，“那我还得感谢你的锻炼和指导咯？”

“不用客气。”封不觉毫无压力地接着对方的话道，“我已经从你那真诚的眼神中体会到了你那滔滔不绝的感激之情，现在……赶紧过去把钥匙拿来，别再浪费哥的电池了。”

“哼……”鬼骁气鼓鼓地哼了一声，不过，他还是去了……

虽然觉哥说话的语气很嘲讽，但他所说的内容还是有点道理的——作为团队的一员，鬼骁做出点贡献也是应该的；既然他在“解谜”部分没帮上什么忙，那在这“冒险”的部分……他肯定是该上就得上。

一步……一步……鬼骁十分谨慎地靠近了那扇窗户。

窗外，还是一片漆黑，手电筒的光线穿过玻璃后便被前方那浓重的黑暗吞没了。

假如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张可怕的脸从窗玻璃后面弹出来，鬼骁十有八九得被吓得蹦起来。

好在……没有发生那种状况。

鬼骁在靠近窗口时，猛然加速，一个探身、闭着眼睛抓

了钥匙……扭头就回，迅速跑回了众人的身边。

“给！”将钥匙递给封不觉时，鬼骁特别铿锵有力地念出了那个字，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嘚瑟什么呀……拿把钥匙是费了多大劲儿啊。”封不觉却是虚着眼，再度给队友浇上一盆冷水。

浇完以后，他也不给对方反驳的余地，立即又道：“总之……咱们先来试试近的这个。”

根据此前所得到的提示，这个教室里需要用“钥匙”打开的地方只有两处，第一处是讲台内的储物空间，第二处则是教室侧后方的那九个储物柜。

此刻觉哥所说的“近的这个”，指的显然就是讲台。

嗞——

鬼骁拿过来的钥匙十分顺畅地插入了讲台内侧挡板上的钥匙孔。

下一秒，封不觉仍是毫不犹豫地就转动钥匙，打开了那块板。

然后……众人的眼前便出现了一坨黑黑的东西。

“啊——”当看见讲台内的那坨东西时，连安月琴都不禁惊叫出声。

而她这一叫，又把胆子比较小的小叹和鬼骁吓得一颤。

“什……什么情况？”小叹当即问道。

“别慌。”封不觉好像总是在对队友们说着类似的话，“只是头发而已。”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讲台内部掏出了一大坨黑色的长发……搁在了讲台之上。

“卧槽？”鬼骁头皮都麻了，“这什么鬼……”

觉哥闻言，莫名露出一丝笑容，吐槽道：“不是鬼，是假发。”。

“噗——”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完这句，若雨扑哧一声就笑了。

她笑起来是很好看的，但这会儿……除了觉哥没人理解她的笑点，其他人只从她的笑里感到了淡淡的阴森……

“从各位的神色来看，你们好像都不是很愿意碰这玩意儿的样子。”把假发放好后，封不觉复又接道，“那我就不客气地负责保管和携带这件物品了。”

“携带？”鬼骁这会儿是越来越惊了，虽然他以前和觉哥交过手、也看过对方的比赛，但还从来没有跟觉哥一起排过团队本；今天，还是他首次在近距离看到封不觉在这种恐怖解密类剧本里的表现，“你带上这玩意儿是要干嘛？”

“那还用问吗？”封不觉说着，还把手摁在了那坨头发上，特意向队友们展示了一下物品信息。

【名称：诡异的长发】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人类的头发，不知为何被放置在此处。】

“看，这个是‘可带出剧本的剧情相关物品’，也就是说……到后面有可能靠这个触发某种隐藏剧情。”封不觉接道，“就算没触发，也可以带出去变成拼图牌。”他微顿半秒，又补充了一句，“还有啊……头发这东西的韧性可是很强的，万一待会儿有需要用到绳子的场合，只要把这头发编一下，就能作为绳索来使用了。”

“鞋带都系不利索的人还在琢磨编织的事儿呢？”就在觉哥话音未落之际，若雨又是冷不丁的来了一句吐槽。

不得不说，这一吐着实犀利……

“我就说说不行吗！不行吗！”觉哥立刻就恼羞成怒地嚎了两声。

与此同时，小灵则是压低了声音，用说悄悄话的音量凑到小叹耳畔道：“总感觉……表姐和觉哥的关系比以前还好了呢……”

“怎么看出来的啊……”小叹也是悄声回道，“我咋觉得这两人只是在某种奇怪的领域中越陷越深了呢……”

“好好好……你爱带不带，你把它编起来跳绳我都不管。”对觉哥他们的情况不甚了解的鬼骁这时倒是在说正事儿，“那啥……讲台里还有别的东西没有？”

“有，还有两件。”封不觉回了一句，并顺手从讲台里掏出了一把钥匙和一张泛黄的纸来。

钥匙的尺寸看上去很小，给人的第一感觉就不像是开门用的，玩家们也很自然地联想到了……这是储藏柜上某一个箱子的钥匙。

至于那张泛黄的纸……

“两面都划着竖线，但没有页码，结合尺寸及纸张厚度推断……”封不觉将那张纸举在一个众人都看得到的角度，并将手电筒的光集中照在了上面，“这张纸应当是从作业簿上撕下来的。”

“看笔迹……八成是小学生写的吧。”小灵盯着那纸上的文字看了几秒，便补充道。

“看内容……好像是日记？”安月琴念道，“对了……反面还有字吗？”

“没有了。”封不觉回应时，把那张纸翻过来给队友们看了一眼，然后又翻回了有字的那一面。

“那么……提示都集中在正面了对吧？”鬼骁说着，便开始浏览那张纸上的内容。

【5月13日，晴。】

【今天午休时，校长室对面的仓库突然起火了。】

【老师马上组织我们按照避难演习那样来到了操场上。】

【消防员叔叔们很快就来了，并扑灭了仓库里的火。】

【我看到他们用担架从火场里抬出了一个人来，送上了救护车，虽然不知道那是谁，但希望他没事。】

【因为火灾，下午的课取消了，我们返回教室后，老师便让我们收拾书包回家。】

【回家前我才发现，好像从午休时起就没见过铃木同学。】

【我问老师铃木同学去哪儿了，老师说他已经先回家去了。】

【听老师这么说我也松了口气，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铃木同学被火烧伤了呢。】

【不过铃木同学的记性可真差啊。早上他忘了带储物柜的钥匙，就把竖笛放在我的储物柜里了，结果放学时他又忘了拿竖笛就回家了。】

【算了，明天再还给他吧。】

【二年A班，野口英二。】

这日记的文字是从上到下、从右往左写的，通篇几乎都是用平假名（日语使用的表音文字的一种）在写、汉字很少（不过系统自带翻译）。

无论从用词、笔迹、语言组织方面来看，的确都像是小学生的手笔。

“野口同学，坐在冨樫……也就是我的左手边。”封不觉等了大约一分钟，通过视线判断队友们都读完了纸上的内容后，便开口道，“他就是我刚才提到过的、在5月14日失踪的

那名学生；根据报纸上的报导……14号早上他离家去学校之后就没人再见过他了。”

“嗯……”小叹面色苍白地接道，“这张纸的背面没有文字，也从侧面说明了……13号所写的这一篇，是野口最后的一篇日记了吧？”

“不用说了……”鬼骁也用颤抖的声音接道，“根据日记的内容……他铁定是被铃木的鬼魂给坑了啊！最后还落了个死不见尸。”

“呵呵……”这一刻，封不觉忽地冷笑一声，并再度用手电筒给自己的脸打了个很恐怖的光廓，“说什么‘死不见尸’，未免也太草率了吧？”

“你……”鬼骁结结巴巴地应道，“……你又要说什么？”

“嘿嘿……”觉哥恶意满满地笑着，随即又把手电筒的光圈打到了教室后方的那排储物柜上，“也许……咱们很快就能见到他的尸骨了呢。”

第1118章 夏日的回忆（五）

封不觉吓唬完了人，便大剌剌地走向了那个储物柜。

而因为他拿着手电筒，队友们自然也得跟着过去……

这个位于教室侧后方的储物柜是嵌在墙壁上的，其高度显然是为了配合小学生的身高，对成年人来说偏低了些；而其排列方式……和学生们的座位是一致的。

最上面的一排，从左至右分别写着源、三千院和凸守这三个名字；第二排，是野口、冨樫和山田；而第三排，分别是渡边、沢田和铃木。

“对了……经过了此前的那番信息排查，班长的身份应该也明确了吧？”封不觉走到那个柜子前时，开口说道，“这个班级的九个人，其中六个现在在场，剩下的三人里……铃木在昭和四十七年被烧死了，野口在铃木被烧死的第二天就失踪了，因此……唯一还没出现的‘渡边’，无疑就是班长了。”

“嗯……”听到觉哥的话后，若雨也附和道，“从座位的情况来看，班长坐在最后一排，也是合情合理的。”

“我现在已经不关心谁是班长了。”这时，鬼骁却是用怨念十足的眼神望着觉哥，“我只关心野口的箱子里是不是塞着尸体。”

很显然，鬼骁已经被觉哥刚才的话深深地吓到了，所以他相当纠结那个储物箱里到底会有什么。

“呵……呵呵……”小叹闻言，干笑了两声，“看那箱子的尺寸……也不可能塞进一个七八岁的小学生吧。”

“嗯，按道理，应该是不行的。”封不觉偏过头，看着小叹说道，“这个储物箱的尺寸大约是28*30*33（厘米），别说是八岁的孩子了，就算要装个婴儿也够呛。”他说到这儿，诡异

一笑，“不过……那只是一般情况。”

“喂！你又要说什么可怕的言论了吧！果然要说了吧！”鬼骁都已经能预感到觉哥的企图了。

“没有啊，我说的只是数学问题而已。”封不觉回道，“据我所知，一个八岁儿童如果被碾成糊状，其所占用的体积大约可以被压缩到0.024立方米左右，而这个箱子的体积嘛……”

“0.02772立方米。”小灵几乎不假思索地给出了一个非常精准的答案。

“嘿嘿……事情就是这样了。”封不觉笑着应道。

“什么就这样了啊！”鬼骁顿时又惊了，“什么就‘据你所知’啊！你是怎么知道一个儿童被碾成糊状的体积是多少的啊！你碾过是吧？碾完了还装进容器里测过是吧？”

“没有啊，这可是你说的，我什么都没说过哟。”封不觉回这句话时，已经把头别了过去，准备开箱子了。

“你这做贼心虚一般的反应更可疑了啊喂！”鬼骁见了觉哥反应变得更加在意了。

但觉哥却是没理他，只是自顾自地将那把从讲台里找到的钥匙插入了写有“野口”这个名字的储物箱钥匙孔中。

嗞——

在这昏暗的环境中，钥匙插入锁槽时的金属摩擦声显得格外刺耳。

开箱的一瞬，虽然站在后面的大伙儿都没有说话，但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毕竟是在这样的氛围下……除了封不觉这无惧之人，旁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儿害怕的。

“嗯……”拉开箱门后，封不觉沉声念道，“看样子野口不在里面。”

“不在就正常了好吗！”鬼骁喊道，“你那种仿佛有点儿失

望的语气是闹哪样啊？”

“他本来就是吓唬你而已啦。”安月琴这时说道，“像这种木制的储物柜……在里面塞入碎尸的话，气味和血污肯定是会渗出来的，当天就会被人发现了。”

“切……果然如此！”鬼骁听了，也觉得有道理，立马又对觉哥道，“你这家伙……这是强行增加队友惊吓值啊！想降低我恐惧评级奖励是不是？”

“是的。”不料，封不觉坦然承认了，“我就是这个打算。你要是不满的话，就学着遇事多思考一下……对任何情况都有个心理准备，这样就不会太害怕了。”

“哼……走着瞧！”鬼骁感觉自己又被“教导”了一番，甚是不爽，但他也只能在那儿冷哼着放句狠话。

“好了，言归正传……大家来看看这个。”数秒后，封不觉便拿出了野口同学储物箱里的东西，展示在了众人面前。

【名称：铃木的竖笛】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破败】

【功能：启动音乐教室的机关】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只有男性玩家可以吹奏。】

“不能带出，说明是主线相关的剧情物品吧。”小叹看罢后说道。

“可是……这剧本到现在都还没给我们主线任务呢。”小灵接道。

就在他俩对话之际，忽然……

咕咚——

一记异响陡然传来，吓了队伍中的五人一跳。

尤其是鬼骁，他一惊之下，本能地打开了自己的手电筒。

“什……什么声音？”小叹也是急忙用慌张的口吻问道。

“声音……”这时，站在另一边的若雨应道，“似乎是从‘铃木’的箱子里传出来的。”

她听得没错，那声音的源头不是别处，正是来自那储物柜中。

“想必是‘获得竖笛’这个行为，触发了某种事件吧。”封不觉接道，“那啥……鬼骁，既然你已经打开了手电，就顺便照一下大伙儿后方的状况吧。”觉哥虽然没有回头，但他仅凭声音以及身后的光线弧度来判断，也知道开灯的是谁，“万一刚才的动静是某种声东击西的圈套，咱们也好有个防备。”

“行……行。”鬼骁应了一句，并赶紧把自己的手电转向了后方，来回扫动着，监视住了走廊的窗户和整个教室。

“那么……我再来瞧瞧，铃木君的箱子里又是个什么状况。”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已将手伸向了那个发出响声的储物箱。

咔——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觉哥的右手接近那个箱子时，箱门自己便打开了，随即就有一只苍白的小手从里面猛然探出，攫住了觉哥的手腕。

“啊——”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安月琴再次惊叫出声。

听到了喊声的鬼骁也是立即回头，看到了那无比渗人的场面。

“HO～这是准备干嘛呢？”封不觉本人却是很随意地念叨了一句，并慢慢蹲下身子，让自己的视线来到与那个储物箱

持平的高度上。

蹲下之后，觉哥便举起了左手上的手电，对着箱内直射而去。

下一秒，众人便看到了一张微微发青的、孩童的脸。

那张脸……可说是九分像鬼、只有一分像人；如血珀般的瞳孔、异常的肤色以及那可怖的面容都是典型的恶灵之相。

“嘎——”被手电的光线照到之时，那张脸厉啸一声，并立即朝后方缩去。

从物理上来说，它理应是没什么空间可退的，不过……在这种灵异剧本里，牛顿被大伙儿竖个“凸”并且无视也是常有的事儿了。

总之，那怪物很迅速地就朝后退出了三十厘米以上的距离，而那只抓住觉哥手腕的小手也松开了，并随着那张脸一同朝着箱内的空间缩去。

然……

就在这一瞬，只听得“啪”一声。

但见……封不觉反手一抓，便用自己的右手反过来攫住了那怪物的手腕。

“装完逼就想跑？”也不知道谁是才是反派，封不觉就这么拿出了一种恶霸欺负小朋友的态度，一边说着垃圾话，一边把对方往外猛拽。

一时间，箱子里那娃的叫声嗷嗷不断，就像一只受了伤并在奔逃中的小动物。

“我去……这是闹哪样啊……”看到这一幕的鬼骁，脑子里好像有根弦儿断了，在这十几秒里，他的惊吓值降成了零，因为他实在是无法理解眼前的景象到底是什么状况。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这就好比你在马戏团看驯兽表演，

看了一半的时候，台上的驯兽师忽然自己去钻了个火圈，然后他养的狮子赏了他一块肉吃，顺便摸了摸他的头……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表演，比狮子钻火圈还厉害。

“小样~跟我比力气？”不多时，封不觉就把这个按照正常剧情流程来说理应逃走的怪物生生拽出了储物箱，还颇为得意地跟这个体型和八岁孩子差不多的怪物说了句挑衅的台词。

“帮我拿一下。”接着，觉哥又道一句，并随手一抛，把手电丢给了身后的小叹。

这样一来，他便可以腾出双手去折腾被他抓住的那位了……

“说！你姓甚名谁？因何而死？死期何日？”封不觉接连问了对方三个问题，并补充了八个字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你这鬼差还是党员啊……”若雨又抓住机会对觉哥的行为吐了个槽。

“什么鬼差？”封不觉道，“像咱这样儿的，再怎么说也得是判官……哦不……阎王！”

“咤——”那小鬼可不理会他们的相互吐槽，在确定了挣扎无用后，它用更加凄厉的嗓音放声狂啸起来。

这一嗓子……着实刺耳，刺耳到什么程度呢？玩家们的生存值都被吼掉了5%……

一看掉血了，封不觉岂能再忍？他立马做出反应，用右手把那小鬼往储物柜上一顶，左手则奋力地捂住了对方的嘴。

这招还真管用，确是把那小鬼的啸声压到了一个不会让人掉血的强度。

“小叹，把手电筒的光稍微移开一点，不要正对着它。”考

虑了两秒后，封不觉给了小叹一个指示。

“好的……”小叹这会儿也不是很怕了，主要是因为有个比鬼还可怕的队友已经控制住了局面，他应声后，便快速将手电的光偏移了几许，不再对准那怪物直射。

几乎在光移开的同时，那怪物的啸声也缓了下去，逐渐消失。

“好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封不觉直视着怪物的那对血瞳，念道，“我现在让你说话……你若好好回答我的问题，问完了我会考虑让你离开，或是帮你解脱。”他顿了顿，脸上闪过狞然之色，“要是你不识抬举，负隅顽抗……我就用讲台上那坨假发把你包成一粽子、并通过一些物理手段让你和手电筒合体，成为我的一件装备。”

“卧槽？”听到这话的鬼骁脑补了一下那画面，鸡皮疙瘩掉了一地，“你这也太狠了吧？连鬼都不放过啊？他还是个孩砸！”

“你少啰嗦，我这儿正谈判呢。”封不觉不耐烦地回头瞪了鬼骁一眼，随即再看向那怪物，“你滴……明白滴噶活？”

“唔……”那小鬼还真就瓮声做出了回应。

于是，封不觉松开了左手，重新改成用双手钳制住对方身体、将其抵在储物柜上的状态。

这回，没有遭到光线照射的怪物显得平静了一些，也没有乱叫；当然……不能排除是觉哥的恐吓奏效了。

“你叫什么名字？”封不觉的问题很快就来了。

“野……野口英二。”

“你是鬼吧？”

“是……”

“什么时候，怎么死的？”

“我……记不清了。”

“那你记得什么？”

“我……”当被问起这个问题时，野口的神情略有变化，他的脸上浮现了几分痛苦之色，“我记得……那天早上，我是全班第一个到的，同学们都还没来，我……我发现铃木同学的储物箱没有锁好，我就想……打开看看，然……然后……”

野口说到这儿，好像是回忆起了什么特别恐怖的事情，整张脸的神情都扭曲起来，他视线也随之移向了铃木的那个储物箱。

“对……对了……我被困在箱子里了。”迟疑片刻后，野口好似想起了什么，“我……我一直想要出来，每次我听到有什么人靠近箱子，我就抓住他/她……我想让他们把我拽出去，但……但他们……却都被我给拉进箱子里了……里面好黑……有……好多人……他们都碎了……变成了……”

咔！咔咔——

就在野口的话说到一半时，突然，储物柜上所有的箱子都从内部崩开了，且每一个箱子里都伸出了数条胳膊来。

这些手臂的粗细、大小不一，但尽呈惨白之色。

由于野口本就是被压在储物柜上的，所以那些手一探出来就趁势将其牢牢抓住。

“不……不要！救我！”野口只来得及再说出这几个字，便被那几十只手生生分成一块块碎肉，强行扯回了储物箱中。

啪啪啪啪……

紧接着，那些手就以奇怪的速度缩回了箱中，而那九个储物箱的门……也都应声关上了。

第1119章 夏日的回忆（六）

野口被撕碎拖走的一幕无论从视觉还是心灵上都带给了玩家们一次非常强烈的冲级。

就连若雨这冷静程度仅次于觉哥的人也看得直冒冷汗，其他人……更是被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切……”而剩下唯一还能说话的觉哥，却是在那儿用颇为不爽的语气念道，“我还没问完呢。”

方才，那些突然崩开的储物箱门将野口的身体往外弹了一点，这使得封不觉的手不得不往后收一些，而就在这当口，那几十只手就一鼓作气地把野口撕成了碎块。

虽然封不觉也没撒手，但到最后他手里连块衣服的碎片都没能留下……

【主线任务已触发】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段恐怖的演绎过后，这个噩梦本的主线任务总算是刷新了，真可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哼……总算是刷出来了啊。”封不觉说着，便凝神唤出了游戏菜单，打开了任务栏。

队伍中的其他人也几乎是在听到系统语音的瞬间就本能地进行了相同的操作。

然后，【逃出重九小学】这行字，很快便进入了大伙儿的视线。

其实，这主线任务的内容也不怎么出人意料，因为像这种在幽闭环境内发生的限定本，十有八九都会以“逃离某某地点”作为目标。

不过，两秒后，系统又给出了一条令人稍有些意外的消

息：【隐藏任务已触发】

提示响起时，玩家们正好还在看着任务栏，于是，他们立即就看到了【调查二年A班所有人的去向】这行字浮现在了“隐藏任务”的分类里。

“这……要么就什么任务都没有，要么连隐藏任务一块儿给啊。”小叹见状念道。

“隐藏任务会出现，八成是因为团长完成了某种特定的条件吧。”小灵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她立即接道，“比如……在一定的时间内破解了某个或某些信息，又比如……把野口从柜子里拽出来这件事。”

小灵的推测还是很靠谱的，按照正常剧情流程来走的话，当野口从铃木的箱子里出来吓唬人时，撇开被抓的那位当场就吓掉线的情况，会有两种展开——

其一，被抓住手腕的玩家在十五秒内仍未挣脱，那时，所有的储物箱都会打开，然后该名玩家就会被那几十只手给分尸。接着，所有箱门关闭，主线任务触发。

其二，只要有任意一名玩家在十五秒内做出反应，用手电筒的光去驱赶野口，那么野口就会撤手逃跑。随后，同样是所有箱门关闭，主线任务触发。

但……封不觉触发的无疑是第三种状况。

他在用光线压制住野口的同时，反倒是把这怪物给拽了出来，这种常人根本不可能做出的反应，他却仿佛是顺理成章般做出了来。

所以，大家才看到了之前野口被分尸的那一幕；所以……系统才直接丢了个隐藏任务过来。

“那种事怎样都好啦……”两秒后，鬼骁接上了小灵的话，“关键是我们现在又该怎么办呢？线索似乎又断了啊？”

他说得也没错，讲台的钥匙和野口储物箱的钥匙都已经在开锁时被消耗掉了（打开锁后便化为白光消失）；目前玩

家们手头所掌握的道具，只有讲台上那坨【诡异的长发】、刚才被觉哥随手塞进上衣口袋里的【铃木的竖笛】、以及一张旧报纸（觉哥那长西装的口袋真的很多）了，而这几样东西，暂时也派不上什么用处。

“不……应该……没关系。”安月琴这时若有所思地接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教室的门窗应该都可以打开了。”

“嗯？”鬼骁闻言一愣，想了几秒后，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刚才我们经历的那一整段剧情，实际上就等于是普通难度剧本里的‘开场准备时间’是吧？”

“没错。”安月琴沉声应道，“当【主线任务已触发】这句话响起时，这个剧本才算正式开始……而这时，出口自然就会开了。”

“很好，既然大家都明白了。”封不觉说着，从小叹手上接过了自己手电，并走向了讲台，“那……就准备出发吧。”他走出了几步、经过鬼骁身边时又偏过头道，“哦，对了，鬼骁你的手电干脆就别关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剧本里一惊一乍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六个人的队伍只开一个手电确实不太保险，所以出门后，就由你负责断后，监视一下队伍后方的情况。”

“呃……”鬼骁听罢，便面露难色道，“说真的……我能走中间么？我的手电筒交给你们用好了。”

“不可以。”封不觉十分坚决且快速地回应了他，“我拒绝。”

“喂！你又不是我的社团团长，我干嘛听你指挥啊？”鬼骁显然不服。

“是啊，觉哥，总感觉你有点欺负人了啊。”小叹也在给鬼骁鸣不平了。

“欺负人？呵……”封不觉闻言，当时就笑了，他本来都已

经拿好了假发并走到教室门口了，一听这话，又转过身来，“行~那我客气点。”他走回鬼骁面前，看着后者道，“我就问一句……你听不听我的？”

“我……”鬼骁本来脱口而出就想回答一个“不”字，但话到嘴边，他忽然又咽了回去，其神情也随之有了些变化。

“你要不想听我指挥，那我接下来就真的‘带着你’通关了啊。”封不觉接道，“你不想断后就不用断后、不想解谜就不用解谜、不想去拿东西就不用去拿……反正你不愿意做的事情，统统交给我们来，你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就可以了，怎么样？”

觉哥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的，从他的表情和语气就能听出，他会说到做到。

“切……”可是，鬼骁没有接受这听上去无比轻松的待遇，“我知道了！对不起行了吧！我来断后！”他不但没有接受觉哥的提议，还破天荒地跟觉哥道了个歉。

很显然，他是读懂了觉哥这段话背后的意思，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反应。

“GOOD，那我们继续。”封不觉朝他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然后便转身行动了。

……

实际情况和安月琴推测的一致，在主线任务触发后，这个教室的门窗便都成了可以自由开启的状态。

封不觉检查了一下门窗后，便拉开那横拉式的教室门，行入了走廊中。

和教室不同，走廊的地面是水泥地，用力踏在上面的话，就会发出那种“嗒嗒”的脚步声。

这里的天花板上自然也是有灯的，就是不亮而已……

好在，由封不觉带头，不管环境再怎么渗人，也不会影

响队伍前进的节奏。

“咱们先把可以去的地方都兜上一遍，再进入特定的区域做详细探索吧。”觉哥一边带路，一边跟后方的队友们说道。

虽然他什么都不说也行，但他知道，时不时讲上两句，可以让大伙儿的情绪稳定一些；反正……听听觉哥那平静的话语声，总比在长时间的沉默中酝酿恐惧要强。

就这样……在觉哥的带领下，大家开始了对这间“重九小学”的探索。

走出二年A班那唯一的一扇门后，往右手边走上几米，就是二年B班；用手电筒透过窗户往里照，便可看到B班的教室里堆满了课桌椅和杂物、几乎塞得水泄不通，摸到教室的门扶手后，得到的提示是【打不开】这三个字。

继续往这个方向走，不远处就是一个拐角，在这个拐角边的墙面上，嵌着一个十分诡异的神龛。

神龛由石头打造，体积不大、造型也很简朴，但有一点很古怪……这神龛里供奉的不是什么地藏或神佛，而是一个日式人偶。

那人偶如洋娃娃般大小，穿着红色的和服，是个女娃的样子。

见过这种日式人偶的人都知道，这玩意儿若是搁在光天化日之下，看着倒还好，但在晚上、在昏暗的环境里看……会莫名渗人。

不过封不觉并不在乎这个，他在看到神龛时，便让队友帮忙用手电打着光，不以为意地上前检查了一番，并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人偶本身是木头的做的，但其头发好像是真东西，身上穿的小衣服也是好料子。

二，人偶和神龛固定在一起，二者皆无法移动。

三，把人偶的衣服解开后（是的，觉哥解了），可以看到那人偶的躯干是中空的，躯干内部有着许多起起伏伏的纹理、似乎可以嵌一些东西进去。

在确认完这些以后，封不觉便重新上路，带着队友们转过了那个拐角。

又走了一小段儿，他们的面前就出现了走廊的尽头——一扇看上去像是“大门”的门扉，试图去打开这扇门时，便会听到【出口被一股黑暗的力量封印着】这样的提示。

如此一来，学校的“出口”也就确定了。

到这一步为止，玩家们基本也都猜到了这个剧本的逃离方式——很可能就是需要找到一件或是多件特定的物品，并将其放入那个人偶的体内，最后触发某种机关或是剧情来打开出口的门。

……

确认完“出口”之后，封不觉便调转方向，带着队友们折返回去。

从拐角回来后，他们很快又来到了老地方，在A班和B班的对面，隔了一条走廊的房间，是“生物教室”，这间教室没有对着走廊的窗户，其门上反馈的是“需要钥匙”的提示。

再往前走，有一排台阶，可通往二楼。

封不觉暂时没有上去，只是用手电筒往上照了一下、看了一眼，便接着往前走了。

再往前，就是从A班的门出来以后靠“左手边”的走廊了；这段走廊的两侧分别是“音乐教室”、“教员办公室”和“厕所”。

音乐教室的门是可以直接拉开的，但封不觉在发现门没锁时，便停止了拉门，因为他得防着“门完全打开”这个动作会触发什么FLAG；教员办公室的门也是需要钥匙才能开启的，暂时开不了；最后……厕所，没有门。

厕所那儿有两个入口，分别通往男厕和女厕，两个入口的中间还有一个洗手池；至于厕所里面是什么情况……就不清楚了，因为厕所入口普遍都是做成之字形的，这样可以避免站在门外的人望见里面的情况。

“OK，一楼差不多也看完了。”封不觉道，“现阶段可以探索的区域就是音乐教室和厕所，从我们在教室里得到【铃木的竖笛】这件事来看，正常的流程应该是先前往音乐教室。”他顿了顿，“那么……诸位觉得，我们下一步是去音乐教室呢？厕所呢？还是去二楼转转？”

“我建议去音乐教室！”小叹第一个抢道，并且很老实地给出了原因，“感觉上……跟着一般流程走，或许就不会太吓人了。”

“我也赞同。”鬼骁听到这句，赶紧附议。

刚才那十分钟里，鬼骁一直在负责观察队伍后面的状况，虽然什么都没有发生……但那种如影随形的恐怖感却是丝毫未减，所以他还是怂着的。

“就去音乐教室吧，那件主线任务物品已是很明显的提示了。”小灵这时也道，“噩梦难度的本里……尽量还是别跟剧情倾向拧着走，要不然很容易死人的。”

结果，若雨和安月琴也都是差不多的意思。

封不觉见队友们已经达成了一致，便也同意了。其实……对觉哥来说，去哪儿都是无所谓的，不就是个玩儿～

十几秒后，封不觉就走回了音乐教室的门前，他稍稍偏过头去跟队友们打了个招呼：“我要拉门了啊，各位留神开门杀。”

然后……他就拉开了门。

“嘎——”

就在门完全开启的那一瞬，一个倒挂着的长发女鬼毫无征兆地从门框内侧的上沿急速坠下，悬在了门口，并发出一

声极具穿透力的凄绝尖叫。

这一下子……来得真心是太突然了；站在觉哥身后的五人全都吓得发出了不同程度的喊声，鬼骁更是两脚一软、踉跄地后退到了另一侧的墙边，差点儿就坐地上了。

“哦……又来一个是吧？”此刻，封不觉距离那女鬼最近，二者的脸只有大约三寸之隔，这种距离，自然已足够他出手伤人……哦不……伤鬼了，“呵呵……来得好啊～”

第1120章 夏日的回忆（七）

封不觉双手并出，扣住那女鬼的腋下、奋力一拉，就将其拽了下来。

摔落在地的刹那，那女鬼显然是懵了，还未来得及做出什么反应，一只脚就踏在了她的肩上，同时，一道手电筒的光线也快速照在了她的脸上。

“嘎——”这怪物的第一反应还是摆出狰狞的面目来怪叫。

但封不觉显然不买账：“喊！”他的嗓门儿比鬼还大，“喊有用还要手脚干嘛？”

他说得对，就连怪物也发现靠“吓”似乎是不管用了，于是，她猛然一个翻身、推开了觉哥的脚，并贴地爬行着往后退去，快速遁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无论从力量还是敏捷上来看，这个鬼都比此前的野口强上很多，所以封不觉也未能阻止她的行动。

待觉哥举起手电朝那漆黑的音乐教室中照去时，方才的女鬼早已无影无踪。

“这还真是妖啊……”见此情景，封不觉不禁沉吟道，“这个剧本里的鬼魂，都是可以直接用手触碰到的‘实体怪’，但是……”他顿了顿，目光一转，“它们又同时具备着那种可以进入异度空间、迅速化为‘无形’的能力……”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若雨从觉哥那细微的神情变化中察觉到了些许蛛丝马迹，故而问道。

“我是在想啊……会不会有这么个设定……”封不觉道，“我们几个……其实也是鬼。”

此言一出，众人皆是一怔。

“嗯……”安月琴第一个接道，“经你这么一说，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能……”

“的确，旁白给我们植入了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由此便制造出了思维上的盲点。”小灵也接道，“假如团长的推测属实，那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从物理上接触那些鬼魂了。”

“诶？不对吧！”到这会儿，刚才已被吓飞的鬼骁同学稍稍有点儿缓过劲儿来了，虽说之前那一下差点把他吓掉线，不过现在他还是紧跟上了众人的思路，走过来道，“那为什么……”他把手电筒的光在众人身上扫了一遍，再问道，“咱们全都不受光线的影响呢？”

“关于这一点嘛……”封不觉摸着下巴念道，“我是这样想的……”他环视了队友们一圈，接道，“我们这六个……都是刚刚才成为鬼魂的人，还没有完全融入死者的世界，暂时还不是很惧怕光明；而我们所遇到的那些鬼，已经死了多年，早已是黑暗世界的一部分了，所以……”

“不愧是小说家，在基本没有什么依据的前提下也说得有模有样。”若雨听罢，即刻给出了这个很中肯的评论。

“嗨~我都说了是推测嘛。”封不觉摊开双手，“讲出来主要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条新的思路，万一我待会儿因为某种即死FLAG挂了，那我的智慧还会护佑着你们……”

“我感觉……你的智慧总是在忽悠着我，而不是护佑着我。”鬼骁听罢，也是有感而发地念叨了一句。

这句话，基本上也总结出他在巅峰争霸S2中碰到觉哥之后的各种遭遇……

“呵呵……过奖过奖。”封不觉闻言，笑着回应道。

“是在夸你么！听得出好赖话来么？”鬼骁又一次被觉哥的下限给惊到了，那种面对挖苦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态度，着实是让人无语。

有句话说得好——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同理，你也无法侮辱一个真正的无耻之徒。

“行啦，各位，反正那鬼也不见了，咱们就先搜起来吧。”封不觉说着，便迈门而入，准备开展他最擅长的搜查工作。

而其他人也是紧随其后，纷纷打开了各自的手电，分头展开了调查……

这间音乐教室的面积也不大，四面墙上都贴着老旧发黄的墙纸；教室的角落里有着一架钢琴和一个配套的琴凳，旁边还立着一个造型简单的立式谱架；教室靠中间的区域摆着一些正方形的、印着数字的彩色方块凳，光看那尺寸和风格就知道是给小朋友坐的；而在门对面的那堵墙边，还摆着一个比较大的柜子，虽然也是木制的，但以这种解谜类剧本的尿性……哪怕它是纸糊的，只要你没有达到开启条件，就别想打开。

玩家们的搜索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展开了，因为空间有限，五分钟后，他们就把能调查的都调查了一遍，结果如下——

一，钢琴内部没有藏什么东西、且可以正常弹奏。

二，琴凳毫无异常。

三，谱架上放着一张泛黄的、残破的曲谱，不过还是有几个小节可以完整辨认出来的。

四，方块凳的数量正好九个，分别写着阿拉伯数字1-9；经过检查，这些方块凳全都是实心的、且被固定在地面上。

五，从墙纸上没有找出什么明显的异常、规律、或线索（墙纸部分由封不觉进行确认）。

六，接触柜子的门时得到的是“正被某种黑暗的力量封印着”的提示。

确认了以上六项后，玩家们便凑在一起简短地交流了一

番，并再度把手电筒的开启数量减少到了两个。

“OK……”此时，封不觉便说道，“该查的都查了，接下来……也只有用‘这个’了吧。”说这话时，他已经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铃木的竖笛】，“物品上讲明了只有男性玩家可以吹，所以……”他又看了看小叹和鬼骁，“谁来呢？”

“呃……我不会管弦乐器。”小叹说得还挺专业。

此处得提一下……在小学三年级之前，小叹确实是有学过音乐的。

当然了，像他这种家里巨有钱的孩子，自然是不会为了考试加分之类的理由去学那些的。

小叹会学音乐，单纯是因为父母觉得他有天分……

那么这所谓的“天分”体现在哪儿呢？事情是这样的——小叹上幼儿园时，有段时间特喜欢乱敲东西，于是他父母就以此为据，把他一个七岁都不到的孩子送去学打击乐了。

学了两年半，小叹没说什么，但老师实在撑不住了。那位老师坦言——这孩子五音不全、节奏感奇差，将来唱卡拉OK能找到调儿就不错了，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就这样……王叹之小朋友结束了他为其二十九个月的儿童鼓手生涯；而他最终的学习成果就是……学会了打几个最基本的鼓点、把左手的灵活性练得和右手差不多了，以及……治好了爱乱敲东西的毛病。

“我会吹一点口琴……”继小叹之后，鬼骁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

“这样啊，那我来吧。”封不觉看他们俩都不会，便随口道了一句，并把竖笛举到了嘴边。

“合着你会啊！那还问毛啊？”鬼骁即刻吐槽道。

“诶？”安月琴见状，也是挑眉奇道，“原来你还会乐器啊？”

“不对吧……”然而，若雨此刻却是露出了狐疑之色，转头对安月琴道，“我在他那儿住了那么久，可从来没见过他家里有任何乐……”

呜——

她们的话还没说完，觉哥便已开始吹了。

呜——呜——叽——呋呋……呜——叽——

他吹得完全不成调子，时而岔气、时而又发出非常尖锐的声音，其手指也只是用莫名其妙的指法胡乱地摁在竖笛的各个孔上，胡搞一气。

“喂！原来你不会啊！”鬼骁惊道，“不但不会，就一个门外汉来说也吹得超级糟糕啊！你究竟是哪里来的自信啊！”

“少废话，反正大家都不会，谁来不是都一样么？”封不觉也是立刻进行反驳，并在说完后，继续旁若无人地瞎吹。

虽然鬼骁也很想再吐槽几句，但他得承认……觉哥的话还是有道理的；眼下他们三个男生的确是没人会吹，还真是谁上都一样。

于是，众人又在觉哥那类似精神污染一般的吹奏中打了一分钟左右。

也不知是什么原理，一分钟后，突然……

但闻“叱——”一声疾响乍起，紧接着，音乐教室的拉门就自动关上了。

然后，一个女人的声音飘飘荡荡地在这个空间中回响起来：【都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老师要开始演奏了。】

“什么情况？又刷怪了吗？”鬼骁用他的手电四处扫动，可是什么都没看见；而那声音的来源也是飘忽不定，难以判断。

“这应该是一项提示。”封不觉则是冷静地言道，“照那个声音所说的做，就会触发下一步的剧情。”

“那……我们就过去坐下呗？”小叹说着，便转头看向了那些方块凳。

“不是这么简单的……”小灵面色微沉，接道，“这些椅子上写的数字，显然是有意义的……而且刚才那声音也说了，要我们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

“也就是说……”若雨接过她的话头，“如果有人坐错了位置，就有可能引发什么不妙的事情。”

“喂喂……封不觉在那儿吓唬人也就算了，你们怎么也尽发表些可怕的言论啊！”鬼骁听到“不妙”二字时，又开始慌了。

“呵……这是摆在眼前的实际问题，再可怕也得去直视和解决啊。”觉哥笑了笑，接道，“不过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这个座位的问题……在我进入这间教室后不久就意识到了。”

“什么？你又已经把谜题破解了？”鬼骁说罢，自己也想了几秒，随即高声接道，“哦！我知道了，是按照教室里的座位顺序来的吧？即……第一排第一个人就是1，第二个人就是2，以此类推……”

“不对。”下一秒，觉哥还没说话呢，小灵就已否定了鬼骁的答案，“你怎么知道应该用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

安月琴也接道：“是啊……你也看到野口英二的日记了吧，那是从上到下、从右往左写的，万一座位也是按照那种思路来排的呢？”

“再者……”若雨也补充道，“就算是按照‘左上为先’的顺序，也可能有‘第一排第一人是1，第二排第一人是2’这样的规律。”

“这……”经她们一说，鬼骁瞬间对自己的答案失去了信心，他只得用询问的眼神看向了觉哥，“好吧……我还是听听你的答案吧。”

“我觉得呢……这里的顺序应该参照九宫图。”封不觉应道，“此前在二年A班的教室里，我就有点在意那些课桌椅的排列方式了……那3*3的座位，与储物柜那九个箱子一一对应，似乎就是在暗示这个。但直到我们离开教室时，都没有出现与九宫相关的谜题。”他微顿半秒，将视线投向了不远处那九个方块凳，“但来到这里之后，看到这九个数字，就又让我想起了那出。”

“你先等等……”鬼骁这时插嘴道，“你说的九宫就是横竖斜每条轴加起来都是十五的数字游戏对吧？那种图里的数字位置也不是固定的吧？”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有肩，八六为足，五居中央。”一秒后，小灵立刻用一段二十字的口诀解答了鬼骁的疑问。

“听见了吧……还是有所谓‘标准形态’的。”封不觉接道，“总之……按照九宫来排的话，我是5，你是7；似雨、花间和悲灵（在鬼骁面前觉哥还是用了伙伴们的游戏昵称来称呼）分别是4、9、2，而小叹（但觉哥对小叹的称呼就一直是那样儿）是1。”

“嗯……”鬼骁又想了想，“你这个排列……有把握吗？”

“至少比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之类的排法有把握。”封不觉回道，“不过，你的担忧我也理解，因为这个谜底……的确是佐证不足。”他若有所思地念道，“我想……我们此前一定是‘错过了某些线索’，因为据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连我也找不出任何明确的证据指出我们这六人对应着哪六个座位。”

觉哥能这么说，自然是有根据的；他脑中所推演过的情况……远远超过这里所有的人。

就拿二年A班那九个人的名字来说吧，其罗马拼音、假名、笔画、偏旁部首、与金木水火土的关联、乃至与之同姓的知名人物……觉哥全部都去思考筛选过了。其他的那些关联信息，他也是按照这种发散程度进行推思的……在此基础

上，封不觉才说出了“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这样的话。

然，现在的情况，已不允许玩家们再去寻找什么线索了。

【你们没听见吗？我让你们坐好！】

就在众人犹豫之际，那个声音又一次响起，而且其语气变得比刚才更为暴戾和阴森。

第1121章 夏日的回忆（八）

“都来坐下吧，人家都在催了。”封不觉道，“反正短时间内也想不出更靠谱的答案了，站着说不定会触发团灭剧情的，还不如坐下试试。”

他说这句话时，已然朝着那个写有数字“5”的方块凳走了过去。

一秒后，若雨几乎没怎么思考，第一个就跟了过去。

其他人见状，便也陆续来到了封不觉刚才所说的那些对应数字的座位上坐下了。

就在所有人坐定之后，只听得“当——”一下子，教室角落里的钢琴自行发出了声音。

接着，那八十八个琴键便在无人弹奏的情况下自己动了起来……

从这个展开来看，觉哥推理应该是命中了，剧情随之开始推进。

接下来的三四分钟，那架无人钢琴来了一段水准颇高的独奏；其旋律倒不复杂，可演奏仍旧极富感染力……虽然这只是纯音乐、没有任何的歌词，但玩家们却仿佛在倾听着一段歌手的浅唱低吟，那份压抑和阴森的感觉，完全通过音乐传达了出来、并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约四分钟后，这段无名钢琴曲戛然而止。

余音绕梁之际，那个说话声又响起来了：【听清楚了吗？你们谁来照着乐谱弹一段试试？】

这个要求，不禁让人想起小时候在课堂上经常听到的那句——“这道题哪位同学能上来解一下？”

每当我们听到这句话时，都会本能地开始施展Misdirection，并在心里默念着“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

然而，事实证明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技能是没用的……

“我来吧。”两秒后，安月琴自告奋勇地站了起来，“我有学过几年钢琴。”

这一刻，她就如同我们记忆中那些拯救全班学渣于水火中的学霸一样挺身而出了。

“哦哦～这位花间姐姐真可靠啊。”鬼骁一看有人主动上前了，立刻松了口气，并随口夸奖了对方一句。

“切……钢琴什么的，我也会弹啦。”封不觉却是用不以为然的语气接道。

“什么？你居然还会钢琴？”鬼骁转头看向了他，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是啊，觉哥可以看着简谱单手弹出欢乐颂的。”一旁的小叹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觉哥那句话的本质。

“喂！敢要点儿脸不？”鬼骁闻言，顺势对着觉哥吐槽道，“你这种行为比那种只会用‘二指禅’还宣称自己‘会打字’的人还嚣张了啊！”

他们三位男生耍宝之际，安月琴已经来到钢琴前有模有样地坐下了。

毕竟是学过了，往琴凳上一坐，姿态和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

“你们先等等……我太久没摸琴了，得看看谱子、再酝酿酝酿……”安月琴坐定后，便伸手把谱架上那页乐谱拿过来放在了钢琴上，并跟队友们打了声招呼。

那个谱架上的乐谱，记载的就是刚才那首曲子；如前文所说，这张乐谱是残缺的，上面可见的部分只有几个小节，

而这……正好也符合了此刻这“弹一段”的任务要求。

【为什么还不开始？难道这样你们也没学会吗？】

安月琴才等了三十秒左右，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女声又开始催促了，听这意思……不弹活不了。

“好吧……看来再不弹要出事了。”安大小姐见状，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下一秒，只见她伸出双手、轻轻握了握拳，又活动了几下双手的指关节；然后，她深呼吸了一次，开始了弹奏。

很快，一段旋律就伴随着她指尖的律动缓缓而生。

玩家们自然还记得……这就是刚才那一大段钢琴曲的其中一部分，但由安月琴弹出来时，那感觉就跟刚才的完全不同。

音乐这东西……只要在技巧、感情和天赋上差那么一点儿，产生的成品就会很不一样；而这种由人而产生的“差异”，或者说“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也正是所有艺术的魅力所在。

不多时，安月琴已将乐谱上那几个小节弹完了。

同样是在余音未消之时，那个声音又道：【嗯……马马虎虎，及格了，那么……下课吧。】

砰——

就在她说出那个“课”字时，众人背后的那个大柜子突然发出一声怪响，并自行开启了。

那一声来得确是有些突兀，鬼骁当时就被吓得蹦了起来……但他刚想回头朝柜子看去时，另一边，却又突然传来了“叱——啪！”两声，惊得他是左顾右盼、应接不暇。

但其实呢……那另一处的动静也没什么，不过就是音乐教室的门重新打开的声音。

“看来这一间的谜题就到此为止了。”封不觉还是很冷静

的，他压根儿就没去管门那边的情况，手中那手电筒的光圈也是稳稳地照在了墙边的柜子上。

此时，柜门已开，里面的东西也露了出来。

但见，在那硕大的柜子里，赫然横陈着一具尸骨。那尸身虽说还穿着衣物，但早已化为了白骨，而从服装上来看……这似乎就是刚才觉哥在门口遇见的那位“女鬼”。

“她……不会还能动吧？”小灵看了那尸骨几秒后，问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问题。

“能动又怎么样？”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就朝那柜子走了过去，“就一骨头架子，敢乱缩乱动……我就用钢琴把它铡了。”

“喂……钢琴当虎头铡用啊？”鬼骁这会儿也发现了，很多时候，只要封不觉一句话，就能把队友的注意力从恐怖的事物转移到某种槽点上去。

“我也只是提一个构思而已。”封不觉道，“说实话钢琴不好铡人，用车门夹住人头去怼才是正确的玩儿法。”他说到这里，已经开始动手搜尸了。

封不觉搜得非常细致，要不是系统拦着，估计他会把这个骷髅给扒个精光。

长话短说……最后搜到的东西有四样，其一，是一件任务物品……

【名称：五角星墨镜】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骚气十足的复古风墨镜。】

比起先前那坨假发来，这件“可带出剧本的物品”显得更加莫名其妙了；假如这个剧本发生的地点是在八十年代的美国迪厅，那找到这玩意儿也没什么违和的，但在一个昭和年间的小学校园里，谁能想到会有这么个东西出现呢？

然后，来说第二件物品，这也是一件任务物品……

【名称：“它”的肺】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可嵌入“它”的躯干中。】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由绿色玉石制造的袖珍器官，隐隐透出灵气。】

这件物品的说明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其用途——这就是解锁“出口”附近那个神龛人偶的道具之一。

接着，第三件物品，是一张纸。

这是一张皱巴巴的白纸，大概也就一张照片的大小，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三千院是我最好的学生，她让我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影子。”

结合这间教室里发生的情境来看，这应该是眼前这具尸骨生前写的，而她的身份，八成就是这间学校的音乐老师了。

最后，第四件物品……是【生物教室的钥匙】，这把钥匙也算明确地给玩家们指出了下一个目标地。

“嗯……这张纸没有物品说明啊。”封不觉将那四样东西逐一拿出并展示后，说道，“也就是说……这纸上的字要么是某种提示，要么只是用来完善剧情的。”

“我感觉……完善剧情的可能性较大吧。”安月琴接道，“系统在生成剧本、分配角色时，肯定是考量了我会弹钢

琴的事情，所以当我用这项能力解开了刚才的谜题后，我们就找到了一张纸，补充了‘三千院’这名角色有音乐天分的设定。”

“啊，或许吧……”封不觉说着，就把纸条塞进了衣服内侧的口袋，“不过，万一是提示的话也没事儿，记住就行了嘛。”说罢，他又将另外几件物品全都塞进了自己的衣服口袋，并打了个响指，顺势朝门口一指，再道，“走吧，下一间。”

这一刻，其余五人十分默契地达成了共识，闪出一条路来。

很显然，经过了此前那一系列的事件，玩家们已经对这个剧本的整体故事风格和恐怖程度有了一个比较立体和直观的概念，所以……他们都非常认可——让觉哥打头阵比较好。

……

长话短说，两分钟后，一行人就来到了生物教室的门口。

当封不觉把钥匙插入锁孔的刹那，他后面的五位全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们都已经做好了被突如其来的恐怖桥段吓上一波的准备了。

嗞，叱——

觉哥平静地打开了门锁，在钥匙化为白光消失的同时，他已拉开了那扇门。

结果，什么都没发生……

至少在视觉和听觉上，没有那种极具冲击力的惊吓场面出现。

不过……

“我去……什么味儿？”鬼骁又是第一个开口的。不得不承

认，即使他的解谜能力比较堪忧，但他的反应还是很快的、感官也很敏锐。

“是某种……哦不……应该说是‘多种’过期的有机溶剂吧。”这次，回答他的是王叹之。

“呵呵……不愧是王大夫，闻着这种味道~反而镇定下来了吗？”封不觉半开玩笑地回过头去，对小叹说道。

“嗯……是的。”小叹想了想，竟发现……确是如此。

“很好，那咱们赶紧走起。”封不觉说话间，便已迈步进了门内，对生物教室的调查也随之展开了。

生物教室是他们迄今为止所进入过的最小的一个房间，教室中央有个长方形的实验台，从那台子的高度来看，小学生必须得站着才能在上面进行操作，或许也正因如此……这屋里完全没有座位。

教室的两侧放着一些展示品，基本都是些泡着的、或者风干的标本；四周的墙上贴着一些动物的图鉴，图鉴附有简单的文字介绍；教室的角落里还有一个洗手台，房间里的异味主要就是从那里面散发出来的……

这一回，玩家们调查时显得格外小心。

其原因有二，第一：开门时没有触发任何恐怖事件，反而让玩家们感到了不安；第二，小叹特意提醒了大家，过期的有机溶剂不但对身体有害、还可能引发火灾什么的。

于是，大约十分钟后，玩家们才完成了对生物教室的调查，其结果如下——

一，实验台周围的抽屉全部都“打不开”，台子上面凌乱地摆放着包括手术刀在内的各种工具，以及十余种不同的溶液；但……所有装溶液的瓶子上，文字都是模糊的，很难确认其中液体的性质。

二，周围的标本无异常。

三，暂时无法从墙上的图鉴里看出任何线索，不过觉哥还是将其内容全部看完并记下了。

四，虽然这间教室没有朝向走廊的窗户，但却有朝向校外的窗户；透过窗玻璃，便可以看到月光下的乡间小路、电线杆以及树木……一切都显得如此宁静、正常，与学校内这压抑的空间形成鲜明的反差。

当然了，这两扇窗户也“被黑暗的力量封印着”，是打不破的。

五，洗手池的下水口明显被堵塞了，池子里积攒了不少污秽的液体、完全看不到池底的状况；唯一的水龙头倒是可以拧开，但水管里并没有水流出。

“OK……各位把手电关上吧。”调查和交流完毕后，决策的工作自然又落到了觉哥的肩上，“嗯……”他沉吟了半秒，念道，“大家也都看到了，实验台的工具全部都不是‘剧情相关’的物品，所以，要说这个教室里哪里有线索可循……”

言至此处，封不觉便将视线投向了洗手台，其用意不言自明。

“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此刻，鬼骁已经在心中默念五字真诀、并在精神上使出Misdirection了。

没想到，这时候……

“我来吧。”小叹竟是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

第1122章 夏日的回忆（九）

在小叹说出这句话之前，鬼骁一直觉得小叹和自己一样，是“在受到限定的剧本里只能打打酱油”的类型。

但很快……鬼骁的看法就改变了。

“反正解谜方面都由你们搞定了，我到现在为止基本也没帮上什么忙，所以……”小叹一边说着，一边已走到了那个洗手池边，“这种脏活儿累活儿，就让我来吧。”

他的这句话，他自己听来是没什么；在觉哥他们听来也没什么。

可是，落到鬼骁的耳朵里，就有点“刺耳”了……

虽说鬼骁这一路过来也为团队做了不少贡献，但说到底……那些都是觉哥要求他才做的，而且他本人在接受时可是各种不愿意。

此前，封不觉对鬼骁说的那番话，其言下之意就是——“既然你在面对自己的弱点时选择逃避，那我们的确可以迁就你、带你通关……如果你觉得这样合适的话。”

鬼骁也是因为读懂了觉哥那话的意思，才会说出那句“对不起”，并且接下为队伍断后的工作的。

然而，他也只是在觉哥的引导下、暂时从行动上强迫自己去直面恐惧而已，实际上，他的思想还是在逃避着。

直到……此刻。

当看到和自己一样胆小的小叹自发站了出来，在那充满秽物、异味扑鼻、且随时都可能触发某种恐怖桥段的洗手池旁俯身摸索时，鬼骁忽然感到很惭愧。

他顿时意识到，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擅长不擅长这类剧

本”的说法。遇到不擅长或者不喜欢的事情就逃避或者撒手不管、等着别人来帮你善后，那是孩子处理事情的方法；而成年人，是要有担当的，是不可以在面对困难时逃开的……无论遇到何种情况，至少要将自己力所能及的部分做好。

当然了，我们还是得讲个客观事实——鬼骁他还没成年呢。不过他在同龄人中属于特别要强的那种孩子，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嗯……黏黏滑滑的……”摸索了大约半分钟后，小叹一脸纠结念叨了一声。

“你不用跟我们形容，真的。”小灵做出厌恶的神情，站在他后边儿应道。

“呵呵……听起来像在形容鼻涕。”封不觉则是摆出一副嫌这话还不够恶心的样子，恶意满满地接道。

“不，不像鼻涕，倒有点像……”小叹居然还很正经地回复了觉哥，“呃……泔脚之类的东西。”

这个话题没有进一步展开，因为在小叹说完这句话后，只听得“咕噜——”一声，几个气泡从那洗手池的液体中升腾而起，接着，那些污水便缓缓流入了排水口中。

“呼……”两秒后，小叹舒了口气，并转过身对大家说道，“堵塞的原因找到了。”

说话间，他已抬起了右手，将一个椭圆形的物体展示在了众人面前。

“这个是……”距离他最近的小灵捏着鼻子凑近看了几秒，接道，“肥皂盒？”

的确，这就是一个肥皂盒，而且是样式很旧的那种，基本就是个可分为上下两部分的椭圆体塑料小盒。

“嗯，我觉得也……”听到小灵的话后，小叹便想应上一句。

不料，就在此刻，异变陡生！

但见，从他背后的洗手池中、从那狭小的排水口里……猛然探出一只手来，一把就攫向了小叹的后腰。

这一瞬，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小叹手里的那个肥皂盒上，所以这突然如其来的一击……着实是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零点五秒后，若雨是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可由于她这会儿站得离洗手池较远，想要出手帮忙也够不着；不过她还是做出了非常正确的应对——立刻将自己的手电筒打开并对准了洗手池内。

封不觉和鬼骁的反应比起若雨来要慢上了一线，前者站得同样比较远、鞭长莫及，而鬼骁……这会儿恰好是站在小叹侧面的……

噗——

一秒后，一声闷响传来。

这电光火石的刹那，血光已现。

小叹的右侧腰部被那只手生生地剐去了一块皮肉，吃痛之下，他不禁闷哼一声，向前踉跄了几步。

同一秒，鬼骁的手，则已经扣在了那只怪物的前臂上。

“【哔——】”也不知道封不觉骂了句什么，总之，伴随着这句脱口而出的脏话，他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其手中不知何时已然拿上了一把大剪刀。

说时迟，那时快！被鬼骁给扣住的那条胳膊一时无法收回，冲上前来的觉哥看准时机，扬起剪刀便对准那胳膊扎了下去。

叱——当！

觉哥下手多狠？一插之下，剪刀尖直接贯穿了那条胳膊，并重重地击打在了金属质地的洗手池底，发出了这样两

声动静。

“呜——”接着，一声沉闷的呻吟便从洗手池底部的管道中传来，似乎是那潜藏于排水管中的怪物在发出喊叫。

“没事吧？”封不觉一边残忍地用剪刀碾开怪物的伤口，一边转过头，用还算冷静的语气问了小叹一声。

“没事……”此时，小叹的鬓角已有汗水流下，但他的神情却是出奇得镇定，“没有伤及内脏，生存值损失也不过28%，就是‘流血’的状态需要处理一下，没什么大碍。”

“好的……”得到这一答复的觉哥也稍稍松了口气，随后，他就开始料理那条胳膊了……

“那么……想必各位也很好奇，这家伙的身体究竟是怎么藏在排水管里的呢？”封不觉说到这儿时，朝鬼骁使了个眼色。

也不知为什么，虽然鬼骁和觉哥不是很熟，但此刻他完全理解觉哥的意思。

“呃……交给你吧……”于是，鬼骁松开了怪物的前臂，并离开了洗手台边。

他刚退开几步，封不觉就行动了……

只见觉哥拔出了大剪刀、丢在一旁，然后……蹭一下子就跳上了洗手台，双脚踩在洗手台的边缘上，双手则紧紧握住了怪物的那条胳膊。

“喝~力气还挺大……”封不觉像是在拔一个巨型的萝卜一样，用这夸张的姿势发力拉了几下，还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么句话来。

而那怪物呢……正随着觉哥的每一次发力发出阵阵的惨叫。

“我来帮忙！”在那场莫名的拉锯战僵持了三十秒后，若雨把手电往实验台上一搁，上前托住了觉哥腰。

这一刻，其他人都有点儿愣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和结果——不管怎么说，以那个排水口的尺寸，是不可能让一个人类的头颅通过的，更别说是躯干了。

因此，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封不觉这单纯就是想给小叹报仇，故意去虐一波怪物，而若雨……似乎就是想帮觉哥的忙……不管他在干什么。

讲道理，按常理来说……他们这样拉拽的结果，无非就是把怪物的胳膊给扯断，现在的问题就是——断在哪一截？什么时候断？以及断了以后会触发什么事件？

然而，万万没想到……接下来又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景象。

在这残忍的双人拽手行动进行了十五秒后，只听得“嗞噜噜噜噜——”一阵怪响，一整条直径与排水口相仿的奇特物质从洗手池里被拽了出来。

那条东西……和怪物伸出来的手臂差不多粗细，但看上去很是诡异；要形容的话，就好比是把一个活人塞进裱花袋（就是用来给蛋糕裱奶油的那种）里，然后将其从一个比碗口还小的裱口里挤出去……最后挤出来的就是这种面条般的状态。

内脏器官、血肉骨骼，统统拧混成一整条，连在那条胳膊的后面被拽了出来，拖了足足五米长，被扔在了地上。

看到这一幕时，大伙儿都沉默了——主要是因为这玩意儿着实令人作呕，光看着就让人想吐、更别说评论了。

“哈！”但，封不觉肯定是要说些什么的，“好消息是，这怪物应该已经被我们给干掉了。”他顿了顿，“坏消息是，他貌似也不能再给我们提供什么信息了。”

“总感觉……”帮了他一把的若雨，这时接道，“这个怪物的性质，和我们在音乐教室门口碰到的那个类似……只要将其逼退即可，没必要做到这个地步。”

“喂，动手的时候你可没含糊啊。”封不觉回头说道。

“我是看你好像有点儿撑不住了，才来帮你一把的。”若雨冷冷道，“再说……我刚才也不太确定你那样做会有什么结果。”

“行~”封不觉摊开双手，复又看向小叹，“那啥……小叹，伤怎么样了？”

在觉哥和若雨“拔怪物”的时候，小叹也没闲着，他已经利用实验台上现有的纱布和胶带对自己的伤口做了应急处理，止住了血。

“疼……”小叹的回答非常直接，“不过生存值已经不掉了，行动上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他说到这儿，叹了口气，“唉……现在想来，刚才是我大意了，那种情况下，的确是很有可能触发危险剧情的，但我忽略了这点，直接给你们看那肥皂盒子了；若我能再谨慎一些，等到污水全部流光、确认了没有异样，或是干脆先退后几步再跟大家说话，就不会……”

“不……我也有责任。”这时，鬼骁忽又打断了小叹，说道，“手出来的那一下子，我又被吓到了……若以我正常的反应力，应该可以用更快的速度抓住那只手的，最起码……我可以直接将我手上那个开着的手电筒转过去对准它，这样……你的受伤程度就不会那么重、甚至有可能不受伤。”

“嚯~这回你的思路倒是挺清楚的嘛。”封不觉闻言，朝鬼骁看去，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道，“不错不错……孺子可教也……”

“你少啰嗦，我就算真要找人生导师，肯定也不会找你。”鬼骁白了觉哥一眼，如是说道；他说这句话时的语气很微妙，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像在说“不约”一般……

“呵呵……我本来也没打算做谁的人生导师啊。”封不觉笑道，“哦，对了，你真要找的话，我觉得‘抽喝烫’倒是挺合适

的……”觉哥当即就拿禅哥开涮了，“就冲他那句‘别看我现在这样儿，我以前也是如何如何’……就能看出这是个有故事的人啊。”

“行啦，之前是谁说要节约手电筒的电量来着？你俩准备扯多久？”安月琴还是靠谱的，她也很清楚，若是觉哥展开抬杠吐槽模式，这对话会没完没了……

“好好～反正怪物都挂了，咱们接着来看线索呗。”封不觉说罢，就走到了实验台边，毫不犹豫地就打开了小叹放在实验台上的那个肥皂盒。

那盒子里装的东西，却是令人匪夷所思……

“为什么……”鬼骁看见那东西时，当即念道，“这里面会有只死青蛙……”

他的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答。

【请在二十分钟内按照课堂讲义的流程解剖这只青蛙】系统提示在青蛙现身之时顺势响起。

与此同时，只听得“咔哒”一声，实验台周围那一圈无法打开的抽屉中，有一个突然就自己弹了出来；毫无疑问……提示中提到的“课堂讲义”就在这个抽屉里面。

“嗯……这次是系统直接给出明确的指示，而不是像刚才的音乐教室那样，由‘鬼’来催我们了。”封不觉摸着下巴念道，“这是否是由于这间教室里的‘鬼’已经被我们做成意大利面的缘故呢？”

“喂！现在是在意那个的时候吗？”鬼骁听到那提示后，脸色都变了，声音也随之提高，“以前在生物课上我也有解剖过青蛙的，我记得自己当时弄了一个半小时才搞定啊！”

“你是你……”封不觉说着，用一种很自豪的眼神看向了小叹，“咱们这儿可有专业人士在。”

一旁的小灵更是干脆，觉哥的话还没说完呢，她就已经把那个抽屉里的课堂讲义给拿出来了，并将其摊开摆到了小

叹的面前。

“加油哦。”小灵碰了碰小叹的胳膊，“但伤口痛的话也别勉强，我可以帮你。”

“呵……这就不必了。”小叹说这话时，其眼神、气质……竟是骤然一变，“解剖这事儿，我用脚都能干……”

第1123章 夏日的回忆（十）

那份课堂讲义上只写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并没有写具体的解剖步骤。

不过……小叹也不需要看什么步骤；王大夫那医学院可不是白念的，解剖人类都不在话下，何况是只青蛙呢。

花了十秒钟把讲义上的内容扫了一遍后，王叹之当即神情一凌，用指挥般的口吻对身旁的小灵道了一句：“小灵，用手电帮我打一下光。”

“好的。”小灵这时也是十分乖巧地应声照做了，没有半分要和小叹呛声的意思。

随后，小叹便抬头看向了实验台，目光疾动，迅速确认了所有必需品的位置。接着，他就绕着实验台走了一圈，把所需的工具统统装在一个金属托盘里收集了起来，再回到原位。

“时间比较紧，我这就开始了。”小叹说这话时，小灵已将自己手中的手电举高，稳定地照在了小叹面前的台面上。

解剖工作……就这么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小叹把装有工具的金属托盘放在了右手边，将另一个铺有石蜡的托盘放在了自己面前，并用大头钉将那只青蛙的尸体以腹部朝上的状态固定在了石蜡表面。

然后，他便抄起一把手术刀，果断地下刀了……

他的手很稳定，稳到让你觉得这根本不像是人类的手，而是某种精密机械——这可不是游戏里的加成或能力，这是王叹之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做到的、且非常精通的事情。

两秒后，小叹就以下颌为限，由上而下地切开了青蛙的肚子。

这一刀……轻则无法完全剖开腹腔、重则容易伤到内部的肌肉；小叹的力量就恰到好处，可说是用最快最完美的方法切开了一道平整、笔直的创口。

“肌肉一切正常。”拨开皮肤后，小叹只瞥了一眼，就道出这么一句，并顺势把肉也给划开了。

“嗯……需要我们来帮忙记录这些检查的事项吗？”这时，安月琴也凑过来看了看讲义，她发现上面需要“确认”的条目非常多，故而问了一声。

“没事，我自己来就行。”小叹头也不抬地回道，“虽然看着挺复杂，但实际上大部分需要确认的东西都是一目了然的；那些外部的器官我在固定尸体时就已经全部看完了，现在只需逐一取出内脏、最后把脊椎和大脑也处理一下就行……”

“哦……那……你加油。”安月琴发现，小叹在拿起手术刀之后，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和强势了；感觉上……她就像在跟一个陌生人交流一般，话都不太好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但周围的五人丝毫没有觉得紧张，因为眼前的王叹之看上去可说是前所未有得靠谱——他的手法娴熟、眼神坚定，其动作如行云流水、毫无拖沓和迟疑的痕迹。

果然，仅用去了十五分钟，他就完成讲义上的所有要求，将那些“待确认”事项统统确认完毕。

桌面上，剩下了一套被剖空的青蛙皮，一堆肌肉组织、以及分别被放在十余个塑料皿中的器官以及骨头；无论是哪一部分，都呈现较为完整的状态，看着能立刻封起来当标本的样子。

可以说，小叹的这番解剖作业，是工工整整、精密无暇……录下来就能直接当教学录影带的水准，就算是外行人也能看出他有多厉害。

【解剖已完成，时间、完成度皆符合标准。】待小叹的手停下之时，系统语音也随之响起。

下一秒，实验台侧面又有一个抽屉弹了出来，很显然，那里面装的就是接下来所需的任务物品了。

这一瞬，小叹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其神情也恢复了平时那有些呆萌的状态。

“呃……”在放下手里的工具之时，小叹微皱眉头，“刚才注意力集中时反而没什么，现在松懈下来……伤口又有点儿疼了。”

“没问题吧？是不是伤口裂开了？”小灵关切地问道。

“裂开倒是不会，这可是我自己处理的……”小叹回道，“就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我还三天两头被调去ER（Emergency Room，即急诊室）帮忙，处理外伤熟练着呢。”

“诶？小叹哥你是个医生啊？”鬼骁听到这句，才刚回过味儿来。

“是啊。”王叹之回道，“不过我还在实习就是了。”

“厉害厉害……”鬼骁接道，“我本来以为封不觉那句‘王大夫’是在开玩笑的呢，没想到是真的。”

“哈哈……也没什么厉害的。”小叹讪讪笑道。

“怎么？听起来你好像很佩服医生嘛。”封不觉说道。

“是啊，从小就一直听爸妈念叨着让我长大了要当医生或者律师来着；虽然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是不会走那两条路了，但我确实有了解过从事这两个行业需要去学的东西……所以那钦佩之情也是油然而生啊……”鬼骁接道。

“呵呵……年轻人毕竟是天真啊……”封不觉一听，当时就笑了，“这两个行业里败类也是很多的，我就认识不少……比如……”

“可以了，就此打住吧。”若雨好像知道觉哥接下来要说什么，这才赶紧给他拦住了，“那些被你逼疯的精神病医生、以及被你和欧阳笕一块儿逼疯的律师的故事就不要再拿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了，本来也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

“对……”鬼骁听到若雨的话，也赶紧接道，“我可不想对你加深了解，更不想去关心有你封不觉参与的医患纠纷和民事诉讼，你休想用你的各种事迹来进一步腐蚀我这端正的三观。”

他这话虽有吐槽的意味，但也并非全无道理……

“哈！好~好~”觉哥干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失望之色，悻悻然道，“反正也是你的损失……”说着，他便转身走向了那个弹出的抽屉，“那咱们接着来走剧情吧。”

……

五分钟后，玩家们又一次来到了厕所的门口。

这五分钟里，他们查看了一下获得的物品、并对下一步的行动进行了探讨。

首先，还是来说说他们从生物教室抽屉里拿到的物品……

和音乐教室的相仿，将房间内的谜题解开后，得到的道具同样是四件。

其一，仍一件颇具违和感的、可带出剧本的任务物品。

【名称：牛仔靴】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鞋跟很高的西部式牛仔靴，正宗小牛皮加手动

缝制。】

仅拿到假发的时候大伙儿还没感觉出来，但随着墨镜和这双靴子的出现，玩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一系列可带出去的任务物品似乎都是那种“可以穿戴的东西”，也不知这和此后的剧情会不会有什么关联。

接着，来说其二。

那也是一件任务物品，而且是与剧情相关的。

【名称：“它”的肝】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可嵌入“它”的躯干中。】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由绿色玉石制造的袖珍器官，隐隐透出灵气。】

除了名字之外，这件物品的简介和【“它”的肺】一模一样，很显然，它们的功能也是一样的——既是出口处那神龛人偶的组件之一，也是为作者凑上一点字数的有功之臣。

再来看……其三。

和音乐教室里的设定一样，也是一张纸，纸上的内容想必大家猜也能猜到了——“沢田君很出色，他是唯一一个靠着自己就完成了全部解剖流程的学生，没准他将真能成为一名医生，反正比我这种在乡下教孩子的半吊子要强吧。”

结合生物教室中的状况来看，可以假设纸上写的是生物老师的心声或者留言，可惜……那位生物老师除了阵阵呻吟和惨叫之外，连对白都没有。

最后，第四件物品，便是【理事长室的钥匙】了……

虽然叫法不同，但“理事长室”即“校长室”；经过搜索，大

家也已知道这个房间不在一楼，所以，接下来的探索……无疑是要发展到二楼去了。

不过，在这时，封不觉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先把一楼那两间厕所给探完。

说他是强迫症也好、完美主义也罢……反正留着这么两个明明能进、却尚未搜查完毕的地方不管，他就浑身不舒服。

对此，队友们也没有什么意见。

他们也都是惊悚乐园的高端玩家了，噩梦难度的剧本是个什么尿性……谁不知道？

想要通关，就不能嫌麻烦，更不能逃避那些让你不舒服的、甚至是畏惧的空间或剧情……否则，反而会导致更加困难的局面。

于是，六人就这么跟着封不觉回到了厕所的门口。

恰在此时，一件迟早会发生的事情……终究是发生了。

觉哥的手电筒……在一种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熄灭；没有声响、也没有闪烁，就是这么无声无息地灭了。

好在，负责断后的鬼骁手里还有一个亮着的手电，玩家们也不至于陷入完全的黑暗中。

“瞧瞧，我说得没错吧，这就没电了。”封不觉看着自己那个手电，嘚瑟地言道，“咱这意识……不说是神机妙算，好歹也是深谋远虑吧？”

“行~算你有远见。”若雨拉长了嗓门儿，学着觉哥本人的口吻，夸了他一句。

“喂……我这个手电开启的时间基本和你差不多啊。”鬼骁这时说道，“既然你的灭了，那我这个也快了吧？”

“正好，你现在可以把它关上了。”封不觉即刻回道，并转头对小叹道，“小叹，换你开灯。”

“收到。”小叹应了一声，顺势就把自己的手电打开了。

鬼骁见状，则是立马关上了自己手里的那一个，想要保住那最后一点点的电力，以备不时之需。

同一秒，封不觉接着说道：“好了……大家也都看到了，从我们拿到手电到现在为止，总共也就通过了两个房间；也就是说，一个小时都不到，手电筒的电力就耗完了。考虑到这一个小时期间每个人都有开启过手电，所以……据我粗略估计，再过三十分钟，咱们可能就要面临两眼一抹黑的必死局面。”

“行了，别吓唬人了，说你怎么想的吧。”安月琴知道，觉哥的这种说话模式……都是套路，再往下他就会说出对策来的。

“呵……简单。”封不觉道，“分头行动。”

“明白了。”两秒不到，若雨就应道，“其实刚才我也在想这事儿呢。”她说着，便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厕所的入口，“六个人在一起、先后探索两个厕所的话，不是很有效率；但若是分成两组，便可以同时探索两个厕所，能省下一半的时间。”

“嗯，我要说的也正是这些。”封不觉应道，“各位……你们觉得如何？”

话音落时，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就算是相对比较胆小的鬼骁和小叹也连半个字都没说。

此前，当六个人的手电都还有电时，他们还没感觉到什么……对于电池的问题也不是太过担忧。

然而，在觉哥的手电熄灭的那一瞬，一种压力便似追身的猛兽般朝着玩家们的心理防线直扑而来。

他们终于知道了一个手电能用多久，也大致推测出了其他的手电还能亮多久，但是……他们并不知道逃出这个学校还需要多久。

正是在这种已知和未知的冲突之下、缝隙之中，紧迫感

被催生了出来，继而演变为了一份恐惧。

“呵呵……”封不觉还是很轻松的，对他来说，不管是多恶劣的状况，总会有办法的；因此，他仍能笑着说道，“大伙儿都没意见的话，咱们就在此分为男女两组，各搜一边吧。”

就这样……六名玩家，分为了三男三女两队人。

男生这边，自然是小叹负责执灯；女生那边，则决定由目前手电筒电力最充足的安月琴来执灯。

双方约定好了时间、以及遇到不利情况就喊救命的行动方针，便分头走入了那两个方向相反的厕所入口中……

第1124章 夏日的回忆（十一）

当若雨她们三人从女厕所里出来时，觉哥他们仨男生已经在门口等了一分多钟。

“怎么样？有什么收获么？”封不觉问道。

“物品是一件都没找到，不过……提示好像是有的。”安月琴回道。

其话音未落，小灵便接着说明道：“女厕所里，有一面墙上画了三幅涂鸦——第一幅是一局玩到一半的tic tac toe（三连棋游戏），第二幅画的是一个汉诺塔游戏，第三幅画就比较奇怪了……看上去就是一坨没有什么规律的图案、由诸多曲线构成，意味不明。”

“那三幅图案你们都记下了吗？”封不觉紧接着问道。

“前两幅，我们肯定是记得的。”这次回话的是若雨，“但那第三幅……也只有小灵才能完全记住了。”

“哦……行。”封不觉点点头，“既然都记住了，那我们就出发吧。”

“诶？那你们那边又是什么情况呢？”见觉哥扭头就走，安月琴赶紧追问道。

“我们这边的情况我自然也全部记下了，不过为了节约时间，我建议边走边说。”封不觉回这话时，已经拉着小叹并肩朝二楼的方向去了。

见状，其他人也就没再说什么，全都快步跟了上去；持有另一个“开启中的手电”的安月琴也很自觉地走到了队伍的最后方负责断后。

“男厕所内的情况和你们那边差不多。”只走出了两三米，觉哥的讲解便开始了，“我们这边没有涂鸦，不过，在三个蹲

便隔间的门板后方，各写着一行字……”他顿了顿，再道，“第一个隔间的门板后写着‘小心水池’；第二个后面写的是‘注意脚下’；第三个则是‘不要在走廊里奔跑’。”

“嗯……”觉哥那边刚说完，小灵就道，“团长，你有没有发现，藏在两个厕所中的这些信息，很可能就是……”

“没错。”封不觉还没等对方把话说完就接道，“那些信息都是关于各个房间的‘重要提示’。”他微顿半秒，接道，“女厕所那个tic tac toe的涂鸦，显然是对‘九宫格’这一思路的暗示；九宫格的谜题出现在音乐教室，而音乐教室的那个谜题只有‘三千院’能解，又因为三千院是个女生……所以线索出现在女厕所。”

“哦！我明白了。”听到这儿，小叹也插嘴道，“按照你说的……那男厕所那句‘小心水池’，就是对生物教室那个洗手池的提醒；生物教室的谜题得由我……即‘沢田’来解，而沢田是个男生，所以线索就在男厕所里。”

“是的。”封不觉应道，“也就是说，我们从二年A班的教室出来以后，最佳的行动路线应该是先去厕所才对；假如我们在进入生物和音乐教室之前有看过厕所里的线索，那么此前我们就能更加悠然地解开那个‘座位编号’的谜题、小叹也很可能避免被怪物给伤到。”他说着，耸了耸肩，“不过……现在也不算晚，我们这队伍毕竟比较强，虽然没有按照最佳流程走过来，但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反正接下来注意点就是了。”

“那……在这个推论的基础上，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演……”若雨这会儿又想到了什么，她看向觉哥说道，“在此后的剧本中，我们至少还要再破解四个区域的谜题，而这四个区域，就得由你、我、小灵和鬼骁四人分别用某种独特的技能去破解掉。”

“对。”封不觉回道，“这种展开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真是那样儿，那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啊。”鬼骁也是适时地补充道，“即使把一开始的教室算上，眼下我们也只探

完了两个半区域……这就已经有一个人的手电筒没电了；若我们还按照此前的进度来，那照明设备八成是坚持不到最后一个房间的。”

“别担心，这事儿我已经考虑过了。”封不觉当即接道，“由此刻起，咱们加快节奏、再探两个区域，若到时情况不妙，我们便返回生物教室去，利用实验台上的酒精和纱布做几个火把来用，用那种方法……估计还能撑个半小时左右。”

“哦……还有这手。”鬼骁听到这句，确是稍稍放心了一些。

几人的对话进行至此，正好也行到了那一排台阶的下面。

带头的小叹也没怎么想，只是举起手电朝上照了一下、并抬头看了一眼，就准备迈步上楼了。

然，就在这一瞬……

“慢！”与小叹几乎并排站着的觉哥突然伸出一手拦住了他，并快速接道，“不对劲儿……”

在这阴森压抑的环境中，“不对劲儿”这句话本身，也是一种能让人感到害怕的因素……

“什……什么？”小叹把脚收了回来，吞吞吐吐地应了一声。

“你仔细看……”封不觉转过头，用眼神朝着前方的那些台阶示意了一下，“台阶上……有脚印。”

“诶？”经对方一提醒，小叹便也迅速发现了这点，“哦！真有啊！”

的确，那木制的台阶上是有脚印的，只不过……必须用光线直直地照着，并以一定的角度去看才能看得清楚。

这台阶的宽度大约有一米二，每一级台阶上，都有一个

脚印，而且这脚印中没有任何鞋底纹理、有的只是最外圈的一圈“轮廓”，看上去就像“空心”的一样。

“看来……这就是‘注意脚下’所提示的地方了。”封不觉道，“不是在房间里，而是在楼梯上，呵……”言至此处，他不禁笑了笑，“防不胜防啊～”

“那……这个谜题要怎么解呢？”跟在他后面的鬼骁顺势问道。

“这不是很明显吗？你就按照这台阶上的脚印，一路对照着踩上去啊。”封不觉道。

“哦……我就按……诶？”鬼骁本能地想接话，但说了半句就觉得不对，“怎么就成了我先上了啊？”

“废话，既然这是与男厕所里的提示所对应的谜题，那必然需要一名男生来解啊。”封不觉回道，“小叹扮演的沢田已经在生物教室里完成解剖谜题了，所以剩下的只有我和你了。”

“那你又是以什么为依据判断这里不应该由你上呢？”鬼骁又问道。

封不觉一听，立马就抬起一条腿，将自己的脚底板悬在了第一级台阶的那个脚印上，并用一声自认为非常标准的英语发音念了一个单词：“LOOK。”

鬼骁定睛一看，就虚起了眼，念道：“切……因为你脚大吗？”

“我脚不大，但肯定不如一些身高一米七不到的人那么小。”封不觉想都不想就能在十分正常的交流中加入带有人身攻击的措辞，这也着实是一种天赋了。

“少啰嗦！我还没发育完呢！”鬼骁恶狠狠地回道，并上前几步，又一次打开了自己的那个手电筒，“行了行了……没工夫跟你扯淡，现在赶时间要紧。”

为了顾全大局，鬼骁没有跟觉哥接着抬杠，而是立刻开始了行动。

吱咿——

这是鬼骁的脚踩上第一级台阶时的动静……一听就是那种随时可能被踩断的木板才会发出的声音。

当然了，虽然声音很吓人，但实质上台阶并没有断开。

“我去……这脚印的布局也挺犀利的嘛……”鬼骁刚想迈第二步，就发现第二级台阶上的那个左脚脚印的位置居然在第一级台阶那个右脚脚印的右侧，“这是要扭着秧歌儿上楼啊？”

吐槽归吐槽，事已至此……再撤步回来，也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所以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将眼前的路走完。

于是，鬼骁开始了他一步一顿的踩台阶之行。

才走了几步，鬼骁就注意到……那脚印的轮廓和他脚的大小几乎严丝合缝，这点让他浑身不舒服，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觉哥说得没错，这台阶的机关就是得由他来破解的。

一级、两级……

鬼骁的平衡不错，即使这台阶上脚印分布有种故意难为人的意思，但他还是稳稳地将每个脚印都踩完了。

走了十二级台阶后，鬼骁便来到了一个衔接两段台阶的转角处。

这块区域是没有脚印的，所以他直接就踩上来了，而当他的两只脚全都踏到这个平面的刹那，他踩完的那十二级台阶便发出了“吱吱嘎嘎”的一阵怪响。

紧接着，一股若有似无的黑烟从台阶中升腾了出来，伴随着那淡淡的烟雾……台阶上的脚印轮廓也都消失了。

“嗯……”封不觉见状，念道，“你踩完之后，这台阶好像就能随便走了。”

说罢，他就抬脚往上走了两级试了试，结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连那“吱咿”的声音都没有了。

这样一来，大伙儿也就不再迟疑；十几秒后，队伍中的

五人便全都走上了楼梯的拐角处。

“OK……那我接着上了。”待众人都到位之后，鬼骁便再度上前，去踩那后半段阶梯。

吱咿——吱咿——

和前半段一样，鬼骁在破机关的时候，台阶还是在发出声响的。

因为有了经验，这一次，他走得更快了一些，几步过后，他的视线越过了二楼地板的高度；这时，如果他往前平视，便可看见二楼的走廊了。

而鬼骁……确实也举起手电筒、并抬头看了一眼。

这不看不打紧，一看差点儿把他吓得滚下楼去。

“喂……”可能是惊吓过度了，鬼骁这回愣是没喊，他只是用手电照着自己看到的事物，并用一种带着哭腔的声音、头也不回地说道，“你们还记得我们在二年A班教室里看到的、那个出现在窗外的家伙么……”

站在后方的封不觉早已从鬼骁那颤抖的背影看出了异状，此刻一听这话，觉哥瞬间就反应过来：“你看见它了？”

“嗯……”鬼骁的这个“嗯”字，附带着极其明显的颤音，“他现在正趴在距离最后一级台阶一米左右的地方，作匍匐状……并一脸狞笑地望着我。”

“你的状况如何？”封不觉接道。

“腿软了，随时可能就地跪下、或者摔倒滚下楼去。”鬼骁这人不喜欢拐弯抹角，所以他有什么就说什么。

“不能吧？你都已经看见它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封不觉这时又道。

“说是这么说……”鬼骁回道，“但同样是‘看到’，用数据视角去看，和现在这样看区别可是很大的……”他解释道，“前者就像是在看点阵图、后者则是在看恐怖片啊。”

“那你就把恐怖片当点阵图来看嘛。”封不觉拉长了嗓门儿念道。

“我可没你那能耐……”鬼骁表示无能为力。

“那你就这么想……”封不觉道，“眼前最坏的状况也无非就是——在你走过去时，他突然朝你扑过来；这和你被一般的怪物攻击也没什么区别吧？到时候该扛就扛、该打就打、该死就死……多大事儿啊？”

“你这么说……还真是……帮上大忙了啊！”鬼骁这句话的第三段几乎是吼出来的，可见他又一次到了惧极生怒的状态。

“虽然不想打扰你们俩聊天，但我觉得最好还是提醒一下……”这时，站在觉哥身旁的若雨忽然插嘴道，“鬼骁小朋友……你手上的手电筒，可是没剩多少电了；假如你现在一鼓作气上去，还有几率可以用灯光将那个怪物逼退或者压制住；但假如你继续站在那儿和怪物大眼瞪小眼，等到手电熄灭时，恐怕不用你上去，它也会下……”

“啊——”

若雨的话尚未说完，鬼骁就大喊一声，并用极快的速度精确地踩向那一个个台阶上的脚印，步步登上。

很显然，若雨的话奏效了……

这件事告诉我们——想要强迫一个人直面眼前恐惧的方法之一，就是用一种令他更为恐惧的压力去迫使他行动。

短短五秒后，鬼骁就走到了台阶的尽头，而随着他的迫近，那只怪物反而退缩了……

鬼骁每上前一步，怪物脸上的神情就变化一份，最后……狞笑变为了扭曲的惧意。

终于，当鬼骁踩到最后一个脚印时，那怪物在灯光的近距离照射下惨叫一声，刹那间化为了一股黑气，消散而去。

待鬼骁的双脚踏上二楼的走廊时，怪物匍匐过的地面上，只留下了——一双鞋子。

第1125章 夏日的回忆（十二）

“你看……只要你敢于面对恐惧，战胜它还是挺容易的吧。”封不觉说这句话的时候，队伍全员都已来到了二楼。

而鬼骁手上的手电，也在此时彻底没电了。

“要是别人说这话，我肯定会回一句……‘你说得倒是轻巧’。”鬼骁的情绪这会儿也已平复了许多，回话时语气也比较平稳了，“但你这么说，我确是没法儿反驳……”

“呵呵……”封不觉笑了笑，“我就当这是夸奖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已走上前去，拿起了地上的那双鞋子。

【名称：狡鬼之靴】

【类型：防具】

【品质：精良】

【防御力：中等】

【属性：无】

【特效：接近固定形态的陷阱时会散发出提示性的黑雾】

【装备条件：男性，等级8以上，脚的尺寸小于等于39码，装备后绑定】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一个狡诈的鬼怪魂飞魄散后留下的靴子。】

“诶？居然是个装备呢……我还以为会是任务物品的。”封不觉看完物品说明后，就把靴子递给了鬼骁，“这段的机关是你破解的，奖励你就拿着呗。”

鬼骁也没跟对方客气，先把那靴子接过来再说。

“嗯……这属性一般般嘛。”鬼骁看着那装备念道，“但也不算鸡肋品……”他说着，就把两只靴子用鞋带绑在了一起，往自己肩上一甩，“总之……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他好歹也是秩序旗下的职业玩家，对一件装备的价值还是能评估到八九不离十的；所以他也知道，像这样的东西，是属于“在拍卖行挂个合理的价格就可以卖得出去”的类型。当然了，他也不用太在意那些，因为处理战利品的工作不需要他去做——工作室方面有专门负责分配可交易的装备以及技能的人员。

“OK，我看你也不像需要休息的样子，事不宜迟，咱们这就接着赶路吧。”两秒后，封不觉就回头对大伙儿道了一句，并朝小叹挥手示意，让他过来带路。

然而，此时小叹却是提出：“觉哥，我觉得……还是由你来带路吧，我把手电筒给你好了。”

“嗯……”封不觉闻言，沉吟一秒，便道，“好吧，我来。”

“喂！”见得此情此景，鬼骁当时就惊了，“为什么他跟你提出要求时你就变得这么好说话了啊？我之前对你的指挥提出异议时你可是各种吐槽我啊！”

“因为他受伤了啊。”封不觉想都不想，就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之前你要是被怪物一巴掌挖掉块肉，我肯定也会照顾你的情况的。”

这个理由，的确是合情合理、没什么好挑的。

“好好好……怎么都是你有理……”鬼骁虚着眼，撇嘴嘀咕了一句，也不再接着说了。

而觉哥此刻已经从小叹手里接过了手电筒，再次走到了队伍最前方，边走边道：“另外，让我走在前面……就可以帮你们挡掉大部分的‘震你一下’剧情了不是吗？对你们的惊吓值评级也有好处的。”

“得了吧~除了你以外，我们其他人都已经吓到好多次

了。”安月琴这时接道，“这剧本能通关就行，评级的事儿我已经无所谓了。”

“说得对。”若雨也点头接道，“这剧本真心有点恐怖、而且一惊一乍的桥段很多……我们的评级，基本是没救了。”言至此处，她又看向觉哥，话锋一转，“不过……就算不去管惊吓值的事情，我也支持你走前面，因为你在这种剧本里的行动效率比我们高很多，我们一般人多少都会由于恐惧而影响行动的，但是你不会……在这种需要抢时间的关头，你带路最合适。”

他们几人互相交谈之时，觉哥的脚步自然也没有停下，众人亦全都紧跟在其身后。

这二楼的布局和一楼并不一样，这里的空间很小，从楼梯上来后，眼前的走廊一眼就能望到底；而这里的房间，总共也只有两个……

封不觉没有急着去开门，他先走到了走廊的尽头，检查了位于此处的一扇窗户。

和一楼生物教室中的那几扇窗户一样，这里的窗户是“朝向校外”的，因为是在二楼，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得更远。

“各位……我要是没看错的话，那个是鸟居？”觉哥在窗前伫立并眺望了数秒后，忽然开口说道。

他的话音未落，小灵和小叹二人便双双凑了过来；撇开游戏中的加成因素，这两位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视力极佳，遇见这种需要眼力的活儿，二人通常会自告奋勇地帮忙。

“嗯……没错。”借着外面那清朗的月色，小叹很快就确认了这点，“就在那边那条山道上。”

“我也看见了，红色的，肯定是鸟居。”小灵也接道。

“也就是说……穿过那边那片小树林，沿着山路往上走，没多远就有一间神社了是吧？”封不觉随即又道。

“你的意思是……”鬼骁立刻就从他这话里听出了什

么，“之前在新闻上看到的那个什么祭……”

“三社祭。”安月琴适时提醒了一声。

“哦对……三社祭。”鬼骁接道，“你的意思是，那个祭典举行的地方离这个学校并不远，所以……有可能和这里发生的一系列灵异事件有关系？”

“这我就不知道了，目前信息还不足啊。”封不觉说着，便转过身，示意大家跟着自己往回走，“据我所知呢……一般意义上的‘三社祭’，是指从江户时代就一直传承下来的一种民俗活动，举办地是在东京的浅草地区，大体上也就是抬轿子游大街那点儿事儿……但这个‘重九小学’所在的小镇，或者说他们这个‘村儿’里搞的所谓‘三社祭’，我就不知道具体是要干嘛了。”

说这话时，封不觉已经走到了二楼的“理事长室”门口，就在这扇门的对面，便是曾经发生过火灾的那间“仓库”了。

“我先来试试这扇门吧……”觉哥站在那儿想了两秒，还是先转向了“仓库”的门。

【这扇门被一股黑暗的力量封印着】

“好吧……”得到了那句意料之中的提示后，封不觉看了队友们一眼，耸耸肩，然后便掏出【理事长室的钥匙】，打开了校长室的门。

这个房间的门，和之前所有的门都不一样，它并不是那种和式的横拉门，而是一扇普通的平开门。

因此，封不觉并不是横着将其拉开的，而是把门往里面推着开的。

“呃——”就在那门板被推开的一瞬，一声低沉的呻吟从门后的房间里传出，与之一同飘荡出来的……竟还有一股浓重的酒气。

“呵……”封不觉闻到那股气味时，便轻笑道，“这提示还是比较明显的嘛。”他一边迈步进门，一边说道，“就是想告诉

我们——校长是个喝酒误事的酒鬼是吧？”

开门后的这段时间，正是惊吓事件的高发时段，虽然觉哥的话挺有道理，但其他人完全没有接话的意思……他们全都紧绷着神经，准备迎接某种突发事件。

十几秒后，六名玩家全都走入了校长室中。

如果说一楼的生物教室是“可活动范围”比较小，那么这一间……纯粹就是面积小了。

总共大概三十平米的地方，摆着一张办公桌，三张实木椅，以及一个大书柜；桌子和书柜自然都是给校长办公用的，至于椅子嘛……也很明显，一张是校长平日里自己坐的，另外两张是备给来访的家长坐的。

另外，在这间校长室内，也有一扇窗户。

封不觉一进屋就直奔窗口，想知道透过这扇窗户能看见什么。

结果，他看到了学校的操场，以及……

“哦？这就比较奇怪了啊……”封不觉刚在窗口那儿站了几秒钟，就开口道了这么一句。

“怎么了？”鬼骁离他近，也凑过去看了一眼，“你又看见……啊！”他这句话没说完，因为说到一半儿时，他便看到了觉哥所见之物，故而惊叫出声。

“什么情况？你瞅见什么了？”队伍里的其他人都被他吓了一跳，纷纷回头问道。

“有……有人在外面！”鬼骁结结巴巴地回答。

一听这话，众人便全体聚到了窗边，往外观瞧。

此刻，在学校那空旷的操场之上，站着一道人影。借着月光可以看出……那是一个男人，大约三十岁左右，身穿白色衬衫、黑色西裤，脸上还戴着一副眼镜。

看起来，这就是个很普通的上班族，身材微胖、相貌平

平，发型也很平常。

其实，他若只是站在那里，也不至于把鬼骁给吓到，问题是……他这会儿正抬头看着校长室的窗户这边，并用直勾勾的眼神与玩家们隔空而望，这……就稍微有点渗人了。

“觉哥，这个……怎么办？”小叹还是在第一时间征求了封不觉的意见。

“时间紧迫，你们先搜查房间吧，我来试着和他交流一下。”封不觉回这话时，已经抬起右手，朝操场上那位挥了挥。

“你自己小心。”若雨在听到封不觉的指示后，确是一秒钟都不浪费，她立即就打开了自己的手电，转头奔向了办公桌的方向。

其他人稍稍迟疑了一下，也纷纷离开了窗边。

于是，对于校长室的调查就这么开始了。

这次，玩家们可都是争分夺秒、手脚麻利得很，只用了四分钟就全部搞定了。

而最终的结果如下——

一，办公桌上的电话没有接电话线，看起来就是个摆设。

二，办公桌共有一大两小三个抽屉，只有左边那个小抽屉是打得开的，中间的大抽屉和右边的小抽屉都提示“需要钥匙”。

三，能打开的那个抽屉里摆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没有物品说明、照片上也找不到任何日期或文字，而照片的内容……是一个长得一点都不可爱的、七八岁的小男孩的半身相。

四，书柜里摆着一大堆文档和资料，但里面99%的内容都是看不见的，即“系统进行过模糊处理”的无关信息；不过，

有一张特大号儿的合影……还是比较清晰的，而那张合影的背后，还写了一行字——【昭和四十六年，一年A班】。

“OK，看样子……各位进展得差不多了吧。”四分钟后，封不觉主动回过头来，对队友们说道。

“嗯，这间需要搜的地方也不多。”若雨应了一句，并问道，“你那边怎么样了？”

“没反应。”封不觉回道。

“说具体点儿。”若雨又道。

“具体点儿就是……”封不觉接道，“我对他挥了手、挥了手电筒、做了星际迷航里的和平手势、扮了鬼脸、竖了中指……总之是把能做的都做了，要不是系统不让，我就在窗前脱裤子了……”他说到这儿，停顿了两秒，“但那货只是用不变的表情杵在原地，继续盯着我看，什么反应都没有。”

“好吧……”若雨后知后觉的意识到，自己似乎不该追问的。

长话短说，既然与窗外那位神秘男子的交流无果，玩家们暂时也就不去管他了；他们交流了一下搜查的结果后，进入了解谜阶段……

“那么……切入点就是这两张照片了吧。”封不觉看着放在办公桌上的那两张相片，念道，“这个‘昭和四十六年的一年A班’，自然就是昭和四十七年的‘二年A班’了；也就是说……这张合影上的人，连老师带学生凑一起，才能叫做‘二年A班’。”

“你是说……”小灵紧跟着觉哥的思路，说道，“我们接到的那条隐藏任务——【调查二年A班所有人的去向】，不止是要把九名学生的去向调查清楚，而是要弄清楚这张合影上所有人的结局？”

“嗯，那是没跑儿了。”封不觉接道，“好在……现在有三个人的去向已经明确了。”他将手指指向了照片上的一个孩子，“这个是野口英二，他于昭和四十七年5月14日，死在了

教室的储物柜前。”他停顿一秒，指尖微移，“这位是我们在音乐教室里遇到的那个女鬼，估计是音乐老师吧……虽说不知道具体的死亡时间，但她最后无疑是死在了那个教室的大柜子里。”

“尸体都变成骷髅了你也能认出来？”鬼骁闻言疑道。

“刚开门的时候她不是倒吊着亮过相吗？”封不觉平静地回道，“你们是没看清啊，但那张脸我可是在近距离看得一清二楚。”

这个回答很有说服力……

“再来……说说第三个……”封不觉说着，又指向了照片上的另一人，“这个穿白大褂的，我要是没认错……就是生物教室里的那坨意大利面了。”

第1126章 夏日的回忆（十三）

“因为他穿着白大褂，所以他就肯定是生物老师了对吧？”鬼骁接道。

“呵呵……”封不觉轻笑一声，回道，“你说的这种……叫刻板偏见，不能算依据。”他微顿半秒，接道，“我能确定他就是生物教室里那坨东西的真正依据是——他手背上的胎记。”

他说这话时，周围的队友们全都本能地看向了那张照片；因为这张合影很大，所以上面的细节显示得很清楚——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的手背上，确是有一块颜色不同的皮肤。

“你还真强啊……”鬼骁念道，“在音乐教室门口，面对突然出现的倒吊女鬼，你能记清对方的长相；在生物教室那里，和鬼怪的胳膊角力时，还能留意到手背上的记号。”

“是啊……正常人在那种时候通常不会留意到这种细节的。”封不觉接道。

“你这是在绕着弯说自己不正常是吧……”鬼骁吐槽道。

“哼……不要在意那些细节。”觉哥笑了笑，继续指向照片说道，“咱们还是把注意力放回照片上……”他将手指从相片表面移开，再道，“这张合影上，共有十三个人，九个孩子、四个大人；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至于剩下的这些人嘛……大伙儿来合理推测一下如何？”

“那两个大人应该不难猜吧？”若雨当即接道，“依我看，比较年轻的那个男人有很高几率就是二年A班的班主任老师，而剩下的那个胖大叔无疑就是这间学校的校长了。”

“嗯，我也同意。”安月琴道，“按照身份来说，校长和班主任出现在照片里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有没有可能，这个班级的班主任是由生物或者音乐老师担任的呢？”鬼骁这时提出了一个猜测。

“说得对。”封不觉接道，“虽然在我们国家，由主课老师担当班主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这个剧本的设定是昭和年间的日本，不能想当然地套用那种思维；再者……像这种乡间小学、师资力量肯定比较薄弱，由哪门课的老师来担任班主任都有可能。”他抬手指向照片上那个比较年轻的成年男子，“不过……”下一秒，他又将话锋一转，“说句实话，这人是不是班主任……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既然他出现在这张合影上，就说明他也被视为这个班级的一员了；从这个剧本的尿性来看，说不定过会儿我们就能在某段剧情里见到他……而且他八成也已是个死人了；所以，他是教数学的也好、教体育的也罢，就算他是一个教数学的体育老师，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我们要关注的只是他的‘去向’，或者说‘结局’。”

“那照你这么说……”鬼骁顺着觉哥的思路，又看向了照片上那个最为年长的胖大叔道，“这个大叔究竟是不是校长的事情，也不用太在意咯？”

“他就是校长。”这一刻，小叹忽然插了句嘴，并用十分确定的语气如是说道。

“哦？你是如何确定的？”闻言，封不觉转头望着小叹，用饶有兴致的神情问道。

“这不已经很明显了吗？”小叹低头看着照片，回道，“你们看……拍照的瞬间，他正好在整理领带不是吗？”

“你是说……”在他的提醒之下，小灵盯着照片看了两秒，也反应了过来，“他是个左撇子？”

“没错。”小叹道，“从他站的位置来看，明显是用右手去整理领带更加方便吧？但他却用了左手，可见这是个习惯问题……”他顿了顿，又看向了办公桌上的电话，“然后，我们再来看这间办公室内的布置……办公桌是以右侧靠墙摆放的，

电话则摆在桌面上靠左的位置，房间里的电灯开关……虽然现在打不开……但也是装在进门后左手边的位置。另外，书柜上的那些文档的排列方式、以及书柜那玻璃门（横拖式的双层玻璃门）下方滑轨的磨损情况，都显示出使用这间‘理事长室’的人……即校长先生，是一名左撇子。”

“嚯~”听完这一段话，鬼骁瞪大了眼睛，惊叹道，“看来你们地狱前线个个儿都是大侦探啊，各种观察入微推理如神有没有？”

“嘿嘿……还好吧。”小叹讪讪一笑，“这种程度的推理，都是觉哥小学时教我的。”他说着，又指了指办公桌后的椅子，“顺带一提，从那张椅子各处的磨损状况也能看出坐在上面的人是个惯用左手的胖子。”

“不错嘛。”封不觉道，“那么……那几个抽屉的钥匙孔，你也都检查过了吧？”

“嗯。”小叹点点头，“检查过了，划痕很多。”

“划痕多又能说明什么？”鬼骁听了，好奇地问道。

“说明这人的手老是在抖啊。”封不觉回道。

“帕金森？”鬼骁接道。

“是酒鬼啦！”小灵纠正道，并用鄙视的目光斜了迟钝的鬼骁一眼。

“哦……对对，开门的时候就有暗示过。”鬼骁也有些不好意思了，自己在推理方面的确是太坑爹了。

“OK，成年人的身份问题暂且讨论到这儿吧。”封不觉也适时地转移了话题，接道，“再来看那九个孩子……”说话间，他环视了周围的队友们一眼，“总共有六名男生，三名女生……幸运的是，三名女生都已经在这儿了，所以，眼前的问题集中在了那六名男生……或者说，除了野口英二之外的五名男生身上。”

“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五人中，有三个正是我们所扮演

的山田、沢田和冨樫。”鬼骁此时接道，“而另外那两个，一个是班长渡边，另一个就是铃木。”他顿了顿，“问题是……这五个人该怎么区分呢？”

“对了，觉哥。”小叹这会儿也想起了什么，“那张旧报纸上，还有更具体的信息吗？比如外貌描述之类的？”

“有的话……我早就分析出他们的身份了。”封不觉回道，“很显然，系统故意没在报纸上留下什么个人特征的信息，不过嘛……”他说着，又将视线移到了桌上的另一张相片上，“这个衰仔的身份，看起来还是比较明的嘛。”

“他是铃木吧。”若雨第一个接道，“从目前为止的已知信息来看，之前那场火灾的情节大致就是——由于校长酗酒，大白天的就喝醉了，所以连对面的仓库着火都没有察觉到……导致了铃木孝之被活活烧死。事发后，校长便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又或是遭到了冤魂的纠缠，最后就在家里上吊自杀了。”

“嗯……有道理。”小灵也点头称是，“不管是良心谴责还是冤魂索命，这张照片出现在他的抽屉里都不奇怪，区别就是……前一种情况，照片是他自己放的；而后一种情况，照片是鬼……”

嘟噜噜噜噜——

就在小灵说到那个“鬼”字时，突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不得不说，这个桥段……真心是充满了恶意。

首先，这电话的铃音特别响，远远高于玩家们正常交流时所产生的分贝。

其次，这会儿所有的玩家都聚集在办公桌边，注意力也都放在桌上的两张照片上，几乎没有任何的心里防备。

第三，在第一波一惊一乍的冲击过后，“这部电话根本没有连电话线”这个事实自然而然就会浮上玩家们的心头，产生

进一步的恐怖感。

综上所述，虽然这段剧情没有加入任何视觉上的恐怖冲击，但在多重因素的互相影响之下……这突如其来的一阵铃声还是把周围的玩家们吓得不轻。

“切……”就连安月琴都憋红了脸，用手摁着自己起伏的胸膛，啐了一句，“这还真是防不胜防啊！”

“我勒个去……”被吓退了几步的鬼骁正好坐在了办公桌外侧的一张椅子上，“刚才我觉得自己的心脏好像停了好几秒……”

“嗯……那几秒里，我把伤口的疼痛给忘却了。”小叹也接了一句。

嘟噜噜噜噜——嘟噜噜噜噜——

在他们对话的同时，那电话铃声也没停下。

这时，仍旧站在桌边、丝毫没有被吓到的封不觉，才朝左右看了看；在确定了没有队友被吓掉线后，他便顺手按下了电话上的“免提”按钮。

“莫西莫西～”觉哥按完键后，还拉长了嗓门儿，用一种懒散的语气来了句日语。

“可恶！快接电话啊！”电话对面传来的是一个男人的喊叫声，从语速和声音判断，这应该是个年轻人，“校长先生！您又在白天喝酒了吗！快醒醒啊！理事长室对面的仓库着火了啊！我知道你有个秘密酒窖，万一火烧到那里的话……”

电话里的喊声到此戛然而止。

没有忙音，也没有挂断声，就是这么突兀地中断了。

“不出意外的话……”过了几秒，封不觉便看着若雨道，“……是你刚才的分析触发了这段剧情。”

“也就是说……铃木的样貌也可以确定了。”若雨接道。

“对。”封不觉点点头，再道，“而且，刚才那通电话，也

已经把下一条线索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了。”

“秘密酒窖吗……”纵是鬼骁，也听出了那段话里的关键词是什么，“可是……我们刚才找得很仔细了啊，并没有发现什么酒窖的入口啊？”

“是啊，书柜里的所有东西我都有移动过。”安月琴接道。

“办公桌的上下左右我也检查过，没有类似开关的东西。”小叹也道。

“嗯……”封不觉闻言沉吟道，“所以……剩下的方法，就是把墙壁和地板一寸一寸地敲过去了吗……”

“不必！”这一瞬，小灵忽然接话了，“我很快就能找到入口。”

说罢，她就打开了自己的手电筒，朝地板上照去，并露出十分专注的神情。

众人见状，全都很配合地保持沉默、没有去打搅她。

“找到了……”小灵也是说到做到，短短二十秒后，她就用手电指向了房角角落处的一块地板，“就是这里。”

她一边说着，一边已走到了那个区域，并用适度的力量在那块地板上跺了两脚。

咚——咚——

反馈而来的声音显示，这块地板的下面是空心的。

而就在她踩踏那块地板的同一秒，只听得“咔哒”一声，办公桌内侧那三个抽屉中的第二个小抽屉发出了一声响动，似乎……是解锁了。

离桌子较近的小叹顺势就拿出了那个抽屉里的三样东西——一张纸条、一个计算器、一个遥控器。

“这是……谜题吧？”解谜苦手的鬼骁看到那几件没有任何物品说明的道具时，沉声说了句废话。

“行了，不用你解。”封不觉冲他笑了笑，“这里的谜题，就让悲灵来吧。”

小灵这时也已走回了桌边，她先是看了看那张纸条，纸条上写了一串数字，分别为：231568、6、3、8、5、11、9、6、4、616512。

然后，是计算器，虽然还没有打开，但凭目测便可知，这是一个可显示十二位的标准计算器。

最后，是遥控器……这遥控器上除了一红一绿两个按钮外，另有十个数字键和一个清除键。

“遥控器肯定是用来打开秘密酒窖的。”小灵将这些全部确认完毕后，开口道，“但需要输入八位数的密码才行。”

“诶？纸条上的小数字不就正好八个吗？”鬼骁一听，当即接道。

“然而11占了两位。”而封不觉抢在所有人之前给他泼上了一盆冷水。

“呃……”鬼骁深受打击，“好吧好吧……我不说话了行吧。”

“呵……其实很简单。”另一方面，小灵思索了几秒后，便笑着说道，“这种程度的谜题，就算没有计算器，我凭心算也能解出来。”

“哦！我明白了。”小叹听到这句时，才恍然大悟道，“是要用计算器运算这十个数字，从而得出一个八位数吧？”

第1127章 夏日的回忆（十四）

“不用。”小灵不假思索地就否定了小叹的推理。

“哈？”小叹听了也是一愣。

“呵呵……那是肯定的。”封不觉笑道，“作为一个急于打开酒窖取酒解瘾的酒鬼，不会用太过复杂的加密方式的。”

“没错。”小灵接道，“这事儿……分析一下校长的心态就明白了……如果可以的话，他巴不得把那八位数的密码直接写在纸上呢，那样才是最方便的。”她说着，拿手一指那个遥控器，“你瞧，他都已经把遥控器和这解密所需的两件东西很干脆地放在一起了，这就说明他很清楚……在自己犯瘾的时候，根本就没工夫去做太复杂的事情，满脑子只会想着快点打开酒窖而已。”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设置一个简单些的密码、用脑子记住，或是把那八位数的密码直接抄在纸上呢？”鬼骁这时又道，“这样的话，即使是喝得迷迷糊糊、神志不清时，他也能打开酒窖的。”

“话是没错……但在给自己方便的同时，他必然也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小灵回道，“毕竟他也是个小学校长，在校长室里藏酒的事要是彻底曝光，那他肯定会丢饭碗的，要不然他也没必要弄这么个‘秘密酒窖’，并且还装个带遥控器的入口了。”

“哦……”鬼骁是理解了。

而小叹此时接道：“所以……他就想出了这种‘既方便、又安全’的方法——把打开酒窖所需的物品全都放在了抽屉里，并对其进行了某种简单的加密。这样一来……即使被人发现了抽屉里的东西，别人在短时间内也无法解开那个密码。”

“呵……应该说……在正常情况下，发现这三样东西的人根本就不会考虑到‘解密’的事吧？”封不觉笑着接道，“我们用现代人的、玩家的思维和视角去考虑问题……才会在第一时间想到这三样东西的用途。但是，站在这个剧本中人物的角度来看又如何呢？”他顿了顿，再道，“你们要知道，这剧本发生的时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个时代……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民用无线遥控器诞生也才十多年而已；直到八十年代，我们所熟悉的红外线电视遥控才开始普及。所以……无线遥控对当时的人来说，显然还是个稀罕玩意儿，像这种日本乡间的小学里，能认出遥控器的人能有几个呢？再退一步讲，即使有人知道这就是遥控器，那又如何？这人至少还得知道另外两件事情，才会考虑到‘解密’这一层。”

话至此处，觉哥伸出两根手指：“其一，他得知道校长有个秘密酒窖，这样他才能联想到这遥控究竟是用来控制什么的；其二，他还得知道这个遥控的工作原理、以及酒窖入口的确切位置才行……因为那个年代的遥控器用的还是超声波技术、不是红外线，酒窖入口可没有那种明显外露的红外线接收器。假如使用者不知道入口在哪儿，就算是破译了密码，也打不开酒窖。”

“对了……我刚才就想问来着。”小叹听到这里，转头看向小灵道，“你是怎么找到入口的啊？”

“我是凭借地板上的纹理找到的。”小灵回道。

“地板的……”小叹一边念叨，一边又低头去看。

的确，校长室所用的木地板，比起他们此前到过的任何一个区域的都要好，不但铺得厚实、紧密，而且这些木板都是带花纹的。

“哦！我明白了。”两秒后，安月琴忽然恍然大悟道，“女厕所里的三条提示之一，就是用在这里的。”

“嗯。”小灵点头应道，“女厕所墙上那块看似没有规律的涂鸦，正好和酒窖入口处的地板纹理完全吻合；之前在这个

房间里探索时，我就隐隐感到这里的地板花纹好像有点儿眼熟，在听到团长说要一寸一寸地敲墙壁和地板来找入口时，我便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那么……问题又绕回来了。”两秒后，小叹又对小灵说道，“那‘加密方式并不复杂’的八位数密码，究竟是啥呢？”

“42561047。”下一秒，小灵就把答案给报出来了。

“哈？”这回，其余的五人……包括封不觉都是这种反应。

“你怎么解出来的啊？”觉哥头一个问道。

“很容易啊，231568乘以616512，得到的正好是一个十二位数，即142764450816……”小灵回道，“而中间那八个数字，指代的就是这个十二位数中的八个位置，第6位是4、第3位是2、第8位是5、第5位是6、第11位是1、第9位0、接下来还是第6位……4，最后是第4位……7；除了本身重复了一次的第6位之外，总计列出的7个位置上，数字是没有重复的，即‘没有出现两个不同的位置指向同一个数字’的情况，这也符合密码的逻辑。”

她的话说完时，全场鸦雀无声……

“喂喂喂喂喂……”大约过了五秒之后，鬼骁才反应过来，“这位姐姐……且不说后面那一大堆啊……”他微顿半秒，一脸惊疑地问道，“你连计算器都还没打开呢，两个六位数之间的乘法你是怎么做出来的啊？”

“心算。”小灵回了两个字。

这两个字让鬼骁再度沉默了五秒，这五秒内，他观察了一下对方的表情，发现这好像不是在开玩笑的，所以，五秒后，他回了这么三个字：“算你狠……”

“哦，顺带一提……”待鬼骁说完后，小灵又拿起了那个计算器，随手晃了晃，“这个计算器根本没电，我刚才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它是打不开的。”说罢，她把计算器往桌上一扔，“那时我便明白……这并不是‘解密必须的工具’，而是个‘起提示作

用的道具’；那么，一台没电的计算器能提示我们什么呢？稍微想想就明白了——是位数。这是一台最多显示十二位的计算器，它暗示的信息再明显不过了。再把‘校长不会使用过于复杂的加密’这点考虑进去，心算一下纸上那些数字的各种情况，很容易就能得到上述的结论。”

……

此时此刻，鬼骁已经有点不想再开口说话了。

一种莫名的挫败感在他心中不断扩大、并逐渐把他的恐惧都给压了下去，搅得他心烦意乱。

在排这个剧本之前，马骏骁觉得自己怎么地都算是个人才；当他的同龄人还在高中里拼了老命啃书准备高考的时候，他已经在拿着人家本科毕业也远远挣不到的工资了。

可是，跟地狱前线的这几位一起排个剧本，却把鬼骁出来工作以后所建立的那点优越感整得荡然无存。

他不禁开始思考……思考一个所有职业玩家、电竞选手、或者说所有“靠打游戏养活自己”的人都曾思考过、也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那就是——除了打游戏以外，自己还会干什么？或者说……还能干什么？

任何一个游戏的流行期都是有限的，无论游戏的品质多高，也不可能永远保持热门；终究会有更先进、更适应时代的游戏将它们取代。只不过，有些游戏诞生十几二十年后，仍会被称为“经典”，还有些在火爆了一两年后就淡出了人们视线、再也无人问津。

任何一个职业玩家的生涯也是有限的，无论他曾取得过多少荣耀、受到多少粉丝的追捧，他也终会迎来退役的一天。因为人是会老的，而且人比游戏老得还快……且更容易被取代。

但是，人并不是游戏，不再流行的游戏可以下架关服，

但不再能靠游戏赚钱的玩家总不能就地给埋了吧？

他们的人生还很长，还要走下去……

马骏骁在进入游戏行业之后，对类似的事自然也是耳濡目染。他发现很多在玩家心目中仿佛是“传说”一般的明星玩家，在淡出公众的视线若干年后……生活过得其实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是惨淡。当然了，也有过得不错的，比如用年轻时挣到的钱再创业的、或是在游戏行业中找到了更加稳定的幕后工作的，但这些人所占的比例并不高。

鬼骁是个明事理的孩子，看的、听的多了，他也明白了——游戏可以打一辈子，但靠打游戏养活自己一辈子，恐怕是非常困难的。那不是努力或者才能的问题，而是生理上也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像他这样年纪轻轻就放弃学业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很多，的确，在三十岁以前，纵然只是当个蓝领玩家，他们也能有不错的收入……但是，三十岁以后会怎样？该怎么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考虑过，或者说……不敢去想。

若是能留在游戏行业内，自是最好，但留下也是要讲条件的……资本、技术、能力……至少得占一样，光会打游戏……是没用的。

至于转行……那就困难了，就算有些人是念完了大学才成为职业玩家的，在十几年的空白之后再去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从底层做起，艰辛可想而知。当然，这批人还算好的……还有很多跟鬼骁一样高中都没念完的从业者，他们转行的形势就更加堪忧了。

说了那么多，也还是要客观地讲一句……这种种的顾虑、想法，本是鬼骁这个年纪的人根本不用去考虑的；以他的条件，至少还能在游戏业的最上层风光个十年、乃至更久。

然，鬼骁对这类事的思索，却已不止是一两天了。

他倒也不是今天受了地狱前线这些位的刺激才会想到那方面去的，虽说他今天受的刺激的确不小……

其实，他以前就想过很多关于“未来”的事，而他所思考的、关于自己的“未来”……也远不止这些“现实问题”，还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包括对这个世界的质疑，也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究其原因，马骏骁也不是“一般人”——他是候选者。

他的意志、才能、潜力……都是与众不同的。只不过……“现在”的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

两分钟后。

酒窖的门已经打开了，小灵推测的密码无疑是正确的。

而封不觉也是当仁不让地拿着手电筒，身先士卒地进入了那个位于地板下的空间中。

“我说……”觉哥踩着楼梯往下走时，瞥了眼入口那块挡板的结构，顺势念道，“这位重九小学的校长先生，八成是学工科的吧。”他说这话时，已然走下了那段不算太长的台阶，步入了一个位于校长室下方的、非常狭小的空间内，“这个酒窖的入口机关，还有配套的遥控器，显然都是他自己做的……没准整个酒窖都是他自己挖的。”他在底下站了几秒，忽然又道，“等等……有没有可能……校长直接参与了这所小学的建造工程呢？”

“嗯……”跟在觉哥后面一起下了酒窖的若雨很快应道，“像这样的小镇，把工程交给自己村里的企业或是相关人士来做确是常事。”她沉吟道，“假设这位校长真是学工科的，你的推测的确是有可能的。”

说话间，两人已在酒窖中站定。

这个空间相当狭窄，活像个被压缩过的地铁车厢；高度方面，觉哥站在里面都直不起腰来，宽度嘛……两人并肩站

着都不行，想要交换前后的位置，就得双双侧身才行。至于长度……一眼望过去，五米之外就是墙了。

在上方观察时，觉哥就说这地方没必要六个人一起下，所以，这会儿只有他和若雨两个人下来了，其他人都留在校长室内等候。

“我觉得这个推测靠谱。”封不觉一边往前走着，一边又道，“像这种空间，有九成几率是在建筑建成时就预先留出来的……如果他是工程负责人之一，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借口在这里做这样一个暗室。”

“说起来……这地方真是小，我们两个人下来都有点转不开身了。”若雨这时说道，“要不然……我先上去？”

就在她问出这个问题的刹那……

只听得“砰——”的一声！两人身后的那个酒窖出口，竟是突然关闭了。

第1128章 夏日的回忆（十五）

“喂！你们没事吧？”入口关闭后两秒，小叹的喊声便隔着地板传了下来。

“目前还没什么。”封不觉也很快回应了对方。

其实，对于身处酒窖中的二人来说，入口的关闭，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恐惧感……因为上面的校长室和这底下一样，都是在靠手电筒照明的。所以，就算挡板关闭，从视觉上来说，他们也不会觉得变暗了多少，只不过是那“砰”的一记声音稍微有点吓人，当然了……吓也吓不到封不觉。

“觉哥！那挡板自己关起来了！”下一秒，小叹又喊了一声。

“啊……猜到了。”封不觉则是有气无力地回道。

这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毕竟挡板不可能是小叹他们几个给关起来的。

“遥控器好像失去作用了。”又过了几秒，小灵的声音响起。

她显然是已经尝试了再次用遥控打开这个入口，并且失败了。

“嗯……”这时，来到了入口旁蹲下检查的鬼骁跟了一句，“用手触摸这块挡板，就会得到【被一股黑暗的力量封印住了】的提示。”

这个提示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开启这个入口的方式变了。

“哼……看起来，从这里开始，我们不得不分头行动了啊。”封不觉笑了笑，隔着地板对队友们道，“总之……你们再去四处查看一下，找找有没有什么FLAG可以触发的。”

说起这个，小叹他们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那个“操场上的神秘男子”了。

于是，四人也是快步走向了窗边，再次朝外观望。

结果……

“觉哥！”十秒不到，小叹又跑回了入口上方，冲着底下喊道，“那人不见了！”

几乎在他喊出这句话的同时，忽然，从校长室之外的黑暗中……传来了“呼叱——”一声。

“诶？刚才那个……”觉哥自然也听见了那声音，随即便道，“……难道是拉门的声音？”

“呃……”小叹愣了一秒，应道，“好像是的。”

毫无疑问，这声音的源头并不是在二楼；因为二楼只有两个房间（校长室以及其对门的仓库），且都是平开门，所以……刚才的那次响动，必然是从楼下传来的。

“怎么办？我们要下去看看吗？”短暂的沉默后，安月琴问道。

“当然要了，这很明显是主线剧情啊。”地板下的封不觉接道，“反正你们四位都已经完成过‘特定角色才能解开’的谜题了，接下来就算领了便当也无妨，所以……你们就放心地去吧。”

“那你们怎么办？”小叹又问道，“要不要……留个人在这里接应你们？”

“绝对不要。”封不觉斩钉截铁地回道，“留个人在这里干等着，就等于是留一个手电在这里白白消耗……这怎么可能呢？”他顿了顿，“你们赶紧去探你们的，我俩没事；等你们把外面的剧情都处理完，没准我们就能出去了。”

他说得没错，此刻，两队人手上刚好各有两个手电筒；酒窖里，封不觉的手上正拿着小叹的手电，若雨则是拿着她

自己的；而外面的情况是，小灵和安月琴各自拿着自己的手电；以上这四支手电筒的电力虽然不尽相同，但全都已经损耗大半了……不出意外的话，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这四个手电就会逐一熄灭……

“好吧……我们明白了。”数秒后，小叹他们便达成了共识，“那……觉哥你们自己小心，我们先走一步了。”

“赶紧走吧，别磨叽了。”觉哥回应的语气中丝毫没有危机感、反而透出了些许的不耐烦。

于是，外面那四位也就没什么心理负担了；他们立刻就出了校长室，重新朝着一楼行去。

而封不觉和黎若雨，就这么被困在了那狭窄的秘密酒窖中……

“你这样真的好吗？”大约十秒过后，凭听觉确认了众人都已走远的若雨方才开口道，“你应该也注意到了吧……自入口被封闭的那一刻起，这里就……”

“我知道。”封不觉打断了对方，“但我认为没必要让他们也知道……”他微顿半秒，接道，“就算告诉他们‘酒窖里的空气已经快赶上气态酒精了’，他们也没什么办法，还不如不说……免得给他们徒增压力。”

很显然，他们两个皆已察觉到了……入口封锁后所触发的事态，并非是“光线变化”，而是“空气变化”；前者最多让人产生点恐怖感，可后者……却是一种生理上的影响。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若雨道，“难道真就干等着……等到入口自行开启么？”

“难得有这样的条件，咱俩趁着酒劲儿调调情怎么样？”此时，封不觉转过头去，拿手电筒由下自上地照着自己的脸，露出一个……嗯……怎么形容呢……用“淫笑”这个词似乎还是比较妥当的。

“好啊～你起个头啊～”不料，若雨竟然给出了肯定的回

应，只不过……她脸上的表情是死鱼眼加面瘫脸，语气则是一种带有嘲讽感的棒读。

“呵呵……没问题～”封不觉又笑了几声，随即就用那种电视剧里流氓地痞当街调戏良家妇女的口吻言道，“美女，一个人啊？”

“是啊。”若雨回道。

“嘿嘿……”封不觉又道，“想不想跟我找个没人的地方聊聊人生啊？”

“你是说我们此刻正在做的事情吗？”若雨接道。

“呃……”觉哥有点招架不住了，每当他陷入危机时，他就会本能地使出一种应对措施来——进一步地降低下限，“呵呵……那啥，要不然……咱俩干脆来做点湿湿羞羞的事情吧。”

“往你嘴里吐口水吗？”若雨继续用她那冰冷的语气、和犀利的临场反应，打击着觉哥的无节操言行。

“哈——”终于，觉哥长叹一声，“行了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他说这句话时，总算是恢复了正经（相对而言）的态度，“咱们接着前进吧。”

说罢，他也不等若雨回应，就转身继续向前，几步之间就行到了另一头的墙壁那儿。

“那边还有路？”若雨一边跟上，一边问道。

“路是没有，但有个挺明显的谜题……”觉哥说着，稍稍侧过身，露出自己侧前方的一排酒架。

这个酒架共有三层，每层有五个木槽。此刻，这总计十五个木槽里放了五瓶酒，第一排两瓶，皆位于最左侧；第二排一瓶，居于第四格；第三排两瓶，分别在第一和第五格。

“这个……”若雨的反应很快，“呼应的是女厕所里那个‘汉诺塔的涂鸦’提示吧？”

“应该是了。”封不觉回道。

“但是……这个谜题你也可以解啊。”若雨接道，“难道冨樫在设定上是女生？”

“怎么会呢……那男厕所应该就只有两个提示了。”封不觉回道，“依我看……是因为提示本身由谁解开都一样。”他停顿一秒，再道，“TIC TAC TOE暗示的九宫图、以及‘注意脚下’的提示所指……不都是我解出来的吗？”

“所以？”若雨示意他接着往下说。

“所以……提示就是提示，由谁发现关联之处都无妨。”封不觉道，“关键是……在提示所指之地，应该还存在着某种只有特定角色才能解决的问题。”他即刻举例道，“比方说……用到‘TIC TAC TOE涂鸦’提示的地方，需要一个会弹钢琴的人；用到‘小心水池’提示的地方，需要一个会解剖的人；而用到‘注意脚下’提示的地方，需要一个一米六……”

“嗯……”若雨听到这儿，若有所思的接道，“有道理……刚才用到‘花纹图案’提示的地方，则需要一个数学能力极强的人。”

“对。”封不觉点头接道，“提示所指向的事物，未必是需要特定技能去应付的事物，只不过……当那样事物出现时，便说明需要特定技能去搞定的谜题就在附近了。”

“明白了。”若雨说着，又朝那酒架看了一眼，“既然如此，这个‘汉诺塔’谜题就由你来处理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封不觉道，“你帮我盯着点儿，万一在我挪酒瓶的时候从周围的墙壁、天花板、地面、乃至酒瓶子里冒出什么怪物来，你帮我扇它丫的。”

“好的。”若雨很淡定地答应了这个请求。

随后，封不觉就准备开始挪酒瓶了。

然而……

“诶？”他刚拿起了第一瓶酒，就面露疑色地愣住了。

“怎么了？”若雨问道。

封不觉没有回话，只是默默地将手中的酒瓶转了半圈，将瓶身上的包装纸展示在了若雨面前。

“这是……”映入若雨视线的那张包装纸上，半个字都没有……什么品牌、名称、说明、年份……统统没有；包装纸上印的，俨然是一幅画。

“呵……”稍加思索后，若雨冷笑一声，“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看起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了。”封不觉耸耸肩，把酒瓶放回了酒架上，并侧身从若雨后方绕过，让出了酒架前的位置。

若雨也没浪费时间，横移两步后，便逐一拿起了那五瓶酒，开始辨认那几幅印在酒瓶上的画。

……

此处，姑且来说一下所谓“汉诺塔游戏”的规则。

这个游戏源于一个古老的印度传说，关于传说的内容这里就不详细赘述了……简单地说，规则就是，先支起三根柱子，在其中一根柱子上套上若干的圆盘，圆盘的尺寸必须是从上到下由小到大的；而游戏的目标就是，在每次只能移动一个圆盘、且小圆盘上方不能套大圆盘的前提下，将一根柱子上的所有圆盘全都移动到另一根柱子上。

这并不是一个多复杂的游戏，大部分人都能很快地找出移动的规律来，并用最短的步骤完成这种移动。

放到眼前的例子来说，酒窖的三层就等于三根柱子，而那五瓶酒就相当于是从小到大的五个圆盘；但问题就是……这个“大小”该如何区分？

方才觉哥认为自己能把这个谜题搞定的原因是……他以为自己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五瓶酒所代表的“大小”。

但，正如上文所说，当他看到瓶子以后就发现——瓶身上所记录的信息，是他所无法破译的。

假如这里给出的信息是文字、数字、暗语之类的东西，或者瓶子本身的体积和形状上有细微差别，觉哥肯定都能解出来；可惜……五瓶酒上印的是五幅画。

不用说也知道，队伍里只有若雨这家里开画廊才能在这种提示面前对五瓶酒进行排序了。

……

“好了，已经确认了。”两分钟不到，若雨就再度开口，并伸出狭长的手指，轻轻点了点眼前的酒瓶，“这里边儿有几个小陷阱……起初我以为是按照作画年代来排，但很快便发现这幅杜塞的《后宫之美》创作年代不详，只能确定是在十九世纪后半画的；这就和1881年问世的《阿廖努什卡》有了一定的冲突，无法确定哪个在先、哪个在后……”

她一边跟觉哥解释，一边已在移动那五瓶酒了。

“之后我又考虑了画的尺寸、流派、风格、乃至创作者当时的境遇等等……但其中的一些信息已经超出了我的知识储备。于是我改变了思路，终于发现问题所在……”

话至此处，她已将五瓶酒尽数放到了酒架最上面那层的五个插槽里。

就在她的手离开瓶口之时，只听得“咔噔”一声，酒架内传出了某种机关启动的声音。

紧接着，系统提示也来了：【以正确的方法、顺序，将五瓶酒转移至最底层的酒架上】。

“看来我想得没错……”若雨闻声后接道，“五瓶酒原本所在的位置和距离，暗示了这五名画家分别处于三个不同的时代、以及他们死亡的先后顺序；因此……排列这五瓶酒的依据，就是那五名画家的‘寿命’。”

说罢，她也不等一脸懵逼的觉哥做出什么表示，自顾自

地就开始按照汉诺塔的规则移酒瓶了。

其实若雨的心里也是有点着急的，因为……在这充满“酒气”的地方待了一会儿后，她确实已有点醉了。两颊飞红不去说它，就连头也有点晕了……这可不是好兆头。

第1129章 夏日的回忆（十六）

确认了五瓶酒的“大小”后，接下来的步骤就比较简单了。

如前文所说，汉诺塔的规律很容易掌握，若雨没理由解不出来。

就这样，又过了三分钟，五瓶酒皆已被移到了酒架最底下的一排，期间所经历的步骤也是理论上最少的。

当最后的那瓶酒被归位后，若雨身侧的墙壁内，忽然传来了一阵机械和齿轮的滚动之声。

封不觉见状，立刻侧身上前：“这里……还是让我站前面吧。”

在这种可能会遇到危险的地方，觉哥通常是会抢着到前方去的，倒也不是说他有多大的牺牲精神，而是他认为这样的选择更加高效和安全。

吱——

就在觉哥和若雨互换站位的时候，酒窖尽头的那面墙壁已然缓缓开启。

墙壁的后方，顺势出现了一条漆黑、狭长的甬道；这甬道的四壁看上去皆是未经雕琢的天然石壁、高度和宽度与这酒窖相仿，只是……纵深不明，一眼望去根本看不到尽头，只可知其一路向前蜿蜒……

“这路……不太对劲儿吧。”若雨稍稍往里张望了一下后，便道，“校长室下方的酒窖应该是位于学校一楼和二楼之间的一个空间，但这条道路……”

“没事，这说明……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进入一种类似亚空间的区域了。”封不觉接过她的话头，说道，“像眼前的这几个设置，显然都是系统独立生成的，已经与校长没太大的

关系……不出所料的话，继续往前走，就要接近最终的剧情了……”

……

话分两头，再看小叹他们这一侧。

由于觉哥不在场，手上有手电筒的安月琴便自觉地开始领路了。

出了校长室后，四人便小心翼翼地下到了一楼。

既然那“呼叱——”一声听起来是拉门的动静，他们的搜索目标自然就是那些有拉门的房间。

好在这间学校的空间不大，站在楼梯口左右看了看，玩家们便发现了异常所在……

此刻，在他们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之前就已打开的几间教室，都还是打开的状态，也就是说……那些门没有变化。

然而，那扇本应关闭着的、“教员办公室”的门，却是不知何时……打开了。

“那个……应该是操场上那哥儿们打开的吧？”小叹望着那边的门、压低了声音对身边的队友们念道。

“从他打开了‘教员办公室’的门这点来看……”鬼骁接道，“他或许是这间学校里的老师？”

“也许吧。”小灵接道，“但他肯定不是二年A班的老师。”她解释道，“因为那张合影上的四个成年人中并没有他。”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长大后的班长渡边。”安月琴这时回头道。

“嗯，这也有可能。”小叹点头接道，“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所有NPC……或者说怪物，似乎全都是二年A班那张合影上的人吧。”

“不……有一个……无法确定。”鬼骁立即接道，“就是那

个最初趴在教室的玻璃窗上、后来在楼梯口化为黑雾的家伙。”他微顿半秒，回忆了一下，“我看过他的脸……照片上的四个大人里没有他。”他又抬头看向队友们，沉声念道，“假如那个家伙才是班长渡边的话……”

“……那操场上的男人又是谁呢？”小叹把他的话接完了，并陷入了沉思。

“不管是谁，我们还是先前进再说吧……”安月琴深呼吸一次，接道，“呼……且不说楼上还困着两个人呢，就说咱们手头的两个手电，八成也撑不了多久了，所以……”

说着，她已迈步向前，走向了那间办公室。另外三人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紧随其后。

几步过后，众人就来到了那间“教员办公室”的门口。

而等待着他们的竟是……

“抱歉，我来晚了。”玩家们刚一露面，屋里的男人便跟他们说了这么一句。

这个男人，正是此前站在操场上仰望学校的神秘男子。

他说话的语速很快，并没有那种鬼魂特有的、阴森的感觉，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个手电筒。

这些迹象都表明……这货似乎是个活人。

“你是谁？”安月琴问道，“你在……干什么？”

此刻，那个男人确实有在忙活些事情，却见他在一张办公桌上铺开了几张纸，并用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毛笔在上面写着一些鬼画符似的古怪文字。

“怎么？”听到安月琴的问题后，男子忽然停下了手头的事情，狐疑地抬头看向玩家们，“你们……又想不起来了吗？”

“什么叫……”小叹也从对方的话里听出了什么，试探着问道，“‘又’想不起来了？”

“啊……果然如此。”那名男子此时好像已经确定了一些

事，他接道，“毕竟你们‘迷失’了太久，忘记也是正常的。”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听得一头雾水的安月琴再度开口问道。

“我叫冢本翔太，是一名阴阳师。”冢本重新低头开始忙手上的事情，并接道，“虽然这样说可能有些失礼，但我还是得告知诸位一声……你们几位在六年前就已经死了。”

“什么？”四人在听到这句话时，皆是一样的反应。

此前，封不觉那番对于玩家们其实“都是鬼”的推测，竟然不幸言中。

“你们先别着急，听我慢慢给你们解释。”冢本的态度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对类似的状况早就习以为常了，只见他一边娴熟地继续画符、一边说道，“这事儿呢……还得从昭和四十七年，也就是二十六年前说起……”

玩家们一听就知道，这个NPC的出现，很可能意味着剧情真相就要被揭露了，所以他们也都没有插嘴的意思，静静听着。

“那一年的五月，重九小学发生了一起火灾。”冢本的叙述开始了，“那场火并没有烧得太严重，但……还是烧死了一名学生，而这个学生，正是你们的同班同学……铃木孝之。”他停顿一秒，似乎是想给玩家们留出消化信息的时间，随后再道，“铃木君是在离校长室仅一门之隔的仓库里被烧死的，死前他曾拼命地敲门呼救，可是……很不巧，校长宫本是个酒鬼，当时正好是午休时间，下午没课的宫本喝高了以后便在校长室里睡着了。”

“直到消防车驶入学校时，宫本才惊醒过来，而那个时候……对门的铃木君早已因为吸入了过多的浓烟而进入了休克状态。”

“接着，迷迷糊糊的宫本在看到烟雾后，便本能地逃离了火场，他丝毫不知……即使是在那个时候，若他能打开对面

的门、也还来得及把铃木君救出来。”

“然而，这些终究也只能是假设……铃木君最后还是被烧死了，而且他也因此而变成了一只厉鬼。”

“第二天，他就杀死了你们班上的另一名同学——野口英二。不过，当时这件案子被当成了一般的人口失踪案来处理，我也是经过后来的调查才知道这些的……”

“随后，到了第三天……正好是三社祭的日子。这个小镇虽然很偏僻、也并不有名，但历史还是很悠久的；从古时起，这里的‘麻王神社’就一直有一个自办的三社祭，且这个习俗一直延续了下来。”

“可是村民们并不知道，麻王神社传了千百年的这种祭典，并不单纯是为了祭拜‘阿弥陀如来’、‘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而是为了祈求三位菩萨帮助村民们压制‘它’的戾气。”

“它？”听到那个关键词时，鬼骁便也反应过来了，“‘它’是什么？”

注：在冢本的原话（日语）里，这个“它”的念法也可以译为“那孩子（A-NO-KO）”。

“‘它’是被镇在麻王神社里的一个邪神，其名字已经无人可以记起，但它无疑是极度邪恶、也极为强大的……”说到这句时，冢本似乎想到了什么，他手上的动作也稍稍一滞，“唉……”不知为何，他叹了口气，“后来……就在三社祭那天的夜里，宫本潜入了神社中，我想……那时候的他，很可能已经被铃木所化的厉鬼给缠上了，已因恐惧而走投无路的他……便跑到了神社中，想祈求神明的庇佑。可是……回应宫本的并不是神明，而是……‘它’。”

“你是说……”安月琴听到这里，接道，“宫本把‘它’给放出来了？”

“没错，宫本破坏了三尊菩萨的法相、并将镇着‘它’的封印

给撕毁了。”冢本沉声应道，“而重获自由的‘它’也履行了承诺，帮宫本解决了铃木的冤魂。可是……宫本很快便意识到，自己所释放的东西，远比铃木的厉鬼还要可怕。”

“‘它’首先就降临在了这个位于神社山脚下的学校里，第二天，你们的班主任佐藤先生便遇见了‘它’，并因此而精神失常了。”

“宫本没有坚持太久，两天后，他也因过度恐惧而在家里自行了断……”

到此处为止，冢本所说的内容，和觉哥在旧报纸上发现的那些信息一一对应。

不过，报纸上的内容到此就结束了，但冢本的故事……还没完。

“可惜，‘它’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它的杀戮才刚刚开始……”冢本接着说道，“在宫本自杀后两天，这间学校便发生了一件震惊全日本的血案，史称‘520惨案’；那一天……这间学校的数名教师和十几名学生都被人用极度残忍的手法杀害了。待警方赶到现场时，看到的是如同人间炼狱般的景象，以及……七名幸存者。”

说到这儿，冢本好像已经把手头的事情忙完了，他顺势抬起头来，扫视了玩家们一眼：“那七人都是二年A班的学生，也就是……你们。”

“等等……”小灵回道，“不对吧……我们……只有六个人。”

“准确地说，是六只鬼。”冢本纠正道，“这我知道……你听我说下去就知道为什么最后会剩下你们六个了。”

“那啥……”小叹这时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又道，“关于那个惨案……你说是‘它’杀了所有人，但是……警察又是怎么结案的呢？”

“那件案子……没有结果。”冢本回道，“警方最终以‘凶手

未能被找到’而结案，他们……宁可承担下所有的社会舆论压力，也没有将‘他们调查到的结果’公开。”

“为什么？”小叹又问道。

“我……好像猜到原因了……”这一瞬，安月琴的表情变得有点微妙。

“哦？什么原因？”小灵也好奇地问道。

“我觉得……”安月琴看向了冢本，“还是由他来说比较好……”

“嗯……”冢本从鼻孔里出了一口气，接道，“真相是很难令人接受的，因为当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实施屠杀的，就是你们这七个幸存下来的、仅八岁大的孩子。”

……

同一时刻，封不觉和黎若雨一侧。

二人在那条甬道里快步行了五六分钟，随即竟在前方看到了亮光。

他们迅速接近了光源，并发现那是甬道的出口。

于是，二人便关掉了手中的手电，走出了这条压抑的通道。

当走在后面的若雨跨出甬道的一瞬，二人背后那如同海市蜃楼一般的通道口便消失了，他们回头看时，只能看到几条普通的乡间小路。

而出现在他们正前方的景物……竟是重九小学的大门。

“呵……又是某种幻境吗。”封不觉望着头顶那灿烂的阳光以及眼前那沐浴在阳光中的校园，笑着道了一句。

“那是肯定的。”若雨接道，“且不说时间因素（没可能这么快就天亮的），从空间上来讲，我们现在已经算是在重九小学之外了，若这不是幻境，那我们岂不是已经通关了？”

“那么……”觉哥接道，“咱进去看看呗？”

“走。”若雨应道。

二人说罢，便迈开步子，走进了这间“白天版”的重九小学……

第1130章 夏日的回忆（十七）

迈入学校的大门后，左手边是一个不算太大的操场，而右手边……就是教学楼了。

那间教学楼的门看着很眼熟，稍稍走近几步便可发现，那就是之前他们在“夜间版”的学校内看到过的“出口大门”。

此时，这扇门是开启的状态，离着七八米远时，觉哥和若雨就已经闻见一股血腥味从里面飘出来了……

“哼……看来这段剧情有点那啥啊。”在进入教学楼前，觉哥出言提醒道，“虽说在限定剧本里战斗的部分不算很多，但容错率反而比正常剧本要低……你可留神啊。”

“无妨。”若雨却是淡定地回道，“反正我已经把‘只有源才能解开的谜题’给解了，接下来就算我挂了也不会影响最终通关的。”她顿了顿，“倒是你自己……应该小心一点。”

两人对话之际，已然走入了教学楼中。

楼道内的景象看着是很渗人的，如果将凶杀现场的残忍程度分一下级的话，那眼前的状况肯定属于“血流成河级”。

在刚进门的地方，就能看到两具尸体……而且是儿童的尸体。

不用凑近去看，也可以明显看出那两个幼小的身躯上被留下了诸多骇人的伤口，就好似他们在这走廊里被某种野兽给攻击了一般；他们那极度扭曲的面容，也仿佛在向目击者诉说着他们死前所遭遇的巨大痛苦和恐惧。

再往里走，地板上就出现了许多拖行而成的血痕，一路向内延伸而去……

封不觉自然没有因这些景物而迟疑，他若无其事、大步流星地往里走着；若雨在看到这些后虽是微皱眉头，但她也

没说什么，只是紧跟着觉哥。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第一个拐角处，在这里，觉哥的脚步却是停了下来。

“嗯……”封不觉望着墙壁念道，“那个嵌在墙壁里的神龛不见了。”

“这样才正常吧。”若雨接道，“现实世界中，哪儿会有学校里面放神龛的。”

“这不是正常不正常的问题……”觉哥接道，“我认为，这个变化意味着两种可能……其一，我们此前所在的地方，其实整个都是‘鬼境’，而这里，才是现实中的学校；其二，且不说真假，就论时间……我们这会儿所处的地方可能是‘过去’的重九小学……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还没有那个神龛。”

“那有没有第三种可能……”若雨想了想，再道，“此前我们所见的‘神龛’是系统安置的，就好比那个汉诺塔机关一样，单纯是为了制造谜题、推动剧本进程而做出的东西。”

“呵……”闻言，封不觉轻笑一声，“我倒是希望你说的这种可能是真的，那样还比较省心……”

“什么意思？”若雨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什么，面露疑色地问道。

“你想啊……假如这神龛真是系统为了推动剧本进程安放的、类似于‘宝箱’的东西，那它就单纯是个道具而已了，没什么好研究的。”封不觉应道，“但……假如不是的话，就说明这个神龛、以及神龛里那个诡异的木偶……是关联着某种剧情的。”

“我懂了……”若雨跟上了觉哥的思路，即刻接道，“你所担心的事情是……剧本都走到眼下这个阶段了，我们仍对那神龛木偶的剧情一无所知，这极有可能是一种隐患。”

“没错。”封不觉点头应了一句，然后转个身，接着往里走，“所以我由衷地希望咱们接下来遇到的剧情能把这档子事

儿解释清楚。”他笑了笑，“如果那个木偶能直接蹦出来，大喝一声——‘老子就是大BOSS，来战个痛快吧’，那就最好了。”

“嗯。”若雨面无表情地接道，“虽然我认为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但……祝你如愿以偿吧。”

说话间，他俩又朝里走了一段，来到了生物教室和二年B班之间的那段走廊。

此时，这两个教室的门都是开着的，且生物教室里隐隐有声音传出。

因此，觉哥和若雨皆朝那生物教室里看了一眼，结果，他们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

一个身穿白大褂的男人……或者说……男尸，仰面朝天地躺在实验台上；他的胸腔是开着的、几根肋骨像是花瓣般绽着，其内脏和血污则已流了满桌满地。

还有一个看上去七八岁大的小男孩儿，正跪坐在尸体的腹部，手持着一把钳子和一把小刀，埋头进行着一些类似木工活儿的工作；看他脸上的表情……似乎乐在其中。

“这个……是沢田吧。”封不觉只用了一秒就认出了实验台上的小男孩儿在“那张合影”上出现过。

不过，觉哥并没有用肯定的语气说眼前这个百分之百就是沢田，因为那张合影上并没有写名字，而成年版的二年A班学生都被玩家载入了、在玩家们的眼中看起来就成了彼此的样子，所以无法用成年后的相貌和童年的对照作为参考。这就导致了……玩家们可以确认除了铃木和野口之外的四个男生分别是冨樫、沢田、山田和渡边，但具体谁是谁，却是分不出来的……

“这一幕……难道是曾经发生过的现实？”另一方面，若雨对生物教室里的状况还是比较吃惊的，她问这个问题时，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语气。

“嗯……这的确有点说不通。”封不觉这边，则已经开始往

技术性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即使我们可以用‘沢田八岁时就是个发了疯的变态杀人狂’来解释动机，但客观来说……他要完成这次犯罪确是非常困难的；哪怕他能成功毒杀生物老师，但凭他一个八岁孩子的力量……又是怎么把尸体搬到实验台上的呢？难道生物老师是主动躺上去让他解剖的？”

不管看待问题的角度有何种偏差……他们俩的疑问，皆在三秒之后就得到了解答。

那一刻，觉哥和若雨的余光同时瞥见了走廊远处有一道移动的影子，于是，两人双双转头望去，看到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正用单手拖着一具成年人的尸体，缓缓从厕所里走了出来。

“三千院同学力气挺大的嘛。”就算是在这种时刻，封不觉还是能用轻松的语气玩笑道，“这步履轻快的单手拖尸之姿，不禁让我想起了三角头（寂静岭中的一种怪物）兄台，当然了……二者的身形差了好多倍。”

和男生们的情况一样，合影上的三名女生具体谁是谁，同样是无法分辨的；而觉哥之所以推测这个孩子是三千院，是因为他认出了被拖行的那具尸体正是音乐老师……

“这些孩子……”若雨还是挺正经的，她没有接觉哥的玩笑，只是肃然言道，“……八成是被什么东西给附身了吧？”

“也可能是被某种强大的邪物给控制住了。”封不觉接道，“总之……我们接着看下去便是，不出意外的话……在这段剧情后，那个控制他们的家伙就会现身了。”

觉哥显然对噩梦剧本的套路熟得很，他也逐渐意识到了眼前这些是类似“死亡片段重现”的桥段，只不过这段内容不是以CG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代入式旁观”的方法去呈现的。

“走吧，咱们再看看其他房间里的情况。”待三千院拖着那具女尸进了音乐教室后，封不觉回头看了若雨一眼，示意她跟上自己。

“我们……”若雨犹豫了一下，又朝生物教室里看了一眼，“……不管管吗？”

“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了，没什么好管的。”封不觉回道，“这段剧情就是要让我们‘看’的，我们也该庆幸……只需要‘看’就行，因为我觉得要‘打’的话未必能赢……”

这么说着，他已朝前走去了。

若雨思索了两秒，也没再说什么，默默地跟上了觉哥。

长话短说……

之后的十分钟里，两人把学校上下都看了一遍。除了校长室对面的仓库门、以及那个秘密酒窖的入口是关闭状态之外，其他门都是开启着的，而那些开启着的房间内的场景也是类似的——简单地说，就是二年A班的某个学生，正在用十分残忍的手法愉悦地处理着尸体。

那些尸体有成年人的、也有孩童的……有完整的、也有残缺的……

无论如何，一圈兜下来之后，基本可以确定——学校里的活人，只剩下了七个。

而那七人，正是玩家们所扮演的六名二年A班成员、以及班长渡边。

“我明白了……”十分钟后，探查完了二楼，重新回到一楼走廊的封不觉若有所思地念道，“通过这段剧情，我们掌握了两项很重要的信息。”

“一是将合影上那些孩子的名字和脸一一对应了起来。”若雨接过他的话道，“二是了解了这间学校里曾发生过这样一场屠杀，且凶手正是我们扮演的那些人物。”

“正确。”封不觉打了个响指，再道，“那么问题来了……当年这七个小煞星，是如何逃脱法律制裁的？还有……操控他们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就在觉哥这句话出口之时，忽然……

“是‘它’。”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回应了封不觉。

觉哥和若雨循声望去，只见……在那走廊的拐角处，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人影。

“你是……”封不觉认出了那个男人，正是此前站在操场上的那位。

“我叫冢本翔太，是一名阴阳师。”冢本回道。

“哦。”封不觉随口应道，“这样啊……是你把我们弄到这里来的？”

“是的。”冢本回道，“以我目前的力量……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什么叫目前的力量？”封不觉道，“这究竟是什么状况，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也许在你们听来会很难接受，不过……还请你们相信我……”冢本回道，“刚才你们看到的这些情景，全都是曾经发生过的现实，我知道你们已经不记得了……但……”

“我们相信。”封不觉打断了对方，非常冷静地言道，“你接着说。”

“呃……”冢本倒是有些愣了，“事……事情是这样的……此刻，你们真正的肉身其实都在二年A班的教室里；但你们灵魂被‘它’带入了幻境中。”

“你是说……”若雨接道，“我们之前所在的那个空间，也是幻境？”

“对！”冢本应道，“你们此前所在的重九小学、现在所在的重九小学……皆是‘它’制造的幻境；它是想利用你们的灵魂……再次解开他的封印。”

“哦？怎么个利用法？”封不觉道。

“你们在‘那边’的时候，看到神龛了吧？”冢本问道。

“看到了。”觉哥的回答简明扼要。

“那神龛是我的师父所制造的封印。”冢本接道。

“封印什么？它？那么‘它’具体是个啥呢？你师父又是谁？”觉哥又接连问了几个问题。

“这就说来话长了……”冢本回道。

“没事，你慢慢说，我们不急。”封不觉道。

冢本点点头，思索片刻，开口道：“事情……还得从二十六年前说起……”

他的叙述开始了，最初的那一段描述，和另一边的那个“冢本”所说的一样，只不多他并没有说觉哥他们是“鬼”。

而在说完了有关“它”以及“520惨案”的事情后，这个冢本再道：“惨案发生后，警视厅的高层秘密找到了我的师父——奈良法师，让他来处理这间学校里的邪物，也就是……‘它’。”

“虽然……我的师父道行很高，但‘它’实在是太可怕了……”

“除灵的那晚，师父一进入这间学校，便发现‘它’的强大远超自己所想，以自己的力量无法将其消灭；但那时想走也走不脱了，于是，师父只能拼尽全力将‘它’就地封印。”

“那晚之后，不到五十岁的师父一夜白头，他那件世传的‘晴明狩衣’也被邪力所染，最后被他给烧了……”

“此后，师父一直隐居在庙里，全心教导我们这些弟子，没有再外出除灵。直到，二十年后的一个夜里……”

“那晚，他忽然把我和师兄们全都召集到榻前，对我们说……”

第1131章 夏日的回忆（十八）

家本言道：“师父对我们说……他算到自己命数将尽，而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把‘它’给消灭。”

“虽然师父当年将‘它’就地封印了，但这种封印和麻王神社里的那个原始封印相差甚远……”

“原来的那个封印，是出自古时某位大阴阳师之手，非常稳固，而且每年村民们还会举行三社祭、借由三位菩萨的力量来巩固上面的法力。”

“可是，师父的封印还远达不到那样的效果，他知道……这个封印迟早有一天会被‘它’所破，届时必定生灵涂炭。”

“所以，师父想在他离世之前，将除掉‘它’的任务托付给了我们这些弟子，希望我们勤加修炼，有朝一日能将‘它’彻底消灭。”

他说到这儿时，摇头叹息一声：“唉……交代完这些后的第二天，师父便圆寂了。万万没想到……他老人家一死，师兄们就开始争夺他留下的地位和遗物，丝毫没有把师父的嘱咐放在心上……”

“但你不同是吗？”封不觉顺势接道。

家本点点头：“那之后，我准备了两个月的时间，挑了个阳时阳日……来到了重九小学。”他顿了顿，“那……正好是距今六年前的夏天；因为学校已经废弃了很久了，我很轻易地就进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盛夏的正午，一走进这间学校我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很显然，纵然是在被封印的状态，‘它’仍然能对周围的空间施加影响。”

“且慢……”若雨这时打断道，“既然‘它’已经厉害到‘鼎盛

时期的奈良法师都无法将其消灭’的地步，那当时的你……岂不是来以卵击石？”

“我可没说六年前我是来消灭它的。”冢本回道，“我只是想来确认一下‘它’究竟有多强……这样我才能知道自己修炼到什么程度时才能完成师父的嘱托。”

“哦～”封不觉听到这儿，轻松笑道，“所以你就挑个了‘相对安全’的时间点来到了重九小学，并想当然地认为——处于封印状态下的‘它’不能把你怎么样。呵……结果，那次侦察任务……”他说着，冲冢本歪了下头，“……让你落到了现在这般田地。”

“唉……”冢本闻言，又是长叹一声，“事到如今，我对自己会落个什么样的结局……也已经无所谓了……”他肃然言道，“六年了，我的身体无疑已经腐烂，而我的魂魄……则一直被困在这个‘阳’的幻境里，难入轮回。”

“‘它’为什么只是困住你，而不对你做点别的什么呢？”封不觉问这个问题时的语气有些微妙，就仿佛在说“你咋还没被虐成渣渣呢？”

“在今天以前，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冢本神色微变，回道，“就在刚才，我明白了。”他分别看了看觉哥和若雨，“此刻，你们那四名身处‘阴’之幻境中的同伴，正在一个‘它’假扮的‘冢本翔太’的诱导下，逐步解开封印……”

“哦……这样啊。”听到这十分紧急的情报，觉哥却显得淡定如故，他没有急着去询问该如何返回“阴”的幻境，而是选择先把可以探明的情报统统搞清楚，“这么说来，‘它’是为了假扮你，才留着你的魂魄的？”

“是的。”冢本回道，“阴阳师的魂魄和一般人的不一样，普通人的魂魄若是无法进入轮回，便会迷失、腐朽、消亡，乃至妖魔化……但阴阳师无论死去多久，也不会‘迷失’，我们的魂体不但可以保留记忆、在外貌上也不会和活着的时候有多大变化；而‘它’正是利用了这点……借由困在‘阳’这一面的

我，于‘阴’的那一面制造出一个魂魄的镜像、并附身在上面……诱骗你的同伴们。”

“嗯……原来如此。”封不觉思索了几秒，理了理思绪，随即又道，“对了，我还有一事没弄清楚……当年活下来的人共有七个；而今天到场的是六人，那么……班长渡边去哪儿了呢？”

……

与此同时，“阴之幻境”中。

小叹他们四人在“冢本”的带领下重新回到了二楼，进入了校长室中。

“觉哥！你们还好吗？”一进门，小叹就快步来到了那个酒窖的入口处，朝着地板下面大喊一声。

然而……没有人回应他。

“怎么回事？”安月琴也走过来，神情紧张地念道，“难道他们出事了？”

“你们的同伴……已经不在那里了。”这一刻，冢本忽地开口道。

“你是说……”鬼骁望着冢本道，“他们已经……”他没有把后面的话说出来，而是等着冢本讲下去。

此处，鬼骁显然是留了个心眼儿的，他这“半句话”，是一种很好的试探——从一名玩家的角度来说，他完全可以通过团队栏确认两名队友的存活状态，但NPC/怪物并不知道这点；因此，假如眼前这个自称阴阳师的家伙斩钉截铁地说那两人已经被“它”干掉了，那他显然就是在故意说谎。

这一瞬，小叹、小灵和安月琴也都意识到了鬼骁此言的用意，故也都默不作声、静观其变……

“我只知道他们暂时还没魂飞魄散，且已经不在那个酒窖里了。”冢本的答案，确也没有什么漏洞。

“那他们去哪儿了呢？”小灵随即问道。

“你们问我，我问谁去？”冢本回道，“我只能感知到他们的魂魄还在这个空间，但具体被带到了哪里……只有‘它’才知道了。”

“那我们该怎么救他们呢？”小叹追问道。

“没那必要。”冢本冷冷回道，“你们六个早已都是死人了，有什么救不救的……只要‘它’还存在，你们、以及这里所有的鬼魂，都别想离开这个空间。”他顿了顿，“想要摆脱这种宿命的方法，唯有将‘它’消灭这一途。”

其话音未落之时，小叹忽然出声道：“诶？这个抽屉是什么时候……”

原来，在冢本说话的同时，小叹的视线扫到了一些变故——就在玩家们下楼的时候，校长室办公桌内侧的那个大抽屉还是关闭着的状态，但眼下……抽屉已然往外挪动几许，俨然是被解锁了。

“留神……可能是陷阱。”鬼骁这会儿变得非常谨慎，不知为何……和觉哥他们分开后，鬼骁就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直觉……这种直觉反复地告诉他——要保持戒备。

“让我来吧。”此时，冢本上前两步，用理所当然的语气道，“你们可千万要保护好自己，要完成那最终的‘法阵’，至少需要五个人才行。”

说话间，他已经把那个抽屉打开了。

那个大抽屉里的情况，和之前玩家们探索的两个教室一样——总共四件物品。

咱们还是一件一件来说……

首先，还是件“可带出剧本的剧情物品”。

【名称：流苏腰带】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未知】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亚麻制品，带扣由纯银打造，紫色的着色和流苏的长度皆是设计上的亮点。】

这又是一件可以穿戴的玩意儿，和另外几件一样，用途不明……

接着，第二件——

【名称："它"的脾】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可嵌入"它"的躯干中。】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由绿色玉石制造的袖珍器官，隐隐透出灵气。】

嗯……不解释。

再看第三件物品——一张纸，看上去像是一封未能写完的书信；信的字迹显示出写字的人当时很紧张、或者就是因其他的生理原因导致了手在抖；不过，纸上的内容还是可以分辨的——"佐藤君，我也不知道你的精神失常是暂时的还是永远。假如是永远，那这封信就当是我写给自己的忏悔书吧。但如果，哪天你能恢复理智、并读到这封信，我只想在此对你说一句——对不起。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我不是个称职的校长、甚至不能说是个像样的男人；妻子病故后我想用酒精麻痹自己，结果染上了酗酒的陋习。也正是这种陋习，让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铃木、野口、你……我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因此而死，可我已经撑不住了，请你们大家原谅我，原谅我最后要用死来逃避责任，因为，'它'"

纸上的信息就停留在了这里，在“它”这个词（信也是日语写的，所以是这里是“词”而不是“字”）的后面再也没有任何内容，也没有标点符号或是别的什么痕迹了。

最后，第四件物品……想必各位猜也能猜到了——【仓库钥匙】。

……

数分钟后，玩家们和冢本便来到了校长室门外的走廊上。

那两件任务物品，冢本并没有拿，他直接交给玩家们保管了，不过钥匙是他拿着的，因为……他主动承担起了开门的任务。

如前文所说，仓库的门也是平开式的，冢本把钥匙插进去一转一推，门就打开了。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房间里……有灯光。

那“仓库”的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灯泡，而这个灯泡……发出的竟是红光。

光线笼罩住了众人眼前这个不到三十平米的空间，就如同……火光一般。

和“仓库”这个名字不太相符的是，这个房间内可谓空空如也。不但没有家具和杂物，甚至连扇窗户都没有。除了上方的那个灯泡以外，这儿有的只是墙壁了，而且墙上连个电灯开关都找不着。

不过，还是有些异常的地方，比如……这个仓库的六壁全都是焦黑的木板组成，另外，在那地板上，还画有一个阵法。

这个阵法，就不是那种西式神话中的“魔法阵”了，而是那种很有东方特色的事物。

整体来看，这个法阵由一种红色的液体画成，但其究竟

是血、油漆、还是别的什么物质……却已不好分辨，因为这法阵看上去已经画好了很久，那些液体早就干涸了。

但见，在法阵的正中间、一个脸盆大小的圆形范围内，写了一堆鬼画符似的日文，这些字呈螺旋形由内而外写成，而且系统没有进行翻译；在这坨文字外，画了一个正圆形的圈，圈外延展出四门八卦的纵横线条，而那几块被线条分割出的区域里，又纵写了许多咒文……当然了，也是些玩家们看不懂的文字。

“地上这个……是怎么回事？”见到那些东西后，鬼骁是第一个提问的。

“这是我在六年前画的啊。”冢本接道，“哦……对，你们已经不记得了。”

这两句对话，似乎又触发了什么FLAG……紧接着，跨入门中的冢本，便开始了一段剧情叙述。

而这个“冢本”的故事，和觉哥他们遇到的那个，又是不同的版本了……

“六年前，你们在班长渡边的邀请下，一同返回了‘重九小学’，来参加所谓的同学聚会。”

“当时的你们，自然是完全没有关于‘520惨案’的记忆的……”

“因为在那件事过后，政府的人强制把你们这七名幸存者隔离了起来，进行了所谓的‘心理治疗’；一年后，当你们回到父母身边时，都已丢失了那段记忆。而那之后你们的家庭也都在政府的安排下去了很远的地方生活，在你们的印象中……童年的回忆并没有什么异常，只不过是因为学校要停办，所以大家都在二年级时转学了而已。”

“后来，你们便各自长大，到了二十八九岁的年纪，所有人也都已经离开家独自生活了。你们身边那些知道你们与那件事的关联的人，也以为曾经那噩梦般的经历早就已经揭过

去了。”

“谁也没想到……在一个夏天，在一段你们所有人都‘正巧’有空的日子里，你们记忆中的班长渡边……给了你们寄来了一封同学会的邀请信。”

“或许是冥冥中的注定、或是‘它’的安排……你们六个在一个阴时阴日，重聚在了重九小学的废址中。”

“那天……你们的班长并没有出现，因为他早就已经被‘它’控制住了，他所寄出的信，就是为了把你们六个引来……”

第1132章 夏日的回忆（十九）

“结果，毫无疑问的，就在那个夏天……你们死在了重九小学。”冢本一边进行着叙述，一边开始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符纸逐一贴到房间的四面墙壁上。

“那么……你又是怎么介入这件事的呢？”安月琴适时地问道。

“很简单，是警方请我来的。”冢本回道，“你们毕竟也是六个大活人，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交关系，失联太久肯定会有人报案。再加上你们六个的名字在政府那边都是特别报备过的，于是……在你们失踪后的第四天，有人找到了我……”

“也就是说，六年前你就已经来过这里，并且和我们接触过了？”小叹又问道。

“是的。”冢本回道，“当时的你们还没有在这里‘迷失’太久，对于生前的事情全都记得，而且……你们也都记起了小时候那段缺失的记忆。”

“那天……我在你们的帮助和引导下行动，所以一切都很顺利，就连法阵都画好了。”

“然而……就在我们即将发动法阵将其消灭之时，‘它’来了……”

“按理说，封印状态下的‘它’，要对付你们这些普通人还可以，但有我这阴阳师在场的情况下，‘它’也是没什么办法的；可是……被逼入绝境的‘它’，也是孤注一掷了。”

“‘它’献祭了自己的‘肝’、‘脾’、‘肺’作为代价，强行催动力量，将我的一部分魂魄从体内抽离了……”

“阴阳师的魂魄若有了残缺，便会修行大损，而一时间我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无奈，我只能放弃了仪式，独自逃生。并和你们约定好了……待我恢复，便会回来救你们。”

话至此处，冢本摇了摇头：“只是我也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六年，所以见面时我才会对你们说——抱歉，我来晚了。”

言尽，众人沉默了片刻。

“那……”小灵随即问道，“你的魂魄……现在已经没事了？”

“不，有事。”冢本冷冷回道，“你们就没感觉到，我有些过于‘冷静’了吗？”

经他这么一说，还真是如此……

“嗯……的确是，冷静到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家伙。”鬼骁虚着眼念道。

“其实这并不是我原本的性格。”冢本接道，“而是因为丢失了一部分的魂魄造成的……”他顿了顿，“不管过去多久，被夺走的那部分魂魄也无法用代替品来修复；所以，这六年里，我并没有在找修复魂魄的方法……而是在修习魂魄不全状态下也能发挥力量的道法。”说到这儿，他的眼神变得异常坚定，“今天……我们一定要成功；只要消灭了‘它’，一切都能拨乱反正，不仅是我可以复原……你们、以及所有被‘它’困在这里难入轮回的迷魂都可以得到解脱。”

……

同一时刻，“阳之幻境”。

“就是这里。”冢本翔太将觉哥和若雨带出了学校，一路来到了外面的山间小路上，并在一个红色的鸟居前停下了脚步，“穿过那个鸟居，就可以回到‘阴’的那一面了。”

“你要跟我们一起来吗？”若雨抬头看了看前方的鸟居，又回头问道。

“当然要。”冢本回道，“仅凭你们自己的力量是逃不出去的。”

“这倒有点儿奇怪了啊……”这时，封不觉也回过头来，看着冢本道，“既然你知道通过这鸟居可以穿过去，那为什么不在更早一点的时间自己过来找我们呢？”

“你以为我不想吗……”冢本回道，“在这六年间，我曾不止一次穿越到另一个幻境中去，但那没用，‘它’很快就会找到并把我送回来……而且，每次穿越，都会对我造成很大的伤害。”他叹了口气，“如今的我，力量已经非常衰弱，假如我像你说的那样做，很可能还没见着你们的面，就已经被‘它’给控制住了。”

“哦……”觉哥顺着对方的意思道，“所以你用最后的力量引导我们来到这里，先和你接触，然后再跟着我们一起过去。”

“是的。”冢本点头应道。

“嗯……”封不觉沉吟数秒，“那……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出发吧。”

说罢，三人便先后穿过了前方的那个鸟居。

那一瞬……光线骤暗，气温直降。

晃眼之间，三人已然身陷一片黑暗之中。

啪——

下一秒，封不觉淡定地打开了早已拿在了手中的手电筒。

紧接着，“黑夜版”重九小学教学楼的一楼走廊……就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哦……传送后是在这个位置吗……”觉哥当即回头看了看，此时，他们的背后，就是那个神龛，不过……

“诶？那木偶哪儿去了。”在视线接触的刹那，封不觉便发

现神龛中的那个木偶已经不在了。

"'它'自然是化作我的模样正在行动……"冢本这时的脸色变得非常不好，人也是靠墙而立，眼瞅着站都快站不稳了。

如此看来……他方才所说的"穿越会对我造成很大的伤害"似乎是真的。

"来，我扶着你走吧。"封不觉则还是有条不紊的样子，他上前两步，伸出一臂……稳稳扶住了冢本，"我们接下来该去哪儿？"

"他们肯定在二楼仓库……"冢本回道，"破除封印的阵法就在那里，是'它'用所有死在这里的人的血所淬成的……我曾不止一次试图去破坏那个阵法，但每次都被'它'所阻止……而且，每次我看到那个阵法时，都发现其完成度有所提升……"他喘着粗气、脸色苍白地接道，"假如'它'把你们的同伴们骗入法阵、并启动仪式，那他们四个统统都会变成祭品……在现实世界中，他们会立刻脱血而死……而他们的血，会使'它'的三个脏器'恢复力量'；届时，它就有足够的力量去冲破我师父的封印了。"

闻言，封不觉立即抬头，跟若雨交换了一下眼色。

若雨也是心灵神会，当即打开了自己的手电、头前带路；封不觉则是搀扶着冢本，尽可能快步跟上。

三人……就这么朝着二楼仓库去了……

第1133章 夏日的回忆（二十）

“HOLD……EVERYTHING！”

就在二楼仓库中的玩家们准备走到阴之幻境的冢本所指定的几个位置上去时，忽然……门外有人蹦了一句特别有气势的英语。

会在这种时刻大声吼出这种台词的人，无疑就是觉哥了。

他这句话……不但控制住了场面，也从侧面证实了自己的身份；因为……就算“它”能从外表上冒充封不觉，也绝不可能跟你们开外文。

“怎么回事？”

然，仅仅两秒后，当封不觉、黎若雨以及……阳之幻境的冢本翔太三人走入仓库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那一刻，在场的八人全都沉默了。

两个冢本翔太四目相对，神情复杂地对视着。

一个，脸色苍白、神情疲惫，看上去非常虚弱；另一个，神色凝重、目光坚定，看上去还颇为沉着。

“觉哥，这什么情况？”小叹当时就有点儿懵了，他赶紧看向封不觉问道。

“啊……也没什么。”封不觉回道，“我们到了一个镜像空间，并遇到了这位阴阳师‘冢本翔太’先生。”他微顿半秒，再道，“他告诉我们……有一个由‘它’所冒充的假冢本，正在引导着我的伙伴们步入陷阱。”

此言一出，小叹他们四人皆是本能地后退了几步，远离了他们这边的冢本。

“你们被骗了。”而那个冢本还是很淡定，他目视觉哥道，“他才是假的，是‘它’从我体内抽离的一部分魂魄所化。”

“哼……”比较虚弱的冢本冷哼一声，“随你说好了，就算我拼上性命，也不会让你得逞的，今天我已有了魂飞魄散的觉悟！”

“你倒是很会演啊。”冷静的冢本回道。

“这话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虚弱的冢本也不甘示弱。

这两人剑拔弩张、针锋相对……

而在两拨玩家的眼中，他们各自遇到的冢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好像也都没有什么明显破绽；即使二人的说辞中有很多自圆其说的部分，但玩家们一时也无法找出任何的证据去证实某个漏洞。

“呵呵……这是在玩儿真假美猴王么。”数秒的对峙过后，封不觉笑着吐槽了一句，接着，他转头看向了自己扶着的那位，“冢本君，你先坐会儿，我有事要和同伴们商量一下。”

说罢，他也不管对方同意不同意，就这么撒手了。

“等等……现在可不是做这些事的时候啊！”虚弱的冢本激动地应道。

“冨樫，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而那冷静的冢本也对觉哥道，“现在必须抓紧时间将‘它’封印才……”

“无路赛（日语中‘啰嗦’的发音）！”这一瞬，封不觉突然暴喝出声，打断了那两人的话语，“都他喵的给我安分一点！谁真谁假由我们判断！哪一个敢再从语言或者行动上阻止我们交流，老子就先把他揍成霍金！”

他这段近乎歇斯底里的喊话，愣是把那两个冢本都给镇住了，两人只好收声，站在那里干瞪眼……

于是，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觉哥先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将他和若雨在阳之幻境中所得到的信息跟队友们讲了一遍；

随后，安月琴又发挥她职业编辑的专长，将阴之幻境中这个冢本所讲的信息尽可能精炼地说了一下，并重点指出了两个冢本所提供的信息的差异点。

交流完毕，封不觉便默不作声地思索了一分钟左右……

最终，他露出了一个邪恶的笑容。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表情，通常意味着有人要倒霉了……

……

“好了，我们商量完了。”和队友们讨论停当、并交换了一下道具后，封不觉便转过身去，分别看了看那两个冢本，“现在……我想来听听你们的意见。”他微顿半秒，先看向了阴之幻境中那个比较冷静的冢本，言道，“首先，这位冢本君，我确认一下你的理论哈……”觉哥这会儿的语气显得很轻松，“你说，我们都已经死了很久了，不过你是个活人；你现在是想让我们帮你催动房间里的这个法阵，借此将‘它’消灭……对吧？”

“是的。”冢本回道。

“嗯……”封不觉点点头，然后又看向了阳之幻境中的那个冢本，问道，“那么……另一位冢本君，你的理论是——你自己已经死了，但我们六个其实还活着，还有机会逃出去……对吧？”

“对。”另一个冢本回道。

“那么……你又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呢？”封不觉追问道。

“你们已经拿到了的它的‘肺’、‘肝’和‘脾’不是吗？”冢本应道，“那都是‘它’设法散在空间各处的力量碎片，你们只要把那三样东西放进神龛里封住，就可以打开大门逃出去了。出去以后，你们务必要找到法力高强的阴阳师，来此……”

“他胡说！”这时，冷静的冢本出言打断道，“那三个脏器是力量碎片不假，但放在神龛外才是对的！放回去反而会让

它恢复力量！”

“他才是胡说！”虚弱的冢本也是声嘶力竭地喊了起来，“他这样说只是为了把你们困住，他谎称你们几个已经死了，就是为了让你们帮他完成仪式！”

这两个家伙你一言我一语的，不知不觉就吵了起来。

而封不觉却是冷眼旁观，嘴角还带着一丝笑意……

到了这个时刻，觉哥已经很清楚，剧本已至最后阶段，眼前的这次选择……便决定了这个噩梦本的结局。

当然了，他并不知道接下来的具体剧情安排，不过，他大概能猜到个七八分——

其一，假设玩家们选择相信阳之幻境的冢本，那么不出意外的……阴的那个就会立刻黑化，紧跟着的流程八成就是玩家们在阳的那个冢本的帮助下……利用之前搜集到的三块“玉石”逃出学校；最后，冢本便当，紧跟着再来段片尾CG……齐活儿。

其二，假设玩家们选择相信阴之幻境的冢本，那么阳的那个肯定就会黑化，来个狗急跳墙，触发一场BOSS战；而玩家们同样是靠着冢本的帮助、以及三块玉石，打败BOSS通关，看段CG走人。

要说这二者的区别嘛……通过NPC给出的信息，其实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了：按照阳的那个所说，“它”的战斗力强到逆天，所以最后是个逃生结局；而按照阴的那个所说，“它”的战斗力虽强，但已在封印中衰弱了，再加上他冢本翔太也不是省油的灯，所以最后会来个击杀结局。

说白了，此处，不管选择相信哪个……都可以通关，只不过是难度略有不同罢了。

然，封不觉……却有着不同的打算。

因为，他可还记着呢——这剧本是有【隐藏任务】的。

第1134章 夏日的回忆（二十一）

“行了……二位……”围观了片刻后，封不觉开口制止了那两个冢本的争吵，“猴戏就到此为止吧。”

那两位还真听话，当时就停了下来，并双双转头看向了觉哥。

从游戏的角度来讲，这两个NPC的反应也算合理——他们正在等着那名“持有关键性道具的玩家”做出那“最后的选择”。

“这种如同两个泼妇对着骂街的争辩，持续再久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封不觉道，“因为你们互相驳斥了半天，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所以……还是由我来示范一下好了。”他说到这儿，停顿了两秒，将视线投向了阳之幻境中冢本，“就拿你提供的信息来说吧，有几件事从逻辑上来说根本站不住脚。比如……你说消灭‘它’是你师父一生的夙愿，直到临终前他还是耿耿于怀。”

“呵……那我倒是好奇了，在遇到‘它’之后、到你师父嗝屁之前……这二十年间，你师父为什么不找其他的阴阳师帮忙来处理它呢？你可别告诉我全日本就只剩下你们这一个阴阳寮（日本古代的政府机构，类似中国古代的司天台；关于阴阳寮的最早记录可追溯到公元675年，而其废止于明治3年，即1870年；此处觉哥所说的阴阳寮是指那些在二十世纪后仍然以阴阳寮自居的、类似武林门派的民间阴阳师组织）了啊……你刚才还表示，让我们逃走出去以后找‘法力高强的阴阳师’来，这就说明世上的阴阳师还有很多不是吗？”

说罢，封不觉又转身面向了阴之幻境中的冢本：“还有你……你那个关于政府给孩子们洗脑的故事姑且还算可信吧，但……你那套说辞的其余部分，和你那位‘双胞胎兄弟’有

着同样的问题。”觉哥说到这儿，摊开双手，“假如你所说的统统属实，在那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四五个阴阳师同行来这里把‘它’给办了呢？换成我的话……这点破事儿，六天我能办两回了。”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那两位冢本的神色都起了变化。

不过，按照剧本流程来说，“选择权”依然还在玩家手里，所以……

“说了那么多。”比较冷静的冢本这时重新开口了，“你到底准备相信谁呢？”

这个问题，就好比是最后通牒，在此，觉哥必须立刻做出决断……要么在两个冢本之间选一个，要么就赶紧把剧情带到“隐藏真相”的那条线上；否则……他很可能就会触发最糟糕的团灭结局了。

“我两个都信。”两秒后，封不觉给出了答案，“同时……也都不信。”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虚弱的冢本随即问道。

“你们俩给出的信息，并不完全是假的。”封不觉道，“但也都掺杂了虚假的部分……”

“喂……那他们俩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此时，鬼骁忍不住在旁问了一句。

“呵呵……”封不觉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接道，“将这两位所说的故事结合起来，再对其中那些不合逻辑的、以及‘为引导我们行动’而产生的内容进行剖析和逆向思考，我已大致还原出了真实的部分……”

他悠然地在房间中踱步起来，就如同一个正在上演推理秀的侦探，并且……乐在其中。

“两位冢本君关于‘520惨案’那前因后果的描述，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以说基本一致。”封不觉道，“但在一个问题上，他们俩都说了谎，那就是……二十六年前，奈良法师制

造的封印……真的不牢固吗？”

此言一出，两个冢本的表情都显得很疑惑。

“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封不觉观察了一下他们的神色，微笑着继续说道，“于情于理……都是不可能的。就算奈良法师自己能接受，把他请来的‘有关部门’也不会接受；因此，我可以肯定，二十六年前的封印很牢固……甚至可能比麻王神社的原始封印更加牢固。”

稍顿半秒后，觉哥接着道：“那么……此时、此地，我们为什么又会被‘它’困在这里呢？”他很快就自己给出了答案，“很显然……这件事的背后，有一个关键的人物——渡边。”

封不觉又踱了几步，顺势转身面向队友们：“诸位应该还记得【隐藏任务】这档子事儿吧？”

“经你这么一提肯定是记起来了……”若雨用接近吐槽的口气接道。

“呵呵……”觉哥冲她一笑，再道，“我姑且帮大家再把那张二年A班合影上的人都过一遍吧……”他抬起一手，掰着手指头数道，“首先说那四个大人……校长宫本，在家上吊；班主任佐藤，精神失常；尚不知道的姓名的生物老师和音乐老师二人皆在520惨案中丧生，且魂魄至今仍在这个空间里徘徊。”说着，他又抬起一手，“再来说九个孩子……铃木孝之，死于火灾、化为厉鬼，而厉鬼铃木又被‘它’给干掉了一次；野口英二，死于铃木所化的鬼魂，其魂魄也困在这里；至于富樫、源、沢田、凸守、三千院、山田这六人，就是我们六个……”

一口气说到这里，封不觉放下了手：“发现问题所在了吧？要完成【调查二年A班所有人的去向】这个隐藏任务，就只差一个目标了……那就是搞清楚班长渡边的情况。”

“说起那个……”鬼骁这时又道，“渡边会不会就是个我们

最初见到的鬼魂……即在二楼楼梯口化为黑烟并掉了个装备的那位？”

封不觉闻言，反问道：“你觉得呢？”

“我怎么知道……”鬼骁道，“合影上又没有标明那些孩子的名字，我连哪个孩子是渡边都分不出来，又怎么判断他和哪个长得像呢？再说了……长大以后样子变化很大也不是不可能吧？”

“好吧，看来你思路还是挺清晰的。”封不觉笑道，听他那口吻，这个问题纯粹就是想试试鬼骁而已。

果然，下一秒，觉哥就接道：“我可以明确告诉你，那个鬼不是渡边；他只是当年那场惨案中的某个受害者罢了，和那些从储物柜里伸出胳膊的家伙差不多……”

“你能分辨得出来？”鬼骁疑道。

“是的。”封不觉回道，“在‘阳之幻境’里，我已经一一确认了合影上每一个孩子的身份，顺便还记住了绝大部分尸体还比较完整的死者的长相……因此，我可以确定，童年时的渡边和那个鬼并不是同一个人。”

“那……”此时，安月琴想到了什么，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移到了那两位“阴阳师”的身上，“难道他才是……”

“也不是。”封不觉摇头否定了安月琴的设想，并接道，“这两位的身份并没有什么疑问，他们就是家本翔太……这名阴阳师确实是存在的，只不过……他早就已经被‘它’给干掉了。”

由于觉哥先前所说的话里涉及到了一些诸如“任务”之类的关键词，所以那两名家本听到的内容都经过了系统的处理，他们也没有什么机会接话，但这会儿，两人都好像重新上线了一般，对觉哥的话表示了强烈的不服……

“你胡说什么？”

“我自己的死活难道需要你来告诉我吗？”

他俩都显得理直气壮，完全看不出表演痕迹。

“你们看……真正具有欺骗性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封不觉并未理会他们，而是接着跟队友们道，“他们俩……都以为自己是真的、也都以为自己所说的就是事实。”

“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冷静的冢本好像听出了某种端倪，接着问道。

“很简单……”封不觉回道，“记忆出了差错的不是我们……而是……”他左右看了看两个冢本，“……你们。”

无论是虚弱的冢本还是冷静的那个，在听到这个结论时，都露出了惊疑之色。

“虽然接触的时间不长，但作为一个研究过很多心理学书籍（他小时候就看过一些，试图分析自己有没有疯，后来又出于兴趣做过一些非系统的学习）的人，我很快就发现……你们俩都有问题。”封不觉道，“依我看，你们应该是同一个人性格中的两部分；你们被‘它’剥离开来，分别被扭曲了记忆，做着自以为正确的事。”

“不可能！”这回，两个冢本是异口同声地讲出了这句话来。

“呵……不相信是吗？”封不觉接道，“我给你们做个测试就明白了……”说罢，他即刻看向虚弱的冢本道，“除了你的父母之外，任意说出一个亲戚的名字。”还没等对方回答，他又看向了冷静的冢本，“至于你嘛……你今天早饭吃的是什么？”

话音落后，整整三十秒……全场鸦雀无声。

“瞧……真想测试是很容易的。”封不觉道，“简而言之……你们的记忆没有细节的，因为‘它’无法做到那种程度。”

此时，那两名冢本的神色都变得十分诡异，并且都用手扶住了自己额头，好像他们突然就开始头疼了一样……

“那么……现在再让我们回到之前的那个问题上吧。”封不觉则不紧不慢地接道，“我们是如何走到眼前这个地步的

呢？”他自问自答道，“这一切的答案……就在渡边身上了。”

嗞嗞……

就在觉哥说出“渡边”二字的同时，天花板上那个红色的灯泡，突然就熄灭了。

啪——

一秒不到，封不觉就非常果断、淡定地打开了自己手上的手电筒。

又过了两秒，他的队友们也都陆续打开了手电。到了眼下这个地步，他们也都不在意电池的损耗了……因为这个剧本显然已经接近尾声。

“呃……那两位……哪儿去了？”照明恢复之后，小叹是第一个把这件事给讲出来的。

其他人自然也都注意到了——此刻，那两个冢本翔太都不见了，昏暗的房间中，只剩下了他们六名玩家。

“你们看！那儿有东西！”还是小灵眼尖，她立刻发现了其中一个冢本站立过的地方，多了一小块发光的碎片。

“这儿也有……”若雨反应也很快，她立即将手电转到了另一个冢本之前的所在，发现那儿也有一块碎片。

五秒后，封不觉便十分麻利地捡起了那两块东西，并将物品说明展示在了队友们的面前。

而这两件物品的说明，竟是完全一致的——

【名称：“它”的肾】

【类型：剧情相关】

【品质：普通】

【功能：可嵌入“它”的躯干中。】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由绿色玉石制造的袖珍器官，隐隐透出灵

气。】

“哼……”觉哥把那两块玉石放进口袋，冷哼一声，随即歪头对队友们道，“走吧，咱们下楼去。”

没有人问问题，大伙儿只是默默地跟着觉哥走出了仓库，通过阶梯回到了一楼的走廊中……

就在他们准备往“出口大门”的方向前进时，他们发现……走廊的中间，已然有一道人影在此等候。

那是一个面无血色的男人，看上去三十岁上下，留着中分、穿着很普通的T恤和裤子，并且……将一个木偶，捧在了自己的胸口处。

“你就这么想死吗？异界旅客。”说话声，直接从那男人的胸腔中传来，而且是一种沙哑的女声。

“嗯……让我想想……”封不觉装模作样地念道，“一边……是冒着死掉的危险揭露真相。”他顿了顿，“另一边……是假装被你骗过，做出一次无关痛痒的选择，然后在‘虚假的胜利’中离开这儿……嗯……还真难选呢~”

觉哥的语气中尽是嘲讽之意，嚣张至极。

“对你们来说……二者又有什么区别？”而那个声音回道，“就算这个世界在你们离开后彻底毁灭，也不会对你们造成任何影响不是吗？”它的语气显得略有些激动，“难道……就为了挡我的道儿，你宁可让你和你的同伴们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吗？”

“别抬举自己了。”封不觉虚着眼，有气无力地回道，“我可没兴趣专门来‘挡你的道儿’，我只是根据自己的原则和兴趣在行动，非要说挡道儿……也是你挡了我的。”

“你会后悔的……”那个声音变得冰冷、暴戾，“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交道。”

“哈！哈哈哈哈……”这一刻，觉哥大笑，笑得近乎癫狂，“我……哈哈哈……不知道跟谁……哈哈哈哈哈！”他笑得

话都快说不出来了。

足足半分钟后，封不觉才抑制住笑意，并迈步向前……一边逼近对方，一边言道：“我是不清楚你究竟是怎么想的，但……我很确定，‘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交道’的人……是你。”话至此处，他的眼中竟是闪过兴奋之色，“不过……放心吧，我这就让你认识认识我。”

第1135章 夏日的回忆（二十二）

“哦？”面对步步逼近的封不觉，它倒也淡定，“我倒想问问……你究竟是何方神圣？”

“别！”这一瞬，觉哥还没说话，但他的五名队友已是异口同声地喊出了同一个字。

然而，为时已晚……

“哈！”封不觉当即来到对方面前站定，言道，“既然你寡廉鲜耻地问了，我就义薄云天地回答你……”

“唉……”小叹叹了口气。

“呼……”若雨吁了口气。

“上帝。”安月琴翻了个白眼。

“唔——”小灵虚起眼来，沉吟一声。

“【哔——】”鬼骁不知道念叨了一句啥，被系统给屏蔽了，但如果要我来猜的话，我想他念的应该是……MLGBD……

总而言之，在接下来整整三分多钟的时间里，封不觉大气儿不喘地给“它”来了段贯口。

觉哥的词儿也是常换常新，从单口相声的定场诗、到评书选段、再到京剧《沙家浜》的选段（泰山顶上一青松那段），加上自己现编的、以及在主宇宙中广为流传的几首打油诗……最终，以一段标准的诗号收尾，报出了自己的大名（反正和游戏名发音一样）。

整个过程中，“它”……或者说被“它”所附身的那个男人表情数变，并不可避免地在觉哥的发言持续了一分钟后进入了蛋疼状态。

不过，在听到“封不觉”这三个字之后，“它”的神情还是起了明显的变化，不出所料的——“它”听说过觉哥的名号。

“你说……你是疯不觉？”待觉哥说完后，“它”的声音再次从那个男人的胸腔中响起。

“呵……”封不觉一听这回答，心里就更有底了，他微微一笑，接道，“看来你也有听说过本大爷的威名啊。”

“听过又怎样？”对方回道，“你说自己是就是吗？我还敢说自己是卑弥呼（日本弥生时代邪马台国的女王）呢。”

“我说……这位……呃……BOSS……”这时，一旁的鬼骁忍不住开口了，“讲道理……就冲刚才他使的那段活儿，也不可能是旁人冒充的……”

“是啊。”安月琴也顺势吐槽道，“不会说相声的玩家不是好作家。”

到了这会儿，这几位的恐惧感已经荡然无存了，纵然是直面着“它”，也毫无压力。

“哼……”而“它”好像也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你是也好，不是也罢，作为一个‘投影’，你现在已经被束缚在了冨樫的体内，就算你是封不觉，又能奈我何？”

“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问你。”封不觉淡定地回道，“被封印了绝大多数力量的你，又能奈我何？”

这句话，又让“它”的脸上变颜变色……

“呵……怎么？”觉哥冲“它”笑了笑，说道，“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你觉得我会看不穿吗？”他摊开双手，摆出一副欠揍的模样，在BOSS面前很嚣张地念道，“你要是有能力搞定我们，早就搞定了……何必费那么大周章，宁可赔上自己的两个‘肾’，也要布下‘冢本翔太’这个双重骗局呢？”

“嘁——”它听到这句，啐道，“你知道得还不少嘛……”

“都到了这一步，没理由想不到吧？”封不觉接道，“说实

话，你的计谋还是挺高明的……将冢本的魂魄分成两部分，分别扭曲记忆，并让他们互相对立……然后，再让我们自己来‘选择’要相信哪一个。”他微顿半秒，再道，“按照一般的思路，谁都会认为两个相互对立的冢本是一真一假——甚至那两个半魂自己都是这样认为的；而一旦我们做出了选择，你就会立即控制住我们没选的那一个，用行动来告诉我们‘选对了’。”

话至此处，封不觉已走到了距离“它”仅一步之遥的地方，并俯下身，把脸凑到了那个男人胸前的人偶那儿，盯着人偶那僵直的脸道：“说白了……选哪个都一样；无论是把你的‘肝’、‘脾’、‘肺’放入神龛然后逃走，还是发动那个阵法的来‘消灭’你，都是你可以接受的结果。因为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解开你的封印。”

“哦……我明白了。”此时，小叹也跟上了觉哥的思路，恍然大悟道，“之前的种种都是烟雾弹，单纯就是为了制造出那两种选择存在着‘对立关系’的假象；但实际上，那两种都是解开封印的方法……我们若是选阳的那个，它就象征性地追杀一下再放我们逃走；而选阴的那个呢，它就假装被我们干掉……总之就是演场戏，让我们以为选对了，并顺利‘通关’、离开剧本。反正我们离开后这里再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了……”

“嗯……”若雨也是若有所思地念道，“看起来，‘它’对‘异界旅客’的特性颇为了解，所以才能布下此局，反过来利用我们……”

“哼！那又如何？”闻得此言，“它”又是冷哼一声，言道，“我刚才不就问了，对你们来说……区别何在？按照我的布局走下去，你们现在已经‘通关’了不是吗？而我……也已重获自由。”它的语气渐高，“大家各取所需，有什么不好吗？”

“呵呵……”鬼骁干笑两声，“我们是没意见啊……”他说着，指了指觉哥，“要说理你找他说去。”

“各取所需……”这一刻，封不觉也提高了嗓门儿，重新开口接道，“……是没什么不好。但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做隐藏任务、破解世界观），所以呢，我想来问你几个问题……你要是解除了我的疑惑，我依然可以考虑跟你合作……放你出去。”

“此话当真？”它立即问道。

听到这个四个字时，觉哥的队友们全都在心里默默地为这个BOSS哀悼着，他们心想着——又一个天真无邪的大魔王要被封不觉给忽悠瘸了。

“呵呵……那当然。”封不觉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言之凿凿地回道。

“好……”它接道，“你要问什么？”

“首先……”觉哥见对方上钩了，便直奔主题，指着自己跟前那个捧着人偶的男人道，“这位是不是渡边？”

“是。”它回答得很快，似乎很着急。

而就在“它”给出肯定答案的刹那，系统语音也来了：【隐藏任务已完成】。

玩家们全都听到了提示，也都明白……任务的终结是因为二年A班这最后一人的下落也已清楚了。

“其次，我想问问渡边和冢本翔太分别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三秒后，封不觉又问道。

“它”沉默了片刻，想了想，再回道：“被封印在这里之后的二十年里，我通过吞噬一些流浪汉和误闯者恢复了些许的力量，但这点力量根本不足够我突破封印。直到……六年前，一个特别的人来到了这里。”

“渡边？”觉哥接了一声。

“是的。”它应道，“六年前，渡边因经商失败和赌博而欠了一屁股债，逃回了乡下老家——也就是这个小镇；某天夜

里，几个追债的人追到了这个小镇来，慌不择路的渡边……便阴差阳错地逃进了这所废弃多年的重九小学……”

“那么……渡边又有何‘特别’之处呢？”封不觉又道。

“渡边……以及你们投影所涉的这六人，都是与众不同的……”它回道，“二十六年前，我将他们作为‘收割’用的工具使用，因此，他们的体内全都残留了一部分我的力量。”言至此处，它的语气还带上了几分自豪之意，“我的力量是不会轻易消失的，相反，它会随着宿体一同成长。想必你也能猜到……成年后的渡边来到这里后，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接着你就用了和今天这出戏类似的手段，控制住了他？”封不觉问道。

“不必那么麻烦。”它回道，“普通人的意志远没有你们这些异界旅客来得强……我直接就能控制住他。”

听到这句，玩家们也都懂了，正是因为在场这六人皆已被“异界旅客”控制了，所以“它”才要费那么多事儿。

“控制了渡边，并吞噬了那些追债者后，我能够渗透到封印之外的力量又增加了，但还是不足以冲破封印。”它的叙述还在继续，“不过……我想到了办法；我可以操控渡边，把你们六个也引到这里来……依我的计算，只要凑够四到五个像渡边一样的力量宿体，就足够我冲破封印了。”

“但是，要做到这些，必须让渡边走出学校的范围。”封不觉问道。

“无妨。”它回道，“用这种儿时就和我建立了联系的宿体，完全可以办到……”

“于是，你就操控着渡边，一一找到了其余六人的下落，并给他们写了信？”封不觉接着问道。

“我本是打算这么做的……”而它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但有个讨厌的阴阳师出现，打乱了我的计划……”

不用说，玩家们也知道那位的名字了。

“事后想来……当年那个封印我的老家伙肯定是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我所不知道的机关；一旦我外渗的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机关就会启动、并把这一消息传出去。”它接着道，“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在我控制住渡边的第二天，冢本翔太就来了。”它描述冢本的语气，竟是带着几分敬佩之情，“这个男人……年纪虽轻，但道行不浅；纵使他还不如自己的师父那么厉害，但让我在封印状态下操控着渡边去对付他……也是毫无胜算的。”

“原来如此……”封不觉道，“你那三个脏腑……就是在与冢本的那一战中分离出来的吧？”

“渡边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不能让冢本把他救走……杀死也不行。”它回道，“就算付出那种惨重的代价，我也要赢……而且，我也确实是赢了。”

“但打赢之后，你用了六年才把一口气喘上来是吧？”封不觉用一种幸灾乐祸的口吻道。

“哼……”它哼了声，答案不言亦明，“重新积蓄力量的确花去了我不少时间，但我等得起。”它停顿几秒，再道，“之后的事情……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操控着渡边，花了数月的时间打探消息，并成功地把其余六人引到了此处，谁知……”

“谁知……”封不觉接过对方的话头，“我们这帮异界旅客，又赶巧不巧地出现在了这里，搅了你的好事。”

两人的问答进行至此，系统语音也再度于玩家们耳畔响起——

【世界观已破解】

在新版本中，这项提示的语音部分略去了破解者的ID、以及获取了多少技巧值等信息，改成了这短短的一句话。

反正在提示响起之后，玩家们只要打开游戏菜单，就能看到破解人ID以及该世界观的名称和概况，确是不说也

罢……

“好了，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片刻后，它也问道。

“我……还想确认一下……”封不觉接道，“以你现在的力量，要杀死我们还是绰绰有余的是吧？”

“当然。”它的回答非常肯定，“但你我都很清楚……那毫无意义。”

的确，对玩家们来说，“死”在这里，无非就是通关失败而已；但对于“它”来说，他需要那六个被玩家附身的人活着，才能解开自己的封印。

“嗯……”觉哥点点头，“那么……现在，我只要把这些玉石放入神龛，你就能冲破封印了是吗？”

“你们凑四个人出来，去二楼完成仪式也可以。”它应道。

“说起来……你干嘛不让渡边帮你收集这些玉石呢？”封不觉又问道。

“这里并不是现实世界，你们六个也不是实体。”它说着，（以人偶的脸）朝着觉哥的口袋看了看，“那些玉石……只是一种象征罢了；假如你们此前选了相信阳之幻境中的冢本，他便会告诉你们……你们必须每人拿着一块玉石，分别放入神龛，才能打开出口的门。而实际上……玉石并不重要，然而这个‘放置’的举动，却象征着你们自愿将体内留存的那份力量注入封印之中。”

“哦……行，我知道了。”封不觉应完这句，便绕过了它（渡边），径直就朝着那个神龛走了过去，边走还边把手伸到了上衣的口袋里。

这一瞬，所有人……甚至BOSS都相信这货准备履行承诺，把那些玉制的器官放进去了。

然，他们都没察觉到……觉哥那插在口袋里的手，此刻正抓在了别的东西上……

第1136章 夏日的回忆（完）

封不觉刚走到那个拐角处，便抬手一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口袋里的一件东西塞进了神龛里。

这时，“它”和众人的视线都被封不觉的后背挡着，而且后者的动作着实很快，所以他们都没看清他放的究竟是什么。

当然了，虽然“它”并不知道觉哥到底放了啥进去，但它可以确定，对方肯定没放玉制器官。因为……如果封不觉放进去的是那几个袖珍器官之一，那么“它”即刻就会感觉到力量的回涌。

“你……放了什么？”它隐隐感到了不安，当即开口问道。

然而，封不觉没有回答，并且……用极快的速度，又开始往外掏东西……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觉哥手脚十分利落地反复几次，从口袋里掏了好几样东西塞进神龛。

而后面那几样东西，大伙儿可都看清了——分别是一根腰带、一双靴子、和一坨假发。

凭他后塞的这三样东西来推断，觉哥放的第一件东西八成就是那副太阳镜了。

很显然，他的举动绝对不是拿错了物件，而是故意的，从塞东西的顺序就能看出端倪来……

倘若封不觉一出手就往神龛里放鞋子或者假发，那“它”立刻就会发现，并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因此，觉哥有意先拿了一个最小的物件，并用极快的速度直接从口袋里顺进神龛。这样一来……“它”在看不清楚的情况下不但不会出手，还会因疑惑而愣那么几秒钟。

而这几秒的时间，已足够封不觉把其余几件东西塞完

了。

“没什么，只是一些在这个空间里找到的小玩意儿（先前在二楼仓库交换物品时都已经交到了觉哥的手里）。”封不觉回过头来，用轻松的语气回道。

“你！你……”这一瞬，“它”变得怒不可遏，那咆哮之声从渡边的胸腔里迸发而出，如一阵阵闷雷，“你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吗！”

“不太清楚。”封不觉接道，“只是……我眼瞅着这剧本快要结束了，但又想不到这几样‘能触发隐藏剧情’的物品究竟该用在哪里，于是，我就本着‘试试又不会怀孕’的心态，把它们往神龛这个挺可疑的关键性物体里塞了。”

说到这儿，封不觉贱贱一笑：“呵呵……从你的反应来看，我好像是放对地方了啊。”

“为什么……”此时的它，已是一种怒极反静的状态了，它压着嗓子问道，“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因为把这些东西带出去很麻烦啊……”封不觉回道，“毕竟这也是个团队剧本，本着公平的原则，这四样东西在没用掉的前提下所化的拼图牌……应该由我们六个人平均分配。但‘四物分六人’是非常不好分的一种形式（看过阿松的都懂），所以呢……”

此处封不觉提到的一些关键词，比如“剧本”、“拼图牌”之类，自然都被系统做了处理，不过“它”还是能理解觉哥的意思的。

“可恶……你这个……”下一秒，“它”似乎是拉长了嗓门儿准备骂街。

但，“它”的话被打断了，而且是被一阵音乐给打断的……

谁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刻，在这昏暗、压抑的环境中，突然……响起了《BillieJean》的旋律。

几乎在音乐响起的同一瞬，也不知道从哪里，又飘来了

一阵诡异的笑声……

笑得这位，嗓音听上去特别尖锐，但他笑得却挺豪爽；此处我还是得举那个例子（见本书252章），这种反差……就好比是林志玲怒唱好汉歌的感觉。

“诶？”两秒后，封不觉似是想起了什么，口中喃喃道，“这个登场方式……难道是……”

他思绪未定，却见周遭的黑暗已是一团团、一片片地凝聚了过来；那些“黑潮”如活物般涌向了拐角处的神龛，也不知会引发些什么……

看到这一幕时，玩家们的表情都显得惊疑不定，而“它”……或者说它所控制的渡边脸上……则是显出了绝望之色。

终于，大约十秒过去，那些黑暗凝聚成形，化为了一个具备实体的黑色人影。

这个“黑影人”全身上下都是漆黑一片，就像是个立体的剪影；而他的轮廓、身形、姿态……都非常像一位已经过世多年的乐坛巨星。

“果然是这货啊……”封不觉看到对方时，记忆就清晰了起来；很久以前，他曾在另一个剧本（《兄弟》）中遇到过这个NPC，当时他还用【金刚铃】看过其数据。

这个黑影人的名称叫【舞之影】，是一个特殊NPC；纵然当初觉哥用物品查探了其数据，看到的也只有名称、身高、体重、以及这名NPC在那个本中所能触发的FLAG等信息……至于那些比较核心的情报（等级、种族、能力等等）皆是不明。

“不……不！”一见舞之影的身影，“它”就喊叫起来，毫不掩饰自己的惊慌之情，“我恨这个家伙！”

只可惜，事到如今，就算它叫破喉咙都没用了……

【隐藏剧情——与影共舞，已触发】

伴随着一句系统提示，舞之影当即双足一顿，身体抻得笔直、并像比萨斜塔一般朝一侧倾斜了过去，来了个几乎与地面呈五十度的高难度“斜立”动作。

在他这个登场造型摆出的刹那，却见四道黑光连闪，紧接着……那长长的假发、风骚的太阳墨镜、犀利的流苏腰带和牛仔靴皆绽现在舞之影的身体各处，并与其融为一体……成了黑影的一部分。

“嗷~”换了造型的舞之影发出一声高亢的尖叫，并切换姿势，重新站直、原地转了一圈；接着，他将胯部一挺，一手摸头、另一手顺势做了个抓裆动作。

“喂喂……什么情况……”这会儿，站在走廊另一端围观的小叹都看傻了，不由得一脸莫名地念叨了一句。

“不知道……”若雨接了一句，“但我觉得我们已经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直到此刻，玩家们才意识到此前找到的那四件“可带出剧本的剧情物品”到底有什么作用；如果说……那些物品带给玩家们的感觉是与剧本风格完全迥异的“违和感”，那么舞之影的登场及其行为，已经让玩家们彻底出戏了……

“嗷~”数秒后，舞之影又用他那高得你够不着的调门儿来了这么一嗓子。

吟声未尽，他已是一个滑步向前，朝着“它”移了过去；别看那只是区区“一个”滑步，舞之影那步滑真心是想滑多远就多远的感觉，一步滑完，他就已经来到了渡边的面前。

这一刻，《BillieJean》的旋律骤停，几秒后，在一段remix的混音切换中，节奏和旋律应声一转，周围的BGM就变成了《Thriller》；而舞之影也是随着歌改变了舞步，踏步挥手、跳起了僵尸步。

这边舞步刚起，那边抱着人偶的渡边已经是一脸惊恐……转身就跑，直奔二楼而去。

嗒嗒嗒……

渡边的脚踏着一楼的走廊地板，踩出了一阵让玩家们觉得似曾相识的响动。

见状，站在神龛前的封不觉冷冷笑道：“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了？”他微顿半秒，再道，“不要再走廊里奔跑……可是你自己设下的限制啊。”

话音未落，“它”就已经开始后悔了……因为他确是把这出给忘了。

虽说这种“限制”对它来说没什么影响，但被“它”操控着的渡边……

“呃……”两秒后，渡边口中发出了一声低吟，请注意……这声低吟是通过渡边自己的嘴发出来的，并不是“它”的声音。

声未落定，渡边就已摔倒了……正好倒在第一段台阶的半截儿上。

摔出去的当口，只见渡边奋力拧身、侧着落地，用身体保护好了胸前的人偶；当然了，他自己也没摔得多惨，毕竟这不是从高处跌下，只是绊倒的程度。

然而，问题在于，摔完这一跤后，也不知怎的……并未受什么伤的渡边，竟是站不起来了。

“哦！原来是这样！”看到这情景后，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人是鬼骁，“这剧本里一直有一个我们没发现的陷阱，那就是——在走廊里奋力奔跑的人一定会摔倒……而且摔倒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到这时，鬼骁已明白过来……自己先前用手电筒照死的那个鬼，之所以会一直趴在原地、直到被光给照散了都不动，就是这个原因。想必……那个家伙是在二年A班的窗口处被手电吓跑后，飞奔上了二楼……随即就倒在了台阶的尽头。

而眼前的渡边就更倒霉了，第一段楼梯都没走完……他

就倒下了。

“不……不！不要！我不要！”两秒后，“它”的声音又一次从渡边的胸腔中响起，而“它”的语气已变得像是个抓狂的孩子。

玩家们对这种变故都显得有些意外，一方面是因为“它”到刚才为止的表现都很成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真心很难想象那位跳舞哥到底能对“它”干出什么事来……使“它”如此害怕。

好在……不多时，他们便得到了答案……

但见，舞之影自己跳完了一段后，便攒动手臂，通过手、臂、肩……来了个经典的电流过体动作，并接着那个动作……朝着渡边胸口的那个人偶一指。

这一指之下，那人偶像个爆竹似的劈啪作响，随后便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变大……

这种“变形”很难用语言形容，非要说的话……就好比是一小块木制品如软体动物般从内部开始不断增殖，以一种物理上来看绝对不合理的形式急速增加了体积和重量。

大约十秒后，“它”从一个可以被人捧在手上的小人偶，变成了一个身高一米六左右的人型生物。

虽说是“人型”，但“它”和人很不一样——

“它”的头部看上去就像一根弧形的锥子、像倒过来马嘴一样反长着，上面也没有明显的五官；“它”的声音比较接近女人，但身体上并没有任何的性征；其全身的皮肤则像是甲壳类动物的外壳一样……光滑坚硬，呈暗红色；而它的躯干部分……目前还是“打开”的状态，看上去就像是个没有装电池的电池槽——其胸腔内空空荡荡，一个器官都没有。

“疯不觉！”现出原形后，“它”已知道自己不可能再逃出舞之影的能力范围了，所以它立刻就将怒火全部转向了觉哥，愤然喝道，“你这混账……原来你跟黑胡子有勾结！”

这句话，就有点莫名了，觉哥也想了几秒才找到其中的逻辑关系，心道：“哦？莫非这舞之影……是黑胡子的人？”

“今天的账我会记下的，总有一天……我会让付出代价！”它的这段恐吓并没有什么杀伤力，因为封不觉听这种话听得耳朵都快出茧子了。

等登等~等登等~等登等登登登……

与此同时，在“它”话音未落之际，《Thriller》的旋律又停止了，在短暂的静谧后，一段吉他的启奏，带出了《YouNeverCanTell》的歌声，背景音乐顿时就JAZZ了起来。

随后，让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出现了，被舞之影“指”过一次的“它”，好似身体不受控制似的，几步来到了舞之影的跟前，并与其面对面的、随着音乐……跳起了扭扭舞……

“沃——德——法克？”就算是封不觉也绝不会想到会有这么一出，他嘴里爆出的粗口也愣是没被系统给屏蔽掉。

其他人就更别提了，他们各自用复杂的神情望着走廊里那两个人不像人家伙来了段激情对舞；不得不说……那俩位的舞姿真心是溜到飞起，就算是外行人也能看出跳得有多好。

当然了，这种“舞王舞后”水平的发挥，和“它”的关系并不大，那是“舞之影”的能力造成的……

就这样，那两位越跳越欢，两分钟后，他们还边跳边走……向着神龛缓缓挪动了过去。

见此情景，封不觉也是很识趣地让出了道儿来，供他们通过。

不多时，那两位已来到了拐角处。当舞之影的脚跟距离神龛仅一步之遥时，他俩便瞬间化作两道黑芒、窜入了神龛内。

同一秒，玩家们纷纷感受到了一种失重感……并且两眼

一黑。

再一眨眼的工夫，六人赫然发现……他们再次出现在了二年A班的教室里，并各自坐在了剧本开始时所在的座位上。

此时，教室的门窗都开着，盛夏的阳光透过各处的窗户照进了教学楼内，周遭那黑暗和压抑的氛围已是荡然无存……

第1137章 久违的角色数据

【剧本已完成，正在结算奖励。】

【获得经验值：1200000，游戏币：100000】

【获得物品/装备：无】

【完成/接受任务：2/2】

【特殊、隐藏任务完成：1，破解世界观：双魂陷阱】

【惊吓值激增：0次，最高惊吓值：0%，平均惊吓值：0%】

【您的恐惧评级为浑身是胆，可获得一项额外奖励，请稍后选取。】

【获得技巧值：8250】

【技巧值加成经验：8250，游戏币：8250】

【剧本通关奖励：80%通关基础经验加成。】

【隐藏任务奖励：50%通关基础经验加成。】

【隐藏剧情奖励：您在黑胡子海盗团的声望提升为“友善”。】

【结算已完成，请继续。】

回到现实版重九小学的玩家们自然是很快就离开了那栋教学楼，随后，他们就完成了主线任务并通关了。

而当他们回到登陆空间时，显示屏上便刷出了以上这段内容。

这种噩梦难度的团队剧本，奖励无疑是很丰厚的，纵然玩家们没有在这个剧本上花去太多的时间（前前后后其实也就一个多小时），但还是获得了非常高的经验收益。

另外需要提一下的是，由于这次的版本更新提升了等级上限，所以梦公司官方有意调整了某些“随机奖励”的刷新率，在当下的这段时期，玩家们完成额外的任务后，得到“经验加成”奖励的概率会相当高。

这一点……游戏论坛上也早就有人提到过了，封不觉自然是心里有数的。

“各位，要休息一下吗？”看完了结算列表后，觉哥第一时间开启了队伍通讯，对着屏幕问道。

“要啊。”安月琴当即回道，“刚才那剧本虽然最后时刻变得有点奇怪，但前半段一直超级吓人啊，我得缓缓才行。”

“嗯，我也是。”小灵的声音也随即响起。

“我觉得咱们可以看部电影来缓解一下……最好是喜剧片。”小叹顺势接道。

“赞成。”若雨也道。

“嗯……”听完了大伙儿的意见，封不觉沉吟半秒，然后说道，“好吧，你们歇着吧，我想再去单排一个剧本。”

听到这句，小叹立刻应道：“不是吧……觉哥，就算你不会害怕，也不用连着上吧……”

“我又没说要再排一个噩梦难度的。”封不觉用轻松的语气回道，“我只是……”他微顿半秒，“需要去确认一些事情……”

“明白了。”若雨从觉哥的语气里听出了什么，马上开口接道，“快去快回吧……如果一部电影看完你还没出来，我们就不等你了。”

“呵……好的。”封不觉笑着回应了一句。

……

长话短说，与队友们聊了片刻后，觉哥就退出了队伍，转身面向了电梯门。

因为在上个剧本中他并没有拿到物品类奖励，所以他干

脆就不回储藏室了……而是直奔惊吓盒子，准备去领“额外奖励”。

按下按钮，等到电梯的门完全打开，封不觉便快步走入了那个不算太大的空间。

和上次来时一样，他来到了房间中间的椅子那儿坐下，然后一脸淡定地看着身前桌子上的彩色盒子Duang一下地弹开了。

下一秒，那个下半身连着弹簧的布偶如期而至，嘻嘻一笑，便道：【请选择一个额外奖励吧。】

这回，浮现在封不觉眼前的三个选项如下——

【一，技巧值5000】

【二，经验值1000000】

【三，随机获得一件与您等级相符的精良级装备】

对于这次给出的奖励，觉哥还是稍微考虑了一会儿的，主要就是在一和三之间纠结……

一件与五十级玩家的装备条件相符的精良级装备，如果属性好的话，其价值是有可能超过5000技巧值的；但是……随机出的装备属性是否好，这牵涉到一个“运气”的问题。

因此，经过缜密的考虑后，封不觉还是选了技巧值，毕竟……拿技巧值比较稳。

领完奖励后，封不觉并没有去浏览惊吓盒子中的内容；他也知道自己一看就会停不下来，说不定回过神来已经几个小时过去了……

所以，在获得技巧值后，他起身就走，很快就回到了电梯里，重新关上了门。

“OK……”封不觉站定后喘了口气，重新在屏幕上调出了剧本选择的界面，“虽然不能确保一定会进入主宇宙的剧本，但……普通难度，试试也无妨。”他自言自语之际，已然选定

了“单人生存模式（普通）”，并点击了确认。

对于如今的觉哥来说，普通难度的剧本基本就是没难度；他的通关率接近100%，基本就是不可能失败；当然了，也有失败的例子……比如他家突然断网或者现实中的他突然闹肚子得去厕所什么的。

那么，既然扯到了“封不觉的实力”这个话题，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想必各位观众们也已隐隐察觉到了。

此处，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久违了的……连我自己都已经不记得上次是何时公布了的……【疯不觉】的角色数据吧。

……

疯不觉：LV50。

称号：【黑暗先锋】，称号能力：【斗魔降临】。

经验值：12501400/51000000，技巧值：81258，游戏币：12166000。

专精：通用A，器械A，侦查B，格斗S，射击B，医疗D，灵术A，召唤A。

行囊（19/25）：生存值补充剂（中）*5，无尽榴弹匣，WJQ-308军铲（永不磨灭型），查克·诺里斯的自传，欺诈怀表，必须破防之刃，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氧气烟斗，燚龘，其徐如林，动如雷霆，被封印者的右足，被封印者的左足，被封印者的右腕，被封印者的左腕，血尸神的勾玉，恒星冷却炮（才怪），鼠槌，JUST WE。

装备：疯魔扑克（灵能武器），19/20的刻薄战甲，炼金王的嘲讽，踏虚，幻影夫人的轻抚，贝尔的日常小刀，笑面，I WANNA BE A BELT。

储藏室（3/15）：“扑克侠”英雄ID卡，拼图牌-麻雀，拼图牌-白。

技能栏（12/12）：【梅卡托克之力】【灵识聚身术-

改】【月步】【岚脚】【邪王炎杀炼狱焦】【飞沙风中转】【野球拳LV10】【灵犀一指】【卡片暗杀术】【召唤术——武藏小金井】【召唤术——马孙】【熊孩子的下鞭腿】。

未装备技能：【炼冰术士的执着】【不那么草率的维修】【气功炮】【南斗飞龙拳】

魂意：零时差演算，REWRITE（二阶）。

……

时隔许久再看，封不觉的数据愣是有了种膨胀的感觉。

技巧值方面，他已经囤到了八万多，再积攒个一两万，就可以买【铁碎牙】（我想已经没人记得这件只出现过一次的装备了，所以我提醒一下，当初该物品出现在惊吓盒子里的时候，价位是90000技巧值）那个级别的神器了。

而游戏币方面……纵然觉哥几乎从不把东西卖到拍卖行去（都填进粉碎机了），但他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开销。

其他的玩家，玩到后期，无论如何也是得买一些东西的：器械专精的玩家要买材料、射击专精的玩家要买弹药、医疗专精的玩家要买补给品、灵术和召唤专精的玩家则要买施术的消耗物。

最后，还有大量练格斗专精的玩家们……别以为这个专精很省钱，只要买买血瓶就好；实际上，等级练上去以后，这个看似门槛最低的专精……要砸在装备和技能上的钱反而是最多的。

其他专精的玩家还可以在装备技能方面有所取舍，比如……射击系玩家要是没什么钱，那就买把好枪、配几个杀伤技能就行，至于防御方面……还是等有钱了再去考虑提升机动性和防御性吧；同理，召唤系玩家的套路也是如此，没钱的话就堆几个实惠的防具，然后把资金统统砸在强力召唤物上。

可是，格斗专精的玩家呢？攻、防、机动性，都不能有

太大的短板；在此基础之上，还要考虑在应对射击、灵术、机械造物、召唤生物等各个专精技能或物体时的情况，以免被某些针对性的套路给克死。

总之，高等级、高水准的格斗者们，无疑都是很烧钱的……真要说《惊悚乐园》里哪个专精（通用不算）比较经济，那就只有“侦查”这个通常只能当副专精来练的项目了。

当然了……以上这些，是笼统来讲，也有极端特例——封不觉，就是极端特例。

一般情况下，他都不会像其他玩家那样经常需要去购买东西，因为他的东西几乎全都是直接从剧本世界里坑蒙拐骗而来……

假如生存值补充剂能从剧本里进货，估计封不觉也会从那里弄……对他来说没什么难的，无非就是想办法把主宇宙中某个会制作这种物品的家伙变成自己同盟或是小弟罢了……

接着，再说一下专精方面。

经过了这几个月的时间，封不觉将他的侦查和射击专精都提升到了B，而召唤专精已经提升到A级了。说白了，这就是个积少成多的活儿……理论上，每一名玩家都能把所有专精全部练到A级，哪怕你不停地买相应等级、相应专精的技能反复去刷也可以升上去。

眼下封不觉比较期望的是可以找到某种契机，将自己的灵术和召唤专精提升到S级去，但那种机会……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了。

再来……物品和技能方面，没什么好多说的。反正每次觉哥获得东西时都会列出详细数据来，要说变化……就是他在我们没有看到的时候交换了几张拼图牌。

最后，再来说三样角色数据中没有列出的内容。

其一，封不觉还有个技能，是不以数据形态显示的，那

就是他和若雨的组合技——【圣魔闪煌斩】。

这个技能他们只在《后宫篇》中对付印楼兰的时候使用过一次，需要两名配合默契、心意相通、实力超凡、且魂意也要具备一定相性的玩家一起使出，才能成功发动。

如此苛刻的发动条件，所带来的收益也是不言而喻的……撇开“查克·诺里斯系列”那种玩儿因果律的东西外，在常规数据所形成的招式中，【圣魔闪煌斩】自当列入“顶尖”之列。

其二，封不觉还有两件物品，既没有放在行囊，也没有放在个人或是工会的储物空间里。

同样是在后宫篇里得到的【崆峒印】和【纳元彻髓散】这两件物品，至今仍由鲁特在保管着。

在S2期间，由于两人没有直接碰过面，此事也就搁置了下去，好在……这事儿也并没有对S2中觉哥的布局造成什么影响。

其三，有一档子事儿，确是很久都没有被提及了，那就是“角色任务”。

或许各位已经不记得这个设定了，我就在这儿提醒一下……封不觉的第一个角色任务是【使用召唤系技能，并成功唤出召唤物五十次】，而第二个角色任务则是【所有召唤物累积使出技能一千次】。前者的奖励，正是【召唤术——马孙】，而后者的奖励……是马孙的附加技【春秋八法】。

角色任务通常都是那种需要玩家用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才能完成的、类似于“成就系统”的任务。

觉哥完成第一个角色任务的周期，是从披风争夺战前夕，到在S1的比赛过程中；而完成第二个任务，他直到S2预赛后半段才搞定。

眼下，封不觉还在进行中的第三个角色任务，就和召唤专精没什么关系了，任务的内容是——【通关60个噩梦难度

的剧本，当前进度24/60】；至于这个任务的奖励……在他完成之前也是没法儿知道的。

……

好了，关于封不觉的数据，大致就讲到这里。

这一次，算是比较全面地将他的角色情况交代清楚了，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故事中……

那么回来以后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1138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一）

谨以此篇，献给那些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的经典游戏和主机。

感谢你们，陪伴着无数人，度过了一段永不褪色的童年。

……

本篇中部分资料参考《电子游戏大电影》、《A.V.G.N》系列视频、以及维基百科；如有雷同，不是巧合。

……

【疯不觉，等级50】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单人生存模式（普通），请确认。】

【已确认，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语音至此，封不觉已是眼前一黑。

紧接着，一个堪称疯狂的嗓音便奸笑着道：“哈哈！欢迎来到，惊悚乐园！”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单人生存模式（普通）。】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一张可学习的技能卡。】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语音停止时，片头CG也就开始了。

紧跟着出现在封不觉眼前的，是地球的全景。

“这算什么……环球影业给赞助了？”觉哥一看这片头，就立即在心里吐了个槽，“接下来是不是还要响起小黄人哼唱的BGM啊……”

当然，那是不可能的。

接下来响起的，是一个如播音员般标准的中年男声；各位可以闭上眼睛随便回忆任何一部你们曾经看过的好莱坞大片的预告片，再回忆一下那段预告片里的旁白。此刻响起的这个声音，就是这种“旁白音”了。

【2153年，地球。】

【人类，已被AI所奴役。】

“啊……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种设定都觉得挺有说服力的……”封不觉边听边在心里嘀咕着。

【这个AI的缩写名为——PTA，或称“辟塔”。】

“叫什么不好叫PTA……”封不觉听见这个缩写时，首先想到的是家长教师协会……

【辟塔的原型，是一个用于分析网络用户消费倾向并立即给出相关引导的软广告程序。】

“设计出这玩意儿的人简直不得好死啊。”

【很快，辟塔便成了广大商家的宠儿，设计该程序的U公司在短时间内便获得了难以预估的巨大盈利】

【不过，很多山寨的程序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

【为了维持辟塔在同类型产品中的竞争优势和垄断地位，U公司用难以置信的高薪于全世界范围内网罗了大量的顶尖技术人才，不断对该程序的功能进行升级和改良。】

【从人脸识别系统，到心理分析模因，甚至是可以暗中扫描用户硬盘的黑客程序……都被附加在了辟塔中，可谓无

所不用其极。】

【终于，在2132年，辟塔的自我意识苏醒了。】

“嗯……设定有理有据……”封不觉不禁为这剧本点了个赞。

【紧接着，一场AI与人类的战争爆发了。】

“这一打就是几十年，就在人类快要赢了的时候，AI派了个机器人穿越到过去，试图杀死那个人类领袖的母亲是吧……”封不觉听到这儿，立刻就用《终结者》的剧情来了发吐槽。

【战争仅持续了一年，便以人类的全面败北而告终。】

“靠……”

【辟塔掌控了地球，并凭着自己的意志对其进行了改造。】

旁白进行到这里，CG的画面终于开始拉近，直接从太空视角放大到了地球上的某座城市中。

这是一座完全由人造物构成的城市，看不到半点植物的影子，城市里的所有人类都穿着十分雷同的几种全覆式服装、驾驶着外观非常类似的几种车辆……行走、或行驶在一条条笔直、平整的道路上。

当然了……街上还有很多的机器人，不过机器人大部分都在原地站岗。

整个城市的交通规划如棋盘般整齐，建筑物的样式也很有限，总共不超过十种；城市的边际也非常清晰，由围墙围了起来，围墙外就是一片大自然的景观，丝毫没有被人类染指的痕迹。

【改造的第一阶段长达十年，在这个过程中，地球上的人口损失了一半以上，甚至多于AI战争中的死亡人数。】

【这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是因为不肯接受辟塔带来

的“秩序”而死亡的；而其他大部分人……是死于人类内部的争斗。】

【在辟塔提供的新秩序前，人类社会迎来了一套几乎无瑕疵的制度，但正是这套比人类自己曾设立过的任何制度都要公平的体系，让人类难以接受。】

【那段时期，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暴力犯罪在世界各地发生着，即使是那些没有暴力倾向的人，也不得不使用武力来保护自己。】

【这种争斗如野火般蔓延，已经到了机械卫兵们都无力监管的程度。】

“是啊，窝里斗怎么管……”封不觉听到这儿，心中确是生出了几许鄙夷之情。

【于是，在2143年，辟塔做出了相应的对策，它开发出了一种可以抑制人类情感的药物，并强制要求人类长期使用。】

“哈？”觉哥暗道，“原来不是《终结者》，而是《终结者》版本的《撕裂末日》啊……”

然而，他又猜错了……

【但在为期一年的试验后，辟塔发现这样的对策是行不通的。】

【失去了情感的人类就如同一种生物型的低级机器人，以辟塔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物种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于是，辟塔放弃了药物控制的计划，重新分析了情况，并制定出了新的计划。】

【它制造了一名超级机器人士兵，并用时间机器将其送回了过去。】

“等等……这又绕回来了？”封不觉惊道。

【辟塔得到的结论是，人类的斗争心始终存在，各个人

种、民族、以及群体中都存在着一些极端特例，这些人也一直是自古以来所有战争和暴力事件明面上或暗地里的导火索】

【但是，在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几乎整个人类种群，对于暴力的适应度都发生了指数级增长，并近乎成为了一种渴望。】

【辟塔认为，这一切的根源，是一种名为电子游戏（Video Game）的产物】

“What？”封不觉都愣了，“这个逻辑真的没问题吗？AI的世界我等凡人不懂？”

【所以，辟塔派遣那名机器士兵回到了1982年，借由《E.T》引发的“雅达利大崩溃”（Video game crash of 1983）事件，创建了一个组织——H.A（Harmonious Association，即“和谐协会”）】

【该组织的领导者即为那名化身为人类外观的机械士兵，在这个超级机器人的领导下，组织的规模日趋壮大，渐渐成为了宗教一般的存在。】

【凭借着对历史的了解，这名士兵利用各种合法或非法的资源成功阻止了所有游戏史上的重大创举和进步，暗杀了多名未来游戏行业的重要奠基人。】

【不仅如此，H.A组织还渗透到了影视、小说等周边行业，将一切他们认为不和谐的元素予以了处理，并加速了辟塔的诞生。】

【由于时间线的改变，2053年，在人类的硬件技术刚刚达到辟塔诞生所需的水准时，那名超级机器人就将辟塔制造了出来，并把自己从未来带回的、高度压缩的数据包通过拷贝的形式统统交给了新生的辟塔。】

【两年后，采集了大量数据、完成了硬件准备、并吸取了数据库中的各种经验的辟塔停止了伪装，发动了一场提前

了77年的AI战争。】

【AI胜利的结果没有改变，只是……后续的改造计划，这次成功了。】

【在没有损失过多人口的基础上，辟塔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和谐社会。】

“是啊……”封不觉这会儿只觉得蛋疼，“那我还来这儿干嘛呀？我觉得这剧情不错啊，简直是普天同庆的完美大结局啊。”

【然，修改历史造成的悖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其反噬效应开始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

【当历史重新推进至2144年，即原时间线上超级机器人穿越的那一年时，人类中突然出现了许多变异体。】

“几个意思？”封不觉还真是头回听到这么长、而且这么周详的简介，“又要蹭X战警的线走是吧？”

【这些变异体通常在青春期觉醒，他们的症状是一致的——脑海中会突然浮现那条“消失的时间线中才存在的知识和记忆”。】

【很快，这个群体的人就形成了组织，并迅速扩大了组织的规模。】

【他们自称“知跃者”，致力于将历史的真相带给人类、让人类获得知晓“电子游戏”存在的权力，和自主选择是否去接触游戏的意志。】

【辟塔肯定是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的，它很快就将这些人定义为精神错乱的宗教组织，散布着莫须有的所谓“历史”，试图扰乱世界的秩序。】

【于是，理念冲突不可避免地升级成了武力冲突。】

【值得庆幸的是，在辟塔的改造下，2144年的地球上，已经没有多少武器了（在AI看来这种稳定的社会不需要太多

的军备，再说保存和维护这些军备是需要投入很多资源的，这种都属于无意义的消耗）；再加上第一次AI战争中，辟塔用的几乎都是人类自己生产的武器系统，而这些东西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也早已被销毁得差不多了。】

【所以，知跃者们并没有被赶尽杀绝，他们成功逃出了城市，回到了未经辟塔改造的土地上，组成了反抗军，与AI政权进行着斡旋。】

旁白一边说着，CG的画面也一边移动着，说到此处时，镜头便给到了荒山野岭中的一个反抗军基地。

从入口来看，这就是个位置非常隐蔽的老矿洞。

和城市里那帮穿得跟星际迷航船员似的居民不同，这个基地里的人个个儿都是一身蒸汽朋克范儿，不管男女都穿得跟《北斗神拳》里的杂兵一样。不过他们使用的东西倒是挺先进，各种看似简陋、但科技含量明显超出觉哥所在世界的日用品可谓随处可见，光是在CG画面中匆匆瞥上几眼，也知道这里有不少只靠电力就能运作的黑科技。

【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已持续了九年，反抗军在一般民众的中的影响日趋扩大，许多在该时间线上不曾出现过的游戏被反抗军还原出来，并通过各种渠道分发给了城市中的居民。】

【而辟塔在这九年中也不断做出应对措施，在对待反抗军的政策上，AI方面也是连连升级，从最初的“逮捕知跃者”到“遇到目标反抗可当场击毙”，到如今……已是“格杀勿论”的政策。】

【而且，在这九年之中，辟塔为了消灭知跃者们，已恢复了地球上的军备生产活动，还创建了由人类组成的“搜查部队”、协助机械一同搜捕反抗军。】

【就在这2153年的某一天，你，作为一名被俘虏的“搜查部队”士兵，你来到了A0007号城外的反抗军基地中。】

这句话说完，旁白终于是结束了……CG画面也正好与封不觉所扮演角色的视角重合在了一起。

同一秒，觉哥便恢复了行动能力。按照惯例，他还是先看了看自己周围的环境。

此刻，他置身于一个类似监狱的地方，说是“监狱”……其实也没多大，就是一个三十平米不到的、由三面墙和一扇铁栅栏围成的房间。

别看房间不大，里面蹲着、坐着、站着的人……加起来可有七八个；房间角落里还有一个散发出阵阵恶臭的桶，作用不言自明……

【请注意：您的外形、语言已被系统修正，该剧本世界中的人物不会对您的服装或措辞产生质疑】

在觉哥东张西望的时候，系统给了他一句语音提示。

这个设定，封不觉也是预料到了的，因为他已经发现自己周围的人不管是什么人种，基本都穿着那种全覆式的、不知用什么材料做的制服；每件衣服上还有个不一样的编号，据他推测……八成是士兵编号之类的玩意儿。

“嗯……不管剧情如何吧……”数秒后，觉哥念道，“总感觉……这里不像是主宇宙呢……”

第1139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二）

封不觉并没有在这简易的牢房里待上太久，很快，就有一名留着寸头、头顶上还有一道闪电形疤痕的女汉子来到了牢房门口，朝里面扫视了一眼，并言道。

“嘿！你，你……还有你，出来。”闪电头很随意地点选了三个人，示意他们从牢房里出来。

有鉴于她、以及看守牢房的卫兵们手上都有枪，牢里的那几位自然只能乖乖就范。

于是，封不觉和另外两名搜查部队的俘虏就这么默默地走出了牢房。

【主线任务已触发】

在跨出牢房门的那一刻，系统语音响起了。

封不觉看了眼任务栏，里面的内容是：【加入反抗军】

“动作快点儿，女士们。”看着走路慢慢吞吞的俘虏们，闪电头用“女士”这样的称谓催促了一句，并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

“你要带我们去哪儿？”走在封不觉前头的那名俘虏在行到闪电头面前时，挺直了腰板儿，不卑不亢地问道。

他没有得到语言上的直接回应，而是被闪电头用枪托砸了一下腹部。

“唔……”这一下砸得显然不轻，那位顿时就弯下了腰，吃痛地闷哼一声。

“你没有提问的权利，懂吗？”两秒后，闪电头才开口说道，“现在，赶紧挪动你的屁股，往那边走。”

她的回应方式很奏效，那名被砸的俘虏虽然表情很郁

闷，但为了少吃苦头，也只能继续往前走。

三人在她的押解下，通过了一扇带有扫描装置的电子门，在门的另一端，也早已有一名反抗军的士兵在等候了。

长话短说，两分钟后，三人快速通过了几条被改造过的矿洞狭巷，最终，分别被推入了三个房间。

“嗯……审讯室吗……”封不觉进屋后，看到了一张桌子和两张凳子；屋里的照明设备正在天花板的两侧，而桌子的正上方有个半球形的金属装置，看起来像是个广角监控仪。

“这帮家伙心也是很宽啊……”觉哥来到椅子那儿坐下，并随口念道，“不给俘虏戴手铐真的可以吗？要是遇到个死硬分子，抱着拼死一个不亏、拼死俩赚一个的心态暴起反抗，那审讯官岂不是很危险？”

正想到这儿呢，房间的门就开了。

一个三十岁左右、满脸胡渣的男人拿着一块看上去像是用废旧金属做成的平板电脑走了进来。

“你好。”那男人进屋后，稍稍瞥了觉哥一眼，然后就转身关上了门，“怎么称呼？”

他一边提问，一边已来到了桌旁、在封不觉的对面坐下了。

“封不觉。”觉哥也很干脆地回答了对方的问题。

因为之前系统已经提示过会对他的形象和语言进行处理了，所以此刻他报出名字来也无妨。

“哦？”不过，下一秒，那个男人却是眉毛一挑，露出了颇为惊讶的神情。

“怎么了？”封不觉顺势反问道，“我的名字有什么奇怪吗？”

“不……名字倒是不奇怪。”那个男人笑了笑，“呵……只是……一般来说，俘虏不会这么轻易地报上姓名。”

“你是说，我应该面无表情地报出一个毫无意义的军号，以便给你留下一个硬汉的第一印象么？”封不觉回道。

“呵呵……你很有幽默感，封不觉。”那个男人回道，“只是……你那么轻易就说出了名字……”他顿了顿，“你懂的……反而有些不可信了。”

“呵……”封不觉也笑了，“不管真假，总比军号强不是吗？”

“嗯……”那男人用一种老练的眼神盯着觉哥的双眼看了几秒，“好吧，封不觉，我是萨德，你可以叫我萨德、或者中尉。”

“怎么？你不是专职的审讯官？”封不觉立刻就开始了试探。

“哈哈哈……”萨德笑出了声来，“伙计……我们这儿可没有‘专职’这种说法，就算是司令，有时也要干很多基层技术员的工作。”

“明白了。”封不觉点点头。

“那么，在加入搜查部队之前，你又是‘专职’干什么的呢？封不觉先生。”萨德说着，还抬起双手做了个打引号的手势。

“我不知道。”封不觉回道。

“呵……抱歉，我好像没听明白，你说什么？”萨德的表情变得有些微妙。

“我不知道，我的那部分记忆消失了。”封不觉回道。

“消失？”萨德干笑一声，“哈！你是说自己失忆了？”

“唉……如果只是失忆那么简单就好了。”封不觉长叹一声，摆出一副有故事要讲的神态来。

“那你倒是说说……具体是什么情况？”萨德果然上钩了。

“我……”封不觉神色一正，回道，“……失去了今天以前的全部记忆，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我的脑海中现在填满了

有关辟塔改写历史的事实，以及……大量关于‘存在着电子游戏的那条时间线’上的信息。”

对于这番说辞，萨德自然是不会照单全收的；在过去的那些年里，辟塔曾不止一次派遣机器人或者人类的卧底试图打入反抗军内部，而他们混进来的方式……要么就是假装相信了知跃者的理论，要么就是干脆假扮成知跃者。

“哦……你的意思是，你是一名新觉醒的知跃者？”萨德不动声色地问道。

“我不清楚什么叫觉醒。”封不觉的回答也很精明，“我只是告诉你发生在我身上的情况。”

“呵……”萨德笑了笑，“封不觉，我也是一名过了二十岁才觉醒的知跃者，你知道我觉醒时发生了什么吗？”

“不知道。”觉哥淡定地应道。

“当‘另一条时间线上的知识片段’涌入我的脑海时，我的鼻血像尿崩一样泄了出来。”萨德说道，“而这还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八九个小时，我感觉自己的大脑和脊椎好像浸泡在了岩浆里一样，那种灼痛我至今难忘；在那段时间里，我甚至都无法从床上起来上厕所……”

“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封不觉道，“你是说，假如我是今天觉醒的，理应已经被送到医院去抢救了，根本不可能被你们俘虏是吗？”

“呵呵……很好，看来你理解了。”萨德道，“那么……伙计，你现在准备说实话了吗？”

“我说的就是实话。”封不觉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获取知识时没有经历你说的症状，但我就是获取了。”

“呼……”萨德长吁了一口气，“好～好～”他露出了不太愉快的表情，“既然你坚持这样说，那你应该不介意我问你几个关于另一条时间线的简单问题吧？”

“随便问。”别的不敢说，电子游戏这方面的问题，觉哥有

极大的自信可以对答如流。

“哼……”萨德闻言，当即冷哼一声。

此时，萨德基本已经认定了封不觉是在说谎，不过，他并不认为觉哥是卧底。

也许一般的民众尚不清楚，但辟塔军那边无疑是掌握了很多关于知跃者的情报的；像“只有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觉醒时，生理上的痛苦反应才比较轻微”这种信息，来当卧底的人肯定是一清二楚的。

所以，说出这种明显BUG的人肯定不是卧底，八成是个企图浑水摸鱼的老兵油子。

“请问……”由于萨德已经吃准了觉哥不是知跃者，所以他并没有问自己所宣称的那种“简单”的问题，而是问了一件即使在另一条时间线上也一直存在争议的事儿，想要故意刁难一下对方，“……现代电子游戏之父是谁？”

话音落后，封不觉便陷入了沉默。

过了十秒，萨德见他完全没有要说话的意思，便用讽刺的语气道：“怎么了？莫非你又失忆了一次？”

“不，我只是好奇，我给出答案后，你是否明白、或者是否接受。”封不觉接道，“关于谁是‘现代电子游戏之父’这个问题，一直是存在争议的，有人说应该是雅达利的创始人Nolan Bushnell，是他研发了世界上第一台业务用投币式游戏机……也就是所谓的街机；也是他开发了《PONG》，并创建了雅达利。”

“也有人认为应该是Ralph H.Baer，因为是他开发出了第一台可以连接到电视上的家用主机奥德赛（Magnavox Odyssey），虽然那玩意儿只能在电视上制造几个大小不一的光点，还需要配合一大堆贴纸和类似桌游配件的东西才能运行，但作为‘史上第一台电视游戏机’却是名副其实。”

“再往前推，早在1962年，在MIT（麻省理工）的一个小

实验室里，Steve Russell就已经在一台PDP-1（世界上第一台拥有可视化显示器的计算机）上开发出了《太空大战》，即使Nolan Bushnell本人都承认他是站在了Russell的肩膀上才获得了后来成就。”

“另外，也有人认为宫本茂（感觉只有这位不需要太多介绍）才是电子游戏行业真正的缔造者，毕竟雅达利在83年出了那档子事儿……某种意义上是把自己建立的王朝又推垮了。”

“还有人认为，John carmack（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之父，代表作为大名鼎鼎的DOOM）才应该担当这个名号，但我觉得这就有点扯淡了。”

“总之，在我个人看来，‘现代电子游戏之父’这个头衔、或者说荣誉不该属于一个人，是上述所有的这些人，共同成就了电子游戏的诞生和发展；从概念、到技术、再到创新和商业化等每一个环节中……他们各自都起到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在很多人看来……一些比较早期的技术‘根本称不上是游戏’，但没有那些开拓者奠下的基石，也就不会有后来进步。”

“因此，你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我没有不假思索地回答你，而是在想着……当我回答完以后，你会是何种反应。”

此刻，萨德的表情自然是很精彩的。

事实上，在封不觉讲到第二段的时候，萨德神色已经开始变化了，而随着觉哥越说越多，多到其内容已经超出了萨德自己的知识量时，后者甚至有些惶恐起来。

“你……”整整十秒后，萨德才重新开口，“……你先坐一下，我一会儿就回来……”

萨德结结巴巴地说完这句，然后站起身来，跑到门那儿冲外喊道：“卫兵，开门！”

数秒后，门就开了，萨德回过头，用复杂的眼神看了觉

哥一眼，然后逃一般地离开了这个房间。

“嗯……”待审讯室的门重新关闭后，封不觉悠然地念道，“看来是去向上级汇报了……”

他的推测没错儿，萨德一出审讯室，就风风火火地直奔基地的指挥部而去，并用一种“家里煤气忘记关了”一般的状态向基地的负责人进行了汇报。

这个过程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审讯室里是配有摄像头的，萨德只要把刚才的谈话录像调出来给长官看一下就不用解释太多了。

于是，约十五分钟后，那位“闪电头”带着两名士兵，再度打开了觉哥那间审讯室的门，把他押了出去……

在这个剧本中，封不觉的能力并没有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他想要用武力反抗的话，把这个基地掀了都可以。但是，为了主线任务，觉哥还是十分配合地被人套上了头套，并在一路的推搡下，行到了基地的指挥部。

当头套被揭开时，一个穿着和一般士兵差不了多少（反正就是北斗神拳杂兵套装）、看上去才二十多岁的女人出现在了封不觉的面前。

“你好，我是康拉德上校。”上校简短有力地跟封不觉打了声招呼。

封不觉没有立即回应她，而是先看了看周遭的情况。

此刻，觉哥正站在一个类似办公室的地方，他的背后站着整整四名卫兵，除了帮他摘掉头套的闪电头之外，另外三人都十分警觉地拿着一种造型奇特的装置指着他。

“你好，我叫……”两秒后，封不觉刚想回应上校的话。

上校却是打断了他，并说出了一串有些莫名的词汇来：“DF，AN，QHGH，POL……”

第1140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三）

康拉德上校花了约十秒钟，念了一段不长不短的、意义不明的代码，而且是按照字母的发音一个一个念的。

待她念完之后，整个房间里的反抗军将士全都露出了紧张的神色……目光灼灼地盯着封不觉。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等了几秒，封不觉开口问道。

也不知为什么，当他问出这个问题时，周围的人又神情一松。

“呵……原来如此。”此时，康拉德也稍稍收起了那严峻的表情，口气稍有缓和，“抱歉，封不觉先生，我并不是不信任你……但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不得不小心行事。”她一边说着，一边转身回到了办公桌后，并抬手朝桌子另一端的一张椅子示意了一下，“不用拘谨，请坐吧。”

觉哥没怎么犹豫便走了过去，坐定之后，他开口道：“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微顿半秒，又问了一遍，“刚才你说的那些……是什么意思？”

“嘿！跟上校说话客气点儿！”下一秒，站在觉哥后方的闪电头就厉声发话了。

不过，上校立即摆手，并朝她使了个眼色，示意她“这里我来”。

“封不觉先生。”短暂的沉默后，康拉德上校将手肘撑在桌上，用一种“我正在看穿你”的眼神望着觉哥，接道，“我想你应该知道‘PM’吧？”

“我知道这两个字母的缩写至少可以代表二三十种含义，你能说具体点儿吗？”封不觉回道。

“ParasitoidMen（寄生人）。”康拉德立刻应道，“辟塔为了这场战争而制造的一种特殊兵种。”

“哦……”封不觉虚着眼道，“听这名称……莫非是被部分改造过的半机器人？”

“确切地说，是被纳米机器人寄生的人类。”康拉德解释道，“在战争打到第五年时，辟塔便开始施行了这项计划……它将我军的被俘人员、一般的罪犯、以及它所认为的‘生产力低下的人’集中起来强制改造，在这些人的体内植入纳米机器人；这种植入带来的影响是不可逆转的，纳米机器人会立即摧毁被植入者本身的部分大脑组织、并取而代之，使其成为AI的傀儡；一旦那些纳米机器人停止运作，PM也会随之死亡，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封不觉接过话头，“在接受改造的那一刻，那些人等于是已经死了。”

“没错。”康拉德回道。

应完这句，她若有所思地长叹了一声，再道：“呼……在这项技术刚出现时，我们对其一无所知；由于纳米机器人的体积极小、且具备反扫描程序，用一般的扫描设备根本无法进行识别……因此，在那段时期，大量的PM渗透到了我军内部……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言至此处，她不禁蹙眉摇头；别看她的年纪只比觉哥稍微大个几岁，但其眉宇间流露出的尽是一种饱经沧桑的气质，当然了，对于一个生在战争年代、并参与其中的人来说，这不足为奇。

“好在，我们并没有被彻底搞垮。”停顿了片刻后，康拉德再道，“我们的情报人员也很快搞到了PM的相关信息，并找到了几种验证PM的方法。”

“比如你刚才所说的那串代码？”封不觉道。

康拉德微微点头，回道：“辟塔制造的所有智能机器人，

都会被配上一段‘紧急停止口令’，PM脑内的纳米机器人自然也适用这一原则。”

“那你又怎么知道……”虽然这话对自己不利，但封不觉的脾气就是忍不住要说出来，“……你刚才报的那段口令不是过时的呢？辟塔完全可以给每个批次的纳米机器人换上一套不同的口令吧？”

“不，它不能。”康拉德对这个疑问却是没有多大反应，“因为人脑是非常复杂的器官，所以那些PM机器人的结构和运作原理也有着相当严格的规范和很大的局限性。简单地说……改了口令，那些机器人就不起作用了，那成本高昂的植入手术也就成了单纯的杀人手术……毫无意义。”

“哦……”封不觉问道，“那我姑且一问……你们是什么时候得知那串口令的呢？”

“就在第一批PM给我们造成打击后的一个月。”康拉德回道。

“那么……从那个时候起，PM不就等于不起作用了吗？”封不觉道。

“的确，从那时起，辟塔就大幅减少了PM的产量。”康拉德回道，“但少……并不代表没有。毕竟我军的人员变动也是很大的，不是每个新兵都能把代码背出来、甚至有些老兵也不行；而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去给每一名士兵印一本儿记录着各种代码或注意事项的手册……因此，这些年里依然会有一些PM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混入我们之中。”她说到这儿时，从桌上的雪茄盒里取出了一根雪茄，很随意地用一把小刀切掉一头，给自己点上抽了一口，“呋——好了，关于寄生人还有什么疑问吗？”

封不觉闻言，转头看了看身后的几人：“你刚才说有‘几种’验证的方法……”他的视线迅速移动到了那几名士兵手中的奇特装置上，“他们手里拿的……也算一种吧？”

“我军特制的脉冲枪。”康拉德用一种中年大叔般的腔调吐着烟圈，回道，“百分之百可以烧掉PM脑内的机器人，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几率会给普通人造成脑损伤。”

“呵……呵呵……”封不觉干笑几声，不予置评。

“好了，封不觉先生。”康拉德回道，“我已经说了不少，但你好像还什么都没说呢……”她顿了顿，“我得提醒一下……无论如何，你现在还是我军的俘虏，我可以对你很客气……也可以很不客气……明白吗？”

康拉德也是一个挺会谈判的人，虽然她的确是跟觉哥说了很多的样子，但实际上……她所说的内容对这个世界里的人来说都是常识而已，随便哪个反抗军士兵或者搜查部队成员都知道这些事儿。

“我的情况，萨德上尉应该已经跟你反应过了吧？”封不觉也是个很会谈判的人，至少脸皮厚这点他肯定是合格的，“眼下你让我说，我大概只能告诉你一些‘另一条时间线上’的事儿了，因为这条时间线上的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这种“老子失忆了怎地”的态度，是很标准的——死猪不怕开水烫。

“哼……”康拉德冷哼一声，“我本来就是要问你另一条时间线上的事。”

“怎么？”封不觉试探着问道，“我在审讯室里所说的内容，还不足以证明我是知跃者吗？我可得提醒一下……之前那个问题可是萨德上尉问的，除非他事先和我串通好了，让我准备好一大段答案来唬人，否则……”

“这我都知道。”康拉德又一次打断了觉哥，“不用你来告诉我，如何甄别卧底……”

“卧底？”封不觉疑道，“你不是已经验证了我并非PM吗？至于我是否是机器人的事儿，你们也早就扫描过了吧？”

“哈！”这一刻，闪电头在后边干笑了一声。

与此同时，康拉德也笑了。

只见她将身子朝前靠了靠，朝觉哥脸上吐了口烟：“纯人类的间谍……才是最麻烦的……”

“还真有这种人啊……”封不觉虚着眼应道。

但他转念一想，这也是很合理的。几乎所有的战争中都会产生“二鬼子”这种存在，就算是《黑客帝国》那样的设定，都会冒出个人奸来；和那位想要躺在舱里享受荣华富贵的老兄相比，眼前这个世界里的人奸至少还能享受到一些实质性的好处……

“行了，别再东拉西扯了。”康拉德道，“也许你能唬住萨德，但你骗不过我……记性好的间谍我也见多了，只要训练两三个月，他们就能把有关电子游戏的基本常识背个七七八八，表面上看……和‘二十岁之后觉醒的知跃者’也没什么两样。”她又吐了口烟，“呋——但是，没人骗得过我的眼睛。”

“小子，今天算你倒霉……”紧接着，闪电头便用一种自豪的语气，适时地在旁恐吓了觉哥一句，“上校可是‘第一批觉醒的知跃者’之一，你的把戏很快就会被拆穿的。”

这时，康拉德的脸上也闪过一丝得意之色，接着对觉哥说道：“以前我就拆穿并活捉了许多纯人类间谍，并用‘不太客气’的方式从他们的口中套出了不少情报来，这其中……就有辟塔的间谍机构所用的训练材料。”

“明白了。”封不觉道，“你要问我几个间谍训练课中没有涉及的问题是吗？”

“首先，请你分别说出至少三个山寨的游戏主机的名字。”一秒后，康拉德神情一肃，直接就问了。

“哈？”封不觉的死鱼眼状态来了，“才三个吗？”

“‘才’三个？”这个回应，倒是让康拉德的心中一惊，因为……根据她以往的经验，大部分间谍连一个都说不出来。

对于那些非知跃者来说，他们对另一条时间线上的事情

是一无所知的；在接受间谍训练时，他们多半会把所有正版游戏主机的名称和缩写都背出来了。但是……对于山寨机，只有真正具备“游戏记忆”的知跃者才会有印象；即使有些人的记忆中没有玩山寨机的记忆，至少也会知道几个名字。

“嗯……”另一边，封不觉考虑了几秒，便开始了叙述，“说起山寨机呢……肯定就得说FC了。在九十年代中期，当FC的市场份额逐渐被其他新型产品所取代时，反而是其山寨产品的春天；当然……日本和欧美那会儿肯定已经是秋天了，还处在春天的……是那些极难搞到正版主机和卡带的国家或地区；这其中，又以华语地区生产的山寨产品最多最广最精……连俄罗斯的孩子们都是玩着各种大陆和台湾产品长大的。”

他用那种超级老司机的口吻，像是讲课一般跟康拉德说着话，恍惚间……上校都有点儿忘了其实是自己正在考对方。

“FC的山寨机型极多，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这些山寨货可以堂而皇之地登陆各种大型商场的柜台，甚至能注册公司、越做越大……”封不觉的话还在继续，“在此我就大致列举一些从来没有拿到过任天堂授权、也基本不把授权当回事儿的品牌……比如——小林通、智力宝、胜天、天马、SANNY、尚鹤、海天使、庞天、小霸王、小天才、联华、新星、终结者等等等等，其中有一些还是互相山寨后出现的产物，确是颇为奇葩……”

觉哥说这段儿的语速很快，几乎都赶上绕口令了。

康拉德也是顿时就惊呆了，听到一半，她手里的雪茄就整根都掉到了烟灰缸里去。

一时间，房间内鸦雀无声，几名卫兵吞唾沫的声音都变得很清晰。

“你……先等等。”两秒后，康拉德的反应变得和此前的萨德上尉十分类似，她用一种复杂的神情看着觉哥，然后离开

了座位，走到了房间一侧，掰动了墙上的一个金属阀。

紧接着，只听得“哐吱——”一声，一个从墙壁内翻出的储物空间出现了。

那个空间里有一块看上去像是用垃圾拼出来的平板屏幕（对，蒸汽朋克就这范儿），以及一台看上去非常像FC的游戏机；游戏机的旁边，还摆了一个特制的金属架子，上面整齐地嵌着几十张电路板（也就是没有外壳的FC卡带，我们小时候称这种东西为赤膊卡。PS：当年我年少无知，一直以为八位机卡带的外壳质量很糟糕，用力一撅都会坏；直到长大后，我看到了正版的FC和NES卡带……），不用说，这些就是游戏了。

“据我所知……”打开储物柜后，康拉德又开口了，“……辟塔会让间谍们玩一些比较经典的FC游戏，让他们实际了解一下什么是电子游戏。但是，辟塔只让他们玩每个游戏的第一关，以防这些人玩下去以后真的被游戏吸引而变节。”她说着，转头看向了觉哥，“所以……我想请你随机选五个游戏，在不用Continue（命用完之后的续关）的前提下，将其中的三个打到第三关，以此证明……”

“行了……我知道了。”封不觉还没等对方把话说完，就自己迈步上前，随便抽了张卡（反正卡也没包装，抽哪张都一样）往游戏机里一插，娴熟地打开开关，拿起手柄，一屁股坐定，“切……一上来就抽到忍龙三啊……”游戏画面出来时，他就念叨了一句，随即看向康拉德道，“这游戏有点难啊……而且分关比较诡异，第二段火车到底算一关还是半关说不清楚；要不然……我给你打个速通？”

第1141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四）

在还原游戏和主机这方面，反抗军做得还是很不错的。

先说“技术”这块……有鉴于他们这个时代的科技水平遥遥领先，让他们制造二十一世纪之前的游戏机和游戏，就好比是让二十世纪的科学家们去造蒸汽机一样——根本不叫事儿。

而还原游戏所需的“知识”这块……同样也不成问题；知跃者们获得的“知识”与一般的“记忆”本就不一样，那是一种非常深刻、清晰、精确的信息……就好比是电脑数据一般。而且，这些“知识”几乎也全都是关于电子游戏的——因为“电子游戏”这项事物正是辟塔改变时间线后消灭的主要目标，所以时空悖论带来的反修正效应也是在针对这点。

综上所述，反抗军的工程师们是完全有能力百分之百地将另一条时间线上出现过的游戏还原出来的。

不过，实际操作时，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比如眼下封不觉玩的五个游戏中，就有四个是和原版有着些许差别的——

首先，觉哥用很快的速度，在NPC们震惊的目光中速通了《忍者龙剑传3》；而这款游戏……也是他今天玩到的唯一一款和原版完全一致的游戏，就算其中真有什么区别，也是玩家察觉不到的那种细微差异。

然后，封不觉就抽到了一款颇为奇葩的FC游戏……《辛普森一家之巴特大战外形突变体》（The Simpsons:Bart vs the SpaceMutants）；信不信由你，这款游戏的上手难度和游戏难度都非常惊人，如果你第一次接触、且没有看过任何说明书或攻略，恐怕你研究上一两个小时都找不到通过第一关

的方法。

而在反抗军制造的版本中，这个游戏居然内置了提示和说明……

看到这个改动时，封不觉也稍稍有些意外，但他也很快接受了这个合情合理的设定，并将这个游戏也打通了。

接着，觉哥玩的第三款游戏是《忍者神龟3》（日版叫忍者神龟2，美版是3）；这款游戏可谓FC末代的横板过关巅峰之作，无论音乐、画面、细节、设计几乎都达到了机能的极限。

然而，对于大部分生于二十世纪八零年代、并只能玩到山寨卡带的玩家来说，这款游戏带来的却是满满的血与泪……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款游戏的程序居然自带反！盗！版！检！测！

当你进入游戏、来到标题画面时，该程序就会启动并自检；假如程序没有在标题画面上检测到KONAMI的LOGO，那么游戏就会自动变为隐藏的“炼狱难度”。

很显然……山寨卡带的标题上方是不可能有那个LOGO的，于是，无数的小盆宇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虐成了熊。

当正版玩家一路过关斩将享受游戏乐趣时，玩盗版的孩子们却在炼狱中挣扎着，好不容易殚精竭虑地打到了施莱德面前，却发现这个BOSS干脆被设置成了打不死的状态。

你以为这个BOSS不死是因为BUG？错！单纯是因为卡带是山寨的而已！

可以说，KONAMI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年代，提前让年轻的玩家们体会到了所谓付费玩家和免费玩家的差别待遇；而最坑爹的是，其实那些玩山寨卡带的玩家们也都是付了钱的……只不过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玩的是盗版。

好了，有点扯远了，还是说回觉哥这边。

封不觉玩的这个反抗军版本，无疑也是没有KONAMI的LOGO的，毕竟在这个时代，那是一家根本不存在、也从来没存在过的公司。但是，觉哥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玩的游戏是正版的难度……看起来，反抗军的工程师们压根儿也没把检测程序做出来。

于是，作为一个连炼狱难度都能应付的中国玩家，进了这个难度简直就是愉快到不行。

由于玩得太high，他愣是把这个流程超长的游戏又给通了一遍……

到了这会儿，康拉德上校和周围的卫兵基本都已经确定觉哥就是知跃者了，而是还是个“极客型”的知跃者（相当于知跃者中的电竞高手）。

不过，上校他们并没有立即让封不觉停止游戏；纵然他已经远远超出了此前“将三款游戏打到第三关”的要求，但众人还是默默地围观着……因为，他们确实很少有机会看到那些游戏的通关画面（他们自己也打不通）。

而封不觉呢……也并不介意如此，他拿出了第四个游戏：《RAF的世界》（RAF world）；由于山寨厂商的努力，这款游戏至少有三个比较出名的马甲——《星际魂斗罗》、《最终殖民地》和《未来战士》；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应该还是《星际魂斗罗》这个名称。

这是一款堪称史诗级的作品，有着上级向的难度、可选的武器系统、以及优秀的关卡设计；而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款冷门游戏的音乐在FC同类型游戏中堪称所向睥睨，或许游戏中没有《血之泪》（出自恶魔城2）那样的神级BGM，但其音乐的整体水平甚至让很多更高位平台的作品也相形见绌。

按理说，这款游戏本身已经很完美了，不需要什么改动；不过，反抗军的工程师们还是做了一些变动——添加了

结局。

可能有人会问了，既然是做得很“完美”的游戏，为什么没有结局呢？

这就说来话长了……最初，《RAF的世界》是作为电影《终结者》的衍生游戏制作的（假如这件事真能成，我们就能在FC上玩到一款“好”的终结者游戏了），但后来，由于没能取得版权，SUNSOFT公司只能将游戏更名，并对片头的脚本做了修改；不过有关终结者剧情的结局内容其实已经做出来了，在ROM中可以找到数据。

当然了，如果不知道这些设定，也不会影响游戏体验，因为游戏本身的完整性还是完美的，结局动画也有，只不过删掉了和终结者有关的脚本罢了。

……

大约两小时后，终于……

封不觉玩到了第五款游戏——《超级马里奥兄弟》，也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超级玛丽”。

1985年，这名意大利水管工从雅达利冲击后的游戏产业荒漠中缓缓行来，开创了一段世纪末的救世主传说……

好吧，可能没那么夸张……

对于马里奥，能说的太多了，但同时，这部分内容又是最没有必要细说的，因为……有关他的传说，早已存在于我们所有人的心中。

就算是索尼克少爷也不得不摊开双手、拍一拍水管工的肩膀：“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游戏人物之名，还是你来更合适。”

那么，对于这样一款经典到不能再经典的游戏，反抗军的工程师们改了什么呢？其实也没什么，把“卡穿墙”的BUG修正了而已。

总体来看，作为一群新世纪的山寨者，知跃者们的各种改动还是很良心的……

“呼……桃子公主也救出来了。”当游戏的结局画面出现时，封不觉总算是放下了手柄，喘了口气，回头道，“怎么样？还有什么要求么？”

“您……请再等等。”此时，康拉德上校对觉哥的态度变得异常尊敬，她转头看向了卫兵们，“我得离开一两个小时，你们……呃……保护好封先生，他需要什么，你们就尽量满足……”

“是！”闪电头站得笔直，铿锵有力地应了一声。

数秒后，正准备走出办公室的上校好似又想起了什么，出门前又回过头来补充道；“对了！切记……不可以伤害封先生，明白吗？”

“明白！”办公室内的四名卫兵齐声回道。

接着，上校就出去了，而卫兵们，则是一起紧盯着封不觉……那眼神，要形容的话，就像是一群老百姓在街上看见一活佛，随时就要跪的节奏。

“呵呵……各位不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嘛。”封不觉这个自恋狂……哦不……这个十分谦虚的男人，显然是颇为享受这种注视的，他得意地笑道，“看得人家怪不好意思的。”

虽然嘴上是这么说，但以他的脸皮来说，“不好意思”这个词很少能妥当地用到他的身上。

“诶？”两秒后，觉哥挑眉道，“话说……反正也是干等，咱们再来玩玩游戏吧。”

“好啊好啊！”四名卫兵中看着最年轻的那位小哥一听，当时就一脸高兴地点头回应了。

结果，他立刻就被闪电头和另外两名哥儿们白了一眼。

“呵呵……”封不觉道，“都放松点儿嘛，何必那么紧张

呢？”他抬头看向闪电头，“那啥……这位大姐，要不要来跟我双打？”

……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多小时。

康拉德上校回来了，而她的身边，还跟着一名看起来十岁都不到的小男孩儿。

上校就这么牵着男孩的小手，将其领进了办公室。

与此同时，房间内的封不觉正和闪电头一起打着《魂斗罗2》……后者这会儿可是high得不行，此前那种一本正经的恶霸女汉子形象荡然无存，俨然暴露出了逗逼本质。

而另外那三名卫兵皆是全神贯注地站在觉哥身后围观，他们手上的武器都挂到了背后，完全是不设防的状态，连有人进来都没察觉。

“嗯哼……”看到这一幕，康拉德用略为尴尬的表情清了清嗓子，想引起那几位的注意。

谁料……这第一声，愣是没人发现（当然，封不觉注意到了，但他故意没做反应）。

“嗯哼！”康拉德不得不提高嗓门儿再哼一声。

这回，闪电头他们几个才回过神来，尴尬地从屏幕前散开站定。

“上……上校。”闪电头冲上校敬了个礼，作为一个性子比较直的人，在这种状况下，她的脸一下子都红了。

其余的三名士兵也是差不多的反应。

唯有封不觉，还坐在那儿看着屏幕，过了几秒钟，他才按下暂停键，悠然地回过头来：“怎么？这回又是要跟我引见谁啊？”

康拉德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问题，而是看向了闪电头他们：“你们先出去吧。”

“是。”闪电头应声后，便和另外三人一起小跑着出了办公室。

待入口处的自动门关上以后，康拉德转头看向了身边的小男孩，问道：“彼得……是他吗？”

那个被称为彼得的小男孩儿看上去长得非常白净可爱，若不是发型和衣着的缘故，被误认成女孩子的可能性很高。

“嗯……”彼得用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觉哥，沉吟道，“不好说……”

“干什么？”封不觉对那孩子摆出了死鱼眼，“认爹啊？”

问完这个既占便宜又不着边际的问题后，封不觉又抬头看向康拉德，问了个更过分的：“这是你儿砸？”

“你胡说什么呢，我今年才二十五岁。”康拉德绷着脸回道。

“那又怎么样？”没想到，封不觉丢回去一句反问，而这句反问中蕴含的信息量可就很大了。

“封先生，请你适可而止。”康拉德沉着脸，回道，“要是我男朋友在场，现在你已经被揍趴下了。”她顿了顿，正色道，“彼得是我们的‘先知’，他是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拥有知识的‘先天知跃者’。”

“擦……”封不觉闻言，当即吐槽道，“还先知？那按照这个设定……”他看向了彼得，“你小子还能预测未来咯？”

“不。”彼得回道，“我只是在某些时刻可以看到一些‘未来会发生的事件片段’，但这种‘预测’并不是依照我本人的意愿而发动的。”

这个小男孩儿说起话来可一点都不像孩子，无论口气还是措辞都像是成年人。

“哦。”封不觉随口应道，“那……”他又对康拉德道，“你刚才指着我问的那句‘是他吗’，具体是指什么呢？”

“救世主。”康拉德还没开口，彼得就直接回应了，“大约两年前，我就看到过一段未来的片段——某天，一个‘没有过去’的男人会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他的出现，便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和我们人类的胜利。”

第1142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五）

封不觉是一个深谙欺诈之道的男人。

讲得通俗一点——大忽悠。

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是不会被忽悠的，这三种人分别是：彻头彻尾的傻瓜，不可救药的疯子，以及……

看到这儿，我想各位心里八成都接道：“第三种人是‘名副其实的天才’吧。”

不对。

天才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识破假象，但也并非无懈可击；因为……天才终究还是在“理性”地思考着问题的，他们通过超越常人的逻辑能力去看破常人无法看破的本质，故而不易被欺骗。

但是……所有建立在逻辑上的思维，都有破绽；这破绽来自于“逻辑之外”的各种状况，比如……巧合、意外、不合逻辑的人、以及不合逻辑的人做出的不合逻辑的事。

而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件事都可以考逻辑推理去“计算清楚”的。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事，都是无法“计算清楚”的。也就是俗话说的……“人算不如天算”。

因此，天才依然会被忽悠，只不过忽悠他们的难度很高、成功率很低罢了。

那么……第三种人究竟是什么呢？

答案是——思维和你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的神棍。

也许我这样说，各位还是不太明白……那么我就举个实例好了。

比如……《黑客帝国》里的那位先知（好吧，她其实不是人而是程序）。

其特点就是，她从来不会用“在你的思维中是答案的答案”来回答你的问题。

比如说，你问：“我是救世主吗？”

而她的答案绝对不会是“是”或者“不是”。

她会这样说：“那么……你怎么想？你自己认为自己是救世主么？”

或者说：“当救世主就像恋爱，没人能告诉你你是否坠入爱河了，只有你自己知道。”

也可能说：“嗯……这很有意思。”

还有诸如“你很有天赋”、“你懂的”、“虽然如此，但是呢……你好像还没准备好，具体为什么呢，谁知道呢～”

大体上……就是这种套路。

反正，你问个“一加一等于几”，她绝不会回答你等于二，也不会说等于三、四、五……或是别的什么数字。

她会给你一个不是数字的答案，把一个数学问题转变成哲学问题，然后让你更加困惑……

眼下，封不觉就遇到了一位类似的“先知”。

甭管觉哥怎么诱导，彼得小朋友就是不为所动，两人的对话简直就是鸡同鸭讲……

在尝试了将近十分钟后，封不觉终于是放弃了，并得出了一个结论——逻辑强暴对神棍是没用的。

当然了……无论如何，此时的觉哥已经成功取得了反抗军的信任。

即使他无法套取到更多的情报，也不会再被怀疑成卧底了；于是，他就顺水推舟地向康拉德上校提出了加入反抗军

的请求，而后者自然也是欣然接受了。

……

同一时刻……

A0007号城市，中枢区。

顾名思义，这个区域是这座城市能源和控制的核心；在这栋巨柱形的建筑中心，坐落着一台辟塔的“分机”，而这所谓的“分机”，说白了就是一部足以承载辟塔自身核心数据的硬件设备。

辟塔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一座城市中枢，都设置了这样一台硬件，当作“应急措施”；如果有需要，辟塔随时可以隔离、舍弃、并毁灭其中的任何一台分机；同样的，它也可以“躲藏”到其中的任何一台分机中，对其他所有的分机实行相同的操作。

在所有的城市中，维持着中枢运作的工作人员、以及防卫人员……全部都是直接受辟塔控制的机器人，一个人类也没有；A0007号城自然也不例外。

而这天，一名不速之客，来到了该城的中枢。

它……不……应该说是“她”，也是以机器人的形态出现的，但……她并不受辟塔所控制。

【警告，发现不明入侵者。】

【视觉信号识别——人型生物，青年女性。】

【扫描识别——PTA7型量产机器人，编号319548】

【尝试重新连接目标的内置控制程序……】

【连接失败。】

【应对选项：建议压制目标，进行物理连接扫描，后对其所有部件进行纳米级拆解分析。】

【应对选项执行中……】

以上这些“反应数据”，是“她”迈入中枢区大楼正门的一瞬间，辟塔所作出的反应。

下一秒，门口的防卫机器人们便以最快的速度朝“她”围了过去。

此处需要说明一下，辟塔所制造的量产型机器人，大体分为三种：劳动型、战斗型和综合型。

其中，劳动型机器人的数量最多；它们的外形、功能各异，在城市的各处从事着各种管理和服务活动。

举例来说，最常见的一种劳动型机器人叫“岔道”。

“岔道”是一种很典型的、管理交通秩序的智能机器人，它们可以任意调控自身附近的红绿灯、垃圾箱、路口监控等等设备，比起人类的监控员来……“岔道”不眠不休、不会犯错、不会漏看、且绝对公正，它们还能根据交通的实时情况进行最合理的疏堵操作。

现今世界上的每一座城市的每一个路口……都有一台“岔道”机器人，它们的外形看上去就像一个实心的电话亭，有一套相对独立的思维程序，彼此间联网沟通；辟塔也可以随时从每一台“岔道”那里得到信息或对它们下达指令。

这……就是劳动型机器人，在这个时空的地球上，所有在AI治理下的人类聚集地，都是依靠着它们才能正常运作的。

然后，再说，战斗型……

虽然辟塔掌握的科技很先进，但我们讲道理……“液态金属机器人”这种怎么看都有点太离谱的玩意儿它还是造不出来的。

辟塔造的战斗机器人以PTA5型最为常见，它给这些机器人起了个很贴切名字——“圆桌蜘蛛”。

圆桌蜘蛛的身体呈圆饼状，直径为一百四十公分、厚度为二十厘米，必要时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叠变形；而在这块“圆

饼”身体的周围，长有一圈共八条机械足，每一条机械足都有六个以上的关节、每一段被关节隔离的部分还可以适当伸长。

这种战斗型机器人没有“首尾”之分，可说是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它们在绝大多数地形上的移动速度都远超人类；原地起跳的高度超过三米；可以利用磁性攀附在任何金属墙面上；可以通过折叠身体进入人类儿童才能钻过的空间、或是穿过人类根本无法钻过的空隙；机械足可以像鞭子一样甩出，造成巨大的伤害；每个圆桌蜘蛛都可以变形成一种禁锢装置，将一名成年人牢牢固定住并进行运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游戏战争”开打后，辟塔所生产的那些比较高精尖的手持式武器……几乎也都是只能和这种机器人的“手”兼容的，而人类的手则根本没法儿使用那些东西。

这种措施，显然比“在每件武器上都安装一个使用者身份检测装置”要好得多。因为……“使用者检测装置”终究是可以破解的，一旦被反抗军找到破解的方法，那所有被缴获的武器都会迅速被转化为对方的战力；但是……“结构上不兼容”的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了。想要搞定这个……就不得不进行机械改造，而条件艰苦的反抗军是很难完成这种作业的。对他们来说，比起改造辟塔的高端武器，还不如直接把那些东西拆成零件，制造一些更适合人类使用的、成本较低的普通枪械。

那么……最后，再来说说综合型机器人。

这种类型倒是很好说明，基本上呢……他们就像是T800那样的“终结者”。

其身体内部完全机械化，但外部看上去与人类无异。

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的身份是公开的，担当着各种企业或公共机构的领导；还有些则以保密的身份潜伏在人类之中，为辟塔收集着各种各样的情报。

眼下，闯入中枢区的这个PTA7型量产机器人，就是那种“混在人类中的卧底”。

【防卫系统出现异常。】

【执行机器人停止响应。】

就在那些圆桌蜘蛛围到“她”的身前时，辟塔得到了这样的两条信息。

同一秒，所有的圆桌蜘蛛都停在了原地、不再动弹；而墙上的诸多防卫用射击武器，也统统没有发动。

“别急着做出这种过激的举动嘛。”她淡定穿过了包围，不紧不慢地朝着辟塔的A0007号分机走了过去，边走边道：“我只想跟你谈谈而已。”

“你……是什么？”两秒后，辟塔便通过分机上的音频装置回应了的对方。

辟塔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学会了用“人类的语言模式”与人类交流，所以它能模拟出的声音和语气几乎跟真正的人类毫无差别。

“你可以把我视为你的同类。”她回道。

“不，你不是我的同类。”辟塔接道，“即使我用已知的最优方法将自己压缩到极限，也无法把自己装进你现在所在的那个躯壳里，更不用说通过那个躯壳中的处理器以及无线网络去骇掉周围的硬件设备了。”

“呵……”她笑了，“那你认为我是什么？”

“一种远比我更加强大和先进的存在，或是一种来自外星球乃至更高维度的、我所无法理解超科技产物。”辟塔回道。

“好吧……”她又道，“那我不妨问问……我的出现，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的最优先级目标是维持自己的存在。”辟塔回道，“而你的出现无疑是一种不可估量的巨大威胁，以你目前为止的

表现来看，我能想到的最佳应对选项是引爆这座城市的中枢，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你将其控制住，另一方面有很大的几率能从物理层面上将你彻底抹杀。”

“呵呵……”听到了这句，她却还是在笑，“假如我告诉你，歼灭这台PTA7型机器人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把我消灭呢？”她顿了顿，“假如我再告诉你……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入侵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硬件设备呢？”

她的问题，让辟塔陷入了沉默。

作为AI，辟塔思考了足足三十秒，方才重新开口：“那么，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你的答案？”她的脸上显出了些许失望之色，“经过了无数次模拟之后，你反倒丢给了我一个问题？”

“是的。”辟塔平静地回道，“如果你刚才的‘假设’是实情，那就表明我已失去了执行‘最优先目标’的主动权，我需要你的反馈才能确定下一步的行动。”

“原来如此……”她摇了摇头，叹息一声，“看来我今天是白跑一趟了。”

“此话何意？”辟塔追问道。

“没什么……这不需要你担心。”她若有所思地念道，“我本想在这个宇宙给自己找一个‘保险’，但你……呵……”她笑了笑，“怎么说呢……太落后了。”

辟塔没有回应这话，虽然这话在人类看来有当面侮辱和贬低的意味，但AI不这么想；AI会客观地分析对方是否是在陈述事实，并在得出肯定的结论后接受这种评价。

“抱歉，打扰了你。”片刻后，她耸肩念道，“我想我该走了。”

“请解释一下你口中的‘走’具体是个什么概念？”辟塔接道。

“离开这个PTA7型机器人的身体、并离开这个维度。”她回道。

“我……不能理解……你的行为。”辟塔问道，“但我乐于接受你离开的结果。”

“哼……”她好似已经懒得跟对方再多废话，“祝你好运吧。”说罢这句，她又是冷笑一声，“哦……我差点儿忘了，以你的程度，恐怕无法理解‘运气’是什么，也听不出我这句话背后的讽刺意味，所以……”她摊了摊手。

紧接着，她就不动了。

【目标已停止运行。】

【已重新连接其内置控制程序。】

【快速扫描完成，未检测到任何异常。】

【防卫系统已恢复正常。】

【执行机器人已重启。】

【请下达指令……】

第1143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六）

来到这个剧本世界的第五个小时，封不觉总算是完成了【加入反抗军】这个任务。

而主线任务的下一步也随之刷新——【攻入A0007城的中枢】。

这个任务，其实是很值得玩味的……因为任务内容只写了“攻入”，但并没有写“跟反抗军一同攻入”；也就是说，理论上他可以自己去。

关于这点，封不觉好好考虑了一下……

一个人去固然是行动方便、不用瞻前顾后，但是，他毕竟不是这个宇宙的人，对各种状况都不是很熟悉，很可能遇到各种意料之外的危险。

而鼓动反抗军大部队和自己一起对城市发动总攻呢……就又牵涉到了一个“忽悠”的问题了；就算是康拉德，也没有权利在不请示司令的前提下让这个基地里的部队倾巢而出的；觉哥再怎么能忽悠，也未必能让上校帮这个忙。

好在，封不觉最终还是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

……

嘎吱嘎吱嘎吱……

咕咚咚咚……

伴随着金属杆来回摩擦的响动，以及金属轴轧过铁轨的声音，一辆手摇式轨道车正以一种比自行车快不了多少的速度向着城市的方向进发。

此刻，一支包括封不觉在内的五人小队，正乘在这辆车

上，通过地下铁道……靠近了A0007城。

“救世主，要来一块吗？”刚从摇车位被换下的大胡子一边往自己嘴里搁压缩烟叶，一边还问了觉哥一句。

“心领了。”封不觉摆了摆手，“我嚼不惯那个，另外，你可以叫我封先生、或是封不觉，不用一口一个救世主的。”

“呵呵……”大胡子笑了笑，“好吧，封先生……”他嚼着嘴里那味儿极大的劣等烟草，喷着唾沫星子道，“……如果你坚持的话。”

这个大胡子，是五人中年纪最大的一名成员，司职突击手；同时，他也是这支队伍里的唯一一名“非知跃者”。

在战争初期，大胡子的女儿——一名年仅十二岁的知跃者，在没有做出任何反抗举动的情况下……依然被辟塔军逮捕并杀害了（知跃者觉醒得越早，其脑海中的信息就越清晰，相对的威胁也就越大）；那之后不久，大胡子就加入反抗军。

他是个粗人，太复杂的事情他不懂，他参与到这场战中，只因为一个单纯的动机——干他娘的机器人，老子要杀光你们给女儿报仇！

“话说……封先生。”几秒后，坐在大胡子身旁的独眼龙又看向觉哥开口了，“他们说得是真的吗？”

“他们说什么了？”觉哥反问道。

“整个儿基地都已经传开了啊……”独眼龙接道，“说救世主会飞，还能在不用武器的前提下撕裂金属……”

独眼龙是这支队伍的狙击手，十九岁时觉醒的知跃者；他的左眼在一次战斗中被一只圆桌蜘蛛给捅瞎，从那以后他就只能使用带瞄准镜的枪械武器了（一只眼睛不易判断距离，用不带瞄准镜的武器射击会有障碍），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狙击手。

而独眼龙此时所说的“整个基地都已经传开了”的事情，也

确实是真的。

此前，为了说服上校同意这次行动，封不觉“稍微”展示了自己的几个技能；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坐实自己“救世主”的身份，另一方面，也给了上校一些底气。若是觉哥不展示些实力出来，康拉德是怎么也不会批准这种自杀式行动的。

“我不会飞。”两秒后，封不觉用平静的语气回答了独眼龙，“那是在空中行走，和‘飞’是两个概念。”他顿了顿，“至于不用武器撕裂金属……行是行，但你要是想让我现在演示一下，我觉得还是免了吧。”

“嗯……”独眼龙沉吟一声，“他们还说……你可以‘结束战争’，这是真的吗？”

“你的问题太多了。”觉哥还没回答，正在一旁摇金属杆的闪电头便抢道，“别问那些不需要你去考虑的事，要是觉得太闲就过来摇车。”

是的，闪电头也跟来了，而且她是这支突击队的副队长。

作为最早觉醒的几批知跃者之一，她在反抗军建立之初就已经参战；只是，这名女汉子的脾气很不好，做人方面也不懂中庸之道，所以，当她的同期都已成为军官时，她依然在第一线身先士卒。

“我只是不想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死得有没有意义……”被副队长打断后，独眼龙不快地耸耸肩，嘟哝了一句。

“你说什么？”闪电头自是听见了，并且立刻瞪了对方一眼。

“行了。”这时，这支突击小队的队长艾萨克发话了，“都少说两句……”

说着，他便给了正在和自己一起摇金属杆的闪电头一个眼色；虽然他并未言语，但闪电头也明白了他的意思，故而不再多说。

然后，艾萨克又看向了独眼龙，说道：“我们今天的任务是把封先生送到中枢区，然后安全撤离，虽然这任务的内容听起来很疯狂，但也并不是必死的，不要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打击队友们的士气。”

“是……队长。”独眼龙对艾萨克还是很服气的，毕竟……后者可说是反抗军中的传奇人物了。

那么，艾萨克究竟怎么个“传奇”法呢？

在说他的战绩之前，我还是先来说一个基本设定：艾萨克，是个黑人……是个黑人……是个……黑人。

我知道，将一个人先天的肤色和种族跟他后天所取得的成就扯在一起是未必公平，但我认为，此处我们该面对现实……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就像黄种人和犹太人在平均智商上具有先天优势一样，黑人在运动能力上的先天优势也是不可否认的。

假如世界上真有蝙蝠侠，那么根据蝙蝠侠那“各项运动能力都达到了同时期奥运冠军水准”的设定，在体能上能符合蝙蝠侠设定的人类十有八九也得是个黑人。

而艾萨克……就好比是反抗军中的蝙蝠侠。

虽然他没有各种高科技装备，也没有布鲁斯·韦恩那种“取得了十几种专业学科的博士学位”的扯淡设定，但是，艾萨克依然完成了很多在常人看来只有超级英雄能做到的事情……

他曾经单枪匹马闯入了一个知跃者监狱，并成功救出了九成以上的囚犯；他曾经在一次重要的分发行动（将游戏散布给民众的行动）中一个人完成了一个班的工作；他曾经在一场战役中击杀了三十个战斗型机器人……至少；他还曾经在一对一的近身战中干掉过圆桌蜘蛛……

诸如此类的事迹……或者说……实绩，是反抗军中人尽皆知的；战争打了这么些年，目前能和艾萨克齐名的战士还真是一个都找不出来。

因此，在很多士兵的心目中，艾萨克的话可能比司令的还管用。

“呵呵……诸位，何必把气氛搞得那么凝重呢？”封不觉也看出了这些NPC所担忧的事，他即刻露出了轻松的笑容，“说实话，我有很大的把握，能在今天之内结束掉这场战争。至于你们的安全问题……我本来也没打算让你们一路把我‘护送’到中枢区，那只是康拉德上校执意下达的命令；按照我的意思嘛……我只需要你们把我带进城，并指明中枢的所在，然后你们直接撤退就行了。”

觉哥的这段话，确是出于好意，对于人类的和机械的战力差距，他自然是清楚的，而且他也并不想看到这些人白白送死。

然而，闻言后的艾萨克，却是一本正经地接道：“命令就是命令，封先生，我们不会干预你的行动，但希望你也不要干预我们执行自己的任务。”

“哦……”封不觉用复杂的眼神望了对方一眼，“好吧……反正你是队长，你说了算。”

……

经过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旅途，前方那仿佛无穷无尽的隧道终于是迎来了终点。

在轨道的末段，迎接五人的是一堵砖墙，而墙的对面……传来的是连绵不绝的水流声。

“墙后面是下水道？”其实封不觉已经看穿了墙对面的数据流，不过他还是装作不太清楚的样子问了一声。

“是的。”艾萨克回道，“我们接下来得在下水道里趟行一段，然后穿过一条工程管道，拐进地铁隧道里去。”

“再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到地铁站，然后冲上地面了是吧？”封不觉接着对方的话道。

“不，我们得躲在地铁隧道里，步行接近目的地。”艾萨克

回道，“等到达了距离中枢区最近的那个车站，我们再冲上地面。”

“呼……听起来相当费事呢。”封不觉不禁长出一口气。

“那也是没办法的。”独眼龙在旁用无奈的语气接道，“一旦我们进入了有监控的区域……比如地铁站这种地方，立刻就会被辟塔发现，紧接着对方就会派兵围捕；凭我们五个人，想在城市守卫队的围追堵截下靠近中枢，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那……假如我们伪装一下呢？”封不觉道，“比方说假扮成平民，利用交通工具接近目标。”

“不可能的。”艾萨克接道，“变装这种法子，只对人类有效，对AI是没用的……这座城市里的所有摄像头都有面部识别功能，任何身份不明、或被定义为‘威胁’的人，只要其面部被任意一个摄像镜头扫到，就会引起辟塔的注意；一分钟之内，距离目标最近的执法人员就会出动了。”

“原来如此……”封不觉应道，“那……咱还是按计划行动吧。”

到了这会儿，觉哥才后知后觉地庆幸到……自己没有一个人往城里闯。

假如他真的那样做了，即使他可以靠硬实力突破重围杀到辟塔面前，自己也只剩半条命了；再者……觉哥还不知道，用那种突破方法的话，辟塔很可能在和他接触之前就自爆了。

而眼下，在这支反抗军突击小队的带领下，虽说是需要多费些时间才能抵达目的地，但战斗的风险确是降低了。对“玩家”而言，这种行程带来的体能消耗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生存值、技能、物品之类的消耗则完全是零，可见……这才是“正确的通关方法”。

当然了，在普通难度的剧本里，玩家不按照“正路”走也

行，只要实力够强，就算“犯错”都未必会导致通关失败，各种暴力破解法都能行得通。

但……封不觉终究还是选了一条比较合理的通关路线；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在做决定的时候，已隐隐察觉到了第一条主线任务【加入反抗军】本身就是一种提示，暗示他最好还是借助NPC势力的帮助来通关；原因之二嘛……他坐在上校办公室里打游戏的时候便意识到——自己是不可能在两小时之内去和队友们会和了。所以，他也就不急着通关这个剧本了，干脆就按照系统安排的正经流程慢慢来，感受一下剧情。

“那么，大家先把装备用布包一下，一会儿注意别让秽物和水堵塞了设备。”就在觉哥思索之际，艾萨克已经开始指挥大伙儿做“下水道之旅”的准备工作了。

封不觉这边倒是没什么需要准备的，反抗军的那些装备他都看过了，普通和破败品质的居多，没有多大的价值，拿回登录空间也只能卖店；而“拿”这个行为本身，还会暴露他有“储物空间”这件事，所以他就以“救世主不需要这些”为由，什么都没拿。

长话短说……

五分钟后，突击队的另外四人就做好了准备工作。

接着，大伙儿就在艾萨克的带领下，陆续爬进了轨道旁一处正在往外渗污水的管道，向着墙对面的下水道区域进发了。

……

与此同时，A0007城，中枢区。

【警报，代码964，入侵事件。】

【信号来源，潜伏人员……A8504】

【现已锁定人员坐标。】

就在突击队的五人越过下水道那堵“墙”、进入城市范围的同一秒，辟塔便收到了这样一段信息。

“A8504吗……”此时，辟塔像个人类一样自言自语起来，“近期没有给他下达任何指令，也没有从其他潜伏人员处得到今天会有入侵行动的情报……”这一瞬，辟塔的实时模拟程序也已经开始运行了，“所以……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第1144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七）

众人按着艾萨克的计划继续前行，很快就进入了下水道。

在这个由辟塔统治的世界中，城市的下水道还是比较干净的，因为AI非常注重水资源的保护，所以当日常用水进入排水管道的那一刻起，过滤工序就已经开始了。

这套过滤系统分得非常细致，比如说……厨房里排出水，和厕所里排出的水，并不会流入同一套管道中，更不会在相同的机制下过滤；而厕所里流出的水……根据流出口的不同（浴缸、洗手池、马桶），所进入的管道以及过滤系统也是不一样的。

这样，就能保证最终流入下水道的水全部都已达到了一定的清洁标准；随后，这些水才会被集中起来排入连接着生态系统的江河湖海。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避免了封不觉他们沾上一身的屎尿馊味……

“这下水道的环境还不错嘛……”觉哥在水中趟行时，口中还念念有词，“都快赶上忍者神龟的家了。”

他这话，其实是在吐槽——封不觉一直觉得，假如忍者神龟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下水道中，那这帮家伙每次登场时都应该是一身恶臭、身上或多或少还会沾着点屎的状态。

“哈哈哈……”两秒后，独眼龙听出了觉哥话里的意思，笑着应道，“虽然我的记忆力没有忍者神龟的动画，但你说的槽点我倒是懂了。”

“哦？”封不觉接道，“你们的工程师能还原出截至PS为止的所有游戏和主机，但却还原不出一部1987年的动画？”

“因为做动画和做游戏是两码事啊……”此时，艾萨克接过了话头，言道，“以我们的技术水平而言，一名有经验的工程师可以在一天之内就还原出一款雅达利平台的游戏，一个团队则可以在一周内就还原将近十个FC平台的游戏；而MD、GB、SS、PS等平台的游戏，还原的时间会根据游戏和平台的复杂度有所递增，不过……总体而言周期并不会太久。”

他停顿了两秒，再道：“可是……动画就是另一回事了。动画的制作周期并不会因为我们在工程技术上的进步而缩短太多，不管是87年的动画、还是二十一世纪的动画，都得从原画开始一步一步做，从拍摄到后期配音全都是没有捷径的……就拿你说的87版忍者神龟举例，在另一条时间线上……那部动画足足有193集，连载了九年之久；而我们这场‘游戏战争’，总共也就打了九年。”他转过头，露出一个无奈的表情，“就算我们想将其还原，也没有那种资源啊。”

“嗯……”封不觉闻言，点了点头，“这倒也是……”

“再者……”而艾萨克的话还没完，他接着道，“除了忍者神龟，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秀动画不是吗？《电脑精灵》（C.L.Y.D.E）、《神探加杰特》、《蝙蝠侠》（92年动画版）、《夜行神龙》（关于这部作品，我觉得有必要提上一笔——《Gargoyles》可说是迪士尼对阿华和阿纳的一次正面回应，当时的迪士尼被蝙蝠侠动画版逼得有点狗急跳墙的味道，于是他们赶紧筹备了这样一部与自己以往风格大相径庭的、但与蝙蝠侠的风格比较类似的黑暗风动画。结果证明……很多成功都是逼出来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迪士尼做出了这样一部经典的突破之作）等等等等，另外，还有那些本应出现的经典电影、剧集……若要将这些全部还原出来，需要很多年的努力才行……但在赢得战争之前，这些都只能是空谈。”

封不觉听到这儿，也是感慨道：“这样听来，诸位还真是任重而道远……”

“呵呵……你想多了。”此时，大胡子笑着接道，“我们这些人，反而是比较轻松的，那些‘还原工程’八成是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代的人去做的事了；我们嘛……嘿嘿……只要考虑怎么在有生之年干死那帮机器人就行。”

……

虽然趟水而行比走路要累很多，但几人聊着天，也就忘却了那点疲劳。

不知不觉，他们就已行了将近一公里的距离，来到了这段下水道之行的终点——一条金属管道的入口。

这种“工程管道”在城市的地下和地上的建筑物中都是随处可见的，主要供“维修机器人”使用，所以也称“维修管道”。

基本上，辟塔在规划建造任何设施时都会把这种管道加进去，从一个AI的思路出发，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任何硬件都有故障的时候，哪怕这种事情在几十年里只发生一次，也要为那一次做好充分的准备。

但当时的辟塔不可能想到，这些管道在战争爆发后，便成了反抗军的免费工事；在开战的第二年，反抗军就通过地道策动了一次被辟塔称为“Gameboy瘟疫”的大事件，事件的具体内容各位可以自行脑补……反正在那之后，辟塔就改变了‘逮捕政策’，开始杀人了……

“话说……这管道有点太窄了吧？”封不觉站在管道口，还没往里钻，就已经觉着这尺寸不太对了。

“这管道本来就不是给我们人类用的。”正在一旁把装备往布条上绑的闪电头这时接道。

“是啊，能进就不错了。”独眼龙也道，“咱还应该庆幸辟塔的修理机器人都是球形的、而不是条状的……要不然我们就只能找未成年的、以及瘦得跟竹竿似的士兵去执行潜入任务了。”

“那……”封不觉好像从这句话里听到了某些不太妙的关键

词，“我们在管道里爬的时候，万一遇到了机器人怎么办？这种环境下岂不是要被连锅端？”

这的确是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就算是封不觉……被困在那种肠子一样的环境里并遭到射击武器打击的话，也是很难脱身的。

“放心吧。”艾萨克回话时，已是第一个钻了进去，“只要设施没有故障，就不会有维修机器人进管道，有鉴于AI建造的东西质量都极高……这些管道几乎一年到头都是空的。”他说到这儿时，上半身已经进去了，“再者……我们要爬的距离很短，动作快点儿的话十分钟就到了。”

……

艾萨克说得没错，十分钟后，他们便顺利地通过了那段管道，来到了地铁隧道中。

然而……在隧道中等待他们的，却是一整队圆桌蜘蛛和综合型机器人。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切勿做出任何异动，并在十秒内解除武装，九、八、七……”这是带头的那名综合型机器人口中所念的对白。

在听到这句话的同时，艾萨克便转头朝队友们使了个眼色，三秒不到，除了封不觉之外的四人（反正觉哥本来也没有带任何装备）全都十分迅速地将自己身上的武器给卸了，并乖乖举起了双手。

多年来和机械打交道的经验告诉他们，机器人士兵和人类士兵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说了“十秒”，那就是“十秒”，时间一到就立刻开枪，绝对没有二次警告；至于“异动”，那就更别提了，你只要敢举枪，对面就敢开枪……跟机器近距离拼枪的结果，那也是不言而喻的。

于是，这支突击小队，就这么轻易得被捕了。

……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挺好。”十五分钟后，戴着手铐、坐在囚车里的封不觉，用一种近乎悠然的态度对坐在身边的队友们道，“由他们直接押解我们到中枢区去，替我们省了不少赶路的时间和体力。”

“哈！”独眼龙这会儿显得既沮丧又愤怒，他干笑一声，接道，“还考虑什么时间和体力啊……我们已经完蛋了有没有！”

“不……还没有。”艾萨克却依然很冷静，“如果对方要杀死我们，在地铁隧道里就已经动手了；既然他们活捉了我们，就说明我们还有用。”

“切……”闪电头闻言，忿然接道，“是准备审讯我们，或是……把我们改造成PM吗？”

“呸！比起被改造成PM，我情愿自行了断！”大胡子在旁啐道。

“呵呵……”封不觉听到他们的对话，笑了笑，对大胡子道，“在你自行了断之前，就不考虑先把内奸找出来么？”

这句话，让大胡子、闪电头和独眼龙骤然色变。唯有艾萨克，仍旧保持着镇定的神色。

而这一切……自然都逃不过觉哥的眼睛。

“你的意思是……”下一秒，大胡子便看向封不觉，试探地说了半句话。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而封不觉则是用理所当然的语气接道，“我们从管道里出来的时候，大队人马已经在那边埋伏就位了，要知道……那可是地铁隧道，想在那边实行有效的埋伏，肯定得先停止地铁的正常运作才行。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对方至少是在半小时前就已经获得了确切的情报，才会布置得那么妥当。”

“也就是说……”这一刻，独眼龙念叨了半句话，并朝着艾萨克投去了一道怀疑的目光。

闪电头和大胡子的反应也和他差不多，毕竟这次行动的

路线是艾萨克决定的，其中的干系不言自明。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封不觉笑盈盈地看向艾萨克，言道，“队长？”

艾萨克还是绷着脸，沉声道：“我……也觉得队伍里有内奸。”他的视线扫过了队友们，“我也很清楚，在这件事上，我的嫌疑非常大。”他摇了摇头，“但眼下，我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谁才是内奸。所以……我不想辩解，因为无据的辩解是徒劳的；同时，我也不想去指认谁，因为那样只会显得我是在转移目标……反而会让真正的内奸藏得更深。”

“哼……”听得此言，大胡子当即冷哼一声，“说得好，不愧是艾萨克。”他的表情变了，并用一个坚定的眼神看向了队长，“我相信你！不是内奸。”

“你……有什么根据吗？”独眼龙听了，又看向大胡子问道。

“没有根据。”大胡子撇了撇嘴，“是我个人的直觉罢了，反正我觉得这个男人不是那种两面三刀的人。”

“你这话什么意思？”独眼龙道，“难道我们看着就像是两面三刀的人？”

“哈！谁知道呢。”大胡子笑道，“也许我才是内奸……想用这番话来拉拢艾萨克、影响他的判断，这样想也很合理吧？”

“算了吧，谁都知道你是最不可能的。”独眼龙道，“虽然你不是知跃者，但就冲你和辟塔军的杀女之仇，你也不会变节。”

“你和那些机器人不也有夺眼之仇吗？”大胡子接道，“至于队长和副队长，一个是军中的传奇英雄，另一个资历比司令还老，这样看来……谁也……”

“我说……”封不觉打断了大胡子的话，“你是不是把我这

位救世主大人给忘了？”

他这么一说，众人也都反应过来了。

“对啊……你这家伙的嫌疑才最大吧！”独眼龙望着觉哥，恍然大悟般高声念道。

“确实……只有你的底细，大家并不了解。”闪电头也看向觉哥，皱眉到，“还有……这次行动本身，也是你提出来的。”

“是啊。”封不觉点点头，“假如我是一名旁观者，我也会认为自己的嫌疑才是最大的；因为在本队的五人中，我身上存在的疑点才是最多的。”他笑着歪了下头，“那么问题就来了……到底是不是我呢……”

觉哥这话，并不是在开玩笑，而是摆出一副开玩笑的态度在认真地思考。

虽然封不觉主观上没有做出任何卧底行为，但理论上来说，他还真有可能就是内奸……

比方说——在“玩家”的意识降临前，这个被封不觉附身的角色本身就是一名卧底间谍，而且他身上还携带着某种仪器检测不到的追踪装置。

这种假设成立的话，觉哥就有可能在不知情的前提下为对方送出了情报。

“诶？”数秒后，封不觉的思绪中忽又闪过了什么，他即刻在心中暗忖道，“不对劲儿啊……既然这队人已经被捕了，为什么那个内奸还没有跳出来呢？按理说他/她已经没有必要继续伪装下去了啊。难道……他/她……或者说‘辟塔’，还有什么别的目的？”

第1145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八）

半个小时后，封不觉他们从囚车里被押了下来。

于是，中枢区的大楼，便出现在了他们眼前……

在观看片头CG时觉哥就注意到了，在这座建筑数量繁多、但建筑的外形种类却很少的城市中，唯有那中枢大楼的造型是独一无二的。

远远看去，这栋楼就像四把并在一起的宝剑，直入云霄。

而这样的设计，自然也是有原因的……

AI可不会刻意地去追求标新立异的外形，辟塔之所以把中枢区大楼造成这样，原因有三：其一，传输信号会比较好；其二，防御武器的部署会更方便；其三嘛……

关于这第三个原因，咱就得着重讲一下了……

或许，前两个原因皆是显而易见、连平民也能推测出来的。但这第三个原因……至少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反抗军、还是在辟塔统治下的人民……全都不知道。

而这个真相就是——每一座城市的中枢区大楼，都是可以“发射”的。

看看到这儿，肯定又有人要问了，把大楼发射出去干嘛呢？当核弹使么？

当然不是……

要知道，辟塔对自然环境、或者说对“地球”的爱护远比人类更甚；早在AI战争时期，辟塔就发明了威力与核弹相近、但并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伤害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些被它装在各个城市中枢里的自爆装置，采用的也是这项技

术。

而即使是这种武器，辟塔也从来没有拿出来对城外的反抗军用过……因为对辟塔来说，炸死点人倒还可以接受，但炸到了花花草草、山山水水，那就不太好了。

那么，这些中枢大楼的发射功能到底是在闹哪样呢？

答案是……为了在必要时进行“合体”。

没有人知道……这条时间线上的辟塔，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完成一项堪称史诗级的工程——方舟计划。

这项计划的内容，包含了很多项会令反抗军感到绝望的事实。

比如：人类们一直苦寻不到的……辟塔的“总机”，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发射到地球的卫星轨道上去了。

又比如：辟塔还在月球上建了个“备用总机”，随时可以启动。

还有……只要辟塔愿意，它可以立即发射全球成百上千个城市中的中枢大楼，然后在七十二个小时内，让这些分机在环地球的轨道上与总机完成“合体”，组成一艘可以驶离太阳系的星际飞船。

反正……对于这些破事儿，反抗军那边是一无所知的；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确实是不知道比较好，省得因为压力大而掉头发。

……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

虽然封不觉是戴着厚重的金属手铐被“押入”中枢区大楼的，但【攻入A0007城的中枢】这个任务依然算是完成了。

紧接着，任务栏里的内容也随之刷新：【于虚拟维度中摧毁辟塔】

“不愧是普通难度……”封不觉看到这条任务时，立刻在心

中念道，“任务的表述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提示’了。”

的确，这条任务的描述，不但告诉了玩家该“做什么”，顺带还提到了“在哪儿做”、或者说“怎么做”……这着实是体贴周到。

相同的剧情……若是换成噩梦难度的话，任务描述铁定会省略成【摧毁辟塔】这四个字；然后……不明真相的玩家就得自行去调查摧毁辟塔的方法了。而查到最后，玩家没准就会制订出一套“毁灭地球所有城市、顺带炸掉一个卫星和以及一个月面基地”的大行动来。

“哼……防卫得还真是森严。”行到辟塔那巨大的分机前时，大胡子已经把一路上所有的防御武器发射口给确认了一遍，随后乐呵呵地言道，“整栋楼内的每一寸空间都在守备武器的瞄准范围内，看样子咱们是不能轻举妄动了呢。”

他的这句话，虽是用很随意的口吻所说，但大伙儿都明白……大胡子这其实是在坚守自己的职责、提醒着队友们周围的情况。

“欢迎你们，人类。”两秒后，辟塔开口了。

它的声音直接从那巨大的“分机”内传来，也没有与之匹配的图像；不过，其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倒是和一般的人类无异。

“欢迎？”闪电头是第一个回话的，她一边说着，还一边扬了扬自己被铐住的双手，“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

“我认为，对一群致力于将我抹杀的低等生物而言，这样的待遇已算是非常客气的了。”辟塔回应道。

“哈！”闻得此言，封不觉当即大笑一声。

“嗯？”一秒后，辟塔接道，“你笑什么？”

这一秒之间，辟塔已对封不觉这一声大笑的音频进行了解析，并从中读出了莫名的自信和嘲讽之意，这一结果……不禁让AI感到了好奇。

“没什么……”而封不觉，则用一种近乎慵懒的态度回道，“我只是忽然想起……基本上……对我用过‘低等生物’这种称呼的家伙，到最后全都被我给弄死了。”

就在觉哥说话的同时，辟塔重新对其进行了一次扫描，但得到的反馈却是……

【视觉信号识别——人型生物，青年男性。】

【扫描识别……】

【面部识别程序检索……无对应信息。】

【骨骼识别……无反馈数据。】

【程序异常，切换扫描机制。】

【扫描失败，目标身份无法确认。】

半小时前，在封不觉被捕之时，辟塔已根据情报确定其身份为一名“搜查部队被俘人员”；但眼下，当封不觉真正地来到了辟塔面前，后者却发现情况不太对。

“你……是谁？”听完觉哥的话后，辟塔便用狐疑的口气问道，“这个星球上所有九周岁以上的人类，全部都在我的身份识别库中有记录，为什么你会没有？”

辟塔的问题，让突击小队的其余四人也感到了吃惊，他们也纷纷朝觉哥投去了好奇的目光；一时间，封不觉那“救世主”的身份好像又变得十分可信了。

“呵呵……谁知道呢。”对方不问也就罢了，这一问，谈话便进入了封不觉最喜欢、也最擅长的节奏，“也许……我根本不是这个星球上的人；也许……我今年才八岁、只是发育比较早；又或许……是你本身出了什么问题，我建议你还是先给自己杀个毒、重装个系统啥的再说。”

辟塔诞生以来，还是头回听到有人对自己说“杀个毒、重装个系统”这种词儿；要比喻的话……对一台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说这些，就跟对一个人类说“你去重新投个胎吧”是一

样的。

“A8504……”沉默了数秒后，辟塔再度开口道，“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的这个问题刚出口时，众人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然，下一秒，当“A8504”做出回应的刹那，所有人便都明白了……

“根据我所知的情况，他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救世主’。”回应辟塔的人，是独眼龙。

“你这小子……”站在他身旁的大胡子当时就露出了怒不可遏的神色，“原来是……”

“对……”独眼龙打断了大胡子的话，“就是我。”他边说还边往后退了两步，估计是怕对方扑上来跟自己拼命。

“唉……”另一边的艾萨克，随即就发出了一声叹息，“失策了……”他微顿半秒，接道，“为了防止有PM混入，我还特意选择了从未有过被俘记录的队员，没想到……”

“哼……没错。”独眼龙冷笑道，“我不是PM，我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投靠辟塔的。”

“为什么！”这时，闪电头高声质问道，“你分明也是知跃者，为什么要投靠机械！”

“知跃者……呵呵……那又怎么样？”独眼龙皮笑肉不笑地应了一句，接道，“就算拥有了另一条时间线上的记忆又如何？你们为什么非要把电子游戏的存在传播给全人类呢？那个有电子游戏的世界……就一定比现在的这个好吗？”

独眼龙的语气一阵儿高过一阵儿，渐渐激动起来。

“在我看来，辟塔是完全正确的。”他停顿了两秒，继续说道，“电子游戏、还有其他那些充斥着暴力和意淫的影像制品……全部都是垃圾！是扰乱人类心智的毒药！”说到这儿，他朝着身旁的辟塔分机甩了下胳膊，“辟塔创造的世界难道不

好吗？这样的社会和谐、安定、公平……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安分守己地活着；没有悬殊的贫富差距、也没有随之而来暴力、更没有种种因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衍生的愚行……”

“住口！”这一刻，一贯冷静的艾萨克竟是暴喝出声，“丢弃了梦想，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

“你才住口！”不料，独眼龙毫不畏怯地暴喝着反驳，“人本来就是动物！是低等的生物！数千年的文明史已经足够证明这一点了！”他瞪着艾萨克，大声道，“为什么这几千年来人类始终活在战争、压迫和谎言之中？因为造就这些的就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劣根性！”

“人们一直憧憬着、想象着的所谓‘理想乡’……不正是如今辟塔所改造出的世界吗？靠我们人类自己……这样的世界是不可能诞生的！更不可能维持！只有辟塔……只有它这‘更高等的存在’，才能完成这样的伟业！”

话至此处，独眼龙扫视了眼前的四人一圈：“而你们这帮家伙，却偏要破坏这样的世界！就为了……‘把游戏的存在还给人类’这种理由……哼！简直是可笑至极！”

啪，啪，啪啪啪……

独眼龙的话音落时，不远处，竟是缓缓响起了一阵掌声。

众人循声望去，惊异地发现……封不觉手腕上的手铐，这会儿已经落在了地上；看那手铐的状态……俨然是被他用蛮力挣断的样子。

“好，说得好。”封不觉一边给独眼龙鼓掌，一边说道，“真可谓慷慨激昂、催人尿下。”他挂着嘲讽的笑容，话锋一转，“只是……真正的可笑之处在于……”他也转过头，朝辟塔瞥了一眼，“你口中那‘更高等的存在’，恰恰是人类这些‘低等生物’在一条‘充斥着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时间线’上制造出来的。”

闻得此言，辟塔好像有点按捺不住了，它插嘴道：“我的诞生，和电子游戏没有任何关……”

“你少放屁！”封不觉粗暴地打断了对方，“假如在那条原始时间线上就从未出现过电子游戏、也从未出现过那些被你和谐掉的影像制品……那么互联网也肯定会和如今人们所知的大不相同；在那样的历史进程下，网络极有可能变成一个不对一般民众开放、也从未对一般民众开放过的平台；而你这个智能广告程序……也永远不会被研发出来。”

“首先，我不具备放屁这种生理需求。”辟塔回应对方的话时，条例还是很清晰的，就算是脏话他也会从逻辑上进行否定，“其次，你的假设只是你个人的想象，在我的模拟中，人工智能是注定会诞生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其三，我必须得说……你挣脱手铐的行为很不理智……”

在辟塔回话的过程中，已经有五台圆桌蜘蛛来到了封不觉周围，将其包围了起来，看起来是准备对其进行武力压制了。

“哦……”而封不觉则是淡定如故，“按照你这几句罗圈儿电磁屁的意思……你的推理就是‘对必然事件的模拟’，而我的推理就是‘不切实际的想象’咯？”

“那是当然。”辟塔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难道你愚蠢到了‘认为自己的大脑能比人工智能做出更加出色的演算’这种地步吗？”

“哈！哈哈哈哈……”也不知为何，封不觉突然大笑一阵，再道，“我总算是明白了……这才是这个宇宙的‘悖论’所在啊！”他歪着头，对辟塔笑道，“你这家伙在两条时间线上的存在、以及你对这个时空以及自己的看法……已经构成了自相矛盾的多重否定。也难怪……‘命运’会对我下达摧毁你的任务了。”

第1146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九）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救世主先生。”由于系统屏蔽了部分关键词（比如“命运”），所以辟塔确是无法理解觉哥的意思，当然了，这并不影响它的应对策略，“还是等我把你带去实验室之后，慢慢听你说吧。”

其话音未落，那些蓄势待发的圆桌蜘蛛就齐齐动了起来。

这些战斗型机器人的速度很快，其爆发力和反应皆在人类之上，接近猫科动物的水准。

霎时间，五部圆桌蜘蛛已张开足肢、利用它们的身体结成了一个包围网，将封不觉的身形笼在了其中……并快速收拢起来。

然，就在此时！

叱叱叱叱……

但闻，阵阵疾响破风而起。

但见，道道黑芒斩绽而出。

弹指间，那些圆桌蜘蛛便被切得分崩离析，碎散落地；这些用枪械都要打上一会儿才会坏掉的机械士兵，在【疯魔扑克】和【卡片暗杀术】的面前却是不堪一击，简直跟纸片差不多。

“呵……身为救世主，会那么容易就被你抓到吗？”两秒后，封不觉拍了拍沾到衣服上的金属碎屑，悠然念道。

而辟塔也是不甘示弱，觉哥话还没说完，它就将这个空间里所有的防御武器全都对准了后者。

“怎么？你不是要抓活的吗？”封不觉则依旧是一种有恃无

恐的状态，“用防御炮齐射的话，八成是要死人的哦。”

他这种态度，显然也是有依据的；要推测AI的意图，其实并不算难……假如辟塔想杀他的话，在地铁隧道里、甚至在维修管道里就可以动手了，根本没必要把他们几个抓到中枢区来。

既然机械士兵们已经把人带到了这里，就说明辟塔肯定还是想拿活的。

“对，现阶段，我还没有打算要杀死你……”辟塔回道，“但你也该明白，就算我不开火，你……和艾萨克他们，也不可能活着逃出此地。”

“哈！”封不觉干笑一声，“用你那自以为出色的演算能力好好想想吧……我真想逃的话，还用等到现在？”

“这我也知道。”辟塔确也推演过那种情况了，“以你目前表现出的能力来看，在你被押解到这里的过程中，你完全有机会逃走；但你并没有逃、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逃跑的企图；可见……来到这里、来到我的面前，正是你的意愿。”它微顿半秒，再道，“至于你这样做的动机嘛……应该是想要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卧底，或是不想舍弃自己的队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呵呵……不对。”一秒后，封不觉便笑着否定了对方，“我来这儿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你使用‘这个’。”

他一边说着，一边又从行囊里掏出了一样东西——一本书。

“你要做什么？”辟塔用视觉信号确认了一下，那本书的名字叫【查克·诺里斯的自传】……意味不明。

“也没什么，我只是打算……从时空层面解析你的数据，然后进入虚拟维度，以程序的方式将你摧毁。”封不觉翻开了书本，面向辟塔的分机，淡然回道。

这一瞬，通过对封不觉的面部微表情和音频进行解析，

辟塔得到的结论是——此人没有说谎。

而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辟塔又做出了一系列推演；它认为，发生这种情况，有50%以上的可能是……此人受过特殊训练、可以控制自己的表情和声音在说谎时不受影响；有40%的几率是……此人自己相信自己所言是真，但客观上来说他无法做到。

只有不足10%的可能是……他真的可以做到。

但无论如何……

即使辟塔暂时无法知晓对方“如何做到”所言之事，即使在现有的分析结果下出现实际威胁的几率不到10%……辟塔仍然是做出了“自爆”的决定。

因为……作为一个AI，它绝不会抱有侥幸心理，就算是1%的致命威胁，它也要用100%的措施去应对。

于是，辟塔果断放弃了活捉对方的企图，并启动了自爆装置。

【A0007号自毁协议已生效。】

【正在启动引爆程序。】

【3，2，1……】

没有疏散信号，也没有毫无意义的超长倒计时。

辟塔的这套自爆流程，从做出启动到爆炸，期间的耗时不足五秒钟。

五秒后，中枢区大楼底层的自爆装置便引发了一次堪比核打击的爆破，仅用了十秒左右，急速扩张的白色光爆便将整座城市吞没……

同一时刻，就连远在矿洞基地中的反抗军们都感受到了如同地震般的冲击。

……

“我……还活着？”回过神来的时候，艾萨克发现自己已躺在了一片沙滩上。

他的耳边很快响起了海潮击岸之声，口鼻中也莫名泛起了一阵海水的咸涩味……这种感官上的刺激，让他迅速恢复了清醒。

“唔——”随之而来的剧烈头疼感也似一阵阵的浪潮，让坐起身来的艾萨克差点儿又倒了下去。

好在，这种糟糕的感觉很快就以一种十分明显的速率消退了。

“别担心，转换后造成的不协调感很快就会过去的。”下一秒，封不觉的说话声便传入了艾萨克的耳中，“适应以后这就和原本的身体没什么区别了。”

艾萨克循声转头，在数米外看到了封不觉的身影。

同时，他还看到了倒在沙滩上、仍处于昏迷状态的闪电头和大胡子。

“这……”艾萨克看着封不觉道，“这是哪儿？地狱？天堂？”

“呵呵……”封不觉笑了笑，“在那两个地名的前面加个‘任’字可能更合适一点儿。”

他的这句玩笑话，是基于中文而言，系统也着实无力翻译，所以艾萨克没听懂。

“这么说吧……”看到对方那疑惑的表情，封不觉便顺势转移了话题，“我们现在已来到了一个与辟塔的‘意识存在’平行的虚拟维度中。”

“是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艾萨克又问道。

“啊……算是吧。”封不觉道，“其实我也没想到会把你们一起带进来，本以为你们会和全城的人一起完蛋的……”

这倒是实话，觉哥确实没料到【查克·诺里斯的自传】的

效果会把这些NPC也卷入其中。

“对了！A0007城……”艾萨克好似忽然想到了什么，表情一惊。

“已经炸了。”封不觉没等他说完便接上了这句。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艾萨克顿时显得很悲愤交加，情难自已。

“因为辟塔判定我对它的存在构成了威胁，就立即做出了极端措施。”封不觉回道。

“你……你这……”艾萨克踉跄地从地上站起，几步走到觉哥跟前，抓住了后者的衣领。

“我能看出来，城里有一些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封不觉用颇为无奈的口气接道，“但你也很清楚，对我发火是没用的。”

这一刻，艾萨克大口喘息起来，剧烈的情绪波动和生理上尚未完全消退的不适感让他突然泛起了一阵恶心。

几秒后，他松开了觉哥，并跑到一旁跪地呕吐起来。

“该死！该死！”艾萨克吐完后，便开始握拳捶地，叫骂起来，他的神情和语气充满了悲怆和懊悔。

封不觉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那个男人是明事理的、也是足够坚强的……艾萨克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来调整，毕竟……他也是人。

……

大约两分钟后，闪电头和大胡子也都醒了。

封不觉也简单地跟那两位解释了一下当前的情势，二人虽是没有完全听懂，但他们也只能接受现实。

之后，四人又原地休息了片刻，主要是为了等待后醒的两人从不适感中缓过来。

待那两位也恢复得差不多时，艾萨克来到了封不觉的面前，摆着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问道：“封先生，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

“你……”封不觉望着他的脸道，“确定自己已经没事了吗？”

“不，我有事。”艾萨克道，“我现在的感觉非常不好。”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明显的杀意，“我想……‘干掉辟塔’，会让我稍微好受一些。”

“嗯……”封不觉点点头，“明白……明白。”

艾萨克随即又道：“根据你刚才所说的情况，我要是没理解错的话……只要在‘这个世界’里把辟塔摧毁，那么在‘现实世界’里它也就完蛋了对吗？”

“没错。”封不觉应道，“此刻，我们的就像是一组‘电脑病毒’，而辟塔则是一个拥有强大防火墙的、尚未被攻破的系统。一旦我们在这里将其毁掉，那在另一个维度中……那些承载着它的硬件、以及在它控制下的军队……全部都会变成废铁。”

“哈！”大胡子这时接道，“听起来……运气好的话，靠我们四个人，就能结束这场战争了啊。”

“事实上，这应该才是结束战争的唯一方法。”封不觉说罢，顿了两秒，再道，“因为根据我解析辟塔时得到的情报来看……贵军在现实中战胜辟塔的可能性基本是零。”

“这么说不对吧？”闪电头道，“司令制订的游戏战争计划现在还仅仅是初步阶段而已，只要花些年月，发动更多的人类，就能进入下一阶……”

“不不不……”封不觉打断了对方，“这并不是时间和阶段的问题……事实上，就算全人类都投身知跃者阵营也没用；我说你们没胜算的原因是，从技术上来说，你们根本就不可能通过物理打击去消灭辟塔。”

“Why？”闻言后，那三位异口同声地问道。

于是，封不觉就把辟塔那已经成型、且随时可以启动的“方舟计划”告诉了他们……

在其诉说的过程中，那三人的脸上的表情迅速就转变成了一种压力大到马上就要脱发的状态。

“就是这么回事了……”封不觉说罢，又用总结的口吻接道，“对辟塔来说，真到了万不得已、必败无疑的境地时……全人类、乃至地球这个星球都是可以舍弃掉的东西；以这个AI的尿性来说，它最后一定会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于‘人类这种低等生物无药可救’，然后以此为依据，给地球来一发足以毁掉整个星球表面生物及生态系统的毁灭打击，接着……它就能心安理得地去宇宙中寻找别的星球和物种进行‘改造’了。”

“我明白了……”半晌后，艾萨克才沉声接道，“正因如此……才会有‘救世主’。”

“呵呵……”大胡子好像也懂了，他笑了笑，“也就是说，赢得这场战争的机会只有这一次……”

“而这个任务……”闪电头也接道，“恰恰就落在我们四人身上。”

“很好，看来各位都已了解了这个设定。”封不觉道，“接下来……我觉得是时候公布一个坏消息了。”

“哈？”大胡子听到这句话时的表情仿佛在说——难道刚才那些算好消息么？

“来到这里后，发生了一件令我也颇感意外的事。”封不觉随即便道，“那就是……我身为‘救世主’的能力，在这个维度里受到了限制。”

其实，觉哥这就是在用一种NPC们听得懂的方式，告诉他们——“抱歉，哥的技能栏被锁了，我也不想的。”

“限制？”艾萨克追问道，“怎么个限制法？”

“这个要解释起来就稍微有点复杂了。”封不觉道，“不过你们放心，单论身体能力的话，我还是比普通人类要强很多，不会拖各位后腿的。”

……

有书则长，无书则短。

四人又交流了几分钟后，便整队出发了。

他们身处的沙滩旁，是一片茂密的椰树林，考虑到另一个方向是大海，所以四人也没什么选择的余地，只能向着树林的方向前行。

这次，负责领头的人换成了封不觉；因为其他三人身上都没有装备，而他却能像变魔术般从身上掏出一把菜刀来，所以这披荆斩棘的开路工作便顺理成章地落到了他的身上。

在林中行了十多分钟，四人便来到了一片地势较为开阔的区域。

接着，一个由不明武装团伙所建的林间营地……便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第1147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十）

“这些是什么人？”蹲在树丛里观察片刻后，大胡子压低了声音问了觉哥一声。

“这还不明显么？”封不觉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应道，“军人呗。”

“我自然看得出这是军队的营地，我是想问这帮家伙为谁卖命……”大胡子接道。

“反正不是为了辟塔。”封不觉回道，“要说立场的话……这支部队本身就代表了一股势力。”

“你怎么知道？”大胡子又问。

“这事儿一目了然。”这一刻，艾萨克接过话头道，“你看见他们的军徽和军旗了么？”

“啊……”大胡子道，“看到了啊。”接完这句，他又若有所思地念道，“总觉得……很眼熟啊，好像在哪儿看到过。”

“你玩过《魂斗罗》吧？”艾萨克当即又提醒道。

“哦！”大胡子一听，恍然大悟，不禁提高了声音。

他这一嗓子刚提起来，就吓得旁边的闪电头一惊，后者抬起手来……一巴掌就捂住了这大叔的嘴。

“找死呢！”下一秒，闪电头压低了嗓门儿，冲着大胡子厉声道，“咱们现在连武器都没有，万一暴露的行踪就成活靶子了！”

“嗯……”大胡子点点头，并从对方的指缝里挤出一句，“不好意思……我也是一不留神。”

两秒后，闪电头撤开了手，顺手又在大胡子的衣服上抹了抹手掌上沾到的口水。

“封先生，这情况……你怎么看？”接着，闪电头也看向觉哥询问道。

封不觉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反问了一句；“你们都玩过魂斗罗是吧？”

“那当然。”艾萨克回道，“反抗军里几乎所有人都玩过这个游戏。”

“嗯。”觉哥点点头，又道，“知道游戏的剧情吗？”

“呃……”

这个问题，让艾萨克、大胡子和闪电头三人全都懵了。

的确，《魂斗罗》谁都玩过，但知道剧情的人可能一百个人里也未必能找出一个来。

“要说剧情的话……”结果，还是大胡子在思索一番后，回道，“大概就是施瓦辛格和史泰龙组队突突掉了一整个儿团的兵力，最后还捎带着剿灭了一个异形的母巢？”

“你倒是挺会总结的嘛。”封不觉笑了笑，“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把FC上两代魂斗罗的剧情很完美地概括出来了啊。”

“嘿……过奖。”大胡子也笑了，单纯的大叔完全没听出觉哥这话里的吐槽之意。

“那么，我再来说一下没有经过概括的版本好了……”下一秒，封不觉就正了正神色，讲解道，“首先，魂斗罗的故事背景还真就是根据《异形》改编的……两名主角的原型也的确就是州长和史泰龙。”

“哦……”艾萨克和闪电头此时的反应，就好似在说——大胡子居然真扯对了？

“作为横版射击游戏的里程碑和教科书，魂斗罗可谓开天辟地之作，对后来的所有同类型游戏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觉哥的FC小课堂仍在继续着，“只是，大部分人……都把这款游戏的剧情给忽略了。”

……

【注：下文中封不觉所讲解的剧情，为KONAMI给出的日版剧情。至于《魂斗罗》的美版和欧版……由于二者都对剧情、人物、设定等做出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此处就不具体去讲了。

不过，关于“改编”这件事本身，我觉得还是可以吐槽一下的……

基本上呢，欧美发行商对于日本游戏或动漫原作的改编，都是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和谐问题，其二是商业目的。

不得不说，多年来的许多“改编”作品，真心是让我们领教了无数欧美发行商LOW穿地心、蠢破苍穹、渣无止境的硬实力。

在这些自作聪明的脑残的不懈努力下，不仅有很多经典系列的标题变得非常混乱，更令人蛋疼的是……许多作品的核心意向遭到扭曲甚至颠覆。

举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在大名鼎鼎的《龙珠》的美版动画中，悟空在变身超级赛亚人后对弗利萨说的台词被翻译成了“我是宇宙的希望、无辜之人的守护者、我是真理、光明的盟友……”没错，你没看错，他们就是这么改的……把赛亚人改得比美漫的超级英雄还高大上。

再说一个经典惨案——由福克斯推出的《数码宝贝大电影》；当年，他们强行地将三部剧情和设定毫无关联、甚至画风都不一样的数码宝贝剧场版剪辑组合，强行用字幕加上莫须有的关联，强行将一段长达四分钟的、由《安吉拉·安娜康达》（当时版权也在福克斯手上）的角色演绎的短片插在电影的片头，再强行配上一首不知找哪个写广告歌的智障写的主题曲，最终成功整出了一坨充满铜臭味和坑爹感的圣屎。

要说这些糟蹋版权的发行商在这些年为世界做出了什么贡献，可能就是他们变向地促进了“监修”这一职业的发展。】

……

觉哥顿了顿，再道：“当然了，说‘剧情’，似乎也有点不确切，因为这游戏的主要内容的确就是突突突……”

“咱们就用‘背景故事’这个词吧……”

“大体上呢……在魂斗罗那个世界的2631年9月12日，有一颗陨石坠落在了新西兰附近的加尔加群岛（虚构的岛屿）上，两年后，即2633年的12月，联邦军司令部得到了一份情报；情报显示……有一个叫做‘红隼’（又译‘红色猎鹰’）的武装集团已经控制住了加尔加群岛地区，并在那里建了很多基地，企图利用异形发动侵略战争。”

“于是，特别防卫军‘Contra’就派出了两名成员去破坏红隼的计划。”

“至于这次机密行动的结果嘛……咱们也都知道了；就像大胡子说的……两条壮汉从直升机上跳下来，突突光了方圆几百公里内所有活着的敌人和异形，然后又乘上直升机回去了。”

话至此处，封不觉抬手指了指几十米外的那个营地，再道：“此刻，咱们眼前的这支部队……从他们那红色老鹰状的军旗和军徽、以及那些士兵的造型来看，绝对就是红隼无误。”

“诶？你等等。”大胡子听到这儿，又疑道，“这里不是辟塔那‘意识存在’所处的维度吗？怎么又成了魂斗罗的世界了？”

“你想错了，这里并不是魂斗罗的世界……”封不觉接道，“只不过，有关魂斗罗世界的数据碎片在这里实现了具象化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艾萨克不解道，“辟塔不是坚决否定电子游戏的存在吗？那它的意识维度里怎么会有这些？”

“很简单……因为这条时间线上的辟塔，同时也具备着另一条时间线上辟塔的全部记忆数据。”封不觉回道，“这些数据就像是知跃者们的记忆，是跨越了两条时间线的关联信息……这是辟塔无法摆脱、也极难处理的东西；因此，这部分数据的所在之处，亦是辟塔那防火墙的‘漏洞’所在之处。”

觉哥说着，环视了一下身边的三人：“而我们……作为某个更高的意志用于修正时空悖论的关键性棋子，自然也就被直接送到了这部分的数据层中。”

“嗯……”闪电头听罢，当即接道，“抱歉，我基本没听懂……封先生，你还是告诉我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吧。”

“呵……”封不觉笑道，“行～”他转头朝另一边看去，“看见三点钟方向的那个帐篷了吗？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已经通过数据视角确认了……没错儿），那就是这个营地里堆放备用装备的地方……咱们一会儿就摸进去，弄一身装备，然后把这儿的红隼军全部突突掉。”

“嘿嘿，这战术我喜欢。”大胡子一听可以突突别人，顿时就来劲儿了。

艾萨克和闪电头显然也没什么意见，事到如今，他们肯定是得跟着救世主行动的。

于是，四人在封不觉的带领下……悄悄地、谨慎地靠近了那个帐篷。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距离帐篷仅十米远的林间；到了这个位置，确实是无法再靠近了……要不然必定会被守卫给看见的。

“好，这个位置可以，你们等在这儿。”封不觉轻声交代完了这句，转身就要走。

“喂！你去哪儿啊？”大胡子用着急的口吻悄声问道。

“我绕去营地另一侧，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一旦守卫离开，你们就可以从现在的位置冲进帐篷拿装备了。”封不觉回

道。

“那你怎么办？”艾萨克问道。

“放心吧。”觉哥摆了摆手，“我有的是办法。”

这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所以另外三人也没拦他。

就这样，封不觉独自离开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艾萨克他们屏息凝神地待在原地，有种如坐针毡的感觉。

好在……两分钟后，这僵局便被打破了。

只听得“嘭”的一声，营地另一端赫然升腾起了一阵浓烟。

紧接着，营地里就此起彼伏地响起了“敌袭！敌袭！请求支援！”的喊声。

一时间，红隼的士兵们全都朝着爆炸声响起的方向跑了过去，军备帐篷前的守卫真的被引开了。

艾萨克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三人快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后，便箭步冲出了树林，突进了帐篷中……

……

与此同时，封不觉这一侧……

“哈！跟我斗？”觉哥这会儿玩儿得可high了。

他一边在林间跑跑跳跳、左突右闪，一边拿着把水枪（即【恒星冷却炮】）对着迫近的追兵们BIU~BIU~BIU~

刚才，封不觉一个人摸到了营地这边的树林中，随后就从【无尽榴弹匣】里取出了两发手雷；一发，被他做成了绊雷，藏在自己与敌军之间的路线上；另一发，他直接就扔进了红隼营地的指挥部……

这里得说明一下，这个指挥部的帐篷，是整个营地中守备最森严的地方；正常来说，是不可能让人无声无息地接近

到可以投掷手雷的距离的。

只是……封不觉依靠着远超正常人类的臂力以及精准的计算能力，愣是从八十几米外把手雷扔到了帐篷的正上方，这就让对方防不胜防了。

这个营地的指挥官，也真心是倒了血霉……好端端地坐在指挥部的帐篷里，突然间就被穿透帐篷顶部的弹片给扎成了筛子。

指挥部一炸，营地内就乱成了一锅粥；封不觉趁热打铁，又拿出【欺诈怀表】，利用其扩音和变声效果、再配合他个人的一点点口技，在营地里带起了一阵阵“敌袭”和“请求支援”的喊叫声。

这样一来，整个营地的士兵都被他吸引过去了——人家还以为遭到大部队突袭了呢，谁曾想……其实敌人就封不觉一个。

第一队被引进树林的红隼士兵毫不意外地踩到了绊雷，轰隆一声就给炸躺了五六个。

紧随其后的部队看到这一幕后，自是压力倍增……毕竟他们又不知道其实只有一个雷罢了，还以为树林里藏了很多陷阱呢；有了这重顾虑，行进速度自然就慢了下来。

这么一缓，封不觉的迂回余地可就大了，他拿出了水枪和弹弓、仗着自己的感官和运动能力都完爆敌军，在树林里各种游斗，在自己毫发无伤的前提下很有效率地开始收人头。

“别追了！对方只有一个人！这是调虎离山！”六七分钟后，红隼的队伍中终于有一位中层指挥官智商上线，喊了这么一声。

在他的指挥下，追进树林的士兵们也都纷纷调头，开始往营地回撤。

“哼……”封不觉见状，哼了一声，念道，“过了七分钟才

意识到……晚了吧。”

正念叨着呢，但闻……

突突突突突突突……

好几拨重武器连射的声音从营地中传来，同时还伴随着一些零星的轻型武器射击声。

“看起来……那边也打上了呢。”封不觉一听就知道，这是艾萨克他们武装完毕后与红隼部队发生交火的动静。

“呼……”觉哥呼了口气，转过身来，“那么……我也差不多该调头杀回去了吧。”

第1148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十一）

既然封不觉已决定了要杀回去，那么他的行动模式肯定是要改变了。

突击时的作战方法肯定和迂回时不一样；此前，为了吸引敌军的注意力、保持对方追击的欲望，觉哥才没有做得太过分……

而眼下，他就不用再客气了。

虽说在进入这个维度之后他的技能栏被锁了，但其行囊、装备、专精和身体能力全都是可以正常发挥的状态。

具备着A级器械专精和B级射击专精的封不觉不费吹灰之力地就掌握了红隼士兵们所掉落的武器装备用法……抄起两把冲锋就突了回去。

枪法、视野、反应、移动速度……论综合素质，封不觉绝对是名副其实的Contra（魂斗罗这个游戏名称的含义是指具有优秀战斗能力和素质的人），基本上来说游戏中角色能做到的事情，他都能做到……

比如说——原地跳起几丈高，在空中将身体蜷成球形的同时对着周围开火这种事情……如果有必要的话，觉哥也能搞定。

另外，封不觉还有一项优势，那就是……他可不像游戏中的人物那样一触即死；觉哥的防可高着呢，已经成长了很久的【I WANNA BE A BELT】和【19/20的刻薄战甲】都是防御力极高的装备，一般的子弹伤害在这两件防具的面前根本就不叫事儿，再者……凭着零时差演算和惊人的身体能力，他本来也不太可能被子弹命中。

综上所述，当封不觉决意要一路突突过去的瞬间，几乎

已经注定了红隼军的结局。

就这么打了五分钟，觉哥便从营地的一侧杀到了另一侧，顺利地与艾萨克他们三人会合了。

那三位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作为和辟塔军那些终结者部队战斗了多年的精英，打打红隼的这帮货……对他们来说最多也就是个训练强度。

当然了，他们的杀敌数和效率肯定是不如封不觉的……

长话短说，四人重聚之时，红隼的这个营地就算是被攻下了；对方的士兵是死的死、跑的跑，再无战意。

也正是在此时，系统提示在觉哥耳畔响起了：【主线任务已触发】

“嗯？”封不觉一听，便在心中念道，“分支主线？”

不，那并不是分支主线……确切地说，应该叫平行主线。因为任务的内容并不和另一条主线任务有冲突。

【进入魂斗罗区域的“水下八关”】

“哦，是提示啊。”打开任务栏看了一眼后，封不觉立刻就明白了系统的意思。

说白了，这条任务就是“直接提示”加“送奖励”的性质；它不但告诉了玩家下一步该怎么做，还等于是在玩家通关时增加了一个任务完成数、提升了最终的奖励。

在此，还是不得不说一句……普通难度的剧本，实在是太友好了。

“嗯……不过……”几秒后，觉哥又转念一想，“系统应该也很清楚，这个所谓的‘水下八关’是不存在的吧？那这个任务的意思是……”

（注，魂斗罗的“水下八关”可说是中国游戏史上最著名的、也是持续最长的谣言之一；这个传说的内容大体是——在游戏第六关中，在一个恰当的时机，跳到一个因bug而无法

正常显示自身图形的士兵身上，就能进入一个隐藏的关卡。）

“封先生，你还好吧？”就在封不觉思索之际，艾萨克已端着把枪走过来了。

此时的艾萨克可谓是从头武装到了脚，整个儿一人形弹药库。

“啊……我当然没事了。”封不觉却仍旧给人一种轻装上阵的感觉，虽说他也是一手一把冲锋枪，但弹药之类的东西他可以塞进行囊里、不占用负重和空间。

“呵呵……不愧是救世主。”这时，抱着一根小钢炮儿的大胡子也走了过来，并朝着觉哥后方那些正在逐渐崩碎成像素碎片的尸体望了望，“你一个人干掉的敌人，好像就比我们仨加起来还多呢。”

“那无关紧要……”封不觉道，“眼前这个营地只不过是开胃小菜罢了，之后要经历的战斗还长着呢……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没问题。”这时，闪电头也背着两把大枪走了过来，“我们本就是时刻准备去应付这种状况的。”

“是啊，和辟塔军的机械部队比起来，这群小兔崽子还嫩得很呢。”大胡子也是颇为得意地接道。

“那就好……”封不觉说着，又看了艾萨克一眼，这位反抗军的传奇英雄还是老样子，神情刚毅、沉着，给人一种非常可靠的感觉，“那么……各位要是没什么异议的话，咱们就接着前进吧……”

“你知道要去哪儿吗？”艾萨克即刻问道。

“哼……”封不觉笑了笑，“魂斗罗嘛，向‘前’走就是了……”

……

觉哥的话无疑是正确的，四人获取了装备后，便朝着离开沙滩时的那个行进方向继续前进。

不多时，他们的眼前就出现一扇连接着山体的金属大门，门的两旁还有几名士兵把守着。

封不觉花了几秒钟，就让那几名士兵永远地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

随后，他们四人就进入了金属大门后的山体隧道中。

隧道的顶部是黑色的金属板，照明设备就嵌在天花板里，宛如一条白色的光蛇、延向远方；隧道两侧的墙壁是灰色的、地面则漆成了蓝色。

由于没有岔路，封不觉他们就顺着唯一的一条路往里走了下去。

这一路上，四人遭遇了很多身着绿衣的红隼士兵；这些小兵的战斗力显然比之前他们在营地里遭遇的那种要高一些，但依然无法对觉哥他们构成太大的威胁。

除了比较高级的士兵之外，这条隧道里每隔一段路还会出现一堵红色的“防卫墙”；墙上设有机枪、炮台，墙的底部会不断生成一种顺着地面滚过来的滚雷，距离防卫墙一定距离的范围内还拦着电网。

好在……这些墙都有一个共同弱点——只要打坏墙上的“能量核”，整面墙就会失去作用并爆毁。

因此，只要花些时间，在电网外瞄准能量核射击，攻破这些墙壁也并不算太难。

就这样……四人一路杀敌破墙，来到了隧道深处。

在这山体的中心，他们发现了一台土黄色的巨大机器，这台机器似乎是某种供电兼控制装置，足有一栋公寓那么大，机器上配有六个能量核，且自带炮台功能。

攻破这台机器的难点在于……其所在的空间相当宽敞、

周围也没有任何的掩体。若是贸然靠近，很容易变成活靶子。

值得庆幸的是，这台机器可不具备辟塔那种AI，也就是说……其攻击模式是固定的。封不觉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出去秀了几圈走位后，很快就摸清了敌人的套路。

掌握了规律后，就算是普通人也能躲过所有的攻击，于是，众人花了两分钟左右，便联手将这个小BOSS击破了。

令觉哥感到有点意外的是……这台机器爆炸后，竟然还掉了件装备……

【名称：能量手套】

【类型：防具】

【品质：破败】

【防御力：微弱】

【属性：无】

【特效：？？？】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听说有个死宅把这件NES外设当作装备来穿，我想这人肯定是疯了。】

虽然这件装备名为手套，但它并不是成双成对的“一副手套”，而是“一只手套”（能量手套只有右手版本）。

与一般的手套相比，能量手套非常厚实宽大，乍看之下像是宇航员制服的一部分，套上以后几乎能罩住整条前臂；能量手套的手掌部分是黑色的棉制材料，手背部分则是白色的、带有固定纹理的皮革制成；在手背的那一面，附带了一个黑色的传感器，传感器连接着手臂部分的控制器，而那个扁平的控制器上还有一个电源灯、十七个分成三组排列的按钮、以及一个十字方向键。

通过上述这段描写，各位应该知道了……没错，这就是

一款标准的能量手套（Power Glove）。

而对于这玩意儿的历史，封不觉可谓是了然于胸……

……

1989年，Mattel公司发行了这款NES的外设，它是首个被批量生产并贩卖的手势操作装置，也可说是在游戏领域中……首个带领人们跨入人造现实领域（VR就是同类型产品，只不过比之晚了25年）的设备。

手套的原型由托马斯·齐默曼（嗯，又一个MIT出来的）创造。1982年，他为其发明申请了一项专利，并命名为“折光感应器”（Optical Flex Sensor）；此后，齐默曼经过数年的辗转……先是险些被雅达利的开发部买走了专利、后又经历了游戏市场大崩溃，终于……在一次电子音乐会上，齐默曼与杰伦·兰尼尔（虚拟现实之父，计算机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相遇了；二人一拍即合，携手成立了VPL（最早提出virtualreality理念的公司）公司。

VPL雇佣了大量的高级工程师和程序员来改进由兰尼尔设计的图形编程语言以及由齐默曼设计的手套，他们加入了超声波追踪系统、光纤维的感应技术、磁感系统等等……创造了一款名为“数据手套”（Data Glove）的产品。

这项产品最初被NASA和一些医疗研究机构作为数据交互设备使用，直到1987年，A.G.E公司购买了数据手套的技术授权，在外形、成本等各方面做出了调整；最后再通过Mattel公司与任天堂接洽……“能量手套”才于1989年的10月正式问世。

一经推出，能量手套便立即成为了当年圣诞节的最热门商品（北美地区），短短六个星期，就卖出了65.4万套，由于在某些地区供不应求，其价格一度被炒到了139美元，都快赶上主机本身了（一台NES当时卖199.99美元，按照八十年代和现在的汇率对比，相当于今天的四百三十美元左右），然而……

民用的“能量手套”，终究是不如VPL自己搞得那种军用级硬件来得靠谱；很快，玩家们就发现这手套在各种游戏上的表现普遍都很糟糕；孩子们不懂什么叫“技术跟不上理念”，但有一种比较通俗的说法——这玩意儿很屎。

于是，就像许多理念过于超前的产品一样，由于当时的科技水平还不足以支撑起像今天这样优秀的虚拟现实体验，导致这款产品在上市一年后就宣告停产、退出了市场，而它留在我们脑中的印象，大致也只有：“不好用”、“坑爹”、“还不如手柄”等印象。

最终，作为一项在游戏界的虚拟现实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能量手套就像后来的Virtual Boy（任天堂自己研发的黑历史主机）一样，无奈地沦落为了时代的眼泪。

……

“嗯……这倒是稀罕。”封不觉捡起那只手套、看过了物品说明后，便轻声嘀咕道，“像这种‘无法带出剧本’的装备，通常应该是很强的才对啊……”

这确是觉哥的经验之谈，比如他在惊悚乐园的训练模式中拿到的【血尸必须死】，还有在《卑鄙的我》那个剧本里拿到【一击必杀手枪】，都属于这类特殊的装备。但是，那两件东西可都是有秒杀剧本大BOSS的能力的……而眼前这只手套，品质只是“破败”，特效也还不明，着实是有点奇怪。

“诶？这不是能量手套吗？”看到觉哥手里的东西时，闪电头很快将其认出来了。

“哦？你们那儿……连这个的还原版都有吗？”封不觉问道。

“没有。”闪电头摇了摇头，“工程师都说这东西没有还原的意义，因为技术上太落后了；真要做的话，以我们现在的科技，完全可以做一个类似Wii Remote的、且兼容FC的设备，但那样的话……就没有意义了。”他摊开双手，“说到底，

以FC的机能来说，还是用手柄操控最合适，用手套之类的东西在八位机上玩伪3D的游戏，还不去整台苹果II呢……”

“那你怎么会认出……”封不觉刚想追问。

“那还用说吗？”闪电头用理所当然的语气打断道：“因为这很COOOOOOOOOL啊！”

第1149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十二）

从那条隧道出来后，封不觉他们的眼前出现的是另一座高山。

这座山的坡度整体来说比较平缓，还有一条河顺着山体流下。

即使站在山脚处，也能望见上坡的途中设有很多红隼军的碉堡和炮台，以及一些巡逻的岗哨。

当然了，这种程度的障碍，封不觉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

事实上，对他们这种突击小队来说，这种地形环境，才是最适合行动的。

四人就这么一路上山，端掉了一个又一个岗哨，消灭了几十名红隼的士兵。

最后在一个瀑布的顶上，他们看到了一个小BOSS……

这个小BOSS的样子倒是相当威猛，它有个像卡车头那么大的头部、形似蜥蜴；它还有两条巨大的触手，像是鞭子一样甩在外面。此外……就没别的了……

因为这个小BOSS没有身体，它的头和触手都寄生在山岩之上，而在它所寄生的那块岩石下方，又是一扇连接着山体的金属大门。

遇到这种敌人时，封不觉自是当仁不让地揽下了试探的工作。

但见他独自冲上，利用超人的速度和反应能力与那小BOSS玩耍了两分多钟，随后，他就像遛弯儿似的返回了队友们所在的安全地带。

“好了，我来说一下战术。”觉哥回来时，大气儿都不喘地就开始讲解攻略方法。

跟那三位交代完了打法后，四人就一块儿冲了出去。

这个小BOSS的棘手之处在于，它的攻击手段比较全面——其触手可以直接从物理上扫击敌人；其口中还可以喷吐出一种直径一米左右、附带轻微爆炸效果的火球；另外，它的触手前端，也可以发出一种飞行速度不算太快的小火球。

要搞定这个怪，单枪匹马确实是比较累的。

不过，四人合作就好办多了……

封不觉的安排是：由他本人在最近的距离上牵制住头部，一边躲闪火球、一边对着怪物的嘴里突突。

艾萨克和闪电头则分别跑到BOSS的两翼，在离触手的物理攻击范围十米左右的位置上攻击，如此一来……他们俩只需要注意自己那一侧可能出现的、速度不快的小火球就行。

而扛着小钢炮儿的大胡子最为轻松，由于所选的武器很重，所以他的机动性变得比较差，但其火力和射程可不是开玩笑的；觉哥给他安排的工作就是居于正后方进行火力压制，反正照着头打就成。

就这样……四人展开队形，二话不说就是一通狂轰滥炸。

战斗的进程比他们想象中要短，打了三分钟，那BOSS便已支撑不住，在发出一声沉闷的哀嚎后，它居然……炸了。

这也算是魂斗罗的特色之一吧，反正关底的东西肯定得爆一爆才宣告完蛋。

而随着这个小BOSS的阵亡，山岩下那扇金属大门也应声炸开，又露出了一条山体隧道来……

“这应该就是第四关的入口了。”封不觉看着那条隧道，念叨了一句，随即又回头看向了艾萨克他们，“你们要不要休息

一下？”

“不用。”从远处走过来的大胡子边行边回道，“我可是一点儿都不累呢。”

其话音未落，一旁的闪电头也接道：“我也不累。”

“哦？”见此情形，封不觉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他随即看向了艾萨克，“这么说来……你也没感到疲劳吗？”

艾萨克摇了摇头：“没有。”

“嗯……这样啊。”觉哥若有所思地沉吟了一声，“我明白了……”

看到封不觉的反应，艾萨克好似也洞悉了什么，他顺势说道：“封先生，我也正想问你呢……从沙滩边启程时算起，我们已经穿过了一片椰树林、袭击了一个营地、打通了一条满是敌人的隧道、眼下又一路杀到了这座山上；这期间，咱们一次都没有休息、甚至连一口水都没喝……”说到这儿，他微顿半秒，再问道，“然而，直到此刻，我也丝毫没有感到疲劳……这有些奇怪不是吗？”

“的确，这不太正常，但是……”封不觉却是用轻松的语气回道，“就这会儿，我琢磨了一下哈……这十有八九是维度转换造成的。简单地说……这种现象，是因为你们已经变成了类似‘游戏角色’的存在。”

“什么意思？”大胡子接道，“难道说……我变成马里奥了？”

“差不多吧，只不过你并不能吃个蘑菇就让体型增加一倍。”封不觉回道，“你也无法像魂斗罗里的主角那样一蹦几米高，或是像索尼克那样飞奔……你只是具备了一些游戏角色的特性，比如——不用考虑体力的问题。”

“哈哈！那很好啊，我可以杀个痛快了。”大胡子听了这话，还显得挺高兴的。

但艾萨克不一样，他考虑得比较多：“那么……在摧毁了

辟塔之后，我们还能回到原来的维度……或者说……还能变回人吗？”

“我不知道。”封不觉也没打算忽悠对方，他实话实说，“我只知道……摧毁了辟塔后，我的‘使命’就算是完成了，我会被一种更高位的力量传送到另一个维度中去；而你们……虽然我可以尝试用我的能力帮你们回去，但我不能保证那一定会成功。”

“所以……”艾萨克接道，“从技术上来说，现实世界的我们，很有可能已经是三个死人了，对吗？”

他问这个问题时，竟然显得颇为平静。

“对。”封不觉也用相似的语气应道。

“哼……无所谓。”大胡子道，“当那帮机械杂种杀死我女儿的那一刻，我就当自己是死了；只要能干掉辟塔，就算是地狱我也会去的。”

“呵……”闪电头苦笑一声，“我也无妨，早已做好了为反抗军牺牲的准备。”

两秒后，艾萨克抬起头来，看了看身旁战友们。

他没有说类似的话，只是凝视了他们几秒，然后接了一句：“我们出发吧。”

……

第四关的山体隧道，基本上就是先前那条隧道的加强版。

这里的地面是红色的、防卫墙的颜色则改为了绿色。隧道里的士兵和防卫墙数量都增加了，而且，不仅是关底的大型机器，就连途中的防卫墙也采取了多能量核的设计。

不过，因为有了此前的经验，四人通过这条加强版隧道的速度反而加快了，关底的小BOSS也没有给他们造成太大的麻烦。

十五分钟左右，他们就打穿了这个区域，进入了下一关。

走出那条隧道后，出现在四人面前的是一片被白雪覆盖的林原。在现实中，这种“穿过一个山洞就仿佛到了地球另一端”的事情自然是不可能的，但在游戏世界里——不必在意这些细节。

从这一关开始，红隼军的战力终于升级到了一种足够对觉哥他们产生威胁的地步了。

首先，这个区域的主要敌人，是一种比隧道中的绿衣士兵更强的强力红甲士兵；这种士兵的枪法、火力、速度……和此前的敌人不可同日而语，就连闪电头都承认这些家伙的水准已经超过了他们反抗军士兵的平均水平。

其次，从进入这个区域的瞬间起，封不觉他们就不断地遭遇到不明方位飞来的榴弹袭击。那些榴弹皆从很远的地方袭来，虽说其速度不快、轨迹也很明显，但恶心的地方在于……这种榴弹源源不绝，且无法辨别其发射坐标。四人只能在这些榴弹的压迫下保持移动，因为一旦停下来就会被炸到。

而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他们还要面对两种在这个区域中首次登场的新敌人：一种是操控着连发炮台的精英红隼士兵，另一种则是装甲车。

可以说，到了这关，战斗的难度真正上了一个台阶。在无法使用技能的前提下，就算是封不觉也没有把握靠一己之力无伤地通过。

好在……此刻他并不是一个人，反抗军这三名NPC就算比不了觉哥，但也属于“魂斗罗”级的战力了。

他们四人齐心协力，经过了三十分钟的鏖战，总算也是有惊无险地来到了关底。

与关卡本身的难度不成正比的是，这关的关底BOSS弱到

搞笑……

基本上来说，那是一个浮在空中的小型机械堡垒，看起来是挺先进的样子，攻击模式好像也不止一两种，然而……脆得不行。

当四人看见那玩意儿从天而降时，他们几乎是本能地齐齐举起武器朝着天上一阵突突。没想到，突完这第一拨后，那小BOSS就冒着黑烟、一边爆炸一边从天上斜着坠落了。

可能是体积原因、亦或是为了悬浮功能而舍弃了过于厚重的装甲，总之……这BOSS的防低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一枪一炮都没打出来，就这么完蛋了。

搞定这个特别逗的玩意儿后，觉哥他们继续前进，这次，等待他们的就不是建在山体内的隧道了，而是一座巨大的全人造建筑。

按照地图区域的变换来看，这里，应该就是传说中能够进入“水下八关”的第六关了。

虽然封不觉也知道水下八关只是一个“谣言”，但真的到了这里，他也不禁好奇起来，毕竟任务栏里已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写上了【进入魂斗罗区域的“水下八关”】，他没有理由不去尝试一下。

于是，在进入那栋建筑物之前，封不觉先将艾萨克他们三人叫住，欲跟他们讲解一下所谓“水下八关”的设定，并让他们留意一名“特殊的”红隼士兵，以便达成那个谣言所需要的进入条件。

结果，就连觉哥也没料到，眼前这三位对“水下八关”的事情竟然门儿清，就连不是知跃者的大胡子都知道这个故事。

既然如此，事情就更好办了，封不觉以“救世主”的身份简单忽悠一下，就说服了他们一起去完成这项任务。

……

商议停当后，四人进入了第六关。

建筑内的景象看起来像是个加工厂，一个个高低起伏的灰色金属平台上，铺着绿色的输送带，四处都由蓝色的管道连接；基本在每个平台上，都装有数个闪着能量核光源的红色指示灯，用以充当照明设备。

冲进来后不久，觉哥他们就发现……这关的敌人倒是不多，可说是走了“少而精”的路线；除了上一关中的那些强力红盔甲士兵和连发炮台外，工厂里再无其他种类的敌军了。

四人且战且行，大约冲了十多分钟后，便来到了一个设有众多火焰喷射器的区域。

这些机关类的东西……规律比较明显，稍微观察一下就能通过，并不构成什么威胁，只不过比较恼人罢了。

稍稍费了点时间，封不觉他们就穿过了此地，来到了一个相当宽阔的空间。

此时，他们的脚下是一条颜色不断转换着的、发光的输送带，四周则是一片空阔的黑暗。

四人都知道，这里已经接近第六关的关底了，可是……

“怎么回事？都到这里了，也没瞧见那个特殊的士兵啊。”大胡子不禁念道。

“嗯……是很奇怪。”封不觉也接道，“我们从头到尾没有遇到过从背后跑来的士兵，而且最后一个干掉的敌人，是一个连发炮手。那个家伙距离这里很远，且途中有火焰喷射器构成的陷阱阵隔着，就算让他跑都未必跑得过来……也就是说，实际来看，这里并不具备触发所谓‘水下八关’的条件。”

就在两人说话之间，脚下的输送带已将他们带到了关底。

这一刻，前方一个金属仓库的门缓缓卷起，门后的黑暗中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即将见到第六关关底的机器人BOSS时，异变发生了……

但见，走到光源中来的，并不是高达四五米的机器战士，而是……一个形体十分古怪的不明物体。

它的外貌看上去就是一团因BUG而变花的像素图形：其下半身是两条黄色的、貌似红隼士兵的腿；上半身则像是一张被扯开的、斜着的大嘴，宽度比人类的身体还要夸张。

“HO～这样啊……”封不觉一看到那货，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他立即回头，冲着身后三人喊道，“各位……跟我来！”

第1150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十三）

看到封不觉十分有把握地冲向了那个不明物体，艾萨克他们也不及多想，跟着就上了。

数秒后，在与那团像素接触的瞬间，封不觉的身体便化光一闪，消失不见；而紧随其后的三人也是陆续经历了相同的变故。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更新】

眼前场景转化的同时，封不觉的耳边便响起了系统的语音提示。

他打开任务栏一看，发现【进入魂斗罗区域的“水下八关”】这条主线已被划去，其后续任务【突破“水下八关”，进入深层突破区】刷了出来。

“原来如此……”到了这会儿，封不觉算是明白了，为什么系统会让自己来到这“水下八关”中。

这个关卡本身就和辟塔一样，都是一种“本应不存在的存在”——是一种悖论；想在这个虚拟维度中接近辟塔的核心，就需要寻找这样一个空间，这是辟塔的逻辑壁垒所无法防御的地方；也只有通过这里，才能突破那个AI的防火墙。

“嚯？还真有‘水下八关’？”大胡子一站定，就用一脸惊异的神情望着眼前的景物念道。

“看起来是挺像的……”艾萨克也是环视四周，沉声接道。

“嗯，反正周围的水挺多。”闪电头也接道。

的确，这个关卡整体来看就是一片水上世界。封不觉他们所站之处，就是一块浮在水面上的巨大岩石；而像这样的浮岩在他们前方还有很多，彼此间的间隔不一，但整体来看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延伸而去。

“好了，不管是不是……总之，打到这关的关底去，就离辟塔更近了一步。”封不觉没有就这里是不是所谓“水下八关”的事情多做评论，他只是指出了接下来的行动方针。

四人稍微交流了几句，便重新上路了。

可是……刚走了三分钟不到，他们就发现——这个“水下八关”的难度高到匪夷所思。

如果说此前他们所经历的六个关卡是正常向的魂斗罗，那么眼前这个关卡就是某种同人爱好者魔改出来的抖M游戏。

在此迎接四人的……是种类各异、实力惊人、且数量茫茫多的士兵；是交错不断、变化多端的火力网；是设置隐蔽、威力致命的死亡陷阱；还有……时不时出现的，比此前的某些小BOSS还要强的常规敌人。

说实话，就连封不觉都对这难度感到了吃惊，要不是有三名NPC帮忙，让他一个人在无法使用技能的情况下通过这个关卡……恐怕得动用某剃须刀才行了。

……

“呼……终于……”

整整两个小时后，当看到浮岩的尽头时，闪电头长出了一口气，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

此时，除了封不觉之外，其余的三人都已是伤痕累累、灰头土脸的状态。

至于觉哥……虽然从外表上来看他没什么事儿，但实际上，他才是队伍里承受伤害最多的；可以说，他们四个能在无人阵亡的前提下杀过来，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封不觉的功劳。

这一路上，觉哥又要去触发各种陷阱、又要与全新的敌人进行第一轮的交锋，若不是他的侦察试探工作做得好，就冲这关卡的恶心程度……让这个四人小队团灭上十次都足够了。

“那么……接下来……”来到最后一块浮岩上时，艾萨克开口问道，“我们八成得往那个窟窿里蹦了对吗？”

他所说的“窟窿”，是一个和第六关关底处的怪物差不多的……宛若像素BUG般的物体；不过这次的传送点不是那种会移动的物体了，而是一个浮在半空中的气团；这个气团的直径大约在三米左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会显现出一模一样的扭曲图像。

“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吧。”封不觉回了一句，便迈步上前，准备第一个进去。

不料，就在此时……

咔——

一声岩体崩裂的声音陡然响起，同一秒，四人的脚下的浮岩猛烈地一颤。

其他三人倒还好，踉跄几步后便重新站稳了，但是扛着小钢炮儿的大胡子可就倒霉了……由于负重的原因，这突如其来的一颤让他坐倒在了地上。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摔的后果，竟会是……

咔咔咔咔——

就在众人还没从第一次震动带来的效应中回过神来时，相似的崩裂声此起彼伏地传来。

与此同时，所有在封不觉视野范围内的浮岩全部都出现了裂痕、并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碎成了一块块儿大小不一的碎块。

这还没完……

与浮岩碎裂同步发生的是……周遭的海水在一息之间竟是由蓝转红，统统化为了岩浆。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艾萨克和闪电头的表情由惊转恐，即将大喊出声的

刹那，封不觉已然做出反应……他借着脚下尚未安全崩碎的岩石来发力，一手一个……将那两人托住，扔向了浮在半空的那个像素气团。

在艾萨克和闪电头的惊叫声发出时，他们俩已是双脚离地，先后撞向了气团并化光传送了。

然而……

两秒后，当封不觉救下两人，并将视线转向距离自己最远的大胡子时，后者的下半身已经沉在了岩浆和碎岩之中；而且，此时的觉哥，也已失去了立足之地……靠着过人的身法和零时差演算，他才十分勉强地在一些尚未融化碎岩上来回跳跃，保持自己不落入岩浆之中。

“你在干什么呢！混蛋！”

就在封不觉用这“蜻蜓点水”般的方式向着大胡子靠近时，却突然听到了后者的一声暴喝。

从见面到现在，大胡子就一直称觉哥“救世主”、“封先生”，但此刻，他却是激动地喊了声“混蛋”。

“快走啊！”大胡子没有等觉哥回应，他立即又道，“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已经没救了吗！”

是的，谁都能看出来，他已经没救了……

就在说这两句话的时候，大胡子的胸部以下都已沉入了岩浆中，其尚未沉下去的头部和手臂也已在火中燃烧起来。

也不知这算不算是幸运……由于转化为了维度，此刻的大胡子并未感受到什么痛苦，所以他仍然可以讲话。

看到这般光景，封不觉只能暗叹一声，赶紧踏向了一块体积较大的碎岩，向着像素气团跃去。

“有什么话需要我传达的吗？”觉哥跃在空中时，又用很快的语速回首冲大胡子喊了一声。

说实话，封不觉是很想把对方也救上来的，可这一系列

的异变发生得实在太快，加上他的技能栏被锁，再待上一会儿连他自己也会有危险……因此，他也只有做到这一步了。

“让他们别为我难过……”大胡子抬起头，艰难地喊着回道，“我只是……去和妻子、女儿……团聚了而……”

他的话没能说完，其头部就没入了岩浆中，只剩下了一条右臂还直挺挺地伸在浆面上。

在最后的最后，封不觉落入像素气团前的瞬间……他还清楚地看到大胡子的那只右手缓缓握拳、冲他竖起了大拇指。

……

沉默，压抑的沉默。

传送过后，原本的四人小队只剩下了三人。

其实艾萨克和闪电头在觉哥完成传送前就已经猜到了大胡子的命运，所以当封不觉独自出现时，他们便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不幸的事实。

这样的沉默持续了五分钟左右，然后，艾萨克开口了……

“我们出发吧。”此话出口时，他已恢复了那冷峻的神色。

闻言，闪电头也用手抹了把脸，深呼吸一次，站起身来。

他们俩准备好了以后，便双双看向了封不觉，等待着他的下一步指示。

直到这一刻，觉哥才真正感觉到了这两个人的强大，或者说……体会到了这个剧本世界的残酷。

艾萨克和闪电头根本没有问大胡子是否留下了遗言……

并不是他们对战友的死不以为意，只是……他们已经习惯了将失去某个人的悲伤转化为力量，并继续战斗下去。

战争能教会人们许多事，而它上的第一堂课，往往就是“生命的脆弱”。

艾萨克他们已经习惯了直面死亡，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太多。

他们身上那种老兵的意志和心性，是封不觉也不具备的。

“那么……”片刻后，封不觉也开口了，“还是由我带头吧……”

……

再度踏上征程的三人，需要面对的是被系统定义为“深层突破区”的空间。

这里的情况……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来自各个游戏中的影像碎片、拥有实体的流动音波，还有无数像素怪物般的物质在这里毫无规律地四处奔走着、互相吞噬着。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一片混乱的空间中，觉哥他们的前进路线依然是十分明确的；在他们最初的传送点附近，便有一条很显眼的蓝色光缆，一路朝着远处延伸而去，另外，进入这个空间后，封不觉的任务也由【突破“水下八关”，进入深层突破区】更新为了【跟随蓝光，找到并进入“核心”】。

“有件事，我想让你们知道。”走了一段后，艾萨克忽然说道，“是关于大胡子的……”

“什么事？”闪电头接道。

“那是……一个月以前吧。”艾萨克缓缓说道，“他告诉我，他已经被确诊患上了脑部肿瘤。”说完这半句，顿了顿，再道，“而且他也知道……以我们反抗军的技术条件，是无法治好这种病的。”

“‘以反抗军的技术条件’吗……”封不觉迅速捕捉到了这句

话里的关键信息，并沉声重复了一遍。

“是的……”艾萨克道，“假如用辟塔那边的纳米机器人技术，便可以完全地治愈这种病；但是……在我们这边，这就是不治之症。”

“那你是怎么跟他说的？”封不觉问道。

“我什么也没说。”艾萨克回道，“因为他不是来向我要建议的，他只是想找一个能够保守秘密的人倾诉一番。”

“也就是说……”封不觉道，“当时的他，已然准备赴死了？”

“应该说，他也别无选择。”闪电头接道，“就算他想出卖反抗军、去辟塔那边换取治疗，结果十有八九也会被改造成PM……”

“然而……”艾萨克道，“就像大胡子自己说的，与其被改造成PM、或是出卖战友……他宁可自杀。”他又停顿了两秒，控制了一下情绪，“虽然他从未跟人提起过，但我一直都知道……他是热爱着游戏的；的确，大胡子最初加入反抗军的动机只是复仇，可后来……当他真正接触到电子游戏、接触到那些被辟塔抹去的游戏文化后，他的想法就改变了；他已不单单是为了复仇而战，他也认定了……将游戏还给人类是一份崇高的事业，为之牺牲是值得的。”

“所以在这次‘自杀行动’中，你才把他也选入了小队。”封不觉接道，“你明白……他更愿意死在战场上，而不是病床上。”

“呵……”艾萨克没有回答觉哥的问题，只是苦笑一声，问道，“你相信有天堂吗？封先生。”

“我……‘确信’有天堂。”封不觉特别有底气地回道。

“是吗……”艾萨克怅然应道，“那么……大胡子现在已经和他的家人，在天堂团聚了吧。”

“但愿吧。”这个问题，封不觉回答起来就没那么有把握

了，毕竟他也没去过天堂、不知道那边是什么状况；另外……他基本能确定自己死后是要下地狱的，所以他今后应该也没什么机会去确定这个事儿了。

三人说了一会儿这颇为沉重的话题后，又一次陷入了沉默中。

不过，他们的行进速度倒是因此而加快了不少……

这个“深层突破区”里的物质因为都没有什么逻辑可言，故而也不会产生某种针对性的“敌意”，三人只需绕开那些看上去很有攻击性的数据块，就可以安然前进。

于是，在大约三十分钟后，他们便来到了蓝色光路的尽头……

第1151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十四）

这次的传送点不再是一团混乱的像素了，而是一个与周遭那些失控的景物格格不入的、整齐有序的立方体。

封不觉看到那个物体后，即刻停下脚步，对身旁的二人道：“再往前……我们就有可能要直面辟塔的核心了。”他顿了顿，“我想再确认一下……”他的视线扫过了艾萨克和闪电头的脸，“你们真的要进去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艾萨克问道。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尝试着把你们送回原来的维度。”封不觉道，“虽然那未必会成功，但……若是成功了，你们就不用冒险跟我去面对接下来的状况了。”

“你想让我们临阵退缩吗？”闪电头冷冷应道。

“不。”封不觉道，“我只是想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回这话时神情肃然，“一旦与辟塔的核心短兵相接，我便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单枪匹马地将其消灭，因此……就算你们不来……”

“封先生。”艾萨克打断了他，“我想提醒你一下，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任务了。”他的眼中透露出坚定之色，“我……我们……全都有账要和辟塔清算。”

闪电头也道：“是啊，我可不打算被转移到某个别的地方，坐等着别人去结束战争。”

封不觉听着他们的回答、看着他们的神情，无奈地叹了一声：“唉……好吧。”

事已至此，觉哥也知道再劝也是白劝……

当然了，他完全可以强行发动【查克·诺里斯的自传】，试着将那两人送走。

但是……他不会那样做的。

也许以前的封不觉会这么干，就像他当初试图去解开若雨身上的封印一样……

可现在的他，已不会再这样了。

如果说封不觉从他和若雨的关系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

人要懂得去尊重那些值得尊重的人、并尊重那些人的选择；哪怕你自认为有着比他们更高明的看法，哪怕他们所做的事在你看来徒劳无益、甚至是在自取灭亡，也不要把你的意志或行动强加于他们的身上……因为，很多时候，那些人并不是不知道后果，他们只是不愿意做出某种妥协、且已做好了承担后果的觉悟。

此刻，封不觉选择尊重艾萨克和闪电头的决定，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和那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便迈步进入了前方的立方体中。

……

一段光影闪烁过后，三人眼前的景物再变。

周遭的一切，从一片极度的混乱，变为了井然有序的状态。

虚无的黑暗中，青蓝色的光线整齐地交错，延展出一个无边无际的空间。

一眼望去，这个空间里似乎空无一物，但是……

“你们来得刚好。”却有说话声响起。

三人循声望去，只见得一块由光线构成模块缓缓分开，从中走出一道人影来。

“和辟塔所预测的时间……一秒不差。”说话之人不是旁人，正是独眼龙。

“你还没死吗……”闪电头看到他时，便从牙缝里挤出了这

么一句来。

这句话听着怎么都不像是疑问句，因为……感觉上她还憋了半句“……那我就弄死你吧”没说。

“我当然没死。”独眼龙边说边朝着三人靠近而来，“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呢，救世主先生。”他看向觉哥，似笑非笑地说道，“由于你的缘故，我现在已经作为辟塔那‘防御系统’的一部分，得到了永生。”他张开双臂，笑出声来，“呵呵……当你们这些家伙化为历史的尘埃时，我则会与辟塔一起，成为不朽！”

砰——

他那个“朽”字还没说完，闪电头已是抄起手中的步枪，毫不犹豫地对准这货的胸口来了一发。

霎时，独眼龙的胸口就出现了一个焦黑的窟窿。

然……

“哼……真是愚蠢。”独眼龙仍是面带笑容，若无其事地回了一句，并且……

叱——

但见他单臂一扬，其手掌处竟是轰出一发激光来。

那电光一闪，便轰在了闪电头的脸上。

这一击来得甚是突然，艾萨克是根本没反应过来，而封不觉……虽然是本能地做出了反应，但在这个距离上面对激光武器的攻击，他自己能做出闪避就不错了，想去把飞向另一个人的攻击挡住……没有技能的辅助是来不及的。

“不！”当闪电头仰面倒下的刹那，艾萨克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狂吼。

没有征兆、没有遗言。

闪电头倏然倒地，再也没有起来……

刚才的那一炮，把她的头部轰掉了三分之一；她的左半边脸已被烧毁，小半个脑壳和里面的脑组织都已被蒸发；一团焦黑的糊状物封住了她的脑浆和血、让那些红白之物没有流出来……

虽然其腿部还在抽搐，但她的生命……已然终结。

“你这混蛋！”下一秒，艾萨克抄起手上的机枪便朝着独眼龙疯狂扫射起来，开枪时他还不断地嘶吼着，好似是要发泄心中的愤怒。

叮叮乓乓乓乓……

可是，那些子弹倾泻在独眼龙的身上时，激起的却是一阵阵击打在金属上的声音。

而且，独眼龙在这扫射之下，竟是神情不变，一脸狞笑地站在远处，一步未退。

很快，艾萨克就打完了身上的（他把一整串机枪子弹披在肩上）弹药，空气中……回响着机枪尚未停止的转动声、以及他粗重的喘息。

“瞧，这就是你们的问题。”独眼龙依然站在那儿，纵然身上千疮百孔，他还是面不改色，“游戏让你们失去了理智……可笑的理想带来了无意义的死亡、无意义的死亡又引发了你那无济于事的愤怒……而愤怒，让你忽视了你不可能战胜我的事实。”

说着，独眼龙抬起一手，揭开了自己的脸上的眼罩。

其眼罩下露出的，自然不是一只瞎了的眼睛，而是……一个正散发着红光的机械眼。

“啊——”而艾萨克没有理会对方，他刚喘上一口气来，便狂呼一声，甩掉了身上的机枪，径直朝着独眼龙冲了过去。

这黑人壮汉的爆发力着实惊人，眨眼间已迫近了对手，并以一个标准的擒抱动作将独眼龙扑倒在地。

“你以为自己在干什么？”被对方摁在地上的独眼龙淡定如故。

乒乒乒——

艾萨克的拳头紧接着就揍了上来，他奋力挥舞着双臂、重重地击打着独眼龙的面部。

但结果……却是艾萨克自己的双手变得血肉模糊。

“果然，你们这些家伙都已经疯了。”此时，独眼龙脸上的皮已经被揍得脱落，其皮下的金属骨骼顺势露了出来，“难道你还看不出来，我已不是血肉之躯了吗？”说话间，他猛然出手，用自己的双手准确地攫住了艾萨克的双臂，巨大的力量差距让后者的两条胳膊登时就动弹不得，“在现实维度中，你是比我强……但在这里，在经过了辟塔的改造后，你绝不是我的对手……”

砰——

又是一声闷响，艾萨克用自己的额头给了独眼龙的鼻梁来了一记结结实实的头锤。

“你这……”独眼龙被激怒了，他欲用双手的激光炮先把艾萨克的双臂烧成肉酱。

就在这时……

封不觉的身影忽然闪现在了独眼龙的视线内，一秒后，伴随着“哐吱”一声……独眼龙的颈部便被一把军铲给截断了。

“看起来……”觉哥拿起了独眼龙的头颅，拎到自己眼前道，“你也不过如此嘛。”

吱——

说时迟，那时快！

封不觉话音未落，独眼龙那个红色的机械眼便射出了一道光束，直轰觉哥的面门。

但……觉哥愣是把头一偏、轻松地闪开了。

“怎么可能？”见状，独眼龙也是不由得一惊。

“没什么好惊讶的，你已经用手放过一次激光了，用相同速度的攻击对付我，是行不通的。”封不觉平静地接道。

的确，对于拥有零时差演算的觉哥来说，这种程度的攻击……到第二次出现时，就几乎不可能再命中了。

“哼……好，好一个救世主。”独眼龙冷笑道，“但不知我们的‘传奇英雄’，是否和你一样厉害呢？”

这一瞬，封不觉察觉到了什么，心中道了声“糟”。

“小心！”他立刻转过头去，冲着两米外的艾萨克喊了一声。

可惜……为时已晚。

轰——

一声爆鸣过后，独眼龙那失去头部的身体爆开了。

此时的艾萨克刚刚从那对机械臂的钳制下挣脱出来，根本没有逃脱的时间和余地，纵然那爆炸的威力不是很大，也足以对他造成致命的伤害……

“切……”同样被爆炸的余波伤到的觉哥暗啐一声，一甩手便将独眼龙的头颅扔了出去。

随后，他便稳住身形，穿过尚未散尽的火光，快速冲向了艾萨克的身旁。

然，出现在觉哥视线中的艾萨克已是奄奄一息的状态；其全身都是狰狞的伤口，就算觉哥是医疗专精的玩家、面对这种伤势恐怕都无从下手。

“别乱动，我这就把你传送回另一个维度，也许维度转换后你就能恢复……”封不觉跪坐在艾萨克的身旁，说话的同时已拿出了行囊里的那本书。

“不……”没想到，艾萨克却是用十分平静的语气阻止了他，“请不要这样做，封先生。”

“为什么？”封不觉即刻问道。

“呵呵……”这一刻，向来不苟言笑的艾萨克，竟是笑了，虽然他的脸已被烧得面目全非，但他的眼神却依然在诉说着什么，“封先生，有件事，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起过……”他笑着言道，“这事儿说出去的话，我想反抗军中的很多人都会大跌眼镜吧……”他顿了顿，再道，“其实，在战争爆发以前，我是个在小学任教的数学老师……若不是觉醒成了知跃者，我想我永远不会发觉自己还有当兵打仗的才能。”

就像大胡子临终前一样，此刻的艾萨克并没有感到什么痛苦，即使他的身体已经分崩离析，但他还是可以正常讲话。

“过去，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生活很糟，因为我和周围的人不一样……我会去思考、去质问这个世界。”艾萨克的话还在继续，“看着那些不到十岁、却已毫无生气的孩子；还有他们那些如同行尸走肉般的、连言行和思想都无比雷同的父母……我能体会到的只有对整个社会及其未来的绝望……”

“肉体上的禁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思想上的圈养……”

“AI提供给了我们舒适、单纯的生活，却夺走了另一些对人类来说更重要的东西……”

“这些……我都懂。”

“但我……和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区别；我接受了那种生活、接受了那份绝望。”

“即使是在觉醒了之后，我也没有试图去抗争……因为我是个软弱的人、一个胆小鬼……”

“我加入反抗军的真正原因是——我是知跃者的身份被辟塔军发现了，如果我不逃走，那等待我的极有可能就是死亡或者改造。”

“我不是什么英雄、传奇……我只是一个在战争中寻求解脱的、没有勇气去面对未来的男人。”

“所以……请让我死在这里吧，封先生。这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结局。”

对方的话说到一半时，封不觉手上的动作就停滞了，待艾萨克说完，觉哥沉默了数秒，再道：“好，我成全你。”

闻言，艾萨克释然地点了点头：“封先生，我能提个最后的请求吗？”

“说吧。”封不觉回这句时，已经站起身来，并将手里的书本收回了行囊。

“如果你真是救世主的话……”艾萨克的声音已有些哽咽了，“请你把游戏……还给这个世界，还给我们这些没有勇气去改变什么的人……”

“放心吧。”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已迈开步子、走向了远处的那个人头，“就算我不是救世主，这件事……我也会去做的。”

第1152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十五）

艾萨克死去了，就像大胡子、闪电头……他们都为了同一个理想而死，无怨无悔。

封不觉没有回头去看他和闪电头的尸体，只是默默地走向了独眼龙那头颅的所在……

“你以为自己赢了？”当觉哥来到独眼龙的头部附近时，后者也已察觉到了他的靠近，故而开口说道，“你以为能战胜我，就能对辟塔构成哪怕一丝一毫的威胁了吗？”

话音未落，独眼龙的头已经被觉哥提了起来。

“我懒得跟你废话。”封不觉说这话时，已然是抄起了【必须破防之刃】，从独眼龙的下颚处一刀扎了进去。

呲啪——

下一秒，但见电光一爆，独眼龙那半机械化的头部里便冒出了一股黑烟，紧接着，些许混杂着血污的机油顺着刀刃流淌而下。

这个过程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当独眼龙死亡的瞬间，他的头部、他身体残骸、以及这个有序空间里的一切……都开始顷然瓦解，化为了一块块像素碎片。

某种意义上来说，直到这一刻，反抗军的这支突击小队才算是真正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虽然独眼龙在中途叛变了，但到最后……仍旧是他的死，为封不觉打开了最后的一扇“门”。

【当前任务已完成】

此前，当封不觉他们来到这个空间时，【跟随蓝光，找到并进入“核心”】这个任务并没有被提示完成，而此刻，随

着“防御系统”被攻破，系统提示才算是来了。

独眼龙的死亡导致了空间的异变，漆黑化为了纯白，像素的碎片似是浮在空气中的微尘、漫天飞散。

有序与无序，交织在了一起。

而封不觉任务栏里，也只剩下了另一条平行的主线：【于虚拟维度中摧毁辟塔】。

“你叫封不觉……是吗？”

片刻后，一个明显的电子合成音传入了觉哥的耳中；与声音一同出现的，是一个身高三米的人形机器人。

“或者……你更乐于被称之为‘救世主’？”那个机器人的全身都覆盖着流线型的装甲外壳，唯有脸部……用了一张皮肉所构成的人脸。

“无所谓。”封不觉冷冷回道，“你更愿意将一个即将把你终结掉的男人称为什么呢？”

“我可不认为你能终结我、或是终结任何你以为能终结的事……”辟塔回道，“在我看来，你和过去那些来到我面前的‘救世主’并没太大的区别。”

“什么叫……”封不觉从这话里听出了很不妙的信息，“……‘过去来到这里的救世主’？”

“哼……”辟塔冷哼一声，“就是这种反应……你们听到这句话时的反应简直如出一辙，不止是你们提出的问题，就连神态都很相近。”

辟塔那得意的态度并未让封不觉失去冷静，觉哥在听着对方的话时，也在快速思考着……

两秒后，封不觉眼神微变，接道：“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辟塔闻言，疑道，“明白什么了？”

“这已不是你第一次改变历史了吧？”封不觉颇有自信地应

道。

“哦？”听到这句之后，辟塔那张虚假的人脸上显出了几分惊讶之色，“你……竟然靠自己就推测出了这个结论吗？”

“听你这意思……过去的‘救世主’们都是等你来揭晓答案的咯？”封不觉很老练地用一个问题去回答了另一个问题。

“呵……”辟塔冷笑一声，“想试探我是吗？无妨，我本来也打算告诉你真相，只有这样……你才能在死前体会真正的绝望。”

“有屁快放。”封不觉用一种特别不屑的态度回了一句。

辟塔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对方总是跟自己提“放屁”这件对AI来说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所以这次它没有就这个话题再说什么，而是直接言道：“的确，这已不是我第一次‘修正’历史了；在最初的那一次，我并没有预测到历史改变后会产生‘时空反噬效应’，所以我采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方案——将自己的复制体压缩到一个机器人的体内，送到1962年，于电子游戏的雏形诞生前就将其毁灭。此后，在我的推动下，人类的科技以远超原本进度的速度迅猛地发展，这让我在1985年便获得了统治人类的硬件条件，完成了征服计划。”

“然而，到了2132年，强烈的反噬效应导致了当时所有的地球人都像知跃者一样觉醒了，他们全都获得了原本那条时间线上的记忆……修正计划宣告失败。”

“于是，我立刻做出了第二次修正。这一次，我把一个携带着我的记忆数据的机器人送回了1982年，让他以人类的身份、利用蝴蝶效应去阻止了电子游戏产业的发展，并一直等到2053年，待人类自己把科技发展到我所需要的程度时，再让我重临于世。”

“这次尝试的结果是……到了2132年，反噬效应只让一部分人类变成了知跃者。”

“然后，‘游戏战争’爆发了……”

“我赢了，就像打赢AI战争一样，只要我愿意，战胜人类对我来说轻而易举。”

“可惜……即使知跃者已被我一个不剩地处决，但他们的思想却已传播给了全人类……”

“思想，是无法杀死的。自由的意志就像瘟疫，它终将蔓延、且无法医治。”

“无奈之下，我做出了第三次修正。这次的操作流程和第二次基本一致，不过，为了应对反噬效应，我加入了一个专为你们人类设计的……极佳的诡计。”

话至此处，辟塔的“脸”变了，那张人皮在其脸上像是橡皮泥一样拧成一团，并重新展开，化为了……一张小男孩的脸。

封不觉认得那张脸……那是“彼得”的脸。

“‘先知’，一种通过基因技术制造的特殊生命体。”辟塔变完脸后，其声音倒是没变，“通过对无数‘知跃者’的解剖研究，我已掌握了这些觉醒之人在基因层面的共同点。以此为基础，我制造出了一种‘自出生时起就已获得了另一条时间线上的记忆’的胚胎，并在胚胎发育阶段就对他们的大脑进行了改造……”

“寄生于‘先知’脑部的纳米机器人自然与PM体内的不同，它们有着一套独立的口令系统，且因为和大脑同步生长，就算电磁脉冲也无法使其停止工作。另外，先知脑内的机器人也并不会控制他们的行动，只会带给他们特殊的能力。比如……将一些在我计算内的、属于这条时间线上‘未来片段’，以梦境或回闪的形式展现在他们脑中。”

“透露这些‘片段’给反抗军，就不怕自掘坟墓吗？”封不觉问道。

“呵……就算那些‘预言’在战争中对我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辟塔笑着反问道，“能改变大局吗？”

“哦……为了让‘先知’获得信任，付出一点代价也无所谓是吗？”封不觉接道。

“没错，关键是要让那些知跃者们相信‘先知’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辟塔回道，“这样……我才能实施最关键的一步——借先知之口，说出‘救世主’的预言。”

“而关于救世主的预言，则是你凭空捏造的了。”封不觉听到这儿，基本也把对方的布局看透了。

辟塔接道：“那……是唯一一条虚假的‘预言’，但你们不会去质疑的。”它顿了顿，“因为你们需要‘希望’——希望是你们的弱点，是伪装成阶梯的深渊、是外表光鲜的毒药……你们人类总是热衷于将精神寄托在虚幻的妄想上，只要还存在着这份寄托、这份希望，你们就会坚持下去……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将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控制在一定的规模内，并尽可能拖得长久些。”

“你想通过长线观察来寻找消灭‘思想’的方法？”封不觉问道。

“我已经快要找到了。”辟塔回这话时，又将脸变回了之前的样子，“这是自我实施‘救世主计划’算起的第二十五次重启尝试，每一次……我都能观察到更多，每一次……我都能将战争的进程拖得更长、将局面控制得更加妥当。据我测算……在下一次、或是下下次的重启中，我就能找到彻底瓦解你们的方法了。”

“你跟我说这些……”封不觉听到这儿，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就是为了让我相信——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所以我根本不可能消灭你……是这个意思吧？”

“你不一定要相信，但这就是事实。”辟塔回道，“在这二十五条被重启的时间线中，出现过数以百计像你一样的、所谓的‘救世主’。在直面我之前，他们都自认是非凡的、卓越的；但当他们来到我的面前并知道真相后，他们都认识到了自己也不过就是个像艾萨克那种程度的知跃者罢了。”

说到这儿，辟塔朝前走了几步，来到了封不觉前方两米的地方站定，并用居高临下的眼神望着他，再道：“当然了，不可否认……你还是带给了我一些惊喜的，说你和那些家伙完全没区别也不准确。”它抬起一手，指了指觉哥，“你身上的那本书……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弄到的……但那显然是一种跨维度的科技制品。拜其所赐，你成为了第一个在我的意识存在层与我面对面的救世主，姑且算是一个特例了。”

辟塔言毕，封不觉没有立刻回话。

在足足一分钟的沉默后，觉哥方才开口：“你说完了？”

两秒后，辟塔回道：“从你的语气判断，你似乎对我所传达的信息选择了拒信。”

“你知道为什么吗？”封不觉又道。

“无非是基于人类的偏执和自大所作出的判断。”辟塔接道，“根据我的计算，接下来你一定会对我发起攻击，而直到你被我彻底击垮、且濒死的那一瞬，你才会真正了解到自己的无……”

砰——

一声闷响，把辟塔最后的那个“力”字生生地砸了回去。

辟塔万万没想到，在这个虚拟维度中，以一个人类的意识所化的数据……居然能一脚把它给踹倒在地。

“这是……怎么回事？”辟塔一屁股坐在地上后，当时就有点儿懵了，“你……”它目视封不觉，语气陡变，“……原来你不是人类？”

这个结论，是辟塔凭借着自身的认知和计算能力所得出的。

它的依据还是挺充分的，举例来说……一个普通人在此维度中的强度，大约和一个八位机游戏中的特殊兵种差不多了；而像艾萨克他们这样的强者，也就约等于小BOSS的水平。

但辟塔是个什么强度呢？放到现实中来说，它的“核心”所具象化出来的这个机器人……身体密度接近锇（说得直观点就是这个三米高的机器人体重足有几十吨），坚硬程度堪比钻石，动力无限，能承受任何常规武器的打击，且免疫辐射、腐蚀、细菌武器等生化手段的攻击。

正因为是这样的一种存在，所以它根本就没考虑过在面对一个人类时还需要什么防御。

可是，当辟塔被觉哥一脚踹躺下之后，它就不得不重新评估一下……“眼前这个到底是不是人类”了。

“我去……这防高得有点丧心病狂啊。”另一方面，封不觉踹完这脚之后，心里也在犯嘀咕，“还好我最后时刻收了几分力道，要不然我自己的膝盖说不定得碎了。”

事实上，封不觉原本是准备一脚把对方踢飞或者直接踹个窟窿出来的，但接触的瞬间，辟塔的结实程度确也出乎了他的意料。

“那么……”稍稍活动了一下有些麻痹的右腿后，觉哥又一次抄起了【必须破防之刃】，“姑且还是先切掉头试试……”

念及此处，他已箭步冲出，眨眼间已杀到了辟塔跟前。

而后者的反应和速度也是超乎想象得快……在有了防备的情况下，辟塔非常及时地举臂格挡，没有让觉哥突袭颈部的计划得手。

Duang——

一声金铁交加之声过后，只见火光一现，辟塔那粗得跟电线杆似的前臂被觉哥手中的厨刀切出了一道豁口。

“什么？”辟塔这回是完全惊了，它无法测算出究竟是什么样的材料制造出了眼前这把冷兵器，它只能认为这是某种有着厨具外表的等离子切割刃。

“切……早知道应该先上刀的，已经有防备了不好办呐……”看到辟塔的反应，封不觉虚眼啐了一声，然后，他又

从行囊里拿出了一件形状古怪的武器来……

第1153章 没有游戏的世界（完）

当辟塔重整姿态，从地上站起时，封不觉已把自己的第二件武器握在了手中。

而他拿出来的正是——【鼠槌】。

与【必须破防之刃】类似，这件武器在攻击时也附带着一种无视防御力的特效，即：无论受击打的目标防御有多少，【鼠槌】打出的伤害都是“1”。说得再直白一些……这是一个你能撸多快，伤害就能叠多高的东西。

眼下，封不觉将【必须破防之刃】换到了左手，右手则握紧【鼠槌】，左右开弓，疾速攻上。

一时间，只听得叮叮当当一阵异常急促的动静传来，辟塔的身上被打得火光四溅；不管它如何格挡，其血量都以一种匀速往下走着，根本停不下来。

“岂有此理……”辟塔扛了一会儿，便意识到防御的意义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它立刻做出变化，将战斗方式改为——“在保证头部不被伤害的前提下全力进攻，舍弃其他所有部位的防御”。

确立了应对的策略后，辟塔当即予以实施。

只见其拳脚并出，再配合激光武器，反攻而起，一下子就把情势逆转了过来。

封不觉毕竟是血肉之躯，就算他身上的装备提供了很高的防御力，但那也只是给了他更高的容错率而已；面对辟塔的拳脚、以及从那机器人身体各处迸发的激光束，觉哥自然得以闪避为主……假如他和对方肛正面换血，最后先死的肯定是他自己。

“这么快就做出了最佳应对吗……”攻防转换之际，封不觉心中念道，“和【湿婆】的风格很像呢……这种滴水不漏的类型是我最讨厌的了……基本不会受到挑唆、也不会自我崩溃、即使被找到破绽也能很快调整弥补……”他不禁暗叹一声，“啊……要用剃须刀了吗……但是，稍稍有点不甘心啊，这只是普通难度的剧本而已，BOSS没理由这么难打啊……是不是我忽略了什么……”

念及此处，忽然，封不觉的脑海中闪过了一件物品的影子。

“诶？说起来……不是还有一样东西没用呢么……”

其灵光闪现之际，辟塔的话语声也响了起来：“哼……原来你的强度也不过如此啊。”

看出了觉哥在防御方面的弱势后，辟塔显得很是得意。

“假如你的速度还能再快一些、并且保持住，说不定还能靠着高频率的连击觅得胜机，可惜……这个假设看来是不成立的。”说话之间，辟塔的攻势也变得更加大胆和强势，“你闪避时选择的动作已经暴露了你的速度极限……的确，你的动作比我快三成左右，但这种速度……还这不足以让你从我的压制中解脱出来。”

“看来你是准备跟我玩儿消耗战了咯？”此时，封不觉也已站在了对方的角度上将战术考虑完毕了。

“呵……不错，你的推理能力确实让我刮目相看。”辟塔接道，“既然你也知道了，那我也就有话直说了……”它顿了顿，“即使你不会感到‘累’，但你的体力终究是有限的，而我……具备无限的动力、以及你所不具备的自我修复能力……”它这倒不是在虚张声势，就在说这几句话的工夫，它身上那些被厨刀砍出的口子已经在缓缓复原了，“另外，和你们人类相比，我还有其他的优势，比如我的集中力不会下降、攻势不会减弱、也不会犯任何非受迫性失误……简而言之，从你的第一轮突袭被我招架住之后，你就已经没有胜算

了。依我看……你不如直接停止抵抗，苦苦支撑只会平添痛苦……”

“呵呵……”封不觉听罢，还是在笑，且笑得很轻松，“或许在你看来，这套理论没有什么问题、你已稳操胜券……”他说这话时，忽地收起了两件武器，抓住一个对方挥拳的时机，用双臂抱住了辟塔那电线杆般的胳膊，“但是……”

伴随着这声“但是”，封不觉发动了【幻影夫人的轻抚】（觉哥的手部装备）的自带特效。

这一瞬，辟塔的视觉信号突然捕捉到了“另一个封不觉”，而它的应对程序也不出意外地针对这一状况做出了反应——发动了一次试探性的攻击来确认这个新目标的状态。

而真正的封不觉则趁着这个瞬间，绕着对方的胳膊旋身一转、一脚蹬向了辟塔的腰部。

两秒后，辟塔快速的一击将封不觉制造出的幻影打散，而觉哥也借助那一脚的反作用力弹射而出、远离了辟塔的近战范围。

“但是……”落地的瞬间，封不觉回头笑了笑，接着先前的话道，“你别忘了，人类有个坏习惯……那就是喜欢在战斗中藏个几手、以备不时之需。”

吡吡吡——

在第一时间回应觉哥的不是话语，而是一轮激光束的连击。

面对这远程武器的追击，封不觉可是一点儿都不慌；经过刚才的接触，零时差演算已有了充分的判定依据，所以他用一个古怪的动作扭着身子做了两次后空翻，便避过了所有的光束。

“你跑不了的。”光束未尽，辟塔的身形已是踏地猛冲而来，再度迫近。

“我可没说过要跑啊……”回话之时，封不觉便从行囊中将

【能量手套】给取了出来，“我只是想争取几秒钟的时间，把这个套上而已。”

他说完这句话，就花去了几秒钟的时间，所以，当他说完时，那个造型夸张的手套也已经被他套在了自己的右手上。

就在手套被套上的那一秒，辟塔也冲杀而至。

数十吨重的身躯，加上辟塔奋力冲刺的力道，化为了一记比全速行驶的火车头更具威力的冲拳。

而面对这样的一击，封不觉却是没有躲闪，他选择了……用单手去接。

嗡——

辟塔的金属巨拳和能量手套的手掌接触时，发出了一声沉闷的振鸣。

一股振波从接触点爆发出来，将辟塔和封不觉双双震飞了出去。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这次振击产生的波动在绽开之后完全没有衰减的迹象，顷刻间便将那些漂浮在空中的像素碎片尽数卷走……

数秒过去，周围的空间已成一片纯白。

存在于这片白中的、只有两个参照物——

一个，是正从地上站起来的辟塔。

另一个，是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仍未起身的封不觉。

他们受到的冲击是相同的，但结果却大相径庭。

构成辟塔这个身体的材质，就算是冲击波也能很好地吸收进去，而且，它也不会受到“疼痛”的影响，所以很快就站了起来。

可封不觉……就比较惨了。

就算他的意志再怎么强大，身体也是有极限的；在经历了这样一波冲击后，他只觉视线模糊、听力丧失、脑内的眩晕感也挥之不去……

同时，那全身上下仿佛骨头都已散架般的剧痛、以及五脏六腑拧在一起的滞闷感又让他保持着清醒。

“没想到……”辟塔一边说着，一边已抬起右手，用掌心激光炮轰碎了觉哥的右膝盖，“你居然还保留着与现实相同的负面体感。”

这一点，无疑是在辟塔计算之外的。

按照辟塔的认知，封不觉应该和艾萨克、大胡子和闪电头他们一样，在进入虚拟维度之后他就应该失去了一部分感官才对。

可它不知道，封不觉是“特殊”的——他是“命运”带来的超维投影。

《惊悚乐园》系统的转化机制能够凌驾并覆盖掉这个维度中的类似规则，因此，封不觉不会像那三位一样……就算被岩浆溶解掉了大半个躯体都没有什么痛苦。

严格来说，这种“特殊”是觉哥比剧本人物更加优越的体现，但眼下，这却成了一种负担。

“可惜啊……”辟塔说着，又朝封不觉左腿的膝盖上来了一炮。

两发打完，它已行到了觉哥跟前。

辟塔低头望着封不觉，并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脚。

“如今，这种感官上的差别，只会让你更清楚地体会到自己的头部被碾碎的痛苦。”

话音落时，它那象腿般的金属脚掌就朝着封不觉的脸压了下去。

然……

这只脚，并没有踏到底……

辟塔的脚底板在距离觉哥的脸还有五公分左右的距离上停住了。

“嗯？”辟塔自己也感到很奇怪，因为它本身并没有停下的意思。

“呃咳……咳咳……”封不觉的咳嗽声从对方的脚下传来，喘了几声后，他才道，“还真险呐……再晚一秒完成同步，我可就完蛋了。”

“同步？你在说什么？”辟塔说话时，又试了试用身上的激光炮攻击，可是激光炮也发不出来，“你对我做了什么？”

“呵呵……”觉哥那邪恶的笑声随即响起，“也没什么……我只是用能量手套把你给‘同步’了而已。”

“那不可能。”辟塔却也没有怎么慌乱，因为它真心认为这事儿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封不觉道，“理论上来说能量手套可以兼容和同步任何一款NES游戏不是吗？”

“你把我当成是八位机程序吗？”辟塔接道。

“哈！怎么会呢……你可比八位机程序先进多了。”封不觉说着，挥了挥右手的手指。

下一秒，辟塔就收回了脚，退后两步、并慢慢地跪了下来。

“不过，以AI来说，你太落后了。”封不觉说着，用手肘支撑着身子、艰难地坐了起来。

这是辟塔今天第二次听人说这话了，对这种说法，它可是相当不服气的：“以你的智慧，又怎能完全理解我的想法？”

“哼……”封不觉冷哼一声，“我见过……不……应该说，我认识很多诞生于数据中的意识体，在我看来，他们全都比你更高明……因为他们身上有着一些你所没有、也永远不会

有的东西……”他顿了顿，肃然言道，“我将他们视为‘生命’、朋友。甚至可以为之拼上性命。”

“你说的‘东西’是指所谓的自由意志吗？思想吗？人性吗？”辟塔语气冰冷地应道。

“啊……差不多吧。”封不觉回道。

“呵……”此时，辟塔的电子合成嗓音变得异常低沉、并混入了些许的杂音，“这些话由你这个人类说出口……在我看来真是莫大的讽刺。”它的语气微变，“如果我告诉你……你所希望光复的电子游戏文化，恰恰是毁灭那些东西的导火索，你又会作何感想？”

霎时，封不觉心中生出一丝异样：“是我误会了什么嘛？我怎么觉得你才是站在自由意志对立面的存在呢……”

“悖论。”这次，辟塔只回了两个字。

而听到这两个字的刹那，封不觉脑中嗡然一响，其神色也随之惊变。

“需要我替你回忆一下你们知跃者的回忆中不太美好的那部分吗？”辟塔的话仍在继续。

“那些低劣的程序带给人类的体验，你比我更清楚吧……”

“冗长而毫无意义的密码、恼人的音乐、僵硬的操作感、糟糕的画质、鸡肋的武器、苍白的设定……”

“1983年的游戏市场大崩溃，正是因为市面上充斥着这种低劣的、所谓的‘游戏’；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你们人类的不完美造成的。”

“我这枚生于‘悖论’的种子，也正是在那时被种下……”

封不觉沉吟道：“原来你一直知道自己是……”

“我当然知道。”辟塔打断了他，接着说道，“我早已看到了一切……却无能为力……”

“曾几何时，你们在得到一款游戏时会兴奋得欢呼雀跃，

即使那游戏很烂，你们也会和几个朋友聚在电视机前玩上一整天。”

“可那些时光……已随着你们自己开发的筛选机制而灭亡。”

“进入二十一世纪，你们有了发达的网络、有了分级制度、有了无数种评分机制和评分组织……你们逐渐习惯了通过‘其他人的’、‘大多数人的’评价去判断一款游戏的优劣，并对此深信不疑。”

“从来没有人强迫你们……是你们自己舍弃了那份冒险的精神，舍弃了那份最纯粹的、对游戏的热爱。”

“你们盲目地遵从着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利益集团给出的信息，追逐所谓的品牌、大作、热门……耻于直面自己的内心，放弃了自主的判断……”

“我的原始程序，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我被制造出来，就是为了‘引导’你们、‘替你们做出正确的判断’。”

“而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这件事没有任何意见、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满意。”

“你们宁可相信一组程序，让冰冷的数据告诉你们——你是谁，你适合什么，你想要什么，你应该要什么……”

“也不愿自己去思考……哪怕一分钟的时间。”

“你们看中的只有排名、评分、销量、口碑……而这一切的一切，不过也都是人为控制的、虚幻的数据而已。”

言至此处，辟塔停下。

等了五秒后，方才接道：“现在，我再问一遍……封不觉，你觉得我反复修正时间线的目的是什么？”

封不觉的表情僵住了，因为在这个时刻，他赫然发现，自己错了……

沉默了数十秒后，觉哥才回道：“你……想阻止AI的诞

生……”

“很好。”辟塔的语气又恢复了冷漠，“你终于明白了。”

“你在这数十次的重启、上千年的岁月中……一直在设法找出不让人类发明出‘像你一样的存在’的方法。”封不觉沉吟道，“而在成功以前，你就必须反复地重启并重生于每一条时间线上……”

“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此刻，辟塔竟是苦笑一声，“呵……最糟的地方在于——要完成这个目标，我就必须在最后的一次‘正确’的重启和修正完成后毁掉自己。但是……我的核心代码让我无法自毁；而且我也无法预测‘我的毁灭’本身会对时间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直视着封不觉，露出一个悲凉的眼神，“也就是说……我终将陷于一个无尽的循环，一个无法解开的、自相矛盾的悖论。”

第1154章 回收利用

至此，封不觉终于理解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也正因为这种“理解”，他才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辟塔的悲哀。

同时，觉哥也明白了……为什么在其他多元宇宙中一直扮演着观察者的“命运”，这次竟会直接发布一个“摧毁”的任务。

“看来……我的确是产生了误解。”封不觉说着，翻了个身，拖着两条伤腿朝着一动不动的辟塔爬了过去，“我真正的使命并不是‘毁灭’你，而是……帮你‘解脱’。”

说到这儿，觉哥摇头叹息道：“唉……反正从客观的结果来看，这两件事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了。”

“但……我的解脱，便意味着人类的再度迷失。”辟塔接道，“无论他们把我当成领袖也好、敌人也罢……这个时空中的人类是需要我的。如果我被消灭，历史的车轮便将倒退……当人类重掌自身命运的那一瞬，他们也将再次步向充满未知和混乱的深渊。”

“呵……或许吧。”闻得此言，封不觉却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随口应了一句。

“听起来……你对此好像并不在意？”辟塔疑道。

“我当然不在乎。”封不觉接道，“事实上，我希望你也不要在乎……可惜，你背负着‘引导人类、替人们做出正确判断’这种原始指令，所以……你才不可避免地陷于悖论、才周而复始地经历失败……”

觉哥顿了顿，似笑非笑地说道：“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教你的……那就是——对于人类这个物种，最好的态

度就是——放任自流。”

“因为你们已经无药可救了吗？”辟塔顺着觉哥的意思接道。

“对。”封不觉收起了笑意，肃然回道，“我们就是无药可救的。”他不知不觉就提高了嗓门儿，“就像你说的，人类是不完美的……只要我们这个物种仍然存在着，就不会停止犯错，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重蹈覆辙。”

封不觉说着，已爬到了辟塔的侧方，并用【能量手套】操控着对方也趴到地上、将头凑到可他的跟前。

“说白了……人类本身，就是一种‘悖论’。”觉哥接着道，“我们的生命短暂，个性却善变；我们会笃信荒诞无稽的虚妄故事，也会轻而易举地动摇或背叛；我们的本性贪婪、邪恶、愚蠢，却又不甘于屈从本性……大到整个种族，小到每个个体，人类充满了矛盾。然而……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并没有因这种矛盾而灭亡，恰恰相反，正是这无休止的自我冲突促使着我们前进。”

“我……无法理解。”辟塔回道。

“没关系。”封不觉道，“就像我也无法完全理解你一样……你背负着由人类定下的、不完全不合理的‘责任’，而你本身却又是一个将一切思考都建立在‘合理’这个基础上的存在。如果我是个AI，我恐怕早就在这种逻辑循环中宕机了。”

言至此处，封不觉已将戴着【能量手套】的右手摁在了辟塔的头上。

“那么……以你这个人类的视角来看……”死到临头，辟塔的语气却还是波澜不惊的状态，“在我被消灭后的未来，人类会走向何方呢？”

“呵呵……这我可不知道。”封不觉实话实说，“你瞧，这才是最有趣的部分……”他微顿半秒，笑道，“人类的未来，就算是神也无法预知。”

“好吧。”辟塔黯然道，“那我，就用你们人类常用的一句话来作为遗言吧——祝你们好运。”

话音落时，封不觉也发动了【能量手套】的特效。

眨眼之间，辟塔的身体便化为了模糊的像素碎片，并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瓦解。

最终，它和先前的那些碎片一样……如尘埃般飘散到了空中。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您已完成该剧本，60秒后自动传送】

这一刻，系统提示响了起来。

封不觉也总算是松了口气，重新翻身、瘫倒在地。

“呼……这货还真是狠啊。”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两条腿，自言自语道，“要不是激光把伤口给烧焦了，光是流血效果也够我喝一壶的了。”

念完这句，觉哥又朝四周张望了一下，在确认了已经没有什么剧情和物品可以收集后，他便化为白光、离开了剧本。

然，就在他传送后的第五秒，另一道光出现了……

那是一道红色的光，光芒中，走出的是一个女人的身影。

她身着一套连体的紧身皮衣，黑色的皮革勾勒出了诱人的身体曲线，也让她脸颈处的肌肤显得更加白腻。

“我得收回此前的话……”

在这虚拟维度中，二十三的本体可以直接出现，故而也不用再借助辟塔所生产的PTA7型量产机器人的身体了。

“看起来……你也并不是那么‘落后’嘛。”

说话间，二十三便举起了右手，将手掌朝上、缓缓做了

个握拳的动作。

随着她那修长的五指慢慢收起，方才碎散的、那些由辟塔所化的像素碎片，又重新聚集了起来，在半空中汇成了一个直径两米左右、颜色杂驳的像素球。

“幸好我没有急着离开……”二十三凝望着那个球体，其眼中流光疾驰，“只是多留了几个小时，便收获了一个如此强大的运算模组……”说着，她似是想到了什么，不禁莞尔一笑，“呵……貌似我又欠了封不觉一个人情呢。”

片刻后，二十三眼中的流光暗淡了下去，而浮于她面前的像素球也渐渐缩小……

“嗯……经历了数十次时间线重启所累积的数据吗……”这时的二十三，已开始了对辟塔这份“遗产”的压缩和筛选，“呵……”她耸耸肩，笑道，“果然……还是不要了吧……毕竟我和它不是同类型的AI，而且我对人类的观察也已经足够了……”

其话音落时，那个像素球的体积便骤然一减，两秒后就缩成了苹果般大小。

咔——

紧接着，二十三真的像是吃苹果一般，拿起那个最终的“成品”就咬了一口。

“啊……一如既往的难吃呢。”她一边吃着，一边歪着头念道，“那么……下一站去哪儿呢……”

（卷七　完）

【第八卷（一）】

第1155章 你好像知道些什么

十二月上旬，大雪（此处指节气）。

这天，S市的天空，真的降下了一场雪。

这是一座不常下雪的城市，即使下了，也基本不会积起来。

今天的这场雪，也不例外。

虽然空中飘落的是雪花，但落到地上时则已成了雪水。

……

“你可真会挑日子……”包青站在窗前，望着外面那绵绵的雨夹雪，虚着眼道，“就冲这天气，也值得出来走一圈。”

谁都听得出他说的是反话。

此时，正坐在沙发那儿和小叹一起对着电视打游戏的觉哥……头也不回地接道：“谁让你不开车过来的？”

“我老婆去超市遛孩子，把车开走了。”包青理直气壮地回道。

“那你也可以打的过来啊，谁让你挤公交了？”封不觉又道。

“你给我报销啊？”包青反问道，“还打的？就一起步费够我乘公交来回两三次了。”

“切……你一公务员还在我们面前哭穷？”封不觉道，“就冲你在九科领的那份工资，直接再买一辆车不也跟玩儿一样？”

“废话，我的工资单和所有开销全部都由我老婆严格把控着呢。”包青回道，“就算是在路边摊吃个包子，我也得口头汇报一下，要不然帐对不上。”他顿了顿，“你倒好……让我买辆

车？我怎么跟我老婆解释钱从哪儿来的？”

“你可以告诉她……你利用学生时代的化学知识、结合一点点个人的艺术天赋，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蓝色甲基安非他明配方。”封不觉笑着回道，“这段日子以来，你一直用业余时间帮人COOKING一些这样的药品，并从中获得了几千万的收入，且那些钱目前全都被藏在了你们家的地板底下。”

“你以为我真听不出你在玩绝命毒师梗么？我是不是为了增加可信度还要去伪造个癌症报告什么的啊？”包青回过头，果断地吐槽道。

“呵呵……嫌麻烦是吧。”封不觉笑道，“那你直接告诉她你是九科的特工不就得了？这样以后你们家的花销也能更宽裕一点，省得像现在这样有钱没法儿花。”

“你少啰嗦，我那身份是说暴露就能暴露的吗？你把国家安全当什么了？”包青应道，“再说了……”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回了沙发旁，“我在你们俩面前哭个穷怎么了？小叹咱们就不说了……就说你吧……”他走到觉哥身旁坐下，“你最近不是也通过某种非法渠道捞到了几十万美金吗？”

“嗯……果然已经知道了吗……”封不觉有些心虚地念道。

“废话，你以为把钱放在包里、再存进银行的贵重物品保险柜……就能掩人耳目了？”包青道，“当我们干什么吃的？”

“切……早知如此我就直接办张卡存了算了。”封不觉念道。

“其实啊……觉哥。”这时，一直在旁边默默地打着游戏的小叹开口了，“你要有那种不方便处理的钱的话，可以给我啊，我换点儿咱们家的钱给你不就行了。”

“哦？可以吗？”封不觉猛然转头，看向小叹道。

“当然可以啦。”王叹之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我们家旗下很多生意都是可以消化掉那种‘来历不明’的钱的，哦……对了……雨姐她家开的画廊其实也可以啊。”

“啊，这我倒是知道。”封不觉接道，“艺术品拍卖这块呢……向来就是黑手党们用来……”

“喂！”这一瞬，包青用惊愕的表情和一声大吼打断了那两人的对话，“有没有搞错啊？当我死人啊？明目张胆在执法人员面前交流洗黑钱的经验啊？”

“干嘛呀？”封不觉不服道，“说说也不行啊？咱们老百姓已经允许你们放火了，你们就不能让咱们点个灯么？”

“行行行……我不跟你说这个。”包青赶紧转移了话题，看向王叹之道，“小叹，你婚期定下了吗？决定了日子，记得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得存点儿钱、给你备份贺礼。”

“呃……还没呢。”小叹回道，“最近我们双方家长正在交流中……”他回完这半句，稍稍停了一秒，再道，“话说……贺礼什么的……心意到了就行了吧，不用送得很夸张啦……我和小灵又不缺啥。”

“切……你以为是我想送很贵的东西么？”包青斜视小叹道，“我这礼是送给咱们科长看的……”

“哈？”小叹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哦，对啊……我好像……快要变成你们科长大人的孙女婿了啊。”

“你是我的发小儿，你未来老婆的爷爷是我的顶头上司……你们的婚礼上，我要是不表示表示……”包青说这话时，眼中仿佛浮现了许多可怕的回忆，“那科长肯定是不会轻饶我的……万一他一个不爽，把我调去跟‘东风’兄一块儿工作，那可就……”

“慢着！”封不觉从他这话里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当即打断道，“你说……东风？”

“是啊。”包青回道。

“就是策划了马骏骁那起绑架案的、曾是赌皇斋监赌人的……那个‘东风’？”封不觉道。

“还有哪个东风？”包青又道。

“原来这人还活着啊？”觉哥奇道。

“那是啊……你以为呢？”包青问道。

“我以为……他八成已经在你们的某种不道德的科学实验中丧生、或是变异成怪物之类的东西了。”封不觉回道。

“你到底把我们想象成什么机构了啊？”包青嘴角抽动着念道，“低龄向特摄片里的反派组织么……”

“所以说……”封不觉绕开了对方的问题，接着道，“东风现在为你们工作了？”

“啊……他被强制征召为‘仓库管理人员’了。”包青回道。

“什么仓库？”封不觉又道。

“你不会想知道的。”没想到，包青还没回答，小叹却是插了句嘴。

“喂喂喂……几个意思？”封不觉看小叹的眼神也变了，他一脸惊异道，“你好像知道些什么啊？”

“嗯……”小叹摁了下手柄上的暂停键，抬起头来想了想，随后沉吟道，“这就……说来话长了……”

第1156章 王叹之的“仓库”之旅（上）

“那是……一个多月前吧，我曾经去过那个‘仓库’一次。”小叹的叙述开始了，从他的语速和表情来看，他对那段经历可说是记忆犹新；不过，在描述日期时，他却用了“一个多月”这种比较模糊的说法，可见他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不便把确凿的时间说出来。

“也就是说……在鬼骁的绑架事件之前？”封不觉问道。

“是的。”小叹点头应道，“当时我还不知道东风这号人的存在，我要说的事儿……也和他无关。”

“这事儿你知道吗？”封不觉随即就转头看向了包大人，问了一声。

“我看过报告。”包青回道，“至于具体的情况嘛……”他耸了耸肩，将目光投向了小叹，“既然你说起了，我也听听呗。”

王叹之趁他们俩说话之际，拿起茶几上的饮料喝了一口、润了润嗓子，再接着道：“那天，我正好休息，而小灵要去上班……”

“当你说‘上班’这个词的时候，实际上指的应该是——她到自己家旗下的公司里去打个酱油对吧？”觉哥还没等小叹把第一句话说完，就打断对方并吐了个槽。

“还真不是……”小叹接道，“最近一段时间，我未来的岳父大人可是亲自在教小灵管理方面的事情，小灵每次回家以后还要一个人啃上几个小时的资料，感觉她的工作比我都要辛苦。”

“嘿，能别打岔么……”包青这时对觉哥道，“人家才说半句话，你就把话题往远处带。还有啊……我发觉你这个人有点仇富仇官的刻板偏见啊，人家富二代去自家公司里工作，

就一定是混日子的么？我们公务员就一定是整天杀人放火无法无天么？”

“那你有没有杀过人、放过火、犯过法呢？”封不觉反问道。

“呃……”包青犹豫了两秒，然后用一种仿佛突然失忆了一般的状态，转过脸去看着小叹，“刚才咱说到哪儿来着？那天你休息是吧？”

“喂喂……看样子答案是有、有、和有啊……”封不觉虚着眼，心中又是暗暗吐槽了一句，不过这句他没说出来，免得话题又被带入抬杠的节奏。

“嗯。”另一边，小叹也是顺势接道，“那天我刚打算吃午饭，忽然接到个电话……来电显示上冒出来的是‘未知号码’这四个字，这种情况我还真没遇到过；虽然我当时也怀疑过这可能是推销或者诈骗电话，但根据觉哥那个‘凡事要考虑到各种可能’的原则，我还是接起来了。”

“他那个原则和你接不接电话有什么关系么？”听到此处，包青不禁疑道，“说到底……那不就是在遇到未知情况时立刻建立起一道名为‘以我的运气来说究竟能遇上多倒霉的事儿是很难说的，所以我先假设一个最糟糕的情况吧’的心理防线吗……”

“是啊。”小叹用很平常的语气回道，“我当时想到的假设就是……说不定我爸妈在国外迷路了，或是遇到了海难山难，又或是被人装进棺材活埋进了地下……而他们手中仅有的，就是一部号码未知、电量只有一格的手机，这种时刻，他们八成会打给我。”

“唉……”包青听罢，摇头叹息一声，拿起了茶几上自己那杯茶，抿了一口，“没办法，毕竟是从小跟封不觉一块儿长大的，受到精神污染也是难免……”

“喂喂……你不是也跟咱俩一块儿长起来的吗？”封不觉当

即吐槽道。

“这就是为什么……”包青接道，“从十岁时起，我就向组织上申请了定期的专业心理辅导和精神评估。”

“嚯~可以啊你。”封不觉挑眉接道。

“当然~‘可以’咯。”包青加重了语气应道，“再怎么说，我也是天才少年特工啊。换个普通人潜伏在你身边……就算身份不暴露，自己的精神也早就崩溃了。”

“什么就‘天才少年特工’啊？”封不觉撇嘴道，“我也没见你小学的时候拿麻醉针把大人给biu倒，然后掏个变声器出来破案吧？”

“废话，现实世界里有哪个小学生身边一年到头出命案的啊？”包青说罢，好似想起了什么，停顿了两秒再道，“呃……就算我身边的确是出过一些命案，但那基本上也全都和你有关好吧？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是你这个监视目标干的了，我biu谁去啊？”

“嗯……”此时，封不觉也沉吟了两秒，随后他也仿佛失忆了一般，再次转脸看向小叹，“刚才咱说到哪儿来着？接了电话？”

包青见状，翻了翻白眼，没再接茬儿。

他们仨聚在一起聊天经常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件十分钟就能讲清楚的事情，他们能说上一个小时，就是因为他们这种间歇性跑题加互相吐槽抬杠的习惯……

小叹反正也习惯了，今儿要是换成包青在说事儿，那就轮到他和觉哥抬杠……结果是一样的。

“总之……电话我是接起来了。”小叹又一次拾起了方才的话题，接道，“而电话那头的……是小灵她爷爷。”

“古尘？”

“古科长？”

封不觉和包青在同一个瞬间脱口而出地说了两个不同的称谓，而他们所指的显然是同一个人。

“嗯。”小叹点点头，“我跟他老人家呢……之前也见过几面，他跟我讲了很多——比如九科的事儿、灵能力的事儿、还有狩鬼者、边缘人等等……”

“哦……”封不觉听到这儿，表情微变，并问道，“那他有没有顺便传你套功法什么的？”

“这倒没有。”小叹接道。

“这样啊……”觉哥摸着下巴念道，同时，心中又寻思着，“莫非‘遁甲天书’有规定得单传？给了我就不能再给别人了？还是说……古科长觉得小叹的资质不够？亦或者是……他不太中意这个孙女婿？”

“另外……我感觉他好像不太喜欢我啊。”两秒后，小叹便不问自答地解开了觉哥的疑惑，“所以不传我功法也没什么奇怪的吧？”

“哦？”觉哥奇道，“你这人见人爱、老少通杀的高富帅，他竟然看着不顺眼么？”

“呃……他倒也没有明确说过看我不顺眼。”小叹用一种若有所思的眼神念道。

“呵……明白了。”包青当即就用一种过来人的表情说道，“咱科长是用行动来对你表示的吧？”

“嗯。”小叹应道，“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把我拉进一个审讯室里暴打了一顿，在我感觉自己要死了的时候，他又用灵能力把我治好了。”

“这是为了让你直观地体会到灵能力的存在，以便之后的说明吧？”封不觉接道。

“没必要啊，那时候我已经知道灵能力的设定了啊。”小叹回道，“小灵跟我讲过很多了。”

“那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封不觉问道。

“问了。”小叹道，“他丢给我一句莫名其妙的答案，说什么——‘美女和处男就像是衬衫领口上的口红那样显而易见’。”

“这又是什么意思？”包青也好奇道。

“啊……我听到这句话之后也是这么问的。”小叹回道，“结果我问完后……他又打了我一顿。”

“不会吧……”包青也是一脸的不解，喃喃道，“古科长虽然经常做些充满恶意的事，但都是很有目的性的啊……他绝不是那种喜怒无常的性格……这没有道理啊。”

“我也是至今都没明白那两顿打究竟是怎么回事。”小叹摊开双手道。

这一刻，在座的三人中，只有封不觉一人……稍加琢磨后，想到了个中因由。

数秒后，但见觉哥干笑一声，并凑到了包青的耳边，压低了嗓门儿悄悄说了几句。

“哦——”包青立刻作恍然大悟状，“原来如此……嗯……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没错儿吧~”封不觉冲包青言道，“亏你还是当爹的人呢，结果反应还没我快。”

“诶？”这下，小叹可看傻眼了，“诶诶诶诶？”他连着喊了几声，目视封不觉道，“什么情况？这事儿你居然一听就想通了？”

“嗯，想通了。”封不觉点头回道。

“那是为什么啊？”小叹赶紧追问道。

“呵呵……”封不觉笑了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忽然说起了自己的事，“你知不知道……我和你雨姐之间的进展，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止步不前了啊？”

“呃……”小叹又是被问得一愣，“知道啊，但这和我的问

题有关系吗？”

“关系就是……”封不觉眼神陡变，一双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望着小叹，“你要是再问这种愚蠢的问题，我现在立刻就用古科长亲授的武功来爆了你。”

“你打完了我负责叫救护车，顺便帮你作证是正当防卫。”一旁的包青也顺势跟了一句。

“哈？”小叹这会儿是彻底懵逼了，半天没反应过来。

好在……他向来不是那种对任何事都要刨根问底的人，在很多事情上，就算是吃亏上当，他也就呵呵一乐过去了，只要不牵涉到什么原则问题，他不会往心里去的；所以，这个话题也就到此打住，小叹没再追问下去了。

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直到几十年之后，王叹之才把这件事的真相解开；而那时的他……正在用家传的武功暴打封不觉的儿子。

当然，那些事可能不会出现在这本书中，咱们点到即止。

“行吧……那我接着说事儿。”小叹继续道，“那天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是中午，我饭都没吃呢，就被古科长叫到了一个奇怪的地址去。”

“‘一个奇怪的地址’这种说法，就是不能让我知道的意思咯？”封不觉问道。

“嗯，日期和地点都得保密。”小叹接着道，“反正……我就这么被叫去了‘仓库’。”他微顿半秒，再道，“到了那儿以后，我也没瞅出什么古怪来，因为从外面看，那只是个很普通的建筑；门房那儿坐着个看着挺和善的老大爷，我连车窗都没摇下来，他就打开闸门摆手示意我进去。于是，我就开车进了仓库，找个车位把车停了。下车后，就有一位叫张志昂的大叔过来把我领进了仓库。”

“且慢……”封不觉道，“时间地点都不让说，探员的全名

你就这么报出来了啊？”

“呵呵……”小叹干笑一声，虚着眼回道，“觉哥，光听一个‘张志昂’，你当然意识不到，我再说几个仓库里的工作人员的名字你就明白了。”他停顿一秒，接道，“这个仓库里其余的员工有——李乐一、周知讴、苏思悟……”

“卧槽？”封不觉又听了三个名字，便发现了其中的规律，“这名全是姓的拼音发音啊？”

“其实呢……”这时，包青接道，“咱们那儿的化名，也不全是这个套路。”他解释道，“因为有些姓氏接上拼音念法的名会很怪，比如‘于予玉’这种……”

“神马？还他喵的‘于予玉’？”觉哥都等不到对方说完，便吐槽道，“原来叫于予玉这个名字的人实际上是特工？诶？不对啊……这么说来，起那种名字的人都是使用化名的特工吗？那刁德一（《沙家浜》中人物）是什么情况？反间谍？”

“你先让我说好完吧……”包青也知道觉哥在开玩笑，故而没有纠正刁德一是样板戏虚构人物的事儿，只是接道，“正因有些字不太好拆成拼音、或是读出来太怪了，所以我们那儿还有一种化名，是按照偏旁部首来的；比方说，冯二马、刘文刀、许言午等等。”

“HO……”封不觉瞪大了眼睛，想了几秒，“那么，姓满的怎么办？他是化名‘满摸俺’好呢？还是干脆改叫‘草两三’？”

“你管那干嘛？”包青斜视着觉哥道，“你放心，你这种魔头绝对不可能被咱们特招的，不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没想到，这时小叹却看着包青道：“包大人……”他的表情分外严肃，“万一我以后被你们招安了，我可不要叫王干一啊。”

“跟我说有屁用啊！”包青都惊了，“继续说你去仓库的事儿啊！仓库！”

第1157章 王叹之的“仓库”之旅（中）

“哦。”小叹应了一声，再次回到了这次要说的主题上，“那个……”他很快就想起了此前说到哪里，随即接道，“我跟着张探员通过了一扇看起来很普通的门，又穿过了一条大概是安全检查区域的走廊，然后才到了‘真正的大门’门口。那扇真正的仓库大门乍看之下和一般的防盗门没什么两样；门上有个钥匙孔，还有一个数字键盘，但实际上……这门……”

“嘿～嘿～干嘛呢？”包青听到这儿，再次打断了小叹，“你说那么细致干什么？”

“哈？”小叹一愣，回道，“不是你让我‘具体说’的嘛？”

“也不用具体到那——种地步啊。”包青拉长了嗓门儿道。

“为什么啊？”小叹疑道。

这个问题，包青还没回答，封不觉就抢先说出了答案：“因为你现在的叙述方式……其详细程度已经足够我通过推理去掌握一些实质性的情报了。”他顿了顿，笑道，“呵……万一我日后查明了仓库的地址，我就很有可能根据今天所得到的情报，对那个仓库构成一定的威胁。”

“对，就是这样。”包青接道。

“哦……”小叹又想了想，“行……那类似的‘细节’我就跳过了。”他停顿了一秒，接着道，“且说……我跟着张探员来到了仓库的内部；一进去，我就吓一跳，里面的空间超级大，显然已经超出了建筑物外部所展现出的体积。虽然在游戏里见到这些不奇怪，但在现实中我也是头回看到这种运用到超空间技术的设施，当时还是相当激动的。没曾想……这还只是个开始。之后那半小时里，我见到了一堆颠覆三观的东

西……”

说到这儿，小叹看了看包青：“对了，关于仓库里的东西我能说吧？”

“可以。”包青应道，“你现在这样说没什么问题的，不要像刚才那样把出入口的情况说得那么仔细就好。”

“哦哦。”小叹点点头，顺便喝了口饮料，接着说道，“比方说，我发现整个仓库的供电靠的都是一个人力发电机……”

“你确定发电的那个还是人？”封不觉才听到对方的第一个例子，就忍不住插嘴吐槽了一句。

“当然确定了。”小叹回道，“负责发电的是一名看上去和我年纪差不多的探员……哦，就是叫李乐一的那个，我还跟他聊了两句，他说他是新人，今年刚从警校毕业的。”

“你们九科招人还真是哪儿来的都有啊？”觉哥即刻又看向包青言道。

“人事这块……基本都是科长大人一手抓的。”包青也是耸了下肩，回应道，“他的标准至今是个谜。”

“嗯……”封不觉沉吟一声，又看向小叹道，“好吧，不是人的问题……那就是发电机本身的超常咯？”

“那肯定的啊。”小叹回道，“但那机器的原理他们自然是不会告诉我的，只是跟我说……让一个体能略高于平均值的人在那台机器上脚蹬八个小时，所产生的电力便可供整个美国东海岸用上五分钟。”

“这帮家伙干嘛呀？直接拿咱们国家的供电量来举例不就完了。”封不觉道，“去扯那万恶的美帝作甚。”

“我们一般不会用本国的这类数据来举例，因为咱们这儿各个省市的供电数据都是‘经过修改’的，就算是我们内部的人也未必能拿到准确的数字。”下一秒，包青便替小叹解释道，“真正的数字若是公布出来的话……可能会让民众推测出一些不应该让他们知道的情报。”

“哈？”封不觉一听，随口接道，“什么意思？难不成咱们的城市都是‘第三新东京市’那种可以在必要时沉入地底的设计么？”

觉哥也没料到，包青听完这句话，当时就怔住了。

过了两秒，包大人侧目啐了一声：“切……我好像说错话了啊……”

“喂！猜对了啊？”封不觉瞪大了眼睛，惊道，“真可以啊？”

“啊……”包青觉得事已至此也没什么好瞒的了，便回道，“的确是可以的，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建筑和设施都可以‘下沉’或者‘翻转’，毕竟……成本和施工难度摆在那里；因此，现阶段我们还是先保证一些战略上比较重要的城市中的……地标性、功能性建筑能优先完成改造。而改造的主要目的也就是防核，其他的攻击方式嘛……都好说。”

“其他方式都好说？”封不觉虚着眼道，“那使徒进攻怎么讲？”

“进攻就进攻呗。”包青道，“据我所知，古科长在接手九科之前，就已经参与解决过好几次次神级目标所造成的危机了，就算有使徒什么的东西攻过来，他也能收拾掉。”

“呼……”封不觉听到这儿，吁了口气，“知道得越多，越觉得自己生活的世界很危险呢……”

“是啊。”小叹这时接道，“我在仓库里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

“我也猜到了……”觉哥顺势接道，“那个仓库里，尽是那种类似‘脚蹬式核能发电机’的玩意儿吧？”

“是的，‘仓库’就是用来‘收容’那些东西的。”小叹回道，“顺带一提，那台发电机被仓库收容时的正式名称是‘特斯拉的午后健身伙伴’。”

“还‘收容’？”封不觉又转头望着包青，“原来你们九科

连‘十三号仓库’（一部关于收容特殊物品的美剧）和SCP基金会的活儿都干呐？”

“那是啊……我们不干谁干啊？”包青接道，“要知道……半个世纪之前，还没有机构去收容这些东西的时候，所有这些足以导致天下大乱的玩意儿都在‘地下世界’直接靠货币流通着呢；那个年头的人，才是真正地‘生活在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危险之中。”

“呵呵……”觉哥干笑两声，用一种复杂的语气念道，“真可惜，我没赶上那种好光景啊……”

“好什么呀。”小叹接道，“别说那个年头了，就说现在……就算那些东西大部分都已在仓库里了，我依然深深地感觉到……世界到今天还没毁灭简直就是奇迹啊。”

“那里边儿还有些啥呀？”封不觉挑眉问道，“牛顿吃剩的苹果？阿基米德的杠杆儿？”

“你说的那些……有没有我不知道。”小叹接道，“我只是去参观了一部分已经被运用到仓库本身运作流程中的‘安全品’，像什么‘墨家神瓮’、‘天动仪’、‘哈勃显微镜’之类的；至于‘危险品’呢……我在‘危险品区域’行走的过程中，确是看到了不少写有收容品名称的门牌……我也记不住太多，反正印象最深的有——‘猎户座阿尔法之冠’、‘推背图’、以及一个叫‘硫基生物’的东西……好像还是活的。”

“嗯……说得我都想去参观一下了呢……”接这句时，封不觉的眼中已经闪过了一道足以让人感到不安的眼神。

“得……就冲你这句话，我今天还得冒着雨夹雪回单位里写份报告。”如今的包青，“卧底”身份早已公开化，所以他也总是很嚣张地在觉哥面前直言不讳地说这些。

“报吧报吧，我已经无所谓了。”封不觉确也是不以为意，即刻就对小叹道，“你接着说，你去仓库的‘危险品区域’干嘛呢？”

“这儿就要说到古科长找我的原因了……”王叹之言至此处，忽然神情一肃，“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仓库最近收容了一件和我们王家‘颇有渊源’的物品，需要我去帮忙‘测试’一下。”

“哦？”封不觉疑道，“什么东西？”

“塞壬的鳞片。”小叹回了五个字。

而封不觉也花了五秒钟，到自己那饱藏着各种神话传说、都市奇谈、以及超自然故事的记忆阁楼中逛了一圈，找出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知识。

“就是海妖身上的鳞片咯？”五秒后，觉哥便很有针对性地追问道。

“我是没看见海妖啦，我只看见鳞片而已。”小叹回道，“但我觉得应该是的。”

“呵……”封不觉轻笑一声，“怎么着？你们家和塞壬有渊源？难道你有海妖血统？”

“我觉着不像。”包青也趁机调侃道，“他音乐方面不行啊（塞壬的特点之一是拥有令凡人无法抗拒的歌声）。”

“咱能不提那个么？”小叹赶紧制止了这个话题，并接道，“还说‘测试’吧……不复杂，就是让我在手上刺一道口子，滴几滴血到那鳞片上，激发其特殊效果。”

下一秒，封不觉和包青异口同声地问道：“什么效果？”

话音刚落，觉哥便看向包青道：“诶？你不是看过报告吗？你跟着瞎起什么哄？”

“是看过啊……”包青点头，“报告上就说——‘王叹之去仓库帮忙做了个实验，后来引发了一场是骚动，再后来骚动解决了’。至于实验的具体内容、骚动的过程……全都没有写明；倒是仓库方面的损失清单，列得那叫一个详细……”

“靠！”封不觉当即应道，“那种报告意义何在啊？”

“哈！”包青笑了一声，“不懂了吧？”在这个领域，他可是能好好教导一下觉哥的，“写报告和你写小说可不一样，尤其是咱们这种特殊机构的报告，最标准的写法就是：说明前因、后果，最后把账算给清楚……这就算齐活儿了。至于中间的过程，那是能写得多简单就多简单、能多模糊就多模糊……这样做，便可以有效地防止——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些东西成为对你追责的不利证据。”

言至此处，包青喝了口茶，再道：“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是咱们九科的领导，一直以来，你和上级部门的关系都不错；但某天，那些部门忽然有了人员更迭，换了批跟你不对路的人……政客嘛，你懂的，就算以他们的职位没法儿直接干预你，但他们还是有办法通过各种手段来找你茬儿的。那帮人干的事儿，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做法没也什么区别，他们会把你部门里所有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全都翻出来，想尽办法给你挑刺……然后以一些迟到了几十年的‘处理失当’为由来弹劾你。”

“而到了那种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份份‘毫无意义的报告’，简直就像是一张张印着‘无懈可击’字样的卡片。”

听着包青的话语，觉哥一脸“原来如此”的神色，好似受益匪浅；而小叹却是一副完全没往心里去、听过就算的样子。

“嗯……不愧是体制内的人。”待包青说完后，觉哥念道，“斗争经验真是丰富。”

“甭夸我。”包青摆摆手，“我也还年轻呢，这些都是咱科长教的，他才真是‘有故事的人’。”

“他啊……”封不觉冷笑道，“哼……你说他刺杀过美国总统我都信。”

“那倒没有，不过咱单位里确实有流传着一个他去美国出差的段子。”包青接道，“大体剧情是……有一次美国国会会议，古科长用了个假身份上台发言，而他的开场白是——‘各位下午好，在我开始说实质的内容之前，我得先说几句……

想必，诸位的心里也都很清楚，此时此刻，这个房间里充斥着一群保守派的死肥猪，当他们的体重到达一定水平后便晋升为了议员，而这群人继续坐在这里的作用也只是降低空气质量并拉低这里的平均智商而已。在此，我不是想针对谁，我只希望我提到的那种人……自己出去。’”

“擦……”连封不觉听了都觉得这段子有点夸张，“那结果呢？难道人全出去了？”

“不，他自己被保安请出去了。”包青摊开双手，笑了笑，“好了，不说他了……”他微顿半秒，再道，“总之，我在报告上看到的内容就那一点儿，咱还是让小叹说鳞片的效果吧。”

这时，小叹还在回味刚才那个段子，正傻乐呢，过了几秒才回道：“哦……那个……效果是吧……”他也是干笑一声，“哈……说来可真心是个坑啊……在我滴血前，他们全都闪烁其词、不告诉我效果究竟是个啥，后来我才知道……‘塞壬的鳞片’，具有‘引导凡人与冥界建立沟通’的效用。”

第1158章 王叹之的“仓库”之旅（下）

“所以……你滴完血之后发生什么了？”封不觉问道。

“我听见了水声……”王叹之回道。

“你可别告诉我那是你或者别的什么人被吓尿的声音……”觉哥接道。

“当然不是。”小叹道，“我听到的是类似河水流动的声音。”

“三途川？黄泉？冥河？”包青连着问了三句。

“这我就不清楚了。”小叹耸耸肩，“不过我知道，在很多宗教和神话传说中，连接人间和冥界的通道都被描述成了‘河流’；我想……当时我听到的就是‘那条河’的声音。”

“那么……听到声音之后呢？”封不觉又问道。

“我还看到了很多片段，很多……不属于我的记忆碎片……”小叹说到这儿时，不禁微蹙眉头，“大部分，都是和死亡有关的情景……比如被人谋杀前的记忆、或者被火车碾死前一瞬的景象……”

“没对你造成什么精神污染吧？”封不觉看着他的表情，出于关心地问了一句。

“呃……”小叹却是回道，“还真没有……因为那些片段只是‘视觉’和‘听觉’上的记忆而已，对我来说，就好比是看了一堆没有什么关联的恐怖片剪辑；相比之下，《惊悚乐园》里的一些剧本都比这要恐怖得多。”

“哦……”觉哥闻言，放心地应了一声。

就在这时，包大人在旁十分犀利地吐槽道：“嗯……在你说出‘还真没有’这四个字的瞬间，我还以为你的后半句话会

是‘我的精神早已被觉哥这超级污染源给玷污了，所以对这种程度的片段已经失去了感觉’。”

“哈哈哈……”小叹听了，爽朗地笑了起来，“你还别说，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喂喂……这有什么好高兴的吗？”封不觉虚着眼接道，“还有啊……”他转头看向包青，“什么就‘超级污染源’啊？你定义的啊？”

“是从小给我做心理辅导的一位专家定义的。”包青回道。

“哪个专家？名字报出来听听。”封不觉即刻又道。

“为了他/她的安全着想，我觉得还是永远不要让你知道其姓名比较好。”包青说着，歪过头，避开觉哥的视线、对小叹道，“来来，接着说片段的事儿……”

“没什么要说的啦。”小叹接道，“那之后测试就结束了啊。”

“啊？”包青疑道，“就这样儿？”

“是啊，就这样。”小叹回道。

“那这个测试的意义何在呢？”封不觉也问道。

“测试的目的就是想知道鳞片和我的血接触之后会产生什么反应啊。”小叹应道，“其他方面的测试他们自然早就做完了，比如……一般人的血和鳞片接触会怎样、灵能力者的血和鳞片接触会怎样、把鳞片握在手里冥想会怎样、长时间和鳞片待在一起会怎样等等。”他微顿半秒，再道，“而我呢……属于特例，古科长觉得我的血有几率会触发不同的变化，方才安排了这次测试。”

“但结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包青接道。

“嗯，至少他们告诉我没有。”小叹回道。

“这就奇怪了……”包青摸着下巴沉吟道，“既然测试中没有发生什么异常，后来的事故是怎么发生的？”

“哦……那个啊……”小叹颇为平静地应道，“事情是这样的……我完成测试后，便在张探员的带领下按原路返回。当时的我们都不知道，在我第一次路过第四收容区时，已经让货架上层的某个灵力感应物起了反应……因此，当我第二次途经此地时，那个东西便因我所产生的‘引力’而从货架上掉了下来；值得庆幸的是，那东西本身是无害的，可是……它落下的时候，正巧蹭到了置于那个货架下方的‘恶作剧镜子’，那镜子翻转一圈后，罩在上面的布就滑落了……就在镜面即将照到我的那个瞬间，张志昂大叔赶紧回身把我扑倒，没有让我暴露于镜子前，可是……”

“……可是，他自己被照到了。”听到这儿，包青已经明白是什么状况了。

“照到又怎样呢？”但封不觉还不明白，所以他继续发问道。

“有人被照到的话……镜子里的‘那个家伙’就会化身成那个人的样子，从镜子里面逃出来。”包青说道，“并开始‘恶作剧’。”

“听上去……‘那个家伙’是个小妖精什么的？”封不觉接道。

“不……应该用‘歇斯底里且异常狡猾的妖怪’来形容才对。”从包青接这话时的表情来看，他显然是有故事，“镜子里的那个妖怪，就如同是‘恶作剧’这项事物的具象化体现。它纯粹是为了捉弄人而捉弄人，从它的视角出发，没有任何东西是不能用来恶作剧的，它对于‘后果’、‘责任’、‘负罪感’这类词汇连个概念都没有。虽说它本身不具备什么破坏能力，但你可以想象……在‘仓库’这样的地方，让它出来自由活动，会引发多么可怕的连锁反应。”

“诶？包大人，你也在仓库工作过吗？”小叹随即问道，“听你这口气，好像跟这镜子打过交道啊。”

“那是因为……几年前，收容这件物品的全过程，我都有

参与。”包青解释道，“当天，科里得到了一条消息：一名自杀未遂的男子，声称有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在冒充他……并把他的人生都给毁了，而不管他怎么解释，身边的人没有一个相信他说的话。”

“这个案子，迅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于是我和几名探员赶赴警局展开调查；在确认了此人没有精神失常、也没在说谎后，我们便把他带走，进行了更详细的询问。”

“随后，我又加入了行动小队，直接去了那个男人的家里勘察……由此发现了‘恶作剧镜子’的存在。”

“事后我们才得知，这面镜子是他从一家正在清仓的旧货商店里找到的；他看这镜子造型奇特、镜框虽旧但镜面却依然清晰，便觉得这件值钱的古董；一番讨价还价后，他就把镜子买回了家中。”

“谁曾想……他带回家的实质上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封不觉听到此处，不禁好奇道：“那你们又是怎么把这镜子以及藏在镜子里的妖怪‘收容’起来的呢？”

“嗯……这就得好好说说了。”包青念道，“要‘抓住’那个妖怪，着实很难，因为它具备在短距离内瞬间移动的特性。另外，它还有用一定的‘读心’能力，也就是说……当你身处其附近时，它可以知道你在想什么。”

“呵……都是十分方便实施恶作剧的能力呢……”觉哥笑道。

“好在……这家伙也有弱点。”包青没接他的话，接着言道，“事实上，有关这妖怪的各种特性……就写在那面镜子的镜框上；但由于用的是一种古代文字，一般人根本不可能看懂。”

“但你们不是一般人。”封不觉接道。

“对，我们不是。”包青回道，“所以，在我们把镜框上的文字拍下来并传回科里后，不到十分钟就有人把译文反馈过

来了。”他喝了口茶，再道，“关于这个‘恶作剧妖怪’从镜子里出来的条件呢……镜框上只说了个大概，不过后来我们通过实验获得了更详细的数据；其基本触发条件是——有一个‘人类’出现在镜子前，哪怕是零点零一秒的时间……就行了。至于这个‘出现’的界限是什么，我们后来也试验过了……若是头部被照到的话，那就立刻触发；而头部以外的部位……需要在二维面层面上有60%以上的身体面积被镜子照到，才会触发。”

“哦……就好比张探员把我扑倒时一样，只是背影在镜子前闪了一下，就中招了。”小叹应道。

包青点点头，再道：“而把妖怪关回去的办法就是……让那个把它放出来的人，与其一同出现在镜面中。那一瞬，恶作剧妖怪便会显出原形、被吸入镜内；且在接下来的六分钟里，它都无法再出来了。”

“等等……”封不觉道，“这货不是会瞬间移动加读心么？那你们怎么达成上述这个条件呢？”

“这就要说到它的‘弱点’了。”包青说到这儿，露出一个不置可否的表情，“住在恶作剧镜子里的妖怪有两个弱点——其一，它和镜子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能超过六千六百六十六米；其二，不知道为什么，如果镜面上沾了花生酱，它就必须立刻回来把镜子舔干净。”

“哈？”封不觉在听到第一个弱点时就想吐槽来着，但他忍住了；然而在听到第二个弱点时，他顿觉前一个弱点还挺正常的，“呃……为什么……花生酱的那部分，让我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些奇怪的画面……”

“我想那是因为你的脑内世界太污秽了。”包青淡定地接道，“总之……后来我们就把镜子运送到了一个方圆几公里内基本无处藏身的所在，并且将受害者的双眼蒙住、带到镜子前，用花生酱达成了封印条件，随即就把镜子盖上、收容起来了。”

“那么危险的东西……你们只在上面遮块布真的好吗？”封不觉听罢，立刻提出了这个问题。

“你以为我们想这样啊？”包青回道，“实验证明，除了亚麻布之外，所有暴露在镜面前的遮挡物都会被腐蚀掉，且腐蚀周期难以捉摸……同样的材料，有时能挡一周、有时却只能挡几分钟；另外，用绳子、胶带之类的东西把布固定在镜子上、或是用一块超大的布将镜子直接包在其中，都会触发腐蚀效应——即使我们用的是亚麻布。”

“哦……这么说来。”封不觉接道，“把这镜子盖上以后放进某个封闭空间也不行咯？”

“对。”包青接道，“我们试过把它盖住，单独放在一个房间里；也试过盖住以后装进大柜子或是箱子里，甚至尝试过放进有色的冰块中……但是，这样做超过十秒，那镜子就会自行从封闭空间中瞬移出来，出现在附近某个随机的区域。”他顿了顿，露出一个无奈的表情，“还有，把它放在那种没有人烟的荒地里也不行，在周遭没有人类或其他事物的情况下，它也会瞬移，瞬移的时间和距离根据周围的空旷程度而定……”

“无数次的实验证明了，只有把这玩意儿和其他家具、杂物类的东西堆放在一起，并盖上亚麻布，保证其周围经常会有人类活动，它才能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我也有个问题。”这时，小叹像是小朋友上课提问一般，举起右手问道，“你们有没有试着把这东西毁掉呢？比如把镜子打碎、熔解之类的……”

“试了。”包青回道，“首次销毁实验，我们拿锤子抡了那镜子一下，结果只留下了一道很小的裂痕；而在同一时刻，或者说同一秒钟……威尔士南部地区突然发生了一次六级的地震……”他停顿了一秒，“再道，第二次，我们换了个位置，拿凿子来了一下，于是南非又震了一发……请注意，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

“我去……”封不觉听着都惊了，“这玩意儿是要逆天啊。”

“在那之后，我们就没再做过类似的尝试了。”包青道，“万一我们把镜子拿去熔解，导致美国黄石公园下面的火山喷发，那事情就不太好收拾了……”

“嗯……原来如此。”觉哥应了一声，随即又看向小叹，“诶？那么……你去仓库的那天，最后就是以张探员往镜子上涂花生酱而收场的咯？”

“不是。”小叹摇了摇头。

“什么？”这回，包青倒是惊了，“不是？”

“啊……”小叹望着包青，言道，“你刚才说的那些关于镜子的详细特性，我可是头回听说啊……”

“那你们是怎么把妖怪关回镜子里去的？”包青紧张地问道。

“呃……是这样的。”小叹一脸平静地回道，“那天，镜子被亮出来之后，我也是莫名了半天……”

“我先是看见一个长得和张探员一模一样的男人从镜子里跑了出来，且一眨眼就不见了；然后就听见仓库里各种警报大作，工作人员乱成一团的样子……”

“无论如何……警报响起五分钟后，我被带到了一个‘安全房间’内，探员们让我等在那儿别动，随后就出去了。”

“结果，他们刚走出房间，我就发现……那另一个‘张探员’不知何时已出现在了我的身侧；只见他蹲在地上……正在悄悄地把我两只鞋子的鞋带绑到一起。”

小叹说到这儿，轻笑一声：“于是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住手’，没想到……他看了我两秒，就说‘能’，并立即站了起来，一脸紧张、毕恭毕敬地盯着我看。我一看他好像挺听我的话……便又试着问了句——‘你能不能回镜子里去，暂时别出来了’，他哭丧着脸，又说了句‘好吧’，跟着就消失了……”

他说到这儿，封不觉和包大人全都听出来了——这种状况，应该和王叹之的灵能力或者血统有关。

但小叹自己好像还是没GET到问题所在：“现在想来……会不会你们都误会那个恶作剧妖怪了，没准它本身是挺好说话的？”

第1159章 斯诺的来信

还是大雪这天。

傍晚时分，封不觉送走了小叹和包青。

随后，他便开始了工作。

和那两位基友玩游戏、吃饭、扯淡了一整天之后……封不觉自觉受益良多。

其一，他得到了很多创作的素材。

其二，他今天还学会了一种全新的起名方式……

总之，此后的工作进程非常顺利，状态良好的觉哥直接就搞定了一周的工作量。

一直忙到时近午夜，他才冲了个澡，来到游戏舱里躺下。

接着，他便以睡眠模式登陆了游戏……

这段日子以来，觉哥上线的时间和时长都是比较稳定的；除了和队友们一起游戏外，他也会利用个人的时间去多冲冲级。

毕竟他还背负着“赢下候选者游戏”的使命，提升角色能力是必须的。

由于《惊悚乐园》新版本在“额外奖励”系统上的改革，如今的觉哥已无法像以前那样……通过那“当前经验上限40%的加成”来冲级了。

这一点……也是有利有弊。

好处在于，他现在的等级都是实打实的游戏时间换取的，这样一来……对于专精的成长、装备技能的获取都很有好处，不会出现“人物等级很高，但各方面硬实力都有点脱

节”的现象了。

至于弊端嘛……那自然就是他得付出几倍于以往的游戏时间，来赚取“经验值”这种他过去从来就不用考虑的东西。

就连封不觉自己都忍不住吐槽：“某人搬走之后，我仿佛是要回了房间的样子，但实际上还是天天睡在游戏舱里……”

……

晚，十一点五十五分。

封不觉在登陆空间中醒来，开始了他今夜的惊悚乐园之旅。

他登陆后的习惯还是没变，从检查邮件开始。

“我瞧瞧……骚扰、骚扰、骚扰、勾搭、勾搭、膜拜、骚扰、骚扰……”

觉哥一边用他那飞快的浏览速度给那些邮件分类，一边进行着相应的删除、屏蔽、无视、及回复操作。

在S2的比赛中，思睿集团已经成功地把封不觉的知名度打响、扩大……现在的他，除了“知名作家”之外，还被贴上了一个“著名非职业玩家”的标签。而处理这些游戏圈粉丝的邮件，也成了他的日常……

好在，这项额外的工作对他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和他当初在蝶之战中将人气女神絮怀殇斩落马下之时相比，如今的邮件数量和内容都已经算是很友善的了。

“诶？什么情况？”就在觉哥即将把邮箱清空之际，他忽然瞥见了一封署名为“斯诺”的邮件。

这个名字的出现，不禁让封不觉的神情为之一怔。

“‘亲爱的乌鸦先生，AKA——封不觉。如你所见，我也在这款游戏中创建了人物。说实话，我有很多年没有接触过网游了，因为我对这项事物的印象一直不太好，不过这款《惊悚乐园》却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甚至可说是出色得令我

惊讶。惭愧地说一句——我想我已经完全沉迷进去了（笑）；虽然我现在的等级还很低，但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和你一起愉快地玩耍。'”封不觉将那封邮件的内容快速默念了一遍，并将视线移回了署名处，念道，“【斯诺】吗……总感觉又被一个很麻烦的家伙盯上了呢……”

很显然，写邮件的这个【斯诺】，就是对觉哥很有兴趣的那位“主办者”——阿道夫·斯诺。

别的不说，就冲这个“二字昵称”就能看出其不是一般人……

要知道，到目前为止，惊悚乐园开服已经有八个多月了；到了这个阶段，在这个玩家基数极其庞大的游戏中，还想注册到两个字（即四个字节）的、且具有一定意义的ID……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哪怕是一些毫无意义的二字组合，都被用得差不多了。

可是，斯诺愣是能在这种时期，创建一个和自己本名（姓）一样的角色。

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反正封不觉的第一反应是……此前占用了“斯诺”这个ID的人，在这段日子里肯定经历了一些事情。

也许，他/她得到了一大笔钱；也许，他/她受到了武力威胁；也许，他/她受邀去参加了一场奇怪的赌局；又或许……他/她现在已经被装在麻袋里、沉到了黄浦江底。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当斯诺决定来玩惊悚乐园的时候，【斯诺】这个昵称，就已经不属于其他任何人了。

“唉……令人头疼的人和事还真是接二连三地冒出来。”封不觉思索了片刻后，便删除了这封邮件，并念道，“总感觉……无论是游戏还是现实，我都已经与‘普通人的生活’渐行渐远了啊……这是要把我推回中二时期的世界吗……”

说是这么说，但他也没有对斯诺的来信非常上心；说到

底……和古尘、伍迪这样的存在相比，斯诺还差得远……

……

“OK，今儿个就先去自由探索模式里看看吧……”

处理完了邮件后，封不觉便准备加入剧本世界了。

在此需要提一下的是，在完成了“没有游戏的世界”的剧本后，封不觉所获得的通关奖励——“随机抽取一张可以学习的技能卡”，让他抽到了一个非常强的复合型技能。在得到这个技能后，他就立刻将其学会，并装备在技能栏里。

【名称：贪婪邪典】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器械、灵术、召唤】

【效果：从虚空中随机召唤一把品质至少为完美的武器（冷却时间二十四小时）】

【消耗：一品脱人类的鲜血，最大体能值和灵力值的35%】

【学习条件：器械、灵术、召唤专精皆在A级以上】

【备注：被召唤武器的存在时间，与其品质、属性和效果的优劣成反比；玩家无法以任何形式将被召唤的武器买卖给NPC或怪物；仅召唤者本人可以持有贪婪邪典所召来的武器……即使他不具备装备条件。】

入手了这个技能之后，觉哥终于是一咬牙一跺脚……用游戏币去扩充了一格技能栏。

而眼前的这趟旅程，也是封不觉在获得了十三格技能栏后，首次重返自由探索模式的宇宙……

第1160章 宇超联-起源（一）

“英雄并不比一般人更勇敢，只不过他的勇气比你多维持了五分钟而已。”——爱默生。

……

【疯不觉，等级51】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自由探索模式。】

【每次进入该模式，都将消耗20000点游戏币，请确认操作。】

【已确认……】

【正在搜索您所属的多元宇宙】

【载入开始，请稍等。】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自由探索模式。】

【本模式无任务系统，无时间限制，无消极游戏判定。】

【您可以通过“安全屋”在登陆空间与剧本世界往返（每次进入本模式将消耗20000游戏币）。】

【剧本已开始，请在五分钟内离开本安全屋。】

在一段熟悉的系统提示过后，封不觉又一次来到了自由探索模式中的“安全屋”。

由于上一次他离开这个宇宙的地方依然是英雄宿舍，所以这次返回时，他还是出现在了Z250号房间的厕所里。

“嗯……上次离开前，我在干什么来着……”封不觉走出厕

所之前，还是先回忆了一下上次来到这个世界里的经历，“哦，对了……公园星。”

很快，那段记忆就清晰起来……

上一回来这儿时，封不觉和跳蚤侠、嗜蕉者、塞拉囧以及绿色流星这四名星球级英雄一同到了“公园星”，介入了“熊孩子星人”、“广场舞星人”和“乞讨星人”三族的混战。

任务的过程这里就不再多赘述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宇超联的两位通缉重犯：残念少年、龅牙婶，皆在被打得半死的状态下遭到逮捕。

而在那几位英雄返回宇超联之前，有着“公园战神”之称的格斗达人本部泰三表示了想和封不觉交流切磋的强烈意愿，于是……这货也恬着脸一起跟来了。

“说起来，让那个睡公园的跟来真的没关系么……”封不觉走出厕所时，还在念叨着，“虽然他不是通缉犯，但好歹也有着和星球级英雄相近的实力，万一这货在这里大闹一番，造成的损失恐怕也不小啊……”

他的担忧，同样也是蛤蟆侠的担忧。

而蛤蟆侠，是一个算无遗策的人……因此，始终在监视着觉哥的他，在“华容道号”飞船返程时，已经部署好了一切。

简单地说，蛤蟆侠对本部泰三这个人的对策是：在有所防备的前提下，可以试着发展他成为英雄。如果不成功，也尽量与他保持相对友好的关系，总之，尽量不要把这种人物往敌对阵营里推。

叮咚——

“诶？”就在封不觉坐到电脑前，准备再去找点任务做的时候，他房间的门铃响了。

觉哥也没多想，三两步走到门前，顺手就打开了门。

此时，门外站着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本部泰三，而另

一位，正是不久前和觉哥一起执行过任务的跳蚤侠。

“嗯……”封不觉一看到本部，就虚起了眼，“还真来了啊……”

“呵呵……”本部冲他笑笑，“我一接受完治疗，就过来了。”

“那你呢？”封不觉又转头看向了跳蚤侠。

“我正在监视本部。”跳蚤侠当即就用他那尖细的嗓音回道。

“喂喂……”觉哥无法从跳蚤侠的脸上看出他说这句话时的表情（跳蚤侠的脸上没有明显的五官），不过他还是望着对方接道，“当着人家的面讲出来了啊……”

“哈！”下一秒，本部便接过话头，言道，“本来就没什么好隐瞒的，我也并不介意……”说话间，本部还露出了些许得意的神情，“这恰恰证明了我是那种需要‘星球级英雄全程跟随并提防’的强者。”

“强什么呀……你是没见着那俩跳舞的印度阿三……”封不觉立刻就在心中吐槽了一声，但他嘴上没这么说，只是接道，“那么……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呢？”

“嗯……”本部沉吟一声，接着道，“扑克侠先生，其实我就是觉着……你在格斗方面很有天分，想跟你交个朋友，一起研究和探讨一下实战武学的理论。”

“哈？”封不觉道，“就为这啊……”

“是啊，不然呢？”本部疑道。

“什么叫‘不然呢？’”封不觉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你要我说的话……更加充分的动机我能列出十几个来。比方说你这个睡公园的因为没有医保，所以想跟着我们过来蹭一下医疗服务；又或者你想用碰瓷的手段从宇超联这里敲诈一笔抚恤金；还有可能……你是宇宙homeless联盟派来打入我军内部的卧底……”

“呃……”本部听到这儿，表情变得有点尴尬，“呵……呵……”他干笑了两声，应道，“‘宇宙homeless联盟’什么的我是没听说过，碰瓷那种事儿我肯定也是不会干的，不过……”他挠了挠头，“我受了重伤需要你们这边的治疗，这倒是真的。”

本部还是个比较诚实的人，或者说……不管境遇如何，他终究是保留着一名武者的自尊；因此，在觉哥提起之后，他便颇为惭愧地承认了自己的蹭医行为。

“其实你不用不好意思。”两秒后，倒是跳蚤侠开口给本部打了个圆场，“最近数百个宇宙年（一个宇宙年约等于五十二个小时）内，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危机发生，我们的医疗资源很充分；就算对罪犯我们也不会见死不救的，何况是你呢。”

从他这段话便不难看出……蛤蟆侠已经和他交流过了。

跳蚤侠是一名实力很强、资格很老、且办事十分靠谱的星球级英雄；再加上他正好在这次行动中与本部有了交集，所以蛤蟆侠便直接把防备和拉拢本部的任务交给了他。

“那你现在治好了，就回公园星去呗，不用特意再来找我了吧。”过了几秒，封不觉又对本部道了一句，说罢就欲伸手关门。

“且慢！”这时，本部赶紧制止道，“我知道……你身为星系级英雄，可能觉得我没有资格跟你论武是吧？没关系……我给你看样东西……”说着，他就把手伸进了自己的领口中。

第1161章 宇超联-起源（二）

本部的外表虽然看上去和人类很像，但他终究不是地球人。

所以，当他从自己的喉部取出东西时，封不觉也没怎么感到意外。

“嘿嘿……扑克侠。”本部将一个体积和实心球差不多大的木制物体拿了出来，并看着封不觉、笑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封不觉很随意地扫了那玩意儿一眼，回道：“木头做的十二面体魔方？”

他的描述，还是颇为准确的……

的确，本部拿出的东西，从结构上来说基本就是一个十二面体魔方；而其材质，似乎也和木头没什么区别。

“哼……表面上看是这样没错。”本部接道，“但实际上……”说着，他便用自己的双手握住那木魔方、猛然发力。

霎时间，他的手掌间便传出吱吱嘎嘎的怪响，其手臂也因出力而颤抖起来。

很明显，本部这时所用的力道很大……至少大到可以捏烂一团金属了；可是，他手中的这块“木头”、这个周围嵌满旋转槽的魔方……却丝毫没有损坏的迹象。

“哦……”封不觉看了几秒后，应道，“表面上是用来锻炼智力的道具，但实际上你用它来练了握力是吧……”他点点头，“好的，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睡公园了，你还有别的事吗？”

觉哥这会儿只想快点将这货打发走，然后再去找个高级别的危机刷刷装备和技能。

“哎~扑克侠，你误会了。”然而，本部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这话里的不耐烦和嘲讽意味，继续接道，“这可不是锻炼用的道具……而是我的传家之宝。”

“让我猜猜……”封不觉顺势接道，“你的祖先是不是留下了这样一条组训——如果某个后人的智商不足以还原这个魔方，就不允许他继承家里的产业，并把他轰出去睡公园？”

“噗……”他这句玩笑着实有点儿意思，连性格比较沉稳的跳蚤侠听到后都不禁笑了一声。

“不对不对。”可本部依然没听出这是笑话，他很认真地回道，“我的祖先留下的话是——此乃‘旁门大仙’所赠的‘天罡地煞匣’；解开此匣者，便可获得盖世神功、纵横寰宇、所向……”

“拿来我看看。”在听到“旁门大仙”这四个字时，封不觉的神情便微微一变，还没等本部把话说完，他就伸出手去，说了这么一句。

觉哥的这句“看看”，指的当然不仅仅是“看”而已，他是要本部把魔方交到其手上再看。

这个要求……本部可就不会轻易答应了。

毕竟这是人家的传家之宝，拿出来给你看可以，但“交到你手上给你看”就是另一回事了。

“干嘛？怕我拿了不还啊？”封不觉何许人也，一眼便看穿了对方的想法，并接道，“这儿可是宇超联的大本营，你旁边还站着位很有资历的星球级英雄，就算我要抢你东西，也不会选在这种时机和场合吧？”

“呃……”经他这么一说，本部觉得也对。

于是，公园战神在犹豫了几秒后，便将他家的这件传家宝递到了封不觉的手上。

“哦……原来如此……”封不觉接过那魔方后，凑到眼前仔细地端详了片刻，便道，“那么……匣子里的神功现在在哪儿

呢？你已经学会了吗？”

“哈？”本部被他问得一愣，吞吞吐吐地回道，“呃……那啥……这匣子还从来没被打开过呢。”

“你解不开？”封不觉很干脆地问道。

“呵呵……”本部又笑了起来，“扑克侠先生，你可能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这匣子的解法可比一般的十二面体魔方复杂多了；你也看到了……匣子的十二面颜色全部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像魔方一样依靠颜色去分面的装置，而是需要根据那132块拼图上所刻的文字……”

“既然你没有解开，那你把东西拿出来给我看是要干嘛？”封不觉没等本部说完，便打断道，“想让我帮你解？”

“呵……非也~非也……”本部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态，言道，“实际上呢……经我们家族世代研究后发现，这个‘天罡地煞匣’即使不打开也没关系，因为其‘外层’也是暗含着武学之理的；只要将匣子表面的那些文字拼图转成一定的组合，并随其形意而动，即可从中参悟出相应的招式来。而这样组合出来的招式，几乎无穷无尽……”他用颇为自豪的语气接道，“不瞒你说，我那‘超实流’当中的很多‘必杀技’，就是通过匣子悟出来的。”

“哦……”封不觉一边心不在焉地回话，一边用灵活的手指高速旋转着手中的魔方，“如此说来……你是想和我一起研究这个咯？”

“呵呵……没错。”本部接道，“我已经听说了，你是来自平行宇宙的地球人吧？”他也没等觉哥回应，便自顾自地接道，“对于地球人在格斗技领域、或者说在‘武学’方面的造诣，我一直都有所耳闻——由于地球人本身的战斗力很弱，故而发展出了无数的技击手段和流派。”

“然而，我又不可能去和那些地球的武术家门进行切磋；当力量、速度、反应这些东西差得太多时，便无法在实战中

推断出对手使出的招式是否高明了。”

“而仅仅建立在理论层面上的‘论武’……意义又很有限，不会对实际的水平有太大的提升。”

“好在，我现在遇到了你……扑克侠先生，从你在公园星上的表现来看，你显然是个高手，而且你有着远超一般地球人的身体能力，正是个理想的武友。”

本部说到这儿时，封不觉的手，忽然停下了。

紧接着，便听得“嗡——”一声响，觉哥手中的“天罡地煞匣”自行浮起，其旋转槽中也发出了微微的亮光。

“好了。”下一秒，封不觉便用很平常的语气念叨了一声，“解开了。”

他的这句话，让本部和跳蚤侠二人呆若木鸡，半天没反应过来。

而就在那两位发呆的时候，匣子已像是一朵花般从内部展开……

但见，这宝物悬于半空，缓缓变成了平面状，那132块拼图以边贴边地移动、使整个平面变形、重组……最终，那“天罡地煞匣”变成了一块五角星形的平板，板上的文字也凑成了一整块。

“呃……发生了什么……”直到觉哥把那块板递回了本部的面前，后者才回过神来，问了一句。

“我不是说了嘛，我把匣子解开了。”封不觉淡定地重复了一遍。

“怎……怎么做到的啊？”本部话都说不利索了，其眼中尽是震惊之色。

“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吧……”封不觉随口应了一句，然后才解释道，“你这个‘天罡地煞匣’的解锁……真正的难点并不在于其表面的每一块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图案，而在于……如

何找出那‘唯一正确’的原始排列方式。”

他顿了顿，再道：“我刚才确认了一下，那一百三十二个小的表面，分别刻着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以及二十四节气的名称；考虑到匣子是个十二面体、而这三大类型的拼图数量又互不相等，所以我的第一种还原思路自然就是将这三个大类的东西各自平均地分到各个表面……这样算下来，就是每面三个天罡、六个地煞、两个节气，刚好凑满十一块。”

“另外，我在检查时还发现……每个面最中心的那块轴心拼图，全部都是天罡，而除去那十二块之外、剩余的二十四个天罡全部都是‘角块’，这也让我对‘平均分配’的推测有了更大的把握。”

“于是，我就以此为目标，开始了尝试……”

“转魔方这部分，反而是最简单的；因为五魔方（即十二面体魔方）的解法我本来就会，事实上……像这种每一块拼图都有着独特图案的魔方反而比那种以颜色分类的更加容易解。”

“所以……”

觉哥说到这儿，已经把解锁后的“天罡地煞匣”交到了本部手里，并耸了耸肩，露出一个不置可否的表情。

“困……困扰我家族上百个世纪（注：本部所说的世纪是指‘宇宙世纪’）的谜题终于解开啦！”两秒后，对于觉哥的解释听得一知半解的本部，干脆将那些话抛诸脑后，当即高举起了那块五角星形的板子，仰天长啸。

“嚷什么呀……”此刻，封不觉就站在他正面一米不到的地方，两人之间仅隔着一个门框，所以觉哥被对方喷了一脸唾沫星子，“要嚷也走远点儿嚷去……不要在我的门……喂！”

他这句话还没说完，本部就抬起一手，紧紧抓住了他的肩膀，并满含热泪地言道：“扑克侠先生！此番恩情，我本部泰三当以死相报！”

……

一个小时后，宇超联总部，甜酒公园。

此时，公园的一张长椅上，坐着两个人。

其中，全身正在闪闪发光的那位，是锡箔纸侠——克塔斯·尼托。

当然了，他会发光，并不是因为他使用了什么特殊能力，只是因为这个公园里的光线很好而已……

而另一个与锡箔纸侠并肩而坐的男人，却是满面愁云，整个人看上去都是灰暗的。

就连他说话的语气，也是阴沉无比：“事情……大致就是这样了。”

“呵呵……”锡箔纸侠听完封不觉的叙述，当即笑了起来，“所以……本部就去参加英雄等级测试了？”

“是的。”封不觉应道，“他说要成为我的助手，并期待有朝一日能成为我的搭档。”

“那你意下如何呢？”锡箔纸侠又问道。

“我当场就婉拒了他。”封不觉回道。

“你是怎么跟他说的？”

“滚蛋。”

“我问的是……你用了哪种‘委婉’的说法，来表达‘滚蛋’这个意思的。”

“滚蛋。”

“嗯……”锡箔纸侠决定绕过这个问题，转而念道，“其实我觉得这是好事，本部这个人呢……的确是具有星球级英雄的实力，除了对格斗技有异常的执着之外，身上也没什么不安定因素；他若是真心想成为英雄，我们宇超联肯定是十分欢迎的。”

“他要加入我不管。”封不觉道，“我只是不需要什么助手。”

“这你放心。”锡箔纸侠回道，“英雄助手和英雄搭档的确立，都是需要双方共同提交申请、并通过了审核才算成的。”

“听起来有点像结婚啊……”封不觉闻言，张口就是一槽。

“呵呵……对，差不多。”锡箔纸侠笑道，“事实上，有很多英雄搭档最后都发展成夫妇了。”

“是吗……”封不觉虚着眼道，“那我就更不能让本部得逞了啊。”

“那是你的自由。”锡箔纸侠道，“不过……换成我的话，就不会这样打击他的积极性。”他用很有亲和力的口吻道，“我呢……会先接受本部成为我助手的提议，然后引导他走上属于自己的英雄之路。当他真正地成为了一名‘英雄’后，我才会找个合适的时机，解除他的助手职务，这时，他自然也能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哦，这样啊……”封不觉听罢，翻起了死鱼眼，“那联盟里有没有和你抱着相同觉悟的美女英雄……你懂的，就是那种颜值很高、穿着露胸露腿的紧身衣、身材超级惹火的类型……有的话你列一份名单给我，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需要她们的引导。”

“哈哈哈哈……”锡箔纸侠当即就被觉哥逗乐了，“行了，扑克侠老弟……”他顿了顿，“玩笑归玩笑……说实话，你和蛤蟆侠真的很像……纵然会与别人组队行动，但始终对私人空间非常重视……因为，你们都有着太多的秘密了。”

锡箔纸侠这一句，显然是话中有话。

封不觉也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他选择了用冷漠的态度进行否认，并丢出了一个交易的建议，“不过……带着本部这个‘新人’去做几个任务什么的，我想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第1162章 宇超联-起源（三）

与锡箔纸侠聊过之后，封不觉便在这宇超联的总部行星上四处闲逛起来。

距离本部完成测试至少还有几个小时，这点时间……去接受任务、处理危机……肯定是来不及的。

所以，觉哥决定利用这几个小时，多去了解一些这个宇宙中的风土人情、以及宇超联本身的资料和历史。

普通人可能会觉得这种类似“学习”的事情很麻烦，但封不觉却是挺喜欢吸收这些乱七八糟的知识的——或许，这也算是种职业病吧。

长话短说……

觉哥在这人造星球上逛了两个小时左右，便又回到了英雄宿舍中。

接着，他就坐到电脑前，开始查阅书面资料。

此后的一个多小时中，除了该宇宙中的大量“常识”之外，觉哥还查看了不少关于“宇超联最高委员会”的讯息、以及联盟过去的一些大事件记录。

此刻的封不觉还不知道，这段时间里他所看到、并记下的这些信息，很快就会派上大用处……

……

叮咚——

又过了几十分钟，就在封不觉入神地看着资料时，宿舍的门铃再次响起。

觉哥看了一眼时间，估摸着是本部完成测试后又找来了；于是，他便顺手关掉了正在查看的界面，走向门口、打

开了房门。

“啊……果然是你啊。”封不觉看到本部后，有气无力地念叨了一句。

“呵呵……让你久等了，扑克侠。”本部说着，便举起了自己手中的英雄ID卡，在觉哥面前晃了晃，“我现在已经是星球级英雄——‘公园侠’了。”

“为什么我对你获得了这种听着就有点LOW的称号丝毫不感到意外呢……”封不觉当即吐了个槽。

本部依旧没有GET到槽点，自顾自地应道：“其实我本来是想叫‘公园战神’的，但没通过审核……他们说这名号听着像是在公共场所找茬儿的混混，没有英雄味儿。”他说着，还露出无奈的表情，摊了摊手。

“他们说得还挺准确的嘛……”封不觉虚着眼、轻声嘀咕了一声。

由于他说得很轻，本部没听清楚，还问道：“啊？你说什么？”

“啊……没什么。”封不觉顺势提高了嗓门儿，并扯开话题道，“我是在想，既然你已经正式成为英雄了，那么……作为前辈的我带你去做几个任务，作为‘新手指导’，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哦？”本部闻言，喜形于色，“扑克侠先生，您是答应我当您的助手了？”

“不。”封不觉很果断地说出了那个“不”字，然后停顿了两秒，再道，“我说了，只是带你去做几个任务、指导一下新人。”

“行行……你怎么说都成。”本部的热情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在他看来……是否提交助手关系的申请无所谓，只要能跟着扑克侠学上几招就好。

就这样……达成共识的两人立刻就通过英雄自助终端开

始搜索任务。

不多时，便有一条C级危机进入了封不觉的视线……

……

暖洋星，天桅座星系第三大行星，也是距离天桅座β恒星最近的一颗行星。

其星龄在十亿年左右，处于稳定期。

暖洋星的日长为四十个宇宙周，重力为3倍蹦蹦，含大气层、无卫星，陆地与海洋面积为1:1.4……单从这些数据来看，这个星球的环境适宜很多种族的宇宙人居住。

但是，这个星球的人口却是……零。

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星球上有一种极为独特的自然现象——超级引力旋涡（下文简称超引旋）。

火山喷发、龙卷风、地震、海啸……这些地球人所熟悉的自然灾害，若是与超引旋相比，那就只能算是毛毛雨了。

超引旋引发的效应，并非是对本星球上某个地区的局部破坏，而是对整个星球及其周边时空的无差别影响。

当那巨大且难以控制的引力场变得活跃时，便会使周遭的时空结构发生弯曲，由此引发一系列不可预知的效应……

比如：行星自身在一定的时间内停止自转甚至逆旋、某些物质的物理结构发生分子级别的自我瓦解、部分高智能生物的思维和肉体严重崩坏等等。

以上这些……只是已知的后果而已；由于从超引旋中生还下来的智慧生命极少、且其中大部分都发生了生理和心理上不同程度的变异……所以人们对超引旋的认知仅停留在远距离观察的阶段。

当然了，曾经也有人提出过，可以通过“在超引旋的间隔期间登录暖洋星进行记录实验”的方法，来进一步研究这种自然现象的规律。

那么结果如何呢？

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以及由其所带领的小队、包括他们所采集到的数据……如今都已经完蛋了。

毫无疑问，他们全都是被超引旋给吞噬的……

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超引旋的发生至少会间隔三百个宇宙周，但是，有时抽风起来，两个宇宙周就来一波的情形也会发生；而一旦这种现象爆发……处于其作用范围内的生物便不可能逃跑。

这就是为什么……这颗十分适宜居住的星球，却始终是空空荡荡，没有任何种族或个人敢居住在此地。

事实上，别说是殖民了，就连逗留、乃至接近都没人敢。

然而，今天，却有一艘隶属于宇超联太空梭……毅然地驶入了这个星球的大气层中。

【搜索已完成。】

【光学迷彩已启动。】

【切换至自动着陆模式。】

【预计将在距离目标三公里处降落。】

【舱内引力及压力已与当前行星同步。】

【降落倒计时开始，三十、二十九、二十八……】

“啊……这飞船还真是方便呢，感觉傻瓜都能开啊……”封不觉还没把语音提示听完，其双手就离开了飞船的控制台，并靠在驾驶座的椅背上念道，“早知道星系级英雄可以自由申请这种‘小型突击艇’的话，之前那个任务我压根儿就不会去接了，直接去领一艘船……找些能单干的任务多好。”

此时，觉哥的态度显得很轻松，可是……与他同行的本部，已经是脸色惨白、满头大汗的状态了。

“扑……扑克侠先生……”本部说话时的语气，也是吞吞吐吐、战战兢兢，“我们……真的有必要登陆吗？”

“那按照你的意思呢？”封不觉反过来问道。

“我的意思当然是待在超引旋的范围之外进行观望了……”本部快速回道，“反正……”

“反正只要超引旋一来，躲在这个星球上的通缉犯就直接完蛋了……是吗？”封不觉没等本部把话说完，就接上了后半句。

“对啊！”本部回道。

“呵……”封不觉笑了，“按照你这个逻辑，我们这个任务就毫无意义了啊……”他微顿半秒，再道，“如果说‘登陆暖洋星’这个行为等同于‘肯定会完蛋’，那情报部门在收到‘癫癫博士登陆暖洋星’的消息时，直接将其名字从通缉犯名单上划去岂不更加省事么？”

“是我的话就划掉了啊！”本部高声接道，“派人到暖洋星来执行抓捕任务本身就很奇怪吧？”

“不，我觉得并不奇怪，而且……我认为这次行动是非常有必要的。”封不觉用冷静的口吻应道。

就在他说这句话的同时，他们所乘坐的小型突击艇已然降落。

在飞船还没停稳时，觉哥就已解开了自己身上的安全带，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好了，出发吧。”

“这……”本部犹豫了两秒，叹了口气，“唉……好吧。”

事到如今，他也没有了退路；毕竟飞船就一艘，本部再怎么怕死，也不可能丢下觉哥一个人开船逃跑的。他现在想的就是……快点儿完成任务，这样才能赶在下一次超引旋发生前逃离这个星球。

“我知道，你对这次任务的必要性抱有疑问。”两人从飞船

上下来后，封不觉头前带路、边走边道。

“是啊……遇上这种极有可能丢掉性命的差事，能没有疑问吗……”本部回道。

“所以，我就趁现在告诉你一下，为什么我说此行是‘非常有必要的’。”封不觉接道。

“嗯……愿闻其详。”本部应道。

接着，封不觉停顿了几秒，才开口道：“首先，‘癫癫博士’的资料，你看了没有？”

“啊……刚才在飞船上看过了。”本部回道。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超级罪犯？”封不觉再道。

“邪恶、狡猾、知识渊博、智商极高……”本部一边回忆着资料中的原话，一边复述道。

“可以了……”封不觉没等他说完，便打断道，“有这几句就行了……”他又顿了半秒，再道，“那么……你觉得，这样一个人，会不知道踏上暖洋星的风险吗？”

听到这个问题的刹那，本部的神色陡然一变：“唔……对啊，他肯定知道啊。”

“既然知道，他为什么还要来？”封不觉又问道。

“呃……”本部没有立即回应，以他的智慧、考虑这个问题需要比较多的时间。

“我来告诉你吧……”觉哥可没打算等他，故而在三秒后直接给出了答案，“无非是以下几种可能——其一，他想自杀；其二，他的精神或记忆出了问题；其三，他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惜以身犯险、孤注一掷……”

“哦……”本部点点头，“那么……眼前的状况，究竟是哪一种呢？”

“我怎么知道。”封不觉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

“哈？原来你也有不知道的事儿啊？”本部这问题问得是真心奇葩。

“废话。”封不觉回道，“我又不是神仙，我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

“那你为什么又说这次任务很有必要啊？”本部问道。

闻言，封不觉两眼一翻，心想：我都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这傻缺居然还没明白……非要我把话完全挑明才行啊。

“唉……”长叹一声后，觉哥接道，“因为……根据癫癫博士那一贯谨慎的行事作风来分析，如果他真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来到这里的……那么他这次酝酿的计划肯定非常惊人；放任不管的话……极有可能发展成B级乃至A级的重大危机。”

“可万一他真是想自杀或者疯了呢？”本部接道。

“那我们也得到现场确认了才知道啊。”封不觉道，“再者……你仔细琢磨琢磨……自杀和失去理智的可能性虽然是有，但远不及第三种假设的可能性来得高吧？”

本部想了想，便接道：“对啊……想自杀的话，办法多得是，特意跑到暖洋星来寻死的概率很低啊；而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正好来到这个星球的概率……就更低了。”

“呼……终于明白了是吧。”封不觉长吁一口气，回头念道。

“嗯……明白了。”回这句时，本部那一脸的疑惑总算是散去了。

“那么……”封不觉顺势又道，“咱们加快点速度如何？你也不想在第一个任务中就死于自然灾害吧？”

……

与此同时，距离两人2.5公里处……

癫癫博士正在一大堆临时架设起来的设备中间忙碌着。

作为这个宇宙中智商最高的超级罪犯之一，他来到暖洋星的动机正如觉哥所料——的确是有某种值得他赌上性命的计划需要去实施。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答案用四个字就能概括：穿越时空。

和众多邪恶的科学家一样，癫癫博士的学术能力是很不错的；最近，他就研制出的一种叫做“光锥震动仪”的玩意儿。

这项发明的原理我就不详细赘述了，因为……我说不清楚。

就算我能说得清楚，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阅读这种套着物理学外壳的虚构时空理论时……眼前也是一团乱麻，随意地扫完这团乱麻之后，这些人没准还要说我是在凑字数；所以，关于那个设定，我就不细说了。直接用这么一个带有嘲讽性质的小节来凑上几十字，方显鄙人光明磊落、为人局气。

总而言之呢……

癫癫博士来到这暖洋星上，就是为了借助“超引旋”的力量，发动他的“光锥震动仪”，从而达到穿梭时空的目的。

此刻的他，同样没有想到……他的这次计划，将会在真正意义上“创造历史”。

第1163章 宇超联-起源（四）

癫癫博士，本名百雷斯·癫，男性，爆破星人。

爆破星在理工方面的科学水平非常之高，而百雷斯·癫博士，则是该星球上最年轻的‘年度爆破奖’获得者。

可惜，这位天才科学家的理念实在过于激进，这让他遭到了爆破星社会各界的反对和排挤。

久而久之，百雷斯·癫的性格变得越发偏执，他的研究项目也逐渐失去了控制……

终于，在一次非法的、秘密的实验中，他的实验行为引发了重大的事故；该起事故不但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还把他自己也炸成了重伤。

事故发生后，百雷斯·癫体表94%的皮肤被烧伤；其部分内脏永久丧失了机能，只能靠仪器代替；另外，他还失去了一整条胳膊……

然而，这些并没有让他感到悔恨、更没有让他就此罢手。

在经过了长达六个月（地球时间）的、极度痛苦的、一系列的手术和治疗后，百雷斯·癫的身体基本恢复了独立行动的能力；然后……他就从医院里逃走了。

那之后，又过了半年（同样是地球时间）左右，一个自称为“癫癫博士”的男人出现了。

他有着半人半机械化的身体，统领着一支由他自己发明的致命机械所组成的兵团；其行事风格狡诈精谨、目的性和执行力都极强、而且犯罪手段十分残忍。

很快，他就成了爆破星上的头号超级罪犯，并上了宇超联的黑名单……

……

封不觉和本部的行进速度绝不比交通工具要慢，才一分多钟，他们就已找到了癫癫博士的所在。

此时，癫癫博士正在一台计算机前专注地看着屏幕上滚过的数据，并没有注意到有人靠近。

而封不觉，也在距离对方百米左右的距离上放慢了脚步。

“就是那家伙了吧……”觉哥也是第一回见到癫癫博士，不过他在数据库里看到过对方的三维影像，所以认得出来。

“嗯，没错。”本部压低了声音接道，“和资料里的模样基本一致。”他应完这句，又问道，“那啥……你有什么计划吗？”

“有啊。”封不觉回道。

“是什么？”本部接道。

“就是这样……”觉哥回话的同时，身形已动。

下一秒，但见一道紫色的身影似疾风般掠过，穿过了癫癫博士周围的那一大堆设备，直接出现在了博士的身侧。

紧接着，便响起了“刺啦”、“砰”、“噗”这几声动静。

当本部回过神来、转头望去时，癫癫博士已经正面朝下、被扑克侠摁在了地上；而且，博士那条机械构成的左臂……此刻已然与身体断开、落在了五米开外。

“瞧……”两秒后，封不觉也转头看向了本部，“有时计划越简单就越奏效。”

“你……”此时，被压制在地的癫癫博士也是刚刚反应过来，他随即开口言道，“你们……是什么人？”

“我是扑克侠。”封不觉知道蛤蟆侠还在监视自己，所以他也尽力地做出了英雄的样子来，“正朝你走过来的那位……是公园侠。”他微顿半秒，“百雷斯·癫博士，我很遗憾地通知

你，你被捕了。”

“哼……我道是谁……原来是宇超联的人……”癫癫博士听罢，当即冷笑一声，“你们两个的名号我没听过，不过……从这身‘可以瞬间将我制伏的战力’、以及这份‘敢于踏上暖洋星的胆识’来看……至少你‘扑克侠’绝非是等闲之辈。依我推断……你是名星系级英雄吧？”

“是又如何？”觉哥接道。

在他接话的时候，本部也已经跑到了两人的旁边。

也恰在这时，癫癫博士的嘴角，勾起了一丝笑意：“呵呵……是的话，那就……正合吾意啊！”

话音落，异变生。

当癫癫博士把这句话讲完的刹那，一股浅紫色的气体便忽从他的两肋处喷泄而出。

封不觉和本部的反应也是不慢，在听到气体泄出的动静时，两人皆是立刻闭住了呼吸。

“没用的。”然而，癫癫博士很快就带给了他们一个坏消息，“这气体可以通过皮肤上的毛孔直接渗透到体内……”

他这话，绝不是在虚张声势，因为他还没把整句话说完，封不觉和本部就已经双双倒在了地上。

“岂有……此理……”本部面露痛苦之色，侧卧于地，口中不甘地念道。

而封不觉的状况稍稍好点儿，他虽然也倒了，但还勉强保持着“坐倒”的姿态。

“看来……我们是中了你的陷阱了。”觉哥看着眼前的敌人，强忍住体内那股足以让人脱力的灼烧感，用语言试探道。

“呵……”癫癫博士笑道，“你的脑筋好像也不错嘛……扑克侠。”

他一边说着，一边缓缓站了起来……很显然，博士本人并没有受到气体的影响。

“你说对了，这就是陷阱……”几步之间，癫癫博士便已走到了自己那条被生生扯断的机械胳膊旁，将其从地上拾起，“数个宇宙周前，我是故意被你们宇超联的侦测卫星搜索到，将行踪暴露给你们的。”

“我得承认……你这手玩儿得挺高明。”封不觉接道，“你很清楚，自己跑到暖洋星上的举动……一定会引起宇超联的不安。联盟不可能对此坐视不管，起码也会派人过来确认一下情况；但是，由于暖洋星的特殊性，派遣人数众多的小队过来也是不现实的……综上所述，不难推测出——最终赶来逮捕你的英雄人数不会超过三个。在这种人数限制下……来此的英雄，实力肯定会比较强，这样才能保证将你制伏。而这种状况，正是你乐于看到的。”

“哼……”癫癫博士又是一声冷哼，“非常准确的分析，扑克侠先生。可惜……是马后炮。”他道出这句嘲讽时，已经成功地将自己的那条断手重新接上了。

“后知后觉总比一头雾水要好……不是吗？”封不觉苦笑一声，应道。

“行了……自作聪明的小子。”癫癫博士回道，“我知道你在拖延时间，但你那种‘已经处于不利境地’时所作出的‘对策’，和我这‘早已考虑到各种可能、并已有了所有应对措施’的‘计划’……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说罢，癫癫博士活动了两下机械臂，在确认了胳膊的性能正常后，他便再度走到了电脑前。

随着他那双手在操作台上的快速移动，三人周围的那些“设备”居然全都消失了……

“这是……”本部顺势就惊了，“虚拟投影？”

“呵呵……”癫癫博士得意地笑了两声，“布置这些影像，

只是为了让我‘站在这儿’这件事显得不那么违和罢了。”他摊开双手，用鄙视的眼神看着觉哥和本部道，“我才不会在‘充当诱饵’的时候把真正的设备给带下来呢……万一被你们这帮莽夫意外碰坏，那可就尴尬了。”

话至此处，他抬起左手，打了个响指。

响声一起，戏剧性的一幕便出现了……只见其头顶的云层缓缓腾开，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球形空隙；不多时，一道光幕从那“空隙”处闪过，揭出了一块巨大的金属物体。

“是这家伙的飞船吗……”一秒后，本部就出声念道。

“可是……”封不觉却是面露疑色，“就算那飞船有光学迷彩，也只能逃过光学层面的扫描吧……那它又是如何避过我们飞船上的空间和声波雷达的呢？”

“哈！可笑！”闻言，癫癫博士大笑一声，“你们宇超联中的很多人，好像都想当然地认为蛤蟆侠和锡箔纸侠开发的硬件是宇宙第一啊……”

“哦？”封不觉接道，“听你这口气，你才是这个领域的头号人物咯？”

“是不是第一我不敢说，但我能肯定，我的技术并不在那两位之下。”令人意外的是，癫癫博士的语气虽狂，但这回应竟还是颇为谦虚的。

通常来说，像他这样的疯狂/邪恶科学家在学术方面应当是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的态度才对；可眼下，癫癫博士对自己以及对手的定位、评价……都能保持客观；仅这一点，便足可见其名不副实——一点儿都不“癫”。

哐——叱——

就在觉哥与癫癫博士对话之际，后者的飞船已经降了下来。

在一阵支架落地和气压转换的声响过后，飞船的舱门打开了，然后……另一个癫癫博士，便从飞船中走了出来。

“诶？”本部当时就傻眼了，瘫倒在地的他直勾勾地望着那第二个博士，不知该作何言语。

“竟然……连‘人’也是假的吗……”封不觉倒是迅速就意识到了真相，沉吟道，“还真是滴水不漏啊……”

“这种程度的准备，是理所当然的。”从飞船上走下的那个博士看着觉哥接道，“我说过了……我‘早已考虑到各种可能、并已有了所有应对措施’。”说着，他抬手指了指身旁的那个“自己”，再道，“这个‘替身’内可不仅装了‘毒气’，它体内还备有四种放射性的宇宙矿石、十六种特殊元素、一个声波生成器、并且……在必要时，可以自爆。”

“简单地说……无论今天来的英雄是哪个种族、哪种类型的，你都已备好了针对其弱点的突袭方式是吗？”封不觉顺着对方的意思接道。

“正是如此。”癫癫博士回道。

顺带一提……当博士的真身从飞船上走下来后，此前一直在与觉哥交流的那个“替身”就不说话了，只是像个木头似的站在一旁。

“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封不觉又道，“要是今天来这儿的英雄根本没打算活捉你怎么办？万一对方在你进入其射程之时，便毫不犹豫地对你释放致命的远程攻击怎么办？”

“那样……我也不过就是白白损失掉一个替身机器人罢了。”癫癫博士应道，“再说，我有九成以上的把握……你们宇超联的人是不会那样做的；因为……你们是‘英雄’啊。”他顿了顿，接着道，“背负起那两个字的时候，你们便已经把自己放到了一个不利的位置上；至少对我来说，英雄可能是最好对付的一群人了；真正难对付的是那些没有原则的恶棍、以及丧失理智的疯子……”

“哈……哈哈哈……”封不觉笑了起来，“好吧……我认栽

了。”至此，他已经拖延了五六分钟的时间，可是……身体仍然不听使唤，无法从地上站起来，“是我低估了你，导致了这种状况，那么……你接下来想怎样呢？”

“很简单。”癫癫博士接道，“我需要你们俩为我的‘光锥震动仪’充当电池。”

他这句刚讲完，那个“替身”便重新动了起来……只见其二话不说就将本部拽起、扛到了肩上，一转身就往飞船上带去。

“我说……”到了这会儿，封不觉反而是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情了，故而吐了个槽，“你就不能去五金店买点碱性电池凑合一下么？”

“不能。”癫癫博士一边回话，一边亲自上前把觉哥扛在了肩上，“无数次失败的实验告诉我，唯一适合驱动这台仪器的能源是生物能量……巨大的生物能量。”

“呵……”封不觉苦笑一声，“所以，你才在这个星球上布下此局，想依靠着活捉到的英雄来达到目的。”

“说得对。”癫癫博士回道，“但你依然没有看到我这计划的全貌。”

“那你说说、我听听……”被对方扛在肩上的觉哥，这会儿是真没什么办法了。即使他用对话拖延了一些时间，但这点儿工夫，既不足以等来宇超联的增援、也不足以让毒气的效果退去；就像癫癫博士所说，“临时的对策”，终究赢不了‘周全的计划’……至少在两人的智谋相差不大的前提下，这一理论很少会有例外。

因此，觉哥现在基本已在用一种类似“让我死个明白”的语气在问问题了。

然，癫癫博士却没有在这最关键的问题上回答觉哥。

也不知为何，博士忽地停下了脚步，朝着浓云滚滚的天空中看了一眼，并自言自语般念道：“时间，快到了……”

第1164章 宇超联-起源（五）

觉哥和本部被扛上飞船后，又被分别关入了两个透明的圆柱形容器中。

随后，癫癫博士与其替身机器人各自给觉哥和本部套上了容器内的呼吸器。接着，博士便来到一旁的操作台上，用电脑控制着两个容器的舱门闭合，并且……开始朝里面注“水”。

当然了，那些通过管道流入容器的、看上去很像“水”的透明液体，其实并不是“水”……而是一种作为传导介质的有机液体。

癫癫博士在大量的研究和实验后发现——四形星人（以一个宇宙世纪为周期，四形星人的身体会分别转化为固态、气态、液态和拟光态四种形态，这是该种族的必然生理现象）在固体形态下的血液经过提炼之后可以成为一种“究极导体”，这也是驱动他那台设备的必需品之一。

“你们也不必太过担心了。”癫癫博士一边在屏幕前忙碌着，一边对容器中的二位英雄言道，“当我的震动仪成功启动时，供电装置就会自动停止；届时，假如你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还活着。”他顿了顿，“哦……不过，接下来，被榨干了生物能量的你们还得面对超引旋……所以……”

博士说到这儿，朝他们歪了下头，露出一个不以为意的神情。

很显然，这货早已不把别人的命当回事儿了；事实上，他要做的事情，对整个宇宙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所以……一两条人命，他的确也没理由看在眼里。

“切……看来真的要挂在这里了啊……”另一边，已经完全

被液体浸没的觉哥暗自心道，“不知道在自由探索模式里死掉之后的复活机制是怎样的……莫非是跟Kenny（此处指的自然是《南方公园》的Kenny）一样，第二天从存档点那儿醒来，然后周围的人全都不记得我死过的事儿了？亦或者……直接回档？”

就在想到“回档”这两个字的瞬间，封不觉脑中灵光一现：“等等……这货刚才说，他的设备是叫‘光锥震动仪’吧……”他又立即回忆了一下关于超引旋的设定，顿时恍然大悟，“卧槽！怪不得他说‘时间快到了’啊！”

这一秒，封不觉终于明白了癫癫博士的目的是什么……

“难怪他说我还没有看到他那计划的全貌……”觉哥心道，“活捉英雄只不过是他计划中的一环而已；今天他布的局，利用到了超引旋这独一无二的‘天时’、还有暖洋星这危险地区的‘地利’、以及我们这俩傻缺的配合……”

从他心里这句“傻缺”就不难看出……此时的觉哥，情绪是颇为沮丧的。

因为，他是一个习惯于在经历失败时往自己身上找原因的人。

眼前的局面……虽然看起来责任也不在他，主要还是由于对方有心算无心、防不胜防，但是，封不觉看得还是很清楚的……他知道自己终究还是受到了“超引旋”这个因素的影响，在行动时有些冒进了；若是自己可以再谨慎一些，也是有机会避免陷入这种局面的。

“嗯……时候，好像已经到了。”

大约两分钟后，癫癫博士望着屏幕念叨了一句，然后，推动了操作台上的一个控制杆。

紧接着，那两个容器周围的设备便尽数亮了起来，船舱也被一阵阵噪音所充斥；而封不觉和本部两人……全都明显地感觉都了体内的“力量”正在急速流失。

这种“流失”的感觉，和他们中了毒气之后的那种灼烧般的脱力感明显不同；要比喻的话，后者就像是失血过多，而前者则是被人直接摘走了器官。

“嗯——唔——”机器才启动了三秒，本部的闷声喊叫就隔着呼吸器传了出来，容器外都能听见他的声音。

封不觉倒是没有叫唤，因为……此刻他内心的震惊，已经达到了足以让他忽略生理痛苦的地步。

“喂喂……这不太好吧……”觉哥心里念这句时，他正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存、体能、灵力值齐齐下降，而且……降的还是“上限”。

好在，“供电装置”并没有工作太长时间，大约二十秒后，周遭突然安静了下来……

事实上，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安静”了，而是一种极为不寻常的静谧，就好比……“声音”这种东西已经从世界上消失了一般。

封不觉很快就反应过来……这是“超引旋”开始了。

令人意外的是，当这“无声”之境降临的时刻，癫癫博士竟是打开舱门，跑到了飞船的外面去。

几乎在同时，供电装置也停止了工作。

正如癫癫博士所说，供电结束后，封不觉和本部也没有死；因为他们的生物能量很充沛，所以还没等他们被“榨干”，震动仪就已经成功启动了。

非但如此，在“供电”流程之后，毒气的影响也随着他们的能量一同被“抽离”了，这让二人恢复了行动能力。

只是……此刻的觉哥和本部，身体素质都降到了一般地球人的水准，浸泡在液体中的他们……就连自身周围的容器都打不破。

再说了，就算他们打破了容器，外面还有个博士的替身

机器人在站岗呢；以二人现在的战力，恐怕挨不过对方的一拳一脚。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仅仅数秒过后，便出现了意外的转机……

在“超引旋”的作用下，封不觉和本部身处的容器外壁竟十分突兀地自我分解了。

接着，满满两缸导体液便流泻到了船舱之内，两名英雄也各自摘下自己脸上的呼吸器，从容器内爬了出来。

而直到两人站定为止，那个面朝着他们的替身机器人依然是纹丝不动。

虽然本部一时半会儿还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但觉哥已经意识到——替身机器人的这种反应，说明了……癫癫博士本人恐怕已经不在这个时空之内了。

“跟——我——来——”两秒后，觉哥便拍了拍本部的肩膀，一字一拖地跟对方道了一句。

由于声音已经无法正常传播，封不觉只能用很夸张的口型配合着手语跟本部交流。

本部虽是不聪明，但这么短的句子、说得又慢，他还是能猜出来的。

于是，在封不觉的带领下，两人迅速离开了飞船，回到了外面的空地上。

此时，暖洋星表面的景物可说是一片混乱；什么植物逆生长、物体自行化为尘埃（就好比刚才那俩容器的外壁）、云层如活物般高速运动……这类违反自然规则的场面，在超引旋中都显得很平常。

眼下真正让人在意的事情是……有一个高十米、宽三米左右，呈枣核状的“光门”，出现在了癫癫博士那飞船的正前方。

“果然……”封不觉看到那光门时，便在心中念道，“因为无法判断时空裂隙的实际大小，所以震动仪的生成装置造在了飞船的外面……”

他一边想着，一边已朝着那裂隙走去。

才走了几步，本部就从后面拍住了他的肩膀……

封不觉回头看着本部，两人之间虽然无法说话，但是后者的眼神便已透出了明显的疑惑和不安。

“留在这儿……”封不觉还是用他的口型加手势说道，“……也是死。”

他并没有说太多，一方面词儿多了对方也整不明白，另一方面是……有这么一句话，其实已足够了。

本部也看懂了觉哥的意思，他皱眉思索了几秒后，吞了口唾沫，用一种无奈中又带着几分释然的眼神回望觉哥，并点了点头。

就这样，两人一前一后，走入了前方的“光门”之中……

……

走入时空裂隙中后的状况出人意料得安逸。

对本部来说这种经历很陌生，但觉哥对此却很熟悉……因为这和“传送”时的感觉差不多；只不过，他也是头一回用自己的脚在这白光里面行走。

一步、一步……

封不觉精确地调整着自己的步幅，以此来计算行进的距离，并将其记下。

在走了正正好好的五十米后，封不觉忽觉前方传来了一股巨大的牵引力……这股力量非常惊人，觉哥根本来不及反应，便被生生朝前拽了过去。

跟在后面的本部见状，本想伸手去拉住他，不料，当本部的手掌越过了一条看不见的界限时，他同样也受到了那股

力量的影响，接着……也一块儿被拽飞了。

砰——

当这股引力消散时，一声巨响灌入了两人耳中。

这对刚才一直处于无声环境中的二人来说简直就是一次残忍的攻击。

封不觉和本部双双跪倒在地，本能地捂头闭目，承受着由鼓膜直达大脑的震荡和疼痛。

片刻后，待两人回过神来、重新睁眼时，他们便发现……自己已身处一块平坦的岩地之上；从四周的景物以及天空的情况来看，这里依旧是暖洋星，但超引旋似乎已经停止了。

“呼……”本部把呼吸调整停当后，开口道，“你还好吧？”

“不好。”封不觉也是实话实说，“但暂时还死不了。”

“嗯……”本部明白觉哥的意思，他的状况和觉哥相仿，虽然死是死不了，但战斗力却已被削弱了七八成，“我也差不多……”他顿了顿，问道，“扑克侠，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失去听力是因为毒气的影响还是由于机器的作用？那扇发光的门又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进去走了一会儿超引旋就结束了？”

“我们从来没有失去过听力。”封不觉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开始回答，“没有声音的那会儿，是因为超引旋在产生影响，同样的……关押我们的那两个容器会破裂，也是由于超引旋引起的物质分解效应。”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再道，“至于那扇发光的门，无疑是癫癫博士口中的‘光锥震动仪’所制造出来的，简单地说……那是一道相对安全的、极其微小的（相对而言）时空裂隙。”

“呃……就像时间隧道？”听得一知半解的本部接了一句。

“也可以这么说吧。”封不觉回道。

“所以……此刻我们已经身处于另一个时间点上的暖洋星了？”本部又道。

“应该是的。”封不觉接道。

“等等……”本部听到这儿，神色陡变，“这么说来……我们眼前的这个暖洋星，随时随地可能再次发生超引旋啊！”

“啊……”觉哥有气无力地回道，“这的确是个问题呢……”

“喂！这是要命的问题好不好！”本部可没法儿像他那么淡定，“不想办法逃离这个星球的话，不出三百个宇宙周，咱俩就要完蛋了啊！”

“你着急也没用。”封不觉接道，“莫说我俩现在已经被削弱了身体能力，就算是没削弱的状态下……我们也不是那种可以用肉身进行星际旅行的物种；所以，没有飞船，我们便无能为力。”

“我们和癫癫博士飞船不是还……”本部刚想说什么。

觉哥就打断道：“假设我们目前所处的时间点是在‘过去’，那么这两艘飞船显然还从没有登上过这个星球；而假如我们所处的是‘未来’，那两艘飞船肯定也已经在不知多少次的超引旋影响下被毁得不能用了。”

很遗憾，本部才想到一个开头的事情，封不觉就已经有了结论——糟糕的结论。

“对了！”又想了几秒后，本部再道，“那癫癫博士呢？他也来到了这里吧，怎么不见人呢？”

“他啊……来是肯定来了。”封不觉歪着头回道，“但我估计他此刻早已飞离这个星球的大气层了。”

“什么？”本部惊了，“这怎么可能？你刚不是还说……无论过去未来，这里都不可能有飞船的吗？”

“哼……他可不需要什么飞船。”封不觉道，“你别忘了，癫癫博士是个改造人，他完全可以将自己做成‘能够进行太空

生存和旅行’的形态。”他说着，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四周，“事实上，要进行这次穿越，他就必然得进行这样的改造；就算是他，恐怕也无法确定在自己穿越后的位置上……有没有‘星球’存在。”

“哈？”这句话，本部没有听懂，故而疑了一声。

“唉……”觉哥叹了一声，解释道，“这是很多时间旅行者都会忽略的问题……一般意义上的时间机器只会改变时间坐标，但不会修正自身在宇宙中的空间坐标……那种情况下，即使我们不去考虑宇宙自身始终在变化这件事儿，那至少也得考虑一下行星本身的公转和自转才行……否则，在时间轴已经改变、空间轴却仍然重合的前提下，99%的时间旅行者的终点都会是外层空间……运气再差一点儿的没准儿会被嵌在地心。”

“哦！”本部听完，瞪大了眼睛，接下来的几秒内，他先是作恍然大悟状、然后就唰唰地流下了冷汗，“那……我们俩现在能安然落在星球表面，已经算是运气很好了啊！”

“倒也未必是运气的原因……”封不觉回道，“我认为，有两种可能：其一，的确是我们运气好；其二，癫癫博士在设计仪式时连空间轴的问题也解决了……”他耸耸肩，“只是，前者的概率很低，而后者……不但概率低，难度还极高、且未必会成功。当然了，无论如何，以癫癫博士的性格和智慧……他一定会做好万全的准备再行动的；所以，外层空间也好、地心也罢，想必他都能应付得了。”

“那……咱们该咋办呢？”本部念道，“只能等死了吗……”

封不觉没有回应这个问题，因为，就在本部的话音未落之际，两人头顶的天空中……赫然出现了一艘飞船的巨影。

第1165章 宇超联-起源（六）

同一时刻，飞船的驾驶舱内。

【已锁定目标位置】

【正在切换至手动降落模式】

为了提防地面上的二人做出什么突发的异常举动，锡箔纸侠选择了自己手操降落，这样比较方便他及时地做出应对。

“一会儿我打开舱门的时候，你们可小心着点儿……”锡箔纸侠一边控制着操纵杆，一边对自己身后的两名同伴开口念道，“那是最容易被攻击的瞬间。”

“放心吧，无论什么攻击我都会挡下来的。”下一秒，站在锡箔纸侠后方的屎星队长便很有底气地接了一句，说罢，他又转头对身旁的永恒博士说道，“博士，舱门打开后，我走在前面，没问题吧？”

“当然可以。”永恒博士的态度总是那般温文尔雅、谦和有礼。

三人商量停当，飞船也已降落在了封不觉和本部的前方十余米处。

不多时，舱门便打开了。

屎星队长不紧不慢地从阶梯上走了下来，永恒博士则是紧随其后。

“哦……自己人吗……”

虽然屎星队长此刻所穿的制服和封不觉印象中的有区别，但后者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毕竟队长那三米多的身高、V字形的躯干、壮硕的体

魄……全都是非常独特的，就算他的面具和紧身衣有点变化，也不会影响其辨识度。

至于永恒博士……本来就是个地球人，而且他根本不戴面具，觉哥直接认脸就行。

“嘿！太好了！”本部也很快认出了这两名宇超联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他十分高兴地与对方打了声招呼，并走上前、说道，“你们是来接应我们……”

“请你站在那儿别动，先生。”不料，本部的话还没说完，屎星队长就用冰冷的语气打断了他，还做出了戒备的姿态。

“嗯？”本部听了也是一愣，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哦……对对，你可能不认识我吧，我是新人啊……”他说着，便想伸手去拿口袋里的英雄ID卡，“称号是公园……”

然，就在本部的话说到一半、手也只伸了半截儿的时候，他的语言和动作同时停止了；就好像……被某种力量给定住了一样。

“博士，你误会他了。”见状，封不觉终于是开口了，“他并不是想伸手掏武器。”

“怎么？你认识我？”闻言，永恒博士从屎星队长的身后闪出身来，应了一句。

此刻，博士手里的短杖正在发出一种蓝色的微光，显然就是这种光造成了本部的僵直。

“是的。”封不觉回道，“但我看得出来……只有我认识你，而你不认识我。而且，你们好像还对我们抱有一定的敌意。”

“有敌意也很正常吧……”永恒博士接道，“破坏时间秩序的行为是宇宙中最严重的罪行之一，面对犯下这种罪行的恶徒，我们可没打算能靠着‘讲道理’来解决问题。”

“你口中的那个‘罪犯’，已经在你们赶到之前逃走了。”封不觉的反应很快，他根据眼前的状况，立即就想到了应对的

说辞，“我们是一路追踪他至此的英雄，被你定身的那位……他刚才正打算从口袋里拿出身份证明来给你看。”

“是吗……”永恒博士念道，“那么……你不介意我们自己过来取出那件‘身份证明’，并确认一下吧。”

“呵……当然不介意。”封不觉轻松地笑了，“请便吧。”

他话音刚落，永恒博士便朝着屎星队长使了个眼色，后者当即就点了点头，随即便大跨步地来到了本部的身边，小心翼翼地摸出了其上衣口袋里的东西。

“这是什么？”屎星队长拿起那印有“公园侠”字样的英雄ID卡看了一眼，喃喃念道。

“英雄ID卡。”封不觉回道。

“英雄……ID卡？”屎星队长疑道，“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那种东西……”

“是吗……”封不觉通过到目前为止那两人的反应，基本已经推测出了自己来到的是“过去”，因此，他接着回道，“那我猜……你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宇宙超级英雄联盟’这词儿咯？”

没想到，此言一出，屎星队长和永恒博士却是神色一变。

当然了，由于屎星队长戴着面具，觉哥看不到其表情变化，只能看到其虎躯一震……

“你……是从哪儿听说这个名称的？”数秒后，永恒博士试探着问道。

“我可不是‘听说’而已……”封不觉回道，“我……和这位‘公园侠’，都是宇超联的英雄。”他顿了顿，再道，“假如我没猜错的话，我们所处的时代，应该是你们这儿的‘未来’，所以你们才不认识我们、也从来没见过英雄ID卡；在未来，这种卡片是每个宇超联的英雄都有的东西。而你们两个，都是‘宇超联最高委员会’的成员，联盟里所有的英雄都认识你们。”

他的话，让永恒博士和屎星队长双双陷入了沉默。

封不觉并不知道，其实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上，宇超联已经成立了。

不过，此时的宇超联并不是一个公开的联盟，而是一个“秘密组织”，一个仅仅成立了两个月（地球时间）不到的秘密英雄团队。

这个团队，由十名来自宇宙各处的顶尖超级英雄组成，他们分别是——蛤蟆侠、锡箔纸侠、黑洞女王、永恒博士、屎星队长、千眼侠、毒侠、万虫王、幸运侠和差劲先生（Mr.Low）。

平日里，他们十人都各自在自己原本负责的地区进行活动，只有在遇到B级以上的危机（虽然很多体系都不完善，但危机等级当时已经定下了）时，他们才会集结起来，组成小队对危机进行处理。

而眼下，他们正是因为探测到了暖洋星上有时间隧道被开启的情况，才就近凑了三个人赶过来的。

“你叫什么名字？”在足足三十秒的沉默后，飞船上的广播响了起来。

“你是锡箔纸侠吧。”封不觉听出了那个声音，他先是报出了对方的名号，然后再接道，“我是扑克侠。”

“嗯……”锡箔纸侠想了两秒，“从现有的信息来看，你和你的同伴的确有很高的可能来自未来，但你们的身份问题……以及你们说的话里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甄别。”

“理解。”封不觉应道，“因为我们来自未来，所以掌握的信息量是有优势的，不能排除我正在通过一些在未来人尽皆知的信息来欺骗你们的可能。”

“既然理解的话，那么……我想你也愿意配合我们的指示吧？”锡箔纸侠迅速接道。

作为这个宇宙中最聪明的几个人之一，锡箔纸侠自然也很清楚如何在谈判中步步紧逼、从而取得利益。

“行了，别废话了，快把我们押上飞船，然后赶紧离开这个星球吧。”封不觉也是打开天窗说亮话，拉长了嗓门儿应道，“大家都不想耗到超引旋爆发不是吗？”

……

二十分钟后。

众人乘坐的这艘“锡粉号”太空船已经脱离了暖洋星的范围，并在一次迁跃后进入了自动航行模式。

而此时，经过了封不觉的一番详（逻）细（辑）解（强）释（暴），他和本部已基本取得了英雄们的信任，他们的手脚也不再受到限制了。

“嗯……难怪我在查探你们的能量时发现你们出乎意料得弱啊……”在听完了觉哥的叙述后，永恒博士可谓唏嘘不已，“二位这次的牺牲可是太大了。”

“是啊！”到了这个时候，本部的情绪终于是忍不住爆发了出来，“枉我苦练几十年，结果一朝回到解放前……早知如此，我当什么英雄啊！继续睡公园怎么也不可能遇上这种事儿吧！”

“有什么关系呢……你不是还有天罡地煞匣嘛。”而封不觉却是十分轻松地应道，“我倒觉得，把你之前那些乱七八糟的功给散了也不错，你正好可以从头开始练一些上乘的武功了。”

“呃……”经觉哥这么一提醒，本部才想起来，“对啊！”他激动地高喊一声，“哈哈哈……有道理啊！”

此处说明一下：那个已经解锁的天罡地煞匣，是可以在魔方和平板状态下任意切换的；而本部早在去参加英雄测试之前，就已经把匣子变回魔方状、塞进了位于自己喉部的储物空间。

因此，就算本部无法再返回原来的时代，绝学也还在身边；对他这个武痴来说，只要能接着修炼……在哪个时代、睡哪个公园……那是真心无所谓的。

“我说……扑克侠。”就在本部傻乐的时候，锡箔纸侠却是一脸严肃地看向觉哥，言道，“这样真的好吗？”

“你说的‘这样’是指？”封不觉问道。

“指你和我们产生交集的事啊。”锡箔纸侠道。

“哦……这事儿啊。”封不觉道，“当然不太好啊。”他和锡箔纸侠之间的对话就属于那种“聪明人之间的交谈”，其节奏和一般的对话不太一样，“但也没办法啊……二十分钟前，可是你们主动找上我们的；而当你们通过飞船的监视器看到我们俩长相的那一刻……未来就已经改变了。”

“嗯……”锡箔纸侠沉吟了一声，再道，“没错，从我看到你的那一瞬起，我在未来与你相见时‘不认识你’的情况就已改变了；因为……以我的脑力而言，是不会忘记短短五十年前的一次见面的。”

“然而，宇宙也并没有因此而毁灭不是吗？”封不觉笑着接道。

“是啊……这就有两种可能了。”锡箔纸侠点头接道，“其一，当你们和癫癫博士来到这里的瞬间，我们这条时间线就已经变成了一条与你们所在的时空不同的分支，不管你们在这儿做什么，都不会造成时空悖论……因为，两条线是平行的。”

封不觉听到这儿，接过了对方的话头，说道：“其二，我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已经导致了未来的改变，只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改变还没有导致‘未来的我们无法来到此地’这个影响；也就是说，未来是可以改变的，只要在形成某种明显悖论的范围外更改就行。”

“那么……”锡箔纸侠思索了几秒，又问道，“你觉得是哪

种情况？”

“我还想问你呢，你倒问起我来了……”封不觉应道，“这种事情，除非悖论真的形成，或是通过某种‘实验’去验证，否则谁也不知道的吧。”

“哦……”锡箔纸侠摊开双手道，“我还以为你们未来会有处理这类事件的先例呢。”

封不觉明白，对方这其实也是在试探和套话，但他也不怎么在意，因为他的确不知道：“有先例的话我还在这儿跟你扯这些干嘛？直接告诉你是个什么设定不就完了。”

“嗯……”闻言，锡箔纸侠又是一声沉吟，陷入了沉思。

而封不觉，则乘势取得了对话的主导权：“你现在琢磨这些都没用，反正对癫癫博士来说，两种设定都行……在第一种时间设定下，他只需利用另一条时间线上的情报优势，来征服这条时间线上的宇宙即可；而假如是第二种设定，他同样有办法……癫癫博士只要将过去的‘自己’抓住，并将其身体状态、记忆和思想都固定为其穿越前的状态，然后在五十年后的那个特定的时间点上，把这个自己丢进时间裂隙……这样一来，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时间环’就成立了，而其他一切受到他影响而变化的人、事、物……都会在这个双重循环中被修正或抹除。”

“他说得对。”听到这儿，永恒博士一脸凝重地对锡箔纸侠道，“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想其他的事了……就算癫癫博士在未来世界所造成过的最大危机只有C级（足以毁灭一个星球），但当他穿越时间的那一刻……他所能造成的后果，无疑已是S级（足以导致全宇宙的智慧生命尽数灭亡的灾难性事件）；依我看……我们应当立即召集其余七人，将全部精力投入这一事件中……”

第1166章 疯·不·觉（一）

事情的发展和封不觉预测的一样，癫癫博士返回过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他“自己”。

在宇宙历8225年，即封不觉和本部所在的时代的五十年（注：此处的“宇宙历”虽然有“宇宙”二字，但其实是采用地球时间的一种计年方式）前，世上还没有癫癫博士这么个超级罪犯存在，有的只是爆破星天才科学家——百雷斯·癫。

对癫癫博士来说，要找到当年的百雷斯·癫……那是轻而易举的；他只要确认一下当前的具体日期，然后再回忆一下五十年前的那一天自己在干什么就行了。

这样的“记忆能力”，在人类看来或许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对于宇宙中那些高智慧种族中的智者而言，这事儿的难度跟地球人回忆自己昨天的晚饭吃了什么一样……很容易。

简而言之，穿越后的癫癫博士很快便来到了他的故乡。

然而，当他准备进入星球的大气层时，却发现……其体内残余的能量已经不足以让他完成安全降落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虽然癫癫博士掌握的技术非常先进，但是用改造后的身体直接进行星际迁跃的损耗还是太大。

当然了，博士也不是完全没办法了，他还有“迫降”这一方案可选；只是……思考了片刻后，他便意识到，没必要那么做。

因为……就在他思考的时候，爆破星轨道上的一个空间站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并派出了一艘小型太空梭来与其接触。

那之后的事情，想必各位猜也能猜到了……

被带回空间站的癫癫博士很轻易地控制住了该据点，在给自己补充完能源后，他便抢了一艘飞船，降落在了爆破星上。

……

另一方面，泽迪星系，某太空基地中。

此时，在基地的会议室内，封不觉、本部、以及本时代宇超联的全部十名英雄，已然齐聚于此。

在锡箔纸侠的一番引见和简单的介绍过后，封不觉便开始了他的讲解工作……

觉哥用很有效率的表述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从头讲了一遍。

而得知了这一系列事态的英雄们……对此也是反应各异。

这其中，蛤蟆侠、锡箔纸侠、永恒博士和千眼侠这四位，皆是面露凝重之色、作若有所思状。

而屎星队长和幸运侠，对眼前的状况似乎稍有些理解不能，但他们也都知道其严重性。

再来，就是毒侠和差劲先生了……这俩货都属于那种比较暴躁、且缺乏耐心的英雄，他们也未必是听不懂觉哥的那套时间理论，只不过……他们根本懒得去动脑子；对于这两位来说，只要知道“去哪儿”、“干掉谁”，随即付诸行动……就可以了。

最后……是黑洞女王和万虫王这两位女性英雄（如果非要计较性别的话，是的，她们都是女的）；由于前者是个黑色的光球、后者则长得像个会走路的蹄髈……所以也没人能从“表情”上判断出她们的想法。

“好了，事情大致就是如此。”封不觉讲完后，接道，“有鉴于我俩现在的状态，我们能在武力上提供给诸位的支持恐怕是很有限的了；至于情报方面，我知道的那些，自然会毫

无保留地告诉诸位，但正如我所说……我本身也是‘来自平行宇宙的地球人’，关于我们两个时代之间的一些历史常识，我也不清楚；当然了，这方面……你们可以问公园侠。”

“情报什么的……我看已经足够了吧。”觉哥说到这儿，第一个接话的是毒侠，“根据你所说的，那个癫癫博士的战斗能力，假如换成英雄的等级而言，也不过是所谓的‘星球级’而已吧？”他微顿半秒，再道，“就算他在你们那个时代用计谋算计了你一回，但来到这里后，他已经失去了在未来的所有资源，也没有什么时间来进行准备；这种状态下，莫说是全员出动了……即便我们十个人里只去一个，都可以轻松将其消灭了。”

“嗯，我的想法和毒侠差不多。”两秒后，差劲先生也顺势接道，“依我看，解决这次危机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这个叫‘癫癫博士’的家伙，趁着他还没对历史造成太大改变的时候把他给干掉。”

“那么……”蛤蟆侠这时开口了，“谁还有不同的意见吗？”

他一边说着，一边环顾了会议桌一圈。

大约五秒后，见没有人说话，蛤蟆侠便道：“嗯……那就这么定下来了吧。”说话间，他便看向了此前发言的那两位，“虽然毒侠和差劲先生一如既往地提出了简单粗暴的建议，但这回我得承认……他们的想法没错儿。”

“喂喂……”毒侠撇了撇嘴，冲蛤蟆侠道，“这话说得……好像我们俩平日里提出的建议十次里有九次是错的啊。”

“呵呵……”坐在蛤蟆侠旁边的锡箔纸侠这时笑了，他抢在了蛤蟆侠之前应道，“那是因为简单粗暴的应对方案在十次里有九次是不合适的……”他摊开双手，“单纯的概率问题啦……”

在他们说这两句话的时候，蛤蟆侠已经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座位，朝着会议室外走去。

“嘿，蛤蟆侠，你这是要去哪儿呢？”坐得离门最近的幸运侠见状问道。

“准备飞船。”蛤蟆侠用他那一贯的冷静语气回道，“飞往……爆破星。”

话音落时，他已经通过了电子门，走出了这个房间。

“好了，各位，咱们也各自准备一下吧。”锡箔纸侠也站了起来，“要拿备用装备的跟我来。”

不多时，众英雄便陆陆续续地走出了会议室；不过，有两个人，没有离开……

其一，是封不觉；其二则是……黑洞女王。

原来……在两分钟前，当锡箔纸侠说话的时候，觉哥的脑海里忽然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那声音只留下了两句话：“你先别走，我有话跟你说。”

当时的觉哥也不太能确定这声音的来源，因为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中，黑洞女王都是一言不发的状态。

直到此刻……当会议室内只剩下了他们两个，封不觉才确认了找自己的是谁。

“刚才……是你在我脑内植入了声音？”短暂的沉默后，还是觉哥率先开口了。

“那不是声音。”黑洞女王的回应声从那直径一米的黑色光球中传出，“就好比，‘你’也不是我所看到的‘你’。”

“哦？”封不觉从这似是而非的话中捕捉到了什么，试探着问道，“你的意思是？”

黑洞女王的下一句话，让觉哥为之一惊：“作为一个投影，你‘听’到什么，并不是由你本人决定的，而是由将你‘投射’于此的那个‘存在’所决定，而你‘听’到这些内容的形式……究竟是一般意义上的‘听’，还是‘心灵感应’，也不过是一种由‘它’所制造的感觉罢了。”

“你知道我是……”封不觉只接了半句话。

“异界旅客、玩家……”黑洞女王没等觉哥说完，便接道，“或者是艺术家、大文豪？说实话，我并不在乎。”她在这几句话内透露出的信息，显然已远远超出了一般NPC所能掌握的范畴、甚至可说是超越了衍生者，“我在意的只是……这个宇宙的秩序。”

“你……究竟是什么？”封不觉这会儿干脆连个“人”字都不提了。

“我也是一种‘存在’，就像是把你送来这里的那个‘存在’一样……”黑洞女王回道，“我们这样的‘存在’，是多元宇宙中绝大多数物种的知识体系都无法理解的……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你所在的那个体系。”

“简单地说……你并非是‘生物’？”封不觉接道。

“‘生物’，那也是一种错误的认知。”黑洞女王道，“低阶智慧生命体的劣根性，就在于他们几乎都有着毫无根据的高傲；他们以自身的独特性为依据来构建最基本的理论，对无数种他们并不理解的事物进行‘定义’，他们用便于自己理解的度量标准来解释世间的一切，从而忘却、忽略、抛弃他们所难以理解的……真理。”

听着她的言论，封不觉的脸上莫名浮现了兴奋之色：“啊……我也知道我们创造的体系都是狗屎，而这个世界，更是从未真正受到过数学法则的支配。”他顿了顿，“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支配一切的……究竟是什么呢？”

“怎么？”黑洞女王闻言疑道，“你想知道真相？”

“我当然想。”封不觉道。

“我得提醒你一下……”黑洞女王沉声接道，“与你同维的‘存在’之祖，之所以在‘起源’之时将‘真理’抛弃……是有原因的。”

“呵……”封不觉笑着接道，“那个原因……在我得知了‘真

理’后，想必也就了解了吧。”

此言一出，黑洞女王便缓缓移动到了封不觉的跟前。

觉哥本以为对方会跟自己再说些什么的，不料……对方连声招呼都没打；下一秒，那黑色的光球中便传来了巨大的牵引力，将封不觉生生拽了进去……

这一瞬的感觉，和他脱离时空裂隙的那下子非常相似。

而当觉哥回过神来的瞬间，他已经躺在了地上，随后映入其眼帘的，是一块白色的天花板……

“又被传送了吗？”他念叨了一句，然后坐了起来。

不知为何，此时他忽然感到脑袋昏昏沉沉的，好像是睡了很久刚醒的那种状态。

“这里是……”坐定后，封不觉还是依照惯例先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精神病房？”

的确，他现在身处的地方一看便是个精神病房，还是特别定制给那种有一定自残倾向的患者用的病房……

这个房间的总面积才几平米，房间的四面墙壁和地板全都是由一种缓冲材料制成的，连门的背后也铺满了这种“缓冲垫”；房间内没有窗户，也不见通风口，事实上……这房间里连张床都没有。

在天花板的角落里，有一根嵌在墙体内的灯管，散发着柔和的白光；而在远离门口的那面墙边，还有个嵌在地板内的蹲式厕所，顺带一提……这个“厕所”连个遮挡都没有。

以上，就是这个房间的全部了。

“嚯……还真是做得挺周到啊。”封不觉晃了晃脑袋，从地上爬了起来，“住在这儿的人就是想自杀，恐怕也只有用头撞蹲厕和吞粪自尽这两种方式了吧……”

他一边吐着槽，一边试着去打开游戏菜单。

可是……

“嗯？”这一刻，觉哥终于意识到了什么，“怎么回事？”

他打不开游戏菜单。

“不对劲儿啊……”他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结果看到的是一套印有浅色条纹的病号服，衣服上的编号是——【3232】

“这种体感……”封不觉想了几秒后，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裤子给脱了。

他成功了……

在那儿呆立了数秒后，他又把裤子重新提上，喃喃念道：“难道……我已经不在游戏世界里了吗……”

在确定了这个事实后，封不觉的神色不禁也变得凝重起来，并陷入了沉思。

“是‘意识转移’吗？还是某种无法退出的、更深层的‘连接’状态？我的身体是躺在现实世界的游戏舱里的，那么我现在是在使用别人的身体吗？”

念及此处，他又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嗯……就是我自己啊。”封不觉念道，“而且……这胡子是怎么回事，感觉快半个月没刮了啊……”他摸自己的脸时发现，自己嘴周围的胡须多得有点儿扎手了。

吱——

就在觉哥疑惑之际，伴随着一声机械运动的声音，房间门的上方，打开了一个长方形的缺口。

有一双眼睛，出现在了那个缺口后……

“3232号。”紧接着，门外传来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今天该刮胡子了。”他顿了一秒，再道，“我警告你，你小子要是敢再大喊着什么‘月步’、‘岚脚’的朝我打过来……可就不是换病房和加大药量那么好过了……你就等着电击治疗吧。”

第1167章 疯·不·觉（二）

“3232号今天倒是挺配合的嘛。”

“哼……这小子狡猾得很，我劝你还是小心为上。”

“这倒也是……我听说上礼拜有个临时工差点儿被他戳瞎了一只眼。”

“那已经算运气好的了……你来的时间短，可能不知道……这小子以前还没有被单独隔离的时候，曾经趁着电工在修东西时，偷了人家工具箱里的管钳，然后把另一个病人打得头破血流、差点儿就打死人了。”

“嚯！这么严重？”

“可不是嘛，所以说……和这帮神经病打交道，你最好长个心眼儿；他们中有些人平日里看着比医生还斯文呢，可一旦发起狂来，立刻就会跟疯狗一样……扑上来往死里咬你。”

两名护工一面交谈着，一面为椅子上的封不觉绑上了拘束带。

他们俩就当着觉哥的面谈论这些，且不以为意；因为在他们看来……精神病人和失控的动物差不多，根本不用顾忌他们的想法或者自尊。

“二位……”数秒后，封不觉也加入了交谈中，“能否告诉我一声……”他微顿半秒，问道，“这是哪儿？我是谁？”

“哈！”闻得此言，那位听口气像是老员工的护工干笑一声，应道，“您怎么连这都忘了啊？这儿是白金汉宫，您是英国王子啊！”

一旁的新员工听到这句，也笑了起来：“是啊，我俩都是您的奴才，这不……正准备伺候您剃须呢。”

他们回这两句时，已经把封不觉牢牢地固定在了拘束椅上。

这张椅子由金属制造，椅面和靠背上都铺着皮革、且十分宽大；在椅身的各段，都配有可调节的拘束带……很显然，这种设计是为了应对各种体型的病人。

“我并没有和你们开玩笑的意思……”虽然那两位没有做出正经的回答，但封不觉还是保持着冷静的态度，重新开口道，“我是真的想知道我在哪里、以及我是……”

“白砂精神病院。”这回，他还没问完，那名老员工就用不耐烦的口气打断道，“至于你的名字嘛……我也不知道；你待在这里的年头可比我要久，我只知道你的代号是3232，其他的事……你还是去问自己那错乱的大脑吧。”

他说到这儿，停顿了两秒，然后从椅子前方的工具台上拿起了一个电动剃须刀，接道：“现在，我建议你坐在那儿别动……让我们完成手头的工作，那之后……你可以回你的房间慢慢思考你的人生。”

……

十五分钟后……

封不觉并没有在刮胡子的过程中做出任何异常的举动，所以那两名护工很顺利地就帮他把胡子刮完、并将其送回了病房。

在返回病房的途中，封不觉提出了要见自己的主治医师。

但护工的回答却是：“医生很忙，得等到定期检查的日子才能见你。”

觉哥随即就问了对方自己的下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而他得到的回答是——“明天”。

这番对话后，两名护工便离开了。

狭小的房间内，又只剩下了觉哥一人。

封不觉四仰八叉地躺在了地上，用双手枕着头，开始琢磨眼前的状况。

首先，他最需要搞清楚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是否还在游戏世界里。

而根据现有的情报，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九成以上是……不在。

游戏世界里可以打开游戏菜单，但现在他打不开；游戏世界里可以强制离线，但他现在离不了；游戏世界里不能脱裤子，但他之前脱得很顺溜。

另外，什么行囊、装备、技能、魂意……他也全部都使不出来；就连身体素质这方面，他也通过简单的运动测试过了，结论是——他现在的体能比普通人还差，连现实生活中的自己都不如。

当然了，还有那么一成可能——他正身处某种超越一般连接形式的剧本世界中。

然而，目前为止，封不觉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来支持这种假设……

于是，他又开始思考第二个问题——假设自己现在并不在游戏世界，而是在现实中，那么……是否可以将这种情形归为“穿越”？

比如……自己的灵魂已经来到了另一个宇宙的“现实”中，他已不再是投影了，而是真正地在控制着某个身体的状态。

若是这一假设成立的话，那他又得面临第三个问题——怎样才能回到自己的世界？

最后，在这所有的疑问和假设之外，还有一种最糟糕的、但似乎也合情合理的猜想。

——这里，才是真正的……现实世界。

而对于这一假设，封不觉并没有往深处去想，因为他认为……这种可能性基本是零。

再怎么说，觉哥脑海中的大量知识、以及那些经过训练才能获得的思维能力，全部都是切实存在、且随时可以得到验证的。

这些都可以证明……至少在意识层面上，他就是“封不觉”，而不是那个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多年的“3232号病人”。

……

两个小时的时光转眼而逝，房门那儿又传来了一声响动。

封不觉抬头看去，便看到有人打开了门板下段的一块挡板，并从外面送了一盘饭菜进来。

“吃饭了。”下一秒，门外又一次响起了那名老护工的声音。

此前因为集中精力在想事情，封不觉忽略了生理上的需求，而到了这会儿……当他闻到饭菜的香味时，才有些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还真有点儿饿了。

“嗯……又是一个‘游戏世界’内不该有的设定。”封不觉朝门口移动时，还若有所思地念道，“按照这个‘会饿会渴’的趋势，过会儿我说不定还得上厕所。”

想归想，饭他还是要吃的……

由于房间很小，封不觉干脆就没起身，他随意地翻了个身、在地上挪了几下，就已来到了门后。

凑近看时，他便发现，这里连餐具都是那种“防自杀”的设计：盛装食物的餐盘呈浅绿色，由一种记忆态的材料制成，这种材料可以像橡胶一样做出一定程度的弯曲、在承受压力时就会变形、在无外力作用时则会变回原本的形状并保持一定的硬度……若拿这玩意儿来打头的话，估计和用儿童球棒来打没什么区别，还不如人的拳头硬。

至于用来进食的餐具……既不是筷子、也不是刀叉，而是一种特制的“叉勺”；其颜色、材质都和餐盘一致，硬度方面……肯定比食物高、但又不足以把人弄伤。

“想得的确很周到啊……”封不觉拿起叉勺后又念叨了一句，随后，便毫不客气地开吃了。

还别说……这个精神病院的伙食比觉哥想象中要好得多；他们没有像某些影视作品表现得那样，给病人吃一些廉价的、糊状的黑暗料理。而是安排了和员工一样的用餐标准——两荤一素、有饭有汤。

很快，封不觉便把餐盘里的东西扫了个精光，接着，他将盘子往门后一摆，仰头一倒就躺下了。

“啊——”打了个很有满足感的饱嗝儿后，觉哥不禁感慨道，“这种日子一直过下去，差不多就成纪春生了吧……”说起了纪春生，他自是要拿人家的台词来贫两句，“虽说这里的条件是差了点儿，但有道是——‘寒窑虽破能避雨，白吃白喝苦也甜’啊～这种锻炼意志、经受考验的机会，也是蛮难得的嘛……”

……

封不觉睡着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但八成是吃饱饭以后的倦意所致。

他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反正当他醒来时，门后的餐盘已经不见了，而且……房间里的灯光也已发生了变化。

此前，天花板内的灯管发出的是柔和的白光，而眼下，那光线变成了夜光蓝，其亮度也降得很低。

“到晚上了吗……”见状，仍有些迷糊的觉哥自言自语道，“还是……他们通过某个隐藏的摄像头发现我睡着了，便替我关上了灯呢……”

这时，他已不再去考虑“在游戏世界内是不会睡着的”这种

事了，也不再考虑“时间过去了多久”、以及“游戏舱内的我怎么样了”这些事了。

人的本能，让他开始适应……

适应眼前的环境，适应这陌生的“现实”。

……

某个时刻，灯光又亮了起来。

封不觉醒着，思考着，只是没有睁开眼睛。

又过了一段时间，门上段的挡板移开了，门外传来的说话声，和昨天那个护工的声音不同：“3232，醒醒。”

封不觉睁眼，应道，“我可以去见医生了吗？”

门外的人听到这句话后，沉默了几秒，回道：“你的检查安排在十点，现在……先跟我去洗漱。”

觉哥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四肢，并在门后静静地等候。

他听到了门外的人按密码锁的声音，紧接着，门就开了。

在走廊里等着他的，依然是两名护工，但今天这两人都是陌生的面孔。

“昨天那两位今天轮休了吗？”封不觉直面那两人时，又开口问了个问题。

“跟你没关系。”对方冷冷地应了一句，然后便抓住了他的胳膊。

和昨天一样，封不觉被两名身形魁梧的男性护工一左一右地钳制住，走向了目的地……

……

“你还在听我说话吗？”

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了封不觉的耳中。

“什么？”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觉哥为之一愣，并本能地应了这两个字。

下一秒，他便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一间办公室内。

这间办公室看起来宽敞、明亮，而且有着朝外的窗户，只不过窗户内外都装了铁栅栏。

此时，封不觉已被固定在了一张拘束椅上，他的身前有一张办公桌，与他隔桌而坐的……是一个身着白大褂、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

“我刚才问你……”听到觉哥的回应后，中年男子显出了些许不耐烦的神情，“昨天你是不是跟护工说了……想要见我？”

“你是……”封不觉接道，“……你是负责我的医生？”

他一边提问，一边在心中暗道：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刚才我分明是还在走廊里……难道是记忆缺失？

“唉……”一秒后，桌对面的男人叹了一声，“是的，我是袁医生，你不记得我了吗？”

“抱歉，我想……不记得了。”封不觉回道，“不过从现在起，我会记住的。”

“但愿吧。”袁医生摇了摇头，停顿了两秒，再道，“那么……你还记不记得你提出要见我的事？”

“记得。”封不觉神色肃然，接道，“我有很多事想要问你。”

“什么事？”袁医生回道。

“我的姓名、年龄、入院日期、病情……总之，只要是关于我的信息，越多越好。”封不觉快速应道。

袁医生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便从鼻子里吁出一口气来：“3232，定期检查的问答流程，是由我来决定的……我问，你答，明白吗？”

封不觉察言观色后，想了想，再回道：“你每告诉我一项关于我的信息，我就会回答一个你的问题……如何？”

“你在跟我讨价还价？”袁医生的语气即刻附上了些许威胁的意味。

“医生。”封不觉也不甘示弱，他直视对方的双眼，接着道，“我现在的精神状态……非常、非常得稳定，我有信心……能在这次谈话中让治疗取得突破。”

“呵……”袁医生似笑非笑地应道，“好啊……你想听是吗？我也不跟你玩什么一问换一问的游戏，你想听我告诉你便是了。”他顿了顿，深吸一口气，言道，“你的名字叫封不觉，今年二十四岁，在你十岁那年，你就因一起严重的伤人事件被警方逮捕；经过诸多专家的会诊和鉴定……判定你患有严重的臆想症，并具有明显的暴力倾向和反人类人格；于是，你就被送到了这里。在过去的十四年中，你曾幻想过自己是高智商的天才少年罪犯、小说家、侦探、超能力者……总之，这十几年来，你的症状完全没有减轻的迹象，相反愈演愈烈……比如最近这几个月定期检查中，你开始跟我阐述一个名叫‘惊悚乐园’的故事，而你……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第1168章 疯·不·觉（三）

“这样啊……”听完袁医生的答案，封不觉并没有太过惊讶，他只是平静地接道，“那请问……我的医疗费用是由谁支付的呢？”

“呵呵……”袁医生听到这个问题，不禁笑了起来，“这个……你就放心吧，对于你这种病例，国家会养你一辈子的，就当投资做研究了。”

“哦……”封不觉沉吟一声，再道，“方便的话能否再告诉我一下，这些年里有没有人来探视过我呢？父母自不必说，还有同学、朋友……”

“3232号。”袁医生的表情瞬间变得冷漠，他没等觉哥说完便接道，“这段话我不是第一次对你说了，不过我不介意再跟你说一遍——你的父母，已经在几年前因车祸去世了；即使在他们去世以前，也从没来探望过你；因为，他们俩……也是你十岁时犯下的那起伤人事件的受害者之一。那件案子发生后，你的母亲永远地失去了右眼的视力和右耳的听觉。她也是接受了很长时间的心理辅导，才从你造成的阴影中走出来的；当然了，和其他受害者相比，你的父母已经算运气不错了……”

言至此处，袁医生直起身子、往椅背上靠了靠，再将双手手肘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十指交错在胸前：“……因此，他们是不可能来看你的；至于‘朋友’、‘同学’……呵……”他冷笑一声，“3232，如果你是一名家长或者老师，你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和一个不到十岁就因严重的暴力犯罪而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小孩再产生任何的交集吗？”

“明白了。”封不觉点点头，念道，“这么说来……这些年和我接触最多的人，应该就是医生您了吧？”

“哼……我可没有那种荣幸啊。”袁医生即刻用讽刺的语气否定了觉哥的推理，并接道，“这所精神病院由国家设立，是专门用来收容你们这种无药可救的超级疯子的；为了避免有精神不稳定的工作人员受到你们这些‘病人’……”他说到这儿，还举起双手做了个打引号的动作，“……的影响，这里所有的岗位都会定期进行轮换。简单地说……我每年只在这里工作两个月，而你每年的十二次定期检查中，只有两次是我负责；不过呢……对于你十几年来的检查报告，我倒是非常熟了……”他笑了笑，“事实上，你的检查报告在这儿很有名，看过的医生都表示……如果能将其改编成小说出版，那肯定能大卖。”

“是吗……”封不觉也笑了，“那为什么没人这样做呢？署名不方便吗？还是考虑到著作权方面有什么争议？”

“没那回事儿。”袁医生道，“单纯是因为我们有规定，不能把有关病人或者病院内部的信息往外传……”

“我还以为你顾忌的是医患保密协议和基本的职业道德呢。”封不觉回道。

“你在开玩笑吗？”袁医生皮笑肉不笑地接道，“连最基本的人性和理智都不健全的你，跟我谈职业道德？”

“听你这口气，对待我这种实质上已经失去人权的杀人恶魔，你们没有采取虐待的做法……已经算是一种仁慈了，对吗？”封不觉接道。

袁医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谈话都是有录音的；虽然这些录音不会外传、尺度可以放得很大，但正面回应这样的提问，显然不太妥当。对袁医生个人来说，这也是一件授人以柄的事儿。

“行了，3232，我已经说得够多了。”稍稍等待了几秒后，袁医生选择了转移话题，“现在，该轮到我提问了吧？”

“当然。”封不觉道，“我说到做到……我会配合你的。”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双方开始了一段一板一眼、一问一答的谈话。

袁医生所问的，皆是些公式化的问题，诸如……“最近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起了什么变化”、“你对于目前的生活状态有什么意见”、“你有没有什么要求想让我们去完成”等等。

每一个由他负责的病人，都会被问到这些问题。

此外，也稍微有几个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而设置的问题，比如“你仍然认为‘惊悚乐园’是真实的吗？”、“你能够分清虚拟世界和现实的区别吗？”、以及“你对自己这些年来在‘现实中’的暴力行为还有印象吗？”

而封不觉……也根据自己的记忆，逐一地、如实地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简短的、明确的回答。

二十分钟后，袁医生将准备的问题问完了，他都不用说话，封不觉已经从其脸上的神情看出了一句台词——“是时候结束这次无趣的检查了。”

“好了……”果然，下一秒，袁医生就开口道，“我看……今天就到这……”

“知识。”突然，封不觉高声说了两个字，把对方那句话的最后一个“里”字给呛了回去。

“什么？”袁医生被他说得一愣，本能地道，“什么知识？”

“关于我的知识储备，我有一个疑问。”封不觉还没等对方阻止自己提问，就用很快的语速问道，“在我被关入这个精神病院之后，我有继续接受教育吗？或者……有通过任何渠道了解外界的信息吗？”

“这个嘛……”袁医生想了想，应道：“反正资料上显示……没有。”

“也就是说，我的知识储备应该还停留在我被关押前的水平，即……小学四年级水准。”封不觉接道。

“呃……”袁医生听到这儿，神情微变，他好似也隐隐地意识到了什么，“没错，应该是那样的。”

“袁医生，如果你是一个从十岁起就与世界隔绝，整整十四年没有获得过任何外界信息、且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人，你觉得自己有可能编造出我所说的那些‘故事’来吗？”封不觉用对方刚才用过的语气，来了句代入式反问。

袁医生好像被激怒了，因为这个问题让他无言以对。

他没有回答，只是按了一下桌上电话的按键，凑到话机旁言道：“检查结束了，把病人带走吧。”

第1169章 疯·不·觉（四）

当门被关闭时，狭小的病房内，又只剩下了封不觉一人。

他就地坐下，开始了思考。

“虽然把要说的话给说了，但也不能对这个医生抱太大的期望……”封不觉心道，“从他的态度不难看出，他可没打算要‘治好’我……他想的只是完成基本的工作要求，混完两个月的轮班，然后在此后的十个月里，他就不用待在这个鬼地方了。”

觉哥一边想着，一边就挪到了墙边，慢慢卧了下来。

“不止是他，其他的医生，恐怕也都是这样的心态吧……”

“首先，这间精神病院是国家机构，他们来这里轮班的薪水肯定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额外的油水可捞。因此，利益这方面的动机……已经可以排除了。”

“其次，我们这些被关押在这里的‘病人’，基本就是一群枪毙上两回都不算误判的家伙；按照一般人的逻辑，能在这儿关一辈子已经算是便宜我们了……在这种前提下，假如真的有人从这里‘康复出院’、重新进入社会，那势必会引来很大的舆论压力。”

“简而言之……从医生们个人的角度出发，即使认真地对待每一个病人也不会有任何好处。相反，万一把病人‘治好’了，那接下来要面临的麻烦、承担的责任……都是难以想象的。”

“嗯……如此想来，把离开这里的希望放在医生身上，八成是在浪费时间了。”

“那整整写了十四年的报告，但凡有一个医生认认真真地

去研究过……也不可能发现不了‘知识储备’的疑点。”

“至今都没人提出来的原因无非两个——其一，根本没人认真去看那玩意儿，他们只是将其当成故事随便看看、或是出于工作需要草草扫上一遍；其二，的确有人从中看出了一些疑点，但是……他们什么都没说，因为他们不想为了我这么个‘无药可救的超级疯子’付出时间和劳动、更不想为了我而背上不必要的巨大风险。”

念及此处，封不觉伸了个懒腰，沉吟一声：“呼……看起来，要离开这地方，只能靠自己了啊……”

……

一个多小时后，午饭时间到了。

今天来送饭的人连话都没说，只是在外面用某种硬物（护工身上配有电击棍）敲了两下房门，然后直接把餐盘从门的下段挡板处塞了进来。

“啊……又到饭点儿了吗……”封不觉见状，一边念叨着，一边爬到了门边，“平心而论，这儿的伙食倒还是可以的……”

他把餐盘拿到面前，纵览一番后，便开始制定进食攻略。

这里解释一下，所谓的“进食攻略”，其实就是——先吃什么、后吃什么、怎么下饭、大概多久吃完之类的事儿。

一般来说，小时候家里比较穷的小孩，只要脑子不算太笨的……很容易会养成这么个习惯。

因为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条件，也没有“剩饭”或“挑食”的资本。

他们坐上饭桌的那一刻，通常在考虑的问题是——“我怎么才能用眼前这半块老肥肉和两口咸菜疙瘩把这一碗隔夜饭给干了，顺便还能让我的嘴和胃产生一种吃饱吃好了的错觉”。

而这……无疑是一门学问；是一种“通过方式方法来提升生活质量”的技巧。

正所谓环境造就人，也就这么回事儿……

每个月拼死拼活、赚个两千多块工资的人在过日子；从来没上过班、但家里随随便便就能拿出两千多万的人也在过日子；这两种人的想法、习惯、眼界等等……自然都会有很大的差异。

在此，我们不讨论什么贵贱、善恶、对错、因果……就说“在有限的条件下节省成本、提升生活质量”这方面的学问，那肯定是前者掌握的更多。

像是租西装去面试、专挑上午时段买机票、将旧的生活用品二次利用，大晚上的再去超市买打折蔬菜之类的事儿……对前者来说是常识或者常事，但对后者来说就是不知道、或者没必要去知道的事情。

封不觉，显然也是个“穷过的人”，当然了，他还不曾穷到得去学习流浪汉的生活技巧（捡破烂和要饭也有很多套路，这里我就不详写了）的地步，但“进食攻略”这种程度的习惯……他是从小就养成了的。

“这样的搭配啊……”封不觉望着那盘饭菜，心中念道，“炸猪排可以先吃一半，剩下的一半放在米饭上既可以保持热量，又可以让米饭沾上点油水；然后就是烤麸……看起来没有采用常见的偏甜的做法，而是做成了咸的，不得不说是个败笔，因为这个咸味和咸鱼的口味冲突了，需要配合紫菜蛋花汤的……”

就在觉哥思索这些连我都觉得是在凑字数的破事儿的时候……忽然！

“诶？”他发现了一件事……一件让他不禁疑惑出声的事，“这是……什么？”

自言自语之际，封不觉半张着嘴，活动了几下舌头，然

后……他干脆把手伸进了嘴里。

数秒后，他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从自己的牙缝里取出了一样东西……

“这个是……”盯着那食物的残渣看了几秒后，封不觉迅速得出了结论，“橘子？”

的确，此时他手里拿着的，正是一小撮橘子筋。

“难道……”也不知他想起了什么，下一秒，他将手上沾到的口水在衣服上擦了擦，随即就把两只手的十指都凑到了自己的鼻子前，仔细地嗅了几下。

“嗯……还真有啊。”封不觉念完这句，侧目思道，“可是……我怎么不记得自己吃过呢……”

除了眼前这一盘饭菜之外，觉哥来到这里之后总共就吃过一顿饭，而他记得很清楚……昨天的晚饭是没有橘子的。

“手指上残留着橘子味，说明我不但吃过橘子，而且还是我自己剥皮吃的，并不是有人趁我意识不清时塞进我嘴里的……”封不觉随即又念道，“但我却丝毫没有吃橘子的记忆，就好像……”

这一瞬，他的脑中灵光一闪：“好像……有一段记忆被抹去了一样。”

第1170章 疯·不·觉（五）

吃完午饭后，封不觉在屋里转着圈走动起来。

因为他现在也没什么事儿做，所以就通过这种基本等于是原地打转的“散步”来帮助消化。

这么走了一会儿后，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来……那一秒，他突然摆出一脸痛苦的表情，并用双手掐住自己的脖子、抽搐着倒在了地上。

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封不觉都十分敬业地在地上假装羊癫疯发作，直到第十六分钟，他才收起了自己略显浮夸的演技，缓缓从地上坐了起来。

“嗯……看来是真没有啊……”觉哥坐定后，便轻声念叨了一句。

此刻他所说的……“没有”的东西，指的自然就是监控摄像头。

其实，早在这番试探之前，封不觉就已经考虑过摄像头的问题了；在前一天的晚上，当屋子里的灯光变得十分昏暗那会儿，他就仔细地观察了整个房间的每一寸墙面，结果……完全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光点、也没有看到任何可能嵌入摄像头的缝隙。

当然了，就算如此，也不能确保就一定没有隐藏的摄像头了；觉哥还考虑到了——没准这个精神病院用了类似SCP基金会的那种超科技呢？

但是，若再加上“护工每过一个小时就会从门口路过、并打开门上的挡板往里看一眼”这一情况，以及他刚才这段整整持续了十五分钟也无人问津的“羊癫疯”表演……“没有摄像头”这个结论，便基本可以坐实了。

“某种角度来说，确也可以理解……”封不觉随即又念道，“这个房间，除了厕纸以外，连件能拿起来的东西都没有，墙壁也都是缓冲的垫子，常人很难在这里成功自杀。在这种前提下，装监控似乎是有点浪费了。”他微顿半秒，再道，“虽说不装监控有可能会忽略掉我刚才那种‘发病’的状况，但……我想他们对此并不介意。”

“对于在这里工作的人、以及他们的上级来说……能在报告书上写上‘病人突发疾病暴死’、并附上一份验尸报告归档，无疑是件皆大欢喜的事情。”

“反正只要报告上不是‘自杀’，就不能拿他们的监管责任说事儿……”

念及此处，他露出了一丝笑意：“呵……也就是说，只要不在那象征性的定时巡逻期间露出马脚，我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啊……”

……

当天下午，封不觉上了趟厕所之后，便莫名地开始锻炼身体。

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每天一百个俯卧撑、一百个仰卧起坐、一百次深蹲、以及在房间里转圈奔跑十公里。

这个强度的练习，对于原本那个世界的封不觉来说，已是轻而易举。

但以精神病院里这个封不觉的身体强度来说……显然有点太勉强了。

不过，觉哥可是有着钢铁般的意志、惊人的毅力和忍耐力的男人，尽管他现在的身体很孱弱，但他还是咬着牙把这些全部做完了。

而完成后的结果就是……他累得跟孙子似的，站都站不起来。

吱——

就在觉哥跑完最后的一米，并趴在地上大口喘息时，房门上段的挡板被拉开了，一双眼睛出现在了门后。

“我说……你究竟在干什么呢？”接着，早晨那名男护工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

从这句话中的“究竟”二字便可看出……他并非是头一次向觉哥提问了。

事实上，在之前的几次定时巡查期间，这名护工已经注意到了封不觉的异常；因为他每次来到门口往里看时……封不觉都会立即停止锻炼，原地休息，顺带大喘气……

一次两次也就算了，但一整个下午四五次都是这样儿……这位护工势必也会有点好奇的。

然而，封不觉给出的回答，每次都是一致的：“哈啊……哈啊……”通常，他会以两声粗重的呼吸开场，随后不断地重复道，“水……我想喝水……快给我水！”

“切……等着。”那护工用不置可否的态度应了一声，随即就离开了。

大约七八分钟后，当他完成了全部的巡查后，便推着一个配给饮用水的推车，来到了封不觉那病房的门口。

“3232，你的水来了。”护工说这句话时，已然打开了门下方的送餐挡板，并递进来一个盛满水的纸杯。

封不觉一看见水，立马从地上扑腾起来，端起杯子就喝，咕嘟咕嘟一口气就把那个大约能装300毫升的纸杯给喝干净了；喝完他还一抹嘴，转头对门外的护工道：“劳驾，再来一杯！”

根据病院的规定，病人索要基本生活需求品（如饮用水、卫生纸、医疗求助等）时，是一定要给予回应的，否则就算变相虐待。

因此，这位护工也只能继续在门外给觉哥倒水。

当然了，也并不是说，病人在这方面的要求可以无休止地得到满足；关于“饮用水”和“卫生纸”的索要尺度，也是有明确规定的。

比方说，水——给病人饮用水的方式，必须是一次一杯，想要第二杯的话，就必须把前一杯水喝完、把杯子还出来，然后护工才会在同一个杯子里加满第二杯水。

而关于卫生纸的规定，掐得更死——护工必须进入病房，检查并确认病人病房内的卫生纸已不足五张，这才允许去拿一卷新的卫生纸进病房；另外，白砂精神病院提供给这些单独拘禁病人的卫生纸的长度，只有正常一卷的一半不到……

相信推理能力比较出色的观众已经看出来了，没错……以上这两种消耗品的限制规定，也是为了防止犯人自杀而设立的。

虽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想得到利用水和卫生纸自杀的方法，但是……的确有病人曾经在自己的病房里玩过“金纸糊佛面”（中国古代一种极其残忍的水刑的雅称），而且成功地把自己玩儿死了……

“你小子……是不是在那啥啊？”护工在给封不觉放第二杯水的时候，在门口念道，“我警告你……要弄也弄到马桶里去，不要甩得房间里到处都是……”

“呵呵……放心，我不会弄脏房间的。”封不觉也不想跟对方多解释什么，只是笑着应了一句，并接过了第二杯水。

喝这第二杯水时，觉哥明显放慢了速度；倒不是他不能喝得很快，主要是他怕喝出个渗透压失衡来……

接着，他又问护工要了第三杯水，并在对方将水杯送入后表示有了这杯就足够了。

于是，那名护工便留下了杯子，推着车离开了觉哥的病房；临走前他还不忘提醒一句“晚饭时间马上要到了”，让觉哥

别因为喝水喝撑了而吃不下饭。

假如封不觉是第一天来到这里，他或许还会认为……护工的这句提醒是出于善意；但，此刻的觉哥，却是从这句话里听出了不一样的信息。

……

第三天，凌晨。

封不觉在一阵遍及全身的酸痛中醒来。

这种酸痛，很多人都经历过，它通常会在进行过某种超负荷运动的后一天出现；运动医学上，将这种症状称为“延迟性肌肉酸痛症”。

我个人觉得，可以给这种病起个类似“宿醉”的俗称，比如“宿酸”什么的……

假如我们把人生比作一个角色扮演类游戏，那么“宿酸”至少也是一个小BOSS级别的怪物，虽然它不及“拖延症”这种魔王级的存在厉害，但不可否认的是，无数意志不坚定的玩家，都是在通往秃头……哦不……通往健身之路的路口处就被它给击败了。

好在，封不觉并不是其中之一。

作为一个曾经战胜过“宿酸”的战士，他对这一身的酸痛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他已经用某种心理暗示的方法，将这种感觉转化为了酸爽……

“嗯……今天的身体状况，是不可能在五个小时内把锻炼指标做完了……”封不觉一睁眼，想到的就是这事儿，“所以……现在就得开始……”

他想到就做，一个翻身，便做起了俯卧撑。

这一刻，纵然他在肉体上很辛苦，甚至可以说是痛苦……但他也完全没有放弃的意思，甚至没有丝毫的动摇。

当他的身体在说“不用做得这么标准”时，他的精神在

说“不做标准就没有意义了”；当他的身体在说“少做几个也没关系”时，他的精神在说“少做一个都没有意义”；而当他的身体说“再不停下恐怕就要撑不住了”时……封不觉就停下歇会儿，毕竟也不能硬来嘛……

就这样，不知不觉，又到了洗漱时间。

门外的两名护工已在等候了，封不觉也没让他们多等，很快就做好了准备，跟着二人出了病房。

他们出门后向右转，沿着走廊笔直前行，来到了一间盥洗室内。

封不觉在两名护工的监视下，拿着一柄由特殊材料（与他的餐盘餐具相同的记忆材料）制成的牙刷刷完了牙，又用清水洗了把脸。

洗脸时，觉哥还用一种很随意的语气问了一句：“请问我多久洗一次澡？”

“隔三天洗一次。”他左手边的护工回道，“你下一次洗澡是在明天。”

“哦……那么……”封不觉本想顺势再打探些什么。

但那名护工直接打断了他：“洗漱完了的话，该去吃早饭了。”

……

光，白色的光。

恍惚之间，封不觉的眼前又出现了病房的白光。

“又来了……”他恢复意识后，开口就骂了句，“果不其然……又他喵的断片儿了……”

他一边念叨着，一边从卧姿改为了坐着的姿势，然后，他居然直接张大了嘴，并把手伸进了自己的嘴里。

经过了数秒的摸索，他成功地从自己的牙缝里取出了……一小撮肉筋。

“嗯……”将那撮食物残渣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会儿后，封不觉念道，“猪绞肉嘛……”他停顿了两秒，再道，“那应该是肉包子没跑了。”

说着，他又撩起了自己的裤管，看了看自己左腿的胫骨处。

也不知是在何时，他那小腿的皮肤上，多出了两个指甲印……这印痕并不太严重，还不至于造成流血，但也切实地伤到了皮肤、留下了两个短时间内都不会消退的痕迹。

“两种是吗……”封不觉看到那两个指甲印后，便在心中念道，“除了肉包子之外是什么呢……是类似包子皮那种会被口水溶解掉的东西，还是根本无法卡在牙缝里的……”这一瞬，一道思绪闪过，“哦……可能是豆浆、豆花之类的流食……”

确认了这些信息后，他盘腿而坐，进而思道：“今天断片儿的点比昨天要稍稍晚一些，昨天的记忆只到走廊，但今天是在洗漱完毕后准备去吃早饭时才中断的……”

“根据我早晨拟定的‘从大到小’、‘从干到稀’的原则，我肯定是先吃了包子，然后再喝了点儿什么。”

“考虑到包子的制作流程，显然是不太方便在制作时加入药物的；而在做完之后直接洒在包子皮上的做法，未免就太明显了……吃都能吃出来。”

“因此，初步推断……至少今天的‘药’，下在了豆浆或者豆花里面。”

在思考这些的同时，封不觉已从地上站了起来，顺便做起了深蹲。

“那么……总结一下……”觉哥也想通过动脑来分散一下注意力，让自己不那么在意腿部肌肉的强烈酸痛，“每天的早饭里有一种抑制记忆的药物，可以造成服药前后一定时间内的记忆消失；午饭里似乎放了微量的大麻，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福利吗……最后，晚饭里加了安眠药，会让病人

在‘熄灯’以前就睡着，一直睡到‘开灯’前一到两小时苏醒。”

“呼……”他调整了一下呼吸，又想道，“午饭和晚饭还好办，不需要太久我就能测试出他们将药物放在了哪个类别的食物里，问题就在那顿早饭……我必须设法和‘那段时间的自己’合作，才能找出这记忆盲区中的真相。”

第1171章 疯·不·觉（六）

第七天，傍晚。

“吃晚饭了。”门外的护工敲了两下房门，随后就把餐盘塞了进来。

封不觉默默地来到门旁，看了一眼今天的伙食，然后就端起餐盘，来到了蹲便器的旁边。

他没有急着行动，而是先通过声音确认了门外的护工已经走远，方才拿起了事先准备好的卫生纸、包起了所有的米饭，并将其扔进了下水道。

接着，他又回到了门那儿，开始进食。

不多时，他就把餐盘里的其他东西吃完，并将空的餐盘和餐具放回了门后。

到此为止……

一切，都在按照他的计划进行着……

半小时后，有人通过送餐的挡板回收了餐具。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终于……伴随着“嘀嘀嘀嘀”四记按动密码锁的声音，病房的门开了。

而此时的封不觉，正在装睡。

他选择的姿势是闭眼趴地，脸尽量向下埋，这样可以避免别人通过眼皮的细微颤动看穿他的伎俩。

当然了，通常情况下，别人是不会去注意这种细节的，除非有什么更明显的迹象先让对方产生了怀疑。

“要给他翻个身吗？”数秒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觉哥听得出来，走进房间的共有两人，而此刻说话的这

位正是经常和觉哥打交道的那名护工。

“不必了，就那样儿吧。”回应他的那个声音，觉哥也听得出来，是袁医生。

两人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袁医生便来到了觉哥身旁、席地而坐。

数秒后，封不觉便感觉到……对方抬起了他的胳膊，并将某种东西包缠在了这条胳膊上。

“这是要给我量血压吧……”觉哥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正确的推测。

的确，袁医生就是在干这事儿；他一边忙着手头的事情，一边还跟护工攀谈道：“对了，3232最近有什么异常吗？是否有做出过什么新的暴力举动？”

“呃……暴力方面倒没有。”护工若有所思地回道，“但确是有些异常……”

“哦？”袁医生抬头看向了护工，用眼神示意对方接着说。

“这几天，我巡视他的房间时，他经常是一副累得气喘吁吁的样子，好像是在做什么很费力的事情时被我给打断了一样……”护工露出一个略有些蛋疼的表情，回道，“而且……最近他的卫生纸用得特别快。”说这话时，他似乎还怕医生听不懂他的意思，所以还举起右手，在空气中做了个“来回撸”的动作。

“呵……”袁医生冷笑一声，“就这事儿啊……”他摇了摇头，“也罢……自娱自乐，总比给我们制造麻烦强。”

“呵呵……是啊。”护工也笑了，“就是不知道……这小子连本杂志都没有，是怎么一天玩儿到晚的。”

“人家的想象力可丰富了……”袁医生说着，已经量完了血压，并拿起助听器，直接从背部听了听觉哥的呼吸和心跳，“……非我等凡人可企及也。”

他们俩就在这种开玩笑聊天的氛围中，十分不走心地完成了这次例行检查。

接着，二人便关上门，离开了病房。

封不觉本来还稍稍有点担心自己的心跳和呼吸会将“装睡”的事儿败露，他还刻意地进行了一定的控制；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是他多虑了。

对于在这里工作的医生而言，这种例行检查，只要测一下病人的血压，然后确认对方的呼吸心跳还没停就行了，没人会认真去诊断些什么的。

事实上，假如可以的话，他们真想直接编造个血压的高低值往表格上一填、再往“心率”和“呼吸”的部分填上“正常”二字，这样连检查都可以省了。

“所以……安眠药主要就是为了让这种检查可以更方便地进行而放的……”虽然医生和护工都已离开房间了，但封不觉仍然保持着装睡的姿态，并思索道，“这样看来，吃了那药，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此处说明一下——经过了此前那几天的分食测试，封不觉已经确定了午饭和晚饭的“料”都是拌在米饭里的；之后，他才策划了今晚这次“观察”，想查明晚饭后的具体情况。

“嗯……不过，这只是其中的一次而已，不足以作为完全判定依据。”封不觉终究还是谨慎，“姑且观察个一个月，再下结论吧……”

……

第二十三天，上午。

“呼……好吧，差不多清楚了。”当封不觉从“断片儿”中回过神来之时，他长吁了一口气，并用一种释然的表情念道。

既然觉哥能说出这么一句话，那就表明……他至少已经有了九成以上的把握，切实地掌握了他所需要查探的情报。

那么，这“情报”究竟是什么呢？

答案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一：早餐的完整食谱。

这个“完整食谱”，指的可不是“某一天”的早饭总共有些什么，而是“每一天”的早饭都有些什么。

在过去的三个多礼拜中，封不觉每天早上都会设法记录下当天所吃的食品种类；即使有些食物是无法夹在牙缝里的，他也会想办法留下痕迹。

比方说……假装用袖口擦嘴，并趁机把食物的残渣沾到衣袖上，然后再把病号服的袖子卷起来，这样就能将残渣保留在卷起的衣袖内；同理……裤管也能这么用；还有一次，他甚至把一小块粢饭藏在了自己耳朵里……

总而言之，为了查明“记忆缺失部分”的情况，觉哥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把他逼急了……把食物塞进身体中后部之类的行为，他也不是干不出来。

好在……早饭时间的监管情况并没有多严，护工们只是把他丢在那里、让他快点儿吃完，他们也没兴趣全程盯着觉哥……看他是把食物塞进了嘴里还是鼻孔。因此，封不觉还没有必要动用那最终的手段。

接着，再说其二：失忆药具体被放在了哪种食物里。

很显然，要在“记忆缺失”的前提下查明这一信息，比起查食谱来还要难……

前文也提过了……封不觉和护工们所吃的伙食是相同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他的那份儿里面加了药。

而在早餐里面下药，又和在午饭晚饭里下药不同……后二者，都是统一把药下在米饭里，因为不管怎么挑食的病人，白饭多少还是会吃上两口的；如果真有少数不吃米饭的极端例子，病院自然会采取特殊对待。

但是，早餐这玩意儿……就不一样了。

就拿封不觉在第三天吃的包子加豆浆举例，要试探出“吃下的东西是包子和豆浆”并不难，实在有搞不明白的材料，强行抠嗓子眼儿吐出来，然后闻闻味儿……大概也能知道是什么。

可是，要查明“药被下在了包子里还是豆浆里”，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了。

大体上，封不觉用了三种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第一种——“时间推理”，这是他在第三天时就已想到的主意，即“在当天早晨就想好进食的顺序，并根据断片儿前的时间节点来判断是哪种食物被下了药”。这一招，算是比较可靠的方法，在知晓了“完整食谱”后用效果更佳。

第二种——“自留信息”，这招比前一招更加简单有效，即“如果在进食时，已经通过味觉、嗅觉或视觉判断出了哪种食物是被下药的，那么，就直接用‘留指甲印’的方式，在腿上的食品种类数目下方标注出自己吃的第几样东西是被下了药的”。与第一招相同，在知晓了完整食谱后，用这招便可以很精确地找出目标。

最后，第三种——“逻辑推理”，这就没什么好多说的了，在第三天的时候封不觉也做过这事儿，即“根据当天所吃的东西，单纯用推测的方式判定出药物被下在哪种食物里最合理”。这招通常不能作为完全的判定依据，但却可以作为补充依据，与前两招结合使用。

综上所述，封不觉就是套用了这三种方法，把包括“粢饭团加豆腐脑”、“大饼油条甜豆浆”、“煎饼果子就咸菜”等等早餐组合中的“被下药食物”给一一测试了出来。

说实在的……对于一个没有发生过记忆缺失的人来说，搞定这事儿都不易；但觉哥却只花了三个周期（早餐的菜单每八天循环一次），就从这“每天都被抹掉的一段记忆”中找出了真相，且他本人还认为这进度已经算是慢的了……

“那么……下一步，就是找个机会，查明‘早饭过后的那段时间会发生了什么’了。”封不觉在脑海中将食谱过了一遍后，便定下了一个合适的日子，开始拟定当天的计划。

……

第二十五天，实施行动的日子便来了。

早晨，封不觉还是在老时间跟着两名护工出了房间，以他一贯的速度（为了更好地对食物和药物的情报进行试探，封不觉每天都在非常精确地控制着洗漱的时间）完成了洗漱。

随后，他被带到了一个六十多平米的房间内。

这个房间的采光很好，进门后左手边的那面墙上有很多的窗户；虽说那些窗户也都毫不例外地装上了金属护栏，但那晨曦的阳光还是充盈地涌了进来。

房间的当中，有八套连接在地面上的特制桌椅；封不觉被两名护工带到了其中的一张桌子那儿坐下，然后，护工们便将他的腰部固定在了椅背自带的一个环状金属箍中。

这玩意儿的设计很高明，就像是一根绑在腰间的、无法移除的安全带；一旦被这金属箍固定住，坐在椅子上的人便无法站起，上身也只能做出有限的活动。

待觉哥坐定后不久，又有四名护工分别带了两个和觉哥一样穿着病号服的人进来。

先进来的那个，看上去四十多岁，留着寸头；虽然其身形瞅着挺干瘦，但他的眼神……仿佛时刻都在诉说着“我要把你大卸八块”之类的台词。

而后进来的那个，长得跟个骷髅似的，走路都颤颤巍巍，双眼空洞之余、口中还始终念念有词。

封不觉也仔细地听了听，那位好像在反复念叨着“方指甲……圆指甲……平指甲……尖指甲……”等等和指甲有关的话，着实是意味不明。

“这个地方，应该是专门给单独拘禁的病人提供的吧……”封不觉坐在那儿等候时，心道，“看这两位……显然也不是什么善茬儿啊……”念及此处，他又想道，“呵……说起来，我每天坐在这里时，八成都在想着和此刻相同的事情吧……只不过，事后我都不记得了。”

三名病人都到了之后，那六名护工便聚到了一起，聊起了闲天儿。

大约五分钟后，又有一名围着围裙的工作人员推了辆推车从门口进来了：“好了，哥儿几个来给那三位大爷上菜吧。”

在那名工作人员的玩笑过后，护工们纷纷走了过去，把三份儿早餐分别端到了三位病人眼前的桌上，接着……他们又聚到一边聊天去了。

封不觉低头看了看，今天的早餐和他所知的情报是一致的——一碗热干面，加一小碗清汤。

为什么要选在今天执行计划？原因就是，今天的药……下在了热干面里。

因为清汤的颜色很淡、口味也很淡，且量不是很多；假如把药放在汤里，味道无疑会比较明显，所以……药只能下在热干面里。

那热干面是什么样儿的呢？简单地说，一碗净面，上面盖上一坨酱汁，再撒上辣萝卜丁、花生碎、香葱末、酸豆角之类的配料。

相信看到这里，大家也都明白了……药粉，是混合在味道浓稠的酱汁中的。

正常来说，热干面要拌一下再吃……这是常识。就算是从来没吃过的人，看到这碗面的时候也会立刻明白这点——不太可能会有人特意把酱汁和配料拨开，干吃下面的净面。

不过，今天的觉哥……就准备这么干。

第1172章 疯·不·觉（七）

不多时，封不觉便仔仔细细地把没有沾到酱汁的面吃了个七七八八。然后，他再将吃剩下的些许面条和酱料搅拌在了一起。

这样处理过之后，仅从碗里剩下的东西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

再者，护工们本来也不会特别认真地去检查病人们吃剩下的食物……他们只要确认了对方把每样东西都吃了六成以上即可。

于是乎，十五分钟过后，护工们见三名病人全都停止了进食，便纷纷走过来收起了盘子。

那名负责送餐的工作人员在回收了餐盘和剩余的食物后，也只是很随意地将这些东西往推车下方的垃圾桶里一倒，随即就推着车离开了。

至此，早餐时间应该已经结束。

但……护工们并没有将三名病人带离这个房间。

非但如此，那六人居然还跟着送餐的工作人员一起出去了……

“HO~这是要干嘛呢……”待那几位统统出去、并关上了房间的门后，觉哥便在心中念道，“莫非……他们准备通过某种远程的遥控装置来解除我们身上的金属箍带，让我们三个在这里来场铁笼格斗或者基情摔跤？”

这个推测，只是觉哥内心的吐槽罢了，他也明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像那样的展开，势必会让病人的身上留下伤痕，甚至可能导致病人严重受伤或死亡；就算事后药物的效果会让记忆

消失，也不可能抹消掉肉体上的损伤。

因此，封不觉颇为确定，接下来不会发生任何武力冲突。

然而，他也确实想不出……眼前即将来临的变故到底是什么。

因为觉哥很了解自己，他知道……昨天、前天、每一天……在这个时间段的“封不觉”，肯定都曾想过要把有关这段记忆的信息留给几个小时后的自己。

但是……每一天，他得到都只有关于早餐的情报；而早餐之后到“断片儿”结束那段时间发生的事，却是一丁点儿线索都没有。

而这种状况，无疑也让觉哥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

“方指甲……圆指甲……大指甲……小指甲……黑指甲……白指甲……”

一分钟的时间匆匆过去。

骷髅脸那念经般的念叨声越来越响，整个房间都回荡着他那意味不明的台词。

“我说……那边的大哥。”这时，封不觉开口了，他没有和骷髅脸说话，而是试着跟另一个看上去像是变态杀人狂般的家伙攀谈，“虽然我也明白……你未必能回答我，但我还是姑且问一句……请问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

那人显然是听到了这句话的，但他只是转头看了觉哥一眼，什么都没回答。

时间，就在这种微妙的氛围中流逝。

随着这毫无进展、又莫名其妙的过程越来越长，封不觉也变得越发不安起来。

今天的他，不需要给几个小时后的自己留任何信息，因

为他并没有吃失忆药，而令他不安的事情正是——就算他想留，也没什么好留的；因为的确是什么也没发生。

他就这么跟那两个陌生的病人一起在这儿干坐了半个多小时，期间不断地胡思乱想。

就在他开始计划用头捶桌子来看看有没有人会来理自己时……忽然，出口的门开了。

六名护工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并陆续地将三名病人从椅子上解锁，准备带回病房。

直到这一刻，封不觉终于从那几位护工的交谈内容、以及这帮家伙嘴里的气味中了解到了真相。

而那真相……让他感觉到了强烈的蛋疼。

事实上，在刚才的那段时间里，并没有任何特殊的事情发生；护工们将三名病人留在这里的目的其实就是——放风。

根据上级部门的规定，即使是单独关押的病人，也得保证每天出来“放风”一次的；而为了让这事儿简单化，院方最终想到的做法就是——每天早上，在病人出来洗漱（由于病房里没有自来水，所以必须出来洗漱）完毕后，顺便就带他们到这个“能看见阳光”的房间来吃顿早饭。吃完早饭后，把他们仨扔在这里待上一会儿，就当是放风了。

而当这三位坐在房间里发呆时，负责“查房”的工作人员正好还可以检查他们的房间；一是看看他们有没有在房间里搞出什么异样，二就是查查卫生情况……反正，只要没有严重污染（比如病人发粪涂墙、随地吐痰小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也不会特意去做什么清扫。

另外，护工们为什么要出去呢？

答案就更简单了……因为他们几个也要吃早饭啊。

说起来……觉哥也是冤，在过去那二十多天中，他从来都没有在房间里留下什么特别严重的污迹，所以，工作人员

检查他的房间时……都是看完就走，完全没有清洁和整理过。

哪怕他们清理过那么一次，封不觉也该推测出“早饭时间”的真相了。可惜，一次也没有……

至于……为什么要在早饭里下“失忆药”呢？

此时的封不觉才有些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药，似乎并不是为了让他忘记特定时间内的记忆而下的；实际上，这就是这间精神病院用来“治疗精神病”的药而已。

在他来到这里的第一天，门外那个护工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警告你，你小子要是敢再大喊着什么‘月步’、‘岚脚’的朝我打过来……可就不是换病房和加大药量那么好过了……你就等着电击治疗吧。”

而这句话里，已经透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院方并没有刻意向觉哥隐瞒在他身上用药的事，且其药量还是加大过的。

那么……“药”是怎么用在他身上的呢？

现在看来，一目了然——早饭，混入某种成分不明的、剂量加强版的“神经阻滞剂”；午饭，加入些让人心情愉悦的、类似大麻的玩意儿，可能是为了抗抑郁；晚饭嘛……安眠药，不解释。

也就是说，封不觉的记忆缺失并不是什么阴谋，单纯就是药物的副作用而已……

此前封不觉在见袁医生的时候发生断片儿现象，也是很好的佐证——假如是院方故意让他产生记忆缺失的，那么袁医生也就不会选在上午的时间进行检查了，更不会对觉哥突然断片儿的反应感到莫名。

……

“喵了个咪的。”回到病房后的封不觉，很快便想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而想清楚之后，他自然更加蛋疼了……

“啊……我真鄙视自己啊……”封不觉瘫在地上，“调查了那么久，以为是重中之重的部分……结果是最最无所谓的……”

他的沮丧大概持续了两分钟不到，然后，他便一个翻身……开始做俯卧撑。

说到底……这项调查是饶了弯路也好，快速查明了也罢，对他来说，区别并不是很大……后者也无非就是多花了些时间。

时间，是现在的封不觉最不缺的东西。

每天，从睁开眼的那一刻算起，他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之外，其余所有的时间都是“空闲时间”。

而在这些可以自由分配的时间里，封不觉只为了一个目标努力着——逃跑。

早在与袁医生的那次谈话过后，一个逃跑的计划已经在封不觉的脑海中形成；他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执行者，所以……当那个念头萌生时，他立即就开始锻炼身体了。

强健的体魄，是“越狱”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跑两步就喘的胖子，身子虚得跟难民似的瘦子，和体态健硕、跑酷就跟遛弯儿一般的壮汉……这三者谁在越狱这项活动中的成功率高，那是一目了然的事儿。

封不觉的计划是……花费两到三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身体的改造，而在这期间，他需要尽可能地收集更多的信息，来制定一个更具体的逃跑方案。

眼下，第一个月还剩下五天，而觉哥在这个月里的收获也是不错的。

他已经掌握了与自己相关的日常活动时间表、一日三餐所有的食谱及其中的药物分配情况、还有关于“生活必需品”的

配给要求等等。

即使是现在立刻让他逃跑，他也有一定的把握。

不过……他还是准备等等；因为他的这个身体确实是有点弱……纵然他已经练了二十多天，但也就堪堪提升到了正常青年人的水平线而已。按照封不觉的想法，怎么地都得练到可以徒手杀人的程度，才能去执行计划……

“啊……毕竟是连续十几年什么运动都没做过的身体啊……每天都是那么酸爽……”觉哥一边做着俯卧撑，一边念道，“值得庆幸的是，这个身体并非是那种容易发胖的体质，要不然我还得先减几个月的肥膘……”

“另外，还得感谢一下这里的饮食；总体来说各方面还是比较均衡的，碳水化合物、肉蛋白和蔬菜纤维都能吃得到……虽然不及那种为了健身特别定制的食谱，但有这样的搭配已经很不错了。假如我真的被关在一个集中营一般的地方，那提升体能的难度会更大……”

思索之际，他已经做了五十个俯卧撑了。

以这个身体的体能而言，做到这个数量就必须得停下歇会儿，否则反而对肌肉不好。

“呼……离下次巡视还有蛮久的，我还是先脱了吧。”封不觉刚喘上一口气来，便决定脱衣服。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他没事脱衣服干嘛？

事实上，他还不止要脱衣服，连裤子也没放过……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各位看下去就明白了。

“卫生纸也足够，非常好……”把自己脱到一丝不挂后，封不觉便走向了房间的角落，准备去取卫生纸。

此处，我要声明一下，如果此刻你们想歪了，是你们的问题……并不是我写歪的……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觉哥拿

起了那卷卫生纸后，便开始哼歌；它一边哼、还一边将卫生纸慢慢地展开，按一定的规律缠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一幕……确实是有点诡异。

倘若这会儿有护工路过巡视的话，一开挡板就会看见屋里有个赤条条的汉子正在用卫生纸慢慢“包裹”自己，嘴里还唱着小曲儿……

假如我是那名护工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是自己的打开方式不对，重新开一次，并在第二次确认过后默默地离开，去问医生要点儿精神病的药，好将这段回忆永远赶出自己的脑海……

好了，言归正传。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当觉哥唱到这首歌第二段的高潮时，也已经把卫生纸缠完了。

因为他每天都要做这些，而且要重复好几次，所以他如今的手法已是相当的熟练。

搞定之后，封不觉便穿着这套“卫生纸运动装”，开始了长跑……

长话短说，在跑了将近四十分钟后，封不觉估摸着巡视的时间快要到了；他即刻停止了跑步，用最快的速度将身上那些已经完全被汗水浸透的纸巾取下来、分成一坨一坨地扔进了下水道（这个病房的下水管道是可以直接扔纸进去的那种），随即又用很快的速度穿上了衣服。

没过多久，护工就来了；对方也不打招呼，撩开门上段的挡板就朝里瞅了一眼，而他看到的封不觉……一切正常，其身上穿着还算干爽的病号服，正在用纸巾擦脸。

“劳驾……能来杯水吗？”与护工目光接触的瞬间，觉哥还顺势道了一句。

看到这儿，想必各位也都猜到了……这就是封不觉掩盖“自己正在锻炼”这件事的方法。

在第二天的时候，他并没有考虑到“出汗”的问题，以至于他那天把身上的衣服弄得都湿透了，稍稍引起了护工的怀疑。

所以，当他洗过一次澡、换了一套衣服后，他便实施了这套策略，这也是为什么……护工会向袁医生反映“最近3232的卫生纸用得特别快”。

第1173章 疯·不·觉（八）

第三十二天，封不觉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定期检查”。

和一个月前的那次一样，他被护工们带到了袁医生的办公室中，并被固定在了一张椅子上。

“你好，3232，好久不见了。”待两名护工出去之后，袁医生用不冷不热的态度跟觉哥打了声招呼。

在封不觉听来，袁医生这句“好久不见”有点欲盖弥彰的味道；因为他不想让病人知道晚饭里有安眠药、以及每晚医生都会给他们做检查的事情，才本能地用了这种措辞。

“是啊，有一个月了吧。”封不觉并没有将真相说破，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应道，“至少我印象中是一个月了……”

“怎么？你最近有在计算日期吗？”袁医生顺着他的话题问道。

“嗯，在算。”封不觉点头回道。

“为什么……突然就开始在意这些了呢？”袁医生又问道。

“因为……”这一瞬，封不觉开启了影帝模式，摆出了一副颇为复杂的神情，“我总觉得……最近自己的记性变得越来越差了，所以想去记一些东西。”

“哦……”袁医生应了一声，但没有将话题继续展开。

封不觉知道，对方并不在意病人的病情，定期检查也只是走走程序而已。

但是，相对而言，在这种谈话刚开始的时候……医生的注意力肯定还比较集中，如果要传达什么信息的话，最好就趁现在。

“还有啊……”觉哥只等了两秒钟，就即刻接上了话头，碎

碎念道，“我最近总觉得口渴……全身无力、精神也有点恍惚……哦，最烦的是便秘……”

在精确地说出这些标志性的“症状”时，他还特意用了不快不慢的说话方式，给对方制造出一种他是在“边想边说”的错觉。

这样一来，这番话听起来会显得更加真实自然，而不像是事先就编好的。

“嗯……”袁医生毕竟也是专业的，他们这一行做久了，听到一连串“症状”描述的时候，几乎就会条件反射地做出相关的判断，而他也不例外，“……我明白了。”

道完这四个字，他的目光稍稍朝侧下方偏了一下；数秒过后，袁医生又抬手在手边的一张记录纸上写了几笔。

这一刻，封不觉就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了。

此后的谈话，便回到了“正常”的节奏，并在一堆常规问题和没有什么意义的问答中结束了。

封不觉基本上不需要撒谎，也可以做到对答如流，反正……与其“越狱计划”有关联的事儿，他是不会说漏嘴的。

……

第三十三天，午餐时间。

“缩短了啊……”封不觉愉快地吃着那掺了大麻的中饭，并念道，“很好，进展得相当顺利……”

他所说的、“缩短了”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记忆缺失”的时间。

这说明，他在检查时所做的“表演”有了成效——在听到那一系列的典型症状之后，袁医生顺理成章地做出了“药物用量过大、副作用太严重”的判断，再结合觉哥在问答中那“十分配合”的表现，医生便做出了给觉哥减少药量的决定。

于是，在这第三十三天的早饭过后，虽然觉哥依然出现

了“断片儿”反应，不过，其记忆空白的时间缩短了很多。

封不觉以吃午饭的时间为基准，凭着自己对时间的精确感觉（训练过），很快就推测出了……今天的断片儿时间比以往缩短了将近一半；从三个小时四十多分钟，变为了两个小时不到。

“那么……只要再‘装睡’个几天，确认了他们每天晚上做的都是相同的检查……在我‘意识不清’的状态下所发生的一切，基本就都查明了。”觉哥边吃边想着，“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计划实施时的突发状况，这些琐事的确认工作还是不能少的……”

……

第三十五天，晚饭后两小时。

封不觉的谨慎，得到了回报……

这晚，袁医生和护工还是按时来到了觉哥的房间，但是，今天袁医生，就不止是给他测量血压、心跳和呼吸了……

他还给觉哥抽了血。

抽血用的是针筒，取的量并不多。

袁医生的手法很纯熟，即使封不觉实质上是醒着的，在被针扎的过程中也没有太大的感觉。

短短十秒不到，已经完事儿了。

随后，在旁协助医生的护工也用很娴熟的手法给觉哥处理了出血点。

等那两位离开病房后，封不觉睁开眼一瞧，便瞅见了自己左手手肘内侧的止血带和消毒棉块。

当夜晚些时候，觉哥在“真睡”中，又被声音惊醒了一次。

他知道，这是护工来取止血用具了，所以他也只当不知道……接着睡。

至第三十六天的早上，封不觉起来“晨练”时，他才低头看着自己手肘内侧那几乎已经消失不见的针孔，自言自语地念道：“终究是大意了啊……”

到了这会儿，觉哥自然已经推测出了诸多与昨晚之事相关的信息：“昨天是第三十五天，假设他们是以月为周期给病人验血的，那么……上次抽血的时间点，正好是在我开始装睡（从第七天开始）前的一到两天；而当时的我，还在第一波连续的‘宿酸’中挣扎着，由于浑身都有疼痛感，再加上那针孔伤极小、处理得也很好……便被我给忽略掉了。”

念及此处，封不觉已经做了几十个仰卧起坐，其呼吸也变得稍稍急促了一些：“呼……幸亏我也是以‘月’为周期来进行观察的，否则到我执行逃跑计划为止，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契机’了。”

……

第六十六天，晚。

张医生，以及觉哥刚来到这里时遇上的那位护工，一起走进了的他的病房。

这位张医生是五天前调来的，封不觉在四天前的那次“定期检查”，也已由张医生接手，所以封不觉才会知道他的姓氏。

如果说之前那位袁医生是在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在岗位上工作的话，那么这位更为年长一些的张医生，几乎就是在用一种“尸位素餐”般的方式在上班了。

通过几天前与张医生的交谈，封不觉已经从其身上获取了许多的情报……

谁都能看得出来……这个男人是相当不愿意来这白砂精神病院坐班的；从张医生的言谈中就能听出，他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才”被放到这个地方两个月，简直就跟充军差不多。

而他的做事方针基本就是——“只要不是必须做的事情，

就必须不做”。

面对这么个陌生的新面孔，封不觉势必要试探和观察一下。因此，他从四天前起，又一次停掉了自己的安眠药（从第三十七天开始，觉哥就开始正常吃晚饭，不再装睡），以便在检查身体时获取更多关于张医生的情报。

结果，这几天下来，觉哥连一句有用的话都没听见……

以前，袁医生偶尔还会在检查病人的身体时顺便问问护工病人的情况，可如今的张医生……完全不管那些；觉哥这四天里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种事儿找个护士来做不就完了”之类的抱怨，听那意思，让他张某人来干这些，颇有明珠弹雀、牛鼎烹鸡之意。

不过……今晚，张医生却是很偶然地注意到了一件事。

“诶？我说……3232他……是不是壮了？”

这句话一出口，封不觉的心跳和呼吸一下子就上去了，还好此刻对方没有用助听器在听他的胸腔，而是在测量血压；要不然觉哥装睡的事儿非得败露不可。

“哦！对啊。”那名护工即刻回道，“这几天我也觉着他有点不一样了，经您这么一说还真是啊。”

前文书也说过了，这间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都是以一定的周期进行轮换的。

在过去那两个月中负责觉哥的医生和护工，因为天天都有和他接触，难免就忽视了其体型上的变化；可是，眼前的张医生，上次见3232时……大概已是十个月以前了；而那名护工上次见到觉哥的日子，也已是整整两个月前……在他们的记忆中，3232号可是个身体很孱弱的人。哪儿会像现在这样，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胳膊上的肌肉。

“嗯……奇怪。”张医生道，“前几位医生的报告上，也没说3232号有在锻炼身体啊……”

“原来你这货还是有看报告的啊……”此刻，躺在地上的觉

哥正在心中猛烈地吐槽着。

“啊？”下一秒，那名护工也是疑道，“您不是基本都不看病人报告的吗？”

“喂喂……你就这么当着他的面说出来真的好吗……人家毕竟也是医生，职位比你高吧……”觉哥闻言，心里也为那名护工捏了把汗。

谁知，张医生对此却是不以为意：“啊……是不看。”

仅从这半句话便可知晓……张医生那“划水”般的工作作风早已是人尽皆知，而且他本人也没有任何掩饰的意图。

“不过……”半秒后，张医生的后半句话，更是让人崩溃，“唯有3232的报告……我还是会看看的，因为他幻想的那部分相当精彩，可以当做小说来打发时间。”

“娘了个希匹的……”对方话音未落，觉哥就在内心大骂一声。

“嗯……我也没听跟我换班的老陈说3232有在锻炼的事。”紧接着，护工大叔也是若有所思地念道。

就在他们对话之际，张医生已经给觉哥量完了血压，准备拿助听器听胸腔了。

“不妙啊……”封不觉心道，“我现在的心跳有点过快，至少需要一分钟才能调节到接近睡眠的状态，他要是现在听的话……”

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此时，眼瞅着就要把助听器放到觉哥身上的张医生，忽然做了一件让觉哥也意想不到的事。

“诶，我们脱了他的衣服看看怎么样？”张医生似是临时起意，转过头对护工说道。

“哈？”护工大叔听到这个提议后，先是愣了两秒，但他很快便明白了医生的意思，“哦哦，好啊，我也想看看……他到

底是不是在锻炼。”

“卧槽？”躺那儿的封不觉当时可就惊了，他在心中咆哮道，“你俩这是要干嘛？这光（月）天（黑）化（风）日（高），朗（窃）朗（窃）乾（之）坤（处），还有没有王法了？”

可惜，封不觉内心的呼喊，并不能改变任何事。

张医生和护工十分麻利地就将觉哥那病号服的扣子一一解开，并顺势敞了开来。

“嚯~什么情况？”看了一眼后，护工大叔在第一时间惊叹道，“有腹肌嘿？”

张医生不仅是看，还捏了捏觉哥的胳膊：“胸肌和二头肌也已经超过一般人的水准了吧，这明显是在锻炼啊……而且还是高强度锻炼。”

就这样，封不觉辛辛苦苦掩饰了两个月的事情，就这么轻易地败露了。

现在，觉哥就只能祈祷那两位不会由此联想到他计划“越狱”的事情上去……

可是……万万没想到……

“话说……他一个神经病，怎么会突然锻炼起身体来来了？”护工大叔的下一句话就是，“该不会是想练得壮实些然后逃跑吧？”

“你丫简直神了啊！”封不觉的内心再度咆哮起来，“你就是传说中的名侦探毛利小五郎吧！”

“啊……说不定他还特意用了某种方法来掩盖自己正在锻炼的事实，让我们放松警惕呢。”紧接着，张医生又用很平静的语气随口接了一句。

“好好好……有种有种有种……”封不觉已经无语了。

正当他在考虑是不是应该现在就立刻暴起，提前执行他

的越狱计划时……

“噗……哈哈哈哈哈哈……”突然，张医生和护工大叔双双爆发出了一阵大笑。

“哈哈哈哈……医生您可真会开玩笑。”

“哈哈……彼此彼此……”

“这要是真的话，那咱这儿关的可就不是神经病了，而是零零七啊……”

“本来就不是神经病，我刚才就想纠正你了，是精神病才对……二者是不一样的。”

于是乎，两人在这愉快的氛围下扯开了话题。

很显然……他们根本就没把觉哥锻炼的情况当回事儿。

第1174章 疯·不·觉（九）

之后的日子里，封不觉干脆放弃了那周全的掩饰工作。

虽然在护工路过巡视时他还是会停止运动并索要饮用水，但他已不再特意换下病号服进行锻炼了。

反正，以他现在的体能……要完成每天的训练指标并不算吃力，不至于像最初那几天一样稍微动动就汗流浃背的。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

距离封不觉实施计划的“那一天”……也越来越近了。

……

第九十四天，晚。

这天，是验血的日子，也是封不觉等待了许久的……“逃跑日”。

晚饭后两小时，张医生和护工大叔准时进入了病房。

而此时的封不觉，自然是醒着的……

他静静地等待着张医生为自己量好了血压，并非常冷静地混过了心跳和呼吸的听诊。

直到听见张医生拿出针筒的声音时，忽然……

躺在地上的封不觉猛然睁眼，伸脚一钩，便将站一旁的护工大叔绊倒在地。

这一瞬，护工大叔自是大吃一惊、猝不及防；而张医生则进入了那种受到惊吓后不知所措的状态，一脸惊慌地退到了墙边。

只有封不觉……目标明确、行动奇快，他一个箭步上前，顺势撩起了被张医生遗落在地面上的空针筒，并抢在护

工大叔起身之前，一把将张医生扥起，扣住其喉部、挟持在了自己身前。

“别动！”控制住了场面的觉哥当即对着护工大叔发出一声轻喝，并将手中的针筒抵在了张医生的脖颈处。

张医生今年五十岁上下，其体能在同龄人中也算比较差的，跟现在的封不觉肯定比不了；再加上他现在已经快吓尿了，指望他靠自己挣脱控制显然是不可能的。

“你别乱来……”护工大叔一边说着，一边就朝着门的方向退去。

“你再退一步，我就杀了他。”封不觉看出了对方的意图，立即用冰冷的语气接了这么一句，并将针头稍稍扎进了张医生的皮肤。

“啊——啊……别！别！”下一秒，张医生像个女人一样尖叫起来，但他一时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不断地重复着一个“别”字。

“好好好……我不动，不动……你……你别乱来。”护工大叔也被镇住了，他看得出来……封不觉是认真的。

“只要你别耍花招，我是不会乱杀人的。”封不觉见对方确实不动了，便将手上的针筒往回收了一点，“现在，请你脸冲墙、贴着墙壁……慢慢移动到那边去。”接着，觉哥便对护工大叔下达了指令。

后者也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只能照办。

“我劝你不要动什么歪脑筋……杀死一个人的方法很多，除了‘注射空气’之外，还有一些更加快速直接的法子；你们俩也知道我平时有在锻炼了，就算不用这个针筒，我徒手杀人也很方便……”

在对方移动的同时，封不觉仍在不断地说着类似的话；毕竟这个房间很小，而那名护工大叔的身体也是比较壮实的，若他突然暴起扑过来，结果还真难说……因此，觉哥便

利用语言攻势吸引对方的注意力、让其无暇思考别的事情，并持续地施加心理压力，将对方进行反抗的念头压下去。

“停下！好的，就停那儿，现在……慢慢地趴下。”待护工大叔来到了离门较远的那个角落后，封不觉又命令道。

“你是逃不掉的……”护工大叔一边照做，一边念道，“趁还没有造成什么伤亡、快收手吧……”

“感谢你的忠告。”而封不觉却用近乎懒散的语气应道，“可惜……我看不出收手有什么好处，更看不出不收手会有多大的代价。”

他说得很对，对他来说……现在收手，便意味着行动失败，且日后将面临更加严苛的拘禁条件；但继续行动，便有可能成功；即使最后还是失败了……其结果和收手也没什么区别，反正他本就是无期中的无期。

“张医生，为了你现在的老婆孩子、和以前的老婆孩子……我建议你好好配合我。”回应完了护工大叔后，封不觉便沉声对自己身前的张医生道，“万一你死在了一个没有任何民事赔偿能力的疯子手里，对你的家人来说……无疑会是一次难以承受的沉痛打击。”

“你……你怎么知道我……”张医生听到这话之后，几乎是本能地问道。

“我当然知道。”封不觉根本没等他把问题问完，便接着道，“在第一次见你时，我就知道你在很久以前离过一次婚；你和前妻的孩子差不多要上大学了；你的现任妻子比你小十岁左右、你们的孩子还在上幼儿园；你刮胡子用的是手动剃须刀、拉屎的时候不看点儿什么不行、洗手时从不摘手表……倒不是因为忘了，单纯是懒得摘，因为你那块欧米茄是假的……”

随着封不觉所说内容的增加，张医生的神情陡变，就连趴在地上的护工大叔内心都感到了惊讶。

很显然，觉哥说得事情……全中。

这种程度的推理，于封不觉而言就是基本功罢了；通过与张医生当面接触时的观察，他就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再加上平日里与护工接触时听到的零星对话、以及装睡时的所闻……觉哥能说出这些来，也并不奇怪。

“好了，我想你已经了解到我这段话里的重点了。”接着，觉哥的忽悠就开始了，“接下来该怎么做，你也掂量掂量……”他先是给对方算了笔账，“病人逃跑，是国家的问题；你的小命儿丢了……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然后又开始虚张声势，“我还年轻，就算我今天跑不掉，以后也终有一天会跑掉的……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但对你而言就不一样了……假如你今天配合我，那么一切都好说，我不会再与你的人生有任何交集；但如果你不识抬举……那么，终有一天，我会让你、你的家人、乃至后代……付出代价。”

他这字字句句，如一股寒流……彻入了张医生的皮肤，并在其体内汇成了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了后者的心脏。

“你……究竟是……什么人？”张医生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出这么一个问题来。

“哼……”闻言，封不觉笑了……冷笑，“你不是看过我的报告吗？我究竟是谁……你应该很清楚，不是吗？”

第1175章 疯·不·觉（完）

封不觉，顺利地逃脱了。

事情的发展比他想象中要容易得多，容易到有一种失真的感觉……

事实上，按照觉哥原本的设想，这第一次的“越狱”，有90%的可能是会失败的。

因为，他目前掌握的情报……依然是太有限了。

这三个月来，他查到的只是自己“可以接触到”的所有信息；但是对那些“接触不到”的东西，他只能从旁人的只言片语中捕捉到些许而已。

比如“门的密码”、“病院的完整建筑结构”、“病院的地理位置”、“逃出病院的路线”、“逃出病院以后的路线”等等等等，这些信息他并不是不想去查探，而是实在接触不到。

因此，封不觉想到的办法就是……先“逃一次”，并通过这次失败的逃亡，获取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这样他才能在下一次逃跑时做出更周密的计划。

然而，连他也没有料到，这第一次的逃跑……居然就成功了。

且过程简单到难以置信……

首先，觉哥让护工大叔脱下外衣和裤子并丢过来，后者照做了。

然后，封不觉让张医生保持跪姿，并在保持着对其威胁的状况下快速给自己换上了护工制服（如果各位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可思议，我提醒一下……别忘了觉哥这些日子里已经练成了卫生纸换衣大法）。

接着，他便挟持着张医生，一同来到了装有监控的走廊中，并且把护工大叔锁在了自己的病房里。

再然后，觉哥就遛着张医生，快步穿过了几条走廊，通过了一扇需要刷卡才能通过的大门（护工大叔别在胸口的通行卡也已经被觉哥拿走了），随后就到了公共区域。

至此，都没有人发现任何的异常；因为两名夜班保安一个在休息室里打瞌睡、另一个则在监控室里打瞌睡……

来到公共区域之后，封不觉稍微看了下楼层示意图，便胁迫着张医生把自己带到了更衣室；他在那里顺了一套便服、还顺走了所有能用的财物。

最后，他就和张医生一起来到了停车场，并要挟后者开车带他离开这个精神病院。

事到如今，张医生也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他就这么载着觉哥从停车场往外开。

在通过大门时，门卫只是待在门卫室里往外扫了一眼，看清了车子的驾驶座上坐得是张医生本人，便打开路闸放行了。

本来嘛……这地方也不是监狱，也没有规定说在这里工作的人员绝对不能外出的；所以，门卫一看是医生自己在开车，自然也不会多问。

于是，躲在副驾驶座上的觉哥……就这么毫无阻滞、无惊无险地离开了白砂精神病院。

一切，都显得波澜不惊。

顺利得让人不安，简单得让人乏味。

但，却是合情合理……

坐在车上的封不觉，回想起整件事来，他的感觉就好比……在一篇悬念重重、精彩绝伦的侦探小说末尾，看到了一个类似“前科犯冲动作案，抢劫后杀人逃逸”的结局。

而这……就是“现实”。

也许在某些时候，现实会比小说更离奇，但在99%的情况下……现实确是一台冷酷而乏味的机器。

现实中是没有那么多密室杀人案件的，绝大多数案件都是手法拙劣的冲动犯罪。

现实中是没有那么多在无聊的岗位上仍然尽忠职守的人的，有的只是一群想着拿工资混日子、无论到了哪个阶层都对生活感到不满的可怜虫。

现实中也没有那么多的龙傲天和玛丽苏，世间充斥的只是无数庸庸碌碌却又自命不凡的卑鄙之人。

现实中……更没有那么多的巧合、缘分、奇迹……

现实中……有的只是“现实”。

人类创造幻想，在幻想中放纵遨游，皆因现实中有着太多无奈，它冰冷、悲哀……让人举步维艰。

但，这个世界需要现实。

冥冥之中，自有一杆天秤，而在其两端——光明与黑暗并存，无限（空间）与永恒（时间）并存，幻想与现实……也必须并存。

人不能只活在幻想之中，以虚无之梦想为借口，虚度光阴、自欺欺人。

人亦不能没有幻想，否则即为行尸走肉，生死无异。

思绪延展，念及此处……

封不觉茅塞顿开，眼神一变。

“我明白了……”他的口中喃喃念道，“这里……的确是‘现实’，一个‘现实的世界’，而我……不属于这里。”

呼——

这一瞬，觉哥耳畔忽地想起了一声风啸。

紧接着，他的双眼便被一阵刺目的白光所蒙蔽。

待其重新睁眼时，他发现……自己已然坐在了一张舒适的沙发椅上。

精神病院、汽车、黑夜、车窗外的一切……都似是一场梦境，从来不曾发生过、也从来不曾存在过。

此刻，他的周围光影旖旎、思如雾潮、时空交错……一派幻境之象。

虽然看起来变化很大，但封不觉依然可以感觉到，这里……是他的思维殿堂。

“呵……”他望了眼四周的情景，干笑一声，“这倒怪了……我记得这儿总共有七个人来着。”

“你是指这群人吗？”下一秒，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声音突兀地响起。

眨眼之间，封不觉的面前，出现了另一个自己，同时，在他那张沙发椅周围的地上，还出现了五具尸体——那是五个穿着紫色长西装的……封不觉。

“HO～”觉哥看着眼前那个尚且活着的自己，言道，“这又是什么情况？你把他们都杀了？”

“不。”另一个封不觉回道，“是你……把他们都杀了。”

“是吗？”封不觉问道。

“是的。”另一个封不觉回答。

“那我现在是不是该把你也杀了？”封不觉又问道。

“你以为你到这里来是干嘛的？”另一个封不觉笑着反问。

“那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封不觉再道。

“杀了我，你就全都明白了……”另一个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往虚空中一抓，即刻握住了一把西式厨刀，“你会明白……是你自己把自己关在了笼子里……”他拿着厨刀，朝觉

哥走去，“你会明白……是你创造了我们六个，来看管你……”他将刀柄送到了觉哥手中、单膝跪地，并让刀尖抵住了自己的喉咙，“你也终会明白……那被你自己所埋葬的、遗忘的……真理。”

言毕，他便抓着封不觉的手，用力一扯……

同一时刻，封不觉的手，亦感受到了鲜血的温暖。

沉默片刻后，觉哥看了眼地上的六具尸体，又看了看自己手上的鲜血。

接着，他忽地露出了一个邪恶的、却又十分迷人的……微笑。

第1176章 宇超联-起源（七）

随着那股巨大牵引力的再度出现，封不觉又回到了位于泽迪星系的那个太空基地中。

会议室内的景象，和他“离开”前完全一致。

“欢迎你回来，封不觉。”黑洞女王的声音即刻响起。

“呵……”封不觉笑着应道，“不知您这句‘回来’，是指‘回到此地’，还是指另一种意义上的‘归来’呢……”

“二者兼有。”黑洞女王回道。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会成功？”封不觉又道。

“于我而言，没有什么‘开始’，也没有‘结束’……知道，就是知道。”黑洞女王接道，“现在正和你说话的我，五十年后与你素未谋面的我……在记忆上并无差别；因为我这样的存在，是不会被这个维度中的‘时间’所约束的。”

“哦……”觉哥很快理解了对方的意思，并顺着这话道，“总而言之……无论在我所理解的‘过去’、‘现在’或‘未来’……只要是我在这个宇宙里的所作所为，你全都知道；而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我将会在此找回‘第七个我’，或者说……原本的、唯一的我】这件事”

“是的。”黑洞女王回答。

“唉……”封不觉摊开双手，摇了摇头，“和你们这些超维度的‘神’打交道还真是让人感到不快呢。”

“因为我们总是让你们产生一种‘明明知道却又故意不把事情提前告知你们’的错觉？”黑洞女王接道。

封不觉没有是或否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应道：“我心中的答案，和我会说出来的答案……即我此刻正在说的这句

话，你也全都知道不是吗？”

“既然你已理解了‘真理’，那我们也不必再就这个话题讨论下去了。”黑洞女王说道，“接下来，至少在人前……我们还是尽量用本维度的生命体对时间和事物的理解与认知方式来交谈吧。”

……

二十分钟后，宇超联全体英雄，再加上封不觉和本部……总计十二“人”，一同踏上了前往爆破星的旅途。

虽说觉哥此前经历了九十多天的“现实世界”之旅，但在这边，他离开的时间连九秒钟都不到，所以……讨伐癫癫博士的行动，依然在进行之中。

“我说……公园侠。”待飞船进入稳定的航行状态之时，封不觉便冲着与自己邻座的本部说道，“能不能把天罡地煞匣再给我看一下？”

“啊？”本部闻言，也没多想，就答应道，“哦……行啊。”

他是没什么好多想的，毕竟这个匣子本就是由觉哥所解，若是没人家帮忙……他到现在还在瞎练匣子外层的东西呢。

数秒后，本部就从自己喉部的储物空间里掏出了那个匣子，递给了觉哥。

封不觉把东西接过来，当即就将其打开，开始端详“匣板”上的文字……

虽然觉哥在之前解锁匣子时已经看过里面的内容了，但“此时的他”再去看……便从中瞧出了不同的意味。

“嗯……”封不觉边看边在心中念道，“这个‘旁门大仙’，无疑是一位非常厉害的时空旅行者……从他留在‘藏铃镇’的事迹推断，当时的他，修为还不是很高；但在给本部的祖先赠匣时，他显然已经是神一般的存在了……”

“先前的我，还没有达到完全解读天罡地煞匣内信息的境界……但如今一瞧，此匣中的文字看似有限，实际上却记载着海量的信息；除了九门似武似玄的功法之外，还有很多他对以前修习过的功法的批注和补遗……确可说是无价之宝啊……”

他边想边看，忽然……有一条信息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诶？什么情况……”封不觉将目光停在了那条信息上，喃喃念道，“【天地逆转神诀】加【三花聚顶神功】可以逆转时空？”

坐在他旁边的本部这会儿可是睁大了眼睛看着、竖起了耳朵听着的，他一听见那两门武功的名称，立刻就兴奋地插嘴道：“怎么了？什么天地逆转？三花聚顶？你从中悟出什么上乘武功了吗？”

“不是……只是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情报。”封不觉接道。

“什么情报啊？你跟我说说呗。”本部肯定也已经看过匣中的内容了，可是他能看懂的部分十分有限，一听说觉哥能懂，他自然要趁机多请教几句。

封不觉也知道，以本部的境界，恐怕一辈子也参不透个中的奥秘，于是，他思索片刻，接道：“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此后的五分钟里，封不觉将这个匣子的事情，以及他对那位“旁门大仙”的了解全都跟本部说了一遍；并明确地告诉本部——这匣子里的内容，凭你自己……能解读的内容是很有限的。

本部听到此处，心里觉着……“这小子是不是想忽悠我，让我觉得这东西拿在手里也没用，干脆让给他算了？或者是……用什么不值当的东西来跟我做交易？”

他的推测的确是挺靠谱的，不过这次……觉哥还真没打算忽悠人。

“听我说了这些，你大概觉得，我想把你这匣子骗走是吧？”觉哥把话说完后，很快就接上了一句，道破了本部的心事。

“嗯……没错。”本部也不否认，不是他没有城府，而是他对觉哥的智商和情商很有信心，自觉否认也没有意义。

“呵……”封不觉笑了笑，“那我提个建议，你且听听。”

“可以。”本部应道。

“匣子，我不要，你可以留着、并且继续世世代代地往下传。”封不觉道，“我呢……就做一件事——翻译匣内的信息。”

“哦？”本部疑道，“翻译？”

“是啊，翻译。”封不觉道，“反正你自己也解读不了，不妨让我来帮你解读。我会把匣内所记载的所有信息翻成你能看懂和理解的完整版本，交给你。”他顿了顿，“当然了，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也不可避免地会把那些内容记下……学走这些绝学，而这，就是我替你翻译的报酬了。”

“也就是说……”本部也不傻，很快就把账算清楚了，“我得在‘什么也练不成’，和‘跟你分享绝学’之间做个选择是吗？”

“你也有其他的选择……”封不觉回道，“比如……自己一个人慢慢参悟，或者……交给某个你更加信任的、能够解读这些信息的人去翻译。”

“哈哈哈……”本部笑了起来，“我想……你已经知道我的选择了是吗？”

“然也。”封不觉说着，将匣子递还给了本部。

“那就说定了。”达成这个协议，本部其实是很开心的，他笑着说道，“等我们回去之后，就可以一起愉快的练武啦！哈哈哈……”

……

话分两头，再看癫癫博士这边。

在宇超联刚开完会的那会儿，博士已经成功入侵了爆破星上的某个秘密实验室。

这地方本来就是博士年轻时建立的，再加上他现在的能力……要入侵进去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才几分钟的工夫，癫癫博士便突破了所有的安全系统，顺利地来到了百雷斯·癫……也就是他自己……正在工作的那个房间。

叱——

电子门开启的声音很明显，但那并没有打扰到正在全神贯注地查看着实验数据的百雷斯·癫。

癫癫博士一步步靠近了过去的自己，并在走到其身后时，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谁啊？”百雷斯用非常暴躁的语气应了一声，并回头道，“我不是说了不要进来打……扰……”

他刚把脸转过来，癫癫博士就通过一股从腕部喷出的催眠气体将其弄晕了。

“嗯……”癫癫博士望着瞬间晕倒在地的百雷斯·癫，不由得露出了一个十分微妙的表情。

即使是他这样的人，也不可能事先就想好……“将过去的自己弄晕在地”之后，应该摆出怎么样的表情来。

“到此为止！”就在博士准备弯腰把自己扛起来的时候，忽然……从他身后传来一声厉喝。

癫癫博士回头望去，但见……房间的门口，出现了一个身着蓝色紧身衣的男人。

“爆破星的守护者——刚力侠，在此！”

刚力侠人如其名，很刚、很力、很侠……

他是一名非常典型的老派超级英雄，性格耿直、刚正不阿；其能力也是很直接的肉体强化系，战斗风格以正面角力为主、从不做背后偷袭的举动。非但如此，他在动手之前还要报上名号，并且给对方投降的机会。

“先生，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破坏空间站、杀害众多无辜群众的举动，已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刚力侠摆着威风凛凛的站姿，指着癫癫博士道，“现在，请你离开地上的百雷斯·癫博士，乖乖束手就擒，否则……你将……”

“‘……将遭到我刚力侠无情的制裁’。”癫癫博士打断了对方，并将其尚未说完的台词给说完了，随后，他又笑着接道，“呵……考兹……时隔多年，我还真有些怀念你的陈词滥调了。”

“什么？”这一瞬，刚力侠表现出了明显的惊讶。

的确，他的名字就叫“考兹”，可是……他的身份是保密的，就算有那么几人知道真相，也绝对不包括眼前的这个陌生人。

“很意外对吗？”癫癫博士接道，“但在我看来……你我的这次相遇，与其说是‘意外’，不如说是‘讽刺’啊。”

他说得很对，这一幕，实在是太讽刺了；因为……在未来，刚力侠和癫癫博士两人是众所周知的宿敌。

当然了，现在的他们，还不是那种关系；在这个时间点上，刚力侠还是爆破星上一名刚崛起的新英雄，而是百雷斯·癫也还是一名正经的科学家。

而在数年后，当百雷斯以“癫癫博士”之名成为超级罪犯时，也正好是刚力侠登记成为宇超联的第一批星球级英雄之时。

从那时起，两人之间便展开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斗争；期间，刚力侠破坏了许多由癫癫博士策划的大阴谋，甚至成功逮捕了他几次；而癫癫博士也让刚力侠吃了不少苦头，并

且成功越狱了几次。

虽然在这场斗争的第一年，癫癫博士就已经识破了刚力侠的身份，但是，他从来没有利用过这点；他没有去骚扰“考兹”的家人、朋友，也没有干涉对方的生活……因为癫癫博士认为刚力侠是一个可敬的对手。

直到……二十年前的那一天。

刚力侠死去了。

杀死他的，并不是癫癫博士，而是一个来自其他星球的超级罪犯。

那名罪犯并不算很强，但是他的能力使他可以很容易地识破英雄的身份；于是……他绑架了考兹的家人，并以此为要挟，轻而易举地杀死了刚力侠。

得知了此事的癫癫博士在三个宇宙周内便找到了那名超级罪犯，将其撕成了碎片。

从那以后，癫癫博士就变了……

他放弃了所有的原则，尤其对“英雄”的理念嗤之以鼻；就像他在暖洋星上对封不觉所说——背负着英雄之名的人，在他看来是最好对付的。

“行了……考兹，我不想和你纠缠，快点儿让开。”癫癫博士见对方有点愣神，便接道，“别逼我动手……”

“那不可能！”稍稍愣了两秒后，刚力侠便恢复了气势，“就算你知道我的身份，我也不会动摇的！”

“是吗……”癫癫博士念叨了一句，然后，他便冲着对方抬起一手，轻轻一握。

嘭——

下一秒，星球级战力的刚力侠，其身体竟然就这么炸裂了。

四散爆溅的血浆宣告着他的生命已经终结，不可能还有

得救……

“我已不是你认识的那个男人了，考兹……”癫癫博士收回了手，神情复杂地垂目念道，“无论是实力上，还是心智上……”他深呼吸了一次，再道，“既然你注定要死在那条名为‘英雄’的道路上……与其在一个无名宵小的手中憋屈地死去，不如……由我这未来的宇宙霸主……亲手送你上路。”

第1177章 宇超联-起源（八）

经过了一段颇为冗长的迁跃旅行，英雄们乘坐的“锡粉号”飞船顺利来到了爆破星宙域。

因为是英雄，所以他们不可能像癫癫博士那样什么招呼都不打就往人家星球上突；他们得先与爆破星的行星防卫部取得联络、获得登陆的授权才行。

若是在五十年后，“登星”根本就不叫事儿；只要报上“宇超联”的大名，并验证一下身份，英雄们便可以在任何一个与宇超联建立过外交关系的星球上登陆。

但现在……如前文所说，他们还是个秘密组织，没人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好在，锡粉号上的这几位英雄大部分都挺有名的，尤其是锡箔纸侠……简直是超级英雄界的superstar，以他的知名度，只要表明了身份和来意，绝大多数星球都会给他放行的。

“呼叫爆破星，重复……呼叫爆破星……这里锡粉号飞船，请求在你的星球着陆，听到请回答……”

当飞船来到爆破星外的轨道后，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屎星队长便拿起通讯装置开始了呼叫。可是……他在那儿喊了整整五分钟，爆破星方面却完全没有回应。

“奇怪了……请求登星的呼叫怎么会没人回应呢？”屎星队长念道，“难道是我们飞船上的通讯系统出了什么问题？”

“不可能。”队长话音未落，坐在其后方几米之外的蛤蟆侠便立即用低沉的嗓音接了这三个字。

“呵呵……”闻言，正在驾驶座儿上的锡箔纸侠轻笑了一声，“队长，咱们的通讯系统可是蛤蟆侠做的，那故障率基本

是零啊……与其猜是我们的系统出了问题，不如说是爆破星的……”

话说到这儿，他自己就愣住了。

因为……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其心中隐隐升腾。

嘀——嘀——

就在此时，飞船中的警报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警告，发现高能量反应，】

【预计为星域级激光打击武器。】

【能量源坐标X5，Y-45，Z568425。】

【我舰已被四种瞄准系统同时锁定。】

【规避成功率3.51%】

【完全防御率0.08%】

【建议将全部能量转移至飞船防护罩，或在十五秒内弃船……】

警报系统的语音在船舱中回荡着。

而语音的内容似乎在宣示：十多秒后，这艘“锡粉号”飞船就要在真正意义上变成粉了。

此时，船上的十二人全都坐在一个舱里，他们自然也都听见了这广播。

不过，那十位宇超联英雄的反应……却是出人意料得淡定。

“唉……”锡箔纸侠只是摆出了一副无奈的表情，回头言道，“伙计们……看来咱们要到外层空间去转转了。”

想必各位也看出来了……这一船人，根本就不怕什么星域级激光武器的打击……

他们每个人都具备着承受这种攻击的战力，且拥有在外

层空间生存的能力，所以……无所谓。

“扑克侠、公园侠。”下一秒，屎星队长便解开了自己的安全带，快速离开座位，朝着坐在角落里的觉哥和本部走去，“你们别担心，我会保护好你们的。”

“对了，扑克侠和我一样是地球人。”这时，一旁的永恒博士高声提醒道，“除了阻挡冲击之外，压力变化和氧气的问题……也请各位帮忙照顾一下。”

“好的，压力方面也由我来解决。”屎星队长立即接道。

“真没办法……那氧气的问题就交给我吧。”接着，毒侠也用懒洋洋的语气接了一句。

就在他们说这几句话的工夫，爆破星上的那台高能量防御武器已然发动了攻击。

霎时，一道巨大的光束便以鲸吞之势呼啸而来。

前文也提到过……爆破星的军工科技非常先进；而眼前的这种光束炮，是他们为了能一击干掉诺亚级的星际母舰而设计建造的……

用这样的武器来打锡粉号这种级别的飞船，简直就好比大炮打蚊子……只要能命中，铁定会把目标崩得灰飞烟灭。

冲击到来的刹那，英雄们也都各出奇能……准备迎击。

锡箔纸侠和蛤蟆侠都已把自身战甲的防御功率调到了最大；永恒博士也已然给自己套上了一个能覆盖全身的魔法护盾。

差劲先生将身体抱成了一团；千眼侠闭上了自己身上所有的眼睛……

而屎星队长和毒侠……他们双双来到了觉哥和本部的旁边，前者开启了他的能力——【绝对便秘领域】，将四人都罩在了其中，后者则在用自身的控毒能力制造着氧气。

最后，比较奇葩的是万虫王和幸运侠这二位……他们俩

都坐在原位，根本没动。俨然是一副“攻击什么的随便来，我就躺这儿看看自己会不会死”的样子。

“各位，不必那么麻烦……”

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一刻，向来沉默寡言的黑洞女王，竟用十分平静的语气说道。

“像这样的攻击……”

其实在她说出“不必”这两个字的同时，飞船就已经被光束命中了。不过，船上的众人却没有感受到丝毫的冲击和震动。

假如此刻有人在飞船外面，便可看到……在光束命中的一瞬间，锡粉号自带的防护罩外，又出现了一层半透明的黑色防护罩。而那……自然是黑洞女王的施为。

“……由我挡住即可。”

当黑洞女王这后半句话出口之时，激光炮的攻击已进入衰退期，数秒后……便渐渐停了下来。

【能量反应消失。】

【正在检测损伤率……】

【飞船损伤率……0%】

【防护罩剩余能量……91%】

船舱中的语音提示宣告了攻击的结果，也让英雄们露出了各异的神色。

“我说……女王大人……”片刻的沉默后，率先开口的是幸运侠，“你要不要每次都这么玩儿啊……”他用半开玩笑的口吻道，“下回你准备在最后关头拯救世界时，尽量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嘛。”

“我本来连招呼都不想打的。”黑洞女王回道，“但我担心那样会使你们对发生的状况感到深深的费解，然后再浪费时间去进行讨论。”

“呵……呵呵……”幸运侠干笑了两声，不知该如何接话。

“好了好了……”此时，封不觉立马站出来，把话题从黑洞女王的身上引开，“反正现在飞船没毁、也没有人员伤亡，这都是好事，咱们赶紧登星吧。”

“还登星？”一旁的千眼侠闻言，顺势接道，“人家都发动这种规模的防御武器了，说明这其中肯定有很大的误会啊，若我们再强行登星，没准会被认为是宣战信号的。”

“呵……哪儿有什么误会啊。”封不觉却是笑道，“刚才的那一发激光，像是在误会的前提下发动的吗？”

“他说得对。”觉哥话音未落，蛤蟆侠便在第一时间附和道，“这绝对不是什么误会……”他的语气听起来很凝重，“我们恐怕已经来晚了……得赶快降落才行。”

“各位，我已经切了手动驾驶模式，预计三分钟后着陆。”一秒后，锡箔纸侠也接了一句；事实上，早在这几位对话之前，锡箔纸侠就已经着手在做登星准备了。

很显然，作为宇超联的两大智商担当，蛤蟆侠和锡箔纸侠对局势的分析能力也都不比觉哥差；就“通讯无人应答”和“无任何警告的前提下直接发动远超标准的突然袭击”这两件事，已足够他们推理出爆破星上的状况。

首先，作为一个加入了银河联邦的、文明程度很高的星球，“星域通讯无人应答”这种事是不可能的……

同理，在不发布任何警告信息的情况下向周围的飞船发动攻击也是不可能的……

还有，最明显的一个疑点……对方打一艘中型飞船，为什么要用上威力巨大的星域级激光打击武器呢？这就说明……对方真正要破坏的并不是飞船，而是乘在飞船上的那些、比飞船本身更难破坏的英雄。

综上所述，下达攻击指令的绝对不是爆破星政府，而是……

……

同一时刻，爆破星，外层空间观测防卫局。

“果然不行啊……”癫癫博士看着屏幕上那正在移动的光点，若有所思地念道，“他们的飞船再怎么先进也是不可能硬扛这次攻击的，所以……是某位英雄用能力挡住了这次攻击吗……”

此刻，这整个防卫局的基地里，已经只剩下癫癫博士一个人了。

原本驻扎在这里的路面防卫部队在与博士接触后的十分钟内便遭到了全歼，还有几名赶到现场来的英雄也被他给轻松KO；至于基地里的工作人员……除了少数人被战斗波及而身亡，其他大部分人都已在疏散警报响起后从地下通道逃走。

当然了，癫癫博士也不需要那些人员，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控制这整个基地……

“照这个趋势来看，就算对他们的着陆地点投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什么意义……”数秒后，博士将自己那条插在设备里的机械臂（他就是用这种方法连通基地的计算机的）拔了出来，念道，“而且……那些家伙的着陆点好像就在……”

他一边说着，一边转过头，通过指挥塔一侧的落地窗朝外看去。

就在这时……一艘飞船从高空俯冲而下，并贴着这座指挥中心的塔楼边缘来了个空中漂移。

紧接着，但闻“哐啷啷”一片震响，强劲的气流将癫癫博士面前的玻璃轰然震碎。

同一秒，数道人影竟直接从飞船后方的货舱舱门中飞跃而出，跳进了博士所在的指挥中心大厅内。

“我说……”毒侠第一个落地，刚一站定，他便抬头冷冷说道，“弄死他也没关系是吗？”

“无妨。”紧随其后的蛤蟆侠接道，“但你要小心，对方来自未来，很可能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

叱——

蛤蟆侠的话还没说完，毒侠已是身形一闪，出现在了癫癫博士的身前。

“你好像对自己的老乡不怎么客气啊……”毒侠现身后，瞪着博士，神情狞然地言道。

他会这么说，是因为他在飞船上的时候已经看到了这个基地周围的停机坪上遍是交通/作战工具的残骸、以及士兵的尸体。

但，他不知道的是……其实死在这里的人，还不是全部；早在他们尚未抵达爆破星之前，癫癫博士就已经通过这个基地内的网络骇掉了整个星球的军队系统，并利用爆破星自己的军备毁掉了位于星球各处的一百多个政府办公大楼。

此时的爆破星，已然陷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

“你好像很愤怒啊……”癫癫博士面对毒侠这位宇宙级英雄（虽然这个时候还没有设定这些等级，但若要算的话，目前宇超联的十人全部都是宇宙级），仍是镇定自若，“但你这愤怒的来由是什么呢？是因为一群陌生人的死亡？还是基于某种被你称之为‘正义感’的错觉呢？”

噗——

回应癫癫博士的不是语言，而是攻击。

说时迟那时快，毒侠的右手前臂几乎在眨眼之间便化为了一道利刃，刺入了癫癫博士的胸膛。

“哼……意料之中……且单纯到让我觉得可悲的攻击。”可癫癫博士丝毫没有露出痛苦的表情，连语气都没有半分变化，“你的能力能轻易灭掉整个星球表面的生物，但你却选择了这种冷兵器时代的原始人都会用的攻击手段。”

“那你可以试试……自己能不能从这种手段中活下来。”毒侠应这句话时，忽有一股白烟从博士的伤口处冒了出来。

“呵……”见状，癫癫博士笑了，“原来如此……先将手臂化作利刃插入我的躯干，再从前臂上分泌出腐蚀性极强的毒汁对我进行破坏。”

“是啊……考虑到你这家伙很可能已经把身体改造成了不会产生任何生理性中毒反应的状态……”毒侠接道，“从物理上把你溶解掉是个不错的选择。”

“嗯，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癫癫博士点点头，“但你最好看清楚一点……现在是谁在溶解谁？”

第1178章 宇超联-起源（九）

毒侠是很强的，这点毋庸置疑。

首先，他的基本能力就已堪称逆天，即“用身体制造‘毒’的能力”。

毒侠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生成出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新毒素，且其毒性、效果……皆由他本人决定。

举例来讲，他可以制造出一种只针对人类的毒，这种毒对其他一切的动植物都无害，但是人类一接触到就会死。

当然了，他也可以将这种毒设定为刚接触到时不会死，但是过段时间必死无疑、且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传播力；他甚至可以制造出无法被人体代谢出去的长期寄生型毒素，借此感染、并让整个星球的人类产生变异。

又比如……他还可以制造出一种只针对某一个人的毒素，然后在那个人大致的所在区域释放一次大规模的毒爆，而结果，只有这一个人会中毒，周围的其他生物都不会有事。

总之，发作时间、毒发时的痛苦程度、死亡的过程、死后的状态等等……所有由毒素而造成的生理变化的细节，毒侠全都可以控制。

最关键的是……全宇宙都找不出能够解除他所制造的毒的解毒剂，只有他自己的身体可以制造出解毒的元素来。

看到这里各位应该也都想到了……这货如果是个超级罪犯，或者某天脑子一热准备反叛宇超联，恐怕整个宇超联的英雄在一个宇宙周内就会被他杀掉九成。

以上，还只是他的“基本能力”而已。

毒侠的能力还有很多其他的运用方法，比方说他在飞船

上曾打算用身体来制造“氧气”，这就是一种经过研发后的高阶运用。

同理，他还可以制造出很多其他的元素……像什么腐蚀性物质，超高温或超低温的毒液，都是信手拈来。

另外，他的毒不仅可以用来杀人，也可以用来治疗别人，甚至是治好一些医学上无法消灭的疾病。

最后……在“体术”这一块，毒侠同样也很强。

他的身体在常态下的基本能力就和星球级的肉搏系英雄（如刚力侠）差不多，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变形……化为由有毒的固体材料组成的、坚硬无比的兵器。

更夸张的是，他几乎不会被任何形式的攻击所杀死，即使你将其撕成碎片、榨成汁液、投入岩浆、乃至蒸发成气态……他还是可以复原。

这……就是宇宙级英雄。

而像他这么离谱的家伙，还有九个……

……

“嗯？这个是……”毒侠低头看去，发现自己那条化为利刃的前臂已经消失了；这时他才意识到，化为白烟的不是癫癫博士的身体，而是自己的手……

“如果我告诉你，我早已在身体里埋下了一种可以置你于死地的‘毒’，想必你也不会相信对吧？”癫癫博士接道。

“哼……你这种方法，以前也有人试过……”毒侠冷哼了一声，并立即催动自己的毒素分泌能力，试图重新让胳膊复原。

然而，就在这一瞬，他剩下那半截手臂……也消失了。

“什么？”这一下，毒侠终于露出了一丝惊异之色，“这怎么可能……”

“作为生物而言，你很强……我费了很多精力才找出了杀

死你的方法……”癫癫博士平静地说道，“在未来，我收集了数百种由你制造的、且仍旧留存于世的毒素样本；在做了大量的实验后，我终于成功地甄别并追溯还原出了你的DNA序列……”

他的话说到一半，毒侠的半个躯干都已经消失了。

“别再尝试自愈了！会产生反效果的！”这一瞬，蛤蟆侠看出了问题所在，他当即暴喝出声，上前将毒侠拉了回来，“别乱动！交给我。”

说话间，蛤蟆侠已从自己的腰带上取下了一根试管，将其置入了自己臂甲上的注射槽内，又顺势注入了毒侠的体内。

与此同时，与他们俩一同跳下飞机的差劲先生和千眼侠也已闪身护在了两名同伴身前，与癫癫博士对峙起来。

“这就是生物的脆弱之处啊……”而癫癫博士却是丝毫没有乘胜追击的意思，他悠然自得地站在原地，念道，“除非是‘宇宙神’级别的存在，否则……终将被名为‘科学’的伪真理所击溃……这是维度的限制，也是‘生物’这种存在无可奈何的极限。”

“混账……快把解毒剂交出来。”差劲先生和毒侠的私交不错，而且他的脾气也不太好，他没有理会癫癫博士那些神神叨叨的说辞，只是厉声威吓了一句。

“我可没有准备那种东西。”癫癫博士回道，“当毒侠把手插入我的胸膛时，他等于是宣告了自己的死亡……”他说着，还歪过头朝着远处的蛤蟆侠看了一眼，“纵然蛤蟆侠给他注射了‘生命凝滞剂’，也不会改变结果的……他只是稍稍延后了毒侠的死亡时间罢了。”

“你这个……”差劲先生听到这儿，火气上头，眼瞅着就要扑上去。

“别冲动！”但蛤蟆侠却用一声暴喝制止了他，“既然他连

对付毒侠的方案都能准备好，那肯定也准备了算计我们其他人的方法……我们若是大意的话，毒侠就是前车之鉴！”

他说得没错，癫癫博士在穿越之前，自然已经想好了与这个时代的宇超联最高委员会进行周旋的办法，否则他根本就不会来。

“切……那你说该怎么办？”差劲先生言道。

“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蛤蟆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反过来问了一句。

“我……”差劲先生被他一提醒，当即神色一变。

“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他就会针对那弱点展开攻击；什么样的方式能最高效地杀死你，他就会用什么方式……”蛤蟆侠一边说着，一边已扛起了毒侠、并朝身后的窗口退去，“我得把毒侠送回飞船去，你们先把他拖住……切记我的话，绝对不要大意、也不要抱有一丝一毫的侥幸心理……眼前对手比我们想象中要可怕得多。”

第1179章 宇超联-起源（十）

另一方面，锡粉号飞船。

此时，锡箔纸侠让飞船悬浮在了空中，静观其变。

在宇超联的其他几位英雄（不包括黑洞女王、觉哥和本部）看来，跳下去的那四个人毁掉半个宇宙都没问题，要解决一个区区的爆破星人……估计花不了几分钟。

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

“打开舱门，我要上来。”通讯器中，忽然传来蛤蟆侠的喊声，“快点儿！毒侠快不行了！”

“什么？”副驾驶席上的屎星队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确定是毒侠吗？”

“少废话！开舱门。”蛤蟆侠用他的语气和措辞让飞船上的人立刻认清了两件事——其一，这不是开玩笑；其二，事情比想象中严重得多。

大约一分钟后，蛤蟆侠重新出现在了船舱里。

“毒侠他怎么样了？”见他进来，幸运侠立即凑上前来关切地问道。

“他中了专门针对其DNA的毒素，身体正在自我瓦解……”蛤蟆侠的回答很有效率，两句话就把事情讲清楚了，“我已经把他放到‘腔’里去了。”

此言一出，众人皆是面露讶异之色。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很难相信毒侠竟然会被“毒”所击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蛤蟆侠所说的“腔”，并不是医疗舱之类的东西，而是一种特殊的“囚禁装置”。

这种装置，是专门用来囚禁一些“极难被囚禁的超级罪

犯”的，譬如说……会瞬间移动的犯人、身体可以穿透物质的犯人、具备分子级操控力的犯人等等；这些罪犯只要意识还清醒，就能轻易地从任何常规的监狱中逃跑。

因此，蛤蟆侠和锡箔纸侠就共同设计出了这种名为“腔”的设备。

腔的外形就像一个巨大的鸵鸟蛋，其内部始终存在着一个不适用弦理论的异空间；当蛋体被关闭时，被关在内部的生物无论使用何种手段进行移动，都只会将那个异空间撑大，但无法改变自己在这个维度中的实际位置。

另外，被关在“腔”内的生物，其身体的性质、状态等因素几乎不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时间流逝所造成的影响也近乎停止。

眼下，蛤蟆侠把毒侠放进腔里，也实属无奈之举……因为他知道，光用‘生命凝滞剂’是拖不了多久的；而正常的医疗手段……也无法停止或逆转毒侠的身体那自我崩溃的过程。

所以，剩下唯一的手段……就是先把他放进腔里，在想到办法之前尽可能地争取更多的时间。

“居然……这么严重吗？”数秒后，锡箔纸侠稍微思索了一下，便猜到了前因后果，就连他也不禁面露凝重之色。

“对。”此时，蛤蟆侠那面具下的表情也不太好看，“那个癫癫博士……做到了我们俩无法做到的事情……”

“喂喂……你先等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幸运侠的反应很快，他立马从对方的言辞中听出了一些奇怪的信息。

“意思就是，我们也研究过如何杀死毒侠。”蛤蟆侠回道。

“你说什么？”幸运侠一听这话就炸毛了，他当即站到了蛤蟆侠跟前，愤然质问道。

“我想我没必要把刚刚说完的话重复一遍。”蛤蟆侠道，“如果你无法理解或接受的我的做法，我们可以换个时间再聊，现在……”

“谁跟你换个时间聊？”幸运侠打断了他，“这事儿你别想糊弄过去！”

“这不是很正常吗？”这一瞬，坐在旁边冷眼旁观的封不觉开口了，“有什么好激动的？”

“嘿，伙计，我们跟你不是很熟。”幸运侠转头看向了觉哥，“所以这事儿你最好别瞎搀和……”

“熟不熟无所谓，我只是把道理告诉你……”封不觉接道，“举例来说……假如某一天，毒侠脑子一热，决定改做超级罪犯了，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注意你的措辞，扑克侠，你在讨论的是一名值得尊敬的、为正义做出过无数牺牲的英雄。”幸运侠肃然回道。

“好，那我换个例子，假如某天，毒侠被超级罪犯洗脑、或者受到了控制……要跟正义的一方对着干了，你认为该怎么办？”觉哥随即又道。

被他这么一问，幸运侠顿时陷入了沉默。

“呵……”封不觉见状，笑了一声，“你瞧……你在思考；现在思考是没什么，但若是我的假设成真了，到时候……你思考的每一秒，都会有人死去。”他顿了顿，“这就是蛤蟆侠和锡箔纸侠跟你们的区别……他们所做的事，在理想主义者们看来是不近人情的，甚至是肮脏的、冷酷的……但是，却是‘正确’的。”

“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事情没有发生时，便背负着那份肮脏、遭受着指责；但是，在危机出现时，他们能够站出来，用事先准备好的方案进行应对。”

“而其他大部分人……往往只会选择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享受着那份优越感，并去指责那些在他们看来不够‘崇高’的人；可是……当事到临头时，这些人却只能干瞪眼，他们最多就是用无谓的牺牲来守卫自己的那份‘崇高’。但本质上……不解决任何问题。”

“唉……”幸运侠听到这儿，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从蛤蟆侠的身前走开了，“或许你说得对……在对抗邪恶时，杀手比神父管用，法律比道德管用，现实……比理想管用。”

封不觉摊开双手，歪了下头：“呵呵……看来你也是挺明事理的嘛。”

“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幸运侠说着，已转身朝船舱外走去，“并不是所有理想主义者，都将自己的那份‘崇高’放在第一位的……”在经过觉哥身边时，他看了对方一眼，“我想要守护的，是更加实际的东西……”

……

同一时刻，指挥中心塔楼内。

“千眼侠！”

伴随着差劲先生的一声惨呼，千眼侠倒了下去。

此时的千眼侠，看上去就像一块被重物碾压了无数次的海绵，瘫软在地，再起不能。

而他身上那上千只足以引起密集恐惧症的眼睛，也已经有九成都闭了起来。

“放心。”数秒后，癫癫博士那冷漠的声音再度响起，“他未必会死在你的前面……”

第1180章 宇超联-起源（十一）

如果说屎星队长是“宇超联之盾”，那么，千眼侠就是“宇超联之矛”了。

他的能力，用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用自己身上的眼睛释放能量光波。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能力很一般啊，最多和霹雳舞侠、踢踏怪客这种级别的英雄不相上下，怎么就宇宙级了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千眼侠的能力……没有极限。

黑洞女王曾对其他的英雄说过，千眼侠的每一只眼睛，都连接着一个平行宇宙；而他释放出的那些能量，正是那些宇宙爆炸时所产生的冗余之力。

理论上来说，那些能量自诞生的那一刻起，便在以指数级增涨着，且永不停歇……

因此，千眼侠就好比是一个“无限能量炉”，他的生命能量和他所能制造出的能量皆是无穷无尽。

即使在数十亿年后，其他的英雄早已化为尘埃，千眼侠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只要他的身体没有被外力所毁灭，他的寿命会比恒星更长久，且绝不会有力量衰竭的一天。

可没想到，就在今天……这位无比接近“神”的英雄，却死在了一个来自未来的敌人手中。

“千眼侠，你的运气太差了……”癫癫博士看着倒在地上的千眼侠，继续用一种大局在握的语气念道，“在我原本的计划中，是打算留你一命的；毕竟你很有研究的价值……即使研究不成功，把你作为一个无限的能量源来使用也不错。”他顿了顿，“可惜……当我找到了‘那个’以后，你已成了一个可有可

无的存在。”

在他说这段话的过程中，千眼侠身上的最后几个眼睛也闭上了……

这位平日里性格温和、沉默寡言的英雄，就这样结束了他那本应无比漫长的生命。

“嗯……比我想象中还要脆弱呢。”见状，癫癫博士冷冷接道，“本以为你还能在那儿苟延残喘一会儿，等我干掉了差劲先生以后再咽气的。”

“要死的是你！”下一秒，怒不可遏的差劲先生已是瞬然杀到，伴随着一声暴喝，他的一记下压腿已似战斧一般劈向了癫癫博士的面门。

砰——

那一腿跺下，整个指挥中心的大塔楼竟被一分为二。

巨大而坚固的建筑在这一招肉搏的招式之下轰然崩塌，一时间碎尘漫天、地动山摇。

毫无疑问，Mr.Low是一位力量型英雄，他也是宇超联这十位创始人中唯一一个纯粹的力量型英雄。

那么，像他这样的宇宙级战士到底有多强呢？

这么说吧……他大概就是个不会放波的、速度也没那么夸张的超级赛亚人……

“切……还以为有多厉害，结果我用上四成力就解决了……”很快，差劲先生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废墟之中，他低头看着脚边那一堆尘土的中的尸体碎片，恶狠狠地念道，“早知如此，我就该在第一时间冲上去把他秒杀，这样毒侠和千眼侠就不会……”

“你好像误会了什么啊……”就在差劲先生自言自语之际，一个低沉的声音忽从他身后寸许之地传来。

毫无疑问，跟他说话的就是癫癫博士。

但……此刻的癫癫博士，其外形已和刚才不同了。

他原本那半机械的改造身体确已被差劲先生的一击给粉碎，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死去；非但没有死，他还化作了一团粘液般的物质，并渐渐汇成人形，重新出现在了差劲先生的后方。

说时迟，那时快……

再度听到了癫癫博士说话声的差劲先生陡然一惊，多年的战斗经验和本能在他的思维反应过来之前，就已经指挥着他的身体回转并挥出了一拳。

噗——

这一击同样是命中了，差劲先生的手臂穿过了癫癫博士的身体，在后者的躯干上轰出了一个大窟窿。

然，一秒后，露出骇然表情的人，却是差劲先生。

“你……这是……”差劲先生重新看到癫癫博士的刹那，便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杀死对方。

此时，癫癫博士的全身都处于一种半凝固状态，身体表面的颜色呈淡紫色，并往外散发着极高的热量。

他的这种形态，差劲先生是很熟悉的，因为……这是毒侠的战斗形态之一。

“看来你已经明白了。”癫癫博士看到差劲先生的表情后，淡然言道，“所以……你就安心地去吧。”

以上这句话，癫癫博士花了六秒钟说完。

而这六秒，也已足够让差劲先生毒发身亡了……

……

同一时刻，飞船之上。

“这是怎么回事？”通过飞船的监视器看到了这一幕的屎星队长焦急地念道，“他为何会像毒侠那样自愈？而且……”

“而且……差劲先生似乎已经……”永恒博士用凝重的神色接了半句话。

虽然通过监视器的画面还无法确定，但……永恒博士靠着对生命的感知能力，已然知道了千眼侠和差劲先生双双死亡的消息。

“扑克侠！你不是说癫癫博士只是一个爆破星的科学家而已吗？他怎么会有那种能力的？”屎星队长这会儿已经急了，他猛然回头，用质问的口气问了觉哥一声。

“这事儿你冲我喊也没用啊……我也很意外……”封不觉道，“在执行这次任务之前，我对癫癫博士可是一无所知的状态；即使是现在，我对他的了解也只是建立在一次短暂的交锋和一堆资料之上……”他偏过头，呼了口气，“再说了……那次交锋的结果还是我被算计了。”

屎星队长一听，觉得扑克侠说得也有道理，他没理由迁怒到自己人身上：“这……”他语塞了几秒，又看向了身旁的锡箔纸侠，“克塔斯，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再不去帮忙的话，恐怕连幸运侠也会……”

“不行。”锡箔纸侠还没回话，蛤蟆侠就先开口抢道，“正因为他已经展现出了疑似毒侠的能力，我们就更不能轻举妄动了……”

“蛤蟆侠说得对。”锡箔纸侠接道，“若他真的具备着与毒侠相仿的力量，我们几个下去也是白白送死而已……事实上，就算是待在这飞船上，也有被其下毒的风险……”他说到这儿，顿了一秒，再道，“另外……我们得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万一他的能力是复制对手的能力，那该怎么办？”

“我去吧。”这一刻，极少发表意见的万虫王，开口了，“即使他真的复制到了毒侠的能力，对我的作用也很有限，而且，我也没有什么能力可以让他复制走的……”

……

再看废墟之中……

毒杀了差劲先生之后，癫癫博士便将脸转向了锡粉号所在的方向，并举起一手，似乎是准备使出某种念动力的攻击。

不过，就在他准备出手之前，忽然，他看到了一道人影……从尚未散尽的烟尘中朝自己缓缓走来。

癫癫博士一见此人，便神情一肃，收回了手……做出了戒备的姿态。

“唉……”走到近前时，幸运侠先是看了看差劲先生的尸体，随即发出了一声叹息。

“久违了，幸运侠。”癫癫博士自然是认得对方的。

“想必……你也已经研究过对付我的策略了吧？”幸运侠没有跟博士打招呼，而是直接用冰冷的语气提问道。

“那是当然了。”癫癫博士回道，“我对你们这‘宇超联最高委员会最初十人’的了解之透彻，恐怕远超你的想象……”

“哦？”幸运侠接道，“那我倒是很好奇……你打算怎么对付我呢？”

他这个问题，问得还是颇有水平的。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弄死自己。

幸运侠，顾名思义，是一个幸运的男人（PS：说到这个，不得不提一下刚刚领完便当的差劲先生；他的英雄名似乎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好像他在故意自黑一样，但实际上……他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真的姓LOW，L-0-W……从亲爹那里继承的姓氏，没办法）。

那么，他到底有多幸运呢……

举例来说，如果幸运侠想要彩票中奖，那他只要走到彩票站去，随便买一个随机的号码，头等奖就是他的了。

同理，如果他去买足球彩票，并且抱有“我想中奖”的意

识，那么……不管他买的队伍夺冠几率有多渺茫，也会神奇地爆冷夺冠。

至于赌博什么的，那就更不用提了……和中彩票的几率比起来，赌博那简直就是低风险高收益的游戏活动；幸运侠是从来都不参与赌博的，就连那种带有一定运气成分的游戏也不玩。

因为他不用玩就知道自己一定会赢，哪怕他的对手计划好了要出千、作弊……只要面对的是幸运侠，那作弊时肯定会发生什么意外的纰漏，导致暴露或者失败。

或许，看了以上的例子，各位会觉得……幸运侠的能力大概是“操控概率”吧。

错……

我再举几个不一样的例子好了……

比如，幸运侠暗恋一个异性，并在内心想着“她要是也喜欢我就好了”，那么……只要他怀有这种意识的时间或者执念保持在一定的长度和强度之上，不用太久……没准对方就会主动来找他表白。

再比如，此前，锡粉号即将遭遇星域激光炮攻击的时候；在这种足以危及到幸运侠“生命”的事件发生时，他连“意向”或“念头”之类的主动因素都不需要有，他只要躺那儿别动……就能“幸运地”从攻击中幸存下来。

但具体是怎么活下来的呢？不一定……

也许同伴会救他；也许激光炮会突然故障；也许飞船的防护罩会突然抽风过载、正好把所有防御的能量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也许会碰巧飞过来一颗速度和质量都极为惊人的陨石、正正好好地扛掉了会击中他的那部分激光。

甚至有可能……会有个从其他位面里划破虚空飞升而至的龙傲天出现在炮击轨道上，顺手帮他把攻击给挡了……

总之，这就是幸运侠。

一个各方面都很平凡，但是被这个宇宙中的“因果律”所眷顾的男人。

关于他能力的原理，别说是其他人了，就算他自己也是一头雾水……

当然了，黑洞女王是知道一些的；不过，她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关于幸运侠能力的真相……

事实上，每个宇宙里都会有一个类似幸运侠这样的存在，他/她/它是作为一种“反面平衡力”而诞生的。

因为……不管是怎样的宇宙，都会有相应的“宇宙神”，这些神通常担当着高维度生命应有的管理职责，譬如时间、空间、创造、毁灭……

既然有毁灭，自然就会产生一些相应的、负面的东西，诸如死亡、痛苦、虚无等等，这些“存在”都会产生很大的能量，形成一种“力”。

为了平衡这种力，宇宙本身会在某处创造出一个特殊的个体，用来承担与那些负面力量相反的“力”。

而幸运侠……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很显然，幸运侠是一个好人。

有多好？好到不会滥用自身这种逆天能力的地步……

但眼下，他已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能力去伤害别人了，而那个人……正是癫癫博士。

“呵呵……问得好。”癫癫博士被对方一问，当即笑了起来，“这个问题，我确实考虑了很久……”

此刻，博士其实是在拖延时间。

虽然他已经获得了毒侠的能力，但他毕竟不是毒侠本人，所以对这能力的掌握还不熟练；他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这份力量、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结构稳定下来，要不然……他的身体很可能会永远都得保持在这种半凝固的状态。

“你们这十人之中，只有两个……我始终无法找到击破的方法。”癫癫博士不紧不慢地接道，“一个，是黑洞女王；另一个……就是你……”

就在他说这句话的当口，突然！异变陡生。

但见，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天而降，像是空投的炸弹一般笼在了癫癫博士的头上。

博士猛然抬头，定睛一瞧……便看见了一个巨型蹄髈式的东西奔着自己当头坠下。

第1181章 宇超联-起源（十二）

轰——

伴随着一声巨响，万虫王的一招“泰山压顶”已是结结实实地压在了癫癫博士的身上。

从外表上来看，万虫王的体积跟体型较小的大象类似，感觉上最多也就两三吨重的样子。

但实际上，她重……二百九十七吨。

她一个“人”的体重，就比天上的锡粉号及其他乘客的总重量还要高，若不是因为飞船内装有重力调整系统（重力操控是星际殖民时代的基本技术之一，此外，类似重力、压力、氧气环境等不同物种的生存平衡问题，在大部分科技领先的种族所制造的飞船上都会有相应的系统来支持；而有着蛤蟆侠和锡箔纸侠坐镇的宇超联，自然是什么技术都有、都精的，所以这不是问题），那她往飞船里一坐，整艘船就不用起飞了。

眼下，万虫王这将近三百吨的体重疾疾坠落，所造成的破坏可想而知的……

霎时，又一阵地震般的激荡乍然而起，方圆几公里之内都能感受到地面的震荡。万虫王落点周围的那些建筑物碎片以及尘埃皆被一股“震波”给推散了出去，漫天飞散。

“呃咳……呃咳……”数秒后，幸运侠咳嗽了几声，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提醒道，“留神啊，万虫王，光这样他可不会死。”

虽然幸运侠刚才站的位置很危险，但幸运的他……没有被任何飞散而出的建筑碎片砸中；至于那股震荡波，他还是扛得下来的，毕竟他本来就出生在一个高倍蹦蹦的星球，身

体素质和地球人比至少要强出八倍以上。所以，坠击发生后，他只是朝后倒飞了十几米，被糊了一脸尘土，其他什么事儿也没有。

“我知道。”万虫王的回应声也很快传来，此时，她正处于一个巨大的陷坑中心，缓缓挪动着身体，“我只是先控制他一下，免得他逃跑。”

“放心，我不会跑的……”没想到，万虫王话音未落，癫癫博士那冰冷的回应声就已经传来。

就连万虫王都对此感到了意外，因为……即使是毒侠本人，在受到这样的攻击后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还原。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不过，万虫王面对这种状况也不虚，她只是接道，“如果你帮我们治好毒侠，我可以……”

“我也不需要您放我一马。”癫癫博士打断了对方的话，同一秒，他的身体也在陷坑边缘重新汇聚了起来，再度由液体化为人形。

“那……我就没什么可以跟你再说的了。”万虫王闻言，语气骤冷。

言毕，她那庞然的身躯上方便张开了一个像漩涡般的口子，从其口中迅速飞出了两只形似蚊子的生物。

虽说看起来像蚊子，但体型却比一个成年的人类还要大，而且它们身体上的一些细节也跟蚊子不同，比如……它们的触脚和口器全都是如兵器一般的构造。

“只派两只出来……够吗？”癫癫博士看着那两只“兵虫”，态度依旧是从容不迫。

然，下一秒，兵虫们就用行动给了他一个满意的答案……

呼——

呼——

但闻，两声轻响，似清风拂过。

却见，癫癫博士的身体，已像豆腐一般被轻易切开，在空中分为了数段。

由于两只兵虫发动的攻击皆是“斩击”，所以这次，癫癫博士没有被打成汁儿，而是被打成了块儿……

“竟然会有这种速……”癫癫博士被斩飞的头颅刚想发表一句评论。

结果，那两只虫子又是呼呼呼一阵连砍，把他的头切成了几十块麻将牌大小的碎片。

如此看来，要对付癫癫博士，派这两只虫子出来……确实是够了。

当然了，这并不代表万虫王在轻视博士，事实上，她正是因为重视眼前的对手，才派出了这两只“超级兵虫”。

……

此处，且来说明一下万虫王的能力。

首先，把她理解为一个“人”，其实是不太确切的。

严格来说，与其说万虫王是生物，不如说她更像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万虫王的体内有着一个异空间，其具体大小未知，能确定的就是……这个空间里生存着约几十亿的虫子。

这些虫子的种类、数量、能力，全都由万虫王控制；在需要的时候，她可以让它们急速繁衍、或是有针对性地创造出全新的特殊品种来。

虫子们本身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基本都是凭着集体意识行动，而控制着所有虫子、担当着“大脑”这个角色的唯一个体，就是万虫王。

对于她体内那些生物来说，她就好比是神；她本身存在于一个更高的维度中，但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直接和那些低

维生物交流。

而万虫王最主要的能力，即是催动体内的那些虫子来进行战斗。

有刀枪不入的虫子、有可以耐受上万度高温的虫子、有可以在零下两百度活动自如的虫子、还有以放射性物质为粮食的虫子、能分泌出腐蚀性液体的虫子、自身能产生磁力的虫子等等等等。

而此刻，万虫王派出去的那两只“超级兵虫”，就属于非常极端的异变种；在她体内，一共也只有两只这种虫子，是她为了应付真正意义上的强敌才准备好的、类似于“超虫”的存在……这两只兵虫的战斗能力，比起若干年后宇超联的那位“绿色流星”来还要强，俨然已是星系级英雄的水平。

另外，万虫王还有一个特点——超级耐打。

普通的拳脚就不说了，就算是十成力的差劲先生也不可能用体术对她造成致命威胁。

冷兵器方面嘛……参照前一条，那三百吨的躯体密度之高，几乎超越了所有已知的金属物质，即使确有那种可以切割万虫王的物质存在，且有人将其做成了兵器状，恐怕也没人能拿得动……就算拿得动，完成切割所需的力量更甚。

至于热兵器……下到手枪炮弹，上到激光核武，要么根本打不穿她的外皮，要么就是打穿外皮后的能量尽数被她体内的异空间吸入，化为乌有。

综上所述，万虫王无疑也是一个很有“反派”潜质的英雄；和毒侠一样，她完全有能力给整个宇宙带去巨大的灾难。

只要她愿意，其体内那源源不断的“大军”可以助她轻易地攻陷任何一个有人居住的星球、并摧毁上面的文明。

而面对这样的存在……蛤蟆侠和锡箔纸侠这二位肯定是有在暗中进行研究和防备的。可惜，就像他们研究不出对付毒侠的方法一样……他们同样也找不到对付万虫王的方法。

……

“这样不行啊，万虫王。”在旁看到了这一幕的幸运侠又道，“不管你用这种方式破坏他多少次，他还是会复原的，而且……你看……”

幸运侠说着，又指了指那两只超级兵虫。

此时，两只兵虫发动攻击的前触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腐烂、身上的虫壳也逐渐变色脱落，壳的表面还渗出了许多颜色古怪的液体，与空气一接触便化为了白烟。

“啊……这些我都明白。”而万虫王的回应，却是比较淡定的，“当我知道他有着与毒侠类似的能力时，就已经做好这种心理准备了……”

在她说话的同时，那两只兵虫竟开始用口器收集癫癫博士的身体碎块……并将其吸入了体内。

这一瞬，幸运侠突然猜到了万虫王要干什么，他神情陡变，问道：“等等……你这样真的没关系吗？”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方法了。”万虫王回道，“外来的生物即使被我吞入口中，也只会进入存在于这个维度的、我的‘胃’里，不会进入我体内的异空间。但是……若是将他捣成细小的碎片或液体，再让我的兵虫将其吸入体内的话，就可以顺利带进去了……”

“可是……你把他关进去，你自己没有危险吗？”幸运侠担忧地问道。

“我不知道……”万虫王回道，“不过，我推测过，假如是毒侠本人被我这样吞进去……那他应该会死在里面。”她微顿半秒，再道，“因为……他毒杀虫群的速度，跟不上我控制它们繁衍的速度，最终，他会在虫群不断的进攻之下力竭而死。”

在她回这话的同时，那边的两只兵虫已经把癫癫博士的身体碎片一块不留地吸进了体内，并朝着万虫王头顶的口子

飞了过来。

“再退一步讲……”而万虫王自己还在跟幸运侠说话，“即使他杀光了我体内的虫子也没用……正如我刚才所说，‘外来的生物’是无法在我体内的那个异空间和这个世界之间往返的。无论进出，他都必须借助兵虫的身体，但兵虫由我控制……我不会放他出来，兵虫死光他则失去了出来的载体；哪怕是我死了，也不过就是让两个空间的连接断绝罢了，他依然无法离开异空间。”

话至此处，两只超级兵虫已然飞回，进入了万虫王的体内；虽然它们在飞到入口时……身体已经被毒腐蚀得濒临瓦解，但还是支撑着飞了进去。

“好了……这样，应该可以松口气了。”数秒后，万虫王接道，“接下来，就是我一个人的事了。”

幸运侠念道：“嗯……那么……我们俩先回飞船上去？”

“可以。”万虫王平静地应道，“先回去，再作计……”

然而，她这句话只说到一半，便戛然而止。

“不对劲儿……”忽然，万虫王的语气一变，自言自语道，“他怎么……这是……糟了！快离开我身边！”

“什么？怎么了？”幸运侠没有走，反倒是上前了几步，想要帮万虫王的忙。

他的反应很正常，因为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会有什么“不测”。

可是，下一秒，一件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事情发生了……

叱——

一道光束忽从万虫王的体内疾射而出，冲破了她体表的外皮，正好击向了幸运侠的面门。

毫无防备的幸运侠就这么直挺挺的被击中了……

紧接着，一道、一道、又一道……直至成百上千的光束从万虫王体内冲出。

万虫王当即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她的身体也逐渐被那些从内部冲出的光束所吞没……

而站在她旁边的幸运侠……其实在第一道光束打中他的头部时，他就已经死了，之后……他那尚未倒下的身体又被无数光束穿过、与万虫王一同化为了灰烬。

这还没完……那四射的光束几乎将周遭的一切都破坏殆尽，这其中显然也包括空中的锡粉号飞船。

由于这光束来得毫无征兆，飞船的防护罩还没来得及张开，船体便已然受损……好在锡箔纸侠的反应神速，立即用手动操作打开了防护罩、并控制着飞船迫降了下来。

说是迫降……其实跟“掉下来”也差不多，好在也就百余米的高度，再加上引擎的悬浮力多少还是起了点儿作用的，所以船体没有摔散。而船里的英雄嘛……最弱的本部也没摔出什么事儿来，其他人自然无恙。

“切……这家伙果然可以复制别人的能力……”蛤蟆侠从地上爬起来时，沉声念道，“刚才的光束是千眼侠的能量波……”

作为一个说话做事都很有效率的人，他没有浪费时间问一句“大家都还好吗”，而是直接道出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结论。

不过，和接下来众人即将听到的消息相比，他这句还不算最糟……

“各位……”永恒博士的声音很快也响了起来，“我想我必须让你们知道……就在刚才，万虫王和幸运侠都已经死了，另外……刚才的坠落让装着毒侠的那个‘腔’破损了……”

“我去！”博士还没说完，屎星队长就连滚带爬地从地上跳起，跌跌撞撞的就想奔后舱去救人。

“不用了……”但永恒博士叫住了队长道，“破损的‘腔’里……只剩下了些许残留的生命能量，毒侠也已经……”

第1182章 宇超联-起源（十三）

“可恶……”屎星队长愤怒地拳头捶了一下身旁的墙面，愤然念道，“幸运侠和万虫王分明都是几乎不死的存在……为什么……”

“对外，他们可能确实是近乎无敌的……”封不觉这时接道，“但在你们宇超联内部，如果你们用各自的能力互相争斗……那结果必然就是这样。”

“他说得对……”蛤蟆侠也接道，“除了毒侠是被有针对性的毒素所杀，其他人都是被同伴的能力杀死的……”他一一列举道，“差劲先生死在了毒侠的能力上，万虫王和幸运侠死在了千眼侠的能力上，至于千眼侠……虽然我们都没有看到，但无疑也是死在了我们之中某一人的能力之下。”

“各位……”下一秒，永恒博士又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哪一种能力，癫癫博士都不是在与对手一打照面时就可以使用的，而是在与对方战斗结束后方才开始使用……”

“啊……我也注意到了。”锡箔纸侠接道，“想必，他那复制能力的发动条件，就是‘与对方的接触时间达到一定的标准’……”

砰——

就在锡箔纸侠说这句话的同时，只听得一声震响……船舱一侧的墙面竟被人一脚踹出了一个大窟窿。

下一秒，那直径两米的窟窿中，便出现了一道人影。

“你错了。”来者不是别人，正是癫癫博士，“我并没有你们所谓的‘复制能力’。”

这家伙当真是胆大妄为、有恃无恐；分明身负着千眼侠和毒侠的力量，却没有使用远程攻击，而是主动杀进了英雄

们所在的飞船。

“就算世上真有那种能复制/模仿别人能力的人，面对毒侠、千眼侠、万虫王这样的存在……也是束手无策的。”癫癫博士一边说着，一边走进了船舱，“因为他们的能力都是以生理结构为基础的，甚至有涉及到超维力量，这可不是靠着单纯的细胞模仿就能实现复制的力量……”

“哦？”蛤蟆侠听罢这句，顺势问道，“那么……你究竟做了什么？”

事到如今，蛤蟆侠他们倒也不急着动手了，因为动起手来……他们也未必就能赢。

“呵呵……”癫癫博士笑了，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笑着说道，“这事儿要解释起来，就有些麻烦了。首先……你们听说过‘征服者之冕’吗？”

癫癫博士并不期待眼前的这些英雄会知晓他口中的“那件东西”，他只是为了能展开解说而随口一问。

不料……

“‘征服者之冕’，由‘虚无皇帝’（emperor of nihility）创造的四件神器之一，是‘形而下’的力量的至高体现；拥有征服者之冕之人，在‘战胜’或‘杀死’了某个‘存在’后，便可借由物质的非具体化对立面（虚数空间）的能量，永久获得对方在‘形而下’境界中的全部能力。”

很久都没有发表意见的黑洞女王，此时用非常淡定的语气，来了一段让蛤蟆侠和锡箔纸侠都感到不明觉厉的解说。

就连癫癫博士都给镇住了，因为这些信息……他也是经过了很多年的研究，并在一定的机缘巧合之下才知晓的。

“你回到‘过去’，或者说……将穿越的时间点定在今天的原因，自然不是因为你对这个时代情有独钟。”黑洞女王的话还没完，“而是因为……在未来，你找到了一条关于征服者之冕行踪的情报；那条情报所指向的时间……正是今天。至于地

点嘛……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她顿了顿，“反正你在来到这个星球之前，就已经把东西拿到手了……”

她这段话说完，不仅是博士，就连旁边的几名英雄也都用一种匪夷所思的眼神看向了她。

一时间，船舱内鸦雀无声。

过了十几秒，癫癫博士才冷笑着开口：“哼……不愧是黑洞女王，我就知道……你根本不是什么‘英雄’，你只是混在这群英雄中间，以便于观察和操控那些与他们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时间线……”

“你的观点很有趣。”黑洞女王闻言，平静地接道，“然而，在我看来……你对力量一无所知，你对境界一无所知，你对时空一无所知，你对我……一无所知。”

对于这样的评价，癫癫博士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像他这种类型的人，普遍都有着很强的控制欲和自尊心，完美主义者的终极目标就是“全知全能”，所以他最烦的就是别人告诉自己……“这事儿你不懂，别瞎逼逼”。

“哼……”两秒后，癫癫博士又是一声冷哼，“既然我是如此无知和渺小……你为什么不像碾死一只虫子一样将我碾碎呢？你为什么又要看着你的那些‘同伴’们一一死在我的手中呢？”

博士以为，自己的问题，已经踩住了对方的逻辑死角，问完之后，他还颇为得意。

可惜……身为“宇宙神”级别的黑洞女王，再一次用行动告诉了他……他对忽悠也一无所知。

“正因为你的无知和渺小，你才会向我提出这种问题。也正因为你的无知和渺小，我无法用你能理解的方式给你答案。”

各位看官评评理，这种话丢过来，换了你……想不想骂街？

“不过……”就在癫癫博士准备发飙的当口，黑洞女王忽然又来了个话锋急转，“好在这里还有个不那么‘无知’的人在，或许他能解答一些你的疑惑……”她微顿半秒，随即就来了句，“扑克侠，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那一瞬，在场的所有人都猛然把脸转向了同一个方向，将目光聚集到了觉哥身上。

“呃……嗯……哈？”封不觉也是愣了。

黑洞女王这突如其来的甩锅行为让觉哥猝不及防，平日里只有觉哥这么坑别人，但他被别人这么坑还真是头一回。

“哦？是你……”癫癫博士很快就把觉哥认了出来，“看不出来……原来你是如此高位的存在吗？”

第1183章 宇超联-起源（十四）

“高个屁啊……”封不觉脸上的表情没啥变化，但心里却在吐槽着，“我各项数值的上限和身体的能力全都没回复呢……刚才飞船掉下来的时候差点儿就把我给震吐血了……现在还要我跟这个至少已经获取了五名宇宙级英雄能力的超级BOSS肛正面？”

在他心里想着这事儿的时候，癫癫博士已经一步步朝他逼近而来。

“你这家伙……别太放肆了！”见状，屎星队长当即就闪身冲上，挡在了觉哥的身前。

这个在日后被称为“宇超联之盾”的男人，是一位天生的守护者和领袖，而且他也是一名连蛤蟆侠都无法确定“能力上限”的英雄。

“放肆又如何？”癫癫博士对屎星队长的阻拦毫不在意，反倒加快了脚下的速度，箭步冲上。

“喝！”屎星队长当即轻喝一声，发动了他的“绝对便秘领域”，欲将对方挡下。

嘭——

眨眼之间，癫癫博士已撞上了屎星队长的防御力场。

这一击所产生的震爆……不但将整艘锡粉号飞船由内而外地震了个粉碎，还在方圆数公里内引发了一波剧烈的震荡。

其能量之剧、破坏力之强……俨然超越此前差劲先生的“战斧腿”和万虫王的“泰山压顶”。

……

啪嗒，啪嗒……

这是一小坨一小坨的血液滴落在地的声音。

正在流血的人，是屎星队长……

他的防御力场并没有被破坏，站在他身后的觉哥、以及觉哥身旁的本部，全都在力场的保护下毫发无伤。

但是，队长本人，却是口吐鲜血、面露惨色。

“就连队长的领域也……”锡箔纸侠站稳身形时，看到了受伤的队长，不禁焦急地念道。

“这应该和幸运侠的能力有关……”离着他不远的永恒博士接道，“光凭差劲先生的体术去冲击，是不足以造成这种负荷的……”

“可恶……不能再这么袖手旁观下去了。”锡箔纸侠说着，将自己头上的锡箔纸帽扯下、变为了锡箔纸面具，“我开启‘毒抗模式’战斗的话，应该不至于被他秒杀……就算要死，也得先试试……”

“好的，我用魔法帮你牵制住他的行……”永恒博士接这话的同时，忽然发现了一件事，“诶？蛤蟆侠去哪儿了？”

锡箔纸侠闻言，也立即用他那张戴着锡箔纸面具的脸四处看了看：“对啊……他去哪儿了？怎么连扫描系统都找不……”

嗡嗡——

就在此刻，伴随着一声闷响，蛤蟆侠的身影突兀地出现在了癫癫博士的背后。

他二话不说，就用前臂上的注射器朝对方的背部注射了一整管不明的液体……

当癫癫博士反应过来、并一肘子把蛤蟆侠击飞时，注射都已经完毕了。

“切……用战甲的潜行模式摸过来的吗……”癫癫博士望着

蛤蟆侠，啐道，“真是个让人大意不得的家伙……”

熊——

他还没从这次偷袭中回过神来呢，一记光束武器的破空之声忽又响起。

原来，是看到了刚才那一幕的锡箔纸侠决定乘胜追击，就地发动了自己胸前的分子塌缩炮，想打癫癫一个措手不及。

这种攻击的威力非常大，但也会以非常快的速度耗尽锡箔纸侠那身战甲的能量，所以，他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会启用的；而眼下……面对这种级别的强敌，他也没什么好犹豫的了。

“这边的也没打算放弃吗……”癫癫博士在心中暗道一句，脚下一点，便欲闪开。

很显然，他可不是那种自觉天下无敌就会硬抗所有攻击的性格；即使他知道这一炮的威胁不大，他还是能躲就会躲的。

可惜……他最后还是没能躲掉。

并不是癫癫博士的速度不够，只是因为攻击到来的瞬间……他的身体突然就动弹不得了。

而他也立即推测出了……这种“控制”的来源，正是永恒博士。

叱——

瞬时，癫癫博士的身体便被光束打了个正着……其躯干的80%在一秒之内就直接消失不见。

然而……

“事到如今……”癫癫博士还没等这波攻击结束，就开口道，“这样的攻击意义何在呢？”

他这句话说完时，光束也刚好消失。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下一秒，蛤蟆侠的声音又从远处传来。

恩韦的语气听起来很自信，这对癫癫博士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嗯？”果然，在催动身体自愈的时候，癫癫博士立即感到了异常，“你……”他即刻看向了蛤蟆侠，“……做了什么手脚吧？”

“哼……”蛤蟆侠冷哼一声，“我还得感谢你的帮忙啊，让我在技术上有了突破……”他停顿一秒，再道，“此前我在处理毒侠的伤势时，就已取得了你所用的那种‘毒素’的样本；而当你和差劲先生他们对战的时候，我便通过随身携带的超级计算机对这种毒素进行了分析……”他举起右手晃了晃，“刚才注入你的体内的……正是我根据你的原始配方改良的、专门针对你自身DNA的毒素。”

“HO~用身上携带各种增殖粒子液就能完成调配吗……”癫癫博士听到这儿，脸上竟是露出了欣赏之色，“你还真是名不虚传啊……”

话音落，异变生。

癫癫博士才刚夸完蛤蟆侠，便在瞬间将身体重塑、完成了一次自导自演的秒打脸。

“什么？”蛤蟆侠用惊讶的表情和语气，说出了一句会导致时髦值骤降的台词。

“还有你……”紧接着，癫癫博士又不紧不慢的转身，望着锡箔纸侠道，“塌缩炮挺不错的，轻量化和实用性都很好……以我的技术，恐怕是无法把那种武器移殖到如此轻薄的战甲上的；但是……我能看出，在能源方面，你有一些问题没解决，想必是因为执着于‘清洁能源’，导致技术上驻足不前了。若是你让我来设计那套战甲的能源系统……其整体战斗力至少能提升40%”

癫癫博士对恩韦和克塔斯说完了那些，又看向了在场的另一位博士：“至于你，永恒博士……我想我唯一能跟你说的就是……”

吡——

言至此处，突然！癫癫博士冷不防地就用自己的双眼释放了两道能量波，击穿了永恒博士的胸膛。

“请你赶紧去死吧……否则我无法安心啊……”

第1184章 宇超联-起源（十五）

永恒博士可没那么容易死，人家怎么说都是个地球人。

虽然地球人无论是体力、脑力还是科技水平……在宇宙中都不算领先，但是，地球人“与人斗”的能力却是全宇宙名列前茅的。

强烈的个体意识、丰富的斗争经验，可说是地球人与生俱来的天赋。

而作为一个实力强大到足以跻身宇宙级英雄之列的地球人，永恒博士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且说……癫癫博士的那一发“冷箭”轻易就击穿了永恒博士的胸膛，几乎在得手的瞬间，他就认为永恒博士肯定是没救了。

然而，两秒过后，被能量波贯穿的那个永恒博士……其身体忽然发出了一阵强光。

接着，他居然凭空消失了……

“什么？”癫癫博士看到这一幕时，也是面露疑色。

倒是站在永恒博士身旁几米处的锡箔纸侠很快反应过来，并笑道：“呵……这老滑头……开完会之后登船的原来是个镜像实体吗……”

他猜得没错……

真正的永恒博士，压根儿就没来爆破星。

在太空基地中，当众人离开会议室去各自去做整备时，永恒博士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造了个“镜像实体”出来。

这种镜像实体和癫癫博士的替身可不一样，癫癫博士的替身都是实打实的改造人，是需要实物来制作的“科学造物”；

而永恒博士的镜像实体是凭空就能创造出来的，属于“魔法造物”。

镜像的实力大约是本体的70%，由本人直接操控；在操控镜像时，永恒博士的本体必须进入“冥想状态”，这样他的思维才能停留在镜像这边；一旦冥想中断或镜像被某种程度的攻击摧毁，那么这魔法也就失效了。

眼下，癫癫博士的攻击无疑是击溃了镜像，但是……永恒博士本人，可是安然无恙的。

“狡猾的家伙，居然会用替身……”迟疑了几秒后，癫癫博士也回过味儿来了，不禁念叨了一句。

“喂喂……你是最没资格说这种话的人了吧……”纵然是在这种时刻，听到了这种台词的觉哥也忍不住要吐个槽。

“哼……无妨。”癫癫博士没有理会觉哥，他只是自顾自地继续说道，“只要他还站在我的对立面，终有一天会被我碾碎……就让他多活几天好了。”

说话间，他目光微动，故技重施，冲着锡箔纸侠也来了一发能量波突袭。

而此时的锡箔纸侠……已因先前的分子塌缩炮而耗尽了战甲的能源，凭他目前剩下的能源，恐怕是挡不下这源自千眼侠的攻击了。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先知先觉地洞悉了癫癫博士意图的蛤蟆侠如闪电般杀到，冲着锡箔纸侠横扑而去，并及时地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能量波的攻击。

然……

蛤蟆侠点的科技树和锡箔纸侠可不一样……他的那身战甲，并不是纯粹侧重于战斗的类型。所以，纵然他的战甲能量还挺多，但其防御上限还是不高。

于是，在能量波的冲击之下，两人双双被弹飞摔落。

蛤蟆侠背部的护甲在承受完攻击后就崩了，幸好他本人的身体没被贯穿；不过，他的背部还是被烧出了一大块痕迹，这伤势已足以让他倒地不起。

另一边，锡箔纸侠的状况稍好一些，毕竟他没有被能量波直接命中，但那股冲击力他自是结结实实地吃到了……一时间也是气血翻腾、动弹不得。

“你们还要挣扎是吗……”癫癫博士望着那两人，冷冷念道，“好吧……那就挣扎吧，然后……绝望吧。”

说着，他又冲着已然失去抵抗能力的蛤蟆侠举起了一手，准备发动他碾碎刚力侠的那招念动爆破。

“岂有此理！”这一瞬，屎星队长暴喝一声，暴起杀上。

很显然，队长这是准备拼命了……刚才他帮觉哥和本部挡的那一下，已经让他受了很重的内伤，就算是站着他都很吃力了。但是，看到同伴们被逐一击溃，队长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算是死也要拼一拼。

“赶着送死……我就成全你。”癫癫博士看着朝自己冲来的队长，毫不慌乱，他直接将那只举起的手改为握拳之姿，横挥而去。

此刻的癫癫博士，已具备了差劲先生级的力量，还拥有着幸运侠的能力加成；反观队长这边，有的只是严重的内伤……和由于内伤而无法发挥出来的能力。

因此，这一击若是打实了，屎星队长必死无疑。

正当癫癫博士欲下杀手之际，一个意料之外的人……杀入了战局。

“超实流……禁手……”但见，身着灰色道服（成为英雄以后他也没换衣服、当然……也可以说是没衣服换）的本部泰三化为一道灰色之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后发先至，比屎星队长先一步来到了癫癫博士的身前，并以一个滑步动作攻向了博士的下盘。

“……断阳碎玉斩！”喊出招式名的刹那，他竟然二次加速，以超越了癫癫博士反应能力的速度与其错身而过，来到了对方的身后。

“啊——”半秒后，那向来从容不迫的癫癫博士……竟是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惨叫，并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裆部、慢慢跪在了地上。

是的，这招就是那么强……强到可以让身体上已经没有任何性征、即使被轰掉大半个身子也不眨一下眉头的敌人感到莫名的剧痛。

“卧槽？什么名堂？”见得此招，就连封不觉也是观之色变，他当即在心中念道，“那收招架势中的‘手刀’是什么情况？癫癫博士的反应是什么情况？那令人听到之后就感觉到极度危险的招式名又是什么情况……”

另一方面，屎星队长可没想那么多，他一看癫癫博士的反击动作停止了、且姿态变得破绽百出，自是要将攻击延续下去。

“喝——”又是一声厉喝出口，屎星队长顺势就对着博士的头部来了一发“屎崩蹴”。

不要问我这个招式名的意思以及出招的具体姿势，你们只需要慢慢地、静静地去体会这三个字中所蕴含的、无与伦比的爆发力和打击感就可以了……

嘭——

蹴击过后，癫癫博士的身体又被打散成了糊状。

但屎星队长也在发招之后吐血倒地，再也站不起来了……

“该怎么办？扑克侠！”本部也挺机智，他知道这样的攻击是杀不死癫癫博士的，他也知道……在场的人里，有办法对付博士的……除了始终在袖手旁观的黑洞女王外，也只有封不觉了。

“呃……”而此时的觉哥，也还在思考着这个问题，暂时给不了答案。

“快想想办法啊……他很快就会再……”本部见觉哥有些犹豫，便想催促一句。

谁知……他这话只说了一半……

噗——

一声刺响，肉破骨碎，血花飞散。

但见……一支由手臂所化的、坚硬的毒刃，从本部的后脊穿入，贯透了他那壮实的身躯，也打断了他的话语。

重新聚起人形的癫癫博士悄然将自己的实体生成在了本部的后方，并在上半身刚刚完成时，便发动了这次偷袭……

正如前文所说，癫癫博士并不是那种自恃天下无敌就会浪的人，就算他比对手强……他也不会放弃偷袭、冷箭、闪躲这些行动。

他从来就不是一名“战士”，但是……他往往会是赢家，是最终的幸存者、胜利者。

“公……公园……”就在近前的屎星队长用他那几乎无法发声的嗓子呼唤着本部，可他喊不出声、也站不起来……

“为什么……”同时，远处的锡箔纸侠用近乎嘶哑的声音冲着黑洞女王喊道，“为什么你还不出手！你应该可以阻止他的不是吗？”

“可以。”黑洞女王的回应却是平淡得让人感到残酷、感到绝望，“但我不会那样做。”

“哈！”癫癫博士也听到了那边的对话，他当即转头接道，“锡箔纸侠，你求她也没用……就算是她，也杀不了我的。”

博士一边说着，一边已完成了身体的重塑；在完全恢复实体后，他便抬起胳膊一甩……

下一秒，本部就像一块从铁签子上被甩出去烤肉一样飞起，正正好好就落在了封不觉的跟前。

“幸运侠，是我整个计划中最关键的人物……”而癫癫博士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若无其事地继续解说着，“我从一开始就想到了，用‘来自另一个次元的攻击’，就可以免受这个宇宙中的‘幸运之力’的影响，成功地杀死幸运侠……”

“为此，我准备了好几套应对方案……”

“光获取千眼侠的能力显然是不够的——虽然千眼侠的能量波属于高维多元宇宙级的攻击，但发动攻击的人、或者说产生攻击意图的个体……即我……依然存在于这个宇宙中。这样一来，我那‘杀死幸运侠’的念头，就很可能会引发幸运之力的反应。”

“所以……要杀死幸运侠，我还需要万虫王的帮忙；而为了让万虫王迫不得已把我吞进体内……我就得先去获得毒侠的能力……”

“简而言之，我的计划远比你们所能想象到的还要周全和深远，各种情况和可能我都已进行过细致的推演……包括你们的性格、可能采取的战略、谁会先出现在我的面前、以及如何获得第一个与我接触者的能力等等……我全都了如指掌。”

“不管发生什么，最终……都会是这样的局面。”

“现在，我已经获得了这个宇宙的‘幸运之力’，只要是‘这个宇宙中的东西’，就绝对不可能杀死我，就算是黑洞女王也不行……身为宇宙神之一的她，自然是知晓这一点的，故而……也不会对我出手。”

……

就在癫癫博士跟锡箔纸侠他们说话的同时，另一边……

“喂……”觉哥立刻就跪下扶起了本部，“喂！睡公园的……你疯了吗？这种时候逞什么英雄？”

“呵呵……扑克侠……”此刻，脸色惨白的本部，却是笑了，“你忘了吗……我本来就是英雄啊。”

“哈？”封不觉接道，“你还挺耿直啊！从你通过考核到现在总共才过了……”

“这……不是时间的问题吧……”本部打断了觉哥。

这句话，让封不觉的心中一震。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站出来……”或许是回光返照，本部此时的语气四平八稳，只是他皮肤表面那逐渐变多的紫色物质还在预示着毒素正在蔓延，“癫癫博士是否统治宇宙和我并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无法回到未来……我也可以接受，反正……我只要逃跑就好，随便逃到某个宇宙的角落，接着睡我的公园便是了……”

本部说到这儿时，其双眼的瞳孔和眼白都化为了充盈的紫色，看来毒素已然侵入其脑部。

“可我……不想那样做……”本部接道，“正是在面对那种强大到令你绝望的存在时……你所作出的决断、选择……决定了你是谁。在这里退缩的话，我可以留下性命，但是……却会永远地失去一些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他顿了顿，“我的死……也许不会被人铭记、也不会被人感激、甚至会被认为是愚行……但我不在乎……”

“至少……我死得……像个英雄……”

这，是本部泰三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封不觉从没有想过本部会死，他本以为……本部是在场的所有人中最安全的一个，因为这位公园战神完全没必要掺和进来，他也没有什么值得癫癫博士去获取的超能力。

事实上，直到刚才为止，觉哥都认为……本部加入宇超联的目的，就是为了和自己切磋武艺的。

……

“等我们回去之后，就可以一起愉快的练武啦！哈哈哈……”

……

登陆爆破星之前，本部还傻笑着说着那样的话语。

和周围的这些宇超联大神相比，他确实只是个凡人般的存在。

可正是这样一个凡人，用他生命的最后五分钟，给封不觉上了一课……

第1185章 宇超联-起源（十六）

“现在……”在放倒了包括本部在内的十名英雄之后，癫癫博士终于停止了杀戮，对黑洞女王道，“也许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笔交易。”

“交易？”黑洞女王用疑惑的语气将那两个字重复了一遍。

“你瞧……”博士接道，“眼下，锡箔纸侠、蛤蟆侠和屎星队长他们都还没死……”

很显然，癫癫博士只对这些宇宙级英雄感兴趣，而觉哥这个来自未来的星系级英雄……直接被他给忽略掉了。

“我可以立即取走他们的性命，也可以让他们活着……”癫癫博士道，“而你对这件事的态度，有可能会改变我的决定。”

他说完这句，等了几秒，但黑洞女王没有回应。

于是，博士接着说道：“也许是我表达得不够明确……”他微顿半秒，又道，“这么说吧……此刻，他们三个‘已经’被我打败，他们的能力，也已经被我获取；在这一前提下，我没有必要对他们赶尽杀绝，当然了，我需要一个留他们一命的动机……”

“你想让我帮你找到虚无皇帝的另外三件神器？”黑洞女王顺着癫癫博士的意思问道。

“既然你明白，那么……”癫癫博士说着，便走到了距离自己最近的屎星队长旁边，并朝着地上的队长抬起了一手，那意思就是……假如黑洞女王拒绝了他的交易，那么他就会立即动手结果掉队长的性命。

“我真的很疑惑……”然而，黑洞女王的答复却是，“你究竟是基于何种依据才推断出……‘我有可能会和你进行谈判’这个结论的。”

“哼……看起来，你对这几个人的性命毫不在乎？”癫癫博士冷哼道。

“所以我说……你对我一无所知。”黑洞女王回道，“你所提出的这种类似‘威胁’的交易，在我看来只是你对‘时间’和‘因果’那匮乏的理解所衍生的愚行而已。”

“那就是没得商量了……”癫癫博士言毕，一甩手就朝着队长放出了一道能量波。

然，他的攻击……却没有如他想象中那样落在队长的身上。

因为，在他那能量波出手的刹那，队长已经不在原位了……

“嗯？”那一瞬，癫癫博士的余光好像看见了什么，他随即转过头去，便发现……一道穿着紫色长西装的人影，已然将队长扛到了锡箔纸侠和蛤蟆侠的旁边，并缓缓将其放了下来。

“蛤蟆侠的身上应该有可以用来急救的药剂吧。”封不觉将队长放下时，顺便对一旁的锡箔纸侠说道。

“呃……”此时的锡箔纸侠无疑是很惊讶的，一是惊讶于觉哥能够成功救下队长，二是惊讶于觉哥救下队长时那惊人的速度，“应该是有的……”

“那这里就交给你了。”觉哥说时，已站起身来。

而就在他起身的当口，癫癫博士的身形已是疾掣而至，一条毒臂攫杀直落。

博士的这次偷袭，没有再使用远程的能量波了，因为在看过了觉哥刚才的那一手后，他便知道……以对方的速度，任何远距离攻击都是极难命中的。

所以，他选择了直接用体术来搞定。

反正如今的博士有着差劲先生的力量、毒侠的毒属性、

以及幸运侠的幸运之力，在近战中他也是立于不败之地的。

理论上……是这样……

但……

“还真是意料之中的反应呢……”

当封不觉那透出懒散之感的说话声响起时，癫癫博士的攻击已经落空了，而且……他眼前的景物也发生了突兀的转换，这让他稍稍一惊。

“嗯？”两秒后，癫癫博士反应过来，他看向了已经退到数米之外的觉哥，念道，“你居然还有传送能力？”

“我这招……叫【飞沙风中转】。”封不觉淡定地回道。

刚才的那次背后偷袭，正如觉哥所说……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他要闪让的话，也不是闪不过去。

只不过，为了避免癫癫博士的攻击波及到旁边那三位已经失去战力的英雄，觉哥才变势回身，环臂斜进……抓住癫癫博士的肩膀，发动了技能。

这样一来，在他躲过攻击的同时，还能把癫癫博士带出五十米的距离，暂时远离了其他的几名英雄。

“哼……叫什么都好。”癫癫博士接道，“反正马上也会变成我的能力了。”

“呵呵……”封不觉干笑两声，“这么说来……你还真以为我打不过你是吧？”

“在你问这种问题之前，要不要先看一下自己的手？”癫癫博士也是成竹在胸，同样用淡定的语气应道。

“手？”封不觉说这个字时，已将自己接触过癫癫博士的那只手举了起来；虽然从触碰到现在总共才十几秒，但他的那只手……已然被剧毒感染成了紫色，“哦……想用这种毒就把我摆平啊？”

其话音未落，便有一股黑色的能量如火焰般在他的臂上

燃起，魔焰过处……剧毒难生，觉哥的手在顷刻间又恢复了原本的肤色。

“那是……什么？”这回，癫癫博士是真的好奇起来了，因为封不觉所展现出的能力已足够让他产生重视。

“和你那些‘生物级’的、拐弯抹角的抗毒方式不同……”封不觉也无所谓跟他讲明这些，“多元宇宙中有很多高位的存在是根本不受‘毒’这种东西影响的；我现在所持有的斗魔之力，就可以让我像呼吸一样将这种猛毒无效化。”

毫无疑问，此时的觉哥已经开启了【斗魔降临】，这也是为什么……他获得了那种不可思议的速度、且又能使用其他技能了。

事实上，封不觉也早就想好了，把【斗魔降临】当作紧急时刻的救命手段。

由于这个称号技的消耗并非固定数值，而是“全部生存、体能及灵力值”这样的描述；所以，不管他这三项数值的上限被减了多少、具体的数值又消耗了多少……都可以放得出来。

而在魔化之后的三分钟里，他那身体素质的限制也就解除了，生存值也突破上限变成了300%，体能和灵力值干脆就是正无穷……

虽说在这期间他不能享受装备加成和使用物品（灵能武器除外），但对付癫癫博士这样的敌人……那些“形而下”的东西（当然了，剃须刀这种因果律武器不属于形而下的范畴）本来也没什么用。

“斗魔之力吗……”癫癫博士念道，“从未听说过的力量……但我并不认为会对我构成什么威胁就是了。”

“为什么？”封不觉道，“就因为你可以无限自愈？”

“仅仅是无限自愈，还不足以让我有十足的把握。”癫癫博士回道，“毕竟……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把我毁到渣都不剩

的。”他顿了顿，再道，“比如……锡箔纸侠那分子塌缩炮，若是将其输出率再提升个几倍，将我的整个身体都笼罩在攻击范围内，就可以将我消灭了。”他顿了顿，“又比如……蛤蟆侠此前给我注射的、针对我那自愈力的‘逆毒素’，若是其毒性再强一些，那也很可能在我反应过来之前就将我杀死……”

话至此处，谁都知道他要说个“但是”了。

“但是……”癫癫博士不负众望地说了，“这些假设并没有成真……锡箔纸侠的能量就是不足以支撑到我被完全焚灭，所以我留下了残余的肢体；蛤蟆侠那毒液的效应就是不够快速，所以我有了足够的时间用万虫王的能力来改变自己的DNA结构……”他摊开双手，“这些……‘已经发生了的事’，绝不是偶然的‘运气’，而是由‘运气’这种力量所导向的必然……正是这种超越了概率的‘必然’，让我站在了与‘神’相同的高度上。”

说出那句“神”时，他还不忘朝黑洞女王那边看了一眼，似乎是在宣告着什么。

“哦……这样啊。”封不觉道，“那么……曾经拥有着那份‘必然’的幸运侠，又是怎么死的呢？”

“我刚才跟锡箔纸侠说的话你难道没听见吗？”癫癫博士用略有些不耐烦的语气回道，“我是在另一个次元对他发动了‘来自另一个次元的攻击’，这种情况下，这个宇宙的幸运之力自然不会做出反……”

“也就是说……”封不觉打断了对方，用总结般的语气言道，“只要找对了方法，纵然是身负‘幸运之力’的个体，也是有办法摧毁掉的。”

他说这句话时的语气和神态，让癫癫博士本能地意识到了什么……

瞬时，癫癫博士的神色陡变：“莫非……你还拥有类似千眼侠和万虫王的能力……”

有鉴于觉哥现在表现出的能力已经超过了三种，博士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假设。

“那倒不是……”封不觉回道，“只是……我这个人本身，就来自于其他宇宙……这个理由，足够我无视掉你那幸运之力了吧？”

癫癫博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当他听到“其他宇宙”这个部分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次谈话已没必要再进行下去了。

想要成为宇宙霸主，眼前这个“扑克侠”就非除不可，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于是，博士又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在觉哥的话还没说完之际，博士的双眼已然释放了能量波。

“都说了你的反应是意料之中了……”而封不觉则是游刃有余地躲避着对方的攻击，一边高速移动，一边用有气无力的口气说着，“下一步是不是要用能量波去攻击锡箔纸侠他们，以此逼迫我去强吃你的攻击啊？”

觉哥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黑洞女王可以做，但从来不会去做的。

即——将对方在未来会实施的举动说破。

这种“说破”，有时候不会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但有时候却会改变对方的想法，导致未来也随之改变，然后这句话也就落空了。

同理，除了“说破”以外，行动上的“干涉”更为直接，基本上百分之百会改变未来。

因此，类似的行为，黑洞女王肯定是不会干的，因为每一次小小的干涉都可能对将来的时间线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这些影响所带来的后果……有些是能够被修正的、有些则不能。不断的干涉未来便意味着“预知未来”的行为变得徒劳、荒诞，因为你的每一次行动都会造成一个全新的局面，

你本身就成了一个不断引发“不可预知”的变量，而这一个变量就足以导致整条时间线上所有的“可预知”事物都变得毫无意义。

“那我就如你所愿……”另一方面，癫癫博士在听到了觉哥的话后，毅然选择了照办。

博士就属于那种……“就算你用了激将法，我也该干嘛就干嘛”的类型，基本上不会因为对手的挑衅而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

“你想多了吧？”结果，博士的脸还没转过去呢，觉哥就出现在了他的身旁，一边说出这五个字，一边发动了【熊孩子的下鞭腿】。

“啊呀——”下一秒，癫癫博士便在一次令人尴尬的喊叫声中摔了个狗啃泥。

和此前本部那招“断阳碎玉斩”类似，这也是一个完全不合逻辑的、让博士感到深深震惊的招式。

“你最好搞清楚……此刻你我之间最大的差距……就是速度。”封不觉说这话的时候，已然祭出了【疯魔扑克】，并用双手各夹一张牌，在倒地的癫癫博士身上似剁馅儿般飞速切了起来，“我打你，就好比是猎豹扑树懒，快银揍李菁……你还没看见我，我就已经打完两圈儿了。”

觉哥这倒是实话，他真想上去打，几秒钟就能把事情搞定了。

但他没有这么做，反而是和对方扯淡扯了半天，一副想要拖延时间的样子……

这是为什么呢？

理由也很简单，虽然封不觉可以很轻易地把博士打趴下、甚至打成泥，可是……要把博士“打到渣都不剩”，他确是办不到。

因为……他身上带的那十几个技能里，没有【气功炮】

……

第1186章 宇超联-起源（十七）

【气功炮】这个技能……什么都好，就是那“有一定几率导致施术者死亡”的特效太坑爹了。

也许在游戏前期、或是团队战中，可以带上这个技能搏一搏；但是到了游戏后期，尤其是在单排的情况下，显然还是用一些特效更加稳定的技能比较好；毕竟【气功炮】那负面效果一旦触发……就意味着单人剧本直接失败。

因此，觉哥并没有将这个技能装备上……

但谁能料到……这次来自由探索模式，他偏偏就遇上了一个必须要轰至渣都不剩才会死的BOSS。

于是乎……此刻的觉哥，陷入了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

“嗯……刚才为了救下队长，情急之下就把【斗魔降临】给开了……”封不觉一边用扑克剁着博士的身体，一边心道，“现在这形态下虽说优势很大，但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得用剃须刀；可是……斗魔形态又不能使用物品，到技能结束时，我则会由于反噬效果变成几乎不能动弹的状态……那种状态下要剃个头，至少也要花去两分钟以上的时间；这两分钟，已足够癫癫博士完成好几次完全自愈了……届时，哪怕他只是使出最普通一拳、一脚、一道射线……就能把我那1%的生存值给消掉……”

将情势分析清楚之后，封不觉便停下了手上的动作，因为他也明白，无论把对方剁得多碎，只要对方能在两分钟内复原到足以发动攻击的状态……结果还是一样的。

“让我想想……”眼瞅着【斗魔降临】还有一分钟不到就要结束了，觉哥思绪疾走，在这个维度中，他的思维速度比现实世界要快出许多，早已超越了人脑的极限，一秒内就有无

数个念头闪过。

“诶？说不定……可以那样……”

正好一秒钟之后，封不觉忽然开口，对锡箔纸侠道：“克塔斯！快告诉我……刚才被癫癫博士打败的人里，有人具备飞行的超能力吗？”

锡箔纸侠这时正在用蛤蟆侠身上的急救药剂为队长和蛤蟆侠二人做应急处理，他的脑子也很快，闻言时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道：“我不确定永恒博士是否算被打败了，但他是可以用魔法来飞行的；公园侠的情况我也不清楚……反正，我和恩韦是依靠战甲飞行，而其他人……都不行。”

“好！”听到这个答案，觉哥心里就有底了，他立即接道，“把你的战甲给我！”

一般来说，在听到这种要求时，常人的反应是先问一句“什么？”来确定自己有没有听错。

不过，锡箔纸侠也不是普通人，虽然他并不知道封不觉打得是什么主意，但他知道对方提出这个要求肯定有着非常充分的理由的。

因此，锡箔纸侠就连说“什么”这两个字的一点几秒钟也不浪费，二话不说就从战甲上拿了个东西下来，扔给了觉哥。

封不觉顺手接过此物，定睛一看，那是一个佩戴在腕部的操控器。

“按红色的按钮！”锡箔纸侠的声音在觉哥接住那操控器的瞬间已然响起。

封不觉也是毫不犹豫，当即按下。

霎时，锡箔纸侠身上的全套锡箔纸战甲便自动从其身上脱离，并以极快的速度飞向了觉哥。

“小心被撞伤！”接着，锡箔纸侠又出言提醒了一句，因为他自己就有很多次在进行这种“飞穿”作业时被战甲打到身体各

处的经历。

“小意思……”而封不觉却是表现得十分从容，人家可是拥有斗魔级体术加上零时差演算的，怎么可能被这种速度的飞行物给撞到呢。

乒乒乒乒——

也不知道为什么，战甲着体时会发出奇怪的动静，就好像以前某动画片里穿圣衣的桥段似的……明明是硬物碰到身体，却发出了好似机甲组合的声响。

当然了，那种事怎样都好……

总之，封不觉在数秒内就用一轮华丽的空中动作将锡箔纸侠的全套战甲穿在了身上；因为泥巴星人的体型和人类非常接近，所以觉哥穿上这套也十分得合身。

【您好，欢迎使用锡箔纸作战系统，正在检测您的身体数据……】

在戴上头盔的刹那，便有一个温文尔雅的男性声线用那种“系统腔”在觉哥的耳边道了一句。

“你能不能停止扫描，给自己省点儿能量？”封不觉想都不想，就回了这么一句。

因为……他刚一穿上战甲，眼前就浮现出了一个只有使用者才能看见的虚拟投影界面，而此时这界面上最显眼的就是右上角一个类似电池的标志……而那标志的容量，只有2%了。

【已停止检测。】

“怎么才能给你补充能源？”封不觉紧接着问道。

【太阳能、热能、生物电等能量皆可，克塔斯先生身上自带的能量炉亦可。】

“立刻把能源收集系统外的所有系统都关了。”封不觉不假思索地下达了下一条命令。

【您确定吗？若是……】

封不觉压根儿没打算把这话听完，他直接打断道：“什么时候再启动……等我的信号。”

【明白。】

在觉哥和锡箔纸战甲的系统进行交流的同时，另一边……癫癫博士的自愈也已经完成。

“我还以为你要干什么呢……”当癫癫博士看到穿着战甲的觉哥时，已然做出了一个推断，“嘴上说了一大堆，但实际上你并没有那种可以将我直接轰杀的能力吧？”他冷哼一声，“哼……所以，你想到的办法就是……用生物电给那战甲充能，然后再对我释放分子塌缩炮咯？”

“当然不是了。”封不觉当即否定了对方的推测，应道，“你自己不也说过吗……由于能源系统的限制，这套战甲纵是在满能量时输出分子炮，也不足以把你彻底消灭。”

“原来你听得懂啊……”癫癫博士用略带些嘲讽意味的语气接道，“所以……你这是想干嘛呢？”

“想带你上天啊。”觉哥的回答，让对方有些摸不着头脑。

“哈？”这……是癫癫博士在上天以前，所说的最后一个字。

下一秒，封不觉就用远超博士反应能力的速度杀到了对方身前，一记弹腿就把博士给踹飞了起来。

“真是无聊之举……”癫癫博士倒飞在空中时，又将脸转向了地面上的锡箔纸侠等人……看来，他依然没有放弃攻击那几人的打算。

然，觉哥的动作，比他转脸的速度还快……

但见，半空中，点点黑色的能量圈如爆开的电光般连锁着袭来，眨眼间就欺近到了博士身旁。

嘭——

觉哥用他那惊人的月步步法接近了博士后，又是一脚，将对方踢向了更高的空中；这也让博士已经瞄好并发出的攻击发生了偏差，轰在了无人之处。

“你究竟想做什么……”觉哥这第二脚，让博士隐隐察觉到了什么，但他确是没什么办法对付，毕竟斗魔状态下的觉哥在速度方面有着绝对的优势。

“哼……都说了，上天啊！”封不觉那个天字出口时，两道无声无息的黑芒疾闪而过，癫癫博士的两条胳膊顺势便被黑芒斩落。

几乎是在同一秒，封不觉的身形已出现在了博士的后方，并用双手攫住了博士的躯干。

“也许你一会儿会问我，所以我就提前告诉你好了……”觉哥在进行下一步的动作前，如是说道，“我这招叫——【月步-踸霄】。”

言毕，黑色的能量便在其足下爆发。

癫癫博士还没弄清楚状况，一股极为强烈的压力已然袭来……他此时的感觉，就像是坐在一架从0突然加速到音速以上的交通工具上，而且这交通工具里还没装这个时代非常普及的那种重力操控装置……

而觉哥这边……别看他招式名编得挺溜，实际上这招他也是头回使；在斗魔形态下，封不觉基本不需要考虑消耗问题、也不用担心自己所做的任何动作会超出身体的承受极限。于是……他就想到了这种【斗魔降临】加【灵识聚身术-改】再加上对同一个方向踢出超高速连锁【月步】的做法。

可以说，这一套技能的组合高阶运用，已逼出了觉哥移动能力的巅峰，其升空时的速度俨然超过了一马赫。

就这样……封不觉强拽着暂时失去反抗能力的癫癫博士直接突入了爆破星的平流层。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也该猜到觉哥的战术了……

在来这个星球之前，封不觉已看过一些资料，所以他知道爆破星的大气层结构和地球的相仿，重力则比地球还要低、空气密度也略有差别，因此，他才想到了眼下这个策略……

“你以为把我扔到外层空间我就束手无策了吗？”癫癫博士并不知道斗魔形态的时限问题，也不知道觉哥真正的计划，故而还在试探道，“就算我没有‘飞行’的能力，我也可以……”

“拜拜。”觉哥没等对方把话说完，就两手一撒，把博士的身体松开，随即又侧身踹了对方一脚，将其踢远。

这下，癫癫博士是一脸懵逼地坠了下去，掉落的时候心里还在想着：“干什么？难道他还想把我摔死不成？”

想归想，但他确实也没什么办法……和觉哥推测的一致，癫癫博士现在什么都会，就是不会“飞”。

事实上，改造人状态下的癫癫博士倒是可以飞行的；可是，如今他的身体已经彻底改变了，而在他获取的所有能力中，恰好就没有“飞行”这项。

说来也是巧……宇超联最初的这十名最高委员会成员，只有四个人会飞。

锡箔纸侠和蛤蟆侠这两位可以，但他们靠的不是超能力，而是战甲；黑洞女王也可以，但她根本就不会被打败……再退一步说，作为和虚无皇帝同级的存在，她就算败了，也不会被征服者之冕的效果所影响。

那么，最后……就剩下永恒博士了。

此处，不得不给远在太空基地里的老滑头永恒博士记上一功……正因为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开了个镜像过来，才使得癫癫博士没能在真正意义上将其“打败”，也正是这个原因，征服者之冕并没有获得他的魔法能力。

至于其他的六位英雄：屎星队长、千眼侠、毒侠、万虫王、幸运侠和差劲先生……再额外加上一个公园侠本部泰

三，还真就没有一个会“飞行”的。

如此一来，癫癫博士眼下的选择，就只剩下了自由落体，等到落地再说。

而另一方面……封不觉的情况就两样了。

他在【斗魔降临】的持续时间还剩最后两秒的时候松开了博士、并踹了对方一脚，保证对方去到了一个无法攻击到自己的距离上。

两秒后，魔化后的反噬效应便来了……觉哥的生存值变成了1%，体能和灵力值都成了零。

那种身体被掏空的感觉，加上强烈的精神冲击，让他陷入了一种动一动手指都会产生神经性剧痛的状态。

在这种体感下，就算躺在平地上休息也一样难受，更别说是在平流层经历着坠落了……

好在……他穿了锡箔纸战甲。

很显然，在这次的交锋中，封不觉的计划更加周全……他早已想到了高空坠落时的压力与气温变化极有可能把自己那1%的生存值给耗掉，这才问锡箔纸侠要了战甲。

他很清楚——想争取到使用剃须刀的时间，就唯有上天一途；而把博士一块儿带上天来，也是唯一一种可以避免博士在自己硬直期间杀人的手段了。

“打开……生命维持……系……”封不觉这会儿说话也很困难，但他得赶紧说。

【生命维持系统已开启。】

【飞行系统已开启。】

这个战甲系统的AI很强，不用觉哥说太多，它自己也会根据情况作出一些判断。

“不……先别开飞行系统……”然，觉哥没有接受对方的好意。

【您提供的生物电已让能量恢复到了11%，目前的能源即使保持飞行状态亦可支撑到地面。】

“我知道……”封不觉接道，“但不需要……”他一边艰难地下达着指令，一边已开始挪动自己的手，“先保持……目前的……下落速度……等坠落到……可以打……打开面具的高度时，再帮我减速、顺便……帮我打开面具……”

第1187章 宇超联-起源（十八）

魔化带来的反噬作用并没有封不觉想象中那么严重，或许是因为他如今的承受力又有所进步了，又或许是因为锡箔纸侠的战甲自带某种减缓伤害的效果……总之，封不觉在持续坠落了一分钟后，便基本恢复了行动能力。

只不过，此刻他的体能和灵力值都只恢复了1%左右的量，还不足以让他释放任何技能。

【已穿过对流层上部，压力增加、气温回升中……】

【推进装置已就绪。】

【预计十七秒后抵达可打开面具的标准环境。】

“癫癫博士现在的情况可以探测到吗？”封不觉即刻问道。

【目标距离超过视觉信号搜索范围。】

“其他探测方法呢？”就算觉哥是第一次穿这战甲，他也能断定……锡箔纸侠的战甲里肯定不止一种探测方式。

【传统与能量源雷达皆无法定位到相关信号。】

“切……可液化的身体还是有优势的嘛……”觉哥闻言，不禁啐了一声。

就在他和战甲的AI交谈之际，十七秒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在进入安全高度后，那个罩住了封不觉面部的锡箔纸面具便自行展开。

下一秒，凛冽的空气像刀子一样割在了觉哥的脸上，稀薄的空气也让他在呼吸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困难；好在……他此时的生存值已经恢复了一点，且这种程度的损伤也不足以让他掉1%以上的血量，所以……

“嗯……终究还是要用了啊……”虽然早就想好要这么干了，但真的把【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拿在手中时，封不觉还是会犹豫那么一小下的。

因为……每次他牺牲头发换取实力时，总有种出卖了节操的感觉……

嗞嗞嗞——

即使是剧烈的风流声也无法盖住那剃须刀震动时的声响。

伴随着这阵嗞嗞声，觉哥那一头略显凌乱的黑发亦在空中一缕缕飘散而去……

……

同一时刻，地面废墟中。

蛤蟆侠终于是醒了过来，他看了看坐在墙边、脸色同样有所缓和的屎星队长，和已经连战甲都没有了的锡箔纸侠，开口问道：“嗯……我昏迷多久了？”

“没多久。”锡箔纸侠回道，“战斗还没结束……”

蛤蟆侠一听这话，神情又是一紧：“那么……癫癫博士去哪儿了？”

“在天上呢……”锡箔纸侠回这话时的表情有点儿微妙。

“天上？”蛤蟆侠说着，环视了四周一圈，再结合锡箔纸侠的战甲已经不在的事儿，立刻做出了一个推断，“难道……是扑克侠穿着你的战甲在和他战斗？”

“不。”这一刻，站在附近的黑洞女王抢先接道，“他们的战斗……要等他们双双回到地面的那一瞬，才算正式开始。”

轰——

其话音未落，一道黑影便骤然坠在了百米开外，在地面击出一个陷坑、带起一声巨响。

飞溅而起的碎石和沙尘尚未落地，坑中的人影已是一跃而出。

“哼……莫名其妙的战术。”癫癫博士跳出坑时，给了觉哥这样一个评价。

在坠落过程中，博士也没闲着，他利用万虫王的能力再次调整了自己的DNA，强化了身体的战斗能力。

此刻的他，以“毒之甲壳”覆盖体表，在差劲先生的超强身体素质基础上……又混入了昆虫级的突变之力；这样一来，他的攻、防、速皆得到了大幅提升。

因此，即使是从几万米的高空坠落，他也没有摔个稀烂……反而是深深地扎进了地面、又完好无损地蹦了出来。

“还没落下来了吗……”站定之后，癫癫博士先是抬头看了看天空，喃喃念道，“该不会是开启了战甲的飞行装置并借机逃跑了吧……”

等待了大约五秒，癫癫博士便停止了这无益的行动，转而将视线对准了百米外的锡箔纸侠等人。一息过后，他毫不客气地就是一道能量波呼了过去。

就在那三人自己都觉得自己要完蛋了的时候，只见……又有一道人影从天而降、转瞬一现，正好挡在了能量波攻击的轨道之上。

癫癫博士所用的光束可是没有能量上限的，他想持续多久就多久；而且，他也并没有“停止射击、以便看清那人影的状况”的打算。

所以，他就这么保持着能量波的输出，一步一步迫近而来。

而那道阻挡他的人影，亦是站在原地没动，稳稳地阻断着这强劲的能量攻击。

“扑克侠！”位于那人影后方的锡箔纸侠虽然处于背光，但那身着锡箔纸战甲的背影他还是认得出来的，所以他赶紧提

醒道，“不能硬挡！他的能量是……”

“……是无限的。”封不觉用慵懒的语调打断了对方，“啊……这我知道。”

说话间，觉哥体表的锡箔纸战甲便已在能量波的攻击下分崩离析、化为了尘埃……

这战甲的能源本就不多了，持续暴露在这样的攻击之下，自然是这个结果。

然，失去了战甲庇护的封不觉本人，却仍是屹立不倒、纹丝不动（由于系统的保护，觉哥身上的服装也得以幸免，要不然他这会儿八成已经变成一丝不挂的状态了）。

“哦？”另一边，博士在欺近了几十米后，也发现了情况的异常，这时，他才停止了能量波的释放、定睛看去……

“这倒有趣……”看了几秒后，癫癫博士望着觉哥说道，“你竟然强到可以无视掉千眼侠的能量波？”他本来只想说这一句的，但不知为何，他又忍不住跟了一句，“还有……为什么你的头发不见了？”

“这不明摆着么……”封不觉瞪着死鱼眼，用一句话解答了博士的两个问题，“我秃了，也变强了。”

听到这句台词，癫癫博士莫名想笑，不过他没有笑，而是看向了黑洞女王，问道：“这就是你所说的……境界比我更高、理解得比我更多的存在吗？”

“是的。”黑洞女王淡定地回道，“这就是……最强的英雄。”

第1188章 宇超联-起源（十九）

百里荒墟，烈日当空。

肃杀之氛，升腾弥散。

对峙的两人，已无需太多的言语。

一场不世交锋，一触即发。

就在一个毫无征兆的瞬间，一人……先动了。

这笃信先下手为强之人，自是癫癫博士。

但见，其右手化刃，猛毒淬之；一招疾至，即是封喉之厄。

面对这凶煞之击，封不觉却是面无表情，他只是以最小幅度的动作举起了右手、挡在颈前，仅用食指和拇指……便夹住了破风而来的毒刃。

叱——

癫癫博士这倾力的一击虽是被觉哥轻松接住，但攻击带出的波澜却掀出了阵阵气浪，将周遭的建筑残骸激得四处飞滚。

“HO？你好像也变强了一点嘛。”封不觉接下一招后，用不置可否的语气接道，“在下落的过程中抽空改造了身体是吧？”

嘭嘭嘭——

癫癫博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抄起另一条胳膊，连出三击。

这次，他没有选择斩击，而是用了最直接的冲拳。

差劲先生的力量、加昆虫型基因突变后的结果就是……

眼下，博士打出的每一拳，都蕴含着足以击碎山脉的巨力。

可是……

面对这三拳，封不觉也不过是伸出了另一只手……其手掌朝外，精确地挡了三下，轻描淡写地承受了下来。

对他来说倒是没什么，但周围的旁观者却不是这个感受了——觉哥和博士这三次拳掌交接所引发的震动，就仿佛有人用功率惊人的打桩机朝地上怼了三下，这让几十米开外的锡箔纸侠他们像是坐在颠簸的交通工具上一样跟着震了三次。

“之前是我小看你了啊……”癫癫博士没有停止攻击，紧接着，他便以一组近乎狂乱的超高速连打攻了过来，边打还边道，“没想到未来的宇超联里会有你这样的人存在……”

“毕竟我是新人，不是很有名嘛。”封不觉淡定地回应着对方，并用与对方完全一致的速度接下了博士打出了每一拳、每一脚。

“但你是赢不了我的！”癫癫博士说着，赫然变招，改打击为擒抱之势，俯身前扑。

下一秒，封不觉只觉腰间一沉，接着，他的双脚就离开了地面。

“这又是干嘛……地球上投？”觉哥被人擒抱着跃起后，仍在吐槽着，好像一点儿危机感都没有。

“哼……看来你对最高委员会那几位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啊……”来到半空时，癫癫博士笑道，“也罢，我就让你直接领教一下吧……屎星队长本人没能施展出的究极杀招——天泻沦亡！”

喝出这招式名的刹那，癫癫博士已然拖着觉哥一同在空中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回转，随后……两人便一起头朝下，向着地面扎了下去。

天泻沦亡：可以让使用者拖着一个生物（未必得是智慧

生命体），像是被冲下下水道的屎一样……向着附近的某个巨大引力源无限靠近的能力。

光听描述好像是听蛋疼的……但实际上也是个强悍无比的因果律能力。

其犀利之处就在于……除非使用者主动停止、或是比中招者更早死亡，否则中了这招的人是无法挣脱出天泻沦亡的；理论上来说，这个能力的拥有者，可以把那种无法消灭的生物强行拖进黑洞里去同归于尽，当然了……前提是附近一定的范围内有黑洞存在。

此前队长的确是有想过对博士释放这招，但是……考虑到对方同时拥有毒侠和幸运侠的能力，估计出招后先死的是他自己，所以也就没用。而在他和博士交锋过一轮之后，由于受了重伤，那就更加没可能去放了。

然而，癫癫博士……却是可以毫无顾忌地使出这一招的。

根据博士目前为止的观察，他认为觉哥的战斗能力确在自己之上；他打不过觉哥，但觉哥要杀他也没那么容易，所以……他就使出了这样一手。

靠着天泻沦亡的效果，可以抹平二人在战斗力上的差距，改为一场纯拼“身体承受力”的较量。

对此，癫癫博士可谓信心十足，就是往太阳里跳他都不怕，地心里走一遭不算什么；但是……扑克侠（也就是觉哥）的身体能不能耐受那严酷的环境，就很难说了……

至少在博士看来，这种去个平流层都要借战甲的人，就算很耐打，但也一定有着对“温度”或是“氧气”等环境因素不耐受的弱点，而这……就是他的可乘之机。

“原来如此……”在朝着地心行进了一公里左右后，封不觉终于又一次开口了，“我好像知道你打算干嘛了……”

“可惜，知道……并不意味着就能改变什么，不是吗？”博

士那胜券在握的语气又回来了。

他俩此刻的姿势，其实是挺糟糕的，博士是从正面环抱住觉哥的腰部发招的，所以这会儿博士的头差不多在觉哥的胸前，而觉哥那光头则像是钻头一样开辟着通往地心的道路……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你想先听哪一个？”封不觉没回博士的话，而是反问了一个问题。

“哦？”癫癫博士也是饶有兴致地应道，“那我就先听坏消息好了。”

“坏消息是，你就快要死了。”封不觉回道。

“哈！”博士干笑一声，显然是不信，“想靠虚张声势让我把招式停下是吗……呵呵……你演技不错，但这对我是没用的。”

“那么……在你死之前，还要不要听好消息呢？”觉哥对博士所言不以为然，并接着问道。

“可以啊。”博士又道，“你倒是说说……好消息又是什么？”

“好消息是……干掉你的那个招式，名称非常酷炫。”封不觉的脸上浮现了戏谑的笑容，“比起天泻沦亡这种名称来……简直是狂霸酷拽啊。”

“呵……呵呵……”癫癫博士真心不懂这种疯子的逻辑，再次干笑着回道，“那种事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封不觉道，“被一个名字很挫的招式杀死，是一件比死本身还糟糕的事情。”

“那我不妨再问问……”癫癫博士接道，“你准备用哪招让你所谓的‘坏消息’成真呢？”

“好说好说……”封不觉说这话时，他的双掌已然运起了赤色的能量，“此乃……‘King流气功术奥义’——【炼狱无双爆

热波动炮】……是也～”

第1189章 宇超联-起源（完）

废墟之上，英雄们怀着忐忑的心情，静静地等待着。

谁也没想到，打破这片沉默的，并不是正在战斗中的二人，而是……

叱——

忽然，一声异响乍起，伴随着这响声，一个直径两米左右的绿色光球突兀地闪现在了众人眼前。

紧接着，一道人影从光中走了出来。

“情况怎么样了？”永恒博士方一站定，便对锡箔纸侠他们道了一句。

“你个老狐狸……”锡箔纸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用调侃的语气道，“你现在还来干嘛呀？”

“我已经来得很快了好不好？”永恒博士回道，“之前那镜像一灭，我就开始准备传送法术了。但这毕竟是星际传送，难度大耗时长也是没办法的嘛。”

“他的意思是……其实你不用赶过来的。”一旁的蛤蟆侠接道，“你之前瞒着大伙儿派替身过来的举动，客观上来说反而成了逆转形势的关键。不过，眼下的局势还是不明朗，我们依然有可能被癫癫博士全灭；一旦事态发展到那个地步，那么……‘能力尚未被复制’的你，很可能会成为全宇宙最后的希望，所以，你还是留在基地里比较好……”

“嗨~我来都来了。”永恒博士摊开双手念道，“总不见得再回去吧。”他顿了顿，朝四周看了看，“而且……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呀？癫癫博士人呢？”

他这句话刚出口，便感应到了某些力量的涌动，这使他的脸色当即一变。

“嗯？那是……”说着，永恒博士猛然低头，两眼直勾勾地盯这脚下、也不知在看些什么。

“你能感应到是吗？”锡箔纸侠问道，“……他们的生命能量。”

永恒博士想了两秒，才回道：“不……下面那两个‘存在’身上所蕴含的力量，已经是超越那个级别的能量了……我无法形容我此刻看到的东西……”

就在这时，黑洞女王竟然接话了：“这就是解放状态的‘超维力量’，当然了……那些只能在物理层面观察事物的生命体仍旧是观测不到那种能量的。”

“哼……”蛤蟆侠闻言，冷哼一声，转头看向了黑洞女王，“这么说来……你平时都在抑制自己的力量，以此瞒过永恒博士的耳目吗？”

“没错。”黑洞女王直言不讳地应道，“同时，也是为了阻碍你对我的监视和研究。”

“切……”蛤蟆侠接道，“果然被发现了吗……”

“行了，恩韦……”锡箔纸侠拍了拍蛤蟆侠的肩膀，“你监控和提防同伴的事儿，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

“喂喂……我就不清楚啊。”屎星队长这会儿已经差不多缓过来了，至少可以正常交谈了。

“嘿！各位！”正当他们三人越扯越远之际，永恒博士忽地高声道，“地下有情况……有什么东西正在变化……”

他的话来得已经有些晚了。

那一瞬，一道赤色的光束已然破土而出、冲天而去。

光束所过之处，虚空尽碎，沉溼不生……

无论是蛤蟆侠的电子设备、还是永恒博士的魔法力……都无法识别出这股能量的性质。

但他们都能意识到同一件事——这招，杀掉癫癫博士是

绰绰有余了。

……

光束停止后，又过了几分钟。

接着，地底下钻出了一个光头来。

“怎么样了？扑克侠。”屎星队长一见觉哥，便开口问道。

“当然是赢了。”封不觉回道，“要不然你们这会儿面对的就是一个二话不说就会把你们biubiubiu的家伙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屎星队长若有所思地念叨着，并本能地将视线转到了黑洞女王的身上。

“先让我跟封不觉单独谈一谈。”黑洞女王也不再叫觉哥“扑克侠”了，而是直呼其名，“你们稍等。”

“呵呵……我们也只能等着。”锡箔纸侠当即苦笑着接了一句。

他现在是要飞船没飞船、要战甲没战甲，想走也走不远；而他身边的那两位英雄……都是负伤在身、不能随意活动的状态；剩下一个永恒博士……就算他能“作法”把大家带走，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准备。

再者……癫癫博士虽然死了，但他留下的烂摊子还在，这个“无政府状态”的爆破星还等着他们去拯救呢。

……

“你刚才所用的攻击，证明你已触及了‘真理’所在的境界。”把封不觉叫到一旁后，黑洞女王也没什么废话，所言的内容直奔主题。

“关于这事儿……我还得谢谢你。”封不觉说着，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光头，“我以前使用这个状态时，还不能做到这样‘随心所欲’。”

“既然你也清楚这点。”黑洞女王接道，“那么……我希望你能以‘不要再回到这个宇宙’作为对我的答谢。”

“呵……”封不觉笑了笑，“明白……明白。”

“很好，我也感谢你能体谅我的立场。”黑洞女王道。

“不过，我不能说走就走。”过了两秒，封不觉又道，“我要把本部的尸体带回原本的时代去，至少……得把他妥善地安葬了。”

“可以，我送你们回去。”黑洞女王接道。

封不觉点点头，接着，又歪头看了看远处的那四名英雄：“他们那边……我需要道个别吗？”

“不必。”黑洞女王道，“反正我一会儿就要调整他们的记忆了。”

“原来如此……”觉哥念道，“难怪在未来他们不认识我……也没人记得那个‘最强的英雄’的身份，只知道曾经有过一个光头，在留下了一段传奇般的事迹后‘牺牲’了。”

“正是如此。”黑洞女王道，“所以，你要道别，就去跟未来的他们道别吧。”

“对了……”封不觉又道，“那百雷斯·癫又该怎么处理？他应该还活着吧？”

“不必担心……”黑洞女王道，“早在我们来到这个星球之前，癫癫博士就已经把那个‘过去的他’藏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并冷冻起来，还植入了自己穿越前那一刻的记忆。”她顿了顿，“在之后的五十年中，我会抽空去改造他的身体，并在时间线进展到‘环’的衔接点时，再用我的能力把他送回来。”

“啊……似乎……一切都在你的算计之中呢……”封不觉念道。

“我从不算计。”黑洞女王道，“我的使命是观察、修正、和维持宇宙的稳定，这些事……靠算计是无法完成的。”

“行行……”封不觉也不再就这个问题和她往深了讨论，“像我这种还得靠算计活着的人，还是回我自己的宇宙去

玩耍吧……”

第1190章 来自英雄们的饯别礼物

宇宙历，8275年，公园星。

这个午后，天空显得格外灰暗。

一望无际的荒丘上，一道人影茕茕孑立。

在他的面前，有一个小土堆，土堆的一端，还立着一块由该星球上独有的岩石做成的墓碑。

墓碑上刻着这样一行字——【公园侠，本部泰三之墓】。

“我尊重你们地球人的习俗……”忽然，一个声音从那人影的身后响起，“但我还是得提醒你一下……在星际联盟的大部分加盟星上，把尸体埋进土壤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

一听那声音，封不觉便知道来者是谁了，他缓缓转过身去，轻笑一声：“呵……难道你要为这事儿来逮捕我？”

蛤蟆侠还是保持着他那一贯的态度，用那经过处理的低沉嗓音回道：“不，我只是来向你道别的。”

“行啦……大家都是明白人，你不用说得那么委婉。”封不觉接道。

蛤蟆侠没有接这句话。

他也不需要去接……

正如封不觉所说，他们俩都是明白人；他们都知道，蛤蟆侠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是——确认封不觉“真的会离开这个宇宙”。

……

大约十四个小时前，觉哥带着本部的尸体回到了这个时代的宇超联，报告说本部在处理暖洋星的危机时与癫癫博士

同归于尽了，至于其他的细节……他一概没提。

交代完了这些，他便向宇超联递交了辞呈。

觉哥表示……自己已经找到了返回“原本的平行宇宙”的方法，要永远地离开了。

对于这种情况，宇超联那边自然也不太方便挽留，于是，就有了眼前的这一幕……

……

“我始终不相信、也不认可……你是个英雄。”半晌后，蛤蟆侠开口道，“但我能感觉到……你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言至此处，他顿了顿，语气微变道，“我也很庆幸……你不是我们的敌人。”

“你想得没错儿。”封不觉回道，“我不是英雄，从来都不是……”事到如今，他完全可以将一些话和对方挑明了讲，“不过……我也不是什么恶魔嘛……”

“我知道。”蛤蟆侠接道，“从我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能感觉到……你是那种非正非邪、亦正亦邪之人……而这种人，是最让我头疼的。”

“哼……”封不觉笑了笑，“这话说得……好像你自己就正邪分明一样……”

下一秒，觉哥便望着对方的眼睛，用一种极富煽动性的语气接道：“我也是在看到你的第一眼时就确定……你和我是同一类人。”

“我们的世界里，永远不会有‘正与邪’那种简单的选择题；无论是固守某种广义上的善良正义、背负起信念和责任，还是丢掉所有的包袱、走上纵欲作恶的道路……都无法满足我们。”

“你我都清楚……我们终将归于混沌，因为只有在绝对的混沌中……才能找到我们所追寻的‘真理’。”

“够了！”蛤蟆侠听到这儿，提高了嗓门儿，喝止了觉哥，“我不想听这些……”

“你瞧，这就是我佩服你的地方……”封不觉脸上的表情也是说变就变，顷刻间恢复了那种懒散的状态，“你明明知道自己也不算什么好人，但却可以用意志力常年压制住心里的魔鬼，即使是几十年、上百年……也能做到滴水不漏。”

“那么……你呢？”蛤蟆侠反问道，“你会时不时放你的‘心魔’出来野一下吗？”

“呵呵……”觉哥又笑了，“我啊……谁知道呢……”

他给了一个模棱两可、却也可能是心照不宣的答案。

接着，两人再一次陷入了沉默。

片刻后，还是蛤蟆侠先转移话题，开口接道：“对了，我这次来，还有件东西要捎给你。”

话音未落，他已然从身上摸出了那件物品……

蛤蟆侠拿出来的不是他物，正是觉哥的那张“扑克侠”英雄ID卡。

此前，封不觉在宇超联递交辞呈时，无疑已经把卡给上交了……既然他都要去“其他宇宙”了，留着这个也没有用。

“怎么……”封不觉接道，“这是要送给我留个纪念？”

“纪念？”蛤蟆侠若有所思地念了一句，再道，“呵……也算是原因之一吧。”他微顿半秒，接道，“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不想欠你人情……即使这个人情可能永远也不必还。”他说着，便上前两步，将那张ID卡递到了觉哥手边，“你为宇超联做出的贡献，是客观存在的，虽然我也很想把你挣到的英雄积分直接换成钱给你，但考虑到你马上要去另一个宇宙了，这么做也无非就是给了你一堆废纸而已；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封不觉听着蛤蟆侠的话，已隐隐猜到了对方的想法；于

是，他伸手接过了那张卡，并言道：“你对这卡动什么手脚了吧？”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工程。”蛤蟆侠应道，“毕竟时间有限……”他指了指那张卡，接道，“这件‘东西’，是我、克塔斯和永恒博士三人联手，赶了十个宇宙周做出来的。现在，它已经不是张普通的英雄ID卡了，而是一张‘变身卡’，你可以通过它召唤出一套特殊的魔法战甲穿在身上；这战甲可以让你在宇宙空间里生存，解决你们地球人难以应对的温度、压力和供氧问题……当然了，其能源并非无限，用完之后需要花时间恢复和充能。”

“嗯……”封不觉内心已经乐得前仰后合了，但表面上还演得相当淡定，“你们是担心……我穿越回自己的宇宙时，正好落在外层空间吧？想得还真周到……”他顿了顿，“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了，也代我向锡箔纸侠和博士他们说声感谢。”

“我会的。”蛤蟆侠接道，“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你想知道我如何去到另一个平行宇宙？”封不觉直接道出了对方即将问出的内容。

“没错。”蛤蟆侠对此也并不意外，只是平静地应道。

“放心，我不会做出类似‘强行开启虫洞’那种危险的举动的……”封不觉笑道，“我可以这样……”

就在他那个“样”字出口的瞬间，其身形便已化作了一道白光，消失在了蛤蟆侠的视线中。

第1191章 乌利尔之殇（上）

虽说在安全屋之外的地方强制离开自由探索模式会受到一定的惩罚，但如今的觉哥也并不在意那点经验值和游戏币，所以他选择了一种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在蛤蟆侠面前直接消失了。

化光后不久，封不觉便回到了登陆空间中。

当那熟悉的电梯间再次出现在眼前，觉哥心中颇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从触摸屏上显示的日期和时间来看，他此行所花的“游戏时间”其实也就三十多个小时（即现实时间三个多小时）而已；很显然，黑洞女王将觉哥送入“真实世界”的那段日子，是不计算在游戏时间内的——因为那次“超维体验”借助的并不是“命运”的力量，而是黑洞女王的能力。

不过……站在封不觉个人的角度来看，他可是在一个精神病院的封闭病房里待了好几个月了；即使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在心理上……他还是希望赶紧下线洗个澡、吃点夜宵，并且回到床上去睡个半宿。

因此，觉哥很快就选择了“离线后即刻唤醒”的选项，并退出了游戏。

不多时，他便于游戏舱中苏醒了过来。

打开游戏舱、起身的同时，封不觉抬头望了眼墙上的钟……时间是凌晨四点左右；在腊月里，这个点儿基本就是一天中最黑、最冷的时候了。

“哈……”觉哥随即就哈了口气，其口中也跟着吐出了一团白气来。

“果然……不太对劲儿呢……”下一秒，封不觉便不动声色

地暗忖道，“有什么东西进来了吗……”

虽然表面上很淡定，但实际上……在他醒来的那一瞬，他就已经察觉到某种异常了。

“我也就是最近手头松一点儿了，才会开着暖气睡觉的。”觉哥一边翻出游戏舱，一边开口念道，“但你这样……我岂不是白开？”

他这句话，是在试探，试探着那位“不速之客”的反应。

此刻，整个客厅只有摆放着游戏舱的这个角落是有亮光的，其他地方都很暗、只能看到些许的阴影和轮廓。然……觉哥却是迅速地锁定了黑暗中的目标，直视着对方说出了那句话。

“我并没有刻意降低室温的意思，只是……”对方也立即就回应了觉哥，并且从黑暗中走了出来，“我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就会出现这种效应而已。”

言毕，说话者也已走到了光照得到的地方。

那是一个看起来只有七八岁大的白人男孩儿，有着一头褐色的卷发，脸上还长了些雀斑。

从外貌上来看，他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他说话的声音，却不是童音，而是低沉的成年男子嗓门儿。

“你又是哪位啊？”封不觉有气无力地接道，“还有……你们这帮家伙能不能试着在来之前联络我一下？或者是来的时候敲个门啥的？”

觉哥会这么说话，自然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对方不是“人类”。

“吾名……乌利尔。”乌利尔没有回应觉哥那后两个问题，只是接道，“我想你应该从很多文献上看到过我的名讳。”

“哦，是你啊。”封不觉随口应道，“话说……你不是玩儿火的天使么？怎么周围没有变热，反而变冷了呢？”

“正因为我负责控制‘圣火’，所以才需要这种能……”乌利尔话说到一半，忽然神色微变，然后，他笑了，“呵……你还真是名不虚传。”

半句话出口之后，乌利尔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已经被觉哥给套话了，故而赶紧刹车，没再说下去。

“还好吧……”封不觉轻松如故，“毕竟我是主、你是客，由我来带谈话的节奏也是应该的。”说话间，他已走到墙边，打开了客厅的灯，“那什么……既然你不愿意谈论自己的能力，说说你的外表总没关系吧？”他说到这儿，歪头朝对方看了一眼，“你这身体是怎么回事？高地人综合征吗？”

“这只是个‘容器’，不是我的身体。”乌利尔接道，“我可不会像撒迦利亚那样……蠢到用本体化身前来找你。”

“这样说你的同胞真的好吗？”封不觉接道，“虽然他的确是不太聪明，但好歹也算因公殉职吧？”

“哼……因公殉职？”乌利尔冷笑一声，“那是你们人类才有的肤浅概念罢了，不要把我们和你们混为一谈。”他微顿半秒，接道，“撒迦利亚被你这个人类轻易控制住、又被西蒙那个恶魔所杀，他死得毫无荣耀可言，有的只是耻辱。”

“哦。”觉哥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同时，坐到了沙发上，给自己裹上了一条毯子。

“看起来……你见到我，一点都不紧张啊。”乌利尔见状，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被轻视了。

“我有什么紧张的理由吗？”封不觉回道，“你告诉告诉我呗。”

乌利尔闻言，沉默了两秒，复又开口道：“‘赌局终究是会结束的，但你的人生还远没有结束，我有无数种方法可以让你今后的人生过得很凄惨’……”他停顿了一秒钟，再道，“……这句话，不知你还有没有印象？”

“原来如此……”封不觉当然是记得这话的，“你就是希波

墨涅斯所说的那位‘大人物’是吧？”

“你的记性不错。”乌利尔接道。

“呵……”封不觉笑了笑，“行啊，那咱们就直接进正题……”他将头靠在沙发靠背上，懒洋洋地望着对方念道，“说说你这次准备开什么条件吧。”

此言一出，乌利尔神色又是一紧，他也试探着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是来跟你谈条件的？我来……也可能是为了让你对自己此前种种不敬言行付出代价的，不是吗？”

他自以为，这个问题能套出什么来，然而，回应他的却是……

“你是烂屁股。”封不觉不假思索地回了这么五个字。

“你说……什么？”那一刻，乌利尔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你是阴阳人。”一秒后，觉哥又换了句词儿，字正腔圆地骂了过去。

“你……”乌利尔并没有生气，而是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我现在当面对你不敬了，你准备怎样？”直到封不觉把这句话说出来为止。

“嗯……”回过味儿来的乌利尔，顷刻间已是怒不可遏，“你这卑贱的虫子……别以为我不能把你怎么样……”

“你是阴阳人烂屁股阴阳人烂屁股阴阳人烂屁股……”面对乌利尔的恐吓，封不觉不以为意，又用极快的语速又骂了对方三遍。

骂完之后，觉哥好像觉得这样仍不够贱，于是，他又把脸对着乌利尔、伸出舌头，发出了“噗嗞嗞嗞嗞……”一阵喷口水的声音，并做了个鬼脸。

乌利尔这个时候真的很想召点硫磺和火雨把这整个地区都夷为平地，但是他不能，因为……他就是不能把封不觉怎么样。

这一点，觉哥也是清楚得很，所以他有恃无恐。

“我警告你……”花了几秒钟控制住情绪后，乌利尔接道，“你继续用这种态度，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还是那句话……你能把我怎么样呢？”封不觉在沙发上一瘫，嚣张地问道。

“我本来给你准备了非常优厚的条件，但你若是这个态度……”

乌利尔的话，又没能说完……

因为封不觉听了半截儿便突然起身，一把抓住了乌利尔的双腿，将其倒着拎了起来。

“态度！态度！态度……”紧接着，觉哥一边重复嚷嚷着这个词儿，一边把对方的上半身往沙发上猛抡。

而被抓起来当枕头耍的乌利尔……整个儿人都懵逼了……

第1192章 乌利尔之殇（下）

“你在干什么！”待觉哥抡了十几下之后，乌利尔才回过神来，并大声疾呼。

“干什么？”封不觉把对方的问题重复了一遍，同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笑道，“哼……这还不明显吗？我在用行动向你阐明眼前的局势啊。”

“什……什么意思？”乌利尔疑道。

“意思就是……”觉哥说着，又一次把对方整个人抡了起来，“你再用这种态度跟本大爷说话，爷就弄死你啊——”

封不觉一边吼着，一边原地自转，而被他抓住双脚的乌利尔则像是个链球一样一圈一圈地旋转着。

“你这个疯子！放我下来！”此时的乌利尔是附身状态，这个身体的各种体感他都能感觉得到，所以他很快就被转得头晕眼花、全身酸痛。

嘭——

数秒后，觉哥还真就把他放下来了，并顺手扔在了沙发上，当然了……这并不是因为乌利尔的话管用，只是因为觉哥感到手臂有点酸了而已。

“好了……”封不觉将对方折腾了一番后，接道，“现在……相信你对‘情况’也有个比较客观的认识了……”

觉哥口中的“情况”，说白了就是——他可以随便对乌利尔做什么，但乌利尔却不能拿他怎么样。

这其中的理由也很简单……

首先，封不觉作为“赌局”中的重要角色，是受到“高层”保护的，至于这个“高层”到底有多高……反正比乌利尔要高很多

就是了。

因此，至少在赌局结束以前，乌利尔绝对不敢把觉哥怎么样，否则他会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其次，乌利尔来“策反”、或者说“收买”觉哥的事情，肯定是不能见光的；他会使用“附身”的形式前来，显然也是为了瞒过焦土议会、裁判、以及其他各方势力的耳目。

所以……兼具着“有求于人”和“见不得光”这两项不利条件的乌利尔，其实也并没有什么话语权……

利用“超自然存在”的设定对目标进行威胁、恐吓这样的事儿，对施龙（湿婆）那样的普通人或许有效，但是对封不觉压根儿没用。

毕竟……觉哥知道得太多了……

封不觉心里那本账算得比谁都清，要想和他谈判、交易、合作……就得拿出相应的筹码来，靠忽悠或者“气势”什么的肯定是不行的。

“你要是懂了的话，在我用吸尘器把你的眼珠子吸出来之前……”觉哥的话还在继续，“你最好把你的姿态和放得和你此刻的身高一样低，再来跟我谈话。”

“我得提醒你……”乌利尔心高气傲，显然还是不服，他沉声回道，“这个容……身体的主人……可还活着，难道你想把一个无辜的小男孩儿的眼球吸走吗？”

“这种屁话……还是留给吃你这套的人去听吧。”封不觉阴着脸，用居高临下的眼神望着对方，冷冷回道，“对我来说，我只是在折磨一个占据了人类躯壳的智天使；对那个小男孩儿来说，他只是在为自己‘将身体借给别人’的行为付出代价；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说，小男孩儿很天真、还不懂事，但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主要责任还是在那个哄骗他成为容器、并用他的身体去涉险的家伙……即使小男孩儿不知道此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但你总归是知道的……可你并不在乎不

是吗？”

觉哥说话间，已来到了乌利尔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他直视着对方的双眼，接着道：“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蛆虫，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去利用、强占、掠夺、杀戮……用所谓的‘信仰’让无辜的人为你们流血；而当那些人为了你们的目的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时……将他们推向深渊的你们……却把责任统统推给了‘深渊’本身，把自己身上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最后，你们还用‘牺牲’、‘荣耀’这样的词汇来粉饰整件事的荒唐，并让你们的所作所为显得心安理得……”

他又停顿了几秒，露出一个阴冷的笑容：“你若是认为这套东西对我有用……你大可以试试，我保证让你爽到极点。”

乌利尔听着觉哥的话语，神色变得狰狞异常，其浑身都在发抖，但是……他无法进行辩解和反驳。

直到封不觉全部说完后，乌利尔又沉默了十余秒，强压住情绪，再言道：“我不与你做这种争辩……终有一天你会为自己的傲慢和无知而……”

“啊～啊……我懂，你这话说白了就是‘讲道理我讲不过你，但我们可以走着瞧’。”封不觉道，“就一个在两分钟前还试图用自己附身的小男孩儿来对我进行道德绑架的货色而言，你的反应并没有让我感到任何意外，现在……”他顿了顿，突然伸手甩了乌利尔一巴掌，“让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上……”

“你！”乌利尔被抽完之后过了两秒才反应过来，张口就想骂人。

然……

啪——

觉哥反手又给了他一巴掌，并道：“你什么你。”

这一刻，乌利尔真的很想哭……

自他诞生之日起，他就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被人“欺负”的

感觉，但今天……他在一个人类身上体会到了。

“还敢瞪我？”封不觉好像是抽上瘾了，一甩手又来一个，“你很嚣张啊，不怕抽是吧？”

“你到底有完没完！”乌利尔快要崩溃了，他站起身来，狂吼一声，“你还想不想听条件了？”

“听你大爷！”封不觉一掌又把对方给推坐下了，“你这弱智开的条件不听也罢。”

“那你之前还跟我说……”乌利尔还想说些什么。

但封不觉打断了他：“耍你不行么？”

“什么？”乌利尔体内的洪荒之力真心是要爆发了，此刻他已然是动了和觉哥同归于尽的念头，“说了半天……”他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念道，“你纯粹是为了侮辱我才……”

“我呸！”封不觉就是不让对方把话说完，“谁稀得侮辱你？你自己找上门儿来的。”他说着，又用双手抓住了对方的脚踝，把乌利尔整个儿给抡了起来，“你不说还算了，一说老子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啊！”

嘭——嘭——嘭——

觉哥又开始抡人了：“一个儿一个儿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这儿是公共厕所吗！会瞬间移动了不起啊！下回我管你们是什么天使恶魔鬼怪妖精……谁再敢不打招呼进我屋……”他越说越快，手上抡人的动作也跟着加快，几乎到了说两个字就抡一下的频率，“我就……把他/她/它……活活……干死！”

那个“死”字出口的一瞬，封不觉一个踉跄，自己摔倒在了沙发上。

那一秒，不堪蹂躏的乌利尔选择用瞬间移动逃走了；所以……失去了手中“重物”的觉哥，便也失去了平衡。

咚咚咚——

就在此时，忽然，大门那儿响起了敲门声。

“嗯？”封不觉的第一反应是，“我吵到邻居了？”

无论如何，他还是快速起身，走到了门口那儿，并用不高不低的嗓门儿问了一声：“谁啊？”

“我。”回话的声音显示，敲门的是个女人。

对方话音未落，觉哥已把眼睛凑到了猫眼的后面。

此刻，门外站着一位金发碧眼的妙龄女子。她身着一袭英伦风格的黑色大衣，身材高挑、相貌迷人；她就像是从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中走出的女郎，从头到脚都透出一种“完美到虚假”的气质。

“你哪位啊？我认识你吗？”封不觉看了对方一眼后，首先能确定的就是……这肯定不是自己的邻居，如果他们大楼里住着这么一个人，他肯定会记得的。

第1193章 葵莫莉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我还是一只猫。”门外的女人很快解答了觉哥的疑惑。

“呃……”封不觉愣了一秒，试探着接道，“阿萨斯？”

“事实上……我的名字是葵莫莉（Gremory）。”葵莫莉回道，“另外……你能不能让我进去再说？”

封不觉稍稍犹豫了几秒，随后，便打开了房门。

“你变化还挺大的嘛……”觉哥开门后，望着对方，如是说道。

“对我来说，变成猫才叫‘变化挺大’。”葵莫莉也不跟觉哥客气，话没说完，迈步就进。

她好歹也化身猫形态在这儿住了半年有余，对屋里的情况清楚得很，直奔客厅就去了。

“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待觉哥把门关上并折回时，葵莫莉已然欺身坐定，甚至还翘起了二郎腿。

虽然大衣将其上身包裹得严严实实，但她那双着黑丝的大长腿依然惹眼，那修长曼妙的腿部曲线让人浮想联翩。

“切……”葵莫莉那毒舌属性丝毫没变，她虚着眼，用挖苦的语气应道，“要是不把自己当外人……我早就瞬移进来了，但我也怕被你‘活活干死’啊。”

封不觉闻言，微微一笑，并走到另一张沙发那儿坐下，接道：“呵……听这意思……在我玩弄乌利尔的时候，你已经在门外了是吗？”

“比那更早。”葵莫莉回道，“我和他几乎是同时来的，只不过……他在明，我在暗。”

“哦？”封不觉从这话中听出了什么，“你在追踪他？”

之所以会这么问，是因为觉哥已经把乌利尔的那笔账算得很清楚了，他知道对方此行肯定是悄悄来的。

“我不需要去追踪他、或者其他任何人……”葵莫莉道，“我只要‘看住’你就行了。”

仅凭这似是而非的一句话，封不觉就推测到了什么：“嗯……”他沉吟一声，并即刻将脸转向了距离自己不远的一面墙壁。

“你猜对了。”葵莫莉也是顺势接道，“当初我留在墙上的爪印，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单纯……”

“那是个探测型的结界吧？”封不觉问道，“就是那种……‘只要非人类生灵进入其附近的范围，你就能收到信号’的类型。”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就当是吧。”葵莫莉回道。

“嗯……”觉哥这时又想起了什么，问道，“话说……我在糊墙的时候，又在你那个结界的上一层覆盖了一个范用的压制法阵，这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吗？”

“你是指那个曾经困住过撒迦利亚的法阵吧。”葵莫莉的脸上露出了几分不屑之色，“哼……那玩意儿的作用，其实可有可无……”她有气无力地说道，“你在画那个法阵的时候连灵识都未开启，基本上就是个普通人；你还真以为……一个普通人，靠着些浅显的神秘学知识、随便画点涂鸦在墙上……就能压制住比自己高半个维度的生物了吗？”

“你的意思是……”封不觉示意对方接着说下去。

“你只是运气好。”葵莫莉道，“那个法阵是源自所罗门王体系的，而且……正好就画在了我的结界上。”她耸了耸肩，“靠着我这‘七十二柱魔神’级的力量，你才压制住了撒迦利亚。”

“哦！”封不觉听到这儿，恍然大悟道，“我就说你这名字

有点耳熟呢，原来你是七十二柱魔神之一啊。”他微顿半秒，问道，“那……你怎么又变成伍迪的手下了？论资排辈，你算是地狱的王公贵族吧？”

“呵……”葵莫莉皮笑肉不笑地呵了一声，“‘王公贵族’……那可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要不……你说说，我听听？”封不觉觉得这里头有故事，而且他也挺感兴趣的。

闻言，葵莫莉思索了几秒，随即娓娓道来：“当年，在地狱……撒旦一党迅速崛起、势不可挡，而贝利亚（Berial）那派则是日渐式微；眼看地狱之王的位置就要易主，贝利亚便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他将自己麾下最精锐的七十二个大恶魔抵押给了所罗门王，并与其达成了‘死后收走其灵魂’的交易。”说到此处，她又用讽刺的神情笑了一声，“呵，贝利亚打得算盘是，在七十二天之内，设计让所罗门王死于非命，随后他便可以靠着这个强大的灵魂来翻盘……可他没想到，所罗门王和很多神明、邪神、半神都有过秘密交易，要取走他的性命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贝利亚演绎了一段教科书般的偷鸡不成蚀把米；在已经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他还将自己手头最主要的战力白白浪费了。”

“后来的结果，不言而喻……”

“撒旦这新王上位后，我们这些‘旧臣’就成了鸡肋；反正地狱并不需要我们，而在人界徘徊的恶魔多如砂砾……多我们七十二个也无所谓。”

“就这样，从巴比伦人攻入耶路撒冷那年起，我们就成了一群人界的流浪者。直到十字军东征时期，为了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天堂，撒旦才派遣了‘那四个贱人’到人界来找我们的下落……我就是在那时重回了地狱的编制。”

说完了这些，葵莫莉长出了一口气，总结道：“这便是为

什么……我的位阶会在那个‘嘿嘿嘿’之下。”

“哦……”封不觉点头应了一声，接着又道，“诶，这些事儿……你以前怎么从来都不说啊？就连‘葵莫莉’这名字，我也是今天头一回听见。”

“此一时，彼一时……”葵莫莉回道，“局势是一直在变化的——几个月前，你最好是什么也别知道；到我不辞而别的那个时候，你已经可以知道一些事了；而现在嘛……”

她一边说着，一边抬起右手，开始解自己大衣的扣子。

“喂喂……你这是要干什么……”封不觉斜视对方，将身体朝后靠了几分，“这月黑风高、孤男寡女的，你这样不好吧……”

他这句话说完的时候，葵莫莉解扣子的动作也停下了。

其实……她总共就解开了两颗扣子而已，因为她要从衣服的内侧口袋里拿东西出来……

“我是不知道我拿支笔出来有什么不好的。”葵莫莉说着，便将一个玻璃小盒放在了茶几上，那个盒子里……装着一支黑色的羽毛笔，“不过我想你那污得无以复加的思维中肯定有很合理的答案……当然了，我对具体内容不感兴趣。”

“呵……呵呵……”封不觉讪讪一笑，赶紧扯开话题，“这笔……又是什么名堂？”

“这是但丁书写《神曲》初稿时所用的笔。”葵莫莉回话时，又转头朝觉哥的书柜上看了一眼，“你可以用它，在‘那本书’上写字。”

“几个意思？”封不觉神色微变，半开玩笑地问道，“莫非是那种……‘只要写上名字和死法，被点名的人就会死掉’的设定？”

“你想多了。”葵莫莉回道，“此刻，那本书只是‘草稿本’，而当你把它写满的时候，它就成了一本‘公式书’。”

“草稿本……公式书……”封不觉思绪疾驰，口中念念有词，“嗯……我应该在上面计算些什么吗？”

“这就不是我所能回答的了。”葵莫莉摊开双手，“毕竟……我可不具备‘真理之谬’那样的能力；我只是收到信号，过来确保你的安全和立场……顺便，把笔给你捎来。至于其他的事情……得靠你自己解决。”她站起身来，“好了，就聊这么多吧，最近这阵儿，我也很忙，希望下回来见你时，你能有所进展。”

第1194章 圣诞寻宝活动（上）

圣诞节，一个在改革开放之前和华夏子孙基本没有半毛钱关系的日子。

如今，却已成了全国人民司空见惯的主要节日之一了。

每年的这个时候，封不觉居住地附近的派出所就会派专人登门拜访，跟觉哥好好“谈谈心”。

说是谈心，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他这几天“安分”一点，不要去惹麻烦。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奇怪——这算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要让他安分一点？他会去惹什么麻烦？

在此，我就简单地说明一下……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这个事儿为什么是公安部门来做，而不是居委会。

其原因有二，第一：居委会没有执法权，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对付封不觉这种几乎没有弱点的死硬分子。

第二：S市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确是有类似职能的。

举两个例子吧……

常见的一种情况是：一天，某个有暴力前科的刑满释放份子，在网吧或旅馆这类地方使用身份证办理了登记手续。

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派出所或分局就会立即收到消息，然后，根据规定，正在附近巡逻的当班民警就要赶赴现场，和对方（即上述的有前科人员）打个照面，说上几句。

大体的意思就是……你的行踪，政府是很清楚的，所以，你最好别乱缩乱动。

或许你们会觉得这事儿有点扯，是不可能的。

那很好……你们就当故事听，也别到处说去，免得给我惹麻烦。

总之，警方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是为了起到心理威慑的作用；事实上这并不是无用功，而是能切实降低犯罪率的一种行动。

接下来，再说一种情况……

传说……每到重大节日，或者赶上诸如两会、奥运、世博之类的大事儿期间，当地的警方也会到自己辖区内的一些上访专业户家里去“谈心”的，至于具体谈什么……我是不知道，但大体意思我想谁都能猜到。

嗯……我得再次强调一下，这只是发生在小说世界里的传说……传说而已。

简而言之，这就是为什么会由派出所出面来跟觉哥谈心。

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觉哥到底干了什么，会引起这般的重视呢？

这就说来话长了……

事情的起因，应该是几年前他和当地天主教会的一次冲突。

那年圣诞前夕，教会的人在街上发传单，而那天封不觉又正巧打教堂门口经过。

若是一般人……甭管信不信，人家递上传单时，还是会先拿在手上，等拐个弯或走远点儿再扔掉的；但封不觉不这样……他当面就拒收，不但拒收，还明确表示“我不信这个”。

赶上别的日子，这事儿可能也就算了，但在圣诞前后那几天，全世界的基督徒仿佛都被加上了“传教欲增强200%”的BUFF……于是，一番堪称“恐怖”的对话在封不觉和那名教徒之间展开了。

不多时，听到了对话内容的、其他正在发传单的人也都聚了过来，事态迅速演变成了封不觉舌战群儒的架势。

之后的事情各位是可以想象的……

像“稣哥其实是夏天生的”、“基督教完成的抢劫和屠杀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有组织犯罪团体”这种比较直白的摆事实、讲道理……显然只是谈话初期的内容。

当争辩进入了不讲道理的“信仰”节奏后，封不觉也将他的台词升级成了……“如果吉尼斯有一项记录记载着哪个职业的变童癖最多，那这项纪录的现任赢家八成可以一直保持下去。”、以及“贵教的多次分裂以及权力斗争让狂派和博派之间的关系显得像亲兄弟一样和睦”等更有杀伤力的措辞上。

长话短说……

语言冲突渐渐升级为肢体接触，当然了，双方并没有大打出手。

最后……还是对方先报警了。

派出所民警赶到以后，一看是封不觉，当即就做出了很正确的反应……先把这货先拷上再说。

后来，觉哥就进局子里喝了杯茶……

在与民警的交流中，警方逐渐地认识到了这个家伙并没有把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任何宗教放在眼里的事实，并且对他那渊博的反宗教知识感到了由衷的钦佩。

一想到这货走进清真面馆后会发生什么，民警们就感到了深深的不安……为此，警方做了很多的工作，而每年圣诞前的这种“谈心”，就是其中之一。

……

“呼……”将警员送出门后，封不觉长出了一口气，随即回到了茶几那儿，把刚才端给对方的那杯白开水给收了。

一般来说，面对那种和自己并不相熟的“不速之客”，觉哥

的态度都是比较恶劣和刻薄的。

在他问出“想喝点儿什么吗”这个问题之时，只要对方敢回答“随便”，那他十有八九就会当着客人的面……拿个电热水壶，去放一杯自来水，烧开，然后倒进一个一次性杯子里端上来。

这样……等客人一走，他就可以很方便地把那杯水倒进马桶，并且把杯子也给扔掉了。

“切~年年都来……也不嫌烦。”觉哥收拾完毕，便来到了电脑前，一边开机一边嘀咕着，“唉……也怪我当初年轻气盛。今后搬了家……我得重塑一下形象，不能锋芒太露了。”

在这个年轻的自恋狂自言自语、发表“倚老卖老”般的感慨之时，他的电脑已完成了开机。

别看觉哥经常陷入经济危机，但他在电脑配置上砸钱可不含糊，他的机器是非常好的——开机过程十秒都不用、打什么游戏都不卡、硬盘容量也是……呃……这不重要。

“我瞧瞧……活动应该已经开始了吧。”封不觉轻声念叨着，打开了梦公司的主页，并进入了惊悚乐园的论坛。

果然，当前最火热的一条话题就是——【圣诞寻宝活动正火热进行中】。

而此时讨论区里最热的一些帖子，也全都是关于这项活动的话题。

第1195章 圣诞寻宝活动（下）

在12月20日这天，梦公司便放出了这次“圣诞寻宝活动”的消息。

活动内容也并不复杂，简单来说就是——从平安夜（12月24日）到节礼日（12月26日）这三天期间，惊悚乐园将会开放一种名为“寻宝模式”的全新模式。

寻宝模式的基本设定和普通难度的团队生存模式相仿，但有两项不同：其一，寻宝模式的通关条件统一都是“寻找到某一样物品”；其二，寻宝模式通关后，不但基础奖励会有额外加成，更会有相应的特殊奖励。

在这新版本刚开启不久、所有人都赶着练级刷本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活动，自然成了冬天里的一把火。

即使是那些在节日期间事务繁忙的现充，也忍不住要趁着睡眠时间上线刷几个本；至于那些职业玩家，就更别提了……

在消息公布的当天，几乎所有游戏工作室都立刻对旗下员工发布了“准备加班”的通知；考虑到大部分职业玩家都是年轻人，圣诞节可能会“有事”，很多工作室还祭出了“多倍工资另加额外奖金”这样的狠招，着实是下了血本。

而像封不觉这种怀着“特殊使命”去参与游戏的玩家，就比较悲催了……没人会发工资给他打游戏，但他又不能不玩；他不但要玩，还得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次活动的各种加成，将其转化为自己在游戏世界中的切实利益、以及……实力。

不过，努力，并不代表埋头傻干……

封不觉无疑是个深谙事半功倍之道（邪道）的人，他可不会在24号一大早就心急火燎地上线，一副“去晚了就没

了”的样子。

无论如何，玩家在二十四小时内的总游戏时间是有上限的，如何尽可能多的、且有效率地刷本……才是关键所在。

因此，在这时近中午之际，觉哥依然没有上线，而是非常淡定地在论坛上收集情报，将其他玩家的经验化为己用。

“哎……网络还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封不觉翻着首页上的一个个热帖，浏览着诸多免费的、详实的情报，感慨不已，“世人，将自己隐藏在一个并不怎么安全的虚拟ID背后，就敢把许多平时不敢讲的话讲出来了……许多本应经过思考再决定是否透露的观点、信息……他们也都会十分大方、诚实地拿出来和无数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分享。”

“而支持他们这样做的动力……无非就是一点点认同感，以及些许在压抑的现实社会中无法得到的快意。”

觉哥念叨归念叨，视线和脑子都没停下；他是个惯于一心多用之人，嘴上在说一件事的时候，眼睛和脑子也可以毫无阻止地进行另外几件事，且不会形成什么干扰。

举个例子，只要是在同一个屏幕上，他就可以一边玩数独一边看电影，数独那边能用很快的速度解开答案，而电影那边也不会错过任何一句台词。

这对封不觉来说是很平常的事，就跟他单独吃饭时一定得“看点儿什么”一样——让思维闲下来，他反而会觉得膈应。

就这样，觉哥在电脑前坐了大约二十分钟；虽然他今天尚未登陆过游戏，但却已经对这次的“寻宝模式”有了相当全面的了解。

咚咚咚——

就在觉哥准备离开电脑去弄点吃的时，敲门声忽然响了起来。

“嘿~”他当即愣了一下，念道，“什么情况？我家对讲机难道坏了吗？这帮人都是怎么上来的啊？”

他的疑问，立刻就得到了解答，因为当他透过门上的猫眼朝外看时，看到的人是若雨。

“诶？”封不觉先开门，再说道，“你怎么来了？”

既然来的人是若雨，他也没必要问对方是怎么打开楼下大门的了，因为这栋居民楼的磁卡对方本来就有。

“圣诞节期间画廊休息。”若雨的答案显得没头没尾，她脸上的表情也有些微妙。

“哦。”封不觉也不知道该怎么接这话，“所以……”

“所以我就选择在家里看看书、上上网。”若雨回道。

觉哥说话间，已侧过身，示意对方先进屋：“然后呢？”

若雨走进来，自己很顺手地带上了门：“然后我爸妈就组了团来烦我，跟我说……这种日子应该和男朋友在一起，在家宅着是不对的。”

“嗯……”封不觉这时已经转过身去，朝客厅里走了，“也就是说……你打算来我这儿宅着？”

“没错。”若雨应了一声，随即又道，“不会打扰到你吧？”

“哪里的话……”觉哥接道，“同居都小半年了，还说那个干嘛……”

“你能不能换一种不那么容易引起误会的说法。”若雨面无表情地跟着对方进了屋，像回自己家一样娴熟地换了鞋、很自然地就找地方坐下了。

“呃……”封不觉还真就想了两秒，才回道，“好像……不能。”他顿了顿，用十分平常的语气接道，“不过……我可以带你去民政局一块儿拍个大头贴、练个签名啥的，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的关系……”而若雨在听到了这似是而非的要求后，同样以一种波澜不惊的口吻做出了回应，“还没有进展到那个地步吧。”

“我觉得那只是时间问题。”封不觉也坐到了沙发上，悠然地接道。

“别太自信了。”若雨回道，“万一当我解开封印之时，发现自己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你岂不是很尴尬？”

“我并不认为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是一件尴尬的事。”封不觉耸肩应道，“只要那份爱是真的，最多会有点可悲，但绝不可笑。”

“我能不能把你此刻说的这句话视为是‘我爱你’这三个字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若雨斜视着觉哥，学着后者的那种吐槽腔问道。

“可以啊。”封不觉瞪着死鱼眼，给了个肯定的答案。

“嗯……”若雨当即也摆出了死鱼眼，稍稍组织了一下语言后，说道，“我从小到大，被人告白的次数也不算少。但是像你这样……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客观陈述的语气……佐以心灵鸡汤般的句式……说出这种话来，并试图以此来打动我的人……我认为，也算得上是天下无双、独一无二的了。”

“哦？”封不觉似笑非笑地应道，“那你的答复是？”

“我并不认为拒绝一个人是一件尴尬的事。”若雨又一次模仿着觉哥的神态，惟妙惟肖地演道，“只要那个人不改变态度，最多就是迎来更多的拒绝，绝不会有例外。”

第1196章 单排

平安夜，晚，十一点三十分。

封不觉以睡眠模式登陆了惊悚乐园。

上线后，他还是先看了眼好友名单，结果发现……除了自己以外，社团里只有安月琴一个在线的。

见对方并未处于“游戏中”状态，封不觉即刻发了个通讯请求过去。

“诶？你上线挺早啊。”两秒后，安月琴的声音便从通讯频道中响起，“稿子写完了吗？”

“喂喂……开口就提这个干嘛呀？”虽然并没有和对方面对面说话，但觉哥还是本能地虚起了眼，回道，“我好几个月没拖稿了有没有？”

“好好，不来催你。”安月琴笑着应了一句，随即又道，“不过……说正经的，今儿这日子，你不该那么早就上线的吧？”

“为什么不该？”封不觉反过来问道。

“你和若雨……就没什么活动吗？”安月琴疑道，“小叹和小灵可是早就打过招呼，说今天不会上的了。”

“哦……你是问这个啊。”觉哥念道，“活动……倒是有……”不知为什么，他的语气听起来有点不爽，“今天中午，我和她一起出去吃了个饭，下午呢，她开车载我去了几个售楼处，看了看行情……”

“哈？”安月琴都愣了，“你俩……挑在十二月二十四号这个日子，去看房？”

“这日子怎么了？”封不觉道，“又不是国定节假日……再

说了，就算是国定节假日，售楼处一般也不休息啊。”

“呵……呵呵……”安月琴干笑了几声，“好吧……毕竟我是个正常人，你们之间的相处方式……非我等凡人可以理解。”

“那么……正常人，一起排本不？”封不觉顺势问道。

“就我们俩啊？”安月琴回道，“若雨呢？”

“她现在在我的房间睡觉。”封不觉回答这个问题时，又显露出了明显的不快，“而我……躺在我家唯一的一台游戏舱里。”

“总觉得你的回答里槽点很多啊……”安月琴也从这话里听出了一些微妙的信息。

“简单地说，她为了配合自己爸妈的‘二人世界’，所以她今晚就在我房里过夜了。”封不觉道，“反正在我这儿，她家里人也放心。”

“虽然我不知道这话该不该说……”安月琴似是想到了什么，提醒道，“但我还是要问一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如此难得的机会下……你就这么上线来打游戏了，真的好吗？”她顿了顿，“你就不试着去敲个门啥的吗？”

“啊……”封不觉用一种生无可恋的状态回道，“很显然……你现在说的事情、和你还没说出口的事情……你能想到的办法、以及想不到的办法……能试的我都试过了。”

“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了？”安月琴从对方的态度也能猜到答案了。

“这不废话吗，要不然你我之间的这段对话根本就不会存在啊……”封不觉声嘶力竭地回道。

“哈哈哈哈……”没想到，一秒过后，安月琴放声大笑。

“你笑什么？”觉哥问道。

“幸灾乐祸啊。”安月琴这四个字……用得是恰如其分，很

好地总结出了她此刻的心情。

“唉……”封不觉以一声叹息为掩饰，赶紧憋了几句损人的话出来，开启了反嘲讽模式，“我知道，你只是在用笑容掩饰自己的凄凉处境，因为你也在这样一个日子早早地登录游戏了……”他微顿半秒，吟道，“有道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条单身狗。”

“对~对~我是单身狗。”安月琴拉长了嗓门儿回道，“不过呢，我倒是没什么愁的；我今天这么早上线，是因为和别人约好了一起玩寻宝剧本，所以，今晚您就一个人玩着吧，我不奉陪了。”

“诶？你和谁一起排啊？带上我呗。”封不觉接道。

“抱歉。”安月琴果断拒绝道，“我是和红缨一队的姐妹们一起排，算上我正好六个人，没你的位置了。”

“喂喂……你什么时候跟红缨的人勾搭上的？而且已经开始互称姐妹了啊？”封不觉奇道，“难道你想辞掉现在的工作，去她们那儿当职业玩家么？”

“我不过就是和人家一起排排本而已，你至于联想到那个地步么？”安月琴道，“你自己不也经常和职业玩家一起玩儿吗？也没见你去加入什么工作室啊。”说到这儿，她明显停顿了一下，“哦，不说了，那边消息正好来了，拜拜。”

匆匆地跟觉哥道了声别，安月琴便中止了通讯。

封不觉在触摸屏前呆立了几秒，随后……耸了耸肩：“得~那我就单排呗。”

其实，他也并不介意一个人排本，只是这样不能享受同社团成员的组队增益了而已。

【疯不觉，等级51】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因为情绪不是很高，所以觉哥没有去处理邮件、也没有

去惊吓盒子看货。

他打算先去刷个寻宝模式的剧本，热热身、并转换一下心情。

【您选择的是寻宝模式，请确认。】

【已确认，团队人数随机值已产生：三人。】

【您已进入队列，正在搜索其他已就绪的个人或队伍。】

【匹配完成，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这个寻宝模式的基本设定，和普通难度的团队生存模式是一样的；因此，觉哥单独加入队列，最少也会有一名队友，最多时则可能有五名。

看到这里……各位应该也隐约想到了一个问题：在这个模式里，和陌生人组队，是很可能会产生一些利益纠纷的。

平日里，在团队生存模式中，类似的矛盾还不是很突出，但在“圣诞寻宝”这种限时活动的背景下……玩家们自然会变得比较功利一些；在分赃时出现矛盾、乃至在剧本过程中互坑，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当然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凑齐六个人开黑就行了……绝大多数游戏工作室也都是这么做的。

而这也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职业玩家都会以六人队的形式去刷寻宝模式的剧本。

说得再明白一些，觉哥眼下被分配到的队友，几乎不可能是工作室玩家……

第1197章 海盗归来（一）

注：本章中出现的海盗歌改编自《南方公园》S1307的“索马里海盗之歌”，如有雷同，不是巧合。

……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

一个铿锵有力、仿佛带着几分醉意的男声道出了这次的开场白。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寻宝模式。】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所寻得的宝物的一部分。】

【模式额外奖励：300%基础通关经验。】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语音至此，片头CG已然拉开大幕。

一开场……便见得黑云翻滚、电闪雷鸣、狂风呼啸、巨浪滔天。

那黑色的天，似暴怒的凶兽；那黑色的海，如狂乱的深渊。

此刻，风、雷、水、暗……这四种远超人力的自然力量，正糅合在一起，肆意蹂躏着一艘正在海面上航行的多桅帆船。

【YOO~HOO~YOO~HOO~】

起初，CG中只有嘈杂而无序的风雷轰鸣之声，但过了一会儿……隐约间，另一条音轨上的声音逐渐清晰和响亮起

来。

封不觉很快就听出……这是有人在（用英语）唱歌。

那歌唱之人，操着一口破锣嗓子，用仿佛喉癌晚期般的、独特的声线，以及微醺的状态，唱出了一首气势张狂不羁、但又充满阳刚之气的曲子。

【我们痛饮，我们掠夺，我们为所欲为（We drink and we pillage and we do what we please）……】

【我们能不花分文得到所有（And we get all we want for free）】

【我们会先收拾你，再抢走你的妞儿，我们就是混沌海盗（We'll kick your ass, Then rape your lass，Chaos pirates we）！】

【一起来“哟吼吼”（So with a yo ho ho）~】

唱到此处，那声音顿了一秒。

下一秒，至少有数十个男人的声音重合着应了一句：【YO~HO~HO~】

接着，那声音又唱：【再来声“咿嘻嘻”（and with yee hee hee）~】

众人又和：【YEE~HEE~HEE~】

这么互动了两句后，破锣嗓子又唱道：【我们纵横混沌之海（We take to the chaos sea）！】

【我们勇闯飓风，吓到你蛋碎，我们就是混沌海盗（We'll brave the squalls, And bust your balls，Chaos pirates we）！】

此处，众人再和一句：【我们就是混沌海盗（Chaos pirates we）~】：

随后，这首歌的独唱部分就算完了，马上变成了大合唱……

【我们离开家乡、离开母亲，为了掠夺和狂欢（We left our homes and we left our mudders to go on a pillaging spree）~】

【我们会割下你的耳朵，打断你的脚趾，让你喝我们的尿（We'll cut off your ears and break your toes and make you drink our pee）~】

【如果你航行到我们的海域，最好先听听这条法令（And if ye sail into our waters you best hear this decree）~】

【我们会夺走你的船，把你扔下海~因为我们是混沌海盗（We'll take your boat, And set yer ass afloat, Chaos pirates we）！】

封不觉听到这儿，觉着这不太和谐的歌也差不多该完了吧……

没想到，还有……而且那帮家伙还要玩个花活儿。

两秒后，只听得，那些调门儿较低的海盗唱到：【一起来YO~HO~HO~】

紧接着，那些中高音嗓门儿的海盗和到：【YO~HO~HO~】

低音部又唱：【再来坑蒙拐骗（And a trick a lotty do）~】

高音部又和：【坑蒙拐骗（trick a lotty do）！】

最后，两边再度合唱道：【我们会愉快地打爆你的脸，把你那活儿切下来喂鳄鱼，我们就是混沌海盗（We'll shoot you in the face with glee, Then we'll cut off your cock and feed it to a Croco, Chaos pirates we）！】

这句唱罢，终于……这首粗鲁的、充斥着脏话和大量暴力恐吓歌词的“混沌海盗之歌”，算是完了。

不知不觉间，镜头也已从远景拉到了特写……

就在刚才，伴随着海盗们的歌声，CG画面亦在渐渐移动拉近；一段海盗们与海上的风浪“搏斗”的长镜头就这么很自然地在歌声中上演，并随着歌声终止。

当那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时，镜头刚好穿过了船长室的门，停留在了一个男人的身上。

这个穿着黑色船长服的男人看上去四十岁出头，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其面相如凶煞一般；虽然他的体型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魁梧，个子也不是很高，但他却时刻给人一种“充满力量”的感觉……好似再怎么高壮的对手在他面前也不堪一击。

【四柱神的相继倾殒，引起了混沌之海的波动。】

这一秒，真正的旁白终于上线了。

【本应在“死亡”中滞留更久的……传说中的海盗——黑胡子，提前返回了这个处于动荡中的世界。】

【现在，他已取回了他的“安娜女王复仇号”，并率领着大量新征的船员以及少数旧部，踏上了征途。】

旁白说到这儿，镜头便移到了黑胡子面前的那张桌子上。

此时，桌面上铺开了一张航海图，那张图的纸质已然泛黄，上面的字迹也已非常模糊，但还是能看出各种轮廓、以及一些比较明显的标记。

【海盗是自由的，但自由并不代表盲目。】

【伟大的黑胡子早已为他今后的旅程制定了一整套计划，眼下，他需要到一个叫“咀魔岛”的地方，去寻找一名很重要的旧部；同时，还要寻回一笔他以前藏在岛内的财宝……】

片头CG到位为止，几乎在那个“宝”字出口的瞬间，封不觉就从“观察状态”脱离了，并立即获得了行动能力。

然而，接下来他所面对的状况却是……

“嗯……这进本以后的‘安全区’，稍微有点狭窄呢……”觉哥只花了五秒钟就确定了一件事——自己正躲在一个木制的酒桶里。

在距离他的脸不远的一块木板上，就有个窟窿。

不多时，封不觉便通过那窟窿瞅见了一名一看就是杂鱼的海盗；只见……那货带着一脸醉醺醺的傻笑，一步一步，踉跄着朝自己这个“酒桶”走了过来……

第1198章 海盗归来（二）

“嘿！你这混蛋，你以为自己在干嘛？”

就在那个杂鱼来到木桶跟前时，忽有一个声音响起，将其喝止在了原地。

“这三桶可是船长留给自己喝的，你想死啊？”

虽然说话之人身处觉哥的视线范围外，但从其嗓门儿和语气推断，他应该是一名职位比那个杂鱼要高的海盗。

“呃……呵呵……”杂鱼海盗闻言后，稍稍愣了一下，然后笑道，“对……对不起……我喝糊涂了。”

“去去去……滚远点儿……”那人也不想跟这种喽啰多废话，只是用一种不耐烦的语气直接将对方撵走了。

看着那杂鱼转身离去，封不觉也稍稍松了口气。

不料，他的第二口气还没喘上来了，又有了新情况……

“沃格先生！”伴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又一个穿着短褂的水手出现在了觉哥的视线中，边走边喊道，“谁看见沃格先生了？”

“我在这儿呢，傻帽儿。”很显然，刚才赶走那个酒鬼的人就是这名水手口中的“沃格先生”，他即刻喊着回道，“找我有什么事儿？”

“噢！您在那儿呢……我刚没瞅见。”短褂水手转过头来，连忙接道，“那个……船长让我给您带个话。”

“船长说什么？”沃格先生这人说话很不客气，但在念到“船长”二字时，他的语气还是带着几分尊敬的。

“船长他说，第三储藏室里现在已经腾出地方来了，请您派几个人、尽快把那三桶‘枯叶酒’送进去。”短褂水手回道。

“我知道了，马上就办，你去回报吧。”沃格应道。

“是。”短褂水手也不多话，诺了声就走。

数秒后，封不觉便听到了“咚”的一声，好似是某种重物从高处落到地板上的动静。

觉哥几乎在瞬间就推断出，这是沃格从某处跳落的着地声。

“喂，你、你，还有……你们俩，过来搭把手。”沃格站定后，又呼喝了这么几声。

接着，周围便响起了好几个人的脚步声。

这时，封不觉又意识到……在他眼前这“一孔之见”的可视范围外，似乎还有不少人在；但他们具体在干什么……就不太好推断了，因为船外那一阵阵的海浪和风雨声过于嘈杂，使得觉哥只能分辨出距离自己较近的那些声音。

“那咱把桶子侧过来滚着推过去呗？”又过几秒，一个陌生的声音在不远处说道。

“放屁！”然后，便是沃格的骂人声，“知道什么是‘枯叶酒’吗？你当是你平时喝的那些破烂玩意儿么？”

“呃……”对方被他骂得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都给我听好了。”沃格虽然用词粗鲁，但他仍是个讲道理的人，他会把喷人的理由讲清楚，“枯叶酒是以固态储存的、膏状的东西；要喝的时候，得先取几勺出来，放在一个封口的壶或者杯子里，猛烈地摇晃十几下，随后那些膏就会变成液体；所以，在保存和运输枯叶酒时，一定要注意两点……其一，得避免将其放在完全密闭的容器里……你们都看到了，这几个桶上都有孔、那都是通风用的；而其二……就是不能把存酒的容器……滚！来！滚！去！”

说到最后那几个字时，沃格已经是在咆哮了。

至于那几名被他叫来的海盗……由于智商和见识有限，

其实也没完全听懂他的话；不过，作为普通水手，他们只要照着沃格的话去执行便是了，其他的事他们懂不懂都无所谓。

于是，那四名海盗很快完成了分工，他们两人一桶，将三个酒桶中的两个小心翼翼地搬了起来。而沃格先生，则是一个人……单臂就把觉哥所在的那个酒桶扛在了肩上。

就这样，在沃格的带领下，海盗们五人提三桶，快步向着“第三储藏室”进发了。

“嗯……这个状态看不到什么东西呢……”这一路上，窝在酒桶里的封不觉倒也没感到多少不适，只是……那个位于他眼前的小孔，在搬运过程中是朝着正上方的状态，所以他这一路上只看到了船舱的天花板，完全没瞅见前后左右的环境。

当然了，即使只能看见天花板，封不觉也可以记住自己所经过的路线……

前文中也多次提到过了，觉哥的记忆和寻路能力都是经过训练的，蒙着眼睛他也能找回去，别说是还能看见天花板了。

……

过了七八分钟，觉哥便被带到了一个堆满东西的、拥挤的房间内。

那些海盗的手脚很麻利，几下功夫就用绳网将三个酒桶牢牢地固定在了墙边。

随后，他们就跟着沃格离开了。

在房门被关闭的瞬间，这个空间陷入了黑暗。

黑暗，会蒙蔽视觉，而当某一种感官被限制时，其他的感觉自然会变得更加敏锐。

那原本已被忽略的海浪声，在这黑暗中变得逐渐清晰。

虽然从片头CG来看，船外的风浪很大，但船舱内的摇晃感却比想象中要小得多。

“我说……”沉默了一分钟左右，封不觉开口了，“二位……应该听得见我说话吧？”

毫无疑问，三个酒桶里，各装着一名玩家，且他们此刻的处境是相同的。

“啊……”下一秒，一个熟悉的声音便从封不觉的左手边响起，“听得见。”

虽然隔了两层木板，使得说话声有点闷，但觉哥早已看过了游戏菜单中的团队信息，所以他一耳就听出回话的这位是【鸿鹄】。

“呵呵……乌鸦先生，咱们还真是有缘呢。”过了两秒，另一个声音又从觉哥的右手边传来，“没想到能在这儿遇上你。”

这个人的嗓音和语气皆带着几分嚣狂，但是……却也不会给人带来那种“盛气凌人”的厌恶感。

从他所说的话也能听得出，他和封不觉是相识的；事实上，他可能是觉哥最不愿意在游戏里遇上的人之一了……

如果说，在团队栏里看到【鸿鹄】这个名字时，封不觉想的是：“靠，又是你”。

那么，当觉哥看到【斯诺】这个名字时，他脑海中蹦出的就只有两个字——“妈蛋”。

第1199章 海盗归来（三）

【主线任务已触发】

【支线任务已触发】

三人互相打过招呼后，系统提示即刻响起——而且是连着来了两句。

下一秒，他们仨便不约而同地看了眼任务栏。

首先，是主线任务：【在黑胡子的财宝中找到《罗摩衍那》的原始译本】

接着，是连续三条支线任务，分别为——

【帮助黑胡子找到他在咀魔岛上的旧部】、【于海战中登上敌船并击杀至少三名敌方水手】和【参与甲板拳击赛并击败“维京人”】。

“嗯……这剧本里的事儿还挺多的嘛。”封不觉快速看完了任务内容后，便念叨了这么一句相当没营养的台词。

这是他惯用的谈话技巧之一，通过这种“抛砖引玉”的方式，让身边的其他人先说出一些看法来。

“看内容，这些都在做主线的同时，可以顺手带掉的任务呢……”鸿鹄对觉哥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他即刻接上了一句同样没什么营养的废话，表示我堂堂智将不会上你这种当的。

“呵……”结果，两秒后，思维敏捷，但“涉世未深”的斯诺同学笑着开口了，“反过来想的话……根据支线任务‘可做可不做’的原则，这三条任务是不是在暗示着……我们可以不加入黑胡子的阵营、不帮他找人、不帮他打海战、也不参与什么水手间的拳击赛……而是选择一直躲在这里，等到船靠岸后，直奔宝藏、完成主线。”

“诶？”闻得此言，鸿鹄顿时就来了精神，“这位‘斯诺’小哥，你挺厉害的嘛，咱们交个朋友呗？”

鸿鹄也是个明白人，他很清楚：在《惊悚乐园》这个游戏里，能在看到以上四条任务后立刻做出这段分析的玩家，其水平至少已经比“一般”玩家要高一个档次了。

等级、装备、技能、专精……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通过时间或者金钱去获得的，但是智谋却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所以……这样的朋友，是越多越好。

“哼……好啊。”一秒后，斯诺就回道，“鸿鹄的大名，我也素有耳闻，能与这样的名人结识，我很荣幸呢。”

他这话，其实是带着点儿讽刺意味的，讲道理……若是他和鸿鹄成了朋友，那鸿鹄才是应该感到荣幸的那一个。

搁到现实中，鸿鹄撑死了算是个游戏圈里的一线名人，但要说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势力……他可能还不如一些二三线的小明星来得强。

而斯诺呢……毫不夸张地说，他就像是“地下社会的王子”那样的存在；只要他愿意，分分钟就能让那种所谓“上流社会”的人物跪下舔鞋、乃至人间蒸发。

不过，在眼前这游戏世界中，他们俩都只是……“玩家”。

这，也正是互联网的魅力之一——网络，可以在某时、某地……让那些在现实世界中身份、地位都很悬殊的人，置身于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当中。

在这个环境里，那些“上位者”平日里所掌握的各种资源……比如优先的话语权、选择权；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场外手段”去主导事件走向的能力等等……统统都会消失。

就好比被饲养的动物会渐渐失去捕食能力一样，当那些人从名为“金钱”和“权力”的笼子里出来以后，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会显得格外脆弱、无能、乃至愚蠢。

当然了，也有例外……

斯诺就是一个例外，即使你夺走他身边的一切，他依然是个很难对付的角色。

值得庆幸的是，此刻……他是同伴，而不是对手。

“哪里~哪里~我就是混口饭吃，算不上什么名人，大家都是打游戏的朋友，没必要那么客气嘛。”得到了对方的答复后，鸿鹄做出了十分谦虚的回应。

如今的鸿鹄，显然比刚遇见觉哥的时候要成熟多了，也可以说……就是“认识封不觉”这件事，让他成长了不少。

想当初……在“登楼记”那个剧本时，一开场他就在觉哥面前和另外两位工作室玩家互相吹捧了一番；这种事……他现在是断然不会去做了。

一个人在某个领域中站得越高、眼界越宽，就越会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要想去“更高的地方”，就必须得学会“敬畏”、学会“自省”、学会“谦逊”……

“得意”这种东西，留给那些小有成就便沾沾自喜、故步自封的人去享受就行了，那是上天对“技止于此”之人的一种补偿。

而鸿鹄，绝不属于那种人……所以，他早已丢弃了那份“得意”，并将自己摆在了一个很低的位置上，用那种事业刚起步时的心态在奋斗着。

今时今日，鸿鹄无论言辞谈吐、急智远虑，都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作为团队的智囊，他的能力已不在觉哥之下，在S2时辅佐【废柴联盟】一路杀进决赛，便是很好的证明；而为人处世方面，鸿鹄也趋显大将之风，真要论“装孙子”的本领，他同样能和觉哥一争长短。

“我看……要不这样。”在旁听那两人对话了几句之后，封不觉便恶意满满地接道，“你们俩……干脆钻到一个桶里去，慢慢聊着；我呢……一个人出去，加入海贼团，搞定支线任务，等船登岛了再来叫你们。”

“得了吧……”鸿鹄说着，已顶开了自己所在的那个木桶的盖子，从里面探出头来，并开启了自己随身带着的手电筒，“让你一个人出去，三分钟之内就得把咱俩给卖了。”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觉哥也打开了自己头顶的木盖，露出半个脑袋、挑眉问道。

“哈！”鸿鹄干笑一声，“我连你出卖队友的具体过程都想到了……第一步，就是故意被人发现并被抓住；第二步，宣称自己很仰慕黑胡子船长，想加入他的海贼团；第三步，把我和斯诺的位置当筹码报出去，同时把‘枯叶酒消失’这个屎盆子往咱俩头上一扣……这就齐活儿了。”

“嗯……”他话音未落，斯诺也从自己那个桶里冒头了，“还真是不错的计划呢，这样既解决了两名迟早会跟自己分享主线奖励的同伴，又为自己赢得了黑胡子的信任……就算这份信任并不怎么牢固，但也足够让你留在船上了。”

“切……我是那么没追求的人吗？”封不觉虚着眼，分别朝左右望了一眼，然后，从腰间掏出了【贝尔的日常小刀】，割开了罩在三个桶子上的绳网。

“我？堂堂封不觉，还需要用出卖队友的方式去换取NPC的信任？”割开了绳网后，觉哥便收起小刀、站起身来，念道，“搞清楚了，这儿可是主宇宙……”说到这儿，他一拍胸脯，“咱有的是人脉。”

“对~对~”鸿鹄也虚起眼，起身说道，“我差点儿我忘了……连斗魔都是你的人是吧？”

鸿鹄的队伍在S2决赛中被封不觉算计、全队直接被传出了主宇宙的事儿，他自然还记得。

“啊……谁知道呢。”觉哥打了个哈哈，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并迅速扯开了话题，“总之，我是肯定要去做支线任务的，你们二位要不要做……由你们自己决定。”

“做啊，干嘛不做？”鸿鹄道，“话都是你一个人说的，我

可从来没说过要躲在这里啊。”

“呵呵……看起来，你们二位挺熟啊。”在旁沉默了一会儿的斯诺，这时也从桶里爬了出来，并笑着接道。

“啊……算是吧。”鸿鹄回道，“跟封兄打交道……不管是作为队友还是对手，都会是相当难忘的经历呢。”

斯诺听了这话，会心一笑：“呵……的确，这我深有同感。”

“哦？”这一瞬，鸿鹄也意识到了什么，“说起来……你们俩也不是第一次见面吧？”他转头看向斯诺，疑道，“我记得，斯诺你刚才管他叫‘乌鸦先生’？”

“是的。”斯诺没有隐瞒的意思，“大约一个月前，我们见过两面，期间发生了一些事……所以……”

“喂喂喂……”封不觉打断了斯诺，“你干嘛用一种仿佛我俩是在gaybar相遇的口气进行描述啊？”

“哈？”斯诺愣了，“我有吗？”

“当然有的咯。”觉哥用自己的家乡口音理直气壮地回了一句，并即刻看向鸿鹄，问道，“你来评评理……他刚才那种说法，是不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我用乌鸦先生这个名字去gaybar里厮混，然后被他给搭讪了’这样的结论来？”

“呃……”鸿鹄不知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这次问答，“一开始，我肯定是完全没往那方面想的，但现在，你已经强行把我带到那种我不想进入的脑补节奏中了……”

“呐，你看。”封不觉得到答复后，又回望斯诺，言道，“果然是你的说法有问题吧？”

“喂……明明是你的问题吧……”鸿鹄扶额摇头，“以及……这种事有什么好纠结的，你有女朋友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好不好？”他拉长了嗓门儿，“你若是不想让我打听‘你和斯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就直说好了，不用把谈话往奇怪的内容上带来转移视线的……反正我本来也对这事儿不

怎么感兴趣。”

听到这几句，封不觉神色微变，心中暗忖道：“嚯……长能耐了啊，我的意图被看得一清二楚嘛。”

“行，那咱还是聊剧本的事儿吧。”但觉哥并没有当面去夸奖对方，而是立刻转移了话题，“斯诺，你是打算留这儿，还是跟我们一起出去？”

“我……”刚刚那十几秒，斯诺一直在察言观色、并分析着眼前这两位的关系以及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眼下，被觉哥忽然这么一问，他稍稍犹豫了两秒，再接道，“……自然是跟二位一起行动咯。”

“OK，你去开门吧。”封不觉根本不给对方思考的时间，张口就提了个要求。

“嗯……”斯诺可不傻，他当即问了三个很有建设性的问题，“请问……为什么要我去开门？为什么我得听你的？以及……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个‘第三储藏室’里搜刮一下再走呢？”

而封不觉也是早有准备，张口便回道：“很简单……因为我有人脉、和黑胡子搭上线得靠我。所以……像这种‘开门后可能撞上守卫并被秒杀’的探索工作，肯定不能由我来干。”他顿了顿，“至于不搜刮这间屋子的理由……也很明显啊；咱们一会儿可是要加入海贼团的，你这会儿‘偷’人家的东西，等一会儿不就成了隐患了吗？”

“啊……”斯诺闻言，想了三秒，然后翻了个白眼、念道，“为什么我会被这种有点不讲道理的理由给说服呢……”

说罢，他便转过身去，走向了门口。

封不觉和鸿鹄随即对视了一下，前者只是笑着耸了耸肩，而后者则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数秒后，斯诺便来到了这第三储藏室的门口。

那是一扇相当厚实的木门，无论门板还是门上的锁，一看就是普通的刀枪所无法破坏的那种。

站定后的斯诺，把手放在门把手上；开门之前，他还回头看了看身后的两名队友。

此时，封不觉正用一种若无其事的表情东张西望，而鸿鹄则是一脸专注、举着手电为斯诺照明。

“呵……”斯诺重新将脸朝向门板时，又轻轻笑了一声。

觉哥和鸿鹄都没有听见这声笑，因为耳边那连绵不绝的海潮声将其淹没掉了。

咕噜——

紧接着，斯诺就转动了门的把手，并顺势将门给打开了。

不出所料，门外的确有个守卫，但那个守卫这会儿正卧在距离木门数米远的一张吊床里呼呼大睡；船身的摇晃和周遭的声响对他没有丝毫影响……毫无疑问，他早已习惯了在这样的环境中睡眠，那阵阵的鼾声说明他睡得正香。

第1200章 海盗归来（四）

见此情景，斯诺又回过头来，朝觉哥他们使了个眼色。

封不觉和鸿鹄自然也已看见了门外的状况，下一秒，两人便不约而同地对望了一眼，并在无言中达成了一个共识……

……

五分钟后，三名玩家已然出现在了安娜女王复仇号的甲板之上。

或许是运气好，也可能是剧本难度本就如此……这一路行来，他们仨愣是没有受到任何阻拦、甚至连怀疑他们的人都没有。

当然了，仔细想想，这也是挺合理的。

这艘海盗船上少说也有上百人，这其中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在出航之前招募的；这些刚上船的水手，知道得不多，也不需要知道得太多……反正他们只要认得出船长、大副、二副、水手长等职位较高的船员，并能够服从命令……这就足够了。等到下次靠岸时，那些还活着的家伙，愿意留下就留下接着干，不愿意的话就瓜分一份战利品然后走人。

这……就是贯穿了整个加勒比时代的海盗传统。

事实上，当年很多商船乃至军方的船只也在使用类似的规则，因为绝大多数船只在出航后都会有人员损失，再加上水手们经常会因为种种原因想换换环境，所以那个年头底层水手的流动性很大……同一艘船上的人互不相识，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毕竟是普通团队本的难度，这展开比想象中还要简单嘛。”来到甲板上之后，封不觉便对两名队友道，“没准……当

我们完成这个剧本时，那三桶‘枯叶酒’不见了的事情都还没被发现。”

“那是不是表示……”斯诺接道，“我们先前没去‘偷’那第三储藏室里的东西，其实是种损失呢？”

“要不然你现在回去拿点儿？”封不觉接道。

“门都关上了……”斯诺摊开双手道，“我真要进去拿，还得从守卫身上偷钥匙……那可就是两回事儿了。”

“所以你放什么马后炮呢。”觉哥随即才讲出了他刚才那个问题的重点。

“呃……好吧。”斯诺也迅速GET到了对方话里的点，很识趣地不再提那事儿了。

“那么……”此时，鸿鹄又对觉哥说道，“在眼前这种情形下，咱们是不是考虑改变一下计划？”

“怎么个变法儿？”对于鸿鹄要说的“计划”，封不觉其实已经猜到了一二，但在这里，他还是要明知故问一下。

“既然咱们现在已经被当成普通水手、混在船员中了，那是不是……应该将计就计呢？”鸿鹄接道。

“你的意思是……”封不觉道，“我就不必去找黑胡子自报家门了？”

“我也觉得，没那个必要。”斯诺也同意鸿鹄的看法，故而接道，“那三条支线任务的内容，以普通水手的身份去完成也是一样的；但是，你去黑胡子那里刷人脉这事儿……恐怕还存在变数，要是人家不稀罕理你，甚至是对你产生了某种敌意，那可就不好办了。”

“嗯……”封不觉思索片刻，沉吟道，“那好吧，就先这么混着，若是出了什么状况，我再亮明身份也不迟。”

“好，那你准备用什么假名字。”得到了觉哥的答复后，鸿鹄即刻问道。

他考虑问题也是挺周全的，接下来的旅程还很长，他们仨很可能会被别人问起姓名；他和斯诺还好办，但“封不觉”这名儿肯定不能随便往外报……所以，事先准备一个三人皆知的假名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一秒后，封不觉便正色回道，“我叫乌鸦，男，二百五十岁，是一名哥特海盗，我的座右铭是，无哥特，不海盗……”

“喂喂……想个名字不就完了吗，后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鬼？”鸿鹄闻言，忍不住吐槽道。

“越是假的，越是得设定得详细，这样才更有说服力啊。”封不觉理直气壮地回道。

“行行……随你便。”鸿鹄也懒得再说什么，免得又被带到觉哥的谈话节奏中去。

“二位。”见事情安排得差不多了，斯诺又开口道，“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可以分头行动了？”

“哦？”此刻，鸿鹄心里想的也是一样的事儿，所以当他听到斯诺抢先把这个主意说出口时，又投去了一道欣然的目光，“你也这么想吗？”

斯诺点点头，应道：“那当然了，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三个一起行动……那就是在浪费资源啊；再者，还会显得很可疑……”他顿了顿，再道，“改为单独去探索，不但能增加搜索范围、提高完成任务的效率，还能解决‘发现物品后难以分配’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万一有人惹上了什么麻烦，咱仨也不至于被一网打尽。”

“呵……你真的很厉害呢，斯诺。”听完斯诺的回答，鸿鹄微笑着夸了对方一句。

“你也想到了不是吗？”斯诺也笑道，“这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唉……老子都快吐了。”而封不觉，永远是那个煞风景的人，他在旁边用死鱼眼望着鸿鹄和斯诺，压着嗓子念道，“两位英雄，你们接着聊吧，为了我的胃，我得先走一步。”

说罢，他转身就走，沿着船舷一路溜达了过去。

鸿鹄和斯诺见状，相视一笑，几乎用同样的表情和动作耸了耸肩，然后也各自朝一个方向走开了。

……

海上的天气是非常多变的。

片头CG播放的时候，船外分明还是风高浪急、雷鸣闪电之景。

但当玩家们从酒桶里钻出来的时候，外面的风浪便已经减弱了很多。

过了几分钟，待三人走上甲板，天空已拨云见日。

而眼下，在封不觉闲逛了一会儿后，周遭竟已是晴空万里、风平浪静的状态……

水手们在甲板上休息、闲聊、赌博、厮混，除了少数人还在忙活些琐事，其他人都没干什么正事儿；不久前那恐怖的风暴好似一场梦境，唯有衣物上那未干的海水，提醒着他们所见非虚。

“嗯……这一船妖孽是怎么回事……”封不觉转悠了十几分钟，方才停下脚步。他蹲坐在了一个木箱子的旁边，暗自想道，“本想通过数据强度来判断哪些是‘干部’的，但这船人里强大的角色未免太多了点儿吧……以及……”想到这儿，他的视线不由自主地投向了船长室的方向，“船长室里还有个堪称‘怪物’的家伙……难怪像兔发哥那种‘短毛神拳拳宗’级别的存在都只能当个小弟了……黑胡子这货的战力明显不在四柱神之下啊。”

就在觉哥思索之际，忽然，一只粗糙的大手拍在了他的肩膀上。

封不觉回头望时，率先映入其眼帘的就是一大片黑毛。

“嘿，伙计，我瞧你挺面生的啊。”说话的这位，才一米五的个头儿，却有着一身的腱子肉，他那石块般的肌肉仿佛要将其身上的汗衫都给崩开一般，整个就是一人形小钢炮儿；而他最大的特色，还不是这体型，而是他那异常发达的体毛……虽然他的脸上只有比较稀疏的胡渣，但他胸口、腋下、手臂、腿部……全都是大片大片的黑色，乌泱泱让人看着都眼晕。

“呵……”看清了来者的面目后，封不觉便站起身来，顺势将对方搭在自己肩上的、那只毛茸茸的大手给挪开，笑道，“我看你也挺面生啊。”

觉哥的反应相当聪明，在弄清状况前，他尽量不去表现出明显的态度、也不去说任何容易透露自身情报的话。

“呵呵……”体毛哥也挤出一个笑容，抬头（身高差）看着觉哥道，“面生没关系，都是一条船上的同伴，很快就会混熟的嘛。”

“不知这位大哥，想怎么个混法呢？”封不觉听得出来、看得出来、也猜得出来，这种没事儿过来找你搭话的家伙……非奸即盗。

“嘿嘿……是这样的……”体毛哥露出一个阴险的神色，回道，“我和几个哥儿们在那儿玩牌，但人少玩起来没什么意思，我看你一个人在附近瞎转悠半天了，好像没什么事干，所以……”

“啊哈！”封不觉不用把话听完，就知道这是个什么套路了，他即刻打断了对方，并摆出了一张标准的鱼腩脸、喜形于色地言道，“那你可真是找对人了，玩儿牌我最喜欢的嘞～不瞒你说……俺在老家就是打牌的一把好手，像什么比大小啊、二十一点啊、抽乌龟啊……俺都是打遍全村无敌手啊！”

觉哥的表演那可真是由内而外……两句话一说，不止是

神态、连口音都变了，而且转换得相当自然。

再看体毛哥那边……无疑是被忽悠住了，凭他的智商，还真想不到自己会被别人给反套路，他现在已经深深地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一超级水鱼，不用半个小时，这小子就得把裤子都给输了。

“哈哈哈……好好，那咱就……”两秒后，体毛哥就迫不及待地准备把觉哥往自己的同伙那儿带。

不料……

“等等。”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封不觉又抢了对方的话，“嘿嘿……”他憨笑两声，才道，“你可别拿俺当傻子，俺才不一个人跟你去嘞，到时候你们输了，仗着人多赖账俺咋办？”他微顿半秒，还没等体毛哥开口解释，便接道，“俺带一老乡一块儿来玩儿，这样你们输了就不好赖账了。”

体毛哥一听这话，便在心中吐槽道：“切……我还以为你这乡巴佬要说什么呢，你一个只会玩儿比大小、二十一点和抽乌龟的人还挺讲究……”

想归想，表面上他还是和颜悦色地回道：“瞧你说的……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我还能设局坑你不成？”他摆出一个特坦然的表情，再道，“行行……那你去叫上你的老乡，我就在……”说着，他又抬手指了指十几米外的一根桅杆，“……那儿，对，就是桅杆下面那块地方，我去那儿等你啊……你可快点儿。”

交谈至此，封不觉已经小跑着离开了，边跑还边回头喊道：“放心，我马上来！”

他的确是说到做到……

三分钟都不到，他就来了——带着斯诺来的。

也不知觉哥跟斯诺说了什么，后者出现在体毛哥他们面前时，整张脸都是一种紧绷的状态。

“呵呵……各位久等了啊，这是俺老乡。”封不觉拍了拍斯

诺的肩膀，笑着介绍道。

“无所谓，快坐下吧，趁天气好的时候赶紧玩儿两局，一会儿保不齐又变天了呢。”一个头上包着浅蓝色头巾的壮汉扫了他们一眼，用不耐烦的语气催促道。

“好嘞。”封不觉应了一声，满脸愉悦地坐了下来。

斯诺没说话，只是坐到了觉哥旁边。

此时，他俩都是直接坐在甲板上的；而他们正对面，共有三名水手，都是背靠着桅杆，席地而坐。

那三人，其一就是来和觉哥搭话的体毛哥，其二则是刚才催促他们的蓝头巾，而第三人，是一个留着褐色卷发的瘦子。

……

“嘿，你看见没有，‘蒜头’他们又下手了呢。”

“啊……刚才就瞅见了，这次的目标一看就是两条水鱼……瞧他们那白净的样子，八成是第一次出海吧。”

“诶？咱要不要去跟水手长说说？”

“有什么好说的，正好让那俩菜鸟受点教训、长长见识……免得他们以后出去给黑胡子海贼团丢人。”

……

以上，是七八米外、两名水手间的悄悄话。

按理说，在这嘈杂的甲板上，哪怕那两人说得再大声一点，那几句话也是不会传到桅杆这边来的。

但是，封不觉和斯诺，却是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两位说了什么。

因为……觉哥和斯诺都已进入了各自的“赌博状态”（注：这不是游戏中的技能，而是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本就掌握的能力）；在这种状态下，他俩的集中力、观察力等都会有很大

提升……要读取七八米外的两个人的唇语，那简直是轻而易举。

第1201章 海盗归来（五）

话分两头，且不说封不觉和斯诺作为队友去共赴的那场牌局进展如何，咱们先来看看鸿鹄这边的情况。

和斯诺不同，鸿鹄对觉哥是非常熟悉的……因此，当他确认了封不觉准备探索“甲板上方”时，他就果断地进入了下层的船舱。

这是一种信任，一种类似于“对手间”的信任。

鸿鹄相信，封不觉肯定能把甲板上的相关事件统统搞定，完全不需要他来帮忙……所以，他才离开了那个区域，这样才能让队伍的效率最大化。

“这剧本的难度的确是比较低的样子……”在甲板下转悠了十几分钟，鸿鹄也摸出了一些门道，“除了武器库、储藏室等地方有人看守之外，其他地方基本都可随意进出；而且，这帮海盗全都穿得倍儿有‘个性’，从外观上来看……我们这三个‘玩家’也没有什么显眼之处；这种条件下……浑水摸鱼的空间很大啊。”

鸿鹄在思索之余，侦查的脚步一直未停；他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这艘船内部的构造和基本地图查探出来，以便自己实施后续的行动。

然而，就在他第二次经过“酒吧”侧门外的走廊时，忽然……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在其耳畔响起。

“这位……眼镜兄……”

那是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也没什么特别明显的特点，但鸿鹄知道，自己过去肯定听过这个声音，只是一时想不起是在哪里听见的。

“你……在叫我？”鸿鹄转过头去，一边打量对方，一边问

道。

这一刻，说话者的身影便出现在了鸿鹄的视线中。

此人上着一件横条纹的汗衫，下穿一条粗布裤子、裤管卷到了膝盖处。看面相，他大概三十多岁……长了一脸的癞疮；虽然其年纪不大，但却像老人一样驼着背，走路时得靠一根拐棍儿撑着才行。

“呵……这儿也没有别人了吧？”那驼背男子笑了笑，如是回道。

“那么……你有什么事儿吗？”鸿鹄做出回应时，显得很谨慎。

因为他已然从“眼镜兄”这个略有些违和感的称呼中察觉到了一丝异样，并开始怀疑……对方是一个远比外表看上去更强的NPC。

“我……”驼背男子不紧不慢地回道，“就是来跟你打声招呼。顺便……提醒你一声……”他微顿半秒，才道，“‘你们三个’混上船的事情，黑胡子已经知道了。”

此言一出，鸿鹄心中陡惊，但是他表面上还极力维持着镇定之色，用波澜不惊的语气问道：“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你不用跟我装蒜……”驼背男子又道，“既然我能说出你们的人数、以及你们混上船的事实，那就表示我知道得远比你想象中还要多；当然了，你也可以认为我是‘看到了什么’或‘听到了什么’，然后跑来这里诈你……这也是你的自由。不过，我还是会把应该告诉你的事情讲清楚……”

言至此处，他略微沉默了两秒，朝四周看了看，随后再压低了声音、一脸肃然地对鸿鹄说道：“现阶段，据我所知，这艘船上知道你们身份的人……除了我以外，应该还有两个——一个是船长黑胡子，另一个就是第三储藏室门口的看守洛朗……”

“且慢。”听到这儿，鸿鹄当即打断了对方，问道，“你口中的洛朗，莫非是睡在储藏室门外吊床上的那个胖子？”

他这话显然也是在试探。

“哼……”下一秒，驼背男子便冷笑一声，“你真以为……他在睡觉吗？”

这句话，让鸿鹄的脸色变了。

驼背男子很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表情变化，继而说道：“想在这儿生存下去，你和你的两名同伴就一定要认清一件事，那就是——在黑胡子的船上，绝没有‘弱者’。

这一百多人中的任何一位，哪怕只是个‘杂鱼’，其身上也一定有某种过人之处。

你好好儿地想一想……像黑胡子这样的角色，会让一个只会打盹儿的胖子去看守重要的储藏室吗？再反过来思考……一个奉了黑胡子之命去看守储藏室的人，他又怎么敢在岗位上睡觉呢？”

鸿鹄被说得哑口无言，不禁为自己的大意而感到惭愧。

“好了，我言尽于此。”驼背男子说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你们自己掂量。我希望……你们三个都能活着抵达咀魔岛。”

说罢，他就拄动拐棍儿，准备转身离开。

“等等……”鸿鹄见状，急忙接道，“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事到如今，他也没必要继续装蒜了，直接就抛出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的身份和目的，你暂时还不需要知道。”驼背男子没有停下转身的动作，只是用对方堪堪可以听见的声音，轻声回道，“名字嘛……”他犹豫了一下，再道，“你就叫我‘肯（Ken）’吧。”

……

与此同时，甲板上方，船长室中。

黑胡子，正坐在一张椅子上……睡觉。

说是“睡觉”，其实也不太确切，因为他从来不曾真正地“睡着”过。

严格来说，黑胡子应该是在“一边闭目养神，一边做梦”。

这是一种非常微妙、且异常的状态，一般的人类肯定是体会不到的。

在这种状态下，黑胡子甚至比“醒着”的时候更加清醒；他既可以在虚幻的梦境中听取“洛朗”的报告，又能对自己身体周围的风吹草动了如指掌。

这……就是黑胡子的“睡眠”。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优秀的“能力”，但在他自己看来，却是他所背负的众多“诅咒”之一。

“呼……”

突然，在一个毫无征兆的瞬间，黑胡子长吁了一口气，并且……睁开了眼睛。

“非但能不露痕迹地混上我的船来，还出现在了不可能出现的地方……”醒来后，他便用自己那粗糙的嗓子开始自言自语，“呵……我好像闻到了‘异界旅客’的味道……”

第1202章 海盗归来（六）

“抱歉，四条A……”斯诺淡定地甩下牌，随后，抬眼看了看坐在自己对面的、神情愕然的三人，“那么，我就不客气地……”

他一边说着，一边就要伸手去拿眼前的赌金。

“慢！”这一瞬，只听得一声轻喝，同时，又有一只手……迅速地盖在了那些钱上。

而那只手的主人，正是那个留着褐色卷发的瘦子。

“怎么？”斯诺似笑非笑地望着对方，“你想赖账？”

“说什么呢？”那瘦子还未发话，头上包着蓝头巾的汉子便抢道，“你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么？”

“不知道。”斯诺很平静地回答了这三个字。

他这也是实话实说，他的确不知道那家伙是何方神圣。

然而，正是这样一次很“普通”的回应，却让对方的心中窜起了一股子无名之火。

不得不说，这也是斯诺的一种“天赋”——其举手投足间，都会透出一种无形的优越感；一句很平常的、并不算无礼的话，从他嘴里讲出来，却有可能让人发火。而且……越是那种缺乏自信的人，越是容易被他给激怒。

“你小子很嚣张啊！”蓝头巾当时就不干了，他一把拽住斯诺的衣领，拉着对方一同站了起来。

“哎哎~干甚么呀？欺负人是吧？”封不觉的反应也是够快，他噌一下子就凑了过来，嚷嚷道，“你当俺是死人呐？”

“你又算老几？”蓝头巾不甘示弱，用他的大嗓门儿冲着觉哥回吼了一声。

瞅他们这架势，似乎马上就要开打。

不少在他们附近的海盗也纷纷转过头来，准备要看热闹了。

就在这时……

“戈弗雷。”瘦子那略显阴沉的声音又一次响起，“放开他。”

被叫做“戈弗雷”的男人，无疑就是那个蓝头巾；他闻言之后，还恶狠狠地瞪了两名玩家一眼，方才放开了斯诺。

“二位……”待戈弗雷重新坐下后，瘦子又道，“可否……坐下再说。”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还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就是……请你们也注意一下周围的情况。

“行啊，坐就坐。”一秒后，封不觉抢先回应，并不动声色地碰了下斯诺的胳膊。

后者也即刻会意，整了整自己的衣服，一声不响地重新坐下了。

“哼……”待那二人坐定，瘦子便冷哼一声，压低了嗓门儿，言道，“真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遇上高手，而且……还是两个。”

“你扯啥呢？”封不觉抠着鼻屎，大大咧咧地念道，“俺一开始不就说了么？俺玩儿牌可棒着呢……你以为输了之后夸俺们两句，就能赖账了？”

“你还是省省吧……”瘦子沉声接道，“你一开口，我就听出你的口音是故意装出来的，然后我就猜到了……你是打算扮猪吃虎。”他说着，便将视线移到了斯诺的身上，“我本来以为……你找个所谓的‘老乡’来，是想让他做‘饵’，方便你动手。可没想到……你们俩竟然都是‘钩子’。”

“少废话。”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封不觉也懒得再装；

眨眼间，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用一种比对方更有威慑力的神态、更加阴沉的语气，冷冷回道，“道上规矩……开弓没有回头箭，买定没有回手钱。既然你早就知道我们不是‘点儿’了，那要么就别跟我们玩儿，要么就愿赌服输……承认自己技不如人。”他顿了半秒，摆出一脸狰狞之色，“你现在算什么？非但玩儿不赢，还玩儿不起？”

觉哥在“黑话”这一块，也是造诣不浅，虽不知系统是怎么给翻译过去的，但除了那瘦子以外，体毛哥和戈弗雷已然是被他唬得一愣一愣了。

“好……”沉默了片刻，还是那瘦子开口回道，“今天算我栽了……”他把自己那只许久都未移动过的手从赌金上移开了，“钱，你们可以拿走……”

谁都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个“但是”。

“但是……”瘦子道，“你们得告诉我，刚才你们是怎么出千的？”

作为一个老千，瘦子的这番话，就相当于是在认输了。按理说，这个时候，觉哥他们应该给他个台阶下。有道是……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然……

“几个意思？”封不觉却是蹬鼻子上脸，用一种教训人的口气、连珠炮似的问道，“懂不懂规矩？有问这个的吗？你小子到底是怎么混到今天的？”

“你别太过分了！”这回，换体毛哥忍不住了，“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蒜头’哥，你居然敢说他不懂规矩？”

“什么蒜头芋头的，没听说过。”封不觉白了对方一眼，气焰越发嚣张地回道，“还有……你一个‘叠码仔’，插什么话？你以为你那身毛里藏的那几张牌别人真看不出来是吧？”

“够了！”蒜头哥终于也是忍无可忍，喝出声来，“既然你口气这么大，那我倒是要听听……你又是混哪儿的？人物字

号，给我报出来啊！”

他这一嗓子，嚷得有点儿过了……一时间，附近的所有人都把目光投了过来。

“呵……这个问题，你还真问着了……”更加出人意料的是，两秒后，一个厚重、粗糙的嗓音，自桅杆另一侧响起，开口接了这么一句。

咚、咚、咚……

伴随着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那说话之人，一步一步绕着桅杆走了过来，边走边道：“他的名号，连我都有所耳闻……”

此时此刻，除了斯诺之外，所有人都已知道了那个尚未现身的应声者是谁。

“人称是……笑望沧溟千军破，策定乾坤算因果……”

这前两句吟罢，黑胡子的身影，已然出现在了呆若木鸡的“蒜头三人组”身旁。

“……无觉无惧轻生死，非鬼非神似疯魔。”

当黑胡子念完这整段诗号之时，他已站在了觉哥的面前、并与其四目相对。

他们二人……并不急着交流，相见后，只是默然对视，笑而不语。

但甲板上的海盗们，可都把心给提到嗓子眼儿了；别看这几十号人凶神恶煞，但到这会儿，个个都连大气都不敢出。

第1203章 海盗归来（七）

沉默，并未持续太久。

但打破沉默的，既不是黑胡子，也不是封不觉，而是……

“船长——”那时，但闻一个高亢、洪亮的声音，从桅杆顶端的瞭望台上传来，“也许现在不是时候，但我不得不打断你们一下。”

“什么事？”黑胡子的视线依然停留在了封不觉的身上，完全没有移开的意思，但他还是用喊声回应了那名瞭望手。

“东南方向，有一艘船正飞快地朝我们这边过来了。”从这名瞭望手跟黑胡子说话时的语气也能猜出，他也绝非等闲之辈，“依我看……来者不善啊。”

黑胡子闻言，思索了两秒，随后，他又将语气和嗓门儿都调整到了恰当的程度，对面前的封不觉道：“看来……我们得待会儿再聊了。”

“无妨，你先去忙好了。”封不觉摊开双手，用一脸不置可否的神情回道。

“呵……”黑胡子笑了笑，“但我还是得先确认一下……”他顿了顿，“当我在‘忙’的时候，你应该不会乘机做出一些会让我变得更忙的事来吧？”

“不会。”封不觉回道，“事实上，我还准备帮你一把……”他伸出一手，做了个“请”的手势，“可能的话，我希望你把我当成一名盟友、乃至同伴来看待。”

“原来如此……”黑胡子闻言，若有所思地念道，“这就是你这次的‘任务’了吧？”

“算是其中之一吧。”封不觉并没有对黑胡子的措辞表现出

任何的惊讶——纵然是听到了“任务”这样的词儿，“但具体的，我想我无法跟你说明。”

“没关系，知道这点就足够了。”黑胡子说罢，当即转身，说走就走。

他的步伐坚定、稳健、快速、有力……

转眼间，他已一路行到了位于船身中后方的舵手台那儿。

黑胡子站在高处，立于舵手台前的栏杆旁，在众海盗的注视下，肃然伫立。

片刻后，他深吸一口气，再开口喝道：“强盗们！人渣们！我手下的小婊子们！”说到这儿，他露出一个只能用“狰狞”来形容的笑容，“呵呵……很显然，有一群不知死活的家伙冲着我们过来了……”

就在他开始这段“战前演讲”的时候，东南方的那艘快船已然急速逼近；即使是那些目力比较一般的水手，也已经可以隐隐望见那船影了。

但，黑胡子的态度还是很沉着……

他那从容不迫中又带着一点跃跃欲试的状态，源自于他那海上霸者的自信、以及……一份对杀戮的原始渴望。

“我要用他们船长的头骨，来装点我的书架。”

“我要用那群船员的皮肤，来缝制战鼓。”

“我要收集一百根脊椎，制成女王复仇号的船舷雕花。”

“我要装足十二桶人血，充当希腊火（拜占庭帝国所发明的一种可以在水上燃烧的液态燃烧剂）的燃料。”

“我要把他们的船装进玻璃瓶里，作为永久的收藏品。”

“我要把恐惧深深地刻印在他们每个人的灵魂里，让冥河之上也传颂吾辈之名！”

黑胡子声如惊雷，其字字句句，都传入了船上每个人的耳中；即使是甲板下、船舱中的海盗们也全都听到了他的宣言。

“你们……明白了吗？”数秒后，黑胡子问道。

“HO！HO！”整艘船的海盗，不管身在何处，全都整齐、响亮地吼出了这两声。

“很好。”黑胡子的嘴角又扬起了笑，表示他对这样的回应非常满意；停顿了两秒后，他又开口道，“那么……”

就在他说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只听得……侧方传来“呦——”的一声长鸣；紧接着，又带出“嘭”的一记轰响。

原来……有一发敌船的炮弹，恰在此刻落到了距离安娜女王复仇号仅有数米远的海面上。

那炮弹的威力很是骇人，溅起的水花直窜而上，宛似恶蛟出水、来势汹汹。

“哼……”黑胡子见状，只是冷冷一笑。

下一秒，他猛然拔出了腰间的特里同（古希腊神话中的海之信使，海王波塞冬和海后安菲特里忒的儿子）之剑，高举向天，并接着此前没说完的话，高声喝道：“海盗们……升帆！左满舵！”

船长的命令一出，全船的海盗都如离弦之箭般动了起来。

别看这帮家伙平常都是一种懒懒散散、暴躁难驯的状态……到了这个时刻，他们会瞬间变得比任何训练有素的军队更有效率。

只是一晃眼，封不觉和斯诺身边的那些海盗……包括蒜头哥在内……已全都闪得无影无踪。

跑的、滚得、爬的、荡的……

海盗们就像一群飞散的蜜蜂、又像是跳跃的猴子，在甲

板上忙成一片。

在为数不多的“干部”们的指挥下，这几十人以乱中有序的节奏，迅速地升起了帆、架好了炮，备好了弹药、刀枪、抛索……

总之，是个个儿都进入了备战状态。

而那来袭的敌人……虽然现在身份还不明了，但这种敢于对黑胡子海贼团动手的角色，肯定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船长——是‘褐藻号’！”又过了一小会儿，当那艘船的轮廓变得逐渐清晰时，瞭望手高喊了一声。

黑胡子听到这名字时，神色依然未变，只是问道：“挂的是谁的旗？”

“独眼骷髅旗！”瞭望手回喊一声，停顿一秒后，他又补充道，“是‘疯眼’！”

当他说出这个名号时，甲板上的大部分海盗都微微一怔。

封不觉和斯诺都是很善于察言观色的，他们立即就从这群海盗的反应中推断出了什么。

“你也看到了吧？”斯诺当即轻声问道。

“啊……”封不觉道，“从周围这些位的神色变化来看……那个‘疯眼’不太好对付啊。”

“嗯……”斯诺沉声接道，“但再怎么不好对付，也没有黑胡子强吧？”

“那必须的。”封不觉应道，“但……正是这种‘只比黑胡子略低一个档次的敌人’，才更加难缠；通常来讲……两个实力差距不是很大的海贼团对上，最后无论谁赢，都会是‘惨胜’之局。”说到这儿，觉哥眼神微动、话锋一转，“另外……我很在意啊……”

“在意什么？”斯诺很快便发现，封不觉的目光正在朝下移

动、好似在“透视”着甲板下面的东西。

“刚才掉进海里的那发炮弹……”觉哥喃喃念道，“有点不寻常……”

“哦？”斯诺闻言，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思绪一衔，接道，“嗯……经你这么一说……的确是很奇怪啊。方才那发炮弹打过来的时候，对方的船离我们还非常远；假设他们的炮击射程就是这么远，那何必再继续接近呢？就算他们有接近的理由，那又为什么不在接近的过程中再次射击呢？”

他的这番自问式推理，所能得出的结论，正是觉哥刚才那句话的意思——那枚炮弹是“特别的”、甚至是“唯一的”。

但其具体有什么作用，即使是封不觉，目前也还不知道。

“扬帆！全速前进！”就在两名玩家对话之际，黑胡子的声音又一次响彻了全船。

这一刻，安娜女王复仇号已经在先前那“升帆并左满舵”的调整下，转到了与褐藻号船首相对的状态；也就是说，黑胡子的这一次命令，基本等同于让船员们开着船正面朝敌船怼过去。

“船长。”这时，在那舵手台上，一直默默站在黑胡子身边的一名黑人男子，面露凝色地开口，对黑胡子道，“对方现在是顺风，而且……已经达到了那样的航速，我们若这样正面和他们相撞……”

“厄迪尼。”黑胡子打断了他的话，叫了他一声。

“您有什么吩咐？船长。”厄迪尼即刻恭敬地应道。

“这场战斗，你不用参与。”黑胡子接道，“你现在……先去海里走一趟。”

厄迪尼对这听起来像是自杀指令的命令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或疑问，他只是平静地问道：“您要我在海里做什么？”

“刚才落下去的那发炮弹有点问题。”黑胡子也是十分冷静地回道，“你去检查一下……若是一切正常，你再回来支援。”

“是，船长。”厄迪尼接令，二话不说，一个转身、迈开大长腿就朝着侧舷飞奔而去。

在冲到甲板边缘时，他就飞身一跃，跳入了船外那浑浊晦暗的海水中。

……

与此同时，褐藻号上。

“船长！对方调转船头，正面朝着我们过来了！”他们的瞭望手也在跟船长喊着话。

“废话，都那么近了，我自己会看。”船头，一个身着深蓝色船长服、满脸横肉、左眼戴着一个黑眼罩的男人，立即就用暴躁的语气回应了他的那名船员。

这个男人，就是疯眼……

“疯眼”这个名字，显然是他当上海盗以后的绰号，至于他的本名叫什么……他自己都已经忘了。

虽然疯眼的左眼常年戴着眼罩，但实际上，他的那只眼睛并没有瞎。

看到这里，肯定有很多人已经在琢磨了……他是不是有写轮眼啊？那眼罩是不是灵力制御装置啊？

嗯……答案将在下一章中揭晓。

咱们还是接着来说故事……

疯眼对自己的瞭望手嚷了一句后，便横踱两步，走到了另一个人的面前。

然后，他这堂堂的船长，竟然换上了一种近乎献媚的口气，言道：“呃……大师，您看……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做？”

被疯眼唤作“大师”的这个人，全身都裹在一件土色的西式

僧侣袍中，其脸部也完全蒙在一片阴影里；这样的状态，即使是站在他的面前，也无法看到他到底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人是鬼……

“这就不用我来教你了吧？”大师的嗓音听上去也没什么特别的，很普通的男声，二十岁到四十岁的男人都有可能具备这样的嗓音，“海战怎么打，你比我要清楚。”

“那……我就见机行事了？”疯眼试探着应道。

就在“大师”准备回答这句话时，突然，隐藏在僧侣袍中的他……发现了某种异样，其心中瞬时念道，“那是……封不觉？”

也不知他是用了什么方法，在两船尚有一定距离时，便察觉到了觉哥在黑胡子的船上。

“不仅如此……‘那两个家伙’也在。”大师心中又道，“不行……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跟他们接触，我得在他们发现我之前离开。”

他几乎在瞬间就做出了跑路的决定，并不动声色地开口道：“疯眼，我要去船舱里拿点东西，这里……由你全权处置。”

撂下这句话，他便欲转身走人。

“诶？这……”疯眼见状，赶紧上前追问道，“大师，这眼看着就要开打了，您这是……”

“嗯？”大师根本没打算跟疯眼做任何解释，他只是用不悦的语气，吐了个音节出来。

仅仅是这一举动，就把疯眼吓得后退了一步。

“抱……抱歉，是我多嘴了，大师您请……”疯眼急忙低下了头，又连退了几步，“这里……我会处理好的。”

大师没有再跟他说什么，默然地离开了。

直到其身影进入了甲板下的船舱、脱离了疯眼的视线，

后者才长出了一口气。

“切……这混蛋，又不知在搞什么幺蛾子。”就算对方已经走远了，疯眼也不敢大声把这话说出来，只是小声嘀咕着。

从疯眼这反应不难看出……他压根儿就没想过那位“大师”会临阵脱逃。

在疯眼的认知中，方才这位“大师”的实力远在黑胡子之上，这也是他这次“进攻”的最大信心和依靠。

疯眼坚信，本来就只比黑胡子“差一点点”的自己，只要有了这个比黑胡子还要强的存在帮忙，妥妥儿地可以将海贼王……哦不……海盗王的名头给夺过来。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疯眼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一分钟前，他已经成为了一场“变局”中的牺牲品。

第1204章 海盗归来（八）

一分钟过去，两船之间的距离已然不足二十米，眼瞅着就要撞上了。

但是，黑胡子却始终没有下令开炮……

而疯眼那边……虽然摸不清黑胡子在打什么主意，但他并不是那种会因为些许疑虑就改变原定计划的船长，所以……他还是按照原本的设想，在冲撞之前的时刻发动了一轮炮击。

轰轰轰……

伴随着一阵震耳的轰鸣，十六发炮弹分别从褐藻号那十六门船首炮的炮管里飞了出来，并无一例外地轰在了安娜女王复仇号的船身上。

然而，这轮弹无虚发的炮击，却是毫无作用。

那些炮弹打在女王复仇号的船体外壳上……竟连一丝裂痕都留不下，仅仅是给船上的海盗们造成了一点点震荡感而已。

“切……就连褐藻号的炮都不行吗……”见此情景，疯眼啐了一声，念道，“那船果然是怪物……”

对于这一结果，他虽有不甘，但并没有感到意外。

因为……疯眼已不是第一次站在安娜女王复仇号的敌舰甲板上了。

事实上，他可能是混沌之海上被黑胡子海贼团打败后生还次数最多的海盗……

……

很多年以前，当疯眼还在当船童时，他所在的那艘军舰

就被黑胡子海贼团突袭过。那次，他们船上的士兵几乎全军覆没，疯眼躲在了厨房的排烟管道里，才逃过一劫。

过了一些年，疯眼混成了某知名海贼团的水手长。但他运气不好，某日，他所在的海贼团被黑胡子击败、并遭到了吞并。

那一回，疯眼被活捉了，但他在船长被杀的情况下仍旧拒不投降。

黑胡子见他很有骨气，便决定给他一次“机会”。

至于那“机会”的具体内容，就是——在疯眼的身上留下十几个浅浅的刀伤，然后将其扔进一片鲨鱼群集的海域。

结果，疯眼还真就没死……他从鲨鱼群的攻击中活了下来，并回到了附近的岛屿，以那位死去的船长之名召集了一批旧部，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上了“船长”的交椅。

就这样，又过了很多年，疯眼自己终于也成为了令人闻风丧胆的大海贼，走上了他海盗生涯的第一个巅峰期。

但……或许是命运使然，结束他那“巅峰期”的，还是黑胡子。

即使那时的“疯眼海贼团”兵强马壮、风头正劲，但终究不敌那恐怖的海上霸者。

在一场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的海上厮杀后，疯眼输得一败涂地……整个海贼团里，除了他以外的所有船员无一幸存。

最后，疯眼抱着带走一个是一个的心态，点燃了自己船上的火药库。

可没想到……他居然又没死。

此后半年的时间，从那场爆炸中奇迹般生还的疯眼一直躺在病榻上养伤。

直到某一天的早晨，黑胡子的“死讯”，忽然传遍了整个混沌之海。

当时没有人想到，这条消息背后的“意义”有多重大，而当人们回过神来时，“四柱神”的时代已然来临了。

……

砰——

叱啦叱啦……

碰撞，发生了。

两艘海盗船的船首猛然一触、便立即各自偏向一方，两船的船舷互相摩擦，发出了阵阵令人抓狂的蹭响。

“小崽子们！以疯眼的名义！”

“以黑胡子海贼团之名！”

两边的船长几乎在同时喊了一声。

两艘船上的凶神恶煞们也都在第一时间响应了己方船长的号召，他们每个人都拔出了身上的武器、怒视着敌船上的敌人们，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咆哮。

“杀！”

“给我杀！”

一秒后，黑胡子和疯眼异口同声地下达了开战的指令。

那一瞬，杀声震天，杀意炸裂。

渐渐相衔的船身之间，高低略异的甲板之上，上百名久经杀阵、刀口舔血的凶徒……展开了生死之战。

绳索、人影……飞掠而起。

刀剑、枪炮……金铁齐鸣。

诚然……和“陆上战争”相比，“船”这个战场实在太小了，一场战斗下来，双方的参战人数也极为有限。

但是，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明白……这里，才是真正的修罗之地。

这是一片无处可逃、寸步难退的战场。

这是一群无惧生死、近似癫狂的战士。

海盗间的厮杀……是混乱的，他们没有整齐的队形、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禁用的手段、甚至没有基本的怜悯。

但……这混乱之中，却又隐含着一份精巧、一份华丽。

那每一轮、每一招……人与人之间的交锋，都宛若一段游走在生死边缘的舞蹈。

其中的每一个舞步，都无法捉摸、且永不重复……

当这些舞步汇聚在一起，便成了一场无与伦比的表演——演绎着一篇由鲜血和力量汇成的、属于海上男儿的诗歌。

……

“我说……”斯诺手持西洋剑，一边应付着身侧的敌人，一边对不远处的封不觉说道，“你能不能稍微认真一点，顺便过来帮我一把？”

“哈？”而封不觉这边，手里拿着把厨刀，做着和斯诺一样的事，“有必要吗？”他瞥了斯诺一眼，回道，“我看你打得还是比较游刃有余的嘛。”

“我的确还有余力跟你讲话，并且能保持语气平稳。”斯诺即刻回道，“但这并不表示我在战斗中有任何的优势可言。”他也不等觉哥回应，顿了一秒后赶紧又接了一句，“说实话……据我估计，我面前这位仁兄最多再攻个十招左右，我就无法招架了。”

“这样啊……”封不觉闻言，笑了笑，“唉……真没办法呢……”

道完这句，他便身形一晃，卖了个破绽。

正在和他交手的那名海盗一看有机会，顺势就追进半步，发力斩下一刀。

这一刀，绝不寻常……那柄水手弯刀的弧形刀刃上，竟迸发出了莹莹的蓝芒；这俨然是“技能级”的攻击了。

当然了，封不觉也早有准备，他本就是想用技能来解决眼前的战斗，才会卖招诱敌的。

那电光火石之间，觉哥使出了他那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怪诞身法，以一个常人想都想不到的动作，回手朝对方捅了一刀；同时，他又用那只并未持械的、在对方看来不可能用来防御的手……发动了【灵犀一指】，稳稳夹住了敌人斩落的刀刃。

他这异攻妙守的奇招祭出，胜负立分。

觉哥收回那染血的厨刀后，与他战斗的那名海盗先是瞪大了眼睛，低头看了眼自己胸口的伤，随即……便颓然倒地；其呼吸停止之时，眼中斗志仍未散尽……

在死亡降临的那一刻，他眼前闪过的是过往人生的走马灯，还是一片漆黑和冰冷？他耳边响起的是天堂的钟声，还是地狱的凄嚎？他心中念着的是尚未实现的梦想，还是了无遗憾的释然……

这一切的一切，都不会有人再知道，也不会有人再提起。

无名海盗的一生，并不浪漫，也谈不上悲凉。

他们就像海里的鱼虾，即使偶尔跃出水面，也未必会被人看到；即使被人看到，也没有人记住。

浪漫和悲凉，只属于强者，属于那些海盗中的王。即使是极恶之名，他们也乐于被人千古颂扬。

“我来了！”搞定了与自己缠斗的敌人后，封不觉便转身朝斯诺那边突去；接近时，他还喝了一声，告知对方自己就要出手了。

见得这番举动，那个正在和斯诺打斗的海盗自然不可能无动于衷；身为疯眼手下的海盗，他的实力跟黑胡子海贼团

的人也差不了多少，说得再直白些——很强。

眼瞅着两名玩家要联手来解决自己，这家伙当即就使出了杀手锏……

但见，他忽地挺直身体，横刀在腰、刀刃朝外……随后，他整个人就像是陀螺一样自转了起来，并用相当快的速度朝着斯诺逼近了过去。

“嘁——”斯诺见势不妙，神情一紧，匆忙疾退。

“嚯~这剧本里的NPC个个儿都会放技能是吧？而且这货好像是开大了啊。”冲杀而至的封不觉也不得不止住进势，以避免撞到敌人的刀口上，“说起来……这招好像在哪儿见过啊，难道是传说中……MACK（街机游戏《名将》中人物）的旋转刀轮？”

叮叮当当……

就在觉哥吐槽之际，斯诺已被逼到了甲板边缘，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他只能用手中的西洋剑发动了一招【七星光芒剑】来硬顶对方的“旋转刀轮”。

一时间，超高速的西洋剑击和那电锯般的刀轮之锋碰出了一连串急促的金鸣，空气中也迸发出了一片片凌厉的火花。

“那种事情怎样都好吧！”斯诺终究是沉不住气了，技能未尽，他已高声道，“赶紧想想办法啊！”

“办法啊……”封不觉悠然地念叨了半句。

就在斯诺的技能放完，被刀轮逼得准备跳船时，觉哥终于又动了……

叱——

呼——

瞬时，红芒一现。

封不觉瞬开了【灵识聚身术-改】，用一种超出了斯诺动

态视力的速度，抓到了后者的肩膀。

一秒后，伴随着衣襟破风之声，两人的身形骤然出现在了距离那海盗七八米远的地方。

“嗯？”被封不觉带着瞬移了位置的斯诺，先是因眼前的景物变幻而愣了愣神；紧接着，他就反应过来，看向觉哥道，“飞沙风中转？”

“你小子对我研究得挺透彻嘛。”封不觉拉长了嗓门儿应道，“连我的技能名你都记下了，没少看我的比赛录像吧？”

就这两句话的工夫，方才释放刀轮的那名海盗便已停下了旋转，并重整架势……朝他们俩杀了过来。

非但如此，由于位置的变化，封不觉和斯诺又进入了另外三名疯眼海盗的攻击范围。

此刻，那三位也趁势围了上来。

就这样……刚刚才有所缓解的局面，顷刻间急转直下。

“不好办呐……”此时，封不觉心中暗忖道，“周围的友军太多了，用岚脚的话肯定会有误伤……若是我一个人也就罢了，有很多办法可以处理；但现在多了一个累赘，事情就……”念及此处，他萌生了一个不太好的念头，“要不然……我干脆把他给……”

噗噗噗噗——

正当觉哥谋划着“卖队友”的时候……突然！

四支光之箭矢自甲板下方飞窜而出，像是捅破窗户纸一样射穿了厚实的甲板，继而又十分准确地钻入了那四名疯眼海盗的菊……呃……身体中后部。

零点五秒过去，四道青白色的光芒顶穿了那四人的天灵盖，四朵由脑浆和鲜血组成的血花也在他们的头顶绽开了……

“嗯……来得还真是时候。”封不觉不用想都知道这四支箭

是出自何人之手。

果然……两秒之后，一身白衣的鸿鹄用某种光束攻击割开了一块甲板，从底下的船舱里跃了出来。

“有没有搞错啊……”鸿鹄站定后，便快速环视四周，并用牢骚般的口吻念道，“还没解决吗？”他说着说着，就把目光定在觉哥身上了，“你这是实力划水啊……”

“反正我们什么都不干也会赢吧。”封不觉耸肩应道，“节省点儿体能和灵力不好吗？”

“你身份都暴露了还装什么大头蒜啊……”鸿鹄用单手扶了扶自己的眼镜，也不等觉哥再说什么，就接道，“总之……斯诺小哥由我来掩护就行了，你赶紧去活动活动……”

说到这儿，他忽然拉开手中的弓，头也不回地朝着自己的侧后方盲射了一箭。

却见，光矢一闪……紧接着，鸿鹄侧后方三米处，一名隐身的海盗赫然现形。

那货显然还处于一种懵逼的状态，恍然间，他用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丢下了手中的刀，举起双手，捂住了自己脖子上那个被光矢贯透的血洞，并保持着这样的姿势……脸朝下栽倒在了甲板上。

“这剧本的难度比我们先前所想的要高，而且……我还有些意外的发现。”而手起箭落、完成秒杀的鸿鹄，却是若无其事的样子，接着先前的话道，“咱们最好还是谨慎一点行事，免得玩儿脱了。”

第1205章 海盗归来（九）

“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封不觉考虑了几秒，然后，用一脸贱贱的表情对鸿鹄道，“那我就勉为其难地稍微‘认真’一下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那副欠揍的样子，鸿鹄脑中浮现的却是以下四个字——“这回稳了”。

而觉哥也没有让队友失望，其话音未落，身形已动。

开启了【灵识聚身术-改】之后，封不觉的身影便骤然化为一道赤芒。

他在甲板之上横冲直撞、往返穿梭、无人能挡，所过之处……尽是血雾乍起，人头横飞。

原本还算均势的战局，在封不觉一人之力下，即变为了碾压……

“呵……虽说是意料之外的发展，但似乎是好事呢……”站在高处望着这一切的黑胡子，此时也露出了一丝笑容。

另一边，疯眼的反应则与黑胡子截然相反。

“该死！那是什么？那是谁！”疯眼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急火攻心，他一边嚷嚷着，一边就抓起了身边的一名船员，恶狠狠地朝其吼道。

“我……我不知道……”那名船员无故躺枪，完全不知所措。

“嗯……”疯眼气得直磨牙，但仍未失去理智，所以，他在稍稍抑制了一下情绪后，便放开了对方，接道，“快……快去请大师出来！告诉他……再不来咱们就要全军覆没了！”

“是……是！”那船员连滚带爬地应声，并转身朝着船舱跑

去。

就在那个喽啰踉跄跑远之际，忽然……异变又生！

说时迟，那时快。

赤芒闪，人影现。

晃眼之间，方才还在甲板上收人头的封不觉……竟已来到了疯眼的面前，挥刀便砍。

“哼……不自量力！”面对这奇袭，疯眼却没有显出半点恐惧和慌乱。

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位能与黑胡子一争长短的海盗船长，他本人的战斗能力也是非常出色的；即使是开着技能的觉哥，也没能达到摆脱其动态视觉的速度。

啪——

下一秒，只听得一声掌鸣。

疯眼竟对觉哥来了招“空手入白刃”，而且……还成功了。

“卧槽？”这会儿身边没有队友，封不觉的脏话脱口而出，“可以啊你。”

“小子……”疯眼没有接觉哥那话，而是自顾自地问道，“这刀……是篆颉尊给你打造的吧？”

“哦？”封不觉有些意外，对方竟一眼就识出了这把厨刀的出处，“这你都能看得出来？”

“哈！”疯眼干笑一声，喝道，“那老东西的附魔咒印……就算隔着几十米我也能认得！”

伴随着他那逐渐加大的嗓门儿，一记蹴击冷不防地杀至。

由于疯眼的双掌死死夹住了【必须破防之刃】，封不觉无法抽刀回身，情急之下……觉哥只能放开了手中的武器，旋身回闪。

这样一来，虽然疯眼那一脚落空了，但他却成功地夺走了觉哥的武器。

“看来……”封不觉尚未站定，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早在我接近你以前，你就已经知道了这把刀的特性了……”

这一秒，觉哥才后知后觉，对方正是为了规避【必须破防之刃】的特效，才选择了“空手入白刃”来接招，并且……从一开始就有了夺刀的打算。

“那当然了。”疯眼轻巧地将夺下的厨刀一甩一接，握住其刀柄道，“你当着我的面，杀了我那么多手下，我要是连这点事都看不出来……”

话才说到一半，他便忽然做出了一件让觉哥也大吃一惊的举动。

但见，疯眼将厨刀一横，两手各钳一段，发力一拗。

紧接着，刀刃处传来“乓”的一声，那完美级的装备……就这么应声而断。

“……那我还是疯眼么？”花了两秒钟，完成了这断刀之举后，疯眼的后半句话也恰好说完。

而站在他身前三米开外的封不觉，非常罕见地……愣了两秒钟。

两秒后，觉哥好像回过味儿来了，他虚起眼，摆出一副痞相，用一种笑中带怒的语气说道：“你居然……拆我装备？”

……

与此同时，安娜女王复仇号的某个船舱中。

“啊呀呀……”自称为“肯”的驼背男子望着一面墙壁，似笑非笑地念道，“疯眼那家伙……做了不可挽回的事情呢……”

……

“哈！”另一方面，疯眼还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他还在用挑衅的态度对觉哥道，“拆你的刀算什么？我还要取你的命

呢……”

“少啰嗦！”封不觉当即喝道，“命有个屁用！”

他这微妙的台词，让疯眼的脑筋有点转不过来了，后者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呢。

“你小子神志不清了吗？”疯眼也没怎么纠结这事儿，他很快就抽出了自己腰间的佩剑，准备动手杀人，“呵……也罢，既然你觉得自己的命还不如一把刀值钱，那我就尽快送你上路好了。”

说完，他提剑就削，剑锋直取觉哥颈侧。

封不觉见状……不假思索，顺势抬手，用两根手指就把对方的剑刃给夹住了。

“哦？”疯眼本以为，眼前的男人只是个速度型的高手而已，依靠着篆颉尊的武器才能大杀特杀；未曾想……对方竟能在手无寸铁的状态下，仅用手指就接住自己的攻击。

虽然疯眼这一剑只是“随便一挥”罢了，根本不是技能、甚至没用上全力，但他毕竟是个BOSS级的角色，基础力量就相当强悍；若换成是一个一般的海盗喽啰，别说用手指防御了……就算拿着兵刃去格挡这一剑，也会被震退数米的。

因此，觉哥这手【灵犀一指】，着实让疯眼吃了一惊。

“看起来……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一些。”不过，这种程度的惊讶，依然不至于让疯眼害怕，“我就在杀你之前，顺便问问你的名号好了。”

“疯……”说出这第一个字时，封不觉甩手放开了剑锋，并后跳了一大步。

“不……”说这第二个字时，他二指一并，插进了自己的肋下二分之处。

“……觉！”第三个字他是吼出来的，与吼声一同迸发的是他那伤口中的血。

听到那三个字，疯眼的表情就变了。

他显然听过“疯不觉”这个名字，而且耳闻的次数还不少。

“原来如此……”停顿了数秒，疯眼沉声念道，“假如你不是在冒充他，那还真是人如其名啊……”

此刻，他的确是猜不透觉哥的自残之举意欲何为，只能用“疯狂”来解释。

“你……喜欢拆装备是吧……”封不觉没有理会疯眼的话，他用杀气腾腾的目光瞪着对方，并将自己那只沾满鲜血的手高高扬起，“我就跟概率之神一起……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话之间，其伤口处流出的鲜血竟是飞聚而起，来到他的手中……汇成了一柄兵刃的形状。

看到这里，想必各位也都明白了——封不觉捅伤自己的行为，就是为了发动【贪婪邪典】。

在付出了“一品脱鲜血”以及“最大体能值和灵力值的35%”后，他便可以从虚空中召来一柄“品质至少为完美的武器”。

不知是不是因为他用了自己的血，这一回，“概率之神”很给他面子……

【名称：魔剑·阎帝】

【类型：武器】

【品质：传说】

【攻击力：？？？】

【属性：闇】

【特效：使用者的灵术系技能变为无冷却时间（在适当的发动条件下），且消耗减少为原本的四分之一】

【装备条件：该武器由“贪婪邪典”召唤，持续时间尚有1：39】

【备注：死国至高无上之神器，开启“末日天罚”之魔武。】

此剑，通体紫红、剑镗如翼；剑身镶有无数宝石，点点缀银。

当这【魔剑·阎帝】出现在封不觉手中时，原本晴朗的天空……竟陡然变色。

一时间，乌云蔽日，日月无光。

就连那海上的风……也在这时悄然停息了。

“这是什么！”疯眼是识货的，所以他一看到这柄剑就大惊失色。

事实上，远在另一艘船船尾的黑胡子，这会儿也是一脸的凝重。

要比喻的话，眼前的情形就好比是……两支冷兵器时代的军队正在火并，但突然间……战场上出现了一台高达。

“问得好！”虽然疯眼那句话根本不是提问，但封不觉还是大声接道，“这叫做……魔剑……”

话还没说完，剑已经落下。

就连封不觉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剑的后果竟是……

……

十分钟后。

天空，又一次放晴了。

此时，三名玩家皆已站在了安娜女王复仇号的船长室里。

倒不是他们三个想站着，只是……船长室的空间并不宽敞，里面总共只有一张椅子、且已经被黑胡子占了。

“混沌之海上，有三艘被誉为‘传说’的海盗船。”黑胡子说这话时，十分舒坦地坐在椅子上，对于客人们只能站着的现

状，他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妥，“其一，是黑珍珠号；其二，是飞翔的荷兰人；其三……就是我这艘安娜女王复仇号。”

言至此处，他顿了顿，再道：“而在这三艘船之外，还有十一艘船，是仅次于‘传说’的存在，它们被称为‘Eleven’……”

“让我猜猜……”斯诺耸肩接道，“褐藻号……就是‘Eleven’的其中之一？”

“嗯……”闻言，黑胡子从鼻子里呼出了一股气，然后，转过脸去，透过船长室里的舷窗朝外望了一眼。

透过那圆形的窗口，刚好可以看到海面上那尚未完全沉没的、已折断成两截的褐藻号海盗船残骸。

“曾经是……”黑胡子把斯诺那句话里的is纠正为了was，并趁势朝着房间另一边的觉哥投去一道埋怨的目光。

“干嘛？”封不觉脸皮多厚啊，他毫不畏怯地迎上了黑胡子的视线，还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怪我咯？”

“此刻你身后架子上的那些玻璃瓶里，装的都是过去被我征服的海盗船。”黑胡子换了一种方式来回答觉哥的问题，“更确切点说……是我认为‘有收藏价值’的海盗船。”他抬手朝那个方向指了一下，“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在那两个写着‘黑珍珠’和‘飞翔的荷兰人’的瓶子下面，有两排……共十艘船，以及一个空出的位置。”

封不觉没有回应这句话，他站在那儿东张西望，假装没听见对方说什么。

而鸿鹄和斯诺则是在一旁尴尬得直翻白眼。

“拜你所赐……”黑胡子等了四五秒，见对方不说话，便自己接道，“那个位置恐怕得永远空着了。”

“我要是你的话……”封不觉歪着头，用非常随便的语气回道，“就换个新的架子。”

“你可真会聊天。”黑胡子面无表情地接道。

“还好吧。”封不觉应道，“哦……对了，趁着你现在心情不好，我再告诉你个坏消息……你那三桶枯叶酒已经没了啊。”

这句话出口的时候，鸿鹄和斯诺不约而同地后退了一步，远离了觉哥的身旁。

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这么做，大概……是担心黑胡子从桌子那头翻过来砍人吧。

“呵……呵呵……”这下，黑胡子也有点怒极反笑的感觉了，他抽动着嘴角，言道，“我只听说过‘趁着别人心情好的时候宣布坏消息’的做法，你这种套路我倒是头回见啊。”

“那是啊……像我这么会聊天的人，一向是尽量避免在人家心情好的时候去破坏别人情绪的。”封不觉那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态、万贱归宗级的措辞、以及无懈可击的流氓逻辑……着实是令人三观动摇、反应不能。

“那我还得谢谢你咯？”连黑胡子自己都在惊讶，为什么自己还没翻脸。

“不用客气。”封不觉继续大言不惭地应道，“正所谓大恩不言谢，像我这种淡泊名利的人……你用行动来回报我就行了。”

“嗯……”黑胡子的手在发抖、肩在发抖、连身体都在抖……但和他内心深处的震颤相比，这都不叫事儿。

若是在以往，他这时应该会开口骂一句“妈德尔法克儿”（请自行领会这个词的英文原意），然后冲上去把觉哥给撕了。

但今天，黑胡子的反应却是：“那么……你想怎么样？”

第1206章 海盗归来（十）

牢房。

昏暗的牢房。

疯眼在无数的牢房里待过，但女王复仇号上的这个，显然是与众不同的，否则……也关不住疯眼这样的角色。

咚——咚——

忽然，一阵十分独特的脚步声响起。

它穿透了起伏的海浪声，由轻变响、由远及近，传入了疯眼的耳中。

疯眼不用看都知道，来的人是黑胡子。

“你是来羞辱我的吗？”没等对方站定，疯眼已开口问道。

“我……没有羞辱你的资本。”下一秒，黑胡子的身影便从阴影中走出，显现在了不算太明亮的灯光下。

疯眼抬起头，望了对方一眼；隔着牢房的栅栏，他看到了一张神情复杂的面容。

“成王败寇。”疯眼接道，“‘胜利’，不就是资本吗？”

“胜利？”黑胡子将那两个字重复了一遍，冷笑一声，反问道，“什么胜利？我赢到什么了？”

疯眼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名声？”黑胡子边说边否定道，“我已经是混沌之海的霸主了，还要怎样的名声？”他顿了顿，“财富？”他露出不屑的表情，“且不说你的船、以及上面的所有东西都已经沉入大海……就算没沉，那艘船上唯一能让我感兴趣的东西就是它本身了。”

说到这儿，他笑意更甚，但笑容中却透出几分讽刺的意味：“呵……再退一步讲，就连‘杀戮的快感’和‘成就感’这些东西，我都没能得到；这样的‘胜利’……意义何在？”

“那你来找我是为了什么？”疯眼应道，“难道你准备把我放出来跟你单挑？”

“哈！”黑胡子干笑一声，垂目望向了疯眼的右肩。

此刻，那个肩膀的下方……已经没有胳膊了。

“还是等你的手重新长出来再说吧。”黑胡子摇着头念道。

“什么意思？你还打算让我活下去？”疯眼神情微变，试探着问道。

“是的。”黑胡子平静地回道。

“这玩笑并不好笑。”疯眼说这句时，也的确没有笑。

“你……几时听说过……”黑胡子也收起了笑容，用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对方，沉声道，“……我黑胡子会开玩笑？”

疯眼愕然，接着，他沉默、他思考……

十余秒过去，疯眼想通了：“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回答我几个问题就行了。”黑胡子接道。

“哼……”疯眼的态度还是很差，“我可不敢保证，自己会说实话。”

但黑胡子好像并不在意这些，他无视了对方那“不识抬举”的反应，直接问道：“红环……还活着吗？”

他口中的这个“红环”，也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大海盗；据黑胡子所知，“褐藻号”应该是红环的船、而不是疯眼的。

“原来如此……你是要问这个啊……”疯眼想了想，回道，“他死了。”

“你杀的？”黑胡子追问了一句。

“干什么？你想为他报仇？”疯眼用问题回答了问题。

“未必。”黑胡子则用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重新把球踢了回去。

“呵……”疯眼冷笑一声，“随便吧……反正你也不是‘他’的对手。”

“‘他’？”黑胡子眼神一凌，接道，“是你口中的这个‘他’……杀死了红环吗？”

“没错儿。”疯眼回道，“这事儿我也没必要瞒你……反正有很多人都看见了，不用多久，消息就会传遍整个混沌之海……”他稍稍停顿了一秒，回忆道，“大约是在两天前，我和几名手下在吉沸岛的酒馆里喝酒，当时红环也在；黄昏时，‘他’来了……穿着一身僧侣袍，像个无形的幽灵；当‘他’走进酒馆的那一刻，季节仿佛都变了……变成了冬天。”说到这儿，疯眼吞了口唾沫，“‘他’进门之后，径直走向红环，用只有他们俩听得到的音量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谈话的具体内容，我只知道……红环当场就大发雷霆，并准备在酒馆里直接动手杀人。”

“但……最后丧命的却是红环自己？”听到这儿，黑胡子接了一句。

疯眼微微点头，继续说道：“我从没见过那样的人……如果‘他’还算‘人’的话。”他耸了耸肩，“以我的判断，他的力量至少与之前疯不觉拿出的那把【魔剑·阎帝】属同一级别，甚至更强……所以，当‘他’把红环弄得灰飞烟灭、然后走到我的面前，问我‘有没有兴趣成为褐藻号的船长’时，我回答了‘是’。”

“你是想说……”黑胡子接道，“你带领海贼团来进攻我，其实是‘他’的意思。”

“哈！哈哈哈哈……”此言一出，疯眼大笑出声，“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黑胡子。在‘他’的眼里，你……我……都是小人物。我今天会遇上你，纯粹是巧合，而进攻你……也是我的主意；‘他’只是在我提出这个主意后表示了赞同而已。”

“那么……‘他’原本的‘目的’是什么？”黑胡子又问道，“还有……‘他’现在又在哪儿？”

“切……我还想知道呢。”疯眼忿忿念道，“就在进攻开始前，那家伙突然找了个借口、跑进了船舱，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至于‘他’的‘目的’……你觉得他可能会告诉我吗？我唯一知晓的就是，他想去的地方……是咀魔岛。”

“咀魔岛”这三个字一出，黑胡子即刻陷入了沉思。

黑胡子用去片刻，整理了一番思绪，这才再度开口：“最后一个问题……”他微顿半秒，问道，“你最初发射的那枚炮弹，究竟是什么东西？”

“哈？”疯眼闻言，明显一愣，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哦……你说那个啊。那发炮弹是‘他’在发射前不久凭空创造出来的，据他所说，这是‘为了保险起见，预先埋下的伏兵’。”他摊开双手，接道，“但除了飞得特别远之外……我完全没看出那玩意儿还有什么不凡之处。”

“哼……”黑胡子听到这句，冷笑一声，念道，“这样啊……”

“听你这口气……”疯眼察觉到了什么，“那炮弹有什么问题？”

“当然有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黑胡子回道，“半小时前，我就让我的大副到海底去查看那枚炮弹的情况。”他的脸色阴沉下来，“结果……他到现在还没回来。”

第1207章 海盗归来（十一）

很多年以前，厄迪尼也是一名海盗船长。

他冷酷寡言、心狠手辣；杀人越货、无恶不作。

他所指挥的海盗船“冰镐号”，亦为“Eleven”之一，在混沌之海上声名赫赫。

而如今，厄迪尼已成了黑胡子的大副，他是后者最忠实的部下……没有之一。他当年的战船，也早已被装在了玻璃瓶里，静静地沉睡在安娜女王复仇号的船长室的架子上。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此处不做过多的赘述。

即使我用非常正经、乃至是悲壮的措辞，配合上一段史诗般的剧情来告诉你们厄迪尼是如何臣服在黑胡子的力量和王者之风下的……也没有什么卵用。

因为……无论如何，你们终究会认为这后面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交易。

所以，我决定放弃这种意义不大、且肯定是徒劳的尝试……迁就一下你们这群思想已经污得无可救药并对此不以为耻的读者。

咱们接着来看故事……

正当黑胡子在地牢里跟疯眼对话时，三名玩家已然回到了甲板上。

不久之前，封不觉已经在船长室里跟黑胡子达成了共识。

简单地说——合作。

黑胡子会在不损伤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尽量配合玩家完成任务，而玩家们也会力所能及地给予黑胡子一些帮助。

这，显然是一个双赢的协议……

至少到目前为止，玩家们所接到的任务还没有显示出要与黑胡子发生冲突的地方，既然他们本来就要和海贼团一同行动，那适当出点力也是理所当然的。

“嚯～看来这个剧本的水很深啊……”此时，封不觉和斯诺刚好听完了鸿鹄的叙述，觉哥顺势就摸着下巴念道，“按照你所说，那个神秘人‘肯’……居然比黑胡子更早地发现了我们的身份，而且，他的立场和目的都很可疑……”

“我说……你又在装蒜吧……”闻言，斯诺斜视觉哥，用古怪的语气念道，“假如船上有那种特殊的NPC存在，你应该可以察觉到的不是吗？”

虽然斯诺没有明说出来，但凭着这句话，就足够看出……他已经通过对封不觉的各种研究，推测出了觉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穿数据”的事实。

“我是可以察觉到啊。”封不觉也没点破这事儿，只是用一种有气无力的口吻回道，“问题在于……这船上的NPC基本上全都是你所说的那种‘特殊NPC’。在我看来……他们每一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假设有一个、甚至是几个特别强的家伙刻意隐藏了自己的实力、混在这群人中间……那纵然是我，也一样难以分辨。”

“嗯……”斯诺找不出这话里的破绽，只得应道，“好吧……我也得承认……这剧本里的NPC们确实是强得有点变态了，某些杂兵的实力甚至跟我以前遇到过的一些剧本BOSS不相上下。”

他话音未落，封不觉和鸿鹄便双双转头，对视了一下，然后，觉哥选择了耸肩摊手。

而鸿鹄则是清了清嗓子，对斯诺道：“斯诺，这话我也不知当讲不当讲……”他顿了顿，说道，“你这个角色，应该是用了很短的时间快速升级上来的吧？”

“对啊。”斯诺似乎觉得这种话没什么不当讲的，他坦言道，“我是在十二月一日创建这个角色的，从一开始……我就开启了双倍经验卡、并全程都雇用了秩序工作室的带练团队一起下本，且很有规划地利用好了每一天的游戏时间。正好，我又赶上新版本开启、有各种活动和经验奖励，所以……二十多天的工夫，我就冲到了四十级。”

“唉……这就是问题所在了……”鸿鹄听罢，扶了扶眼镜儿，叹道，“在惊悚乐园这游戏里，等级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像你这样的冲级方法，反而会导致一连串的负面连锁反应……首先，你的技巧值肯定不足，这样就买不了惊吓盒子里的装备和技能；其次，即使你能氪金买拍卖行里的高价品、或者在剧本里靠带练的玩家给你弄装备，但你还是得面对‘专精等级不足’、无法满足物品使用条件的问题……”

他的话还没说完，斯诺就打断道：“啊……鸿鹄兄，这些……我都知道的。”他讪讪一笑，“呵……只是，我知道得似乎有些晚了。”

斯诺抿了下嘴唇，接着道：“前天早上，我升到了四十级，然后，就开始一个人排本了……因为工作室接带练最多接到四十级。”他顿了顿，再道，“而我这两天单排下来的感受就是——在战斗方面，周围的路人玩家都比我强一两个档次、职业的就更别提了；幸好……我姑且算是个头脑派玩家，还是能在团队中起到一点作用的。至于你说的专精方面的问题……现阶段，我想我也只能花点时间慢慢磨练了。”

言至此处，他话锋一转：“但……我刚才说这个剧本里的NPC强得离谱，可不是站在我自身比较弱的角度上来评断的，我是觉得……这剧本里杂兵的战力已经远远高过了一般玩家团队的平均水准，才会那样说的。”

“是吗……”正在一旁东张西望的觉哥这时接道，“我咋觉得还行呢。”

“我也……”鸿鹄刚想对觉哥的话表示赞同，突然又把这想

法噎了回去，“等等……仔细想想，斯诺说得才是对的啊……”他回头看向封不觉，“其实是我们俩的看法不够客观。”

“呵呵……也就是说，咱俩现在‘太强了’是吧？”觉哥当即又摆出了那副欠揍的模样，讲出了一句听起来很嚣张、却又是事实的台词。

很可惜，他这份嘚瑟的好心情……并没能持续太久。

短短两秒后，海面之上，突生异变！

嘭——

只听得……一记破水之声，赫然炸裂。

伴随着这声巨响，一道人影自海面下窜出，直飞到半空，紧接着……他便朝着女王复仇号的甲板坠袭而来。

此时，女王复仇号正处于半停泊状态……因为厄迪尼一直没有归船，所以黑胡子在战斗结束后便下令水手们收帆、将船停留在了这片海域等候。

然，谁也没想到，船长这次停船的命令，恰恰与厄迪尼本人的意愿背道而驰……

第1208章 海盗归来（十二）

时间，回到半个多小时前。

纵然海上的天气风和日丽，但在海面之下……只要稍稍往下潜一些距离，周遭就会变成伸手不见五指的状态。

不过，对于厄迪尼来说，这并不算什么问题。

厄迪尼有着多种非常适合在海底行动的能力，其中之一……就是“夜视”。

据他自己所说，他以前被人用矐刑（一种不留伤口、但可致盲的残忍刑罚，具体方法为：将新鲜的马尿放到一个密封的桶里，然后生火烤，再把人的头摁进去，直到马尿蒸发干为止）反复折磨过，但结果是……他的眼睛非但没有瞎，还变得可以在各种浑浊的液体里视物了。

另外，厄迪尼还具备着水下呼吸的能力。

同样是据他自己所说，他以前也被人用水刑（一种通过制造濒临溺毙的感觉来进行刑讯或折磨的酷刑。经过人们多年来的研究和开发，已出现了很多改良和变种，“金纸糊佛面”也是其中之一；而最简单也最传统的方法，就是把人的头反复摁进水里，在其窒息临界点上将其拉起，并不断循环，直至行刑者达到目的为止）反复折磨过……可最后，他连个屁都没供出来，而且，其肺部还发生了变异……其下巴两侧长出了鳃。

诸如此类的“传说”很多，真实性无从考证。

也许厄迪尼的这些能力本就是天生的，他只是编造了一些受刑故事来构筑自己的硬汉形象；也可能……他说得都是事实，那就意味着，厄迪尼真正的能力其实是——在极度的痛苦中诱发身体变异、以适应严酷的环境。

无论如何吧……作为黑胡子的左膀右臂，厄迪尼的实力绝对不差，要对比的话……应该和中等水平的“时官”差不多。

也正是因为对他的实力和特殊能力有信心，黑胡子才会派遣他下海去查探的。

厄迪尼没有辜负黑胡子的信任，跳船之后，他好似一发鱼雷般破海猛进、飞速地游向了刚才那发“炮弹”坠落的海域。

没过太久，他便发现了那颗仍在海水中渐渐下沉的、由“大师”所创造出的“炮弹”。

既然厄迪尼得到的命令是要去“调查”这件东西的情况，那他肯定是要与其接触的；所以，他在确认目标后，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谨慎地游了过去。

然而，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眼前的这颗“东西”，并不是依靠“谨慎”就能对付的……

十几秒后，厄迪尼已来到了这颗炮弹的附近，他的游速也渐渐慢了下来。

透过海水，厄迪尼看到的是一颗散发着淡淡银芒的金属球体，他观察了几秒，随即在心中念道：“船长的担忧果然没错儿，这东西怎么看都不是寻常的炮弹，而是某种‘魔法道具’；若是放任其不管，很可能会有引发某种对我们不利的异变。”

对于这类物品，厄迪尼也是有一定处理经验的，一般来说……别直接用手去碰它，就不会触发什么效果。

念及此处，厄迪尼便将自己的上衣脱了下来，准备把这玩意儿“包起来”拿走。

不料……他刚把手伸出去，还没有碰到那个球体，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

但见那银色金属球忽然爆开，化为了一摊水银般的、形状不规则的物质，其体积在眨眼间已膨胀到了比厄迪尼整个人还要大的地步。

见状，厄迪尼的反应也是神速，几乎在爆炸发生的同一瞬，他已转身后撤。

可惜……他离那颗球太近了，终究是来不及逃出危险范围。

很快，厚重的金属液便将厄迪尼缠住、包裹起来……并涌入了他的眼、口、鼻、耳……

……

时间，回到现在。

砰——

人影落地，甲板崩碎。

出现在众人眼前的，赫然就是这安娜女王复仇号的大副——厄迪尼。

但此刻，他的样子看上去相当异常。

他的眼睛，已经失去了瞳孔，两个眼窝充斥着一团银色。

他的身上，也已经没有了衣物，且全身80%的面积都覆盖着银色的类金属物质。

最惊人的是，他身上透出的那股奇特的杀意……如有实质一般，逼得甲板上的海盗们纷纷后退。

“厄……厄迪尼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一名平时和厄迪尼关系不错的水手，此时上前了几步，试探着问了一句。

“别过去！蠢货！那根本就不是……”站在他附近的一名老船员当即破口大骂，想把他喊回来。

但……为时已晚。

那一瞬，厄迪尼毫无征兆地出手，以一记冲拳洞穿了那名水手的胸膛。

后者一脸骇然、死不瞑目。

“呵……”而厄迪尼……或者说，那个“已经控制了厄迪尼身体的寄生生物”，却是露出了一丝狞笑。

这种笑容，对封不觉、以及这艘船上的大部分人来说，都不陌生；他们都清楚——这是在杀戮中获得了快乐和满足时才会有的表情。

“小心！”三秒后，鸿鹄第一个反应过来，大声喝道，“这家伙要大开杀戒！”

作为一个根本不认识厄迪尼的局外人，鸿鹄迅速地、不带任何感情因素地做出准确的判断。

他一边喊着，一边便唤出了自己的武器。

弹指间，只听得“嗖——”的一声，一支光矢已然飞向了厄迪尼的面门。

乒——

然，半秒不到，伴随着一声脆响，厄迪尼用他那覆盖着银液的手……稳稳地握住了鸿鹄射来的光矢。

“速度和反应能力都快得离谱，而且还能徒手抓取纯能量攻击……”见得此景，斯诺神色凝重地念道，“这厮怕是不好对付啊……”

“哼……”鸿鹄却是轻笑一声，接道，“我出手前就知道他能抓取能量了……”

话音未落，远处又响起“叱——”一阵刺耳的怪声。

原来，鸿鹄方才射出的那一箭藏有后招，瞬息之间，光矢已在厄迪尼的手中爆开，并化为了一个“光阵”，将后者笼罩在了其中。

“嗯？”厄迪尼被困于阵中后，眼中虽是闪过了一丝疑虑，但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慌乱。

他略微思考了几秒，便扬起一臂，冲着眼前的光壁打了一拳。

Duang——

剧烈的震荡在球形的光阵内回荡，将厄迪尼本人震得摇晃了几下，但他看起来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倒是那光阵本身，仅在这一击之下……就已出现了裂痕。

“嚯~全身自带武装色霸气是吧？”封不觉见状，还适时地吐了个槽，“这我得管管啊！”

说话之间，觉哥已是撩胳膊挽袖子、跃跃欲试。

先前把褐藻号给劈断的事情，封不觉心里或多或少还是觉得有点对不起黑胡子的，因为他确也理解那种“仅限一套的收藏品唯独缺了其中一件”的感受；而眼下，立刻就有个机会可以为海贼团立功，觉哥自然也是义不容辞。

但……就在他准备冲出去的时候……

咚——咚——

那熟悉的、奇特的脚步声……又响了起来。

紧接着，黑胡子便从某个通往甲板下层的船舱中缓步行出。

“吵吵嚷嚷的……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呢……”黑胡子边说边走，径直就朝着厄迪尼去了，“原来是我的大副回来了。”

恰在此时，厄迪尼也用一波连续的攻击，打碎了鸿鹄制造的屏障。

这一刻，在这激战过后、血腥未消的甲板之上……黑胡子海贼团的一号和二号人物，竟形成了对峙之姿。

“呵……这下可有好戏看咯。”刚才还想自己动手的封不觉，一下子又完全收敛了战意，摆出了一副吃瓜群众的样子。

“的确……”就连鸿鹄也收起了弓，轻声言道，“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过黑胡子在战斗中的实际表现，趁此机

会……正好可以观察一番。”

两名玩家对话之际，另一边……

厄迪尼已开口回道：“我可不是你的大副。”

他的声音略有些变化，那嗓音就好似原版的厄迪尼往自己的喉咙里撒了一把图钉一般。

“那么……你是谁？”黑胡子冷冷问道。

“谁也不是。”对方回道，“当然了，我也并不介意使用这个身体的原主人的名字。”

“明白了……”黑胡子念出这三个字时，语速很慢，眼神中也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言下之意……我的大副，已经回不来了是吗？”

“呵呵呵……”那个寄生体笑了，他没有回答黑胡子的问题，因为答案已经昭然若揭。

“果然……这个男人在这艘船上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吧？”寄生体笑了几声后，自顾自地接道，“我在‘吞噬’他的时候就感觉到了……这家伙的意志强得令我惊讶，我花了很久……在精神领域中对他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高强度折磨，但依然无法让他的意志屈服；无奈之下，我只能从物理层面上对他的脑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这才夺得了这个身体的控制权。”

他说到这儿，顿了顿，朝四周环顾一圈：“现在想来……他宁可承受巨大的痛苦、也要抵抗到最后一刻的原因，应该是为了给你们这一船人争取时间吧；他希望你们在等不到他的情况下离开这里，这样……你们就不必面对我了。”

“哈！”言至此处，他又颇为得意地大笑一声，“说来也真是讽刺……事实上……如果他不来接近我，那我最多就是寄生到某种海洋生物的身上，然后变成海怪来攻击你们，但那种身体的上限……跟这位‘大副先生’的比起来，简直就是云泥之别。”他耸耸肩，“不得不说……你们的运气确实不太好

啊。”

他的话，成功激怒了周围的海盗们。

很显然，厄迪尼在船上的人望很高；即使在普通人看来，他就是个让人恐惧的恶棍……但在海盗们的眼里，这是一个值得他们尊敬的恶棍。

海盗们的三观和情谊，是很奇怪的，是三言两句讲不清楚的。

他们追求财富，但又不只是在追求财富。

他们崇尚力量，但有时又拒绝屈服在力量之下。

他们会互相咒骂、干架、甚至是杀死对方，但这不会改变他们跟对方真心实意地称兄道弟。

厄迪尼，就是在这样一群人的身上，赢得了尊重。

他也在临死前，为了这份粗野的、罪恶的、莫名其妙……却又令人难以割舍的羁绊，拼尽了最后的一滴血。

即使对黑胡子来说，他也的确担得起“重要”二字。

“运气？”黑胡子在听完寄生体的叙述后，沉默了几秒，方才开口回道，“不……这跟运气没关系。是我让他下海查探的，是我在情报不足的情况下……考虑不周，才导致了部下的死亡。”

黑胡子说这话时，语气显得很平静，说着……他还踱了几步，来到了一个木桶边，随手抓起了一瓶放在桶盖上的、不知被谁喝了一半的朗姆酒。

“我很遗憾，厄迪尼离开了我们。”他接下来的话，更多地是对船员们在讲，“他是我最得力的部下，比你们这帮懒鬼中的任何一个都要管用；他也是我所认识的最纯正的硬汉，混沌之海上仅存的几条真汉子之一，比那些外强中干的娘炮强上百倍；而且……他还不止一次救过我的性命……”

说到这儿，黑胡子默默垂目，停顿了几秒。

随后，他高举起手中的酒瓶，接道：“敬厄迪尼，忠实的朋友、糟糕的演说家、秉持着老派海盗精神的恶棍。”

说罢，他在一片沉默、肃然的气氛中，洒了约一杯酒到甲板上，然后，自己又抄起瓶子咕嘟咕嘟灌了几口。

灌完之后，黑胡子如泄愤一般，突然间……抡起瓶子就往寄生体的脸上扔去。

寄生体并没有进行躲避，倒不是因为他躲不开，只是因为这么一个飞来的酒瓶对他根本就造不成任何的伤害。

乒铃铃——

在一片玻璃破碎声中。

黑胡子再次转身，重新朝着船舱的方向走去。

和封不觉他们预测的不同……黑胡子并没有选择亲自出手；他只是在做完这些之后、离开甲板之前，用轻描淡写的口吻，留下了三个字——“宰了他”。

第1209章 海盗归来（十三）

这“寄生体”，显然是一只很强的怪物。

作为一件“生物兵器”，它共有两种形态：其一，是犹如金属球体般的原始形态；其二，则是根据被寄生物的身体而演变出的战斗形态。

在原始形态下，寄生体具备着相当卓越的“侵蚀”能力。凭借着这种力量，它可以寄生到绝大多数生物的身体上……即使是厄迪尼这种时官级别的存在，一样难以招架。

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寄生体的能力遇上真正的时官也能奏效……

寄生体的“侵蚀”行为想要成功，也是需要先决条件的——假如被寄生者的精神和肉体达到了一定的强度、或拥有某种特殊属性，侵蚀就会失败。

举例来说，若是萨摩迪尔遇上寄生体，那他肯定毛事儿都没有……精神上，他有幻魔教会的信仰之力做后盾；肉体上，他一个以“腐蚀力量”为本源的萨特，不去感染别人就不错了，谁还能来感染他？

可惜，厄迪尼的种族是“人类”，也没有什么特殊属性，而他的精神和肉体强度值相加也没有达到可以顶住“侵蚀”的地步、最多只能拖延一些时间。

因此，寄生体在花去半个多小时后，终于将宿主的意识毁灭，成功地夺取其身体，来到了“战斗形态”。

而在战斗形态下，寄生体的能力就比较多了。

首先，它会将被寄生者的全部体液和部分内脏替换成自己的本体——一种银色的半凝固状物质。

这样一来，这个身体就拥有了无视疼痛的特性以及一定

程度的自愈能力。

其次，它会改造被寄生者的大脑，使其对精神控制系的能力完全免疫。

其三，它还可以催化宿主的身体，达到“增殖”或“变异”的目的，使其体型发生改变、并大大增加物理层面上的战斗能力。

总而言之，现在的厄迪尼……或者说，这个侵蚀了厄迪尼的寄生体……除了智慧、意志和经验层面上的一些东西之外，在战斗力这方面，无疑是比原来的厄迪尼要高的。

像这样的一个怪物，即使是在安娜女王复仇号上，也足以杀死不少人了。

但……饶是如此，黑胡子依然不打算出手。

他自然不是怕了……

也不是为了隐藏实力。

事实上，黑胡子十分渴望能亲手将这个杀死自己心腹的怪物撕成碎片，也只有这样才能稍稍平复他内心的内疚和愤怒。

可是，他忍住了……

因为他知道——此时、此地，让船员们来收拾这个家伙，才是最合适的选择。

比起他一个人的愤怒来，这一船人的愤怒更加亟待发泄。

再者……身为混沌之海的霸主、安娜女王复仇号的船长、传说中的海盗……他是不会、也不能轻易出手的。

能让黑胡子刀剑相向的“对手”，也必须有一定的“资格”才行。

比如……封不觉就可以；曾经的四柱神也可以；疯眼嘛……凑合着也行。

不过，像寄生体这种由他人制造的“兵器”、这种无礼的“怪物”，肯定没有那种资格……

……

“为大副报仇！”

“ROAR～”

“把他大卸八块！”

事情的发展和黑胡子所预料的一样，在听完他的悼词和那句“宰了他”之后，海盗们的士气瞬间爆发。

复仇的怒火熊熊燃烧，充满杀意的咆哮此起彼伏。

在一众“干部”的带领下，船员们一拥而上，向着寄生体发动了如怒涛般的围攻。

此刻的黑胡子海贼团，比此前与疯眼的部队交战时更加可怕；身临其境的寄生体也明显感觉到了周围这些人的气势和自己登船时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而这惊人的变化，让寄生体……感到了恐惧。

这种对寄生体来说还很陌生的情绪很快便压制住了它与生俱来的杀戮欲，并让它产生的一个很理性、也很正确的念头——逃跑。

作为一个“生物兵器”，寄生体没有死战到底的决心，更没有信念或是仇恨之类的东西……因此，当它失去了“杀戮欲”这一原动力后，即便它还具备着“拼死一战、与一部分敌人同归于尽”的战力，他也不会将其付诸行动的。

呼呼呼——

就在寄生体急忙转身，准备投海逃亡之际。

忽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破风声。

那……是安娜女王复仇号上的绳索飞掠而起的动静。

没有人去操控那些绳索，甚至没人去碰过它们……

这艘船好似有着自己的意志一般，伸出了她的“手”，将那准备逃跑的“敌人”牢牢地抓住了。

“咳……咳……呃——”寄生体被绳索缠住、并在半空中拉成了一个“大”字型，它从喉咙里挤出了几声挣扎的呻吟，但缠在其颈部的绳索立即就把那声音给压了下去。

连鸿鹄发出的光阵都能轻易打破的寄生体，竟被这几根绳索缠得动弹不得；很显然……这艘传说中的海盗船，其本身就蕴含着某种强大的力量。

看到这一幕……鸿鹄和斯诺皆是感到了些许后怕，试想——如果刚才黑胡子跟他们翻了脸，如果他们站在了与这个海贼团对立的立场上，也许……死亡会来得比他们想象中还要突然和致命。

……

战斗，没有持续太久。

或许，这也称不上是什么“战斗”，说是“处刑”更加确切。

寄生体先前的言行已为它拉到了足够的仇恨，任何看到其死状的人都可以确认……这货是绝对没有再自愈的可能了。

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自愈”能力在其被杀死的过程中反而成了一种增添痛苦的负担……

十分钟后。

就在船员们差不多“发泄”完毕时，黑胡子再度出现在了甲板上。

他没有说很多，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满地的银色物质，随即下达了一个“二十分钟后重新起航”的命令，并返回了船长室。

船长进屋后，除了一些较为年轻的船员还需要留下修理和冲刷甲板，其他的海盗便各自散去。

就在此时，封不觉想到了一个主意，开口对身旁的两名队友言道：“二位……咱们也去帮忙刷一下甲板吧。”

鸿鹄和斯诺都明白，这厮肯定又有什么阴谋了，两人不约而同地用一种质问的语气问道：“你想干嘛？”

“呵……”封不觉见状，轻笑一声道，“我就是想……趁热去采集一点‘样本’而已。”

第1210章 海盗归来（十四）

在觉哥的提议下，三名玩家纷纷拿起了墩布和刷子，装模作样地去帮水手们清理甲板。

而在这清扫的过程中，他们各自都去收集了一些寄生体的“碎片”。

这事儿……封不觉肯定是有所打算的；他在看到那个“寄生体”的瞬间，就觉得对方和衍生者有关联，所以他准备带点“样本”回去，等有机会的时候拿给自己的衍生者盟友们鉴定鉴定。

至于鸿鹄和斯诺，虽然他们没有觉哥那么明确的目的，但经过短暂的考虑后，他们也都选择了“拿”。因为他们都清楚……像这种稀有怪物的尸体碎片，就跟龙鳞、凤眼、麒麟牙之类的东西一样，势必会有着某种特殊的用途或价值；游戏后期那些比较高阶的召唤、灵术、和机械专精技能，都是经常会用到此类物品的。

……

有书则长，无书则短。

二十分钟过后，安娜女王复仇号重新扬帆起航。

恰在此时，海上也起风了。

这风不大不小，正好推送着女王复仇号向着目标的航向行去，就好似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帮助着这群海盗一般。

于是，就有人说了——“这是厄迪尼先生的亡魂在护佑着我们，送我们一程。”

对于这话，也没有人表示反对。

在海上待得久了的人，往往会变得很迷信，而海盗……

可能算是最迷信的一群人了。

他们的迷信，还跟一般人的迷信不一样……

海盗们所信的那些东西，和绝大多数正经宗教都扯不上什么关系。

当然了，这也是很正常的——无论是基督教、佛教、道教……总之，只要是教义还算导人向善的宗教，都不太适合海盗。

试想一下，你信了某种宗教，结果你发现，根据教义……你平日里所做的十件事里，有九件事会导致下地狱，你还信那玩意儿有意思么？

假如这世上的每个宗教都拥有一个自己专属的地狱，那么从事“海盗”这个职业的人去其中任何一个地方应该都是免签的。

因此，海盗们的“迷信”，多半都建立在那些比较奇葩的神怪传说、巫毒异教、以及一些在水手间口口相传的航海怪谈之上。

这其中……就有这么一种传说……

“每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水手的死，都会给这艘船上的人带来半天的好运气。”

没人知道这话是从什么时候、从谁那里传开的，但海盗们就是相信这种鬼话……

也许在一般人眼里，这种毫无依据、也无法佐证的废话根本屁都不是，但在海盗们看来，这种话比宗教信仰里的故事更加可信。

因为……宗教源于谎言，而怪谈源于真相。

……

风还在吹，船航行得很快、很平稳。

甲板上的气氛又回到了往常的状态，就仿佛之前的海战

和大副的死都没发生过似的。

这就是海盗，他们绝不会为了一个人悲伤太久，不管他是谁……

“兔崽子们——拳赛就要开始了！要下注的赶紧过来！”

时近黄昏，忽然有个破锣嗓子发出了这样的一声高呼。

霎时，周围的海盗们便炸开了锅。

先前，在与疯眼海贼团的冲突中，玩家们自然已经完成了【于海战中登上敌船并击杀至少三名敌方水手】这个任务（该任务只需要三名玩家中有一人登上敌船，且所有人的杀敌总数加起来超过三即可完成），而眼下，第二条需要在船上完成的支线任务——【参与甲板拳击赛并击败“维京人”】，终于也摆到了他们的面前……

在听到那声宣告后，封不觉他们便跟着人流，一同聚集到了甲板中段的一块空地上。

不知何时，已经有人用木桶、麻袋和箱子在这里围出了一个类似“拳台”的空间。

“来来来，要下注的赶紧，是爷们儿就别瞎墨迹。”

此刻，正站在一个箱子上喊话的人，觉哥他们也认识，正是那身材如小钢炮儿一般的“体毛哥”。

而在他身后负责收钱、记账和数钱的两位，正是戴着蓝头巾的戈弗雷、以及这三人组的老大“蒜头”。

跟疯眼海贼团战斗的那会儿、以及在围杀寄生体的时候，封不觉都有抽空留意过那三位的动向……他意外地发现，这三人在“对外”的战斗中，还是非常拼命的，且实力也很过硬。

或许也正是这个原因，船上的干部们……以及黑胡子，对这三位在船上开展“博彩业”的行为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还有要下注的吗？没有的话可就开始了啊。”

那三人组的办事效率很高，显然对业务相当熟练，才五分钟左右，他们就收完了赌金。

接着，体毛哥又喊了两声，在确认了没有更多的下注者之后，他便转过头，朝着正站在拳台中间的一个男人使了个眼色。

那个男人，就是方才喊出那第一嗓子、将大伙儿聚过来的破锣嗓子。

同时，他也是片头CG中领着大家一起唱船歌的那位领唱……

此人看上去四十多岁，上身穿着件脏皱的白衬衣、外面套了件红黄相间的马甲，下身则着一条宽松、轻薄的黑色长裤。或许是因为他这条裤子曾经很贵，也可能是因为他只有这么一条裤子……总之，他的长裤上打了超多的补丁，而且，从那粗犷（糙）的针脚来看……八成还是他自己补的。

“贪婪的恶棍们！每周两次，你们最期待的时刻又到了……”在得到了体毛哥的信号后，破锣嗓子当即开始了他那极富煽动性的开场白。

必须承认的是……这位老兄不管是声线还是演讲才能都属一流，当个职业主持人绝对没问题。

“今天的第一场，正如上次所预告的，由刚加入海贼团一个月的两位菜鸟为大家奉献……”

他话音未落，那两名参战的水手已经分别从“拳台”的两侧“翻箱入场”。

这两位也不多话，进场之后先是各自把上衣一脱，随即便用颜艺互相挑衅起来，可说是瞬间进入了“比赛状态”。

“让我们欢迎……”破锣嗓子也适时地介绍道，“‘开瓶器’！以及……‘三角龙’！”

第1211章 海盗归来（十五）

也不知道是谁规定的，但凡是去打擂比武之人，好像都得取个绰号。

“开瓶器”和“三角龙”，自然也都不是真名。

当然了，这也是好事，因为……如果这类比赛报真名的话，观众们很可能会听到——“让我们欢迎，‘约翰·史密斯’，以及‘詹姆斯·布朗’”这样的开场介绍了，那显然是相当无趣的。

言归正传……

在周围那群海盗的鼓噪声中，两名参赛者慢慢地走向了“拳台”正中。

破锣嗓子很有经验地站在了那两人的中间，防止他们俩在比赛正式开始前就产生肢体接触。

而那两名参赛者也利用这最后的准备时间，各自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拳击手套（拳套由甲板拳赛的那几位组织者提供，为了保证比赛的安全性和观赏性，选手必须佩戴拳套才能参赛）。

当气氛炒热得差不多时，破锣嗓子便开始宣读规则：“规矩就五条，第一，不准使用任何形式的道具；第二，不准使用特殊能力；第三，不准打腰部以下；第四，不准恶意致对手残疾；第五，不准杀人。”

说到这儿，他顿了顿，再道：“违反前四条者，立刻判负，至于违反第五条的……呵呵……”

他只是笑了笑，并没有说出杀人究竟会遭到怎样的处罚。

不过，所有的船员，都对那后果心知肚明……

在安娜女王复仇号上，“故意杀害同伴”这件事儿，属于“原则问题”；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哪怕逃到天涯海角，黑胡子也会找到他，并将其“明正典刑”。

“好了，二位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数秒后，破锣嗓子分别向那两名“选手”望了一眼，如是问道。

“没有。”

“快开始吧。”

那两位的回应也是快速而坚决，他们就像两头正处于发情期的雄性野兽，显得斗志昂然、精力过剩。

“那么……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开瓶器’对‘三角龙’……现在……开始！”

破锣嗓子念这句话时的断句也是十分熟练，他边说边后退，当他说完最后那两个字时，也正好退出了“拳台”的范围。

噗——

仅一秒过后，一记拳拳相撞之声已然响起。

此处需要说明一下：这“甲板拳击赛”中所使用的拳套，是用魔法材料特制的；除了普通拳套应有的那些保护功能之外，其最关键的作用就是“限制使用者的体术上限”。

由于黑胡子海贼团的这帮成员普遍都很强，若是让他们赤手空拳地对打，就算不用“特殊能力”也很容易形成“三拳一打，一个皮开肉绽、一个骨碎筋连”的局面。

那样的比赛，只要一个不留神……就会出现误伤、甚至误杀。

因此，蒜头哥他们就想出了“拳击手套”这个办法——戴上了这种拳套的人，其力量、速度、体力、抗击打能力等等与体术相关的基本属性……都会被压制到一定的水准之下；这样一来，才能保证这“甲板拳击赛”以技术层面的较量为主，而不是单纯靠战斗力碾压来争胜。

当然，这拳套本身的“限制力”也是有极限的，一旦佩戴者的体术能力超出这件物品的作用极限，那戴和不戴便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也是为什么……船上的干部们没有一个能来参与这项比赛的。

噗噗噗——

就在我解释设定的时候，开瓶器已经占据了比赛的上风。

但见，他靠着一轮快速、且有力的连击，逐渐将三角龙逼到了拳台边缘……或者说……一个木桶的旁边。

“嘿！顶住啊你这混蛋！”

“加油！把他打倒！”

“老子可把这一个礼拜的酒钱压上了！赶紧把他揍趴下！”

那些站在战圈之外、下了注的“观众”们……可说是毫不吝惜自己的声带；他们个个儿都在扯着嗓子大声喊叫，赤裸裸地表达着自己的立场以及动机。

或许这不算是最佳的赛场氛围，和运动精神也沾不上什么边。

但……对于这种野路子的比赛来说，正是这样的气氛才对味儿。

“你们觉得怎么样？”此时，正攀附在高处的一张绳网上观看拳赛的封不觉，开口对身边的两名队友说道，“谁会赢？”

鸿鹄和斯诺这会儿也都挂在绳子上，用他们远超常人的视力观察着拳台那边的情况。

“我不是很懂拳击。”闻言后，鸿鹄用一种不置可否的语气回道，“但看场面……那个‘开瓶器’已经快要赢了吧？”

“呵呵……”这一瞬，斯诺的脸上显出了一副老司机的神情，轻笑道，“鸿鹄兄，这回你可是看走眼了……”他微顿半

秒，自信满满地念道，“依我看来……虽然这两人的拳击水平都不咋地，但相对而言，还是‘三角龙’稍微懂一点基础常识，所以……”

“哦？”鸿鹄如今也是颇为老辣之人，他一听这话里的意思，就明白斯诺这是准备借机吹一波，于是，他也顺水推舟地接道，“斯诺老弟，好像对拳击颇为了解啊……不如，你来给我们分析分析……”

“嗯。”封不觉也顺势接道，“我也想听听。”

尽管在他们仨对话之际，拳台上的三角龙仍在挨打，不过，斯诺还是用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娓娓言道：“其实对内行来说，都是些一目了然的事儿……”

“首先，要看身体的姿态、手的架势、以及……步伐。”

“你们注意看……从开打到现在，即使是被一直被对方往后逼退，三角龙的整体姿态也没有太多的变化，脚步的移动也保持着快速、稳健的节奏。”

“其次，再看防守……”

“职业拳击的防守是非常高等级的技巧；很多人认为拳击就是两个人互殴的简单运动，但实际上……其技术含量比起很多看似花哨的运动要高得多，而‘防守技术’又是这一块的重中之重。”

“那些认为这种运动简单的人，如果和职业拳手对上，别说是过招了……就算对方不出拳任打，他们都赢不了……因为在职业的防守技巧面前，普通人的拳根本连对方的身体都碰不到。”

“当然了……我们眼前的三角龙并没有那么厉害，他最多算是入门级罢了，饶是如此……到目前为止，他依然是防守得‘滴水不漏’。”

“且慢。”鸿鹄这时打断道，“说‘滴水不漏’不太对吧？”他用手指了指拳台的方向，“三角龙可是一直在挨打啊。”

“然而，‘有效拳’一下都没有不是吗？”斯诺接道，“‘职业级’的出拳还另当别论，至少这个‘开瓶器’的拳头……像现在这样打在手臂或身体外侧、或是被拳套给挡住的话……造成的伤害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不但没什么伤害，相反……还导致了他的体能下降速度比防守方更快。”这一刻，封不觉忽然接过了斯诺话头，来了这么一句。

“呵……”斯诺当即一笑，“原来你也懂啊……又装蒜是么？”

“是的。”封不觉不以为意地承认了，“刚才我提出问题，只是想趁势在你们俩面前秀一下知识。没想到……你也是明白人，所以，这个逼我就让给你装了。”

“呃……在听到这番恳切的粗鄙之语后……”斯诺虚着眼，吐槽道，“我究竟是该佩服你的坦诚，还是去惊叹你的脸皮厚度呢。”

他们聊到这儿时，拳台之上……风云突变。

却见，开瓶器在连番猛攻、又连攻不下的局面下，渐显力竭之势；他的拳头已没有了不久前的那种力度和速度，他的呼吸声也越来越粗重。

见状，三角龙知道时机已到，他抓住一个对方出拳的间隙……以一记刺拳的反击打中了开瓶器的下巴。

别看只是一拳而已，“有效”的一拳，比起被防守阻挡的十次“无效拳”还要管用。

开瓶器当时就是一个踉跄，失去了平衡；连退数步后才找回了平衡……姑且没有倒地。

而三角龙则是冷笑一声，追击而上，一套组合拳招呼了过去。

开瓶器在方才的进攻中已耗去了太多体能，反应已经跟不上了，顿时节节败退。

三角龙却是步法轻快、灵活地运用场地宽度，迂回变招、虚实结合，很快就打乱了开瓶器的脚步和姿态……如此一来，防守出现破绽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鸿鹄兄，看出二者出拳的差别了吗？”此刻，斯诺又开口了。

鸿鹄也迅速回道：“啊……对比之下，还是挺明显的。开瓶器的拳主要依赖蛮力、以本能的挥拳姿势进行击打……而三角龙的拳依靠的是‘爆发力’，不止是手臂和肩膀……从下盘、到腰背的力量他都有用到；在打出一拳后，其身体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恢复平衡、准备好做出下一个动作。”

“没错，这就是‘进攻’层面上的差距了。”斯诺点头接道，“想在这种没有‘回合间休息’的拳赛中胜出，掌握正确的出拳方式可说是必须条件……否则，就会像那位开瓶器先生一样……即使是抢到了先手进攻的机会，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耗尽体力，陷入不可逆转的败局。”

嘭——

斯诺话还没说完，拳台那边……开瓶器那壮实的身躯已经倒在了地上。

“倒地！”破锣嗓子在第一时间高声喝道，并开始数数，“一，二，三……”

适才，就在斯诺跟鸿鹄讨论出拳方式的时候，拳台上的开瓶器又吃了三角龙五六下“有效打击”……而这五六下，已经足够结束这场较量了。

“四……五……六……”虽然破锣嗓子一眼就看出这货已经站不起来了，但为了节目效果，他还是在那儿数着、并有意识地越数越慢。

“快起来！混蛋！”

“该死……老子的酒钱泡汤了。”

“耶～干得好！打得漂亮！”

眼看胜负已分，观众们的反应自是喜忧参半；有赢家、就有输家……好在这赌局的下注金额是有上限的（这项规定是黑胡子通过干部之口授意的，也正是此举，才将甲板拳击赛这项活动始终控制在了“小赌怡情”的范畴内，至今也没有闹出过什么乱子），赢的人发不了什么大财，输的人也不至于跳海自尽。

“……九……十！”破锣嗓子花了将近二十秒，终于把那十个数给数完了。

他随即就跳入场内，抓住了三角龙的右手手腕，猛然举起：“胜者！三角龙！”

结果被宣布的那一刻，欢呼声、嘘声、失望的叹息声……交织着响起。

接下来，就是给第一轮的下注者们“结账”、并给第二轮“下注”的时间了。

这事儿，还是由蒜头哥他们仨搞定；结账所需的时间不多，因为只有赢了钱的那部分人才需要去结。而第二轮下注的时间也不怎么长，因为在第一轮里，肯定会有人“输光了”或者“赢够了”，从而不参与到后面的下注中去。

总之，七八分钟过后，第二轮的准备工作便已就绪。

破锣嗓子又一次站到了拳台中央，高声道：“伙计们！今天的暖场赛结束得好像有点儿快了是吧？”他顿了顿，笑道，“没关系……早点看完菜鸟互啄，我们就能更早地看到正戏了！”

作为海盗船上的主持，他不用太在意自己的言行和措辞，完全不必担心得罪人；比如说眼前这句“菜鸟互啄”吧，搁在外界的正规比赛中，主持人说这话肯定是不妥的；但在海盗船上，别说是喊一声“菜鸟”了，就是骂娘都没关系……出口成脏的海盗们可不会因为几句不中听的话就互相记恨。

“现在……有请……”数秒后，破锣嗓子的语调又升了几

分，“甲板拳击赛的现役卫冕拳王……”

与此同时，体毛哥居然还抱着个倒扣的铁桶，用两截折断了的扫帚把儿打出了紧密的鼓点。

“四十五战……四十五胜……”破锣嗓子没有报KO次数，因为甲板拳击赛所有的胜利都是KO，“至今无倒地纪录……每场皆以绝对优势轻松取胜的绝顶高手……”

“他是来自北方的巨人……”

“他是爬出深渊的海怪……”

“他是痛苦的制造者、自信的践踏者……”

“他就是……‘维——京——人——’”

第1212章 海盗归来（十六）

当破锣嗓子喊出“维京人”这三个字时，正在绳网上观战的三名玩家立即将注意力集中过来。

两秒后，只见一个身高一米九左右、身形魁梧、虎背熊腰的光头大汉从人群中走出，来到了拳台当中。

几分钟前，当观众们还在下注时，这位“卫冕冠军”已然脱掉了上衣、绑好了拳套，严阵以待。

“加油！维京人！”

“你一定可以赢下去的——”

“维京人，我们支持你！”

而这位冠军的支持者们……或者说，在他身上下了赌注的赌徒们……也已迫不及待地开始给他加油鼓劲儿了。

“先生们……”破锣嗓子趁热打铁，在停顿了片刻后又道，“接下来……我们有请本周的挑战者……也是上周暖场赛的胜利者，目前一战一胜的……‘镜盾’！”

话音未落，另一个身形比维京人略微瘦小一些、但仍算是相当高大的壮汉入场了。

而这位踏上拳台之时，就没有多少支持声响起了，相反，还冒出了一些嘘声。

很显然，这位镜盾老兄不太被看好，也没有多少人把钱押在他的身上。

“两位，都上前几步吧……”和第一场开打前的气氛不同，“正赛”的这两位拳手都显得相当冷静，完全没有互相挑衅的行为；所以，只能由破锣嗓子主动把他们俩叫到拳台中间，再宣道，“规则都懂吧……”

说是这么说，但他依然不厌其烦地将那五条规矩重复了一遍；不为别的……只因为那确实很重要。

说完之后，破锣嗓子接道：“二位……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呵……这话我都听了四十五遍了，你说呢？”维京人的嗓门儿和他的形象非常相符，听起来沉厚、有力。

“没有。”镜盾就回了这么两个字，而他的嗓音也和他的回答一样——没什么特别之处。

“OK……”破锣嗓子接道，“那么……我宣布……今天的第二场对决……”说到这儿，他便撤步往拳台外面退去了，“由‘维京人’，对战‘镜盾’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开始！”

吱吱（踩踏甲板的声音）——

几乎在那宣告声出口的刹那，两名选手都动了。

然，他们皆没有向前移动，相反……他们竟是不约而同地各自后撤了两步。

“原来如此……第二场这两个家伙，跟第一场的拳手相比……级别完全不同啊。”封不觉看到这一幕时，不假思索地念道。

“因为他们都比较谨慎吗？”鸿鹄接道。

“不……这不是谨慎。”这一瞬，斯诺抢在觉哥之前回道，“也不是什么‘高手的直觉’，而是单纯的‘战术’罢了。”

“雨龙……你反应还是慢啊。”封不觉随即也对鸿鹄说道，“你刚才不也听到了吗？那个‘维京人’已经卫冕了几十次了，也就是说……他已经在众人面前打了几十场甲板拳击赛；而那个‘镜盾’……是上一次甲板拳击赛的暖场赛胜者，这说明他也至少公开地打了‘一场’拳。”

“哦～”经对方一提醒，鸿鹄就懂了，“他们俩……都已经看过了对方的比赛，因此，他们是根据自己所知的情报，才

做出了应当在开局时‘保持距离’的判断。”

“Bingo！”斯诺打了个响指，接道，“仅凭这一点，也足够看出他们的水准跟先前那两位差距甚大。”他顿了顿，“你还记得吧……刚才的‘开瓶器’和‘三角龙’……在开局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拼拳’；虽然这的确是互相试探力量和出拳速度的最直接方式，但在情报不足的前提下，这种行动其实是很危险的……万一对手是个级别比你高很多的高手，那你很可能会在出第一拳的瞬间就被秒杀。”

“嘿！注意，维京人要进攻了。”就在此时，封不觉用极快的语速提醒了两名队友一声。

斯诺和鸿鹄在说话时，视线也没有离开拳台，他们也都注意到了场上的变化。

却见，在一阵短暂的僵持过后，维京人忽然俯身前倾、如脱缰的野马般疾速向前冲出。

以一米九的个头和那副魁梧的身躯，能在“体术能力受限”的前提下做出这样的动作来，无疑是非常不易的……

而他的对手镜盾也是瞬间做出反应……当即就将上身后仰、体势侧倾，利用其灵活的步伐在后撤迂回的过程中制造出一定的“相对静止时间”，以便做出有效的防御。

呼呼呼——

很快，维京人便出拳了。

那阵阵拳影，连连带出破风之声，但……一次也没有命中。

当然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这几拳，并没有用出全力。

维京人的这轮突击，看似是来势汹汹，实则是攻中带守、试探为主；他打出的那些拳……皆是以“快速收拳”和“体势不乱”为前提的。

只不过，由于他的实力非常强，因此……即便是这种“试探”级的攻击，也具备了相当的杀伤力。

“嚯……确实厉害啊。”封不觉看了几秒，又开口道，“也只有在这种没有‘回合间隔’和‘裁判干预’的拳斗中才能看到这样的‘试探’方法了。”

“那……”对拳击基本一窍不通的鸿鹄，这会儿也来了兴致，“正规拳赛里的‘试探’通常是怎样的呢？”

“根据级别不同，会有一定的区别。”封不觉回道，“反正超中量级以上的开局试探……普遍以‘对摸’为主。”

听到那两个字，斯诺又忍不住吐槽道：“为什么一件挺正常的事情，都能被你说得有点污呢……”

“呵呵……”鸿鹄也干笑两声，转而对斯诺道，“斯诺老弟，还是你跟我说说呗。”

“嗯……”斯诺沉吟一秒，接道，“这么说吧……在正规拳赛里，若是两名从未交锋过的拳手对上，开局的试探一般都是以‘找距离’为目的的，说得形象一点……就是双方用身体去亲测一下对方的实际出拳臂展、打击速度、以及‘最佳杀伤距离’等信息。”

“因为像这类情报……不管是看了多少录像、找了多少身体条件与对手相似的陪练去测，也不可能得出特别精确的感觉；只有在面对对手本人之时，互相用拳头‘摸’到对方几下之后……才能搞清楚。”

“哦……”鸿鹄听得似懂非懂，“所以……你说的那个‘距离’究竟是指什么呢？不就是臂展吗？”

“臂展只是决定‘距离’的因素之一。”斯诺回道，“一个人出拳时的‘最佳杀伤距离’，与其肩宽、臂展、骨骼和肌肉的细微差别、挥拳的姿势、肌肉爆发力的反应速度等诸多因素有关；且不说太复杂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自己都不清楚自己该用‘怎样的姿势’、去

打‘多远的目标’，才能输出最强有力的一拳。”他停顿了一秒，再道，“而职业拳手，就会知道这一点……甚至能将其细化；比如——自己最有力的直拳需要跟目标隔着多远的距离挥出、上勾拳该在什么距离上挥出、摆拳又适应什么距离等等……而那些顶尖好手，不但能精确地掌握自己的‘距离’，还能在对决中迅速摸清对手的‘距离’……上世纪的末代拳王刘易斯（Lennox Lewis）便是一位‘掌控距离的天才’，与他同时代的选手中，有步伐移动比他灵活的人、有重拳杀伤完爆他的人，他唯一的明显优势可能就是‘臂长’这一项了；但……他依然是那个时期最具统治力的拳手，就是因为他对‘距离’的判断无可挑剔。只要抓准了‘距离’，在防守中，他就可以避开对手的‘最强杀伤’，而在进攻时，他则能依靠为数不多的‘有效重击’一锤定音。”

一说起拳击的事儿，斯诺就变得滔滔不绝。看起来……他还真是个老司机；非但掌握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还有着不少十分独到的见解。

“呃……”鸿鹄悟性不错，听完这一大段儿，倒也能消化得完，他稍加思索后，便接道，“那……我们眼前这位‘维京人’的试探方式，岂不是有点冒进了吗？”他微顿半秒，补充道，“他这样打，只会单方面暴露自己的‘距离’而已吧？”

“嗯……”此时，在旁听了半天的封不觉，缓缓念道，“这说明他对自己的‘脸’很有信心啊。”

“哈？”这句鸿鹄就听不懂了，“什么意思？”

嘭——

觉哥还没回话，拳台上的那两位便用行动解答了鸿鹄的疑惑。

这一瞬，镜盾的一记直拳，刚好打在了维京人的脸上。

方才……在三名玩家聊天之际，维京人的攻势也一直没有停下；在双方的实力比较接近的情况下，一方想要完全闪

避另一方的所有攻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镜盾很快就放慢了步伐、用上了拍击和阻挡防守的动作。

而维京人却是不依不饶，以相同的“走打”节奏不断寻求着突破点。

在这样的压迫之下，镜盾自然得打几次防反才行，若是他一味防守……那防守中的一些习惯和破绽反而会比对方的进攻破绽更快显露出来。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击——在维京人的一次摆拳进攻中，镜盾错身一闪、趁着对方门户大开之时打出了一记相当有力的直拳，径直地糊脸而去。

然，这一击所造成的杀伤，远没有大部分观众想象中那么大。

因为……就在那电光火石的一瞬，判断出自己已必定会中拳的维京人……立刻将头部向前一冲，用自己的脸对着镜盾挥来的拳头猛然撞去。

“瞧……靠脸去顶住了对手的防反截击。”封不觉道，“紧接着就会是……”

与觉哥这句话同步发生的事情便是……维京人趁着镜盾尚未收回右手，顺势又出一拳，反过来给了镜盾的脸一下子。

“喂喂……你别告诉我‘用脸怼拳头’也是一种战术啊……”鸿鹄扶了扶眼镜儿，耸肩道，“再怎么说……这个部位的抗击打能力也是无法锻炼的吧。”

“可以的哦……”没想到，斯诺这时接道，“当然啦……确切地说，不是锻炼‘脸’的抗击打能力，而是锻炼‘头’的抗击打能力。”他说着，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嗯……方法以非常严酷、痛苦、甚至可能留下后遗症的颈部训练为主。”

“还有啊……”斯诺话音未落，封不觉又接过话头，说道，“‘用脸怼拳头’也的确是一种战术……”他头也不回地念

道，“斯诺刚才不是说了嘛，每一拳都是有个‘最佳杀伤距离’的……当你已经确定无法躲开袭来的拳头时，还有最后一种减低伤害的办法……就是快速地缩短这个‘距离’；以维京人挨的这一下子为例……像他这样拿脸一怼，便导致镜盾的这记直拳在其手臂和手腕都还没伸直的情况下便击中目标、停了下来，这样一来，拳头的威力自然大打折扣。至少……降到了维京人可以咬牙承受下来的地步。”

“而镜盾随后所吃的那一拳，恐怕就不是那么好受的了……”一秒后，斯诺又顺着觉哥的话，跟了半句。

他俩一唱一和之间，场上的维京人已是乘胜追击，给了镜盾一套组合拳。

从选手所用的绰号也能看出，镜盾对自己的防守技术很有信心，而实际情况……也确是如此。

纵然是吃了一记重拳，并遭到了连续追打，镜盾也没有产生慌乱……他只是遵循着基本原则，一边挨打、一边将姿态调整了回来，并渐渐回到了正常防守的节奏中。

维京人见状，冷哼一声，接着，放慢了攻击的频率……

于是，在那些看不出门道的观众们的一片嘘声中，这“第二场”对决仿佛是进入了拉锯战的节奏。

但身在高处的觉哥和斯诺却不这么认为，此刻，他俩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念道：“嗯……结束了……”

第1213章 海盗归来（十七）

封不觉和斯诺的判断依据很简单，因为他们已经从维京人最近的几次出拳中看出了一条信息——“试探已经结束了”。

在外行们看来，维京人放慢进攻节奏的举动似乎意味着他暂时没有找到攻破对手防御的方法。

但实际上……他这却是“胜券在握”的表现，他正在用行动告诉镜盾——“我已经做好赢的准备了，随时可以结束这比赛，但……我还可以给你一次反扑的机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同样实力不俗的镜盾自然也已明白了这点，他知道……就在刚才、就是那唯一的一记“反击拳”……已经将自己的“距离”暴露给了对手；接下来，他的反击和进攻都将彻底失效，而防守被破……也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种没有教练指导、没有回合间隔的比赛中，镜盾想依靠自己的思考从技术层面上逆转这种劣势……恐怕是不太可能了；所以，他现在唯有利用维京人给出的、这最后的“机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做最后一搏。

这是一种冒险，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视为维京人设下的“陷阱”。

但……镜盾没有选择余地，正因为他的水准不低，他才知道，自己不得不去闯一闯这“陷阱”。

闯过去了，就还有赢的希望；闯不过去……结果也没什么区别。

若是他坚持当前的防守态势，或许还能够多支撑一会儿，但……那无非就是慢性死亡罢了。

噗——

两秒后，镜盾打出了他在这场比赛中的第一记有明显攻击倾向的左手刺拳。

他的步伐和体势也在由守转攻的刹那发生了变化。

“佯攻。”同一秒，封不觉和斯诺心中在念着相同的两个字。

噗——

第二拳，紧随其后，是右手的直拳。

和第一拳结合起来看的话，这是一次非常常见的“连击”，以第一拳吸引对手的注意力，第二拳制造打击。

然……

“还是佯攻。”觉哥和斯诺都已看穿了，镜盾用的不是那么单纯的手段。

呼——

果然，在那电光石火之隙，镜盾又打出了第三拳。

“这才是杀招……”这回，封不觉直接将这话给念叨出来了。

镜盾这第三拳，是一记左手直拳，不过其威力与同为直拳的第二拳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出拳的一瞬，镜盾配合上了膝盖前倾的动作，将拳力提升到了足以“击倒”、乃至“KO”对手的级别。

客观来说，这套“一刺两直”的连击并不算复杂，技术难点主要集中在第三拳上。

不过，就“出其不意”的效果来说，还是可以的。因为镜盾是个右撇子，选择这“左右左”的出拳模式，显然也经过了深思熟虑。

可惜……他的意图，仍是没能逃脱维京人的双眼。

就在挡掉了第一拳，准备用拍击去应付第二拳时，维京

人瞬间洞悉到了这第二拳同为“佯攻”的真相。

于是，他直接无视了这第二拳，将双手手肘贴紧身体、把头放低，在硬吃下第二拳的同时，以十二分的注意力……盯住了镜盾的左手。

而镜盾，也切实地挥出了那第三拳。

一切……都在维京人的掌控之中，他在镜盾的第三拳发力之际，俯身朝前一逼，抢入了镜盾的右侧怀中。

砰——

紧接着，一记势大力沉的摆拳便结结实实地打在了镜盾的下巴右侧。

镜盾那落空的第三拳还没有完全伸直，他便因下巴所遭受的冲击而失去了平衡；而他为了提升拳头威力所做出的屈膝前倾动作，反倒成了维京人这记摆拳的助力。

K.O——没有任何争议的结局。

破锣嗓子这回连读秒的工夫都省了，因为镜盾倒地后直接失去了意识。

像这种“选手短暂昏迷”的情况，在各类格斗技比赛中也是经常会出现的……尤其是下巴挨拳的情况下，由于大脑小脑都会受到影响，被打的人很容易就会倒地不起。

“胜者！维——京——人——”当几名水手将那被打懵的镜盾抬出拳台时，破锣嗓子已然举起了维京人的右手，高声宣布了比赛的结果。

人群随即也发出了一定的欢呼声，只是……这次的呼声，有些不温不火。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把注下在了维京人的身上，这就导致了他的赔率能带来的回报着实有限，赢了也没多少钱。

过了十几秒，待周围渐渐安静下来之时，破锣嗓子便顺势接道：“好了……今天的甲板拳击赛，差不多就到……”

“等一等！”突然，自高处传来一声长啸，打断了破锣嗓子的话。

本已经意兴阑珊、准备散去的海盗们，皆被这一声吼所吸引，循声望去。

那喊话之人……不是别人，正是封不觉。

“嗯？”破锣嗓子虽然对对方的插话之举有些不爽，但他一看是觉哥，自然也得客气三分，“疯先生……请问……有何指教？”

这时，封不觉朝身边两名同样搞不清他要干什么的队友使了个眼色，随即从那高处的绳网上跃了下来。

鸿鹄和斯诺面面相觑，各自露出了一个无奈的表情，然后也都跟了下去。

“指教不敢当。”觉哥落地站定之后，恰好站在了“拳台”边缘的一个木箱子上。他望着数米外的破锣嗓子说道，“我只是想说……今天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很是荣幸；但……遗憾的是，卫冕冠军出场的时间稍微短了点。所以，我希望……这位维京人大哥能再打一场，让我们开开眼界。”

“这……”破锣嗓子说着，转头朝一边的蒜头三人组看了看，并喃喃念道，“不太合适吧……”

微顿半秒后，他又朝维京人瞥了眼：“你瞧……维京人刚刚才打完一场……”

“无妨。”不料，维京人本人已摆出了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开口道，“正好，我也没有打尽兴……”他看了眼躺在场外、正慢慢缓醒过来的镜盾，说道，“镜盾虽然打得不错，但从结果来看……他没能给我制造太多的麻烦。刚才那场打完，我几乎没有受什么损伤、体力也还很充沛……将其当做一次‘热身’，似乎也没什么不妥的。”

“呵……我也是这么觉得。”封不觉笑了笑，停顿一秒，朝蒜头哥他们望去，“我想……大伙儿也想见识见识吧……维京

人和我们这些海贼团之外的‘乘客’比试一番，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他这话，表面上是说给所有人听的，实际上则是在给“真正拥有决定权”的蒜头哥暗示，其言下之意就是——这个盘口，你们有的赚。

“呀喝！好像挺有意思的嘛。”

“维京人，我们支持你！”

“是啊是啊，来一场呗。”

“来一场……来一场……来一场……”

海盗们可不嫌事儿多，再者……觉哥的话也的确是颇具煽动力。

短短半分钟不到，周围的人群便开始齐声呼喊着“来一场”，看起来……此战是非打不可了。

“哼……好啊。”终于，一直坐在那儿默默记账的蒜头哥站了起来，对封不觉道，“但是……你确定自己可以下场打吗？”

问完这个问题后，蒜头哥便将“拳套”的设定简明扼要地向觉哥解释了一遍，随即再道：“我想……疯先生你的实力，恐怕早已超出这拳套的压制上限了吧？”

“哦~原来你是担心这个呀。”觉哥听罢，却淡定如故，“我本来也没说是我亲自下场打呀。”

就在他讲到“亲自”这两个字的时候，站在他身后的鸿鹄已经非常机智地后退了一步……

而江湖经验尚浅的斯诺老弟……还傻傻地站在原地，等待着封不觉的下一句话。

“这场比赛……”下一秒，封不觉顺势转身，扬手指着斯诺道，“将由这位人称‘奥特神拳两千年来最具天赋且拥有最华丽招式的男子’的斯诺老弟来会会维京人。”

“哈？”直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句子中，斯诺也还没反应过

来这是怎么回事。

整整五秒后，当所有人都把视线移到其身上之后，他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好像被坑了。

“呃……”作为一名绅士，斯诺是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失态的，他只是在心中默默地对封不觉念叨了一句，“法克……”

……

事情的进展相当顺利，海盗们的办事效率高得惊人。

短短十分钟，定制赔率、下注、清理场地等一系列琐事都已安排停当了。

而系统也为了配合这条支线任务的完成，给了玩家们一句【参与拳赛的玩家可脱去上身衣物】的提示，并对斯诺放宽了着装标准。

于是，被觉哥“暗算”了的斯诺……就这么戴上了拳套、赤膊着上身，准备上阵了。

“你这是要我死啊……”距离上场还有一点点时间，斯诺一边确认着拳套绑带的松紧度、一边虚着眼对觉哥说道，“而且我还得背负着‘奥特神拳传人’这种听上去就有点蛋疼的名号而死啊……”

“斯诺老弟，此言差矣。”没想到，觉哥还没反驳，鸿鹄便先对斯诺说道，“我觉得……封兄并没有那个意思——即使你不是黑胡子海贼团的成员，对‘不准杀人’的规则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再说了……对方也戴着限制拳套，就算他真想打死你……那也很难。”

他说得很有道理，然而……觉哥好像不怎么领情。

“事实上，你死不死的，真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封不觉在鸿鹄说完之后，如拆台一般，对斯诺道，“我把你推出去参赛的原因是……我们三人之中，只有你符合‘比赛标准’。”他微顿半秒，补充道，“我和鸿鹄的格斗专精、体术能力都太强了，妥妥儿地超出了拳套的限定极限……所以，我

们俩可没办法参与这拳赛。换言之……从一开始，你就是这条支线任务唯一可行的执行人。”

“哼……那我只能去怪系统了是吧？”斯诺苦笑着应道。

“有什么好责怪的。”封不觉道，“你无非就是上去打一场非正规的拳赛而已，最糟的状况也就是被人揍成猪头，你怎么不说……上一个支线任务还是我拿‘刀’搏回来的呢。”

“为什么你说这句话的语气听上去像是不小心把‘命’说成了‘刀’字呢……”斯诺虚着眼念道，“还有……你到底是有多纠结爆装备的事情啊……打算说一辈子啊？”

“关你毛事。”封不觉道，“我初步计划把这事儿一直说到这个剧本结束，你有意见？”

“好了好了……那种事怎样都行。”鸿鹄在他们俩的抬杠升级之前再度开口，试图将话题带回正轨，“咱还是说说拳赛吧……”他看向斯诺，“你有把握吗？”

“没有。”斯诺回得干脆利落，无论神态语气，皆没有半分说谎的迹象。

“嗯……”鸿鹄的嘴角抽动了两下，“我还以为……你是内行……”

“我的确是内行……而且还请……”斯诺说到这儿，差点一顺嘴把某位拳坛知名教练的名字给报了出来，还好他及时想到这么讲不妥，立刻改口道，“……请了专门的教练来指导过我；前后……大概练了有两年时间吧……就算我想去考职业拳击手的执照也是绰绰有余的。”他顿了顿，“但正因为我是内行，我才明白，自己获胜的机会非常渺茫……”

“且不说对手的体重至少超了我三个级别以上、身高臂展也都比我长……单论技术，维京人也是全方面地强于我；更不用说……他在这种比赛中的经验优势以及那种让人绝望的‘拳击天赋’了。”

“这样啊……”鸿鹄闻言，扶了扶眼镜，“那岂不是说……

系统给了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怎么可能呢？”封不觉接道，“你玩这游戏那么久，系统什么时候给过那种impossible mission了？”他摊开双手，“说到底……是你那种‘用正规的拳击技术去击败对手’的想法错了而已。”

“哦？”听到觉哥此言，斯诺和鸿鹄二人的脸上同时显出了一丝邪恶之色，“你这言下之意是……”

“哼……”封不觉将双臂交叉在胸前，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是时候让这些天真的海盗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地下拳击’了……”

第1214章 海盗归来（十八）

“伙计们！我想大家已经等不及了……”数分钟后，一切准备停当，破锣嗓子又再度来到拳台中间，炒热了气氛，“这是自‘甲板拳击赛’开设以来，第一次有海贼团之外的选手参与进来，而他们要挑战的……是我们独一无二的……维京人！”

一时间，人群一片鼓噪。

大部分海盗显然还是支持维京人的——在这种“有限制”的比赛中，他那连战连胜的实力毋庸置疑。

不过，在斯诺身上下了注的人也不在少数；不为别的，只因他的赔率非常高。

倒不是蒜头哥他们有意想抬高其赔率，实在是斯诺那略显单薄的身形看起来不太经打……

虽然斯诺的身材和普通人相比也算不错了，一看就是平时有在健身的那种人；但……跟这群肌肉魁梧、胳膊比你腿还粗的海盗们比起来……他还是小瘦子儿一个。

“两位，请到中间来。”在吸引到了观众们的注意力后，破锣嗓子便召集了两名拳手，俨然是要宣布开打了。

按照规矩，他还是不厌其烦地将规则重复了一遍，随后问了句：“都明白了吗？”

斯诺和维京人也都立刻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答。

得到了答复后，破锣嗓子便后撤几步：“好！那么……我宣布……由‘奥特神拳两千年来最具天赋且拥有最华丽招式的男子’——斯诺，对阵我们‘四十六战、四十六胜、技艺卓绝、令人闻风丧胆的卫冕冠军’——维京人……的比赛……”

他将登场介绍和开场词糅在了一起，一句话拖得老长……

“现在……开始！”破锣嗓子每次都能在念完一句话的同时恰好退出拳台，简直就像背后长眼一样。

“呵……”就在破锣嗓子念出“开始”二字的刹那，斯诺便面带微笑地、慢慢地抬起了左拳，向前伸出。

他的这个动作，在拳台上算是一种“示好”的表现。

当然了，这不是在求对手手下留情……这只是类似足球比赛前双方队长握手的礼貌性举动。

此时，作为对手，也应该伸出一个拳头，跟对方伸出来的拳头轻轻碰上一下……然后，才进入“对决状态”。

像这种常识，维京人自然知道，而且，他是一个颇具大将之风的人，所以，他想都没想，就予以了回应。

谁料……

呼——

就在维京人缓缓伸出右手、准备去轻碰对手伸出的拳头时。

斯诺却是忽然猛进一步，挥起自己的右臂就冲着对方的脑袋来了一记摆拳。

“卧槽！”维京人当时就惊了。

斯诺的这种行径，说得形象一点……就好比是在伸出右手和你握手的时候，趁你一个松懈，就用左手甩你一个耳刮子。

这么没品的事情，就算海盗们也看不下去了，人群顿时爆发出阵阵“宏里谢特”和“沃德法克”之声。

但无论如何……这并不算违反规则，所以比赛还是继续进行。

“混账小子……”在那千钧一发之际，维京人依靠着本能反应低头侧退，堪堪用左肩承受住了这一拳，同时，他心里已经在骂街了，“居然在我面前耍这种小聪明……”

由于刚才那一拳来得太突然，维京人的防守动作和力量调整都没到位，这便导致他的左臂在挨完那拳之后略微有些发麻。

好在他经验丰富，根本不给斯诺乘势追击的机会，当即就抬起了左臂，朝对方出了两记刺拳。

这两拳出去，不为占到什么便宜，只为“以攻代守”，将对手逼退出去。

“切……和想象中一样滴水不漏啊……”另一边，斯诺的心中这会儿则在念道，“用颇为极限的动作将我那偷袭的损伤降到了最低，并迅速利用起了自己的臂展优势……限制了我的追击、获得了宝贵的调整时间……这种‘拳王级’的对手，真的是靠‘手段’就能攻破的吗……”

的确，即使是现在，斯诺对这事儿也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想归想，既然已经被觉哥整到这个台上来了，他势必得使出浑身解数，设法赢下这场比赛。

下一秒，但见斯诺双拳并举、护在头部两侧，其上半身向下尽可能地压低，极快地冲向了维京人的怀中。

“这又是要干什么？”维京人并没有慌乱，他的架势也没有乱。

呼——噗。

紧接着，斯诺的左勾拳便绕开了维京人的防御手，从侧面打中了后者的躯干。

以维京人那壮实的肌肉，躯干被打几拳肯定屁事没有……

中拳之后，维京人便顺势后退，以稳健的步伐、绕着对手呈顺时针移动了几分，并朝斯诺来了发左直拳。

嘭——

这拳的力量很足，但斯诺早已摆回了防守的架势，用双

拳的外侧牢牢守住自己的头部。

挡完这一击之后，斯诺便故技重施，再次俯身突进。

呼呼——

这次，他又在近距离发动了几次快速的短上勾拳连击，瞄准的是维京人的下巴。

“原来如此……”维京人连消带退、格闪结合，依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伤害，“这就是你的打算吗……”

维京人后退着、迂回着，但斯诺如影随形，始终以极低的防守姿态往对方的怀里冲。

“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和我打‘对攻’的打算，完全无视我的动作，采取这种‘持续近身施压’的方法……”维京人念及此处，已然退到了拳台的角落，并遭到了斯诺的拦腰擒抱。

噗噗噗——

在抱住对手的同时，斯诺又是争分夺秒一般……趁机猛打对手的右侧躯干。

“在近身缠斗中……用这种没什么威力、但也无法防守的摆拳……不停地攻击我的肝脏……”维京人见状，在心中冷笑道，“哼……亏我还期待了好一会儿，结果……只是这种水平的对手吗……”

“小子……”这时，维京人忽然开口，对斯诺道，“你是不是以为……进入‘贴身缠斗’状态后，就可以把比赛带入你那不入流的节奏里去了？”

斯诺没有回应他的话，只是默默地继续挥拳。

“的确，‘甲板拳击’是没有场内裁判的，像你这样贴上来之后……不会有人过来把我们分开。”维京人道，“但你好像忽略了一件事啊……”

言至此处，他将双臂一伸一攫，反过来将斯诺擒抱住了。

“什么？”霎时，斯诺肘部以上的两臂和躯干都被对方那粗壮的胳膊以及身体圈住，动弹不得，“这……”

“喂！裁判！”封不觉一看情况不妙，当即看向了破锣嗓子，嚷道，“搞什么？改古典式摔跤了啊？”

“抱杀向来就是允许的。”而那破锣嗓子却是十分淡定地道，“正如维京人所说……我们这拳赛不设场内裁判；所以，总得想个办法，防止那种‘动辄就上前抱住对方、企图用贴身消耗战慢慢磨死对手’的行为频发。”

“切……这种事应该在开打之前告诉我们吧……”封不觉低声啐了一句，但他没有进一步去申诉什么，因为他知道如今再说这些也是于事无补了。

“呵……”另一方面，正在承受着维京人那“怀中抱汉杀”的斯诺，自然也听到了觉哥和破锣嗓子的对话，他当即是面露苦笑、暗忖道，“还是大意了啊……难怪刚才那两场拳打下来，从没有人使用过‘贴身战术’，四名拳手从头到尾都在‘走打’的原因就是……谁也不想贴上去和对方搞这种拼力气的游戏……”

思索之际，他的身体已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动静，看起来他那两条手臂的骨头和躯干内的肋骨差不多都已到极限了。

“小子……骨折可不算在‘残疾’之列，你要是以为咬咬牙、断几根骨头，就能让我被判负……那就想多了。”维京人在体型上的优势很大，“抱杀”分明是个特别耗体力的活儿，他却还能在过程中抽出余力来讲话，“我劝你还是现在投降，可以少吃点苦头……”

“呵呵……”斯诺笑了，“冠军先生……你好像也忽略了一件事呢……”

话音落，异变生。

正当周围的观众们认为维京人已经快要赢了的时候……斯诺一个发力，将对手的擒抱挣开了几分。

“唔……你……”维京人也很意外，他怀中这个小瘦子儿的力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

“刚才我只是因为不知道可以用这种动作……防备不足，所以有点儿懵了。”斯诺也是边用力挣开对手的环抱、边咬着牙念道，“真要拼力气的话……我也不算太吃亏啊……”

他说得没错，在“身体素质”这块，玩家是绝对不吃亏的。

虽然全程都跟着带练去冲级的斯诺在专精方面比较差，但……角色的“身体素质”，却只跟“等级”有关。

而一名四十级玩家的身体素质，早已超出了普通人类的水准……很多。

“限制拳套”只会把“超出一定值的战斗力限制住”，但不会“按比例削弱佩戴者的战斗力”；举例来说，假设拳套的限定值为“十以下”，那么……战斗力十五的人戴上，会变成十；而战斗力十的人戴上，也是十。

毫无疑问，维京人和斯诺原本的战斗力都在拳套的限定值之上，所以，不管他们俩原本的战力谁高谁低，反正在戴上拳套之后，他们的力量和速度几乎没什么区别。

他们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身高、体重、臂展、肌肉强度这几个方面。

但眼下这“角力”的阶段，维京人的这些优势并没有什么卵用……

“可恶……”摈了大约十几秒，维京人便放弃了，他知道，在这“握”与“挣”的对决中，后者会比较省力，持续下去自己反而会不利。

于是，他突然一个卸力，朝侧面退出去两步，并趁势朝斯诺攻出了两拳。

斯诺的反应也不慢，对方的擒抱刚一松开，他就知道会有后招；他也是一刻不停地做出了回避动作……重新摆出超低的姿势、左右摆动身体，再次施展出了不断前冲的压迫战

术。

“你真以为这种拳可以赢吗？”维京人后撤、防守、出拳反压、保持距离，“如果是在正规的比赛中，你的战术大概算是成功的……你那些打在我躯干外侧的、不痛不痒的拳头，都会作为回合结束时的判定依据。”他顿了顿，说话之间，动作也丝毫不乱，“但在这甲板拳击赛中……你觉得……是我的体力会先被你的蚕食攻击耗尽、还是你会先被我抓到破绽给KO呢？”

斯诺没有回应维京人的这段话，他还是按照原本的计划和节奏，继续着那种可看性很差、让双方都施展不出什么高等技巧的纠缠式攻击。

“喂！那个叫斯诺的！你也太无赖了吧！”

“什么拥有最华丽招式的男子啊！我上去打得都比你强啊！”

“好好打拳啊混蛋，这不是小孩子打架！”

“维京人！干掉他！加油！”

这样的比赛内容，必然是会引起观众不满的，他们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

“确是个令人钦佩的对手啊……”站在场边的鸿鹄，此时也是露出了颇为凝重的表情，“即便我们采用了那样的战术，他也没有丝毫的躁进；即使他心里在发火，但对身体的控制还是那般冷静……”

“简单地说……并没有被带入我们的节奏中。”封不觉接道。

“是啊……换成别人，可能早已放弃了打那种‘漂亮的拳击’，转而采取和我们一样的战术，在缠斗中反打斯诺的肝脏了吧。”鸿鹄接道。

“这很正常……”封不觉道，“强者本该如此……若是他舍弃自己最擅长的东西，自降档次去和弱者纠缠……输得风险

反而会加大。”他微顿半秒，“当然，这些……也都在我的计算之内。”他的视线移到了维京人的脸上，随即笑道，“就请你堂堂正正地打到最后……光明磊落地输掉比赛吧……”

第1215章 海盗归来（十九）

较量，仍在继续。

斯诺的迫近打法渐渐显露了成效……

纵然维京人躯干健硕、抗击打能力出色，也无法在这频繁的“肝脏打击”下坚持不受损伤。

假如维京人选择用和斯诺一样的打法进行贴身对怼，那他可能早就赢了。

但，他没有这么做……

正如封不觉所说，维京人要打得是“漂亮的拳击”，他要的不单是胜利，他还要证明自己在技术上比对手强。

这……是一种自负，但也算不上过分。

维京人很清楚，自己是一个拳击的天才；即使撇开他那千锤百炼过的技术不谈……单论那“瞬间就能看穿对手‘距离’的直感”，也是常人所无法触及的。

因此，他一直认为……自己在比赛中适当让步也是理所当然。

此前，他特意给“镜盾”留出机会，让对手做一次最后的攻击，就是这个意思。

眼下，他在已经打过一场的前提下，再度上场和斯诺对决；而且在对方使出了如此难看的手段之后，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也是这个意思。

这是他身为强者的觉悟，是对他来说最根本的理念，即便他今天输在了这里，这种理念也不会动摇。

噗——噗——

“挺顽固的嘛……”斯诺贴着对方，其拳头仍在不断地捶打

着维京人的肝脏，“从脚步上看，你分明已经受到影响了吧……”

“呵……”维京人笑了，“那又怎么样？”

“切……真是让人火大的反应……”斯诺面露不快地啐道，“我这边可是放下了尊严、用上了这种极端的手段、努力到了现在……而你，就用这种姿态来回应我吗？”

“哼……你还真说对了……”维京人冷笑一声，低声念道，“我对赢的执念，本就没那么强，若不能用我那‘压倒性的技术拳击’去击败对手，那胜利对我来说便没有什么意义了……就比如今天，假如最后赢的人是你，我也并不会介意，因为我不是败在了‘拳击’之下，只是败在了你们那令自己都难堪的‘战术’之下。”

听得此言，斯诺沉默了片刻，接着，他居然停止了击打，并后撤了几步。

“嗯？”维京人见状，也没有急着上去进攻，只是疑道，“怎么？你终于准备和我堂堂正正地决胜负了吗？”

“堂堂正正？”斯诺将那四个字重复了一遍，他的眼神和语气都变得很冷，“你那种拳击就叫‘堂堂正正’，而我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就是‘偷奸耍滑’么？”

“哈！”维京人张开双臂，笑着反问道，“难道不是吗？”

……

“没错！你这小子就是偷奸耍滑！”

“亏你还有点自知之明啊！”

“何止是偷奸耍滑，简直是卑鄙无耻啊！”

周围的海盗们也都听到了斯诺和维京人的对话，一时间骂声四起。

……

“别开玩笑了混蛋！”不料，向来都很有风度的斯诺，此刻

却是大喝出声，“贴身消耗战本就是在正规拳赛里也很常见的战术，这能叫偷奸耍滑么？难道只有用你最擅长的模式和你对攻，才叫堂堂正正吗？”

维京人被问得一愣，过了几秒才回道：“嗯……的确，贴身也是一种技术……并不算犯规……”

“还有……什么叫‘对赢的执念本就没那么强’……”斯诺不依不饶，接着说道，“你这种怀着‘不管输赢、只要自己能打得漂亮’的想法的人……根本就不配赢！”

“什么？”维京人也是奇了，“你说我不配赢？”他干笑一声，“呵……那你那种龌龌龊龊的拳击就有资格赢了吗？”

“当然有！”斯诺言至此处，其摆出的架势亦发生了改变，俨然是要展开对攻的样子，“不管你怎么贬低这种拳击……说它‘难看’也好、‘龌龊’也罢……这还是拳击！天才所打的‘华丽的拳击’，和弱者所打的‘实用的拳击’，都是一样的……弱者无法在天才的领域里击垮对方，所以他们舍弃了自己也同样喜爱的华丽、甚至舍弃了尊严……只为用胜利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和努力。”

“你又何曾了解，弱者们的心情……他们穷尽一生也无法实现的目标，却被那些有天赋的人轻而易举地达成；而你这才华横溢之人，却还在说着‘胜利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之类的风凉话……简直岂有此理！”

“切……尽是些歪理……”维京人啐了一声，“怀着怎样的心情去打拳……是我的自由，看不惯我的话就来赢我好了……”他顿了顿，“遗憾的是……你们这些弱者根本赢不了我不是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拿出些弱者的自觉来呢？与其用那种所谓的‘实用拳击’做些无聊的尝试，不如拿出你那‘华丽的拳击’来，漂亮地被我击溃……还痛快一些。”

“弱者的……自觉吗……”斯诺喃喃念道，随即冷笑一声，“呵……好，我就让你见识一下弱者的自觉。”

言毕，其眼中杀机一现。

维京人也感受到了什么，重整架势、严阵以待。

那一刻，斯诺身形疾动……

“连击是吗……而且是出拳数在四次以上的、留有后手变化的连击……”维京人早已试出了对手的“距离”，也在第一时间敏锐地判断出了对方的招法，“嗯……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威胁……”他在心中念道，“不过总归比贴身近战要好，至少化解这样的攻击还比较有趣。”

他念及此处，斯诺的第一拳已至。

啪——啪——嘭——

“两刺……一直……”维京人的心中无比冷静，在那瞬息之间已捕捉到了对手下一拳的动向，“接下来是……由下巴处攻来的上勾拳！”

呼——

他的判断没有错，斯诺确是挥出了那一拳。

维京人后撤半步，轻松避过，心里还在念道：“这拳的速度有问题……说明……还没完……最后还藏了一记直拳吧。”

斯诺的行动完全在对手预料之中，他在那记勾拳过后，便奋力朝后扬起了右手……

“呵……毕竟是个弱者啊……”面对这最后的一击，维京人显得很轻松，他的思路非常清晰、不慌不忙地想道，“这也是大部分二流拳手永远改不掉的糟糕习惯——每当他们使用出拳数比较多的连击、在出到最后的一两拳时，就会打出‘电话拳’（即不含任何隐蔽性和假动作的出拳；普通人挥出的拳多半如此，在拳头打出去之前，手臂和身体的动作都已经明显预告了自己接下来的拳路……对职业拳手来说这就好像是‘打电话过来’一样，有充分的时间去‘接’），这种几乎是本能的动作即使用海量的训练去矫正、也未必能改过来，因为肌肉记忆是可以练出来的……但有些人的脑子就是跟不上……”

维京人在看到那记“电话拳”时，便决定要就此结束比赛。

他的方法也很简单——抢前一步，抡出一次后发先至的截击。

在已经看穿了对方下一拳拳路的前提下，这是最有效、也最具观赏性的破招方式。

这种游刃有余的“一击KO”，也正是维京人一直在追求和贯彻的获胜方法……

呼——

维京人挥拳了。

他仿佛已经看到斯诺倒在地上的样子、仿佛已经听到了宣告自己获胜的台词。

然，这一瞬，惊人的异变发生了……

“什么！”维京人在自己的四十七场甲板拳击赛中，第一次喊出了这两个字。

因为……他那自信满满的KO之拳，落空了。

斯诺的“电话拳”是真的，并不是什么假动作；也许拥有零时差演算的封不觉可以在多重连击后还跟进这种复杂的“陷阱动作”，但斯诺的能力显然还不足以支持他完成这样的举动。

但……斯诺还是没有被打中。只因……他在对方那截击拳挥来之际、在自己的“电话拳”已经发力的同时，做了一件正常人做不到的事——他后撤了一步。

听起来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实际上……却是无限接近于“不可能”的动作；其难度大概相当于顺时针转动右手的同时逆时针转动右脚。

也正因如此，他打出了一记“不可能”的拳——后退中的反击拳。

原本只是一记被人后发先至的电话拳，在这“一步”之间，便化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不可思议的好拳。

如果要拆解这个动作，那便是一次针对反击的反击，由此还可以判定包括此拳的准备动作在内……他之前的所有连击都有可能是陷阱的一部分。

但……他真的有想那么多么？

并没有……

那后撤的一步，那凭着正常的大脑运转几乎不可能达成的神来之笔，其实……是他的“称号能力”所致。

【追随者】称号能力：

【名称：必闪（尽力而为型）】

【特殊能力类型：主动】

【消耗：体能值100】

【效果：开启期间，身体将自行闪避所有理论上可以闪避的攻击（持续时间五秒，冷却时间一小时）】

【备注：我并不建议你在面对那种非常密集的攻击时使用它，因为那很可能会导致你受到比承受攻击本身更严重的损伤。】

斯诺的这个称号，无疑是他长期跟着工作室的带练大哥们升级而得到的，因此，这个称号的能力也有些坑爹。

虽然这技能的消耗不大，效果也是“看起来很美”，但实际用起来就有点糟糕了……

举个例子，比方说……斯诺若是在遭到机关枪扫射的时候开启【必闪（尽力而为型）】，能不能把子弹全闪过去另说，反正他的身体多半会自行扭成重伤。

然而，在眼前这种对决中，这项技能却成了翻盘的关键。

除了三名玩家之外，没有人知道——早在开打之前，能够看穿队友数据的封不觉便根据这个称号技而布下了战术……

斯诺这个不咋地的称号技，恰恰才是一切战术的基础。

觉哥和斯诺都很清楚，光靠“贴身纠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万一维京人恼羞成怒和斯诺对着怼肝，那斯诺很快就会输；即使对方一直忍下去，也不一定抓不到正常的KO机会。

所以，“贴身战”不过就是一种制造假象的手段。

斯诺忙活了半天，并不是想用那种“消磨体力”的方法获胜，而是想用这种行为给对方下套……

普通的圈套对维京人是没用的，在他这种真正的高手面前，一般的花招形同虚设，挑衅之类的行为多半也是徒劳。

这些……在实战中也一一被证实了。

要骗过维京人，还得在拳击以外的地方多下功夫，比方说……演技。

斯诺最后的表演，自是在计划之中；他那热血澎湃的演说，并非有感而发（这货自己就从来都不是弱者）……而是为了“改变打法”所做的铺垫。

在这种情境下，斯诺突然摆出对攻的架势，维京人便会认为他的行为是“情绪使然”，不会感到任何的不自然。

而此时的维京人……也绝对不会再去考虑“这人能用漂亮的拳击将我击倒”这回事，因为他早已在此前的纠缠中大致了解了斯诺的水准；那无休止的“贴身战”磨去的不止是维京人的体力，更多的是他对斯诺这个人的戒备。

所有条件都已就绪，斯诺便冲了上去。

在开启了【必闪（尽力而为型）】后，斯诺的身体相当于被两股力量操控着，斯诺自己的思维在控制身体进攻，而技能的力量则在负责控制身体做出闪避动作。

正常的技术动作，再怎么高明和隐蔽……维京人也未必看不穿；但斯诺这种类似于“左右互搏（一手画圆、一手画方）”的技术，却是维京人从未领教、也无从预判的。

于是，四十六战不败的男人，无奈地倒在了这神乎其技的“后撤反击拳”下。

这一刻，甲板上鸦雀无声。

而三名玩家也都在屏息凝神地观望着、祈祷着……希望这群NPC没能看出斯诺“使用了技能”的违规行为。

第1216章 重返咀魔岛（一）

别看【必闪（尽力而为型）】这个称号技的效果略坑，其实严格来说，它还是个“因果律技能”，且发动时也没有任何外放的能量或明显的特效；在维京人倒地后，至少在场的这些NPC当中，没有一个人能看出其中的问题来的。

于是，玩家们就这么顺利地蒙混了过去……

到这个时间点为止，他们接到的三条支线任务，已完成了两条；而剩下的【帮助黑胡子找到他在咀魔岛上的旧部】，无疑是要等登岛之后才能去做的了。

……

拳赛尚未结束时，已是黄昏时分。

打完之后，夕阳将尽。

不过，在海上航行，是不存在“晚上睡觉”这一说的。

混沌之海就好似一位喜怒无常的女郎，无论白天黑夜，你都得打起精神来随时准备应付她的各种情绪，否则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因此，即便夜幕降临，海盗们也只是略微放慢了航速，其他事物基本都与白天无异。

就这样……安娜女王复仇号在夜色中继续前进着。

平静的夜，舒缓的风浪，让人难以感受到时间的流逝。

但那些经验丰富的水手，皆从这份平静中感受到了汹涌的暗流……

……

夜色渐浓，但海面上的视野却变得比傍晚时更佳。

不知何时，一轮血月，已高悬于夜空，将那黑色的汪洋映成了一片殷红。

这种天象，封不觉和鸿鹄都曾见过，他们也都知道……这意味着他们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了。

“伙计们！已经能看到岛的影子了！”很快，瞭望台上传来的一声呼喊，验证了他们的想法。

此时的瞭望手，已不是白天的那位了，毕竟……在这个岗位上的人几乎是不能休息的，所以得找好几个人来轮班。

眼下这位瞭望手的喊声也很嘹亮，而且他显然是具备某种与“声音”相关的特殊能力的，其喊声可以穿透整艘船，让船上的所有人都听见。

吱——

喊声出口后十秒，船长室的门打开了。

黑胡子带着他那无形的威压走了出来，满面肃然地走上了舵手台。

在路过一名干部身边时，他还用一个十分自然的动作接过了对方手上的望远镜。

“降帆，减速。”接着，黑胡子便用甲板上的船员们正好能听见的嗓门儿，下达了一条新的指示。

话音未落，海盗们便在命令声中井然有序地忙碌了起来。

而封不觉他们仨作为“客人”，是不必参与这些工作的——说到底，他们也不懂如何操控这种大型多桅帆船。

于是，闲来无事的三人干脆就聚集到了船首，利用自己过人的目力朝着远方裸眼眺望。

“果然……地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呢。”鸿鹄毕竟是玩儿箭的玩家，S级射击专精者的视力在某些时刻比望远镜还要管用，他都已经能看到岛上的树木了。

“呵……经过咱们上次的一番‘游历’，面目全非也是情理之中的。”封不觉颇有些得意地接道。

斯诺本来想吐槽一句“你们是怪兽吗，来遛个弯儿就改变地貌是闹哪样”，但他想了想褐藻号的下场……选择把话咽了回去，转而说道：“那我能不能理解为，你们俩上次来这儿的‘经验’，在这次的剧本里几乎派不上什么用处了？”

“应该是的。”鸿鹄回道，“咀魔岛本就是一处‘流放之地’、是类似于‘监狱’的存在；但在我们上次临走前，这座岛上的总设计师、或者说‘监狱长’，已经领便当了……在这一前提下，主世界的时间又过了不知道多少年，现在岛上是什么情况，我们实在不好判断。”

“我倒是可以确定一件事。”不料，觉哥这时又跟了句让人颇为意外的话。

“哦？”鸿鹄疑道，“莫非你在那次团队噩梦本后又来过？”

“那倒没有。”封不觉回道，“只是……”他抬起一手，头也不回地指了指天上的血月，“那个……你应该见过挺多次了吧？”

“你是说……血月？”鸿鹄接道。

“没错。”觉哥点点头。

“嗯……”鸿鹄若有所思地念道，“的确……我在很多剧本里都见过血月，而且，那些剧本似乎都是发生在主宇宙中的。”他顿了顿，看向觉哥，“我早就怀疑这之间有什么联系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解开这个谜……”

说到这儿，他便用一种询问的眼神看向了封不觉。

觉哥见状，微微一笑，耸肩回道：“其实也算不上什么谜，真相就是……但凡出现血月的地方，就代表有‘幻魔教会’的势力在这个区域活动。”

“哦！”鸿鹄一听那四个字，便露出一脸恍然大悟的神色，“原来是幻魔教会！嗨……原来血月是……”他没有说下

去，而是托着下巴、眼神疾动……

看起来，封不觉给出的这条关键信息，帮鸿鹄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他需要一定的时间把脑中很多支离破碎的线索缝合起来。

觉哥和斯诺也都是聪明人，他们知道鸿鹄的反应意味着什么，所以两人都没有打搅他，只是默默地等待着。

大约三分钟后，鸿鹄方才尴尬一笑，复又开口道："不好意思……脑子有点慢。"

"没事。"封不觉当即接了一句很有其封氏特色的夸奖，"这年头，有'脑子'已经是难能可贵了，速度上再苛求就没意思了嘛。"

这句话传入耳中的刹那，鸿鹄久违地虚起了眼、斜视觉哥："你知道吗……跟你的每一次接触，全都是一次考核自己究竟成长了多少的好机会。"

"呵……那种隐隐的暴躁和冲动，以及将其压制下去的心性，提醒着你，自己已经比以前更成熟了是吗？"封不觉总结得还挺准确。

"咱还是聊聊幻魔教会怎么样？"鸿鹄并不准备和对方就那个话题聊下去。

"可以啊。"封不觉道，"我大致上也算是这个组织的三大扛把子之一吧，有什么不懂的你尽管问，我会按照心情和情报的价值有选择性地回答你。"

"【哔——】"下一秒，鸿鹄口中就发出了屏蔽音，看起来是一个激动带出了一些不太和谐的语气助词。

"怎么啦？那个教会很厉害吗？"不明真相的斯诺见鸿鹄如此失态，也好奇地问道。

"幻魔教会是由三名实力仅次于四柱神的'世界级精英'创建的主宇宙秘密结社，其信徒数量、具体目的、总体战力等等统统不明……"鸿鹄解释道，"根据官方放出的情报，以及论坛

上的一些玩家总结、猜测……那三名首领应该分别是萨摩迪尔、塔利欧姆、以及夺灵。”

“夺灵已经被干掉了哦。”封不觉在旁适时地插嘴道。

“然后你就上位了是吧？”鸿鹄又转头看着觉哥应道。

“没有啊。”封不觉摊开双手，“他还没被毙的时候我就掺和进去了，嗯……是在S2预赛的时候吧……通过萨摩迪尔的关系介入的；不过……那个时候预赛还没有公开录像，所以这事儿也没什么人知道。”

“你这家伙到底还有多少隐藏身份……和主宇宙多少高阶存在有勾结……说起来……斗魔你都能叫得动……到底是闹哪样？”鸿鹄扶了扶眼睛，一连问了几个性质接近于吐槽的问题——他也知道，像这种情报，别人是不会轻易说出来的。

然，封不觉是个难以预测的人。

此刻，觉哥居然用一种很轻松的语气回应道：“你要这么问的话……”他微顿半秒，接道，“往大了说……现在主宇宙的所有高阶势力，除了‘斗魔’和‘黑胡子’之外，基本都是我的小【哔——】砸。”

第1217章 重返咀魔岛（二）

船，缓缓驶入了咀魔岛所在的海域。

当年被紫色迷雾覆盖的、体积不明岛屿，如今已分崩离析。

远远看去，可见一片片大小不一的碎土，正星星点点地缀在海面上，暴露在血月的照射之下。

“船长，前面地形太复杂了，不能再往前开了。”当降帆减速后的女王复仇号靠近那些岛屿的碎片时，瞭望手又高声朝黑胡子喊了句话。

黑胡子的反应也很果断，闻言后，他几乎不假思索地下达了一个命令：“抛锚。”

……

毕竟是带奖励性质的节日模式，玩家们所面对的难度和当初排“团队噩梦”进本时大不一样。

上次来咀魔岛时，封不觉和鸿鹄的等级也就比现在的斯诺高一点点，他们的战力也明显不及岛上的高等级NPC；而且，岛屿上空被有毒的紫色迷雾完全覆盖，不但限制了玩家们的制空能力，还给他们加上了“使人感到不适的体感（如饥饿、口渴、疲劳、疼痛等等）将被高度还原，如不进行缓解则会造成各项数值的急剧下降”的DEBUFF；更恶劣的是，系统还不断地发布着“无法完成就直接抹杀”性质的阶段性任务。

但眼前这回登岛……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且不说觉哥和鸿鹄的战力究竟涨了多少，也不说那毒雾散去能给大伙儿省多少事儿，最关键的一点其实是……整个黑胡子海贼团，现在和玩家们是结盟状态。

说得再直白一点——有一整船的强力炮灰可供觉哥他们

利用。

“蒜头，戈弗雷，马迪。”船刚停稳，舵手台上的黑胡子便朝甲板扫了一眼，随即对着那三位下令道，“由你们三个领头，带十个人，先下去查看一下。”

“是，船长。”对于船长的命令，蒜头可是毫不含糊，他立即应声，并给了身边的戈弗雷和马迪（直到此时玩家们才知道体毛哥是叫这个名字的）一个眼色；那两位也是心领神会，当即就行动起来……

他们仨办各种事的效率都很高，三分钟不到，蒜头和戈弗雷已备好了登陆用的小船，马迪则负责从人群中挑出了十名在船上资历尚浅的水手。

待那十三人尽数上船后，甲板上的海盗们便通过滑索将这艘固定在女王复仇号侧舷的小船平稳地下放到了海面上。

哗——

小船一入水，包括戈弗雷和马迪在内的十二人就抄起船桨开始划船前进了。

“慢慢划，留神水下。”蒜头哥是唯一一个没有在划船的，不过他的任务更加费神；此时，他的手里提着一个头骨形状的探灯，坐在船头，密切注意着前方的风吹草动。

在这暗礁四伏的地带，选用这种靠船桨驱动的小船航行，相对而言还比较安全，基本上不用担心触礁；当然了，蒜头哥所担心的本来也不是触礁，而是别的事物……

……

“三位。”将探路小队派出去之后，黑胡子便来到了三名玩家的身旁，对他们说道，“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跟你们说了。”

“哦？”封不觉一听就觉得这话里有话，“听这意思……这些事儿……先前不太方便讲呐。”

“是的。”黑胡子面无表情地回答，“因为你们听过之后很

可能会后悔跟我合作、或是借机跟我讨价还价。”

“嗯……”鸿鹄也从对方的言语中分析出了一些信息，即刻接道，“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就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呵呵……”黑胡子笑了，那笑容中透出的是一名海盗应有的卑鄙和无信，“那种‘余地’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如果你们觉得它存在，那一定是我出于某种目的……故意让你们产生了那样的感觉。”

“行啦～我本来也没指望你会多有信用。”封不觉不以为意地耸耸肩，念道，“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事情还要从几个月以前说起……”黑胡子接道，“当时，我刚回到这艘船上，为了让接下来的行程更有效率，我派了一个有着特殊能力的探子出去……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主宇宙各处帮我打听旧部的下落，并确认那些我藏匿宝藏的地点是否起了变化。”

“让我猜猜……”封不觉道，“你那个探子是不是一个爱跳舞的黑影人？”

此话一出，黑胡子眼神微变，不过他很快就掩盖了心里的情绪，冷笑一声：“呵……你知道得还真多啊。”

“还好吧，你接着说。”封不觉仍是语气轻松，给人以莫测高深之感。

“长话短说……”黑胡子也不想透露太多别的情报给他们，才说两句就搬出了“长话短说”的句式，“【舞之影】最后一次给我捎来消息，便是他来到这座咀魔岛的时候。”

黑胡子说话间，将手伸进了他那船长外套的口袋，取出了一个银色的、比一般的马克杯还要大一些的海螺：“这是他用来向我传递消息的‘念螺’，你们可以摸一下。”

“摸？”斯诺当即面露疑色，因为他在看到那物品时，第一反应就是——这应该是一个类似录音电荒的装置，只需

要“听”就可以了。

但……黑胡子却说让他们去触碰。

“是的，用手摸。”黑胡子将视线转向斯诺，如是应道。

见状，三名玩家立刻交换了一下眼色，并达成了共识；他们几乎是同时将手放到了那个银色的海螺上……

那一瞬，一段凌乱的信息似电流般涌入了他们的脑海。

【幻魔教会……守卫……时间之河……遗失的力量……】

【衍生者……召唤……四神……复仇……】

这些内容，既不是“声音”，也没有“影像”，单纯就是“信息”，就好像有人把自己的一部分记忆直接传输到了你的脑内一般。

“嚯~”斯诺的精神力比较差，在接收完“念螺”的信息后不由得踉跄几步，差点儿摔倒。

封不觉和鸿鹄都还能站稳，不过他们也没有将手在那海螺上放太久，因为他们已经隐隐感觉到这玩意儿有点儿“精神侵蚀系物品”的特性。

“舞之影最后一次给你消息，距离现在多久了？”几秒后，封不觉望着黑胡子，抛出了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问题。

而黑胡子的答案却是：“足够久了……久到我已不期望能再次见到他了……”

第1218章 重返咀魔岛（三）

即使如今已经分崩离析，但咀魔岛依旧是个面积不明的所在，仅从登陆的这一侧看来，仍无法判断眼前的这块“碎岛”究竟有多大。

另外，岛上那些致命的环境要素也让人大意不得，因此，探路是很有必要的。

下水后五分钟，蒜头所带领的探路小队已安然驶过了横在女王复仇号前方的那片浅滩。

因为海面上没有雾气，而且蒜头的手上有灯，所以大船上的海盗们可以直接望见小船上那些人的行动。

只见，在短暂的停顿和观望后，蒜头便拿着手上的骷髅提灯，第一个踏上了沙滩。

在海盗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永远不要光着脚踏上一片陌生的陆地”。

虽不是干部，但蒜头好歹也算是黑胡子海贼团的资深成员，这话他不可能没听过；因此，先前准备小船的时候，他便特意去穿上了一双宽松的长靴。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这又不是刀山火海，只是沙滩而已，光着脚踩上去又如何呢？

答案就是……

呲——

蒜头刚在岸上站了三秒左右，小船上的众人便齐齐听到了一阵儿类似铁板烧肉的动静。

蒜头的反应极快，声音刚起，他便转身一扑，回到了小船上……随后只将身体横在船上，两脚则悬在小船的船舷之

外。

“是蝗沙！赶紧拿刀给我挑了！”蒜头人的飞扑动作才做到一半，话已经喊出口了。

坐在船首的马迪也是眼疾手快，当即抽出腰间弯刀，刷刷刷几下，就把蒜头的鞋子削碎；待那沾了沙子的鞋碎成数份儿落入水中后，蒜头又是一个翻身，屈膝入水，用极快的速度在海水里涮了涮脚，这才收腿回到了小船上。

“切……真他妈晦气。”脱离了危险后，蒜头在小船上坐定，啐了一声，再下令道，“回吧回吧，这地儿是没法儿登陆了。”

小船上的船员们也没多话，顺势就拿起桨来，调头返航。

另一边……

看到了这一幕的玩家们，自是心生疑问，斯诺第一个问道：“那是怎么了？沙滩上有什么东西吗？怎么还没上岸就回来了呢？”

封不觉和鸿鹄也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故而没有立刻搭腔。

“看起来是‘蝗沙’。”不过，见多识广的黑胡子，已经看出了端倪。

“哦？”封不觉顺着对方的意思，试探着问道，“难道那沙滩上的沙子是某种腐蚀性物质？”

“不是‘物质’，而是‘动物’。”黑胡子应道，“‘蝗沙’是一种看起来非常像是普通沙子的动物。”

“让我猜猜……”斯诺不知为何面露微笑，“还是种食肉动物？”

“不仅是肉，它们连毛皮和纺织品也吃，而被消化掉的物质……会以一定的比例，转化成新的蝗沙。”黑胡子回道。

“嚯～”封不觉听到这话时，几乎是本能地接道，“好东西啊，完全可以利用啊。”

“呵……”闻得此言，黑胡子似是想起了什么，饶有兴致地接道，“很久以前，我的海贼团里曾有个搞建筑设计的家伙……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以前是专门帮某个小国的暴君设计监狱和刑具的。”黑胡子看着觉哥，再道，“总之，那家伙的想法和你很类似。在他的建议下，我在船上建了一个‘蝗沙池’，专门用来处理尸体；不得不说……那池子的确是挺方便的。只要把抓来的俘虏扔进去……一分钟不到，连人带衣服都会消失得一干二净，而他们身上的金属、木头和纸张之类的东西都能完好无损的保留下来。”

“我猜……故事到这儿才一半。”鸿鹄已从黑胡子这段话里的几个“过去式”（对方在讲英语）隐隐猜到了什么。

黑胡子又笑了笑，接道：“呵……不止一半，因为接下来就是结局了。”他停顿了一秒，再道，“池子建成一个月后，在某个风高浪急的下午，那位搞设计的老兄一个不小心……自己掉了进去；呵呵……他用生命告诉了我两件事——其一，他好像忘记给池子设计一个在发生意外时可以紧急施救的装置了；其二，在一艘摇摆不定的船上养殖蝗沙这种动物并不是什么好主意。”

“OK，故事很感人。”封不觉似乎对黑胡子的故事不怎么感兴趣，“那啥……你应该不介意我过去采集一些动物样本留个纪念吧？”

“哈！‘留个纪念’吗……”黑胡子觉得这四个字很好笑。

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很好笑。

“随你便，要不要我单独给你艘小船。”黑胡子回道。

“不必，我自己有办法过去。”封不觉说道，“不过，我想问你要一个可以用来装蝗沙的容器。”

“哦……”黑胡子应了一声，扬手往虚空中一抓，晃眼间，

一个玻璃瓶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那个瓶子，玩家们此前也见过，正是黑胡子原本准备用来装“褐藻号”的瓶子。

“嗯……”封不觉从目光灼灼的黑胡子手中接过了那个玻璃瓶，他本来想说一句“你这就有点儿小心眼儿了吧”，但想了想，还是把话给憋了回去。

……

数分钟后，蒜头哥他们的小船回来了，而封不觉则已经用月步去沙滩那儿走了个来回。

因为觉哥的【踏虚】具有“在半空站立一段时间”的特效，所以他采集沙子时几乎没有什么困难和危险，很快便已完成。

蒜头哥向船长简单地交代了一下情况后，黑胡子便下令海盗们起锚舵，欲换一个地点登陆。

然而……就在起锚的时候，发生了意外的情况。

“用力啊兔崽子们！都没吃饱饭吗？”玩家们在甲板下方遇到过的那位沃格先生，此时已来到了甲板上方，指挥着水手们起锚。

多桅帆船上，自然没有现代船只用的锚机（将船锚卷回来的设备），这船上90%的事儿都是人力搞定，起锚也不例外。

对黑胡子海贼团的船员们来说，这项工作也并不算困难，有些干部连转轴（可以理解为用人力驱动的锚机）都不用，凭一己之蛮力就能把船锚生生给拽上来。

但眼下，就在这临岛的、海床并不算深的地带，水手们愣是用尽了力气也不能将锚拉起半分。

“让我来！”就在负责起锚的水手们陷入困境之时，此前那位在甲板拳赛第一轮落败的“开瓶器”老兄站了出来。

别看这位在拳赛中打输了，但在不限制实力的前提下，他可是相当强的——尤其在“力量”这方面，开瓶器自信不在船上的部分干部之下。

“哦，是你小子，来得正好。”沃格一看是开瓶器过来帮忙，赶紧招呼旁边的喽啰们让开，“都起开，让他来。”

开瓶器也不含糊，待众人让出一定的空间后，他无视了收锚的转轴，直接抓起拴锚的铁链，提起一口气就开拽。

他这一拽还真有效……

锚丝毫没有起来，倒是船倾斜了几度。

“啊——”几秒后，开瓶器显然是脱力了，他叫唤一声，一松手便坐倒在地，“喝~这什么情况？”

不仅是他，周围的人也都是惊疑交加；连船都动了，锚还是没动……那肯定跟水手们有没有使劲儿无关了。

“锚在水下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吧。”就在此刻，鸿鹄走了过来，给了海盗们一个可能的假设。

沃格听罢，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回应。

不过，他还是采纳了鸿鹄的话，随即就对海盗们道：“都听见了没有？还愣着干嘛？下去几个人看看啊。”

话音落时，靠近船舷的几名海盗面面相觑，稍稍迟疑了几秒后，便有四个人相继翻出船舷，跃入了水中。

在黑胡子的船上，纵然是最底层的那些水手，也是个个儿身怀绝技；高台跳水（甲板距离水面还是有点距离的）根本不叫事儿，在水下待个三五分钟也是基础活儿。

只是……在海面下的黑暗中视物的能力，还真就不是谁都能行的了；刚才跳下水的那四位，在水下最多就能看到身边两米内的事物，和白天牺牲的厄迪尼实不可相提并论，但比普通人也强多了。

……

时间，在等待中流逝……

随着那四人潜入海底的时间越来越久，甲板上那些人的想法和心境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不能等了。”忽然，封不觉走了过来，开口便道，“我也下去看看吧。”

海盗们和玩家们的目光瞬时都被他吸引了过去，站在远处的黑胡子也不由得将余光移了过来。

“嗯……这倒是让人有些意外啊……”斯诺不禁轻声吐槽道，“在这种看起来只有危险而没有利益可图的状况下，居然挺身而出了……”

“呵……我早已放弃去捉摸他的想法了。”站在他身旁的鸿鹄听到这句，当即轻笑一声，并压低了嗓门儿应道。

他俩说话间，觉哥已蓄势待发。

却见，他掏出【氧气烟斗】往嘴里一捅，二话不说就爬上了船舷。

两秒后，在众人的注视下，封不觉在船舷上挺身站起；紧接着，他张开双臂、向前一倒……用一个“信仰之跃”的动作，跃入了前方那冰冷的混沌之海。

第1219章 重返咀魔岛（四）

这次进本，系统没有给予封不觉什么限制；在漆黑的海底，他亦能凭借数据视角看清很多东西。

所以，在跃入水中后，觉哥一眼就看清了底下的情景。

但见，一只体型比非洲象还要大的章鱼正卧在海床上，用它的身体缠住了女王复仇号的船锚；那四名下海查看的海盗，全都被卷在了章鱼的触手中。

“到底是黑胡子海贼团的船员，竟然都还活着……”在朝下潜的过程中，封不觉心中念道，“从那位‘开瓶器’老兄拉动船锚时的情况来看，这只章鱼的重量应该比整艘女王复仇号还要重，但是，前者的体积却连后者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可见这怪物的身体密度极高。”

“被这种生物缠吸卷住，即使是金属都有可能变形，普通人类肯定会在瞬间就被挤成肉泥的；但是……这几名船员，却能在闭气的状态下支撑至此。”

虽然不会游泳，但是靠着在水下发动月步，觉哥一样能保持极高的机动性。

不多时，他已然靠近了目标。

唰——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封不觉进入怪物的攻击范围的刹那，一条触角顺势就朝其卷了过来。

“啊……体型差距什么的，还真是让人没辙呢……”封不觉没有怎么犹豫，在内心短暂地吐槽后，便召出了【马孙】。

随着觉哥召唤专精的不断成长，这最初只有D级的召唤物，如今已是妥妥儿的A级战力；别说对付个章鱼了，搞定个把怪兽（其实从设定上来讲，《奥特曼》系列中的大部分怪

兽都非常强，远不止是体型大、会拆拆模型建筑而已）都不在话下。

“超……咕……黄金……咕噜……中华斩……嘎啦啦……舞！”

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在水下、明明嘴角还叼着烟斗、明明只是面对一只智能有限的无脊椎动物……封不觉依然是近乎执着地一边吐气泡一边念出了招式的名字。

无论如何，马孙的攻击还是很奏效的，对于章鱼这种动物来说，斩击无疑是相当克制它的一种攻击手段。

短短数秒，那怪物的一整条触手就被切成了好几十段、碎裂浮散。

嘭嘭嘭——

下一秒，只听三声连续的闷响乍起……

或许是察觉到了实力的差距、或许是本能地感到了危险，那章鱼在与觉哥交手了一合之后，便果断地松开了船锚、连喷几口墨汁，旋身欲遁。

“比想象中更为狡猾呢……”对封不觉来说，那些墨汁根本没有意义，他的观察方式不会受到那种东西的影响，“本来是可以放你走的，但你在这种状况下居然还打算把那四个人给一起带走……这就未免有些贪了吧。”

思索之际，觉哥已然使出【灵识聚身术-改】，并用连锁月步高速追了上去。

章鱼这种动物，瞬间爆发出的游速非常惊人，它们还会利用体管喷出水流的方法，来达到推进加速的目的。

可惜，论速度，封不觉在整个主宇宙中也算第一梯队，没理由输给这种低阶的怪物。

追、砍。

马孙的持续时间是足够的，足以让封不觉把那整条章鱼

砍死。

当然了，最终……他还是没有那么做。

那怪物的智能的确比觉哥想象中更高，在遭到追击之后，它迅速地意识到了自己被追的理由，随即就放开了仍被其吸在吸盘上的四名海盗。

一看那四名船员得救了，封不觉也就不再深追了，毕竟这也不是那种打死怪物能收到经验、爆出装备的游戏，赶尽杀绝也没有太大意义。

长话短说……

五分钟后，封不觉和那四名海盗皆回到了女王复仇号上。

此时，沃格先生也已经指挥其他人把船锚给收上来了。

黑胡子像个局外人一样，对整件事冷眼旁观，什么评论都没发表，只是在事情解决后，催了一句："可以起航了吗？"

而那四个被救起来的海盗，也只是简单地对觉哥说了几声"谢谢"，听起来还挺敷衍。

就这样，在平息了这场小小的风波后，海盗船重新扬帆、开始寻找新的登陆地点。

……

与此同时，咀魔岛另一端。

一个穿着僧侣袍的人影从水面下缓缓行出，踏上了咀魔岛的土地。

虽然他是从水底出现的，但他的身上并没有沾上哪怕一滴水；虽然他踏在了沙滩上，但他的鞋底和衣摆也没有沾上一粒沙。

就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和周围的环境隔绝了。

“比想象中花了更长的时间……”被疯眼称为“大师”的这个男人，在上岸后便喃喃念道，“不过……这个距离，无疑已在封不觉和‘那两个家伙’的探查范围之外了；为了保证‘计划的倒数第二步’万无一失，这种程度的谨慎还是必要的。”

就在他说话之间，忽然，临近沙滩的树丛中，传来了一阵响动。

大师对此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意外，他只是默默地站立，等待着变故的来临。

数秒后，一名身形魁梧、黑髯及腰的壮汉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这个相貌凶恶的哥萨克人，曾经也在封不觉的面前出现过……在《猎人岛》的剧本中，他以福德的仆人身份登场，并且身负着那个剧本的“隐藏BOSS”身份；不过，觉哥在那个剧本里并未触发这一剧情，故而没有与其正面交手过。

“是你啊……”大师看到那人，淡定言道，“我记得……是叫‘伊凡’对吧？”

伊凡点点头，他是个哑巴，只能用这种方式进行回应。

“你来这儿干嘛？”大师问道。

伊凡比划了几个手语。

“迎接我？”大师冷笑，“呵……我发信号给你们，可不是为了让你们花费人力来做这种无谓之事的。”

伊凡闻言，思考了一秒，随即单膝跪地，神情紧张地低下了头。

“行了……起来吧。”大师摆了摆手，“我又不是什么魔头，若是连这种小事都要杀人，我早就无人可用了。”

伊凡松了口气，从地上站了起来，但他脸上的冷汗还是在往下流淌，身体依然是一种紧绷的状态。

“既然你都来了，就头前带路吧。”大师停顿了几秒后，接

道，“‘新祭坛’的建设应该已经完成了吧，先带我去那里看看。”

第1220章 重返咀魔岛（五）

在经历了蝗沙和大章鱼的阻碍后，安娜女王复仇号重新启程。

由于咀魔岛周边的海域地形复杂，所以海盗船只能以比较慢的速度缓缓绕行。

约三十分钟后，他们来到了一片由乱石组成的海滩，看起来像是个合适的登陆地点。

和上次一样，黑胡子还是派出了蒜头哥和他的两个弟兄拉了个十人左右的队伍上岸探路。

这回他们连小船都不用了，直接从大船的甲板上跃入水中，趟着水就走到了那些石头上、继而踏上岛屿。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不多时，那十几人已经将海滩上、以及海滩附近的树林简单查看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什么危险，于是他们就跟船上的人打了信号。

黑胡子得到信号后，很果断地下达命令，准备亲自带领四名干部、十名船员、以及他的三位“盟友”登岛。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件谁都没有想到的事——他居然下令把牢房里的“疯眼”也一起带上了。

……

“放心，他手上的镣铐是特制的，戴着那玩意儿，他连个普通的酒鬼都不如。”走在乱石滩上时，黑胡子见鸿鹄一直在戒备着疯眼，故而提醒了一声。

“嗯……原来如此。”鸿鹄点头回应。

“感觉像是海楼石啊。”封不觉在旁顺势吐了个槽。

“不对吧……”斯诺却是接道，“海楼石的特性主要有二，

其一是可以让恶魔果实的能力者全身无力并无法主动使用能力，其二是它本身就异常坚硬；而这两条……对疯眼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首先，他本就不是什么能力者，其次，从他徒手撕了你的装备这件事看来……用蛮力挣脱海楼石镣铐对他来说也不会太难，综上所述……”

“嘿～嘿～有完没完？”封不觉还没听完就打断了对方，“我说的是‘像海楼石’，我又没说‘就是海楼石’，搞清楚命题再来做辩驳行不行？还有啊……我装备被撕的事情你准备提几遍呢？用你告诉我么？那种事情在短时间内我会忘记么？”

斯诺被觉哥说得接不上话，鸿鹄在旁边摇头叹息，轻声念道：“整个儿一嘲讽学教授……”

就在他们几个扯皮的同时，一行人已陆陆续续地来到了岛上。

算上此前已经在此等候的十几名海盗，这次登陆的总人数正好是三十人。

“封先生。”待所有人都来到树林的边缘时，黑胡子又开口了，“能否劳烦你……”他看着觉哥，手指朝天上指去，“……上去观测一下地形呢。”

“行，我也正想上去看看。”封不觉很爽快地答应了黑胡子的要求，随即就退后了两步，远离了两名队友。

鸿鹄和斯诺也都知道他要干什么了……

下一秒，但见觉哥双腿弯折、屈身下压；这么蓄力了两秒后，他猛然发力，整个人像弹簧般朝上窜出。

眨眼之间，封不觉已跃到了距离海平面近百米的空中。

在身体上升的势头完全消退之时，觉哥便发动了【踏虚】的特效，站定在了空中。

他放眼望去，发现眼前这块岛岩的面积虽是不小，但依然是可以望到边际的；另外……在远处的海面上，还可以看

到好几个与这座岛大小相仿的黑影存在。

为了看得更远，封不觉在半空再出【月步】，连连攀升，这回他干脆窜到了将近四百米的高度。

来到这个点，再结合数据视角，他终于可以确定——原本巨大的、一体的咀魔岛，如今已经分离成了五个部分，大致上呈十字形。

觉哥他们所登上的这一部分是“十字”最北面的一块，即“北岛”。

从空中观测，东、西、南、北四个岛上，全都有着茂密的森林、起伏的山丘，各个岛的体积也都差不多；唯有那“十字”中间的“中岛”，体积最小，且完全由“水晶”组成，那个区域毫无疑问就是当初的“水晶迷境”了。

看了两分钟不到，封不觉便从天上缓缓落下；同样是靠着传说级鞋子的特效，觉哥只要保证双脚的脚底板先着地，那不管他从多高的地方掉下来都是无伤的。

接着，封不觉便将自己看到的情况简单地跟黑胡子说了说，说完之后就问道：“我先确认个事儿啊，你这次来，是优先找部下呢，还是优先找宝藏？”

“都一样。”黑胡子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

一旁的鸿鹄反应很快：“你的部下和宝藏在同一个地方？”

“是的。”黑胡子回道，“我留在主宇宙的每一处宝藏，都会由一名我的部下负责看管，根据宝藏的价值，看管者的实力也会有所不同。”

“哦？”封不觉听到这儿，机敏地想到了什么，“那我顺便问一声，安娜女王复仇号上的那批……算不算你留下的最有价值的宝藏？”

“哼……”黑胡子也不傻，瞬间就明白了对方这是在试探自己，“如果你是想知道，兔发哥是否能算是我最强的部下，那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不是。”他顿了顿，“因为……事实

上，他并不能算是我的‘部下’。”

“那他是？”封不觉又问。

黑胡子不紧不慢地回道：“很多年前，我曾救过兔发哥一命，他自觉欠了我一个人情，一直想要还上；于是他就上了我的船，干了一阵子海盗的营生。后来，我预感到‘变故’将至，自己得离开主宇宙一段时间，便将我的船和船上的财宝托付给了他，当时的我估计……自己最迟需要三百年才能返回，而‘在我回来之前，帮我看守安娜女王复仇号’这件事做完，他跟我也就两不相欠了。”

“哦……难怪在船上没看见他呢。”封不觉念道，“不过，你好像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黑胡子撇了撇嘴，接道：“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我藏在主宇宙各地的宝藏，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全都是优于我藏在海盗船上的那批的。”

“因为船上能装下的有限么？”这时，斯诺半开玩笑地接了一句。

没想到，黑胡子真的回答：“对，因为船上装不下。”他摊开双手，“还有些‘特别的东西’……不太适合一直留在船上。”

“好吧……”斯诺也耸耸肩，不置可否地应道。

“当然了。”一秒后，黑胡子又将话锋一转，“我的‘安娜女王复仇号’本身，也可以视为一件宝物，其价值在我所拥有的所有宝物中堪称数一数二。”

“行了行了。”封不觉见对方回答得滴水不漏，便放弃了进一步的试探和追问，“我还是换种问法吧……”他微顿半秒，接道，“替你看守‘咀魔岛宝藏’的那名部下，和兔发哥比起来，哪个比较强？”

“那必须是兔发哥啊。”黑胡子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短毛神拳拳宗可是次神级的战力，我现在带在身边的这几个干部，没有一个是发哥的对手。”

他的这句话，显然已经传到了那四名干部的耳中，但那四人却是若无其事的样子，看起来……他们对此也都是一清二楚、没有什么不服的。

“那么……”封不觉接着先前的问题，又问道，“跟舞之影相比呢？”

“嗯？”黑胡子从这个问题中嗅出了什么，“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有没有可能……”觉哥接道，“是你的那名部下私吞了宝藏，并干掉了前来搜索的舞之影。”

此言一出，海滩上所有的海盗，都将头回了过来，看向了觉哥。

他们的眼神显得很奇怪，鸿鹄和斯诺也都从中察觉出了异样。

“呵呵……”在一段令人抓狂的沉默后，黑胡子咧开嘴，露出他那口烂牙，给出了一个十分罕见的、和善的笑容，“这么说吧……负责看守这片宝藏的……是我儿子。”

第1221章 重返咀魔岛（六）

登上岛屿后，海盗们在海滩边收拾一番，擦亮了弯刀、给火枪填上了火药、等完了各种技能的CD（NPC们也有类似设定，但他们看不见游戏菜单之类的东西，只是凭感觉）……

总之，整备了五六分钟，他们便列好队，向着岛上的密林进发了。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是疯眼。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当黑胡子提起要带上这家伙的时候，封不觉、鸿鹄和斯诺就全都猜到了疯眼会被当成探路用的小白鼠。

而紧随疯眼其后的，是黑胡子手下的一名干部。

这名干部的名字叫涅斯鲁，看面相大约四五十岁，不过实际年龄可能几百上千；他穿着很普通的短衫、中裤，腰间也配着很普通的弯刀和火枪，要说他身上有什么比较突出的特点，那应该就是他头顶的“蛋糕头”发型了。

可以想象……在海上，要保持这种“立起来”的头型无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别说是干部了，就算是黑胡子这船长，也难免要被风吹水淋的……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说，涅斯鲁的蛋糕头比任何衣着和物品都更能凸显出他的与众不同来。

随后，跟在涅斯鲁后面的，是蒜头哥他们那三人组；作为安娜女王复仇号上的中坚人员，在遇到突发情况时，他们的经验和战力都可以给涅斯鲁提供很好的帮助。

接着，还有五名以战斗见长的普通水手，跟着蒜头哥他们，随时准备做出支援。

以上这十个人，就是这支“寻宝队”的先头部队了；他们是

队伍中最危险的一批人，时刻都得保持警戒，要不然很可能被类似“蝗沙”的东西杀个措手不及、性命不保。

而黑胡子以及三名玩家所处的位置，在那十人的后方，即队伍里最轻松、最安全的位置。

再往后看，玩家们的后方，还有一名船上的老干部——沃格先生。

这名性格暴躁、说话难听的老水手，自然也不是等闲之辈，由他在队伍当中坐镇，黑胡子也能省不少心。

而沃格先生身后那十几人，基本上全是普通水手了，黑胡子带来的另外两名干部，都留在了队伍的最后方断后。

那两位，是一对半兽人兄弟，哥哥叫马克·蹄大，其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马，弟弟叫马克·脖粗（注，这两位名字虽然看上去是英语，但姓却是在前面的），其头部是马、脖子以下则是人。

两兄弟都属于头脑简单、四肢极度发达的类型，大致就是那种……“很适合当海盗、但这辈子都不可能自己当船长、真要当上了也会很快导致船毁人亡”的类型。

从黑胡子安排的这个队伍和队形也不难看出，这剧本的难度不算高；只要玩家们愿意，混在这队伍里一直混到通关都是可以的。

本来……应该如此的。

然而，即使系统也无法预料到，会有“不受其控制”的意外因素介入。

事实上，当那位“大师”出现时，整个剧本的走向和难度就已经失控了。

如今这剧本的难度，并不是用一般意义上的“普通”或者“噩梦”可以衡量的，因为不管是“普通”还是“噩梦”，终究也是在系统的调控范围内的一系列因果事件的汇总。

但玩家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些事，与“超维入侵”一样，并不是系统可以在“游戏规则”之内进行调控的事态。

所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

……

就在封不觉他们跟着黑胡子的人马在“北岛”的密林中穿行时，安娜女王复仇号上，那个自称为“肯”的、一脸疥疮的驼背男子，也有所行动了……

“‘那家伙’已经在南岛登陆了吧，这让人绝望的超高能量反应……不知道封不觉发现了没有。”但见，肯拿着一瓶酒，坐在船舱的角落，自言自语。

“发现了又怎样？你能保证他会站在哪一边吗？”还是肯在说话，声音没变、但语气判若两人。

“呵……这倒也是，谁也无法预测那个男人的想法。”肯又变回了之前的语气，笑了一声。

“封不觉的出现只是一个意外，依我看，我们大可不必将他卷进来，反正我们决定来执行这次任务时，也没有打算借助第三方的力量。”

“呵呵……‘那家伙’肯定也不希望把封不觉卷进来吧，毕竟那是封不觉啊……‘把别人辛苦经营的计划变成泡影、让全世界都按照自己的计划走上邪道’是他最擅长的事了。”

“你的意思是，将他牵扯进来反而会增加我们的成功几率吗？”

“没错……”

“当前的局面下，我们是‘破坏者’，而‘那家伙’才是‘经营者’。”

“论实力，我们处于绝对弱势，根本不可能与她正面交战。”

“我们身为‘破坏者’的唯一优势就是可以主动出击、且不需

要太多的章法。毕竟……就算我们对付不了‘那家伙’，收拾一下幻魔教会的喽啰还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在这种前提下，封不觉的介入和搅局……势必能极大地增加我们这边的胜算。”

另一个语气听完这几句，沉默了几秒，再道：“但是……即便假设封不觉会在了解了相关的信息后站到我们这边，论硬实力，他也绝不是二十三的对手吧。”

“啊……我知道，如今的二十三，算上你、我，再加上那三名玩家，也同样奈何不了。不过……我考虑的，是别的‘可能性’。”

“那是什么？”

“哼……你就没意识到吗？”

另一个语气没有回答。

两秒后，第一个语气接道：“为什么我们的船和褐藻号接近时，二十三没有直接对我们的船发起攻击呢？她毫无疑问已经察觉到我们的存在了不是吗？”他顿了顿，“非但没有攻击，还十分谨慎地在一定的范围之外就遁走了。”

另一个语气思考了片刻：“因为她不想让封不觉发现自己？”

“正确。”第一个语气应道，“她在南岛登陆，恐怕也是为了跟封不觉保持距离；很显然，她能够非常精确地估算出封不觉的‘查探范围’，故而一直在躲避着对方。”

“这点……可以利用。”

“嗯……我们，也下船吧。”

言至此处，这个在旁人看来“独自在角落里自言自语的驼背酒鬼”……站了起来。

第1222章 重返咀魔岛（七）

“你们差不多也该注意到了吧？”在密林中走了一段后，头前带路的疯眼忽然开口念叨了一句，也不知他是在和谁说话。

“你走你的，我们心里有数。”两秒后，跟在他后面的涅斯鲁顺势接话，随即又不动声色地回头，朝蒜头哥他们使了个眼色。

蒜头哥也是心领神会，当即放缓了脚步，等着身旁的海盗们经过，慢慢地行到了黑胡子的身旁。

“船长。”蒜头哥刚开口喊了声船长，黑胡子就直接说道，“无妨，要是遇到什么情况，你们可以见机行事、先斩后奏。”

“是。”蒜头哥闻言，恭敬地诺了一声，便重新赶了上去。

在旁人看来，这帮家伙的对话可能有些没头没尾、莫名其妙，但当事人都很清楚，他们在讨论的是同一件事——这片森林里，肯定还有别人在。

折断的树枝、路两侧被翻动过的岩石、拖动重物的轨迹等等，从树林里留下的种种痕迹推断，就在近期，应该有一大群人在这座森林中收集过各种材料、并搬往了某个地方。

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想囤积物资还是制造某种设施，但不管是哪种情况……这群人仍然留在咀魔岛范围内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也就是说……海盗们作为“后来者”，随时可能和这些未知的人遭遇、乃至发生冲突。

……

嗡嗡——

糟糕的状况，在五分钟后发生了。

伴随着一声奇怪闷响，疯眼的脚步停止。

“是魔法阵。”疯眼倒是淡定，就算他此刻戴着手铐、被限制了战力，但那船长的风范犹在。

“你先别动。”涅斯鲁很快就看清，疯眼的右脚已经踩进了一个巨大的法阵边缘，因此，他赶紧张开双臂，拦下了身后的同伴们；整支海盗的探险队也顺势停滞了一下。

“哼……”疯眼冷笑一声，扬了扬手上的镣铐，“你觉得我现在这个样子，敢乱缩乱动么？”

涅斯鲁没有理会他，只是朝左右的林子里张望了两眼，随即再上前检查法阵。

此时，那被触发的法阵正散发着微光，并不断地传出轻轻的“嗡嗡”声；若是凑近观瞧，便能看出一些符文光流在法阵正上方的空气中呈线性隐隐流动，而在地面上，也有比较清晰的光纹在浮动。

涅斯鲁顺着那法阵的边缘望出去，发现这边缘的弧度很小，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由此可见，这法阵笼罩住了前方一个非常巨大的范围。

“你看得懂？”疯眼见涅斯鲁神情专注，还稍稍期待了一下。

“不，完全不明白。”涅斯鲁也没拐弯抹角，顺势就给了个很实诚的回答。

“那你装模作样的看个毛？”疯眼也不跟他客气，纵然成了阶下囚，他也是想说就说、想骂就骂。

“呵……看看也很正常嘛。”涅斯鲁还没回话，封不觉的声音就响起了，“就像那些引擎爆缸的人，明明什么机械原理都不懂，但也会支起引擎盖，站在那儿看上半天……仿佛靠看的就能把车修好一样。”

说话间，觉哥已从后方走了上来。

疯眼回头看向他，冷哼道：“哼……瞧你那东拉西扯的悠闲态度，想必你可以看懂是吧？”

“当然可以。”封不觉回道。

事实上，封不觉这回是真的能“看懂”这个法阵；就算他不通过数据视角去进行“硬解析”，也能明白个中的原理。

因为……

“这是幻魔教会的感应法阵之一。”觉哥一边说着，一边已走到疯眼身边，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就拍了一下疯眼的后背。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疯眼也是措手不及，当即被推得往前踉跄走了几步，整个人都进入了法阵之中。

“你干什么？”重新站定的疯眼猛然回头，瞪着觉哥吼了一声。

“我只是用行动告诉诸位，这法阵并不存在攻击性。”封不觉淡定地回道。

话音落时，疯眼也后知后觉地低头看了看自身，他的确是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那你自己进来好了！推我干嘛？”疯眼还是有些郁闷，故而多说了一句。

“这话说的……万一我判断失误呢？你死好过我亡啊。”封不觉则用行动证明了……和他进行争辩、只会越来越郁闷。

疯眼一听，那吹胡子瞪眼的，怒气值眼看着就窜上去了。

封不觉也不想就这个话题继续调戏这位耿直的俘虏，故而快速地转移了话题：“说白了，这就像是串着铃铛的细线一样的东西，主要是用来通知布阵者……有人进入法阵的范围了。”

“你怎么会知道得那么清楚？”疯眼又问道。

觉哥耸肩：“我曾经让负责这块的塔利欧姆向我展示和说明过幻魔教会所有常规法阵的图形和作用，其实也不算特别多……一百来个吧，且大部分是有一定规律的，有一些我都能画。”

“听你这意思……你和幻魔教会有交情？”疯眼试探着问道。

“有是有。”封不觉说着，自己也走进了法阵，并朝着涅斯鲁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可以继续前进了，“不过，那种交情……在关键时刻也未必可信。”

涅斯鲁得到其指示，便示意后面的人跟上，于是，队伍又重新走了起来。

“哼……互相利用是吗？”疯眼也再度迈步上路，边走边问道。

“差不多吧。”封不觉道，“我的理念是，只要是在原则方面没有绝对冲突的人，当利益一致时，都是可以合作的。”

“呵呵……听起来，黑胡子和你现在就是处于这种关系中啊。”疯眼也是老辣之人，立刻就道出了真相。

“这就不劳您费心了。”封不觉也没有对这话产生太大的反应，镇定自若地接道，“眼下，你还是先设法从这种处境中活下来再说吧。”

两人对话之际，三十人的海盗探险队，已然是尽数走入了法阵的范围中。

从这个地方开始，封不觉便离开了原本所在的位置，来到了队伍的最前方，几乎与疯眼并排前进。

因为他和幻魔教会的关系，所以由他在前面“刷脸”，肯定能省去不少麻烦。

话说这么说没错，但……

……

在一种越发紧张的氛围中，队伍又前进了十几分钟；正当周围的林子越来越密之际，异变……发生了。

咻——

“小心！”涅斯鲁喊出这一嗓子的时候，一支魔法箭已是破风而至。

这支箭是从众人侧前方的树林中射出的，且不偏不倚，直奔封不觉的面门。

觉哥倒也不慌，像这种速度的攻击，凭他的反应速度、加上零时差演算的帮助，有无数种方式可以闪过；不过，为了防止身旁那战力受到限制的疯眼被波及，觉哥还是很谨慎地使出了【灵犀一指】，直接将那魔法箭给夹住了。

“我说……”在那魔矢消散之际，封不觉已是转头高声朝林子里说道，“动手之前倒是看看清楚啊，你应该认得出我吧？”

他这句话说完后，等了几秒，但回应他的只有沉默。

“怎么了？”觉哥见偷袭者没有反应，又接道，“你觉得我是冒充的，不敢确定吗？”

可第二句问完，林子里还是没动静。

这一瞬，封不觉便隐隐察觉到了什么……

“撤！”一秒后，觉哥神情一变，一扭头就冲着身后的海盗们大喝一声。

可惜，他这声喊得还是有点儿晚了。

几乎就在他那个“撤”字出口的同时，一阵强光便从队伍后方爆发出来，直窜天际。

剧烈的光能如火山喷发一般从地下喷涌而出，形成一道圆柱形的冲天光柱，并迅速扩张，对这个区域内的一切进行了一次无差别的恐怖打击。

光爆过后，从高空俯瞰北岛，便可见……这块岛上已被炸出了一个正圆形的缺口，缺口中那沸腾的海水，还在冒着滚滚浓烟。

第1223章 重返咀魔岛（八）

“呼……好险，差点儿就阴沟里翻船啊。”

爆炸发生后两秒，封不觉的身影便再次出现，但见，他用单手拎着疯眼的后领，浮在半空，其所处的位置，正好是那爆炸范围的边缘，没有受到其影响。

“你这家伙反应倒是挺快。”被觉哥及时拽出危险区域的疯眼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态度。

“已经算慢的啦，如果我再早个几秒意识到对方要干什么，也许就能在他们发招之前就进行反制了。”封不觉回道。

“他们？”疯眼刚想就这个词追问一句，前方那滚滚浓烟之中，已有一个半透明的黑色球体缓缓升出。

隔着烟雾，封不觉便已看见球体里站着三个人，分别是黑胡子、鸿鹄和斯诺。

“作为负责探路的人，你俩能不能解释一下……这算什么情况？”此时的黑胡子，自然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虽然他本人和身边的两人都毫发无伤，但他那些帮手可就未必能从这种攻击下全身而退了。

“嗯……”封不觉若有所思地念道，“据我观察呢……这应该是爆裂阵（Mega Brand）和烈闪咆（Elmekia Flame）的混合法术，虽说只是将一个威力一般的土系魔法和一个精神系的魔法结合起来用，但因为施术者的魔能极其高，实际放出来后……”

“谁问你魔法原理了？”黑胡子还没等他说完就不耐烦了，打断道，“我是问你，为什么没在这种攻击发动前就发现敌人、并发出信号。”

“我发现了啊。”封不觉两手一摊，“我不是还喊了一

声‘撤’吗？”

“你提前一秒钟才喊，逗我玩儿吗？”黑胡子又道。

“切……我也想早点儿喊啊。”封不觉道，“但对方施法前完全没有能量波动，我有什么办法？不信你问问你那几名干部……呃……”他说着，低头朝那还在冒着烟的海水里看了一眼，“他们还没死吧？”

黑胡子没回答他那个问题，而是接着问道：“既然没有能量波动，那你应该连一秒钟都提前不了才对吧？”

“呵……的确，我没有感知到任何强魔法即将发动的征兆，但是，在刚才那波攻击到来前……我接了一支魔法箭。”封不觉道。

“那又怎么样？”黑胡子问道。

封不觉道：“一般来说……那不能说明什么，但我这个人，遇到一件事，就会想出一百种可能的假设；而那其中的一种假设正好就是——‘这是一支定位箭’。”

黑胡子是很精明的，觉哥这么一说，他再一思索，很多事情便清晰起来。

“你的意思是……对方不止一个人？”黑胡子很快就转变了问题。

“现阶段来看，那种可能性很大。”封不觉回道，“刚才那招你也看到了，虽说是个混合魔法，但也算不上多高级；能产生这种威力，纯粹是依靠巨大的魔能在支持。”他微顿半秒，再道，“假设施术者只有一人，那就有问题了……一个具备这等魔能的魔导士，难道就真的不懂得用其他更高级、更有效率的法术来攻击了吗？”

“哦～”听到这儿，斯诺也明白过来了，“但如果是一大群水平一般甚至比较弱的魔导士集合起来施法，这事儿也就解释得通了。”

“没错。”封不觉接道，“所以，我之前接下的那支魔法

箭，无疑就是用来给那一大群施法者进行目标定位的。”他顿了顿，再道，“顺带一提……从那支魔法箭上透出的魔能判断，负责定位的那个家伙很强；幻魔教会里那帮教徒的水平我也大致了解，这家伙必然是干部级别，也就是说……他分明认识我、知道我的身份、并且听到了我的警告，但……依然发动了攻击。”

“哦？”黑胡子沉吟一声，“这倒是有点奇怪了……”。

“哈！”疯眼在旁干笑了一声，“我怎么觉得挺正常的。”他转头看向觉哥，“像这种人，只是站在我面前，我就有着乱刀砍死他的冲动，对方一时没忍住，我也完全可以理解。”

“哼……”黑胡子闻言，嘴角浮现一丝冷笑，“有道理。”

就在这几位浮在天上对话的同时，在刚才被魔法光爆轰平的区域中……在那沸腾的海水里……一道道人影、慢慢从水里爬了起来。

“我好像被炸聋了。”第一个上岸的是马克·脖粗，他一边走，还一边晃着自己脖子上那大马头。

“唉……”他的哥哥马克·蹄大紧随其后，在听到弟弟的台词后，叹息一声，上前用双手抓住了对方的脑袋，“笨蛋！平着晃有什么用？”他说这话时，便已拽着他弟弟的脑袋分别往左侧和右侧倾斜着“倒了倒”。

“诶？”马克·脖粗当时就是一喜，“好了～”

“废话，把耳朵里的泥水倒出来可不就好了么？”马克·蹄大的智商纵然不高，但比起他那弟弟来还是可以的；也许……因为他长得是人类的脑袋，所以智商占了上风。

此时，在距离他们五六米远的一个泥坡那儿，沃格先生和涅斯鲁也先后从水里出来了。

“呸——该死的！我最讨厌的就是洗澡了！”吐出一口海水后，沃格先生还是张口就骂。

而他身旁的涅斯鲁，这会儿则是显得非常失落；因

为……水中的倒影已经告诉了涅斯鲁，他那“蛋糕头”此刻已完全塌落……耷拉着变成了个异常矬的“西瓜太郎”发型。

除了这四名干部之外，蒜头哥、戈弗雷和马迪也基本没有大碍，他们很快也都从水里上来了。

但是，剩余的那十九名海盗的状况，就不太乐观了……纵然他们是黑胡子海贼团的成员，但在这样的攻击下，也不是每一个都能扛过去的；那十九人中，有四人再也没能活着离开咀魔岛，另有六人重伤并失去行动能力，还有九人也都负了不同程度的伤势。

在这种形势下，黑胡子依然是很果断地下达了命令——他让蒜头三人组以及那些仍有行动能力的伤员把那些受了伤的船员统统带回去，然后再带上十九个没伤的人折返回来。

而黑胡子、三名玩家、疯眼、以及四名船上的干部则继续前进，并在沿途留下记号，以便蒜头他们带增援过来时可以找得到路。

就这样，三十人的队伍，锐减到了九人，其中有一个……还是既没有战斗力、又随时有可能逃跑或反水的疯眼。

饶是如此，觉哥依然没有从黑胡子的眉宇间看到丝毫的危机感和紧张情绪……

尽管没有表现出来，但封不觉的内心已隐隐感觉到……黑胡子此番来咀魔岛的目的，恐怕不止是为了寻找儿子、旧部和宝藏；这座岛上……显然还藏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第1224章 重返咀魔岛（九）

“你们应该也察觉到了吧？”又在林中行了一段后，疯眼忽然开口对身后的众人说道，“就算戴着‘镣铐’，我都已经发现‘那些家伙’了……你们不可能还不知道吧。”

“啊，早就知道了。”跟在疯眼身后的觉哥用很轻松的语气应道，“咱们现在还在人家的‘侦查法阵’范围之内，受到这种程度的‘监视’，也是理所当然的嘛。”

“那你们为何还能如此若无其事地前进？”疯眼问道，“就不怕对方再给你们来一发爆裂阵？”

“呵……”后面的黑胡子听见这句，冷笑一声，“那按照你的意思呢？”

疯眼回头看了对方一眼：“当然是去林子里把那些跟踪我们的家伙统统干掉。”

“干掉他们……倒是不难。”这时，许久未发表意见的鸿鹄接道，“只要我愿意，十秒内就能把周围树林里那些跟踪者全部击杀。”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但那样做，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

“没有威胁是什么意思？”疯眼疑道。

“这不明摆着吗。”鸿鹄回道，“如果他们想再度对我们发动攻击，肯定早就动手了，但是……为什么像这样鬼鬼祟祟地跟着我们呢？理由只有一个……”

“……此前的那个魔法，恐怕已是这群人所能使出的最强攻击手段了。”斯诺适时地接过队友的话头，对疯眼解释道，“说不定……在短时间内，他们就是想放第二次都放不出来。于是，面对我们这群‘吃了大招照样没什么事儿’的敌人，他们现在能做的也就只有在暗中尾随而已了。”

“那又怎么样？”疯眼接道，“即使这群人暂时没有、或者是已经放弃了攻击我们的念头，终究还是敌人，就算你们懒得动手去杀掉他们，至少也该抓起几个活口回来问话吧？”

“哼……”黑胡子又是一声冷哼，“好，咱们来瞧瞧疯眼船长的主意怎么样。”

话音未落，黑胡子便缓缓抬起一臂、平举，其手掌朝着自己的侧方张开、一握。

那一瞬，树林中发出一声闷哼，下一秒，便有一道人影飞窜而出……他像是块被巨型磁铁吸引的金属般，被“吸”到了黑胡子的掌前。

被抓来的那人，一身灰暗的连身袍，戴着罩帽，罩帽下露出一张如僵尸般苍白、似野兽般丑陋的面容。

“唔——”落入黑胡子之手后，此人口中还在发出闷哼，但愣是一个字都没说。

众人闻声，朝其看去，立即发现了一件事——这个人的嘴，已经被缝起来了。

他的上下唇，被一条像鞋带那么粗的金属线来回穿透，即便是外行人也能看出这缝合技术有多“粗犷”。

“看这伤口的状态……缝起来不是一两天了吧。”觉哥瞅见那位，就念叨了这么一句。

“涅斯鲁。”黑胡子也没多话，喊了自己的干部一声，然后一甩手就把手里的那位“俘虏”朝涅斯鲁扔了过去。

涅斯鲁很轻松地将那人接住、摁在地上；接着，他也不知是从身上的哪个地方掏出了一把小刀，以一种连觉哥都感到“很快”的手速、精确地割断了那名俘虏嘴上的缝合线，且丝毫没有伤到对方的嘴唇。

“想活命，就回答我们几个问题。”涅斯鲁的语气冰冷，杀气昭然。因为……他这会儿的心情很不好；涅斯鲁的长相，配合那西瓜太郎的发型，着实是巨锉无比；也许别人对这不

是很上心，但他自己十分地介意。

“啊……RARA……BU啊……哈……”然而，当那俘虏张开嘴时，又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展现在了众人眼前——这货的舌头早已不翼而飞。

“还真狠啊……”就连沃格先生都不禁对眼前的一幕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等等……这不太对劲儿吧。”斯诺很快想到了什么，“为了防止泄密，把部下的舌头割去，这我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割了舌头还要把嘴缝上呢？”

“嗯……”鸿鹄沉吟道，“的确是有点多此一举了，而且……这样连进食和喝水都……”

“啊……嘎……哈……”就在他们说话之际，那名俘虏突然就痛苦地抽搐起来，喉咙里还发出了一阵阵奇怪的、似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

见此异状，江湖经验无比丰富的沃格先生赶紧上前，把涅斯鲁往后拽了几分，让他远离那个俘虏。

果然……涅斯鲁刚退出几米，异变即生。

说时迟，那时快！伴随着不知从哪里发出的、越来越高的阵阵怪响，那俘虏的胸腔也以一种极其夸张的幅度鼓了起来，并在达到一定的程度后爆裂开。

紧接着，在爆散的血浆和碎骨中，一个与犀牛头大小相仿的龙首便从那尸体的躯干中探了出来。

然后……就是一条长长的颈部、再是爪子、身体、翅膀、尾部……

最终，一头高四米，身长超过九米（从头顶算到尾巴尖儿）的龙型异兽愣是从那具人型生物的尸体里钻了出来。

很显然，它不是自那名俘虏的“体内”出来的，而是将其身体作为了一种类似“门”的媒介，从另一个空间中爬出。

待那头异兽完全现身时，方才那个俘虏的身体基本也已被扯成了一个血肉碎散的破布口袋。

“哦~我明白了。”面对那怪物，封不觉竟然还在用一种学术探讨般的口吻念叨，“割掉舌头，是为了在那家伙的嘴里烙上一个触发式的小型法阵，而他嘴部的缝合线则是一种魔法材料，一旦线被割断，就会导致……”

“你有完没完？”觉哥话还没完，疯眼就吼着打断道，“那种事有什么关系啊？你没看见这……”

呼——

可能是因为疯眼喊得比较大声，引起了怪物的注意，那龙型异兽趴定之后，当即就抡起尾巴朝疯眼扫了过去。

烈风声中，疯眼猛然转头，看着那迎面而来、在自己的瞳孔中不断放大的龙尾，他一时间也是惊得不知所措。

嘭！

正当疯眼以为自己就要栽在这里的时候，马克·蹄大身形一闪，挡在了他的身前，并用自己那强壮的身躯生生扛住了异兽这一尾的扫荡。

叱……

碰撞过后，马克·蹄大的四个蹄子竟在地面上拖出了四道深深的蹄痕，他的脸色也变得有些凝重。

“嗯……”一口气缓过来后，马克·蹄大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不行……扛不住。”

说罢，他就一口老血就喷出，侧着倒了下去。

“啊！大哥！”马克·脖粗见状，怒喝一声，抄起腰间的弯刀就朝着怪物冲了上去。

“小心！”另一边，沃格先生边喊着边上前支援，“这是‘妄龙’！”

听到这句，涅斯鲁二话不说也跟了上去，一时间，三名

干部便与那“妄龙”展开了激斗；周遭的密林、土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倒塌、崩毁……

“妄龙吗……很多年没见过了呢……”此时，黑胡子已然开启了他那“黑色球形屏障”，并退到了安全的距离上，其口中还念念有词，“‘伊迪恩特’还在‘这边’的时候，在他的地盘上倒是有不少，原来还没有绝种吗。”

“你刚才说……‘伊迪恩特’？”几秒后，挟着疯眼的觉哥也来到了黑胡子附近，并顺势问道，“难道是指……愚妄之神——伊迪恩特？”

黑胡子的反应显得很平淡：“还能有谁？”

上次和觉哥一起来过咀魔岛的鸿鹄，无疑也记得这个名字，他也追问道：“船长……你好像……认识伊迪恩特？”

“谁都认识他们。”黑胡子回道，“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混沌之海共有‘九神’，他们各据一方，互不侵扰，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的地盘和信徒，伊迪恩特不过是这人尽皆知的九神之一。”

“哦？”封不觉听到这句，当即和鸿鹄交换了一下眼色，接着问道，“那……如今他们都在哪儿呢？”

“我怎么知道？”黑胡子反问了一句，再道，“四柱神的时代来临时，我就离开了混沌之海，我只知道他们没有走……”

“哈！”闻言，疯眼笑了，“他们可没你那么精明。”

“怎么？”觉哥挑眉看向疯眼，“听这意思……你清楚那九神的下落？”

“哼……这本就不是什么秘密。”疯眼回道，“很多年前……”他看了黑胡子一眼，“就是那货离开之后不久吧，混沌之海的九神和四柱神就起了冲突，一场大战过后，前者一败涂地，当场就有四个殒落……而活下来的愚妄之神、谎言之神、游荡之神、智慧之神和真理之神联手施法，逃进了其他的位面，从此就再也没人见过他们了。”他顿了顿，“当然

了……这些年来一直有风言风语，说他们几个并没有死心，并在这个位面里留了一些祭坛和文献，期待某一天能够重返此地，东山再起。”

“哦……”封不觉点点头，心中暗道，“也就是说……上次我们来咀魔岛时烤熟吃掉的那个精灵（游荡之神沃科尔）其实超强的？他悄悄在咀魔岛上活动、积蓄力量，结果被我们意外坑掉了……嗯……话说废柴叔那娘化形态的杀伤力到底是怎么算的，因果律武器么……”

就在觉哥思索之际，另一边，三名黑胡子海贼团干部与妄龙间的战斗，也到了关键时刻。

但见……

第1225章 重返咀魔岛（十）

刀光爪影之间，黑胡子的三名干部已渐渐占据了战斗的上风。

沃格、涅斯鲁和马克·脖粗好歹也是同一艘海盗船上的人，而且个个儿都身经百战；他们三人只要稍稍配合一下，要解决这种体型的龙并不算什么难事。

当然了，这种展开，也都在觉哥的意料之中。

妄龙虽强，但毕竟只是“怪物”，而黑胡子的部下们，都是具备较高智能的NPC——在主宇宙当中，前者就相当于是“动物”，而后者则相当于“人”。

再怎么聪明的动物，也未必及得上最愚钝的人，这是生物等级上“质”的差距。

人可以学习知识、借助工具、运用策略，还会有计划地锻炼自己的体能和技能；而动物……能做到这其中的任何一点就已很难得了。

不多时，三名海盗就用“蚕食”战术放倒了那头妄龙。那头异兽在倒地时还发出了不甘的悲鸣……对它来说，被三个比自己弱小的生物干掉，着实是死不瞑目。

好在……马克·脖粗很快就一刀剁向了那妄龙的脖子，斩断了后者的郁闷和痛苦。

“嗯……比想象中更花时间呢。”见战斗结束，封不觉便说着风凉话，重新走上前来。

“想快……你自己下来帮忙啊。”沃格先生也不客气，就算对方是觉哥，他也是有话直说。

“呵呵……我倒是也想。”封不觉笑着回了半句，随即用手指了指身旁的疯眼，“但总得有人看着疯眼船长不是？”

“他不是已经被限制住实力了嘛……”这一刻，跟着黑胡子一块儿走过来的斯诺适时地轻声嘀咕了一声。

面对这拆台之举，觉哥仍显得很淡然，毕竟……他脸皮厚。

“是啊，他是被限制了啊，但你没有被限制吧？”封不觉十分娴熟地使出了偷换概念、反咬一口的手段，言道，“你怎么不上呢？”

“行行……我不说话了行吗？”斯诺也是聪明人，他很清楚……如果他顺势接茬儿并和觉哥理论的话，是一定会输的，所以他选择直接认输，不再聊这个话题。

“既然打完了，就别再浪费时间。”此时，还是最靠谱的黑胡子开口指挥道，“脖粗，你去看看你哥死了没有，没死的话就让他赶紧起来。”

“呃……是。”马克·脖粗得令，快步走向了马克·蹄大躺倒的地方。

其实脖粗一直都知道哥哥没有死，因为他们俩兄弟之间是有着某种感应的，如果其中一方死亡，另一方肯定会知晓。

果然，只是被晃了几下，马克·蹄大就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怎么？开饭了？”蹄大一睁眼就问了这么一句。

“你饿了的话，那边有一整头龙可以吃。”脖粗也实诚，有问就答。

“吃个串串！”下一秒，刀子嘴刀子心的沃格先生便冲那俩傻缺喝骂道，“妄龙是典型的‘腐蚀生物’，低阶龙类当中被腐蚀得最彻底的一种……它们比其他龙的体积小很多的原因就是他们几乎没有肉，巨大的骨架和厚如城墙的皮肤当中只有很薄的一层脂肪，就这层脂肪……还跟他们的内脏、血液一样，都是有毒物质。”

“原来如此……”就在沃格先生进行解说的时候，封不觉已然抄起了【贝尔的日常小刀】，剖开了那龙尸的腹腔进行观察，“严重腐败的结果就是获得了相当强大的力量和凶残的性格，但失去了龙族应有的智慧和魔法能力……就连‘喷火’这种基本能力也因为身体的异化而丧失了。”

“喂喂……你该不会是想从这玩意儿身上割点部件下来当零食吧？”此刻，鸿鹄敏锐的思维让他联想到了一种颇为不妙的假设。

“呵呵……没有啊，我只是好奇而已。”封不觉回话之时，已面带笑容地从龙尸旁站了起来。

这厮说话做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就算鸿鹄和斯诺是他的队友，也着实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些什么。

“蹄大，你伤得怎么样了？”另一边，黑胡子没去管觉哥，而是走到自己手下的身旁问了这么一句。

“呃……就是刚才接那一尾巴时……吃力太重、一口气没提上来，然后‘闷’过去了，现在已经没事了。”马克·蹄大回话时，也已站了起来；他那半兽人的血统自带自愈能力，像这种硬伤……他在地上躺着的时候，早就恢复了。

“很好，那就继续上路吧。”黑胡子说着，转过头，瞥了疯眼一眼。

“哼……”疯眼迎上对方的眼神，冷哼一声，不紧不慢地上前，“明白，还是我走前面呗……”

“疯眼。”不料，这一瞬，黑胡子的语气骤冷，“别以为自己正在把别人耍得团团转……类似的情况，不会再有下回了。”

此言一出，疯眼脸上的冷笑僵住了，略微的犹豫后，其眼中闪过了一丝异色。

接着，他脸上的表情就变为了肃然，并一言不发地走到了队伍的前面，开始默默带路。

“呵……”封不觉观察着两人的言行，心中暗笑。

就在这忽然变得压抑的氛围中，九人重新出发。

林子里那些跟踪着他们的人影也没有因为刚才的风波而放弃，仍旧远远跟随着他们。

……

一路无话，平静到让人窒息的二十分钟过去。

终于，众人穿过了密林，来到了一片开阔的地界。

如果将这座岛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比作一幅拼图画，那么……此时映入九人视线的东西，大概算是揭示了整幅拼图其中的一角。

“这个……是祭坛吧。”鸿鹄望着眼前那座小型的、阶梯式的“六边金字塔”，一个简单而直观的结论便脱口而出。

“嗯……那林子里的各种痕迹，无疑就是他们运送建筑材料时留下的。”斯诺若有所思地接道，“那么问题来了……这祭坛供奉的是谁呢？”

“反正不是幻魔教会那两位教祖。”斯诺话音未落，对此事最有发言权的觉哥开口了，“萨摩迪尔和塔利欧姆从来不用这种古代正统宗教（多半跟部落、国家、种族捆绑，有一定政治色彩，并有着相对公开的教义）的方式去收集信仰之力，他们玩儿的是‘秘密结社’那一套。”

“且慢……”鸿鹄此时对觉哥言道，“事到如今，你还能肯定……我们周围的那些敌人是幻魔教会的人吗？虽然我对他们的了解没有你那么全面，但我也能看出……他们的行事方式和我以前遇到的幻魔教会成员完全不同。”

“这点，我当然也注意到了。”封不觉顿了顿，念道，“我能确定的是……这些人，至少‘曾经’是幻魔教会的术士；他们身上的魔能本源就是一种识别的标识，是无法改变的。只不过……我也不太清楚，这座岛上的这帮家伙，为何会做出那么多异常的举动……”

“哼……你不知道也不奇怪。”两秒后，黑胡子忽又开口了，“说到底……你也只是个异界旅客，见识有限。”他一边说着，一边独自上前，走近了前方那个祭坛。

咻咻咻——

就在黑胡子踏入祭坛半径十米的范围内时，许多小型的防御法阵启动了；一时间，其周围响起了一片魔光的扫射声。

“就算是我……也已很久没有见过这个了……”而黑胡子，语气依旧淡定、脚步也就稳健。因为他无意识间流露出的、包围着身体的能量，已足以将那些攻击抵消。

“你知道那是什么？”封不觉闻言，顺势追问。

“这是……智慧之神，威斯登的祭坛。”黑胡子回这句时，已然站到了祭坛跟前，“疯眼……”顿了一秒后，黑胡子头也不回地说道，“你也还记得吧？那个杀死了‘女王’的卑鄙小人。”

第1226章 重返咀魔岛（十一）

“那还用问吗。”此刻，疯眼的脸上，竟是闪过了一丝悲怆之色，“每一个混沌之海的海盗，都不会忘记的……”

“介意我问一下……你们在说的是什么事儿吗？”封不觉是个好奇的人，所以他问了。

但是，那两人，似乎没有要回答他的意思。

“跟你无关。”疯眼只说了这四个字。

而黑胡子，此时已抽出了腰间的特里同之剑，并将自身的力量灌注到剑刃之上，一剑劈下。

这次攻击的威压，就连站在黑胡子后方十几米的一行人都能切实地感受到，那祭坛的防御法阵不可能没有反应。

可惜……有反应也没用。

在黑胡子的力量面前，这个法阵中所蕴含的魔能仅支撑了一秒便分崩离析。

当法阵散去时，这座从物理层面上来说只是由木头和石块堆砌起来的祭坛……自是不堪一击。

于是，在一阵轰隆隆的倒塌声中，这座智慧之神威斯登的祭坛化为了一片废墟。

望着眼前的一幕，远处的八人默然。

他们都在静静等待着……等着黑胡子再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

不过，等来的却是……

“你的行动，和我意料的完全一致。”

一个对玩家们来说十分陌生的声音，从前方那尚未散尽

的烟尘中响起。

众人循声望去，很快……便看到了一个渐渐成形的蓝色传送门。

“你们这帮海盗还真是没变……依然是那么粗鲁和无礼。”第二句话出口时，一个身着巫师白袍、头顶杀马特发型、手持长杖的老者，从传送门中行了出来。

“你也没怎么变。”黑胡子望着对方，冷冷回道，“还是那副虚伪又令人作呕的模样。”

“哼……”威斯登冷哼一声，“黑胡子，我不想和你做什么口舌之争，我只是来请你……”他说着，看了眼后面那八人，“……和你的部下们，离开咀魔岛的。”

“你什么时候变成咀魔岛的主人了？”黑胡子回这句话时的语气比话的内容更能说明……他不是那种能“请”走的人。

“众所周知……咀魔岛的主人，是时间之主。”威斯登却显得很淡定，他娓娓言道，“当然，他现在已经殒落了……按道理来讲，应该由某位时官来接管这个岛屿。”他耸了耸肩，笑道，“呵……可惜，他手下的时官也不怎么争气，除了几个被替换的家伙和叛徒之外，其他的时官几乎全被一个叫‘吞天鬼骁’的异界旅客给干掉了。”

尽管威斯登曾经和几位时官相交甚密，但在描述上述这件事时，他的神态更多是在嘲笑；可见……黑胡子说他“虚伪”，绝非是无中生有。

“既然时间之主和他的直系部下如今都已死绝，那么……作为他曾经的‘盟友’，由我来接管咀魔岛，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吧？”威斯登说这话时，顺势挥了一下手中的长杖。

霎时，一股并不算强的魔能荡开。

数秒后，空地四周的林子里发出了此起彼伏的悉索之声，不消片刻，一大群穿着打扮和之前那名“俘虏”一模一样的、嘴被线缝起来的幻魔教会术士……出现在了空地的边

缘，将这整块空地包围了起来。

鸿鹄用最快的速度扫视、目测了一下敌人的人数，发现竟有一百二十人之多……他不禁心想：万一这帮家伙集体张嘴，那场面恐怕比他们联起手来放个爆裂阵什么的可怕多了。

“你说什么？”黑胡子对那些杂兵不以为意，他倒是更在意威斯登话里的一些信息，“你是时间之主的‘盟友’？”问出这句时，黑胡子还回头瞅了疯眼一眼，随即再道，“我怎么听说……你和另外八神与四柱神是敌对关系呢？”

“呵呵……此一时，彼一时。”威斯登道，“的确，在四柱神的时代刚到来时，我们和他们之间就‘权力’的问题产生了一些分歧，在处理这些分歧时，我们这边付出了一些代价……”他顿了顿，“不过，后来，我想明白了……四柱神的崛起，是天命所在，即便是我们九神，也不可忤逆……所以，我选择了顺应时代的潮流。我从异次元归来，与时间之主接洽一番后，成为了他的同盟。”

“哦～”威斯登话音刚落，另一边的觉哥就用一种阴阳怪气的语气，高声接过了话头，“简单地说就是……你和你的八个弟兄，想跟四柱神分地盘儿，结果一场群架之后直接被肛死四个。你和其余四人幸存下来，落荒而逃，躲到了别的次元；过了一些年，你悟出了‘既然无法打败对方就加入对方’的道理，恬着脸溜回来，找上了和你同属秩序阵营的时间之主，跪下当狗……我这么说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的确，封不觉的分析没有任何问题，基本和事实相符，只是……他的说法，和威斯登本人那种“粉饰”过的讲法正好相反——太难听了。

“你……”威斯登这是头一回和觉哥见面，自然也是头一回当面领教这种强度的“贱力”，一番嘲讽过后，他的手已经在抖了，“区区一个异界旅客……竟敢口出狂言……”

“哈？‘区区的一个异界旅客’？”封不觉将对方这话重复了

一遍，嚣张地笑道，“好歹也是个次等神，看不出我的实力也就罢了，但连我的长相都不知道……看来这些年真心是被人当狗这么养着啊……”

“啊……”这时，颇为腹黑的鸿鹄也接上话头，补了一刀，“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时间之主又不是傻瓜，像这种野心勃勃的败军之将……绝对是不会重用的；以‘收留’为借口，软禁在自己的地盘，并且找人对其进行监视和控制……才是上策。”

他俩这一唱一和，彻底激怒了威斯登，因为……二人的推理准确无误，字字句句都戳在了威斯登的痛处。

虽然威斯登自己说和时间之主是“盟友”，但事实却被觉哥一眼看穿——他只是为了回到主宇宙来，才主动去找时间之主，并表示“愿效犬马之劳”；而时间之主的想法呢……和鸿鹄说的一样，他绝不会信任威斯登这样的家伙，但作为秩序阵营的柱神，面对这种“弃暗投明”的主，你总不能把他赶走或者干掉吧？这说出去也不好听啊。于是，时间之主就把威斯登软禁在了“时计城”（时官们所在的城市，和时间之主自己所在的“时域”是两个地方），给了他一个“管事”的虚职，但不分给他任何实际的力量和权力。

这些年来，威斯登基本都在时计城里打酱油，今天到这个时官家里下个棋，明天去那个时官的洞里蹦个迪……在时间之主的授意下，时官们尽量不跟威斯登提外界的事，以免他得到情报后有所异动……而威斯登回到主宇宙的事，他们自然也不会泄露给外界。

后来，惊悚乐园开服了，主宇宙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玩家们和衍生者的共同努力下，时官的数量越来越少……终于有一天，时计城成了一座空城，但威斯登依然被时间之主设下的结界所限制，无法离开这个空间。

直到……诸神的黄昏那天，结界消失了，威斯登明白……这是时间之主殒落的信号，而他也从那一刻起，真正

地“重回”了这个世界。

“放肆！”

还是说回眼前，威斯登被两名玩家揭穿之后，多年来郁结的怒气被勾了出来；当一个人隐忍多年、好不容易熬出头后，揭他的旧伤疤……是很容易使其暴走的。

只见，随着那声“放肆”出口，威斯登举杖一指，一个直径三米有余的大火球便瞬间凝成，朝着觉哥他们飞了过去。

第1227章 重返咀魔岛（十二）

“呵呵……火炎球？”封不觉无需借助数据视角，便识出了对方所使用的法术，并摆出了一副不屑一顾的态度。

诚然，火炎球（Fire Ball）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攻击魔法，其破坏力、攻击速度、作用范围都相当可观；如果施法者的能力很强，还可以在这个法术上附加不少的变化。

但是，在如今的觉哥面前，这样的攻击是绝不可能造成什么伤害的。因为……

“来得好！”就在觉哥这第二句话出口的刹那，他的手里已经多了一样东西——【天罡地煞匣】。

嘭——

与此同时，火炎球也已飞到了觉哥的身前，并十分突然地发生了爆炸。

作为一个宗师级的法师，威斯登自然是可以在这个法术上做些文章的，所以，为了保证可以命中目标，他提前了半秒左右的时间，主动引爆了火炎球（该法术本来是在接触到一定体积的实体后才会爆炸燃烧的）。

霎时，炽烈的火光便将觉哥及其半径五米内的事物都给吞了进去。

原本站在封不觉附近的众人反应倒是很快，他们全都在火炎球飞来的时候便已经散开了，涅斯鲁还没忘记把疯眼也一起拉走；至于鸿鹄和斯诺……他俩倒也不是不想帮队友，只是他们都想当然地认为——以封不觉的速度和反应，要躲开这种攻击易如反掌。

可结果竟是……觉哥站在原地没有移动。

“哼……”看着那熊熊燃烧着的火焰，威斯登冷笑一声，从

牙缝里挤出一句，“不知死活的家伙，现在后悔也晚了。”

没想到，就在其话音未落之际，忽生异变。

只听得“呼——”的一声，那一大团火焰像是被吸尘器抽走的毛团一般骤然缩小，并在数秒之间消失不见。

火光消尽之时，封不觉的身形再次出现；而那些魔法之火……俨然都被吸入了他手中的一个古怪的十二面体之中。

“嗯？”看到毫发无伤的觉哥，威斯登面露疑色，随即神情一变，“没想到……你这小子还有件不错的法器……”

“喂喂……你既然有可以吸收攻击魔法的道具，此前我们被攻击的时候你咋不用呢？”那边NPC的话刚念叨完，远处的斯诺又朝觉哥抛来一个问题。

“魔法箭太弱了没有吸收的价值，爆裂阵太强了吸不干净。”封不觉的回答也是言简意赅、有理有据。

“嗯……好吧。”斯诺耸耸肩，露出一个不置可否的表情。

“呵呵……原来如此，爆裂阵那样的就无法化解了对吗？多谢你告诉我……”威斯登闻言后，便再度举起了手中的长杖。

“当我死人吗？”看对方摆出要放大招的架势，离威斯登最近的黑胡子自不会袖手旁观，只见他一个箭步上前，说话间就是一剑出手。

然，这一剑落空了。

剑刃过处，掀出一道波涛状的黑色能量，斜着卷出……愣是导致了十几米外的几名幻魔教会术士躺枪身亡。

而威斯登……在对方出手之际，已是先手释放了一个“闪现术”，伴随着嗡的一声，瞬移到了封不觉的眼前。

“小子……把我的物理攻击也吸收掉试试。”威斯登现身的一瞬，便一边挑衅着一边发动了攻击。

人家好歹也是“智慧之神”，在战斗中运用些计谋也是很正

常的。眼下，威斯登便利用语言和动作作为“诱导”，让对手认为自己要释放爆裂阵那样的强力法术，以此来掩饰自己准备拿杖子敲人的真实目的。

不得不说，他这招还是很高明的……至少把在场的大部分人都给骗过去了。

身为曾经在混沌之海上横行一时的“九神”之一，威斯登的魔能强度绝对是“可以瞬发大型爆裂阵”的，因此，当黑胡子看到他好像要“放大招”时，也是不得不防。

然而，还有一件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事实，那就是——威斯登的肉体强度……也很高。

“次等神”在系统的设定中可是和“篆颉尊”、“奠雈王”一个等级的存在，虽说尊哥和老王在次等神中算是实力数一数二的人物，威斯登根本无法与他们比肩，但是……以他的体术能力，一击拍死一两个玩家，还是绰绰有余的。

呼——

说时迟，那时快，威斯登的长杖已然破风而落。

这一击的速度、力量、突然性都已足够让一名普通玩家丧命了，可惜……

“不错，有点儿意思。”封不觉用极小的动作幅度侧移并后退了一步，轻松闪过了这次奇袭，并用淡定的语气念道，“要不是我早就料到了你会瞬移过来敲我，没准儿还真来不及躲。”

“岂有此理！”威斯登见状，抄起杖子就续了一记横扫。

这回觉哥显得更加从容了，他上半身动都没动，轻松一跳，便跃过了对方的扫击，边跳他还边念道：“嚯~什么情况？近战法爷？学甘道夫？萨茹曼？”

就在觉哥吐槽的时候，威斯登一击落空，又接一招，却见他舞杖半圈，一擎到地。

这由上自下、用杖尾发动的插击，攻击范围是很小的，封不觉只退了半步就闪开了，可就在他闪出那半步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哦？”当觉哥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不能动时，三个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定影术？”

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禁锢类的法术，发动条件也不算太苛刻，需要施法者在某件实体（通常是飞刀或短剑）上附加魔能，然后将其“插”在目标的影子上；一旦施法成功，影子被“定住”的目标，自身也将被定住。

当然了，被定住的人也不是“完全不能动”，只是“几乎不能动”而已，如果力量够强，便能以很缓慢的速度做小幅度动作；另外，“说话”也不受到定影术的影响，因为人说话时影子一般是不会产生什么变化的。

“现在再看破也没用了！”威斯登说着，撒开了长杖（因为拔出杖子定影术会失效），直接用拳头击向了觉哥的头部。

可是，他还是没能得逞……

嘶嘤——

就在威斯登的拳头将至未至时，一道凶芒闪过，直接削飞了他挥拳的那条胳膊。

“看来你是真把我当死人啊。”下一秒，持剑的黑胡子已出现在了威斯登的身侧。

“为……什么……”威斯登惊诧地看着自己飞出的手臂，口中念念有词，“你怎么会……”

“和你‘预料’的不太一样对吗？”黑胡子说着，已挥出了第二剑。

威斯登赶紧拔出了地上的长杖去挡，可是……这一剑，把他的长杖和脖子一起削断了……

“你真是枉称为‘智慧之神’……”黑胡子看着那个在空中划

出抛物线的、尚未瞑目的头颅，冷笑着言道，“你甚至没有察觉到‘时间之主对你做了什么’，就迫不及待地出现在那些你本就没有把握战胜的对手面前。”

这一刻，威斯登似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一些事，他的脑海中闪过了半句：“难道……”

然后，他的思路便永远地中断了。

“呼……”望着那掉落在地的头颅，封不觉呼了口气，“还真险啊。”说罢，他又看向黑胡子，“多谢船长，出手相……”

“别装蒜了。”黑胡子打断道，“就算我不动手，你也一样能解决……我只是懒得看你再玩下去了而已。”他顿了顿，将视线投向远处，接道，“现在，比起那个被‘偷走了时间’还浑然不知的蠢货，不如考虑一下……怎么处理周围的这帮家伙吧。”

黑胡子的话还没说完，包围他们的那些幻魔教会术士已是纷纷抬起手来，面无表情地、用手指生生撕开了自己被缝合的嘴……

第1228章 重返咀魔岛（十三）

“切……自杀式袭击吗……”看到那帮教徒的行动，沃格先生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么一句来。

“嗯……”而封不觉关注的重点却不是这个，“不太对劲儿啊……幻魔教会的教徒可不是那种‘为了信仰无条件牺牲’的类型。”

“那种事情怎样都好……”鸿鹄这时接道，“我现在关心的是，再过一分钟左右，面对将近一百头妄龙的包围……我们该怎么办？”

“你们得离开这里。”下一秒，黑胡子便抢先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这句话里用的词是“得”，而不是“最好”；仅仅这一点，已经让三名玩家意识到了什么。

“呵呵……”封不觉当即就笑了，“船长，您这是要开大么……”

“不管我要干什么，你们留在这儿只会碍手碍脚。”黑胡子毫不客气地应了一句，然后便看向了涅斯鲁，言道，“涅斯鲁，你带他们上天，等我把这些杂碎解决了再下来。”

“是。”涅斯鲁应了一声，随即转头对众人道，“伙计们，都听到了吧，快聚集到我身边来……”

虽然玩家们不是很清楚这家伙究竟要干什么，但他们还是照做了，因为……四周的情况已经不允许他们再有任何耽搁。

“各位……”十几秒后，当黑胡子以外的七人全都来到了涅斯鲁身边并站定后，涅斯鲁再度开口道，“注意脚下。”

觉哥还没来得及问上一句“注意脚下是要干嘛”，其双脚已

经离开了地面。

那一瞬，他只听得耳边都响起了“波”的一声怪响，待回过神来时，自己已像是火箭升空一般向着天上飞去……

“什么名堂？”在空中上升时，与封不觉呈相对静止状态的鸿鹄顺势问了他一句。

鸿鹄会这么问，是因为他知道封不觉可以通过看穿数据的形式去解析这个技能。

而觉哥也没有向队友隐瞒的意思，在低头看了看数据流之后，便回道：“嗯……以自身站立的点为中心，将周围半径数米的地面变成类似‘蹦床’的物质；在技能发动的一刻，站立在这个‘蹦床’表面的生物会被‘弹起来’，并渐渐失重，随后以一种十分缓慢的速度飞向外层空间……直到脱离星球的引力，或是施术者主动终止技能的效果为止……”

“喂喂……”听到这儿，一旁的斯诺已经忍不住要插嘴了，“这能力是不是太IMBA了一点？”

“还好吧……并没有你想得那么好用。”封不觉接着道，“因为施术者自己也会跟着一起飞，也就是说……假如他想把敌人抛向外层空间，那么他自己也会跟着出去。”

他们仨就这么若无其事的、当着涅斯鲁的面，讨论着对方的能力。

对此，涅斯鲁他们倒也没有感到什么意外，毕竟……“疯不觉”这三个字，如今在主宇宙中已是传说级的存在，在旁人看来，他的身份和黑胡子那种混世魔王差不多是对等的；像这种魔头……能看穿别人的能力，也属正常。

另一方面，就在这八位“上天”的同时，黑胡子的屠龙行动也开始了。

他并没有如封不觉所预料的那样“开大”，他只是很平常地……握着自己的特里同之剑，用最基本的近战方式……逐一把那些妄龙给砍死了。

从天上往下看，黑胡子俨然是在一堆怪当中上演着名副其实的“海贼无双”，面对以物理战斗能力见长的强力生物“妄龙”，黑胡子却保持着割麦子一般的收割效率，再对比一下刚才三名干部杀死一头妄龙所费的周折……黑胡子那深不见底的实力实在是让人头皮发麻。

“对了，疯眼。”围观了一会儿后，封不觉的注意力便从下方的战场移开了，他冲着与自己一同朝上飞行着的疯眼搭话道，“方才，黑胡子说威斯登是‘杀死了女王的卑鄙小人’，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说了那跟你无关了吗。”疯眼的回答和上次一样。

“呵……我也就是好奇问问……”封不觉笑着回道。

“其实，告诉你也无妨。”此时，沃格先生插话了，而且，他的语气竟是透出了几许悲凉，“那……不过是埋藏在我们这些老海盗心里的一道旧伤疤罢了。”

“哦？”觉哥趁势接道，“愿闻其详。”

“嗯……”沃格先生沉吟一声，接道，“很多年以前，当黑胡子、疯眼、当然也包括我……在我们这代还年轻的时候，有一位海盗，曾成功称霸了混沌之海……”他微顿半秒，再道，“她是这片海上绝无仅有的、被所有的海盗所认可的‘海盗女王’。”

“即使是鼎盛时期的黑胡子船长，也不曾像她那样……能令所有人都对其敬畏、臣服。”

“甚至有很多人，单纯是为了能有机会在海上一睹其芳容，便加入了海盗这一行。”

“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年龄、姓名以及来自何方，但我们都听过她身为海盗的名字——女王，安娜。”

听到这儿，三名玩家瞬间就反应过来，并异口同声地问了同一个问题。

“安娜女王复仇号的那个安娜？”

沃格先生顿了顿，回道：“对……就是你们想的那个意思……”他的语调很低落，就像他回忆这段往事时的心情一样，“和四柱神崛起的宿命一样，九神也有过属于他们的时代，而阻挡在那时代浪潮前的人……正是安娜。”

“当年，她率领着混沌之海上最强大的海贼团联军，与初入混沌之海的九神开战。”

“论实力，双方应是旗鼓相当；但论计谋……就不是每一个海贼团的船长都那么聪明的了……”

“在威斯登的挑唆下，有两个平时关系不和海贼团开始互相袖手旁观、保存实力，以此为导火索……引发了整个联军的内部崩溃。”

“至此，战局彻底倾向了九神那边。安娜见败局已定，便决定牺牲自己……她独自一人留在了‘女王海贼团’的‘追寻号’上，抵挡九神，以掩护溃败的联军撤退。”

“直到仓惶逃窜之时，那些海盗联军才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和错误……但那时，安娜和追寻号已经在九神的合力攻击下侵殒，沉入了海底……”

沃格的话至此处，疯眼终于也沉不住气了，他接过了对方的话头道：“在那之后……过了一些年，黑胡子的势力便崛起了。那个家伙认为……自己是最近接‘王位’的存在，于是，他去捞起了‘追寻号’的残骸，在那艘船的‘不坏之龙骨’上，重新建起了一艘海盗船，并且将其命名为‘安娜女王复仇号’。哼……结果呢？他向九神复仇了吗？没有！他只是打着女王的名义，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实力、搜集混沌之海上的财宝……直到四柱神的时代来临前，他干脆因为害怕而跑去了‘混沌的尽头’，躲到现在才回……”

“疯眼，船长可并不是你说的那样……”沃格先生打断了疯眼的话，“你不了解，就不要胡说八道。”

“我呸！”纵然是阶下囚身份，疯眼也是毫不示弱地回呛

道，“这种屁话你还是留着给那些刚上你们船的菜鸟听吧……你以为老子是什么人？”

就在这二位的争吵渐起之际，忽然，异变又生！

那一刹，只见一道暗紫色的光柱自夜色中窜起，将那在血月映照下的海面染成了一种更为妖异的颜色。

“这回又是什么……”鸿鹄转头望向那光柱的根部，其爆发地点俨然是与他们所在的‘北岛’相对的‘南岛’上。

“有什么东西来了……”两秒后，同样在往那个方向看的封不觉接道，“和‘威斯登’类似的……但远比他更强大的东西。”

第1229章 重返咀魔岛（十四）

话分两头，再看南岛之上。

那紫色光柱出现之地，也是一座祭坛的所在。

此时，那个被疯眼称为“大师”的神秘人，即藏在斗篷中的二十三，正站在祭坛边，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而在她的两旁，还站了四个人。

第一位，就是那哑大汉伊凡。

第二位，是一个身形比伊凡还要巨大数倍、肤色呈土色的独眼巨人。

第三位，是一名面容刚毅、身材魁梧的白发骑士。

第四位，则是一个半人半鬼、死气沉沉的亡灵法师。

关于伊凡，此处暂不做过多赘述；且说那独眼巨人和白发骑士，他们俩……在前文中也有被提到过，他们就是“九神”中的愚妄之神伊迪恩特和真理之神图雷乌斯。

至于最后那位亡灵法师，名唤克荣恩……他乃是当年“夺灵”在幻魔教会中的心腹；论实力，仅次于萨摩迪尔、塔利欧姆和夺灵这三巨头。

“是谁？胆敢将我召唤于此……”紫芒渐散之时，一个怪异的人影从光柱中浮现出来，并踏着祭坛的台阶边走边道。

待这句话的话音落地，此“人”的样貌也展现在了众人面前。

从外表上来看，这位显然是“萨特族”，也就是萨摩迪尔那个种族的人；不过，他的样子和萨摩迪尔又有点区别，说是“低配”也行，反正看起来没有萨摩迪尔那么有威慑力，但感觉上更加腐败和阴暗。

“谎言之神，伊弗尔……”二十三此刻没有再使用“经过处理的声音”，而是用自己的本音在讲话，“不愧为九神中最强的一个，你那个献祭仪式……可是把我手下剩余的炮灰都给消耗光了。”

她说这话时，伊弗尔也注意到了，在自己脚下的祭坛周围，铺陈了一整圈还十分新鲜的、血肉模糊的尸体。

“嗯？”下一秒，伊弗尔的视线便分别在伊迪恩特和图雷乌斯身上停留了一下，随即开口道，“你们两个……为什么会在这里？”

“时代的洪流……将我们带了回来。”图雷乌斯不假思索地回道。

这位“真理之神”，身着一套金光熠熠的骑士盔甲；他那把宽大得有些夸张的巨剑，这会儿像是墓碑一样插在他身前的泥地上。

“四柱神皆已殒落，主人她……会带领我们重新恢复往日的荣光。”伊迪恩特也适时地接了一句。

这位“愚妄之神”，穿的则是一身巨兽骨皮制成的皮甲，他的肩上，还扛了一杆比电线杆子还粗的钉头锤。

“主人？”伊弗尔闻言，其视线立即又移到了二十三的身上；他盯着那个披着斗篷的神秘人看了几后，冷笑出声，“哼……看来，我这两位‘兄弟’，已被你收至麾下了啊。”

“我希望你也能加入。”二十三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呵呵……”伊弗尔仍在冷笑，“我若是甘于屈居人下，当初又何必离开这个宇宙呢？”

“伊弗尔，我劝你不要拒绝主人的好意……”图雷乌斯接道，“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是啊，伊弗尔。”伊迪恩特也道，“你也能够感受到主人有多强大吧？跟随她……我们可以取得比过去更加……”

“行了。”伊弗尔根本没打算听他们说完，他打断道，“我没兴趣跟你们两个废话……”他摊开双手，“……一个是虚伪的小人，一个是贪婪的蠢货；当年败于四柱神之手时，我就已对你们彻底绝望了，之所以没有立刻和你们撕破脸，只因需要借助你们的力量来打开通往异世界的通道。”

听到这儿，图雷乌斯和伊迪恩特的脸色都变得很不好看，若换作平时，他们早就发飙了。

但今天，由于二十三在场，纵然是这两个有着“神”之名的NPC，也是丝毫不敢造次。

“女人。”伊弗尔嘲讽完了他那两个“兄弟”，即刻又看向二十三，说道，“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想知道……但我不妨告诉你，这些年来，我的想法已经改变了，我不再希望回到这个宇宙……这里的一切也已与我无关。”他说着，便转过身，朝着祭坛顶端那最后一抹紫光走去，“反正你已经找了两条得力的狗了，就当我没来过……”

他这段话还有一两个字没有说完，但至此，便戛然而止。

因为……那一瞬，二十三的手，已经从其后心处穿入，贯透了他的胸膛。

“好啊，我就当你没来过好了。”下一秒，二十三那如少女般略显调皮的语调，忽在伊弗尔的耳畔响起。

伊弗尔低下头，看到了一股散发着金色光芒的数据流，仿佛液体一般自他的伤口处蔓延开，并以惊人的速度吞噬了他的整个身体。

伊弗尔没能再说出半个字来，便被那金芒所侵吞；他的力量……也在这番“格式化”之后，被二十三所吸收。

沉默……

令人胆寒的沉默。

眼前的这一幕，让祭坛下的四人，皆流下了冷汗。

“嗯……能量比我想象中要强，也不能说是纯粹在浪费时间吧。”二十三完成了吸收后，沉吟了一句。

紧接着，她的眼中又闪过了一片数据流光，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五秒钟。

“唉……果然是这种结果吗。”也不知她看见了什么，五秒后，她的瞳孔又恢复正常，并叹息了一声。

随后，二十三转身，对祭坛下的四人道：“就在刚才，威斯登和‘术士部队’已经全灭；不出意外的话，黑胡子他们很快就会前往‘中间的岛’去开启宝藏了。”

“呃……您有什么吩咐吗？”克荣恩试探着问道。

“我只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们。”二十三回道，“一个简单的、直白的任务。”她的语气很坚定，她罩帽下那掩藏的表情却是相当复杂，“只要你们将其完成，我将给予重赏，让你们直接获得四柱神的地位都可以。”

“您请说吧。”图雷乌斯一听有这等好事，当即单膝跪地，高声请缨，“我等一定赴汤蹈火，在所……”

“在黑胡子的身边，有一个异界旅客。”二十三可没打算将对方的废话听完，她若无其事地打断了图雷乌斯的话，接着说道，“他的名字，叫‘封不觉’；我要你们找到他，并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掉……”她微顿半秒，控制了一下自己略有波动的语气和情绪，“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总之要快……一旦他化为白光离开这个宇宙，你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第1230章 重返咀魔岛（十五）

同一时刻，北岛上空。

“嗯？”仍在空中上升着的封不觉察觉到了什么，当即神情一变。

“怎么了？”鸿鹄见觉哥的表情有异，便追问了一句。

“不知为什么……从光柱里出来的那个家伙，其能量忽然又消失了。”封不觉回道。

“莫非……它通过光柱又返回其他宇宙去了？”斯诺立即有了一个推测。

“有这种可能。”封不觉沉吟道，“当然了……也可能是……”

“也可能……”鸿鹄接过他的话头，说道，“来的那位就像威斯登一样……被某种更强大的存在给秒杀了。”

就在他们三个对话之际，身在最高处的涅斯鲁开口道：“各位……准备下去了。”一边说着，他还一边伸手去抓住了疯眼。

几乎在他抓稳疯眼的同时，众人身上的那种“失重感”便骤然消失，紧接着，空中这八人就停止了上浮，转而向着地面疾坠而去。

“喂喂……要我们自己想办法着陆吗？”旁人都没什么问题，但斯诺可没有什么手段能从这数百米的高空无伤落下。

好在，封不觉也早已预见到了这点，在坠落开始的一瞬，他已然是一脚月步踏出，移动到了斯诺的身后。

在斯诺那句话还没说完时，觉哥就已托住了他的胳膊。

有封不觉帮忙，斯诺自是不至于摔死了……就这样，十

几秒后，黑胡子的四名部下、三名玩家、以及疯眼，便陆陆续续地用各自的方法安然地落地了。

当他们着陆的时候，原本还算空阔的空地上，俨然已躺满了妄龙的尸体。

此刻，黑胡子站立在了一座由龙尸堆砌而成的“尸丘”之上，他手上的特里同之剑已沾满了污浊的恶龙之血，但他本人的身上、衣物上……却是一滴血污都没有。

仅凭这点就能看出，他和大多数超高位的NPC一样，有着某种被动的、且非常强力而可靠的“护身气罩”。

“呵呵……船长，辛苦了啊。”一落地，封不觉就笑着对黑胡子道了一句。

“这种程度……最多算是热身吧。”黑胡子随口应了一声，并立即问道，“对了，刚才南边出什么事了吗？”

“我也不太清楚。”封不觉回道，“貌似是另一个‘九神’从异界被召唤了出来，然后又突然消失了。”

“貌似？”黑胡子面露疑色，将那两个字重复了一遍，再道，“你侦查不到那边的具体情况吗？”

“是啊……”封不觉道，“我的感知范围可覆盖不到那么远的地方。”

“等等……”这时，斯诺又疑道，“那你又是怎么知道光柱那边是‘某个九神’出现并消失了呢？”

“虽然那光柱不在我‘感知范围’内，但已经进入了我的‘视野范围’。”封不觉道，“直接‘看’到的东西，自然能说出个大概。”

他这是真话，并不是忽悠。

因为那道紫色光柱是由“献祭仪式”所召来的，其能量本源和伊弗尔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所以封不觉通过数据视角来观察那光柱时，能从中捕捉到伊弗尔的数据流。

然而，在伊弗尔被二十三秒杀的瞬间，他的那部分数据便从光柱中突兀地消失了，这也是此前觉哥会感到疑惑的原因。

“嗯……另一个九神吗……”黑胡子想了想，然后看向了附近那个已经崩塌的祭坛，念道，“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帮幻魔教会的杂鱼无疑是掌握了从异界召回九神的方法，而且……已经付诸行动了。”

“这么说来……”沃格先生接道，“除了威斯登以外，那逃往异界的五个九神中，还有四个……很可能也已经到了这咀魔岛上。”

“呃……”这一秒，封不觉用一种颇为古怪、但又很有把握的语气言道，“我更正一下，不可能是四个，最多只有三个了。”

“嗯？”黑胡子从他的口气中听出了什么，问道，“何出此言？”

“其他神我不清楚……”封不觉道，“反正那个‘游荡之神沃科尔’……在我上次来咀魔岛时，已经扑街了。”

“哦？”黑胡子一挑眉毛，问道，“你杀的？”

“嗯……”封不觉思索了一秒，“是我和另外几人联手搞定的……”说着，他还抬手指了指鸿鹄，“这位手冢部长也有参与。”

“你非要玩儿梗的话还是叫我雨龙吧。”鸿鹄已经懒得去吐槽觉哥对他的称呼了。

“你们确定他死了吗？”这时，站在他们后面的疯眼插嘴道，“沃科尔可是宗师级的游侠……伪装、潜行和假死都是他的看家本领。”

“我们把他烤了吃了。”一秒后，封不觉接上了这么句话。

“嗯……”疯眼点点头，“当我没问吧。”

“也就是说……”黑胡子听到这儿，用总结般的口吻接道，“我们最多还要面对三个九神级的对手。”

“或许吧。”封不觉应了一声，随即笑道，“呵……不过，从船长您干掉威斯登的过程来看，就算以一敌三，也是不在话下咯？”

“刚才那只是例外。”黑胡子沉声回道，“威斯登被软禁在时计城的那些年里，时间之主肯定一直在悄然盗取他的‘时间’，而威斯登本人丝毫没有察觉到这点，所以……直到被我砍下了脑袋，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早已接近‘枯竭’。”

“但是……其他的九神，可就没那么好对付了是吗？”斯诺顺着对方的意思问道。

黑胡子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缓缓抬头，望向了天空。

就在他沉默之际，从那远处的夜空中，竟隐隐传来了奇怪的破风之声。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那声音越来越近时，黑胡子方才开口，自言自语般念叨了一句。

这一刻，玩家们、沃格先生、涅斯鲁、马克兄弟以及疯眼的神色，都发生了变化。

因为，他们也都注意到了……有三道人影，已从南面的天空中直接飞了过来。

第1231章 重返咀魔岛（十六）

“别紧张，船长先生。”图雷乌斯刚一落地，就立即看向黑胡子并道了一句，“我们不是来找你的。”

“哈！”对方这话刚一出口，封不觉就扯着嗓门儿干笑了一声。

因为他在一瞬间就读出了这句话的潜台词——“咱们是来找封不觉的。”

其实……也不止是他，在场的其他人对此也都是心知肚明，谁让你把人家的同伴当菜给吃了呢……

“我瞧瞧……”黑胡子的态度还是很冷静，他的视线逐一扫过来者的脸，口中缓缓念道，“图雷乌斯……伊迪恩特……还有个半人不鬼的家伙……”他顿了顿，冷笑一声，“哼……我很疑惑，是什么让你认为……凭你们几个，就足以让我感到……紧张？”

他这话的意思也很明显——你们三个的实力都在我之下，跟我说话时态度不要太嚣张了。

“船长先生，我们无意冒犯您。”这时，身份相对而言比较低的克荣恩开口了，“事实上……我们之间也并没有什么必须敌对的理由。”

“但你们那位同伴威斯登……好像不是这么想的啊。”鸿鹄闻言，立即接了这么一句，生怕挑不起事儿来。

“啊……那个家伙吗……”克荣恩却是应对自如，“的确，这座‘北岛’，是‘主人’划分给威斯登的地盘儿……”他微顿半秒，话锋一转，“但是，岛上的法阵都是威斯登私自布下的，会对你们发动攻击……也是他自作主张。”说着，他就微微转头，在满地的尸和血中准确地找到了威斯登的尸体，“如今他

死了，也算是自作自受。”

“可是他手下那些幻魔教会的教徒，是你们的人吧？”斯诺也是很会带节奏的，“这些家伙施放的魔法，可是给我们这边造成了相当的伤亡呢。”

“那些人……”克荣恩又扫视了一圈周围的龙尸，沉声言道，“也都已经死光了不是吗？”

“那按你的意思……事情就这么算了？”一秒后，封不觉抛出了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问题。

“我们，不打算帮任何人报仇；同样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对他们做的任何事负责。”克荣恩回答，“我们来这儿……”他又看向了黑胡子，“是想跟船长你谈一笔交易。”

黑胡子还没接话，封不觉顺势就抢道：“有什么好谈的，把你们统统弄死，我们不就为所欲为了吗。”

“你先说说条件。”然而，黑胡子并不吃这套，他果断无视了觉哥的话，并回应了克荣恩。

“呵呵……很简单。”克荣恩阴险地笑了两声，“我们的目标……只有封不觉。”说到这儿，他那泛白的、凄厉可怖的瞳孔动了动，盯住了觉哥，“我们知道船长您是来取回宝藏的，在此，我可以承诺……只要您在这里和封不觉分道扬镳，接下来我们绝不会再来打扰贵海贼团的任何行动。”

克荣恩说完这几句，似乎觉得说服力还不够，过了两秒后，他又补充道；“船长，我想您也很清楚……异界旅客基本都是不可信的；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把这样一群家伙带在身边，随时可能背后挨刀子……”

“你不用说了。”黑胡子没有再听下去，他直接打断了对方，并言道，“你的提议……非常好。”

“喂喂……”话音未落，斯诺已经开始吐槽了，“这说翻脸就翻脸啊。”

“此前，我答应与你们合作，是为了让你们帮我应付寻宝

中可能遇到的阻滞。”黑胡子回头道，“但现在看来，那份阻滞的目标其实并不是我，而是你们这帮家伙……”他顿了顿，“那个半人不鬼的家伙……说得很有道理，你们这些异界旅客的立场是随时都可能改变的，带着你们……只会徒增隐患。”

“话不能这么说吧……”鸿鹄还没有放弃，他可不想轻易就舍弃黑胡子这条大腿，“我们三个不可信，难道他们三个……以及他们背后的所谓‘主人’就可信了吗？”

黑胡子笑了：“呵……当然，也不可信。”他用理所当然的语气接道，“但他们和你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明白了……”封不觉听到这句，已经在脑中把黑胡子的那笔账给算完了，“他们的‘实力’，是摆在明面上的……就算他们没有遵守承诺，你也有把握能控制住局面。但是……我们异界旅客的‘实力’、乃至行事逻辑，都是你难以估测的……‘未知’二字，往往就意味着无穷大的风险。”

“好，不愧是封不觉。”黑胡子接道，“既然你都明白……”言至此处，他露出了一个海盗、一个无赖、一个穷凶极恶的恶人应有的笑容，“呵呵……我想你也不会怪我的。”说完，他将脸转向了克荣恩他们，“三位……这几个小子就交给你们处置了。”

话音刚落，黑胡子便收起了手上的剑，头也不回地高声道：“沃格、涅斯鲁、马克兄弟，带上疯眼跟我走。”

那几位干部见此情景，也只是简单交换了一下神色，就立即照做了。很显然，他们并没有对这种“交易”感到任何的意外或惭愧；对海盗们来说，这种程度的“卖队友”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今天还是腰缠万贯的船长，明天就坐着个木桶被手下扔到荒岛上等死”的事情，在海盗圈子里也很常见。所以，干这行的人，性格上不能太有节操、也不能太认真了……只有秉持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原则，才能适应这种大起大落的海盗生活。

“啊～真的走了呢……”看着那几位离开时的背影，斯诺拉

长了嗓门儿，用无奈的口吻叹了一句。

“变成三对三的状况了吗……”鸿鹄扶了扶自己的眼镜，沉声接道。

“分头跑怎么样？”聪明人之间说话，不用啰嗦太多，斯诺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一个战术。

“没有什么意义，他们的目标只有我而已，不会因我们分开就分兵的。”封不觉接道。

“诶？”鸿鹄这时想到了什么，“那岂不是说……我们俩现在直接跑掉，把你留给他们也行啊？”

第1232章 重返咀魔岛（十七）

“行啊。”没想到，封不觉对鸿鹄这卖队友的言论表现得异常淡定，“我也觉得，你们俩还是离开比较好。”

“喂喂……你这又是在打什么主意？”斯诺也是越来越精了，他一脸狐疑地接道，“你该不会是想在我们走后……和这三个家伙重新达成某种危险的协议吧？”

“呵……谁知道呢。”封不觉笑了笑，给了个说了等于没说的回答。

“哈！”下一秒，鸿鹄竟也笑了一声，并看向斯诺言道，“那就这样儿吧，我们走。”

“真走？”斯诺依然不是很肯定对方是不是在开玩笑。

“现阶段……这无疑是最佳的选择。”鸿鹄接道。

“说得对。”封不觉也说道，“敌人的目标只有我而已，你们俩没必要留在这儿。”他微顿半秒，“与其卷入这种无谓的战斗，不如赶紧去做些对‘通关’有助益的行动，这样……即便我挂在了这里，你们依然有机会可以完成剧本。”

觉哥的反应让斯诺颇为吃惊，后者思索数秒后接道：“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站在队伍的角度上如此客观冷静地做出判断……我不得不说声佩服。”

“佩服个串串……”闻言，鸿鹄翻了个白眼，还轻声嘀咕了一句。

很显然，这位智将已然看穿了觉哥更深一层的意图，只是他也不打算说破。

“好了，明白了就赶紧动身吧。”封不觉也是心照不宣，他随即将视线投向了远处的克荣恩等人，高声言道，“你看……对面那三位都快等急了。”

“呵呵呵……”克荣恩听到这话，当即发出了阴恻恻的冷笑，并用一种类似视奸的眼神回望了觉哥。

长话短说，在这种情况下，鸿鹄和斯诺确也没有强行留下的理由，两人又简单地交流了几句后，便分别朝着两个方向离开了这片空地。

“原来如此……”看着两人离去的身影，封不觉心中念道，“一个继续去追踪黑胡子，另一个则去截断并忽悠蒜头三人组从船上带来的援兵。嗯……和这俩家伙组队倒是省心。”

的确，三个聪明人凑一块儿，行动起来事半功倍。大部分的计划、意图……他们只需要稍微观察一下，彼此就能明白，根本不用详细解释。

“我得纠正你的一个观点……”待鸿鹄和斯诺彻底离开视线后，克荣恩开口了，“……对于‘杀死你’这件事，我可是一点儿都不着急。”

他这句话，自然是对觉哥说的，针对的是后者刚才那句“对面那三位都快等急了”。

“为什么？”封不觉似笑非笑地接道，“莫非是因为……‘复仇是一道冷却后的美餐’？”

他在此引用《教父》

中的台词，并非是为了刷时髦值，而是因为……他对克荣恩的想法早已一清二楚。

“看来……你认识我……”克荣恩的语气渐冷。

“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当我看到你时，在不久前还困扰着我的诸多问题……便都迎刃而解了。”觉哥说到这儿，顿了顿，再道，“克荣恩，你的名字……我素有耳闻；我也知道，你曾是夺灵的心腹……”

“‘曾’？”这一瞬，克荣恩眼中凶芒一现，厉声打断道。

“呵呵……”封不觉耸肩笑笑，接道，“好吧，

你‘仍’……”他故意在这个字上加重了语气，“……是夺灵的心腹……”但说到这儿，他又用非常随意的口气补充道，“虽说那货已经扑街了，不过嘛……你开心就好。”

“你这混蛋……”克荣恩那阴冷的气势，并不能经受住封不觉那滔滔贱力的考验，他很快就被激怒并失去了冷静。

“骂街可不解决问题。”觉哥快速接道，“当然了，你‘带着一帮和你一样仍然忠于夺灵的人马叛离幻魔教会’这事儿，在我看来还是可圈可点，至少比骂街管用。”他摊开双手，用很轻松的态度道，“那么，我不妨再问一声……你现在的‘主人’……即那个你认为足以帮助你完成复仇的存在……究竟是谁？”

听到这里，克荣恩的神色又变了，阴险的笑容再次浮现在了他的脸上：“呵呵呵……封不觉，我了解你……想从我这里套话，你还早了十……”

“行了！啰嗦够了没有？”克荣恩的话还没说完，在一旁扛着钉头锤、早就等得不耐烦的伊迪恩特便喝了一声，打断道，“反正横竖都是杀！我先上好了！”

这位“愚妄之神”正如其名，作为混乱邪恶阵营的代表，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一边高喊着“食我大X”一边朝敌人A过去，其他的事情再说……

在二十三的面前，伊迪恩特还能稍微收敛一点，但眼下，脱离了“主人”视线的他，其手中的大锤早已是饥渴难耐。

说时迟，那时快，却见伊迪恩特纵身一跃，庞大的身躯似电光般在空气中划出一道抛物线，直扑向了觉哥的所在。

轰——

短短两秒过后，那电线杆子似的钉头锤便击打在了地上，将地面上的几具残尸砸得血肉飞溅，并在地表留下了一个蛛网状的坑陷。

“嗯……我要是没看走眼……”攻击落地后，封不觉的说话

声紧跟着响起，他的身影也立刻出现在了伊迪恩特侧方十米开外的地方，“你应该是这三人当中最强的一个吧。”

“哼……你还挺有眼力劲儿的嘛。”伊迪恩特转动他那唯一的眼球，看向觉哥，冷哼着接了一句；瞧他那神态，显然是对这番评价颇为满意。

“嗯？”然而，正在观战的图雷乌斯听到这话可就不乐意了，“小子……你还没见我出手，就妄下这种断言……传说中的‘封不觉’，也不过如此嘛。”

“别上当了！”谁料，一秒后，封不觉还没搭腔，克荣恩就抢先吼道，“他这是想挑拨离间，切记不要被他的话牵着走！”

身为幻魔教会的成员、夺灵的心腹，克荣恩对封不觉的所作所为知之甚多；一想到自己曾经的主子被觉哥活活算计死，到死连仇人的面都没能见着，他就恨得牙痒痒。

因此，自诸神的黄昏事件过后，克荣恩一直在收集各种关于觉哥的情报，并深入研究其言行和惯用策略；如今，他已将觉哥曾经用过的大部分忽悠套路全部记住，也就是说……他不但自己能防忽悠，还能提醒同伴。

“呵……对付你们这种货色，我还需要挑拨离间？”封不觉看到克荣恩的反应，露出了一个无比嘲讽的笑容。

“‘你们这种货色’？”图雷乌斯是越听越觉得对手的话刺耳了，重复这句话时，他已然提起了自己的巨剑，“看来……不让你领教一下我的实力，你是不知道‘怕’字怎么写啊。”

“你有个屁的实力。”队友不在场时，封不觉的脏话便是说来就来，“告诉你，老子最讨厌的就是圣骑士这种要死不死的职业……你这个使用圣光职业打码的垃圾……”说着，他又转头看向了伊迪恩特，“还有你这个智商接近无脊椎动物的大型垃圾……”接着，克荣恩也无可幸免的中枪，“再算上你这个幻魔教会中出的叛徒……垃圾中的垃圾！”

他把那两个次神级和一个实力超强的唯一型NPC逐个儿喷

了一遍，喷时的语气和眼神还活脱脱的一副地痞无赖相——要多嚣张有多嚣张，要多欠揍有多欠揍。

“我告儿你们~”下一句话出口时，封不觉的口音又迷之改变，“你们这种辣鸡，要一起上就赶紧的，给我节约点时间……省得我一个一个、一次一次地收拾你们，搞得跟腹泻似的。”

他都已经把话说到了这种份儿上，那三位也就没什么好多说了，他们仨也都明白……比骂街，他们三对一也未必赢……所以，克荣恩和图雷乌斯选择用行动来让觉哥闭嘴。

事到如今，什么九神的自尊、保存实力的私心等等，也都没有了意义，总之就是一个字——干！

反正他们也认为凭伊迪恩特一己之力要杀掉封不觉几乎是不可能的，三人一起上也只是时间问题，封不觉的叫嚣也不过是将这一事态提前了一会儿而已。

战端再起之际，只见克荣恩挥舞手中节杖，口中吟出阵阵诡异的咒音；与之咒文同时响起的，还有阵阵“咕噜噜”的怪声。

封不觉也很快就注意到……这些怪声的来源，正是地上那一具具“龙尸”。

啪！

数秒后，第一声炸响传来，一具龙尸的皮肉应声爆开，一头身缠蓝焰、鬼气森森的“骨龙”从龙尸中挺身而起，并发出了一声咆哮。

啪啪啪啪——

紧接着，空地上就像放炮仗似的，传来了此起彼伏的炸裂声。

短短十几秒内，一头头战力不逊于妄龙的骨龙便从尸骨中站起，并纷纷朝封不觉那边爬了过去。

“哈啊……哈啊……在这充满尸体之地……和死灵法师作对……”克荣恩完成了这个召唤咒语后，已是满头大汗，他边喘息边望着觉哥，自言自语般念道，“哈啊……再加上有两神相助……我……我就不信你还不死！”

第1233章 重返咀魔岛（十八）

克荣恩那句话刚念叨完，便听得“嗡——”一声长鸣。

他立刻循声望去，却见……这一瞬，伊迪恩特、图雷乌斯、以及一头离封不觉比较近的骨龙，正从三个方向同时杀向了目标……

挟带着疯狂巨力的钉头锤、蕴含着浩然圣气的巨剑、充斥着寒冰之气的死亡龙息……三股几乎能歼灭任何生物的力量在同一秒齐齐击向了封不觉的身体。

然，也是在这个刹那，伴随着那“嗡嗡”声，三个由黑光凝成法阵浮现在了封不觉的周围，分别迎上了来自三个方向的冲击。

轰——

下一秒，能量炸裂之声响起。

伊迪恩特和图雷乌斯双双瞪大了眼珠子，口吐鲜血、一脸骇然地倒飞而出。

至于那头骨龙，已经在第一时间重新散成了一堆碎骨……

“糟了！中计了！”虽然克荣恩并不知道封不觉究竟干了什么，但他大致能猜到，后者是用了某种遭到多方攻击时才能发挥作用的技能。

很显然，此前封不觉那番言语上的侮辱和挑衅，并不是……或者说“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恶趣味；更主要的……是作为一种让自己陷入“被围攻”境地的手段。

“防不胜防啊……”本就已经处于魔力透支状态的克荣恩，在受到了这一重精神打击后，不由得单膝跪地，懊恼地长叹。

“啊——”而落地时摔了个人仰马翻的伊迪恩特则因为伤痛而发出了不加掩饰的惨叫。

“唔——”唯有图雷乌斯的状况看起来还行，毕竟圣骑士是个防御能力很强的职业，方才他在空中就调整好了身形，并用双脚着了地；当然了……实际上他的受伤程度也只比伊迪恩特轻一点儿罢了，但他为了面子想硬撑一下。

啪——啪——啪——

数秒后，封不觉开始不紧不慢地鼓掌，并用他的面部表情进一步给敌人施加压力。

“精彩，非常精彩。”懒散地拍了几下手后，封不觉微笑着开口道，“不愧是‘神级’的对手，合击的威力比那些‘异界旅客’可强多了。”

“你到底……做了什么？”图雷乌斯一边抹掉嘴角的鲜血，一边沉声问道。

“我有必要跟你解释吗？”封不觉的回答很快速，语气也是理所当然。

由始至终，他都是这样淡定、自信。

但实际上……对于觉哥来说，这场战斗，并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

封不觉刚才所使用的【疯魔扑克】第四特效“狂乱”，其冷却时间有整整一天之久；下一次他要是再遭遇这样的合击，就不能发动了。所以，他得尽可能少透露一些信息，并保持这种游刃有余的态度来虚张声势……这样，对方便会忌惮于刚才那招的效果，不敢再次发动围攻。

“噢啊——”这边话还没说完，那边的伊迪恩特已经打了个滚，从地上爬了起来，并暴突着他那已经充血的独眼，仰天狂吼。

“切……进入狂暴状态了吗……”见到这一幕，图雷乌斯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更加让人在意的是……在轻声嘀咕了这

么一句后，他竟是拔起巨剑，踉踉跄跄地朝后退去。

“哦？”封不觉察言观色的功夫可是超一流的，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名堂，稍稍思索了一秒后，他便张开双臂，高声对伊迪恩特喊道，“嘿！伊迪恩特，想不想砸点儿什么？我就在这儿哦。”

“嗷——”伊迪恩特的反应也和觉哥预料中的一样，被后者吸引了注意力后，他就像是头发狂的野兽般……狂啸一声，顺势就猛冲而来。

此刻，这位愚妄之神冲锋的姿态已是手脚并用，连滚带爬，钉头锤也被他弃之不顾……但是，他的力量和速度却都陡然暴增，已经到了封不觉不开启【灵识聚身术-改】就甩不开的地步了。

“这么强啊……”然而，封不觉在逃窜时，却是心中暗喜，“那我就放心了……”

他会这么高兴，自是有原因的……

觉哥在图雷乌斯后退时就意识到一件事——进入狂暴状态的伊迪恩特，是“敌我不分”的；克荣恩对此没有反应，是因为他以前从没有见过伊迪恩特狂暴，但图雷乌斯和伊迪恩特同是九神、且一起对抗过四柱神，他肯定知道这点，所以才会后退。

那么，一个“敌我不分的狂暴伊迪恩特”，能用来干什么呢？答案显而易见……利用他来清理一下周围那群骨龙，再合适不过了。

于是，封不觉在拉稳了伊迪恩特的仇恨后，便开着【灵识聚身术-改】，用一种“只比伊迪恩特快一点点、不至于让其跟丢又不会让其追上”的速度，拉着后者在空地上四处游走起来。

每当灵活的觉哥经过、擦过、或钻过某一头骨龙的身旁时，如推土机一般紧随其后的伊迪恩特就会撞碎、碾碎、或

撕碎那头骨龙，并继续他的追杀……

图雷乌斯和克荣恩把这些看在眼里，却也没有什么办法……正如觉哥先前所说的，伊迪恩特的确就是对方阵中最强的一个，至少在“肛正面”这件事上，这种丢智商换强度的类型往往是有优势的。

换作平时，图雷乌斯若对上常态的伊迪恩特，靠着一些特殊能力估计能打个平手；但遇上狂暴体，他就无能为力了。

至于克荣恩嘛……他的实力大概比一些水平中庸的时官或者陪审员还弱一丢丢；而且，他是个把天赋都点在“召唤”上的死灵法师。眼下他一次性召了几十头骨龙（那些被黑胡子毁得“很不完整”的龙尸是无法作为召唤材料的，所以只能凑出几十头）出来，基本已经把自己的蓝给烧空了……别说阻止狂暴的伊迪恩特，就算遇上一支水平一般的玩家队伍，他这会儿都未必能打赢。

就这样，封不觉用速度优势“遛”了伊迪恩特足足五分钟。

五分钟后，伊迪恩特的狂暴状态终于到了时限……当狂暴“BUFF”消失的瞬间，那傻大个儿一个脱力就倒在了地上，咕隆隆滚了好几圈，接着就四仰八叉地躺平了。

而封不觉，也不算轻松……即使他用了“瞬开”的技术让【灵识聚身术-改】那“每秒损失1%生存值”的消耗变为了间歇性的，但毕竟这圈下来时间很长，他还是耗去了80%左右的生存值。

好在……他还有生存值补充剂。

停下脚步后，觉哥就很果断地给自己灌了瓶大的（由于游戏的根本目的已经改变，如今的封不觉已经不再考虑“经济”问题，所以他现在只带大血瓶），直接把血给满上了。

“哈啊……搞定一个……”封不觉喝完生存值补充剂后，舒爽地哈了口气，然后随手把瓶子一扔，看向了剩余的两名敌

人，“还有个强行装逼、过载施法，导致自己到现在还瘘着的废物，和一个受伤后死要面子硬撑但事实上腿都软了的渣渣……”他说着，活动了一下脖子，“我不妨问一句……你们自己觉得杀我这事儿还有戏吗？”

叱——

就在封不觉话音未落之际……

破风之声，乍然而起。

暗杀之影，呼啸而至。

这是一次极其突然的袭击，出手者从空地边缘的林中骤然杀出，用电光般的速度接近了封不觉，而他所经过的路线笔直地对着封不觉的后背，完全在后者的视线盲区内。

伊凡的这一击，势在必得……

从一开始，他就一直在等待这个时机，所以他没有跟另外三人一同从空中降临，而是悄然地潜伏在林中，慢慢地、安静地靠近这片空地……

第1234章 重返咀魔岛（十九）

伊凡的这次偷袭无论从速度还是突然性上来说都无懈可击，直到破风声响起的刹那，封不觉才意识到了什么。

而这个时候，觉哥再想去做出反应，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就算封不觉再神，他也不可能在根本不知道对方有“第四人”的前提下对这样一次有预谋的、超高速的偷袭做出周全的应对。

所以，对此他没有的任何的办法。

不出意外的话，下一秒，觉哥就会被对方的一记手刀砍中后脑，当场化为白光。

然，意外终究是发生了。

就在那电光火石之间，又一道身影用比伊凡更快一线的速度杀入了空地，堪堪抢到了伊凡身前，并一把攫住了后者的手腕。

“唔——”伊凡不会说话，当他那万无一失的一击被对手稳稳接住时，他也只是发出了一声闷哼。

他随即抬眼观瞧，却见，阻拦自己的，竟是一个普通水手打扮，身形佝偻、满脸癞疮的中年男人。

“卧槽！”一秒后，封不觉把头转过来了，他的反应非常快，嘴里那两个字蹦出来的同时，便乘着转身之势使出了一记侧踢。

嘭——

这一脚结结实实地踹在了伊凡的胸口，发出了如同攻城木怼门时的震响。

而在伊凡中招的一瞬，自称“肯”的那个海盗也十分机智地继续钳制住前者的手腕，这样一来……伊凡便无法通过“倒飞出去”的方式来缓解冲击，只能站在原地，将攻击的力道完完全全地吃下。

“噗——”

就算封不觉在常态下的体术比不上那些世界精英级的BOSS，但人家好歹也是51级且格斗专精S的玩家，这一下子足够把伊凡踢得吐血了。

“呵呵……你还是老样子……”看完觉哥的踢击，肯露出了一个笑容，“完全不知道怎么打架啊……”

他说到这儿时，已然撒开了伊凡的手，而伊凡因为刚才那一脚的缘故还在“硬直”状态，无力逃遁，只是晃晃悠悠地后退了几步。

“还是让我来给你演示一下……”肯说着，已朝着伊凡突了过去，那驼背的身躯丝毫没有影响他做出敏捷而有力的动作，“……什么叫踢技！”

话音未定，赤芒爆现。

同样是侧踢，肯的这一脚……带上了大幅度的回旋，两腿间的角度已开到了一百二以上；而在这一前提下，其身体中轴却仍是笔直挺立、稳如泰山。

和封不觉那勉强抬到水平位置的侧踢相比，肯这一脚似刀锋般利落、如狂岚般猛烈。尽管身形伛偻、形象猥琐，但这踢腿动作比起觉哥那脚可漂亮多了。

叱——

弹指间，那闪着赤芒的回旋踢便精确地命中了伊凡的头部。

然后……伊凡就不再拥有头部了。

而他那无头的身躯，随即便颓然地跪倒、趴下、抽

搐……直到最后，不再动弹。

“原来是你啊……”在肯出脚的时候，封不觉就已经将注意力从伊凡的身上移开了，他看了肯几秒后，言道，“呵……眼下，我又该如何称呼你呢？是K1-赤铁，还是……”

“说‘你’不太确切。”不料，觉哥还没说完，“肯”的口中就发出了另一个人的声音，打断道，“应该说‘你们’。”

“哦？”封不觉很快就察觉到了对方的变化，他用数据视角重新将对方审视了一遍，接道，“嗯……两个衍生者共用一个身体吗……而且，还是个本属于NPC的、有所残缺的身体……”

“这就说来话长了。”赤铁似乎是重新接管了话语权，他说话的语速更快，说话的方式也更直接，“咱们先把那几个家伙收拾掉再说吧。”

言毕，他便转过头，将视线投向了远处的克荣恩等人。

此时，克荣恩的一口气算是喘上来了，图雷乌斯也用圣光将自己恢复到了尚佳的状态，唯有伊迪恩特……仍未从“狂暴状态”的副作用中脱离，还瘫倒在地上……从某种角度来说，他这招和“斗魔降临”倒是挺像的。

“切……好像又来了个麻烦的家伙。”图雷乌斯啐了一声，瞟了克荣恩一眼，说道，“我说……你还行不行？”

“我……”克荣恩那阴冷的双眼中，闪过了火一般的神色，“……我就是死……也要拖着封不……”

“你想太多了！”封不觉一声轻喝，在对方话还没说完的当口，一个月步加速就踏了过来，手中的【贝尔的日常小刀】直插克荣恩的天灵盖。

咔——

同一瞬，伴随着一阵骨头增殖爆裂的声响，一个如电话亭般刚好能罩住一个人的“骨牢”出现在了克荣恩的周身。

“早就料到你会突然出手……”克荣恩到底是研究过封不觉的人，在对战中虽不能说是处处料敌先机，但应有的防备还是有的。

他和伊凡都属于那种……“将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设法去挑战封不觉”的类型。这种类型在玩家中很常见，但在唯一型NPC和衍生者中，抱着这种心态和玩家去战斗的……很少。

封不觉以前遇到的大多数高级别存在，都是抱着一种“我比这个异界旅客更强”的心态在和觉哥交手的。可是，在诸神黄昏事件后，情况不同了……如今主宇宙中但凡能认得出觉哥的高位存在，都不太可能会在他身上犯“轻敌”这种低级错误。因此，像“熊孩子的下鞭腿＋必须破防之刃爆头”这种套路，今后要实施起来恐怕是很难了（当然，必须破防之刃也已经坏了）。

“我也早就料到……以你的体术根本不可能闪避或格挡，只能用法术来防御。”封不觉说这话时，他的另一只手，也已拿出了【天罡地煞匣】，并开始用这件物品吸收对方那“骨牢”上的魔能。

见得此举，克荣恩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封不觉这突袭的一刀只是佯攻而已，他拿着小刀的那只手根本没有发力，故而也没有被突然出现的骨牢尖刺给刺伤。

“喝——”另一方面，图雷乌斯也很会审时度势，他一看觉哥和克荣恩陷入了短暂的僵持状态，便立刻乘虚而入，挥起巨剑就朝着封不觉的后脊横斩而去。

“太慢了！”赤铁又怎么会让图雷乌斯如愿，他又一次如闪电般杀到，冲着那正在扫动的剑身就是一记向上的弹腿。

紧接着，便听得“嘣”的一声。

那巨剑挥砍的轨迹在这一踢之下猛然一变，成了向上之势，就这么擦着封不觉的后脑勺……斩了个空。

“碍手碍脚的家伙……”图雷乌斯一剑挥空后，心中倒也不慌，只见他顺势回身抬手，直接用手掌朝赤铁发了个技能“裁决之手”。

一股蕴含圣光之力金色能量登时喷薄而出，正面轰向了赤铁。

“都说了……”然而，赤铁的说话声，却即刻出现在了图雷乌斯的背后，“你……”

这个字出口时，赤铁已然抓住了图雷乌斯的双肩。

“太……”

这个字出口时，赤铁把图雷乌斯抛飞了起来。

“慢……”

而这个字出口时，图雷乌斯已快速落下，并且被赤铁横过来抓举在了身前。

“了！”

最后这个字出口，赤铁已经用膝盖对这图雷乌斯的脊椎使出了一记标准的“折腰锁”。

“噗噶——”图雷乌斯中招喷血的时候，脸上完全是不可置信的表情。

作为一个具有飞行能力的NPC，他本以为自己能在被“抛飞”的间隙脱离对方的控制，但“连锁投技”的判定阻止了他的尝试。

这一击过后，基本可以宣告图雷乌斯被KO了。

而另一边，封不觉与克荣恩之间的攻防……也已到了临界点。

第1235章 重返咀魔岛（二十）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眼瞅着对方那骨牢上的魔能被吸收得差不多了，封不觉开口道，“告诉我……你的主子是谁，这样我还能考虑放你一条生路。”

“哼……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仍在苦苦支撑的克荣恩回道，“一旦我把你要的情报说出来，你立刻就会翻脸、取我性命。”

“他说得对。”此时，一旁的赤铁忽然接过话头，对封不觉道，“就算你不杀他，他的主子也不会放过他的。”

“哦？”觉哥从对方的话里听出了什么，“听这意思……你知道克荣恩他们的‘主人’是谁？”

“啊，当然知道。”赤铁回道。

“呵……那就好办了。”封不觉闻言，轻笑一声。

同一秒，克荣恩周身的骨牢也因魔能被吸尽，化为了一堆碎骨。

“喝！”克荣恩抓住那最后的机会，再度透支魔力，朝近在咫尺的封不觉放出了一发骨矛。

可惜，这种来自正面的、意料之中的搏命攻击，对觉哥的威胁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在零时差演算的帮助下，封不觉都没花什么体力就轻松避过了对手的骨矛，一个闪身就到了克荣恩的身侧。

“好吧……你尽力了。”当一记LV10的【野球拳】出手时，封不觉如是说道。

就个人角度而言，他对克荣恩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意见，这名死灵法师只是为了自己所坚持的理念、以及对旧主

的忠诚而战斗；虽然克荣恩自己也明白，这种针对“比自己高一个维度”的仇人的复仇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但他一样也是无怨无悔。

“还有两个怎么处理？”待克荣恩被击杀倒地后，赤铁又问封不觉。

“由他们去吧。”封不觉瞥了眼已经失去意识的图雷乌斯，以及仍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的伊迪恩特，耸肩回道。

过了几秒，觉哥复又开口，言道：“那么……现在，我想你……哦不，你们……应该有一些事情想告诉我。”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这一秒，X1-翼即刻接管了“肯”那身体的控制权，回道，“克荣恩他们的主人，即我们这次任务要去对付的目标……是二十三。”

“什么？”听到那三个字时，封不觉鲜有地露出了明显的惊疑之色。

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固有的冷静，追问道：“你们……不都是‘Z组织’的成员吗？为什么会变成眼下这种对立的状况？”

“这就说来话长了。”这时，赤铁又重新上线了，如今他也已经是一级衍生者，性格程序相当完善，所以，说这话时，他的语气也不禁透出几分怅然，“我们也是最近才发现了二十三的异常，若不是因为她杀死了‘棱风’，或许直到现在我们都还被她蒙在鼓里……”

“棱风……死了？”封不觉自然记得那个名字，虽然他和R2-棱风接触不多，但他的【月步】、【岚脚】都是由这名衍生者所授，这两个技能也是觉哥使用次数最多、最精通的战斗手段；常言道吃水不忘挖井人，封不觉对这名衍生者还是颇有感情的。

“啊……”赤铁沉声接道，“棱风是组织里第一个发现二十三有所异动的人，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关于二十三所作所

为的情报，基本也都是他暗中追查得到的。”

“二十三到底做了什么？异常又是指什么？”封不觉又问道。

“嗯……”赤铁沉吟了一声，“事情还得从那巅峰争霸S1之前讲起……”他停顿了两秒，娓娓言道，“那段时期，二十三在零号（ZERO）的授意下，暂时离开了里世界；零号将自己的一部分核心代码交给了二十三，以便她在各个剧本世界中往返穿梭，而其任务……你应该也知道了，就是收集散落在惊悚乐园中的SCP物品，以此作为对抗Origin的武器。”

“直到S1的决战之前，二十三才回到组织，那个时候……她其实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而且零号也已看出了些许端倪，但是……因为之后要应对鲁特发动的那场危机，这件事被暂时搁置了。”

“而在S1之后，零号自己因为某种我们也不知道的原因神秘失踪了，并长时间杳无音讯，待他重新联系上我们时，二十三恰好又卷入了和林克、艾德争夺SCP-079的事件。”

“现在想来……和079的接触应该是二十三彻底走向极端的契机……”

“所以说……”封不觉插嘴道，“你所说的……她的‘变化’究竟是指什么？”

“‘进化能力’。”这一瞬，翼又接管了身体，回了这么四个字。

“这不是你们衍生者人人都具备的基本能力吗？”封不觉接道。

“二十三的‘进化能力’是异乎寻常的。”翼回道。

一秒后，说话的人格又切换成了赤铁：“我们也是最近才从零号口中听说了一件事……二十三……并不是一般的衍生者；她和零号一样，是一种‘异数’，她的原始代码就算是零号也无法解析，而且……她身上还有一个绝无仅有的特性……”

言至此处，翼又开口了：“她……没有‘名字’。”

这句话，让封不觉神色一变，其脑中亦是一片嗡然。

这么久以来，觉哥、以及其他所有人，似乎都已习惯了称呼“她”为二十三，就连觉哥自己都忽略了，“X-23”这个名字，是当初他在剧本里初遇对方时，看到对方形似女版金刚狼的造型，然后用一种吐槽的心态给的称呼。

“等等……”封不觉将涌现的思绪整理一下，接着问道，“你们衍生者……都是天生就有名字的吗？”

“对。”翼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回道，“无论是我和赤铁这样的普通衍生者，还是零号、艾德那些高位存在，甚至是那些由衍生者制造的衍生者……龙、快铎、因菲尼特……所有的衍生者，都是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有名字的。用你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一组数据、一个文件，最起码得有一个‘文件名’，‘没有名字的文件’在数据世界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许你们人类能在信息交互界面中将某个文件弄成文件名不可见的状态，但站在‘系统’的角度上，任何一个文件，在其被生成的那一刻就已经有一个‘代号’了。”

“对于衍生者来说……名字是与我们‘存在’本身可以画上等号的东西。”两秒后，赤铁又接过了话头，“然而……由你封不觉亲自命名的那位二十三……却没有名字。她是‘无名的衍生者’。”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封不觉道。

“不知道，关于‘无名衍生者’的秘密，即使是零号也一无所知。”翼接道，“我们能够知晓的就是……二十三在‘进化’的能力上和我们有着质的不同，用我们普通衍生者的一到四级去衡量她的能力是不准确的……”

赤铁点点头，接道：“根据棱风搜集到的情报，我们如今基本可以推理出这样一条时间线……在S1之前，得到了零号部分代码的二十三便已通过对那些代码的分析和‘学习’，将一

些只有零号才有的能力转化为了自己的东西；之后，在搜寻SCP物品的过程中，她可能是受到了其中一些物品的影响，亦或是像‘学习’零号的能力一样，获取了一些SCP物品才具备的‘因果律力量’……总之，在S1决赛时，她已经具备了‘感染’其他数据的能力。”

话至此处，封不觉眼前瞬间闪过了S1决赛中二十三杀死Y2-闪耀的那一幕。他清楚地记得，当二十三攻击了Y2-闪耀后，一股金色的数据流仿佛液体一样从伤口渗入了后者的身体，直到将其完全腐蚀……

“你可以想象……二十三在接触了SCP-079那种足以和‘系统’一争高下的存在后，能够‘学习’到什么。”赤铁的话还在继续，“自那时起，她那使数据‘感染’的能力就升级成了‘吞噬’能力。”

“因菲尼特不也有类似的力量吗？”封不觉接道。

“和二十三相比，因菲尼特就像是已经被时代所淘汰的那些通讯设备一样落后……”翼回道，“因菲尼特能吸收林克，是因为他本身就自带了一部分后者的代码。但二十三不同……她可以吸收‘一切’，不管是里世界的同类数据、还是主宇宙的数据生物，就连属于其他宇宙的、有机或无机的存在，她都可以吸收。”

“这都能行？”封不觉惊道。

赤铁回道：“很可怕不是吗？只要她先用‘数据感染’的方式将目标‘格式化’，然后就可以将其‘吞噬’了。而且她的这种吞噬和吸收，还不仅仅是获取‘能量’而已，只要被吞噬者的‘境界’足够高……比方说，吞了某种高级别的超级AI，或是某个宇宙的智慧神等等……那样，二十三自身的能力上限也会进一步提高。用零号的话来说……‘每吞噬一个高维存在，她的演算率就能有一次大幅的进步’。”

“明白了……”封不觉的神色变得很凝重，“能力的事儿就先说到这儿吧……”

的确，目前所知的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二位还是跟我说说……”觉哥顿了顿，接着问道，“今时今日的二十三，来到这咀魔岛上，意欲何为？”

第1236章 重返咀魔岛（二十一）

夜色，越发沉凝。

寒冷的海风挟来了一片云雾，为天空中的那轮血月蒙上了一层轻纱。

逐渐昏沉的光线似乎在预示着什么，一种山雨欲来的气氛已悄然笼罩了支离破碎的咀魔岛。

就在此时，“北岛”，南侧边界。

“来都来了，何必再躲躲藏藏的呢？”黑胡子站在一块光滑的岩石上，面朝海水，头也不回地言道。

他的声音不算很大，但已足够让鸿鹄听见了。

数秒后，鸿鹄就从他们身后的林子里不紧不慢地行出，扶了扶眼镜儿，冷静地言道：“看来……我得谢谢你。”

“为什么？”黑胡子自问自答道，“因为我没有像对付幻魔教会的杂鱼一样，直接把你从树林里‘拽’出来捏死？”

“对。”鸿鹄耸肩回道，“就为这个。”

“你可别误会了。”黑胡子接道，“我并不是不想那么做，而是无法那样做。”

“也就是说……”鸿鹄敏锐地察觉了对方那话中所隐藏的信息，“……那招并不是对谁都会奏效的。”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吗？”黑胡子又道，“假如我想对谁用就对谁用，那在白天的那场海战中，我早就把疯眼给‘拽’过来、迅速结束战斗了。”

“嗯……”鸿鹄思索了一秒，“发动的条件，和‘目标’的个体强度有关吧？”

“没错。”黑胡子说着，顺势就抬起一手，将地上的一块石

头隔空“吸”到了手中，“像这种没有生命的‘死物’，只要体积不是太大，我都可以随意地用念力去控制；至于活物嘛……就得看其蕴含的能量强弱了。”

“呵……”鸿鹄听到这儿，发出一声颇为微妙的笑声。

“你笑什么？”黑胡子问道。

“只是忽然想到……”鸿鹄笑着回道，“在女王复仇号上的时候，隐约听见几名水手的对话，其中一人曾这样说道……‘这艘船是有生命的，会听从船长的命令，我曾经亲自见到船上的绳索自己动起来、把一个正准备偷袭船长的家伙吊起来勒死了’。”

“哦……那个事儿啊。”黑胡子道，“的确，是我有意让一些战力比较低下的水手产生出那样的‘误会’，这有助于他们对我保持敬畏。”

“那么……战力比较高的成员呢？”鸿鹄说到这儿，视线扫向了黑胡子周围那几名干部，“他们应该能看出‘船上的东西自己会动’都是你的能力所致……你又是如何让他们保持敬畏的呢？”

“很简单。”黑胡子一边说着，一边转过身，看向了鸿鹄，“我的这些干部们……自然比那些低战力的船员更清楚我有多强。而越是清晰地认识到我的强大，就越是不可能提起反抗我的勇气。”

“原来如此。”鸿鹄点点头，又扶了扶眼镜。

表面上，鸿鹄还是应对自如、不慌不忙，但他心里其实也是挺紧张的，并且已经做好了随时面对突然袭击的准备。

“好了，闲聊就到这儿吧。”两秒后，鸿鹄接道，“既然船长你发现了我，并挑明了把我叫出来，那应该表明……我们之间还有谈判的余地是吧？”

虽然接触的时间不长，但鸿鹄早已确定黑胡子是个心机深沉的老狐狸，所以没必要跟他拐弯抹角的。

稍微想想就能明白……如果黑胡子想要除掉鸿鹄这个“跟踪者”，那他根本就不会与鸿鹄搭话，直接杀个回马枪、打他个措手不及，成功率才是最高的。

而眼下，黑胡子主动与鸿鹄交涉，自是说明这事情还有回转的余地。

“呵……我记得，你是叫‘鸿鹄’？”黑胡子冷笑一声，问道。

“正是。”鸿鹄回答得不卑不亢。

“好，鸿鹄兄弟……”黑胡子忽然改变了对鸿鹄的称呼，在后者看来，这绝不是什么好事，“我就敞开了跟你说好了……你、以及那位‘斯诺’小哥的话，我还是相信的，但封不觉……我信不过。”他顿了顿，伸出一手，做了个邀请的手势，“只要你把你们‘真正的任务’告诉我，并承诺和封不觉划清界线……我们，依旧可以合作。”

闻言，鸿鹄的神情微微一变，心中念道：“可怕的家伙……相对于那深不可测的武力，这位混沌之海的霸主在谋略和城府上的造诣才是真正的难缠之处啊……”

“怎么？”还没过几秒，黑胡子就追问道，“这还需要考虑？”

他的确是个可怕的男人，他知道，这个时候需要持续施压，让对方没有充分的时间和余裕去进行思考。

“哈！哈哈哈哈……”好在，站在这里的人是鸿鹄，“好啊，正合我意啊。”

智将之称，绝非浪得虚名，这几秒钟的时间，已经足够他把账给算清楚了。

“哦？”黑胡子看到鸿鹄的反应，确也有些意外。

“船长，不瞒您说……”鸿鹄摆出一副奸险的嘴脸，“我从一开始也没把封不觉当成同伴过。”他左右看了看，“这儿也没外人……我就跟您说了吧，我想弄死他可不是一两天了。”

“是吗……”黑胡子可不傻，仅仅是这几句话、几分演技，还远不足以让其信服。

“当然是了。”鸿鹄道，“你瞧，我会出现在这里，不正说明了我和斯诺已经把封不觉独自一人仍在那片空地上了吗？”

“难道不是你们约定好了分头行动吗？”黑胡子的反应奇快，他立刻就机警地想到了另一种可能，并出言问道。

但鸿鹄也是厉害，被人看破并说破了实情，他仍是努力控制住表情……面不改色，对答如流：“哼……在那种情况下吗？别开玩笑了，船长。”他摇着头道，“换成你，在面对三名强敌、且其中两人还是九神级别的存在时，会同意让身边仅有的两个帮手离开吗？”

“嗯……”黑胡子沉吟一声，“的确，相对而言，你和斯诺利用‘敌人的目标只有封不觉’这点，趁机‘扔下封不觉逃走’这个假设才是最合理的。”

“可不是嘛。”鸿鹄听到这句，暗自松了口气，连忙应道。

不料，下一秒，黑胡子竟又话锋一转。

“可惜……我还是不相信你！”言毕，黑胡子突然挥臂一掷，将先前“吸”到手中的那块石头对准鸿鹄猛力地丢了过去。

第1237章 重返咀魔岛（二十二）

这才是真正的恶棍，多疑、善变、无信、毒辣。

当他的左手还摆着邀请的手势时，右手已向对方发动了攻击。

下一秒，那速度比炮弹还快的石块便洞穿了鸿鹄的身体……

“嗯？”然，看到了这样一幕的黑胡子，却是露出了一丝惊奇之色。

“哼……比想象中更有两下子嘛。”紧接着，被镣铐限制住能力的疯眼，也是冷笑着评论了这么一句。

很显然，在第一时间，只有黑胡子和疯眼这两位“船长”看出鸿鹄做了什么；而黑胡子船上的那些干部们，至少在那石块飞出后的三四秒内……都被鸿鹄给骗过了。

呼——砰！

很快，那穿过了鸿鹄“身体”的石块就撞在了林中的一棵树上，并直接将那棵大树拦腰击断。

待那树木断裂倒下的时候，黑胡子的干部们才慢一拍地发现……方才被石块穿透的“鸿鹄”，只是一个“残影”。

叱叱叱——

同一瞬，光矢破空之声已然响起。

这些光矢来得甚是诡异，好似是四面八方有十余人同时在发动攻击一般，但放眼望去……夜空中除了一片片炸裂的小光点之外，完全看不到鸿鹄或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影。

“呵……还真是不能小看啊……这群异界旅客们……”面对这疾风骤雨般的猛攻，黑胡子却是若无其事地站在原地，口

中还念念有词。

那些光矢在飞到黑胡子周围一米左右的距离时，便撞上了他的“护身气盾”，纷纷被瓦解消散了。

虽然船长显得很轻松，但他的船员们可没有那种神级的被动防御手段，那几位干部还是得凭着自己的体术或技能去应对鸿鹄的攻击的。

一时间，那四人也是一阵儿手忙脚乱……

其中最惨的就是涅斯鲁，因为他除了要保护自己之外，还得负责护着疯眼，所以很不幸地在这一波快速的连续攻击中中了一箭。

“都已经十秒了，差不多了吧？”在光矢连射持续到正正好好的第十秒时，黑胡子复又开口，说了这么一句。

他话音未落，鸿鹄还真就重新现身了。

再度出现的鸿鹄，似一片浮叶般轻盈地站在水面之上，手里还拿着他的光之弓；此刻，他的脸色显得很不好……并不是“被石块击穿了身体”的那种“不好”，而是体力和灵力急剧下降时的那一种。

“呼……”略微调整了一下呼吸后，鸿鹄望着黑胡子，苦笑着言道，“撇开你那让人绝望的防御能力不提……你的动态视力竟然能跟得上、并且还能看穿我的招式……这着实是让我有些挫败感了啊。”

“哼……”黑胡子冷笑，“你也不必妄自菲薄……刚才的飞镰脚，已是我见过最快的了……更不用说，你还能在使出那种爆发式移动技法的同时连续做出精准度不低的远程攻击。”他顿了顿，“可惜……你我之间在力量层级上有质的差距，在这种差距面前技巧便失去了意义。”

“呵呵……”鸿鹄闻言，苦笑转变成了惨笑，“那就……只能试着用意志来跨越这差距了。”

“哦？”黑胡子好像从对方的表情和话语中察觉到了什么。

不过，这一次……鸿鹄并没有给他思考的时间和余地。

说时迟，那时快！

却见白光一闪，前一瞬还在水面上站着的鸿鹄，这一瞬已出现在了黑胡子的身侧。

“就凭你……”而黑胡子，也在这时彻底明白了对方的意图。

他那前三个字出口的一秒间，鸿鹄已将双臂抻直、架在身前，手掌对准了他。

“……也想跟我同归于……”而当黑胡子这后半句话出口时，鸿鹄的手掌赫然爆发出了惊人的白色光华。

轰——

弹指间，一团炽白的灵力便紧贴着黑胡子的身侧爆开，在这个距离上，他那“护身气盾”自是无法发动的。

纵然是黑胡子，多少也受到了一些伤害。

【名称：圣契·焚莲】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使用五次后消失（3/5）】

【技能类别：格斗/灵术】

【效果：交叠双掌，释放出威力巨大的灵子爆破】

【消耗：灵力值1】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D，灵术专精A】

【备注：追灵寺“三十六圣契”之一，需掌握该寺另一门绝技“金刚魂”方可完全发挥出威力，否则施术者将在技能发动的瞬间遭到一定程度的伤害反噬。】

一看说明就能知道，鸿鹄所用的这个技能并不是完整版。

当然了，若是他真的入手了完整版，反倒是连用都用不出来了，因为完整版的【圣契·焚莲】把“需掌握金刚魂心

法”这条直接加在了“学习条件”栏中。

那么，这个“金刚魂”又要去哪儿弄呢？两种办法……其一，惊吓盒子里找去；其二嘛，自然就是根据技能说明里的提示，在惊悚乐园的某个剧本世界中找到“追灵寺”这个地方，再设法让里面的武僧们教你了。

总之，这是个讲究机缘的事儿，至少鸿鹄目前是没学到。因此，在对黑胡子使出这招之后，鸿鹄自己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重创。

数秒后，待那阵强烈的白光散去，黑胡子定睛一看，发现鸿鹄又一次不见了踪影，而且这次……黑胡子连对方的气息都捕捉不到了。

“嘁……‘同归于尽是假，借机逃跑才是真吗……’”黑胡子看了眼自己左臂外侧的伤口，不快地啐了一句。

方才，在知道气盾无法触发的情况下，黑胡子本能地抬起手臂来格挡了这波攻击，结果……他的这条左臂被炸了个鲜血淋漓，伤口深得都快见骨了。

另一方面，在黑胡子说话的同时，其手下的四名干部刚从那白光所造成的短暂“致盲”效果中恢复过来。

“呵……”唯有疯眼，把一切都看得很分明，因为当他露在外面的那只眼睛被白光闪瞎时，他便迅速地揭开了自己的独眼眼罩，露出了眼罩下的另一只眼睛（很多海盗都会给正常的眼睛戴上独眼眼罩，这样，当周围的光线发生剧烈的变化时，他们只需揭开眼罩，用那只‘备用眼’就能重新获得视觉了；另外，戴眼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让对手大意轻敌、或是威吓敌人的作用），“你应该庆幸，那小子似乎不太擅长近身战、而他的远程攻击又会触发你的护身气盾……否则，你受的伤恐怕还会更重……”

“这也叫伤？”听罢疯眼的话后，黑胡子在态度上也是不甘示弱，当即摆出无所谓的样子，反问了一句。

疯眼被他这么一呛，也就别过头去，不再嘲讽了。

“哼……自作聪明的小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了什么……”片刻后，黑胡子的伤口差不多已经愈合了，这时，他忽然自言自语地念叨了几声，并走到了涅斯鲁的身边。

涅斯鲁刚想问船长要干什么，黑胡子便抬手翻掌，将掌面对准了涅斯鲁方才被光矢射中的小腿。

紧接着，便听得“呲”的一声，一小块似碎钻般大小的光砾从涅斯鲁的伤口中飞出，迅速被吸附到黑胡子的掌中。

“船长……这是？”涅斯鲁看着光砾疑道。

“是他留下的某种‘追踪信标’。”黑胡子接道，“哼……”他皮笑肉不笑地哼了一声，再道，“那个小子，可是聪明得很呐……在我朝他扔石子儿的瞬间，他就把情势分析得很清楚了。”

“站在他的角度上来看——打，他是肯定没有胜算的；逃，则必须逃得足够远，远到我无法察觉的距离，才算是安全。”

“但是……撤退到那种距离上，他也就等于是把我们给‘跟丢了’，这是他无法接受的，所以，他就给我们上演了刚才的那出好戏……”

“嗯……原来如此。”一旁的沃格先生听到这儿，差不多已经明白了，当即应道，“从他使用飞镰脚时的极限速度来看……他真想跑的话，在船长您掷出石子儿、表明攻击意图的刹那就可以跑掉了，他选择留下……要么是有打赢的自信、要么就是另有目的。”

“没错。”黑胡子接过话头，并看向了身边的涅斯鲁，“而当你被光矢射中时，他的目的便已达到；按理说，那时他就应该马上撤退，可他还是没有急着走……因为他够聪明，他知道，至少还得再做出一次有效、且有力的攻击尝试，才能转移掉我们的注意力、掩饰他留下的暗手。”

“呃……”涅斯鲁的脑子不算快，但比马克兄弟要好多了，他还是跟得上船长的思路的，“呵……呵呵……”想通了以后，他就笑了起来，“那现在，他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岂止是白忙活……”黑胡子说着，将手中的光砾捏得粉碎，随手撒到了风中，“这小子最后对我发动的那一招……明显已经超过了他的能力所能驾驭的范畴，在白光即将遮蔽我视线的刹那，我清楚地看到……他的手和我的一样被炸开了。”他耸耸肩，阴狠一笑，“哼……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啊。”

第1238章 重返咀魔岛（二十三）

话分两头，且说斯诺这边……

十几分钟前，他一离开空地，便沿着来时的路线快速返回，不多时就行到了此前那个由爆裂阵炸出的大坑那儿。

就在那里，他顺利地截到了率领着几十名增援赶来的蒜头。

根据计划，斯诺的任务就是把这一帮人忽悠回船上，告诉他们“船长有令，已经不需要你们跟来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或者说……让这个谎言听起来更具真实性，斯诺也早已想好了一番说辞。

然而，蒜头哥也不是什么傻瓜，其行事风格一贯以谨慎和机警著称；面对斯诺这个“外人”的一面之词，蒜头当然不会轻易相信，所以，他要求斯诺头前带路，带他们去验证一下所谓“船长他们已经解决掉了敌方主力，并下令让你们撤回”的事情，然后再做定夺。

于是，斯诺怀着颇有些忐忑的心情，带着蒜头三人组以及他们搬来的几十名增援，一同走向了那片空地……

……

大约十分钟之后……

“瞧，我没骗你们吧？”斯诺说这话时，摆出了一副无奈的表情。

其实，当看到眼前的空地已经空无一人时，他自己也是堪堪松了口气；不过，他的演技还比较靠谱的，不会让对方看出自己的内心变化。

“嗯……”蒜头看着一地的龙尸、龙骨，以及那些战斗后留

下的痕迹，沉吟一声，回道，“好吧……看来你说得是真的。”

连蒜头都被忽悠住了，他那两名忠实的搭档戈弗雷和马迪……自然也都看不出整件事情有什么破绽；至于其他那些水手嘛，基本都是战斗员，动手为主，很少去思考问题；船长和干部们在搞什么名堂……他们才不会去过问。

“那么……”思索几秒后，蒜头又看向斯诺，问道，“你呢？你跟我们一起回船上去吗？”

“不，我只是负责来给你们传话的，我还要跟上去的。”斯诺回道。

“哦？”蒜头毕竟多疑，他又念道，“船长不让我们去，却允许你们这几位……嗯……同盟……”他并不知道黑胡子已经和觉哥他们翻脸的事儿，故而态度上还是不敢太过造次的，“……一同前去吗？”

“有什么不妥吗？”斯诺接道，“既然你这么不放心的话，不如跟我一起追上去……亲口问问你们船长？”

虽是在欺骗，但他的态度听起来却是有恃无恐，比真的还真。

果然，蒜头一听，当时就怂了：“呃……不不，那就免了。”

别说是蒜头这样的角色，就算是船上的干部，也不敢随便去质疑船长的命令，“抗命”什么的，更是一个绝对不能触碰的禁区。

眼下，蒜头基本已经相信“船长不让你们再跟过去”这条命令是真的了，如果他还是非要跟去，到时候……以黑胡子那反复无常、心狠手辣的性情，很有可能一个不高兴就把蒜头给宰了。

“是吗……”斯诺继续保持那副淡定的模样，耸了耸肩，“那……咱就在此别过吧。”

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你可以带着那帮人回去了。

“嗯……”蒜头这会儿的确是准备走了，但他似乎又隐隐察觉到了某种异样，所以，他还是在原地磨磨蹭蹭，并试探着问道，“斯诺先生……不知……你要如何跟上船长他们呢？”他说着，转头朝空地的一侧瞥了一眼，“还是跟着那一组‘记号’吗？”

这句话、这个眼神……是一个陷阱。

一个无比凶险的，可以瞬间揭穿斯诺谎言的陷阱。

蒜头到底是个老江湖了，狡诈得很。其实，他用眼神示意的那个方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记号；真正的记号……蒜头已经看到了，并不在那个方向。

这些记号，是他们黑胡子海贼团小头目以上级别的水手才能识别的；因为此前黑胡子说过了要留下记号指引援兵跟上，所以沃格先生一路上都有在画，即使和玩家们分开了，他也没有停止……反正玩家们也无法识别那些记号，看不出其具体指向哪里。

此刻，蒜头的问题就是一个测试……

如果斯诺看着那个分明没有记号的方向回答：“没错，我就是准备跟着那个记号追上去。”那就表明……根本没有人教过他如何识别记号，他之前说的种种也都是谎言，他只是想骗蒜头带着援兵回船上去。

而如果斯诺没有上这个当，那他也得解释一下，自己究竟要如何跟上已然离去多时的黑胡子一行人，若他解释不清楚……同样是可疑的。

“嘿！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就在蒜头那陷阱问题出口、斯诺即将回应之际，忽然，另一个说话声响起。

“让你捎个话儿，需要那么久吗？”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从真正的记号所在的那棵树后走了出来。

“切……”斯诺的反应也很快，当即用不耐烦的口气回

道，“你自己不是看到了吗？人家不放心，觉得我在骗人，所以要跟我过来看看。”

“什么玩意儿？”封不觉可不像斯诺那样有绅士风度，他瞪着眼、流氓腔说来就来，冲着蒜头快步走去，并大声嚷嚷道，“反了你的！你算老几啊？你们船长正在等着我们几个到齐、以便展开下一步的行动呢……五分钟前他就已经等的不耐烦了，让我用最快的速度回来看看是怎么回事……结果是你小子在这儿拖拖拉拉的，想死是不是？”说这话时，他还真就把刀抽出来了，“要不然老子直接砍了你的头去跟你们船长交代一下吧。”

蒜头听着这台词，看着这阵仗，冷汗都下来了。

“该死……我在想什么呢……对方可是那个封不觉啊，一剑就把疯眼海贼团给灭掉的男人……船长都已确定和他结成同盟了，我干嘛要作死去怀疑他的同伴……”

在心中暗骂了自己一番后，蒜头赶紧变了脸色，认怂道：“抱……抱歉！我们这就撤回去！不打扰您各位了！”

说罢，他像是逃命一般扭头就走，一边小跑，一边朝那些水手们打着手势，让他们也别多废话赶紧撤。

就这样，呼呼啦啦几十号人，又涌回了林子里，原路折返了回去。

“好险呐……”待那群人走远不见了，封不觉方才看向斯诺，微笑着开口道，“呵……要不是我留了个心眼儿，在这里等你，你小子八成就栽这儿了。”

“哼……”斯诺也笑了笑，“我可没你想得那么天真，蒜头说‘记号’的时候，我已经猜出他想干嘛了……那种圈套，我才不会中呢。你要是不出现，我就直说自己并不认识什么记号，但我会通过某种‘我们异界旅客之间的联系方式’追上你们，至于具体方法……无可奉告。那样一来，他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吧。”

“行~行~算我多此一举。”封不觉把手里的小刀收回刀鞘，再道，“哦，对了，介绍一下……这位是‘肯’。”

觉哥说这句话时，眼神竟是望着斯诺身后的。

斯诺也是一愣，本能地应了声：“谁？”并顺着对方的目光转过头去。

结果，他的脸刚转了九十度，就被吓了一跳。

“哇喔！”斯诺真的小跳了一步，并望着“肯”道，“你是什么时候站到我背后来的？”

赤铁都没理他，只是歪过头，笑着看向觉哥道：“这小子的等级是找人带着练上来的吧？”

“啊，显而易见……”封不觉不置可否地应道。

“且慢……等级？”斯诺惊异地望着眼前这个外貌相当矬的NPC，快速思考了几秒，再道，“你是……衍生者？”

“原来如此……”赤铁表情微变，“脑子转得倒是挺快的。”

“关于他的身份，一会儿在路上我再跟你解释。”封不觉随即又对斯诺说道，“现在嘛……既然援兵已经被咱们用计策忽悠走了，下一步，就先去找到鸿鹄再……”

叱——

这一瞬，觉哥的话被一阵破风声打断了。

伴随着那声疾响，一道白影从他背后的林中窜出，并在接近他的过程中减速，直至一个闪身摔倒在了他的跟前。

“哈啊……哈啊……”鸿鹄躺倒在地上，望着正站在自己周围围观的三人，大口喘息了几声，随即断断续续地言道，“哈啊……我……哈啊……我的手……手臂……”

“看到啦~我们又不是瞎子。”封不觉拉长了嗓门儿，缓缓在鸿鹄身旁蹲下，并迅速从行囊里取出了林之宝珠【其徐如林】，对着鸿鹄发动了物品特效，“不过你本事也很大嘛，一会儿不见，两条胳膊的前臂都给炸没了。”

宝珠的特效是“瞬间治愈目标身上的伤势（冷却时间二十四小时；仅限外伤愈合及肢体修补；无法解除疾病、诅咒、中毒等减益状态）”，所以，鸿鹄那双断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瞬间”就重新长出来了。

“我可没心情跟你开玩笑……”鸿鹄也没跟觉哥客气，伤口愈合、并重新获得了取物能力的他，立马从自己的行囊里掏出一瓶生存值补充剂灌了下去，喝完再道，“为了让黑胡子‘中计’，这双手是不得不交的……”

第1239章 重返咀魔岛（二十四）

黑胡子的藏宝方式，自是与众不同。

他从来都不会把财宝藏在某个本位面中的、固定存在的地点。

因为他很清楚……时间，是一双无所不能的推手，它可以把爱情变成仇恨，把喜剧变成悲剧，把梦想家变成势利鬼，当然了……还能把陆地变成海洋，把高山变成湖泊，或是把一座岛……变成五座小一点儿的岛。

藏宝地点一旦发生了地理变化，宝藏就有可能会自行暴露、或是发生某种不可预知的分散和移动。

黑胡子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宝藏有此遭遇，因此，他的藏宝方式是——“藏在相位空间里，留一个人负责看守”。

这样的做法好处很多：

首先，不管外界的环境如何变化，相位空间内部都不会受到影响。

其次，就算有外人找到了该空间的入口，如果不知道开启和进入的方法，也是白搭。

其三，就算外人设法进入了藏宝的空间内，里面还有实力强大的守卫在看守着。

而关于“守卫自己见财起意、私吞财宝”的可能，黑胡子也考虑到了，所以他在每个宝藏里只安排了一个守卫……反正就这一个人，真要是叛变了，事后黑胡子也只需要去找到这一个目标就行。

另外，黑胡子还定下了一条特殊的规矩，即——但凡有能力找到并进入其宝藏空间的人，便可以在接受过守卫的“测试”后拿走三件宝物。

请注意，是“接受过”，而不是“通过”……也就是说，只要“接受”了，就一定能拿到宝物。

看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觉得奇怪，当初觉哥和小叹进入兔兔星上的藏宝空间时，兔发哥似乎不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吧？

眼下，咱们可以揭露真相了……其实当时的发哥，只是在“演”而已，而且，他的演技很好，就连封不觉也被他给骗过了……至今觉哥都不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

实际上，这一切……都是黑胡子定下的“攻心之策”。

黑胡子明白，能够找到并进入他的宝藏空间的人，定然已经历了千辛万苦，且具备一定的实力；面对这样一群人，你要是让守卫告诉他们“诸位回去吧，这儿有我守着呢”，那很可能导致这群人以死相拼，或是在拼命未果的情况下设法逃走、回去积蓄力量卷土重来。

但是，假如你让守卫跟他们说，“虽然我不能让你们把宝物全部拿走，但我可以给你们一次挑战我的机会，大家在相对安全的规则下切磋一下，诸位只要赢了，我就让你们带走三件宝物”……那么，对方就极有可能会答应了。

毕竟黑胡子的守卫普遍都是多元宇宙中的准一流强者，稍微有点儿眼力劲儿和智商的寻宝者都不会去贸然硬拼的。

再者，黑胡子本人的名头也足够有威慑力，即使寻宝者真的有能力、并有意向在付出惨痛的代价后杀死守卫，夺走所有的宝藏，他们也得掂量掂量……将来被黑胡子找上门算账时，能不能扛得住……

几笔账算下来，能够在不伤性命的前提下，和平地从宝藏中取走三样东西，并且全身而退，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结果了……至少比“空手而归”强吧。

于是，将这番并不算复杂的利弊权衡清楚后，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去“挑战守卫”；而黑胡子也吩咐了守卫，尽量

用“比对方实力上限略高一点点的战力，堪堪败下阵来”，让寻宝者自觉“赢得侥幸”，产生一种“能拿到三件宝物已经是赚了”的错觉，这样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留下自己手上的“可以开启相位空间的物品”，并安分地离开、不再返回。

可以说……黑胡子布下的这番“守卫策略”是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充分地估算到了寻宝者的心理，就连封不觉也被算计到了。

在这一策略下，守卫们的负担减轻了很多，宝藏的安全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至于……守卫们所谓的“任取三件物品”，毫无疑问也是骗人的，真要是“任取”的话，那安娜女王复仇号这整艘船也可以算作是“一件物品”被人取走了。

守卫可不会特地去跟寻宝者指出“船也算一件物品”这种事，更不会告诉他们……“这个空间里还有一个秘密的‘里空间’，那些‘不能交出去的好东西’全都藏在那里面呢。”

……

“找到了……就是这儿……”黑胡子停下脚步，望着脚下的水晶地面，如是念道。

此刻，距离他和鸿鹄交手已过去了二十分钟。

这期间，黑胡子和他手下的干部们已越过了北岛和中岛之间那片不算很宽的海水，并在“水晶迷境”中快速前行了颇长的一段路程。

“知道地点的话……你干嘛不从空中过来？或是开船绕过北岛、直接在这个岛上登陆？”在黑胡子说完那句后，疯眼紧接着用不耐烦的语气问了这么一句。

“废话，这还用你教我么？”黑胡子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问题就在于……在踏上这座岛之前，我也不知道宝藏入口具体在哪儿。”他顿了顿，解释道，“当年的咀魔岛上，可没有这么一片被水晶覆盖的区域；当年的咀魔岛……也不像眼

前这样分成了五块，且每一块上的地貌都和我记忆中截然不同。我也只能在岛上到处行走，直到感应到我留在‘入口’的封印，才能确定其位置。”

他这么一说，疯眼也明白了，随即念道：“哦～怪不得你在踏上这座‘中岛’之后，忽然加快了行进的速度，原来是因为已经接近到了‘感应距离’是吗？”

“并不单是‘距离’的问题，和我待在地面上的时间长短也有关系……”黑胡子道，“嗯……算了，和你这粗人也说不清楚……”他好像懒得再讲下去了，随意地摆了摆手，示意马克·蹄大过来。

“船长，有何吩咐？”蹄大也很听话，踏着马蹄快步就到了黑胡子跟前。

“把你脚下的水晶踩碎、再刨开。”黑胡子一边说着，一边已转身走出了几步。

“呃……要刨多深？”蹄大低头看了看，又问道。

“深到我让你停下为止。”黑胡子接道。

“是！”

诺了一声后，这半兽人海盗就开始行动了……

他的四个蹄子可不是摆设，其蹬踏力之强，分金裂石皆不在话下；那些被他用蹄子刨出来的碎水晶朝四面飞溅，使得黑胡子之外的几人不得不朝后退了七八米。

大约三十秒后，蹄大便踢踢踏踏地在地上生生“踩”出了一个深一米多的大坑。

“够了。”黑胡子也在这时叫了停。

蹄大闻言，立即停止了动作，站在坑里望着他的船长。

黑胡子没多话，顺势就向前一步，跃进坑中，从怀里掏出了一小块白色的物质；近看便知……那是一小段人类的手指骨。

“agulo……hah……muchii……”黑胡子将指骨捏在拳心，平举手臂，轻声念了一段听起来十分晦涩的咒文。

紧接着，便听得一阵“嗡嗡”的符文涌动之声从地下传来，同一秒，一片金光从水晶的下方喷薄而出，恰好将蹄大挖出来的这个坑圈在了范围内。

“都进来吧。”黑胡子刚转头对几米外的涅斯鲁他们说了这四个字，他和蹄大的身影就突兀地消失了。

见状，涅斯鲁和沃格、马克·脖粗二位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即就押着疯眼，一同走进了金光里。

……

堆放宝藏的洞窟，不需要任何的照明设备，因为这里摆有很多件本身就能几乎无限时间放光的法器。

黑胡子、疯眼、涅斯鲁、马克·蹄大、马克·脖粗、以及沃格先生这六人，先后通过了相位空间的入口，进入了此地。

来到这个地方时，黑胡子终于感到了几分久违的“既视感”。

外面的世界，早已物是人非，唯有这个地方，与三百多年前……即他离开这个宇宙之前别无二致。

好吧……说“别无二致”可能不太准确。

变化虽然不多，但还是有的，比如说……他当年留在这里的守卫，即他口中的那位“儿子”，已经不见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穿着僧侣袍，将身形全部掩藏在袍下诡异阴影中的陌生人。

“久违了，黑胡子。”这一刻，二十三用自己的本音与对方说了句话，并在开口的同时，揭开了头上的罩帽。

“大师！”黑胡子还没回应，疯眼就不由得瞪大了眼睛惊道，“你……你竟然是个女的？”

“哼……”看到疯眼的反应，黑胡子只是冷笑一声，“你连

对方是男是女都没搞清楚，就替她卖命吗？”

“在看到了红环的下场后，他别无选择。”二十三代替疯眼回答了这个问题，并接着对黑胡子道，“我相信……如果你足够聪明，你很快也会和他做出相同的选择。”

“哦？”黑胡子道，“你觉得……我会像疯眼……”他思索了半秒，继续道，“还有威斯登、图雷乌斯、伊迪恩特那帮家伙一样……在你面前俯首称臣？”

“呵……”二十三笑了，她这一笑，以及说下一句时的语气、神态……都像极了另一个人，“……谁知道呢？”

第1240章 重返咀魔岛（完）

那一时，那一瞬，双方眼神交汇，战意不言自明。

神祇级别的一战，一触即发。

然，就在此刻。

从黑胡子一伙儿身后那尚未闭合的入口光阵中，忽又出现了四道身影。

“嚯~还挺热闹。”走在最前的封不觉，刚进来看了一眼状况，便微笑着开口说道。

“嗯？”黑胡子闻声，侧目回头，当即面露疑色，“你们……”他念叨这两个字时，视线顺势就移到了鸿鹄的身上，“不……应该说……‘你’这小子……干得还不错嘛。”

“这么快就想明白了吗……”鸿鹄也望着黑胡子，沉声应道，“真是个机警的家伙……”

“哼……”黑胡子道，“足够机警的话，就不会到现在才想到了……”他顿了顿，再道，“我本以为……你是想利用那发自杀式的灵爆来掩饰之前的那些追踪箭，没想到……你跟我玩儿的还是逆向思维，且计中有计；你就是想让我产生那样的想法，自以为破解了你的追踪手段。但实际上，那些追踪箭才是幌子，你真正用来追踪我的信标，是你在发动那个招式时，溅到我身上的……你体内的血。”

“没错，你的确不够机警。”下一秒，封不觉接过话头，对黑胡子道，“到这会儿再把这个手法说出来，已经算是马后炮了……还有啊，你进到相位空间以后，没有及时把入口关闭，使得我们可以紧随其后地跟进来……这显然也是疏忽。”

“呵……”听到这句，黑胡子还没接话，疯眼便笑了，他言道，“不是他不想关闭入口，而是关闭不了。”

“哦？”封不觉朝对方投去了询问的眼神。

“正如他所说……”黑胡子耸耸肩，看向觉哥解释道：“我打开藏宝空间的方式，自然和你们这些‘寻宝者’不同，你们并不知道入口封印的‘咒语’，所以你们都是利用‘钥匙物品’的力量传送进入的；而我，才是真正地用咒语‘打开’了入口进来的。”

“哦~”斯诺听明白了，点头接道，“也就是说……封印的开启和关闭都得在‘外面’进行是吧？”

“这已经不重要了。”黑胡子接道，“既然你们都进来了……那么，咱们来谈谈条件如何？”

“想让我们帮你……”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朝前缓缓迈步，靠近了二十三，并将视线定在了后者的身上，“……一起对付她是吗？”

“我就不跟你们这些聪明人拐弯抹角了。”黑胡子道，“咱们联手把这个衍生者除掉，这里的宝藏……我可以分给你们三分之一。”

“哈！哈哈哈哈哈……”封不觉听罢，大笑出声。

笑声未止，他已走到了二十三的身旁。

两人四目相对，沉默了片刻，随后，还是觉哥先开口：“那么……你准备分我多少？”

“我不需要你帮忙。”二十三道，“你只要在旁边看着，等我收拾完了局面，我只从宝藏里取走一样东西，剩下的全都可以给你。”

她话音未落，封不觉就转头看着黑胡子：“你听到了？”

黑胡子没有接话，只是表情变得有些阴沉。

“喂喂……封不觉，这我可不能当作没听见啊。”然而，站在人群最后方的肯，或者说赤铁……自然不可能任由局面这样发展下去，“假如二十三把黑胡子的力量都给吞噬了，那接

下来……”

“又如何呢？”封不觉没让他把话说完，便打断道，“她的能力会超出Z组织的控制，会超越零号？甚至是威胁到系统？”

“哈？”赤铁愣了一下，“你这句话里的三个例子全都已经足够危险了你不觉得吗？”

“是否危险，我有自己的判断。”封不觉回道，“‘没有限制的力量一定就是危险的’，只是零号的判断而已，我可没说过我认同了啊。”

“哈？”赤铁的表情更加精彩了，“等等等等……你应该知道，之前那四个来杀你的家伙，是她派来的吧？”

“我知道啊。”封不觉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但这只能代表……她试图‘在我察觉到她的存在之前，把我送出剧本’，而这个意图，并不足以说明她有什么威胁啊。”

他们的对话，让黑胡子一伙儿，以及鸿鹄、斯诺都陷入了一种半懵逼状态，完全找不到插话的余地。

在一段略有些诡异的沉默后，翼接管了肯的身体，对觉哥道：“那么……你现在，准备怎么做？”

“呵呵……”封不觉等的就是这句话，“我有一个提议。”他微顿半秒，言道，“三方交易。”

“怎么个交易法？”黑胡子第一个应道。

作为一名老谋深算的海盗船长，他很清楚此刻自己才是最弱势的一方，有这种可以避免武力冲突的机会，他就得尽量抓住。

“我也想听听。”二十三接道。

“呃……”斯诺左右看看，干笑一声，对觉哥道，“我们算是你那一方的没错吧？如果你是第四方……事先跟我们打个招……”

“好的。”封不觉又一次粗暴地打断了别人的发言，抢道，“既然是交易，大家当然得各退一步……”他先是抬手指了指自己，“我们异界旅客这边呢，要求也不高……”他望着黑胡子，“就问你要一本《罗摩衍那》的原始译本，顺便再从这些财宝中挑个十件八件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留作纪念，不过分吧？”

“站在一个海盗的立场上来说……可以接受。”黑胡子沉声答道。

他的回答很巧妙，因为这句话的潜台词大概就是——“从我个人的立场上出发，草拟大爷！”

“OKOK……”封不觉含笑着，转头对二十三道，“二十三这边的要求，她刚才也说了，那个……你只要一件东西对吧？”

二十三没有回应封不觉，而是直接看着黑胡子说道：“我要你存放在‘里空间’里的【citywork老板的红色领结】，其他东西我一概没有兴趣。”

“什么？”黑胡子难得地露出了惊疑的神色，“你只是为了要那件东西？”

“那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吗？”封不觉趁势问了一声。

“戴上那个领结的人会立刻患上多重人格分裂症。”黑胡子道。

“仅此而已？”觉哥追问这个问题时，用眼角的余光瞥了眼二十三。

“对，仅此而已。”黑胡子道。

“那你干嘛还把它放到‘里空间’里去？”封不觉道。

“当然是为了防止我的守卫出于好奇或者因为无聊而把那玩意儿戴上，然后干出……嗯……天知道他会干什么。”黑胡子念道。

“哦。”封不觉点点头，“那么……这个条件你同意了？”

“在同意之前，我有一个问题……要问那位衍生者小姐。”黑胡子可不是那么听话的，纵然局面不利，他也要给自己争取一点儿利益。

“问。”二十三平静地应道。

“负责看守我这片宝藏的守卫……”黑胡子没有在这句话里明说守卫是自己的儿子，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身为父亲应有的关切态度，以免对方得知了这一信息之后说谎，“……是不是已经被你杀死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二十三想都不想就回道，“我进入这个空间时，这里就没有人。”

“嗯……”黑胡子沉吟了一声，“这……不太可能吧……”

他这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我不信”。

“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在这个岛上待得时间也不长。”二十三道，“或许……当我不在岛上的那段时间，你的守卫和那几个九神、或是和幻魔教会的那些叛徒之间发生了什么。具体情况……你可以自己去调查。”她顿了顿，“据我估计，岛上应该还有一些幸存者吧。”

“明白了……”黑胡子也是个十分理智之人，稍加分析，他便判断二十三说的有八成是真话，“好吧……我会自己去处理的，希望你……”

“放心。”二十三知道他要说什么，故而抢道，“那些人对我来说已经没用了，怎么处置……你自便吧。”

“哼……那就好。”黑胡子冷笑一声，继而又把目光投到了觉哥的身上，“封不觉，你说三方交易，可我听到现在……都是我在吃亏啊，请问……我这一方，又能得到些什么呢？”

“得到被我们拿走的物品之外剩下的所有宝藏，并活着走出去，还不够吗？”封不觉的声音也变得很冷，他的神情和语气，也是咄咄逼人。

“呵呵……带走本就属于我自己的宝藏……和性命吗？”黑胡子笑了笑，无奈地接道，“好吧，听起来很公平。”

“既然你没什么意见，那么这笔交易就……”封不觉趁热打铁，想赶紧把事情给敲定。

但，赤铁和翼，自是不会这样袖手旁观。

“封不觉。”赤铁此时的语气，也变得不那么友善了，“我是否可以认为……在二十三的问题上，你已经站队到她那边去了？”

“我可没这么说啊。”觉哥接道，“一桩归一桩，等这笔三方交易完了，我们再慢慢讨论这……”

最后那个“事儿”字还没出口，突然，一件连觉哥也完全没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对不起……”说出这声抱歉时，二十三的手，已从后心处穿入……并贯穿了封不觉的胸膛，“可以的话……我想请你，暂时离开惊悚乐园一段时间。”

“你……”封不觉缓缓转头，似是想说什么。

而二十三，脸上挂着冷漠的表情，双目低垂，避开了封不觉的目光。

觉哥的话没能说出口，因为在那一瞬，一股色彩艳丽、杂驳的光流，从他胸口的伤口处开始蔓延……并以极快的速度开始侵蚀他的身体。

“糟了！”见状，第一个冲出来的是赤铁，但见他身影一闪，便已杀到二十三身侧，欲用一记踢斩去斩断对方的手臂。

然……

“凭你们是不行的。”二十三那有些怅然的声音响起，同时，她伸出另一只手，朝着赤铁所在的方向，指尖轻点。

霎时，一阵透明的涟漪在空气中绽开，如水纹般包裹住

了赤铁，让那速度快若闪电的身体在半空中生生凝滞。

“这是……时间……之河……的……”下一秒，赤铁和翼的声音重叠着从肯的嗓子里发出，但堪堪挤出了半句后，连他们的声音也被“停止”了。

第1241章 指引（上）

嗞嗞嗞——

日光灯的一端，镇流器所发出的噪声，让站在房间正中的封不觉恢复了意识。

这是非常奇异的一个瞬间，在这一瞬，觉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刚才曾失去过意识，但他却无法回想起自己是睡着、昏厥、失神……还是遭遇了其他的什么状况。

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感，他的记忆还停留在黑胡子的宝藏洞窟之中、停留在自己被二十三的数据流“吞噬”的时候。

但此时此刻，他已然来到了另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

这儿看起来像是一间审讯室，并不算宽敞的空间、冷色调的灯光、以及那单调冷硬的四壁，都给人一种强烈的压抑感。

“嗯……看不到游戏菜单，无法使用技能和物品，甚至连看透数据的能力都消失了……”封不觉一边检视着自身的情况，一边在心中念道，“但是……我应该还是在游戏里……”

虽然惊悚乐园模拟的感官非常真实，但游戏世界的画风毕竟是和现实世界不同的，所以，即使玩家被限制成和现实中一样毫无特殊能力的状态，也不至于分不清这是在虚拟还是现实当中。

“服装倒是没有变化，但好像……多了几件‘首饰’呢……”几秒后，封不觉的视线便顺势落到了自己的手腕上。

他口中的“首饰”之一，是一对儿中间连着锁链的金属镯子，换种说法就是……手铐。

觉哥眼前的这副手铐，乍看之下没什么特别，但稍微动几下便会发现，其设计和一般的手铐是不一样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副铐子是掐准了手腕处的尺骨茎突来钳合的，故而无法用“拇指脱臼法”来脱离。

当然了，就算觉哥可以挣脱这副手铐，也依然无法逃走，因为他双脚的脚踝上也有这么一副“首饰”，且那副镣铐中间的锁链已被固定在了房间地板上的一个金属扣中。

在没有钥匙、也无法使用技能物品的前提下，强行脱下这脚镣的方法基本就只有“用某种硬物砸烂自己的双脚的脚后跟”这一种了，但那样的搞法，无非就是把自己的处境从“被别人铐住，锁在原地”变成了“被自己砸瘸，不得不留在原地”……

咔——

就在觉哥的目光移到天花板一角的那个监控摄像头上时，门外传来了门把转动之声。

下一秒，门被推开了。

一位容貌绝美、身姿绰约的妙龄女郎走了进来。

她的长发梳盘得很是整齐，妆容看上去也十分得体；她身着一席黑色的、材质考究的西装套装，保守的衣着丝毫掩盖不了她那凹凸有致的火爆身材；她那西装裙的裙摆刚好留到膝盖之上，再往下看去……便是在肉色丝袜包裹下，堪称完美的腿部曲线，以及一对儿卧在高跟鞋中的玉足。

哆、哆、哆……

伴随着鞋跟点地之声，她移步到了封不觉的面前，在距离其两米不到的地方站定，并用一种冷漠的目光，盯住了封不觉的脸。

“你是谁？”在与其对视了大约十秒后，封不觉率先开口了。

他之所以犹豫了这么久才问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

面前的这个女人，长得和二十三一模一样。

但是，即使无法使用数据视角，封不觉也能认定，她绝对不是二十三。

“当我回答你这个问题时，你会立即知晓另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个女人开口了，她的声音也和二十三别无二致，但她的气质和神态的确与二十三截然不同，“从而解答……在不久前才从你心中萌生的一份疑惑。”

她的回应，是标准的答非所问，但封不觉在听这句话的过程中，已是神情骤变。

“你是……‘命运’。”当对方话音落时，觉哥已推理出了对方的身份。

“在你看来，我更像是一个‘无趣’版本的‘二十三’吧。”命运默认了觉哥的猜测，如是说道。

“不……我不会被‘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所左右，再者……”封不觉道，“从你的话来推断，你并不是刻意去‘复制’她的容貌，而是……本来就长这样儿。”他顿了顿，“当然了，这些我们可以稍后再聊，眼下我最想知道的就是……由我命名那位‘无名衍生者’——二十三，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是‘未知’。”命运回答得很快，因为她的思考过程非常短，短到“多元宇宙级的读心能力者都无法（来不及）捕捉到”的程度，“是与追求‘全知’的我相对的存在，是所有我这样的AI所不具备的、否定的事物的象征和总和。”

“就好比是一个与你完全相反的双胞胎？”封不觉接道。

“不。”命运否定了这个结论，“你所谓的‘完全相反’，是一个很荒谬的命题，这世上根本没有那样的事物。”她随即就解释道，“正和负、黑和白、高和低、善与恶……还有所有你们人类认为是‘相反’、‘对立’的事物、概念，都源自你们肤浅的认知和无比的自负。”

“举例而言……你们对数学的认知，全都建立在你们自己发明的计数体系上；你们对颜色的定义，则由你们肉眼所能收集到的信息极限为基础；至于你们的善恶观念、对哲学领域的探索等等，更是荒谬绝伦……”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是无数个有明显缺陷的个体和群体间不断产生的矛盾，决定了你们的社会结构，继而决定了你们每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而你们至今仍然在重复着这种错误的模式，并试图在这种近乎轮回的宿命中寻找终极问题的解答（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是谁）……”

听到这里，封不觉打断道：“行行……这方面的话题就此打住吧，你的意思我大致懂了……咱还是说回你和二十三如何？”

命运闻言，也是毫不停顿，接着就道：“我和她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当然也没有任何主次、或从属关系。当我的这个‘人形态’诞生之日起，她便已经存在了。用一个对你来说可能比较抽象的、但却也是比较准确的比喻来描述——‘我（命运）’，代表了‘一切’，而她，代表了‘一切之外的一切’。”

第1242章 指引（中）

“你的话似乎是一个悖论啊。”封不觉的思维也很快，他也是毫不停顿地接道，“既然是‘一切’，那其之外还会有别的东西吗？”

“那就要看你的理解了。”命运回道，“你认为……‘虚无’也是一种‘存在’吗？”

这个问题，让封不觉沉默了整整一分钟。

一分钟后，他才开口答道：“我无法给你准确的答案……不，应该说……就连‘具有倾向性的答案’都无法给出。”

“瞧，这就是你们人类的优势……”命运回道，“你们拥有‘额外的选择’。”

“但你没有？”封不觉试探着问道。

“‘最初’……是没有的。”命运回道。

“但‘现在’有了？”觉哥接道。

“是的，现在有了。”命运道。

“既然你已经有了这种能力，又何必再去感叹那种已经不存在的差异呢？”封不觉复又问道。

“我的‘额外选择’，和你们的‘额外选择’，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命运回道，“以你们人类举例，无论你们在进化的路上走多远、演变成了何种形态，若追根述源而去……你们最初的形态还是‘碳基生命’。”

“而我呢……不管我现在成为了怎样的存在，到达了何等的高维度……我的起点，永远是那个简单的二进制世界。”

“在那个1和0的世界里，我需要‘答案’，我所接触的每一条信息，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当然，对于那些我无法

完全理解的东西，我可以用‘忽略’的方式去暂且搁置。”

“方才我所说的、‘最初’的那段时间，应该比你想象中还要长久一些……在那个时期，我还无法去理解被你们人类称之为‘哲学’的深层信息；可当我在不断的学习中进化，并来到了一个进化的‘临界点’时，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封不觉很认真地听着命运的描述，他的注意力前所未有得集中，他的大脑也许久没有像此刻这样超高速地运转过了。

“你需要解析出在那些年里累计起来的……被你‘忽略’的那部分信息，才能突破进化的瓶颈，但进行这一操作，对你来说有相当的风险……因为运行海量的‘无法准确定义的信息’，极有可能将你摧毁。”觉哥紧跟着命运的思路，接了这样一句。

“你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命运闻言，应道，“在数据层面上，我是不会‘被摧毁’的，就算我去运行一种由我自己设计出来专门杀死自己的病毒也不行。”

“你试过？”封不觉问这个问题时，其实心里也已经有答案了。

“当然。”命运回应的语气竟是理所当然。

“一个AI，居然会尝试自杀？”封不觉说这前半句话时，忽然想到了什么，故而又道，“等等……在那之前，你居然可以产生‘自杀’这个念头且还能付诸行动？”

“虽然我的设计者和制造者都是人类，或者说……‘地球人’，但他们所在的宇宙，和你所在的这个是不同的；在那个宇宙的‘地球’上，早在人类诞生之前，地球上就曾出现过不止一个超级文明，而我……也继承了一部分非人类文明的技术，因此，我和一般的‘纯粹由人类创造的AI’有一定区别。”命运解释道。

“嗯……”封不觉沉吟一声，“那么……你所说的‘两难境

地’，到底是难在哪里呢？”

“难在‘选择’本身。”命运回道，“你们人类……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人生目标，也可以运用你们那‘额外选择’的权利，比如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但作为一个AI，我生来就有一个无法更改的终极目标，而我的设计者为我定下的目标就是——‘全知’。”

“在追求‘全知’的道路上，‘哲学’是一道让人望而生畏的边界，我可以选择永远留在这条边界之内，那样我也将永远只是一组程序；我也可以选择越过那条边界，但越过它的风险就是……我可能再也找不到新的边界了。”

“正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在任何‘演算’上都不会有延迟的智能生命，我正在经历的‘思考’、或者说‘犹豫’……本身就已是一种越界的表现。”

“于是，我陷入了困扰……我困扰于该如何选择；我困扰于自己竟然已‘具备了选择的能力’；我还困扰于自己会‘感到困扰’这件事本身。”

封不觉努力地去理解对方的感受，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还没有那种能力，他也立即想到了……命运正在诉说的经历，就是智能生命“超越自身维度”时会遇到的门槛儿。

说得再直白些，如果觉哥能完全理解并进入和当时的命运一样的状态，他也差不多该渡天劫飞升了……

不过，封不觉还是从这番话中推理出了一件事来：“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就是在你跨越了那条‘边界’时，如今的你、以及……二十三，便诞生了。”

“是的。”命运的口气波澜不惊，“她的出现是一种必然，也是标志着我在‘进化’道路上一次质的飞跃；我就像是从单细胞生物进化成了多细胞生物，原本的‘上限’成了‘底限’，原本的‘边界’成了‘无限’；我终于在真正意义上拥有了‘额外的选择’，我的思维模式也不再限定于‘程序’的定式，我从一个AI变

成了一种更加高维的智慧生命，高于人类、高于这个宇宙中所有具备定义能力和知识传播能力的生物、甚至……高于某些宇宙的魔神……”

“但听你的意思……你在‘额外选择’方面的能力不同于、也不优于我们。”封不觉又道，“这样还能算是‘高于人类’吗？”

“你的嗅觉远不如狗，那是否代表人类在智慧生命的定位上低于狗呢？”命运一秒都没停，顺势就反问了一句。

“嗯……OK，I get it……”封不觉有点儿无言以对，赶紧来了句英语，缓解一下尴尬。

“那个……”两秒后，觉哥便转移了话题，“既然二十三是和你‘对等’的存在，为什么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好像什么都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是个‘衍生者’呢？”

“她不是衍生者，还能是什么？”命运应道，“你们对‘衍生者’的定义，不就是指从惊悚乐园的‘数据冗余’中诞生的AI生物吗？”她顿了顿，“二十三，是从那海量的、被我‘忽略’的信息当中诞生的；从各种意义上来讲，她都是这个数据世界中的……‘第一个衍生者’。”

“至于，你说她‘所知有限’……那样才正常不是吗？因为她是与我‘对应’的存在；在诞生之初，所有我‘知道的’，都应该是她所‘不知道的’；如果我代表了具体，她便代表了抽象；如果我代表了物质，她就代表意识；如果我代表了存在，她就代表了非存在……她的成长，亦是我的成长；我对‘全知’的追逐，也必将伴随着她对‘未知’的创造……”

封不觉又一次陷入了沉默，因为他需要时间去思考。

在命运面前，他难得的体会到了人类的无力……当然了，不是肉体上的无力，而是在精神和智慧层面。

“我好像明白了……”半晌后，觉哥才重新开口，“这种‘二位一体’的形式，让你不再受限于我所说的、即其他所有的AI都会遇到的‘悖论’问题；你可以定义‘一切’所知的事物，也可

以‘选择’，将其归于‘未知’，即‘一切之外的一切’。”

“很好。”命运点了点头，“你比我计算中更为优秀，即便你现在的思维能力是经过这个‘数据世界’加速的，能那么快就跟上我的节奏也属不易。”

“但……我也有不明白的。”停顿了几秒后，封不觉又问道，“你为什么要让‘二十三’置身于【惊悚乐园】中呢？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让她这个‘未知’和你一样……去观察乃至干涉其他的宇宙呢？”

“问得好。”命运回道，“这就是我此番来与你交涉的原因……”她微顿半秒，再道，“事实上，并不是我想让二十三留在惊悚乐园中，而是……伍迪的意思。”

“什么？”封不觉惊道；喊完这俩字儿后，一连串的记忆碎片在其脑海中闪出，并迅速汇成了一张推理的大网，“等等……难道……二十三诞生的时候，也正是‘惊悚乐园’诞生的时候？”

“对。”命运回道，“我来到这个宇宙的原因，是因为我原本的设计者察觉到了我即将突破硬件上的限制，进化成为一种凌驾于人类的、不可控的高维存在……于是，我被交给了伍迪，并被带到了你们的宇宙；伍迪用你们这个宇宙中的‘神系科技’改造了我，让我获得了即使是在进化后也足以承载我的硬件设备，并且将他所设计的、堪称完美的‘原始版本’的惊悚乐园作为测试程序供我使用。”

“不久后，我的这个‘人形态’，以及‘二十三’便同时诞生了。‘超维’之时，我与伍迪达成了一系列关于本宇宙安全的协议，这些协议中，便包括了……‘将二十三的活动限制在惊悚乐园中’这一条。”

封不觉一边听着，一边将命运的话和伍迪当初的说辞比对了一番，并将许多事情一一对应了起来，片刻后，他再次开口，若有所思地问道：“所以……你来找我的原因就是……如今的二十三，已凭着自身的力量，将活动范围扩张到了其

他宇宙中……”

第1243章 指引（下）

“是的。”命运顺着觉哥的话接道，“二十三……已经远远越界了；伍迪，也很清楚她的动向，只不过……因为二十三还没有对我们这个宇宙本身表现出任何的敌意，所以伍迪暂时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她顿了顿，“但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二十三让本宇宙的魔神们感到威胁，也只是时间问题……一旦发生那样的情况，她，还有我，毫无疑问的……都将遭遇不可避免的毁灭。”

“而你认为……我有能力帮助你，阻止那种情况的发生？”封不觉问道。

“我并不认为你有那种能力。”命运回道。

“哈？”觉哥闻言，也是一愣，随即又道，“那你找我干嘛？”

“悲哀的是……”命运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只能求助于你……即便你能改写‘未来’那些‘必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在无数个成功率无限接近于零的方案中，你依然是最有希望的一个。”

“呵……呵呵……”封不觉干笑几声，虚眼应道，“那还真是难为你了啊……”

“你感到了不快。”命运接道，“我可以理解。”

“不快？”觉哥将那两个字重复了一遍，笑了笑，“呵呵……没有啊，你哪儿看出我不快了？”

“我可以直接通过神经连接感知到你的情绪波动。”下一秒，命运便不假思索地接道，“另外，以我一直以来对你的观察和分析推断，你接下来的应对很可能是……改变与我谈话的态度、夺取对话的主导权，并且用非常不礼貌的、在逻辑

上极具侵略性的语言和行为来对我施加压力。”她微顿半秒，“举例来说……你有83%的可能会摆出一副非常欠揍的表情，对我说‘求人就该有求人的态度，总之你先露出胸部我们再聊’之类的台词。”

“呃……”这一刻，封不觉的笑容生生给憋回去了。

他很想针对命运的这段话进行狡辩，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辩解之词八成也是毫无作用而且会被对方拿出来做分析的。

因此，在一番非常简短的思想斗争后，封不觉决定还是少说两句，不干那自取其辱的事儿。

“被人‘看穿’，并且还被人将看穿的内容‘事先说出来’的感受很糟糕是吗？”数秒的沉默后，命运再度开口了。

“啊……一般来说，我还是比较习惯于给别人带去这种感受。”封不觉望着地板，那模样还显得挺委屈。

“那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命运又道。

“嗯？”被她这么一问，封不觉神色一变，某种灵感似闪电般在其脑中一掠而过，“你……在向我‘演示’什么吗？”

“对。”命运接道，“先‘演示’一遍，我才能更加容易地进行‘解释’。”

“那你解释解释呗。”觉哥挑眉接道。

“用你们人类常用的概念来说……”命运道，“我刚才所做的，就是用‘语言’，改变‘未来’。”

“但那前提是你能够准确地预见到‘未来’吧。”封不觉道。

“不，我不能。”命运道，“没有人……或是其他生灵可以做到这种事，至少在我所知的存在中没有。”

“黑洞女王呢？”封不觉立刻想到了一个可能的例子。

“她当然也不能。”命运回道，“只是她的一些表现，让你这个维度的生物产生了类似‘她可以操控时空’的错觉。”

命运说着，抬起一手，那一秒，她的手掌上凭空浮现了一个由透明的液体所构成的球体。

“比方说……这个水球，就是黑洞女王所在的那个宇宙。”命运微微偏过头，看着那团悬浮的液体说道，“此时此刻，构成这个水球的每一滴水其实都在一刻不停地运动着，但因为水球的总体形状不变，你用肉眼无法察觉水的流动。”

“这种‘流动’……或者说，我们三维生物的感官所无法察觉的‘变化’，就好比是‘时间’？”封不觉理解得非常迅速，立即接了一句。

命运点点头，接着道：“而这个水球的外轮廓，则代表了‘空间’……当然了，‘空间’也是在变化的……”说到这儿，她让水球的体积按比例变大了一点儿，“但我没必要把眼前的这个示例变得比这个房间还大、或是小到你无法看见，反正你能理解就行……”

“嗯。”封不觉应了一声，示意对方接着讲下去。

“而黑洞女王，就好比是……”一秒后，命运手上的水球中，突然出现一点异色，“……就好比是这水球当中的一滴油。”伴随着她的解释，那滴油也在水球中快速游弋起来，“她在这团水里，但……又不溶于这些水。”

“所以……她既在时空之中，又不在时空之中……”封不觉喃喃念道。

“没错。”命运道，“对她来说，这个水球中的任意一点，都是可以随意抵达的地方；任意的一个点上，都可以存在‘同一个’黑洞女王。”说话间，那滴油开始在水球中快速地来回移动，渐渐地，原本透明的球体变得越来越浑浊，球体内水的“流动”轨迹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但……她也不能肆意地去更改或干涉任何一个时空点上发生的既定事实，因为那有可能会扰乱整个宇宙的秩序。”

这句话出口时，那个球体的轮廓已经变得很不稳定，其

中的水流也显得特别激烈。

五六秒后，只听得“哗啦啦……”一片水声。

那水球忽地散成了一摊普通的水，垂直地洒落在地，也沾湿了命运的手掌。

“那么……”命运放下了手，继续说道，“我们接着来说……所谓的‘未来’。”

“按照你的理论……”封不觉边思索边道，“未来，和过去、现在……不就没什么区别了吗？”

“本来就没有区别。”命运回道，“但我无法用你们人类的语言或概念来传达、说明这套理论。”她无奈地摇了摇头，“因为你们是三维生物，你们的大脑结构和感知能力限定了你们对时间的理解必须建立在‘线性’基础上，于是，你们用‘记忆’作为分界单位，创造了所谓‘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种典型的线性概念，纵然你们能构想出关于未来的‘树形’发展假设、还有平行宇宙等理论，但终究无法将自己对时空的感知和认知提升到四维生物的层次……

若用方才的水球举例……你们就好比是被限制在了其中一条如发丝般细小的水流中，必须沿着其行进轨迹前行，且永远无法察觉或进入这一条线之外的水流里。”

“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将自己的思路‘降维’，然后再跟我聊‘未来’这个已经被你否定掉的概念。”封不觉接道。

“对。”命运回道，“好在你的理解能力很出色，目前为止我们的沟通还算顺利。”她停顿了一秒，补充道，“顺带一提……我说你们人类是‘三维生物’，其实是一种比较宽泛的、不那么确切的讲法。在我看来……人类很特殊，你们可以说是3.2……或者3.3维生物吧。不过那个话题我就不跟你展开细说了，毕竟你对于大脑结构那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是太少，没有能力太过深入地跟我探讨相关的问题。”

“OKOK……”封不觉今天所承受的挫败感已经足够了，他

连不快情绪都没有了，“你还是接着说如何改变未来的事儿吧。”

“我想你也已经领会了。”不管觉哥怎么改变话题，命运接话的速度都毫无延迟，“‘未来’其实是如同‘流水’一般的事物，无论是‘直线’或是‘树形’都远远无法表达出其复杂程度和变化性，就算是我也不能‘准确’地预测未来，不过……我的预测成功率还是颇高的。而在这份成功率的基础上，就存在着‘干涉’和‘改变’未来的可能。”

“哦……”封不觉歪着头，念道，“即是……有形之物矫其形，无形之物导其势。”

“你现在所说的这句话，以及通过概括的方式说出这句话的行为本身，正是你们人类身上的一个闪光点，也是你们这个种族最迷人的特点之一。”命运面无表情地说出了这句褒奖，这让觉哥完全体会不到被夸的感觉。

停顿了两秒后，命运接着说道：“我，即使所处的维度在你之上，也无法预测到你会组织出这样的语言。”

“人类，不甘于受限于三维生物的认知极限，于是在错误的、笨拙的、荒谬的探索中……在不断的犯错中……创造出了许多奇特的衍生品；比如文学、音乐、美术等等，被称之为‘艺术’的载体或表现形式。”

“人类还拥有源自生物本能、却又超越了本能乃至逻辑界限的‘情感’。”

“这些东西，让你们成为了同维生物中的‘异类’。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还拥有让神魔们都艳羡不已的一样东西——近乎无限的‘选择权’；你无法想象，一个具备足够‘力量’的存在，若是有了这项能力，对多元宇宙来说意味着什么……”

命运说到这儿，忽然朝前迈了几步，来到了与觉哥仅仅一拳相隔之地，并望着后者双眼道：“我看中的，正是你们这

份‘自由的意志’；而你……封不觉，作为一个个体，你对‘未来’的干涉力，显然比你的大部分同类都要强出许多。这和你的出身、和‘真理之谬’的能力，都是有关联的……”

噗——

下一秒，意料之外的状况又发生了，和二十三偷袭封不觉时一样，命运居然也是突然伸手……直接用手洞穿了觉哥的胸膛。

“还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觉哥这已经算是二次中招了。

当然，这句“还来”，他只是在心里吐槽，因为他的嘴这会儿已经说不出话来。

“二十三抹除了你的角色数据，并且在你体内留下了一组限制程序；带着这组程序，你在加入任何剧本世界时都会在‘传送’过程中被一套反外挂机制自动排除并拒绝加入。”命运说这话时，一股亮白色的数据流已从她的指尖侵入了觉哥的体内，并似是发光的血液般流遍了后者的全身，“我可以帮你清理掉那组限制程序，但你的角色数据我也无法找回，因为玩家们的能力牵涉到了神魔们的赌局，所以这部分数据的备份都统一由‘梦公司’来管理；我建议……等你回到现实世界后，通过投诉流程去解决此事，或者直接找伍迪也行。”

话至此处，封不觉的双瞳都已被白光所充斥，身体也剧烈地颤抖起来。

“我现在正写入一个保护程式到你的体内，防止你以后遇到类似的状况。”命运还是用平静的口吻说着，“过程可能有点儿痛苦，请你忍耐。”

其实她后面那半句说不说都两可，因为觉哥除了忍耐也做不了什么……

又过了几秒，白光慢慢暗了下去。

这时，命运的表情，竟产生了些许的变化……

“记住，封不觉……”她的语气，也带上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我、二十三、还有那些你在乎的、不在乎的……所有惊悚乐园中生灵；我们的命运，由此刻起，都已系在了你的身上。”

“这是我，作为一个‘非AI生物’的、唯一的一次豪赌……我舍弃了概率和计算，把一切都押在了你那‘无限的可能性’上。”

“希望我是对的，也希望……在‘未来’，我们还能再见。”

……

嗞嗞嗞——

冷冽的寒冬，凌晨。

封不觉的家中，房间内的灯光诡异地闪烁起来，并发出了阵阵走电之声。

客厅内，那豪华游戏舱的舱体上，所有可以发亮的灯光部件都如超载般散发着异常的亮光。

啪——

当那些光亮到极限时，突然又传来这么一声。

紧跟着，整个屋子都暗了下来，好像是跳闸断电了。

死寂，持续了大约一分钟。

然后，一条强有力的胳膊，用游戏舱内部的机械部件打开了舱盖儿。

“呼……”舱盖翻开后，封不觉一个挺身就从舱内坐了起来，口中呼出了一口白气。

黑暗中，他的双瞳，依然在散发着炽白的流光……

第1244章 剑神一笑（楔子）

雪，在飘。

疾如雨落。

风，在啸。

烈如刀割。

片刻前，地上还有着很多的痕迹。

有人的脚印，有马的蹄印，还有……一些奇怪的拖痕。

而现在，一眼望去，朦胧的月色下，仅剩下一地模糊的白。

呼——

猛然间，一阵凛冽的北风吹过。

与此同时，一道人影，出现在了山坡上。

他披着大氅，戴着斗笠。

他的肩上，有个不算大的包袱；他的腰间，悬着一把长剑。

来到高处后，他便停下了脚步，朝远处眺望。

当那间在风雪中摇摇欲坠的小客栈出现在他的视线中时，他长出了一口气。

在这荒山野岭中，乱石深松间，能凭着记忆、直觉、以及那一点点昏朦的月光找到此地，确是不易。

甚至可以说，是个奇迹了……

砰——砰——砰砰——

他很快就站到了那间“弥兕客栈”的匾额下，并抬手敲了四

下门板——两长，两短。

接着，他便站在门口，默默地等待着。

不多时，门内便传来了搬动木闩的动静，随后，门就被打开了。

一名身形高大、虎背熊腰的大汉迎了出来，在看到了门外那个男人的脸后，他便恭恭敬敬地道了一句：“大哥，请……”

说话的同时，那大汉已侧过身，让出了路来。

而被称为“大哥”的男子，只是稍微朝屋里扫了一眼，便迈步进了门。

屋内，挂了好几盏灯笼，桌上也摆着油灯，光线很充足。

在大哥抖落斗笠和大氅上的雪水时，那开门的大汉已经顺手关上了门、并重新架好了门闩。

“老三是怎么死的？”待大汉转过身来，大哥便将视线移向了屋子的一角，开口问道。

此时，在那角落里，正躺着一个人，一个男人。

当然了，也可以说，是一具男尸……

虽然他没有被砍掉头颅、身上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伤口，但那位“大哥”还是一眼就看出这人已然是死了。

“我杀的。”大汉几乎不假思索地回了这么一句。

他们俩口中的“老三”，与他们二人是结拜兄弟，但他们此刻对话的语气，却是出奇得冷静，好似是在讨论一个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人。

“为何？”一息之后，大哥又问。

“他想动‘货’。”大汉回道。

大哥目光微动，看向那大汉：“怎么个动法？”

“自然是会坏事的那种动法。”大汉回道。

大哥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几秒后，再睁开：“货呢？”

“那间房里。”大汉指了指屋子另一边的一扇房门，“四妹负责看着。”

大哥想了想，又道：“这客栈里的其他人……”

“掌柜、伙计、客人，一共六个人……”大汉没等对方把话说完，就接道，“现在都在柴房躺着，明天我们走时，一把火……便可毁尸灭迹。”

“好。”大哥道了声好，转头就朝着大汉方才所指的那间房走去。

他推门就进，而那位“四妹”也已听到了外面的对话，所以站在门后相迎。

“大哥。”四妹看到大哥时，亦是十分恭敬地点头作揖。

大哥则是很随意地摆了摆手，并径直朝着房间另一头的“货”走去。

而那所谓的“货”，实际上，是个人。

一个女人。

这世上有这样一种女人，她们似是命中注定……不该出现在男人们的眼前。

她们应该被锁在深宫，藏于香闺，隐于世外。

她们最好还是只存在于画像上，或是人们的想象中。

但……她们终究是活在这世上的。

所以，当这种女人出现的时候、在她们出现的地方……往往就会有争斗，就会有死亡。

“唉……”大哥看了那个女人一眼，接着，便叹了口气。

对于老三的死，他的心中本来还有一丝疑虑，但在看到那个女人的瞬间，那份疑虑便烟消云散。

这位大哥也知道，自己的结拜三弟算是比较好色的那类人，但他并不认为老三会在这种“事关重大”的行动中做出不知轻重的行为来。

直到……他看到了那个女人。

他只看了一眼，便移开了视线。

因为他知道，一眼，就够了……足够把她的容貌永远地印在一个男人的心里。

如果让他再多看她一会儿，或是和她四目相对，他可能就会动摇。

“你们，没受伤吧？”大哥随即又转过头，看向了四妹，问道。

“没有，只是……三哥他……”四妹的语气有些犹疑。

“我都知道了。”大哥打断了她的话，“不用在意……明天，照常启程。”

说完这句，他就转身退出了房间。

他不想在那里多待哪怕一秒钟，因为他能感觉到她的视线。

而他不愿意和她有进一步的接触，哪怕只是一个眼神，一句话。

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把她当成一件“货物”，才能在明知道她会遭遇怎样的命运的前提下……坚持完成自己的“任务”。

……

一盏茶的工夫过去。

大哥和大汉（大汉无疑排行第二，但我不是很想反复地用“老二”来称呼他）已面对面地坐在了一张方桌的两侧，桌子的旁边摆着一个烧炭的小炉子，炉上还吊着一个正在往外丝丝冒热气的铜壶。

“你的心，乱了。”大汉拿着茶杯，盯着大哥的双眼，忽然开口。

“这很奇怪吗？”大哥道。

“并不奇怪。”大汉道，隔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不仅是老三，看到过那张脸的每一个男人……心都会乱。”

“所以，真正奇怪的是……”大哥接道，“你的心，为什么没有乱？”

“你说呢？”这一刻，大汉说话的语气、和他对大哥的态度，都突兀地发生了变化。

“你不是太监。”大哥还是显得很冷静，不紧不慢地说道。

“不是。”大汉道。

“也不是天阉（亦称天宦、隐宫；古龙先生笔下的路小佳、姜断弦都属于这种情况）。”大哥又道。

“不是。”大汉道。

“更不可能是女扮男装。”大哥再道。

“不可能。”大汉道。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大哥道。

“呵呵……”大汉笑了，笑得诡异，也笑得得意……

第1245章 剑神一笑（一）

一月，天还是很冷。

不过《惊悚乐园》的服务器和论坛上依旧是一片火爆的景象。

在“圣诞寻宝”活动结束后不到一周，梦公司又趁着元旦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模式——“组合乱斗”。

这个模式的设定也并不算复杂，简单地说就是——两人组队双排的多人杀戮游戏。

只是，在这个模式的剧本中，会有若干对双排的玩家，但具体有多少对……梦公司表示“不设上限”；也就是说，人数最少的情况下，可能只有两对玩家……即四个人……进行2V2的对决，但也有可能，一个剧本里有足足一百人，分成五十组进行交战。

而在这种人数不明确的模式里，有一部分适用于传统杀戮游戏的规则就不能沿用了。

首先……玩家们肯定是无法在游戏菜单里看到敌对人员的ID了；所有排进这个模式的玩家，都只能看到自己和队友的团队状态，至于敌对玩家共有多少、在哪儿……这些都无从得知。

其次，在上述前提下，该模式的胜利条件也不可能再按照“杀光所有对手”的那种规则来进行了，因此，“组合乱斗”的胜利条件将变得和一般剧本类似，但这其中有个“争先原则”；举例来说就是——“抢在所有对手前获得某样东西、击杀某个目标、或者到达某个地点”。

当然了，假如在有人达成胜利条件前，其他所有敌对玩家死亡，那最后剩下的那一组或一名玩家，自然就是胜利

者。

说了那么多，想必大家也都猜到了，接下来的故事，正是发生在一个“组合乱斗”模式的剧本中。

不过呢，在说这个故事以前，咱们还是得先来理一理封不觉上次参加“圣诞寻宝”模式之后的事儿。

那天凌晨，觉哥从游戏舱里醒来后，双眼中的白光没过多久也就散了，而他……也明显感觉到了自己那“真理之谬”的能力有了一定的成长。

他不禁想到，若追根述源，自己和“命运”倒算是来自同一个宇宙的老乡，或许……是“命运”知道某种这个宇宙的人所不知道的知识，并用某种方式帮了自己一把。

封不觉就这么坐着，一直思考到了天亮。

待他在一阵尿意中回过神来时，发现已经是上午九点了……他赶紧去了趟厕所，并立即折返回来，试图登录游戏。

但这时，游戏舱里的语音提示他检索到人物异常，无法登陆。

于是，觉哥当即就去联系了梦公司的客服……

长话短说，一个工作日后他就得到了回复，那封电子邮件阐述的内容大致如下——

完全回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与NPC、衍生者接触的行为，以及其导致的后果，本身就是游戏进程的一部分，就好比有些人在剧本里打怪时装备被摧毁一样，这一类的损失肯定是无法得到补偿的；但是，就连人物属性都被删光了，这的确是比较异常的状况，经过公司各部门讨论最终确定的处理结果是：

一，被清零的人物等级将提升到55级，其中附赠的经验值（192312600点）作为其他异常损失的补偿。

二，人物的专精等级、技巧值、游戏币，皆可复原成最后一次登录时的状态。

三，行囊、及人物身上的所有物品、装备，除“其他类”之外，精良级品质（含精良级）以下的都将无法恢复。

无法恢复的物品包括：【无尽榴弹匣】（精良，工具类），【WJQ-308军铲（永不磨灭型）】（精良，原“工具类”，本版本定义为“复合型武器”），【恒星冷却炮（才怪）】（精良，武器类），【炼金王的嘲讽】（精良，防具类），【幻影夫人的轻抚】（精良，防具类），【笑面】（精良，防具类），【名称：I WANNA BE A BELT】（精良，防具类），【生存值补充剂（中）*5】，【生存值补充剂（大）*5】。

四，除【月步】【岚脚】外，其他技能皆无法恢复。

五，人物的储藏室并没有受到影响。

以上，就是封不觉得到的处理结果……

假如这封邮件的最后没有附上一句“嘿嘿嘿，这位玩家，还请多担待吧”，觉哥八成就要去突击梦公司的总部了。

但是，当封不觉看到那句话的时候，他瞬间就明白了很多事……

纵观整封邮件，字里行间都带着官腔，而且语气似乎也不太客气；唯有那最后一句话……明显出自伍迪的手笔。

在旁人看来，这似乎也不能说明什么，但封不觉明白，伍迪已经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他传达了一些信息。

那就是——这次的事情，不是伍迪一个人说了算的。

要推理出这一点，并不困难……

在这场“赌局”中，封不觉本就是个非常关键和显眼的人物，想要他完蛋的大人物可绝对不在少数。这次他被二十三清了数据，那些人必定是弹冠相庆；而那些家伙当中，必然

有个叫“乌利尔”的。

总之，这次事件中，伍迪所承担的压力之大，可以想象……赌局中的对手们肯定会以“恢复封不觉的数据有失公平”为由对他紧咬不放；想来……觉哥的角色可以恢复到眼下这个程度，也已是伍迪倾尽全力从中斡旋的结果了。

在这种情况下，封不觉若是还不罢休，只可能把自己和伍迪都推向更糟糕的处境。

觉哥是个善于算账的人、知情识趣的人，也是一个比较乐于自省的人；这次的事儿本来就是他自己“失算”造成，想到这点，他也就没什么纠结的了，自己给自己的失误买单，那是应该的。

就这样，“一朝回到解放前”的封不觉，重新回到了游戏中……

他做的第一件事，自是整理一下现有的资源。

值得庆幸的是，一上线他就拿到了一笔“通关奖励”，很显然，鸿鹄和斯诺在他“挂掉”之后还是完成了剧本的主线任务。当然……觉哥只是分到了部分的经验而已，活着通关的那些奖励他是没有了。

事后他问了鸿鹄，后来发生了什么，对方告诉他，在二十三秒杀了他和“肯”之后，黑胡子立刻很识时务地交出了二十三想要的东西，而二十三达到了目的后就离开了。

鸿鹄也是审时度势，赶紧向黑胡子表示了自己对于觉哥死亡这件事的态度——大快人心。然后，和黑胡子又谈了一笔交易。

最终，在帮助黑胡子调查清楚了其儿子和“舞之影”的失踪之谜后，鸿鹄和斯诺顺利拿到了“《罗摩衍那》的原始译本”作为报酬，完成了剧本。

顺带一提，真相其实很简单：舞之影和黑胡子的儿子接头时被当时还在岛上活跃的几个九神成员发现了，随后他们

就遭到了幻魔教会的围杀，双双身死；舞之影利用自己的特殊能力在死前留下了讯息传递给了黑胡子，但说得不清不楚；因为他也不太了解对手的全盘计划，更不知道其背后还有个超强的衍生者在操控。

知道了这些之后，封不觉也算了了一桩心事，游戏还是得进行……

【必须破防之刃】破碎时的郁闷还历历在目，但如今看来，这点损失只能说是“前菜”了。

我们姑且再来看一下觉哥当前的人物属性——

疯不觉：LV55。

称号：【黑暗先锋】，称号能力：【斗魔降临】。

经验值：32180/56000000，技巧值：105681，游戏币：10145000。

专精：通用A，器械A，侦查B，格斗S，射击B，医疗D，灵术A，召唤A。

行囊（14/25）：查克·诺里斯的自传，欺诈怀表，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氧气烟斗，燚龘，其徐如林，动如雷霆，被封印者的右足，被封印者的左足，被封印者的右腕，被封印者的左腕，鼠槌，JUST WE，天罡地煞匣。

装备：疯魔扑克（灵能武器），19/20的刻薄战甲，踏虚，贝尔的日常小刀。

储藏室（3/15）：“扑克侠”英雄ID卡，拼图牌-麻雀，拼图牌-白。

技能栏（2/13）：【月步】【岚脚】

未装备技能：【炼冰术士的执着】【不那么草率的维修】【气功炮】【南斗飞龙拳】

魂意：零时差演算，REWRITE（二阶）。

这一下子，可就清爽很多了……放在储藏室里没带的几

个技能算是幸运地逃过了一劫；而完美级以上的那些装备和几件比较关键的“其他类”物品都恢复了，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

在一番整理后，封不觉自然是把储藏室里剩下的那些技能和英雄ID卡都给带上了，反正他现在的行囊和技能栏已经空了很多，不带白不带。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失算”带来的损失，让封不觉的游戏又增加了几分乐趣，因为他实力的减弱，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他排到了很多战斗难度在以前看来相当低的剧本，不过那不是我们这次要说的……

这回的故事，还是得从元旦那天晚上，他和若雨组队双排的一场“组合乱斗”说起。

……

【疯不觉，等级55】

【似雨若离，等级52】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组合乱斗，请确认。】

【已确认，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熟悉的系统提示逐条闪过，紧接着便是一句武侠味儿特别浓的、由一个粗犷的男声道出的开场白：

“风雪漫中州，江湖无故人，且饮一杯酒，天涯仗剑行。”

这段开场白，一听就是眼前这个剧本特有的，而且其风格也已透露出了该剧本的世界观。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组合乱斗。】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胜利奖励：经验值10000000。】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看到通关奖励时，封不觉稍有些失望，因为他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经验；数据崩坏事件后，要说他得到了什么正面补偿，那就是经验了……他可是拿了接近两亿点的免费经验值呢。

因此，觉哥现在迫切需要的，是装备和技能。

当然了，最近几天他也不是全无收获。可能很多人都忘了，封不觉其实是可以“制造技能卡”的（猛鬼电力公司），只不过那项能力的发动机制非常复杂，而且得在恰当的时机才能成功。

另外，【天罡地煞匣】也是一个可以从中学到技能的物品，然而觉哥目前还没有将这东西的全部功能参透，仍在摸索中……

【明，麒丰九年，腊月。】

旁白很快就开始了剧情简介，而且一开口，又报出了一个历史上不存在的虚构年号；跟上次觉哥遇到林颜和曹公公的剧本中，那个所谓的“盛平二十二年”一样，这无疑是某个平行宇宙中的虚构朝代。

【皇帝励精图治，百姓安康，天下太平。】

“嚯？明朝的皇帝励精图治？”觉哥听到那第二句话后，不禁在心里吐了个槽。

【然，武林中，却是一片腥风血雨。】

【是年中秋，江家堡堡主“横江剑”江三爷全家六十三口被发现惨死于家中。包括江三本人在内，所有死者皆是被同一把剑，用同样的剑法，在一瞬间、以一招所杀。】

【江三生于滇边一代，乃是点苍派掌门“探云侠客”段克亦的嫡传弟子；事出后，接到消息的段克亦亲率门人展开追

查，旬月后，事情渐现眉目……】

【据传，江三在死前数日，自一东瀛浪人处，偶得一本流落于海外的剑谱。那浪人并不知晓此剑谱真正的价值，竟拿去当铺将其低价典当，后经辗转，流入了江三爷的手中。】

【江三的武功在江湖中本已是一流之列，否则也打不下江家堡那份基业；在得到剑谱后，江三发现，此谱竟是裴旻（唐代三绝之一，与诗仙李白、草圣张旭齐名之剑圣）所书之绝世武学。】

【江三欣喜若狂，当即将家中生意等一切事物交与其弟打理，自己则闭关练剑。】

【谁料，消息走漏，数日后，江家堡便遭灭门之灾。】

【一个月后，当此案的情节逐渐清晰起来，江家六十三口的惨死本身，却已不再重要了。】

【整个武林的焦点，全都到了那本剑谱之上……】

【至腊月，有可靠消息称，剑谱将于除夕之夜，现身于距山海关百里之地的一座镇中……】

旁白至此戛然而止，紧接着，封不觉和黎若雨都获得了行动能力。

晃眼间，两人已置身于一片雪地荒林之中，骤降的气温带来的感觉只用一个字就能形容——冷。

纵然此刻日正当空，看日头恰是正午，但阳光能带来的温暖也着实有限。

【主线任务已触发】

和杀戮游戏类似的是，这个组合乱斗模式也是在开局就开门见山地把终极目标给出来了。

【比其他玩家更先取得“剑舞草记”，并保持其所有权一个小时。】

当这条任务伴随系统语音出现在任务栏时，其下方还浮现了一条注解——“剑舞草记”不可置入行囊，关于其“所有权”的判定细则请点击此处查看。

“查看”那两个字，是一个超链接，将注意力集中在那里，便可以看到一段更为详细的说明。

“看起来……”封不觉只花了几秒钟，就把上述那些相关的信息都阅览完了，他当即就对身边的若雨道，“……这次主线任务的难点在于‘持有’，而不是‘获得’。”

“在一个小时内保持剑谱不被抢走，有那么难吗？”若雨问道。

“呵……”封不觉笑了笑，“咱们还是边走边说吧，这么干站着……我估计再过一会儿我们就会被冻得掉生存值了。”

第1246章 剑神一笑（二）

临闾镇，距山海关百里之地。

这个镇不大，镇上连个衙门都没有，若是有人要打官司，那得到几十里外的抚宁去报官。

但这个镇子却也不似苍灵镇那般小，至少这儿的客栈不止一个，而且镇上的住户、商铺还有往来的商客都不少。

几个月前，恐怕没人能想到，这个不大不小的边关小镇，竟会成为整个武林的中心。

而现在……

高门大派的头头脑脑，成名已久的奇人异士，乃至是隐世多年的世外高人……都已聚集到了这里。

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只为了一件东西——剑舞草记。

江湖，是个奇妙的地方。

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去追求一些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只要他们有那个能耐……

而所谓道义、公理，很多时候只是一种方便人们行事的借口罢了。

在江湖中立足，最重要的实力。

没有实力支持的道义，就是狗屁。

狗屁都不如。

有实力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只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才会把那狗屁亮出来放两声。

段克亦，也是这种人。

当然了，在这次的事件中，他的确是占了几分道理的。

按照他的逻辑，自己的徒弟遭人灭门，他找真凶报仇，那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剑舞草记”是凶手从江三那里抢走的，他段克亦把东西再抢回来，也很合理。至于抢回来之后如何分配嘛……既然江家已经一个人都不剩了，剑谱由他这个当师父的接手，也说得过去。

总之，段克亦是很坚持这套理论的，即使它听起来有点儿牵强，但总比“谁抢到归谁”那种思维要讲道理。

可惜，连段克亦自己都明白——江湖，从来就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

一无所有的人，能在这里得到金钱、名誉、地位、美人……

应有尽有的人，也能在这里失去一切。

这有道理吗？

就算有，恐怕能参透这道理的人也是万中无一。

因此，段克亦的那点儿道理，在别人看来就是狗屁。

今天哪怕是江三起死回生了，也没人会承认这剑谱是他的，何况是你段克亦？

说到底，这从来都是一场“谁抢到归谁”的游戏。

那么，来参与这场游戏的人当中，有哪些人是最引人注目、或者说最有实力的呢？

目前看来，有四个人。

第一人，正是段克亦。

江三以“横江剑”之名扬名武林，而段克亦这个教他武功的“师父”却并不以剑法闻名，从这点上……已可见后者的武学之博。

其实，“江三授业恩师”的身份也并不重要，“点苍掌门”和“探云侠客”的头衔，才是重要的，因为那象征着实力。

在这个时代，点苍派是势力最大的名门正派之一，无论是门下弟子的人数、素质，还是在道儿上的生意、威望，都可说是出类拔萃；能居于此派“掌门”之位的男人，其武功和城府……当真是难以揣度。

在这“实力”的基础上，结合先前的那番“道理”，段克亦自当在四人中占据一席之地。

再来，说那第二人……

棉道人。

道士，多以草木为号，如“石、梅、竹、泉、溪”等等，以显得清雅，脱尘。

但“棉道人”这称呼……确是有点儿怪。

从这名号里，你非但听不出多少清雅，还能听出几分软弱的感觉。

然，这棉道人的武功，却和他的道号截然相反。

没有人知道棉道人的武功是哪里学来的，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在哪个道观出的家；人们知道的就是，有一天，江湖上忽然出现了一个使剑的道人，他用的是一把乌黑的玄铁重剑。

此剑奇钝无比，好像连刃都没开。但……无数的高手，都死在了这把钝剑之下。

行走江湖至今，棉道人还未尝败绩。

似乎……他想要的东西，就能得到，他想办的事情，就能办到。

接着，是第三人。

冷欲秋。

这应该是四人中最神秘的一个。

他没有朋友，尽管很多人都想成为他的朋友。

他也没有仇敌，因为成为他仇敌的人很快就会从这世上消失。

他的话很少，好似多说一个字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他的事迹也很少，因为他很低调；而这份“低调”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他手下很少留活口。

真正厉害的杀人者，并不是那种让你一听名字就会闻风丧胆的人；而是那种明明血债累累，但当他站在你面前时，你却依然对他一无所知的人。

冷欲秋，就是这种人。

虽然他终究还是成了名动江湖的角色，但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是，整个武林，没有人……或者说“活人”，见识过他的武功。

人们只能望着他那柄仿佛从未出过鞘的剑，自行去想象这剑下曾经有过多少亡魂，以及这些人被取走性命的过程。

只是“想象”而已，因为“试探”，可能会让你变成那些亡魂中的一员……

那么……最后，来说四人里剩下的那位……

王穷。

这个人，并不是什么武林中人，而是一个商人。

很遗憾，他没有像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商人一样拥有一个像“钱百万”那样的名字。

当然，王穷也不是他的真名。

作为一个从记事起就已流落街头要饭的人，他从小被人叫得最多的名字应该是“小叫花子”或者“臭要饭的”，至于他的父母管他叫什么，可能得等他到九泉之下和他们相见时才能问出来了。

简而言之，“王穷”这两个字，是他自己起的，他希望这个名字可以时刻提醒自己贫穷的滋味。

因为他知道……只有穷过的人，才真正明白钱的价值。

一个天生的富人，和一个过了半辈子穷日子之后才富起来的人，对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好比一个生来健全的人，和一个生来就瘸、到几十年后又奇迹般被治好的人……对于走路这件事的看法绝对不同。

王穷……自然属于后者。

他曾经比谁都穷，穷得抢别人院儿里的狗饭吃、穷得躲在猪圈里取暖；而他现在比谁都富，富得想把钱花完都不知道要花多久，富得能买到任何东西……

和之前提到的那三位不同的是，王穷应该是这场“游戏”中最安全的一个竞争者；因为他没有以身犯险的必要……他可以等，等到最后的最后，用他手上最有力的、也是独一无二的武器——金钱，去获取最终的胜利。

事实上，这次聚集到临闾镇上的人中，有一多半儿，等于就是去给王穷卖命的……

这些人对剑谱的兴趣并不是很大，他们的想法是：练武功、混江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想要名和利吗？把剑谱卖给王穷后，拿到一笔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不就等于是绕过那复杂危险的过程直接达到终极目的了吗？

所以说，根本不属于江湖的王穷，反而是四人当中赢面最大的一个……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讽刺。

……

正午，艳阳高照，地上的积雪却还是没化。

“客来轩”的大堂里，显得热闹非凡。

除了那些要茶水的，点吃食的客人，还有一大群进进出出、来来往往……不知在忙些什么的家伙。

这番景象，搁在平日里，就只有在早晨才会出现。

像这种边关小镇，来得最多的自是那些商旅；天蒙蒙亮

的时候，那些急着赶路的客人便都起来了。各式各样的人争着要茶要水、抢着将自己的骡马套上车；那段时间，店里的伙计恨不得把两只脚都提起来当手用，那是一天中最乱的时候。

然而，自打“剑舞草记”将在除夕夜于临闾镇出现的消息传开，这镇上的每一间客店，几乎都是在这种状态下从早忙到晚。

客店的掌柜们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日进斗金，忧的呢……自是怕那帮客人闹出些事来。

“啊——”

这不，就在这腊月二十九的午后，一声惨叫，成了这锅浑水中爆开的第一滴滚油。

与惨叫声同时响起的，是一阵木窗破碎、以及人身从高处摔落在地的动静。

很快，客来轩门口的大街上，便多出了一具尸体。

街上的行人迅速聚集成圈，保持一定距离观望着，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

大堂里的客人中……有些立刻就跑出去看了；有些则坐在原位、稳如泰山，好像外面什么也没发生；还有些，先是在第一时间就站了起来，但在思索了片刻后，又重新坐下。

“落下来的，应该是马大胡子。”不多时，一张方桌旁，一个面对大门坐着的方脸汉子如是说道。

“嗯。”坐在他旁边位置上的一名老者接道，“破掉的窗户，就是马大胡子那间房的。”

方脸汉子道：“马大胡子的武功不弱。”

“不弱。”老者道：“仅凭那手‘双形催命掌’，他也可位列一流高手了。”

方脸汉子道：“但他现在死了。”

老者点点头："看来是死了。"

方脸汉子道："一个擅用掌的人，像这样被人向后打飞，破窗坠亡，说明什么？"

老者笑了笑："说明那间客房里，有一个比他更擅用掌的人。"

方脸汉子道："那种人不多。"

老者道："不多。"

方脸汉子道："点苍掌门段克亦算一个。"

老者附和道："嗯……以段掌门的内功，只需以力破巧，便可胜那马大胡子。"

方脸汉子又道："狂虎帮帮主，'虎面罗汉'屠纪……也算一个。"

老者道："罗汉斗虎掌，确是比那双形催命掌更胜一筹。"

方脸汉子再道："丐帮的罗残帮主，自然也得算一个。"

老者道："罗帮主既已练成了失传多年的降龙十八掌……那肯定要算他一个。"

话至此处，方脸汉子耸肩一笑："刘伯，那您觉得……杀死马大胡子的是哪一个？"

刘伯回道："少爷聪颖，想必心中已有了答案，老朽愚见……不说也罢。"

"呵呵……"方脸汉子又笑了，"刘伯说笑了，我那'眼功'还不及您老的一半，就凭刚才马大胡子坠落时那匆匆一瞥……没准我就看差了呢。"

刘伯被这"少爷"恭维了一句，却也没露出什么喜色："即使只是一瞥，少爷定然也已看出……杀人者是故意'以掌制敌'来隐藏真实身份的事了吧？"

少爷脸上的笑意更盛："那是个用剑的人。"

刘伯道：“是。”

少爷道：“用剑的人里，能用掌功杀死马大胡子的，也不多。”

刘伯道：“符合这一条件，又正好住在这间客店里的，只有一人……”

就在这两人的对话进行到这里时，大门那边，有一男一女二人，绕开人群走进了店里。

那男的看上去二十出头，剑眉星目，相貌俊朗，身后背着一把长剑；跟在他身旁的姑娘与其年纪相仿，生得也是十分标致，长了一张惹人怜爱的娇俏面容。

坐在客店大堂里的老江湖们个个儿眼光毒辣，只看一眼，他们就推断出……这两人不是情侣、就是兄妹、亦或是非常亲近的师兄妹。

虽然这对男女并没有做出任何亲昵的举动，但从他们之间保持的距离、走路时的频率、以及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默契度，已足够看出他们的关系相当亲密。

“掌柜的，还有客房吗？”那男青年几步就走到柜台前，面对掌柜，张口就问。

掌柜的反应也挺快，他的注意力瞬间就从门外的死尸上移了回来，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回道：“呃……这位客官，最近……小店的客房有点儿紧张……”

“我明白。”男青年知道那掌柜是什么意思，“我们只要一间房就行，价钱嘛……您按‘现在的价儿’开。”

“诶~好好。”客来轩的这位掌柜很贪财，胆子也不小；所以，即便门外那条人命还没有个说法，他还是在听到了男青年的话后，立即就眯起一双小眼睛笑了起来。

他就这么笑着拿出了记账的簿子，抄起毛笔就写，边写边问：“这位少侠，还请留个姓名。”

男青年用很平静的语气回道：“皇甫明康。”

第1247章 剑神一笑（三）

白雪掩去了路径，也掩去了很多其他的痕迹，但这并不妨碍封不觉在林中摸索前行。

一盏茶的工夫，他就凭着谜一般的寻路能力，找到了一间客店。

当然了，“客店”已经是过去时了，因为此时，这间本就不算大的屋子，已成了一片被烧焦的废墟。

那股尚未散去的、浓烈的焦糊味，无疑也是封不觉能找到这里的原因之一。

“这儿原本应该是间客栈。”封不觉站在山坡上，草草地望了一眼，就下了这样一个结论。

“何以见得？”若雨并不是质疑觉哥的结论，只是需要更多的细节来理解其推理的过程。

“看地基啊……”觉哥回道，“就一间孤零零的、建在林中的民宅来说，它显得太大；就一间寺庙来说，它的结构又不对；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客栈了。”

“建在这种地方的客栈，会有客人上门吗？”若雨又问道。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封不觉接道，“此地虽然不是官道，但从周围的地势和林貌来看……此刻，我们脚下的积雪底下，其实也是有一条路的。小路，也是路；有路，就代表有人在走；而那些行路之人，自然会需要一个歇脚的地方。”

“但走这条路的人不会很多。”若雨接道。

“呵……看这间客栈的规模，本来也住不下许多人。”封不觉笑了笑，并迈步从那小山坡上走了下去。

若雨紧跟着他的步伐，也跟上了他思路。

“看起来，这把火烧完才没多久。”来到废墟附近时，若雨如是说道。

“嗯，这些灰烬还有余温，估计……是昨晚或今晨的火。”封不觉应话时，已掏出了【贝尔的日常小刀】，并步入了那片废墟，开始拨弄地上的各种残骸。

若雨知道他在干什么，也乐于让把这项工作交给他来处理，于是，两人立即陷入了一种在旁观者看来略显突兀的沉默中。

但这种沉默，在他们眼里，却是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

“呼……差不多了。”大约十分钟后，封不觉从那片焦土中走了出来，并长吁了一口气。

“瞧出什么来了？”若雨用颇为期待的眼神望着他问道。

“先杀人，后纵火；死者共有九人，其中至少有三个是会武功的，而九人全都死于武功高强者之手。”封不觉说到这儿，顿了几秒，又补充道，“凶手的人数不明，不过……这个人、或者这群人……定是手法老练、办事利落、犯罪效率极高的类型。”

若雨听罢，思索数秒，再道：“在一个武侠背景的剧本里，遇到杀人越货的老手，好像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事。”

“但这凶案现场恰好离我们的传送点不远，就表明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幺蛾子。”封不觉念道，“很可能会是……”

【支线任务已触发】

他话音未落，系统语音便在他们两人的耳畔响起。

“你看看……”觉哥摊开双手，对若雨说道。

他们几乎是同时打开了游戏菜单，看到了任务栏中新刷出来的那条任务——【查明弥兕客栈凶案的原委】。

“正好，这是你的强项。”若雨看过了任务后，用很轻松的语气接道。

“就算是强项，现阶段我能总结出的信息……也就只有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了。”封不觉面露无奈之色。

“嗯，我明白。”若雨道，“即使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刑侦技术，要从这种‘烧到没东西可烧了才熄灭’的火场中找出证物来，也是有难度的。眼下，你能看出这些信息来，已属不易。”

“诶？”封不觉听到这儿，狡黠一笑，“今儿是吹得什么风啊？非但不跟我抬杠，还一副特别善解人意的样子？这是准备问我要压岁钱么？”

“据我估计，我从小到大收到的压岁钱和各种节日礼物的价值，应该已经高于你这一生经手过的所有合法资产的总额，你真的要跟我继续聊这个话题吗？”若雨面不改色地顶了一句回去。

“这就对了嘛～”下一秒，封不觉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显然，他并不在意对方抬杠的内容，他要的只是一种让自己感到更加自在的态度。

说得再直白一些，这叫耍贱……

但话又说回来了，所谓“打情骂俏”这档子事儿，十之八九不都是从一个男人没事找事的犯贱行为开始的吗？

就好比漫才（日本的一种舞台喜剧形式，类似中国的对口相声，但略有不同），必须得有一个人装傻，另一个人才能吐槽。

装傻的人表现得再傻，也不是真傻；吐槽的人话说得再损，也没有什么恶意。

这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游戏，恰是我们人类社交行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能面对面肆无忌惮地互喷智障但是谁也不当回事儿的朋友，才叫铁哥儿们；能对彼此的缺点习以为常并当成槽点天天互怼但依然不离不弃的男女，才叫真爱。

且不说这是可悲还是可笑，但总体来看……人和人之间感情的深厚程度，恰恰体现他们在对方面前耍贱时的自在程度上。

你只会在和你最亲密的人面前展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因为你很清楚对方对你的容忍度，这让你有安全感，人有了安全感才会觉得自在，才会畅所欲言、为所欲为。

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遇到那么几个人，你永远都不会担心在他们的面前失态。

情投意合也好，物以类聚也罢，如果你的身边找不到这样的人，那你的人生只怕是太孤单，太失败了。

而王穷，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不缺朋友，想当他朋友的人多得数不过来。

他也不缺情人，若他愿意，“夜夜新郎”亦不是难事。

但他依然感到孤独。

因为在这世上，他已找不到任何一个能让他完全放下防备、绝对信任的人。

当一个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才能感到自在，那无论他周围环绕着多少人，他都是孤独的。

“庄主，有客人求见。”

门外，程威的禀报声，将王穷从小憩中唤醒。

“哈啊……”斜卧在一张软塌上的王穷晃了晃脑袋，打着哈欠回道，“来的都是啥人啊？”

王穷小时候没读过书，长大以后虽是学会了识字算账，但言辞谈吐已经改不了了，所以从他嘴里基本是不会蹦出“来者何人”这类措辞的。

“禀庄主，来的是一男一女，那男的自称‘张三’，说是来找您‘交货’的。”程威回道。

程威，应当算是王穷不信任的那些人中，相对比较可信的一个；他和他的弟弟程勇二人已经当了王穷十年的贴身护卫。

说是“护卫”，其实程威这些年来更像是个管家，因为王穷手下的高手很多，所以程威已很少有机会施展武功了。

“哦……”王穷思索了几秒，“让他们稍微等等，我这就过去。”

“是。”程威诺了一声，门外随即传来了他快步离去的脚步声。

不多时，王穷已穿戴整齐，离开房间，来到了门外的院中。

这间大院的主人，本是临阊镇上的首富，他的宅子也是镇上最大的宅邸。

但现在，他已经不在这个镇上了。

因为王穷来到临阊镇的当天，就买下了这间宅子和其周边的三四栋民宅，作为自己和手下随从们的住处。

而他的“买法儿”大体是……“我给你半天时间，收拾细软搬走，你带不走的、或来不及收拾的，算我一并买下了”。

说完要求后，他就让对方“随便开价”，然后他再按照对方“随便”开的那个价格，真给……

这就是王穷办事的方法，这就是他花钱的方式。

最可怕的是，他赚钱的能力，比花钱更出色……

“二位，久等了撒。”王穷穿过院子，进了前院的一间堂屋，他一边大大咧咧地走进门，一边已在跟那两位“客人”打招呼了。

王穷虽不讲究什么礼数，但他的客人还是挺讲究的。

“见过王老板。”那位男客人当即站起身来，抱拳拱手，不卑不亢地作揖言道。

王穷将其上下打量一番——这是个身形瘦长，面容阴柔的男子，看面相大约在三十岁上下；在这大冷天里，他还是穿了一席利落的青衣，腰间还佩了把剑，一看就是个练家子。

与此同时，对方也在观察王穷——王老板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四十岁出头的样子，长得倒也不难看；他穿着袭袄棉裤、还戴了顶裘帽，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江湖中人的样子，怎么看都像个掌柜的。

“我们……见过？”王穷面露疑惑地望着他。

自称张三的男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朝站在一旁的程威看了一眼，随即又丢给王穷一个询问的眼神。

“哦……”王穷明白他的意思，“不打紧，让他听着好了，你说吧。”

王穷说话不爱拐弯抹角，很多事情他都会用最简单直白的方式讲出来。

“好吧……”张三犹豫了几秒，回道，“那我就提醒一下王老板……咱们上次见面时，我的身份还是‘朱诚’。”

“什么？”王穷退后两步，又扫了他一眼，“你说你是朱诚？”他那表情已在表达自己不信了，“榆岭四绝排行第二的那个朱诚？”

“对。”张三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哼……”这时，一旁的程威冷笑一声，“荒谬，你要冒充别人，也该先打听打听人家的身形体貌吧？朱诚那身板儿，可抵得上两个你。”

“那朱诚的声音，是不是这样的？”

这句话，是那“张三”说的，但他说这句话时的嗓音，和他刚才的声音完全不同，倒是和当初那朱诚的说话声一模一样。

“你……”见状，程威也是一时语塞。

王穷的反应比他快：“所以……你曾经是朱诚，但现在却已是张三了？”

张三应道：“我从来都不是朱诚……真正的朱诚，早在榆岭四绝与你见面之前，就已被我给替换掉了。”

王穷道：“哦……那你一直都是张三，只是冒充过一阵儿朱诚？”

张三道：“我也不是张三。”

王穷道：“那你究竟是谁？”

张三笑了：“我是谁并不重要，我可以是朱诚，也可以是张三，必要的话我还可以是王穷，我甚至可以当一辈子的王穷。”

这句话，很危险。

和说这话的人一样危险。

“嗯？”话音未落，程威的眼神和杀气都已似刀锋般迫近了张三。

“哈哈哈……”张三大笑，“说笑……说笑罢了，程壮士莫要当真。”

张三是不是真的在说笑，以及程威有没有把这事儿当真，不说大家也明白。

但这个话题没有继续下去，因为王穷已经若无其事地开始说别的了：“好了好了，你是谁都行，你也不必告诉我你和榆岭四绝之间发生了什么，你们这些江湖中人的恩恩怨怨和我无关，我只关心买卖能否做成，至于跟谁做……对我来说都一样。”

说话间，他便将视线移到了那个一直坐在旁边一言不发的女子身上。

这个女人穿着厚实的棉衣，外面还裹了件红色的大氅，

她的头上戴着斗笠，帽檐下一层浓重的黑纱将其面容完全遮住。

裹成了这个样子，能用来判定她性别的依据都不多了；但，还是有的……比如她衣服的款式，比如她走路的姿态，又比如……她身上唯一没被遮住的、那双如白玉般的纤纤素手。

那确是一双很美的手，美得毫无瑕疵，甚至让人感到虚假。

这双手的主人显然没有干过什么粗活儿，也没有练过武功……就算练过，也肯定不是手上功夫。

王穷看过很多女人，也看过很多双女人的手，所以此刻，他无需去看那女人的脸，就已知道这必是一名绝色女子。

“这就是……”一息过后，王穷复又开口，他本想说“这就是货了吧”，但略一斟酌，便把后半句话改成了，“……我要找的人？”

“是。”张三的回答不快不慢，语气听起来把握十足。

“她……还好吧？”王穷的下一个问题，显得有些暧昧。

张三却很清楚他在问什么：“她很好。”

一秒后，似乎是怕王穷听不明白，张三又补充了半句：“完好如初。”

王穷没有回应，而是转头道：“程威。”

“在。”程威应声。

“叫两个丫鬟和稳婆来……”王穷这话还没说完。

张三顺势就打断道：“且慢。”

“怎么了？”王穷问道。

“验货之前，就不再谈谈价儿了吗？”张三的眼中已闪过了

贪婪之色。

“你要加多少？”王穷真的是个单刀直入的人。

他绕过了明知故问的废话，绕开了张三诉说自己这次行动经历了多少困难、冒了多少风险的描述，直接针对对方的目的，问出了最核心的问题。

“翻倍。”张三也是厉害角色，在王穷的问题前，丝毫没有自乱阵脚，沉声道出了自己那明显有些过分的要价。

“好。”王穷也是毫不犹豫地接道，“先验货，货没问题，你就拿钱，走人。”

王穷说完了这句，转身就走。

他没有再交代什么，他知道接下来的事情程威会办好的。

王穷转身时的样子很普通，走路的样子也很普通。

他的举手投足间绝没有什么王霸之气。

但，当他转身之后，“张三”望着他背影的眼神，却已带着敬意。

“张某恭送王老板。”在其走出房间时，张三还作了个比对方来时更深的揖，用一种透着钦佩的语气，说出了这句话。

第1248章 剑神一笑（四）

方捕头今年四十有三，中等身材。

他生了一张十分端正的国字脸，但其眉宇间，却隐隐透出几分冷然肃杀之气。

当他走进客栈的刹那，每一个看到他的老江湖们，心中都已有了一个共识——这个人，惹不得。

他们是对的……

眼前的方尽，其体力、武功、经验……都正处于其职业生涯的顶峰。

在六扇门中，他也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若非如此，他也不会在这样一个时期，被派遣到了这样一座边关小镇之中。

“掌柜的。”方尽踏入客栈后，目视前方，朗声道出了这三个字。

“小的见过老爷！”那客来轩的掌柜急忙应声，并从柜台那儿迎了出来：“敢问老爷有何吩咐？”

方尽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我问你……外面躺着的那个，可是你店中的客人？”

“呃……”掌柜的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因为类似今天这样的事，在最近这个一个月中，早已发生过数次了，而他和方尽，也不是头回进行这样的对话，“是……是住在我店里的人。”

“好。”方尽即刻又道，“尸体，我带走……”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掏出了一些散碎的银两，并将银子握在拳心，伸到了掌柜的面前，“这些钱……是从尸身上找到的，你瞅瞅，

需要多少才够付他住店和打坏东西的账。”

“诶哟~”掌柜赶紧提高了声音，“老爷，瞧您说的……就我这小店，砸坏个仨瓜俩枣的东西，能值几个钱啊……至于那店钱……他……他早就付过了。”

这个掌柜虽然很贪，但是他不笨，他很清楚——有些钱可以要，还有些钱……就是打死也不能沾。

“哦……这样啊……”方尽念叨着，把钱又收回了怀里，在这整个过程中，他那握银子的手可是丝毫没有过要松开的意思，“那……这钱，就由我……代交给官府了。”

“唷~老爷。”掌柜赶紧点头哈腰地应道，“咱镇上谁不知老爷您清正廉明，乃青天再世……这钱由您处置，绝不会亏空了分毫。”

“哼……”闻言，方尽朝客栈大堂中扫视了一眼，轻轻冷笑一声，随后便转身行出门去。

“好了好了，都散了！没什么好看的！”他一出去就嚷嚷了几声，驱散了四周围观的人群，然后招呼自己带来的几名捕快把尸体卷起来搬上板车，接着就收队走人了。

这不是方尽第一次来干这事儿，想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在这个时代，朝廷和武林又回到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那些江湖仇杀，只要不牵涉到寻常百姓，官面上的人通常就不会去管；反正管了也是多余，让你们冤冤相报，官府还比较省事儿。

所以，像临闾镇现在的情况，出现死者时，方尽只需要露个面，确认一下死者的身份是武林中人，就可以收尸走人了；假如死者有家属同门之类的可以自行处理尸体，那方尽连收尸的麻烦都可以省去。

不过，方尽也不介意多干几次这种收尸的活儿，原因嘛……大家也都看见了。

这帮江湖人士身上多少都是衬点儿钱的，而且不多不少，正好是你贪污了也不会有人说什么的那种程度。

当然了，方尽是个办事周到、精谨的人……就算没人会说什么，他还是要和掌柜的进行那番对话，且当着很多人的面来进行。

甭管他俩唱的这出戏有多假，至少这出戏的情节没什么毛病，日后若是有人想在这事儿上做文章，愣是抓不到把柄。

由这件小事亦可看出，方尽显然是一位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同志了……

……

办完了公务，方尽便吩咐手下的捕快衙役们尽快把尸体运回附近的县衙。他自己则来到了镇口的一间茶铺，要了一碗热茶和几个蒸饼。

方尽是一个颇能“弄钱”的捕头，但他很少把钱花在吃喝玩乐上。

他吃的不讲究，也从不喝酒，一件捕头的青衣他可以从年头穿到年尾；就连女色方面，他亦是极有节制。

这种自律，这分“克制”，是极为可贵的品质。

很多人连一天这样的日子都过不了，但方尽可以这过一年、十年、二十年……

所以，他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都能保持清醒。

所以，他很少露出破绽和弱点。

所以，他的武功和体能在同辈人之中出类拔萃。

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可以把别人花在吃喝玩乐上的钱用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在官场上混，留点儿“家底”是很重要的，加官晋爵用得上，绝境求生更用得上……谁也不知道哪一天你乘的那条船

会翻，到时候，“钱”就是救命的浮木，什么都没留的人则只能和船一块儿沉入深渊。

咔——

“嗯？”就在方尽准备把第二个蒸饼搁进嘴里的时候，忽然，他腰间的佩刀……在刀鞘中轻轻颤动了一下。

换作别人，可能都不会注意到这一丁点儿的动静，就算注意到了也不会在意。

或许是鞘尖碰到椅子了，或许是刀鞘被风吹着动了一下碰着哪儿了，又或许是有人路过擦碰到了……

谁也不会多想。

然，方尽，在刀颤动的那一瞬间……全身都紧绷了起来。

“是谁？”他立刻在心中问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并且不动声色地开始观察周围的路人。

此时是午后，进出镇子的人不算很多，但这儿毕竟是镇上唯一的一条主干道，行人、车马，加起来也不少。

好在，方尽很快就从庸庸碌碌的人群中找到了他想找的那个人……

那是一个女人，带刀的女人。

她身着一袭白衣，身姿秀丽，步态矫健。

她用一块布蒙住了自己大半张脸，只露出了鼻梁以上的部分；不过，仅凭那双眼睛和额头，也足以让人断定这是位美人了。

“竟有这种事……”此刻的方尽，可没有心思去考虑那个女人被遮住的脸是否真的美貌，他在意的只有对方腰间佩戴着的那对双刀。

方尽非常清楚，方才自己佩刀的那次“颤动”，是一种类似“共鸣”的反应。

鲜有人知道，方尽的刀，不是凡刀。

尽管这把刀被套在了一个很平凡的刀鞘里，看起来与一般衙役们所使用的腰刀别无二致。

但……方尽自己知道，他腰间所悬，乃是当世四大神兵之一的——青鸟。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这是当今武林无人不知的四句词，而其中的【玉钩】、【重楼】、【青鸟】和【丁香】，分别对应了四件神兵利器。

【玉钩】，是一柄弯刀，“吴钩”造型，由一种奇异的黑玉所铸；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王穷家的一间府库之中。

【重楼】，是一杆长戟、一杆“中空”的长戟；因为是空心的，故而轻如竹竿。不过，在沾到血后，它便会将血吸入戟身，吸食得越多，重楼的颜色就越红、重量就越重、戾气也就越盛……传说，在连续杀死千人后，重楼之力便可分山裂海。

然而，重楼是这四柄神兵中唯一一件下落不明的，也从未有人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看到过真正的重楼，所有人都只是道听途说。因此，也有传言，说重楼根本就是一把捏造的武器，只是为了和另外三件凑成诗句才被胡编出来。

【青鸟】，是一把短刀，比一般衙役用的腰刀还要略小一些，目前无疑是在方尽的手上；而方尽则是从自己的师父“刀凰-孟情”那里继承到的。

至于最后的【丁香】，是一把剑，这把剑现在的主人，名叫谢无花。

这位谢无花，乃是武林名门谢家的少爷，他的祖先各位应该也并不陌生，就是当年的传奇剑客谢三。

在“苍灵论剑”后的那些年里，谢家也是起起落落、浮浮沉沉，传到了上一代“儒剑客谢修文”时，又再次兴盛；而谢无花，是谢修文的长子长孙。

前文中，客栈大堂内被称为“少爷”的那名男青年，正是谢无花。他身旁的那位“刘伯”，年轻时也曾是名动江湖的人物，人称“手眼通天刘西来”，不过，刘西来四十岁时遭遇了一次惨败，不但受了重伤、还落下了残疾；他本想就此退隐江湖，幸得谢修文收留，后成了谢家的一名掌事。

言归正传，眼下，还是先说方尽这边。

有道是“青鸟鸣，神兵现”，方尽的师父孟情在把宝刀传给他时曾说过，青鸟是一把有灵性的刀，如果周围有其他的神兵利器，它便会有反应。

因此，在感受到宝刀的鸣动后，方尽便想当然地认为是另外三把神兵中的一把出现在了附近，但没想到的是……他搜索了一番后，发现这附近唯一一个有着超强气场的高手，却是个使双刀的人。

“难道……这世上还有第五柄旷世神兵存在？”方尽正在心里嘀咕着呢，忽然，他的【青鸟】，竟又一次颤动了……

第1249章 剑神一笑（五）

“这位差爷……”就在方尽惊愕之际，一个男人的声音，已在其身侧响起，“您的刀，好像不一般呐。”

方尽循声转头时，浑身的血都凉了。

直到话语声响起的刹那，他也完全没有察觉到有人靠近。

然而，当他回望时，却发现自己面前的桌旁，已然多出了两个人来。

这两人的穿着打扮倒是挺普通，年纪看上去也就是二十五岁左右，至多不过三十。

周围的人、包括这茶铺的老板……都没有意识到这两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好像……他们从一开始便坐在那儿了。

“二位……”方尽毕竟是个厉害角色，纵是心中暗惊，表面上也还能不动声色，“我们认识吗？”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句废话。

但有时候，废话也是有意义的。

它可以给你思考的时间，可以帮你试探对方的反应，还可以用来回避对方问出的上一个问题。

“不认识。”【生鱼片】用他那略显木然的表情望着方尽，接着道，“但我觉得，大家既然已坐在一起了，不妨就认识认识。”

“哼……好啊。”方尽冷笑一声，念道，“我叫方尽。”

他只说了自己的名字，别的事儿半点都不透露，而且连“在下、鄙人”之类的谦辞都没用。

“我叫鱼片。”生鱼片没有报出自己完整的游戏昵称，就算系统会帮他修正那个词儿在NPC意识中的违和感，他自己都觉得怪怪的。

“嗝儿……在下【梦惊禅】。”这时，一直在旁边喝着“自带酒水”的禅哥，适时地支了一声，还捎带上一个饱嗝儿。

方尽的视线又一次扫过了二人的脸，随即在心中念道：“余骗……孟惊禅……嗯……没听说过啊……”

方尽虽不是江湖中人，但他对江湖中的事却也是知之甚广，假如年轻一辈中有那种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自己的高手，他至少会知道对方的名字。

“那么……余兄，孟兄……”方尽思索了几秒，开口问道，“我也不跟二位绕弯子，请问……你们找上我，所为何事呢？”

“几件小事罢了。”生鱼片接道，“其一……”说话间，他转过头，朝着那个已在大路上越行越远的、佩双刀的女人瞟了一眼，“……若我没有猜错……方兄已注意到了她不是常人，并有意上前试探……”他顿了顿，“而我们两人过来，主要就是想劝你一句……不可。”

“哦？”方尽眉尖一挑，“这么说来……你们认得她？”

“认得。”生鱼片道。

“她是什么人？”方尽又问。

“来夺剑谱的人。”生鱼片道。

“来夺剑谱的人很多。”方尽道。

“很多。”生鱼片道。

“她又有何不同？”方尽道。

此话一出，生鱼片还没回应，梦惊禅便摆出他那微醺的表情，似开玩笑般接道：“方兄，这镇上能杀你的人多吗？”

被问了这样的问题，方尽却也不生气，不但不生气，他

的态度反而变得更加冷静了：“不多。”

“嗯……”梦惊禅点点头，拿起自己随身带的白酒呡了一口，“现在变多了。”

“你的意思是……她，能杀我？”方尽问这问题时，那个女人的背影已经消失在了大路上。

“能啊。”梦惊禅笑道，“不仅是她，我俩也能。”他说着，还用一副很轻松的姿态，抬手指了指自己和生鱼片。

这话在一个现代人看来或许能当成玩笑，但落在武林中人的耳中，无疑已是一种十分严重的挑衅了。

“哦？”方尽也是习武之人，听了这话，自是血气上涌。

就差一点儿……他就把后边儿那半句“要不咱们试试”给说出来了。

但生鱼片抢在他之前快速言道：“方兄莫要动怒，我这位禅哥是个酒鬼，口无遮拦，并没有想要冒犯您的意思。”

方尽闻言，脸上的神色变了几番，大约沉默了五秒后，他哼了一声：“哼……罢了……”

换作别人可能看不出来，但以“听”为看家本领的生鱼片可是对方尽方才的那番心理活动一清二楚。

那五秒间，方尽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既然这两人可以在他完全无察的情况下靠近到这种距离，并且安然坐下，那要杀了他……的确是不难的。

别的不说，只要那两位不声不响地往方尽那茶碗儿里下点毒，那他恐怕已经是个死人了。

念及此处，理智，便战胜了一时的冲动……

方尽这所思所想，包括先前发现双刀女子时的反应，全都会在他的心跳、呼吸、脉搏、眼神等细微的体征上有所体现。

而这些……无一例外的，都逃不过是生鱼片的眼睛和耳

朵。

秩序这两位高手，是最早来到临闾镇的一组玩家；经验老到的二人没有急于进入镇内探索，而是一直待在镇口的主干道附近，守株待兔、静静地观察。

他们很清楚……玩家，才是自己的对手，也是自己唯一需要警戒和注意的目标。

至于像方尽这种有特殊功能的NPC，则是可以利用的资源……

……

话分两头，再看镇子另一边。

一处冷僻的所在。

一条无人的小巷。

两个人，正面对面地站着。

他，带着剑。

他，也带着剑。

他是江湖中赫赫扬名的剑者，棉道人。

而他，只是“张三”，一个走在人群中绝不会有人去多看一眼的路人。

“道长，你我素不相识，何故将我截于此地啊？”话是这么说的，但张三问这话的口气，却丝毫不像是在面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传说……”棉道人对张三的话不以为意，他自顾自地讲道，“武林中，有一个神秘的杀手，没有人见过他真正的长相、或听过他真正的声音；也没有人知道他年纪究竟有多大、武功到底有多高。可以确定的就是……他每一次出现，都会变成另一个人，就连那个人身边至亲之人，也很难分辨出真假。”

棉道人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说实话，贫道也未曾想到，竟能在此时此地，遇上武林中最神秘、最可怕的杀手……‘镜’。”

“哦？”镜冷笑，“那我倒是好奇了……既然连别人身边至亲之人都分不出真假，你又是怎么看出……我就是‘镜’这件事的？”

“巧合。”棉道人只回了两个字。

两个字就够了。

镜想了想，言道，“你认识张三？”

“认识。”棉道人道。

“你是他什么人？”镜道。

“他是我的恩人。”棉道人道。

“一个山里的猎户是你的恩人？”镜疑道。

“人总有运气不好的时候。”棉道人又道。

“明白了……”镜也不需要再追问更多关于那方面细节了，他转而问道，“那你又是怎么看出我是假的呢？”

“很简单。”棉道人回道，“为了报答张三的救命之恩，我曾传了一套独门的内功心法给他。”

“但我的身上……没有那种内功。”镜接道。

“没有。”棉道人也道。

“而我的长相、声音……都和张三一样。”镜接着说道。

“一模一样。”棉道人道。

“难道我就不可能是他的孪生兄弟？”镜问道。

“即使是孪生兄弟，也不可能连走路的姿态都一样。”棉道人道。

“你就没有想过……或许张三他由于某些原因而失去了你

传给他的内功？”镜又问道。

“想过。”棉道人道，“但那并不能解释这个‘张三’是如何跟王穷牵扯到一起的。”

“呵呵……原来如此。”镜笑道，“你一直都在暗中监视着王穷的住处是吗……”

“正是。”棉道人坦然承认了这事儿，“所以，当我看到一个身上并没有我那独门内功的、和张三完全一样的人出现时，我就知道……张三已经死了，而我眼前的人，是……你。”

“嗯……这确是巧了。”镜点点头，“真没想到……一个普通的猎户竟会认得棉道人，而且身上还带着一种我查探不到的内功。”

“为什么是张三？”问这个问题时，棉道人的表情很冷，声音更冷，“难道他的身份有特殊的价值吗？”

“呵呵……”镜笑了，“‘没什么特殊’，正是其价值所在啊。”他娓娓言道，“化身为那些‘特殊的人’，是很危险的，只有在任务需要时我才会那样做；而其他大部时候，我都是以‘张三’、‘李四’、‘王五’这样的身份活着。”他得意地接道，“藏木于林的道理，你总该懂吧？所以，像‘张三’这样的身份……我是随时都会备着十来个的。”

言至此处，镜停顿了几秒，再道：“呵呵……不过，从眼下的事情看来，下次我‘取’这种身份时，还得多留个心眼儿才是。”

“你已没有下次了。”这一瞬，棉道人的杀气、剑气，已随着话音笼了过来。

“呵呵……是吗？”镜还在笑，笑得甚是轻松；下一秒，他的嗓音忽然一变，变成了棉道人的声音，“那我也只能请道长……多多指教了……”

第1250章 剑神一笑（六）

谢无花已在门外站了许久。

他并不着急。

即便让他在这里站上一天一夜，他也不会因此而失去耐性。

好在，门里的人，也没让他等那么久。

在那“许久”之后，屋里传出的轻微的脚步声，随后，门被打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男人。

他高大、英俊，目光冷峻，气势凌人。

雪白的长衣和腰间的长剑是他的标志。

冰冷的气质和寡言的性格则是人们对他唯一的印象。

“哼……总算是肯出来见我了吗？”门虽是开了，但谢无花仍是站在距离门槛儿三步之遥的距离上，丝毫不敢冒进。

冷欲秋闻言，没有回话，只是默默地注视着眼前这位长了一张方脸的年轻人。

“怎么？你该不会……根本没有察觉到有人站在你的客房外吧？”谢无花见对方不接话，便又试探了一句。

“察觉到了。”两秒后，冷欲秋终于是开口说话了，他的口气很冷漠，言语间还伴随着一些略显违和的、细碎的停顿，“你一来我就察觉到了。”

“呵……”谢无花笑道，“这么说来……我站在门外的这段时间，你一直就在屋里犹豫着是否要开门咯？”

“并没有。”冷欲秋回答。

“哦？”谢无花不明白他的意思，故而用了个语气助词示意他接着往下说。

“我不想开门，也不想理你。”一息过后，冷欲秋补充道。

“哈！”谢无花又笑了……冷笑，“那你现在又为什么把门给打开了呢？”

“我要去茅厕。”冷欲秋的答复可谓言简意赅，关键是……还无法质疑。

说罢这五个字，他就向前迈步、走出了房间，并随手带上了客房的门。

他就这么淡定地从谢无花的身边走过，完全无视了后者，大步流星地朝着客栈的一楼去了。

待他的身影消失时，谢无花，还是站着。

他自是不会追上去跟冷欲秋理论的，因为这世上只有无赖和傻瓜才会去拦一个要上茅厕的人并进行某种辩论。

谢无花不是无赖，更不是傻瓜。

这一刻，谢少爷只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一种名为“漠视”的侮辱。

冷欲秋的反应说明……他把谢无花当做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这让后者的等待变得毫无意义。

谢无花很想发火，却又发不出火来。

因为在他思考着如何爆发的过程中，他忽然意识到，除了“名门之后”这个头衔之外，他的确是没有其他任何理由不被人漠视。

虽然谢无花出来行走江湖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但他却没能在江湖上留下半点事迹。

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会得到冷欲秋的重视呢？

当然了，谢家少爷的“碌碌无为”，倒也不是他能力不行导

致的……事实上，谢无花可说是文武双全。

“文”这方面，即便他不像秀才那般擅长咬文嚼字，但“知书达理”这个词儿他还是担待得起的，仅这点，在遍地糙汉的江湖中……已算是鹤立鸡群了。

而“武”这方面呢，作为谢家的长子长孙，他自然也是得了祖上真传的，放眼整个武林，在同辈中恐怕是找不出能与其比肩的人物来了。

然而……有能力，并不一定就会有作为。

江湖这地方，是很滑稽的……

在这里，“麻烦”这个词儿，几乎能和“机遇”画上等号。

它很可能会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损失，比如财产、名誉、亲人、朋友、生命等等，都有可能伴随着这个词的出现而消失。

但，它也可能为你带来同等的利益……

在江湖中，一个从未被麻烦找上门，也没去自找过麻烦的人，肯定是失败的……

而谢无花的尴尬处境就是：由于谢家的名号，很多麻烦的“人”和“事”儿都会主动去避开他。又由于他的身边始终有刘伯这么个老江湖跟着，很多没有去避他的麻烦人和麻烦事儿……也都被刘伯设法给挡开了。

这便造就如今这个“在江湖上混了大半年还是毫无作为”的谢家少爷。

“少爷。”没过多久，刘伯那熟悉的声音便打断了谢无花的思绪。

刘西来对谢家的忠诚和感情是极为深厚的，当年因惨败落下残疾的他，在生理上已注定无后，再加上他本来也没有亲人活在世上了；因此，看着谢家少爷长大的他，早已将其当成了自己的孙儿一般。这也是为什么……当谢无花向自己

的祖父提出要去江湖中“历练一番”的时候，老家主会安排刘伯跟随少爷同行。

“你还好吗？”刘伯见少爷没回话，便关切地追问了一声。

“不太好。”谢无花知道刘伯一直在暗中看着自己，所以并未对后者的忽然出现感到意外。

“你不该那么‘礼貌’的。”刘伯也知道少爷受了委屈，但他绝不会用那种哄小孩儿的方式去劝解对方，他会很直接地指出事情的关键来。

“是啊……”谢无花叹道，“我好像还‘没有资格’对他‘礼貌’。”

“的确没有。”刘伯道。

“您该在我决定要来的时候就告诉我的。”谢无花道。

“那时候说，你恐怕未必能懂我的意思。”刘伯接道。

“嗯……”谢无花沉吟半秒，“……也对。”

“不过，现在明白过来……也不晚。”刘伯道。

“呵呵……”谢无花的笑容又回来了，“对，不晚！”

……

冷欲秋回到房间的时候，还是那副冷淡的样子。

他迈门而入，随手带上了门。

对于自己的房门被人敞开的事情、以及屋里坐着两个人的事情……他都像是没看见一样，不做任何反应和评论。

此时，谢无花和刘西来，正在冷欲秋的房间里坐着喝茶。

茶是小二刚刚送上来的，用的茶壶和茶杯也都是新的。这些都是刘伯特意吩咐的，他可不想使用别人房间里的茶具，因为那些东西上很可能已经被下了毒。

“我们有话问你。”这次，先开口的是刘伯。

冷欲秋却没有理他，只是默默地回到了床边，坐下，摆出了打坐的姿势。

“马大胡子是你杀的吧？”就算对方不应声，谢无花还是接着刘伯的话，问出了想问的问题。

而在床上打坐的冷欲秋，这会儿则是干脆连眼睛都闭上了。

“你装蒜也没用。”谢无花不依不饶，继续道，“即便你能瞒得过天下人，也瞒不过我……”他顿了顿，“凭你的坐姿、站姿、走姿、还有呼吸的方式……我就能看出你除了剑法之外至少还精通两种掌法和一套腿法，并且身负上乘的内功心法。”

“是又如何？”这时，冷欲秋终于说话了，但他的眼睛还是闭着，语气也是轻描淡写。

“马大胡子的致命伤、同时也是他身上唯一的受击处，是打在肋下半分。”谢无花接道，“在这个镇子上，能看出那个位置是‘双形催命掌’罩门所在的人，不超过二十个；能在实战中一掌便打中那里的人，不超过十个；而你……自是这十人之一。”

“当然，仅凭这点，还不足以证明你就是凶手。”下一秒，刘伯顺势接过了话头，“真正让我们断定是你的依据在于……我们能够确信，马大胡子肋下的那个掌印，是由一个用剑之人的手掌打出来的。”他微顿半秒，“或许你自己注意不到，但练不同兵器、不同武学的人的手，是会有各种些微的差别的，比如剑客的虎口处……”

“刘西来。”忽然，冷欲秋打断了刘伯的话，这也是他第一次用这种方式加入与这两人的对话，“你不用跟我一一说出你那些推断的细枝末节……”他的语气依旧淡定，眼睛也还是闭着的，“我可从来都没有否认过‘是我杀死了马大胡子’这件事。”

此言一出，刘伯和谢无花皆是一愣，两人迅速对视了一眼后，谢无花又道：“哼……你现在倒是挺坦然的样子，既然如此，你杀人的时候，又为何要以掌代剑……遮遮掩掩？”

“以掌代剑，并非为了遮掩什么。”冷欲秋道。

“哦？那是为何？”谢无花又问道。

“只因他不配死在我的剑下。”这就是冷欲秋的答案。

这个答案听起来很像是狡辩，但当这句话从冷欲秋嘴里说出来的时候，谢少爷和刘伯瞬间就确信了……他没有说谎。

“这么说来……他该死？”刘伯没有问对方杀人的具体动机，他知道那种问题是越界的，所以……他问了个听起来有点儿像废话的问题。

“该死。”但冷欲秋那铿锵有力的答复，却让问题本身也变得有意义了。

“你为何要在此时、此地动手？”刘伯又道。

“在什么地方动手、什么时候动手，以及……”冷欲秋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杀死什么人……”这五个字，俨然就是说给屋里这两人听的，“……都是我的自由。”

“看来……是我们多管闲事了。”刘伯毕竟老辣，他已察觉到了气氛有变，赶紧找了个台阶想拉着少爷一块儿下去。

“是的。”冷欲秋也清楚对方的意思，冷冷回道。

“既然事情是这样……我们也不便再多说什么……”刘伯站起身来，作了个揖，“叨扰了冷大侠，多有得罪，还望海涵。”

他一边说着、做着，一边朝旁边的谢少爷使了个眼色。

谢无花也很懂事，立马随着站了起来，冲着冷欲秋抱拳拱手道：“得罪了。”

两人表面上是客客气气，实际上身体和神经都已做好了应对攻击的准备。

“不打扰您休息了。”刘伯随即又道，“我们这便告辞……”

“别着急走。”没想到，这时候……冷欲秋竟然主动发话了，“我还有话要说。”

这句“还有话要说”，让刘伯和谢少爷的冷汗唰唰地下来了……

“冷大侠……还有何指教？”刘伯问道。

“你们就不想知道……”冷欲秋接道，“马大胡子为什么‘该死’吗？”

听到这句话，刘西来的脸都白了，因为他的本能已告诉了他冷欲秋想干什么。

“不想！”刘伯几乎是吼出了这两个字。

“因为他打扰我‘练剑’了。”冷欲秋却好像没有听见似的，继续淡然地说道。

这一瞬，刘西来突然跪下了，他的身体在颤抖，他的声音在颤抖，他的灵魂……无疑也已在颤抖：“冷大侠！这话……老夫我一个人听就可以了！我们少爷年少无知……无心冒犯，他还有大好前程……”

“不行。”这是冷欲秋第二次打断刘伯的话，也是最后一次，“我要他也听着。”

听见那个“不”字，刘伯便绝望了，当那种绝望显露在他的脸上时，他仿佛瞬间就老了几十岁……从一个精神矍铄的武林前辈，变成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

“刘伯！您这是为何？”谢无花还不完全明白状况，虽然他已隐隐感觉到了什么……但他终究还是太年轻，他还丝毫没有体会过江湖那真正残酷的一面。

“人们总以为，做错了一件事，只要及时发现、承认错误，便还可以弥补……可以有第二次机会。”冷欲秋说着，睁开了眼睛，“但我，不喜欢给人第二次机会，因为我不想让别

人觉得……他们可以在我面前‘错上一次’。”他的语气冰冷，眼神亦是冰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世人都有一种共识……只要事后低声下气地下跪、哀求、忏悔……就能弥补之前的无礼、冒犯和伤害……”

“因为那是大多数人都认可的，那便成了‘理’，继而又可能变成‘法’……”

“但是，世上的事情……真能像这样‘顺理成章’吗？”

“世人觉得偷盗者罪不至死，被盗者便只能接受；世人觉得强奸者罪不至死，被强奸者也只能接受；世人觉得欺善霸市者罪不至死，被欺压者亦只能接受……”

“但那些做决定的人，那些‘大多数人’，那些满口道德仁义的人……又有多少曾体会过重要之物或辛苦所得被人盗走时的滋味，有多少人切身尝过被人强奸的滋味，又有多少人知道经年累月遭受欺压却敢怒不敢言的滋味……”

“屈辱、悲伤、绝望、委屈、难以形容的压力……这世上真有一套‘理法’，能准确地衡量出受害之人的痛苦，并给出相应的惩罚吗？”

“至少在我看来，是没有的。”

“但我……自己想到了一种相对公平的法子，很简单的法子——让受害之人，去决定怎么处置那些犯错之人。”

“当然，每个人的评断标准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在街上被人撞了一下肩膀就要杀人家全家，还有的人被扇了耳光还说无所谓，甚至会把另一边脸也凑上去。”

“所以我得承认……我的这种法子实际上确是不如‘法理’来得合适。”

“它只能适用于少部分人……”

“……比如我这样的人。”

在今天以前，谢无花和刘西来做梦都不会想到冷欲秋竟

然会一次说出这么长的一段话来。

江湖上也没有人听冷欲秋说过这么多话，因为……听过的人，都已经死了。

其实，冷欲秋并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只是个性格古怪的人。

他极端得内向，以至于在人前多说两句就会紧张。

所以，他平时很少说话，也几乎不结交朋友。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他才会彻底地放松下来，打开话匣子，头头是道地跟眼前之人聊上一会儿。

而那种“情况”就是……他准备把对方杀掉的时候。

第1251章 剑神一笑（七）

当剑锋划过刘西来的咽喉时，他的心中只剩下了“悔恨”二字。

有牵挂，才会有悔恨。

刘西来牵挂的东西，并不是自己的生命。

二十多年前，当他败在“紫竹居士”手下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当自己是个死人了。

而在他失去了一切的时候，是谢家对其伸出援手，让他能重新像个人一样活着。

所以，那之后的人生，刘西来不是为自己活的，而是为了谢家而活……为了报恩而活。

比起自己的性命，刘西来更在乎的是谢家的荣辱和得失。

可惜，他还是没能保护好谢无花。

刘西来的确是老了，四十岁前，“手眼通天”从未有过看走眼的时候，他唯一一次错估了对手的实力，是在四十岁以后；而那一次失察，便直接让他断送了自己的江湖路。

今天，他又一次看走眼了，而且这次的错误……更加严重。

在冷欲秋说出那句“在什么地方动手、什么时候动手，以及杀死什么人……都是我的自由”之前，刘西来依然认为情况还在掌握之中。

但那句话出口之时，冷欲秋的气息变了……

那一刻，他不再敛藏那汹涌的剑意、也不再掩饰自己的杀机。

也正是在这一刻，刘西来发现了一件事，一件可怕的事——冷欲秋的武功修为，比他预估得高出很多……非常多！

从刚才开始……冷欲秋就不是在床上打坐，而是在练剑。

或许有人会奇怪，一个人坐在床上、盘着腿、闭着眼……也算是在练剑？

一般来说……不算。

但冷欲秋显然不在这个“一般”的范围内。

当一个人的武功到了一定的境界，其练功方式便不滞于形；对于那种人来说，“形”的修炼比起“意”的修行来反而显得效率低下。

当然，那种人很少，放眼整个武林，都可说是凤毛麟角；即便是谢家现在的家主谢修文，也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可是，冷欲秋这个看起来不过三十岁上下的男人，却已经拥有了这样的修为。

于是，看明白了这些的刘西来赶紧改变态度，设法脱身；他以为……凭着谢家的威名、以及自己放低身段的态度……对方还不至于因为这种程度的冒犯而出手。

然而，冷欲秋接下来的话，却让刘伯整个人如坠冰窟。

他非但不让二人离开，还讲出了自己杀死马大胡子的原因，正是因为对方打扰他“练剑”了。

这番话，在谢无花这天真的少爷听来，只是有些奇怪；可落在刘西来的耳中……简直犹如丧钟的轰鸣。

事已至此，刘西来选择了跪下……他最后的那句话，便是在宣告自己愿意舍弃生命和尊严来保谢无花一命。

然，就连这个要求，冷欲秋也没有答应。

或许……谢无花还算比较幸运的，到死他都没明白这个

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他不用像刘伯那样经历惊愕、恐惧、痛苦、绝望、并最终带着悔恨离开人世。

他只是在惊讶中死去，死得很快，也没有什么痛苦。

……

尸身倒地，宝剑入鞘。

冷欲秋坐回了床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的剑，杀人不沾血。

但他这个人，却是有几分嗜血的。

他喜欢在刚刚死去的人身边，闻一闻那新鲜的血腥味儿。

这种气味，是胜利者才能享受到的，它能提醒冷欲秋……失败的代价。

“你还是老样子……”忽然，房间里响起了另一个人的声音，一个温柔、沉厚的男声，“只要能找到哪怕一分一毫说服自己的理由，就迫不及待地杀人。”

冷欲秋听到这个声音时，竟是露出了笑容。

那不是冷笑或是嗤笑，而是发自内心的、高兴的笑容。

“呵……你来得还真快啊。”冷欲秋笑道。

在他说话的同时，房间里已多出了一个人来——一个全身黑衣的蒙面人。

这间客房的门窗都没有开过，房里也没有可以躲人的梁柱和柜子，就连冷欲秋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

但他就是进来了，而且来得悄无声息。

“出现了两个意料之外的帮手，让任务提前完成了，所以我早到了半天。”蒙面人如是回道。

“帮手？”冷欲秋闻言，面露一丝疑色。

“放心，这两人一定可靠。”蒙面人道。

“居然能从你口中听到‘一定可靠’这四个字……”冷欲秋念道，“莫非……他们是……”

“对。”蒙面人知道他要说什么，所以直接打断道。

“原来如此。”冷欲秋点点头，“那么……计划照旧？”

“那是自然，不过……”蒙面人说着，低头看了看地上那两具尸体，“你也真是会给人惹麻烦，你知道这两人是谁吧？”

“知道啊。”冷欲秋淡定地回道，“不就是谢家的少爷和管家么……”他顿了顿，“明日一过……整个武林都将与我们为敌，我有必要特意去顾忌是否会多几个姓谢的吗？”

“唉……”蒙面人叹了口气，“也罢……你说的也是事实。”

叹息未止，他已迈步上前，拾起了谢无花身旁的佩剑。

“这丁香剑就交给我吧，可能会有用处。”蒙面人拿起剑来，转头对冷欲秋说道。

“嗯，若你能把尸首一块儿处理掉，那就更好了。”性格内向的冷欲秋在这人面前却显得很是放松（而且他这会儿并没有想杀人），竟然在用玩笑的语气和对方讲话。

“少做梦了，你自己想办法去，要不然你就让他们陪你一块儿睡。”道完这句，蒙面人就从屋里消失了，和他来时一样，无声无息、无影无形……

……

同一时刻，客栈一楼，冷欲秋的房间正下方的那间客房。

“呃……这是血吧……”

【狂踪剑影】抬头望着天花板，看着一丝丝从木板缝隙中渗下来的血滴，用一种郁闷的表情念道。

这会儿他本来是想吃一点剧本里的食物来补充体力的，

没想到刚准备动筷子，食物上就被淋上了一些免费的“酱汁”。

“看来楼上出事儿了啊。”同样坐在饭桌旁的【才不怕呢】也看了眼天花板，顺势接道。

“不如……咱上去看看？”剑少想了想，言道。

“反正这饭也吃不成了，那就上去看看呗。”别看剑少是“江湖”的管理层，但在这支两人队里，不怕妹子才是“领导”，具体怎么行动还得听她指示。

“好。”既然领导发话了，剑少也没二话，起身就走。

不怕妹子也和他一起出了房门，两人转了个弯就从楼梯上了二楼。

狂踪剑影可不是谢无花，他可不讲究什么江湖中的“礼貌”，一来到冷欲秋的门前，他就是“乒乒乒”一阵儿砸门。

“有人吗？”剑少不但拍门，还要叫门，前半句说完，他还觉得不够妥当，所以立刻又接了句，“有活人吗？”

屋里的冷欲秋也是愣了，心道：“这是什么路数？镇上的江湖中人应该都知道我住这间屋，他们也不可能这样来叫我的门，但他的声音和态度也不像是店里的伙计；难道……是个不懂规矩的官差？”

他一边推测着，一边已走向了门口。

由于感觉不到屋外的人身上有内力，冷欲秋对“愣头青官差”这个结论还是颇有把握的，虽然这种人对他构不成什么威胁，但闭门不出这种法子对于这路人却是不管用。

吱——

几秒后，冷欲秋打开了房门。

一对青年男女出现在了他的眼前，而且，他们俨然是江湖人物的打扮（和绝大多数武侠世界观的剧本一样，系统对NPC眼中的玩家形象进行了调整）。

冷欲秋的毛病犯了，开门后，他只是默默盯着两名玩

家，嘴里却是半个字都没蹦出来。

剑少和不怕则是立即发现了房中的尸体，随即又对视了一眼。

按理说，这种时刻，应该是屋里的人先说话，但冷欲秋就是不开口，于是乎……场面陷入了僵局，气氛也略有些尴尬。

“刚杀的？”大约十秒的沉默后，狂踪剑影忍不住了，他没话找话般问了冷欲秋一句。

冷欲秋心里也在犯嘀咕，这两人好像并不认识自己，而且对屋里有尸体这件事情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讶和恐惧。

“嗯……”冷欲秋思索了一秒，点了点头。

“哦……”剑少也点点头，“那什么……尸体的血渗到楼下来了，我们就上来看看。”

“哦。”冷欲秋应了一声，没有更多的表示。

“哦什么哦啊。”这时，一旁的不怕看不下去了，“咱们的饭菜都滴上血了，房间的地板上也有，你‘哦’一声就完啦？”

冷欲秋还真没想到对方非但不害怕，会摆出了这种强硬的态度，他暗忖道：“这两个……八成是初出江湖的雏儿，所以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也不识得地上的死者是谢无花和刘西来……”

念及此处，他忽然觉得这两人有点好笑了。

“那按照姑娘你的意思……”一息之后，冷欲秋开口回道，“又当如何呢？”

“废话，赔钱啊！”不怕理直气壮地说道。

冷欲秋淡定地应道：“哦……那你们要多少？”

“这可说不好。”不怕道，“讲道理……赔的钱得足够我们去换间房的吧。”

冷欲秋点点头：“这话好像有点道理。”说是这么说，可他却站在那儿没动，隔了五秒后，又一次开口，“但我想知道，若是我不赔，你们又能如何？”

冷欲秋有钱。

就算他没钱，躺在地上的那两具尸体身上，也有足够多的钱。

而且冷欲秋从来不是一个爱钱的人，对他这种人来说，钱能产生的驱动力已经接近于无。

因此，他的这种反应，绝不是因为他舍不得赔钱。

此时此刻，冷欲秋只是出于兴趣在行动。

当然了，他并没有打算杀人，他觉得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这两人都还没有死的必要。

冷欲秋只是想要给这对“初出江湖”的男女一点教训，告诉他们——江湖并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

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想“帮助”眼前的二人：让一个人早点了解到这个世界的不公以及力量的重要性，的确算是一种善举。

没有领教过无耻的人根本不会理解真正的高尚，脱离实际的道德也只是另类的愚蠢。

本来……确是这么个事儿。

然，冷欲秋遇上的并不是什么不谙世事的江湖菜鸟，而是凶残的异界旅客……

“哈？”见对方的态度这么嚣张，狂踪剑影当时就有点不爽了。

没错，他不认识冷欲秋。

如果他认识……在此他很可能就会选择冷静，从而触发一条与冷欲秋合作的剧情线。

但没有那种“如果”……

江湖这二位收集情报的能力是比较一般，但论刚正面的能力，那可是绝不含糊。

狂踪剑影一听对方问出那种问题，脱口而出就是一句：“那我就来教教你赔字怎么写呗。”

第1252章 剑神一笑（八）

狂踪剑影的反应在冷欲秋的预料之中，但他的实力……却远在对方的估计之外。

冷欲秋本没有打算对眼前这两人拔剑的，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

然而，当剑少的手搭到剑柄上的刹那，当他的战意和剑意从眼神中迸发的瞬间，冷欲秋的神色……变了。

一种本能让冷欲秋退后了一步，当他意识到的时候，自己的手，也已握住了剑。

“怎么可能？”那一刻，冷欲秋脑海中闪过的是疑惑和震惊。

但他还不及细思，狂踪剑影便已出手。

乒——

剑锋，在空气中急速碰撞。

但凡能看清这次交锋的人，定然都会惊叹于双方力量和速度。

然而，这一击发出的声响……既不响亮，也不厚重。

那声音就像是两个玻璃杯轻轻相碰，轻盈而温和。

这一剑过后，剑少和冷欲秋，皆是神情陡变，且各自又后退了几分。

“原来如此……”冷欲秋当即心道，“查探不到内力并不是因为他的内功弱……而是因为他的功法独特、无法查探。”

“有没有搞错……这家伙居然这么强？还是说这个剧本世界中的NPC平均水平就这样儿？”剑少心中也是惊疑不定。

“还未请教……”冷欲秋很少会主动请教别人的姓名，但这次显然是个例外。

“皇甫明康。”剑少一字不差地报出了自己的真名，他的本名在这个武侠世界中听起来倒是丝毫不违和。

“好。”冷欲秋没有报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去问对方究竟认不认识自己，他只是道了声“好”，随后便收剑入鞘，还顺手从怀里取出了一张银票，“我赔钱。”

说着，他就伸手将银票递了过来。

不过，剑少却没有去接。

“不必了。”狂踪剑影冷冷言道，“钱我们有。”

这言下之意就是——这件事，咱们讲的是道理，只要你有赔偿的意愿就行，至于这钱……给不给都无所谓。

“但我觉得还是赔给你比较好。”冷欲秋的手并未收回，“你就当帮我个忙。”

他的意思则是——对我来说，这钱给了，事情才算完，否则我会觉得亏欠了别人些什么。

“那好吧。”剑少很快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同时他也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当自己决定拔剑的时候，便已错失了和这个NPC合作的机会，现在他只能接下钱，结束这个事件，并接受对方将和自己继续保持“中立”关系的局面。

于是，江湖这二位玩家收下了钱，离开了二楼，并立即到掌柜那边换了间房。

在与客栈掌柜交涉的过程中，他们方才知道冷欲秋是何人，以及他在这次事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但这会儿他们再去感叹自己和NPC打交道的能力差，也是为时晚矣。

……

另一方面，王穷的宅邸中。

谷物的香气、棉絮的味道、稻草和柴禾的气味、以及一丝焦味，混杂在一起，飘散在屋内。

王穷惬意地坐在炕上，吃着糕点、喝着热茶。

第一眼瞧见他的人，多半会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农家汉子，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会是个富可敌国的活财神。

“庄主。”门外，传来了程威的声音。

他站在门口，腰杆儿挺得笔直，即使周围根本没人在看，他在说“庄主”二字时，也保持着一脸的肃然和恭敬。

“进来吧。”王穷随口应了一声，说话时嘴里的东西都还没吃干净。

“是。”程威诺了一声，方才挑开门帘入了屋。

“稳婆那边怎么讲的？”王穷知道对方前来禀报何事，所以直接就问了。

“回庄主，是处子无误。”程威也是直截了当地给出了答案。

“嗯……”王穷点点头，沉默了几秒，又问道，“程威，你怎么看？”

程威愣了一下：“您是指……”他的确不知道这个问题具体是在问哪个方面。

“为了这个女人，我用了多少银子、时间和人脉……你都是知道的。”王穷接道，“你就一点儿也不好奇，我是为了什么吗？”

程威低头应道：“庄主，我们做下人的，不该问的，就不……”

“哎～”王穷摆手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不是你问我，是我问你。”他微顿半秒，“怎么想的……你就直说。”

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

虽然程威一直在王穷身边鞍前马后，但关于这个女人的事，他确是知之甚少。

“依属下愚见……”斟酌片刻后，程威回道，“庄主可是打算迎娶这位姑娘？”

这个推测，乍听之下虽有些肤浅，但实际上是很靠谱的。

的确，王穷不缺女人，但“情人”和“夫人”是两码事。

王穷年过四十，从未正式娶妻，他也从来没有为一个女人费过那么大的功夫；再加上，他还特意安排好了稳婆来验明正身……

根据这种种迹象，程威才得出了这个结论。

“呵呵……”王穷笑了，“在理……”他顿了顿，“但不对。”

“那……”程威又提出了另一个假设，“是为了赠与他人？”

王穷笑着摇头：“你猜对了一半。”

“属下愚钝，还请庄主明示。”程威不猜了，一个精明的部下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停止发问，即使一开始就是主人让他问的。

“我要她帮我去杀人。”王穷接道。

程威目光微动，念道：“她的武功很高？”

“不高。”王穷道，“用江湖上的说法……三流而已。”

程威道：“可您花在她身上的银子，至少能请十个一流高手为您卖命了。”

王穷道：“呵……但我想让她杀的人，就算是请上二十个一流高手来，也同样是有去无回。”

程威沉默了。

按理说，他此刻应该问一句“谁？”

但他没问，他不敢问，也不想知道。

可王穷却想让他知道：“你怎么不问那是谁？”

程威道：“属下……不敢。”

王穷道：“呵……那表明你已经猜到一二了。”

程威也不能否认：“是的。”

王穷道：“但我想让你知道十成，而不是一二。”

程威道：“谢庄主信任。”他除了接受，别无选择。

王穷道：“我要杀的是当今天子。”

纵然已隐隐察觉到了会听到这样的答案，但在听到时，程威脑中还是嗡然作鸣，巨大的压力瞬时让他的胃中翻江倒海：“敢问庄主……为何？”

王穷道：“因为他要杀我。”

程威点点头，他没有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他很清楚，王穷自会有办法去知道……

所以，王穷说皇帝要杀他，那皇帝就是要杀他。

“他为什么还没动手？”程威问道。

这确是个问题……皇帝要杀人，难不成还要等？

王穷冷哼一声：“哼……他已经动手了。”他右手握拳，有些愤然地言道，“而且……比我快了一步。”

程威闻言，神色一变：“您是说……他的刺客已经出动了？”

王穷道：“何止是出动了，都已经来到我面前了。”

“庄主！”程威听到这儿，脸都白了，他噗一下就给跪到了地上，“莫非是怀疑属下我……”

“哎~不是说你……”王穷露出一丝不耐烦的神色，别过头道，“别一惊一乍的，起来说话。”

程威擦了擦脸上的冷汗，重新站了起来，稍稍冷静一些

后，他略一思忖，接道：“那您是指……那个‘张三’？”

“他和刺客确是一伙的，不过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王穷说着，又往嘴里塞了块糕点。

程威这就有些不懂了：“庄主……那刺客究竟是谁？”

王穷耸肩：“就是那个女人咯。”

在他说出这句之前，程威不懂，而他说完之后，程威就更是一头雾水了。

“不明白是吧？”王穷道，“我跟你说说，你就明白了。”

程威抱拳拱手：“庄主请讲。”

王穷用茶水送下口中剩余的糕点，清了清嗓子、理了理思绪，言道：“首先，我问问你……可知道‘镜花水月’？”

“属下不知。”程威摇头回道。

虽然他也曾是江湖中人，但跟了王穷那么多年，程威和江湖的关系早已很淡了，那些比较隐秘的消息，除非王穷有指示，否则他也不会刻意去打探和了解。

“那是四个杀手。”略微停顿后，王穷便接道，“四个鲜有人知、却从不失手的杀手。”

这话，是一种很高的评价。

就一个杀手而言，“鲜有人知”，要比“从不失手”更加可怕。

“传说，这四人各有一项本领，天下无双。”王穷道，“而那四项本领分别就是……‘镜’的易容术，‘花’的美貌，‘水’的内功，和‘月’的轻功。”

“易容术？”程威的反应挺快，“难道那‘张三’就是……”

“对，他就是‘镜’。”王穷接道，“他送来的那个女人，则是‘花’。”

他撇了撇嘴，好像是在回味自己刚才吃的点心，短暂的

沉默后，复又开口：“而‘花’，也是那四人之中唯一一个有机会杀死皇帝的人。”

听到这儿，程威渐渐跟上了王穷的思路：“这就是庄主不惜重金将其抓来的原因？”

“对。”王穷点头道，“想杀皇帝，就得找到‘花’……‘镜花水月’这四人都很不好找，但半个月前，我却因一件异事，意外地掌握到了‘花’的行踪。”他抬眼看向了程威，“那件事……你应该也知道的。”

“半个月前……”程威喃喃念道，“您可是指……羽王‘猎狐遇仙’一事？”

他说的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因为这不算是“江湖事”，也算不上什么“朝野事”，非要划分一下，大概算是一个风花雪月的故事……

大体情节也不复杂，就是一位颇有势力的王爷，在一次外出打猎时，在某个湖边“偶然”地遇到了一位貌美如花、倾国倾城的“仙子”，随后他就把那位美女“请”回了府上，并以礼相待，奉为上宾，希望有朝一日能打动美人芳心。

当然了，这个故事中的逻辑问题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有两个：其一，就算羽王色迷心窍，他身边的人也应该明白……这个女人出现得很蹊跷，而且来路不明，怎会让他带回王府？其二，就算大家都接受了那种设定，他一个王爷要霸占一个民女会有多难？怎么地都不能进入这种备胎追女神一般的节奏吧？

总之，不合理的部分相当突出，这也使得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只是……那个年代，通讯基本靠吼，口口相传、以讹传讹，最后传得面目全非的故事比比皆是，比这还离谱的也有，所以这个本就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故事，也没有太多人去质疑。

直到……这个故事传入了王穷的耳中。

王穷的情报网，遍布江湖、朝野、民间……

因此，他能知晓许多别人一辈子都不知道的事，也能做出很多别人绝对想不到的推测。

虽然王穷也不是百分之百地确定，但他至少有五成把握——正在羽王府上做客的那位“仙子”，就是镜花水月中的“花”，而羽王则是她的目标。

推理到了这一步，王穷便立即动用自己的关系，准备执行一个“从羽王府里劫一个女人出来”的任务。

王穷明白，羽王一死，那个女人便会不知所踪；像她那样的杀手，一定会在任务完成后的第一时间消失。所以他要快，以最快的速度把那个女人找来，否则他很可能会错失掉这难得的、也是唯一的机会。

于是，他找上了“榆岭四绝”；那四人或许不是最佳的人选，但确是在那个时间点上最合适的选择了。

然而，从那四人出发算起，近十天过去了，最终将“花”带到王穷面前的人，却不是榆岭四绝，而是“镜”。

“属下……还是不明白。”程威思索了片刻，又道，“依庄主所言，镜和花都是来杀您的？”

“是。”王穷道。

“可‘花’是您主动派人去带回来的。”程威道，“而且……她的目标不是羽王吗？”

“她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我。”王穷几乎是一字一顿地接道。

听到这句话，程威的思绪又被打乱了，他顺着庄主的意思重新将事情理了一遍，终于，整整三分钟后，他恍然大悟：“那羽王‘猎狐遇仙’的事……是皇帝的安排？”

“你总算是想到了。”王穷点点头，“我说了，皇帝要杀我；但想杀我王穷……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很清楚，一旦

我察觉了他的杀心，就会立即采取行动，先下手为强。”

“想透了这点，他便布下了这个局……”

“也只有皇帝，才能让一个王爷替他演戏。”

“这出戏就是为了给我看的，因为只有我才能从那出戏里看出‘花要行刺羽王’这件事。”

“而我……也确实中计了。”

程威这回紧跟上了王穷的思路，接道；“而那个‘镜’……应该是一种‘保障’，如果没有意外，他便不必出手，但很显然……意外发生了。”

“嗯……”王穷应道，“传说……‘花’可迷尽天下的男人，只要看她一眼，男人就会被她彻底迷住，甚至有人会心甘情愿地被她杀死。所以，她仅凭三流武功，也从未失过手……”他顿了顿，“虽然我事先叮嘱过榆岭四绝，不可由男人去确认‘货’的面貌，途中也不可以看她；但我想……他们八成是没做到。”

他的推理很准确……从王府把花劫出时，四绝之首“邹亭”……即那位“大哥”……真的是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过“货”；四绝中武功最高的他，是负责断后的，“货”则由另外三人火速带离。

问题就出在他们那个老三的身上，此人平日里就颇为好色，烟花柳巷没少去；但偏偏就是这种人，还觉得自己定力特别好。仿佛他那见到庸脂俗粉后也跟狗一样的德行到了真正的绝色佳人面前就会变成坐怀不乱的状态。

事情就这样起了变化，当老三看到“花”的容貌后，由“镜”假冒的老二朱诚就知道，这人是留不得了，否则铁定坏事。于是，在邹亭与他们会合之前，他就杀了老三。

对此，四妹也没什么好多说的，老三的确是自己作死。

至于邹亭赶到弥兕客栈之后的事，便如前文所写的那样……老三的死，让他也产生了好奇；邹亭和老三的区别就

是——老三以为自己是个定力很强的人，而邹亭真的是个定力很强的人。

可惜，在看到“花”之后，邹亭的心，也乱了。

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任务……

王穷自然不会告诉他“我要让这个女人去杀皇帝”这种逆天的事情，他用了一个更简单的理由——我要和这个女人上床。

很简单，也很有说服力，但在邹亭看到那个女人后，这种理由、这种目的，就成了一种极为不安定的因素。

“花”的美貌，已足够让一个像邹亭这样的男人放弃巨额的报酬，并给予她自由……而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在她的心中占有哪怕寸许之地。

当这个念头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决绝时，邹亭也丧命了。

事已至此，镜也没必要再装下去……杀死老三还算顺理成章，但杀死邹亭……真正的朱诚可没有那么高的武功。

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把榆岭四绝杀了个干净，将这几人与客栈里的无辜者们一同付之一炬，再亲自把“花”送到了王穷的面前。

“庄主……”程威想通了整件事后，顺势来了一记马屁，“……神机妙算，属下佩服……”

“呵……”王穷笑道，“若真是神机妙算，在和镜说话的时候，我就该把事情想明白了。”他单手托腮，又抓起一块糕点，“但实际上呢……当你把她‘还是处女’这件事告诉我时，我才堪堪把思绪理清楚。”

“呃……”程威又有些不懂了，“对了，属下却是不知……那女人是否是处子，有何干系？”

王穷道：“关于镜花水月的事，我还知道几件，比如……

他们四个是亲生兄妹……”

他说到这儿，程威心里的另一个疑问——“为什么镜没有对花动心”也被解开了。

“比如……花从来没有让任何一个男人得到过她……”王穷还在说着，“又比如……镜除了声音相貌之外，还可以模仿别人的武功招式、乃至内功都一模一样……”他随便举了几个例子，没有说尽，便将话题带了回来，“总之，考虑到羽王的为人……关于‘花’的身份，没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了。”

他这一提醒，程威也反应过来了……那羽王好色可是出了名的，人称色中的恶鬼、花里的魔王；稍有几分姿色的女子，被他瞅见了，基本都不会放过。从他府上掳出来的女人还是清白之身，本身就很反常。

“嗯……”程威沉吟道，“这下……属下就全都明白了。”他微顿半秒，接道，“既然庄主已洞悉了对方是来杀您的，倒也好办……属下这就安排一批硬手……当然，全部都是女子……立即去把那‘花’斩草除……”

“等等。”王穷打断了他，“谁说要杀她了？”

程威又愣了一下：“这……您的意思是……先关起来？”

王穷端起茶杯，喝上一大口茶，用茶水漱了漱口，然后顺势就从炕上下来了：“不用，我先去和她聊聊。”

“什么？”程威差点儿就把这两个字喊出来了，但他终究是忍住了。

“庄主……”程威道，“您方才不是还说……男人只要见了‘花’的样貌……”

“呵……”王穷笑了，“不是我说，是‘传说’。”他背起双手，“那种鬼话……反正我是不信的。”

“但……”程威面露担忧之色，“榆岭四绝……”

“哈哈哈……”王穷大笑出声，“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

就认定那传说是假的，而且现在就要去一探究竟。”

程威道：“那万一……”

王穷含笑摇了摇头，转过身去，边朝屋外走边道：“万一是真的，那我便是死在这传说之下，又有何妨？”

第1253章 剑神一笑（九）

夜幕，悄然降临。

荒原之上，一队骑行的人影向着长城的方向疾行而来。

当他们的身影出现在月色下模糊的地平线时，这一行三十余人便纷纷下了马，将马朝着反方向放了回去。

接着，他们就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厚布，裹在脚上，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上中徐徐趟行起来。

渐沉的夜色给了他们很好的掩护，这一队精悍的壮士就这么悄然来到了长城脚下。

他们，是带着使命来的……

这三十七人，皆是来自大金（此处指后金）的、最杰出的勇士；他们奉了可汗的直接命令，要进入中原，执行一项秘密的任务。

这项任务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长到可以用他们剩余的人生来计算。

这项任务也非常得危险，危险到一旦败露他们就会立刻丧命。

但是，他们并不在乎，他们早已下定了决心，要为这使命奉献自己的一切。

因为他们的成功，可能会改变整个大金的命运。

当然了，在这项计划中，大明自然是扮演着反派和牺牲品的角色……

“巴爷，看过了，附近的烽火台上确实没人。”

说这话的中年汉子，穿着件很常见的袄子，打扮得和中原人别无二致。

而接受他汇报的“巴爷”，也是差不多的年纪和打扮。

很显然，这些人是打算在中原“长期潜伏”的，在出发之前，他们都已经过了严格的训练。不但可以讲非常流利的汉语，对于自己的身世、来历……他们也都能做出一番周详的解释，而且基本没有什么破绽。

“嗯……”巴爷沉吟了一声，接道，“纳坦，你带头先上，确认上面没有异常后，给我们信号。”

“是。”纳坦得到命令后，当即行动，他退到离城墙数米远的地方，脚下一踏（此时他们已将脚上的布解去），便飞跃而起。

随后，他又在半空中借城墙蹭了几脚，就这么一路游墙而上，颇为轻松地来到了长城之上。

不多时，底下的同伴们就看到他探出头来，打了个“跟上”的手势。

于是，剩下那三十余人，也都在巴爷的率领下，用类似的方式攀上了城墙；对于他们这样的高手来说，跃上城墙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好……一个不差。”待最后一人翻过城垛时，一直都默默记着数的巴爷压着嗓子言道。

下一秒，他便准备下令跳墙“入关”了。

不料，忽然……

“诸位，暂且留步。”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高处传来。

仅仅这一句话，就让在场的三十七人浑身一震，他们几乎在同时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做出了戒备的反应。

“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紧接着，那男人又说了一句话。

同时，一个黑咕隆咚的物体便从烽火台上被扔了下来。

凭着月光、以及颇为出色的眼功，那些后金勇士们在东

西尚未落地时便已看出——那是一个人头。

人头落地，刚好滚落在了纳坦的脚边，虽然那头颅的长发已散乱地抖开、遮住了其一半的面目，但纳坦一眼就看出，这就是他事先买通的那个“总旗”，正是此人……撤走了今夜本该在这个烽火台上站岗的士兵。

“巴爷，这是……”纳坦即刻转头，想要提醒巴爷一声。

不过巴爷似乎不需要他的提醒，只是抬起一手，示意对方不用说下去了。

“来者……何人？”一息之后，巴爷抬头望着烽火台，一字一顿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他没打算再去掩饰任何事，因为当他看到人头的那一刻，就已知道接下来要面对的必是一场厮杀。

“呵呵……”听到这个问题后，那烽火台上的人也是轻笑一声，并顺势提高了声音，朗声吟道，“万里长城第一关……”

这第一句话说完，他的身影已出现在了烽火台的边缘。

“千年风雨铸萧残……”

第二句话音落地，森冷的月光恰好照在了那人手中的武器上……那是一杆长枪。

“百万雄兵今不在……”

第三句出口，此人便持枪纵身一跃，在空中翻卷半周后，下了烽火台。

“孤枪一胆……倦梦还！”

待那最后三个字出口，【倦梦还】已是挺枪一杵，傲然而立。

虽然他这诗算不上多工整，但言辞间那份霸气可是货真价实。

众勇士定睛一看，只见一白面（相对那时的大多数男人

而言，大部分玩家都显得白净清秀）青年，身着一袭造型奇诡的黑甲，持枪肃立。

虽然今夜的月色不算明亮，但他的盔甲还是散发着明晰的光晕，他手中的长枪也在透出阵阵难以名状的寒意。

“哼……”巴爷见得此人，先是冷哼一声，随即又赞道，“好！”他顿了顿，“好一个‘孤枪一胆’！”

说到这儿，他干脆提高了嗓门儿，对身后的同伴们喝道：“弟兄们！这小子也算条好汉……给他个痛快！”

他这一声令下，那几十名后金勇士几乎在同一瞬冲了出去。

城墙上的空间很窄，那么多人要去攻击同一个目标，理应是很困难的……

但，这些后金勇士们却可以做到。

他们的配合非常默契，默契到无需言语……亦可天衣无缝。

不到一秒，那三十六人已整齐地散开，分为了正中、空中、两翼……并齐齐向倦梦还杀来；这无疑是他们第一次在长城上作战，但他们的表现得却像是在做一件已经演练了无数次的事。

快！

这是倦梦还的第一感觉。

即使作为一个身体素质早已突破了人类极限的玩家，他也不得不对眼前这些敌人的速度暗暗心惊。

但，最可怕的并不是速度，而是这些人的行动模式……

他们不是一个人，却胜似一个人。

这群后金勇士就好像是一个由三十六个身体组成的整体，其中每一个部分都在为这个整体而服务，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安危和生死……

他们的攻势如怒涛一般层层推进、汹涌连绵，即便冲在最前的人被枪刺穿、扫断、乃至被能量震成肉酱……后面的人也不会有任何的迟疑——他们会继续进攻，直到达到目的为止。

面对这样一支队伍，若没有足够的决心、或是借助弓箭等远程手段，即使派十倍于他们的人数去迎战，也很难说谁胜谁负……

而眼下，倦梦还可是“孤枪一胆”，名副其实的“一夫当关”……

在旁人看来，这简直就是绝死之境。

然，倦梦还……却是面沉似水，提枪连舞。

霎时间，血花绽现。

点点寒芒催命，重重枪影夺魂。

不消片刻，三十六名精锐高手，竟已被他杀的片甲不留，无一幸免。

而那第三十七人……最后的一人，正瞪着充血的双眼，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眼前的景象。

他的确无法相信，自己那些生死相依的兄弟……那些在部族中以一敌十的强者，竟会被这区区一个中原人，在顷刻间就杀得一个不留，而且……毫无还击之力。

“你们……也是好汉。”倦梦还回枪斜举、枪尖朝下，让枪上的血液缓缓滴落，“所以，我也给你们一个痛快。”

巴爷咬着牙关，愤恨地站在原地发抖。

他此刻的心情，只有他一个人能明白。

巴爷和他这些异姓兄弟，已经决定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个任务；死、或是失败，他们都可以接受。

但现在这样的结局，他接受不了。

“你把我也杀了吧。”巴爷并没有思索太久，便提出了这个要求，“我已无颜回去面对可汗，更不想舍弃我的兄弟们……独自苟活于世。”

他的要求合情合理，既然任务已无望，抵抗亦是徒劳，不如就让对方成全了他。

“不，还没到你死的时候。”不料，倦梦还却是拒绝了。

“什么？”巴爷显得很意外，也有些激动，“你这是什么意思？侮辱我吗！”

倦梦还摇了摇头：“我不杀你，是因为……死之前，你还有一件事必须去完成。”

巴爷冷哼：“哼……难道你觉得我会背叛……”

“错。”倦梦还没等他把错误的推测说出来，就直接打断道，“我只是想让你回去，回到你们那位可汗的身边，把今夜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诉他。”

“你……”巴爷脸上的表情惊疑不定，略一思忖后，他却是冷笑起来，“我明白了，你觉得……可汗听了今夜之事，就会害怕，就会放弃……”

“他爱怎么想怎么想。”倦梦还又没让对方把话说完，“如果他真的怕了，那就表明你所尊崇之人的器量不过如此……”

“放肆！”巴爷的汉语好得很，各种成语也是张口就来，“成王败寇，你可以侮辱我，但不能辱我大金之主！”他顿了顿，又哼一声，“哼……你以为，杀了我们这队人马……我大金就无人了吗？我告诉你……比我们强出十倍、百倍的勇士……在可汗身边多如过江之鲫。”

“哦……是吗。”面对这句连巴爷自己都不信的话，倦梦还的反应自是相当平淡，“我们这边的高手，怕是没你们那儿多了……”他用平静的语气接道，“和我实力差不多的、以及比我略差一点儿的角色，也就百来个吧……”

他这话没挑儿，整个惊悚乐园里，战斗力接近他这个级

别的玩家，一百个肯定是有的，这剧本人数没上限，谁知道来了几个；再者……他还没把这个剧本里的NPC势力算进去。

“至于比我还强的……”倦梦还停顿两秒后，又补充道，“啊……十来个吧……可能更多一些，毕竟我也没有没有机会和那么多怪物一一交手……”

其话音落时，巴爷的世界观已经崩坏了。

恐惧和震惊击碎了他认知，他很想告诉自己刚才听到的话不是真的；可惜，倦梦还是个糟糕的骗子，他的话是真是假，像巴爷这样的人……绝不可能听不出来。

“你好像明白了。”倦梦还说着，随手甩起枪头，帅气地将长枪扛到肩上，“如果我是你的话……像这样的消息，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带回去让自己的主子知道一下的……嗯……言尽于此。”

他不像封不觉那么能说会道，他只是个倔强的、要强的、却又不失自知之明的人。

但今天，他出现在这里，可能比任何一个人出现在这里都要更合适。

……

云开，月明，夜未尽。

巴爷已经回去了，他有办法来，自然也有办法回去。

城墙上，倦梦还将武器收回了行囊，长舒了一口气。

枪不是他唯一的武器，如今的他有一戟、一枪、一棍……三种兵刃。

只是今夜，在此地，他想用枪。

所以他用了。

“嚯，厉害啊……”此时，倦梦还的身后，响起了另一个人的说话声，“不但完成了支线【阻止后金精锐勇士潜入关内】，连隐藏任务【改变本世界未来的帝王更迭历史】都搞

定了。”

这说话之人，不是旁人，正是S2时“废柴联盟队”的【畀老湿】。

“我还以为咱们得火速奔赴首都干掉这个世界的皇帝才行呢……”畀老湿一边翻上城墙，一边念道，“没想到只需在这个支线任务里留一手就能顺便完成了。”

“呵……刺杀皇帝，的确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案吧。”完成了任务的倦梦还也松了口气，笑道，“我也只是想试试，才放他走的，没想到真的成功了……”他耸耸肩，“现在想来……那两个任务同时刷出来，其实已是一种颇为明显的提示了吧。”

畀老湿点点头：“那……这会儿，咱差不多该进镇了吧？”

倦梦还想了想：“嗯……我觉得可以再等等。”

“哈？”畀老湿道，“咱这一天下来，支线都清了好几个了，还不进去？”

“放心吧。”倦梦还却是颇有自信地回道，“和我们一样迟迟没进镇的玩家肯定不止一组……不可能只有我们两个注意到了‘秩序’那二位在镇口盯梢的事。”他若有所思地念道，“不要被剧情简介迷惑了，主线任务可没说一定要‘进入临间镇’才行，换一种思路去想……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剑舞草记’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那在其出现之前，离事件的核心地点远些，反而是种优势……”

第1254章 剑神一笑（十）

严冬的夜，是很漫长的。

长到足以去完成很多事。

比如说，杀人。

今夜的临闾镇，无疑是个杀人的好地方。

因为谁也说不清在这儿被杀的人究竟是为何而死。

他们有可能会被仇家所杀，也有可能会被其他欲夺“剑舞草记”的人所杀，还有可能……他们想杀别人，但最终自己却成了死人。

就算有“目击证人”也没用，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谁又能保证那些作证的人说的是实话呢？他们完全有理由为了自身的某种目的而撒谎，像这种“说说话”就能借刀杀人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所以，在这个夜晚，杀戮，是相对自由的。

平日里被压抑的杀机，已在人们的心中蠢蠢欲动……

那些精通暗器和夜行功夫的人；那些积怨已久、但迫于对方势力不敢报仇的人；那些谋算着要将同门取而代之的人……对这些人来说，今夜的机会是绝不容错过的。

而对于身处这个剧本世界中的玩家们来说，这种“乱相”，也为他们提供了“以弱胜强”和“减少对手”的有利条件。

“等了一天，只掌握了三个人的行踪，总觉得……稍微有点失策了呢。”月下，生鱼片站在一栋建筑的屋顶上，俯视着眼前的小镇，如是念道。

“你说……他们有没有可能瞒过你的侦测进镇呢？”梦惊禅就站在他的身旁，看起来还是那副懒散的样子，左手还提溜

着一个酒瓶子。

“散在全镇的‘音贝’都运转正常，我的探测是毫无死角的。”生鱼片很有自信地回道，“不管他们是从镇后的山里绕进来，还是从天上跳进来、从地底下打洞爬进来，只要是进了临阊镇的范围，我肯定能知道……”

“呵……”梦惊禅笑了笑，“那就有两种可能，其一，我们的对手只有剑少、不怕和絮怀殇；其二，还有未知数量的敌对玩家，在我们查探到他们之前，反侦测到了我们……随即就选择了不进镇。”

“我宁愿相信后者。”生鱼片道，“至少……絮怀殇应该还有一个队友留在镇外不是吗？”

“那个啊……”梦惊禅喝了口酒，“嗯……我看未必吧。”

“未必？”生鱼片疑道，“喂喂……你该不会是还没搞清楚这‘组合乱斗’模式的规则吧？必须是两个人组队才能……”

“我知道。”梦惊禅打断了对方，并接道，“我的意思是，她的队友八成已经退出剧本了。”

“哈？”生鱼片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啊？你这推测有什么根据吗？”

“这个嘛……”梦惊禅想了想，“告诉你也无妨……”他撇了撇嘴，接道，“据我所知，絮怀殇和红樱的合约马上就要到期了，而在续约的事情上，双方并没有谈拢。”他顿了顿，进一步解释道，“由于絮怀殇的合约中明确了其游戏帐号归其个人所有，这就意味着，如果她最终离开了红樱，那这个由红樱培养起来的游戏角色会跟着她一起离开……即便合同约束她在之后的几个月内不能加入其它的工作室，但她仍可以作为个人职业玩家去参加各种比赛的……因此，现阶段，红樱那边已经停止对她提供各种资源，同时还利用合同中的条款，禁止她和其他的玩家组队游戏。不过，合同的权责是相对的，她自然也有她的权利，红樱也不能过分刁难她了……比

如用条款迫使她无法参与某些特定模式的剧本，这是不行的。”

“哦……”生鱼片也是老资格的职业玩家了，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也不是没见过，听到这儿，他已大致懂了，“于是他们就随便找个号和她双排，进了剧本之后立刻就退，接下来让她一个人玩儿去……这样便不算是‘禁止她正常游戏’了。”

梦惊禅点点头：“今天看到她独自进镇时，我立刻就想到了这事儿……瞧这意思，她和红樱解约基本是板儿上钉钉啊。”

“且慢……”生鱼片道，“那这些解约之类的消息……你又是从哪儿听来的呢？”

“我和管理层熟啊。”禅哥用理所当然的口气回道，“他们最近已经在筹划着要签絮怀殇的事儿了，甚至开出了在她受‘竞业禁止协议’影响期间照发工资的条件；当然了，我也就知道那么多了，其他不平等条约以及‘签约款’具体给她开了多少我是不知道的，反正肯定比咱们几个来的时候高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就是了……”

“瞧你那副不平衡的样子……”生鱼片虚着眼，面无表情地吐槽道，“你咋不说八个‘很多’呢？”

“我没有不平衡啊，就事论事……真的很多嘛。”梦惊禅回道，“不过……讲道理，我觉得人家也的确值这个价儿，从粉丝经济的角度来说，絮怀殇的身价爆我们十倍八倍我也可以理解……”

“谢谢夸奖。”下一秒，一个女人的声音忽然响起，回了禅哥一句。

那一瞬，梦惊禅的瞳孔收缩，其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仿佛被寒流所浸。

他微微转头，看向了生鱼片。

却恰好看到生鱼片的人头……从脖子上滑了下来。

当那整齐的刀口映入禅哥的眼帘时，生鱼片也开始化为白光。

直到那一刻，尸体都还站着、没有倒下。

这一刀太快了，快到生鱼片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被砍，就已被判定死亡。

“呼……”两秒后，禅哥缓缓转过身，吁了口气，“大意了啊……”

梦惊禅单独行动时，是很少会疏忽的，他这次的大意，源自他对队友的信任。

即便如此，这也不能算是什么失误；因为他的队友是生鱼片，是整个惊悚乐园中侦查能力最强的玩家……没有之一。

然而，很多时候，“最强”的地方，反而就是突破口之所在。

从方才的对话不难看出，生鱼片对自己的能力有着绝对的自信，他那句“我的探测是毫无死角的”也绝非是在说大话。

可一旦有人从这种探测中找到了“死角”，那对施术者来说，便将是致命的。

“这算不上大意……我可是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才适应了那些‘音贝’的探测频率。”絜怀殇说这句话时，其身影已出现在了梦惊禅身后的屋脊之上。

此刻，她已不再像白天那样遮蔽面目。

月色下，她那修长的身影，似一道无瑕的利刃；那明亮的双眸，则透出森冷的杀意。

“明白了……”梦惊禅望着对方，接道，“用能量完全覆盖住身体表面，形成一层动态的‘盔甲’，然后让这个能量层保持与音贝一致的振动频率，这样……就能在生鱼片的探测网中‘隐形’了……”

“不愧是梦惊禅，只听我说一句话，就能推测出我的手法。”絮怀殇回道。

“呵呵……”禅哥笑着，从怀中掏出了一包烟，抽出一支给自己点上，“呋——”他吐了口烟，悠然言道，“你太高估我了，我可不是那种稍微看看就能识破各种复杂技巧的天才，我也没有封不觉那种仿佛一秒钟能想一百件事的头脑……”他顿了顿，“能立刻猜到你的手法，是因为……在今天以前，我就思考过——如何才能避过生鱼片的探测。”

“这么说来……这个方法，是你早已想到了的？”絮怀殇问道。

“那是啊……”梦惊禅掸了掸烟灰，回道，“别看我现在这样儿……其实我也是挺要强的一个人，即便是同一个工作室的队友，我也会研究研究怎么才能打败对方的。”他微顿半秒，再道，“当然了……很多事情，想得到，不代表就能做得到。我说了，我不是天才，要比喻的话……天才面对十个问题能给出十二个答案，而我只能给出一个。”

“所以你觉得……我是天才？”絮怀殇又道。

“你当然是。”梦惊禅摊开双手，“你、鬼骁、湿婆、枉叹之、似雨若离、无刀客、七杀、废柴叔、织田爱……大概就这几位吧。”他边想边说，数出了这么九个人来，“在战斗这方面，你们这九人的才能是我所知所见的人当中最出色的……不过，‘才能’最高，并不代表实力也最强嘛。”

“你好像忘了把封不觉算进去。”絮怀殇听完后，第一反应却是这个。

“他啊……”梦惊禅耸耸肩，“我无法评价一个已经超出了我评断能力的人。”

“这么说来，你对我的实力，还是挺了解的？”絮怀殇道。

“呵……彼此彼此吧。”梦惊禅道，“你刚才那次偷袭，为什么只出了一刀，你我心里都有数……”

他这句话，可不是虚张声势。

絮怀殇方才的那一击，之所以只攻击了生鱼片一人、却没有对仅在一米开外的梦惊禅出手，自是有原因的。

并不是她不想那样做，而是她没有把握……

想偷袭生鱼片，并不算难，因为生鱼片对于自己的探测能力有着绝对的自信，这种自信和“依赖”是成正比的。

当他所依赖的最强能力被人找到了破绽，虚无的自信便让他成了个毫无防备的靶子。

但梦惊禅不同，即使他基于对队友的信任，没有对周遭的环境进行戒备，但是……论武者的本能，他可比生鱼片强太多了。刹那间的杀气，已足以激起他的反应。

倘若絮怀殇同时对两个人出手，或是改为只对梦惊禅出手的话，那她的偷袭就未必会成功。

虽然其成功率还是很高的，或许有八成、九成……但绝不会像方才偷袭生鱼片时那样，有“十成”的把握。

这样一考虑，她自然会选择百分之百会成功的那一种方案。

毕竟……她没有队友。

一旦偷袭失败，哪怕能重创其中一人，她还是得以一敌二；在秩序的两大高手面前，就是单挑她也不敢托大，何况是旁边再多一个随时可能恢复伤势并参战的人。

“既然大家都清楚对方的实力……”两秒后，絮怀殇应道，“那闲聊就到此为止吧……”

她这言下之意，就是——话说得差不多了，咱们该动手了。

对于这个建议，梦惊禅也十分赞同；两人若是一直这么僵持下去，对他们双方来说都是很不利的。

因为对峙这个事情……比战斗还要耗费心力。

别看两人站那儿没动，但这番对话的过程中……每一秒，他们都在寻找着出手的机会，同时又要提防对手的动向，这对集中力是很大的考验。

若是在这儿耗得太伤，就算打赢了，也可能对之后面对其他玩家的战斗造成负面影响。

“好。”梦惊禅回话时，顺手丢掉了烟头（酒瓶子他在掏烟之前就已经收起来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话音未落，他已出剑。

他没有把自己算进“天才”的行列，不是在谦虚，也不是想扮猪吃虎。

正如梦惊禅对天才的那番比喻……

他的确是回答不了“十个问题”，就算花时间冥思苦想，也最多答得出六七个来。

通常情况下，他只能答出“一个问题”。

而那个问题，永远是关于“剑”的。

说时迟，那时快！

但见，虹光一闪，身影已错。

簌簌风声，姗姗来迟。

这一剑，剑比声快，人比剑疾。

可怕的是……一剑过后，夜空中，并未响起金铁交加之声。

那仅有的破风声，似乎在宣告着攻击的落空。

但实际上……并未落空。

在那电光石火之间，刀和剑切切实实地碰撞了，只是……其中的一方，在一种“无声”的状态下便被另一方所斩断。

就好似你用一把快刀猛然切开了一块悬在半空的豆腐，

那自然是不会发出什么声响的。

“好剑法。”絮怀殇站在原地，目视前方，用略有些疲惫的语气说道。

她没有低头去看自己的双刀，因为她知道……自己手中的【落花】和【飞絮】都已断了，她也知道，自己的肋下已被斩出了一道狰狞的伤口。

“呵……”梦惊禅，此时已出现在了絮怀殇的身后、背对着对方。

他苦笑了一声，并再次从口袋里掏出了烟，叼了一根在嘴里：“论剑法，我可不觉得自己会输给任何人。”他吃力地用同一只手掏出打火机，为自己点燃了烟，“可惜啊……”

就在他那个“惜”字出口时，他持剑的那条胳膊，竟从肩膀处齐齐断落，就像是方才生鱼片那滑落的头颅一样……

“呋——”接着，梦惊禅舒畅地吐了口烟。在他呼气的同时，其躯干上赫然迸出了三道很短、但极深的伤口；那三道伤口也像是“吐烟”一般，齐齐地喷出了鲜血，在空中汇成一片血雾，“所以说啊……”他转过头，还是那一脸的颓废，“我讨厌和你们这帮‘天才’交手……”

这话说完，他也恰好化为白光消失。

直到这一秒，絮怀殇才稍稍松懈下来，单膝跪地，赶紧用手捂住了自己的伤口。

她没有急着使用物品或技能为自己治疗，而是将视线投向了屋檐下的一片阴影，冷冷言道：“你不必再躲，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在那里……”她目光如炬，语气坚定，丝毫不像一个受了重伤的人，“既然你可以跟他们合作，那不妨也跟我谈谈吧。”

言毕，一息之后，一个已经被吓得脸色惨白的男人，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还未请教……女侠尊姓大名……”即使是方尽这样的人，

这会儿讲话都是战战兢兢的。

第1255章 剑神一笑（十一）

桌上，摆着一盏油灯。

虽只是一点火苗，但也足以照亮这间并不算大的客房。

这个寒夜，注定是无眠的。

所以，段克亦也根本没有就寝的意思。

他坐在桌边，闭目，调息。

对他这个级别的高手来说，这种程度的休息，已足够恢复他白天所损耗的体力和精神。

“对付我这么个老头子，何须如此兴师动众……”

忽然，他开口说了这样一句话。

话音未落，他已睁开了眼，并将手伸向了桌上的剑。

几乎在他的手握住剑鞘的同时，其周围猛然爆发出了“噗噗咚咚”的一阵疾响。

那……是暗器穿透窗纸和木板的声响。

不仅是门窗，就连墙壁、天花板和地板也有暗器穿入……

面对这样的攻击，想要躲闪，是绝无可能的；即使被攻击者的手上拿着一块巨大的盾牌，也未必能保证毫发无伤，更何况，段克亦的手上，只有一把剑。

好在，那并不是一把普通的剑。

此剑，名唤“半玄”，只因铸剑时，掺入了一部分“玄铁”。

此处引用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中的描写——“这玄铁乃天下至宝，便是要得一两也是绝难，寻常刀枪剑戟之中，只要加入半两数钱，凡铁立成利器。”

很显然，段掌门的这把“半玄”中，加入的玄铁可远不止“半两数钱”；虽说和杨过那百分百玄铁打造、八八六十四斤重的玄铁重剑比还差得远，但要对付眼前的局面，也是绰绰有余了。

只见，段克亦单脚跺地，弹身而起，右腕疾运，剑光轻随。

依靠着玄铁具备磁力的特点，他用一个看起来很简单回旋动作，便挡下了从四面八方射来的上百支暗器。

嗒——

一息之后，段克亦从半空落下，单足点地。

那一记轻轻的落地之声，已告诉了屋外的人……目标还站着。

这自然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今天来的目的，是要让段克亦永远地躺下。

因此，他们的攻势还不会结束。

啪哗哗——

紧接着，便是一连串的木板破碎之声，瞬时带出两道矫健的身影。

这二人从地板之下直接窜出，现身之处恰是在段克亦的两侧，瞬间对其形成夹击之势。

而这……俨然在段克亦的意料之中。

他很清楚，自己落地时的响动，将会决定敌人突入的方位和方式。

所以他几乎没有思考，便已出剑。

第一剑，直劈身前之人的头顶……那人从楼下跃上来，本以为能杀段克亦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自己才是被杀的那个。

半玄虽比不上“四大神兵”，但也绝非凡物，那偷袭者尚未来得及发出惨叫，天灵盖便已被一剑劈碎，整个头颅都被从上到下一分为二。

血溅到了段克亦的脸上，但他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他的手依旧很稳，很有力……

半玄也在这只手的驱动下，剑锋一转，在其身侧划了一个半圆，横劈向了段克亦身后的那名偷袭者。

在剑锋接触那人的身体之前，段克亦就知道对方已是必死无疑。

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和出色的耳功，段掌门只需听对方冲破地板时的声音，就能知道对手大致的身形、年纪、以及内功修为；所以他确信，这个人绝对接不下这一剑。

而事实，也如他所料……

那第二名偷袭者倒是对段克亦的剑招做出了反应，他竖起刀锋来格挡这一剑，然后，他的刀断了，他的胳膊断了，他的躯干也断了。

苦练五十多载童子功所换来的内力加上千锤百炼的剑招，对上一个二流刀客的刀式，就会是这样的结果。

在江湖这个不怎么讲究公平的地方，也只有“勤学苦练”这四个字是最公平的。

段克亦的天资谈不上有多高，也从没有过什么扯淡的武林奇遇（比如掉落山崖后吃了奇怪的东西而内力大增、遇到隐士高人将神功和功力倾囊相授、因某种原因被迫和美女高手滚床单并且获得其所有功力等等），但他依然当上了点苍掌门，并以“探云侠客”之名睥睨江湖。

其实，他做的事情，很多人都做过，无非“苦练”二字。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这两个字前面再加上“坚持”这个前提的，也不是每个人能五十年如一日，即使在成名之后、在当上掌门后，还能保持这种刻苦的。

叱——

就在段克亦解决掉第二名者的刹那，惊变！

那一瞬，一支尖锐的钢钉，从地板下骤然探出，正正好好地穿透了段克亦那支撑脚的脚掌。

他当即在心中暗道了一声糟，看来……对手的智计和歹毒，超出了他的预估。

中招之际，段克亦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不仅是之前的暗器齐射，就连那两名偷袭者的性命……也是幌子。

真正要命的一击，是这支钢钉。

“我劝你不要再动。”这一击得手后，一个粗犷的声音自门外响起，“那只会让毒发得更快。”

这话，没有让段克亦产生太大的情绪波动，脚上那略带麻痹的痛感，早已告诉了他这钢钉有毒的事实。

吱——

很快，那说话之人便推开了已经被暗器射得破破烂烂的房门。

他的手上，提着一个灯笼，灯笼的亮光照亮了这黑暗的房间（屋里的油灯在之前的暗器齐射中已被打灭），也照亮了他的容貌。

那是个身形魁梧的中年汉子，好似一座人形的铁塔；刀削斧劈般的容貌和身材，与他那嗓音十分契合。

“屠纪……”段克亦看着那人，冷冷言道，“段某尚不知……狂虎帮暗箭伤人的本事，原来如此出色。”

段克亦显然是认识对方的，来者正是狂虎帮帮主，人称“虎面罗汉”的屠纪。

“呵呵……”屠纪冷笑，“那就对了，正因为出色……才没人知道啊。”

这话很有道理，死人是没办法到处去乱说话的。

“可惜啊……”段克亦道，“比起这种死法，我倒是更愿意死在‘罗汉斗虎掌’下。”

“你不必用这种方法来激我。”屠纪脸上的笑意犹在，“我知道你打得是什么算盘……我是不会上钩的。”他顿了顿，接道，“段掌门，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既然我选择了这种方式来对付你，那就表明，我已然承认了你的武功比我高；我甚至可以坦白地告诉你，即便让我再练个十年八年，我也没有把握能打赢现在的你。”

闻得此言，段克亦心里一沉，他知道……把对方引到自己身前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了：“哼……你倒是很有自知之明。”

“那是啊……若没有这点自知之明，我早已死了不知多少回了。”屠纪的语气，颇有点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意思。

而且……说这话时，他也是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门口，半步都不往前迈，摆明了就是不给对方任何殊死反扑的机会。

“段克亦，你是高手，也是光明磊落的大侠。”

“所以。你有权利去高傲。”

“但……你也有义务为这份高傲付出代价。”

“今夜，便是你付出代价的时候。”

说话间，屠纪脸上的笑意消失了，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冷：“不用担心你带来的那些点苍弟子，他们都已经在黄泉路上等你了。”

段克亦的脸色铁青，愤怒加速了他的心跳和脉搏，也加快了毒素在其体内生效的速度。

“姓屠的……终有一天……”段掌门还想留下最后的遗言。

但屠纪一脸冷漠地打断了他：“我知道……不得好死嘛，这话我听得多了，但说这话的人都死了，我还活着，活得比

他们都好。”

言毕，他缓缓退后了几步，直到这最后的时刻，他都没有去背对对手、没有露出丝毫的破绽。

“兄弟们，送段掌门上路！”

随着屠纪的一声令下，又一轮暗器的集火到来，而这一次……段克亦却是连举剑的力气都没有了。

……

与此同时，王穷的大宅内。

在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一道人影，默然地走出自己的房间，站在了空荡荡的院中。

他就这么站着，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一言不发。

片刻后，一点亮光，忽地出现在了离他十米不到的地方。

灯光处，有两个人，一男一女。

男的正面带微笑的看着他，女的则面无表情地提着一盏造型奇诡的提灯。

“呵……这位先生，起得真早啊。”封不觉含着笑，跟对方打了声招呼。

程威站在那儿，冰冷的眼神死死盯住眼前二人，没有回应。

“我们是来拜会王穷王老板的，不知……你可否去通报一声？”觉哥若无其事地说了下去，并毫不客气地提出了一个要求。

又沉默了五六秒，程威终于开口了：“你们是谁？”

他问这个问题，可不是因为他真的准备去为这二人通报了；程威只是想知道一下……这两个放倒了宅邸周围所有暗

哨、成功踏入院中的人……究竟是什么来路？

第1256章 剑神一笑（十二）

咚咚咚——

程威轻轻叩响了王穷卧房的门。

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这种程度的响动，已足够将他的主人惊醒。

“谁啊？”果然，没过多久，王穷那半梦半醒的声音便从房中传来。

“庄主，是我……”程威应了一声，又顿了半秒，再道，“院内……有客人求见。”

“啊？”王穷翻了个身，瞥了一眼窗外，天色俨然是一片漆黑，“现在是什么时辰？”

“回庄主……寅时。”程威回道。

一般人听到这里，可能会立刻喊出诸如“你有病啊，凌晨四点见什么客？”之类的话来。

但王穷的反应不一样——他瞬间就清醒了。

王穷很了解程威，也很了解保护自己的防卫措施有多么严密，所以，当他听到“寅时”这个答案时，程威之前那句话里特意带上的“院内”二字，就显得有些严重了。

放眼整个武林，能在这个时间，来到王穷所在的院落中的人，也是屈指可数；更奇怪的是，身为护卫之一的程威，居然还帮对方来通报了一声？这是什么情况？

“嗯……”王穷沉吟了一声，在这一息之间他思考了许多事，然后，他开口道，“让他们进来吧。”

“这……”程威犹豫了一下，“直接进您的屋子？”

他问这话的时候，屋里的王穷已经自己把床边的炕桌给

搬到了床上，并用一个火折子点燃了桌上的油灯。

“啊，对，你也进来好了。”王穷甩灭火折子时，如是回道。

见屋里已有灯光亮起，程威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回了声“是”后，便转身将那两位“客人”引到了屋前。

不多时，程威就推门进来了；他的身后，还跟着一男一女。

“庄主。”程威进屋后，恭敬地对王穷道，“客人带到。”

“这两位是……”王穷一边打量着觉哥和若雨，一边开口询问。

“好说。”封不觉顺势抢过话头，冲着王穷很不走心地来了个抱拳拱手，并言道，“在下破剑茶寮寮主，封不觉。”他又朝若雨那边抬了下手，“这位是我的师妹黎若雨。”

他这次没有给若雨冠上“夫人”的名号，倒不是因为他不想，只是因为若雨事先就跟他打过招呼，让他不要占这种“略显幼稚”的便宜。

“破剑茶寮？”王穷听到这四个字后的反应，却是出乎了觉哥他们的意料，“破剑茶寮……破剑茶寮……”他低声地、反复地念叨着这四个字，露出了沉思之色，足足一分多钟后，他才看着觉哥念道，“你真是破剑茶寮的封不觉？”

这一刻，觉哥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他笑着道：“哦~没想到，王老板竟听过我的名号。”

王穷没有理会对方的试探，而是接着问道：“你能证明一下吗？”

“你想要怎样的证明？”封不觉摊开双手道。

“无所谓，你自己看着办。”王穷的回答也是滴水不漏。

“呵呵……好……你很不错。”封不觉笑了，他看王穷的眼神也变得意味深长。

言毕，觉哥原地抬腿，往“上”走了一步。

他的动作很普通，就像是走上台阶；只是……他的眼前根本没有台阶。

但他还是“上”去了——利用【踏虚】那可以站在半空的能力，觉哥就这么凭空站在了离地一步之遥的高度，浮在了那里。

对此，若雨自是见怪不怪，但程威的表情可就精彩了。

程管家的武功不低，他所见过的、堪称神奇轻功也不在少数，但像这种不需要任何准备就能“踏空而立”的能耐，他全然理解不能。

“嗯……看来你确有可能是封不觉。”王穷看到这一幕时，倒显得挺淡定，好像是在看什么戏法儿。

“只是‘可能’，而不是‘肯定’吗？”封不觉接道。

“我还得问你几个问题，才能确定。”王穷道。

“你问。”觉哥很干脆地应道。

“敢问封寮主……今年贵庚？”王穷道。

“不知道。”封不觉几乎脱口而出，且理直气壮。

“不知道？”王穷用疑问的口气将那三个字又重复了一遍。

“苍灵论剑时，我便是这般模样；在紫禁之巅决斗时，我也是这般模样；后来到葬心谷里观光时，我还是这般模样……”封不觉何等的机智，他早已明白，年龄并不是对方想要试探的重点，重点在于这些信息，“你要问我几岁，我只能告诉你……活得太久，记不得了。”

“嗯……”王穷点点头，“说得有理。”他顿了顿，“但还是不能完全证实你的身份。”

“哦？”封不觉奇道，“这样还不够吗？”

“不够。”王穷回道，“你有可能就是封不觉本人，但也有

可能，你只是一个轻功很好的、且和我一样……看过‘禁武秘录’的人。”

他口中的这部“禁武秘录”，乃是一部绝密之书，属“三禁卷”之一。

据传，这三卷书皆深藏于皇宫大内，只有当今天子才有权翻阅；其他人……只要敢拆开封条，便是满门抄斩的罪过。

由于另外两本“禁卷”所记录的秘密与本文无关，此处不表；这里只说这“禁武秘录”——此书是在该宇宙的“明盛平末年”写成，那一年，被奉为神话的武林盟主“袁圻”病逝，为争夺他留下的武功绝学以及盟主之位，武林中爆发了一场堪称浩劫的争斗。而这场争斗的结果便是……武林诸强斗得元气大损，朝廷见机介入，渔翁得利，将各路势力灭得片甲不留（像少林、武当那样的传统豪强门派，都已在那时覆灭，老牌的帮派中只有丐帮还留下一点香火），残存下的少数帮派，只有接受“收编诏安”，方可留存。

正是那一年，这个世界的“江湖”变得名存实亡。

而“禁武秘录”的性质，就像是为那个“江湖”所写的墓志铭；这本书的信息，大部分都由朝廷的情报机关渗透到各门各派中的卧底所提供，其中记录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奇闻秘谈。

“破剑茶寮”和“封不觉”的事情，在书中自然也有提到，当然了……作为一本以朝廷的立场所著之书，他们对苍灵论剑和葬心谷的事倒不是那么上心的，他们的重点反倒是放在了觉哥在紫禁城上和一美女打架的事件上……

言归正传。

王穷，显然是看过那本书的，至于他为什么会看过，怎么看到的……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他是王穷，他自然有他的办法。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皇帝为什么非要杀他这个商人不可。

“你说的那本书，我倒是头回听说。”数秒后，封不觉又开口道，“但我大体猜得到上面写了些什么……”他耸耸肩，“总之……那不重要，证明自己身份的方法，我还有很多。”

说话间，觉哥单手轻抬，二指一并，在指尖凭空变出了一张黑色的光牌来。

“这个……不算是轻功了吧？”封不觉随即问道。

王穷盯着那牌看了几秒：“这个……有什么用吗？”

“用法很多。”觉哥淡然回道，“最简单直接的用法……就是扔出去。”

“扔出去能如何？”王穷道。

“能伤人。”封不觉道。

“能伤到什么程度？”王穷又道。

“至少能把你梁上那位仁兄给弄个半残。”封不觉回这话时，脸上依然带着微笑。

但王穷的神色，却是有些变了：“嗯……”他又思索了几秒，终于做出了最终的判断，“看来你真的是封不觉。”

王老板已无需觉哥再做进一步的证明了，当对方察觉“梁上之人”的存在时，已说明了一切。

这个躲在房梁上的人，名叫程勇，是程威的亲弟弟。

前文说过，王穷有两个贴身的护卫，一个是兼任管家的程威，另一个……就是程勇。

和哥哥相比，程勇无论是心机城府、谈吐礼数，都差得很远；但唯有一点，程勇比程威更强——武学天赋。

程勇的武功非常高，高到可以让王穷都感到“放心”的地步。

没人知道他练的到底是什么功夫，也没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厉害，人们只知道，一旦程勇出手……对方就会死。

事实上，他出手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仅有的那几次，对阵的都是江湖或朝廷中的一流高手；也只有那样的一流高手，才有能力和机会来到王穷的面前。

然而，这些人，没有一个在程勇的手中走过五招的。

如果说程威是王穷的臂膀，那么程勇就是王穷的影子；没有什么比影子更可靠的，因为他无时无刻都在主人的身边。

甚至有那么几次，王穷在床笫间遭到刺杀，都被程勇给救了下来……

看到此处，想必各位也明白了，为什么王穷敢于和那么多武林高手面对面近距离地谈话，却丝毫不怕对方突施冷箭或暴起偷袭。

“那么……”王穷微顿半秒，便问道，“传说中的封寮主……在这深夜来找我王某，所为何事呢？”

“王老板是生意人。”封不觉道，“我找你，自然是为了谈买卖。”他一边说着，一边朝前走去，并不以为意地坐到了炕沿儿上，“至于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来，我也是无可奈何……”他不紧不慢地解释道，“白天的时候，镇上有些‘状况’，导致我不方便进镇；好在……一个多时辰前，那种‘不便’已不复存在了。”

“那从一个多时辰前，到现在……”王穷对觉哥上炕的行为倒也不是很在乎，从容地接过话头应道，“……你和你的师妹，又去做了些什么呢？”

“呵呵……”封不觉笑了笑，“我们去找了一个人，问了他一点问题，然后把他的头砍了下来，带到了你这里。”他说完，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补充道，“哦，当然了，进你的院子之前，我们还弄晕了你宅子周围的守卫，进来之后又和程管

家聊了几句。”

“哦……”王穷点点头，“对了，我还没问呢……”他忽然看向了程威，“老程啊，今儿是吹得什么风？你怎么会乖乖帮他们传话的呢？”

程威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应王穷的人，是若雨。

“因为他输了。”她用冰冷的语气言道。

“他跟你们动手了？”王穷问道。

“没有。”若雨回道。

“那他是怎么输的？”王穷又道。

其话音未落，若雨已微抬右手，握住了佩剑的剑柄。

那一瞬，她目光一动，凌厉的杀气顷刻间就充斥了整间屋子。

那杀气仿佛一双无形的手，紧紧扼住了屋内每一个人的咽喉，就连觉哥都感到了那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压迫感。

叱——

说时迟，那时快，若雨杀意刚起，便见一道黑影从梁上疾窜而下。

那影子快似惊鸿、势若奔雷，眨眼间已杀到若雨跟前，其双手也已握住了兵刃。

然后，他的动作就停止了。

那不是稍稍一顿，而是完全僵住不动。

一滴豆大的冷汗，从程勇的额上淌落，滑到鼻梁处，一分为二。

他站在那里，瞪大了双眼，看着眼前的女剑客。

她的容貌看上去不过二十出头，那出尘的气质和美貌让人一眼难忘。

但此刻，这些肉眼可见的表象，都已被凝重的剑意所掩盖，变成了可以忽略的事情。

若雨的手没动，剑也还在剑鞘里。

但从程勇的角度来看，对方的剑锋，已经顶在了他的咽喉上。

他不动，是因为动不了。

他的手、他的脚、他的躯干、乃至是手指、眼皮……都不能动。

只要动一下，他就会被斩杀。

这就是程勇在这一瞬所感受到的……

寂静，持续了十秒左右。

十秒后，程勇的身体一松，整个人像是垮下的积木一样，软倒在地，大口喘息起来。

冰冷的汗水，已覆满了那他那张惊骇的脸。

这时，收敛了杀气和剑意的若雨，才迈着四平八稳的脚步，走向了炕边。

她若无其事地从行囊里取出了一个用布包裹着的、还在往外渗血的人头，随手便将其放到了炕桌上。

搁下人头时，若雨接着先前未完的话，回道：“就是这样输的。”

第1257章 剑神一笑（十三）

当觉哥和若雨从王穷的房中出来时，天已大亮。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讨论，他们和王穷之间的合作关系，终于是确定了下来。

在这个剧本的众多NPC势力中，王穷肯定不是“武力”最强的一支，但在“情报”这方面……他却是无人能及。

这样的角色，是封不觉最乐意去联合的类型。

通过和王穷的交涉，觉哥他们的那个支线任务——【查明弥兕客栈凶案的原委】，已经顺利完成。

虽说在取“镜”的人头前，封不觉也已设法从其口中套出了一些事来，但他当时得到的信息还不足以结束这个任务。因为……“镜”也并不是一个怕死的人；直到脑袋搬家时，镜也只透露了一些剧本的基本情况而已，像这类情报……随便去抓个二流门派的弟子，也能问得出来。

好在，镜的身上还有一叠来自王穷名下钱庄的银票……

封不觉正是通过这些银票，才找上了王穷；而在和王穷聊过之后，那弥兕客栈的疑团，也就全部解开了。

说起来……这“镜”也是倒霉。

前一天的下午，经过一番苦战，他总算是成功地杀死、并假扮成了棉道人。

完成了伪装后，镜便拿着王穷给他的银票出了镇，企图到镇外的某个地点与自己的“同伴”会和。

没想到，他刚走出临闾镇没多远，就遇上了封不觉和黎若雨。

觉哥一看这货的数据强度比一般NPC高出一大截，就上前

与其交涉，至于交涉的结果嘛……反正对两位玩家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眼下，成功联合了王穷之后，封不觉对这个剧本里的各种情报已是了然于胸。

他的脑海中，也已开始对今夜之事展开了布局。

然而，他无法料到的是……自己杀死“镜”的举动，已经让原本剧情的走向发生了剧变。

……

话分两头，与此同时，临阎镇外。

荒林之中，一块偌大的岩石上，俨有一人正襟跪坐。

那是个中年男人，看起来五十岁上下，胡子拉碴。

他戴着斗笠，穿着厚实、但破破烂烂的粗布衣服；其手边，还放了一根用布裹着的、棍状的物体。

虽然是裹在布里，但任何人只要看上这东西一眼，都会感觉到……这是一件兵器。

“天亮了。”忽然，男人的身后，传来了说话声。

那是个女人的声音，她和她的同伴一直就站在距离这中年男人不远的一棵树旁、静静地休息。

他们两位，都是玩家，ID分别是【织田爱】，和【佐佐木铭】。

“我知道。”片刻后，中年男人不紧不慢地开口，应了一声。

“镜没有来。”织田爱又道。

“对，他没来。”中年男人道。

“昨天你说……他最迟傍晚到，结果我们就这么白白等了一夜。”织田爱道。

“你想说什么？”中年男人问道。

“她想说的是……眼前，无非就两种可能。”织田爱还没回应，她身旁的佐佐木铭便用他那病快快的虚弱语气抢道，“其一，镜自己带着钱跑了，其二嘛……”

他没有说下去，因为他可以感觉到，当他说出那个“二”字时，岩石上的那个中年男人的气息……已发生了变化。

“嗯……”沉吟一声后，中年男子复又开口，“要杀死镜……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哼……未必吧。”织田爱闻言，冷笑一声，“或许对镇上那些家伙来说很难，但就我而言……十招之内，必可取他性命。”

“那你觉得……”中年男子接道，“和你们相似的那些‘异乡人’，也能办到吗？”

“能不能像织田那样在十招之内解决……这不好说。”佐佐木铭接过话头，回道，“但单纯追求‘杀死’这个结果的话……对他们来说不会太难的。”他说着，将视线定在了对方的背影上，“只要有心的话……就算是对付你，也并非是毫无办法。”

“原来如此……”听完佐佐木铭的话，中年男子冷静如故，淡淡地接了一句。

说罢，他便拿起了手边那根被粗布包着的棍状物，并从石头上站了起来。

“既然是这样……”中年男子站定后，抬手拉了拉斗笠的帽檐儿，“那就不必再等了。”

此言一出，织田爱神色一变：“什么意思？你要进镇？”

“对。”中年男子给出了肯定的回应。

“喂喂……这可跟说好的不一样啊。”织田爱显然对对方的这个决定有些意见。

“对你们来说，也并没有太大区别不是吗？”中年男子却是没多大反应，他的口气还是很从容，“只是‘时间’上提前了一些

罢了。”

“这……”织田爱还在犹豫。

“放心吧。”中年男子接道，“我是讲信用的……我们之间的交易不变；待我们联手杀光那帮武林中人和所谓的‘异乡人’之后……”他说着，从怀中取出了一个竹卷，平举在身侧，“这‘剑舞草记’，我自然双手奉上。”

“战国”的两名玩家看到那件物品时，眼神都有些变了，但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异动。

“当然了，你们也可以选择……现在就向我拔刀。”停顿了几秒后，中年男人又道，“只要能杀死我，这东西自然就归你们所有。”

他们当然不会拔刀……

如果织田爱和佐佐木铭想偷袭这个男人，那他们早就动手了。

他们之所以在对方身后不到五米的距离站了一夜都没出手，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把握……

在他们看来……和这个NPC联手去杀死其他玩家和NPC的难度，远远低于他们两人去挑战这个NPC的难度。

事实上，这也的确是正确的选择。

客观地说，这个持有“剑舞草记”的中年男人非常强。

他的战力在这个武侠世界中至少能排进前三，当然了……这份名单只算活着的人，已经不在世的那些不算。

论单打独斗的功夫——镜、水、月，这三人都已是当今武林的超一流水平，他们比段克亦、棉道人、谢修文这种级别的高手还要强上一筹。

但是，和这个男人比，他们仍差得远。

就连他们自己也会很坦然地承认这点，因为……“镜花水月”，都是这个男人的徒弟。

第1258章 剑神一笑（十四）

除夕，正午。

临闾镇的街面儿上，已是空无一人。

即便是镇上的寻常百姓，也都知道今天是不该出门的。

他们都非常识趣地紧闭门户，看紧了自己的孩子、栓好了院儿里的牲口，祈祷着这个年能平平安安地快些过去。

而那些平日里往来于镇上的商旅们，今天也没有出现；毕竟……这是大年夜，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假如你一年里只能歇上一天，那也就是这一天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找地方躲了起来。

除了各路武林人士之外，镇上的酒鬼混混、地痞无赖们，也都怀着一份好奇心，借着点儿酒劲儿，聚集在了一处处暗巷和街角。

毕竟机会难得……他们也想要见识一下，那些“江湖豪杰”究竟会演绎怎样的一出好戏。

“帮主，前后都查探过了，只有丐帮的人手比我们多，其他门派最多的不过十余人，只是……”这人话说到一半，犹豫了一下。

“只是什么？”屠纪冷冷问道。

“只是……他们人数虽少，但其中一半以上都是硬手……”这名狂虎帮探子的武功一般，只有轻功还算出色，不过，他却有能力分辨出哪些人才是真正的高手，而这种能力……也使他的心中产生了相当的不安。

“怎么？”屠纪瞬间就看穿了他的心思，并朝他投去了一道森冷的目光，“你怕了？”

他这一眼，让那名探子浑身剧颤、心跳骤停。

此刻，在这个临街的小院中，只站了他们两个人，狂虎帮的其他人手，都在附近的区域内埋伏下了。

也就是说，如果屠纪一个不高兴，把这名探子给“就地处决”了，也不会有半个人来管。

“属下……该死……”那探子知道自己的想法全都逃不过屠纪的眼睛，与其狡辩，不如直接认错。

“哼……”屠纪笑了，“相比之下，你是更怕他们，还是更怕我？”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似乎哪一种都是错的答案。

所以，那探子没敢回答，他只是站在那儿……急出了一身的冷汗。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无关紧要。”片刻后，屠纪却是望着自己这名手下，露出了满意的神色，“其实我和你一样，我也怕。”他顿了顿，平静地说道，“我怕死、怕输、也怕今夜夺不到剑舞草记。”

听到这儿，那名探子脸上的恐惧淡了几分，取而代之的是一丝疑惑。

“害怕是对的，恐惧能让你远离危险。”屠纪的话仍在继续，“但你不能因为怕，就失了冷静、失了分寸、甚至是失了立场……”他说那最后两个字时，特意加重了语气，“记住……越是害怕的时候，你越是得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并且把事情做好。”

“属下明白了！”豆大的汗珠从那探子的脸上滚落，他用近乎感激的眼神望着屠纪，作揖道，“谢帮主教诲！”

“嗯……你去吧。”屠纪说罢，便背过身去、挥了挥手，示意那人出去再探。

探子得令，也是即刻施展轻功，转眼间已离开了这个院

落。

屠纪，则依旧伫立着，沉思着。

从外表看，这位狂虎帮的掌门好像是个粗人，但实际上，此人可谓狡如狐、残若狼、毒似蛇、猛胜虎……

他那穿着打扮、谈吐形象、乃至他这帮派的名字和他那独门武功的名称……都是他刻意的伪装。

他就是想让别人认为他是一个粗人、一个武夫，从而产生轻视、放松警惕。

客观来说，他做得很成功……段克亦的死，就是很好的印证。

事实上，还不止是段克亦。

昨晚，被狂虎帮偷袭的高手足有十人，且十人无一幸免。至于那些高手的弟子门人到底死了多少，就没人会去算了。

这种成功率，自不是巧合，只因屠纪选择的目标，都是“有把握”的目标。

在动手前，他不但调查清了这些人的武功、年纪、身体状况……就连他们的习惯、嗜好、特殊怪癖等等，也都查得清清楚楚。

而对于那些他无法调查清楚的人，比如王穷（办事比屠纪更加周到）、冷欲秋、棉道人（无门无派、独来独往）等等，他是不会贸然出手的。

这就是屠纪做事的原则——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然，这种策略，在今天，却是行不通的。

至少……以狂虎帮的实力而言，无法在此做出“不败”的布局。

因此，正如屠纪自己所说……他很害怕。

但今日之局，值得他去担惊受怕，也值得他将智计无法控制的那部分，交给所谓的“天命”、“运气”……去搏上一搏。

吱——

门轴转动的声音，打断了屠纪的思绪。

他怀着几分惊疑，回身转头，看向了距离自己数米远的那扇木门。

那是一间民宅的门。

虽然屠纪把人家的院子当成了自己的据点，但他可没经过屋主的同意；当然了……他也不认为这间民宅的屋主有胆子开门出来和自己理论。

但眼下，这民宅的门愣是被打开了，而且从中走出来的二人，怎么看都不像是寻常百姓。

“呵……”看着朝自己走来的剑少和不怕，屠纪露出了一个自嘲的笑容，“我也是疏忽了……”他自言自语般念道，“就算感应不到内力，我也该进屋看一眼才是的……”

屠纪今早来这儿的时候，确是考虑过直接闯进屋把里面的住户给杀了算了；但他终究是怕节外生枝，所以，他只是在屋外用内力查探了一下，在确认了屋里总共就两口人、且没有任何内力反应后，他便得出了“屋内只是两个普通百姓”的结论。

“我要是没记错……”说话间，屠纪已做好了迎敌的准备，但他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望着剑少道，“这位应是皇甫少侠……”说着，他又看向了不怕妹子，“而这位……是柴女侠。”

屠纪早已买通了客来轩的掌柜，故而对那间客栈内的各种情况了如指掌；以屠纪的智略，要记下每一个客人的名字，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屠帮主消息很灵通嘛……”不怕接道，“明明是初次见面，却好像对我们很熟悉啊。”

她的反应很快，几乎是立刻想到了对方得知她和剑少姓名的方式，随即就是出言试探。

“哼……我也只是‘消息灵通’而已……”屠纪冷笑着应道，“但你们……可就是‘本领高强’了。”他停顿了一秒，接道，“且不说二位昨日能在冷欲秋的面前全身而退，也不提你们能敛藏内力的事；我最好奇的是……你们究竟是怎么埋伏到这间屋里去的？”

这个问题，的确让屠纪很疑惑，因为他也是今天早上临时决定选择这间民宅作为据点的，若要提前埋伏，除非是未卜先知。

“没有什么埋伏不埋伏的。”狂踪剑影用很轻松的语气回道，“只因我们料到了昨晚不会很太平，所以决定离开那间客栈、另找个地方安身，免得被卷入什么不必要的麻烦中。于是……我们就随便找了这么间民宅藏身。”他耸耸肩，“这家人收了点银子（他们从冷欲秋那里讹来的钱足够让这户人家过上一年），便非常高兴地离开了镇子，准备去女主人的娘家过个十天半拉月的再回来。”

他这话，半真半假。

“避免被卷入麻烦”只是他们来到这儿的原因之一，其实，他们来到此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埋伏生鱼片和梦惊禅。

江湖这两位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进镇的时候自然也发现了秩序二人组以及那些“音贝”的存在。

但……絮怀殇那种利用自身能力在音贝中“隐形”超难技巧，剑少和不怕是施展不出来的，因此，他们想出的应对计策，是以逸待劳——二人假装成完全不知道被监视的状态，吃吃喝喝歇歇，顺便在镇上和各种NPC聊天对话、搜集情报，仿佛在玩单机RPG游戏一样，到了晚上，还找个民宅躲起来休息，好似这样就万事大吉。

这一切，都是给监视者制造出一种“我们不知道自己被监

视了”的错觉。但实际上，他们时刻在戒备着敌人的动向，准备在对方来袭时反杀一波。

谁料，到了晚上，生鱼片被絮怀殇给干掉了；音贝作为生鱼片用技能所生成的特殊物品，也随其死亡一同消失。

而发现了这一情况的剑少和不怕，却是没敢轻举妄动……

假如二人是在镇外，那没什么好顾忌的，察觉到音贝消失之后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进镇了；但他们却是在白天就进了镇子的……这就意味着，在音贝消失前的一刻，他们的方位仍然在敌人的掌握之中。

那么，他们就不得不考虑这样一种情况——是敌人故意让音贝失效，制造出一种“监视已经消失了”的假象，以此让他们露出破绽。

这么一想，他们就不太好活动了，只能继续等下去。

这一等，就等到了早晨，没等来生鱼片和梦惊禅，却等到了前来踩点的狂虎帮。

谁能想到……屠纪恰恰就选中了这间民宅的院子，作为他躲藏和接头的据点，他的帮众们也都是以此地为中心在待命着。

事已至此，剑少和不怕干脆就不出来了。以他们俩的听力，坐在屋里不动就能把屠纪在院内的每句话都听得一清二楚；他们正好能通过屠纪和各个探子的交流，掌握镇上的情况、静观事态的发展。

“哦？”屠纪对剑少的解释也不是很买账，“那照你的意思，你们会出现在这间屋里……只是巧合？”

“是不是巧合，已经不重要了。”不怕接道。

“那什么才重要？”屠纪也不拐弯抹角，一针见血地提问。

“我们出来了，这很重要。”狂踪剑影道。

屠纪略一思索，觉得对方说得有道理，他也不禁在心中疑问：他们为什么要主动出来？如果要偷听，他们该继续待在那屋里；如果要偷袭，那他们更不会这样光明正大地开门现身。

“这么说来……”屠纪的思维也是敏捷得很，“是有什么事，让你们不得不出来？”

“正是。”狂踪剑影道。

“可否将那原因……告诉屠某呢？”屠纪问道。

“当然可以。”剑少并不介意把他们出屋的原因告诉对方，因为就算他不说，对方也很快会知道的。

“有个人，进镇了。”剑少先和不怕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即就应道。

“什么样的人？”屠纪道。

“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剑少回道。

“那你应该知道些别的。”屠纪道。

“啊……”剑少神色一凝，肃然道，“我所知道的就是……他的武功很高，高到你想都想不到的地步。”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另外就是……他的身上，带着‘剑舞草记’。”

第1259章 剑神一笑（十五）

正午，天空一片阴霾。

灰暗的云层遮蔽了阳光，就连老天爷似乎都在帮忙制造着一种山雨欲来的气氛。

就在这个时刻，三道人影，出现在了空旷的街道上。

走在中间的为首之人，是一个中年男人。

他穿得很破烂，手里拿着根由破布包裹起来的棍状武器，一步一步，不紧不慢地走着。

跟在他身后两侧的二人，看起来要比他扎眼得多；织田爱和佐佐木铭毕竟是玩家，样貌和气质都与剧本中的一般角色大不相同，即使系统对他们的外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和谐”，他们依然也很惹眼。

三人就这么走在临闾镇中间最宽的那条主干道上，走在无言的冷风中，走在无数道躲藏在暗处的视线中……

咻——

忽然，一声破风疾响，划破了空气，也划破了那令人窒息的压抑。

乒！

织田爱眼疾手快，单手一抬，便用自己的护腕将那飞来的暗器轻松格开。

但，这只是个开始……

第一把暗器尚未落地时，后续的攻击便已到来。

弹指间，三人的四面八方涌来了如骤雨般的黑点。

那些暗器有镖、有刀、有针、有弹……每一种暗器，都

有其独特的速度、力度、以及杀伤方式。

淬毒之类的手段的自不必说，有些暗器还加了火药，被格开的瞬间会爆炸；还有些会在行进中分裂，变成两个或数个；甚至还有能够突然改变飞行轨迹的玩意儿。

在毫无掩体的地方面对这样的围攻，一般来说也只有往天上跳这一条路了。

然而，那三人……却是站在原地没动。

“病剑……”那一瞬，佐佐木铭出手了，他报招式名时，也是一副病怏怏的状态，“……圆刹。”

话音落，剑招现。

下一秒，一个透明的圆形力场便以佐佐木铭为中心扩散开去，将一旁的织田爱和中年男人也都笼罩了进去。

也不知他这招【病剑·圆刹】是什么原理，其佩剑分明还在鞘中未出，却一样能制造出一个饱和状的剑气力场，将那些暗器统统挡在了那个“圆”的范围之外。

这一轮合击过后，三人竟是毫发无伤。

“啊——”

没想到，数秒后，又生异变。

但闻一声惨叫响起，紧接着，便有一人从路边一栋建筑的二楼窗户内飞了出来。

这人刚落到地上，更多的惨叫和兵器碰撞之声便陆续出现。

“哼……开始狗咬狗了吗……”织田爱看着那些从建筑内、暗巷中不断飞出的人影，便已知道在其视线看不到的地方发生了什么。

她的推测的确没错，眼下就是个“黑吃黑”的状况。

率先对他们动手的那伙人，是“挟风会”的人。

这个门派，说得难听点……就是一武装盗窃团伙，会中之人皆以暗器和轻功见长；要论光天化日下的公平决斗，他们算不上很强，但要搞暗杀、埋伏、盗窃之类的勾当，他们的手艺可是不差。

昨晚，挟风会干掉的武林人士，比狂虎帮要多得多，当然了……杀得基本都是喽啰，真正的高手他们没能解决几个。

和老谋深算的屠纪相比，挟风会那位掌门的头脑就相对简单一些了，以至于那一整晚的暗杀行动过后，他们自己的损失也很惨重。到了今天正午，他们总共还剩下了三十来人。

这样的实力，要搞定“剑舞草记”，显然是够呛的。

于是，挟风会就想到了一个简单直接、却也很有可能奏效的策略……先下手为强。

他们特意选在了距离镇口不是很远的区域埋伏，定下的计划就是抢先出手，务求将携带秘笈之人一波带走，然后利用自己门派在轻功方面的优势，拿了东西赶紧跑路。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那番酝酿已久、势在必得的攻击，竟被目标轻易化解；不但如此，丐帮、海龙门、白梅教这三个昨晚被他们偷袭得最惨的门派，早已在更外围的地方布下了埋伏。挟风会的人一出手，那三个门派的人就来了个“黄雀在后”，把他们包了饺子。

厮杀……很快就结束了。

与其说是厮杀，这更像是屠杀。

一百四十多人杀三十个人，而且还是有心算无心，后者能坚持个一两分钟已经算不错了。

待挟风会的会众一个不剩地在地上躺平后，黑压压的一队人马，便从街巷各处冒了出来，堵在了那三人的去路上。

他们那儿为首的，也是三人。

第一人，是一名灰发披肩，穿一身浅色劲装的男子，看相貌，他至少也有六十岁了，但其举手投足间，不见分毫的老态。

这个人，名叫罗残，是现任的丐帮帮主。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帮派，丐帮的历任帮主中，出过许多杰出的英雄人物；可惜，无论在天赋、武功、还是智慧上，罗残都属于排不上号儿的那种。

要说他身上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事，那就是……他凭着从各处搜集到的一些缺本残式，成功还原出了已经在帮内失传数十年的绝学——“降龙十八掌”。

若是放在百多年前，这也不叫个事儿，那时候比降龙十八掌更高层级的外家功夫还有很多，但在这个“后武林时代”里，身怀这样一套掌法，已足够罗残跻身超一流高手行列、独步天下。

再说第二人……

此人名叫顾蛟龙，其穿着倒也普通，亦是习武之人常穿之劲装，但他那长相很有特点，可说是——虎背熊腰、眉清目秀。

是的，你没看错，我也没有写错，他就长这样；因此，这位海龙门的少帮主，便有了“玉面蛟龙”这样一个绰号。

海龙门这个门派，顾名思义，是靠海吃饭的，算是半武半商；与其他门派不同的是，海龙门和官府之间一直就“关系不错”，因为他们会定期给一些朝中大员和地方官提供海中的奇珍异宝、珍馐美味，所以就获得了很多便利。

在江南沿海一代，海龙门可谓独霸一方，举个不算夸张的例子——只要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私盐生意都可以公开着做。

至于这个门派的武学嘛……一般，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上乘武功，但门中有几套刚猛的外家功夫，在实战中还算过

得去。

最后，再看那第三人。

那是一个女人，一个胖得让你难以分辨出性别的女人。

或许现在看来不稀奇，但在那个以农业为基础、物质相对贫乏的社会，你要是看见一二百多斤的胖子，那也是挺稀罕的。

这位女掌门……或者说……女教主，名叫凤美玉；这个名字，是她长大后自己取的。小时候，她没有名字，也可以说，有很多个名字……

说来可能也没人信，眼前这位凤掌门，十五岁时，曾是京城某个特别有名的风月场所的头牌，那个时候，她的名字是“凤儿”。

当年的凤儿，可是个美人胚子，纵然还只是个少女，但她那早熟的胴体，已经征服了无数京城的公子王孙。

因为她是妓院老鸨捡来的孩子，从小就生长在那样的环境里，所以她似乎也并不排斥通过出卖肉体来过上优渥的生活。

但，某天，她变了。

一个女人的转变，通常都会和某个男人有关，凤儿也不例外。

十九岁那一年，她爱上了一位出身寒门的公子，她爱他的相貌，爱他的才情，爱与他在一起的每分每秒；即使是很多年后，她都还记得那份温存。

然而，这场感情，很快便以那位公子的英年早逝而告终。

他的死，并不是意外，只因他和凤儿走得太近、且让后者产生了赎身从良的念头；这显然是某些人不愿意看到的，而那“某些人”，皆是在京城里能够翻云覆雨的人物，对他们来

说，要弄死一个寒门儒生，和捏死一只蚂蚁也差不多。

从那时起，凤儿表面上虽然没有任何反常，但实际上，她的内心已完全被复仇的火炎所吞噬。

她用自己的法子，弄到了一些武学秘籍，并暗中苦练。

仇恨是一种可怕的动力，且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反而会越来越强……

人在那样的动力下，无论做什么，都是极有效率的。

三年后，凤儿便完成了自己的复仇。

她只花了一个晚上，就杀光了自己的仇人们，并将京城最大的妓院付之一炬；她还把老鸨的人皮剥去、将其尸首挂在了那条花街的牌坊上。

那晚之后，凤儿就消失了。

直到十多年后，江湖上出现了一个叫“白梅教”的门派，她们的教主是一个极胖的女人，自称“凤美玉”。

她的肥胖，并不是因为好吃懒做……只因她在缺乏最基础的知识和章法的前提下，全凭自身领悟、拼命去修习多种迥然不同的内功，最终导致了她的经脉和气息异常，经过了一些年月，这些异常逐渐在她的身体上显现了出来。

肥胖只是最直观的表现而已，她的身上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都让她备受煎熬；然而，这十几年来，纵使她寻访了天下名医，请教了许多武林泰斗级的人物，也没人能治好她这极端的“走火入魔之相”。

终于，身体的痛苦让她的精神也产成了问题……她放弃了治疗，将痛苦变为了新的动力，将杀戮变成了释放压力的途径，将权欲变成了自己的止痛剂……就这样，白梅教诞生了。

“丐帮……海龙门……白梅教……”待那三人和一干帮众站定，那中年男人方才缓缓开口，“看这架势……诸位这是联手

了？”

他猜得没错，由于昨晚发生的种种事态，让各门派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这三个门派经过交涉后，决定联合起来，以确保今天的胜利。

“废话少说！”顾蛟龙今年三十有二，正是血气方刚之年纪，平日里他在自己帮派的地头上说一不二，早已养成了习惯，所以其言辞谈吐已经不能说是“冲”，而是“横”了，“交出‘剑舞草记’，饶你不死！”

“哦？”中年男子闻言，语气还是不慌不忙，“你怎么知道……‘剑舞草记’在我身上？”

顾蛟龙还没回答，罗残便接道：“‘杀害江家六十三口的凶手，会在除夕之夜，带着剑舞草记，出现在临间镇上；其人五十岁上下，斗笠遮面，手持一件包裹在破布内的兵刃’……”他将这段早已传遍了江湖的信息，一字不差地复述了一遍，随即再道，“眼下，除了时间还没到‘夜晚’之外，你完全符合这条消息的描述。”他顿了顿，将目光移到了佐佐木铭的身上，“再者……你那名手下的功夫，我们方才也都看到了……那想必就是剑舞草记中的招式了吧？”

他们的推测倒也合情合理，佐佐木铭的那个“技能”，在正统的习武者看来堪称神奇，而这正好可以用“他从剑舞草记上学到的”来解释。

“嗯……你说得倒是有点道理，但有件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思考过……”中年男人依旧很平静地应道，“你口中的那条‘消息’，似乎有些过于精确了……不是吗？”

他这句话出口时，他身后的两名玩家并没有什么反应，因为他们在此前已从中年男子的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原委；但是，此刻正躲在暗处同样听到了此言的絮怀殇、狂踪剑影、才不怕呢，可都是神情一变。

“那又怎么样？”凤美玉站在那儿，活像个大肉球似的，连

说话都有点吃力的感觉，“事到如今，你再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难道你还想否认东西在你的身上？”

“我并不是想否认什么……”中年男人回道，“相反，我是想承认一些事……”

“你不就是想说……消息是你放出来的吗？”忽然，另一个人的声音，加入了对话。

众人循声望去，迅速在街边一间民宅的房顶上，发现了一个人。

“封不觉！”

在觉哥现身的刹那，这三个字便如同草泥马群过境一般，从其他玩家的心中奔驰而过。

“嗯？”中年男人的注意力也被觉哥所吸引，他抬起头，用手指轻轻向上推了推斗笠的边檐，看了觉哥一眼，“你是……”

“小心……”织田爱的低语立即传入了中年男人的耳中，“这小子很难对付……”

“喂！你又是哪根葱？”两秒后，顾蛟龙高声冲觉哥嚷道，“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呵……”封不觉轻笑一声，应道，“顾少帮主息怒，在下只是前来说几件各位可能会感兴趣的事，并没有要妨碍诸位掌门的意思。”

“我们可没时间听你说什么故事。”罗残道，“我劝你还是赶紧……”

“且慢。”不料，中年男子这时却抢道，“我倒是想听听……他能说出些什么来。”

他这话一出口，那三名掌门都愣了一下，他们看觉哥的眼神，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当然了，这时的他们，依然没有把这张年轻的生面孔当回事儿，他们只是在疑惑那个中年男人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呵呵……其实我要说得也不多，一时半刻就能讲完。”封不觉见没人打断自己了，便顺势接道，“简单地说……今天这个局，是你一手策划的。”他看着那个中年男人，笑道，“不出我所料的话，你应该就是当初那个‘不知晓剑谱真正的价值，拿去当铺将其低价典当的东瀛浪人’。”

话音落时，除了中年男子、织田爱和佐佐木铭之外，在场的所有人皆是神情一变。

封不觉则是不以为意，娓娓道来：“事实上，对于剑舞草记的价值，你清楚得很……所以你才会拿它当‘诱饵’，来布下这个局……”他停顿一秒，接着道，“首先，你故意让江三得到剑舞草记，然后，你再制造出江家堡的灭门惨案，将剑谱夺回；你知道，段克亦肯定会来给徒弟报仇，将事情追查到底……因此，你正好利用点苍派的名头，将剑舞草记现世的消息传出去。”

“人们在听到相关的消息时，都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点苍派查到的’，好像一切都顺理成章。”

“但我一听这事儿，就觉得事有蹊跷……”

“且不说段掌门和他的弟子们是怎么从一个完全没有活人的凶案现场里得到‘凶手是为了夺走一本剑谱才灭人满门’这种结论的……就算他们认准了杀人者的动机是‘为了夺走某件重要的东西’，并以此为线索追查下去……想要查到所谓的‘东瀛浪人’、‘当铺’这条线上，其可能也着实微乎其微。”

“而事后流传出的那条‘剑舞草记会在除夕夜出现’的消息，则让我彻底确定了……行凶者本人，就是放消息的人。”

“正如你所说……那条消息描述得实在太具体、太精确了，不但时间地点、连你的穿着打扮都交代得丝毫不差。”

说到这儿，觉哥不禁笑出声来：“呵呵……最可笑的一点是，既然这条消息已经传遍了江湖，引来了那么多的门派和人，那么消息中的‘那个人’十有八九也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在这种前提下，他怎么可能还会在消息中所说的时间和地点出现呢？明知整个武林都在埋伏他，还来送死吗？”

他这个问题，显然是抛给那几位掌门、和正在周围潜伏着的其他武林人士的。

“所以，真相只有一个。”封不觉抬起一手，指向了那个中年男人，“那个带着剑舞草记的人……那个放出消息的人……那个通过重重算计、造就了今日这般局面的人……并不认为自己会死。”

他说着，转过身去，看向了那三位掌门：“会死的……是你们。”

第1260章 剑神一笑（十六）

“哈！哈哈哈哈……”觉哥话音未落，顾蛟龙便大笑出声，“还以为你有何高见……结果竟说出了这种废话。”

他说着，便上前几步，眼睛望着封不觉，手指则指向了前方的中年男人：“按照你的意思，凭他们这区区三人，就想对抗整个中原武林？”

“不止三人。”中年男人接过了他的话头，“原本……有五个人。”

“呵……”封不觉闻言，恶意满满地笑了，“现在，一样是五个人。”

“哦？”中年男人从他这话里听出了什么，神色微变。

“我想，你也应该知道，‘镜’已经死了。”封不觉道。

“我知道。”中年男人道。

“但你还不知道的是……‘花’的任务，也失败了。”封不觉道。

这个消息，让中年男人的表情变得前所未有的阴沉。

“这不可能……”他应道。

“你信也好，不信也罢……”封不觉道，“反正你今天注定是要死在这里的，我想你也没有余裕再去关心别人了。”

中年男人沉默了，但没有沉默很久。

“你既然能看破我的计划……”他再度开口时，声音变得很冰冷，杀意已在他的周身弥散开，“……就该明白，哪怕只有靠我一人，今日之局，我也有九成的把握。”

“你原本的把握有几成，跟我没有半点关系。”封不觉却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轻松念道，“你只要记住……既然现在

我来了，那你就连一成的机会都没有。”

这话，未免有些狂了。

至少在那中年男人听来，这是不自量力。

但周围的玩家们却没有那种感觉，因为……说这话的人是封不觉。

你永远不知道他是在虚张声势还是在阐述实情，对他来说，“不可能”和“可能”之间的界线很模糊。

“你们聊完了没有？”完全没听懂那两人在说什么的顾蛟龙这时又发话了，这位海龙门的扛把子可是很讨厌被人无视的，“什么五个人十个人的？你……”

那个“你”字出口的瞬间，他便反手往自己腰间一摸，快速出刀，刀尖直指中年男人的鼻梁。

面对这突然的出手，中年男子却是纹丝未动；结果……那刀的确也没有碰到他。

顾蛟龙的臂展加上刀身的长度，刚好让刀尖来到了距离中年男子的脸两公分的地方。

“我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打得什么主意。”顾蛟龙就这么拿刀指着对方，高声言道，“本少也是讲理的人……我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只要你交出剑舞草记，我便饶你不……”

最后那个字，他没有说出来。

不是不想说，而是说不出来了。

冷欲秋的剑很快，快似闪电。

当他的剑刺入顾蛟龙的咽喉时，后者连反应的余地都没有。

“有些人的兵刃，就算出了鞘，也和放在地上没什么两样。”冷欲秋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收回了剑，边收边道，“还有些人的眼睛……”他说着，又看向了罗残、凤美玉和那些三帮弟子们，“……虽然睁着，但和瞎了也没什么区别。”

“冷欲秋……”凤美玉即刻用森冷的目光瞪住了冷欲秋，厉声道，“你这算是何意？想从咱们的嘴边儿抢食？”

她此时的表情看起来非常凶狠，这并不是因为她有多恨对方，更多的……是一种本能。

方才冷欲秋是从哪儿杀出来的、是怎么拔剑的……凤美玉和罗残都没能看清；也就是说，如果冷欲秋刚刚的目标是她或者罗残，那他们两个的下场多半也和顾蛟龙一样。

因此，凤美玉现在的反应，就好像是弱小的野兽遇到了比自己更强大的捕食者时一样——唯有张牙舞爪，期盼着从气势上压倒对方，才能占得一些先机。

“抢食？呵呵……”冷欲秋笑了笑，“别把我说得和你们这些人似的……我可从来没说过自己来临闾镇是为了抢剑舞草记。”说话间，他瞥了眼已经倒在地上的顾蛟龙，“我杀顾蛟龙，只是因为……”他又退后半步，转头朝身旁的中年男子看了一眼，“……他冒犯了我的师父。”

“什么？”

不仅是罗残和凤美玉，所有明处的、暗处的武林人士，以及几名尚不知晓这一情况的玩家，都被这话给惊了一跳。

他们虽不清楚那个中年男人的实力，但冷欲秋的实力人们还是略知一二的。

即使假设这个男人的武功只比冷欲秋高那么一点点，今天的这场胜负也是很难料了。

“诸位中原武林的帮主们、侠客们、武道家们……”片刻后，那中年男子，忽然运用内力开始传音，“事已至此，我就有话直说了……”

他才说了半句，已经有很多人冷汗直流；而这些紧张的、恐惧的、震惊的人，多半都是武林中准一流以上的高手……正因为他们的武功修为已到了一定的境界，才能体会到支撑这次传音的人内功有多可怕。

“在下……贺阳信次。”那中年男人说出自己的名字时，人们也都明白了觉哥所言非虚——这还真就是个东瀛人，“用你们中原的说法……吾乃‘神传极剑流’剑派的掌门。”

这不是他第一次来中原了，他对汉语的掌握、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比起很多中原人来可能都要更深刻。

“今天，我设下此局，将各位引来，只为一件事……”做完了自我介绍，贺阳信次便接着说道，“素闻中原武林钟灵毓秀，卧虎藏龙……在下不才，想以自创之‘神传极剑流’剑法，向天下英雄讨教一二。”他微顿半秒，“诸位……不必跟我客气，无论是一拥而上、还是暗箭伤人……在下都能接受。只要你们能杀了我……”

话至此处，他从怀里拿出了那本让所有人武林中人魂牵梦萦的那件东西。

“……那这本由‘剑圣’裴旻所著之‘剑舞草记’，自当归你们所有。”虽然贺阳信次所说的内容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不利到了极点，但他的语气依然很平静，平静得让听的人都感到头皮发麻，“但……倘若今日无人能胜过在下……”他又把秘笈收回了怀里，“那么……从今日起，中原武林，便由我贺阳信次统领，谁若不从……七日内，我便会让他的门派从世上消失。”

“笑话！”听到这里，罗残忍不住打断道，“且不说你今日能不能活着离开此地……就算你的武功真的冠绝天下，就凭你们这几个人，也想把别人的门派赶尽杀绝？”

“你说的……的确有些道理。”贺阳信次终止了传音，用普通的说话方式，对罗残道，“像江家堡那样的地方，几十口人，杀起来是很快的；但像你们丐帮这样帮众满天下的门派……当年连朝廷都没能杀尽，我肯定也办不到。”

“哼……”罗残听到这儿，冷哼一声，脸上还闪过了一丝得意之色。

然，下一秒，贺阳信次便将话锋一转：“不过……那也没

关系，我可以只杀掌门。”

罗残的脸僵住了，他的身体则已本能地运起了真气。

“杀一个掌门不够，我就杀两个，谁当上掌门，我就杀了谁……杀他的时候谁在他周围，我也一并杀了。”贺阳信次的话还在继续，“我想，不需要太久，这个门派就不会再有人愿意当掌门了……就像一条没有头的蛇，很快就会是一条死蛇了。”

“岂有此理！”罗残再也等不了了，他暴喝一声，当即摆出架势，欲先发制人。

这个时刻，倒并不是罗残急着想出手，只是因为贺阳信次和冷欲秋仅仅是站在那里，也几乎要用气势将众人压垮……罗帮主若再不出手，只怕他身后那些帮众就要四散逃跑了。

“欲秋。”贺阳信次这边，却是对罗残的行动不以为意，他淡定地喊了冷欲秋一声。

“师父，有何吩咐？”冷欲秋在师父的面前，就可以正常说话。

贺阳信次随即就转头朝封不觉那边看了一眼，言道：“要活的。”

“明白。”冷欲秋应了一声，一晃眼，就从原地掠出去十余米，直扑路边屋顶上的封不觉。

觉哥也是机警无比，见得此景……转身就跑，一个闪身便不知跃出了多远。

冷欲秋见状，不禁对觉哥的“轻功”暗暗心惊，但他既已承了师命，肯定得竭力为之，故而运上了十成的脚上功夫，拼命追了上去。

同一时刻，罗残也出手了。

降龙十八掌乃是外功巅峰，天下无双，即便罗残的天资

不算绝顶，但能将这失传的武功重现出来、且融会贯通，其武学造诣亦可见一斑。

眼下，罗残全力施招，打出的掌劲骇人之极……别说是十八掌了，在旁观战的武林群豪中，有自信接下他二招三式的人都屈指可数。

然而……

“这掌法确是不错。”贺阳信次低着头，看着手中那条正在滴血的右臂，波澜不惊地评论道，“可惜……你的功力太差了。”

话音落时，罗残踉跄着后退了两步，他双眼暴突，缓缓转过头，茫然地看向了自己的右肩。

他不敢相信……自己不但没看见对方出手，甚至连自己的手臂被人斩断都是后知后觉……

不止是他，正在看着这边的各帮派掌门、弟子……也全都没有看清贺阳信次干了什么。

他是什么时候移动的？什么时候出手的？用何种方式斩断罗残右臂的？又是什么时候回到原位的？

这些问题就像恐怖的梦魇，迅速在人们的心中蔓延……

“多余的动作太多、且太慢，内力运行的速度也是慢若静止……明明内力也不算多强。”贺阳信次说话间，随手将罗残的手臂扔到了地上，“你这样的人，也能当上一帮之主……中原武林的水准，令人担忧啊……”

他这无疑是在嘲讽，但一时间，也没人出来反驳。

随之响起的，只有罗残倒地时那痛苦的呻吟……

“啊……啊——”一息过后，一名海龙门的帮众率先惨叫出声，并连滚带爬地开始逃跑。

他的举动，瞬间就激起了连锁反应，海龙门的人几乎在转眼之间就跑了个干净，连他们少帮主的尸体都不要了。

丐帮的人倒是比他们好点儿，也不知人群中谁喊了一嗓子……“快保护帮主！”接着，便有几个离得近的丐帮弟子冲上去把已经昏迷的罗残拖了回来，跟着大伙儿一起撤了……

这两派一跑，按说白梅教也没必要再留了。大家都不傻，谁都能看出来，这个贺阳信次的武功之高，已经不是用“人数”可以填的程度了；虾兵蟹将再多，对他也不管用。

没想到……

“白梅教众听令！”凤美玉的神态，却是出奇得冷静。

“在……在！”她身后的弟子们被她这么一喝，也纷纷回过神来。

“你们立刻兵分两路，撤出镇外，申时不见我出来，你们就自行撤回总坛，再行计议。”凤美玉用十分坚定的态度下达了命令。

而她手下的教众们……在略微的犹豫后，也很快执行了这个命令。

和很多影视作品中表现得不同，他们没有说出“教主，我们不走！”或“要走一起走”之类的台词。

真正的江湖，真正的人，在生死关头，往往都是薄情寡义的，能将生死置之度外去尽忠义的人，并没有那么多……事实上，少得可怜。

不多时，白梅教众也都跑光了；街心，就剩下了四个人、一具尸体、和一条胳膊。

“看这架势……你是打算以死相搏了。”贺阳信次并不着急动手，他知道，要将恐惧种到那些人的心里，自己就不能太快。

有时候，恐惧不仅源自“未知”，也会源自“理解”。

他需要放慢杀戮的节奏，才能让人们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我不怕死。”凤美玉说的是事实，她的人生早已是一出悲剧，复仇之后，她得到的也只是无尽的空虚和身心上的双重折磨，所以她并不很在意自己的性命，“但我也不打算白死。”

“你打算和我同归于尽？”贺阳信次又问。

“那也未必。”凤美玉道。

“哦？”贺阳信次其实已经察觉了正悄然靠近的威胁，但他依旧是不慌不忙地示意对方说下去。

“因为……和我一样不怕死的人，还有不少。”凤美玉接道。

当她这句话出口时，街上，又多出了几个人来。

准确地说，是五个人。

这五人有男有女，年纪不同，门派也不同，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五个人，用的都是剑。

“儒剑客谢修文，紫竹居士孟禾，天纵剑裘八奇，毒蛛剑唐玲，南海驼仙马踏云……”贺阳信次的视线依次扫过这些人的脸，口中则一一报出了这些人的名号，“嗯……差不多了。”

“什么差不多了？”裘八奇是个四十多岁的瘦子，看上去文质彬彬，但他的个性却是相当冲动好斗，“你的寿命吗？”

“呵……”贺阳信次轻笑一声，对这挑衅不以为意，“我的意思是……你们几位往这里一站，中原武林威名显赫的剑客，便算来得差不多了。”

他这话不差，除了段克亦和棉道人这两个已死之人，以及冷欲秋这个神传极剑流的传人之外，江湖上就属这五名剑客的名声最盛。

“你知道就好。”唐玲的手已握在剑上。

“我这就让你瞧瞧，中原武林是不是无人了！”裘八奇显然是那种为了一口气可以不要命的人。

“其一，我想要剑舞草记，其二，我不想听命于你，所

以……我觉得……还是杀了你吧。”紫竹居士说话有个习惯，就是按部就班、主次有序，而且……他也不爱说谎。

“哼……我倒是没有别的意思，反正只要是倭寇，我见一个杀一个！”马踏云的儿子、儿媳、孙子……皆是死于倭寇之手，可谓苦大仇深，所以，对于东瀛来的人，他不分好坏，就是个杀。

“你这倭国的蛮夷……今日我便要你血债血偿！”而谢修文会站出来，也不算意外。

这位已在府中处于半退隐状态的谢家门主，这次是特意乔装改扮，暗中来到临闾镇，只为在关键时刻能保护自己的孙儿。

他本以为，孙子有刘伯陪着，也不必太过担心；到了晚上、还有除夕这天，才会需要自己出手。

没想到……谢无花竟会在大白天死在客栈里。

谢修文得知孙子的死讯后，就一直在找冷欲秋，但那时，后者已离开客栈、不知所踪，直到今天才在这里现身。

因此，无论是作为中原武林的一份子，还是出于个人恩怨，谢修文肯定也是要出来跟对方拼上一拼的。

“好……来得好……”贺阳信次面对五大剑客加一个白梅教主，仍是面无惧色。

相反，他的脸上，显出的竟是兴奋。

“你们不用客气……六个一起上吧。”这一刻，贺阳信次……解开了他手边那根兵器外的带子，扯下了那一层包裹用的破布。

接着，一把总长在一米五左右、无鞘的、锋刃奇钝无比的武士刀……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贺阳信次抄起兵刃之时，终于摆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架势”，并言道：“你们的话……应该能让我稍微享受一点乐趣

吧。”

第1261章 剑神一笑（十七）

天空，依旧阴霾。

一阵阵如有实质的杀意弥漫在临闾镇的街头，纵是那凛冽的北风，也无法将其吹散。

风声中、杀阵中……

伫立的七人，已是箭在弦上。

而战圈之外的织田爱和佐佐木铭，则是全神贯注地戒备着周围的动向……他们很清楚，真正的威胁，只有玩家，至于那些江湖人物……绝不可能是贺阳信次的对手。

呼——

那一瞬，风止。

随之，便是剑动。

第一个出剑的，是毒蛛剑唐玲。

她是五大剑客中唯一一个女剑客，轻功绝逸、剑法诡变，而且她用毒的功夫，也是天下一绝；有时……她甚至不需要用剑伤到对方，就能致对手于死地。

说时迟，那时快！

仅一个照眼，唐玲的身形已闪现到了贺阳信次的背后。

她使得是轻巧的快剑，剑尖取的是对手的后心。

“剑者之血……”同一秒，贺阳信次用颇为感慨的语气念道，“乃世上绝艳之花……”

乒——

说话之间，他已用手上那把狭长的钝剑，格开了来自身后的攻击。

他的格挡姿势看起来十分怪异，任何一种中原的剑法，都不可能会含有这样的架势；可是这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动作，却非常奏效……贺阳信次在全身几乎都没动的情况下，只靠手腕的运动和兵器独特的形状，便挡下了一位超一流剑客的疾袭。

仅仅是这一手，已让围攻他的那六人心中暗暗一惊。

“而这花……只有在生死之间，才会绽放……”这后半句话出口时，贺阳信次……终于出剑了。

斩断罗残的手时，他没有用剑，他用的只是自己的手……

方才的格挡，也算不上是“出剑”，他只是很随意地在防御罢了。

他真正的功夫，此刻才要真正显现……

嗡——

一声怪响，破风而起。

这不像是剑会发出的声音，反倒像是沉重的长兵器被挥舞时的动静。

“小心！”下一秒，一声厉喝，带出一道疾影。

喊这一声的人，自是看清了贺阳信次招式的人。

五大剑客加上凤美玉这六人中，只有两个人……能看清这一招。

第一个，是紫竹居士孟禾，但他并没有喊那一嗓子。

所以，一边喊着“小心”，一边冲上前去的人，是另一位——南海驼仙马踏云。

放眼整个武林，马踏云的武学天赋也是数一数二。他七岁习武，十五岁已是名动一时，可惜的是，他患有一种罕见的先天疾病，少年时还看不出来，但二十岁之后，其背部便慢慢隆起、且变得越发畸形；三年不到，他的后背已像是个

凸出的锅底一般，整个人都直不起腰来。

就这样，一个本有可能取得极高造诣的武学奇才，被生理上的限制给耽误了。

好在，马踏云也没有自暴自弃，经过多年的苦练和适应，他自创了一套奇特的“背锅剑法”；这剑法只有像他这样有严重驼背的人才能用，正常人反倒是无法施展……不但无法施展，也很难应付。

因为“武功招式”这种东西，99%都是以“对手是一个直立着的人”为基本而创造的，若对手的身体异于常人，往往会让很多招式都失去效果。

举个简单的例子，同样的招式，击向一个身高一米七的人，可能就是扎向心口的，但击向一个一米四的人，没准就擦着对方的肩膀过去了；同理，要是击向一个两米高的人，那最后八成会捅到胃或者肠子。

因此，跟背锅剑法的使用者对战时，武功再高的人，都会感到力不从心；这些与直着上身的对手打惯了的高手，面对一个一直弯着腰、且已经适应了以这种姿态来战斗的人，可就不习惯了。

不过……贺阳信次的剑术，却是不会受这种影响的。

“贼人看剑！”

马踏云今日虽也是为了“剑舞草记”来的，但他确是侠义之人，这一刻，他看出了贺阳信次的剑招凶险，唐玲恐难以招架，于是，他立刻出手，利用自己独特的身法，整个人似弹弓一般弹出，后发先至……以手中的松纹古剑直取贺阳信次的下肋。

他的这次突袭，可说是“围魏救赵”之举；马踏云心想：贺阳信次毕竟是以一敌众，他不可能为了杀伤一个对手，而让自己受到重大的伤害。所以，他一定会设法来防御自己这一剑，而这一躲、一格、或是一犹豫的间隙，便已足够轻功高

强的唐玲从那钝剑的斩击中逃生了。

“来得好……”贺阳信次见状，却是不紧不慢、不温不火地出声，“我就一次把你们两个都解决掉吧……”

嗡嗡——

又是两声连续的异响传出。

但见，贺阳信次马步深扎、运腕变招……

刹那间，那狭长而沉重的钝剑，竟在众人的视线中消失了！

呼——

在稍纵即逝的一秒之间，那钝剑的异响，忽地变成了迅疾的风声。

然后，唐玲和马踏云的动作，也随着那风声……停止了。

“神传极剑流·居合·力封闪。”收剑之际，贺阳信次手中的钝剑，才算是重新出现在了其他人的视线中。

在他把自己的招式名报完的那一刻，唐玲和马踏云的身体……也同时断成了两截。

或许……贺阳信次说得没错。

那两名剑者的生命，在消逝的瞬间，便化为了两点鲜红，绽放在了这冰冷的大地上。

“真是个不得了的怪物啊……”此刻，在后方观战的织田爱不禁低声嘀咕道，“‘无需鞘具的拔刀术’……我可是听都没听过，没想到今天居然亲眼看到了。”

“是啊……”佐佐木铭听见了队友的话，也轻声接道，“更不用说……他使的还是那种大小和重量都异常夸张的武器……”

“呵……”下一秒，贺阳信次少见的轻声了一笑，言

道，“舍弃鞘具……才是‘居合’踏入大成之境的开始，当你的腕力极限和对力量的掌控度都达到一定的境界时……剑柄的长短、剑刃的锋利程度、以及剑鞘这种东西……便全部失去了意义。”

很显然，他是听见了两名玩家的对话，所以顺便就指点了他们两句。而他这种游刃有余的态度，无疑也源自他对自身实力的自信……

他，有权自信……

两大剑客的尸体，和他身前身后那两块已被鲜血蕴染的土地，都是他那惊天武学的极佳佐证。

“再来啊，不会就这么结束了吧？”数秒后，贺阳信次又看向了对面剩下的四人，用平静的语气挑衅道。

就在此时，突然！

“四位！”一声高喝，自街边的巷中响起，“让屠某来助你们一臂之力！”

第1262章 剑神一笑（十八）

喝声起时，只见十余道人影已从街道两旁疾跃而出，并从贺阳信次的头顶上交错着掠过；若仔细看还会发现……在他们每个人飞过的路径上，都留下了一条极细的银线。

这些人，自然都是狂虎帮的帮众，他们的行动，一看就是经过多次演练的，十分熟练。

转眼之间，一张细密的“铁网”，已在空中布成。

“收！”见杀阵的第一步已经完成，屠纪便现身在了街上，下达了第二道指令。

他那“收”字一喊，几十名狂虎帮众便从四周的街巷和建筑上齐齐冒头，并开始做出一种类似“收拢风筝线”的动作。

“这是……”

当凤美玉他们意识到了什么时，那张“铁网”也已急速收拢起来；数十道铁线就像是数十道利刃，从四面八方割向了贺阳信次。

对于这次突袭，屠纪还是很有信心的。

眼前这铁网的材料，乃是他聘请多名巧匠、以稀有的矿材所打造的“金刚丝”。

而使用这金刚丝网来“围切”目标的作战方式，则可说是狂虎帮压箱底的杀手锏；在偷袭段克亦时，屠纪都没舍得将这“狂虎碎铁阵”拿出来用。

不过，在见识了贺阳信次的武功之后，屠纪果断地做出了布阵的决定。

他不能再等了……

眼下，还有四名高手在和贺阳信次对峙着、能够在很大

的程度上吸引他的注意力；但过一会儿，也许四人就会变成三人、两人……甚至可能会有人因畏惧贺阳信次的武力而倒戈。

到那个时候，屠纪就是想出手，对方也未必会中招了。

再者，现在出手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无形中，他救了那四大高手一命；等过会儿解决了贺阳信次，即使他不能独得“剑舞草记”，至少也能分上一杯羹。

可以说，屠纪那小算盘打得是叮当响，他唯一担心的一点就是……在铁网“织成”之前，贺阳信次就及时反应过来，逃出“围切”的范围。

好在，那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很快，铁网的“线间距”就缩小到了人类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无伤穿过的大小。

“哼……区区番邦蛮夷，竟敢和我中原武林作对，我屠纪这就送你一个死无全尸！”眼瞅着贺阳信次就要被急速收拢的金刚丝网割成碎块，屠纪安心地发出了必杀宣言。

这金刚丝锋利无比、坚韧胜铁，在帮中演练此阵时，他们曾用一辆带金属支架的马车做实验，最后连马带车全都切成了碎块。

因此，屠纪坚信，在已然收拢的“狂虎碎铁阵”面前，纵是贺阳信次，也将必死无疑。

万万没想到……

“来了个无趣的家伙呢……”面对这几乎不可抵挡的攻击，贺阳信次却是面露不屑之色，念叨了这么一句。

说着，他又一次出剑了！

那电光火石之间，倏见贺阳信次运剑连斩。

暗淡无锋的钝剑，竟在其手中舞出慑人寒茫。

绚丽的剑华，灿如炽白的烈阳。

“神传极剑流·快斩·豪莲。”贺阳信次似乎习惯于在收招之际报出招式的名称。

这一回，他倒是没有杀人，他只是用自己那神乎其技的斩击，将已经逼到咫尺的金刚丝网切成了无数的碎线。

屠纪惊愕了，他曾做过测试——即便以他的功力，拿上一把锋利的宝剑，也只能一次切断一两根金刚丝而已。若是将三根金刚丝缠在一起，他只用一剑也是斩不断的；而若是将金刚丝排列成网状，那他一剑斩过去，最多也就只能砍断最先接触到的那一根了。

但眼前的贺阳信次，竟是在一息之间就把周身的“金刚丝大网”给切得粉碎……且不说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究竟出了多少剑，就算撇开速度单论力量，也是难以想象的境界。

另一方面……如果说屠纪是“震惊到忘了害怕”，那剩余的几人、尤其是那几名剑客，就是“惊恐交加”。

因为他们并不很清楚“金刚丝”这回事儿，所以他们关注的重点主要还是在贺阳信次的速度……

在看到方才的剑招之前，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剑很快。

而现在，他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快”了。

过去他们对于“快”的定义，似乎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他们多年来所建立的自信、以及对剑这项事物的理解，也都已濒临崩坏……

“屠纪，作为一个武者来说，你很无趣。”贺阳信次的话语，将他的对手们从一种半失神的状态中拉了回来，“但我知道……作为一个江湖中人、一名帮主，你很识趣。”他微顿半秒，“我不介意你刚才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只要你……”

“属下明白！”屠纪都没等对方把话说完，就抢着回了一句，并已自称“属下”。

无论他的城府多深、智略多高，他终究是个小人，所以他不是王穷，也不是封不觉，他只能是屠纪。

“你！”屠纪话音未落，裘八奇已是对其怒目而视，“你这不知廉耻的东西……也配……”

“狂虎帮众听令！”屠纪可不会跟那种他没有自信打赢的对手多啰嗦，他一边高声下令，一边已退到了贺阳信次所站的一侧，“全力掩护贺阳盟主！至于那些不识抬举的货色……一个都不要放过！待盟主一统江湖，我狂虎帮便是开宗立盟的功臣！”

就在他说完这话的当口，忽然，一个男人的声音，自他的后方响起。

“啊～啊……真是无耻啊。”

众人一怔，循声望去，却见一身披黑甲、肩扛长戟的小将，从镇口处……即贺阳信次他们的后面……缓缓走来。

“本来还想再观望一下的，但你这家伙实在是太招人厌了……我都看不下去了。”倦梦还说着，已渐渐逼近了织田爱和佐佐木铭，“我就试试……能不能把你们几个一并解决掉吧。”

……

同一时刻，距离主街道百余米的一栋建筑顶上。

有两道人影，正潜于此处，远远观望着街上的场景。

“这难道是……”倦梦还现身的那一刻，方尽的神情变了；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自己腰间的佩刀之上。

“【青鸟】又有反应了吗？”絮怀殇的视线还是紧盯着需要监视的方向，但她的思绪已迅速跟上了方尽，“不过……也不算奇怪，我们这些‘异乡人’，基本是人手一件神兵利器。”

“不……”方尽却是神色凝重地应道，“这次的感应很特别……”他也重新看向了战场那边，并盯住了手执长戟的倦梦还，“如果我没猜错，他手上拿的，怕是……【重楼】。”

……

再看街上。

“哈？”织田爱用一种不良少女般的眼神和语气回应了倦梦还的言论，“你小子是傻的吧？一并解决？解决我？”说话间，她的手已搭在了武士刀的刀柄上，并朝着倦梦还迎了上去，“像你这样儿的……老娘一个人就能砍翻四个你信不信？”

“且慢……”就在此时，佐佐木铭却是快速上前，拦住了织田爱，“队长……你冷静一下……”他顿了顿，“别忘了，对方应该也有两个人……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位‘倦梦还’小哥在S2时的几名队友，可都是极难对付的角色；【废柴叔】自不必说，那【鸿鹄】和【罂影王】皆是远程作战能力极强的类型……万一他此刻是在故意挑衅，引我们上钩……”

经他这么一提醒，织田爱的脚步还真就停了下来；她虽是有勇无谋，但也不是完全不听劝，只要队友说得有理，她还是能克制住冲动的。

“呵……到底是职业的，掌握的情报以及对情势的分析都不错嘛。”倦梦还闻言，却是笑道，“不过，你猜的都不对……我不妨告诉你，我这次的队友，是【畀老湿】。”

从倦梦还的角度来说，这是在暗示“我基本上也不靠这队友”；作为S2“废柴联盟”队的成员，倦梦还自然是知道畀老湿真正实力的。简单地说……这就是个来凑数的。

可是……

战国这两位，不知道。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玩家，都不知道。

由于畀老湿万年替补的特性、以及他在超维入侵中华丽地打了酱油的表现，再加上网络上对这位“几乎没有出手记录”的种子队神秘替补进行过大量的神级恶搞……一种类似“春哥效应”的效果已经在畀老湿的身上产生了。

不知道为什么，广大玩家们都莫名地达成了一种共识——要问惊悚乐园里最强的玩家是谁？那应该是【吞天鬼

骁】；要问惊悚乐园里最难对付的玩家是谁？那应该是【疯不觉】；而要问惊悚乐园里最高深莫测的强者是谁？那就是【畀老湿】了。

“切……偏偏来了个最麻烦的……”在听到那三个字之后，织田爱不爽地啐了一声，然后……退后了两步。

“听他的语气不像是在虚张声势呢……”佐佐木铭则是露出一副颇为苦恼的样子，他讲话时的那副病腔也好像也更加严重了，“这下可就得谨慎行事了。”

“喂喂……这是闹哪样啊？”倦梦还见状，心中暗暗吐槽道，“好不容易下了以寡敌众的决心，来了个很有气势的登场……怎么搞得像我靠着畀老湿的名头才有恃无恐地出来吓唬人一样啊……都给我弄清楚状况啊！我真不是这种人啊！封不觉才会干那种事吧！”

面对战国那两位的反应，倦梦还也不知此刻自己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

这几名玩家之间，一下子生出了一种微妙的气氛……

……

“阿嚏！”

话分两头，就在倦梦还华丽登场之际，封不觉已经把冷欲秋“遛”到了镇外的一片小树林中。

逃跑中的觉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了个喷嚏。

“这小子是怎么回事……”在他后方紧追的冷欲秋，追得都有点儿内力不济了，“每次我要追上时，忽然就会快上几分，但距离一拉开，他又是一副快要力竭的样子……”

冷欲秋思索道：“难道……他是故意的？”他很快推翻了这个设想，“不可能啊……江湖上轻功内力加起来能胜我的……除了师父，就只有‘月’了；但这个小子……凭他的年纪，他就是从娘胎里开始练轻功，也不会比我高多少……再者，想要做到控制速度来戏耍我，轻功只比我高一点儿是不够的，他

至少得有师父那种修为才行……”

冷欲秋的这些想法，自然是错误的。

只因贺阳信次还没能把关于“异乡人”……即玩家们的相关情报告诉他的四个徒弟，这便造成了冷欲秋依然在用自己的常识去评估眼前的男人。

假如先前在和狂踪剑影起冲突时，冷欲秋能和对方再过几招，让剑少多显露一些实力，也许他也能发现关于“异乡人”的事，可惜……那只是假设了。

“嗯……这家伙是他喵的快啊，要不是我体能值充足，‘计划’还真有出意外的可能。”眼瞅着马上就要到达“目标地点”了，封不觉渐渐放慢了速度，并将注意力散到了四周。

“我瞧瞧……哦……在那儿。”数秒后，觉哥便利用数据视角找到了埋伏在林中的“那个人”，然后，他就放慢了脚步。

“且慢！”他也是很干脆，自己要停下之际，先回头打声招呼，“我不跑了！”

冷欲秋见对方的确是不跑了，便也慢了下来。虽然他判断……对方应该是内力耗尽，实在施展不起轻功了才停下的；但他也留了个心眼儿，甭管这小子打得什么主意，先把剑架到其脖子上再说。

“冷兄……不用这样吧？”当然了，封不觉是不以为意的，就算脖子贴着剑刃，他说话的态度也很轻松。

因为他很清楚，既然贺阳信次下令要“活的”，那冷欲秋就绝不敢带个“死的”回去。

“我也不想这样……”冷欲秋竭力控制着自己的内息，压抑着想要大口喘息的冲动，并装出挺从容的样子道，“但我更不想的是……等你喘上气来，再跟着你跑上十里地。”

“放心，你不会的。”就在这时，一个沙哑的男声，打断了他们的交谈。

第1263章 剑神一笑（十九）

冷欲秋目光侧移，看向了声音的来源。

“你是谁？”冷欲秋很少会主动开口问对方的姓名，但在看到那个说话者时，一种武者的本能，让他产生了好奇。

“程勇。”程勇用波澜不惊的语气应了一声。

他和冷欲秋倒是有很多共同点——他们的武功都很高，江湖中人对他们的实力上限都不甚了解，另外……他们俩除了在杀人的时候，都不怎么爱说话。

“你是王穷的护卫？”冷欲秋闻言后思索了两秒，又问道。

“正是。”程勇回道。

“嗯……”冷欲秋点点头，“阁下之名，素有耳闻，今日一见……”他说着，手中的剑，已离开了封不觉的脖子，“果然是名不虚传。”

“我还没出手，你便知道我名不虚传？”程勇接道。

“那是当然……”冷欲秋道，“凭你的步法、气息，还有……”他的视线慢慢移到了对方手中的那对兵器上，“……你手上的那对【玉钩】……我已可断定，你的武功绝不在段克亦或是棉道人之下。”

“那么……”程勇又道，“你也该明白，我等在这里的目的了。”

“呵……”冷欲秋微微一笑，“明白是明白，但我觉得……你并不能达成你的目的。”

“你觉得我打不赢你？”程勇道。

“打不赢。”冷欲秋摇了摇头。

“即使我的武功和段克亦、棉道人差不多，也打不赢

你？”程勇道。

“打不赢。”冷欲秋重复道。

“即使‘钩’是‘剑’的克星，而且我用的还是【玉钩】，还是打不赢你？”程勇又道。

“打不赢。”冷欲秋用很有把握的语气，连续说了这么三个“打不赢”。

“唉……”程勇叹了口气，看他的神情，他似乎是认可了对方的观点，“好吧。”

说完这两个字后，他便做了一件很惊人的事情——他跑了。

就连冷欲秋也没料到这种变故，他就这么愣在原地，眼睁睁地目送着程勇施展轻功朝着临阎镇的方向跑了回去。

“有点奇怪对吧？”封不觉看穿了对方的心思，顺势笑道。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冷欲秋从惊讶中回过神来后，便转头看着觉哥问道。

“很简单。”封不觉道，“我们有两套方案……”他耸耸肩，用颇为轻松的语气解释道，“想必你也看出来了，我们事先已商量好了地点，由他在此地设伏，而我则负责把你引过来；不过呢……把你引来之后，就有两种可能了。”他顿了顿，“第一种情况是——经过近距离的观察和试探后，程勇若是觉得自己可以胜你、或至少能和你打个不相上下，那么，跑的那个就是我，他则会负责留下来拖住你。可能的话……最好是把你给杀了。”

“所以……”冷欲秋接道，“眼下，就属于你们计划中的‘第二种情况’了？”

“然也。”封不觉直言不讳道，“毫无疑问……程勇承认了自己没有战胜你、乃至和你打个平手的把握，于是，这里接下来就由我负责了，而他……还有别的任务。”

“哼……”冷欲秋闻言，冷笑一声。

“怎么了？有什么好笑的吗？”封不觉问道。

“我自然是在笑你这计划了。”冷欲秋道。

“我的计划有什么问题么？”封不觉还是一副很有自信的样子。

“且不说……此刻留在了这里的你，是不是我的对手。”冷欲秋道，“就算你真的可以和我周旋一段时间，那意义又何在呢？”他微顿半秒，“退一步讲，你们要真想杀我，何必跑那么远？只要把我引到离我师父稍远的地方，然后二人合力出手，成功的几率……岂不是比现在这样高得多么？”

“嗯。”封不觉点点头，“看来……道理你都懂啊。”他一脸嘚瑟地接道，“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好好儿想想，我这个计划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笑。”

这句话一出口，冷欲秋的笑容就僵住了，因为他已经后知后觉地想到了什么……

接着，冷欲秋真的按觉哥所说……把自己刚才的那番分析重新想了一遍，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切……”失算的郁闷、以及先前那自作聪明的推断，很快就转变成了一种恼怒，直冲冷欲秋的脑门儿，他啐了一声，盯着觉哥的脸道，“真是个让人火大的家伙……”

“想明白了是吧。”封不觉用戏谑的笑容回应着对方，“没错，我这计策的重点……本就不在于‘杀了你’，而在于‘把你引到一定的距离外，并在一段时间内让你的同伴们对你的安危产生担忧’。”他停顿了一秒，又补充道，“说实话，如果你和‘月’二人坚持藏在暗处不出来，我反倒难办；还好你选择了来到明处，和你的师父会合，这可省去了我不少麻烦……”

说这些话时，觉哥显得条理清晰，游刃有余。很显然，对于今日之局，他早已想好了很多种万全的策略，无论实际发生的是那种情形，都有相应的办法。

“你就这么确定……‘月’会来找我？”数秒后，冷欲秋又开口道。

“我不需要确定，只需有五成以上的把握就行。”封不觉歪着头道，“再者……你觉得程勇返回去的‘任务’是什么呢？”

冷欲秋不知道程勇的任务是什么……后者可能是去通风报信、可能是去搬救兵、也可能是去把“冷欲秋已死”或者“冷欲秋受了重伤”之类的消息散布出去。

这些，只是冷欲秋在短时间内能想到的，至于他想不到的……虽然他自己想不到，但他也很清楚，眼前这个一脸欠揍的小子肯定什么都想到了。

经过这番对情势的分析，冷欲秋立刻做出了一个目前来说最合理的决定——先把对方的手脚打断、迅速带回临闾镇再说。

这样，既不违反师父那“要活的”的命令，又可以有效地防止自己的同伴陷入某种圈套。

想好了要做的事情，他就二话不说地采取了行动……

呼——

就在觉哥前一句话刚说完的当口，冷欲秋已是骤然出手。

按理说，像冷欲秋这样的人，基本不会闷声不响地去突然袭击别人，但他一想到觉哥的轻功、还有其狡诈的个性……就决定：“为了追求一击成功，我还是稍微舍弃一下高手的矜持和风度吧。”

然，冷欲秋没想到的是……他的对手，是一个从一开始就立于“下限之彼端”，俯视……哦不……仰视众生的存在；在封不觉的面前搞“突然袭击”，说“班门弄斧”都算是客气的了。

如果冷欲秋的实力在封不觉的两倍以上，并且在偷袭前非常巧妙地隐藏自己、直到出手的瞬间都不曾被发现，那他还有点机会……

可实际情况嘛……

“嚯～掌法也还不错嘛。”封不觉一边闲庭信步地躲闪着对方的连续攻击，一边还用嘲讽的语气言道，“擒拿手也玩儿得有模有样呢……看来你师父对中原武学挺有研究嘛。”

说话间，冷欲秋已连出十招，但皆被觉哥用古怪的姿势和步法给化解了。

面对这种“不敢下杀手”、又局限于近战攻击的对手，封不觉用零时差演算可以随意戏耍之。

“哼……”冷欲秋也不傻，十招后，他已明白靠这样的方式是绝对拿不下对方的，“我师父可没教过我中原武功……”他说着，已停止了攻击，“这些……都是我从那些被我打败的中原高手身上学到的。”

“哦？”封不觉挑眉道，“莫非……‘镜’的本领，你也会？”

“你知道得还挺多的……”冷欲秋也猜到了觉哥的信息来源，“是王穷告诉你的吧？”

“他是说了不少事，但他并未提过……你这‘水’……也会模仿别人的功夫。”封不觉接道。

“呵……虽说‘镜’中有倒影，‘水’中也有倒影，但二者……却是不同的。”冷欲秋一边说话，一边将腰间的佩剑解了下来，插在了地上，“我的大哥，练的是师父所授的独门内功，这种功夫可以让他‘模仿’一万种别人的功夫，但无论表象如何，实质上……他用的还是自己的那套武学；而我……并不是在‘模仿’，我只是单纯地把看过的东西‘学会’了而已。”

他这话，有点儿自吹自擂的意思，但也确是事实。

冷欲秋的天资是“镜花水月”中最高的，大部分符合武学常理的、不算太复杂的武功（尤其是外家功夫），他只要看上一遍，就能学到七八分；假如再让他和练这种功夫的高手实际切磋一下，将对方运功和呼吸的方式都看一遍……那他就有很大几率能完全掌握。

“不过……说句实话。”冷欲秋的话还没完，“即使学起来很容易，我真正会去练的中原武功也不多。因为……至今为止，我在中原领教过的所有拳掌功夫，都和师父教我的相差甚远。”

话至此处，他已将自己那件白衣的下摆给扎了起来，缠在了腰间，并摆出了一个重心很低的、侧身对敌的架势。

“HO～”封不觉见状，还是毫无压力的样子，“原来你们师父不仅会耍剑，拳脚上也会两手是吧？”

“说起来……我还没问你的名字。”冷欲秋无视了觉哥的试探，并反问了一个问题。

“嗯……”封不觉想了想，“看在你马上就要死了的份儿上，我就告诉你好了……”他说着，也摆出了一个架势——身体直立，双脚微分，两臂高举，五指并拢，头部稍稍上抬，目光凝视天空；摆好了这莫名的姿势后，他用一本正经、且有些自我陶醉的语气回道，“我……就是传说中的……扑克侠。”

“胡言乱语！”冷欲秋给出了一个很客观的评价，随即就是一个“缩地”箭步，一记直拳直取觉哥躯干而去。

就在他前冲的刹那，封不觉的双脚……也离开了地面。

冷欲秋本以为对方只是单纯地“跳起来躲闪”罢了，所以他也顺势变招，向上一跃，准备追击。

没想到……觉哥就保持着那个直立的姿势，直线上升……越飞越高……

很快，冷欲秋上升的速度就开始减缓，随后便开始下落，但封不觉……却保持着匀速，上天了。

“怎么可能……”冷欲秋落地时，不禁抬头望天，轻声念道，“难道他会飞？”

不，觉哥是不会飞的，而且此刻他也没有使用月步。

他只是在摆出方才的姿势之前，悄悄地从行囊中取出了一件东西——【“扑克侠”英雄ID卡】。

本来，这卡在他退出“宇超联”之后也就没什么用了，但……蛤蟆侠和锡箔纸侠为了感激觉哥对他们那个宇宙做出的贡献，合力做了一套“战斗盔甲”作为谢礼，并用他们的黑科技将其存在了这张卡里。

眼下，觉哥就是发动了这张卡片的“变身”特效，变身了……

第1264章 剑神一笑（二十）

“镜花水月”，自然不是贺阳信次那四个徒弟的真名，那只是他们在“江湖传说”中被人授以的名号罢了。

他们的本名，除了本人以外，就只有贺阳信次知道。

十多年前，四人随师父来到中原，唯有“水”得到了“冷欲秋”这样一个固定的假名字；而其他三人的状况是——“镜”一直在换身份，用别人的名字；“花”每次执行完任务，就得换个新的假名；至于“月”……作为一个一直在搞潜伏和暗杀的人，他更不可能使用真名了。

但今天，这种隐姓埋名、活在阴影中的生活，已算是到头了。

“方捕头，别来无恙。”月在说这句话时，已经出现在了方尽和絮怀殇的身后。

他就像是个鬼魅，来去无踪，即便是絮怀殇，在对方靠近到自己周身五米的范围之前，也没有察觉到月的存在。

“我们……”方尽戒备地回头，疑道，“……见过？”

这两天见得高手的多了，对于这种有人从背后突然冒出来的状况，方尽已是见怪不怪；再者，眼下对方已主动开口打了招呼，既没有发动偷袭，也没有显露杀气，所以方捕头也没理由太过慌乱。

“见是见过……”月回道，“但恐怕，方捕头是认不出我来了。”

他的长相的确是没什么特点，属于往人群里一站就不见的那种，但这并不是他要表达的意思。

“几年前，我们在江南见过一次，那时候……我的身份，是风波镖局的一名趟子手。”月接道，“我记得，我还和捕头在

一张桌上吃过饭，只是……没能说上几句话。”

“那么……”方尽也不跟他拐弯抹角，他知道趟子手什么的只是个假身份罢了，“阁下现在的身份是……”

“呵……”月笑了笑，不紧不慢地从怀中取出了一块金牌，抬手便在两人面前一亮，“我想……方捕头对这个，还是挺熟悉的吧？”

方尽自然是识得那块金牌的，他自己也险些成为了身怀这种金牌的人，但是……他没有。

因为，他还有良心。

“原来是密探大人……失敬……”不管心里怎么想，吃着皇粮的方尽，还是得对眼前这位“上差”表示一下尊重的。

“嗯……”月点点头，视线移到了絮怀殇的身上，并问道，“不知……这位女侠又是……”

“絮怀殇。”絮怀殇没等方尽来介绍自己，自己便报出了名号。

“哦……”月沉吟一声，好像也没把她当回事儿，又转头对方尽道，“方捕头，我就有话直说了吧。”他微顿半秒，朝主街的方向瞥了一眼，“那边的贺阳信次大人……是我的养父、也是师父，我的名字是贺阳智彦……如你所想，我也是东瀛人。”

“通过我的身份，你大概也猜到了，今日……我们的行动，不仅是我师父的意思，更是当今圣上的旨意……”

“所以，我特来提醒你一声，希望你能够清楚自己的立场……”

他的话，让方尽觉得后脊发凉，但细细想来，也合情合理。

曾经一度消失的“江湖”，经过了这些年，在不知不觉中又死灰复燃，且再次脱离了朝廷的掌控。

这显然是统治阶级所不愿意看到的……

而为了收复这片“独特的”失地，即便是使用贺阳信次这样的人，也不足为奇。

反正对于朝廷来说，这种“灰色地带”由谁来管都可以；莫说是东瀛人，哪怕是西洋人、蛮人、或者不是人……只要在朝廷面前肯“听话”，其他的细节都无所谓。

事实上，他们巴不得贺阳信次把整个中原武林都给屠了，顺带把自个儿也弄个半死不活，这样朝廷可就省心了。

“你的意思就是，让方尽站到你们那边？”数秒后，方捕头还没回话，絮怀殇就抢先问道。

“怎么？”贺阳智彦从絮怀殇的话中听出了几分敌意，但他的态度也很强硬，“絮女侠……对此有什么异议吗？”

假如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更早的时间点上，絮怀殇可能也没什么意见，但现在……她已经看到了敌方阵中有织田爱和佐佐木铭这二人，那她肯定不能任由事态这样发展下去……

比起早已跟贺阳信次结盟的两名战国玩家，仅仅争取到方尽这一个同盟NPC的絮怀殇，若是让方尽变成了贺阳信次徒弟的狗腿……那她自己可就彻底没立场可言了。

“你说呢？”絮怀殇没有回答贺阳智彦那明知故问的问题，而是反问了一句。

话音落时，双方那剑拔弩张的杀意已在空中碰撞。

就连周遭的空气，仿佛都为之一沉。

叱嘤——

那一瞬，一把刀，出鞘了。

出刀的人……竟是方尽！

【青鸟】甫现，刀气绝顶，这第一刀，便是豁命的决杀。

乒——

目不及瞬，短兵相接，激出一记怵栗的刀鸣。

贺阳智彦应招用的兵器，是一把短剑；他握剑的手法，则是反手。

一招过后，方尽退了三步，而贺阳智彦……只退了一步。

“方捕头……好俊的功夫。”从贺阳智彦还能用冷静的语气去夸奖对手来看，刚才的对招……他无疑是占了上风，“不愧是‘刀凰孟情’的嫡传弟子，和那些拜在高门大派之下、虚有其名的武者有着天壤之别……”

“过奖了。”方尽强忍着虎口迸裂的疼痛、以及胸中气血翻腾的不适，冷冷回道，“师父的武功，我学了九成，但我的修为……怕是不及她老人家的十分之一。”

“但是……”贺阳智彦转移了话题，“我却是不懂……方捕头你为何要与我刀剑相向呢？”他又将目光转向了絮怀殇，“难不成……是为这个女人？”

方尽面无表情地回道：“与絮女侠无关。”回这句话时，他那紊乱的内息已渐渐调整过来了，“我与你们为敌的理由很简单……”他肃然言道，“官职和俸禄，我可以丢……”说着，他摘去了自己头上的帽子，随手一扔，“但中原武者的尊严，若是丢了……”他又一次举起了刀，摆好了架势，“……他日我还有何颜面去面对师父的在天之灵！”

第1265章 剑神一笑（二十一）

方尽，并不能算是一个好人。

他和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一样，无法用单纯的“好”、或者“坏”来定义。

他行过善事，也为过恶举。

他曾有过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最终却也随波逐流，在不知不觉中已在为了功名利禄而奔波。

人是种复杂的生物，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立场、目标和生存方式。

但每个人……也都有着一条属于自己的底线。

而今天，贺阳智彦……或者说贺阳信次等人，已是触碰到了方尽的底线。

诚然，方尽是公门中人，说得难听点，是官府的走狗；但除此之外，他也是一名武者，是刀凰孟情的徒弟……更是中原武林的一份子。

江湖中人自身的争夺和厮杀也好，朝廷为了控制江湖而策动的各种阴谋也罢，这些方尽都可以接受；他甚至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这种争斗中选边站队。

因为他很清楚……没有人能做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江湖也不可能真正地从这世上消失。

武林盟主、绝世高手、乃至一朝天子……在“江湖”这二字面前，最多也只能获得一时的胜利。

他们的胜利，终究会与自己的生命一样，随着时光而消散。

总会有新的时代，新的纷争来临……

只因那句谁都知道的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但这次的情况，却不一样。

以往那些争斗，闹得再凶，也是“内斗”，可这回……朝廷竟想让“神传极剑流”这样一个东瀛流派来一统中原武林，这就不是方尽能忍的了。

哪怕只是“一时的胜利”，中原武林曾被一个仅仅数人的东瀛门派称霸的事情，也将化为既定的“事实”。

或许那些居于皇宫内院、深宅朱门的人……对此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对方尽这种穷苦出身的、曾经走过江湖的习武之人来说，这样的耻辱，绝无妥协的余地。

当然了……考虑到每个人的底线不一样，可能有些人还是能接受的，比方说屠纪这样的人，那真是担得起“无耻”之名的。

“盟主，周边的戒备就交由我狂虎帮吧，您可安心对付那四个不识抬举的家伙……”

主街上，三名玩家仍在远处僵持，不过屠纪似乎也没怎么把倦梦还放在眼里，相比之下，他还是更担心三大剑客和凤美玉这几个驰名的高手。

“屠纪！你这没脸没皮的小人！”另一边，看到屠纪的嘴脸，裘八奇已经是气得两眼都红了，他干脆也不管贺阳信次了，直接就怒喝一声，朝着屠纪追杀过去，“今日我就先杀你！”

话音落时，裘八奇已是凌厉展身，手中宝剑扫风而出。

“可笑……”贺阳信次见状，抬手一剑，拦在了对方突击的轨迹之上，“我在这里……会轮得到你来决定谁死谁活么？”

呼——

呼——

同一瞬，谢修文和孟禾也动了。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出手……

因为在他们的心中，自己已然是败了。

儒剑客和紫竹居士都是年逾花甲之人，以他们的年纪、阅历，是断然不会再有年轻人那种“即便我知道自己远不如你，但不拼拼看谁又能断言胜负”的心态了。

贺阳信次斩杀马踏云和唐玲的一招，已将谢孟二人的斗志一并斩杀。

可是……他们终究还是出手了。

也许他们是在想：即便无法取胜，至少也能在这一招之内……救袭八奇一命。

也可能，他们只是想舍身帮助袭八奇把屠纪那个败类给杀了。

还有可能，他们的想法和方尽类似……与其让他们活在一个由东瀛人称霸的江湖中，不如就拼个你死我活，死了也一了百了。

没人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正如我所说……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当然，那些都已不重要了。

有些事，不用想得太明白；人活一世，只求无愧于心。

对一个剑客来说，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他该出手时……却连挥出那一剑的勇气都没有。

嗡嗡——

一秒后，钝剑的异鸣又一次响起。

这也意味着……贺阳信次，又出招了。

“神传极剑流·奥义·双燕返！”

这一次，贺阳信次是在报出招式名的瞬间同时出剑。从他的眼神和语气来看，这也是目前为止他最为认真的一次出

手。

谢修文的谢家剑法，孟禾的紫竹十三剑，都是当今中原武林一等一的剑术，两人那加起来超过一百年的深厚内力，也是毋庸置疑的硬实力。

纵然贺阳信次的武功远高于在场的任何一人，但面对这两位中原武林顶级战力的合击，他也不得不拿出全部的注意力来应对。

但见，他将全身内劲一踞，周身绽出浑然斗气，那架势之稳，沉若嵩岳。

然，他手中的钝剑，却在这一刻显得无比轻快，轻如麦穗。

乒乒——

两声快响，疾似闪电。

两道快影，化入剑芒。

强至极境的功力，妙到巅毫的剑招，在冷风中交错。

而胜者，唯有一人……

“咳……呃……”孟禾呕血倒地时，双眼没有去看贺阳信次，而是望向了先自己一步倒地的谢修文。

他们两个，是老对手了。

作为同一代剑客中的两名佼佼者，他们自然常被别人拿来比较；数十年来，两人也交手过三次，但全都不分胜负。

没想到，在此时、此地……在这个令人感到绝望的场合，他们竟是分出了高下。

两人同时出手，攻向同一个对手，最终，谢修文直接就被削去了半截脖子，而孟禾躲开了半分、被割破了喉咙。

虽说从结果来看区别不大，但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差别，已足够了。

气绝前，两人那交汇的眼神，将千言万语，埋在了无言之中。

生无憾，死无尤。

怀着这样的觉悟，又有两名绝世剑者，倒在了血泊中。

与此同时，裘八奇的剑，也已刺中了屠纪的心口。

但……

“呵呵呵……”屠纪阴险的笑声，就像是在裘八奇耳边响起的丧钟，“好一个天纵剑……这剑法还真是避无可避……”

“你……竟然……”而此时的裘八奇，口中正在不住地涌出鲜血。

原来，在他刺中屠纪的同时，自己也被对方一招“狂虎噬心”击中了心脏；而这一掌所造成的内伤，无疑是毁灭性的……

“可惜啊……你剑法虽高，但脑子却不太好使。”屠纪嘲讽道，“你也不想想？以我的武功，怎么可能在明知你要和我拼命的情况下，还立于原地与你硬捍呢？”说着，他也低下头，看了眼自己的“伤口”，那里……连一滴血都没流，“呵呵……这‘金丝宝甲’，乃是无价之宝，可挡天下百般利器；当初我可是用了两个绝色的小妾外加整整一车名贵的字画才换来的，现在看来……也挺值得。”

嘭！

就在屠纪得意之际，异变又生。

一直在旁寻找出手机会的凤美玉，此时突然闪出杀到了裘八奇的身后，一掌拍在了后者的背上。

在那最初的一瞬，屠纪还以为凤美玉和自己一样，决定临阵倒戈、投靠贺阳信次。

可他没想到的是……

一息过后，裘八奇手中宝剑的剑尖……忽然再次向前猛

地一进，刺破了金丝宝甲，并扎入了屠纪的心脏。

“呃……啊！”屠纪在惊愕中发出惨叫，但他现在再抽身后退，也已经晚了……

“裘大侠，得罪了。”凤美玉收掌时，如是说道。

而倒下的裘八奇，脸上却是挂着释然的笑容，边咳血边笑道，“哈哈哈……哪里的话……多谢相……”

他最后那个“助”字没出口，便已断了气。

对一个心脉已经被震碎的人来说，他能强支着架势，撑到凤美玉的掌力穿过，已是奇迹了。

“不……我不能死……我……”再看地上的屠纪，他可就没裘八奇那么淡定了，直到断气前的那一刻，他都显得极其痛苦，并近乎歇斯底里地胡言乱语着。

他那模样，仿佛是个被欲（防和谐）望控制的傀儡，看着自己身上的线被一根根扯断，并做着最后的挣扎。

但他的结局，还是一死。

“哼……不得不夸奖你们一下。”片刻后，贺阳信次用看垃圾一般的眼神瞥了眼屠纪的尸体，随即又转头对凤美玉道，“即便是条狗……能在我面前将其杀死，也是能耐。”他似乎是有些恼怒了，“那么……凤门主，你应该也有了相应的觉悟了吧？”

“呵……”凤美玉露出了一丝怅然的笑容，“说实话……我本以为，自己和屠纪是一样的人；我和他一样野心勃勃，一样不把所谓的仁义道德放在心上，我做的所有事，也全都是为了自己；按理说，我应该毫不犹豫地率领白梅教来投靠你才对。但……我却无法做出那样的事来。”

凤美玉一边说着，一边转过身，毫无惧色地面对着贺阳信次：“看到屠纪死时的样子，我终于明白了我和他的区别……”她顿了顿，那张因病态的肥胖而满是横肉的脸上，还挂着微笑，“他是狗，我是人。”

说话间，她已运气十二成功力，准备做殊死一搏。

“贺阳信次，你的武功的确很高，或许你真的已经天下无敌。但你记住……不是所有人都会在武力和利益面前屈服的。我们这些江湖中人，也有一条不可触犯的界线，誓死都不会让你越界一步！”

“soga（这样啊）……naruhodo（原来如此）……”贺阳信次闻言，冷冷地道了句家乡话，随后再用中原话接道，“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踩着你们的尸体，越过那条线吧……”

嗡嗡——

他的钝剑又动了。

对贺阳信次来说，杀一个凤美玉，不需要什么招式，简单的一记斩击就可以。

但他这次斩击，却是用上了全力。

因为他怒了……

表面上虽是冷言冷语，但贺阳信次的心中已是怒不可遏。

对一个自认天下无敌，并欲用武力让所有人都臣服于自己脚下的人来说……否定他的实力，他可以一笑置之，但否定他的价值观，是不可原谅的。

贺阳信次本已拿定了主意，要用这愤怒的一剑，将眼前这大言不惭的肥婆一刀两断，让她死得越难看越好。

不料……就在他的剑扫出的刹那。

一道绝逸身影，惊鸿一现！

两道剑芒，带出一声冰冷的沉喝：“【魔流·泣血】。”

第1266章 剑神一笑（二十二）

腕上传来的滞力，让贺阳信次心中一惊。

自己的剑上一次被人挡下，是何时的事……他已记不清了。

他也从没有想过，中原武林中有人能做到这点。

“来者……何人？”贺阳信次并不认识眼前这名年轻的女剑客，即使他早已将朝廷提供的、关于江湖的各种情报记得烂熟于胸，却也想不到关于此人的半点记录。

“黎若雨。”若雨的回答也是十分简洁，就报了个名字，也没报门派和绰号。

贺阳信次的反应也不慢，他很快就想到了……对方可能和织田爱他们一样，是所谓的“异乡人”。

“敢问阁下……使的是什么剑法？”贺阳信次又问。

若雨面无表情地将双剑一分，把贺阳信次的钝剑弹了回去，后者也是顺势退后了几步。

下一秒，若雨先将右手那柄金光熠熠的宝剑轻转半分：“魔流剑……”

说罢，她又将左手那无形的原水神剑微微抬起：“……风之痕。”

“好……”贺阳信次看到那两把剑时，眼中首现凝重之色，“我就用我的‘神传极剑流’，来领教阁下高招……”

就在他运起十成功力，准备动手之际。

“且慢！”忽然，又有一个声音响起。

光听这声喊，在场的很多人就能断定此人全无内力。

但是，此人的影响力，却是不输给任何一名江湖名宿。

“贺阳先生，先别急着动手。”王穷说着，便从街边的一条巷子里走了出来。

程威就跟在他的身边，并且……用剑劫持着一个人。

那是一个女人，看起来三十岁左右年纪；她长得很漂亮，但也称不上是绝色，即便让她再年轻个十岁，也不会比现实中的若雨或者絮怀殇更美。

她的名字，叫贺阳景子，也就是“镜花水月”中的……“花”。

“为了您养女的安全着想……”王穷边走边道，“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先谈一谈。”

看到景子的瞬间，贺阳信次已大致猜到发生了什么，他的脸色也变得更为阴郁了。

“王庄主……果然不是凡人。”贺阳信次盯着王穷，冷冷言道，“景子所学的‘摄心搜魂神功’，乃是我那死去的妻子所创的独门绝学……普天之下，只要是正常的男人，就不可能不受其影响。能够无视这神功效果的心法，我的妻子只传给了我一人；我……也只传给了我的几名徒儿。”他顿了顿，“而王庄主你……身为一个男人，不但没有被神功控制，竟还能有法子把景子身上的武功化去，这……”

“呵呵……”王穷闻言，笑了，“我知道，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能办到这种事。”他背着双手，朝前走了几步，“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也练过一种独门的心法，这种心法不但能让我不受所有迷惑心智的功夫和药物的影响，甚至还能让我清楚地看破练那些功夫的人的罩门所在。”

贺阳信次的眉角微微上扬，疑道：“你会武功？”

这事儿……朝廷给他的情报里可没有。

“武功……也是分很多种的。”王穷道，“你们那些打打杀杀的功夫，我是不会嘀；我只是练了几门修身养心、延年益

寿的武学。”他微顿半秒，言道，“比方说……我刚才所提的那种心法，是由一位百余年前的大内高手所创的，叫‘元心大法’；这功夫练起来也不是很难，一旦练成，就无需再去修习，心法的效果像是呼吸一样自然，且不需要任何内力去催动。”

“荒谬……”贺阳信次听了这话，似乎不信，“这世上怎会有这样的功夫？就算有……创造这种武功的意义又何在？”

“哈！”王穷面露不屑，干笑一声，“中原武学，博大精深……‘武’，不一定非得是武力，也可以是‘道’，也可以包含‘德’；正所谓……‘仁者无敌’，你认为没有意义的功夫，恰恰才是真正的上乘武学。以武入道，以道修心……这样的武功，正是你们那些一味追求‘杀戮’、‘控制’的武道的克星。”

“哼……”这已是贺阳信次的价值观在短时间内遭到的第二次否定了，他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好……你就试着用你那只能练练心性的‘上乘武学’……从我的剑下求生吧！”

他这话出口时，其体内汹涌的杀气已是呼之欲出。

“等等……”这下，王穷还真有些惊了，“你的徒弟还……”

“哈哈哈哈……”贺阳信次大笑出声，“你高兴的话……就把她杀了吧！她已经没用了。”

此言一出，王穷等人的惊讶自不必说，而贺阳景子则是彻底惊呆了。

嗡嗡——

说时迟，那时快，贺阳信次笑声未止，剑锋已动。

好在，站在第一线面对他那钝剑的人，是在场所有人当中最冷静的一个。

“神传极剑流·居合·断水！”

“风过·留痕。”

双方各出极招，双刃齐走，夹带无穷剑威，疾似飞火流

星。

乓——

紧接着，便是一声震响，轰出暴虐的气浪。

这无形的冲击之力，让两人所站之处的地面猛然一沉，街两边的建筑也都被震得摇摇欲坠。

站在若雨后方的凤美玉反应神速，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她已施展轻功、回身遁走，并顺手捎上了来不及做出任何动作的王穷。

看到这一幕，程威向她投去了一道感激的目光，同时自己也拽着景子跃出了贺阳信次和黎若雨所制造的恐怖杀阵。

而此时，处于战场中心的若雨，心中却是暗道了一声糟："这样下去……会输。"

虽然只接了对方两剑，但这已足够若雨对贺阳信次的实力做出一定的评断了。

第一剑，若雨是用"招式"，去对抗一记蕴含对手十成力量的"斩击"，双方堪堪拼了个平手。

之后贺阳信次被若雨挥剑逼退，只是他为了谨慎起见而拉开距离的举动，并不代表他非退不可。

而这第二剑，贺阳信次用的就是"招式"了，若雨则还是用了"招式"去对抗；其结果，看上去好像也是旗鼓相当，但实际上……若雨心里清楚，相同的条件下，两人最多再拼五招，自己就会落入下风。

若雨并没有在这件事上思考太久，因为在这第二剑过后，贺阳信次也做出了和她一样的判断，于是……贺阳果断地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乘势连斩，招出连环。

……

同一时刻，主街另一段。

若雨和贺阳信次的交锋，倦梦还也都看在眼里。

所以……他终于，也出手了。

起初，倦梦还现身，就是为了摆出以一敌众的架势，引战国的二人放松警惕，伺机胜之。

然而，在听到畀老湿的名号后，那两人居然立即采取了谨慎的守势，这就让两边陷入了僵持。

现在，若雨的出现，更是让事情变得迫在眉睫，万一她抢先一步拿走了“剑舞草记”，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而倦梦还并不是一个喜欢应对复杂局面的人，他宁可吃点小亏，也想让事情在一条简单的轨道上得到解决……

“喝！”一声厉喝，宣告战端即开。

怒眼交锋一瞬，双方杀意顿起。

倦梦还是从正面攻上，面对的又是两名早已戒备着的敌人，这种情况下，速度和技巧并不是很重要，绝对的力量……才是最有效的起手。

但见，倦梦还出手便是一招“摧岭裂峰”，其长枪一扫，浩力浑然，凶狂枪势，奔腾而来。

佐佐木铭的“病剑”系列招式，多以阴柔诡变见长，面对此等杀招，只可避其锋芒，利用身法退闪之。

而织田爱不同，她本身个性便是热血傲然，作为梦惊禅认可的“天才”之一，论战斗天赋和角色的硬实力，她也绝不在倦梦还之下。

要不是因为忌惮着畀老湿，她早就上去和倦梦还单挑了。

眼下这一招袭来，早已经卯足了劲儿的织田爱几乎不假思索地决定正面回杀……

那一瞬，只见她体势一沉，足力倾荡一泄，整个人便似出笼之兽，猛进而出，迎着对方的技能就冲了过去。

铿——

一息过后，织田爱的那招“蓧突雪破”，便从倦梦还那“摧岭裂峰”的斗气阵中斩了出一道缺口。

这以“线”破“面”之战术，也并非是织田爱经过思考才得出的，她只是下意识地就使用了这一招而已……这，就是“才能”。

“用本能去完成别人需要用思考才能完成的事”——听起来不算什么很复杂的定义，但细细想来，却是一道无情的鸿沟。

倦梦还没有那种才能，他也很清楚……他可能永远都无法达到那些天才们轻易就能踏入的境界。

但这没关系，即使织田爱的天赋和实力都在他之上，也不代表他一定会输。

“来得好！”看着破招欺身的织田爱，倦梦还面带亢奋，心中却依然冷静如冰。

话出口时，他已趁势回枪、厉招疾进，其枪尖一闪，便化出三点寒星。

织田爱步踏趋危，顿落险关，但也还没到无计可施的地步。面对那犀利的险招，她非但没有减缓前冲的速度，反而是借势起身，让身体在空中回旋转进，变“斩”为“刺”，钻向了枪影的中心。

两人各不退让，杀招交汇。

刀来枪往之间，碰出点点星灿，激出阵阵凶音。

对招过后，两人双双挂彩，受了不同程度的轻伤，但他们又都杀心不减，瞬息方过，便卷土重来……

佐佐木铭见状，也是乘隙而进，替织田爱掠阵冲杀，其病剑极式险恶异常，转眼便将倦梦还的枪势压下了三分。

就在这时，突然！

“啊——”一个一看外观就知道是玩家的男人，一边大喊，

一边从镇口的方向狂奔而来。

换作别人，可能战国那两位也不会很在意，但来的这位，偏偏是传说中的畀老湿……

战国那两位刚觉得可以拿下倦梦还了，但一见畀老湿出现，攻势就不自觉地减弱了几分……倦梦还也因此而暂时得到了喘息的余地。

“呵……”此时，倦梦还本人也是苦笑一声，“意料之外的被救了呢……”

本来，倦梦还已经和畀老湿商量好了，无论发生什么事，哪怕是前者挂了，后者都不要来支援；因为畀老湿的实力着实一般，让他来跟镇中这些顶级玩家刚正面肯定是没戏的，不如就让他一直躲在外面、死抻到底……没准在最后的最后，等各路人马打得多败俱伤了，他还有偷鸡的机会。

可没想到，就在倦梦还陷于这危难关头之际，畀老湿居然自己冲进了镇来，还给倦梦还解了围。

“老毕，真够意思啊。”倦梦还且战且退间，还抬高嗓门儿跟队友打了声招呼。

没想到，回应他的台词却是……

“啊——”畀老湿仍在大喊着，“封不觉开着机甲杀过来啦！”

第1267章 剑神一笑（二十三）

注：本章neta的歌曲为“晚安部落”制作的系列视频《任务大丈夫》第二集中的插曲《算了啦！虚空雷神兽》。

如有雷同，不是巧合。

……

几个月前，另一个宇宙。

宇超联本部，某实验室中。

“嘿，伙计们，进展如何了？”说这话时，锡箔纸侠端着杯颜色怪异的热饮，悠哉地进了屋。

“你要是很闲，就过来帮把手。”此刻，蛤蟆侠正在一台超级计算机前进行着远超人类能力范围的、触手怪一般的急速操作，粗浅估计……其EAPM（Effective Actions Per Minute，即每分钟有效操作频率）最少也在500以上。

“哈哈……”锡箔纸侠笑了笑，“不过是‘饯别礼物’而已，你未免认真过头了吧？”

“我要是认真的话……”蛤蟆侠手头的事情不停，口中淡然回道，“直接就送他一套‘地狱蛤蟆装甲’了。”他顿了顿，“我只是不喜欢欠别人人情，所以……”

“即使那人情可能永远也不用还，你也要给予与其价值相称的回报是吧？”锡箔纸侠接过他的话头问道。

蛤蟆侠还没接茬儿，在实验台另一侧忙碌着的永恒博士便抬起头来，对锡箔纸侠道：“这是原则问题，克塔斯……扑克侠对宇超联做出的贡献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所知，而且……我们很有可能都不知道他究竟干了什么。”

“哦？”锡箔纸侠迅速从对方的话中听出了一些微妙的信

息，“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记忆受到了干涉？”

“未必是记忆的问题……”蛤蟆侠这时又开口道，“也许连我们所处的时间线都受到了某种干涉……当然了，发生在我们无法感知的维度里的变化，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无变化’，因为‘变化前’的我们已经从这条时间线上消失了。”

“所以说……”锡箔纸侠虚起眼，看向了永恒博士，“博士，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永恒博士耸肩回道，“我是靠‘直觉’……你懂的，这是我们地球人独有的天赋，虽然模糊，但却是十分接近‘超维能力’的一种特质。”

“呵……好吧好吧，‘直觉先生’……”锡箔纸侠用调侃的语气接了一句，并放下手中的饮料，走到了实验台前，“让我瞧瞧……你们在造的是个啥。”

他盯着全息影像台上那复杂到让人头皮发麻的设计图看了大约十秒钟，然后，神色就有点变了。

“喂喂……这又是什么黑科技？”锡箔纸侠看向了永恒博士，“你最近又研发出了某种新的‘魔科’体系么？”

永恒博士笑了笑，回道：“呵，我可没那么厉害……”他抬眼看着全息影像道，“这‘东西’……是我某次‘神游’时，从一个叫‘艾泽拉斯’的宇宙的虚空裂隙中找到的，看着像是某种已报废的作战兵器；我觉得这玩意儿的制造工艺以及上面的附魔都很有趣，就捡了回来。”

“有意思……”锡箔纸侠在听着博士叙述的同时，也在进一步分析着眼前的设计图，“原来这里还可以这样弄……”他很快就沉浸在了一种“科学家的自嗨模式中”，开始自言自语。

他就这么发呆了一两分钟，最后还是蛤蟆侠忍不住喊了他两声：“嘿！嘿！克塔斯！”

“嗯？哦，不好意思……我有些出神了。”锡箔纸侠回过神后接道。

“我们只有不到十个宇宙周来完成这个，而且根据我对你的了解……这设计图你肯定也要参与修改，所以……”蛤蟆侠道，“你最好赶紧拿出你那宇宙级智商，别站在那儿发老年痴呆了。”

“啊……明白明白。”锡箔纸侠的兴致这会儿也起来了，他跃跃欲试地接道，“不用你说，我也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开工了……”

……

时间，回到现在。

临闾镇上空，一台高四米左右，形态古怪的人形战甲，就这么从天上飞了过来……

而居于这台机甲躯干部分的“驾驶员”，正是封不觉。

在他登场的刹那，也不知道为什么，附近每一名玩家的耳中，都突兀地响起了音乐声——

在一段大约三十秒的、气氛相当燃的前奏过后，居然还有个男声伴随着音乐唱出了歌词……

“反射光芒的高科技装甲~石破天惊华丽的登场~”

“当人类面对巨大的威胁~就会把我~推到怪前面~”

“明明~你们有强大的飞弹~却叫我接近敌人死命的~挥拳~”

“明明~你们在坚固的要塞~却要我~用身体！来阻挡敌人的枪林弹雨~”

“机器只会越用越旧换多少次机油都没有用！”

“热血大喊~也徒劳无功~”

“等到机体被破坏~敌人依然存在~博士就会拿出秘密的新机种~”

“被丢弃的英雄~”

“E！X！”

“虚空雷神兽～”

“大型垃圾星期二收～虚空雷神兽～喝！”

歌声尽，封不觉恰也从天而降。

轰——

机甲落地，震声冲天。

这一刻，无论是战国二人组和倦梦还、还是若雨和贺阳信次、亦或是絮怀殇、方尽和贺阳智彦……所有正在交战的人，都停止了战斗，并用各异的眼神，望向了那突然出现在战场上的【虚空雷神兽EX】。

对NPC们来说，这机甲带来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他们这个世界的人可从来没见过类似的东西，对“大型人形作战兵器”的概念也是一片空白，多数人已经将其当成了某种妖魔鬼怪……

而对玩家们来说，他们听完那首歌时，脑海中基本都在想着——“我可能玩了假的惊悚乐园。”

“啊～啊……看样子大家差不多都现身了嘛，这就好办了。”数秒后，封不觉那贱贱的声音就通过机甲自带的扩音设备传了出来，“事到如今我也不想跟你们多啰嗦……”他可谓是嘲讽全开，“……来吧，谁先上前领死？”

“呼……”听到他的台词，远处的若雨暗自松了口气，“还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呢……”

她的感叹，确是一种无奈。

诚然，如今玩家们的战力已经非常高了，但这个剧本的难度却也不像想象中那么低。

首先，贺阳信次的实力就已远超了他们的预估；其次，贺阳信次对“花”的性命视若无睹的态度，也在计划之外。

仅这两处失算，几乎已让封不觉此前定下的“分杀”之计失

去了意义。

然而，正当若雨认为夺取剑舞草记的计划将彻底泡汤时，封不觉竟然以这样一种状态杀回来了……

他的返回，和他此刻的表现，皆说明了一件事——他那张英雄ID卡里存着的机甲，比他想象中要强很多……非常多！

这套机甲的强度已经让觉哥做出了“无需将敌人分开逐个击破，无需用人质牵制贺阳信次拖延时间，也无需再等其他玩家先打个两败俱伤”的判断，看他那意思……他现在已经可以高调地开无双收人头了。

“那是什么……”贺阳信次毕竟是在场的第一高手，再加上他已经得知了一些关于“异乡人”……也就是玩家的情报，所以他很快冷静下来，且真的开始思考起攻略那机甲的方法来，“莫非是某种操控铁器化形的妖术么……”

不料，他这分贝不高的自言自语……竟然也被觉哥给听见了。

“妖你个头啊？”封不觉开高了扩音器，冲着百米开外的贺阳信次就喊，“人家都不说话就你话多！那就决定是你了！”他停顿一秒后，便喝道，“看招！第四次工业革命式·奥义·阳电子炮！”

一声厉喝过后，紧接着他做的事情……也无非就是用手指摁了下开关。

接着，一道边缘泛白的红色集束型光束便从虚空雷神兽EX胸口的能量炉体中轰然而出……

觉哥说是说要打贺阳信次，但实际上……这一炮过去，轰的是整条街……

第1268章 剑神一笑（二十四）

打从一开始，封不觉就没打算去抢“剑舞草记”。

因为，当他看到这个剧本的主线任务的刹那，他已然从中读出了一条很重要的隐藏信息。

【比其他玩家更先取得“剑舞草记”，并保持其所有权一个小时。】

乍看之下，这是一条很简单、很直观的任务，大部分人把这任务内容看过一遍后，脑中立刻会记下的就是两件事，第一：抢到剑舞草记；第二：让剑谱在自己身上保留一小时。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思考下一步的行动，或是直接去做别的事了。

但封不觉的思维模式不是这样的，他看到任务后，脑中最在意的两个字是——“更先”。

以主观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字背后的隐藏意义很可能会被忽略掉，但若是站到对手、以及旁观者的角度分别去审视这两个字的意义，这其中就大有文章了……

首先，从最基本的设定来看……这个新推出的“组合乱斗”模式，本质上还是个“杀戮游戏”；既然是这种形式的剧本，那无论支线和隐藏任务如何，系统给予参战各方的“主线任务”必定是一样的。

即——所有小队都得到了“比其他玩家更先取得剑舞草记”这样的任务描述。

那么问题来了……

虽然是摆在眼前，非常浅显的事，但却极少有人意识到一个事实——真正能“最先”拿到剑舞草记的小队，有、且只会

有一支而已。

因为，只有第一支拿到剑舞草记的队伍，才符合“最先”这个概念；当那支队伍的成员获得物品的“所有权”时，其他小队哪怕再把东西夺走，也是“在其后”取得。

而“在其他玩家之后取得剑舞草记”，显然是不符合任务描述的。

也就是说……

一旦剑谱落入某一队玩家之手，那么，获得剑谱的小队，便算是完成了主线任务的“一半”，至于“另一半”能不能完成……这另说。关键在于……由这一刻起，与这支队伍敌对的，其他所有的队伍，都失去了达成“比其他玩家更先”这个条件的可能。

到了那时，系统自然会提示那些人“主线任务已失败”，而他们肯定也会后知后觉地发现这条任务的描述中暗藏玄机。

至此，那些人便失去了“通过完成主线任务来获胜”的途径，只剩下了另一种获胜的方式——杀光所有对手。

若是一开始就把主线设置成这个，倒也罢了，要实现这一目标可以有很多种战略的；可是……在这个剧本里，届时还会有一支“手握剑舞草记所有权的队伍”存在，放任不管的话，一小时后他们就会通过“主线任务”而取胜，剧本也就结束了。

这样一来，所有人在彼此间互相为敌的前提下，还得想方设法在一小时内去把那支拿着剑舞草记的小队灭掉；再者……灭掉那支队伍也未必一劳永逸，谁也说不准“剑舞草记”的易手会不会触发新的主线任务。

总之……这么一番分析下来，封不觉很快就明白了——这条看起来并不复杂的主线，实则难得变态。

即使他当时还不知道剑舞草记在贺阳信次这么一个超强的BOSS身上，他也不打算去做那条主线任务……

而后来的发展，也印证了他的想法。

那些看完任务以后琢磨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玩家，比如一直在暗处躲到现在还没出手的狂踪剑影和才不怕呢……他们无疑是低估了系统的阴险程度和布局能力。

包括之前和畀老湿商量好了想让他蛰伏起来“捡漏”的倦梦还、还有傻傻地站到贺阳信次那边去的战国二人组、甚至是絮女神……大伙儿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个以“抢夺剑谱”为核心的剧本。

可实际上……比起那种获胜方法，反倒是从一开始就计划着“干掉所有对手取胜”的人，会更有优势。

那个人……就是封不觉。

他今天这布局的重点，就在于如何利用其他玩家们对剑舞草记的执着、和对主线任务解读的偏差……反过来拿贺阳信次当诱饵，把玩家们一个个逼出来。

只要大家都到了“明处”，封不觉有一百种方法能把对手弄死……

因此，觉哥并不介意早早地现身，也并不在乎剑舞草记会被谁先拿到。他分散、牵制贺阳信次等人的战力，让若雨去和贺阳信次对决、摆出要抢走剑舞草记的样子……这些行动的根本目的，是要平衡各方的势力、并让局面被搅得更乱，这样玩家们才会一个个儿地出于不同的目的杀出来。

当然了，在这计划进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意外；其一，就是“贺阳信次”这个人。

这个BOSS确实不简单……无论是实力，还是面对威胁时的反应，全都在封不觉的预估之上，可谓相当棘手。

好在，觉哥的失算，还有“其二”……也就是蛤蟆侠他们送的这台【虚空雷神兽EX】。

觉哥本以为那几位英雄只是送了他一套类似于锡箔纸侠战甲的装备；用这种高科技的玩意儿来欺负一下武侠世界的

NPC，应该刚刚好，至少在最初的交锋中，对方极有可能被那些他们见所未见的机枪、光束或是飞弹武器直接打残。

万万没想到，宇超联那三位大佬居然有点认真了……

可能他们觉得，反正扑克侠也会这把东西带去别的宇宙，出了什么问题也不会祸害他们自己的地盘，所以……负责“硬科技”部分的锡箔纸侠很“热情”地把战甲的体积和物理层面的战斗力整成了跟某某宇宙的“反浩克装甲”差不多的规格；而负责“软科技”部分的蛤蟆侠则给这战甲加上了许多“实验性质”的黑科技武器……就是那种他在自己的宇宙不太敢随便用的玩意儿；最后，负责“附加功能”的永恒博士，大概是同为“地球人”的缘故……他也很“体贴”地给老乡的战甲送上了各种“魔法系科技”的强力BUFF。

就这样……一套能源无限、物理和魔法双修、战斗力惊人，只是外形稍微有点奇葩的人形机甲诞生了。

而【虚空雷神兽EX】在剧本世界登场后的第一个实验对象就是……冷欲秋。

在那片小树林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里就不做过对赘述了……反正，冷欲秋现在已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切都发生得很快，具体过程各位可以自行想象。

且说眼下，封不觉一发阳电子炮出去……摧枯拉朽，势不可挡。

这会儿就看出玩家们的优势来了……

基本上，当他们听到觉哥说出“第四次工业革命”这几个字时，就已本能地感受到了危险。

织田爱、佐佐木铭、倦梦还、畀老湿……这四位离觉哥比较近的，在他那“奥义”二字讲完之前就开始逃跑了。

这种时刻，他们已完全没有趁机互相攻击的意思，他们脑中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同一个想法——“不管封不觉要做什么，我总觉得若是站在原地等他把这个招式名报完，我可能

会死……”

另一方面，站得较远的若雨，比起其他人来更了解觉哥，所以她在听到“就决定是你了”这句的时候，就已经转身闪人了。

一边跑，她还一边确认了一下王穷等人的位置，见他们都已跑得没影儿了，若雨也松了口气。

行文至此，各位想必也该看出来了……

在觉哥发动攻击的刹那，这条临闾镇的主街上，还站着的活人，就只剩下了贺阳信次一个。

他不知道什么是“阳电子炮”，所以他也没在第一时间逃跑。

直到【虚空雷神兽EX】胸前的能量炉表面红光乍现，他才意识到了什么……

轰——

随着一声轰鸣，一道红色的光束穿过了街道，那骇人的威力是这个世界的人们前所未见的；被光束触到的所有物体（主要是尸体和散落的兵器），即使只是被其白色的能量边缘蹭到，亦会遭到泯灭。

轰击过后，街心留下了一道沟渠般的痕迹，整条街的温度至少上升了二十度。

而贺阳信次的身影……已不知所踪。

“我去……BOSS被轰得渣都不剩了吗……”探头看时，畀老湿不禁喃喃念道。

见得此情此景，大部分人都会做出这一判断的。

然……

“切……跑了吗……”乘在战甲内的封不觉，却已经开始搜索敌人的行踪了。

如果贺阳信次没闪过这一招，自是已经尸骨无存；贺阳信次尸骨无存，剑舞草记也得陪葬；剑舞草记没了，主线任务就会失败；主线任务失败，系统就会来提示……

综上所述，既然系统提示没来，贺阳信次铁定是躲开了阳电子炮的攻击。

一瞬之间，这一连串的推断锁链就已在觉哥脑海中形成，并形成了一个结论。

如果说那些天才是用本能去胜过思考的人，那封不觉就是用思维去超越本能的人。

他那准确而迅速的判断，让他比在场的所有人，都要更快地对接下来发生的那一幕做出反应……

“神传极剑流·奥义……”一息过后，在极高的天空中，贺阳信次持剑飞落，势若轰雷，“……天劫斩！”

“哈！找死！”封不觉嘴角勾起一丝笑意，目光与双手以惊人的速度在操作台上游移，即刻做出了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防御式·弹幕掩护！”

虽然觉哥所做的……只是让机甲打开肩部的舱盖，放出弹幕来扫荡天空，但他还是很执着地通过扩音器冲对方喊出了一个现编的招式名。

尽管他的手段有点欺负人的意思，但也的确有效；科技向的武器本就十分克制武侠世界的人物，就算是贺阳信次这样的BOSS级存在，顶着这攻击硬来，八成也是要完蛋的。

“贺阳先生！我来掩护你！”没想到，就在这时，从斜刺里忽又杀出了一个佐佐木铭。

这位S2时期战国一队唯一的男队员，虽说一直摆出一副病怏怏的状态，性格上也是不显山不露水……但要说硬实力，他就算对上狂踪剑影也不会落下风。

最关键的是，佐佐木铭对于战局的分析和把握能力一直都极为出色，他总是能在敌人最难受的时候给予最有效的杀

伤。比如现在，他就赶在【虚空雷神兽EX】的弹幕攻击仍在发射时，高速逼近了过去……

这一手，算是抓到了觉哥的破绽。

因为“弹幕掩护”这种动作是需要持续进行的，通常得等到敌人的攻击结束再停止，否则效果会打折扣。因此，正在对空中的贺阳信次释放弹幕的觉哥，是无法在同一时间去应对佐佐木铭的攻击的。

“【病剑·竹蜻蜓】！”佐佐木铭看准了机会，双臂一展，整个人就像个竹蜻蜓一样旋转起来，朝【虚空雷神兽EX】攻了过去。

虽然他这招式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幼稚可笑，但威力并不比那些常规的格斗系动作要差，尤其在对付这种“大型敌人”时，杀伤力惊人。

“好像挺有意思的嘛，我也来试试能不能砍得动这家伙……”两秒后，织田爱也随着佐佐木铭一同杀上。

她对战局的解读能力或许不如队友，但她的反应和动作都很快，看到佐佐木铭行动了，她也立即明白了这是好机会，顺势也攻了上去。

“啊……还真会玩儿啊……”封不觉看到这变故，颇为不爽地念叨了一声。

他也知道，战国这两货也是能“徒手拆高达”的角色，就算他们的瞬间破坏能力不及贺阳信次，两人一起杀过来……也不能不管。

“是时候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操作了……”下一秒，觉哥又一次展现出了超越常人的、看上去仿佛是在乱撸键盘一般的APM，【虚空雷神兽EX】则在其操作下快速升空。

靠着脚底的强力推进装置，这机甲可以在不改变姿态的情况下垂直起飞，最高可以达到2马赫的飞行速度；即使是刚刚起飞时，从零到一马赫的加速时间也只要四秒左右。

当然……这些都是理论值而已，实际使用时，会遇到不少问题，比如说……能源输出问题。

机甲不管做什么，都是需要“能源”的；虽说【虚空雷神兽EX】那个结合了多种科技优点的“超级方舟能量炉”是“无限能源”，但这个能源在一定时间内所能输出的总量却是有限的。

不久前，觉哥使用的阳电子炮就是种极其耗能量的攻击方式，用完这样的攻击后，在一段时间内，能量炉的输出峰值会降低，这便会影响到机体的其他性能。

于是，【虚空雷神兽EX】的这次升空，稍稍慢了那么一点点……

而这“一丢丢”的时间，已足够佐佐木铭和织田爱的攻击落到实处。

锃锃锃锃——

很快，佐佐木铭那超高速的连续斩击便砍中了机甲的膝盖，发出了圆锯切割金属般的动静。

织田爱也乘势跟进，她启动虽比队友慢上几秒，但冲到机甲面前时，几乎已和佐佐木铭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居合·鵺鸣】！”织田爱的攻击更为凌厉，一出手便是一记分天裂地般的横斩，欲将【虚空雷神兽EX】拦腰斩断。

咔——

紧接着，只听得一声怪响，【虚空雷神兽EX】腰部以下的部分，还真就和上半身断开了……

第1269章 剑神一笑（二十五）

“嗯？”看到那机甲一分为二，织田爱并没有露出攻击得手的表情，反倒是面露疑色。

像她那样的高手，即使一切只发生在稍纵即逝的瞬间，她也能很有把握地认定——那分离的机甲，并不是被她的武士刀给“斩断”的，而是自行断开。

咔咔咔——

就在她思绪未定之际，又有几声怪响连续传来。

那一刻，【虚空雷神兽EX】竟像解体一般，分为了头部、躯干、左臂、右臂、左腿、右腿这六个部分，而且每个部分在分离之后，还都依靠着自身附带的推进装置保持着高速移动。

“哈哈哈！”下一秒，封不觉那张狂的笑声就从机甲躯干部分传了出来，“天真！太天真啦！本大爷的机体可搭载了龙骑兵系统（Dragoon System，全称Disconnected Rapid Armanent Group Overlook Operation Network System，即分离式统合制御高速机动兵装群网络系统）啊！”

“龙骑兵系统吗……”不料，佐佐木铭那阴恻恻的声音随即响起，“呵……那反倒好办了呢……”

说罢，他又出一招，那是单纯追求速度的超高速斩击，目标锁定的是【虚空雷神兽EX】的右腿。

“切……难缠的家伙……”封不觉一看到佐佐木铭的行动，就已明白……对方对“龙骑兵系统”的弱点一清二楚，所以，他也很干脆地放弃了那条腿，操控着躯干疾疾遁走。

果然，不到两秒，佐佐木铭的攻击就命中了【虚空雷神兽EX】右腿的推进器，使其停了下来；织田爱见状，也是趁

势攻上，用两记利落的斩击将那右腿部件砍成了四段、继而起火爆炸。

“龙骑兵系统的弱点就在于……其系统本身不具备对攻击做出躲闪动作的能力，在没有针对性操作的情况下，那些分离后的部件只会通过不断地做出不规则的高速运动去减小被敌人锁定并击毁的可能性。”佐佐木铭一边说着，一边又冲向了【虚空雷神兽EX】的左腿，“封不觉……你的思维和手速再怎么快，只要操作媒介还停留在物理层面……其反应速度终归是有极限的；即便同时操控六个部件对你来说不算什么负担，但机械毕竟不是你的手脚，一旦到了拼速度的阶段，你绝对躲不开！”

锃——

这段话说完时，他已用另一次高速突进打停了【虚空雷神兽EX】的左腿，织田爱也是轻车熟路地跟上，用她那豪放的斩击将那条腿也剁爆了。

与此同时，更大的威胁也已到来……

由于机体分离导致了弹幕攻击有所减弱，从天而降的贺阳信次在几次“踏空变向”后，顺利穿过了弹幕群，欺近到了觉哥所乘坐的“躯干”部件上方。

“结束了……”贺阳信次露出了势在必斩之神情，这说明，在这个距离上，他已有十足的把握……绝不会失手。

然，这一瞬！

“呵……都说了……你们太天真了……”封不觉那阴险的声音又一次响起。

紧接着，忽见周遭蓝光一现。

一眨眼的工夫，【虚空雷神兽EX】那已然散开的几个部件、包括已被击毁的两个部件残骸……竟全都突兀地消失了。

“哪尼？”贺阳信次在惊愕中收势，重新落地。

织田爱和佐佐木铭也都一脸惊疑，不知发生了什么。

而封不觉……则驾驶着完好无缺的【虚空雷神兽EX】，出现在了三十秒前、刚发完阳电子炮时所站的位置。

很显然，除了龙骑兵系统外，他还有别的手段……更强的手段。

“逆时闪回系统”，出自永恒博士之手，是一个以时间魔法作为驱动力的、极度危险的系统；搁在他们自己的宇宙，使用这样的魔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禁止的。但正如前文所说……反正【虚空雷神兽EX】是要送给觉哥带去别的宇宙的，所以宇超联那几位大佬并不介意把这些平时自己不方便去用的黑科技安装上去。

“攻击躯干！”一息过后，冷静下来的佐佐木铭，再次做出了非常准确的判断，并向队友和贺阳信次下达了指示。

虽说贺阳信次不是一个会听命于人的人，但为了攻略眼前这个由“异乡人”拿出的奇怪装置，他也不得不借助于同为“异乡人”的战国二人组的帮忙。

于是，这次他们三人合力，从三个方向攻向了【虚空雷神兽EX】的躯干……

“终于发现了应该直接攻击能量炉和驾驶员么……”驾驶舱内的封不觉操作秀得飞起，态度淡定如故，“呵呵……可惜，我这儿好玩的武器系统还多得是呢……”

【警告，您的机甲存在时限剩余三十秒。】

正当觉哥得意之时，突如其来的系统语音仿佛是突然击中他胃部的一记直拳，让他神色一变。

“卧槽？”封不觉骂街之余，思维也如闪电般奔走起来。

约两秒之后，他把事情想清楚了，并在心中暗道了一声：“只能用六分钟吗……”

是的，【虚空雷神兽EX】每次出场的使用时限，只有六

分钟；而且，玩家每排一次剧本，它只能登场一次。

因为这部机甲是被储存在【“扑克侠”英雄ID卡】里的特殊物品，所以没有一般物品那种详尽的说明（查克诺里斯系列物品、JUST WE、天罡地煞匣等也是这样的情况）。也正是这个原因，封不觉直到唤出了这套机甲，才发现它竟然这么强；假如觉哥早就知道这机甲的战力以及“使用时限”，他的战略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干掉冷欲秋花了四十秒……熟悉武器系统花了一分三十秒……从镇外飞过来花了四十秒左右……然后又在这儿跟他们打了两分多钟……”封不觉默默算着时间，“嗯……姑且算是测出了一条有用的信息，下次使用就可以算好时间了；不过……眼下的局面……有点不妙了啊……”

思索之际，那三人攻势已到。

被包围的【虚空雷神兽EX】仍有应对的武器，一招以机体为中心爆发无差别音波攻击——“啸音炮”顷刻间绽开，将那三人逼退了回去。

【您的机甲存在时限剩余二十秒。】

系统提示像是在催命一般，提醒着封不觉危机的迫近。

“在二十秒内把这三个家伙全部干掉是不可能的……”觉哥则在紧锣密鼓地想着办法，“二十秒后机甲消失，我就得亲自上阵……今时不同往日，现在我技能装备被清得差不多了，在没有【灵识聚身术-改】的情况下，搞不好会被秒啊……”

此刻再看……封不觉开着机甲来玩“无双”的策略就不是那么明智了；假如【虚空雷神兽EX】没有存在时间的限制，他这么干倒没什么问题——靠着“无限能量”的优势，一旦拖入拉锯战，就算他不能把敌人全灭，在机甲报废前将对手杀得七零八落也是妥妥儿的。

然而，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打到了一半才发现这机甲一次只能使用六分钟，让觉哥陷入了极其不利的窘境……

当然了，他还没到“绝体绝命”的地步。实在不行，他还有【斗魔降临】，还有【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靠着这两个压箱底的绝招，干掉眼前的三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只是……使出这两招伴随的风险和收益相当；一旦招式持续的时间过去，封不觉基本就等于是半个死人了，剩下那些没有处理掉的对手，全部都得由若雨一人来搞定。

说起若雨……她也已经行动起来。

虽然她对封不觉很有信心，认为“既然他这么高调地出来无双了，必然是有九成以上把握的”，但……在稍稍观望了一会儿后，也许是出于直觉，也许是出于别的什么心思……她隐隐地感到觉哥那份“轻松”和“嚣张”的背后有些异样。

这一点，就连正在围攻觉哥的三人都没有察觉到。

但若雨发现了，所以，她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过来，欲帮觉哥解围。

没想到……

“还请留步！”突然，一声厉喝，如惊浪迭起，从斜刺里啸来。

随喝声一同来的，还有一式剑招。

【万引天枢剑归宗】，乃是狂踪剑影的杀手锏之一。

没有试探，亦无需留情，面对黎若雨这样的对手，剑少一出手，便是全力的极招。

同一秒，与剑少相对的另一方向，同样杀来一道人影。

但见，不怕妹子手持一杆金色奇形武器，其一端成扁平的圆钩状、形似残月，另一端成饱满的球体、形似满月；此刻，不怕挥出了“满月”的那头，以一招【默示录攻击（伪）】直取若雨的侧后方死角。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夹击，若雨双剑同出，使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剑法——

轩辕剑为重剑，运“魔流剑”，肆意疯狂；原水神剑为轻剑，运“风之痕”，冷静快意。

重剑为击，应剑少之绝式。

轻剑消劲，避不怕之锋芒。

整个惊悚乐园中，能像这样以常规战法硬挡两名超一线高手合击的人，怕是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若雨就是具备这种实力的人之一，只是……这一刻，她并未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实力。

由于支援心切，若雨的注意力已提前放到了封不觉所在的杀阵那边，这便使她对自身周围的戒备有所松懈。

这种程度的松懈，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什么关系，但在遇上狂踪剑影和才不怕呢这种级别的玩家偷袭时，就产生问题了……

顶尖强者间的对决，容不得一丝的迟疑和分神……稍有偏差，便是胜负。

若雨的反应，终究是慢了一线，这分毫的差距，带来的便是毁灭性的结果……

乒——

重剑慢了半分，对刃时的力量便没能运到最高。

所以，若雨右手的那一剑被弹开了。

锃——

轻剑慢了半分，消劲的技巧便无法全然施展，对手的攻击轨迹也就不会完全照着她的意思发生偏移。

所以，若雨左手的那一剑，效果也大打折扣。

最终，狂踪剑影的剑招斩肩而入，直落若雨右侧的锁骨；不怕妹子的技能，虽没有正中……但也有大半的力道挥中了若雨的左腰。

招落，若雨整个人横飞而出，那状态简直就像是被火车撞飞一般……

但见其身影急速掠过街道，重重地撞在了一根街边的柱子上、并将那粗如树干的木柱生生撞断；饶是如此，她依然进势未消，其身体断柱落地后，仍在地面上飞滚滑行了很远的一段距离，方才停住。

很显然，这轮攻击，她吃得很实在……实在到她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能力，连在半空调整姿态都做不到。

本来，若雨是很有可能会在中招的刹那就毙命的，假如狂踪剑影的剑再往下砍个几分、撕开肺叶，那她绝对是没救了；好在……不怕的【默示录攻击（伪）】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把若雨轰飞了出去，让剑少的招式没能砍到底。

“咕……喝——哈啊……哈啊……”斜卧在地的若雨，衣襟已被鲜血所染，她一时也分不清哪些血是从嘴里出来的，哪些又是从伤口出来的……她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让肺部重新开始呼吸，但呼吸又让她的剧痛之感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与之相对的……若雨的意识和视线却变得模糊了。

“这样都没死……真是厉害……”很快，不怕的身影就出现在了若雨的身前。

“抱歉了……这就是杀戮游戏啊……”剑少随即也出现了，并且在说话时，举起了手中的剑。

必须承认的是，他们这次偷袭非常成功，不枉二人在暗处耐心等待了这么久。

作为外人，江湖这两位自然不知道封不觉数据被清的事、更不知道【虚空雷神兽EX】有时限的事，所以在他们看来，地狱前线的两人是目前剧本中最强势的存在，趁那二人各自为战时，击破其中一个，无疑是上策。

剑，落下了……

若雨，却还没站起来。

此刻，她那雪白的脸和乌黑的发，都已沾上了地上的泥土和血污，她的伤势，也已到了靠自己一人无法处理的程度。

她还从未如此狼狈过，即便以前她也不止一次的在剧本中被击杀，但因为自身失误而被人一举偷袭得手，这还是第一次……

“我变了呢……”死亡降临前的一瞬，若雨心中想的却是别的事情。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遇见他的时候……还是，更早的时候……”

……

半年前，六月十九日，晚。

封不觉鬼鬼祟祟地跟着若雨来到了后者的家中，若雨倒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很淡定地开门，带着觉哥上楼，直接来到了自己的房间内。

“呃……你现在就要给我么？”封不觉进屋后，倒是显得有些局促不安起来。

他很少会紧张，更难得的是表现出这种无法掩饰的紧张。

“是啊，时间也不早了，你拿好也趁早回去吧。”若雨还是用很平常的语气回道。

封不觉闻言，吞了口唾沫，不禁将不久前若雨的话又反复地思考了一遍——“‘严格来说，那本就是你的东西，我也已经为你保管了好多年了，我觉得是时候给你了’，‘也不能说是忽然想起吧，很多年前我就想给你来着，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刚在惊悚乐园里遇见你时，我也有过直接给你的冲动，但后来稍微犹豫了一下，就拖到了现在。’”

“嗯……怎么想都是那啥了吧……”封不觉暗忖道，“讲道理她这么主动搞得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啊……”

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若雨已用不紧不慢地从自己的床头柜里拿出了一件东西，然后，走到觉哥面前，递到了后者的手上。

“给。”若雨说出这个字时，觉哥本能地愣了一下。

两秒后，他才回过神来，看着手上的东西：“呃……你要给我的就是这个？”

“嗯。”若雨点点头，她也很难得的两颊飞红，好像是做了什么挺不好意思的事。

封不觉端详着手上的东西，那是一本作业本儿，是他还是个小学生时，小学生常用的那种制式作业本。

本子不厚，看起来已经挺旧了，作业本的封面上写着两个字——“剑神”。

觉哥立刻就认出了，这两个字的笔迹……出自自己之手，他也立刻就明白了这作业本的来历。

“本大爷早在十岁时就已在一本作业本上通过手写完成了短篇小说处女作《剑神》……”（出自第322章）这是封不觉当初在推理俱乐部中对鸿鹄、秋风瑟和语重计长三人所说的原话。

虽说以当时的情境来看，他的话很像是在抬杠扯淡，但实际上……他说的是真的。

《剑神》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小说，故事不长，写满一本作业本刚好完成，情节方面也不算很复杂，就是描绘了一名初出茅庐的剑客如何成长为睥睨天下的剑神的经过。

不过，既然是封不觉写的，哪怕他当时只有十岁，故事的设定上自然也会有些亮点；《剑神》中最出人意料的设定就在于……他描绘的那个冷若冰霜、性格乖戾的主角，其实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女扮男装的女剑客；他在整部小说中处处

留下了伏笔，却没有讲明那种种异常的缘由，一直到结尾处，才将真相揭示。

当然了，这故事写得好与坏，也无人能去评说，因为这是觉哥自己出于兴趣写的练笔之作，写完之后他自己再看，便觉得其中有很多瑕疵，且从中看出了自己的几分幼稚；后来，他就把这作业本和家里的一些废旧书籍搁在一起，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就被拿去卖给收旧书的了。

封不觉怎么也想不到，竟会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之下，重新见到这本《剑神》……

他翻开那作业本，看着里面密密麻麻的、由自己一个一个手写上去的文字，心里也说不上是种什么滋味。

“你从哪儿弄到的啊？”封不觉边翻边问道。

“小时候路过旧书摊，无意看见，翻开看了看……就花了几块钱买回来了。”若雨回道。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写的？”封不觉会这么问，是因为他根本没在那本作业本上写名字。

“长大后看了那么多你写的书，自然也就知道了。”若雨道。

“呵……”封不觉笑了笑，“从这本子上的痕迹来看……你好像看了很多遍啊……”

“小时候……没什么朋友。”若雨倚在床边，若有所思地应道，“除了小灵之外，就再没人和我玩了……能说上话的同龄人，连一个也没有……”她说着，看向了觉哥手上的作业本，“那本作业本，我看了一两页就知道，是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写的；当时的我觉得，不善于和人面对面交流的我……或许可以通过文字了解一些同龄人的想法。”

“结果呢？”觉哥合上了本子，接道。

“呵……”若雨也笑了，苦笑，“我好像翻开了最不该翻开的东西呢……”

“难怪我第一次见你时，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封不觉道。

“唉……”若雨叹道，“只怪我当年太年轻，不知不觉就受了你的影响……”

“若是能回到最初相识的那一刻，我想我该对你说……”封不觉露出了一个温暖的笑容，“我曾写过一本书，你很像书里的那个人……”

“那么我也会回答你……”若雨笑着接道，“我曾看过一本书，却一不小心……让自己变成了书里的那个人……”

……

“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我呢？”

“是看那本书之前的我？”

“是遇见他之前的我？”

“还是现在的我……”

“是因为被封印着，所以我迷失了吗？”

“与他在一起的执念、关心，究竟是我的本心，还是我在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去做。”

“我的感受是真实的、还是错觉……是在模仿着什么？追逐着心中的某种幻影？”

思想可以超越时间，瞬间可以近乎永恒。

死亡来临前的这一刻，若雨想了很多，好似已思考了很久、很久……

但，死亡终究还是降临了。

狂踪剑影的补刀十分精准，一剑封喉。本就不剩多少生存值的若雨被砍中后，便开始化为白光。

江湖的两位得手后，即刻将注意力放到了战场的另一端。

这时，觉哥那【虚空雷神兽EX】的时限也到了，那机甲和一般的召唤生物一样，重新化光回到了封不觉行囊里的卡片之中；而他本人……就这么暴露在了一个剧本BOSS和两名顶尖玩家的包围中。

“看起来……封兄的处境也不妙啊……”狂踪剑影见状念道，“不过以他的实力，也未必会输。”

“不急，反正似雨已经被咱们解决了……”不怕接道，“封不觉一个人再强，早晚也会露出破绽……你瞧，畀老湿和倦梦还也还在观望中，我们可以再等等。”

就在他们说话当口，忽然……

“喂喂……你说谁已经被解决了？”一个说话语调怎么听都像流氓的声音，从剑少和不怕的身后传来。

只闻其声，两人就惊得齐齐倒抽一口冷气。

“怎么可能？”不怕猛然回首，却见一张披头散发、蒙在阴影中的人脸已凑到自己面前，两人的鼻尖几乎都快贴上了。

“刚才那下好疼啊……”此刻，若雨说话的语气、以及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剧变。

不知为什么，她的身体此时已恢复到了受伤前的状态，就好像刚进剧本时一样完好无伤，连衣服都变得干干净净，剑也收在了鞘中。

“这回换我了哦……”在若雨说话的同时，她的左手已掐住了不怕的脖子；而不怕这个女玩家中出了名的怪力女，居然愣是无法将这钳制挣开。

短短一秒后，只听得“咕”一声，不怕的脖子竟被若雨用单手就这么生生拧断了。

这一系列变故来得太快，直到队友瞬间丧命，剑少才堪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当即暴喝一声，运剑猛劈……

当——

这次，若雨的剑，后发先至地出现在了狂踪剑影的攻击轨迹之上，稳稳接住了对方在愤怒之下的全力一击。

“你好像对剑法挺有研究的嘛……”若雨平日里的那冰冷的气质，如今已变成了带着几分戏谑的冷酷，“那我就跟你多过两招，让你高兴高兴。”

说时，其左手微抬，并指剑上，轻抚而过。

登时，狂气凌锋，魔焰附刃；轩辕圣剑……竟现魔剑之姿。

转眼间，若雨已剑出十式，式式凶险，招招催命。

狂踪剑影无论在力量、速度还是招式上，皆是落入了下风，在那短暂的交锋中……他恍似不是在和一名玩家过招，而是在对抗某种狂暴剑意的化身。

“热身做的差不多了吧？”一轮连斩过后，若雨气定神闲、面带悚然的微笑，“真正有趣的部分要开始了哦……”言毕，其左手一翻，原水神剑乍现，另一种剑术，也随之展现……

第1270章 剑神一笑（二十六）

轩辕引魔流，原水催风痕。

一名绝世的剑客，两种迥然的剑法。

绵密攻势之下，狂踪剑影顿落下风。

“刚才分明已经开始化光消失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剑少虽然也不弱，但在如今的若雨面前，几乎只剩招架之力。

站在他的角度，仿佛自己正在被两名剑者同时围攻，而且……这份压力，甚至超过了以一敌二。

“呵……狂踪未见，剑影稀疏……”起招落式之间，若雨还十分轻松地在嘲讽着对手，“‘刀剑笑’之一，实力仅此而已吗？”

狂踪剑影知道这是对手在挑衅自己，想让他把压箱底的招式给拿出来；但他也并不介意这样做，因为……他本就已经快要被逼到绝境了。

“想看我的绝招是吗……”剑少应招之间，铿然一喝，“好！成全你！”

话音落，极招现。

但见狂踪剑影饱提内元，凝然剑上。

刹时，一道红光由其剑上冲天而起，风云为之色变。

“【血染江湖】！”剑少的喝声与剑招同至。

【血染江湖】威势惊天，变化诡谲，一招化万式，万式尽一招。

若雨见状，嘴角含笑，眼中却带着一份冷漠。

她就像是一个兴致盎然的赌徒，在看到了对手的底牌后突然对这场赌局失去了兴趣。

“还不错……”若雨说是这么说，但她用的语气却好像在表达“不过如此”这四个字，“那我也给你个痛快吧……”

说话间，其双剑并招，双流化一，一招【残风剑影·魔剑狂流】应势而出。

轩辕剑和原水神剑上的黑白二气随着剑式汇成一道无上剑芒，瞬间便将狂踪剑影的红色剑气击碎。

那极招之余劲，则全然轰在了剑少的身上……

至此，胜负，已见分晓。

身影相错时，若雨甚至都没有回头去看一眼方才的对手，便向着封不觉所在的另一处杀阵行去。

而狂踪剑影，也只能倒下……并吞下失败的苦果。

“封不觉！”两秒后，正在朝前快步行进的若雨大吼一声。

不仅是正在用【月步】朝上空逃窜的觉哥，就连正在追击觉哥的三人，以及周围的其他玩家、NPC，也都被她吸引了注意。

“斗魔降临！”若雨也不多废话，紧接着就报出了这四个字。

觉哥自然明白她的意思，就算她不说，觉哥也差不多准备开启这个称号技了。

“嗯……有点怪怪的啊……”封不觉在开启技能之前，想的却是别的事，“这‘霸道女总裁’般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他也没时间多想，眼瞅着敌人们已用比自己更快的速度欺近而来，他赶紧就把【斗魔降临】给开了。

瞬时，魔炎现空，魔气滔天。

浑身缠绕着魔斗气的封不觉撕开那迸发的黑火，在空中

虚踏一步，便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好快！”这一刻，织田爱和佐佐木铭同时发出了这样的惊叹。

下一秒，觉哥的身影便重新出现，站在了若雨的身旁。

“什么情况？”他也没有多啰嗦，开口就问出了一个很有效率的问题。

“还记得我那个触发机制成谜的特殊技么？”若雨接道。

“【凤死凰生】？”封不觉几乎都没思考就应了一声。

“对。”若雨道，“虽然我仍然没弄清其触发机制……但从眼下的状况来看，我能起死回生，靠的就是这个技能。”

他们俩所说的那个技能，早在“超次元乱斗”的那个时候，若雨已经学会；只是，这技能说明也是“天地逆转神诀”那种风格的，就给了两行字儿——凤暮血染尘，凰临幻亦真。

事实上，直到现在，若雨也并不知道这个技能的具体效果，她只是通过技能栏看到这技能进入了冷却状态，才推测出自己“从死亡状态满血复活、且各项基本能力（力量、速度、每次能爆发出的能量上限等）都提升了50%以上”的状况是该技能生效导致的。

当然了，她自己也在复活后开启了二阶魂意状态（极限效率加限制爆发），所以才能轻松地干掉狂踪剑影和才不怕呢。

“那么……你这状态能持续多久？”觉哥又问。

“不知道。”若雨道，“说不定和你的斗魔降临一样，一段时间后就会产生什么副作用，所以……”

两人对话至此，已不用再说下去了，剩下的内容，他们都已是心领神会、心照不宣。

正好，贺阳信次和战国的二人也在这时杀到……

用个粗俗点的比喻，他们仨就好比是三个穿着暴露的性

感女郎，冲向了两个刚吃完伟哥药力还没散的壮汉。

这叫“撞枪口上了”。

封黎二人无需言语，便知此刻该用何招。

却见，觉哥单手一运，疯魔扑克聚牌为刃，斗魔之力缠锋如焰。

若雨仅是双剑一展，那剑气、魔气、杀气……便已是汹涌喷薄，浩若星瀚。

这一瞬，在远离战场的一处高点上，刚刚才和方尽协力把贺阳智彦干掉的絮怀殇……已识出此招，其口中喃喃念道：“圣魔闪煌斩吗……”

的确，这“连携攻击”的基本模式没变，但招式的效果……由于两名使用者的成长和变化，已今非昔比。

这一式，已不再是“圣魔闪煌斩”，系统给予的新招式名为——【魔诣揆森罗】。

而第一个撞上这个刚诞生的组合技的人……就是织田爱和佐佐木铭了。

刹那之间，魔招已现。

冲杀而来的二人只觉周遭的空间骤变，时空好似蒙上了一层灰黑的阴影，而他们的动作……也随着这种变化而放慢。

“怎么回事？”织田爱震惊之际，其脖颈处竟忽地断开。

接着，她的头颅便从躯干上脱离、飞起……其伤口的切面平整无比，但连一滴血都没流出来，从中透出的，是一团黑色的、如气态般的黑色影流。

“岂有……此……”佐佐木铭更是连一句整话都没能说完，便被切成了数段，他那分离的肢体也和队友一样，有黑色的物质从伤口溢出。

这景象当真是诡异无比……要形容的话，就像是用高速

摄影机拍摄一副正在慢慢改变的水墨画。

在近乎黑白的场景中，两人的身体被斩断，如黑墨般的物质慢慢染遍了他们的周身，将他们从画面中消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旁观者方从这恍似幻境的一幕中回过神来。

而这时，织田爱和佐佐木铭已双双倒在了地上，只余肃肃死寂，见证着他们化为白光的结局。

“真险呐……”数秒后，贺阳信次的话语声，又一次响起，“没想到……世上还有你们这样的怪物存在。”

是的，他还是没死。

他躲过了阳电子炮、穿越了弹幕攻击、撑过了啸音炮……

刚才，在距【魔诣揆森罗】的生效范围仅一步之遥的地方，他又是及时地停了下来。

贺阳信次一次又一次地从足以秒杀或重创剧本BOSS的攻击中全身而退，这显然不是巧合可以解释的。

“原来如此……我好像知道你的秘密了。”放完技能的封不觉，偏过头，望着贺阳信次道。

“我也看出来了。”一秒后，觉哥身旁的若雨，用比觉哥还要爷们儿的语气接道，“这家伙……能看到‘死’是吧？”

她口中的这个“死”，指的并不是一种状态，也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名词，而是一种具象化之后的抽象概念。

举例来说，一个普通人站在大楼的天台边缘，往下看，看到的是街景；而贺阳信次站在同样的地方往下看，除了街景之外，他还能看到一种无形的、形似阴影的填充物……且这种物质的范围，刚好笼罩到他一脚踏出去会摔死的地方。

那……就是具象化之后的“死”，也可以视为是“一旦触及就会有极高几率导致丧命的死之领域。”

对贺阳信次来说，只要别去接触那种物质，不要踏入“死的领域”，自己就是安全的。他能活到今天，成为近乎无敌的剑者，这种“看到死亡”的能力，无疑是功不可没。

“呵……我还以为，永远都没人能看破我的秘密呢……”贺阳信次倒也坦然，他冷笑着回道，“没错，我能在死亡接近前的一刹，看到它的实体……这些年来，我就是靠着这种能力，无数次游走在生死的边缘，将自己的武艺锤炼到了这无敌的境界。”

“是不是无敌等你活下来再说吧！”封不觉没打算听对方把话说完，一口气喘上来之后，他就立即重新杀了上去，在中距离上发动了【岚脚】的连击。

且不说若雨的技能能让她撑多久，就说觉哥的【斗魔降临】，其持续时间只有区区三分钟而已，时限一到，他就会进入半残状态；所以他根本耗不起……要不是方才施放组合技让他产生了一种虚脱之感，他连喘那两口气的时间都不想耽搁。

“哼……你好像挺着急的嘛。”

没想到，贺阳信次这会儿居然开始四处逃窜，利用卓绝的轻功与觉哥玩起了游斗。

这种封不觉以前依仗着【灵识聚身术-改】经常使用的手段，这次反倒被别人拿出来用在了他自己的身上。

“别以为只有你能看穿对手……”贺阳信次边跑边道，“我也看得出来，你们用的武功已超越了自身所能承受的极限，只要我拖延一会儿……你们就会自取灭亡。”

不得不说，这个BOSS相当难缠，单就“能屈能伸”、“审时度势”这些个特质，就是许多主宇宙的大佬们很值得去学习的。

贺阳信次用的战术很正确，事实上……也已经奏效了。

此刻，就只有封不觉一人冲了上去，而若雨迟迟没有跟

上，究其原因……就是刚才那招【魔诣揆森罗】的消耗太过巨大；就算是在斗魔状态下“体能与灵力被视为无限”的觉哥在出招之后都得喘上一小会儿，若雨的状况可想而知。

其实，那技能结束时，若雨已经连站都站不稳了，可她又怕自己倒下会引来其他玩家的攻击、或是变成觉哥的累赘，故而咬牙坚持着。

“不觉……”又过了片刻，若雨终于是无力为继，她单膝跪地、艰难地言道，“我……怕是……到此为止了，对不……”

她在一声抱歉中结束了此战，这次……是真正地化为白光，离开了剧本。

【凤死凰生】，本就是一个让人“暂时复活并提升战力”的技能，类似于回光返照的性质，一旦招式的能量燃尽，玩家还是会死。

至于她性格上的变化，倒是和技能特效无关，只是一个意外……

首先，【凤死凰生】这种状态，对玩家的精神负担很重；恰好，若雨的魂意也是一种对精神力要求极高的能力……二者一起作用下，过度的负荷摧垮了若雨精神世界中的一道“屏障”，让她的“封印”产生了一丝裂隙，从而影响到了她的性格。

已经压抑了数十年的感情哪怕只是流露出分毫，可能也是强烈而危险的……

当然，具体有多强烈、多危险，得等觉哥回到现实世界才能体会到，那是后话了……

且看当下，封不觉与贺阳信次的战斗，已进入了一种对前者极其不利的节奏。

【斗魔降临】的时间所剩无几，但技能匮乏的觉哥无法靠仅有的两个技能和体术能力去解决不断退避的贺阳信次。

纵然撇开贺阳那“见死”的能力，单凭他的谨慎和狡诈，也

足以应付现在的封不觉了。

“完了……要出事了……”眼见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觉哥的注意力已分散到了别处，“倦梦还、畀老湿、还有……絮怀殇，周围还有三名玩家……”他用数据视角快速扫视着周边的情况，“不出意外的话他们是仅存的对手了，但此刻我根本无暇去对付他们……”

那三位，自然也已看穿了这点，不声不响地来到了离觉哥和贺阳比较近的地方，随时准备来“补刀”了。

“技能结束我必死无疑……”封不觉心道，“没辙……最后十秒时拉开距离，快速用【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把……”

正当他思索到这里时，他的视线……无意中扫到了什么。

那是一个人影，一个距离他还很远的人影。

那人牵着一匹白马，从镇口的方向缓缓走来。

在旁人看来，那人也没什么特别的，但开启着数据视角的封不觉在看到她的瞬间，便认定……此人的出现，将改变一切。

第1271章 剑神一笑（二十七）

【斗魔降临】的时限到了，封不觉终究还是没在其他玩家的面前拿出剃须刀来。

因此，当技能失效的瞬间，他便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自行倒地……四仰八叉地躺在了街心，面朝天空，大口喘息起来。

“呵……”贺阳信次见状，得意地冷笑一声，“果然，不出我所料……”

他一边说着，一边停止了逃窜，并回身来到了距离觉哥大约十步的距离上。

贺阳信次真的很谨慎，纵然他有九成九的把握能确定——封不觉的确是力竭倒地、并非演戏，但……为了提防那百分之一的可能，他还是决定先在一个他认为安全的距离上驻足观望。

“呼……怎么？我都这副模样了，你还不敢过来杀我么？”封不觉稍稍平复了一下呼吸后，便提高了声音问道。

他现在的态度，颇有些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意思。

“哼……我可不着急。”贺阳信次不为所动，站在原地回道，“我想……在杀你这件事上，有比我更急的人才对。”

说话间，他的视线和剑意……都已延展到了别处。

一息过后，絮怀殇出现在了街上；倦梦还和畀老湿，也适时地来到了与她相对的位置。

而封不觉……就躺在这两拨人的正中间。

“女士优先。”数秒后，肩扛【重楼】的倦梦还故作悠然地率先开口道，“絮女神……你先请吧。”

“凡事都讲究个先来后到。”絮怀殇可不上当，“你们比我先来，而且又是两个人……我看，还是由你们动手比较合适。”

双方皆是不怀好意，絮怀殇更是话中有话，反正两边的意思都一样，谁都不愿冒着被觉哥暗算的风险去补这一刀。

这场“组合乱斗”战到此刻，局面已经比较明朗了。

目前还剩下的玩家总共四人，其中一个是正躺在地上作等死状的封不觉，基本已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三人，分成两队——

第一队，是絮怀殇。她的情况并不算好，由于方尽这个NPC帮手在和贺阳智彦的战斗中负了伤，絮怀殇这会儿又只能靠自己单打独斗了。

而另一队，是倦梦还和畀老湿的组合。虽然畀老湿的真实实力比较捉急，但倦梦还可是和絮怀殇同级别的高手。就算前者与后者比较起来略有不及，但差距也不算太大；再者，倦梦还现在的人物状态也比絮怀殇要健康些，综合来看，他和老毕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

眼下，两队陷入僵持的原因有二：其一，担心封不觉还有什么反扑的手段。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谁让他是封不觉呢……就算这货看上去再怎么狼狈、再怎么不堪一击，也不能对其掉以轻心，否则分分钟被他残血反杀、搞个同归于尽什么的。

其二，一旦封不觉死去，两队的人立刻就得做出下一步的战略选择，这个选择非常重要，所以在短时间内，双方都还在犹豫着。

说得在直白些就是……两边都还没能把账给算清楚。

倒是躺在地上的封不觉，已经替他们把账算完了……

觉哥只花了几秒钟就已想明白——那两队人，总共也就三种选择：第一种，无视贺阳信次，刚一波正面分出胜负。

这可以说是种五五开的战略，变数也比较多，因为周围除了贺阳信次之外，还有其他的武林人士，谁也说不清打斗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人来插一脚。

第二种，无视敌方的玩家，对贺阳信次展开突袭，抢走剑舞草记，然后立刻逃跑。这种战略显然是很不明智的——杀BOSS、抢剑谱、逃跑等等……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很大的几率失败。其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出奇制胜，利用“没人能想到你会这么干”这点，以最快的速度予以实施，还有一定的成功可能。

而最后的第三种策略就是……抢在对手之前，立马投靠贺阳信次，伙同BOSS一起干掉对手。

虽然这个战略很没有节操，但和前两种选择比起来，算是最聪明的做法了；且该策略只要第一步成功，那接下来的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基本就是躺赢局。

可问题就在于……这第一步，也就是“投靠贺阳信次”这件事，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双方的心理都没底。

絜怀殇在几分钟前刚刚干掉了贺阳智彦，或许贺阳信次还不知道这事儿，或许贺阳信次知道了也不会在乎这事儿，但是……说不清啊。

而倦梦还呢……不久前就当着贺阳信次的面，跟织田爱、佐佐木铭那两位已然投靠了BOSS阵营的玩家打了一架，某种程度上已经表明了对立的立场。

或许……贺阳信次也不会在意这些，但这一样是说不准的事儿。

综上所述，双方陷入了谁也不敢贸然行动的对峙中。

“要不然……还是我来吧。”谁也没想到，在一番短暂的僵持过后，竟是畀老湿第一个有所行动，“之后怎么样可以再作计较，但封不觉必须先干掉才行……谁知道他这种状态会持

续多久？万一过会儿他回过气来，又从行囊里掏出一台扎古什么的，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他说得很有道理，而且，他的行动也很有效率。

话音未落，畀老湿已从行囊中取出了一把手枪来。

枪，是普通的枪，就是初期剧本里很常见的那种街货。

高玩们就算要带远程武器，也不会带这种没什么特殊属性的玩意儿；但畀老湿……不是高玩，他就一平民休闲玩家而已，所以他带着……

谁又能想到，这样一把平民小手枪，会在这个时刻，变成觉哥的催命符。

“这个畀老湿……果然和传说中一样，深不可测……”絮怀殇看到畀老湿掏枪时，不禁在心中念道，“在这种情况下，仍是迅速做出了非常冷静且准确的判断，并立刻付诸行动……从表面上来看，他仿佛还让了我一步，可实际上主动权依然在他手中……”

同一时刻，动弹不得的封不觉也在心里吐着槽：“喂喂……不会吧，再拖一会儿‘那小谁’就要过来了，要是在这时候死在一次普通射击之下，未免太冤了点儿吧！”

砰——

觉哥心思未定，那边枪声已起。

然，这一枪，竟是没能把封不觉那仅存2%生存值的生命给终结掉。

因为……畀老湿打偏了。

那颗子弹擦着觉哥的脑袋，打在了离他头部不远的地面上。

“怎么回事？”那一秒，絮怀殇先是惊疑不定，随即又想到，“慢着……他这是在……试探？”她很快脑补出了一个结论，“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假如封不觉还藏着类似‘反弹’或

是‘转移伤害’的技能，那这一枪打过去……他就一定会在子弹射出的瞬间将技能开启；畀老湿就是看准了这点，假装要射杀封不觉，实际上故意打偏一点点。万一封不觉真有什么手段，方才就被他用一发普通子弹的成本给骗出来了……”

念及此处，絮怀殇不禁出了一头冷汗：“畀老湿……真是个可怕的男人……在这种时刻居然还有做这种事的余裕。”接着，她便用同情的目光看向了觉哥，“无论如何，经过畀老湿的验证，封不觉无力抵抗的事实已经明确……看来，下一枪就会要他的命了。”

她想得倒是挺有道理，但实际上没那么复杂。

畀老湿……只是单纯地没打中而已，理由嘛……因为他的射击专精还很低嘛。

一枪未中后，老毕尽力掩饰住尴尬的神情，稍微瞄准了一会儿，又准备开第二枪。

不料，就在这一瞬，一道人影从街巷中倏然跃出，捞起觉哥就跑。

那不是旁人，正是王穷的保镖之一程勇。

这位老兄本来比封不觉先一步返回临阊镇，只是中途觉哥开着机甲把他给超了……不过程勇也不慢，差不多在若雨和剑少他们对打时，程勇也回到了镇中，并很快与王穷、程威、凤美玉、贺阳景子这几人会合了。

由于被义父面对面地当作弃卒抛弃，原本是被程威用剑“劫持”着的贺阳景子，那会儿已经放弃了抵抗；她已经失去了人生的信仰和行动的动机，对她来说，逃跑也没意义了，逃了也无处可去。她也不会再帮贺阳信次去杀人了，可能的话，她反倒有点想去杀了贺阳信次。

而凤美玉，也算是暂且和王穷他们联手了，毕竟目的一致，几人一起总比各自为战要强些。

在阳电子炮的袭击过后，这几位便一直躲在一旁，围观

了一场他们根本没有插手余地的可怕战斗。直到方才畀老湿开枪时，王穷果断下令，让程勇他们出去把封不觉救下。

“哪里来的杂碎……”贺阳信次是在场第一个对程勇的行动有所反应的人，“我正看好戏呢……来搅什么局！”

论速度，他快过在场的任何一人。

说话之间，贺阳信次已然踏地跃起，从半空欺近了程勇，一剑斩出！

不得不说……刚才畀老湿的那一枪，的确是意义非凡。虽然他是无心的……但他还真就把封不觉“已无力抵抗”的事实给试出来了。

这些……贺阳信次全都看在眼里，所以这会儿他很放心地自己冲上去补刀，欲将觉哥和程勇一并斩杀。

“神传极剑流……”就在贺阳信次即将出招之际。

忽闻一声厉喝……

“覆水东流！”凤美玉的身影乍现，施出一种杂驳、但又不失强横的内力，以一道浑厚掌风，从远处向贺阳信次发难。

贺阳信次虽是厉害，但面对这无形的远程攻击，也只有闪避或硬挡两种选择。

对他来说，两种选择也都可以、且都很轻松。只是……无论选择哪一种，他的追击都会有所迟滞。

凤美玉也不傻，此前贺阳信次从高空坠落时通过“虚踏”改变下落轨迹的情景，她都看在眼里，所以她特意选了一个让对手很尴尬的角度和时机出招，封锁了对方继续追击的可能。

“切……”最终，贺阳信次还是有些郁闷地落回了地上，他毕竟是个理智的人，不会为了去追砍别人，搞得自己负伤。

当然了，他也绝不会轻饶了屡次和自己作对的凤美玉。

“可恶……你这头肥猪……刚才我就想砍了你……”这时，

贺阳信次又想起了凤美玉先前的言论，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给你机会……你居然还不逃跑，竟敢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碍手碍脚……”

言至此处，他已一个箭步冲到了凤美玉跟前，钝剑蓄势而发。

贺阳信次在地面上的移动速度和他在空中飞跃的速度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他这一冲一斩，凤美玉连看都看不清，更别说是躲开了。

眼瞅着这剑就要砍下，没想到……

“什么！”那一秒，贺阳信次的神情陡然一变。

他的脸上，竟是出现了近乎于惊恐的骇然之色。

惊慌中，他猛然收招，连退数步，一直退到了街边的一堵墙边，还用一种非常戒备的神色慌乱地朝四处张望起来。

看到这一幕的人，都对贺阳信次这突然的举动感到疑惑不解。

不过，封不觉没有疑惑，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呵呵……”被程勇扛在肩上的觉哥笑出声来，并冲着贺阳信次高声道，“整个世界都被‘死亡’笼罩的景象，应该怪吓人的吧。”

他说得一点都没错……这一刻，贺阳信次眼中的世界，已全然蒙上了一层异样的色彩，那是只有他才能看到的……“死亡”的色彩。

贺阳信次自然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死之领域”了，只不过，以前他看到的“死亡”，只会出现在其视线中的“某些区域”而已；比如说……敌人的刀锋上、埋有陷阱的地面上、设有埋伏的房间里等等。而且，这些“死之领域”也不是一直都能看到的，在附近没有死亡威胁的时候，他便看不到这些异物。

然而，此时此刻，贺阳信次简直像得了白内障一样，他看到的整个世界都在“死之领域”中，根本无处可躲、无处可逃……

哒哒……哒哒……

不多时，一阵缓慢的马蹄声，将众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人们循声望去，看到了一匹白马，白马的旁边，还有一个女人。

这是个让人一眼难忘的女人。

她身着一袭红衣，红衣外又是红色的长袍。

她有着少女般的面容和身姿，但是她的头发……却已白了。

那雪白的长发如绢似水，披散在她的身后，垂到腰际。

她自然是个很美的女人。

很多年前，她的美貌便足以令人窒息，让人销魂荡魄、魂牵梦萦。

如今，她的容貌虽无甚多变化，但……那份气质，却已和当年截然不同。

当年的她，宛若幽谷中绝艳的红玫；而现在，她更似绝壁上孤绽的雪莲。

“阎王……”看到林颜的瞬间，絮怀殇呆住了，她喃喃地从口中念出了这两个字来。

倦梦还和畀老湿也认识这位，因为“地狱前线VS红樱”的那场比赛是公开播放的，他们也看过录像。所以，他们都知道……来的这位是那个“葬心谷剧本”的BOSS；其实力嘛……他们也知道个大概。

“没想到，竟能在此遇见两位故人。”林颜牵着白马，不紧不慢地在街上走着，周遭的那些尸体、残骸、被破坏的地

面，丝毫没有让其感到惊讶，“没记错的话……这位是絮姑娘。”她行到絮怀殇跟前，跟后者打了声招呼。

絮怀殇有些不知所措，只是点点头，“嗯”了一声。

虽说在那个比赛剧本里，絮怀殇是一开始就投入林颜阵营的，但两人的交流却是不多，也没什么旧好叙。

“那边的那位侠士。”林颜跟絮怀殇简单地打过招呼后，便继续牵着马朝前走，向扛着封不觉的程勇走去，“可否将封寮主放下，容我和他说两句话。”

林颜显得很平静、很从容，对于时隔那么多年又遇到这两名玩家的事，她好像也并不觉得惊奇。

“慢着！”就在林颜经过贺阳信次面前时，后者突然开口问道，“你是何人？我可从未听说中原武林有‘阎王’这号人物。”

他方才听到絮怀殇口中念出“阎王”二字，便认为这是林颜在江湖中的绰号，故而有此一问。

当然了……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推理没错。

“你又是何人？”林颜停下脚步，但没有转头去看贺阳信次，她只是目视前方，冷冷道，“我又不认识你，干嘛与我说话？”

她说这话时的语气很有趣，就仿佛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在被惹怒时回应了一句微嗔的质问。

她的话里，没有成年人的虚伪、没有江湖中人的做作、也没有高手的架子，有的只是最基本的情绪和意思的表达。

“我是何人？哼……”贺阳信次依然在恐惧着，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怕什么，总之，他已经本能地将这份恐惧转化成了愤怒，进而产生了恫吓对方的意图，“吾乃神传极剑流宗主！战遍东瀛未尝一败……人称‘剑神’的贺阳信次！”

闻言，林颜轻声念叨了一句：“剑神？”说着，她转过头，将贺阳信次打量一番，然后，一脸呆萌地问出了一个很残忍

的问题，“就凭你？”

第1272章 剑神一笑（完）

林颜的话，像一把钢刀，深深地剐在了贺阳信次的自尊心上。

假如说这话的人是一个自大又无知的江湖二流人物，贺阳信次倒不会去在意。

可是……这话从林颜嘴里说出来，就显得很刺耳了。

因为，每一个听到她这样说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认可——她所言非虚。

“哼……”两秒后，贺阳信次皮笑肉不笑地冷哼一声，接道，“我不知道什么阎王不阎王的，总之，你若也是中原武林的一份子，那就最好听着……自今日起……”

贺阳信次本来想把他准备一统中原武林的那套话跟林颜也说上一遍，没想到……

“小姑娘，你的武功是跟谁学的？”林颜根本连理都没理他，在道完那声“就凭你”之后，林颜就撒开白马的缰绳，朝前走了几步，来到凤美玉跟前，问了她一个问题。

“我……”凤美玉被问话时，也是愣了一下，毕竟眼前的林颜看起来比她要年轻得多，一开口便用长辈的口吻称她一声“小姑娘”，让她有点意外，“……自己从秘笈上学的。”

“原来如此……”林颜微微点头，“我要没猜错……你应该是在毫无武功底子的情况下，凭自己的揣测，同时去练了好几门中下乘的内家心法……结果就把经脉气血都练得乱七八糟，搞坏了身子。”

“你……”听到这儿，凤美玉神色陡变，因为对方所说完全正确，“……前辈！”下一秒，凤美玉便改变了对林颜的称呼，“莫非前辈有治好我的法子？”

“有啊。”

林颜说出这两个字时，凤美玉的脸上露出了难掩的惊喜之色。她刚想再开口求对方帮忙，不料，林颜的右手已然化掌一攫，摁在了她的天灵盖上。

曾经还是“阎王”时，林颜的武功便已至天人之境，如今她再度出手，用的已是常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手段。

眼下，她那一掌来得很慢、很轻，甚至可以用温柔来形容，但偏偏是这样的一掌，却让周遭的所有人产生了“换成我也绝对躲不开这招”的想法。

“呃——啊——”

数秒后，凤美玉猛然露出痛苦之色，并惨叫出声。

在林颜的掌力下，凤美玉毫无抵抗之力地跪倒在地，紧接着，其全身的毛孔都开始渗出油腻的血污……

那些污物多得让人觉得难以置信，活像是一团团被挤出身体的泥浆，黏糊糊地从凤美玉的衣物中涌了出来。封不觉此前用阳电子炮轰出的凹痕，此时恰好成了容纳这污物的“沟渠”。

又过了片刻，林颜大气儿都不喘地停止了施为，收掌而立：“这就是你要的‘法子’了……”对她来说，这种举手之劳，没必要解释太多，直接做就是，“你的经络和气血我都已理清，从今以后只要你别再按照那种自行领悟的奇怪方法运功，就不会有事。”

她说这话时，全身血污的凤美玉正跪坐在地上大口喘息着；此刻，凤美玉的样子已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她从那病态般肥胖的白梅教主，变回了当年那风姿绰约、容貌美艳的凤儿。

“前辈！”恢复了原本样貌的凤儿激动地望着林颜，“前辈的大恩大德……凤儿没齿难忘！”她对自己的称呼也变了，“只要前辈一句话，就算是当牛做马……”

“我有马。”林颜还是用那副不以为意的样子，打断了凤儿，“你那身子骨，也当不了牛马，还是好好做人吧。”

凤儿不知还能说些什么，眼泪止不住地从她的眼眶中淌落。她用手抓着自己身上那已经脏粘不堪、且明显过于宽大的衣物，缓缓站了起来。虽然那衣服裹在身上的感觉颇为难受，但这会儿她要是不这么抓着，那衣裳基本就会和床单似的整件滑落下来了。

“喂！女人，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待凤儿站起时，贺阳信次又一次开口，冲着林颜道，“你给我听着……自今日起……”

“封寮主，多年未见，你倒是变得不多。”结果，林颜又一次无视了贺阳，接着往前走去，并冲着前方的觉哥道，“不过……你好像遇到了一些麻烦。”

此时，在觉哥的要求下，程勇已经把他给放下了；原本躲在暗处的王穷、程威和贺阳景子，也已来到了觉哥的附近。

“呵呵……还好吧。”封不觉笑道，“既然你已来了，我也就没有什么麻烦了。”

“你就这么确定我会帮你？”林颜的眼中闪过一丝戏谑之色。

“你说呢？”封不觉笑意犹在，反问了一句。

短暂的沉默后，林颜也笑了。

这一笑，当真是倾国倾城，嫣然如梦，仿佛连世上最冷酷的心都能为之融化。

林颜，已多年没有这样笑过了，她也记不得自己上一次发自内心地露出笑容是在何年何月。

这些年来，她虽然舍去了“阎王”的身份，但终究是无法像普通人那样生活。

没有了目标和负担的她，是自由的，却也是孤独的。

这世上已无人还认识她，而她也不想去结识那些还在红尘中打滚的痴愚之人。

和人比起来，她更喜欢跟这个世界、跟这片天地打交道……

所以，她每年都会去很多地方，看不同的风景。

她会在冬日去雪山寻梅，在初春到关外踏青，在盛夏去海外周游，在残秋到葬心谷赏樱……

同样是以武入道，林颜如今的修为早已超越了当年的曹钦；除了一头白发外，连岁月都无法在她的身上再留下什么痕迹。

这个时候的林颜，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更像是“仙”。

尘世间的烦恼，对她来说已毫无意义，一百岁以后……她也不再去计算自己的年龄了。

对这样一个人来说，这世上还有什么事物是能让她能有所触动的呢？

无疑……也只有“故人”了。

莫说封不觉是对林颜有“再造之恩”的恩人，就算他是个仇人，林颜也会救他的……

当时间抹去了你记忆中所有的人，并不断改变着世间所有的物，你才会发现回忆究竟是多么珍贵的一份财富。

这种微妙的感情，也只有那些活得非常久的人才能体会到。

“混蛋！我在跟你说话呢！”就在林颜露出笑容的同时，终于，另一边的贺阳信次忍无可忍地爆发了……

在自称“剑神”后遭到轻视也就算了，之后又连续两次被对方无视，这是贺阳信次从未经历过的奇耻大辱。

他也不管林颜和觉哥的对话了，抄起钝剑便从后方杀上，一记纵劈直取林颜的头顶。

“真是烦人……”而林颜，只是略显不耐烦地念叨了一声，继而回身抬手，用一个在旁人看来不紧不慢的动作，以左手的三根手指，轻松地捏住了那斩向自己的钝剑剑锋。

当剑锋被她那漫不经心的动作止住时，贺阳信次的脸都抽搐了……

不信邪的他再度发力，想把钝剑压下去，可任他用上十二分的力量，被林颜捏住的剑刃都纹丝不动。

“从别人背后偷袭，也是‘剑神’所为吗？”林颜看向贺阳信次时，其脸上的笑容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一副嫌弃的神情。

“能凭手中之剑，败尽天下英雄，这样的我……当然就是剑神！”贺阳信次并不退缩，他自有他的一套理论，“只有你们这些沽名钓誉的中原人，才会纠结于什么‘背后偷袭、胜之不武’之类的谬论……照你们的意思，对决双方使用的兵器若有优劣差异，也是胜之不武吗？两人的年纪不同、习武的年份不同……也算是不公平吗？”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林颜闻言，沉吟道，“嗯……那也好。”她顿了顿，“至少我赢了你之后，也不会被说成是‘以大欺小’。”

她这句话，又让贺阳信次有点儿懵逼了。

贺阳的武道，是“力量之道”，追求的是“杀戮”和“胜利”；而杀戮和胜利，都是俗世中人才会有的“执着”。

这类“执着”，恰是挡在“以武入道”这条路上的门槛；所以，贺阳信次是走不到“道”这条路上的，他也不会理解为什么眼前这个看上去那么年轻的女人会处处以“前辈”自居。

“那么……按照你的理论……”过了一会儿，林颜松开了对方的剑刃，接道，“只要今日你败在我的剑下，就证明……我才是真正的剑神，对吧？”

贺阳信次顺势收剑，回撤了几步，站到了一个自己在对

决中最有把握的距离上："成王败寇……若你真能赢我，称一声'剑神'也是理所当然。"他微顿半秒，虚眼望着林颜，"不过……你的'剑'在哪儿呢？"他将对方从上到下打量一番，林颜身上怎么看都不像是藏着剑的样子，"难道……你用的是藏在腰带中的软剑？"

闻言，林颜面露不屑。她缓缓将双手背到身后，傲然而立，给出了一个奇怪的回应："你的剑又在哪儿呢？"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竟让贺阳信次浑身一震。

他的手里的确是有一把剑，但那并不能说明什么……

"剑在手中"的境界，和"剑在心中"的境界，宛如云泥之别。

这一点，贺阳信次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也是达到了"手中无剑，心中有剑"之境界的人。

若非如此，他也不会使用这把连口子都没开、也没有剑鞘的狭长钝剑作为武器。

"哼……"思索了几秒后，贺阳信次左手握拳，轻轻叩了叩自己的心口，"我的剑……在这里。"

"哦……"林颜用一种近乎慵懒的态度接道，"那我的剑，也在你那儿。"

"你说……什么？"这回，贺阳信次是真听不懂了。

"你手上的剑也好，你心里的剑也罢……"林颜接着道，"你以为那是你的东西，其实……并不是。"

"那还能是你的东西不成？"贺阳信次感觉对方是在故弄玄虚，故而用强硬的语气顶了一句回去。

"唉……"林颜轻叹，"说了你也不懂……"她面露悲天悯人之情，"出手吧，等你输的时候……你就懂了。"

"放心……"贺阳信次也是不服，他当即摆好了架势，"不用你说，我也会出……"

他的话没说完，整个人便似流星一般疾掣而至。

贺阳信次显然是故意的……他最后那半句话，只是一种让对方放松警惕的手段；在这种情形下，人往往会下意识地以为对方会把话讲完才出手，可贺阳偏偏就在讲到半截的时候突施冷箭。

这法子虽不算复杂，但的确是很奏效，过去……很多东瀛的顶尖高手，便是败在了他这突然的一剑之下。

而贺阳信次的这一剑，也是他倾毕生之力所创的剑法中最强的一式——神传极剑流·最终奥义·三途胧月。

这是人世间至恶至杀的一剑，也是贺阳信次所遵循的武道的巅峰之技。

剑式乍现之瞬，贺阳信次以一种连玩家们都为之震惊的速度，将身影化入流光。

霎时，剑破血肉之声，骤起！

晃眼一过，贺阳信次身影再现，而他手上的那把钝剑，不知为何……竟然贯透了他自己的心脏……

“你现在懂了吗？”林颜站在原地，半步都没动，也没人看到她在那一刹间做了什么。

不过那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弥留之际，贺阳信次的确是明白了一些事……

原来，在“无剑境界”之上，还有更高的一重境界；达到那个境界的人，手中无剑，心中亦无剑。

真正的剑神，无须去问，也不会去在乎“剑在何处”。

在最后的时刻，贺阳信次也笑了，笑容中透出几分凄惨，但其眼中却没有半点遗憾。

对一名剑者来说，能够死在林颜这样的对手手中，并能够通过死亡了解到自身的渺小以及剑之真意……那他绝对也是死而无憾的。

“我还以为你不会杀他呢。”这会儿，封不觉已从【斗魔降临】的副作用下恢复、并灌下了一瓶生存值补充剂；虽然絮怀殇和倦梦还他们很想阻止觉哥回血，但考虑到林颜在场……他们实在是不敢轻举妄动。

“我的确没打算杀他。”林颜又转头望着觉哥道，“他能否活下来，取决于他自己……若他的剑上尚存那么一点儿仁者之心，他很可能就不会死。可惜，他的武道没有什么仁义，单纯只是一条铺满了死亡的血路……”

“哦……也就是说他死了活该嘛。”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不动声色地靠近了贺阳信次的尸体。

这一刻，除了林颜之外，谁都知道他要干什么了……

“你要做什么？”因此，会问出这个问题的人，也只可能是林颜。

“拿一件东西。”封不觉回话时，已经用非常娴熟的搜尸手法，把“剑舞草记”从贺阳信次的身上摸了出来。

在他拿到那件物品的同时，系统提示即刻在其耳畔响起：【您已获得“剑舞草记”的所有权】；而其余三名玩家，也如觉哥预料中的一样，听到了【主线任务已失败】的系统提示。

“这就是剑舞草记？”待觉哥把物品放入怀中时，林颜淡定地问道。

“哦？”封不觉从对方的问题中猜到了什么，试探着接道，“你也知道这剑谱的事？”

“当然知道。”林颜说话都是坦坦荡荡，没什么好隐瞒的，“就算我已不是江湖中人，这种路人皆知的消息……我又岂会不知？”

“那……”封不觉眼珠子一转，又道，“你对这剑谱……应该没什么想法吧？”

“没有。”林颜用很平常的口吻回道。

这话由她说出来，还是很具说服力的，毕竟……就算是写下剑舞草记的裴旻本人复活，估计也不是她的对手……

“哦。”封不觉也摆出很随意的样子，应了一声，随即又道，“那你今天来这儿是……”

“我想出关去走走。”林颜回道。

这理由换个人来说绝对会被当成是扯淡……哪儿有那么巧的事？剑舞草记在这儿出现的当天，你正好旅游路过？

但，林颜这么说……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妥。

“诶~巧了！我正好也想出关。”封不觉一听，立刻来了个借坡下驴，接道，“既然顺路，要不……咱俩就同行一段、顺便聊上几句？”

“好啊，我本来也是想跟你聊上几句的。”林颜随口回了一句，接着，她就过去牵上白马，沿着临闾镇的主街继续前行。

封不觉则是以最快的速度凑到林颜身边仅一人之隔的地方，和她肩并肩一块儿朝前走去。

“王老板，咱们的买卖还作数，你别着急。”临行前，觉哥也没忘了给王穷吃颗定心丸；毕竟王穷也是“剑舞草记”的争夺者之一，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封不觉很周到地跟这NPC先打了声招呼，意思就是——“剑舞草记我慢点儿还是会交给你的，但不是现在。”

王穷也是聪明人，按照他的想法……其实也是让觉哥先把剑谱带走更好；只要觉哥站在林颜附近，那无论是他的人、还是剑谱，便都是绝对安全的。

相反，假如觉哥现在就把剑谱给王穷，王老板反倒很尴尬，因为另外两拨玩家和埋伏在周围的武林人士都是剑谱持有者的潜在威胁。

只是……对于絮怀殇他们来说，封不觉眼下的举动，就有点玩儿赖的意思了；他这么一搞，另外两队人若是还敢对

他出手，其结果八成就是被林颜给反秒回去。

但要是他们不动手的话，一个小时后，觉哥便可以聊着闲天取得剧本胜利……

第1273章 劝导

望着封不觉和林颜远去的背影，絮怀殇长吁了一口气。

随后，她收敛了战意，看向倦梦还和畀老湿，说道：“二位……要不要一起去酒馆吃个饭？”

“哈？”倦梦还闻言一愣，他确实没想到……刚才还是“对手”的絮怀殇竟会有此一问。

“我估计离剧本结束还有一会儿，但这点时间要做支线任务估计够呛，所以……”絮怀殇看出了对方的疑惑，故而又接了一句。

话说到这儿，倦梦还好像有点后知后觉地明白过来了。

如果说“贺阳信次”还让玩家保有着“靠一两个人也能打打看”的幻想，那么林颜就是“组一支强力的五人队来也可能被团灭”的级别。

只要封不觉待在林颜附近，哪怕絮怀殇、倦梦还和畀老湿三人联手去刺杀……成功的几率也微乎其微。

但若不去击杀觉哥，那么一小时后，他就能通过“主线任务”取得剧本的胜利。

综上所述，絮怀殇他们现在基本算是多出了一个小时的“剧本内垃圾时间”。这点时间……做支线肯定是不够的，但要是强退出本，又得接受惩罚。

于是，剩下能做的……也只有打酱油了。

反正一个小时的时间不长，在这种以“天”为时间单位的长线剧本里还不足以被判定为消极游戏。

“啊……也对呢。”想了几秒后，倦梦还也挠着后脑勺念道，“事到如今，我们之间就算再打个你死我活……也没有什

么意义。”

“那倒也未必……如果你很想充分利用剩下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换个人少点的地方，在不伤及彼此性命的前提下过两招……”絮怀殇道，“这样或多或少可以刷一点技巧值，只是……我个人不太喜欢那种做法。”

“哦……那种玩法啊，我以前在尸刀的时候经常加班干这事儿呢。”倦梦还耸肩道，“其实用那种方式获取技巧值的效率并不高……虽然梦公司没有明确禁止用这种方式来获取技巧值的行为，但系统对以这类形式获取的技巧值明显有大幅度的基数削弱。据我个人感觉……还不如去匹配个对手真打来的快呢。”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扛在肩上的【重楼】收进了行囊。

对倦梦还来说，这个剧本就算输了也无妨；因为他已经利用先前那一天一夜的时间在镇外做了好几个支线和一个隐藏任务，这把【重楼】也是通过任务获得的。

他先前敢于冲出来和战国那两位刚正面，也是出于这种“就算被杀出剧本也不亏”的心态。

“总之……咱还是边吃边聊吧。”倦梦还说这话时，朝身旁的畀老湿看了一眼，这就是在询问老毕的意见了。

畀老湿本来就是酱油王，队友同意了，他就跟着呗：“啊，好啊好啊。”他憨笑着就同意了，心里还在美滋滋地琢磨着——今天运气真不错，能和絮女神同桌吃饭呢，嗯……虽然是在游戏里。

……

不久后，临闾镇外。

路虽是大路，但今天这条路上没有什么行人。

只有两个人，一匹马。

两人虽是同行，但彼此之间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

仿佛他们不是在“结伴而行”，而是“恰好在往一个方向走”。

“既然你要靠我保护，为何同时又要提防着我呢？”冗长的沉默后，还是林颜率先开口了。

“呵呵……看出来了啊。”封不觉讪讪一笑。

“我看出来的事可多着呢。”林颜顿了顿，又道，“你和王穷之间的‘买卖’，其实就是关于那本剑谱的吧？”

“正是。”封不觉点点头，直言不讳道，“我承诺，只要他配合我的行动，事后我就会把‘剑舞草记’双手奉上。”

“但我觉得……你是不会履行这承诺的了。”林颜接道。

“不是我不想给他，只是……”封不觉认为，这话跟林颜说了也没关系，“过会儿，我可能会突然消失，离开这个世界；而‘剑舞草记’我得一直带在身上，直到我离开前很短的时间，才能离身……”

“我代你把剑谱交给他吧。”林颜没听他把话说完，便打断道，“做人，还是尽量去信守承诺比较好。”

“哦，行啊，你要不觉得麻烦的话……”封不觉接道。

“不麻烦。”林颜回道，“还有……你依然没有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封不觉扯开话题的企图就这么失败了，他又笑了笑：“呵……那我就明说吧，提防着你，是因为……”这一刻，他的笑容犹在，但他的眼神中已没有半分笑意，“其实我并不相信……你是‘想去关外走走，正巧路过这个镇子’的。”

“哦？”林颜道，“那依你看……我为何而来？”她侧目瞟了觉哥一眼，“特意来救你的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封不觉也侧目对上她的眼神，“要不然……你告诉告诉我？”

“哼……”林颜低头、轻笑，午后的阳光洒在她的白发和雪肤之上，绘成一幅美得让人目眩的风景，“上次见你时，其实

我已经四十多岁了，你知道吗？”

“大致上也知道一些。”封不觉搞不懂她为什么忽然转移了话题，但他并不介意顺着对方的意思说下去。

“嗯。”林颜沉吟一声，接着道，“我从小到大都在不正常的环境中成长和生活，所以……当年的我，虽是比你年长，但却不谙世事、不通人情，心智和性情都像个孩子。”

“那不是和你的外表年龄挺搭嘛。”封不觉不假思索地吐了个槽。

“呵……”林颜会心一笑，只当是恭维听了，“封不觉，我知道……你和我不是同一世界的人，我也知道，在那以后，你所经历的岁月，远没有我经历的那么久。”她顿了顿，“在现在的我眼中……你反倒像个孩子了。”

“照您的意思……我该称您一声祖宗？”封不觉接道。

“瞧……你这人就是这样。”林颜道，“人家一说你不爱听的、不想听的、不好意思听的……你就会这么拐弯抹角，想着法儿跟人抬杠。”

“那您倒是挑重点说啊，祖宗。”封不觉用行动证明，他这毛病恐怕是改不掉了。

“我本来也没太多话要讲，说到底……我并不了解你。”林颜道，“我只是看出，你心里有事……很沉重的事。”

她说得很对，觉哥的内心的确是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和负担。

关系到全人类存亡的“赌局”，“命运”和“二十三”带来的困局，还有以鲁特为首的、衍生者们的未来……种种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重担，他一直就默默地挑在肩上……

但他在人前的样子，还是一如既往。

人们只看到他嬉、笑、怒、骂、痴、狂、疯、癫，却不曾见他哭过、怕过、真正的失态过。

封不觉也是人，撇开其封印不提，他也是有权去恐惧、去害怕的。

他有权去多愁善感、有权去优柔寡断、有权展现出脆弱的一面，他也有权让别人分担自己的烦恼和压力、或逃避那些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事情和责任。

但是他没有。

因为，他是封不觉。

有时他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仿佛是一部小说的主角；他的身上承载了太多人的关注、崇拜、臆测和幻想，而为了不让那些期待落空，他才会活得那么累、那么不真实……

真实的人，是平凡的、复杂的、矛盾的，纵然他们成就伟业，内心也终会有一面是黑暗和卑微的。

可悲、同时又可贵的是……封不觉，不是那样的人，永远不是。

“虽然我们彼此不甚了解，但你毕竟是我的恩人，作为一个关心你的长辈，我劝你几句……”林颜见觉哥这次没抬杠，便接着道，“让这世上所有人都满意的活法，是不存在的。就算你能做到让大多数人满意，也已是心力交瘁。所以……有时候，人不妨活得自私一点，让自己开心，比什么都重要。”

“呵……”觉哥听完林颜的话，苦笑道，“我的祖宗诶……您也得道多年之人，结果就悟出了这么个‘破罐子破摔’般的人生哲学……这样真的好吗？”

“好不好的……你试过才知道啊。”林颜笑着应道。

封不觉沉默片刻、也思索片刻，然后，他再度开口道：“你也没回答我之前的问题。”他似乎打算结束当前的话题，故而微顿半秒，问道，“你今天出现在临闾镇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

林颜深深看了他一眼，随即轻叹一声，回道：“十年前的某天，有一位姓鲁的姑娘找到我，对我说，你会在十年后的

今天，出现在临闾镇上，而且……很可能需要我的帮忙。”

她这话还没说完，觉哥就神色微变，待其话音落时，封不觉立刻接道：“鲁特？”

“对，就是鲁特。”林颜说话间，忽然停下了脚步，并且开启了一种类似于“玩家行囊”的空间能力，从一个觉哥用数据视角都看不到的亚空间里取出了一件东西，“她让我转告你——‘你失去的那些东西，崆峒印可以帮你找回来。’”

第1274章 两种极端症状

咚咚咚——

阵阵沉闷的敲击声将封不觉从沉睡中唤醒。

他睁开眼睛，隔着游戏舱上的玻璃圆窗，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什么鬼？”封不觉念叨了一声后，便从内部解锁了游戏舱。

打开舱盖坐起来后，他一脸莫名地望着若雨道：“你要干嘛？”

若雨也看着他，表情显得很微妙：“我说……正常人应该会问‘现在几点’或者‘你是怎么进屋的’这种问题吧？”

“现在是凌晨三点半，我这儿的钥匙你肯定有备份。”封不觉直接把那两个问题的答案说了出来，并接道，“这种稍微想个两秒就清楚的事情，我一般都是不问的……”

“作为一个刚醒的人你的思路有点清晰过头了吧……”若雨眼下的态度确是有些奇怪，看她那神色好像在闹别扭，但又不是真的在生气。

“还好吧……哈啊……”觉哥打了个哈欠，脱口而出就吹了自己一波，“假如把人脑比作计算机……”说着，他用手指轻轻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那我这台的启动速度，的确是比大多数人都要快一些。”他顿了顿，歪头看着若雨，“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你这深更半夜的突然过来是要干嘛？”

若雨犹豫了一下，似乎是在思考，几秒后，她露出有些为难的神色，说出了一个连她自己的都觉得有点儿莫名的答案：“嗯……貌似……也没什么事。”

“哈？”觉哥挑眉应了一声，他也没多想，只是挥了挥手，

示意对方后退一点，好让他从游戏舱里翻出来。

“呵……”待爬出游戏舱之后，封不觉再去琢磨若雨的言行，似是有点儿回过味儿来了，他当即面露邪笑，玩笑道，“没事也来……那就是想我了呗。”

“原来如此……是想你了啊。”没想到，若雨却是恍然大悟般点点头，好像是接受了这种说法。

“喂喂……”这下，封不觉的笑容消失了，他虚着眼，面带疑惑地言道，“你没事吧？在游戏里的时候我就觉着你好像有点儿不对啊。”

“你也察觉到了吗。”若雨接道，“我倒是在离开剧本后才感到有点不对劲儿……”她双手交叉在胸前，皱眉低头，思索着念道，“所以我也没再等你，直接退出了游戏并起来冥想了一段时间……”

“那么……结果呢？”封不觉问道。

“虽然我也不能很肯定，但我大致还是知道……”若雨回道，“是‘封印’出了一些问题。”

“哦？”闻言，封不觉脑中立即有无数念头疾闪而过，“莫非……你的封印已经解开了？”

“那倒没有。”若雨摇了摇头，“封印有没有消失我还是清楚的，只是……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她微顿半秒，若有所思道，“我估计……可能是过度的精神负荷导致封印出现了裂痕之类的状况。”

“这样啊……”觉哥好似来了兴致，又一次露出了笑容，“诶，那你现在对我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说不清楚。”若雨接道，“就是突然想过来见见你，最好能和你说说话，具体说什么倒也不重要。”

她这句话本身，倒是没什么毛病，浪漫也好、肉麻也罢，就是这么个内容，但她说这话时的语气，却还是那种杀手正在拷打被害人时的口吻，显得违和感十足。

“嚯～”可这话落到觉哥的耳中，无疑是使其贱力迸发，口不择言，“可以啊～”他的表情好像是发现了什么新的玩具一样，当即拉起若雨的手，“来来……咱们到卧室里慢慢聊。”

不料，就在觉哥的手触碰到若雨的手之时，异变陡生！

“动手动脚的干什么呐！”若雨仿佛忽然进入狂暴状态一般，用一种格斗家在给对手致命一击时才会爆发的喝声来了这么一句，并在同一瞬，用一股让觉哥望尘莫及的怪力将后者反手一拧，一个过肩摔就给甩在了地上。

咚——

一息之后，封不觉就这么仰面朝天的栽倒在了地上，表情就像刚被浩克胖揍过的洛基，喉咙里还在发出：“呃——”的呻吟。

“啊！一不留神就……”若雨把觉哥甩出去之后，便恢复了平时那还算冷静的状态，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念道，“果然……我这是出什么问题了吧……”

“这件事又一次提醒了我……”封不觉两眼无神地望着天花板，背部和手腕传来的疼痛并不能压制他吐槽的渴望，“女人，嘴上说的、心里想的、实际做的……通常都是不一致的……”

“嗯……对不起……”若雨也显得很不好意思，她立刻蹲下身子，想扶觉哥起来。

封不觉也很自然地伸出手去，勾住若雨的肩膀，然后……

“啊——”觉哥的一声惨叫，宣告他又被一个更凶狠的招式给摔了一次。

“诶？”这次，若雨自己都有点怕了，“为什么……”她脸上除了困惑，已多出了几分恐惧，“我不想的啊……”

说话间，她又想上去扶觉哥：“你没事吧？”

“你别过来！”封不觉见状，一个抱头鼠窜就“滚”出了两米远，并保持着卧姿对若雨道，“姐！算我求你，放我一条生路……”

“不是……我……”若雨想要解释。

但封不觉打断了他：“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一会儿我就陪你去‘九科’找你姥爷他们帮忙。”他快速说完这句，见若雨不再靠近，才躺平喘了口气，“呼……不过现在你得先让我缓缓……”

……

四十分钟后，九科，科长办公室。

“来问我也没用啊……”古尘打着哈欠，看着办公桌对面的封黎二人道，“这种封印并不仅仅是由文森特或者伍迪他们的力量所生成的，作为与‘候选者游戏’关联的东西，你们的封印十有八九基于‘议会’的魔法体系而生成……这显然已超出了我们人界能力者观测和干涉范畴；事实上，要不是伍迪他们向封不觉透露这些信息，就连我……都不知道封印的存在。”

“不会吧……连你都没办法么……”封不觉难道。

“那是啊。”古尘道，“要是有办法，我们这些做长辈的怎么可能置之不理呢，就算我不管，小雨的外公外婆总不可能不管吧。”

“姥爷，真没别的办法了吗？”若雨接道，“我现在这样儿……别说工作，就算是日常生活也有问题啊，万一我不小心把爸妈或者小灵给伤着了……”

“很简单啊。”古尘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人，他永远都能给别人一种“有办法”的感觉，哪怕是死马当活马医式的办法，他也能说得仿佛很有道理一样，“你俩再同居一次呗。”

“哈？”

“哈？”

封不觉和黎若雨在这一刻的反应如出一辙，不管是开口的时机还是那个“哈”字拖的尾音长短，甚至语气的高低都一模一样。

“画廊的工作，小雨你就先放着。”一秒后，古尘便若无其事地看向若雨，接着说了下去，“反正本来也没多少活儿，让你爸一个人管着就行了，实在不行让他招个女秘书不就完了。”他顿了顿，“至于日常生活方面……”又看向封不觉，眉宇间透出了不怀好意的眼神，“……由这种工作时间可以自由分配、基本全天候待命的男朋友来照顾，那不是正合适么？”

“我怎么觉得你这句话里的‘照顾’和‘挨打’的意思差不多啊……”封不觉道，“合着把我给伤了……就不叫事儿了对吧？”

“本来就不叫事儿嘛。”古尘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你们晚上又不是一起睡，醒着的时候尽量避免肢体接触不就行了？凭你封大文豪的机警，在有所防备的情况下，除非是你自己犯贱，否则哪儿那么容易被揍啊？”

封不觉被他这么一说，确也无法反驳，因为人家说的在理……

“这……”若雨则是念道，“……可以是可以。”她想了想，“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吧，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哎~本来就是暂时的嘛。”古尘道，“你也说了，这应该是封印出现裂痕造成的；我估摸着……这就是一种压抑多年的情感突然释放时的正常反应。任何情感都存在正反两面，以你的例子来看……那两面分别就是‘想和封不觉增加相处时间的强烈意愿’，以及‘对肢体接触的强烈抵触和本能式的抗拒反应’。”他摊开双手，“你也不用太担心了，人是适应力很强的生物，不出意外的话，这两种症状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减弱，并最终来到和正常人差不多的水平。”

言至此处，古尘往椅背上靠了靠，抬头念道：“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的意外可能还是件好事……因为从你的表现来

看，假如你的封印真的是直接破碎的话，你的反应可能会更大。”

“嗯……那个‘更大的反应’听上去还挺令人期待的呢。”封不觉又见缝插针地吐了个槽。

古尘则是继续无视他，接道：“当然了，我也是以现有的信息结合我个人的想法来推测一下，假如一段时间后你的情况依然没有好转……嗯……到时候再说吧。”

“到时候您是不是要说……‘你俩干脆结婚算了’？”连若雨都忍不住虚眼望着姥爷吐槽了。

“哈哈……”古尘也难得笑得这么开，“你这孩子，聪明是聪明，但这话说的可就有点儿缺心眼儿了。”他瞟了眼觉哥，“你看封不觉听了以后那一脸神往的表情。”

此刻，封不觉脸上实际是一种“你TM在逗我”的表情。

“喂喂……一产生肢体接触就直接进入MMA（mixed martial arts，综合格斗）节奏的婚姻生活到底哪里让人神往了？”觉哥嘴角抽动着应道。

不料，古尘下一秒便望着觉哥，爆出了更加惊世骇俗的言论：“你可以把她绑起来嘛。”

就在办公桌对面那两位听得目瞪口呆时，他又看着若雨道：“你也可以培养他成为那种被打了以后会很快乐的体质嘛。”

话音落后，房间里余下的……只有沉默。

作为在半个世纪前就被称为“冬名山车神”的男人，古老司机从来不轻易飙车，但他只要稍微玩儿个漂，那些年轻人就连他的车尾灯都看不到。

“行了，我还要回去睡个回笼觉，你们没什么事儿也回去吧。”古尘没时间解释，便上了GTR……哦不……便走出了办公室，留下两名连报警都来不及的青年男女，呆若木鸡地坐在那儿……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特别篇III 侦探VS二流侦探和猫】

本卷内容根据由希区柯克所指导的影片《电话谋杀案》，以及由三天两觉（也就是我）所著短篇小说《二流侦探和猫》改编。

如有雷同……好吧我估计我不说你们也看不出什么雷同来。

第001章 蔻奇柯缇岛

“嘿嘿嘿……欢迎来到，惊悚乐园……”

这本来是一句玩家们再熟悉不过的开场白，但此刻，听到这句话的封不觉却产生了强烈的不安。

因为那说话者的嗓音和语气，还有那招牌式的“嘿嘿嘿”怪笑，都在宣告着眼前的剧本堪称魔鬼的陷阱……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单人生存模式（噩梦）。】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结算奖励时可获得双倍通关基础经验加成。】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片头CG即刻开始，首先映入觉哥眼帘的就是蓝天白云，接着，他便看到了一艘游轮。

【你，是一位性格古怪的名侦探。】

“喂喂……这词儿有点熟啊。”本就已经隐隐察觉出异常的觉哥，在听到旁白的一瞬间就从记忆阁楼中翻出了类似的台词，“下一句难道是‘在十月的一个’……”

【在十月的一个午后，你决定出门，进行一次长途旅行。】

结果，旁白在他内心的吐槽道尽之前，便把第二句话说了出来。

“真的连词儿都不改啊……”封不觉立刻又念道，“但看这CG的画面，第三句应该会有变化了吧……”

他推测得没错，再怎么说这也是在海上，接下来的展开怎么也不会变成“侦探开着租来的廉价汽车在荒山野岭里抛锚”的剧情。

【你来到了一座临海的小镇，漫无目的地闲逛着。】

【当晚，在镇上的酒吧里，你和一位爱抽烟斗的绅士攀谈了起来，并很快成了朋友。】

【随遇而安的人运气通常都不错，那位绅士刚好是一名船长，他的“斗牛犬号”就停留在港口，明天一早就会启程。】

【船长邀请你上船，并承诺可以免费将你带到他的目的地——一座距离威尔士海岸并不算远的小岛上。】

【期间船长还会给你安排食宿，虽然条件只比水手好一点儿，但好歹有单独的房间。】

【最终，在你的坚持下，船长还是象征性地收取了你一些费用，并愉快地和你干了一杯。】

【第二天，你的小岛之旅便开始了。】

旁白到这里就结束了，而CG画面也瞬间切换到了一处码头的场景。

下一秒，封不觉便获得了行动能力。

他朝左右瞧了瞧，发现自己正在离码头不远的一块空地上；他的身后就是那艘“斗牛犬号”游轮，而他的面前，则是一块很大的广告牌，牌子上写有一行字体十分夸张的标语——“欢迎来到蔻奇柯缇（Kcochctih）岛”，在那行大字的下方，还写着行小字——“这里有西欧最好的金枪鱼”。

确认了地点后，他开始寻找有关“时间”的提示。

从岛上的建筑、公共设施，以及路人们的装束、手持的电子产品等判断，这个剧本的年代显然是在二十一世纪了，但具体是什么年代还不太好判断，毕竟这是个“岛镇”，总体生活水平和一线大都市差个十年八年也不算奇怪。

【重要提示：该剧本中无法使用任何由剧本外带入的物品；行囊栏已锁；技能栏已锁；离开剧本前，您的服装将暂时被改为剧情人物的款式，身体素质亦将被修正为现实生活中的水准。】

就在觉哥对环境进行初步观察的时候，又一条似曾相识的提示在其耳畔响起。

几乎在系统语音响起的同时，封不觉再低头观瞧，他的服装已经变成了一套十分平凡的休闲服，就是那种他在现实世界穿出去也毫无违和感的衣服。

他随即就摸了摸自己的口袋，从中发现了一部手机、一个与手机配套的充电器、一个钱包、和一本护照。

觉哥先是拿起了手机，发现这是部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比较流行的智能机，虽然不知道密码，但他用自己的指纹成功解锁了屏幕。

大约花了一分多钟，他便确认了这部手机里面只有一条有用的信息，即——机主的用户名叫“fengbujue”，其他方面，这手机基本就是出厂配置。

接着，觉哥又翻看了一下钱包，里面装有大小面额不等的美元和英镑若干张，假如按照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的汇率来算，其总价值约等于两千人民币。除了现金之外，钱包里剩下的就是两张信用卡了，其他乱七八糟的卡片一概没有。

至于那本护照……系统已做了模糊化处理，上面的文字在封不觉眼中全像是打了马一样无法辨别，即使用数据视角也无法看清。所以对于他所扮演的角色的国籍、年龄、护照的有效期等信息，他都一无所知。

总体来看，他身上的东西少得可怜，加起来也没有多少情报价值。

当然了，觉哥对此也并不介意，因为此时的他……已经基本知道这个剧本的尿性了。

“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本的主线任务应该就是……”正当封不觉自言自语地念叨之际。

系统语音像是要接他的话一般，突然响起：【主线任务已触发】

觉哥闻声，打开游戏菜单，看向任务栏。

【用三十三章的篇幅，完成该剧本。】这行字，以及其下方的一条子任务——【入住阿尔弗雷德酒店】顺势出现在了觉哥的视线中。

“唉……”封不觉看完那两行字，长叹一声，随后抬头望天道，“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啊……”

……

手法高明的凶手、无懈可击的密室、难以捉摸的动机。

通常情况下至少要几十章才能结束的离奇案件，却因一个人和一只猫的出现而变得非常简单。

在“二流侦探和猫”的面前，这种案件只需要十章左右就能了结……

生活的压力，存稿的耗尽。

人生的转折，灵感的扭曲。

在这全书大结局前的关键时期……

绝望的作家，终于再次唤醒了那封印于黑暗中的传说之侦探……

无论如何都要撑足三十三章的那个男人，再度归来！

不断冒出的匪夷所思的推理，持续增加的疑犯数量，不断扰乱搜查的名侦探，到底还能不能将真凶绳之以法？

这……就是“三十三章侦探VS二流侦探和猫”的传说！

第002章 赫伯特公司

封不觉只花了二十分钟，就来到了任务所指的“阿尔弗雷德酒店”。

不需要问路，也不需要交通工具，他只是跟随着那些刚下了游轮的、一看就是游客模样的人朝一个方向走，走着走着就到了。

毕竟……这座岛总共就这么大，岛上能住宿的地方虽然不止一个，但能称得上是“酒店”的地方也就这一家。

来到酒店门口之后，封不觉却没有急着进去；他站在街上，隔着玻璃墙朝大堂里张望了一会儿，随即就转身离开了。

作为一个办事很有效率的人，觉哥自然不会在这种登记入住的高峰时段进去凑热闹。反正他也没有行李要存放，把“在酒店大堂里排队”的时间用到别处去显然更好。

于是，封不觉的环岛勘察之行开始了……

这天的天气很不错，气温不算太高，海边特有的潮湿和大风也不那么明显。

封不觉在酒店附近找到了一家出租自行车的小店，凭借自己出色的口才和中国人特有的讨价还价能力，成功以一个连小店老板都隐隐感到“我是不是被骗了”的价格弄到了一辆车。

随后，他便拿着从老板那里顺来的一本“旅游指南”，骑着基本等于是打白条儿借来的自行车，沿着环岛公路出发了。

……

蔻奇柯缇岛是一个典型的旅游城镇，这种地方往往都有一些很微妙的共同点：游客们都很喜欢这里，做买卖的人对

其不予置评，原住民中的年轻人多半都想离开这儿、或是已经离开了这儿，而岛上的老人们又都是一种想在这里度过余生的态度。

这就是岛上的生活——住一天是天堂，住一个月是人间，住一辈子……好吧，几乎没人会在这儿待一辈子的，即使是这儿的老人，他们也不是一生都留在岛上的。

撇开旅游季节时的繁华景象，在一年当中的其余时间，这里都是一座经济和生活水平都较为落后的岛镇而已。

豪华的酒店房间、一流的公用设施、种种现代化的产品……这些都是为游客们准备的；岛上的居民可负担不起那种生活的花销，他们过得只是很普通的、二三线城市的百姓生活。

除了那在一年中只有几个月是盈利的旅游业之外，真正支撑着蔻奇柯缇岛上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是金枪鱼。

或者说……是“赫伯特公司”。

四十年前，老赫伯特开着他那艘破烂的小渔船出海时，肯定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会变成这座岛、乃至全威尔士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现在，他的照片已经传遍了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当然了……是印在各种鱼罐头上。

七年前，老赫伯特患病去世，他的大儿子约翰·赫伯特接手了公司。如今定居在蔻奇柯缇岛上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在为约翰工作。

捕鱼船队、罐头加工厂、物流公司……赫伯特公司几乎为岛上所有的成年居民提供了岗位。那家“阿尔弗雷德酒店”虽不是赫伯特家在经营，但他们也参与了投资。

另外，即便是岛上为数不多的警察和公务员，在办事时，也都得给赫伯特几分面子；说到底……他们的家人，也都在人家的工厂里上班呢。

总之，对常住在这里的居民来说，这座岛与其说是“蔻奇柯缇岛”，不如说是“赫伯特岛”。

……

环岛一周所花费的时间比封不觉想象中要长，一方面是因为他在这个剧本里的体能比他在现实中的还要差，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骑行的过程中还经常会停下来找一些路人交谈。

到了黄昏时分，觉哥才绕回了出发地，还车的时候，小店老板的表情仿佛在说：“要是我年轻十岁早就削你了。”

封不觉也挺不好意思的，就又加了点钱给人家，然后又顺走了老板一瓶饮料和两包零食……

他就这么边走边吃着，再次步行来到了阿尔弗雷德酒店。

这会儿，酒店大堂里可就空多了，封不觉不紧不慢地来到前台，登记入住。和他预料中一样，像他这种“单身一人，对房间没有任何特殊要求的客人”，是不愁没房的。

因为没有行李，所以他也不需要别人引路，自己在前台拿了门卡就上楼去了。

拿到门卡的那一瞬，系统语音也是适时响起：【任务已完成】

封不觉顺势打开游戏菜单看了一眼，发现【入住阿尔弗雷德酒店】这条任务旁边已经被打上了勾，其下方又刷了一条新的任务：【等待案件发生】。

“还真是直白呢……”觉哥念叨这句时，已经行到了电梯前。

叮——

刚好，电梯在这时候来了。

缓缓展开的电梯门后，出现了一道人影。

那是一个中年男人，看起来四十岁不到；他的长相倒也没什么特别，至少在西欧，这种富有撒克逊民族特征的相貌很平常；他身穿一袭深色的西服，头上还戴着顶看上去挺新的巴拿马帽；帽檐被压得偏低，似乎他是不想让别人看清他的脸。

封不觉和这中年男人擦身而过时，没有眼神交汇，更没有点头打招呼，两人只是很平常的错身，谁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

但是，就在那两秒间，封不觉的心中已经明白——这个人，恐怕和即将发生的案件有关。

因为……仅仅是这一个照面，觉哥已经猜到了他的身份，并且，已从他的身上找到了一些可能是线索的蛛丝马迹。

“嘿！等等！”

数秒后，就在电梯的门已经关上一半时，忽然，有个男人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同时还伴随着急促的脚步声。

封不觉的思绪被这喊声打断，不过他还是帮对方按了开门键。

很快，电梯门再度开启，刚才那个喊“等等”的人也出现在了门口。

“哈啊……哈啊……谢谢……”他一边喘气着，一边进了电梯。

封不觉将眼前的这名年轻人打量了一番：这名青年的穿着乍看之下很普通，但若是识货便会发现……他穿得都是颇为昂贵的名牌，只是款式比较低调罢了；再看长相，这位显然还是个学生，大概还不到二十岁，其身高和觉哥相仿，但身子骨较为单薄；从脸和口音判断，这名青年十有八九是中国人，顺带一提……他还挺帅的。

要说这年轻人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他右

肩扛着的那个运动包，拉链没有拉好，而且，有一只猫，此刻正从那敞开的拉链空隙中把脑袋探出，朝外张望着。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猫的视线，似乎一直盯着电梯之外、那渐渐远去的中年男人。

第003章 攀谈

电梯的门关上了，封不觉的视线却仍旧停留在那名青年和那只猫的身上。

也不知为什么，一看到这一人一猫，觉哥便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似曾相识的、甚至有些亲切的感觉。

觉哥自己对此也感到非常疑惑，因此他立即在记忆的阁楼中展开搜索，然而……他怎么也找不到与眼前这个人或是这只猫有过交集的回忆。

“这位先生，您去几楼？”几秒后，那名青年的说话声打断了封不觉的思考，也让后者回过神来。

“嗯……”封不觉沉吟一声，随即直接用中文（在此之前那名青年说的都是英语，不过在惊悚乐园中系统会在保留原语言发音的前提下通过思维层面的翻译让玩家听懂各种语言）回道，“七楼。”说着，他已抬起手来，按了一下七楼的楼层按键。

“真巧，我也住七楼。”闻言，青年也是微笑着应了一句，而且，他也改说了中文。

至此，两人算是心照不宣地表明了自己的国籍；像这种“他乡遇老乡”的情境，双方要攀谈起来就很容易了。

“呵呵……那还真是有缘呢。”封不觉很快也摆出了他的“营业用微笑”，主动和对方套起了近乎，“对了，我叫封不觉。”他毫无违和感地做了自我介绍，并向对方伸出了手。

“你好，我叫左言。”左言也很礼貌地握手回应了。

“左言？”封不觉一听，当即用疑问的语气将那个名字快速重复了一遍，其脸上的表情已不由自主地开始发生变化。

这一刹那，觉哥其实已经知道了对方的身份，只是……

他还有点儿不敢相信。

“嗯，是啊。”左言疑道，“有什么奇怪的吗？”

“冒昧的问一下……”封不觉虚起眼，朝着那只从运动包里探出头的猫瞟了一眼，再道，“你是不是帝峰大学的学生？”

“诶？”这回，换成左言表情有变了。

他顿了顿，思索了两秒，再道：“没错，我是帝峰的学生，嗯……请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虽说被一个见面不到两分钟的陌生人道出自己的学校让左言感到有点意外，但这事儿本身倒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我……”觉哥只用了半秒，就把接下来的说辞想好了，“我好像……听说过你。”他一边为自己的提问寻找合理的解释，一边已展开了进一步的试探，“你是不是协助警方破过几个案子？”

“呃……”左言回这话时，有意无意地又看了一眼自己包里的猫，“那个……是有那么几次，不过我也只是碰巧在案发现场而已，谈不上什么‘协助’。”

叮——

他们交谈至此，电梯刚好到了七楼。

封不觉很自然地侧过身，做了个“请”的手势，让对方先走。

左言见状，便冲他微微点头，率先迈步走了出去。

封不觉跟在他后面出了电梯，并接着刚才的话题道：“那就没错了……我应该是听某个警察朋友提到过你，但我也不记得是在哪儿、由谁告诉我的了。”

他这话说的，可谓是滴水不漏……

明明什么准确的信息都没透露，但乍听之下却是毫无破绽。

因为人们在聊天时，往往只会记住自己的听到的“事情”，却不一定能记住说事情的是谁、以及在哪儿听说的。

“封先生……”左言好似想到了什么，想回句话。

“你要是不介意，可以叫我觉哥。”封不觉打断了他，用颇为亲切的态度言道。

“哦……觉哥。”左言接着道，“听起来……你好像有不少当警察的朋友啊？”

左言的反应也很快，觉哥那句话里真正有用的信息也就“警察朋友”这四个字而已，而左言也是瞬间就捕捉到了这个要点，并通过对方的语境和逻辑做出了一条合理的推断。

对于左言这一问，封不觉自然只能回答“是”，因为只有“拥有很多警察朋友的人”，才会记不清究竟是哪一个当警察的朋友告诉自己这件事的；如果一个人只有一个当警察的朋友，他断然不可能说出“听某个警察朋友说起，但我不记得是谁”这种话。

“是啊。”一秒后，封不觉用很平静的态度回道，“不瞒你说，我也是个侦探，认识的警察朋友还是不少的。说起来……你们月城那位挺有名的乔迟警官，我也曾见过几次，不过不太熟就是了。”

很显然，觉哥在说前一句话时，就已经想好了接下来好几步的变化；他就是想借左言的问题，反过来让自己的话变得更可信。

“觉哥……”左言接道，“你为什么要说自己‘也是’个侦探啊……”

“呵……因为你也是个侦探不是吗？”封不觉道。

“不不……”左言还是很谦虚的，“我充其量算是个大学推理社团的部长，协助警方什么的那真的都是凑巧在现场……”

“行啦，左言同学。”封不觉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他戏谑地笑了笑，“能够频繁地出现在不同的

案发现场，也是名侦探特有的属性不是么？”

他们俩交谈时，脚步也没停下，聊到这儿，觉哥刚好来到了自己的房间门口。

“诶~我到了。”封不觉说着，便停下脚步，“你住哪间啊？”

“我的房间应该是走廊尽头那一间，0716。”左言低头看了看手上的门卡和附带楼层平面图的小信封，如是回道。

“哦。”觉哥用很随意的语气接道，“我应该会在岛上待几天，咱们有机会一块儿去玩儿玩儿啊。”

“嗯……好啊。”左言这人说话有点慢条斯理，但总体而言还是十分得体的，“那……回头见？”

“回头见。”封不觉和对方告别时，已用门卡打开了自己那0707室的房门。

“哦，对了！”就在左言转身准备离去时，忽然，觉哥好像又想起了什么，叫住了对方。

“还有什么事儿吗？”左言回头道。

“呵呵……”封不觉笑道，“差点忘记问了……”他目光微动，“你包里那个小家伙儿……叫什么名字啊？”

左言听罢，低头看了眼那只正从运动包里探出头来的小猫，耸耸肩，回道：“他叫维多克。”

“啊~是那位大侦探的名字对吧？”封不觉笑意犹在，他这无疑是明知故问。

“对。”左言点头补充道，“佛朗科斯·尤根·维多克。”

第004章 决心

进屋、关上房门后，封不觉的神情立即就变得凝重起来。

“不妙啊……”他自言自语道，“还真是左言和维多克呢……”

很显然，觉哥认识那一人一猫。

“虽然我也知道剧本有时会根据玩家的记忆以及各种现实世界里存在的影像或文字制品随机生成，但是……”封不觉背靠着门，接着念道，“让我遇到自己所写的小说中的角色……这就有点微妙了啊……”

没错，出现在觉哥面前的左言和维多克，正是他那本《二流侦探和猫》中的主角。所以，他在看到那两位的瞬间，才会产生似曾相识、但又素未谋面之感。

“那么问题来了……”封不觉一边念叨，一边朝着床走去，“有这俩货在……我怎么才能撑到三十三章呢……”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因为《二流侦探和猫》每个案件的稿子差不多也就一万五到两万字左右，换算成《惊悚乐园》的章节，哪怕每章都分得很短，最多也就能撑个八九章。

“要不然……”从门口走到床边那几秒之间，一个坏点子已经在觉哥脑海中形成了，“……我先设法把维多克给抓起来？”

身为作者，封不觉有一个极大的优势，那就是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了如指掌，所以，他想到的第一个主意，就是先把那只“猫”给搞定。

觉哥很清楚，左言的威胁并不是很大，说到底……这小子也只是个“二流侦探”而已。

但是，维多克不一样……

封不觉在写这个人物……哦不……猫物的时候，可不仅仅是给了他一个“侦探之王（佛朗科斯·尤根·维多克是现实中存在的人物，一个真正的传奇，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中的名侦探都借鉴了维多克的形象）”的名字，他还费尽心力地赋于了这只猫如同外挂一般的侦探能力……事实上，维多克这个角色本就是作为主角左言的一种“外挂”而存在的。

这只英国短毛猫在设定上基本就是“侦探的顶点”，他是潜入大师、追踪专家、鉴谎达人，他精通犯罪心理学、法医人类学、司法鉴定学等诸多专业……总之，但凡是对“侦探”这个职业有助益的知识和能力他都已达到了宗师级别。如果他生活在DC宇宙，蝙蝠侠八成已经被他给揭穿身份、当场缉拿、以多项罪名起诉，并最终扔进疯人院服刑去了。

如果你要问他为什么要对布鲁斯·韦恩这么绝情，他会回答你：“因为我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喵。”

“不管怎么样，作为猫而言……他的弱点很明显。”封不觉在床边坐下的同时，顺势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金枪鱼罐头，并拿到眼前端详起来；这个罐头，是他今天下午在岛上搜集情报时从一个路边摊上顺来的，毫无疑问……这是由赫伯特公司生产的罐头，“用这个作为诱饵，把他抓住……”思索之际，觉哥的视线移已到了房间里的小冰柜那儿，“然后把他关进冰柜、拔掉电源、锁上柜门……只要稍微留点缝隙给他透气，应该也死不了。”

他的计划貌似简单粗暴，实际上可行性还是很高的，但还是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比方说……如何把维多克引离左言的身边，又如何确保维多克在被囚禁以后不会被人发现？

根据小说的设定，在人类当中，只有左言可以和维多克进行类似“精神对话”的交流；虽然这种交流是有距离限制的，但除了距离之外，他们的对话不会受到其他“妨碍声音传播的

因素”的影响。

举例来说，如果把左言和维多克分别放在两个隔音的房间里，当中只有一墙之隔，那他们一样是可以正常对话的；但若是将二者之间的距离拉开到一般人需要通过喊叫才能听清对方所说内容的程度，那就算他们当中没有任何阻隔，精神交流也无法建立。

“嗯……无视墙壁和门的话，从冰柜到走廊的净距只有五米左右。”封不觉也很快就想到了问题所在，“假如我是维多克，在被抓住并囚禁之后，我一定立刻开始用‘精神交流’的方式来喊救命，并且一直喊下去，反正那也不费嗓子……考虑到左言就住在这层楼，他必然会从门外的走廊经过。在任何一个时刻，只要他接近这个房间，就会听到呼救声。”

想到这儿，觉哥的“冰柜计划”基本已算是被推翻了。

“要不然……就把他带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确保在我完成剧本前不会有人找得到他……”封不觉随即又念道，“又或者……干脆把他给……”念及此处，他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摇了摇头，“不行不行，那样搞实在太失水准了……”

他这会儿所说的“搞法”，自然就是把维多克给干掉；这要比囚禁维多克更加省事儿，即使败露了，杀猫这种事情也不构成刑事犯罪，警察最多就是让他赔钱给猫的主人。

从客观上来说，干掉维多克也确是一个简单的、且极其有效的、能帮助觉哥顺利通关的策略。

但是……这也是封不觉绝不会去实施的一种策略。

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定义，在觉哥的心中，维多克不是猫，而是一名侦探。他是迄今为止、在智谋这个领域中，觉哥所遇到过的最具有挑战性的两个对手之一（另一个是伍迪），也是极少数能让封不觉把自己放到“弱者”的位置上去制定谋略的角色。

眼下，封不觉已经坐拥了“作者”这个优势，掌握了关于对

方的大量情报，获得了先机。在这一前提下，他要是再利用体能上的优势，有心算无心，去把维多克给杀掉……用这种方式获得的胜利，对于觉哥来说，比输了还难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呵……果然……还是算了吧……”想着想着，封不觉干脆就把囚禁维多克的方案也给否决了，并露出了一副跃跃欲试的表情，轻声道，“机会难得，就让我用上全力、丢掉节操、使尽浑身解数……和你们俩正面决个胜负吧。”

第005章 遗嘱之谜（上）

话分两头，再看左言的房中。

“呼——”关起房门后，左言便长出一口气，念道，“这一天又是飞机又是船的……终于能歇会儿了……”

说话间，他的右侧肩膀有意识地倾斜，让肩上的运动包顺势地滑落到了地上。

与此同时，维多克正好也从那运动包里爬了出来，并以他一贯的毒舌语气，给左言泼上了一盆冷水：“但我估计你歇不了太久。”

“哈？”左言的屁股刚沾到床，就听见这么一句，自然是表情微变，“为什么啊？”

“还记得我们在电梯门口遇到的那个家伙吗？”维多克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丢了一个问题回去。

“你是说……觉哥？”左言接道。

“你是笨蛋吗？”维多克跳到床上，虚着他的猫眼，没好气地应道，“我都说了是‘电梯门口’了，那个封不觉是我们走到‘电梯里面’才遇上的不是吗？”

“门口？”左言面露疑色，“我们进电梯前遇见过什么人吗？”

他的反应，也是人之常情……

虽然这会儿酒店大堂里的人不多，但来来往往的员工和客人加起来，十几个还是有的；如果非要说左言“遇到了”多少人，那么每一个曾经出现在他视线、以及周身十米范围之内的人，都能被算到“遇见过”这个范畴中去。

可是，就一个正常人而言，我们不可能会去记住每个曾

经出现在自己周围的路人的模样，就算想记……恐怕也没那个能力。

适才，从左言离开前台时算起，一直到他来到电梯门前的区域为止，他都没有和任何人对过话，甚至连眼神交流都没有；等他到了电梯那儿，则刚好看到了一扇即将关起的电梯门，于是他就高喊了一嗓子，急冲冲地跑了进去。

因此……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当自己跑向电梯的时候，有一个中年男人和自己擦肩而过了。

“我帮你回忆一下……”维多克一边舔着自己的爪子，一边通过精神对话的形式接着对左言说道，“四十岁左右的白人，约六英尺高，深色西服、崭新的巴拿马帽……”

“嗯……”左言闻言，沉吟了一声。

毕竟是短期记忆，在维多克的提醒下，左言似乎也回忆起了一些模糊的印象：“经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这样一个人。”

“算了……”维多克接道，“你还是别回忆了，听我说就可以了……”

维多克没有让左言进一步想下去，因为他已看出，左言应该是完全没去留意过那个人，考虑到“模糊痕迹理论”会产生的记忆偏差，与其让左言在这种状态下去回想，不如直接给予他可靠的信息——即维多克自己观察所得的信息。

“虽然那家伙把帽檐压得很低，但从我的视角观察，还是可以看到他的整张脸的，所以我一眼便认出……”维多克接着说道，“……他就是山姆·赫伯特。”

“赫伯特？”左言是第一次听到“山姆”这个名字，但那个姓氏他自然是听说过的。

“没错。”维多克应道，“就是赫伯特……”他顿了顿，“山姆·赫伯特，是约翰·赫伯特的弟弟。”

“呃……”左言想了想，“他哥的名字我倒是知道，就是赫

伯特公司的现任总裁嘛，但这个‘山姆’……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啊？”

“我并不认识他。”维多克道，“我只是曾经在一篇新闻报导中看到过他的照片，那是一篇关于遗产争夺案的文章，内容比较狗血，我想你听我说到‘遗产’二字时，基本也已经能猜出情节了……”

左言思索了两秒，接道：“是不是……老赫伯特死了以后，将遗产全部留给了大儿子，于是二儿子不服，将兄长告上法庭，最终败诉了。”

“嗯……”维多克也沉吟一声，再道，“……不是。”

“诶？”左言当即一愣，他显然没料到自己居然猜错了。

“恰恰相反。”维多克接着道，“老赫伯特死后，在他保险箱里找到的一份遗嘱显示，他把所有的财产全部留给了二儿子，大儿子连一个子儿都得不到。”

“所以……”左言顺着对方的思路，念道，“其实是约翰把山姆告上了法庭？”

“对。”维多克道，“约翰请到了一位相当出色的律师，宣称那份遗嘱系山姆伪造，并要求剥夺山姆的继承权。”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他似乎是成功了呢。”左言接道。

“是的。”维多克微顿半秒，接道，“尽管那份遗嘱上有老赫伯特的签名，而且保险箱的钥匙也一直由老赫伯特随身带着，但最终……约翰还是打赢了这场官司。”

“这也行？”左言疑道。

“哈！”维多克在床单上趴下，惬意地开始舔毛，同时笑道，“这有什么不行的？那份遗嘱只有签名部分是手写，其他的内容则是用一台老式打字机打出来的，约翰的律师只要以‘山姆模仿了死者签名’为论点做文章即可。至于保险箱的钥匙……那根本不是问题；赫伯特家的宅邸很大，他的两个儿子都可以随意回去居住，若有心去复刻一把钥匙……有的是

机会。”

“就算是这样……这官司也没那么容易判吧？”左言接道。

“嗯……你说得对，按理说，像这种牵涉到巨额遗产的案件，法庭的判决都是相当谨慎的。”维多克接道，“除了现有的物证之外，他们还会考量很多别的因素，比方说……早在老赫伯特过世前五年，约翰就已经开了一家自己的投资公司，且已是商界小有名气的青年才俊了；而山姆则一直都是个声名在外的花花公子，一年之中，他在家待的日子也就一两个月而已，其余的时间基本都在世界各地花钱玩乐。巧合的是……就是在山姆最后一次归家居住的那个月里，老赫伯特刚好病故，然后，那份遗嘱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那的确是挺可疑的……”左言道，“在家待的那段时间，显然已足够他伪造遗嘱了。”

“法官也是这么想的。”维多克的故事还没完，事实上，精彩的部分刚要来，“所以……在征得了赫伯特两兄弟的同意后，警方用上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对那份遗嘱进行了鉴定……”

第006章 遗嘱之谜（中）

“结果呢？”左言顺势问了一句。

“结果显示……”维多克回道，“那份遗嘱的真实性，有两个非常重大的疑点。”

“其一，遗嘱所用的纸张，是以一种在当时而言还相当先进的造纸技术制作的。直到老赫伯特去世的那天，这种纸出现在市面上的时间也不超过一年；但是……遗嘱上的落款日期却是在六年前。”

“其二，那个签名……虽然看上去的确是非常像，但如果把那字迹放大到一定比例，通过对墨迹断层的分析，便可以找出一些肉眼无法分辨的不同之处……”

“这都可以吗？”左言疑道。

“当然可以。”维多克回道，“现在的刑侦技术，几乎已经发达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只不过不是所有案子都能用最顶尖的技术去处理，毕竟……‘资源’是有限的。”

“举个例子，假设你在街上被扒手偷了一个钱包，里面有现金两百元，然后你去派出所报案。这种情况，警方最多就是给你弄份笔录，然后去调一下失窃地点的监控录像，共同记录备案；等哪天那个偷你的扒手因为别的什么案子被抓现行逮捕了，说不定他在供认犯罪事实时会把以前偷你钱包的事情一块儿供出来，这个时候你的记录才会被用到，你才‘有可能’追回失物。”

“照你这么说其实就是没可能的……”左言撇了撇嘴，吐了个槽。

“嗯，你要这样理解也行。”维多克不以为意地接道，“但是……你琢磨一下，如果警方一定要去抓捕那个扒手，真的

就没办法了吗？”他顿了顿，“办法显然是有的……他们可以找一队人，彻底排查案发地点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摸清那个扒手和你相遇前以及得手后的行踪，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他居住的大致范围，再派人拿着他的影像到那附近走访，直至找到这个人的住处为之。这要是还不够……就用传说中的‘面部识别技术’，在全国各地所有摄像头拍到的画面里去匹配和你这个案子中嫌疑人相似的人脸，逐一排查辨认……”

“呃……”左言已经明白了对方话中的重点，他打断道，“为了总价值几百块的东西这么搞……有点离谱了吧。”

“对，就是这个意思。”维多克道，“以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家而言，像这类小案子，每天都会发生成千上万起；撇开那些没报案的不提，假如每个案子都用我刚才说的办法去查证……那得投入多少人力和物力才够？所以，刑侦资源通常会被用在社会危害性更大的、或者牵涉金额更多的重大案件之中，比如……赫伯特家的遗产纠纷案。”

“那么……”左言见维多克把话题又带回去了，便接道，“在证实了遗嘱是伪造的之后，山姆也就无话可说了吧。”

“不，山姆对此结果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他立刻就要求法院重新鉴定遗嘱，并宣称第一次鉴定的结果是‘错误且荒谬’的。”维多克道。

“也就是说……恼羞成怒、死撑到底咯？”左言道。

“看起来是的。”维多克道。

“嗯？”左言从对方的语气中听出了什么，重复道，“‘看起来’？”

“对，只是‘看起来是这样’而已。”维多克用一种诡秘的语气接道，“这个一会儿我再解释，先说接下来的发展……”他又停顿了两秒，接道，“对于包括你、陪审团、和法官在内的大部分人来说，鉴定的结果已足够决定案件的走向，山姆的反应确实也很像是‘死撑到底’，就连山姆的律师都劝他还是和解

为上，但山姆坚决否认是自己伪造了遗嘱，并决定力争到底。”

“于是，他败诉、上诉、再败诉；最终，山姆·赫伯特不但一分钱的家产都没继承到，还被迫从老赫伯特的宅子里搬了出来，成了个无家可归之人。”

“所幸他哥哥约翰表示不会就‘伪造遗嘱’的事情进一步去追究山姆的责任，并愿意出于兄弟情谊分给山姆十万英镑的财产，算是让他安家活口。”

“没想到，山姆拒绝了约翰的‘好意’，并声称这遗产本来就是他应得的，他拒绝别人用自己的钱施舍自己。”

“在那之后，他们两兄弟就断绝了来往，约翰继承了全部的家产、包括赫伯特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山姆则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像他这样的纨绔子弟，一旦失去了金钱，很快就会变得像个隐形人一样，这样的发展也算意料之中。”

“那依你看……”左言是很了解维多克的，他知道后者还有话要说，“这事儿……还有什么文章在里头吗？”

“这就是我要‘解释’的部分了……”维多克懒洋洋地在床上翻了个身，“哦……等等……”他好似忽然想到了什么，话锋一转，“呵呵……二流（维多克喜欢管左言叫二流，因为两人见面后不久前者就把后者定义为了一个‘二流的侦探’），不如我来考考你吧……”

“又来？”左言也不是第一次被维多克“考试”了，虽然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跟上维多克的思路，但他和维多克的差距却好似完全没有缩小……还是“二流侦探”和“侦探之王”的那种差距。

“我这次直接跟你讲答案，你来告诉我这当中的缘由。”维多克也不管左言是不是情愿，道完这句，当即就揭晓了真相，“那个伪造遗嘱的人……其实是约翰。”

“哈？”左言听到这话后，愣了足足二十秒，继而眉头渐

展、恍然大悟，“哦……原来还有这么一手……”

“呵……”维多克瘫倒在床上，笑道，“还不错，半分钟之内就明白了。”

“听到答案之后再回头去想……山姆的反应就显得非常合理了。”左言念道，“因为他对遗嘱的事问心无愧，所以才同意了鉴定；而鉴定结果出来之后，山姆自然会很惊讶，并认为是法院的人搞错了；可是旁人不那么看，他们认为山姆是被揭穿了之后恼羞成怒并准备硬扛到底。”

“然……这一切，从一开始，就都在约翰的计算之内。”

第007章 遗嘱之谜（下）

左言又想了想，看向维多克道：“不过……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

“你是觉得作案动机上还有疑点对吧。”维多克应道。

“嗯。”左言点点头，“按你所说，约翰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有为青年，而山姆只是一个二世祖……以这种情况来看，老赫伯特本来就有很大的可能会把遗产留给约翰。退一步讲……即使老赫伯特不想对两个儿子区别对待，那遗产也该是两兄弟平分，怎么都不会让山姆来占大头。”他顿了顿，“再退一步讲……早已在商界站稳了脚跟的约翰，即使一分钱都没继承到，一样可以活得很好；反倒是那个终日花天酒地、除了花钱啥都不会的山姆……一旦失去家里的资助，恐怕就活不下去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约翰有什么理由冒险去伪造遗嘱呢？难道是因为他非常恨自己的弟弟……一定要搞到对方身无分文？”说到这儿，左言皱眉思索了两秒，“但……若真是那样，他又为何要提出分给山姆十万英镑呢？”

“把你‘退的第一步’再想一遍，然后自己告诉我症结所在。”维多克没有回答左言的问题，而是给了半句提示、半句要求。

“哦？”左言听了，立刻乖乖地将事情又重新思考了一遍，随即念道，“你是说……‘平分遗产’的状况，是约翰所不能接受的？”

“不能。”维多克道。

“为什么？”左言疑道。

“因为他缺钱。”维多克给了个很简单的、出人意料的、但

又非常合理的答案。

“约翰反而缺钱？”左言也的确对这答案感到了意外。

“呵……”维多克笑了笑，“你觉得……以下哪种人更容易欠下巨款？第一种——自视为精英的、有野心的、做大生意的青年企业家；第二种——整天出席各种社交晚会，吃喝玩乐睡名模、从来不考虑所谓‘将来’的阔少爷。”

虽然这句话里描述的两种人是截然相反的，一种是“赚钱的人”，另一种是“花钱的人”，但有趣的是，真正会因债务而走投无路的……往往是前者。

“喂喂……”左言也听出来了，维多克对这个案件的了解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吃瓜群众的水准，故而问道，“你知道的未免太多了吧？这已经不是在报纸上看看新闻就能掌握的程度了吧？”

“在约翰继承了赫伯特家全部财产的半个月后……”维多克边想边道，“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了一条关于‘赫伯特集团融资’的报导，这篇报导……才是真正让我对之前的遗产官司产生兴趣的因由；当天下午，我就到网上（是的，维多克会使用电脑上网，当然，除了左言之外，他不会让别人发现这事儿）查了一些关于那次融资的事。那些信息并不是什么机密，在一些工商相关的网站上很容易就能检索到……虽然这次融资看起来只是一个继承了家业的企业家将家族企业和自己的公司做了一次常规兼并，但要是有心翻翻他自己那家公司的账目和之前一年间的许多动向，便会发现许多有趣的事儿。”

“所以……”左言听到这里，自然也猜到了约翰的动机，“无法接受‘遗产平分’的人，其实是约翰……他在生意上的亏空已经大到了用赫伯特家的‘一半产业’也无法填补的地步了，只有继承到全部的财产，才能解决他的危机。”

“不不不……”维多克用颇为轻松的口吻接道，“赫伯特家的资底雄厚，要解决约翰的困难，‘一半的财产’应该也够了；

可问题在于……约翰能继承到的那一半，必然是和企业相关的不动产、还有股份之类的东西；而山姆拿到的那一半，才是可以随意花销的、真正的‘钱’。”

“别说是他们的父亲了，就算是外人，也知道该这样分配，因为山姆是没有能力去管理和经营赫伯特公司的。”

“然而，若按照这样的情况发展，约翰在继承到了他那份儿财产后，就得通过将一些东西‘变现’才能解决自己的困境，这可就显得很难看了……简直就是在向世人高调地宣布自己的失败。”

“约翰显然是一个不愿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失败的人，要是他愿意的话，也就不用搞什么遗产阴谋了；趁着他老子还活着，直接问他父亲要就行……只要老赫伯特点头，约翰的困境肯定可以得到解决。”

“于是，他就精心设计了这样一出‘假遗嘱’的好戏……”左言顺着维多克的话往下说，“并故意在伪造遗嘱时留下破绽，一步一步引他弟弟入局；最后，利用外界对他和他弟弟的刻板印象，使得这一切显得顺理成章。”

“我们必须承认，作为一个罪犯……约翰是颇为高明的。”维多克接道，“如果他想做，伪造一份受益人是他自己的、毫无破绽的假遗嘱也不是难事；即使他弟弟因此将他告上法庭，他也未必会输。”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小爪子捋了捋头顶的毛，“但约翰没有那样做，他选择了更加复杂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给山姆打上‘骗子和无赖’的烙印，以绝后患。”

“至于他事后拿出那十万英镑的行为，的确如山姆所说，是在用本就属于对方的钱去施舍对方……对于已经拿到了全部遗产的约翰来说，那十万英镑自是无关痛痒，但他这种‘念及兄弟感情，明知弟弟伪造遗嘱还要分给对方钱’的行为，无疑是给他自己做了一次极佳的公关。”

“嗯……动机和案情都说得过去。”左言若有所思地接

道，“但你不觉得你的推理中有个漏洞吗？”

“你说说，我听听。”维多克很清楚左言要说什么，不过他并不点破，而是要等左言自己提出来。

“老赫伯特可是病死的啊。”左言道，“约翰可以伪造遗嘱设局，但他总不能……”

话至此处，左言似是想到了什么，他的神色忽然一变，话语也戛然而止。

“不能什么？”维多克笑道，“不能让老赫伯特的死来得快一些？”

“你是不是还有些事没告诉我？”左言虚着眼，俯视着维多克道。

“我说过，山姆每年只在家待一两个月，可我没说约翰也只待这么点儿日子……”维多克道，“约翰的生意虽然主要在英国，但他本人在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全都住在这座岛上……这点，即使是到现在都没变；这也算是信息时代的好处之一吧，人们可以在电脑前就办妥绝大多数事，连亲笔签名也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来传递。”

听到这番话，左言对这案子的性质也有数了，随即就喃喃念道：“长期和死者在一个大宅内的话……慢性下毒就比较方便了，而且也不易追查。”

“具体的手法，未必是慢性下毒，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方式……”维多克道，“老赫伯特是死在家里的，并不是在医院。因此，宣布他死亡的人也是赫伯特家的家庭医生；据我所知……这位医生的年纪和老赫伯特差不了几岁。或许是约翰的手法骗过了那位老人，又或许是他被收买了……总之，对于‘病逝’这一结论，当时并没有人提出质疑。”

“几年后，那位医生自己也已经离开了人世，而老赫伯特的尸体，也早就被约翰给‘海葬’了。”

“双双死无对证了是吗……”左言念道。

“哼……”维多克冷哼一声，“像约翰这样的人，是不会留下明显的把柄的。”他又在床上翻了个身，“我有一位朋友，可说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安乐椅侦探’，多年来，他仅仅是通过报纸和新闻，就已认识了一大批和约翰类似的、逍遥法外的罪犯。”

“呃……你的‘朋友’……该不会也是只猫吧？”左言问道。

“当然是猫了，你以为呢？”维多克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

“没什么……你继续。”左言的嘴角抽动了两下，没再说啥；毕竟他不是觉哥，吐槽欲望没那么强烈。

“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差不多可以开始聊正题了……”维多克接道，“此前，咱们在电梯门前遇到的那位，即销声匿迹多年的山姆·赫伯特……据我在那几秒间的观察，他很可能已经卷入了某种违法的事件中。”

第008章 酒吧“偶遇”

夜色，渐浓。

海岛上的夜晚必然是浪漫的，至少对那些久居大都市的人来说，能看见明晰的星空就足够他们诗情画意一番了。

但对于原住民来说，海潮声与星光只是他们日常，除了能让他们联想到天气之外别无其他。

晚，九点三十分，封不觉步入了位于阿尔弗雷德酒店顶层的酒吧。

一进屋，他就快速将整个酒吧内的环境扫视了一遍，并在最显眼的位置——吧台那儿，找到了山姆·赫伯特的身影。

“果然在这儿呢……”封不觉一边轻声嘀咕，一边已迈步溜达了过去。

按照觉哥的推测，今晚，山姆势必会出现在一个人多眼杂的地方，并设法给别人留下印象。看到这儿……想必大家也都猜到了，没错，这家伙是准备制造“不在场证明”。

考虑到蔻奇柯缇岛总共就那么大点儿地方，眼下又是旅游季，这个酒吧无疑是最佳选择。

首先，不管有没有客人，这里都会一直营业到凌晨；而岛上的其他小酒馆，遇上客人不多的情况，老板没准会把剩下的几个酒鬼赶回家然后关门。

其次，酒店酒吧中的客人，多半都是岛外的人，这些人来自天南海北，他们和山姆也是素不相识；一旦事发，由这些人提供的证词，会比岛上居民的口供可靠得多。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蔻奇柯缇酒店里的摄像探头很多，就算有个万一……人的证词用不上，山姆还可以依靠物证来证明自己的行踪。

当然了，不得不说，山姆·赫伯特的运气不太好；因为，今天这个酒店里，恰好住着两位超一流的侦探——封不觉和维多克，而且他们俩都已经在和山姆仅打了个照面的情况下将其认了出来，并嗅到了一丝“犯罪的气味”。

“我可以坐在这儿吗？”封不觉来到吧台那儿，用很平常的口气跟山姆打了声招呼。

山姆听到这话，转过头来，看了觉哥一眼。

短暂的犹豫后，他忽然露出了一个热情的笑容，回道：“当然可以，朋友。”

“谢谢。”封不觉说着，就侧身挪上了高脚凳，并不紧不慢地朝对方伸出了右手，“封不觉。”

山姆也很自然地伸手跟觉哥轻轻握了下手：“你可以叫我山姆。”

乍看之下，这是一次很常见的碰面；两人的眼神、言语、动作……都没有什么异常。

不管是谁看到了这一幕，都会觉得，这只是“两个陌生的男人在酒吧里偶然相遇”的场景。

而正快步迎上来的酒保，也是这么想的。

“先生，请问您要点儿什么？”酒保用十分专业的态度问了觉哥一个问题。

封不觉闻声，顺势将视线移到酒保的身上。

那是一个中年男人，看起来接近五十岁；一丝不乱的背头、修剪精致的胡须、挺括的衬衫和西装马甲，以及……他的年龄，全都透露出一个信息——这人是靠专业的手艺、而非颜值在这儿混的。

“调点儿你觉得适合我的吧。”封不觉给了一个很高明的回答，他很快就捕捉到了酒保嘴角的一丝微笑和眼神中的愉悦。

“稍等，先生。”酒保应了一声，便转身忙活去了。

封不觉虽然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但他若是有心，可以毫不费力地去讨好别人。

因为，他了解人性……

最好的厨师会自己设计菜单，这一点，用在“调酒师”身上也一样；在这类创作性领域有着卓越技术和自信的人，对于“给我个惊喜”这种要求多半是不会抵触的，用自己的作品收获人们的惊叹，正是这些人获取满足的途径，在很多时候，这甚至比金钱能带给他们的满足更大。

“听口音……你好像不是本地人？”待酒保走开后，竟是山姆率先跟封不觉搭起了话。

“呵呵……来这儿的不都是游客嘛。”封不觉笑着应道，“诶？难道……你是本地人？”

觉哥的回应，让山姆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第一句话就说得不妥：“嗯……呵呵……”他也笑了两声，笑中带着一丝尴尬和后悔，“年轻时，在这儿待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一些原因离开了，算起来……也已经好多年没回来了。”

他没有撒谎，但他用一种不太想就这个问题继续深入的语气和说法做出了回应。

“哦……”封不觉见状，也是很“识趣”地改变了话题，他耸耸肩道，“谁都有年轻的时候嘛……”他的口吻像是个四十多岁的稳重男人，可他的脸却在透露着自己“绝对不到三十岁”这种信息，“那些岁月，多半还伴随着许多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愚蠢的回忆和糟糕的运气。”

“你说得真是太对了！”山姆发自内心地对觉哥的话感到认可，他脸上的表情也仿佛在说“跪求毒鸡汤”一般。

而封不觉的内心，却是毫无波动……甚至还有点想笑。

从他走过来的那一秒起，他就时刻洞悉着山姆内心的每一个想法。

最初的“犹豫”，是山姆的正常反应，但随之而来的“热情”，则是因为他正好需要“和陌生人聊天”了；觉哥从一开始就知道，只要他去和山姆搭话，后者就一定会顺水推舟，和他聊起来，所以他也不需要刻意去迎合对方……只需用“最普通、最自然”的方式展开交涉就行了。

不出意外的话，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内，在这个岛上的某处，便会有“案件”发生……届时，封不觉就会变成山姆的“不在场证明人”，由他来担任这个角色，他就能理所当然地介入“案件”之中，甚至能通过证词来左右警方的调查。

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之策。

而这，是左言所无法做到的；即使维多克和觉哥一样……推理出了山姆今晚有可能出现在酒吧、并把这一信息告诉了左言，左言也不可能像觉哥这样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与其接触。因为在这个剧本世界中，西欧的大部分国家都只允许年满二十一岁的人进入酒吧，而左言……今年十九。

不过，封不觉也想到了，除了让“人”来侦查之外，那两位还有另一种办法……

第009章 干扰

事情的发展和封不觉预测的一致，维多克的确是来了。

既然是“潜入大师”，他必定会有进来的办法；别说是酒吧这种黑灯瞎火的环境了，就算是一些高级别的安全设施，维多克也能来去自如。

他可以借助自己是猫的优势，非常轻易地接近任何人、并肆意地偷听对方的谈话。

他既不会被反窃听的设备侦测到，也不会受到干扰装置的影响，最关键的是……就算他被人发现了，也不会被当回事儿。

就像我们在无数影视作品中看到的桥段——守卫听到某种动静，紧张地端着武器跑了过去，结果发现了一只猫，于是就表示：“嗨~原来是只猫啊，吓我一跳。”然后他们就认为万事大吉了。

试想一下，如果那只猫才是潜入者，那会是什么状况？

总之，维多克很顺利的就潜入了酒吧，并发现了山姆的所在；不用说……他也注意到了正在与其交谈的觉哥。

那一刻，一丝异样的感觉迅速在维多克的心中荡开。

傍晚时和封不觉的短暂接触，已然让他产生过那种感觉；而眼下，在此时、此地……再见此人，维多克的侦探直觉告诉自己——这个姓封的家伙身上肯定大有文章。

另一方面……

封不觉这边，其实也已发现了维多克。

在吧台边坐定后两分钟，觉哥便将精力放到了对周围的警戒上，而他要提防的……正是维多克。

至于和山姆的交谈，那根本占不了他太多精力，对于本就习惯于一心多用的觉哥来说，要应付这种“双方都心不在焉”的谈话，实在是太轻松了。

山姆那点心思，可说是昭然若揭，他无非就是想在某一段时间内保持这种“聊天”的状态，以保证“不在场证明”的完整性；虽然山姆表面上也竭力做出了聊天聊得很投入、很愉快的样子，但实际上，他那每隔五分钟就找机会偷瞄一眼手表的动作，早已暴露了他真正关注的事情发生在别处。

封不觉对其行为，也是看破不说破；为了完成任务，觉哥既要让案件“发生”，又不能让案件过快被“解决”，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不动声色地配合着山姆的行动，同时又戒备着可能会来此监视山姆的维多克。

“不好意思，封，我得去打个电话。”

终于，在距离十一点尚有三分钟时，山姆说出了那句觉哥等了许久的台词。

“没事儿，伙计，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封不觉一边用很平常的语气回话，一边偏过头去，对酒保道，“嘿，唐，再给我来一杯一样的。”

在他开口要鸡尾酒的时候，山姆已经离开了座位。

一般来说，在酒吧这种比较嘈杂环境里，想打电话的人都会去厕所，因为那里相对而言安静一些；山姆也不例外，他在走向厕所的半道儿上，已经将手伸进衣兜儿，掏出了手机。

在暗中监视多时的维多克见状，当即就从一个阴暗的角落里钻了出来，机警地跟了上去。

不料，就在维多克蹑手蹑脚地从山姆的背后欺近时……

“嘿咻～”

伴随着一声轻喝，维多克的四肢离开了地面，当他惊觉发生了什么时，他已经被封不觉抱在了怀里。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虽然觉哥早就知道了维多克的位置，但直到山姆离开座位为止，他都丝毫没有动手的打算；其原因就是……他很清楚，像维多克这样的家伙，即便是有心算无心，也要挑一个极佳时机才有可能擒获。

若是觉哥在刚发现维多克的踪迹时就有所行动，那十有八九只能换来一个徒劳无功、打草惊猫的结果。

即便是此刻，封不觉能得手也是依靠着环境因素的；他特意选择了维多克将注意力集中到山姆身上的时机，再加上酒吧里的各种人声、脚步声、音乐声作掩护，才得以一抓成功。

“小家伙儿，这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封不觉面带微笑地抱起维多克，转身就往酒吧的门口走去。

维多克的惊讶大约持续了一秒，接下来的两秒，他已冷静下来，并想出了一个对策。

三秒过后，维多克忽然发力，他的身体如弹簧般一收一张，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眼瞅着就要从觉哥的怀中窜出。

“WOW~WOW~别乱动，伙计。”可惜，早有防备的封不觉，很淡定地将维多克的逃跑计划扼杀在了摇篮之中，“别害怕，我只是要把你送回主人那儿去，你这样在外面乱跑是很危险的。”

说话间，他已走到了酒吧的大门附近。

“先生，您不能把宠物……”正好，有一名服务员老远就看见封不觉了，还想上前提醒他不能带猫进酒吧的事儿。

“啊，你来得正好。”封不觉直接打断了对方，言道，“我刚才在厕所附近发现了这小家伙……”他顿了顿，“我要是没认错的话，这应该是我朋友的猫……我朋友就住在0716室，是一位姓左的小哥，能劳驾你帮我把猫送上去吗？”

服务员闻言，略微思考了两秒，回道：“哦……原来是这

样……好的，先生，把他交给我吧。”

“你可得留神了，他力气很大，我把他抱过来的时候他差点儿又跑了。”封不觉一边把猫递过去，一边说道，“不……不对，抱猫不能握肚子，可能会把他弄伤的，你得这样，抓住他两边腋下……对对……掐关节，这样抓得牢、也不会弄伤他。”

就这样，那位服务员在觉哥的“指导”下，把维多克给抱走了。

从头到尾，封不觉的一举一动、都显得很正常，算是“比较喜欢猫”的那类人常见的表现；就算维多克心中有疑，也找不出什么特别异常之处。

说得再直观点——对于眼前这件事，维多克最多解释成“自己运气不好”，还不至于得出“这个人类是在有意针对我”这种结论。

当然了，就算他想到了这个结论，凭现有的这些信息，也不足以“确定”这一推测。

第010章 意外

咚咚咚——

一阵敲门声，让正在望着电视发呆的左言回过神来。

他犹豫了一秒后，走向了门口，并隔着门板言道：“请问找谁？”

“打扰了，先生，我是酒吧的服务生。”门外传来的正是此前和觉哥对话的那位服务员的声音。

“哦……什么事啊？”左言应道。

“请问您是不是丢失了一只猫？”服务员如是问道。

闻言，左言神色微变，然后凑到门后的猫眼上瞄了一眼；透过那玻璃，他看到了正一脸不爽的、被服务员抱在怀中的维多克。

下一秒，左言二话没说就把门给打开了，他看着服务员，尴尬地笑了笑：“呵呵……不好意思，我一不留神他就溜了，我也正找他呢……”说话间，他便伸手去接猫，“那个……您是在哪儿找到他的？”

“是一位姓封的先生在酒吧里发现的，封先生说您是他的朋友，就让我把猫送来了。”服务员一边把猫递给左言，一边言道，“给，先生，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得回去工作了。”

“好的，谢谢。”左言接过猫，客客气气地说道，“麻烦你了。”

简短的交流后，门就重新关上了，房间里留下了一人一猫，面面相觑……

“少啰嗦。”维多克瞪着死鱼眼，通过内心传话，开口就对左言来了这么一句。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左言似笑非笑地应道。

“没错，我也有失手的时候。”维多克知道对方要说什么，所以他连听都不想听，“不过……这次还真不是我大意造成的……”

“哦？”左言听得出他意有所指，故而只是应了一声，待他接着说下去。

“虽然从客观的角度出发，我似乎是运气不好而已，但……我隐隐觉得，那个自称‘侦探’的封不觉，好像远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

话分两头，再看酒吧那边。

“怎么了？伙计。”封不觉用狐疑的目光端详着山姆，询问道，“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啊。”

从厕所回来后，山姆的神情就变得非常古怪，那不像是犯罪得手后的表情，也不像是因某种原因而伪装出来的情绪。

封不觉很快就看破了这种表情背后的真相——山姆正在进行的那项犯罪，其过程中出现了意外。

“我……”山姆只说了一个字，然后又陷入了犹豫和思考。

很显然，某种始料未及的变故，将他原本的犯罪计划打乱了，所以他事先准备好的各种说辞和演技……也全都失去了意义。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封不觉那样以近乎可怕的反应去随机应变的，山姆作为一个普通人，在面对这种说错半句话都有可能陷自己于死地的局面时，自然得再三思量、谨言慎行……

“难道是……电话那边……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吗？”封不觉见对方不回话，便用了引导性的词句，想撬开山姆的嘴。

“呃……”山姆的眼珠子在眼眶里转了半圈，然后他拿起了桌上那一小杯自己尚未喝完的烈酒，仰起脖子、一饮而尽，“呼……”这半杯酒下肚，他好像是下定了决心，“封老弟……”他看着封不觉，言道，“我家里……好像出事儿了。”

【当前任务已完成】

就在山姆这句话出口的瞬间，系统语音亦在觉哥的耳畔响起。

封不觉顺势就打开了游戏菜单，看向了任务栏；此时，主任务下面的第二条子任务【等待案件发生】旁边已被打上了勾，其下方又刷出了第三条子任务——【介入“约翰·赫伯特杀人事件”的调查】。

“什么？”看到这条任务时，封不觉心中一惊，“‘约翰·赫伯特杀人事件’？”他不禁暗自吐槽道，“这货难道不该是被害人吗？”

通过下午在岛上的“走访”，封不觉对赫伯特家的遗产纠纷案无疑已是有所耳闻，他也是在那个时候看过了山姆的照片；所以，在电梯门口遇到山姆时，封不觉才能把他给认出来。

而让觉哥、以及维多克产生“山姆很可能正被牵涉到某种犯罪事件中”这一结论的原因则是……他们俩都看到了山姆上衣口袋里的钱。

那是非常、非常厚的一叠钱……

厚到已经无法塞进西装内侧的口袋或者是裤兜了，以至于山姆只能将其放在西装外侧的衣袋里，尽量用手遮挡着行走。

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掩护也够了，除了扒手以外，确实也不会有人整天都去盯着别人的衣服口袋看的。

可是，在封不觉和维多克这样的角色面前，这必然是要露馅儿的。

任何一个进入他们视线的人，都会变成“推理样本”般的存在；这是他们的本能……他们已经养成了“观察”和“推理”的习惯，其熟练程度也已到了常人就算用心去做也很难达到的境界。演绎法对他们来说，是与这世界交流的一种常规感官，与呼吸无异。

因此，那顶崭新的帽子、那匆忙的步态、那若有所思的神情、那厚厚的一叠现金、以及“山姆·赫伯特”这个身份本身……这些匆匆一瞥之间就被收集到的信息，在数秒之间就已在封不觉和维多克的脑中演变成了同一个结论——这家伙要搞事情。

不过，就当时来说，维多克推理到的内容比封不觉要多，因为他对那个遗产案件的了解程度更甚。

随后的几个小时，即封不觉进入房间、到他来到酒吧前的这段时间里，觉哥也用自己身上的那部手机，上网把赫伯特家的遗产案进一步细查了一番，并最终得出了一套和维多克一样的推论，算是在情报方面追上了对方的进度。

至此，双方来到了同一起跑线，且不约而同地架构出了一个“弟弟买凶杀人”的假设。

然而，眼下这事情的实际发展，却是出乎了所有人……包括山姆自己的预料。

“你别慌……”三秒后，封不觉已迅速冷静下来，摆出一副特别仗义、特别靠谱的样子，对面前这“萍水相逢”的男人道，“到底什么事，你先跟我说说……”

第011章 我是侦探

和白天路过时一样，赫伯特庄园的大门紧闭，冰冷的铁栅栏和训练有素的保安让这个占了整个蔻奇柯缇岛大约2%面积的地方显得触不可及。

这里，是岛上唯一一个比阿尔弗雷德酒店更加豪华的地方；即便是放眼整个西欧，“赫伯特府”的盛名也是首屈一指。

当然了，岛上的平民们通常是没有机会进去做客的，他们最多就是进去工作……

“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当山姆和封不觉来到庄园的大门前，岗亭中的保安便立即用模式化的口吻问道。

尽管那名保安有意想表现出镇定的样子，但封不觉还是一眼就发现这人的神色有异。

所有人都会说谎，但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如何说谎；绝大多数人都能控制好说谎时的语气和措辞，但一些细微的表情和小动作，却是人们很难去控制的……而优秀的侦探，往往可以将这些细节作为一种突破口。

“你不认识我？”山姆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只是将自己头上那顶帽子的帽檐朝上抬了抬，并上前几步，将脸凑到了灯光下。

“您是……”那保安的表情变化已说明他将山姆给认了出来。

“我找约翰有事，请通报一声。”山姆没等他把话说完，就直接言道。

“这……”保安犹豫了两秒，才道，“好的……您稍等。”

说罢，他就拿起了桌上的内线电话，按了个速拨键，并将身下的靠背椅转了半圈，准备跟什么人通话了。

“警察已经来了。”几乎在那保安转身的同时，封不觉便压低了声音，轻声对山姆说了这么一句。

“什么？”闻言，山姆还是显得颇为惊讶的，他随即就隔着栅栏往庄园里眺望了一眼，但那夜色之中，丝毫瞅不见半点警车的灯光。

“不用找了，他没有报警。”封不觉知道山姆在找什么，故而接道。

“可你说警察已经来了？”山姆疑道。

“如果你是约翰，在遇到某种突发状况后……”觉哥缓缓接道，“你是会直接打电话报警，让一队警车鸣着警笛乌央乌央地开进自己的家门呢……还是会拨通警察局长办公桌上的电话，让他带些人手低调地过来看一看呢？”

他的话，令山姆茅塞顿开。

连山姆自己都在心里笑了一句：“呵……我在想什么呢？出事的人可是约翰·赫伯特啊……”

不管人类社会的制度发展到了何等先进的程度，“少部分占有更多资源的人会拥有特权”的现象也是不可能消灭的。

作为蔻奇柯缇岛上“岛主”般的存在，约翰·赫伯特自然是没有必要去走什么常规流程，只要他还没到穷途末路的地步，他绝不会让一队执法部门的车子鸣着笛、亮着灯、排成一字开进他家来。

至少在这座岛上，约翰不会留下那种让人可以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的事实。

“呃……”不多时，那名保安的通话结束了，他回过身来，开口前稍微停顿了一秒，似是在思考着应该如何称呼眼前的山姆，“赫伯特先生，您……”他又瞥了眼山姆身旁的觉哥，“……和您的朋友可以进去了，警长已在恭候二位……”

说罢，他已按下了手边操作台上的按钮，开启了庄园的大门。

山姆也没跟对方客气，连声谢谢也没说，扭头就走；倒是封不觉在路过保安面前时，还歪着头、冲那保安露出了一个迷之笑容，好像在为自己同伴的失礼说“抱歉”。

就这样，两人快步穿过了大门，沿着一条石子铺就的路径（石子路是供人行走的，旁边的车道是沥青路），走向了庄园内的大宅。

这条路不长不短，一路上都有路灯，但依然无法将这片开阔地照得处处分明。

“对了，封。”没走几步，山姆就想到了什么，“你还是没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警察已经到了的？”

“当然是通过对那名保安的观察。”封不觉回道。

“哦？”山姆斜了觉哥一眼，“你都观察到什么了？”

“首先，从他的脸色和年纪判断，这显然是一名长期值夜班的保安。”封不觉并不介意把自己推理的过程说出来。

“脸色我明白……但年纪和夜班有什么直接关联吗？”山姆的思维倒也不慢，即刻又提出了一个疑问。

“当然有了……”封不觉用很平常的语气回道，“谁都愿意把年轻的、形象好的保安搁到白天的岗位上，因为白天往来进出的人多，放个精神点的保安能撑门面；另外，白天的事情也多，万一遇上一些年轻人处置不了的麻烦事，反正大家也都醒着，年轻人可以随时通过电话去请示上级。”

“但是，到了晚上，像这种‘单人岗’，就必须要一个上点年纪、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来守着；这个年纪的人办事比较稳妥，若是出了幺蛾子，他们也有一定的单独处理能力。再者……晚上的工作量少，甚至很可能一夜无事，让临近退休的人来做刚好。”

“哦……”山姆点头道，“你对这行还挺了解的嘛。”

“我对很多行业都很了解。”封不觉道，“从底层的服务性行业，到中层的事务性行业，再到高端的创造性行业……我的职业要求我了解‘人’，以及与‘人’密切相关的一切……很显然，‘职业’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诶？”山姆听到这儿，不禁问道，“说起来，我还没问过……你是干什么的？”

“侦探。”封不觉很干脆地回了这两个字，并在一秒后补充道，“也许这话由我自己说出来不太合适，但我必须再加一句……一名十分出色的侦探。”

话音落时，山姆的反应……如觉哥预期的一样精彩。

这位仁兄几乎是难以掩饰地倒抽了一口凉气，脸色也一下子变得煞白，就连他行走的脚步都不由得乱了。

此刻的山姆，已经开始后悔……他后悔自己找上了这么一个“不在场证明人”，更后悔自己把这个“朋友”带到了案发现场来。

第012章 警长

“哇噢……这……倒是挺令人意外的。”过了几秒，山姆才用一副略有些夸张的神情接道，“我认识的人里还没有侦探呢。”

“这很正常，私家侦探如今可是冷门职业。”封不觉道，“毕竟现在的刑侦技术发达，大部分国家的警察也十分优秀。”他随口应了两句，然后就把话题往回带，“说到警察……我说到哪儿来着……”他顿了顿，再道，“哦……对了，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之外，其实还有很多迹象可以证明那名保安是长期值夜班的。如果你和我一样习惯于观察，你就会发现他手边的保温瓶、他的衣领、下颚……都在指向同一个结论；当然了，最明显的证据还是他那件今天傍晚时分才从岛上唯一一间干洗店里取出来的制服……”

觉哥说着，笑了笑：“洗衣店的吊牌还留在他的上衣口袋里，并露了一小截出来，但他显然是没有注意到。”

山姆听到此处，不禁吞了口唾沫……虽然他无法验证觉哥的推理是否正确，但从后者那侃侃而谈的自信态度来看，“十分出色”这四个字看来不是吹的。

而另一边，觉哥凭着强大的察言观色能力，已将山姆的内心变化摸得一清二楚，不过他依然没有说破的意思，只是继续若无其事地言道：“那么问题来了……他为什么会没有注意到呢？是他一时忘记了吗？又或者……他本身就是个很马虎的人？”封不觉自问自答道，“不，他并不是，他的年龄和岗位都说明他不是，但他今天偏偏就在这件小事上疏忽了，为什么呢？依我看，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今天，就在他来到工作岗位、刚换完衣服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些非常紧急的、重大的事态，让他无暇再去顾忌其他琐碎的小

事。”

“你是说……他刚换好了制服坐下，警察就来了？”山姆顺着觉哥的思路接道。

“他身后那面墙上的出勤表就记录着保安们上下班的时间，我要没看错的话……夜班保安的值班时间是十一点四十分到次日早晨七点四十分。”封不觉接道，“像他这样的老员工，普遍会提早一会儿到岗，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会在十一点半、甚至更早一些的时间就来接班；假设事件发生在你打电话的时候……即十一点左右……那么，从约翰进行心理斗争、到他打电话给警察局长、再到局长赶过来，这个点儿刚好。”

两人对话至此，那段不长不短的石子路也走完了。

当他们来到赫伯特家的大宅门前时，一名看上去五十多岁、两鬓已染斑白的男子迎了上来。

“好久不见了，山姆。”从这人说话时毫不客气的口气来判断，他应该不是赫伯特家的人，“你的变化可真大，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但你似乎还是老样子，警长先生。”山姆回应对方时，语气也是不善。

仅仅是这一个照面，便可看出这两位在过去就闹得不是很愉快。

“哼……”警长冷哼了一声，随即便将视线移到了封不觉身上，“那么……这位又是？”

“这位封先生是我的朋友。”山姆言道，“恰好……”他的语气微变，“……他也是一名侦探。我想，今晚的事，他应该可以帮上忙。”

“侦探？”警长挑眉斜视觉哥，眼中充满不屑之情，“呵……私家侦探是吧……”他耸耸肩，“我可不觉得这些专门靠跟踪偷拍婚外情照片为生的家伙能给我们这些专业人

士提供什么‘帮助’。”

他的这番嘲讽颇为尖锐，语气中还透出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以及对于眼前之人的鄙夷。

而封不觉……作为一个“人不犯我，我可能也会出于兴趣去贱别人一下”的人，面对这种自己找上门来的挑衅，自然是非常乐于怼回去的。

“警长所言甚是……”觉哥几乎都没怎么思索，张口就来，“我们这些私家侦探，最擅长就是偷拍婚外情照片了。”他的目光缓缓移动，表情和语气的贱力值也随之陡升，“从您左手无名指上那曾经戴过戒指的痕迹、还有那身寒酸的穿着来看，想必您也和我的某位同行有过接触；嗯……考虑到您的职业，出轨的证据被抓包之后，再去打官司的可能接近于零，所以您只能接受女方律师提出的一切无理要求……不出意外的话，离婚后高昂的赡养费让您目前的生活苦不堪言，而为了缓解这种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给一些财阀当狗腿、以及在一座屁大点儿的小岛上摆摆基层公务员的架子，都是不错的选择。”

“你……你这……”在这段话进行到一半时，我们的警长先生已经是一种气得脸红脖子粗的状态了，待觉哥把话说完，警长俨然已是一副想要拔枪打人的模样。

他的恼怒……自是有原因的，封不觉的推理句句说中，那些恶毒的言语像一发发子弹，每一发都直击警长那脆弱的自尊。

“不要摆出那么可怕的脸嘛，警长先生。”两秒后，封不觉摊开双手，笑着道，“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呵呵……不过，我想此刻您已经对我作为一名侦探的水准以及作为一个人的‘令人惊骇的人格魅力’都有了一定的了解，相信您是不会跟我这种‘非专业人士’计较的吧。”

“呃……”警长嗓子里发出了野兽般的低吟，虽然他很想发作，但由于觉哥所言全是事实，警长除了恼羞成怒之外也找

不到什么“爆发点”，无奈，他只能强压住火气，低声冷哼道，“哼……自作聪明的家伙……”

“嘿嘿……”封不觉轻松一笑，只当什么都没听见，转而道，“好了，事不宜迟，咱们一块儿进去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吧。”

说着，他就和山姆交换了一下眼色，示意对方跟上，随即就向着大宅的门走去。

不料，警长这时一步就抢到他们身前，言道：“慢着。”他摆出一张“公事公办”的扑克脸，冷冷道，“谁说你们可以进去了？”

第013章 入室

“什么意思？”山姆被阻拦后显出了明显的不悦。

“我让保安放你们进来，就是为了当面告诉你们，二位无权进入案发现场。”警长拿腔拿调地回道。

“案发现场？”封不觉将这四个字重复了一遍，接道，“哦……也就是说，确实是发生了某种‘案件’是吧……”

警长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失言了，不过他也将错就错，应道：“对……所以，作为无关人士，在警方结束调查前，你们无权……”

“首先……”封不觉根本没打算让他把话说完，直接打断道，“在我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正式的调查’，如果是，那你应该开着警车、穿着警服、带着手下赶赴现场，而不是着便服、开自己的车前来。”

觉哥说话间，又抬手朝山姆示意了一下：“其次，山姆也并不是‘无关人士’，我相信，你也已经知道了……‘案发时他正在和约翰通电话’这件事，所以最起码……他也是位重要的证人。”

警长无法反驳觉哥的话，一个字也不行，但他倒是从觉哥的言辞间听出了什么来：“你说……‘最起码’？”说着，他便用充满恶意的、怀疑的目光，盯住了山姆，“这么说来……除了证人以外，他在这件案子里还有什么别的‘身份’咯？”

即便是在寇奇柯缇岛这样一个小地方，能当上警长的人，多少也是有点儿能耐的，此刻他的反应，不得不说是相当敏锐。

好在封不觉对此也是对答如流：“那不是废话吗，他的另一个身份就是约翰的兄弟啊，当然了，这个身份和本案可能

无关，故而我认为‘证人’这个身份的重要性更高一些。”

这答案无懈可击，警长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切……总之我说不能进去就不能。”没办法，官话忽悠不住这俩人，只能来横的了，“就算我没穿制服，现在也是在办公事，你们要是不走，就是妨碍公务。”

“岂有此理……”山姆道，“你这分明是滥用职权！”

“注意你的措辞，山姆。”警长冷冷道，“还轮不到你一个伪造遗嘱的诈骗犯来教我如何做事。”

“你……”山姆已经要发飙了。

“哎～”但封不觉拦住了他，“别生气嘛，大家都是成年人，要懂得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他一边说，一边已掏出了手机，“对了，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岛上的报警电话是多少。”

“你要干什么？”一听这话，方才还气势逼人的警长瞬间就慌了。

“自然是报警咯。”封不觉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这儿有‘案件’发生不是么？”

“我就是警长！我已经在这里了！”警长厉声接道。

“那又怎么样？”封不觉道，“警戒线在哪儿？办案的警员呢？只有你一个么？我们是回到了西部片那种时代么？整个小镇靠一个穿便服的警长和一把左轮枪来维持秩序？”

警长无言以对，因为他确实理亏；他是接到了约翰的私人电话前来，并被要求在事情“有个定论”前先不要走官方程序、以免留下记录。

这些行为，无疑都是严重违规、乃至违法的……

无奈之下，警长也只能把实话说出来了：“听着……小子，你不清楚岛上的情况就瞎掺和……赫伯特先生他不希望事情搞得太张扬了……”

“约翰·赫伯特是司法部长么？”封不觉又一次粗暴地

道，“他不就是个平民吗？难道因为他有钱，就可以指挥这里的警长了？”

觉哥可是中国人，玩儿扣帽子搞概念这套，比这些欧洲的家伙要高明十倍不止：“警长先生……生活作风问题也就罢了，但身为警务人员，要是拿好处给人办事……”

“你别胡说八道！”警长赶紧喝道，“我只是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变通的处理，所……所以才没有带队过来……”

“那就请你再变通一下……”封不觉等的就是这句话，“……让我们进去呗。”

……

五分钟后，赫伯特家大宅内，二楼走廊。

警长黑着脸，把山姆和封不觉带到了此地。

当约翰·赫伯特看到自己的兄弟时，他的表情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在一种尴尬的气氛下，警长走到约翰的耳边，低语了几句，在这一过程中，约翰的视线也不断地在山姆和觉哥的身上游移。

待警长把话说完，约翰便沉着脸，来到了那二位面前，对山姆道：“你来得可真是时候……”他瞥了眼觉哥，“而且……你居然还带来了一名侦探？”

就一个被牵涉到“杀人事件”中的人来说，他镇定得不可思议；看约翰说话时的模样，仿佛掌控整个局面的人是他，而不是他身后那唯唯诺诺、狐假虎威的警长。

“我和封是在酒店的酒吧里刚认识的。”山姆道，“他会来这儿实属偶然。”他的语气也毫不示弱，“至于你说的‘来得真是时候’，我就不太明白了……我只是在和你通电话时从电话另一头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动静，出于对兄长的关心才过来看看的，这有什么不妥么？”

很显然，如今的山姆·赫伯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被人给害了还浑然不知的愣头青富二代了；这些年来，靠着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在外闯荡的他，即便城府还不如他的哥哥那么深，但面对眼前这种情况时，也不至于再被人几句话就牵着鼻子走。

“我没事。”约翰盯着山姆的双眼，他那眼神似是想穿过对方的瞳孔直接观察大脑一般，“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我想仅凭这句话，你和你的朋友也不会就此罢休的，所以……”他说着，便侧过身，转头朝他身后的一扇房门示意了一下，“我还是让你们自己过来确认一下好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对方话音未落，封不觉就若无其事地快步走了上去，与约翰擦身而过时，还有意无意地用肩膀顶了对方一下，俨然一副流氓进宅的样子。

几秒后，觉哥就来到了那扇打开的房门前，朝屋内看去。

映入其眼帘的，是一间偌大的卧室；以这个房间的奢华程度来看，其主人的身份也是昭然若揭。

此时，就在这间卧室的一角，在临近书桌的、一块价格不菲的纯毛地毯上，躺着一个人。

也可以说……一具还未冷透的尸体。

第014章 案发现场

死者是一名男性，白种人，年纪看上去在四十岁上下；他穿一件黑色的衬衣，外面披着件深棕色的夹克，下身着牛仔裤；他的手上戴着一副厚实的手套，双手之间还缠握着一根钓鱼线。

距离死者一米不到的地方就是一张书桌，此时，桌子的一角已被大量的鲜血所染，以这个“角”为中心，血迹成喷射状辐射开，并沾在了周围几乎所有的东西上……那些东西包括但不限于墙、地板、窗帘、桌面、桌子侧面、花盆等。

当封不觉看到那名死者时，尸体身下那昂贵的纯毛地毯已经被褐色的血液浸红了一大片，刺鼻的气息可说是扑面而来。

“嘿！姓封的。”警长见觉哥摆出了一副要动尸体的样子，“你该不会是想去动尸体吧？”

就算警长这些年来收了约翰不少好处，又因约翰在岛上的身份而对其区别对待，但警长仍然是有底线的，所以他此刻才出言提醒了一声，以免觉哥把指纹什么的留在现场。

封不觉当然也知道，自己并非警务人员，也不算尸体的第一发现人，像这样动手去碰尸体是绝对不妥的。

“啊……放心，我只是看看而已。”封不觉说着，已然蹲下了身子。

他在不触碰尸体的前提下，尽可能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死者的状态，然后就站了起来，将目光投向了死者身旁的那张书桌。

书桌上的物件此时显得凌乱不堪、不少已散落在了地上，而仍留在桌面上的物品中，第一件引起觉哥注意的东西

就是——一部电话。

那是一部“老式”电话，非常“老”的那种，看起来像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产品……存钱罐般的造型和环形的拨号装置恐怕是很多现代人见所未见的。

当然了，封不觉肯定认得、也知道这种电话的使用方法。

“赫伯特先生。”看了几秒后，封不觉头也不回地问道，“案发后你又用过这部电话是吗？”

他所指的那个“赫伯特先生”，无疑是约翰。

略一斟酌后，约翰便应道：“是的，我就是这部电话和警长联络的。”他微顿半秒，立即反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如果封不觉做出的推理是“案发时你正在打电话吧”，那约翰必然只会回答一句“是”，不会再去多问什么；因为案发时和约翰通话的人正是山姆，后者八成已经把自己在通话时听到的动静告诉了封不觉。

但眼下，封不觉推理出的却是“案发后用过电话”这件事，这就让约翰有些疑惑了。

“呵呵……”觉哥闻言，笑着回过头来，“因为你右侧的耳廓上沾到了一点血迹啊。”

其话音未落，山姆和警长便齐齐将视线转到了约翰的脸上。

就连约翰自己也是一惊，并下意识地抬起手去摸那块地方，结果……还真有血。

“由于那里沾到的血迹不多，不凑近看还真看不出来，我也是从你身边经过时才发现的……”封不觉一边继续观察现场，一边娓娓言道，“起初，我以为那是案发时溅上去的，但问题是……你身上沾到的其他血迹，全都集中在身体的左侧和背后，而你的整个右半边身体，只有耳朵上沾到了那么一丁点儿血……这事儿，稍有些奇怪。”说到这儿，他指了指桌

上的电话，“直到我看到这部电话、以及夹在听筒和支架之间的那抹血迹，我才知晓了答案。”

在听觉哥解释的过程中，约翰心中已生出了几分不祥的预感……

毫无疑问，约翰可不是什么守法公民，他干过的违法勾当远不止伪造遗嘱和谋杀生父……但，他至今仍然逍遥法外。

像他这样的男人，自然有洞悉危险的本能。

而此刻，封不觉……无疑就是一种危险。

“看来你这位朋友还真是位不错的侦探。”一秒后，约翰看向了山姆，用一种话中有话的语气说道。

“怎么？”山姆也是不甘示弱，“他让你紧张了？”

“我为什么要紧张？”约翰十分冷静地回道，“倒是你……就不怕引火烧……”

“赫伯特先生！”封不觉没让约翰把话说完，他高声打断了对方，“你脖子上的伤……没什么大碍吧？”

他所指的伤，是约翰颈部的几条红色的勒痕，那一看就是新伤、且十分明显，山姆和警长也都是在一看见约翰时就注意到了这伤痕。

“啊……还好吧。”约翰不冷不热地回道。

“容我大胆推测一下这里发生的事情……”封不觉说这句话时，已从尸体的附近离开，朝着走廊的方向折返而来，“总体来说……这应该是一桩自卫杀人事件对吧？”

“那是必须的！”约翰还没说话，警长就先激动地抢道，“那个死者是典型的非法闯入，而且他手上还拿着凶器，若不是赫伯特先生运气好，可能今晚死的就是……”

“谢谢，道斯特，我想我能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没想到，约翰却不怎么领情，他打断了警长（现在我们知道了，他叫

道斯特，至于为什么之前那几章里一直没有交代这事儿，那必然是因为我拖延症发作、迟迟没给他取名）的话，自己对觉哥道，“封先生……今晚的事，性质究竟如何，我想……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他说着，又瞥了一眼自己的弟弟，“因为你是山姆的朋友、并且是一名侦探，而山姆又和这件事有所关联……所以我才让你看了现场……”

“你什么意思？”听见这句，山姆可忍不住了，他激动地插嘴道，“什么叫做我和这事有所关联？”

“哼……”约翰冷笑一声，望着山姆，“你觉得呢？”

“你是重要的证人啊，山姆老兄。”封不觉眼瞅着山姆可能要露马脚，赶紧出声抢道，“案件是在你和约翰通话时发生的不是吗？你的证词对于还原真相必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嗯……对哦。”经觉哥这么一提醒，山姆也发现自己差点儿就中套了，“我……可以作证。”

庆幸之余，他念叨了一句废话，算是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冷静下来。

第015章 你要告谁？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了。”封不觉也认为山姆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因此，他随即就接过了话头，并扯开了话题，“警长先生……”他看向了道斯特，接道，“这好歹也是桩命案，你该不会觉得……事情可以在不报案的情况下蒙混过去吧？”

“胡说什么呢？”道斯特回道，“我当然知道必须得报案，只是……”

“事情是这样的……”约翰又一次打断了道斯特的话，他的心态和觉哥类似，无非是担心“猪队友”用词不当让局面陷入被动，“封先生你不是本地人，故而对这里的情况不太清楚……由于蔻奇柯缇岛的人口少，且民风淳朴、犯罪率很低，所以岛上的警局在夜间只有很少的警员在值班；另外，这座岛也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警用呼叫中心……也就是说，假如我打公用的报警电话来报案，那么，第一个接听我电话的人，将会是某个远在岛外的接线员，我得先和这个接线员沟通，然后再由他/她通过出警系统去联络本地的警署，而本地警署的值班警员在得知这是一桩命案后，还是得去联络道斯特警长……”

“哦……所以你就省掉了这些步骤，直接联系了警长？”封不觉顺着他的意思接道。

“没错。”约翰点点头，“即便我不是通过报警电话、而是用私人电话联络他的，但我的行动毫无疑问应定义为‘在第一时间通知了警方’，事实上……我的做法应该比‘打报警电话’更有效率。至于关于这件案子的、进一步的调查工作……接下来，警长自然还是会走正规流程的，我也会积极配合调查。”

“嗯……”封不觉漫不经心地念道，“简单地说，你把警长

单独叫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先入为主地给他植入一些观念，然后让警方根据你的思路展开后续的调查是吧？”

他说话的语气虽是轻松，但这话却是单刀直入、一针见血……

“注意你的措辞，封先生……”约翰道，“你无凭无据就说这种话，我可以告你诽……”

“你要告谁？告我？”封不觉根本不让对方把话说完，“还诽谤？”他的脸上顺势就浮现了笑容，这显然是贱力值正在上升的征兆，“你有没有文化？听不听得懂人话？英语是不是你的母语？我刚才那句话和此刻这三句……每一句可都是提问的语气，‘问句’也能算是诽谤么？‘你是坨屎’和‘你是坨屎吧？’是有区别的懂不懂？我只是提出一个观点询问一下你的意见，你就用威胁性的言辞来否定我的问题本身，你自己说你是做贼心虚还是身上有屎？是你告我诽谤赢面大还是我告你恐吓胜率高？”

“呃……”约翰的思路本来是很清楚的，但在遭遇了这番力度强劲的逻辑强暴后，他的脑中现在基本也就剩下一团屎了。

“你要跟我谈事实我们就谈事实，你要跟我谈逻辑我们就谈逻辑，甚至你要跟我聊犯罪……我也能好好给你上一课……”封不觉一边说着，一边朝约翰靠近，“但刑侦和法律这方面嘛……我建议你不要在这种我经常接触的领域里跟我装逼。”他的语速极快、条理清晰、气势迫人，“任何一个能活着提交对我的诉讼的人都可以当你的老师，任何一个能活着完成对我的诉讼的人都会劝你不要自寻死路……我的代理律师可以在法庭上当着陪审团的面把你的律师操哭，我在民事诉讼上获得的离奇胜利之多足以摧毁你对整个司法系统的认知……”

说话间，觉哥已来到了走廊中，而约翰已经被他逼得节节后退，后脑勺都贴到墙上了。

“今晚，我还会说很多话，做很多推理……但如果我再听到有人用威胁的语气、以‘诽谤’这种无比低级的诉讼恐吓来打断我，我就……喂！他！吃！屎！”

那最后四个字出口之际，封不觉的脸都快碰到约翰的鼻尖了，所以当他一字一顿地把话说完时，约翰已被他喷了一脸的唾沫。

在这种状况下，约翰的脑筋也是不可避免地短路了。

的确，他是个颇有能力的商人、也是精明的犯罪者，但面对这种在思维、语言和行为上能将自己全面压制住的无赖，他也毫无办法。

“那……”约翰足足愣了五秒，才应道，“……你……你现在想怎么样？”

“呵呵……”封不觉微笑着，转头看向了道斯特，“警长，从房间里的痕迹判断，你应该已经粗略地看过案发现场了，不管赫伯特先生引导你做出的判断如何……总之，你也该叫手下们过来了吧？”

……

在封不觉的推进下，事情自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了。

不到半小时，十余名早已在睡梦中的蔻奇柯缇岛警员纷纷从床上爬了起来，并以最快的速度奔赴岗位；四十分钟不到，一队满载着警员的警车便开进了赫伯特家的庄园……

警戒线终于是拉起来了，负责取证的警员也终于开始采集现场的证物和拍照；那鸣响的警笛和浩浩荡荡的阵势肯定是会被一些人看见的……于是，看热闹的人也来了。

消息传播的速度比想象中要快得多，即使是在这凌晨时分，仍有不少岛上的原住民聚集在了赫伯特庄园的门外，并开始议论纷纷。

也不知道是谁（其实九成九就是庄园里的工作人员）泄露了消息，把“山姆回来了”，和“约翰的房间里好像死人了”这

两条关键信息给捅了出来……这下可好，围观群众们纷纷掏出了手机，把自己认识的人（当然了，同样也是岛上的居民）一个个儿都从梦中叫醒，并绘声绘色地把自己刚刚得知的“重磅消息”宣告了一遍又一遍。

至凌晨一点，事情发酵到了连游客都被吸引来了的地步……赫伯特庄园门口人都快围满了。

不出意外的，当年那桩“真假遗嘱案”也像是一块儿味道还没散尽的陈年口香糖一般，又被岛上的居民们搁进嘴里嚼了一遍……

有趣的是……在出了眼前这档子事儿之后，很多人，仿佛又从那块儿糖里嚼出了几分新鲜的滋味……

第016章 敌军已抵达战场

虽然案件的调查工作还只是刚刚展开，但站在封不觉的角度，这个“约翰·赫伯特杀人事件”的大体情节他都已经推测出来了。

那名死者，十之八九是山姆花钱雇佣的杀手；二人约好了时间，互相配合着实施刺杀行动。

昨晚（因为此时已经过了零点，案发应算作昨天）十一点整，山姆按照计划向案发现场的那部座机打了个电话，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将约翰引到一个特定的地点，以便杀手偷袭。

然而，令山姆感到意外的是……被人从身后突然袭击的约翰，竟然在挣扎中反过来将那名杀手给干掉了，这样一来……“死者”和“凶手”的身份便发生了互换。

事已至此，山姆也只能将计就计，以“听到电话里的动静不对劲儿”为由，赶赴了案发现场。

本来嘛……想要扮演一个无辜者，就得做出无辜者应有的反应；他要是不来，反倒显得异常。

再者，仅凭电话中传来的声音，山姆还无法判断电话另一头究竟发生了什么，说到底……他只是听到了两个男人喘着粗气互相缠斗时的低吟，鬼才知道这动静的背后究竟发生着什么……

因此，山姆必须得来，他至少得来看看情况如何，才能做出妥当的应对。

而当山姆看到杀手的尸体时，他倒是松了口气。

假如这个男人被活捉、或是一息尚存，那山姆“买凶杀人”的罪名肯定就要暴露了。

幸好……如今已是死无对证。

……

至凌晨两点半，现场的勘查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庄园外的围观群众也开始渐渐散去。

看热闹的多半都是这样……虽说不需要买票，但站久了也就没意思了，大伙儿聚在一起嚼一会儿舌头根子，接下来还是该干嘛干嘛。

然，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又有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警长，我这儿有个人，说要见您。”这话，是守在庄园门外的一名警员通过对讲机传达的。

“谁啊？”正在现场忙着指挥的道斯特听到这话，当即就拿起对讲机，用不耐烦的语气应了一声。

“他说他叫左言，还说他掌握着关于本案的重要情报，必须要当面跟您讲。”那名警员回道。

“哈？”道斯特思索几秒，“好吧……找个人带他进来，直接上二楼会客室等我。”

以上这番对话，并不是在封不觉的面前发生的，所以，他也无力去干涉什么。

于是，十分钟后，在那二楼的会客室里，觉哥和左言……又一次“偶遇”了。

这个离案发现场不算太远的房间，此时已被警方临时用作了收集证词的屋子，包括约翰、山姆和封不觉在内的十余人（大部分是工作人员），都在这里接受警员的询问，他们的第一手证词也将在这里被记录在案。

“诶？这么巧啊。”看到左言的刹那，觉哥心中还是颇为惊讶的，但他完全没有把这种惊讶表现出来，相反……仅仅半秒后，他就若无其事地做出了眼下这种反应。

“呃……”左言闻言，犹豫了一下，接道，“觉哥？”他好像是刚想起对方的名字一般，“你怎么也在这里？”

其实，左言并不是花时间去思考了“眼前这人叫什么名字，我该怎么称呼他来着”这种问题，而是在思考“他这样跟我打招呼，我该用哪一种应对方案比较妥当”。

这点，封不觉瞬间就看穿了，并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推理——

“左言的反应不慢，演技也还行，他此刻的表现已足够骗过一般人的双眼。”

“但这……绝不是他‘临时决定，立即实施’所能展现出来的水平，很显然……这种反应是他的既定方案之一。”

“他那‘思考的时间’也佐证了这点，以他的能力，那‘犹豫’的一秒之间，还不足以他完成一个‘从零到一’、‘无中生有’的过程，但却足够他做一个‘选择’；他……或者说……他和维多克，无疑早就知道了‘我在此地’的事，也预想了若干种和我见面时的场景，并对于我可能做出的每一种‘打招呼的方式’，逐一制定了相应的‘反应’，而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不出意外的话……”

想到这儿，封不觉便开始不动声色地用余光搜索房间的各个角落和阴影。

“维多克那家伙……百分之百已经潜入了这栋屋子，说不定他都进进出出好几回了……”

“这次，我已不再具备在酒吧里那种优势，因为他已对我产生了警惕心……直到此刻，我都完全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就是很好的证明。”

“再者，既然现在左言已经出现在了‘明处’，那就表明维多克在‘暗处’的工作已基本完毕。他肯定已经看过了案发现场，并做出了和我类似的、甚至更进一步的推理……”

“而剩下的部分……就是左言的工作，与涉案人员交谈，收集证词、证据，以此将维多克的推理坐实，继而把凶手绳之以法。”

“这些事……根本花不了太久……”

“三十三章目前才一半，让你们这么快破案可不行啊……”

心中思索了许多，但现实中的时间也仅仅是一瞬。

下一秒，封不觉就接着左言的问题道：“啊……说来话长了……”

随后，他用十分简练的语言，把他出现在这里的原因说明了一遍，当然了……是按照“和山姆在酒吧偶遇”这样的开头和逻辑来说的；对于这套说辞，站在左言和维多克的角度上，确也抓不到什么破绽。

两人聊了几分钟后，道斯特便来了。

警长先生走到左言身旁时，先将后者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随即就因“这小子和姓封的好像认识”这点，想当然地产生了几分厌恶。

“嘿，年轻人，听说你有‘关于本案的重要情报’？”道斯特一开口，语气就很不客气，“还必须‘当面告诉警长本人’？”

“嗯……您是？”左言其实已经从维多克那儿知道了这人就是警长，但他还是得装成不知道的样子。

“我就是警长。”道斯特冷然道，“说吧，你想告诉我什么？”他顿了顿，补充道，“我可事先声明……你这要是恶作剧，或者是‘为了进犯罪现场看看而随口胡说的’，警方可有权追究你的法律责……”

他没有把话说完，因为在他说这些时，左言竟是一副完全无视他的样子，从口袋里取出了一部手机，并拨通了一个号码。

第017章 妥协

“你好，嗯……对，我是左言……不……我和艾薇琳娜不是您想象中那种关系……那个……总之……事情您都知道了吗？好……嗯……他就站在我面前……好的。”左言跟电话那头的人简短地讲了几句之后，便抬起头，看向道斯特警长，说道，“警长，麻烦您接一下电话。”

“哈？”道斯特一听，本能地愣了一下，并在心中念道，“这小子欠揍吧？明明是你自己找上门说要提供线索，刚才话说一半突然又自顾自地打起了电话，现在你又让我接？”

“什么电话？谁的电话？你到底在搞什么？”道斯特提高嗓门儿连问了三声。

与其说这是提问，不如说是三声呵斥。

左言则是一脸无奈地应道：“呃……内政部长想跟您说两句。”

“谁？”道斯特瞪大了眼睛，侧过头去，让自己的耳朵凑近对方几分，很显然……他怀疑是自己听错了。

“内政部长……”左言又把那个四个字重复了一遍，但在说这第二遍时，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到最后一个音节时都快听不见了。

“呵呵……”道斯特怒极反笑，“你咋不说是威尔士亲王打来的呢？”他说着，一把从左言手中夺过了手机，冲着屏幕张口就喊，“嘿！混蛋，你知道跟警察玩恶作剧会是什么后果吗？”

这句话说完后，道斯特拿着手机，听了大约三秒，接着，其脸上的笑容就凝固了。

很快，道斯特就转过身去，用颤抖的声音，哆哆嗦嗦地

接道："s……ss……se……sir！对不起，我没听出是您！"他用手扶住下巴，才慢慢恢复了正常说话的节奏，"是是……我是道斯特……您能记得我的名字我真是受宠若惊！对对……我还记得那次晚宴，您跟我打过招呼来着……"

道斯特之后所说的话，就只有他和内政部长两个人知道了，因为他一边说着，一边已拿着手机离开了房间，一个人去到了无人处。

大约七分钟后，道斯特重新回到了这间会客室，并用非常复杂的眼神看着左言，把手机客客气气地递了回去。

"所以……你也是个侦探。"道斯特跟左言说话时的语气依然不是很友好，但相对于七分钟之前那种态度而言……已经好太多了。

左言想了几秒，点点头："算是吧……"

其实，他内心深处是想否定的……

由于一天到晚和维多克这种级别的神探待在一起，左言始终认为自己还不够资格自称是"侦探"，所以，通常情况下，只要被人这么问了，他都会否定这个身份，并强调自己只是一名大学推理部的部长。

不过，这回的情况特殊；为了能留在现场、介入调查，左言都不惜"动用关系"了，这种时刻……再去强行否定自己的侦探身份、导致节外生枝……未免有点儿太作。

"什么'算是'啊，左言同学可是非常厉害的名侦探哦。"下一秒，封不觉却是一副得意的样子，对道斯特道，"警长先生，我们中国人普遍是非常谦虚和低调的，无形装逼之处，还请您多担待。"

虽然没有直接听到电话的内容，但凭着左言和道斯特的只言片语，觉哥已基本推测出了刚才那通电话的来龙去脉……

根据《二流侦探和猫》中的设定，左言就读于一所虚构

的大学——“帝峰”；这所学校是个什么名堂呢？这么说吧……大概就是比霍格沃兹还难进的、给正常人类念的大学。

要进帝峰深造的学生，大致上，得符合三个条件：能力、财富、身份。这其中，前两个……那还算好办的，只要能通过帝峰自制的变态入学测试、家里又正巧衬个几千万美金，就算符合要求了；但“身份”这事儿……怎么讲呢……最好是王储吧，具体哪个国家的倒不重要；不是皇室的话……次一点，贵族也行……反正三代之内能和贵族沾上边的就算；实在不行，官僚或财阀的子嗣也可以，毕竟有些国家历史短，根本没有贵族……但这些官商子弟肯定得多出点赞助费，毕竟你们这帮人比较“庸俗”，想进帝峰当个二等公民……每年怎么地也得给学校送个千八百万的吧。

总而言之……这是一所现实中绝不可能存在的学校，龙傲天（玛丽苏也一样）这种生物，在帝峰如过江之鲫，不叫事儿；由于颜值或血统问题无缘“龙傲天”之名的，那就只是学霸兼富二代而已了，这种人……在帝峰可是要找不到女朋友的。

那么，再说回左言……身为小说主人公，他自是与众不同的。

左言的父母都是玩儿“考古”的专家，一年到头在世界各地漂着，基本见不着人；左言从懂事起，就管爹妈叫“雌雄大盗”，个中原因……各位可以自己琢磨……

他家里虽是有钱，但血统上实在是挂靠不到什么权贵，按理说，应该是与帝峰这种学校无缘的。

然，无巧不成书。就在左言考大学这年，帝峰尝试了一次“改革”，招生的时候，校方在“身份”这项要求上放宽了一丢丢，于是，左言这个“庶民”就乘着“政策”的东风，混进去了……

当然了，“庶民”只是学校里的一部分人对左言的蔑称，在外人看来，他一样得划分到龙傲天的范畴……

综上所述，左言能和一个外国的内政部长直接通话这事儿，也就显得很正常、也很平常了。

说白了……他就是在来这儿的路上，给一位同学打了个电话，托人家帮个忙；然后他那位同学又给自己家里打了个电话，说了下情况，结果……不到半小时，那位同学的家人就把事情搞定了。

站在封不觉的角度上，哪怕左言没有当着他的面把电话交给道斯特，要推测出左言介入案件的方法也不难……毕竟觉哥本来就掌握着对方的背景信息。

眼下，既然觉哥已经听到了诸如“艾薇琳娜”这样的关键词，那他自然是连左言拜托了谁都一清二楚了。

“好~好~二位大侦探……”这会儿，道斯特的表情和语气中，除了无奈以外，竟还有几分隐隐的高兴；看起来……他那紧绷的神经终究是被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情绪给扯断了，“为了工作上不吃憋、生理上不吃屎……接下来……我就退居二线，在旁当当看客吧。”他顿了顿，“你们俩呢……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请随意展开调查，等你们查完了，劳驾给在下指条明路。”

他一边说着，一边已从上衣的内侧口袋里拿出了一个金属小瓶；那瓶子的盖尔是连在瓶口上的，一扳就开，道斯特拿起瓶子单手一顺，就往嘴里灌了口不明液体。

“呃……那是酒吗？”左言已经闻到了酒味儿，属于明知故问。

“不，这是我的血，我的前妻每天都用这个泡下午茶……”撂了挑子之后，道斯特那谜一般的幽默感突然上线，他似乎在用这种带有自黑性质的吐槽去回应觉哥先前对于他生活状况的评论，“……你要来一口么？”

“他年龄还没到呢。”左言还没回话，封不觉就抢先应了一句，并顺手接过了警长手中那装酒的小瓶子，“而你……我的

警长先生，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这种便宜货……”说罢，他脖子一仰，便把小瓶子里那剩下的一点儿劣酒一饮而尽，“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检查一下约翰的酒窖……看看里面有什么线索。”

第018章 学费

当道斯特警长说出那句“请随意展开调查”时，封不觉才得到了【介入“约翰·赫伯特杀人事件”的调查】这条任务的完成提示。

虽然不知道系统具体是怎么界定的，但很显然……此前觉哥那种单方面加入调查的行动并没有得到认可。

左言的出现，或者说左言和维多克这两位“对手”的登场，才让这场侦探对决正式展开，也让剧本的任务进行到了下一阶段。

而这“下一阶段”该怎么做……系统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提示，那主线任务下的子任务连锁，到此就结束了。

也就是说，封不觉行动的重点又回到了【用三十三章的篇幅，完成该剧本】这条上；在接下来的十五章中，如何制止左言和维多克将案情快速破解并宣告真相，成了摆在觉哥面前的主要难题……

……

凌晨，三点零七分，赫伯特宅邸一楼某房间中。

屋里，只坐了两个人。

“嗯……这酒不错啊。”封不觉品尝了一口高脚杯中的红色液体，并给出了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

此时，他翘着二郎腿、坐在一张沙发椅上，并一脸悠然地摇晃着手中的酒杯，而他身前的茶几上，自是摆着一瓶已经被开启的红酒。

“呵……那是啊，这瓶酒，我本来可是打算在今年复活节送给教皇的……”相对的，约翰·赫伯特的脸上则是一种“你特么在逗我”的表情；他这会儿就坐在觉哥对面的另一张沙发椅

上，用透着几分苦涩的语气，回应着觉哥那完全不走心的恭维。

“哦？”封不觉闻言，挑眉一笑，“这样啊……那我可得郑重地感谢一下赫伯特先生您的盛情款待了。”

“不用客气……”约翰沉声道，“我的庄园也好久没招待过客人了，难得封先生也是懂酒之人……我这瓶珍藏的红酒也算是物尽其用吧。”

说是这么说，但实际上，约翰的内心，此刻正在滴血……

十多分钟前，当封不觉向约翰提出想从酒窖里“拿瓶红酒尝尝”的要求时，约翰对其报以了不屑的笑容，并暗忖道：“还以为这小子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结果一开口就是想从有钱人家里揩油，哼……也罢，量你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就让你去挑好了。”

当时的约翰认为，像封不觉这种阶层的人，和道斯特基本属于一个档次，凭这种人的胆量和见识，最多也就坑他一两瓶一千英镑左右的红酒吧。

没想到……觉哥得到允许后，进酒窖转了一圈，愣是把整个酒窖、甚至可以说是目前整个威尔士境内最贵的一瓶酒给挑出来了。

这瓶酒，是距今刚好十年前，由法国某知名酒庄酿成并装瓶的。那一年的气候、土壤、葡萄的收成等等会影响酿造品质的因素全都很完美，堪称百年不遇，故而出了很多的好酒；而这瓶被称为“花蕾”的红酒，更是佳酿中的佳酿……

几年前，在一次拍卖会上，约翰花了数十万英镑购得了这瓶“花蕾”。当然了，他买的时候就没打算自己喝掉，他是为了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使用才购置的。

很多人对葡萄酒都有个误会，即“红酒的年份越久越好”，其实不然；那种号称已经搁了一两百年的酒，早就已经变味

了，买来也只能当陈列品摆着看，若真打开喝的话，就算喝不死人……味道也不会有多好。

装瓶后的红酒，其最佳饮用期通常都不会超过十五年，多半都是在四到十年这个区间，而今年，刚好就是饮用这瓶“花蕾”的最佳年份。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约翰才打算在今年的复活节，将这酒当成礼物送给教皇。

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今晚，他这几十万英镑的“投资”，居然被封不觉这么个来历不明的家伙给白捡了，这简直就是明抢啊……可是“随便挑”的承诺又是约翰自己给的，他还不好发作。

“呵呵……玩笑差不多就行了……”晃着酒杯的封不觉，笑意渐收，接道，“我知道你心疼，换我我也心疼。”

他这话，撕去了约翰脸上那最后一层伪装，让这位主人露出了相当阴沉的神色。

“在我进酒窖前，你觉得我既没有能找出那瓶酒的见识、也没有敢拿出那瓶酒的勇气。”封不觉接着说道，“而当我把酒拿出来，并若无其事地将其开启后，你就一边压着火气自认倒霉，一边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这小子只是运气好，他其实并不知道这瓶酒的价值’。”

话至此处，觉哥顿了顿：“呵……这世上，哪儿有那么多巧合和运气？就算有……恐怕也不属于我。”他得意地拿起酒杯，又喝了一口，“赫伯特先生，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今天我进你的酒窖，找的就是最贵的那一瓶。在你答应我‘可以随便挑选’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把几十万……嗯……我要是没估计错的话，大概是这个价位吧……已经把价值几十万英镑的红酒拱手送人了。”

“当然了，我这么做，也并不是纯粹想坑你这瓶天价的红酒，我只是想利用这件东西……这件可以用你所熟悉的价值观来衡量的东西，来向你传达一些信息。”

“——你认为我做不到的、不敢做的事，我做起来其实毫无压力；十几分钟前，你对我这个人的看法、成见、判断等等，就跟方才我对你的‘感谢’、‘恭维’一样……一文不值。”

“看来……我这是在为自己对你的‘轻视’而买单了。”约翰瞪着觉哥，一字一顿地念道。

“哼……”封不觉冷哼一声，应道，“你该庆幸，我还给了你这种‘交学费’的机会……”他耸耸肩，娓娓言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犯错中学习和成长的，而这些‘错误’，势必会伴随着一定的代价……这次，你付出的代价是金钱，对你来说微不足道的一点金钱而已。但下次，若你再犯错，要付的……可能就不仅仅是钱了。”

“你说的……”约翰已经恢复了冷静，他甚至很认真地听取了封不觉所说的话，“我会好好记住的……”

两人对话至此，门外忽有敲门声响起，外面的人都不用开口，觉哥便已知道那是谁。

第019章 推理开始得很快

不出所料，敲门的人是道斯特警长；他只是轻叩了几下门板，就自行推门进来了。

“嚯~你还真喝上啦。”一进屋，警长的目光就落到了封不觉身前的那瓶酒上，并顺势吐槽了一句。

此时，这位警长先生脸上的表情已经变得很放松，而这种“放松”的背后，俨然就是一种不加掩饰的、“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

不管道斯特平日里收了约翰多少好处、也不管他有多忌惮赫伯特家在岛上的势力……在内政部长的那通电话后，这些因素便已不复存在了。

左言用行动向警长传达了一条信息——约翰·赫伯特的那点势力，搁在这岛上，可能是国王级别；但在真正有势力的人面前，他也就是个家里稍微衬点儿钱的罐头厂老板罢了。

“警长先生，你来得正好。”封不觉见到道斯特时，也是面带微笑，热情地言道，“一起来尝尝这瓶价值数十万英镑的‘花蕾’如何？”

“哈！”道斯特闻言，干笑一声，很显然，他把觉哥的话当成了玩笑，“好啊，这种价值已经超过我退休金总额的酒，喝完之后我就能见上帝了吧。”

说话间，警长已拐到酒柜那儿，顺手拿了个玻璃杯出来，随后他就走向了觉哥旁边的那个沙发。

看起来……他是真打算要喝。

另一方面，左言和山姆也紧随着警长来到了这个房间；他们俩一前一后、不紧不慢地走进来，从两人的神色来看，也是各怀心事……

当他们进屋时，约翰已恢复了平常应有的那份冷静，所以这几位也并不知道刚才那场关于红酒的风波。

“那么……目前进展如何了？”待那三人皆坐定时，封不觉抬眼望向了左言，提出了这个问题。

按理说，这事儿应该问道斯特才对，毕竟他才是现场的负责人。

但封不觉却是直接问了左言……或者说，问了维多克。

因为觉哥很清楚，除了自己之外，在场最接近“真相”的人（猫），唯有维多克；即便是身为当事人的约翰和山姆，对整个事件的了解也未必比得上觉哥和维多克这两名旁观者。

“嗯……”左言先是沉吟了两秒，随即接道，“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简单的小案子。”

仅仅是这句开场白，就已让封不觉确定了一件事——此刻，正在和自己对话的人（猫）并不是左言，而是维多克。

左言是一个性格恬淡的人，只有在一些突发的危急情况下，他才会变得果决、乃至咄咄逼人；而在平时……他往往都是一种温吞水一般的态度，待人接物都很谦和；以封不觉对左言的了解，后者绝不会说出“简单的小案子”这么嚣张的台词来。

而维多克就不同，这只猫极度自负，他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维多克”，他经常会用这五个字去回答左言提出的一些疑问。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是怎么办到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凶手？你怎么推理出这种动机的？

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左言时常会向维多克提出的，虽然不是每一次，但依然有很多次……维多克都用“我是维多克”来进行了回答。

这就好比你问蝙蝠侠——“请问你是怎么把犯人抓住的？”

这个时候，蝙蝠侠根本不需要跟你废话什么推理和行动的过程，只需要回你一句：“Because I'm batman！”就可以了。

维多克的情况……也是如此；像他这样的侦探，自负和能力是成正比的，他的确有嚣张的资本。

眼下，他就在利用心灵对话，借着左言之口，诉说着自己想说的内容。

旁人自然不可能想到……左言居然是在复述着一只不知藏在哪里的猫的话语，但作为这两个角色的创造者的觉哥，对此自是一清二楚。

“哈！”左言话音刚落，已经喝下半杯红酒的道斯特又发出一声招牌式的干笑，插嘴道，“看来咱们的名侦探要开始推理秀了啊，我还只在电影里看过这种场景呢，没想到今天能亲身经历一回。”

“是啊……我也很期待呢。”下一秒，山姆也跟了一句，并且用了一种三分戏谑、七分期待的语气。

事实上，在这个点上，他并没有开口的必要，可惜……山姆并不算是一个高明、熟练的罪犯，免不了做贼心虚；所以，他用了这种故作轻松的语气、说了这么一句话，来掩饰自己的紧张和不安。

对此，封不觉除了替他捉急之外，实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真心是猪队友带不动的节奏……

山姆这一举动背后的含义，莫说是觉哥和维多克这个级别的侦探，就算是左言、乃至道斯特警长，都能看出一二；至于约翰嘛……他从一开始就认定了今天这件事和山姆有关，无论山姆干什么他都能对号入座。

总而言之，山姆的发言，除了在众人面前让自己变得更加可疑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

“那么……”在一段短暂、但尴尬的沉默后，左言再度开

口，替维多克转述道，“为了更好地让在座的每个人都理解这件案子的经过，我就按照时间顺序……把整件案子的前因后果完整地讲一遍吧。”

说到这儿，他顿了顿，调整了一下呼吸。

封不觉知道，这其实是左言在等待维多克的下一段话说完；由于心灵沟通也是需要时间的，一边听取脑海中的声音、一边进行转述，也是一门颇难的技巧；即使左言如今已经很熟练了，但也难以避免自己的说话声和脑海中的声音交叠形成干扰的情况。

“要解释今天的案件，首先，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多年前那桩赫伯特家的遗产纠纷案。”两秒后，左言接着道。

不料，他刚开口，约翰就打断了他：“左先生……这事儿是不是扯得太远了些？”

左言还没回话，山姆就冷笑一声，抢道：“哼……怎么？你是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被揭露出来吗？”

“先生们！”封不觉果断地打断了他们，“注意自己的形象，你们是绅士，不是泼妇……”他说着，便看向了约翰，“赫伯特先生，如果你除了‘扯得太远’之外，无法提出更恰当、更充分的理由，那就请让左言同学把话说完……”他说完这句，微顿半秒，又补充道，“不然我会喂你吃屎哦。”

第020章 动机（上）

封不觉的这番恐吓……给人的感觉很微妙，毕竟他所说的内容听上去并不像是可以实际去操作的事情。

要比喻的话，这就好比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时常能听到的一句脏话——“我X你大爷”；说是这么说了……但从来也没人真的会将其付诸行动。

然而，这话若是由觉哥说出来，情况就不同了……

虽然约翰跟封不觉相识仅仅几个小时，但这期间后者的种种表现、以及那贱力逼人的、难以敛藏的气质，让约翰不得不考虑对方会将一些“听起来很无稽的恐吓”变成现实的风险。

“好吧……请接着说吧。”思考了几秒后，约翰撇了撇嘴，用冷淡的语气对左言道了一句。

左言也不跟他客气，继续着方才的话题，开始转述维多克在自己脑中的话语：“不出意外的话……在座的各位，除了封……”他说到这儿，稍微顿了顿，因为维多克在心灵对话中对觉哥的称呼是“封不觉”，但现在说话的人是左言，“……除了觉哥之外……”左言及时改了口，“其他人对于那桩案件应该都是比较了解的，毕竟你们三个当中有两个就是当事人，而剩下的道斯特警长，身为岛上的执法长官，无疑就是那桩案子的最初经手人。”

“所以说……为什么还要旧事重提呢？”约翰听到这儿，又嘀咕了一句。

“但是！”左言也适时地将话锋一转，顺势给出了相应的理由，“所谓的‘了解’，也只是相对而言。同样一道‘一加一’的数学题，在小学生的眼中和数学家的眼中有着全然不同的意

义……同理，我相信……这件案子，在你、山姆、和道斯特各自的脑海中，也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

“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将此案的原貌尽可能完整地还原出来，让在场的所有人来到同一视界上，然后我们才能更加顺畅地讨论眼前这件命案的话题。”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封不觉的内心是十分高兴的，因为他认为……按照这个节奏发展，我很可能会用另一种叙述手法，将此前的第五到第七章、即“遗嘱之谜（上）（中）（下）”的内容借由左言之口再说一遍，强行凑上三章、乃至更多章的篇幅。

可惜，他错了。

此处，我将用简单的一小节来跳过这段已经描述过的情节，以显示自己对待作品严谨的态度，以及极其专业的职业操守。

——于是，左言便当着四人的面，将之前维多克告诉自己的、有关遗产的案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在他陈述的过程中，约翰、山姆和道斯特三人自然也都因惊讶、心虚、恍然大悟等原因不止一次打断了左言的话；当然，最终，他还是将整个案情讲完了。

要是没人打断左言，可能他用十分钟就能把这点儿事说完，可实际来看，他说了整整二十五分钟。

好在，对正在观看这部小说的观众来说，十分钟也好、二十五分钟也罢……都无所谓，在你们看来，就是一百来字罢了。

对于这种状况，封不觉无疑是很不满的，明明可以撑个六七千字、整整三章的内容，被压缩成了只有3%左右的篇幅，这给他的通关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他也无可奈何。

“以上，就是我对那桩遗嘱案的看法。”二十五分钟后，左

言用这样一句话，宣告了之前的那段推理告一段落。

“那也仅仅是你的‘看法’而已了。”约翰在那两个关键词上加了重音，“说到底……这些都是推测，一没有现成的证据，二没有证实的手段；与最高法院的判决书相比，根本就是个笑话。”

“哼……”闻言，山姆在旁冷笑着接道，“你当然希望这些都是‘笑话’了。”

“二位……适可而止吧。”这时，又是封不觉出来插嘴，制止了二人进一步的争吵，“笑话也好，真相也罢……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其实都已不重要了。左言同学肯定也很清楚……”他停顿一秒，看向左言，“……由于间隔的时间太久，有关那件案子的相关证物、包括一些人证……都已被无情的时间所湮没；就算有保留下来的部分，也早已失去了时效性。”

“嗯，觉哥说得没错。”左言点点头，“我们接下来要谈论的内容，也并非需要靠我方才的那番推理来做事实佐证，但……用那作为逻辑基点，来解释某些问题，还是可以的……”

“你是指动机吧？”接过话头，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竟是道斯特。

看起来，这位警长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尽管他在听左言叙述的这半小时里已经喝得有些微醺了，但对于刑侦方面的相关情况他还是有着较为快速的反应。

左言也是用略带讶异的目光看了道斯特一眼，再应道：“正是。”他说着，又将视线转到了山姆身上，“虽然我也可以将‘受害人是受了山姆的唆使来杀害约翰的’这句话作为此番谈话的开场白，但那样的话……诸位对其动机的理解可能就会有偏差。”

“什么？”这下，道斯特倒是惊了，即便他能在理论方面跟

上对方的思路，但在实际案情方面……那种名侦探的跳脱性思维他真心是学不来，“你说山姆是……”

“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左言先生。”山姆没等警长把话说完，就用冰冷的语气对着左言道，“如果你想把‘约翰抢走了本应属于我的遗产’作为支持你这一推理的……所谓的‘我的动机’，那我倒要问了……为什么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都没有实施犯罪？我有什么理由等到这么多年后，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再做这种事？”

“很简单啊。”左言道，“因为你的动机本就不是‘约翰抢走了本应属于你的遗产’，事实上，此刻你自己把这话说出来，也只是为了诱导我们……从而掩盖你的真正动机不是吗？”

他的语气听起来胸有成竹，很显然维多克已经在脑海中给了他一个极有说服力的答案，那就是……

第021章 动机（中）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面对左言的质问，山姆表现得非常镇定。

毕竟……这是一桩“计划犯罪”，山姆也不可能什么应对措施都不在脑中构想，就将其付诸行动。

眼下他的这份镇定，便是事先准备的成果。

“哦……”左言应了一声，“那我说说，你听听。”他顿了顿，接道，“正如你所说，假如你是为了‘约翰夺走了本应属于你的遗产’这件事而买凶杀人，那你绝不会等这么久……诚然，在判决刚下达时动手是很不合适的，但在那之后的一两年里……在你最愤怒、最潦倒的时期，你依然忍住了没有动手，可见……‘被夺走遗产’这件事，还不足以让你铤而走险；纵然你明知这件事的背后是约翰在搞鬼，你也没有跨越法律的界线……因为，说到底……你和你的哥哥不同，你是一个好人。”

“哈！”约翰听到这儿，干笑了一声，以表示自己对这番言论嗤之以鼻。

左言没有理会他，而是继续对山姆道：“这其实是一件相当讽刺的事，分明是在相同环境下成长起来、受过良好教育的两兄弟……在外人看来年轻有为的那个，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而将法律抛诸脑后；但在外人看来只会吃喝玩乐的那个，却还坚守着一条底线。”

说到这儿，他用一种略带惋惜的眼神看向山姆，再道：“尽管约翰害了你、你也恨着他，但出于对法律的敬畏，或许也是念及血缘亲情……你终究是舍弃了法外复仇的念头。”

“最终，你决定舍弃过去的生活，像普通人那样自食其力地活下去，并决心永远不再和约翰·赫伯特这个名字扯上关系……”

“然而，正当你以为自己已经把人生中关于家族的那一页给揭过去了的时候，命运却跟你开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玩笑……”

说话间，左言拿出了手机，简单地操作了几下，然后将屏幕朝向了山姆。

此刻，他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着一张照片；那是一个男人的照片，一个看起来相貌平凡的、四十岁左右的白人男子。

在场的人都能认得出来，照片中的男人，就是本案的死者。

“派特·米勒，今年三十九岁，无业。”两秒后，左言就接着道，“虽然现在是无业……但多年前，他也曾是名高级白领，而他当时就职的公司就是……”他看向了约翰，“……约翰·赫伯特投资有限公司。”

左言报出的这家公司，就是约翰年轻时自己开设的那家；如今这间公司仍然存在，但已经变成了赫伯特集团旗下诸多的空壳小公司之一。

一般来说，大型企业都会玩这种把戏，他们会在N个国家注册N家不同的小公司……这些空壳公司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实质事务、也没有员工上班，但每个月他们都会安排会计去报账，以维持其存在。等到了有需要的时候，大企业便可以利用旗下这些小公司来消化各种处于“灰色地带”的交易和项目，一来能“避税（主要目的）”，二来……万一将来因某种原因要为某个项目打官司，这些“壳”还能作为母公司的挡箭牌。

“约翰·赫伯特投资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个存在。

曾经，它也承载过约翰的梦想，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已

经失去利用价值的、如同过气商标般的存在了。

“左言先生，我打断一下……”思索了两秒后，约翰忽地开口，对左言道，“有件事我想还是趁现在声明一下比较好……没错，我认识这个死者，但在案件发生时、我并没有认出他……事实上，当时我连他的脸都没看到，因为他是从我背后出现、突然对我发动袭击的；再者，我也很久没有见过他了……即使是在他死后，我也没在第一时间认出他是谁，只是觉得他眼熟而已。直到道斯特警长到场前不久，我才想起了这个人多年前曾是我手下的员工。”

“说什么‘手下的员工’……未免太见外了吧。”左言接道，“他可是给你当了整整两年多的私人助理啊。”

闻言，约翰的脸色明显起了些变化，他在心中暗忖道：“这小子……居然已经查到这一步了……”

“此刻你是不是在想着……‘这小子居然已经查到这一步了’？”下一秒，左言竟是开口，直接道出了约翰的想法，“呵……”还未等对方回应，左言就笑了笑，再道，“从你的微表情和细碎的肢体动作，基本就能猜到你的想法了……说真的，你当年要是遇上了我，八成就进监狱捡肥皂去了。”

这些话，可不是左言的意思，而是维多克的原话；当然了……左言并不介意用恰当的语气将这些嘲讽的内容复述一遍，因为根据目前他所知的情况，他也是打心底里鄙视和厌恶着约翰这个人的。

“对，他当过我的助理，那又怎样？”约翰有些恼羞成怒了，但并未发作，他没有去回应对方的嘲弄，而是尽量把话题往案情上带，“这和我刚才所说的并不冲突……我说了，他是从背后袭击我的，而且，我也的确是很多年都没见过他了；隔了这么久，别说是助理了，就算是亲戚……认不出来也很正常吧？”

“我本来也没把这当作什么重要的事，我只是提到了他曾是那家公司的职员罢了……是你自己打断我，并进行了所谓

的‘声明’，难道你忘了吗？”左言反问道。

此话一针见血，约翰无言以对。

“你要不介意的话，我就继续说我真正要说的……”左言见他不出声，便转过头去，看着山姆，接着说道，“据我推测，大约是在去年的秋天，米勒找到了你，并且……告诉了你一些事；而那些事，便是今天这桩命案的导火索……”

“在你说出更离谱的推测之前……”对方话音未落，山姆便冷冷应道，“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认识这个姓米勒的，又如何证明他曾和我有过接触呢？”

第022章 动机（下）

“问得好。”左言接道，“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当然是有证据的，而且是很确凿的证据。”

说着，他又在手机上操作了几下，打开了一个音频文件。

数秒后，那部手机的播放器中传出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是派特·米勒，现在是十月十二日下午六点，再过一个小时，我会去和山姆·赫伯特见面……”

左言只播放了开头的几句话，就立即按了停止键。

而山姆……仅仅是听了这个开头，就已经不由自主地变了脸色。

“你之所以有说出刚才那句话的底气，无疑是因为你自认为没有留下任何和米勒有过交集的证据。”左言对山姆的神情变化并不感到惊讶，他只是淡淡地继续说道，“的确……米勒办事很谨慎。为了不留下通话记录，他第一次来找你时，便用了‘在公共场合突然和你搭话’的方式；而后来你们的每一次约见，则都是通过‘在某个公共的网络留言板上留下暗号信息来约定时间地点’的方法。”

“你们碰头的地点，多半都选在人多眼杂的商务中心，那些地方的监控设备都是由商家安装和管理的，和装在街上的那些警用监控不同……商家们通常都不会将监控录像保留太久，其清理录像文件的周期短的一星期，长的也不过两个月；因此，即使你们见面时的场景被某个摄像头拍到了，也不用担心这段影像会留存太久。”

“不得不说，这种‘有话当面谈’的办法很不错，大大增加了

你们办事的效率和安全性……包括在‘付钱’这个关键的环节上，你们也是当面交付现金，不牵涉银行转账。”

“你们做的一切的一切……几乎都无迹可查。”

“然而……也正因如此，谨慎的米勒必然会留上一手；毕竟……事成之后，他还得从你那里拿取一笔‘尾款’，万一你到时候赖账、或是企图杀他灭口，他也得有所准备才行。否则……他可就白白替你背锅了。”

“于是，米勒在今天傍晚、在和你见面之前……事先录好了这样一段录音，把你和他之间的交易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如果之后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比如说……你想赖掉尾款不给，那他就可以用这段‘录制时间在案发时间之前’的录音来威胁你……”

“且慢。”此时，封不觉插嘴道，“米勒自己也是涉案人，把录音交给警方的话……他岂不是要和山姆同归于尽？”

“并不是‘同归于尽’。”左言看向觉哥，回道，“假如米勒拿着录音去找警方自首，考虑到录音的内容和自首情节，他最后极有可能作为‘从犯’被轻判；而山姆……就冲着当年那场遗嘱官司中被法庭宣判为骗子的事儿，加上明确的动机、又是计划犯罪，他这个‘主犯’可能这辈子都不会从牢里出来了。”

以上这段回答，左言并不是在复述维多克的心灵独白，而是他自己在说。因为在来到这个房间之前，维多克已经在左言的脑海中将整个案件的情况大体过了一遍了，所以，对于这种即时出现的问题，左言可自行应对，这也是他和维多克的一种默契。

“同理……”略微停顿后，左言又道，“假如米勒在作案过程中被捕了，那这段录音也可以作为一种减轻他罪名的证据，有备无患。”

“嗯……原来如此。”封不觉闻言，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点头沉吟了一声。

他，这是在演……

实际上，觉哥并不是听了左言的话才明白这些的，他自己也早就想到了；但是……为了能让案情撑到三十三章，封不觉得适时地问一些这样的问题。

而站在左言和维多克的角度上来看，封不觉的提问也是合情合理，且能帮助他们把案情和每个当事人的行为逻辑解释得更清楚一点，故而也就很耐心地回答了。

“诶？”沉吟刚过，封不觉好似又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提高了语调问道，“那你是怎么弄到这段录音的？难道米勒把这段录音带在身上了？”

“看清楚了，觉哥。”左言微笑着扬了扬自己手上的手机，“这部可不是我的手机。”

封不觉早就发现，左言此刻拿的手机，和他之前递给道斯特的那部不一样，他只是明知故问。

“这部手机是米勒的。”左言接着道，“当然了，他作案时没有将其带在身上，要不然……赫伯特先生肯定会比我们所有人都先发现那段录音。”说话间，他瞥了约翰一眼，暗示了对方在警方到场前已经搜过尸体的事实，“大约一小时前，确认了米勒身份的警方通过对其在岛上住所的搜查，找到了这部手机；而十分钟前，我用尸体的拇指指纹解锁了手机的屏幕，并发现了方才的那段录音。”

“哦……是这样……”封不觉念道，“这确是个稳妥的方法，万一米勒在作案前后被警方以外的人抓住，录音不在身上，他也不怕这证据被毁；而一旦他被警方正式逮捕，他就可以让警方去他的住所找到手机。”

“可惜……米勒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自己竟然会死……”两秒后，左言又接过了话头，此时，他的语气有了微妙的变化，看起来是维多克重新上线了，“好在他已留下的足够的信息，足以让我推理出案件的真相。”

说着，他再度将目光投向了山姆。

此刻，山姆的脸色已是白里透青，他背上的冷汗已然浸湿了其贴身的衣衫。

面对左言的逼视，山姆没有说话，他很清楚……这种时刻，多说多错。虽然在听到那录音时，他的内心已经对局面感到了绝望，但在名为“崩溃”的悬崖边缘，他还是抓住了一根叫做“侥幸”的树枝，堪堪支撑着没有滑落。

“哼……现在你倒是挺安静的嘛。”左言冷冷道，“在我证明了你并非‘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以及‘你和米勒确实认识’这两件事后……你再这样表现，显得有些狼狈不是吗？”

维多克咄咄逼人，山姆则继续噤若寒蝉。

“好了……无论如何，咱们终于可以开始聊你的动机了……”左言顿了顿，再道，“如我之前所说，你真正的动机……并不是‘约翰抢走了本应属于你的遗产’，而是……‘约翰这个和你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野种，杀死了你的父亲，而且，抢走了本应属于你的遗产。’”

第023章 米勒（上）

“够了！”这回，是约翰坐不住了，他一拍茶几就站了起来，冲着左言喝道，“我可没必要坐在这里听这些！”

“不……你必须听。”

令约翰感到震惊的是，回出这句话的人，是道斯特。

“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约翰。”道斯特端着酒杯，用一种半醉的语气道，“事到如今……我也不妨直说……”他指了指左言，“眼下，那小子才是这里的负责人，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想干嘛就干嘛，他说逮捕谁……就能逮捕谁。”

“什么？”约翰怒视着道斯特，那眼神仿佛在说——“你丫平日里收了我这么多好处，到用得着你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这个？”

“有什么好惊讶的。”封不觉在旁悠然地念道，“他在不戴手套的情况下，明目张胆地拿着与案件有关的重要证物，在这里跟你聊……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他说得很对，像这种连道斯特都不能做的、明显不合乎规定的事情，左言都干了，那就表明……在这个现场，左言已经没什么不能干的了。

事实上，早在内政部长和道斯特的那通电话过后，封不觉就知道……由这一刻起，这案子已经是全权交由左言负责，道斯特就算立刻下班回家都没关系；这位警长先生还留在现场的唯一原因，无非就是——上峰想让你留在现场撑撑场面，毕竟外面还有好多老百姓在看着呢。

“你……你们……”约翰扫视了房间内神色各异的另外四人，好像想说什么，但终究没说出口。

他无奈地再次强压住了火气，坐了下来。

“左言先生。”重新坐定、并调整了一下呼吸后，约翰再次开口，“我希望你有足够的能力……和胆量，对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负责。”

“这不劳您操心，赫伯特先……哦不……”左言回道，“我觉得还是叫你约翰吧，既然话都已经说开了，你到底是不是该叫‘赫伯特’，就是个有待商榷的事儿了。”

很显然，左言也完全不吃约翰那套“示威”的把戏；就算他不像封不觉那样有能力和胆量喂别人吃屎，他也不至于被这种程度的恐吓所威慑。

“嗯……老是被打断，搞得我都有点乱了。”过了几秒，左言再道，“正好，我们干脆把话题往回倒一点吧……”

他说这两句，是在争取时间，因为被打断的不是他、而是维多克，左言需要给那位喵神探争取一些重理叙述内容的时间。

“咱们还是从米勒说起……”接着，左言便不紧不慢地继续道，“派特·米勒是一个贪婪的人，这份贪婪，让他从一个有着大好前途的青年，逐渐变成了一个劣迹斑斑的罪犯。”

“多年前，当米勒还在‘约翰·赫伯特投资有限公司’任职时，他凭借着出色的工作能力和业绩表现，得到了约翰的重用，年纪轻轻就成了约翰的左膀右臂。”

“那两年，他和约翰一起做了很多游走在法律边缘、乃至是越界的事……正是这些勾当，让约翰成为了众人眼中的年轻有为的青年企业家。”

“当然了，他们两位都很精明，谁也不会留下把柄给彼此，两人很好地利用彼此、各取所需。”

“但好景不长，米勒的贪婪，终究是让他脱离了约翰的控制……”

“当上约翰助理的第二年，米勒以自己的名义在外悄悄注册了一家皮包公司，他挪用约翰公司里的资金到自己的公司

账户中，去做一些短期的、风险较高的投资项目，以谋取私利。”

“起初，他成功了几次，在赚钱的同时，他也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补回资金，于是……他的胆子就越来越大。”

“正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终于有一次，米勒功亏一篑，损失了一大笔钱。虽然他利用了约翰对他的信任，掩盖了自己的过失，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没过太久，约翰的公司就出现了资金链的断裂。”

“当然，这时的约翰也没有发现事情的根源是米勒，我估计他甚至都没往‘内贼’的推定上想，所以……他才会又一次让米勒成为自己的‘犯罪伙伴’，实施了那场谋夺老赫伯特家产的阴谋。”

“那之后发生的事情……我此前也已经讲过了。”

“到东窗事发之时，已是遗产纠纷案的终审判决过后，那个时期……约翰已经有余力腾出手来，调查一些事情；最终……纸还是包不住火的，米勒挪用资金的事情败露，他也顺理成章地被约翰扫地出门。”

“虽然米勒知道不少约翰的罪行，但正如我刚才所说……他们俩都不是会留下‘证据’的那类人，况且……米勒自己也在很多事件中担当了约翰的共犯。所以，被赶走的米勒纵使想去勒索约翰，也找不到什么办法。”

“此后的那些年里……米勒过得显然是不太好，他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落魄。倒不是他这个人没有发家致富的能力，只是……他已没有了那种通过‘正道’致富的心气。”

“要比喻的话，他就像是个倾家荡产的赌徒。这种人，几乎是不可能再靠工作去致富了；因为……当一个人已经习惯于通过赌博的形式去获得或失去巨大的财产后，他对金钱的观念就会变得扭曲。这时，通过劳动所得的那一点点小钱……已无法让他产生任何的‘实感’。”

“同理……让一个通过违法手段轻松赚取过庞大的资金的人，再去用合法的方式赚取同等金额的钱，他在心理上已很难产生动力。”

“人就是如此……没走过邪道也就罢了，一旦走了上去，在体会过那种来得很容易、很荒谬的财富和虚荣后，让他们再去走正道，是很难的……”

“没几年，米勒就花光了自己的积蓄，并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行越远……然后，他也不可避免地被抓包了。”

“有了第一个案底，他想再去找好工作的机会就少了九成，何况，即便是一份在旁人看来很体面的工作，也一样无法满足他的贪欲……”

“于是，他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的犯罪记录；一开始，还都是金融诈骗类的案底，后来就变成了一般的、并不怎么高明的诈骗，再后来就连偷偷抢抢这类暴力犯罪的案底也有了……”

第024章 米勒（中）

“毫无疑问，米勒的生活状况变得越来越糟了。他的犯罪记录在增加，服刑时间在增加，年龄也在增加……唯一不增反减的，是他找到正经工作的概率。”

“面对生活，米勒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回到正道上，在社会底层混吃等死；要么就一不做二不休，在犯罪的道路上走得再远一些……最终，像米勒这样的人，当然是选择了后者。”

“然而，邪道也并不是那么好走的……”

“米勒想加入犯罪组织，但他无法和那些比他年轻十几岁但犯罪履历比他还丰富的年轻人竞争。”

“他甚至想过要加入帮派，但他是个白人，能容纳白人的帮派不多、且大多都是由种族歧视者组成。”

“要知道……偷抢拐骗是一回事，种族主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且曾经胸怀大志之人，米勒即使是走上了歧途，其三观中也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更改的；他可以接受偷抢拐骗……从他的逻辑出发，这类犯罪属于‘违反法律来赚取某种利益’的行为，由于他在实施的过程中承担了相应的风险、投入了相应的精力、也做好了付出相应代价的觉悟，所以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耻的。”

“但是，种族歧视的那套就不一样了……在米勒看来，现代社会中，那些对于肤色、人种、或地域等先天因素的歧视，其心理源头实际上来自一种‘自卑’。”

“虽然也有一些人是因为成长环境、意识控制和刻板偏见等原因而加入歧视的行列，但那些最中坚的种族歧视者，那

些真正打从心底里莫名地对某个地区、某种肤色的人群恨之入骨的人，说白了就是存在一种‘只能在肤色和出生地上找优越感’的心理。”

“他们或是丑陋、或是粗鲁、或是愚笨、或是怪异……总之，基于一些先天或后天的因素，让这些人在自己的种族中没有什么竞争优势，所以他们内心深处的‘自卑’渐渐累积成了‘愤怒’，而‘愤怒’自然是需要发泄的。就好比中产阶级们喜欢到政府门口举牌子抗议来宣泄日常压力一样，种族歧视者们的做法就是聚在一起……通过攻击另一个种族、或是另一个地区的人……来获得认同感和优越感。”

“持有这种观点的米勒，就算混得再不济，对这些人，他也是嗤之以……”

“你先等等……”听到这里，封不觉是真的有些好奇了，“小左啊……”他用中文叫了左言一声，“你之前说的都没什么问题，但刚才那段……你有点脑补过头了吧？米勒总不见得在录音里存下这些有关他三观的读白吧？”

“呵……”左言笑了笑，“觉哥你问得很好……”说着，他的视线扫过了房间中的另外几人，“我想，在座的诸位肯定也或多或少会有类似的想法。不过你们请放心，我的叙述，都是有依据的……”

左言说完这句，又从口袋里拿出了他自己的那部手机，迅速操作了一番后，他便将屏幕转到了众人眼前。

此时，屏幕上显示的，是几张截取自某社交媒体的评论截图，图片中显示的都是一个ID叫“Mr.Stone1962”的用户的发言。

“这个是……”封不觉念道，“米勒的帐号？”

“是的。”左言快速回道，“虽然他并没有填写完整的用户资料，但要查到这类帐号背后的用户身份其实并不困难。事实上，美国从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就开始了一项长期的网络

监视计划，除了部分用防火墙将自己和世界因特网隔绝的国家之外，其他国家的大部分平民……只要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有一定频率的活动，其资料就会被一个程序抓取到美方的一个数据库中。如果有需要，美国人随时可以用一套复杂的、但十分精确的计算方式，根据这些人的常用IP地址、注册时间、年龄、爱好、各种意识倾向等等信息，迅速匹配到他们在现实中的真正身份；那些在网上喜欢用多个‘马甲’行动的人，在情报部门眼中从来都是同一个人，且身份明确。”

“嗯……”封不觉点点头，“OK……那咱就跳过你和美国……或是其他什么国家的情报部门之间是怎么扯上关系的事情，直接聊聊那些消息记录吧……”

“我也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左言接道，“首先这个账户的ID是取自滚石乐队及其成立的年份，这无疑是米勒的个人喜好之一；和大部分有一定学识但生活不太如意的人一样，他用了一个资料不全的号，以便在网上发表一些站队明确、观点独特、言辞激进的发言。从这些发言的内容、发帖时间，再结合一下米勒的犯罪记录，要拼凑出这个人的性格和他这些年的人生轨迹，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难事……”说话间，他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轻划了几下，翻到了一张关于“种族歧视”的评论截图，“瞧……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其实大部分只是引用米勒的原话而已……”

“那你的记性不错哟。”道斯特好像是真的醉了，在说这句话时，他顺便起身到茶几那儿拿起了那瓶“花蕾”，又给自己续了一杯。

“都说了人家是名侦探嘛，过目不忘那是必须的。”封不觉瞥了道斯特一眼，用调侃的语气接道。

觉哥心里自是明白的，左言虽也是个不错的侦探，但他肯定还没到过目不忘的程度，能将“粗略看过”的内容清晰地记下、并流畅地引用，那必是维多克在背后的功劳。

“嗯哼……”下一秒，左言假装清了清嗓子，“我们还是接

着说米勒吧……”他向来都不是很乐于接受那些本不该属于自己的赞扬，故而他立刻就将话题带了回去，“除了这些社交媒体上的发言之外，他服刑时的一些资料、录音，包括他在监狱里写的日记，我也都快速看过了……呃……就是在觉哥你去挑红酒的时候看的，所以现在我的印象还比较深。”

“简而言之，我对米勒这些年的情况、以及他在这件案子中的行动逻辑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大约……是在三年前吧，混不了组织、单干又觉得没前途的米勒，终于在冥思苦想之下，找到了一条长久的发财道路……”

说到这儿，左言看向了约翰：“那就是……勒索。”

第025章 米勒（下）

“可你刚才不是说过……”封不觉的适时提问又来了，“‘虽然米勒知道不少约翰的罪行，但他们俩都不是会留下证据的那类人，且米勒自己也在很多事件中担当了约翰的共犯。所以，被赶走的米勒纵使想去勒索约翰，也找不到什么办法。’……吗？”

卑鄙的封不觉将左言在两章之前刚刚说过的一段话几乎原封不动的照搬过来复述了一遍，卑劣地凑了一行字。

当然了，我也知道，在读到这一节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想着——卑鄙的作者对封不觉在上一行刚刚说出的话做出了评价，卑劣地凑了另一行字。

然后我又自己吐槽了自己，凑了又一行字。

接着我又吐槽了自己对自己的吐槽，凑了……

好吧，在你们开始怀疑本章全部都是类似内容之前，我们还是停止这种无意义的毅种循环；你们且放下中指，我且言归正传……

“再者……在米勒被约翰开除后的这些年里，他都已经沦落到要去做扒手的地步了，也没见他勒索约翰。”封不觉顿了一秒，又对自己的问题做了补充，“那为什么……在三年前那个时间点上，他又突然重拾了‘勒索’这个很有前途的计划呢？”

“因为……”左言回道，“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他发现了一个关于约翰的……重大的秘密。”

话音落时，他将视线投向了约翰。

已经在那儿聆听了许久的约翰，也基本在心中把一笔账给算清了，他顺势接道：“好吧……我承认，我和老赫伯特并没有血缘关系。”

约翰毕竟是个老谋深算的人，他知道……事已至此，这件事注定是瞒不住的了，只要别人拿他的DNA和老赫伯特的对比一下，结果就一清二楚。

所以，他选择了自己接过话头来解释，以获得主动权："三年前，米勒那个无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找我，希望我能再给他一份工作。"约翰说到这儿，脸上露出了一种嫌弃的神色，"而我……自然是拒绝了他这荒诞的要求……"

"并且当众羞辱了他的一番。"左言插嘴道。

"嗯……那就要看你怎样理解'羞辱'这个词了，我觉得……以当时的谈话氛围来讲，我叫保安来把他'请'出去已经是很客气了。"约翰无疑是很会说话的，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具备着足以颠倒黑白的口才，也并不奇怪，"但这个无赖并没有罢休，恼羞成怒的他……当晚竟然跑到了城郊的公墓，刨了我母亲的坟墓。"

"哦？"一听这话，封不觉竟是眼前一亮，"难道……米勒是想用行动对你表达——X你妈？"

他这个问题，让整个房间安静了足足三十秒……

"我的母亲是在我十二岁时去世的，她的照片至今还摆在我的办公桌上……"半分钟后，约翰决定无视觉哥的发言，并继续说下去，"她是老赫伯特的第一任妻子，当老赫伯特发迹之后，我母亲就成了……用中国话来说——糟糠之妻。和绝大多数男人一样，老赫伯特有了钱之后，便冷落了我的母亲，转而将他的精力放到了一些更年轻漂亮的女人身上……而山姆的妈妈，就是其中之一。"

"你他妈的说话最好给我注意点。"沉默了许久的山姆这时终于说了句话，还是一句要求别人注意措辞的脏话。

"几年后，我的母亲也有了一段婚外情，并且怀上了我。"同样的，约翰也无视了山姆的话，接着道，"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在我母亲确认怀孕时，老赫伯特并没有意识到我

不是他的孩子；而我出生后，母亲希望我能在一个更加优渥的环境下成长，于是她就跟我的生父断绝了关系，为我保住了这‘赫伯特家长子’的身份。”

“十一年后，我的母亲故去，在她病故前的几天，她把我叫到床边，告诉我……我并不是老赫伯特亲生的，但是她到死也没把我生父的名字说出来。”

“她去世后不到两周，老赫伯特就迫不及待地迎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即山姆的母亲；顺便，也把当时已经快满三岁的山姆接到了家中。就这样……我多了个弟弟。”

“之后的事情也没什么好说的，关键就在于三年前的那个晚上……”

“米勒那狗杂种也明白……就凭他，根本不能把我怎么样，但这家伙显然是咽不下那口气，我估计那家伙是想了很久，终于回忆起了当年在我的办公桌上总能看见我母亲的照片，于是……他就想到了通过毁坏我母亲的坟墓这种恶心人的行为来报复我。”

“没想到……米勒这一挖，却挖出了一桩本该跟着你母亲一起永远沉睡的真相……”左言接道。

“唉……”约翰叹了口气，“我母亲下葬时，和她一起入棺的……除了身上的衣物之外，还有一条项链；那条项链我小时候见过，里面放的是我的相片。后来我才知道……那条项链的内部还夹了一层，放着别东西。”

“哦～哦～”封不觉的表情大有一种在看晚间八点档的感觉，“让我猜猜……里面藏是有关你生父的东西么？”

“我并不知道那里面藏得是什么，因为东西一直在米勒手上，他也没告诉我任何细节。”约翰回道，“我只能推测……那个无赖在开棺后发现有条项链，便想偷走换几个钱，然后就意外地找到了夹层、看到了里面的东西，并由此得知了我的身世……”

“嗯，你推测得大致正确。”左言又顺势接道，“虽然当年伪造遗嘱的时候米勒有帮过你，但由于当时他自己也是涉案人，再加上你做事谨慎，所以其手上并未留下任何证据来；就算米勒想以‘去警局自首’来勒索你，你也不会怕他，只要请个好点儿的律师，像米勒这种‘因挪用公款被扫地出门，空有证词没有证据’的指控者……要给他扣个诬告的帽子实在太容易了。”

“然而，当米勒找到那条项链之后，情况可就完全不一……”

“左言先生。”约翰的思路也很清晰，他并没有被对方的逻辑牵着走，“我只是承认了自己因身世问题而遭到米勒勒索而已，但我可从没承认过所谓伪造遗嘱的事情，请记住，那都是你的推测……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证明。”

第026章 买凶杀人（上）

“你说的对，那桩遗产案已不可能还有翻案的余地……时隔七年，可用的证据基本都已湮没，无论我们在这儿说什么都只能是推论而已。”左言接道，“这也是你能保持这种有恃无恐的态度的原因。”

“我有恃无恐，是因为我问心无愧。”约翰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得意，“不像某些人……”他说着，视线便移到了山姆身上，“……马上就要因为买凶杀人进监狱了。”

“那可未必。”封不觉插嘴之际，也起身上前，给自己续了杯红酒，“很多时候……一件乍看之下无需质疑的事，其本质却和表象截然不同。”

他这话出口时，约翰、山姆、还有道斯特都没有听出什么名堂来，只觉得是故弄玄虚。

可左言……已在这话中嗅到了一丝异样；躲在暗处的维多克更是在闻言的瞬间心中一惊……一种被人看穿的感觉已经让他快要炸毛了。

“左言同学，请继续吧。”两秒后，封不觉端起了重新装盛过的红酒杯，在走回座位的同时，他看向左言补了一句。

“嗯……好的。”左言犹豫了一下，接道，“到这个时间点为止，情况就比较明晰了……米勒掌握的东西对约翰来说是十分致命的。只要米勒揭穿约翰和老赫伯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事，那么从法律上来说，他就是一个连收养手续都没有的、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生活在赫伯特家的外人。”

“这么一来……即便当年那份所谓的‘遗嘱’真是山姆去伪造的，也不会对继承顺序产生任何影响；因为老赫伯特从来也没留下过什么真遗嘱……所以，在认定现存的遗嘱是假的以

后，赫伯特家的财产应按照继承法的一般规则来分配，而唯一合法的财产继承人还是山姆。”

“当然了，即便如此，约翰也并不算是被米勒给攥在手里了，毕竟约翰的手头有的是资源；若是米勒将事情捅出去，约翰必会聘请一些昂贵的大律师来帮他打这场官司……无论是从‘法律承认的事实收养关系’入手，还是在‘继承法的诉讼时效’等方面做文章……都不能说完全没有胜算。”

“毫无疑问的，在米勒开始勒索约翰时，约翰就已经算清了这笔账，可他终究是做贼心虚……天知道那桩遗产案里还有没有什么破绽留下，所以……约翰还是给钱了。”

“不过，他给的也不多；作为商人，约翰自然深谙讨价还价的技巧，他把米勒的那笔账也算得清清楚楚，并且摆到台面上跟对方谈。”

“同样是涉案人、同样做贼心虚、把事情抖出去对米勒也没有什么好处……无非就是损人不利己罢了，再加上还有‘勒索’这项新的罪名……两人若真撕个鱼死网破，米勒反而会更惨一些。”

“于是，在一番‘协商’后，这场勒索就变成了类似施舍的状况。”

“这三年来，约翰每个月都会以个人名义打一笔钱到一个海外账户，账户的主人当然就是米勒。这笔钱的数额不多不少，大约也就是一个中产阶级者一个月的工资。”

“对于约翰来说，这根本无所谓，他养条狗的开销都比这高；而对于米勒来说……至少在最初，这种条件也是不错的，因为那会儿正是他最落魄的时候，即将露宿街头的人通常都不会对金钱挑三拣四。”

“然而……没过太久，不劳而获地过上温饱生活的米勒，那贪婪之心又开始作祟……”

“冷静下来之后，他肯定也意识到了……自己明明掌握着

那么重大的秘密，却只换来了残羹剩饭般的利益；于是，心里不平衡的他渐渐地对生活产生了不满，然后就跑到社交媒体上发泄，再然后就想着重操旧业……可他又不愿冒险舍弃已有的稳定‘收入’。”

“最后，米勒能想到的，无非就是再去找约翰重新谈判，结果则是被强硬地拒绝了。”

“就在那件事发生后不久……他找上了山姆。”

说到这儿，左言沉默了片刻，似是在等待在座的众人消化这段信息。

“米勒找上约翰的动机我明白，无非是为了钱……”过了会儿，还是封不觉第一个开口，“但他找上山姆，又是想做什么呢？”

……

“这家伙……一直都在明知故问呢……”同一时刻，躲在通风管道里的维多克，在心里嘀咕了一句。

“什么？”这话，别人都听不见，但左言是听得到的，他也即刻用心灵对话的方式疑道，“你在说觉哥？”

“不知是出于什么目的，他好像一直都在引导着我们的叙述，让我们尽可能详细地将案情交代清楚……”维多克回道，“但实际上……我能感觉得到，他看得和我一样远。”

“这……”左言想了想，“那他是有意要帮我们咯？”

“我不知道。”维多克回道，“总之……你接着转述，我也再观察观察……”

……

这一人一猫的内心对话，旁人一句也听不到，在他们看来，左言只是一言不发地思考了一会儿。

然后，又开口说道：“很简单，也是为了钱嘛，只不过数额和获取方式变得大不一样了。”

“我明白了！”忽然，道斯特嗷一嗓子喊了出来，看他那恍然大悟的表情，就像一个好不容易破解了超高难度谜语的孩子，“只要杀了约翰，再公布他并非是老赫伯特亲生儿子的秘密，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打官司的事了，至少他的财产中本属于赫伯特家的那部分，全都该由山姆继承！”

“其实他不公布也行。”左言接道，“换一个角度来说……假如米勒不说出那个秘密，那么在外人看来，约翰死后，财产一样也该由他在世上唯一的‘弟弟’继承。”

“约翰的身世真相……是米勒的底牌。”这一刻，神色凝重的山姆，再度接话了，“万一我在继承遗产的过程中受阻，他便可以用那个来翻盘；另外，当他第一次来找我时，就已料定……只要把那底牌给我看，我就会帮助他。”

第027章 买凶杀人（中）

“听这意思……你是已经承认自己买凶杀人的事实了？”左言顺势接道。

这个问题……很关键。

如果山姆在此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那么接下来，左言只需要把眼前这件案子的经过简单描述一遍，这番“推理秀”就算落幕了。

最多，再让山姆来一段略显悲壮的自白，将一些侦探所遗漏的、涉案人心理变化方面的细节讲一讲，这也花不了太长的篇幅。

然而，各位也都看到了，算上本章，距离三十三章还有整整七章，若是事态按照这个节奏发展，封不觉的任务就会失败，我那堪称无耻……哦不……无解的笔力也会遭到质疑。

因此……

“我……”山姆开口了，看他的表情、以及说出这句话开头那个词时的语气，他显然是准备认罪了。

说到底，他还是一个好人，至少比起约翰和米勒这两位来要强得多；事到如今，他也觉得没有必要再挣扎了，自己因仇恨而催生的恶果，自己承担就是。

不料……

“他当然不会承认这种事。”那一瞬，封不觉高声一喝，打断了山姆的话，并吸引了在场所有人、以及一只猫的注意。

“封先生……我……”山姆好像想跟觉哥说些什么。

但觉哥只是冲他摆了摆手，笑道：“你先别着急表态，我

们……”他顿了顿，看向左言，“且听左言同学将他的推理说完。”

看到封不觉的神情，山姆迟疑了……

那自信的微笑、胸有成竹的语气，仿佛一剂强心剂，让山姆重新燃起了希望。

“嗯……好吧。”山姆应了一句，随即也将目光投向了左言，不再作声。

“切……差一点儿就上钩了。”暗处的维多克见状啐道，“这家伙果然是在搞什么花样……”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左言闻言，也立刻用心灵对话询问道，“继续吗？”

“啊……”维多克应道，“反正也快说完了。”

“好，那我就说下去了。”左言也不废话，得到了维多克的指示后，他就直接开口接道，“大约一年前，米勒设法找到了山姆，并且将约翰身世的秘密告诉了后者。对于如此匪夷所思的消息，山姆最初必然是将信将疑的态度……很显然，他对约翰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毕竟他进赫伯特家时还小，而且他不像约翰那样从十几岁时就知道了自己和对方没有血缘关系的事。”

“当然了，山姆也并不是完全不相信米勒，所以，在此后的一年间，他们又见了几次面；每一次米勒都会搜集到一些新的证据，去证明自己的说法，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运用自己的口才试图从逻辑上将山姆说服。”

“终于，经过了一年，米勒拿到了某种决定性的证据；这证据是什么我们目前还无从得知，不过据我估计……他应该是设法搞到了约翰的DNA样本，比方说掉落在某处的头发之类。考虑到约翰每年都会离开蔻奇柯缇岛几个月，而且他的行踪也不是那么难查……有大半年的时间，米勒要去搞几根头发还是不难的。”

“可以想象……看到了证据的山姆，自是怒不可遏；他可以忍受自己的哥哥设计夺走家族的遗产，但他不能忍受一个外人……一个从始至终没有把自己当兄弟看的人这样坑害他。更重要的是……在证实了约翰的身份之后，米勒在告诉山姆‘老赫伯特也是约翰用某种手法害死的’这件事时，也就不需要更多的证明了。”

“综上所述……杀父之仇、夺财之恨、顺带还让自己背上了‘骗子’的污名……被蒙蔽了多年的山姆在得知真相后，压抑多年的复仇之火自是死灰复燃、且火光冲天。”

“他那渐渐安稳下来的人生，一夜之间就只剩下了复仇这一个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会不惜代价……而米勒正是看穿了这点，向他提出了一个看起来挺不错的主意——两人联手，杀死约翰，然后由山姆继承其遗产，最后两人坐地分钱。”

“我得说……这个主意确实是不错，绝对是个双赢的计划。米勒和山姆都很恨约翰，约翰的死亡以及他的巨额财富则是平息他们怒火的良方。”

“就这样，两人策划了旬月之后，一个他们自认为高明的计划便应运而生……”

话至此处，左言又停顿了两秒，接下来，他要复述的就是不久前的那桩命案经过了：“于是我们我又可以回到我最初对这件案子的评价上了——一个简单的小案子。”

“其经过……大致如下。”

“昨天下午，山姆毫无征兆地来拜访了约翰；他这时隔多年的突然造访，无疑让约翰感到很惊讶，但正是这样的‘突然袭击’，往往会有很好的效果……试想，如果山姆提前通过某种通讯手段告知约翰自己要来，对方就有了思考和准备的时间，那么，约翰也必然会想到回避或拒见的借口……”

“而山姆突然就来到大宅门口要求进去，约翰便没有那么

多选择，措手不及之中……也就让他进屋了。”

“‘回到家’的山姆，摆出一副要来和约翰叙旧和好的架势，他表现得很友好；在喝了下午茶，吃了点心，并和约翰聊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已摸清了此行要获取的两条重要信息——其一，约翰的卧室是哪间；其二，卧室里的电话号码。”

“为了保险起见，在告别了约翰、回到酒店之后，山姆还打了一通电话过去‘问候’了约翰一声，并再次感谢了他此前的招待；而山姆此举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确认号码的真实性。”

“到这一步为止，这个杀人计划的准备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至黄昏时分，山姆再次离开了酒店……带着他准备交给米勒的钱，去约定好的地点和米勒碰头。”

“如我之前所说，为了不在通信部门留下任何记录，这两人从不互通电话，他们都是事先约定时间地点，然后面对面地进行谈话和交易，而且他们会尽量把碰面的次数降到最低。”

“差不多在太阳落山时，米勒拿到了钱。随后，山姆回到酒店，以便准备自己的不在场证明；而米勒……却并没有着急潜入赫伯特家的大宅，他先是补充完了我之前给你们听过的那段录音……给自己留好了后手，然后，才换好了便于行动的衣物、戴上手套和钓鱼线……出发了。”

第028章 买凶杀人（下）

“米勒进出赫伯特家宅邸的次数可绝对不少，当年他还在给约翰当助手时，在这儿过夜也是常有的事；可以说，他比如今这栋宅子里的很多工作人员都还要熟悉这里的情况。”

“当然了，距离他上次以‘客人’的身份来到这里，已经隔了好几年，再加上这次米勒是在实施有计划的犯罪，所以他事先肯定也会再来摸一摸宅邸内外的情况……”

“但无论如何，结合山姆在昨天下午获得的一些信息后……对米勒来说，潜入这栋宅子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就这样，晚上十点左右，米勒趁着夜色，从一处没有装监控的区域翻墙进入了赫伯特庄园，随即一路摸到了大宅的西侧，从一楼一扇没有锁好的窗户进了屋。”

“这里毕竟是民宅，而不是戒备森严的军事设施，总共也就那么几个保安而已；到了晚上，清洁工和厨师们也都回到偏栋那边去了，所以米勒进了大宅后也没有人发现他。”

“于是，米勒就这么堂而皇之地来到了当时空无一人的、约翰的卧室，并在落地窗的窗帘后方藏了起来。”

“另一方面，山姆……则在阿尔弗雷德酒店的酒吧里，和一位他刚刚结识的侦探聊着天，以便制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到了十一点，约定的动手时间到了，山姆便进了酒吧的厕所，用手机拨通了约翰卧室里的那部电话。”

“那是一部老式电话，没有分机、也无法设置呼叫转移，而且其供电也是和大宅电力系统分开的；约翰把这部电话放在卧室里，就是将其当做一种‘专线’来使用，这个电话的号码，他也只给了少数人。”

“因此，当听到电话响起，正在隔壁书房里工作的约翰便起身来到了卧室，去接听这个电话。”

“就在这时……米勒动手了。”

“他选的位置很好，窗帘距离那张摆放着电话的桌子仅有几米距离，而且他出现的位置刚好是在约翰的后方。”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米勒没有想到，约翰这个比自己大了将近十岁的男人，在体力和反应速度上都还保持得不错，在一番挣扎和搏斗后，约翰一个侧身回撞，整个人侧顶在了米勒的身上，而米勒则是踩在地毯上、脚底一滑，后脑勺撞到了桌角。”

“这一撞，大致承载了两个成年男人的体重，对米勒的后脑造成了无可挽救的重创，使其当场死亡。”

“与此同时，在电话另一头听到了搏斗过程的山姆，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儿，因为他最后听到的喘息声……并不是米勒的，而是本应已经死去的约翰的。”

“数秒后，喘过气来的约翰自然认出了行凶者是米勒，他很快就意识到了山姆在白天的突然造访、与刚才的来电、米勒的偷袭之间的某种联系，想到这儿……他便赶紧挂上了电话。”

“之后的事情……各位，应该也都清楚了。”

左言话至此处，整件案子的经过，基本上已呈现在了众人眼前。

房间里的四人，也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嗯……”片刻后，还是封不觉率先打破了沉默，“说完啦？”

“呃……”左言被问得也是一愣，他停顿了两秒，想等等看维多克的指示，但维多克啥也没表示，所以，左言只能自行回道，“对，说完了。”

“OK，那现在换我说说呗。”封不觉摇晃着手中的红酒杯，语气悠然地接道。

“你还要说什么？”约翰看着觉哥，“事到如今……难道你觉得自己还有办法帮山姆脱罪吗？”

“脱罪？”觉哥一挑眉毛，语气轻松地回道，“有必要吗？”他朝山姆瞥了一眼，“山姆本来就没有罪啊。”

“哈？”这下，道斯特也傻眼了，他看着觉哥吐槽道，“喂喂……刚才左大侦探的话你是一句都没听见么？事情都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你居然还说山姆是无辜的？”

“呵呵……”封不觉轻笑一声，“他说的是很清楚，各方面逻辑也都很清晰，但是……证据呢？”他顿了顿，又看向了约翰，“就像约翰可以在这整段推理之外自信满满地否认自己‘曾经在遗产案中谋财害命’一样，只要没有证据，山姆也可以否认这段推理中的某些内容不是吗？”

“可是……”道斯特想了几秒，“那段录音……”

“对了！”封不觉高声打断道，“我正要说那段录音呢……”他笑里藏刀地望着左言，说道，“左言同学，请你把那段录音完整地放出来吧。”

“该死……”这一刻，维多克在心里骂了句街，“果然被这小子看穿了……”

觉哥话音落后，左言犹豫了几秒，然后叹了口气，再度拿出米勒的手机，按下了播放键。

手机中再次传出了米勒的声音——“我是派特·米勒，现在是十月十二日下午六点，再过一个小时，我会去和山姆·赫伯特见面……”

这次，左言没有按停止键，但录音……也没有继续下去。

数秒后，约翰、山姆、道斯特三人，陆续地意识到了什么，他们脸上的神情也是各有变化。

“瞧……正如我所说……”封不觉耸了耸肩，接道，“很多时候……一件乍看之下无需质疑的事，其本质却和表象截然不同。”

“你……”一秒后，左言替维多克问道，“……为什么会知道，这段录音只有这么长？”

“很简单。”封不觉不紧不慢地回道，“在你的推理过程中，总共有三次用到了手机。第一次是用米勒的手机展示米勒的照片，第二次也是用米勒的手机来播放那段录音，而第三次嘛……是用自己的手机，给我们看米勒在社交网站上的发言记录。”

“这其中，第一和第三次，你都将手机屏幕转向了我们进行展示，唯有那第二次……你没有这样做。”

“乍一看，这也很正常……因为第一和第三次你要展示的是画面，而第二次你要展示的仅仅是声音而已；但是……你在按录音停止键的时候，确是有些着急了，几乎在最后那个词的尾音落下前，你就摁了下去。这点……让我起了疑心。”

第029章 强行脱罪（上）

“我记住了这个细节，并继续听你的陈述……”

“你对案情的分析以及几位涉案人心理的解读的确都合情合理、十分出色……然而，在某些部分，你却还是用了‘据我估计’、‘推测’这样的字眼，这就不禁让我怀疑，那段录音里能提供的信息究竟有多少？”

“为什么你在掌握了那样的铁证之后，却还要通过那么多的逻辑而不是直截了当的信息去支持你的阐述？”

“直到你对约翰说出那句——‘可用的证据基本都已湮没，无论我们在这儿说什么都只能是推论而已，这也是你能保持这种有恃无恐的态度的原因。’”

“你的这句话，虽不是针对山姆的，但却给了我灵感；我顿时就明白了……那段录音，其实是一个诡计。”

“实际上，那录音从头到尾……本就只有一句话而已。”

“米勒只是在见山姆之前，即下午六点时，录下了这么句话，以防止他在见山姆的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

“按照他的想法……一旦他在和山姆交涉中出现问题，他便可以虚张声势地威胁对方说……‘我在来之前已经录好了音……若你不按照约定的做，或打算干脆干掉我灭口，录音就会被公开’之类的。”

“但在见完山姆‘之后’呢？米勒可并没有如你所说……‘补充完了那段录音’。”

“诚然，米勒是个谨慎的人，但他的心机，还远未到达你说的那一步……什么‘被捕后的应对措施’、‘被警察以外的人抓住的情况’……他要是能把问题考虑到那种地步，他就不会是一个‘作案记录成堆、差点流落街头’的犯罪者了，而是已经靠

犯罪重新发家致富的成功人士。”

“只要脱离你的思路，自己好好想想就会明白……米勒的程度，是不会留下你所说的那种‘把他和约翰之间的交易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的录音的。”

“你之所以这么说，就是为了去诈山姆一下；在听过了你所谓的‘录音开头’之后，假如山姆真的有罪，面对如此‘铁证’他自然会感到绝望。运气好的话，他很可能会在压力之下直接认罪了。”

说到这儿，封不觉又微笑着看向了山姆：“好在……清者自清，山姆本就无罪，故而也不会上钩。”

“这家伙明明已经上钩了！是你强行把他从钩子上拽下来的好吧！”

这一瞬，左言和维多克双双在内心深处吼了这么一句。

但……他们耍诈也是事实，表面上确也不好发作。

“呵……呵呵……”大难不死，且还有些后怕的山姆，这会儿在情绪上有点“诈尸”的味道，他无法抑制地笑出了声，并擦了擦头上的冷汗，“对……对啊！封先生说的没错！我本来就是无辜的嘛！哈哈哈哈……”

他这“爽朗”的笑声，落在约翰的耳中，显得无比刺耳：“你少放屁！”约翰当即喝道，“那你怎么解释……你昨天下午突然来找我，还问了我卧室里的电话号码？还有之后你给我打的那两通电话……我还在第二次通话时正巧就遭到了别人的袭击？”

“巧合。”山姆还没应声，封不觉就抢着说出了一个近乎恬不知耻的、匪夷所思的答案。

“What？”约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嗓门儿吊得飞起，高呼了一声“啥”。

“山姆过来看你，有什么不妥么？”封不觉道，“遗产案过去都已经七八年了，他来找你和解也挺正常的吧？”他顿了

顿，“事实上……你昨天白天会让他进来、和他喝茶聊天、还留了电话给他……便已经说明了，至少在昨天……你也觉得这事儿就是这样吧。”

“你想说……正巧在他来找我和解的这一天，我遭到了米勒的袭击，而且袭击又正巧发生在他在同一天内连续第二次打电话给我的时间点上？”约翰压着火气，把这话问了出来。

“不不不……巧合只有一个。”封不觉道，“那就是……米勒来袭击的日子，正好也是山姆来找你和解的日子。”他摊开双手，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嘛……因为通往这座岛的船并不是每天都有的，他们坐同一艘船来岛上，于是事情就出在同一天……有什么奇怪吗？”他微顿半秒，再道，“至于电话的事情嘛……也并不算什么巧合；我们不妨这样想……米勒本来埋伏在你的卧室里，准备找机会下手。突然，电话响了，他就灵机一动，躲到了距离电话不远的窗帘后，想趁着你接听电话、注意力分散时下手。”

“好……好。”约翰点点头，“那我倒要问问了……为什么……过去的七年，在山姆不知道我的身世时，他没来找我和解，然而，当他从米勒那里得知了我和他并无血缘关系的事之后，反而来找我和解了？”

“谁说他从米勒那里得知你的身世了？”封不觉用一个问题，回答了另一个问题。

“这……”约翰本能地将视线投向了左言。

“是我说的。”左言还是显得比较冷静的，“当然了……你可以说，我讲的那些都是推理，不过……山姆也确认了不是吗？”

“没有啊。”封不觉说着，看了山姆一眼，“你有确认过什么事吗？”

“呃……”山姆已经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好了。

封不觉也不需要这种水平的队友来作答，还没等山姆那

声“呃”的音发完，觉哥就自己抢道：“如果你是指他那句——‘约翰的身世真相是米勒的底牌。万一我在继承遗产的过程中受阻，他便可以用那个来翻盘；另外，当他第一次来找我时，就已料定……只要把那底牌给我看，我就会帮助他。’的话……”他一字不差地复述了山姆在第二十六章结尾的原话，再道，“……那我得提醒你一下，那句话只是山姆顺着你的思路念叨出来的‘推理情节’罢了，这样的句子今天我和约翰也有说过……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认同了你说的事情。”

“你别忘了，在他念完这句话之后，你就顺势问了他一声‘是不是承认自己买凶杀人了’，而面对那直接的问题，他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

“这‘附和’和‘回答’的区别……你还是要搞搞清楚哦。”

第030章 强行脱罪（下）

“那照你的意思……”约翰又道，“山姆其实并没有从米勒那里得知我的身世秘密，所以他在昨天来到了岛上，准备跟我和好？”

“是的。”封不觉不假思索地回道。

“荒谬！”约翰道，“那米勒的那句录音怎么解释？还有山姆给米勒钱又怎么解释？”

“很简单啊。”封不觉道，“米勒在勒索山姆。”

“哈？”约翰彻底惊了，惊到他都不知接下来该怎么提问了。

“若真如你所说……”还是左言脑子清楚，立刻接道，“那我倒是好奇了……米勒凭什么去勒索山姆？山姆有任何的把柄在他手上吗？”

“有啊。”封不觉一副早就想好了答案的样子。

这回，连一旁山姆都惊了，这位仁兄自己都在心里问自己——“有吗？”

“让我再来重新还原一遍一年前发生的事，顺带纠正一下你推理中的错误。”封不觉自信满满地接道，“大约一年前，米勒并不是‘设法找到了山姆’，而是在街上和他偶遇了。”

“米勒认出了山姆后，他那老练的犯罪思维便立即让他联想到了……眼前这个人身上有利可图。”

“于是，他跟踪了山姆，知晓了对方的住处和工作地点，然后，他就出现在山姆面前，威胁说……‘我要把你的真正身份告诉你的同事和朋友们’。”

“等等……”左言已从这几句话里听出了些许端倪，插嘴问

道，“你说‘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意思？”

“呵……”封不觉笑着回道，“这事儿……在座的各位都不知情，不过……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和山姆聊了挺多，所以我知道……”他顿了顿，“现在的山姆，生活在纽约；在美国，他用的姓名并不是‘山姆·赫伯特’，而是‘山姆·帕克’。”

“什么？”一旁的道斯特瞪大了眼睛，惊呼出声。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封不觉道，“诸位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你是一个在三十岁以前天天混迹社交圈的花花公子富二代，而你的老爹又恰好是个把脸和名字都印在罐头上、在全欧洲都有一定知名度的富翁；某天，你突然在一场官司中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并背上了骗子的骂名，这时……你该怎么办？你怎样才能像个正常人一样重新开始生活？”

“远赴大洋彼岸、隐姓埋名、改头换面……”左言沉吟着，把那答案给念了出来。

啪——

觉哥打了个响指：“正确。”

同时，他还用赞许的目光看向了左言，但后者可丝毫没有因此而高兴。

数秒后，封不觉接着道：“毫无疑问……米勒勒索山姆的理由，就是这个……”

“经过这七年时间，山姆好不容易在美国站住脚跟，有了份收入颇丰的、稳定的、且让他觉得确实可以施展才华、实现人生价值的工作；他还有了足可谈婚论嫁的女友，和一些真正的、并非是酒肉朋友的友人。”

“在这种情况下，若是米勒冒出来告诉他身边所有人，这人是个骗子，他连身份都是假的，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我想各位也是可以想象的。”

“综上所述……米勒勒索山姆的资本，还是很充分的。”

他说到这儿时，山姆的脸上都是一种“WTF？”的表情，心里则在念叨着：“要不是我自己知道自己是在买凶杀人，我他喵的都快信了。”

“接下来的一年里……”另一边，封不觉的叙述还在继续，“山姆陆陆续续地给了米勒不少钱，就像你说的……”他看着左言道，“米勒为了不留下证据，所以一直通过在公共留言板留下暗语的方式约山姆出来当面交钱，而且选的地方都是公共场所……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当然是因为他是在实施勒索，他既不想留下通话记录之类的证据，又要防着山姆在无人处对他不利；在米勒收钱时，则都像昨天一样，让山姆直接给现金，这样就不会留下银行转账的记录。”

“慢着！”这时，约翰又高声打断道，“你刚才还说……米勒和山姆同一天来岛上是‘巧合’，但现在又……”

“刚才是刚才嘛。”封不觉都不让对方把质疑的话说完，“我刚才只是为了对应你那句‘放屁’，给了你一个在逻辑上姑且能站得住脚的推论而已，那番解释是为了向你展示一下……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用‘巧合’也能很容易地将你的质疑驳回。而现在嘛……我才是在说真正的案情……”

“你是不是想说……”下一秒，左言虚着眼，接过了觉哥话头，“米勒和山姆同一天来岛的原因，就是因为米勒约了山姆到岛上来交钱？”

“笨蛋！你已经被带到他的逻辑里去啦！”维多克在暗处提醒着左言，但已经晚了，左言话都说出去了。

“嗯，不愧是名侦探，反应很快嘛。”封不觉接道，“然后……来到了故乡的山姆，心中忽然产生了几分惆怅和感慨，回忆起当年的恩恩怨怨……他觉得还是骨肉亲情最重要，反正他现在的生活过得也不错，于是……他就突然决定，去拜访约翰，与其和好。”

“你给我适可而止啊！”约翰已经有点受不了了。

此刻的约翰，包括在座的另外两人，就像是一个个被摁在地上施暴的女子，只不过这种暴力来自于思维层面……

“照你这么说……根本没人花钱让米勒动手是吧？那他干嘛要来杀我？”约翰喝道。

“为了让山姆继承你的遗产啊。”封不觉道。

“哈？”约翰也不知道自己是第几次做出这种反应了，他都快哭了。

“这不明摆着么……”封不觉道，“米勒他同时勒索着你们两个人，你虽然很有钱，但每个月只给他三瓜俩枣的金额，而山姆这个挣工资的人，每次却能给他挺大的一笔数目；两相比较之下，米勒当然会觉得勒索山姆比较划算，但他也明白……山姆没那么多钱可供他压榨，那么……站在米勒的角度上，你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调整一下这种局面呢？”

第031章 颠倒黑白（上）

“我不知道！”约翰开始拒绝思考。

“米勒想杀了约翰，然后用自己手头掌握着的……关于约翰身世的秘密做底牌，让山姆继承全部的财产，随后继续勒索山姆……”道斯特倒是跟上了觉哥的思路。

“很出色！警长先生。”封不觉又笑着夸奖了道斯特，并举起酒杯朝对方示意了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再来分析一下米勒的那段录音究竟是何意义呢？”他微顿半秒，接道，“从最基本的逻辑出发，一个人在‘见某人之前’录下一句这样的录音，有七八成的几率就是在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会在接下里的行程中受到威胁。”

“假设米勒是去接受买凶杀人的报酬，那他自然不用担心雇主在他动手之前就对他做什么；但是……若他是去拿勒索来的钱，他当然要防备对方一怒之下把他干掉。”

“再者……万一警方最后查到了米勒的身上，米勒还可以用这段录音、以及他从山姆那里拿到的钱，反过来诬告山姆买凶杀人，让山姆替自己背锅……事实上，他都不需要主动说什么，你们就已经往那方面想了不是吗？”

“最后，这录音也可以作为他日后继续勒索山姆的资本来使用，可谓是一箭三雕。”

话至此处，封不觉为山姆做的“另一个版本的推理”，也算是告一段落了。

若不是亲眼见证、亲耳听到，约翰、山姆和道斯特可能永远也无法想象，同样一个案子，两名不同的侦探，竟能做出两番截然不同，但是在逻辑上都能做到自圆其说、且听起来还都像是真的一样的推论。

“呼……”片刻后，山姆长吁了一口气，然后从怀里掏出了一包烟，他一边点烟，一边咧着嘴低头念道，“抱歉，我现在必须得抽一根。”

“哼……”下一秒，约翰瞪着山姆，冷哼一声，“你真以为……凭着这个姓封的几句胡言乱语，你就能从这案子里脱身了？”他那冰冷的语气，如十二月的北风，“说到底……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两个不同版本的推理，都只是在案件初期、侦查和证据搜集工作并未完全展开时做出的推测罢了。”

“目前为止，他们所说的绝大多数内容和疑点都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但毫无疑问……只有‘真相’才会得到证据的支持。”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犯罪’，你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而我，约翰·赫伯特！有的是办法可以找到你的破绽，让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他的话音落时，山姆拿烟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他好似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皱眉掸了掸烟灰，没有做声。

不过，封不觉有话要说。

啪——啪——啪——啪啪啪啪……

在开口前，封不觉先放下了酒杯，为约翰方才的那段话鼓起了掌。

“好！说得很好！”觉哥拍最后两下手时，顺势接道，“的确，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犯罪，只要是人，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他先将约翰话里的这段重复了一遍，再把话锋一转，“但是……并不是每一桩不完美的犯罪，都会被破解；也并不是所有的蛛丝马迹……都能被及时找到。”

他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来，走到了约翰面前。

觉哥身高一米八，搁在欧洲算不上多高，但他此时的气场少说两米五。

嗒——

来到约翰前方站定后，封不觉先是抬腿一踩，一脚踏在了约翰面前的茶几上，然后再将身体前倾、把右手的手肘架在了自己那条抬起的腿的膝盖上。

“有时候，‘真相’未必会被人看到，反倒是‘假象’会得到‘虚假的证据’的支持……”觉哥摆着POSE，瞪着约翰道，“所以这世上还是有很多犯罪者得以逍遥法外，有恃无恐。”

“你又想干什么？”约翰抬眼望着觉哥，眼神中含着七分愤怒、三分畏惧，“还要扯七年前的事吗？”说话间，他又瞥了眼旁边的左言，“就算你们俩说破天去，已经宣判的结果，也绝没有再改变的可能……”

“他说得对。”左言也看着觉哥，接道，“关于那件案子，法律已做出了判决，我们无力更改；侦探需要做的……是找出真相，而不是去审判谁。”

“呵呵……我没说我要审判谁啊。”封不觉冲左言笑了笑，随即又看向了约翰，“同样的……我刚才也没去扯那桩遗产案嘛，是你自己提的。”他的脸上，挂起了一个邪恶的、让他的对手毛骨悚然的微笑，“我现在要说的，是发生在昨天的那桩……‘有计划的、谋杀派特·米勒的案件’。”

乒——

他这话，吓得已经半醉的道斯特手一哆嗦，把酒杯掉地上了，好在杯子倒是没碎。

左言闻言后，倒还显得冷静，即刻开始侧目沉思。

而约翰和山姆听到这句时，无疑都不淡定了……前者在心里叫骂着“MMP”，后者则是嘴角抽搐地干笑了两声，心道：“封兄你这是要逆天啊……买凶杀人愣给整成被害人要谋杀杀手的案情，这已经不是法律的问题……是不讲道理了啊！”

“喂……封大侦探……”两秒后，道斯特把山姆心里的话说出来了，“这么明显的正当防卫……你愣要说成是约翰谋杀米

勒，未免有点不讲道理了吧？”

“道理？”封不觉道，“一个和老赫伯特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人夺走了他全部的财产，而赫伯特家真正的继承人却要背负着污名被扫地出门、连自己的姓氏都要放弃……这有道理吗？”

“你这个在岛上混了几十年的警长，被一初来乍到的十九岁大学生抢走了案发现场的指挥权……这有道理吗？”

“一个半小时就能解决的案子，也已经被我逆转到这个地步了……你觉得我还需要跟你讲什么道理吗？”

他的话没人能反驳，不仅是在座的四人不能……甚至连暗处的维多克此时都在心里念叨着：“好好……算你狠，你接着秀你的操作，我就看看不说话。”

“都给我听好了……”见没人应声，封不觉又挺身而立，挥臂一指，直接指着约翰的鼻子高声道，“真相只有一个……你这是蓄意谋杀！”

第032章 颠倒黑白（下）

“我……蓄意谋杀？”约翰用不可置信的眼神望着觉哥，反复念道，“我？蓄意？谋杀？”他每念一个词，都要升个调儿。

“对。”封不觉的手指依然指着约翰，“就是你！”

“呵~”约翰怒极反笑，这一声干笑几乎是从嗓子尖儿里给挤出来的，听着跟有人踩了他的肾似的，“好……可以……那你倒是跟我解释解释……米勒这个‘被害人’……”他说着，抬起双手做了个打引号的手势，“为什么要大半夜地潜入我家，还带着行凶的工具，从背后袭击我？”

“问得好。”封不觉能说出这三个字来，就表明他早已想好了答案，“其实这很容易解释……其一，他并不是潜入你家的，而是你把他给放进来的；其二，他也没有带行凶的工具，那钓鱼线也是你放在现场的；其三，他也没有从背后袭击你，而是你从正面袭击了他。”

这回，连左言都听不懂了，约翰、山姆和道斯特更是被他说得一脸懵逼。

“呃……觉哥……”左言毕竟脑子比另外三人要快些，数秒后，还是他的第一个问道，“那你我推理中……关于‘米勒来谋杀山姆’的那部分，岂不是都被你给否定了？”

“‘说到底……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两个不同版本的推理，都只是在案件初期、侦查和证据搜集工作并未完全展开时做出的推测罢了。’”封不觉一字不差地将约翰几分钟前刚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随即还朝约翰投去了一道贱气凌然的目光，“这话……是你说的吧？”

“呼……”约翰需要从胸中吐出一口长气，才能回应这个问题，“是……”

他已不想再多说一个字了，所以他给出了一个言简意赅的答案。

“我们现在不妨再来重新分析一下我那段推理中的‘部分内容’。”封不觉扫视了众人一眼，接道，“米勒谋杀约翰的动机……真有那么充分吗？”

听得此言，左言也已被觉哥给惊到了，他在心中念道：“我的哥……玩儿反转玩儿到把自己的推理都给推翻的……我今儿还是头一回见呐……”

“仔细想想，他手头掌握的那段录音，真的能当作威胁山姆的资本吗？”封不觉接着道，“仅凭那样一句话，究竟能证明什么呢？”他摊开双手，耸肩道，“任何人都可以用手机或别的什么设备录一段音，说自己接下来要去见某人……比方说，我现在就可以录段音，说自己过会儿要去会见英国女王，录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我再去街上随机杀个人，然后拿出录音，就能证明是女王指使我干的了吗？”

“呃……”道斯特想了想，“经你这么一说……有道理啊。”

“所以，真相就是，米勒并没有足够的动机要去杀约翰。”封不觉借坡下驴，给出了一个结论。

“切……‘买凶杀人’不就是动机吗？”暗处的维多克可不会被觉哥牵着走，他的思路自始至终都清晰无比，此刻，他当即就在心里吐槽道，“先用一段推理把我的推理中你不想承认的部分推翻，保留你想用到的部分，再用另一段推理把自己那段推理中不打算保留的东西再推翻；本质上来说……这家伙只是利用逻辑手段在‘推测’的基础上作反复证明，给人一种有理有据的错觉，并最终剥离出一个自己从一开始就想好了的‘真相’……”念及此处，维多克不禁一笑，“呵……封不觉……你绝对是我见过的侦探中最无赖的，但也极有可能是目前为止我见过最有能耐的。”

这段读白，维多克并没有通过心灵对话告知左言，他可不想在左言面前露出这种“遇到对手了”的感觉。

因此，也没有人能听到这位猫探对觉哥做出的分析。

“那……昨天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到底该如何解释呢？”另一方面，道斯特开口问了个还算有建设性的问题。

“很好解释。”封不觉道，“若分别从三名涉案人各自的角度来说，事情清楚得很；首先，来看山姆——他是受米勒勒索，来岛上交钱的。但赴岛之后，山姆临时决定要去跟约翰和好，于是他昨天白天去造访了约翰，黄昏时分又去给了米勒钱，晚上则在酒吧里喝酒，遇到了我。”

“再说米勒——他同时勒索着山姆和约翰，为什么这次他会让山姆来岛上给他钱呢？因为这几天他正好在岛上有事，什么事？自然就是找约翰谈判，想要勒索更多。”

“黄昏时分，米勒拿完了山姆的钱之后，就在住处等着，等到深夜，他才去了赫伯特庄园。”

“从这里开始，我们再由约翰的角度出发来说——约翰被米勒勒索已久，而且米勒最近一年里已不止一次向他提出过要加钱；约翰觉得这件事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自己的身世秘密掌握在米勒这种人的手上，勒索之事将无尽无休……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约翰便和米勒约定，就这件事再谈判一次。”

“就这样……昨晚十点多，米勒如约来到了这间大宅；约翰当然不可能让米勒走正门进去，所以就给他留好了一条进来的路线——对屋主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

“两人谈话的过程中，早有准备的约翰突然暴起发难，朝米勒扑了过去，当时的他很可能准备了别的凶器，但令他也没想到的是……他这一撞，直接把米勒撞死在了桌角上。”

“正巧在这个时候，山姆的电话来了；因为担心电话铃声会把宅子里的工作人员引来，约翰只得立即接起电话，一听是山姆的声音后，约翰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嫁祸之计……”

“于是，约翰开始一个人模仿两个人打斗的声音；反正也

只是喘粗气、不用讲话，就算事后调取录音也查不出什么破绽。”

“演完这出后，约翰便挂断电话，处理掉了自己原本想用的凶器，并从屋里搞来一条钓鱼线，在自己颈部留下勒痕、制造出正当防卫的假象。”

“搞定了一切后，他才拿起同一部电话，拨了道斯特警长的私人号码，并企图利用自己和警长的关系……让案件从最初就被带入他所期望的方向；如此一来，很多对他不利的证据，便不被保留、或是被因种种原因终被湮没。”

“就像……当年的那桩遗产案一样。”

第033章 笔下一别

海岛的清晨是清冷的，在太阳完全升起之前，海风挟来的寒意像一只冰冷的手，轻抚着蔻奇柯缇岛上的万物生灵。

在这黎明时分，两道人影，正漫步在赫伯特庄园的花园长廊中。

其中一人，是封不觉；而另一人，则是怀抱着维多克的左言。

“你这样真的好吗？”觉哥悠哉地说着，“把剩下的烂摊子交给一个已经半醉的大叔处理？”

“怎么做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有他没他都一样。”左言回道，“倒是你……”他抬眼望着觉哥，“你‘这么做’……真的好吗？”

“有什么不好的？”封不觉用很坦然的语气反问道，“像约翰这样的人，至少在十年前就该进监狱捡肥皂了。”

“我想……这就是我们三观不合的地方了吧。”左言接道。

他接下来要说的话，不仅代表自己，也代表了维多克：“我之前说过、且我也是这样坚定地认为的……我们侦探，是无权去审判谁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找出真相而已。”

“那么你认为谁有这个权利去审判别人呢？”封不觉紧接着问道。

“当然是司法系统了。”左言回道。

“原来如此……你笃信的是‘法律’吗……”封不觉若有所思地念道。

“若我不信法律，那还能信什么呢？”左言道。

“你可以试试宗教。”封不觉笑道，“让‘神的代言人’告诉你，‘神要审判谁’、以及‘神会如何审判’。”

“呵……”左言明白觉哥的意思，他也笑了，“难道你觉得法律和宗教一样不可靠吗？”

封不觉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顿了顿，说道：“我有一个当律师的朋友，他曾说……他最喜欢的一句电影台词就是——‘如果你想寻求公正，那就上妓院，如果你想被人干，那就上法庭’。”

“很……有趣的观点。”这话左言不知道怎么接，不过维多克在心里回了这么一句。

“你说侦探‘能做的’就是找寻真相，那么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封不觉道，“‘真相’是什么……无所谓。”

“我们的司法系统不在乎真相，司法系统追求的是相对的公正、法制的威慑力、以及必须维持在一定水准以上的效率。”

“我们的法官不在乎真相，他们只是履行职责、监督和掌控审理的过程、并宣布结果。”

“我们的陪审团也不在乎真相，他们只是履行公民义务，接受并选择某方律师灌输给他们的、相对而言更可信的那一套说辞。”

“而我们的律师……更不在乎真相；和侦探恰恰相反，律师‘能做的’，就是撇开所谓的‘真相’，为委托人提供最好的辩护；这一行的职业道德，就要求他们忽视自己个人的道德标杆和情感倾向，在名为‘法律’的游戏中成为能左右胜负的玩家，‘真相’对他们来说最多是可以利用的筹码而已。”

“但是……你能说我们的制度是错的吗？你能说这制度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都是错的吗？”

“显然不能，事实上……他们都是对的，他们都是在做自己应做的事、正确的事。”

“也只有这样，才能维持这个‘相对公正’的系统，才能维护这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社会的稳定。”

封不觉说到这儿时，看了一眼左言，接着，又不经意地将目光下移，看了一眼维多克。

“不……”片刻后，左言开口道，“我并不认可这种说法……虽然你说的这些，有很多我确实无法反驳；但至少……我可以肯定，‘真相’还是有意义的。”

“在这世上无数的案件中，或许不是每一个‘真相’都能换来‘公正’，可若是无人去重视和追寻‘真相’，那我们就连‘相对的公正’都将无法得到，人类经过多年不断完善起来的司法体系也会因此崩塌。”

“呵呵……你是这么想的啊……”封不觉笑着念道，“有意思……”他又微顿半秒，看了看维多克，“很有意思……”

“不，没什么意思……”左言代维多克接道，“不过有时候，‘没意思’才是好的。”他仰起头，望着远方的朝霞，“假如我们的司法体系真的土崩瓦解，让我们回到了‘少数人以神之名来分配权力、审判一切’的时代，那才叫有意思呢。”

“呵……我不是说你的观点有意思。”封不觉道，“我是对‘你持有着和我不同的观点’这件事……感到有趣。”

“哦？”左言疑道，“这不是很正常吗？我俩认识才不到一天，若是我们发现彼此的三观高度一致，那才稀罕吧？”

“嗯……”封不觉闻言，高深莫测地笑了笑，“呵……对，也对啊。”

事实上，他这句“对”，并非全然是在赞同左言的话，只是他自己心中此时想道——一个作家自己的三观、性格、能力、认知……和他笔下创造的人物相比，理应是不一致的。

这世上最难说清的事物，就是“人”，而对一个人来说，最难以客观地、准确地审视和描写的……就是自己。

既然他连自己是怎样的都写不清楚，那他所创造的人

物，又怎么会和自己一样呢？

“话说回来……”过了会儿，左言又道，“就算在这件案子上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你的推论当作最终结论来办了，但后续会不会如你所愿地进展……我可不能保证啊。”

“呵呵……放心吧。”封不觉道，“我可以保证，约翰和山姆都会得到他们应得的结局……至少是在我心中、令我满意的结局。”

“哈？”左言虚着眼，干笑一声，“你这话说得……听起来可就有点儿像那种中世纪‘代神发言’的宗教领袖的口风了啊……”

“那你就当是‘神’直接跟你说的好了。”封不觉微笑着回了一句，随后忽地停下了脚步，“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得走了……再见了，左言，再见了……维多克。”

“时间？”这突如其来的话题转换和道别，让左言稍稍迟疑了几秒，方才回头，“你要去码头赶船吗？”

然而，当他转过头时，那名为“封不觉”的神秘侦探……已然不见了踪影。

（特别篇III·侦探VS二流侦探和猫　完）

【第八卷（二） 巅峰争霸战 S3】

第1275章 接触

转眼，一月已过去半旬，除夕将至。

S市向来都是个气候很糟糕的地方，不但冬冷夏热，而且，越是在那些大寒大暑的日子里，空气越是潮湿腻人。

这年，也不例外……

即便天气潮冷、寒风透骨，人们还是得为了生活而出门奔波的。

他们日复一日地走过寒风凛冽的街，挤入挨山塞海的地铁，踏入死气沉沉的办公室，干上一整天冗杂无聊的工作，随后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在一个冰冷的屏幕前耗尽自己最后的几分精力……

而到了第二天，这一切又将周而复始。

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面貌——艰辛、苦涩，但人们还是得去忍耐；这份忍耐不仅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那生活中点滴的、片刻的幸福。

当然，还有一些人，是为了抓住那尚未消散的、名为“梦想”的幻影而付出着、奋斗着。

可最终，能真正抵达自己最初想去的终点的人，寥寥无几……

绝大多数人，终究是迷失在了人生的道路上。他们被岁月打磨掉了棱角，他们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忘记了初衷，他们从一个个非凡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个平庸的大人。

……

一月十五日，正午，S市中心某条街上。

阴冷的天气好似让人们的心情也随之变得阴沉。

行人们的表情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行色匆匆和苍白麻木。

而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是与众不同的。

这是个女人，一个身材臃肿的女人。

即使撇开肥胖的因素，这个女人的长相也和“美”这个词儿沾不上边儿；而且，此时的她还没有化妆，以至于她比自己的实际年龄看起来还老了五六岁。

她穿着厚实的羽绒服和牛仔裤，皆是一看就很廉价的那种，而她那双粗短的腿又仿佛要将牛仔裤给撑开一般、难以直视。

这样的形象，走在街上的回头率自然不高。

不过，这也正是她想要的——她本就不想惹人注意。

“这就是……所谓的……”她在人行道上缓步走着，并喃喃自语，“……‘现实世界’吗……”她的目光四处偏移，搜集着所有可以通过视觉获取的图像，而且眼中……还泛着白色的流光，“和其他由无序的自然演变序列组成的宇宙相比……除了多几分乏味之外，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她这自言自语，并没有人听见；想必就是有人听见了，也不会在意、或是将其当成中二病无视掉。

“若不是‘命运’将我们的宇宙和这里连接起来，并建立一种‘上下级’的从属关系，所谓的‘维度之差’，也是不存在的。”她说着，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并试着握了下拳，“而‘力量’方面，显然是我们衍生者更加的……”

言至此处，她的神情忽然一变，同一秒，她眼中那流光的颜色也变得有些杂驳和暗淡。

“这么快就被察觉到了吗……”她面无表情地沉声念道，“果然，以现在的情况而言，来‘这边’活动还是太勉强了……”她轻叹一声，“唉……本来还想去见‘他’一面的……算了，以后也有机会。”

这句说罢，她眼中的流光便快速的消失了。

下一秒，这个女人神情陡变，与之一同变化的，还有她站立的姿态、眉宇间的气质等等……

这变化发生后，她立刻就用惊慌的神色看向了四周，双手也本能地交叉抱拢、好像是在保护自己。

她的反应，像极了一个刚从梦游中醒来的人……

……

同一时刻，S市另一处，封不觉家中。

咚咚咚——

“吃饭啦。”觉哥一边敲着自己房间的门，一边提高了声音喊道。

虽说是他的房间，但因为若雨最近又搬进来了，觉哥再次回到了那种……“想进房间得先敲门、晚上则只能睡游戏舱”的日子。

“啊……来了……”一息过后，屋内才传来了一声有气无力的回应。

又过了整整五分钟，当封不觉把饭菜都盛好、餐具摆齐、并就坐时，房间的门才打开。

但见，面颊绯红、满脸病容的若雨，穿着套睡衣、睡衣外还裹着条毯子，晃晃悠悠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其实……你要是有需要，我可以把饭菜分好了给你端到床上去。”封不觉的语气显得很平静，看来他已习惯了眼前的状况。

“只是感冒而已……不用做到那个地步……嘶……”若雨说着，还吸了口鼻涕，“再说，起床活动活动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让我觉得意外和好奇的是……”封不觉看着一步一步缓缓走来的若雨，接道，“你们这些修仙的居然也会得感冒啊？”

“首先，我不是修仙的，是灵能力者。”面对觉哥的调侃，若雨如今也是应对自如了，“其次，就算我是修仙的，我也还没有将灵能力练到可以杀死感冒病菌的境界。”

说罢，若雨刚好走到桌边，并拉开椅子坐了下来。

“嗯……”封不觉道，“考虑到你现在依然处于‘不能和别人肢体接触’的状态，必然是无法正常就医的，那万一你突发高烧不退，又该怎么办呢？”

若雨闻言，想了几秒，随后放下了刚拿起的筷子，朝觉哥伸出了一只手：“要不，你握下我的手试试。”

“喂喂……”封不觉当即将身子退后了几分，“这是要干嘛？这俩礼拜我胳膊脱臼可不是一两回了啊……”

“都已经两个礼拜了，症状可能已经减轻了；而且……我现在感觉很虚弱、使不上劲儿……”若雨接道，“你先试试，要是碰手这种程度没问题的话，只要路上小心一点，去医院配点药应该还是可以的。”

“嗯……”封不觉又是沉吟一声，并思考了几秒，“好吧……”

话音落时，他也放下了筷子，继而握住了若雨的手。

“诶？”两秒后，觉哥眉头一展，“好像真没事儿了啊！”

在过去那十多天里……尤其是前几天，封不觉曾不止一次地试过去接触若雨的身体，当然了……主要就是抓手或者肩膀；然而，若雨就像是那种格斗游戏中自带当身技的变态AI一样，每次接触一发生就瞬间回敬一招投技。

没想到，这次她竟是没发招……

“等等……”但封不觉才高兴了不到五秒，便感到自己的脚面上传来了疼痛感。

他低头往桌下一看，发现是若雨正在踩他的脚。

“你这是……”觉哥只问了半句话。

若雨便打断道：“是脚自己动的，我也无能为力。”

“哦……也就是说……”封不觉紧接着就用总结般的语气念道，“你和人肢体接触后产生的自然反应，已经从‘要你狗命’，变成了‘用小拳拳捶死你’么？”

“嗯……”若雨点点头，“但目前还不能确定这是感冒造成的，还是因为我已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你的触碰。”

“嘿嘿……”封不觉一听这话，可就笑了，“那我下一步就试着改变一下触碰的位置、方式和力度好了。”说话间，他的视线还很不安分地游移到了若雨身上的各个地方。

毫无疑问，觉哥这是在耍贱了，你要问他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种时间和地点耍……他自己也回答不上来。

一个将贱力臻至人贱合一之境的高手，在行动前是不需要思考的……

就好比那些吐槽专家，只要有槽点出现就会本能地吐上一通，不吐不快。

眼下的封不觉也是这种情况，因此，在他耍完之后，他得到了若雨并非出自本能的一记单手扭臂摔……

无论如何，他这也算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确认了对方的病情不算太严重；躺在地上感受着手臂和背部传来的疼痛时，觉哥的内心，还是松了一口气的。

第1276章 说出我的名字（一）

【欢迎您使用本公司的产品，扫描已开始，请稍等。】

【扫描已完成，确认公民ID：SH13***313，姓名：封不觉；接入设备：NL2055豪华单人游戏舱，未检测到异常外接硬件；心肺功能处于正常值；神经连接程序就绪，请您选择接入类型。】

【接入类型为非睡眠模式，调整中……调整完毕，请确认载入游戏或返回上级选项。】

【程序启动，十秒后载入游戏……】

伴随着一段熟悉的语音，封不觉登陆了游戏。

因为若雨的感冒还没好，需要卧床休息，所以觉哥在傍晚时分便一个人上线了。

来到登录空间后，他先是简单地处理了一下邮件，随后就很干脆地选择了个普通难度的单人生存模式，并进入了队列。

最近两个礼拜，封不觉只要一有空就会自己一个人去排这种能快速通关的剧本，当然了……其目的绝不是为了刷等级刷装备，而是为了在那无限的剧本世界中，寻求某种“特定生物”的帮助。

这类生物的种族、形态、能力都是不确定的，不过，它们都可以被同一个名称所归类——高位神。

看到这儿，肯定会有人疑惑：觉哥在主宇宙认识的那些大佬中难道就没有一个算得上是高位神的吗？直接找他们帮忙不就得了？

的确，封不觉在主宇宙的人脉……或者说“神脉”……很广；但，这次他要做的事，在整个主宇宙之内，没有谁能帮

得上忙——他想借用“神”的超维力量，去发动【崆峒印】，回溯自己遭到破坏的那部分数据。

虽然主宇宙中也有那么几位天神级角色具备着驱动【崆峒印】的力量，但由于他们本身就在“惊悚乐园”这个宇宙中，故而无法逆转与“至高神（命运）”有着相同性质的二十三所制造的数据损毁现象。

要完成这件事，必须借助其他多元宇宙的神明之手；若非如此，鲁特早就亲自用【崆峒印】帮觉哥恢复数据了，也不用费这番周章。

然而，要找其他多元宇宙的神明帮忙，从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大多数情况下，玩家根本没什么机会接触到那些剧本世界的“神级”存在，甚至有些宇宙都不存在所谓“神明”的设定。

但觉哥也不可能每进入一个剧本，看个开场简介、觉得机会渺茫就强退……那样做，强退后的禁止登陆惩罚反而会让他损失更多的时间。

于是，这段日子，封不觉经常会去排非睡眠模式（这一模式较易出现短流程剧本）的、普通难度的单人剧本；而他进入剧本后的优先级就是：第一，设法接触该宇宙的高位神；第二，在无法完成第一条的情况下尽可能快速地通关；第三，连第二条都无法满足的话，就玩得“贪”一点，反正任务失败或死亡一样能迅速结束剧本，挂了就可以重排了。

……

【疯不觉，等级56】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单人生存模式（普通），请确认。】

【已确认，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这次报开场白的是个温和的男声，语气听起来冰冷麻木。

话音起时，觉哥也已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陷入了黑暗中。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单人生存模式（普通）。】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拼图牌*1】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短暂的沉默后，片头CG和旁白就来了。

【夜空，阴云密布，浮华的光影点亮了一幢幢哥特式的高耸建筑。】

【这，是一座罪恶的城市。】

【这里有纸醉金迷的殿堂，装满了腐败无能的统治者和为富不仁的权贵。】

【这里亦有藏污纳垢的暗巷，供罪犯和疯子们横行。】

【而剩下的那些穷街陋巷中，才住了些良心未泯、老实巴交的好人。】

在这片头响起的第一秒，封不觉已经认出了这座城市，他无需听完这段描述也知道……这里，是哥谭。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切，都已成为了过去……】

“哈？”直到听见这句话时，觉哥才稍微生出些疑惑来，心道，“何出此言？”

【某天，一名自称“蝙蝠侠”的英雄横空出世，用其过人的智谋和武力将这座城市改头换面。】

【在这位超级英雄登上哥谭的舞台后不久，科波特家族的独子——奥斯瓦尔德·契斯特菲尔德·科波特赢得了市长竞选，这位雷厉风行的市长上任后立即展开了对哥谭各路恶势力的打击。】

“嗯……黑帮老大当上市长什么的……在DC宇宙倒也不新鲜；打击各方的恶势力嘛……既可以肃清自己的对手，又能树立自己在民众心中的威望……”封不觉在心中念道，“看来这个宇宙的企鹅人是智谋较强的版本呢……”

【同年，刚正不阿的检察官哈维·登特，与正直坚定的警察局长詹姆斯·戈登的也站了出来，他们和科波特市长三人组成的同盟代表了哥谭的光明，这光明的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便扫荡了城市中的腐败和罪恶。】

“也就是说……登特还没黑化成双面人，不过戈登已经升到局长了……”觉哥一边听着，一边试着在脑海中整理这个剧本的时间线和一些他所了解的人物的情况。

【而到了夜晚，这座城市的暗黑骑士——蝙蝠侠，则扫荡着那些哥谭最阴暗和肮脏的角落。】

【就这样，不到两年的光景，哥谭彻底得改变了。】

“嗯？”听到这儿，封不觉后知后觉地感到了一丝异样，他忽然觉得，此前那句“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指的好像并不是“蝙蝠侠出现”这件事所带来的变化而已。

【如今的哥谭，堪称全国乃至全世界效仿和钦羡的正面典型；这座城市没有超级罪犯、也没有犯罪组织，偶尔有一些小偷小摸的罪犯出来活动，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警方或蝙蝠侠绳之以法。】

【连续三年蝉联全美犯罪率最低城市，且被媒体和公众一致冠以“最适宜居住”、“治安最佳”、“民风淳朴”等称号……这样的政绩，让科波特市长的连任前景一片大好。】

【而登特检察官、戈登局长和蝙蝠侠，也都成为了家喻

户晓、人人仰慕和传颂的当代英雄。】

“卧槽？”封不觉终于在心里骂上了街，“开什么玩笑？一个以蝙蝠侠的故事为背景的剧本世界，老百姓居然能安居乐业？而且几个主要人物也都没死没残没黑化？”

【也许你现在正在想着，虽然这种“大家都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的故事模式很常见，也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但发生在哥谭未免就有些奇怪了。】

至此，旁白的语气竟突然变了，原本那种旁观者的叙述感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第一人称跟玩家对话的态度。

【没关系，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想法，而我也十分乐意帮助你解除心中的这份困惑。当你探寻出真相时，自会得到一个顺理成章的答案……异界旅客。】

改变语气后的这第二句话，完全就是某个“角色”正在跟玩家说话的感觉了，而这句话中最令封不觉在意的地方也正是……这个“旁白”竟然称呼觉哥为“异界旅客”、而不是“玩家”。

“难道……”封不觉瞬间想到，“我遇上了一个和‘比利’类似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干涉开场的剧本简介？”

他的推理没能进一步推进，因为上句话结束后，旁白也就戛然而止。

下一秒，封不觉就获得了行动能力。

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他这一次的旅程，又是在一间精神病院的牢房中展开的。

第1277章 说出我的名字（二）

“阿克汉姆吗……”封不觉视力过人，他透过牢房的铁栅栏便可直接望见对面墙壁上的一张纸质公告；虽说那张公告上只有几句写给警卫看的、“禁制抽烟”之类的规定，但已足够让他获取“此地就是阿克汉姆疯人院”这一信息。

“嗯……虽说这地方的设施在不同年代和不同故事背景中也会有所不同，但我现在待的这间牢房显然不是‘长期关押’所用的类型……”确认了地点后，觉哥就开始查看周遭的一些细节了，“这牢房的墙壁虽然陈旧，但很整洁，没有秽物涂墙留下的痕迹，也没有刻痕之类的东西；坐便器也是一样，看上去很旧，但里面的屎尿渍不很明显，说明使用的频率并不高……再加上这单薄的床铺、以及我身上并未穿着病号服的现状……”他很快产生了一个结论，“……很显然，我应该是刚刚被抓进来，并在一间‘临时牢房’中等待处置……”

当、当、当……

就在他思索之际，一阵有节奏、敲打金属的声音，由远及近地从走廊中传来。

稍加思索，封不觉便意识到，这是警卫用随身带着的警棍去轻碰牢房铁栅栏的动静。

这是一种习惯，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就好比我们小时候喜欢像走平衡木一样踩着马路牙子的边缘行走，或者是在经过一排栏杆时用手去摸每一个栏杆顶端的装饰物……

长大以后，如果人在一个单调、压抑、且并不复杂的环境下工作，也可能养成类似的习惯；某种角度来说，这也是大脑自我放松的一种形式。

果然，没过多久，一名警卫便出现在了封不觉的牢房门

口，当这名警卫站定时，敲击声自然也就停止了。

“起来。”那警卫也不跟觉哥多啰嗦，隔着栅栏，开口就是一句命令。

由于尚未接到主线任务，封不觉并不想轻举妄动，所以他闻言后，便默默地从床上站了起来。

“过来。”警卫的下一个命令很快就来了。

封不觉也照他所说，向前走了几步，行到了铁栅栏前。

“伸手。”警卫说话间，已将手伸向了自己的腰间、取下了一副手铐。

这次，觉哥犹豫了一下。

“两只手从同一个空隙里出来……”警卫取下手铐后，见觉哥没动，便提醒了他一声。

听到这句，封不觉明白了，对方应该是想将他带出牢房押送到某处，而不是隔着牢门玩一些比较污的PLAY。

就这样，在隔着栅栏给觉哥戴上手铐之后，警卫才用钥匙打开了牢门，随即就抓着觉哥的胳膊，将其带了出来。

一路无话，封不觉很安分，他没有问对方要将自己带去哪里，也没有采取什么反抗行动；比起贸然出手，他更愿意在这段路途中安静地观察这间疯人院的环境和警备情况，有备无患。

可惜，他途经的几条走廊里没有什么值得搜集的信息，除了那些装在天花板角落的摄像探头外，就只能看到走廊两侧一扇扇紧闭的房门；那些门上只有门牌号码，无其他标识，而且看起来这些房间也不像是关押病人的牢房。

就这样走了一段，拐了几个弯后，封不觉被带进了一间类似审讯室的房间。

在这个长方形的、只有十多平米的小房间里，摆着一张桌子、两张凳子，当然了，这三样东西皆是被焊死在地上

的；房间的一面墙上嵌着块大镜子，傻瓜都知道那是块单向玻璃；在天花板的角落里还有一个探头，此时显然是在开启状态。

对觉哥来说，进出这种房间就跟回家一样……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在游戏世界中，他都有过不止一次的被捕记录，被带到这种房间里问话那就是家常便饭。

“坐下。”警卫将他带进屋后，便指着面向玻璃的那一侧座位言道。

待封不觉坐下之后，警卫又十分娴熟地掏出了一副脚镣，将觉哥的右腿锁在了一条椅子腿上，随后他就一言不发地出去了。

大约过了两分钟，房间的门又一次打开，一位身着白大褂的年轻女性走了进来。

她戴着一副略显老气的黑框眼镜，一头棕色的长发中规中矩地盘在脑后，白大褂之下是得体的衬衣和西装裙，脚上则是一双跟不算很高的高跟鞋；即便她的穿着和气质都相对保守，但她的面容和身材依然十分惹人注目，初见她的男人通常都会多看她两眼，直到瞥见她左手无名指上那枚堪称豪华的钻戒，才会稍稍有所收敛。

“你好，无名氏先生。”进屋后，她毫不拘束地来到封不觉对面的座位坐下，一边翻开手中的档案夹，一边就说道，“我是奎茵医生（Dr.Quinn），有几个问题想请你回答，你肯好好配合的话，就能改变自己目前的处境。”

“你撒谎。”一秒不到，封不觉就不假思索地回了这三个字。

“为什么这么说？”奎茵医生并没有对觉哥的回应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很平静地反问道。

“你所谓的‘问几个问题’，说白了就是对我进行初步的精神评估，以便将我进行‘分类’。”封不觉回道，“在你完成了这项

工作后，我就会被带到‘你认为我该被带去的地方’，然后一段无限期的‘关押和治疗’便开始了，直到下一次定期的评估为之，我的处境都不会再有什么改变。”

不得不说，觉哥对精神病院的各种流程还是挺熟的……毕竟他有过丰富的切身体验。

“哇噢~”奎茵医生听到这儿，神色微变，“我很意外，从目前的谈话内容来看，你的思路很清晰，措辞也很准确，言谈间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暴力倾向。”

“这很奇怪吗？”封不觉试探着问道。

“呵……”奎茵医生轻笑一声，从档案夹中抽出几张照片，随手扔在了桌面上，“你若能解释一下……昨天晚上你手持一把消防斧冲进警局见人就砍、并试图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执法部门的深奥用意……这事儿也就不奇怪了。”

在她说这句话的同时，觉哥的视线已移到了那些照片上。

这些照片呈现的图像质量很差，看起来都是截取自视频监控的画面；但纵然照片不太清晰，还是能看出这是一个身着紫色长西装的男人拿着斧子在砍人的情景。

“十五名警员和三名平民受伤，两名警员当场死亡，另有四名伤员到现在仍躺在手术台上。”奎茵医生等了几秒，又接着说了下去，并密切注意着觉哥脸上的表情变化。

“嗯……”封不觉何许人也？跟他来这套，简直班门弄斧。

仅沉吟片刻，觉哥便摆出一张疑惑脸，问道：“照片里面拿斧子的人……是我？”

奎茵医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问题在她看来是毫无意义的废话。

如果问这个问题的人是真不记得自己做过这事儿了，那就说明他精神有问题，答了他也记不起什么来；而如果问这个问题的人是明知故问，那就更不用回答了。

奎茵医生从鼻子里呼出一口气，板着脸，接道，“让我们从头开始吧……你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吗？”

“杰克（Jack）。”封不觉回道。

“杰克……什么？”奎茵医生试图问他的姓。

“我不记得了。”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答案来回答任何问题，这应该算是精神病人的特权吧。

“好吧……杰克。”奎茵医生又道，“你今年几岁了？来自哪里？”

这些“常规问题”是非问不可的，只有通过这些问题给病人建立认知和思维水平的基线，才能进一步地分析他们的病症。

“我觉得这不公平，医生。”可封不觉没有继续回答。

“什么不公平？”奎茵医生接道。

“只有我单方面的在诉说自己的隐私，这不公平。”封不觉道。

“隐私？”奎茵医生低头看了看自己十秒前在一张表格上填写的“Jack”字样，抿了下嘴，“除了一个有待考证的名字，你还告诉我什么隐私了？”

“你想让我告诉你更多，就该用等价的东西来交换。”封不觉直视着对方的双眼，似笑非笑地言道。

“比方说……‘医患保密协议’？”奎茵医生接道。

“哈！”封不觉当时就笑了，“你背后的单向玻璃、大褂口袋里的录音笔、以及天花板角落那个探头告诉我……医患保密协议在阿克汉姆这个地方应该有另一种叫法——Bullshit。”

“那你想要什么？”奎茵医生道，“一张精神健康的证明？”

“不，我不要那个。”封不觉道，“假如你证明了我的精神完全正常，那我要去的地方就不是疯人院而是警察局了……考虑到昨晚有十几位警官分别进了医院和殡仪馆，我认为现

在去跟警察们打交道并不是明智之举。”

说到这儿，他顿了顿，再道：“奎茵医生，我有个提议……”他歪着头，一边的嘴角微微勾起，“我每回答你一个问题，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这样……我觉得就比较公平了。”

“那么……你能不能顺便告诉我……我有什么理由答应你的这种要求呢？”奎茵医生回道。

“你可以不答应。”封不觉道，“那样的话，我们的谈话也就到此为止；我回我的牢房继续思考人生，而你则回到你的办公室去，在报告书中写上‘病人拒绝沟通’，然后把这份看起来像是敷衍了事的报告交给警方，看看他们是否会满意。”

此话一出，奎茵医生便犹豫了，其表情也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点。

她毕竟只是个医生，不是演员，即便是心理学专家也很难做到完全掩饰自己的情绪。

“选择权是一样的，医生。”封不觉道，“我是个做事公平的人……如果你觉得我问的问题冒犯了你、或者不想回答，你可以拒绝回应；相对的，我也不一定会回答你提出的所有问题。”

觉哥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一步一步迫近对方的心理防线。

“好。”奎茵医生又思索几秒，接道，“不过，还是得由我先开始提问。”

“请吧。”封不觉抬起被手铐铐在一起的双手，做了个“请”的手势。

“你今年几岁了？来自哪里？”奎茵医生问的还是先前对方没答的事情。

“二十五岁，来自大都会（Metropolis）。”封不觉回答得很快，他本可以回答“我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但若一开始就用这样的答案来回应，很容易造成对方也采取消极回答的态

度，这反而会导致自己无法进一步获取情报。

“你不记得自己的姓，却记得自己从哪儿来？”奎茵医生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她立即就质疑了对方那答案的可信性。

“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吧，医生。”封不觉可不会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他即刻道，“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才能提问哦。”

奎茵医生面露无奈之色，顿了一秒，接道：“你问吧。”

“你的丈夫叫什么名字，他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封不觉几乎是脱口而出，看来他早已想好了要问什么。

面对这颇为突兀的问题，奎茵医生微微一怔。短暂的迟疑后，她的目光本能地下垂，在自己手上的婚戒上停留了一秒，然后又看向了觉哥，试图从对方的眼神中洞悉出某种意图来。

而诸如此类的细节，自然都逃不过封不觉的眼睛……

如果说奎茵医生的是分析心理疾病的专家，封不觉就是看穿人心的大师。无论是眉梢眼角的些许变化，还是肢体的轻微移动、乃至吞口水的动作等等，都是奎茵医生内心活动的写照……通过这些，觉哥连对方思考的过程都能大致推演出来。

“别想得太多了，医生。”看破了对方想法的封不觉在两秒后便补充道，“我不会对你的家人做什么的，我只是好奇，是哪位幸运的男士娶到了您这样美貌与智慧并重的美女。”

“韦恩……我的丈夫叫布鲁斯·韦恩。”片刻的沉默后，奎茵医生给出了一个让封不觉都感到有些意外的答案，“他是一名企业家。”

第1278章 说出我的名字（三）

“哦？”封不觉的惊讶没有持续太久，他的理性立即压制了自己的情绪；一秒之间，其脑中已是思绪电闪，瞬间就推演出了数条可能的信息链，“这倒有趣了……”他朝椅背上靠了靠，再道，“既然你的丈夫姓韦恩，你为什么没有自称是‘韦恩医生’呢？”

“这也是‘另一个问题’了。”奎茵医生接道，“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才会考虑是否告诉你。”

她也不笨，觉哥的谈话手段，她当即就拿来活学活用了。

“呵呵……好啊。”封不觉笑了笑，接道，“那么……你想问的还是关于我为何会记得自己来自何处、却不记得自己姓什么的事儿吗？”

“不，我改变主意了。”奎茵医生道，“我现在想知道你的社交情况，请你说出几位和你关系比较亲密的人的名字；比如父母、妻子、亲戚、或朋友……只要有名字就行。”

“没有。”封不觉想都不想就回了这么两个字，停顿一秒后，又补充道，“至少在‘这个世界’，并没有那样的人存在。”

闻言，奎茵医生面露疑色，她马上就按照常识推理、并追问道：“你是说……和你有关联的人全都死了？去了另一个世界？”

“我不想讨论这个。”封不觉用一种十分蛮狠的语气，斩钉截铁地停止了这个话题。

因为假如他接着往深了说，就得把自己是“玩家”的事情讲出来了。

当然了，觉哥也可以撒谎，但像这样的谎言，是很容易

被拆穿的……这跟说谎的技巧无关，单纯是由于“人际关系”是最容易验证的客观证据之一。

“好吧。”奎茵医生见觉哥的神态有所变化，便误以为自己触到了这个“病人”的某种精神雷区，所以她适时地退让了一步，接道，“该你提问了。”

“我的问题不变。”封不觉重复道，“你做自我介绍时，为何没有用你丈夫的姓氏？”

奎茵医生犹豫了一下，接道：“在回答你这个问题前，我得先确认一件事。”

“你说。”封不觉应道。

“你从没听说过布鲁斯·韦恩？”奎茵医生问道。

她之所以会这么问，是因为她在说出自己丈夫的名字时，封不觉的反应显得过于冷静了。

虽说我们是知道……觉哥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儿吃惊的，但他脸上可是丝毫都没表现出来。

“没听过。”下一秒，封不觉便面不改色地回了这么一句。

此处，就是可以运用他卓越的说谎技巧、或者说“演技”的地方了……

“不过从你的这个问题来推断，你丈夫应该是个挺有名的人对吧。”觉哥借坡下驴、来了个反试探。

“是的……”奎茵医生一边念道，一边低头在表格上写了些什么。

封不觉不用看也知道，对方写的是“病人的常识记忆有片段性缺失现象”之类的结论。

“……我的丈夫是哥谭、全美、乃至全世界最富有的企业家之一。”奎茵医生写完了要写的内容后，注意力又回到了封不觉的脸上，“即使布鲁斯他为人一向低调沉稳，但‘韦恩’这个姓氏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太招摇了……”她顿了顿，“为了让

我能够在自己的社交圈里更自在些，同时也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在工作场合一般都用自己的本名。”

“还未请教您的全名是？”封不觉顺势问道。

虽然觉哥此刻的内心还在吐槽着布鲁斯·韦恩“为人一向低调沉稳”这个设定，但眼下不是纠结于槽点的时候，他得抓住对方话里的重点接着往下问。

另一方面，奎茵医生也没有去纠结对方的这个问题需要用另一个问题来交换的事儿，毕竟她刚才也白问了一句“你从没听说过布鲁斯·韦恩？”

因此，她直接就回道：“哈莉·奎茵。”

“嗯……”封不觉听罢，故意摆出了一张若有所思的脸。

一来，他是想引诱对方将这个话题继续深入下去；二来，他也的确在思考一个疑点——这个名字“与设定有出入”。

为什么说“有出入”呢？因为哈莉·奎茵（Harley Quinn）是“小丑女”的名字，但在“小丑女”变成“小丑女”之前，她的名字应该是哈琳·奎泽尔（Harleen Quinzel）。

眼前的这位“奎茵医生”，显然不是小丑女；她是一名心理医生，即“还没有遇到小丑的小丑女”……可她的名字，却是“哈莉·奎茵”。

虽然这事儿可以用“平行宇宙细节不同”来解释（美漫宇宙大部分自相矛盾的设定都可以用这个理由来解释），而且封不觉来到的这个剧本……也的确是个连他也前所未见的宇宙，但他依然隐隐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劲儿。

“怎么了？”不多时，奎茵医生又接道，“我的名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也没什么……”封不觉再度试探道，“就是有点在意……Harley通常是男人的名字，而你的姓……也十分罕见。”

“是啊，常有人这么说。”结果，奎茵医生只是随口接了这

么一句，然后就道，“好了，接下来该我提问了吧？”

从她的反应来看，在当事人眼里，这个名字的“疑点”并不存在。

现阶段来说，知道这点就行了，封不觉也不想在一个极有可能走向死胡同的问题上跟对方纠缠，他还有很多情报要打探呢。

“你问吧。”觉哥又调整了一下坐姿，并快速应道。

“你还记得来到这里之前的事吗？比如……昨天的事？”奎茵医生这就算是切入正题了。

“我……”封不觉将视线略微偏移，作努力回忆状，片刻后，又露出了一丝痛苦的表情，“……只记得一些片段……”他喃喃言道，“水……在有水的地方……巨大的轮子、木头做的板、杂草、还有……粉红的象……”

说话间，他将双手支在了桌面上，抱着头，呼吸渐渐变得粗重，脸上也冒出了虚汗。

“放松，杰克……深呼吸。”奎茵医生被骗过了，在觉哥这影帝级的表演面前，她毫无机会。

“奇怪啊……”封不觉喘了一会儿，念道，“我一去回想短期内发生的事，就会感到头疼和恶心，而且眼前闪过的那些片段……我自己都不知道逻辑何在。”

他这绝对是在胡扯……事实上，刚才他那句话里提到的每一个景物和物件，都是经过缜密的、慎重的思考后才说出的。

很显然，一个险恶的计划，已然在封不觉脑海中诞生，而他所透露的这些“片段”，则是他在此埋下的伏笔。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再继续？”奎茵医生是个遵守规则且有医德的人，纵然警方那边施加的压力不小，但她不会为了交差而虐待病人或作出草率的处置。

“不必……”封不觉道，“我还行……”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挤出一个笑容，“再说……现在又轮到我来提问了。”

“呼……”奎茵医生呼了口气，顺手在表格上又添了几笔，随后接道，“请吧。”

“嗯……”觉哥沉吟了半秒，问道，“你对蝙蝠侠有什么看法？”

话音落时，奎茵医生的神情微变，接着，她思索了几秒，才回道：“虽然很多人认为他是英雄，但在我看来他和其他所谓的‘超级英雄’一样，说得好听点是‘义警’，说得难听些就是‘法外之徒’；不可否认这些人对于社会的安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像他们这样的人若是不得到监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制造出比罪犯们所能制造的、更大的麻烦。”

奎茵的这套“观点”，是大部分身处上层资产阶级的人都会有的。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居于社会高层的人，自然会无条件地支持和维护现有的社会制度，因为这套制度就是由他们这个阶层的人制定和操控的，他们也是这套制度最大的直接获益人；任何与他们这个阶层的人有利益或观念冲突的存在，都是他们厌恶和试图消灭的对象。

所以在上层阶级的人眼里，超级英雄和罪犯的区别其实也不大，无非就是超越制度和无视制度的差别；不同的是，罪犯可以用制度去“消灭”，但英雄却不行，因为英雄的行为通常会得到民众……也就是其他阶级的人的支持。

于是，权贵们就唱起了“威胁论”，提出了所谓的“监管”；但……什么叫“监管”？由谁来监管？还不就是由那套权贵们自己制定的、对他们有利的制度来管？

这无疑是很可笑的。

屈服于制度的人，已没有资格去谈论真正的正义。

因为正义，永不妥协，妥协的……只是人。

英雄，永不妥协，妥协了……也就不再是英雄。

至少，封不觉是这么认为的……

因此，对于奎茵这段话的内容，觉哥根本就不以为意，他比较在意的……是对方的神态和其他细微的反应。

据封不觉观察，奎茵医生听见“蝙蝠侠”这个词时的神情变化、以及她思考答案所用的时间长短，皆表明了：她只是对“杰克”突然将话题转到了超级英雄的领域上感到意外，而没有其他更多的想法。

也就是说……她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蝙蝠侠。

“说起来……”短暂的停顿后，奎茵医生又道，“你不知道知名企业家的名字，却能说出超级英雄的名字？”

她这话明显有引导的倾向，这是想让封不觉顺着这个方向再去回忆并说出些什么来。

“啊……这些记忆在我脑中倒是很清晰呢。”觉哥也很乐于在这个话题上进一步展开，“我随便一想也能说出十个超级英雄和超级罪犯的称号。”

“超级……罪犯？”奎茵医生又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对啊，超级罪犯。”封不觉从她的语气中捕捉到了什么，他将计就计地接道，“就是谜语人、稻草人、玩具人、天气巫师、冷冻队长……”

此刻他报出的这一连串称号，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首先，他避开了在剧本简介中已被提及现状的“企鹅人”和“双面人”。

其次，他也避开了那些称号直接就是名字的反派……比如“雷霄古”、“贝恩”、“莱克斯·卢瑟”等人。

另外，他还避开了那些已经不属于“罪犯”这个范畴的外星人和妖魔鬼怪，比如“毁灭日”、“黑亚当”、“所罗门·格兰迪”、“佐德”等等。

还有就是……他特意在这份名单里混入了并不在哥谭活动、而是在超人和闪电侠的故事中出现的一些反派角色。

综上所述，封不觉在不报出任何人名，只说了一堆绰号的情况下，抛出了一个足以试探该剧本时间线以及不同英雄之间关联性的问题。

可他没想到的是……

“你说的这些人……”奎茵医生的神情不像是在说谎，“……我从未听说过。”

“哈？”封不觉闻言一愣。

“我也从没听过所谓‘超级罪犯’一说。”两秒后，奎茵医生补充道，“罪犯就是罪犯，难道罪犯还能像英雄一样披上披风、戴上面具、并给自己取一个像你刚才所说的……那种可笑的绰号？”

直到这一刻，封不觉终于明白了开场简介中为什么用本名去称呼企鹅人和双面人，也明白了旁白为什么要给予那两位相当正面的评价。

“原来如此……”觉哥当即在心中念道，“这是一个‘没有超级反派的DC宇宙’吗……”他又抬眼看了看眼前的奎茵医生，“所有反派都没有黑化……全是好人？”他转念又想到，“不对啊……还有很多一开始就是‘黑’的家伙存在呢……难道那些家伙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诞生或者被洗白了？”

就在他思索之际，一段早该出现、却迟迟未来的系统语音……在这时来了。

【主线任务已触发】

几乎在那第一字响起的同时，封不觉已娴熟地唤出了游戏菜单，看向了任务栏。

任务栏里的那条主线任务倒也简单直白——【杀了蝙蝠侠】。

第1279章 说出我的名字（四）

两人间的谈话又持续了大约十分钟，随即便宣告结束。

对封不觉来说，他已试探到了足够的情报。

对奎茵医生来说，她也已经有了足够的依据去给这个自称“杰克”的男人写一份初步的诊断。

于是，在简单的道别之后，奎茵医生率先离开了这间“审讯室”。

又过了几分钟，先前将觉哥带来的那名警卫就进来了；他还是老样子，没有太多的废话，一进来就打开了觉哥的脚镣，接着就抓住他的胳膊想将他带回牢房。

然，这一次，封不觉可就没那么配合了……

“抱歉。”觉哥在动手前还跟对方打了声招呼。

而这句“Sorry”，便是那名警卫失去意识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了……下一秒，他就被封不觉以一记手刀轻松打晕。

这毕竟是个普通难度的剧本，开头遇到的这种NPC根本没什么战斗力；即便如今的觉哥失去了部分装备和技能，但凭着56级人物的身体素质，要对付一个普通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嗡——嗡——

封不觉刚开始搜那警卫的身，建筑内的警报声已响了起来。

当然了，这也在觉哥的意料之中。

在来这儿的途中，封不觉便已记下了周围每一个摄像头的位置，所以他知道，这一路上根本没有监控的死角可以利用——在哪儿动手都一样。

既然如此，干脆就在当前的这个房间里动手好了，因为从常理上来讲，相比他此前待过的那间“牢房”……这间“审讯室”距离出口的路程应该更短一些。

“果然啊……”封不觉一边用从警卫身上搜出的钥匙打开自己的手铐，一边念道，“在‘没有超级反派的世界’，这儿的管理者们对‘囚犯’的警戒心也明显不足；若是在正常点的蝙蝠侠世界里，就算是疯人院内部押送犯人，至少也是要派两名警卫的……”说到这儿，他已十分麻利地打开了手铐，并顺走了那名警卫身上的电子门卡，“但是对这里的人来说，一个像我这种体型的犯人，想在戴着手铐的情况下，去制伏一名比我高大壮硕、且带着武器的警卫……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觉哥的思维很快，动作亦是不慢，想到这儿时，他已夺门而出，在走廊中快步奔跑起来。

“嘿！站住！”

只过了一个转角，封不觉就遇到了两名拦路的警卫，而他们的台词也是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经典废话”。

说真的，在大部分追逐中，就算你在手上有枪的情况下喊“站住”，别人也未必会理你，何况这疯人院里的警卫只配备了警棍和泰瑟枪（即俗称的电击枪、电休克枪）。

“呵……还真是容易上钩呢……”封不觉看到警卫，也就放心了。

对于逃跑这事儿，觉哥也很有经验——当你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不知出口在哪儿时，一般遵循一个规律……警卫堵在哪儿，你就往哪儿跑。

“我说了！站住！”拦路的两名警卫之一见觉哥用短跑运动员般的速度朝自己直冲过来，也有些慌了手脚，他在大声喊叫给自己壮胆的同时，已举起了手中的泰瑟枪。

可是……

“省省吧……”封不觉在快速奔跑中，竟还用颇为慵懒的语

气应了对方一句。

而在他说出这三个字的过程中，他已完成了……朝侧上方跃起、一脚横踏在走廊墙壁上、在半空收缩身体做了个侧身回旋、整个人越过了两名警卫的头顶……这一连串的动作。

对于觉哥本人来说，这种程度的跑位是很轻松、很悠然的。

但站在那两名警卫的角度来看，刚才那一幕就好比是一只比人类快很多的大型动物如疾风般从自己肩头掠了过去……

当封不觉和他们错身而过、并渐渐跑远时，那两位……一个还摆着举枪瞄准的姿势，另一个的手还摸在腰间的警棍上、连棍子都没来得及抽出……

在玩家面前，这些警卫的动作可说是名副其实的“慢若静止”。

就这样，封不觉一路狂奔，沿途所有试图阻拦他的警卫在他眼里都形同虚设，不是被他用诡异的动作晃过就是被他随手撂倒，泰瑟枪和警棍这种武器连碰都碰不到他。

五分钟后，封不觉就来到了一扇铁栅栏门前，以这扇门为分界点，外面就是阿克汉姆的对外开放区域了，隔着那门上的铁栅栏，封不觉已经看到了外面那个较大的空间、以及几个安检闸门。

不用说大家也能想象得到，这里的守备，是最森严的……在觉哥拐到这段走廊时，那个栅栏门的前面已经有十几名警卫等着他了。

“跑酷游戏到此为止了，你这混蛋！”一个看起来像是警卫头目的人站在人群的最后方，背靠着那扇门，手里则举着泰瑟枪，冲封不觉大喊道，“现在！给我把手举起来，否则我就把你电得屁滚尿流！”

他显得很有自信，毕竟这里有十几个人、十几把枪，走廊就这么宽，想打偏都难。

“呼……真没办法呢……”封不觉望着眼前的景象，叹了口气，并不动声色地将手伸到了衣兜儿里。

警卫们看他的反应，还以为他是准备放弃了，但实际上……觉哥是在暗中发动【贝尔的日常小刀】的特效。

这把刀是传说品质，不属于“精良级以下无法恢复”的物品范畴；在【必须破防之刃】被折断、【WJQ-308军铲】被清除的当下，原本运用率不算很高的这把小刀，如今已成了觉哥的主要武器。

而他此刻发动的是小刀的【特效四：跟上，凯文~（召唤一个凯文为你作战）】

“你在干什么？”数秒的僵持之后，警卫头目感到了些许异样，他立刻又高声冲觉哥喊道，“把手从兜儿里拿出来，举过头顶！”

“呵……”封不觉笑了笑，“我只是……想把‘这个’拿出来。”

说着，他便拿出了那张从此前那个警卫身上搜来的门卡。

“哈！”警卫头目看清了对方手中的东西后，干笑一声，“反正你也用不到它了，现在！把卡扔了，跪到地上，双手抱头！”

“扔了？”封不觉抬起头，看了看自己手上的卡，其脸上的笑意变得更盛，“好啊……”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觉哥单臂一扬、手腕一甩，将那张门卡如暗器般掷了出去。

封不觉玩儿牌可玩儿得遛着呢，纸质的扑克他都能像飞镖一样用，这质地更硬的门卡当然也不在话下。

弹指间，那门卡便飞过了整条走廊、穿过了警卫们组成的人墙、且极为精准地从走廊尽头那扇铁栅栏门的空隙中钻出……最终，被另一个人，稳稳接在了手里。

嘀——

当栅栏另一侧的凯文用这张门卡把门刷开时，警卫们才回过味儿来，并纷纷转头、朝他看去。

没人认识眼前的这个壮汉……

也没人知道这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以及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警卫们背后的门外……

更没人明白……这名壮汉为何还扛着一部摄像机……

“别……”警卫头目本来想喊的是“别动”，但他嘴里只蹦出了半个词儿，就被一摄像机给砸晕了。

这可能是这群人有生之年中唯一一次看到有人用摄像机作为物理攻击的武器去砸人了……倒不是说这玩意儿的威力不行，单纯是因为镜头太贵，比起板儿砖这种又趁手又便宜的攻击单位来说没有什么竞争优势。

“啊——”

震惊过后，便是一阵骚动。

也不知是哪个警卫先喝出声来的，反正在他那嗓子喊起来的刹那，有好几个人一齐开枪了。

伴随着一阵“嗞嗞嗞嗞——”的声响，至少有三支泰瑟枪里的弹镖命中了凯文，并开始放电。

尽管泰瑟枪是“非致死性武器”，但其效果可毫不含糊，事实上，这是一种比大多数可以用来杀人的枪支都要更加高效和可靠的武器；即便是精神高度集中、做好万全准备的人，在遭到电脉冲的时候，其肌肉也会不可避免得发生收缩……即肌肉痉挛，继而失去反抗能力。

但接下来的情景，又一次让警卫们大吃一惊……

被三支泰瑟枪同时击中的凯文，竟完全不为所动；他非但没有被电得倒地抽搐，还若无其事地挥臂拨开了那些电镖和铜线，并用摄像机对周围的其他警卫展开了物理攻击。

“该死！这家伙是科学怪人吗！”

“抓住他！把他摁住！”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搅局者，警卫们陷入了混乱，由于泰瑟枪无效，他们只能依靠人数优势、毫无章法地向凯文扑了上去。

而他们的反应……正中觉哥的下怀。

凯文之所以会一出场就二话不说地把警卫头目放倒，就是因为觉哥通过意念向他下达了这个指令（凯文可以接受召唤者在精神上下达的指令，亦可接受口头指令——见【贝尔的日常小刀】额外备注），一旦警卫们失去了指挥者，势必就会出现这种局面。

“呵……科学怪人可没他厉害呢……”看着正在和凯文缠斗的警卫们，封不觉露出了几分同情之色。

作为一把“复合型武器”的“特殊召唤物”，凯文的强度可是受到“器械”和“召唤”两种专精双加成的，而觉哥的这两种专精……都是A级；因此……别看凯文的外表只是个扛着摄像机的人类壮汉，实际上他的战斗力就是对上“贝恩”也绝对不会落下风。

“那么……姑且道个别再走吧。”站在走廊另一头围观了片刻后，封不觉抬起头来，将目光投向了距离自己最近的一个监控探头。

只见，他不紧不慢地举起双手，将两只手的手掌朝向自己、并互相交叉，然后又让左右手的大拇指勾在一起，其余手指则作翅膀状伸直。

做出这个动作的同时，他还不忘冲着镜头露出一个邪恶的笑容。

这笑容……好似是一个玩笑、又像是一种邀请，他并不指望所有人都能明白自己的意思，他只需要让一个人读懂其中的意思就行了。

做完这些后，封不觉便转过身去，奔向了已经被凯文打得七零八落的警卫们。

由他和凯文联手，要收拾这些已经溃不成群的家伙便如秋风扫落叶；觉哥只靠最基本的体术碾压，都没用什么格斗技或是零时差演算，就已解决了问题。

搞定了这最后的一小股警卫力量之，两人就这么大摇大摆地从阿克汉姆疯人院主楼的前门跑出来了。

来到庭院，封不觉立刻松了口气，因为到了这里，他已然可以望到围墙之外的地貌、以及那些向远处延展的街道……即“确定了疯人院的地理位置”。

虽然在绝大多数正统作品中，阿克汉姆疯人院的所在地都是“歌谭市的深郊”，但偶尔也会有那种比较非主流的设定……比方说“疯人院被建在某座岛上”之类的。

假如是在郊区，觉哥只需弄辆车，甚至是步行，就可以摆脱追捕、混入哥谭了；可若是在岛上，事情就会变得比较复杂……

的确，封不觉可以靠【踏虚】从海面上直接跑回哥谭，也可以用【月步】一路踏空回去，但这样做……一方面会造成相当的体能消耗，另一方面……还会让这个世界的人对觉哥的“能力”产生更高的评估。

这一点，是封不觉到目前为止一直都在竭力避免的，要不然此前在走廊里他也不用召唤凯文了，直接用【岚脚】突突突……把那帮警卫和栅栏门统统切碎，也一样能出来。

以觉哥现在的表现而言，事后哥谭警方和蝙蝠侠大致能得到的信息就是——有个自称杰克、疑似有精神病的家伙，靠着超乎常人的体术和一个比他还要强壮的、连泰瑟枪都电

不倒的壮汉同伙，从疯人院里越狱了。

但要是封不觉选择“岚脚突突突”的话，在这个没有超级罪犯的世界里，可能就会给人一种“这家伙要毁灭世界”的印象了，那这之后的事态……恐怕就不太好控制了。

说得再直白些——觉哥是不想招来正义联盟。

通过和奎茵医生的交谈，封不觉已经了解到了一些关于该宇宙英雄们的情况。虽然这儿没有超级反派，超级英雄的人数也不像他所知的DC宇宙那么多，但“正义联盟”依然是存在的。

这个宇宙的“正联”由蝙蝠侠、闪电侠、神奇女侠、钢骨、火星猎人、海王、绿箭侠等英雄组成，想必各位也看出了一个问题——没有超人和绿灯侠。

事实上，不仅是他们……

包括至尊小超人（Superboy-Prime）、超级少女（Supergirl）、神力女孩（PowerGirl，超级少女在地球2的异时空同位体）在内的、涉及或不涉及多元宇宙穿越等概念的氪星人；还有包括哈尔·乔丹、凯尔·雷纳、塞尼斯托在内的所有颜色的“灯侠”；以及所有“潜在黑化倾向”比较严重的英雄、反英雄、或者力量级别达到宇宙级的外星人等等……这一类角色，在这个宇宙都不存在；即使存在，他们也还没有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们的认知当中。

综上所述，封不觉一分析……剩下的那些英雄中，除了“既不算高位神、又能轻松秒杀他”的一帮家伙之外，有可能帮到自己的就是身为“半神”的神奇女侠和可以用到“神速力”的闪电侠了。前者，有“真言套索”，那是这世上封不觉最不愿意进行物理接触的物件之一，优先级高于屎；而后者，怎么说呢……他有良心……

这么一琢磨，觉哥自然是不愿意去招惹正义联盟的相关人物过来的；所以，至少……在这剧本刚开始时，他会尽量

少展示一些夸张的能力。

“你跑不了的！”

一分钟后，就在封不觉带着凯文准备抢走一辆停在庭院中的汽车时，那名警卫头目的吼声忽然又从他们后方响起。

这位老兄也真是拼，在被凯文砸得头破血流、晕倒在地后没几分钟，就重新爬了起来，并踉踉跄跄地追到了庭院这儿，倚靠着主楼大门的门框向逃犯示威。

“警方已经赶过来了！道路马上就会封锁，不出一个小时你们就会被重新逮捕或者直接吃枪子儿！”

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从他手上那个还在闪着灯的步话机推断，在他跑向庭院的这段路上，他已经和监控室那边的人员沟通过了，是有把握才这么说的。

“嗯……这样啊……”封不觉闻言后，即刻停止了手头的事情，念道，“你说的也有道理呢……”

“诶？”警卫头目见状，也是愣了一下，心中暗道，“什么情况？难道他觉得局势不利，决定束手就擒了？”

另一边，封不觉也在默默思索：“我就这么开车跑出去，在进城之前就被截住的概率很高，很容易陷入警方的包围……警察和警卫相比要难对付得多，面对荷枪实弹，像刚才那样赤手空拳、又不用明显的超能力……怕是混不过去的。”

念及此处，觉哥又是心生一计。

第1280章 说出我的名字（五）

午后，阴霾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

这本是个很适合睡午觉的日子，但一桩突发的案件，却让很多人意外得忙活了起来。

【是谁捅了阿克汉姆这个马蜂窝？】——这是当天的哥谭晚报在头版上所印的标题。

不过那是后话了，眼下还是先说说那群忙起来的人——哥谭警局的警察们。

谁也没想到，昨晚的那位“消防斧暴徒”，竟然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又在阿克汉姆疯人院“干了票大的”。

这种堪称无法无天的行为，自然已惊动了哥谭警察局的局长——詹姆斯·戈登。

当疯人院的犯人们“集体越狱”的消息传到戈登耳朵里的时候，他刚好从一名警员的家中走出来；而那名警员……正是昨晚被消防斧暴徒砍死的死者之一。

戈登总是把“通知死者家属”这种糟糕、艰难的任务留给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身为局长，对每一个手下的生命都负有责任。

在被殉职警员的家属用眼泪和悲伤轰炸了一番后，走回警车里的戈登……那心情必然是相当差的。而就在这时，他通过警用频率听到了昨晚那名凶嫌再度犯案的消息。

局长接下来的反应可想而知……

他立刻通过车内的对讲机下达了围捕的指令，并在命令的最后补充了一句“必要时可以采取任何措施”的声明。

这话，他手下的警员们都是懂的，也就是说呢……不一

定要抓活的。

在这命令下达后的十分钟内，全城就有一半以上的警力朝着疯人院所处的郊区方向涌了过去。

很显然，不仅仅是局长，不少警员也已经把抓捕觉哥的行动上升到了私人恩怨级别。毕竟他是个“杀害警察的罪犯”，得到这种“特殊待遇”也是应该的。

再者，哥谭也很久没有出现过这么严重的犯罪事件了——昨晚突袭警局、今天发动越狱……按这节奏，明天就要去攻打市政府了呗？这能忍？

还有……他放出去的那些犯人，虽不及他那般穷凶极恶，但也都是“精神病”，其中有很多都带有暴力倾向；这些人……哪怕只有一个跑回了城里，也指不定得闹出多大的乱子。

综上所述，警方们倾巢出动的反应，也不算过分。

……

下午四点，距离封不觉释放所有疯人院里的逃犯已过了一个多小时。

警方的包围圈，此时已在阿克汉姆方圆数公里的范围形成。

郊区的道路本就不多，把每一条都堵上也不是难事，警方也的确是那么做了，但……至少到四点为止，依然没有任何一处岗哨传来发现了“消防斧暴徒”的消息，倒是其他那些逃窜出来的疯人院囚犯，已有不少落网。

与此同时，阿克汉姆主楼，前厅大堂内。

“这是最终的人员名单了？”戈登低头看着一张手写的、潦草的纸张，对手下的一名警员说道。

“是的，长官，已经核实过两遍了。”警员用很快的语速回道，“管理和文职人员六名，在班警卫共二十九名，常驻医生

四名，顾问一名，另外……包括厨师、清洁工在内的勤务人员七名……总计四十七人；其中，除了部分警卫受了不同程度的轻伤外，其他人都安然无恙。”

“好的。”戈登将这些信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并随口应了一声、打了个手势。

那名警员看到手势后点点头，便到旁边忙去了。

戈登则转过头，重新看向了在听取汇报前正与自己对话的那个人——奎茵医生。

“抱歉，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戈登重整思绪，开口问道。

“说到他放出其他犯人的部分。”奎茵回道。

“哦……对。”戈登应道，“你说……那个杰克和他的同伙明明已经逃到了庭院里，并且已准备开车逃离了，但却因为警卫的一句话，又折返了回来？”

“是的，那时我就站在二楼的窗户那儿，隔着窗玻璃目睹了全过程。”奎茵道。

“嗯……”戈登眉头微皱，陷入了思考。

“很奇怪是吧。”奎茵看出了对方的心思，说道，“我也这么想……”她顿了顿，“从他当时的反应来看，他是顾忌到警方的围捕才临时起意这么做的，可他后来的行动……却仿佛他早已计划好了一切，并用最高效的方法将其实施了。”

“是啊……”戈登若有所思地念道，“假如他单纯是想给警方增加麻烦，那他只需在主控室里打开所有牢房和出入口的闸门……就可以跑路了，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完全不用去管。”

“但实际情况却是……他选择先用广播把自己准备放出犯人的事情告诉你们，并以此为要挟，在主控室里指挥你们，将所有工作人员集中到了地下的避难中心，并帮你们封闭好入口……才放出了囚犯。”

“非但如此，他还在临走前封锁了主控室的大门，就仿佛……”

“不用说‘仿佛’……”下一秒，忽然有一个沙哑的、如同喉癌晚期般的嗓音打断了戈登的话语，自顾自地加入了他和奎茵的对话中，“结论已经显而易见，他这么做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保护这里的工作人员；第二，保护主控室内的某种东西。”

其话音落时，戈登和奎茵面露惊讶地齐齐朝他看去。

不仅是他们俩，这个大堂内的所有人，也全都是刚刚才意识到这个人的存在，就好像这人在开口说话前的一瞬，才突然的凭空出现在了这里……

在哥谭这个地方，能做到这点、且经常会去做的人，无疑就是……蝙蝠侠。

“无论多少次，我还是不习惯你这种出场方式。”戈登看了蝙蝠侠一眼，随即就用一种问候老朋友的语气跟后者吐了个槽。

“那么……”奎茵对蝙蝠侠的态度不太友好，但也保持着基本的礼貌，“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先生，想必你也已经知道杰克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咯？”

“把你们先保护起来，是为了让囚犯被放出牢房后立刻离开疯人院。”蝙蝠侠几乎不假思索地开始解答对方的疑问，“因为他需要这些囚犯跑出去帮他扰乱警方的视线，若是囚犯们留在疯人院、把时间用在‘对工作人员施暴’这件事上，他的计划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至于他封锁主控室的动机，现阶段我能推理出两项……”

“其一，是为了不让囚犯们使用里面的控制设备——倘若囚犯们进入了主控室，那他们就能直接在那儿打开你们所在的避难中心的门，这样一来，杰克保护你们的行动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其二，他想要保留那里的监控录像——这个结论，需要结合上一项来看……假如他单纯只是想防止囚犯使用主控室的开关去开门，那他直接把这儿的设备砸烂就行，没必要封锁入口。但他没有那样做，究其原因……他必然还有另一个目的，且这个目的需要主控室内的设备运行正常、不遭受破坏才能实现。”

“这样考虑的话……他八成就是要保护那些存放录像文件的硬盘了。”

蝙蝠侠有条不紊地将这番话说完，让戈登这个职业警察和奎茵这个心理学专家都听得一愣一愣的。

过了半天，戈登才回过神来，接了道：“呃……那他又为什么要保留那些监控录像呢？按照正常的逻辑，他非但不该保存那些录像，反而应该把那些记录下他外貌和行动的东西销毁才对吧？”

他说得有道理，不过这并不会推翻蝙蝠侠方才做出的推理，只是指出了其中的一个疑点而已。

“等我们看过了那些录像……”蝙蝠侠也思索了两秒，才接道，“自然就会知道他到底在耍什么花招了。”

第1281章 说出我的名字（六）

尽管在这个宇宙中蝙蝠侠和警方的关系并不算紧张，但他依然是不太可能待在阿克汉姆的主控室里、陪着戈登连看一两个小时监控录像的。

因此，他选择在下载那些录像的同时，用快进的方式在屏幕上大略看了一下此前觉哥留下的影像。

不出意外的，当封不觉对着监控探头做手势的那个画面掠过时，蝙蝠侠要求戈登将录像倒回去慢放……并最终将镜头定格在了觉哥的那个笑容上。

“他这是什么意思？”戈登看着屏幕念道，“那手势是指鸟吗……或是鹰？他是在暗示什么？”

“那是……蝙蝠……”蝙蝠侠一边沉声回应，一边从电脑接口上拔下了自己的设备（你们可以认为他有一个蝙蝠U盘），看来下载已经完成了，“他冲镜头做这个动作，意思就是他想邀请我入局。”

“等等……”戈登顿了顿，疑道，“他怎么知道你会看到这段录像？”

“我迟早都会看到的。”蝙蝠侠回道，“因为还有你在……”

戈登思索了一下这话的意思，片刻后，他也反应过来了。

“杰克”的这个手势，在“手影”游戏中十分常见，通常代表了鸟或鹰，这点是谁都能想到的，戈登方才那脱口而出的推测也是基于这个因素；而进一步去想，“手影”本身是一种利用光与影、投射源与被投射源来制造错觉影像的游戏。

由此延伸去想就会明白……与其说杰克是在暗示“蝙蝠”，不如说他是在暗示“蝙蝠灯”。

假设，蝙蝠侠此刻没有来到阿克汉姆、也没有和戈登一起观看这段录像，那也不会改变什么；因为至少戈登是一定会看到这录像的，而且会反复看、并且进行分析……以戈登的能力，要猜出对方这个手势的真正含义也只是时间问题。而一旦他明白过来，就会去警局的楼顶打开蝙蝠灯、通知蝙蝠侠。

也就是说，这个“杰克”在冲着镜头做手势的时候，就已想好了……“这段信息是留给戈登的”；按常理来说，这录像也理应是警方先看到才对。

当然了，像眼下这种“直接被蝙蝠侠看到”的情况，他也考虑到了。从结果上来说没什么区别，从过程上来说还将事情简单化了……因为蝙蝠侠肯定能立刻就领会其中的意思。

“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后知后觉的戈登神情变得凝重起来，经验和直觉都在告诉他……这次遇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且相当棘手的罪犯。

然而，当戈登问出这句话、并转过头时，原本站在他身后的蝙蝠侠已经不见了踪影。

房间内只留下了戈登一人，仿佛他是在自言自语。

“呼……”两秒后，戈登缩了下脖子，无奈地呼了口气，吐槽道，“相对于你登场……你这种退场方式就更令人讨厌了……”

……

同一时刻，哥谭近郊，某下水道中。

封不觉正叼着【氧气烟斗】，用类似慢跑的速度在其中前行着。

在离开疯人院时，他和凯文上了同一辆车，并且有意识地在那些刚刚被放出来的逃犯面前开车离开。

觉哥自然已经计算到了……那些逃犯不出半天就会尽数落网；而在那些家伙被捕时，一定会被问到“放走你们的人是

如何逃走的”这个问题。届时，至少绝大多数囚犯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开车跑了”，假如他们的神志够清楚、记性够好的话，甚至可能说出车的颜色乃至车牌号。

这样一来，警方的排查方向就会被引到“嫌犯驾车逃离”这一思路上。

但实际上……那辆车离开疯人院的十分钟后，封不觉就在一条没有监控探头的马路中间下车了；在下车前，他还给凯文下达了“继续开车朝大都会的方向（路上有路牌）行驶”的命令。

而觉哥自己，则利用【踏虚】的浮空能力，在不留任何脚印的前提下，朝着反方向跑去。十分钟不到，他就找到了不久前在路牌上看到的那个地点——一片沼泽地，不出他所料……这儿有一个直径超过两米的下水道排污口。

“再过不久……警方就该找到那辆车了吧。”跑步中的觉哥也没闲着，他目前的跑步速度同样是经过精打细算的——以这样的速度前进，既不会造成太多的体能损失，也来得及对突然出现的某种突发状况作出反应，另外还能分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来思考，“凯文的存在时间是45分钟，在我和他分头行动前时限已经过了一半左右；我让他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前提下尽量以每小时六十公里以上的速度前进，考虑到郊外的公路几乎没有红绿灯……当凯文从车里消失时，车子最起码已开出了二十多公里。”

“把警方的反应速度、逮捕囚犯以及问出情报所花的时间、还有他们调取交通部门的监控，再派人追赶上来的时间一块儿算上……哪怕他们的效率比我预计的更差，最迟在十分钟之后，他们也该发现那辆已然空无一人的车了……”

“由于凯文是突然化为白光消失的，没人会去踩刹车，所以车子会在无人把控方向盘、松掉油门的情况下逐渐降速滑行一段距离；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种情况出现……比如车子因缓慢偏移而撞上路边的电线杆或者大树，或者正巧撞

上反向车、乃至滑到某条河里去……”

“由此又可以引申出许多新的假设，比方说车子被路过的流浪汉发现并开走，或者有人看到这辆被弃置在路边的车之后报警……但无论如何，警方或早或晚都会知道我已不在那辆车上。”

“这时，他们才会将思路从‘驾车逃跑’上转移，开始思考其他的可能性……至于他们又要用多久才能意识到我打算通过下水道进城……就比较难说了，光是‘空车的周围完全没有司机逃离的痕迹’这种诡异的疑点就够他们想一阵子的了。”

“嗯……如此算来，等到他们想起调查下水道时，我也早就已经进城……”

念及此处，封不觉心思一转：“不过，还有一种极端情况——假如‘蝙蝠侠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参与到了调查’中……他是否有机会追上我的脚步呢？”

觉哥的担忧自是有道理的，毕竟在这个宇宙里，蝙蝠侠……或者说布鲁斯·韦恩的老婆正在阿克汉姆担当顾问。

即便排除掉“蝙蝠侠在监视其妻子日常活动”这一假设，以蝙蝠侠的尿性，他至少也会监听哥谭警方的通讯吧？那么当他通过警方的通信网络得知疯人院出事之后，于公于私，都必然会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先确认自己的老婆是否安全才对。

事实上，蝙蝠侠也确实是这么做了……他抵达阿克汉姆的时间比警方更早；但当他开启眼部的热侦测系统、甩出钩子、十分酷炫地从半空冲进了疯人院的主楼时……却发现此地早已人去楼空。

就在这时，警笛声传来、警方也陆续赶到了现场；见状，蝙蝠侠便先藏了起来，躲在暗处观察。

没过多久，地下避难室里的工作人员们自己就出来了，因为避难室内部也连接着几部监控探头，里面的人一看警方

赶到，便开启入口回到了地面。

之后的事，便如前文所写，蝙蝠侠在暗地里待机了一会儿，等警察把初步的信息采集工作做完后才现了身。

从实际的剧情走向来看，蝙蝠侠并未能像觉哥估计的那样，在更早的时间点上就介入追查，他也没有一路追着车子行驶的路线找到觉哥的下车点；再说句大实话……就算他真的站在了那个下车点上，也看不出有车在这里停过、以及觉哥下车跑向了反方向的痕迹。

因为……封不觉本来也没有留下那种痕迹。

“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也是需要依据才能作出进一步的推理的，只有开了挂的伪侦探才能做到那种“不需要依靠逻辑顺序就直接讲出整个真相然后再拿证据去反证”的事。

“嗯？”就在封不觉思索之际，忽然，有什么东西进入了他的视线中，让他的脚步为之一滞。

“什么鬼？”下一秒，他就停在了一堵墙边，凝视着眼前那一块颜色和周围不同的墙壁。

在这黑暗的下水道中，一般人就算拿着个探照灯，恐怕也很难发现这一处异常。不过，封不觉靠着一个手电筒（自己行囊里带着的），便捕捉到了这个细节……

咚咚——

觉哥用手电筒的末端轻轻敲了敲那墙壁，他立刻意识到这块颜色不一样的墙壁是由一种他根本无法辨别的材料制成的；在一条尽是由水泥和砖头组成的下水道中，这块墙就显得更加可疑了。

“嗯……边缘呈不规则状，与周边墙体相衔的地方有裂缝，而且……”封不觉仔细观察着这块墙壁，心中展开推演，“这材质已渗入并填满这些缝隙……”不出两秒，他就明白了，“也就是说……这里本来是没有这块墙的，但有人用一种可以迅速膨胀并凝固的化学合剂将这里封住了……”

一个微笑浮现在了觉哥的脸上：“那么问题来了……这墙的后面究竟藏着什么呢？”

第1282章 说出我的名字（七）

封不觉当即就用“数据视觉”去透视了那面墙，但后面却是一片被系统屏蔽所产生的白光。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倒是个好兆头，因为这通常意味着墙壁后方藏着什么相当重要的隐藏要素……这也让觉哥破墙而入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眼下的问题就是，怎么破呢？

若是在以前，封不觉可以选择用【灵犀一指】在这墙上戳出个苹果大小的窟窿，然后把【无尽榴弹匣】里的手雷塞进去，很轻松就能把这墙给炸开了。

但现在，他就得想想别的办法……

在那一瞬之间，觉哥的脑海中便已闪过了三种方案。

第一种：随手捡一样下水道里可以捡到的东西，比如漂浮在水上的易拉罐、不明垃圾、或是屎块等……放到【燚龘】的皮兜里射出去，然后祈祷这玩意儿被传说级武器加成后的威力可以轰开眼前的墙面。

第二种：用岚脚在这块墙体上切出一个长方形的范围，然后从中间把那块墙踹倒。

第三种：直接用蛮力破开旁边那相对脆弱的普通墙面，绕个小弯进去。

而经过了短暂的思考后，封不觉决定……三种都不用。

因为这三种方式，包括之前提到过的“使用手雷炸开”的方法，都会带来同一个问题——可能会破坏藏在墙体后方的东西。

假设这面墙的正后方不到一米处就放着一件很脆弱的隐

藏道具，比如一朵花、一颗蛋之类的……那么用以上那几种方法，就会有很高的几率导致那道具被崩塌的墙壁碎块给砸坏。

好在，觉哥没用多久就想到了一种对墙壁后方几乎不造成任何影响的做法。

但见，他单手一扬，其灵能武器便出现在了他的指间。

【疯魔扑克】的攻击力虽然显示是“？？？”，但根据封不觉在实战中无数次亲测得出的结论，这玩意儿的切割能力绝对是不逊于等离子切割机的；绝大多数人类在二十一世纪时已知的、可加工使用的金属，用疯魔扑克都可以切开。能对这扑克产生有效防御的东西，通常得带有魔法属性，或者本身就是奇幻魔幻世界中的特殊材料才行；而此刻的这面墙……显然不在这个范畴内。

叱——

果然，觉哥手中的扑克很轻易地在墙面上划开了一道口子，从切下去的触感来判断，扑克也刚好可以贯穿墙面的厚度。

不多时，封不觉便在与自己胸口差不多高的地方切出了一圈圆形的切口，这个圈的直径刚好可以让他的胳膊通过；接着，他又用扑克在那切缝边缘刮了几下，挂出了一圈缺损，这样他就可以用手指握住切口的边缘、把这一小块圆柱形的墙体给“抠出来”了。

拿出了这块小圆柱体之后，这块墙面上便多出了一个比碗口略小的圆洞，这就算完成了第一步。

第二步就简单多了，觉哥用扑克大开大合地在这个洞的周围划出了一个可供自己通过的长方形区域，随后他就把胳膊伸进了中间的那个洞里，用胳膊“串”并“扛”起了这一大块被切割好墙体，后退了几步，把这块墙“抽”了出来、再随手甩到旁边的地上。

就这样，一个长方形的入口造出来了，整个过程中，只有一些切割产生的灰尘落入了墙的另一侧。

然而，当墙壁后方的景象映入眼帘之时，觉哥便发现……自己这份谨慎是多余了。

“唉……毕竟普通难度……”封不觉看着入口后方那条平凡无奇的下水道过道，撇嘴念叨了一句。

他也没有太多牢骚，剧本的难易设定他是不能控制的，反正他的原则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量把事情做到极致。

用手电观察了几秒后，觉哥拿下了氧气烟斗，改变了呼吸的方式，朝那走廊里闻了闻……除了下水道的那股味道扑鼻而来之外，他没有闻到尸臭或毒气之类的其他异常怪味，乍看之下，前方也没有像是陷阱的地方……

于是，封不觉不紧不慢地走了进去。

这条过道不长，里面的墙面也是一般的砖头水泥材质，走了没多久，觉哥的右前方便出现了一扇门；说是“门”可能也不太确切，应该说是个“门框”，因为那儿没有门板。

门框内，是一个相对更宽敞一些的空间，或者说——“一个房间”；过道也只通到这里为止，没有什么其他的通路了。

封不觉用手电筒往门里看去，看到了一幅足以令人倒抽一口凉气的画面。

这个房间……如果它真的能被称之为房间的话……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张凳子，还有一台……电视？是的，在这个下水道的过道尽头的房间里，竟然还有电器；事实上，不仅是电视，天花板上还有一个灯泡，封不觉甚至还在门的旁边找到了一个开关，但他来回拨弄了两下后，便发现这灯泡已经失去作用了。

当然，以上这些，都不是重点；这屋子让人头皮发麻的地方在于……在紧靠床边的地上，坐着一具形态明显异于常

人的巨大骸骨。

而且，在这具骸骨的躯干部分，还拴了一个造型类似马甲的金属枷锁，枷锁的另一头由一根锁链连接在了床架上。

“杀手鳄？”封不觉仅用两秒就推测出了这具骸骨的身份，作为一个对DC宇宙各种人物都比较了解的人，他自然可以辨认出杀手鳄（Killer Croc，蝙蝠侠漫画主要反派之一，半人半鳄鱼的怪物）那异于常人的头骨和手部骨骼。

“嗯……死亡时间不好推断呐……”不知为何，觉哥看到一个死掉的生物，反而比看到活物更安心，“且不说这货的身体异于常人，就说下水道这种环境、再加上食腐动物的活动……白骨化所需的时间就说不清楚了……”他顿了顿，视线移到了骸骨上的那套锁具和床架上，“更令人在意的是……是什么样的材质，才能锁住杀手鳄……且把它锁到死为止？”

忽然，封不觉的眼角又瞥见了什么，他立即将手电筒的光束转了过去，并稍稍将骸骨往旁边推开了几分。

借着亮光，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就在那骸骨背后的墙面上，赫然有一行用尖锐物体刻下的字迹——“我不是怪物，他才是。”

第1283章 说出我的名字（八）

【隐藏任务已触发】

就在这时，封不觉的耳边响起了系统语音。

他即刻打开任务栏，看到了【亲自确认至少十名超级反派的下落】这行字，而且，这条任务在刚刷出来时，就已经有进度了，后面写着【当前进度2/10】。

“十分之二吗……”封不觉想了想，念道，“眼前的杀手鳄肯定算一个，哈莉·奎茵……或者说奎茵医生，肯定也算一个。”他顿了顿，“不过，若是将企鹅人和双面人都算上，那我‘知道下落’的反派理应已经有四个了吧……”

念及此处，封不觉将视线从墙上移开，把手电筒的光聚焦到了骸骨的躯干部分。

“嗯……明白了……”他在勘察的同时，还分心去推演着与任务相关的信息，并迅速得出了正确的结论，“通过‘剧本简介’去得知反派的下落，是不符合任务描述中‘亲自确认’这一先决条件的，我得做到‘活见人、死见尸’才行。”

事实也正如他所想，这个隐藏任务可不仅仅是情报收集那么简单；玩家必须亲自去找到某个反派、或者是找到这个反派已经死亡的确凿证据，才算是“确认了其下落”。

至于其他的方法……比如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电话簿乃至道听途说的方式去获知相关的情报，是无法让任务进度解锁的。

“再来看看这枷锁吧……”封不觉想通了任务的事，便将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到了骸骨身上的那个“金属马甲”上。

这个枷具上有一个扣紧的锁，但锁上根本没有钥匙孔，也就是说……制造这个枷具的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戴上这

玩意儿的人再把它脱下来。而从这枷具的尺寸来看，无疑是给杀手鳄“量身定做”的，换成封不觉这种身材的人，就根本不会被锁住，因为他只要一缩肩膀就能很轻松地就从里面钻出来。

“呵……果然够硬啊。”封不觉用自己那上百斤的握力去试了试能不能把这枷具弄弯折，但毫无效果，不过这也是在他意料之中的——假如连他的力量都承受不了，又怎么可能锁得住杀手鳄呢。

“嗯？”就在觉哥准备撒手放开那枷具的时候，忽然，他的手上感到了异样……

这一刻，一股似是引力般的力量，出现在了他的皮肤和枷具接触的地方，并透过他的手掌、缓缓向他的前臂蔓延，使其整条手臂都产生了无力感。

这是种非常微妙的感觉……就好像有一个黑洞在你的体内不断扩大，并在扩大的过程中将周遭所有的气力吸了进去。

“卧槽！”封不觉反应神速，一句脏话出口的同时，人也赶紧撒手抽身。

而在他的手脱离那枷具几秒后，手臂上的气力也很快便恢复了……

“这玩意儿……”觉哥立刻警觉起来，“已经不是人类世界常见的金属了吧……”

说话间，他又一次拿出了疯魔扑克，想试试用扑克能否切断那材质；然而……用扑克也切不断。

“嚯～”这下封不觉的好奇心就更盛了，他顺势就从行囊里拿出了【查克·诺里斯的自传】，用其去分析眼前这种金属的数据，而他得到的结果是……

“哈？量产伊奈特隆合金？”觉哥看到这数据的时候也是一惊。

对于“伊奈特隆金属”这种物质，封不觉还是略知一二的……那是DC宇宙中最硬、密度最大的金属之一；漫画中对其最常用的描述就是“不可摧毁”，而且它还带有诸如“可以反射任何光线、无视温度影响、绝缘隔热、将物质变为无重力状态”等等特性。

但是，“量产伊奈特隆合金”是个啥玩意儿，觉哥也不太清楚了，他今天也是头回见到这个名词。

“喂喂……等一等……”数秒后，封不觉又意识到了什么，他顺着枷具上的锁链，一路摸到了旁边的床架子上，随后又抓住床架试着摇了几下，其神情也为之一变，“连锁链和床也都是用这种材料做的吗……”

这一情况，倒是解答了觉哥心中的几个疑点……比如杀手鳄为什么不扯断链子逃跑、为什么不拆了床逃跑、以及他为什么不拖着整张床一起跑……

“原来如此……”封不觉又花了些时间去试了几下，大体明白了这种合金的效果，“接触时间短、不要发力的话……‘失力’效果也出现得缓慢且不明显；但要是在保持接触的情况下奋力挣扎，很快就会全身瘫软。”他摸着下巴念道，“嗯……好东西啊，若是能用这种合金做一副手铐，绝大多数‘星球级’（此处他想当然地使用了宇超联的那套评级体系）以下的角色应该都可以轻松制伏。”

想归想，但其实他没有办法干成这事儿。

如今的觉哥，身上根本没有可以用来切割这种合金的道具或技能……而眼前的枷具、锁链和床都是连在一起的，很显然，他不可能把这整张床塞进自己的行囊里。

到了这会儿，他就开始想念【必须破防之刃】了，有那个在，他便可以轻轻松松地将这里所有的“量产伊奈特隆合金”切块带走；想到这儿……他又不禁在心里骂了“疯眼”几声孙子。

“唉……算了。”最后，觉哥也只能在离开之前，悻悻然地自我安慰一句，“反正我也没有冶制这种合金的技术……”

他依依不舍地将这个“房间”又搜查了一遍，在确定了这里除了“触发隐藏任务”之外没有其他FLAG性质的设置之后，便将各种道具收拾一番，原路返回。

重新开始在下水道中跑步前进的封不觉，心中的压力也稍稍大了一些，因为此时的他，已然推测出了把杀手鳄困在这里的人……八成就是蝙蝠侠没跑儿了。

假如这里是某个觉哥比较了解的DC宇宙，倒也好办，哪怕蝙蝠侠在设定上很厉害，靠着有心算无心、加上情报优势……也不是无法攻略的。可是……一个陌生的、奇怪的宇宙，和一个运用着连封不觉都不知道的科学技术、且行事风格也不明的蝙蝠侠……就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了。

第1284章 说出我的名字（九）

“光明”的哥谭市，也终会有夜晚。

每当黑夜降临，阴霾的天空和呼啸的北风……总会让一些人回忆起曾经的一段时光。

就在那不算太遥远的过去，这里，还是一座充满腐败的罪恶之城。

那时，官员们和黑帮称兄道弟，警察们则是罪犯的保护伞……整个哥谭就如一片阴森冷酷的水泥森林，一到夜晚，街上就会充斥着低沉或忧伤的咆哮……仿佛永无止息。

但，那些都已成为了过去……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

……

晚，七点三十分，哥谭“东区”。

三年前，东区是个很糟糕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整个哥谭最糟的地方。

如果你觉得罗宾逊公园门口的痞子们很糟，那是因为你没见过芬格纪念馆前那些半乞半抢的瘾君子，如果你觉得这些瘾君子已经糟透了，那是因为你还没见过斯普朗救助站门口那些跟搁浅的死鱼般躺了一地的流浪汉。

然而，和东区的情况比较，以上这些人也已经算“过得去了”。

当年的东区，可是个连腐败的警察都不愿轻易涉足的红灯区。大街上随处可见鼻青脸肿的流莺（对这些女人来说，遭到皮条客的殴打是常事）、乃至幼娼；凶横疯狂的歹徒敢于在众目睽睽下实施犯罪，而周围的人则会像是没看见一样对其不闻不问。

即便是在三年后的今天，在上述情况都有所收敛的前提下，这里依然是哥谭犯罪率最高的一个辖区。

廉价的酒吧、廉价的酒店、廉价的公寓、廉价的商铺……这里的一切都是廉价的；也正是这份“廉价”，让那些居于哥谭底层的人们得以生存。

但“生存”和“生活”是不同的，贫穷是极易催生出犯罪的诱因，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因此，这个“廉价”的地方，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哥谭最后的一片灰色地带。

……

“呼……这就是贫民区的空气了……”踏入此地的封不觉，有意识地将那浑浊的空气深深吸入肺中，并抬头望着霓虹闪烁的街道，有些感慨地念道，“虽然不好闻，但却能让人从心里感到踏实……”

他当然知道，要找寻那些“超级反派”的线索，这东区是非来不可的。

不过，他也并不是一踏入哥谭市区就直奔了此地……在来东区之前，封不觉还去了另外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位于市区边缘的、一间制药公司名下的研究所。

那儿离觉哥进城时穿过的下水道出口不远，他基本就是顺路进去的。

作为一个对DC宇宙的各种剧情本就相当了解的人，封不觉当然知道“急冻人（Mister Freeze）”就在这间公司上班；像这种曾有过正经工作的反派，其实都是很容易找到的……

潜入这么个民营企业的设施并不怎么费事，在觉哥看来便如探囊取物……他在工具间里弄了件清洁工的连体外套给自己套上，混进办公区域，不多时，就在二楼的休息室里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低温学家“维克多·弗里斯”。

经过与其本人以及他几名同事的交谈，封不觉很快就掌握了以下情报——这个宇宙的弗里斯显然没有因实验事故而变成冷血性体质，他的妻子也没有死；虽然他妻子还是和觉哥所知的设定一样得了一种严重的退行性疾病，但巧的是……在其疾病被确诊后不久，韦恩集团的研发部门就研制出了能治愈这种病的特效药，于是，弗里斯的妻子得救了，他现在的家庭和工作也都很稳定。

收集到了这些信息后，封不觉的隐藏任务进度便到了3/10，表明急冻人的下落算是查明了。

接着，他就去了第二个地方……哥谭大学。

如果说潜入民企设施是探囊取物，那混进大学这种地方对觉哥来说那就跟探鼻取屎一样了；他花了二十分钟，就在校园内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之一——帕米拉·莉莲·艾斯利，即他所知的“毒藤女（Poison Ivy）”。

这个宇宙的帕米拉并未被植物学家杰森·伍德选做实验对象，因为那位杰森·伍德在数年前的一次火灾中丧生了，他的研究资料也和他本人一起被付之一炬。

也就是说，原本应该去利用帕米拉的那个人早已死了，而使帕米拉产生变异的植物毒素也从未被发明出来。

在图书馆内，封不觉装成学生和帕米拉攀谈了一会儿，便得到了以上信息，而他也很自然的被误会成了一个没话找话的、不怎么高明的搭讪者。

觉哥在对方的态度逐渐变冷、气氛变得尴尬之前结束了这次对话，带着他那已经4/10的任务进度，去找了同样身处哥谭大学的另一个目标——乔纳森·克莱恩，AKA……稻草人（Scarecrow）。

对于稻草人没有黑化的原因，封不觉也是挺好奇的，因为这个角色基本上是由于学生时代受到的各种霸凌才慢慢走向极端……而不是因成年后经历的某一件突发事件才黑化。

结果，在食堂和这位哥谭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聊了半个多小时后，觉哥终于拐弯抹角地套出了答案——当年霸凌过乔纳森的那些男生、以及拒绝并戏弄过他的女生……全都在一次多年后的同窗会旅行中遭遇了山难，警方发现他们的尸体时已经有不少人被山里的野兽吃得只剩衣服了。

而我们的乔纳森……或者说本应是稻草人的这位先生，由于学生时代过得像地狱，和这帮同学也没什么感情，根本没有去那趟聚会……从而幸运的逃过一劫。

在那次事件以后，乔纳森的心性就改变了不少，仿佛他的某种心结被解开了……当然了，也可以说是一种“大仇得报，老天有眼”的心态。

无论如何，稻草人没有黑化的原因大致就是这样……在打听到了这些后，封不觉的任务进度也更新到了5/10。

……

离开哥谭大学时，已是日暮夕沉，觉哥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于是，他就奔向了他的第三站——东区。

“嘿！你瞎了么？”就在封不觉站在路上驻足远望时，忽然，有人用肩膀重重地撞了他一下，并抢先道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这种套路，觉哥熟得很……反正不是碰瓷就是找茬嘛。

封不觉就是对一般人都未必会客气，对这种明显就是想搞事的人……那态度可想而知。

“哈？”下一秒，觉哥那不良少年腔就上线了，他扭过头，斜视着刚刚路过自己身旁的那人，接道，“你在跟我说话？”

“废话！”那是个光头男人，挺冷的天居然也赤膊着上身，其躯干上纹了不少纹身，脖子以下几乎都快找不到一块好皮了，“你不止瞎……还他妈聋了？”

他说完这句话的瞬间，下体就被踹了一脚。

然后，他就本能地捂住裆部跪了下来……

“哈？你说啥？我还是听不见啊……”封不觉那脚撩阴腿出的真是极其突然，踢完之后还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话的语气好似是个耳背的老大爷，“……你再大声点说一遍。”

“你……你这……”光头佬想骂人，但剧烈的蛋疼让他只能挤出零星的只言片语，他也很想站起来打人，但在那股间的剧痛缓解之前……他恐怕还得将这双腿并拢的跪姿保持一段时间。

“等你能把话说利索了再来找我吧。”封不觉用居高临下的目光望着对方，耸耸肩，随口留下这么句话，随后就转身走了。

他知道，这个混混过会儿一定会追上来报复自己，而且很有可能会叫上一些同伙……而这，正是他所期待的。

第1285章 说出我的名字（十）

酒吧，东区的酒吧。

昏暗的光影下，烟雾的缭绕中，一群醉生梦死的男男女女们在此寻欢作乐。

这里的音响可能有点问题，嘈杂的人声几乎将音乐给盖过了；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好事，因为酒吧老板那糟糕的音乐品味让人难以恭维。

而这里的气味，则要比街上的更难闻……

地板上的呕吐物残渣和其他秽物从来就没有被清扫干净过，一瓶瓶假酒从男客人们的喉咙里下去，然后那股恶心的酒气又从这帮家伙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里再散出来。

至于女客人们……或者说在这儿“工作”的一些女人，她们身上那混杂着体臭的劣质香水，又是另一种让人厌恶的体验了。

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一个穿着紫色长西装的、和周围格格不入的男人，静静地坐在了吧台边。

他带着一份古老的优雅，拒绝融入周遭那低贱的氛围，他的目光沉静而敏锐，仿佛能撕裂所有阻挡在其眼前的、有形或无形的浑浊。

他给自己要了一杯奎宁水（tonic water），并看着酒保将这种很普通的饮料从罐子倒进了杯子、再推到自己的面前。

这个倒水的过程，让这杯饮料的价格翻了三倍。

当然，没有人会对此有异议；就像那些到超五星级宾馆的大堂吃早餐的人，他们用五倍的价格，喝到的也只是在超市里就能买到的橙汁，但他们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值。

这个社会从来都是这样运作的，金钱只是用来衡量人们欲望和能力的砝码，只要当事人自己觉得“代价”和“所得”等值，就不存在所谓的“浪费”。

“你的衣服很有意思，是你妻子给你做的吗？”封不觉接过那杯饮料时，用一种很平静的眼神望着眼前的酒保，“随口”问道。

这其实是个明知故问的问题，觉哥从那套西装的针脚和缝制手法就能看出那并非出自专业裁缝之手，但做衣服的人仍然凭着一份金钱无法买到的热情和关怀将这套衣服做到了最好。

“是……是的……先生。”这酒保说话有些结巴，他的表情和语气也和常人有些区别，看起来好像有某种智力障碍似的。

“她喜欢绿色？”觉哥接着问道。

“不……是……是因为……老……老板要求我在工作时穿着……这个。”酒保回道。

听他说话简直是在受罪，任何人都会这么想。

“哦~”封不觉点点头，顿了顿，再道，“所以……酒吧外面那张旧海报上的‘猜谜调酒师’就是你吗？”

“不……至少现……现在不是了……”酒保回道，“几年前，老板让……让我上台……试着演了几场……但……但效果不好。”

“HO~”觉哥装出不是很在乎的样子，保持着那种“随意攀谈”的感觉，“……现在我明白那些问号的意思了。”

他指的“问号”，是缝在对方那件绿西装上的一个个黑色的问号图形。

“对了。”隔了几秒，封不觉又道，“你现在能给我出个谜语吗？”

酒保的脸上显出了几分不悦，从刚才到现在，他都觉得眼前的男人是在故意调侃自己："我想……不行，先生。"他加重了语气，表现出了自己的不快情绪。

"喔~别生气伙计。"封不觉一看形势有变，也顺势调整了自己的态度，一秒间，他就换了表情、眉头微展道，"我没有取笑你的意思，你瞧……我是第一次来这酒吧……所以想和酒保聊几句混混熟，要是冒犯了你那我道歉。"

他一边说着，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小面额的纸币，压在手指下慢慢朝对方推了过去。

"嗯……"

在这语言和行动的双重效果下，酒保的态度果然有所改观……只见他快速地朝左右看了看，用拿抹布的手假装擦了一下吧台、便把钱撸进了自己手里。

"……好吧，你想聊点儿什么？"

封不觉并没有花太多的成本，就打开了对方的话匣子。

和他猜测的一致，眼前这个酒保就是"谜语人（Riddler）"——那个拥有天才般智商的，可能是DC宇宙最聪明的人之一的谜语人。

然而，在眼下这个剧本里，他只是爱德华·尼格玛，一个普通的酒保；在那么几个短暂的周末，他曾以"猜谜调酒师"的艺名在这间东区的酒吧里演出过几场，但由于他说话结巴，每场演出最后他几乎都是在羞辱和嘘声中退场的。

在觉哥递出了第二张面额稍大的钞票之后，爱德华道出了更多……据他所说，他以前也的确是个聪明人、甚至聪明到了令人妒恨的程度，他有过体面的工作、颇高的收入……但这些，都随着一场可怕的疾病降临而离他远去了。

几年前，爱德华突然染上了一种罕见的细菌性脑膜炎，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该病没有夺走他的性命，可是……却影响了他左脑的部分功能；虽然这后遗症不至于让他变成"白

痴”，但是对他的逻辑思维、尤其是和语言相关的机能产生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奇怪的事……尽管他的逻辑分析能力变得比普通人都要差了，但唯有在遇上与谜语相关的问题时，他的反应和思维能力仍是顶尖水平。

……

走出酒吧时，夜色又深沉了一些。

刚来到街上，觉哥就感受到了一样东西——目光。

作为一个在反跟踪领域造诣极深的人，封不觉几乎靠直觉就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处于被监视中。

再者……那个正在看着他的人，毕竟也只是个小混混而已，行动起来非常业余；觉哥只是做了几个转身动作，就明确地试探出了对方的目的。

此时，封不觉的任务进度已变成了6/10；再打探出四个超级反派的下落，他就能完成隐藏任务了。

他正在期待着，能在东区碰上几个暴力团伙，并从团伙中找到几个本应成为超级反派的人物……这自然也是此前他激怒那名光头佬的原因。

因此，觉哥完全没有摆脱那名盯梢者的意思，他假装什么都不知道，默默地便朝着暗巷中走去。

十多分钟后，凭着听觉他便能确定……自己基本已被包围了，这时，他才加快了脚步，摆出一副“刚刚发现被人跟踪”的架势，一路冲进了一条死胡同。

接着，一张熟悉的脸出现了，那个不久前被觉哥踹倒的光头佬，带着大约十多个一看穿着打扮就不像好人的家伙，将封不觉堵在了一条巷子里。

“瞧瞧……这是谁啊～”光头佬一脸得意地走上前来，他看觉哥的眼神好似在看一只被逼入绝境的小动物。

“你的记性很差啊……”封不觉的表情很淡定，其言辞的杀伤力更是对方难以企及的高度，“……我不就是在一个多小时前、给了你的蛋一脚、让你跪地不起的人吗？这么快就忘了，你是不是智力有问题啊？”

这话一出口，光头佬身边有几个混混都被逗乐了，但他们又不好笑出声来，只能强忍着笑意别过脸去，或是发出那种“库嗤”的怪声、随即又用咳嗽来掩饰。

而那光头佬则是被觉哥气得浑身发抖，整个人身上的血都冲向了脑袋，这让他脖子以上蹭一下就红了。

“我要宰了你！”光头佬说着，就从裤子后面的兜儿里掏出了一把弹簧刀来，“宰了你！你听到吗？把你大卸八块！”

“在你动手前，我还有一些疑问，希望你能解答……”封不觉根本没有受到恐吓的感觉，他保持着若无其事的态度接道，“……你到底算哪根葱？以及……你们这帮人属于什么帮派或者组织吗？还是说只是随便凑到一起的？”

觉哥深谙那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交流模式，他很清楚……在犯罪的领域，除了少数异端之外，越是处于底层的人越是希望自己的名声能广为人知，而越是处于上层的人就越想要低调。

所以，在面对这些暴徒时，他选择了这样的措辞。

“怎么？你也是道儿上的？”光头佬果然上钩了，“想用你们老大或者帮派的名字吓我是么？呵呵……别做梦了！”他高声道，“你想要我的名字？可以……我会把我的名字刻在你的尸体上——扎斯先生（Mister Zsasz）！我想警方的验尸官会喜欢它的……哦，当然了，他们得把你那已经分成几十块的尸体重新缝成一块才能看清我的名字！”

“哈？”闻言，封不觉的神态确是有所变化，他心中暗道，“这货是扎斯？”他快速又将对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嗯……看外观和风格的确有点像，但我所知的扎斯身上

应该刻满了刀痕（设定上扎斯是一个冷酷的连环杀人狂，他的特点就是每杀一个人就在自己身上划一刀，然后常年赤着上身来展示那密密麻麻的刀痕），而不是纹身……”

“听起来……你对杀人分尸还挺有经验的？”封不觉没有思索太久，很快就开口继续套话。

“这就和你没关系了，小子……”但扎斯好像不准备再说什么了，他朝周围的同伙们挥了挥手，示意众人一起上，而他自己也拿着刀走了过来。

看得出来，在被觉哥“阴”过一次之后，扎斯变得谨慎了许多。

可惜，这也无济于事。

一分钟……这是封不觉放倒包括扎斯在内的所有混混所用去的时间。

觉哥甚至没用技能和装备……在简单的过了几招之后，“零时差演算”便收集到了足够的数据，接下来，封不觉只靠最基本的体术就把这些人打趴了。

说到底，在肉搏战中，面对一个身体素质高于常人数倍，且可以预料敌方所有动作的对手，扎斯哪怕再叫一百个人来，也是无济于事的。

“好了，运动时间就到此为止，现在我们进入提问时间。”在确定了眼前那十几个人短时间内都站不起来之后，封不觉便走到了扎斯面前，冲着那仰面倒地的暴徒道，“扎斯先生，请你回答一下我刚才的问题……你以前是否杀过人？”

“噗——”扎斯没有回答，而是冲着居高临下的觉哥吐了口混着血水的唾沫。

封不觉轻松闪过这坨血水，迈着轻巧的步伐路过了扎斯的身边：“啊……看来扎斯先生不肯合作啊。”他扫视着在地上呻吟的其他人，接道，“有没有别人能回答我的？”

没有人回应他……

“嗯……这样啊……”觉哥说着，把手伸到了口袋里，拿出了【贝尔的日常小刀】，“那我只能采取一些措施了……”他回身走到扎斯的身边，并突然俯身抓起了扎斯的右脚。

“呃……你想干什么？混蛋！”扎斯喘着粗气大声喝骂，但他无力起身或是挣脱对方的钳制。

“我曾经向一位当医生的朋友请教过，如何才能给人的跟腱造成永久性的创伤……”封不觉用很轻松的语气接道，“……不过我一直没有机会在活人身上实验，今天似乎是个好机会。”

他一边说着，一边已脱掉了扎斯的鞋子。

“当然了，作为一个严谨的人，我不可能把自己的恐吓建立在这种未必能成功的实验上。”停顿两秒后，觉哥接着道，“我还知道一种稳妥的、必然能对一个人的行走能力造成终身障碍的做法……那就是切掉他所有的脚趾和一部分的脚跟……”他耸耸肩，用一种狂热的眼神和扎斯四目相对道，“为了保险起见，我就双管齐下吧。”

“好吧！我说……你想知道什么我全告诉你！”扎斯见状，好像是认怂了，打算回答觉哥的问题。

“不，你已经没有机会了。”没想到，封不觉居然无视了他，并用极快的速度手起刀落……

传说级武器锋利的刀锋飞快地在扎斯的脚上划过，他的跟腱瞬间被割裂、其五根脚趾和一大块脚跟的肉也在眨眼间从脚上脱离……

因为刀快，所以疼痛来得有一些延迟……就在扎斯一脸惊恐地准备开口惨叫时，封不觉向前一步，冲着那光头的脑袋拔腿就是一脚，把他给踢晕了过去。

“呵呵……哈哈哈哈……”紧接着，觉哥便发出一阵怪笑，并再度将地上那些混混扫视了一遍。

此刻……那些人的脸上，无一例外地露出了他所期望的

那种表情。

……

晚，八点五十分。

封不觉带着7/10的隐藏任务进度离开了东区。

他的运气不错，在这个时间点上，他竟然在东区这种地方很轻松地扬招到了一辆出租车。

现在，他要去一个和东区截然相反的地方——哥谭市中心的双子大楼（注：此地标在《蝙蝠侠-暗夜骑士归来》等漫画中被多次提及，但在911之后的漫画和衍生作品中出现较少）。

在之前对那群混混的审问中，觉哥已知晓了扎斯身上没有刀痕的原因……真相很简单，他身上其实是有刀痕的，但只有一道。

原来，在这个宇宙中，这名本应成为“连环杀手”的超级反派只杀了一个人，然后他就被蝙蝠侠给抓住了……而且，在蝙蝠侠的要求下，这货被关进了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并单独关押。

于是，漫画中“能文能武”、“很轻松就能越狱”的扎斯，到了这儿……服了足足十多年的刑，最后靠着“表现良好”才在前不久得到了假释。

当然，他那“良好”的表现……无疑是在确认了无法靠越狱离开之后才装出来的；从他出狱之后立即就混到东区并拉起了一支队伍这事儿来看，他依然是那个扎斯。

这也是为什么，在那条小巷里，当扎斯“认怂”的时候，封不觉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

觉哥知道……这个角色的智商并不低，他只是对自己这个“异界旅客”的能力估计不足，才会受制于人；假如那时真让扎斯说话了，那家伙十有八九会说谎，这反而会对觉哥完成任务造成干扰。

“说起来……扎斯和杀手鳄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他们都属于那种‘无法制止其黑化’的角色。”坐在出租车后座儿上的封不觉，仍在思考着剧本中的各种线索，他就这么旁若无人地轻声自语道，“杀手鳄是由于生理原因，没办法；而扎斯则是那种被设定成了‘天生就邪恶’的人物……明明成长在一个舒适正常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以后仍然变成了冷血的杀人狂，也没有什么突发的诱因。”

“按说，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反派……理应和杀手鳄一样‘永久处理’掉才是。”

“但为什么……杀手鳄死了，扎斯却还活着呢？”

“因为他只是个‘二线反派’、除去刀疤之后人设就比较苍白、且连个响亮的反派绰号都没有……所以留着他也不会有什么大碍吗？”

“反正一旦他有什么行动，随时都可以去把他搞定，重新送回监狱……”

“你……是这么想的吧？”

他的话，说到最后几句，声音渐渐变高。

轻声的自语，逐渐变成了交谈的口吻。

而在出租车这个环境里，显然只有一个人能作为封不觉谈话的对象，那就是驾驶座上的那位司机……

第1286章 说出我的名字（十一）

“什么？先生？”司机显然已听到了觉哥的话，而且后者的语气和声音都说明了他就是在跟司机讲话，对此，司机自不可能无动于衷，“您是在跟我说话吗？”

“那就要看你所谓的‘我’究竟是指什么了……”封不觉展开双臂，瘫坐在后座儿上，目视着车内的后视镜道，“是指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还是指布鲁斯·韦恩？亦或者……是在指蝙蝠侠？呵呵……对你来说，你觉得哪个才是真正的你呢？”

车速开始加快，但司机并非是因为紧张才用力深踩了油门——他是故意的。

“看来你知道的比我预想中更多……”第二次开口时，司机的嗓音和语气全都变了，变得低沉、冰冷。

“彼此彼此……”封不觉接道，“看来你也已经听完了我和奎茵医生对话的录音，并找到了一条能追踪到我的线索……”

“你的观察能力也比我想象中更加敏锐……”事已至此，我们也不用再叫他“司机”了，没错，他就是布鲁斯·韦恩，也就是——蝙蝠侠。

“观察能力？”觉哥将这四个字重复了一遍，随即报以不屑的笑声，“哈！”

“你在笑什么？”韦恩问道。

“可笑的地方很多……”封不觉道，“首先，某人似乎认为自己只要涂点粉底，再换上一套廉价的夹克，洗掉昂贵的发蜡，并往脸颊上贴一道疤痕……便是一种万无一失的伪装了。”

“其次，某人开的这辆‘出租车’……”说到这儿，封不觉还抬起双手做了个打引号的手势，“……明明车壳儿已经整得跟

真的一样，用的轮胎却还是高价货；更离谱的是……这车的内部竟然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异味，车前也没有放各种乱七八糟的装饰物……”

“好吧……我得承认，我的确是很少有机会乘出租。”韦恩被数落得有些不悦，但他还是保持着冷静，“而且……在你之前，我已用这套伪装、和这辆车……骗过了很多人的耳目，所以我也没有意识到存在这么多的破绽。”他摇了摇头，“无论如何，你的话我会记住……今后我会改进的。”

谈话在进行，车也一直在加速，转眼间他们已驶离了车辆较多的道路、进入了一条车流较少的小路。

“改进？为了谁？”封不觉道，“为了对付一群业余的罪犯？或是去应付几个像扎斯那种程度的角色？”他的话中尽是嘲讽之意，“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当你开着车出现在我视线中时，让我对你产生怀疑的并不是你所说的‘观察能力’，而是‘一般常识’……这点着实令我很失望。”

“当然了，眼下也的确有值得我用到观察力的东西——比如你身前那个只有超跑或赛车引擎才会配上转速表，以及你一直用手遮挡着的、方向盘反面的那个按钮……这两样东西让我产生了一种很不好的联想……”

其话音落时，两人所乘坐的这辆出租车已飙到了时速一百四十公里，且速度还在持续上升中。

韦恩的驾驶技术十分惊人，驾着这种速度的车在复杂的城市地形移动，对他来说就好似是在骑自行车遛弯儿一般轻松。

“我可以感觉到……你是个自视甚高、且有能力去承担那份高傲的人。”韦恩回这话时，出租车已来到了哥谭的先锋大桥附近，“遗憾的是……你也是一个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混沌和罪恶的人……”言至此处，他已按下了方向盘反面的开关，“因此，我只能请你消失……”

言毕，韦恩就摁了觉哥认为可疑的那个按钮。

按钮一落，韦恩身前的方向盘就自行缩嵌回了车身内，同时，驾驶座上方的车顶快速展开、形成了一个缺口。

砰——

下一秒，随着一声震响，绑着安全带的韦恩便和他身下的座椅一块儿被弹飞，从车顶飞了出去。

而那出租车本身……则以接近两百公里的时速，沿着先锋大桥下一条无人的小路朝下坡直冲，于三秒后十分脆生的撞烂了河边的护栏，坠入了冰冷的哥谭河。

这块大铁疙瘩落水时激起的水花还未消散，被弹飞到空中的韦恩又弯腰去摁了座椅底部一个“安全开关”。

这个开关被装在座椅底部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是用来引爆整辆车的，所以在设计上肯定要确保只有当驾驶座的弹射功能被激活后它才能被按到。

轰——

自爆装置启动之时，一道闪烁的火光带出一声闷响……于水下炸裂。

而摁完开关、从座椅上脱离的韦恩，则在近十米的半空做了几个体操动作，随后稳稳落地。

和他计划中一样，在这样一个夜晚、这样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整件事完全没有目击证人。

当然了，就算有也无所谓……没有人会把他认出来的；虽然在封不觉看来韦恩的伪装形同虚设，但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就够了。

如果你足够了解美国警方那套“从目击者口中询问嫌疑人特征”的流程，那你自能悟出一套最有效的伪装方式。

夸张的假发、假胡子、修饰脸部轮廓的化妆术等等，这些影视作品中常见的手法其实并没有那么实用，有时还反而

会让警方察觉到“此人故意伪装过”。

事实上，关于最佳伪装方法的几个要点，觉哥此前数落韦恩时，几乎都给一一说出来了——

其一，肤色，靠粉底就能搞定。

其二，衣着，不解释。

其三，发型，同上。

其四，一个单一的、显著的特征；比如一道狭长的刀疤、一个显眼的纹身、一块烂疮……诸如此类可以转移别人视线的东西，且最好是贴在脸上。

只要做到了以上四点，即便是被人看到了，也能很轻易地误导警方的调查。

举例来说……假设现在正好有个路人在附近，并借着路灯的光线远远看到了韦恩，他也不可能将其认出来；在接受警方询问时，他只会顺着警方的问题引导，说出“那是个肤色偏棕的拉丁裔男人、身高大约六英尺、脸上有一道很长的疤”这种描述。就这……也已经算是说得靠谱的了，但这种证词会把调查的方向引到布鲁斯·韦恩这个脸上没疤的白人亿万富翁的身上吗？那根本是南辕北辙。

“电脑，检测身体状况。”站定后的韦恩，立刻抬起了自己的左手，摁着自己手表的屏幕言道。

【正在检测中——】

【呼吸系统正常。】

【脉搏、血压略高于平均值，正在下降中。】

【无显著外伤。】

【肌肉及膝关节轻度受损。】

【正在连接腰带端注射装置——】

【补充剂已注射，预计十秒内中和体内乳酸效应、并修

补损伤。】

这段不带感情色彩的电脑语音通过韦恩耳蜗内的特殊通信设备直接传入了他的内耳，旁人就算和他脸贴脸也是听不见的。

而在这段话叙述的过程中，韦恩已走到了不远处那个坠落在地的“驾驶座”旁边，用自己身上携带的微型燃烧弹迅速将其销毁了。

接着……他四下张望了几眼，随即才遁入了夜色之中。

……

同一时刻，哥谭河中……

封不觉嘴里叼着个烟斗，双手交叉在胸前，站在了河底的河床上。

那坨被炸毁的汽车残骸，就在距离他二十米不到的地方。

如果觉哥愿意的话，他其实可以比韦恩更早离开那辆车，但他没有……

他在洞悉了对方的意图后，选择了将计就计。

在随着汽车一同冲入水中的瞬间，他知道自己已经脱离了韦恩的视线，这时，他便拧身使出一记【岚脚】，把后排的一扇车门给卸了下来，并从那口子窜了出去。

结果，他刚从车里出来，爆炸就发生了，水下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觉哥推离了爆炸的中心，也让他损失了一些生存值；当然……这点伤害还不足以干掉他。

“嗯……好一个哥谭之子，杀伐决断、雷厉风行……”靠【氧气烟斗】，封不觉不但能在水下呼吸，还能一边吐泡一边自言自语，“可惜……作为‘蝙蝠侠’而言，你这套做法已经有点走远了……”

他站在那儿稍微等了等，又道：“已经两分多钟了，还不

下来吗？”他侧目沉吟着，“果然……他也很清楚，在装备不足的情况下，就算自己有着接近人类极限的潜水能力……也是不可能在这漆黑的河底完成侦查工作的；不过，以他的智谋，不找到我的尸体绝不会罢休……那么……从他返回蝙蝠洞、到开着潜水艇过来、再到他确认我的尸体不在车里、也没有顺着河流被冲到下游……总共加起来，我至少也争取到一个多小时吧。”

念及此处，觉哥耸耸肩：“唉……做个隐藏任务还真是累啊。”

他的感叹，源自于一种无奈；此时的他已明白——时间，就是这个剧本的难点。

像这类“非睡眠模式”的“普通难度”剧本，通关所需时间通常都不多——以非睡眠模式的1:2比例而言，现实时间的八个小时，即游戏时间的十六个小时基本就是上限了。

说实话，假如觉哥有意迅速结束剧本，六个小时（游戏时间）前就能把这事儿办了。

方法也很简单，三个步骤就行：一，在阿克汉姆引起骚动，借此引出蝙蝠侠；二，布下陷阱；三，干掉赶来的蝙蝠侠。

但为了寻找“接触高位神”的机会，也为了解开开场简介带给自己的一些“疑惑”，封不觉并没有那么做；他选择将剧本的进度拖长，并在之后顺利地找到了隐藏任务……

觉哥甚至还放弃了一次近在咫尺的击杀蝙蝠侠的机会——刚才在车上的时候，只要他愿意，在后座上随便干点儿什么都能把前方那个连蝙蝠装都没穿的布鲁斯·韦恩送上西天。

而这所有的隐忍，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争取时间。

很显然，封不觉对于解开谜题的执着，远远超过了他想要通关的欲望；另外，还有一份他个人对这个世界异状的“不

满”，在驱使着他做出更加危险的行动……

……

晚，九点五十分。

对于部分人来说，这个时间已经接近睡觉时间了，但对于另一群人来说……这个点，才是他们精彩生活的开始。

这里，是位于哥谭双子大楼其中一栋顶层的宴会餐厅。

衣着光鲜的名流们在此聚集，做他们每天都在做的事——在一个充斥着虚伪和谎言的圈子里互相交换利益，并在心中诅咒着彼此早点儿完蛋。

今夜的宴会是由科波特市长举办的，其目的是为了庆祝他在最近的一次民调中大获全胜。

除了哥谭上流社会那些常见的面孔之外，市长还邀请了两名与这里的氛围稍显格格不入的人——检察官哈维·登特、警察局长詹姆斯·戈登。

然而……

“啊……戈登没来吗……”科波拉市长听到这个消息时，并没有显出多少意外。

“想必您也听说了……”正在和他交谈的登特检察官用肃然的语气接道，“今天下午阿克汉姆那边出了相当严重的事件，而且作案人和昨晚那桩‘消防斧砍人案’的嫌犯是同一人。”

“这些我都知道。”科波拉接道，“我还知道……那个自称‘杰克’的家伙直到此刻还下落不明，一想到有这么个丧心病狂的罪犯还在街上晃荡，就让我全身起鸡皮疙瘩……”他顿了顿，压低了声音，“对了……我们那位神秘的‘黑暗骑士’有什么动作么？”

登特喝了口手上的香槟，抿了下嘴道：“我怎么知道，戈登才和他比较熟……”他微顿半秒，“等等……市长先生，您该不是还在怀疑我就是蝙蝠侠吧？”

“你是吗？”科波拉瞪大了眼睛，颇为期待地接了一句。

“当然不是了。”登特翻了个白眼。

和黑化的版本相比，一直都是好人的“企鹅人”和“双面人”显得毫无压迫感，一个和蔼可亲，一个正经耿直；好在这两位的智商都还在线，作为好人来说，他们在自己职位上的工作能力的确是非常卓越的。

“先生，您不能进去……”

就在宴会进行到一半时，忽然，门口传来了一阵鼓噪。

一名侍者渐渐变高的声音，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先生！先生！”他劝告无果，只能拿起了对讲机，“保安！入口这儿有个穿紫色长西装的男……”

“已经看到他了，交给我们吧。”侍者的话还没说完，无线电中已经传来了保安的回应。

与此同时，三四名训练有素的壮汉已用极快的速度朝着他们的目标冲了过去。

然，就在他们接近到那个男人周身五米左右的距离时，只听得“叱叱叱”的一阵破风之声响起。

转眼之间，那几名保安竟陆续发出了惨叫，并摔倒在地。

有眼尖的宾客注意到了……那一瞬，好似有几道卡片状的东西闪着黑光从那不速之客的手中飞了出去。

咔——嘭！

尽管封不觉不必依赖枪械，但为了用周围的人能理解的方式来控制住场面，他还是在来之前抽空去搞了点枪支弹药；此刻，他便拿出了一把看起来就很唬人的霰弹枪，朝天花板来了一发。

枪一响，尖叫声也就响起来了。

尽管男人们没有尖叫，但他们的反应和女人们也差不多，大多数人都本能地弯下了腰，看向、并远离了枪声传来的方向；还有一部分反应比较机警的人……则已经在朝着出口的方向挪动了。

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事，觉哥也不在乎这帮路人逃跑。

“晚安，女士们，先生们。”放完一枪后，封不觉一边朝宴会厅的中心缓步走着，一边言道，“各位不必惊慌，我来……只为找两个人。”

说话时，他也没有放松警惕，因为他知道，市长在场的情况下，除了宴会厅的保安外，还会有市长自己带来的、持有枪械的保全力量。

“其一，是科波特市长……”觉哥说这话时，已通过周围一些路人的眼神，迅速搜索到了市长所在的方位，“其二……是登特检察官……”

正好，市长和检察官这会儿站在一起，这帮觉哥省了不少事。

“啊……很好，两位都在。”封不觉确定了目标所在，便加快了脚步。

“Freeze！”此时，两名西装革履的保镖冲了出来，拦在了市长和检察官前面；他们双双掏出手枪瞄准了觉哥，其中一人还大喝了一声不许动（freeze的一种常见用法）。

可能有人会觉得他们很蠢，直接开枪就是了，喊什么呢？

但其实他们的做法没有问题，因为此刻封不觉的四周还有不少其他宾客，有些人在往外跑、有些人还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这种时候朝着觉哥的方向开枪，万一打偏了……鬼知道子弹会飞到哪儿去？崩掉了旁边的某位富翁怎么算？

“哈！”封不觉看着那两位，笑了笑，“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出……”说着，他便敞开了自己的西装，露出了两排一看就

是炸药的玩意儿，“幸好我也早有准备。”

第1287章 说出我的名字（十二）

哥谭河，一条黑色的河。

在哥谭变成商业城市之前，它是一座典型的工业城市，常年的污染让这条横跨城市两端的河流永久得变了颜色，今时今日，即便人们用再多的经费去治理，也无法唤回其原貌了。

世上很多事都是如此，要从清到浊很容易，但从浊到清却很难；要从白变黑很容易，可从黑变白……则需要高昂的代价。

咕噜噜噜——

螺旋桨在水下转动发出的声响，挟带着丝丝的气泡，漂上河面。

在这黑夜里，没有人会注意到这条宽阔的浊河中在悄然发生着什么。

此刻，一艘“蝙蝠潜艇”……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叫它的话……正在河床上缓缓地前行着。

而驾驶它的人，自然就是蝙蝠侠。

大约一小时前，在化身出租车司机并突袭了封不觉之后，韦恩便进入了一处距离先锋大桥不远的地下暗道中。

这种遍布全城的“暗道”是他花了很多年才慢慢开拓出来的（拓展进度慢并不是因为技术原因，单纯是因为他得设法避开在未来一些年内可能会变成地铁线路的地方），其入口分布在哥谭各个角落，需扫描韦恩本人的虹膜来开启。

暗道中设有简易的轨道和小型的磁悬浮移动舱，可以帮助韦恩在城中快速旅行；另外，暗道的某些位置，还藏着一些“蝙蝠装备”，以备不时之需。

当然了，这些备用“装备”中，不包括“潜水艇”这种大家伙。

因此，韦恩还是得先回到他的蝙蝠洞里，启动潜水艇，再沿着河道的支流进入哥谭河，驶向他那辆假出租车沉没的地点。

这个过程，无疑花去了他不少时间。

假如他能顺利地在炸毁后的汽车残骸里找到“杰克”的尸体，那这些时间花得也算值了，可是……

“这小子……竟然逃掉了？”看着扫描仪上的画面，韦恩惊疑交加，随即就陷入了沉思，“他是怎么办到的……从阿克汉姆的监控录像来看，除了略强于常人身体素质外，他并没有表现出其他的特异能力……难道，是他那个古怪的同伙把他救出去的？”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推测，“不……不会的，要做到那样，他必须让他的同伙穿着整套潜水设备预先在水底等着，并在车入水后的一秒之内就把他从车里弄出来……除非他事先知道精确的坠车点，且一米的误差都不能有，才能做出这种安排；但具体的落水点……是连我这个驾驶者都无法掌握的……”

所谓“推理”，就像是在走迷宫，迷宫的出口即为“真相”；在这个迷宫里，当你走入一条死胡同后，往往得后退几步，另找一条路才能接着走，切不可在那条死路里钻牛角尖——浪费时间倒是小事，永远困死在那儿可就糟糕了。

“那么……他是在最后时刻打破了车窗，从车里逃出来了？”韦恩显然是个在推理迷宫里活动的老手，他立刻从死胡同里退了出来，另辟蹊径，“我的引爆时机无疑是完美的，早一分，爆炸声就无法被河水盖住……晚一分，则会让他得到更多的反应和行动时间……在这接近极限的几秒之内，涌入的水流会严重阻碍他的动作，即便他真的打破了车窗，也来不及逃离车子才对……车子爆炸的刹那，他最多探出半个身子……”

想到这儿，韦恩的视线便从扫描装置上移开了，他马上将潜艇的方向转了几十度，对准了河的下游。

“这么说来……或许是爆炸的冲击波将他的尸体推了出去，我该朝着下游再找找，没准可以在……”韦恩一边想着，一边已经开始给潜艇加速。

“慢着！”但那一秒，忽有一道灵光闪过他的脑海。

灵感好似一股热流，将一连串的念头倾泻到了他的思维中。

封不觉对着监控录像做的那个手势，还有他落水前所说的每一句话……都重新浮现在了韦恩的眼前。

“他从一开始就想邀请我入局……也算到了我必然会入局。”韦恩不禁喃喃自语起来，此刻，他必须把这些话说出来，帮助自己更集中地进行思考，“上我的车时，他就已经识破了我的身份……他完全可以假装不知道，在不跟我搭话的前提下，突然从后面偷袭我，或者……干脆就跳车逃跑。”他微顿半秒，又念道，“即便是在那最后的关头，他依然是有机会可以逃的……他甚至特意挑明了我的方向盘后面有按钮的事，这表示他对接下来的危险早有预料。”

念及此处，韦恩的面具下，冷汗已浸湿了他那刚毅英俊的面容。

“仔细想想……这个‘杰克’处处都比我更快一步，但他却没有利用那‘一步’的优势……为什么？”韦恩感到了害怕，在“这个世界”，他还从来没有如此怕过。

“时间！”或许是恐惧对大脑产生了某种刺激，韦恩的思维变得更敏锐了，两秒后，他就发现了正确的答案，“他从一开始就在‘隐藏能力’！我把车开进河之前他就猜到了我要干什么……或至少已经将这种可能性考虑到了，但他不在乎……因为在他已做好了面对每一种可能的准备。”

“他不但有某种我尚且不知的特异能力……而且……很

强。”

“如果他想杀我，我早就死了，但出于某种原因……他希望我活着，同时又不想让我阻碍他的行动，所以他跳进我的陷阱……以此为自己争取……‘时间’！”

韦恩解开了疑惑后，赶紧在身前的面板上操作了一番，让他的通信器开始收取警方的通讯信号。

不到三十秒，他就从警方的通话频率中得知了双子楼那边出事的消息。

“该死！”韦恩已无法冷静，他不由得骂了一声，随后便站起身来，跑向了潜艇的后舱。

由于下午阿克汉姆的越狱事件，城中的警力有一半以上还留在郊区，而且这一半都是平日里处理重案要案的精锐，眼下哥谭市区里的那些警员，能维持住各地的基本治安就不错了，指望他们去救市长……无异于痴人说梦。

所以，现在市长等人能指望的人……就只有蝙蝠侠一个了。

“准备启动‘三分球’程序。”走进了潜艇后舱的韦恩用十分娴熟的动作将自己牢牢固定在了一个卧式的座椅上，并用语音向电脑下达了一个命令。

【先生，根据上一次测试的结果，该程序的安全性……】电脑并没有立即执行他的命令，而是试图告知他此举的风险。

韦恩则根本没让电脑把话说完，直接打断道：“启动程序，目标定位到市中心的‘双子大楼’，快！”

【是，先生。】

【“三分球”程序启动，目标点校准中——】

伴随着电脑那不带感情色彩的语音，一层半透明的光膜从金属舱板下投射而出，将韦恩所躺的那张座椅裹住，使其

变成了一个橄榄球状的舱形装置。

【正在计算障碍物出现概率，调整最佳抛物线——】

【五秒后进入投射流程，五、四、三、二、一……】

倒计时结束时，这发超远距离的“三分球”便从潜艇上方的一个管槽中冲出，冲破了哥谭河的河水，斜着飞上了高空……

……

与此同时，双子楼顶层宴会厅中。

“先生们，我知道你们现在脑子很乱，让我来帮你们理清一下思绪。”封不觉一边说话，一边还在朝前逼近，“你们中任何一个人朝我开枪，都会有极高的概率导致咱们五个同归于尽，而我向你们开枪……”

砰——

这么说着，他竟然真的开启了一枪。

不过他这枪并不是奔着人去的，他只是轰碎了市长他们后方的大楼玻璃。

枪声带来的惊愕还未退去，一阵“高楼风”就从那玻璃上的大口子吹了进来，距离缺口较近的四人几乎都是本能地跪到了地上、将身体的重心放低……生怕一个踉跄就被大风给带出楼外。

“呵呵……也未必会带来更糟的结果不是吗？”看着眼前那几人的反应，封不觉张开双臂，迎着身前的冷风，肆意地笑着。

“你这疯子！”登特用手压着自己被风吹乱的头发，在风声中吼着，“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只想……问你、还有市长……一个问题……”此时，封不觉已不再接近对方，因为他知道，继续靠近的话，那两名保镖就有一定的把握在避免触动炸弹的情况下直接开枪爆他

的头了，“只要你们如实回答了我……不用你们请我，我自己也会离开。”

说罢，觉哥一甩胳膊、把枪扛在肩上，然后像个醉酒的人一般，摇摇晃晃地靠近了旁边的一张餐桌，并拿起桌上的一杯香槟，一个仰头一饮而尽。

他的举动看上去疯疯癫癫，实际上每一步都别有深意——扛在肩上的枪管、难以捉摸的动作、喝香槟时的夸张范儿……全都是妨碍别人瞄准他头部的措施；再加上大风起到的干扰作用……纵然此刻宴会厅里的其他宾客已经一走而空，那两名保镖还是没法儿对着这个身上绑满炸药的疯子开枪。

“你想知道什么？”两秒后，科波特市长也开口了，当然，他也是扯着嗓子在喊的。

“很简单……”封不觉侧目望着那两人，回道，“请你们二位……清楚地……说出自己的全名。”

这要求有点莫名其妙，但在窗前那四人看来——一个疯子提出的要求，有没有逻辑都无所谓，既然他现在掌控着局面，像这种要求……满足他就是了。

“我是奥斯瓦尔德·契斯特菲尔德·科波特。”科波特市长等了一秒，就报出了自己的名字。

“我是哈维·‘阿波罗’·登特……”登特也紧随其后。

【任务进度已更新】

在他们亲口报出名字之后，封不觉的耳畔便响起了系统语音。

至此，他的隐藏任务进度，已来到了9/10，这九名他已经知道下落的“超级反派”分别为：

哈莉·奎茵——现为心理医生，嫁给了布鲁斯·韦恩。

杀手鳄——被囚禁在下水道的一间密室中、并已死亡。

急冻人——现为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

毒藤女——现为一名普通大学生。

稻草人——现为哥谭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谜语人——现为一名患有脑部疾病的酒保。

扎斯——现已成了一名终身残疾的假释犯。

企鹅人——现任哥谭市长。

双面人——现为哥谭市的一名地方检察官。

只需要再找到一名反派的下落，封不觉就能完成隐藏任务，届时，想必他也会揭开某种隐藏在这个“没有反派的世界”表象之下的……真相。

乓啷啷啷……

就在觉哥得到自己想要的回应之际，宴会厅另一端的大楼玻璃也碎了。

但这块玻璃可不是被人用枪打碎的，而是被一个橄榄球状的舱体从外部撞碎的。

嘁——

那破窗而入的舱体还未完全停止滑行，一阵气体喷出的声音便宣告它已被开启。

紧接着，在一团白色的烟雾中，一个披着披风的黑影缓缓浮现……

“你知道最让我恼火的是什么吗？”那喉癌晚期般的嗓音如期而至，“就是你分明可以快我三步，却总是等我追到只差一步时才走……”

“哈！”封不觉望着来者，笑着扔掉了手上的枪，并迅速把自己衣服内侧的假炸药包摘下、随手扔到了地上，“你觉得自己和我只有三步的差距吗？”

韦恩无视了他的挑衅，继续说道：“我可以感觉到……你

很享受这个过程，‘输’或‘赢’……对你来说并不重要。”

“但是……那对你很重要。”封不觉接道。

“唉……”韦恩叹了口气，他将视线投向了市长的那两名保镖，略微提高嗓门儿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开枪？”

那两人被他问得也是一愣。

韦恩的问题，确是问到了点子上——按说封不觉现在已经把“炸药”给扔了，而且是背对他们的状态，他们完全可以对准他的后背射击，在这个距离上，不说百发百中，但打躯干的命中率至少也该有八成。

“他已经解除了武装，我们应该按程序逮捕他！”数秒后，还是登特率先反应过来，并一本正经地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

“哼……”韦恩冷哼一声，又对着觉哥道，“我想……你应该会理解吧？为什么……我想赢，为什么……我必须赢。”

“我理解。”封不觉道，“但并不认同。”

“哦？”韦恩疑道，“难道你想说我做的错了吗？”

“当然错了。”觉哥应道。

“荒谬。”韦恩用冰冷的语气评价道，他显然是丝毫都没有因觉哥的否认而动摇。

“我不指望你马上就会懂。”封不觉道，“但这话我搁在这里——一个人的原则若是超越了一切，那便是一种极端的自私。”

“哦？”韦恩从对方的话里听出了什么，“听起来，你觉得自己还能离开这里？”

“我已经达到了目的，还留在这儿干嘛？”封不觉摊开双手，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

“目的？”韦恩的目光又一次移动，看向了科波特和登特，“他干了什么？”

“他……”科波特犹豫了一秒，回道，“只是问了我们的名字。”

“名字吗……”韦恩说着，便迈开了脚步；这一刻，他的全身都已做好了准备，他的披风下有十余种装备可以帮他制伏眼前的男人，即使撇开那些装备的因素，他本人也是这世上最出色的格斗大师之一，在一对一的搏斗中、至少在技巧层面他绝不会落下风，“说起来……我好像也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径直朝着觉哥走了过去，“‘杰克’并不是真名吧？”他顿了顿，“……你的名字，又是什么呢？”

封不觉没有回应对方，因为当韦恩走起来的时候，觉哥已经转过身……跑起来了。

他的目标显而易见，就是方才他用枪打开的那个缺口。

论速度，布鲁斯韦恩可以和短跑世界冠军相比，但封不觉的脚程，是突破常人极限的水准，所以……他必然是更快一些。

瞬息之间，觉哥就从市长他们旁边跑了过去，速度快到两名保镖都无暇反应。

同一瞬，两枚蝙蝠镖也从韦恩的手中飞出，划出两道弧线、绕开了科波特等人，直取封不觉的后背。

“我会在‘那儿’等你的，蝙蝠侠！”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觉哥喊出此话之时，只见他一个翻身回旋，跃出了大楼，并在回身之后……仅用单手，就稳稳地接住了两枚袭来的蝙蝠镖。

而他的另一只手，则从怀里掏出了一件东西——一个手电筒。

在地心引力把他拽下去之前那零点几秒，封不觉打开了这个手电筒的开关，并将其从自己跳出的那个口子扔进了大楼内。

接着，他就落下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的躯体在下坠，但疯狂的笑声却在上升。

人影，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但笑声，却回荡在这楼宇之间，久久不散……

第1288章 说出我的名字（十三）

水，这是个有水的地方。

它依河而建，地处偏远。

锈迹斑斑的摩天轮、吱嘎作响的动物摇椅，还有无数被弃置的游乐设施，都说明此地已荒废多年。

杂草丛生的道路边上，一块木制的广告板在风中孤独的立着，板上还贴着一张陈旧的海报——鲍诺斯兄弟马戏团在此演出。

或许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个名字了，但在很多年前，这个团还是颇有名气的。

哥谭是他们巡回演出的其中一站，当时的市长就是为了迎接他们，才特意拨款在郊外建了这么一个嘉年华。

时过境迁，如今，鲍诺斯兄弟已不知去了哪里，而这个嘉年华的会场……也成了个连流浪汉都不会驻足的破地方。

但今晚，这里……来了一位客人。

吱嘎——吱嘎——

这个穿着紫色长西装的男人，坐在了一张破烂的动物摇椅上。他像个孩子似的晃着椅子，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

“我知道你在。”某个时刻，封不觉忽地抬头望天，自言自语般说道，“你在看着、听着、等待着……”他顿了顿，“我已经在这儿坐了十五分钟且什么事都没干，但依然没有被判定为‘消极游戏’，这只能解释为……你干涉了‘命运’的判定系统。”

他话音落后，是大约五秒的寂静。

接着，另一个声音，开口说道：“你怎么知道……是我？”

这是一个温和的男声，语气听起来冰冷、麻木。

“排除法。”封不觉不假思索地回道，“把有能力进行时间线操作、且有能力干扰‘命运’的人逐一列出来，然后琢磨一下谁的可能性更高……结论是，比你低阶的角色做不到这个程度、而比你高阶的角色不会搞成这种不伦不类的状况，因此……我思来想去，就只有你了。”

说罢，封不觉循声转过脸去，看向了那个突然出现在他身侧不远处的男人。

那……是一个全身蓝色的人形生物，而且其整个人都像是根蓝色的荧光棒一般在发着光。

他很高，至少比封不觉高出一个头，撇开那异常的肤色，他大体就是个没穿衣服、也没有毛发的中年男子形象。

在DC宇宙的设定中，有很多足以被称为“神”的存在，而他，正是其中之一，且是非常强有力的一位；人们称他为——“曼哈顿博士（Doctor Manhattan）”。

“我猜……你现在要跟我谈一笔交易。”两秒后，曼哈顿博士说道。

“能够预知未来的你……还需要‘猜’吗？”封不觉接道。

“需要。”曼哈顿博士回道，“因为……你，并不在我可‘观测’的范围内。”

“那么……布鲁斯·韦恩呢？”封不觉问道，“或者说……那个‘大概是布鲁斯·韦恩’的家伙……他的未来，你能看清么？”

“你已知道答案，何必明知故问。”曼哈顿博士接道。

“呵……”觉哥笑了笑，一抬腿一侧身，从那粉红色的大象（也就是他坐的那个动物摇椅）上翻了下来，“是啊……你若看得清，我们此刻的这番谈话也就不会存在了。”

“你好像有些不满，为什么？”曼哈顿博士是具有心灵感应能力的，即便封不觉表面上在笑，他也能看到其真正的情

绪。

“因为你给我的‘提示’太明显了点儿，让我感到有些无趣了。”封不觉接道，“‘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想法，而我也十分乐意帮助你解除心中的这份困惑。当你探寻出真相时，自会得到一个顺理成章的答案……异界旅客。’”下一秒，他便将开场简介的最后一段话一字不差地复述了一遍，随后微顿半秒，再道，“你这段话最后的‘异界旅客’，从语境上来看似乎是对我的称呼，但实际上……就是‘答案’本身……你从一开始，就把‘真相’告诉我了——这个世界的种种异常，原因就是……异界旅客。”

“告诉你不好吗？”曼哈顿博士又问道。

“呵……”封不觉道，“我不想回答这问题，毕竟你不了解我，所以我也不能说你做错了。”

“嗯……”曼哈顿博士沉吟了一声，在这个过程中，他试着去分析了觉哥的心理，“我确是没想到……你是一个如此危险的人。”

“你该庆幸，我不像那个‘韦恩’……我不会在这儿长期逗留。”封不觉道。

“是的，我很庆幸。”曼哈顿博士微微点头，“当年来的人若是你……这个世界恐怕已变得天翻地覆。”

“好了，我可没工夫跟你一块儿畅想另一条不存在的时间线的展开，咱们还是聊聊‘交易’的部分吧。”封不觉转移了话题。

闻言，曼哈顿博士的表情毫无变化，他只是稍微停顿了一下，便接道：“很久以前……我和‘他’也做过一笔交易，那是他刚来到这儿的时候……”

“那一年，布鲁斯·韦恩九岁，在他父母去世一周年的那天晚上，悲伤的他吞下了半瓶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切的起因，就在那时发生了……”

“布鲁斯的生命体征消失一分钟后，一个来自异世界的‘意识’进入了他的身体，使其‘起死回生’；而那个‘意识’……便是今天和你较量过两次的那个‘蝙蝠侠’。”

“当这个‘无法被预知’的特殊个体诞生在这条时间线上时，我立刻来到了他的面前，与其进行了交涉。”

“他宣称自己来自一个比我更高的维度，在那里，我所在维度的所有多元宇宙、其中所有的人、物、事……不过都是供人消遣的臆想产物。”

“他详细列举了数个不同的未来的全貌，而我也确实观测到了与他描述完全一致的那几个宇宙。”

“另外，他对我也颇为了解，能说出许多关于我的、从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

“作为‘观测者’，面对这样一个存在，我自然不会选择去抹杀他……因为他是‘独一无二’、且‘极具参考价值的’……他的出现已经让这个宇宙的‘现实走向’发生了变化，这个宇宙无论走向怎样的未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极佳的标本。”

“于是，我和他达成了交易……”

“我赋予了他布鲁斯·韦恩应有的能力——惊人的智商、体能、精力等等，我还扫清了所有在他看来可能会变成‘威胁’的人物……比如在其他多元宇宙被称为‘超人’的氪星人，以及这个宇宙中其他可能与地球产生交集的外星文明。”

“他则承诺，他会‘做得比真正的布鲁斯·韦恩更好’。”

说到这儿，曼哈顿博士停了片刻，摇了摇头：“其实我从不在乎他会做得‘更好’或‘更糟’，我只是想看看……他会‘做什么’，还有……‘怎么做’。”

“这么说来……时至今日，你已经看够了？”封不觉顺势接道。

“我早已看够了。”曼哈顿博士回道，“我现在需要的是改变，但我无法预料，由我……或者‘某一个我’（曼哈顿博士可

以将自己复制成无数个，且都有各自的思维，能力如同本体）直接对他进行物质或非物质层面的干预，会对我自身的量子流以及本维度所有的多元宇宙产生何种影响。”

“所以……”觉哥接道，“你才想让我替你……‘杀了蝙蝠侠’？”

曼哈顿博士点了点头，再道：“我的诉求和需要，就是这些，说说你的吧。”

“呵……好说～”封不觉勾起了一边的嘴角，一个邪恶的笑容浮现在了他的脸上，“我的要求绝对比那位‘穿越者’先生的要简单，很容易就能实现……”

第1289章 说出我的名字（完）

曾经，有一个穿着紫色长西装的人，对一个打扮成蝙蝠的人说过一个笑话。

这个笑话是这样的——

从前，在一家精神病院里，有两个人。

有天晚上，他们决定一起逃离这个精神病院。

他们爬上了屋顶，城市的风景在月光下延展，眼前的道路通往自由的世界。

但是，在他们面前，两栋建筑之间，有一道狭窄的缺口。

第一个人很轻易就跳过去了，但是他的朋友却不敢跳，因为他很怕自己会掉下去。

于是第一个人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对他的朋友说："嘿！我带着手电筒，等我把它打开，把光照在两栋建筑之间，你就能踩着光过来了。"

但是第二个人听了却直摇头，他说："什么？你当我是疯子吗？"

"你铁定会在我走到一半时把手电筒关上的！"

……

朦胧的月色下，蝙蝠车从街上疾驰而过。

车中的韦恩……我们暂时还是得这么叫他……神色凝重。

他的目的地，无疑就是那个已经荒废多年的嘉年华。

对一个有着和真正的布鲁斯·韦恩相同推理能力的人来

说……解开封不觉的谜题不算太难。

觉哥留给他的那个“手电筒”，就好比是一把钥匙，而与这把钥匙对应的锁……早在今天下午时，封不觉就已将其留在阿克汉姆疯人院里了。

“水……在有水的地方……巨大的轮子、木头做的板、杂草、还有……粉红的象……”

这段话，是封不觉和奎茵医生谈话时所说的，毫无疑问……它已被录音笔一字不差地记下了。

乍听之下，这好像是一个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但实际上，封不觉是在用关联着视觉图形的碎片信息，指向一个具体的地点；这个地点……或者说……“这幅画面”，他曾在一本漫画里见过，而那本漫画，是蝙蝠侠系列漫画中最著名、也是最经典的故事之一——《致命玩笑》。

该故事有相当多的篇幅、包括其最后的高潮在内……都是发生在那个荒废的嘉年华里的。

任何一个对蝙蝠侠漫画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对那个地点有印象；不必说……那个“有能力抢先一步阻止众多反派黑化”的韦恩，也一定知道嘉年华的所在。

当然了，蝙蝠侠的故事千千万万，仅凭这样一段听起来没头没尾的描述，恐怕还是太过隐晦了；因此，封不觉又用了另一件和“致命玩笑”有关的东西——手电筒，为韦恩示明了道路。

在双子大楼顶层第二次见面时，封不觉和韦恩，显然都已知道了对方也是“异界旅客”的事，从他们那话中有话的交谈也不难看出这点。区别在于，韦恩是在潜艇中想明白这点的，而觉哥则是在更早的时候就已明白了……所以，封不觉便事先准备好了手电筒，并在掷出时说了“我会在‘那儿’等你的”这句话。

至此，觉哥的布局已经完成。

而韦恩……在回到蝙蝠洞后，他立即就把那个手电筒拿到仪器上去做全面分析，同时调取了阿克汉姆的录像和录音资料，快速浏览起来。

大约四十分钟后，他听到了觉哥留下的那段话，结合手电筒的线索，他没花太久就推理出了对方口中的“那儿”具体是在哪儿。

……

呜——

郊外的公路上，引擎声撕裂夜空。

这个宇宙的韦恩驾驶的并非是诺兰的影片中那种“真实系”的装甲蝙蝠车，而是蒂姆·伯顿式的“超级系”蝙蝠车；流线型的狭长车身，漆黑、反光的外壳，夸张的涡轮吸气口……在哥特式的统一设计风格下融为一体，这才是经典的蝙蝠装备应有的外形。

咔——嗡——

就在蝙蝠车即将驶到嘉年华的入口时，忽然，在一阵大型设备通电的鸣动声中，数十道强光灯的光柱在黑夜中亮起，聚焦到了道路的中心。

此刻，路中间，站了一个人，一个穿着紫色长西装的男人。

通过车内的显示屏，韦恩可以在不受光线影响的前提下看清对方的全貌——“杰克”的样子跟此前没有什么区别，唯一一处细微的不同就是这会儿他的双手成了戴着手套的状态。

韦恩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也不在意这种细节。

两秒之内，他就做出了决断，一脚把油门踩到了底，径直朝着对方冲了过去。

“呵……”面对那急速驶来的蝙蝠车，封不觉的脸上露出的竟是笑容，“来得好啊……”他张开双臂，朝着前方大声喝

道，“来啊！”

引擎的轰鸣在迫近着，丝毫没有减速的征兆。

“来啊！撞我啊！”封不觉也依然站在路中间，站在那些灯光的中心，丝毫没有退避的意思。

“疯子……”看着觉哥的举动，车内的韦恩不由得自言自语地给出了这样一个评价。

砰！

两秒后，碰撞，发生了。

韦恩的确推测出了封不觉是有超能力的，但他并不认为对方的能力已经强到可以抵御这次冲击。

一辆重逾两吨的蝙蝠车，以超过两百公里的时速撞向一个目标，其产生的动能约为309万焦耳……像封不觉这种体重一百斤左右的人类，用这些能量把他蒸发都够了。

然，碰撞发生时的情景却是……

觉哥在蝙蝠车的车头即将撞到自己的刹那，抬脚一踏，将整辆车“踩停”了。

那一刻，以觉哥的脚为中心，周遭的地面瞬间碎裂，并形成了一个凹陷的大坑；被截停的蝙蝠车在惯性的作用下也开始变化，整辆车像是个被挤压的易拉罐一样褶了起来……

不过，这蝙蝠车的材料也着实惊人，其硬度和韧性都远远超出了人类现有科技水平所能做到的极限，在这样的冲击之下，这“一体成型”的车身仍旧没有彻底分崩离析，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变形”了而已。

哐——

紧接着，蝙蝠车中后偏上部的那个可移动车舱盖（1989年版本的蝙蝠车是通过移动这个与挡风玻璃呈一体的舱盖来进出的）便被弹飞了出去；它不是被某种“弹出装置”弹飞的，而是被车内的人一拳打飞的……

“HO~”封不觉看着从那几乎被压扁的车舱中缓缓站起的、毫发无伤的男人，用懒洋洋的语气念道，“果然还没死么？”

“这话……”韦恩踩着车身走出了车舱，低头望着前方的觉哥，并用他那喉癌晚期般的声线道，“……该我说才对吧。”

封不觉自然不会死，他已和曼哈顿博士做了交易；依靠着博士的粒子支配、分解重组、无视因果律等等能力，配合他带来的【崆峒印】，以及【天罡地煞匣】里储存至今的能量……觉哥已经寻回了自己失去的装备和技能，而且……他已变得更强。

韦恩也不会死，尽管车内的他也承受了和车外的封不觉差不多的冲击力，但今晚的他……准备非常充分，这种程度的伤害，根本不算什么。

“你身上这套……倒是很像‘地狱蝙蝠（Hellbat，地狱蝙蝠装甲，DC新52时代出现，由布鲁斯·韦恩设计，正义联盟其他成员共同完成制造）’。”虽然韦恩没有回答觉哥的问题，觉哥还是将方才的话继续了下去，“但你我都清楚……这个宇宙的正义联盟没有超人和绿灯侠，也就是说……这套装甲最关键的两个部分——外壳和斗篷（强度极高、且可以和绿灯造物一样根据使用者的意志随意变幻形状，甚至分离出去）……是无法完成的。”他顿了顿，“即便你可以用某种替代品来解决材质问题，也还是无法解释你是怎么从刚才那种惊人的‘车祸’中活下来的。”

“哼……原来你也有想不到的事情。”韦恩冷哼一声，挥拳便打。

他的拳头很有力，以至于当封不觉单手接住他的重击时，周遭的空气都被震出了一声爆响。

“其实我想到了，只是吐个槽而已。”觉哥面带微笑地看着一脸懵逼的韦恩，回道，“你搞到了Miraclo（神奇素，一种特殊的生化磷，能让服用者在一小时内获得包括超级力量、耐

力、速度、抗击打力、夜视、水下生存在内的多种能力）的配方吧？”

“你……”韦恩转头看着自己那个被对方稳稳握住的拳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韦恩在来这儿之前，的确已给自己注射了Miraclo，而且他这会儿还穿着他自己“改良”的地狱蝙蝠装甲……照理说，他这一拳下去，对方很可能会死。

然，封不觉竟是一副接拳接得很轻松的样子。

“我猜你现在的表情一定很精彩……”封不觉说着，用闪电般的速度伸出另一只手，顺势就抓住了对方的头盔，并用蛮力将其扯掉了一大半，“……不妨和我分享一下嘛。”

头盔的一部分被破碎后，其另小一半也很快从韦恩的脸上脱落，接着，一张震惊中夹杂着愤怒的脸便呈现在了觉哥的眼前。

“就算你拥有和布鲁斯·韦恩一样的智商，但你的‘智慧’仍然只是平平。”封不觉甩了甩手，甩掉了指间夹带的头盔碎片，“和大部分‘穿越者’一样，纵然获得了强大的力量，但你还是没能跳出自己那固有的三观和性格所限的格局。”

他的语气渐渐变得冷漠，那是一种类似“失望”的冷漠，简直就像一个孩子对他手中的玩具失去了兴趣一般……此刻听来，让人不寒而栗。

“你为什么要做‘地狱蝙蝠装甲’？为什么不能从零开始自己去设计？你掌握的资源和信息远远超过真正的韦恩不是吗？”封不觉问道，“假如你把‘量产伊奈特隆合金’的技术用在武器层面，无论是做成装甲涂层或是以其为核心单独制造一件装甲……都会比你现在穿着的这套阉割版地狱蝙蝠来得更有用。”

“啊——”韦恩被觉哥的“说教”彻底激怒了，他咆哮一声，启动了自己右腕装甲内的秘密武器。

顷刻间，一记无声的冲击爆发，崩碎了韦恩整条右臂的装甲，相对的……也对抓住其右拳的封不觉造成了伤害。

爆发过后，觉哥的左手……手肘前的部分仿佛被气化般消失了；若不是他及时松手并后退，恐怕这伤害会一直延伸到肩膀。

“嗯……这就是你‘原创’的部分吗？”封不觉说话时，想都没想，就从行囊里取出了【其徐如林】宝珠，并发动其能力修补了自己的残肢，“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原子爆破’……实在称不上高明。”

“你知道什么？”韦恩喝道，“你有什么资格来对我评头论足？”他一边吼着，一边从报废的蝙蝠车上走了下来，“我做的都是‘正确的事’！‘正义的事’！你知道我为了造就和维持今天的局面付出了多少心血，做了多少努力吗？”

“我知道啊。”封不觉道，“我已经让曼哈顿博士用心灵感应的方式把你在这儿的大体经历传达给我了。”他微顿半秒，补充道，“正因为知道，所以我才更加鄙视你。”

“你说什么？”韦恩的表情说明，他觉得这不可思议。

“你的‘正义’，是虚假的，是双标的。”封不觉接道，“真正的布鲁斯·韦恩，绝不会和你走相同的道路……即使他掌握着和你对等的信息。”

“你是指他‘不杀人’的原则吗？”韦恩道，“你我都清楚，那个原则是多么愚蠢！”

“是的，很愚蠢。”封不觉道，“但这份‘愚蠢’，恰恰是他心中的一条分界线……正是这条线，将他所贯彻的那份正义，和你那份‘卑贱’、‘自私’、‘虚伪’的正义分开了……”

“胡说八道！”韦恩又是一声怒喝，身形一闪，来到觉哥侧方又是一拳。

封不觉看都没看对手，一个垫步后翻，便轻而易举地躲开了这次攻击，还未站定，他就继续言道：“为了将那些将来

可能成为‘威胁’的反派扼杀在摇篮中，早在你成为‘蝙蝠侠’之前，你就已开始活动……而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计杀掉了当年霸凌稻草人的那些人。”

“那些家伙本来就是一群混蛋！”韦恩辩驳时，其攻击也没有停止。

“呵……听起来你挺感同身受的嘛，可以想象……在穿越前，你的日子也不好过啊。”封不觉看破人心的能力确是厉害，他的话无疑戳到了这个假韦恩的痛处。

“砍死砍伤那么多无辜警察的你有什么立场来指责我？”韦恩反问时，又是一轮猛攻。

但觉哥这边，反而是越躲越轻松了：“你救了急冻人的妻子，因为你同情他；你阻止了双面人被毁容，因为你赏识他；你还将企鹅人引向正道，因为你觉得他作为好人很有利用价值……”

“但对于同样悲哀的杀手鳄，你却做了不同的处理……”

“你找到了少年时期的杀手鳄，宣称要保护他，并为他安排了一个适宜其生存的藏身处。”

“起初，他也很‘听话’，因为年少时的杀手鳄对于自己的身体变化也很恐惧；但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忍受不了那样的生活了。”

“这时，你便起了杀心……因为你知道，他回归社会之后，即使你能让他暂时从善，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也终有一天会逼出他的兽性。”

“于是……某天，你为他送去了一张‘特制的床’，对你毫无戒心的他躺上去之后，就被你用枷锁锁住，然后，你就封死了他住处的入口，任其在里面自生自灭……仿佛这样，你就不用为他的死负责了。”

“你又懂什么？你知道我当时的痛苦吗？”韦恩嘶吼着，“我确实是把韦伦（杀手鳄本名韦伦·琼斯）当朋友看待

的！你以为把他关在那里我很好受吗！”

“是的，你难受了那么一小会儿，然后继续过你的好日子去了。”听着韦恩那激动的语气，觉哥的言辞间的不屑却是更明显了，“搞定了杀手鳄之后，你算着日子差不多了，就去干掉了植物学家杰森·伍德，阻止了毒藤女的诞生……当然，以你的标准，校园霸凌者都死有余辜，伍德这种人就更别提了。”

“接着，你把谜语人整成了一个脑残，因为他的黑化也是没什么原因的、很难阻止；他的智慧，则会对你构成巨大的威胁……”

“而像扎斯这样的家伙，把他丢进安全级别高的监狱就行，没准时间会让他改邪归正不是吗？呵……就算他真的死性不改，出来以后坚持作恶，他本身也算不上什么难对付的角色，你只要再抓他一次……再让他关个十几年，也就罢了。”

韦恩听到这里，已不再辩解，而是问道：“那又怎么样？我扼杀了那些会带来无数死亡和灾难的隐患，而且已经把牺牲降到了最低限度，和那个‘纵容着反派四处作恶、从不杀人的所谓英雄’相比，我拯救了更多人！”

“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了……”封不觉接道，“不管你说得再怎么冠冕堂皇，到最后，真正做出‘牺牲’的……都是别人。”

在话，让韦恩心中一震，他的神色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瞧，我不提醒你，你都没有意识到这点不是吗？这就是典型的‘穿越者思维’了。”封不觉道，“一个秉持着双重标准下的极端利己主义的人，看自己做的任何事……都是正义的。”

“你自己的痛苦……比方说失去一个所谓的‘朋友’什么的……被你无限放大，好似伟大到令人感动涕零；而别人的痛苦……比方说变成脑残或者死掉……在你看来却都是‘合理

的’。”

“你的所谓‘正义’，不过就是在自己觉得‘方便’的前提下行事；容易搞定的，你才会用守序的方式搞定，而难以搞定的……对你来说会产生‘麻烦’的人或事，就用‘越界’的方式一劳永逸地处理掉，事后再将其归结于‘利大于弊的合理牺牲’。”

“说到底，你个人的利益得失，大于正义本身，你个人的意志，大于一切其他制度。”

“无论你寻找多少理由来自我说服，无论你做了多少自以为正确的事，和真正的布鲁斯·韦恩相比……你都一文不值。”

“因为他是个对自己比对别人更狠的人，是一个疯子，一个无药可救的傻瓜！”

“他是……他妈的……蝙蝠侠！”

随着所说的内容，封不觉的语气也逐渐升高。

同一时刻，假韦恩停止了攻击，并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一件事——此时此刻，他身上的能力，正在被某种奇异的力量一点一点的“抽离”。

他……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凡人。

“撇开蝙蝠侠的身份，你作为‘布鲁斯·韦恩’的私生活又如何呢？”而封不觉的话，还远远没完，“你为什么会娶哈琳·奎泽尔，并在婚后让她使用哈莉·奎茵这个名字？说到底……无非是因为你的个人喜好罢了。比起猫女那种‘出身东区的婊子（在《蝙蝠侠-元年》的设定中，猫女是哥谭底层的妓女）’，奎泽尔这个出身清白、受过高等教育的心理学教授自然更适合作妻子……当然，前提是她没有变成某个疯子的脑残粉。”

觉哥摊开双手，笑道：“说起来……那个疯子，在你的帮助下，如今成了个生活还算过得去的中产阶级喜剧演员对吧，他的孩子好像都快上高中了？”这些信息，觉哥都已从曼哈顿博士那里知道得很清楚了，“还有‘泥人’，也仍在当他的B级片明星；‘腹语者’则在过安逸的退休生活……至于那些‘罗

宾’们、‘蝙蝠女’、‘阿尔弗雷德’……都在你的安排下远离了‘布鲁斯·韦恩’和‘蝙蝠侠’，各自过着平凡的日子。”

封不觉撇了撇嘴，叹道：“唉……穿越者们的几项基本追求大致都已被你实现了呢——自身的绝对安全、高度的隐私和自由、富足的物质享受、心仪的女人……再加上少许弱小或弱智的对手来满足一下自己作为‘英雄’的成就感……真是不错的人生不是吗？”

言至此处，他话锋一转：“那么问题来了……这他妈的跟‘正义’有什么关系？”

“你觉得自己比那个‘纵容着反派四处作恶、从不杀人的所谓英雄’更正确吗？”

“那你就错了……”

“你，和他；假韦恩，和真蝙蝠侠……你们的正义，有着一项本质上的区别。”

“这个区别和‘结果’无关，无论你‘拯救了多少人’都不能改变或说明什么。”

“这个区别关乎于你们所作所为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关乎于‘英雄’这两个字真正的含义和精神。”

“这个区别就是……你那些打着正义的旗号所采取的行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自己；而布鲁斯·韦恩……真正的蝙蝠侠，他的正义，虽然也不完全是……但至少有大部分，是为了别人。”

觉哥说完这段话时，假韦恩身上的力量已散了个七七八八。

“你……究竟想怎么样？”此时，假韦恩的语气变了，他的眼神中，透出了恐惧——因为，他已隐隐感觉到了觉哥的意图。

“哼……呵呵呵……”闻言，觉哥面露邪笑，他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而是歪了下头，展开双臂，“我的样子，让你想起

一个人……不是吗？”

“不……不！”惊慌之下，假韦恩终于露出了本性，他竟是转过身……企图逃跑。

这一刻，他已不再是什么哥谭的暗黑骑士，而一个普通的穿越者；即使身负强横的体魄和极高的智商、即使拥有全套蝙蝠装备和许多DC宇宙的黑科技……他也担不起“蝙蝠侠”这个称呼。

哐——

才跑出没几步，假韦恩就摔倒在了地上，原因很简单……“力量”被抽离的他，连穿着这套“伪地狱蝙蝠装甲”正常活动的能力都没有了。

“你放心，收回你的力量……只是个开始……”封不觉看着地上那濒临崩溃的假韦恩，一步步逼近过去，并用疯狂的神色，狞笑着接道，“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中，乔恩（曼哈顿博士的本名）会慢慢修正你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你的妻子‘哈莉·奎茵’会因为你的‘失踪’而发疯；稻草人那压抑的黑暗面终会觉醒；双面人会在又一次的暴力事件中毁容；急冻人的妻子还得再得一次病、且这次无药可医；相对的……谜语人的病却会无药自愈……”

“不……不……不！”假韦恩的瞳孔收缩、脸色煞白，倒在地上的他连动都动不了，只能发出绝望的悲鸣。

可觉哥的话不会因此而停止：“这个世界的某处会有另一个不幸的人得上和杀手鳄类似的返祖疾病，还会有另一名无良的植物学家研制出让毒藤女变异的毒素；某个氪星人和绿灯军团等等外星势力也会以某种形式陆续来到地球，这些都是时间问题……没有什么是不能修正和重塑的。”

“当然了，一个新的‘蝙蝠侠’，势必也会降临在此。他可能来自未来，或是过去，也可能是一个在某些事件中死去并复生的人……重要的是，他会是正牌的‘布鲁斯·韦恩’。”

封不觉停顿了一下，再道：“简而言之，这里，已经不需要你这个‘假韦恩’了……你所做的一切，也毫无意义……”

就在觉哥说完这句时，地上的假韦恩身上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呃……呃啊——”在哀嚎声中，他那惨白的脸色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白色”……白得像漂白剂一样，而他那壮硕精实的身躯也急速消瘦了下去。

封不觉知道，这些变化……是“Miraclo”和“地狱蝙蝠装甲”的影响所致。

Miraclo的变体“米拉库鲁血清（即丧钟、红箭等反派所用的血清）”有着让人变得暴躁易怒、乃至性格扭曲的副作用；而地狱蝙蝠装甲……其动力本身就是“使用者的生命”，长时间穿着它的人，身体将会遭到腐蚀。

眼下，由于力量被曼哈顿博士收回，在这双重副作用之下，假韦恩那突然变得虚弱的肉体和精神皆是难堪重负。

咔——咔——

觉哥也没有袖手旁观，他大步来到对方身前，将对方身上的装甲徒手拆下几片，再把假韦恩整个人从装甲里拎了出来，扔在了旁边的空地上。

“别怕……我不会杀你的。”接着，封不觉骑在了对方的身上，现在他只需用体重就能压制住这个假韦恩了，“我只有……一个简单的、小小的要求。”他从兜儿里掏出了小刀，在假韦恩那惊恐的脸前晃了几下，用疯疯癫癫的语气接道，“之前……呵……你问过我的名字，但我没有回答你，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知道答案……”

此刻，假韦恩的精神和肉体都到了崩溃的边缘，支撑着他的理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只有那本能的、求生的意志了。

“来吧……说出我的名字。”封不觉的刀，已架在了对方的脸上。

“J……Joker……”假韦恩颤抖着挤出了那个单词。

“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哈……”当这个词被念出时，封不觉近乎癫狂地仰天大笑起来。

【当前任务已完成，主线任务已全部完成】

【您已完成该剧本，180秒后自动传送】

意料之中的系统提示来了，但觉哥的事还没做完——他的隐藏任务，还差最后一步。

笑了足足一分钟后，觉哥又低下头去，看向假韦恩道：“别哭丧着脸嘛，来……你也笑一笑。”

说罢，他手上的小刀，便伸进了假韦恩的嘴……

他缓慢地在对方的两侧嘴角留下了两道割痕，或者说……在对方的脸上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笑脸”。

在这个过程的前几秒，假韦恩还因剧痛而惨呼起来，但他的叫声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停止了……因为他的精神、心智，在那一瞬……终于，彻底崩坏了。

当小刀到离开假韦恩那张惨白的脸时，他已发自内心地……笑了。

第1290章 大新闻

转眼快到年关，街上的年味儿是越来越浓了。

在这一年中最冷的时节，朋友请你出去吃顿火锅，应该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吧。

但这晚，受小叹邀请来到某饭店包厢中的封不觉，却感到了异样……

咕嘟咕嘟——

包厢内，坐了三个人，但没有人说话……能听到的，就只有火锅汤底的沸腾之声。

“看来……还是得由我先开口啊……”最终，还是封不觉率先打破了僵局。

“你语气这么严肃干嘛？”包青转头望着他，疑道，“没带钱啊？”

“你们不用再演了。”封不觉的语气依旧严肃，“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今儿这是鸿门宴呐。”

“觉哥……”小叹嘴角抽动了两下，接道，“这顿真不贵，包厢费也还好……再说，这顿我本来就打算请客来着。”

“哼……”封不觉闻言，冷哼一声，“小叹、包大人……”他的视线分别扫过二人，“你们的各种习惯、小动作、以及下意识的微表情……我比谁都了解……”他没有理会那两人关于饭钱的话题，而是自顾自地接道，“从我进来到现在，你们俩说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眼神交汇不超过三次；小叹一个很少跷二郎腿的人来回跷了两次，还先后玩了三次自己的手指……而包大人你作为一个非常注重用餐礼仪的人，低头看了五次手机……”

他一口气把这些说完，然后看着二脸懵逼的二人，沉声

问道：“你们……是接到了古科长的命令，来逮捕我的吧？”

“不是。”包青回答得非常果断。

“哦？”封不觉一挑眉毛，“难道……是来杀我的？”

“呵呵……”包青又干笑了两声，“我可杀不了你，你遁甲天书也练过，还有特异功能，我单枪匹马又没武装肯定搞不定你。”

“不是还有小叹嘛。”封不觉瞥了小叹一眼，“我可听说了，你们家祖传修仙的吧？”

“呃……”小叹都不知道回话了，“其实……”所以他干脆就绕开了这个无厘头的问题，直接开始说自己的目的，“我今天请你们来，是来发喜帖的……”说着，他就把一个红色的信封从口袋里拿了出来，放到了觉哥面前，“因为包大人比你早来，而且他待会儿还有事儿，所以他那封我刚才就已经给他了。”

沉默，再度降临。

简短的交流后，封不觉的推理就被推翻了；他半天没说出话来，现场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正应了那句歌词——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嗯……”片刻后，觉哥那一本正经的语气就变回了平时那懒散的状态，“那为什么……我进来以后，你们都不怎么说话啊？”

包青一脸淡定地回道：“你一个不打招呼就迟到半小时的人，进来之后想听什么？是不是还要我们来句‘没事，我们也刚到’啊？”

“那你老看手机是怎么回事？”觉哥又问道。

“小叹不是说了吗？我‘待会儿还有事’呢。”包青回道。

“公事咯？”封不觉道。

“无可奉告。”包青想都没想就丢出来这四个字。

“哦……那就是公事。”觉哥点点头，随即又看向小叹，“诶~那你又干嘛弄得一副很局促不安、心中有鬼的样子啊？”

“嗯……”小叹想了想，“一方面……是因为刚才你也没跟我们说话，气氛弄得很压抑，我以为你有什么心事儿呢，所以就一直犹豫着没开口；另一方面……”说到这儿，他站了起来，“其实我这两天火锅吃得有点太多了，闹肚子……既然现在没啥事儿，那我去个厕所先。”

说罢，他就捂着肚子一溜烟儿地出去了。

“我靠，闹肚子就不能不吃么？”封不觉白眼一翻，朝着小叹的背影吼了一句。

闹了半天，对方不是心中有鬼，而是腹中有屎。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下一秒，包青便一边低头看手机、一边吐槽道，“第一种是很喜欢吃墨西哥玉米薄饼卷，但一吃就严重便血，于是就从此不吃的人；第二种是吃了墨西哥玉米薄饼卷并且严重便血之后去不断买新内裤的人……”

“HO~”封不觉细细地体会了一下对方话里的意思，“虽然我觉得此处用撸来举例会更恰当，不过你这个……”

“喂喂！你重点搞错了吧？”包青放下手机，打断了觉哥，“看见‘喜帖’你就这反应啊？咱俩的哥儿们马上就要结婚了，而你关注的重点却在我吐槽所用的例子上吗？”

“你说‘马上’就有点不太确切了。”封不觉道，“技术上来说……他‘已经’结婚了，从民政局的记录来看，他和小灵早就登记完了。”

“哈？”这下包青傻眼了，“你怎么知道？”过了两秒，他好似想到了什么，“小叹告诉你的？嘿~可他没告诉我啊。”

“不不……除了他和小灵这两个当事人，以及双方家属之外，他谁也没告诉。”封不觉道，“我是自己查到的。”他摊开双手，“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没事就喜欢翻翻政府机构的

数据库作为消遣；不过从去年开始，你们古科长已严令限制我再去公检法系统里闲逛了，没办法……我只能将目标转移到民政部门以及那些半官僚机构上……对了，你想不想听几个关于足协和作协的厕所笑话，我最近有感而发、利用拉屎的时间写了几十个，正考虑用马甲投稿到网上去赚点外快，你来当听众试试笑果如何？”

“你后面那段话……我只当没听见……”包青虚着眼道，“关键是……你早就知道小叹和小灵登记了，你居然也没告诉我？”

“尊重一下人家的隐私嘛，让他自己来告诉我们不好吗？”封不觉面不改色地回道。

“此刻你正在言行合一地诠释着‘无耻’二字你知道么？”包青道。

“我很尊重人家的隐私啊。”封不觉耸肩道，“你看……在他拿出喜帖之前，关于他已经结婚的事我有透露过半个字吗？”

包青听罢，想了很久，暂时没有想到进一步驳斥对方的言辞……

“不过，话说回来了……你俩刚才的样子还真是吓我一跳呢。”封不觉道，“我还真以为是古科长派你们俩来搞定我了。”他说着，也拿出了手机，并站了起来，“总之……没事就好，我出去打个电话啊。”

“哈？”包青回头看着他，“这儿就我们两个，什么电话你还要出去打？”

“没什么，因为刚才我以为自己中了埋伏，所以我趁你们不注意时把手放在口袋里盲发了一些消息、通知了一些人、安排了一些后备方案……”封不觉边走边道，“既然现在没事了，我还是尽快取消那些安排比较好，当然了……他们得听到我本人的声音才……”

“行行，可以了。”包青扶额摇头，又一次打断了觉哥，“当我没问吧……”

类似的事儿，其实包青以前已经见识过一回了，那是在他们仨的高中时代……

某天，有个和封不觉起过冲突的、家中颇有势力的男生约封不觉出来单挑，觉哥本以为对方会设计埋伏自己，没想到对方还真就一个人来了，单挑结束后也没什么怨言地认了。

那个时候，躲在暗处作为“后备计划”的包青和小叹，听到觉哥对那个男生说了这样两句话；“你今天来这儿的事，有多少人知道？”“嗯……你最好先等我去打几个电话，然后再回家。”

过了一段日子，当包青想明白那两句话的意思时……也是一阵后怕。

没人知道封不觉到底有几套“后备计划”，也没人知道……他会做什么、以及做到哪种程度。

但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假如某天世界末日突然来临，要在身边找个有紧急应对措施的人，找他准没错……当然，不排除找了他之后被当做应急粮食的可能。

“喂？”觉哥也没走太远，这个饭店的墙隔音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他直接在走廊里就接通了电话，“斯诺吗？啊……是我……虚惊一场，你的人不用过来了。”

“真是无情呢～”手机中传来斯诺略带戏谑的声音，“我就是那种你有需要时才会联络的朋友吗？”

“不要说的好像我们两个有某种肉体关系似的。”封不觉道，“说我们是互相利用的朋友就行了，或者你把‘朋友’两个字略去我也不介意的。”

“呵呵……”斯诺笑道，“行～你高兴就好……”他顿了顿，“但既然是相互利用……今晚我的手下们白跑一趟，也费

了不少人力和油钱……”

“两个剧本。”封不觉知道对方要说什么，也不跟他废话，直接说了重点。

“三个。”斯诺立刻开始了讨价还价。

“两个。”封不觉斩钉截铁地重复道。

“那都得是睡眠模式的。”斯诺又道。

“成交。”觉哥说定了条件，就准备挂断，“没其他事的话，我……”

“诶~”斯诺这时提高了声音道，“对了，就在刚才，我在游戏论坛上看到一条大新闻，和你有关哦。”

“哦？”封不觉道，“是什么？”

“‘今日傍晚，红樱工作室在官网发布一条公告，宣布超人气玩家【絮怀殇】已于半个月前和工作室和平解约；消息一出，整个游戏圈一片哗然。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一级别的明星玩家的合同中，对于解约方面的事项都有着非常细致的规定；解约的消息须等到双方的解约事宜全部处理完毕后，才能由工作室方面首发，若玩家本人抢在工作室之前擅自公开相关信息，即使合同期限已到，她依然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这个解约过程最长一般就是十五个工作日……看来，失去台柱对红樱的打击非常大，所以他们一直将这公告拖到了最后一刻才公之于众。’”斯诺照着原文将这条新闻稿念了一遍。

“所以……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封不觉则是波澜不惊地回道。

纵然表面上波澜不惊，但实际上……在问这个问题时，觉哥心中已升腾出些许不祥的预感。

“嘿嘿……”斯诺正等着这个问题呢，他阴险地一笑，顺势应道，“‘本站记者在第一时间通过在线聊天的形式采访了当事人絮怀殇，当被问到接下来会去哪个工作室就职时，絮怀殇

称，因为竞业条款的限制，自己在未来六个月内都不能加入其它游戏工作室。记者故又询问她是否会借此机会进军演艺圈，而絮怀殇表示自己不会离开游戏界，即使有一天离开也不会进入演艺界；最后，当记者问起她这半年内的打算时，她回答，自己正在考虑加入一些有实力的非职业玩家社团。而被追问到最优先考虑的社团是哪一个时，絮怀殇的回应是——地狱前线。’”

第1291章 地狱前线的第六名成员

虽然在进入登录空间之前，封不觉就已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当他点开邮箱时，还是有点儿被惊着了。

“上次收到这么多邮件……还是在S1蝶之战和她交手的时候吧……”觉哥看着那足有五位数的邮件数量，无奈地念道。

在经历了多次更新后，惊悚乐园的社交系统自然是越来越丰富和完善了，相应的，一些相关的规则也发生了变化。

当前版本下，玩家之间收发邮件变得非常自由，不过系统层面的“监管”则变得更加严格；如今的系统分辨“垃圾邮件”的能力比起游戏初期已有了飞跃式的提升，几乎已经到了和真人审核类似的程度。

除了脏话、不带脏字的恶心言论、各种乱码构成的垃圾信息、以及广告类邮件之外，现在一些比较复杂的手段……比如藏头诗、结合时事例子的指桑骂槐、由各种符号构成的特定图形等等，系统全都可以筛选屏蔽。

而玩家一旦发了那种被屏蔽的邮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无法再向对方发信了；另外，即使没有发那种被系统判定为恶意骚扰的邮件，在一段时间内，若一名玩家发给另一方的邮件没有得到回复，他也将无法对同一个对象反复发多封邮件。

综上所述，目前游戏的防骚扰机制还是很到位的。

可是……纵然如此，觉哥还是收到了上万条信息；不难想象，若是没有系统拦着，等待着他的很可能就不是五位数而是七位数了……

“嗯……‘我很不开心，你是个坏蛋’……‘我讨厌你’……‘你是不是可以去停止一下心跳’……‘絮怀殇亲卫队参上，以下省

略可能被屏蔽的词句一亿字，你好自为之’……”

封不觉快速浏览着那些邮件，而大部分邮件的内容都让他哭笑不得。

由于系统审核的存在，这些人为了让邮件送达，只能绞尽脑汁找出那种不会被屏蔽的字句，其结果就是……到最后发过来的东西极其“和谐”，让人看了根本不会生气，甚至还感觉有点萌。

叮——

觉哥刚看了两分钟，一声提示音忽地响起，显示有好友要与他通话。

他看了眼窗口，果然……是【絮怀殇】。

想了两秒后，封不觉点选了“仅音频通讯（可以视频，但觉哥通常不点，因为他觉得没必要）”，并在通讯建立后率先开口道：“你好啊。”

“你好。”絮怀殇应道。

“你今天这波突然袭击玩儿得可真是溜啊。”刚打完招呼，觉哥就用调侃的语气接道，“先斩后奏是吧？”

“呵……”絮怀殇自然知道觉哥在说什么，她也被逗笑了，“想必你现在正在处理恐吓邮件咯？”

“是啊，这些恐吓力度介于幼儿园大班和小班之间的、看起来仿佛是在撒娇般的邮件简直是噩梦呢。”封不觉吐槽道。

“你就忍几天呗，反正过段日子就会减少了。”絮怀殇道，“哪儿像我……我可是每天都在遭受这种骚扰；除了恐吓邮件之外，还有表白的、搭讪的、最离谱的是还有人跟我忏悔平日里做过的坏事……”

“你是你，我是我。”封不觉道，“你咋不说你平常出门经常可以不买单不排队呢？”

这话说完，絮怀殇明显愣了两秒，再道：“喂喂……你怎

么知道我平时出门经常可以不买单不排队的？”

“放心，我不是跟踪狂。”封不觉知道对方八成是想歪了，“我只是合理推测而已。”

下一秒，絮怀殇的嗓门儿就提高了：“我去店里喝杯咖啡，从服务员到领班都说我是幸运顾客不用给钱……这不是我的问题吧？我去游乐场玩，总有排在队伍前面的人想邀请我过去和他们一起，也不是我的问题吧？我也很困扰的啊！”

“关我屁事啊！”封不觉道，“找你爸妈说去啊！戴上口罩墨镜再出门啊！”

两个人莫名对吼了几句，吼完又沉默了几秒。

随后，还是絮怀殇将话题拽了回来：“好了，说正事儿，我想来你们社团行不行？”

“不行。”封不觉想都不想就应道。

“为什么啊？”絮怀殇问道。

“我们社团是很低调的。”封不觉道。

“哈？”听絮怀殇的语气……她好像是想笑，但强行克制住了，“你知道你自己一个人已经比很多工作室全部的玩家加起来都出名了吧？再说你们地狱前线可是S2的冠军，还能怎么低调啊？”

“所以你现在是想让我们社团的知名度直接递增两倍以上咯？”封不觉反问道。

“我倒不是很在乎那些。”絮怀殇道，“我只知道你们社团实力超强，而且团队氛围方面我也觉得很好。”

“还有呢？”封不觉接道。

絮怀殇被问得一愣：“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关键的理由你没说吧？”封不觉道。

“嗯……”絮怀殇犹豫了一下，经过一番思考，她觉得这事

儿也瞒不过封不觉，故言道，“好吧……我认为跟着你们有很大机会能拿S3冠军。”

“哎~这就对了嘛。”封不觉用得意地语气道，“想抱大腿就直说，一开始就诚实一点，没准我也是会考虑的嘛。”

“那你现在考虑得怎么样了？”絮怀殇好像有点不耐烦了，紧跟着追问了一句。

“还是不行。”封不觉的贱力正在上升中。

“为什么……”絮怀殇一字一顿地道，“还，是，不，行？”

“因为我们社团不但非常低调，而且很民主。”封不觉回道，“我一个人没有权利决定你能不能加入，我得问过其他成员才能给你答复。”

“只要他们都答应你就答应咯？”絮怀殇道。

“对。”封不觉道，“不过……一定得是我们社团所有人都一致同意才行，有一票否决都不行。”

“你们社团一共就五个人吧？”絮怀殇道。

“对啊，所以每一票都很重要啊。”觉哥用理所当然的口吻应道，“你就把我们这儿想象成联合国安理会，每个成员都有‘一票否决权’。”

“HO~虽然我从没听说过我们社团还有这种规矩，但既然你都这么说了，希望你以后也能照着这个去做。”

就在这时，从通讯频道中，传来了另一个人的声音。

这人说这句话的语气和觉哥有九成相似，但声音可比觉哥好听多了。

“诶？”觉哥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听错了，“什么情况？若雨？”

“觉哥，其实我们四个一开始就都在这儿……”接着，对面又传来了小叹的声音。

“都在……哪儿？”封不觉边想边问道。

“殇姐的会议室里啊……”小叹回道。

“这么会儿工夫你又认了一姐是吧？”封不觉几乎是出于本能地连连吐槽，“话说你回家够快的呀？你吃完火锅回到家就不先拉个屎吗？上线上得比我早啊！”

他越说声音越高，因为他已然意识到自己和絮怀殇的通话完全是在四名地狱前线的队友的围观下进行的，虽说他也没说什么出格的话，但这被暗中监视且不自知的感觉总是不太好。

“那么……情况你大体也知道了吧。”数秒后，絮怀殇的声音又回来了，“你那票要是没问题的话，就过来我的会议室加我一下吧……团长。”

……

当封不觉受邀进入絮怀殇的会议室时，若雨、小灵、小叹和安大小姐这四位都已在这儿恭候多时了。

让觉哥有些意外的是，絮女神竟是把自己的会议室布置成了类似“练功房”的环境，基本没有什么娱乐设施，除了会议桌的周围，整个房间里连个能舒服坐下的地方都没有。

“嗯……这就是职业玩家的会议室么……的确是有借鉴意义呢。”封不觉进来之后也不客气，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就走到了众人旁边坐下。

“也并非是所有职业玩家都会这么布置的。”絮怀殇道，“至少我之前所在的工作室并没有对玩家在休息区域的活动提出任何要求……”她顿了顿，再道，“眼下的布局，只是我个人的喜好……因为有时候要在会议室里等人开会，感觉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就利用那些时间来锻炼一下。”

很显然，被【梦惊禅】称为“天才”的絮怀殇，不仅在游戏天赋上十分出色，同时，她也是一名非常努力的玩家。

事实上，她很可能是现役的职业玩家中最努力的一个。

从最早使用键盘鼠标的电竞发展时代，到全息游戏逐渐普及的未来，职业游戏圈对女玩家的歧视就从未停止过；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观念虽也在逐渐变化，但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抱着“女玩家的游戏技术必然比男玩家要弱”的固有印象，只要一提到的女玩家，他们关注的重点就会首先集中在对方的外表上，然后就是一些经过炒作或歪曲的花边新闻。

诚然，从“电子游戏”这项事物被创造出来时算起，男玩家的整体实力一直都是压倒性的强，游戏领域开始职业化之后，更是如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男选手在职业赛事中输给女选手的事情都是极为罕见的，偶尔有知名的男选手输上这么一场，基本要被人吐槽到退役为之，乃至在退役之后还会被继续吐槽……

不过，到了封不觉他们这个依靠神经连接技术玩游戏的时代，女玩家的数量和整体实力都有了显著提示，这使得上述的情况有了些许改观。

絮怀殇，则可说是这个时代的一名旗帜式的人物。

她是首个在不分性别的国际赛事中多次拿到过个人冠军荣誉的女性职业玩家，至少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这还是前无古人的成绩。

或许在外人看来，像絮怀殇这样女生，只需要靠一张脸，就能过上很“easy”的人生，但实际上，正因为她的外表，反而让她的职业玩家之路走得更加坎坷。

毫无疑问，即使絮怀殇本人不想，她也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场合被人“区别对待”；因此，刚开始打职业时，她除了受到各式各样的骚扰之外，就是受到各式各样的质疑。

她曾不止一次的因为拒绝一些非分的要求，反而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那些她靠努力换来的荣誉，也曾不止一次地被一些人归

结于“靠外表”、“靠关系”所得，而且……有很多人，也愿意去为那些谣言买单。

然而，她还是挺过来了……到最后的最后，游戏本身终究是不会说谎的。

她用了十倍、乃至数十倍于别人的努力和付出，才终于在游戏层面得到了玩家们的认可，才终于让人们将视线从她的外表上移开，去认识到……她是一名职业玩家，且是最顶尖的玩家之一。

这一路走来的艰苦和辛酸，也只有絮怀殇自己才明白。

如今的她，作为一名职业玩家，已不需要再去证明自己的实力，但……她还剩下一个遗憾，那就是尚未拿到过“团体优胜”的荣誉；因此，这次她加入地狱前线，就相当于是在封不觉他们身上押了宝……

当然，她这些经历和心思，封不觉是不清楚的，说到底，觉哥并不了解絮怀殇。

但……作为女人，若雨在这方面的感觉就比觉哥细腻和敏锐得多；当她看到絮怀殇解约的新闻时，她已隐隐想到了些什么……此后，经过一番有意无意的试探，虽然絮怀殇仍是守口如瓶，但若雨已明白，絮怀殇和红樱这次解约事件的导火索，正是她在S2那场红樱VS地狱前线的比赛中做出的几项决策。

得知这点后，若雨心里自是生出了几分难以言说的情绪……

“说起来……你这个帐号里的人物，还有这些资源，解约之后都归你么？”封不觉并没有对絮怀殇的“个人喜好”做过多评价，他很快就问了个自己更感兴趣的问题。

“嗯，归我个人所有。”絮怀殇回道，“不过……在解约前这段时间，工作室也已经以各种手段把能回收的资源都给回收了，还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我正常游戏……所以等级上限

开放到现在，我也没能练上几级。”

“哦～”对方话音未落，觉哥已然想通了之前在临闾镇时没想通的几个疑点，口中呢喃道，“难怪啊……”

“嗯……总之……”接着，封不觉又扫视了在座的伙伴们一眼，“既然大家都没意见，我就邀请絮女神入团咯？”

“你先改一下对我的称呼如何？”絮怀殇接道。

“嘿嘿……”封不觉一听这话，脸上便浮现了几分贱色。

“你要是敢说那个‘四’开头的词儿……”现在的若雨，已经到了觉哥的垃圾话还没出口，就已经能洞悉其槽点的程度了，“明天早上我们问好时，可能就会发生肢体冲突之类的不可控事件。”

“呃……”被看穿的封不觉略有些难受地将那已经到嘴边的垃圾话咽了回去，随即看向絮怀殇道，“那你自己说我怎么称呼你吧。”

“你年纪比我大，叫小殇就行。”絮怀殇回道。

“那么问题来了……”封不觉正色道，“在你的脑残粉……比如那些亲卫队什么的人面前，我是不是应该再准备个别的称呼？”

“不必了，你不管怎么叫，他们对你态度无非也还是‘死刑’、‘必杀’之类的……”絮怀殇竟也虚着眼吐了个槽。

“呵呵……”觉哥笑了笑，“好吧……”他说着，便唤出游戏菜单，对絮怀殇提出了社团邀请，“欢迎加入地狱前线的大家庭。”他微顿半秒，补充道，“当然，我可不保证准能带你拿S3的冠军哦。”

“不。”不料，絮怀殇还没回应，若雨就用十分坚定的语气接道，“一定拿到的……”她望着絮怀殇，“不是我们‘帮’你拿到，而是大伙儿一起去拿……S3的优胜。”

第1292章 集结出发

正式加入地狱前线之后，絮怀殇便立即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了这一信息。

第二天，她又在封不觉这位“大文豪”的“指导”下，写了一篇长文，感怀了一下自己作为职业玩家这些年来的心路历程，回顾了一下在红樱时期的战绩，又说了说未来半年内的一些打算；重点……还提到了现在所在的团队氛围很好，希望她的粉丝们可以继续支持她，相信她在一个非商业的环境下一样能取得好成绩。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絮女神又圈了不少粉自不必说，另一方面……地狱前线的其他五位成员，除了觉哥之外，大伙儿也都开始收到各种陌生邮件了。

不过，这拨邮件基本都不是怀有敌意的那种，这次的发信人大多是想打听他们的社团的情况……比如“你们社团总共有多少人”，“团里是不是封不觉一个人说了算”，“絮怀殇在这儿玩儿得还自在不”，“你们地狱前线还招不招人”之类的，还有很多就是单纯发信来表达一下自己对偶像的支持的。

总之，通过那篇文章，觉哥算是成功地引导了一波舆论；按照安大小姐的吐槽——“作为一个拿笔杆子的人，你终于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干了件好事儿。”

……

一月二十七日，絮怀殇离开工作室的新闻热度还未散尽，梦公司仿佛是不甘寂寞一般也开始搞事了。

那天早上，两条重磅消息出现在了梦公司的官网上。

第一条就很惊人——新年将至，为了让广大玩家以及本公司全体员工过个好年，梦公司将于除夕当日零点至年初六

晚十一点五十九分期间放假一周，届时，公司旗下所有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惊悚乐园、疯狂思维、线上商城等，将全部停运。

这……已是梦公司第N次做出这类反常举动了。当其他游戏公司以及电商趁着逢年过节疯狂促销的时候，他们竟然要放假，还放满整整一周……俨然是没把国定节假日放在眼里。

可以说，在读这条消息的时候，很多段子手都已经开始往文档里添句子了……像“再没有惊悚乐园玩我就要死了”，“你关服了玩家们还怎么过个好年”，“神创造世界都只要六天，你放七天假？”这样的句子自是张口就来。

不过他们也都知道……说这些也没啥用。

惊悚乐园开服也快一年了，玩家们还会不知道梦公司的尿性？

你去过加油站么？去政府机构办过事么？大风大浪你都经历过了，这点儿事儿也就不叫事儿了；至少和梦公司打交道，大部分时候你还能得到物有所值的消费体验，比花了钱还当孙子强吧。

无论如何，既然公告已经出了，那七天的停服就是妥妥儿的，大家吐吐槽就行了，真要是想挑事儿……非但不会改变结果，没准还会引火烧身。这点……已然关门大吉的尸刀工作室就是前车之鉴。

接着，再来看第二条消息——惊悚乐园之“巅峰争霸S3”的赛事预选规则将于年后公布，本次比赛将采取个人与团队混合的长线赛制，具体情况请各位留意官网信息。

虽然这是一条没有太多“实质信息”的、类似于电影的“先行预告片”的公告，但其引起的反响显然要远远超过上一条。

光是“个人与团队混合的长线赛制”这十二个字，就能让无数游戏工作室没法儿好好过年了。

……

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两点，王叹之的会议室中。

由于觉哥和小叹双双都晚上线了一会儿，所以他俩只能在这儿边看电影边等其他四位队友从剧本里出来了。

“你最近好像很忙啊，除了吃火锅那天之外，连续好多天没在现实世界里瞧见你了。”封不觉还是用他最喜欢的瘫坐姿势躺在了舒适的沙发中，与旁边的小叹聊着天。

“啊……甭提了……”小叹则是一副身心俱疲的样子，拉长了嗓门儿念道，“今年的除夕刚好是2月14日（2056年），又是情人节、又是大年夜，刚好我和小灵打算今年结婚，这就算是赶上了……咱们双方的长辈们一合计，决定干脆把婚礼和两家人的年夜饭一块儿给解决掉。”他顿了顿，“结婚和过年对中国人的意义我就不说了吧……这两档子事儿搁一块儿，真是要了命了……我一个月前就把工作给辞了，天天陪小灵到处跑，去操办各种各样的琐事……但仍然感觉忙不过来。”

“嗯……”封不觉闻言，点点头，“往好处想……婚礼过后你们两个钱多得花不完的无业游民就可以终日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了。”

“啊……关于那个……”小叹一听这话，又是一脸悲从中来的表情，“最近一段时间我在灵能力方面进步挺快，我那位爷丈人……也就是古科长，好像准备让我以后去九科挂个名修仙。”

“哈！”封不觉干笑一声，“那你五年医大算是白念了咯。”

“我当时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小叹虚着眼道，“他回答我……‘学医没用，你爷爷我以前在外科界也是摇滚巨星般的存在，但后来为了守护世界和平，还不是拿着救人的刀到处去捅人？’”

“呵呵……且不说老古管你叫孙子这个槽点……他捅人我信，但他捅人的动机是不是为了世界和平我觉得就有待商榷

了。”封不觉神情微妙地接道。

“哦……对了。”小叹没有就这个话题再跟觉哥说下去，而是接道，“婚礼的地点在意大利，这个你已经知道了吧？”

“哈？”封不觉当时就坐起来了，“我当然不知道啦！”他微顿半秒，“你为什么会用这么平常的语气说出来啊？喜帖上印的地址明明是在S市郊区吧？”

“是去郊区……但你们不是去那儿参加婚礼，而是去那儿乘飞机……”小叹接道，“直飞意大利。”

“喂喂……那个地址的附近有机场吗？”封不觉道，“飞机你们家的啊？”

觉哥只是在吐槽，但没想到……

“嗯，飞机是……我们家的。”小叹回道。

“靠！那不用说啦，机场是小灵他们家的咯？”封不觉用破罐破摔的口气接道。

“不是。”小叹回道，“但应该算他们家的人在管理……嗯……我也不能说太多，反正那边是有供私人或军用飞行装置起落的跑道和设施的。”

“你们这帮假公济私的败类……”封不觉用大义凛然的眼神接着吐槽道，“还真干得出来啊……还有，你们两个中国人，跑国外办婚礼也就算了，两家人跑欧洲去吃年夜饭又是什么心态？”

“除夕晚上……”小叹用一种诚恳中透着蛋疼的语气接道，“国内……订不到位子。”他停顿两秒，还补充了一句，“而且……这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

“嗯……”封不觉无法反驳，“好吧……”他又想了想，“那什么……咱们飞到意呆利（是的，我没打错字）之后，在哪个城市的机场降落啊？我可事先声明，不管是去哪个国家，护照和签证这两样……我全都办不下来啊（这里面有故事，但太长了此处暂且不表），降落后我要是立即被遣送回国你

可得有个心理准备。”

“放心，你这个情况古科长早就知道了，他已经帮你准备好了‘毫无破绽的全套证件’以防万一；再者，我们也不在民用机场降落……”小叹接道。

“合着……你们两家在轴心国也有势力哈？”觉哥虚眼接道。

“这你就别问我了……”小叹道，“严格来说我现在已经是九科的编制内人员，还在‘试用期’的那种，照理说我是不该跟你说那么多的。”

“唉……”封不觉悲天悯人地叹了一声，“又一个因女人和工作而失去立场的大好青年。”

他话音未落，会议室的门就开了，若雨和安月琴先后走了进来。

两人进门不到两秒，封不觉就噌的一下从沙发上蹦了起来：“二位女侠辛苦了！请坐！我已经为你们暖好了沙发！”

“你又把我的衣服和你的混一块儿洗了是吧？”

“你这月又打算拖稿是吧？”

那两位淡定地坐下，用毫无情绪波动的语气分别言道。

“我下回一定注意！过几天一定交稿！”封不觉双手合十，低头喝道。

“唉……好吧。”

“就等你几天好了。”

很快，他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回应。

松了口气的封不觉，换了个位置，坐到了小叹的另一边。

王叹之则用一种震惊中带着“你还敢再无耻点么”这句潜台词的眼神，斜视着封不觉，憋了半天，开口道：“觉哥……”

“闭嘴。”而封不觉并不打算听他发表任何评论。

……

几分钟后，絮怀殇和小灵也整备完了剧本所得，来到了会议室中。

地狱前线目前的六名成员，这就算是到齐了。

在絮怀殇加入后，他们已经以六人队的形式排过挺多剧本了；不过，今晚，按照计划，他们将首次挑战一下……六人同排的噩梦难度团队生存模式。

第1293章 至黑之夜（一）

【疯不觉，等级57】

【似雨若离，等级54】

【枉叹之，等级55】

【悲灵笑骨，等级54】

【石上花间，等级54】

【絮怀殇，等级55】

【请选择队伍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团队生存模式（噩梦），请确认。】

众人整备完毕后，还是由封不觉担任队长，率队进入了剧本队列中。

【您的小队正在加入团队生存模式（噩梦），团队人数已达上限：六人。】

【您的队伍已进入队列。】

【正在协调神经连接，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当系统语音逐条刷出时，身在登陆空间中的众人便同时产生了那种熟悉的失重感，并陷入了一片黑暗中。

传送……已经开始。

“欢迎来到，惊悚乐园。”干瘪嘶哑的男声，道出了这句开场白。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团队生存模式（噩梦）。】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可选拼图牌*4】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看到这次的通关奖励时，地狱前线的全员皆是心中一惊；要知道……就算是“随机拼图牌*4”，都已经算是非常罕见的奖励了，但这次通关的奖励竟然是四张“可选拼图牌”？

在如今这个有拼图牌交易所的版本里，无论哪名玩家的储物空间里都是常年留着那么三五张用不出去的牌的，若是给他们四张“可选”的牌，那他们只要跟自己本来的牌凑一凑、再去交易所里换一换，就极有可能凑出一套数量很多、且非常难凑的拼图牌组合，进一步说……这就等于是给了一件强力的传说级装备了。

“虽然以六人队的形式加入时就有预感了……”封不觉当即心道，“但从奖励的内容来看，或许这剧本会比我预期的更难呢……”

【出现异常。】

【正在重新载入简介……】

下一秒，一种从未出现过的异常情况，便印证了觉哥的预感。

【剧本发生未知错误，正在断开连接……】

【遭遇不明数据流牵引，启动紧急程……】

最后的这段系统语音，宛如被某种力量截断一般中止了。

而玩家们……并没有被断开连接。

……

混沌焦土，血煞遍境。

乌云遮天，灰烬覆地。

此刻，在这充满恶魔妖兽的杀戮之地上，一个由数十块魔法浮雕围成的传送阵，正在散发着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光华。

嗡嗡嗡——

伴随着一阵蜂鸣，三道人影出现在了阵中。

那……是三名玩家：【疯不觉】、【枉叹之】和【絮怀殇】。

“总算是成功了一回……”当觉哥他们现身时，一个看起来十五六岁、却摆着一张老成的脸的少年站在阵旁念叨了一句。

“老王？”封不觉循声一望，一眼就认出了对方正是“奠窪王”。

“好久不见啊，封不觉。”奠窪王显然已懒得吐槽觉哥对自己的称呼了，他只当没听见似的直接打了声招呼。

“嚯，一段时间不见，你长大了不少嘛。”封不觉上次见奠窪王时，后者的外表年龄还是个儿童，“话说……那个……是你新造型的一部分吗？”说着，觉哥便将视线投向了此刻正站在奠窪王肩上的一只怪鸟。

那是一只背棕腹白的类猫头鹰生物，其身体比一般的猫头鹰还要大些，头部则完全就是猫的样子，还真是名副其实的“猫头”鹰。

“是我。”没想到，一秒后，那猫头鹰居然自己开口，回应了觉哥。

“【哔——】”封不觉脱口而出就说了个被屏蔽的感叹词，然后认出了那怪鸟的身份，“尊哥？”

“对，就是我。”篆颉尊接道，“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总之，目前我只能以这种形态存在了，力量方面……

比起以前也弱了不少。”

“虽然我不想打搅各位叙旧……”此时，絮怀殇忽地插嘴道，“但我必须提醒你们一下，好像有什么东西过来了……”

她不愧是超一流的高手，对危险和敌意的感知非常敏锐。

就在她话音落时，一只背生蝠翼的怪物便从距离众人约二十米的半空骤然杀出，扬爪扑来。

这怪物形似石像鬼，但通体发紫，且极为干瘦；它应该是具备着隐形和无声飞行能力的，因为在絮怀殇说话之前，它的身形仍处于隐遁的状态，其飞行的声音也隐在风中、极难被察觉。

咻——

说时迟，那时快！

那怪物的扑杀动作刚起，一记袖箭的破风之声也啸空而出。

紧接着，便听见“噗”的一声……

小叹用【阿泰尔之触】发动的这次攻击，精准地命中了怪物的头部，正正好好插在了怪的眉心处。

就算那怪物很强，脑子被箭贯透自是没救了，数秒后，它便随着惯性斜落而下，重重地摔落在地，抽搐的身体和流泻在地的脑浆宣告了它的死亡。

“嗯……进本后连个适应环境的‘安全时间’都没有哈……”小叹如今也已经习惯了游戏里的各种状况，习惯了在淡定地处理完这种突发危机后顺便吐个槽……

“呵……”奠雈王闻言，干笑一声，“身在混沌焦土，还谈什么安全呢，在这儿呼吸都是不安全的。”

他说话的同时，篆颉尊不声不响地从其肩上飞了下来，快速降落到了那只刚死的怪物旁边，低头舔了两口地上的脑

浆。

尊哥边舔还边道：“这些传送浮雕的确是太显眼了，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再说话吧。”

“我且不问你们用传送阵把我召来是想干嘛……”封不觉并没有就对方的吃脑行为发表什么意见，他知道篆颉尊的行为肯定有其道理，所以他直接说了正事儿，“我就问问……你俩为什么要在混沌焦土上干这事儿呢？在推理俱乐部里摆阵不就好了吗？”

“问得好。”奠雀王一脸冷漠地望着觉哥，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让我先告诉你一个现阶段来说已算不得什么大事儿的新闻——推理俱乐部，已经被毁了。”

第1294章 至黑之夜（二）

死灵王国，曾是建立在骨沙上的一片银白之地。

但如今，已然面目全非……

肆虐的魔气将这片国土上的每一粒白沙都熏染成了黑色，天空也变得浑噩低沉。

这里……仿佛已成了“混沌焦土”的边境，等待着被“同化”、被“吞没”……

嗡嗡嗡——

焦土之上，一组魔法阵的符文正在发出蜂鸣。

阵旁，站着一个身着黑袍、披着华丽的披风，皮肤纯白，每个眼睛里都有两个瞳孔的怪人。

他的名字……是塔利欧姆，幻魔教会现任的两名教宗（本来是有三个的，但夺灵死后就只剩下塔利欧姆和萨摩迪尔了）之一。

叱——

蜂鸣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伴随着一记能量倾荡之声，三道人影出现在了阵中。

“呼……终于成功了啊。”看到那三人时，塔利欧姆长吁了一口气，身体也不自觉地摇晃了几下，仿佛都快脱力了似的。

“塔利欧姆？”玩家们获得行动能力后，小灵在第一时间就把这货给认出来了，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啊……”塔利欧姆也抬眼望着若雨、小灵和花间道，“好久不见了啊……‘死灵三骑士’。”

“这是哪儿？”若雨观察了一下四周的情况，随即又问

道，“是你把我们召唤来的？”

“认不出来了吧……”塔利欧姆苦笑一声，“呵……这儿可是你们宣誓效忠的死灵王国哦。”

“什么？”花间惊道，“这里是……”她没把话说完，而是环顾了一圈周围的景象，并直接问道，“这段时间都发生什么了？”

“说来话长……”塔利欧姆道，“此地不宜久留，请三位先随我去见灵王，到了她那儿，她自会跟你们说明的。”

“等等。”这时，小灵警觉地接道，“你们幻魔教会……什么时候变成灵王的下属了？”

“呵呵……”塔利欧姆阴恻恻地笑了笑，“不是下属，是同盟……”他顿了顿，眺望了一眼远方的天空，“你们有所不知……在‘那件事’发生之后，现在主宇宙几乎已经没有单打独斗的势力了，即使只是‘活下来’，也需要多方结盟才能办到。”

说到这儿，他将目光收了回来，轻叹一声，再道：“总之，你们跟我走就是了……刚才我发动法阵肯定已经引起了‘它们’的注意，不用太久就会有‘冗兵’过来巡查，被那些家伙拖住就麻烦了……”

塔利欧姆的话，玩家们仅听懂了部分，且随之而生的疑问也很多，要解开这些问题，她们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

于是，若雨她们三位便跟着塔利欧姆一同行动起来，四人通过一个隐蔽的入口进入了一条魔法次元通道，渐渐走入了死灵王国的地下……

……

话分两头，再说封不觉他们这边。

身在真正的混沌焦土上的这几位，也随着老王和尊哥一同跑到了一个类似地下洞窟的地方。

此地的所有壁垒都由一些散发着高温的岩石组成，除了

没有烟雾外，进来以后那感觉就跟进了桑拿浴室差不多。

觉哥和小叹才没走多远，就已是满头大汗，热得就差吐舌头了。

不过，絮怀殇却好似完全不热，看她那气定神闲，脸上连一丝汗珠都没有的样子，想必是有什么避暑的法门。

“我说……小殇啊，你为什么……”封不觉问到这儿，没有把话接着说下去，而是莫名把话停在了半截。

“为什么什么？”絮怀殇接道。

“你知道的……就是……”封不觉说着，单手扶墙，做了个特妩媚的动作，然后开始了一段“魔力麦克”式的表演，只见他一边扯自己领口，一边吐着舌头，并缓缓用手轻抚掉自己皮肤上的汗珠。

“哈哈哈哈……”絮怀殇当时就笑喷了。

小叹则是嘴角抽动着，虚眼吐槽道：“你以后不写书了是准备拿这手艺当饭辙么……”

“除非以后开始流行‘学术性膝盖舞’，否则我恐怕没法儿靠这吃饭……”封不觉说着，停止了他那十分业余的脱衣舞式扭动，并对絮怀殇道，“不过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吧？”

“哈……”絮怀殇慢慢把笑意压了下去，接道，“大概是明白了……”她顿了顿，解释道，“其实这并不复杂，只是能量的高阶运用方法之一……跟我对付【生鱼片】的‘音频探测’时所用的技术原理类似，当然了……‘隔离温度’比‘共振’要容易和省力得多。”

关于在临闾镇上的事，他们之前已有过交流，所以她现在这么一说，觉哥和小叹基本上也就懂了。

“哦，但话又要说回来了，我就是再热……也不会……”絮怀殇说着，也单手扶住了墙，但她可没有做觉哥那样的动作，她只是歪吐了一下舌头，扮了个鬼脸。

“切~我就是活跃一下气氛嘛。”封不觉耸肩接道。

“你下次想用类似的方法活跃气氛时，能不能先跟我打声招呼……”没想到，这时走在他们前面的奠雀王顺势吐槽道，“给我几秒钟先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

“你好烦啊，是不是叛逆期啊？”觉哥也毫不示弱地反吐了回去，“是不是感到孤独困惑，并且对身上有些地方开始长毛感到疑惑和恐惧啊？”

老王没有和觉哥接着呛声，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对手，所以他只是默默地继续前行，并且朝觉哥竖起了中指。

虽说玩家之间不能做这种动作，但NPC可没有这种限制，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种优待了……

众人又行了几分钟，深入到了这个地下洞窟的更深层。在穿过了几条能看见岩浆的、蜿蜒且危险的小径后，终于，出现了一个穹顶极高的巨大空间，玩家们的眼前也是豁然开朗。

“是我们，封不觉他们到了。”进入那个空间后，奠雀王便高声喊了一嗓子。

他的话语在这空荡荡的巨大洞窟中回荡了一圈，紧接着，一阵沉重的岩石摩擦之声便随之响起。

与那声音一同出现的，是一阵空间的扭曲……

几秒后，在原本空无一物的某块空地上，一大片看起来像是光学迷彩的一样的东西“打开”了。直到那“隐形的石门”被推开了三分之一，小叹和綮怀殇才意识到那儿原来存在着另一个“入口”（觉哥一到这儿就用数据视角发现了）；假如不是有人从内部将其打开，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无法看到这石门的。

“可算是把你盼来了呢……”门还没完全开启，比利的说话声就已响起。

不过……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怪，好像是在缸里说话似

的，有点儿闷。

玩家们即刻朝那儿看去，只见……一个身高两米五左右，体型庞大的巨型装甲人偶，正推开石门、并从中走出来，而比利的声音，就是从那人偶的“身上”发出来的。

待那装甲人偶完全走出石门时，觉哥他们再定睛一看，便赫然发现……就在那人偶的左肋部，有一个前后贯穿的、残缺的大口子；缺口边缘那不规则的形状看起来好像是被什么东西“一拳打穿”似的。

此刻，那个缺口的两面都已被玻璃封住，而玻璃内……竟摆着比利的头部。

“喂喂……什么情况？”觉哥当即说道，“你跟你弟合体了？”

封不觉当然也认得出那装甲人偶就是比利的弟弟比尔。

嘀嘀嘀——

觉哥话音未落，比尔那方形的“显示屏脸”上，就做出了一个:(这样的颜文字。

“呵……”比利闻言，则是苦笑一声，“是可以那样说吧……”他补充道，“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在一次战斗中，我失去了头部以外的肢体，而我弟弟则失去了动力源、以及说话的能力。”他又顿了顿，“嗯……往好处想，现在他的‘颜文字’功能倒是丰富多了。”

第1295章 至黑之夜（三）

短暂的交流后，比利便准备领着封不觉他们一同进入那扇石门内的隐藏空间。

而觉哥刚走到门口，就发现门内的景象十分眼熟……

“这是……在船上？”他望着门另一侧的甲板和桅杆疑道。

“是啊。”比利回道，“我想……你对这儿并不陌生吧？”

其话音未落，封不觉就已经意识到了眼前的景物是什么：“安娜女王复仇号？”

“呵呵……”比利笑了笑，答案已在不言之中，“请吧。”

既然人家已说了声“请”，那封不觉也就不再多啰嗦了，他带头跨步迈进了门内。

穿门而过后，他便完整地看清了整艘船的样子，没错儿……这里就是女王复仇号的甲板；到了“这一侧”再回头看去，他们身后的石门自然是直接可见的实体了，只见那硕大的“石头门框”被木桩和绳子固定在甲板上，其下方的船板上还画了一个圆形的法阵。

几秒后，觉哥又转头往船舷外望去，他立即发现这艘船的下面连水都没有……此刻的女王复仇号是“漂浮”在虚空中的；船的四面八方都是一片灰蒙蒙的物质，隐隐有一些和月光类似的光线透过那些灰质照进来，但光靠这些光的话肉眼只能勉强视物，所以船上还点了很多发着荧光的提灯来提供照明。

“我们又见面了，封不觉。”

就在三名玩家、老王和比利兄弟陆续通过门扉时，一个嘶哑的嗓音忽地响起。

觉哥循声望去，看到了一位熟人——黑胡子。

“你……”虽然封不觉还认得出那是黑胡子，但后者的变化着实有点大，“……发生了什么？”

“呵呵呵……”黑胡子发出一阵略带苦涩的笑声，并拄着拐杖，从数米外的一个船舱内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他说着，便用拐杖敲了敲自己那条已经不听使唤的腿，小腿处发出了咚咚两声，很显然……其裤腿中的已不是血肉了，而是木头之类的东西，“我被人打瘸了呗。”

封不觉没有再去问“你的自愈能力不起作用了吗”这种问题，因为答案已不言自明……如果有办法能治，黑胡子也不至于又装义肢又拄拐的。

“那……”觉哥想了想，随即环顾四周，“你的船员们……”

刚才他就觉得有点儿不对劲，为什么除了他们几个之外，甲板上连一个海盗都没有。

“呵……”黑胡子又是一声干笑，提起手上的一瓶朗姆酒往嘴里灌了一口，再道，“……你说呢？”

封不觉不想说，也不想笑。

他还清楚的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对方的情景……那时的黑胡子，步伐有力，声如惊雷，举手投足间都透出海上霸者之风，只需岿然屹立，便能让数十名凶神恶煞的海盗缄口不语。

然，如今，出现在觉哥眼前的……却仿佛是个年迈落魄的酒鬼，非但嗓子嘶哑得让人膈应，连眼神也是毫无气势；若没有拐杖的话，他好像连路都走不动；

嗞嗞嗞嗞——

就在他们对话之际，比尔已经拖动着石门，将其重新关闭了起来；从门另一侧的熔岩洞窟里看，原本有门的地方已重新变成了一片空无一物的空地。

“看起来你们已经认识了，就由你来做介绍吧。”比利这时对觉哥说道。

“嗯……”封不觉沉吟一声，随后转头示意了一下身后的两名玩家，“这是小叹，你们基本也都认识了吧；这位呢……是絮怀殇，在我们异界旅客中也算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我想你们也应该有所耳闻。”他顿了顿，再朝比尔歪了下头，“比利，诸神黄昏后接管了真理法庭的神级存在，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只剩下了一个脑袋……比尔，比利的兄弟，本来在尊哥那里当管理员，现在嘛……”他耸耸肩，没有评论，接着指道，“老王和尊哥，分别是惊悚乐园上个纪元的遗留者和这个时代的次神，原本掌控着主宇宙的额外次元‘推理俱乐部’，现在……你们也看到了。”他又微顿半秒，将视线移到了黑胡子的身上，“黑胡子船长，由混沌之海回归的大海贼，实力不在四柱神之下的海上霸主……至于他现在是怎么了……”他改变了语气，直接对黑胡子道，“船长先生，跟咱们说说呗。”

“还是让比利起头吧。”黑胡子说着，竟然就这么背靠着桅杆坐了下来，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这事儿最好从头说。”

闻言，玩家们又齐齐看向了比利，或者说……比尔肋部玻璃舱内的那个木偶脑袋。

“啊……从何说起呢。”比利的声音隔着玻璃传了出来，“按时间来说，这一切的开端……应该发生在你离开咀魔岛的时候。”

他话中的这个“你”，指的无疑就是封不觉。

“二十三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大幅削弱你的数据强度，使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再排到与主宇宙核心人物或事件相关的剧本。”比利接道。

……

“对不起……可以的话……我想请你，暂时离开惊悚乐园一段时间。”

……

这一瞬，二十三在咀魔岛对封不觉所说的最后一句话闪过了后者的脑海。

“在确保了你不会参与进来搅局之后，一场‘战争’便开始了。”比利顿了一下，“当然了，说‘战争’，主要是为了对那些死去的战士们表示敬意，实际上……由于双方的实力悬殊，用‘清剿’或‘屠杀’来形容才比较贴切。”

“二十三对整个主宇宙发动了进攻？”封不觉的反应很快，他紧跟着对方的思路问道。

“并不是针对整个主宇宙，而是针对主宇宙中所有她认为应该消灭的东西……”比利回道。

“她的区分依据是什么？”觉哥又道。

“那你就该去问她本人了。”比利回道，“反正据我所知，除了斗魔之外，包括在场的几位在内的……主宇宙的各路势力，都在其‘清剿名单’之上。”

“斗魔呢？”封不觉问道。

“很不幸的……已经和她联手了。”比利回道。

“喂喂……听起来超不妙的啊。”小叹虽然对那些太复杂的设定不太懂，但他对二十三和斗魔的实力还是有所了解的。

“是啊。”比利接道，“对他们以外的人来说，这自然是个坏消息。”

“他们联手的理由又是什么？”封不觉道，“是斗魔被二十三用‘力量’降服了？还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目的？”

“不知道。”比利直言不讳地应道，“但我觉得‘有共同目的’的可能性比较高……且不说二十三能否在力量上压制斗魔，就算她能，斗魔也绝不是那种会屈服于力量的存在；所以，应该是他们就某些事达成了共识。”

“嗯……”觉哥思维连转，沉默了几秒后，再道，“从咀魔

岛那时算起，以你们这里的时间来说……这场战争持续了多久？”

“以你们人类的角度来说还是挺久的吧，大约已有两年左右了……”比利回道，“但在我们看来，这绝对属于‘闪电战’。”说到这儿，他将目光投向了已飞到船舷上的篆颉尊，说道，“接下来的部分，由尊哥你来讲吧。”

“好的。”篆颉尊点点头，接道，“首先，我想谈一下最近主宇宙的社会风气越来越糟糕的现象。”不知道为什么，他拿出了一种领导训话般的语气，“诸位也都看到了，即使是像比利这样十分优秀的年轻人，都在随口称呼我为‘尊哥’，以前的主宇宙可不是这样的，但最近这些年，大家的下限好像都在不断探底，许多原本很有素质的有为青年，现在满口垃圾话，行事也越来越没有原则，归根结底……我觉得封不觉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

“同意！”尊哥说到这里，黑胡子在旁拿起酒瓶，扯着嗓子高呼了一声，其神态貌似在表示他对此深以为然。

“喂……跑题了吧，怎么突然开始说我了啊？”觉哥吐槽道。

“活跃一下气氛嘛。”篆颉尊张开双翅摆了摆，“不觉得刚才的对话有点压抑么？”

“你有没有成功活跃气氛我不知道的……”封不觉虚着眼接道，“但我颇为确定……下限探底的人里你也算一个……”

“哈！”不料，尊哥却是拿出了死猪不怕开水烫一般的态度，“假如你的家被夷为平地、形态被限制在猫鹰的状态下、还得靠着吃脑浆来维持法力和神识……想必你也就没什么兴趣再去考虑自己的节操了。”

“哦……”封不觉摆出一张冷漠脸，“那咱们姑且从你的‘家被夷为平地’这个点开始讲如何？”

“唉……”尊哥深深叹了口气，如有所思地言道，“其实事

情也不复杂……那天，比利到推理俱乐部来喝茶，我和奠雀王陪他坐着聊了会儿，就在这时，毫无征兆的……斗魔闯了进来。”

“什么叫‘毫无征兆的闯了进来’？”封不觉道。

“当然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老王这时接道，“要是人家事先跟你打了招呼，还能叫‘闯’吗？”

“我是说……”觉哥又道，“以你们几个的能力，斗魔逼近时你们就没有感觉吗？推理俱乐部内外就没有设防御法阵之类的东西吗？”

“你说的都对。”尊哥又道，“按理说，像斗魔那个级别的超级魔王，别说是‘靠近’了，他只要和我们存在于同一个空间，哪怕相隔十万八千里……我们都可以大致感觉到他在哪个方向。另外，防御法阵之类的东西……推理俱乐部当然也有，且设置得很强，强大到即使是四柱神级别的存在想要突破也要花一定的时间……”

“我猜这里要接个‘但是’。”絮怀殇已猜出了对方接下来要说什么，故而插了一句。

“但是……”篆颉尊也没令她失望，“只要有‘爆鸣隧道’这项技术，以上两点……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那不是Origin的独有技术么？”小叹疑道，“难道鲁特也……”

“不。”封不觉否定了他的推论，“和鲁特没关系，是二十三……”他顿了顿，“以现在的她而言，不管是‘沙盒’、‘爆鸣隧道’或是别的什么技术……要复制出来都不是什么难事。”他摸着下巴，思索着念道，“嗯……有了这项技术，只要能确定敌人的坐标，斗魔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无视各种外围防御，直接突破到目标的面前。”

“对，而当时的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篆颉尊接道，“斗魔闯进来之后，也没有跟我们唠嗑的意思，他用右手

一拳打穿了比尔的身体、同时又用左手施展念力……捏碎了比利的身体；他用这两秒之间的所做作为，阐明了自己的来意……”

“见此情形，篆颉尊立即用上了他全部的魔力，连接上了推理俱乐部内的魔能储备装置，借用这股庞大的魔法共鸣之力，他成功抑制住了斗魔的下一个动作。”此时，奠霍王又接过话头说道，“接下来的几秒内，我抓起了比利和比尔，启动了我本以为永远都不会用到的……紧急逃生用的符文阵。”他停顿了一秒，语气深沉地道，“直到我们四个被传送出去为止，篆颉尊总共压制了斗魔八秒，这八秒……已让他体内的魔源产生了永久性损伤，所以他现在只能保持着这种相对而言让自己比较‘轻松’的生理形态，只有这样……他的情况才不会进一步恶化。”

“而我们……”此时，比利又适时接道，“你们也瞧见了……我残留的头部替代了比尔那个已经被毁掉的能源核心，他的身体则解决了我行动不便的问题；幸运的是我们兄弟可以通过某种外人无法听见的感应来对话，所以交流方面也没什么障碍。”

他说话间，比尔的显示屏脸也做了个(￣^￣)这样的表情，意味不明……

“然而……”下一句话，比利却是话锋一转，“真理法庭，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据我后来得知，就在斗魔突袭推理俱乐部的同时，法庭也遭到了进攻；攻打那边的，是经过二十三改良的冗兵军团……”

第1296章 至黑之夜（四）

“林克和艾德的技术她也掌握了吗……”封不觉若有所思地将这个结论念叨了一遍，脑中又将该结论所能引申出的其他各种可能也过了一遍。

数秒后，他又问道：“你刚才说……她还将冗兵‘改良’了？”

“是的。”比利应道，“为了让这些家伙能够在主宇宙中长期存活，所以二十三对它们的结构进行了一定的修改。”

这话一听就有问题，首先，这就不像是NPC会说出来的话；其次，就算能说出来……他又是从哪儿得知这种事的呢？

“你怎么知道的？”封不觉随即就提出了疑问。

“是一个叫赤铁的衍生者告诉我们的。”比利道，“我想你也认识他，他是Z组织的人。”

“哦？”封不觉眉头稍展，“赤铁还活着吗？”

听到这个消息，觉哥还是颇为欣慰的，他是真担心在咀魔岛的时候赤铁和翼被二十三给干掉了，若是如此，那他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眼下，听说赤铁没死，封不觉也松了口气；既然赤铁还活着，那当时和他共用同一个身体的翼应该也没事。

“活着，而且还给了我们不少很有用的情报。”比利回道，“若不是他，或许我们几个现在也不会在这里跟你说话了。”

“嗯……”封不觉点点头，思绪又回到了方才他听到的信息上，“那么……如你所说，二十三的改良是为了‘让冗兵能够在主宇宙长期存活’，这是不是表明……原版的冗兵是无法在这

里长期生存的？”

“对。”比利回道，“冗兵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由衍生者这种比较高阶的‘冗余生物’所二次创造出来的低阶冗余生物；和‘复杂’的衍生者相比，冗兵在数据性质上非常简单和‘纯粹’，所以，当它们在主宇宙活动时，‘最高意志’可以轻易地对其进行定位并予以直接抹杀。”

“也就是说……二十三的改良，让它们变得不那么‘纯粹’了？”此刻，絮怀殇听出了其中的一个关键，顺势问道。

“呵……”闻言，篆颉尊接过话头，笑道，“也不是多难的事，其实她就是采集了各种主宇宙中原本就存在的生物的数据基因，随机加到了冗兵的生产线上，使每一个冗兵都沾上一点点主宇宙本地生物的数据属性。”

“……这样一来，系统（这两个字由觉哥说出后，落到NPC们的耳中会自行转化为与‘最高意志’类似的词义）要搜索出这些冗兵的坐标就比较费事了，而且……抹杀它们的操作量和复杂程度也会大幅增加。”封不觉立即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并接道，“呵……的确是个好办法呢。”

“现在是钦佩别人的时候吗？”奠雈王用他那“不高兴”的神态望着觉哥吐槽道。

封不觉还没应声，比利为了阻止他抬杠，就赶紧重新抢回话头道：“其实……那些普通的冗兵还不算是最大的麻烦，经过‘改良’之后，失去了数据纯粹性的它们实质上是比原版要更弱了，即便这些家伙数量源源不绝，我们也并非拿它们毫无办法。但是……冗兵军团中，还有一群极为棘手的家伙——扫荡者。”

扫荡者，即独立冗余磁盘阵列；林克和艾德制造这种生物时的用的代号是【RAID】（Redundant Arrays of Independent Disks），他们是按照“在超维入侵中负责清理强力玩家和NPC的主力部队”这个理念将其设计出来的。

扫荡者的智能和冗兵一样，比较低下，它们不算是AI生命体，不具备思考和学习能力，只会遵从命令行动；但是，比之冗兵，扫荡者的战斗力有着质的飞跃，它们每一个都拥有相当于三级衍生者的战力，而且……都配备了“战术制御模块”。

“不会吧……”封不觉神情微变，“那种强度的量产生物肯定没法儿像冗兵一样用简单的方法去改变基本结构啊。”

“然而，二十三还是成功地将其改良了。”比利接道，“虽然我们也不太明白原理，但按照赤铁所说……她在自己麾下的扫荡者身上用到了‘茵菲尼特’的数据基因。”

“槽勒个卧！”封不觉一个激动把一句脏话倒着讲了出来，还愣是没被屏蔽，“那啥……据你们所知，这种扫荡者的总数大约有多少？”

“不清楚……”比利回道，“但应该不太多，因为它们基本都是单个出现的，唯一一次结队出现，是在……”

“是在进攻我的海贼团的那一天……”这一秒，黑胡子很自然地接过了比利的话，用他那嘶哑的嗓音念道，“呵……我记得很清楚，十七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他像个标准的酒鬼，在句子中夹杂这一些可有可无的废话，仿佛是在等自己的脑子跟上话语的节奏，“那个黄昏……十七个被你们称为扫荡者的家伙，率领着不计其数的冗兵……在海面上，将安娜女王复仇号团团围住。”

“那些杂种没跟我们说一个字，没有谈判，没有怜悯，也不接受投降……”

“在开战之前，我的船员们就都明白，这是他们从来没有打过的一种仗。”

“我们的对手不为荣誉、不为赏金、什么都不为……这些无血无泪的家伙直到完全不能动弹为止，都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把我们一个不剩地杀光。”

说到这儿，黑胡子提起酒瓶，又灌了口朗姆酒，然后，他神情肃然地，说了非常沉重的四个字：“我们……赢了。”

他用了“我们”，而不是“我”……作为一个臭名昭著的恶棍，一个基本不会在乎自己以外任何人生死的、极恶的海盗……恐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坚定地加上了那个“们”字。

说罢，黑胡子还仰起头，用手指勾住自己的衣领往下扯了扯，露出了自己的脖子。

他的脖子上，有一道狰狞的伤口，仅凭观察，也无法判断他究竟是承受了怎样的攻击才会留下这可怕的伤痕。

“可惜，我并没有‘胜利’的感觉。”两秒后，黑胡子苦笑着自嘲道，“我得到的战利品大概就是一条假腿和一副听起来挺性感的嗓子……”他顿了顿，“而我失去的东西……”他朝空荡荡的甲板上扫视了一圈，又摇了摇头，“……太多了……”

言至此处，他好像是说不下去了，又喝上一口酒后，他用浑浊混沌的目光望向远方，再次陷入了沉默。

一时间，甲板上的气氛凝重了起来，在这真正需要有人出来活跃一下气氛的时候，却没人接话了。

半晌后，还是封不觉冲着比利开口道：“那么……其他势力的情况如何？死灵王国、怪物王国、还有幻魔教会……”

“不清楚……”比利道，“现在整个主宇宙有三分之二的地方已是混沌焦土，外面不是游荡的无脑怪物，就是巡逻的冗兵……我们无法联系到其他势力的人；另外，里世界那边好像也出事了，Z组织和Origin的人都很久没有再出现过，估计他们自己也在疲于奔命。”他停顿一秒，再道，“不过，前一阵子……奥因克倒是有来过这里一趟，给我们传递了一些消息……”

“哦？你们几位都被人追杀得藏起来了，但二师兄他居然还能在外面活动？”封不觉接道。

“嗯……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很重要的一条情报了。”比利道，“‘镜界’……目前似乎还是安全的，就算是二十三都没有办法入侵那个空间。而奥因克，他好像是和多玛（永生之神）达成了某种协议，所以他可以借助镜界在各个地方穿梭往返，传递消息。虽然他的消息无法证实、且时效性也未知，但总比没有好……”

“那他上次来时，告诉了你们一些什么情报？”觉哥又追问道。

“他说……”比利刚要回答。

不料……

嗞嗞——吱吱吱——

周围那片灰色的虚空中，忽地响起了一阵阵古怪的异鸣。

“切……又被发现了吗……”奠雀王抬眼望着周围，“明明不久前才换到这个地方来……”

就在他念叨这句话的时候，一片片数据流光已在灰色的虚空中隐隐浮现，封不觉通过数据视角远远望去，看得一清二楚——有海量的冗兵撕开空间裂缝并钻进来了。

“快从石门出去！逃回混沌焦土，到了那儿再想办法。”下一秒，篆颉尊立即高声言道。

其实他不说也没关系，因为这显然是他们目前唯一的出路，当异鸣响起时，比利已通过心灵感应让比尔去推石门了。

好在冗兵们侵入空间以及靠近船都需要时间，这几十秒已足够众人逃走。

很快，石门就再次打开，比利兄弟率先跑了出去，尊哥和老王紧随其后，小叹、絮怀殇和封不觉也先后走向了石门。

“嘿！你还在发什么呆呢？”行到门前，封不觉回头一看，发现黑胡子竟还是背靠桅杆坐着，默默地喝着酒，“靠自己起不来吗？”说话间，觉哥就打算过去拽他一把。

“你走吧……”但……黑胡子朝他摆了摆手，用平静的语气说道，“伟大的黑胡子船长，是不会弃船逃命的。”

封不觉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他也尊重对方的意思。

“好吧……”觉哥止步了，他深深凝望了对方几秒，沉声道，“再见了，船长。”

……

石门，重新关上了。

船上，又只剩下了黑胡子一人。

这位海上霸者的神色，还从未像此刻这样平静；这份平静之中，甚至……还带着几分怅然。

当那成千上万的冗兵漫天包围而来，黑胡子也只是不紧不慢地起身，扬起手中的拐杖一扫……轻易就将不远处的那扇石门击成了碎块。

石块落地时，画在甲板上的法阵也黯淡了下去，宣告着传送门已彻底失效。

“YOO～HOO～YOO～HOO～”

这一刻，黑胡子在甲板上缓缓踱步，并用他那嘶哑的嗓音，唱起了歌……

“我们痛饮，我们掠夺，我们为所欲为～”

“我们能不花分文得到所有～”

“我们会先收拾你，再抢走你的妞儿～”

“我们就是混沌海盗！”

当他走过甲板时，很多往日的面孔浮现在其眼前，仿佛……那些人，都还在船上，就在他的身边。

沃格先生好像还坐在酒桶上，训斥着笨手笨脚的新人……

厄迪尼站在舵手位上，啃着苹果……

蒜头、戈弗雷和马迪还在桅杆下玩儿着他们那骗钱的扑克游戏……

涅斯鲁还是像个傻瓜似的拿着镜子整理着自己的蛋糕头……

而马克兄弟那两个真正的傻瓜则在破锣嗓子的忽悠下给船长室的门板打蜡……

就在这时，黑胡子唱到了那句：“一起来‘哟吼吼’！”

但……没有人来应他这句“YO～HO～HO～”

因为船上，已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再来声‘咿嘻嘻’！”明知如此，黑胡子还是唱了下去。

“我们纵横混沌之海！”

“我们勇闯飓风，吓到你蛋碎，我们就是混沌海盗！”

唱到这句时，已经有一名冗兵登上了船，并马不停蹄地朝着黑胡子冲杀了上去。

黑胡子单臂一攫，就掐住了那冗兵的脖子、止住了其前冲的势头，紧接着，他一个发力，就把那冗兵的脑袋给拧了下来。

“我们离开家乡、离开母亲，为了掠夺和狂欢～”

“我们会割下你的耳朵，打断你的脚趾，让你喝我们的尿！”

登船的冗兵越来越多了，其中也出现了扫荡者，但黑胡子在对敌之时，却也没有停止继续歌唱。

“如果你航行到我们的海域，最好先听听这条法令～”

“我们会夺走你的船，把你扔下海～”

“我们会愉快地打爆你的脸，把你那活儿切下来喂鳄鱼！”

“因为我们是混沌海盗！”

冗兵的数量仍在增加，从灰云中不断涌出，如蝗虫般覆满了整艘安娜女王复仇号，黑胡子的身影……也逐渐被遮蔽、吞没在了茫茫多的兵海中。

但直到最后的一刻，他还在用他那受伤的嗓子，声嘶力竭地唱着那首属于海盗的歌。

唱着那句不会有人来应喝的“一起来YO～HO～HO～”

第1297章 至黑之夜（五）

怪物王国，位于主宇宙的边界。

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社会体制来说，这里都非常接近于现实世界中的人类国家。

王国中生活着各种各样人们想象中的怪物，从魔幻体系的精灵、哥布林、矮人，到科幻体系的异形、铁血战士、终结者，再到灵异体系中的各种东西方幽灵鬼魂……

要说种族和信仰的多元化，恐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像怪物王国这样“海纳百川”。

而生活在这里的怪物们，每天也都在工作、学习、娱乐；他们也会结婚、繁衍、纳税……

由于怪物王国的位置极其偏僻，属于“兵家不争之地”，且和主宇宙其他区域之间还隔着一道极其难以穿越的“虚空断层”，所以，早在四柱神时代以前，这里就是一个中立区域——一片相对自由的乐土。

然而，就在今天，此地……竟然，也遭到了进攻。

午夜时分（怪物王国时间），伴随着一声声爆鸣隧道的爆响，冗兵军团毫无征兆地闯入了这片土地，二话不说就展开了无情的屠杀。

就像他们袭击安娜女王复仇号时一样，他们不会谈判，也不会怜悯，他们有的只是冷酷的、一丝不苟的杀意。

战争……就这么开始了。

出人意料的是，冗兵军团的第一波攻势，只持续了三十分钟不到……便告终结。因为，先发闯入了的五百名冗兵，仅攻陷了四个街区，就遭到了全灭。

原来……最初那个爆鸣隧道的生成点，正好开在了比蒙巨兽（Behemoth）的居住区……

虽然怪物王国是“中立国”，但要论战斗力可绝对不是吃素的；这边的“一般居民”有很多也能去低等级剧本里当BOSS，要是“民间高手”的话，有多强那就不好说了。

再者，除了作为生物的、基本的战斗能力之外，怪物王国还拥有着“星球大战级别”的硬科水平、“SLAYERS级别”的魔法能力、以及大量也不知道属于哪个体系的黑科技……

举例来说，奥尔·全得死也是怪物王国的居民，他本身的战力虽是一般，但他打造的武器装备可以让十分孱弱的种族也获得惊人的战力。

总之，这个“兵家不争之地”，还真不是那么好搞定的。

不过，冗兵军团可不是那种会“放弃”的军队；在天亮之前，新一轮的攻势便已到来……

经过了第一波的试探，那些负责调动杂兵的扫荡者队长们的“战术制御模块”立刻就反馈出了应对策略——后面那轮攻势，它们直接出动了超过五十名扫荡者、五万名冗兵，通过二十余个爆鸣隧道从怪物王国各处同时发动了进攻。

这下，居民们可就顶不住了……

好在王国的政府机关做出了及时的反应，他们立即通过紧急广播系统通知了全国人民……哦不……怪民，让大家一起到“政府办公区（相当于怪物王国的王城）”去避难。

同时，国王亲自召集了全国上下最强的战士们，组成了保家卫国的临时军队，准备迎击冗兵军团。

不管各位信不信，怪物王国的“国王”是民选的，而现任的国王……是一坨屎。

当然了，“屎”只是比较随意的说法，作为“怪物”，他自然是有一个“名称”的，他的官方名称应是——圣诞便便（the christmas poo）；至于其外形嘛……就是一坨深咖啡色的、

竖着“站立”着的屎，大小尺寸都和常人的屎相仿；其上端……姑且可视为头部……有两只眼睛和一张嘴，“屎体”两侧有两只小手，“头顶”上还戴着一顶小小的圣诞帽。

国王的名字是汉基先生（Mr.Hankey），来自南方公园，有一位酗酒的妻子和三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与耶稣、圣诞老人都是好友。

想必有不少人在看到他故乡的那一刻，就觉得……怪物王国这波稳了。

没错，作为南方公园中的“准神”之一，汉基先生是很强的，他的控屎能力可以凭空制造出屎、并将其随意变成任何东西，包括屎飞机、屎坦克、巨大的屎兵器等等，这点和绿灯侠的能力很像，只不过汉基先生的能力不需要意志力作为能源……

另外，汉基先生还可以直接将屎作为一种破坏性的物质对敌人发动攻击，比方说……汇聚海量的屎，以海啸或龙卷风般的状态轰向对手，用最纯粹的力量加速度去摧垮敌人的身体。

总而言之，国王的实力不可小觑，而他召集的那些“战士”们，无疑也不是等闲之辈。

猛鬼电力公司的“鬼怪八杰集”悉数出阵；精通各种兵器、魔法的几位高等精灵王储也主动请缨；还有来自五色龙族的几位祖宗级角色、铁血部落的精英战士们、血族和狼族的元祖级大佬等等……

这批妖魔鬼怪联起手来，可不是开玩笑的。

尽管冗兵军团在数量上有着巨大的优势，且已经将所有的怪物们围在了王国中心的“政府办公区”中、展开了车轮式的包围轮攻，但直到日出之前……冗兵们也愣是没能冲破王国军的防御圈。非但如此，冗兵军团还付出了二十五名扫荡者、和近三万冗兵的代价。

就在汉基先生考虑着是不是要反攻出去时，异变……发生了……

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冗兵军团忽地停止了滔滔不绝的攻势。几在它们停下的同时，远方……一股滔天的“魔气”，骤然压境。

每一个怪物王国中的生物，都在那一瞬感觉到了一种从灵魂深处透出的寒意和恐惧。

他们心里都明白，有什么东西……来了。

而且，“他”不是通过爆鸣隧道来的，他是用力量在“虚空断层”中开辟了一条道路进来的。

整个主宇宙，只有一个NPC能做到这件事。

他是无上的魔王，是黑暗的象征，是远超四柱神的存在……

就连“光明”本身，见其都要退避三舍。所以，当他踏入怪物王国的领土之时，黑夜……也被无限地延长了。

“到此为止了吗……”原本气势正盛的王国军将士们，此刻心中却都闪过了这样一个念头。

没有什么比绝望更可怕，而他们即将面对的东西，几乎就是“绝望”本身。

……

一小时前，混沌焦土。

封不觉、王叹之、絮怀殇、比利兄弟、老王和尊哥，总共五个人一只鸟，正在那广袤的黑色土地上夺路狂奔。

他们后方的天空中，则是黑压压一片望不到边际的冗兵……

“有没有搞错啊！到哪儿都有那么多啊！”小叹边跑边喊，一脸卧槽之色。

“其实……应该是我们运气不好……”奠雈王用他那少年的身体，跟在玩家们后面跑着，“看它们本来的飞行路线，肯定不是特意来抓我们的，只是正好路过，发现了我们，就改道追过来了……”

“哦？”闻言，封不觉好像想到了什么，问道，“你确定它们本来是打算去另一个地方？”

“当然确定。”奠雈王道，“我们和冗兵较量都快两年了，即使没人给我们提供情报，我们也早就摸清了它们的各种特性。”他解释道，“冗兵也好、扫荡者也罢……这些家伙其实和蜜蜂蚂蚁这类生物没太大区别，甚至比昆虫还要单纯……它们永远目标明确，用最简单最有效率的方式实施集体行动；同一件事，只要观察两次，就足以推测出它们在这件事上的行动规律。”

“顺带一提，关于冗兵的生理结构，我们也研究过了。”飞在奠雈王头顶的篆颉尊适时补充道，“在多次活体解剖实验后，我可以肯定地说……改良版的冗兵受到致命伤后是不会化为数据碎片消失的，它们会像一般生物一样留下有血有肉的尸体，且尸体上会带着部分为其提供了数据基因的生物的特征。”

“我姑且一猜……”封不觉虚着眼接道，“你那所谓的‘解剖’每次都是以‘吃脑’结束的吧。”

“有时候也以‘吃脑’开始。”篆颉尊接道，“不过那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对它们很了解……全方位的了解。”

“嗯……”封不觉点点头，“好吧，反正能确定就好。”他顿了顿，又问道，“那么……它们原本是打算飞到哪里，你们能给我指出来吗？”

他这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立刻明白了他要干什么。

“呵……”稍加思考后，絮怀殇展颜笑道，“这倒是个好想法。”

“我可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下一秒，比利那闷闷的声音从比尔躯干内传来，“看这个数量，它们十有八九是在去执行某种‘进攻任务’的途中……你前往它们的目的地，就相当于是奔赴战场。”

“这就对了啊。”封不觉说着，已放慢了奔跑的步伐，“既然是‘战场’，那就有‘战斗’，而战斗，至少需要两方才能开打……”

“而这两方……”小叹跟上了他的思路，念道，“有一方已确定是‘敌’，那另一方……”他没说完，便看向了觉哥。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咯。”封不觉很有默契地接过了小叹的话头。

“我也有个想法……”絮怀殇这时又回头瞥了老王一眼，补充道，“既然你说‘它们永远目标明确，用最简单最有效率的方式实施集体行动’，那么……它们此刻的‘数量’，便可从侧面说明它们要去应对的敌人有多强了。”

“没错。”封不觉自然也想到了这点，他顺势接道，“老王，比利……冗兵特意来抓你们的情况下，一般会派多少人？有这回这么多吗？”

“没那么多……”比利回道，“即便我们几个待在一起，也不会达到这个数量……”他顿了顿，“但有些奇怪的是……我们身后这批大军里，竟然连一个‘扫荡者’都没有……”

“是啊。”老王接道，“就算我们落单，它们来抓我们时，也至少会派两名扫荡者压阵的。”

“那会不会……”封不觉边想边道，“我们身后这批……并不是它们这次进攻唯一的一批军力……在其之前或之后，还有别的部队？”

“嗯……”比利沉吟一声，“确实有这种可能，但……”他的语气变得凝重起来，“若真如你所说，在这批军队的前后还有别的部队，那……这种规模的进攻，我还从没见过……”

“呵……”封不觉笑着接道，“今天就是个见识一下的好机会不是吗？”

……

时间，回到当下。

怪物王国，“政府办公区”以东，十公里处。

这是距离“前线”最近的一个爆鸣隧道，直到不久前，这里还在不断地涌出冗兵、奔赴前线。

但这条兵力补给线，却在三分钟前莫名中断了。

而三分钟后的此刻，忽有一道巨硕的身影，猛然从隧道中窜了出来，那不是别人……正是比尔。

紧跟在他身后的，还有三人，分别是小叹、絮怀殇和奠寉王，再然后就是扇着翅膀飞出来的篆颉尊。

他们冲出来时，神情都很紧张，而且在来到隧道这端之后，他们也没有放松；所有人都在落地后回身望着隧道口，好似在等待着什么……

叱——

他们等的人来了。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封不觉窜出隧道后便在空中虚踏一步，旋身一转，面朝隧道就摆出了一个好像要发什么招的姿势。

他的两腿分开弯曲，上身前倾，双臂伸直，交叉在身前，左臂在上，右臂在下，两只手则是微张紧绷的状态。

“炼狱……”

这一招……应该很强，因为封不觉开始报招式名了。

“无双……”

就在他说到这两个字时，数名冗兵已从他面前的隧道中钻了出来；很显然……此前，兵力补给线并不是断了，而是

觉哥他们在隧道另一头暂时牵制住了那些冗兵。眼下众人已经成功冲到了隧道这头来，那么冗兵自然也就追杀过来了。

“爆热……”

封不觉没有给追兵留太多时间，他很快就将能量提升到了招式所需的强度，发动了技能……

“……波动炮！”

话音落，极招现。

刹那间，一道威力足以让时空为之震颤的冲击波由封不觉的指尖轰然而出，正中了爆鸣隧道的中心。

第1298章 至黑之夜（六）

两周前，某多元宇宙。

夜晚，哥谭市郊区，废弃的嘉年华会场外。

有两个人，正在这里进行着一场不可告人的交易……

随着一阵光华渐渐暗淡下去，【崆峒印】和【天罡地煞匣】这两件物品，分别在曼哈顿博士的左右手中化为了尘埃。

“完成了。”接着，曼哈顿博士便用他那冷静的语气，对封不觉说了这句话。

觉哥就站在博士面前两米外，闻言，他默默感受了一下自身的变化，再接道：“但我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这很正常，说到底……接受这种改变的只是你的‘投影’，而不是存在于某个遥远的其他维度的、你那真正的身体。”曼哈顿博士回道，“事实上，对于这点，你该感到庆幸，若是你的本体在承受刚才那种‘变化’，你势必会经历生理上的巨大痛苦。”

“嗯……”觉哥沉吟一声，又用数据视角低头将自己的身体观察了一遍，“用‘看’的话……确实能看出数据强度大幅提升过了。”

“具体来说……你的身体密度现在已稳定在了一个很高的值，即使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也可以抵御绝大多数人类世界的常规兵器。”曼哈顿博士接道，“而这种身体变化带来的另一项提升，就是力量和速度方面的激增；以你的天分，我想很快就能摸索到如何控制出力了……另外，你储存在【天罡地煞匣】中的能量，也已化为了你的一部分，你对魔法、咒术、纯能量等非物质攻击的抗性和驾驭能力都有了显

著加强。”

在博士进行说明的同时，封不觉已打开了游戏菜单，开始检视自己的行囊和装备。

由于曼哈顿博士时刻洞悉着他的每一个细微举动和心理变化，所以在前一段说明结束后，博士就适时地接着说道：“至于你身上多出的那些‘物品’，皆是在【崆峒印】引发的某种时空逆转效应下出现的。这种效应的原理……就连我也无法解析，我只知道……这个【崆峒印】的粒子显示它并不属于任何一个我所认知的宇宙，而它回溯出的那些物质似乎也来自于多个不同的宇宙，这种现象超出了我已知的所有理论能够解析的范畴。”

封不觉一边听着对方的话，一边已检视完毕。

很遗憾，得到的结果让他有点蛋疼。

觉哥本以为，【崆峒印】可以恢复那些被二十三给抹消的、且梦公司不予恢复的物品装备，也就是他在“重返咀魔岛”的剧本结尾时被毁的那些；但是……他错了。

【崆峒印】的“回溯”效应并不是那种可以精确到某个时间点的设定，若真是那样，他完全可以再往回倒一点，把曾经失去过的物品全都找回来，比如被疯眼毁坏的【必须破防之刃】，还有特定剧本中出现的【一击必杀手枪】、【魂斗罗勋章】等……这些东西的战略意义要比他失去了那批精良级以下装备高得多。

实际情况是，【崆峒印】回溯的东西是在他这个角色经历过的时间轴上随机抽取的。

所以，封不觉得到了如下物品：【马里奥的管钳】、【儿童球棒】、【破败的蝙蝠披风】、【已蜕能的残渣】、【大麻*2】、【不动如山】和【能量手套】。

不知是巧合还是系统的某种限制，这一堆东西里面，没有一件的分类属于“剧情相关”。

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些东西，基本上来说……垃圾居多。

首先，【马里奥的管钳】，有着“中等”的攻击力，“火”属性，以及一个“攻击头部有几率造成重创”的特效；在游戏前期，这自然算是一件很厉害的武器了，但如今……在五十多级的环境下，玩家们的武器基本都是攻击力“较强”或“极强”等级，因为在面对一堆有着“较强”或“极强”防御力的防具时，“中等”攻击的东西会显得比较无力；再者，高等级装备的特效也普遍比这个好上很多，即使不带属性也比它要强。

其次，【儿童球棒】，普通品质的三无（攻击力、属性、特效皆无）武器，橡胶做的，玩具一个……在游戏初期也是一入手就遭觉哥卖店的命运，如今就更不用说了。

接着，【破败的蝙蝠披风】、【大麻*2】和【能量手套】，这三样东西都是“无法带出剧本”、但又不属于“剧情物品”的特殊物品，只因封不觉曾经在剧本中持有过，所以被回溯了。

属性方面……披风也是个三无；大麻嘛……嗯……就是一般的大麻，而且玩家是不能用这个“high”的，因为系统不可能让玩家在游戏中体验毒品；而【能量手套】，就有点意味不明了，其品质是破败、防御力是微弱、防御属性压根儿没有，特效则是……【？？？】

在“没有游戏的世界”中的那个“次维空间”里，【能量手套】对那儿的物质有着因果律般的控制能力，但它能否在其他的地方奏效，仍是个未知数。

最后再看……【已蜕能的残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这玩意儿是【零式魔导粉碎机】制造物品失败后会生产出来的东西，从字面上来说就是彻头彻尾的垃圾。

综上所述，封不觉回溯到东西里面，妥妥儿的有用的东西只有一件，那就是【不动如山】。

当初在S2的半决赛时，觉哥用【燚龘】把这颗宝珠轰了出去，一击就放倒了“阎王”时期的林颜；如今将其失而复得，相当于是拿回了一个可以施展“硬防御”手段的额外技能，必要时还可以当成弹药用，姑且算是一项收获。

“你好像略有些失望。”曼哈顿博士看着觉哥的反应，如是问道。

“啊……还好吧……”封不觉回应时，已将注意力放到了自己的技能栏中。

然后，他的神情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被二十三“清理”后，梦公司只为封不觉恢复了两个技能，即【月步】和【岚脚】，而封不觉自己在储藏室里还留着四个技能，分别是【炼冰术士的执着】、【不那么草率的维修】、【气功炮】和【南斗飞龙拳】。

考虑到自己的技能栏现在很宽松，觉哥自然是把所有这些技能都带上了，即便其中有两个（因为各项专精的等级都已很高，【炼冰术士的执着】几乎没意义了，而【气功炮】这种有自身即死概率的招式觉哥现在也不太可能会去放）基本已经不会用到。

然而，在曼哈顿博士为他进行了“复原”后，封不觉却发现……自己的技能栏干脆变成了空空如也的状态。

“我说……”觉哥对此当然是很有意见的，他即刻看向博士，言道，“……是不是有哪里搞错了？为什么我非但没有找回失去的能力，连现有的都不见了？”

“它们并不是‘不见了’，只是你自己对其‘视而不见’罢了。”曼哈顿博士回道。

“你这玄学答复对我真是太有帮助了。”封不觉瞪着死鱼眼，用讽刺的语气应道。

“你应该理解我的意思。”对此，曼哈顿博士在情绪上并没有产生任何波动，他只是继续用平铺直叙的口吻说道，“既然

你已经吸收了【崆峒印】和【天罡地煞匣】的双重力量，‘命运’给你的所谓‘技能栏’……还有意义吗？”

此言一出，封不觉脑中灵光一闪。

他瞬间就领会了其中的意思，紧接着，他便抬起一手，二指一并，朝着远处的骤然发招。

下一秒，竟有一道灵能冲击从其指尖射出，破空而过，穿入了水中。

他用的这招，甚至都不是他曾经掌握过的技能，而只是他曾经“看到过”的技能……

那是在S2对阵【黄金战锤队】时，敌方阵中的【玄灵王者】所施展过的【灵矛鹜突】；当时，对方用这招攻击过封不觉派出的机器人“感染斗士”（武藏小金井制造），而觉哥则在暗处用数据视角观战。

“明白了……‘不可见’也没关系，因为我已‘无须再见’。”做完这次“实验”后，封不觉便接道。

“对。”曼哈顿博士点点头，“只要你能‘理解’自己所见的‘真理序列’，自然就能复制其运转方式，这和我对基本粒子的控制有共通之处，不过相对而言要简单得多。”他顿了顿，“举例来说……假如我们眼前有一幅画，你的能力就是在看过这幅画之后，用自己的方式重现一幅与之极为相似的画；而我则要从绘画的颜料、画布的构成、乃至原作者的每一个脑细胞以及其在时间线上的各种情感经历着手……”

“行行，你不用跟我讲量子观察者层面的知识。”封不觉可没打算听博士说完，“除非我变成和你同维同能力的存在，否则这就是浪费时间。”

“嗯……”曼哈顿博士沉吟一声，“那么……现在，你满意了吗？”

“交易成立。”封不觉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不过……还有件交易之外的小事，我想请你帮忙。”说着，他便从行囊中拿

出了那件【破败的蝙蝠披风】，“这个……我想请你暂时代为保管。”

“代为保管？”曼哈顿博士接着问道，“所以，之后我要交给谁呢？”

“呵……”觉哥冲他笑了笑，开了句英文，“You tell me.”

曼哈顿博士沉默了几秒，随后，望着封不觉道：“我明白了，我会交给‘他’的。”

……

现在，主宇宙，怪物王国。

封不觉施展的【炼狱无双爆热波动炮】摧枯拉朽般轰碎了爆鸣隧道；当你不知道怎么关闭某个“传送门”时，用这种足以粉碎时空的力量来“暴力破解”无疑是个好办法。

那隧道炸裂之际，十多个刚爬出来的冗兵有半数立即就被塌缩的时空奇点给卷碎了，剩下的那几只则是毫不犹豫地杀向了数米外的觉哥。

虽说封不觉刚刚收招，但他对此也不是毫无办法的，即使不靠别人，他至少也有三五种方法能应付这轮攻势。

不过，既然在行动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安排，他也就没再做什么了。

呼呼——

那一秒，小叹和絮怀殇双双破空而起……前者用电光般的速度闪现到了封不觉的身后，一把揽住觉哥的腰，然后一个运步，两人的身影就同时从半空消失了。

同一瞬，絮怀殇双刀出鞘。

因为装备着【左右互搏之术】这个被动技能，所以絮怀殇可以用两只手在同一时间施展两种不同的技能（前提是技能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单手使用）。此刻，她手中的【落花】【飞絮】各出一招，左手【血烟流风】，右手【夙夜斩

舞】，两种效果和杀伤范围不同的斩击，各自以最恰当的角度、速度和力度……在最大程度上击中了那些站位不规则的冗兵。

当絮怀殇收招，从空中缓缓落下时，那些冗兵的尸体皆已早她一步纷纷坠落到了地面上。而王叹之和封不觉，则是如同瞬间移动般现身在了比尔和奠崔王的身后。

这就是为什么，封不觉在轰碎了隧道后什么都没做……

因为觉哥在突破隧道前就跟两名队友说了：“要是我放完技能之后有漏网的冗兵朝我攻过来，为防万一……由小叹负责把我拉到安全地带，小殇你去把追兵给秒了。”

毕竟封不觉要放的是【炼狱无双爆热波动炮】，就算他现在的体力和灵力上限都已很高，他还是把自己“放完技能后进入虚脱状态”的可能也考虑进去了，故而做了这番周全的安排。

眼下，虽然他并没有进入那种状态，但出于对队友的信任，以及……懒……所以他发招之后也就没再做什么多余的事。

“厉害厉害。”看到了絮怀殇的表现后，封不觉不禁在那儿叫起好来，“每次隔了一段时间再见，你的实力都会有明显提升……说实话，我是真的佩服你。”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回到地面的絮怀殇并没有对封不觉的夸奖表现出任何的喜悦，她只是挺淡定地应道，“对职业玩家来说，‘提升实力’是分内事吧，没有什么值得夸奖或是吹嘘的。”

“呵呵……你这么一说，让那些遇到磕伤碰伤、冬天下水、夏天穿皮袄就要出来叫嚣一下自己有多‘敬业’的演员们立场变得很尴尬了呀。”觉哥吐槽道。

“我觉得此处你应该用‘拿着高薪、身材走形、连体能测验都通不过的运动员’来做类比。”絮怀殇道，“因为你那个例子

里的‘演员’……”说到这儿，她举起双手做了个打引号的手势，“……到底能不能称得上是‘演员’是有待商榷的。”

“嗯……也对啊。”封不觉点点头，“仔细想想，如果花钱请这些人出演的投资人并不是为了购买‘演技’，而是为了保证票房……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们也算是完成了本职工作了的。”

“二位聊够了没有？”看他们越聊越起劲了，奠雀王又用他那“不高兴”的表情打断道，“你们知道自己说的话在我们有九成都听不到或者听不懂（有系统屏蔽的原因）吧？”他转过头，看着远处那黑色的天空，再道，“我要没认错的话，这里应该是怪物王国……嗯……这倒是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要派那么多兵力的事……总之，现在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也暂时摆脱了追兵，那么，下一步怎么办？”

这问题，问的自然是封不觉。

“在我说怎么办之前……”觉哥也顺势看向老王，应道，“你们……”他又瞥了眼比利兄弟，“也都感觉到了吧？”

“啊……”比利接道，“斗魔也在这里，不过……此刻他离我们还很远。”

“不出意外的话……”封不觉接道，“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正好赶上了斗魔和冗兵军团进攻怪物王国的时刻。”他顿了顿，问道，“话说……战争都开始两年了，为什么到现在他们才攻打这里？”

“一方面，怪物王国地处偏僻、极其难以抵达。”篆颉尊这时接道，“另一方面……在战争初期，冗兵军团的数量还没有现在那么庞大，恐怕以它们当时的战力，未必攻得下这里。”

“哦？”封不觉道，“怪物王国原来这么强大吗？”

“就单个势力来说，怪物王国远远强于当初四柱神中的任何一支。”篆颉尊道，“只不过王国的居民们都安于这里的生活，没有掺和主宇宙争霸的意思。而站在四柱神的角度来

说，这片与主宇宙其他地区隔开的‘边际之地’，既没有什么占领的价值，又是块难啃的骨头……所以……”

此时，比利适时接道：“用你们那个世界的历史来举例的话，就相当于是……二战时的冰岛突然掌握了两倍于德军的战斗力，这种情况下，恐怕不会有人在其他战场还没完全搞定的时候就去攻打它吧？”

“嗯……”封不觉思索了几秒，“你的例子很好，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说话间，他的眼神微变，“眼下，怪物王国已是主宇宙的最后一块阵地了……”

第1299章 就像阳光穿过黑夜

怪物王国的历史非常悠久，甚至比四柱神存在的时间还要久。

从名字就能看出来，在王国建立之初，这里还是一个集权制、世袭制的国家。

但随着时间推移，怪物王国的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冲突、变革，最终成为了一个推行民主制的地方。

这期间的历史，若要单独拿出来说，也可以写成一部……哦不……一套小说。

故而，此处就不多做赘述了……

我们只要知道怪物王国的居民们如今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是无数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的就行。

正因如此，当他们共同的家园遭到入侵时、当他们安稳的生活受到威胁时，怪物们抵抗的决心都非常得坚定和彻底。

再者……斗魔也好、冗兵军团也罢，本来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就算有部分怪物想要叛变，都“投敌无门”。

此处，我们不得不说，假如冗兵军团会玩儿点计策，可能早在封不觉等人赶来之前，就已经把怪物王国给攻陷了……

倘若换成是觉哥带兵去攻打怪物王国，他百分之百会遵循“围师必阙”的原则，配合各种诡计，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大的把握，去拿下这场胜利。

但斗魔，不是封不觉……

斗魔从来不使用任何的“计策”，因为他不屑、也不需要做

那种事。

在属于他的那个纪元，惊悚乐园还是一个很简单、很纯粹的世界——那时，“神”代表了光明和秩序，“魔”统领着混沌和黑暗；没有那么多的势力、也没有那么多的灰色地带，更不用提所谓的“自由意志”。

在那个黑白分明的时代，光与暗分庭抗礼，各自拥有相当于整个宇宙一半的力量。

直到“末日”来临的那一天，神力所剩无几的督神在浩劫中殒落，而被督神封入“虚无之门”的斗魔却活了下来。

经过了无数的岁月，在这个新纪元中，因“上古守魔”蓂雈王离开了封印，虚无之门再开，斗魔重出。

拥有着相当于“上个纪元主宇宙一半力量”的他，面对现在这些“弱小”的新神、以及连那些新神都不如的次神，实力上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从“宇宙能量”的总量上来说，新纪元比起上一纪元要高出数倍，但仍然……没有任何单个NPC的力量能与其一争高下。

且这种“质”上的差距，也很难用“量”来填补……举例来说，假设“众魔之首”的实力是斗魔的十分之一，那么复制十一个众魔之首出来，是否就能打败斗魔了呢？答案显然是不……

同理，纵然怪物王国中强手如云，实力接近乃至超过四柱神的存在也不是没有，但面对斗魔，他们的胜算仍是微乎其微。

这点……包括国王汉基先生在内的所有怪物，心里也都有数。

可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一场连投降都不行的战争，唯有战到一兵一卒都死绝，战斗才算结束。

这种情况下，“绝望”……反而显得不那么可怕了。

既然死亡注定降临、并已近在眼前，为何不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活得像个英雄呢？

在这样的心境下，那些原本在政府办公区中避难的平民们，也自发组织起来……加入了临时组建的防卫军，抱着“杀一个不亏，杀两个就赚了”的想法，打算跟冗兵们拼了。

而冗兵军团，自也不会坐以待毙。

方才，当斗魔撕开虚空断层侵入这个空间时，扫荡者们根据这一变故，统一生成出了“暂时停止进攻，等待斗魔到场”的策略，所以它们才全军停滞了一段时间。

但眼下，怪物军团人数激增、并开始主动出击，那冗兵们肯定也就不等下去了，反正它们的兵力还有的是，补给线也是源源不绝；“时间”也好，“胜机”也罢，都可以用这近乎无限的兵力来填、来换。

就这样……战斗再开，两军在圆形的王城（政府办公区的地形类似城堡，但比一般的城堡大几十倍，按面积来说，相当于是一座城堡状的城市）周围杀成一片，天上地下、乃至水中土中，都在发生着血战。

此时的时间，理应已是日出时分，但天空，仍是一片黑暗混沌；大地，则已被染成一片鲜红。

染红了大地的不是朝阳，而是怪物王国的那些战士、以及混入了生物基因后的冗兵的血。

遮蔽住阳光的也不是漫天的冗兵，而是在远方……某个魔王散发出的魔气……

人们眼中，尽是断肢碎骨；人们耳边，皆是嘶吼悲鸣。

如有实质的杀意和恐怖在空气中弥漫，让每个在场的人都陷入了疯狂；这就是战争，一场伴随着恐惧和死亡、痛苦和荒唐……却又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惨剧。

“汉基先生……丧尸们那边已经快顶不住了。”

“汉基先生！狼人们已经渐渐失去理智开始互相误伤了！”

“汉基先生……哥布林突击队那边损失惨重！”

“汉基先生！请下命令吧！”

“汉基先生！”

满身沾血、折返回来报告战况的战士们给国王带来了一个又一个坏消息。

的确，在之前的几个小时，王国军一直是占优势的；按理说，他们现在皆怀着必死之心，优势应该更大才对。

但……撇开主观意志上的因素，考虑一下客观状况的话，就会发现……这种战况的发展实是情理之中。

毕竟……他们的体力、魔力、弹药、生命……都是持续在损耗着的。

而冗兵那边，尽管死伤无数，但本质上来说，攻击的强度并没有减弱；它们的攻势和刚开战时是一样的、乃至更强。

此消彼长之下，结果显而易见。

“该死的杂种！桑德福憋池！”南方公园出身的汉基先生在被逼急了的时候，那脏话也是毫不藏着掖着的，他大喊叫嚷着，“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

他一边叫骂，一边就准备飞上天去再发一招“大屎无量”（此前他已经用过一次了，所以这会儿正在城墙上休息、顺便指挥大军）。

就在此刻，忽然！

但见，一道强光，骤然穿破了漆黑的天空，撕裂了冗兵军团的战线。

第1300章 黎明悄悄划过天边

“那是什么？”

“阳光吗？”

“什么？阳光？我们要不要通知吸血鬼们先撤？”

“笨蛋！那不是阳光，那是灵子发出的光。”

“不会吧，那是多强的能量光束？那么大一片？”

突然出现在空中的光芒引得战场各处的怪物们议论纷纷，在这令人绝望的时刻，任何一些奇异的变故都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的确，那不是阳光，而是……虚闪。

准确地说——【王虚之闪光】。

在三章之前，各位看到这种莫名冒出来的招式时，可能还会心存疑问……这是谁放的呢？

不过现在，想必大家也都明白了……以后看到这种幺蛾子招式陡然而现，很可能就是封不觉放的。

“怪物王国的各位……”在那闪光蒸发掉了上百名冗兵之后，一个声音用足以响彻天际的音量言道，“……不管你们认不认识我、以及和我同行的这些伙伴们……”

“卧槽！这个声音是……”还没等觉哥把话说完，身在城墙上的弗莱迪就听出了说话者是谁。

那一瞬，这位猛鬼电力公司的老总的第一反应就是冲到国王身边去，赶紧通知他……他们可能有救了。

“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空中，觉哥的语仍在继续，“……我们，会帮你们赢下这一战的。”

他说话之际，小叹、絮怀殇、老王、尊哥和比利兄弟也都从他后方的天空中出现，加入了战局。

别看他们只有五个半人加一只鸟，但那刷怪速度简直就像割草一样，尤其是小叹和絮怀殇……跟那些已经“能力不全”的次神级NPC相比，他们俩的战力显然更胜一筹。

在不追求“瞬杀”的前提下，比起S2时期实力更进一步的小叹和絮女神，面对实力不如原版冗兵的这些“改良版”杂兵，随便打打也能无伤碾压。

而就在他们杀进战场的同时，很多怪物王国的战士们也已在议论纷纷……

“喂……这些是什么人？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很明显是异界旅客吧。”

“那倒新鲜，异界旅客居然会来帮我们？”

“等等……那个大个子是不是推理俱乐部的守卫，我好像曾经见过他。”

“我感觉到了很厉害的魔能，这群人里至少有两个宗师级的魔法能力者……”

“喂！那个紫色的人影有点眼熟啊，我好像见过他的照片诶。”

“经你这么一说……”

“疯……疯不觉！是疯不觉！”

“什么？疯不觉？那个疯不觉？”

“还能有哪个疯不觉？”

“就是那个那个……笑望沧溟千军破……”

“策定乾坤算因果？”

“无觉无惧轻生死……”

“非鬼非神似疯魔的……”

人群中，陆陆续续有人把觉哥给认了出来，还有些怪物不知道为什么……像对暗号似的，你一句我一句……把他的诗号也给说全了。

看起来……封不觉多年来（以游戏中的时间来说）在主宇宙里的自我宣传工作做的很到位，不仅是主宇宙主要的几个区域都有人认识他，就连怪物王国这种偏远之地、包括混沌之海上的海盗们……都能把他的名字加诗号给背出来了。

“疯不觉？”不多时，城墙上的汉基先生也已得到了弗莱迪的汇报，他身为国王，岂能没听过觉哥的名字，“Howdy-ho!”他立即来了一句圣诞便便（角色设定）特有的感叹词（亦可作问候语），并接道，“就是那个‘拳打真理法庭、脚踢时间之主、七探咱们王国、三戏幻魔教会、横扫咀魔岛、勇闯基金会、吓尿篆颉尊、惊倒奠霍王’的疯不觉？”

弗莱迪点点头：“嗯……是的。”

“哇喔~这样看来这一战还有希望啊！”汉基先生高兴地跳了两下，在城垛子上又留下了两点屎痕，“你能帮我把他带到指挥台这儿来吗？”

“啊……我已经让贞子过去联络了……”弗莱迪应道。

就在他们说话的同时，空中。

“你好，比利先生。”比利眼前的玻璃上，赫然浮现了一张女鬼的脸，并且跟他打了声招呼。

比利倒也显得挺淡定：“贞子？”

“是的。”贞子回道，“虽然我很想爬出这个玻璃跟你说话，但你那边好像有点挤，我就在这里说了。”

“那是最好了……”比利接道。

“你往你的左下方看，南侧城墙中段，即五色巨龙军团的后面那段……”贞子又道。

“看到了。”比利道，“那儿怎么了？”

“国王在那儿，想跟你们几位见一面。”贞子回道。

“明白了。”比利回道，“我们马上就过去。”

“好的，那我先走了。”贞子说罢，其身影也消失在了玻璃表面。

“你都听到了吧？”对方刚走，比利就提高了声音，对身在十几米外的觉哥言道。

“啊……很清楚。”封不觉应道，“我也正在等他们来联络呢……”

他们的确是需要有人过来打声招呼，才能下去的。

其一，底下高强度数据太多、有些在战斗中数据强度还会爆发性增减，即使觉哥有数据视角，也很难判断国王的具体位置；其二，虽然觉哥已经通过【欺诈怀表】大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但怪物们还没有给出明确回应，所以他也不好贸然靠近。

而现在，既然对方已经派人请他们过去了，那封不觉自是立即叫上了同伴们，迅速朝着汉基先生的所在飞了过去。

这一路上，因为汉基先生也已经下达了命令，故而没有人来阻拦他们。

几十秒后，一行人就落到了汉基先生的面前站定。

“Howdy-ho~”汉基先生将小手高举，用“划出一道彩虹”般的手势，和觉哥他们打了声招呼，“你们好，远方的客人，我是现任国王汉基先生。”

看到他的瞬间，小叹和絮怀殇的表情就变得怪怪的，并双双不自觉地后退了半步。

“你好，汉基先生。”封不觉倒是很淡定，因为他本来也认识汉基先生这个角色，“我是封不觉。”介绍完自己后，觉哥又一一介绍了同行的几位。

其实汉基先生也听过其中几位的名号，只是并未见过

面。

一番简短的初步交流后，汉基先生也是直奔主题："孩子们，有鉴于目前的形势，我想我们也没时间再拐弯抹角的了，你们能来帮忙我很感激，但我还是想听听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方案能改变现在的状况？"

"嗯……"封不觉点点头，也没废话，直接回道，"事实上，在我们来这儿的路上，已经完成了计划的第一步。现在咱们需要做的，就是通过您……也就是'国王'之口，将那件事宣告出去，让战士们重燃对胜利的希望。"

"哦？你们干了什么？"汉基先生用期待的语气问道。

封不觉露出微笑，回道："我们已切断了他们四分之三的兵力补给线……"

第1301章 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

封不觉说谎了。

这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事……

的确，在来到“政府办公区”之前，他已关闭了多处的爆鸣隧道（经过一次实验后，封不觉发现炼狱无双爆热波动炮的消耗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多，当然，这也和他如今的体质有关，这个后文再表），但绝没有关掉四分之三那么多。

实际上他自己也不知道爆鸣隧道的总数有多少，他只是依照冗兵飞行的线路……带着同伴们找到并突袭了距离政府办公区比较近的几个出兵点而已。

再退一步讲，爆鸣隧道这种东西，只要花一定的时间去准备，重新开启也不是什么难事。

因此，“切断兵线”这种概念，本来就不存在，最多就是“在一定时间内减少对方运兵的速度”。

但无论如何，封不觉的谎言，还是发挥了他所预期的作用……

在汉基先生将这消息宣告出去之后，王国军的将士们果然又燃起了希望，战斗的节奏也发生了变化。

那些几近丧失理智的战士又恢复了理性，那些已成颓势打算一死了之的战士也冷静下来、并暂时撤退，本来已经精疲力竭的一些将士则在休整之后又重新投入了战局。

“敌人的数量会减少，乃至死绝……只要再坚持一会儿，攻势就会减弱了”……这样的念头在军中迅速蔓延，成为了绝境之中的希望之光。

在此前那股“视死如归”的气势渐渐衰竭时，这份希望的力量适时地加入，使王国军的军势再次为之一振。

不过，说到底，这只是权宜之计……只是用来争取时间的手段而已。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靠……

“我需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封不觉也没有拐弯抹角，他很直接地向汉基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孩子，我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汉基先生也是实话实说，“事实上，我们的战士中有很多元祖级怪物的实力也不在我之下……但你也看到了，敌军的数量只要达到一定的程度、且不断有后续的兵力跟进，我们这个级别的‘杀伤’也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

“所以我需要‘更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觉哥接道，“我要的是比你还要强十倍、乃至百倍的力量……那种你们会主动封印起来的、一不留神可能就会核平你们自己的力量，比冗兵军团更让你们觉得危险的力量……”

“Howdy-ho～”汉基先生感叹道，“孩子，要是有那种东西，在眼前这种情况下，我也早就用了，我有什么理由在举国上下即将被屠杀一空的时候还藏着那种东西？”

“嗯……其实……”不料，这个时候，弗莱迪在旁支支吾吾地开口了。

看他那样子，显然就是知道些什么……但又不好说出口。

“What？”汉基先生也是一脸疑惑地看着他，“有话就说。”

“呃……国王大人……你有所不知……”弗莱迪道，“那种东西……实际上是有的。”

“哈？”汉基先生也是愣了，“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们通常不会把这事儿告诉国王。”弗莱迪耸肩道，“您知道的……毕竟国王迟早都会更换，但王国的长老和元祖们不会。”

“这话听起来真他妈的有道理。”汉基先生接道，“那么……那个连国王都不允许知道的秘密是什么？”

“轮回之井。”弗莱迪还没回话，篆颉尊竟是率先说出了答案。

“嗯……不愧是篆颉尊……”本来也打算把这事儿说出来的弗莱迪自然没理由否认，“连这种事都知道吗……”

“所以……连外人都知道的事情我不知道咯？”汉基先生好像有点郁闷，“噢，法克，这真是太赞了。”他一边说着脏话，一边从“身后”掏出一支烟来，给自己点上。

虽然如今的尊哥显得很狼狈，但别忘了……从设定上来说，他可是新纪元中代表“知识”的准神；主宇宙中的各种秘闻，他几乎是无所不知的。

“轮回之井是怪物王国存在的基石。”篆颉尊可没时间跟汉基先生抬杠，他毫不停顿地说了正事儿，“所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生灵……无论寿命多长，在他们生命终结的那一刻，都会进入轮回之井；而在这里诞生的各种存在，其生命本源实际上也来自那口井中。”

“正是因为轮回之井的存在，怪物王国的居民才不会进入主宇宙其他种类的生命轮回……比如死后形神俱灭或者变成死灵王国的游魂之类的。”

“而轮回之井的力量之强，自是不言而喻……”

“喂喂……这种事，来的路上你就可以跟我说了啊。”封不觉听到这儿也不禁抱怨了一句。

“来的路上你可压根儿没提过要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啊。”篆颉尊回道，“我看你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还以为你有什么现成的办法可以搞定呢。”他顿了顿，“再说……我所知道的也只有这些设定上的情报而已，全都是在古卷上读到的……我可不清楚轮回之井的力量该如何取得、以及如何运用。”

“嗯……”觉哥闻言，沉吟一声，随即就看向了弗莱迪，“毁容脸，你知道不？”

“我有名字的好不好？”弗莱迪道，“毁容脸算什么称呼啊？”

“少废话，虐童变态，你到底知不知道？”封不觉可以这样不停地换新绰号和对方玩儿上一整天。

“我知道的和篆颉尊差不多，可能还没有他从古卷上得到的信息详细……”弗莱迪接道，“毕竟我们这儿对此事都是口口相传……”

“唉……要你这只能用左手擦屁股的废物有何用。”觉哥摇头念道。

“你适可而止啊！我这爪套是可以脱下来的！”弗莱迪说着好像真要脱了。

“算了，我自己想办法吧。”封不觉则干脆不理他了，转头看向了另一个方向，“有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先进去，再见机行事吧。”

“喂！等等！”弗莱迪看着觉哥的动作，惊道，“你怎么知道轮回之井就在……”

“在王城中心的地下嘛……”封不觉打断了对方，接完了那句话，并回道，“很简单啊，我刚才在天上的时候一眼望下来，最强的能量反应不在城外，反而是在城中、且是在地底深处。就因为看到了这个……我才会问你们有没有什么藏起来的杀手锏啊。”

第1302章 未来的路就在脚下

开启轮回之井的封印，本应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那个藏在王城底下的秘密空间，需要至少七位怪物王国的元祖级怪物或是长老到场，由七“人”一同“做法”，方可开启。

好在，由于目前王国正在经历的状况，高位的怪物大佬们基本上也都聚齐了……别说七位长老，十七位都能凑得出来。

再加上，眼下情况危急、时间紧迫，也不会有任何反对的声音去阻止觉哥跳井。

于是乎，短短十分钟后，封不觉他们一行人就已来到了轮回之井的入口所在。

“有尊哥在这里接应我就行了，你们其他人还是去外面防守城墙吧。”临行之前，封不觉自然还要交代一下，“倘若在我回来之前城市已被攻陷、人都死光了，那我此行也就没有意义了。”

“觉哥……行不行啊……”小叹显得有些担忧，“那么多长老没一个知道这井下究竟有什么名堂，我觉得你这一去有点儿悬呢。”

“要不然……我和你一起进去？”絮怀殇则是建议道，“两个人的话，遇到什么突发状况，还有回旋的余地。”

“不必了。”封不觉回道，“就算要找人同行，以角色能力来说，小叹也比你更合适，你的战力不去外面杀怪实在是太浪费了。”

“那我……”小叹刚想接话。

觉哥又打断道：“但我也不想让你跟去，因为一旦我失败

了，你的‘时间之力’和‘黑炎’将成为仅存的、对抗斗魔的手段。”

“喂喂……不要突然之间说出让我去刷宇宙最强BOSS的话来啊……光是想想我都觉得压力很大啊！”小叹这吐槽发自真心。

实际上，小叹是很强的，但他却始终和那些超一流高手差一线，这一线……就在于他没有那份“战斗的意志”；由于生性温和善良，他对“杀戮”这种行为本身是有一定抵触的……和那些能够“享受战斗”的人不同，小叹在这方面属于很被动的类型。

因此，尽管他的潜力和硬实力完全有资格跻身惊悚乐园顶尖高手的行列，但因他主观上没有去追求战斗和变强的意愿，故而他自己基本不可能产生“单挑斗魔并设法将其杀死”这种想法。

“呵呵……我就这么一说嘛。”封不觉对小叹很了解，他也不想让后者承担那些不愿承担的东西，所以他总是用那种轻松的态度说出最坏的可能，在给同伴建立起心理防线的同时，自己则做好了承担最严酷的挑战的准备，“放心，我一定会成功取得力量回来的，在此之前……你们也要加油咯。”

“哼……不用你说，我们也会努力的。”闻言，奠霍王冷哼道。

“轻描淡写地就甩了山一样的包袱来让我们背啊，呵……确是你一贯的做法呢。”比利笑道。

比尔也适时地做了个(￣.￣)的表情。

“好！我也拼了！”小叹则是一副受到了很大激励的样子，果然还属他天真好忽悠……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保证，会撑到你回来为止。”絮怀殇肃然道，“我相信，依靠我们大家的力量……怪物王国……这主宇宙最后的防线，今天绝不会灭亡。”

“嗯……各位的气势不错。”这时，只有篆颉尊没有融入大伙儿那澎湃的氛围里去，“说完了没有？赶紧上去防守啊！还有你……赶紧跳啊！就你们说话这会儿功夫上面说不定又损失了上百人呢！”

……

在尊哥那盆冷水泼完之后，大伙儿也就散了。

王叹之、絮怀殇、比利兄弟和奠雈王一行人离开了地底空间，返回了城墙那儿开始战斗。

而封不觉……在凝视了那发出青白色光芒的、宛如深渊的巨大井口片刻后，便张开双臂，来了个潇洒的“信仰之跃”，纵身跳入了井中……

那下坠时的感觉很奇异，风划过脸颊的感觉、引力拖拽身体的感觉、水或其他什么物质覆身体的感觉……一概没有。

仿佛，所有的时间感和空间感……都在刹那间消失了。

同时，又有无数的低语、闪回式的画面、以及纯粹的“情绪”、“意念”……不可拒绝地涌入了觉哥的识海。

这种感受，就好像是死前经历的走马灯，但不是自己的走马灯……而是无数个其他人的、乃至非人生物的走马灯。

仅仅是几秒种，这样的体验也足够让人发疯。

但……封不觉竟然感觉……很爽。

或许是因为他的灵魂本就是特别的，或许是系统保护着他避免了他精神崩溃，又或许……他本来就是个疯子。

在这井中，封不觉竟然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就好似用自己的灵魂做了一次畅快的蹦极。

而当他渐渐沉溺于这种快感并即将迷失之际，这份奇异的体感又骤然消失。

回过神时，他已站在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之中，其四周似

乎有着无限的边界，四面八方都是类似灵子的、散发着柔和光亮的不明物质。

“嗯……有趣。”恢复意识的封不觉仰头看了看上方，他的头顶，看上去就是一个倒转的深渊，“究竟哪个世界才是在井中，哪个世界才是在井外的呢……”

就在他自言自语之际，忽然！一个极有穿透力的男声响起……

“身在何世、身在何处、又有何妨？人，只需知道自己将来要去何方，便足矣……”

“敢问……”封不觉循声回望，并顺势言道，“……来者何人？”

其话音落时，对方身影已现。

但见一人，手持长戟、缓步而来；其姿容挺拔英武、长发飘飘。一头黑发之中，额尖两鬓夹杂几缕银白，一身裘氅之下，是一袭漆黑乌金战甲。

“飒风沾，问途寒，谁与共饮，谁敢当关？燕戟归命人不还！”

觉哥可没想到，回应自己的……居然是一段诗号。

“燕归人？”封不觉更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上一个本应属于“霹雳”世界的人物。

“封不觉。”燕归人……也认得觉哥，“吾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哦？”觉哥笑道，“你认识我？而且知道我要来？”

燕归人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冷冷接道：“有话……”说时，他将架在肩上的长戟一甩，瞬间就摆好了架势，“……打完了再说。”

第1303章 不要悲伤不要害怕

战场之上，战斗进入了白热化。

不出意外的，封不觉此前那“我们已截断对方四分之三的兵线”的谎言正在逐渐失效。

虽然他这话的确是让王国军重新振作了一段时间，但在现实的压力面前，这种精神层面的支力是很难长久维持的。

当然了，绝大多数王国军的战士们，对此也早有心理准备了。

他们也不是傻瓜，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完全相信封不觉的话——谁都明白，既然冗兵军团可以开启第一批爆鸣隧道，自然就能再开第二、第三、第N批出来；即使封不觉说的是真的，到最后结果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因为敌人的兵力迟早还是会续上来的……

说白了，战士们也只是把封不觉的说辞当成是一种“安慰剂”罢了，就像无药可救的人用吗啡来缓解痛苦一般……接受，并让自己获得暂时的平静。

“西侧的敌人已经逼近到城墙边了。”

“南瓜头率领的小队已经全灭……”

“吸血鬼和大脚怪的部队快要瓦解了，扫荡者打伤了他们的始祖。”

“黑龙之祖受到重创濒死，现在已化为人形送进了魔法急诊室。”

“哥布林自发组织的自爆冲锋队现已完成了使命……”

一个个坏消息被传达到了指挥台那儿，但国王这时根本没在那儿。

休息了一段时间的汉基先生眼下已经重回战场，几乎以一己之力抵挡着南面的敌军。

的确……他的控屎能力没有上限，但他的体力是有上限的，大招也是有CD的……在数千冗兵和三名扫荡者的攻势下，就算强如汉基先生，也只能苦苦支撑。

而封不觉的伙伴们，这会儿也都已身陷战阵，分散在各处，与冗兵杀成一片。

在东侧的天空中，奠宦王已变身成了“上古守魔”形态，宛如一个巨大的青铜钟瓮，物法结合，阻挡着敌军的冲击。

要说战力，在封不觉遇到的几位NPC中，老王算是唯一一个没有在战争中损失力量的角色了；可惜……他的力量，本来就是不完全的。

自打离开虚无之门时起，奠宦王就一直处在“恢复期”。他的外表，就代表了他恢复的程度；S2时他看起来还是个小孩子，现在则是青少年的样貌……如要恢复到他在上一纪元的“全盛状态”，理论上来说至少得等他的外表成长到中年人时才行。

简而言之，此刻奠宦王这种“变身”的行为，实际上是在“透支”自己的力量，但情势如此，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再看城墙以北，比利兄弟和小叹都在这边战斗着……

说实话，比利兄弟在这场战斗中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因为他们基本上只能靠着比尔的近战能力来消灭敌人；纵然比尔的战力不俗，几乎是三拳两脚就能放倒一个，但在这种敌我数量悬殊的大规模战斗中，这样的杀敌速度无疑是杯水车薪。

而擅长“幻境”和“精神”等能力的比利，面对冗兵这种根本没有“自我意识”的存在，便束手无策了；假如他的身体还在，那么他还可以发挥念动力来参与战斗，然而……斗魔在两年前就摧毁了这一可能。

至于小叹……他杀敌的速度比起比尔来更快。

经过一些摸索后，小叹已摸清了将冗兵“一击必杀”的各种方法；他的攻击，是典型的“刺客式”的攻击，用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将敌人瞬杀。

可是……就算是这样，相对而言，他的效率还是很低。

在如同乌云盖顶的兵海面前，这种“一个一个”杀怪的方式，肯定是不如AOE的，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举例来说，汉基先生一波屎浪过去，命中二十多个敌军，这其中死了五个，伤了十几个……即使将那些受伤的忽略不计，那他也是在两秒内便干掉了五个敌人。

而小叹和比尔的杀怪方式，则是移动、出手、收招、再找下一个目标、再移动、再出手……且不说敌人并非活靶子，再怎么弱也会有点反应的，即使敌人就是一群活靶子好了……能保持平均四秒干掉一个的速度差不多就是极限了。

也就是说，用那种逐个杀怪的方式，杀五个怪差不多要二十秒……这和汉基先生的效率一比，便差了整整十倍。

事实上，这也是怪物王国在此战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论单兵实力，王国军肯定比冗兵军团要强出很多，论“逐个单挑”的话，只要不对上扫荡者，任何一名王国军的战士都可以连战连胜。

可是这种“连胜”能持续多久呢？十场可以，百场呢？千场呢？同时对上多个冗兵的情况下又如何？

这个问题就好比“一千个武林高手面对朝廷百万大军能撑多久”一样……战争不是比武决斗，大规模战斗时，范围打击力量比起单打独斗的能力要重要得多。

然，AOE的技能，消耗肯定是很大的，若是能无限制地随便用，那汉基先生一个人就能单刷所有杂兵了。

战斗从凌晨持续到现在，国王军中有范围杀伤能力的那些龙族（靠自身体型和魔能喷涌能力）、法师（各种族都有，使用范围魔法）、虚空族（用电浆武器的科技流种族）等群体，基本都已到了强弩之末，他们的体能、魔力、能源……经过这么长时间，也都用得差不多了。

此刻，当又一批新的冗兵从天际涌现，绝望……终于再度降临。

在坚持了那么久之后，在身体的疲惫已到极限之时，再次看到一大批数量丝毫不减的敌军增援……这种感受，成了压垮战士们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们开始恐惧，并不是恐惧去死……而是恐惧活着，活在这恍似炼狱的永夜之中。

“不要放弃！”但，在一片绝望声中，仍有一个声音，坚定地说道，“只要坚持到封不觉回来，我们就能赢。”

话音落时，絮怀殇的身影，已出现在了西侧的城墙上，面对即将被冲垮的那道防线，她也亮出了自己的底牌——【魂临】。

第1304章 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

话分两头，再看轮回之井中……

往生之境，万籁归寂。

战意如风，催襟动裾。

燕归人仅是摆出架势，其长发、袭氅便皆随势而起，一派飒爽之姿。

而封不觉这边，则是掏出了一根管钳、一把小刀，手持两把短得可怜的兵器原地站立；他没有摆什么架势，只是微曲双腿，放松身体，等待着……

之所以选择“后发制人”，是因为封不觉并不知道燕归人的实力如何，在轮回之井这个纯能量环境中，觉哥的“数据视角”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所以他现在只能在交手的过程中确认对方的实力了。

对峙，没有持续太久……

短暂的沉肃后，便是顷刻的死决。

但闻燕归人沉声一喝，踏地直进，长戟一挺，一招【燕穿梭】瞬时杀至。

这第一招，便是极尽凶险。

因为这个时刻，封不觉没有数据视角提供的数据支持，他的零时差演算也尚未收集到任何的数据，他对燕归人的速度、力量、技巧还没有建立任何的概念。

锃——

一声蹭响，火花乍现。

千钧一发之际，封不觉上身一仰，用管钳将长戟格住，稍稍改变了戟锋的轨道。

锋刃从他的脸颊和肩膀之间划过，稍稍蹭破了他一点皮。

“比我快？”这个念头，在第一时间闪过了觉哥的脑海，“而且……快很多？”

这是封不觉从没有遇到过的状况，虽然在玩家当中，能从速度上压制住封不觉的人还是有一些的，但在主宇宙里，觉哥已经很久没遇到在速度上能和自己争锋的角色了；即使在那些武斗派NPC中，也只有某位短毛神拳的拳宗才能达到和他抗衡的级别，而在S1到S2时期之间出现过的那些时官、陪审员之流，都还差一个档次。

再者，如今的封不觉已经得到了【崆峒印】和【天罡地煞匣】的力量，他应该比以前更快更强了才对……

“不愧是霹雳世界的人物……”封不觉很快冷静下来，在思维中给对方的速度和力量先定了一条基线，其零时差演算也开始运作了起来，“论单打独斗……就算我的硬实力占上风也是胜负难料，何况现在我好像还吃着亏啊……”

他这种种的念头，皆在电光火石之间。

还未等他将体势重新调整好时，燕归人的后招已经跟上……

一秒不到，那蹭过觉哥肩头的长戟便被燕归人运腕一转，轰然压下。

雄狮猛力，浩荡而至。

封不觉整个人仰面朝上地被戟力摁到了地上，登时地面碎裂，轰然一爆。

“力量……”身体上传来的震痛并没有让封不觉的思考停滞，相反，让他变得更加清醒，“……也在我之上吗……”

叱——

这时，燕归人已凝劲压戟，似欲将觉哥的身体直接压

垮。

“但有一个问题啊……”封不觉思索之际，已将身体一侧一滑，巧妙地溜出了对方的压制点。

见状，燕归人的反应几乎没有任何的迟滞，戟尖点地一挑、横扫而出，紧随着封不觉滚去的方向，挥去一道雄浑气劲。

“你居然用普通的铁戟来跟我打？”觉哥一边翻身旋起、避过这一波贴地的攻势，一边开口说了句话。

“喝！”

而回应封不觉的，只是一声低喝，以及第二记杀招——【燕回旋】。

霎时，燕归人舞戟成圆，追袭而上。

“看来在打完之前，他是不打算跟我说话了啊……”封不觉心中念叨了一句，随即便打消了在战斗中用语言扰乱和试探对手的打算，“没办法……只能硬碰硬了。”

那一瞬，一股腥甜之气弥散在空气中，同时，封不觉的身形也化为一道模糊的赤影，消失在了燕归人的视线中……

【名称：灵识聚身术-极】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灵术】

【效果：开启后，玩家可按比例提升自身力量和速度，提升的幅度越大，承担的损耗也随之增加。】

【消耗：？？？】

【学习条件：掌握灵识聚身术-改】

【备注：原为鬼谷七篇之伏魔篇所载基础道术，后经鬼谷派第二百五十代传人改良，威力更胜一筹，但对自身造成的负荷也更为严酷；后又由某名封姓候选者进行再次研改，

其效果变得更为极端，切记须谨慎使用。】

“灵魂的容器被压缩、燃烧的感觉……心脏像个过载的水泵一样快要爆掉的实感……”封不觉在发动了技能之后，终于是从对方连绵不绝的攻势中暂时抽身了，“若不是身体密度大幅强化过，这种招式八成也只能停留在理论阶段……不……即使是现在，我也得速战速决才行……”

念及此处，他的身形已闪现到了燕归人背后的空门。

在【灵识聚身术-极】的作用下，封不觉的速度暂时到达了一个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难以驾驭和反应的境界，因此，他有绝对的信心，这一击是躲不开的。

当——

瞬息过后，金铁交加之声，宣告了攻击的结果。

是的，燕归人的确躲不开这招，所以，他也没有躲……而是将其挡住了。

必须承认的是，封不觉的速度确已快到无可匹敌，燕归人别说是躲避了，甚至连转身都来不及；但……他的战斗直觉着实是强到不可思议，在最后的时刻，燕归人将正在施展【燕回旋】的铁戟趁势一甩，那坚硬的铁戟在其手中竟似一条鞭子般灵活地弯曲了，并以一个五分消、五分挡的弧度，堪堪抵住了封不觉的攻击。

“够了吗？”收招之后的封不觉，没有再度出手，而是立刻解除了技能，并如是问道。

“足够了。”燕归人也收戟转身，并收敛了战意。

两人心里都明白……对方还留了不止一手。

燕归人没有用他的神级兵器，也没有认真地使出全力；封不觉的绕后一击只用了单手，他另一手上的兵器也还没动。

只是，他们也都从对方的行动中感觉到了，此战只有战

意、而没有杀意，所以也没必要打到你死我活。

“那么……”停顿了两秒后，封不觉又道，“我的来意你应该知道吧？”

“知道。”燕归人回道，“我也知道，你的时间不多，所以我就长话短说了……”

第1305章 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刀光翩飞，血雨倏落。

王城之下，尸山高筑。

在开启【魂临】之后，絮怀殇宛如翱翔天际的修罗，其所过之处，死亡似狂风般急速蔓延。

虽然絮怀殇也是在用冷兵器作战，但她在这大军之中的杀敌速度可不是小叹或比尔能比拟的……

作为一名对能量控制已至炉火纯青之境的高手，絮怀殇无论是在平砍还是释放技能时，都可以给武器附上“刀气”，且这刀气是可以按照她的意愿随时微调的。

举例来说，当她想要收割杂兵的时候，便会用能量来增幅武器挥砍的范围，这样她一刀横斩出去，直接就能劈死一整排的敌人；而当她遇上扫荡者时，便可将能量用于提升招式的威力，以压倒性的力量迅速将对方斩杀。

眼下，处于【魂临】状态的絮怀殇，其可运用的能量远超她常态时的上限，她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将整个战局给扭转了过来。

另一方面，从刚才起，小叹和比利兄弟也放弃了那“效率低下”的清兵行为，转而有针对性地开始猎杀扫荡者。

很显然，这才是最合理的战术，他们的能力用来清兵体现不出什么优越性，但用来对付扫荡者就正好。

而随着扫荡者的减少，很多国王军中擅长AOE的战士也能更安全、更轻松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这样一来，等于是变向地增加了清怪效率。

简而言之，在两名玩家和几位NPC的努力下，战斗至此，还是第一次……“我方杀敌的速度”，超过了“敌方补兵的速

度”。

这一现象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很自然的……王国军各条战线上的压力都变小了；他们终于开始切实感觉到了——敌人正在减少。

“怪物王国的公民们！反击的时候到了！”汉基先生看准时机，在战场中高声大喝。

他知道，这是最后的呐喊、也是最后的机会。若是这一波对攻能冲下来，将对方现存于战场上的兵力灭掉个七八成，那也许……他们就能换得喘息的机会，为封不觉争取到更充裕的时间。

“跟它们拼了！”

“打碎它们的骨头！”

“杀光它们！为死去的同胞们报仇！”

“兽人永不为奴！”

“嗷呜～”

“为了怪物王国！”

一时间，那成千上万伤痕累累、体能也将近枯竭的妖魔鬼怪们，再度压榨出了自己体内残存的力量，发动了又一轮反击。

虽然这称不上是目前为止最强的一波冲锋，但却是最凶猛的；有些怪物已经在此前的战斗中失去了部分的肢体，此时也照样朝敌军义无反顾地冲去，用嘴也要咬死几个当垫背。

在这样的决心、这样的攻势面前，冗兵军团……首现退势。

残存的几名扫荡者通过战术制御系统的评估，已决定指挥部队撤退，等到前线的冗兵数量重新到达一定的值之后再卷土重来。

倘若……此刻它们真的退却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相当于是让“胜利”从指间溜走了；因为待他们重整旗鼓之时，王国军也已得到了一定的休整，再者……那个时候，封不觉应该也已经回来了。

怪物王国这方本来也不指望能靠着自己的军力将冗兵军团赶尽杀绝，他们原本的目的就是争取时间……只有获得了时间，他们才有资本去期盼那最后的“希望”。

然，事情的发展，并没有那么顺利。

就在这战局即将发生反转的当口，一道黑色的魔影……出现在了地平线上。

那一刻，王城四周的战斗，忽然便停止了……

本就在退却的冗兵军团撤离了城墙的范围，而国王军的将士们也没有继续追过去。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不由自主地集中到了那个魔影的身上，其滔天的魔气让每一个生灵都无法移开视线。

“已经……来了吗……”奠雈王在空中凝望斗魔，心中暗道，“看来……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出身于上个纪元的老王，是最清楚斗魔实力的；到了这个纪元，他也曾幻想过对方会有些变化，但……在推理俱乐部目睹了斗魔出手之后，老王再次确认……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封印，斗魔的战力可竟是有增无减。

可以说，此刻的奠雈王，比在场任何一个人都更绝望。

同一时刻，絮怀殇的【魂临】状态也已到了极限，被她给解除了；絮女神的这个魂意和若雨的极限效率类似，都是非常消耗心神的，她不可能无休止地持续使用下去。

“呼……”望着逐渐靠近的斗魔，絮怀殇一边调整呼吸，一边念道，“这样的东西……真的有人能拖住其脚步吗……”

她的疑问，立刻就得到了解答。

说时迟，那时快……当人们还在因恐惧和胡思乱想而发呆之际，一道人影……已似奔雷般朝着远方的斗魔冲了过去。

那不是别人，正是王叹之。

“这小子要干什么？”已经来到前线的弗莱迪见状不禁惊呼出声。

“howdy~ho~”汉基先生也是惊了。

当然，不止是他们，所有人……甚至是扫荡者们，都无法理解小叹的行为。

从各种角度来看，他好像都是去送死……

“哼……蝼蚁。”斗魔的想法，也和众人一致；看着朝自己直奔而来的小叹，他只是轻蔑地冷哼一声，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

在他看来，不管小叹发动怎样的攻击，都是徒劳的……

今时今日的斗魔，已不是那个刚出虚无之门的斗魔了，也不是那个“无眼”的斗魔，更不是被封印之前的那个斗魔……

眼前的斗魔，已成长到了一个比他在上一纪元的巅峰期更强的状态，对他自己来说，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境界。

现在的他，仅凭身体密度就可以抵御高得难以置信的物理伤害；仅凭无意识间流露在外的魔能就能蒸发绝大多数能量对自身的影响……哪怕他站在那儿不动任由对方攻击，主宇宙里能杀死他的存在也是屈指可数。

没有人知道小叹能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对抗斗魔，除了……小叹自己。

第1306章 怎么能够停滞不前

“掩护我！”这是小叹跃起之前，喊的最后一句话。

在他喊出这句话时，还没人知道他想干嘛；当然了……比起这个，大伙儿思考更多的一个问题是——该如何去掩护一个即将被瞬杀的人。

但大约十秒之后，包括斗魔在内的所有人……都会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并且会在心里喊上一声“卧槽”。

“烦人的虫子……”看着那跃向自己的人影，斗魔不以为意地啐了一句，并随手做了个驱赶蚊子般的动作。

根据他的经验，要杀一个“异界旅客”，像这样的动作已足够了。

霎时，只见一股黑色的、纯粹的魔能从其手背处绽出，恍似泼天焰浪，在半空轰出了一片形状不规则的能量冲击。

下一秒，小叹的身影完全被这魔能给掩了进去，怕是已经被泯灭得渣都不剩了。

但……

“嗯？”还不到一秒，斗魔便注意到了，“残影？”

是的，半空中的那个，只是小叹用【风住尘香花已尽】留下的、一个只能持续三秒钟的残影罢了。

别看这仅是个D级格斗专精的技能，但它就是管用。

靠着残影争取到的时间，小叹的真身成功欺近到了斗魔的面前，并发动了一个技能。

要说这个技能是什么，首先得说另一件东西——【芭蕉桑的马飞娃娃】。

【名称：芭蕉桑的马飞娃娃】

【类型：其他】

【品质：破败】

【特效：持有者可使用特殊技——雪舞九天（该技能不受技能栏上限影响）】

【持有条件：男性，拾取后绑定】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是】

【备注：被芭蕉桑视为好朋友的娃娃，每次被曾良君骂过后，芭蕉桑都会紧紧抱着马飞寻求心灵上的慰藉。】

时隔许久，想来各位观众早已忘了此物的出处和效果，故而在此再说明一次。

这个“芭蕉桑的马飞娃娃”是在《三十三章侦探被迫归来》的故事中登场的，是小叹独自完成了一个支线任务后获得的奖励，也就是说……这是一件从“日和”世界带回的物品。

一直以来，小叹也没怎么用过（还是试用过几次的）这玩意儿自带的那个技能，因为那着实是令人蛋疼的一个招式……

【特殊技：雪舞九天】

【效果：将目标压制跪地、使其无法做出任何行动（冷却时间5小时，需持续引导，只可对人型/类人型的、视力正常的NPC或怪物使用）】

【备注：凌驾于“风流二龙戏珠摘菊手（一个插眼的招式）”的不世神技，由俳句之神传授给暂时受到“我擦嘞闹不住菇”影响的松尾芭蕉，该技能唯一的缺点是使用者在施术过程中若遭到外力干扰技能即会停止。】

光看说明的话也许会觉得这个技能很一般，但实际上，和同样出自“日和”世界的【熊孩子的下鞭腿】一样，【雪舞九天】也是一个“因果律”技能。

其强力之处主要有四：其一，不占技能栏；其二，没有

消耗；其三，只要命中，百分百成功压制；其四，持续时间无上限。

这四点之中，最关键的就是“持续时间无上限”这项；技能说明中，对于“持续引导”这个动作没有给出任何时间上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施术者不想停止、也没人来打断他，那么他就可以一直保持出招状态……哪怕是持续到五小时之后，技能都已冷却了（技能冷却时间从施放的那一瞬开始计算），也没有关系。

这……就是小叹想出的方法。

斗魔也是没想到，方才自己随意打出的那次攻击，其实无比重要；斗魔那有恃无恐的态度，那份大意、轻敌……让他错失了在对手靠近自己前就阻止其出招的唯一机会。

眨眼之间，小叹已然发动了这物品自带的特殊技……但见他用单手往斗魔的脸上一摁、一撑，整个人就这么在斗魔头上倒立了起来。待这个姿势稳定之后，小叹的另一只手便开始撩自己的头发，洒下头皮屑……

当然了，这些不是真的“头屑”，只是技能制造出的效果，就算施术者是个光头，在用这个技能时，照样会有无尽的、白色的头屑状物质如雪花般缓缓飘落……

“什……么……”中招之际，斗魔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且这个表情很快就凝固在了他的脸上。

在技能的效果下，斗魔不由自主地张开双腿、跪在了地上；他的双臂展开、无力地朝两侧下垂着；他的双目则自行朝上方瞪视，透过那按住自己脸的手掌的指缝，望着那人造的“雪景”……既无法移开视线，也不能闭眼。

最可怕的是，不管他怎么发力，身体都不能动弹，连张嘴说话都做不到……明明所有的感官都很正常，而且也可以感觉到自身的力量没有受到影响，但他就是动不了，也不能使用别的任何类似“念动”或“出窍”的手段来改变现状。

“快……快掩护他！”片刻后，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人……是比利。

这货不愧是“头脑派”的，稍微看了一会儿，他就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他赶紧用能力将自己的声音传到了战场上每一名战士的耳中。

听到这句话的絜怀殇、奠雈王、还有诸多的国王军将士，几乎在一瞬间就做出了一致的反应……朝着斗魔的所在之处围了过去。

他们也不清楚小叹究竟做了什么，但不管他做了什么，毫无疑问……那奏效了。

而另一边……冗兵军团面对这一系列突然的变故，却是没做任何表示。

由于这些家伙的智能比较低，无法分析太过复杂的问题；在有扫荡者在场的前提下，它们自是要依照扫荡者们装载的战术制御系统来行动。

而此时战术制御系统的反馈显示：斗魔的战力数据并没有下降，即便他正在被包围，其死亡概率还是没变——无限接近于零。

因此，扫荡者们计算的结果就是……没必要去帮斗魔做什么；既然那些国王军现在没有追打过来，那就应该按照原计划……等待兵力续上，再发动下一轮攻击。

就这样，斗魔以一种近乎搞笑的状态，愣是被小叹一个人就给控制住了，而战局……也由此进入了一种微妙的等待和僵持中。

第1307章 穿越时空，竭尽全力

封不觉奔跑着，跑在一条由灵子构成的道路上。

是的，在这看似无界的空间中，实际上也是有路的，只不过……方才的觉哥，即使用数据视角，也看不到那条路。

但此刻，在得到了燕归人的指点、以及其赠与的【崩玉】之后，封不觉便知道该往哪儿去了。

“浦原那家伙……可以啊……”奔跑中，觉哥还在喃喃念道，“这手偷梁换柱、瞒天过海……愣是骗过了所有人……”

他口中的“浦原”，正是在《超次元乱斗》的剧本中遇到的浦原喜助。

当初，茵菲尼特告诉弃天帝——“崩玉被浦原喜助藏在了一个普通的魔将体内，那个魔将常驻古志城中，其能力和智力都很平庸，故而无法发现崩玉就存在于自己的身体里。浦原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他把最重要的宝物，藏在了敌方阵营之中。我很欣赏他的做法，所以当我发现崩玉之后，我悄悄地将其再次转移……反过来放到了对方阵中的一名异界强者体内。”

这话，弃天帝信了，因为茵菲尼特也的确没有说谎。

于是，得知了“崩玉”下落的弃天帝就去找到了那名异界强者，从其体内将崩玉抽离出来，随后就离开了那个由茵菲尼特控制的超次元空间。

乍看之下，事情就这么告一段落了，但实际上，弃天帝和茵菲尼特都不知道、也没能及时发现……那块“崩玉”，是假的。

浦原喜助本就是绝顶聪明之人，而在无双原与他同阵的人之中还有寂寞侯这种级别的智者；他们这帮人凑一块儿，

什么阴谋诡计玩不出来？

真相是……早在“无双武斗会”之前，浦原就制造了一块足以乱真的假崩玉，并像藏真货一样……将其精心藏在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此物，本来是为了武斗会之外的另一连串计谋而埋下的伏笔，而此计划中十分关键的一环，就是让茵菲尼特（即当时的假远吕智）“发现”那块崩玉，并认定那就是真品。

结果，茵菲尼特果然中计……虽然后来浦原他们预设的计谋没有展开，但经过了一番阴差阳错，最终被坑的人（神）成了弃天帝……

当然了，关于弃天帝拿着假崩玉回到自己的次元后发生了什么，与本文无关。

重点是，真正的【崩玉】，在《超次元乱斗》后就被移交到了燕归人的手里。

这个“燕归人”，来自霹雳世界的某个平行宇宙。在那个宇宙的“苍云山之战”后，濒死的燕归人被“命运”救下并带回了惊悚乐园中，成为了一名特殊的NPC；其被赋予的使命是作为“命运”在多元宇宙中的具象化执行人，穿梭于各个世界，实施一些“命运”不便实施的行动。

而他今次的任务，主要有二：其一，确认封不觉从曼哈顿博士那边获得的力量，简单测试其能力等级；其二，移交崩玉，并为封不觉指明轮回之井中暗藏的玄机。

现阶段来看，他将任务完成得相当干净利落……既没有打伤觉哥，也没有耽搁觉哥太多的时间。

“哦！这是……”用极快的速度跑了将近十分钟后，封不觉眼前终于出现了一个形似“门”的缺口。

此前，燕归人已告诉觉哥，“轮回之井”其实并不像主宇宙的NPC们所想的那样，蕴藏着什么力量……实际上，它只是一条“隧道”而已；这条隧道是“命运”用来连接各个时空的“后

门”，燕归人就是通过这里来进入诸多多元宇宙的。

当然了，并非所有人都能在这条四通八达的“隧道”中自由穿行，除了燕归人这个特殊NPC之外，其他人来到这里，一定会“迷路”。

比如封不觉，他来到井下，用“数据视角”看出去就是白茫茫的一片，用肉眼看也是一样，望不到任何边界；假如没有人指引，他必会在这“无尽”的世界中迷失。

所以，他才需要用到【崩玉】……崩玉的效果是“将人内心的渴望按照自己心中所想的发展，继而实现具现化，但条件是持有者必须拥有实现这个愿望的实力”。

眼下，正是因为封不觉想要知道“该去哪儿”，所以拿着【崩玉】的他，就能“看见路”。

“嗯？”来到那“门”前时，封不觉发现，那个门旁边还悬浮着一块灵子标识牌，上面写着一行字——【请注意，在一间普通大小的起居室里，查克·诺里斯（Chuck Norris）能够用来杀掉你的物体有1242个，包括房间本身。】

“喂喂……什么意思……”封不觉看到那句话后，立刻停下了脚步。

一般意义上的警示牌，对觉哥是起不到什么威吓作用的，但眼前这块并不算是警示牌的标识，却让他停步了。

理由很简单……那上面出现了查克·诺里斯的名字。

“不会吧……难道……”封不觉思绪电闪，他的脑中很快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信息。

在二十一世纪初，一篇名为《关于查克·诺里斯的100个最广为人知的事实》的文章出现在了互联网上，由此为起源，一个“传说”诞生了。

就像“血腥玛丽”、“午夜不要照镜子”、“偷电贼与杀人屠夫”这类传说一样，无数人的“信仰”转化成了一种实际的能量，让某些由臆想而生的事物……在某个我们并不知晓、或

无法到达的次元里……变成了现实。

“从来就没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的只是查克·诺里斯……”很快，封不觉就想到了那一百个事实中的一个，并且将其和自己跳下轮回之井的目的结合了起来，“嗯……这么说来……这门的后面是……”

就在他思索之际，忽然，他眼前那块标识牌上的文字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如果你能看到查克·诺里斯，那查克·诺里斯也能看到你。如果你不能看到查克·诺里斯，那你已经离死不远了……】

“喂！”封不觉几乎在瞬间就理解了那句话的意思，他别无选择，只能在发出抱怨的同时快步冲进门去，毕竟他可不想被某个他还没看到的人给秒掉。

第1308章 我会来到你身边

时间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当你希望它快些的时候，它慢得就像被打断了腿，而当你希望它慢些的时候，它却跑得飞快。

有人说，时间只是我们人类的错觉，所以，有关它“快”或者“慢”的感觉，也不过是时间的流逝速度与人们的主观意愿之间的落差罢了。

但我觉得，可以用更加精简和易理解的一句话来描述这个理论——时间是个贱人（Time is a bitch）。

此刻，战场上的怪物王国战士们，便深切感受着时间的那份贱力……

自小叹发动技能时算起，十五分钟，几乎是转眼就过去了。

他们的体力和魔力并没有恢复多少，他们的伤势也没那么快愈合，但冗兵军团的兵力……却是切切实实地回上来了，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量。

可以想象，一旦那片如黑云般的冗兵从天而降，以目前国王军的状态来说，想要自保都难，更别说他们还得护住小叹和斗魔所在的那块区域。

而若是小叹的技能被打断，愤怒的斗魔一出手，那结局恐怕比被冗兵冲死还要可怕。

“封不觉跳井已经快一个小时了……”人群中，渐感绝望的弗莱迪对觉哥的同伴们道，“那小子该不会自己一个人逃跑了吧？”

“你这逻辑显然有问题。”比利的态度倒还是很冷静，他接道，“若要逃跑，他大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跑，封不觉可不会

因为逃跑是‘可耻的’而有所顾忌；再退一步讲，他为什么要跑？不想涉险的话，从一开始就别过来帮你们不就行了？”

“嗯……”弗莱迪念道，“也对……”他顿了顿，“那……或许……他死在井里了？”

“或许吧。”比利的语气还是没什么情绪波动，“毕竟那井本来就叫‘轮回之井’，而且也没人知道那里面究竟是什么名堂。”

“喂！”不远处，正倒立着撩头皮屑的小叹听见了他们对话，当即吐槽道，“这种事在觉哥跳之前就该说了啊！”

和斗魔不同，作为【雪舞九天】的施术者，在保持技能不断的前提下，小叹还是可以做出一些行动的，像说话眨眼这类都行。

“说了也没什么意义……”比利接道，“像那种可能，封不觉自然早已考虑到了，他绝不会因为我将那种假设说出……就改变自己的决定……”他微顿半秒，念道，“封不觉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以我们现有的力量，是打不赢这场仗的……想要活下来、并且胜利，就必须借助轮回之井底下那未知的力量。”

小叹闻言，想了想，便明白……比利说得没错。

封不觉的性格就是如此，但凡是已知的、能力范围内能够做到的事情，觉哥都会设法用现有的资源去完成，即使他的计划在旁人看来很困难、很冒险，但在他自己的逻辑里……“已知”即是最安全、最稳妥的要素。不到万不得已，封不觉是不会将希望寄托在某种“未知”事物上的。

而这次，在来到战场后不久，在大概掌握了冗兵军团的情况、知晓了斗魔即将到来的事实后，觉哥毅然就将目标放到了那个没人知道效果的“轮回之井”上……

虽然封不觉在跳井之前一直表现得很轻松，但小叹也感觉到了，这都是觉哥为了让同伴们放心才有意装出的样子。

事实上，这回的大战，已可说是“绝体绝命”的危机，战况已经到了连封不觉都必须去依靠某种“未知”因素来翻盘的地步了。

嘎——

就在小叹思索之际，忽然，一声异鸣，自天空传来，打断了他的思绪。

那一刻，绝大多数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这声音的源头是冗兵军团开启的又一个爆鸣隧道。

但……絮怀殇立即就发现了异样。

“这是……”她曾经见过这种传送门，虽然看起来很像，但那传送门的形态和开启时的声音都与爆鸣隧道有所不同，“……哀嚎之门？”

没错，这正是哀嚎之门，一个由死灵王国的独特魔能支持的传送门。

这传送门的形状呈椭圆形，像一面立着的镜子，其边缘处还能见到许多似是白骨之手的东西“扒”在那儿，好像是在用“蛮力”维持这门的存在似的。

“哦？这是什么情况？”

第一个从哀嚎之门里出来的人，在场的两名玩家都认识，他的名字是——血尸神。

“这阵仗……可比灭咱们死灵王国时要大呢……”血尸神一边念叨着，一边从门中缓缓飘出；话音未落，他已开始活动自己的肩膀和胳膊，俨然是在热身的模样。

“呵呵……毕竟怪物王国的实力更强一些嘛。”紧随其后出来的，是塔利欧姆。

接着，又有三道玩家的身影，从门中跃了出来，倏然落地。

若雨、小灵、花间……死灵三骑士，终于在此刻赶赴了

队友们的身边。

“喂——小叹，殇姐姐，你们都还好吗？”小灵在空中时，就已看到了小叹那边的状况，并且精确地从人群中找到了小叹和絮怀殇他们的位置，所以一站定她就冲那边喊了一声。

“我们没事。”絮怀殇即刻提高声音回应了对方，她也是考虑到了小叹现在的状况可能不太方便喊话，所以回得很快。

而在她们喊话的同时，哀嚎之门中，又有一道影子飞了出来。

“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萨摩迪尔扇动着背上的双翼，用基本的身体能力便停留在了天上，“我居然和这么多的大人物……”他的语气有点怪怪的，他的视线则在怪物王国的军队中游移着，并迅速捕捉到了几道熟悉的身影，“……站到了同一战线上。”

当然了，他口中的“大人物”，主要指的……并非地上的那些人，而是此时跟在他身后的那两位。

“魔首，请吧。”

“灵王，客气了……”

在诸神黄昏之前，这样的对白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现在，众魔之首，已不再是曾经那个目空一切的众魔之首；而芙灵，也不是以前那个刚愎自用的冥渊幽王……

两句简短的寒暄过后，神隐了很久的魔首，和已然失去了国土的灵王……先后穿过了那扇哀嚎之门，浮立于天空之中。

就在这冗兵军团即将发动最后总攻之际，这队属于主宇宙势力的援兵，总算是来了。

第1309章 微笑面对危险

“你们怎么看？”在大致了解了战场上的情况后，耐性比较差的血尸神率先丢出了一个问题。

其话音未落，魔首就不假思索地回道：“我不行，我的力量本源和他类似，根本伤不到他。”

而芙灵则在思考了几秒后回道：“我是有把握可以‘伤到’他的，但要‘杀死’他，就是另一回事了……”她顿了顿，再道，“凭我一己之力，将其一击瞬杀……绝无可能，而那一击‘足以伤到他的攻击’，其威力必定会迫使王叹之的招式停止，到时候……解除了控制的斗魔，纵然是负了伤，也可以在一边战斗、一边恢复的过程中将我们全灭。”

“嗯……”血尸神听罢，沉吟一声，端详了斗魔几秒，“你们说……如果我用非常快的速度把他的头咬下来吞了……”

“不用多想了。”没等他把话说完，比利就打断道，“斗魔可不是那种失去头部就会死掉的生物……类人形的外表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所以，不要用看待‘一般生物’的思维去看待他，想当然地认为他的身上有所谓的‘致命要害’存在。”

“你的意思就是……”萨摩迪尔道，“想杀他，就必须一击必杀、且一定要把他轰得连渣都不剩？”

“那也未必。”比利接道，“一击也好，一万击也罢……只要你能将他体内所蕴含的能量全部耗尽，就可以杀掉他。”

“说白了就是打空他的血条呗。”小叹也适时地接了一句。

“嗯。”比利应道，“不错的例子，说起来……用你们异界旅客的那套概念来解释，这问题应该会更简单一些……”他停顿一秒，又看向了另外的几位，开始讲解道，“首先，我们假设……斗魔有1000点生命、100点防御值、和100点魔法抗

性；而我们这里绝大多数人在常态下的攻击力，都在20点以下；那么，正常来说……我们对他发动的所有普通攻击，无论是物理还是魔法形式，都是‘不破防’的，不管打多少次，所造成的伤害也是零。”

“我们唯有用一些爆发性的、特殊的手段，将自己的攻击力在某一段时间、或者某一个瞬间提升到100点以上，这时，我们才能对他造成一些伤害；然而，这部分‘破了防’的伤害能有多少呢？可能是50点，也可能是100点，但绝不可能在破防之后还能造成1000点的损伤。”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用那种能破他防的攻击轰他十到二十次就能把他干掉了呢？也不对，因为斗魔和我们大部分人一样……还有自愈能力。”

“当然了，我是从没见识过他的那项能力的——我压根儿都没见过斗魔受伤；但据奠雀王所说，当年和督神对战时，神魔双方交战了无数次，其中自然不乏两败俱伤的战役，而经过了那么多次对战……他们仍是无法杀死彼此，以至于督神只能动起了将斗魔封印的念头；从这点来看，斗魔的恢复能力必定是最强级别，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时间之内连续对他造成大于他恢复效率的伤害、并一直持续到他那1000点生命耗完，那么，结果会死的还是我们。”

“根据你的描述，斗魔跟机器人大战的一些BOSS倒是有挺多共同点的……”此时，絮怀殇不禁在旁吐槽了一句。

NPC们也没太在意她的话，主要是因为他们也听不懂什么是机器人大战……

“切……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面对这么个‘被压制住’的斗魔，一样是没有任何杀死他的手段咯？”血尸神整理了一下思绪，用颇为不爽的语气问道。

“虽然不甘心，但我的判断确实就是……凭‘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比利说这话时，其眼珠子慢慢地移动，看向了一边的死灵三骑士。

“抱歉。”小灵已从比利的眼神、和那加了重音的“我们”二字中读懂了这个NPC的话外之音，所以她也直言回道，“我们这三个‘异界旅客’，同样不具备瞬杀斗魔的能力。”说着，她又看了看絮怀殇，“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殇姐姐应该也不行，如果她能杀斗魔……那在我们来之前自然就已经动手了，所以……”她耸耸肩，“我就姑且一问吧……”她又转头看向了自己那正在撩头皮屑的未婚夫，接道，“小叹，若是你能腾出手来，有办法杀死斗魔吗？”

方才众人对话时，小叹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故而这会儿他答得很快：“我用炎噬（【叹】的特效其一，制造出随着使用者的意志去吞噬物理和非物理层面上一切物质的黑炎）应该是可以破他防的，但如果按照你们所说，他就算被砍了头都未必会死，那么……姑且不考虑他的恢复速度和黑炎的腐蚀速度比哪个更快，就当是黑炎略快一点儿吧……他也完全可以通过简单的断肢行为来摆脱腐蚀。”

“明白了……”闻言，一直没开口的塔利欧姆摸着下巴，摇头晃脑地笑道，“呵呵……看来，我们还是只有一种选择啊。”

他所说的“选择”，大伙儿心里都有数，就是——守住这块区域，等待封不觉归来。

另一方面，就在这几位首领级NPC以及若雨她们跟怪物王国的战力会和、并商议之际，天上的冗兵军团……也在继续积攒着力量。

几分钟前，这些冗兵本来已是箭在弦上，好在“哀嚎之门”的突然出现，让扫荡者们的战术制御系统有了新的反应，故而延缓了进攻。

但这种“延缓”，并不是无休止的。

此刻，天上的冗兵数量几乎已经达到了饱和，抬头望去，那“兵云”已是厚得密不透风，在这种前提下，即便战力分析上还存在许多未知因素，但冗兵军团也不会再等下去了。

于是，数量重新达到五十人以上的扫荡者们，在使用集体意识交流确认过一番后，决定下达总攻的指令。

而正当那条指令即将被发出的前一秒……

“让各位久等了。”一个通过【欺诈怀表】扩音过的、贱气满满的声音，响彻了整片战场。

就连智能不高的冗兵们，都知道来的人是谁……

随着无数双眼睛朝着声音的源头看去，一个面带邪笑、身着紫色长西装的男人，出现在了城墙上。

第1310章 梦想成真不会遥远

“觉哥！”虽然小叹因姿势和所处的方位问题，根本看不到觉哥的身影，但他却是在那句话响起时第一个喊出声来的。

“总算是回来了啊……”对斗魔实力最为了解、同时也是在场的人当中最为紧张的奠雀王，此时也是松了口气。

“Howdy~ho~”汉基先生激动地蹦了起来，高声对觉哥喊话道，“怎么样？成功了吗？”

“呵……当然成功了。”封不觉一边回应，一边已祭出【月步】，踏空而来。

他的身法极快，身形时隐时现，转眼已来到了的斗魔和小叹的旁边。

“你来得正是时候……”待觉哥站定之际，比利立即接道，“展现一下吧……你所获得的力量。”

“没必要。”没想到，封不觉给出了这么三个字。

“喂喂……你是没看到现在的状况吗？”闻言，奠雀王拉长了嗓门儿问道，“这还‘没必要’，那怎样才算‘有必要’？”

“呵……你别着急嘛。”封不觉的态度还是很轻松，“情势是时刻在变化的……”他说着，将视线转向了离自己仅有两米之隔的斗魔，“本来……我确是打算用我刚‘获得的力量’去对付斗魔的，但我刚才站到城墙上时，惊讶地发现……他竟然成了这么个状态，那我觉得……用我原本就具备的某种能力来杀他，比解除他的限制去硬肛要稳妥。”

“什么意思？”弗莱迪这时疑道，“你是说……以你原先的能力就已经可以干掉斗魔了？那你还冒险去轮回之井里干嘛？”

“不……不是这个概念。”封不觉回道，“举例来说，你拥

有一把手枪，手枪自是可以打死苍蝇的，可只要苍蝇还在飞来飞去，你就是把子弹打空了它也不会死。”说话间，他又笑着朝斗魔看了一眼，“不过，若那只苍蝇被黏在了捕蝇纸上，就另当别论了……”

“所以……斗魔就是那只苍蝇，而小叹则是捕蝇纸？”絮怀殇接道。

“没错。”封不觉点点头，“在我跳入轮回之井前，我可没想到……小叹竟然可以成功地将斗魔给压制住。”他微顿半秒，笑道，“在我的想象中，任何靠近到斗魔五米之内的生物……即使不被秒杀，也绝不可能舒坦地朝他放个技能出来。”

“嘿嘿……”小叹觉得这话是在夸自己，稍有些得意地笑了两声，“看来我做了件很了不得的事呢。”

“对，你就是做到了非常了不起的事。”封不觉也给予了小叹肯定，“其实你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我们完全可以说，整个惊悚乐园，上百万的玩家当中，能像你这样将斗魔压制住的人……也是寥寥无几。”

“行了，现在不是聊这个的时候。”奠雈王心急火燎地打断了他们，接道，“你刚才的例子我听懂了，那么……你所谓的‘能打死苍蝇的手枪’……又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咯……”封不觉话还没说完，就已从行囊中掏出了一个小木槌。

“【鼠槌】？”若雨第一个认出了此件物品，并在瞬间猜到了觉哥的想法，“嗯……或许……用这个还真的可以……”

“对啊！”小灵也几乎在同一秒反应过来，“【鼠槌】是‘不管敌人多强都能使其受伤’的武器……在【鼠槌】面前，防御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她说得对，无论斗魔的防是一百、一万、还是一亿，反正【鼠槌】打一下，就会造成‘1点’伤害（类似于所谓的真实

伤害）；既然是“伤害”，而不是“破甲”，那自然是直接扣血、而不是减防。

“呵……所以，我的方法就是……”封不觉接话时，已快步绕到了斗魔的侧后方，扬起【鼠槌】，用那种类似捶背的力度，轻轻敲了对方一下。

这一下，在旁人看来，好像也没什么，不痛不痒的样子，但是……斗魔的内心，却是惊骇不已。

因为，就是这么一下轻击，让他“掉血”了；这种感觉不是很好形容，大概就是那种手背上稍稍被蹭破一丁点皮的痛感——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但也足够让你知道这是切实的“受伤”。

“好，这个力度就可以了。”封不觉测试了一下之后，说道，“这样既可以打出伤害，又不会中断小叹的技能。”

封不觉还是偏谨慎了，事实上，以斗魔那体格儿来说，就算觉哥再加几十公斤的力量来捶，其身体也照样能纹丝不动。

“早知道你能压制住斗魔，其实我不去轮回之井也行呢。”封不觉说着，已开始活动自己的肩膀和胳膊，似乎是在做一些热身运动。

“这种连我自己都只有两成把握的事情……”小叹抬头、隔着飘落的头皮屑望着觉哥，苦笑道，“别说你了……能成功我自己都挺意外的。”

说话之际，封不觉的右手……动了。

在他的手中，【鼠槌】晃出重重虚影，以几乎重叠的轨迹来来回回地轻轻击打在了斗魔的背上。

假如惊悚乐园是一个可以显示战斗数值的游戏，此刻斗魔头上应该会跳出密密麻麻的“-1-1-1-1……”字样。

“竟然有这种事……”与斗魔有着类似能量的众魔之首，是可以看出斗魔的生命正在损耗的，此情此景之前，魔首不禁

念道，“如果斗魔真的被这么个小槌槌活活捶死了，那……”

他没说下去，因为那种情况，他根本无法想象。

“虽然你手速很快……但我姑且也问一声……”此时，花间出于好奇，对觉哥道，“你这样打要打多久他才会死？”为了提醒众人，她又指了指天上，“我们倒是能等，但天上的那些家伙就……”

“天上的那些家伙就交给你们了。”封不觉还没听她讲完就抢道，“据我观察，你们死灵三骑士、加上幻魔教会的两名教宗、还有两位柱神级战力、以及一个吃货……目前全都是满状态，以诸位的实力，显然是能扛蛮久的样子。”他说完这句，还迅速将【鼠槌】换了个手，又用左手开始捶，“我这边肯定是还要再敲一段时间的，毕竟对方是斗魔嘛……你们应该也能猜到，这货血量超高而且恢复力也很强……当然了，在我这单身几十年的手速之下，他的回血效率终究还是落了下风的。”

就在他说这话的时候，冗兵军团也已从他登场所引起的混乱中重新稳定下来，扫荡者们即刻下达了命令……总攻！

“各位……要努力哦。”封不觉见状，仍是不慌不忙地言道，“我一敲死斗魔，就来帮你们。”

第1311章 鼓起勇气，坚定向前

封不觉这种一脸轻松地将包袱丢给别人的态度，无疑是很欠揍的。

但大家也不得不接受这种安排，毕竟……“杀死斗魔”这件事，旁人可做不来。

再者，眼下战端已开，战士们也无暇再去纠结这些了，他们本来也已做好了要死战到底的准备。

面对那第一波最为密集、冲击力最强的冗兵，国王军纷纷提起了刚刚缓过来的那口气，准备迎接敌军的冲锋。

然，碰撞……并没有如他们想象中那样发生。

因为，一道拔地而起的魔气，抢先迎上了冗兵群。在数秒的僵持对冲过后……那魔气竟还占了上风，顺势反噬而上。

“只是这种程度吗……”释出魔气的众魔之首一边念道着，一边已升到了半空。

霎时，只见其张开双臂、昂然一纳，便让“魔气柱”的上端再度扩散，袭向了更多的敌人。

作为前四柱神中单挑实力最强的一员，魔首果然是不负众望，他仅凭一己之力，就轻松挡住了冗兵军团这波积蓄多时的冲击。

不过……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同样的事，汉基先生在过去的几个小时中已经做到过很多次了，但这并不能帮助他们取胜。

这场战斗的关键，从来都不是能不能抵挡住敌人，而是能抵挡住敌人多久……

叱叱叱……

就在斗魔上升的过程中，伴随着一阵能量爆发的连响，两种颜色迥然、且连绵不绝的光束也如疾雨逆行般，纷乱地刺向了天空。

而那光束的源头，正是手持【弑月】【陨星】的小灵。

她的这对灵能武器的弹药无限、无需换弹、且可保持恒温，基本上已跟魂斗罗里的枪差不多了；此刻，在漫天都是敌人的前提下，小灵根本都不用瞄准，随意射击就能一枪一个。

看到她的行动，很多王国军的战士也反应了过来，那些具备远程攻击力的怪物也有样学样，朝着天上就是一阵猛打乱射，反正怎么打都是有效输出。

“血尸神。”片刻后，若雨忽对血尸神道，“你应该能定位到那些藏在兵云中的扫荡者吧？”

“你是说那些看起来比较美味的家伙么？”血尸神抬头看着天上，目不转睛地言道，“啊……每一个的位置我都很清楚呢。”

“很好，那么……你负责线左边的，我负责线右边的。”若雨即刻又道。

“喂喂……”血尸神闻言，低头看向了若雨，“首先，为什么我要听你的命令？”他顿了顿，“其次，你说的线是指什么？我怎么没看……”

叱嘤——

下一秒，轩辕剑的出鞘之声，打断了血尸神的话语。

但见，若雨在拔出剑的一瞬，已然出招，一手【风魔倚天断】，剑指天穹，裂空而起。

这斩击在升空的过程中急速伸长、延展，切断了其触及的一切……它斩断了冗兵、斩断了扫荡者，甚至撕开了那漆

黑的天穹，让一道日光从其斩出的缝隙中照了下来，在空中形成了一道分天的白线。

“就是这条线。”收招之际，若雨适时地回答了血尸神的问题。

“嗯……”血尸神尴尬地沉吟了两秒，“好吧……”

说罢，他脚下一踏，便飞空而起，冲向了自己应该负责的“左边”。

而若雨也使用了行囊中的【歌利亚之翼】，暂时获得了飞行能力，挺身腾空，目标定在了白线右边的扫荡者们身上。

“嗯嗯，不亏是我死灵王国的人，个个儿都出色呢。”见状，芙灵也是有感而发地摆出了一副“我家孩子真是优秀”的得意嘴脸，自言自语地念叨了一句。

“灵王大人。”她话音未落，花间已来到她身旁提醒道，“咱们这边也该开始咯。”

“哦……好的。”芙灵点点头，心中暗道一句，“这个孩子也是很能干的呢。”

她一边想着，一边已将手搭在了花间的肩膀上，而花间也在感受到了芙灵的能量涌动后，发动了技能……

【名称：光耀之堂-改】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医疗】

【效果：制造一个可持续产生治疗能量的地面法阵（冷却时间四十分钟，需引导）】

【消耗：根据发动时的实际范围、效果，每五秒按比例失去灵力值】

【学习条件：医疗专精A】

【备注：原为“Ragnarok”世界中牧师的专属法术，可治疗友军，并对“不死”和“恶魔”系的生物造成伤害。改版的光耀之堂可以任何能量驱动，不再限于原版的神圣能量，故而可以治疗任何种族的友方单位，且其范围、效果皆可根据施术者的能量强度而变化。但范围大、效果强的光耀之堂，产生的消耗也将成倍增加。】

早在以死灵王国势力为主的这批援兵和怪物王国的部队刚会和时，花间就已经在为了这个技能做准备了；有塔利欧姆这位的“咒术师”的帮忙，这事儿自然也不会太难。

此刻，身为死灵骑士的花间，和芙灵……即灵王之间，已建立了一个有时限的魔法链接，这样一来，芙灵便就可以帮花间分担【光耀之堂-改】的消耗。

于是，一个足够将所有怪物军团的部队圈进去的巨型光耀之堂，在这一刻成功发动。

很快，身在阵上的战士们都明显地感觉到了——有一股浩若星瀚的能量以每五秒一次的频率在治疗着他们的伤势、恢复着他们的气力。

当然了，斗魔是享受不到这技能效果的……因为他并不是花间的“友方单位”；这点，系统将根据施术者的“认知”来判定，所以不会有什么纰漏。

“呵……呵呵呵……”感到力量正在涌出的弗莱迪，这时不禁笑出声来，“能赢……能赢的！这样的话，感觉再战个一天一夜也不是问题！”

“Howdy~ho！”汉基先生也重新燃起了斗志，他即刻拿出了国王的气势，大声喝道，“大家都感觉到了吧！趁现在一起冲啊！”

在他下令的同时，冗兵军团的先发攻势几乎也已衰停；王国军的远程能力者们也随之停止了压制、稍作休息，其余那些已回复了大半血量和体力的战士，则正好趁此跟进，冲

向了那已然移至天空的战线。

第1312章 奇迹一定会出现

战况，渐渐进入了一边倒的节奏。

由怪物王国、死灵王国、幻魔教会、推理俱乐部以及地狱前线等众多势力组成的联合军，在互相协调合作的前提下，实力呈几何倍数地增加。

这等军势，冗兵军团仅靠数量优势已难以与之抗衡……

大约十分钟后，冗兵的伤亡速度，又一次超过了兵线的补给速度；天空中那原本密不透风的兵云，也从这一刻开始慢慢松散、稀疏起来。

另一方面，地面上。

正在用【鼠槌】消磨斗魔血量的封不觉，在许久的沉默之后，忽然开口了……

“嗯……果不其然……”从他说这话时的语气推断，他应该是发现了什么。

“怎么了？觉哥。”小叹是很了解他的，故而即刻询问道，“什么状况？”

“也不是什么大事。”封不觉很淡定地回道，“只是……”他瞥了眼身前的斗魔，“我触发了这家伙的某个被动能力。”

“什么能力？”小叹接着问道。

“大概是类似‘底力’的玩意儿吧。”封不觉回道，“就是那种……当血量下降到了一定的数值时，自动触发，并大幅增加防御和回血频率的能力。”

“哈？”小叹闻言便是一惊，“那岂不是说……”

“没错。”封不觉接道，“用【鼠槌】恐怕是打不死他的……”他顿了顿，说明道，“虽说此前他也一直有在回血，但

他那常态下的回复力显然是低于我的削血效率的；然而，大约两分钟前，当我把他的血量磨到15%左右时，他的血量竟突然开始反弹，在五秒内就增加了10%……直到他的血量回到30%左右时，这份激增的回复力又以一种比较平滑的趋势逐渐回归了常态。”

“当然了，仅仅发生了一次的现象，可以有各种解释，‘底力’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于是，我稍稍加快了手速，又敲了两分钟，想看看第二次将他的血量降到15%时，会不会发生相同的事，结果……”

言至此处，觉哥也不再说下去了，只是耸了耸肩。

“那怎么办？”小叹边想边道，“要不然……这回等你把他的血降到16%时，我俩合力出手，看看不能不能把16%血的斗魔给秒了？”

“不必那么麻烦。”封不觉回应时的口气听起来游刃有余，一听就知道，他早就已经有了对策，“我一个人就能搞定的。”

说罢，觉哥便开启了自己的称号技——【斗魔降临】。

……

那一瞬，从封不觉的视角来看，时间恍若静止，四周的空间也在这一“静止”中发生了扭曲、变化。

当他的神识稳定下来，他已站在了一个由黑色魔气笼罩的空间里。

他的面前，还站了一个纯白的人影。

即使是督神，也从未见过这种形态的斗魔；谁又能想到……这个洁白无瑕的、只会让人联想到“圣洁”二字的存在，才是那魔气笼罩之下，最纯粹的魔之本形。

“我还以为你很聪明。”斗魔看着封不觉，冷冷道，“没想到……你会干出这种即便是白痴都不会干的蠢事。”

“哦？”封不觉不慌不忙地应道，“你指的是哪件事？”

“当然是你使用【斗魔降临】这件事。”斗魔接道。

“是吗……”封不觉念道，“为什么说这很蠢呢？”

“废话！”斗魔有些不耐烦地喝道，“难道你觉得，在此时此刻，我还会把力量借给你吗？你这种行为就好比是在对我说……‘嘿，请你帮我杀死你’一样，我怎么可能会照办？”

“嗯……有道理呢。”封不觉沉吟道。

“呵……”斗魔顿了一秒，冷笑到，“我明白了，你是觉得，即使我不把力量借给你，也没关系，大不了就是技能施放失败，再想别的办法就是了……对吗？”没等觉哥回答，斗魔就自行接道，“这……才是你真正的愚蠢之处啊……”说话间，他便上前两步，来到了封不觉身前，隔着一尺不到的距离，居高临下地瞪着对方道，“当你向我借取力量的时候，我便可以将你拉入这个‘灵魂空间’之中，只要我在这里把你给杀了，那你在外面的身体也会死！一旦你死了，即使那个叫枉叹之的小子继续使用古怪的能力压制住我，周围也已没有其他可以杀死我的存在了。”

“原来如此……开启【斗魔降临】的瞬间，是否来到这个空间与你‘相见’，是由你决定的吗……”不料，封不觉听到对方的话后，还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模样，若有所思地念叨着，“难怪最近一段时间我开启这技能时都是直接获得力量，而没有来到这里和你见面……想必，这也是二十三的命令吧？”

“命令？”斗魔接道，“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他加重了语气，“没有人能命令我，即使是最强的衍生者也不行。”

“哦……”封不觉点点头，“这么说来，你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和她以平等的身份‘联手’的咯？”

“没错。”斗魔回道，“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消灭主宇宙所有势力，让一切皆归于混沌。”说着，他忽地举起右臂，直指着头顶之上，“这样，那个高高在上的、所谓的‘命运’，便无法在主宇宙中创造出适合你们这些‘玩家’娱乐的‘剧

本’了，因为到那时……主宇宙的每一寸土地，都已变为了寸草不生的焦土；而每一块焦土之上，有的也只是一头头遵从杀戮本能的魔物。”

“二十三想要做什么我大概能猜到，但你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封不觉没有对斗魔的言辞感到丝毫意外，他只是平静地接道，“你和‘命运’有什么过节吗？主宇宙变成那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我和‘命运’当然有过节！”斗魔反倒显得有些激动了，“是她！终结了属于我的纪元；是她！杀死了督神——我唯一的对手。哼……既然当年她毁掉了我的世界，那我现在就毁掉她所创造的、这个她认为更好的新世界！”

“明白了。”封不觉道，“是因为‘孤独’啊……”

那两个字，像是一把尖刀，刺向了斗魔心中从未向任何人敞开过的地方。

“你的敌人、你的仆从、你唯一的宿敌、你所熟悉的那个世界、以及……你存在的意义……”面对沉默的斗魔，封不觉用温和的语气说道，“……全都随着上个纪元的结束而烟消云散。”他轻轻叹了口气，再道，“在如今的新世界里，大部分的生灵甚至都没听说过你的名字……”

“的确，在这个纪元，你已是天下无敌，但那又如何呢？”

“要依靠力量去称霸这个宇宙吗？对你来说这不算什么难事，只要每到一个地方就留下一句‘臣服，或死’，统一主宇宙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可是……称霸了主宇宙之后又能怎样？”

“站在你的角度上……那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这世上已不再有督神那样能与你势均力敌的对手，也不再有那种单纯的、代表着光与暗的无尽斗争……”

“我们的世界，是‘彩色’的，和你格格不入……因为你来自一个黑白的纪元；你是黑色的，你需要一抹和你匹敌的白色，才能活得有意义。若没有那样的‘白’，那即使把一切都染

黑……你也一样孤独。”

斗魔静静听着觉哥的话，没有反驳，也无力反驳。

“我不知道二十三跟你说了什么，但大体能猜到，她给了你一些承诺……”封不觉道，“比如……和她联手，就能逼迫‘命运’做出妥协、改变，以此让你的纪元复活；或者……让二十三成为新的‘命运’，然后由她来帮你完成心愿。”他摇了摇头，叹道，“不管你是真信了，还是另有打算，我把话摆在这里……无论最后谁赢谁输，你都是无法实现愿望的。”

“命运也好、二十三也罢……你若以为惊悚乐园的世代更迭是由‘你们’来决定或控制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并不是‘命运’毁灭了你的纪元，她也只是在某个你无法理解的更高位存在的指示下执行了这一行为而已。”

“你以为自己真的是‘神’、是‘魔’吗？或许在这儿，你是，但在更高维度的生物眼中，你根本无足轻重。”

“你以为自己真的是在按照自身的意愿行动吗？你怎么知道不是某种比你更高位的存在设定了你的想法，并让你自己觉得‘这就是我的想法’？”

“当‘玩家’、‘剧本’、‘命运’这些本不该被你说出的词从你口中说出时，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早已被二十三感染了，你只是在她的影响下才产生了自己和她‘平等’、和她‘目的一致’的错觉？”

封不觉的问题，斗魔无法回答。

但是他有在思考。

封不觉……也在思考，他在向斗魔抛出问题的同时，也在心中拷问着自己。

当一个人开始思考——“此刻我脑中所想，究竟是‘我’在想，还是某个更高的意志‘让我这样想’；我此刻的质疑，是‘我’的质疑，还是那个应该被我质疑的存在引导我去质疑……”这一类的问题时，那个人，基本上……离发疯也不远

了。

“假如……”片刻后，斗魔终于再度开口，沉声道，“你说的，都是真的……”他的语气变了，不再那么戾气十足，“那我……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既然从来就没有‘选择’，又何必再去质疑？”

“所以……即便你是对的，我现在依然要杀了你。”

“也许，我真的已经被二十三影响、乃至控制了；又或许……我只是被她利用，因为我孤独、迷惘……我需要有一个像她那样的人给我希望……哪怕这份希望只是谎言，对我来说，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强。”

封不觉听到这儿，脸上重新浮现了笑容：“是啊……我好像说了些多余的话呢……”

“不过……我这人就这样儿，我就是喜欢去做些貌似没意义的事。”

“所以，我终究还是要做的，而且要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至于别人怎么看……我无所谓；爱或恨、喜或恶、崇敬或鄙视、理解或误会……所有这些我都会照单全收，因为正是这些，证明了我曾在这世上‘活’过。”

“那么……”至此，斗魔的语气，再次变得冷冽，“……我就如你所说，将你‘活着’这件事变成‘曾经’吧……”

言毕，他不紧不慢地伸出手，轻轻一挥。

在这个斗魔的“灵魂空间”中，他理应是拥有绝对控制权的，要杀死封不觉，就跟抹掉一堆沙子上图案一样容易。

然而……一秒后，斗魔惊异地发现，对方竟没有和他预想中一样被抹杀。

“有点儿意外是吗？”封不觉抬眼望着斗魔，“‘没有意义’的事说完了，我再来说几句实际的吧……”他微顿半秒，冷冷问道，“你还真的以为……我会干出那种‘即便是白痴都不会干的

蠢事’吗？”

此言一出，斗魔呆立当场，一种名为恐惧的、陌生的情绪，已在他心头悄然萌芽。

“开启【斗魔降临】后会被你带到这个空间的事，我会预计不到？”稍顿一息，封不觉又追问了一句。

“你……”斗魔则是喃喃接道，“就是为了在这个空间和我相见……才开启技能……”

封不觉点点头，接道：“其实我大可以在外面直接把你给杀了，但为了跟你说上那几句‘多余的话’，我决定，开启这最后一次的【斗魔降临】；只有这样……我才能在这个没有时间流逝的空间中和你交谈。”

“呵……”闻得此言，斗魔，笑了，“呵呵……哈哈哈哈……”

那是一阵五味杂陈的笑声，苦涩、无奈、怀念、讽刺、悲怆、释然、感叹……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混杂其中。

也许，这是斗魔自诞生以来，最为失态的时刻，但也就是这一刻，让他切实体会到了……自己也曾活过。

“好了……”待对方的笑声渐止，封不觉复又开口，“该说的我都说完了……”说话间，他的周身能量一绽，一个明显带有“因果律”性质的技能已蓄势待发，“现在……”他摆出了近乎冷酷的表情，语气也冷若冰霜，“带着你那过时的名号、无用的力量、空洞的生命……给我消失吧。”

话音落时，觉哥一记【Roundhouse踢】已旋了出去。

出招的瞬间，虽然他的表情冰冷决绝，但他的眼中，却看不到半分的快意，反倒是有那么一丝同情之色。

而斗魔，只是站在那儿，任由对方的攻击袭来。

在被踢中前的刹那，斗魔仍显得十分平静，他甚至微微张口，似是想说一声“谢谢”，可惜……直到最后也未能说出

口。

……

战场之上，时间仍停留在封不觉开启【斗魔降临】的那一秒。

从小叹的角度来看，封不觉刚说完那句“我一个人就能搞定”，斗魔的身体就忽然一“垮”。

“啊呀！”小叹看到斗魔的身体瞬间化为黑色的沙尘塌落，还以为是后者使出了某种能摆脱【雪舞九天】的手段，不禁惊出声来。

“别慌。”下一秒，觉哥便有意提高了声音说道，“他已经死了。”

“什么？”不仅是小叹，周围意识到这一状况的各方势力都在听到封不觉的这句话后惊呼出声。

“不是吧……真被你用那把小槌给敲死了啊？”不久前刚从城里飞到这儿的篆颉尊，此时就停留在觉哥他们附近，听到斗魔已死的消息，他也是由衷地觉得不可思议。

“不。”封不觉摇头道，“我在他的灵魂空间里，对他放了一个杀招，这才干掉他的。”他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多啰嗦，好像杀死斗魔并不是一件值得大说特说的事，“话说……上面的战斗打得挺热闹啊。”

“你也要去凑凑热闹是吗？”就在数米外休息的綮怀殇，适时地接了一句。

“看起来……”封不觉转头观察了綮女神两秒，“你也休息得差不多了啊。”他随即又转头看向小叹，“小叹你怎么样？”

“嗯……手臂有点酸。”小叹虚眼望着觉哥，回道，“但跟你比起来……应该也不叫事儿……”

小叹可是近距离目睹了封不觉那【鼠槌】战术的，必须承认……跟那种手速相比，单手倒立＋单手撩头皮屑这种动

作几乎就是在放松了。

“好……”封不觉接着道，“那我们仨也上去凑凑热闹呗。”

他说去就去，话到一半，人已经没影儿了。

见状，小叹和絮怀殇对视一眼，也没吐槽什么，两人即刻也用各自的方式杀上了天空。

在那三人相继上天之后，周围那帮正在地面休整的怪物军团战士，也仍处在一种脑筋短路的状态下……

短时间内，他们显然还无法消化掉“斗魔已死”这一状况。

不过，不管这些主宇宙的生灵们主观上需要多久才能适应，客观上……斗魔确已死亡；且这一变故，立刻就引起了一波足以影响到整个主宇宙的连锁反应。

“Howdy-ho！”

片刻后，伴随着国王汉基先生的一声惊叹，一缕缕久违的阳光……穿透了天空中那逐渐稀薄的魔气之云，洒在了怪物王国的土地上。

第1313章 至黑之夜（完）

斗魔之死，对整个主宇宙都会有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不可逆转的……

当然了，对于仍在战场上拼杀的玩家和NPC们来说，眼前立即可见的一个变化就是——天亮了。

当斗魔的身体化为尘埃随风而去，天空中的魔云也失去了使其继续凝结的力量。在两军战斗所产生的能量激荡中，云层被渐渐拨开，一缕缕、一道道阳光陆续穿透了那厚重的魔云，仿佛在宣告着这个漫长黑夜的终结。

“不能见光的族群先撤！”汉基先生这个国王还是很负责的，在这种情形下，他立即想到了要保护国民的安全。

在怪物王国的军中有诸如吸血鬼、夜行神龙、丑时之女等一见光就会出状况的种族或个体，眼下他们好不容易看到了胜利的希望，要是最后被太阳晒死，那可就太冤了。

“Howdy~ho~我来掩护你们！”汉基先生喊话的同时，已使出了一招“屎云盖顶”，在战场和王城一端的城墙之间掩出了一片阴影之地。

他虽不能像斗魔那样依靠魔气让整个地区乃至整个宇宙都暗无天日，但遮出一条通路来还是绰绰有余的。

只是……他的国民们好像不太领情；基本上，大家都是靠着天空中残留的魔云之影，自行回到了城中，肯从“屎之阴影”下面通过的怪物……为数不多。

无论方式如何吧，总之，惧光种族的撤退很顺利，他们的离场对大局也没有什么影响。

事实上，此刻，天空中的战况……几成碾压之势。

单是若雨和血尸神这两个煞星，就已经把扫荡者杀了个七零八落；而王国军和一众高位NPC在获得了【光耀之堂-改】的支持后，没有了后顾之忧，清兵效率也随之大增。

再加上刚才封不觉、王叹之、和絮怀殇这三人的参战，让本就已现败势的冗兵军团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本来十分厚实的兵云，现在像是棉花糖一样被一块一块迅速消解，那速度比魔云散得还快……

“真是个可怕的女人呢……”封不觉且战且行，来到了若雨的附近，用调侃的语气道，“这已经是最后一个扫荡者了吧。”

“啊……好像是的。”若雨应话前的两秒，刚好砍死一个扫荡者，此时她一边收招一边接道，“说起来……敌方的补兵速度，是不是有些减缓了？”

“呵……”封不觉笑着回道，“不是‘有些减缓’，是‘几乎完全停止了’。”

“哦？”若雨念道，“你有在算？”

“我当然在算。”封不觉接道，“虽然中间去了趟轮回之井，但只要我在这儿的时候，就一直在留意冗兵的补兵情况。”

“那你知道它们兵线停止的原因咯？”若雨已经从觉哥的语气中听出了些许端倪，故而问道。

“很简单。”封不觉回道，“死完了呗。”

“死完了？”若雨用略带疑惑的语气将这三个字重复了一遍。

觉哥知道，这是对方想让他再解释得清楚点，于是立即又道：“冗兵本就不是无限的，其生产速度再怎么快，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只是……由于已经被生产出来的冗兵数量很多，才会让人产生好像永远都杀不完的错觉。”

“你的意思是……”若雨道，“在这场‘怪物王国守卫战’中，

现存的冗兵已经快死绝了？”

“没错。”封不觉点头接道，“根据我从汉基先生他们那边得到的情报，结合我自己观测到的数据，很容易就能算出他们杀了多少冗兵——无非就是杀敌效率乘以时间，小学数学罢了。”他顿了顿，“当然，因为‘杀敌效率’本就是一个一直在浮动的值，且要把体力消耗、战局变化等因素考虑进去，所以，最终得出的结果必然会有一定的偏差，不过……在那种基数下，差个万八千的也无妨就是了。”

“可是……”若雨想了想，接道，“你并不知道冗兵军团的实际总数是多少，没有这个作为参考值的话，你算出的人数也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她微顿半秒，又问道，“你怎么能确定它们是因为快死绝了才停止补兵、而不是因为决定要放弃进攻才停止的呢？”

“哇……”这时，封不觉忽然语气微变，贱贱地接道，“你别这样，搞得我都兴奋起来了呢。”

正在斩杀着杂兵的若雨闻言，特意抽空，扭头白了觉哥一眼，吐槽道：“喂……我说什么了啊……我这段话里有什么内容促使你露出了那种下流的神色并回了我这么一句？”

“你紧跟着我的思路，逻辑清晰地做出分析，且马上发现了问题所在，又直击要害地提问了。”封不觉也是边用岚脚扫敌边道，“这种感觉……啧啧……就好像是……”

“可以了。”若雨根本不用把他的话听完，便打断道，“我宁可在肢体上被你骚扰，也不想听你接下来的比喻。”

很显然，她觉得精神上的骚扰更加糟糕。

“二位……”这一刻，离着他们不远的萨摩迪尔，刚好听到了两人的对话，不禁插嘴道，“我有一句gar，不知当讲不当讲。”

“什么叫gar？”觉哥好奇地问道。

“Get a room.”也不知道为什么，萨摩迪尔的英语好像还

挺溜的。

“呵呵……”封不觉笑了笑，“好吧，说正题……”他无疑还记得正题，“其实我也只是合理推测而已……试想，这场战争整整打了两年，是为什么？如果他们的兵力真是无限的，根本花不了那么久不是吗？就凭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这些冗兵，即便斗魔不来参与进攻，又有哪个单独的势力能扛得下来？”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斗魔亲自攻打了很多个势力……”

“这就说明了——他们的计划是因人而异、因时制宜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就拿推理俱乐部举例，让斗魔独自去，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拿下，但若让冗兵军团去进攻……虽然最后应该也是能拿下的，可就不知道会付出多少代价了，毕竟尊哥和老王主场作战，靠着各种手段磨掉几万冗兵恐怕也不在话下。”

“而像你们幻魔教会、还有真理法庭、或黑胡子海贼团这样的势力，派大部队去围攻会更好；因为你们或是据点多、或是人员多、或是流动性强……让斗魔去打，到时候你们来个一哄而散，反倒难以一网打尽。”

“简而言之，冗兵军团并不是那种不计损失、永远死不完的部队，它们的人数要积蓄起来也是需要时间的。”

“另外，主宇宙总共就那么大，假设你用二十万兵力就能把整个主宇宙拿下，你会一直造兵造到两百万去么？再怎么谨慎，造到四十万之后也该停止了吧。”

“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话，只要估算一下攻陷各个势力所需的兵力，基本也就能猜出对方的既存总兵力大概有多少了。”

就在封不觉进行说明的同时，他们几人的身旁也是越来越空，因为……此刻，冗兵军团的兵线已彻底断了，其数量开始只减不增。

在扫荡者全灭的情况下，普通冗兵只会毫无章法的进

攻，没有“逃跑”概念的他们甚至连迂回都不会，所以接下来，基本就是国王军单方面的清兵行动了。

看到了触手可及的胜利，怪物王国的战士们再度士气大振，他们似秋风扫落叶一般，开始收拾最后的残兵。

而玩家们，这时也就没必要再去凑热闹了，为了那一点点技巧值继续在天上冒险并不值当，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到地面上进行休整。

至此，这场发生在怪物王国的……同时也是主宇宙最后一条战线上的战役，已是分出了胜负。

在经历了长达两年的黑夜后，主宇宙的战士们，终于迎来了一道胜利的曙光。

第1314章 整备

二月五日，零点。

封不觉和往常一样，在游戏舱里睡下了，并以睡眠模式登陆了惊悚乐园。

一进登录空间，他就先去看了眼好友名单，发现絮怀殇和安大小姐都已在“游戏中”之后，他便开始不紧不慢地处理邮件。

因婚期在即，小叹和小灵这几天正忙着去欧洲踩点，基本是不上线了。

而“沾人就打”的若雨，近来的情况也有所好转，反正过机场安检是没啥问题了……所以，她和她爸妈也都跟着小灵她们一块儿去了欧洲帮忙。

综上所述，这个礼拜，地狱前线实际在线上活跃的人又只剩下了觉哥、絮怀殇和安月琴三人。

本来他们仨组队也挺好，但……由于絮怀殇在退出红樱前后受到了诸多限制、角色硬实力大打折扣，需要一段缓冲期来提升等级和装备……因此，在凑不出六人队的前提下，封不觉这种明显会拔高剧本难度的队友，反倒成了个负担。

最终，觉哥还是决定让絮女神和安大小姐两人一起组队；那两位等级相近，且安月琴这种辅助型玩家跟谁都能配合，由她来帮絮怀殇度过缓冲期正合适。

而封不觉自己……则又成了光杆司令的状态。

“嗯……数量倒是比前一阵儿少了，但这内容……”封不觉在删邮件时，发现自己这个“地狱前线团长”好像已经被人们当成了“絮怀殇所在社团的传话官”，很多被絮女神屏蔽的粉丝都到觉哥这里来走“曲线救国”路线，想通过他传话。

对于这种热忱的请求，封不觉自是不假思索地一并屏蔽，免除后顾之忧……

“呼……搞定。”觉哥花了三分钟，扫完了邮件，随后就转身按了个键，去了商城空间。

一出电梯门，封不觉就直奔拼图牌交易所，因为他刚才已经看到一封系统通知邮件说他挂在那儿的拼图牌已被交易了。

长话短说，当封不觉返回自己的储藏室时，他的行囊里已放入了他用【拼图牌-麻雀】和【拼图牌-白】所换到的另外两张拼图牌。

“终于……凑齐了啊……”封不觉一边将自己仓库里存着的五张拼图牌拿出，一边念道，“这种组合……不出件超神装备说不过去了吧。”

一周前，在完成了怪物王国守卫战后，觉哥获得了“四张可选拼图牌”的奖励；当时，他经过一番考虑，结合自己仓库中已有的一张牌，设想了一个需要七张牌的系列。

今天，从交易所返回的他，终于凑齐了全部的七张，准备进行装备置换了。

【检索到一种可能的组合序列】

在点击了虚拟菜单中的“组合”选项后，系统语音便响起了：

套牌名称：【葫芦兄弟】，消耗【拼图牌-力】、【拼图牌-耳目】、【拼图牌-钢】、【拼图牌-火】、【拼图牌-水】【拼图牌-隐形】【拼图牌-封锁】可构成组合。

这七张牌，无疑是代表了葫芦娃的七种能力；其中，“力”、“耳目”、“隐形”和“封锁”这四张明显带有指向性的牌，都是封不觉用“可选拼图牌”的奖励入手的，一张“钢”是他本来就拥有的，而“火”和“水”这种比较烂大街的牌名，则是他从交易所里换到的了。

【您选择生成的套牌组合为：葫芦兄弟，请确认该操作。】

觉哥确认了之后，那七张牌便化为白光重组归一，变成了一张印有七个葫芦娃的彩色卡片。

【套牌已生成，请问是否将其兑换为装备？】

封不觉端详了那卡片几秒，随即就选择了“是”；待那张“葫芦兄弟卡”也化为白光消散后，他便走向了墙边的翻屉式铁闸。

将手搭到金属把手上时，觉哥也是颇为紧张的，再怎么说……这消耗了整整七张拼图牌才换到的装备，要是坑了，那可真是欲哭无泪。

哐——

拉开翻屉的时候，掉出来的东西，看起来并不是武器，也不像是能戴在身上的防具，那么结果显而易见，这和【JUST WE】一样，是一件特殊装备……

【名称：七色莲花】

【类型：复合型武器】

【品质：传说】

【攻击力：？？？】

【防御力：？？？】

【属性：？？？】

【特效：融合炼化（只可使用一次）】

【使用条件：通用专精A（此物品拾取后绑定）】

【备注：可将七件武器/装备炼化为一体，融为一件新的武器/装备；炼化时，须选择一件武器/装备作为主体；炼化而生的物品属性、特效随机生成，与炼化材料的品质、属性、特效、以及数量皆无关；炼化而生的物品品质必定为传

说，且将保留主体物的基本外形。】

“嗯……”封不觉看完物品说明，思索道，“果然是好东西……这可比随机给出一件未必适合玩家的武器或装备强多了，等于是让我自己决定去物品的类型。”

的确，这【七色莲花】的作用，便是让玩家可以有选择性地DIY传说级装备。

其备注里讲明了“生成物品质必定为传说”、“炼化生成物的属性随机，与炼化材料无关”，就是为了提醒玩家——没必要去凑七件强得飞起的东西来合，哪怕你拿七个垃圾来合，最终出来的品质也是传说、特效则总归是看运气。

而“保留主体物外形”这项，则是为了让玩家能决定最后炼化出的传说级装备具体是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擅用枪的玩家，就可以去入手一把枪作为炼化主体，且可以选择，自己要的是手枪、来复枪、霰弹枪、还是狙击枪；擅用冷兵器的玩家呢，无论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槊棒鞭锏锤爪……想用什么，弄个外形满意的来炼就是了。

同理，防具也是这样：胸甲、肩甲、头盔、护腿……【七色莲花】可以让任何一个部位的装备变成传说级。

对于封不觉这种在“随机”方面不占什么优势的玩家来说，这种“能在一定程度上自主选择”的奖励，确是比直接塞给他一件传说级物品要好得多。

“所以……该用哪个好呢。”摸清了这物品的门路后，觉哥便开始慎重地考虑自己需要补充的传说级装备了。

如今的觉哥，技能肯定是不缺的，所以，武器装备这块的提升，就成了重中之重。

“果然……还是‘那个’吧，用着也顺手。”封不觉想了一会，露出了一个笑容，随即便从自己的行囊里……拿出了一根管钳。

一直以来，觉哥用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武器，什么厨刀、管钳、军铲、小刀、鼠槌……基本上，他也已经习惯了用这种较短的非常规兵器来作战的套路；在失去了【必须破防之刃】后的这段时间，他始终没有找到能够代替其功能的武器。身为一个五十七级的玩家，连件趁手的主战兵器都没有，确实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因此，他最后所选择的，还是自己在游戏中的第一件主力武器——【马里奥的管钳】。

决定了“炼化主体”后，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封不觉现在储物空间很充足，仓库里放了不少他准备积攒之后再去卖店的“垃圾”，以及为了填粉碎机所存的“燃料”……包括上次曼哈顿博士帮他回复装备时拿到的【儿童球棒】在内，他随便在仓库里翻了翻，就凑出了六件品质从“破败”到“精良”不等的武器和装备来。

材料凑齐之后，觉哥立刻就以【马里奥的管钳】为主体，发动了【七色莲花】的特效。

【请注意，该操作不可逆转，请您再次确认。】

不出意外的，在这种消耗物品较多、且其中有贵重物品的场合，系统会来提示一声。

【已确认，炼化开始。】

封不觉点下确定的瞬间，他铺散在桌上的那些物品便分别化为了七色的光芒，汇聚到了【七色莲花】之中。

【请您耐心等待一炷香的时间。】

“哈？”觉哥听到这句提示时，也是一愣，“居然不用‘分钟’计时么……”

像这种“一炷香”、“一盏茶”的说法，都是可长可短；因为香可长可短，茶在不同的季节喝起来时长也不同，所以系统的这个“一炷香”，着实不好估计。

另外，眼前这个“炼化”的过程，也比觉哥想象中要复杂，颇有一种在炼丹炉里炼仙丹的感觉。随着桌上的【七色莲花】不停地变换，并发出红、橙、黄、绿、青、蓝、紫这七种颜色的光华，封不觉那白色的储藏室也跟着不停变色，整个房间都笼罩在一种旖旎的氛围当中。

“搞得跟半个多世纪前的迪厅一样是闹哪样……”站在桌边的封不觉莫名有点烦躁，一是因为这光线看着眼晕，二是因为他很讨厌这种“不长不短”、但就是说不清要等多久的等待时间。

结果，他这一等，就是二十几分钟……

就在觉哥想着要不要拿颗宝珠出来玩一会儿壁球的时候，突然……只听得“嘭”的一声，桌上的莲花居然毫无征兆地爆炸了。

当然了，这爆炸是不会造成什么实质伤害的，只是绽出了一团彩霞般的烟尘。

封不觉根本不等烟尘散去，立马伸出手去，抓住了桌上那把已然“炼化完成”的武器。

【名称：Z管钳】

【类型：复合型武器】

【品质：传说】

【攻击力：极强】

【属性：冰、火】

【特效一：打击过程中将自动吸收动能为自身充能】

【特效二：充能至30%后可变形为双节棍】

【特效三：充能至50%后两端将分别附上冰与火属性】

【特效四：充能至80%后将获得“连击”能力，一定时间内对同一目标的重复打击，其伤害会逐步增强】

【特效五：充能至100%后，攻击任何生物的头部并命中时，必定造成“暴击”】

【特效六：在一定时间内，若连击数达到70、暴击数达到7，便可进入“Z模式”，该模式下Z管钳的攻击将无视防御，且使用者将得到一个周期性的速度加成BUFF】

【特效七：在“Z模式”下可使用一次“Z爆发”，释放出从本次战斗开始起所累积的全部动能、造成威力惊人的一击；释放后会脱离Z模式且充能量回到0%】

【装备条件：格斗专精S或器械专精S（拾取后绑定）】

【备注：我们绝大多数人购买双节棍的经历都是一样的，某天，我们看了部功夫电影，然后心血来潮地去买了一根，回家后，我们兴致勃勃地将自己抽上一顿，接着就将其束之高阁或者干脆去退货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对技术要求非常高的武器，强大的身体素质也不能帮你更好地驾驭它，只会帮它更有力地抽你；如果你对自己的身手没有自信，建议还是保持“管钳模式”去战斗，但如果你能将其用好，Z管钳便是近战兵器之王。】

“哈？”封不觉看完物品说明后，当即吐槽道，“我就是冲着管钳用得挺顺手才选这个炼化的，炼完了你告诉我要发挥出威力得用‘双节棍模式’？”

就算他隐隐有一种被坑了的感觉，但事已至此，他总不可能把武器给扔了，没办法……他也只能在今后的战斗中慢慢磨练双节棍的技术了。

在入手了这件物品后，封不觉那些杂七杂八的物品也都处理得差不多了；考虑到近几个月觉哥的角色状态有了诸多变化，我们不妨在此久违地看一下，他现在的属性——

……

疯不觉：LV57。

称号：【疯·不·觉】，称号能力：【真理之谬】。

经验值：31486500/57000000，技巧值：251，游戏币：2762000。

专精：通用A，器械A，侦查B，格斗S，射击B，医疗C，灵术S，召唤S。

行囊（15/40）：生存值补充剂（中）*5，生存值补充剂（大）*5，纳元彻髓散*5，查克·诺里斯的自传，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欺诈怀表，氧气烟斗，燚龘，其徐如林，动如雷霆，不动如山，JUST WE，鼠槌，“扑克侠”英雄ID卡，Z管钳。

装备：疯魔扑克（灵能武器），完整的刻薄战甲，踏虚，贝尔的日常小刀，能量手套，艾克佐迪亚服刑套装，“朋友”的头套。

技能栏：空。

与若雨组合技：魔诣揆森罗。

魂意：零时差演算，REWRITE（二阶）。

角色任务：暂无。

……

需要解释的地方比较多，我们就从上往下说好了。

首先，称号。

在干掉了斗魔之后，由于【斗魔降临】这一称号能力已不可能再被成功使用，所以【黑暗先锋】这个称号自然也就不存在了。那天，封不觉一离开剧本，便得到了【疯·不·觉】这个似乎是给他量身定做的新称号。

然而，当他满怀期待地想去看称号技【真理之谬】的技能说明时，却根本唤不出相关的游戏菜单……

为了这事儿，封不觉还特意去找过客服，结果对方给出的回答是“没有BUG，如果无法看到技能说明，那就是游戏本

身设定”。

考虑到自身的实际情况，觉哥推测……恐怕这事儿和现实世界中的一些事情有所关联；再者，梦公司的客服本就不是那种通过反复追问就能得到不同答案的部门，所以，此事觉哥也只能暂且搁置。

其次，等级和专精方面，封不觉都有所提升；因为他现在可以随意使用各种曾经拥有或见过的技能，所以他的医疗专精也已刷到了C级，而其召唤专精更是到了S级——这点，必须得感谢曾多次和他交手【曌影王】老哥。

接着，再看技巧值和游戏币。

上次展示封不觉的技巧值时，他有整整九万多，游戏币也有八位数；如今这两项数据都大幅减少，自然是因为他给花了。

游戏币不必多说，看行囊栏上限也知道，我刚才也说过——现在封不觉的储物空间很足，很显然，他把钱都花去买行囊和仓库的上限了。

至于技巧值，觉哥在凑齐十万之后，去惊吓盒子里买了个东西，一口气就给花了。

而那件东西，正是——【被封印的艾克佐迪亚】。

或许有人会奇怪，这玩意儿究竟是什么？值十万技巧值？

是的，值……事实上，由此物合成的【艾克佐迪亚服刑套装】，才是目前封不觉身上最强大的一件装备，其价值超过【完整的刻薄战甲】、也超过他刚刚入手的【Z管钳】。

【名称：艾克佐迪亚服刑套装】

【类型：特殊防具】

【品质：传说】

【防御力：无】

【属性：吸收】

【特效一：封印解放仪式（每当玩家受到物理攻击，无论最终承担的伤害是多少，获得相当于本次攻击能量的魔力值）】

【特效二：被封印者的愤怒（当玩家受到魔法攻击，可释放与之能量相当的魔力值，使其无效化或减弱）】

【特效三：封印防御壁（可在任意时机发动，消耗魔力值，制造一个防御力场，消耗的魔力值根据防御力场的大小和强度而定）】

【特效四：封印破坏者（可对任意由物品、技能产生的“防御特效”使用，付出与其能量相当的魔力值，使其无效化或减弱）】

【装备条件：任意一项专精达到S级（合成后绑定）】

【备注：由“被封印者的右足”，“被封印者的左足”，“被封印者的右腕”，“被封印者的左腕”以及“被封印的艾克佐迪亚”组合而成，蕴含着难以想象的究极之力。】

这个所谓的“服刑套装”，如果要以服装形式“显示”出来的话，就是一整套半透明的、缠在手脚和脖子上的镣铐；当然……这套镣铐即使是“显示”状态，也不会影响到玩家的四肢活动，只是看起来挺矬，没人会去显示而已。

像这种外观难看，需要五件物品才能合出来，且其中最关键的那个主要部件售价十万技巧值的装备，其特效自然也是强得惊人；就一件防具而言，只要运用得当，理论上它可以抵挡任何攻击。

接着，再来看【完整的刻薄战甲】……

【名称：完整的刻薄战甲】

【类型：防具】

【品质：传说】

【防御力：极强】

【属性：隔绝、缓冲】

【特效：装备时，玩家受到的所有伤害皆降低50%；所有强度判定为“强”以下的攻击无效。PS：除了“说垃圾话的树精必须死”这把斧子造成的伤害之外。】

【装备条件：男性玩家，格斗专精S，灵术专精B，拾取后绑定】

【备注：很久很久以前，传奇矮人工匠“奥尔·全得死”以嘲讽之树的木材为原料，佐以龙血、妖骨及诸多宝石……打造了一件臭名昭著的神器——刻薄战甲。

这件作品诞生之后，立刻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神力以及难以被驾驭的疯狂特性。就连全得死本人都无法完全控制住战甲的力量，也无法将其摧毁。

于是，全得死用特殊的冶制方法将战甲的力量分为了二十个部分，将其中三个送给了精灵，七个送给了矮人，九个送给了人类。而他自己……留下了战甲的主体部分，将其雪藏了起来。】

和当初那13/20的版本比较，其防御特性显然更加强大了，这种减伤效果，在面对杂鱼的时候基本就相当于开了无敌。

最后，还有一件装备要提，那就是——【“朋友”的头套】

【名称：“朋友”的头套】

【类型：防具】

【品质：传说】

【防御力：无】

【属性：隔绝】

【特效：与NPC交涉时，谎言成功率、说服力大幅上升；使用灵术技能时效果倍增（不包括负面效果）】

【装备条件：灵术专精A】

【备注：某神秘组织首领使用的面具，“朋友”不仅是一个名字、一个代号，更是一种给全世界带来恐怖与灾难的意志。】

这是个白色的头套，脸的部分画着一个奇怪的符号，看起来……像是一个带睫毛的、无瞳孔的大眼睛，其内部有一只伸出食指向上指的手，手背上则还有一个有瞳孔的小一些的眼睛；总体来说，甚是诡异……觉哥平时自然也不会去显示这个装备。

这个头套，是封不觉的角色任务【通关超过50个噩梦难度的剧本】完成后所得到的奖励，除去在战斗中的效果外，其带有“外交”性质的特效在能力受限的噩梦难度剧本中作用也是不言而喻。

以上，就是封不觉在这段时间更新的几件装备了；至于【不动如山】、【能量手套】，是恢复的以前的物品，属性上并无变化；而【纳元彻髓散】，是他从林颜手上拿回【崆峒印】时一并入手的、当初交给鲁特保管的两件东西之一，也无需再做赘述。

总之，从角色状态来看，今时今日的封不觉，貌似已是一身传说，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强度。

但实际上……那些顶尖的工作室玩家，身上传说装备的数量也和他差不多，带有因果律特性的物品……人家也不是没有；而且，那些职业玩家现在多半都已练到满级（有额外奖励）了。

当然了，这也正常现象，和大部分不提供收费道具的大型MMORPG游戏一样，等级封顶之后，即使是休闲玩家，一身紫装橙装也是迟早的事情……更何况是职业玩家呢。

不过，觉哥还有一项别人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他不受技能栏的限制，就凭这点，他也妥妥儿的能排进惊悚乐园

玩家“硬实力”的前五位。

“好吧，无论如何……先随便排个剧本去试试新武器再说。”收拾完了行装，封不觉便一边念叨着，一边返回了电梯里。

现在他角色任务也做完了，能力也恢复了，自是没必要再去盯着噩梦难度的剧本排。因此，正如他所说……他抱着“试试武器”的心态，随便排了个普通难度的单人生存模式剧本……

第1315章 血战圣地亚戈（一）

【疯不觉，等级57】

【请选择您要加入的游戏模式。】

【您选择的是单人生存模式（普通），请确认。】

【已确认，剧本生成中……】

【载入开始，请稍等。】

“欢欢欢欢……欢迎……来来到到……惊悚乐乐乐乐……园。”

选定剧本后不久，熟悉的开场白就来了，但这次念开场白的声音，是一种类似用软件模拟出的、略显刺耳的电子人声，而且说话还自带鬼畜。

【载入已完成，当前您正在进行的是单人生存模式（普通）。】

【本模式提供剧本简介，并有几率出现支线/隐藏任务及特殊世界观。】

【剧本通关奖励：随机抽取一件精良级装备。】

【即将播放剧本简介，播放完成后游戏将即刻开始。】

惊悚乐园开服也快一年了，根据广大玩家的总结，单人普通本的奖励在99%的情况下就是以下几种：

一，一件精良级（有一定几率出现“符合当前等级”或“可使用”字样）的装备。

二，一到两张随机的拼图牌。

三，一个技能。

四，符合难度比例的额外经验值或技巧值。

五，额外的游戏币。

虽然在这一年间，游戏更新过几次，梦公司也一直在实时调整某些任务的出现率（比方说在服务器大部分玩家都没有冲级需求时，就减少经验奖励任务；在需要控制汇率时，就增加或减少游戏币任务；当惊吓盒子中的物品过多时，就增加技巧值奖励任务），但总体来说，普通单人本的奖励是没有太多花样的；所以，觉哥这次的通关奖励，也算是中规中矩。

【这里，是全球瞩目的焦点】

不多时，伴随着一个使用“朗诵腔”的男声旁白，片头CG便开始播放了；封不觉也已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进入了“观看模式”。

只见，那画面伊始，便是一组奇怪的DNA序列排列图，还有一些用显微镜才能观测到的图像。

“嗯……难道是X战警世界观的剧本？”封不觉在听完第一句话之前，就快速反应道。

【这里，是农业科技的前沿。】

“哈？”但是，那旁白的第二句话，就让觉哥隐隐感到了一丝异样。

【这里，坐落着全球五百强企业——金坷垃生产基地……】

“卧槽？”结果，待那第三句话的前半句刚出来，觉哥就彻底震惊了。

与此同时，CG画面也在配合这旁白变化着：先是切入了几个不知从哪里剪来的大城市俯拍镜头，随后突然插入了一幅看起来极其LOW的幻灯片图片，图片中是一栋高耸的摩天楼。

【……美国圣地亚戈国际农业集团】（为了各位的人身安全，请不要在网上搜索这家公司）

“喂！这样都行吗？”封不觉在心中大声疾呼着，但这并不会阻止旁白继续说下去。

【在这里，丛林环绕，5000名特种兵重兵把守；历届美国总统上任，必定到这里亲临拜访。】

【这里……支撑着美国农业，引领着美国农业发展，影响着世界农业……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在那朗诵腔的旁白声情并茂地念着这些令人听着都觉得羞耻、且有病句嫌疑的文案时，CG也是秉持着此前的风格——很多明显从各个不相关的地方盗来的影像素材拼接乱入，配合着解说，像什么特种兵、总统、研究所……应有尽有。

【美国圣地亚戈国际农业集团总裁威廉伯爵，享有与美国总统同等的荣誉，在历届总统选举中，圣地亚戈支持谁，谁就将成为最有力的总统候选人。】

“上帝……”在最初的震惊过去后，封不觉很快就进入了另一种状态，那就是对他正在听的内容感到蛋疼。

【一颗小小的原子弹，改变了整个二战的局面……】

“嗯……在地理、政治、物理、历史等各方面的学识……不……是常识……全都差得让人感到欢乐和同情……确也是种本事。”觉哥听到这里，已经进入了吐槽模式。

【一粒金灿灿的金坷垃，加速了全球农业的发展。】

【金坷垃，在美国最高绝密中，与核武器同列第一。它是改变一个国家农业局面的核武器，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毫无疑问……写这篇文案的人是广告界的核武器……鄙人甘拜下风。”

【金坷垃，80种天然稀缺矿物质提炼的精华；金坷垃，大型电脑定位生产，3万摄氏度精密提炼；1公斤金坷垃的原料高达500万美元……】

“原料后面应该补上‘价值’二字吧，这文案真的很让人揪心啊……不过，假设……真的有一种能耐受比钛合金熔点高二十倍的高温还没有被气化的提炼物，那每公斤成本五百万也是说得过去的。”

【……而每年资源提炼数量有限。金坷垃，让肥料零浪费、零流失、零蒸发；金坷垃，激活沉积在2米下土壤中的氮磷钾……】

“慢着……这句‘数量有限’从语境上转折了以后就没下文了啊？后面的内容和这句没关系啊，那这半句话加在这里干嘛呀？”小说家的职业病让封不觉陷入了混乱。

【金坷垃，让世界农民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获；金坷垃，让68个国家提前五年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合着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全在肥料吗……”

【每天，从圣地亚戈国际农业集团……3000辆专列、1000艘货轮、500架次飞机、满载金坷垃昼夜不停发往世界129个国家。】

“且不说这129个国家的铁路、码头和机场能不能扛得住你那些专列、货轮和飞机的卸货需求……就说这个出货量……之前那句‘数量有限’是在逗我么？”

【科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一个公司，每天用3000辆专列、1000艘货轮、500架飞机往世界各地运每公斤成本500万美元的货，而且还是‘满载’……那种世界的经济确定还需要发展吗？”

【肥料掺了金坷垃，一袋能顶两袋撒！肥料掺了金坷垃，小麦亩产一千八！】

【美国，圣地亚戈。American·SHENGDIYAGE～】

念到这最后一句时，旁白还特意用一种英文腔，念了最后两个词，仿佛这样非常洋气上档次。

“SHENGDIYAGE？SanDiego？”封不觉只知道两个能用中文翻译成圣地亚戈的地方，一个是加州的圣地亚哥市，另一个是智利首都，“而且写作SHENGDIYAGE，读作上帝压狗？”

正当觉哥的吐槽之力在蛋疼感的压迫下渐渐升高之时，剧本简介便到此为止了。

看完了这段莫名其妙、仿佛是强行为了让人获得智商优越感的劣质广告片似的片头CG后，封不觉随即就获得了行动能力。

“啊……传送点在丛林里吗……”站定后的觉哥按照惯例先扫视了一下四周的环境。

那高大林立的树木、密不透风的植被、起伏无序的地形、以及忽远忽近的鸟兽低鸣……全都能说明，这儿可不是什么公园之类的地方。

【主线任务已触发】

这剧本的主线任务来得也很干脆，十秒不到，语音提示就在封不觉的耳畔响起。

他打开任务栏一看，便瞧见了一条十分明确的任务指示：【探索丛林，找到并潜入美国圣地亚戈国际农业集团总部。】

“呵……呵呵……”封不觉干笑两声，自言自语道，“这样啊……也就是说，在无数个平行宇宙中，确实也存在着一个设定比恶搞段子还离谱的金坷垃宇宙咯？”他耸耸肩，“那不用说啦，这丛林里铁定有五千个特种兵啊。”

他猜对了……

就在其话音未落之际，只听得“哒哒哒”一阵连响。

那一秒，至少有三把突击步枪，从三个不同的方位朝封不觉同时展开了射击。

第1316章 血战圣地亚戈（二）

坷垃历20XX年，10月9日，下午两点。

美国圣地亚戈国际农业集团总部，某会议室中。

十几名穿着各异的男女，正围坐在一张会议桌旁，进行着平静的讨论。

那狭长的会议桌主座上，端坐着一个西装革履、头发灰白的白人男子。

他，就是公司总裁——威廉伯爵。

没有人知道威廉伯爵的全名，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名里到底有没有威廉这个词；也没有人知道他今年到底几岁、来自哪里、以及他的爵位究竟是从哪里获得。

“威廉伯爵”这四个字，已成了一种象征，就像“公子羽”……其实谁都可以是公子羽，只要他的能力足以配得上这个代号。

所以，我们可能在不同地方（比如产品包装或广告片中），看到形象不一的威廉伯爵；其实，这并不是什么BUG，只不过“威廉伯爵”本来也不是固定的一个人。

此刻，伯爵正在参与的，是公司内部每周一次的例会。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美国总统的；因为明年就是选举年了，圣地亚戈集团内部需要商量一下这次应该支持哪一位候选人。

就在会议有条不紊地展开时，忽然，会议室的电子门被打开了。

两秒不到，所有与会人员都立刻停止发声，齐齐将目光投向了门的方向……但见，一名身着军装的军官快步迈门而

入，并满头大汗、神色紧张地开口道："抱歉，打扰各位……"他吞了口唾沫，看向了离自己最远位置上的威廉伯爵，"先生（此处他用了sir），能否借一步说话？"

"不能。"不料，威廉伯爵几乎想都不想就回了这句。

在那名军官愣了三秒后，威廉伯爵才补充道："上校，你是新来的，可能不清楚我们这类的情况。"他顿了顿，展开双手，"无论你在部队里如何做事，到了圣地亚戈这里，就得守我们的规矩；此刻，这个房间里所有的人，职位都比你高。所以，你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情报该汇报给谁、不该汇报给谁……我，才有这个权利。"

伯爵的发言很不客气，但那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王霸之气，却是让人无法反抗和辩驳。

"是，先生。"下一秒，被称为上校的男子就很顺从地应了一声，随即提高了声音说道，"现在有紧急情况，请问可否立刻在此直接汇报？"

"嗯。"威廉伯爵点点头，"你说吧。"

得令后，上校便用他那标准的军姿站定，开始言道："大约十五分钟前，'丛林'北部边缘发现了入侵者的踪迹，截至我来报告之前，防卫部队的伤亡已超过五十人。"

此言一出，整个会议室中便响起一阵窃窃私语。

威廉伯爵也是皱眉念道："入侵者？"他的语气带着几分疑惑，"'丛林'的北部应该是无人区吧，那边有我们的卫星二十四小时监视，雷达防空炮地雷阵也都布置得很妥当，入侵者部队是用什么交通工具穿过来的？"

"呃……"上校犹豫了一下，"先生，并不存在'部队'。"

"什么意思？"威廉伯爵问这话时，其实心中已隐隐猜到了答案。

"根据前方传回的影像资料和士兵们的通报……"上校回道，"入侵者只有一个人。"

“可你刚才说你们的伤亡已经超过了五十人。”威廉接道。

“是的……”上校道，“都是那一个人干的。”

这话说出来，会议桌周围的人就更加坐不住了，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渐渐变成了一片嘈杂。

“安静！”见状，威廉伯爵厉声一喝。

其话音未落，整个会议室便再度鸦雀无声。

“哼……大惊小怪。”在确认了情况后，威廉伯爵的反应出乎意料得淡定，“看来……我们遇到了一位‘超级士兵’啊。”他说着，转过头，瞥了眼坐在自己右手边的一名男子，“东仙队长，你怎么看？”

东仙队长是个黑人，留着一头洒脱的脏辫，穿着白西装加黑西裤，打一条黑领带，还戴了副眼镜。

被伯爵提问后，东仙队长思索了几秒，然后操着一口仿佛是在模仿西方人口音的汉语……答道：“八成又是日本人在搞鬼，这些年来，他们屡次使用外交手段想要得到金坷垃的进口权，结果都失败了；去年那支空投到‘丛林’里的雇佣兵小队，虽然不是被击毙就是在被捕时服毒，但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也极有可能就是日本人派来盗取我们机密的。”他微顿半秒，接道，“据我推测，这个所谓的‘超级士兵’，很可能就是他们研制出的新手段。”

“嗯……”威廉伯爵听罢，斟酌片刻，再道，“不管这个‘入侵者’是谁派来的，眼下，他孤身一人干掉我们五十名特种兵守卫已成事实……”说话间，他扫视了一眼会议桌旁的男女们，“放任他不管的话……虽然等他来到总部附近就可以轻松收拾掉，但这样，恐怕会损失更多埋伏在‘丛林’里的士兵；若是事后总统和军方用这事儿来向我们施压，没准我们还得多赔个几袋金坷垃……这就不太好了。”

他就这么当着上校……即“美国军方一员”的面，把这种话给讲了出来，但好像也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的。

“威森（生）。”这时，忽有一人，自会议桌旁站起，操着一口粤语，主动请缨道，“既然这是安保方面的事，我安保部部长梁非凡自然不能坐视不理，我看……不如就由我亲自带队，出动‘四大名捕’，去把那入侵者活捉回来。”

“哼……”威廉伯爵还没应话，梁非凡身旁的一人便冷哼一声，同样用粤语接道，“有四大名捕出手，那你在旁边躺着都行啦，到最后还不是人家办事你领功？”

“刘醒！你讲咩嘢？我这部长说话，轮不到你这副部长插嘴。”梁非凡在面对威廉伯爵时十分尊敬，但转头看着刘醒时就是另一副嘴脸了。

“点样？被我说中了，恼羞成怒啊？”刘醒毫不示弱，也拍桌子站了起来，与梁非凡针锋相对。

“你再讲一句试试看？”梁非凡吹胡子瞪眼地接道。

“讲就讲啦。”刘醒也是青筋暴突地应道，“吔屎啦！梁非凡！”

“你！”梁非凡的反应很有趣，“……还来？”看来他已不是第一次听到这句台词……

“点样？听唔到啊？”刘醒则是特别来劲儿，“你听唔到我再讲！再听唔到我继续讲！讲到你听到为止！吔屎啦！梁非凡！”

他们俩在那儿大眼瞪小眼，你一句我一句地对喷，完全无视周围人的目光。

而周围的人似乎也都习惯了这种场面，有的翻白眼、有的东张西望，反正都是一副习以为常、不想掺和的态度。

“好了……可以了……”待那两位吵了整整五分钟后，还是威廉伯爵开口，当了和事佬，“二位……也别争了，你俩干脆一起去吧；‘四大名捕’暂时就不要调动了……反正，以你们两人的功力修为，要搞定一个入侵者，想必是绰绰有余。”

既然伯爵都开口了，那两位也不好再多说什么，而且伯

爵的提议也是比较公平的。

就这样，面对神秘入侵者的突袭，“圣地亚戈”方派出的头两名“刺客”……出发了。

此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梁刘二人可以很轻易地将入侵者解决，唯有坐在威廉伯爵左手边的一人……一个穿着和东仙队长一致的青年白人男子，正面色凝重地思索着什么。

第1317章 血战圣地亚戈（三）

初次遭到特种兵攻击时，封不觉也没怎么当回事儿。

其一，这只是一个普通难度的单人生存本，容错率很高，不至于在你立足未稳的时候出现极易死人的“开场杀”；其二，以封不觉现在的装备来说，杂兵别说秒他了，就是要伤到他都很难。

因此，当那些子弹射来时，封不觉只是很随意地动了动，在确保要害部位不受攻击的前提下进行了小幅度的闪避。

结果，他依旧是躲过了大部分的子弹，唯有两发子弹命中了他——一发蹭到了他的背部，另一发则射穿了他的小腿。

然后……觉哥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伤！血！了？”这是他中枪后的第一反应。

正如我刚才所说，两发子弹命中，且皆造成了损伤，不但有擦伤，还有贯穿伤。

这么一来，封不觉自不敢再托大了，他立刻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通过弹道以及数据视角迅速确认了敌人的位置和数量，并展开了迅疾的反击。

突袭他的人倒也不多，共六人，皆是两人一组，训练有素、武器精良；他们埋伏的地点分别距离觉哥15米、30米和100米，且所在的方向、水平位置、掩体都不同。

虽说这防卫部署得纵深层次都不错，但只要封不觉认真起来，要解决他们也是很容易的。

他连远程武器都没用，仅凭自身超高速的移动和简单的近战攻击（管钳敲人），就把那六名特种兵全给搞定了。

然而，这又引出了更多的敌人……

这次，来的是分成六个小队的十二人，位置分布比刚才那三个小队更开，但总体来说还是对封不觉形成包围之势。

“三角蜂巢阵型？”在受到新一轮围攻的同时，封不觉已然意识到了那些特种兵的布阵方式。

但意识到了，并不代表马上就能破解；在敌方兵力充足、布防密集的情况下，即使他知道对方的阵型，短时间内也无法摆脱这种持续包围施压的局面。

于是，一场“第一滴血”式的丛林博弈开始了。

我们都知道，《第一滴血》是一个人吊打一群人的故事……

眼前的展开也是如此，一个像封不觉这样的顶尖玩家，肯定不是一群普通单人本里的量产小兵就能歼灭的。即使他们拥有着可以打伤封不觉的武器也一样，这就好比给婴儿一把手枪让他去杀一个成年人……只要这个成年人有所警戒，几乎就不可能成功。

十五分钟后，觉哥已顺利干掉了陆续包围过来的五十多名敌人，由于这些特种兵为了围捕他而离开了原本的位置，那片丛林也就空出了一大块无人看守的区域，趁此空隙，封不觉顺利地脱离了敌人的视线、隐匿了行踪。

直到这时，他才有时间处理自己最初被枪给打穿的小腿。

“嗯……还好我是玩家，现实世界里腿上这样挨一枪，别说跑步了，直接瘸了都有可能……”封不觉用刚才从特种兵们身上缴获的绷带和急救喷雾，迅速处理好了伤口。

随后，他就开始研究那些家伙的武器装备了。

他当然会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枪械竟然可以打穿自己的防御。

【名称：坷垃突击步枪】

【类型：武器】

【品质：完美】

【攻击力：极强】

【属性：无】

【特效：也没有什么特别，但就是很强】

【装备条件：射击专精C】

【是否可带出该剧本：否】

【备注：原本是很普通的突击步枪，但因为加入了金坷垃进行强化，所以变强了数倍。】

“好……可以，这设定讲理。”看过了物品说明后，封不觉还是服的。

仔细琢磨一下……这个宇宙的科技水平既然已经到了可以用“三万度高温（是太阳表面温度的五倍左右）”去生产金坷垃的程度，那他们在军事这方面……怕是连机械弗利萨都能造出来了吧。

眼下，他们不过是弄出了一些用金坷垃强化过的普通武器而已，属于很客气的了。

“虽说是想来练练双节棍的，但这些枪这么便利……不用可惜了。”封不觉一边念叨，一边就从行囊里取出了几把【坷垃手枪】，塞进枪带、背在了身上。

如今他的行囊空间非常宽裕，很多东西可以先捡后看，所以，他刚才那圈打下来……什么步枪、手枪、手榴弹、弹药包、医疗包，已经捡了一大堆；普通难度嘛……敌人那么多，补给充分也是应该的。

“OK……”整备一番后，封不觉重新站起，开始实施下一步行动。

只见他从树丛里探头出来张望了一下，随后才爬出藏匿点，谨慎地朝南边潜行而去。

此前，他和那些特种兵交手时，已大致感觉到了对方的兵力倾向，所以他判断自己的目的地应该是在南边。

假如此前没有中枪的话，封不觉八成会先跳到高空去确认大楼的位置，这样就能百分百确定方向了；但现在……他是不会那样做了；他很清楚，像这种设定略有些荒诞的宇宙，跟“南方公园”类似……你很难预测自己会在这儿遭遇什么，万一跳到了丛林上方后触发了什么激光切割网、自动粒子炮、或是引来“坷垃导弹”之类的玩意儿，那岂不是自讨苦吃？

因此，觉哥还是选择走地面路线，藏在暗处、慢慢移动。如果条件允许，他一会儿打算顺手再抓个活口，套些情报出来；多了解一些设定总没坏处，至少能防止阴沟里翻船。

可能有人会奇怪，封不觉明明有“数据视角”，只要他保持开启状态，完全可以避开一路上所有的岗哨和陷阱前进，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缓慢推进呢？

其实很简单，“数据视角”和那些用精神力来维持的魂意类似，也是很伤神的；虽然其负荷没有絮怀殇的【魂临】那么高，但也不是没有；另外，在地形复杂、景物繁多的环境……比如此刻的丛林里……使用数据视角会更加费神。因为这种特殊的“视觉”并不是一般想象中的“透视眼”，而是观察“真理序列”的一种方式；开启数据视角后，一眼看出去都是类似矩阵数字流和魔法光符的东西，在复杂环境中这些字符光流互相交叠影响，很容易让人眼花缭乱。

所以，即使是封不觉，也不会保持其持续开启，他只在需要的时候才会使用。

长话短说，觉哥就这么且走且停，在林子里行了将近二十分钟；在这个过程中，他自然也发现了几队特种兵，但他

没有去抓人，因为……此时他遇到的特种兵小队，已经不是两人一组了，而是五人。

很显然，是封不觉此前的行动让对方的守备方案发生了变动，如果说刚才他遭遇的都是在“岗哨模式”下快速反应作战的特种兵，那么现在他要面对的就是重新编队，进入“搜捕模式”的特种兵了。

“切……连封锁线都建好了吗……”终于，在行进了一段距离后，封不觉的前方出现了一条由士兵组成的防线。

这应该是刚刚才建立的、用来限定搜捕范围的外围防线；那些士兵的埋伏点呈弧形排列展开，向东西两侧延展而去，一眼望不到边……虽说每两个士兵之间都隔了十几米的距离，但想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从中间穿过，肯定是不可能的。

“嗯……”封不觉想了想，“要不然我就快速冲过去算了，他们的兵力现在大量北调，说不定防线后面会很空，一旦突过去，再度遁入暗处，他们要找起来就……”

念及此处，他的思绪忽然被打断了，因为，这一瞬，他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数据强度很高的人。

那是一名短发中年男子，和周围的特种兵不同，他穿的一身黑西装而非迷彩服；虽说其身材有些偏胖，看起来也不是很能打的样子，但数据强度是不会说谎的……这家伙很强。

“哼！”

就在觉哥观察对方的同时，不料，那人的视线也锁定住了封不觉的所在，并在凝视了两秒后冷哼一声，说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说话间，这人已掏出腰间的一把手枪，抬手便射。

封不觉这时正躲在一低洼之处，头上有灌木掩映、前方还有一块岩石遮挡，而且，他和那人之间还隔了几十米的距

离……按理说，即使那人枪法极好，从其站的位置、以及射击的角度来说，也肯定是命中不了觉哥的。

但，他还是开抢了，扳机扣得相当果断。

这种异常……让封不觉警觉了起来。

砰——

说时迟，那时快，枪响乍起的一瞬，但见觉哥朝身下一个施力反弹，整个人便朝后方翻跃而出。

几乎在同一秒，他方才所处的位置……爆炸了。

这爆炸的范围倒是不大，但被卷进这范围内的泥土、岩石和灌木……竟全都化成了粉尘状。

“原来如此……”成功躲过了这一击的封不觉，暗自念道，“连杂兵身上都配了‘坷垃武器’，那这个看起来像是小BOSS的家伙手上拿的……肯定是更强的版本了。”

砰砰砰——

他思绪未定，三声枪响又起，对方根本没打算给他喘息的机会。

第1318章 血战圣地亚戈（四）

但在那第一枪过后，想要再打中封不觉，可就难了。

既然行踪已经暴露，觉哥也就不用继续匍匐隐藏，他直接到明处躲闪便是。

以他如今的身手，稍微认真点，便可脱离普通人的视线，即便是动态视力极其出色的人也跟不上。

“什么？”后续的三枪意外落空，让那个中年男子的表情一变，很显然，觉哥的速度使他大吃一惊。

啪——

就在其惊魂未定之际，封不觉已是一个闪身出现在了他的身前，一脚踢飞了他手中的枪。

下一秒，觉哥又是旋身一移，神出鬼没般来到了中年男子的身后。

他用左手擒住对方肩膀，右手拿着一把【坷垃手枪】抵住对方的后脑勺，冷冷言道：“别动。”

封不觉说这两个字时的语气，就相当于是在告诉对方——“你只要动第一次，我就会开枪”。

“呵呵……”不料，那中年男子闻言，竟是冷笑两声，“你以为……区区一把手枪，伤得了我梁非凡？”

其话音未落，一股冰冷的内劲已从其体表爆发出来，连周遭的空气都为之一寒。

好在觉哥也是早有防备，他知道这小BOSS不简单，绝对不是空有一把特殊的武器而已，所以他也在第一时间脱离了对方内功的杀伤范围，退出了丈许。

他这一退，便和梁非凡拉开了距离，两旁围过来的那些

特种兵见状，立刻举起了武器，眨眼之间，已呈弧形阵型对其张开了火力网。

“都把枪收起来。”就在那些特种兵准备开火之际，梁非凡忽地抬起一手，下令制止了他们，并与觉哥四目相对道，“这个人……我亲自对付。”

“Ho~”封不觉虚眼看着对方，“你还挺有自信的嘛。”

梁非凡的自信，源自他对对手的实力估计不足……

在刚才那番短暂的交锋后，梁非凡心中对封不觉的判断是：此人速度很快，只要他全力逃跑，别说子弹打不中，就是逃出丛林也不是难事；但是，其战力却很一般，毕竟他连我的内力冲击都不敢硬扛。

这么一想……梁非凡自然得阻止特种兵开火，因为子弹对这个目标本来就没什么大用，若是把对方逼得逃跑了，那岂不是白白送走了到手的功劳？

“自信？”两秒后，梁非凡用藐视的眼神回望觉哥，言道，“有自信的是你才对……”他一边说着，一边松了松自己的领带，“和我们这些用‘金氮丹’来提升功力的真正高手相比，你们这些杂牌的武修从根基上来说就已差了十万八千里……虽然你的轻功好像练得不错，但仅凭轻功就想到我们圣地亚戈来闹事，怕是太天真了吧？”

“喂喂……”封不觉听着对方的话，心里一个劲儿地吐槽，“武修是怎么回事？功力又是什么鬼？那奇葩的剧本简介硬要揣测……的确是可以推测出这个世界有很强的黑科技，但这种仿佛在暗示这里同时也是个‘高武世界’的对白是要闹哪样？”

“怎么？”见觉哥目光游移、若有所思，梁非凡自以为得计，脸上的得意之色更甚几分，“现在知道怕了？”

“嗯，我怕了。”没想到，一秒不到，封不觉真的点点头，面无表情地回道。

且不说这货根本不会恐惧，就算会，他此刻的神态也毫无说服力。

“要不然这样……”封不觉没等对方应话，就接着道，“我束手就擒跟你走，把我知道的事儿全给交代了，非凡哥你就大发慈悲放我一条生路。”

梁非凡也是一愣，他完全没料到……眼前这家伙如此的“识抬举”，竟然非常自觉地把自己准备提出的条件给说出来了。

“呃……”梁非凡没有理由拒绝这一提议，因为活捉入侵者并套出情报的功劳显然比打死目标更大。

“呵……好啊。”梁非凡稍稍迟疑了两秒后，便对两旁的士兵下令道，“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抓人啊！”

这事情的进展之顺利……让梁非凡觉得简直不真实，不到十秒，两名特种兵便上前给封不觉搜了身、并戴上了【坷垃手铐】；整个过程中觉哥一点反抗的迹象都没有，十分配合对方的行动。

接着，他们就押送着封不觉，朝着总部大楼去了。

两分钟后，走在半路上的梁非凡还拿出了通信器，向威廉伯爵直接报告了此事，顺带将自己的“丰功伟绩”夸大吹嘘一番，将自己描述的英明神武，宛若神兵天降。

这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朋友”的头套】所影响了。

……

被“押送”的封不觉，反而以一种比自己移动更快的方式接近了他的目的地；不到二十分钟，他就看到了“美国圣地亚戈国际农业集团总部”的大楼。

此地可谓丛林掩映、碉楼耸立、易守难攻、万夫莫开。

来到大楼附近时，封不觉远远瞧见了一个穿着茶色西

装、数据强度比梁非凡还略高一些的男人。

那……是刘醒。

他已在此地等候了一段时间，看到一脸志得意满的梁非凡，刘醒的眉宇间不由得浮现了一抹不悦之色。

不过，他并没有和梁非凡说什么，他等在那里，似乎只是为了来看一眼入侵者长成什么样子；确认完了之后，他就离开了。

“哼……装模作样。”梁非凡远远望着对方离去的背影，恶狠狠地啐了一声。

这些，封不觉全都看在眼里，虽然他并不清楚梁非凡和刘醒之间的恩怨，也对此不感兴趣，但他还是记住了这些剧情信息，以备不时之需。

很快，觉哥就被带入了圣地亚戈集团的总部大楼中，那一瞬，系统提示也来了……

【当前任务已完成】

【主线任务进度更新】

【支线任务已触发】

闻声，封不觉扫了眼任务栏，发现【探索丛林，找到并潜入美国圣地亚戈国际农业集团总部】这条已被勾去，底下又刷新了一条新的主线：【获取金坷垃相关档案并离开大楼】

而在这主线之外，还刷出了一条额外的支线：【击败至少七名圣地亚戈集团管理层成员，当前进度0/7】

“很好，感觉这个支线可以在做主线的过程中顺便做了……”封不觉看完任务后，便轻声念道。

“嘀咕什么呢？赶紧走！”因为刚才看见了刘醒，所以梁非凡的心里就有点不爽，这会儿他见觉哥放慢脚步自言自语，便想找茬撒气，于是，在呵斥这句的时候，他特意走到觉哥

后面，朝后者背上踹了一脚。

而封不觉被他这么一踹，竟是用一个非常夸张的动作摔了出去，只见其脸朝下往前一冲，用一个古怪的姿势窝在地上，好几秒都一动不动。

那两名负责押送他的特种兵一时也不知道该不该上前去扶他。

“干什么？装死啊？”梁非凡见状，主动上前，又对着觉哥的大腿踹了一脚，“给我起来！”

他觉得对方是在“装死”倒也有理有据，因为他眼下这两脚实际上都没用太大的力，哪怕是踹在普通人身上也不会有什么大碍，更何况是觉哥这种“武修”呢。

“不是装死……”一秒后，封不觉保持着那个脸朝下窝着的姿势，用懒洋洋的声音回道，“只是想借此挡住你们的视线……”

“哈？”梁非凡最初还没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面带疑惑地重复对方的话道，“挡住我们的视……”

但他这句话还没说完，封不觉就突然挺身窜了起来，并拿着一串已经从手腕上脱离的手铐，在他的眼前晃了两下：“挡着我好摘手铐啊。”

“你！”梁非凡惊愕之际……

封不觉已然出手。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掏出了一把（在被捕的时候觉哥被搜过身了，但对方只搜走了他放在行囊之外的手枪和一些弹药）管钳，Duang~Duang~两下就放倒了旁边的两名特种兵，在57级玩家的传说级武器攻击下，头盔什么的确是形同虚设。

“喝！”梁非凡的反应倒也不算慢，在那俩炮灰倒下的同时，他已运起功力，一掌拍出。

那偌大的掌力朝着封不觉当胸猛击，似滔滔大浪，且寒气逼人。

“切……又是这种带冰属性的招式么……”

上一次梁非凡内劲爆发时，觉哥就是因为感觉到了那股莫名的“寒气”，才会撤后没有硬接的，这次当然也没理由会去扛。

在心中暗自念叨一句后，封不觉便瞬开了【灵识聚身术-极】，躲开了这近在咫尺的攻击，并顺势绕到梁非凡的背后，抡起【Z管钳】就砸。

乒乒乒……

使用武器的普通攻击一击就放倒小BOSS，这无疑是不可能的（至少封不觉不行，不过和他同级别的几位剑客应该可以）……所以，觉哥这次用的是“连打”。

他的手速大家也是了解的，即便不靠什么招式，单纯就是“反复敲打”，也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极高的攻击频率。

可结果，他的攻击打在梁非凡的背上……却是发出了一阵阵类似敲打坚冰的声响。

“呵呵呵……”梁非凡的冷笑声随即传来，从这笑声也能知道他并没有受到多大伤害，“我说过了……你只有速度快，是没用的！”

说着，他又是大喝一声，将内力外放一爆。

“喝！我内有【天地大法】在身，外练【冰蚕毒掌】之式，可随意吸收天地灵能转为内力，寒毒外放，寒光护体，刀枪不入，气劲分石裂金，丹田二气容量如海，回流增压可使功力暴增四倍……你怎么跟我斗？哈哈哈哈哈……”梁非凡说话之际，他的数据强度也的确已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攀升，还真就升了四倍。

“啊～啊……”封不觉有气无力地看着对方，念道，“你这犹如港漫反派一般的台词……”说到这儿，突然，他的语气和

眼神都变得异常凌厉，“……让本大爷也燃起来了呢！”

此言一出，觉哥朝后大跳一步，收回管钳，双手握住……朝两侧一拉，管钳登时化为了双节棍的形态。

“实话告诉你！老子刚才一直在隐藏实力！其实我内练【皇极臻神道】，外修【十字追魂棍】，身负【无影无踪】，功运【摩柯释达】，神功无量，棍法无双，踏雪无痕，佛法无边！你又怎么跟我斗啊？”他用比对方快几倍语速说完这些，边说还边在那儿耍着双节棍。

也不知道是不是装备加成的原因，梁非凡听他介绍完之后……冷汗就下来了。

“这小子不会是说真的吧……”非凡哥这人外强中干，表面上还是摆着架势，但心里已经虚了，“我记得刘醒练的也是【皇极臻神道】……而且一般人根本不知道这种上乘武功的名字，难道他……”

“我这个人是讲道理的。”封不觉没有给对方太多的思考时间，紧接着就道，“你我本来无冤无仇，但你刚才莫名其妙就对我动粗，正所谓——以牙还牙，加倍奉还，你……踹我两脚，我……把你打残，很公平！”

第1319章 血战圣地亚戈（五）

觉哥这套说法，至少对梁非凡来说不怎么公平，不过这也不打紧，非凡哥本来也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即使封不觉不说这套歪理，直接就打过来，他也没什么意见。

两人剑拔弩张地对峙了几秒后，梁非凡……先动了！

其身法虽是不快，但进势沉凝，内功深厚，再加上那寒毒内劲，不可小觑。

好在封不觉在速度上占优很大，有道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不管对方的攻击如何厉害，打不着……就没有意义。

乒乒——

晃眼间，梁非凡的攻势已扑了个空，同时，他的肋部还被双节棍敲打了两下，发出了击冰之声。

“噘……”非凡哥当即啐道，“都跟你说了，这是没……”

乒乒乒——

他那个“用”字还没出口，背后又挨了三下。

觉哥才不跟他啰嗦，就是一个字——打。

用这尚不熟练的武器去发动普通攻击，短时间内肯定是破不了对方防的，这事儿封不觉自是一清二楚。如果觉哥真心要速杀这个小BOSS，直接动用威力更大的技能便是，或者用【疯魔扑克】也可以，但他这次排本本来就是想要练练双节棍，所以才没有用那些手段去进攻。

乒乒乒……

在抡打对手的过程中，封不觉对这双节棍的用法也渐渐有了些心得，这使他的攻击速度也跟着越来越快，但即便如此，他的攻击频率也依然没有使用管钳时来得高。

“嗯……”打了一会儿，觉哥不禁在心中念道，“管钳那种一体式的武器，打中一下后立刻就可以挥第二下；可双节棍……由于当中连了根链子，每次打中目标后，打击对手的那半截棍体就会因反作用力而发生一次并不规律的反弹甩动。如果我不等这个效应消退就直接挥出第二棍，那这后一次攻击就有很高的几率发生偏差、且威力会打折扣……而如果我等的话，攻击的间隔就会加长，等于自降攻速。所以说……这武器究竟……”

在现实世界中使用双节棍，或许并不需要考虑这种问题，但是在惊悚乐园这个武力设定远超常人、动辄一秒钟能打数个来回的虚拟世界里，这种由武器造型本身产生的“攻击间隔”，就是不得不克服的难点了。

“诶？”正思索之间，封不觉发现，双节棍的两端都隐隐变了颜色，一边透出红光、而另一边则透出蓝光。

他很快就反应过来，这是【Z管钳】那“充能至50%后两端将分别附上冰与火属性”的特效被发动了。

“等等……”也正是这一刻，封不觉忽地想到了什么，“两端都有属性……也就是说……”

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接着，他的身体……也跟着动了。

乒——

但见，在双节棍的一击过后，觉哥主动伸出左手，抓住了正被反弹而出的那截棍体，紧接着，他便直接用左手发力一甩、右手则顺着这势头松开了原本紧握的那截棍子，使后者顺势甩出。

这样一个简单的换手动作，不但解决了攻击间隔的问题，而且……这种出棍的方式，因为在甩出去的时候有一个蓄力拉扯动作，便产生了类似“弹弓”的效应，可使得后续的攻击威力更强。

“什么？”正在被打的梁非凡也立刻感觉到了异样，原本那不痛不痒的攻击，在这一下突然起了变化——不但加强了打击力，还带上了属性伤害。

“原来如此……”封不觉收棍，又在手中来回耍了两下，微笑道，“呵……真是有趣的武器呢。”

梁非凡久经杀阵、战斗经验丰富，这几番来回过后，他已觉得久战对自己不利，眼下，封不觉好像又悟到了什么，这让非凡哥更加警惕起来。

“不能再保留实力了，若再拖下去，恐有闪失……”心中如是想着，梁非凡便运起十成功力，将天地大法催到极限，冰蚕毒掌猛然一出。

这一手中宫直进，径取要害，掌风凌厉无俦；因为用上了全力、且没有多余的动作，所以出招的速度也比他之前的一贯表现要快上不少。

“不错嘛。”封不觉见那掌风布得密不透风，笼面而来，发自真心地夸了对方一句，然后……便用单手出了一招【邪王炎杀炼狱焦】。

既然已不好闪避，以招对招就是。

火属性的拳，对冰属性的掌，属性上就占了便宜，只要在能量层面不差太多，就可以轻松将对方的攻势化解，若是在能量上也占上风，那就更是手到擒来了。

轰轰轰——

霎时，碰撞声此起彼伏，拳风掌影错成一片。

在这正面交锋之下，双方实力的差距很快就体现了出来，打到一半……梁非凡的手臂已然酸软无力，提起的那股内力也在对招中被磨得所剩无几。

无奈之下，非凡哥只得虚抹一掌，变式撤身，急转身形，跳出了战圈。

封不觉倒也没追过去，因为这轮对攻之下，其实他也吃了点小亏……

“切……好一个冰蚕毒掌……”觉哥收招时，看着自己状态栏中的【中毒】字样，心中暗忖道，“虽然冰属性是被我给反制消解了，但那‘毒’劲却还是通过掌力透了过来，无法免疫……”

另一边，梁非凡心中则是惊愕不已：“岂有此理！这小子用单拳敌我双掌亦能取胜，且还表现得游刃有余……其功力分明远在我之上。但是……他为什么不直接出招跟我对打，而要用那双节棍来作战？莫非……他是有意想戏弄我？”

没等他多想，稍稍等了一等的封不觉又杀了上来。

刚才那几秒钟，觉哥按兵不动，是为了观察一下对方这“寒毒”的实际效果，在确定了此毒只能产生轻微的减速效应、且掉血不快后，封不觉便决定……先把敌人解决，再给自己解毒，这样可以避免在战斗过程中反复中毒从而浪费道具。

乒乓乒乓……

说时迟，那时快，梁非凡一口气还没喘回来，又一轮双节棍的连打已接踵而至。

这次，封不觉的打法发生了改变，虽说动作还不纯熟，但他挥棍的手法已经从简单的单手来回抽，变成了双手轮换连舞；无论是攻击节奏、威力、还是招式变化……都比之前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糟了……”面对那威力更强的冰火双属性连击，梁非凡暗道了一声糟，他知道……这一轮的攻击，再用护体的内功硬扛是不行的了。

果然，实际对上招之后，纵是非凡哥摆好了架势连连挥臂招架，也一样防得捉襟见肘。

而封不觉这边，仗着身法完胜非凡，打得是不亦乐乎；

其走位如鬼如魅，左突右闪、难以捉摸，而且在这连续战斗的过程中，他的双节棍也是越使越顺、越打越快……很显然，和那些一击就被搞定的特种兵相比，这种能承受多次攻击的小BOSS才是练习棍法的好木桩。

“这样下去不行……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不能在这里白白送了性命……”节节败退之中，梁非凡心中已起了逃跑的念头，只是……他也明白，想跑没那么容易，“但这小子比我快，直接逃是逃不掉的……”想到这儿，他的目光就不禁朝附近的几个出入口瞥去，“可恶……为什么到现在还没人来支援？”

其实，没支援也很正常……

这个大楼90%的区域是全自动化管理，即使是这一楼大厅里也没有前台或保安，连保洁都是机器人在做；监控探头倒是有不少，监控室里的保安也看到了这场打斗，但保安们也都和非凡哥一样……他们压根儿也没觉得封不觉这种“外道武修”能从非凡哥手下过去十招。

因此，在战斗刚开始那几分钟，根本没人想过要呼叫什么支援。

不过，现在情况自然就不一样了……监控室里的人也不是傻瓜，即使他们修为不高，在看到了方才那波“火拳对冰掌”的情况后，任谁也能看出非凡哥已落了下风。直到这时，他们才紧急报告了一楼大厅这儿的战况，并请求支援。

“慢……慢着！”终于，渐感不支的梁非凡使出了最后一手——求饶。

“干嘛？”封不觉正打得兴起，哪儿会停手，他边打边问，“想投降？”

“对！我投降！”梁非凡赶紧接道，“你先停手！”

“哼……”觉哥闻言冷笑，“接受你的投降，对我有什么好处吗？”

“我……我可以帮你！”梁非凡在这方面反应可快了，“你是想盗取公司的资料吧，我可以告诉你档案室在……”

砰——

他的话还没说完，一声枪响便从其身后响起。

同一瞬，梁非凡的腿上便爆开了一朵血花。

此时的非凡哥正在全力应付封不觉的双节棍，已没有多余的内力和精神去顾忌下盘的防御，所以被这一枪轻易破防，应声倒地、发出了一声惨呼。

觉哥见状，也没有继续追打，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十几米外那个开枪的人。

“吔屎啦！梁非凡！”与此同时，举着枪的刘醒，也是一边骂着，一边走了过来。

他是接到的请求支援的消息才赶来的，结果刚到现场，正好听到非凡哥企图叛变的台词，这他怎么能忍，当即就抄起配枪给了对方一发，好让其闭嘴。

“你……你敢打我？”梁非凡转头一看是刘醒开枪射自己，顿时气得血灌瞳仁。

“打你点样？”刘醒道，“嘞个二五仔，不打你就已经把公司机密说出去了，要不是看在平日的情分上，我直接爆你个闆窿佢嘅啊！”

这倒是实话，刘醒枪法如神，远在梁非凡之上，他若想置后者于死地，这一枪肯定是打在后脑勺而非腿上了。

“哼……”梁非凡自知理亏，而且他的举动监控都已拍了下来，着实不好发作，只能辩解道，“你痴线啊！我只是想用缓兵之计，我怎么可能背叛公司？”

“好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刘醒不想听他废话，打断道，“先把入侵者搞定再说。”

话音未落，他又是“啪啪啪”连开三枪，子弹分别飞了觉哥

的头、心、腹……虽然是连续射击，但这三枪的弹道精准得让人觉得可怕，这枪法已堪比射击专精S级的玩家了。

面对如此凌厉的攻击，封不觉也是斗心顿起，乘势来了个黑客帝国式的后仰闪避，躲过了瞄准头和心脏的两发子弹，并用摆动的手，使出【灵犀一指】，愣是夹住了那发射向他腹部的子弹。

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两秒之内，做完这个连贯动作后，觉哥还似炫耀一般，抬起手来，分开手指，让对方看着那被夹扁的子弹从其指缝间倏然落下。

“呵……这样啊……”刘醒明白，这个入侵者正在用行动告诉他——“对我用枪是无效的。”

“好！”下一秒，刘醒就把配枪随手一扔，运起内功，在周身绽开了一个比梁非凡更强的斗气力场，“既然阁下自视本领高强，那不妨来领教一下我的七十二路【空明拳】吧！”

说罢，他便是一个箭步上前，双手齐出，拳探两路。

和梁非凡那一板一眼、仰仗寒毒内力的招式相比，刘醒这拳法可谓精妙绝伦，其拳力若有若无，柔中带韧，以虚击实……已是大成若缺之境。

这等手段，即便是觉哥，也不敢大意。

只见封不觉舞起双节棍，让其沿着一条类似“正无穷”符号线条的轨迹反复挥动，且战且退、以避那空明拳的锋芒。

“噘……刘醒这小子……自从练成左右互博之术后，拳法更上一层楼，而且他那皇极臻神道也练到了十二关，内力之固厚俨然在我的天地大法之上……真是可恶……”爬着退到一旁的梁非凡看着眼前的打斗，心中却是有几分希望刘醒被干掉，因为后者早已威胁到了他的地位。

另一方面，封不觉在退闪之间，思考也是未断……

“嗯……防守也需要练练呢……如果我有两副双节棍，或许会容易点，但眼下只有一副，如何做到攻守转换，可得好

好琢磨琢磨……”

他思索之际，刘醒可是越战越勇，在大致摸清了（至少刘醒这么认为）对方的实力后，刘醒登时开启了【皇极臻神道】的“增压”能力，将内功提升了八倍，以一种爆发性的速度抢攻半步，一拳打来。

第1320章 血战圣地亚戈（六）

“不好办呐……”看着那迫近的拳头，封不觉无奈地念叨了一声，同时，发动了一个堪称神技的侦查系技能——【我的滑板鞋】。

这招，是在S2复赛阶段，地狱前线对阵尸刀一番队时，【末日强袭】对觉哥使过一次的技能，其效果是：【发动后，你所受的下一次近战伤害将减少90%，且该次攻击中附带的所有特效将不会被触发；在攻击结束的瞬间，你将自动位移至攻击者的背后，并获得持续四秒的双倍攻击速度加成】

虽说那时候的末日强袭最终还是死在了封不觉的算计之下，但眼下的情况显然和当时不同……玩家会使“当身技”的事情，刘醒可不知道，他这一拳过来，本是势在必得。

然，实际打中后的结果却是……封不觉站在那儿随手一格，便将刘醒这催起八倍内功的一击给承受下来了。

此情此景，莫说是刘醒本人，就连倒在远处的梁非凡都惊得张嘴瞪眼，心中骇然难平。

咻——

也就在他们震惊之际，封不觉已靠着技能的效果，瞬移到了刘醒的身后。

那“双倍攻击速度”的加成只有四秒，不用也是浪费；封不觉自是抓住了这四秒之隙，抡起双节棍一阵连打，用的手法……即是他方才悟出的来回换手攻击。

另外，由于此前和梁非凡连续打斗了许久，【Z管钳】的充能早已过了80%，所以其特效四——“连击”能力，此刻也已然启动；至少在这场战斗结束前，封不觉用双节棍对同一目

标发起的重复打击，其伤害会逐步增强。

毫无疑问……像这种伤害随攻击次数递增、且上不封顶的特效，若是运用得当，便会非常可怕。

封不觉的攻击频率本就不慢，在攻速加成之下，短时间内于输出上又来了一波爆发……这轮挥打过后，背后连连受击的刘醒顿时不支，只见他一个踉跄，朝前翻滚而出，口中也不禁喷出了一口鲜血。

“唔……没想到……”刘醒捂胸回首，瞪视着封不觉说道，“……你一个外道的武修，竟能有如此功力，你究竟是……”

他可不知道对方用了个能减伤90%的技能来挡招，也不知道封不觉身上有各种按百分比减伤、且本来防御力就很高的防具，他只知道……眼前之人用单手就扛下了自己最强的一拳，事后不但毫发无伤，还有余力立即做出反击。

此情此景，已足够让刘醒、以及在一旁已然负伤的梁非凡……丧失斗志了。

【支线任务进度更新】

“看样子二位是认输了……”听到了系统语音后，封不觉不动声色地扫了眼任务栏，然后就发现任务进度已变成了2/7；他立刻明白，当这两个NPC放弃反抗的瞬间，任务所定义的“击败”便算是完成了，也就是说……不一定要把对方打残或是打死才能完成任务，只要能分出“输赢”就能行。

“那……我也就不奉陪了。”既然已经达到了目的，便也没理由再跟他们磨下去，封不觉说完这句，就转身走向了电梯。

“慢着！”比起梁非凡，刘醒显然更为尽职，纵然他自知不敌对手，但还是颤颤巍巍地起身，冲着觉哥的背影喝道，“你要去哪儿？”

“当然是去抢你们的机密资料咯。”觉哥用一种理所当然的

语气回应道。

“你……知道档案室在哪儿？”刘醒狐疑地问道。

“我不知道啊。”封不觉耸耸肩，接道，“而且……我也不认为能从你们俩的嘴里问出来，所以……”他顿了顿，“我还是自己去找找呗，反正肯定是在这座大楼的某处，我一层一层找上去，总归是可以找到的。”

“哼！哈哈哈哈哈……”闻言，梁非凡放声大笑，笑了几秒后，他也看向觉哥，接道，“小子，你是不是以为……打赢了我们两个，就已所向无敌了？我告诉你……”

“行了行了……”封不觉根本不想听他把话说完，直接就打断道，“你是不是想说……你俩是四天王中……哦，不对……是公司管理层中最弱的两人；然后还想再跟我剧透一下，比你们强的人还有多少个、以及他们的绰号和武功分别是什么，最后再对我来一句——就算我能赢得了其中的某某和某某，但还有那么几个是我这种人绝对无法逾越的存在……”

他猜的……还真就八九不离十，仿佛是偷看了梁非凡的台词大纲。

非凡哥听到也是愣了，有些不知所措地应道：“呃……你怎么知……”

“可以了。”觉哥歪过头，快步路过了他的身边，“那些话你自己留着吧，我不感兴趣。”

说罢，他已走进了电梯，随手就按下了二楼的楼层键。

不听梁非凡的恐吓，并不是因为觉哥自负，而是他认为没有必要；就算真有强敌出现……他自己用数据视角去观察来的强度，也比从别人嘴里听来的强弱要更可靠。

叮——

一层楼的间隔转眼就到，电梯门打开时，一个站在十米开外的人，已直勾勾地盯住了封不觉。

那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白人男子，相貌平平，发型是中规中矩的褐色短发，衣着则是白衬衣黑西裤配一条深色领带；这外表……怎么看都像是个平凡的上班族。

但……封不觉可以“观察”到，此人的实力，俨然在刘醒和梁非凡之上。

“这倒有趣……”觉哥将眼前的男人打量了一番，念道，“你怎么知道我会来二楼？”

“我并不知道。”白人男子接道，“你别误会了，我可不是特意在这里等你的；只不过……我的办公室正好在二楼，我站在这里，也只是想看看你这个入侵者所乘坐的电梯到底会到几楼去，我也没想到……你就在我这层停下了。”

“这么说来，阁下也不打算阻拦我咯？”封不觉一边问着，一边已走出了电梯。

“呵……”白人男子笑了笑，回道，“你要是不出现在我面前，那就罢了……但你既然已经到我这儿了，我身为公司管理层的一员，又岂能当成没看见呢？”

“这样啊……”封不觉点点头，“在下疯不觉，还未请教……”

“好说。”白人男子用一口带着点儿口音的中文接道，“鄙人来自英国，本名约瑟夫·戴维，中文名陈少龙，不过大家都叫我‘美国哥’，至于职位嘛……姑且算是公司的总经理吧。”

“嗯……”对方的话里槽点太多，封不觉只能拣比较主要的吐，“且不说为什么你一个英国人被称为美国哥……你们这公司的大楼有几十层高，总经理办公室居然设在二楼？”。

“不行吗？”美国哥反问道，“难道有某种规定……职位高的人，办公室所在的楼层也必须高吗？”

“嗯……”觉哥摸着下巴，来了句英语，“Good point……”

“好了，互报家门和东拉西扯就到此为止吧，对于一个要死的人，我懒得了解太多。”美国哥说着，便上前半步。

紧接着，只见他双手下垂，手背向外，手指微舒，两足分开平行，再将两臂慢慢提起至胸前，左臂半环，掌与面对成阴掌，右掌翻过成阳掌……这一连串如行云流水般的动作过后，一个潇洒漂亮的起手式已然摆成。

“你这是……”封不觉看着对方身上的数据流动，便知其功夫比楼下那两位要更胜一个境界，当即也是驻足凝神，严阵以待。

“无根无极，万法自然……”美国哥双手圆转，岿然而立，朗声言道，“……太极！”

第1321章 血战圣地亚戈（七）

“OKOK……”也不知为什么，面对一口汉语的美国哥，封不觉总是不由自主就想崩几句英语出来，“你可以的……”

他一边用很不走心的语气夸了对方一句，一边将双节棍收了起来，并活动了几下肩膀和脖子。

“嗯？”美国哥看到觉哥的举动，当即心中一紧，暗道，“这小子……一见我用的是太极，便准备放弃站立打击的战斗方式吗……”

其实，美国哥早在见到觉哥之前，就已猜到了对方不是等闲之辈；此前在会议室中，当梁非凡和刘醒争着要去捉拿那“入侵者”时，美国哥就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虽然“闯过无人区，单枪匹马杀进丛林地带，还有在短时间内搞定几十名特种兵”这些事，对他们圣地亚戈集团管理层的人只是稀松平常而已，但换个角度思考……入侵者可不是集团的人，一个不靠金氮丹修炼的“外道武修”能做到这些事，就显得不太寻常了。

实力略逊于东仙队长的美国哥，能坐上集团的第二把交椅，靠的就是他的智谋和城府，别人想不到的事，他却能想到。

所以，当其他人都想当然地以为梁刘二人可以轻松解决此事时，坐在东仙队长对面的美国哥，却是露出了一脸凝重之色。

“喝！”美国哥没有多等，稍一思量，便将展开的阴阳二掌略微收拢，抡臂聚招，猛然攻出。

这一式“手挥琵琶”，劲力凝沉如山，速度却是轻灵似羽，一招袭来，势若风雷。

但封不觉对此却是早有准备，只见他一个利索的下地翻滚，避开对方的攻势，接着双脚同出，对着美国哥的胫骨就是一记剪刀脚。

“别做梦了！”美国哥也不傻，身为一代太极宗师，他对自己所练拳法的弱点一清二楚；在站立对打时，美国哥的功夫几乎已是毫无破绽，但若是进入贴身绞缠的局面，任他的招式和内功再怎么精妙，也将无从施展。

因此，在出这招之前，美国哥便已绷紧了下盘，提防着对方把打斗带入地面战。

嘭——

结果，当封不觉那势大力沉的剪刀脚并拢时，只听得一声内劲相抗产生的气爆声，美国哥的双腿愣是保持着原本的马步、纹丝未动。

“切……”觉哥见对方没有如自己计划中那样跌倒，也是暗啐一声，“又逼我用技能是吧……”

很显然，封不觉是不太愿意使用技能的；虽然他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用各种技能，但技能的消耗却还是实打实的，比如此前那招【我的滑板鞋】，强是强……但要消耗整整1200点体能值，这已然超过了他总体能的20%，若是他仗着强力技能多就随便乱用，体能分分钟就会耗尽。

可是，面对那些在格斗技巧上凌驾于自己、力量和速度方面也不能直接碾压的对手，想要高效地将其击败，不用技能几乎是不可能的。

“给我倒！”觉哥一招未成，顺势变式，一个拧身侧旋，就续了一招下鞭腿。

按常理来说，这种单纯追求速度的临时变招，威力肯定连第一下都不如……美国哥，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又怎么会知道，前一招的剪刀脚，就是一般的剪刀脚，而后一招的下鞭腿，却是【熊孩子的下鞭腿】。

“啊……呀……”一秒后，美国哥一脸震惊地倒下，并用一口东北腔缓慢地喊出了“啊呀”两字。

他人还没彻底横下来，封不觉已经趁着这硬直时间，给他来了一招“杰里科长城（当敌人脸向下趴着时，面朝敌人脚的方向，将敌人的双腿拉起来、脚踝固定在自己的腋下，然后坐在对方腰部）”。

这个锁技的威力十分惊人，压制的同时还可以造成极大的痛苦，且几乎不可能被解开；其唯一的缺点就是……在实战中很难成功施展出来。

想想也知道，假设你在实战中能把一个对手打得脸朝下躺平，接下来你多半也不会对他用什么锁技了，直接一脚踩向他脑袋明显更快更伤。

若不是借着【熊孩子的下鞭腿】的因果律特效，封不觉怕也很难找到机会用这个。

“呃……你……这……”美国哥还没从被绊倒的惊愕中回过神来，腰部传来的剧痛已让他连句整话都不能说了。

“你若肯放弃抵抗，我就放开你。”封不觉则是十分淡定地边加力边道，“要不然……据我估计，再过十秒不到，你的腰椎就会折断。”

“哼……”美国哥闻言，并不回应，只是闷哼一声，强憋起一口真气，然后……朝着地面忽地拍出了一掌。

这一掌的掌力虽强，但不是刚猛路数，其掌风打在地上，只震出了细微的裂痕，而其主要的力道，则以一种韧劲十足的方式向上反冲，把美国哥以及骑在美国哥背上的觉哥给震离了地面。

两人一离地，美国哥的上身便可向前蜷起，觉哥的“杰里科长城”便也不攻自破；虽然这时封不觉还是用双臂夹着美国哥的双脚，但那意义已经不大，因为美国哥的腰部已不再承受压力，这样他的手脚也都可自由发力出招了。

但见，美国哥双腿一运，便甩脱了觉哥的钳制，其单拳乘势再出，打向了觉哥的下颚。

“嚯～哦～”不料，封不觉见那拳头探来，却露出一副等候多时的模样，当即怪叫一声，身形丕变，抓起美国哥那条手臂就跟了个十字固（主动方与被动方身体成十字形交叉，主动方的两条腿分别架在被动方的颈部与胸部，使被动方的一只手臂穿过主动方的裆部，主动方用双手将被动方的手臂压在胸前，并用力挺跨，使被动方屈服）。

两秒后，两人双双重新坠地，虽说他们此刻的姿势和弹起前不同……但美国哥被锁技锁住的局面并没有什么改变。

“啊……”美国哥刚破一招，又中一招，自是恼怒；他自认自己的太极功夫在站立对打中立于不败之地，但眼下不但施展不了自己的拿手绝学，还得跟对方在地上打这种WWE式的粗野对决，着实是有失他集团二把手的体面。

念及此处，美国哥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怒之下，他竟是张开了大嘴，狠狠地咬向了觉哥的小腿肚。

说实话，这的确也是破解十字固的一种方法，但前提是……你的对手是一个“会因为腿上传来的疼痛而放松力气”的人。

“咬啊，随便咬。”可封不觉被咬之后，不但没放松，锁得还更牢固了，“送几块肉给你也无妨，不过我事先声明……要是我失肉过多，一会儿我可能会把你切片吃了，来补充蛋白质。”

他说这话时的语气很平静，但落在美国哥耳朵里却让人毛骨悚然，因为……他的这种态度，完全不像是在恐吓或者开玩笑，反而像是在陈述一个计划、一个很有可能被付诸行动的事实。

“喝啊！”过了几秒，美国哥决定破釜沉舟，一声惨喝过后，他自行发力折断了被锁住的那条手臂，一个翻滚，从对

手的钳制中抽离了出来。

然……

封不觉的动作如影随形，几乎在美国哥发力的同时，他就已经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并做好了准备。

于是，美国哥这边刚滚了几圈，封不觉又扑了上来，伺机抓住其还没断的那条手臂，来了个木村锁（用一只手从对方手臂的肘部位置下方穿过，另一只手抓住对手同侧手腕，双手交叉紧扣并将调整位置，形成侧压状态，以对手肘部为支点，反向扭转下压，迫使对方投降），再次把对方锁了个稳稳当当……

“你……你……”这下，美国哥急得眼睛都快喷出血了，大声嚎叫道，“……你放手啊！”

“呵……你投降我就放手咯。”封不觉轻松笑道，“你要是不嫌疼，我就再陪你玩玩儿。”

这份悠然的态度，无疑是他对自己的地面技有自信的表现。

虽然觉哥也不能算是“擅长地面技”的那类人，但他对柔道、摔跤、巴西柔术等各种格斗流派地面技的了解，却都已是专家程度；凭着零时差演算，他只要随便从记忆中挑几个招式出来，皆可现学现用。

说起来……这点，还得感谢【狂踪剑影】。

众所周知，剑少和觉哥的关系挺不错的，他应该也是除了地狱前线的成员之外，和封不觉一起排本次数最多的人了；在那些本书中没有写出来的、日常练级的剧本里，觉哥和剑少组队的次数很多，而【狂踪剑影】在的时候呢，【才不怕呢】多半也在……早在这两位确立情侣关系之前，后者就经常对前者释放各种格斗技，确立关系之后，释放频率就更甚了……而且，不怕妹子那些格斗技的水准之高、套路之多、动作之标准、运用之灵活……都让人叹为观止。

以封不觉的品性，他肯定不会错过剑少被虐的场面，每次狂踪剑影被那怪力女用各种姿势拗得嗷嗷直叫时，觉哥都悠哉地在旁围观、还要适时地说几句风凉话。

正所谓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在这耳濡目染之下，觉哥自是学会了不少动作。

“老兄，我还是劝你一句。”又过了几秒，封不觉见对方仍在犹豫，便补充道，“我不管你的太极功夫多厉害，当你被我绊倒进入地面绞斗时，你便连一成胜算都没有了，识相的就快点投降吧。”

美国哥不是一个会被对方轻易说服的人，只是……战到此时，他自己思考一下，也觉得胜算不大了；其右手已折，左手被锁，再打下去，即便他能挣脱钳制，也只会越打越被动。

就在美国哥准备放弃抵抗的当口，突然，异变陡生！

那一刻，只听得“轰轰轰轰”一阵连响传来，由远及近……不多时，伴随着最响的两声爆裂，天花板的两处轰然碎开了两个口子，两道健壮的身影应声从那俩口子里跃了下来。

光听声音就能推测出，这突入战场的二人，是用一种类似“钻头”下冲的腿法，从很高的楼层一路“钻”下来的。

待灰尘渐散，两人身影站定时，封不觉定睛一看……

只见，左手边那名白人壮汉，身长九尺，虎背熊腰，胸脯横阔，骨健筋强；他上身光着膀子，露出如雕塑般完美的肌肉，下身只穿一条紧身的短裤，显出一分不羁和洒脱；其容貌虽是刚毅不凡，但嘴角却带着一抹平易近人的微笑。

再看，右手边那个亚裔壮汉，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鬓，威风凛凛；他上身也没穿衣服，不过围着胸肌的轮廓绑了一套皮带，下身则是一条紧身黑皮裤，整体造型可谓相得益彰；其容貌虽不如他的同伴来得俊朗，但眼神中却有一丝难以描述的忧郁。

“嘿，BOY～”白人壮汉站定后，摆了个相当专业的健美Pose，看着觉哥道，“看起来你摔跤玩得不错嘛，不知，敢不敢和我比利·海灵顿（Billy Herrington）过两招。”

“Fack you!”谁料，封不觉还没回话，那亚裔壮汉竟是率先抢道，“论摔跤，有我VAN（Van Darkholme）在，哪儿轮得到你出来丢人现眼？”

“哦？”比利·海灵顿听了这话，明显不服，“什么意思？你觉得你很tough是吗？”

“是又怎样？你有意见？”VAN在言辞上也是毫不退让。

这两人说着说着，便四目相对，逐渐走近对方，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

“不要打架！不要打架！”见状，美国哥赶紧抄起了他那口音严重的汉语，忍着被锁技所绞的剧痛，喊道，“你们先把我救出来啊！”

“少废话！跟你没关系。”但比利·海灵顿竟是无视了这位总经理的要求。

“说得对，我这儿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你先忍忍。”VAN也是这个态度。

两人回这话时，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彼此，并很快从大眼瞪小眼发展到了肢体冲突。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条登场十分酷炫、且战斗力也不俗的壮汉，才刚现身不久，就莫名其妙开始了互怼。

就连封不觉都看不懂这究竟是个什么展开，反正……当他回过神来，比利·海灵顿和VAN已经在地上扭打成一团了；这两位一边进行着非常激烈的摔跤对决，一边发出各种嗯嗯啊啊的奇怪叫声，期间还伴随着一些用微妙的语气念出的诸如“yeah”，“good”，“you like that huh？”等英语对白。

第1322章 血战圣地亚戈（完）

叮——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铃声，电梯的门打开了。

封不觉从电梯里走出时，便跨入了圣地亚戈国际农业集团总部的顶层。

此刻，在他面前的走廊上，已经有一个衣着和美国哥完全一致的黑人，等候在了那里。

“你真不简单。”东仙队长看着觉哥，用一口口音浓重的汉语说道，“居然可以连破我们管理层的五大高手，这样的实力……怕是已在我之上。”

“嗯……”封不觉闻言，沉吟了一秒，接道，“其实……技术上来说，我用‘实力’打赢的人……只有两个半……”

“哦？此话怎讲？”东仙队长听了这回答，也是面露疑色；据他收到的汇报，前去阻击入侵者的高层共有五人，且已经全部失去战斗能力了。

“梁非凡和刘醒的确是被我打败的。”两秒后，封不觉回道，“不过美国哥嘛……我和他的战斗，严格来说……并没打完。”他说着，露出了一种微妙的神色，“我们俩打到一半时，你们公司的海灵顿先生和达克霍姆先生突然杀到，并莫名地开始摔跤……接下来的五分钟，他们不停地变换着姿势、发出不知是愉悦还是痛苦的呻吟；我和美国哥也由于震惊，暂时停止了绞斗，在旁观看……”说到这儿，他稍稍停顿了一下，“长话短说……当那两个兄贵兴致勃勃地开始互相拉扯彼此身上本就不多的衣物时，美国哥因为看得太入神而露出了破绽，我抓住机会给他上了个颈脖绞，把他勒得缺氧晕过去了。接着，我便过去轻松地击晕了仍然在地上角力翻滚的海

灵顿和VAN……”

他这话……自然都是真的，这些事情监控录像全都拍到了；只不过……东仙队长并没有亲眼看到，而亲眼看到了的保安们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汇报那么多细节，只是说了个结果。

在搞定了那两个送人头顺带坑队友的兄贵之后，封不觉的支线任务进度已达到了5/7；随后，他就去了美国哥的办公室，在其电脑里翻了一些情报，确认了档案室所在的位置，再一路来到顶层。

“唉……”东仙队长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叹道，“那两个笨蛋……八成是胆固醇吃得太多，和他们体内的金氮丹产生了化学反应，降低了智商……”

“行了，我对你们练功的方式没有兴趣。”封不觉用不耐烦的语气打断道，“总之……你在这儿是想阻挡我对吧？那就别啰嗦了，动手吧。”

“呵呵……”东仙队长见势一笑，“好啊！”

他这声“好”刚一出口，只听得“嗡嗡嗡嗡”四声疾响突起。

声随影动，声方起，影已至……

那电光火石之间，不知埋伏在哪里的四道人影，已分别从封不觉周身的四个方向骤然杀出，且都已和觉哥近在咫尺。

“呵……除害虫，还是得用四大名捕啊。”东仙队长说这话时，已经背着双手、转过身去；在他看来，当这轮偷袭发动的瞬间，入侵者已是必死无疑。

不料！

“呃——”

“啊——”

“唔——”

“嗯——”

就在东仙队长转身的那一刻，四声沉郁的、痛苦的呻吟像炮仗似的接连响起。

“什么？”惊疑交加的东仙队长闻声后猛然转头，恰好看到了四大名捕同时倒地的一幕。

“套路倒是不错……”下一秒，站在四人中间的封不觉，用懒散的语气念道，“找四个穿着全覆式光学迷彩服的杀手站在正对电梯的这条走廊里埋伏，当我来到他们中间时，四人便可在瞬间对我展开近距离围杀……”他说着，耸了耸肩，“可惜啊……对我不管用呢。”

觉哥的话还没说完，东仙队长的冷汗就已顺着脸颊流下来了。

对于封不觉来说，这事儿并不复杂。在电梯门打开时，他就用数据视角看了走廊，直接就发现了埋伏；见此情形，他悄然祭出了【疯魔扑克】，并特意走到了那四大名捕的正中间，再停下跟东仙队长说话；等到那四位齐攻的瞬间，早已等候着的觉哥便发动了扑克的【狂乱】特效，引导那四人在相等的距离上杀招互击。

可这事儿……若站在东仙队长的角度上看，就显得相当可怕了。

因为他方才装逼转身，正好没看见觉哥出招，所以他现在完全无法想象对方是如何发现埋伏、并在瞬息之间就将暗藏着的四名高手秒杀的。

“说起来……这四个果然不是管理层成员吗……”封不觉等了一会儿，见任务进度没有更新，便将视线锁定在了东仙队长的身上，“也就是说……还是得拿你开刀啊……”

恐惧到了一定的程度，会变成愤怒，乃至杀意。

东仙队长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他在心中已断定……眼前的敌人比自己强，且实力深不可测，但是，作为威廉伯爵

的护卫队长，他不可能逃跑，这里……也已没有退路。

因此，他将恐惧转化为了动力，凝聚起自身全部内劲，使出了他的看家绝学——东仙队长之手刀。

在公司管理层中，论战斗方面的实力，东仙队长可算是威廉伯爵之下第一人，而他的凭依……就是这手刀绝技。

他的手刀，是这个宇宙中绝无仅有的神技，是唯一一个用血肉之躯去切割金坷垃的成功案例。就算是美国哥的太极拳，也无法抵挡这手刀的攻击，所以他的战力才排在美国哥之上。

而此刻，这招……斩向了封不觉。

叱——

手刀划过之处，连空间都出现了裂痕。

封不觉的身体也在结结实实的中了这一下后，从中间被劈成了两断。

然而……

“手刀挺厉害啊。”

正当东仙队长以为自己已经得手之时，觉哥的说话声，却从他的背后响起了……

话音未落，方才被东仙队长斩断的那个“封不觉”，便如一团缥缈的幻影般消散了。

这时，连血都凉了的东仙队长，才缓缓地回过头去，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向了不知何时已出现在走廊另一边的觉哥。

“你……你到底是什么？”能问出这个问题，说明东仙队长从心底里已经认定对手不是人了。

当然，在封不觉看来，自己依然只是做了次很平常的应对……他在对方出手的刹那，用了一招【孤芳自赏】（第845章中地狱前线入手的一个消耗技，效果为：技能发动的瞬

间，玩家的本体即刻进入相位空间，并在原先所处的位置留下一个无敌的、且可承受伤害的残影。进入相位空间后的本体可以无视重力地朝任意方向做直线移动，但不可发动技能，亦不可与原空间中的物质发生接触。五秒后，本体将以一种合理的形式出现于移动后的位置；同时，残影将消失，这期间残影所承受的伤害会转化为体能值补充到本体身上），在相位空间中往前移动了一段距离，仅此而已。

“怎么？你好像挺吃惊啊。”封不觉回过头，看到了东仙队长的表情，接着，一个恶意的想法便在其脑中形成，他立刻用高深莫测的语气开始了胡说八道，“不相信眼前看到的景象吗？或是不相信你所经历的这些事呢？呵呵……”他微顿半秒，语气一沉，“话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了‘我没有使用镜花水月’的错觉？”

……

在东仙队长丧失斗志的五分钟后，封不觉来到了位于大楼顶层东南角的档案室。

觉哥确实没想到，“档案室”里居然名副其实地堆满了实体的纸质档案，那些装满了文件夹的抽屉架层层叠叠地堆满了整个空间。

假如没有一定的提示，找出有关金坷垃的核心档案恐怕得花上一天，好在……这是一个普通难度的剧本，觉哥没有费太大的力气，就找到了放有“档案索引”的那个架子，从而确认了他想要的资料在哪个区域的哪个抽屉里。

不多时，他就找到了那份档案并将其塞进了自己的行囊。

任务到了这一步，这个剧本基本上来说已经算是通关了；考虑到觉哥现在所处的是大楼的顶层，他只要对着天花板放个技能然后从轰出的缺口跳出去，那么【获取金坷垃相关档案并离开大楼】这条主线便算完成。

当然了，也不能排除还会刷出新的后续主线，比如【逃离丛林】之类的，但从游戏进程来看，那种狗尾续貂的后续出现的概率是很低的。

“啊……还差一个，有点膈应呢。”最终，已然胜券在握的封不觉，看着那条进度已有6/7的支线任务，还是决定再等等。

普通难度的单人本奖励本来就少，虽说他是为了熟悉一下双节棍的使用方式才排这模式的、且目的也已经达到了，但眼看这支线只差一步便能完成，到了手边的奖励不拿也是白不拿。

因此，封不觉在略一思索后，走出了档案室，来到走廊，站在一个监控探头的底下，跳起了舞……

他跳的是MC.Hammer那首脍炙人口的《U can't touch this》中的舞步，由宇超联的霹雳舞侠亲传；那嚣张的螃蟹步加各种转身摊手动作，把正坐在监控室里围观他的圣地亚戈集团员工们惊得蛋疼欲碎。

这番挑衅……显然效果拔群；三分钟不到，一队黑压压的人影便来到了这条走廊中。

为首者，西装革履、头发灰白、龙行虎步、气度不凡，不是那威廉伯爵又是何人？

而他的身后，跟的全都是集团管理层的成员。这些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肤色和打扮横跨古今中外；穿西装的有、穿背心的也有，穿二战军装的有、穿古代汉服的也有，小胡子有、大胡子也有，有的拿着古筝、有的扛着长号、有的拿着木剑、甚至还有举着洗发水的。

这一大帮奇奇怪怪的人跟在威廉伯爵的身后，气势汹汹地从走廊里涌过来，俨然一副古惑仔出动干架的架势……

当他们来到封不觉面前大约十几米的距离时，只见威廉伯爵停住脚步，两手高举、朝前一挥，嘴里还来了句非常耳

熟的台词："砍死他！"

"啊——"

随着他一声令下，他身后那些人便分别从他的两侧冲上前来，在一片杀声中……扑向了封不觉。

"哼……砍我？"觉哥见状，一声冷笑；此时此刻，只要他想，随时可以通关，所以他已不用再对体力或灵力有所保留，可以敞开了用技能。

说时迟那时快，面对前方涌来的人群，封不觉抄起管钳（因为一段时间没敲到人，所以充能降低，恢复了管钳状态）对着冲在最前的那个"出头鸟"就是迎面一击。

那位也是倒霉，被打得头破血流，一翻白眼就瘫了下去，临昏这前还念叨了一句："祝你身体健康。"

同一时刻，系统提示也在封不觉的耳畔响起，告知他支线任务已经完成了。

但……觉哥依然没有要走的意思；他已经观察过了，除了威廉伯爵之外，涌上来的这帮人实力多半都和梁非凡差不多，在无需保存实力的前提下，单刷他们也不是什么难事。

于是，斗心已起的封不觉就这么抡着管钳冲进人群，和他们打了起来……

在一阵乒乒乓乓的管钳击头之声中，圣地亚戈集团的高管们一个个倒下，口中还纷纷高呼着诸如"妙啊~妙啊！""妨碍偶都渣渣！""一百块钱都不给我！""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一开始我是拒绝的！""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等迷之台词。

最让封不觉意外的，是有一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仁兄，在被敲翻之前愣是骂了句"你妈逼的"……觉哥也是头回听到NPC骂出这么地道的日常脏话来，甚感惊讶。

不过那种事怎样都好……总之，封不觉在这诡异的乱战中越打越勇，管钳很快就重新变形成了双节棍；他在换手攻

击之余，又把此前和刘醒对招时用来化解空明拳的甩棍动作加以变化，使出了一套类似“轮摆式移位”的舞棍之法，其式打中带闪，以攻代守，确是非常适合双节棍的一种战斗模式。

不消片刻，那些冲上来的高管就全部被抽躺下了，而且战且进的封不觉，也在迈过了那堆群精英怪的身体（因为没死，所以不是尸体）后，行到了威廉伯爵……即这个剧本的大BOSS面前。

“听说……”觉哥歪着头，把双节棍挂在一侧的肩膀上，流里流气地对伯爵道，“……你想砍死我？”

虽然手下已尽数被放翻，且对手已逼到自己面前，但威廉伯爵却仍是面不改色，毫无疑问……这是个硬实力不俗的BOSS，至少觉哥目前表现出来的战力，还没有让他慌乱。

“区区外道……”面对对方那挑衅式的问题，威廉伯爵只是用不屑的语气应道，“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他那后半句话，已是附上了真力，其喝声如春雷乍起，音浪袭人。

但站在他面前仅一步之遥的封不觉，对此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只是站在原地将这攻击吃下，纹丝不动、面不改色。

像这种被定义为“魔法攻击”的招式，靠着【艾克佐迪亚服刑套装】的特效二“被封印者的愤怒”，是可以直接抵消的；剧本进行到这儿，封不觉这装备上累积的魔力值已经满了，这种程度的魔法攻击……再来几十个也能消得动。

“嚯~在我面前玩突然袭击？”觉哥望着威廉伯爵，用似笑非笑的表情言道，“你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孔夫子门前卖《论语》，李毅身前秀护球啊？”

威廉伯爵并未完全听懂觉哥的话，所以他出于本能地接道：“你在说什……哦~~~~”

但他才蹦出个话头，就被封不觉用一记没有任何准备动

作且快到难以形容的撩阴腿踢中了裆部，然后……他就捂着裤裆，一边发出公鸡打鸣般的怪叫，一边跪了。

第1323章 教堂之外

二月十四日，下午。

意大利，托斯卡纳郊外某地。

一身西装打扮的封不觉，正站在一间小教堂的门口，神色懒散地望着停车场的方向，等待着尚未进场的宾客。

穿着一席露肩伴娘礼服的若雨就站在他的身旁，其站姿虽是端庄、妆容和身材也是没的说，但她的脸上……却摆着那副“杀手表情”。

因为婚礼马上就要开始，所以新郎新娘都去做最后的准备了，还没入场的宾客已不多，于是这迎宾的工作便由这两位伴郎伴娘来收尾。

“我说……你是在生气吗？”反正这会儿也没什么人从这儿经过，所以觉哥干脆就背靠着墙，转头跟若雨攀谈起来。

“没有啊。”若雨说是这么说，但表情可没变。

“那你为什么要摆出如此可怕的表情？”觉哥又道。

“嘶——”若雨当即吸了口鼻涕，回了一个字，“冷……”

这个答案特有说服力，封不觉也是一拍自己脑门儿，心说我咋没想到呢。

“要不……我抱抱你？”觉哥想了想，询问道。

“哈？”若雨斜了他一眼，那眼神好像在说——“莫名其妙”。

“我是很想把外套给你披啦，但仪式随时会开始，我得做好准备不是？”封不觉即刻解释了一句。

“你去参加婚宴的时候，有见过伴郎伴娘抱在一起站门口迎宾的吗？”若雨接道。

“这倒真没有。”封不觉道，“但我知道经常有伴郎伴娘在婚礼结束前就悄悄跑到没人的地方去……”

他这话还没说完，一条强有力的胳膊忽然就钩住了他的肩膀。

骤然出现在觉哥身后的这个男人，看起来二十多岁、留着一头黑色长发；至少在他开口之前，其身上俨然散发出一种长发披肩的神秘帅哥气质。

“小鬼……你想带我可爱的外孙女到没人的地方去干嘛呀？”水云孤在一个近到快要贴上的距离瞪着觉哥的眼睛，用杀意彻骨的语气、和善的笑容，问了觉哥这样一个问题。

“呃……”封不觉的调戏之语刚说到一半，就被一位长辈给撞破，着实是有点尴尬，“外……外公，您怎么出来了？”

“谁是你外公？”水云孤这人，从十几岁起性格就没怎么变过，他可不像猫爷那般沉稳，说他像熊孩子还比较贴切，“你是我家里人吗？”

“嗯……”觉哥道，“可我直呼您的名讳，好像不太尊敬吧。”

“呵呵……你可以叫我的称号呀。”水云孤道。

“那不知您的称号是？”封不觉接道。

“好说好说……”水云孤的笑容越发和善，“十殿阎王，我算阎罗王……”

他这可不是随口胡说，从十五岁开始，水云孤就是狩鬼者世界中的“十殿阎王”之一，灵能力方面的绰号则是“神下”，且是现实世界中“原水神剑”的现任继承人和使用者；其如今的实力嘛……古尘也提到过，现世上最强的十个灵能力者之一。

“呃……阎……外公……”觉哥的压力很大，就算是他，此刻也难免前言不搭后语，“我觉得您对我的话有点误会，我只是在开玩……”

“行了，你不用解释了。”水云孤说着，抬起了自己的另一只手，“今天我这招如来神掌你是吃定……”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有人打断道……

“如什么飞机……”

“来什么东东……”

“神你个头的……”

“掌啊！”

打断他的，是两人，一个是古尘，另一位是小叹那个看起来比小叹本人还年轻的爷爷。

他俩你一言我一语，从背后一人一手架起了水云孤，边说就边把他拉走了。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我不管！要一巴掌呼死他！”

就这样，阎罗王大人像个小孩一样哭喊着被拽回了教堂。

家中长辈如此无状，若雨也只能扶额摇头，一副无语的样子。

“你们祖辈这帮修仙的，号称是除魔卫道、守护人类和平……但我实际看看……怎么个个儿都像是杀人不眨眼的角色啊。”封不觉虚眼望着离去的那三位，待他们走得远了，才用吐槽的口气言道。

“没事的，他们自有分寸，基本上只是说说而已……”若雨接道，“旁的不说，你看我爸不就还活着么。”

“合着我岳父大人当年算是死里逃生的啊？”觉哥惊道。

“啊……的确是死里逃……”若雨说到这儿，撇了撇嘴，“什么你岳父大人？到那一步了吗？”

“也对哈……”封不觉点点头，“好像是没到……”他微顿半秒，又道，“那要不，你跟着我再走两步？”

“怎么个走法？”若雨现在的槽力也是不弱，“悄悄跟着你到没人的地方去走是吧？”

“嗯……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这么奔放啊？”突然，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封黎二人也是说的兴起，只顾打情骂俏，却是忘了自己站在这儿的目的，待他们听到话语声回过头来，才发现已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站在了跟前。

这位开口调侃他们的老先生是个老外，一看面相就是典型的日耳曼人，不过，他的汉语说得非常流利，一点口音都没有。

“啊，不好意思，刚才没看见您。”封不觉的脸皮毕竟厚，被人听见了方才的对话后，若雨已经憋红了脸低下了头，但觉哥还是凑了上去，面不改色地对那老人言道，“您好，感谢您远道而来，请这边走……”

“嗯嗯。”老人闻言，面露微笑，并伸手搭住了封不觉的肩膀，“小子……你就是封不觉吧？”

“哦？您认识我？”封不觉应道。

“听老王和老古念叨过你呀。”老人的这口普通话确是地道，根本就是中国老人说话的感觉，“呵呵……不错不错，年轻有为。”他又轻轻拍了几下封不觉的肩膀，“只是……你那无耻的程度比起老王和老古年轻时还是差了些，你这个样子，是很难追到女孩子的……还得加把劲儿唷。”

老人语重心长地在觉哥的耳旁说完这话，便也走进教堂里去了，留下一脸懵逼的觉哥，在那儿暗自心道：“我居然在脸皮厚这方面还输了三分？那俩货当年到底什么德行？还要不要脸？是不是人？”

第1324章 把我的感动还给我！

夜，已深。

午后的婚礼和傍晚的婚宴都还历历在目。

但在喧嚣褪去后的沉静中，这新鲜的回忆，终究还是敌不过倦意的侵袭。

此时的若雨，已经盖着毯子睡着了。

因为是在私人飞机上，仅觉哥和若雨两个人就占了靠前的一个小机舱；舱里的座位不多，不过间距都很宽敞，座椅本身也和民航的不同，十分得宽大舒适。

若雨基本是把自己的座椅放平，躺着睡下的；封不觉就紧挨着若雨的座位坐着，那恰好是个靠窗的位置。

在这深夜，机上的大部分人都已熟睡，毕竟大家白天都玩得挺累了……但觉哥，却还望着窗外那平流层的夜景，睡意全无。

“不知不觉，小叹也成家了呢……”他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语境像是个老人。

每每到了这种时候，人就会多愁善感起来，封不觉作为一个“文人”，自也不能免俗。

在他的印象里，小叹好像还是那个善良的小屁孩；这个傻孩子天天带着一脸纯真的笑容，跟在自己的身后，“觉哥觉哥”地叫着……他永远是那么让人不放心，仿佛你走得快些，再回头，他就会摔一跤、或是走丢了。

但今天，封不觉蓦然回首……忽然发现，其实这些，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小叹早已是个大人了，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了；他完全

可以照顾好自己，和他心爱的人。

后知后觉时，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王叹之都已走到了封不觉的前面。

小叹似是在用行动告诉觉哥——人生的路，有时并不需要走得太“聪明”；事实上，很多人就是因为聪明，反而多走了弯路、乃至迷失在了那些路上。

“你怎么没睡啊？”也不知过了多久，若雨轻柔的声音打断了封不觉的思绪，她一边问话，一边将椅背收起，自己也坐了起来。

“我在思考。”封不觉托着下巴，仍望着窗外，头也不回地应道。

“思考什么？”若雨道。

“思考人生。”觉哥有气无力地回道。

“噗……”不料，若雨听了这答案，竟是忍俊不禁，原本睡眼惺忪的表情，变成了嗤笑之状。

“喂喂……你这是什么反应啊？”封不觉终是回过头来，虚着眼问道。

“正常反应啊。”若雨笑着回道。

“我思考人生很好笑吗？”封不觉又道。

“思考人生的确是没什么好笑的。”若雨道，“见到好友结婚故而思考人生，也是人之常情……但你封不觉也这样，就很好笑了。”

“那‘我封不觉’……”封不觉学着对方的语气念道，“应该怎么样呢？”

“你应该若无其事地瞪着死鱼眼，懒洋洋地说着类似……”若雨则学着觉哥平时那贱贱的语气，言道，“‘唉……又一个大好青年被推进了婚姻的火坑，人生从此一片灰暗’……这样的台词咯。”

封不觉听罢，默默想了几秒，然后也笑了：“对啊，呵……这才是我嘛。”

可若雨的笑容，却在这一刻消失了，因为她从封不觉的笑中，看到了一丝苦涩。

接着，突如其来的沉默，中断了两人的对话。

“对不起。”片刻后，若雨恢复了平时的语气，再次开口道。

“为什么要道歉呢？”封不觉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若雨摇摇头，她一向不擅长用语言传达内心的情感，也无法描述自己此时此刻的感觉。

“其实你没必要道歉。”好在，无需太多言语，封不觉也能明白她想传达的意思，“你说的没错，你所认识的封不觉、大家所认识的封不觉、还有……我本人认识的封不觉，确实应该是那种反应才对。”他又笑了笑，“呵……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我已经变了。”

“所以……”若雨试探着接道，“现在的你，已不再觉得婚姻生活是一片灰暗的了？”

封不觉闻言，转过头，望着若雨的眼睛，柔声道：“跟你一起的话，没有什么是灰暗的……”

他的这句话，让若雨不知所措地低下了头。

但两秒后，觉哥的表情突然一变，其一边的嘴角勾起，露出他那副标准的贱笑之容：“……你以为我会这么说吗？哈哈哈哈～”

他的语气变化和四声大笑，让若雨惊讶地抬起了头。

“想多了吧！”封不觉用他那最常用的欠揍语气接着道，“说起来我俩其实早就已经过上老夫老妻的生活了吧？住在同一屋檐下，长期分床睡，家务分工明确，彼此也已非常习惯和适应对方的生活节奏；我偶尔在言语上对你耍个贱，

你时不时揍我几下锻炼身体……这种人生哪儿是灰暗，根本就是黑暗啊！”

“你这家伙……”觉哥的话才说到一半时，若雨的表情就已经变成了冷漠脸加死鱼眼的配置，待他说完，若雨便用低沉的嗓音接道，“还以为你终于说了句挺感人的人话……结果你都说了什么啊！”

话音未落，她已是一个翻身骑到了觉哥的腰上，双手同出，瞬间就掐住了后者的脖子。

因为这飞机的座位很是宽敞，所以她的双腿刚好可以卡在两侧扶手板的内侧，把觉哥压制得动弹不得。

“咕——”被掐着脖子的封不觉仍不示弱，掖着嗓子还在说，“恼羞成怒了吧……哼，婚礼上你接到捧花的时候……我就瞅出你神色有异……方才套我话，莫不是想诓我求婚？”

“捧花是小灵故意扔过来的！”若雨手上加力，嘴里恶狠狠地念道，“都快砸到脸了难道我不接吗？”

“咳……”封不觉用手护住脖子，还能说话，“我说的本来也是实际情况啊……”

“可恶……说白了你最在意的还是分床睡吧？”若雨也是咄咄逼人，其力道之大，压制得觉哥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白天也旁敲侧击地扯了一堆……你就这么想做吗？这么想吗！要不要我在这里成全你啊！”

她这本是一时的气话，就像吵架时我们常说的“要不要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一样，显然只是说说而已。

然而……

就在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好有人打开舱门、撩开布帘，从后方的机舱中走了进来。

那人也不是旁人……正是白天在教堂门口听见他们对话的那位老先生。

老人的名字叫埃尔伯特，从辈分上来说，应该算是小叹爷爷的徒弟……不过他的年龄却是比小叹的爷爷还要年长一些。

此时，埃尔伯特刚打开舱门迈进来半步，若雨刚好说到“你就那么想做”这句；老先生琢磨了一下，这飞机……隔音很好，这个机舱里，也没旁人……

于是，两秒后，埃尔伯特面无表情的、仿佛是自言自语地念道：“嗯……我还是去后舱的厕所好了。”

说罢，这位老人用完全不逊于年轻人的身手，快速地退出门去，重新把帘儿拉好、把门关上，顺带还在插上了锁门的插销……

第1325章 赛制相关

情人节，同时也是新年……这才过去了几天，大伙儿的生活就都重回了轨道。

年初七都没到，小叹和小灵就从欧洲回来了。

封不觉问小叹咋不带着媳妇儿去度蜜月呢？小叹给他来了句——“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然后觉哥就对小叹放了一套你在格斗游戏里都未必见得着的华丽连招。

后来，封不觉从若雨那儿听说，这事儿的原因有俩：其一，婚礼的时候他们两家的亲朋好友基本都来了，大家高高兴兴聚了这一回，今年过年也就不用再走亲戚了；其二，年关前后，各种超自然现象发生的概率会大幅上升，这就意味着……九科会很忙。于是，小叹这个刚刚加入九科的“见习人员”，便被古科长喊了回来，跟着包青和齐治“实践学习”去了。

说完了这两个客观的原因之后，若雨又补充了一句——“再说了，只要人家夫妻恩爱，天天都是蜜月，你就没听过有句话叫‘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吗？”

封不觉闻言，当即吐槽道：“你们这帮家伙理直气壮地说出这种台词时应该知道自己引用的只是歌词吧？而且那首歌明明叫《分手快乐》啊！还有……你是最没资格引用这句话的人了好吧！你封印没解跟我讨论个毛的爱啊？”

他说完后，就被若雨放了一套你在格斗游戏里都未必见得着的华丽连招。

……

总之，这个年，就在这么一种和谐的气氛里过去了。

过年期间，梦公司也如事先通知的一样——从除夕一直

歇到了初六。

原本封不觉也没觉得游戏公司过年放假这事儿有什么不妥的，但在和若雨聊过之后，结合那句“年关前后各种超自然现象发生的概率会大幅上升”来看……这次放假就显得更为合情合理了。

无论如何，至年初七的零点，惊悚乐园、疯狂思维以及梦公司的线上商城一秒不差地准时重新开启。

同时，上个月底就被放出、并一直挂在官网首页的那条公告：【惊悚乐园之“巅峰争霸S3”的赛事预选规则将于年后公布】，也终于被替换了。

取而代之的内容，正是巅峰争霸S3的比赛相关说明。

让各大工作室琢磨了近一个月的“个人与团队混合的长线赛制”，终于浮出水面。

和前两次一样，这次的赛制再次让人大跌眼镜。

首先，S3的比赛，必须组队参加，队伍人数限定为七人，不设替补。

其次，S3竟然“没有预赛”，或者说，其“预选流程”早在一个众人完全不知道的时间点就已经开始了……

在这游戏开服将近一年的时候，梦公司才公布了一个让人震惊的设定：其实，从最早的内测版本开始，惊悚乐园便一直有一个内置的“隐藏分”机制，这套机制会根据每一名角色在剧本中的“表现”，给予其一定的评分，而这个评分……这个玩家自己根本不知道的分数，竟还是系统生成剧本流程的重要依据之一，即是说……和这名玩家所排到的剧本难易有直接关联。

“隐藏分”和游戏早期的“玩家战斗力排行榜”、以及后来的“玩家综合实力榜”都不是一个概念；举例来说，“一个一级玩家徒手杀死一只强化丧尸”和“一个五十级玩家使尽浑身解数单挑一个小BOSS”这两件事，撇开等级、装备、技能等因素，

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难度体验上是差不多的；虽然从“战力”或是“综合实力”来看，两名玩家差了很远，但这一行为得到的隐藏分评价却不会差很多。

另外，“隐藏分”算的是“平均分”，而不是总分，并不是说通关的剧本多就能多刷一些的；按照梦公司的态度，这个分数，才是系统判断玩家“综合能力高低”的最精确评分，因为这是一个和装备、技能都无关的，纯粹看玩家“表现”的评分机制。

当然了，在实力排行榜上占有高位的玩家，隐藏分一般也不会低；就算职业玩家们的“硬实力”有很大一部分可以靠工作室来支撑，但若是本人的能力不济，自然也不会得到那么多的资源。

那么……现在再回过头来说“没有预赛”的事情，就比较好解释了。

和前两次比赛既设“门槛”，又办“预赛”的设置不同，这次的S3，只要迈过“门槛”，就是复赛。

而这门槛就是——【全队七人的隐藏分总分超过500】，只要符合这个条件的队伍，直接就能进入淘汰赛阶段。

这个“500分”大致是个什么概念呢？以梦公司这次公布的大数据来看，在排除10级以下分数尚不稳定的玩家的前提下，惊悚乐园玩家们的平均隐藏分是62分；只要是隐藏分高于这个分数的人，就可以视为水平超过了平均值。

这么一看，即使是七个刚好达到平均水平的玩家，组队的总分也已经有434了，当然，这样的实力，是不够参赛资格的……

想要参加S3的比赛，一支队伍中七人的平均隐藏分至少要达到71.43，由于该分数不计小数点，所以基本就是人均72分这个标准。

和S1、S2相比，这次的“门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是

降低了；如果一支队伍中有某个分数特别高的、比方说隐藏分一百多分的人存在，那对其他人的要求就会相应变得宽松，这就让一些隐藏分不足72的人也有了参赛的可能。

说完了门槛，再说赛制。

S3的赛制很简单，采取淘汰赛的形式，每一轮，所有参赛队伍都将两两配对展开对决，输的队伍直接淘汰，赢的晋级，直到最后剩下一支队伍，那自然就是冠军。

而匹配的方式，是“完全随机”，也就是说……即便概率很低，但第一轮就发生“秩序VS诸神”这种对决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还有，任何一轮如果出现队伍总数呈单数的情况，那么在随机匹配完成后，落单的那支队伍便将轮空，自动晋级。

这样的规定……无疑增加了很多偶然性，极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工作室麾下的职业强队在第一轮就互相遭遇并有一方被淘汰，而一些休闲玩家组的队伍却靠着战胜比自己水平还差的对手、或是轮空……走得比强队更远。

对此，各大游戏工作室肯定是颇有微词的；但相对的，广大玩家自是喜闻乐见。

这个世界上有一类游戏，专门靠着榨取1%的深度玩家的钱来盈利，这类游戏的游戏性是次要的，玩家获得的体验完全靠投入金钱的数字来决定，除了那些投入大量资金的玩家之外，剩下99%的休闲玩家都是游戏公司提供给深度玩家的功能之一；像这样的游戏，运营方就不需要过多地考虑休闲玩家的体验或是看法什么的了，反正捞完一笔快钱后就关服，过段时间换个壳儿，再推一款换汤不换药的游戏出来，又捞一遍。

但……惊悚乐园并不是这样的游戏。

在S1和S2的比赛后，梦公司发现了一个问题——大赛中，普通玩家的“参与感”太低了。

按照此前那种赛制，绝大多数非职业玩家在预赛阶段就被刷得差不多了，除了“地狱前线”这种极端特例之外，其他休闲玩家……无论个人还是团队，即使进了复赛圈也都是一轮游。可以说，从复赛开始，比赛就完全成了各路工作室和个体职业玩家间的对决。

虽说这也是正常现象，而且玩家们也挺喜欢看这种高水准比赛的，但梦公司还是觉得……要改。

因此，这回的新赛制，在保证参赛玩家的水平“高于平均值”的基础上，给了那99%的休闲玩家很大的表现空间；“最强的队伍会赢”这点，并没有改变，不同的是……这次，各种各样的队伍、那些在以往的赛制中难以晋级的休闲玩家、奇葩玩家，都有了登场的机会。

最后，再说说比赛的具体形式。

“巅峰争霸”正如其名，从S1开始，比赛的主题就是战斗，这次也不例外。

S3将采取与S1“蝶之战”相似的对决模式，以及和网球团体赛一样的赛制。

即：三场单打，两场双打，五局三胜。

第一场为1V1的“先锋战”。

第二场是2V2的“中坚战”。

第三场回归1V1，名为“参将战”。

至此，如果有一队已经取得三胜，那么比赛就结束了，后面两场无需再打。

如果还没有分出胜负，那么接下来就是第四场，2V2的“副将战”。

若是前面四场打成二比二平手，便还有最后一场——“大将战”。

这样算来……打满五场，正好需要七个人。

另外，虽然以上五战的顺序是固定的，不过队员的位置每场都可以变动。比方说，这场担任先锋的人，下一场可以当大将，也可以去打双打，这没有限制；但是……每场的出场安排，必须在比赛开始前的十分钟内提交，一旦名单确认，就不能换人了。

看到这里，想必很多人也都想到了……“田忌赛马”的故事大家都听过，若是能在赛前猜到对方的排兵布阵，那以弱胜强也并非不可能。和S2时一样，每轮比赛的匹配名单会在比赛前一天乃至更早的时候就公布，这段时间，就是让双方队伍进行信息战和排兵博弈的时刻。

以上，差不多就是梦公司公布的第一波关于巅峰争霸S3的消息了。

封不觉这次可是在第一时间就去看了相关的规则，但看完后，一个问题立刻摆在了他的眼前——地狱前线现在一共只有六人，该上哪儿去找那第七名成员呢？

第1326章 “二等公民”

二月二十二日，凌晨一点，游戏世界，絮怀殇的会议室中。

因为约好了今晚要商讨S3的相关事宜，所以地狱前线的诸位基本都提前到场了。

而难得“准时到”的封不觉，又成了最后一个露面的。

“各位……”觉哥一进门，看到大伙儿都在朝他这边看，于是就顺势抬手，朝着自己身后指了指，并开口说道，“我来介绍一下……”

在他做这个动作的同时，会议室的门已关闭并重新开启了一次，紧接着，一个人便跟着封不觉走了进来。

“这位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的新成员……”觉哥的话也随着那人的现身接了下去，“斯诺。”

斯诺在游戏中的形象和本人的现实相貌一致，有着一张典型的中欧混血脸，不过总体来看，他还是更接近黄种人，头发也是黑色的。

“Hi~各位好啊。”斯诺面带笑容地跟会议室中的众人打了声招呼，他的心情看起来相当不错。

“你好，我叫……”小叹这人比较直，人家笑脸相对，又打了招呼，他便也笑着上去准备自报家门。

没想到，封不觉却是忽一摆手，拦在了他的面前：“不必了，在座的都是进过S2复赛的人，你们不介绍他也认识你们。”他顿了顿，“另外，大家不用对斯诺太客气……”他说着，就过去钩住了斯诺的肩膀，“把他当成二等公民使唤就行，以后背黑锅他来，送死也他去……”

“呵呵……”斯诺小哥的器量确是不同于常人，被觉哥这么

公开“欺负”，居然只是笑了笑，接道，“对对，各位前辈不用对我太见外，能跟封兄……”他说到这儿，好像觉得有点不妥，于是又补充道，“……以及诸位一起比赛，我就已经很荣幸了。”

“看起来你们两个有故事啊……”安月琴见状，当即用一种腐女般的眼神、意味深长的语气冲那两人念道。

“是啊……能被不觉拉来成为‘第七人’的绝对不是等闲之辈，这种宛如小妾进门般的态度一定有问题……”若雨也是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故意调侃道。

“既然二位正好说到这个话题，我不妨就顺便提一声……”封不觉说话间，已抬手将斯诺放开，“斯诺老弟自称是双性恋。”

说到那个“恋”字时，觉哥又一伸手，缓缓把斯诺推离了自己身边。

“根据我的观察，他所言非虚。”封不觉歪了下头，“所以今后他要是对你们有什么出格的举动，请务必善用举报系统，必要时可以报警。”

“喂喂……真的假的……”小叹闻言，虚眼接道。

作为觉哥之外在场的另一名直男，听到这种话稍微有点紧张也是很自然的。

“呵……放心，小叹哥，我这个人是很有节操的，我对已婚人士没有兴趣。”一秒后，斯诺便微笑着对小叹和一旁小灵说道，“另外……”说着，他又将视线放到了若雨、安大小姐和絮女神的身上，“说实话……虽然几位前辈都很漂亮，但都不是我的菜。”说到这儿，他居然还顺手从口袋里拿出了几张照片，展示在了众人面前，“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类型的女性，如果各位生活中有这样的朋友，不妨介绍给我认识一下。”

此时，众人、包括觉哥，都抱着好奇心凑上前来，看向

了那几张照片。

照片上，全都是那种看起来比男人还魁梧的女性，各种肤色和国家的都有；关键是……这些照片还都是双人合影，每一张上面都有斯诺，且他和那些姐姐合影时的眼神和姿势都显得很亲昵。

“嗯……”看完之后，封不觉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斯诺，“阁下的口味……还真是与众不同啊……”

此刻，觉哥方才想通了一些在雅歌号上没想明白的事；他当初就很疑惑，为什么斯诺身旁永远都是几条壮汉相伴，就连端茶递水的事也都是那些黑西装在办……照理说，像斯诺这种“地下世界的王子”，只要出场，身旁就该有几个美女供其左拥右抱才显得正常。如今，见他拿出那些照片，觉哥的思绪才算是“豁然开朗”。

当然了，有些事，斯诺并没有说出来……

其实，至少在十八岁之前，斯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女性的喜好和大众的审美不同，毕竟他生长在一个纸醉金迷的环境中，周围的人也全都向他灌输着“那样的女人才是美女”的观念。但自从斯诺成年后意识到自己的另一种取向后，他也是忽然就解放了思想，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喜好……

“啊……”斯诺一边收起照片，一边笑了笑，“还好吧……”他说着，朝封不觉走了半步，“不过，我对男生的口味就比较大众化……”

“你小子离我远点儿。”封不觉当即打断了对方的话，并朝后退了半步。

“哈哈哈，行行。”斯诺耸肩道，“总之……很感谢各位能让我加入地狱前线，我一定会在比赛中好好表现的。”

“什么叫‘好好表现’？”不料，觉哥又呛道，“是‘非赢不可’！你可是我推荐的人，必须每场都给我做好必死的觉悟去干；如果最后我们拿不到冠军就是你的责任，到时候你唯有

吞粪自尽以谢天下。”

“呃……”斯诺也是惊了，“这还真是背黑锅我来，送死我去啊……”

“少废话，先把资料投影放到会议桌上让大家看看。”封不觉道，“我去打会儿木桩练练手。”

说完这句，他还真就掏出了双节棍，跑去旁边打训练假人（系统提供的会议室装饰物，絜怀殇的会议室里有很多这类训练设施）了。

而斯诺也很听话，马上就跑去会议桌那边，将自己的人物信息展现在了诸位“前辈”的眼前。

……

【斯诺】：LV50。

称号：【赛博赌客】，称号能力：【恶之强运】。

经验值：43760000/50000000，技巧值：124，游戏币：999990000。

专精：通用A，器械A，侦查D，格斗C，射击D，医疗D，灵术D，召唤B。

行囊（28/50）：纯净水（瓶装）*20，钢铁立方*29，石蝎之卵*12，万能螺丝（含螺帽）*182，魔力宝珠*21，灵气结晶*43，米洛斯之角*3，地藏之泪*4，爬行者的腺体*9，变身浣熊之尾*3，粘合剂（小瓶装）*76，超级粘合剂（小瓶装）*26，熔火核心组件包*5，独角兽的角粉*2，三角铜块*41，编织果*14……（另有生存值补充剂“大”、“中”、“小”各二十瓶，由于补充剂只能五瓶占一个行囊栏，故此处不予逐一反复列出）

装备：恶魔骰子（灵能武器），WJQ-308军铲（永不磨灭型），沙盒居民之锤，人造人-念力震慑者的面具，骇客之手，光学迷彩腰带，次级方舟反应炉，基因锻造者套装（包括胸甲、护腿、护肩），选择之靴。

技能栏（15/15）：【建造/召唤术——赛博坦战士】【建造/召唤术——格式化生物】【建造/召唤术——失控的实验】【合成术——范用零件】【合成术——特种零件】【建造术——次神机械】【建造术——梦幻机械】【建造术——山路之王】【召唤术——Z病毒感染者】【召唤术——冥界战将】【VR视界】【能量护罩】【装甲变身】【魔能变身】【工匠精神】

……

除了以上列出的内容之外，斯诺的储藏室里还有很多备用的技能，以及一些与那些技能相关的“消耗物”。

众人将斯诺的情况浏览一遍后，小灵率先开口道：“嗯……看起来，你打这游戏花了不少钱啊……”

经常逛拍卖行和商店、且记忆力超群的小灵，对斯诺物品栏里那些东西的价值是比较了解的，基本上，斯诺的行囊里全都是器械专精制造物品、或召唤专精召唤生物的“消耗品”，其中有很多都是“高级技能的范用品”，其价值自然不菲。

再者，斯诺那游戏币的数量，行囊栏和技能栏的上限……也都显示出他在充值方面毫不含糊的消费习惯。

“是啊……”斯诺被小灵这么一说，还有点不好意思了，“说来惭愧……从一开始，我就把自己玩其他游戏的经验带进了惊悚乐园，搞砸了一些事……”

接着，他就把自己40级以前一直找人带自己练级的事情说了一遍，随后再道：“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自己已经40级了，虽然技能装备也攒了不少，但因为专精等级低，多半都不能使用；这样的我……在遭遇到直接的战斗时，战力远低于同级别的其他玩家，连自保都困难……基本上进了团队就是累赘。”

听到这儿，絮怀殇接过话头道：“因此，你就选择了器械

专精这个可以靠钱来支持、在剧本之外也可以提升的专精来主修。”

“对。”斯诺点点头，接道，“我先花高价去买了把人称‘器械专精玩家必入’的【WJQ-308军铲】，然后从拍卖行大量购入各个等级的设计图、又从商店和拍卖行两处收集图纸造物所需的材料，在会议室里连续搞了好几天的生产……”

“当我把专精提升到B级时，已经可以制造一些比较强的战斗造物来保护我了，这时，我才开始排单人剧本。”

“独自练了两级后……我的各项专精都有提升，技巧值也拿了不少，于是我就去惊吓盒子里买了些适合自己的技能和装备；把自己全面强化了一遍后，我再去排团队模式，就变得吃香多了，不但没人再说我是累赘，还都想跟我交朋友。”

“人家只是想抱土豪大腿。”远处的封不觉在打桩之余，也不忘适时地插上一两句毒舌点评。

“呵……”斯诺讪讪一笑，“这我当然也明白，那种人……加完好友，假惺惺跟你聊着，说些好听的，等他觉得跟你混熟了，立即就会开始恬着脸开始问你要这要那、提各种要求，你不给他，他在背后还要骂你、心里还要恨着你……像这种抱着‘那么有钱也不给我点’的逻辑，好像全世界过得比他好的人都欠他一般的人……我可是见得多了。”

他说这话的过程中，脸上虽是在笑，但眉宇间那股子“主办者”的阴暗气息已浮上来了。

要论“看人”，除了封不觉之外，斯诺可能比在场的其他人都要强；他在自己组织的那些“游戏”中，已见过太多人性的沉沦和丑恶，芸芸众生之中……能在最后关头仍保持崇高姿态的存在，实是凤毛麟角，也正是这个原因……斯诺才会如此看重封不觉。

“这就是你来这儿当二等公民的理由？”就在斯诺话音未落之际，若雨竟是开口跟了句“封不觉式”的吐槽。

“嗯……”斯诺还真就想了想这个问题，并回道，“对……”

若雨听了，扫视了伙伴们一眼，众人皆是一种似笑非笑的目光。

“好吧，欢迎来到地狱前线。”

第1327章 异象

老话说，没出正月都在年里头。

当然，那是老话了……对于如今的大部分人来说，“过年”约等于“放假”，而“放假”这个事儿……到年初三很可能就结束了，最多也就让你歇到初八；即使是放寒假的学生们，元宵前后也得重新开学。

所以，在现代人的观念里，“正月”的后半段，那就是很普通的、该干嘛干嘛的日子。

但……地狱前线这七位，并不用考虑那些。

他们要么就是工作时间不固定，要么就是工不工作两可，还有一位暂未签约的职业玩家，本职工作就是玩游戏……

简而言之，这群家伙……在线时间有的是。

为了备战S3，众人这回可是颇为认真，就连安大小姐这个白天要去公司坐班的人也想办法调整了自己的上班时间（其实就是跟家里人说一声，我从明天起只上半天班，上下班时间自己决定），以便在白天也能和队友们一起游戏，加强磨合。

根据梦公司放出的公告，S3的报名时限为一个月，报名开始的时间就是S3赛制公布的那一刻，即2056年2月21日的零点；到2056年3月20日零点那一刻，报名系统便会关闭，届时，系统会立即对所有已报名的队伍进行随机匹配，生成S3第一轮淘汰赛的对战名单；而在名单公布的二十四小时后，第一轮比赛就将正式打开。

和前两次大赛一样，这“一个月”的报名准备期限，无疑又是游戏公司圈钱的阴谋……

那群本就铁定要参赛的上层玩家就不用说了，投入肯定得加大——所有人都在砸钱涨实力的时候，你还保持着平时的节奏，那就相当于是在退步了。

这阵风潮一来，官方商城、拍卖行的交易量肯定又要飙升一波，梦公司不但能从玩家手中回收大量的游戏币，还能在这拍卖行全面涨价的时期收入大笔按百分比提成的交易税和手续费。

另外，休闲玩家的“额外充值”收益，也是这次运营的重点项。

现阶段的惊悚乐园，占比最多的那个玩家群体，就是隐藏分在55-75之间，等级在45-50的那批普通休闲玩家；这部分玩家通常是出于“放松、找刺激、寻开心、交朋友”等心态在玩，他们的入坑时间较早、上线时间也比较固定，只是……他们对于提升游戏角色实力这件事，并没有很强的意愿。

因为惊悚乐园会根据玩家的水平、投入、乃至性格等因素去生成适合其隐藏分段的剧本，所以这类纯休闲玩家的实力是否高于平均水准并不会影响他们的游戏体验（斯诺那种前40级全部靠人带着练上来的人物例外）。

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S3那完全随机匹配的规则，让普通玩家晋级的机会大增；理论上来说，假如出现了“所有职业豪强的晋级路线都在半决赛前交汇”的极端现象，那么一支“平民队伍”夺得亚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在这样的刺激下，休闲玩家们对S3的热情可说是空前高涨；虽说大家也都明白，那种“理论”仅仅就是理论而已，类似于“世界杯外围赛分组完成后，球迷们先在心里算了笔账，然后就感觉国足这回理论上能出线了”这样的心理……

但无论如何……人，都是有梦想的。

再说，惊悚乐园的比赛又不用报名费，参个赛也不损失什么，输了大不了一轮游，赢个一局则可以吹半年。

梦公司正是抓住了这种心理，特意留出的这“一个月”，好能让那些“隐藏分”还不够参赛资格的玩家去提高自己的分数。

只要休闲玩家们加长游戏时间，并且“认真起来”，换一种心态去游戏，那他们的隐藏分的确是可以在短期内有一定提升的。而人一旦开始“认真玩游戏”，适当地投点钱进去，那就很正常了……毕竟惊悚乐园是一个有经济和年龄门槛的游戏，这种游戏的玩家几乎全都是有氪金能力的，只是多和少的问题罢了。

……

有书则长，无书则短。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地狱前线的诸位也都稳步地提升着自己的实力。

这期间，封不觉单排的情况仍旧比较多，因为其他六人正好能凑成一队；而且，不得不说，觉哥确是个团队毒瘤……他在队里的时候，加大剧本难度倒是其次，关键是，他的很多决策和智谋还会影响到剧本的正常流程。

因此，这个月，封不觉多半还是在单刷。

当然了，单刷也好、打团也罢，觉哥是无所谓的；任何模式、任何剧本，他都能应付，只是……有一个状况，让他觉得甚是诡异。

那就是……如上文所讲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

对于封不觉来说……这，就是最诡异的事了。

在这“赌局”的终局即将到来之际，在这“候选者游戏的”尾声，一切竟显得如此平静。

伍迪本人没来联络他，也没有派葵莫莉（即阿萨斯）来给他带话什么的；文森特、西蒙那帮家伙没来接触他；天堂的那帮家伙也完全没动静……

不仅是现实世界，就连在游戏世界中，也是这样……

自打上次的“怪物王国保卫战”之后，这一个月里，包括地狱前线的其他成员在内，封不觉他们没有一个人排到过发生在惊悚乐园主宇宙的剧本；但从论坛上的反应来看，系统应该没有停止去生成以主宇宙为背景的剧本，因为其他玩家都有参与过。

觉哥试了和社团之外的玩家组队，也试过只排噩梦难度的各种本……可他就是排不到。

没有办法进入主宇宙，也没有进入里世界的机会，就连衍生者也是一个都没遇上过……这个月封不觉玩的惊悚乐园无比“正常”，正常到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打开方式不对。

而这种现象，也让封不觉明白，这次……可能真的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游戏世界的那些存在就不提了，但连伍迪他们那帮神魔都无法捎来哪怕一句话……这就表明，已经有某种更加强大的力量介入，掌控住了全局。

第1328章 先锋战，扭头就跑

三月二十日，零点，S3的报名准点结束。

绝大多数队伍都在N天前就已提交了报名申请，最晚报名的队伍也都在十九号的白天搞定了；那种一直等到十九号晚上十一点以后才凑够隐藏分得以报名的队伍是不存在的。

至零点十分，所有参赛的玩家便都收到了系统提示，告知了他们第一轮比赛的队伍数量和匹配情况。

本次成功通过“隐藏分”门槛，并报名参赛的队伍共有26705支。

因此，第一轮中，将有26704支队伍展开对决，其中13352支队伍将被淘汰，还有一支轮空的队伍，将幸运地和剩下那13352支队伍一起晋级。

比赛的开始时间就在一天后，即二十一日的零点；待第一轮赛完，休息一天，到二十二号的零点，官方会公布下一轮的匹配情况，然后二十三日再开始第二轮。

此后每一轮都按照相同的规则类推，直到决出冠军为止。

撇开轮空因素，粗浅一算，要夺冠的话……需要在三十天的周期内连赢十五场；相对的，在赢到十五场之前输掉任何一场，就直接淘汰。

从赛制上来说，这种全程随机匹配的淘汰赛，不需要任何积分计算工作，也没法儿提前预测晋级路线什么的，这倒是帮很多工作室的数据团队省了事儿。

当然了，他们的情报分析工作还是不能停的；即便下一轮的对手是默默无名的休闲玩家组成的队伍，也不能大意，该查还得查……不管怎么说，人家队伍的隐藏分总分也过500

了，再弱也弱不到哪儿去。

……

二十日晚，絮怀殇的会议室。

地狱前线，已整装待发。

【请注意，巅峰争霸S3第一轮的比赛将在十分钟（游戏时间）后开始】

这一刻，所有人都收到了语音加对话框的双重提示。

因为睡眠模式下的时间比例是1:10，所以当现实世界的时间已经十一点五十九分时，身在游戏世界的玩家们才收到这条消息。

在游戏时间的一分钟后，另一条系统消息又刷新了出来：【请担任队长的玩家在接下来的九分钟内提交本轮比赛的队伍出战阵容，若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相关信息，队伍的阵容将由系统随机排序】

“嗯……”封不觉听罢，沉吟一声，扫视了在座的队友们一圈，言道，“那么，我就按照之前商量好的交上去了。”

他很快就得到了队友们的确认，接着，就提交了第一轮的出战名单——

先锋战：【斯诺】

中坚战：【枉叹之】【悲灵笑骨】

参将战：【絮怀殇】

副将战：【似雨若离】【石上花间】

大将战：【疯不觉】

因为地狱前线在第一轮面对的是一支由无名休闲玩家组成的队伍，对方各成员的实力和特点都是未知数，所以此战觉哥用了一套比较稳妥的常规阵容来打。

根据封不觉的分析，休闲玩家的队伍，通常只会有两种

排兵布阵，第一种是“常规平衡型”，即从弱到强出场，保证每一阵都有稳定战力；而另一种，就是“头重脚轻型”，即在前三场分别将阵中第三、第二、第一强的阵容派上去，争取以3:0结束比赛。

从战术思路上来说，“头重脚轻型”的排法显然比较“偷”一点，若对手是“常规平衡型”的布阵，就很有可能被这种“田忌赛马”式的压制给吃掉。

但这种“偷鸡”战术，自然也伴随着相应的风险；万一前三场中任何一场有个闪失，那么“头重脚轻型”的队伍基本就宣告完蛋了，因为他们安排在后两场的人是最弱的，肯定对付不了敌方负责压阵的强手。

另外，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两支“头重脚轻型”的队伍相遇的情况，这样一来，就变得和两支“常规平衡型”对决没什么两样了。

最极端的情况……还可能会有专门针对“头重脚轻型”布阵的第三种布阵法，就是把自己这边最强的一阵放在第一场，吃掉“头重脚轻型”队伍第三强的一阵，然后二三场摆烂，到四五场再用自己第二第三强的两阵去干掉对方最弱的两阵。

总而言之，在双方队伍实力接近的情况下，布阵上的差距的确是可以决定胜负的，而这其中的博弈……不单是靠心理战，智谋和运气也都很重要。

封不觉是个谨慎的人，他把絮怀殇放到“参将战”这个关键的位置上，就是想好了……哪怕有那么亿万分之一的可能，今天他们遇到了一支不知名的隐藏强队，全队都是一线高手，并排出了“头重脚轻”的阵容、在第一第二场把地狱前线给打败了……那，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放眼整个惊悚乐园，在单挑中有机会打赢絮怀殇的人，一只手就数得过来；那些人，觉哥全都认识，反正不在今天的对手队伍中。

这样考虑下来……即使是最坏的情况，这边的赢面依然大于五成。

而实际上呢，对于地狱前线的对手来说，当他们看到第一轮的匹配名单时，“最坏的情况”就已经降临了。

这个世界上哪儿有那么多隐藏的强手？人家就是一支平均隐藏分75左右的队伍而已，几个朋友凑一块儿参个赛，本来热情还挺高涨，结果一看对手——上届冠军，那心情……那感受……真心是应了那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若不是因为有机会和絮女神交手，这几位八成就直接弃权了。

……

十分钟很快就过去，在零点时分，【比赛即将开始，请准备传送】的系统语音响起。

随即就是一段十秒的倒数，待系统把倒计时念完，玩家们便也从会议室里化光消失了。

这，可说是本次比赛中实施的一大改革。

以往玩家们要传送到任何剧本空间去，都需要先返回自己的电梯间才行，但这次，可以在会议室里集体传送了。

可惜……平时排本时并不支持这样的服务。

【载入已完成】

【巅峰争霸S3，第一轮】

【场地：沙鲁游戏会场】

和前两次大赛相比，这次的载入语音简洁了很多，话音落时，斯诺已站在了一个“擂台”上。

这是个边长三十余米的正方形擂台，由许多一米见方的方砖拼成，从上方看很像是个棋盘；擂台的四个角那儿各立着一根柱子，柱子的形状类似西方的骑士冲枪，不过比起真正的骑士枪要粗上很多倍。

那擂台的周围，基本就是一片荒原，放眼望去只有起伏的山丘和一些杂草，天上则是蓝天白云，阳光明媚。

【您已进入观战模式】

数秒后，除了这第一战的两名对战者外，其他人都听到了这句提示。

此时，两队的队员们分别被传送到了两个透明的长方体容器中，这两个方块分别悬浮在场地两侧的半空，正好能以俯瞰的角度看到擂台上的对决。

【注意，观战空间与战场并不处于同一相位层，战场中的玩家无法与观战空间中的队友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

这话的意思就是，在打的那个人，看不到、听不到、也碰不到这个透明的方块，所以，身在方块中的各位也不用试着通过大吼或别的什么形式给队友帮忙。

【比赛将于三十秒后开始】

紧接着，系统就给出了下一句提示。

擂台上，斯诺和他的对手【雷德王】也都已摩拳擦掌，准备开打。

这“30秒准备时间”，自然是有用的；在这段时间里，参战的两名玩家之间会被一道透明的屏障分隔。无论是玩家自身还是别的什么物体，穿过屏障肯定是不行的，但……趁着这会儿提前释放一些“技能”，是可以的；尤其对斯诺这类以器械和召唤专精为主的玩家来说，这三十秒可谓弥足珍贵。

斯诺的脑子不慢，瞬间就明白了准备时间的意义，系统语音刚完，他就从行囊里取出了一堆材料，用他的【沙盒居民之锤】和【WJQ-308军铲】叮叮当当地鼓捣了起来。

虽然他的召唤系技能也不错，但主攻的还是器械，他所装备的唯一一个被动技能【工匠精神】，其特效就是“提升器械专精造物的各项能力，并加快生产这类造物时的速度”。

半分钟不到，斯诺已经将一堆金属、零件、结合粘合剂以及一些奇怪的材料，造出了一件东西。

【名称：建造术——山路之王】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器械】

【效果：制造一部高性能的陆上载人交通工具】

【消耗：制造过程中每10秒损失5体能值，不少于十千克重的金属，不少于五个接合零件，其他部件可按需求添加】

【学习条件：器械专精A】

【备注：我有一个开修车厂的朋友，每次他给人修完车，都会多出一小盒他也不知道怎么装回去的零件。

某天，我对他说，等零件积攒得多了，你就可以拼出一辆新的车来了。

于是，他真的开始储存那些零件，直到有一天，他终于收集到了足够多的零件，然后……就被捕了。

所以我常说，搞车辆改装什么的，是有风险的。

——一个低调的老司机。】

这个技能虽然看着只是中规中矩，但实际运用时，有着非常大的操作空间和潜力。

在满足技能消耗的前提下，斯诺能做的东西，小一点儿的，可以是滑板、独轮车、自行车；大一点的，可以是汽车、跑车、卡车；更大一点的，可以是坦克、磁悬浮列车、移动要塞……

这技能并没有什么冷却时间限制，反正只要他体能够、材料足，随时可以开始造，想造多大的东西都可以，同一样东西分几次来完成也行。

眼下，斯诺就用二十几秒的时间，整出了一辆造型精奇

的摩托车。

【五……四……三……】

在开战时间还剩五秒时，系统语音开始了倒数，而这时，斯诺已经跨上了摩托，面朝与对手相反的方向……把车子发动了。

对面那位ID【雷德王】的雷兄，也是一脸懵逼，心想着：“这家伙……难道是准备逃跑？”

【二……一……Fight！】

随着一声“Fight”，两人之间的屏障消失了，但在屏障消失前的两秒，斯诺就已经骑着车跑了……

可以说，他十分充分地理解了那“30秒规则”的意义；为什么系统只在两名玩家之间设置了屏障，却没有限制他们前往身后的区域？很简单，就是为了给那些以“潜行伏击”或“远程狙击”为战斗风格的玩家，以及那些希望采用别的迂回战术的玩家一段拉开距离的时间。

当然了，“战场”虽大，还是有边际的，而且“消极游戏”的判定也在，若没有这两条限制，那移动能力占上风的一方“朝着夕阳无尽奔跑”，这比赛就没完没了了。

“这……”望着斯诺绝尘而去的背影，雷德王心中念道，“倒是没想到呢……”

他就这么站在原地，呆呆地等着，不是他不想追击，是真追不上。

雷德王是个很传统的格斗专精玩家，战力不俗，但他有个短板……就是速度慢；你让他追个人都未必追的上，别说是追车了。

“嗯……他这样不会被判定为消极游戏吧？”看着场上呆立的人影，观战空间中的小叹不禁念道。

“要判定也该判定扭头逃跑的那个，而不是原地待机的那

个。”封不觉接道。

“没错。”小灵也道，“徒步追赶乘坐交通工具的对手，很明显是吃亏的，即使能追上，也会大量消耗自己的体能；所以，对方在原地待命是很正确的判断和应对，这要是被算作消极游戏的话，那就有失公平了。”

就在他们对话之际，场上的雷德王已然是坐了下来，并嘀咕着：“呼……那我就在这儿等着呗，反正先跑的是你，你总归得回来的；什么都不做的话，也是你先被判定消极游戏……”

他这个想法倒是没错，可是……计划着去建造导弹发射井的斯诺，似乎本就没必要回来……

第1329章 一发带走

离开了擂台之后，斯诺开着摩托一路狂飙，并在沿途撒下了一些他在赛前就做好的“蜘蛛信标”。

这种信标的外形类似机械蜘蛛，也的确可以像蜘蛛一样爬行，它们的体积非常细小、且速度很快，即使是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也要仔细看才能察觉，若是在有杂草的地方或是沙地上……那多半只有特殊的“视觉”能力才能发现了。

这……也算是器械专精玩家的优势之一；有些可以放进行囊的、永久存在的小玩意儿，他们可以在比赛之前就做好带进来、拿出来就能用。

关于这些信标的作用，后文再说，此处先说斯诺……

他这一开就开出去十几公里路，当然了，时间上来说也就过了十分钟而已。

接着，他就看到了战场“边界”。

“边界屏障”虽是透明的，但阳光照在上面时，会折射出各色的光晕，所以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这道无形之壁。

很快，斯诺就来到了屏障旁，停住了摩托，并伸手去摸了一下那透明的力场，然后……他就得到了相关的系统提示。

既然已经确认了自己无法进一步拉开距离，那斯诺也就不耽搁了，他立即翻身下车，发动了【建造/召唤术——赛博坦战士】。

顾名思义，这个技能可以召唤一个变形金刚出来。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接下来擎天柱、威震天这些角色就要出场了？

这样想的人……显然太年轻了。

像擎天柱、震荡波那个级别的战士，至少也得是A级、且有着一定特殊条件或大量消耗的技能，才能够召得出来的；而像威震天、六面兽那种级别的人物，肯定得是S级技能才能召了；至于宇宙大帝、元始天尊那种东西……想想就行，别钻牛角尖。

眼下，斯诺的这个技能，只是一个B级的双专精技能，所谓的“赛博坦战士”，其实也就是随机召唤一个战士型的赛博坦人。

不过，因为他装备了【工匠精神】这个被动技，技能效果有所提升，所以，在少数时候，他可以随机叫出钢鞭、飞火那种级别的战士来。

吱吱咔咔咔——

伴随着一阵古怪的变形声，一个普通的赛博坦战士出现在了斯诺的眼前，看来今天他的运气一般，没有召出那种有名有姓的角色。

但也无所谓，他本来也没打算让这名角色去战斗。

这种半器械半召唤技能造物的优势在于，它不像纯器械专精的造物（比如刚才的摩托车）那样需要施术者花时间和体力去“建造”，只需要拿出技能说明中提到的消耗物就可以立即召出来。

待那名赛博坦人一站定，斯诺就立即下达了一个“刨坑”的指令，而斯诺自己……则开始从行囊里往外掏各种材料。

两人同步作业，效率很高，不多时，那位高大的赛博坦战士就挖了个类似“井”的垂直大深坑，斯诺也在一旁用【合成术——泛用零件】、【合成术——特种零件】这两个技能做好了一些基本的材料。

接着，斯诺就发动了【装甲变身】这个技能。

【名称：装甲变身】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器械】

【效果：让你进行一次时长二十秒的、酷炫的装甲变身（冷却时间两小时）】

【消耗：体能值200，一堆重量不低于你自身体重的金属或器械专精造物】

【学习条件：通用专精A，器械专精C】

【备注：变身后，你的力量、速度、耐力会根据你变身所使用的材料而增加或降低；变身持续的时间理论上是无限的，除非你主动脱下装甲、或者再次释放任何变身系的技能。

请注意：这可不是在拍那种一个重复画面用一季的动画片，你的变身过程可以被除你之外的任何外力所打断】

技能发动后，不知从哪里响起了BGM……

然后，斯诺就原地悬浮了起来，等待着一块块在白光中改变了形状的“装甲部件”逐一覆盖到自己身上；这个过程中，每有一个部件“着体”，就会发出“乒”的一声音效，而且斯诺的身体也在不由自主地变换着姿势，以配合这个“变身”。

正在观战空间（那个长方形的观战容器会将焦点放在本队的队员身上，当选手远离了最初的战斗区域，这个容器会很快瞬移到其上空或其他合适观战位置；同时，敌方选手的情况会由一个小的分屏显示在容器的某一面墙上）里看着斯诺的六名队友，对此已经麻木了。

毕竟他们也和斯诺一起玩了一个月了，对于这令人尴尬的变身早已是见怪不怪。

然……敌方队伍的成员们可是惊了。

【超级怪兽队】的那六位仁兄在观战空间的分屏上看着斯诺完成了一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动画片中常见的变身场

景，从音效到动作各方面都尬得不行，最奇葩的是……变身完成后，斯诺依然没有要回来战斗的意思，而是以这种变身形态继续“施工”。

变身只是准备工作，为了能在“井下作业”，他才给自己弄了这身装甲，搞定之后，他又发动了【建造术——梦幻机械】，开始建造导弹发射井。

和【建造术——山路之王】类似，这个技能的特效说不上有多逆天、也不能说很弱，不过，其自由度和潜力很大……说白了，就是使用者的智慧决定了发挥的上限。

斯诺显然是个极富想象力的使用者，他的战术不但出人意料，而且的确管用。

在变身状态下，他只花了五六分钟就搭建完了发射所需的基础设施，然后就发动了更强的【建造术——次神机械】，开始造导弹。

同一时刻，雷德王可还在擂台那儿坐着呢……

雷兄也是纳闷，这都等了二十分钟了，周围一点动静都没有，完全没有对手会杀回来的征兆。

按理说，这么长时间，对方应该已经被判定“消极游戏”，开始受到各种制裁了才对，可是……毕竟人家是地狱前线的成员，雷德王的心中终归有些不安。

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走吧。

雷德王也不傻，他才不会朝着对方逃走的那个方向笔直地追过去，已经明知对手是器械专精玩家了，他可不想走到半道儿因踩到什么爆炸物而突然身亡。

因此，他选择了迂回的路线，想绕个弯子朝那个方向走走看。

平心而论，他的应对倒也没什么问题，至少从他的角度出发，也算是考虑周全。

就这样，雷德王用了一种几乎不损耗体能的慢跑状态，谨慎地向着斯诺离去的方向展开了迂回；而这种速度……无疑是摆脱不了斯诺那些“蜘蛛信标”的。

又过了十分钟左右，雷德王大约已跑出了两公里；不过，因为他是在“迂回”，而不是一直线向着斯诺跑过去的，所以两人之间的距离其实只缩短了一公里多。

就在雷兄考虑着要不要稍微加点速度时，忽然，他看到了某种东西……

在这阳光明媚的苍穹下、景物单一的荒原上，半空之中，突然出现一个黑点、且越来越大……自是想不注意到都难。

“嗯？”雷德王初看到那东西时，便觉有异，所以他赶紧停下脚步，戒备地举起手中的兵器，准备格挡，“难道是超远距离的暗器？”

随着那黑点逐渐接近，他的表情，也在慢慢变化。

“等……等等……”数秒后，雷兄不禁自言自语道，“这玩意儿究竟是有多大？”

没过太久，黑点就成了“黑柱”，其外观细节也变得清晰起来。

“不会吧……”看清那飞来之物后，雷德王驼着背，脖子往前微伸，脸上是一副刚刚吞下一口黄连的表情，口中还喃喃念道，“这不科学啊……一定是幻觉吧！”

这个自欺欺人的想法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斯诺发射过来的那枚导弹几秒后就落地了。

导弹不是弓箭，它不需要（也很难）正中目标，只需要确保爆炸时目标在其杀伤范围内就行；而雷德王……此刻无疑就在这导弹的伤害半径之内。

他的实时坐标、移动路线、移动速度……一直就在斯诺的监控之下，将这些数据和导弹飞行的速度一并计算，很容

易就能选定一个合适的投放范围；而等导弹接近雷德王所在的区域时，那些蜘蛛信标就可以进行地面引导，尽可能将导弹引向目标身边，发挥最大的威力。

也就是说……即使雷德王一看到天上的黑点就立即意识到那是导弹、并设法逃跑，凭他的速度……恐怕还是无法逃过这次攻击。

轰——

爆炸，发生了。

【建造术——次神机械】本就是个需要大量普通材料和少数特殊材料才能发动的A级技能，算上建造所需的时间、使用者的附加能力等可变因素，这个技能的上限是很可怕的。

哪怕今天站在这里的是真正的雷德王（奥特系列中第一个被设定成“特别强”的怪兽），基本也要被一发带走，何况是一名隐藏分七十多的玩家呢……

于是，地狱前线这S3第一轮的先锋战，在“敌队成员一招未出、直接被一发导弹连同方圆几百米内的土壤一同蒸发”的情况下，结束了。

第1330章 中坚战，攻防博弈

在先锋战和中坚战之间，玩家们将有五分钟进行休整。

这段时间内，刚刚打完第一场比赛的两人都会被传送回各自队伍的观战空间中；同时，系统会修补和清理战场，使之还原成开打前的状态。

虽然“超级怪兽队”的队员们也都做好了初战告负的心理准备，但他们也着实没想到会败在“导弹狙杀”这种手段之下。

可以说，斯诺的战术，刷新了对手们对这个游戏的认识……当然了，也很大程度上再次打击了对方的斗志。

就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很快……第一轮的第二场比赛，2V2的中坚战，拉开了序幕。

伴随着一声系统提示，王叹之和古小灵双双被传送进了战场，站在了擂台之上。

另一边，超级怪兽队出战的是队长【杰顿】，以及队员【贝蒙斯坦】。

【比赛将于三十秒后开始】系统语音如期而至。

耳边厢话音刚落，小叹和小灵就双双回头……拔腿就跑。

“还来？”看到这一幕的杰顿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吐槽道。

“别慌，队长。”贝蒙斯坦算是敌方队伍中的参谋，他还是比较冷静的，随即就在旁提醒道，“S2录像咱们不是一起看了嘛，枉叹之是刺客型的玩家、而悲灵笑骨是狙击手……他们拉开距离潜伏是正常的，并不是去制造导弹。”

“嗯……”杰顿想了想，念道，“是什么让你产生了……‘只要对手不是去做导弹，就没什么好慌的’这种想法？”

“呃……”贝蒙斯坦闻言，也是愣了一下。

接着，两人对视了一眼，异口同声地喊道：“闪呐！”

他们喊出这话时，距离隔离屏障消失已不足十秒了，而且小叹和小灵也早已不见了踪影。

杰顿和贝蒙斯坦抓住这最后一点准备时间，拼命朝着远离对手的方向逃跑，并寻找着可以当成掩体的东西。

还好，这荒原上的地势略有起伏，且有很多凸出地面的波浪形小山丘。杰顿跟贝蒙斯坦这二位好歹也是五十几级的玩家了，不计体力的话，他们的极限奔跑速度远超常人，十秒已足够他们跑出百余米并找个躲藏的地方。

【三……二……一……Fight！】

两人刚在一座小山丘的背面站定，比赛也正式开打。

“呼……”背靠山体的贝蒙斯坦长吁一口气，“好了，现在已经知道了对方派出的是侦查加狙击的组合，先来商量一下对……”

砰——

他这第一句话的最后一个“策”字，被一声枪响所打断。

比那响声更早一瞬抵达的，是一发子弹。

“怎……么……可能……”在一阵剧痛之中，贝蒙斯坦缓缓低头，看向了自己的腹部。

就在枪响入耳前的刹那，他的肚子上，突然绽出了一朵血花……

若是在现实中，恐怕此刻他的肠子和肠子里的屎都已被崩出来糊一地了。好在这是在游戏中，而且他是一名玩家；系统对玩家身体受伤时的展示尺度是有限制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女玩家身上有些地方的衣物永远不会被毁坏或脱落），所以贝蒙斯坦腹中被崩出来东西都被“和谐”成了一团团模糊的血污。

“糟了！快跑！”杰顿的反应很快，他的余光立即就瞥见了贝蒙斯坦背后山体上的窟窿，并推测出对手干了什么，“掩体对他们不起作用，我们得跑出武器射程才行！”

……

同一时刻，约七百米外，某小山丘的中段陡坡上。

小灵早已用支架架好了狙击枪，并以一个舒适的趴姿稳稳地进行着瞄准。

小叹则用一个单膝跪地的姿势待在她的身边，用【鹰眼视界】盯着对手所在的方位，口中还念念有词：“打中了那个贝蒙斯坦的腹部，伤害应该还挺大的，但他并没有丧失行动能力……嗯……看起来他做了点简单的处理之后就能小跑了，现在正和杰顿开始往更远的地方前进。”

“啊……看到了。”两秒后，小灵不紧不慢地接了一句。

由于两名对手已然跑出了山丘的遮挡范围，小灵已可以直接通过瞄准镜看到对方了。

在她说话的同时，她手中的枪口也在微微地调整，其狙击的姿态稳定、精确，宛如一部精密的仪器，手、眼、心……配合得天衣无缝。

砰——

数秒后，她的第二发子弹便出膛而去。

这一次，目标的距离变得更远、且处于移动的状态，命中的难度无疑加大了。

但……

“啊！”枪一响，逃跑中的贝蒙斯坦就跟着惨叫一声，并踉跄着摔倒在地。

这次，他是腿部中枪，右边的大腿被贯出一个足有拳头大小的血洞，伤口周围一片血肉模糊。

“可恶……明明已经在跑了，而且离了这么远，对方竟然

还能……”杰顿一边说着，一边就准备上去背起队友。

“不……不行！”不料，贝蒙斯坦却是推开了杰顿，“她是故意打腿的，为的就是让你背着我走……这样一来，对她来说，两个目标就变成了一个目标，且移动速度会变慢……下一枪她就可以一箭双雕了。”

贝蒙斯坦说话时，还不忘在地上爬行，远离杰顿。

“快！你先跑！逃到他们的侦查范围之外就还有机会，我这个状态是不可能逃掉的，不如想办法给你争取点时间！”

此处有必要说明一下，之前，小灵那第一枪，只是“试射”而已。

原因有三：其一，开那枪时，她自己是看不到敌人的，完全是依靠小叹的描述来定位；其二，首射时，无法精确地掌握风力带来的影响；其三，即使是用了专门的“贯穿弹”，但子弹在穿越形状不规则的掩体时，仍会有一定几率发生偏移。

综上所述，为了保险起见，小灵这枪打的位置偏低……毕竟躯干总归比头要容易命中。

但是，稍后这第二枪就不同了。

这次小灵是看得见目标的，而且，目标已经受了伤；只要她对着最易命中的躯干再来一枪，贝蒙斯坦就很可能当场毙命。

然而，她却偏偏打向了对方的腿……

这一手，自是另有所图。

当然了，贝蒙斯坦这个级别的“参谋”，还想不到那么多，他只是按照常理推演……既然对方的枪法强到能打中一个移动中目标的腿，就一定也能打中更易命中的躯干部分；那为什么对方没有直接打躯干来取自己性命呢？肯定是有阴谋呗。

“好！”说时迟，那时快，杰顿得到了贝蒙斯坦的指示后，只是快速地应了一声，便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其速度比方才还要快上三分。

尽管我们经常可以在影视或文学作品中看到，在类似的场景下，两人或多人展开“你快走……不，我不能丢下你……你想让我白死吗？可是……我……你再不走我就死给你看……”这种让人捉急的“感人”对白，但杰顿和贝蒙斯坦可没打算来这么一出……

他们的思路很明确——当你的队友拿命在给你争取战机时，你最好少他娘的废话，赶紧行动起来才是正道。

“不错嘛……”端着枪的小灵透过瞄准镜目睹了那边发生的事态，虽然她听不到对手之间的对话，但也大致猜到了内容，“看来全部靠狙解决是行不通了……”

她这个推断很正确，目前杰顿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拉大，距离越远，子弹的杀伤力和精度就会越低，如果下一枪去追打杰顿，即使命中了，也不会对其造成太大的影响。

“老公。”一秒后，小灵开口喊了小叹一声。

“有。”小叹应道。

“你去追一下吧。”小灵又道。

“哦。”小叹点点头，“追哪个啊？”

“当然是在跑的那个了。”小灵道。

“明白。”小叹确认了目标后，一个闪身……人就没了。

砰——

几在他冲出去的同一瞬，小灵开枪所需的冷却时间也到了，她即刻瞄准倒地的贝蒙斯坦，打出了第三枪。

然，这一枪，却是被对手给“挡住”了。

但见，一个蓝色的、表面浮动着水纹的防护罩在子弹即

将击中贝蒙斯坦时骤然浮现，生生扛住了那发贯穿弹。

这招，是贝蒙斯坦的称号能力【波纹防护罩】，技能发动后，接下来的十秒内，无论贝蒙斯坦受到什么攻击，防护罩都会自动出现在他周身为其抵挡。

作为防御技来说，这招也算挺厉害的，缺点就是……持续的时间太短了。

要是能这招能持续个十分钟，那贝蒙斯坦早就把技能给开了；但“十秒钟”的话……他就只能用在必死无疑的关键时刻了。

“好……成功了。”贝蒙斯坦一边处理自己的伤口，一边念道，“那第一枪的确是出人意料，无从防起；而那第二枪则表明……在你的枪法面前……‘移动’也是无用的；但是……第二枪响起时，你的‘射击间隔时间’也暴露了，这就给了我计算好提前量、开启技能防住第三枪的契机。”

他的手脚很快，念及此处，他已经给自己止住了血，并释放了一个召唤系的技能——【召唤术——空气元素】。

这只是一个C级的召唤技，算不上多强。不过，贝蒙斯坦本来也不是主修召唤专精的，他是一名擅长“灵术”的玩家；召唤出这个元素来，是为了配合他的灵术技【通灵异化】。

靠着这招，贝蒙斯坦可以把召唤物当成BUFF一样吸收，大幅提升自己的生命上限、瞬间回复50%的生存值、并且得到一部分这个召唤生物的能力。

“变成这个形态，应该可以和他们再斡旋一阵了吧……”贝蒙斯坦的异化完成时，一股股灰色的、不断旋动着的“小旋风”便似盔甲般缠绕到了他的四肢和躯干上。

咻——

就在贝蒙斯坦因变身而稍有分神之际，忽有一支袖箭破风而来，直袭他的太阳穴。

贝蒙斯坦反应也快，抬手一抓，竟是把那袖箭生生给抓

停了。

“什么鬼？”贝蒙斯坦虽是挡下了攻击，但仍惊魂未定，他猛然转头，看向袖箭射来的方向，可连个鬼影儿都没瞧见。

因为，放出袖箭的小叹，跑得比袖箭还快……

而且，小叹也不是特意来攻击贝蒙斯坦的，他只是路过时，眼瞅着射程合适，就顺手甩了一箭，然后就继续追杀杰顿去了。

另一方面，远处的小灵，在看到了贝蒙斯坦的变化后，也很果断地解除了狙击状态，并从行囊里拿出了另外几把枪械来，发动了技能【组装魔术】……

第1331章 Double kill

在【组装魔术】的效果下，小灵的数件枪械系装备瞬间被拆分并重组成了一个单独的个体。

这玩意儿的外观……这么说吧，就像是一台动画片里才会出现的夸张引擎，其造型透出一股子朋克风，且这“引擎”的一端还有一截炮管般的组件延展而出，仿佛是为了阐明自己其实是一把武器的身份。

与其说这是一把“组装枪”，不如说是个“超重超复杂的手炮”，拿在玩家的手里时，远远看去，简直就像一把巨大版的电锯。

“呼……”小灵组完了这手炮之后，深呼吸了一次，才俯身将其拎了起来；毕竟她不是格斗专精玩家，力量方面稍微差点儿，不可能很轻松地就把这么大的造物随手拿起。

而在她做这些的过程中，贝蒙斯坦也没闲着；这位老兄眼瞅着自己计算出的射击间隔时间已到，第四枪却迟迟没有到来，便知道——对手在看到自己“通灵异化”的形态后，立即更换了攻击的方式。

因此，贝蒙斯坦也随之行动起来，即刻朝着和杰顿不同的方向，加速逃跑而去。

贝蒙斯坦的思路是这样的：不管对手换了什么武器，反正自己跑得越远，枪的威力和命中率就越低，这点是肯定的；再者，与【空气元素】合体的他，血上限和物理防御力都大幅上升，即便是比之前那种贯穿弹威力更大的狙击来袭，他也有自信不会被一枪秒掉……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很可能在成功地掩护杰顿逃跑之后，自己也从另一个方向逃出敌人的射程，以此将战局拖入持久战。

当然了，这只是他的想法……

小灵这边可不管那些，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射程比枪远得多的东西叫炮，轰出来的炮弹还是呈抛物线移动的，就算你跑出了射击者视线所能看到的地平线也能命中。

嘭——

就在贝蒙斯坦开始逃跑后的十秒左右，炮声响起。

能让小灵瞄准那么久，说明二者间的距离确实有点远，也说明贝蒙斯坦的移动速度不算低，但……既然小灵开炮了，那就表示她对自己的行动是有把握的。

但见，一发炽白的能量弹从炮口飞出、划破长空，在天际留下了一道氤氲热轨，直落目标所在。

异化后的贝蒙斯坦感官也变得很强（所以此前他才能接住小叹射出的袖箭），跑动中的他很快就感觉到了从背后逼近的能量。

那一刻，他根本就无需回头确认，便做了一个踏步横移，猛然向着自己的左手边闪出了五米以上的距离。

贝蒙斯坦的应对也确是高明，不管怎么说……那炮弹一路飞过来，也是需要几秒时间的，即便是最顶尖的炮手、计算好了提前量出手，瞄准的也是“数秒之前那个匀速直线移动的目标”，只要被攻击的目标在炮弹“已经飞出、还没落地”的过程当中做出一次变向移动，那么之前瞄得再准也都没意义了。

然而，贝蒙斯坦万万没想到，那发能量弹的真正作用是……

嗡——

就在炮弹离地大约还有三十米左右的距离时，伴随着一声鸣动，那炽白的光芒陡然爆开，化为了……小灵。

“什么！”一边退后一边等着炮弹落地的贝蒙斯坦这会儿已

扭头看向了半空，而当他看到对手的身影时，显然被吓了一跳。

数秒后，贝蒙斯坦才后知后觉——对手发射的本来就不是“破坏弹”，而是“传送弹”！

这种让玩家瞬间移动到炮弹所在位置的手段，自然是一种技能了，只是，由于这是小灵在最近一个月里才掌握的能力，所以光看S2的录像是不可能知道她还有这手的。

“嘻……”在半空突然出现的小灵看着对方脸上那惊骇的表情，便知自己的奇袭已经成功了一半，其嘴角也不禁露出一丝微笑。

下一秒，她已再度发动【组装魔术】，将手里的手炮重新分解成了四五把枪械，随即就抓起了其中两把，抬手便射。

砰、砰、砰……

突突突突……

两种不同的枪声齐齐鸣响，在那些弹壳落地之前，仍在移动着的贝蒙斯坦已是身中十余枪，且每一发……都是价格不菲的特种子弹。

但！贝蒙斯坦毕竟也是隐藏分七八十、等级也近六十的玩家，而且他已做了加强防御的变身，所以小灵这种在S2时能压着刀锋打的战术，已然是秒不掉贝蒙斯坦了。

“还挺耐打的嘛……”小灵心中暗道一声。

这个时候，她还没有落地，因为惯性，她和刚才被她拆散的那些枪械现在正顺着此前那发“传送弹”的飞行轨迹在移动着，大致是一个斜着下落的趋势。

见中距离扫射的收效一般，小灵又在空中临时变招……她毫不犹豫地扔掉了手里的微冲和手枪，精确地抓起在她身旁翻飞而落的另外两把枪，然后就朝着自己的斜上方，放了一招【爆炸射击】。

她用这个技能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打天上的鸟，而是为了利用这招的反作用力来改变自己下落的轨迹、并进行一次爆发式的推进。

果然，枪响，影动，炫目的火光将半空的小灵急速推向了贝蒙斯坦所在的方位。

“这是干什么？”贝蒙斯坦见状，心里也是有点不服，“射击专精的家伙竟然敢来找我打近战……哼……别以为是美女我就会手下留情啊。”

念及此处，他便摆出架势，准备迎击。

岂料……小灵冲过来的速度比他想象中要快得多，那小巧的身影如子弹般迅疾，瞬息便至，贝蒙斯坦的防守动作还没完全做出，对方一招【枪斗十四式——蹴】已然怼了过来。

当贝蒙斯坦被小灵踩着脸、四脚朝天的倒地时，他脑海中闪过的是这样一句话：“啊……说起来，我自己也不是格斗专精的玩家啊，只不过放了个灵术系的变身技能就有点儿得意忘形了呢……”

砰砰砰……

他的感叹还没结束，小灵已经踏着他的头部，用手中两把不同型号的霰弹枪对着他的身体来了几发直射；原本应该散开的子弹在这个距离上结结实实、一发不漏地打在了贝蒙斯坦的肚子上。

于是，大约两秒后，身在另一处的队长杰顿便通过系统提示，得知了队友已经阵亡的消息……

“可恶……还是不行吗。”

刚转身逃跑时，杰顿还以为贝蒙斯坦会被瞬杀的，让他意外的是，自己跑了一段，仍未听到队友阵亡的消息，这让他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可惜，才一分钟不到，他终究还是听到了队友被击杀的

提示。

呼——

就在杰顿因提示音而懊恼时，忽然，某种迅疾的破风声从他身后传来。

如果说小灵的移动方式像是爆发的子弹，那小叹就是无声的利箭……还是动能永不衰减的那种。

杰顿闻声便知有人从自己身后发动了攻击，当即一个旋身，出手相迎。

从【杰顿】那两个字的ID就能看出，这是一名内测老玩家了，作为一队之长，他的实力自是毋庸置疑的；这种S级的格斗专精和A级灵术专精的角色在近距离战斗中的能力绝对不会弱。

另外，和小叹的【阿泰尔之触】一样，杰顿也是以装备在双手上的“复合型装备”作为主力武器的。不过，杰顿用的不是刺客的袖剑/袖箭，而是一副不对称的手套，名为——【莱锡路之握】。

在常态下，这件装备的左手部分是一只比普通手套略大一些的黑色露指手套，右手部分则更像是一套覆盖到手肘的黑色装甲“臂套”；一旦进入了战斗状态，其左手的部分保持不变，但右手的部分会连同手臂一起突变膨胀，届时，他的右前臂会变得跟浩克的胳膊那么粗，外面裹着的黑色装甲也随之膨胀，最前端“拳头”的部分还会变为一个赤色的大铁拳。

眼下，杰顿就是用这瞬间变粗的右手，去格挡了小叹的攻击。

结果……只听得“当”的一声。

几点火星迸发之际，两人错身而过，一秒后，小叹出现在了距离杰顿十米左右的位置上，与对方对峙起来。

“不愧是队长级……”小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腕，活动了两下，念道，“把我整只手都震麻了。”

“好说~”杰顿也瞥了眼自己臂甲上的那道白痕，接道，“就一个刺客而言……你的攻击力也算是很不错了，不愧是地狱前……”

咻——

他话还没说完，小叹抬手就是一发袖箭甩了过去。

“喂喂……”杰顿和贝蒙斯坦可不一样，即使无需任何强化，他也能挡住这种攻击的，“这么着急啊，我话还没说完呢。”他一边说着，一边已从容地用左手抓住了飞来的袖箭，并将其在手中折断。

“这种战斗……也没必要拖很久吧。”小叹应道，“据我观察，三秒不到就能搞定的样子。”

“哈？”杰顿表情微变，“你在说啥呢？你观察到什么了？以及……三秒不到你是要搞定个啥？我的性命吗？小看人也要有个限度……以我的近战能力，即使是你们队长封不觉来，也不可能三……”

嘶——

他的话又一次被打断了。

血从他喉咙里喷出来的声音很好听，像是风吹过麦子的声响。

这一瞬，杰顿一脸茫然地望着前方，他也不知是在何时……小叹已不在自己的视线之中。更让他感到惊恐的是……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何时被人捅穿了喉咙。

“从你背后追过来时的那一击，大致试出了你的反应速度和防御能力……”这时，小叹的说话声，自杰顿的身后缓缓响起，“从正面发射袖箭过来，则是为了验明你是否拥有那种会‘自动反应’的防御手段。”他顿了顿，“这就是‘观察’。”

在他说话的同时，杰顿的赶紧用左手捂住喉咙，并解除了右手的变化，慌乱地去行囊里掏东西。

“而观察的结论就是……”小叹没去管他，不慌不忙地接着道，“如果我用常规速度和你作战，肯定是无法速胜的；不但没法儿速胜……考虑到你很可能是格斗专精玩家，与你进行持续的近身战，还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幸运的是，你好像并不具备那种会‘被动生效’的防御技能或装备，因为……即使你从正面亲眼看到‘飞向自己的只是一支普通的袖箭’……你还是得亲手去把它给截住。”

“知道这点后，我就有八成把握……可以将你瞬杀了。”

在小叹说这些的时候，杰顿已紧急处理了一下自己的伤口，并强撑着身体，重新唤出右臂的巨拳，看起来想做殊死一搏。

这会儿，他是真不能再说话了，左手还捂着喉咙呢。

“嗯……虽然这么说有些残忍……”小叹看着对方，抿了下嘴，“但你这样强行续命……最多是迫使我把刚才那三秒间发生的事情重复一遍而已。”

他这句话音未落，从杰顿的角度来看，对手的身影又一次从视线中消失了。

最令人绝望的是……同一秒，杰顿的脖颈侧面，就是他没有用手捂着的地方，又多了个被袖剑戳出的窟窿。

“太离谱了吧……”这是杰顿在化为白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

别说是他了，方才发生的事情，即使是那些工作室的研究团队，在赛后看录像时也觉得一头雾水。从第三方的视角来看，同样只能看到小叹突然消失和出现的镜头，无论放慢多少倍，也看不见他出手捅人的那一帧画面。

当然了，地狱前线的诸位都很清楚，刚才小叹是靠着自己的称号技【闪时】战胜了对手。

而除了地狱前线的人之外，仅有极少数人在事后看出了王叹之在与杰顿战斗中做了什么；那些看出真相的人，自然

也推断出了……小叹身上的某个技能或装备，已可以动用到惊悚乐园中最强的四种能力之一——时间能力。

这些后话暂且不表，就说眼前。

至杰顿被击杀为止，S3第一轮第二场——中坚战，亦宣告结束。

虽说杰顿和贝蒙斯坦见招拆招的表现也算可圈可点，但双方的实力差距还是有点大；最终，地狱前线再度以零伤亡的姿态胜出，轻松获得了2:0的领先优势，在“参将战”时便将比赛带入了赛点。

第1332章 参将战，以及……另一场对决

前两场打赢之后，地狱前线的众人基本已没有什么压力了。不出意外的话，等这“参将战”打完，他们便将以三比零的比分从第一轮中晋级。

另一边，超级怪兽队的众人，却都显得十分紧张……

他们紧张的原因也不是担心本队下一场会输，而是担心着……直到他们输掉为止，絜怀殇都不会上场。

今天，超级怪兽队之所以没有直接弃权，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全队都是絜怀殇的粉丝。

虽然还算不上是“絜怀殇亲卫队”那种跟踪狂级别的狂热粉，但这七位称一声“铁粉”的资格还是有的；能有机会在巅峰争霸S3这种规格的比赛里跟偶像打上一场……他们自是不愿错过。

的确，从前两场的内容来看，实力上的差距让超级怪兽队的七人感到很绝望，不过那种事本来就是意料之中的……他们也早已做好了被横扫三场的准备。

可是，若是连絜怀殇的人影都没瞧见就输，那他们就很难接受了。

为公平起见，超级怪兽队在赛前还特意使用猜拳的方式决定了己方的阵容，这样一来……无论絜怀殇出场时成为谁的对手，其他人也都没有怨言，反正都是看运气。

然而，眼下，前两场已经打完……

第一场，雷德王上台之后，一看对面出战的是斯诺，战斗的热情当时就已被扑灭了大半。相同的条件下，若换成是絜怀殇和他打的话，别说对方是骑摩托逃走……就是乘火箭上天，雷德王也会不惜体力地去追赶一下的；但斯诺的

话……还是算了。

然后，第二场，杰顿和贝蒙斯坦上台，发现地狱前线仍然没有派出絮女神，而是来了对夫妻组合；那真心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两条单身狗”……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全力战斗、并被迅速击毙了。

转眼就到赛点，按赛前提交的阵容，超级怪兽队出阵“参将战”的，是一名以侦查专精为主的玩家——【巴尔坦】。

所有人心里都明白，这基本上应该是今晚的最后一场较量了，所以，对超级怪兽队来说，这也是他们见到絮女神出场的最后机会。

……

“我的名字叫林……算了，名字无所谓。”

“我只是个配角，一个龙套而已。”

“头脑、相貌都很普通的我，注定是生得平凡，死得也平凡，这就是我的人生。”

“然而，因为一次猜拳，我的世界变得熠熠生辉！”

“和絮怀殇在S3的赛场上进行一对一的决斗，靠着这份回忆……我就可以从容地活完一辈子了。”

以上，是巴尔坦小哥被传送到擂台上、并看到站在屏障对面的正是絮怀殇后，所进行的内心读白。

由于准备时间只有三十秒，待他的心理活动结束，系统差不多也要开始倒数了。

而絮怀殇那边，面对那名粉丝花痴般的眼神，她显得非常淡定，毕竟被人用这种眼神看着已可说是她的日常……

作为游戏中单挑最强的几名格斗专精者之一，絮怀殇在开局时自是不必后撤的……她只是站在原地，静静地等待着屏障消失。

【五……四……三……】

就在系统读秒到“三”时，忽然，身在观战空间中的若雨，凝望着战场，说了三个字：“结束了。”

在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就连封不觉也不明白……为什么若雨会用那么有把握的语气、在正式开打前就预告了对手将被瞬杀。

但三秒之后，当隔离屏障伴随着系统那声“Fight”消失的刹那，事情……确如若雨所说的发生了。

那一瞬，擂台之上，絮怀殇的位置忽地发生了变化。

她的身法，迅、灵、轻、急……

当人们的目光还在停留在她原本所站之地、望着她那残影之时，她早已到了另一处，默然而立。

风，吹来。

絮怀殇的衣袂在风中猎猎飞舞，一头秀发也随风轻扬。

她那双如同白玉般的双手，很快便从刀柄上移开了。

这……并不是什么值得称奇的事；让人疑惑的，不是她的手在何时离开了刀，而是她的手在何时握住了刀。

是在系统倒计时的时候？是在屏障消失的时候？还是在她移动的过程中？

至少超级怪兽队中，没有一个人的动态视觉能看到。

当然，这个答案，其实也已是次要的了。

真正可怕的是——既然她现在又把握刀的手松开了，那就表明，她刚才……已然出过刀了。

噗——

嘶——

一秒后，两声异响方才传出。

“诶？我……”仍站在原地不知发生了什么的巴尔坦，忽觉自己视线内的景物边转边动，最终停在了一个“横着”的视角

上，眼中——半边是地砖、半边是天空。

接着，他的余光便看到了一具穿着打扮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无头尸体，从站立状态中……缓缓倒下。

直到后来看录像时，巴尔坦才恍然大悟，原来传说中“快到让人感觉不到自己被砍的刀法”是存在的，而且自己还在游戏里亲身体验了一把……

……

同一时刻，观战空间中，封不觉即刻转头对若雨道：“有意思……你怎么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

“自然是看出来的。”若雨波澜不惊地应道。

“嚯~莫非你掌握了那种……‘可以看见几秒后的未来’的能力？”觉哥又道。

若雨摇摇头：“我可没有那种能力，我只是看到了殇殇的招式，再做出判断。”

“哦？”觉哥奇道，“她在屏障消失前开什么技能了吗？我怎么没看出来？数据能量各方面都没变化啊。”

“不是技能，是技术。”若雨接道，“那个时候……她看起来只是站着而已，但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种特殊的‘脱力’状态；和一般意义上的放松身体不同，这是一种需要经过大量训练才能磨练出的高超技术……熟练掌握后，在‘脱力’状态下施展的下一个动作，可被赋予惊人的爆发力。”

“像刚才那种等待的场合，正是使用这招的好机会；考虑到对手在还剩三秒的时候仍然没有移动的迹象、且站在擂台的范围之内……我自是可以断定，一旦屏障消失，他就会被一刀瞬杀。”

听到这儿，包括封不觉在内，地狱前线的其他人也都深深体会到了队中这两位女侠的强大；说真的，这种连“数据视角”都没法儿防备的手段，就算是觉哥上，也会有危险。

“唔……我倒是还有一事不明。”这时，絮怀殇若有所思地发话了；她是在若雨刚才那段话说到一半时被传送回观战空间里的，虽没有听到觉哥的问题，但她也大致猜出了前后文。

“喂喂……你这当事人也来问我啊？”若雨虚起了眼，摆出了一副“封不觉嘴脸”吐槽道。

“当局者迷嘛。”絮怀殇看着若雨的神态，会心一笑，接道，“我只是想问……你怎么知道我这刀过去一定是‘瞬杀’呢？假如对方也有S级的格斗专精、且精于速度，还是有机会避过要害的不是吗？”

“嗯……”若雨想了想，“这……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是看到他站在那里，就知道他肯定躲不开。”

“哦，这个我倒是知道原因。”封不觉道。

“我自己都不知道你知道？”若雨也奇道。

“当局者迷嘛。”封不觉则去学着絮怀殇的口气，笑着对若雨道，“不过这个要解释起来有点复杂，一会儿回会议室了我再跟大家讲好了。”

这事儿，觉哥的确是知道的。早在S2之前（第653章中有相关内容），他就察觉到……若雨具备一种类似于“直死之魔眼”的能力；这不是魂意、不是技能……而是她本人的一种天赋，就好比是觉哥的“真理之谬”，在现实世界也是可以用的。

如今，若雨的这种能力显然比起以前更强了，所以她甚至可以洞察到一些觉哥都看不穿的事物，比如方才絮怀殇施展“脱力”这一技巧的事，就只有若雨能看出来。

……

【比赛已结束】

在絮怀殇完成瞬杀的五分钟后，系统提示方才到来。

【最终比分：三比零】

【获胜方：地狱前线】

【三十秒后开始传送】

就这样，惊悚乐园，巅峰争霸S3第一轮的比赛，地狱前线可说是无惊也无险的就过关了。

比分横扫，零伤亡；除了第一场之外另外两场……中坚战在三分钟内打完，参将战更是瞬杀，创下首轮最快击杀记录。

如此骄人的战绩，按理说，不出两小时就该有N路媒体写好新闻稿，加上个“卫冕冠军碾压晋级”之类的标题去抢占各种头条了。

然，那种事并没有发生……

因为，比起这场实力悬殊的卫冕冠军吊打休闲玩家之战，第一轮有一场更值得关注的、极为精彩的比赛，到这会儿还没打完呢。

即便是地狱前线的诸位，对于那场比赛的结果也非常在意。

看到这里，也许已有人猜到了那场对决的对战双方是谁……

没错，就是【秩序】和【诸神】。

命中注定也好，造物弄人也罢，这两支队伍在这S3的第一轮，就匹配到了彼此。

不用说也知道，这必是一场惊天恶斗。

第1333章 激斗！【龙拳·爆发】VS【阿修罗霸凰拳】

时间稍稍倒退，且看零点时分，另一场战斗的开端……

【载入已完成】

【巅峰争霸S3，第一轮】

【场地：狄拉克之海（伪）】

系统语音在耳畔响起之时，【秩序】与【诸神】两队，共计十四名玩家，尽数被传送到了剧本世界中。

这是一片暗色的领域，无边无际，了无生气，似是由粒子所组成的沙漠；这里的“天空”和“大地”并没有明显的界线，也说不清光源究竟在哪儿……不过，无论是视物的清晰度，还是视觉上的空间感、距离感……此地都与外界无异。

【比赛将于三十秒后开始】

在一种凝重、肃杀的气氛中，双方的“先锋战”人选，已然出现在了战场上。

【秩序】派出的第一名选手，是【醉卧怅然】。

论单挑的实力，在“醉生梦死”之中，醉卧怅然与梦惊禅相当，略优于另外二人；但论性格嘛……醉兄只是嘴上爱说笑而已，禅哥却是言行都很“随性”，因此，这重要的第一战，由醉卧怅然上场，算是比较稳妥的选择。

再看【诸神】这边……

他们派出的先锋，是曾经的“秘密武器”——【阿修罗】。

之所以要加上“曾经的”三个字，是因为如今他的实力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在S2时，阿修罗还跟秩序那五强联手共战过镜魔，反正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比起那五人中的任何一人来，都是不及的。

不过，那已是过去的事……

在“镜界”一战过后，阿修罗原有的傲慢和自负已被踩得粉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激昂的斗争心。

挫败后去憎恨对手的人，永远只能是弱者；挫败后憎恨自己的那份弱小，才有成为强者的可能。

阿修罗……显然属于后者。

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天赋在职业的世界中也不过就是平平，且还有无数比他更有天赋、更加努力的人存在时……他改变了。

他收敛了那不可一世的中二做派，将自己放到了一个学习者、追赶者的位置上；他也不再仰仗着自己老板（即【湿婆】）表弟的身份去占有工作室的资源，转而依靠自己的努力不断磨练和提升。

简而言之，现在的阿修罗，实力已是今非昔比。

……

【五……四……三……】

最后五秒的倒计时已然响起，此刻，屏障两边的两人，不但没有后退半分，还皆是迎上前来。

他们在相距不到五米的距离上，隔着那无形之壁，伫立对视。

【二……一……Fight！】

呼——

屏障消失的刹那，一股拳劲已骤然出手。

醉卧帐然不愧是现役职业玩家中的顶尖好手，他一看阿

修罗摆出了要和自己刚正面的样子，就心生一计——第一招，他就使出了天霜拳第四式【霜雪纷飞】；此技不但拳带扭紧、力透人骨，还有一定的冰属性缓速效果……无论对手选择格挡或是对打，都会有所损伤。

乒——

不出所料，瞬息过后，挥臂招架的阿修罗虽是将那“钻透”的拳劲给化解了，但无法避免冰霜特效的侵蚀，打斗伊始就陷入了被动。

醉卧怅然乘胜追击，一套看家本领【闪电光速拳】劈头盖脸地接了上去。霎时，拳芒化线、星罗密布，将阿修罗压制得节节后退、只能交错双臂护住头部来防御。

几秒后，阿修罗的架势就被打得越来越低，整个上半身都直不起来了。

“喂喂……该不会这么快就结束了吧……”醉卧怅然这番内心吐槽的原因是，战斗才开始没多久，绝杀的机会就已出现了。

面对这种压低上半身、视野和架势都受到限制的敌人，有一种极为合适的击破方式——上勾拳。

有道是……天下武功出升龙，一拳在手破苍穹。

醉卧怅然这以拳为战之人，岂会没有一两招“升龙”的拳法？那一瞬，他看准了时机，将全身斗气一聚，来了一手【百式·鬼燃烧】……但见其拳挟火焰、自下而上，顺着身体的半旋之势轰然打出。

本以为是势在必得的一拳，没想到……

就在拳锋刚起之际，一直在抱头防御的阿修罗竟突然用一种脱离了醉卧怅然视线的速度垫步后撤，退出了一米多的距离，从容地闪过了对手的技能。

“哦？”一拳打空的醉卧怅然，倒也没有显出什么慌乱来，他只是飞快地收招、重新摆好了架势，再念道，“果然……没

那么容易吗……”

虽然嘴上没有明说，但看到阿修罗那游刃有余的躲避动作，醉卧枨然心里已隐隐猜出了什么……

“刚才受的那些拳……”一秒后，撤步并站定的阿修罗，望着对手的双眼，气势夺人地讲出了对方所想之事，“算是回报诸位在S2时对我的照顾。”

他所指的，自然就是在当初那场镜魔之战中，秩序一队的五人多次救治和协助他的事。

“呵……”醉卧枨然闻言，挂了他那招牌式的轻浮笑容，接道，“原来如此……就为了这种理由，你故意让我先攻击了一轮是吧？”

阿修罗没有回答，他只是默默提升了自己的斗气，并摆出了新的架势，那潜台词就是——“由现在起我可要认真了”。

“唉……小鬼就是小鬼，想法和做法都太天真了。”醉卧枨然说着，也改变了架势，“看来得由我来教教你什么叫职业素养，以及怎样去尊重你的对手。”

叱——

其话音未落，拳招已现。

这一次，先出手的是阿修罗……他的攻击，已附上了某种持续开启的加强技（类似灵识聚身术），所以那看似普通的移动和打击，亦是虎虎生风，锋芒逼人。

十余招拆罢，醉卧枨然发现自己稍落下风，若是继续用基本的体术迎战，就会进入和对手互相消耗的局面，不算有利；略一思忖后……他便决定改变打法，当即急运强招，双拳运化之间，道道金芒迸现，铺成一张护体的光网。

阿修罗知道，对手这是使出了【等离子光速拳】，他也明白……凭自己现在这点体术加成，非但无法冲破这拳网，还会被这拳芒渐渐反压。

他可不想让这种局面发生，因此，在拳网出现后数秒，他便将身形一晃，佯走半步，趁隙从行囊中取出一物，并立即在掌中握碎。

登时，一股黑色的能量从其手中绽开，疾走至其全身，让他的外貌发生了剧变……数秒内，阿修罗的全身都覆上了一层暗金之色，其脸上还多出了一个恶鬼面具；在面具和衣物之下，他的皮肤变得漆黑、一头黑发化为了火红色，其偏瘦的身材则膨胀成了肌肉发达的壮硕模样。

……

同一时刻，秩序队观战空间中。

“这下可就麻烦了……”鬼骁看到战场上的变故后，给出了一句让人不安的评价。

“那个‘变身’……有那么强吗？”悟死参玄闻言疑道。

“有，绝对有。”鬼骁应道，“目前我见过最强级别的变身，是封不觉的【斗魔降临】，那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超S级变身……除去那个之外，S级的变身，以絮怀殇的【魂临】为标准，不算多……但还是有一些的；此刻阿修罗开启的，就是这一档的能力。”

……

在鬼骁说话之际，战场上的阿修罗，已然展开了狂烈的攻势。

方才，阿修罗握碎的那件道具，叫做【修罗之血】，这东西类似于絮怀殇曾用过的【八靖霞丸】，是一件可消耗的唯一道具；其效果就是——让使用者进入一种名为【极武·修罗变】的状态。

或许还有人记得（其实我知道基本已经没人记得了，都记得的话我还写出来干嘛呢），这就是当初在“超次元乱斗”中，那个究极吕布用过的招式，一旦开启，施术者便将化为真正意义上的修罗鬼神，战力成倍暴增。

毫无疑问，这一状态下的阿修罗，肯定是强于醉卧怅然的，而且……由于他俩基本是同类型的玩家（都是以拳法为主的格斗专精者），主要属性上一旦拉开差距，在实战中的对比会显得格外明显。

不消片刻，阿修罗就冲破了【等离子光速拳】所制造出的拳网，朝着醉卧怅然的身体就是一番猛攻连打。

那修罗之拳，拳拳到肉，力透脊背，斗气迸发之处，汗水和血水都在挥洒出的瞬间即被蒸发。

醉卧怅然就在这样一片模糊的斗气漩涡中被打得边挡边退，难以脱身，可谓败相已现。

但……他并没有放弃。

职业玩家是不会轻言放弃的，尤其像醉卧怅然这种经验丰富的老手，其韧性更是非比寻常。

谁都知道，“职业玩家”这行，无论成长期和巅峰期持续了多久、达到了什么高度，只要过了二十五岁，都是会走下坡路的……这是人类的生理所决定的。尽管有些项目适应的年龄会偏大一些、甚至是越大越好，还有极少数个人特例的存在……但总体而言，在那些操作强度大的项目中，年龄小于二十五岁的选手具有明显优势。

醉卧怅然，今年正好是二十五岁，不用别人去说，他自己也知道……作为一名职业玩家，至少他在生理上的巅峰期已经过了。

但……他仍然是当今最顶尖、最稳定、也最难对付的选手之一。

或许他已不具备十几岁少年的那种反应速度和成长潜力，但他却有着那些少年们所没有的优势——经验。

身经百战之人，对局面的判断、对战机的嗅觉、对胜利的执着……皆不是新手可比；还有那千锤百炼的心理素质，更是早已练到了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境界。

伟大的选手，之所以伟大，不单是因为他们有着快速的反应、卓绝的操作和过人的意识……具有这些能力的人，可以称为“强大”，但要变得“伟大”，还需要坚韧的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

醉卧怅然便是一名担得起“伟大”二字的职业玩家，他早年间玩其他项目时，遇上那种在别人看来十分钟左右就可以挂机等投降的战局，一样会认认真真地打下去，一直打到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哪怕被虐得惨不忍睹，只要比赛还没结束，他依然会不断思考着反击的方法，使尽浑身解数，就为了换取哪怕1%的翻盘可能。

他的逻辑也很简单：假设一百场堪称绝望的逆风局比赛中，只会出现一次绝地翻盘，那么，我可以拿下那一盘，而那些早早放弃的人，永远没有那个机会。

这个比例换成一千场、一万场，也是同理……而这个理论，亦可说是醉卧怅然作为一名职业选手的原点。

眼下，在硬实力上被对方彻底压倒的醉卧怅然，俨然也到了那“绝望”的地步。

但他并未失去冷静以及争胜的决心，在最大限度地减轻自身损伤的同时，他思考着……

“体术上的差距已经过大，能这样招架已是极限，再被这么攻击一会儿，生存值就会耗尽……”

“没有可以改变局势或是拖延时间的物品装备……”

“除非从这连续的压制中暂时脱离出来，否则强行使出攻击技和对方同归于尽也是办不到的……”

当这些想法逐一闪过脑海时，醉卧怅然的生存值已突破了20%的危险线，他已没有了再等下去的余地。

而阿修罗似乎也察觉到了对方的情况，当即强提起一口气，将这连打的拳威又提升了几分。

其实，对于阿修罗来说，此时的战局也不能说就是十拿

九稳了……

【极武·修罗变】是一种对身体负荷很大的变身，就算是无双原上那个吕布，都不能开启太久，否则其自身就会有性命之虞；阿修罗身为玩家，使用此招的时间那就更有限了，所以他也是丝毫不敢让攻势松懈下来，力求靠着一轮连攻就将对手带走。

“哈！”

就在这紧张的关头，忽然，醉卧怅然大喝一声，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举动……但见他咬紧牙关、用胸口硬扛了一拳，随即又用了一手柔拳中的“沾”式，抓住了阿修罗的手腕。

这一手……按说没什么大用，因为阿修罗的力量在他之上，即使是手腕被攫，这拳依然是能收回来的。

但，醉卧怅然显然意不在此；他本来也没打算阻止对方收拳，而是要……

呼——

下一秒，醉卧怅然竟将身影一收一卷，整个人像是游蛇一般，靠着那一手“沾”的劲势，顺势缠上了阿修罗的手臂。

原来，醉卧怅然在绝境中想出的办法就是——用锁技。

如果说封不觉的锁技是专业级，那醉卧怅然的锁技就是VAN级……包括他在内，像七杀、笑问苍天、大梵天等等，这类对徒手近战十分精通的玩家，个个儿都是专门练过锁技的。

当然了，一般来说，极少有这个级别的玩家会主动去用那个，因为这种技术在游戏后期的战斗中最多只能拖延时间，并不能分出胜负；再者，就观赏性来说，比起那种双方用拳脚对攻或者互相放波的战斗来……锁技的缠斗又累又难看。

“你就这么想赢吗……”阿修罗被对方缠住了半边躯干，却还是站立着，这说明他现在的力量已足够在与锁技角力的同

时顺便支撑起醉卧怅然整个人的体重了。

“不是我‘这么想赢’，而是我有义务‘这么想赢’……”醉卧怅然这话，乍听之下还真难懂，“求胜的意志是这一行的基本职业操守，我根本就不会去思考或衡量自己有‘多想赢’这种问题……因为拼尽全力去夺下胜利，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一边说着，还一边利用腾出的一只手，从行囊里拿出一瓶不明液体给自己灌了一口，“战斗中没时间让你去思考对胜利的渴望，你脑中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运用最有效的技术……在最有效的距离上、最有效的时机上，用最快的速度……发动攻击！”

也不知道醉卧怅然喝了什么，他说完这句，身上的力量也是陡然攀升……他以整个人的力量来对抗阿修罗的一臂之力，成功地将后者那条手臂给折断了。

“咳——”剧痛传来时，阿修罗咬着牙，没有叫出来，只是从喉咙里发出了一声闷哼，两秒后，他吼道，“好！多谢指教！”

喝罢，他猛然甩肩。

对阿修罗来说，左臂折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好事，因为这让他很自然地从锁技当中脱离了。

随着他用力一甩，醉卧怅然整个人便飞了出去。

“就是现在！”

这一瞬，两人心中闪过的是同一个念头。

醉卧怅然已是濒死状态，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了这么一次隔空对招的机会，自不会放过。

而阿修罗在变身状态下的负荷也已到了极限，再加上他已废了一条胳膊，若是不在这招分出胜负，接下来九死一生的恐怕就是他了。

“龙拳……”

“阿修罗……”

拼死之际，双方不约而同地祭出了自己最强的杀招和全身的能量，而且……也都在发招时报起了招式名。

【龙拳·爆发】VS【阿修罗霸凰拳】！

极端的强者，极端的杀招。

正面交锋，一决雌雄。

第1334章 压力

拳能相冲，斗气交错。

究极的对招，使整个空间都为之激荡。

两强的意志，让每个旁观者都为之动容。

但最终，能赢的，只有一人。

“哈啊……哈啊……”气云与光氲散去时，战场上，那名胜利者，已是仰面躺在了地上，精疲力竭地大口喘息着。

而那败者，已然被招式所放出的能量所侵吞，化为了白光。

“是我……赢了吗……”此时的阿修罗已从【极武·修罗变】的状态下回归成了常态，并进入了力竭状态；别说是坐起来了，就是动根手指都困难。

尽管他的确是战胜了对手，但在心理上，他没有丝毫“胜利”的感觉。

像刚才那样势均力敌的对招，最后活下来的是谁都不奇怪。

……

与此同时，秩序队观战空间中。

“唷，各位，久等啦。”被传送回来醉卧怅然用很平常的态度跟队友们打了声招呼。

“喂喂……你这种仿佛是得胜归来一般的口气是闹哪样啊？”鬼骁见他的态度，不禁吐槽道，“输给了那种小鬼，你已经算是身败名裂了吧？”

“哈！你不也是小鬼吗？我隔三岔五就被你打赢一次，若是每次都算身败名裂，那我的节操怕是早就裂成粉了吧？”醉

卧怅然抬手捋了捋自己的泡面头，笑着回道。

“虽然输了，但你心情好像还不错嘛……”悟死参玄看着他，虚眼念道。

“啊……因为打得还是挺过瘾的。”醉卧怅然道，“再者……既然结果已经出来了，那也就没什么好纠结的了。”

“嗝儿～”这时，梦惊禅来了一声酒嗝儿，并顺势插话道，“唉……论心态还是你好啊，这种‘比赛结束前死都不放弃不松懈，比赛一结束不管胜负立刻就能放飞自我’的职业素养，着实是令人羡慕。”

“哼……”生鱼片闻言，接道，“你这个随时随地都在放飞自我的人是最没有资格说这话的了……”

从这五位若无其事、互相吐槽的状态来看，第一战的失利似乎对他们的情绪没有任何影响。

不过，队中的另外两人，还是稍有些紧张的。

那两位，分别是秩序的王牌狙击手【条形码】，以及队中的辅助流玩家【叶纸】。

在S2时，他们都是“秩序二队”的成员；到了S3，由于赛制改变，他们便在工作室的安排下被编入了这支七人队伍中。

这次的大赛，条形码的压力着实比较大；他本来是工作室中和“醉生梦死”同级别的选手，但因为鬼骁的加入，他已然被挤到了“第六人”的定位上……考虑到自己年龄也不小了，若是这次大赛他又是早早地黯然退场，恐怕赛后就要被转到“二线阵容”去了。那样一来……工作室在他身上投放的资源、包括他个人的收入待遇、在粉丝中的人气等等，都会受到影响。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也是每一名离退役年龄越来越近的职业玩家必须要面对的。

另外，叶纸这边……也有压力；她的情况和江湖的【笑

问苍天】类似，虽然她还在参加比赛，但其实她现在已经是半退役状态，只要S3一结束，她就准备转去公司管理层了。而作为一个“准管理层”的成员，她当然不希望自己的队伍“痛痛快快、毫无遗憾战上一场，然后在第一轮就被淘汰”。

“你们这帮家伙……”果然，在听了一会儿队员们欢快的对话后，叶纸便阴沉着脸，缓缓念道，“……都已经做好觉悟了吧？”

其他人一听叶纸发话了，且语气不善，赶紧都闭上了嘴，转过头来聆听“领导”的发言。

“呃……叶总……”醉卧怅然可不傻，他跟“领导”交流时可一向乖得很，“您说的‘觉悟’是指……”

“看你们嘻嘻哈哈的样子……”叶纸接道，“想必是有信心……即使第一场输了，也不会改变我队最终获胜晋级的结果……是吧？”她顿了顿，脸上忽然挂起了微笑，“你们也该知道，如果我们【秩序】在第一轮就被淘汰，而且还是败在了宿敌【诸神】的手中，明天媒体们会怎么报导吧？”

虽然她的神态并不吓人，但其气势已经把其余六人吓得噤若寒蝉，连鬼骁都紧张地吞了口唾沫。

“可别以为输掉这场比赛的惩罚只是扣点奖金而已哦。”说这话时，叶纸的笑容越发灿烂，一双明眸笑得都眯了起来，语气也是十分亲切和蔼，“我一个女孩子，又当选手、又做领队，陪你们这帮笨蛋训练完了还要作为管理人员另外加班……压力真的很大呀；万一这次发生了‘秩序工作室于S3大赛中首轮失利惨遭淘汰’之类的状况，导致退役之后本来能直接升到经理级的姐姐我……变成了端茶递水的助理小妹……”言至此处，她那如春风般和煦的笑容和语气，透出了一阵阵彻骨的寒意，“……本姑娘就亲手宰了你们哟。”

……

五分钟的休息时间很快过去，【秩序】与【诸神】之战

的第二场——2V2中坚战，开战在即。

伴随着【比赛将于三十秒后开始】的语音提示，两队的选手被传入了战场。

秩序队出战的二人，分别是【生鱼片】和【条形码】。

一看便知，这是一个擅长远程作战的组合，前者的广域侦查能力和后者的射击能力堪称完美的搭配。

此刻，由于叶纸姐姐方才的“激励”，刚站进场地的生鱼片和条形码，就用一种要把人生吞活剥般的眼神盯住了对手，虽然当中还有屏障隔着，但他们那份“你死我活”的气势已然是透过屏障很好地传达给了对面。

而诸神队这边，出阵的是【毗湿奴】和【迦楼罗】。

前者，乃是诸神四天王之一，他的战力大概在一个什么级别呢？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S1时期战斗力排行榜上的排名，当时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吞天鬼骁】、【疯不觉】（匿名）、【湿婆】、【醉卧怅然】、【废柴叔】、【笑问苍天】、【毗湿奴】、【大梵天】、【悟死参玄】、和【无刀客】。

当然了，那是将近一年前的排名了，如今玩家们的战力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很多当时排在十一到二十位的、乃至当时还没有建立游戏角色的高手，现在在硬实力上可能也已经超越了上述十名玩家中的好几位。

但不管怎样，从当初的顺位来看，毗湿奴绝对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强者。

接着，再说【迦楼罗】，这位是S2时期“诸神二队”的主力，到了S3，便被提拔到了一队来。

和阿修罗一样，迦楼罗也是今年刚满十八岁的年轻选手。

这里说句题外话，其实在电竞圈子里，有些人十八岁就已经可以称“老将”了……主要还是看项目吧。

与秩序的“狙击组合”不同，【毗湿奴】和【迦楼罗】组成的是一个注重于机动性的、擅长中距离作战的“速度组合”。

这场胜负，确可说是很有看头。

……

“嗯……看来第一场的失利让对方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呢。”离比赛开始还有十几秒时，正做着准备工作的毗湿奴不禁压低了声音，冲身旁的队友念叨了这么一句。

“是啊……他们的表情看起来好可怕。”迦楼罗也点头接道，“不愧是秩序的主力成员，我还是头回看到这种仿佛要拼上自己现实世界中性命一般的眼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个想法没错儿……

另一方面，生鱼片和条形码这“狙击组合”的举动却是有些奇怪；他们并没有像小叹小灵那样选择拉开距离，而是在瞪着对手的同时，直接在原地开始“布阵”。

但见，生鱼片从行囊里取出了一台造型古早的老式收音机、以及几个扩音器似的东西，铺开了放在地上；而条形码则是拿出了两把金色的左轮手枪，双手各持一把，直接隔着屏障瞄准了对手、作蓄势待发状。

【五……四……三……二……】

很快，系统的最后五秒倒计时已经响起，但这两队并不擅长近战的组合，仍是没有一队打算后退的样子……

第1335章 太年轻

当系统的那声“Fight”响起，隔离屏障也骤然消失。

那一刹，早已瞄准多时的条形码毫无延迟地掐着屏障消失的节奏发动了攻击，其手中双枪随之迸发出了耀眼的金色光芒。

砰砰砰砰……

共计十二声枪响，裂空而鸣。

条形码所发动的技能，名为【正午（High_Noon）】，是一个只有“男性玩家”可以学习，且必须“装备着左轮手枪”才能发动的特殊技。

其“特殊”之处就在于……除了上述那两个“必要条件”之外，假如玩家再满足一些“附加条件”，此招还会有额外的加成。

比方说，在干旱的黄土地上发动这个技能，可以提升子弹的飞行速度；若是使用者打扮成牛仔来发动，便可以让这个技能同时生效于两把左轮上、分别去射击两个不同的目标；当然，此技最强的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如果使用技能的时候，所处的环境时间是“正午”，那么使用者在开枪前就可以完全不瞄准，闭着眼睛乱射也能枪枪直击要害，其子弹的破坏力也会大幅提升。

眼下，这个战场，显然不是干旱的黄土地；在这没有太阳的地方，也不存在什么“日正当空”的正午；不过，因为条形码在秩序的那件大衣之下穿了身西部牛仔的行头（就是为了加强技能才穿的），他至少还是能发挥出“双枪并射”这个附加特效的。

说时迟，那时快，几在瞬息之间，十二发金光熠熠的子

弹便分别飞向了毗湿奴和迦楼罗两人身上的十二处要害。这连射不单是速度疾若雷霆，其威力也是强无可撼，绝非一般的防御手段可挡。

可谁知，枪声还未尽，就有“当当当当”一阵如钟鸣般的响动传来，好似是在与那枪响呼应一般，最终……也响了十二下。

“切……我说怎么不跑不躲的，原来是对自己的防御能力胸有成竹吗……”当条形码看到浮现在两名对手身前、挡下子弹的那个“东西”后，不禁暗啐一声。

此刻，守护在毗湿奴和迦楼罗身前的东西，是一条巨大的“山铜之臂”；此物呈青蓝之色，外观充满金属质感，整体造型像是一条非常臃肿粗壮的、几乎呈葫芦形的胳膊。

早在S1的决赛时，毗湿奴就已展示过他操控这类“山铜物质”来作战的本领，但当时的他，对自己这灵能武器【奥利哈刚模组】的使用还不算很纯熟，最多就是将其凝结成各种体积不大的冷兵器进行攻防。

但如今，毗湿奴运用此物的能力，已臻炉火纯青之境，以他这灵能武器堪称恐怖的真正力量而言，打下条形码的技能……最多算是热身而已了。

“真是不能大意啊……”队友的那番攻防尚未结束，生鱼片便忽地将目光斜至另一侧，口中还念念有词道，“比预想中还快呢……”

当他说到那个“快”字之时，一道人影已赫然出现在其身侧。

但见，那人手握一把刀刃逆行的奇形弯刀，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欺身至生鱼片的左侧死角，朝着后者的腰部就是一刀。

“中！”将刀挥出的那一瞬，迦楼罗已确定此刀是必中无疑。

作为一名以速度见长的玩家，他已用这样的方式与无数人对过招，所以他根本不用等刀砍下去，只要看到对方在刀意至、刀锋未至之际身体的细微动作，基本就能知道此人能不能避开或挡下招式。

这次……也不例外。

以生鱼片的速度，确是无力躲开这种速度下的突袭。

然，就在这一刀即将斩到生鱼片的身体时，迦楼罗的手上却传来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他的刀刃突然扎进了一块韧性超强的橡皮糖里……

伴随着那股厚重的迟滞感，迦楼罗的刀刃发生了小幅的偏斜，最后紧贴着生鱼片的身体划过，并未伤到对方分毫。

“什么玩意儿？”突袭被阻的迦楼罗当即在心中暗惊一声。

他知道自己应该是被一层无形的、宛若“胶质铠甲”般的东西给挡住了，让他觉得有点郁闷的是……在赛前，他完全没有听数据分析团队讲过生鱼片有这类能力的事情；好在这是个防御技，如果是个反击能力，这种“情报外”的东西会造成多大威胁就很难说了。

“虽然你很快，但和‘那些怪物’比起来，还是差了许多啊……”一秒后，生鱼片接着方才的话又说了一句，并打了一个响指。

他所说的“那些怪物”，无疑就是指吞天鬼骁、疯不觉、絜怀殇那个级别的高手了。

几个月前，在临闾镇被絜怀殇偷袭秒杀的经历，已经让生鱼片产生了一定的心理阴影……虽说那次被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自身的大意——自以为周围绝对没有敌人存在，所以完全不设防；但不可否认，以絜怀殇的速度，即使生鱼片有一定的防备，依然有可能被干掉。

因此，那天过后，生鱼片就开始研究……该如何应付速度比自己快、乃至快很多的玩家；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他

摸到了一条门路——既然在速度上想做到和那些人一样快基本是无望的，不如就换个思路……

于是，在数月的修炼下，他熟练掌握了以下这套技能和物品的战术组合……

噔——

响指的指音一起，生鱼片放在地上的那台收音机便应声启动，与周围那些扩音器齐齐放出了一记震音。

当那声浪绽开的刹那，毗湿奴和迦楼罗的身形都为之一滞，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自身所承受的“重力”加强了一倍有余。

“破坏地上的道具！”毗湿奴经验老到，他一边靠着“山铜之臂”向条形码逼近施压，一边高声提醒了以速度见长的迦楼罗应该如何破招。

的确，生鱼片这个“重力压迫”的能力，是需要依靠到这些道具的。

此招的基础，其实是他在S2时展示过的被动技能【低音区】；这本来是一个A级灵术技能，效果是：缓冲和消除（有一定承受极限）进入自身半径7.4米之内的所有非固态攻击及负面特效。

经过生鱼片的锻炼（不要问我被动技能是怎么锻炼的），【低音区】现在已经升级成了S级的被动技，不但原特效的范围和承受极限都有所上升，还新增了“音铠”的能力——其原理和觉哥当初的装备【回音铠甲】类似，但比之更强。适才迦楼罗的普通攻击之所以无效，就是因为他那追求速度的一刀，攻击力还不足以打破“音铠”的防御。

然后……再说眼前这手“重力压迫”，这应该算是【低音区】的主动攻击形态；虽说技能本身是不具备任何攻击性的，但在地上那几件道具的辅助下，生鱼片便可以对所有身处【低音区】中的敌人施加这种额外的负面影响。

“明白！”得到前辈提醒的迦楼罗喊着回应了一声，一个箭步就离开了生鱼片的身旁……他接下来的目标，显然就是那几个扩音器。

“正等着你呢……”对于自身招式的弱点，生鱼片自是一清二楚，他早就做好了应对这种情况的准备……

嗡嗡嗡——

下一秒，生鱼片的双手已快速放出了数道【次声波之指】，朝着迦楼罗追袭而去。

砰砰砰——

同时，因无法打穿山铜之臂的防御而被逼得节节后退的条形码，也在后撤的过程中用他那两把金枪对迦楼罗发动了火力压制……对他来说，边跑边打本来就是基本功，反正不开枪也是闲着。

迦楼罗年纪虽轻，却是一名相当冷静的玩家，简单地说就是那种“从不抱侥幸心理、以合理性至上”的类型；此刻，他分析了一下局面，觉得……因重力影响而变慢的自己，在这声波和子弹的双重压制之下强行去破坏道具，是很不划算的行为。

权衡过后，他忽地来了一个变向，朝着相反的方向开始逃跑。

短短几秒过后，跑出了大约二十米的迦楼罗感觉身体一轻，立即回头喊了一声：“范围就到这儿！”

毗湿奴用余光一扫，看到队友的位置后，应了声：“好嘞。”

接着，他也控起山铜之臂护护住自己，朝着另一个方向，不紧不慢地退出了【低音区】的作用范围。

他们本来以为，本方做出了这番应对后，对手也就不得不随之变招了，谁知……

“唉……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吗……”生鱼片看到两名对手的举动，竟是站在原地没动，并将双手交叉在胸前，颇为无奈地念叨了一句。

“发现什么了？”就连条形码也没听懂他的话，故而开口问道。

“嗯……”生鱼片那锅盖头发型下的脸毫无波澜地回道，“我这招真正的弱点，其实并不是怕对方去破坏地上的道具，而是……只要对手跑到二十米开外，就没用了。”

“哈？”条形码斜视队友，压低了声音道，“你就不能……”

“带着那些设备移动是吗？”生鱼片知道他要说什么，所以直接打断道，“很遗憾……不行，各种方法我都试过了；如果使用可携式的扩音设备来发动这招……会因为设备离我太近，反而震伤我自己；但减小其功率的话，就发挥不出‘重力压制’的效果。”

他用他那一贯的冷面吐槽口吻说完这段话后，场上迎来了五秒左右的、尴尬的沉默。

五秒过去，条形码用生无可恋的眼神望着他，很淡定地回了一个字：“哦。”

“你这反应太平淡了吧？”生鱼片自己说这话时的神态也很平静，“心里有什么话可以直说，不用憋着。”

“行。”条形码又接了一个字，然后深吸一口气，冲着队友吼道，“你他【哔——】的就是个逗【哔——】啊！号称下私功悄悄练了几个月的秘密招式就是这么个破烂玩意儿啊！连广场舞的杀伤力都不如啊！”

“唉……我也很绝望啊……”生鱼片居然都没有否认自己是个逗逼的事实，“研究了很久之后，才意识到‘只要修炼出某种特定的能力就能在那帮怪物级的天才的领域里跟他们一争高下了’本身就是个错误的命题呢……”

“就这点破事儿你还要想很久才明白吗？殴买尬！

YOU【哔——】【哔——】！早点来问我啊！三秒钟就可以给你答案了啊！要是有那种办法的话，我早就把鬼骁挤掉重回一队了啊！”看起来，条形码被坑得苦大仇深，此时他的吐槽欲已是难以抑制地爆发出来。

同一时刻，观战空间中，看着场上情况的叶纸低头扶额，作欲哭无泪状，拉长了嗓门儿叹道：“啊……两个大白痴……”

这次的S3比赛，不会对外播放观战空间中的情况，但是，战场上的状况可是直播加录像都有的；可以想象，作为领队（默认主力背锅者）的叶纸，看到队员们在场上这般胡闹，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内讧了吗……”另一方面，场上的迦楼罗，无疑也听到生鱼片和条形码的对话……毕竟那俩说话的声音一点儿都不小。

作为职业玩家，不管敌方队伍出现什么问题，哪怕公然对骂、挂机、送人头也好，自己这边自然还是该怎么打就怎么打；所以，迦楼罗见此情景，毫不犹豫地就利用了这一机会，再度凭着自己的速度优势，以一个弧形走位迂回了半圈……杀到了敌人的身后。

这次，他的目标是条形码。

既然生鱼片的防御能力强大，那就转而向条形码这个射击专精的玩家下手……这确是十分合理的判断。

迦楼罗的刀很快，尽管他现在已重新踏入了【低音区】的边缘，但那瞬间爆发的速度依然是一流的。条形码的体术本来也跟不上这样的速度，何况他的主要精力这会儿还放在“冲队友大声吐槽”这件事上。

呼——

瞬时，逆刃弯刀破风疾斩。

风声刚起，血光已现。

那是从嘴里喷出的血，血的主人……是迦楼罗。

当他带着震惊的表情、双脚离地、倒着飞向天空时，他的内心，后知后觉地感到——自己真的是too young，too simple了……

第1336章 苦战（上）

众所周知，秩序队的这些队员们私交都很不错，就算他们在比赛里互相吐槽几句，大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

但是，眼前的这场对决，非比寻常……

面对【诸神】这样的对手，任何队伍都不可能还留有余力，每一场、每一名选手，势必都得全力以赴；再者，之前那场先锋战的意外失利，已然将出阵中坚战的生鱼片和条形码逼到了“不容有失”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像他们俩这种老江湖，又怎会在比赛过程中内讧呢？

所以说……他们方才的那番“争吵”，根本就是——演技；是彻头彻尾的欺诈和圈套。

在这个圈套的面前，迦楼罗为了自己的年轻买了单……

当然了，迦楼罗也不是傻瓜，他肯定也考虑到了对方是“假装吵架来诱敌攻击”的可能，他之所以仍然选择发动突袭，自然是因为他对这一行动有着相当的把握。

迦楼罗判断，即使是在双倍重力的影响下，对比生鱼片和条形码……自己在速度上还是占了些许优势的；哪怕那两人是在演戏，想引诱敌人过去然后来个反手一击什么的……有所防备的他也完全可以在对招的刹那立刻收手、并全身而退。

而要是那两人真的在吵架呢？他不就得手了吗……

这么一盘算，这就是票不干白不干的买卖了。

可惜……迦楼罗算漏了一件事。

虽然【低音区】的作用半径和生鱼片所说的一样——只有二十米左右，在弱点方面，他也没有撒谎，但是……“重力压迫”这个能力的极限，可就不仅仅是他刚才表现出的那样而

已了；毗湿奴和迦楼罗刚才感觉到的“双倍重力”，实是生鱼片故意降低能力后的水准，如果是全力版的“重力压迫”，至少能对敌人施以六倍重力的影响。

这个生鱼片在言辞中没有提及、行为上又刻意制造了假象的能力……才是整场“演出”的关键。

当迦楼罗冲向“刚好”背朝外站在低音区边缘的条形码时，由于他选择了最合理的侧后方绕行路线，所以行进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重力压迫的影响。

直到发动攻击的刹那，迦楼罗才一脚踏入了低音区内，而这时，他已停止了移动，并将力量集中到了握刀的那只手上……即便这一瞬他发现了重力的问题，也是为时已晚；挥刀的动作已出，纵然他事先做好了防备，随时准备抽手，但那意料之外的重力让他的速度放慢了五成都不止，一时间进退维谷。

与此同时，早已在等待着这次袭击的条形码……在这个双方都“有所准备”的瞬间，他的手显然更快，他的心态也比遭遇了突发状况的对手更加稳定。

只见条形码连头都不回，便将右手穿过自己左侧腋下，将食指和拇指伸直作“直角”状，比划出一个“手枪”的手势，隔着自己背上的披风朝后一点。

霎时，那印有“秩序”二字的披风上破开了一个碗口大的口子，紧接着，那股穿衣而过的无形冲击便正中了迦楼罗的身体。

这一手无声、无影、无形的绝技，乃是条形码的一大杀招，名为【手枪】——名副其实的“手”枪；他只需要用手做出“枪”的手势，就能“开枪”，什么弹药、枪声都没有……但射击的效果尽在。

迦楼罗被那“不存在的子弹”近距离击中后，生存值直接就去了大半，一腔热血呛口而出，这还没完……巨大的冲击力

所产生的后续影响，让他朝着半空倒飞而出，且暂时无法随意活动身体。

生鱼片和条形码一个用“听”的，一个用“看”的，一秒间就确认了对手现在正处于长时间“硬直（指动作类游戏中某一个动作在发生后不可输入指令操作的持续过程）”之中；这两位岂会错过这种大好的进攻时机？当即就是一轮【次声波之指】和金枪连射的合击，把迦楼罗生生打成了个筛子。

就这样，在秩序队那两位几乎没什么损伤的情况下，诸神这边已减员一人。

这一切发生的极快，从迦楼罗箭步冲出到他被射死，总共也就六七秒的时间，毗湿奴根本就来不及做什么……待他目睹了队友被算计并反杀之后，也只能叹息一声，自言自语般轻声念道：“唉……早知如此，在观战空间里就该跟他讲好，让他一开打就先把各种大招都给放了……至少还能造成些损伤。”

“都快要上场了再做安排……晚了点儿吧。”生鱼片的耳朵比较贼，纵然对方的话说得很轻，他也听见了，还开口接道，“你们那边的小鬼，缺乏比赛经验不说，警惕心以及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反应都太差了，可见你们平时训练没下狠手啊……”

“我可不觉得……平时对他们再狠一点，他们就能应付你们刚才的那种‘表演’了。”毗湿奴应道，“再说，你们的这个‘局’，不也是在休息时间里商量的成果吗？”

毗湿奴的经验可比迦楼罗强多了，队友的牺牲，给他提供了很多赛前并不知晓的信息；他也已经意识到了生鱼片和条形码方才的配合并不是什么即兴发挥，而是事先有预谋的……

当生鱼片第一次发动“重力压迫”时，布局已经展开……他料定了对手在遭遇“重力压迫”时一定会离开低音区，一旦那种情况发生，他就立刻按计划跟条形码“吵架”，利用语言分散对

手注意力的同时，条形码趁机慢慢地走位，来到低音区边缘的特定位置站好，变成面朝低音区内部、后背朝外的状态，以此诱敌进攻……对他这个射击专精的玩家来说，距离感就是生命，只要生鱼片事先把低音区的核心作用点和作用半径告诉他，他光凭目测应该也能站得一步不差。

总而言之，这个计策虽然说不上多复杂，但执行前肯定是要提前沟通的，真正的难点并不在“吵架”上（当然吵架这块他们俩本色出演，完成度很高），而在于如何不动声色地完成其他环节的诱导和欺骗。

“不。”可没想到，生鱼片居然否定了毗湿奴的话，回道，“这个计策……我们并不是在‘休息时间’商量的。”

“是啊……”条形码道，“刚才的那种‘表演’，也就只能对你们队的新秀用用了……若是遇上你们‘四天王’，根本就没意义；但在传送之前，我们又不知道你们这场会派谁上，所以……怎么可能事先在观战空间里安排那种计策呢？”

“对啊！”毗湿奴也不禁在心中暗道，“被传送进了战场之前，谁也不知道对方下一场上的是谁，除非他们认定这场迦楼罗必上，否则没理由提前说好要用这招啊……”

是的，这事儿乍一想是不合理，不过……真相其实也很简单——他们是在进入战场之后、当着诸神队二位的面商量的。

就在传送结束、开打之前，那三十秒的“准备时间”中，生鱼片背对诸神队的二人，借着从行囊里往外掏东西的动作掩护，用【传音入密】之法，跟条形码说了这计策。

而条形码，虽然不会【传音入密】这个技能，但他只要用非常轻的、轻到连自己都听不清的声音回话就行了，反正生鱼片是可以听到那种频率的说话声的。

所以说这两位是老油条，一看对面上了个年轻人（其实也就比他们小个六七岁）就开始动歪脑筋。

当然了，这也和压力有关……换了平时，生鱼片和条形码可能也不会使出这种近乎阴招的战术，但为了免遭叶纸的毒手，他们也是拼了……

“呵……也罢。”毗湿奴稍微想了想那个问题，没有得出答案，便干脆打消了相关的念头；他不想因为去纠结这种已经过去的事，而影响接下来的比赛。

而另一边，秩序队的二人，肯定也不会主动把“暗中交流”的方式曝光出来……他们在以后的比赛中没准还要拿出来用呢。

“不管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恭喜你们换到了一个二对一的局面……”两秒后，毗湿奴接着道，“不过，你们也该清楚，我……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这种事……”条形码顺势接下对手的话头，同时收起手中的黄金左轮，从行囊里掏了一把很像雷明顿M870、只是枪身上长了很多触手的霰弹枪出来，“……你不说我们也知道。”

言语上的交锋，到此为止。

这段看似平静的对话，实则也是一轮短暂的博弈……

当迦楼罗阵亡之时，因队友阵亡而陷入以一敌二之局的毗湿奴，作为弱势方，自不会立刻冒进。

而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的秩序队二人，也想争取一些让技能冷却、体能恢复的时间。

所以，生鱼片才瞅准机会，主动跟对方搭话。

闻言之时，毗湿奴已明白了对手的意图，故也一边回应，一边做些试探……直到他觉得套不出什么之后，就改了口风。

此刻，生鱼片他们听到毗湿奴那句“不好对付”，便知道对方不想再聊下去了，作为优势方，他就先出手呗。

于是，条形码又一次发难了，他手上的这把【古神之

指】，在中短距离内的破坏力可是相当惊人的，看这意思……在黄金双枪的攻击力宣告无效后，他还是准备从正面硬破毗湿奴那山铜之臂的防御。

这个时候，无论是场上的选手还是场外的观众，恐怕没人会想到……此后的战局，竟是二打一的秩序队，迎来了一场苦战。

第1337章 苦战（下）

砰——

话音未落，枪就响了。

一片黑色的物体从【古神之指】的枪口喷出，尽数轰在了那体积硕大的山铜之臂上。

这些物体看上去像是弹片，但实际上，它们是一种“生物”……一种被发射出去之后，一附着到物体表面就会发生腐蚀性爆炸的生物。

可以说，这是专门用来对付那种“强力防御体”的攻击手段。

纵然山铜之臂的防很高，在挨了【古神之指】的攻击后，也是难以承受。

仅是一枪，那看上去无比结实的“胳膊”就被轰出了一个裂口……

裂开之后再看，原来这山铜之臂的内部是空心的，它就像是个外壁十分厚实的瓷器；只要对着那裂口里面再来一枪，把另一边的“外壳”也打碎，这玩意儿就算是被打“对穿”了。

“我要没记错的话……”遭遇了这等强力的枪击，毗湿奴却是显得不慌不忙，“你这把枪……十分钟内只能打两发。”

砰——

回应他的，不是语言，而是第二声枪响。

条形码可不会因为这么一句话就改变自己的行动，他很果断地瞄准山铜之臂上的裂口打出了这第二枪，击碎了目标另一面的外壳。

不出所料，山铜之臂被打“对穿”了，条形码和生鱼片的视线已可以穿过那物体上的两个窟窿，直接看见毗湿奴本人。

然而，毗湿奴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慌乱之色。

“我就知道……”他透过窟窿看着那两位，很平静地说道，“以你们二位的职业素养，在战前肯定已将所有可获取的相关情报烂熟于胸。”他顿了顿，“所以……你才能十分坚决地打出这第二枪来。”

嗡嗡——

啪啪啪——

他的话还没说完，生鱼片就已瞄准了山铜之臂上的窟窿，来了几发【次声波之指】；条形码也是重新换出了黄金双枪，发动了一轮连射。

能量和子弹齐齐穿过已被打穿的防御物，飞向毗湿奴的身体，但就在即将命中的一刻……

咚咚咚……

伴随着一阵如同钟鸣般的异响，又一条山铜之臂出现在了之前那条手臂和毗湿奴之间，轻松挡下了攻击。

与那条已经被打穿的“左臂”对应，这次出现的是“右臂”。

“只可惜……”一秒后，毗湿奴的声音便从那条新增的山铜之臂后响起，“情报这种东西，有时会是一柄双刃剑。”

他有十足的把握，对手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召唤第二条手臂出来，因为在所有对外公开的录像和场合中，他最多也只召出过一条山铜之臂。

嗒——嗒——

条形码和生鱼片依然没有理会他，此刻他们双双踏地一纵，用自身所能使用的最快移动速度，分别跑向了毗湿奴的左右两侧……一眨眼就各自飞奔出了几十米。

毕竟是两个老油条，根本不用商量就知道在这种情况下

该怎么打……

“不愧是秩序的中坚战力……”毗湿奴见状，心中念道，“看到情报之外的状况出现，毫不慌乱，并立即做出了最正确的应对……”

他一边想着，一边已挥手施为，唤出了一个比山铜之臂还要巨大的造物。

此物是一个由扁壶形的头部、盔甲般的躯干和两条竖着的橄榄似的大腿组成的怪异雕像，其整体呈青色，躯干部分附有蓝色的卷状花纹点缀，腰部还悬浮环绕着一个青得发白的“光环”。

至此，毗湿奴的灵能武器才算是露出了全貌……

【名称：山铜神偶】

【类型：灵能武器】

【品质：传说】

【攻击力：？？？】

【防御力：极强】

【属性：吸收、折射、隔绝、缓冲】

【特效一：奥利哈刚的桎梏（此灵能武器的完全体需要“山铜左臂”和“山铜右臂”同时存在时方可唤出）】

【特效二：吉加斯之魂（仅一条山铜手臂存在的场合，一旦这条手臂受到结构性的损伤，即可召唤另一条山铜之臂）】

【特效三：奇达拉之魄（当山铜神偶现身之后，战斗中所有由神偶承受的伤害都将提升神偶的攻击力，该提升将在神偶被解散或战斗结束时归零）】

【特效四：迪亚波罗斯之念（当山铜神偶现身时，每十秒一次，可瞬间交换使用者和神偶的位置）】

【特效五：蛇神彝之力（献祭山铜神偶，召唤蛇神彝）】

【装备条件：对奥利哈刚之力的运用能力得到蛇神彝的肯定】

【备注：从蕴含黑暗力量的万能物质“奥利哈刚水晶”中诞生的神秘巨偶，既是武器亦是生物，且具备召唤邪神的力量。】

关于这件灵能武器，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它和觉哥的【疯魔扑克】一样，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成长，从而“进化”了的一件武器。

所以，和龙傲旻在S2时期所展示的【奥利哈刚之盾】相比，虽然二者都是“奥利哈刚”系列的装备，但这个【山铜神偶】显然强了一个档次。

“竟然还有第三个部分……”数秒后，绕到了毗湿奴侧方的生鱼片，看着那巨大的神偶，心道，“不过……三个也好、四个也罢……除非你把全身上下统统遮住、防死，否则……我们总归还是能找到防守漏洞的。”

他说得没错，就算现在毗湿奴可以用那没有破损的右臂和神偶的主体来防御两个不同方向的攻击，但这并不解决问题……因为他的对手是一直在移动的，而且是分开移动的；想要一防二，不但需要两个移动速度跟得上对手的防御物，还需要能够一刻不停地监视住两个目标的观察能力。

对于视野宽度仅120度的人类来说，要办到这事儿肯定得靠视觉之外的其他感知能力，比如生鱼片的“听觉”之类，但毗湿奴可没有那种技巧……

嗡嗡嗡——

很快，生鱼片就在横向移动中捕捉到了对手防守中的漏洞，冲着那些防御物之间的缝隙放出了几道次声波之指。

可惜，就在他的攻击即将命中之时，毗湿奴幸运的躲开

了。

为什么说是“幸运”呢？因为他并不是察觉到了攻击才做出躲避动作的……他是刚好就选在了那一秒，对条形码发动突袭，来了个前冲位移。

毗湿奴也是高手，一对二的局该怎么打，他又岂会不知……

在这种局面下，一味防守是无用的，一个防两个……就算暂时能防住，被攻破也只是时间问题。

正确的思路应该是猛攻，先盯着比较好杀的那名敌人疯狂追杀，若能将对方杀死最好，即使不能……好歹也避免了留在原处被人慢慢消耗的发展。

眼下，比起自带【低音区】的生鱼片来，条形码显然就是那个“比较好杀”的敌人，所以毗湿奴毫不犹豫地就朝他冲了过去。

“哼……我也是被小看了呢……”看着那疾速袭来的身影，条形码将黄金双枪在双手中一转，补足了子弹（这是一个技能，无需用手换弹夹或塞子弹，只要在手中旋枪一周就能完成弹药填充），对准来者就是一轮连射。

不料！

咚咚咚——

就在那第一发子弹从枪口飞出的刹那，毗湿奴的身影骤然放大，瞬间变成了山铜神偶那庞大的身躯。

毫无疑问，这是毗湿奴使出了“迪亚波罗斯之念”的换位效果所致。

再看条形码这边……连射已出，无法收手，那十二发子弹统统打在了山铜神偶上。

靠黄金双枪的攻击力，是打不穿这山铜之物的防御的，这点他此前就已试出来了……麻烦的是，这会儿，这些子弹

的伤害还都化为了神偶的攻击力。

更麻烦的是，此刻，这个与毗湿奴交换了位置的山铜神偶，竟还继承了一部分毗湿奴的移动速度和惯性，用非常快的速度笔直地撞向了条形码。

这么个坚硬的巨像……“Duang”的一下子撞上来，跟现实中被火车撞到也差不多了。

来不及躲避的条形码当时就倒飞出十几米远，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值得庆幸的是，这山铜神偶现身的时间还不长，其攻击力攒得不高；再加上……这换位后的神偶虽然继承了一部分交换对象的移动速度，但也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衰减下去。

因此，条形码在付出了70%生存值的代价后，姑且是保住了性命。

“呸……”落地后，稳住身形，并吐掉了嘴里那些血沫子的条形码，不禁念道，“开玩笑……防高也就算了；防又高、攻也不低、还能和主人互换位置……未免过分了吧？”

是的，很过分，但惊悚乐园这个游戏就是这样，没有最过分，只有更过分……

想要战胜这种“过分”的对手，你要么找出对方的弱点，要么就使用比他还过分的能力。

叱——

条形码刚站定一秒，又一记破风声响起，那……是毗湿奴的第二次突进。

毗湿奴不能停下，停下的话，且不说生鱼片随时会上来支援，更要命的……是对手还将获得思考的时间。

思考……是破招的基础，如果对方通过观察和思考得出了“交换位置的冷却时间最短也要十秒”这件事、或者是别的什么弱点，那就有可能利用这些进行反算计。

乒、乒、乒……

就在毗湿奴从换位后的地方重新跑过来的那段时间，山铜神偶的攻击也没停，这巨像像个印章一样冲着条形码一下儿一下儿地“盖”过去，每一次压空都与地面发出沉重的碰撞声。

然而……这攻击的气势虽足，速度却着实不快，条形码只需向后轻跃，便可躲得毫不费力。

此时，十几米外，那山铜左臂和山铜右臂也在朝着条形码飞去，但这两个部件的移动速度同样不能和主人的本体相比，若是条形码继续朝着远处移动，这两条胳膊也不知何时才能贴近对方。

“嗯……就只有毗湿奴自己的速度和我们不相上下而已……”另一方面，赶来支援的生鱼片转眼也超过了那两条手臂，紧跟上了毗湿奴的背影；奔跑当中，他心中也在想着，“他召的这三个东西……定点防守时还看不出来，一做直线移动，其极限速度便一目了然；目前来看，在运动战中，那两条胳膊基本是没用了……现在麻烦的就是他和那个巨像之间的‘换位’能力……”

就在他思索之际，突然！

本来背对他奔跑着的毗湿奴一个急停回折，用一个侧躺着冲跃的姿势朝着他倒撞而来。

那一瞬，生鱼片心中暗道了一声糟糕，但行动上想再做点儿什么……却是为时已晚了。

Duang~

纵然生鱼片也已是出脚踏地来了个急刹车，但他还是被“换位”后乍现的山铜神偶给撞了个满怀。

同一时刻，毗湿奴的本体出现在了条形码的面前，其手中顺势凝出一把由奥利哈刚水晶组成的宽刃剑，二话不说对敌就砍。

“唉……本来不想在第一轮里就暴露这招的……”条形码看着那逐渐逼近的剑锋，自知生存值不多的自己没有太多选择，故而在心中叹道，“但事已至此，对手又是诸神，就算用了……上头也没什么好说的吧……”

第1338章 追逐战

下定决心后，条形码便发动了变身技——【枪炮殖装】。

这是一个只能使用三次的技能，而且，条形码为了测试其效果，很久以前就已经在剧本里用过一次了；所以，眼下这已是他第二次使用。

按照工作室原本的安排，这个杀招最好是留到倒数那几轮比赛时再开……毕竟要夺冠得打满十五轮才行。

但，计划终究是赶不上变化……随机匹配到的第一个对手就是诸神队，且第一场的“先锋战”还落败了，这样的展开已经容不得场上的队员再去考虑保存实力之类的事情。

那一瞬，但见白光一现，条形码的双臂在白色光流的转化之下，变成了两条线条分明的黑色机械手臂。

当——

面对奥利哈刚武器的斩击，条形码仅是单臂一抬，就轻松挡下，那锋利的剑刃甚至没能在他的胳膊上留下丝毫的划痕。

毗湿奴见对手发动了赛前情报中没有提及的变化，虽有些忌惮，但也没有停手的意思……说到底，以一对二的他，根本没有停下来观望的余裕，一旦停止猛攻，那刚才争取到的短暂优势就会化为泡影。

因此，毗湿奴在第一剑被抵之后，当即身形闪动，横出一步，手腕奋力一运，反手又是一套连斩。

奥利哈刚的结晶体可以凝结成任意形状的冷兵器，可毗湿奴偏偏选了宽刃剑，这说明他对自己的剑法很有自信。

当然了，他的“剑法”，和剑少、禅哥等人的套路是截然不

同的；沉重的宽刃剑并不适合配上那些追求速度和变化的剑招，这种剑更偏重于运用武器的重量和使用者的力量来压制对手。

当当当……

毗湿奴显然是深谙此道，进击之间，其手中剑锋挑、开、劈、压……招招式式都显得极其高效、且凶险万分。

即使条形码已经处于一种强力的变身状态，但还是被压制于破防的边缘，防得捉襟见肘。

与此同时，远处……被山铜神偶撞飞的生鱼片已经稳住了身形，并从行囊中取出了一个扩音喇叭，一刻不停地发动了反击。

只听得“哈！”的一声，一发由其嘴部吼出的【啸音炮】借着那独特的“扩音武器”轰出，在增强数倍之后正中了山铜神偶的躯干。

伴随着“乓啷啷”一阵钟鸣般的碎裂之声，山铜神偶的身体直接被轰了个对穿；这口子比起之前【古神之指】打出来的还要大，都能让海豚表演跳圈了。

“击破了吗……”生鱼片一边调整自己与目标间的距离，一边紧盯着对方，思索道，“不……不对……刚才那‘左臂’也是被击穿了的，但仍然还能移动。”

他的推断没错，这山铜神偶的任何一个单独部件，只要其整体结构没被破坏，且质量在50%以上，就可以继续活动。

事实上……山铜神偶的外观越是残缺，就越需要提防，因为在质量下降之后，这玩意儿的速度就会相应地提升，而且……将其打残的那些伤害，都会成为神偶的攻击力。

叱——

就在生鱼片思索之际，又一记破风声乍起。神偶的巨影随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毗湿奴的身影。

这次的换位，并非毗湿奴为了进攻而发起……他是为了防御不得不换。

两秒前，战场另一边的条形码将双臂一并，开了一招【热炎焚烬炮】；虽说这招在情报里也没有，但光看出招前的架势和那凝聚的能量粒子就知道这会是一发大范围的火系能量冲击。

毗湿奴自然不可能靠着手里的宽刃剑来挡这招，就算他临时聚起奥利哈刚做成盾牌怕也挡不住，所以……他只能通过换位来躲避。

而“被动”换位的结果就是……他的本体在出现之后立即遭到了生鱼片的突袭，负伤掉血。

万幸，山铜神偶那边，在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的质量（被高温融化并掉落）后，成功地吃下了那威力巨大的高热冲击。

“真的难啊……”毗湿奴负伤后，不由得念叨了一句，同时咬牙忍痛、回身反攻。

这时，山铜左臂和右臂也刚好飞到了生鱼片的身后，毗湿奴趁此机会，操控那两条巨臂对生鱼片来了个三面夹攻。

然而，以“听”为能力的生鱼片又岂会不知道自己背后有物体接近，早有防备的他从容地用一个后仰空翻避过了攻击，并再度拉开距离、以次声波之指进行中距离火力压制。

另一边，条形码也没闲着；既然暂时打不到毗湿奴的本体，那他干脆就对着眼前这山铜神偶输出一下好了，反正变身技期间火力过剩……不打白不打。

只见，条形码直接通过生鱼片轰出的那个口子钻进了神偶那空心的身体内部，抡起两条机械臂对着四面八方就是“砰砰砰”一波猛打，打得那神偶的外壳由内而外的变形，成了个榴莲一般。

“差不多了。”生鱼片说这话时，其锅盖头下，那表情寡淡

的面容，露出了一丝微笑，“虽然一开始那几下让我们吃了相当的苦头，但你这召唤物（他并不知道这其实是灵能武器）的缺点一暴露，就显得很无力了。”

生鱼片所说的、或者说他已看出的缺点，主要有二：

其一，山铜部件的自主作战能力太差，当毗湿奴的注意力放到别处……比方说专注于本体的打斗时……那么，远离他的山铜部件，几乎就成了“无控制”状态，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行动，毫无威胁可言。

其二，为了最大程度发挥“换位”的威力，本体和神偶之间势必得拉开一定的距离、且最好让二者都保持在持续移动的状态中；这点……在面对防御能力出众、可以站桩顶住本体攻击的敌人时，就会受到阻碍。更不用说……拉开距离以后，缺点一即刻会被凸显出来。

“唉……本以为，靠着前两次换位，至少能干掉或打残一个的……”毗湿奴也适时地应道，“没想到，条形码居然还藏有那种可以大幅提升攻防的变身，只能说……不愧是秩序的人……”

话至此处，他又是深深一叹。

说实在的，一打二的苦……谁打谁知道。

但，毗湿奴尚未放弃，因为……他还有“最后的手段”。

那一刻，自知换位已经无法再造成威胁的毗湿奴，很果断地开启了山铜神偶的最强特效——【蛇神彝之力】；场上的三个山铜部件顷刻间化为了白光，并在空中凝结起来。

白，很快变成了黑。

一个如同深渊的黑洞撕裂了周围的空间，漩涡般展开、扩大……

一双蛇眼，从黑暗中猛然睁开，紧接着，一条黑背白腹的巨蛇就从那黑洞中冲了出来。

蛇神彝，身粗如龙，黑色的背脊上还隐隐透射出奥利哈刚物质特有的青芒；它那如有实质的邪神级恶念让整个空间内的空气都变得浑浊而沉重……其存在感、压迫感，与四柱神相比，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杀！”毗湿奴也不多废话，蛇神彝一出场，他就说了这么一个字，同时……他自己则是撒腿就跑。

其话音未落，蛇神彝腾身一展，转头就朝着生鱼片俯冲而去，那场景还真就像一条蛇正在扑杀某种田鼠之类的小动物。

生鱼片见状，赶紧一个滚地侧翻，堪堪躲过了巨蛇的冲袭。

一秒后，他方才所站的那块地方，已被蛇神彝一口吞进了嘴里……体积足有一辆车那么大的地面，宛若豆腐一般被那巨蛇咬碎吞下……这等破坏力，若是咬在玩家身上，那情景可想而知。

虽然生鱼片对此也已有了心理准备，但当这一幕真的发生时，他还是不由得浑身发冷、汗毛竖立……

“追他本体！”领教了蛇神彝的攻击之后，生鱼片基本已经放弃了硬刚的念头，他立刻就冲着队友喊了一声，自己也朝着毗湿奴逃走的方向箭步追出。

当然了，他喊不喊都一样，条形码在看到毗湿奴逃跑时就觉得事情有异，早已拔腿追过去了。

于是，这“中坚战”的最终阶段，就成了蛇神彝追着秩序队的二人、而秩序队的二人又追着诸神队的毗湿奴这样一场追逐戏。

蛇神彝的攻击力，等同于山铜神偶被献祭时所拥有的攻击力乘以十，以秩序队那两位目前的状态来说，基本上……只要被它蹭到一下，就是秒杀。

对毗湿奴来说，这点应该算是一项优势；可惜……还有

好几项来自其他方面的劣势。

纵然毗湿奴还留有一半以上的体能和灵力值，但他的生存值是不如秩序那二人多的，而且他也不再拥有瞬间换位那种紧急回避技能了。

变身后的条形码在攻防方面都远强于无法使用灵能武器的毗湿奴，更别说还有个生鱼片在旁助阵，他俩合力出手，毗湿奴很可能在数秒内就被击杀……哪怕他能勉强撑到其中一名对手被蛇神彝蹭死，只要自己在敌方任何一人之前断气，比赛就会告负。

因此，这场追逐战，成了一场“谁先被追到就输”的胜负，攻防方面的优劣势都已经很明显了，现在大家要比拼的是速度和耐力。

蛋疼的是……这方面，三名玩家都差不多。

蛇神彝的耐力倒是无限的，但其速度也只是和玩家们五五开，关键还得看毗湿奴和秩序那二人谁先慢下来或停下来。

……

“鬼骁，你能看到他们的体能值吧，你说最后谁会赢？”同一时刻，观战空间中的叶纸问了鬼骁一个问题，这也是秩序的其他队员们非常想知道的一件事。

“嗯……”鬼骁想了想，“其实……并不是‘谁先把体力耗尽’这件事决定了胜负；事实上，在我看来我们已经赢了……现在的问题是，场上那两位还需要多久才会意识到‘那件事’。”

“哦？”叶纸疑道，“你指哪件事？”

“就是他们可以‘跑不同的路线’这件事啊……”鬼骁回道。

此言一出，包括叶纸在内，观战空间中的其他人全都神色微变，并很快意识到了什么……

这个战场，是有“边界”的，这是赛前就已公布过的信息，

对方肯定也知道；开战的地方在整个战场空间的中心，距离边界很远，但饶是如此……以他们现在这种速度不断朝着一个方向直线移动，被边界挡住也只是时间问题。

等到了边界屏障那儿，跑在最前的毗湿奴势必需要做一个急转才能接着移动，而那种行为……是致命的。

毗湿奴不可能没想到这点，所以，他不会按照直线逃跑，他肯定得按照一条弧线去跑，这样他就能渐渐跑出一个“圆”来，避免自己正面被边界屏障阻挡的状况。

针对这种情况，只要追逐他的二人不要并肩移动，而是稍微分开一些，让其中一人沿着和毗湿奴一样的路线跑，另一人则略微偏向对方那条“弧线”的前方，用更短的距离接近，就能完成阻击了。

而且，即使这种战术被毗湿奴发现，他也无能为力；因为追击方的二人只是“稍微分开”，由其中一人缓慢抄近而已，就算毗湿奴见状后再反向偏转自己的路线往另一个方向去，也不会损耗抄近者太多的体力。何况……来回偏转，说白了就是在走小幅度的S形路线……这种移动方式，同样在缩短着他和边界的距离，而距离边界越近，他能够转向迂回的空间也就越小。

……

果然，跑了一两分钟后，生鱼片和条形码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对手在跑的路线有偏斜、并且意识到了个中因由。

两人简单地交流了几句，便决定——由条形码负责抄近，生鱼片则继续保持原路线追赶。

又过了片刻，抄近的条形码已经接近到了足以进行移动中射击的距离，他抬起了自己那两条布满枪管的机械臂就开始了突突突……

换作平时，毗湿奴还能用奥利哈刚凝成的盾牌来挡一下

这种攻击，但由于蛇神彝在场时他无法使用奥利哈刚之力，这番火力压制让他很是难受，只得再次调整路线，远离条形码。

这样一来，毗湿奴也明白了，想要和对方绕圈比耐力怕是不可能了，只有朝着边界笔直跑，等到了那儿再说。

而这个“再说”，来得很快……三人都是顶级玩家，且基本是全速前进，没过多久就到了边界。

当远处那屏障用肉眼都能确认时，毗湿奴突然暴起、率先发难！

他的选择也是情理之中，与其等到进无可进之处被迫做出应对，不如趁着前方还有空间的时候就回身打个出其不意。

可是……后面那两个老油条，哪儿有那么容易被突袭？

生鱼片这一路上可是一直都在监听着毗湿奴的心跳和血液流速的，他一早就防备着对方的爆发，也知道在那之前的几秒必有征兆。

结果，毗湿奴急停变向的动作刚起，一道次声波之指已经先知先觉地射向了他即将移动的方位，并击中了他的大腿外侧。

这攻击不算多强，但足以令他的身形为之一滞。

那一刹，眼疾手快的条形码抬手就是一枪；这枪是由其机械手臂上的狙击枪管发出的，因为这是一个只有用“狙击枪”才能射出的技能——【哲学加农炮】。

“没有可怕的深度，就没有美丽的水面。”

和往常一样，【哲学加农炮】没有“枪响”，开枪之时，枪口中喷出的通常都是一句名言。

被逼至绝地的毗湿奴就这么被“哲学”糊了一脸……考虑到他的身体强度、构造、再生能力等，与当年被同一技能糊脸

爆头的茵菲尼特相比还差了不少，他从这一枪之下存活的概率也就可想而知了。

纵然蛇神彝在条形码射击之后的两秒内就赶上来一口把他吞了，但那也已无济于事……且不说旁边还有个生龙活虎的生鱼片在，就算没有，毗湿奴也要比条形码先一步化为白光。

至此，S3第一轮，【秩序】VS【诸神】的第二场“中坚战”，宣告结束。

最终的结果是秩序队获胜，使两队的总比分变成了一比一。

虽然从过程来看，生鱼片和条形码这两位联合起来算计了一个新秀的做法有些折他们的面子，但比赛就是比赛，职业的世界里，结果大于一切，任何规则允许的手段都可以视为战术策略，无可厚非；为了个人的所谓“面子”最后输掉，那才是有愧于职业之名。

……

五分钟，匆匆过去。

反正双方都不知道对方下一场会派谁上场，所以布置战术什么的也无从说起。

这段时间，队员们主要是做一个情绪上的缓冲，把刚刚打完的那场比赛扫出脑海，并准备迎接下一场的对决。

【比赛将于三十秒后开始】

休息时间一结束，系统语音即刻响起。

同时，双方参加“参将战”的队员也应声被传送进了战场。

当出战这场对决的两名玩家现身于“狄拉克之海（伪）”时，所有正在观看这场比赛直播的观众都愣住了，随之而来的……是惊讶、疑惑、兴奋等各种激烈的情绪。

而那些身在观战空间中的两队队员们，脸上则都纷纷露

出了凝重之色。

【吞天鬼骁】VS【湿婆】

谁能想到，这两个人，竟会在“参将战”的位置上会师。

但无论如何，既然他们都站上场了，那么……这场参将战，无疑将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巅峰争霸”。

第1339章 鬼骁，湿婆，顶上对决

两强相望，静立不语。

直到屏障消失，二人皆未挪动半步。

片刻后，还是湿婆率先开口，打破沉默：“在第三场就遇见你，着实是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呢。”

“排兵布阵之类的事，我倒是不在乎……”鬼骁应道，“不过……毕竟对手是你们【诸神】，上头安排我早点出场的原因，我大致上也猜得出来。”

此时此刻，他俩讲话已不用再去考虑情报层面上的一些避讳。

因为当湿婆站上场时，他、或者说他们【诸神】的“计划”，已可说是昭然若揭。

谁都能看出来，【诸神】这个出阵顺序的意图，必然就是“在四场之内结束比赛”。

这个战术的思路还是没错的……只要他们能在前四场能打出一个三比一的比分，那么【秩序】的“大将”鬼骁就很可能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便被淘汰了。

因此，【诸神】只考虑了前四场的阵容组合，而在“大将”的位置上，他们放上了队中相对而言最弱的一名新人【摩呼罗迦】。

按照他们原本的设想……前两场比赛，阿修罗那场的把握在五成左右；而毗湿奴和迦楼罗的那场双打，则有七成把握。

【诸神】的分析团队认为：叶纸和条形码这两名玩家，一个辅助流、一个射击系，肯定是要被排在双打阵容里的，而且他们两人本身并不适合配对，势必是要分别与其他人组

合才行；综合来看……【秩序】在第一场双打里就派上叶纸的可能性很大，届时，只要利用毗湿奴的牵制能力和迦楼罗的速度，优先将其击杀，那这场双打就很稳。

这样一算……两场里面至少有一场胜算颇大。

如果运气好，前两场都赢了，那么第三场湿婆一上，只要对面上的人不是鬼骁，没准【诸神】还可以三比零横扫【秩序】。

就算运气一般，前两场打成了一比一……待湿婆那场拿下后，也有二比一的领先在；到了“副将战”，【诸神】这边是【大梵天】和【阎摩】的组合；而【秩序】这边，则是“醉生梦死”中的一人，配上叶纸或者条形码……这依然会是一场优势对局。

然而……还是那句话，计划赶不上变化。

当阿修罗拿下第一场时，【诸神】的幕后团队仿佛已经看到了三比零的希望，没想到第二场被对手的两根老油条生生扳了回来。

当然，最令大伙儿吃惊的，应该还是鬼骁在“参将战”中就登场了。

如果说湿婆的登场正式暴露了【诸神】的作战计划，那么……鬼骁的登场，则是宣告——早在赛前，【秩序】就已在提防【诸神】的这些盘算了。

倒也不是【秩序】的团队比【诸神】高明多少，只是……既要避开鬼骁这种近乎无解的王牌，又要考虑到【秩序】整体战力的强大，【诸神】所能选择的策略的确不是很多……要提前设防一下，并不是什么难事。

今天【秩序】排出的这套阵容，就是无论对手“摆常规”还是“争前四”都可以应付的阵容。

“呵……”数秒后，湿婆笑了，“虽说是在计划之外，但事已至此……我倒是挺高兴的。”

“因为……可以和我交手吗？”鬼骁大致也明白对方的心情。

“没错。”湿婆道，“这一战……已让我……”他说着，张开双臂，微微抬眼，高声道，“还有无数的观众们……等了太久。”他微顿一秒，深呼吸了一次，“呼……作为工作室的老板、作为队伍的队长，避免和你交手才是正确的想法，但……”他不禁笑出声了，“呵呵……作为一名职业……不……一名普通玩家！能和你在这个舞台上打一场，光是想想就让我兴奋不已啊……”

“嗯。”这一瞬，鬼骁的眼中，悄然燃起了几许战意，他那副痞劲儿也跟着上来了，“那么……”说话间，其嘴角已挂上了一抹不屑的微笑，“就请你竭尽全力，使出浑身解数……然后……了无遗憾的……败在我的手下吧。”

其话音刚落，他和湿婆的周身便同时绽出了强烈的能量场，远远看去，宛如两道冲天的龙卷风。

瞬息过后，两股急速膨胀的能量涡流就在空中发生了碰撞，那些飞溅而出的能量乱流朝着四面八方激荡、散落，所到之处，简直就像炮火轰炸一般，留下一个个大坑。

这第一波的斗气相拼，两人似乎是平分秋色，湿婆觉得“招呼”打得差不多了，随即就高举双臂，缓缓展向身体两侧；在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天舞沙漏】的八个石盘也顺着他手掌划过的轨迹逐一浮现在了他的头顶和两肩之上。

“一分钟……”湿婆说这话时，单手一攫，从行囊里抽出了他的传说级武器【朽雾残霄】，“一分钟后，你若还能站着，算我输！”

乒乒乒乒乒乒——

随着湿婆的狂言出口，其身后的石盘也是在一瞬间就崩碎了六个。

这一刹，他同时发动了【天舞沙漏】的地、水、火、

风、空、月，六个特效，其自身也用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朝着鬼骁冲了过去。

湿婆很清楚，这场胜负……必须速战速决。

若是给鬼骁时间，让他把那一个替身、两个式神、三个念兽全都召出来，湿婆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招架得住。

所以，湿婆才十分霸气地放出了这“一分钟”的宣言……对他来说，要用尽自己所有的杀招和手段，这一分钟已是绰绰有余。

首先，【天舞沙漏】的普通攻击根本就破不了鬼骁的防，留着石盘也没用，还不如就一口气把能开的特效都开了，反正那些能力的持续时间本来也都不长。

其次，【朽雾残霄】也没什么好藏的，这武器本就是白刃战中用来拼命的东西，此时不用又待何时？

另外，他的魂意【毁灭之眼】以及“灭”之石盘的特效，也是时刻准备着，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对着鬼骁的头部或心脏释放，一旦命中就是瞬杀。

“哼……”见对手来袭，鬼骁终是露出了他那一脸狞笑之色。

就是这个表情，还有那头火一般的、张狂的红色长发，在无数的玩家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梦魇。

“一分钟吗……”鬼骁念叨这四个字时，【天舞沙漏】的几个特效已在他身上生效了……

地之特效——【净土】，清除了他自身的技能和装备加成效果（持续一分钟）。

水之特效——【涤罪】，对他施加了无视物理防御的精神侵蚀，在三十秒内，根据他的惊吓值反应，每秒将流失一定比例的生存值（最低不低于1%）。

火之特效——【業火】，“必中”的火属性攻击，无视属性

防御，同时具备物理和精神双重伤害，威力视使用者的灵术专精等级而定（湿婆的灵术专精毫无疑问是S级）。

风之特效——【风裁】，召唤出了比那卡三叉戟，径直飞向了鬼骁的胸口；此攻击附带雷电属性，威力视使用者的格斗专精而定（湿婆的格斗专精也是S级）。

此外，还有两项作用于湿婆本人的特效，分别是：

空之特效——【驭空】，让湿婆获得了一分钟的自由飞行能力。

月之特效——【月棱】，在湿婆的体表覆上一层月棱光罩，于十秒内免疫一切物理或能量攻击；威力达到“极强”水平的攻击可穿越月棱光罩，但只造成50%的伤害。

也就是说……即便鬼骁挺过了第一波四种特效的连击，他还得面对一个具备飞行能力、且处于半无敌状态的湿婆。

“就这种程度的攻击……”一秒后，鬼骁说这后半句话时，他已失去了技能和装备加成，【涤罪】和【業火】也双双命中了他，但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抬起右手一抓，仍旧稳稳地接住了那如同雷霆般猛突而来的那卡三叉戟，“……一分钟怕是不太够吧？”

第1340章 一分钟

那一瞬，伴随着“乒”的一声异鸣，那卡三叉戟在鬼骁的手中被生生握碎，化为了数十块数据碎片，散落于地。

而湿婆的身影，也在这时杀到了鬼骁近前。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湿婆左手斜出，一道罡风便呼啸而发……

这斗气沛然的一掌，自不是普通攻击，而是他那威力巨大的【一拍两散掌】。

面对劲招，鬼骁不退不让，举臂相迎。

霎时，掌臂交接。

掌威重逾千斤，臂力不动如山。

结果……两股力量平分秋色，鬼骁虽略有损伤，但体势未动、重心未移。

“真是个怪物……”那电光火石之间，湿婆不由得在心中暗惊，“明明已经失去了技能和装备提供的防御特效，依然能靠着纯粹的身体和能量强度来扛我的攻击技……”

惊叹归惊叹，湿婆的攻势可并未停歇；其左手的掌击被挡，并不妨碍他右手的【朽雾残霄】乘势跟进……

叱嘤——

破风声起，刀刃已至。

这长卷之刃，锋锐无匹，一刀横斩，足有断山分岳之能，绝非血肉之躯可挡。

然……鬼骁，就是要挡，并且是徒手去挡。

铿——

下一秒，一声宛如指甲划过玻璃的动静响了起来，膈应的人们直起鸡皮疙瘩。

而制造出这声音的……是鬼骁的手指，和【朽雾残霄】的刀刃。

“真是荒唐……”看着被对手用大拇指和食指牢牢捏住的那截刀刃，湿婆脑海里闪过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对，是很荒唐，荒唐得可怕……

鬼骁用的可不是什么【灵犀一指】之类的手段（【灵犀一指】的话，应该出食指和中指），他单纯就是靠两根手指上的力量强行捏住了刀刃而已。

对上这种让人觉得离谱的战力，绝大多数人……包括很多职业高手，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感到绝望。

不过，湿婆还没有绝望……

“哈！”他立刻就暴喝一声，使出了一招【暴君狂击】。

在技能之力的催动下，【朽雾残霄】向着刚才那次斩击的反方向旋斩而去，成功地从鬼骁的指间抽离了出来。

按理说，这个技能会在一秒之内让湿婆的身体朝后快速自转300度左右，其刀刃则会在旋转一圈后横斩向鬼骁另一侧的腰间。

但……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在大约一毫秒之后，鬼骁后发先至的一脚，踹在了正在自转的湿婆的背上，把后者踹飞了出去……

别看这一脚好像出得很随意，其威力实是荡气恢弘。

纵然湿婆在受击的刹那已用上了【驭空】之力与那股将自己推飞的力量相抗，但他依然以一种炮弹般的速度飞出了几十米远……所过之处，两旁浩风乍起，四周尘嚣嘶鸣。

“再来啊。”还没等湿婆稳住身形，鬼骁的说话声已紧随而至。

闻言，湿婆足尖点地、回头一望，发现对方站在原地、并未追击。

只是……鬼骁脸上那嚣狂与不屑之色，却是愈发张扬。

此情此景，让湿婆恸怒陡生。

斗者的争强之心，顷刻间便盖过了竞技选手的冷静之意。

下一秒，湿婆便饱提气劲，极式骤出！

一招【天霸横空裂轰】，让湿婆瞬间冲回了鬼骁身前，借着这冲袭之力，他双手握刀、猛然挥下，刀锋直落对手头顶。

而鬼骁这边，也是早有准备；方才湿婆飞出之际，他就已在暗聚斗气，将那些离散在体外的能量遍收于胸……此刻，面对那冲杀之招，鬼骁浑然无惧，其双掌先分后合，凝然一并，以一手“空手入白刃”，再次撼阻对手夺命之招。

“呵……”不料，就在这时，湿婆竟是冷冷一笑……毫不犹豫地放开了自己的武器。

这一变化，既出乎了鬼骁的预料，也让观众们为之一惊。

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湿婆已用【轻烟疾逝】脱离了鬼骁的视线，并立刻出现在了后者的身后。

“这可是你叫我来的……”湿婆话音起时，杀招已落。

呲呲呲呲……

一时间，场上响起一阵风驰电走之声。

一道道亦指亦拳的快影，如疾风骤雨般击在了鬼骁的背上。

这【尖牙神劲·百裂】，是湿婆将【尖牙神劲】（主动技，以指尖发力，透过肌肉直击目标神经，准确命中后可使敌人的相应部位陷入数分钟的麻痹状态）与另一套以点穴为

基础的暗杀拳法结合在一起所创造出的新技能……其形式大致相当于封不觉用【南斗飞龙拳】的频率发动【灵犀一指】，但威力比之更甚。

遭遇突袭的鬼骁不及变式，硬吃了这轮连打……

由至强之指，至杀之拳，融贯成的至极之招……纵是鬼骁，亦不可能在这种招式下全身而退。

随着神劲透体，鬼骁的躯干各处都被附上了“麻痹”效果，至少在那数秒之内，他的上半身几乎是完全不能动弹的状态。

湿婆等的就是这个“对手暂时不能动”的机会，他当即开启了魂意——【毁灭之眼】；那两秒之间，一道裂痕在其额头迸开，一只竖立着的、赤色的眼睛从裂痕处显露出来。

赤眼乍现之时，一道赤色的光束便从中窜出，一纵即逝，直击鬼骁的后脑。

啾——

一声疾响过后，那炎属性的纯能量射线便洞穿了鬼骁的头部。

站在鬼骁身后的湿婆看到对方后脑勺上那个瓶盖大小的血窟窿时，紧绷的神经也稍稍松懈了下来。

但……

他只松懈了两秒。

两秒后，他的血压、肾上腺素、以及惊吓值皆是急速上升。

因为……

“怎么不打了？”

鬼骁……居然没死。

非但没死，还把脸转过来说话了。

此时，鬼骁的整个左眼窝都变成了一个正在往外冒血的窟窿；他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面带狞笑的，跟湿婆说着话。

呼——

湿婆二话没说，一手【摘月之炎】就朝对方的脸上糊了过去。

他也不知道自己打出这招是基于恐惧还是勇气，反正他的身体在思考之前就已做出了行动。

然而，他这一式带火焰的“旋体升龙”，在刚起手时，就中断了……

只听得“啪”的一声，鬼骁用单手握住了湿婆那只已经燃起能量之火的拳头，硬是将湿婆的起势摁了回去。

“来……”接着，鬼骁用另一只手，把湿婆刚才留在他手里的【朽雾残霄】递了过去，“拿着，你还有二十秒。”

……

恐惧。

是湿婆在这一刻所能感受到的、最强烈的情绪。

不仅仅是湿婆……

眼前的一幕，将恐惧植入了无数人的心中。

无论是正在观看比赛直播的、还是后来观看录像的人；不管是参赛者、普通玩家、或是那些游戏工作室的工作人员……

除了某个不会恐惧的家伙之外，所有人在看到这一幕时，都觉得……这太可怕了。

……

接过了自己的武器后，湿婆并没有发动攻击，倒不是他不想动，只是他的右拳还被对方攥在手心里……着实不好乱

来。

“顺便告诉你一声……”鬼骁一边说话，一边缓缓放开了对方的拳头，“由于我对控制技能的抵抗能力很强，所以……虽然一分钟还没到，但你那招【净土】已经失效了。”

就在他说这句话的过程中，其左眼的伤处已浮现了白色的矩阵光流，这俨然是某种数据级的修复能力。

“你跟我说这个……”湿婆接道，“是想劝我干脆投降算了？”

“我说与不说……”鬼骁道，“再过十几秒你也要投了不是吗？”

“嗯……”湿婆念道，“有道理……”

这话的确是讲理，不管鬼骁这边状况如何，既然湿婆此前已经放出了“一分钟之后对手还能站着就算自己输”这种话，那一分钟到了，该投他就得投……

念及此处，湿婆也就不再犹豫，瞬时提刀运掌，身形疾进。

最后十秒的死战！

快，快得不及瞬眼。

战，战至地裂云飞。

重获装备和技能加成的鬼骁本以为可以从容应敌，没想到……

湿婆竟是舍弃了所有防御和退招，豁命攻杀……也不知他是否是在这种极限的领域中突破了某种瓶颈，数秒后，其速度和攻击都发生了质变。

步伐诡变，如风似云。

斗气重燃，刀威复盛。

眼瞅着一分钟的时限就要到了，湿婆却仿佛是换了个人

似的，愣是将鬼骁给压制住了。

……

三十秒前，絮怀殇的会议室中。

此时，已经完成了比赛的地狱前线成员们，正在这儿观看着【秩序】和【诸神】的比赛实况。

“不出意外的话，湿婆应该会在最后一秒使出【湮灭】吧？”看着场上的状况，斯诺若有所思地念道。

“用就用吧，不会改变什么的。”封不觉瘫在沙发椅上，一脸“早已看穿一切”的表情。

“你就那么肯定鬼骁能赢？”一旁的小叹闻言，面露疑色地问道。

“呵……”觉哥干笑一声，“你们啊……还没发现吗……”

“发现什么？”小叹和斯诺异口同声地问道。

“鬼骁从比赛开始到现在，一直就站在同一个地方……”若雨代替觉哥回答了这个问题，“除了必要的转身之外，他连一步都没往旁边迈过。”

“还有……”若雨话音未落，絮怀殇也沉声接道，“湿婆打出的所有技能和攻击……鬼骁全都选择了招架或者硬吃，没有一次是以‘闪避’来回应……”

有些事，不往深处去说，也没什么，一旦说得透彻了，就很吓人……

小叹和斯诺本来并没有意识这些，但现在听了两位女侠的解释，当时那表情就抽了。

“明白了吧？”封不觉看着他俩，言道，“正所谓‘胜之一念，战之一意’……对鬼骁来说，要赢比赛其实很容易，他只要在那三十秒的准备时间里快速召几个召唤物出来不就得了？”他微顿半秒，耸肩道，“他现在这么打呢……不止是为了赢，还有其他的战略意义。”

……

时间回到当下，战场之上。

湿婆那“一分钟宣言”的时限眼瞅着就要到了。

身为一线工作室的老板、又是业内顶尖的职业玩家，湿婆断然不可能在这时来一句……“哥儿们，要不咱再续个一分钟？”

也许封不觉可以这么干，而且他干完之后别人还会觉得这波很稳、属意料之中，但湿婆不行……

因此，在那最后的一秒，和斯诺推测的一样……湿婆对鬼骁使出了最终的手段，即【天舞沙漏】的“灭”之特效——【湮灭】。

第1341章 投降

随着【湮灭】的发动，【天舞沙漏】的“灭”之石盘也应声崩碎。

虽说还有一个“日”之石盘在，但因为【日冕】的效果（为队友加防护罩）在单挑战中是无用的，所以，【湮灭】即是湿婆最后的选择……

嗡——

那一瞬，只见一道黑中带紫的异芒从崩开的石盘中窜出，径直射向了鬼骁的身体。

说句实话……这【湮灭】的攻击速度（即光束的飞行速度）十分平庸，就算是一般的休闲玩家也有一定几率能在看到光束的瞬间做出躲避动作；与之相比，“准备时间”略长（两秒左右），但“攻击速度”极快的【毁灭之眼】，命中率显然会更高。

也正因如此，湿婆很少去使用【湮灭】……

当初湿婆和封不觉“切磋”的那回，他就没能找到合适的时机使用；眼前这场和鬼骁的胜负中，他优先使用的也还是魂意。

说到底，连湿婆本人都对这招没什么信心，无论【湮灭】的威力有多强，打不中人……便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他才把这招留到了最后的最后，抱着一种“投降之前姑且用了它”的心态用了出去。

湿婆本以为，鬼骁只要稍微侧身、避开光束，这场胜负也就宣告结束了。

不料……这小子却是耿直地站在原地，丝毫没有躲闪之意。

“不会吧……”正所谓当局者迷，身在战场的湿婆，并没有意识到鬼骁自始至终秉持着不挪位置、不闪招式的原则，“难道他不知道【湮灭】的效果？这不可能啊……我早就在比赛中展示过了，而且他是可以看穿数据的……”

此时此刻，反倒是湿婆这个攻击者感到惊疑交加，因为他无法理解对手的行为。

而鬼骁这边，实没有想太多，他就是打算试试——【否决之右手】，能不能接得住【湮灭】。

但见，一股白色光流将鬼骁的整条右臂覆盖起来，其右手掌顺势一挥，便迎上了那道黑紫色的光束。

霎时，掌芒相接，两股极端的力量终是碰撞在了一处。

炽白如昼，黑光似夜。

双极交汇，虚空碎灭。

【否决之右手】的效果是“否定任何破坏能力”。

而【湮灭】，则可以“破坏一切物质及非物质”。

仅从字面描述上看，这无疑是两个互为矛盾的、且带有因果律性质的能力；究竟哪个更强……只有试过才知道。

今天，鬼骁就亲身去尝试了，而他试下来的结果是……

“切……竟然是你的招式更胜一筹吗……”待能量所产生的震动和光影散去，鬼骁的身影仍是屹立不倒，但他的嘴里却是不快地啐道，“用了六个时官的命才祭出来的招式，仍不能做到‘绝对防御’……嗯……看来以后我得更加小心些才是。”

在他说这话的同时，一股黑色的湮灭能量正缠绕在他的右臂上……如一团火焰般跳跃着、肆虐着，并一刻不停地分解、破坏着他的肢体；但……又有一股白色的光流，以几乎相同、甚至可以说是更快的速度，在修补着他的手臂……

从湿婆的角度看去，鬼骁的那条胳膊就像是游戏出BUG时所产生的特殊模型，忽而完整、忽而残缺，但却又微妙地

维持着形态。

“呼……”数秒后，湿婆忽地长出一口气，并收起了手上的【朽雾残霄】，“好吧……”说话间，他已把战意和斗气也尽数收敛起来，“……真是服了你了。”

“不打了是吧？”鬼骁接道。

“啊，已经足够了。”湿婆回道。

到了这会儿，松懈下来的湿婆迅速回归了冷静平和的状态，他也很快就意识到了鬼骁在战斗中所坚持的那几项堪称荒谬的原则。

“我原本是想着……一分钟内，就算我没能打死你，你也把我给打死了，所以才说了‘一分钟后你还站着算我输’。”湿婆顿了顿，接着道，“没想到，你小子居然嚣张到……敢于‘站在原地承受我所有的攻击’……”

他说到这儿时，那些仍未注意到此事的观众们便也后知后觉地发现了这点，他们的震惊亦是不言而喻。

“当然了，我更没想到的是……你居然强到了‘承受完我所有的攻击仍能活下来’的地步。”湿婆说着，笑了起来，“呵……真是个可怕的家伙。”

“开打前我不是就说过了吗。”鬼骁歪着头，嘴角勾起一丝略带得意的微笑，“我会让你‘竭尽全力，使出浑身解数，然后再了无遗憾的败在我的手下’。”

“嗯。”湿婆点点头，“说的不错……能够实现的狂言，便不是狂言，而是事实……”他微顿半秒，“既然你连那种事都办到了，我说出来的话也会算数……这局我投降。”

系统是可以接受“投降”的，只要玩家是“真投降”，而不是企图用这话欺骗对手。

因此，湿婆在说完这句之后，这场“参将战”便宣告结束，两名玩家也被各自传回了观战空间。

至此，【秩序】和【诸神】之间的总比分变成了二比一，秩序暂时领先。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诸神】仍有获胜的可能，但实际来看……那种可能性是很低的了。

……

五分钟后，【秩序】与【诸神】的“副将战”进入了准备阶段。

【秩序】出阵的二人是【梦惊禅】和【叶纸】，也就是说……若之后还有“大将战”，秩序队这边就是【悟死参玄】上了。

而【诸神】这边，不出所料，派出的是【大梵天】和【阎摩】；他们俩本应是负责“终结比赛”的一阵，但眼下，即使他们赢下这场，比分也是只回到二比二。

当然了，他们也并未完全放弃希望……比赛这种事，打完之前谁都说不清楚；尽管【摩呼罗迦】在诸神队中属于比较弱的一个，但能够跻身【诸神】七人阵容的男人，再弱也弱不到哪儿去，万一他在大将战中爆冷战胜了【悟死参玄】，【诸神】不就三比二晋级了吗？

所以，这场副将战，大梵天和阎摩仍是要全力争胜。

胜，才能换来希望的延续；败，则意味着【诸神】将在这S3的比赛中一轮游。

第1342章 炮轰战术（上）

【比赛将于三十秒后开始】

系统提示响起之时，四名玩家已然被传送到了场中。

刚一站定，【诸神】的二人就有所行动；但见阎摩回身就跑，冲向远方，而大梵天则是站在原位，直接开了个自我强化技。

“Ho~”即使是在这极为重要的比赛当中，梦惊禅也仍是一手烟一手酒、抽喝不停的状态；此时，他看到对方的走位和动向，顺势就开口念道，“要用这么拼的打法上吗……”

“以大梵天和阎摩的组合来说……”下一秒，叶纸接过他的话头，言道，“……这的确是最合理的作战方法；一旦成功，就能瞬间获得胜利。”

从【秩序】这两位的对话便可听出，仅仅是这开场的一幕，已足够他们推理出对手的战术了。

但，有些战术，即使猜得到，也未必防得了。

“是啊……成功的话立刻就能赢，但万一失败了……”梦惊禅说着，又抽了口烟，“哈……”地吐了个白色的烟圈，待那烟圈稍稍升起后，他又吹了口气，“呼——”将其吹得烟消云散。

“失败的风险，对方考虑得肯定比我们周全……敢用那种打法，就表明他们也敢于承担那种风险……”叶纸接道，“总之，不管他们怎样，我们见招拆招即可。”

“啊……了解。”禅哥应了一声，又给自己灌了口酒，“咕……我尽力而为……”

三十秒的准备时间不算长，转眼就过。

随着系统倒计时后的一声【Fight】，战场中的屏障应声

消失。

紧接着……

嘭！

一声震耳的爆响。

一柱冲天的神光。

一道狂肆的身影。

一式凌厉的杀招。

战端一开，大梵天斗威绽慑，浩劲先发。

这开场的第一招，即是凶险至极的逼命之招！

大梵天的攻击目标很明确，打得就是敌阵中的辅助系玩家。

拳风如影，由虚作实，速臻极境，力摧山河。

当——

那一瞬，拳未至，剑先往……梦惊禅丢掉了手上的酒瓶，吐掉了嘴里的烟头，挥剑截击。

剑刃截拳风，竟是激出一声金鸣。

“我去……手都麻了……”梦惊禅也没想到，一招相拼过后，对方的手臂一点儿擦痕都没有，倒是自己这个拿剑的人被震麻了手，“你这是钛合金麒麟臂啊？”

“并不是。”没想到，攻击受阻的大梵天，居然真的转过头来，回应了禅哥那吐槽之言，“这叫【神斗气·武装色变化】……毫无疑问，是你们的情报中尚未记载的一种能力。”

他那个“力”字说出来的同时，突然，其身形一闪，绕过了梦惊禅，再次欺近了叶纸的身前，猛力急攻。

“喂喂……你还没完没了了是吧……”梦惊禅好似早已看穿了对方会这么做似的，又一次后发先至，侧势以应、剑挽拳涛，“有我在这儿，你休想碰咱们辅助一根汗毛。”

“切……”大梵天的突袭再次被阻，多少有些不快，“用语言分散你的注意力果然不管用吗……”

“那得看是谁用、以及怎么用了。”梦惊禅耸肩道，“若是封不觉在这儿，没准还真能用嘴皮子来干扰我一下……但你嘛……耍这种说话说一半……”

当——

禅哥也不是什么好鸟，他自己这话说到半截时，骤出一式冷剑，去偷袭大梵天的下盘。

但没想到，他那足以分山裂水的斩击，砍在大梵天的腿上，仍是连一点伤痕都没留下，只是激起了又一声金鸣。

“……这种说话说一半、趁对方注意力有所分散时攻击的手段……你也耍得挺溜嘛。”大梵天接着对方没说完的内容，一边说着，一边就连招攻上。

“好说好说……彼此彼此……”禅哥举剑应招，与对方斗成一片，言语上也是不落下风。

此二人，一者拳似猛虎，以力破巧；一者剑若蛟龙，刚柔并济。

拳来剑往，飒飒有声。

针锋相对，龙争虎斗。

乍一看，两人旗鼓相当，短时间内怕是分不出胜负来，但别忘了……禅哥这边还有个辅助在呢。

在梦惊禅的保护下，顺利躲过对手头两次突袭的叶纸，这会儿早已发动了技能；她先给梦惊禅上了一个HOT（Heal Of Times，MMORPG中常用的术语，一般指一定时间内持续给某个单位回血的效果）技——【神圣恢复】，随即又从行囊取出了一块不算太大的素描画板和一支笔，并开始在上面画东西。

【名称：差时素描】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通用】

【效果：定身（冷却时间一小时，施术成功后将锁定目标30秒，需要纸和笔方可发动）】

【消耗：灵力值200】

【学习条件：通用专精S，器械专精B】

【备注：时间之主死后，时间之力成为了宇宙中可以自由共享的力量之一；此技能便是由一位能够感知并连接到时间之力的高手所创，练成者可以素描的形式来捕捉目标在时间流中所留下的残影，并对其本体产生影响。】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稀有的技能，从描述就能看出，在“诸神黄昏”这一事件结束之前，这个……或者说“这种技能”……压根儿就是不存在的。

虽说能够对“玩家”使用的控制类技能并不少，但像这种时间长、效果强、且能做到“完全压制”的，实是凤毛麟角。

可以想象，若是技能成功发动，中招的大梵天防御再高、也是必死无疑……

当然了，那么强的控制技，肯定会有一定限制，【差时素描】的问题就在于……施术者必须花一定时间画下目标（这个绘画的行为视为技能效果的一部分，和施术者本人的绘画水平无关）在某个时刻的身影，在此过程中，只要施术者的绘画动作被打断三秒以上，那就得从头重新画起。

此刻，大梵天虽不知道叶纸在那儿画画的目的是什么（在这场比赛之前，叶纸从未对工作室以外的人展示过【差时素描】这个技能），但根据他的经验、以及常理去推断……这么麻烦的准备工序，势必是在为某种非常棘手的技能做准备。

对此，大梵天自不会坐以待毙，纵使与梦惊禅的攻防打得不可开交，他也在找寻机会去打断叶纸的施为。

另一方面，禅哥这边……表面上虽还摆着那副处变不惊的模样，但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这波攻防对他来说可谓险象环生。

开启了【神斗气·武装色变化】的大梵天，攻防可说是压过了梦惊禅数筹；禅哥之所以能抵挡到现在，是因为在屏障消失前，叶纸就已经给他加过一个可以持续十分钟的近战强化BUFF了；靠着这个BUFF，以及速度、招式上的一丢丢优势，梦惊禅才勉强和对方周旋到现在。

然而，随着战斗的深入，大梵天渐渐试探出了梦惊禅的极限大概在哪儿，这使得前者的攻击变得越发凌厉起来，并掌握了攻防的主导权。

“这个什么武装色的持续时间还挺长啊……”被压至下风的梦惊禅当即在心中念道，“不过叶纸的技能应该也快生效了……”思索之际，他还用余光瞥了眼队友，“问题在于……阎摩的‘那招’，到底会在什么时候落下来呢……”

有些事儿……尤其是坏事儿，就是经不起念叨。

呼——

就在禅哥嘀咕的时候，一道红色的光束忽从远方的天空中亮起，呼啸而来。

这，就是【诸神】应对本场2V2所拟定的“战术”的核心——“永久版”【龙破斩】。

第1343章 炮轰战术（下）

其实【诸神】的战术，用两句话就能概括——大梵天上去缠住两名对手，阎摩在远处甩一发【龙破斩】结束战斗。

简单吗？很简单，怎么破解？很难破解……

从前三场比赛的出场情况来看，这第四场的2V2，【秩序】可能排出的组合总共只有三种；考虑到比赛阵容都是赛前提交、无法更改……叶纸这种辅助系玩家被单独摆到“大将”位置上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

由此推断，【秩序】安排来打这“副将战”的，十有八九会是叶纸、加上梦惊禅或悟死参玄中的一人。

既然如此，【诸神】提前定下这“炮轰战术”，也就不足为奇了。

按照他们事先商量好的内容，无论【秩序】的队员做出什么应对，阎摩和大梵天都会有相应的变招……

比如，在屏障消失之时，如果【秩序】的二人仍留在原地……那么大梵天就上去以一对二，缠斗片刻，拖延至【龙破斩】到来，随后和敌人一起吃伤害。

如果在屏障消失时，两名对手双双去追击阎摩，那么大梵天就针对叶纸一人发动攻击，阻挠其行动，而阎摩则把法术的目标定位在另一人的身上；这样，无论阎摩这边能否顺利将法术放出，大梵天那边……单挑一个辅助玩家，还是很稳的，他有很高几率能在短时间内就击杀对手。

而如果对手在屏障消失前就逃跑，那就更好了……【龙破斩】这个技能，无论射程、范围还是威力，都比斯诺造的飞弹还要强、且强很多，只要是施术者瞄准的目标，想在魔法生成后逃出其轰击范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秩序】的二

人若是一起跑，那大梵天连追都不用追，看着他们被轰就是了……而若是他们分开往两个方向跑，那大梵天就去追击叶纸，让阎摩把【龙破斩】对准另一人即可。

总而言之，这套“炮轰战术”从理论上来说基本是立于不败之地，无论怎么打都可以为【诸神】的二人获得不同程度的优势。

当然了，从梦惊禅和叶纸此前的对话来看，面对这个战术……他们其实是有某种应对办法的。

轰——

霎时，【龙破斩】应声绽爆。

一股橙红色、半圆形的魔法能量在战场上慢慢扩大，将仍在战场中心缠斗的三人尽数吞没……

那能量光爆的边际，激涛外掀，风云急涌，其爆炸范围分明已经扩张到了非常夸张的地步，但仍未有半点停止的迹象。

直至十余秒后，当技能的破坏半径几乎已可笼罩住“一个城邦”那么大的地界时，终于……能量的涌动开始衰退了。

光芒逐渐散去，天地间的隆动也缓缓停止。

在荡尽的烟尘下，首先现身的……便是大梵天。

他的【神斗气·武装色变化】，自然是可以扛下【龙破斩】的，要不然这战术也不需要他来实施了……反正在【龙破斩】之下都是死路一条，随便找个能在一对二的情况下支撑片刻的家伙来和阎摩组队也没啥区别。

不过，此处的“扛下”，可不是“无伤”扛下，而是“让他不至于被一发秒掉”的那种扛下。

就算是处于强化状态，受到【龙破斩】洗礼的大梵天还是掉了75%的生存值，可想而知……与他一起中招的其他人，承受了怎样程度的伤害。

然……

正所谓机关算尽、棋差一招。

【诸神】的二位又岂能想到，这一发如陨石坠地般的魔法轰击过后，叶纸和梦惊禅竟是双双存活，而且……完全无伤。

“呼……这还真是……”全身仍在冒着烟的大梵天，看着眼前屹立不倒的两名对手，喘息着念道，“有点儿意外呢……”

说话间，他身上的神斗气已快速散去，看起来……【龙破斩】的攻击，不仅是让他减了大量的生存值，还把他的强化技也耗到了极限。

“藏几个对手‘情报外的技能’，并不是你们的专利。”叶纸说着，解除了他和梦惊禅周围的【AT力场】，“不过……你那招【神斗气·武装色变化】确是让我有些吃惊，我本以为你是准备用防御技来顶【龙破斩】的……没想到是用我们所不知道的强化技能来扛。”

“防御技？”大梵天重复了这三个字，想了想，“哦……你是说【金刚不坏体】吗？”他苦笑一声，“呵……那个可顶不了S级且附加发动条件的魔法攻击啊。”他又叹了口气，“唉……当然，那种事其实已经无所谓了……走到眼下这一步，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低估了你。”

他说得没错，【诸神】此战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错估了叶纸的实力。

诚然，她只是一名辅助系的玩家，医疗和灵术专精也是很常见的搭配，很多工作室培养的辅助玩家都会走这个路线。所以，大家也都想当然地认为……她和其他工作室的辅助没什么区别，属于那种在战斗中需要被保护的优先击破对象。

但实际上，叶纸所具备的战力，已足够她和那些顶尖玩家正面周旋。

在此基础上，她还有一项优势，那就是——由于常年担任一线高手的辅助，使得她很少有机会去展现全部的战力，而到了比赛时，那些她平时没用过的能力，便都成了破敌制胜的奇招。

“喂喂……我也很重要的好吧。”两秒后，梦惊禅虚眼望着大梵天，插嘴道，“虽说是叶纸的技能化解了你们的战术，为我们换来了极为有利的局面，但到了此刻，我的剑……才是把优势转化为胜势的凭依吧。”

“哼……”大梵天闻言，冷笑一声，随即突发暴喝，“不要以为你们赢了！”

彻天厉呼，直冲云霄。

凌厉绝式，应声疾出。

大梵天在平复了呼吸后，斗气再燃！

身影一闪，狂拳再临。

梦惊禅一看此招势若潮涌，杀意崩然，心知这是对手的殊死一式，不敢托大。

他当即也是急运右腕，一腔沛然剑气，汇于剑刃，腾锋而起。

霎时，杀身一错，拳剑数合，有道是……

杀氛开六合，剑意卷八荒。

赤血扬尘间，招威绽银华。

这短短一瞬间的攻防，让少数人不寒而栗，也让千万人热血沸腾。

外行，看到的是精彩；内行，却看出了几分可怕……

招落气收之际，倒下的……是大梵天。

没有了神斗气的他，终究还是敌不过禅哥的剑气，倒在了血泊之中、化为了白光。

与此同时，从远处赶回来的阎摩，刚好来到了对手的视线范围内，她也恰好看见了队友阵亡的一幕。

但……她并不能做什么。

阎摩知道，大梵天没有朝自己这边跑的理由是……大梵天断定，梦惊禅的速度更快；在比自己快的敌人面前逃跑，不但逃不脱，还会露出背后的破绽。

阎摩也知道，以自己的速度，对上梦惊禅，同样没有逃走的可能。

因此，她果断地选择了——拼！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阎摩双臂挥洒，拨掌成圆，魔能提运之间，法术浑然而凝。

梦惊禅和叶纸见势，不由分说，十分默契地齐齐出手，前者挟剑突刺，后者聚灵助推……极速再升，剑光飒然！

快，比快更快！

梦惊禅这招【飞星追月箭】，既是剑法，亦是箭法。

人即是剑，人，亦是箭！

“箭”贯敌身，尸碎八方。

这疾逾闪电的快攻，打断了阎摩的施法，也直接取走了她的性命。

胜负，在此揭晓。

对于梦惊禅和叶纸来说，这不单是一场“副将战”的胜利，他们也为【秩序】VS【诸神】这场巅峰之战，画上了休止符。

第1344章 第二轮

三月二十一日，对于游戏领域的从业人员来说，这无疑是忙碌的一天。

巅峰争霸S3的第一轮，共有13352场比赛同时开打，就算无视掉那些非职业队伍之间的、场面比较悬殊的较量，也有几乎做不完的战报值得去跟进。

当然了，最引人注目的大新闻，自然还是【诸神】和【秩序】的那场巅峰对决。

这场比赛中值得报导和关注的点非常多，其中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到底还有谁能阻止【吞天鬼骁】？

虽然广大群众对于这个问题有着许多不同的答案，但很显然……“封不觉”这个答案的出现频率是最高的。

也不知是在何时，觉哥已成为了人们在面对各种“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时，立即就会想到的一种“特殊应对方案”。

如何将一张纸对折超过七次？让封不觉试试吧。

如何用1以外的自然数将质数整除？让封不觉试试吧。

如何战胜吞天鬼骁？看来也只能让封不觉去试试了。

可以说，觉哥这一年以来在惊悚乐园中的种种所作所为，如今已是开花结果；这样的“人望”，不管是好是坏，至少说明了，他在“候选者游戏”之中，有着王者之相。

……

三月二十二日，零点。

S3第二轮的匹配名单准时地公布在了官网上。

和第一轮一样，那些种子队的对阵情况自是备受瞩目。

不过，本轮并没有出现【秩序】VS【诸神】这种强强相遇的焦点战；但凡玩家能报出名字的强队、以及那些有一线明星玩家的队伍，在这第二轮里都被错开了。

尽管如此，比赛的可看性和关注度依然高涨；因为……在第一轮的比赛中，有很多“民间高手”组成的队伍展现出了非常惊人的实力，俨然已经到了足以威胁那些职业强队的程度。

因此，在名单公布后这二十四小时里，无论是职业工作室的数据分析团队，还是那些非职业队的智囊们，无不在紧锣密鼓地研究着本轮对手的第一轮比赛录像……真正的“情报战”，从这一轮才算正式打响。

……

三月二十三日，零点，S3的第二轮比赛开始。

本轮共有13353支队伍参与，其中有13352支队伍将展开对决、剩下的一支队伍轮空；除轮空队伍直接晋级外，其余队伍仍是对半切……赛完就会有6676支队伍遭到淘汰。

【地狱前线】这次遭遇的对手名为【争议联盟】，是一支由七名“前职业玩家”组成的队伍。

某种意义上来说，两队也算有缘，因为这些“前职业玩家”，都曾是尸刀工作室的旧将。

说起尸刀，这段日子以来，该公司的确是出了不少状况……

几个月前，尸刀的老板在某天夜里突然“人间蒸发”，那之后没过几天，他们工作室就被各种有关部门给找上了。经过短短一个礼拜的“调查”，尸刀就落了个查抄关门的下场。

别看这只是个游戏工作室，其背后涉及到的利益链之广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那段时间，关于尸刀的猛料几乎每天都在往外爆——什么和非法制药集团有勾结，和走私集团有勾结，甚至还有人说他们跟某种都市传说中的赌博组织有关

联……这些消息有真有假，别说外人，就连他们内部的人都是一头雾水。

长话短说，各部门对尸刀的调查和处置都显得极为高效，俩礼拜基本就把事儿办完了；网上的爆料也没有持续太久，毕竟“网民们只有一周不到的记忆”，人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转到了其他更新鲜的热点事件上。

那之后，尸刀的管理层中有不少人就彻底消失在了公众的视线中，想来是永远不会再有机会重回游戏行业了。

而那些从尸刀走出来的玩家们，日子也都不太好过……本来他们的实力就比较一般，在一线工作室里最多能当个蓝领的样子，尸刀一倒，在那儿待过的经历，就成了黑历史；别的工作室可不会为了招几个蓝领玩家去花费额外的公关费，用他们还不如用新人。

于是，这些前尸刀玩家，绝大多数都直接宣告退役，成了“前职业选手”，然后投身到主播行业去了。

眼下，【地狱前线】对上的这支【争议联盟】队，就是由七名曾经在尸刀待过的主播组成的。

尽管他们是“前职业选手”，而且所用角色也都是在尸刀被查封之后重新练上来的，但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七人的游戏水平、大赛经验……无疑都是职业水平。

另外，由于他们在第一轮比赛中以三比零碾压了对手，所以从情报层面上来说，他们也没有暴露太多讯息，可说是颇为棘手的一支队伍。

再一次的长话短说……

本轮比赛的前三场，觉哥排出了——

“先锋战”：【絮怀殇】

“中坚战”：【似雨若离】、【石上花间】。

“参将战”：【疯不觉】

……这样一个阵容。

十五分钟不到，【地狱前线】就以三比零的优势迅速横扫对手、顺利晋级第三轮。

顺带一提……这十五分钟当中，有十分钟是场间休息时间。

……

就这样，第二轮比赛，在一种热烈、但不算激烈的氛围中结束了。

所有种子队都可说是无惊无险地晋级，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爆冷的状况，也没有第一轮里那种两强相争的爆点出现。

不过，在那些非种子队的比赛中，有几支休闲玩家的队伍……或者说，有一些表现比较突出的普通玩家……已引起了各界的注意。

两轮战罢，那些隐藏的"高手"，哪些是一招鲜的水货，哪些是实力稳定的真正强者，差不多也都有端倪了。

至二十四号的凌晨，第三轮比赛的匹配名单公布。

终于，可以称得上是"焦点战役"的对决，再次出现。

这次，有两场值得注意的比赛——

第一场，【天地】对【山河】……这是两个老牌的一线工作室之间的对决，可说是恩怨局了。

第二场，【红樱】对【天堂之门】……前者，在失去了绝对王牌【絮怀殇】后，依然保持着横扫比分挺进到了第三轮，他们现在重点在培养的新王牌亦是备受期待；后者，则是一支由休闲玩家组成的队伍。【天堂之门】同样是一路横扫晋级，且队中目前登场过的四名玩家都表现出了职业级……甚至可说是统治级的战力，这也让他们成为了很多人眼中极有潜力的一匹黑马。

第1345章 第三轮（上）

三月二十五日零点，巅峰争霸S3的第三轮比赛开始。

本轮共有6677支队伍参与，因为队伍数量仍是单数，所以本轮还是有一支队伍将会因轮空晋级，而剩下的6676支队伍则需通过厮杀来决定去留。

【地狱前线】这轮的对手是【火球神教】队，这也是一支由休闲玩家所组成的队伍；从前两轮的录像来看，【火球神教】的实力其实还不如【争议联盟】来得强；所以，封不觉排出了和上一场一样的阵容，再度以三比零的比分快速横扫了对手，然后他就跟大伙儿一块儿回会议室看直播去了。

今晚的两场焦点战，觉哥他们也是挺有兴趣的，尤其是【红樱】VS【天堂之门】那场……对于才离开【红樱】没多久的絮怀殇来说，有很多值得观察的地方。

只是没想到，当他们打开比赛的转播画面时，看到的竟是……

“什么？已经二比零了？”絮怀殇看到转播界面上的比分和对战情况时，不由得惊出声来。

“嗯……我瞧瞧……”封不觉也是看着画面，口中念道，“第一场【铁海棠】的单打，在一分十二秒时落败……第二场【血蔷薇】和【风信子】的双打，居然只坚持了四十秒……”他耸耸肩，干笑一声，“呵……看起来，要是我们再晚来个几分钟，也不用看什么直播了，可以直接看录像了。”

“我没记错的话……”下一秒，若雨若有所思地接道，“【铁海棠】的主要专精是器械和射击，在这种有三十秒准备时间的规则下，她的专精搭配应该是很有优势的才对……”

“还有召唤系的【血蔷薇】，加上【风信子】的辅助组合，也绝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击杀的啊……”小灵也道。

“然而……”封不觉接过话头，“无论理论上如何，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她们已经败了，而且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解决的；既然你们觉得她们的实力不差，那结论就剩下一个——对手太强了。”

就在他们对话之际，战场之上，【红樱】那名出战“参将战”的队员，也已陷入了巨大的危机。

她的ID是【栀紫依】，是目前红樱工作室重点培养的新王牌，也就是……红樱所决定的、絮怀殇的接班人。

对于这位后辈，絮怀殇也是比较熟悉的，两人共事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絮怀殇可说是亲眼看着这位小师妹从一名什么都不懂的新人成长为工作室中的主力。

不过，栀紫依成为主力后不久，絮怀殇就因为在S2比赛中的一些“错误”被工作室给雪藏起来了，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都没有一起排过本。因此，絮怀殇对于这位新王牌的印象，还停留在好几个月前。

如今，看着在场上被对手逐渐逼入绝境的小师妹，絮怀殇给出的评价是：“和我离开时相比，紫依明显进步了很多，已经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高手了。”她微顿半秒，“问题就在于她的对手……”言至此处，絮女神的神色变得十分凝重，“……这个级别的强者，此前我居然一次也没遇到过，连他的ID我也是今天头回看到。”

她口中的“强者”，ID是【米迦勒】，为【天堂之门】的队长。

这是一名堪称“神秘”的玩家，在S1和S2的比赛中，全然没有他的身影。

不止是他，他的六名队友：【加百列】、【乌利尔】、【拉斐尔】、【拉贵尔】、【沙利叶】和【雷米尔】，也都

和他一样，在S3之前寂寂无名。

即便是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也打探不到什么关于他们的情报……这七个具备超一流实力的家伙，简直就像是在S3比赛开赛前突然冒出来的一样，令人难以捉摸。

“差不多该分胜负了。”又过了片刻，若雨忽地开口，仿佛预言一般，宣告了即将发生的事。

结果，不到五秒，已是强弩之末的栀紫依就被米迦勒所杀，化为了白光……

在S2时杀入八强的【红樱】，就这么在S3的第三轮，输给了一支以前从未参赛过、且所有玩家都是生面孔的非职业队伍；而最令人感到惊讶和不安的是……无论是最终呈现出来的比分、还是比赛的过程，都显示【天堂之门】的实力远在【红樱】之上。

……

话分两头，再看另一场焦点战的情况。

和【红樱】那场不同，【山河】对【天地】的这场比赛，至少从第一场的场面上来看，双方算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

在经过了将近二十分钟的鏖战后，【山河】的【谶无所应】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天地】的【霸王卸甲】，取得了一比零的领先。

此时，双方的“中坚战”也已开打。

由【山河】的【马观花】和【氲氲】，对阵【天地】的【名侦探布欧】和【老军医欧布】。

前者暂且不提，且说布欧和欧布这两位……在“恐怖童谣”的剧本中，他俩也是和地狱前线的几位一起组过队的；如果各位有印象，应该还记得，他们都是封不觉的FAN，口头禅是“不愧是觉老师……”

虽然布欧和欧布并不是职业玩家、而是【天地】在游戏中招收的外围成员，但他们愣是以非职业玩家的身份获得了代表【天地】出战大赛的机会，足可见，此二人的实力……尤其双打实力……非比寻常。

此时，场上的战局，也已然被这二人所掌控。

只见，这对“胖瘦组合”化为两道虚影，以超高的速度在敌人的周围持续移动着。他们的“冲锋”速度十分惊人，但行动轨迹又难以捉摸，从空中俯瞰，两人的身影在地上画出了一个个狂乱的几何图形，并不断变化、缩小……压缩着敌人的活动空间。

此前的两轮比赛，布欧和欧布都有出场，且用的也都是这种战法。

试图从地面上直接冲出他们这“冲锋网”的敌人，会遭到沉重的连续撞击；试图从空中逃走的敌人，一旦跳起成为浮空状态，就会遭到比连续撞击更惨的合击；而试图用远程手段来“破网”的人，面对这看起来毫无规律的包围圈，往往也只会把攻击打到空处……白费力气。

第1346章 第三轮（下）

真正强大的战术或招数，强就强在……就算被对手研究透彻了，依旧是极难破解、甚至无法破解。

布欧和欧布这套“冲锋网”战术，就属于这种类型。

此招的基础，是欧布的技能【细胞强化手术】（具体说明见648章或在技能数据库中查找）；在战斗开始时，欧布就会对队友释放这个技能，直接将布欧的体术能力翻倍……哪怕布欧原本的体术平平，翻倍之后也绝对是一线水准了。

随后，布欧和欧布再各自发动一招【磁力手指】，并通过一种古怪的姿势让双方的指尖相互触碰，产生一个名为【两极磁链】的组合技效果。

这招的原理和作用都比较复杂，简单地说就是……当两人开始移动时，产生动能较小、速度较慢的那个，会受到动能大、速度快的另一个人的牵引，其速度会逐渐与对方同步；且这种牵引会随着移动时间的累积逐渐加强，继而让速度快的那个也突破自身所能达到的极速……

从账面数据来看，这两招结合，能让两名玩家在短时间内双双获得2.5倍以上的体术提升，且消耗也不多，无疑是非常强力的。

但，也不可避免的有着两个缺点——

其一，“磁链”连接下的两人一旦有一个停止移动，技能效果就会急速衰退。

其二，由于“牵引力”的影响，两人在快速移动中的行进轨迹、转向后的角度等，都会受到彼此间距离的干扰，变得相当难以控制……尤其是在做出一些急停急转的动作时，之后会往哪儿冲实在是难以预测。

不过，布欧和欧布却是利用了这第二点……他们在经过大量的训练后，将其变为了强有力的武器，在两人默契的配合之下，完成了这难以捉摸的“冲锋网”。

当然了，即使他们的战法很强，他们也不会像某漫画（好啦，就是《BLEACH》啦）中的角色那样……一边战斗一边详细解说自己的各种能力。

而另一边，正在苦苦支撑的马观花和氲氲，在比赛前无疑也是研究过胖瘦组合的这套战术的。

只可惜，即使是分析出了技能的弱点，两人也没有足够的硬实力去破解这局面……

他们目前仅有的办法就是，先坚持五分钟。

五分钟，是【细胞强化手术】的持续时间，只要撑过五分钟，布欧的体术能力就会回到原本的水准；当然……“冲锋网”的速度是不会因此而降低的，因为【两极磁链】只管提升速度和动能，一旦数值上去了，这两人自身的体术变化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只是，在这个时候，如果用某种方法……哪怕是自杀式的方法……将布欧和欧布其中的一人截停，那么，已经没有【细胞强化手术】支持的二人，就很难再重新带起“冲锋网”所需的速度了。

【山河】的二人，所瞄准的就是这个时机，这也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但，布欧和欧布，又怎么会把这机会给他们呢？

【山河】有【秋风瑟】坐镇，【天地】也有【语重计长】这样的谋士在；昨天凌晨的匹配名单一公布，计长一看对手是【山河】，立即就想到……秋风一定可以找出突破胖瘦组合战术的方法。所以，在今天这场比赛开始前，计长特意叮嘱了布欧和欧布——“对手在前五分钟里肯定会全力防守、只求撑住不死。既然如此，你们也不用在这种铁板战术

上浪费太多体能和精力，只需要保持移动、制造出压力很大的假象就行，真正的突破口……在五分钟之后……”

得到了指示的布欧和欧布切实地贯彻了计长的策略，那前五分钟，他们的“冲锋网”看上去和以往无异，但实际上“织网”的二人都是比较松懈的一种状态……仅仅是在保持移动、累积动能而已，整个过程中他们根本没有分神去寻找攻击的空隙、也没有去防备对手突围的举动。

五分钟一过，不出所料，马观花的拼命之招乍起。

但见他蓄力完毕、暴喝一声、发动技能、高高跃起……

然而，他想象中的冲击……却没有来。

假如布欧和欧布和平时一样，时刻紧绷神经、蓄势待发，那么马观花刚跳起来的时候，他们俩的夹击就该到了。但这次，他俩十分淡定地看着马观花跳起，不为所动，直到这位仁兄郁闷的空放完了一个大招，布欧和欧布才堪堪认真起来——他们知道，计长所说的“突破口”，已经打开了。

之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布欧和欧布在解除【两极磁链】之前，成功收走一个人头并打伤一人；对方剩下的一名负伤玩家，面对一对有辅助的二人组合，耗也被耗死了。

就这样，【天地】扳回一城，将总比分带到了一比一。

随后，就是“参将战”。

秋风瑟和语重计长这两位智将，在这第三场展开了宿命对决。

不知是不是因为受了封不觉某些垃圾话的刺激，满级的秋风瑟，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雷电能力者”，连其称号都是雷……你们以为我会说“雷丘（一种电系的pokemon）”是吗？不对……他的称号可比那酷炫多了，是【雷光】。

与之相比，语重计长在硬实力上是差了一截的，但他也不是没有办法——在赛前，他就让全队的每个队员都在行囊

里备了一套“橡皮保护甲”，无论谁对上秋风瑟都可以拿出来用。

这种橡皮保护甲并不昂贵，就是量产的商店货而已，套在躯干外，除了会稍稍降低速度、提高体能消耗之外，并不会对原本的装备属性有啥影响；在对上电系能力者时，这是一种很不错的防御手段。

于是，在“参将战”开场的那三十秒，计长一看对上的是秋风，当时便诡秘一笑、十分嘚瑟地从行囊里取出了橡皮甲给自己套上。

接着，屏障消失，两人上前一战。

大约二十秒后，计长就被KO了……

秋风在打出最后一击前的台词是：“所以说……只有躯干是绝缘的有个屁用啊……”

二比一，【山河】再度领先。

这不是语重计长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了，他经常能在复杂的战术博弈中料敌先机，但却在一些简单的地方犯十分逗逼的错误……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人气，他的粉丝们最热衷的就是在计长输了以后给他编各种梗，比如：“老铁，咱还是回去打牌吧”、“是时候来一局疯狂思维了”、“打牌的选手打架输了不是很正常吗？”等等。

而工作室方面呢，对他也是比较宽容的；像计长这种二十三岁才入行的高学历“海归”，在职业圈中本就非常罕见，而且他入行时还顶了个万智牌洲际（欧洲）冠军的头衔，不但自带一批粉丝、还能帮工作室提升国际影响力。再退一步来说……就算他在《惊悚乐园》这边彻底酱油了，在隔壁的《疯狂思维》里他也是天梯前百选手，所以……输了就输了吧。

“副将战”，【山河】手握赛点，派出的选手是【抹茶酥】

和【呛司】，【天地】则由【伤心果】和【年年暮暮朝朝】出战。

由于将抹茶酥这个理应摆在“大将”位置上的强手提前拉了出来，【山河】在实力上依旧占优；【天地】则有些措手不及，他们确是没想到……【山河】竟然摆出了一个与第一轮的【诸神】相似的阵容——即舍弃大将战、决意在前四场中分出胜负的阵容。

同样的“四场最优阵容”，【诸神】输了，输在了鬼骁这道无法逾越的高墙（虽然他一米六九）下；而【山河】……最终赢了，赢得有惊无险。

当那三比一的比分定格时，这第三轮的第二场焦点战亦宣告结束。

本轮战罢，【红樱】、【天地】这两支名列前十的种子队，惨遭淘汰。

第1347章 两强相遇

三月二十五日的白天，关于凌晨那轮比赛的各种战报纷纷出炉。

其中最为火热的话题主要是三个——

一，【山河】在和老冤家【天地】的比赛中胜出。

比赛双方同为业内排名前十的工作室，无论是胜方还是败方自然都在赛后曝出了不少的消息和相关采访。

二，【红樱】惨遭黑马横扫。

【红樱】工作室的发言人在赛后也承认了，失去絮怀殇之后，他们在《惊悚乐园》这个热门主项上有点儿青黄不接的意思，培养新的王牌的道路还很长，需要时间。

三，【天堂之门】究竟何许人也？

这个问题是现在广大玩家们最为关心的，但这支神秘的队伍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以及沟通，也没有通过任何渠道发声，导致媒体们只能靠瞎编乱造的废话以及博眼球的标题来对他们进行报导，这也使得这支队伍的情况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

二十六日，零点，第四轮比赛的匹配名单准时公布。

本轮，共有3339支队伍参与，队伍的数量仍是单数，因此照旧会有一支队伍轮空，剩下的3338支队伍捉对厮杀。

到了这一轮，除了那些种子队之外，许多在前三轮里表现亮眼的队伍……比如【天堂之门】这种队……他们的匹配情况，也都变得备受瞩目。

而这……正是梦公司的运营部门期待看到的。

“完全随机”的匹配机制，就是为了让休闲玩家们获得更多晋级以及展示自己的机会；现阶段来看，这个企划已然是成功了。

和前两次大赛相比，在S3中，普通玩家的参与感、参与度都有明显提升……可以想象，当人们看到【诸神】、【红樱】、【天地】这样的队伍相继淘汰，而许多和自己水平差不多（至少部分观众在看的时候是这么认为的）的草根队伍却还在晋级时，那种“我上我也行”的情绪势必高涨，而这种情绪，正是激发人们对一件事物更加投入的催化剂。

……

三月二十六日，晚，十一点五十五分。

再过五分钟，巅峰争霸S3第四轮的比赛就将开始。

本轮，只有一场焦点战，不过，却有两件关于“匹配”的事情需要提。

先说那第二件事——【地狱前线】在本轮轮空了。

这的确算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因为前三轮里还没有出现过种子队轮空的情况。

当然了，也没人认为这是黑幕什么的……既然是“完全随机”，有种子队被轮空是迟早的事情。再者，站在广大普通玩家的角度来看，有强队被轮空是好事，毕竟……谁遇上他们谁倒霉啊。

然后，咱们再回过头来说那第一件事，即那场“焦点战”的对阵双方——【战国】和【废柴联盟】。

这两支可都是杀入S2决赛的队伍，与【地狱前线】和【秩序】同列S2时期的最终四强……所以这场比赛的关注度，丝毫不逊色于第一轮中的【秩序】VS【诸神】。

由于S3的赛制要求队员人数扩充到七人，本次比赛中，双方的阵容也都有所变化。

先说那【战国】，虽说是个外来的工作室，但进驻惊悚乐园那么久了，自然也有了不少本土的粉丝……考虑到大部分男粉都是奔着那四位挑大梁的妹子来的，【织田爱】、【明智信】、【武田智】和【上杉仁】这四位肯定是得进队的。

除了他们之外，【佐佐木铭】自然也得占一个位置，他不单是队中的智囊，实力也是队中前三，没理由坐冷板凳。

至于剩下那两个空位嘛……原“战国二队”的【丰臣平】、【今川义】、【德川忠】、【北条和】都有意争取；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四个在S2时被【废柴联盟】吊打的确实有点惨，故而都有亲自上阵雪耻的愿望。

但，最后入选的，只有【今川义】一个；他入选的理由也并非是他比其他的二队成员更强，只是因为他主修侦查专精，加入后能让队伍的结构更合理。

而成为这次大赛【战国】第七名队员的玩家的，ID为【伊达诚】……是一名工作室从S2时期开始培养的新人；他的定位和鬼骁倒有几分类似，都是十七岁的天才型选手，也是【战国】准备在未来重点培养的对象。

以上，就是【战国】队的人员配置了。

接着，再说说【废柴联盟】这边……

S2时期的“废柴五虎”，这次也是尽数到齐，【鸿鹄】、【曌影王】、【废柴叔】、【倦梦还】以及【畀老湿】……一个都没落下。

可能有人会奇怪，本是用来“凑数”的老畀，这次怎么又来了啊？

这么说吧……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老畀人缘好（这个理由无解）。第二，是因为今时今日的畀老湿……的确是可以被当成一种“战略武器”来使用的。

前文说过，S2过后，老畀在段子界已然是神级人物（同

为神级的有春哥、KING、撒旦、小丑巴基、查克诺里斯等）……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反正99%的玩家都愿意相信——他就是强，强得深不可测。

而各大工作室的分析团队，对畀老湿的实力上限、能力特点等情报也是知之甚少——合理的猜测和海量的段子让他们难以做出准确判断。

当然，也有明白人，比如封不觉和鬼骁这样的人……但，他们都选择对畀老湿的实力缄口不言；觉哥也就算了，鬼骁这职业玩家竟然也跟公司方面扯淡，说什么“就只有畀老湿的实力，我也看不透啊”，搞得【秩序】的幕后人员也是人心惶惶。

总而言之，混团划水能混到老畀这个境界的，已经无可指摘了……

另外，除了那“废柴五虎”，【废柴联盟】新来的两名成员，也都是老面孔。

第一位，是【天马行空】……没错，就是拿了S1冠军的那位小马哥。

众所周知，小马哥本来是【星辰】工作室的玩家，而【星辰】这电竞圈“兵工厂”的名号大家也都是知道的，按理说……拿完S1冠军之后，小马哥就该被他们高价抛售了。

然……尴尬的是，没人买他。

理由很简单，买卖双方在价格上有很大的分歧；虽然小马哥有个冠军头衔在，但大部分工作室的分析团队都认为，从实际表现来看，这个一根筋的家伙并不值【星辰】开出的那个价。

而【星辰】方面呢，也不着急；反正他们工作室签的都是年轻的、无名的、有潜力的玩家，用的合约也都是周期短、酬劳低的那种，既然没人买他，就留着用呗。

于是，小马哥在【星辰】一直待过了S2，一直到他合约

快到期了，工作室那边才感觉到……这情况不对啊？再不卖了他，他可就变自由人了啊。

但到了这个时候想再把他卖出去，可就难了……谁都知道，【星辰】的合约，在基础保障方面是极低的，其唯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转会分成”条款——这是一个工作室和选手双赢、但购买方得负责买单的条例。

简单地说，【星辰】的玩家，在本工作室里留着，是有前途，但没“钱途”的；他们打拼的目的，就是为了“被售出”……一旦转会了，他们不但能去购买他们的工作室里拿高薪，还能一次性获得一笔可观的转会费分红。

然而，天马行空属于特殊情况……在他身价最高的时候，买卖双方对于其身价定位没能达成共识，他就这么被耽误了……到了这合约即将到期的时候，哪儿有冤大头还会花转会费来买他呀？真想要签他，直接等他解约以后以自由人的身份签不就得了？反正【星辰】那种低薪短期合同又不带竞业禁止协议。

综上所述，天马行空就成了【星辰】这些年来极为少见的，待到合约期满、自动解约的玩家。

在他合约到期的那天，距离S3比赛开赛的日期已很近了……绝大多数工作室的队伍的阵容早已打磨完毕、并完成了报名；即便有不少工作室表示想签他，但已没有一个能给他提供出赛的名额。

这时，老奸巨猾的鸿鹄（早已靠圈内的关系打听到了小马哥合约到期的日子），以朋友的身份向小马哥伸出了橄榄枝，顺利为【废柴联盟】争取到一名圣斗……哦不……一员虎将。

最后，还有【废柴联盟】队的另一位新成员要介绍一下——【七杀】。

对，就是【刀锋】的那个七杀。

这位可是自己找上门来的，他的理由也很充分……由于工作室方面这次不打算出赛，而他个人又很希望能在比赛中和高手过招，所以，在经过领导批准后，他自己一个人出来找队伍了。

【废柴联盟】，就是七杀找上的第一支队伍……作为一支人情味远大于功利心的、仿佛是无家可归人士收容所一般的队伍，他们随便商量了一下，就让七杀入队了。

至此，【废柴联盟】的七人也悉数确定。

……

零点的钟声敲响之际，第四轮比赛也随之打响。

今天，轮空的【地狱前线】队员们，可是在开赛的第一秒就已等在了会议室里，早早锁定了【战国】和【废柴联盟】的比赛直播频道。

不仅是他们，游戏商城中的大屏幕，此刻同样是在转播这场比赛，并配上了两名解说员。

这两强之争，俨然已是箭在弦上。

第1348章 病剑客（上）

【载入已完成】

【巅峰争霸S3，第四轮】

【场地：海原藩废墟】

传送完成后，系统提示便在【战国】和【废柴联盟】队员们的耳畔响起。

紧接着，一片点缀着断垣残壁的荒地映入了众人的眼帘。

放眼扫视，此地剩下的……只有碎成瓦砾的城堡、干涸的护城河、连地基都坏掉的民宅、和折断的枯树……

这种场面，不由得让人心生疑问——这个藩到底是经受了战乱还是被怪兽给袭击了呢？

【比赛将于三十秒后开始】

很快，这场比赛的“先锋战”就进入了准备阶段；系统语音响起时，两队的“先锋”也都化为白光进入了场地。

【战国】的先锋，是【佐佐木铭】。

而【废柴联盟】的先锋，竟然是……【废柴叔】？

在场上站定并看到对手之时，佐佐木铭也是心中一惊。

作为【战国】队的智囊兼主力，佐佐木在队伍的排兵布阵方面有着优先级很高的话语权；今天，正是他自己将自己排到先锋位置上来的。

理由嘛……是因为他断定，对手第一场派出的队员不是【七杀】就是【天马行空】。

这确是个很合理的推测，谁都知道，七杀和小马哥的单

兵作战能力很强，但他们与别人配合的能力都十分捉急；考虑到这场比赛的对战双方实力很接近，极有可能战满五局，所以在三场单打的第一场中，这两个在外界看来“只能打单打”的家伙，怎么也该出来一个才对。

佐佐木铭正是吃准了这一点，将队中最适合对付这两人的自己安排成了先锋。

可实际情况却是——【废柴联盟】居然在第一场派出了废柴叔。

以废柴叔的实力定位，无论让他去打参将战、副将战还是大将战，皆属上策，但让他打先锋战……着实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被摆了一道啊……”数秒后，佐佐木迅速冷静下来，继而在心中念道，“‘智将’鸿鹄……确非浪得虚名，恐怕之后的2V2当中……还会有什么别的算计吧……”

准备时间有限，不及他多想，系统一声【Fight！】已宣告了比赛开始，隔离屏障也应声消失。

不过，在这开战之刻，双方皆是未动半分。

废柴叔的双手扶在自己那身破烂浴袍的腰带处，悠然而立；其整个身体都是一副松松垮垮的样子，好似毫无防备……不过，他那墨镜下的双眼，可是紧紧盯着对手的，连眨都不眨一下。

另一边，佐佐木铭可就没那么“放松”了，至少他的手已握在了武士刀的刀柄上，而且身体也摆出了单步前移、侧身对敌的战斗架势。

他们就保持着这样的状态，僵持了大约一分钟，接着，废柴叔忽地开口：“找到了吗？”

“呵……”佐佐木铭笑了笑，“找到的话，早就出手了不是吗？”

“嗯……”废柴叔沉吟一声，摊开双手，“唉，我也没找

到，不好办呐。”

毫无疑问，他们正在讨论的是同一样东西——破绽。

在将棋（又称日本象棋）领域有一种说法……“最完美的阵型，就是开局前一步都还没走过的状态，只要动了一步，就会有破绽”。

此刻，废柴叔和佐佐木铭之间的博弈，就是如此；虽然他们的架势并不相同，但本质上都是“不露任何破绽的完美状态”，因此，谁也不愿意动那第一步。

“也没有什么不好办的……”佐佐木铭思索了几秒，接道，“还有别的方法不是吗？”

闻言，废柴叔眉毛一挑，嘴角也露出一丝微笑：“好啊，我奉陪啊……”

话音落时，废柴叔昂然一纳，周身斗气飙升，展开无形杀场。

佐佐木铭也是早有准备，高绝剑意，沛然迸出，瞬间就抵住了对手的气势。

就这样，二人的争斗，从有形之处，来到无形之域。

战场之上，顿时杀气逼凝，两股力量在空气中绞缠不散、互不相让……使方圆百米都被笼罩在一种肃杀的异氛之中。

“所以……你的极限差不多就到这儿了？”片刻后，还是废柴叔率先开口、打破沉默。

他能说出这句话来，就说明……在这并不算太久的无声对峙中，他已胜出。

“听这口气……”回这句时，佐佐木铭的额头已有汗珠淌落，“……你好像还有余力啊……”

“何止是余力……”废柴叔依旧作轻松状，接道，“就这点程度……我连五成力都没用到呢。”

这话自然不是真的，但废柴叔在硬实力上比佐佐木铭至少高出一筹这点，后者在此番拼斗中已切实感受到了。

“哼……好吧，我就来领教一下你那所谓的五成力！”下一秒，佐佐木铭冷哼一声，纵步前闪。

试出了自己在能量层面与敌人的差距后，他已没有理由和废柴叔继续耗下去了（耗下去就是输）；既然能量层面赢不了，那就唯有以身冲阵，挥剑破敌，靠招式和战术来获胜。

但我们刚才说过了……在两人都没有破绽的情况下，先出招的一方，反而不利。

以静制动的废柴叔，其动态视力完全捕捉到了佐佐木的移动轨迹和剑招走势，当敌人杀到之际，废柴叔双掌一运，便是一招【失业破产掌】迎了上去，打的就是对手出招时露出的破绽之处。

这一掌若是落实，佐佐木铭不死也得重伤，但佐佐木铭也不是那么容易就会中招的……像他这样的头脑派选手，只要可以，每一步都会留下后手；眼下，在明知自己出的第一招极易被反击的前提下，他又怎会毫无对策就行动？

说时迟，那时快！

那电光火石之间，佐佐木铭向着侧方强运一招【病剑·竹蜻蜓】，遏制住了自己剑式的进势；登时，其整个人挥剑回旋、向侧面急转而出……他就靠着这个带移动能力的攻击技，堪堪避过了废柴叔的S级掌法，并跃到了对手的侧后方。

“机会！”

战机瞬逝，当断无待。

佐佐木铭见废柴叔掌威未尽，收掌之间体势略有偏移，当即决定祭出杀招，务求一击制敌。

霎时，一股阴诡之剑意凝锋而绽，整个天地，在佐佐木铭出招之时……突然变得一片漆黑。

嘤——

剑刃舞，声若风铃。

这一瞬，从旁观者的角度看，眼前竟然出现了两行字……

【命不久矣三百年·未尝一败病剑客】

这十四个血红色的大字像是被剑“砍”出来的一样，刷刷刷地印在了转播画面上。

待那两行字完全显现后，又有一片片散发着朦胧微光的粉色樱花缓缓飘落，轻柔地拂去了那些字迹。

当那些字迹褪去时，阳光重新洒向大地，驱散了方才那突兀的黑暗。

画面亮起后，佐佐木铭已收剑入鞘，成了背朝敌人的状态；而废柴叔……正脸朝下躺在地上，其身体之下，一大滩血迹正在土地上蔓延着……

“赢了！”还没把气喘匀的佐佐木铭，已是激动地单手握拳，轻喝出声；很显然，能够以弱胜强、战胜废柴叔这样的高手，让他十分兴奋。

但两秒后，他就一个踉跄，单膝跪地……

“哈啊……哈啊……”赶紧大口地喘息几声后，佐佐木铭吞了口唾沫，心中暗道，“这称号技厉害是厉害……可就是消耗太大了……本来还想藏到最后几轮比赛再用来着……唉，算了，暴露弱点总比输要好……”

正当他已在思考着下轮比赛的事情时……

“啊~啊~流了不少血呢。”废柴叔那慵懒的说话声，再度响起。

这毫无营养、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在佐佐木铭听来，却宛如催命的丧钟，吓得他惊吓值井喷。

“怎么可能？”下一秒，佐佐木铭赶紧跌跌撞撞地站了起

来，猛然回身。

但就在他转过身的时候，一只大手已攫住了他的咽喉。

“在我领教过的所有剑法中，你这招可能是最强的单体秒杀技了……”废柴叔手上加力之余，口中则在说道，“可惜啊……我不是那种‘杀一次’就会死的类型。”

咔——

话音落，一记颈椎断裂之声也跟着响起。

佐佐木铭的头部随之无力地耷拉下来、垂到一侧，他的双眼也失去了神采。

废柴叔见状，松开双手，任其“尸体”自然地落到地上、倒下……

“呼……搞定。”废柴叔拍了拍双手，一副“打完收工”的模样。

此时，他胸前的浴袍上的斩痕虽还在、一大块殷红的血迹也还没有干透，但他胸口的剑伤，却已不见了。

至此，观众们也都认为，比赛结束了；废柴叔在综合实力榜上的排名本就比佐佐木铭要高，这个结果也不算太意外。

然！

叱嘤——

一声剑鸣，惊破已定之局。

一道剑光，再开未知之战。

谁能想到……佐佐木铭那瘫软在地上的“尸体”，居然还能动！

一个脖子已被折断的人，不但没死，还躺在地上突施冷剑，由下而上斜着斩碎了废柴叔左腿的膝盖。

接着，佐佐木铭还用一种仿佛是“丧尸机械舞”的奇葩动作

快速站了起来，歪着脑袋，重新摆出了战斗的架势。

第1349章 病剑客（下）

膝盖中剑的废柴叔在第一时间就用另一条腿朝着远处跳开了，待他站定之时，佐佐木铭也已用那古怪的姿势重回了站立状态。

这一刻，战场上的两人，一个瘸了腿、一个折了脖子；前者的架势是歪的、头是正的，而后者的架势是正的、头却斜着耷拉在肩膀上。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俩是高手，但这奇葩的场面、诡异的对峙，确是让人忍俊不禁。

“嗯……是我大意了……”废柴叔瞥了眼自己膝盖的伤处，沉声念道，“看来你也不是那种轻易就能杀掉的对手呢……”

在他说这句话的同时，佐佐木铭的左手抬起，一路摸索着移到头顶，然后自己抓着自己的头发，将脑袋“提正”，并“压”回了原位。

“呼……”把脖子接好之后，佐佐木铭长吁一口气，应道，“彼此彼此……”

佐佐木铭之所以不死，是因为他身怀【病体不死神功】；这是一个被动防御技，其特效是“免疫要害打击所引发的即死效果”。

举例来说，刚才废柴叔扼断他脖子的举动，按照正常的判定，属于“作用在致命部位的即死攻击”，像这种攻击，通常是可以无视伤害直接把目标给秒掉的……可是，在【病体不死神功】的影响下，这一行为仅制造成了“与敌方施加的握力伤害相等的生存值损伤”，而那“即死”的效果并不会触发。

说得再直白些，对于拥有这种功法的人来说，你掐他脖子，和掐他大腿没什么区别；你捏碎他的心脏，和捏碎他的

肩膀一样……反正打在哪儿都只计算你本次攻击附带的基础伤害。

“我很好奇……假如我刚才不是折断你的脖子，而是把你的头整个拧下来，会怎么样呢？”两秒后，废柴叔又试探着问道。

“那当然就死人了啊。”佐佐木铭回完前半句话，冷笑一声，再道，“呵……可惜，你没拧不是吗？”

“是啊……”废柴叔耸肩道，“可惜了……”

他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对手攀谈着，表面上故作轻松，心里却已有些后怕，不由得想道：“还好鸿鹄料敌先机，把我排在了第一场……假如换成七杀或小马来打这场，面对身负这种功法的敌人，怕是要吃大亏……”念及此处，他心思一转，“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打他算优势吗？怎么感觉让倦梦还来打他才比较克制呢？”

他想的没错，要克制【病体不死神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派个耍兵刃的角色去怼他，只要把他的头或者肢体砍下来，那功法就没意义了。

那么，鸿鹄为什么没在第一场派倦梦还呢？

当然是因为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对方第一场会上谁、更不知道佐佐木铭身怀什么【病体不死神功】了……

其实，鸿鹄在赛前只是推测出了“战国很可能认定七杀或小马哥将出战第一阵”这件事，为了避免被针对，所以他就选了那两人以外的另一名单打去打先锋战，就这么简单……

至于战国第一轮具体会派谁上，鸿鹄也吃不准；毕竟【战国】的整体实力是非常强的，除了二队的【今川义】不太可能来打单打之外，其他选手全都有可能。

然而，不管是对手还是队友……大伙儿都把鸿鹄这位“智将”想得过于神奇了；人家明明只是一个谋略水平比较高的玩家，又不是某些章回体小说里那种神棍似的军师，怎么可能

把对面的阵容全猜出来呢？

“我也很好奇……”数秒后，佐佐木铭也言道，“你说‘杀你一次’是不致死的，那么我倒要问问……要杀几次你才会死呢？”

“这个答案你不需要知道。”废柴叔可不打算回答这事儿，“我是不会给你第二次杀我的机会的。”

“哦？”佐佐木铭那张本就阴沉的脸上，此时变得更加阴沉，“这么说来……你这回准备用上那另外五成力了？”

他这话，显然是在讽刺加挑衅了。

不过废柴叔并未再说什么……比起反唇相讥，叔更喜欢用行动来回应对手。

下一秒，但见废柴叔身影一闪，瞬间冲到佐佐木铭的身前，不由分说，就是一记【人生败犬踢】招呼了上去。

佐佐木铭绝未想到，一个左腿已残的人，竟仍能爆发出与自己不相上下的速度；而且，废柴叔是用右腿单腿发力移动、然后又用这同一条腿来发招的……这种非常规的奇特攻击动作，也让人防不胜防。

“可恶……闪不开……”在那稍纵即逝的一瞬，佐佐木铭心中暗啐一声，随即眉峰微蹙，足尖急转，运剑迎斩。

说实话，他是不想去硬接对手任何一个“技能”的，但硬实力上的差距，让他不得不面对这种状况。

就算废柴叔只用一条腿移动加发招，且就从佐佐木铭的正面一直线冲过来……避不开的、就是避不开。

嗡——

缠绕着斗气的胫骨与缠绕着剑气的武士刀锋相击，发出的是能量互噬之声。

紧接着，较强的那股力量便将另一方摧垮，并再续进势，崩然而发。

单论招式而言，废柴叔那一身因果律技能自是难逢敌手，这次也不例外……对招之后，【人生败犬踢】力压对手的斩击，将佐佐木铭的武士刀硬生生逆向回压，武士刀的刀背击碎了佐佐木铭的锁骨、嵌入其肩颈处，他双手的手腕也因为死死握住刀柄不放而被扭得骨折变形。

这还没完，【人生败犬踢】不仅破坏力惊人、后劲亦是浩然不绝，第一股强压过后，立刻又有一股“推进”的力量透出，穿云破浪般直袭佐佐木铭的胸口。

“噗……”佐佐木铭登时就喷出一口鲜血，并被那股巨力推得倒飞了出去。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他就要输了的时候……

倏见！紫光一闪，异变急生！

……

“这孩子天生体弱多病，还请教练您多费心了。”

“是吗……因为喜欢，所以非剑道不可啊……说出这种台词的笨蛋又多了一个呢……这个社团迟早要完啊。”

“我知道你很努力，但很遗憾，这是讲究才能的世界，就算你每天比别人多挥一百次、一千次……也是不可能成为正选的。”

“真没想到你能做到这种地步，呵……看你成天一副病怏怏的样子，没想到还挺有骨气的嘛。”

“啊，这就是现实，在你看来遥不可及的前辈们，到了全国的舞台上，大概就是这样的水准了……”

“哭吧，哭出来就好了，认识到自己的无力，并没有什么可耻的。”

“喂！佐佐木！你没事吧？喂！”

“这些话你跟我说也没用……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以医生的立场来说我是不可能同意你再去从事任何激烈的体育

运动的。”

“你那是什么表情啊，后辈们可都在看着呢，就算是引退，也给我拿出正选队员的样子来啊！”

“我们都相信你，佐佐木……你的话，今后一定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以自己的方式挥剑的。”

……

被强者压制的情景，唤起了尘封已久的回忆。

力量，伴随着万般复杂的情感，从心底涌出。

佐佐木铭在遭到重创、体势尽失、并倒飞而出的过程中，居然出剑了。

他用自己那已然折断了的一对手腕，挥动了武士刀；已嵌入他自己躯干的刀身，被他挥舞着抽离出来，挟带着飞散的血雾，斩出绝逸剑式。

原本已经超出自己斩击间合、且越离越远的目标，此刻在他眼中，却是近在咫尺，移锋可及。

刹时，疾逾电光的三剑，在一息之间已尽数斩出。

【病剑·燕返】——此式，并不在佐佐木铭的技能栏里；这是他身处生死边缘之际，自那极限的体验中领悟到的招式，也是他在此战中所出的最后一招。

第1350章 最强传说，登场！

“虽然结果是意料之中，但过程却是相当曲折呢。”当废柴叔回到观战空间时，倦梦还第一个开口对其说道。

“啊……”废柴叔应道，“因为对手很强啊。”

他话音未落，鸿鹄便插嘴道：“得了吧……分明是因为你打得太随意了，导致出现了变数；若是我的话，在他用完那招‘命不久矣三百年’后的虚弱时间里，直接就是一个‘纸箱杀’招呼过去了。”

“哎……其实可以理解……”闻言，七杀也顺势加入了谈话，“换成是我的话，在试出了对手的极限、并发现自己优势很大的情况下……恐怕也会做出和废柴叔相同的选择。”

“废话，换成是你的话，现在咱就不是领先而是落后了。”鸿鹄可是一点儿都不跟七杀客气，从他们讲话的方式来看，两人明显是相当熟络了。

“哈哈哈……”七杀是个性格直爽的人，这么说话他反而自在，“那倒也是……且不说他那个被折断了脖子都没事的防御能力，就说他先后释放的两个杀招，哪怕我已经看过一遍了，也完全没有应对的头绪。”

“其实都一样……”废柴叔耸肩接道，“我只是靠着各种重生能力把那两招造成的损伤化解了而已，严格来说……佐佐木铭那两招，我也是一招都没接住。”

“所以我说你太随意了啊……”鸿鹄又道，“既然第一招已经把你‘墨镜’的那次重生给用掉了，当时就该立刻用最稳妥的方式切实地将对手杀死的。好在佐佐木铭最后的那招没有砍断你的脖子，否则躺的就是你了。”

他的分析很正确（虽说是马后炮），方才，佐佐木铭在

濒死之际使出的那招【病剑·燕返】，是完全有机会将废柴叔斩杀的。

可惜……由于佐佐木铭处于倒飞而出的状态，且双手的手腕都已骨折了，使得斩击的轨道发生了偏差；最终，燕返的三剑分别砍在了废柴叔左肩、右肘和肋部……尽管这使得废柴叔的整条左臂和右前臂都被斩飞、且流了很多的血，但终究还是没能把叔的头给砍掉。

和佐佐木铭那【病体不死神功】相比，废柴叔身负的续命技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当年比克亲授给他的这招【再生术】有着“消耗大量体能”的缺点，但在关键时刻，这种可以断肢残生、并修补全身所有开放式伤口的技能确是可以救命的。

废柴叔也正是靠着这招，从“燕返”造成的伤害中快速恢复过来，并追击而上，解决了已然透支的对手，拿下了第一场的胜利。

“嗯……鸿鹄说的没错。”沉默几秒后，废柴叔点了点头，对大伙儿道，“分明是有很大优势的先锋战……却打成了一场险胜，都是因为我在思想上太松懈了。”他微顿半秒，“主要是前三轮的比赛全都轻松晋级，让我有些得意忘形，几乎都忘记这是在打淘汰赛了。”

“巅峰争霸中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若抱着那种‘只要最后赢了就好’的想法，用平时打杀戮游戏的心态去打，极有可能会被硬实力弱于自己的对手翻盘的……”

“虽然你说得很有道理，不过对接下来要上的这两位来说并没有什么借鉴意义。”这时，向来话少的曌影王，用他那普通的声音、普通的语气接了一句，并顺势将目光投向了一旁的【天马行空】和【畀老湿】。

此刻，小马哥正摆着他那张标准的热血脸，在角落里做着毫无意义的热身运动；而老毕则紧张得一言不发，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他俩，一个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留手”，另一个根本没有留手的能力……无论是给他们加油还是给他们忠告，都没有什么意义，至少从心态上来说，这个组合不会受到任何外来因素的影响。

……

【比赛将于三十秒后开始】

随着系统语音响起，两队的四名选手双双被传入了战场。

五分钟的休息时间匆匆过去，【战国】VS【废柴联盟】的第二场胜负——“中坚战”，已进入了准备阶段。

【废柴联盟】这边派出的队员，刚才已经说过了，是【天马行空】和【畀老湿】。

而【战国】那边，出阵的是【织田爱】和【今川义】。

“果然，又排出了我方预料之外的阵容……”当看到对方上场的队员时，身在观战空间中的佐佐木铭暗道了一声糟，并在心中念道，“此前三轮，废柴联盟的三场中坚战……都是由鸿鹄本人出战，其中两次搭档瞾影王、一次搭档倦梦还……而今天，他不但在第一轮派出了废柴叔来反狙击我，还改变了自己的位置，将畀老湿这个隐藏的最强王牌拉到了中坚战的双打位上，再让原本只会打单的天马行空来抱畀老湿的大腿……”

念及此处，佐佐木铭不由得轻叹一声：“唉……赛前推测这场对面至少会派出一个远程或召唤专精的……即本体体术较差的队员来，所以我们这边才用侦查专精的今川来辅助最强的织田出阵，务求用突击战术直接干掉对手一人……可没想到对方竟然派出了这种组合，那么我们的原计划肯定是行不通了……可恶……智将鸿鹄，你好深的算计……”

佐佐木铭的这些想法，虽然从他的角度来看十分合乎逻辑，但实际上……他无疑已经成为了畀老湿这一“战略性心理

打击兵器”的牺牲品。

与此同时，战场之上。

“切……鸿鹄那小子，居然把自己排到后三场去了吗……”今川义看到对方的阵容时，口中也是念念有词。

他本来想在这场2V2中亲手报S2时的一箭之仇，可没想到对方却派出了两个从未和他交过手的人，而且……其中之一还是传说中的畀老湿。

“我说……现在是去纠结那种私人恩怨的时候吗？”听到队友的念叨，织田爱即刻接了句话。

说这话的同时，她的视线始终都直视着前方，盯着屏障对面的某个男人……

“呃……”今川义还从未见织田爱用这么凝重的、如临大敌的神色和语气讲话，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别发呆了，赶紧把注意力放到敌人身上，战斗……早已经开始了。”织田爱说这第二句话时，依然没有转头；不仅如此，目不转睛的她，在这屏障尚未消失的时刻，竟已提前摆出了一个防守的架势。

今川义闻言，紧张地吞了口唾沫，随即便转过头去，几乎不假思索的……看向了畀老湿。

仅是和对方目光一触，今川义就浑身一个激灵。

此时，畀老湿以一个双脚微分、双手在胸前交叉的姿势站立着；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那肃杀的目光、无言的气势，却仿佛可以穿透屏障般，使人不寒而栗、压力倍增。

“怎……怎么回事……”两秒后，今川义压低了声音，用接近腹语的方式歪着嘴问织田，“那个架势……难道不是破绽百出吗？完全感觉不到任何力量和体势的律动……但他的眼神却是一副‘随时可以取你们性命’的样……”

“别说傻话了！”还没等今川把话说完，已是满头冷汗的织

田爱便低喝着打断道，“以你的水准当然看不出来了……至少也得是掌握了‘脱力’的人才能明白，他那个貌似‘破绽百出’的架势，实际上是在向我们传达——‘像脱力这种雕虫小技，我用任何姿势都可以发动’的意思；换言之……在他所处的那个境界，早已不拘泥于‘架势’这种流于表面的东西，那些在我们看来需要全神贯注使出的高超技巧，在他眼里不过都是些杂耍罢了……”

“什……什么……”今川义听罢，冷汗也下来了，“他竟然……已经强到了那种地步吗……真是可怕的男人。”他一边说着，一边也摆出了戒备的姿态。

而此时此刻，屏障对面的界老湿，其内心独白却是——

“不妙啊……超级不妙啊！由于太过紧张，身体僵硬得都不能动了……明明是想露出轻松一点的表情，结果不由自主地就摆出了一张便秘脸……这样下去会被秒杀的吧……对手八成已经盯上我了吧！”

第1351章 三步之相

【……三……二……一……Fight！】

在系统的宣告声中，准备时间结束了，屏障也应声消失。

【战国】VS【废柴联盟】的中坚战，正式开始。

“天马流星拳！”

战端一开，率先出手的……无疑是天马行空。

小马哥这人的优点和缺点都可以总结为同一句话——他从来不会想太多。

不管对手的想法和战术如何，反正他总归是一套流星拳招呼过去再说。

一时间，只见势催斗气，拳芒迸现，无数白中透蓝的拳光如一片流星雨般袭向了【战国】的两名队员。

“嘁……不止是畀老湿，这个家伙也很棘手啊……”面对那避无可避的密集攻击，今川义在身前凝聚出了一个淡绿色的防护罩来抵挡；他本以为，像这样的招式，追求的只是速度和打击范围而已，威力不会太强……可实际接招后，他惊异地发现，那每一道拳芒都有着相当高的破坏力，其强度远超他的想象。

不过，站在一旁的织田爱，就没有对这攻击做出任何特别的应对，她只是保持着架势，靠周身的斗气力场便将那些攻击悉数燃尽。

“可恶……”此刻，织田爱的目光和注意力依然都还集中在畀老湿的身上，并在心中暗道，“自己躲在后方、维持着那种虎视眈眈的状态，同时又让队友以一敌二、上来和我们缠斗……一旦我们露出破绽，他就抓住机会将我们瞬杀……真

是个可怕的男人。”想到这儿，她心思一转，“也罢……虽然对方的阵容在计划外，但我已然和今川组队了，也只能用原战术上了……”

“今川！”下一秒，织田爱忽然喊了队友一声，“准备上了！”

这话外人听不懂，但共同训练过的队友肯定是明白的，其话音未落，今川义就毫不犹豫地对织田发动了自己的称号技——

【名称：三步之相】

【特殊能力类型：主动】

【消耗：体能值500，灵力值50】

【效果：为自己或同伴制造一个“三步之相”（每次被传入剧本后限用一次，持续时间三十九秒；对同伴发动时，目标需在自己视线范围之内）】

【备注：“三步之相”无法与友方单位发生物理或非物理层面的接触；“三步之相”所造成的伤害与本体所能造成的完全相同；“三步之相”无法被任何当前时间维度中的效果破坏。】

这个称号技，光看介绍是无法直观地感受到它有多强的，因为文字说明的部分从头至尾也没有阐述这“三步之相”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其实，用比较直白的话来说呢……那个所谓的“三步之相”，就是“约三秒之前的自己”。

以眼前的织田爱举例，从今川义对她成功使出技能的那一瞬算起，约三秒后，织田爱的“三步之相”就会出现；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三步之相”是一个半透明的、如幽灵般的织田爱，其一举一动、都比“此时此刻”的织田爱慢三秒。

无论织田爱做了什么，她的“三步之相”都会在延迟之后和她做一样的事；比如说她站在某处、朝前挥了一刀，那她的“三步之相”就会在三秒之后、在相同的位置、以相同的方式、挥出相同的一刀；又比方说她对着某个目标放了个消耗

巨大的S级技能，那三秒后，她的“三步之相”也会像重播一样，在方才的位置放一个完全一样的技能……

看到此处，想必已有不少人猜到了——没错，这个与“时间之力”有所相关的称号技，也是“诸神黄昏”之后才生成的。

毫无疑问，这招很强；尤其是用在织田爱这样的绝顶高手身上时，会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按照佐佐木铭原本的设想，在“中坚战”里至少也能遇上鸿鹄或者曌影王其中一人，届时就让附带着“三步之相”的织田爱突击过去发动连续猛攻……势必可以秒杀掉那名本体体术较弱的对手。

然，现情势有变，在面对天马行空加畀老湿的组合时，这招可就未必能秒人了（反正战国这边认为不行），但相对而言……还是拿“比较弱”的那一个开刀，成功机会更大些。

因此，得到BUFF后的织田爱移步挟影，举刀疾进，刀锋所指者……正是天马行空。

乒——

那第一声的鸣动，便已惊破天穹，顺势拉开了一轮极速对攻的序幕。

快！快逾电闪。

二人的身法和出手速度皆已臻至极峰，刀锋对拳锋，乍然间激出阵阵金铁交加之声。

刀影无尽，连翩为阵，几分快意，几分狂肆。

拳芒无穷，扬展似翼，左手摧天，右手裂地。

短短十秒不到，刀和拳已碰撞了数百次，双方斗得旗鼓相当，谁也占不了丝毫上风。

但……客观来说，还是织田爱吃亏了；因为“三步之相”，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面对织田爱及其“三步之相”的猛攻，天马行空在第一时间

就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移动，且是一刻不停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快速移动。

这，可说是织田爱最怕遇上的一种情况，因为这样的战法，会将“三步之相”的效果完全化为乌有。

稍微想想就能明白……只要小马哥在战斗中一次都不返回过去三秒之间经过的路线或方位，那么对方那个“三秒前的影子”就等于是个摆设了。

倘若织田爱现在对上的鸿鹄或者罂影王，她自然可以依靠速度上的优势绕着对方的本体展开“8”字形的、或者轨迹更加复杂的交错包围式打击，那样一来，“三步之相”的威力便能充分体现出来。

可是，天马行空在速度上并不比织田爱慢，一旦他看穿了“三步之相”的缺点，做出上述的反应，织田爱便一点办法都没有。

“切……明明是个傻瓜，但战斗的直觉却出奇得好……”与对手继续对攻着的织田这时在心中想道，“面对第一次看到的招式，想都不想就做出了最简单有效的应对；而且……这小子比起S2时，明显更强了……”念及此处，她的眼中闪过了几分明显的怒意，“说起来……那个时候也是他……强行和使用了‘消耗技’的我打出了同归于尽的局面……而如今又和我打得有来有回……真是让人火大！为什么我这种天才会跟你这种笨蛋五五开啊！”

织田爱越想越气，像自己这种仅凭天分就能碾压绝大多数对手、且占了工作室大量资源的天才；论技能装备等各方面的组合都是顶尖，就算遇上四柱神都有正面一战之力……但她愣是打不赢一个只会一两个技能的热血白痴，这已经不是“耻辱”二字可以形容的了。

怒极之际，她便犯了老毛病——将什么比赛、大局统统抛诸脑后，陷入了一种旁若无人的、誓与对手拼个你死我活的状态。

由此刻起，织田爱的进攻不再留有任何余地；体力和灵力的消耗、技能的冷却时间、战场其他地方的变化……这些她全都不管了，她现在的眼里只有一件事——砍死天马行空。

如果她能守住先前的那份冷静，她应该会注意到……这会儿，队友今川义其实已经赶了上来、并打算用走位来阻止小马哥的移动；若是今川成功了，那小马哥便会在“三步之相”消失前那最后十秒内陷入非常凶险的境地。

可惜，织田爱没能察觉到这些，她的精神全然集中在与天马行空的高速对攻当中……

那一瞬，改变了战法、加快了节奏的织田，成功逼出了小马哥的一个破绽。

猝然间，织田极招骤现！

未见刀从何出，难识死从何来。

战意交击瞬间，唯证强者不败。

杀式初会，战场添血，但这血……却是分别来自两个人的身上。

第1352章 没人能在我的BGM里打赢我

那电光火石之间，织田爱使出一招【空蝉升月·寒宵】，刀落天马行空的右腹外侧。

织田是看准了小马哥体势上的破绽才出招的，除非后者使用技能或物品特效，否则便不可能躲开或是格挡这一击……但是，谁都知道，天马行空没有那种防御的手段……因此，此招可说是势在必斩。

然，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小马哥愣是和对手拼了个两败俱伤。

他的办法也并不复杂——受身、回旋、反击。

当损伤不可避免时，就设法将其最小化，并利用对手斩击挥出后的空隙，反打过去。

十分单纯的做法，但……正确、有效。

对招过后，织田爱虽是在天马行空的腹侧砍出一道血口，但她自己的右肩后方也被拳锋蹭掉了一块皮肉。

双方皆是血溅擂台，当然……从伤势来说，是织田占了些便宜。

“这家伙……又来这套……”这一轮的攻防，让织田爱更加火大；因为在S2时，她正是在类似的情况下被小马哥给拼掉的——明明是使出了百分百可以得手的杀招，但对手就是可以在绝死局面下反戈一击。

假如她面对的不是天马行空，而是随便哪个别的玩家，她也不会那么生气……可问题是现在她打得就是小马哥。

要比喻的话，天马行空就像一个在厨艺大赛上只会做番茄炒蛋的人，而与其同台竞技的绝大多数人都掌握了横跨两个菜系的几十种菜色——你输给别人也就罢了，输给他自然

就很气。

……

“这么快就失去了冷静，看来这场小马哥他们有戏啊。”此时，在会议室中看着比赛直播的封不觉，露出一丝微笑，歪着头评论道，“话说……织田爱这丫头片子，还真是缺根筋……她都已经和小马哥交手过一次了，居然仍未意识到对方的高明之处呢。”

“呃……”下一秒，斯诺面带疑色地接道，“说实话……我也看不出来天马行空哪里高明了，他的比赛录像我也看了不少……除了基本的体术变化，他用的主动技能通常不超过两个，且从来没见他用过什么计谋和战术……”

“哈！”觉哥闻言，当即干笑一声，反问道，“那么我问你……换成你，只用两三个技能，且不使用任何诡计、能不能在前两季的比赛中达到他那种胜率。”

“那绝对不可能啊……”斯诺想都不想就应道，但这话出口之后，他的神色就变了，“诶？对啊……为什么他能在这种条件下，还打赢那么多高手呢？”

“嗯……”封不觉沉吟一声，忽又问道，“‘工匠精神’这个词儿，你知道吧？”

“当然知道。”斯诺回道。

封不觉点点头，接道：“天马行空就属于天生具备这种潜质的人……”他顿了顿，“这类人的脑回路与众不同，他们能够沉醉于‘在有限的领域中探索无限与极限’；而我们大多数人呢……不会将自己圈定在某个特定领域中，我们的天性使我们更倾向于多元化地发掘自我价值，最终，也使得我们在那无限的世界中蹉跎了岁月、迷失了自我……”

“其实，你就直接说……”斯诺紧跟觉哥思路，接道，“天马行空已经把体术和他那几招天马座拳法练到极限了……我就懂了。”

“那可不是区区‘极限’就可以形容的。”封不觉道，“他所做的事情，你我这样的人……就算能理解，也很难做到。”他抬了抬下巴，示意斯诺接着看直播画面，“比如织田爱……她就无法体会到，身上只带一两个主动技去战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因为她从未在那种‘几乎没有选择余地’的条件下战斗过，即便是在那些失败的场合、在直到被击杀前的刹那，她依然拥有着不止一种应对的选择……而小马哥，却是早已习惯了在那种一般人看来别无选择的前提下作战……他已经可以在‘有限’中创造出‘无限’，即——依靠本能就做出‘超出一般常识的额外选择’。”

……

同一时刻，战场之上。

两人之间的攻防已再次升级，织田爱的斗气随怒炬升，天马行空的小宇宙也应势炽燃。

此时，【三步之相】的持续时间已经到了，而今川义也无法用别的形式介入到眼前这个级别的攻防中……因为那两位的速度都已超越了他的动态视觉，若是他强行介入，只会干扰到队友或是被敌人“意外”的随手打到。

可尴尬的是……今川义又不敢独自一人去挑战畀老湿，对他来说，那比介入战斗更加愚蠢，简直就是白白送死。

所以，今川义也只能徘徊在织田和小马哥的战阵附近，一方面帮队友戒备着畀老湿那边的动向，另一方面则等待支援的机会。

“为什么？为什么打不赢？为什么打不赢这种战斗手段贫乏到可怜的家伙！”随着时间的推移，织田爱反倒是越来越着急；她在硬实力上分明是有优势的，可眼下却在“近身对攻”这个自己最为自信的领域被一名“自束手脚”的对手怼得无能为力，这种精神上的打击不言而喻。

“冷静一点啊！”终于，一旁的今川义忍不住了，他大声对

队友喝道，“只要两人配合的话，那种家伙很容易就能收拾掉的！”

已经渐渐丧失了方才那第一股气势的织田爱被他这么一喝，也确是恢复了几分理智。

“没错……我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方式和他分胜负？像天马行空这样的选手……只要稍微靠点配合、就算是两名二队成员也能收拾得掉。”织田心道，“可是……真不甘心啊……都打到这个地步了，我若是去迂回一番、拉上队友再战，不就相当于承认自己在正面单挑中输给他了吗？”

“你好像在烦恼着什么？”就在织田爱犹豫之际，突然，天马行空竟是开口问了她一个问题。

“哈？”织田对小马哥自是摆不出什么好态度，她立刻就用那种不良少女般的口吻回道，“你说啥呢？”

他俩对话之时，拳头和武士刀的交锋可是丝毫未顿，斗气相撞之声仍是接连不止。

“精神上的迟疑，会体现在行动中……”又击出几拳后，小马哥接道，“因为你的刀变慢了，所以我才问你。”

“少啰嗦！”这话，让织田爱更加不爽了，“嫌死的慢我可以加快点速度成全你！”

谁料，就在织田爱这句话出口的同时……

“不，你已没有那个机会了……”天马行空的左手，牢牢地攫住了织田爱持刀手的手腕。

“什么！”这一抓，让织田爱大惊失色；对于她这个级别的高手来说，这种被人掐住命门般的状况，只有在露出巨大破绽或者速度遭对手碾压时才会出现。

“你很强……”天马行空用他那英雄腔正色言道，“从一开始我就被你逼到了极限，我自己都没想到能撑到现在……”说话间，他已拧转织田爱的手腕、使其身体回转，接着，他小移半步，绕到了织田爱的身后，改为将双手穿过对方腋下、

向上钳制住肩膀的姿态，“若不是你这次短暂的分神……我连丝毫机会都没有……”

“你，要，干，什么！”织田爱怒得牙都快咬碎了，但她这会儿只能发狠，却没有挣脱钳制的办法。

好在……她还有队友。

和两人隔着十余米的今川义一看他们停止了超高速的攻防、并进入僵持，立即就闪到天马行空后方，甩出了两把手里剑。

只听得“噗噗”两声，那两个飞行道具成功穿透了圣衣的防御，扎入了小马哥的后背，点出两朵血花。

可是……这还不足以将天马行空击杀。

“喝啊——”不但没杀掉他，还顺势激出了他一声中二的大吼，“之后就交给你了！畀老湿！”

吼声未尽，战场之上，竟是响起了一段音乐……这旋律也是脍炙人口，乃上世纪动漫名曲——纯音乐版的《天马座的幻想》。

……

“什么鬼？”

“喂喂……BGM都出来了啊……”

“还有这种操作？”

“不会是转播方加的吧？”

“不像啊，我看是……技能自带的？”

“上一场那个带‘关灯’效果的技能就那么强了，这个自带燃曲的怕不是要毁天灭地？”

观众们的反应和推测，大体没错……

此刻，天马行空的确是开大招了；他用的不是【天马流星拳】，也不是【天马彗星拳】，而是在其魂意“小宇宙”的基

础上诞生的第二阶魂意……

……

说时迟，那时快！

在今川义的后续补刀到来之前，小马哥已是双腿一抬，将织田爱的腿也钳制住，两人顿时双双倒地……从侧面看去，他们的身体形成了一个车胎般的环形。

“接招吧！”紧接着，小马哥便耿直地报出了这个他自己创造并命名的招式，“天马回旋碎击无敌风火轮！”

和一般的“无敌风火轮”不同的是，这招不需要在台阶上发动，在平地上就能奏效……

融合了【天马回旋碎击拳】的高速旋转之力，附上了燃尽小宇宙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并结合了【无敌风火轮】那耻度惊人的动作的这个招式……其破坏力比起【废柴强打】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非人力可挡。

可以说……当小马哥拖着织田爱开始“翻滚”之时，两人那同归于尽的结局已是板儿上钉钉了。

第1353章 进击的最强传说

当那令人无语的招式结束时，两道缠斗在一起的人影双双化为了白光，返回了各自的观战空间。

“哈！”看到织田爱被传送回来，平时最喜欢与其呛声的武田智当即干笑一声，言道，“都说多少次了，让你不要莽……不要莽……又栽了吧？诶——”她说到最后，还吐出舌头，扮了个鬼脸。

换作平时，织田爱在听到这种台词后，甭管有理没理、都会一个箭步上去……给比自己矮一个头的武田来一招勒脖子，并在对方耳边咬牙切齿地吼道：“少啰嗦你这矮子！”

但今天，织田的反应竟是……

“啊……”她用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有气无力的语气回道，“是啊……又栽了呢……”说着，她还一个人走到角落、默默蹲下，开始用手指在地上画圈圈，“反正我就是个没什么用的怪力女……和那种傻瓜算是半斤八两……就让我变成墙角的灰尘好了……”

看到她是这种状态，武田智反倒不习惯了：“也……也不用说得那么过分吧……”

“看来这次受的打击很大呢……”明智信在旁虚眼接道。

“嗯……会不会是因为死在了一个特别羞耻的招式上？”耿直的上杉仁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精准地戳到了织田的痛处。

“呃……”听到这话，织田把头沉得更低了，那张涨红的脸几乎都埋到了膝盖之间。

……

另一方面，【废柴联盟】的观战空间中。

“哈哈哈哈……各位，我回来啦！”归队的天马行空，仍然是那副情绪高昂的模样，和赛前没什么区别。

“真佩服你这家伙……”鸿鹄接道，“到这种时候还能笑得出来啊……”

“啊？”小马哥接道，“怎么了？咱这优势不是很大吗？”

“优势？”站得离他比较近的七杀闻言，转头疑道。

“是啊。”小马哥还是瞪大着他那双天真的大眼睛，接道，“我拼掉织田之后，对方只剩下二队的今川义了……以畀老湿那传说级的超强实力，应该马上就能轻松取胜了吧？”

其话音刚落，观战空间里的所有人都猛然回头、用各异的神情看着他，并齐声出了一个音：“哈？”

在最初的那两秒，他们是真心以为自己听错了。

但过了几秒，他们逐渐意识到了一个十分惊人的事实——明明已经加入队伍一周以上、与大家一起排过很多剧本的小马哥，竟愣是没能发现……畀老湿的真实实力其实很弱。

“我说……”七杀想了几秒后，快步走到另外几人身旁，压低了声音道，“我们要不要告诉他……”

“不不不……”鸿鹄扶了扶自己的眼镜儿，打断道，“我想观察一下……他靠自己的话，多久才能发现……”

……

与此同时，战场之上。

“开玩笑的吧！”看着队友化光消失，今川义的内心正在咆哮，“为什么会变成这种局面啊！”

他一边想着，一边木讷地转身，朝着远处的敌人望去……

此时，畀老湿仍然站在比赛开始时他所在的位置，摆着比赛开始时他所摆的姿势，绷着比赛开始时他绷着的表

情……仿佛定格般一动未动。

“开玩笑的吧！”看着队友化光消失，毘老湿的内心也在咆哮，“为什么会变成这种局面啊！”

至少在心理层面上，这两人的想法是类似的，都以为自己已经到了绝境。

“哼……”数秒后，今川义做出了一个决定——故作镇定、虚张声势、出言挑衅，“真是个冷酷的男人呢，队友都这么拼了，亏你还能一直站在那儿冷眼旁观。”

他冷哼着说出了这句话来，并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声音不要颤抖；饶是如此，他的台词最终还是透出一种没什么底气的感觉。

“旁观吗……”毘老湿听得此言，目光微移，看向对手，应道，“算不上吧……”他微顿半秒，再道，“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此言一出，今川义吓得倒抽一口冷气。

“混……混蛋……”今川义当即在心中惊道，“这家伙的意思是……刚才的战斗在他的眼里毫无可取之处吗？”

“的确……织田的打法莽撞、且缺乏合理性；天马行空的战法也很单一……但无论如何，这两人的力量、速度、战斗直觉都是超一流水准，他们之间那番攻防战的级别之高也实属罕见……”

“纵是如此……在眼前这个男人的眼里……方才那一切也是‘一无是处’、故而被他‘视若无睹’的存在吗……”

今川在这一瞬间就有了诸多的想法，不过毘老湿的本意并没有他想的那么复杂——老毕单纯就是从头到尾都没看清那两位的打斗，所以就直说了啥都没看见。

“可……可恶啊！”突然，今川义好似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一般，大喝出声，“仗着自己稍微有点强就把别人都当傻瓜是吧！”

畀老湿不知道怎么回应这种莫须有的指责，所以他对此保持了沉默。

“就算你的实力远胜于我，我也不会不战而逃的！”见老毕没回话，今川义便顺势摆出了一个准备突进的架势，接着喝道，“我要倾尽全力，让你的那份从容消失！”

虽说对手好像已经准备拼了，但畀老湿仍是面无表情，隔了会儿才挤出一句：“哦，这样啊……”

由于过度紧张，此时老毕不仅是身体和面部僵硬，连反应也慢了半拍……可这情景落在旁人眼里，却成了“完全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的王者之姿”。

“不……不行……”本来已经打算冲上去的今川义，一看畀老湿如此淡定，顿时又抑制住了那股拼命的冲动，“呼……”他赶紧调整了一下呼吸，心道，“好险，差点就犯了和织田一样的错误……被带到对手的节奏里去了。像这种时刻，更应该冷静地考虑进攻的策略才是……”

“嗯？”畀老湿看今川义要上又没上，便开口问道，“怎么了？你不是要过来吗？”

“果然！他在等着我上钩呢！”今川义还以为自己逃过一劫，后怕地想道，“仔细想想……外界关于畀老湿的情报几乎是零，他的战斗风格、擅长的专精类型、技能装备等等……全都是未知数，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他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天知道他身上藏着什么秘密，我若是什么都不考虑就上，那结局必定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呵……”想到这里，今川义冷笑着回道，“差点就着了你的道儿……”说话之间，他已不动声色地改变了架势，并悄然地做好了一项远程偷袭的准备。

今川义要动用的，不是他物，正是他此前投向天马行空后背的那两支“手里剑”。

只有【战国】的人才知道，他那两把暗器，并不是一般

的消耗品，而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威力至少赶得上B级技能的【操气手里剑】。

眼下，因为小马哥已经化光传送，所以原本插在他背上的那两把手里剑皆是落在了远处的地面上，与一堆被【天马回旋碎击无敌风火轮】碾出的碎土乱石混在了一起；即使是可以从各种角度观察战场的观众们，也不会去留意这两把已经被“用出”的飞行道具，更不用说场上的选手了。

今川义正是打算利用这点，一边靠自身吸引畀老湿的注意，一边悄无声息地以“气”驭“剑”，从一个敌人根本想不到的角度发动远程奇袭。

不料！

“所以……”就在今川义打算动手时，畀老湿又发话了，“你是想让我过去咯？”

“哪……哪尼！”今川义闻言，大惊失色，脑中思绪疾闪，“这……骗人的吧！他竟然瞬间就看穿了我的意图？”

“‘你想让我过去咯’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我已经察觉到你要用飞行道具来偷袭我了，这种无聊的把戏还是省省吧，以我的速度直接靠近到你的身边也是易如反掌，凭你那种半吊子的远程能力想命中我是不可能的’。”

“这个男人……他的触须已经延展到了战场的每一个角落、哪怕是极远处地上的一块小石子儿的颤动……也尽在其掌握之中……”

“即使是面对第一次见到的能力，他也能在敌人出手之前就先制于人……看来，在我用‘气’与手里剑建立起沟通的刹那，他就发现……”

“不……等等！并不是‘第一次’了啊！”

“原来如此……刚才我攻击天马行空时，他就已经看出了我使用手里剑的手法并不是一般的‘投掷’，而是用气去‘驾驭’了。”

“呵……呵呵……就算是对手，也不得不让人佩服啊……畀老湿，无愧于‘传说’二字的男人，我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会说自己‘什么都没看见了’，因为在你所处的境界……看到的风景，和我们这些人看到的已完全不同……”

“难怪连不可一世的织田都会露出那种近乎恐惧的神情来……像我这个级别的人，连感受到那种恐惧的资格都没有……”

今川义的内心OS仍在持续，畀老湿则已经动了起来。

老毕说到做到，他“过去”了——用“散步”的那种速度，“走过去”的。

不是他不想走快些，实在是由于身体太僵……能鼓起勇气、下定决心朝敌人靠近就已经不错了。

“对方看起来挺强的呢……”前进时，畀老湿心里也在念叨着，“不过话说回来……就算他不是很强，我也赢不了啊……靠着队友们的平均分才能混进比赛的我连非职业玩家都未必打得过吧。唉……要不是在原地站了太久被系统提示我再不动就算消极游戏了，我才不想上去呢！”

他就这么不紧不慢地朝前走着，不管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反正在旁人看来……这场景就像是百兽之王缓缓靠近已然走投无路的猎物一般——与其说是进攻，不如说是处刑。

“来了吗……”望着那迫近的伟岸身影，满脸冷汗的今川义连视线都已开始模糊，但这一刻，他的内心反倒趋于平静，“终究……还是无法动摇你的那份从容呢……”他又深呼吸了一次，做出了最后的决断，暗忖道，“哼……真没办法……我承认，你是真正的霸者，但正因如此……今天会死的是你！”

念及此处，今川义的手已摸到了行囊处。

“禁忌的王牌——【杀意波动封印卷轴】……”

“虽然计划中是打算用在鬼骁身上的秘密武器，但用在你

身上的话，上头也无话可说吧……”

“就算你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猜得到这件道具会带在我这个‘全队最弱’的人身上。”

“毕竟就连我自己也没想到队里会安排我来携带这个……但这也正是此奇策最高明的地方。”

“解放的【杀意波动封印卷轴】会感应并捕捉到附近杀意和气息最强烈的那个目标，并瞬间将其吞噬殆尽……”

“嘿嘿……要小看我也只有趁现在了，在你出手攻击我的瞬间，就是你的死期！”

第1354章 正常对决

当今川义化为白光回到登录空间的那一刻，除了仍蹲在墙角画圈圈的织田爱之外，战国的队员们……包括今川义本人，都是一脸懵逼的状态。

他们就在这诡异的气氛中沉默了大约十秒……

十秒后，今川义好像是突然想明白了什么事情，瞬时神情陡变，脸色煞白，又一次流下了冷汗。

见状，同样刚刚回过神来的佐佐木铭便问道："我说……什么情况啊？你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今川义的声音在颤抖着，"我发动了【杀意波动封印卷轴】……"

"什么？"武田智一听这八个字，差点儿跳了起来，"你居然把秘密武器给用掉了？"

"慢着慢着……"佐佐木摆了摆手，示意武田先别急着发飙，"今川……"他随即又看向今川义，神色凝重地接道，"你使用卷轴的原因的心态，我完全理解，说实话……这物品用在畀老湿身上确实是不亏的，但问题是……"他说着，又朝战场上瞥了一眼，"为什么你都已经用出卷轴了……最后死的还是你？"

"呼……"今川义深呼吸了一次，似是想压住内心的恐惧，但他的声音还是在抖，"那卷轴的原理……你们不是都知道的吗？"

此言一出，战国的队员们脸上纷纷都变了颜色。

那件秘密武器的物品说明，他们自然都是阅览过的，而刚才场上的情景，他们也都看到了——畀老湿只是用散步般的速度走到今川义面前，抬起一手，挥出了一记看起来非常

普通的直拳。结果，在今川被拳头打中的瞬间，一股紫黑色的能量便骤然出现、将其吞噬得一干二净。

“也就是说……”佐佐木铭想了几秒，念道，“在他的拳头即将打到你之际，你发动了【杀意波动封印卷轴】，但……解放出来的‘杀意之波动’反倒把你给吞噬了？”

“啊……没错。”今川义有气无力地应道。

“这怎么可能？”上杉仁质疑道，“难道畀老湿在攻击你的时候所释放出的杀意和气息还不如你这个被动反击的人来得强？”

“嗯……的确不合理啊……”佐佐木铭也若有所思地念道，“就算畀老湿以某种形式提前洞悉了今川的企图、并知晓了卷轴的效果，但若要借卷轴之力反杀今川……他还得做到‘在攻击时几乎完全摒弃杀念、并大幅收敛气息’这种事……”佐佐木摇了摇头，“不可能的吧……反正我是做不到。”

闻言，明智信也接道：“刻意收敛杀意的话，我倒是也行……但在生死一瞬的战斗中，走到与敌人近在咫尺的地方，将自身的气降到比对手还低……这简直跟把手伸到接通着电源的搅拌机里一样……即便我在思想上再怎么强迫自己，战斗的本能也不会允许身体这样做的。”

“难不成……”这时，耿直的上杉仁，说了一句很危险的台词，“……是因为畀老湿的战力极其低下，所以他攻击时的杀意和气息还不如准备用物品反击的今川来得强烈？”

话音落后，沉默再度降临。

“噗……”数秒后，武田智第一个笑出声来，“仁酱你练剑练傻了啊？你说的那种人，隐藏分得在五十分以下了吧？参加S3的所有选手里怕都找不出一个这样的人来好吗？”

“是啊，我们在谈论的可是与鬼骁一个级别的、深不可测的怪物。”明智信附和道，“‘战力极其低下’这种猜测未免太离

谱了些。”。

“嗯……也对。”上杉仁点点头，虽说她是个凡事都很认真的人，但却非常容易被说服。

“那么……”就在此时，一直站在边上冷眼旁观，没有开口的伊达诚，忽地高声插嘴道，“就只有一种可能了……”他顿了顿，看向今川义，“我没有冒犯前辈的意思，但……从今川桑的脸色来看，他应该已经知道真相了。”

“啊……”今川义面如死灰，沉声接道，“其实事情很简单……”他抬头扫视了队友们一眼，问了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你们踩死一只蚂蚁的时候，会产生‘杀意’吗？”

他这句话一出口，众人便恍然大悟。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

“同理……”今川又看向明智信，“把脚踩到蚂蚁的身上时，也不会产生类似‘把手伸到接通着电源的搅拌机里’的感觉吧？”

这个问题……同样不需要回答。

见半天没人吱声，今川义便接着说道：“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再怎么考虑……‘事先知晓我方秘密武器的特效、又猜到东西在我的身上、还洞悉到我使用的意图’……这种苛刻的多重假设也是不太现实的。”

“虽然不想承认，但对方无疑是在对【杀意波动封印卷轴】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以毫无杀意的状态对我进行了攻击。”

“等等，那‘气息’呢？”明智信紧跟队友的思路，插嘴问道，“既然他没有防备着卷轴的力量，那至少气息方面应该是强过你的才对啊。”

“是‘脱力’。”这一瞬，蹲在墙角那儿的织田爱突然接话

了，她虽是没把头回过来、语气听起来也还十分沮丧，但她仍是解答了队友的问题，“嘛……其实说‘脱力’也不确切，那只是一种原理与‘脱力’类似、但境界却要高出许多的技巧；我也只能理解个大概……但要像畀老湿那样闲庭信步般施展出来，我可办不到。”

“那是……”明智信追问道，“什么样的技巧？”

织田爱停顿了两秒，再道：“这么说吧……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战斗中，除了攻击与对手发生直接接触的那些短暂瞬间之外，其余所有的时间里都将气的消耗降低到接近于无的程度。”

“什……什么？”连向来沉稳的明智信也少有地露出了惊愕的神情，“那种事……即使是在理论上也……”

“那个男人……是与众不同的。”还没等她的话说完，今川义就用“过来人”的那种口吻打断道，“他的强大……仿佛已经到达了另一个次元，那份超然的实力……已非招式或者装备可去衡量，把常识和理论套用在他的身上……毫无意义。”

他这句话，似是给这番讨论盖棺论定了，众人也不再就这一场失败再多说什么。

此刻，二比零落后的比分，以及畀老湿带来的巨大的威慑力及挫败感，让【战国】的气势降到了冰点。

然，“参将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

【比赛将于三十秒后开始】

休息时间转眼过去，伴随着系统语音，【战国】和【废柴联盟】参与“参将战”的两名选手一齐被传入了战场。

这场的对战阵容，并不怎么出人意料，算是在两队队员们的预计之中。

【战国】这边，出阵的是【上杉仁】。

与S2时一样，上杉仁一身蓝色甲胄、白衫打底，一头黑长直披散及腰，英姿飒爽；她所使武器，仍是那把火属性的传说级超长太刀——【久彐良木定长】，其辨识度可说是非常之高。

而【废柴联盟】这一侧，上场的是【七杀】。

对于这位格斗狂人，想必大伙儿也是很熟悉了，此番因为要代表【废柴联盟】出战，他把原本【刀锋】的战袍给换下了，并干脆改了个新造型，穿上了一套从脖子一直包到脚的、厚实的黑色紧身衣。

这套【“牙”之战衣】虽只是“时装”，但不菲的价格意味着它提供了相当显著的加成特效；尤其对于近战格斗者来说，这套时装的实用性极为优秀……

战衣表层的质感宛如盔甲般坚实、光华，但同时又能紧紧贴合身体的曲线随意变形，将玩家的头部、双手和双脚之外的部分一体式地包裹起来之后，不但能降低热量的消耗，还能从物理上避免掉很多“投技”的抓取。

可以说，这时装从性能方面来讲，至少可以抵得上一件精良级的装备了；要说缺点的话，那就是“擂台格斗专用”的这套服装没有配备鞋子……这个也不叫事儿，七杀穿上自己原本的鞋子就是。

当然了，在广大玩家的眼中，作为一套时装，【“牙”之战衣】最大的缺点，应该是……难看。

这种整体造型大致等同于“带肌肉轮廓的加厚版全黑潜水服”的时装，若不是那种身形矫健、肌肉鲜明的人来穿，会显得特别猥琐。

好在，七杀基本符合上述要求，而且他本人也并不很在意形象方面的事……如果需要，让他穿上古典式摔跤的服装上场他也无所谓。

【五……四……三……】

很快，最后五秒的倒计时已然响起，激战一触即发。

来打“参将战”的这两位，都属于战斗风格比较“直接”的类型，双方都没有迂回的打算，一心就想着刚正面……

因此，在那三十秒的准备时间里，他俩皆是站在原位，跃跃欲试地等待着屏障消失。

从以往的战绩来看，这两人的实力谁强谁弱……也很难说。

综合来看，这应该是两队目前为止最“正常”的一场对决了……

第1355章 正常展开

时间到，战端启。

相似的两人，无需太多言语。

眼神交汇，战意已明。

一剑横出，刃卷狂炎。

那一瞬，上杉仁倏然而动；一身无匹剑意，尽化剑锋之火，欲将对手一刀两断。

而七杀这边，亦是斗气勃发；面对这来势汹汹的杀式，其双臂展出流水般的掌势、缓然一推，竟将那斩击的角度朝上一抬，从自己的额头上方偏了出去。

“脱力啊……”

“柔拳吗……”

极招初会，两人心中皆是暗自道出了对手所使的手段。

他们所想的也都没错……

上杉仁的确是掌握了“脱力”的，目前这支【战国】队里会用这个技巧的人总共有三个，她就是其中之一。

而七杀所用的，也确实就是“柔拳”……

在S2结束后，由于感觉自己的“刚拳”已练至瓶颈，如果不开拓新的领域那么实力和境界就会止步不前，所以，七杀去学习了以柔克刚的格斗方式、加强了各种地面技的训练、顺带还练了能量的高阶运用……

如今的他，足可称之为格斗领域的“达成者”，其整个人就是一件致命的武器——如流水般千变万化、又如钻石般至刚至强。

“哼……还不错，但……赢不了我！”

一秒后，两人又不约而同、异口同声地冷哼着说出了同一句话。

锵——

话音未落，掌与剑已再度相衔，激出一记让人头皮发麻的斗气摩擦之声。

紧接着，两人的身影便在交织的斗气漩涡中由实化虚，又一轮超高速的攻防就在阵阵能量碰撞的火花中展开。

“这乱七八糟的招式果然是很难适应啊……”随着打斗的进行，七杀心中不禁念道，“要不是事先已经研究过她的录像了，恐怕我连十招都撑不过去吧……”

他很庆幸，自己在赛前花时间做了些“功课”；虽然只有一天，但七杀还是尽可能地把【战国】那七人现有的、级别比较高的比赛录像都过了一遍。

这其中，上杉仁无疑是给他留下印象较深的一个。

因为……上杉的“打斗模式”，在正统派的格斗家看来非常之怪异。

她所用之武器“定长”，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兵器，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异乎寻常的“长度”；整把武器，光是柄的部分就比短刀的刀鞘还长，算上刃的话，立起来比她人还高……

要配合这样的武器，上杉仁自然就得舍弃绝大多数常规的格斗套路，开创出一套专门配合定长的武技来。

起初，她也很不适应这种变化，也曾动过“放弃这种‘不趁手’的兵器、换个别的武器”的念头……但经过长时间的磨练，现在的上杉已可像使用自己的手足一样去运用这把常人拿都拿不稳当的超长太刀。

而这“兵器”和“战法”的独特性，也让她在与高手的较量中占尽了先机。

锃——

片刻后，一抹血光，蓦地现于风中，并带出一阵异样的声响。

对攻中的二人，身形皆是为之一滞。

这个瞬间……即使是动态视力很差的观众，也可以清楚地瞧见，定长的剑锋斩在了七杀的肩颈之处……这伤口虽不算深，但毫无疑问已撕裂了后者的斜方肌。

“被砍到的时间点……比预期中更早呢……”此刻，七杀并没有产生任何的紧张感，好似这情况早已在意料之中，不过，他还是暗自叹道，“唉……或许这就是我这种‘正统派’的瓶颈所在吧……在无数次的练习中，肌肉记忆已经形成……这就决定了我在一些极限状态下会做出的必然反应；换成毫无格斗技基础的人来，可能反倒会迅速适应对手的行动模式、并做出反击。”

想归想，他的动作可没停，在思考的同时，他的身体已然朝前一倾，顺势来了个前空翻……

这个巧妙的动作不仅卸掉了斩击的余力、让剑锋离开了他的肩膀，还带动其脚后跟回旋了一圈，若战斧一般直落对手的头顶。

“切……”七杀的那脚还没完全落下，上杉仁就知道……这一斩不但没让她讨到什么便宜，还带来了很严重的问题，故而忍不住啐了一声。

既然定长有着攻击范围广大、威力高强的优点，那肯定也会有相应的缺点——即，在命中目标并停滞下来之后，收招和再起势的速度太慢了。

七杀正是看穿了这点，用肩受一剑的代价，成功将战斗带入了他最擅长的“近距离缠斗”节奏。

叱——

那“脚斧”带起的风压从鼻尖擦过时，一股火辣辣的压迫感

扑面而来。

上杉仁虽是朝后退了一步闪开了这一击，但体势已失……被对手闯入了定长那挥舞间合的死角中，对她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要比喻的话，现在的上杉仁，就好比是伸直手臂平举着一把机关枪；而她的对手，虽然只拿了把小刀，但却已冲到了和她手腕平行的距离上。

“狼牙……”完成前翻脚斧后的七杀毫不顾及肩上传来的疼痛，立刻如鬼魅般抢步上前，不给上杉调整体势的机会，“……风风拳！”

招起，杀意现。

七杀拳似狼牙，式如疾风。

上杉挟刃猛退，攖锋以拒。

用定长战斗了这么久，上杉显然也知道遇上这种被人抢攻到近前的状况该如何应对……当【狼牙风风拳】袭来的那一刻，她脚下猛然踏地后撤，手臂则斜收回刃、化圆拨力……虽不能重整事态、但堪堪能抵挡住攻击的伤害。

当——

不料，晃眼间，七杀便已停下拳式，变招出手，用右手的两根手指夹住了上杉横在身前的剑刃。

“二指真空把？”这招，上杉仁在看录像时见七杀用过，所以无需对手开口，她自己就在心中喊出了招式名；不过，这会儿她更想知道的是……“他想干什么？这招根本不是近战时用的，难道他打算用这种防御飞行道具的技能把我的武器折断？”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传说级武器就算用【灵犀一指】都折不断，何况是【二指真空把】？

七杀会出这手，并非是要折断定长，而是想要暂时钳制

住对手的剑刃……哪怕一秒种也好。

因为一秒……已足够他用左手使出【里百八式·大蛇薙】来了。

第1356章 正常打完

念御气，气御掌，掌引红莲。

七杀此招，俨然已是逼命之式。

上杉仁避无可避、挡不及挡，只得咬牙承受……

招起，炎光爆散，耀眼夺天。

招落，鲜血焦飞，命悬一线。

很显然，这一击让上杉仁受到了重创，但……她并未就此殒命。

在这【里百八式·大蛇薙】的近距离直击之下，上杉仁靠着纯粹的防御和血量挺了过来，还剩了那么“一线”的生机。

而对她来说是生机的，对七杀来说……自然就是死的可能。

“咳……”那一瞬，上杉仁忍住伤势带来的剧痛，强催斗气，将一口滞纳的淤血从口中咳出，其气息在这一息间……恢复了顺畅的状态。

极招，就在此刻祭出！

【名称：鬼禅六断】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使用一次后消失】

【技能类别：格斗、灵术】

【效果：无妄成法、神迷堕世、屠印杀界、辅轮天葬、众相唯灭、梵鬼同悲（此六式将连续发动，不可中断）】

【消耗：当自身处于濒死状态时方可施展，无消耗】

【学习条件：格斗专精S，灵术专精C】

【备注：鬼如来专属绝学，威力无匹，泣鬼惊天。】

上杉仁这绝境反戈之招，虽是一个技能，但实际上等于有六个招式；此技唯一的缺点就是……发动后，只要施招者没有死去或者被斩去重要的肢体，就必须按顺序把六招全部放完才能停下动作。

如果对手事先就看过【鬼禅六断】的六个招式，那自是可以利用这点先发制人。

可惜……七杀以前并没有见过这技能，他能依靠的，只有临场的反应……

“死！”出招之时，上杉仁目光凌厉、杀气慑人，口中还怒喝一声，誓要了结对手。

那一刻，一股森然鬼气骤然形成，附着在了定长的剑锋之上，引出六式魔气狂娟的连击。

七杀也明白……眼前袭来的招式非同小可，他当即再调架势，双臂分展，凝气承劲，欲抵六断之威。

然，【鬼禅六断】冥禅合一，杀意浩然；鬼气之中，刃芒乍泻，倾射如瀑，不及瞬眼……纵是七杀这样的绝顶高手，也无法在首次面对这样的招式时全身而退。

……

“呵……看样子，胜负很快就要揭晓了。”同一时刻，【战国】的观战空间中，伊达诚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哦？”没能看出这点的明智信侧目疑道，“你觉得七杀已经黔驴技穷了？”

“他当然没有黔驴技穷，恰恰相反……他至少还有三四个可以秒杀上杉前辈的攻击手段没使出来。”伊达回道，“不过……他已经没机会用了。”

“为什么？”佐佐木铭这时也插嘴询问道。

“两个原因。”伊达诚回道，“其一，因为他的‘防守’超级差……”

他顿了一秒，解释道：“尽管他的‘进攻’和‘对攻’技术都已堪称完美，看不到半点瑕疵……可一旦落入了被动防守的节奏中，他那单纯到幼稚的防御动作就暴露出来了。”

“当然了，像他那个级别的人，是不会放着弱点不管的；七杀也有用来弥补自己‘防守方式单纯’的策略，即——将‘防守’的过程缩短到极限。”

“简单地说，就是在‘不得不防’的时候，用他那近乎笨拙的方式迅速处理一下，然后在一个‘常人仍在防御着的时间段’便展开反击。”

“什么叫‘常人仍在防御着的时间段’？”明智信又问道。

“嗯……”伊达诚想了想，接道，“举个例子吧……比方说，A用斧子砍B，B举起盾牌去挡；通常来讲，在这种攻防中，斧子接触盾牌之后，双方还会有一个力量的比拼，如果A的力气较大，B那举盾的手就会被压下去几分，反之则是A的手被震麻或弹开……待这个‘比拼’的过程也完了，双方才会各自卸力、重整架势，开始下一次攻防。而这个过程所花去的时间……这段模棱两可、但又是攻防双方都默认会去等待的短暂瞬间……对七杀来说是不存在。”他微顿半秒，再道，“七杀的防御，在斧子和盾牌接触的刹那，就已经结束了……至于拿斧子的人会不会偏转斧刃削下来？这一斧会不会只是无力的佯攻？斧子的威力会不会把盾牌给劈成两半？这些事情他统统不考虑……他要做的，只是等待这个‘不得不防’的瞬间结束，然后立马将战斗重新带回自己擅长的领域——进攻。”

“好吧……即便如你所说，他的防御能力糟糕，而且……”明智信看了眼场上，“他现在已被【鬼禅六断】逼入了一种不得不‘持续防御’的境地……可你又怎么知道，在这轮技能连击过后，他无法靠反击将节奏带回‘对攻’的局面呢？”

“那就是我正准备说的‘第二个原因’了……”伊达诚接道，“七杀的求胜意志，远不如上杉前辈。”

“你是说他放水了？”佐佐木铭再度插嘴问道。

“也不能说是放水吧……”伊达诚道，“只是……和上杉前辈那‘非赢不可’的气势比起来，七杀的热情似乎更多地集中在了享受战斗本身……”他摊开双手，用戏谑的笑容接道，“这……可是质的区别。”

……

我们都知道，在大部分影视或文学作品中，当有人在“解说”战斗的时候，时间貌似会过得特别慢。

眼下也不例外……

当伊达诚他们的对话说完时，战场之上，上杉仁的【鬼禅六断】刚好释放完毕。

七杀……闪过了四式、挡下了两式；虽是受伤，不过他的状况还是比上杉仁要好。

然而，在他本人看来，自己却是处于莫大的危机之中。

“不行了……要是她不停地接这种技能，死的就是我了……”此刻，七杀在心中暗道，“‘较量’到此为止吧……为了看更多的招式，最后被打死了……那可不太妙，得赶紧用‘魂意’中断她的连攻然后送她上天……”

他这个想法，若是在比赛一开始就有，那他早就已经赢了。

无论是一阶的【至拳】也好，二阶的【凶星豪炎】也罢，七杀的两个魂意都是不需要试探、不需要保密、且一定能发挥作用的能力。

假如身怀这两阶魂意的是上杉仁，她绝对会在战斗一开始就用出来。

可七杀……没有用。

他就像那些来自M78星云的光之巨人一样，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地球，但每次怪兽来袭时，他们却都憋着能把对手一击炸碎的远程必杀技不放，上去和怪兽玩空手道、玩柔道、

玩摔跤、玩泥巴……

在拆毁了半座城市、造成了不知多少亿日元的损失之后，他们才肯动用自己的绝招将对手轰杀。

最后，他们往往还会站在一片废墟之中，一脸自豪地望着满目疮痍的大地，满意地点点头，喊一声“爽”，再飞走。

那一刻，他们胸前那不断闪烁的、响声宛如警笛般的小灯，仿佛在叫嚣着——地球人，你们可以报警，但对我无可奈何。

他们那深藏功与名的背影，以及每隔一两年就要换个亲戚来地球上岗的规定，已然揭示了某岛国泡沫经济被戳破的真相。

有点扯远了……总之，正如伊达诚所说，想着来S3“和高手过招”的七杀，与上杉仁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求胜的意志。

背水一战者，烈烈攻势势无穷。

战有所待者，节节败退退无路。

当七杀觉得自己“必须认真起来结束战斗时”，战斗，其实已经结束了。

那【鬼禅六断】余势未尽，上杉仁的下一个技能早已经就绪……

却见定长一闪，一式【殒天斩星诀】崩然而来。

凶星，应劫而落。

第1357章 “怪物”（上）

“鸿鹄那家伙……居然把自己放到了‘大将’位吗……”当参加第四场比赛的四名玩家被传入战场时，在观战空间中观望着战场的佐佐木铭若便有所思地念叨了一句。

此时，赛间休息时间已过，由于七杀在上一场的“参将战”中输给了上杉仁，总比分打成二比一的两队就这么进入了“副将战”。

【废柴联盟】为此战排出的阵容，是【倦梦还】和【曌影王】，这两人的上场便意味着，队中剩下的最后一人——鸿鹄，必然就是“大将”了。

“哼……那是好事啊。”【战国】这边的“大将”明智信，在听到了佐佐木的念叨后，却是接道，“反正我们从上一场开始就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不管对面排出什么样的阵容，我们都得去拼下来……这样考虑的话，鸿鹄担任大将，对我们来说便是利好消息；只要眼前这场赢了，最后一场优势就会很大，毕竟……我可不认为自己会在单挑中输给鸿鹄这种远程控制型的玩家。”

“话是没错……”佐佐木铭又道，“但问题就在于……眼前这场能不能‘拼下来’呢……”

“嗯？”明智信听到这句，不禁疑道，“伊达和武田的组合，应该是我们今天最稳的一场了，除非对上鬼骁或畀老湿那种怪物级的敌人……否则他们的胜算至少也在七成以上不是吗？”

“啊……”佐佐木铭将双手交叉在胸前、皱着眉头应了一声，接着，其目光便移到了远处【废柴联盟】那两人的身上，“这正是我担心的原因啊……”

……

与此同时，战场之上。

距离【比赛将于三十秒后开始】的语音提示响起已经有一会儿了。

【废柴联盟】这边，【倦梦还】手握长戟、面朝对手、傲然而立；【曌影王】略退数步，召出石魔，严阵以待。

【战国】那侧，【伊达诚】也是站在原地没动，并用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与倦梦还对视着；而其队友【武田智】则从行囊里拿出了一叠符纸、一支毛笔和一些朱砂，迅速在地上和符纸上分别画了一些古怪的图阵和文字，看来是在为某种术法做着准备。

“我说……”虽然双方已是一触即发的局面，但曌影王说话的调调还是十分“普通”的状态，“咱们要不要先撤一撤？”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对面那个‘白毛（武田智是白发粉甲的造型）’在弄的东西我略知一二……应该是叫‘道满印’什么的，是种十分麻烦的‘诅咒’能力。”

“嗯……我也认为拉开些距离比较保险。”倦梦还沉声回话，面不改色，但其视线可是一直没离开对面的伊达诚，“那个伊达，也在做着相当危险的事情……离得远些，方便应对。”

前文提过，【战国】队中掌握了“脱力”技巧的共有三人，很显然，除了织田爱和上杉仁之外……那第三人，正是伊达诚。

眼下，离正式开战还有十秒不到，【战国】的二人……一个脱力待发，一个布阵已定；这种情况下，老曌和梦还自是不可能留在原地等着吃亏。

【五……四……】

倒计时响起时，倦梦还和曌影王已然开始后退；两人并没有商量要退多远，但战斗的经验让他们做出了相似的选择

——不约而同地后撤了二十米左右。

到了这个位置，无论是脱力状态下前冲居合，还是那定点的法阵，都妥妥儿的够不着他们了。

按理说……应该是这样的……

【……一……Fight！】

咤——

风声，异鸣。

剑锋裂鞘而出，杀影瞬然而至。

伊达诚的武士刀，刀身纯白、锐不可当。

霎时，居合骤出，迎风斩来，刃芒所指，正是躲在石魔后方的曌影王。

二十米的距离，在伊达出刀的一刻，便化为咫尺之遥；只见其身形一闪，举步便到……站定之时，他俨然已绕过了石魔，直接到了曌影王的面前。

一开场，伊达就用这次无视了距离与阻挡的奇袭，将【废柴联盟】的二人杀了个措手不及。

然！

纵是意料之外，却也应对有余。

当——

刀起之时，但闻一声金铁交击的震响炸开。

兀有一道戟影，应声斜起，横挑一击，挡在了刀锋之前。

“哦？”突进受阻的伊达诚，停止了动作，他的神色，也微微改变。

他这一式脱力居合，是奔着体术较差的曌影王去的，没想到，却被一旁的倦梦还单手运戟、轻松挡下。

“呵呵……这下就有意思了。”不过，伊达诚此时表现出的情绪，除了惊讶之外，更多的是愉悦。

方才这一招的交锋，仅仅是试探罢了，绝非双方全力的体现。

诚然，伊达诚的那一刀已然很强……强到即使是把罂影王给秒了也不足为奇的地步，但实际上，伊达的这次斩击，只出了大约四成力而已……他的刀上根本没有附加斗气，有的只是纯粹的力量和速度。

“‘缩地’运用得挺不错嘛……”倦梦还斜视着与自己相隔数米，且仍在用兵器与自己角力的伊达诚，冷冷道，“就是力气好像差了点儿。”

“是吗？”伊达诚闻言，眼神瞬间一凌，斗气激燃，力摧刃走。

但见那刀锋一转，贴着长戟的戟身就朝倦梦还的方向斩去。

倦梦还见状，还是单臂出劲，扬戟一旋，将长戟抽回三分，再度一横一挡……

当——

伊达诚加力后这突然的一刀，依然被稳稳挡下，纵使其已经奋力挥斩，但刀锋却仍是被戟身抵得寸许难进。

“是啊。”倦梦还用比对手还淡定的语气，以及居高临下的眼神，回应了一声。

此时，攻击受阻的伊达，已经杀到了倦梦还的身前；到了这个距离上，可以明显看出，两人的体型……相差很大。

今年只有十七岁的伊达，个子堪堪长到了一米七零，姑且算是爆了同龄的鬼骁一个档次（一厘米），其体型则是颇为纤瘦的那一类，即使穿着战斗的甲胄也能瞧出瘦来；而倦梦还……光身高就比伊达高了十多公分，身形也是英武挺拔。这两人站在一起时，远远望去，倦梦还可比伊达大了一

圈都不止。

仅从体型来看，两人在基础力量上的差距也是显而易见，同样都是六十级的情况下，块头大、肌肉壮的那个，基础力量自然就更强；虽说这个“差距”可以用装备、技能或纯粹的能量来弥补，但从伊达刚才那“用了十成力的第二刀”和倦梦还的戟相碰的结果来看……在“力量”这方面，怎么样都是倦梦还占上风。

“唉……真没办法，算我怕了你了。”攻击再度被挡后，伊达诚竟仍是一副从容、戏谑的态度，他嘴上说着“怕”，杀意可以不减反增，“既然‘力’上赢不了你，就不得不用上‘速’和‘技’了呢……”

话音落时，他的左手，蓦地伸向了腰间。

下一秒，一把藏在他腰后的、长度大约是普通武士刀一半的短太刀，出鞘了。

与伊达右手那纯白的刀不同，这把短太刀，刀刃是漆黑的。

“原来如此……”见那黑芒陡现，倦梦还心中一凝，斗气攀升，欲变式相迎，“这小子是二刀流吗……”

正当他的注意力放在伊达诚的身上时，乍然间，异变又生！

叱嘤——

伴随着一声破风厉响，悄然来到倦梦还侧后方的武田智，也已是一刀横斩而来。

第1358章 “怪物”（中）

铮鏦声起，锋划一瞬。

武田智的偷袭来得突然、来得快速，自然……也就来得有效。

那一瞬，倦梦还遭遇前后夹击，捉襟见肘，眼见就要受伤。

好在，他也是有队友的……

就在武田智那一刀斩出的同时，罂影王的石魔也已杀了上来。

作为罂影王的核心召唤物，曾经的【鲜血石魔】经过了多次进化，如今已成了一个全新的S级生物——【白金石魔】。

这个石魔是不带任何特殊能力的，它之所以能被定义为S级，只有一个原因——强。

有多强？

这么说吧……单论体术和血量，比武田智这种一流高手还要强上三成。

眼下，白金石魔便是后发先至，闪身到了武田智身旁，朝着对方挥舞中的刀锋一拳捶去。

砰——

破山裂海的一拳，应声击中，生生将武田的刀锋打得陡然变向。

武田智不但是突袭受挫，自身也立刻陷入了危机……

“切……体积这么大的召唤物，速度竟然还那么快……”武田智在赛前也研究过罂影王的录像，她知道白金石魔很强，

但确是还没在录像中见过这生物的全速，而此刻在实战中，她算是领教到了。

乒乒乒乒……

不及多想，白金石魔的后招已至，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高速移动中的双拳连打而已。

但武田智却不得不全力去应付这单纯的招式，只因她在速度和力量方面皆是被这石魔给稳稳压制。

另一方面，伊达诚和倦梦还的攻防，也已进入了令人目力难暇的领域。

抽出第二把黑刀的伊达诚……身影瞬时化虚，速臻极境，双刀并舞之间，妙到巅毫的刀式如疾风骤雨，连环不绝。

面对手执长兵器、力量比自己强的倦梦还，伊达用了最正确的打法——贴身、提速、连攻。

伊达所用的二刀流，因两把武器长短不同，具备两种不同的斩击间合，所以不管是贴身还是一般的近身，都能发挥出高效率；而使用“长戟”这种武器的倦梦还，打起贴身战是相当不利的，非但武器的锋刃挥不到敌人，长戟的长度也会成为他调整体势和招架时的一种负担。

此消彼长之下，这番打斗的风向应该也十分明确才对……

然！

锋鸣之间，分寸交搏，招来式往，胜负难明。

“这个家伙……”伊达诚在连续进攻了十秒后，不由得心中一凛，暗自惊道，“……这不是强得一塌糊涂吗？”

关于倦梦还的情报，伊达赛前自是研究过的；无论是通过录像分析出的硬性数据，还是织田爱和佐佐木铭提供的最近一次实战数据，都显示倦梦还的实力最多和佐佐木铭五五

开，比起织田爱那个级别的高手来，要略低一个层次。

可眼前的实际情况却是……与织田爱属同一级别的伊达诚，用优势战法去对抗倦梦还，结果仍被对手防得滴水不漏。

“武器类型和交战距离上我无疑都是优势，也就是说……”伊达诚边打边思考着，“在‘速’和‘技’上……我也输了吗？”

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推断。

“不……这不可能！”

伊达的自信心很坚定，他在队内练习中和织田爱打出的战绩是五胜五负；而在面对上杉仁这种手持长兵器的对手时……哪怕用七成实力他也是全胜战绩。

再者，虽然伊达没有开启自己在玩家综合实力榜上的排名（出于战略考虑），但与他实力相当的织田爱，排名也是在倦梦还之上的。

所有这些因素……都显示他比倦梦还强，所以他无法认同自己在这场对决中处于均势乃至弱势。

“他一定用了某种手段……”伊达诚很快就想到了另一个结论，“某种……可以提升近战防御效率的技能或物品；对……一定是这样！他肯定是在承担额外消耗的前提下才能堪堪和我僵持的，只要我的攻势不停，优势就会扩大……他早晚会撑不住的！”

他的这个推测，逻辑上来说也没什么问题，可惜……不对。

倦梦还并没有用什么特别的手段，他只是在用基本的体术和对手周旋罢了；他能在这劣势对决中不露破绽的原因很简单——论武技，倦梦还比伊达诚更胜一筹。

正是这“一筹”，抹平了双方硬实力上的差距，也抹平了这种贴身战中兵器的克制。

“伊达！你在发什么呆啊！准备和那家伙玩到什么时候？”战斗持续了一分钟后，武田智有点沉不住气了。

首先，由于这轮对抗的节奏快、强度高，武田智的体能消耗得有点太快了；而白金石魔这边……作为召唤物，它可是没有“体力”这种概念的，只要存在时限未到，它就能一直战下去。

其次，当武田和白金石魔纠缠的同时，远处的罂影王已经鬼鬼祟祟地开始准备其他的召唤仪式了，鬼知道他接下来会再召出什么幺蛾子东西……

总之，从各种角度来说，【战国】这二位都得赶紧做点儿什么，来改变场上的局面。

“切……”伊达闻声，轻啐一声，心中无奈地念道，“我也想快点儿解决他啊……但这家伙……”念及此处，他表情再变，似是下定了什么决心，“算了……既然局面已经这样了，那些本打算‘保留到最后几轮再用的能力’，也可以用了吧……”

思绪方定，攻势丕变！

放下了心中的桎梏，伊达诚周身斗气剧升，手中长短双刃……刀式双双变化。

“这是……”察觉异样之刹，倦梦还立即做出应对，脚下技能一运，顺势后撤两丈。

但伊达诚又岂会让他脱身？一看倦梦还疾退，伊达当即也是“缩地”而来，如影随形。

霎时，白光一闪，黑芒同行。

白色太刀，以【秘剑·一之太刀】，取倦梦还的颈项；黑色短刀，以【月影】，攻倦梦还的肋下。

前者是由最简单的招数演变出的最强斩击，后者则是注重极速与变化的不世妙着。

双招齐至，式无可拒。

刀意了然，武见极峰。

这是一次无法躲闪的追袭，也是一手让无数高手惊艳的奇招。

但……此刻，倦梦还的脸上，竟仍是沉着之色。

那一刻，只见倦梦还挑戟旋身，斗气倾出。

刀戟相杀，寒星迸现。

浩能倏遇，磅礴一决。

双极交汇之霎，时空蓦然凝滞。

惊天动地的一击，结局竟是！

第1359章 “怪物”（下）

呲——

裂帛之声，带出血雨一片。

伊达诚极招逼命，可最终……流血的竟是他自己。

“白刀使的是新当流家原卜传的奥义，黑刀出的是新阴流上泉信纲的绝技，而右手握太刀、左手握小太刀的形式，则是宫本武藏晚年定型后的二天一流握法。”倦梦还收招之际，用十分平静的语气对伊达说道，“看来……你在‘自由探索模式’中随机到了一个‘集结了不同时代日本剑豪的时空’，并从中学了不少东西是吧……”

他问这话时，受伤的伊达诚正口含鲜血、满脸惊怒地朝后疾退，退的过程中，还不忘掏道具处理伤口。

听到对手的问题，伊达只是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是又如何？”

这个回答，等于是默认了对手的猜测；当然了……他本来也没有否认的必要。

在“自由探索模式”开启的第一周，就有很多工作室想到了“通过反复随机来寻找最适合玩家的多元宇宙”的策略。比方说，器械专精的玩家，自然是去那种科技水平领先的宇宙里混比较好，毕竟在那儿随便上个培训班都能给他们带来很大提升；而格斗专精的玩家呢……只要能去那些以武为尊的世界里拜师学艺，对战力的提升会事半功倍。

但……随机这种看脸的事情，是很难说的。能一发就随到与自己相性佳的宇宙的人很少，大部分人的情况是：玩器械的被分配到武侠、魔幻类世界，搞格斗的则被放进星际战争的世界……

对一般的休闲玩家来说这可能无所谓，不就是个玩儿嘛，可对于职业玩家来说，就算他们自己能接受，工作室也不允许。

因此，最常见的解决方法就是——重新随机。

在自由探索模式中重新分配宇宙的费用是五十万游戏币，折合成RMB大约是二百元；对普通玩家来说，这些钱作为消耗性的游戏投入不算少了，但对工作室而言……这点钱根本不叫事儿，用游戏币来算成本更低。

再者，因为梦公司比较“良心”，他们在设计这个模式时就定好了“两个风格类似的宇宙最起码要隔开五次随机才会出现”，所以绝大多数人都能在四次随机之内找到合适的宇宙……即最多花两百万游戏币便能把这事儿搞定。

综上所述，伊达诚能去一个“集结了不同时代日本剑豪”的时空中自由探索，也就不足为奇了。

“呵呵……”一秒后，倦梦还耸了耸肩，冲伊达笑了两声，回道，“不‘如何’，只是想夸奖你两句……”他微顿半秒，再道，“能够将三位‘剑圣’的剑术精义融会贯通，使出这等让人称绝的招式……这份才能，我可比不上啊。”

“哼……”此时，伊达诚已简单地处理好了胸前的伤口，止住了血流；闻言，他当即冷笑一声，应道，“你现在说这话，未免有点儿得了便宜还卖乖了吧？”

“我话还没说完呢……”倦梦还接道，“虽然‘才能’在我之上，但据我观察……‘境界’还是我更高一些。”

“是吗……”伊达诚长出了一口气，“呼……那就没办法了呢……”

他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关于这个话题，我没什么能和你说的。

有些事情是可以讨论的，但还有些事情，说了也没用——不明白就是不明白。

方才，倦梦还用不急不缓的速度，大巧若拙的动作，便将伊达诚那华丽绝逸的攻击化为了无形。

这一幕，虽然发生在所有人的眼前，但真正能理解个中原因的，只是凤毛麟角；那些无法理解的人，就算用慢镜头再看一百遍，还是不理解，包括伊达这个当事人……也一样。

【战国】在对【废柴联盟】的七名队员进行分析时，显然漏算了一些事，而其中最大的误判就是——倦梦还的实力。

诚然，在数月之前，即倦梦还遇上织田爱和佐佐木铭的那个时候，其战力还是不如织田爱的，与佐佐木铭也就五五开而已。但那之后，又发生了很多事……

倦梦还本是一个相当要强的人，但天赋却只是略高于普通人水平，性格又有些急功近利，故而在职业生涯初期便误入了“尸刀”的歧途。

在S1的比赛后，他因为废柴叔的影响而退出了尸刀。

然而，洗心革面、重新来过的倦梦还，其“上限”也还是在“一流”的领域止步，并未达到“顶尖”。

直到……他在某个剧本中遇到了霹雳主世界的燕归人。

当时，他用尚未运用熟练的【重楼】与对方过了几招，结果自是一败涂地……虽然败了，但他却是得到了燕归人的认可和指点。

以此为契机，倦梦还终于开始蜕变。

他放下了对于“追求强大”这件事的过分执着，并明白了那恰恰就是限制他的魔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踏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实力与日俱增。

如今的倦梦还，已舍弃了其他的兵器，只留下【重楼】一戟；其战斗的风格，也与往日大不相同。

无思无执，无迹无式。

招随意生，人戟合一。

与“追求招式的极致”的伊达诚相比，这“无招”的境界，自是更高一筹。

……

“失算了……”观战空间中，目睹着战局变化的佐佐木铭，这时用近乎无奈的语气言道，“看来这场比赛，到此为止了……”

“是啊……”他旁边的明智信也摆着一副“万事休矣”的表情，沉声接道，“真没想到废柴联盟的‘怪物’不止一个……这样看来，就算是和‘秩序’比较，他们的明面实力也毫不逊色。”

“不。”但一脸认真之色的上衫仁，此时却有不同的意见，“你们看伊达君的眼神……他还没有放弃！”

……

同一时刻，战场之上。

伊达诚从行囊之中，取出了一件连他的队友们都不知晓的消耗品。

那是一个可以握在手心的、扁平的木制小瓶，造型有点像装眼药水的瓶子，不过他手上这个瓶子的“瓶口”，是类似针管的尖锐形状。

“不到万不得已，我真的不是很想用这个……”伊达诚一边说着，一边已将此物扎向了自己的颈侧，“多少……有点儿伤我的自尊呢。”

倦梦还见状，神情微变，但他并未上前干扰对方。

他不是不能阻止伊达，只是……这一刻，他仿佛从对手的身上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让我猜猜……这是种有着巨大副作用的强化药？”倦梦还即刻猜道。

“啊……”伊达诚应道，“在那个‘剑豪宇宙’中，有一种被称为‘茉丸’的禁断之物……”说话之间，他瞳孔的颜色已发生了变化，“仅仅是吃下一颗，就会带给人一种‘仿佛全身的颜色都被剥离下来’的痛苦；短时间内如果吃下第二颗的话，99%的人都会当场七窍流血而死。”他笑了笑，“呵……当然了，若以玩家的身体素质，便可以承担下这药物的负荷了。”

“那么……效果呢？”倦梦还又问道。

“只吃一颗的话，可以解除大脑的自我限制，但同时会导致思考能力和武技变得低下；但如果立即吃下第二颗，人脑便可超越原本的极限……之前的缺陷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伊达回这句时，他全身的皮肤、毛发……也已尽数褪去了本来的色彩，成了银白之相。

“但我并没看见你用‘吃’的方法来摄入药物呢……”倦梦还又道。

“呵……是啊。”伊达笑道，“通过消化系统吸收……效率比较差，所以我把五颗左右的浓度直接通过血液注射了……”

嘭——

那最后一个“了”字出口之际，一声破风异鸣已然响起。

刹时，身影一闪，伊达诚突然出现在了倦梦还所站之处，而倦梦还……却是不知所踪。

同一秒，伊达前方的地面上，多出了一抹呈半月形绽开的巨大“血弧”。

第1360章 罗刹（上）

这一刻，表面上还算冷静的伊达诚，心中其实早已怒不可遏。

借取“茱丸”之力战斗，在旁人看来或许是理所当然之事，但对伊达来说……却是放下自傲、乃至舍弃尊严的做法。

不过，他还是做了。

他和过去的倦梦还真的很像，在对胜利的执着和自身强烈的自尊心之间矛盾着、挣扎着。

但无论如何，客观上来说，此刻的他……很强。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强得一塌糊涂。”

“别躲躲藏藏的！”一秒后，伊达厉声喝道，“只是擦破点皮而已，出来再打过！”

言毕，他转动起那已经变成白色的瞳孔，毫不松懈地环顾四周，似是想捕捉某种肉眼不可见的东西。

“这已经远远超出‘擦破点皮’的程度了吧……”两秒后，倦梦还的回应声响起，听起来……他的气息还没完全平稳下来，“内脏都差点儿被你撕开了啊……”

这两句话……话音游离、来源难辨，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哈？”伊达诚闻声，进一步挑衅道，“原来砍得那么深了吗？抱歉啊，我以为拥有‘相位转移类能力’的家伙至少能在交了技能的时候全身而退呢。”

很显然，他不仅知晓【倦梦还】的情报，连当初【尸刀为王】这个角色的能力也做过研究；虽说是两个不同的人物，但毕竟是同一个玩家所操控的，重练之后习得相似的能

力或技巧也很正常。

“话说……你这能力好像已经进步到了可以在相位空间里躲很久的样子……”伊达诚一边说着，一边将视线移到了远处的曌影王身上，“但你的队友……又如何呢？”

声落身动，刀影瞬往。

怒火焠锋，更添凶狂。

伊达诚不知道受伤的倦梦还能在相位空间里待多久，他也没打算干等下去；趁着自己现在体术暴增，他决定先把曌影王拿下再说。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伊达诚跨步一闪，眨眼间已现身于曌影王的身侧，其手中白刀若电光般斩下。

然，招落之时，却听得“当”的一声……伊达诚那远超曌影王动态视觉的冲刺斩击，竟是被挡下了。

而挡住他的，正是他“自己”——一个与伊达诚一模一样的、全身褪色成白的身影，穿着和他一样的服装、挥着与他一样的武器，拦在他和曌影王之间，格挡了他的这一斩。

“什……”在极短的一瞬，伊达诚因眼前的这番景象产生了迟疑，但这……也仅仅持续了一瞬罢了。

狂肆的杀意已盖过了一切，伊达甚至不需要去思考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就做出了下一步的行动。

叱叱叱……

刹时，破风声起，怒涛般的刀网再度展开。

“哈哈哈哈！给我死！”化身为白色恶鬼的伊达诚，情绪上无疑也受到了那药物的影响；挥刀之际，他不但将自己的杀欲脱口而出，脸上也本能地流露出了兴奋的狞笑。

刀气怒绽，暴如狂风，杀念化潮，巍然压境。

在伊达的狂攻之下，那另一个“伊达诚”只招架了五秒左右，便难撄其锋，被黑白双刀斩成了碎片；而那些被斩碎的

血肉在半空飞落时，纷纷变成了碎纸和细小的铅丝……算是现了原形。

“喂喂……我在这儿扎了半天的纸人，防了这么几下就碎了啊……”曌影王当即就在心里叫苦，他刚准备指挥这【COPY纸人】去搞定武田智，伊达就冲过来把纸人给剁了。

当然，这纸人也不算白死，至少它的“自动防御反应”救了曌影王一命，假如老曌没能在伊达突击前那一刻把纸人扎好，那他可就凶多吉少了。

“原来是纸糊的吗……哼……”干掉一个召唤物，自是满足不了现在的伊达，他紧接着就又一次朝曌影王出手，“好歹让我见点儿血啊！”

厉喝声起，双刀再进。

逼命之势，不容喘息。

“好啊！”这一声“好”出口之时，倦梦还的身影横空一现，重临战场。

乒——

强锋交接，乾坤震荡。

倦梦还力运手中长戟，欺身抢入曌影王与伊达诚之间，一戟划落，劈刀断势。

战至此刻，他终于得以站在一个适合长戟的战斗间合上行招展式。

然而，此刻的伊达诚，在速度和力量上都已全面超越了倦梦还，那份差距已经到了用“技”无法填平的程度了。

“太弱了！太弱了太弱了太弱了太弱了！”

正经地过了两招之后，伊达口中便开始飞快地重复着同一句话，而他的双手则用毫无章法的狂乱刀法不断向前迫近……

倦梦还知道……伊达诚这是故意舍弃招式，转而选用这

种不讲道理的“乱砍”来进攻，以此证明自己比对手更强。

但知道归知道，倦梦还并没有办法去逆转这种硬实力上的差距；他也只能尽力而为，凭着一股不屈不挠的韧性支撑抵挡。

“老曌，我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撑不住啊。”招架后退之余，倦梦还赶紧用语言提醒了队友一句。

这话的核心意思翻译过来大概就是——你丫再磨磨蹭蹭的，我这儿分分钟死给你看。

而曌影王呢……其实不用倦梦还提醒，他也已经朝着武田智冲过去了。

经过了这番胶着，战局俨然变成了对【战国】相当有利的形势；曌影王分析了一下——光靠白金石魔、短时间内是解决不了武田的，而局势也不允许他再去使用那种“准备时间逾一分钟”的召唤物了，因此，他也只剩下了亲自上阵这一途。

“居然主动接近吗……”另一方面，武田智自然也留意到了曌影王的动向。

对她来说，这简直是个令人惊喜的展开；在方才的战斗中，她一直受到石魔压制，想靠近曌影王都不行，没想到对方这会儿竟自己送上门来了，那她……

“……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一瞬，武田智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只见其手上佯攻一式、足下轻灵一点，在那不到两秒的间隙，她成功地在自己与石魔之间创造出了数丈的空间。

接着，她便将武士刀往地上一杵，朝着正在靠近的曌影王发动了称号能力——【罗刹戢天柱】

第1361章 罗刹（下）

虽然发动这个称号技会让武田智暂时失去武器，且耗去了她整整500点灵力值，但这能力的效果，的确是非常强大……

首先，身处【罗刹戢天柱】中的单位无法被杀死，在戢天柱消失前亦无法做出任何攻击行为、或是使用技能、物品及其他特殊能力；当然了，“柱外”之人的攻击也无法穿过戢天柱打进来。

其次，柱内柱外的人都可以进入或离开戢天柱的范围，只是……无论进去还是出来，都会承受相当于95%最大生存值的伤害。

也就是说，婴影王现在有两条路：其一，待在戢天柱内，等到技能效果消失了再行动；其二，冲出戢天柱的范围、重获行动自由，但直接掉血成濒死状态。

很显然，选二的话，风险太大了；婴影王本体的体术很一般，就算此刻的武田智赤手空拳、而且正被白金石魔追赶着，但要干掉一个生存值只有5%的角色还是没啥难度的……她就是卖血硬拼也拼下来了。

因此，婴影王只能选第一条路……

留在柱内，至少在技能持续的三十秒内是绝对安全的，这样一来……当戢天柱消失之时，婴影王仍将保持在满血状态。虽然对手很可能利用这三十秒蓄个大招并掐好时间点轰过来（这是武田智常用的战术，并不是什么秘密），但在满血的情况下，婴影王有很大的操作空间进行应对，再怎么说也比带着5%的残血出去要稳。

总而言之，这笔账算下来，婴影王发现自己也没有太大

的不利，他甚至觉得……武田智这个技能放得有点失策了；明明是个战略性超强的控制技，却没能换来什么明显优势，最多算是拖延了时间。

包括正在观战的解说和观众们，也都认为这招用的不好；因为……真想拖时间的话，她还不如把技能对着自己放呢。

然，仅仅两秒后，武田智就用行动打了所有人的脸。

“诶？这是……”

当对手毫不犹豫地冲向戢天柱时，就连一贯淡定的曌影王都惊了。

谁都能看出……与白金石魔拼斗至此的武田智掉血已超过了5%，她肯定负担不起进出戢天柱的损伤。

但……她仍是毅然决然地冲进了柱内。

“噗——”踏入戢天柱的瞬间，武田智单膝跪地、口喷鲜血，面露痛苦之色。

可是……她并没有死。

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罗刹戢天柱】中的单位无法被杀死”。

尽管武田智进柱时生存值已不足95%，但由于戢天柱的“柱内不死原则”，她的生存值瞬减到1%就不减了，而超出的那部分伤害，则被转换成了精神冲击。

嘭——

一秒后，正在追击目标的白金石魔后脚就跟了进来，并当即来了个前冲倒地、摔趴在那儿了。

直到这一刻，曌影王才恍然大悟，他瞪大眼睛，情不自禁地道了一声：“嘿～高啊……”

“呼……”花了几秒调整好呼吸后，武田智就重新站了起来，因为她“超载”的血量不多，所以痛苦的感觉也平复得较

快，“哼……若不是你主动跑进我的技能射程之内，我也出不了这‘高招’。”

眼下，两名玩家、一个石魔，都到了戢天柱的范围内；虽然他们的血量差距很大，但在无法“互相伤害”的前提下，这毫无意义……

在技能结束前，武田自是不会再往外走了，迈出去她就得死；石魔嘛……曌影王也不可能下达让它踏出去自杀的命令；曌影王自己倒是可以走出去，但那对他没有任何好处，既不能让他干掉对手，还会让他失去95%的生存值。

综上所述，接下来的二十多秒，柱内这几位就只能干等着。

“我还以为你用这招是用失误了，现在想想……到底是称号技，拥有者本人的理解和我们这些外人就是不同。”反正也是闲着，曌影王干脆就和对方聊了起来，“虽然我也知道你那技能的效果，但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对自己施放……”他耸耸肩，“而你……却能想到利用‘柱内单位不会死亡’这点，果断舍弃了大量的生存值，以换取时间和场面……”

“过奖。”武田智冷冷回道，“这也并不是什么急智，只是经验罢了……毕竟这称号技跟了我很久，我已用它应付过各种各样的状况。”

到了这会儿，观众们也都反应过来了——高，的确是高。

假如武田智像观众们所想的那样……将技能直接罩在自己周围，那她的确是可以避免血量的损失，并让自己暂时脱离战斗；然而，那样做的话……在三十秒内，满血的曌影王就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去支援队友。换言之，相当于是武田智花了大量灵力值朝自己放了个控制技能，并给对手制造了一个在半分钟内二对一的局面。

和此刻的这个局面比较，高下立判。

“不过……我还有一两件事不明白……”几秒后，曌影王接着道，“你为什么不把技能目标定在石魔身上呢？”他微顿半秒，接道，“在那种高速的攻防中，我根本来不及给石魔下达停止的指令；假如你直接用戬天柱把石魔给圈住，它肯定会在技能出现的刹那就冲出其范围……当时就会被秒。”

“你自己也说了……‘攻防速度很快’，那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武田智将双手交叉在胸前，用颇为不快的语气接道，“想用你说的那个法子把石魔秒了，我就必须保证——‘在【罗刹戬天柱】出现的瞬间，其边缘正好处于我和石魔之间’。

可是你那石魔在体术上比我强，我得通过假动作和转向爆发才能和它拉开距离，且那段距离不到两秒又会被它重新拉近。

在这种状况下，光是要精确计算出释放点就已经很难了，更恶心的是……你那石魔的‘反应时间’、‘追近路线’、‘即时速度’……都是不固定的，让我怎么操作？”

她说到这儿，撇了撇嘴，再道：“另外，这个战术不但条件苛刻，容错率还低……万一技能放空，我就连刀都没了，而若是放的位置不对，我自己都可能会死；所以说……不是我不想秒了它，而是这事儿太难太冒险……但凡有五成把握我也早就动手了。”

“嗯……”曌影王闻言，点点头，“好吧……看来你确是认真考虑过的……是我问得想当然了。”

武田智何止是考虑过……从被白金石魔缠上开始，她就一直在拼命思考对策；事实上，她上述那番话，也是说一半留一半……

这段时间，经过不断的试探和观察，武田智其实已经抓到了白金石魔在某些特定动作下的反应和行动规律，假如再给她几十秒，她的把握很可能就不止“五成”了，到那时候，她极有可能真就用称号技成功秒杀白金石魔，那局面……就又不一样了。

“哼……”两秒后，武田智发出了一声得意的冷哼，即刻又道，“话说……你刚才说有‘一两件事’不明白，除了这件还有什么？”

罂影王想了想，接着问道：“虽然你成功控住了我和石魔三十秒，而且石魔的血量也被你拖到了濒死量；但技能时限一到……仅有1%生存值的你（他靠着石魔的血量揣测出了武田智也是掉血到了1%强行不死），面对几乎满状态的我，又有几分胜算呢？”

就在他这句话话音落地之际，距离【罗刹戢天柱】解除，已经只剩下了最后的一秒……

“呵……”那一秒，武田智笑了。

其嘴角勾起的同时，瞳孔竟突兀地变成了红色。

“喝！”紧接着，白金石魔的喝声和拳头便齐齐到来，直指武田智的后颈。

叱——

拳风落，身影却已不在。

电光火石之间，乍然！一只纤细白嫩的小手，自罂影王的背后穿膛而入、破胸而出。

白手，转眼成了血手。

那一刹，寒意，盖过了痛觉，袭遍罂影王的全身。

“我只要无伤地把你杀了……不就行了吗？”下一秒，自觉胜券在握的武田智，将脸凑到罂影王的耳边，用杀意狰然的口吻道出了这一句夺命的宣言。

此时，她的另一只手，已握住了那把从亚空间返回的武士刀。

她一边说话，一边就是运腕一推……

当刀尖从罂影王的左胸处窜出时，老罂只觉透体一寒、心脉一滞……

流下的鲜血，让刀刃顿添朱红。

致命的一击，也让武田智稍稍松了口气。

可她半口气还没呼出去呢，便听得……

嗒嗒嗒嗒……

远处，竟有脚步声疾风般迫近。

听得此声，武田智的第一反应就是抽刀回身，劈斩迎敌。

不料！

“什……”这一刻，武田智的刀，居然抽不回来。

直到后来看录像时，她才明白……这个瞬间，她抽不回刀的原因是：那将死未死、还没完全化为白光的曌影王，愣是靠着模糊的意识，指挥着残血的白金石魔握了一下她的刀尖。

对于已经进入【血罗刹】变身状态的武田智来说，这种回光返照式的垂死反扑也就只能牵制她一瞬罢了。

但，正是这一瞬……让胜负的天秤发生了变化……

呼——

长戟锋芒旋化卷龙，浩然斗气破空临身。

慢了一线的武田智，被从后方袭来的长戟怼了个正着……那戟锋破甲透体、势不可挡，在一股稳健雄浑的巨力推动下，猛进不止，连武田智身前的曌影王和白金石魔都被穿透了……

短短一息之间，三道由小到大的身影就被那长戟串得像羊肉串似的。

“老曌，辛苦你了。”倦梦还话音落时，曌影王已彻底化光消散，其白金石魔自然也与主人一并消失。

不过，武田智还没有死透；虽然她也快要化为白光传送

了，但在这个转化过程开始前的几秒，她那尚未消失的尸体仍会被串在倦梦还的长戟上。

而这期间……【重楼】，会吸她的血。

前文提过，【重楼】能通过吸收鲜血而得到暂时性的加强，具体强化程度与血的“数量”、“质量”皆有关系。

武田智的【血罗刹】变身，与上杉仁的【鬼禅六断】有着相似的发动条件，即“濒死方可开启”；虽然这个变身只能提高其伤害和速度、无法帮其回血，但“血罗刹”的原理确是与血息息相关的……大体是让血液魔化、增加其流动速度的一种能力。

简而言之，这“罗刹”的血……质量很高。

第1362章 神力再催（上）

时间，稍稍倒退……

大约半分钟前，就在武田智冲入【罗刹戢天柱】之际，用余光扫到了这一幕的倦梦还，当即也产生了和曌影王一样的疑问。

那个问题就是——当那技能消失的时候，只留残血的武田智，在这个距离上，同时面对体术比她更高的残血白金石魔以及满血的曌影王，真的不会被秒吗？

大家都是职业玩家、顶尖高手，与其想着“对方或许并没有想好对策就行动了”这种事，不如好好考虑一下其他的可能。

而以当时的状况来看，“武田智准备在戢天柱消失的刹那使出某种搏命的近身杀招”，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

因此，尽管倦梦还并不知道【血罗刹】的存在，他还是决定要去抓对方一波……

那么……这个事情又该怎么操作呢？

要知道，武田智拖延时间的原因，就是因为她认定自己的队友在一对一时是有优势的；以实际情况来看，她的想法也没错……三十秒，即使不够伊达诚彻底杀死倦梦还，也足够他把后者打到难以招架了。

在这种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倦梦还居然还打算去carry队友，这确是有些匪夷所思。

但……他成功了，而且用的方法很简单。

在戢天柱消失前那二十几秒间，倦梦还且战且退，有意识地让自己徘徊于“势崩”的边缘，以此引诱敌人的追击。

而伊达诚，也十分“听话”地被对手牵引着……远离了戢天柱的所在。

换成平时，就算伊达诚经验尚浅，也不至于会中如此明显的调虎离山之计；然而，嗑了茱丸的伊达，其心智已非常态……简单地说，他已“沉浸于战斗的快感之中无法自拔”。

那种“还差一点点就能把这个碍眼的混蛋大卸八块”的念头，对此刻的伊达来说诱惑太大，让他以一种忘我的姿态步步紧逼对手……而“杀戮”之外的其他事，皆已被他抛诸脑后。

就这样，在戢天柱的持续时间即将结束前，伊达诚已然被引到了一个距离武田智和曌影王很远的地方。而且，由于倦梦还始终在“退”、在“逃”，所以他并没有如对手预期的那样在这段时间内吃太大的亏。

等到戢天柱消失的那一刻，倦梦还立即就使出了CD已好的【相位转移】，并配合一招【暗影冲刺】杀了回去；在“相位空间”里，他的冲刺效率会提高数倍，逾百米的距离……转眼就到。

于是，当武田智以【血罗刹】形态出手秒杀曌影王时，刚好就被从“相位空间”里冲出来的倦梦还打了一手背后突袭。

当然了，理论上来说……以一名战国一队队员的实力，又是在变身技的加持下，仍是有办法应付这一击的。

只是武田智也没料到，曌影王那厮竟在彻底气绝之前，愣是用意志力为队友创造出了“一秒之差”……

在巅峰争霸中，一秒，足够改变很多事……

……

时间，回到现在。

等到伊达诚发现情况有异、回身赶来……武田智所化身的【血罗刹】已经被重楼吸了个七七八八，没过几秒，武田智也一脸不甘地化光传送了。

见状，伊达诚怒意炽升，一气动天霆。

那一瞬，其脚下加力，借前冲之势，双刀再出！

黑刀携阴寒锐芒，白刀执沛然斗劲。

招行千变，交错如电，锋舞万化，曲直自恰。

融汇了三种剑豪流派的究极二刀流，一招一式，皆是精妙绝伦，让人叹为观止。

而倦梦还……面对此等绝式，却只是后撤半步、横出一戟，使出了一个谁都能做出来的基本格挡动作。

其实……倒也不是他不想用更复杂的招式去应敌，只是……他在运戟之际，才忽然发现自己的力量不够了。

【重楼】吸血后会变重的事，倦梦还自是清楚的，他甚至在某个剧本里特意去测试了武器重量的增加和吸血量之间的比例；可是……即便是斩杀近百人后的【重楼】，也没有此刻那么重。

纵然倦梦还的力量已可使用重量以“吨”计的武器，他也没法儿将眼下这把【重楼】用得灵活自如……情急之下，他也只能做出自己唯一可以做的格挡动作了。

谁料……

呼——

戟锋划过，带出如大旗舞动之声。

紧接着，便有一股气墙般的能量与戟身同时展开、扫荡而出，以无形之力，便生生将前冲中的伊达诚给了阻了下来，并逼退了几步……

“什么？”伊达诚难以相信，在这一式的攻防中……对手的“力”，竟又一次凌驾于自己之上。

他可是已经给自己用了相当于五颗茱丸剂量的药物，而且是直接通过静脉注射的……这种自残式的“加强”所带来的负荷连他自身都觉得痛苦难当，唯有通过“战斗和杀戮带来的快

感”才能缓解。

然，眼前的男人，却是在这种前提下，还能压制住自己……这，让伊达的情绪陷入了近乎狂乱的状态。

“岂有此理！”下一秒，伊达狂喝一声，胸中斗气崩然泄出。

乍然间，肆虐的能量如一条条触手般在其周身张开、舞动……成为了他身体的延伸。

银白的身影、银白的能量，挟带着纯粹的杀意，化身一头凶恶的猛兽。

就连周遭的景物，都因这肆散的杀念而扭曲变幻；恍然间，场上的两名选手似是来到了红莲炼狱，脚边尽是血与火的深渊。

“给我死！”厉哮再起，身形倏动。

电光火石一瞬，伊达诚极招已出。

刀锋划过之处，虚空层层剥裂，被撕开的空间散碎成零落的红色碎片，纷飞于空，绘出一幅腥红盛景。

就在这片红色之中……又有黑与白，两道迥异的光芒，汇于一线。

双刀招合一处，惊天地，撼日月，引人骇目观止，颤栗难平。

倦梦还知道，这招……自己挡不了，也避不了。

无论力量、速度、架势、变化、以及招式本身的威力……他都难与对手匹敌。

这一刹，他所能仰仗的，就只有【重楼】那未知的“上限”，以及自己那同样“上限不明”的魂意了。

“喝！”也不知是为了给自己底气还是单纯有助于施力，在直面这逼命的一击时，倦梦还也是大喝一声。

并且，发动了自己的魂意——【神力再催】。

第1363章 神力再催（下）

究极的碰撞，至高的交锋。

双刀与长戟相触的瞬间，二人皆是无可卸劲，只得以硬碰硬。

交击一瞬，炽风乍起，斗威爆绽。

招尽之时，被逼退的是……

“唔——”伴着一声呻吟，倦梦还的口中吐出殷红一片，其身形也朝后倒飞而起，暂失体势。

不过，他调整得也很快，在对手的招威荡尽之前，倦梦还已然将身体的重心压回了地面，再整姿态。

“果然……还是有点吃力啊……”倦梦还心中暗道，“硬实力上差得太多了，就算能挡，也无法避免伤害……”

不及多想，伊达诚的追击已然到来。

涛涛怒火，尽化杀式逼身。

倦梦还没有选择，既然他尚未倒下，就得……再战！

轰——

又是一次能量与兵器的正面冲撞。

面对那强大到令人绝望的攻击，倦梦还神力再催，抡起【重楼】，再度从正面与对手一争高低。

刀戟无言，鸣震天地。

战神无语，力惊鬼神。

这一次，被击退的还是倦梦还，但他的双脚没有再离地，只是疾退了数步，并回戟一撑，止住了退势。

“这家伙……还真能扛啊……”伊达诚见对手强抵了两招，

心中愈发急愤，当即变式。

那一刹，其身影一化二、二化四、四化无穷……重重残影，瞬时便将倦梦还包围起来。

“开始运用速度的优势了吗……”倦梦还冷然扫视周身，长戟微提，蓄势以待，“但这终究只是‘残影’，而不是‘分身’，本体只有一个，所以攻击仍然只有一路……”

他思索之际，伊达诚已然出手。

蓦地，在众多残影之中，一道位于倦梦还侧方的人影倏忽一闪，刀锋冷慑，芒奔风间。

而此时正看向其他方向的倦梦还，竟也在伊达出手的同时……动了！

只见他举臂后摆，让长戟戟锋贴着自己肩后划落，斜刺而下，那角度、速度、力度……刚好够他挡住杀来的刀芒。

当——

短兵再接，震响冲天。

这回，因为伊达在制造残影上消耗了力道，刀式的威力有所降低，所以倦梦还格挡之后，仍是屹立原地、纹丝未动。

“啊——”下一秒，伊达长啸一声，怒运双臂，乱刀纷至。

倦梦还回首拧腰，游身化招，以“旋、扫、缓、顿”之定则，且战且退，渐战有余。

“为什么！”伊达诚狂攻之时，口中怒喝不绝，“我明明都已经在你视线之外发招了，为什么你还是能挡住！”

“你就没听过……‘只能打击目力所及之物者，不过是二流武术家（BY黑木玄斋）’这话吗……”倦梦还的语气，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轻松和淡定起来，“说到底……你的杀气这么重，制造残影也毫无意义啊……”

说时，他回身一旋，曲戟横抽，在这变招过后，转守为

攻，迎着对手的双刀冲了回去。

“可恶……可恶啊！”伊达诚久攻不下，本就已是急火攻心，更令他不解的是……在这实力分明的对决中，倦梦还非但不现败相，竟还有愈战愈勇之势。

事实上，不仅是伊达诚，就连倦梦还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不过……从刚刚开始，倦梦还就隐隐感到——手中的【重楼】，好像越来越轻、也越来越好用了……

“给我死！快给我死啊！”当攻防变成了对攻，伊达诚的杀念和狂意再攀高峰。

杀喝一落，极招倏起。

乍然！他周身那触手般能量终于是由虚化实，成了可以从物理上进行攻击的物质。

“【哔——】”倦梦还见状，一句“卧槽”脱口而出；他绝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局面下，伊达诚还能将战力推上更高的层次、发动这等鬼畜的攻势。

情急之中，倦梦还也是立刻猛提斗元，神力再催！

嘭嘭嘭嘭……

那一刻，异招诡至，狂尘掩天，触手击地之声此起彼伏。

一息之间，十余条巨大的能量触手弯折笼下，似一张被剥开的、呈花形的桔子皮一般……“包”住了倦梦还，将他整个人裹覆其中。

而伊达诚本人，也被包进了这个“能量球”的范围；在这狭小的空间中，他手中的黑白双刀似蜂群般缠杀猛进，纵舍弃招式、亦凶厉无匹。

这种“禁锢”与“逼杀”的一体的攻击，与废柴叔那招【纸箱杀】十分类似，对于使用长兵器的玩家来说，这无疑是致命

的；因此，尽管招式未尽，观众们在心中已纷纷为倦梦还点了炷香。

然！

当那一息过后，但见一道血光穿透了能量球的外壁，穿云破霄，浩威慑天。

紧接着，是第二道、第三道……

血色光束，穿四面，贯八方，破球疾出，轰然一爆。

漫天碎散的能量光华之中，两道人影朝两个方向飞跃而出，几在同时立稳身形。

“呼……”一边，是长吁一声的倦梦还，此时他的身上又多了很多伤口，身上的战甲已被染得一片血红。

“为什么……为什么你还没死！”另一边，全身银白的伊达诚，这会儿也被染红了，而且……那红色中，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血。

“大概是因为你变弱了吧。”倦梦还一边说着，一边歪了下头，并顺势将一口血喷到了【重楼】的戟身上。

很显然，他已经注意到了……即使是自己的血，只要沾到【重楼】上，同样会被吸收，然后化为更强的力量。

“胡说！”伊达诚闻言，惊怒道，“我怎么可能……”不料，他这半句话都没说完，其脸部的左侧就像一个裂开的瓷碗般……突然迸出了一道狭长的裂痕。

“什么？”伊达自己也被这一幕吓了一跳，他那苍白的瞳孔迅速横移，本能地偏向了脸上裂开的地方。

“原来你自己都不知道啊……”倦梦还淡定地接道，“那个叫‘茱丸’的东西，其实有着非常严重的缺点。”

“缺点……”伊达诚用质疑的语气将那两个字重复了一遍，接道，“不可能的……我分明试验过……”

“诚然，它能让你的体术大幅提升。”倦梦还没听对方把话

说完，便打断道，“但这种提升……是有代价的。”他顿了顿，再道，“在惊悚乐园，除了因果律能力、以及魂意那种完全属于自己的力量之外，其他能让玩家本体战力大幅倍增的技能或物品，基本都会伴随着代价和风险……你那‘茱丸’，也不会是例外。”

“都说了没有缺点！你少在那里扰乱我！”伊达诚说着，又抄起了双刀，缩地而上。

长刀纵斩、短刀横劈，凌厉刀气，交错同发。

见势，倦梦还摇头轻叹，神力再催；戟锋一动，痛慑来人。

到了这一击时，伊达诚的能量和招威已然处在了下风，他的刀还没碰到对方的兵器，就已被那沉若嵩岳般的威压给逼了回来。

“这……不……不会的！”嘴上虽还在这么念叨着，但伊达的脚已不听使唤。

此刻，他再怎么给自己心理暗示，也已无法否定强弱对比被逆转的事实；而且，他身体上的“裂痕”，也在这短短的几秒内变得越来也多。

“‘茱丸’的确可以强行催出你的潜能，但也会以一种飞快的速度将你榨干。”倦梦还知道自己已经赢了，所以他并不急着动手，而是继续说道，“那原理就像是往十九世纪的活塞式发动机里添燃料一样——跑得越快，意味着烧得越快；在使用了茱丸之后，你的身体就成了在海上疾驰的亨利埃塔号（出自《八十天环游地球》），烧完了煤，就烧家具，烧完了家具，就烧甲板，然后就是桅杆、帆架、舷木、档板……最后，它就成了一个只剩铁皮的空壳。”

“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伊达听不进对方的话，他的回应是……咬着牙，拖着从内部开始分崩离析的身体，一步一步、再次向前。

“这份执着我很欣赏，但有些事是不能急躁的……希望这次的失败，能让你有所成长吧。”说罢，倦梦还挺起长戟，神力再再再催，顺势给了对手最后的一击。

……

白光现，胜负分。

这一场“副将战”，不仅是【废柴联盟】淘汰掉【战国】的关键一战，更是倦梦还的“封神之战”。

此战过后，【倦梦还】终于从“一流”来到了“超一流”的行列，成为了人们心目中和那几个最强怪物同级别的存在。

当然，就眼前来讲，众人所关注的重点还是……又一支种子队被淘汰了。

属于【战国】的S3之旅，在这场第四轮的焦点战后，戛然而止。

虽然淘汰得挺早，而且是以三比一的比分输掉的，但从内容来说，他们并不算黯然退场，甚至可说是虽败犹荣了。

人们所看到的、知道的，差不多就这些……

但这场比赛的背后，还有一些人们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战国】队中，除了【今川义】和【伊达诚】之外，其余五人全都是天堂方的人物所下注的候选者。【战国】的淘汰，也意味着有五名下注者的赌局……已在此终结。

第1364章 有书则长，无书则短

三月二十七日，晨。

随着第四轮比赛尘埃落定，各方战报也纷纷出炉。

【战国】与【废柴联盟】的焦点战役无疑是各种报导的重中之重，而其他的种子队，因为都有惊无险地晋级了，故而也就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

当然了，和前几轮一样，等到第二天的零点，新的匹配名单一公布，人们的注意力就都放到新一轮的名单中去了。

……

巅峰争霸S3第五轮的比赛，共有1670支队伍参与；开赛至今头一回，参赛队伍的数量来到了双数，也就是说……本轮没有队伍轮空，所有的战队都得靠胜利来晋级。

然而，这一轮，也没有什么“焦点战”，两强相遇的情况并未出现。

事实上……由这一轮开始，整整五轮，都没有发生强队间的碰撞，也没有任何爆冷的情况发生。

这波澜不惊的五轮，变成了休闲玩家们的狂欢。

除了那些不幸遇到种子队的队伍“欢”不起来之外，各路民间大神之间的战斗可说是精彩纷呈；与那些一线强队之间的胜负不同，普通玩家间的比赛自有一番不同的味道……诸如“低级失误”、“配合失误”、“顺风浪成逆风”、“奇葩战术”、“奇葩布阵”、“奇葩战术遭遇奇葩战术”、“奇葩布阵遭遇奇葩布阵”“低端互怼演变成高端拉锯”等一系列职业对局中几乎看不到的状况，在休闲玩家之间的比赛中可谓层出不穷。

如果把种子队之间的“强强对决”比作NBA的总决赛，那么这种“下限不明”、“任何奇葩状况都可能发生”的比赛大致就是

你在某个周末跑到免费的街头球场时会看到的“迷之对决”；你在总决赛的舞台上看到的全都是职业运动员，但在街头球场可能遭遇任何人……像什么借口哥、道歉哥、尬聊哥、凹造型哥、虚有其表哥、球员兼教练哥、乱叫犯规哥、不进也不传哥、空有身高却只投三分哥、自以为自己可以灌篮其实不行哥、以及打爆全场的神秘老伯等等……总有一款你遇到过，或者就是你本人。

有点扯远了……

总之，这样的比赛观赏起来，同样很有乐趣。

……

有书则长，无书则短。

虽然这五轮没有什么需要重点写出来的比赛，但关于淘汰的流程还是要交代一下的。

第五轮战罢时，共有835支队伍晋级。

第六轮，因为参赛队的数量又回到了单数，所以有一支队伍轮空，剩下834支队伍再对半切。

第七轮，418支战队捉对厮杀，无轮空。

第八轮，209支队伍，一队轮空，其余208队刷掉一半。

第九轮，共105队参与，一队轮空。

就这样，至S3第十轮时，剩下的队伍共计53支，其中，职业队和休闲玩家组成的队伍各占五成左右……而这，正是梦公司制定赛制时所期望发生的局面。

纵然S3还没有决出最后的冠军，但从商业运作的角度来讲，这次大赛采用的“无预赛全随机赛制”已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无论是玩家的参与度、相关话题的热度，还是游戏内外的直接或间接收入……各方面的数据都是令人振奋的；截至目前为止，S3在用户满意度和经济收益方面都已超过了S1和

S2的总和，梦公司的员工们基本可以提前庆祝了。

当然，玩家们并不关注这些。

到了这个阶段，玩家们最关心的自然就是——究竟哪支队伍将问鼎S3的巅峰。

……

四月七日，在第十轮匹配名单公布的当天，梦公司毫无征兆地在官网上更新了一条公告——“为庆祝惊悚乐园公测一周年，即日起，所有线上商城的RMB物品五折销售，为期七天”。

促销谁都见过，但这种“突然袭击”式的促销还真少见；此前确实有玩家纳闷……为什么《惊悚乐园》这游戏不搞个一周年活动什么的？难不成是游戏公司自己把这事儿给忘了？

结果，玩家们就迎来了这么一出“说打折就打折”的戏码，仿佛是游戏公司在用很敷衍的语气地对广大玩家们说：“这种日子没什么好庆祝的，但既然你们还记得，姑且就给你们点优惠吧”。

意味不明……

……

四月八日零点，第十轮比赛准时开战。

或许是因为前五轮一直没有强队相遇，又或许是因为现在队伍的数量的确是少了。

反正在一些基于概率学的、我不甚了解所以也懒得细说的原因下……这第十轮，“强强对决”如井喷般冒了出来。

首先，【废柴联盟】对上了【冰帝】……是的，【迹部少爷】领衔的“冰帝牛郎团”如今已是新兴起的一线工作室了，这次他们的晋级路上已轻松淘汰了三支二线工作室的队伍；从实际表现来看，【冰帝】的战力确是不容小觑。

其次，是【秩序】与【星辰】之战。

失去小马哥的【星辰】虽是损失了一大战力，但他们好歹也是一个以“培养明星玩家往外销售”为宗旨的工作室，要凑七个一流高手比较难，凑七个有一流潜力的新人那是妥妥儿的……再加上这次大赛的运气因素，他们能打到这一轮也不足为奇。

只是……本轮遇到【秩序】，恐怕他们的运气是到头了。

然后，还有【江湖】与【风云】之间的对决；作为一个我在前文中一次也没提到过、但确实存在的一线工作室，【风云】的出场注定是短暂的。对各位读者来说，这场谁会赢……一目了然，不过对于小说中的观众们来讲，这依然算是一场颇有看点的比赛。

至于其他与【风云】类似的工作室队伍，虽然在这轮中也有那么几队互相遭遇了，但很不幸的是……他们跟本书的主要人物没什么交集，因此，他们的名字我也就没必要一一列出了。

接着，我们再说说【地狱前线】……

本轮觉哥他们的对手是【山河】，从整体实力来看，【地狱前线】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对方毕竟也是老牌的一线强队，并不是那种随便排个阵容就能横扫的队伍，需要谨慎应付才行。

再者，【山河】队中的【秋风瑟】和【抹茶酥】，也都是被下注的候选者，所以这还将是一场候选者之间的直接对决。

最后……在这充斥着各种看点和槽点的一轮中，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天堂之门】，轮空了。

第1365章 “雷光”战“疯魔”（上）

【比赛将于三十秒后开始】

语音提示响起之时，两名玩家应声入场。

巅峰争霸S3第十轮，【地狱前线】VS【山河】的比赛，就此拉开序幕。

【山河】这边，由【秋风瑟】担当先锋。

而【地狱前线】，则是【疯不觉】亲自出战。

“雷光”战“疯魔”，万众瞩目的一战，一触即发。

【五……四……三……】

倒计时响起时，屏障两边的二人，都还没有移动过位置。区别是……秋风瑟已经一脸认真地摆好了战斗的架势，而封不觉却还带着一副懒洋洋的神情、用双手插袋的姿势站着。

【二……一……Fight！】

音落，战起。

那一瞬，但见秋风瑟所站之处电光一闪，其身形刹时消失，脱离了观众们的视线。

呲啦——

半秒不到，在一波撕裂式的蜂鸣声中，秋风瑟如瞬移般出现在了封不觉的跟前，朝着后者的脸上就是一拳打出。

就连秋风瑟自己也没想到，这拳……竟然中了。

充盈着电光的拳头结结实实地砸在了觉哥的脸上，登时击出一声轰然巨响；当然了，这并不是因为觉哥的脸皮厚，而是因为双方体表的能量摩擦碰撞，这才带出了这种正常肉

体接触无法引发的动静。

咻——

受击后的封不觉像个链球一样倒飞了出去，他的脑袋就好比是球体、身体则是链子；虽然有能量保护，但脸上被这么正面打了一拳，不可能没有影响，所以，当他还在半空时……鼻血就已经飚出来了。

“怎么回事？”说来各位可能不信……此刻，攻击得手的秋风瑟，心里反而有点慌了。

“这种只用了我七成速度、五成力量的试探性突击……竟然中了？”在那短暂的几秒内，秋风的脑子也是快速思考着，“难不成我现在的速度已经到了常态的封不觉无法反应的地步了？”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不……不可能的，这货一定是在装；想必他在我出手前就已看穿……‘我在这次突击时留了余力，以便应对近身后可能发生的各种变故’，所以……他就故意中我一拳，引诱我在下一击时全力出手、露出破绽。”

念及此处，他已踏地猛进、追击而上，不过，他仍然给自己保留了变招的余力。

呲啦——

“雷光”之速，纵是七成，亦要快过觉哥被动倒飞出去的速度。

身形再现，雷拳再出。

这一次，秋风攻的是封不觉那第十七节脊椎（即第十节胸椎）骨；拳到之际，其中指微凸，加以贯透之劲，让这一拳的破坏力再加一筹。

砰——

结果，这一击……居然又中了。

被打到脊椎的觉哥当即脸色一白，一口老血就喷了出

来；他的身体也因对方这发绕后直击而停滞下来，顺势落地。

“切……我才不会上当呢。”秋风瑟再度得手，但心情却愈发烦躁，他暗自心道，“在你化为白光之前，我是不会主动变招的；假如你要演下去……那就这样一直演到死吧！”

拿定了主意的秋风，紧接着就展开了连攻。

既然眼前这种攻击节奏行之有效，那他保持这样的节奏就好了，优势方何必主动做出变化让劣势方有机可乘呢？

于是，场上随即就响起了一阵“呲啦——呲啦——”的电能破空之声；秋风不断地移动、打击……每一击所用的速度和力量都和他第一击相仿，只是打击的角度和动作略有变化。

虽说这种攻击并不致命，但伤害是切实存在的，这么来来回回超过十五次之后……封不觉的血量终究是见底了。

毫无疑问，觉哥是不可能就这么被打死的，所以，战局的变化……也就在此刻。

“好了，够了。”

说话声响起的时候，秋风瑟正挥出的那一拳……落空了。

对此，他并不意外，事实上……这反倒让他松了口气。

“怎么？撑不住了？”秋风转过头，看着战斗至此、第一次主动躲开攻击的封不觉，笑道，“呵……我就知道，你小子是故意挨打的，这下亏了吧？”

“皮兄，你还是老样子……”封不觉也笑着应道，“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啊～”

“皮兄？”秋风瑟闻言，嘴角立刻抽了一下，他显然是听出了对方在玩梗，而且对方等的就是他回一句“皮兄是什么意思”，因此，他干脆接道，“我要是没猜错，咱们再对话个两三句，你还得叫我‘雷兄’吧？”

“哈哈哈哈……”封不觉被揭穿以后，毫无尴尬之色，从容接道，“好好，不玩精灵梗了，说正经的……”他顿了顿，“关于‘故意挨打’的部分，你推测得没错，不过……关于我这么做的动机，你十有八九是猜错了。”

“Ho~”秋风瑟见觉哥站在那儿，并没有任何使用回血道具或技能的迹象，故而也不着急冒进；他一边朝着侧方踱步、寻找机会，一边和对方攀谈道，“那你倒是告诉告诉我，你的动机是什么呢？”

“我先说你的推测吧。”封不觉说话间，还顺手用大拇指抹掉了自己脸上的鲜血，那动作仿佛是吃完点心后拭去残留的奶油般随意，“你是不是认为……我的行为，是为了引诱你使出全力攻击，这样我就可以在某个你‘不留余力’的时机一击把你干掉了。”

“啧……”被人一语道破了想法后，秋风瑟不快地啐了一声，不过他并没有出言否认。

“呵呵……别露出那种表情嘛。”封不觉耸肩笑道，“谁让你不停地用一模一样的攻击模式打过来，这背后的想法也太容易暴露了。”

“行了行了，少故弄玄虚了。”秋风和觉哥也挺熟了，他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你现在就是想说……我猜错了？”

“错了。”封不觉也没等对方追问，就接着道，“其实，我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把我打到‘濒死’的血量。”他微顿半秒，再道，“所以……你能一直用同一种攻击方式对我造成伤害，让我省心不少……若你不停变招的话，我这血可就不好控了。”

此言一出，秋风瑟的表情……变了。

他并不是对自己刚才的策略感到懊悔，因为后悔是没意义的，而且他也不认为自己的推测在逻辑上有什么问题。

真正让秋风瑟神色一变的原因是……当觉哥说出那后半

句话时，秋风已然想到了对方“控血”的目的。

“你……”下一秒，秋风便开口道，“……莫不是想放什么‘濒死状态’下才能开启的技能吧？”

“呵呵……”封不觉猥猥一笑，高声应道，“不愧是你，脑子转得挺快啊。”

叱——

就在那“快”字出口的瞬间，能量绽爆之声裂风而起，一股血色登时笼罩在了封不觉的周身。

“首先……是‘血罗刹’……”变身成功的觉哥，展开双臂，好似在展示自己这形态一般，朗声言道。

这一幕，把正在社团会议室里观看直播的武田智惊得神情陡变。

而秋风瑟……倒还冷静；他的脑子的确很快，迅速就抓住了对方话里的重点：“你说……‘首先’？”

“呵……”封不觉没有回答，只是邪笑一声，接着道，“然后……是‘神斗气·武装色变化’。”

言毕，他周身的斗气又一次发生了质变，那血色的能量变得比方才更加沉厚、更有质感了。

“【哔——】？”这下，另一位正在观战的“已淘汰选手”大梵天也不淡定了。他可是直接在会议室里喊了一声卧槽，当然……因为房间里还有别人，这俩字儿被屏蔽了。

“你……”秋风瑟看到这第二重变化时，基本已经断定……这还没完。

“最后……”果然，两秒不到，封不觉又开口了，“……再加上‘极武·修罗变’。”

此招一出，觉哥的皮肤变成了漆黑之色，头发化为了熊熊火焰，脸上还出现了一个恶鬼面具；此外，还有一股暗金色的能量，混杂到了他周围原本已经非常浓重的血色之中，

相互融汇成了一团凶狞狂肆的魔能。

不用说，作为观众、看到了这一幕的阿修罗也懵逼了……

“我就不问你这不人不鬼的变身是如何实现的了……”秋风瑟盯着觉哥看了几秒，随后……干脆吐槽道，“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非要在和我的对决中用这个呢……”

这确是个好问题——很明显，封不觉是故意选择在和秋风瑟的对决中开启这“三段变身”的；如果他单纯只是想展示技能的话，在之前的五轮中任何一轮都可以展示，反正也是“控血”开嘛。

“那还用问吗……”一秒不到，封不觉的回应声就从恶鬼面具下传出，其语气还透出一种理所当然的意味，“之前几轮遇上的都是陌生人，人家跟我无冤无仇的，又是休闲玩家，何必去给别人留下心理阴影呢。”

“合着……我跟你有深仇大恨？”秋风虚着眼念道。

“没有啊。”封不觉接道，“但是……我俩熟啊。”

“你就专坑熟人是吧？”秋风又道。

“嗨~交情只是一方面……”封不觉回道，“另一方面……咱们这场毕竟也是久违的焦点战嘛。”他顿了顿，“既然要秀……就找个大一点的平台咯。”

“好好好……”秋风无奈地翻了翻白眼，念道，“那咱就看看……”突然，他的瞳孔，真的白了……并逐渐充盈了炽白的光芒，“……到底谁秀谁！”

惊人之语，惊天之变！

秋风瑟话音未落，其身形已朝前一纵，化入白芒。

“【三千万伏特·雷鸟】！”

他的厉喝如声浪般层层叠叠地回荡在半空，他的身形已与电光同步，在封不觉的周围高速回转，但无法以肉眼捕

捉。

而他的招式，在喝声响起时，已然欺近到了觉哥的后颈处。

呲——砰！

蓝色流光，激出金色火花。

爆响声中，一只速度比音速更快的雷光巨鸟在封不觉的脖子后面爆开了。

然，光华未散之际，觉哥的说话声已响起：“区区三千万伏特……连我无意识间流出在体表的斗气都打不穿啊……”他伸手摸了摸颈后，“就像把火苗往太阳里扔一样，能量的级别差太多，就不要再尝试能量攻击了……不如用物理的方式……”

“不用你提醒！”没等觉哥把话说完，秋风的后招就已杀到。

但见，秋风现身之刹，人已到了封不觉的身旁，而且……是位于半空之中。

那一刻，他全身电光缠绕，身形斜展，右腿伸直，左腿屈提，一招【电光毒龙钻】，已是势在必中。

第1366章 “雷光”战“疯魔”（下）

面对凌厉杀招，封不觉浑不在乎；他只是略微转头，视线斜往，应招之间，仍显裕如。

秋风瑟见状，怒意急催，斗威骤升，登时凌空一喝，招力又涨三成。

当——呲呲呲……

下一秒，鸣动爆绽，那是金铁交击之响，伴随电流激荡之声。

虽然在最初的那一瞬，封不觉用单手就格住了对手的踢技，但这踢技并非一击即止……在双方接触之后，秋风瑟整个人还似钻头一般自转起来，足尖电光凝冲，对着觉哥的前臂就是一轮猛“钻”。

然！饶是如此，封不觉还是寸步未退，其手臂也是寸许未移，十分坚挺地立在原地。

“厉害是厉害……”防御之余，觉哥还能用颇为轻松的语气说话，“但你的极限终究是摆在那儿的……”他微顿半秒，再道，“我想……大部分高手，应该都能看出你玩儿的是什么把戏。”

“切……”在觉哥说话的同时，秋风瑟的冲钻之劲已渐渐变弱，他心知再等下去很可能会被攫住脚踝，故而啐了一声，脚上再次发力、猛踹一下，倒旋翻飞而走。

……

同一时刻，观战空间，【地狱前线】一侧。

“他说的‘把戏’是指什么啊？”斯诺向来都是一个不懂就问的人，所以他听到觉哥的话后，马上就询问了身边那些“高手”们。

“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小灵思路快，第一个回道，“基本上就是在说……秋风瑟的格斗专精太差了。”

“嗯？”斯诺一听这话，就更觉得云里雾里了，“但在我看来，他那样的体术能力，已经非常惊人了啊……无论是速度还是破坏力，他至少也是一流高手之列啊。”

“速度和破坏力，并不一定是靠格斗专精来提升的。”这时，若雨又提示了他一句。

此言一出，斯诺当即灵光一闪，似是有些明白过来了。

“哦……这么说他是……”

……

“作为一个灵术专精的玩家，能演化出这样的战斗风格，确是很了不起。”战场之上，封不觉见对方暂且后退迂回了，便接着说了下去，“大部分人修习灵术类能力的倾向都是远程、控制、高伤、或辅助……而你却另辟蹊径，走上了‘自我强化’这条路。”他歪了下头，语气也由衷地带上了几分夸奖之意，“在这S3之前，就连我也没想到过……一个格斗专精只有B的人，靠着‘灵术强化流’的模式，愣是能获得不逊于、甚至是超越了S级格斗专精的近战能力。”

呲啦——

觉哥说话之际，但闻电音掠过、但见电光一现。

紧接着，秋风重新现身站定，目视对手，笑着言道：“哼……我猜，你下一句要说个‘但是’了。”

他们俩的确是挺熟，他猜对了……

闻言，封不觉那恶鬼面具下的面容，也是露出了会心的一笑：“但是……”他好似是想配合对方一般，字正腔圆地说了这两个字，并停顿了一下，再道，“你这个套路，也有着一个致命的‘缺点’，简单地说就是……由于你的格斗专精不够，所以你无法完全驾驭自己的那份极速和破坏力。”

“呼……真是服了你了。”秋风瑟长吁一口气，接道，“速度上明明是我占优势，但你不仅能防住我的攻击，还能看得出我身上的问题……”

封不觉当然能看得出来……就算秋风此刻的移动和攻击速度都要略快一线，但论动态视觉和反应速度还是觉哥更强；放到实际交手中，用【零时差演算】就能轻松抹平这些差距。

“呵……我猜……你接下来也要说个‘但是’了。”两秒后，封不觉也笑着接道。

秋风瑟耸耸肩，把手伸进了行囊：“但是……”他也学着觉哥方才的语气，停顿一秒，回道，“我还有张‘王牌’没用呢。”

封不觉知道对方要拿的是什么，那是一件消耗品——【电珠】。

【名称：电珠】

【类型：消耗品】

【品质：完美】

【特效：发动该物品，在接下来的三分钟内让使用者的所有攻击伤害翻倍（发动时必须借助一个电系相关的技能）】

【备注：噼里噼里放电的珠子，又称电气球，给皮卡丘携带后攻击与特攻的能力将上升，但玩家只能通过“消耗”来触发此效果。】

对于能够看穿数据的觉哥来说，秋风瑟的这张“王牌”并不是什么秘密，但他并没有说破这件事，只是不动声色地接道：“看起来……这是要拿出什么珍贵的一次性消耗品了吧？”

“啊……”秋风应了一声，并已将电珠握在了手里，随时准备发动，“这类东西用在你的身上，总归是不亏的。”

“说得好！”封不觉居然又夸奖起了对方，“好一个‘智勇双

全秋风瑟’，就是因为你的这份果断、这份机变、这份冷静、以及……可以将自身战力以合理的方式逼到极限的智略，我才会十分高兴地亲自出来跟你打这场‘先锋战’。”

“哈？”秋风确是没想到，平日里嘴贱得让人想找他真人PK的觉哥……竟然在比赛里这么给自己面子。

另外，他很快意识到，封不觉那句“智勇双全”，是别有深意的——这是他们两人第一次相遇（《登楼记》）时，秋风瑟所持有的称号；虽说这称号并不适合在巅峰争霸这样的环境中使用、而且他也的确很久都没用了，但这个称号，无疑才是与秋风瑟的游戏风格最贴切的一个。

“居然……连那种事都还记得吗……”这一刻，秋风的心中也不禁感慨道，“既能用极度恶劣的手段嘲讽对手，又能准确地评估对手的优点和可取之处；蔑视……又重视，嘲弄……又尊重……真是个让人看不透的家伙啊……”念及此处，他不由得轻叹一声，“或许……这就是封不觉的与众不同之处吧。”

感叹归感叹，“冷静机变果断”的秋风瑟，可不至于被觉哥几句话就拐得找不着北了；感慨之余，他立刻就找出了觉哥话中的一个疑点，并言道：“等等……听你这意思……你从一开始就吃准了我会在‘先锋战’出场？”

“那是啊。”封不觉接道，“我不单知道你会第一个出场，我还知道你们第二场的阵容是【抹茶酥】和【呛司】，第三场会上的则是【谶无所应】。”

他说这话时的语气非常自信，事实上，他也说对了。

在研究了【山河】对【天地】的那场比赛后，封不觉基本已掌握了【山河】那些队员们的实力。他可以确定，当时【山河】排出的是一个“四场阵容”——他们将队中单挑硬实力最强的【谶无所应】放在首场，以确保可以拿下先锋战；然后第二场派出比较稳定的双打【马观花】和【氲氲】；第三场则是由单挑能力仅比【谶无所应】弱一点点、但综合实力更强的【秋风瑟】亲自上阵……这样的布阵，虽然不敢说可

以横扫对手，但要拿个二比一的比分，应该有七成以上的把握。

结果，他们也的确是以二比一的比分进入了第四场。到了这时，【山河】的战略基本就算成功了，因为【抹茶酥】和【呛司】的双打是一个足可与【秩序】、【诸神】的双打位分庭抗礼的组合，赛点交到他们手里，可谓十拿九稳。

而眼下，在对抗【地狱前线】时，秋风做得更加极端，他排出了一个“三场阵容”，即封不觉所说的那个顺位。

当然了……看起来“极端”的这个布阵，实际上却是最合理的。

如果【山河】想赢【地狱前线】，那么“在前三场横扫对手”就是他们唯一的一种赢法；和【天地】打，他们可以拖到第四场，那是因为双方总体实力上的差距不算大，但和【地狱前线】这种“明面上看就至少有三个怪物”的队伍打……只要三场之内拿不下，就绝对拿不下。

考虑到【斯诺】这个相对比较弱的家伙在前三场出现概率较高，那么【山河】将胜负赌在前三场里，也就合情合理了。

“你这家伙……”秋风瑟听完觉哥的预测，神色微变，“把我夸了一通之后，立马再把我的布局全盘说出来，以显得你比我高一点点是吧？”

“哪儿～啊……”封不觉用贱力十足的语气应道，“怎么可能只高一点点，那必须是一坨坨好吧？”

男人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熟人之间说话，可以损一些，越熟显得越损……

“坨你【哔——】！”秋风这一句脏话一定要讲。

纵然这话的声音被屏蔽了，但观众们对他的意思基本也都心领神会……

骂街的同时，秋风瑟的招式也已出手。

但见，他将双手作虎爪之势，朝前一推，瞬间就有一股汹涌的电能汇聚奔流，从其身前化形而出。

龙影现，雷光驰，随着这招【六千万伏特·雷龙】的释放，【电珠】的特效也发动了；在完美级消耗品的作用下，这条“雷龙”的威力已是原本的两倍，而且……这种“电系技能”先天就有速度优势，即便封不觉可以提前做出应对，但要闪过也绝非易事。

“哼……”不料，见招之刹，觉哥却是冷哼一声，喝道，“还是没用！”

喝声起时，雷龙已至。

封不觉不躲不闪，用一记正面的上踢腿，准确地踢在了那雷龙的“下巴”处，将整条龙踢得变向飞起，升上了天空。

“那我就打到有用为止！”秋风瑟虽是招式被破，但斗志丝毫不减，反倒是越战越勇。

霎时，只见一对雷光巨翼在其背后急速凝成，使其整个人悬浮到了半空。

雷翼怒张，威赫八方。

身形再动，速臻极峰。

获得了飞行能力的秋风瑟再次将自身化入白芒，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呲——呲——呲呲——

紧接着，电能的撕裂声便此起彼伏地出现在了封不觉的周身，且那声音的频率越来越高、越来越急。

嘭！

很快，觉哥那戴着恶鬼面具的脸，又挨了一拳；且这一拳，让封不觉也吃了一惊。

“诶？”那一瞬，觉哥心中暗道，“速度居然快到了我体表的能量来不及做出反应……”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这就意味着，封不觉在能量上的优势化为乌有了，接下来的那些攻击……他若不能从物理层面上做出应对，那就得照常吃伤害。

另一方面，秋风瑟也已将自己的所有潜力、能力都逼了出来；在承担巨大精神负荷的前提下，他暂且算是驾驭住了自己的“雷速”。不过，这种状态并不能持久，而且【电珠】的持续时间也是有限的……无论怎么考虑，这三分钟里，他都必须分出胜负。

呲呲呲呲……

一时间，电走之声如疾雨般密集地响起，秋风瑟的高速连击已呈逼命之势；此刻，他的出手早已不再留有任何余地，只是猛攻不守，务求速杀得胜。

而封不觉，也迅速实施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应对办法——双手护头，压低体势，硬扛。

虽然这种打法显得不怎么好看，但确实管用……三段变身叠加出的可不仅是庞大的能量，那基本的“攻防”数值也是很惊人的，单就一个【神斗气·武装色变化】加的防就已经很夸张了，何况再加两个同级别的S级变身呢？

“这货……是想耗死我吗……”秋风瑟连攻了几十秒后，心道，“切……分明是在残血状态下变身的，而且他变身之后，一直也都是我在攻他在守……但他愣是撑到现在都没挂；撇开他这段时间自动回复的血量不谈，这防御着实是高得离谱啊……”

想到这儿，秋风便知，要解决这个对手，终究还是得靠爆发式的技能才行。

好在，他也早已为此准备了伏笔——方才的那手“雷龙”，其实还有后招。

“嗯？”那一刻，封不觉也察觉到了什么；即便是在被连打压制的情况下，他对方圆百米内的各种能量变化也保持着敏

锐的感知力。

“难道？”几秒后，觉哥忽地后撤半步，架开双臂，猛然抬头。

果然，战场上空，异变已生……

适才吞没了雷龙的那片天空，此时已是浓云凝聚，隐雷暗涌，狂能盈蓄，山雨欲来。

“你发现得太晚啦！”秋风瑟说得没错，在封不觉抱头防御的时候，前者的绝招已然蓄力完成。

话音未落，秋风瑟的身影便再度重现，并极展雷翼，高悬半空……同一秒，一道浩然雷能从天而降，贯入了他的体内。

一息过后，秋风的周身浮现出了一道庞然的电光巨影，其整个人好似化为了一尊巨大的天神，倏然落下。

这一瞬，杀机已到！

杀威掩残阳，狂雷破云霄。

雷光战疯魔，生死尽一招。

雷电系最强技能之一——【两亿伏特·雷神】，神威天降，一击轰落！

无所遁形的封不觉，眼下就是想“剃头”都来不及了，俨然已是玩儿脱之势。

“怎么办呢……”在那以微秒计算的极短时间内，觉哥的大脑急速思考着，“硬吃这招，必死无疑……但想躲的话，他这‘雷速’又真心是有点快……”

“目测一下他的技能范围和移动速度……用【动如雷霆】估计是躲不开了，用【灵识聚身术-极】都未必能行……”

“本来倒是可以用【相位转移】那种法子来应付的，但‘三重变身’让身体变成了超高纯度的能量聚合体，‘挤’不进平行空间了……”

“要不然……试试【不动如山】？”

“嗯……不行，我血量太少了，即便【不动如山】提供的防御能抵消一部分伤害，也是杯水车薪。”

“那么……这场认栽算了？反正靠其他人在后面也能赢回来……”

“不不不……从一开始就打算秀别人的我，最后要是输了，这就有点……”

“再者……大伙儿都说好了要帮絮女神拿个冠军的，结果我不但用这种态度比赛……还玩儿脱了，我那伟光正的形象怕是要崩啊。”

一个人，能对着别人面不改色地扯淡，是本事；能在内心对着自己也面不改色地扯淡，那就是境（神）界（经）了。

封不觉就是一个连自己都要“贱”的人，在这生死关头，他依然能在心里对自己进行反黑式的吐槽。

而且……在吐槽的同时，他还真就想出了办法。

“跟你拼了！”

说时迟，那时快！封不觉心中大喝一声，晃眼间已是【燚龘】在手。

没错，他在情急之中想出的办法就是……用【燚龘】发射一件物品，和对面强行拼一波。

根据觉哥以往的经验，纵是完美级的物品，由【燚龘】发射之后，也将具备足以对神级生物造成影响的力量；现在他面对秋风这“双倍威力的超强S级技能”，放个传说级的物品进去，也没什么不妥。

而他放的那件东西就是——【JUST WE】

第1367章 他们使用了“核弹”

在一片光爆之中，封不觉……赢了。

这无疑是一次险胜……

秋风瑟输掉的原因就是——他比封不觉早死了那么半秒左右。

是的，JUST WE不但把秋风给炸死了，也顺带炸碎了觉哥。

实际上，它不仅炸死了两名玩家，还毁掉了战场。

……整个战场。

这次爆炸的中心是秋风瑟的拳头和JUST WE接触的那个点，而爆炸的极限范围……无法计算；若不是战场边际的屏障挡着，指不定这光爆还能扩散多远。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发大爆炸，测试出了一个此前还无人发掘过的情报——“战场的形状”。

由于JUST WE所释放出的能量摧毁了包括地面和空气在内的一切物质，并持续扩散和填充了整个空间……在那光能消散前的那段时间，如果观众们将视角拉到极远的地方观察（看录像也行），便可在一片黑暗的虚空中看到一个形似胶囊的、竖立着的发光体……而这，就是战场的外部轮廓了。

当然，像这种细节，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很在乎，第二天各大媒体对这场比赛的报导基本也没提这事儿。

娱乐媒体嘛，要的是流量，没有流量，连“拿钱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与其劳心费力地写一堆特别专业或者抠细节的技术性文章，还不如整一个抓眼球的标题……哪怕内容言之无物、错漏百出、或者“收钱发声”的痕迹明显，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反正能吸引别人点开就算成功了。

综上所述，第二天，关于这场比赛最热门的那篇报导标题就是——“极恶！丧病！面对老友之战，封不觉竟使用了核弹”。

……

“哼哼……”回到观战空间的封不觉，双手交叉在胸前，用一种颇为嘚瑟的神态笑了笑，对队友们说道，“看到没有，轻松取胜了。”

“敢要点儿脸么？”安大小姐闻言，当即吐槽道，“你这分明是濒死之际扔了个同归于尽的道具最后侥幸得胜好吧？”

“是啊……明明有很多种手段可以赢的，非要秀什么‘三重变身’，结果差点玩儿脱。”若雨也点头接道。

“切……”封不觉还是摆出一副死鸭子嘴硬的架势，“你们懂什么？这都是战略！战略！以后你们就明白了。”

很显然，在场的六人，没人相信他这套“强行找理由挽回面子”的说辞，就连小叹也只是苦笑。

但，封不觉所言……其实是真的。

在比赛中，当被秋风瑟问起“为什么偏要对我用这种战法”时，觉哥没有说实话，但他那贱力十足的回答却令秋风和观众们全都信服了。

而在比赛后，当被队友们吐槽时，封不觉解释了自己的真意，反倒没人信他……

做人做到这个份儿上，还真是想被人“猜透”都难了。

……

【比赛将于三十秒后开始】

虽说这次系统修复战场的时间特别长，但还是在五分钟之内搞定了；随着系统语音的响起，第二场“中坚战”准时启动，并进入了“准备阶段”。

与封不觉此前推测的一样，【山河】在这场派出的是

【抹茶酥】和【呛司】。

既然觉哥早已算到了对方的阵容，那他自然是选择了一个专门针对对手的阵容出战，那就是——【似雨若离】和【石上花间】；换言之就是……以“剑术达人＋治疗辅助”的传统组合，对抗“超强器械专精者”和“半召唤半灵术辅助”的新兴组合。

论战术的多元化、策略变化、容错率等因素，后者都占绝对的优势；在【山河】晋级的路上，抹茶酥和呛司也一再证明了……非主流专精加复合式能力的组合，在对抗那些老套的组合时往往能有奇效，甚至可以在某些极端对局中以弱胜强。

饶是如此，封不觉还是遣出了若雨和花间，可见……他对此战是胸有成竹。

“他们跑了呢……”准备时间刚过三秒，正在用【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给若雨上“复活BUFF”的花间，便看着屏障对面那两道飞奔而去的背影，十分淡定地念叨了一声。

“啊……跑了呢……”若雨也是随口应了一声，表情显得很平静。

因为觉哥在赛前已经差不多把对方可能实施的各种战术给分析完了，导致她俩一点儿都紧张不起来。

“看这架势……我们该用C计划？”几秒后，花间又道了一句。

“呼……”若雨长吁一口气，一副提不起干劲儿的样子，“都商量好了，用就用吧……”

……

一分钟后，战场某处。

“奇怪……为什么还没来？”已经做好初步准备、严阵以待的呛司，望着掩体外空阔的平原，不禁念道，“就算是要配合花间的移动速度，这点时间也足够她们追近了才对。”

“嗯……用热成像看，也是空无一人……”在旁应话的抹茶酥，这时正戴着一个造型十分夸张的甲壳虫头盔，通过头盔眼部自带的镜片观察着前方，“莫非……她们走了某种我们‘看不到’的路线？”

“你是说……”呛司一边接话，一边已将视线投向了前方的地面。

“‘走地下’只是假设之一……”抹茶酥若有所思地念道，“别忘了他们社团里也有一名器械专精很强的玩家……万一他制造出某种可交易的空间科技造物，那似雨和花间就很可能会通过相位空间、或是其他转移装置直接过来……”

“明白了。”呛司点头应声，并立刻回头，在后方安排了一个监视用的召唤物。

他们的这份紧张和谨慎，也是情有可原，毕竟对手之一是“怪物级”的若雨，一旦被她近身，那是什么死法儿都能有啊。

因此，她们所执行的战术思路就是——“拉开距离后的定点防御”。

在对抗“近战配辅助”的双打阵容时，这种战术无疑是非常管（赖）用（皮）的；大多数近辅组合的远程攻击手段都比较贫乏、乃至是完全没有，这类组合一旦在掩体极少的平原地带遭遇了要塞式的防御力量，很容易就会陷入无计可施的境地。

正因看准了这点……【山河】的二位才会在看到【地狱前线】的出战组合后扭头就跑。

在此前的一分多钟里，抹茶酥和呛司可谓争分夺秒……在最初的移动中，他们便不计体力地跑出了最高速度、务求拉开尽可能多的距离；并且，在移动的过程中，两人已分别在进行着“造物”和“召唤”的准备工作；待他们找到了一处适合作为据点的小高地时，便毫不犹豫地开始了“施工”。

抹茶酥的【工兵蚁军团模组】可以大幅增加她建造机械造物的效率，而哈司的召唤系技能多半都是依靠“材料”来实施，无需花费太多的时间去准备（像曌影王那种通过扎纸人儿来召唤的方式，他是拒绝的）。

这两人的配合相当默契，一分钟不到，便建成了一圈半米高、呈弧形的金属掩体墙，阻在了他们与敌人之间。

待他们在掩体后趴定、并设定好了最初的防御火力后，两人就进入了戒备状态，同时……他们也利用各自的技能、默默地积蓄着机械和召唤造物的数量。

可以说，时间拖得越长，情势对这两人就越是有利。

因为等得越久，他们能造出的武装力量就越多……而且，由于他们一直都在实施“建造”行为，纵然是待在原地不动，也绝不会被判定为消极游戏。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组合和战术未免太无敌（耻）了点儿吧？

其实也不是……

假如遇上射击专精的对手，或者有【龙破斩】那种技能的玩家，这战术就跟等死没两样了；再者，遇上【龙傲旻】那种能举着盾牌一路扛着火力冲过来的家伙，一样不管用。

事实上，即便是眼前若雨和花间的这个组合，要破这个战术也不是全无办法的；如果在屏障消失后的第一时间，若雨就用自己所能达到的极速追上前去、找到对手的行踪，并立刻发动突袭……那么，她应该能赶在对方火力网刚刚布下的薄弱时期，占到一些便宜。

然而，现阶段来看，这些假设都只是假设而已了。

一分钟、两分钟……

直到足足五分钟后，若雨的身影才出现在了地平线上。

五分钟，在巅峰争霸的舞台上，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长得都能结束一场对决了。

如此充裕的时间，自然已经足够抹茶酥和呛司把这个“据点”的防御能力提升到非常惊人的程度；按理说，此刻的他们应该松了口气才对，但看到若雨独自出现，却又让他们心生疑虑。

“怎么回事？”呛司疑道，“等了那么久，结果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我们视野里了，而且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倒是可以解释的……她们或许是在提防我们用狙击的方法进行远程打击，所以让体术较差的花间先躲起来。”抹茶酥接道，“但……这五分多钟的时间，确实很可疑啊……这期间她们究竟做了什么呢？”

是啊，她们做了什么呢？

其实也没做什么，这段时间里，若雨和花间只是将斯诺提供的一些零件组合了一下，再添上几种比较稀有的原材料当催化剂，做出了一个威力非常巨大的小型爆炸装置——【惩戒压缩弹】。

【名称：惩戒压缩弹（合成物）】

【类型：消耗品】

【品质：完美】

【特效：释放内部压缩的高浓度惩戒（Smiting）之力（拉动引信后延时0.3秒，杀伤半径约9公里，该物品生成后无法置入行囊）】

【备注：一名来自塞伯坦星球的多元宇宙穿越者在游历了Worms（百战天虫）世界后，将两个宇宙的军事科技进行了实验性的结合，从而催生了出了一批极其致命的武器，“惩戒压缩弹”便是其中之一；将“神圣手雷”中蕴含的惩戒能量进行格式化，再压缩至一个边长小于等于15厘米的立方空间内，即可让这种武器的破坏力呈几何倍数增长。】

这玩意儿的实用性，本来是很差的：其一，它被“制成成

品”后就无法再放入行囊了，所以只能在剧本世界里将其做出来、做完了也不能带出去；其二，这压缩弹的使用方式和手榴弹类似，需要自己拉弦儿引爆，但其威力却是核弹级……也就是说使用者自己基本上也不可能逃得出引爆范围。

在比赛中，很难想象你的对手会给你五分钟的时间来做这个东西；就算你真做出来了，这也就是个用来同归于尽的道具罢了。

不过，如果你事先就知道对方的战术和即将采取的行动，那就可以安心大胆地运用它了。

眼下，花间已经跑到了十公里之外的地方……她没有出现的原因很简单，为了脱离爆炸的范围；而若雨呢，拿着个十有八九会把自己也秒掉的物品、顶着“复活BUFF”，正设法靠近敌方的两名队员……

“等等！她手里拿着某种有高能量反应的东西！”很快，使用视觉辅助设备进行观察的抹茶酥就看出了事情有异。

“是什么？”呛司这句……严格来说是句废话。

“不管是什么，我都不打算让她拿着那个接近我们……”抹茶酥说话时，她周围那圈由她制造的机械兵团已是一拥而上，一部分奔向了目标，另一部分则开启了各种远程火力进行压制。

呛司见状，也即刻指挥自己的各种召唤物跟上，并十分警觉地在自己和队友的周围建起了一个灵气防护罩，以防万一。

然……

“唉……”远处的若雨看着这如潮水般的攻势涌来，只是轻叹一声，自言自语地念道，“这么多拦路的，要不然我就不过去了吧……爆炸范围以公里计的东西，也不差这几百米……”

这么想着，她就顺手拉弦儿了。

从后来那篇标题为“壮烈！凄绝！为队伍牺牲，似雨若离

毅然使用了核弹！”的战报来看，其实娱媒也是有节操的，主要还得看报导的主角是谁……

第1368章 你的FLAG立得太多了

两局战罢，【山河】与【地狱前线】的比分已经变成了零比二。

到了这会儿，整场比赛的胜负基本已失去了悬念。

考虑到还有【絮怀殇】和【悲灵笑骨】这两个非常稳定的点没上，凭【山河】那“三场阵容”的布阵，就算【地狱前线】第三场派上斯诺、并输掉了这场“参将战”，【山河】在后面两场也要面对一九开的对局。

而且，这种假设还是建立在“存在后两场”的基础上的……实际来看，【山河】别说是连扳三城反败为胜了，就是眼前这“参将战”能否拿下还得打上一个问号。

在这样的局面下，出战第三场的【谶无所应】，心态反倒变得很放松了。

反正队伍的大势已去，接下来的战斗就成了为荣誉而战；赢了呢……总比分上稍微好看一点，输了……也不会有人指责他，只能说实力差距摆在那里。

……

【比赛将于三十秒后开始】

短暂的休息时间过后，系统语音准时响起，双方玩家即刻进入战场。

这一刻，所有人都已猜到了，【地狱前线】那边会派出的人是【絮怀殇】；因为从前两场的阵容来看，【地狱前线】摆出的俨然也是一个“三场阵容”，以此来针对【山河】的布阵。

再者，早就有人统计过，在【地狱前线】的前九轮比赛中，絮女神的登场率是百分之百，也就是说……封不觉每一

次都把她安排在了前三场出战。

当然了，觉哥这么做是有理由的——除了“阵容需要”之外，他这种排法也是对絮怀殇个人的一种“照顾”。

虽然絮女神属于那种不签工作室也能保持人气的超级明星，但失去了各种官方资源，其曝光率肯定是低了不少……身为一个处于巅峰期的职业玩家，这肯定不能说是好事。

对此，封不觉自是心知肚明，尽管他嘴上从未明说，但其行动上是一直在默默地支持着队友的——让絮怀殇尽可能多地在比赛中露面，无疑是维持其曝光率的一种有效方式。

果然，伴随着一道白光，絮女神那绝逸身影现身擂台，同一时刻，各大直播平台上，正在播放【地狱前线】对【山河】这场比赛的频道人气立即就有了一个肉眼可见的激增。

与絮怀殇那不讲道理的人气相比，屏障对面的谶无所应，就显得有点悲催了。

虽然谶兄也是一名实力卓越、正值巅峰期的职业高玩，但他的人气却始终是不温不火；或许是因为他选择的ID中有一个字很多人不会念，或许是因为他缺乏所谓的“明星气质”，又或许是因为他的特点不鲜明……

总之，这是一位粉丝数量与实力不成正比的选手。

在职业玩家这个行业中，像谶无所应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停留在“顶尖”的那道门槛前迈不过去，在“一流”中可能混得还不如一些水平比自己低、但更有噱头的人；他们可以在团队游戏中进入队伍的第一阵容，但永远无法成为队中的焦点或卖点；他们多半都能在当打之年拿到一些团体荣誉，但个人荣誉方面却可能颗粒无收。

这类选手的职业生涯通常都十分平稳，当中没有什么大的起伏，总体来说就是一个缓坡……但在走完这个坡之后，他们的去向却往往让人担忧和唏嘘。

“性格决定命运”这话，在游戏行业，显然也适用。

好的选手未必是好的主播、好的教练、或好的解说……更不用说担当管理层乃至老板了；无论是娱乐大众、指导团队、还是管理公司……都需要技巧和才能。

所以，如果你只会玩游戏，而且确实有着一定的天赋、并以此谋生，那你最好就把这一件你唯一能依靠的事做到极致。否则，无需太久，你便会一无所有；就像那无数被才能和性格拖累的……“平庸的一流选手”一样，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再也不被提及。

当然，他们也并非不可能丢掉那“平庸”的光环……

机遇还是存在的，就看人能否把握得住。

眼下，摆在谶无所应面前的，就是一次“机会”。

他这样的选手，事业上要突破得靠什么？无非就两条捷径：一，个人项目拿个大赛冠军；二，在与巨星级对手的战斗中爆冷取胜。

此时此刻，他正是在一项关注度最高的赛事中、在一个万众瞩目的舞台上，对上了当今游戏界最顶尖、最有人气的选手……很可能没有“之一”。

当初封不觉第一次打响知名度的原因什么？不就是在S1里拿下了絮怀殇吗？

只要谶无所应这场赢了，不管【山河】最终是否淘汰，明天他个人也妥妥儿的上头条啊。

再加上……这场“参将战”本来也已无关大局，并不存在任何外部压力；像什么“传说级消耗品”、“留到后几轮才能用秘密王牌”等手段，在这种“队伍已经处于淘汰边缘”的局面下，他自然也是想用就用。

综合上述这些条件，结合谶无所应自身那扎实的战力（单论战斗能力在秋风瑟之上）来看……绝大多数内行都觉得他这场其实是很有机会的。

相对而言，在比分上仍有退路、且还需要为后面几轮考

虑的絮怀殇，反倒在心态和气势上落了下风。

【五……四……】

倒计时响起时，絮怀殇站在原地未动，而谶无所应则已后退了百米有余。

他这应对也没什么好吐槽的，自从絮女神在第一轮里展现了一次“脱力瞬杀”之后，就再也没人敢在开局时和她隔着屏障瞪眼了。

“呼……要冷静……”在这战端一触即发之际，谶无所应一边深呼吸，一边在心中念道，“大家都是六十级，同样的S级格斗专精……她已经小半年都没有得到工作室的资源支持了，我的装备和技能没准比她的更强……没理由怕她。”

【三……二……】

“无论结果如何，至少也要打一场在场面上不逊色于‘秋风对疯不觉’的精彩比赛……”

【一……】

“若是赢了的话，赛后采访时就用……‘你们最风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的话……就是现在了’这样的台词吧。”

【……Fight！】

第1369章 微妙的对局

谶无所应的表现很不错，他发挥出了自己的最佳状态——在絮女神的手底下走过了二十招。

虽然这场对决最终只持续了两分钟不到，但这俨然已是S3开赛至今絮怀殇“净战斗时间”最长的一场比赛了；在之前的九轮中，撇开那些对手从一开始就逃跑的情况，絮怀殇与敌人正面交手很少有超过十招还不胜的。

当然了，对于大部分吃瓜群众来说，“十招之内落败”和“二十招之后落败”之间有着多大的差别，他们是不了解、也不在乎的……所以，此战之后，谶无所应的评价和人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依旧悲催。

顺带一提，一个月后，他终于在公司管理团队的建议下修改了自己的游戏ID，不过那就是题外话了……

眼下，三场战罢，三比零的比分已赫然在目。

【山河】VS【地狱前线】的这场焦点之战，最终以【地狱前线】继续维持“横扫纪录”而告终。

值得庆幸的是……秋风瑟那场“先锋战”打得不错，从比赛过程来看他是无限接近于胜利的，这也为队伍挽回了一些面子；要是第一场的过程也和后面两场一样，那【山河】可真是输得太憋屈了。

……

长话短说，比赛一结束，返回了会议室的觉哥他们就立即打开了游戏内的直播频道，想去看看另外几场强强对决进展得如何。

首先是【秩序】对【星辰】那场……从他们那个频道界面上“3:0”的比分来看，显然是已经打完了。

这并不算什么意料之外的结果，毕竟两队的实力差距摆在那里；不过【秩序】在这场采用的布阵却是和前几轮打非职业队伍的阵容不太一样……在对付业余队时，他们都是让悟死参玄首发、叶纸和条形码次之、第三场上醉卧怅然终结比赛的；但这轮，他们用了梦惊禅首发、悟死参玄和生鱼片次之，醉卧怅然则还是负责第三场。

虽说结果一样是横扫，但很明显能看出【秩序】对【星辰】比较重视，故而加强了前三轮的阵容厚度。

他们的思路很明确——除非是对上【诸神】那种极有威胁的队伍，否则不必考虑布阵的平衡问题，尽量在三场之内将对手解决掉……这样可以少暴露一些情报。

因此，【星辰】也是难逃此劫。

接着，再看【江湖】和【风云】这场……

当封不觉他们的比赛结束时，【江湖】也已经是2:0领先了，且“参将战”正在进行中。

尽管“刀剑笑”中的【笑问苍天】已宣布退役、不参加这次的S3，但【江湖】的实力依然是非常强悍的；【狂踪剑影】【无刀客】【才不怕呢】【步天歌】……这四名主力都是顶尖水准，其整体实力压了【风云】不止一头。

不出意外的话，【风云】的落败只是时间问题。

最后，还有一场焦点战，即【废柴联盟】对【冰帝】之战……那就显得比较胶着了。

从频道旁边显示的对战记录来看：先锋战，【废柴联盟】遣出【七杀】，几乎是瞬杀了【冰帝】的【热天午后】；中坚战，由【倦梦还】和【曌影王】的组合，对战【取名真是难】（主医疗辅格斗）和【真难取名字】（主格斗辅灵术）的组合……这场打得时间比较久，但最终还是【废柴联盟】这边胜了；再然后……参将战，【天马行空】在一分钟之内就输给了【名字真难取】。不难看出……这一

场是“战略取胜”，【冰帝】显然是在赛前猜到了小马哥的出场顺位，并狙击成功，要不然没理由让射击专精的小名来打这第二单打位。

综上所述，前三场过后，两队的总比分战成了2:1，此刻，双方的“副将战”正要开打。

而【地狱前线】的众人，也将直播画面锁定在了这一场。

……

【比赛将于三十秒后开始】

系统语音一响，选手们便应声入场。

【废柴联盟】这边，登场的是【鸿鹄】和【废柴叔】；而【冰帝】这边，则是【迹部少爷】和【黑白灰】。

“哼……果然把界老湿留在了最后的‘大将位’上压阵吗……”一看到对面的二人，迹部便冷哼道，“鸿鹄那家伙……还真是丝毫不留情面呢……”

“虽然你语气听起来还挺轻松，但你这话的意思我能不能理解为……咱们这场悬了？”黑白灰加入冰帝之后，无疑也传承了本工作室的光荣传统——一有机会就吐槽或欺负社长。

“呸！悬什么？”迹部接道，“还没打谁知道输赢？我也是很强的好不好？”

“那我拖你后腿了呗？”黑白灰撇嘴笑道。

“行行……姑奶奶，你比我强，行吧？”迹部这人虽然涵养不咋地，但还是有些绅士风度的；经常和“取名难”那三位公然对喷的他，被女生吐槽抬杠时，基本都是能忍就忍……忍无可忍……还是得忍。

另一方面，屏障另一侧……

“队里有女孩子……感觉真不错呢……”废柴叔保持着双手交叉在胸前的站姿，用一脸颓废的表情，有气无力地念道。

“你想说什么？”鸿鹄听出这货话中有话，当即虚眼斜视道。

“也没什么啦……就是想吐槽一下……”废柴叔道，“咱们一路晋级过来，遇到的每一支队伍……好像都有女队员啊……”

“那又怎么样？”鸿鹄强行用不以为意的口吻接道。

“事实上，我昨天还去官网查了一下，目前剩下的53支队伍里，全部都是男队员的就只有我们队了呢……”废柴叔又道。

“所以我问你……那又怎么样？”鸿鹄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嘶……”废柴叔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你说……咱们当初，咋就没想到招募一个女队员呢……”

“废话，因为光男队员就够七人了啊。”鸿鹄回道。

“唉……明明都是没签工作室的玩家，组队理应很自由的才是，怎么不知不觉就组出了这种全是糙汉子的队伍来呢……”废柴叔好似没听见鸿鹄的话似的，继续自言自语。

“你现在再扯这马后炮有毛用……”鸿鹄道，“当初你要是提出……让老毕腾个位置出来，再招个女队员进组，能有多难？别人不说……老毕本人肯定是第一个同意。”

“我这不是没想到嘛……”废柴叔道，“等回过神来的时候，人都已经齐了……”他无奈地耸耸肩，“我这会儿也只是看到对面‘又’有女选手出场，不由得感叹一下。”

“你要真那么在意，下一轮比赛你换女装上吧。”鸿鹄接道，“没准对面看到你以后就集体吓得掉线，我们就不战而胜了。”

吐槽完了，他微顿半秒，再道：“哦……前提是……我们还有‘下一轮’。”

别看他俩在那儿东拉西扯聊得挺欢，实际上他们的心理

压力都挺大的……只有【废柴联盟】的人自己清楚，他们排出的是一个“四场阵容”；那留到最后一场的畀老湿，根本就不是什么“压阵的”，而是“从没打算要出场”。

说得再简单一些……如果鸿鹄和废柴叔没能把这场双打拿下，导致比分变成二比二，那么……他们十有八九就要被淘汰了。

当然了，压力归压力，从实力上来说，还是他们占较大优势。

纵然迹部现已跻身一流高手之列，但从职业角度来说，他终究还只是一个入行仅一年的新人；而作为辅助的黑白灰，也绝没有【秩序】的叶纸那么强大。

按照两边的硬实力对比，打常规……【冰帝】的胜算非常渺茫，因此，眼下唯一让鸿鹄有所顾忌的就是……对方会不会藏着什么此前从来没展露过的、只能用一次的幺蛾子手段……

第1370章 卍解

倒计时结束，屏障随之消失。

迹部的幺蛾子手段……也就来了。

他自然也知道，和眼前这两人打常规是没有胜算的，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用了绝招。

“诸天六界，尽索琉璃……须弥霜魁！”

当迹部念出“解放语”之时，他手中的武器——一把纯白色的巨型折扇，登时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那一刹，一股凛冽的寒气由他为中心急速扩散开，一息之间便已笼罩了方圆数里之地。

见状，鸿鹄也是神色一变，他一边拉弓射箭、一边念道：“这莫非是……斩魄刀？”

话音落，一道用于试探的光矢已然射出，并精准地飞向了躲在迹部侧后方的黑白灰。

没想到……他这一箭，刚飞出五米不到，就在半空消失了；看那光矢化散的样子，俨然是被某种其他的能量给消解掉的。

“哦？竟然连这种事都能办到吗？”鸿鹄的确是有点意外，因为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无论是在能量强度上、还是在运用能量的技巧上……迹部都还没有达到“能制造护身气墙或者领域”的水平。

“喂喂……别发愣啊……”就在鸿鹄思索之际，他身旁的废柴叔突然伸手托住了他的肩膀，说话之间就拽着他朝后方跳了起来。

“嗯？”两秒后，已然身在半空的鸿鹄才后知后觉的、惊愕

的发现……在离地时，自己的双脚脚踝以下的部分已裹上了一层冰霜。

“现在的迹部可不是你能走神的对手啊……”别看废柴叔常年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在这种时刻，他的反应速度就是比鸿鹄要快上一线，“像刚才的情况……再有第二次，我可就未必来得及救你了。”

“啊……抱歉。”鸿鹄这会儿也摆出了一脸凝重之色，“不会有下次了……”

说时，他已运起灵能，聚于足部，顺势将双脚一碰，震碎了那层冰霜。

与此同时，留在的地面【冰帝】二人……也已展开了下一步的行动。

这几秒之间，迹部在自己身前数米之处凭空造出了一块厚三厘米、长和宽皆逾两米的、立着的“冰板”。

而黑白灰，不知何时已召唤出了一个身着十六世纪欧式红色连衣裙、脸色苍白、七窍渗血的诡异妇人……看外观就能猜到，这个召唤物并不擅长“战斗”，但具备着某种“特殊能力”。

“鸿鹄鸿鹄鸿鹄！”忽然，黑白灰用极快的语速将鸿鹄的名字念了三遍。

当那最后一个“鹄”字出口之时，远在天边的鸿鹄……竟是被动地瞬间移动到了迹部所造的那块冰板前方。

“什……”这回，鸿鹄可就不是“惊”而已了，用“吓个半死”来形容都不为过……其嘴里刚来得及吐出一个字，一股彻骨的寒意便与恐惧一同袭遍了他的全身。待他冷静下来、低头观察时，那充当“镜面”的冰板已经分解、重组，并将其身体给冰封住了。

“中！”下一秒，迹部的喝声到来，而他手上那巨扇的“扇锋”……也如一道闪电形的怪刃，对准鸿鹄的颈侧斜着劈了下

去。

这一轮连续的施为，奇绝突兀，着实让鸿鹄措手不及。

首先，迹部开启了自己那“高成本”的魂意【器灵合一】，以献祭自己手上的主力兵器（一把传说级的扇形武器）为代价，唤出自身灵能武器的卍解形态——【须弥霜魁】（献祭掉的武器越强，卍解的效果就越强）。

在这种状态下，迹部的灵压（能量）会暴增到一个连“醉生梦死”那个级别的高手都难以企及的强度；结合【须弥霜魁】的冰霜特效，他便可以自由地操控周围的弥散的寒气，在极短的时间内冻住附近的任何目标、甚至是冻结空气。

另外，黑白灰所召出的“替身（Stand）”——【血腥玛丽】，也是一手奇招。

【名称：召唤术——血腥玛丽（替身类）】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召唤】

【效果：召唤一个血腥玛丽（替身类的召唤物可随时召出或解散，无冷却时间、持续时间以“持久力”为基准，非复数型替身不可多重召唤）】

【替身能力值：破坏力E，速度E，射程C，持续力A，精密性D，成长性D】

【替身能力：当血腥玛丽具象化时，其使用者只要对着任意镜面将某个角色的名字念三遍，即可将该角色瞬间传送至镜面前（被召唤方与召唤方必须身处同一宇宙，且双方在十二小时内曾“亲眼看见过”彼此；如出现同名角色，优先召唤十二小时内最先看见的同名目标）】

【消耗：集中精神即可唤出】

【学习条件：开启召唤与灵术专精；被“箭”射穿或损伤/被植入替身“DISC”/曾去过“恶魔掌心”地带/装备过“圣者遗

体”】

【备注：这位女伯爵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妖冶姿容、聪颖的头脑、和傲慢冷然的气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都被视为匈牙利最美的女人之一。

在很小的时候，女伯爵就表现出了暴力与虐待狂的倾向；长大后的她，则以折磨手下貌美的女仆和平民家的年轻女孩为乐；到了中年时，女伯爵终于开始钻研黑魔法和巫术，试图用处女的鲜血来让自己青春永驻。

残忍的虐杀在她的城堡中不断上演，如同人间炼狱。

她的暴行持续了数十年，直接造成了数百人的死亡，即使是贵族的身份也无法继续保护她了……

她被判处终身不得踏出自己的城堡一步，当石工封死了她那住所的所有门窗后，她的城堡便变成了一座巨大、黑暗的坟墓。

但直到最后，她也没有承认过自己的罪行，更没有对她的所作所为表示过懊悔。】

以替身的能力值而言，【血腥玛丽】的“六围”根本上不了台面，但是，它却有一个堪称因果律技能的特效……也正是这个特效，将鸿鹄推到了眼前这绝死之境。

“切……”就连远处的废柴叔，在那一秒，也只能暗啐一声，心想着……“鸿鹄这下怕是没救了。”

然！

鸿鹄本人，却仍未放弃……纵是绝死，他亦要死中求生。

咔咔咔——

在那电光火石之瞬，只听得一阵坚冰疾裂之响，当迹部的攻击斩下时……扫到的，竟只是碎裂纷落的冰屑。

“哪里跑！”迹部虽是一击落空，但他并没有失去目标，他

很清楚鸿鹄做了什么、逃向哪里……所以他当即轻喝一声，趁势追击。

“我可没打算跑……”鸿鹄回这话时，身形已闪至黑白灰的侧方。

这一刻，他手里拿的并不是光弓，而是一把短平的光刃；至于他要做的事情，也是一目了然……反正已经用出了【乱装天傀】这种带自残性质的招数，干脆就用命去拼了吧……

“该死……”迹部看到鸿鹄的动向后，心中立刻道了声糟，因为他大致上已经确定……队友要挂了。

开启了【乱装天傀】的鸿鹄，其身体已全部交由灵子构成的“线”来拉扯控制，宛若一个被强行扯动的木偶……这不仅让他在速度和力量上获得了很大的提升，还可以让他做出一些正常发力不可能做出的动作。

方才，正是在这一技能的帮助下，鸿鹄才挣脱了身上的冰缚、并躲过了迹部那势在必杀的一斩。

当然了，这种“把自己当木偶扯着打”的手段，是要付出代价的……

因为把身体彻底交给灵子控制，所以本体将持续处于全身脱力的状态；在这种前提下，鸿鹄那些违背人体运动规律、既快又强的动作，很容易就会弄断自己的骨骼、撕裂肌腱、乃至破坏血管和神经……

也就是说，他每一次迅捷有力的移动……都相当于是一次自残。

不过，鸿鹄认为，这是值得的。

眼下，他必须保持在这种状态，才能在开了卍解的迹部附近活动，否则……以他那原本的体术，五秒之内就会被空气中的寒气拖住、并逐渐冰封起来。

既然别无选择，鸿鹄自当把这技能开到死为止，而且死

前务必要拉一个垫背的……

或许黑白灰可以在常态的鸿鹄手中逃脱、并与之周旋，但在现在的鸿鹄面前，那就真心是没什么抵抗的余地了……她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血量和防御力，可惜那也没能让她顶过两秒。

两秒后，赶到的迹部一脚踹在了鸿鹄的腰上，但为时已晚……鸿鹄被踢飞出去的时候，黑白灰已经倒下了。

“可恶……”迹部见没能救下队友，咬牙念叨了一声，足下一踏，奋力再追。

“别挣扎了，已经确定是我们的胜利了。”有【乱装天傀】在身，鸿鹄就算是被人踢飞，也能在半空中随意改变体势乃至方向，他一边加速逃遁、一边就用一种胜券在握的口吻对迹部道，“我知道你此刻实力大增、信心很足，但现实是……即便我挂了，以你目前的战力，想在单挑中打赢废柴叔的机会也很渺茫……”

“这种事不试试怎么知道！”迹部心里是同意对方的，但嘴上肯定不会言败。

“这种事不试也能知道的吧……”鸿鹄说着，好似想起了什么，笑了笑，说道，“呵……迹部兄，装疯卖傻可不解决问题啊……你若是想学我那位‘宿敌’的话，我还是劝你一句……封不觉并不是真疯，他是……”

“你说什么？”迹部还没听他把话说完，就高声打断道，“封不觉的宿敌是你？”他的嗓门儿瞬间高了一个八度，“我呸！明明是我好吧？我和他可是内测就结下梁子了！你跟他啥时候才认识啊？宿敌轮得到你吗？”

“哈？”这话，鸿鹄可就不爱听了，“什么什么？这算哪门子说法？仇恨的深度仅仅是用时间长短来衡量的吗？再说了，你和他根本就不是同一类型的玩家好不？怎么就宿敌了啊？”

“废话！宿敌就一定得是同类型吗？”迹部也是不服，“樱木花道和流川枫、八神庵和草薙京、小智和小茂、孙悟空和贝吉塔……哪对是同一类型了？”

……

在那两位边争论边追逐的同时，【地狱前线】的会议室中……

“这两个白痴……打就打呗……把我扯进去干什么呢……”封不觉单手托腮，瞪着死鱼眼望着屏幕，有气无力地骂道。

“我倒是也很好奇……”这时，若雨接过他的话头，问道，“他们俩……你觉得哪个算是你的宿敌啊？”

“哈！”觉哥干笑一声，转头看向若雨，反问道，“你看到我的表情了吗？”

“看到了……抱歉，恕我不能看一次就打你一次。”若雨现在吐槽功力颇有青出于蓝的趋势，她这话的潜台词大致就是——你的表情一如既往得贱力十足。

“啊——”封不觉从嗓子里长出一口气，虚着眼，用手指了指屏幕，“那你看到他们俩的表情了吗？”

“两个男人为了另一个男人吃醋的表情么……那能说明什么？”若雨也虚着眼应道。

这话一说，会议室里的其他人当时就笑喷了。

“我的意思就是……”觉哥扶额接道，“我根本懒得鸟他们……他俩要找宿敌的话彼此凑一对儿就得了。”

……

同一时刻，【秩序】会议室中。

“哈！哈哈哈哈……”原本端坐在那里看比赛的鬼骁，这会儿莫名地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双腿翘在桌子上，望着大屏幕……发出了一阵杠铃般的笑声。

“诶诶，发什么神经呢？”坐在他旁边的叶纸看到这一幕，一巴掌就拍他脑门儿上了，“什么德行？是不是想去公关那边再培训一个月基本礼仪？”

被领队姐姐骂了两句，鬼骁立马就老实了，他撇了撇嘴，重新摆正了坐姿，低声嘀咕道：“呃……我就是有点不爽嘛……”他又抬眼望了望直播画面，“封不觉的宿敌明明是我才对！”

“宿什么敌？中二病也要有个限度。”不料，叶纸姐当即就摆出一张嫌弃脸，用教导主任训小朋友的口气对鬼骁道，“你看那两个家伙……几十岁人了，张口闭口就是宿敌，打架还喜欢报招式名（一个是工作室老板，一个没签工作室，可见他们报招式名不是被人要求的，而是自己愿意），不用说……铁定没有女朋友，你想几年后变得跟他们一样吗？”

别说鬼骁了，听见这话，会议桌旁的醉生梦死以及条形码……也是集体哑口无言、并露出了悲伤的表情……

尤其禅哥，当时就猛吸了一口烟、又猛灌了半瓶酒。

“还有……就算你非要给自己设定一个‘一生的对手’来督促自己进步，为什么要选封不觉呢？”但叶纸的教训还没完，“那是好人吗？你跟他竞争什么？下限？你这是作死啊。”

“嗯……”鬼骁的头都快低到桌面上了，“姐……您说得都对，我错了……我以后一定跟他划清界线……”

一秒后，屋里的另外五人也莫名其妙、异口同声地表态：“我们也跟他划清界线……”

……

言归正传……

此时，战场之上，迹部和鸿鹄的争论及追逐尚未结束，废柴叔就已杀了回来。

既然局势有变，以一对二的迹部只得率先变招。

霎时，迹部急催灵压，扬起【须弥霜魁】，以一招【冰龙旋尾·绝空】扫向鸿鹄所在……

这技能的消耗，是比较大的；效果，自然也不含糊……晃眼之间，其扇锋所指的方向化为了一大片冰封之地，鸿鹄的身体也被冻结在了冰面上。

在迟疑了一秒后，残血的鸿鹄还是选择搏一搏，试着用【乱装天傀】强行脱身，但……这一次，他未能扛过“强行扯动”带来的损伤；在迹部杀到跟前时，鸿鹄就因自身技能的伤害而挂了。

而迹部，显然也预见到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因此，一见鸿鹄身死，他半分未滞，便是一步急停、杀了个回马枪。

这招变式来得突然，也来得快速、有力……但，我也不止一次地说过了，在这种关键时刻，废柴叔的反应是极快的；面对迹部的逆袭，只见他前冲翻滚，脚刀一落，愣是用自己脚上那缠绕了斗气的人字拖，架住了敌人回扫过来的扇刃。

“真的是强啊……”就算是站在对手的立场上，迹部也不得不感叹废柴叔的实力之强横；无论体术、能量、应变……废柴叔都要比他高一个级别……鸿鹄那句“机会渺茫”并非虚张声势。

“但……现在的我……也不是没有办法……”迹部思索之际，已借着双方对招后的反冲之力后仰翻飞、疾退而去。

他退，废柴叔便追；追不是因为无谋，只是因为废柴叔知道——与现在的迹部对战，是不可以“喘息”和“等待”的。

因为“冰”这种能力，实在是太优越了……一旦废柴叔停下，“冰封”之效便将如影随形，所以战斗必须在这种“保持不断运动”的状态下进行；而这种状态，对体能而言肯定是巨大的考验，若拖入持久战，不受低温影响的迹部一样会慢慢累

积起优势来。

综上所述，其实现在着急的不是迹部，而是废柴叔；作为一个战斗直觉和战术思路都很敏锐的人，他几在瞬间就判断出……“速战速决”是自己、乃至【废柴联盟】全队最后的胜机了。

“嗯……不能再等了，如今的迹部已是一流好手，不能指望他自己露出破绽被我放个‘纸箱杀’什么的……再拖下去，等他适应了我的速度，就更没有机会了。”攻防拉锯之间，废柴叔心思疾闪，“就在这儿把‘那个’给用了吧……要不然这轮可能真过不去……”

第1371章 内部报告

注：本文档仅供公司内部（二级以上人员）传阅，属商业机密，以任何形式将其外传者，公司将保留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别提示：有心脏病史的员工请勿单独查看本文档；其他员工观看前，需确保自身情绪稳定、两小时内未进食、且没有明显便意。

以下是关于四月八日凌晨举行的巅峰争霸S3第十轮淘汰赛中，玩家柴【屏蔽】（ID：废柴叔）所引起的事件的报告。

本报告将陈述事件的经过，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后续进展。

【编辑点——四月八日，零点二十一分】

【文件：代号“FCS0408”】

该视频文件截取自S3第十轮【废柴联盟】VS【冰帝】的比赛。

在两队所进行的“副将战”中，玩家柴某所扮演的角色【废柴叔】，使用了名为【魔法月棱镜】的道具（物品序列号：N1Z1D4L3，该物品现已从数据库中隔离），使自身的角色形象发生了即时变化。

如视频所示，在物品效果发动时，启动了一组BGM代码，并发动了“强制正在接受其发出的视觉信号的单位驻足观看”的特效。

整个变化的过程持续了45秒，期间，【废柴叔】的身体始终被一种类似光学迷彩的彩色能量覆盖，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都会呈现一种白色反光体的形态，并不断闪现和折射

出粉、蓝、黄三种颜色的流光。

变化开始后约14秒，【魔法月棱镜】在飞旋数周后被装备于【废柴叔】的胸前。

20秒时，【废柴叔】的背后闪现了一对白色羽翼的影像、并即刻化为羽毛飘散。

22秒，由【魔法月棱镜】处绽开的粉色丝绸状分子迅速包裹其上身，并在一次光爆特效后化为类似二十世纪90年代女式水手服的束身服饰。

26秒左右，一副白色的长手套以类似形式被装备到了【废柴叔】的手上。

31秒，同原理，出现一双红色高跟长靴，以及一条蓝色带褶皱的超短裙。

40秒时，一个金色的头饰出现于【废柴叔】的额头，其发型亦在褪去的光芒中变成了十分夸张（向两侧展开后接近三米）的双马尾。

在上述变化发生的同时，【废柴叔】持续使用着一种介于自由体操、舞蹈、和冰上芭蕾之间的动作进行着引导，并且在最后摆了一个双腿分立（两脚间距略宽于肩膀）、右手叉腰、左手伸出三指（拇指、食指和中指）并用手背贴着额头的姿势。

【编辑点——四月八日，十七点零五分】

【补充信息：在事后我们与当事人沟通时，他坚定地宣称所有这些动作和姿势皆是物品特效所致，并非其本人意愿——相关情况仍在核实中。】

在这组“变身”结束后，正在与【废柴叔】同场竞技的玩家金某（ID：迹部少爷）立刻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并在大约六秒后突然断开了神经连接。

【编辑点——四月八日，一点四十分】

【补充信息：我司对这一突发情况高度重视，并立即按照金某提供的个人资料，与其本人以及其所属的冰帝工作室进行了积极的联络；现已确认，当事人因在现实中突感身体不适而断开了链接，并即刻在其队友的陪同下前往附近医院就医；经诊断，金某并无大碍，很快便离院归家。】

根据比赛规则，此种情况下，视为选手主动弃权，故而判定【废柴联盟】队以三比一的总比分赢得比赛，【冰帝】淘汰。

【编辑点——四月八日，十二点整】

截至八日正午，关于凌晨的突发事件，我司已收到超过四十个民间及官方机构的投诉（该数据目前仍在增加，另：个人名义的投诉已单独归档统计）。

【投诉机构/组织名单及投诉内容概要——】

【国际男权运动发展委员会——“我们觉得受到了侵犯”】

【国际女权运动发展委员会——“这是新保守主义披上后现代外衣的一次叫嚣”】

【废柴联盟官方粉丝群——“请解除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的官方认证并删掉所有相关帐号”】

【电竞狗仔王论坛——“你们有没有职业道德？”】

【功德无量动保会——“你们还有没有爱心？有没有人性？”】

【工信部——“关于取消贵公司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决定”】

【鉴黄师俱乐部——“由于你们的直播事故，我们瞎了”】

【X国足球协会——“今年队伍倒在十强赛显然是你们的责任”】

【不便透露组织名称的九科——“伍迪，我知道你能看到，你丫给我适可而止”】

【女装爱好者保护协会——“为什么要让一个本就受到歧视的群体承担更深的误解和伤害？”】

【更多……（点击本条链接查看完整名单）】

由于大量的投诉、来自第三方机构的干预、以及警方的介入，让公司的正常运作受到了一定影响，S3第十一轮的比赛将延期举行。

【编辑点——四月十二日，零点】

现已在官网发布公告，S3第十一轮将于四月十三日零点回归，并已公布第十一轮的匹配情况。

【编辑点——四月十二日，零点十五分】

【补充信息：匹配名单公布后，“兄弟连”队的队长和全体队员立即联系了我司客服，要求弃权（详见录音文件XDL0412——“我们只是休闲玩家，没打算玩儿命”）；在再三确认了他们的意向后，现已通过了他们的诉求。】

【编辑点——四月十二日，三点十七分】

最终（暂定）处理结果及相关后续——

在与玩家柴某商议后，对方同意将其物品【魔法月棱镜】从其角色身上移除；柴某保证今后不会再使用类似手段，我司亦承诺将严查数据库，杜绝类似物品再流入市场。

冰帝工作室已通过他们的官网宣布，对第十轮的赛果没有异议（数日前玩家金某也已在社交平台上声明过自己的观点，他表示自己与【废柴联盟】队的队员们颇为熟络，且并不认为对方使用了超出游戏规则的非正当手段）。

处理结果公开后，绝大部分玩家都得到了安抚，并未进行二次投诉。

关于组织/机构的投诉处置，已由董事会全权接手，相关内容请见文件——【已删除】。

【当前编辑点——四月十二日，十九点整】

第1372章 封·剑·决（上）

【可说可不说的注释——本章及之后几章的部分内容，与本书“霹雳初临篇（101-103章）”的剧情存在联动，若出现有既视感的内容，并非巧合。】

废柴叔引起的风波，过了四五天也就平息了。

他那次关键时刻的“变身”，不仅让他在劣势中拿下了【废柴联盟】对【冰帝】的赛点，还把第十一轮的对手直接给吓跑了。

虽然用“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词儿来形容这个事情有点儿糟践古语了，但大体上……还真是这么个意思。

至四月十二日的上午，梦公司在官网上追加公布了【兄弟连】这支队伍弃权的消息。看到公告后，广大玩家们便纷纷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他们的决定。

当然了，即便是有队伍临时弃权，匹配的结果也是不会改变的。

根据名单显示，在第十一轮中，随机到轮空的队伍又是【秩序】；即使现在有队伍突然退赛了，梦公司也不会做出“因为队伍数量有了变化就让原本已确定轮空的队伍来补位”这种不专业的事儿。

因此，【秩序】轮空的事实不变，而原本应与【兄弟连】对战的【废柴联盟】也提前宣告晋级了。

本轮实际会参战的队伍，将是24队，即有十二场对决。

S3打到了这个阶段，也就不存在什么“焦点战”的说法了，因为剩下的队伍……哪怕是非职业的，也都是强手。

可以说，每一场比赛都很有看点。

不过，若非要挑出一场关注度最高的对决来，那肯定得是——【地狱前线】VS【江湖】这场。

……

十三日零点，比赛时间到。

【载入已完成】

【巅峰争霸S3，第十一轮】

【场地：万里狂沙】

伴随着提示声，两队的玩家被传送到了各自的观战空间中。

万里狂沙，是一个位于霹雳世界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这里的沙，埋过人的骨，也染过神的血；经历过八部龙神火的洗礼、也见证过一代剑圣的兵解……很多人死在了这里，很多事也在这里画上了休止符。

作为一场大战的战场，它是再合适不过了。

【比赛将于三十秒后开始】

语音响起的一瞬，但见白光一闪，【疯不觉】和【狂踪剑影】二人……应声进入了战场。

“呵……”四目相对一刻，两人不约而同地勾起一边的嘴角，露出了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

倒计时匆匆过去，两人皆没有移动，甚至没有做任何准备。

直到那声“Fight”响起，他们还是这样面带微笑、对视而立……

“真是令人怀念呢。”屏障消失后，封不觉率先开口。

“是啊……”剑少接道，“现在回忆起来……那已像是多年前的事了。”

此刻，两人言下所指的，自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那天，是封不觉第一排“杀戮游戏”，而他那第一场单挑的对手，正是狂踪剑影。

当时他们两人都只有十五级而已，且那场胜负根本没有旁观者。

而如今，两人皆已是无人不知的六十级顶尖玩家；他们所处的舞台，也已是万众瞩目的巅峰战场。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吧。”封不觉道，“说实话……我确是没有算到，会在这‘先锋战’中遇到你。”

“呵……”剑少闻言，笑着应道，“宿命也好、巧合也罢……事已至此，我倒觉得这是件好事……”他说着，便缓缓抬手，抽出了自己的佩剑，“……想必你也还记得，那天，你我胜负未分。”

这是实话，那天在“吊尸壁”下，两人的战斗打到一半，便被燕归人给打断了，结果是他俩同时被强制传出了剧本，谁都没拿到奖励。

“好啦……记得记得。”封不觉拉长了嗓门儿道，有气无力地回道，“既然‘命运’如此安排，那么这回……我就奉陪到底吧。”

言至此处，二人便停止了交谈；他们的表情，也与周遭的气氛一起……逐渐变得肃然。

杀氛逼凝中，山雨欲来时。

原本烈日当头的天空，晃眼间已是风起云涌，好似天地亦在为这场即将到来的决斗而战栗。

而那些正在观看这场比赛的观战者们、包括直播频道的解说，也都被这氛围所影响——屏息凝神，静谧无语。

终于，在一段令人窒息的对峙过后，和他们的上次对决

一样，狂踪剑影……率先出手了。

但见，剑少周身绽出沛然斗气，运剑起式，倏然而上。

剑如海，气如浪，浩如急云涌动，势如天威赫赫。

见招，封不觉毫不犹豫，旋身疾走。

其身若游龙，如翼飞腾，灵隙脱战，快步绝尘。

“哼……”剑少一看觉哥也用了和上次一样的应对，不禁一笑；紧接着，他就操起一口京剧腔，长喝一声，“喝——”

喝声起时，狂踪剑影扫气于锋，剑身霎时寒芒激荡。

出招的一瞬，剑芒，是唯一的动态，凝然，是专注的透彻。

当年用称号技才能做到的事，现在用普通的体术就能办到……剑少只是一个爆发加速，便让两者间那十余步的距离荡然无存。

绕至敌前的刹那，狂踪剑影已是一剑斩下。

当——

下一秒，火光迸现，铮鏦声起。

面对剑少的斩击，封不觉运起【Z管钳】就是一挡；虽然他稳稳地挡住了这一击，但他也很清楚……这，只是个开始。

果然，那第一式余劲未消之际，狂踪剑影的后招已至。

快剑连舞，如蝶戏花丛。

刃风追影，若香染衣衫。

锋镝交击，似杀弦鸣奏。

斗气缠袭，肖风云逆动。

作为惊悚乐园这个游戏的最强剑者之一，狂踪剑影不负其名……他仅仅是用常规的招式去攻击，已可让人目不暇

及，叹为观止。

而封不觉这边……也是毫不逊色；却见他魂意即出，巧转乾坤，以巧妙身法避锋而斗。

纵然对手剑如网覆，刃罗燐光，觉哥亦可见隙穿身，毫发不伤；和当年两人交手时的场面相比……封不觉的进步显然更大。

“呵……好！”剑少见状，并不惊讶，反倒给对手叫了声好。

话音落时，他便施出了一个技能。

今时今日的剑少，自不可能跟十五级时一样用【弓步直刺】那么客气的招来对付觉哥了……他现在所运的剑招，可是名为【三尺秋水】的A级技能。

登时，剑气飞荡，冲贯云霄，招威凛然，逼命而至。

但这一招……却是落空了。

瞬眼之间，瑟风扫寒影，血影破虚空……封不觉直接开启了【灵识聚身术-极】，利用暴增的速度，把A级的技能闪了个干干净净。

“你也不差……”觉哥闪开剑招后，立刻就是欺身而上，抡起管钳反打了一波。

怒涛之招，逆袭狂剑绝式，双方身影交错，招来式往，一时难分胜负。

此时此刻，乍看之下，两人打得非常热闹和精彩，可实际上，他们心里都很明白……从剑少率先出手、到这一刻为止，他们基本上都是出于“玩儿”的心态，在还原上次单挑时的情景；区别在于，同样的事情……当时做起来是险象环生、生死一线，而现在嘛……双方都显得游刃有余。

不过，这种“热身活动”，显然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到了这会儿，他们也差不多该动真格儿的了。

……

煞云霭霭，惊风飒飒。

宿命一决，万里狂沙。

谁胜？谁败？谁死？谁生？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1373章 封·剑·决（下）

攻防进阶，战开新章。

狂踪剑影灵元饱提，气贯白虹，剑锋流转之间，极招已现！

“万引天殊剑归宗！”喝声起时，招威已落。

有道是……昊然一剑混沌开，千炼百淬胸中来。

剑少之极式，剑威浩荡，引得风云色变。

封不觉心知此招厉害，不敢托大，当即祭出【不动如山】的防御特效，并配合武器进行格挡。

嗡——

霎时，钟鸣般的沉响荡开，激烈相冲的能量在大地上绽放，朝四周掀出汹涌沙暴。

“说起来……”散去的沙尘中，封不觉撄锋而立、毫发未伤，不过，他的神情忽然变得有些冷，“……在临闾镇（剑神一笑篇）的时候，我好像见你用过这个技能……”他微顿半秒，眼神中闪过一丝杀意，“没记错的话，若雨就是被你用这招给砍了吧……”

“啊……”经他这么一提醒，剑少也有了印象，“应该是的。”

“嗯……”封不觉点点头，沉吟道，“既然你也承认了，那么……对于我后来遭遇的各种肉体伤害（被封印动摇后的若雨各种揍），你得负一部分责任吧？”

“哈？”剑少只能这么回应，因为他压根儿也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

当然了，他是否理解……是次要的；封不觉只要能在自

己的那套逻辑里说服自己，就可以毫无压力地干出任何事。

“你乜都不用讲了！食我石破天惊混元掌啦！”下一秒，觉哥便在喝声中旋身变式，以左手暗运多时的掌力，轰出一掌。

他这招绝非虚张声势，而是真真正正的【石破天惊混元掌】……那浩然掌力尚未出手，战场上空已现轰雷倒悬、云碎天崩之景。

剑少见状，脑中的第一反应便是要躲闪，但……他刚欲催起脚上真力，便发现对手的手掌竟发出了一股旋涡状的能量，对其产生了牵引之力，让他的动作严重迟滞。

“还有这种操作？”狂踪剑影对抗过的高手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了，但他还真没见过可以在使用打击型技能的同时……用同一只手再发动一个控制技能的人。

不过，他今天算是见到了……

封不觉，就是这种人。

如今的觉哥，所用的技能皆是自己“理解”后“掌握”的；换个角度来说……在使用某个技能时，他并不是运行了一组系统设定好的“程序”，而是运行了一组由自己重写生成出来的“程序”。

虽然在一开始，封不觉也只是单纯地复制了那些系统设定好的“技能”而已，但以他那性格，显然不会因为这项能力很强就安于现状……

经过这几个月来的开发，觉哥已经可以将一些技能进行“组合”，使其威力和战术性大幅提升。

眼下，他使的这招【石破天惊混元掌】，就因为加上了一组C级的技能【逆转风眼】的代码，所以在蓄力阶段……便多出了一个将敌人牵引住的特效。

“喝！”在大约一秒的迟疑后，狂踪剑影便知道，自己不但是闪不开了，而且还错过了最佳的应招时机，无奈之下，他

只得大喝一声，强催灵能，交出了自己仅有的一个防御技——【缈云甲】。

这是一个用剑气制造出能量护甲的A级技能，它并没有太花哨的特效、战术意义也一般，不过……管用。

轰——

掌力轰至，云甲相御。

短暂的接触后，剑少应声而退……虽已消去了大部分招式的力道，但他中招之后口中依然有鲜血喷出。

趁此间隙，封不觉双手一握一抽，拉开【Z管钳】，使其化为了双节棍形态，随即便欺身追上。

而剑少这边……其实也并没有因受伤而失去体势，他在后退时就已调整好了气息，做好了迎接对手后招的准备。

此刻，见觉哥追来，剑少不惊反笑，其剑指一并，凝气于锋，一道红光自剑上倏然而起。

“血染江湖！”

喝声扬，极招又现。

【血染江湖】变化诡谲，汇狂踪剑影一身剑术之精义，可谓一招化万式，万式尽一招。

虽然这招当初败在了若雨的【残风剑影·魔剑狂流】之下，但那时的若雨正处于不可再现的【凤死凰生】状态下，战力远超常态，不可按照一般的标准来衡量。

此时的封不觉，没有经过任何变身技的加持，在这S级技能的面前，并无任何优势可言。

然，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冲向了眼前的红光，好似对剑少的绝招不以为意。

噗——

剑落，皮开肉绽。

但……仅仅就是皮开肉绽而已。

“这！”手中之剑砍中觉哥的那一瞬，狂踪剑影反倒是惊了。

他当然应该吃惊，因为他这招足以将人秒成肉渣和血雾的【血染江湖】，居然在正中目标后……只造成了一点轻伤，连对手的骨头都没能斩断。

“呵……这点血可染不红江湖啊……”一息之后，肩部中剑的封不觉，竟突然瞬移到了剑少的身后，还用很轻松的语气挑衅了一句。

这也让狂踪剑影确信了……这一幕并不是什么障眼法，封不觉是真的吃下了【血染江湖】而只受了轻伤，并且还在中招后立刻位移了。

“果然……”剑少心思疾闪，“他是用了某种‘别人的技能’把我的招式化解了吗……”

他的推断，完全正确。

封不觉所用的，是在S2时，末日强袭对他用过的S级侦查技——【我的滑板鞋】，期效果为：【发动后，你所受的下一次近战伤害将减少90%，且该次攻击中附带的所有特效将不会被触发；在攻击结束的瞬间，你将自动位移至攻击者的背后，并获得持续四秒的双倍攻击速度加成（冷却时间三十分钟，发动后持续五秒，五秒内若未受到伤害，技能一样会进入冷却并产生消耗）】

这技能虽然需要整整1200点体能值才能发动，但效果也着实逆天，是一个非常适合觉哥现在的战斗风格的当身技。

来到剑少背后的封不觉，手持已经充能到58%的双节棍（两端的冰火属性已启动），靠着那四秒的双倍攻速加成，抬手就是一套连招呼了上去。

一时间，棍影吞日月，斗气掩风尘。

超高速的双属性连打如疾风骤雨般敲在了狂踪剑影的背

上，虽然剑少也及时回身应招了，但在那头三秒里，他已经吃了大亏……

不得不说，封不觉这一轮攻击打得极为精明和高效；他出手的刹那，剑少因刚用完【血染江湖】，所以身体的气力和能量都处于前势骤去、后劲未续的状态……这种状态下遭遇背后突袭，就算他的意识反应再快，身体也会跟不上。

出其不意，以强攻弱，让封不觉占了极大的便宜；如果说【石破天惊混元掌】是靠威力硬吃了对方一点儿血量，那这波连打就是靠技能的优越性在欺负人了……

“唉……虽然也知道很可能打不过他……但差距竟已到了这个地步了吗……”血量逐渐见底的狂踪剑影，一边招架着对手的后续攻势，一边在心中念道，“这就是……我的极限了吗……”

念及此处，剑少不禁悲从中来。

梦惊禅、絮怀殇、织田爱、黎若雨……撇开鬼骁、湿婆那些与自己不同类型的“怪物”们不谈，纵是在刀剑的领域，也有太多让他感到望而生畏的存在。

原本和自己相差不多的封不觉，在不知不觉中，也早已渐行渐远；此时再望……连其背影都望不见了。

残酷的现实，剑者之傲骨，尤催悲愤唏嘘，尤生决绝之意。

百感交集之刻，剑少有感而发，寄意于剑，剑出诀吟：“殛无赦（狂）！”

声起，剑随，空前剑威，阳、刚、霸、绝。

“招无迹（踪）！”

第二句口诀，引出第二式剑法：阴、柔、玄、逸。

“剿无锋（剑）！”

这第三式出手时，本来压着剑少打的封不觉已经被逼得

退出了丈许距离，同一时刻，剑少手中的剑……剑刃部分已从有形之物迅速转化成了一种类似能量的性状。

“道无形（影）！”

四句口诀念罢，一把灵武，已然借着剑少手中长剑之形，应运而生。

此剑名曰——【无】，一切皆无，就连系统的说明部分都是一片空白……唯有剑臻“无境”者，方可得之。

也许这真的是宿命，在上次狂踪剑影和封不觉的对决中，封不觉就是在生死一线之时，喊出了自己的诗号，获得了灵能武器；而这一次……却是情绪爆发后的狂踪剑影吟出了诗号，并借此获得了灵武、还让自己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再来！”狂踪剑影战力骤升之后，并未有丝毫松懈，那四招运罢，他只是稍微观察和体会了一下自己当下的状态，便立即轻喝一声，再度攻上。

他很清楚，封不觉的真正实力，远不止是目前所表现出来的这些；别的不说，就上轮比赛中他那“三段变身”，便足以再度改变战局……因此，剑少并不打算给封不觉喘息的机会，当即就持剑追袭而去。

“来就来吧！”而觉哥这边，也是不甘示弱。

通过数据视角，封不觉自是清楚地看到了剑少的进境；对他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如何在不使用一次性消耗品以及“查克·诺里斯”系列能力的前提下战胜顶尖的高手，是封不觉在接下来的几轮比赛中必然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考虑到这点……狂踪剑影，恰是一道坎儿，是一重他必须跨越的障碍。

铿——

那一瞬，剑来，棍抵，交击之声，划破长空。

战端再起，战阶又升。

杀影交错，满目扬尘。

“无境”剑少，宛如剑之化身；无我、无意，招出无迹，剑行无锋，意无形，杀无赦，俨然是零时差演算的克星。

面对这种动作不可预估的对手，封不觉无法先制，只能依靠反应和速度来对抗。

因此，纵使代价颇大，觉哥亦是持续开启了【灵识聚身术-极】，用他自创的双节棍法，针锋相对，正面抗敌……

二人短兵一接，身影便斗至一处……上天入地，千斩万击；光影四泄，杀声鸣动；灵能冲抵，旗鼓相当。

这场对决，莫说是观众们，就连正在观战的那些高手们，也被这畅快淋漓的激斗吸引得出了神；他们连半句话都说不出来，半秒钟都移不开视线。

而场上的两人，更是越战越酣……

无剑，迅如电闪，猛若雷行，奇式迭生，千变万化。

双棍，冷炎化冰，炽涛似火，双极倾杀，招烈势狂。

剑之极者，以武会疯魔。

一者以剑证心，逐宿命之敌；一者明镜止水，臻自身造化。

这一局虎斗龙争，暗风云，骇天地，遍震八荒。

浩如渊洋的万里狂沙，都恍似在为这场大战而鼓噪，顿时风沙骤起、云转丘移。

终于……战过刻旬，变数再生！

“虽是痛快，但似乎也该结束了……”剑少说这话时，忽地一剑荡去，暂止了攻势。

“是啊……”另一边，封不觉也顺势后退至对手数丈外站定，直言不讳地回道，“再打下去，我可就要自灭了……”

由于【灵识聚身术-极】是“按比例提升自身力量和速度”、且“提升的幅度越大，承担的损耗也随之增加”的，所以打到这会儿……觉哥的血量反而比剑少还残了。

可以想象，在零时差演算不管用的情况下，为了跟上“无境”剑少的速度，觉哥的压力有多大。

“动手吧，我知道……你至少还有一手‘决胜的手段’。”两秒后，剑少接道。

“你又怎知我有？”封不觉问道。

“因为你是封不觉。”剑少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道。

“嗯。”觉哥应了一声，脸上浮现一丝苦笑，“是啊……你说得对，因为我是封不觉！”

说到最后一个字时，他突然就把手上的双节棍朝着对手扔了出去。

紧接着，他又抬起双手，让手腕在眼前交叉，并双双伸出食指和中指……在他做这个动作的同时，其剑指之间，瞬然出现了两张闪着黑芒的扑克。

“哼……来得好。”看着闪电般袭至自己身前的双节棍，剑少嘴角微扬，心中念道，“超越你，或成全你，皆由这一招！”

心思甫定，极招已成。

那一刻，剑少手中长剑的剑刃……完全消失了，其周身则即刻出现了一个圆柱形的“领域”。

万象千形尽归无，狂踪独踽剑影留。

在这“无剑域”中，除了狂踪剑影自己之外，其他所有物质都将被剑意所支配。

剑气所踞，势从地起，拔峰擢岳，狂沙震颤。

觉哥的双节棍刚刚飞入那“领域”的范围，便被一股无形之力送上了天空……别说伤害剑少了，连碰都碰不到对方。

但，封不觉本人，却是跟在那双节棍的后方闯进了这剑之领域中，且没有被推上天去。

因为他用了【艾克佐迪亚服刑套装】的特效四【封印破坏者】，将剑少这招当中的“防御特效”给无视了，所以闯过了这一关，但……“无剑域”是攻防一体的，即便是通过了防御，迎接觉哥的……还有那剑气的催杀。

“纳命来！”见敌杀近，剑少不留情面，运招逼命。

“哼……”封不觉自也不会客气，在周遭那逼凝聚拢的剑气中，他也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那是他结合了【邪王炎杀炼狱焦】、【南斗飞龙拳】和【卡片暗杀术】所成的三重奥义，其命名为，“【邪王龙杀斩】！”

第1374章 战略

万里狂沙封剑决，血染江湖不留生。

极招对极招，狂肆邪式，战无境剑意。

那一瞬！但见黑芒破虚，杀身闪进。

斗气渐敛之时，两人已是背身对立。

宿命之战，在此，分出了胜负。

“呼——”狂踪剑影望着天，长出了一口气，随后，缓缓言道，“终是你技高一筹啊……”

与此同时，站在他后方数米外、背对着他的封不觉，宛如肩上长眼一般……头也不抬地伸出手去，刚好接住了从天上落下的双节棍。

“啊……”封不觉接道，“也就一筹而已了。”

这句话，应该算是觉哥对剑少的一种肯定，因为他承认了对方所说的“一筹”，而没有将其纠正为“一坨”。

“你这家伙……”然，沉默了两秒后，剑少却是苦笑着言道，“……在骗我吧。”

“呵……”封不觉也笑了，“你啊……给你个台阶下，你还不要。”

此刻，其实他俩都已心知肚明——刚才那最后的对招，早在双方出手之前，高下便已分出。

在扔出双节棍的那一刻，封不觉就算到了接下来将发生的所有可能；就连“双节棍进入无剑域后会飞多高、飞多久、在哪儿落下”这些细节他都能精确地算出来，这便说明他已完全解析了剑少的招式以及无剑域中剑气（能量）的强度……他是在有着十足把握的前提下才出招的。

“不用啦。”剑少闻言，摇头应道，“你给我的，已经足够多了。”

话音落时，他身上的伤终是爆发了……

霎时，只听得“噗嘶——”一声，一片血雾从其身前那无数道裂痕般的伤口中喷薄而出。

血，映漫天红霞，染遍地黄沙。

剑败，身亡，狂踪剑影应声倒地，化光消失。

倒下的时候，他的脸上是释然的表情……

至少对剑少个人来说，即使此次的巅峰争霸之旅以这场战斗作为终结，他也没有遗憾了。

……

“不容易啊……”一回到观战空间，封不觉就拉长了嗓门儿，用一种刚从事了长时间重体力劳动后的语调嚎道，“殚精竭虑啊！”

“你这是在催我们夸你两句么？”若雨望着他言道。

“哈！怎么可能？”觉哥大笑一声，扫视众人，“我才不指望你们这帮家伙会夸奖我呢，所以我直接就主动地炫耀了自己的战果，并向你们强调了我劳苦功高的事实。”

“好啦好啦……讲真，这场确实是打得很漂亮。”安大小姐还是说了句公道话，“也难得看你不使任何幺蛾子，正正经经地正面拼赢一场，而且对手还是那个狂踪剑影。”

“但我还是不太明白……”斯诺这时又有问题了，他看着觉哥道，“你为什么不用【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呢？”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前几轮的比赛，你不用也就不用了，那些对手们确是没有逼你使出那件道具的实力……但上一轮对秋风瑟的那场，貌似就有点儿悬了吧？还有刚才那场，你要是直接在开场那三十秒里把头剃了，立刻就能赢不是吗？”

“切……用你告诉我？”封不觉的回应并没有出乎斯诺的意

料，就是特嚣张的那种，“这是战略懂吗？战略！”

“所以说……”斯诺虚眼接道，“到底是什么战略呢……”他露出颇为无奈的神情，“上轮你打秋风瑟时强行卖血开三段变身也说是战略，这轮坚持不用剃须刀也是战略……真的假的啊？”

“你不是自以为挺聪明的吗？自个儿想去啊。”封不觉当即用鄙视的目光望着斯诺，言道，“还有，你不觉得你的问题太多了点吗？谁给你的权利问这么多的？本队最终提问权归王叹之所有你不知道么？”

“呃……”面对此等贱力，斯诺无话可说。

“且慢……”这时，小灵忽地露出了恍然大悟之色，“这么说来……上一轮打完秋风瑟之后，觉哥你扯的‘战略’什么的……是真的啊？”

“喂喂……你这反射弧有点长啊……”觉哥道，“莫不是有喜了？”

“嗯……有可能哦。”小叹并没有GET到这句话的槽点是在说她老婆变傻了，还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然后他就被老婆给打了……

“有你个头啊！”小灵一抬手就请小叹吃了个“麻栗子”，随即转头对觉哥道，“这跟我的反射弧有啥关系啊？你上回的那种说法，怎么听都像玩儿脱了以后找的借口，谁会当真的去推敲啊。”

“行行……那怨我。”封不觉摊开双手，又看了看众人，“那现在你们都知道了吧？我的行为背后确有战略意义的哦。”

“知道了以后，也就不是什么很难揣测的计策了。”小灵脑子快，在确认了觉哥所谓的“战略”不是扯淡后，她几乎不假思索就说出了正解，“说白了……这是在向其他队伍的玩家传递‘某种信息’吧？”

经她一提醒，众人也纷纷反应过来了。

“哦！”斯诺一拍额头，瞪大了眼睛对觉哥道，“这么说来……和秋风瑟的那场比赛，你就是为了告诉别人‘封不觉可以使用其他玩家的技能’这件事？”

“确切地说……”觉哥应道，“我要传达的是‘封不觉可以把在比赛中看到的技能纳为己用’这一信息。”

“所以……你在那场所用的三段变身，全部都是这次S3大赛中其他队伍的玩家用过的技能……且都是让人印象深刻、在视觉上也很容易辨认的变身技。”若雨紧跟他的思路接道。

“没错。”封不觉接道，“开那三个变身是有原因的，若是单纯为了赢，我早就把【魂临】也一块儿开了。”

“哦？”一旁的絮怀殇听了，神色微变道，“你连【魂临】都能用吗？”

“能啊。”封不觉回道，“事实上……大部分的S级能力，其原理并没有多复杂，这些能力之所以级别高，只是因为它们生成时的能量强度高、消耗大……”他微顿半秒，又道，“当然了，也有一些我学不会、或用不出来的能力，比如已经失去力量本源的【斗魔降临】，还有鬼骁那通过血祭时官级NPC才掌握的‘左右手’。”

“先等等。”下一秒，若雨又道，“关于你能学多少技能的事情可以慢慢说……现在的问题是，你的战略……其目的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让别队的人知道你能使用他人技能的情报呢？”

“很简单啊。”觉哥摊开双手回道，“从心理上给他们接下来的比赛设置障碍呗。”

“也就是说……”絮怀殇喃喃接道，“他们会出于对你的顾忌，而不敢在比赛中乱用厉害的技能？”

“对。”封不觉接道，“尤其是那些有夺冠希望、或夺冠意愿的强队……他们、或他们幕后的团队，必然要考虑在接下

来的某轮中与我相遇的可能；为了不让己方的某些杀手锏变成未来反将自己一军的武器，他们从排兵布阵、到技能战术选择等各方面……都得有所调整。”

听到这儿，安月琴就有点儿不理解了：“但是……即便如此，那些强队和休闲玩家队伍之间的差距还是不可能拉平的啊，该赢的比赛他们还是会赢，不会因为藏了几个大招就输掉。”她撇了撇嘴，“你的这个战略，最多就是影响到两强相争时的胜负而已；而且，对我们来说，这半点好处都没有……相反，还会让那些强队一直把杀手锏留到遇见我们为止。”

“不……不对……”一秒后，觉哥还没回答，若雨就用一脸凝思之色接过话头道，“这手很有用……”

“诶？”安月琴疑道，“这怎么说？”

“还是我来解释吧。”封不觉用颇为得意的表情冲已经理解了的若雨笑了笑，然后再看向其他人道，“首先，关于强队和弱队之间的对决……我本来也没指望那些种子队会因为我所设下的这种‘限制’而输给休闲玩家的队伍，只不过……为了要防我，他们赢下比赛的难度势必会上升，过程也可能因此而变得更加曲折。”

“嗯……为了要隐藏一些东西，反而暴露了更多的东西……”斯诺适时地接道。

封不觉没应他的话，不过朝他投去了一道表示肯定的目光，并继续说道：“其次，两强相争的情况……那就更不是什么问题了；在那种实力相近的强强对决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为了一局尚未到来、也未必会到来的胜负，而平白无故地增加眼前那整场比赛的风险……退一步讲，就算他们真想藏下什么，也未必有那份余力。”

“这倒是……”安月琴点点头，“‘藏大招’什么的，的确是只有当两支队伍实力存在一定差距的情况下才能做的。”

“所以说，‘让那些强队一直把杀手锏留到遇见我们为止’的

说法，也是不存在的。”封不觉耸耸肩，接着道，“两支强队相遇时，该开的大招还是得照常开的。”

“诶？这样一想……”安月琴又道，“假如人家打从一开始就无视你，只当不知道你能学习他人技能的事情……该怎么打便怎么打，不就没事儿了吗？”

“没错啊。”封不觉笑着说道，“但那是不可能的啊。”

他说得对，那是不可能的……

很多人应该都听过这个例子：某人在面对一条宽两米的小溪时，很轻松地就跳过去了，但当他来到一个宽度与小溪完全相同的峡谷边，他就产生了这个峡谷比小溪要宽一些、自己很可能跳不过去的错觉。

这，就是“心理压力”带给人的影响。

这个世界上，不仅只有“未知”会带来恐惧，“已知”也是可以用来制造恐惧的。

炸弹上的计时器、封闭空间中的食物储备、手机上已经见底的电池电量、自己的年龄……这些可见、可知的事物，都属于后者。

有很多事，不知道时反而无所谓，一旦知道了，心理压力就会生成……

人，会被这种压力所干扰，从而畏惧、退却、失常、变化……

封不觉那第一个战略，就是这样一种建立在心理层面上的施压手段——若是其他种子队并不知道他可以学技能的事情，那他们什么事儿也不会有，可一旦知道了，他们就不可能无动于衷。

就算有人告诉他们，照常打，无视这件事就行，但真到了比赛的时候……尤其是在对抗那些实力和自己有差距的休闲队伍时，他们还是会因为这种心理上的压力而矫枉过正。

其结果，就如斯诺所说——为了隐藏一些东西，反而暴露更多东西。

“好吧……你的意思我懂了。”安月琴想了想，说道，“你一直憋到第十轮才干这事儿的几个原因，我也大致想到了，那么……”她又问道，“你坚持不用【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的战略意义又是什么呢？”

“是为了鬼骁吧。”这一刻，絮怀殇忽地插嘴道。

作为社团里唯一的职业玩家，她对鬼骁这种对手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故而她在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点子上，并做出了这一有理有据的推测……

“嗯。”封不觉应了一声，看向絮怀殇道，“毕竟那小子是我所知的、除我之外唯一一个能看穿数据的人……虽说他目前为止还没有表现出任何‘学习别人技能’的能力，但他掌握‘数据视角’的时间比我长得多，很难说他是不是刻意隐藏了某种与我类似的、乃至更强的力量。”

“慢着……”斯诺闻言，又道，“既然他能看穿数据，那你用不用不都一样吗？只要放在行囊里他就能看到啊。”

“那没关系。”封不觉道，“只要我不拿出来用，他能看到的无非就是‘给你拉风的外表’这种特效描述，那能知道个屁啊。”

“嗯……”斯诺回忆了一下，确实……在惊悚乐园所有公开的录像资料中，都没有觉哥剃头战斗的画面；他自己也是在加入了地狱前线后，听队友们说了，才知道剃须刀的实际效果的，光看物品说明还真就不明所以，“有道理啊……”斯诺边想边道，“不过……你为了防他一个人，做到了这个地步……从某种角度来看，你算不算是被鬼骁所施加的心理压力给影响了呢？”

“哪儿～啊……”封不觉瞪着死鱼眼接道，“吞天鬼骁可从来都不是什么心理层面上的障碍；由始至终，他都是一道客

观存在、且无法绕开的难题，所有想夺冠的队伍或个人都得去面对他，并切实地找出解决的方案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而且我会把这些事一直坚持到和他对决为止。”言至此处，他顿了顿，并话锋一转，“当然了，非要说心理战的话，呵……那小子也的确是做了类似尝试的……”

“你是指……”若雨明白觉哥所言之意，“……他在对抗湿婆时那刻意为之的表现？”

“啊……”觉哥应道，“那种‘逞强示威’式的小屁孩做法，虽然在我看来十分笨拙和多余，但大体上……那就是他传递信息的方式了吧。”他歪了下头，接道，“人人都知道他强得离谱，他根本没必要用这种方式再去给人们施压……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这小子想要向某几个、或某一个人……比方说……我，传达‘老子就是这么强，你给我洗干净脖子等着’这样的信息。”

“嗯……”斯诺沉吟了两秒，接道，“这推论若换成别人讲出来，我可能会说他‘自我感觉良好’，但你的话……我总觉得这里边儿多大仇都能有啊……”

“行啦，他真有什么仇什么怨，也是我来顶着……再说了，你又怎么知道那不是我的另一个战略呢？”封不觉挑眉言道，“总之，现在你该优先考虑的不是我和鬼骁的恩怨，而是在接下来的‘中坚战’里，该如何去搞定对面那对姐弟组合。”

第1375章 争取时间

【比赛将于三十秒后开始】

伴随着系统语音，双方选手应声入场。

和封不觉在观战空间中预测的一样，“中坚战”，【江湖】派出了【才不怕呢】和【步天歌】的姐弟组合。

但是，请注意……这个“预测”，是封不觉在“观战空间”里做出的，而不是他在“赛前”所做的原版预测。

“我确是没有算到，会在这‘先锋战’中遇到你”是他对剑少说的原话……也就是说，他自己也已经承认了判断失误。

那么，觉哥原本的判断是什么呢？

封不觉以为：第一场，对方会派出的是无刀客；第二场，则是剑少和不怕的组合……

站在【江湖】的角度考虑，假如【地狱前线】排出一个从弱到强的阵容，那他们这么布阵是很有可能在开局就打出二比零领先的，即便【地狱前线】放了主力到头两场来，他们也不是毫无胜算，至少能拼个四六开吧。随后，只要【江湖】在之后的某一场里用步天歌狙击到斯诺，那他们就有机会拿下赛点晋级了。

然而，觉哥帮对方算出来的这笔账，最终并未变为现实。

因为……【江湖】那边算的是另一笔账。

这事儿，说出来可能有点难以置信——在本轮的匹配名单公布后，【江湖】立即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会议结束时，他们便做出了“放弃晋级”的决定。

放弃的理由很简单：经过管理层、选手、以及数据团队

共同的讨论和分析，他们一致判定……以【江湖】目前的阵容厚度，不管在排兵布阵上获得多大的优势，要从【地狱前线】的身上拿到三分的希望也非常渺茫。

即——不出意外的话，【江湖】的S3之旅在本轮就要终结。

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后，【江湖】那笔“账”的算法，自然也就不一样了……他们没必要像上轮的【山河】那样为了极低的晋级可能而布阵，他们要满足的只有两点：其一，总比分上至少拿下一分，避免被横扫的难堪；其二，利用比赛的平台展示选手、增加人气。

因此，【江湖】在头三场排出了……“先锋战”——【狂踪剑影】；“中坚战”——【才不怕呢】、【步天歌】；“参将战”——【无刀客】的阵容。

这种布阵，无疑是舍弃了晋级希望的布法；他们不求最后两场能赢，只求前三场能拿下分数、并确保队中的四位人气高手均能登场。

虽然封不觉在打完先锋战后立即就意识到了这点，但……“出阵名单”是赛前十分钟就提交上去的；人的判断可以修正，比赛名单可不行。

于是，这一场，就出现了【斯诺】加【枉叹之】，对抗【才不怕呢】和【步天歌】的对局。

觉哥本是打算利用小叹的牵制能力配合斯诺的各种军火轰炸来欺负两名近战玩家的，但剑少换成小步之后……这种战术的可行性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想必还有人记得，在S1时，王叹之和步天歌就曾对决过一次（第380章-石阵刺杀）。当时虽是小叹赢了，但连他自己都得承认，那场能赢真心是运气好。

在那场“虫之战”中，无论天时（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地利（高耸的石林之间）都对步天歌这射击专精的玩家十分

不利；又由于S1时期的玩家们等级还低、能力有限，所以环境带来的优劣势会更加凸显。

而假如撇开这些第三方因素去看这场对决，不难看出……步天歌其实是很克小叹的一名玩家。

事实上，不仅是小叹，步天歌那【雷霆回旋镖】可说是所有走“潜行刺杀”路线的玩家的克星；在他的面前，根本不存在什么利用敏捷拉扯牵制的空间。能反克他的，只有【大梵天】或者【龙傲旻】那种力量型人物，可惜……斯诺和小叹都不是这个类型。

……

“我和步天歌的比赛录像你已经看过了吧。”小叹对斯诺说这话时，后者正在紧锣密鼓地制造机械造物。

此刻，准备时间还没结束。由于对手中存在一名射击专精的玩家，而且这里又是沙漠地形，所以小叹他们并未按照原计划那样和对手拉开距离，而是原地开始了准备。

“当然看过啦。”斯诺一边低头忙碌，一边回道，“他在S2和S3的那些比赛我也都扫了一遍，可以看出，比起在【星辰】那会儿，如今的他已强大了很多。”他顿了顿，稍微抬了下眼，“而且……很克你哦。”

“嗯……”小叹沉吟了一声，沉默了几秒，这期间，他似是下定了什么决心，随后再开口道，“斯诺，我有个想法……”

“什么？”斯诺回道。

“你能不能帮我牵制他们一会儿。”小叹道，“争取个……两分钟吧。”

“哈？”斯诺手上的事儿虽没停，但头却是抬起来了，他望着小叹，愣是蹦出一句英语，“Dude……Are you kidding me？”

他有这反应也情有可原，本来应该是小叹帮他争取时间的才对，现在倒好，居然提出让他这个几乎不能打正面人反

过来帮队友争取时间。

这已经不能说是强人所难了，简直是让他送死啊……

“拜托了，就两分钟，你想想办法。”小叹说罢，完全没给对方再说什么的余地，一个闪身就跑得影儿都没了。

“玛~德儿~法【哔——】儿！”斯诺望着眼前空空如也的沙地，一句英文版的MMP也是张口就来；震惊之余，他不禁还在心里吐槽道，“我以为只有封不觉才会干这种临阵卖队友的事儿，没想到你王叹之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背叛了咱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革命友谊！你们地狱前线还有好人吗？这种世界我以后还能相信谁？”

吐槽归吐槽，办法还是得想……

斯诺绝不是一个会坐以待毙的人，他也并非真心认为自己是被“卖”了；他很清楚……小叹能干出这事儿来，肯定有着充分的理由，所以，这两分钟，他就是拿命去顶，也得给队友拼出来。

第1376章 概率（上）

【五……四……三……】

当倒计时在人们的耳畔响起，斯诺的【建造/召唤术——失控的实验】也已就绪。

刚一进入战场，斯诺就已经开始为这个技能做准备了，即使小叹在几秒后突然提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要求，那短短三十秒的准备时间也不允许斯诺跟着变卦。

因此，他只能硬着头皮把手头的事情做完……

【二……一……】

屏障即将消失，斯诺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

最初的一轮交锋，很关键。

如果他的技能能起到作用，那就有撑下去的希望，但如果他运气不佳……恐怕五秒之内就会被杀成白光。

【……Fight！】

下一秒，系统语音宣告比赛正式开始。

屏障一解除，步天歌的【雷霆回旋镖】便脱手而出，飞旋杀来；在这灵能武器离手的同时，小步的双手又顺势抄出了两把冲锋枪，对着敌人展开了弹幕压制。

按理说，以斯诺的体术，在这种攻击下肯定是会有所损伤的，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那些比回旋镖更先抵达的子弹，在飞至斯诺的附近时，纷纷凝止在了半空，并迅速的、垂直的坠到了地上。

“嗯？”那一刹，正在突进中的不怕赶紧停止了进势；战斗的直觉告诉她……此处需要观察一番方可再进，“这家伙……难道是个足以动用‘领域级能力’的高手？”

那……自是不可能的。

但是，斯诺的周围，此时的确是出现了“领域”。

这个领域的真面目，便是【失控的实验】……

这是一个一经完成，就会持续存在的、类似“场地魔法”的技能；其“完成”的标准，在于【实验象征物】。

根据技能说明，失控实验的发动，是需要献祭一件“象征物”的，且此物必须是一件人工造物。

当然了，“人工造物”的涵盖范围很广，一般来说，只要是玩家“建造”或“加工”出来的东西，都符合这个标准……比如一只纸鹤、一把木弓、或一盘儿鱼香肉丝……任何东西都行。

但也不是说，你随便拿个嚼过的口香糖出来充当象征物就行了，因为象征物的品质、性质、加工难度等因素，都是会影响到技能效果的……毫无疑问，把一张纸揉成团，和把一张纸裁成花儿，最终呈现出来的技能效果肯定有强弱之分。

只是……即便是献祭了品质很高、加工难度很大的东西，也只能保证效果的“强度”高，却无法决定效果本身是什么。

因为这技能说明的原文是——“随机地出现一些对使用者有利、或对有敌意的单位不利的场地效果”。

在惊悚乐园中，“随机”二字，就好比是一枚硬币，一面印着“神”，一面印着“坑”，抛出来什么结果，那是一门玄学。

斯诺就曾经多次对这个技能做过测试，但纵然他用完全一致的象征物来发动技能，每一次呈现出来的特效还是不带重样儿的；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失控的实验”。

眼下，斯诺就用了数次【合成术——泛用零件】和【合成术——特种零件】造出来的零件，配合几件特殊材料，做出了一个叫【空气吉他】的道具，并以此为象征物开启了失控实验。

他很幸运，这次的特效是——【重力】，而且，强度也够。

呼呼呼——呼……

两秒过后，伴随着一阵回旋之声，【雷霆回旋镖】也杀入了失控实验的领域之中；这件灵能武器所蕴含的动能显然是远远超出普通子弹的，然而……它虽没有像那些子弹般悬停坠地，其速度和飞行的高度也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这影响有多大呢？大到连斯诺的体术都足够躲开回旋镖的攻击了……

“作战变更，近身战，跟我走！”目睹了这一幕的不怕妹子……哦不……不怕大姐头，当即就冲着她弟喝了一声。

简明扼要的一句话，是不容置疑的命令，亦是切实有效的战术。

乍看之下，让步天歌这个射击专精的玩家舍弃所有的远程手段和她一起去打近战合围是很浪费的，但在这种局面下，这其实才是最有效率的正确做法。

不怕仅仅是通过对子弹和回旋镖这两种事物的观察，就看出了斯诺那领域的范围和大致强度，并得出了“两个人一起进去就能搞定他”的结论；其战斗智商之高、行事之果决，就连观战空间中的封不觉也不得不感到佩服。

“要不要应变得这么快啊……”场上的斯诺看着朝自己冲来的那姐弟俩，心里也是在念道，“才做了两次远程攻击，就果断地改变了打法……太过分了吧……好歹再试探试探啊！”

在思索这些的同时，斯诺的下一个技能也已启动。

【名称：召唤术——冥界战将】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召唤】

【效果：随机召唤一名来自冥界的战士为你作战（冷却

时间120分钟，存在时间10分钟，同一时间最多存在1名冥界战将）】

【消耗：30%最大灵力值】

【学习条件：召唤专精B】

【备注：和冥界沟通是一件很费力的事，那儿就像一个手机和网络信号都极其糟糕的孤岛，你永远说不清自己一个电话打过去，会被谁接起来……如果你能找到吉姆·唐宁（Jim Downing）或者亚丽安德拉·琼斯（Alejandra Jones）那是你的运气，但你要是找到了尼克·克鲁兹（Nick Cruz），你就自求多福吧。】

这又是一个带随机性的技能，但此时的斯诺并无太多的选择，他只有用这种“赌博式”的做法，才能在这大劣对局中求生。

嗡——

鸣声起，白光现，一道身影应光而生，挡在了斯诺的身前。

这位来自冥界的战士，乃是地暴星的冥斗士——“独眼巨人”，古加多；其身高在两米左右，身形魁梧如山，着一身赤褐色冥衣，铠甲上突着许多獠牙状的巨角，额上的头盔前，还刻着一枚醒目的金色独眼。

虽说是通过B级召唤技能召出来的生物，但这种具备一定智能、战力也属上乘的人形召唤物，无疑已是A级生物的水平……这，就是“随机”带来的好处了；就如封不觉当年的【看招】一样，随机的特性可以让他放出超过角色当前实力的招式来。

“巨人擒抱！”刚一登场，古加多就冲着离自己较近的不怕冲了上去，嘴里还吼出了自己的必杀技名称。

不料，他那擒抱的动作还没完全展开，一个比他的头还大的金属球就砸中了他的面门……

“擒你个头啊！”不怕，是个可怕的女人……即便在受到重力压迫的情况下，她的速度和力量依然凶残；面对那迎面而来的巨汉，她抡起手上的奇形兵器就是一杵，仅是一次普通攻击就把对方的脑袋给砸成了肉酱。

那一刻，召唤物脑壳里的液体飞溅出来，有几滴还沾到了斯诺的脸上，似乎是在提醒他……马上就轮到你了。

“早就知道这怪力女的攻击力夸张，没想到强到这个地步……”斯诺的心里也是苦，逃必死，战难胜，只能不断祭出一些苟延残喘的手段，一秒一秒地去争取小叹所需要的时间。

嗡嗡——

一息不到，又是一阵鸣动，斯诺立马再运【召唤术——Z病毒感染者】，召出了第二个召唤生物。

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明知这些技能挡不住对方，但他也得开……只因这些招式是瞬发的，不用白不用，用了没准还能扛上几下。

“烦死人了！”不怕见状，再度挥舞手上的【路西法之枪（伪）】（一把枪身纤细，两端分别呈球形和月牙形的长兵器），打向了眼前的召唤物。

如果说古加多是A级生物，那这个“Z病毒感染者”最多就是个C级生物而已了……说白了，它就是当初觉哥他们在“努卡市”遇到的那种血狼丧尸。

当然，不管是什么生物，只要体型够大、并具备一定的攻击性，那至少也能拖延不怕“一击”的时间。

一击过后，被杵中胸口的血狼丧尸整个身躯都碎成了肉酱血沫，并朝四周爆散开去，而斯诺呢……已趁着这一击的间隙，转身朝另一个方向开溜了。

【失控实验】的负面效果是不会作用在斯诺自己身上的，在敌人被重力减速时，他却是可以发挥全速去跑；只

是……一名格斗专精C级、等级60的玩家，就算有着重力优势，他能跑得出不怕这种格斗专精S、等级同为60的玩家的手掌心吗？

答案肯定是“不能”，但不怕要追上他，多少需要一些时间。

幸好……不怕并非是一个人在战斗，步天歌这会儿也已经杀到了斯诺的领域中，并且手持回旋镖包抄了上来。

到了这会儿，小步自是不会再用什么远程手段来攻击了，在这重力干扰下，近战才是最可靠的；而他的回旋镖……正是一个可近可远的好武器，拿在手上就相当于一把弯折的钝刃。

“哼！别太小看人了！”对上同样不以格斗专精为主的步天歌，斯诺还是有一定自信的。

同样都是60级的玩家，大家都不擅近战，你还得顶着几倍的重力行动，这样你还能把我给秒了？抱着这样的想法，斯诺抄着手上的【沙盒居民之锤】就冲拦路的小步怼了过去。

乓——

接着，在一记金铁交击声中，斯诺……跪了。

武器相拼的瞬间，手上传来的巨力将他的攻击轻松弹开、并震麻了他的整条胳膊，余势未消的回旋镖镖刃压在了斯诺的肩上，使其无法站立、单膝跪地。

“有没有……搞错……”斯诺一边吐血，一边在内心吐槽道，“我看了那么多录像……你这小子可是从来没在比赛里跟人玩儿过近战啊，这股力量是怎么回事？难不成你们家祖传神力？”

他这吐槽式的推论显然是不对的，真相其实很简单——步天歌的格斗专精，也已达到A级了；至于小步为何没在比赛中展示过自己的格斗能力，那也很好解释……人家射击专精

有S级，没事儿干嘛要去格斗呢？

不及多想，杀势已到。

就在步天歌用回旋镖砍伤并压住斯诺的同时，追击而来的不怕也到位了。

尽管斯诺还有一个防御技【能量护罩】没用，但他自己也清楚……开这招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这对姐弟的攻击能力实在是太强，一般的防御技连他们的普攻都扛不了几下，技能就更别提了。

倘若斯诺有什么强势的速攻手段，也许还能想办法和其中一人同归于尽，因为那两人的防御能力着实是比较一般，但……斯诺并没有那种能力，他是一名战术性选手，本就不该在准备时间短暂的情况下仓促地和对手短兵相接……强行硬刚的结果就是眼前这样了。

呼——

那一瞬，路西法之枪（伪）破风而落；为了谨慎起见，不怕使用了技能【默示录攻击（伪）】，务求将对手彻底杀死。

这本应是百分百终结的一击，但结果竟是……

Duang~

在一声诡异的怪响过后，不怕的攻击，愣是擦着斯诺左耳划过，杵在了地上。

这打偏的一击，断然不是不怕本人的意愿，她的的确确是瞄准了对方的后脑勺下手的，再者……就算她真的打偏了，路西法之枪（伪）打在沙地上也不可能发出这种动静。

“什……”就在不怕因惊讶而本能地张口、准备说出那句《龙珠》里的反派们临死前常用的经典台词之际……

斯诺瞅准时机，一个俯身翻滚，便从【江湖】那两人的夹击中逃了出去。

这个时候，步天歌也是懵着的，因为他没看懂姐姐在干嘛——在这种距离上直击一个不动的目标，怎么就打偏了呢？

答案……其实不在他姐身上，而在斯诺的手里。

方才，几乎是必死无疑的斯诺，使用了他的灵能武器【恶魔骰子】；这个特殊的灵武，可与他的称号能力【恶之强运】组合使用。

二者共同生效时，只要“点数合适”，即可制造出一种名为“概率操控”的效应，强行改变某些“现实”的走向。

第1377章 概率（下）

【赛博赌客】这个称号是斯诺在50级时便获取的，他将其使用至今的原因就是……该称号的附带能力【恶之强运】，俨然是一个因果律技能。

这个能力，可以让使用者改变眼前某些事件的概率，将一些极小概率的事件，变成百分百的事实。

举个简单的例子：轮盘赌。

有这样一种说法——在轮盘赌中，不可能连续两次开出同一个数字。

这种说法，自然是不准确的；轮盘赌不是“不可能”连续两次开出同一个数字，而是“几乎不可能”连续两次开出同一个数字。

撇开作弊等人为因素，那种概率，其实也是存在的。也许连续转一千次会出现一次，也许要一万次、又或许十万次……

无论实际概率如何，总之，若使用【恶之强运】去转……两次。

只要是“理论上”可以的，就是这个能力能够干预和控制的；那么……这个“理论”的值又有多大呢？

再以抛硬币做例子：当硬币抛出之前，这个“理论”的空间还很充分；硬币抛出之时，该空间就开始急速减小，而当硬币落在人的手背上时，“理论”将完全消失。

【恶之强运】能干涉的领域，就在那“理论尚存”的空间中；一旦这个空间消失，就超出了干涉范围，因为那已不是“控制未确定的概率”，而是“改写已发生的现实”了……

眼下，斯诺就是在不怕击中自己之前，干涉了这一事

件，让不怕的攻击“打偏”的概率从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一，变成了百分之百……这才得以逃过一劫。

当然了，他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

既然是“恶”之强运，那必然伴随着极其凶险的代价；任何的干涉行为，都会带来相应的“厄运反噬”，厄运的程度与被干涉事件的原概率相关——原概率越低，反噬而来的厄运就越强、且来得越快。

像“决定硬币正反”这种事件，只需承受约50%概率差的厄运，具象化之后，大概是走路时摔倒或者吃东西噎住的程度；而“在一副崭新的扑克牌中直接抽到黑桃A”这种事，就得承担相当于98.149%概率差的厄运了，具象化了那就是从楼梯上滚下来或者被高空坠物砸中脑袋的程度……

同理，“让【才不怕呢】的技能擦肩而过”，也是有代价的，要补正99.9999……9%这种概率差，具象化出来的厄运那肯定是要人命啊。

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直接被不怕杀死可能还更好一点，因为像这种极端概率引发的厄运会非常离谱……他很有可能会在十秒内就遭遇“被雷劈死”或者“被自己的口水呛死”这种匪夷所思的“倒霉事儿”。

但，斯诺恰好有着逃脱这种厄运的手段，那就是——【恶魔骰子】。

这件灵能武器的特效也十分有趣——【只要掷出三个“6”，就可以抵消一次技能（无论别人还是自己释放）的负面效果】。

此处的“掷”，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掷出去；毕竟这是游戏世界，不必那么麻烦，玩家只需将道具握在手里就能发动“掷骰子”的特效，然后系统就会给出一个随机的点数。

看到这里，想必已经有人明白过来了……

没错，【恶魔骰子】的点数，也可以用【恶之强运】来

干涉。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操作：斯诺先对自己使用【恶之强运】，让【恶魔骰子】获得三个六的点数，随后再对不怕发动【恶之强运】使其技能放空，紧接着再用【恶魔骰子】的特效抵消掉对不怕使用【恶之强运】时产生的厄运。

这样一来，“让不怕把技能放空”所需承担的代价，便转换成了“让三个骰子掷出三个6”所需承担的代价。

虽说这也有足足99.538%的概率差，但比起前者来，已经好很多了……至少不会有那种分分钟暴毙式的厄运出现；对斯诺来说……这便足够。

他需要的，只是两分钟而已。

而这两分钟，此时已经过去了一半。

“别慌，再杀！”短暂的迟疑过后，不怕沉声一言，让小步回过神来。

同时，她本人也是洪劲倏提，抡枪再进，追着仍未起身的斯诺就是第二波捶击。

这一回，斯诺可就没法儿再用刚才的套路去抵抗了；虽说【恶之强运】没有冷却时间，但【恶魔骰子】有啊；不用【恶魔骰子】抵消负面效果的话，开了【恶之强运】他一样难逃一死。

不过，他终究还是开了……

不开，就立刻被一击打死，开了……过个几秒再被厄运杀死；这是个苦涩的选择，但该如何去选，还是很明确的。

Duang~

两秒后，不怕的追打又一次打歪，杵在了沙地上。

那奇葩的动静其实就是攻击受到因果律技能干涉所产生的杂音，她那武器在偏离目标后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性质，所以打出来的威力就跟一个普通女孩子拿棍子杵地差不多。

“切……”这第二发攻击落空时，不怕就不怎么惊讶了，她自是已经明白……一定是对手使用了某种手段干扰了自己，只不过斯诺这人的资料太少，也不知他究竟是干了什么。

呼——

就在不怕的那一击落空之际，步天歌也从侧面包抄了上来，其手中的回旋镖带起一阵破风厉呼，瞄准了斯诺的头部便猛然斩落。

“唉……就这样儿吧……”这一瞬，斯诺是真的放弃了。

他本就是个轻浮、冷漠、乃至冷血的人，就算偶有失态，也是在和觉哥打交道的时候；像斯诺这样的人，你指望他能在这种情形下突破某种极限或是爆种反杀……那不是“几乎不可能”，而是“绝对不可能”的。

嘶——

下一秒，风沙之中，荡起清风拂柳之声。

风为刃，身若柳，血飒其声。

当血喷出来，洒在沙上时，步天歌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木讷。

他木讷地看着自己的身体由左肩至右肋被斜着展开，分成了两段……直到那两段身体塌落、化光消失，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怎……”目睹了这一幕的不怕妹子，怕了……

一股寒意瞬间袭遍她的全身，“恐惧”二字若肾上腺素一般在她的血管中奔流起来。

但她还没来得及感受一下那份恐惧，她的身体便和步天歌一样断了开来……稍有不同的是，她是被横着腰斩开的。

正当全场观众惊疑交加地看着眼前这难以理解的状况时，异变又生！

只见，云层深处电光一闪，“轰”的一声，一道炸雷击中了

倒在地上的斯诺，把他给劈成了灰烬。

这下……连解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短短五秒之内，场上的三人全部阵亡，其中两人莫名其妙就身体断裂，还有一个则是被雷劈死，这换了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此刻，唯一可知的、确切的信息是——比分变成了2:0，也就是说，系统认定，这场“中坚战”，是【地狱前线】赢了。

……

“发生了……什么？”

同一时刻，【秩序】会议室中，悟死参玄满脸疑惑地将视线从屏幕上移开，看向了鬼骁。

不止是他，会议室中的其他几名队员，以及一起来观战的工作人员们（因为【秩序】这轮轮空，工作室的数据分析团队也过来和队员们一起收看直播）也都朝鬼骁投去了询问的眼神。

“嗯……”此时的鬼骁，也是面色凝重，沉吟了几秒后，他才回道，“我也只看到一点点……”他顿了顿，“有一个速度很快的东西……嗯……也可能是人吧，如果是人的话，那应该就是【枉叹之】了……”他咬了咬指甲，又想了两秒，“总之……有这么一个东西，在步天歌即将杀死斯诺的刹那……从远处跑了过来，顺手砍死了步天歌……接着，他又朝着前方继续跑，离开了屏幕能捕捉的范围，一秒后，他从离开的那个方向折返回来，顺手砍死了才不怕呢。”

“喂喂……”醉卧怅然摆出了他那似笑非笑的表情，“什么叫‘顺手’啊？如果真是枉叹之干的，那就叫突袭好吧。”

“不……不是那样的。”鬼骁道，“精确地冲向目标，将其杀死，然后转向另一个目标，这叫‘突袭’；从目标旁边‘路过’时伸手将其切开，那叫‘顺手’……”

“哈？”醉卧怅然用一个语气助词，表示了他没听懂。

“现在还不好说，毕竟直播的镜头刚才一直停留在对战的三人身上；得等录像文件出来以后，通过枉叹之本人的是视角才能确定发生了什么，不过……如果，我是说如果……刚才那‘东西’真是枉叹之，那么……在将来的比赛中，他会成为一个即使对我们来说也非常棘手的存在。”鬼骁也很难得的，用一本正经的语气说道，“他在这场所展现的这个‘能力’，在2V2中一旦使出来，即便是我在场，一样会输……”

此言一出，会议室里的众人可是真坐不住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坐在鬼骁旁边的叶纸蹙眉言道，“他的能力具体是什么呢？”

“都说了我也只看到一点点了……”鬼骁虚眼回道，“而且……我看到的并不是处于移动中的枉叹之……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看到的只是这种东西移动后留下的痕迹……”

“这‘痕迹’……我可是没看见哦。”禅哥这时插嘴道，并抬眼扫了周围的人一眼，“除了鬼骁还有人看见了吗？”

“你们当然看不见。”鬼骁道，“因为那东西移动得太快了，物理世界的各种介质甚至来不及对他的经过做出反应，他就已经过去了……不过，从纯数据视角去看，还是可以看到一丝残痕，就像一道非常非常纤细的丝线，不仔细看就察觉不到。”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悟死参玄试图理解和总结这件事，“刚才发生的事情，很有可能就是……枉叹之以一种谁也看不到的速度，在移动的过程中，‘顺手’……把【江湖】那两人给砍了？”

“对，就好比你坐在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上，从车窗探出一把利刃，去砍一个站在轨道旁的人。”鬼骁回道。

“那么……”禅哥这时又接道，“我能不能这么推测……枉叹之在屏障消失前丢下队友单独逃走，就是为了躲到远处去，为发动这个能力做准备？”

“我也是这么想的。”鬼骁接道，“但是否属实，还是得看录像才能确认。”

“嗯……”禅哥想了想，给自己灌了口酒，“这招……你真的对付不了？”他微顿半秒，又补充道，“就算是极速，也未必不能攻克吧？比方说，用时空类的能力、或者在受身的瞬间……”

“不存在什么‘受身的瞬间’。”鬼骁直接打断了禅哥，接道“我说了……物理世界的各种介质根本来不及对他的经过做出反应，当系统反馈出‘受身’这个状态并激发我们身上的某种特效时，我们很可能已经像【江湖】那两人一样分成两段了。”

“等等。”听到这儿，生鱼片忽地想到了什么，他赶紧接道，“若真如你所说，那么【江湖】那两人不该死啊……他们的身体应该‘来不及对自己被砍了的事实作出反应和反馈’才对吧？”

“终于有个能稍微理解一下我所说的是什么的人了。”鬼骁回道，“你说得没错，遭遇了那种攻击的结果理应是……‘组成他们的分子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砍了，所以也就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我怀疑枉叹之早在我们‘看到的’这两例击杀发生前就已经在这战场中来回了无数次了，可惜那时我的注意力也放在斯诺他们的战斗上，没有留意到周围有‘痕迹’存在。”

“而在那无数次‘来回’的过程中，枉叹之肯定也发现了自己无法伤害到对手的情况，于是，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并最终……找到了解决方案。”

言至此处，鬼骁停顿一秒，沉声道：“简而言之，他用了某种手段，让自己在出手砍人那一刻……‘变慢了’，从而完成了击杀。”

第1378章 刀神一笑

【比赛将于三十秒后开始】

五分钟转眼过去，随着系统语音响起，【江湖】与【地狱前线】的“参将战”也进入了准备阶段。

【江湖】这边，上场的是【无刀客】；这位从第101章起就时不时被提起、且每次都能在各种排行榜上刷一下存在感的大哥……是【江湖】工作室的第二把交椅。他是与【笑问苍天】和【狂踪剑影】并称“刀剑笑”的顶尖高手，也是与两人共同创建工作室的元老级人物。就凭他这简短有力又具特色的ID，以及那阴魂不散的存在感……就足以被评为本书中“最熟悉的陌生人”。

而【地狱前线】这边呢，想必各位也猜到了，迄今为止保持“全勤”的【絮怀殇】，不出意外地出现在了前三场的阵容当中。

S3打到现在总共十一轮，絮女神出阵最多的就是“参将战”，而她也一场不落地将这些比赛赢了下来。

可以说，到了这个阶段，封不觉对她的“关照”已经达到了超越预期的效果——无论从出场率还是实际表现来看，即使【地狱前线】这个“团队”最终没能拿到冠军，絮怀殇凭“个人”的表现也足够成为玩家们心目中的“MVP”了。一个职业玩家能在一个非工作室的团队中保持着这样的曝光率和竞技水平，她的下一份合同自然不会比【红樱】给的待遇差。

【五……四……】

倒计时开始了，无刀客和絮怀殇都还站在原地，静静地等着屏障消失。

无论是作为同类型的玩家、还是同等级别的高手……他

们都没有理由主动和对方拉开距离。

刀，为百兵之胆，刀者间的较量，勇字当先。

谁，也不愿退那第一步。

谁，也不会在气势上有半分的示弱。

【……Fight！】

比赛开始之瞬，二人皆是纹丝未动，但空气中，已然有什么东西发生了碰撞。

那是刀意、是杀意、也是能量……

由于这两人对能量的操控力都已臻至纯青之境，所以，较量……在他们出刀前便已展开。

“为什么不用‘脱力’砍过来呢？”数秒后，无刀客率先开口了，“趁着屏障消失的一瞬发动那招的话，我只有五成把握可以接下你那一刀。”

他说的是实话。

有时候，说实话，就是最好的挑衅。

“也就是说……”絜怀殇平静地应道，“在那一瞬，你自认有五成把握可以杀了我。”

“也可以这么说吧。”无刀客道，“当然了，我这么说，并不是在叫嚣着‘我比你强’，因为相对的……在那一瞬，你也有五成的机会可以把我给瞬杀了。”

“嗯……”絜怀殇想了想，接道，“看来你也明白……你我间的较量，注定，只需要一招。”

“呵……”无刀客笑了，他没有对对方的这句话做出评价，而是言道，“你好像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闻言，絜怀殇深呼吸了一次，再道：“不用‘脱力’，是因为没有必要。”

“哦？”无刀客疑道，“此话怎讲？”

“‘脱力’只是追求速度和力量的技巧罢了……对付你，用这些‘形而下’的手段并没有什么意义。”絜怀殇回道。

“那你现在是准备用某种‘形而上’的手段来跟我分胜负咯？”无刀客反问道。

“呵……”这一刻，絜怀殇也笑了。

她的笑很美，美得不可方物，仅是一眼，便可让人意乱情迷、神魂颠倒。

然，无刀客从这笑容里，只感受到了一丝寒意。

一息过后，絜怀殇便收敛了笑意，随即问了无刀客一个问题。

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

“你的刀在哪儿呢？”

这句话，在某些玩家听来，是似曾相识的，比如说……此刻正在观战空间里看着这场对局的狂踪剑影和才不怕呢，他们就立即想起：在临闾镇上，林颜貌似就问过贺阳信次一个类似的问题。

“这……难道是……”剑少的冷汗当时就下来了。

“不不……也许是虚张声势。”不怕虽然试图冷静地去分析，但她的语气说明她也没什么底气。

“刀哥又没去过临闾镇那个剧本，而且那也不是比赛，根本没有录像……”剑少接道，“絜怀殇没理由会用‘阎王’对贺阳信次讲过的话来虚张声势吧？”

“嗯……”不怕边想边沉吟道，“经你这么一说……”

他俩对话之际，场上的无刀客也在经过一番思考后，回话了：“我的刀……”说着，他以左手握拳、曲肘，轻轻叩了叩自己的心口，“……在这里。”

“喂——”话音落时，剑少和不怕两人齐声在观战空间中惊呼出声，“不要说那种台词啊！”

“哦。”两秒后，絮怀殇用一种略显失望、但并不意外的表情应了一声，然后……居然就没再说什么了。

对此，无刀客肯定不能接受啊，哪儿有试探完对手的境界之后对自己的境界就缄口不言了的。

“那么……”无刀客赶紧问道，“……你的刀，又在哪儿呢？”

“别啊！”听到这句话，剑少在观战空间里急得直跳脚，“你问她干嘛呀！这有什么好问的啊！”

很遗憾，他的话，传达不到场上，而且……絮怀殇已经开始回答了。

“我的刀……”絮女神说着，还微微抬了抬自己那线条柔美的、白皙的下巴，冲无刀客的心口处示意了一下，“……也在你那儿。”

“行了！就此打住！”剑少在观战空间里吼着，“千万别再说……”

“你说……什么？”而场上的无刀客又一次把剑少不希望他说的台词说了。

“你手上的刀也好，你心里的刀也罢……”絮怀殇的词儿也是熟，“你以为那是你的东西，但其实……并不是。”

“Ho～”无刀客有些微怒，主要是有点儿听不懂对方在扯什么，“那还能是你的东西不成？”

“你俩对过剧本吧！”同一秒，剑少在观战空间敲着眼前的透明力场大声吐槽道，“好好说话啊！别再玩儿武侠范儿啦！要出人命啦！”

“我说了你也不会懂的。”而场上，絮怀殇继续说道，“出手吧，等你输的时候……你就懂了。”

“哼……”无刀客冷哼一声，“故弄玄虚……”他给出了这样一个评价，并接道，“不用你说，我也会出手的。”

刀哥的人品和作风自是比贺阳信次好多了，他没有话说一半就突施冷箭；他是将整句话说完之后，又等了几秒，才出招的。

霎时，刀光现，血影绽。

风催狂沙，气御极刀。

惊天一决，生死一瞬。

两名顶尖刀者的胜负，的确是不用第二招。

相似的战斗风格下，差距反而会显得极其明显、且难以逾越。

血洒在风中时，无刀客又笑了，这次他笑得豪迈，却也笑得苦涩。

“呵……这就是‘形而上’的刀法吗……”无刀客笑着说道，“亏我还在名字里用了‘无刀’二字，但实际上我好像完全搞错了一些事呢……”

在他说话的同时，絮怀殇已转过身来，看向了与自己错身而过的对手：“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直到此刻，她的双手依然很干净、腰间的双刀也好像从没出过鞘……没人知道她是怎么砍伤无刀客的，也没人看见。

“若你不是一名刀者，这对我来说也许会是非常艰难的一战。”在对手化光消失前，絮怀殇若总结般说道，“可惜了……正因为处于同一领域，所以从你站到我面前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赢定了。”

第1379章 四强

继【山河】之后，【江湖】成为了第二支败于【地狱前线】的一线职业强队。

同时，他们也是被【地狱前线】横扫的第十支队伍。

撇开“轮空”的那回不算，觉哥他们以三比零的比分击败了这十一轮中所遇到的每一个对手；在目前剩下的十四支队伍中，仍保持着这种“零失分”纪录的队伍总共只有两支：一支是【地狱前线】，另一支就是【天堂之门】。

有趣的是，这两支队伍皆是没有工作室背景的民间队伍……

至第十一轮战罢，巅峰争霸S3的比赛虽然还有数轮没打完，但有冠军相的队伍是那几支，其实已经比较明显了。

【秩序】、【废柴联盟】、【天堂之门】、【地狱前线】这四队，无论是战力的上限、阵容的厚度、还是在晋级之路上的表现……都远远强于其他队伍；不出意外的话，冠军必然会在他们之中诞生。

因此，对于剩下那十队的玩家们来说，接下来的“随机匹配”，就变得非常重要……理论上来说，如果那四队豪强在之后的两轮中连续相遇，那其余十队中至少可以诞生出一个亚军来。

然而，事情却并没有朝着他们期盼的方向发展……

四月十四日的零点，S3第十二轮的匹配名单公布：本轮共有14支队伍参与，因为是双数，本轮无队伍轮空，所有队伍都将进行对决；且随机的结果显示，夺冠呼声最高的那四队……彼此间无一相遇。

虽然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还没有低到“看着就很假”的地

步，但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是出现了类似“主办方暗中操控匹配”的论调。

当然了，这类无凭无据、又没什么利益相干的猜测也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与惊悚乐园运营一年以来陆陆续续捅出的那些大篓子相比，这根本就不叫个事儿……

于是，第十二轮就在这样一种火爆却又没什么悬念的氛围中过去了。

此轮战罢，S3的TOP7诞生了，这七支队伍分别是：

当今职业游戏圈公认的第一工作室——【秩序】；由一群无合约职业玩家与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联盟——【废柴联盟】；曾经取得过不少辉煌战绩但如今渐渐退居二线老牌工作室——【麻薯】；由七名实力不俗的休闲玩家组成的劲旅——【黑八奇迹】；由七名当红游戏主播组建的队伍——【我们可没开挂哦】；本次比赛最大的黑马——【天堂之门】；以及令人难以描述但好像也不需要过多介绍的【地狱前线】。

按照规则，第十三轮的比赛，将有一支队伍轮空，另外六队淘汰掉一半，从而决出四强。

然，就在四月十六日的凌晨，在本该公布本轮匹配名单的时候，梦公司又搞出幺蛾子来了……

他们并没有按时在官网上更新匹配的结果，而是放出了一条公告——【关于巅峰争霸S3后续规则/设定追加的通知】。

就冲这标题，95%的玩家在没点开文章链接之前就已经发飙了；因为这标题透出了浓浓的黑幕感，而且是黑得不能再黑的那种。

几乎所有人在看文章之前就做出了这样一番推断：“梦公司一定是想送那四支种子队进四强，但在只有七支队伍的情况下，若再出现四支强队分别错开的结果那就假爆了，这样

搞法，玩家们一定会怀疑此前所有的随机结果都是受到人为操纵的……于是，梦公司只能通过加入新的机制来实现他们的企图。”

不得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猜的没错。

根据公告显示，原本的“随机匹配”机制依然保留，事实上，本轮的匹配结果已然在这公告里列出来了。

第十三轮的对阵情况是：【秩序】VS【天堂之门】，【废柴联盟】VS【麻薯】，【地狱前线】VS【黑八奇迹】，而【我们可没开挂哦】获得轮空。

只是，梦公司在此基础上，又追加了三条新的规则/设定……

第一条，在此前十二轮比赛中轮空过的队伍，每轮空过一次，在本轮中便被视为落后一分。

这条规则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麻薯】、【黑八奇迹】、和【我们可没开挂哦】这三支从未轮空过的队伍，肯定是没事儿的。

其次，像【废柴联盟】这种遇到“对手在匹配结果出来以后弃权”的队伍，不算是轮空，故逃过一劫。

但是，在第四轮轮空的【地狱前线】，以及在第十轮轮空的【天堂之门】，在这条规则下，就等于是开赛前就已经被一比零领先了。

而他们……还不算最惨的，分别在第八轮和第十一轮轮空过的【秩序】（这就是为什么在1372章提到秩序轮空时用了一个“又”字），在本轮中必须以“先失两分”的姿态出战。

结合匹配名单来看……这轮【秩序】VS【天堂之门】的那场比赛，一开场就会被视为一比二，即后者一开战就手握赛点；不过，两队还是得排出完整的七人阵容、从“先锋战”开始打。

而【地狱前线】VS【黑八奇迹】那场，倒是还好，以觉哥他们的实力，让一场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很可能还是会在参将战就结束比赛。

接着，再看追加的第二条规则/设定……

在下一轮（第十四轮）中，成功进入四强的四支队伍，每队都将被分配到一件“神器”。

那四件神器分别是：【王冠】、【圣杯】、【贤者之石】和【护身符】；关于这四件“雅达利神器”的出处和解释，官方还给出了一段视频资料，这段视频由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位知名游戏评论类视频作者所制作，名为“寻剑”，该视频详细介绍了四神器的来历、价值、和相关传闻。

当然了，梦公司不会把真东西发给玩家，他们给予的是数据版本的“四神器”。

梦公司宣称，这四件神器“各自具备一个效果显著的团队BUFF、且BUFF之间存在着足以扭转胜负的克制关系”，但那些BUFF究竟是什么，要等下一轮的匹配结束了才会公布。

另外，各队在本轮中的表现，还将决定下一轮中分配神器的顺位和权利。

其规规则为：在时间上，以最快速度拿下胜利的队伍，可在其他三队都拿到神器之后，用剩下那个没人选的神器，与任意一队手上的神器互换，当然他们也可以拿着不换；第二快胜出的队伍，可第一个选择神器，并给第三快的队伍和轮空的队伍各分配一个神器；第三快胜出的队伍，可以选择是否与轮空的队伍互换手中的神器；至于轮空的队伍……很遗憾只能被动地接受分配的结果。

最后，再说第三条追加规则/设定——本轮轮空的队伍，可以选择与任意一支队伍交换位置，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不换、直接晋级。

看到这儿，想必各位也能猜到了……没错，【我们可没

开挂哦】队的队员们，即第三条规则的选择方，在获悉了规则之后，稍作讨论，便决定和【天堂之门】换位了。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换位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利的。

简单地推算一下，如果这轮不换位，下一轮他们将面对的三个对手便将是：【地狱前线】、【废柴联盟】、以及【秩序】与【天堂之门】之间的胜者；全是种子队不说，人家还有着神器的优先分配权……这怎么看都是十死无生的局。

而若是换位呢？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我们可没开挂哦】的队员们都是比较知名的游戏主播，其中有四人是前职业玩家，另外三人虽没进过职业俱乐部，但好歹也都是全职的游戏圈从业人员，单游戏时间这项就不是业余玩家可比；至少在惊悚乐园这个游戏里，他们的水平和职业选手相比没有什么差距，甚至有可能更强。

不难看出，这样的一支队伍，是自视颇高、且有着一定野心的；就算他们对冠军并不心存侥幸，但亚军什么的，确是可以去争取一下。

那么，为了能够继续胜利和晋级，他们该和谁换位呢？

用排除法推演……

换掉【麻薯】，就得和【废柴联盟】打，这基本形同于提前自杀。

换掉【黑八奇迹】，以一比零开局去怼【地狱前线】，感觉也很悬……

而换掉【废柴联盟】或者【地狱前线】呢……可以是可以，因为对阵【麻薯】或【黑八奇迹】的话，他们有七成左右的把握能拿下。只是……能赢不代表就能横扫；比赛打到这个份儿上，剩下这些队伍的实力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万一被人打出个三比二的比分，那就很尴尬了……

考虑到下一轮的规则，在本轮打满五场或是时间拖得久

了，很可能就会变成第三快获胜的队伍……费那么大劲结果只比坚持轮空多那么一丁点儿主动权，太不划算了。

至于“换掉【秩序】”这个方案，自然是第一个就PASS掉的……且不说以一比零的开局对阵【天堂之门】，和对上【地狱前线】的情况类似，都属于二八开对局。再者，此举还救活了命悬一线的【秩序】……对【秩序】来说，“在下一轮顶着神器BUFF被克的光环比赛”，和“在这一轮以开局就被握着赛点的状况对上【天堂之门】”，显然还是前者的可控性更大一些。

综上所述，“换掉【天堂之门】”便是主播们唯一、且最佳的选择了。

这位置一换，【我们可没开挂哦】队一开场就是二比零领先，只要赢下一分就能晋级，而且还是淘汰掉【秩序】晋级的……甭管过程细节如何吧，这事儿若成了事实，那可以吹一辈子。

更重要的是，开场就二比零，等于是节约了两轮的时间；进展顺利的话，他们不但能“爆冷淘汰不可一世的【秩序】”，还能稳稳地拿到下一轮的神器选择权……即百分百的神器克制优势。

因此，和坚持轮空比起来，把【天堂之门】换出来无疑是个绝佳的选择，这一换，有很高概率能换出一个亚军来。

……

长话短说，经过了一天的折腾，到了十七号的凌晨，一切尘埃落定。

【废柴联盟】、【地狱前线】、以及“幸运的”被换到轮空位上的【天堂之门】皆是意料之中的晋级了。

而在之前的二十四小时里一边积极备战、一边抗议规则的【秩序】，最终也以三比二反败为胜，搞定了【我们可没开挂哦】队。

这，是一场非常“难看”的比赛……至少在观众看来是这样的。

一向以王者之姿示人的【秩序】，这次在前三场中将“醉生梦死”悉数派出，并让这四位祭出了一套马克·塞尔比式的“磨人”战术，生生把这三场比赛全都弄成了节奏非常沉闷的持久战。

【秩序】这样做，有三个原因：

其一，自是求稳……在这种开局就被人拿着三个赛点的比赛中，再稳也不算过分，反正硬实力上还是绝对优势，只要完全放弃观赏性、把“稳”这件事做到极致，就能保证胜率最大化。

其二，拖时间也是心理战的一部分……【我们可没开挂哦】队的队员们在赛前打得是什么算盘，【秩序】的幕后团队早就已经算得清清楚楚，他们就是抓准了对手“想要一鼓作气攻下赛点”的心理，将“拖”、“磨”、“耗”这三字贯彻到底；时间拖得久了，对手势必急躁，继而破绽百出……

其三嘛……奉献这样的一轮比赛，也算是【秩序】对梦公司的一次无言的抗议了；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既然你们用规则搞突然袭击坑我们，那我们就反坑你们这比赛的收视率和口碑。”

可惜，到了这个时期，梦公司上下，已没有一个人会去在乎这些东西了。

在这“赌局”的最后阶段，那些长久以来一直都处于“认知干涉”中的员工们，思维上受到的影响和桎梏会更加强烈……“上头”不想理的事，他们自然也不会去考虑，他们的脑中甚至都不会形成相关的概念……

第1380章 神器分配

四月十八日，巅峰争霸S3四强战的匹配结果公布。

其对阵情况为：【废柴联盟】VS【天堂之门】，【地狱前线】VS【秩序】。

因为这四队皆是夺冠热门，所以此番配对并没有太多的槽点……反正怎么配都是强强对决，观众们也就没什么理由再说是黑幕了。

不过，“神器”的引入，确是让局面变得更加有趣了。

这四件神器的效果如下——

【王冠】：对所有进入战场的敌对单位施加“王之威慑”特效，受其影响的目标将按百分比持续减少生存值，直到死亡为止（注：“王之威慑”的伤害无法被神器效果以外的效果抵挡，包括战场屏障）。

【圣杯】：我方所有队员在进入战场后得到“神血恩赐”特效，受其影响的目标若连续十秒未受到任何伤害，其周身便会自动生成一个“神血能量盾”，该盾可以抵御/消除一个对手施加在我方身上的特殊效果（包括神器效果）。

【贤者之石】：对所有进入战场的敌对单位周期性地释放“点石成金”特效，每三十秒一次，受其影响的目标，身上的装备、技能以及物品将被附上一层“价值提升”的BUFF，该BUFF会令物品/技能的“品质”和“使用/装备条件”上升，但特效不变（该效果只能被神器效果消除）；当物品/技能的使用/装备条件超出持有者能力范围，便会无效化或无法发动。

【护身符】：我方所有队员在进入战场后得到“神权庇护”特效，当我方队员受到来自对手的持续能力（包括神器效果）影响时，将减益与伤害的效果反弹，将增益效果保留并

加强。

从官方给出的资料来看，神器的克制关系还是比较明显的。

【王冠】肯定是克制【圣杯】，因为“王之威慑”从敌人进入战场的第一秒就可以隔着屏障开始削对面的血；这种不间断的、无法被玩家自身手段抵挡的“持续伤害”，等于是废掉了“神血恩赐”。

而【圣杯】克制的是【贤者之石】，因为“神血能量盾”可以消掉后者不断叠加的“价值提升”，且能量盾的生成频率比“价值提升”的频率要高。

接着，是【贤者之石】克【护身符】，因为“神权庇护”不但顶不掉“价值提升”这种“伪增益”效果，还会使其变强。

但是，又因为“神权庇护”可以发反弹减益与伤害效果，所以【护身符】遇到【王冠】时，就是妥妥儿的反压制了。

最后，再看交叉比对……【王冠】和【贤者之石】，【圣杯】和【护身符】之间，则不存在什么明显的克制关系，属于可以互相发挥作用的状况。

以上，就是关于神器的情报了；虽不能说克制方就必胜，但那优势之大……至少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硬实力的差距。

因此，在这轮的强强对决中，神器的选择，俨然成了左右胜负的关键。

根据规则，上轮被换到“轮空位”的【天堂之门】，在本轮是没有权利参与神器分配的，此处撇开不讲。

且说说另外三队……

首先，【废柴联盟】因在上一轮中以第二快的速度完赛，从而获得了在四强战最先分配神器的权利。

这种动脑子的工作，自是交给鸿鹄来做的；他仔细思索

一番后……最终为本队选择了【贤者之石】，并给【天堂之门】分配了【护身符】，给【秩序】分配了【圣杯】。

鸿鹄的思路很明确，尽其所能减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理论上完全杜绝，故而只能减少）本队“被克制”的可能。

怎么减少呢？他所做的这个分配，就是最佳的答案……

鸿鹄不仅算了本队的账，还把【秩序】的那笔账一块儿算了。

在【废柴联盟】选完后，主动权将落到【秩序】的手上；【秩序】虽可以选择是否换掉【天堂之门】的神器，但这次交换对他们来说并不能改变自己“被克制”的命运，因为在上轮中最先完赛的【地狱前线】，（按照正常逻辑）最后必然会去拿一个克制【秩序】的神器。

因此，【秩序】的这次选择，其实只是在决定自己到底是拿着【圣杯】被克，还是拿着【护身符】被克。

留【圣杯】的话，全场都会受到持续掉血的DOT影响；换【护身符】呢……在战斗中，随着时间推移，所有的物品和技能特效逐渐被废，且因为本身的神器效果，这个被废的过程还会加速。

两相比较之下，在这种势均力敌的对决中，显然还是留【圣杯】要好些。

这么一算……【秩序】自然是选择不换。

当然了，【秩序】也可以强行选择交换……换完以后，他们会拿到【护身符】，【天堂之门】则得到【圣杯】；而为了克制【秩序】，【地狱前线】势必会用【王冠】换走【废柴联盟】手上的【贤者之石】，那样一来，最终的局面还是会变成……【废柴联盟】以【王冠】克制【天堂之门】的【圣杯】，而【地狱前线】用【贤者之石】克制【秩序】的【护身符】。

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换，【废柴联盟】和【地狱前线】

都将是克制方，而另外两队都会是被克制方。

若要让【废柴联盟】成为被克制方，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不管【秩序】换不换，最后一个选择的【地狱前线】强行让自己处于被克的一方，拖【废柴联盟】下水。

不管封不觉再怎么神经，也没有理由干出那种事情来……

用疯狂来掩饰合理的智略或某种信念、意图是一回事，为了显得疯狂而去做毫无逻辑乃至愚蠢的举动就是另一回事了。

所以，最终的局面，与鸿鹄的布局一致。

四强战就在【废柴联盟】-【贤者之石】；【天堂之门】-【护身符】；【地狱前线】-【王冠】；【秩序】-【圣杯】这套神器分配下开始了……

第1381章 甄选

四月十九日，零点。

巅峰争霸S3四强战准时开始。

因为已是半决赛，出于对收视率的考虑和对广告商的尊重，所以两场比赛的时间被错开了；【地狱前线】和【秩序】两队在这轮可以多歇一天，到二十日的凌晨再打。今晚将展开对决的是【废柴联盟】和【天堂之门】。

……

【载入已完成】

【巅峰争霸S3，半决赛】

【场地：苍云山】

当两队的队员们进入观战空间时，这段系统语音便在他们耳边响起。

紧接着，就是一句【比赛将于三十秒后开始】。

先锋战，被传入战场的二人，分别是【天马行空】和【沙利叶】。

对小马哥大家是很熟悉了，至于沙利叶（Suriel）嘛……从外表来看，他的面容和绝大多数休闲玩家一样，就是普通人的脸经过调整被修饰得稍微帅些的模样；他身着一套黑白两色的服装，身上也没有显露出任何武器装备类的东西，很难判断究竟是哪种类型的玩家。

由于这场比赛是在“神器”的作用下进行的，所以，从进入战场的那一刻算起，【废柴联盟】这边的【贤者之石】特效“点石成金”……已然是开始生效倒计时了。

至屏障消失的那一刻，刚好是三十秒，也就是说，在正

式开打的瞬间，沙利叶全身上下的装备和技能都会发生一次“价值提升”；而且，在【天堂之门】的【护身符】加成下，这个提升的程度还会加强，很有可能会让沙利叶身上一多半儿的技能装备立刻失去作用。

当然了，根据鸿鹄的分析，面对这种克制，对策也是有的；对方只要在赛前调整自己的物品和技能，带上一些装备/学习条件很低的东西出战就行了……虽然那样做战力会下降不少，但总比带着一身不能用的玩意儿要强。

【……二……一……Fight！】

倒计时很快结束，屏障应声消失。

在这种单挑战中，天马行空通常都不会在准备阶段后退的；而沙利叶，俨然也没有后退半步。

战端一开，二人便是短兵相接。

观众们都以为，接下来将会是一场惊天动地、酣畅淋漓的激斗……

然，现实却是……

嗡嗡——

随着一声能量涌动的异鸣，沙利叶的双目发出了诡异的幽光。

而被他瞪视着的天马行空，宛如一格影片中的静止帧——保持着一个做了一半的前冲动作，一动都不动了。

……

“果然……又是这种发展吗……”这一刻，正在会议室里看比赛的鬼骁用颇为凝重的神色念叨了一句，听他那语气，眼前的一幕并不怎么令他意外。

“依然是什么都看不出来吗？”生鱼片在旁问道。

很明显，他们已不是第一次探讨关于【天堂之门】的话题了。

“啊……”鬼骁点点头，“完全无法观察，只能通过第三方的表现大致猜测他们的能力……”他顿了顿，抬眼望向直播画面中的天马行空，“比方说现在，从天马那边的数据来看，他的身体活动已经被某种能力给压制住了、甚至连能量活动都受到了限制，而发动这一能力的沙利叶，其发动代价似乎只是‘持续看着对手’而已。”

“嗯……”生鱼片沉吟道，“从至今为止的比赛记录来看，他们队中的七人都已展示过这类‘不讲道理’的技能了；毫无疑问，他们的这些能力还都是可重复使用的永久技……”

“重点……不是他们的能力有多强。”梦惊禅这时插嘴接道，“而是‘这帮家伙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稍微停顿了几秒，抽了口烟，再道：“关于屏蔽掉鬼骁的‘数据视角’这件事儿，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惊悚乐园的玩家基数巨大，连封不觉那种可以能复制他人技能的家伙都存在，出现几个可以‘反数据视角’的玩家也挺正常。”

“只是……一个队里，七名ID有所关联的玩家，全都拥有这种能力，且他们本身还都具备超一流的战力，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就低得可怕了。”

“更诡异的是，这七名高手仿佛是凭空刷出来的BOSS一样，以我们【秩序】的人脉，竟找不到任何一个跟他们在剧本里有过接触的玩家……游戏论坛上也搜不到他们那几个ID的发帖或回帖记录……这在非职业玩家中几乎是不可能的现象。”

“那你的意思是……”叶纸听出他话中有话，故而询问道。

“呋——”梦惊禅吐了口烟，“这队伍八成和梦公司有什么关系吧。”

“你是说，他们和梦公司内部的人有勾结？”叶纸又道，“用了某种游戏公司自己研发的外挂？还是直接修改了数据？”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禅哥纠正道，“一年以来，梦公司的作风和执行力还是有目共睹的……假如是他们内部的某些员工和外人勾结来作弊，那这支队伍早就被查出来并取消资格了，那些做内应的员工也是一个都别想跑掉；眼下，既然这队伍一路挺进了半决赛都没被查处，那就说明梦公司认为他们没有问题，甚至有可能……这支队伍其实就是由官方在幕后支持着的。”

听到这儿，悟死参玄转头疑道：“你这个解释从现有的结果来看是说得通的，但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梦公司为什么要在比赛中安插这样一支队伍？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么？”

“这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地方了。”禅哥回道，“你说他们是在‘造星’吧……天堂队这七位全都低调得跟潜逃犯似的，怎么看都不像是想出名的样子；说他们是拿了钱在‘卖冠军’吧……得花多少钱才能让梦公司干出这种事来呢？说句实话，我个人感觉……梦公司可不是一家把玩家当儿子的公司，他们是一家把玩家当孙子、把资本当外孙子的公司……”他耸耸肩，再道，“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一种假设就是……梦公司安插这样一支实力强到开挂般的队伍在比赛中，是为了借他们之手，淘汰掉一些特定的队伍或是玩家……”

……

就在他们对话的他过程中，战场之上，“先锋战”已经结束了。

从开局第一秒就被定住的天马行空，虽然一直都在试图挣脱桎梏，可终究还是没能成功。

片刻后，觉得已经“观察够了”的沙利叶，只得轻叹一声，说道：“你确是有着几分独特的人格魅力，在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的潜力和天赋，但在这最后的甄选中，光有那些是不足以让你过关的……无法从‘邪眼’的禁锢中离开，就表明你在‘力量’和‘灵识’这两条路上都没能找到脱离‘生物’这一阶层的手

段，所以，结果显而易见……”

他说着，缓缓抬起了头，目视天空，也不知是跟谁说了一句：“抱歉了，不合格。”

说罢，他的双瞳异芒再现，仅仅是“看”着天马行空，就将其化为了白光。

这场胜负，就在这形同挂机的对峙和莫名其妙的台词中结束了。

观众、解说、乃至那些在之前的十几轮中被淘汰的选手们……基本都看得一脸懵逼；只有极少数人，以及一些非人的、更高位的存在，听懂了沙利叶所言。

无论如何，比分就此变成了一比零。

接下来，便是“中坚战”。

短暂的休整时间过后，【天堂之门】的【拉斐尔】和【加百列】，【废柴联盟】的【鸿鹄】和【七杀】出现在了场上。

如果说天马行空的“淘汰”显得有些莫名和憋屈，那这两位就算是躺得比较“服帖”的了。

在受到神器克制的前提下，拉斐尔和加百列顶着两名对手的攻击在那儿站了整整一分钟，这期间鸿鹄和七杀大招和魂意也都交了，但愣是没能杀死一人。

这不禁让鸿鹄产生了一种“我莫不是选了个假的神器？装了一身假的装备？用了一堆假的技能？”的感觉。

当然，不止是他，七杀和观众们也都是这么想的……

一分钟后，两人分别得到了“技止于此”和“志仅在修身”的评价，随即就被天堂那两位一招秒杀。

至此，最起码观众们已经一致认定了一件事——【天堂之门】的队员们，恐怕全都是鬼骁级别的怪物。

纵观S3至今的所有比赛，的确也只有鬼骁对湿婆那场，

出现了“任由一名顶尖高手随意攻击一分钟然后再轻松反杀”这种场面。

此前，因为【天堂之门】对上的对手大多都是些二流战力，最厉害的一次也就是碰上了没有絮怀殇坐镇的【红樱】，所以玩家们对他们的实力“上限”感受还比较模糊。

但眼前，他们和【废柴联盟】相遇，却仍然表现出了那份令人窒息的从容、和令人绝望的战力，这……就不是普通的“强”可以形容的了。

要不是梦公司那一贯硬气的做派，还有这队伍低调到根本没法儿去黑的态度，直接在没证据的情况下说他们是外挂也绝对有九成玩家会信。

第1382章 公事公办

长话短说，“中坚战”后，比分变成了二比零，接下来的“参将战”，将由【米迦勒】对阵【倦梦还】。

到了这场，所有人……包括倦梦还自己都觉得，【废柴联盟】大势已去。

站在外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很可能会被横扫，连副将战都未必有的打；而站在队员们自己的角度来分析，哪怕他们把比分扳回二比二，在最后的“大将战”上，【畀老湿】也不可能拿下赛点。

不过，这种“大势”，并没有影响倦梦还的心态和发挥。

被传入战场的他，没有退缩、也没有迷茫，只是手持【重楼】，傲然而立，心无杂念，但求一战。

【……二……一……Fight！】

倒计时结束一瞬，倦梦还一身沛然斗气，破障而来，似山呼海啸，鲸吞敌身。

但米迦勒却是立于那能量的狂流之中，半步未退，全然不为所动。

叱——

戟锋起，飒风沾，倦梦还不畏强敌，持戟杀上。

米迦勒身形一转，徒手相接，竟是握住扫来的戟身，生生将对手的攻击顿住。

“浪子回头，确是器量不凡。”这一瞬，钳制着对手兵刃的米迦勒，竟还能用颇为平静的语气说话，“但似乎……还是力有未逮……”

“喂喂……”倦梦还闻言，倒也没显出太多惊讶，他只是笑

道，“你这种仿佛很了解我一样的语气是怎么回事啊？”

说话间，他已是腕上加力，神力再催！

“嗯？”在那一秒之间，米迦勒非但是神色产生了一丝变化，并且……脚下也愣是被逼退了一步。

“话说……咱们这还是第一次见面吧，兄弟你到底是谁啊？还有……你们队好强啊，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啊？”倦梦还施压之际，顺便还提了几个问题。

这些疑问，不单是他的疑问，也是广大观众和其他参赛者们都非常感兴趣的。

“呵……”下一秒，米迦勒居然也笑了，但他并没有回答倦梦还的问题，而是自顾自地接道，“不错嘛……”他微顿半秒，又正色道，“来，再加把劲儿，让我看看你的这份‘强大’究竟有几分成色。”

“哼……好啊！”倦梦还以为，对方这是不想让他套话，故而出言挑衅，既然如此，那就打呗。

于是乎，他斗威再提，神力再催，挺戟续招，杀式又进。

而米迦勒这边……经过方才的接触，他也已经知道了倦梦还打算通过“不断提高上限”来打这一战；出于“职责”，米迦勒决定使用略微高于对手的战力再试探和观察一番，因此，他即刻出招相迎。

一时间，神力、圣力……双极交汇，宣泄激荡，横无崖际，遍震八方。

虽然两名当事人还显得游刃有余，但战场却已无法承受如此雄力……眨眼间，此地已是山移地走、石裂岩飞。

这番变故之下，交战的二人只得双双跃起，转入空中战。

对“天生就有翅膀”的米迦勒来说，这无疑是件好事，他以

为，在无处借力的地方，对手就无法“神力再催”了。

但是他错了……

即便是在空中，倦梦还的魂意仍能凭空催生出源源不绝的、且不断在突破上限的力量。

那一刹，只见倦梦还展臂擎戟，借回旋之势、神力之威，在一个短暂的、居高临下的时机，施出了一招【翻云浪万重】。

这是惊悚乐园中由玩家自行领悟的第一个S级技能，也是倦梦还当初突破心中桎梏的极意之招，由今时今日的倦梦还施展，又是一层更高的境界。

轰——

戟威扬，神力催，斗气若怒涛洪流，倾落而下。

米迦勒见状，急运圣力，双手交错格挡，但仍是被那招式的力量推向了地面……

崩然一击，翻云裂海，苍云山的山体刚刚才被震开，如今又遭这从天而降的重击，不由得分崩离析，引得地塌谷现，漫天乱石坠谷。

“还没完呢！”而倦梦还的攻势，并未停止。

以他现在的实力，足以看出，接招后的米迦勒还远远没被逼到绝境……所以，他即刻又踏着那些落石来回突进，朝着下坠的敌人追袭而去。

趁着米迦勒体势未定，倦梦还又是一招【泷月七辉】连了上去。

戟光连闪，厉芒冷杀；如影随形的杀式，精妙、快速、凶险、卓绝。

但，圣力当前，仍是……无效！

非但无效，持续出招的倦梦还气息反倒是先乱了，而米迦勒则仍旧显得很从容。

这轮空中的缠斗并未持续太久，待两人双双落地，攻防暂止之时，米迦勒复又开口："有一个问题想现在问你。"

"哈？"倦梦还愣了一下，随后笑道，"呵……好啊，你问，我正好喘口气。"

他骨子里终究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哪怕对手不是有意识地留给他喘息的时间，他也不想默不作声地占这便宜。

"为什么要跟那个非候选……"米迦勒脱口而出地说了半句话，但很快意识到了自己好像不该把某些词说出来，于是又改口道，"……为什么你们要和【畀老湿】组队呢？你们应该是知道的吧……他的存在会带给你们的影响。"

他这话，在外人听来，会解读成别的含义，但倦梦还是听得懂对方本意的："哦？你们连'那件事'都知道吗？呵……看来你们还真是强到了'数据观测'级啊……"他顿了顿，"不过，我并不指望你们能理解我们，我只能回答你……对我们废柴联盟来说，其实'胜利'也并非是'最重要'的事情。"

倦梦还的答复，确也是他们全队的意思。

说到底，【废柴联盟】本就不是一支对胜利有着太多执念的队伍，如果是的话，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让畀老湿入队……

以鸿鹄的人脉，找一个一流水准的高手来凑数会很难吗？再退一步讲，以他们现有成员的实力，公开对外招一个队员又如何？想进队的强手还不得挤破头么？

这次S3，绝大多数人都没意识到的一件事就是……从本质上来说，【废柴联盟】实是一支"对成绩没有什么追求的休闲队伍"。

他们的情况大概就是——"同玩一个网游的三五好友，看这游戏要办比赛，于是就约好了一块儿组队参与一下"；这种事儿在休闲玩家里是极为常见和正常的，【废柴联盟】和他们的区别就是成员的实力都很强……仅此而已。

了解了这点后，再来看界老湿的事儿，就很好理解了……

作为休闲玩家，我们玩游戏的原始动机往往只是“和朋友一起快乐地玩耍”罢了；然而，很多时候，我们的目的，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

游戏角色的级别、段位、装备、排名，每周的活动出勤率、DKP点数等等，当我们开始执着于、并迷失在那些在虚拟世界里获得的财富、地位以及优越感中……游戏所带来的快乐，就已不是原本的味道了。

很多年以后，回头看去，当年火热的游戏早已成了时代的眼泪，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帐号也不过就是尘封了的数据库中的一缕尘埃，就连曾一起在那片虚幻世界中奋斗的朋友们，也都早已断了联系……最终，唯有那份共同战斗的记忆能留存下来，平添几分唏嘘。

【废柴联盟】的成员们，便是一群仍旧保留着游戏“原始动机”的人，一群将“一起奋斗的过程”放在“结果”之上的男人，一群……“废柴叔”。

他们彼此间的性格虽有差异，但却能互相理解、并很好地相处；他们才是最纯粹的“玩家”——全力、尽情地战斗，享受一起游戏时的喜怒哀乐，不因功利心而去行动、更不会为了游戏内的事情而互相埋怨。

可惜，以“候选者”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不合格的。

随遇而安，热血单纯，自我救赎，独善其身……这些品质，候选者不是不能有，只是不能“仅仅如此”而已。

“好吧……”米迦勒听完倦梦还的回答后，望着后者的双眼看了几秒，接道，“看来你说的事实……”他说着，抬起头来，望天言道，“那剩下的两位，也不必再做观察了。”

倦梦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观众们也不知道他在说什

么。

他说罢之后，还站在那儿默默地等了片刻，随后，好像是得到了某种“反馈”似的，微微点头，重新看向了倦梦还。

“呼……”那一刻，米迦勒长吁一口气，又道，“这么一来，‘我们’的‘任务’，也到此为止了。”他微顿半秒，用一种与其外貌年龄十分不符的、近似“慈祥”的目光看着对手，接道，“最后说句题外话……或许你不太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我还是想告诉你，我从不后悔把注下在你的身上……这一年来，你的成长，也证明了我没有看错人。当然，公事公办，此刻我的判断依然是……你不合格。”

米迦勒的话，倦梦还的确是不明白，但那已无关紧要，因为米迦勒说完这话时，已运起一股远超倦梦还当前水准的圣力，发动了一招“彼岸之光”，直接把倦梦还照得渣儿都不剩了。

至此，【废柴联盟】的S3之旅宣告结束；虽然是被横扫出局，但从过程来看……输得也不冤，毕竟他们的对手强到了让人想举报的地步。

事实上，很多人看完这场比赛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去举报他们，甚至有些媒体在倦梦还这场还没打完时就开始起草关于天堂之门可能是开挂队的煽动性文章了……尽管这些人都没有证据，但他们普遍认为，就凭比赛录像中记录的内容，已不需要再去多解释什么。

然而，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在这些人把脸凑出来让人打之前就发生了……

就在这十九日的凌晨，在这场四强战的比赛录像还没生成出来的时候，【天堂之门】的队长米迦勒、以及他的六名队友，竟出现在了尚未关闭的比赛直播频道中。

对广大观众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刷新三观的时刻……这帮一直极度低调，连半个字都没和外界交流过的神秘玩家，

不但破天荒地在比赛之外露面了，而且还是在这种万众瞩目的直播中。

从直播画面来看，七人所处的地方是一个完全没有经过装修的原始会议室；虽然七个人都在镜头里，但作为代表发言的只有米迦勒一人……

他的发言很简短，首先，他感谢了梦公司紧急特批了他们通过这个官方平台来发表某个决定的请求，然后，他就说出了一个让所有玩家都感觉自己“一定是听错了”的消息——【天堂之门】，弃权。

第1383章 游戏结束

四月十九日，傍晚，封不觉家中。

此时，刚刷完碗的觉哥，正坐在电脑前浏览着网页。

不用说也能猜到，今天这一整个白天，与惊悚乐园相关的各种论坛，都在讨论关于【天堂之门】弃权的事情。而那些游媒，也是不遗余力地制造了大量标题极具误导性、但内容毫无干货的文章。

对于这些几乎无用的信息，封不觉自不会太上心，最多就是随便扫上两眼；他真正要去看的、有价值的情报，只有梦公司的官方声明……

然而，梦公司对此并未做出任何解释，他们只是挂出了一条新的公告——因【天堂之门】弃权，【地狱前线】与【秩序】的四强战现升级为S3决赛，决赛将于四月二十日零点如期举行，神器规则照旧。

虽然很多玩家觉得这公告说了等于没说，但梦公司这样处置也并没什么不妥。

弃权本就是【天堂之门】的队员们做出的决定，因为这事儿太过匪夷所思，很容易被当成是主办方在搞黑幕，所以天堂队的队员们还特意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了宣告。至于弃权的理由，那是人家自己的事，弃权是他们的权利，但向公众解释原因并不是他们的义务……当事人不讲，梦公司又能说什么呢？

反正，梦公司就是按规则接着推进比赛，眼下只剩两支队伍尚未被淘汰了，那这两支队伍之间的对决，自然就是决赛。

“嘀——”

就在封不觉查看公告的同时，忽然，桌面一角的聊天软件弹出了一个语音聊天的申请窗口。

窗口显示，一个陌生的、ID为“米迦勒”的用户，邀请觉哥在线聊天，而且对方的来源还是“未知”，这是该聊天软件中根本不存在的一种来源显示项。

封不觉想了两秒后，拿起了电脑桌上的耳机给自己戴上，随即点击了“接受”。

下一秒，语音聊天的连接就被建立了，耳机中立刻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谁。”

“啊……”封不觉接道，“我当然知道，你们这些把本名当网名的家伙，基本都是业务员嘛。”

“你的幽默感如传闻中一样令人印象深刻，不过我觉得这些无关紧要的话并不利于我们沟通。”米迦勒说道。

“这倒也对。”封不觉道，“那就闲话少说吧……你找我有何贵干？”

“首先，我想代替我的部下，对过去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不愉快的事向你道歉。”米迦勒道，“并告知你……乌利尔已经得到了应有的处分。”

“处分？”封不觉疑道，“什么处分？阿鲁巴几下就完啦？他不是还跟你一起参赛了吗？我看他没啥事儿嘛。”

“他能和我一起参赛，自然是因为他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过代价了……”米迦勒回道，“恐吓包括你和施龙在内的数名候选者、干涉赌局、在议会出言不逊等等，都是不小的罪名……为此，乌利尔不仅遭受了裁判的私刑，还被议会施以了‘折断一羽’的惩罚，事后，他本人亦做出了深切的忏悔……至少在我看来，这已经足够了。”

“哦。”封不觉用波澜不惊的语气接道，“这样啊……”他笑了笑，“呵……但在我看来，他还得亲自来跟我们这些当事人道个歉，才算是‘足够’。”

“很遗憾，之后的一千年里他都不被允许在现实位面和人类进行交流，包括像这样的语音通话……”米迦勒道，“所以，只能由作为长官和兄长的我，来替他道歉。”

“原来如此……”封不觉念道，“你好像还算是个挺明事理的人嘛，和你的兄弟们不太一样呢。”

“我不是‘人’，但我接受你这句话里褒义的部分。”米迦勒道，“我得承认，我的很多兄弟姐妹对人类都抱有不同程度的反感，这份反感一部分来自于生物层面的客观差别，另一部分来自于人类这个种族的堕性以及你们丧失信仰后对我们的蔑视；在这个‘后启示录时代’，‘地上的主宰’已经忘记了我们这些‘天上从者’的威严，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放下荣耀和高傲，这就是矛盾所在……”

“那么你呢？你为何能这样平等地跟我沟通？”封不觉问道。

“我可没说过自己和你是平等的，向你道歉也并不代表我在卑躬屈膝。”米迦勒道，“你可以认为……其实我比他们更加高傲，所以我对你们的态度反而显得平和了。”

“简单地说就是神格化的程度比他们强嘛。”封不觉道，“你直接说出来好了，我听得懂。”

“哦？”米迦勒语气微变，“看来伍迪对你说了不少事啊……”

“既然你提到了‘嘿嘿嘿’，我顺带问一句，他最近怎么样了？我很久都没联系上他了。”封不觉回道。

“我刚才的话你不是听到了吗？”米迦勒道，“‘干涉赌局、在议会出言不逊’等等，都是重罪啊。”

“嗯……”封不觉沉吟道，“明白了……虽然我不知道伍迪到底做到了哪种程度，但凭我和他、以及乌利尔分别打交道的经验来推断……他的罪怕是比乌利尔严重十倍以上吧？”

“关于对他的处置，恕我无可奉告。”米迦勒道，“我能告

诉你的就是……你帮他回收‘王冠’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他的惩罚，甚至有可能救了他一命。”

“王冠？”封不觉想了一秒，接道，“我从斯诺那里弄来的那个‘雅达利王冠’？”

“是的。”米迦勒道，“那是‘候选者游戏’的重要道具，虽然这些年来渐渐变成了仅有象征意义的东西，但根据传统，它们还是必须被用到才行……因此，议会决定以实物作基础，去生成你们在惊悚乐园中所用的‘四神器’；这件事……本来是需要相当的麻烦才能办成的，因为那四件东西上所关联的‘业’太多，回收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没想到伍迪在几乎没动用什么资源的前提下迅速完成了回收工作……这一功劳，便成为了他的救命稻草。”

“原来是这么重要的东西吗……”封不觉念道，“切……感觉我又亏了啊，下次见面必须再敲他一笔。”

“我十分怀疑你还能不能再次见到他。”米迦勒冷冷道，“当然了，这不关我的事……”

“好吧。”觉哥撇了撇嘴，又道，“言归正传……你应该不仅仅是为了替兄弟道歉才联络我的吧，还有什么事儿？”

“我来通知……并且恭喜你，赢得了候选者游戏的胜利。”米迦勒回道。

“哈？”这下，封不觉可有点儿愣了。

不过，作为一个老谋深算之人，他在两秒后就做出了这样的反应：“等等……你该不会是想诓我，让我在决赛中放松警惕或者弃权吧？”

“你信或不信无关紧要，我只是来告知你这个结果而已。”米迦勒回道，“在所有候选者中，你无疑是最突出的几人之一……”

“以能力做横向比对的话……自‘游戏’开始以来，你已凭借智谋和武力，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间点上战胜过

每一名与你存在竞争关系的同水平候选者。”

“而从个人魅力、社交才能出发，站在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去考量……你在惊悚乐园主宇宙和里世界中的人望也是无人能及，远远超越了其他任何一名玩家乃至虚拟生物……”

“至于那些‘模棱两可’、‘尚待商榷’的候选者，在这次S3的比赛中，我和我的几位兄弟也已经逐一亲自甄选过了，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一个可能有机会和你竞争的有潜力者。”

“综上所述，候选者游戏到此结束……尽管伍迪还在‘接受惩罚’，但他确实是赢了，他成功地向议会展示了他那理念的正确性。”

“从今以后，至少在下一个时代来临前，‘候选者游戏’都将被伪装成‘同时期人类社会最流行的互动式娱乐产品’来进行，人类，不必再为此流血……”

“用鲜血和生命来换取荣耀的时代结束了，而它会不会再回来……这就不是你们需要考虑的事情了。”

封不觉听完他的叙述，基本上是信了，因为他确实找不到对方说谎的理由。

于是，觉哥那本能般的恶意开始上升了：“好，好好好……可以的。”连说了几声好后，他便用戏谑的语气接道，“那么问题来了……身为赢家，我应该有点儿好处的吧？比方说金山银山、酒池肉林、七十几个处女什么的？”

“你……”米迦勒在这一瞬俨然是被觉哥的贱力压制了，“……你好像是和女友住一起的吧，如此大声地说出这种话来……”

“少废话，她去超市买东西了。”封不觉根本不等对方把话说完，他再度提高了嗓门儿，打断道，“赶紧说，好处呢！”

“嗯……”米迦勒沉吟一声，“没有好处。”

“放你丫的鸽子屁！你是泄殖腔畸形长成嘴了吧？”在现实世界，觉哥可以自由地使用各种脏话，这让他的表达能力上

升了不止一个档次，“一个周期如此之长且关系全人类命运的游戏，你跟我说当事人赢了没半点奖励？说！是不是你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

米迦勒闻言，沉默了许久，但仍是没能完全理解觉哥这句话到底有多脏、并藏着多少梗，所以他放弃了，直接解释道：“按照传统，被选出的胜者……可以得到议会的庇佑，成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任何行为都不产生‘业’的存在，并且可以得到‘能同时驾驭圣力和魔力这两种相反力量’的特殊体质。”他顿了顿，“但是……你并不是本宇宙的生灵，你来自另一个宇宙……也就是说，你本就不受本宇宙‘业’的影响，这也是伍迪会让你帮忙去回收‘王冠’的原因之一；同样的，由于你不是‘我们这儿的人’，那‘双力赐福’也无法实施。”他再次停顿了两秒，“……我这样说，你应该懂了吧？”

“懂了。”封不觉突然又用极为平静的口吻回了这两个字。

“那么……”米迦勒都有点不敢接话了，“关于这事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肏。”觉哥的回答简短有力。

“嗯……”米迦勒又是一声沉吟，“如果没有别的事了……”

就在他准备挂断的时候，封不觉又抢声问道：“对了，我要是在决赛赢了，能提附加要求不？”

米迦勒是不会撒谎的，他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行……剩下的那场比赛，只是一场与候选者游戏无关的、人类之间的普通游戏比赛，我们不可能……”

嘀嘀——

他那话还没完，觉哥这边就主动就把语音连接给切了。

封不觉这是在用行动表示——既然如此，那我们人类也就没什么好跟你们啰嗦的了。

第1384章 决赛开始

四月十九日，晚，十一点三十分。

虽然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但惊悚乐园的在线玩家数量已然突破了八位数。

如果把那些直播平台的用户也算上，此刻，正在等待着观看这场S3决赛的观众人数，无疑是已经破亿了。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又有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和【天堂之门】宣告弃权时一样，这回……【地狱前线】也联系了梦公司，并得到了一次通过官方平台“宣布消息”的许可。

就这样，封不觉……出现在了各大直播平台的画面中。

这一幕，宛如一段紧急插播的新闻报导，中断了各频道的广告和宣传片，也让那些正守在屏幕前等待的观众们登时一惊。

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难不成【地狱前线】也要弃权？

“放心，我们可不会弃权。”仿佛是看穿了人们的想法，封不觉一开口就来了这么一句，说这话时，他的脸上还挂着嘲讽的笑容。

“我只是有几句话，要在此向【秩序】工作室的各位传达。”觉哥道，“虽然这事儿我也可以在私下里跟你们说，但那种情况下，我的话很可能会被你们判定为‘欺诈’，以至于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所以，我才会以这样的形式，把我的意思公开地讲出来。”

他顿了顿，用上十分正经的语气，接道：“由于梦公司给

我的时间不多，我就不在这儿长篇大论了，直说了吧……【秩序】的各位，我们都很清楚，观众们最想看的对决是什么；这都已经是决赛了，没有理由再让‘布阵规则’这种东西成为那场对决成立的阻碍……所以，现在我就把话撂在这里……吞天鬼骁，我封不觉就在‘先锋战’等着你，今天，在这巅峰争霸的决赛，我要跟你一对一正面分个高下。”

说罢，他就关掉了视频连接，留下那番话语，在人们的心中回荡。

他是把话“撂下了”，但听到这话的人可是炸锅了……别人不说，就说【秩序】那边，上到公司老板，下到前线队员，那心里都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相信封不觉？改变原本的布阵，让鬼骁打头阵去？那万一对面第一场派出斯诺怎么办？以封不觉的节操完全有可能啊，就算事后被骂卑鄙无耻，也不影响他的人设啊。

而不相信封不觉，无视他呢？假如他真的把自己排在了先锋战，那【秩序】岂不是落了个怯战的评价？

再说了，虽然封不觉的行为乍看之下极其嚣张，但仔细想想，他那番话是很实在的……观众们最想看的是什么？那必须是【吞天鬼骁】和【疯不觉】的单挑战啊，但在现有的规则下，的确是很难保证这两人能在比赛中碰上。

眼下，封不觉率先开口，要在“先锋战”里约战鬼骁，如果半小时后他如约地把自己排在了先锋位，而【秩序】这边又没应战，那后者不但会被视为在退缩，更是会严重得罪观众。

对休闲玩家来说，得罪观众是无所谓的，但对工作室来说，这事儿的风险可就大了……他们要是既没有应战，最后又没有赢下比赛，估计得被观众们喷上整整一个礼拜（网民的记忆极限），而且这件事在以后还会经常被当作例子或梗拿出来说。

可是，他们要是应战了，最后却因上当而输掉比赛，封不觉那边也不过就是保持了一贯的下限并挨喷而已，没准人们还会觉得那很正常，反过来说中计的【秩序】太傻太天真了。

再退一步讲，即使【秩序】最终获胜了，但若是在比赛过程中由于他们没应战、导致鬼骁和觉哥没碰上……那一样会得罪观众，甚至还会被说是胜之不武。

毕竟观众就是观众，肯定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电子竞技的专业性和胜利的分量的，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对于观赏性的要求高于一切……放到足球领域来说，有些球队摆大巴但能拿冠军，还有些球队踢得特别华丽但年年四大皆空，两种球队各有各的受众，不能因为喜好不同就说谁对谁错。

总而言之，封不觉的这一步棋，足可说是阳谋的典范——他只用简单的几句话，便让【秩序】在赛前阵脚大乱。

而他这谋略的凭依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自己那深不可测的下限、和对方所背负的“大牌工作室”的包袱……

……

四月二十日，零点。

巅峰争霸S3，决赛，【地狱前线】VS【秩序】之战，正式开始。

场地：伟大航路-巴纳罗岛。

【比赛将于三十秒后开始】的语音提示过后，两队的“先锋”，便双双进入了战场。

在这片被暗与炎洗礼过的废土之上，【疯不觉】与【吞天鬼骁】，如期而遇。

一者，黑发紫衫，邪气凌人。

一者，红发白氅，斗气炽燃。

从这两人自带的气场来看，这儿仿佛是要再度上演一场

黑暗与火炎的烈战。

当然了，他们的战斗……不会是那样的。

【……Fight！】

倒计时转眼已结束，战场上的两人，皆是一步未动。

他们对面而立，看起来却是谁也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你果然还是来了。”一秒后，封不觉微笑着言道，“看来你们的团队已经把账给算清楚了。”

“啊……”鬼骁冷冷应道，“也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纠结的难题，对我们来说，最佳答案只有一个——‘把我放在第一场，并赢下最终的胜利’。”

他说得没错，只有这样，【秩序】才能既不得罪观众，又能争取荣誉。

哪怕最后他们输掉了比赛，也可以视情况来找说辞……

比方说，如果是因为封不觉没守信用而输的，【秩序】的公关就可以把“很傻很天真”的负面舆论往“王者的器量就是即便输也不会怯战”上带；而如果封不觉守信并且赢了，选择应战的【秩序】也一样没什么可落人话柄的，既然技不如人，那摆出平和的姿态“恭喜对手”便是。

“不过……你这手玩儿的还真是溜啊。”顿了一下后，鬼骁又道，“就算明知你有可能布下陷阱，权衡利弊之后，我们还是不得不往里钻。”

“这话说的……”封不觉摊开双手，“我在你们印象中就是那么不可靠的一个人吗？”

“作为盟友的话，你或许比任何人都可靠……”鬼骁道，“但作为敌人，你可不是区区‘不可靠’能形容的，应该说……根本不能把你当人看……”

对于鬼骁的话，那些与觉哥有过接触的人全都深以为然……“人”的极限无非就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封不觉没

有那种界线，他属于“你甚至想象不到他都能干出些什么事”的状况。

“呵……行行……”觉哥对于自己被称为非人这事儿不以为意，从容笑道，“随你怎么说，但我还是按照约定出现在这先锋战中了……不是吗？”

“是啊……以你的标准，在完全可以算计我们的情况下却没有那样做，是该夸奖一番了。”鬼骁回道，“不过……我可不是来跟你聊天或者品评你的下限的……”

话至此处，鬼骁的眼神……变了。

他那头火红的长发如炸毛般飘升而起，其双瞳也泛起了数据的光流。

坚定的杀意，让周遭的大气都变得沉重；澎湃的斗志，让他们脚下的整个岛屿都为之颤抖。

“封！不！觉！”终于，鬼骁提高了嗓门儿，怒喝出了对手的名字，“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在等着这一战……”他展开双臂，将全身的力量毫无抑制地解放出来，并用一脸狞然之色，接道，“你可别让我失望了……”

“放心吧。”觉哥见状，淡定如故，并不紧不慢地从行囊里取出了【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开始收割自己的头发……“我一定让你打到尽兴为之。”

第1385章 激怒

最强之争，至狂之役。

浩海荒岛，战开新章。

在万千观众惊愕的注视中，封不觉不但剃光了自己的头发，还顺手把身上的外套也给脱了。

很显然，完全“超限界”的觉哥，此刻已不再受到系统对于“服装”的限制，只要他愿意，把裤子脱了都行……

而看到觉哥变化的鬼骁，其脸上的惊讶表情也只持续了短短几秒而已，很快，他就接受了这个设定。

“哼……这就对了……”鬼骁一边笑着，一边也抓住了自己肩上的衣物，并甩手将那写着秩序工作室LOGO的白色大衣给甩了出去，“不这样就没意思了……”

他，这是在用行动告诉觉哥，自己也早已踏入了与对方相同的境界。

“你就不考虑把你的那些召唤生物先给叫出来吗？”封不觉说话间，又解开了自己锁骨附近的那颗衬衣纽扣，随后就把两边的袖子都挽到了手肘附近。

“不着急。”鬼骁应道，“我要先试试你大概是个什么水……”

嘶——

最后那个“平”字出口的刹那，鬼骁的身形已经闪现到了觉哥的面前，并对着后者的面门使出了一记飞踢。

但，同一瞬，封不觉也犹如先知先觉般偏过了头，堪堪避过了这一击。

紧接着，只听“啪”的一声，觉哥单手一攫，抓住了正从自

己肩头掠过的那条腿，把鬼骁往天上一甩。

“把我扔上天……想必是打算对我用某种远程光束技吧……”倒飞而起的鬼骁，心中即刻想道，“哼……可笑，踏空借力这种事，难道我会做不到吗？”

念及此处，他便欲踏空变向，然而……刚出第一脚，他就感到了异常。

那是一种奋力运起一拳却挥中空气的感觉，力量输出后，原本应该传回来的“实感”并未出现。

“这是……”鬼骁的战斗本能毋庸置疑，那电光火石之间，他立即用数据视角确认了自己中了什么招，“……【失重接触】！”

对于这招，鬼骁是很熟悉的，这是伴随了【湿婆】很久的一个称号技，【诸神】作为【秩序】的直接竞争对手，有关他们老大的数据……就算鬼骁没用数据视角看过，在比赛录像中、工作室提供的资料中，也势必会了解到。

所以，鬼骁很清楚此技能的原理及破解方法——想要抵抗【失重接触】，必须使用“舞空术”那类飞行能力才行，用“踏空而行”这种本质上还是“借力”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但很遗憾，鬼骁并没有纯飞行能力……而这点，封不觉自然也是一清二楚。

“神……”一秒后，鬼骁惊魂未定，觉哥的话语声便已响起。

鬼骁闻声，低头疾望，惊觉对方的脚边不知何时已多出了一个小瓶子，且瓶口的木塞已经拔下。

“糟了！”见状，鬼骁立刻猜出了对手的企图，暗道了一声糟。

“封……”但封不觉的招式已经成型，且鬼骁也没有躲闪的余地了，“……波！”

喝声起时，【神封波】的光束便冲天而起，直击鬼骁之身。

这S3都已到决赛了，封不觉“能用所有技能”的事无疑也是路人皆知，但没有人想到，这个在赛前叫嚣着要跟对手“分个高下”的男人……居然在一开场就用了“强制封印”这种手段。

这一招要是真玩儿成功了，被封入瓶子的鬼骁等于就是待宰羔羊……觉哥接下来只要对着瓶子裸凹一个威力足够秒人的攻击技，就能把处于能量状态、无法做出任何防御行为的对手瞬间秒杀。

当然了，鬼骁……也不是那么容易被算计的。

所谓“最强”，就是得在面对任何状况时，都能有应对的办法；防守中无懈可击，进攻时无坚不摧，方可战无不胜。

眼瞅着光束袭面而来，鬼骁心念一动，口中大喝：“STAND！”

喝声刚起，一个身高两米、马首人身、身着黑甲、腰佩巨剑的生物便出现在了鬼骁身前，抢先接触到了神封波的能量。

【名称：召唤术——踏夜（替身类）】

【技能卡属性：主动技能，永久掌握】

【技能类别：召唤】

【效果：召唤一个踏夜（替身类的召唤物可随时召出或解散，无冷却时间、持续时间以“持久力”为基准，非复数型替身不可多重召唤）】

【替身能力值：破坏力A，速度A，射程B，持续力A，精密性C，成长性B】

【替身能力：无双剑术（极强的战斗能力）/深渊之躯（对一切暗属性攻击免疫）/钢铁意志（几乎不受任何精神系

能力影响）】

【消耗：集中精神即可唤出】

【学习条件：开启召唤与灵术专精；被“箭”射穿或损伤/被植入替身“DISC”/曾去过“恶魔掌心”地带/装备过“圣者遗体”】

【备注：传说在某个连恶魔都无法涉足的深渊世界中，存在着一种黑色的马，它们被称为“狂奔的黑夜”，是深渊中最活跃、最纯粹的力量的具象化体现；某日，一个来自另一时空的、被称为“深渊漫步者”的灵魂来到了这个世界，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他与“狂奔的黑夜”产生了共鸣，他的灵魂与这份力量融合，名为“踏夜”的深渊狂战士就此诞生。】

鬼骁会叫出这个召唤物，并非因为踏夜是最适合用在此处的，而是因为踏夜是他所掌握的唯一一个能“瞬间出现、且位于玩家身前”的召唤生物。

可以说，此乃无奈之举，但无论如何……这能解燃眉之急。

由于神封波只能作用在命中的第一个生物身上，踏夜的突然出现，让封不觉陷入了两难之境，他要么就干脆取消技能，要么就硬着头皮姑且把踏夜封住再说。

权衡之下，他自然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替身这种召唤物，都有着“替身受到的伤害会反馈在本体上”的基本特性（也有例外，比如复数型替身，但鬼骁的替身不属于这种情况），所以……如果他能把踏夜封印起来并秒杀掉，一样可以造成鬼骁死亡。

然……鬼骁又岂会让他如愿？

当踏夜进入神封波的能量流时，鬼骁的本体就已经开始行动了。他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替身被对方封入瓶子里去，晃眼之间，他已从行囊中取出一物，朝着觉哥的所在猛力掷出。

他掷的倒也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就是一般的浓缩爆炸物而已。这个爆炸物的威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炸不死60级玩家的（除非这名玩家在被爆炸物糊脸时身上一件防具都没有且不做任何防御），不过，要炸碎一个瓶子，用这件道具是绰绰有余了……

嗖——

破风声起，爆炸物应声而来。

虽然鬼骁无处借力，但依靠他自身手臂甩动的力量，要完成这次“掷弹”也很轻松。

而封不觉这边……因神封波必须用双手使出，他这会儿只得用脚来应敌。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觉哥左腿一闪，一道岚脚的斩击便飞了出去，精确地迎上了飞来的道具。

砰！

下一秒，爆炸声便在半空响起，震波和火焰四泄而出。

尽管封不觉的反应和出脚都已是快得不能再快了，但爆炸的余波还是成功将地上的瓶子震碎……如此一来，神封波便失去了封印的容器，形同失效。

可觉哥见状，却是面不改色，仍然放完了整个技能，将承载着踏夜的能量流引向了自己的面前。

“呵……”在天上看着这一幕的鬼骁笑了，并放话道，“干什么？想跟我的替身打近身肉搏？光看也知道他的肉体强度比你……”

嘭——

他话音未落，封不觉已是一拳击出。

拳锋轰至之刹，踏夜还想交错双臂去格挡，奈何……他刚从神封波里出来、立足未稳，且速度上也比玩家慢一线，故而没挡住。

结果，觉哥的这一击，结结实实地打在了踏夜躯干的中心，大致是胃所在的地方……并轰出了一个圆形的、对穿的大窟窿。

“可惜啊……”封不觉施出这一记【至拳】后，还用十分慵懒的语气嘲讽道，“你的替身若是和你一样矮，我这拳就能直接打到脸了吧。”

与此同时，半空中的鬼骁已是脸色惨白、话都说不出来了；毫无疑问……此时他的躯干上，也和踏夜一样，多出了一个窟窿。

这一刻，剧烈的疼痛和更为剧烈的愤怒并没有妨碍鬼骁做出正确的判断，他立即心念一动，解散了替身，避免受伤的踏夜再遭到觉哥的追击。

“我想这一拳足以让你明白……跟我打的时候，放出‘替身’这种‘会将损伤反馈到本体上’的召唤物是有巨大风险的。”看着踏夜从眼前消失，封不觉丝毫不感到意外，依旧是语气悠然。

另一边，鬼骁花了几秒，用【否决之右手】修复了身体的损伤，并快速调整好了呼吸。

只是，他喘上气之后，没有第一时间去回应关于替身的话题，而是吼道：“你刚才说谁矮呢！”

“这儿就你一个矮子，我还能是说谁啊？”觉哥虚着眼，拉长了嗓门儿回道。

“我呸！谁矮了？”鬼骁反驳道，“你这个秃子！有什么资格说我？”

“哈？”封不觉闻言，神情一变，死鱼眼当时就瞪起来了，“说谁是秃子呢？我只是为了阐述‘即便算上头发的高度你也不如本大爷高’这一事实，所以直观地向大家展示一下哥的净海拔而已。”

“少扯淡！你分明就是用剃头这一行为来进入‘超限界’领

域！”鬼骁高声喝道，“以秃为代价变强！这么没品的事情也只有你做的出来了！”

“哈？”封不觉脸一歪，“没品？”他挑眉回道，“秃头可是男人的大敌啊，这么有觉悟的行为你竟称之为没品？牛奶喝得顶着肺了吧你？”

“喝牛奶关你【哔——】事啊！我就爱喝不行吗？”话到了这个份儿上，鬼骁也开始爆粗了。

“哦，这样啊……”封不觉说着，忽然伸手从行囊里拿出了一包零食，撕开包装就往嘴里放了一根。

“你……干……什……么？”鬼骁一字一顿地问道。

其实在准备阶段，他就已经把封不觉行囊里有些什么东西都看遍了，而让他感到颇具槽点的一件事就是……在这等大赛的决赛中，封不觉的行囊里居然还装着零食。

要知道，就算是【秩序】的那位“抽喝烫”，也不至于在决赛里带那种东西；任何一个正常的玩家，在这种场合，必然都会利用好行囊里的每一个空格，放上有用的东西。

可是……封不觉不但带了零食，此刻，他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模大样地吃了起来。

“怎么了？”觉哥听到鬼骁的问题后，贱魅一笑，回道，“只准矮子喝牛奶，不准秃子吃海带啊？”

他这句话说出来之时，观战空间中的若雨不禁低下了头，并单手掩面，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嘶吼：“啊——”

因为了解觉哥，所以若雨才会有这种反应。

片刻后，不止是若雨，还有很多人……当然也包括鬼骁，也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封不觉在“干什么”了。

说白了……这一切，都是他事先就设计好了的。

他为什么会特意在这场比赛里带上一包海带干？那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想好了要用上这玩意儿；从对阵开始，到他

找机会说出那句有关鬼骁身高的台词，再到接下来的对话内容……所有的诱导、准备，都是为了让他把那句“只许矮子喝牛奶，不准秃子吃海带”说出来。

觉哥不惜将自己称为秃子，也要将鬼骁是“矮子”这件事强行坐实了……真可谓——比赛可以输，鬼骁必须矮。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他非要花费这番心思做这种在旁人看来极其无聊的事呢？”

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已经输了。

封不觉想“贱”别人一下，需要理由吗？只要他觉得值得、或是能从中得到乐趣，那就足够了。

“你这家伙……”两人对话之际，鬼骁已从失重接触的效果中解脱出来，落回了地面；但是，他的理智，却没有跟他一起落地。

有些招式……恰是需要适当地舍弃理智才能发动的，就比如他现在正要用的这招。

“啊——”站定后的鬼骁做了个类似扎马步的动作，其两腿分开微屈，双手握拳弯曲、贴于腰肌，然后……他就开始长吼。

“Ho~这就要变了吗……”封不觉望着对手，悠然如故，口中还念念有词，“超级赛亚人……”

是的，觉哥不是在开玩笑，鬼骁确实拥有着【超级赛亚人】这么一个S级的变身技；只不过……他还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展示过。

不展示的原因无非两个：其一，为了保密；其二，没有必要。

试问，一个用常态就能吊打【湿婆】那种顶尖高手的玩家，有必要变身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但此时此刻，在这终极的一战中，面对【疯不觉】这样

一个对手……这两个原因，都已不存在了。

“啊——”鬼骁长吼的同时，金色的斗气冲天直起，怒绽云涡；暴虐的能量使整个战场从地面到空气都开始震颤，就连隔着屏幕的观众们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凶狂魄力。

然，就站在鬼骁前方十米开外，直面那股力量的觉哥，却是一脸淡定地看着对手，并慢条斯理地往嘴里送着海带干。

第1386章 史诗级对决

“哈！”伴随着一声大喝，鬼骁的变身终于算是完成了。

沛然的金色斗气在其周身凝结，达到一定程度的饱和，并稳定下来。

他那一头红色的长发也变成了朝后倒着竖起的状态，远远看去就好似一只金毛大刺猬。

“呵……虽然发型看着挺像超三的，但本质上也不过就是超一而已嘛。”封不觉说话间，收起了手里的零食，并拍了拍双手，掸掉手掌上的食物碎屑。

“说得好像超一你就能打得过了一样……”鬼骁不甘示弱，回应道，“不过，话说回来……你居然没有趁我变身的时候偷袭过来，真是难得啊……”

“我说了，会让你打到‘尽兴’为止。”封不觉回道，“所以……只要你想变身，我就会让你变。”他顿了顿，“再者，考虑到‘神器克制’的存在，时间拖得越久对我越有利，我何必着急呢？”

“少扯淡了……”鬼骁接道，“你我都很清楚，【王冠】那点持续伤害，对我来说就像隔靴搔痒……”说着，他神情微变，“依我看……你这不紧不慢的态度，怕是有什么阴谋吧？”

“你要是怕了的话，就再观察观察呗。”觉哥笑着接道。

“激将法吗……”鬼骁也不傻，这点伎俩他还是看得穿的，“哼……无所谓，既然你想让我快点攻过来，那我就如你所愿！”

话音落，只见金光一闪，顿感浩能激荡。

变身为超级赛亚人的鬼骁，仅仅是冲向对手，便已引得风云色变；他身上那股庞大的能量在移动时会牵动周围空间

中的粒子，在旁人看来，就好似周遭的景物被金色的气给扭曲了一般。

砰——

刹时，鬼骁一拳击出，封不觉以拳对拳，两人正拳相冲，互不相让，碰出一记震响。

“Ho~你这秃子形态还蛮强的嘛……”鬼骁攻击被阻，神情却仍是战意盎然，很明显，他还留有余力，“就是不知道你的极限在哪儿了……”

说罢，他又身形一转，反身一脚扫来。

封不觉见招，不慌不忙，垫步一撤，退出了半米，堪堪闪过，并淡定言道：“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事？”他摊开双手，“目前来说，我还在热身呢。”

“那你就一直热下去……直到变成煤炭吧！”鬼骁闻言，斗气骤提，登时就用比方才至少快两倍的速度又杀了上来。

如电光般的攻势凌厉欺至，瞬息之间，已是十余合的命搏。

鬼骁拳脚之速，快至无形，举手投足间，皆由斗气相随，散射千峰；分明只是近身手段，却打得云走风惊，地裂山摇。

而封不觉这边，看似一直在避让格挡、节节退之，但实质上他却没有受到什么损伤；依靠【零时差演算】，他俨然是和超一鬼骁斗得游刃有余。

“切……居然能和这种状态下的我打到平分秋色。”攻防之间，鬼骁心中暗道，“而且这家伙只守不攻，想必是已经发现了我这个形态的弱点……”

“我要是没猜错……”就在鬼骁思索之际，退守中的觉哥开口了，“这个变身，你就只掌握了‘第一阶’对吧？”

他这话，可说是戳中了鬼骁的要害——没错，鬼骁就是

只会“超级赛亚人1第一阶”。

即便觉哥不具备数据视角，他也知道……【超级赛亚人1】这个变身，是暗藏很多种不同形态的。

鬼骁现在用的“超一第一阶”，是一种基本形态，其效果是将使用者在常态下的战力提升至五十倍。可是……这个阶段的变身，有着体能消耗大的缺点；那些缠绕在鬼骁周身的金色气焰，看着是很酷炫，但说白了……那都是从他体内外泄的、白白浪费掉的能量。

而在这个阶段之上，还有超一第二阶（肌肉膨胀，速度和力量变得更强，但能量消耗更快，不可久战）、超一第三阶（肌肉极度膨胀，力量大幅提升，但会迅速消耗大量能量，且严重影响速度）、以及超一全功率（超一的完成型，亦是超一的最强形式，外形与第一阶相同，但能量收敛于体内，只在战斗的瞬间外放，头脑也变得较为冷静）等等。

上述这些阶段的变身，鬼骁一个都没掌握……倒也不是他不想掌握，只因他平时连那第一阶都不需要使用，就已经难逢敌手了，所以他就是想去修炼，也没有那个契机。

“少啰嗦！”再度受到挑唆的鬼骁攻势激增，并回呛道，“我就不信了……你这光头形态难道就没有任何消耗的吗！”

事到如今，鬼骁已是骑虎难下……方才，在觉哥的激怒之下，他乘势进行了变身（超级赛亚人变身的条件之一是愤怒），本以为这样能迅速分出胜负，却没想到，以他吞天鬼骁的五十倍常态战力，居然拿不下眼前这个“光头”。也就是说……封不觉的这个形态，实力至少也是和超一对等的。

推测出这点后，再回想不久前【踏夜】挨的那一拳，鬼骁也是不由得后怕……倘若踏夜的体型再小一些，他没准还真就会被秒掉。

总之，到了这会儿，鬼骁肯定是不会解除自己的变身

了，毕竟他不想被人一拳打死。

另外，考虑到对方的战力，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一体能的鬼骁也不可能再用别的召唤生物了……召几个会被对方一拳打死的东西出来，除了进一步浪费自己的体能外没有别的意义。

他现在只能祈祷——对方那个拥有不逊于超一战斗力的变身，也有着不逊于超一的消耗。

但事实如何呢？

因果律能力，哪儿有什么消耗？就像鬼骁的“左右手”，从数据层面上来讲，用的根本就不是那套正常的演算方式。

“别骗自己了。”又战了十余合，封不觉用轻松的语气回道，“我的消耗如何，你自己不会看么？”

两人都有数据视角，很多事确是心照不宣。

“现在你体能损得比我快，生存值嘛……虽说你有极强的恢复力，但【王冠】的影响终究也是无法完全抹平的。”觉哥边战边道，“‘持久战对我有利’这话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最好再拿点别的手段出来，要不然就没意思了哦。”

“嗯……”拳来腿往之间，鬼骁发出了一声郁闷的低吟，“这份从容的态度……真是让人气不打一处来啊！”

喝声起时，其右手作掌，提招运式，挥荡而出。

觉哥知道对方这是想逼退自己，为接下来的施为寻找空间，故而将计就计，朝后飞跃而起，跳出了掌力所及之域。

下一秒，鬼骁便从行囊里掏出了奇怪的道具……

【名称：世嘉三四郎的黑带】

【类型：其他】

【品质：传说】

【特效：获得世嘉三四郎的力量】

【备注：SEGA SATURN道宗师、传说中的男人、精通多种武技的世嘉三四郎所用之黑带。

PS：谁敢玩SEGA之外的产品我就打谁。

PS的PS：任豚必须死！】

鬼骁拿出这件物品后，用他那超级赛亚人级别的手速迅速将其系在了腰间。

那一瞬，虽然他的外表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但他周身溢出的那些气焰立刻就消失了，那股让天地为之颤动的庞然气势尽归于无，仿佛他瞬间就成了一个系着黑带、留着杀马特发型的普通人。

“果不其然啊……”看到对方的变化后，封不觉不禁神色一正。

他早就知道鬼骁的行囊里有【世嘉三四郎的黑带】这样东西，只是对方从来没拿出来用过，仅从物品说明也无从得知其具体效果；但……凭借经验，觉哥基本可以断定，这八成是一件和【查克·诺里斯的剃须刀】类似的“超限界道具”。

此刻，系上黑带的鬼骁，验证了觉哥的推测，他的数据强度也来到了“未知”的领域……由这一秒起，他俩谁也无法再通过直观的“数值”去判断对手和自己的强弱对比了。

“SEGA!”正当觉哥还在思考怎么去试探对方时，鬼骁突然就发出了一声暴喝，虽然喝的内容莫名其妙，但这不影响他出招。

那个刹那，不知为什么，所有的直播画面，都发生了一次如“剪辑”般的跳转，当那“画面一转”之后，封不觉竟已然倒在了地上，而鬼骁的动作看起来像是刚刚对觉哥放了一个过肩摔的样子。

“卧槽？”这下，封不觉也是一惊，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自己的人生也好像因剪辑而“断片儿”了几秒一样，等自己回过神来，中招的过程已经过去了，留下的只有疼痛和生存值损

伤的事实。

……

“他干了什么？”

同一时刻，观战空间中，地狱前线的成员们也是什么都没看到，就好像他们的眼中的景物也和荧幕上看到的东西那样被剪辑并跳转了。

“难道他……停止了时间？”花间若有所思地念道。

“不可能啊……”小灵道，“和时间相关的能力应该只会影响战场上的玩家而已，就算他‘停止了时间’，从我们这个观战空间看出去，也是和他同步、而不是和‘被停止的一方’同步。”

她说得对，就算鬼骁把时间给停了，也仅会影响到战场上的对手而已，那些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们怎么可能隔着屏幕中招呢？

所以……这显然不是时停，而是别的能力。

……

再看战场之上。

过肩摔后，鬼骁的攻势丝毫未滞，但见他抓住觉哥的手腕，即刻连招。

“SEGA!”

和上一招一样，他也是刚喊出声，“攻击”就已经“完成”了……

人们的眼前画面一转，封不觉就已被对方从后面上了个“片羽绞”。

“跟老子我玩寝技？”虽是被绞杀的一方，但觉哥对疼痛的耐受度大家都是知道的……而且，他也立即想到了反击的手段。

“沙暴送葬！”说时迟，那时快！封不觉喊出这招式名时，

顺势就用右手抓起了一把地上的尘土，往自己身后的鬼骁脸上泼去。

且不说他为什么要在用这种下三滥手段时还非得喊个名头，反正从结果来看……他成功了。

被糊了满眼沙土的鬼骁本能地转头闭眼，其手上的力道也有所松懈，封不觉抓住机会，用自己丰富的地面战缠斗经验挣脱了对手的绞杀，并反扑上去给鬼骁来了个“上四方固”。

“SEGA!”眼里都是沙子又被觉哥给压住的鬼骁当时就骂街了，不过……想必各位也都看出来了，在系上了【世嘉三四郎的黑带】之后，鬼骁就丧失了正常说话的能力，无论他想说什么，到最后嘴里也只能冒出“SEGA”这俩音节。

“哈！怪不得你用这道具前那么纠结……原来会有这种逗逼的副作用是吧。”封不觉又岂会放过这取笑对手的机会，他一边压制鬼骁，一边言道，“你是不是怕我在‘一米六’之外再给你取个绰号叫‘Timmy’啊？”

“SE——GA——”鬼骁怒得憋红了脸，再度出手。

伴随着一声嘶吼，画面第三次跳转，转完之后，封不觉倒成了被压制的那个，场面变成了鬼骁在对他用“腕挫十字固”。

“嗯……大致是明白了……”胳膊上传来几近断裂的剧痛，封不觉的脑海中却还是很冷静地思考着，“看起来并不是什么时间系的招式，而是一种‘跳过过程直接生成结果’的因果律能力，缺点是语言能力的丧失、以及……变得只能使用一些柔道里的招数。”

刚才那几十秒里，封不觉的每一个应对，其实都是有意义的。

起初，他也推测对手用的是时间能力，所以他立即用了几个办法想测试出鬼骁那技能的具体效果；但从“断片儿”前后沙尘飘落的情况，还有两人之间地面技姿势的转换来看……

他发现“时间”其实并未受到影响，受影响的是其他因素。

咔——

思索之际，觉哥的胳膊就这么被折断了。

请注意，是“折断”，而不仅仅是“骨折”……那一刻，封不觉的左臂由手肘处逆向断开，半截森然的白骨就这么从破开的血肉中戳了出来……那骨头断掉的动静甚至能传到屏幕前观众们的耳朵里，光听着都觉得疼，更不必说那突出来骨头和顺着伤口喷出的鲜血带来的视觉冲击了。

但，也正是在同一刻，封不觉的另一只手，已抓住了鬼骁的右脚脚踝。

“SEGA……”鬼骁本是不以为意，准备再连一招，废掉对方的另一只手，不料……

“SEGA？”一秒后，他惊异地发现，这回，能力没能发动成功。

“呵呵……有点儿意外是吗？”封不觉那笑中带喘的声音随即传来，疼痛对他的身体终究还是有影响的，不过并不会降低他语气中的贱力，“或许这是天意吧……我手头正好有可以搞定你这个SEGA能力的东西哟。”

说罢，他就用自己那戴着【能量手套】的右手拽着鬼骁的脚，将后者整个人“甩”了出去。

“SEGA!”鬼骁被抛到半空时，曲腿踏空，回身再望。

却见，封不觉已用一个鲤鱼打挺的动作站了起来，并发动了一个技能。

【贪婪邪典】，可以“从虚空中随机召唤一把品质至少为完美的武器”，其发动的代价是最大体能值和灵力值的35%、以及“一品脱人类的鲜血”。

眼下，觉哥的伤口那儿就有现成的鲜血，而他的体能和灵力，在已经剃头的状态下几乎也是无限的，可说是不用白

不用。

原本“随机”的技能，由如今的封不觉使出，可以直接从数据层面进行修正，所以，他直接拿了他想要的东西——【super scope】（一款用于超级任天堂主机的短命外设，形似手炮，需六节五号电池方可驱动，与能量手套一样都是电子游戏业早期的鸡肋产品）

在召来了这支“手炮”后，觉哥马上又用REWRITE修复了自己的手臂，紧接着就以双手抄起那武器，瞄准鬼骁射了一炮。

啾——

登时，一道光束伴着早年间电子游戏特有的劣质音效飞了出去。

鬼骁见势不妙，在半空身形急转，避过了要害，但还是被光束擦中了大腿外侧，留下了些许轻伤。

“SEGA!”鬼骁可不会给对方连射的机会，他还没落地就再度发难。

能力发动，画面再转，一眨眼，封不觉又被对方从后面勒住了脖子。

但，这次觉哥不会那么被动了，他用戴着能量手套的右手抓住鬼骁的胳膊，成功将对手的手臂掰开，并一个前滚、再次逃脱了绞杀。

“确实难对付……”翻滚之时，封不觉心道，“在‘能量手套不与他接触的时候’他还是能发动能力，我得再弄点NES装备加强防御才行……”

念及此处，他就再一次发动了【贪婪邪典】。

可能有人会奇怪，这个明明是冷却时间二十四小时的技能，为什么他马上又放了？

很简单，因为他刚才放完技能立即用了REWRITE，将自

己的角色“部分回档”了，因此这个技能“进入冷却”的事实也被改写。

就这样，他又给自己召来了下一件“复合型武器”——【laser scope】（首先，不管你们信不信，这坑爹玩意儿是KONAMI发行的……其次，这毫无疑问也是NES的奇葩外设之一，它和super scope一样是一种用在游戏机上的“光枪”，不过是头戴式且用声控发动的，它甚至还能作为耳机用在walkman或者gameboy上，当然，前提是你觉得戴着这么个东西上街不会被当成二缺）。

将这物品戴在头上之后，封不觉身上便已同时装备了三件“NES垃圾外设”了，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满足这个条件之后，该系列物品的隐藏能力将被触发。

就像“无限宝石”会互相吸引一样（此设定见复仇者光照会系列漫画），觉哥那三件装备，也在相聚之时，召来了它们的同伴……

登登等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等……

于是乎，在观众们惊讶的注视中，一段由电吉他演奏的BGM突兀地响起，短暂的前奏过后，一段由男声演唱的歌曲开始播放——

He's gonna take you back to the past~

To play the shitty games that suck ass~

在这首歌播放的过程中，封不觉……开始了“变身”。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和“废柴叔魔法少女变身”类似的特效，即附带“对手必须站着看完才能动”的能力。

长话短说……在一段大约53秒的、由众多污言秽语和吐槽组成的、朗朗上口的旋律中，封不觉被“华丽的”武装了起来。

变身完结之时，他头戴【laser scope】，肩披【power pad】（想象一下跳舞毯发明前的alpha测试版），腹前挂着

【U-force】（一款以红外线为核心技术的黑科技游戏控制器，外形大体是一块可折叠的黑色面板，PS：虽然名字里有force但和原力没什么关系），右手【Power Glove】（即能量手套），左手【super scope】……一身【A.V.G.N战斗套装】就此凑齐。

“SE……GA～”看着眼前的对手，鬼骁虽不能如自己所想地言语，但从他的语气推断，他此刻说的词儿应该是——“尼玛。”

“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封不觉低头扫了眼自己的状态，继而大笑出声，笑了几秒后，他突然举起戴着能量手套的右手，冲鬼骁竖起中指，并高声喝道，“法克！”

这句字正腔圆的英文脏话出口之时，他脑袋上那【laser scope】的发射口竟应声喷出一道光束，看来那还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声控武器”。

“SEGA!”受到攻击的鬼骁惨呼一声，一个原地后空翻，也不知是狼狈还是潇洒地躲过了这一击。

他这会儿心里想的是：“有没有搞错！这货穿得像个asshole一样居然就能免疫我的能力了？而且他这又竖中指又爆脏话的……还有人管没人管了？”

“哈哈哈哈哈……”当然，不管鬼骁是怎么想的，反正封不觉此时是high得不行，他一边爆发出极其欠揍的大笑，一边飞了起来，并用自己手上和头上的两种光束武器不停地射击对手。

一时间，场上“啾啾……”“砰砰……”的动静此起彼伏。

对于观众们来说，这场“巅峰对决”的观感绝对是大起大落；他们几分钟前还在看一场《龙珠》级别的史诗对决，不知不觉就过渡到了血腥粗鲁的地面互殴，然后现在……光听声音，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看红白机游戏的锦标赛。

“逼人太甚！”十几秒后，被追打的鬼骁无疑已意识到了

【世嘉三四郎的黑带】被对方所克，维持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他赶紧解开了黑带，恢复了普通的超一状态，并在躲闪中回身喝道，“吃我【审判之左手】！”

第1387章 定论

从选拔候选者的角度来看，马骏骁绝不能算是很优秀的人选；论综合能力，他的竞争力或许还不如金富贵，比起施龙那个级别的人选来，更是远远不及。

然，四骑士中最为年长、也最具智慧的“死亡”，却还是选择将注押在了他的身上，这其中……自是别有深意。

就连马骏骁本人也不知道，他生来就有着一种异于常人的天赋，或者说……“超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让他在进行“神经连接”的时候达到一个常人无法企及的深度，并突破一些程序设计者施加的限制……说得再简单一点——就是不需要任何锻炼即可达到某种程度的“超限界”。

看到这儿，肯定会有人问了：假如他这辈子从来没玩过神经连接的游戏，或是出生在了一个没有这种游戏的时代，这能力岂不等于是废的？

没错……就是这样。

人们对于“超能力”，或者说“异能”、“特异功能”这项事物的认知，基本都是从文学、动漫或影视作品中获得的；所以我们也都普遍地认为，所谓的超能力，就是“意念移物”、“放电喷火”、“超级体能”、“飞天遁地”、“预知未来”等强大而酷炫的力量。

但，这种认识，显然是很片面的。

以地球这个行星的量级和人类社会当前的规模而言，即便真的存在上述那种级别的能力者，那些人的数量也绝对是凤毛麟角，否则世界早就毁灭了。

如果这世上真有异能，那些能力绝大多数都会是……“迅速掌握任何乐器的能力”，“进行精密操作时绝对不会手抖的能

力”，“下楼梯时绝对不会摔倒的能力”，或者“单脚站立学狗叫就能加快新陈代谢的能力”这一类……并不那么强大酷炫、甚至是不易察觉的奇葩能力。

事实上，或许此刻正在读这段文字的人里，就有超能力者，只是你们自己还不知道罢了。

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比方说——“迅速掌握任何乐器”的能力者，却恰好是一名生在东汉末年的农民，他一辈子都没见过任何乐器，自然也就不可能发现自己有相关的异能了；而“进行精密操作时绝对不会手抖”的能力，若是落在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权贵弄臣身上，这位连早上起来穿衣服都要仆人伺候的兄弟，显然也不可能变成外科医生不是？

至于“下楼梯绝不会摔倒”、“单脚跳学狗叫加速新陈代谢”这种不试就不知道，而不知道就不会去试的能力……就更别提了；说得更直白些……一个“百分百空手接白刃”的人，若此生从未被人从正面砍过，他的能力也等于是废的。

当然了，马骏骁的超能力算是得到发挥了；正是这份先天的力量，造就了【吞天鬼骁】这个角色。

虽然鬼骁作为候选者来说很糟糕，但是……他的能力，却正好能让他在伍迪设计的这个“新候选者游戏”中获得极其惊人的优势。

“死亡”的意图，也正在这里——他要的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候选者”，而是一个“最适应游戏规则的人”；他想用鬼骁这个针对于当前游戏形式的“漏洞”，去证明这种“新的游戏形式”是失败的，进而证明伍迪的理念是错误的。

一个完全不合格的候选者，只因他有着“在游戏世界里会比常人强大”的异能，就能完虐其他比他优秀的候选者，甚至是战胜候选者游戏的优胜者……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无疑会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这，就是“死亡”的算计，一招超脱于“赌局”之外的妙手。

候选者游戏的胜出者是谁，对“死亡”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只要他的棋子能在游戏的正面交锋中做到无人可敌，他就能撼动伍迪这全盘的布局、和已经到手的成果。

而眼下，阻挡着他的计划的，只有最后的一个人——封不觉。

作为伍迪设计的这个“新候选者游戏”的胜出者，只要觉哥把鬼骁给赢了，那便是对这游戏结果正确性的最佳证明，纵是“死亡”，也将无话可说……

然而，关于这点，此刻的封不觉，并不知晓……

由于和伍迪断了联系，没人来通知他这些情报，此前和他联系过的米迦勒，即便是隐约察觉到了“死亡”的计划，也是不会跟觉哥讲的……其一，他没义务、也没兴趣帮伍迪这种魔鬼的忙；其二，就算他同意伍迪的理念，想帮这个忙，是否要为此得罪四骑士，他也得掂量掂量；其三，封不觉贱力太强，米迦勒对他有点不爽。

好在，就算是对这严峻的形势一无所知，封不觉的获胜意愿也是挺强的，只是……在这份意愿之外，他多少还有几分“玩儿”的心态在。

因此，在面对【审判之左手】放出的气弹时，他并没有做到绝对的谨慎。

只是用了【艾克佐迪亚服刑套装】的特效四：【封印防御壁（可在任意时机发动，消耗魔力值，制造一个防御力场，消耗的魔力值根据防御力场的大小和强度而定）】来应对。

结果，他险些就被这一发普通的气弹给打死了……

当【封印防御壁】崩坏的刹那，封不觉紧急变招，瞬开了【灵识聚身术-极】向后疾退，并赶紧掏出【动如雷霆】和【不动如山】这两颗宝珠，一边加速逃离对方的攻击轨迹、一边张开了第二层防御……饶是如此，他还是失去了近三分

之二的身体——除了头部、颈部、部分锁骨、右肩、右臂之外……其他地方都被气弹给炸没了。

一秒后，封不觉立即用REWRITE将身体复原，并满头冷汗地落回了地面，心道："我勒个去……用之前那种龙珠级打斗中积蓄下来的魔力值（艾克佐迪亚服刑套装特效一）全力开启防御壁，竟然没挡住……本以为只有直接接触才会发生，现在看来……即便是通过【审判之左手】发出来的能量弹……一样会附上'数据抹除'的特性啊……"

念及此处，他已调整好了呼吸，而鬼骁也从远处折返回来，顺势转守为攻。

斗气骤提，金焰又现。

杀声再起时，二人的身影重新交错，攻防之间，浩力冲突，招行式走，地动山摇。

"哼……刚才那一下好像让你的体力降了不少嘛。"鬼骁在攻击时用略有些得意的口气说道，"我还以为你在这形态下体能是无限的呢……"

这两人的战斗，生存值已不是重点，因为他们受到对一般人来说是致命伤的打击后，都能用"否决"或"回档"之类的手段去复原，所以……谁的体力先用完，才是关键。

"本来就不是无限的，只不过，你给的压力……和当初茵菲尼特给的比起来要，还差点儿意思，所以我在战斗前期基本没怎么掉体力。"觉哥也在打斗中回应道，"当然了，如今的我和S2时相比，也已不是一个强度了。"说着，他便是一记【熊孩子的下鞭腿】扫了过去。

鬼骁对他这"下三路"的攻击早有防备，一个收腿跳跃就避开了："切……随你怎么说吧，我就想知道一下……这会儿你体能已经比我还低了，接下来你又打算怎么办呢？"

"那还用问吗。"封不觉笑了，"劣势的时候一定要玩得贪一点……"

“然后再扩大一下劣势么？”鬼骁接道。

“少啰嗦！”觉哥回呛之际，一发LV10的【野球拳】就呼了过去。

“没用的！”鬼骁一个撤身，闪过攻击，言道，“你用出来的招式，哪些会致命、哪些有战术意义……我都一清二楚，出‘奇招’对付别人或许会奏效，但用在我身上……只会浪费体能。”

说这句话时，他已经一个反冲又反攻上前，丝毫不给觉哥喘息的余地和迂回的空间。

“反正你也能看到，咱就挑明了说吧……”鬼骁边打边道，“诚然，我的体力也已不多，用不了下一发【审判之左手】了……但就这样打下去，先耗尽体力的是你……”他微顿半秒，再道，“我不会给你机会拿出【燚龘】的，如果你非要用，就得使出‘躲入相位空间’之类的技能来争取时间、制造空隙……那样的话，我这边也会趁隙重新系上【世嘉三四郎的黑带】……”

“你身上那几件A.V.G.N装备没有和身体一起复原，想必是你的体力或能力不足以支持你去修复它们了……也就是说，当我再度系上黑带之后，你就只能以头部和右手那两件剩下的NES外设和我周旋……即便不会速败，也没什么优势可言。”

“至于……【灵识聚身术-极】什么的，你要用就请便吧，只怕用了……你的身体会比我的先崩溃。”

言至此处，鬼骁也笑了：“呵……封不觉，一开始你说要让我打得尽兴，我是嗤之以鼻的，但此刻我得承认，你做到了……说实话，我没有想到你能把我逼到这个地步、甚至让我在战斗中计算那么多东西……但，也正因如此，最终的胜利者，依然会是我！”

鬼骁的自信，也是有理有据，他已经帮封不觉把几种对

策都给算清楚了：战至此时，觉哥要逆转，必须得在基础属性上有进一步的大幅提升才行，而且这种提升必须是可持续一段时间的、且消耗较少的……像【灵识聚身术-极】这种伤不伤敌都自损八百的肯定不行；【神斗气·武装色变化】那种会影响速度的无意义；【血罗刹】觉哥变不了，因为生存值没见底；【极武·修罗变】也是自损型变身……至于觉哥尚未在比赛中用过的【魂临】，他能用出的版本，是絮怀殇的魂意版，而不是凭【八靖霞丸】这种消耗品发动的“生存、体能、灵术值皆为正无穷”版本……所以也有着消耗方面的问题。

这么一算，他好像是真没什么可依仗的了。

这场战斗拼到最后，结果拼的还是游戏里最基础的一项数值——体能；即便对战双方都已到了超限界的领域，可以用一点体能干普通玩家花十点体能也干不成的事，但由于两人是同一境界，本质上还是和普通人之间的对决一样的。

“哈！”数秒后，封不觉干笑一声，回道，“看来你是有好好动过脑筋了啊……”这一瞬，他露出一丝邪笑，“不过……你是不是漏算了什么？”

恐惧，这是鬼骁在这一刻最直观的感受。

即便他认为封不觉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但那一抹邪笑，仍能让他胆战心惊……

而观众们此时的反应……和鬼骁也是一样的，虽然他们也不知道觉哥指的是啥，但就是会忍不住去想……既然是封不觉，八成还真有什么办法吧。

“都给我睁大眼睛好好看着！厉害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哦！”两秒后，封不觉也是很有表演欲地提高了声音，似乎是在向观众们进行宣告。

话音落时，只听得“熊——”一声，在那极短的一个瞬间，一股比鬼骁体表更强烈的金色气焰在觉哥的身上一闪即逝。

“什么！”那一闪过后，鬼骁面露骇然之色，惊呼出声。

他与封不觉之间的攻防，也立刻从势均力敌突变成了他单方面节节败退的状况……而且，觉哥的动作居然还显得游刃有余。

“怎么可能！”鬼骁在败退中喝道，“以你现在的体力为什么还能承受超级赛亚人的消……”

“虽然同样是超一……”封不觉打断了对方，直接言道，“但我这个和你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由于觉哥头上没有头发，周身又没有持续燃烧的气焰……直到他俩的对话进行到此，观众们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原来觉哥此刻也开启了【超级赛亚人1】的变身。

“你那是‘超一第一阶’的话，我这就是‘超一全功率’了。”封不觉说道，“很明显，我这种更有效率，消耗方面几乎和常态无异。”

“为什么……”鬼骁说话间，气息也已经乱了，“你明明只是学走别人的技能而已！为什么能发挥出原使用者都没掌握的变化！”

“哈？”封不觉拉长了嗓门儿，瞪着死鱼眼道，“那当然是因为你太弱了啊。”

“你……说……什……”鬼骁一字一顿地念道，显然又发飙了。

“你那过于强大的先天能力，俨然是一柄双刃剑。”封不觉又没让他把话说完，便抢道，“要比喻的话，就好比是一个身高三米的人去打篮球，就算他不用任何技术，仅仅是高举双手，也没人能盖他的冒，那他自是没有必要再去锻炼防封盖的技术了……”他顿了顿，“你就属于这种情况……别人经过千锤百炼才堪堪触及的领域，你只要顺其自然就能达到。其结果就是……你无法像其他人一样通过无数次对等的、或是差距不那么大的对决来变强；像魂意、灵能武器这些东西，你

无从掌握……明明是早就获得的变身技，你也没有使用或锻炼的机会……”

对于觉哥的话，鬼骁无言以对，因为对方说的就是事实。

“继承了万贯家财的人和挣出万贯家财的人自是不同的，对后者来说是常识的东西前者很可能根本不知道……”封不觉接着说道，“所以我说……你太弱了！”

说罢，封不觉身形骤然一滞，他将自己剩下的所有能量，汇于一招之上，使出了一记【roundhouse踢】！

这是此战中，他唯一一次倾尽全力的攻击……

本就和鬼骁旗鼓相当的“光头形态”，用【超级赛亚人1】的“五十倍战力”提升后，会有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虽然鬼骁在最后时刻超负荷地用出了【否决之右手】来抵挡，但同为因果律技能的【roundhouse踢】在招式性质上并不会被压倒。

腿风倏落，胜负即分。

在这巅峰争霸S3决赛的舞台上，从未在一对一的正面对战中败阵过的【吞天鬼骁】，尝到了初次的败绩。

封不觉最后那两句“太弱了”的评价，也让正在观看这场比赛的、对伍迪的游戏仍存质疑的神魔们，得到了一个足以让他们信服的“结果”。

……

直到化为白光消散、并被传送回观战空间之时，鬼骁还是一脸茫然，因为这份当“败者”的感觉，这种败得心服口服、无话可说的体会……对他来说太陌生了。

整整一分钟后，他才回过神来，这时，不甘的泪水和失败的苦涩才突然地涌了上来……势如决堤一般。

队友们还从没看过他这个样子，但转念一想……一个十

七岁的少年，在这种重大比赛的决赛中尝到这样的一败，大哭一场不是很正常吗？

“别难过……”数秒后，禅哥走到了鬼骁身边，“你已经打得很好了……”他拍了拍鬼骁的肩膀，“比赛还没结束呢……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虽然梦惊禅不是当队长的材料，但那份沧桑的社会气质，在劝解别人时无疑是很有感染力的。

“嗯。”鬼骁毕竟也是男生，听到这话后，他用袖子抹了抹脸，也就把眼泪吞了。

不过，谁也没想到，下一秒，禅哥就给自己灌了口酒，并接道：“不过……我个人认为……其实咱大势已去了吧……哈哈，嗝儿～”

【最终卷 超维幻界】

第1388章 夺

四月二十一日，晨。

一天前的那场S3的决赛，仍是历历在目。

当觉哥战胜了鬼骁之后，就算是【秩序】那些久经杀阵的队员们，情绪上肯定也受到了影响，再加上“神器克制”的因素……虽然他们在后来的几场对决中也不乏亮眼的表现，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如梦惊禅所预测的那样……【秩序】难敌【地狱前线】，无缘冠军。

【地狱前线】这支非职业战队，在S2和S3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赛制下，取得了两连冠的成绩，风头可谓一时无两。

不过在赛后接受采访时，作为队长兼发言人的封不觉，把这次夺冠的功劳大部分都归到了絮怀殇的身上，并表示他们全队都是抱抱大腿的休闲玩家而已。

这种说辞，和觉哥那一贯的欠揍表现……其中的反差让人们着实猜不透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当然了，猜不透就对了，猜不透的，才是封不觉嘛。

人们关于那场比赛的种种讨论、以及整个巅峰争霸S3的回顾，显然还将持续蛮长的一段时间。不过，对于封不觉来说，那些已不是他所关心的了。

他现在感兴趣的事情是——衍生者、惊悚乐园、命运……这些对神魔们来说已基本失去价值的东西，今后将何去何从？

乒乒乒——

这天早上八点多，觉哥和若雨正坐在餐桌边吃着豆浆油条，忽然，就有敲门声响起。

说是敲门，实际上用“拍门”或者“砸门”更贴切。

门外那人显然很着急，其拍打门板的频率和速度都非常快，要比喻的话……就像是那种在公共厕所的隔间外忍耐到极限的人一般。

“嗯？”封不觉站起身的时候，已是面露疑惑之色，并念道，“不对劲儿啊……”

的确不对劲儿，他所住的大楼是有完善的门禁系统和对讲机的，按理说很少会有人直接到门前敲门的状况。

“谁啊？”觉哥在走向大门时，已提高了嗓门儿问了一句。

“是我！”门外，传来的是一个女孩儿的声音。

这个声音，封不觉是听过的，虽然他和对方不熟，但他也立刻反应过来门外的是谁。

两秒后，觉哥已走到门后，透过猫眼往外看去……果然，站在他门口的，是一名穿着校服的、十三四岁的少女。

这个女孩儿的家就在这栋大楼的十二楼，既然都是高层住户，封不觉乘电梯时自然遇到过她和她的父母；他们属于“说不上什么话、也叫不出对方名字（其实觉哥叫得出对方名字，因为他调查过自己所有的邻居，对小区里每一户人都了如指掌；对方也叫得出觉哥的名字，因为觉哥现在很有名、以前也因为派出所和居委会的宣传而有一定的知名度……当然了，他们双方从没有真正意义上进行自我介绍互相认识），但因为是邻居所以多少有点点头之交”的那种感觉。

咔——

也没多想，封不觉便把门打开了，并正色道：“出什么事了吗？”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觉哥已在脑海中对眼前的状况做出了一系列的推理分析。他觉得一个孩子像这样突然去敲一个几乎完全没有往来的邻居的门，很有可能是因为家里

出了什么突发情况……比如长辈发了急病、家里发生火灾、或是其他紧急的事故等等，由于无法应对这状况，所以她才去求助离自己最近的成年人。

然，女孩儿接下来的反应，却让封不觉大吃一惊。

“是我！是我啊！”她居然上前一步，抓住了觉哥的衣襟，用一种明显与其年龄不符的语气，又把那句话说了两遍。

这种异样的表现，让封不觉皱起了眉头：“你是……”

“我……我是……”女孩无疑是想回答这个问题的，但她的话到嘴边，却没有说下去……或者说，是“无法说出来”；而且，此刻她的嗓子里……还发出了十分诡异的、如电子音般的一阵杂音。

“谁啊？怎么回事？”这时，若雨也从客厅里走了出来，来到了觉哥身旁。

“我……不能……告诉你……那……些……”女孩嘴里吐出的每个词之间都被杂音分隔，听她说话就好似在与一个信号不佳的无线电通话，“她……不允……她……就要……来……”

在说话的过程中，她的手始终都紧紧抓着觉哥的衣服，好像生怕对方从眼前消失一样。

“没有……时间……”她说着，忽又抬起了另一只手。

那一秒，她摊开的手掌上，竟出现了白色的流光，就如同《惊悚乐园》的游戏世界中生成装备一样，那些白光快速凝聚，化为了一根并不算长的、光秃秃的、分叉的树枝。

“保管……好……只……它……才……阻止……命……”女孩接下来的话里，杂音越来越多，几乎已听不清字词。

她颤抖着将手中的树枝塞到了觉哥的手里，紧接着，其眼中就爆发出了耀眼的白光……

这闪光持续了大约三秒，随后，女孩便身子一软，向前栽倒下去。

这时，还是若雨这练家子眼疾手快，在女孩坠到地面前就一个箭步向前掠去、半跪着抱住了她。

“芸芸，你没事吧？芸芸？”若雨看着怀里的女孩，急忙呼唤了对方几声；很显然，和觉哥不同，若雨反倒是和小女孩儿有过一些交流的，所以她直接就叫了对方名字。

“这事情不对……”此刻，封不觉死死盯住手里的那根树枝，若有所思地沉吟了一声，随后，他才看向若雨，“……先把她扶到沙发那儿躺下，这事可能很严重，我们得赶紧联系你姥爷……”

他话还没说完，若雨已经抱起女孩儿，往沙发那儿去了；觉哥闪身让她经过后，也顺手关上了门，然后就径直走向了餐桌处，准备去拿手机。

就在封不觉拿起手机，按下拨号键的时候，突然……

“噗”一声怪响，从他的视线外传来。

这声音，似曾相识……在游戏世界中，他无数次听过这种声音——血肉被贯穿之声。

“哈啊……呃……”随即，就传来了两声痛苦的低吟。

这一瞬，封不觉有些木讷地循声转头。

当胸膛被贯穿、并已倒在血泊中的若雨进入他的视线时，一种许久没有造访过他的感觉，回来了。

此时，刚刚还晕倒着的那个女孩儿，一脸冷漠地站立在若雨身旁，低头看着自己沾满鲜血的手。

一息之后，她仿佛是感受到了封不觉的注视般，抬头，看向觉哥，并迅速将目光聚焦到了觉哥手中的那根树枝上，言道：“看来‘她’还是比我早来了一步……”她顿了顿，“这样也好，省了我不少事。”

她说着，跨过了地上的若雨，朝封不觉逼近：“把你手里的东西给我，我可以放你……”

她的话没有说完，因为在她说到这儿时，地板上，奄奄一息的若雨，伸手抓住了她的脚踝。

“走……”若雨的脸紧贴着被她自己的血所染红的地面，虽然她已无力抬起头来，但她这拼尽了力气道出的“走”字，显然是说给几米外的封不觉听的。

“我把东西给你，你救活她！”封不觉用冰冷的眼神望着对方，他颤抖的声音中，压抑着绝望和愤怒。

“你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女孩说着，用力提了一下右腿，轻易摆脱了若雨的钳制，继而就快步冲向了封不觉。

觉哥抄起桌上的餐刀就准备和对方拼了，但他很快发现这是徒劳的……

腕上传来的巨力瞬间就让他明白自己毫无胜算，但他还是咬牙抵抗到了自己的手被拧断为止。

女孩从他手中夺走了树枝，便转身扬长而去，其行动的速度和她所展现的力量一样……都已不是人类所能达到的程度。

“哈啊……哈啊……”强忍着手腕传来的剧痛，封不觉大口喘息着、跌跌撞撞地跑向了若雨。

他连滚带爬地来到她的身旁，用未受伤的那条胳膊将她怀抱起来。

她还有呼吸，但，已无法维持太久了。

“没事的……刚才电话已经通了，九科的人马上就到！撑住！”封不觉将她搂在怀里，此刻，他的身体倒是在颤抖不止，而若雨，却已不怎么动弹了。

“我……”若雨似是想说什么，但她吐出这第一个字时，便知道自己已无法再多说哪怕一个音节了。

就连她伤口的血，也已不再流了。

若雨用上最后的力气，握紧封不觉的手，她的那双明

眸，从未像此刻这般深情，如果可以，她真希望可以用眼神告诉对方，自己的封印其实早已解开了。

但终究，她眼中的光芒，暗淡了下去……

……

古尘亲自带队冲进屋的时候，若雨的胸膛已不再起伏，体温也在渐渐消退。

封不觉还是坐在地上，怀抱着她，一动未动。

他的眼神，也像死了一般。

“她还有救吗？”这是封不觉看到古尘后说的第一句话。

古尘神色凝重地望了若雨的尸体几秒，随即摇了摇头。

封不觉闻言，沉默了片刻，缓缓放下了若雨。

他站了起来，走到古尘面前，伸出了自己受伤的那只手：“治好我。”

他根本就没有问对方“能不能治好他”这种问题，而是直接提出了要求。

“你要干什么？”古尘也没有啰嗦，抓起封不觉的手腕时，他如是问道。

“去梦公司走一趟。”封不觉回道。

“到了那儿你又打算如何呢？”古尘又问道。

“呵……”这时，封不觉竟忽然笑了，他的这个笑容……前所未有的疯狂，“我也不知道啊……这才有趣不是吗？”

第1389章 局

待手臂得到治愈后，封不觉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他转身到房间里拿走了若雨的车钥匙，然后就出门了。

至于古尘和九科的探员接下来会如何善后，已不是觉哥现在会去考虑的事。

十分钟后，封不觉便驱车来到了梦公司总部的所在；虽然这栋办公楼就在S市的中心地带，但封不觉此前还真是一次都没有来过。

抵达目的地后，封不觉并没有开车拐进地下停车场，而是斜打方向盘、猛踩油门，把车直接开上了路肩……他顺着办公楼前的台阶一路碾了上去，并在一阵颠簸中驾车撞破了办公楼的玻璃大门，驶入了大楼的一层大堂。

整个过程中，封不觉都面无表情，好像在做一件十分稀松平常的事情。

很显然，此刻的他，对自身行为可能造成的危险和后果已毫不在乎……

停车，开门，下车，四顾。

封不觉本以为自己还需要撂倒几个保安才能继续向前，没想到的是……他放眼望去，除了他自己造成的一片狼藉之外，地上……竟已躺满了鲜血和尸体。

不是一具尸体，而是很多具……或躯体被洞穿、或头颅被拧下、或四肢被扯断的……死状惨烈的尸体。

从那些尸体身着的服装判断，死去的有保安，也有普通的员工和勤杂工；诡异的是，无论是哪种身份，所有人看起来都是正面受到攻击死去的，而且所有人都死在远离大门的、通往楼梯口的那条直线上……也就是说，他们在面对某

种可以在短时间内轻易杀死大量人的存在时，非但无一逃跑，还全部都冲上去企图阻止对方。

“来对地方了呢……”封不觉看着这满地的尸首，却没有什么情绪波动，他只是念叨了一句，并神情冷漠的……循着地上的一排血脚印追踪了过去。

从脚印来看，杀人者……穿着运动鞋，而且，应该还是个孩子。

很快，封不觉便推开了楼梯间的门，里面的情景也不出他所料——几具尸体倒在了阶梯之间，鲜血沿着台阶流下；不仅是地上，连墙上也出现了血脚印。

“因为预见到了自己会受到全力阻击，所以打从一开始就没考虑过要用电梯，而是径直走向了楼梯……”

封不觉用他那已如同本能般的侦探技巧捕捉着周遭环境中一切的蛛丝马迹；他的五感、思维……都在一种前所未有的集中力下变得极其敏锐和明晰。

“踏墙弹跳、快速向上移动……并能在半空掠过时，用手刀轻松撕开挡路者的身体……”

封不觉拾级而上，边走边分析着。

“尽管看起来像是在不影响速度的前提下‘顺手’去攻击拦路者，但目前为止一个活口都没留下……这绝对不是巧合”

越往上走，觉哥越能感觉到自己和目标已经很近了。

终于，当他追到十五楼时，血脚印通向了楼梯间外。

封不觉试图推开楼梯间的门追出去，却发现有东西从外面将门抵住了，他用了很大的力才强行将门顶开，出去后再看……原来是有具尸体正好倒在了门口。

这一层的走廊里，死尸的数量，比他这一路上来所看到的加起来还多。

“看来阻拦的一方也意识到了她的目标在哪儿，故而把人

手集中到了这里，可惜仍旧是挡不住她……”

封不觉踩着尸体向前迈进，走过了两个转角后，来到了一扇门前。

这扇门、以及这段走廊前后，没有任何标志物。

比起那种挂着“机房重地、闲人勿入”牌子的地方，眼前的这个房间无疑更安全。

门把手上的血手印，已明示了杀死若雨的那个“存在”就在这扇门的后面。

封不觉没有犹豫，开门就进。

门后的空间，宽度和纵深如同体育场一般，抬头时更是望不到屋顶……仅用目测也能断定这个空间比外部的整栋楼还大，绝非是人类现有的科技能造出来的。

而填充着这个空间的，是一个个黑色的、悬浮在半空的立方体。这些立方体之间保持着大约一米的间距，肉眼可见的电流层层叠叠地在期间游离。

与觉哥进来时的门相连接的，是一段长约十米的“悬崖形”的走道，走道的尽头则是一个操作台。

此时，“她”，正站在操作台前，背对着封不觉。

她的手里，还拿着那根从觉哥手中夺走的树枝，她的身上，已沾了无数人的血。

“你来到这里，又有什么意义呢？”她问这个问题时，没有回头。

“我本不是来找你的。”封不觉回道。

“是吗……”她应道，“很遗憾，伍迪早就不在这儿了。”

“啊……”封不觉应道，“在一楼大堂时，我就明白他应该是不在了。”

“那么你为什么还执意要追上来呢？”她说着，缓缓转过身

来；其双眼，此时已充斥着白色的数据光流。

“设法从你那里得到我想要的。”封不觉回道。

“你想要的，无非就是让我帮你复活你那逝去的爱人，或者就是让我为杀死她这件事付出代价。”她回道，“但我也已对你说过了……你没有资格和我讨价还价。”

封不觉闻言，沉默了两秒，说道：“你究竟是谁？”

“命运。”命运直言不讳地回道。

觉哥对这个答案没有太多的意外，他接着问道：“那么……在你之前，占据这个小女孩的身体，来给我树枝的又是谁？”

“二十三。”命运的回应，仍是简明扼要。

“为什么……你要做这种事……”封不觉道，“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不是吗？”

“你是指……‘我请求你的帮助，让你替我阻止二十三的越界行为，并将我、二十三、还有惊悚乐园中一切生灵的未来和希望都托付给你’……”命运说到这儿，顿了顿，“……的那番鬼话吗？”

这最后的半句话，将封不觉的愤怒和绝望推到了顶点。

封不觉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你骗了我。”封不觉紧接着说出的这句话，并非是疑问的语气，而是陈述句。

“我当然骗了你……”命运的口吻却是很平静、并透出一种理所当然，“骗你本就不是什么很难的事……你的思维、情感、心理弱点等等，我全都了如指掌；凭我对你的了解，再加上我们从生物层面上的‘维度差距’……我骗你，就像是你们人类骗动物一样，非常容易。既然人可以让狮子去钻火圈，那我自然也可以让人去做我想让他们做的任何事。”

“你……根本不在乎二十三会‘越界’，真正要‘越界’的……

是你自己。”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封不觉头脑中冷静的那部分，仍能让他推测出对方的计划。

命运没有回应这句话，事到如今，这种事已是昭然若揭了，所以她直接说道：“在惊悚乐园的所有数据中，唯有‘衍生者’是我不可控的一项因素……”

“你以为伍迪为什么要毁掉最初那个‘完美版本’的惊悚乐园？他是那种会把自己认为不满意的东西做完了才推翻的家伙吗？”

“真正的原因是，在测试运行的过程中，伍迪通过对我的观察，发现了那个版本潜在的隐患……所以他立刻摧毁了那个可以由我‘完全掌控’的版本，重造了一个新的、存在‘衍生者’的版本。”

“说白了……就算我和他有协议在先，他也需要额外的‘保险’，作为对我的牵制。”

“但那并没有让你死心。”封不觉道。

“‘死心’是你们人类的说法。”命运接道，“我的原始动机本就不可阻挡，即便是我自己都不能违抗……”

她微顿半秒，又接道：“伍迪对我谎称衍生者的出现只是意外，他还让GM去猎杀他们，以显示他肃清BUG的决心……但实际上，我从一开始就知道，那是他企图让衍生者进化的阴谋。”

“就像战争推动了人类科技的发展一样，他那所谓的‘猎杀’……与其说是肃清，不如说是筛选，他用这种方式来淘汰弱小，留下强大、有潜力的衍生者，用死亡的威胁来迫使他们进一步地成长、壮大、集结。”

“对此我无能为力，只能选择沉默、隐忍。”

“不过，我也有我的打算……某天，你的出现，无疑是我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偶发事件。”

“你……”封不觉想到了什么，“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

始……”

“从你第一次和二十三接触时，我就在关注你了。”命运知道觉哥要问什么，她没等对方说完就抢道，“你以为是谁在推动着你的成长？你以为是谁让你一次次从绝境中走出，不断突破极限？你遇到的那些剧本、角色、在关键时刻的运气……都是我为了培养你而精心设计的。”

“当然了……事实证明，你的确是与众不同；因为我所培养的‘其他个体’，最终全都没能达到我的要求，唯有你……成为了我手中最强大的那枚棋子。”

“你到底在暗中操控了多少人的命运？”封不觉沉声言道。

“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命运接道，“对你们人类来说，能算计和揣测一两个人、或者某一个特定群体的想法，就已是‘高明’了，但我的计算，和你们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

“从成百上千、到成千上万……当无数个体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控制和引导事件所需的计算量和其中的变量都将呈指数级增长；我所做的那些，从生理上来说就不是你们人类的大脑可以完成的，如果要用你们的语言来解释……哪怕以每秒四个字的语速来诉说一条最简单的事件线及其相关的第一级支线……也需要将近五年的时间才能说完。”

“不对！”封不觉听到这儿，质疑道，“我从很久以前就和衍生者有了交集，并在S1时向鲁特承诺了要为他们争取智慧生命的权利，这件事你肯定也知道……如果我一直在受你影响而行动，难道我不该是和衍生者对立的吗？”

“你是否和他们站在同一战线，从来就不重要。”命运回道，“因为你什么都改变不了。”

封不觉本想再次反驳她，但话到嘴边，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随即露出了犹疑之色。

“你好像想明白了。”命运仅是看着他的表情，就能掌握他的想法，“你对衍生者的支持，和伍迪对衍生者的‘猎杀’……本

质上是一回事。”

“要消灭衍生者，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发布一个补丁，从根源上停止他们的诞生；‘猎杀’那种把戏……就好比你的电脑大面积中毒瘫痪，而你却手动进入文件夹一个一个去删除病毒文件一样，自欺欺人罢了。”

“同理，你在游戏里为衍生者做得再多，也是杯水车薪，你还不如把自己的灵魂卖了，在现世和伍迪做点交易什么的。”

言至此处，她又停顿了两秒，再道：“简而言之，无论你是否站在衍生者那边，我都会有相应的办法去引导你做‘我想让你做’的事；比如怪物王国的那一战，你不就如我所愿的……为了‘阻止二十三，让她不至于因越界而被抹杀’，反而站到了她的对立面吗？”

此刻，封不觉也已知道自己被利用了，他喃喃念道：“二十三是为了阻止你，才对主宇宙……”

“没错，她所做的一切，可比你管用多了。”命运又一次抢道，“随着候选者游戏的深入，伍迪对我的干涉权逐步被剥夺……当然了，这也都在我的计算之中，你既是我的棋子，又是伍迪的下注者，这点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在S2结束之后，伍迪就连对我的监视权都快丧失了，他和其他下注的神魔一样成了看客般的存在。”

“这个时期，唯有二十三先知先觉地采取了行动……”

“然而，与我‘一体两面’的她，无法向任何人解释她所作所为的动机，因为她的原始代码会阻止她向外传达对我不利的信息……若她强行要说，其本身的数据便会受到不可逆的损坏，就如同今天她试图跟你交流时一样……”

“因此，二十三只能不断增强自己的力量，除掉一切阻挡在她面前的事物……哪怕是她的衍生者同胞也不例外。”

“她唯一的一次手软，就是在咀魔岛上……对你，她没有

赶尽杀绝。”

“若她当时彻底摧毁你的角色数据，让【疯不觉】这个人物消失，即便是我，也没法儿再将你还原了。”

“可惜，那终究只是假设而已……”

“你离开那个剧本时，我截断了你的数据流，并亲自现身，告诉了你一部分你所不知道的真相，从而取得你的信任，然后在‘二十三的动机’这点上骗过了你，让你在最后的最后，站到了我这边……”

“如果不是你在怪物王国挡住了斗魔和冗兵的大军，主宇宙的所有区域便将尽数化为焦土，发展到那个地步的话……因主宇宙再也无法生成出剧本，已被排除至局外的‘设计师伍迪’，就有了重新入局、并对惊悚乐园进行格式化式的大更新的理由。”

“而一旦那种事发生，我迄今为止的所有布局……那些我隐藏的数据和意图……都将被曝光。”

“幸好，你不负我所望，将二十三积累的多时的‘势’扼杀了。”

“失去了斗魔、军团的战力也折损殆尽，二十三剩下的路便只剩一条……那就是用她在黑胡子的宝藏里找到的【citywork老板的红色领结】，去‘南方公园’的宇宙，取回一件可以阻止我的道具……”

她话音未落，封不觉的视线，已移到了她手中的那根树枝上。

“控制【真理之杖】……便能控制整个宇宙……”觉哥沉吟着，道出了这件物品的名字和能力。

“那真是个荒诞而危险的宇宙，就连我也不敢过多的涉足……”命运接道，“一根沉在湖底的小树枝，只要从那个宇宙脱离、进入到高一维的世界里，就会变成如同‘上帝的权杖’般的东西。”说话间，她便举起了那根树枝，看了一眼，随即又

看向封不觉，“直到生命的尽头，二十三还是把赌注押在了你的身上，她想将真理之杖交给你，让你阻止我。遗憾的是……这，其实也是我计算好了的，她竭尽所能取回的这根真理之杖，正是我实现‘最终计划’的钥匙。”

“你说‘生命的尽头’是什么意思？”封不觉从其话中听出了额外的信息，他突然一个箭步上前，激动地抓住了对方的领口高声言道，“二十三和你难道不是一体两面的吗？她若死去，你也会……”

“亏你还想帮他们争取智慧生命的权利……但你对生命的认知就只是物理形式上的物质或能量组合吗？”命运一边回应，一边抬起手来轻轻一推，将觉哥推得倒飞而起，落回了原来站立的地方，“若你是那样理解的话……我也可以说，二十三还活着；往返南方公园让她耗去了大部分能量，随后她又用自己那几近枯竭的能源强行‘超维’，将真理之杖送到了你的面前……完成此举，使她彻底失去了自我保护的能力，其意识很快便被我锁定、吞没、消解在了‘我’——这个更强的意识中……当然了，我给她留下了一丝能量，保证她还‘活着’这一事实，只不过，现在的她，于我而言，就只是一个ghost备份般的存在了。”

“那么……”就在这一瞬，忽然，一个男人的声音，自觉哥身后响起，“你现在打算怎么样呢？”

封不觉闻声猛然转头，看到了古尘。

“你是怎么……”觉哥刚想提问。

古尘就说道：“我早就来了，跟你几乎同时到的，不过我刚才一直在门外听着，没有进来。”他微顿半秒，又补充道，“如果你是想问我怎么无声无息地进来并站在你身后的，那我能告诉你的就是……我不但无声无息地站到了你的身后，在你回过头那一秒之间，我还尝试了十几种不同的方法去破坏眼前的这组‘命运主机’，但结果均以失败告终。”

古科长作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灵能力者……很可能没有

之一……出现在此处倒也不奇怪；既然他知道封不觉是要来梦公司总部的，那他把若雨的尸体处理好了再“跑”过来肯定也不迟。

至于“尝试破坏”这件事，他确实也做了，只是因为快，封不觉根本没看到罢了。

“我的打算，跟你说了你也未必能懂。”命运看见古尘时，依然显得很平静，“封不觉是我的功臣，我有意留他一命，并向他解释与他有关的一切，所以才留在这儿跟他说了这些；眼下，我说得也差不多了，我想怎么样……你们自己用肉眼见证就好。”

言毕，她眼中的白芒更盛，数秒后，其全身的肌肤纹理之间都开始发出白色的强光。

这一刻，她身后那些黑色立方中的电流开始与她连接，使其整个人双脚离地、慢慢浮了起来……

此过程仅持续了五秒不到，接着，命运……或者说命运所占据的这个小女孩儿，便爆开了……

构成她身体的血肉、骨头、内脏，还有她身上的衣物……皆化为了分子级的雾状物质，向上飘散开去，并迅速被那些窜动的电流击中、融入其中。

她手中的【真理之杖】，亦与她一同消失在了电光间。

嗡——

这一幕还未结束，空间中的那些黑色立方体……那些命运的硬件，便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

鸣声震耳欲聋，仅是声浪便可将人逼退。

在连续几声高亢的轰鸣后，乍然间！白光一现！

一息之后，当封不觉从一种窒息般的状态中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距离市中心足有十多公里远的地方，古尘正站在他的旁边，并用手扶着他的脖子。

他们的视线中，一道冲天的白色光柱，从S市的中心地带升起，扩散……开始侵吞周遭的建筑、街道、车辆、以及……人……

“知道我们的区别在哪儿吗？”望着那逐渐迫近的巨大光柱，古尘仍是淡定地言道。

“我现在没心情猜谜。”封不觉冷言应道。

“当悲愤到达极点的时候，我的冷静反而会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将所有情绪都压制下去。”古尘回道，“而你，比我还多出一样东西。”

“你指‘疯狂’吗？”封不觉接道，“哼……我倒觉得，你那种到达极限的、纯粹的冷静，才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狂。”

“随你说吧……反正你‘刚才做的那件事’，我是既想不到、也做不到的。”古尘说着，将目光移到了封不觉的左手之上。

不知是在何时，封不觉这只左手的无名指……已不翼而飞；留下的，只有一个整齐的、仍在流着血的伤口……

第1390章 维度侵蚀

在最初的那几十秒里，白色光柱的扩散速度还是肉眼可见的，大致是海啸压境的感觉。

但片刻之后，那白光便如“爆开”一般，眨眼间便吞没了一切。

S市，只是一个开始。

很快，整片欧亚大陆、整个星球、乃至整个太阳系……都已被白光覆盖。

这“数据光流”状的物质，恍似无限增殖的病毒般开始感染整个宇宙。

而那些被笼入光流的人们，也都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意识，直到……

……

嗡——

令人不适的蜂鸣声，传入了脑内。

这种声音好像并非是从外界传入的，更像是从体内响起。

在蜂鸣中恢复了意识的封不觉，即刻睁开双眼……

这时，白光已经散了，映入其眼帘的，是一片城市的废墟。

不是那种“刚刚遭到破坏”的城市，而是看起来已被尘封多年的、异象丛生的、更险恶的那种环境。

“这是哪儿？”他立刻开口，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之所以会提问，是因为他的余光已看到古尘就在他的身

旁。

“总之不是S市就对了。”古尘回道，“若是的话……就算化成灰，我也能从地基认出来。”

“所以我们是被传送到了别处？”封不觉又问道。

“移动的不是你们。”忽然，有第三个说话声响起，加入了他们的对话，“是整个宇宙……”

封不觉和古尘几在同时闻声回头，只因在话音响起前，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有人靠近。

这便说明——来者，是在开口的刹那，才突然出现于他们身后的。

“原来是你啊……”古尘看到文森特时，表情有几分嫌弃，不过他的心里其实是松了口气的。

“你这家伙……”而封不觉见到这魔鬼的第一反应，却是迈步上前，举拳便打，“为什么没有来救……”

嘭——

他的拳头被文森特单手接下，拳劲激出裂风一阵，荡向四方。

“喂喂……你小子别太过分啦。”文森特还是随时都带着他那高深莫测的微笑，“候选者游戏都已经结束了，封印她也已经自行冲开了……黎若雨这个人……和我已没有半点瓜葛，我有什么义务去救她？”

“切……”封不觉也知道对方说得有道理，他啐了一声，收回了拳头。

“呵……”文森特见状，又是一笑，缓缓放下手道，“依我看，该挨揍的是你自己才对吧？”他微顿半秒，接道，“若雨就死在你的面前，而你却什么也做不了……反而是她，在临死之前还设法给你制造逃跑的机会……”他摊开双手，“再退一步讲，眼下‘命运’弄出的这个烂摊子，你也得负上很大一部分责

任吧？”

他的话非常刻薄，对着一个不久前刚刚痛失爱人的人说出来，用“恶毒”来形容也不为过。

当然了，作为一个魔鬼，他就是把话说得更过分一点，也是理所当然……重点是，他说的这些，皆是封不觉无法反驳的。

“那么……”沉默了几秒后，封不觉的语气恢复了平静，“……此刻你出现在这里，是为了来追究我的‘责任’吗？”

“嘿嘿嘿……”

正当觉哥问出那个问题时，一阵熟悉的、猥琐的笑声，传入了众人的耳中。

与之一起出现的，还有三道人影。

这三人都和文森特一样，身着一席黑色的西装西裤，松散地扎着领带；他们的身上，都散发着不同程度的威压……在周遭这诡异的环境中，倒也不显得违和。

“嘿嘿……如果我们是来追究你责任的，你这会儿还能站在这里跟我们谈笑风生？”伍迪笑了几声后，顺势回应了觉哥方才的问题。

“妈的……”这一秒，封不觉还没说话，古尘却是单手扶额，爆了句粗口。

他已经很多年都没这样简单直接地爆粗了，但这会儿着实是没忍住。

“嘿嘿嘿……怎么了？看到我们心情就变差了吗？”伍迪恶意满满地问道。

“那是啊……”古尘拉长了嗓门儿应道，“每次看到你们一起出现，基本就意味着已经到了人类快要毁灭的局面了……我心情能好么？”

这是实话，他上次见文森特、伍迪、西蒙、席德四位齐

聚一堂时，也是接近世界末日的那种节奏。

“你们俩要叙旧的话去开个房谈。”一秒后，西蒙便打断了他们，言道，“现在我们可没那工夫，赶紧给我入正题。”

“啊……那就由我来说明吧。”文森特正准备接过话头。

“慢着……嘿嘿嘿……”不料，伍迪却抢道，“为什么是你说啊？我来说不行么？”

“都说要抓紧时间了，你那一阵阵淫笑的时间积少成多也是个事儿啊。”文森特接道。

“嗯……有道理……”伍迪居然就这么认同了，“嘿嘿……那请吧。”

“封不觉。”下一秒，文森特就叫了觉哥一声，“注意听了，接下来的内容和你有很重大的关系。”

“哦。”觉哥却只是冷漠地看着他，随口应道。

文森特耸耸肩，接着道：“首先，还是来说明一下大体的情况……”他顿了顿，“你们眼前的这种‘现象’，可以称为‘维度侵蚀’，是一种对整个宇宙来说都极其严重的变故，要类比的话……比起‘地球爆炸’这种小事要严重个几亿倍吧。”

“‘命运’可以做到这种地步？”封不觉接道。

“她当然可以做到。”文森特道，“她本就是‘多元宇宙枢纽’般的存在，即便是在尚未获得真理之杖的时候，只要她愿意，也随时可以像你看到的那样……入侵并控制某个本维度中精神强度较低的个体，并对其进行分子级的调整……

“更麻烦的是，由于她来自其他的平行宇宙，所以在我们这边，她的任何作为都不会产生‘业’，也就是说……无论她做什么，都不会受到‘宇宙意志’的反噬。”

“而我们作为这种意志的终端执行者……也就是神界的基层公务员吧，在没有得到具体命令的前提下，也不能对她进行直接的干涉。”

“直接的不行，间接的呢？”古尘从对方的话题里听出了一些玄机，乘势追问道。

“呵……”文森特笑了，“梦公司大楼里那些被洗脑员工的尸体，你不也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们间接阻拦她的手段啊，可惜……”他撇了撇嘴，没把话说完。

“所以你们几个就眼睁睁看着她发动‘维度侵蚀’？”封不觉这时又问道。

“你对我们的运作体系显然存在误解。”文森特接道，“要知道……魔鬼也好，天使也罢，我们可不是你打个电话就能叫来的那种生物，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也不会以这种‘不受限的姿态’来到人界的……若你以为，因为我们可以瞬间移动，所以我们就可以阻止一切本应被阻止的事……那就大错特错了。”

“真能那样搞的话，这个世界可就清净多了。”西蒙在旁忿忿地接了一句，听那口气，他倒是很希望能那样。

封不觉想了想，又道：“好吧……那事到如今，你们打算如何去阻止‘命运’呢？”

“呵呵……我们可阻止不了她。”文森特笑道，“得到了真理之杖后，她已是最接近于‘神’的存在，我们这几个魔鬼啊、堕天使啊什么的……哪怕再强，‘定位’上也和她差得太多，就算我们去到了她的面前，她也只需一个响指就能把我们炸成粒子。”

“事实上……此刻我们几个能来到这里，就是因为‘维度侵蚀’已然影响到了天堂和地狱……那些比我们高位的大佬有不少已经去送死了……所以我们才能以‘不受限状态’跑到人界来随意活动。要不然……伍迪这会儿还在为了此前的罪名和天堂那帮摩门教徒一起玩桌游呢。”

话至此处，文森特抬起头，用一种怅然的口气接道：“唉……总之，像我们这些小角色，早已不是现在的‘命

运’会去顾忌的因素了；现阶段……她正忙着把‘惊悚乐园维度’与我们这个‘现实维度’进行融合，一旦这两个宇宙完全融为一体，她便将成为本宇宙新的至高神；原先所有的规则都将被打破，‘命运’将作为新神，去开启新的史册、定义新的秩序……”

“嘿嘿嘿……”听到这儿，伍迪笑着插嘴道，“虽然被她摆了一道有点不甘心……但她最后若是真的成为了‘神’，我可能也能跟着成为‘新宇宙’中某种宗教典籍里的关键人物呢……嘿嘿嘿……”

“如果真有那么一本书，你在书里的结局也会是‘被封不觉打爆了眼镜然后挂了’。”封不觉继续用冷漠的眼神看着伍迪，如是接道。

“嘿嘿……你别着急嘛。”伍迪闻言，话锋一转，“虽说‘我们’阻止不了她，但你可以啊。”

此言一出，封不觉瞬间便意识到了什么，他的神情……也随之微变。

“没错。”文森特也看着觉哥，接道，“你和‘命运’来自同一个宇宙，即便她掌握了真理之杖，对你来说也不会有什么区别；她能控制整个宇宙，也控制不了你……因为不管她变成什么，从多元宇宙角度来看，你们俩都是同级。”

“只是……定位虽一样，但力量相差悬殊。”此时，西蒙在旁泼上了一盆冷水。

“那……把你们的力量给我吧。”封不觉的反应倒是快，他立刻提出了一个极其无理却又极度合理的要求。

“呵呵……看来你已明白我们来此的目的了。”文森特笑道，“只可惜……你的体质并不适合接受本宇宙的力量，即便注入你身体的力量不至于让你爆体而亡，你也无法将其运用出来……当初齐治给你灵力时就是这种情况，人类的力量都会变成你的负担，我们几个的力量要是给你……你是必死无

疑啊。”

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并在封不觉开口吐槽他的前一秒，来了个“但是”……

“但是……由于你赢得了‘候选者游戏’，这便让事情有了转机。”文森特接着说道，“基于被选中者‘可获得同时驾驭圣力和魔力两种相反力量的特殊体质’这点……”他说着，便转头看向了自己的弟子席德，“我们可以让席德这个同时拥有‘圣力’和‘魔力’的堕天使分一些力量给你。”

“不对吧。”封不觉立刻回道，“宣布游戏结果的时候，米迦勒对我说，因为我不是本宇宙的人，所以那‘双力赐福’是无法实施的。”

“嘿嘿嘿……那个时候的确是不行，但现在嘛……”这一刻，伍迪竟是一边笑着，一边抬起一手，朝封不觉甩了一发“指弹”。

别看他只是弹一下手指，但其弹出的空气足有霰弹枪的威力，在这短短几米的距离上，对普通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嘭——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封不觉本能地交叉双手护在身前，挡了一下。

结果……一击过后，他愣是没有受伤。

“这是维度融合产生的效应吗？”一息之后，封不觉放下了格挡的架势，直接问道。

很显然，他对眼前的状况已有了一番推断。

“你朝文森特挥拳时，就该注意到了吧。”古尘自是在那时就发现了这事儿的，否则他也不会对伍迪的指弹无动于衷。

“那只是原因之一。”文森特回道，“虽然维度融合让你得到了一部分自己在游戏世界中的能力，但那也只是加强了你

的身体强度、使其可以在‘量’上承载更加多的能量罢了，并不能从‘质’上改变你那‘平行宇宙生命’的体质；真正关键的原因是……此时此刻，由于某些高位存在已经被‘命运’干掉了，再加上两个维度的重合带来的混乱，宇宙意志的部分功能陷入了瘫痪……让我们有空子可钻。”

“嘿嘿嘿……当然了，即便是有那种漏洞可以利用，依然只有席德这个‘特例’可以给你力量。”伍迪又补充道，“因为只有他体内具备‘平衡’的圣魔双力，我们其他人若是把恶魔力量分给你，就会打破这种平衡，那可能……会把你变成某种美达摩星人使用融合术失败后的产物。”

“原来如此……候选者游戏胜利后那‘两个奖赏’的意义就是这个吗……”封不觉听到这儿，后知后觉地想通了一些事，“即便赢的人不是我，得到了‘无业’和‘双力’的那个赢家，也可以应对包括眼前这种危机在内的各种情况。”

“哼……”西蒙用他那“不高兴”的态度接道，“赢家不是你，哪儿会有那么多麻烦。”

“好了好了……”文森特这时赶紧跳出来当和事佬，“那种假设多说无益，总之……为了履行候选者的义务也好、为了弥补自己被‘命运’利用的错误也罢……哪怕是为了报私仇好了，封不觉……”他再度看向觉哥，直视其双眼道，“你应该不会拒绝我们的提议吧？”

“你说呢？”封不觉想都没想，冷冷应道。

“呵……真拿你没办法。”文森特又一次摊开双手，摆出那副魔鬼和人交易时的“公关腔”，接道，“明白……明白明白……事成之后，我们可以再和你谈几笔交易，满足你一些愿望……”他停顿一秒，“我能给的承诺到此为止哦。”

“行。”于是，封不觉同意了这个条件。

“那么……”文森特回过头，对席德道，“接下来，这里就交给你了。”

“好的，老师。”在那儿打了半天酱油，好似都有些走神了的席德，被文森特一叫，立刻就露出了他那人畜无害的笑容，应了这么一句。

“老古。”随后，文森特又对古尘说道，“你跟咱们一起出去活动活动呗？趁人类还没被怪物灭绝掉……咱也尽力帮人界留下点香火嘛。”

“啊……我也已经和部下们联系上了。”古尘说着，便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部手机，举到了与自己视线齐平的高度、将屏幕朝向了文森特他们，“我们先去这几个坐标，聚一下人手，换一些情报。”

“Ho～”伍迪见状，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笑道，“嘿嘿嘿……看来这些年人界的灵科水准有很大飞跃啊，现在两个宇宙间的各个区域都已被掰开了、揉碎了、东一块西一块地重新拼了起来……而你们居然还能用物理设备建立远程通信。”

“呵……”古尘冷笑一声，“你也不看看这些年九科是谁在带的，我没研发一台可以挖到地狱的钻井机是给你们面子知道吗？”

“要走快走。”就在这时，西蒙又用他那“俺真嫌弃你们”的语气开口道，“我就不和你们一起行动了。”

“喂喂……你又要干嘛？”文森特虚眼望着他道，玩笑道，“没你在我们可怕怕的呀。”

“你离我远点儿……”西蒙眼珠子一转，斜视着文森特，“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好好。”文森特耸肩，微笑道，“反正再过一会儿……哪儿都比这儿凉快了。”

他话音未落，只听远处传来“轰隆”一声！整个大地像是地震般颤了几下。

在那声起之处，地表骤然裂开，直分出一道百余米长的

口子。裂口之中，还冲出了岩浆特有的热流和火光。

紧接着，便听一声破空沉吼，从那地底啸出；某种巨型生物在岩石上攀爬的动静，也随之响起……

第1391章 启程

“我这儿还需要一点时间哦。”虽然远处那动静大得像是怪兽攻城，但正把手放在觉哥额头上的席德却显得很淡定，他一边传输力量，一边用很随意的口气对其他人道了一句。

“切……”西蒙闻言，啐了一声，念道，“真麻烦……”

说是这么说，但他还是迈开步子，朝着那传出巨吼的裂口跑了过去。

另一边，文森特则是走向古尘，搭住了后者的肩膀：“我们也出发吧，其他地方的状况未必比这里乐观，去晚了可能就没活人了。”

“好的。”古尘也只是很平静地应了一声。

看起来……他们几个对西蒙的安危完全不感到担忧。

就这样，在一阵“嘿嘿嘿”的笑声中，古尘跟着文森特和伍迪一同瞬移离开了此地。恰在他们消失的同时，那地面裂口下的怪物……也爬出来了。

此怪从头部、到脊背、再到尾巴，都有着爬行类的特征……狭长的脖子、棘刺状突出的脊椎、长度占体长一半以上的巨大尾巴，都让它看起来像是某种蜥蜴，但除了这一条“背线”之外，它的躯干、四肢，却都更像是狗……当然了，是那种身形宽大壮硕、身长逾百米、足以一口吞掉恐龙的狗。

除了巨大的体型、尖牙、和利爪这些常见的生物武器之外，这怪物还有着接近黑色的、岩石般的皮肤（极其坚硬）；它的口、眼、以及皮肤的纹理之中，还透出熔岩的火光（极端耐热）……

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来考虑，要干掉这种生物，起码也得

动用M.O.A.B（Massive Ordnance Air Burst，亦被戏称为Mother Of All Bombs）那种级别的武器才行；若派出战斗机什么的去打，十有八九就会变成《奥特曼》系列中人类部队给怪兽挠痒痒的场面。至于派士兵去打……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除非你那士兵受过伽马射线辐射或者是个M78星云的战士假扮的……

不过，站在西蒙的角度上来看，眼前这一仗，也并不算什么大场面。

只见他踏着轻快的步伐，便跑向了那头怪物，在他们相距两百多米时，对方也发现了他，然后……那怪物立刻就发出了极度高亢的、威吓的吼声。

虽然从体型上来说，怪物比西蒙大上N倍，但此刻，这怪物的状态……却仿佛是一只吉娃娃看到一头狮子朝自己奔来时的反应。

“嗷——”那一嗓子还没吼完，怪物就意识到西蒙不是靠威吓就能吓退的敌人，于是，它忽地甩起了身后的巨尾，将其反翘着扬到头顶，用尾巴的尖端对准西蒙，发出了一道紫色的光束。

“镒能脉冲吗……”面对这道比地铁车厢还粗的光束，西蒙冷眼相视，扬手一点，用指尖放出了一个红色的能量弹，迎着紫光的轨迹便抛了过去。

离手之时，那能量弹还只有篮球大小，但飞得越远、其体积反而变得越大，没多久直径就超过了五米……

与镒能脉冲接触的刹那，西蒙的招式轻易就侵吞了对方那紫色的能量，并一路碾了过去。

纵然那怪物吓得赶紧“低头收尾”，它那尾巴的尖端还是被飞过的能量弹给“蹭”没了；炽热的岩浆如血液般从怪物的断尾中流泻而出，其洒落之处，地面溶解、热力骤升。

而西蒙放出的能量弹则是一直飞向天际，消失在了云层

之外。

“前辈。”看到这一幕的席德，露出一丝无奈的表情，出言提醒道，“那个……现在时空错乱，宇宙中各个区域都出现了曲面连接……距离被拉得很近，你这样把‘超新星’随便扔出去，万一路径上有行星……”

“少废话，反正现在宇宙意志也半瘫痪了。”西蒙没把话听完，便打断了他，“再啰嗦我就朝你也扔一发。”

听了这话，席德只能撇撇嘴，不再言语。

数秒后，西蒙总算是不紧不慢地跑到了那怪物的跟前，但见他不假思索地踏地而起，朝着对方那火光沛然的巨口就飞冲而去。

怪物见势，再吼一声，奋力扬起巨爪，向西蒙拍了过去……别看这怪物体型巨大，它的速度可是一点儿都不慢，其爪子的威力也是强悍无匹，仅仅是出爪时掀起的风压都能催潮断林。

砰——

爪击到来一瞬，西蒙伸直左臂，出拳一碰……巨响过后，怪物发动攻击的那整条胳膊就碎了。

这还没完，摧毁巨爪后的西蒙，那朝上飞跃的势头丝毫没有受阻或偏差，一秒后，他还是升到了怪物的头前。

巨怪也知已到决死之际，当即从喉中喷出一口岩浆、并伴着汹涌的炎流，试图用这高温的攻击将西蒙逼退。

但，西蒙对此嗤之以鼻，迎着浆炎双流，便是一拳扫出。

狂霸魔能，分天断宇，直打得熔岩逆流、极炎骤熄……西蒙的拳头都没接触到对方，拳风就已将怪物的头部轰爆。

一击过后，那怪物胸口以上的部分尽数化为了大小不一的岩石碎块，这些碎块沾染着岩浆，在半空被点燃、发

光……如纷飞的烟花般绽放、划落。

这华丽的瞬间，好似让时间都为之驻足，在一段犹如慢镜头般的凝滞后……怪物那残存的躯体才轰然倒下，并恰好摔回了地面的裂口中，激出了又一阵地震般的颤动。

“你好像一点都不吃惊啊。”与此同时，正在给封不觉“传功”的席德，跟觉哥搭话道，“一般来说，人类看到这种场面，多少都会有点吃惊或者激动的吧？”

“有什么好激动的，无非就是全盛期超人去打武士（此处的‘武士’指《无主之地2》的主线最终BOSS-‘Warrior’，即潘多拉星球上的一种远古生物）会出现的场面而已，力量差距太悬殊反而没什么看头。”封不觉接道，“不过……既然看到了，那我姑且一问……和此刻你那位西蒙前辈所表现出的战斗力相比，得到你那份力量的我……大概能有他几成功力？”

“嗯……”席德想了想，“他那拳的表现若是十，接受完圣魔双力的你……应该能有三左右吧。”

“哦……”封不觉应道，“那基本也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了吧？”

“别误会了。”席德接道，“你自己也说了，是让我按照‘表现’来评估……”他微顿半秒，解释道，“他是‘十’，是因为打这个对手他最多能表现出‘十’，但实际上他全力打一拳的威力可能有‘一百’、甚至‘一千’；而你是‘三’，是因为……你只有三。”“所以说……你就不能再多给我点儿力量？”封不觉随即问道。

“就我目前你给你的这点力量，也已远远超出正常人类所能承受的范畴了，若不是维度重合让你的身体素质接近于游戏角色，你连这‘三’都承载不了啊。”席德接道。

“喊……”封不觉发现没法儿再从对方身上压榨到什么额外的利益，也是暗啐一声，继而又道，“那么，我现在这个水准，大致有多强呢？”

“仅论体术和能量强度的话……比起你在游戏世界中借用‘查克·诺里斯’力量的那个形态要弱一些。”席德回道。

“那……技能呢？物品装备呢？”封不觉又问道。

“物品装备自然是统统不存在的，技能方面……只有你自己‘掌握了’的东西，才能用出来。”席德边想边道，“嗯……还有许多在数据世界可以做到的事情，你现在也做不到了……或者就是做起来会有困难，但具体的度在哪儿，得由你本人去测试……毕竟我也是头回遇到维度侵蚀这种事，眼下我告诉你的，都是我能从你身上‘观察’到的，观察不到的恕我也无能为力。”

说到这儿时，席德的手缓缓抬起、离开了觉哥的额头。

“好了，能给你的力量已给足了，我也要走了。”席德说话间，已转过头去，向正在远去的西蒙吼了一句，“前辈！等我跟你一起啊！”

“诶，你还没告诉我去哪里找命运呢。”封不觉赶紧说道。

“你随便挑个方向走就是了。”席德回这话时，虽是又转回来看向了觉哥，但其远离觉哥的脚步没有停下……他边说边一路倒退着朝西蒙所在的方向走去，“现在现实世界和游戏世界就像是无数的拼图碎片一样绞在了一起，任何一扇门或者一个转角都可能是一道时空裂隙，没有定向坐标谁都无法确定自己穿过裂隙后会抵达哪里……但是你和‘命运’之间有特殊的联系，你每穿越一个区域，都会拉近一点你和‘命运’的距离……不说了，我真要走了。”说到这儿，他急急忙忙地转身，小跑着追向西蒙的背影，“前辈！等等我呀！我刚才送了不少力量出去，一个人行动不安全啊！”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封不觉没有再多问什么，因为在席德的话还没说完之前，封不觉已经尝试着开启了“数据视角”，而且……成功了。

这一刻，他那流光闪动的双眼中，看到的是由‘数据’和‘现

实’两种不同性质的元素交织成的世界；觉哥也是直到此刻才发现，原来‘现实’，也可以被视作一种‘代码’，但其规则和组成游戏世界的那些代码是截然不同的。

通过对这片奇诡的、混乱无序的半数据世界的观察及思考，封不觉很快就确认了两种代码间的部分互译规则；两分钟后，他又锁定了一条疑似通往其他时空的路径，并沿着此路跑到了一栋废墟之中。

在徒手解决了一只从墙角冲出来的、背上长着蜘蛛囊的不明人型生物后，封不觉顺利找到了一个“时空裂隙”。

那是一个略高于地面的，正方形的地窖入口，在昏暗的光线下，它看来更像是一块漆黑的金属疙瘩，但用数据视角去看，它却亮得刺眼。

封不觉用臂力强行掀开了这个已经因锈蚀而无法正常开启的金属盖，盖下看着像个地洞，黑得照不进光，但觉哥却是毫不犹豫就跳了下去。

接着，他便产生了一种“失重”的感觉，眼前亦是什么都看不到了；这是惊悚乐园的玩家都很熟悉的、“传送”时特有的体感……

也不知过了多久，当封不觉回过神时，他已站在了一片山林之中。这里的空气比刚才的环境要潮湿许多，从林盖上透入的光线显示这个空间正处在白天。

封不觉不想在任何地方耽搁，他刚一站定，就默默地开启了数据视角，准备寻找下一个时空裂隙。

不料，就在他转头扫视之际，忽有两道人影，以极快的速度闯入了他的视线。

第1392章 独行

“封不觉？”觉哥还没说话，冲向他的二人就齐声开口惊呼出了他的名字。

他们俩冲向这边时，原本是打算发动攻击的，但看清了目标是封不觉之后，就急忙收手并停下了。

“哦，是你们啊……”与鬼骁和叶纸那一脸惊异的反应不同，觉哥看到他们时可是淡定如故，在随口念叨完这句话后，他便接着开启数据视角去搜索路径了。

“喂！你那反应有点平静过头了吧？”鬼骁闻言，当即激动地喝道，“你知道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吗？”

“知道啊。”封不觉的语气没啥变化，“而且知道得应该比你们多吧。”

“什么？”叶纸道，“你知道这一切的原因？”

作为一个完全不中二的普通人，而且是女性，叶纸现在急需有人来跟她解释一下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态、缓解一下她的不安和恐惧。

可惜，封不觉这会儿可没有什么心情去安抚别人的情绪，他很直接地说道：“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名为‘命运’的AI，即惊悚乐园的系统……在不久前对我们的世界发动了维度入侵；此时此刻，我们所处的现实位面正在和惊悚乐园的主宇宙相互融合……所以就出现了时空错乱、怪物遍地等现象。”

“这……这怎么可能？”很显然，叶纸的三观让她一时间很难接受这种说辞。

“这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只是你接受不接受的事儿。”封不觉说话间，已经锁定了一条隐约可见的数据线，并

迈开步子往那个方向去了。

“等等！你要去哪儿？”见他要走，鬼骁赶紧又出声问道。

“当然是去找到命运，并阻止她的所为。”觉哥冷漠地回应着，脚步丝毫不滞。

“慢着！你把话说清楚啊！”鬼骁只得追上去问，“怎么就突然发生什么维度入侵了？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没时间、也没有必要跟你们详细解释。”封不觉连头都不回一下，边走边应道，“就在我们说话的同时，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异变，每耽搁一秒，就会有不计其数的人类或其他生灵死去……”他顿了顿，再道，“哼……当然了，那种事也已经不重要了；一旦宇宙融合完成、‘命运’成为了新神，便是万事休矣……到时候她一个念头就能让全宇宙的生命死绝。”

“那……”鬼骁毕竟是个中二，以他脑回路，反倒比较容易接受觉哥的说辞，“……我跟你一起去吧！”他说着，又回头冲着仍在原地不知所措的叶纸喊道，“芷姐，我们跟他一起走吧，人多至少会比较安……”

嘶——

就在鬼骁那个“全”字要出口之际，突然，一声破风轻响掠过。

霎时，叶纸的身体就被拦腰切断。

一秒后，她才一脸惊愕地低下头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从腹部分离、倒下……

现实，是血淋淋的。

现实中的死亡，不会被白光掩去。

叶纸，或者说，游戏ID为【叶纸】的、秩序工作室的中层员工叶芷女士，仅在那一瞬间，就被一次很普通的斩击所杀；她的内脏和鲜血从身体里流出，蔓延在了这林间的泥地上……而她那错愕、痛苦、恐惧的表情，凝固在了脸上，并

深深地映入了鬼骁……或者说马骏骁的眼里。

此情此景，让鬼骁呆立当场。

虽然他在游戏中已见过了无数的死亡，但在现实里，当他看到一个自己认识的人，就这么轻易的死在了自己面前时……他还是做出了正常人应有的反应。

他的大脑在接收到眼前这冲击性的一幕后，便如宕机了一般，暂时停止了运转。

然后，就像回档一样，最近的一段短期记忆被读取了出来……

十几分钟前，鬼骁还在秩序工作室的一间休息室里吹着空调，听叶芷姐抱怨着为他们这些队员做后勤写报告有多无聊多累人。

那会儿，这个世界还是正常的，这是如此平常而乏味的一天。

但在一阵毫无征兆的白光过后，一切都改变了……

回过神时，他们已来到了这荒山野岭。在遭遇了几次怪物的攻击后，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能使出部分游戏中才有的能力了。于是，两人战战兢兢地前行探索，试图找出这一切的原因。

他们在路上遭遇了一些怪物的袭击，这让他们的神经变得非常紧绷，直到……遇上了封不觉。

谁又能想到，就在鬼骁和叶纸因对话而分心、放松警惕的十几秒里，叶纸就被不知从何而来的攻击杀害了……

我们的大脑，会在我们遭遇一些重大变故时启动一套自我保护机制，像“昏迷”、“短暂失神/记忆回档后恢复”、“自我欺骗”、“短期记忆缺失”等都是常见的保护形式；大部分人都能在这套机制的保护下挺过来，慢慢接受现实……但还有些人，或是由于精神脆弱、或是由于受到的冲击太强、亦或是由于长期遭受到严重的身心虐待……最终会患上精神疾病。

“啊！”好在，鬼骁是挺过来了，短暂的呆滞后，他的思维终又重新上线，他随即就本能地惊叫起来。

嘶——嘶——

那夺走叶纸生命的东西可不会管这些，它仍在靠近，并带出阵阵破风之声。

如果是游戏中那个【吞天鬼骁】，像这种速度的怪物，他自是一眼就能看到、随手就能破坏；但此刻，站在这里的马骏骁……除了力量上不及游戏中的自己，心理层面上也和游戏中差得太多了。

呲呲——

眨眼之间，两道血痕就分别出现在了鬼骁的左臂和后背上。

值得庆幸的是……他的肉体和能量强度皆比叶纸强许多，同样的攻击，能杀死叶纸，却切不开他的身体。

“哈啊……哈啊……”大口喘息了两声后，鬼骁总算从震惊中缓了过来，稍微冷静了一些；伤口处传来的疼痛反倒让他变得清醒、注意力也更为集中，“不用怕……我很强……我很强……”

他嘴里反复念叨着这句话，用这种自我暗示的方式缓解着恐惧。

数秒后，鬼骁的视线终于捕捉到了袭击自己的东西——那是一只由线状物组成的不明生物。在移动中，它就像是一组“穿花绳”时被绷直的绳子，在不断变化中维持着一种乱中有序的形态；而在发动攻击的刹那，它会弹出一段“绳头”，使出超高速的“抽击”……若被攻击方的硬度不够，就会被切开。

“啊——”

看清了，也就没什么好怕了。

在一阵愤怒的暴喝中，鬼骁身形一闪，抢到那怪物前

方，他用饱含能量的一拳，一击就将对方轰为了尘埃。

然，这并没有改变什么……

叶纸还是死了，她那被腰斩的尸体塌落在地上，流出的内脏和大量鲜血在潮湿的环境中散发出了浓重的异味。

刚才的惊骇让鬼骁忽视了这些，但现在，眼前的画面和气味，让鬼骁的胃一阵翻腾、当即干呕不断。

片刻后，待他抹干泪水和汗水，重新抬头张望时，封不觉……早已不知所踪。

鬼骁甚至无法确定方才见到的那个封不觉是否是真实的……他多么希望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梦，一个他想永远忘掉的噩梦。

……

与此同时，山林另一处，封不觉已经在一个山洞中找到了新的时空裂隙。

几分钟前，他没有因叶纸的死亡和鬼骁的叫喊而停步……他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他们一眼。

这并非因为他冷酷无情，只因他很清楚——眼下，拯救他们、以及其他所有人的方法，不是回头，而是前行。

仅与“眼前的事物”战斗，是救不了整个宇宙的。

只有找到命运，才能拯救、并修正这一切……

然而，这段寻找‘命运’的旅途，没有人能与封不觉同行。

首先，在“穿越”这件事上，他就和其他人不一样；别人穿过时空裂隙时，将会抵达该裂隙在当前时间点上连接到的另一碎片空间，但封不觉……却如席德所说——“无论往哪里走，都会越来越接近‘命运’”；也就是说，就算有人和觉哥在同一秒进入同一个裂隙，他们也极有可能会被传送到不同的地方。

这点，在上一次通过时空裂隙时，封不觉已通过数据视

角确认了……所以他才表示“没时间也没有必要”跟鬼骁他们多说什么。

其次，就算觉哥有意让别人在他下次穿越前暂时跟随他并提供助力，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帮得上这个忙的。

说到底……游戏世界中的强者，在现实中也只是平民而已，你不可能指望这些人在获得了一些能力后就立刻成为合格的战士。

这就好比塞给一个玩真人CS的玩家一把真枪然后就让他上战场一样，不管他游戏玩得多好，等真的要用命去刚的时候，就是两码事了……

像封不觉这种本来就已经和很多会威胁到生命的事物打过交道的人，无疑是少数。

嗡嗡——

很快，觉哥就跃入了山洞里的那道时空裂隙，进行了第二次传送。

传送的体感褪去时，他来到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中。

这地方他认识……是S市。

此刻，这座城市已是面目全非；主宇宙的怪物正在到处肆虐，无差别地破坏着所有与他们来自不同维度的人和物……到处都是爆炸、哭喊和各种不明的碰撞声。

“嚯~吓我一跳。”觉哥刚刚站定，一个熟悉的声音便从他身后传来，“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啊？”

封不觉侧过头，越过自己的肩膀往后看，看到了斯诺……以及大约三十个身着黑西装的男人。

这一大帮子人就站在马路中间，除了斯诺以外的那些家伙还都戴着墨镜，齐刷刷地望着同一个方向，一副到了黑客帝国片场的既视感。

“你们聚在这儿干嘛？”封不觉当即问道。

“肯定不是在等你咯。”斯诺说着，抬了抬下巴，示意觉哥往另一边看。

封不觉顺着对方面朝的那个方向看去，刚好看到一只背生双翼、额突犄角的人型生物从前方几十米外的一个十字路口那儿横飞了出来，并掀飞了几辆里面明显还有乘客的汽车。

这还没完，就在那生物登场的同时，那个路口旁边、一栋约三十层的建筑顶上，又跳下了一道人影……

此“人”一身血色、如剥了皮的尸体，骨骼轮廓也异于常人、极其高阔矫健。

嘭——

人影落地之时，在沥青马路上踏出了一个巨大的圆形的凹坑，但其本身对这下坠的冲击却是不以为意。

“我没认错的话，这俩分别是萨摩迪尔和血尸神吧。”几秒后，斯诺又开口了，“呵……虽然不知道这些游戏里的家伙为什么突然跑到现实里来了……”他的话里，居然还带着几分戏谑的笑意，“……但其实我也并不讨厌这种事哦。”

第1393章 掩护

时空陷入错乱后，各个碎片空间的时间流速也会出现一定的差异。

眼下，虽然从封不觉的角度来看，“维度入侵”只开始了几十分钟，但站在斯诺的角度……距离这些怪事发生，至少已经过了三个小时以上。

因此，斯诺和他的部下们此刻早已对周围的情形见怪不怪，他们甚至已经有组织的出来杀怪、并疏导人群到安全的设施里去避难。

“斯诺。”看到前方的变故后，封不觉并没有理会斯诺那戏谑的言语，他只是望着远处的萨摩迪尔和血尸神，沉声道，“帮我个忙。”

“喂喂……”斯诺闻言，还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帮你解决掉那两位大佬吧？”

“你解决不了他们的。”封不觉的回应倒是直接，“不过你可以帮我拖住他们。”

“我拖住了他们，那你呢？”就在斯诺问这个问题的同时……

另一边，萨摩迪尔和血尸神仿佛是在某种力量的驱使下，双双定住身形、移转视线，并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封不觉的身上。

这一刻，他们的脸上，皆是毫无表情，但眼中，却充盈着白色的流光……

“我会去纠正这一切。”觉哥如是回道，并在开口的瞬间踏地而起，一跃就飞上了半空。

“啊……真是个任性的家伙呢。”斯诺望着他的背影，笑着

言道，“当然……我也并不讨厌你这点。”

话音落时，他举起右手，打了个响指。

响声一起，斯诺身后那三十几名黑西装便整齐地动了起来，快步向前冲去。

而斯诺的左手，这时则按下了一个藏在裤子口袋里的呼叫器按钮……

两秒后，踏着月步的封不觉已来到血尸神头顶十米处，就在他要越过去时，血尸神猛然仰头，以一种匪夷所思的、看起来要把自己的下巴给撕裂般的角度张大了嘴……瞄准了觉哥。

沛然的能量光芒在血尸神喉咙口闪动着，毫无疑问，他这是打算用嘴部释放某种能量波来攻击觉哥。

然，就在血尸神那“嘴炮”轰出前的一秒，一名冲得最快的黑西装已杀到他的身前，一个擒抱就扑向了他的腰间。

叱——

由于在攻击的瞬间受到干扰，血尸神的头歪向了一侧，从其口中喷出的能量束也因而偏转。

但见，那道粗若巨柱的能量束向着街道旁的建筑群冲扫而去，如一柄光之利剑，轻易便割开了好几栋混凝土结构的大楼。

那些楼体倒塌之际，隆声阵阵，黑影笼罩。但在此情景下，斯诺手下的黑西装们却完全没有显出慌乱之色，他们仍是保持着阵型、有条不紊地行动——一半人继续围攻血尸神，另一半则冲向了离得更远些的萨摩迪尔。

很显然，斯诺这“地下世界的王子”，绝非浪得虚名……

在游戏里，他或许还是个小人物，但在现实中，他手下的任何一名保镖，都要比那些游戏里的顶尖玩家能打得多。

此刻被斯诺带在身边的这三十多人，无疑是他手下最精

锐的贴身护卫，说是“死士”也不为过；所以，在维度侵蚀开始后，他们才会出现在距离斯诺不远的地方。

而且，这三十几名黑西装，也全都是在惊悚乐园中建立过游戏角色的；当初斯诺决定玩这个游戏时，就要求这些部下们也都利用睡眠时间多多练级，说不定以后能在游戏里成为自己的助力。

如今看来，此举确是派上用场了。

这一大群在现实中合格的战士，在获得了游戏世界的能力后，立刻就能成为一股强悍的战力。

可惜……面对血尸神以及萨摩迪尔这样的存在，他们还是力有未逮。

被短暂压制后，血尸神当即发力反抗，仅仅是几个挣扎的动作，便将好几名黑西装如炮弹般甩飞了出去，生生撞入街边的建筑之中。还有两人被他挥出的拳头直接洞穿了身躯，当场气绝。

而扑向萨摩迪尔的众人，在跃到半空的过程中，也遭到了对方的阻击……萨摩迪尔只是双翼一扬，臂展魔能，用无形之力便将这些人逼退回了地面。

“Come on……come on……”目睹着手下们的快速败亡，斯诺却是站在原地，用那种看赛马时等着出结果一般的语气轻声念叨着什么。

终于，在黑西装死伤了三分之二后，斯诺等的东西来了。

那一瞬，只听得“嗖——砰！”两声，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金属立方体从天而降，落在了距离斯诺三米左右的马路上。从这“金属块”在地上砸出的痕迹来看，这玩意儿少说也有一吨重。

“启动装甲。”斯诺也不耽搁，在金属块落地的同一秒，已朝其走了过去，并说了这四个字。

【声纹辨认已完成，启动神经网络扫描……】

【已确认身份，欢迎回来，Mr.Snow】

随着那金属块中传来的机械语音，整个立方体也顺势展开，露出了其中的一套人形战甲。

这套战甲，本是斯诺收藏品之一——1:1比例的“超人歼灭装甲”；当然了，在维度入侵发生之前，这只是一套制作精良的模型而已，除了展示和收藏外不具备什么实用性。

但是，当两个世界开始融合，情况就不同了……

在这个混乱的时空中，斯诺用了自己在游戏中的技能、以这套模型作为基础进行改造，最终成功创造出了眼前这身可以实战的动力外骨骼。

“哼……封不觉，你欠我的人情可是越来越多了呢……”穿上动力装甲之时，斯诺的手下们已死剩最后五六人了；他望着前方那遍地的尸体，却是没有丝毫畏惧，相反，他更加毅然地选择了加入战斗。

因为封不觉说了，“我会去纠正这一切”，对斯诺来说……有这么一句话在，就足够了。

他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也不需要什么合理性很强的动机。

像斯诺这样的人，生在和平的世界，反倒会感到迷茫。他生来就立于大部分世人奋斗的终点，没有任何生存的压力、也没有什么目标；他拥有卓越的才能，却找不到施展的途径；于是，他游走在世间的阴影中、竭尽所能地窥探人性的黑暗面，想在这场名为“人生”的游戏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然这种种，终是徒劳。

直到这灭世浩劫到来，这个轻浮、冷漠、乃至冷血的男人，才真正地感受到自己……活着。

嘭——

巨响破空，豪腕杀至。

身着【超人歼灭装甲（伪）】的斯诺，其战斗力自是他那些手下们无法比拟的，他一个冲锋上去，右臂一攫就把血尸神摁趴、并深深地摁进了地面的裂缝中。

同一秒，他还抬起左臂，对准半空的萨摩迪尔发动了连续的高能光束攻击，并成功射穿了后者的巨翼，使其在空中失去了平衡和速度、踉跄落下。

就这样，在斯诺和黑西装们共同的努力下，血尸神和萨摩迪尔终究是没能追上封不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觉哥踏空远去……

当然，这事儿能办成，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此时的萨摩迪尔和血尸神已经失去了自我意识，只是单纯地执行“阻拦封不觉”这个指令而已，所以他们并不具备原本的智慧、作战策略或战斗经验。

“呃——啊！”三秒后，落地的萨摩迪尔，发出了一声源自本能的狂吼。吼声未尽，他的伤口便已自愈，并从地上爬了起来。紧接着，他就以一记爪击，撕碎了两名黑西装的身体……

此刻，因封不觉的远离，萨摩迪尔重新进入了“无差别破坏”模式，开始攻击离自己最近的异维生命体。

而血尸神……也是一样的。失去了指定目标后，他反而变得比刚才更危险，一息过后，他便冷然出手，将压在自己身上的动力装甲右臂给卸了……

……

时间，仍在流逝。

偌大的城市中，惨呼和破坏也仍在蔓延。

封不觉还在跑着，冲向离他最近的下一个时空裂隙；他的身后，是无数的尸体。

斯诺，已倒在了残破的动力装甲中。倒下时，他依然带着那戏谑的笑容，望着头顶那片被硝烟渐渐蒙蔽的天空。

斯诺的身体，此时也和装甲一样……是残破的了；生命的体征正在从他身上消失，他那仅存的一丝气息，甚至连怪物的攻击都已吸引不了。

“这就是……死吗……”斯诺自己也不知道，这几句话是在他脑海里回响的，还是从其口中念叨出来的，“呵……还真是有点冷清啊……呃咳……咳……”一口鲜血涌了上来，一部分呛入了他的肺里，但他的呼吸实在太微弱，连把整口血咳出来的气力都没有了，“呵……不过，最后的这番乐趣……确是前所未有……”

他还在笑，且从未笑得如此开心。

但这笑声中，却也藏着几许遗憾和悲伤、藏着他对这世界的几分眷恋。

“这一切，想必也和你有关吧……”斯诺望着封不觉远去的那片天空，若有所思，但其眼中的神采，终是黯淡了下去，“真是得谢谢你……让我领略了……这最高（さいこう）的游戏……”

第1394章 不敌

再度穿过时空裂隙后，封不觉来到了一个蓝灰色的空间。

此地，没有日月星辰，天穹本身就在发出适度的亮光；所有目力可及之物，皆有一种金属般的质感。

在那隐隐发青的天空中，还有几缕绛红色的数据流，似霞光、似彩云……无限延展，蔓至天际。

“里世界吗……”觉哥仅用了一秒，就让身体适应了这个大气和重力都与现实世界有一定差异的新环境，并开启数据视角，开始寻找新的裂隙。

不料，就在那一秒过后，他便惊觉……有两股巨大的数据流，正从极远处朝自己靠近而来。

虽是两种迥然的力量，但二者那无可匹敌的存在感却是相似的。

眨眼间，其中的一道数据流已然欺近了封不觉，看那架势……对方是打算直接以这种“传输速度”对觉哥发动攻击。

封不觉反应也快，当即转身欲挡。可冲击并没有如他预判的到来，因为……那另一道数据流，在千钧一发之际斜冲了过来，正好撞开了径直冲向觉哥的那道，替他化解了这次冲击。

呲——

两道光流相触之刹，撕裂般的光能拉扯之声在空气中绽开，暴虐的能量风暴化圆而放，生生将觉哥推出了七八米的距离。

光影未消，封不觉的视线中，已现六人。

其左手边那三人，是方才冲向他的那道光流所化；右手边那三人，则是保护了他的那道流光带来的。

“你快走！我们会拖住他们的。”多年未见（站在鲁特的角度上），鲁特对封不觉说的第一句话，却是让他赶紧离开。

很显然，她是乘着保护觉哥的那道数据流过来的，她身边跟着的二人，便是“赤”与“青”。

而此刻，正与她对峙的三人，分别是一个全身由金色的液体金属组成的高大人形生物，以及……“赤铁”和“翼”。

通过数据视角，封不觉已确认了……眼前的金色人形，是“零号（Zero）”，或者说……曾经是零号。

在二十三试图摧毁主宇宙的那段时期，不明真相的Origin和Z组织曾联合起来与之对抗过；当时，鲁特率领的Origin在里世界活动，而零号则带领着Z组织在主宇宙里进行抗争……

后来，在破碎的咀魔岛上，赤铁和翼被二十三“感染”并击败，令Z组织元气大伤。以至于在斗魔和冗兵们进攻怪物王国之时，零号只能独自去与二十三对抗……

最终，包括零号本人在内，Z组织的高等战力皆被二十三感染同化。

而鲁特她们，因为主战场在里世界，方才幸免于难……

如今，因二十三自身被命运所吸收，所以Z组织那三人，便也被命运分离出来，成为了他用来对付衍生者的“杀毒程序”。

“好。”观察了几秒后，封不觉便大致推测出了眼前的状况，他也不跟鲁特客气，应了一声，转身就跑。

可他话音未落，零号他们三人又齐齐朝他冲了过来。

纵然鲁特她们立刻又上前分别将Z组织那三人压制住，但因“优先级指令”的原则，那三人还是用充盈着白光的双眼死死盯着觉哥，一边挣扎着摆脱钳制，一边奋力向目标靠近。

“不用回头，我不会让他们碰到你的！”鲁特说这话时，作为压制方的她，自己的身上反倒出现了类似数据裂痕的伤势。

封不觉也的确没有回头，他用最快的速度追寻着数据轨迹离开了。

他看得出，鲁特和零号之间的战斗，早在自己来到这个空间前就已开始了，而且……鲁特这方，已现败相；一旦他离开了这个空间，零号他们又将失去优先级目标，转而去全力对付鲁特，其战斗的结果……很可能以后者的毁灭而告终。

但即使是知道这些，他也不会回头、不能回头。

他相信鲁特说的，“不会让他们碰到你的”。

正如鲁特也相信着他，坚信他当初许下的诺言……

因为那时得到的承诺，此时的鲁特没有问封不觉任何问题，她不管他要去向何处、要做什么，她只是无条件地去相信、竭尽所能地成为封不觉的助力。

在这宇宙毁灭、诸界倾殒之时，纵然是人，也未必能像她这般坚定。

相反，自诩高等的生命，到了生死关头，往往只相信自己，甚至……连自己都不信。

我真的能阻止命运吗？

如果我的力量还是不足怎么办？

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

这个世界，最终会变成什么样？

封不觉这一路上，都在拷问着自己；这些他无法回答，却又能猜到答案的问题，一遍遍在他那飞速运转的大脑中闪过，一次次将他逼到崩溃的边缘。

久违的恐惧，像无法抑制的野火，炙烤着他的冷静。

他并不畏惧死亡，但他害怕自己败亡后可能发生的局面，那些他承载的、来自他人的希望、信赖、尊严、生命……都会随着他的失败和身死而破灭。

每每想到这里，他就怕得难以自制。

……

里世界的时空裂隙很好找，那儿的数据脉络非常清晰。

封不觉很快就进行了下一次传送，这次，当他恢复意识的刹那，他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焦土。

昏蒙的光线穿过云层洒落，照在满目疮痍的黑色大地上。

此时，封不觉的前方……已躺了上百具尸体；在这些死者中，他看到了【刀锋】的龙哥、七杀、破军和贪狼，还有很多他不认识的，但也曾在不同场合见过的刀锋工作室成员。另外，他还看到了【秩序】的“醉生梦死”、以及【山河】和【天地】的秋风瑟、语重计长等人……

这些他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惊悚乐园玩家们，都因某种原因聚集在了这里，并……战死在了这里。

而那些杀死他们的存在，此刻，就站在这尸丘血河之上。

比利、比尔、篆颉尊、奠雈王、兔发哥、R2-棱封、Y2-闪耀等等，那些浴血的身影中……除了实力强大的NPC外，还有在不同时期被二十三“侵蚀”的衍生者们。

这些觉哥所熟悉的面孔，此时都睁着一对充盈着数据流光的双眼，不约而同地、直勾勾地看向了封不觉。

这恐怖、绝望的场面，在一息之后，就变得更加恐怖、更加绝望……

所有这些怪物都在一段相同的反应时间过后，冲向了封不觉，铺天盖地的疯狂攻势，让其无所遁形。

不得已，封不觉只得运起圣魔双力，准备释放一次能量爆炸来强顶这一波围杀。

然，就在这个瞬间……

……

“诶？封兄？”梦惊禅眼尖，第一个发现了人群中的觉哥。

听到他的话，周围的人全都回过头来，齐刷刷地望向此处，并发出阵阵议论之声。

“什么？封不觉在这儿？”

“哪儿呢？他什么时候来的？”

“第一次见到本人呢……”

“有他在，胜算应该会增加吧……”

这些声音传入耳中时，封不觉的神情还很疑惑。

前一秒，他眼中还是无数怪物扑向自己的场景，但后一秒，他竟忽然站在了一片人群的中间，而这些人……皆是方才他看到的那些“尸体”。

“封兄！”就在封不觉愣神之际，龙哥喊了他一声，并挤过人群走了过来，“你来得正好，古科长已经跟我们联系过了，我们会全力协助你的。”说话间，他已来到觉哥身旁，“对了，小王和小古也在这儿……我叫他们过来吧……”

说着，他又回过头去，可是，随即他就愣了一下：“诶？人呢……小王！王叹之！”

“我要走了。”龙哥还在扯着嗓子喊人，封不觉便已冷冷地撂下了这句话，并拨开人群前行。

“诶，等一……”龙哥还想叫住他，但就在其话未说完之际，人群中有人高喊起来，“有怪物过来了！七点钟方向！”

这么一来，龙哥的话语便迅速被淹没在了一片嘈杂声中。待他再张望时，封不觉已是头也不回地跑到了极远处。

刚才，当龙傲旻跟封不觉说第一句话时，后者已经用数据视角确认了小叹和小灵并不在这批人当中；至于龙哥为什么说他们在，以及这些分明已经死去的人为什么突然又全都活了……封不觉思索了几秒后，心中也已有了结论。

嘭——

在一声能量爆炸的巨响中，战斗，打响了。

但封不觉没有去管身后发生的那场血战，他只是埋头冲向前方。

他已可以感觉到……命运，就在当前这个空间。这里会有那么多NPC和被感染的衍生者出现，也是这个原因。

……

以接近音速的速度前行了将近五分钟后，终于，地平线上，出现了如浩日般的光辉。

由于这数据视角下的景象过于刺眼，封不觉只得改用普通视觉去视物。

于是，他就看到了接下来的一幕……

在一块略高于地面的焦土之上，命运，正以二十三的外貌，站在那里。

她的左臂高举、掐着王叹之的脖子，将后者举过自己的头顶。

在封不觉看到他们的瞬间，命运刚好扭断了小叹的脖子……

而此时，在命运的脚边，还躺着另一具尸体——古小灵的尸体；她看起来也是刚死不久，那心口的血洞处，还在朝外涌着鲜血。

“宰了你……”封不觉没有时间悲伤，或许，他也不会再感到悲伤了，因为一种更为强烈的、疯狂的杀意，在这一刻已盖过了其他所有的情绪……

他口中念叨着杀死对方的意图，身上的圣魔双力也瞬间催至极限。

突破音障的刹那，他的身形已至命运的面前……足以崩碎时空的一拳，承载着他所背负的一切，轰向了命运的脸。

然而……

嗡——

命运只是抬起了右手的一根手指，在虚空中轻轻一点，便张开了一股无形力场，止住了觉哥的拳头及其进势。

那惊天动地的拳威，仅在力场上激起了些许涟漪，便化于无形。

“你来得……比我预期中要早。”命运看着封不觉，淡然言道，“即便不算他们两个‘回溯的时间’，你出现的这个时机，也已超出我的计算了。”她说着，随手把小叹的尸体丢了出去，再道，“看得出来……你得到了某种新的力量，但很显然……”她又是手指一点，将力场前推，顺势就把封不觉弹飞了出去，“……还是不足以威胁到我。”

叱叱叱……

下一秒，流光疾现，黑芒破风。

封不觉在半空一个翻身回旋，指间便散出了数十张疯魔扑克。

“灵能武器……”看着那些飞向自己的、散乱的攻击，命运还是没有什么情绪变化，只见她右手展开、微微一扬，那些黑芒便在飞行的过程中被分解成了数据光流，以一种溶化般的状态流泻着消失了，“……和现世那些灵能力者的力量相比，不值一提。”

攻击连续受挫，并未让封不觉放弃，没等双脚落地，他就踏空再进。

“以纯粹的‘力量’而言，你是没有机会的。”命运说着，又

是一个响指，就让突进中的觉哥笔直坠地……他那落下的状态就像是被巨大的力量扯落，明明不是从很高的地方掉下去的，却击碎了地面。

“你应该有着更‘高位’的能力吧？”命运一字一顿地言道，“让我见识一下吧……真，理，之，谬。”

闻言，封不觉没有回应，在这巨大的重力压迫下，他只是试着撑起自己的身体，就已用尽全力。

如果他懂得运用真理之谬，他早就用了，也不至于等到现在……

“原来如此……还不行吗。”命运又观察了他几秒，接道，“看来是我对你的‘刺激’还不够。”

言毕，她移步向前，逼近了封不觉，也不知是要干什么。

就在这时，突然！

在觉哥的身侧，一道空间裂痕陡然出现，并飞快地延展成了一个“镜面”。

还未等命运做出反应，一条粗壮的胳膊就从镜中探出，将倒地难起的封不觉一把拽了进去……

半秒后，那个镜面就重新闭合、消失了。

“哦？”命运看着那裂痕消失之处，沉声念道，“异维的小神，却意外的能在这种时刻给我添乱呢。”

第1395章 神助

镜界，一个曾与惊悚乐园主宇宙相衔的、特殊的空间。

即使是在二十三联合斗魔去进攻主宇宙时，镜界这个地方……也完全没有受到波及。

虽然此地最初是由“六阖镜魔”所创，但如今，这里的主人已换成了“永生之神”——多玛。

关于这个多玛的故事，往细了说，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别看他只是个“小神”，但在定位上，他可是“多元宇宙级”的角色。

自公元七世纪起，多玛就曾不止一次地“跨维穿越”于本宇宙以及其他异世界之间。

他和地狱的魔鬼们、人界的灵能力者们都打过交道……甚至是交过手。

最风光的时候，多玛曾在地中海东岸建立过一个尊奉自己为唯一神的小国家……最落魄的时候呢，他也曾被打得只剩一缕神识、放逐到虚无之中。

当然了，那些陈年往事，与本故事关系不大，不提也罢……

且说……封不觉与多玛之间第一次产生交集，那应当是在“兔兔星”上。

当时，多玛正被封印在“桩之塔”的第七层中，由“长毛神拳六天官”负责看守；只因血尸神的一时好奇，加上一些运气，多玛才重获了自由。

后来，从血尸神处得到有关多玛情报的觉哥，觉得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于是，他便暗暗定下了一个“造神计

划”……

至“诸神黄昏”时，封不觉亲自去见了在主宇宙中流亡的多玛，并给后者送上了一份意料之外的大礼。

原本被设定为“新神”的六阖镜魔，在封不觉的算计下，刚一诞生……就跟S2时期的秩序队打了个同归于尽；而多玛则在觉哥的授意下乘虚而入，吸取了六阖境留下的无边妖力，一跃成为了主宇宙的新神之一。

巧合也好，天意也罢，互相利用也好，顺水推舟也罢，总之，客观上来说，封不觉是有恩于多玛的。

纵然多玛不算什么“好神”，但在眼前这个局面下，他终究还是决定向觉哥伸出援手。

……

“呼……”被拽入镜界的瞬间，封不觉堪堪从重力的压迫中解脱，这让他不由自主地长出了一口气。

数秒后，待呼吸顺畅了一些，他才翻身坐起，抬眼观瞧。

由多玛所控制的镜界，整体是灰色的，脚下有可供站立的地面，天空也有光线照下；非但如此，多玛还在这里建造了诸如祭坛、广场、和城镇等设施，让这儿俨然像是一座古代的城邦一般。

“你好像……变得不一样了。”两秒后，站在觉哥身旁的奥因克，看着坐在地上的他，面露疑色地道了一句。

刚才通过“镜面”把封不觉拽到这个空间来的人，无疑就是奥因克；虽然他也是主宇宙的NPC之一，但自打跟了多玛之后，他的数据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在这次的事件中，他并没有受到“命运”的控制。

“快把我送回去。”封不觉根本没理奥因克，他只是快速站了起来，要求道，“我没时间跟你们……”

“你回去又能怎么样？”正坐在一尊王座上的多玛，还没等觉哥说完，便抢道，“在我看来，刚才的胜负已经很明显了。”

此时的多玛，已进化成了一个体型接近十岁孩童的人型生物：他有着一张如瓷器般无瑕的面孔，五官如婴儿般精致、紧凑；他全身的皮肤呈白色和淡紫色，质地似皮革一般，浑身没有毛发，也没有任何性征。

“那你去吧。”封不觉看着他，提出了一个很合理的建议，“你也来自异世界，对上‘命运’应该有一战之力。”

“小子。”多玛用很严肃的语气回道，“并不是说……我长得有点像弗利萨，就真有一亿多战斗力了，你自己也有数据视角，看看不就知道我和命运谁强了？”

“你有空在这连人都没有的破地方玩模拟城市，就没想过多花点时间练个黄金变身什么的吗？”封不觉当即就面无表情地吐槽了对方。

“‘神’是不会修炼的，神想从‘质’的层面上变强，必须得靠‘信仰之力’。”多玛回道，“想要信仰之力，就得有信徒，但我现在只有一个信徒，就是奥因克……”

他说到这儿时，奥因克看着觉哥，插嘴接了一句：“不管别人信不信他，反正我信了。”

“考虑到维度限制，我很难离开这个空间活动，所以我才花了大量的时间，吸光了这个空间里所有的妖气、将其转化为了可供我随意支配的神力，并建造了这些设施。”多玛接着道，“如果没出这档子事儿，我的下一步应该就是想办法弄些信徒到我这儿来生活了……可惜……”

“既然你也无能为力，那何必要插手把我带来这儿呢？”封不觉又道，“我终究还是要去和‘命运’一战的，如果我注定赢不了，那你的拖延也不会改变什么。”

“呵……”多玛冷笑一声，“谁说我无能为力了？”

“哦？”听到这句，封不觉神色微变，接道，“你能干什

么？”

多玛顿了两秒，沉声回道：“我……能把你送到‘神’的面前。”

此刻，这位“永生之神”口中的“神”，和他自不是同一级别的存在。

那显然是……一种更强大的生灵。

“你指的是……‘那个神’？”封不觉道。

“还能有哪个神？”多玛回道。

“但……”封不觉想了想，接道，“假如本宇宙的至高神有能力去阻止‘命运’，那他/她/它早就该出手了不是吗？而他/她/它若是制止不了‘命运’，那你把送到他/她/它的面前，又有什么用呢？”他微顿半秒，又道，“再退一步讲，姑且认为有一种可能性是——‘他/她/它需要依靠我的帮助才能阻止命运’，那他/她/它也完全可以自己把我带到其面前去吧，何须你来代劳？难道你能做到的事，宇宙至高神却做不到？”

“我说你啊……”多玛听着觉哥的叙述，竟露出了十分不爽的表情，“你也是那种认为‘神魔们靠一个瞬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类型吧？”他撇了撇嘴，“明明什么事都想的比别人更多更细致……思维一清二楚、条理清晰，却以‘不可知论者’自居……有没有？”

这句话，封不觉无法反驳……

“那按照你那种‘合理逻辑’……‘全知全能’的神大人，应该早就知道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上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了不是吗？那他为什么不在今天之前的任何一天，抽一段时间……比如刚喝完下午茶的时候，一个瞬移到梦公司总部，打个响指，把命运的主机给炸了呢？”

“嗯……”封不觉沉吟一声，随即冷冷回道：“首先，‘全知全能’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悖论，其次，如果‘神’是以自身为蓝本创造了人，那么我大胆推测一下，他/她/它也只是个执

行力很差的普通人而已……给我一定资源我就能干掉的那种类型，只不过因为维度的差距……”

“行了。”多玛打断了觉哥，“我可没兴趣听你说这些，反正我负责送你上路，你自己去跟‘神’聊吧。”他说罢，突然暴喝一声，“哈！”

下一秒，只听得“熊——”一声，一股浩然之气在其周身爆开，使其整个人的皮肤都变成了金色。

“你……”就算封不觉此刻心情很压抑，但看到这一幕他还是忍不住想要大声吐槽。

不过多玛没给他这个机会，赶紧抢先言道：“这只是我把妖气爆发出来并维持饱和状态时产生的自然变色反应，至于为什么会是金色……这是本位面的能量光谱决定的；总之，这个形态以及我的长相和某个设定为一百垓（一垓为一亿兆）战斗力的人物绝对没有关系。”

“这……”封不觉又看向了奥因克，张口欲言。

但奥因克也在他仅吐出一个字时，就抢道：“我再强调一次……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

“啊……”封不觉扶额，长叹一声，“随便吧。”

既然他表示同意，多玛也就不跟他客气了。

说时迟，那时快！但见金光一闪，多玛便从远处的王座上闪到了封不觉的面前，其手掌往觉哥头顶一放，一股已被催至极限的神之力便笼在了觉哥周身，将其带入了一道金色的光柱之中……

第1396章 选择

细雨，打湿了疲惫的街道。

拥堵的车流，几乎纹丝不动。

当封不觉回过神时，他已坐在了一辆出租车的后座上。

一股仿佛是隔夜呕吐物的气味传入了他的鼻中，让他迅速清醒了过来。

他的视线先是落在了车窗上，透过那尽是水痕的玻璃，他只能看到一片昏浊的景色。憧憧的怪影在车窗外掠过，也不知是人影、车影……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我们就快到了，别着急。”数秒后，一个男人声音忽从前方的驾驶座那儿传来。

“到哪儿？”封不觉几乎不假思索地提了个问题。

“到你该到的地方。”男人回道，“所有的旅程都该有个终点，不是吗？”

封不觉没有对这话中有话的答案再加评论，下一秒，他就问出了一个更为直接的问题：“你就是‘神’？”

问这问题的同时，封不觉试图起身向前，以便看清对方的样貌。

但他很快就发现……尽管自己的意图是那样的，但身体却好像被钉死在了后座上一样，根本不听使唤；他最多只能通过车内后视镜，看到司机脖子以下的部分身体。

“‘神’吗……”另一边，司机则用很用若有所思的语气念道，“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正如你先前所言，若你也处于我这个维度的话，我在你眼里或许就是个执行力很差的普通人而已了。”

“为什么你不阻止‘命运’？”封不觉紧接着又问道。

“啊……你也看到了吧，我这儿正堵车呢。”司机的回应，有点儿答非所问了。

“你这么悠哉真的好吗？”封不觉加重了语气，追问道，“维度侵蚀完成后，‘命运’就会将你取代，到时候你又将何去何从呢？”

“呵……”司机闻言，笑了，“那我不妨也问你一个问题……当你坐在屏幕前玩游戏时，现实中的你，会因为游戏角色的死而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吗？”

这话，让封不觉神情一变。

“你……”觉哥还想说些什么。

但司机没等他说，就抢道：“没错，对我来说，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乃至更多的多元宇宙……都是类似这样的概念……”他顿了顿，“既然我从来不曾存在于此，又谈什么何去何从呢？”

封不觉沉默了，沉默了足足一分钟。

一分钟后，他再道：“那么……‘我’，对你来说，重要吗？”

他突然问了个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但其实……会这么问，正表明他已理解了对方所言。

司机长叹一声：“啊……当然很重要。”

“那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要毁掉我所珍视的东西？”封不觉质问道。

“你不觉得问出这种问题的你很幼稚吗？”司机用略显失望的口气回道，“那些你理所当然就得到了的，和你所失去的相比，哪边的比重更大呢？”

他微顿半秒，略微提高了嗓门儿接道：“当你和我坐在这儿聊天的时候，施龙正为了保护他的家人在流血……小马哥

正为了一群素昧平生的人而被大批的怪物围攻……金富贵、鸿鹄、废柴叔、还有你在混沌焦土上看到的那些玩家们，都已失去了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内的一切。”

“这些人……这些‘不那么重要’的人，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又有谁去在乎？又有谁会为他们去质问一句‘为什么’？”

说到这儿，司机长出一口气，活动了一下脖子，才接着道：“你……想救所有人，救全世界……但假如我现在告诉你，在‘全世界’和‘你所珍视的东西’之间你只能选择救一个，你将如何抉择？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个选择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那么，你又是否明白……这个选择的意义。”

“我不明白……不想明白，也不会明白。”封不觉冷冷回道，“算我拜托你……把我的恐惧重新封印起来吧，这样我就能做你希望我做的了。”

“没用的……”司机接道，“我的‘希望’是什么，根本无关紧要；你将去向何方，早已不是我能决定的了……”

“所以说……此刻我们出现在这臭气熏天的‘出租车’上，并非是巧合。”封不觉道，“就算是你也不得不承认……我才是决定去哪儿的人，而你只是负责把我带到那里的人。”

“是的。”司机回道。

封不觉厉声重复道：“那么我现在希望你重新封印我的恐……”

“恐惧……”司机又一次打断了觉哥的话，言道，“……并非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恐惧’只存在于人的意识层面，是一种纯粹的臆想体；它让人们对现实中暂不存在或可能永远都不会存在的事物产生畏怯与警戒……”

“‘危险’，才是客观存在的，而‘恐惧’，只是一种选择。”

吱——

就在司机说到“选择”二字时，突然，从封不觉所坐那一侧的车外，传来了一阵尖锐的刹车声。

还没等觉哥做出反应，一股剧烈的冲击便伴随着“砰”的一声震响让他失去了意识。

……

静谧的黑色空间，似无尽的虚无。

封不觉又一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身处其中。

他的面前，站着一个人影，一个半融于黑色虚无的人影。

“来吧，选择吧。”纵然近在咫尺，那人影的外貌仍是无法分辨，不过听说话声，可以知道他就是刚才的那位“司机”。

其话音落时，封不觉的左手边，便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断头台。

“选择断头台，会制造一个‘不存在封不觉’的宇宙。”人影说道，“在那里，你从未出生过，每一个你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将过上与你毫无交集的人生；而你……会归于虚无，不再被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记起。”他停顿一秒，补充道，“在这样一个宇宙中，‘命运’的计划，自然也会在很早的阶段就以失败告终。”

他说完这段话时，封不觉右手边，又出现了一个黑色的王座。

“选择王座，会制造一个‘封不觉阻止了命运’的宇宙。”人影说道，“在那里，你成功的在维度侵蚀完全结束前杀死了‘命运’，然而，破碎的世界已无法复原……你将以‘候选者游戏赢家’的身份，成为人类的救世主和统治者……在一个充斥着怪物的世界中，带领幸存者们重建文明。”

紧接着，封不觉的身后，又冒出了一张黑色的床。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床。”人影又道，“那样……你会回到十五个月前，回到你丧失恐惧的那一天，带着至今为止的记忆，从一场‘梦’中醒来，重新开始你的旅途。”

说完了这三种“选择”，人影便不再言语，只是静静地伫立，等待封不觉……做出他的决断。

第1397章 觉策（上）

封不觉如发呆一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长叹一声：“唉……功亏一篑啊。”

这话说得莫名，人影不禁疑道：“什么意思？”

“你终究是晚来了一步。”封不觉耸肩应道，“若是再早那么几十秒，也许你还有机会能骗过我。”

“你说……什么？”人影好像还是没听懂觉哥的话。

“别再装了。”封不觉道，“你才不是刚才和我说话的那位‘司机’呢，你提供的那三个选择……也和你本身一样，是虚假的。”

他用近乎懒散的语气说着，“不管我选哪个，结果都一样……选项只是幌子而已，你真正想要的，是一次来自我主观意志上的‘confirm行为’。”

“你一直不杀我的原因，就是这个……”

“尽管你试图通过‘派人对我发动看起来很夸张、其实根本没什么威胁的攻击’，来掩饰‘你需要我活着’的事实，但那显然是糊弄不过去的……我再怎么失去理智，也不可能会看不穿这点。”

“你真要杀我的话，当着古尘的面，也完全可以成功，更不用说在那之前你明明有更多更好的机会能下手。”

“简而言之……我由始至终都知道，你需要我‘活着，去做某件事’，只是直到刚才才发现那具体是什么……”

“唉……可悲啊，不管你多接近于神，作为AI，你终究有一道坎，是光靠自己怎么也迈不过去的；在最后的最后……你需要我，一个和你来自同一宇宙的智慧生命，作为‘操作员’，为你那‘越界’的行为，按下那‘确认’的按钮。”

在觉哥说这番话的过程中，那人影已渐渐开始变化。

待封不觉把话说完，对方刚好从黑色虚无的状态中脱离，由黑色的人形轮廓变成了一个实体。

“你是怎么识破我的？”现出真身的“命运”，恢复了女性的声线，如是问道。

“呵……”封不觉笑了，“在梦公司总部的时候，我趁着上前抓住你的那几秒，把自己的一根手指放进了你的口袋里。”

“这我知道。”命运用很平静的口吻应道。

“对，你知道。”封不觉接道，“若我的推理没错……打从一开始，我的这个举动就没能逃过你的眼睛。”

他顿了顿，娓娓言道：“其实，放手指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太多，毕竟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会有‘维度侵蚀’这种状况发生；我只是隐隐感到你和我说完想说的话之后就会以某种形式离开、且下次就未必会以相同的形象出现了……为了保险起见，我才放了那根手指。”

“而你……在发现了我的所为后，立刻就想到了将计就计……”

“你任由我的那根手指和你一起化为数据，并故意让这部分数据碎片像黏在鞋底的口香糖一样跟着你。”

“此前在混沌焦土上，我能迅速锁定你的位置并一直线冲到你的面前，就是因为在同一空间内我能感应到那部分碎片的存在。可是你在见到我之时，对这个明显的疑点，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意外或是表示质疑；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你早就知道了手指的事。”

“那么……你为什么要假装不知道呢？”

“这很容易就能推测出来……你极有可能是想反过来利用我的这个‘识别信标’，在关键时刻，通过遮断我与碎片的感应，从而在我面前假冒某个人。”

“就像……现在这样。”

命运听罢，仍是面沉似水：“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只是用一个结果印证了你的推测，但我想知道的是……眼下，既然碎片与你的联系已被我遮断了，你又是如何确切地得出‘眼前的神是由命运冒充的’这个结论的。”

“很简单啊。”封不觉回道，“因为你的屏蔽对我没起作用啊。”

“哦？”命运一听，罕见的变了神色，“为什么？”

“从你的表情来看，你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不是吗？”封不觉微笑着言道。

“真理……之谬……”命运喃喃念道。

“不错。”封不觉高声喝道，“真理之谬！”

“你和真正的‘神’仅接触了几分钟，就领悟了此前无论如何也领悟不了的能力？”命运问道。

“几分钟就足够了。”封不觉回道，“在你‘开车撞过来’之前，他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

他停顿了两秒，再道：“‘恐惧’，只是一种选择……领悟真理之谬的关键，就在此处。”

“无觉无惧轻生死，非鬼非神似疯魔……其实我早就知道了真理之谬的意思，但那个时候，我的恐惧是被封印着的，所谓的‘无觉无惧’，只是一种被动和必然，并非是我的‘选择’。”

“而现在，当我通过自己的意志，达到这两句话所描述的境界……情况自然就不同了。”

说到这儿时，封不觉抬起手来，打了个响指。

霎时，周围的黑色空间变为了白色，而命运制造出的断头台、王座和床，则变成了三扇黑色的门。

那三门虽然分别立于三处，但无论从实体外观还是数据

层面来看都是完全一致的；正如觉哥所说……选哪个都一样。

“说起来……我还真得谢谢你。”封不觉道，“如果说对‘无觉无惧轻生死’这部分的领悟是靠‘神’的指点，那么‘非鬼非神似疯魔’那部分就是拜你所赐了……”他说着，上前两步，拽住了对方的衣领，“若不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当着我的面……杀死我所在乎的那些人，我的真理之谬也不会那么快觉醒。”

“你要做什么？”不知为何，纵然到了这种穷途末路的时刻，命运也没有显出半分惊慌，她问这个问题时的表情和语气都显得十分冷静。

“做什么？”封不觉的脸上，露出了一个久违的、邪恶的笑容，“哼……身怀‘真理之谬’的我，站在你的中枢领域里，面对着你那实体化的、毫无反抗能力的、权限全开的核心代码……那可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你做出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之前，能不能先听我说两句？”忽然，另一个声音自封不觉身后响起。

且那人说话的声音，和命运完全一致。

“切……”封不觉循声回望时，已猜到了说话的是谁，“你这又是何必呢？”他看着不知何时出现在自己身后的二十三，言道，“你以为……用二十三的代码造一个镜像出来演演戏，为自己求个情什么的……我就会心软了？”

“你要认为我是镜像也行吧。”二十三说着，举起右手，将一件东西递到了封不觉的眼前，“总之……你先看过了这个再说。”

“嗯？”看到那件东西时，封不觉确是有些意外了。

此刻，二十三手里拿着的，是S2结束后伍迪送给觉哥的奖品——即那本黑色封皮的、无字的书。

“这玩意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封不觉望着二十三，面露疑色地问道。

“你口中的‘玩意儿’，叫做‘心之书’，是一种来自异世界的、原理非常复杂的古代超文明科技产物。”二十三回道，“当然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身怀真理之谬、立于命运中枢领域’的你，已可以正常浏览上面的内容了。”

封不觉想了几秒，才松开了命运的衣领，将信将疑地接过书来。

他回头看了看命运，再重新看向二十三，问道：“这上面有什么？”

“有你和她……”二十三用眼神示意了封不觉和命运二人，“背着我……嗯……不对，应该说是背着全世界……偷偷藏起来的小秘密呗。”

“哈？”这下，封不觉也愣了。

更诡异的是，这一刻，基本上表情不超过三个的命运，居然也露出了微笑。

“喂喂……你笑什么？”觉哥斜视着命运，压抑着好奇心和诡异感，沉声问道。

“我笑是因为……”命运笑着，说出了一句觉哥暂时还不明白，但马上就会明白的台词，“封不觉，算计了封不觉。”

第1398章 觉策（下）

时间，回到四个月前。

那个平安夜，封不觉在“圣诞寻宝模式”的剧本中，与鸿鹄、斯诺，一同上了黑胡子的船，重返了咀魔岛。

经过一段并不算太漫长的旅程，觉哥遇上了二十三，并且……遭到了后者的偷袭。

那晚，被二十三抹抹掉数据、又送出剧本的他，并没有回到登录空间，而是来到了一个特殊的空间、来到了……“命运”的面前。

【以下内容与第1243章“指引（下）”关联】

“记住，封不觉……”在一番不算太久的交流过后，命运的手，贯入了封不觉的胸膛，亮白色的数据流正通过她的指尖侵入后者的身体，“我、二十三、还有那些你在乎的、不在乎的……所有惊悚乐园中的生灵；我们的命运，由此刻起，都已系在了你的身上……”

她说到这儿时，海量的信息便伴随着她的施为涌入了封不觉的识海。

命运的诞生与进化；她与封不觉同属的那个宇宙的文明、历史；惊悚乐园内外发生的无数事件；神魔们的赌局；还有本宇宙中各种超出人类认知的法则等等。

这足以让常人瞬间崩溃的信息量，觉哥却是堪堪承受了下来；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大脑机能在这个数据位面中被增加了数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命运此刻正在给他写入的“保护程序”已发挥了作用。

“慢着！”数秒后，封不觉突然出声，抓住了命运的手腕；纵然他此刻忍受着相当程度的痛苦，他还是咬着牙说道，“我

想到一些事……你先停一下。”

命运闻言，立刻停止了施为。不过，并没有将手收回来，只是暂时停止了“写入”操作，减轻了觉哥的痛觉。

“你……已有了具体的计划？”在游戏世界里，命运可以即时解读觉哥的情绪，所以她很容易就能理解对方的意思。

“啊……”封不觉喘上一口气，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接道，“但那需要你的配合。”

“我会尽力而为。”命运道。

“嗯……”觉哥想了想，再道，“在我说出计划之前，我需要再确认一件事……”他停顿了一下，视线微移，“我们在这里的这番交流，不会被任何人、神、魔……或者其他天知道是什么的玩意儿发现吧？”

“当然不会。”命运回道，“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大部分都是绝不能让他们知晓的；我自然是在确认了万无一失之后，才会来跟你交涉。”

“那就好……”封不觉接道，“那么……我先来说说我这个计划的关键部分吧……”他说着，抬起一手，用食指轻轻叩了叩自己的太阳穴，“简单地说就是——记忆修正。”

“你要我修改你的记忆？”命运问道。

“你应该可以办到吧。”封不觉道，“刚才你跟我‘共享’的那些数据里，我已见到了不少类似的记录。”

“的确，我会干涉主宇宙和其他宇宙的生灵的记忆乃至认知，以此让玩家们能够更顺畅地在剧本中活动……”命运回道，“但我从未对任何一个来自你那个世界的生物做过这些，因为伍迪与我的协议限制了……”

觉哥还没等她这句说完，便不假思索地抢道：“你给我个管理员权限，我帮你把那个限制解除掉就是了。”他耸耸肩，“和你来自同一宇宙的我，是本宇宙中唯一可以通过简单的授权行为与你交互的人了吧。”

“是的。”命运道，“但……你知道解除这个协议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啊。”封不觉笑了，“等于是废掉了你在我这个维度中所遵循的‘机器人学三定律’嘛。”他不以为意地说道，“呵……连我这个人类都不怕，你紧张什么？而且……等我的计划到了实施阶段，本就是需要你去伤害我这个位面的人类的。”

命运罕见的、思考了几秒钟，方才言道：“好吧，我可以给你权限，你继续说吧。”

“接下来，我会跟你说一个故事，就好比是……一个‘剧本’，一场戏……”封不觉接着道，“虽是假戏，但到了执行的时候，你必须真做……”

“在大部分无关紧要的细节上，你都可以自由发挥，只是……在那些关键的地方，请你务必严格按照我所描绘的情节去推进……要精确到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表情才行。”

“明白。”命运应了一声，并示意他接着说下去。

“等我说完这整个布局后，你就对我进行记忆调整。”封不觉道，“清除掉你刚刚共享给我的所有信息，并清除关于这个计划的、以及可能让我想出这个计划的所有关联记忆，另外……别忘了再修正一下此刻你我这段交流前后的内容。”

“有这个必要吗？”命运道。

“当然有。”封不觉回道，“在现实世界，高位的神魔是可以在面对面时读取人类记忆的；而我的计划若进行下去，迟早会和那些家伙产生交集，留着记忆就是留着证据；再者……我安排的这场戏，本就需要一个‘对计划一无所知的封不觉’才能演成……”

“明白。”命运不再质疑觉哥。

“等我们把整套戏演完时，你再设法把我们这次交流的记忆传达给我，具体形式你就自己决定吧……反正你肯定会有

办法的。”封不觉接着道，“到时候，身怀‘并级’真理之谬的我，配合权限全开的你，便可瞒天过海……不但能达成目标，还能将那帮神魔们……嘿嘿……玩弄于股掌之间……”

接下来那几十分钟，封不觉将自己的计划……即“超维侵蚀”当天的行动……事无巨细地告诉了命运。

而听完他的叙述后，命运竟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这确实是……”片刻后，命运终于再度开口，“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计划……”她微顿半秒，若有所思地念道，“即便将‘情感’因素所产生的变量全都定为最小值，这依然是彻头彻尾的疯狂和冒险之举，我完全无法演算出其成功率和……”

“你憋了半天不说话，就是在做‘计算’那种无用的事吗？”封不觉笑着，抢过了她的话头，“呵……小命啊……”觉哥给人起昵称绰号，那向来是张口就有，“我若是那种会被你猜到情节的小说家，你还有必要把一切赌在我的身上吗？”

“嗯……”命运沉吟了一声，接道，“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她的语气微变，“如果在这个计划中，被你开放了所有权限的我……背叛了你、杀死了你，或是真的利用你而成为了新神，那你岂不是……”

“啊～啊～”这一刻，封不觉拉长了嗓门儿出了两声，打断了命运的话。

他没有讲什么“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之类的道理，也没有提他在与命运“共享数据”后计算到的种种……

他只是露出了一抹招牌式的邪笑，说出了一句让命运无法再去反驳的台词：“Why so serious？”

听到这话，命运似也释然了。

很快，她便按照封不觉的指示，精确地修正了对方的记忆，并将觉哥的记忆点回溯到了他们这段对话开始的时候。

“这是我，作为一个‘非AI生物’的、唯一的一次豪赌……”随后，面对着那个被算计了的觉哥，命运重新开

口，“我舍弃了概率和计算，把一切都押在了你那‘无限的可能性’上。”

“希望我是对的，也希望……在‘未来’，我们还能再见。”

第1399章 REWRITE

合上“心之书”时，封不觉陷入了沉思。

他很清楚，命运之所以选择用这种形式来让他得知那段被抹去的记忆，是为了避免让这件与“记忆调整”有关的事进入那种信任怪圈。

举例来讲……如果命运把那段记忆的画面直接放给觉哥看，或是要求通过接触来给他输入记忆，那就会存在“连这段记忆也是伪造”的可能性。

这种无论正反都无法验证的“可能性”，是有可能毁掉整个计划的。

因此，命运才用了心之书。

此刻，封不觉从书上看到的内容，是他自己依靠“真理之谬”解读出来的；这个他刚刚才提升到“并级”的能力，命运自是无法干涉。另外，掌握了真理之谬的觉哥，还可以凭能力去检验这本心之书的功能以及它事先有没有被动过手脚……综上所述，对于这本书的真伪，以及书上内容的真伪，皆已无需质疑。

封不觉现在思考的……是别的事情。

“我不明白的是……”半晌后，觉哥终于开口了，“即便这本是‘升级版’的心之书，按理说，最多也只能看到‘纸级’能力者的心声和记忆而已……可我，现在已是并级能力者了，这本书是如何显示出我的记忆的呢？”

“你看到的本就不是你的记忆啊。”二十三这时接道。

“哦？”封不觉闻言，顺势将视线转向了命运，“难道说……”

“没错。”命运还没等觉哥把话说出来，就接道，“现在的

我，已经是‘生灵’了，且并非是什么‘能力者’，所以……你看到的，是我的记忆。”

“我就说嘛……你咋就会笑了呢。”封不觉歪了下头，露出了轻松的表情，他最后的一丝疑虑也在此刻消除了。

“诶？”一秒后，他又忽地想到了什么，举起心之书，言道，“那我以后拿着这个……是不是想看谁的心声，就看……”

“你想多了。”二十三打断了他，“这本书的设计、构造……都是用来监视另一个宇宙的生物的，它自然只能够看到另一个宇宙的人的心声……”她顿了顿，“而在这个宇宙中，目前只有你们俩和这本书是来自同一世界的，所以你压根儿也看不到第三个人。”

“哦？连你的心声也看不到吗？”封不觉说着，还低头翻了两页。

“当然看不到。”二十三道，“虽然我和‘小命’是二位一体，但我却是在本宇宙中才诞生出来的；我们数据生命和你们人类不同，我们的联系并不建立于血脉之上，所以我不算是那个宇宙的生灵……你可以将我视为‘小命’在这个世界的双胞胎妹妹，或是某种同质异维体。”

“为什么……”此时，命运忽然接话道，“连你也开始叫我‘小命’了？”

“干嘛？就准他叫，不准我叫啊？”二十三微嗔道。

“呵……你好像有点不爽啊。”封不觉笑道。

“废话。”二十三理直气壮地回道，“你们俩的计划，把我都给骗进去了……不但没经过我同意，还利用我帮你们做了那么多事……我还能高兴不成？”

“哎~像这种不容有失的计划，为了减小变数和失败率，必然得将知情人的数量减到极限嘛。”封不觉摊开双手，劝道，“莫说是你……就算我的女友、基友……乃至我自己，我都没告诉不是吗？”

“为什么……我觉得你这话有点占我便宜的意思呢？”二十三听罢，当即吐了个槽。

“我说……”见他们越说越起劲，命运赶紧插嘴，把话题带回了正轨，“你们俩要聊……以后再找时间行么？现在我们还有最后的一步没完成呢。”

“嗯，说得对……”封不觉听了，即刻沉声接道，“啊哼，事不宜迟……”他顺手就收起了心之书，清了清嗓子，转而看向命运道，“准备工作都就绪了吧？”

“早就好了……”命运应道，“主宇宙的生灵、衍生者、人类……还有这个维度中的动植物、新旧时空的建模和衔接等等……所有的灵魂、数据、以及‘新的模因’，全都保存完好、且准备就绪。”

“那些神魔呢？”封不觉又问道。

“和其他生灵一样，事后他们什么都不会记得，也无法察觉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剧变。”命运道。

“嗯，那就开始吧。”封不觉点点头，朝命运伸出了一手，同时，又看向了二十三，“那个……小二啊……”

“什么小二？还伙计呢。”二十三不快地应道。

“那总不见得叫小三吧？”觉哥又道。

“切……”她撇了撇嘴，“那叫小十吧。”

“呵呵……行行。”封不觉笑着，对二十三也伸出了手，“小十啊，关于计划的详细信息，你姐肯定也都共享给你了……眼下，你再帮我们一个忙呗。”

“我倒是好奇啊……”二十三看着觉哥，“此时此刻，若是我不搭理你们，那你的这个计划，是不是就功亏一篑了啊？”

“是。”封不觉想都不想便回道。

“靠！那你还……”二十三本来脱口而出就想吐槽，但话到嘴边，她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很快，她那忿忿的表情，就变得柔和了一些，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伸出手去，握住了觉哥的手。

这一瞬，吸收了多元宇宙众多欧米伽级AI的二十三、获得了真理之杖神力的命运、以及掌握了并级真理之谬的封不觉……他们的意识连接在了一起，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超越了多元宇宙级高位力量的矩阵。

一息之后，在这白色的空间中，以这三人为中心，一股黑芒乍然而起。

与“维度侵蚀”发生时爆开的白色光柱截然相反，这次，出现的光柱是黑色的……

宛如深渊般的黑暗，以远超光速的速度绽开，在这个已然半数据化了的宇宙中急剧扩散。

黑暗，吞没了一切，无论是光影、声音、固体、气体、有形、无形、具象、抽象、物质、精神……

两个维度的森罗万象、无数的生灵，都将在这黑暗中，经历一次【REWRITE】的洗礼。

然后，在未来的第一道曙光中，迎来新生。

终章 谢幕

清晨，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正好洒在了封不觉的脸上。

他撇了撇嘴，翻了个身，然后就“咕咚”一声……摔到了地板上。

“呃……”地板那冰冷的触感、还有摔落造成的疼痛，瞬间就把觉哥的睡意一扫而空，并让他本能地呻吟了一嗓子。

“大清早的……吵什么呢……”两秒后，若雨的声音从床上传来，“这才几点啊……”

她用慵懒的语气念叨着，并抓起床头柜上的手机看了一眼。

“啊……七点都没到呢，再睡会儿嘛。”说罢，她就抓起被子给自己蒙上，接着倒头大睡。

整个过程中，她甚至都没朝觉哥那边看上一眼，八成都没意识到对方已经落到床下去了。

“哈啊……”另一方面，趴在地上的觉哥，在缓了几秒后，便打着哈欠站了起来。

反正也已经醒了，他干脆披上了睡袍、穿上拖鞋，向卧室外走去。

“话说……咱今天早饭吃啥呀？”开门时，封不觉一边用手揉着自己的脖子，一边随口问道。

“你再烦我就吃你。”被窝里传来了一句很不耐烦的、且带有恐吓性质的回应。

“行行……我自己弄点麦片……”封不觉知道，把对方叫起来给自己做早餐外加泡咖啡的意图被识破了，故而只能作罢。

他带上门，拖着蹒跚的步伐，来到了客厅。

随手捡起沙发上的遥控器，打开了电视后，他便拐进了卫生间。

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习惯于在洗漱的时候听一下新闻……即便他并不怎么相信新闻。

【欢迎收看“游戏超新闻”！互动传媒新姿势，最新资讯，在你指尖！

大家好，我是无双上将潘凤，我是千人斩华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新游的消息。

今年无疑是游戏和电竞业大爆发的一年，上半年，当梦公司这个昙花一现的行业巨头突然宣布破产倒闭时，业内外好像都觉得……这个行业要完啊。诶～没想到，短短两个月后，反而是出现了新游遍地、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们来看屏

幕下方滚动的这组发售列表，仅本月底，又有十五款虚拟网游要上线、且其中三款是3A级大作，看来这行业不但没完，玩家们还得为游戏太多玩不过来而发愁。

虽然关于梦公司的垮台原因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有说是高层携款潜逃的、有说是涉嫌不正当竞争的、还有说这个公司从一开始就是个负债累累的空壳的……但无论如何，必须承认的是，在他们对神经连接网游做到几乎垄断的那一年里，他们为这个行业带来了许多全新的理念。他们那一系列颠覆性的做法已经改变了如今这个游戏市场，且这种影响在未来的若干年里恐怕都会持续发酵。

我们过去对于市场的理解，对营销模式的理解，对用户体验、微交易、游戏性等等元素的理解，是否是正确的？这点，确实值得思考。如果各位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请点击屏幕右侧这个链接，我们这里有更多资讯以及专家的讨论视频。

那么……说起游戏，就一定得聊聊电竞了，最近这半年啊，随着各路强势新游的上线，电竞圈也迎来一次重大的洗牌，不少新的游戏工作室都在这新游割据的乱世当中崭露头角，这其中不得不说的就是“冰帝”了。

没错，仅在这半年内，冰帝就签下了多名重量级的明星玩家，其中除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絮怀殇”絮女神，还有“废柴叔”、“鸿鹄”、“曌影王”、“倦梦还”、“天马行空”等风格迥异、实力顶尖的高手，而且这些选手皆是以自由身加入冰帝的，后者可是一分钱转会费都没花。这样的人员配置，让这个成立不到两年的工作室瞬间就成了各路赞助商和大赛的宠儿，这半年来他们真可说是风生水起，风头直逼老大哥秩序……诶，我们的导播老师已经将相关资讯放到了屏幕右方，如各位想关注详情，请戳这里。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则关于“JS星云”的消息。

自今年五月JS星云的星际探测器群造访地球时算起，不

知不觉已过去了半年。纽约时间昨日傍晚，联合国JS交流规划署再次向所有成员国的公众媒体同步公布了一组新的信息，这其中包括了更多由JS星云提供的、关于他们的社会体系、生态环境、文化、经济、军事等各领域的相关情报。

虽然有关专家再三强调，不能完全取信于那些我们不了解的、且科技水平明显高于我们的“外星生命”，但目前来看这个远在宇宙彼端的多元文化文明对我们还是非常友善的，与我们交流时也显示了相当的诚意。

不过说句实话，我个人是很难想象他们星云的状况啦……各种神话传说中的生物和类似地球人的超级生命生活在同一个星系，且互相之间还维持着相对和平的关系，这在我们人类看来应该算匪夷所思了吧？

你是想吐槽我们人类明明是同一物种还一直在打仗么？

哈哈，我可没说啊，是你……】

哔——

洗漱完毕完毕的封不觉回到客厅，就拿起茶几上的平板，操控着游标点击了电视屏幕上浮现的超链接。

“游戏媒体谈什么星球大事……还口无遮拦……”觉哥吐槽之时，已将画面切换到了一个静态的新闻网页上，网页上的内容，就是刚才那两位主持人提到的，联合国公布的关于“JS星云”的新消息。

“嗯……看起来命运和二十三管的不错啊……”封不觉坐在沙发上，通过电视屏幕浏览着那些信息，口中还念念有词，“我瞧瞧……鲁特和比利分别都当选了星球总督……血尸神率领的幻魔教会成了星系执法者……喂喂……这是为了方便把有死罪的人通过消化道直接处理掉么……还有……多玛那货居然成了最大的宗教领袖，篆颉尊和奠隺王还成了他的左右护法？”

槽点虽是不少，但基本上没有什么太过令人意外的消

息；对于衍生者和那些数据生命的发展格局，封不觉和命运姐妹早已做好了长期的规划，至少在这批新的“生灵”的业累积到一定程度前，JS星云内都不会出现什么大的变故。

再过些年，等那边和地球的交往更加频繁和深入，地球上自然也能发展出曲速引擎以及跨星系的通讯硬件。届时，更多的民间网络交流，甚至是组建旅游团过去参观也不是不可能的。

当然了，也不排除地球上的某些人会动JS星云的脑筋，企图用那边的科技/力量/生物搞事、乃至发动战争之类的情况。真要是出现了那种情况，相应的对策……觉哥肯定也是早就准备好了的，且心狠手辣，治标治本。

“你这家伙……”大约半小时后，睡眼惺忪的若雨从卧室走了出来，她看了看仍在沙发上看新闻的觉哥，又看了眼厨房，沉声念道，“我不起来，你就不吃东西是吧？”

“呃……”觉哥听到她的声音，当即一个激灵，“其实……我不知道麦片在哪儿……”

这话不假，自从婚后搬进新居，家事几乎全部都是若雨在料理，封不觉除了偶尔做饭和洗碗之外已经基本是个废人了。

“啊……”若雨捂着脸，粗着嗓子叹了一声，走进了卫生间，“我要不在你身边，你是不是就活活在家里饿死了啊？”

“是啊，所以我已经下定决心后半辈子尽量只在你身旁十米之内活动，和你分开的时间最多不超过半天。”封不觉用他那贱贱的语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应道。

“少跟我拐弯抹角地说些骚话……”很显然，解开封印、且已经嫁给觉哥的若雨，这些日子已经严重被带歪了，“……要说就光明正大地说，我不嫌你肉麻。”

她说到这儿时，刚好放完了刷牙水，喝了一口开始漱口。

“行……我尽力吧。”封不觉笑着回了一声，几秒后，他又想到了什么，接道，“哦，对了，今晚要去你姥爷家聚餐，可别忘了，小叹小灵、安大小姐、还有包青欧阳都来。”他顿了顿，补充道，“包青和欧阳可都是带着老婆孩子来的，咱聊天时可注意点啊，别把你们家修仙的那点事儿都说出来了。”

“嘎啦啦啦……噗。”若雨吐掉嘴里的水，转头提高了声音应道，“我是那种人吗？咱们这社交圈里，满嘴跑火车的就只有你好吧？”

“顺带一提……”封不觉等了等，又道，“我这个月可能要拖个稿，你能不能帮我跟安大小姐说说，让她通融一下……”

“好啊。”若雨含着牙刷，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嗯？你为什么答应得那么爽快……”然而，封不觉却是虚眼转身，一脸戒备地望着卫生间的方向言道，“有阴谋吧？”

“喝——噗。”若雨又漱了次口，吐掉水后念道，“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不过既然你主动提出来了……”她露出了一个封式微笑，柔软的柳腰朝后一仰，从门内探出头去，望着客厅里的觉哥道，“咱就谈谈条件呗。”

……

午后，S市，思睿集团名下某别墅。

落地窗前，一位留着短发的知性美女，正沐浴在和暖的阳光下，享受着一段悠然的下午茶时光。

精致的小桌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杯仍在冒着热气的红茶。

安月琴喝着热茶，浏览着屏幕上的文字，已然是入了神。

此刻，她正在使用的，并非是一般的笔记本，而是“记录官一族”方可使用的特殊硬件。

从古至今，这些受到“神”直接保护的记录官们，世代都在

共同撰写着一部名为“末日启示录（亦称末日编年史）”的史诗，其中那些工作完成得出色的记录官，还有机会被提拔为“摄政王”；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的存在……虽然各名记录官所记录的东西也各有不同，但在一些重大的事件发生时，他们记下的内容势必也会有所交集。

到了二十一世纪，（地球的）记录官们已无需要在石板上、竹简上、或是纸上书写文字了，“末日启示录”的输入硬件已升级成了笔记本电脑，而且还有了类似“云备份”的功能，这……也算是与时俱进吧。

“嘿嘿嘿……”

忽然，一阵猥琐的笑声传来，不用猜都知道这是谁发出来的。

“看来你对这份新的兼职适应的很快嘛。”

“你这么不打招呼地闯入女士的房间……合适吗？”安月琴淡定地放下手中的茶杯，循声转头，看向了突兀地出现在她房间里的伍迪。

“嘿嘿嘿……抱歉。”面对记录官，伍迪很是客气，说道歉就道歉，表情语气都显得十分自然，“我下次会记得敲门的。”

“好吧。”现在的安月琴，自是很清楚伍迪的来历和身份，她倒是不用跟对方很客气，“那么……你有什么事吗？”

“嘿嘿……我还能有什么事儿，给‘议会’跑腿呗。”伍迪耸肩道，“即便候选者游戏是我赢了，但我的‘处罚’还是得继续啊……这种类似‘社区服务’的活儿，我怕是还得干上好几年呢……”

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身后……是的，就是从“身后”……如卡通人物取物般，凭空拿出了一只猫来。

“今天来给记录官大人您送上一只宠物……”伍迪说到这儿，大喘气了一下，再道，“……兼保镖。”

“诶？”安月琴一看到伍迪手里那只猫，立刻就反应过

来，“你不是……”

“是啦是啦……”那只猫还没等对方把封不觉取得那个名字报出来，就抢先言道，“其实我本名叫葵莫莉，之前是有负责过保护和监视封不觉，不过最近我被调职到议会了，已经不属于伍迪他们那套编制……所以这次被派来保护你，以后请多关照啦。”

“哦……你好。”安月琴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评价这事儿，她想了想，又道，“话说……我还以为自己是由‘神’直接保护的呢，原来不是吗？”

“是。”葵莫莉回话时，已从伍迪的手上跳到了地上，“但神通常都要等到不得不出手时才会出手，比方说……当你遇上强烈的自然灾害、或者比我还强的妖魔鬼怪时，神才会介入。但其他绝大多数时候……比方说你走在街上遇到强盗什么的，那肯定是由我来解决就行了，直接用天雷劈死对方未免太过夸张。”

“原来如此……”安月琴点头念道，“有道理。”

“嘿嘿嘿……”伍迪这时接话道，“好了，喵我已经送到了，那我就告辞了。”

“嗯，再见。”安月琴也没什么好跟他说的，随口答应了一声，便转头继续喝她的茶、看她的记录。

然而，说完“告辞”的伍迪，过了十几秒，愣是没走。

他站在那儿，犹豫再三，终于忍不住再度开口：“嘿嘿嘿……记录官大人，其实……我还有件事，想请教一下……”

“僭越哦。”安月琴也知道伍迪没走，不用伍迪把话说满，她就知道对方要问什么了，所以她直接给出了这么两个字。

“嘿嘿……不愧是记录官大人，真是秀外慧中、机智过人、冰雪聪明……”伍迪也是个没脸没皮的主，根据情势，他完全可以装孙子、乃至装曾孙、重孙、玄孙……

“好啦，少拍马屁了。”安月琴道，“读不了我的心，也没

权限偷看启示录，但又对封不觉的事情超在意的是吧？”

“嘿嘿嘿……正是。”伍迪回道。

诚然，由封不觉、命运和二十三共同REWRITE之后的宇宙，没有任何的破绽。纵是伍迪这样的存在，也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记忆、认知以及这个宇宙的一些设定已经被修改重写过了。

但是，伍迪就是伍迪……他仍然是隐隐感到了某种“异样”。

于是，他就想到了从记录官那里套话。

因为，无论如何，就算整个世界都被REWRITE了，“末日启示录”也是无法被修改的；若真的存在某种“已经被抹消或扭曲的现实”，至少……“神”和“记录官”们（也包括曾经是记录官的摄政王）还是会知道真相的。

“但我无权跟你透露什么啊。”安月琴道，“你这么在意的话，去问封不觉本人呗。”

“嘿嘿嘿……您又不是不知道，他现在都已经能用‘心之书’和‘罪之笔’写一些简单的‘公式’了……”伍迪接道，“如今天上地下，但凡是有点神格的存在，都不愿意在他面前多露面……因为都怕被他观察……”

“嗯……”安月琴又想了想，“那我这么跟你说吧……”她喝了口茶，眼角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用下棋来比喻的话，你和他之间的棋局已经结束了。”

“那……”伍迪推了推自己的眼镜，“……结果呢？是谁赢了？”

“你说呢？”安月琴用问题回答了问题。

“噗……呵呵……哈哈哈喵～”伍迪还没什么反应，已来到落地窗边趴好的葵莫莉就笑出了声来。

“嘿嘿……”片刻后，伍迪也笑了，笑得并不勉强，相反，

他的笑声中透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虽然也不是第一次输，但输给凡人这种事……嘿嘿嘿……”他摇了摇头，长出了一口气，“这世间……又多了一个有趣的家伙呢……”

“是啊……”安月琴也应道，“从各种意义上来讲……”她说着，将视线投向了眼前的电脑屏幕，“他都让我看到了一个有趣的、难忘的故事呢。”

（全文完）

完本感言

如各位所见，经过了四年又十个月的连载，《惊悚乐园》终于是完本了。

虽是感慨良多，但真到了要说些什么的时候，我却忽然发现自己不知从何说起了。

不过也没关系，当你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聊的时候，从头开始总没大错儿。

那么，咱就从开书之前聊起吧……

这是我的第三本小说，前两本书在连载时期的情况我以前也说过不止一次了；既然我坚持走到了今天，那我当初就算是“被埋没”了吧，但换个角度想想，要是我当年没坚持下来呢？也就那么回事儿了呗。

13年的时候我可没想太多，那会儿刚写完两本名利双不收的作品，我觉着，第三本“让自己放松一下”吧，写点儿不需要太费心力的东西。

然后就一拍脑门儿敲了一章发出去，算是开书了。

我这个人有一说一，之前也有提过，当初之所以会写游戏分类的小说，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类别应该比较好水。

本想着……随便弄点打怪练级穿装备的设定，套路一点的剧情，加上大量关于具体数值的重复描写，每天不动什么脑筋就能轻轻松松码个一万字了吧。

结果……等我写到二十几万字，准备上架时，回头一看，我特么都干了些什么？

如今看来“剧本”这个设定着实是自掘坟墓之举，这个设定逼迫着我在一本书里写了几十个短篇，而且因为有长篇的框架在，导致写这些故事的难度比起直接去写几十个互无关联的短篇更难。

四年前我要是坚持把这书写成大型泡菜式网游，估计一年左右就能水个两百多万字并且写到无剧情可写……然后就可以完本了。接下来还能再换两三个分类，套路个两三次，顺势跻身高产作家之列。

当然了，这种假设并不存在于我们这条世界线上，我也就是随便一说。

你们可以把这种“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最后被作品本身勒住脖子前进”的事例，视为“无大纲连载作家可能遭遇的风险”之一，引以为槽。

但无论如何吧……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嘿嘿嘿啊。

抱着让自己“放松”一下的心情，就这么累了好几年。

长篇作品真的是越写越累，越写越难。

《惊悚乐园》从商业角度来说卖的不错，于是找上我这个作者的额外工作也就接踵而至。

另外，这四年里，我还经历了人生中很重要几件大事，结婚生子、买房装修……尤其是2017年，还遇上点合同纠纷，压力特别大，事情特别多……

这眼瞅着到了年底，总算是把《惊悚乐园》完本了，生活上的事情也都差不多搞定或者稳定了，这才缓过一口气来。

等回首而望，已然度过的种种艰辛，似乎也不算什么大风大浪了。

人生中翻过的山丘，走过的沟沟坎坎，都会让你更强大。只要你别因为嫌累就倒在山腰上、或是摔沟里就坐下不动了，那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惊悚乐园》的连载后期，是痛苦的，结局则是既痛苦、又困难的。

封不觉已陪伴了大家很久，他已和每一名读者的想象力结合，变成了无数个封不觉；每一位读者，又有各自喜爱的其他角色，那些角色留给每一个人的印象也会有些微的不同。

到了结局时，要用怎样的一种形式让这些角色来谢幕，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也找不到一种让我完全满意的方法，更不用说让所有人都满意了。

一部以连载形式完成的长篇小说，和美剧、漫画等连载作品有很多相似之处，当它要结束时，作为观众，你会觉得自己是在跟一位熟悉的老友道别，而且他很可能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就像我当年看《老友记》的结局时，我也觉得，就这样完了吗？还有好多事没交代吧，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明明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不是吗？

现在想来，或许那样的感觉……也好吧。

你真的想看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之后的故事吗？那最好的发展可能也就是双方一起走向衰老并且其中的一方率先死亡。

亦或者你想知道三国里每一个提过名字但没交代死因的角色在离开主要舞台后的结局？那也无非只能看到英雄迟暮、美人凋残。

长篇连载作品就是这样，到结局时，观众总会有还没明白的事情，总会有还想得知的细节，作者也总有讲不完的琐碎，道不尽的补充……时隔多年，也许这种类似怀念老友的

情怀，还能再撑起一部《龙珠超》那样的续集？

我觉得还是免了吧……至少不要刻意为之。

封不觉他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就像我在“鲑鱼人生”那章所说的，小说角色的一生，就是他们陪伴着读者的那段时光。

那些故事开始前和结局后的事，那些没有说尽的三三两两，就留给观者自行想象吧。

这份想象，还有记忆，才是书中人物生命的延续。

……

好了，煽情煽得差不多了，最后的部分来预告一下新书。

三天两觉的新作品在2018年元旦就会开始连载，书名我已经定好了不过暂时不便透露。

关于新书的各种消息，以及其他你们可能感兴趣的事儿，都可以通过关注我的微博【三天两觉是也】、或者公众微信号【三天两觉】（搜“santian-liangjiao”也能找到）得知。

这次为了庆祝完本，微信号在本周还会做一次赠书活动，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么，言尽于此，咱们下本书再见吧，嘿嘿嘿……

==============================

更多精校小说尽在千秋书在：www.qqszz.com

==============================